目 录

卷 一

卷　二

卷　三

卷 四

卷 五

十叶野闻

[民国]许指严撰　周　琪整理

《十叶野闻》，清末民初许指严(一八七五——一九二三年，一说一九二五年)撰。许氏为清末民初史学名家，专于清史，尤熟于清朝野史掌故，有关著述颇丰。《十叶野闻》即其中之一种，该书主记清代十朝宫廷轶闻，兼及官场内幕、市井百态。涉及清宫帝后、太监、上层权贵以及江湖侠客(如甘凤池、鱼娘等)等各个层面。据清秘史本标点整理。

奉安故事

清初《东华录》所载，及《开国方略》等书，俱言以帝仪葬明思宗，一似恩礼前朝备至。不知此特定鼎后，从诸臣之请，下诏掩饰耳目，为收拾人心计耳。按《圣安本纪》及《泣血录》等书，都言闯贼入宫后，得思宗及后尸，盛以柳板，暴置宫门外三日，始得小殓。其殓也，殆桐棺纸衾，下侪藁葬，彼等遗臣不忍涉笔矣。及满人入关，文字狱急，亦无敢彰满主之凉德者。及读乡先辈邵青门先生文，书赵一桂事，不禁恍然。比客京师，悟大学校生赵某者，纵谈明季事，自言一桂为其远祖，子孙藏有乃祖笔记，当日事纤悉靡遗，较青门文特详，今存祠中。因口述其大略，予纪而录焉：

一桂为辇下肆商，抱布贸丝，往来市廛间，朴愿无过人处。及京城陷，使眷属居远乡，独袱被策蹇驴，伪为军中运粮食者，逡巡入国门，凡为乱兵所困者十余次，几不得脱。奋勇前进，卒达禁中。先是，御史某者，直声震朝右，所居与一桂邻。闯兵且至，御史以殉国自誓。一桂匿其少子，慨然以婴、臼自任，且曰："公苟正命，仆必为公营敛，如谢皋羽之于文信国故事。"及事极，御史固在围城中。一桂知其必死，故弃家冒险入城以践约，虽死于锋刃不悔。无何，御史尸不可得，而帝、后遗骸，方为伪闯臣顺天府某遣官薄葬。梓宫窄小，如平民礼，旧臣亦无一人哭临者。时伪臣某驱使明臣如犬羊，因令汉奸苟立仪制，轻辆素旒，飘摇出城北，厝置于十三陵之旁。非特不修园寝，且不起陵树碣，但以小石揭橥曰"明某帝"而已。一桂既不得御史，则奔走视思宗之葬礼，伤心已甚。旋赴昌平，至夜深，独恸哭陵下。袱被宿树阴，野草牵衣，萤飞鬼啸，不之顾也。顾不得思陵所在。有友人某，为昌平州吏目，延之食宿，如是者三日，奋然作曰："吾力必改葬以天子礼，报大明二百年之深仁厚泽。且使腥膻之徒，知吾汉族尚有人也。"乃即作归计，欲变产集资为大举。顾自恨商侩不谙典礼，恐草草贻后世羞，意不如先觅一掌故儒生、黄门常侍，夙娴朝章国故者，以为筹商治事地，然仓猝终不可得。最后乃得中涓人邢某，自言在宫中值差有年，社屋之日，曾目击帝、后陈尸惨状并葬所所在。又言田妃陵墓甚壮丽，苟帝、后合葬于此，尚不失体制。一桂乃与结盟为兄弟，出囊中金千余，更往明陵探察。果由中涓指得昭陵旁一小丘，宿草未青，土痕犹湿。不觉悲从中来，念二百年帝王末路，乃至于此。古人谓："一盂麦饭，几树冬青。"今且并此而无之，能勿伤感？中涓邢乃言："汉家故事：梓宫须取东山之木，轮囷合数人抱者，空其中，饰以丹漆垩灰。奢者则杂以金玉，外施金台银阁，以为之座。及葬，则隧道通宫，明器毕具，刻木为宫人、黄门状，甚则杀人以殉，鱼灯石马，罗列隧前，百官负土为坟，各种一树，以为纪念。今群臣皆谄事新朝，胜国典型，谁复记忆。纵有二三遗老，凭吊夕阳，亦不过泪洒千行而已。"一桂闻言，欷嘘不已，既而奋然曰："小臣无状，宁毁家为此义举，愿黄门左右翼我，则感且不朽。"遂先鸠工起土，出旧梓宫。视之，则业已朽腐，木柹片片落。启棺视之，帝、后颜色俱如生，惟冠服微黯。盖当是草草成殓，不知何所拾得敝服，妄以施之圣体也。一桂悲悼者久之，中涓邢亦伏地恸哭。即挈金往市中与某商订购礼服仪品。某商者，旧为尚衣司供奉，稔知宫中仪仗及服制之等威者也。一桂往返与之密商，某亦义形于色，愿以半价成全一桂之大举，一桂感甚。先是，中涓侈陈葬礼服物，

约需二、三万金。一桂以为先帝俭德昭著天下，不宜过奢，以损盛德，乃参酌奢俭之中，某商亦深然之。因起田妃墓土，凿山錾石，人羡道中。拾级由隧下若干方积，始发见甬道。纳陛而升，中为正殿，列俑成行，衣履执器如生人，旛绰帷帐之属悉具。前列祭品，簠簋完好，银缸膏火未灭也。朱漆梓宫居中，钟虡无恙，旁罗殉葬之玩好物甚具。一桂因与中涓商，将帝、后新作梓宫舁入，乃举田妃棺移于右，而以思宗梓宫居中，周后居左。布置略定，又因田妃有椁，帝、后俱无，爰议以田妃椁与周后，而为帝别作文木之椁，饰以铏漆。费用不足，则中涓复引义士孙繁祉、刘再昌等捐集数百金。椁成，始安设妥帖。增购牲醴楮帛、金银锞锭之属，奉奠策祝，继以哀哭。中涓、义士而外，劳役者数十人，莫不酸鼻流泪。附近居民争来致吊，轰动邻邑。县官闻之，若有所感，乃使吏目某开具支费，将为之请于朝，发给库帑。一桂力辞不受，仍挈袱被，与中涓偕遁至远乡。吏目觅之，不得也。人问其故，曰："满清虎狼，吾何必以清白体供其鱼肉？且即不得祸，而假先帝遗骸以沽荣名，尤不忍为也。"

嗟乎！较之"冬青树"故事，其风义有过之。微青门一记，几使此举湮没无闻，虽有藏衕之笔记，谁睹之而谁传之？是可慨已。

九王轶事　十则

清初宫庭瞀乱，贻讥千古，史臣因而深讳，不敢施一直笔者，惟睿亲王多尔衮尸其咎也。多尔衮为清太宗母弟，行居九，世称九王，或曰，贵时人称九千岁是也。太宗既崩，福临尚幼，遗命以皇母弟摄政，仿周成负扆故事。然某君秘记，则言太宗深恶多尔衮，遗命并未及彼。且相传太宗暴毙，乃多尔衮赂内侍毒之。宫闱事秘，史无佐证，未敢断也。要之，多尔衮树党自固，宫闱亲近皆其心腹，故能传受遗诏，大权独揽，非其他伯叔兄弟所能及。先是，中原甫定，南方诸遗臣辄兴兵倡义，宇内骚然不宁。福临幼弱，未亲政，多尔衮借军机重要为名，出入宫禁，如履帷闼。博尔济太后与多尔衮福晋本同姓姐妹，亲密如家人。太宗初崩，太后原有垂帘之意，因祖训所格，恐宗室中转有挟此名义别生枝节，以摇动福临之位置，于计殊不便。多尔衮夙见信于博尔太后，乃献计，用摄政制，而许以内权让后，一如太宗生时，且其利益有突过者，故博尔太后深喜之。又多尔衮貌英伟，长臂善射，仪表不凡，谄事博尔后无所不至。博尔后深信其可恃，故外内联络，情逾骨肉。或传太宗未崩之先，多尔衮即通于后，特迹尚未著。至福临即位，始觍然不讳。顾遵汉制，内则父子，外则君臣，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故虽摄政，仍援君臣之义，不废拜跪之礼。每入宫，或遇燕见，摄政王须北面而朝。博尔太后心恶之，下诏风诸臣议崇摄政王典礼，内三院首以皇叔九千岁之礼进。多尔衮冒昧不察，遽受其策。及行礼，诸臣一跪三叩首，而朝帝、后时，仍不免北面。一日，太后与多尔衮同游海子，并辇而行，侍卫前奏事，俱先帝、后而后及摄政。多尔衮偶有奏对，鸿胪赞礼者犹三呼跪拜如常仪，多尔衮心大不怿。翌日，使人谓太后曰："予终不能与太后共享安乐，以予为职分所限，君臣安有敌体？方今心劳多病，请罢摄政职出宫，闭门思过，不复能望见太后颜色矣。"太后得奏，心大懊丧，乃立命内大臣某往摄政王府议下嫁事，且命内三院拟称尊皇父大典。时明臣陈之遴为大学士，咋舌曰："此礼亦可议乎？"满人摭其言入告，太后大怒，命即论死以示威。会有救之者，谓下嫁大嘉礼，不宜用刑，乃降谴戍编管三姓城，于是无敢持异议者。时策书出内三院汉臣某手，或曰龚芝麓尚书。策引周旦姬文，浮华满纸。自是群臣朝贺，咸先皇父摄政王，而后及帝。凡章表一切，咸称皇父矣。福临少长，心知其非，凡阅章奏有皇父字，辄废阁不阅，或遣内侍送多尔衮处。顾福临性沉默，好佛典，有怒辄隐忍不发。旋以多尔衮征讨有大功，诸武臣咸听命，四方未靖，恐投鼠伤器，且不欲伤太后心，乃有醇酒妇人之意，如汉惠帝故事，厚宠董妃，辄不视朝。及九王败，始稍稍问政事。

清太宗后博尔济氏有殊色，肌肤如玉，宫中私号之曰"玉妃"。初仅为才人，慧黠有智谋，言辄称太宗旨。世传以参汁进于洪承畴说降，遂尽得关外地，卒覆明社，其功不在开国元勋下也。玉妃既得参与帷幄机谋，权力日进，又以生皇子福临故，遂得正位为后。有妹嫁九王，即多尔衮福晋，貌亦殊丽，白皙光艳与姊等。人以别于后，故彼曰"大玉妃"，而此曰"小玉妃"。两玉妃初极相得。洪承畴之降也，操此秘密胜算，折冲于帷薄内者，盖小玉妃亦为之疏附焉。太宗固知之，以故待九王亦特优异。既都沈阳，起居仪从渐仿汉制，宫禁稍稍森严，独九王以参与密谋故，恒出入自由。太宗频年用兵，东征西讨，几无一日安处。既服朝鲜，转师入山海关，围京师，辄经年不还宫。内政琐务，尽决于九王，而实奉大玉妃意旨，逢迎无所不至。大玉妃往往留九王居宫中，经旬不归私室。小玉妃遣人探之，辄言军国要事，日不暇给，况外出则恐犯漏泄之嫌，不便。小玉妃初信之，既而人言藉藉，颇多秽声。小玉妃乃亲往宫中，以请安为名，侦察动静。大玉妃匿九王他所，不听小玉妃入，且不与之面，遣人传诏曰："皇帝有旨：不奉令而擅入机密地者，杀无赦。幸福晋自爱。"小玉妃大羞愤，欲自裁于宫门，为左右所持，乃劝慰之，使归。自是，玉妃姊妹花变为仇敌矣。会闯兵破明都，吴三桂引满兵入关。未发，小玉妃赂某王进言于太宗，白大玉妃、九王丑状，纤悉靡遗。太宗震怒曰："朕不处分此獠，何以取天下！"乃命返师沈阳，欲先正宫闱，而后出兵取明。还宫未逾一日，以暴崩闻。人皆疑为大玉妃及九王所弑，但其时九王党羽颇盛，莫敢撄其锋也。旋

奉遗诏摄政，师入燕京，遂恒居寓中。政事机密，大玉妃一以委之，公然帝制自为矣。小玉妃既抵燕京，恚不往朝太后。或劝以掩饰朝廷耳目，不得已，乃一往。太后方与九王宴乐，乃命宫人引入他室，半未一面。小玉妃掷冠而起，大肆诟厉，宫人咸掩耳。或以报太后，太后欲使武士缚而辱之，总管某进曰："此所谓播恶于众也，且太后有杀妹之名，不可。不如使皇父裁之。"太后乃命多尔衮先归，使人传召。小玉妃不信，以为九王尚在宫中，特太后之党弄己，坚坐不返，必欲太后面见始退。久之，一侍婢持物入告，则九王之手环也。侍婢固小玉妃所亲信者，始怏怏出宫。是夜，小玉妃以暴疾卒，举朝无敢发其覆者。及睿王削号后，府中人始泄之。

当顺治八九年间，九王权力正盛，举朝翕然称皇父；宫中游宴，则与太后同辇并载，视福临幼主蔑如也。一日，海子中方作竞渡之戏，江南总督献老舟工十余人，操桨驾舵，如履平地，太后与九王乐甚。又值浙中献女乐至，乃命开筵奏乐。豪竹哀丝，声振林木。九王大悦，请太后同登水心亭，凭阑展眺。忽一舟子驾舟如飞而至，矫捷如水鸥，其势直向九王。九王方嬉笑赏其健锐，舟抵亭堧，舟子跃而登，拔剑如虹，直刺九王。九王大惊，侧身闪避，剑锋击中侍卫，毙焉，去太后仅数尺。亭外武士急起持之，舟子始就擒，乃罢乐撤戏。自是九王始知有人图己，不敢复与太后同游，且太后亦不敢徜徉海子间矣。乃命严鞫舟子，则大言奉大将之命，为清朝除元恶。而大将所主使者，即今上是也。问官震骇，恐卒连成大狱，有伤主座，不敢以闻。仅言舟子素有疯疾，忽眼花，见龙袍舞爪，形欲攫己，故出剑御之。贿舟子使改供，舟子誓死不从。九王令心腹探之，悉其状。遂鞭问官，而毙舟子于狱。时豫亲王多铎在江南，兵权方盛，部下之在京畿者，其势亦不下九王，平时颇与九王不相能，故九王疑舟子必多铎所为。乃召之还朝，以觇其向背。或告变曰："豫王欲借清君侧为名，奉幼主以行司马氏八王故事。谋既成矣，盍先图之？召而若来，可阅兵南苑，数而戮之；不来，则密旨使江南总督图之可也。"及旨下，多铎即日还朝。九王不得已，乃借郊迎慰劳之名，大阅兵南苑。多铎既至，从容奏江南军务方棘，而忽命北来何故。九王若有惭色，良久曰："吾兄弟凋零如此，瓜尔佳之系，惟吾、子二人在耳。无从相见，安得不一谋良觌。且王劳苦备至，归而稍事休养，亦谊所应尔。吾意固无他也。"多铎曰："感王念手足之厚恩，死且不朽。昔太宗宴朝，尝指储子谓吾二人曰：'他日夹辅新室，惟汝二人任之。同心协力，以为屏藩。'予在帝旁，式昭鉴之，愿二人其毋忘斯言。今言犹在耳，而宇内残孽未平，非吾二人行乐之日也。京畿兵力饶足，训练严明，皇兄其善护幼主，以慰先帝之灵，以安皇太后之心。弟则并力南向，荡平遗顽。他日获竟全功，献馘奏凯，然后与兄驰驱广囿，歌舞太平，讵不美哉！"即日辞谢，九王以兵送之，至通州始返。自是惮多铎之英明，稍稍敛迹。太后欲去多铎，九王曰："彼有大功于国，不可动也。惟他日当择强镇以处置之，勿使居中以间宫府之事，则幸矣。"福临常使人通旨于多铎，令防九王。九王侦知之，顾终以多铎持正，不敢行成祖之事。无何，多铎以江浙平，入朝。会九王坠马卧疾，遂覆其权，数其罪，奉福临亲政。自以与九王同母弟，请罪。顺治帝特旨开脱，且旌其功焉。

满洲故俗向奉萨满教，其祭礼奇异，尚有太古蛮野之风，不可为讳，而宫中祭堂子尤为特别。其祭式乃树一木于广庭中，四周供牲醴，杂以粉团油饼之属。外则数喇嘛持铙击鼓，声震数里外，竟夕始罢。及入关后，上自宫禁，下至旗民世仆，皆行之。惟宫中大祭用喇嘛至数百人，场广数百武，皇上步行旋绕其中，以为大典。九王既摄政，旋称皇父，乃公然与太后并祭堂子。先是，喇嘛某者，太宗朝老国师也。凡出师或摄兵大举，必祭堂子。每祭，必国师率诸喇嘛从事。太宗锡以尊号为"护法大照高明国师"，敬礼备至。国师亦自谓祭必受福，与他师敷衍仪式者不同。萨尔浒山之役，太宗慑于明师之众，且与朝鲜六路夹攻，恐兵力单弱不敌，意甚犹豫，虽命将出师，而此心耿耿，犹难释然也。及祭堂子，国师行礼讫，入奏太宗曰："此行必获全胜，覆朱明之宗社，肇长白之宏基，即其滥觞也。"太宗问："何以知之？"国师指木桩上纹，谓之曰："此纹全直，且作南向之势，故知破竹迎刃，所向无前。又其下有一纹，颠倒错乱，即敌人之象，故知明师当一败涂地也。"太宗信之，并力一向，果覆明师。自是，国师之声价益高，而堂子祭礼愈益隆重。迨围京议和之役，国师奉表入贺，谓此行即当代明正位中原，天与人归，丁无疑义。既入关，攻燕京不下。太宗使人询之国师，且令更祭堂子，以卜休咎。国师覆奏，谓皇上于前祭时，适有他事，少绕三周，致尚须三年后始得正位。此行不如早班师，以俟机会，否则恐有意外之祸也。太宗遂解围东归。自念当时未及终祭，果因叶赫献女，亟欲往视，故致三周未毕，殆干神怒，受此顿挫。乃迁怒叶赫之女，拔剑杀之。及闯兵破京师，太宗亦议以兵南向。堂子祭礼甫毕，国师忽卧病不起，亦不言休咎。太宗令人促问之，则含胡漫应之曰："事必克，皇上勿疑也。"未几，吴三桂假师复仇，适太宗以疾薨。国师始白明京可取事，九王信之，果获济。问之，则前之卧疾，知太宗不及见成功，难于直言，引疾以避之耳，九王益敬服。既摄政，凡出师致祭，国师施法如常。嗣称皇父，将行祭礼，国师不知所之。侦骑四出大索，终不得。诸大臣皆知九王之必败矣。九王因国师潜遁，以为不利于己，大恨。乃索其徒，将尽杀之。福临信佛甚，阴嘱内侍释其强半，放归蒙古或西藏。九王败，复召归。国师阴谓人曰："九王苟极诚奉事祭礼，实可继大宝。惜乎！其荒淫致败也。"

九王虽骄蹇自用，而颇尊视明代人物，且于宫禁中

尤以遵奉明法为重要。即如祭万历妈妈神一事，亦九王所定之制，迄清季二百馀年未革者也。万历妈妈奈何？曰：明万历间，清太祖攻抚宁，为明将所擒，囚于狱，将杀之，清廷乃行贿于某内监。内监请于太后，太后传命释之。清廷念太后特恩，命于宫中设祭，每日必先上食，而后清主始敢食，谓恐神诛殛也。其畏明之威力如此。及入关，既据明宫，诸满臣议废祭礼。某贝子尤激烈，以为吾国既已代为之主，胜国之帝后，皆吾臣属也，而犹祭其女后，毋乃亵尊？且致祭之由来，即随此纪念而传播，是不啻扬吾祖之耻辱，奈何不废之耶？九王独奋然曰："不可！此祭所以为祖报恩，不祭是忘祖也。且此纪念，足以彰吾祖之缔造艰难，与明廷之失政，何耻辱之有？决不可废。"遂定议。既而九王之所亲告人曰："入宫之始，九王亦不以为然。其夜入宫，方与太后同梦，乃大呼见鬼。云明帝、后上坐，缚而挞责之。比醒怖甚。嗣是明宫神庙，无一敢动者。况祖制之祭万历妈妈，名正言顺，彼安敢废耶！"人始知其抗议之故。自是，每日致祭以为常。顾其祭礼亦甚奇特。每日子正三刻，东华门启扉，首先入门者，即此主祭之老巫妪也。布围骡车一乘，不然车灯，载活猪二口，直入内东华门，循墙而行，抵紫禁城东北隅，有小屋三椽，中供万历太后神像，即满俗称为"万历妈妈"是也。杀猪致祭毕，天始黎明。乃以馂余之肉，分赐大清门侍卫。此肉为二百余年老汁白肉，满洲所甚珍者。侍卫食赐馂时，不设匕箸，各解手刀批之。又不准用盐酱之属，而味独完好，殆如古人所谓太牢、太羹者。顾诸侍卫习汉俗久，淡食惜其无味，然格于礼制，不准用盐，谁敢破此例者。惟侍卫等在直庐，去便殿甚远，微特帝目所不及视，即王公大臣，亦罕过而问者。故诸侍卫恐用盐犯稽察，而别设简便以代之，则耳目不易周矣。法用厚高丽纸切成方块，以好酱油煮透晒干之，藏衣囊中。食时，乃取一片置碗中，舀白肉汁半盂浸之，顿成寻常所用之酱油，且味较优于市中所购者。乃以所批肉片蘸食之，佳美无伦，为外间所未有云。顾侍卫值班者俱得食，而不许携归。欲如东方曼倩之廉，而归遗细君，却不可得。闻之友人，前清时为值班侍卫者，语时犹津津垂涎。不知今日老白汁尚存否，当一访之。

九王猿臂善射，力能搏虎，仪表伟岸，实亦人杰也。惜以谄事太后故，习于软媚欺诈，遂并其心术而丧之；复溺于酒色，尽以精力，疲于缠绵歌泣之间。故不四十而锐气顿减，衰弱如老人，卒以夭死。相传大玉妃有蛊术，每夕能御十男。当九王未入宫之先，太宗频年用兵于外，大玉妃常以布围车载男子入宫，如晋贾后故事。及九王被宠，以一人独当其冲，尚觉余勇可贾，可谓奇禀矣。有小臣邢某者，汉军也，夙居都下，杂猱屠沽饮博中，贱秽之事，靡不通晓，曾为勾栏中制造淫器，有专家能名。大玉妃不知于何处闻有此人，遂以重赏召之入宫，令九王尽考其术，亵戏无所不至。尝命巧工于三海深处筑一九曲亭，中为密室，四周曲廊洞房，几于天衣无缝，外人者末由得其涂径，则终傍徨亭外而已；如迷楼，如八阵图，巧匠所不能猝解，云亦汉人某所为。世祖少长，有黠者微泄其事，欲往觇之。既至，曲折盘旋，苦不得目的地。情急欲出，复迷误回转，良久无术。导者穷极智巧，仅得引出而已。世祖甚怒，欲杀导者，谓限三日，不得达目的地者必斩，泄此语者亦必斩。逾二日，导者绘一图，循之行，始得入亭心密室。其中陈设奇丽，太后与九王固未来也。人声阒然，且无守者。以外人从无阑入故也。其门用西洋玻璃为一角屏，四周有楹联图画之属，前有方案，微特不知者，误为嵌壁之镜。且骤入其境，镜光外射，仿佛镜中所收之园景，乃系亭之外厢。又类此镜者有四、五，大小方圆，丝毫无二。即使知其机捩，而不记其第几之数，仍不得其奥窍也。镜内复有数重，始得达密室，其幽秘如此。世祖既入玄中，遍睹奇物，目骇手颤，几于无一识其名者。恐为人所觉，仓皇走出。自此处心积虑，以芟除九王为己任矣。曾封密旨与豫王多铎、贝子博洛等，谓："朕终日芒刺在背，苟使获见天日，皆卿等之赐也。"又言："如虎入柙，积威使然。但荒淫无度，多行不义，必且自毙，此天道也。朕以国家多难，不欲轻于一掷，必计能发能收，始克济事。卿等其念之。"世祖之坚忍有谋如此，故卒能胜九王，萧梁明燕之事不复见也。九王后知世祖窥其隐秘，严诘导者，不得主名，乃杂治内侍，诛戮多人，宫府无不侧目。大玉妃闻之，佯为不知，世祖亦不问也。

好色者必以瘵死，古人之言，良不诬也。九王既荒淫无度，竭其精力以媚大玉妃，而复私取宫女渔猎，无所不至。及三十六七而后，力已不支，历求人参、鹿茸、腽肭脐之属以为补助，仍苦其效果未闳。或献策曰："喇嘛在西番，向以兴奋药神其术。今闻其囊中多奇药，而国师尤为领袖。皇父盍向索取，必有大验也。"九王果向喇嘛请求。喇嘛曰："此必皇父亲祭之而后可得。"九王唯唯。国师乃为之设坛于宫中，牲牢樽俎，金台银盏，备极丰腆。铙鼓声如怒潮，入夜则华灯百枝，繁星遍曜。喇嘛百八人旋绕诵经，梵吹音彻屋瓦。如是者三日，乃于坛中央置净瓶一，大如牛胆，以胶皮纸封固其口，纸上有符篆状。喇嘛又旋绕诵经良久，以拄锡略作手势，飕飕一声，封盖之纸已揭。喇嘛乃传命请九王登坛，植瓶下视，中空无物。方骇怪间，喇嘛忽于帽檐下探得小囊，才如扇坠。倾之，出二丸，大小仅于菉豆同，色正赤若丹砂，上作凹凸形。喇嘛指丸谓九王曰："此西天子母丸也。昔达赖第一世祖坐床时，以此丸置金瓶中，传其呼毕尔罕（转生之义）之第二世祖，其后世世相承。此药能自生息，永久不灭，又名阿肌苏丸。凡有大功德佛缘者，或大宝法王护法，则可以牝牡二粒为胎基，虔设经坛，诵咒三日，乃以净瓶置丸其中。复虔祝七日，更移置净室中三七日，始启其封，则药必满中。取以治病，适如其分而止。此丸灵验异常，非人力所可配制。皇父幸勿轻视。"九王唯唯，如其言，果获

丸药满瓶，约数百粒，绝未见有人置入也。且封固时面请九王作识，净室中日夜遣人守之。喇嘛俱在室外，亦未尝阑入也。九王初不敢服，大玉妃极信奉喇嘛，且言："昔太宗尝以此药丸令服，故能精力过人。今见此丸，实与前状无异，必有奇验。"九王乃按法服之，不三日而神采焕发，精力大振。凡服半载，始毕一瓶。毕后一月，忽大委顿，急欲使喇嘛复为之。喇嘛索牝牡二粒为胎基，九王告以已尽无余。喇嘛骇曰："此丸名子母，须有母而后可得子。今已无母奈何！虽设坛作法亦无益矣。"九王曰："尔所独不存母药乎？"喇嘛曰："此丸俱存达赖法王库中，东来时仅仅得此。今以皇父命，固不难调取。但必西土一行，往返须周岁。皇父不及待，无万全策也。"九王曰："与其无有，何如少待？"力促喇嘛行。喇嘛不敢违旨，束装作行色，而实逗遛都下。未几，九王以疲弱坠马，遂不起。喇嘛告人曰："吾见其精爽已离躯壳，求此丸必不及，故不烦多此一行。而又不欲违命，使之伤恼，故偶作狡狯也。"其后清帝有疾，喇嘛常以此丸疗之。

大玉妃下嫁而后，九王晋称皇父，权势赫奕，贵胄中多侧目者。而世祖年长，渐觉其非。及南苑阅兵后，世祖知其有非常之谋，益愤不能平，往往见于词色。九王侦知之，常自危。其党有玛哈者，狡黠多智谋，因献计曰："福临正位已及十稔，功臣宿将咸以拥戴幼主为忠，设有变易，渠等未必肯帖服。而南疆多汉孽，方欲观衅而动。此祸一发，恐不能收。不如用阴谋奇术以倾之，外间绝无动静，而大宝唾手可得。此上策也，皇父盍留意？"九王曰："阴谋奇术奈何？"玛哈曰："喇嘛大弟子某，善摄魂术，能使人神智颠倒，失其常度。苟施此法，令彼幼主易性，则宣太后旨，谓其忽得狂疾，不可以为宗庙主，则中外无词，皇父自应正位矣。"九王大喜，乃宣召大弟子入宫，密谋所以处置幼主者。大弟子曰："法当先取关外鹿皮，鞣而缝之，俾成人形，手足耳目曲折无不具，乃以醍醐灌其顶，菩提实其腹。设坛致祭，虔祝至四十九日，皮人乃能行动，宛如生人。然后施以符箓，遗以咒语，使之摄生人魂，无不验矣。皇父苟欲为此，此非旦夕间事，宜秘密筹备，不令三人以上知觉，方能收完善结果。否则，虽有皮人，亦不验也。"九王信之，扬言欲制皮衣数百事，以赐八旗军士。遣使四出，往三姓、内蒙等地广征鹿皮。皮至，以示喇嘛，辄言不佳，则斥而售之。内监因缘为奸，所获不赀。最后得摩天岭千岁鹿，其皮柔如人肤，入火不燃。使巧工拈人发缝之，敷以鱼脂，几与生人无异。九王又命名手绘世祖像，肖其面目制之。既成，喇嘛设坛诵经，施以符箓。中夜，使人请九王视之，彷佛见皮人能行动，且作攫挐状，大悦。会世祖有疾，心神不宁，则以为皮人之验也。是时，九王亦以怯疾委顿，中心怔忡，日觉烦躁，因猎于南苑。侍者不称旨鞭挞诛戮者，日必数起，人人自危。乃有小竖衔恨，往告世祖以皮人状。世祖遣心腹觇之，尽得其状，且穷其皮人置他所。或云喇嘛受贿，故世祖得取之。旋有人往报九王。九王方驰逐，闻报大惊，怯疾顿作，因失足坠马，股几折，舆辇而归。太后使御医治之，曰："督脉已绝，不可救。"未及三日而卒。世祖始将其皮人宣示君臣。太后闻之，大恚。托言进香五台山，一去不返。后世祖出家，相传犹及见太后也。皮人尚存其一，在今南池子玛噶喇庙中。

世传洪承畴之降也，有九约，即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阳从阴不从，官从吏不从等云云是也。据娴于清初掌故者言，此非太宗朝之事，实清师入关后，九王摄政时代与承畴双方面订者。先是，江南未平，明遗臣屡起义兵，警报迭来，宫廷震骇。太后与九王商收拾人心之妙计，九王曰："今有洪承畴在，彼乃深知明人之性质。苟得彼悉心擘画，天下不难定也。"太后若有所悟曰："吾几忘之。承畴真名将，昔日英伟之貌，今犹如在目前。明臣有此，实可不亡，惜其君不能用耳。"乃使九王宣召入宫，令宫人施地衣，设棉蕞，赐之侍坐。时承畴疾甫愈，咳咯咯有声。太后与九王慰问体恤备至，并赐参汁珍品，令内监为之按摩。良久，始从容问安天下大计。承畴奏曰："臣筹之熟矣。人心思旧，乃系天然之性，非必朱明恩泽深入人心，有过于大清之政绩也。皇父、太后过虑，乃使老臣与闻大计，老臣敢不竭犬马之忠，为涓涘之报。臣愚以为，人心宜缓不宜急，宜静不宜动，宜小不宜大，宜轻不宜重，宜于不要紧处着意，更宜于不着意处下手。但使大纲要典不致妨碍，其余网宽一面，悉听彼所为。则良懦者有以安其心，狡黠者无所施其技。人心既静，不可复动，则天下太平矣。"九王深服其高论，乃进询方法。承畴袖出一摺敬呈，曰："臣独居深念，已妄筹九约，未识圣鉴可许施行否？"九王视之，有不明处，历使承畴详为解释。太后闻之，亦称善者再。九王曰："是皆可行。且于我朝廷之大经大法绝无抵触，而大有利益者也。"遂发内阁，令拟旨，即日颁布。且著为功令，永久不废。江南人士闻之，多偃旗息鼓而归者。总督郎廷佐奏洪承畴有大功，宜配享太庙，九王许之。后九王败，满臣多以为言，世祖乃撤其从祀，盖因其建议于摄政时代故也；若在太宗朝，则无反汗之祸矣。

九王以皇父之尊、太后之宠，而身死无几，即治其僭逆之罪，夺号仆碑，不留余地；且禁锢子若孙，以其赐邸为喇嘛庙。固由平日骄奢淫佚，有逾常轨所致。然亦多铎、杰书等争权相忌，而世祖积不能平，乃激之，使不得不然也。九王虽谄事太后，觍然称尊，为历史未有之奇丑，然在满俗习惯，亦未为大恶。且其初拥护世祖，不无微劳，晚年乃有皮人等奇案，顾尚在莫须有之间，殊鲜实迹。惟其秉权自卫，不肯早退；世祖既长，犹居摄政，且与太后宣淫各节，不可为讳，有以激成世祖老羞变怒之心。而多铎以求为江南王，如平西王位。九王恪守祖制，不肯假借。其实开国时，功令未定，亲王封藩，绝非若后世之严禁。而九王恐其尾大不掉，加

意防范，且与兵与饷，均不能满多铎之意。多铎疑皆九王为之梗，积怨益深。又多铎时在江南，习于清流之讽议，常以太后下嫁事为满人之污点，心甚不平。谓九王卖国败名，设人心藉以鼓煽，摇动国本，则其肉实不足食。慕中人多有为九王所黜者，又从而点缀之，于是传入禁中。九王益疑愤，乃有南苑阅兵之举。卒以人心颇助多铎，九王无如何，未敢轻试，然世祖则决引多铎以排九王矣。及怯病既成，措置又复乖舛，即不坠马，彼世祖之密谋使者，络绎于道，非朝召外兵，即夕清君侧矣。故当九王出猎坠马之先，世祖已密遣人召多铎于江南，召杰书于关中，不日将起大狱。然天竟助清，九王自毙。否则操戈同室，喋血宫庭，以京师为孤注，苟明臣乘之割据江南，北方势难兼顾，天下安危未可知也。闻世祖有谋臣曰尼哈，实鳌拜之先辈，初为世祖画策，欲即召多铎入为内大臣，免他日召外兵，致起大争。世祖摄于九王之势，不敢发命。后九王势盛不可复制，始毅然与多铎密谋去之。尼哈曰："此危道也。即使九王可去，而奸人乘间起事，窃恐非数十年之力，不能弭此巨祸矣。"世祖曰："朕不复能忍。苟舍此，卿尚有万全之策否？"尼哈曰："臣昨见九王，堂其刘爽已失，块然躯壳，瘵疾已成，必不能久。盍少待之？苟其自毙，不劳手足之烈，而大憝可除，此天幸也。设不然，疾果渐剧，亦可风使引退，而召多铎来京。先散其党羽，傫然一病夫，无能为力矣。"世祖然之。不三日而九王坠马死，世祖即日与尼哈等欲议其罪，太后不许，仍以礼葬之。及多铎入，与尼哈等讽太后幸五台。太后自知无状，且郁郁寡欢，遂往五台。途中闻朝臣多论九王罪，夺其位号，且仆所立之碑，愧恚交并，语从者曰："吾居宫中无俚，且吾富贵亦极矣。不如出家清修，以了世缘。今以吾衣饰为纪念物，付皇上字之，他日可相见也。"遂不复归。世祖常陈太后之衣，涕泣不可仰。盖虽恨九王之不德，念太后之恩不能终养。且以九王故，致伤其心，引为终天之恨也。其后卒以董妃之死，解脱尘鞅，飘然出世，传者咸谓实往访母云。

下嫁拾遗

太后下嫁，千古奇闻，自不待言。殊不知在满洲旧俗，固无足异，特举汉家历史相较，始觉自惭形秽，而后讥为奇耻耳。在当时都中，除一二清流外，方且播为佳话，同瞻盛事。相传颁一诏书，亦汉人手笔，略谓"朕虽以天下养，而太后春秋鼎盛，孑焉无偶，春花秋月，悄然不怡，表以皇叔摄政王，周室懿亲，元勋贵胄，克配徽音，永承休美"云云。相传当时婚礼之盛，为从来大婚所未有。盖开国太后，特行婚嫁之礼，理固宜然，其无足怪。所难堪者，惟幼主耳。其时金帛赏赐，动逾千万。辇下有巧工擅织技者，能以金银丝织成帷幔茵褥之属，精妙绝伦，明季宫中曾征为供奉。太后闻之，遣人访问。巧工不肯来，许以重金，亦不受，将执而戮之。有内监知其状，献计曰："彼性孤僻，徒杀之而织工不成，求无益于太后。且太后嘉礼而行刑，以起谤讟，非计也。小臣有术，可使彼就范，惟不敢直陈耳。"太后问若何。曰："巧工有妾常为大妇所厄，不得逞。苟使人许以织成后，由太后旨，许其妾同居。且先取其妾来，俟其织成后赐还，一若出于太后之特赏者，则彼必不抗拒。"太后许之，巧工果来，凡历月余而成全具，名其殿曰"莺梭殿"。上自帘幕承尘，下至地衣，无不用金银五彩丝组织，绚烂霞绮，眩人目精。盖一殿之所费，数逾巨亿。太后顾之，犹以为未足，更命巧工南往苏、杭间，采取绣丝冰茧，镂金刻玉，以为墙壁敷坐之饰。又得西洋大玻璃屏，曲折钩斗，成三十六角度，满室照耀，如行冰雪中，见者色然，骇己身之化千万亿也。巧工又善绘，能以摄光镜映出山水、人物等现象于纸上，复以五色笔依影描之，栩栩欲活，曲尽妙肖。太后令摹《全宫妃女捧金莲送局图》。图广五尺余，长一丈有奇，中凡人物千数百人。自摄政王、太后为新夫妇外，男女宾相及执烛拥毡、奉盘匜、壶餐、薰炉、掌扇之属，莫不须眉毕现，姿态动人。近而逼视，不见笔墨痕迹；远而察之，前后高下，层折清瞭，浅深浓淡，一览可分。自有绘法以来，未尝有此神妙，盖即西洋摄影法之滥觞也。后乾隆时有郗世宁者善此术，或云即巧工之再传弟子。其图以关于下嫁事实，康熙初，欲削之以掩家丑，乃并图毁之，惜哉！巧工后以窃宫女潜遁事发，戮于禁中。

董妃秘史

自近世名人笔记，俱以世祖因董妃逝世，悲愤出家，且证董妃实即冒辟疆妾董小宛；而辨之者则历引明季清初诸家说乘，坐实其非，谓妃系董鄂氏。董鄂乃长白旧部，世为清室臣仆，绝非汉人董姓。此考据非不博洽，然窃以为文人好事，装点附会，在所不免。若秉笔署史，去取不容不严；而说部摭拾，亦未足深责。某君语予曰："世所称董妃，未必即系董小宛，而其人婉媚明丽，足使世祖伤念不忘。且敝屣万乘之尊荣，以徇儿女之情爱，非等闲所可论也。"故董妃实为清初一代之尤物，而其道德品格，又在左嫔、阴后之间。相传有御制诔词，文词俊伟笃挚，有足观者。其词云：

> 顺治十有七年八月壬寅，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崩。呜呼！内治虚贤，赞襄失助，永了淑德，摧痛无穷。惟后制行纯备，足垂范后世；顾壶仪邃密，非朕为表著，曷由知之。是用汇其生平懿行，次之为状。
>
> 后董氏，满洲人也。父内大臣鄂硕，以积勋封至伯，没赠侯爵，谥刚毅。后幼颖慧过人。及长，娴女工，修谨自饬，进止有序，有母仪之度，姻党称之。年十八，以德选入掖庭。婉静循礼，声誉日闻，为皇太后所嘉与。于顺治十三年八月，朕恭承懿命，立为贤妃；九月，复进秩册为皇贵妃。后性

孝敬，知大体，其于上下，能谦抑惠爱，不以贵自衿。事皇太后奉养甚至，伺颜色如子女，左右趋走，无异女侍。皇太后良安之，自非后在侧不乐也。朕时因事幸南苑，及适他所，皇太后或少违豫，以后在，定省承欢若朕躬。朕用少释虑，治外务。即皇太后亦曰："后事我讵异帝耶。"故凡出入必偕。朕前奉皇太后幸汤泉，后以疾弗从。皇太后则曰："若独勿能强起一往，以慰我心乎？"因再四勉之，盖日不忍去后如此。其事朕如父，事今后亦如母。晨夕候兴居，视饮食服御，曲体罔不悉。即朕返跸宴，后必迎问寒暑；或意少乱，则曰："陛下归且晚，体得毋倦邪？"趣令具餐，躬进之。居恒设食，未尝不敬奉勉食，至饫乃已。或命之共餐，则又曰："陛下厚念，妾幸甚。然孰若与诸大臣，使得常奉色笑，以沾宠惠乎？"朕故频与诸大臣共食。朕值爱典举数觞，后必频教诫侍者："若善侍上寝室。无过燠。"已复中夜，戚戚起曰："渠宁足恃耶？"更趋朕寝所伺候，心始安，然后退。朕每省封事，抵夜分，妃未尝不侍侧。诸曹章有但循例待报者，朕寓目已，置之，妃辄曰："此讵非几务，陛下遂置之耶？"朕曰："无庸，故事耳。"后复谏曰："此虽奉行成法，顾安知无时变，需更张，或且有他故宜洞瞩者，陛下奈何忽之？祖宗遗业良重，即身虽劳，恐未可已也。"及朕令妃同阅，即复起谢曰："妾闻妇无外事，岂敢以女子干国政？惟陛下裁察。"固辞不可。一日，朕览廷谳疏，至应决者，握笔犹豫，未忍下。后起问曰："是疏安所云，致轸陛下心乃尔？"朕谕之曰："此秋决疏中十余人，俟朕报可，即置法矣。"后闻之泣下曰："诸辟皆愚无知，且非陛下一一亲谳者。妾度陛下心，即亲谳，犹以不得情是惧。矧但两司审虑，岂尽无冤耶？陛下宜敬慎，求可矜宥者，令活之，以称好生之仁耳。"自是，于刑曹爰书，朕一经详览竟，妃必勉朕再阅曰："民命至重，死不可复生。陛下幸留意参稽之，不然，彼将奚赖耶？"且每曰："与其失人，毋宁失出。"以宽大谏朕，如朕心。故重辟获全、大狱末减者甚众，或有更令复谳者，亦多出后规劝之力。嗟夫！朕日御万机，藉妃内助，故得安意综理，今复何恃耶！宁有协朕意如妃者耶？诸大臣有偶干罪戾者，朕或不乐。妃询其故，谏曰："斯事良非妾所干预，然以妾愚，谓诸大臣即有过，皆为国事，非为身谋。陛下曷霁威详察，以服其心？否则，诸大臣弗服，即何以服天下之心乎？"呜呼！乃心在邦国、系臣民如妃，岂可多得哉？妃尝因朕免朝请，请曰："妾未谙朝仪。"朕谕以只南面受君臣拜舞耳，非听政也。后进曰："陛下以非听政故罢视朝，然群臣舍是日，容获觐天颜耶？愿陛下毋以倦勤罢。"于是因妃语频视朝。妃每当朕日讲后，必询所讲，且曰："幸为妾言。"朕与言章句大义，妃辄喜。间有遗忘，不能尽悉，后辄谏曰："妾闻圣贤之道，备于载籍。陛下服膺默识之，始有裨政治，否则讲习奚益焉？"朕有时蒐狩亲骑射，后必谏曰："陛下藉祖宗鸿业，讲武事，安不忘战，甚善。然马足安足恃？一万邦仰庇之身，轻于驰骋，妾深为陛下危之。"盖后之深识远虑，所关者切，故值朕骑或偶蹶，辄忪然于色也。妃自入宫掖数年，行己谦和，不惟能敬承皇太后，即至朕保姆往来，晋接以礼，亦无敢慢。其遇诸嫔嫱，宽仁下逮，曾乏纤介嫉忌意，善则奏称之；有过则隐之，不以闻。于朕所悦，妃亦抚恤如子。虽饮食之微，有甘毳者，必使均尝之，意乃适。宫闱眷属，小大无畏，长者媪呼之，少者姊视之，不以非礼加人，亦无少有谇诟。故凡见者蔑不欢悦，蔼然相亲。值朕或谴责女侍、宫监之获罪者，必为拜请曰："此曹蠢愚，安知上意？陛下幸毋怒。是琐琐者亦有微长，昔不于某事曾效力乎？且冥行干戾，臧获之常也。"更委曲引喻，俟朕意解乃止。后天性慈惠，凡朕所赐赉，必推施群下，无所惜。封皇贵妃有年，乃绝无储蓄。崩逝后诸含殓具，皆皇太后所预治者。视他宫侍亦无所差别，均被赐予，故今宫中人哀痛甚笃，至欲身殉者数人。初，后父病故，闻讣哀怛。朕慰之，拭泪对曰："妾岂敢过悲，廑陛下忧，所以痛者，悼答鞠育恩耳。今既亡，妾衷愈安。何者？妾父惟性夙愚，不达大道，有女获侍至尊，荣宠已极，恐自谓复何惧，所行或不韪，每用忧念。今幸以时终，荷陛下恩，恤礼至备，妾复何恸哉？"因复辍哀。后复有兄之丧，时后属疾，未便闻。后谓朕曰："妾兄其死矣。曩月必再遣妾嫂来问，今久不至，可知也。"朕以后疾，故仍不语以实，安慰之。后曰："妾兄心衿傲，在外所行多不以理。恃妾母家，恣要胁容有之。审尔讵止辱妾名，恐举国谓陛下以一微贱女致不肖者肆行罔忌。故夙夜忧惧，寝食未敢宁。今幸无他故没足矣，妾安用悲为？"先是，后于丁酉冬，荣亲王生，未几王薨。朕虑妃怆悼，妃绝无戚容，恬然对曰："妾产是子时，遂惧不育，致夭折以忧陛下。今幸陛下自重，弗过哀，妾敢为此一块肉劳陛下念耶？"因更慰勉朕，不复悼惜。当生王时，免身甚艰。朕因念夫妇之谊，即同老友，何必接夕乃称好合。且朕夙耽清静，每喜独处小室。自兹遂异床席，即后意岂必已生者为天子，始慊心乎？是以亦绝不萦念。噫！后可谓明大义，不顾私戚，以礼自持，能深体朕心者矣。初，后于朕偶有未称旨者，朕或加谯让，始犹申己意以明无过。及读史至周姜后脱簪待罪事，翻然悔曰："古贤后身本无□，尚待罪若彼。我往曾申辨，殊违恪顺之道。"嗣即有宜辨者，但引咎自责而已，后之恭谨迁善如此。后性至节俭，衣饰绝去华采，即簪珥之属，不用金玉，惟以骨角者充饰。所诵《四书》及《易》已卒业。习书未久，天资敏慧，遂精书法。后素不信佛，朕时以内典禅宗谕之，且为解《心经》奥义，由是崇敬

三宝，栖心禅学，参"一口气不来，向何处安身立命"语。即见朕即举之，朕笑而不答。后以久抱疾，参究未能纯一，后已举前语，朕一语答之，遂有省。自婴疾后，但凭倚榻，曾未偃卧。及疾渐危，犹究前说，不废提持。故崩时言动不乱，端坐呼佛号，嘘气而化，颜貌安整，俨如平时，呜呼！足见后信佛法、究心禅教之诚也。先是，后初病时，恒曰："皇太后眷吾极笃，脱不幸病终不瘳，皇太后必深哀戚，吾何以当之？"故遇皇太后使来问安否，后必对曰："今日少安。"一日，朕偶值之，问曰："若今疾已笃，何以安也？"后曰："恶可以妾病遗皇太后忧？我死乃可闻之耳。"洎疾甚弥留，朕及今皇后、妃嫔、眷属环视之。后曰："吾体殊委顿，殆将不起。顾此中澄定，亦无所苦。独念以卑微之身，荷皇太后暨陛下高厚恩，不及酬万一。妾没后，陛下圣明，必爱念祖宗大业。且皇太后在上，或不至过恸，然亦宜节哀。惟皇太后慈衷肫切，必深伤悼，奈何？思及此，妾即死，心亦弗安耳。"既复谓朕曰："妾亡，意诸王等必且皆致赙。意一身所用几何？陛下诚念妾，与其虚糜无用，孰若施诸贫乏为善也？"复嘱左右曰："束体者甚无以华美。皇上崇俭约，如用诸珍丽物，违上意，亦非我素也。曷若以我所遗者，为奉佛诵经需，殊有利益耳。"故今殓具，朕重逆后意。概以俭素，更以赙二万余金施诸贫乏，此从后意也。凡人之美多初终易辙。后病阅三载，虽容瘁身癯，仍时勉谓无伤，诸事尤备，礼无少懈，后先一也。事今后克尽谦敬，以母称之，今后亦视后如娣。十四年冬于南苑，皇太后圣体违和。后朝夕奉侍，废饮食。朕为皇太后祷于上帝坛，旋宫者再。今后曾无一语奉询，亦未曾遣使问候。是以朕以今后有违孝道，谕令群臣议之，然未令后知也。后，后闻之，长跪顿首固请曰："陛下之责皇后是也。然妾度皇太后斯何时，有不憔悴忧念者耶？特以一时未及思，故先询问耳。陛下若遽废皇后，妾必不敢生。陛下幸垂察皇后心，俾妾仍视息世间，即万无废皇后也。"前岁，今后寝病濒危，后躬为扶持供养。今后宫中侍御尚得乘间少休。后则昼夜目不交睫，且时为诵书史，或常谭以解之。及离侧出寝门，即悲泣曰："上委我候视，倘疾终不痊，奈何？"凡后事，咸躬为蒇治，略无倦容。今年春，永寿宫始有疾，朕亦躬视扶持三昼夜，忘寝兴，其所以殷勤慰解悲忧，预为治备，皆如待今后者。后所制衣物今犹在也。悼妃薨时，后哭之曰："韶年入宫，胡不于上久效力，遂遽夭丧邪！"悲哀甚切，逾于伦等。其爱念他妃嫔举此类也。故今后及诸妃嫔，皆哀痛曰："与存无用之躯，孰若存此贤淑，克承上意者耶。吾辈曷不先后逝耶，今虽存，于上奚益耶？"追思夙好，感怀旧泽，皆绝荤诵经，以为非此不足为报云。后尝育承泽王女二人、安王女一人于宫中，朝夕鞠抚，慈爱不啻所生。兹三公主擗踊哀毁，人不忍闻见。宫中庶务，曩皆后经纪，尽以检核，罔不当。虽未晋后名，实后职也。第以今后在故，不及正位耳。自后崩后，内政丛集，待命于朕。用是愈念后，悲感不能自止。因叹朕伉俪之缘，殊为不偶。前废后容止，足称佳丽，亦极巧慧。乃处心弗端，且嫉甚。见貌少妍者，即憎恶欲置之死；虽朕举动，靡不猜朕。靡故别居，不与接见。且朕素慕简朴，废后则僻嗜奢侈，侈诸服御，莫不以珠玉绮绣缀饰，无益暴殄，少不知惜。尝膳时，有一器非金者，辄怫然不悦。废后之行若是，朕含忍久之，郁慊成疾。皇太后见朕容渐瘁，良悉所由，谕朕裁酌，故朕承慈命废之。及废，宫中无一念之者。则废后所行，久不称众意可知矣。今后秉心浮朴，顾又乏长才，洎得后才德兼备，足毗内政，谐朕志，且奉事皇太后，恪恭妇道。皇太后爱其贤，若获瑰宝。朕怀亦得舒，夙疾良已。故后崩，皇太后哀痛曰："吾子之嘉耦，即吾女也。吾冀以若两人永偕娱我老。兹后长往矣，孰能如后事我耶？孰有能顺吾意者耶？即有语，孰语耶，孰与筹邪？"欲慰勉朕，即又曰："吾哀已释矣。帝其毋过伤。"然至今泪实未尝少止也。见今后及诸妃嫔哭后之痛，谕曰："若辈勿深哀，曷少自慰？"乃一时未有应者，皇太后泫然泪下。朕曰："若皆无心者乎？胡竟无一语耶？"盖追惜后之淑德，为诸人所难及，故每曰："诸妃嫔可勿来重伤我心。"于此益见念后之至也。抑朕反覆思后所关之重，更有不忍言而又不能自止者。皇太后雅性修洁，虽寻常起居细节，亦必肃然不肯苟且。如朕为皇太后亲子，凡孝养之事，于理更有何忌。但以朕乃男子，故常有引嫌不能亲及者，故惟恃后敬奉，能体皇太后。皇太后千秋万岁后，诸大事俱后经治是赖。今一朝崩逝，后脱遇此，朕可一一预及之乎？将必付之不堪委托之人。念至于斯，五中摧裂。益不能不伤痛无已矣。后持躬谨恪，翼赞内治，殚竭心力，无微不饬，于诸务孜孜焉，罔勿周详。且虑父兄之有不卒，故忧劳成疾。上则皇太后慈怀轸恻，今后悲悼异常；下则六宫号慕，天下臣民莫不感痛。惟朕一人，抚今追昔，虽不言哀，哀自至矣。呜呼！是皆后实行，一辞无所增饰，非以后崩逝故，过于轸惜为虚语。后懿素著，笔不胜书。朕于伤悼中，不能尽忆，特录其大略状之，俾懿德昭垂，朕哀亦用少展云尔。

顾命异闻　三则

世祖逊位出世，与宴驾情事当然不同。故其托孤寄命，从容布置，意想中极为周到，亦自有理。顾按之事实，容有未尽然者。彼即感触世缘，言下顿悟，勘破一切尊荣富贵，则蝉蜕浊秽，自有不可一刻留者。故康

熙帝年方童稚，而竟不及待，毅然决绝舍去，谓非绝无系恋，视子孙传世事如空花幻影也乎？故官书所载世祖顾命大臣至八大员之多。其后互争权利，几危社稷。设非康熙帝英明，不且事几不可收拾，欲安利之，适以危害之欤。间尝疑顾命事未可信，后与掌故家某公谈及。某公乃鼓掌曰："信然。设非子言，吾几忘之。"盖康熙诛鳌拜诏，亦有"妄称顾命大臣，窃弄威权"等语。后得宗室某之饫闻天家事者，谓鳌拜等五人实皆乘机攫取权利，并未恭承顾命异数。惟玛尼哈特平日系左右近臣，确有世祖手诏，勉其忠辅幼主之语。然亦非正式拜受顾命，如周公、毕公然者。先是，顺治帝以董妃既亡，抑郁不自得。一日独坐便殿，偶睹梧桐落叶，瞿然若有所念。顾左右曰："人生不过数十寒暑，逐逐名利，何时可已？朕贵为天子，开国承家业已十有八年，长此营营，何时方得满意？朕觉世事有如浮云过眼，事后追维，味同嚼蜡，不如真修悟道，实为无上上乘，况朕幼日即有此志。迩来饱经世患，勘破情网。若不于此时解脱，更待何时！"语讫，立命召御前会议大臣玛尼哈特等人，即勉以忠辅幼主等语，语至简单。大臣俱攀驾乞留。世祖复答数语，意甚决绝，大臣等跽不肯起。顷之，世祖已命小黄门出箧中黄袈裟一、喇嘛帽一，从容易服，飘飘步行出东华门。玛尼等俱长跪牵裾，不听帝行，帝亦不怒。顾辞旨坚决，不可挽回，大臣乃请指派侍卫护送。世祖固言无须，以诸臣请不已，遂许侍卫四人随行。后未至五台界，即遣还，卒未获知帝所卓锡之地也。既行，玛哈尼特等，方议禅立幼主事。鳌拜始列席定策，俨然自称顾命大臣，诸受顾命者俱侧目。圣祖既幼，亦不知顾命之真相，果谁是谁非也。且世祖濒行，仅与诸臣参寥数语。幼主绝未谋面，故圣祖迄不知鳌拜未预顾命，乃系事后自称，以炫其能耳。

鳌拜既擅权自恣，初止鱼肉同侪，出言多不逊；嗣见幼主长厚，心地仁慈，遂逐渐进步，竟至气凌主座。圣祖幼即喜读儒书，鳌拜方奏事，见圣祖诵读不止，意甚不悦，乃面谩曰："吾盛清自有制度，皇上宜读喇嘛经，不宜读儒生说。先帝不以臣为不肖，故使臣训诲皇上。臣愚以为宜体先帝圣意，屏儒进释，庶几勿坠先绪。"圣祖笑曰："彼一时，此一时。正位中原而云不读孔子书，无是理也。朕思三教平流，可不分轩轾。卿奈何所见之不广也？"鳌拜怫然曰："皇上初政，即拒微臣之忠谏，殊不敢复问国事矣。"即拂袖欲退，圣祖止之曰："卿傅勿尔。朕非拒谏之主，读书亦非坏乱之事，卿傅其平心察之。"鳌拜闻言，面有惭色。顾其刚愎自用之恶性勃不可遏，复顾而言曰："皇上请以臣言付诸臣会议。设臣言贻误者，臣愿伏斧锧以谢皇上。"圣祖知其骄蹇，遂一笑而罢，鳌犹悻悻未已也。一日，鳌拜复请策封其族祖某，曾从太宗征朝鲜有功者，侈陈事迹，立请优奖。圣祖曰："其功非不甚伟，然祖宗朝酬庸之典，亦至优渥矣。彼以将军例赐恤，亦已甚矣。今尚欲何所请耶？朕不敢有加于祖宗朝之成例。卿其自爱。"鳌不奉诏，大肆申辨，谓："臣受顾命之重寄，而远祖不获荣一阶，大非人子显扬之道。今日苟不获温诏，臣将痛哭于文皇帝之陵，不复能忝职左右。"圣祖心恶其要挟跋扈，而不肯取消其顾命重寄，乃从容曰："朕别有旨，卿傅何事过劳？"鳌即谢恩，以为荣封已得，皇上所面命也。其专擅僭越类如此。或谮于圣祖曰："鳌拜实未受先帝之顾命。当先帝大去时，立命玛尼哈特等人，未尝及鳌拜也。乃其后玛尼等奉命定策，翌戴圣主，事已大定矣。鳌忽一跃而起，争取一席地据之，自称顾命大臣，觍然不以为耻。皇上优容，不究其贪冒之罪耳。否则矫诬上命，妄借名器。其自堕品格者犹小，而敢于欺罔先帝者实大。且彼玛尼而死之，罪尤不可胜诛。皇上如欲证明事实，但取玛尼哈特所藏之先帝手诏，今在其子所，则真伪是非，不难大白矣。"圣祖复曰："玛尼哈特既有先帝手诏，曷不进呈，而擅自藏之于家乎？"对曰："臣曾见之，诏中盖指明呈阅时期，不至期不与呈。"圣祖曰："今是否已至期？"对曰："第问玛大臣之子可。"圣祖果召玛尼子等，问手诏语未毕，玛子等大惊失色，因跪奏："先帝手付先臣，谕令秘密，候某年月日嗣君已长，可付与之，汝等斯尽职矣。今既承天威下问，敢不先献，以舒宸廑？"圣祖捧手诏读之，泪随声坠，谓："此真先帝御笔也。"命藏大内，而召鳌拜入，示之，令自答复。鳌拜惧甚，不敢出一语，但叩首求恩而已。未几，御史等奏劾鳌二十大罪，卒遇刑。

初，鳌拜忌玛尼哈特之以长厚受帝眷，且持有先帝手诏，誓欲倾之以为快。时圣祖虽厌鳌拜，而闻玛尼等好货，暮夜苞苴，渐至显卜其昼，贿赂公行，腥闻于上。其党亦多不法，玛尼不能制。圣祖令心腹侦之信，乃亦不满于玛尼哈特矣。无何，鳌拜嗾其党在台谏者，弹劾玛十余款，语皆罗织而成。圣祖令玛尼自复，鳌乃遣其党伪为亲玛者，劝其逐条申辨，几无一语成为事实。奏上，圣祖怒曰："子乃以辨为能，果一无所短乎？"于是遣内大臣按问，抄没其产，积资颇多，且其间有御用物，非臣下所宜蓄者。圣祖怒甚，令玛尼哈特入对。历数申辨之非，欺君罔上，乃收宗人府狱。然犹无意死者，第饬上疏据实自首，当从末减，治其党羽而已。鳌拜复使人就狱中说玛尼勿自承，坐取族灭。玛尼不知中其计，仍哓哓置辨。世祖泣曰："昔先帝以手诏付伊，朕之敬礼亦至矣。伊不自爱，乃至簠簋不饬。证据凿凿，不可为讳，一至于此，然朕以彼为顾命旧臣，辄就刑戮，非国家之福，故令其伏罪以谢天下，则臣之宽典，亦有辞以对大众。而乃执迷不悟，始终文过，天下安有如是庸愚昏愦之人乎？国法所在，朕亦安能以私废公？即使先帝处此，亦难为之保全。朕实不得已而用刑。其布告天下，咸使闻知。"又曰："议亲议贵之典，自古慎重，渺渺朕躬，何敢妄行大事？但国法所在，与其枉法以徇私，无宁执法以安众。万不得已，施于一身，以正其罪，宥厥子孙，以用朕情，情与法交尽。彼既无怨，而国体不伤。诸大臣谅亦以为然也。"乃赐玛尼哈特自裁，而

有其子孙,居宗人府如故。鳌拜扬扬自得曰:"此老崛强,乃入吾彀中,今而后,莫予毒。所惜者,斩草除根之计未施。彼庶孽耽耽虎视,尚恐死灰复燃耳。"不一年,圣祖稔鳌拜之恶,且知其倾陷玛尼哈特状,历数其罪,置之法,子孙俱从戮,祸酷于玛尼哈特矣。

拾明珠相国秘事　二则

康熙帝性英明而兼果断,故能以冲年亲政,不动声色,诛巨奸鳌拜。于是三十年中,文治武功,经营不遗余力,四方底定,大勋告集,实清代之大有为者。迨春秋既高,尊荣太甚,精爽渐丧,百弊萌生。于是内而庶孽争权,宫廷树敌;外而奸谀弄柄,佥壬纷来,夐非初日清明气象矣。其时招权纳贿,与青宫相倚庇者,实为大学士明珠。明珠本皇室懿亲,狡黠善伺帝意,由部曹末秩,不十年而晋位宰辅,可谓幸矣。顾以圣祖英明,未烛其奸,其奢侈骄横,即在满臣中亦不多见。而圣祖方以俭德为天下先,独优容不之问,抑何其术之工也。相传康熙帝喜读儒书及古今秘籍,又好天文算术。满臣中莫有与之赓同调者,惟明珠能深窥其蕴。于是因逢迎之智,开汲引之门,广延海内文艺博洽之士、奇异罕见之书,特设一储材馆于私邸。馆中复置藏书楼,不惜重金,搜致秘笈。东南藏书之家,贫不能自存,则奔走门下,如愿以偿。文人少有才艺称誉,百计奉为上客,所欲无不力致。故昆山徐氏等,皆阴获其援引。其援弹铗之客,不可胜计。每中秘有所考问,一旨甫下,幕客争相条对,纸笔纷纷如雪花四舞,以故奏对无不称旨。其子纳兰容若等,常得与文人学士游宴,上下其议论,文采斐然,为曼珠世家所绝鲜。圣祖之宠幸,盖有由来也。康熙朝文臣之受优礼者,莫如张英、魏裔介等,明珠皆倾心与之结纳。其时方奉敕编撰《字典》及《子史精华》、《佩文韵府》。明珠每入修书馆,必使人辇金巨万,遇文字之佳妙、誊写之工秀者,皆分赐之,多寡无所吝。以是寒畯争感纫。其姿性本颖慧,初不识汉字,后与文人往还,居然能作书札,且吟哦成句矣。一日,圣祖问:"尔好钻研风雅,亦知庄子《逍遥游》是何命意?何谓《南华》、《秋水》?"明珠不能对,乃奏:"臣近日驰思案牍,昏冒不学已久。容臣取书读之,明日恭对。"圣祖笑而颔之。明日袖呈条对,文词斐亹,节奏详明,居然文学大家矣。圣祖问何人所拟,明珠不敢隐,举其人以对,则徐健庵也。圣祖笑曰:"尔纨绔,敢与状元公交好乎?尔试为朕面解其义,毋为人笑没字碑也。"明珠历陈意义,颇觉未误。圣祖曰:"此亦可谓难得矣。"遂将御制诗文赐之曰:"尔及身虽不复能博通,然以此昭示子孙,毋使再受金玉败絮之诮也。"明珠退,遂增聪老儒数人,专教其子揣摩御制笔法,其后容若等俱以诗文鸣禁中。

初,明珠为固宠持禄计,闻圣祖宫中欲选良家闺秀为女官,以充典签校书等职,而限于满、汉之界。满人女子,多不娴文学,无可当选者。乃异想天开,密遣使往苏、杭间购小家碧玉未成年者至邸中,先教以言语,次授之各种学艺,以备进献。其女皆美丽而天足,并欲使冒为满旗贵族也。其事绝秘,虽家人不与知,所知者惟一、二心腹而已。其夫人早卒,以妾代之,悍妒有力,明珠颇畏焉。或告之曰:"相国谋筑外室,城西别墅中粉黛殆以百数,三十六宫都是春也。"夫人觇之信,怒甚,曰:"予必尽杀之,固不使相国知。"先是,别墅所购待年之姬,分科习文艺,宛若学校者然。如书史、诗词、歌曲、音乐、弈棋、绘画、雕刻、女红、游戏等,各占门类,习一艺成,以次递习。有老儒杭人,博通书史,兼擅诗词歌曲,相国聘之以教诸姬。老儒仅知为相国之待年宠也,所教为及笄女子三,曰新梅,曰娇杏,曰茜桃,若姊妹花然。茜桃尤聪慧,年仅织素耳。老儒怜之,独教之古列女节孝贞烈事,茜桃慨然欲自振拔,顾念身世,辄为之泪下。然技艺之精进,突过侪辈。偶见即能仿效,诗词出语有天然韵致,非人力所能为也。老儒誉不置,而娇杏颇妒之。院制:每女子三,必有一老妇管理其起居饮食,凡师教外督责之事皆属焉。娇杏嫉茜桃之能,辄短之于老姆。茜桃承若儒教,慷慨尚气节,不肯谄事老姆。且以己所处地位,无异娼妓,永无拨云见天之日。故觉生趣顿减,而怨愤之词或见于词色。于是老姆亦厌恶之矣。一日,会时节,闻夫人来园中游遨,诸老妇大惊,知必有祸,乃匿其驯扰心爱之姬,而班崛强者出迎,意谓夫人若加凌辱,此辈固无足惜耳。无何,夫人至,颇和蔼无怒容。既遍阅诸姬,乃命膳夫设宴,以享群花。且命醉饱勿惧。既而命诸老妇善事诸姬,率婢媪登车去。茜桃既入课斋,老儒见其双颊微酡,问所以饮食者。茜桃具以告,且曰:"夫人固有礼,但未知肯释放吾辈否?儿已微露求请意矣。"老儒色然曰:"危哉,此岂尔求请时耶?"茜桃曰:"何谓?"老儒曰:"夫人之有礼,于理为常,未可深信。恐其城府甚深,蕴毒亦愈厚耳。且虽不愿尔辈在此,亦岂愿尔辈安然他适,享太平之幸福?而尔骤露求请之意,彼知尔之不易驯服,必设计更速。惜哉,尔之不习世故也。"茜桃闻言,自悔性躁,伏案痛哭。老儒慰解之。新梅最长厚,争来解劝,娇杏则不知所之矣。未几,茜桃腹痛,自归寝室。比晚,新梅走告老儒曰:"茜妹死矣。凡侍夫人饮者十六人,中有六人得赐酒,赐酒者皆毙。"噫,殆酒中有毒耶?老儒叹曰:"吾知头角峥嵘之为害速也,但尔辈亦不能免。娇杏何如?"新梅曰:"娇妹方鼓掌称乐。"老儒曰:"妇人之妒,一至此耶。虽然,舐糠及米,彼自不知死期之将至。何乐之有?"新梅惧甚,齿为之战,跽地求老儒援救。老儒曰:"吾姑试之,未知有效否。"新梅称谢去。老儒乃函致其徒为显宦者,言于相国求去。相国知有异,遣人引老儒至密室,询所以求去之故。老儒以前事告,相国惊曰:"吾固不知。此禁脔也,奈何夫人贻误若是?"老儒从容曰:"与其死之,不若生之。"相国颇首肯,乃命人稽园中人数,将下赦令,夫

人已知之，争先驰往，命缚色美者别置一室，而驱其中姿以下者。新梅朴讷无华，竟得漏网。因感老儒惠，辗转访得其寓所，愿作奴婢以报。老儒乃纳为子妇焉，而相国献姬之事亦遂寝。

夺嫡妖乱志　七则

康熙帝既立胤礽为太子，以为天下无事，娱情内典，藉自颐养，不日且内禅。而诸子众多，俱以胤礽长厚，无奇才异能，坐跻大宝，心不甘服，咸思帝制自为。其间权力最盛、党羽广布者，则推胤禛、胤禩、胤禟、胤禵。胤禛即世宗，有异禀，膂力过人，能驱使番僧及海内奇侠之士为己用。胤禩等与之抗，各树一帜。惟胤禵等常自附于胤禛，以张旗鼓，故胤禛与之感情颇洽，而视胤禩四人，则仇敌也。先是，满洲家法不主立长，盖尚袭蒙古、辽、金旧俗。既入关，诸臣文饰汉义，请立储贰。康熙帝亦醉心汉家文化，恐不立储为天下后世笑，贸然许之，而大错铸成矣。胤礽性厚重，短于智略，然苟使多读书史，洞明大义，实足为一令辟。惜满廷不事此，亦无出阁就学之典礼，但使喇嘛教之番经，世仆数员，督以清书骑射而已。圣祖因好儒书，独不使储贰懋学，为绝可怪之事，然实满廷之劫运也。胤礽不知德足胜妖之事，习闻喇嘛之言，下至佥人群小，争相搆煽，遂与诸子征逐，务为相胜，而事乃败矣。当储贰之初建，圣祖命与诸弟习射于便殿，弯弓无一中者，其他技击，亦均不娴，而诸子多勇武命中，胤礽引为大耻。师傅某公，满人中昏庸之杰出者也。乃进言说太子，谓诸子获胜，皆出崇奉喇嘛及养士之力。太子瞿然问计，师傅乃为画计：争致喇嘛及击剑敢死之士，务胜诸子，敌势自却矣。太子固不更事，深信不疑，乃与诸喇嘛约曰："苟有能以咒语秘术制人死命，使彼不敢抗衡者，尊为国师，受上赏。"又阴使人语各省大吏曰："能求得奇侠之士，武勇技击足以胜人者，封大官，举主同受上赏。"于是喇嘛争以魔术自效，而江湖术士、山谷伏莽，咸趋阙下，以求效用，京师纷扰，宫闱若市井。奇服异言之人，往来阙廷，司寇不敢诘。有识者皆知宫中多故，祸不旋踵矣。是时康熙帝方深宫颐养，潜心内典，外间事绝不闻知，左右亦必不使之闻知也。

胤礽之养士拜僧，实求自卫，误中某傅之离间，初无意于树敌也。一日，偶出猎南苑，见车骑自南来，从者至数百人，武仗甚整，且有喇嘛执器前导，状至威猛，以为帝驾来也。将避之，左右进曰："此非车驾，实四皇子之卤簿耳。"太子惊曰："彼一皇子，乃呵护之盛若此；我储贰也，自顾不如，保不为人所笑乎？且其势凌人，后此将为所制，大不可。"心怏怏然。既归，商于某傅。某傅曰："果尔，是不可不请于上，以正国体。"乃入奏四皇子卤簿僭越状。圣祖果谕令胤禛不宜违制，速减车骑，散党附，免蹈刑法。胤禛闻太子所请，深衔之。自是一变前日所为，斥去车骑，而与喇嘛、力士等步行走京外，游历名山大川，不复有威仪而党羽实益众。胤礽以为畏已，肆然不复置虑，不知胤禛固卧薪尝胆，以报此辱也。

胤禛既养死士，恐为太子所厄，常只身走江湖，以为阅历磨练之地，且自谓多知民间疾苦，则他日可有为。实则阴探舆论，笼络在野之不轨者，以备推倒储宫而已。尝漫游至嵩山，遇少林僧，技击过人，乃膜拜求为弟子，僧直受不辞。其徒凡数十人，以胤禛食量过大，辄非笑之。又使炊煮以供众食，胤禛乐于奔走，绝口不道宫禁事，人莫知为皇子也。半载而技成，诸僧又嬲之角力，胤禛避不应。众笑其怯，几无所不押侮。胤禛怒，奋起与斗，卒胜所嬲之僧。师曰："子技进矣。"遂赠一铁杖，留为他日纪念，且言除一女子外，可持此横行海内矣。胤禛既行，方下山，而宫监卫士麕集，盖如约而至，众始知其为皇子也。

胤禛微行自晋中归，遇太子宾客于途，方殴击人，倚势凌辱，人不敢与争，踉跄呼哭，莫之过问。胤禛独走问所苦。旁有恶少年大言曰："尔为谁？敢来问讯，宁有三头六臂乎？"胤禛熟视其面，出铁杖猛击，碎其脑，毙，从容返邸，而太子党人已探知矣。夜遣剑客入邸，将刺胤禛。一喇嘛方侍胤禛诵经，见窗外有白光如匹练，上下无定。胤禛怪之，令喇嘛就视。喇嘛曰："否！否！吾已遣某力士办之矣。"比晓，院中树枝皆如削，所蓄之猎犬尽失其首，如骈戮者然，而数十武外小园中，有武士横尸焉。喇嘛曰："此即剑客也。技穷力竭，乃为力士所诛。今晚必且报复，行当备之。"是夕，大风自西来，屋宇震摇，金铁鸣动，空中战斗声甚厉。居民咸闻之，莫知其所由来也。破晓，太子宫中皇皇若有大事然者，出购棺木，其数甚夥，特不知死者为谁。雍邸中亦然，人咸疑之。又明日，雍邸中遍招都下喇嘛入诵经，云作道场七日。诸庙恐人数不敷，至延乞丐以充额。顷之，太子宫亦传命索喇嘛，然已为雍邸所要去，势不能应命矣。太子怒甚，欲捕大喇嘛诛之。大喇嘛惧，请命于国师，国师衔旨乞命，乃已。太子知雍邸所为也，积不能平，遍召门下客，谓之曰："今夕不杀胤禛，与诸君不复相见。"门下客忧惧，计无所出。有与胤禛之客善者，以告。胤禛闻之曰："此势不两立之秋也。皇父春秋高，一旦祸成，恐伤其心。不如吾姑避之，以待其隙。苟吾有天命，何患不取而代也！"束装将行，会有奇士自蜀中来，愿见雍邸。胤禛速使之入，则前游所遇之友也。留与饮食，谈技击诸术，风起泉涌，顾终不及心事。奇士作色曰："皇子有急难，奈何不告我？"胤禛问："何以知之？"奇士曰："闻青宫新自海外得一术人，能以铁冠取人首于百里外，今晚殆以决议施之皇子矣。如能不为所杀，且夺其冠，则他日可取以治贪官污吏，人皆不敢犯法矣。天不绝殿下，使吾闻之，方得有此预备也。"胤禛问："奈何？"奇士曰："彼以喇嘛咒语为

护符，施此魔术。今吾侪都以贝叶蒙首，则铁冠必来而复去。吾先于庭外张一架裟，如张网状。铁冠必跌落其中，吾党可收之，以为后日之用也。”胤禛从其言，果得铁冠。既而谓奇士曰：“寇深矣，不用斩截手段，此祸防不胜防。吾终不愿郁郁居此土也。”奇士曰：“盍请大喇嘛来，当与之为最后谈判。”胤禛允之。大喇嘛至，奇士曰：“降龙伏虎，当用其势，过此以往，恐不能制，奈何？”大喇嘛曰：“谨闻命。特缓乎急乎？生乎死乎？惟殿下所择。”胤禛思之良久，乃曰：“吾为皇父计，不得不缓；吾为皇兄计，又不得不生。”大喇嘛曰：“诺。”时太子以铁冠术不效，闻胤禛仍无恙，恚恨成疾。大喇嘛入请曰：“吾能以阿肌稣丸治殿下疾。”太子曰：“子非助胤禛者乎？吾安敢服子药？”大喇嘛曰：“否！否！胤禛暴虐，众叛之久矣。今彼遨游四方，未敢返都下，邸中固阒其无人也。殿下不信，可询之某喇嘛。”某喇嘛者，太子之亲信人也，而实大喇嘛之徒党。太子见术不效，郁恨伤肝，性烈如火，挞辱诛灭颇夥。群下人人自危，至喇嘛亦不免诟辱。以故喇嘛有贰心，亦愿助胤禛为虐矣。太子不知其计，以问喇嘛。喇嘛曰：“此西天活佛之师，其丸实能治百病，服之当必有效。若胤禛则畏殿下之威，当不敢复来辇下也。”太子信之，乃令大喇嘛出丸进服。胤禛遍贿青宫上下，无一人与大喇嘛为敌者。于是太子以孤掌之难鸣，受易性之狂药，虽有知者，莫为之白矣。阿肌稣丸者本媚药，或兴奋剂，而兹则羼入猛烈之品，能使脑力失其效用，神经中枢为过度之激刺，亦不能制其百体，其形态遂类颠狂。斯时，太子因疾居外邸，不近妇女，故宫中妃嫔咸未知悉。延三日，太子益狂，便溺不自知，且毁坏器物无算，并御赐佛像等，亦投毁无余。事既张，太子妃趋视，大骇，无术为之收拾，乃奏闻。圣祖遣人视之，则已不复能成礼，且已失一切知觉，动则骚扰如犷兽，静则昏昏如负重疾。圣祖不得已，乃下诏废其储位，诏中多愤懑语。然责备太子无状，卒不知为胤禛所嗾使，喇嘛所播弄也。太子妃惶恐，奔坤宁宫求救于皇后。皇后遣国师及御医往视。是夜，国师方衔命出宫，憩某庙以待旦。大喇嘛膝行入，告以由来，历数太子之虐及某喇嘛因忤太子意惨死状。国师凄然曰：“然则吾不能为救治矣。以此主天下，吾辈尚有噍类乎？”及旦，草草入视太子，谓系不信神佛，心入邪魔所致。非别闭静室中，灌以醍醐，咒以功德水，不能复其原性。宜速治之，迟且不救。御医入，亦言心疾不可治。盖清初喇嘛之势力甚盛，御医仅充数。喇嘛言如何，彼亦不敢与之争辨也。旋皇后召太子入宫中，令择静室居之。日以功德水进饮，神思渐清，颠狂亦稍杀，乃令妃嫔入侍，益知敛抑，饮食亦增进。妃嫔私问前此病状，亦自知否。太子乃言服某喇嘛丸，遂失知觉，以后即昏昏如在醉梦间也。妃嫔以告皇后，乃闻于圣祖。遣人穷治其事，将捕某大喇嘛鞫之，则已随胤禛不知所往矣。以诘国师，国师曰：“吾徒皆忠于太子，且雍邸与太子亦绝无仇怨。此必奸人播弄，欲离间兄弟耳。苟有隐匿，吾设坛作法，使彼二人各至坛前，自相质问，则佛祖韦陀必不谁恕也。”圣祖可其请。皇后问曰：“胤禛不至，奈何？”曰：“吾能致之，且能缚大嘛嘛来。”是夕，国师使人谓喇嘛与胤禛曰：“第来，必无恙。”及夜中，胤禛果至，以皮冠蒙首，状极委惫，见后伏地不起。圣祖略有所诘，奏对极凄惋。太子入，见胤禛，色赪暴怒，诟厉不止。旋坛上有振锡声，如使之跪。太子忽颠蹶，乃惘然自述欲杀胤禛状，且历举所杀侍卫及喇嘛徒众，状至可怖。是时阴风猝起，燎烛皆作惨绿色，宫中皆闻鬼声。圣祖以倦怠悚惕而退，皇后等皆废然返宫。妃嫔奉太子下，则又昏然不省人事矣。自是昏瞀哗噪，一如前时，不复有一隙之清朗矣。胤禛与大喇嘛从容退。未几，圣祖再废太子之诏下。盖前此皇后召太子入宫，欲白其冤，固已下诏复位。至是知不可救，故复废之也。圣祖欲立胤禛，皇后终以为疑，谓不如胤禔。然以奔竞运动者多，圣祖颇有所闻，烦厌不能专决，尝愤愤曰：“朕万年后，听尔等自择之可耳。此皆不肖，谁复可以膺付托者？苟天位不可终虚，自有当璧者食其禄，若朕生前，则不提议此事可也。”盖圣祖虽不能抉雍邸之奸，而知其争权倾轧，决非无因。太子复不克为人，则惟有以不了了之而已。

胤禔最长厚，且颇有文才，圣祖、皇后俱属意焉。然恐非诸子敌，故隐秘不宣，计不如待万年后，颁遗诏始立之，则诸子仓猝不及破坏也。然胤禔始终与胤禛善，不敢撄其锋。皇后怜其无能，遂亦听胤禛所为，而不复固执矣。惟胤禵豪爽有大志，不受羁勒，颇挥霍，喜结交健儿，然不屑为秘密倾陷之行为。以故与胤禛忤，常愤太子等结党为仇，非国家之福。因辄出京旅行，饰为商贾或术士，所至必主民家。世俗相传以为世祖者，实则胤禵也。某年，粤东有某卖买行，因生理不佳，相对愁叹。时且岁暮矣，静夜无聊，小伙有悬红灯为戏者，挂于竿首，以照江中，俗亦谓之“照财神”。行之后屋，固滨江，往来船艘颇多。顷之，一巨舰来。众方注视，忽抵行门下维，一纪纲仆贸然登岸，问行主在否。众告之，仆言：“主人贩北货茶果甚多，满船重载。将俱寄于贵行中，幸行主出视之，可与主人接谈也。”行主知为巨客，乃登舟相见。则仪表甚伟，行李亦华焕。酬酢既毕，其人因述来意，且言货价不下数十万金。行主瑟缩曰：“小肆资本甚微，恐不能担此重任。请仅受其十之三，可乎？”曰：“无须。吾有要事他往，但求将货速卸，轻装而归，尔行可不必付款，待来岁今日，复悬红灯，则吾自能复来。届时，当收尔货金也。”行主大喜，乃命人悉迁其货于岸上。屋宇不能容，寄存他家，匝日始毕。同业闻其有豪客来也，争相趋附，即日售其货数万金。行主以奉客，客曰：“现吾勿需此多金，仅取十之四足矣。余存尔行中，待来岁结束并取可也。”行主又欲以盛馔饷客，客摇首止之曰：“但取好酒数斤来，并此间海味数事足矣，不多费也。”行主奉命惟谨。逾日，客匆匆去。行主徐售其货，数月而毕，赢利十余万金，连资本计，殆百万也，顿觉巨富。惟候明岁今夕之约，与

客瓜分余利耳。及届期，如约悬红灯。客果至，则巨艘三五，较前次之货又倍蓰焉。主人先奉旧帐，子母俱陈，请指麾分派。客麾之曰："否！否！吾不需此多金。尔等第为我存之，欲用时通告提取可也。请速迁此次各货登岸，勿稽我行期。"行主以客之惠甚厚，前此未多款待，方抱不安，此次必请多事盘桓，以尽地主之谊。客曰："吾事大忙，不能领主人厚谊。请勿过留，但使一游花艇，略开眼界足矣。"行主果导之游紫洞艇中，遍征群花以娱之。客殊无所恋，但饮啖甚豪，略听歌曲而已，夜仍返宿舟中。次晨，告别欲去。行主苦留之，乃偕游观音山等名胜处，夜复饮于花艇中。行主使娼家以计羁縻之，拂袖竟归。是时，舟中货已毕登，次晨不别行矣，并一金未携取也。行主甚怪之，顾业既受其货，且致富绝无后患，则亦自幸天助而已。或疑为大盗，顾无案追者。且其态度华贵闲雅，殊不类下流人物。又明年，复按期至，惟货已较少，然尚值十余万金。前后并计之，盖二百五六十万金矣。主人又陈子母如故，客蹙然曰："吾本欲与主人为终身交，念主人长者，甚可恃，故愿存金不取。今吾将有大变故，恐不复能来，姑受百万金去。明岁届期悬红灯而不来，则吾事已败，终身不复相见。此百五六十万金，自取之可耳。"言罢呜咽，色颜惨沮。主人慰劝之，且欲导之冶游，以祛其哀思。客却之曰："吾且去，此非行乐之时也。苟明岁复来，必与君痛饮于紫洞艇中耳。"及明年，果不复至。主人与所善者谈及客人踪迹，皆疑为皇子飘流在外者，盖康熙帝适于是岁驾崩也。后遇京中人，详诘其貌，知客确为胤禵。又同时，汉口又有人睹其踪迹者，并言其刻苦诚恳，绝类有道德之商人云云。

胤䄉为少林僧入室弟子，善技击，常窘辱胤禛。一日，角技于南苑，呼胤禛而眩之曰："尔敢与我角否？"胤禛自知技出彼下，乃笑不应。胤䄉突起，仆胤禛于地。众小奄俱不平，而胤䄉鼓掌去矣。胤禛衔之，欲使喇嘛以术杀之。既而喇嘛语胤禛曰："彼身常佩达赖第一世所发之金符，不易近也。"胤禛曰："可夺取之乎？"喇嘛曰："不能。惟诱之御女，则可篡取之耳。"胤禛乃使小奄狡黠者，导之微行，为狡邪游。胤䄉故好色，果沈迷粉黛中。胤禛遣人取其符，将杀之。忽其口中吐出多量之金蛇，盘旋飞舞，令人目眩，刀剑尽为所却，卒不能伤。胤禛大骇，以问喇嘛，曰："此婆罗门灵蛇阵也。彼为国师所教，业已入室，不可与争。然习此者，必先设誓，类多不能大贵，况至尊乎？殿下但姑让之，他日大位必不彼属，复何患？"自是胤禛听其所为，遇辄避之。及即位，胤䄉复不逊，乃执而囚之，赐名曰"阿其那"，译言狗也。寻即遣力士杀之。胤䄉犹能奋斗至三日，始为毒剑所毙云。

胤禟力不如胤䄉，而智谋特胜，恒以小计窘迫太子及胤禛。方太子未发狂疾之先，每日朝两宫后，即往西山驰猎，胤禟伪为恭顺者，请为青宫前驱。太子喜，许并驰骤。乃阴令其党用喇嘛术，以白铁为限马槛。诵咒设之，则人目不能见，惟与知其隐者则能见之。及驰，胤禟先越而过，绝无障碍。及太子跃马过，马蹶，太子坠马，伤股甚剧，病月余，几殆。然止自怨控纵无状，绝不知胤禟之计也。又尝献鹿脯于太子，阴以色作为识别。太子召与同餐，胤禟自认所识者食之，无害。太子食之，腹顿大痛，泄泻几濒于死，医治数月始复。固疑鹿脯之有毒，然胤固伴食，居然无恙，不能以是诘责也。惟胤禛探其狡谲，深忌之。胤禟知胤禛恶己，心常耿耿，欲有以报。会圣祖以岁初召喇嘛诵经，诸皇子皆宜会食。胤禟之位，适与胤禛相近。圣祖从上来，与胤禛仅隔一箭地，而胤禟适在其间。忽有一小轮从旁飞出，直掷圣祖之面。法轮者，喇嘛所用之纪念物，以精铜为之者也。喇嘛以是为可杀魔鬼，恒诵咒语飞出焉。今直击圣祖之面，大不敬。圣祖方惊视，胤禟忽大哭呼痛，跪圣祖前，奏胤禛以法轮击己。圣祖视之，则面纹已碎矣。圣祖思"顷间法轮掷朕面而过者，必由彼而波及也。"遂命力士持胤禛，欲挞之。胤禛泣辩其诬，且证实为胤禟所自掷。圣祖怒曰："尔尚强辨。彼既自掷，岂致面有伤痕？尔为此大不敬之举动，而不知受过，转欲嫁祸于人，其心术可见矣。"乃命内监执胤禛，付师傅，鞭挞以百数，复拘禁至半月以上始释云。世宗即位，深恶胤禟，令与胤䄉同缚，禁宗人府狱，称之曰"塞思黑"，译言猪也。寻使人拉杀支解之。

九汉外史　五则

雍邸以夺嫡最剧烈之故，厚养死士，结交海内奇才异能，一时蒸为风尚。除剑侠、番僧等外，有大力士著称，凡以次行辈，得九人。第此等大力士，出没江湖，侪伍亡命，恒不肯以真姓名告人。且其人品亦畸零古怪，不可方物，故各家纪载不同。合而观之，大约名列第一者为一少林僧，失其名。其初，一伙居士也，食量兼人，常恐给食之不足果腹，乃窃余粮藏之。寺后有古钟，大如囷仓，重四五百斤。僧以一手掀之，覆食于下，若行所无事也。同伙以食物短少，常受主僧诘责。窃窃议及僧，而不得其所藏处。一日，见僧携物走寺后，疑其私匿他家，因尾之行。僧徐抵钟所，一手托其纽，推而起之，如掇木桶。置物其下，仍如原位放妥。顾而见同伙，若有所惊，既而笑曰："幸遇尔，当勿令主僧知也。"同伙唯唯，盖心忌其能，不欲扬之，令主僧知。僧固如见其肺肝也，然自是同伙益畏惧而嫉害焉。未几，主僧恶其无他能，逐之，转入上寺。寺踞山颠，境地益苦，而峰峦陡峻，奔驰尤劳瘁。汲水担薪，一日间之胼胝，已为人所不堪。独僧若甚甘之，且余勇可贾，工作常倍于人。晚则倚树而歌，绝无疲乏意。寺门有巨石如伏狮，上可坐百人，盖由峰颠坠下者，然亘古莫能移动。僧睨之，曰："此石踞门前，殊不便，使人绕行。不如移置门左大树下，既不碍路，且可坐以乘凉。"众笑其妄语，僧

亦不辨。相度良久，忽出两指推石角，石兀兀动；复以掌推之，石忽倒转；众方舌挢不能下，僧更推之，则旋转如球，至门左平面而止。视其下，皆粗沙碎砾，盖坠下之迹犹存也。众大惊，知僧为非常人，咸白于主座。僧大笑，跣而踞石上，呼之不下。蹬足者再，视之，石已入地数尺矣。主座乃自出，合掌迎之曰："此必韦陀化身也。能以绝技传衣钵乎？"僧乃自陈曰："吾虽以力胜人，而未得节制之术。闻峨嵋有某师者，以技击百八式教人。顾非有名山古刹主僧之介绍，彼必麾之门外。今吾此来，为求介绍也。"主座者乃为之牒以畀之，且约学成不忘故刹。僧负担去。后十年，主座者已圆寂矣，僧始归来，以其术授徒众，徒众奉为主座者。于是少林技击之名闻天下。雍邸过而慕之，从僧学，一年始去。顾学成，雍邸有所请，密谈三日夜，僧遂循例送之出。雍邸憾之，令剑侠与斗，卒不胜而罢。盖雍邸欲僧从己入都，僧始终未允故也。习少林拳术者，例有迎送礼。迎时以一石钟置阶前，须提钟而过，然后登殿拜师，盖试其膂力何如。送时则历门三重，每门皆置守僧。一以梃击，须能避过，不能则自门槛下蛇行而出；二以刀棒，其阻拦亦如之；三则徒手相搏，其技术乃至高者，尤为难胜。相传雍邸竟不能过第三关。因其皇子，礼不可辱以蛇行，始由主座僧特令开门恭送焉，顾雍邸常引为大愧恨也。

少林僧外，则有两女子。一为侠娘，相传系吕晚村之孙女；一为鱼娘，鱼壳大盗之女也。顾此两女子，皆与雍邸为敌，且与满人不共戴天，如俄之有虚无党者然。初，晚村既以文字狱族灭，其孙女乃为一门人所匿，年未及龀也。门人故明功臣裔，乔木之悲，无时或已，虽种瓜青门，大有今昔之慨。而旧部之奇人杰士，恒私相往来，来取幽僻地为高会。拔剑斩地，击筑悲歌，大有幽并健儿气象。官吏或侦知之，则另易他处，几濒于危者屡矣。中有虬髯某者，豪客也，善技击，知剑术，尝为友报仇，取人首如探囊。久客门人家，门人置酒与语曰："子老矣，天下方多故，绝人之技，义不可无传徒。今门下士正多，盍择一能者而授之耶？"虬髯公请视其相而后许。及吕女，乃大惊曰："此异人也，吾术殆不传男子矣。"遂悉心教之，始而技击，继以剑术。吕女颖悟绝伦，且有神力，造诣精进，夐不犹人，虬髯公益信眼力之非虚。三年学成，虬髯顾而语之曰："少林派而外，子殆第一人矣。吾年已耄，力不能逮，且精巧亦逊于尔，尔其勉之。"因赠以名曰"侠娘"。时侠娘年已逾笄，矢志不嫁，盖志在复仇，不愿旁分也。虬髯公旋亦归山左，侠娘遂漫游海内，欲得奇人之助，与之切磋技能，以达所抱之目的。尝至少林，见主僧，角艺数日，几无胜负，惟技击之力稍有弱点耳。少林僧首肯曰："以子技可横行天下。复仇区区事，何难如志？但彼仇者，方有天命，复恃番僧魔力，一时不易推倒。然徐图之，终必败于子手也，行矣勉之。倘遇年少书生，幸勿托心膂，恐功亏一篑也。"侠娘受教，北行至晋，鬻技于市场。众健儿以为一孤女，或藉此择婿，于是趋之若鹜。又欺其荏弱，辄来尝试。女皆败之，取其金。盖女意在得资入都耳。最后有僧挟重金来，相约曰："胜则赠金，败则当娶为妇。"侠娘羞晕，且恶其无礼，乃出少林法击之。僧忽呼曰："吾师妹也，吾知罪矣。"遂赠以金，伏礼而去。于是晋中无与为敌者。是时，雍邸已得党羽报告，知女之异能，后必为患。乃商诸喇嘛，欲以血滴子法诛之。喇嘛曰："否！否！是女有剑术，不可制也。宜用他术笼络之。"雍邸悟，乃私嘱张廷玉等："有文士能娶奇女子者，朕必位以高秩。"廷玉等不悟其旨，归以语幕僚。某甲忽自陈曰："吾固知之，且吾亦曾相识。彼固重视文人者，惜吾畏祸，不敢与近耳。今上有旨，吾当竭吾忠以成之。"时侠娘方在景、沧间卖技，士人趋就之。盖士人固亦晚村门人之同族，而与侠娘曾同笔砚者也。侠娘本不愿嫁人，故虽属意士人，而决然舍去。今匿迹都门，人皆因一孤女属耳目，拟借士人为假夫妇以自掩饰，则目的易达，奸人或不易窥破也。士人既抵沧景，即往谒女。女果以礼晋接之，且偕之访虬髯公。公见女之偕男子来也，大骇曰："侠娘亦有夫乎？"女亟止之曰："此所谓空花耳，师奈何小我？"虬髯曰："吾固知之，聊相戏耳。虽然，吾今更得一女弟子，与尔不相上下也。天然公例，物必有偶。谅哉！"遂呼其徒出，则亦及笄小女子也。虽妩媚动人，而饶有英气。髯曰："此名鱼娘，非常女子也。"遂与女相见毕，密如故旧。既而谓侠娘曰："以子卓卓，而受困于竖子，宁不可羞？设彼不悟者，吾必为姊手刃之。"侠娘悟，欲辞之。而士人已觉，星夜遁入京。未几，而搜捕之令下矣。鱼娘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与其逗遛于此，为贪官污吏所捕，曷若径居都下，以伺机会乎？"遂偕入都，复遇士人于逆旅，伪为落拓无聊者。侠娘哀之，士人更历述别后蹭蹬状。侠娘使为己书记，往来函札，一出其手。外虽为夫妇，实则凛乎不敢犯也。无何，侠娘偕鱼娘往探宫中情景，辄若有备。鱼娘疑之曰："是直有侦探在吾侪肘腋间也。"一日，士人作一秘函待发，有友邀往宴饮，遂置案头而去，鱼娘取而挑视之，尽知其内容。盖以两人事报告于某大员，转行进呈也。鱼娘急告侠娘曰："我言如何？此所谓养虎自贻患也。"侠娘曰："然则今晚殆可入宫矣。子待伧父于此，吾一身先往探之。"鱼娘曰："可！"是夜，士人大醉归。见鱼娘独坐，而侠娘不在侧，以为有隙可乘。盖士人初畏侠娘，而不知鱼娘亦系女杰也。士人乘醉无赖，径调鱼娘。鱼娘初犹动色相戒，意将待侠娘归而处置之。士人竟尔相逼，不容须臾缓。鱼娘怒甚，遂拉杀之。乃逾墙出，疾趋至宫廷，则宫中方大索人。闻传旨召大学士入受顾命，知大事已了，大喜，飞跃而出。守卫士或有窥其影者，鸣枪击之，幸未中。鱼娘不敢复返逆旅，盖恐馆中事发，逻者已在门也。第不知侠娘生死何如，急趋虬髯家。则虬髯新死，敛未数日也。恸哭成礼而去。鱼娘家本在微山湖中渔舟队里。既归，思侠娘不置。忽忽十年，因事游泰山，登绝顶观日出。忽对面石上立

一高髻女子，神采欲飞，有凌云气。谛视之，侠娘也。把臂道故，喜极而悲。旋相约西游峨眉，将逾苗岭，入藏卫，礼真如，不知何日始返云。

金陵有甘凤池者，以练气运力，人莫能敌。闻且长于行路，日能达三百里，绝无疲乏之态。尝主某绅家，一夕窗外月明如昼，主人之兴未阑。凤池曰："盍玩月乎？"主人呼仆启窗，凤池曰："无须。"乃敛吸气入鼻，复张口呼之，飕飕如秋风，晶窗八叶，一时并开矣。主人骇叹不置。又尝置全席器皿菜肴于桌上，凤池以两指按桌边而提之起，离地三尺许，高可逾肩。旋置原位，汤不外溢，杯箸无一移动者。又尝力拔牛角，牛负痛而斗。凤池拳毙之，连毙二牛。雍邸时漫游江南，闻之，愿与结交。凤池有特性：不喜见贵客，凡贵客来，必绝之；即非贵客、生客无相知之友绍介者，亦必避之。顾家贫，别无他屋，则炼气入壁，以衣椟自蔽，莫有能觅其所在者。雍邸突入其室，知其在家也。乃家人忽拒之，云已他往。雍邸不信，遍视室中，见衣椟可疑。乃命从者移之，则宛然一人形贴壁上，但不言不动。雍邸招之出，不允。闭目加尸，乃以手击之，硁硁然墙壁也。雍邸怒，用喇嘛咒促之，亦不动。乃取枪击之，"砰訇"一声而墙倒矣。人影俱灭，凤池亦卒不见出，且不知安往。家人以为必且葬于火，哭声大作。雍邸始怅然出，凤池大笑曰："累吾又走一家矣。"盖已走入邻家壁中也。人问何以不见雍邸，曰："吾固知其皇子，不欲自投罗网也。"后诸力士之从龙者，皆以得罪死。人始服甘凤池之先见云。

甘凤池自言尝遇一劲敌，殆九汉中之先辈也。途过江西某所，设广场眩其术，方藐视一切，以为无足当我一击者。诸健儿亦色然惊，五体投地。正自鸣得意时，忽一曲背之老者，笑于人丛中曰："花拳绣腰，乃欲在此广场中耀武，不畏人齿冷耶？"语罢，且咳且笑。凤池顾之，见其龙钟，以为妄语挑衅，无足与较，但睨之曰："老不畏死耶？"老者复笑曰："恐汝将求死不得也。"凤池怒，持老者欲辱之。将提其肩置场中，忽不可动，虽竭力，如蚍蜉撼大树也。愈怒，提拳猛击之。老者鼓腹以当，吃吃笑曰："较之吾孙，尚须让一步也。"凤池觉拳着处，如中绵蕞，大骇。老者还问曰："尔为我敬一拳，何如？"凤池亦鼓腹受之，老者曰："不可！仅承以股，当可无性命忧。"凤池不信，老者遂捻其股，凤池颠矣。舁归，病数日始愈。乃访老者，则其子若孙皆技击家也。欲拜为师，老者不可，仅语以后走江湖，当避三种人而已。凤池问何谓，老者曰："和尚、女子及老翁三者是也。除三者外，子可无敌矣。"故甘凤池不敢与少林僧、吕侠娘等争名，顾终不知老者姓名。

白泰官为吾乡人，其琐事颇夥。少年时好色，恒逾墙入一贵家，奸其姑嫂，且能挟二女出，归私室中淫乐，迨天明，仍送还其家。后为夫族所悉，延一力士御之，泰官不知也。是夕，月明可鉴毛发，泰官复自庭中下，将入二女房。忽有人自后猛击其脑，仆，虽跃起欲遁，则两足已为所缚矣。少选，堂中明灯璀灿，主人南向座。问若何处置，主人曰："若送官，则扬家丑，不如毙之，以其肉饲犬也。"泰官大戚，思转瞬身将齑粉，不如竭生平之力争之，苟得脱，命也；不脱，亦命也。遂运全身之力，使体旋转，其疾如风。时手足被缚，其状宛如俗所称之元宝。乘势满地旋滚，其力锐不可当。一霎时，及主人之坐处，则已桌倾椅倒，器皿悉翻覆，灯烛亦尽灭矣。争久之，缚之绳始断，两手可开。乃力士已至，奋力与斗。且斗且走，未几门破，而身已出矣。力士为槛所绊，仆不得出。泰官始尽力狂奔，得脱于难。自是折节改行为善，遇强凌弱，众暴寡，或乡里一切不平之事，辄拔刀相助，故晚年多称颂者。偶至乡僻观农收，宿佃户家，夜闻邻妇哭声甚惨。问居停主人："伊何为若此？"主人言："此事以不问为佳。吾侪各人自扫门前雪，犹恐有祸，尚敢多管闲事耶？"泰官曰："子勿畏。事大如天，吾能了之。第言何害？"主人终不肯言，泰官欲自往问之。主人子年方少，心不能平，曰："客知此间有一怪僧乎？"泰官曰："不知。"主人怒少年以目，少年不为动，曰："杀我可耳，终不能关吾口。天下有如是之欺人孤儿寡妇者耶？"泰官知话益有因，跃起曰："吾必能除此害，请详语我。"少年曰："月前来一西番僧，云自北京至此。或张大其词，代皇子出家。顾淫恶甚，饮酒食肉而外，兼渔猎人家妇女，受其荼毒者屡矣。且更有恶性，好食人胎。凡妇女有孕者，彼必堕其胎，而供饔飧。此岂非天外恶魔耶？吾意天家当以公正为心，必不致养此害人之恶秃。不知何处野驴，冒名吓人耳。"语未已，哭声益厉。主人摇手曰："勿语！勿语！恐彼已入室。设闻之，池鱼之殃，其何能免？"时泰官足已及门，仅言"吾去也"，人已不见。盖逾垣而过，小屋中灯火微明，一妇人裸置床上，彷佛有人力摩其腹，势甚猛烈。视之，僧也。妇人痛极狂呼，惨不忍听。泰官心急火起，飞足踢扉，扉破。僧见来势颇汹汹，遂舍妇人而觅其军械。未及取，泰官突以手提其腿，仆。更起欲遁，泰官已瞥眼睹其械，则铁杖也，乘势拾而猛击之。僧负痛狂奔，出户，为碌碡所蹶，又仆于地，泰官捷起擒之。僧力甚勇，以两手扼泰官之肾，痛极释手，僧得脱。泰官又追及，举铁杖猛击其首，遂就擒焉。是时村人鸣钲四集。僧大言曰："吾雍皇子殿下之师也。苟得罪，一村将无噍类，尔鼠子敢妄逞血气耶？"村人积怒已久，见泰官得胜，群起缚之曰："吾侪宁受官刑，不能忍此秃驴之恶虐也。"乡老或请鸣官，泰官曰："不可。彼既恃官势，彼媚上者，难保不为所震慑。不如吾辈自了之。"村人乃共举耕、犁、柴、斧之类，各斫一下，旋成醢焉。人皆快之，返视彼妇，则奄奄若死，泰官令佃户为之延医诊治。一村诵德，为置长生禄位云。

鱼壳别传

《随园笔记》及某野史载鱼壳事，咸谓江南大盗，为于清端所擒戮而已。实则鱼壳与雍邸有特别之关系，而于所戮者，非真鱼壳也。初，康熙南巡，得奇士，力敌万人，常以自卫，不肯道真姓名，但曰："求皇上赐一名可耳。"圣祖以其来时所服鱼皮衣，状甚怪伟，因曰："名汝鱼壳何如?"曰："甚善！名我固当。"于是鱼壳之名，震于朝右。旋以太子有怯疾，圣祖特命鱼壳保护之。鱼壳遂为青宫党魁，诸喇嘛皆侧目。盖太子喜近汉人，读儒书，颇不以喇嘛为然。故喇嘛皆携贰，倾向雍邸。鱼壳因益见亲信。顾鱼壳性戆直，不信诡术，常以力折服喇嘛。诸喇嘛衔恨，则以术搆陷之。鱼壳恃有勇力，不之惧，然卒以此致败。盖雍邸初闻鱼壳之能，欲罗致之，因使人诱之出。知鱼壳嗜饮，乃为设醇醪精馔，令数雅量伴饮，而自出拜。与之语，大悦。鱼壳亦以雍邸沈毅，才过于胤礽远也。往来既稔，雍邸终未肯遽宣本意，因使人讽示之。鱼壳殊不谓然，且曰："今上开国主，凡有举动，当为天下后世法，岂可妄议，摇动根本?太子，国之储贰，宗社之根本也。设有变更，根本即受摇动，在今日似非所当议。鄙意吾侪当竭股肱之力，辅雍邸成贤王，仍可为国家建立伟绩，奈何必以同室操戈，宫廷喋血为幸事耶?必如是者，窃不敢与闻。"使者具以告，雍邸大戚，恐其泄语，则为祸且烈，于是欲杀之念起矣。因使人诱之来，曰："雍邸敬谢无状，此皆细人所谭，不足以辱高听，幸勿介介。今雍邸甚愿勇士往见，藉聆正论，以赎前愆。"鱼壳见其择词甚恭，遂毅然往。至则诸喇嘛方诵经咒，谓外人禁不得人。鱼壳夙恶喇嘛，至是为所梗阻，益肆诟厉。诸喇嘛群起与之为难，鱼壳怒，拔剑击诸喇嘛，伤者数人，拂袖而归。诸喇嘛诉诸雍邸，加以谗搆，谓鱼壳大呼："篡逆皆喇嘛所助，今非尽杀之，不足以快吾意。"且曰："直杀胤禛，即可了事。"盖以激雍邸之怒也。雍邸佯怒与绝，犹恐诸喇嘛忌嫉，仍使之劝驾，更求相见。鱼壳绝之曰："尔纵喇嘛以慢客，吾不能复见尔矣。"雍邸始切齿曰："是人殆不可不除也。"夜乃遣力士刺之。鱼壳自卫甚严，不得间；又使喇嘛以术图之，亦无效。闻鱼壳将侍太子猎西山，伪使人求观猎，而欲于途中图鱼壳。鱼壳已知之，乃称疾不从，而自饰为仆役，从间道行。雍邸果遣人伺于道，不知其为鱼壳也。过之，归而语太子曰："四阿哥异志成矣。倘能敝屣尊荣者，则可自请于皇上而去之，如汉东海王故事。否则亦当力图自卫之计，勿树敌以自戕。吾观雍邸，忍人也，殿下不忍于彼，而彼将忍于殿下。其奈之何?"太子曰："力图自卫若何?"曰："自处于正以观其隙，自藏其锋以俟其动。勿以柄授人，勿以权误己，则必胜之算。自操于无形之中，若以力争，犹水济水也。且智能驭力，殿下之智能自用，则吾侪小人皆殿下之囊中物耳。"太子首肯者再，深为感动，因叹曰："鱼壳诚异人也，不惟大勇，而且大智，殆吾之子房欤?"自此遂欲延揽贤士，注意人才，且设礼贤馆总其事，作为颇特异。鱼壳复进曰："此所谓虚有其表也。殿下宜存此心，实事求是，慎勿张皇，为人属耳目。且储宫嫌疑之地，设有人搆之于上，保毋越位之嫌乎?鄙意不如敛抑以蓄其志，慎密以保其身。游刃于虚，无迹可寻。则上不见疑，下不见忌矣。"太子虽纳其言，而好名过甚，似不愿敛抑。鱼壳曰："然则殆矣。"遂欲求去。太子曰："子毋躁，吾能渐改。"顷之，诸喇嘛之被摈者，群往助雍邸以搆太子，危疑日甚一日。太子师傅某者，昏诞人也，劝太子用喇嘛以敌雍邸。太子初不信，忽宫中日夜大扰，云刺客时时来寻衅，人情汹惧，几于夜不安枕。师傅进曰："不用吾言，祸犹未艾。"太子急召鱼壳与计事，鱼壳曰："德足胜妖，殿下但修德以镇之。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若果害殿下者，吾自能御之。如其未也，少安毋躁。"太子之师傅某，以鱼壳言为迂缓，乃使喇嘛等入宫侦察，且设坛禳之。鱼壳视之曰："噫！吾可去矣。苟迟之，行将供人鱼肉。"乃弃装乘夜出都门，仅留一柬以别太子。胤禛闻之，使力士追之，欲毙之于道。鱼壳过邺，为小贩，杂乞儿中，歌《莲花落》，卒脱去。太子见留柬，犹掉首曰："吾以鱼壳为英雄，今视其言，直皆老生常谈耳。向吾悔信其说，致误事机，否则何至坐使敌大哉！绵绵不绝，将寻斧柯。今日除此滋蔓良不易，皆鱼壳养痈之过也。"师傅曰："鱼壳本大盗耳，其言安足信?本朝自有家法，奈何为盗所劫持哉?太子仁慈，听彼自去。然使彼得于京外播宫庭之恶，非计也。法当诛之以灭谤。"太子乃入奏，请地方官吏捕鱼壳。圣祖亦怒鱼壳之逃也，徇太子请，召鱼壳使来，而鱼壳终不至。初，犹时见其踪迹于光黄武汉间，寻入皖之巢湖、淮北之微山湖。胤禛乃使人求之，愿释前嫌以竟其用。鱼壳谓使者曰："归语尔主，吾非干禄者流，可以利动也。尔主虽克成事，然不义而篡夺天位，非我思存。若贪天之功，为尔主效鹰犬，则此时早奔走辇下，奚为来此荒山穷谷中耶?已矣，吾行游矣，毋更辱驾。鱼壳非能为人用者。"使者欲捕之，为鱼壳所击退。明日视之，不知所之矣。使者归，雍邸叹息无策，丧气而已。既即位，乃使于清端访之，以清端有治盗名也。时往来江湖者，恒多冒鱼壳名以吓人，清端遂命役捕之。其人亦颇桀骜，劫案累累。闻清端得之，人皆称快，亦不暇致详云。然自是亦遂无鱼壳复出也。

和珅轶事 四则

乾隆盛时，以和相之招权纳贿，致人民感生计艰难之苦痛，而教匪以起，清运遂衰，人咸知之。其贿额至以亿兆计，可谓极矣。顾其贪婪之性，不独施之于下，抑且敢试之于上，高宗竟不之问，养成此贪饕之性，良有由也。当其恃宠而骄，视宫禁之物，如取家珍，见所

爱者，即携之而去。高宗即知之，亦不根究。然诸臣咸知之，且嘉王衔之甚。及诛，谕旨中特提谓其私取大内宝物，盖指实事也。初，孙文靖士毅者，自征越南还京，入宫朝觐，方待漏禁门下。适和珅亦至，文靖方手持一物把玩。珅前问曰："公辛苦远来，必有奇珍，足广眼界。今手中所持者，果何物耶？"文靖曰："鼻烟壶耳。"索视之，则明珠一颗，巨如雀卵，雕刻而成，不假他饰者也。珅且说且赞，不绝于口。文靖将取还，珅率然曰："以此相惠，可乎？"文靖大窘曰："昨已奏闻矣，少选即当呈进。公虽欲之，势难两全，奈何？"珅微哂曰："相戏耳，何见小如是？"文靖谢之，亦无他言。又数日，复相遇于直庐。和欣欣有喜色，视文靖而笑。文靖以为和挟前嫌，笑不可测也。方竭意周旋，和乃低语曰："昨亦得珠一颗，今以示公，未知视公所进御者如何？"语次，出珠壶示文靖。文靖谛审之，与所进者色泽、花纹无毫发异点，其为即前日物毋疑。文靖以为必上所赐，敬以奉还，不敢问也。后于左右近臣中询之，绝无赏赉之事。某监乃言彼和相者，出入禁庭，遇所喜之物，则径携之以出，不复关白上，上亦不过问也。盖是时天下安富，贡献繁多，上不能一一视及，是以不复记忆，故往往数月后，则并此物之名而忘之矣。况和珅所为，辄不详究，似较此区区，转为见吝也者，故和得肆其盗窃也。又宫中列殿陈设，中有碧玉盘径尺许，上所最爱。一日为七阿哥失手碎之，大惧，无可为计。其弟成亲王曰："盍谋诸和相？必有所以策之。"于是同诣珅，述其事，珅故为难色曰："此物岂人间所有？吾其奈之何？"七阿哥益惧，哭失声。成邸知珅意所在，因招珅至僻处，耳语良久，珅乃许之，谓七阿哥曰："姑归而谋之，成否未可必。明日当于某处相见也。"及期往，珅已先在，出一盘相示，色泽佳润，尚在所碎者上，而径乃至尺五寸许。成邸兄弟咸谢珅不置。乃知四方进御之物，上者悉入珅第，次者乃入宫也。彼恐漏泄秘密，故难七阿哥之请，而成亲王耳语中，有与彼特别交换条件，始获慷慨解囊。珅处处弄权可见。

珅晚年好色，讽其党广征苏、杭间色伎或小家碧玉，以充下陈，其尤嬖者则富贵其亲戚故旧，亦所不吝也。杭有老儒，设馆于乡僻。每出游或返家，必过一酒肆，辄入沽饮。一日又过之，则肆门半掩，内有哭声。入觇之，则当垆女号咷不已，其傍则赫然老父之尸。盖肆主死矣，家贫，几无以为殓，故女哭之哀。老儒心恻然，出谓众邻曰："此亦长者，奈何坐视其丧而不助？今吾愿捐馆谷金之半，以尽故人之谊，众邻其亦量力出资，可乎？"于是，众见老儒好义，亦为之感动，不崇朝而殓资、葬费均足。且留有余为女养赡之资，更嘱乡之长者，为女择配以嫁之。盖肆主鳏独，仅此曙后星孤耳。既葬，老儒亦归。明年，就馆他邑，遂不复过其处，亦不复忆前事矣。又数年，偶失馆家居。岁暮侘傺无聊，室人交谪，至愤懑不克容身，因避居友人家。忽家中遣急足至，云："有贵官相召，国家大事不容缓，请主公速去。"老儒不得已，随之归，则邑宰及一显者俱在堂上，且执礼恭甚。老儒大骇曰："诸大人得毋误耶？仆向无出乡之誉，且亲友中亦鲜厚禄者，安得劳二公枉驾？"邑宰曰："非也。大使衔和相国命，特致敬尽礼，迎老先生往京师。此必中堂特达之知也。卑职敬效鞭弭之劳，敢不拜于堂下？"老儒谦不敢当，乃辞曰："仆与和中堂素昧生平，岂敢谬膺上荐？"邑宰曰："中堂自有特识，愿老先生束装就道，幸勿固辞。今特致中堂厚意，敬献聘金千、赠家费五百、程仪三百。车马已具，请老先生即日行。"老儒曰："吾闻京师甚远，去当以何日到？"邑宰曰："杭至北京约三千余里。此间已派员伴送，又兵役若干，保护至为周密。一切琐事，先生可不劳过问也。"老儒曰："容吾缓一日行，商定即复何如？"邑宰不得已，乃叮咛相约而去。老儒以问妻，妻曰："正患无以为生，老运至矣，奈何不往？"老儒乃北行入都。至则入相府，势焰赫奕，往来鲜衣俊仆如织，导者引坐听事中，陈设雅丽，目所未经。闻仆者相传语，皆言："某夫人即出见，而不及相公。"老儒益疑骇："彼相公礼贤，岂妇人为政耶？"有顷，仆入言某夫人至矣。果闻环佩声自远而近，香风拂处，一丽人招展入室，侍儿三五，挟红氍毹敷地，倒身四拜，口称义父。老儒瞠目不能语。丽人知其骇异，因婉语曰："义父不忆某村酒家女耶？捐金葬父，感同刺骨。儿所以得有今日者，皆义父之赐也。特屈义父来此，稍酬旧日之恩。此间虽不能如义父意，尚可略尽心力。愿义父勿弃。"老儒曰："姑姑长成如此，老夫亦甚慰。当日葬若父，不过略尽绵力，亦复何恩？且老夫晚年颇好淡泊，厌弃纷华。姑姑意良厚，其如老夫福薄何？亦既来此，小住数日，即当返里。"丽人殷勤挽留曰："必相处数年，以尽报施之谊，幸勿固执。"老儒仍逊让未允，丽人曰："义父倦矣，姑尝酒食，然后安眠，何如？"旋出酒馔极丰腆，丽人亲执壶劝酬。酒罢，命侍儿二人敷寝具。老儒麾却之，改命童仆。及明旦，仆传命相公请燕见。老儒入，和相方倚绣囊坐，离席款接，礼数颇殷，老儒长揖而已。和相笑谈甚洽，称老儒为丈，问讯南中风俗，语多滑稽，老儒偃蹇，不甚致答。旋和命幕僚伴谈谑，自起去。于是流连约旬余，每朝及午，丽人必来问安否；及晚，则和相邀入清谈。老儒戒丽人冰山不可恃，宜自为计。丽人拜受之，且言已有所蓄数千金，托老儒于南中购地筑室，为菟裘计。老儒初不允，丽人泣曰："义父忍令儿供人鱼肉耶？"老儒乃勉受。丽人更于所托外厚赠之，和相别有所赐，极丰，先后计三万金。老儒欲辞谢。丽人曰："否！否！彼等视如土芥耳，不受则亦为仆役所干没。且义父取以施与贫穷者，受惠殊多，胡介介不为耶？"老儒乃归。抵杭，伪言和相以重金托彼创慈善事业。乃集乡之仁厚长者，规画进行，为设养老院、育婴堂，复置义庄，老儒竟不私一钱也。其妻亦仅知为公家钱，不敢攫取，惟怨老儒之胡不中饱而已。无何，和相败，老儒以无名挂党籍，且受赐事无佐证，乡里感其厚恩，无攻讦者，卒免于祸。未几，有妓来西子湖边，云访亲。或劝之嫁，不允。问所

访者，即老儒姓名也，辗转得之。老儒喜甚，乃为之画育婴堂后院居之。布置一切及料量婢媪，颇极完备，以其享用豪奢成习惯也。女尽却之曰："吾将长斋绣佛以终，何用此纷纷为？"遂布衣蔬食，一媪伴朝夕而已。出囊中金，犹千余，悉以捐助两院。且访父母之墓道，为之封树，并立后以奉宗祀。或劝之嫁，掉首曰："吾本无为和相守节意，但人生如朝露，吾视世上荣枯，伤心已极，业已勘破，何必复入魔障中耶？"卒不嫁。老儒没后，助之丧葬。事毕，亦感疾坐化。所立嗣子葬之孤山之麓，名人颇题咏焉。死时年未三十也。

珅贪婪索贿，不可纪极。凡外省疆吏，苟无苞苴供奉者，罕能久于其位。王亶望者，卒以赃败得重罪者也。盖珅之欺弄高宗，实有操纵盈朒之术。大抵择贿赂之最重者，骤与高位，高宗固知之。及其入金既夥，贪声亦日著，则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查抄逮治，法令森严，高宗已默许之。而其他之贪官墨吏，期限未至者，听其狼藉，未至，不过问也。综而计之，每逾三岁，必有一次雷厉风行之大赃案出现。此虽高宗之作用，实和珅之揣摩工巧，适合上意也。王亶望抚浙时，以和相第一宠人著称，其势炙手可热，而每岁之炭敬冰敬，以及一切孝敬等陋规，总数约在三十万金以上。而此外之珍奇玩好，暗幕中馈遗之物不与焉。尝有一家人某者，衔和相命，至杭购衣饰脂粉之属，为群姬助妆。王闻之，出郊迎迓，设馆于湖堧，穷极华美，虽星使贲临，无其张皇也。家人闻苏、杭多佳丽，讽王抚欲一扩眼界。王乃命人遍召五百里内之乐籍中人，萃为群花大会。即西湖上设宴，丝竹嗷嘈，灯光彻夜，并延缙绅人士，为之助兴。清流自好者，掉首而唾，相戒不出清波门。比其去，众清流约禊除雅集，作诗文为湖雪耻者三日。顾当时声势，倾动闾里，王抚实恬不知羞也。家人濒去，乃取所最爱之一妓，及王抚借某绅家所用之陈设，席卷而行。王抚无如何，为之赏银万余，先后所费几五万金矣。未几，赃狱起，查封其产，殆百万金。或曰："王本富有，其中非尽贪囊也。"然因媚和故，并丧其固有之资。亦可谓随珠弹雀，得不偿失矣。

又有李国泰者，亦和党，事略与王同，而赃额益可惊，盖在千万以上焉。先是，国泰本一巨腹贾子，生长金银气中，几于一物不知。偶过维扬，跌宕于花酒丛中，挥金如土。忽有一客与之投契，朝夕过从。会漕督过扬，车骑甚盛。两人纵观之，国泰啧啧称道，艳羡不已。客曰："此何足异？十万金即可购得耳。"国泰惊曰："大官可购得乎？"客曰："可！且区区能为君营干。"国泰曰："信乎？"客曰："奈何不信？子第偕我往京师见一贵人，不出三月，位至道宪矣。"国泰鼓掌曰："此亦大便宜事。愿君勿相戏。"客誓以天日。国泰遂至家，取三十万金辇而北，与客偕行。抵京，果相将入府第，拜谒相公。盖客即和家人之弟，实私受委托，在外招徕者，而所见者确为和珅也。国泰犹恐受欺，客乃约置金某店中，得官后始约取，国泰唯唯。未几，果以道宪发江南。国泰不谙官场仪注，几至决裂。旋以和相私人，乃勉与以督粮遗缺。未几，复以罣误挂弹章，卒藉孔方之力和事，得以免议处分。和相知江南事繁，恐不相宜，乃调往山左。山左事简，国泰亦渐娴吏事，遂由粮道三载即至巡抚。是时，和相府中，内外俱受国泰赂遗，作宦三年，百万之产垂垂尽矣。乃思大行敲剥，以赔偿此损失。因是贪声狼籍，和颇有所闻。御史摭拾入参章，语侵及和相。高宗使和自检举，和乃遣使觇国泰。且言能以百万金入京，遍赂朝右者，得免职无罪，再图后效。盖试其家业之有无也。无何，国泰家内已告破产，而宦囊所获，仅二十余万金。亲友告贷及一切搜括，止得百万之半。使者复命，和知其已不济，乃请旨查办。于是国泰遂以查抄押比入狱矣。自知不免，乃仰药于狱中。

香厂惊艳

香厂在前清时为贵游消遣之地。每遇时节，百货骈罗，车马杂沓，不啻今日之中央公园等处也。相传拳乱以前，此区尤擅名胜，贵胄眷属，辄倘徉流连其间；游人平视，亦所不禁。嘉、道时，龚定庵与太清西林春之艳事，即发生于是处者。都门故老尚能言之凿凿。先是，定庵以奇才名噪辇下，所至争为倒屣，而满旗豪族稍知风雅者，无不钦慕延致。贝勒奕绘号大素，宗室荣恪郡王之子。好文学，延宾客，有八旗才子之目。少年豪贵，风致翩翩，曾管御书处及武英殿修书处事，以故目录之学亦颇博洽。闻定庵名，延之上座。而贝勒有侧福晋，才色双绝。本汉人，顾姓，原籍吴门，以故婉妙清丽，在贵族中实罕俦者，贝勒嬖之甚。福晋死，遂不复立福晋，顾氏宠专房，名之曰"太清西林春"，常与贝勒并辔出游，见者啧啧惊为神仙，定庵亦闻之熟矣。方贝勒之招致定庵也，正管理宗人府，乃立授以宗人府主事。定庵以位卑，颇怏怏，且憾不得见西林春，恒独游香厂，冀有所遇。一日，贝勒与西林春并游香厂。定庵适先在，因起迎之。贝勒以定庵名士，待之不拘礼数，乃为绍介见西林春，并指定庵谓之曰："此东南名士也。"西林春亦以礼答之，遂相与纵谈，论诗词，上下古今，清言娓娓，久之乃散。自是贝勒益亲定庵，待以入幕之宾，每出入邸第，如家人礼。恒与西林春相见，通款曲，诗词相倡和，推敲激赏，几忘形迹，至于耳鬓厮磨，所不暇顾，即贝勒见之，亦不以为忤也。西林春好着白衣，丰致韵绝，如罗浮仙子。定庵偶得佳句，必往质贝勒；或有他事，西林春辄出迎迓，纵谈或至移晷。定庵《杂诗》有"一骑传笺朱邸晚，临行递与缟衣人"之句，盖纪实也。后贝勒与西林春游西山，雪中并辔。定庵先于某所待之，见西林春作内家妆，披红斗篷，于马上拨琵琶，手白如玉，不觉狂喜曰："此王嫱重生也。"跃起，几坠马，从者为之失色。贝勒闻之，殊不生怒，且

笑曰："狂生故态，亦可怜矣。"后有忌定庵者，造作蜚语，渐播秽声，言官欲列以上闻。贝勒惧，乃始令西林春检束，遂疏定庵。定庵益侘傺，旋归至扬州，悦妓灵箫，欲娶之。灵箫故有眷者，力不如定庵，恐为所夺，乃给灵箫以恫喝语，令绝定庵。灵箫实狡恶女子，定庵不知也，时往申夙约。灵箫厌之，竟饮以酖，一夕物化。灵箫与所欢遁去。后贝勒知之，嘱大吏穷治其事，灵箫卒置法。贝勒有《明善堂主人集》，西林春有《天游阁集》。又贝勒所作词名《西山樵唱》，太清词名《东海渔歌》，亦一代文苑佳话也。

礼部堂议和

英法联军攻入白河，焚烧圆明园，咸丰帝出狩热河。斯时，清之宗社，盖岌岌矣。当时不识外情者咸谓即不如辽、金之割据燕云，亦必如宋、明之割地输币。斯时，恭亲王为京都留守，召六部九卿大会议。惟某侍御稍知外情，抗言："夷多以权利之得失为胜负。战而胜，则负者、弱者倍偿其军费，即可议和，占领之土地，不妨让还。盖其权利既获，即战事终结，不必割据其土地，臣妾其人民也。今与议和，但注意金额而已，其他可毋惧也。"大僚中或有以城下之盟为大辱，鼓吹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之义，必欲与洋人背城借一，虽亡国犹荣者。侍御面斥之，谓为："彼一时，此一时，书生误国，乃欲以君父为孤注耶！且京都破即国亡，此非大一统之义。今英、法夷远涉重洋，其势必不能守，其不觊觎我国土也甚明。今东南多故，国力疲敝，万不可再構衅端，兵连祸结。宜速以赔偿军费归束，然后徐图自强之策。凡鼓吹复战，执己见而不惜以国命为孤注者，可斩也。"时恭亲王为军机领袖，兼和议大臣，乃独主侍御议，飞报热河行在，得旨以便宜行事，于是和约始开谈判。先拟在先农坛，嗣某大臣以为夷人无信，当示之以礼，遂在礼部堂。是日，英人颇肯就绪，而巴夏礼崛强不逊，两造几致决裂。王大臣等欲退，巴夏礼等复侮辱之。乃从某侍郎言，命卫兵突袭击巴夏礼，执而缚之，送刑部狱。于是英、法军大哗，复肆纵掠，要求释巴。会津沽有法艇入口，守者开炮攻击，又复恶战，我兵大败，英、法兵继至。恭亲王无奈，乃奏请释巴夏礼，许之。巴既出，仍倔强不受命。某侍郎大言曰："是可斩也。设夷人诘责，臣请以十万横磨，与之搏死战，必可得志。"群臣稍明时事者，多心知其非，或一笑置之。

林夫人书

沈文肃公葆桢之夫人林氏，为文忠公则徐之女，英明有才干，当世咸称之。当文肃守广信时，贼围广信急。文肃往河口筹饷，夫人困守危城，乃作书乞援于饶廷选。此书传诵一时，兹录其全稿云：

将军漳江战绩，啧啧人口，里曲妇孺，莫不知有饶公矣，此将军以援师得名于天下者也。此间太守闻吉安失守之信，预备城守，偕廉侍郎往河口筹饷招募。但为时已迫，恐招募无及；纵仓卒得募，恐反驱市人而使战，尤所难也。顷来探报，知贵溪又于昨日不守，人心皇皇，吏民商贾迁徙一空，署中童仆纷纷告去。死守之义，不足以责此辈，只得听之。氏则倚剑与井为命而已。太守明早归郡，夫妇二人荷国厚恩，不得藉手以报，徒死负咎。将军闻之，能无心恻乎？将军以浙军驻玉山，固浙防也。广信为玉山屏障，贼得广信，乘胜以抵玉山，孙吴不能为谋，贲育不能为守。衢严一带，恐不可问。全广信即以保玉山，不待智者而后辨之，浙大吏不能以越境咎将军也。先宫保文忠公奉诏出师，中道赍志，至今以为深痛。今得死此，为厉杀贼，在天之灵，实式凭之。乡间士民不喻其心，以舆来迎，赴封禁山避贼，指剑与井示之，皆泣而去。明晨，太守得饷归后，当再专牍奉迓。得拔队确音，当执爨以犒前部。敢对使百拜，为七邑生灵请命。昔睢阳婴城，许远亦以不朽。太守忠肝铁石，与将军不吝与同传者也。否则，贺兰之师，千秋同恨。惟将军择利而行之。刺血陈书，愿闻明命。

圆明园修复议 三则

圆明园自雍正以迄于咸丰十年英法联军一炬之前，皆为每岁春秋驻跸之所。盖园中颐养适宜，且礼节稍疏阔，故历叶帝王以为便也。惟承宣内阁诸臣奔走较劳。在专制时代，奉一姓之尊，分所宜尔，不敢言其不便；若为国事言，则劳精疲神于趋媚之地，其妨害孰有过于此者？园去城远在四十里外，阁员奉事者夜半即起，乘骑达园，鸡犹未鸣耳。阁臣省其事具奏，奉谕毕，阁员驰回城，日尚未午。每日如是，亦可谓不惮烦矣。而在天子则以园居为逸乐，较宫中夐异，至咸丰朝而尤甚。盖文宗声色之好，本突过前朝，感宫中不便，乃益园居。故事：恒至三、四月始莅园，八月往木兰秋狩，即行回宫。文宗则甫过新年即诏园居，秋狩后尚须返园，至十月始还宫，或竟不往秋狩，其好园居若此。后乃知其用意，固别有在也。初，文宗厌宫禁之严守祖制，不得纵情声色，乃托言因疾颐养，多延园居时日，遍征秀女之能汉语及知汉人俗尚衣饰者。得那拉后于桐阴深处，盖后固能唱吴歈及习俗吴下衣饰者也。后父曾官广东，又居芜湖，以故知南中习尚。文宗宠之，旋生皇子。既而文宗意后终系满人，不称其意。某大臣阴察之，乃以重金购苏浙妙丽女子数十人来京，欲致诸宫禁，大违祖制（清入关之初，顺治之母因世祖春秋未壮，恐他日惑于女色，因于宫门外竖一铁牌，文曰："敢以小脚女子入此门者斩。"）。时文宗适园居，大臣乃密

奏其谋，托言天下多事，圆明园地在郊外，禁御间彻夜宜加严密，内侍既不敷用，且亲近左右恐不能周至。今雇民间妇女入内，以备打更，巡逻寝室四周，更番为役。文宗旨允之，此数十女子始得入内。每夕以三人轮直寝宫外，人执梆铃一，入夜则于宫侧击之。文宗因召入，随意幸焉。其后选尤佳丽称旨者，加以位号，即世所称四春者是也。四春既专宠，那拉后方居一家春，妒恨无所不至。顾卒以文宗不喜后，且无权，不能有所作为。但日夜伺上间隙，欲借以倾四春而已。文宗春秋方富，遽遘疾不起，良有由也。

那拉后久居园中，且无宠，因日习书画以自娱。故后能草书，又能画兰竹，皆此失宠时之成绩也。后所居有绿天深处，景最幽秀，后甚爱之，常言他日吾必久居于此，以娱暮年。左右侍众莫不知后之意也。顾切齿于四春，因帝宠无如何，乃取其失宠者，鱼肉之以泄愤。有吴中女子不得幸，退居某内侍房。那拉后游园，偶见之，斥为内侍匿小脚妇女，立命缚之，且命与内侍对缚。二人俱极口呼冤，言此皇上之命所许入者，今因退值，暂憩此房，二人并无感情，且不知女子姓名也。那拉后不允，强指为外间妇女阑入，有违禁令。时左右俱那拉后心腹，更无人传达于帝处。那拉乃使其党裸女子而挞之，丑辱万状，女子求死不得。既乃缚之于柱，以示大众。复恐文宗驾至究问，旋命饮以冷水，遂绝，私掩埋之以灭迹焉。或有言于四春者，急使人救之，已无及矣。四春憾后甚，常短于文宗。文宗旋亦闻挞毙吴女事，因绝不过那拉处，以其有皇子故，未废黜也。然常思为防范，以限制其权力。仓卒有英法之变，蒙尘北去。时方与四春行乐，骤闻变，体已羸惫不能兴。某大臣强扶之入舆，一切未及筹备。那拉后知上幸热河，追踪而往。四春为其党所扼，不及行也。文宗精神恍惚，加以惊恐，竟不能相顾，四春遂为乱兵所蹂躏矣。既至热河，文宗已疾甚。那拉氏继至，仍主内政，孝贞后但忧伤愁叹而已。外则端华、肃顺等相谋，无一大臣能持正者。文宗时省人事，则问四春。左右以在道对，微颔之。既而与肃顺言："西宫狡恶，实不可恃。子当力辅东宫，勉襄嗣皇帝。庶几危可复安也。"左右或有窃闻者，以告那拉后。后得预为之备。及上大渐，手书密诏，付孝贞后曰："西宫援母以子贵之义，不得不并尊为后。然其人绝非可倚信者，即有大事，汝当专决。彼果安分无过，自当始终曲全恩礼；若其失行彰著，汝即可召集廷臣，将朕此旨宣示，立即赐死，以杜后患。"孝贞泣受之，然为人巽懦，实不能践行也。而那拉后已微闻之。故当文宗大行时，事事不肯稍让。且穆宗甫即位，即怂恿孝贞后垂帘听政。一日，召见廷臣，微示以意。诸大臣相顾膛眙，不敢发一言。惟军机大臣侍郎杜翰侃侃正色，历引祖制母后不得干预政事以折之。那拉氏语塞，姑令退朝。肃顺出，竖拇指语同列曰："杜老三真是好汉，不愧文正之子。"盖肃顺意受之文宗，极不以垂帘为然也。于时廷论亦未尝以垂帘为是，惜肃顺辈不学无术，器小易盈，宫中方侧目而视。而彼曹益骄蹇纵恣，遂益授反对者以口实。实则肃顺辈谋国极忠，且杜绝苞苴，门无私函，汉员之获重用，曾、胡诸人之得握兵柄，皆肃顺主之。肃死而曾、胡等忧惧异常，金陵平复后，亟谢兵柄，终身以谦退模棱为事，若真有忧谗畏讥之作用者。实因肃顺之奥援已去，而那拉后之不慊于汉人，其端早见也。方肃顺柄政，京朝官皆以宫镫呼之，盖以其名之象形为戏云。

那拉后既以圆明园得幸致贵显，且爱园景甚至，及垂帘后往视焦土，感伤无限，因即有修复之意。顾以洪杨之乱未平，有所顾忌，又惧为孝贞所诘责，隐忍未发。后历捻兵之扰，河淮间骚然不宁，未敢语及行乐。及张洛行、赖汶光先后授命，天下复颂承平。那拉后因苦于宫禁束缚，日为行乐地计划，惟不如恢复圆明园为便。燕闲之际，必从容风穆宗。穆宗亦不愿居宫中，时出微行，苟得园居，自较散适。因借孝养之名，以便耽乐之私。于是圆明园修复之议大起矣。然是时交涉日棘，外患纷来，国库无储，其情势实不可掩饰。恭亲王方当国，毅然欲力争之。一日叩宫门请见，穆宗知为园事也。问曰："若来，亦为谏阻园事乎？朕志久决，何必拂太后意？且朕居彼，与尔等讨论国是，亦甚善。宫禁拘束，殊闷煞人也。"恭王叩首言曰："当今内患虽平，外难日亟，库藏无存蓄。圆明园，纯、宪两庙所修，当时财力远过今日。且纯庙谕旨：后世子孙勿得踵事华饰。今建园简陋，无以备翠华之临幸；若复旧规，则国库不足。以某之愚，不若稍缓。"穆宗默然良久，卧榻上，王更言祖制不可失，历数所以训俭者。时穆宗好着黑衣，谓曰："尔熟谂祖训，于朕事尚有说乎？"王曰："帝此衣即非祖制也。"因诫穆宗勿微行，引白龙、余且事释之。穆宗曰："朕此衣与载澂同色，尔乃不诫澂而谏朕，何也？尔姑退，朕有后命。"旋召大学士文祥入，且坐正殿曰："朕有旨，勿展视，下与军机公阅，速行之。"文祥知其怒，拆视，则杀王诏也。文祥碰头者再三，请收回成命，穆宗终不怿。文祥退，乃叩太后宫，泣诉之，太后曰："尔勿言，将诏与予。"杀王之事乃寝，而圆明园修复议，亦因之暂搁。时穆宗好冶游，耽嬉戏，与成人异趣。凡蹴踘、蹶张诸戏，无不习之。清制：宫中内监有职业服役外，如弄舟、演剧，舁舆等，悉内监为之。穆宗喜舞剧，尤喜掼交。掼交须身体灵活，年稍长辄不能，载淳亲教小内监为之。初习时用板凳，小内监横卧其上。上以手按其腹，俾圆转如连环，体若稍僵，则用手强按之，死者比比。其精者则掼交能至数十度，铮然有声而弗息。一时风尚，自梨园供奉，讫各行省，无不喜演剧、掼交，实自穆宗宫中始也。与贝勒载澂（即恭亲王子）尤善，二人皆好着黑衣。倡寮酒馆，暨摊肆之有女子者，遍游之。后忽病发，实染梅毒，故死时头发尽落也。甲戌十二月初五夜，穆宗崩，召恭邸入内，时外间尚无知者，王入，侍卫及内监随掩关，越十数重。更入，则见陈尸寝宫，那拉后手秉烛，谓恭邸曰："大事至此，奈

何?"旋与恭邸议定,下手诏迎载湉入宫,载湉尚幼,在舆中犹酣睡也。翌晨,始告帝崩。相传穆宗小殓时,侍者检其怀纸中,尚有余银盈握,盖微行时所零用未尽者。那拉后以穆宗疾事,遂久不注意圆明园事矣。及载湉立,复风内大臣议其费,群臣率以国库空虚为谏。那拉后愤然曰:"吾独不能积赀自为之欤?民家老寡妇犹能攒积遗产,修复旧业,独我为国母,而不能使祖宗行乐地留贻子孙耶?"自是遂蓄意积镪,而贿赂之门大启矣。二十年间,计其总数,约得二百兆两。然皆囤积,不事外放,盖将储以修圆明园也。及海军议起,筹款得千万。那拉后心动,计"海军何必如许钜款?今日移作修园之用,而吾之藏镪,仍可不用,宁不两得?"因万寿讽群臣,为颐养计,修园之意已决。某内臣献计曰:"圆明园地广费重,且偏东南,不如辟西山之麓,环昆明湖作园,引玉泉之水,枕万寿之山,以此颐养,当得延年。"那拉后大喜,因拨海军费三百万,又诸疆臣祝寿金若干作修园费。闳丽精巧,突过旧园。盖名为不修复圆明园,实则较修复之费更钜矣。而太后仍聚敛不已。后托滇中妇人缪素筠为左右手,发放各票庄银行生息。缪素筠者,供奉如意馆中,垂三十年,工绘事,常与太后谈画理,极宠幸亲信者也。后复有邮部尚书盛氏为之鹰犬,存入外国银行,闻亦不下百兆两。及庚子之变,乃为洋行倒账,止追得十成之三四云。又庚子之变,日本军拔帜先登,首据颐和园,以保护为名,盖踵庚申英法联军故事:入据圆明园,园中宝藏悉为两国所获,约分三等:高等归献国主,次则各军官军士分得,最次乃左近无赖贫民劫得之。庚子之颐和园亦然。当日本军之撤回也,除宝藏勿计外,实装马蹄银三轮船有半。各邦责难,仅斥一小军官,而银遂尽入东京之库藏矣。又闻当时宫中金库,在戊子岁已有八巨柜,后三十年,不知又当何若,此在国库以外者也。然他人入室,辇之而去,为谁辛苦?地下之那拉后亦应自怜自笑矣。

豹房故智　五则

乾隆帝游冶娼寮,而有三姑娘之事脍炙人口。至文宗朝则渔色尤甚,故老恒能道其轶事。圆明园四春之部署,固不与焉。相传园之西隅有某僧寮者,乃实秘密欢喜地之所在也。文宗厌满妇之无姿态,辄与某内监耳语,絮絮问都门妇女情状,且尤注意于流寓之苏、杭间人。内监因导之微行,自称为江西木客,或言四川陈贡生。好出宣武门,窥人家眷属,以东南寓公大都在彼一带也。有浙人张某,宦京数世,蹭蹬不甚得志。生女公子数人,类殊丽。盖妻本勾栏中人也,骀宕风流,习为遗传性,故群雏俱有母风。每夕阳将下,游骑自南入城,必道经其门。坠鞭公子,睹此瑶光夺婿情景,无不目挑心招,而游蜂浪蝶或穿插其间,以故艳名噪闾巷。长曰荷,次曰兰,三曰桂,四曰蓉。兰尤妖冶,纤趺笋削,妄男子争涎之。文宗固好鞋杯者,偶与心腹内监崔某私语。崔某昵之曰:"上不闻有宣南小脚兰乎?又不闻观音四面乎?"文宗讶然曰:"朕苦不自由,不克与走马章台者逐鹿,命也。虽然,朕必破此藩篱,一尝个中风味。尔盍先为我道其详?"崔曰:"张家次女曰兰,不独饶于色,且擅潘妃之步,实尤物也。而姐妹花凡四,荀罗而致之,大足为风流天子之温柔乡矣。"上挈崔行曰:"去!去!尔为向导可也。"崔曰:"当谋之。彼非卖淫家,幸勿造次。"于是崔乃挽某金店先通殷勤,托言某阿哥之意。张母闻之,知为贵族,极愿攀附。时张下世未逾年,有子仅十龄,正藉此暗藏春色,以勾引青蚨。第自顾宦裔,不愿揭假面具,高张帜艳而已。某夕,崔以布围车载上出后门,竟趋城南。盖青鸟使业已传书,不患天台无路。既至,堂上燃红烛如臂,氍毹贴地,好花在瓶,陈设之雅丽整洁,较宫中别有风致,皆崔监所教也。金店本常与宫中广储司通往来,崔藉上旨,计备此一夕之费,约二万金,张氏所获者仅四分之一耳。文宗气体兀傲,顾盼非凡。张氏虽不知其为帝王,而已料其必非等闲流辈。于是四女出而捧茶,环肥燕瘦,各臻其妙。上不觉目眩神迷,欢笑时作,渐失其珍重之度矣。已而琼筵坐花,玉檀奏乐,天上人间,罕有此乐。是夕,上遂不复回宫,剧饮酩酊,玉山顿颓。四女扶之缓衣,忽露肘后玺印。众咸骇异,初犹不辨为何物。崔闻之,亟驰入夺之。四女始大疑,必欲研讯其故。崔不肯言,女母嬲之,谓"苟不言,吾家实不敢留此客。"因东南军兴,京师禁令森严,不知来历之客,往往贻祸故也。崔始泄其隐,叮咛秘勿宣。母不觉吐舌,愿守崔戒。旋语四女,四女亦惊喜各半,媚狎备至。上三日不返,缇骑侦知之,环墙外击柝以护驾,诸近臣有驰至欲进谏者。崔乃力劝上归,且曰:"上第返圆明园,奴婢于三日内必移植此姐妹花于园中。久留此恐有变,则事反难成矣。"上颔之,欲行,既而顾谓崔曰:"慎勿置园中,西宫妒甚,前日已有好人为所毙矣。"崔曰:"无害。奴才自有安插处,不劳圣上过虑也。"逾数日,上方玩四春既倦,独宿绿天深处。崔忽掩入,小语曰:"姐妹花已移植禁近矣。"上狂喜,易衣,出园之左角门。门者睹之,咸吐舌相觑,不敢语。无何,崔导上过某僧寮,上不耐曰:"奈何至此?此非某王舍宅建刹之地耶!"崔曰:"然。正以古刹,故无人注意,且西后亦万不能侦及也。"上亦以为然。曲折由禅房入,豁然开朗,有雕梁画栋,曲廊洞房,如宫禁状。上曰:"此间固有妙境耶,朕胡不知?"崔曰:"此本某王行乐地也,以无子而舍宅,陛下已知之,其内容则非陛下之所知也。"正语间,忽鹦鹉呼曰:"贵客来矣!贵客来矣!"珠帘微动,衣香细传,袅娜而出者,则姐妹花四枝也。徐娘前导,尚有馀态,骈跽白玉阶前,轻呼万岁。上一一挽之起曰:"母子过劳,朕所不忍。幸此后永傍红墙,天河不隔。朕之艳福,当亦尔母子之所愿也。"母及姐妹花皆顿首谢,旋相携入室,上见中有宝座,雕镂绝工,顾问崔所自来。则曰:"此热河行宫中物。奴才遣使往运,三日即至。上不忆前年与某郎同卧起事耶?即此宝榻上艳史也。"上大笑曰:"尔

可谓小犬记十年事矣。"上以微行，多习井市语，往往脱口而出，与人平易无城府，对妇女尤简率放诞，从无疾声厉色。今于四姐妹花，常得君王带笑看，更可为尔日咏矣。自是，杯倾蚁绿，烛剪蜡红，子夜歌残，家山曲破，此乐何极，不醉无归。盖一月得四十五日，人间天上，光景不同。近侍直庐，迄不知五云深处，别参欢喜禅也。无何，军事倥偬，邸报山积，皆待万几理判，苦不得翠华所在。或以语西后，西后恚曰："吾乃获此恶名，人必谓君王固好乐无荒也。"疾命驾往搜四春宫，则相率拒以不知。后不信，令人遍索之，果不获，大受四春揶揄。益恚，乃广召内监之有力者来前，猝然问曰："谁导皇上微行者？"众者不敢应。后曰："不言而待察，苟发觉，枭首不足以蔽辜也。若早自首，当从末减。"于是崔与其徒党进曰："奴才曾奉使一次，今既无此行为矣。"斥曰："尔长厚者，亦复为之耶？"盖崔固太后宫中给事，于后有旧恩者，故不敢责数，第冷语嘲之而已。后乃谓崔曰："尔既曾导帝微行，今必悉其踪迹。苟不速迎以来，后将惟尔是问。"崔曰："容奴才求之。但此次失踪，确非奴才所敢知也。"语未罢，帝已宣召崔往，且并召后。既至，则曰："朕出猎耳，后又皇皇奚为者？"崔使人语姊妹花曰："不去，祸且及。束装缓缓归，一生吸着不尽矣。"女母报崔以玉如意，曰："愿崔公一生如意。"后姊妹花俱嫁贵人为妾，犹能道上轶事。

又中都竞传盖南城事。盖南城者，一有夫之妇，夫故蜡屐，俗称皮匠是也。夫妇共设肆，室湫隘，居闹市中，日勤操作，而肤色皙腻，冬寒手不皴瘃，类江南闺人，过者莫不顾盼惊叹也。性贞介，购物者或挑与语，于答价外不赞一词；更进则色愈冰，懔然如甲胄在身矣。以故容虽冶，无敢犯者。因慕客如附膻，谓宣南罕见此尤物，号之曰"盖南城"；又以其不可亲也，则曰"冰花"。时咸丰帝好微行，宫监之黠者，知帝意有在，辄导为渔色，或靳之曰："冰花皑皑，帝力于我何有哉？"帝微闻其事，以问从者。从者历数其无瑕可疵状，且言苟犯彼，徒遭戮辱，更粉饰其词以激帝。帝作色曰："彼美如西施、王嫱乎？抑徒负其名耶？"遂易服，使从者前行，达其所。则阶除秽陋，不可厕足。所谓冰花者，乃拈针线坐肆隅，目不旁瞬。谛视之，曲眉雪色，果非凡品。虽布裳蓬葆，不能掩其嫮也。帝木立神痴，目注视，不转瞬。时其夫不在室，有邻友某者，年已苍艾，夙戆直。见帝状，以为轻薄少年，妄肆色胆也。意大不平，厉声呵之曰："谁家恶奴敢作此态？老夫眼底不能容也。"侍者见其无状，亦以恶声相向。老者不服，几至用武。侍者大言，非捕解五城御史勘治不可。老者益哗辨，惊动邻右，闻声麕集，帝颇有力，拾屐投人，中者披靡。侍者恐肇祸，适巡城官策马而过，侍者呼而告之故。巡官震慑，跪道左。众讶觉其异，始鸟兽散，侍者拥帝出险。妇夫于于归，侍者遂命巡官捕执之。妇夫呼无罪，巡官语之曰："否！否！此行有好消息，非难为汝也。"无何，有肩舆悬彩至，谓将迎妇往。时妇方以闻夫得祸，痛不欲生，斥迎者无状。迎者笑慰之曰："尔夫已由某官署荐升总管矣。总管者，差役之领袖也。"妇尚不信，抵死不肯登舆。会邻妪出入府第者，见迎者系某邸亲随，大惊曰："爷辈奈何至此？"迎者附耳语之，且似恳求老妪作调人。老妪乃谓妇曰："此辈天上人，必能为姑姑造福，往将享用不尽，幸勿执拗自误也。"妇素婉顺，且以己无尊长，常呼媪以姆。今妪语若此，势不可违，乃掩袖小语曰："儿未尝轻出，此去吉凶未卜。幸姆为我视家具，儿归必不逾时也。"妪曰："好为之，勿过执。苟富贵，毋相忘也。"妇不喻其言中有物，唯诺而已。既登舆，曲折行十余街始至。出舆觇之，沤钉兽环，闳壮逾神庙。妇生长蓬门，目所未睹，骇绝，不敢进门。仆憧憧，睅目皤腹，益令人惶恐。忽锦衣人二含笑视妇，且语迎者曰："来乎？可导入待选室少憩，会即有旨传宣。且可嘱某媪伴之，幸勿奚落，致扫兴也。"迎者及他仆俱唯唯。此时妇茫不解果为何地，迎己何为，急欲询己夫所在，导者终微笑不语。妇稍稍疑虑，举头见男子垂手侍立，羞晕于颊。顷之，二媪入室，款己就坐，室中陈设绝丽，檀几锦屏，珠帘绣柱，辄不能呼其名。踌躇忖度，无以自解，又不敢动问，悄然枯坐。二媪絮絮道短长，百无一答也。旋进果饵，二媪劝食至殷勤，妇不肯食。无何，内有呼声甚厉，二媪噭然应，即半跪前请曰："至尊召见，贵人可登辇矣。"妇不解所谓，且生平未受此殊礼，瞠目踧踖，盘辟移时。侍者促登辇，不得已，从之。辇舁以四人，上无帷盖，妇觉滉漾如登云雾。且左右多属目，闻啧啧称羡声，更羞不敢仰。逦迤历院数重，只觉如琳宫梵宇，金碧迷离，花木间之，参以亭谢，宛然仙境。再进则覆庙重檐，帘幕深邃，侍者鹓鹭成行，状至严肃。妇既下舆，逡巡不敢进。二妪促之，始低首含颦，称促而行。甫入阈，遥见中设宝榻，榻上坐一王者，状至倨贵，方欲瞻瞩，侍者忽呼跪拜。妇至此猛省：己故有夫，无端逼予来此，必非佳话。挺然不肯屈膝，朗朗言曰："妾自有夫，无故至此何为？幸赐明白，否则宁死不敢从命也。"上坐者笑曰："小妮子倔强至是，可暂引入藏春坞中，朕自有处置。"侍者及二妪遂引之下，妇犹哓哓不已。二妪笑曰："贵人胡不解事乃尔？顷实当今佛爷也，奈何抵抗无状？"妇始知为帝，即顷来肆中者，故其貌似曾相识。因思：己夙以贞洁自守，今为帝王之威所劫，遂失其操行邪，抑别有术自全耶？既乃奋然曰："吾必尽力抵御，勿遗夫愧汗矣。"既入藏春坞中，帷帐几案，雅丽绝伦。妇方兀傲自喜，置不复顾。比晚，妇号泣欲归，二妪夹持之，不能自由。妇知不免，行且觅死，众皆慰劝良久。一伟丈夫岸然入，即榻上人也。乃谓妇曰："朕无他意，爱卿皓质，欲常常展视秀色，庶几忘餐耳。"妇见帝意温蔼，不遽见逼，心志稍定，乃泫然答曰："儿实罗敷，奈何无端见召？分判尊卑，礼分内外，万不敢妄希荣宠。"帝噱然曰："尔夫已得官，别置室矣，卿可安心居此。苟不见信，明日当召尔夫至，一证之。"妇终不怿。帝命酒共饮，妇不举杯。帝笑曰："是真强项令矣。"是夕，帝竟他幸，以妇属二妪。又数

日，召妇夫入见，盖已供銮仪卫某职。妇相与欷歔，遂不复归。及庚申之变，妇杂佣媪中遁出，竟辗转觅得其夫，卒置产偕老焉。

文宗眷汉女，其目的所在，则裙下双钩是也。窅娘新月，潘妃莲步，古今风流天子，如一辙哉。初，帝闻宇内缠足之俗，以扬州为最上选。乃私遣奄竖心腹来邗上，物色佳丽，因得最著艳名之小家碧玉，曰凌波，相传即四春之一也。凌波之纤趺如削笋，至需人扶掖以行；腰支嫋袅，本可作掌上舞，益以莲钩，每小步花间，偶一摇曳，辄如乘风飞去。帝绝宠之，西后妒之甚。凌波有洁癖，衣服器具，偶着尘垢污染，即便弃去；或玷及其体，则懊恨如中恶疾，至废寝食。帝知其癖，而爱其娇媚，辄优容之。西后侦知其可制，乃令人于所游经过处，布秽物虱其足，凌波瞿然如中蛇蝎，每遇一次，必数日病，或因遘秽震颤，骤致倾仆，则怅恨欲觅死。西后闻之，乃大快。帝廉得其情，必盛怒，至戮内侍数人以谢凌波。然凌波益惧，泣求帝赦宥。后帝处分内监，不复令凌波知也。凌波有绝艺，能不操琵琶、胡琴之属，以口代之。丝竹与肉并为一谈，其音清脆可辨，不爽累黍，隔幕听之，绝不敢断其为手不操缦也。每当花间奏乐，帝辄呼赞不已，饮无算爵，沈醉始兴。于是宠爱独擅，有如专房。西后益大戚，念己虽习吴歈，以较凌波，独小巫之见大巫也，愈思有以中伤之。凌波于夏暑时，好晨起，散发棹小舟入池中，取荷盘上珠露吸饮之，以为清绝，可沁心脾，洗俗肠，进求仙人长生术亦易易耳。诸内监俱知其有是癖，以诉于西后。西后夷然曰："是可图也。"乃密令人置毒荷盘上。凌波饮之，毒发立毙。帝悲悼不止，穷究置毒者，杀内监数十人。然皆冤死，主凶卒逍遥事外，以得西后之袒庇，莫敢奈何也。

有老孝廉某者，春明报罢，侘傺无聊，方居逆旅中纳闷。忽一人衣黄衫，策怒马，率奴仆数人入门，势汹汹问馆主有无某先生其人。某先生者，孝廉姓也。馆主款接以礼，报于孝廉。孝廉询其状，恐官事逮捕，疑骇不敢出。馆主往返数四，始悉黄衫客慕名而来，绝无恶意，孝廉乃敢出。黄衫客致主人意，自言"为门客，主人有女公子，欲延师教授文书，束脩当不菲，幸先生毋辞。"孝廉诘主人何官，府第安在，黄衫客掉首曰："先生去当自知，毋烦多述也。"因出金十笏，并聘书一纸。孝廉展视其书，则主人署名，仅作"养心斋"，绝无爵里姓氏，不觉疑骇。欲问，黄衫客若已知之，即曰："请先生勿疑。第往，保无他虞。"孝廉尚犹豫，馆主知其穷窘，乃于旁怂恿之。孝廉遂匆遽从黄衫客出门，则黑卫帷车已在门矣。既登，掩帷不可外视，历途曲折，炊许始达，绝不辨所经何地也。下车视之，四围殊荒僻，园门洞启，花树中隐现金碧楼台，知为贵家，亦遂不疑。顾黄衫客，已不见，而阍者若预知孝廉之往，绝不问姓名，但导之使入。历院数重，一男子似执事者，迎问曰："某先生乎？"孝廉漫应之。男子即指一精舍相告曰："主人事忙，不克躬迓，已为先生置下榻所矣。"孝廉心恶其嫚，而亦既来此，且获瞰饭地，乃作苟安之计。须臾就食，饮馔颇丰。惟止此男子奔走应命，绝无来款洽者。孝廉念主人必倨贵，乃简傲宾师至此，因絮絮询男子以状。男子支吾应之，云："主人现出巡某省，府中止女流，故不能出款客。明日女公子行释菜礼，幸先生善教之。"孝廉以与仆辈通殷勤，心殊怏怏。无何，至明日，女公子出拜，则二八丽姝也。操语乃吴音，孝廉益大疑。惟女绝慧，过目成诵，且颖悟解人意，孝廉亦乐之。顾时欲出游及候友人，男子辄言："此间去城市远，轻易不辨途径，不如不出。倘有所需，但下命，靡不立办也。"孝廉故好静，初不为意。久之，偶思访友，惘惘出门，则皆荒塍芜径，迷不获通，兴尽而归。男子候于门，谓之曰："主人有命：先生苟欲出，非送以骡车不可。此间多盗贼不测，幸勿孟浪微行也。"孝廉唯唯。一日女适出应课，颜际酡然。孝廉询何事，女惭不答。支吾间，忽呼腹痛，色顿变，始言："主母赐酒，不知何故，觉中烧也。"顷之，痛益烈，男子大惊，旋呼一妪入视。妪貌狰狞，视状，作骇绝态，摇手咋舌，嘱众勿声，姑令舁女置他所。孝廉计女当系中毒，顾家庭骨肉何以有是？辗转推度，如堕五里雾中。无何，报女惨毙矣。孝廉大骇，黄衫客仓皇入曰："此间事大变，先生不宜久留，盍速行。"孝廉知有异，趋出门，则前之黑卫帷车，已候于途。黄衫客仍策蹇送之，抵逆旅，则已历三月余矣。客赍二百金置孝廉橐中，曰："主人致谢先生，虽不幸，不敢忘先生德也。"孝廉因问女公子致死之由，客附耳曰："实告君：主人即今上，女乃苏抚某所进者。本拟延先生教之成才，不幸为西后所闻，遂罹此祸。可怜哉，小妮子也。然先生幸毋泄。"孝廉颔之，黄衫客从容去。后数年，孝廉始为人谈其秘，语及女之婉媚明慧，犹不禁为之汍澜也。

友人语余：前岁某华胄示予（友自谓）一画册，中绘仙山楼阁，壮丽工巧，仕女衣褶生动。一男子类王者，宫扇云移，须眉半露。谛审之，盖秘戏图也。华胄附耳谓之曰："此实《文宗行乐图》，其地即某邸园亭，藏娇之所，有如豹房。"又言其先人尚能历历指游辇所至，若者憩坐，若者宴息，若者游散，若者寝幸，并能一一举其名额，中有广场，乃上蹴踘之所也。曾有一趣史，足供谈助者。文宗性与人殊，时而卞急，时而平缓，侍姬莫能测其底蕴。一日，小恙午卧，方鼾入黑甜，侍人皆伏榻之左右，为裸逐之戏。上忽由睡梦中跃起，举肘连挟四姬，出门下阶，直趋广场中。置姬于场角，命毋动，自援弹弓，欲射之。四姬觳觫哀求，状至可悯，旁一姬屈足跪请曰："陛下亦欲取乐耳，曷若令妾代射，观彼辈能避丸与否，以为笑乎？"上喜其善解人意，果以弓授之。姬乃从容去弹，易以花瓣，拨弦一声，纷如红雨。诸姬犹詈此姬之残忍，乃自戕同类也。上命诸姬设锦茵于广场，同谢此姬救命之恩。乃自与之嬉戏，尽欢始止。因封此姬为散花妃子，位在诸姬上，宠冠曹偶。无何，忽

忤上意，竟诱使置秋千架上，骤令脱手，抛掷百步外，骨折肤损，不三日，毙矣。自是诸姬胆裂，多有贿内监潜逃者。上已忘之，即亦不问。

孝贞后　五则

文宗正后钮钴禄氏，即世所称东太后是也。性贤淑长厚，工文翰，娴礼法，容色冠后宫。先为贵妃，穆扬阿之女早丧，后遂正位。顾文宗好声色，后宫多以献媚进，又嗜汉女，至私媾四春置圆明园中。西后那拉氏不谓然，时诉于后，欲激其怒，令助己。后独从容闲雅，劝那拉氏勿悻悻。那拉氏内愧，而意甚恨之。孝贞以为那拉氏亦感化，不忍逆意之也，遇事仍与商榷。旋见文宗荒嬉废政，婉谏之不听，自知达心而懦，多言恐致祸，遂隐忍不言。及热河之变，那拉氏以子贵，竟出其非常手笔，诛肃顺、端华，排异己党，而成垂帘之局，皆那拉氏为主谋，孝贞实无意于此。故穆宗御世，东后并尊，位虽在上，而无实权，几如画诺太守。孝贞时称慈安太后，那拉氏称慈禧太后。慈安事事退让，慈禧因渐纵恣。慈安服御简朴，一若寒素；而慈禧则奢靡成性，且喜服戏装，嗜听戏成癖。因而太监安得海等乘机攫财，恣为奸利，遂怂恿慈禧建造戏园，土木雕绘，穷极工巧。又广征南北诸名伶，排日演试。近今生荣死哀之大名谭叫天，即诞生于是时者也。安既以奢侈中慈禧意，权力渐次增长，顾尚碍于慈安之守正，不敢公然纵欲，言官亦弹劾屡起。慈禧虽恶之，而为名誉计，不得不敷衍嘉纳，以掩饰慈安耳目。慈安所信任者，为恭亲王奕䜣。一日，恭王闻安得海等有滥窃贡物，为慈禧裁量戏服之举动，以为大背祖法，密奏于慈安。为先发制人之计，乃下谕曰：

> 据御史贾铎奏"风闻内务府有太监演戏，将库存进贡缎匹裁作戏衣。每演一日，赏费几至千金。请饬速行禁止，用以杜渐防微"等语。上年七月，因皇帝将次释服，文宗显皇帝梓宫尚未永远奉安，曾特降谕旨，将一切应行庆典，酌议停止，所有升平署岁时照例供奉，俟山陵奉安后，候旨遵行，并将咸丰十年所传之民籍人等，永远裁革。原以皇帝冲龄践阼，必宜绝戏渝之渐，戒奢侈之萌。乃本日据贾铎奏称"风闻太监演戏，费至千金，并有用库存缎匹裁作戏衣"之事。览奏实堪骇异。方今各省军务未平，百姓疮痍满目，库帑支绌，国用不充，先帝山陵未安，梓宫在殡，兴言及此，隐痛实殷，又何至有该御史折内所称情事？况库存银缎，有数可稽，非奏准不能擅动。兹事可断其必无，惟深宫耳目，恐难周知；外间传闻，必非无自，难保无不肖太监人等，假名在外招摇，亦不可不防其渐。著总管内务府大臣等严密稽察。如果实有其事，即著从严究办，毋得稍有瞻徇，致干咎戾。皇帝典学之余，务当亲近正人，讲求治道。倘或左右近习，恣为娱耳悦目之事，冒贡非几，所系实非浅鲜。并著该大臣等随时查察，责成总管太监认真严禁所属。嗣后各处太监，如有似此肆意妄行，在外倚势招摇等事，并著步军统领衙门一体拏办。总管太监不能举发，定将该总管太监革退，从重治罪；若总管内务府大臣不加查察，别经发觉，必将该大臣等严加惩处。其各懔遵毋忽。此旨并著敬事房、内务府各录一通。敬谨存记。

慈安之下此谕颇有回护慈禧之处，一则体面攸关，一则权势旁落。既存顾忌之意，便不得不吞吐其词也，而不知慈禧之衔慈安，于此益甚。

宫中相传慈禧之怨慈安，实不始于垂帘时代。当文宗初幸慈禧之日，颇有惑溺之象。《长恨歌》中所谓"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者，仿佛似之。清宫故事，凡皇上宿某处，御某妃嫔，备有册籍，报知皇后。皇后有权稽考，其不合格者，予以杖斥。而内监之承伺某处者，亦有权届时于寝门外诵祖训，皇帝必披衣起，跪而听受，至命驾出朝乃止。一日，文宗正宿慈禧所，数日不坐朝。慈安稔其状，乃顶祖训至宫门正跪，命内监请帝起，敬听祖训。文宗惊跣而出，亟止之曰："勿复尔尔，予即视朝。"辇既驾，匆遽间不及顾慈禧处分矣。及登殿，忽忆后有权杖斥事，乃顿足曰："苟如是，兰儿危矣。"兰儿者，慈禧小名也。草草见诸臣已，即命驾还宫，亟问皇后所在。或对以坤宁宫，知事且变，盖坤宁宫者，皇后行大赏罚之所也。文宗疾驰往，则慈安方正中坐，慈禧长跽于下。慈安正历数其过，命杖将笞辱之。文宗大呼曰："请皇后免责，兰儿已有娠矣。"后闻之，瞿然下坐曰："帝胡不早言？吾之杖伊，遵祖制也；受杖堕娠，失祖训矣。皇上春秋虽盛，储宫未备，吾安可守一训而失列祖列宗万世之遗意哉？"因涕泣久之，遂勿杖。自是慈禧严惮慈安，不复敢导上以纵欲，然衔恨实自此始。

同治八年，又有慈安与恭王协议惩办安得海一事。初，安得海倚其势焰，凌轹王公大臣，无所不至。朝臣皆侧目，而恭王尤甚。会恭王请见慈禧，慈禧方与安得海谈话，辞不见。恭王怒，退语所亲，非杀安不足以对祖宗、振朝纲也。未几，慈禧竟私命安往山东，将下江南，织办龙衣锦段，沿途骚扰逼勒，有司不能禁。时山东巡抚丁宝桢颇骨鲠，以安冒太后名，侵官扰民，发愤欲诛之。知恭王与慈安能持正，乃密报恭王请训。方丁摺文到京时，慈禧正观剧取乐。恭王乃立请见慈安，拟定谕旨，慈安画诺已，驰谕下山东，许丁宝桢速即就地正法，不必解京审讯。临发时，慈安私语恭王曰："此举必得罪西太后，将来或甘心谋我，亦未可知。虽然，为国事计，不得不尔。"语次颇露懊丧之色，知平日之无可奈何于慈禧已久也。谕往，丁文诚即杀安。谕略谓：

> 据丁宝桢奏太监在外招摇煽惑一摺，德州知州赵新禀称"七月间有安姓太监，乘坐太平船二

只，声势炫赫，自称奉旨差遣，织办龙衣。船上有日形三足乌旗一面，船旁有龙凤旗帜，带有男女多人，并有女乐，品竹调丝，两岸观者如堵。又称本月二十一日系该太监生辰，中设龙衣，男女罗拜。该州正在访拏间，船已扬帆南下。该抚已饬东昌、济宁各府州饬属跟踪追捕"等语。览奏深堪骇异，该太监擅自远出，并有各种不法情事者，不从严惩办，何以肃宫禁而儆效尤？著马新贻、张之万、丁昌日、丁宝桢迅速遴派干员，于所属地方，将六品蓝翎安姓太监严密查拏。令随从人等指证确实，毋庸审讯，即行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饰。如该太监闻风折回直境，即著曾国藩一体严拏正法。倘有疏纵，惟该督抚是问。其随从人等，有迹近匪类者，并着严拏，分别惩办，毋庸再行请旨。将此由六百里各密谕知之。

此谕既出，慈禧方酣嬉于戏剧，未之知也。故丁文诚得行其志，慈禧不及援阻。安诛后十日，慈安复命恭王拟第二谕，曰：

> 本月初三日，丁宝桢奏：据德州知州赵新禀称，有安姓太监乘坐大船，捏称钦差，织办龙衣，船旁插有龙凤旗帜，携带男女多人，沿途招摇煽惑，居民惊骇等情。当经谕令直隶、山东、江苏各督抚派员查拏，即行正法。兹据丁宝桢奏，已于泰安县地方将该犯安得海拏获，遵旨正法。其随从人等，本日已谕令丁宝桢分别严行惩办。我朝家法相承，整饬宦寺，有犯必惩，纲纪至严，每遇有在外招摇生事者，无不立治其罪，乃该太监安得海，竟敢如此胆大妄为，种种不法，实属罪有应得。经此次严惩后，各太监自当益知儆惧。仍著总管内务府大臣严饬总管太监等，嗣后务将所管太监严加约束，俾各勤慎当差。如有不安本分，出外滋事者，除将本犯照例治罪外，定将该管太监一并惩办。并通谕直省各督抚严饬所属，遇有太监冒称奉差等事，无论已未犯法，立即锁拏，奏明惩治，毋稍宽纵。

西后既睹此谕，虽亦无可如何，而慈安之不敢斥言慈禧之过，婉曲规避，煞费苦心。然可知其仁而不武、大权旁落之渐，可为寒心也。慈禧果老羞成怒，竟提出质问以向慈安，以为不与己商，未免轻视，大有悻悻之态。慈安非特不能侃侃与辨，且惊惧不胜，至谢以事系恭王所主持而后已。懦哉，慈安！然而小人之心，遇让则夺，彼退则此进。昔日之待慈安谦而有礼者，今则攘臂摘权，绝不愧怍。以为彼既自开先例，我更无容多让。自是厥后，慈安拱手就范，不敢与争，且生命亦寄于彼人之手，恭王更惴惴，不复敢为慈安画一策矣。未几而有同治帝崩，慈禧专擅，立奕谖之子载湉为光绪帝事。

同治帝以游冶致疾，遂夭其年。时皇后虽有孕，尚无他皇嗣。两宫皇太后议立新帝于养心殿，王公大臣宗室等咸在。慈安本属意恭王之子，欲于会议发表己意，然讷于口，期期未可也。慈禧即儳言曰："皇后虽已有孕，不知何日诞生。皇位不能久悬，宜即议立嗣君。"恭王抗声曰："皇后诞生期当不久，应暂秘不发丧。如生皇子，自当嗣立；如生女，议立新帝未晚也。"众似赞同此议，慈禧曰："不可。今南方未靖，中朝无主，何以安镇人心？国本动摇，良非细故。"军机大臣皆称是。慈安至此，始不得不言，乃曰："据我之意，恭王之子可以承袭大统。"恭王闻之，叩首言不敢。慈安简单之词气，遂为所沮。在恭王谦退不敢，而慈安又久慑于慈禧，一语才发，其气顿馁。慈禧目无全牛，知此事可以力取，方顾问宗室载淇。慈安乘势又言曰："依承袭之正序，应立溥伦为大行皇帝之嗣子。"溥伦者，载淇之子也，载淇亦叩首言不敢。慈禧正色曰："姑舍是，尔为奕谟后，乃继冢嗣者，于前史有此例乎？"恭王沈吟曰："明之英宗为然。"慈禧本熟于史事，乃曰："此例不祥。英宗之立，乃孙妃欺主之行为。且英宗在位时，国家不宁，曾为蒙古军队所执。其后回国，国中已立其弟。经历八年，乃更夺之。"语次，转谓慈安曰："据我之意，当立奕谖之子载湉。宜速断，不可延误。"慈安默然，意似不可，而难于启齿。恭王独勃然作色曰："立长一节，独可岸然不顾耶？"慈禧曰："苟不决，可以投名之法定之。"慈安亦颔之，绝无异言。于是各拈阄入一小瓯中，及揭晓，则醇王等投溥伦，有三人投恭王之子，其余皆如慈禧意。盖慈禧逆知其党必占优胜，事前早有预备，临时故示人以公允耳，慈安犹以为天意也。

慈禧既立光绪帝，权力浸炽，驯至公然与诸伶谈谑，恬不为怪，惟尚不敢使慈安知。旋婴疾不视朝，历久未痊。慈安念其有决择才，辄往就商，且藉存问以联络情谊。一日尚早，慈安驾忽至，侍御皆出不意，未及报知，慈安亦摇手，禁勿声。盖体恤病者，恐其惊扰也。将履寝室，帘幕沉沉，似闻气息如乳腥，亦不之辨。既入，慈禧横卧榻上，一男子似伶人服装者，为之抚肤捶腰，意甚狎亵。慈安本不易怒，至是目睹怪现状，不觉气愤填膺，勃不可遏，立斥内监曳伶人出，厉声数慈禧之罪，且曰："吾受先皇帝遗诏，本应翦除，顾念尔才堪臂助，且情如姊妹，何忍下此辣手？今尔乃不恤人言至此耶？不速改，吾终不能以私情废公义。"语未毕，慈禧涕泗交颐，长跽乞命，慈安亦涕泣良久。慈禧矢言改悔，苟萌故态，愿膏斧钺。慈安以为恳挚，反劝慰之，立命赐伶人死。伶人者，金姓，后于慈禧没后，其家人始敢泄其详也。相传慈禧久病，实系生育血崩，医治均罔效，后得吉林省所贡人参数枝，钜如婴孩者，煎汤服之，始奏霍然。而金伶之案，实发于其将痊时也。自是慈安以为慈禧必感予之不杀，改过自新，且可热心助予治理；而慈禧则以为彼乃发我之覆若此，我不先声夺人，制其死命，后此尚有我自由地步耶，于是极恶至惨之剧出矣。先是，慈安喜小食，常以点心盒自随，觉饥则任意取食，其间糕饼、饽饽、寒具之属罔不备。慈禧窥之

稔，乃乘间言有膳夫能制小食，颇极精致，愿献薄物，求太后鉴赏。慈安以为爱己，喜而受之。既食，适值召见军机之期，遂出坐朝。是时光绪辛亥春三月十日也，进见者为枢府王大臣恭亲王奕䜣、大学士左宗棠、尚书王文韶、协办大学士李鸿藻等。俱言确见慈安御容和怡，无婴疾色，但两颊微赤，状如半醺，亦不以为异也。军机诸臣退，已午后四钟，内廷忽传孝贞太后崩，命枢府诸人速进议，诸大臣惊骇欲绝。故事：凡帝、后疾，传御医，先诏军机悉其事，医方药剂，悉由军机检视。今突如其来，既未传医，更无方剂，自当疑怪。诸臣入至慈安宫，见慈禧坐矮椅，目视慈安小殓，且从容自语曰："东太后向无疾，日来未见动静，何忽暴变至此？"语时，微作泣声。诸臣皆顿首慰解，绝无一人敢诘问病状者。恭王亦畏慈禧之焰，至是皆噤若寒蝉，草草成丧礼而已。凡后妃毙，必传戚属入内瞻视后，始小殓。此例行之已久，独慈禧后不令人召钮钴禄氏椒房之族入宫，群臣亦无敢一言者。盖慑于慈禧之威，或甘为死党者甚伙也。噫！东宫太后之尊，而一旦为人致毙，如封羊犬，无片纸只字为讼冤者。于以觇慈禧之势力，亦可卜清祚之将倾。

阎文介方正

同治间，鄙中啧啧道阎文介轶事，谓近世强项者流，无出其右。嗣有友人某述其详，则执法不阿，使官文恭为之屈膝者也。先是，胡文忠既薨，官文恭为总督，新繁严渭春中丞树森，继文忠为巡抚。严公原籍渭南，盩厔李午山宗焘知武昌府，皆文介乡人也。夙知文介严峻，咸敬畏之。而官阘茸素著，且多嗜好，惟尚知畏惮正人，不敢自恣耳。故事：两司必兼督抚总营务处衔，故能节制诸将领。某弁者，文恭之娈童也。文恭宠之甚，令带卫队，且保其秩至副将，某居之不疑，赫然大将威风矣。平时无所不为，视两司蔑如也。一日，帅亲兵数人，闯城外居民家，奸其处女。女哭詈不从，某以刀环筑杀之而逸。其父母入城呼冤，府县皆莫敢谁何。文介闻之，震怒，立上谒督署，索某弁惩治。某弁知文介夙有铁面名，必无邀赦之希望也，先入督署，求救于文恭，文恭匿之。有顷，文介晋谒，文恭辞以疾。文介称有要事，必欲面陈，如中堂不可以风，即卧室就见亦无妨。阍者出，固拒之。文介曰："然则中堂病必有痊时，俟其痊，必当传见，吾久居此以待可耳。"命从者自舆中以襆被出，曰："吾即以司道官厅为藩司行署矣。"凡卧起于官厅者三日夜。文恭嘱司道劝之归署。必不可。文恭始大窘，以严、李俱文介同乡，急命材官延之至，浼为调人，而自于屏后窃听之。二公譬谕百端，文介终不屈，誓不得某弁伸国法不止。文恭无所为计，乃自出相见，出即长跽，文介岸然仰视，不为动。严公乃正色曰："丹初亦太甚矣。中堂不惜屈体至此，公独不能稍开一面网乎？"文介不得已，始趋扶文恭起，与要约，立斥某弁职，令健儿解归原籍，立启行，无许片刻逗遛。文恭悉允诺，乃呼某弁出，令顿首文介前，谢再生恩。文介忽变色，叱健儿执某弁，诣阶下，褫其衣，重杖四十。杖毕，立发遣以行。历三小时而事毕，始诣文恭势，长揖谢罪。自是，文恭益严惮文介，然倚重愈甚。久之，密疏保奏，巡抚山东。虽为调虎离山计，亦以见文恭之尚能崇拜善人也。

四春琐谭 五则

文宗渔色于圆明园一隅，暗藏春色，谓之四春，世竞传之，中惟牡丹春为最艳媚。春本苏人小家碧玉也。山塘月满，独占风流，艳名噪里巷，纨绔子无不垂涎。旋有广陵盐商某者，因事来吴门，见春艳之，介蜂媒蝶使，得暗探骊珠，挥霍不下数千金矣。满拟金屋藏娇，载之返绿杨城郭。女母闻盐商豪富，所索金意未慊，否则须与偕行，倚钱树子为养老计。盐商恶其愿太奢，置不理。而某部郎适衔使命莅苏，已取某内监密嘱，物行吴门佳丽。偶见春于虎邱，诧曰："此奇货也。"辗转探得盐商与女母交涉状，乃使媒媪谓之曰："京中有贵人纳妾，钜资所不惜。苟允诺，保汝老妪吃着不尽也。"女母意动，女似不愿。嗣为媒媪甘言怂恿，竟获首肯，乃载与俱北。既抵京，入一府第，仆从喧赫，锦衣玉食，无所事事，且不睹所谓主人者，只见姊妹行四五人，衣服容貌，与己相类。心大异之，疑为勾栏，顾不令应客，益不可解。居月余，忽诸仆传令仓皇，云送诸美人入园矣。车马喧阗，相送俱去，惘惘不知所往。及届，则池馆清幽，水木明瑟，一巨丽之园亭也。无何，主翁命人拜，科头箕踞，状至倨傲。仆辈衣冠亦异常人，称主人为"佛爷"，诸女始觉有异。及归房栊，殊无婢媪，往来奔走者悉系奇服之仆辈。私询之，始知主翁实当今之第一人也。诸女或以为大戚，盖习闻入宫者不能复出，非特父母亲属，不获临存；即偶欲自由问候旧人，及外出游散，俱在禁止之列。因窃窃议欲私遁，然园以外之天地，目所未经，修路漫漫，去将安之？不得不望而生怯。中有广陵女子，韶年稚齿，颇跳荡自喜，郁郁居此，不惯束缚，乃欲尝试其卷逃之小技。因贿内侍辈求导引，乘夜欲遁去。内侍伪应之，飞报于西后。盖西后本不慊此等汉女，方日伺其衅，以为排斥之地。得此消息大喜，立遣侍卫追缉之。不三小时，如虎捕羊，招胥而至，西后立命绞死。文宗闻之，欲驰救，业已无及。自是诸女胆裂，无敢作越步想者。牡丹春最慧黠，乃谓诸女曰："吾辈服装有特别辨认，故一出门，不复可掩饰。今与诸姊妹约，悉改服旗装，佛爷虽不喜，然偶一为之，亦可博其欢心。此后时时试服之，则左右不疑，一旦有变，吾辈服此出园，与他宫人厮混，则追者难于别认矣。"诸女闻之，疑信参半。牡丹春则毅然行其计，文宗见之，果不甚悦。盖文宗本以厌满喜汉，故罗致吴下群娃为娱目计。牡丹春独触其忌，遂致失宠。西后闻之，

以为牡丹春有心向化，颇懈其伺察；且知失宠，益心喜。无顷，英法联军变起，牡丹春因贿通内侍，先获确耗。乃改服装，杂西后宫女中出，竟得脱归吴下，嫁一士人为妻。

海棠春乃大同一女伶，名玉喜，常演剧于津门，工青衣，尤擅闺贴，且能琵琶、羌笛，捧场者咸属王孙贵胄，其父师宝若连城，虽万金不与易也。每一登场，莫不啧啧慕色艺，月金之昂，占津门第一。有士人某者，颇风流自赏，骤睹之，不觉色授魂与，因日坐前席以觇声容，风雨寒暑无间。年余，家已落，夷然不顾也。士人固美姿容，善修饰，玉喜常见其独坐谛听，心窃异之，既而无日不然。会天暑，入座者稍稀，士人巍然无倦容。玉喜翩然下，殷勤献茶，问姓名。士人大惊。盖此系伶人待熟魏之礼也。玉喜告以己之居址，邀客过从。士人骤膺宠遇，感激不知所云。四座皆属耳目，疑士人为豪客，因玉喜于平时不甚肯应客也。语既毕，玉喜翩然出。士人惘惘如有所失，念已日措观剧，资已将告竭，为亲友揶揄。今入彼室，虽不挥霍，亦应花费，阿堵物将何所出？然念美人厚意不可负，拼孤注一掷，以偿金诺。遂解所服纱袍入质库，得金数饼入囊中，而易以葛衣。既往，玉喜欢迎备至。诸侍婢咸愕然，盖讶士人既系生张，兼之服御甚朴也。玉喜笑语同人曰："此南中名士，某大老犹敬礼之，吾侪敢不喜其莅止耶？"遂命酒宴之，殷勤酬劝，笑语甚密。士人踧踖不安，玉喜慰解之曰："自妾见君占前席，几年余矣。虽未通辞，音容实已甚稔，吾两人所谓神交也。君固多情，妾亦非不能解事者。宜及闲暇，尽此一夕之欢。君客中岑寂，即时时过我一谈，未尝不于君有裨。君以为何如？"士人曰："崇拜仙仪，有如饥渴。'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此徒夸夫艺耳。若卿则更擅仙姿，绝非凡体，鲰生何福，得亲芳泽。前此抱愿弥奢，岂敢唐突？今蒙不弃，辱承招致，此实天假之缘，意外之遇也。鲰生有神魂颠倒而已，自惭形秽，何以克当？愿卿自重。"玉喜正色曰："是何言欤？相君丰采，岂长贫贱者。况奇才养晦，识者自知，孰谓我辈中遂无眼法耶？彼龌龊纨绔，虽炫多金，吾视之犹傀儡。君勿过谦，妾一歌场贱物耳。君他日贵，视妾何足齿数？但愿一念风尘中尚有此伤心人耳。"语次，若有泪痕。士人亦凄然起谢。宴罢，士人探囊欲犒侍者，玉喜遽起止之曰："勿尔。妾已代办久矣。"且揽袪附耳曰："妾顷见君服纱袍，得毋易金耶？为妾故，致劳心计，视妾何如人？后勿复尔。"士人唯唯。献茶果已，又复纵谈。士人欲辞去，玉喜殊恋恋，既而妨于侍婢，乃嘱："明日有事，后日晚间必来，勿劳久盼也！"士人诺之。将出，玉喜以一物私置怀中，珍重而别。归展见之，黄金重十笏也。自是士人每往，玉喜必有所赠。士人不肯受，玉喜曰："子独无挹注法乎？"士人悟，乃即以其金为犒资，夜度者屡矣，侍婢以为豪。积金日多，玉喜促士人为脱籍计。士人恐大妇不容，欲为别营金屋，思获一部差，方可措办。忽某内侍携巨金至津，啖其母与师云："某贵人府特选，重聘所勿惜。"母遽许之。遂入圆明园，曰"海棠春"。玉喜终思士人不置，年余，郁郁致疾，玉损香销，未及遭焚园之惨也。

某大僚有婢饶于姿，肌肤莹泽如羊脂玉，颊晕朝霞，天然妩媚。某大僚涎之久，欲置簉室。大妇防之甚严，不得遂。有内务府散秩大臣宗室子者，大僚戚串也。偶谳内寝，见婢捧觞，诧曰："此尤物也。况凌波微步者耶，可谓婢中翘楚矣。"因附耳与某大僚私语。某大僚曰："果如是，吾何惜牺牲一婢？"宗室子笑曰："吾明日当偕内侍来。"大僚允诺，乃入语其妻，以为献媚计。盖大僚固有季常癖者也，而不知其意实在梯荣。无何，迁延数日，内侍不来，宗室子往热河差遣矣。某僚私念，官虽未获，苟留艳婢，计亦良得。因语妻以事机相左，殆亦前缘，微露列诸小星意。妻怒曰："子不长进，乃近禁脔，行见子为乞儿矣。"乃愤然出，自往谒宗室子之福晋。福晋因出入宫闱，常通内线者。乃曰："吾固闻之，吾夫太汗漫，乃不注意。吾当自往探消息。"大僚妻再四恳托而返，指斥大僚为欺君罔上，大肆诟厉，大僚谢罪，不敢辨。明日，福晋至矣，偕内侍数人，谛审婢之发肤形态无不至。既而色然喜曰："此当系万选之青钱也。"问价几何，大僚妻曰："此臣下所应献者，敢受值耶？"乃饰以鲜衣，缀以珍玩，约加附数千金，始载与俱行。濒登舆，大僚妻强拉大僚共拜之，曰："诸事奉恳，一生荣辱，凭汝口也。"婢亦首肯。既入园，果蒙宠幸，曰"杏花春"。未几，大僚外任封疆，获资甚钜焉。

文宗嗜饮，每醉必盛怒，每怒必有一二内侍或宫女遭殃，其甚则虽所宠爱者，亦遭戮辱。幸免于死，及醒而悔，必宠爱有加，多所赏赐以偿其苦痛。然未几而醉，则故态复萌矣。其已被杀或棰挞几死者，醒后亦知怜惜，辄预戒人遇醉勿侍左右。然苟宣召，又不敢不往也。惟杏花春始终未尝为所摧折，偶有诃责，一二语即解。盖杏花春媚态天然，不假修饰，凡见者皆觉心花怒放，虽愤恨正盛，无不一见即消。而文宗之嬖杏花春，更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故醉后虽郁怒欲发，杏花春绰约而前，上必狎抱之曰："此朕如意珠也。"其或偶加以喑呜叱咤，杏花春却行惴颤，状至可怜，虽不启齿，上必反语曰："个妮子胆怯哉，生小殆未经风雨也。"以故凡遇上醉，诸姬必膜拜顶礼，咸求杏花春为代表，蕲免谴责。众皆称杏花春为"欢喜佛"，或云"刘海喜"，杏花春亦不以为忤也。性柔婉笃顺，上下无不怜爱，虽西后极妒，亦云："我见犹怜，无可奈何。"顾有一癖，则爱财如命。平居设一扑满，凡赐金钱，必藏弃之，既入即不令复出，虽诱引逼迫，俱可置之不理。上知其如此，珍赏常过于他人，而杏花春辄自言贫甚。人或知其机密，反唇相稽，则曰："是区区者，何足言财，聊备游戏耳。他日苟有进，不使睹金玉满堂不止。"其贪如此。每遇

人淑慎无所争，及计较锱铢，必悻悻然见于词色。人以故衔之，致相窃议曰："闻彼为婢子，诚哉，其婢子也。"惜秉慧美之质，而习俗所移，虽至贪极鄙而不惜，殆所见者小，而又加以不学欤。每遇上醉，众挽为代表，彼必需索贿金，不满欲壑，则且迟迟不肯应召。至事急，仍必如其所索以偿之而后已。见者既惯，必摒挡一切速偿之，知与斤斤无幸也。西后知其有守钱虏癖，而窥其囊颇富，乃嗾他姬诱与六博。杏花春不知其诈，昕夕从事，兴高采烈。初多博进，追其终局，则负筹累累，居然垂千金矣。意大窘，声言："力不能支，吾不认博负。"正扰攘间，帝驾适来，问所以，曰："杏花春之负金，朕应为之偿，毋喧聒也。"众见上已任此，遂不敢有言，杏花春意张甚。此后凡有博负，辄故故不偿以待上命；博进则囊之去。众故候上醉时向索，欲以激上怒。抑知上反斥诸姬之不应力索，不责杏花春也。杏花春所积，不下十余万金。尝托心腹内侍挽其主母代为存贮取息。又恐干没，乃声言必立券契。主母以为不信己，颇愤怼，不愿为之经理。杏花春知不合理，乃出千金为寿。主母益怒曰："吾非贪得无厌者，奈何以此相尝试耶？"后杏花春卒为其子说项，得一郎官始已。及焚园之变，杏花春以金多，为西后侍者所垂涎，竟戕之而夺其所有。

车驾出宣武门，偶过某桥下，遥瞻浣衣女子甚丽，以诘内监。内监乃遣人四出侦之，知为某孀妇女，曰："是易图也。"乃赍金往说之。孀妇拒之曰："妾不愿金，且吾女罗敷也。贵人亦知礼，安能逼良为贱？"内监怒曰："尔一妇人，乃斗胆若此，独敢抗天子之命耶？"妇色然曰："妾知谁为天子？妾知守礼与信而已。既自有夫，谁可夺者？速去！毋溷我。"内监嗤之以鼻曰："行见不出十小时，立破尔家。"孀妇方欲有言，女遽止之曰："胡为以唇舌贾祸？"孀妇始默然，内监亦去。女谓孀母曰："彼必复来，儿不避，恐陷于不测之祸，不如往姨家暂居。"母亦谓然。迨晚，数内监汹汹入，破扉折棂，备极凶悍，势在得女，则挟与俱去。无何，终不可得，乃牵孀妇行，将押其母以易女。孀妇号泣以从，市人咸酸鼻。女闻之，欲出救母，姨曰："否！否！是自罹于网也。彼等但恫喝术耳，必不敢谁何汝母。吾以为乘此时招汝婿来，既成婚，偕往求释母，则官中人亦当论情，法决不能强离人夫妇也。"女然其议。亟嘱媒氏往告婿，则南游未归，且罔识其踪迹所在，意大沮丧。而内侍哄然日相逼，势无术可以解免。女愤欲觅死，姨氏恐祸及己，乃绐之曰："此间风声渐恶，彼辈探知吾匿汝，灭门之祸即在旦夕。若汝以自杀了事，是更葬送吾一家也。吾意汝不如姑往某尼庵中，作带发优婆夷。内侍虽悍，岂能强夺方外人？而吾亦得脱去干系，宁不大佳？"女寻思无计，勉从其议，即往西山某尼庵受戒，曰："薄命如此，恐终无破镜重圆之日。不如长斋绣佛，以了余生。"遂毅然祝发，作比邱尼妆矣。盖数日前有人传说，婿已在南省遇匪，为匪所戕。道路为兵燹所梗，虽不能必其确否，然可决其北来无期也。女既居尼庵，殊亦无苦。一日，有高轩驷马过门，云贵人住止。诸尼俱披袈裟出迎，女独以耽静不出。无何，贵人入，翠华招展，知为至尊。诸尼伏地呼佛爷，女自帘隙窥之，身颤欲仆。忽上有所见，乃曰："帘中有人影，何也？"内侍应声牵女出。女心急足违，泪下如雨。上谛视之曰："此尼非个中人，似曾相识。且绮年玉貌，何苦而甘岑寂耶？"女言："夫流落南中，生死未卜，母为官事所羁。自知命薄，愿事焚修，不愿问人间繁华事也。"上笑曰："以子才貌，岂老于空门者？"顾命内侍以舆来，舁此女尼入园，安置某殿，善视之，勿令有所苦。诸内侍唯唯，女号泣不从。上自抚慰之，且言："尔姑往彼。苟有志，决不相强。"既而女至园中，仍矢志不肯应上命。每上临幸，辄跪地不复起。上赐以"陀罗春"之名。然终焚园之日，凡八月余，上率未一幸也。事亟，女投池死。

垂帘波影录　十则

文宗幸热河，仓卒驾崩，时载垣、端华、肃顺等杖策立幼帝，慈安太后实无意于垂帘干政也。慈禧心不能平，乃与其侄荣禄等设计，宣布肃顺等专擅之罪，骈诛之，于是两宫听政之局大定。慈安性长厚，事不专决。慈禧窥见其隐，渐思侵越，顾惮其持正，未敢发也。会安得海事起，慈禧衔其专杀，竟敢直言诘责。慈安恧于应付，乃尽诿之恭王。由是慈禧用斩钢截铁之手段，离散其党羽矣。恭王既知慈禧有龁龁意，益不敢效忠于慈安，转反而亲事慈禧。慈禧沾沾自喜，权力大增长。迨光绪帝立，自慈禧之意，而大权独揽，慈安直尸位而已，其后竟以诘责慈禧之失，致遭惨毒(事见前)。顾宫闱事秘，莫能佐证，然光绪帝之倾向慈安，而不慊于慈禧，其事业已表见。慈禧之汲汲欲甘心于东宫者，盖是故也。而其逼之使不得不出于此者，当时传说尚有两种原因。一光绪六年东陵致祭之事。慈安心恶慈禧之僭越，知其必有偭规错矩之举动，乃先与恭王协商，于祭祀时，须居慈禧之首。及抵陵寝，慈禧果欲与慈安并列，不肯稍后，慈安乃与之争论极剧。慈安谓慈禧在咸丰时，不过一妃，其升为太后，乃在咸丰帝宾天之后。既为妃嫔，则祭祀时依礼宜居旁稍下，而己左次尊贵之位，则应虚之，以处已死之中宫。盖中宫虽先帝而薨，其名位则为帝之正后也。慈禧艴然不允，谓己既并坐垂帘，母仪天下已久，而又辱以妃嫔之位，殊非情礼之正；且知此事为恭王所主张，坚不肯让，其后卒照慈禧之意而行。然在慈禧终不满意，以为当祖宗陵寝之地，稠人广众之前，无端争执，既不大雅，更属亵尊，因愈不悦东宫，且有去恭王之意。其二则光绪七年诃斥李莲英之事。初，慈禧宠信李莲英甚至，使为总管太监。李渐骄横，惟慈禧之言是听。外此则恣睢暴戾，莫敢谁何。久之，并侵及慈安，慈安积不能平。一日，慈安辇

过某殿，莲英方与诸小黄门臂鹰角力。慈安行已近，置若罔闻。及慈安呼使来，莲英方瞿然跪安，然色亦骄泰，绝无儆惧意。慈安竟面斥其妄，语甚激切，莲英始谢罪。慈安欲杖责之，左右为之缓颊始止。盖左右亦知投鼠忌器，恐触慈禧之怒也。慈安益愤懑，顾谓近侍曰："二百年祖训安在？竟败于竖子之手耶？是不可不以争。"乃立命往慈禧所，正色数之曰："李莲英一内竖耳，纵有才，亦宜顾祖宗法度，稍示限制，奈何听其无礼？且彼固事西后，若其职分，是东西宫自当一律敬畏。今其心目中止有西后，竟不知有东后，设其位更有亚于东后者，则所受揶揄，又将如何？且宫中业如是，若出对大臣亦复骄横不法，尚复成何国体？"又曰："外间称李莲英至有'九千岁'之名。内监如是，殷鉴不远明末之魏忠贤，亦复何以异是？"慈禧曰："李莲英一奴才耳。太后欲捽而去之，如封羊豕，在我亦安能庇护？外间谣传，安可尽信？太后倘不愤，欲如何则如何耳，奈何无故责人？"慈安曰："奴才者，西后之奴才，他人安得干预？尔既安之，在我亦何必哓哓？但西后盛名为一竖子所败，不禁深为扼腕耳。"慈禧知其怒甚，遂拂袖他顾，慈安亦振衣遽去。不数日，即有慈安暴崩之事。

东西两宫之龃龉，更有关于荣禄进退事者，亦一要案，且趣闻也。先是，慈禧之用荣禄，以排摈载垣、端、肃之阴谋，深资臂助。慈禧亦最信任荣之忠悃，令其总管内务府，出入掖庭，如家人子礼。同治帝既大行，后殉节以终，而妃嫔尚有存者。一曰懿妃，年仅逾笄，貌极妍美，常供奉西太后宫，给事左右。荣禄与太后语机密，辄至夜分；或太后方偃息，则懿妃为之传递消息，以是极稔。荣为人便给儇巧，善伺人意。懿妃有疑难事，必就与商榷。以故极为相得，居恒往来帷闼，坐谈笑语，了无所忌。慈禧虽知之，以两人同为己之心腹，不过问也。慈安有族侄女曰七格格者，亦常在宫中奔走随侍，貌美性慧。时至慈禧所，慈禧亦爱之。一日，偶衔慈安命，至慈禧处索某督章奏，值慈禧昼寝，乃退入懿妃室，谋所以通报者。足甫及阈，侍者止之。知有异，急止足伫立窗外，闻男子笑语声甚亵。有倾，侍者始延入。懿妃颜赪神乱，大异曩昔。七格格故与密谭，良久不去。且夙知荣常在懿所，乃故恬之曰："妹有事欲恳荣爷，惜今日不相晤，何机缘之悭也？"懿恐其诈，乱以他语。七格格念不止，懿曰："彼在太后所，招之来可耳，复何难哉？"七格格故作昵态以恳之，旋侍者果偕荣入。七格格亦稔荣，乃东鳞西爪以示意。荣不觉技痒，丑态尽露。良久，七格格始奉慈禧命召入。致命毕，乃复奏曰："顷至懿所，本求代达，忽值荣爷在彼，殊羞启齿。侍者罔不笑儿怯，实儿不惯见此事也。"慈禧色然骇曰："荣在彼何为？乃暧昧若此？"七格格佯低鬟不语，若甚羞惭不可说者。慈禧颔之，七格格遂辞出。慈禧立召荣、懿入，数之曰："子二人恃吾优容，遂不避嫌疑若此。今为东宫所知，明日必有章奏，吾不复能庇二人矣，盍速自谋？无待刑法之及身也。"二人碰头，汗出如沈，求佛爷恩恕，慈禧曰："东宫日伺吾隙，惟恐不及，幼帝亦将持我短长。今日之事，尔辈不谨如此，明日若无言者，吾尚听之，后当炯戒；设有言者，吾身无完肤，岂能庇尔辈耶？"荣与懿始谢恩，退俟命。无何，早朝罢，慈禧召荣至，掷一折示之。则帝师翁同龢历述慈禧侈靡，并袒护私亲，且及荣懿嫌疑事，请明正典刑。慈禧厉声曰："何如？尔辈不谨，牵率老夫矣。"荣伏地请罪，慈禧怒未已，宫婢报懿妃已自尽。慈禧曰："也管不得。"立命褫荣禄职，交部议处。部臣仰体慈禧意，仅予"永不叙用"字样。荣禄遂投闲散，为七年之久。慈禧念心腹隔绝，常怀愤懑，以祸由慈安，故衔恨益深。其后慈安崩，卒起用荣禄，且越加宠任。懿妃亦复封号，以为昭雪也。翁师傅以戊戌新政之变被黜。

慈安崩，慈禧恐人以暴疾疑己，乃命拟恳挚之遗诏，以掩饰耳目。文曰：

> 予以薄德，祗承文宗显皇帝册命，备位宫壶。迨穆宗毅皇帝寅绍丕基，孝思肫笃，承欢奉养，必敬必诚。今皇帝入缵大统，视膳问安，秉性诚孝。且自御极以来，典学维勤，克懋敬德，予心弥深欣慰。虽当时事多艰，旰宵勤政，然幸体气素称强健，或冀克享遐龄，得资颐养。本月初九，偶染微疴，皇帝侍药问安，祈予速痊。不意初十日病势陡重，延至戌时，神忽渐散，遂至弥留，年四十有五。母仪尊养，垂二十年。屡逢庆典，迭晋徽称，夫复何憾？第念皇帝遭兹大故，自极哀伤。惟人主一身，关系天下，务当勉节哀思，一以国事为重，以仰慰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教育之心。中外文武，恪供厥职，共襄郅治，予灵爽实与嘉之。其丧服酌遵旧典，皇帝持服二十七日而除。大祀固不可疏，群祀亦不可辍。再予以俭约朴素为宫闱先，一切事关典礼，固不容矫从抑损。至于饰终遗物，有可从俭约者，务惜物力，即所以副予之素愿也。故兹诏谕，其各遵行。

慈禧于王大臣中所最忌者为恭王奕䜣，以其位尊权重，而党于慈安，时与己龁龁故也。然以其在军机久，谙练持重，绝鲜失败之故，不得不含忍以伺其衅。及中法之战，议和失策，慈禧即藉是以逐恭王。会有言官谏慈禧之失德及滥费，慈禧疑即恭王使之，于是毅然决然，下谕逐恭王矣。其谕文吞吐抑扬，始终不着痕迹。清代诏谕，虽多词意不相副之惯例，而此谕为尤甚。盖慈禧一生，善施此等伎俩也。谕略云：

> 现值国家元气未充，时艰犹钜，政多丛脞，民未敉安，内外事务，必须得人而理，而军机处实为内外用人行政之枢纽。恭亲王弈䜣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尘蔽，或劾其委靡，或谓簠簋不饬，或谓昧于知人。本朝家法綦严，若谓

其如前代之窃权乱政，不惟居心所不敢实，亦法律所不容。只以上数端贻误已非浅鲜，若仍不改图，专务姑息，何以仰副列圣之伟业贻谋？将来皇帝亲政，又安能臻诸上理？若竟照弹章一一宣示，即不能复议亲贵，亦不能曲全耆旧，是岂朝廷宽大之政所忍为哉？言念及此，良用恻然。恭亲王奕䜣，大学士宝鋆，入直虽久，责备宜严，姑念一系多病，一系年老，兹特录其前劳，全其末路。奕䜣着加恩仍留世袭罔替亲王，赏食亲王全俸，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宝鋆着原品休致。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李鸿藻，内庭当差有年，只为囿于才识，遂致办事竭蹶。兵部尚书景濂，只能循分供职，经济非其所长。均着开去一切差使，降二级调用。工部尚书翁同龢，甫直枢廷，适当多事，惟既别无建白，亦有应得之咎，着加恩革职留任，仍在毓庆宫行走，以示区别。朝廷于该王大臣之居心，默察已久，知其决难振作，诚恐贻误愈重，是以曲示矜全，从轻予谴。初不因寻常一眚之微，小臣一疏之劾，遽将亲藩大臣投闲降级也。嗣后内外臣工，务当痛戒因循，各摅忠悃，建言者秉公献替，务期远大。朝廷但察其心，不责其迹，苟于国事有裨，无不虚衷容纳。倘有门户之弊，标榜之风，假公济私，倾轧攻讦，甚至品行卑鄙，为人驱使，就中受贿，当必立抉其隐，按法惩治不贷。将此通谕知之。

后段文字，骤观之殊与本题无涉，几于不知所云，而不知其实为言官切谏，疑有主使而发也。

慈禧操纵大臣，善用其门户水火，两相仇隙，而己得于其间实施作用，其最著者，即孙毓汶与翁同龢之龃龉是也。翁为光绪帝师傅，然太后实不喜之，孙毓汶又为光绪帝所不喜。孙与李高阳比，时帝年已长，太后恐其亲政，己权即被夺，阴使人耸孙言宜以醇王入军机，名为引用帝父，实则藉以分帝权也。翁党不然其议，慈禧独下谕，谓："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俟皇帝亲政后，再降懿旨。"于是翁党哗然，谓此谕不但破坏成法，使帝父为行政上实际之首领，且与光绪元年为同治帝立嗣之举，恐致动摇。帝或因是尊父以皇帝之号，而同治之统，全然断绝矣。于是有盛昱者直言极谏，大旨谓：

军机处为政务总汇之区，不徒任劳，抑且致怨。醇亲王恬志林泉，迭更岁月，骤膺烦剧，或非涵养所宜。况乎综繁迹之交，则悔尤易集，操进退之权，则怨讟易生。在醇亲王公忠体国，何恤人言？而仰度慈怀，当又不忍使之蒙议。伏读仁宗睿皇帝圣训："本朝自设立军机处以来，向无诸王在军机处行走者。正月初间，因事务繁剧，是以暂令成亲王永理入直办事。但究与国家定制未符，成亲王永理，著不必在军机上行走等因，钦此。"诚以亲王爵秩较崇，有功而赏，赏无可加；有过而罚，罚所不忍。优以恩礼而不授以事权，圣谟深远，万世永遵。恭亲王参赞密勿，本属权宜。况醇亲王又非恭亲王之比也。

云云。词旨极为恳切，而锡钧、赵尔巽等亦有诤谏。太后皆不从，乃用孙、李等之主张，亦即排摈翁党之一策也。慈禧降谕，谓：

本日据左庶子盛昱、右庶子锡钧、御史赵尔巽等奏，亲王不宜参预军机事务各一摺，并据盛昱奏称嘉庆四年仁宗睿皇帝圣训：本朝自设立军机处以来，向无诸王在军机处行走等因，钦此。圣谟深远，永宜永遵。惟自垂帘以来，揆度时势，不能不用亲藩进参机务，此不得已之深衷，当为在廷诸臣所共谅。本月十四日，谕令醇亲王奕譞与诸军机会商事件，本为军机办理紧要事件而言，并非寻常诸事，概令与闻，亦断不能另派差遣。醇亲王奕譞再四推辞，碰头恳请，当经曲加奖励，并谕候皇帝亲政后，再降懿旨，始暂时奉命。此中委曲，尔诸臣能尽知者？至军机处政事，委任枢臣，不准推诿，希图卸肩，以专责成。经此次剀切晓谕，在廷诸臣，自当仰体上意，毋得多渎。盛昱等所奏，应毋庸议。

味此谕旨，措词坚决，且斥诸臣不解上意，固执成见。自古拒谏之悍猛，未有若是者也。慈禧之恃才妄作，捍然怙过不悛，排斥异己，不恤人言，于此可以概见，而翁党亦由此浸败。

慈禧又尝致疑奕譞，有为极琐碎之轶事，足以表见其猜忌之深者。初，慈禧与奕譞福晋为女昆弟。慈禧之始，文宗尝有钩弋之语。奕譞与文宗最友善，竭力和解之，慈禧得不死，故亲厚独至。同治帝既崩，慈禧乃立奕譞子载湉以报之。然其后载湉不能得慈禧欢，遂渐启猜忌。始疑奕譞夫妇之教唆，因谕左右："非奉特诏，不得令奕譞夫妇与光绪帝一面。"奕譞福晋常饮泣痛恨，悔其子之为帝也。载湉数载无嗣，群小觊觎，肆为离间。或有以望气术进者，言醇邸有古柏，长干被荫数亩，森然见王气，当更有天子出，慈禧甚注意焉。一日，轻减驺从，过其邸，奕譞仓皇出迓。慈禧突问："尔宅有老柏，长干被荫数亩，信乎？"奕譞曰："信。"慈禧命导至树下，徘徊瞻眺，良久始去。越数日，复至，亦如之。旋语奕譞曰："吾拟于园中构巨殿，中梁无佳树。此柏修直，可数丈，用以为梁，诚美选矣。"奕譞惊怛，欲以祖泽留贻为请，而知慈禧之喜怒不常，违之且有变，乃不得已，叩首言曰："惟太后命。"于是慈禧大喜，立命鸠工伐其树。奕譞为置酒，张具树下，以观其竣工。锯未半，树忽崩仆，中有飞蛇数十头，腾跃而出。其一头落太后前，太后大惊，几仆于座。左右强扶之，良久始色和，而蛇亦不复见矣。乃罢酒，乘舆还宫。因感疾，数日不视朝。奕譞亦因惊成疾，直督李文忠荐某医往视，奕譞弗令诊脉，谓医曰："君归寄语少荃，予病勿起矣。太后顾念予甚，日倩御医诊视数次，药饵医单，悉

自内廷颁出。予无延医权,而病日深。"旋泫然问曰:"有壮盛男子,多所娶而不育者,此曷故?"医惊问:"为谁?"弈谖于枕畔微竖巨擘曰:"今上。"于是知载湉永无嗣续,其痼疾信矣。弈谖病,慈禧往视,必携载湉与俱,暮则携之偕返。载湉归,必怒甚,杖内监无算,击碎宫中器皿几罄。人多议载湉染狂疾,不知实有以致之。乃慈禧以术激之,且贿医使进痿弱剂,处心积虑,欲绝其嗣以为快也。

光绪帝既失欢于慈禧,其后乃愈引愈烈,冲突之事,不一而足,虽琐屑细故,亦必反对而后快。戊子岁,上随慈禧谒东陵,见牧羊,爱其肥白,问近侍何物,始知为羊。命购数十头畜宫中,内监为之刍牧。顾羊群好齧百卉,宫园不可容也。上问何地为宜,或献策云:"天坛草肥地旷,可供牧羊。"上然之。司坛官某郎中,不知其奉诏也,沮不能入。内监怒,立批其颊。郎中欲往诉,而探知确为帝意,无可辨,然不胜其辱,遂自尽而死。事闻于慈禧,慈禧怒,命亟逐羊而重谴内监。帝欲庇之,不能得,愤甚。慈禧喜畜犬,卢令重环,毛色各备,约数百头,咸有名可呼,驯扰狰狞,悉听指挥。有内监饲之,闭置园中。上往见之,大恨曰:"不许牧羊,而独畜犬,何耶?"自启门放其犬,一时俱尽。慈禧询之,内监以上对。慈禧知其意,乃谴其内监数十人以报之,然衔恨益深矣。一日,颐和园有庆典,张灯置酒,灯彩玲珑精巧,为江南所制。上过其下,谛视徘徊不能去。内监以白慈禧,慈禧曰:"彼殆爱此,盍撤之以悬帝宫?"内监果以灯往,帝夷然曰:"朕视太后之华饰,炫人目精斯已耳。若朕此间,则无需此。天下方汹汹多事,岂朕华饰之日耶?"内监归以告慈禧,慈禧曰:"此所谓养虎自贻患也。"又一日,帝朝慈禧,所着貂冠有敝痕。慈禧善修饰,衣履无不精美,其视人亦然。故见帝之敝冠,心殊不怿,乃命侍者检佳者,请帝易之。帝乃顾侍者,责斥之曰:"朕冠本新,汝辈不慎,乃致有此敝痕,速为朕觅旧者补成之。朕意如此,不劳重易也。"时宫中无旧貂,转乞诸世续家,始得之。慈禧虽赐佳者,弗用也。慈禧后知之,衔恨冷笑而已。隆裕后者,桂祥女、慈禧侄也。帝以怼慈禧故,弗与善。桂祥好与诸市贾为友,凡宫中有兴筑,桂祥辄代关说,取其资。曾有木商嘱桂祥运动售木,约值数万金。桂祥即以干隆裕。隆裕知帝意疏己,恐不可进言,乃转以托瑾妃。以瑾妃系姊妹行,且于帝意较密也。瑾妃因承后旨,言于上。时值甲午新溃败,帝方忧甚,乃怒詈曰:"朕常教尔勿与外通,而乃为木商关说。国家存亡未卜,尔奚效村妇喋喋为?后则昏昏如梦呓,而尔亦复如是。尔不改,朕亦不复能顾尔。尔寄语后,慎勿倚重太后,谓朕不能谁何也。"隆裕闻之,惧甚,泣诉于慈禧。慈禧曰:"竟蔑视至此耶?吾终不令彼行其志。"自是见上,色益厉。

慈禧专欲好骛外,而薄于恩谊。同治帝虽属毛里,然于实际上求天性之亲,殊形隔膜,故于教养关切之事漠然也。同治帝因得纵恣自由,养成惯性,且其跳荡游冶之遗传性,亦得之慈禧为多。最好与健儿角技,凡蹴踘、蹶张之戏,无不能,而常出冶游,更为夭丧之一大原因。初,清制于宫中内监有职役服业外,兼许练习弄舟、舁舆、演剧等事。至同治帝时而内监某者,别创新法成舞剧,名曰"掼交"。初习用一板凳,命小内监横卧其上,帝乃以手按其腹,俾圆转如连环。体稍偃,则用手强按之,然因是致死者比比也。其精者则不用板凳,随手为之掼交至数十度,铮然有声,久而不息。其人皆取身体小巧灵活,年稍长,便不能为之。同治帝既乐此不疲,所教内监甚夥。一时风尚所煽,梨园争效之。由内廷供奉以推各省,于演剧无不喜掼交,所谓上行下效也。顾久而帝亦厌为之。贝勒载澂者,恭王少子也,佻达自喜,帝引为友。因劝帝曰:"掼交劳神疲力,又何足取?偌大京华,城内外多行乐地,盍往观乎?彼小家而囊中得金数钱,买醉胭脂坡,自适其适。身为至尊,而宫禁如牢囚,宁不虚生一世?"帝闻其言,亟赞叹以为然,乃始微行。二人俱好着黑衣,倡寮酒馆,暨摊肆之有女子者,遍游之。其病实染毒疮,死时头发尽脱落。而载澂亦染此疾,且毙在帝先。慈禧初不顾问也。初,恭王知载澂引帝微行,乃令人捕载澂,键置别室。视其衣,则黑地而绣白色百蝶于其上,虽梨园子弟,无此奇衺也。因大怒,命自此永不许放出。实载澂已得疾,本不复能外出。未几死,面目肿溃,盖霉毒上发也。恭王既禁载澂,乃入谏帝,藉圆明园事以讽。帝曰:"尔熟祖训,于朕事尚有所说乎?"王曰:"帝所服衣,即非祖制也。"因诫勿微行,历引史事遇险以为证。帝怒曰:"朕此衣与载澂同色,尔不诫澂而谏朕,何也?"恭王历陈责禁载澂于家,且及病发垂毙事。帝曰:"尔乃致死载澂耶?何无父子情也?尔姑退,朕有后命。"旋召大学士文祥至,帝坐正殿,见之曰:"朕有旨,勿先行展视。下与军机公阅,速行之。"文祥知其怒,私行拆视,则杀恭王诏也。文祥复入,碰头再三请,帝终不怿。文祥退,疾叩太后宫,泣诉之。太后曰:"尔勿言,将诏与予。"杀王之事乃寝。帝既失载澂,冶游已成习惯,不能自制。恒挈内监一二人,出神武门,绕道往宣南,或至深夜不归。一日,自后门出,道旁有售凉粉者,觉口渴,辄饮之,不给值。售者见其豪迈,意必内廷供奉子弟,亦不敢索值也。帝虽时时微行,然终不解购物给值等琐事,自是饮而不给值者屡矣。偶见他人有给值者,帝怪而问之。售者曰:"吾恃此衣食,奈何不受值?因爷非他人比,故俟异日总赏耳。"帝色然曰:"若然,则吾逋汝值夥矣。吾当赏汝,惜吾囊中无金。吾书一帖付汝,烦汝持以往取,可乎?"售者曰:"此当然事耳,奈何不可?"帝欣然索笔书一帖,掷与之。售者不识字,以问友。友骇曰:"帖上所书,乃饬广储司付银五百两也。广储司在皇帝宫中,谁敢饬付?此饮凉粉者,殆必今上也。"售者亦大惊,不敢入宫取银。友怂恿之,乃始往一试。司事官问来历,售者俱以对。司事官亟驰往白太后,太后曰:"此诚胡闹矣。虽然,安可失信于外间?即照帖付

银也可。"旋召帝入询,帝直认不讳。慈禧笑置之,盖欲已有权,不复计帝之失德否耳。及甲戌十二月,帝崩,慈禧召恭王入宫时,外间尚绝不知有变。王入,侍卫及内监随掩关,越十数重,悉然。王恐甚,然不敢不入。至寝宫,则见帝已陈尸正座。慈禧手秉烛,谓恭邸曰:"大事至此,奈何?"旋与慈安争论至再四,始定策立载湉,乃手诏载湉入宫。载湉尚幼,在舆中犹酣睡也。翌晨,始宣告帝崩。及小殓,内侍探帝怀中,得纸裹,尚有银盈握,盖微行时花用未尽者。

颐和园之修理,乃移海军经费以足成者,将以为慈禧六旬万寿大壮观瞻,而不意天道之巧,即于是岁出中日战事,败衄频仍,遂致并庆祝亦罢之,而颐和园之乐事,终不克圆满也。先是,光绪十五年间,慈禧命以海军经费修理颐和园,至二十年始告成。荣禄自西安将军入赞枢密,首捐俸银廿五万,为太后寿礼。中外效之,统计数殆亿兆。太后此时大喜悦,已下谕北京、令于颐和园中,建大牌楼以作纪念,务极壮丽。不意六月间,即有战事起,中国海军大败。太后不得已,乃始降谕,罢除庆贺,用皇帝名下诏曰:

> 本年十月,予六旬庆辰,率土胪欢,同深忭祝。届时皇帝率中外臣工,诣万寿山行庆贺礼。自大内至颐和园,沿途跸路所经,臣民报效,点缀景物,建设经坛。予因康熙、乾隆年间,历届盛典崇隆,垂为成宪。又值民康物阜,海宇又安,不能过为矫情。特允皇帝之请,在颐和园受贺。讵意自六月后,倭人肇衅,侵予藩封,寻复毁我舟船。不得已兴师致讨,刻下干戈未戢,征调频仍,两国生灵均罹锋镝。每一念及,悯悼何穷。前因念士卒临阵之苦,特颁发内帑三百万金,俾资饱腾。兹者庆辰将届,予亦何心侈耳目之观,受台莱之祝耶?所有庆辰典礼,著仍在宫中举行。其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钦此。朕仰承懿旨,孺怀实有未安。再三吁请,未蒙慈允。敬维盛德所关,不敢不仰遵慈意。

云云。自是颐和园为之黯然减色,而海军之劣点亦大显于世。

戊戌政变之事,为慈禧第二次垂帘之机会。初,帝欲实行改革新政,与康有为等密谋去太后,杀荣禄,而以袁世凯为心腹。及密旨下,袁入见请训,帝御乾清宫正大光明殿以临之,屏左右侍从,极为慎密。殿中黑暗深邃异常,时方黎明,不甚辨色。帝以极低微之声音,告袁以机密谋画。谓袁即日往津,于督署内出旨杀荣禄,随率新军星夜入都,围执太后。并付以小箭一支,为执行帝谕之据。又付以密谕,谓办理钦差事竣,即任袁为直督,来京陛见。袁唯唯退朝,即乘第一次火车出京。此时太后由颐和园移居西苑,晨八时来宫祀蚕神,帝方往瀛秀跪接,太后故绝不知其事也。袁到津,即将帝密谕尽语荣,而己留津以观其变。荣即乘专车至京,乃下午五时也,直入西苑。荣出入掖庭久,肆行无阻。既见太后,即直前牵衣跽,泣呼救命。太后问所以,乃以帝密谋告,且出手谕示之。太后闻之,乃曰:"吾亦疑此数日上之神态不宁,今果尔邪?"立传其党庆王、许应骙等入见。既布帝之密谋,令诸人商议办法。诸人乃言:"请太后重执朝政,以救中国,勿受用夏变夷之害。"当即定计,凡禁城中侍卫,悉以荣禄之兵代之,命荣禄仍回天津候命。及明晨甫曙,帝甫出中和殿,即有侍卫太监称奉太后之命,引入西苑内之瀛台,即今新华门内南海子中一小岛,而光绪帝后此软禁于中者也。太监告帝以太后即来,实则前后以兵围守,不复令出,而太后垂帘复政之谕下矣。文曰:

> 现在国事艰难,庶务待理。朕勤劳宵旰,日综万几,兢业之余,时虞丛脞。恭溯同治年间以来,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宏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宗社为重,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办事。本月初八日,朕率诸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礼,一切应行礼仪,着各该衙门敬谨豫备。

谕既下,太后至瀛台视帝,李莲英随之。太后厉声言:"赦帝一命,随时仍许留位。但此后严密防守,一言一动,不准自由妄作。"又言:"变法维新,本所应许。但不料昏昧糊涂,胆大妄为,一至于此。"又问:"尔五岁时接入宫中,立为帝,抚养成人,以至归政,无非恩典,何所负于汝?至倒行逆施若此?大底汝命甚苦,不能享受此尊位,听人唆弄,如木偶然。今天祚我清,危机早露。俾余得出而转祸为福,亲党重臣无一人向汝者,现皆请予训政。尔若自悔,尚得苟延残喘,否则予亦不能庇尔。须知独夫之患,众人欲杀。迨至其时,悔已晚矣。"是时帝旁无一人敢为讼冤者,惟所宠爱之珍妃,义愤填膺,跪而进言于太后,且泣且语曰:"太后幸宽恕帝罪,勿加斥责。帝为国家计,不得不尔,且帝乃国人之共主,太后终不可任意废黜。"其词甚为恳切,在怜悯慈爱之妇人,必为之动容。而太后则法重于情,乃其天性。闻珍妃言不觉勃然动怒,命内侍牵往别室圈禁之。庚子拳匪之乱,联军将入京,太后仓皇出走,乃命推珍妃于井中毙之。近人有《落叶诗》咏其事,盖绝可哀也。光绪帝既囚于瀛台,始终凡二十三月,最后毕命于此。遗言嘱其弟醇王须记忆己一生之冤苦,为己报仇而已。

热河行宫欢喜佛　三则

曩游雍和宫,见所谓欢喜佛者,装塑亦不甚精致,但取其狰狞淫恶,表示野蛮宗教之态度而已。识者或言,此密宗之一派,美妇人皆系妖魔变用,其青面獠牙者,则佛祖之幻影,故作此状,欲以战胜妖魔而已。然德足胜妖,古今中外一理,无所谓以妖制妖而能必胜者也。况身犯淫恶,而足以清淫恶之源乎?其说似不可

通。惟佛宗勘破三界，别具慧眼，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此亦殆演入地狱之一部份乎？要之，人世人眼中，殊不雅观。今归蒙藏院管理，乃以黄缎袱围像之下体，不复示世人以色相。然要求一觌庐山面目者，乃至行贿求请，亦所不惜。孽哉，管理之恶作剧也。客语予曰："今热河行宫内，储存此等法相颇多，大都分为三种，一塑像，二画像，三绣像是也。而塑像较此间为精致，皆系赤铜为质，外幂藏金，其体干亦较为高大，形式大略相等。惟纵横交媾状，益复离奇丑恶而已。其中入观者颇少，现亦开放，但游人到彼无多，当然不能与京师比也。塑像自为一殿，其后尚有秘殿一所，则更雍和宫内所无。而其怪丑，殆不可思议矣。殿古而邃，颇黑暗沈闷，中设宝座，玉轴牙檐，备极雕琢，殆不似近代物。上塑一伟男子像，绝不类佛祖，乃貂冠锦袍，顶有东珠，确系清代帝王服饰。面色苍白，髯髯有须，状至威猛。而其下横陈者，乃一美妇人，亦系满蒙服饰，绝类外蒙旗活佛之妃嫔，俗所称菩萨状。为态乃极淫媚，衣服皆虚掩其体，苟微揭之，当知濯濯者本一丝不挂也。惟外有栏楣，禁令森严，人观者不得举手，且不令近前平视，是以《秘戏图》之黑幕，终古无人揭破。闻每嗣主于大婚前来此展谒，管理大臣始特一揭示，俾知男女居室之道。然则此亦为祖训留遗之一欤？或云伟男子系康熙帝像，或云乾隆帝，未知孰是，要之为清帝遗像无疑也。此真欢喜佛之变相矣。

画像尤为奇妙。闻雍、乾起所绘，积至数千轴，今则遗失散佚，或为监守自盗者所取，殆不及数百幅矣。其间名手法绘甚夥，如郎世宁等不一其选，满蒙人之能绘事者，几无不备。当时于山庄中设一馆，专延画工入内供奉。凡模范名胜外，即以此等欢喜佛像为常课。相传满蒙画工绘像时，皆顶礼膜拜，虔诚诵佛号，故设色鲜明，而天颜视之辄喜。汉画工独不信此，随意摹绘，及事毕视之，辄有一二漫漶劣点，虽修改不能尽善，进呈御览，恒受申斥。其有愿者，仿满、蒙画工法为之，则得褒奖。此亦至奇不可解之事也，岂果佛祖有灵耶？又汉画工某者，平日喜放言高论，心恶喇嘛所为，谓："饮酒、食肉、娶妇，既无异与常人，则何佛祖之有？今既画欢喜佛，吾意不如竟供《秘戏图》，较为直截了当也。"于是，人画狰狞怪恶者，彼独画美男子如优伶娈童状，且显然作双人像不复遮掩。图成，上览之，犹赞其笔法之工秀，殊不之罪。而蒙画工某者，酷信红教，以为彼敢破坏宗风，有意欺侮皇上，大不敬。且所绘女像，何酷似某妃也。某妃者，乾隆帝宠妃，意颇珍秘，闻某画工言，谛审之，意良是。不觉大疑，谓汉画工有意讽已，怒，召而诘之。画工岸然曰："佛法空明，无遮无碍，非我非人，何须惊怪。皇上何所见之小耶？"帝以其言戆切放诞，无人臣礼，遂杀之。然尚存其画，犹藏内府云。又传有此画数十幅，别筑一殿悬之，乃系历代活佛所画。活佛非皆擅丹青术者，则仍延名手为之，署活佛名而已。此画多不拘成法，随活佛意旨为之。或凶恶惨酷，或美丽悦怿，一室中嬉笑怒骂，无奇不有，诚大观也。管理人娴掌故者，则为人娓娓道活佛轶事。谓活佛作此画时必先坐床数日，屏绝一切事务。前面设有素壁，活佛面壁凝神。三日后，活佛似有作为，以指向空摹画，壁上即隐隐有人物现出。过七日而影迹愈显，凡面目、衣褶、神态，无不流露，遂其意之所欲，纵横颠倒，无一不备。即倩名手人，依壁上迹象摹之，而画成矣。以进呈大清皇帝，即热河秘殿所供者也，今亦不存全豹。

绣佛一种，与画像相类，但大抵出于满蒙男子，与汉人南方女子之善刺绣者不同。予尝入武英殿陈列所中，见绣像数幅，光怪陆离。初不知其系何故事，及既游雍和宫，始恍然，即欢喜佛像也。第其形态亦微与雍和宫塑像不同。或云，此即热河行宫所藏者，与其塑像相类。盖武英所陈古物，本来自热河，良不诬也。某君语予一趣闻，根于此绣佛而发生者。有满人某娶蒙旗某札萨克女为妇。结欢之夕，妇妆遗颇多，箱箧殆数十事。其中有一金漆图绘之小箧，珍重特置，异于常品，以为必奇宝也。某睹妇貌既佳，奁财尤富，不禁雀跃，而对于此珍重之小箧，更为注意。既三日，欲即启视。妇曰："不可，此活佛所赠也。伊固嘱百日后始得启视，早启之不祥。"某不敢违妇意，姑唯唯而罢。然疑活佛固得人布施，富于金钱，此系赠奁之物，未必遂系重宝，何恶作剧若是？顾蒙俗女流，信活佛甚至，违之恐伤感情，不如含忍以待。又数日，偶与妇谈活佛状，妇口讲指画，敷陈活佛状貌甚悉。某曰："胡子言活佛之详，殆素稔耶？"妇已被酒，乃言："我亲得活佛降福传道，宁有不稔？"某时于蒙俗固已有所闻，知活佛辄留人家闺女传道，藉事渔色，秽迹累累，而习俗所趋，牢不可破，非一朝一夕之事也，己妇业已不贞，无可讳饰，今竟自道其隐，尚复何说，乃佯作不解曰："降福传道耶？此系何谓？手续如何？"妇知失言，乃急掩饰曰："彼讽经时，以偈语授我而已。"某哂曰："所授偈语，吾知之。"妇曰："奈何？"某曰："肉身供布施，如是复如是。降福一点红，传道因欢喜。然耶否耶？"妇知不可掩饰，乃曰："君既知之，胡复呕我？蒙俗以是为荣，非我一人之私言也。"某掉首不语，乃立起，取小箧在手曰："今日可破此闷葫芦矣。"妇亦不拒，即启其钥，乃彩绣一幅也。男子作佛装，状态颇狞恶，下有女子作迎合状。审视之，不觉大怒，尽裂其绣抵于地，片片如蛱蝶纷飞。盖女子即己妇面目也，眉眼毕肖，栩栩欲生。妇乃号泣而起曰："奴死矣。不情至此，无术可以解免。"乃趋赴池边。家人争持之，劝慰百端，终不可解。其后某自劝之，亦不肯通融，誓以必死。家人以为顽傲也，防稍懈，竟自经。死后，知蒙女往往有是，夫家宜什袭藏之，云可致福。自是蒙女不愿嫁他族云。

玛噶喇庙 二则

睿亲王多尔衮以骄贵跋扈致败，削爵仆碑，视同叛逆，改其居邸为喇嘛庙，名曰“玛噶喇庙”，今在南池子内者是也。多尔衮美丰裁，善骑射，顺治太后绝爱之，致有下嫁之故事。太后尝谓：“此美男子态度，不可不传于后世。”乃命巧工为塑像，终不克神似。后遍征天下名画家为之绘像，亦多不洽意。会有西洋巧工来中华，自云能以鱼皮造人，面目无不酷肖。多尔衮使试为之，果栩栩欲活。以示太后，太后亦赞赏不置，乃命各造两具，为正副，意一存宫中，一存睿邸。及败，顺治帝不忍毁太后像，康熙帝始毁之，宫中遂无迹象。而其存睿邸者，其初为某王所匿，得不毁，后入玛噶喇庙中，为乾隆帝所见，乃命毁之。有喇嘛某者，慨然曰：“此绝技也，奈何毁焉？”乃易以伪者，而挈真者遁往外蒙。复数十年，始由某孙徒某国师携至京师，矜奇炫异，人争睹之。然止有多尔衮像，而太后像卒不可得矣。及英法联军之役，法军颇游行街市，搜罗古物。偶入庙，见皮人，诧曰：“此数百年前荷兰人手技也，今世已罕见，得非宝耶？”遂攫之去。后喇嘛某，欲藉此炫人，乃取其祖师所仿制之一具置秘室，以为奇珍。实则系蒙人以麻皮、羊皮杂制之，粗劣已甚，绝非原物。而世以其点缀古迹，亦良佳，遂保存之。

当慈禧垂帘之际，心念睿亲王之丰采，欲得当日所制之皮人，并愿兼太后像，曾三幸玛噶喇庙。见赝鼎，以为非是，乃令喇嘛特往外蒙求之，库拨银数万两以壮其行色，逾年未至。维时纷纷献言告奋勇者不一。或言真物现存外蒙某庙，系某僧所藏，惟吾与之稔，前僧所不能取得也。或言联军业已窃去，此外皆伪者。又或言联军所取亦赝鼎，其真者乃在藏中，今非在拉萨调取不可。太后乃命传问达赖喇嘛。及复奏，支吾其辞，不能决其有无。乃更遣人四出探之，于是使者冠盖相望于道矣。一日，太后复幸玛噶喇庙，欲搜访睿邸遗迹。忽于土藓中得断碑，镌刻满汉文各一通，中即叙安置皮像以为纪念事。太后大喜曰：“皮像虽未得，而其据证已确凿，真莫大之幸也。”乃命人立其石庙阶下，而招巧工照镌一石，存颐和园中。无何，其喇嘛自外蒙归，求陛见，太后许召入。喇嘛言已得真正原物，且言当日镌有纪念碑，载此皮像尺寸及制作状，适相符合。又言：已入外蒙，遍访不得，后历历采风，始得某老师，系前此喇嘛之嫡传。问皮像状，伊言：“前常闻之，近岁朝廷无意于故物，遂不复置意，故不审此像尚存否。”又言：“某山中古刹甚多，中有奇丽之怪器。尔自往探之，或可一遇也。”予（喇嘛自谓）因思太后既有命，虽道途险远所不惜，况既至此，功亏一篑，日后何等抱悔？乃决然前往，行抵一大山，四面无路可通。夜宿森林中，虎豹野兽，时来磨牙展爪，欲甘心于余。余初携一皮囊，甚厚且坚，余至夜即蜷伏其中，而手自绾其口。野兽无奈何，则曳之而走。余恐不免，乃默诵《转劫经》及神咒，果有效，野兽舍予而去。又一夜，闻皮囊上有巨声如下瀑，自口隙微窥之，则一巨人，长丈余，头如栲栳，向皮囊而溺，殆山魈之流也。一惊几晕。如是者月余，始得达某山深处。闻此古刹犹在绝顶，乃自念业已至此，决不复返，攀萝附葛，猱升数四，竟凌绝顶，果有古刹存焉。此间除一二高僧外，人迹到者绝尠。见余至，皆大惊。因问余来意，余告以故。高僧曰：“十年前确有此物藏弆，为某大喇嘛所赍，至今移归某山某刹矣。”余颇懊丧。高僧止之曰：“尔勿复如是。得来此间，即系大福，往往有穷毕生之力而不得至者，子尚何懊丧为？”予遂谢盛意别去，复至某山。值大雪，寒冽彻骨，几不能自持。卒亦抵彼，见主持僧，果得皮人所在。初尚不信我之举动，嗣告以中国佛爷之意，出差牒示之，始招待优厚。及索皮人，彼又不肯，非留差牒作抵押品不可。予告以差牒须于返时销差，不克留寺中。彼尚不肯与皮人。后返庙中，持活佛之令，始得入手，今赫然在望者是也。太后笑赏其功，诏拨若干金以酬其劳，某僧不受。顾太后终疑其尚非原物，虽僧有辞，亦姑妄听之而已。因取此像以与存庙者较，略有不同，而大致相似；审其缝制之迹，仍复粗劣。遂笑置之曰：“此无异秦始、汉武之求仙也，可以休矣。”今二像并存庙中，后有某留学生者，报告某大老曰：“母后所求之皮像，乃在巴黎某大博物馆中。”噫！

崔李两总管 四则

女子、小人，其势常相牵率而成固结之局，圣人之言，洵不我欺。故凡牝朝女祸，必有强有力之宦寺为之辅佐。统视历史，莫不皆然。慈禧既攫得垂帘之柄，又欲牢笼一切，以巩固其权势，故于一二大臣为之心腹外，又必择便佞捷给者，寄以耳目，既可利其私图，复得探刺外事。自安得海为慈安、恭王所翦除外，其后强有力之奄寺，未尝绝迹。举其最著者，则曰崔、李。李之擅权最久，而崔则甚暂，然崔实李之前辈也。安得海既诛，崔署给事总管，性谨慎，不敢作非分事，惟皮硝李则由彼进身。故彼之历史，亦于奄人中占一重要位置。先是，李幼时孤苦，曾在河间原籍，拜一皮匠为师，习硝皮业，故后有“皮硝李”之名。至十六岁，因乡人某言宫禁宦寺之显赫，即以崔为标榜。李闻之，艳羡不已，且自顾身世蹭蹬，终无温饱望，乃决计自宫，以求援于崔。崔见其活泼，勉留于家，以俟机会。适太后语崔，欲觅一年少之内侍，充梳头房役务，崔遂以李应命，太后甚喜之。李貌虽不甚都，而软媚有姿，能得人怜，见机便捷，举动必中太后意。相传太后之头须每日一变形式，名目务极新巧，以故梳头者最难称旨。惟李则能翻新出奇，或如天上云霞，或如水中波影，或百卉异态，或虫鸟殊名。随手拈来，都成妙谛；信口编出，即是佳名。

太后明知其无所依据，变幻取笑，而其心窍之玲珑，大可激赏。复善语言，每太后忧虑之际，彼出一语，辄为解颐，有如黍谷春回，赤地雨降，无不立沛生机。于是不独太后怜爱，即宫中上下人等，非彼不欢矣。太后春秋方盛，吟花弄月，悄然不怡，对此玲珑活泼之少年，自有无穷遐想。乃辄留之榻旁，与谈家常琐屑，以慰岑寂，美李之名曰"莲英"，比于古之六郎，殆非无意也。莲英天生媚骨，突过秦宫，凡妇女心性，体贴备至，能娓娓情话，引起人心头之滋味。异哉，尤物移人，不假一毫学力，自然入妙，无怪其擅四十年之荣宠，久而不替也。崔既荐李，不一年，遂废其席，然李亦不忘崔。崔虽家居，李时时赠以赀用，存问起居，直至崔死而后已。故崔虽为所取代，自叹才力不及，且谓其尚有良心，绝不怨诽也。

李莲英惟一之长技在善诙谐，工设置，挥霍酬应，得人欢心。此不独对于太后为然，即外与诸王大臣交，无不赞其才干优长者。李之笑话，殆不去口，然不犯人忌，不惹人厌，玲珑圆转，神光四射，虽东方曼倩复生，无以过之。幼不读书，而略涉文史，出语不甚鄙俗；偶作书札，字迹工秀，宛如读书十年之人。常与阁臣通讯，见其书翰者，咸啧啧称其聪明。太后无事，必令说一二笑话以解闷。其语虽杂以村俗，然能确如太后身分，令其中听，故未尝有一语忤旨。对于诸王大臣亦然，虽稠人广众中，立编一种谐语，能面面俱到，且俱令人喜悦，绝无讽刺抵触之处，诚天才也。又凡室中陈设及礼节仪仗之位置举动，得其指点，无不合度。遇喜庆等事，如何设置为合宜，彼所最娴，一经调拨，见者俱称得当。故王公大臣有庆事，为宫庭所赐赉者，必敬延莲英指置。以太后临幸，非有莲英之成法，不能称旨也。宫中无事，太后常喜改变装饰，以快己意。如扮演剧文，变幻品类，或摄影图绘之属，必与莲英商榷。故衣饰种种，盖归莲英调度。太后曾于北海舟中扮观音大士像，且命镜工摄影，莲英前列为韦驮状，此皆莲英之作为。又或太后作西王母，莲英即作东方曼倩偷桃；太后或扮男子为太原公子，莲英自作李卫公，诸如此类。凡遇游园令节，辄随意为之，以取笑乐。总之，太后非莲英不欢也。太后尝病，莲英必亲侍汤药，衣不解带者累月。遇神思稍爽时，必为演说故事，以解愁闷。正苦痛时，则割股灼艾，以分其痛，无所不至。太后常谓："莲英实予之孝子，非他仆役之比。"又庚子西幸时，太后道途辛苦，几濒于危。莲英料量服食起居，己之饱暖，置之不顾。过山西某阪道时，马覆车，太后几坠，莲英以身当之，胁受压呕血，医治月余而愈。太后尝怜抚之，则泣曰："此奴才职分应尔，何功之有？第愿佛爷康强逢吉。莲英虽死不悔也。"当莲英未宠以前，太后喜狎优伶，往往留置榻旁，卒为慈安所见，致起冲突。及得莲英，宠爱遂专于彼之一身。凡机密之事，肺腑之语，莲英无不先知，当戊戌政变之初，康有为之密谋，莲英日伺其旁，若有所悟，遂告太后，令荣禄备之。盖莲英素不慊于光绪帝，以其偏袒慈安，绰有二心，且决其日后必与慈禧决裂，生大波澜。而光绪帝亦深恶莲英，因莲英止知忠诚于太后一人，对光绪帝则颇狡诈桀骜，无内侍礼。且于满王公之有力者，交情周至，稍疏远者，则骄倨婪索，无恶不作矣。惟此时太后言："光绪帝胆略尚小，决不敢遽有作为，汝之言毋乃过虑？"莲英曰："帝虽不敢尝试，而观康有为之为人，敻非肯守常轨者，终以防之为愈。"太后方犹豫间，而袁世凯之事爆发，太后益赏莲英之先见，自是凡重要事件，罔不与谋矣。而莲英对于太后，独自居谦退，谓己系贱役，不敢与闻军国大事。太后以为知礼，而不知其在外间招权纳贿，早有"九千岁"之称也。

莲英更有惟一之主张，则但婪财而不猎高官，故藏身极固，获福最厚。莲英终身不过四品，恪守祖训，虽太后赏之，勿受也。亦不求至外省骚扰，虽鉴于安得海之事而然，然李之计巧，固能如葵之卫足，平生地位，选择极为稳固。外省冒险，彼之本心所不愿也。且其索贿之妙诀，彼未尝自向人道一语。须使人自愿辗转请托，一若无可奈何，而始得一应酬，不知其囊中已盈溢矣。其待人接物，随变而施，无一定规范，有极骄倨者，有极和易者。某君尝告予，亲见李莲英在某大僚席上，骄倨老横，俨然以九千岁自居，凡道及太后之处，动言"咱们"，公然不怍。此等形态，倘自太后眼帘映入，必将立予严谴。而不知其一入宫禁，已顿改其面目，前后必如出两人也。后又遇之于某王爷许，则和蔼谦恭，口必择词，绝非前此态度矣。始信莲英之待人果不一其术也。有关道某者，得资甚丰，入都谋干，欲升擢疆圻重任，或献策曰："非夤缘李莲英不可。"顾莲英表面极谨慎，凡外省大官来京陛见者，均谢绝，不与通往来。即有造谒者，亦不答拜也。其远嫌自固若此。关道既探其平素若此，不敢复尝试，欲求间接，复恐为人所弄。正彷徨间，忽有旧友某京曹者持刺过访。既寒暄讫，京曹轩渠曰："旅邸无聊，盍勿往白云观一游，试问金灶仙桃有无消息，而流霞可醉，驻颜妙术，正不患天台无路也。"关道以心绪无那，亦漫应之，遂乘车至观。旋有老道士出迎，鹤发童颜，耐人瞻仰。略事酬酢，即出浅霞酒、青精饭以饷客。京曹乃问近状，道士曰："顷间李总管在此诵经，故事大忙。闻太后明日亦须驾临也。"关道心动，乃絮絮问李总管时来此间否，起居何如。道士或答或不答。关道乃牵京曹衣出至院中，乘树荫小坐，探以己意。京曹曰："吾与道士虽甚稔，然李轻易不肯为人绍介。虽言之恐无效。"关道昵之曰："吾此行已拚二十万金，苟得当，尚当别为足下寿也。"京曹曰："吾非为此，但道士肯为李言，而李允为阁下道地，则得矣。他非所求也，阁下幸勿疑吾有他。"关道亟起谢，且求尽力，约明日复会于白云观而别。明日，关道往，适太后驾临，例应回避，不得入，怅然而返。又翌日，道士已外出，仍不遇。次日晨起，自往访京曹，求偕往，至则道士出迎。既入室，扃户屏侍从，密谈良久。始约越日复

往，仍未得见李。道士亦殊落寞，不过三数语而已。退以质京曹，虑事无望。京曹曰："否！否！事已就，故许相见。不然，安得与道士有一面之缘哉？但子囊中预备金恐不敷，彼已索三十二万，道士须五万。然则殆非四十万不能办也。"关道曰："苟达目的，必竭力为之。"订约而别。不旬日，谕旨下，关道竟得放某省巡抚，始终未与李一见也。自是，外省之运动者纷纷来，李择其肥瘠多寡，无不各如所望。然皆绝不接洽，而金已入其囊中，前后共计所得，庚子以前，已数百万。西幸之日，李与其党藏贮之，后为某内监所泄，竟为外人攫得。李大怒，谮某监于太后，杀之。庚子而后，八年之中，复事搜括，所得不下二百余万。及太后崩，彼得以富翁之资格，归老纳福矣。

拳匪之乱，虽由于端王、刚毅等之主张，实则李之权力为其中坚也。太后既惟李之言是听，于是端王等俱借重于李以自固，因李之言即如太后之言，但得李赞成，太后无不立允。当诸大臣争拳匪不可信时，端王、刚毅等俱在军机处大言："李总管亦赞成此议，可见事在必行矣。"凡发一谕旨，必故语人曰："此谕由李总管赞成始下。"其时权力之盛如此。一日，端王等奏，义和团奋勇，似宜加以赏赐，用示鼓励。太后意尚未定，以问莲英。莲英曰："欲事速成，自宜不吝重赏。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也。"太后遂决以十万金赏拳匪。嗣又议："旬日以来，洋鬼子尚未杀尽，或者重赏之力，有未至欤？今欲专注此事，当用何法？"李莲英首先创议："凡得洋鬼子首级者，立赏百金，杀其酋目有名者千金。则数日间可杀尽矣。"太后亦首肯其议。及联军入京，太后始知莲英之计不可恃，然终不之罪。盖太后非莲英，固如申生所谓"君非姬氏，寝不安，食不饱也"。斯时莲英亦知忧惧，不敢复作大言，恐太后诿罪于己身，则生命不保也。然太后虽震怒，时时向莲英詈骂，终不定其罪名。最奇者，当消息吃紧之际，澜公匆匆入告，谓："洋鬼子来了。"太后曰："吾以为尔辈逐洋鬼子去矣。日前尚夸张胜状，今竟尔耶。"因怒容视李莲英，且太息曰："我所知者，只直隶督臣李秉衡殉节而已，其他尚有何人？"李莲英遂走出，谓诸内监曰："老佛爷大怒，但亦仍是无法，归结之策，大抵西幸而已。西幸之后，必待救援，再灭洋鬼子未晚也。"至翌晨，遂仓皇出走。途中太后颇泄愤于莲英，莲英不敢作一语，但努力出其小忠小信，以固太后之宠，太后终不罪之。至山西边界，岑西林率兵扈驾，太后喜，谓西林曰："吾不幸误听彼辈之言，遂至于此。"语时，怒目视莲英。莲英惴惴无人色，然终未加以谴罚也。既抵西安，人有报李之从人在乡间劫掠者，岑以奏太后，请明正典刑。太后重违岑意，立斩内监三人，而莲英仍逍遥事外。岑欲指莲英，恐触太后之忌，卒不得达。自是，岑得太后之信任，于莲英稍淡漠。莲英谓其下曰："予虽受岑三之苦痛，然处心积虑，必恢复予之势力，但缓以时日而已。"旋荣禄自京来，莲英大喜，以为天助，乃相比而龁龁岑三，卒逐之于外。未几，莲英势力全复，且加炽焉。及后崩，无有能间其宠任者。相传回銮时，彼恐列入罪魁，多方阻挠。后知不及己，始允诺。盖视太后犹傀儡耳。

昌寿公主　四则

慈禧喜养宗室女为己女，以充侍从，壮观瞻，亦其好自夸耀之一端也。养女中人才不一，然老成持重、于紧要时能于太后有所补救者，必推昌寿公主。公主为恭亲王女，幼慧解人意，慈禧爱之，遂蓄于宫中。及长，嫁额驸某，劬学早故。公主既孀，仍入宫掖，侍从太后，每岁仅一返其家。性颇贞洁，衣履朴素，绝无嗜好，居恒不与男子通殷勤，毁容不事装饰，虽二十许人，望之若妪媪也。遇事能持正心，不善太后之奢侈，常谓："此等糜费，殊属无谓，彼清家一老寡妇耳，亦复何心于纷丽？若以此移作他举，无论公私，均为有裨，何必取快一时，徒贻人之口实？吾既承宠爱，不可不尽言，此正吾报恩之日也。"因遇事极谏，不少假借。太后亦稔其戆直，常优容之，称之为"女汲黯"。然所言未必能采用也，但不之罪耳。久之，太后颇畏惮公主，每相见，必为之改容，衣饰匿其奇丽者，容貌态度，力抑其佻巧。宫人窃窃议，反指公主如母教焉。顾公主守礼不阿，无瑕可诋，太后始终谅而敬也，对人语及公主，必曰："此贞洁之女子，人所难能也。"某岁，太后私制一艳色衣，穷极工丽，费亦不赀，知公主必不见许，先嘱近侍，切不可令公主知。无何，公主业已探悉。一日，从容言："儿爱母甚，时时念母所喜者。衣饰若何，起居若何，苟可效忠者，无不愿陈诸左右。顾转一念及大体，儿时曾读圣贤书：'君子爱人以德。'夫爱人犹然，况亲爱之母乎？然儿念母非他人，实天下之母也。任国家之重，有纪纲之责，祖功宗德，实式凭之，故儿万不敢以寻常之爱爱母。曩者曾过某所，见华服纤巧，问之，更有异锦新来，材料颜色俱绝，江南巧工所为也。拟制一衣以娱母意，知母必甚乐。返而思之，实非祖制，恐为母盛德之累，是非儿所以爱母也，遂忍痛而罢。母以为何如？"慈禧默然良久，始乱以他语，不敢斥其非也。既退，慈禧顾谓左右曰："曩令尔等所制颜色衣，不宜使公主知，今何如耶？使非尔等多言，彼今日何得有是讽谏？"左右惴栗不敢对，然自是慈禧终不敢服所制衣。

公主性骨鲠，而能持大体，富感情，不计私利，殆妇女中所不可多得者。载湉之立，恭邸中人以为夺溥伦之席，莫不深恶之，欲推翻之以为快。独公主不然，谓："幼主何罪？乃太后之主张累彼尔。且载湉五龄入宫，失怙恃之乐，无提抱抚育之恩，苟有人心，尚当怜悯。奈何因其得位之故，而怨毒及之？且彼何知天子之尊贵？吾入宫时，每见其涕泣思母，以为天下之至苦痛者，莫过于载湉也。吾辈正宜扶助之，何忍加以怨讟？"其慈祥之性类如此。其后公主复与瑾、珍二妃善。二

妃者，广州将军长善女也。长善与恭邸为中表昆季。公主虽年长，而甚爱瑾、珍姊妹，自幼亲之若手足。逮中选入宫，公主又时出入宫掖，相得益欢。瑾、珍知帝不见信于太后，恐后有变，惟自结于公主，或可保全。公主本有意扶助光绪帝，重以瑾、珍姊妹之情感，益倾心为之救护矣。瑾妃勤慎寡言笑，珍妃则婉媚幽娴，富于情愫，实一佳侠含光之好女子也。光绪帝既郁郁不得志，不复系情燕婉，独深知珍妃之德容，宫人中一时无两，爱惜备至。故珍妃虽知身世险巇，而知己之感，铭篆五中。尝与公主密语，及太后、光绪帝间之隐憾，辄泫然曰："妹知帝心实无他，苟有变，惟有一死殉之而已。苟及妹之未死，得有一线之机，可以进言于太后。俾两宫捐除芥蒂，则如天之福，妹死亦含笑于九泉也。"公主以手加额曰："卓哉，妹之志乎！愚姊必竭绵力以助之。惜太后好昵群小，如李莲英辈，皆足以倾危帝位者。虽然，吾辈苟极注意，互矢忠诚，当不至有若何大变也。"及戊戌事起，公主尚不知康之密谋，珍妃虽有所闻，然杀荣禄、围颐和园之大举，帝未尝一泄于妃也。事变既起，公主时方往热河省亲。珍妃仓猝不知所为，但泣求于太后，恕帝无罪，否则愿以身代。太后怒，竟幽珍妃于别室，即杀赐之死，以除珍妃，无他人敢为帝缓颊也，足见珍妃与帝同谋。又以平日忤李莲英意，莲英亦欲死之。会公主闻变归，亟驰入宫视太后，力言此必康党之流言，帝当无此意。太后示之密诏，公主泣曰："天不佑清，使两宫有此巨祸。然以太后之福，已得转危为安。皇上君临天下垂三十年，其他尚无失德。太后可恕则恕之，一旦变易，动人观听，恐非国家之福。但得太后训示，徐图回复机宜，臣民幸甚。儿意如此，未知当否？"太后寻思良久，曰："予本思去此大憝。今既为观听计，姑存其名，以俟异日可也。"又曰："珍妃竟敢为皇上辨护，可谓胆大妄为，不杀之，何以服众？"公主从容进曰："此所谓跖犬吠尧，各为其主是也。皇上遇珍妃厚，当此患难之际，哀痛惨沮，为之求恕，亦人情耳。若谓怨怼母后，妄思非分，按之珍妃平素为人，当未出此，愿太后平心察之。倘可加恩，幸释之以事皇上，遂其初志。儿请以生命保其无他。"慈禧正色曰："尔与珍妃有素，固当为之说项。然彼所言狂妄至此，尚令彼等结党，比而谋我，尔独不为我地乎？纵不杀，亦终不能令彼与皇上相见。彼果悔过，历时使复自由不晚也。"公主知不可劝，退而嘱珍妃："毋自苦，吾必为尔俟机会。太后之怒苟息，团聚自有日耳。"珍妃感激涕零。不意庚子之变，急切推堕井中。公主知之，业已无及，为之惋悼不怡者累日，常曰："吾负珍儿。"

公主有干事才，谙掌故，宫中有大事，太后必与商榷，以其甚娴典礼，且事事能持大礼，虽极忙迫之际不乱也。光绪戊申，帝崩，而太后继之，宫中大忙乱。王大臣俱无立嗣计，皇皇终日夜，置丧礼于不顾，公主入，见殿中左右陈尸，未大殓。清制：凡帝、后死，大殓前陈尸板床，去地至近。今一帝、一太后尸横如旧制，而办大丧之王大臣，不知安往，丧殿空无人，尸前仅设双烛，光惨澹如鬼区。公主目击此凄凉之状，悲愤交至，乃曰："彼辈亦太不顾体统矣。帝、后死，遂无发令治事之人耶？今日我不言，复谁言之！"立诏载沣至，责之曰："尔今日幸矣，子为帝，尔摄政，云胡不幸？大丧在目，近侍臣以百数，乃无一人执事殿中。倘有殃咎，将孰尸之？岂两宫薄待尔耶，尔乃淡漠若此？"载沣惧，遂遍戒臣工，勤治丧事，殿中人稍稍集。公主左右指挥，一一就绪。自大殓以逮奉安，内政之持，井然有序。隆裕后称妮不谙事体，摄政王亦阑珊不事事，微公主，几不成礼也。

公主更事既多，又善酬应，晚年更能要事象译，与公使眷属应对，居然顺理成章。初，裕朗西公使女德琳归国，慈禧留之宫中，即近日风行出版物之《清宫二年记》者是也。慈禧自庚子后，渐识外情，知外人之不可不联络。乃时接见公使夫人等，令德琳为舌人。公主常与德琳游，相友善，故能习蟹行文字。久之，亦居然在象鞮之列，虽远不及德琳，而与外人酬酢，亦绰绰有余裕矣。且德琳虽事太后，而相处未久，性情不甚谙悉，语默之间尚多顾忌。惟公主从太后最久，直如属毛离里，故其言易入，常赖裨补阙漏。太后晚年倾心外交，与各公使夫人等情谊接洽者，俱公主为之媒介，俾无陋膜之虞。其后凡谯会、跳舞、谈话，公主无不参与，太后亦非公主不欢也。有某公使夫人者，与公主尤契合，谓为满洲妇女中第一流人物，德容言工俱备，惜未游历外国，罕知世界大势。不然，从容假以时日，泽以学问，俾与当世参政女子相颉颃，其才力实未容多让也。后遇某商约订定事，公主往返磋商其间，斡旋之力居多，公然为女外交家矣。惟吾国讳言妇女干预政事，公主亦不愿自为表曝，凡事谦让韬晦，故外间鲜知其详。此实亦公主之好处也。

清末雀戏　三则

麻雀之戏，不知始于何时，在南方先有一种纸牌，状绝与今之麻雀牌相类，亦为五木之遗制，殆即麻雀牌所自昉也。京师则于光绪末叶，甲午战事罢后始渐行；庚子、辛丑回銮而后，斯大盛矣。当其盛时，上自宫廷阀阅，下至肩舆负贩之流，罔不乐从。凡舟车狭巷，辄闻铮铮然声相答也。庆吊事余暇必为之，而狭斜胡同曲院中，无昼夜沈溺于此。自民国而后，曲院中厉行禁止，遂不复闻此骨竹之声。而大家房闼中，其兴高采烈如故也。且益以扑克之戏，亦足见一时之风尚矣。先是，清末宫廷中排日为欢，慈禧虽不甚好此，而亦逢场作戏，不以为忤。于是妃嫔以逮内监李莲英等，无不热心于此。其自外人而赌客中最豪者，即老庆奕劻之福晋是也。每逢召入宫赴雀戏之约，必挟银纸数万金。若大负，尚须遣人至家续取也。其输赢之巨类如此，故

奕劻贪黩，亦势出于不得不然。盖交际宫闱，本系彼之一种政策。福晋挟巨金入宫，非特彼所不能干预，且惟恐其不尔。则筹此绝大之运动资本，以供福晋之挥霍，虽欲罢而不能，可知矣。是时宫廷中既倡导于上，而外此王公大臣，部寮百职，以逮诸官眷属，竞以雀戏为款客消遣之具，如茗酒然。其输赢巨者，亦往往至万金。噫！官场直如赌场，安得而不贿赂公行，脏私之案，日出而不可穷耶？坐致败亡，盖有由也。

奕劻子载振，亦赌兴中最豪者。先是，振贝勒既受杨翠喜，居之天津外室，其内幕乃非金屋，实赌场也。凡入赌者，最小之局，亦必以三千金为一底。底者即胜负之总数，而倍乘之数尚不在内也。振既设此赌场以为之招，凡欲夤缘得优美差缺者，无不麕集于此。振则遣人从旁窥视，以三等资格定其人之高下。凡输过三底，尚能再接再厉不少退缩者为上等。盖三底即万金矣，博进过三底者亦如之。上等之客，招待极优厚，饮食游戏，声色狗马唯所欲。然苟一人悭囊，不复出者，必另设他法恫喝，以倾其囊而后已。其次则输过二底及赢过二底者，为中等。即不输过二底而能常应三千元一底以上之局者，亦为中等。再次则输过一底，及赢过一底，亦如之。对于来客皆有暗记，无有能遁出其牢笼者。惟赌客入座，皆不得见主人之面。虽与主人本素稔者，至此亦不得见面也。凡招待之人，皆娴于赌者。最上等之客，则可使杨翠喜自出酬应。或问及贝勒，则辄云："回京，不在此间。"其实正在秘密室内，与二三知己自乐其乐也。此法行之既久，风声所播，啧有烦言，言官因屡上弹劾。老庆不得已，面斥振速行废止，倘不遵依，即明令津门官警干涉，振始唯唯听命。然其后乃反移至京师，开设赌场如故，但稍收敛，不滥招外客耳。庆第二子载搏闻之曰："是何胆怯也？吾誓必继续为之，看穷御史其奈我何？"时搏本眷二妓曰苏宝宝、红宝宝，亦寄寓津门，服用舆马之奢，为一时最，挥霍日必数百金，势将告罄，乃思取偿于赌。见其兄之收束，窃笑其胆怯，遂继续而起，大有取代之势，其艳讹则更甚于振。盖此双雏者，本非有从搏之志，藉是招摇，于计良得。然来者较振时流品益杂，虽车马盈门，而中多稗贩念秧之流。半月来计其出入，殊觉得不偿失，资用渐以不敷，麻雀之帜偃倒。于是红宝宝首先告别矣，于某夜与客订定，席卷所有而逸。后虽知其在上海，而以颜面关系，不欲其丑外扬，合浦之珠，遂不复返。而苏宝宝见红如是，断不肯独抱向隅，于是收拾余烬，背城借一。津寓既空，搏二爷无法可施，止得吞声忍气，生入正阳门已耳。斯时振正设局于内城，搏不得已，亲往就范，自陈愿与兄合伙。振大笑曰："老二何如？此席固不易居也，今而后知事之难矣。"遂令出资为副，而实行兄弟竭力山成玉之事。顾其后仍不发达，资用益形竭蹶。或曰："此经理不善之故也。君家兄家锦衣玉食，安知世情变幻，以是树立，岂不危哉？其速改弦更张，别延一能手为经理，自居第二重幕中，取稳健之分子也可。"振、搏皆然之，于是乃有第三人出现矣。

津有商人王某者，善结纳，工心计，向亦识振，曾有所贿赂绍介于振。振之娶杨翠喜，王某与有力焉。闻振兄弟之设赌场而败也，乃自为毛遂，愿效驰驱。振极信之，曰："竹翁来，事必谐矣。"乃赁大宅于崇文门内东单牌楼之东，谓振曰："方今警务初立，干涉此等事颇锋厉。然近年来官吏俱畏外人如虎，故宜借外力以拒干涉，方得发达。既发达后，金钱充足，势力扩充，即无患矣。"振然其计，乃觅无赖洋人二，自认为场主。振、搏与王某三人处内幕。生涯大发达，每日必获数万金至十数万不等。约旬日，事为民政部所闻。时民政尚书乃肃王善耆也，夙有刚正名，且彼亦磨砺丰稜，沾沾自喜。闻此妖魔之大赌窟，以铲掘为己任。盖其时固以民政兼警务，干涉不正当之营业，乃其专责也。或言："有外人为护符，势不易动。"善耆正色曰："吾生平岂畏强御者耶？"乃决计往捕。恐冒昧一往，不得巢窟之所在，反为己累。乃先遣心腹伪为赌宾，用作内应，以便指导。此赌宾有特别徽识，以为捕时辨认地步。其徽识用素绢剪小胜，系衣钮间。布置既定，善耆乃自往，先制外人。盖所雇之无赖洋人二，俨然作当路先锋，不听闲人阑入，且对人即道系己之住宅，非中国人所得入而干预也。无何，善耆自至，入门，悄然无声息。揣其情态，宛然外人住宅，意颇馁缩，已为宅中人所见，出问为谁。善耆转念自语曰："业已至此，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设有误，命也。不山穷水尽，吾终不返顾矣。"乃昂然入。转一室，二洋人左右列案坐，曰："子来何为？"善耆曰："吾奉上命捕赌。尔辈奈何犯法，作此害人之事？"洋人勃然变色曰："赌具安在？此事岂可轻加诬蔑耶？不速去，吾手枪固不认人者。"语次，出手枪拟善耆。善耆意已决，且自恃有力，即直前夺其枪。枪落地，徒手与搏。洋人不意其有力抵抗也，颇虚馁。善耆命从者助己，二洋人均就缚。命执送使馆讫，则内部尚未深知，一徽帜者似闻声，出视。善耆大喜，命为导引，曲折入密室。骤睹之，众皆大惊。盖此神鬼不到之区，绝不意飞将军之从天而降也。善耆方顾命警队蜂拥入。举目一视，不觉骇绝。盖亲王、贝勒以下，为己之戚属世交者若而人，福晋、郡王、格格，为己之姻娅家人，尊长者若而人，均且骇且呼，谓："七王爷行不得，咱们愿罚。"此外尚有商民及娼妓等，一时衣香鬓影，裙屐冠裳，不下数十辈，几乎无可措手。善耆乃声言："既如是，吾不得不顾全诸位体面。但须允我此后永远不设此等机关。今日备罚金自千元以上不等，以充警费，众意何如？"佥曰："诺！"于是善耆问地主为谁，众不肯言。良久，善耆愤然欲搜索，乃令振、搏兄弟出拜。善耆面数其罪，各令罚五千金，驱逐津商王某出京，不得逗留。于是一天风雨，遂归消散。其后此大赌场移设津门如故，而京师大家之雀戏，仍不稍减，清亡始止。

瓦将军试金台书院

庚子联军之役，西太后既与帝及诸妃嫔西遁，域中汹汹无主。八国军既入城，各画界分地而治，众推德将瓦德西将军为统帅。瓦稔知中华习俗，人亦和平喜交际，乃建议招致京中绅士，参与安民善后各事宜，每日开会议事。一时士民颇颂之，争先往睹，王公大臣亦有参杂其间者。遍设警察巡逻各地，维持治安，由瓦分派绅士主持。除军、政系联军自主外，其余民事，均与绅士等商榷而后行。列名顾问者多至数十百人，俨然外国政府之上宾，出而骄人矣。其时军机大臣等俱匆匆西走随驾，朝例一空，显宦眷属亦多避往津门或南下。所不能去者，商民而外，则落拓穷途之寒士而已。一日，瓦偶与绅士纵谈中国政治，忽问曰："吾于民事既多设备矣，独于文学之事，迄未提倡。彼辈学界人材，得毋谓我武人不知是非黑白耶？岂知吾幼受教育，长研学问，最喜助成文学之事。吾既在此综持一切，不可令学士文人向隅。吾欲遍招全国学界，考其优劣，一施赏罚。将用何种手续，诸君其有以教我。"于是绅士纷然建议，或谓宜开科取士者，或谓宜特行殿试者，或谓宜临时举行博学鸿词科者，一一为瓦德西解释。瓦曰："贵国考试，重在八股试贴。开科取士固系正办，但需时太久，全国士人一时岂易招致？吾亦恐不能居此久候，此条自当取消。至于殿试策论，固足以觇贵国士子之治道，然名义上既为皇帝之特权。吾国亦有皇帝，两国权衡，此等名分，似不可僭越。若博学鸿词性质，据贵绅士所述，亦与殿试相同，且为特典，若仓猝举行，反恐贵国士子讥议，亦非妥善之道。还请贵绅士另议办法。"时绅士中有丁某者，颇狡黠，乃起立曰："聆将军之教，诚令人悦服。所谓临事不苟，聪明正直者也。鄙人今献一策，似尚当于事理，未识可供采择否？"瓦命速言之，丁绅从容曰："敝国平时校试士子，乃有书院，犹外国之有学堂也。京师最大之书院曰金台。凡京兆尹及大官到任，俱应莅试。将军有意嘉惠敝国士林，自当戴将军以长官之礼。如承将军不弃，赐以甄别，即于书院中举行，何如？"瓦大喜鼓掌曰："是吾心也。书院恰如学堂，吾正欲询问及此，何贵大夫之善体人意耶！吾校试学堂，适合吾之位分。其速速办理，明日即示考期，三日内实行可也。"又曰："即敦请丁先生为考试总裁。凡考试一切事宜，俱由丁先生全权办理。应拨费用若干，预算一表，即付敝处照拨。幸好为之，勿示过俭。须知此亦难得之遭也。"于是众绅闻瓦以全权委丁，且嘱勿示过俭，显然可得肥美之分润，皆艳羡垂涎不置，各悔前此失言，而已无及矣。翌日，丁果呈预算表于瓦，一切布置费用，乃至五万余金。瓦略视之曰："贵国素崇节俭，凡事皆不铺张，如此表可以概见。君真热心办事人也。"丁唯唯而退，喜极欲狂。又明日，广张示谕，言："德将军考试金台书院，凡前列者皆得优奖。"时文士之流落都下者，正苦衣食不给，闻考试可得奖，皆跃跃欲一试，宛如饿虎逢狼，较之大比之年，情形更为激切。盖虚荣与实利相较，自不同耳。报名应试者，涌如怒潮，定额本拟千人，三日之间，逾额几两倍，不下三千人矣。丁某命即截止，因人报瓦曰："以将军威德，士子闻风而来，云集波涌。院中位置，实不能容，计须扩充坐位。然添置之费不赀，溢出预算良多，而奖金更当加额，是否可行？不得不请示于将军。"瓦掀髯曰："此盛事也，奈何吝惜区区，负人好意？其速行添办。经费一切，随加随支，以俟事竣决算，可不示以限制。请先生即主持，来者不拒可也。"丁唯唯奉命出，趾高气扬，如登云雾矣。及考期，丁先以题目呈于瓦，且释其意，瓦以为忠于己，甚赞成之。是日，书院中坑谷皆满，咿唔之声，闻数里外。题出，则以《不教民战》一章，而试帖则"飞旆入秦中"一句也。士子哗然，或以为辱国，然为得优奖计，不欲捣乱败事。遂各研思抽秘，鏖战夺标。悬奖之额，第一名为百金，以次递减。在瓦视之，尚以为过菲，而金台书院之故事，实破天荒之优奖矣。是日，凡与试者俱给外国点心两枚，以示优异，然人众言庞，膳夫供应不及，食物俱杂以草具，不堪入口矣。卷既集，丁呈于瓦。瓦命丁分派各校试者阅荐，然后由丁总阅。阅定，更呈于瓦。第一卷为浙江人某，实太史公也。盖其时翰苑诸公困守辇下者正多，得此百金，不无小补，故冒耻为之。而不意瓦不解文义，但善中国楷书匀整。太史公本善书，因此等考试，向不重书法，誊卷半属行草，遂被瓦抑置第五，仅得三十金云，此系某君亲为予言者。榜发，瓦以百金过菲，特于前三名加奖二百金，一名加百金，二、三各加五十金云。事竣，丁某囊中所攫不下三万金，瓦前后盖共费八万金也。

肃顺狱异闻

慈禧当国之世，众怵于母后之威，咸以肃顺为叛逆。及清亡，私家记载及耆老传述，始敢道其真相。迄今事实大明，乃知肃顺因阻挠垂帘听政而得祸也。肃顺强毅有胆识，遇事不馁，其所短者在不学无术，又疏于防患，计智浅露，易招尤悔耳，故亦卒以是致败。若平心论之，其为人畸于阳，非阴柔之小人可比；而好贤礼士，留心治术，夐异卤莽灭裂之流。若以之比刚毅辈，固高出万万也。先是，肃顺为咸丰帝所信任。帝晚年颇不满意于慈禧，以其佻巧奸诈，将来必以母后擅权，破坏祖训，平时从容与肃顺密谋，欲以钩弋夫人例待之。醇王夫妇以身家力争，得不死。然慈禧固已微知肃顺之倾己矣。及热河之变，帝疾亟，肃顺主立长君，以杜慈禧恃子揽权之阴谋。顾慈安谦退，不肯负责，而慈禧日夜抱其子，聒于上前。上病中不忍其母子失所，业已允之。肃顺主立长君，慈禧乃为先发制人之计。及帝大渐，慈禧即对王大臣语及托孤事，词甚哀切，且云："帝已许我。"诸大臣见慈禧已有子，托孤寄

命，为当然之理，乃不得不效忠于慈禧。于是慈安亦以慈禧有子，自应继统，乃合谋速召恭王、荣禄等至热河。时肃顺与端华定计，以怡亲王载垣为帝，取国有难，宜立长君之义也，而不知咸丰有子，其言不顺，且不与恭王等同意，势力偏于一隅，失败之由，盖因于此。时慈禧既得慈安之助力，而乘恭王等之强有力者，知势已占胜，遂命舁帝椋启行，疾趋京师，欲先一日抵京，发肃顺等之罪。肃顺等知之，恐为先发，乃令怡亲王侍卫兵护送后妃，将于途中杀之。而荣禄以兵队至，预防其变，肃顺等遂不敢动。逾日，慈禧先抵京，肃顺等奉梓宫行，须后三日始到。慈禧深幸到京在先，得与恭王等密谋对付之策。且先握得传国之玺，以为嗣子得位之据。布置既定，静待肃顺等至而后发。越日，梓宫至，恭王已于前一夕派兵驻札行礼地，以防非常之变故。幼帝及两宫皇太后皆孝服出迎。迎后，即奉梓宫入城，城内亦先设营帐以待之。怡亲王及肃顺等既至，两太后率领咸丰弟及军机大臣桂良、周祖培等咸在。慈禧神态严静，谓怡亲王曰："东后及予皆深感汝及他同官，护送梓宫，颇能尽其职分。今日大事已毕，监国之名，宜即销去。"怡亲王不意慈禧突有此谕，乃厉声曰："予之监国，乃大行皇帝遗命所授，两太后无权以去之。皇帝冲龄，非予允许，无论太后及何人，皆无权召见臣工。"慈禧从容曰："尔意如此？请观其后。"即传谕将怡亲王等三人逮治，一面迎梓宫于皇城大门。途中所列兵队，皆荣禄等所派遣，慈禧之党也。于是肃顺等知已失败，无可奈何。顺乃咎二王，谓："不听吾言，致有今日。"盖肃顺当皇帝垂危时，即劝怡亲王先攫传国玺，次以兵队监守。两太后不听先还京，一面下诏解除恭王、荣禄职权，夺其兵柄，然后回京行事。而怡亲王怯懦不前，致玺印为慈禧所得，大事业已去矣。又复听慈禧先返京师，令得与恭王、荣禄等密议部署，而自守重滞之梓宫，以致三日后始能抵京。待其计画已定，犹不自悟，空言抵抗，其得祸也，宜哉。肃顺等既诛，而垂帘之局乃大定。

刚愎自用　二则

庚子之祸，固以端王、李莲英为中坚，而助成之者，实刚毅为之魁。刚毅一贪鄙妄人，而能得朝廷之信用，酿成辱国丧师之惨剧，实满洲之戾气所钟也。刚毅生性执拗，愚而好自用，妄自称颂，不值识者一哂。然其恶不在此，乃在一生所长，以贪婪为其本能耳。满人生性好财，不独刚毅为然，其故由于馈赠宫闱亲贵，包衣人尤严主仆之分。主家贫困，包衣虽官宰辅，主至其家，则尊若父母，有所欲取，辄携去，弗能较也。故满人应官多贪鄙，其势不得不然。盖祖宗立制，即以势利相倡导耳。刚毅家世寒微，由清文翻译历官部郎、巡抚，不识汉文，好琐屑鄙事，自谓精能。巡抚广东时，因太后六旬万寿，入都祝嘏，方希大用。时内地及京师，尚普用生银以钱两计，而广东独已早制银币。一日，刚传造币厂总办某道入见，卒然曰："为我制币三万圆，刻期必成，将携入都中。"苛道唯唯，如期制成，赉往，刚命收讫，默然不复过问，亦不言如何开支。某道不得已，列入解京项下报销。刚毅既至京，因内侍献于慈禧，且贿内侍万金，言于慈禧谓："刚毅知万寿时赏犒繁，特铸新币，以表敬意。"慈禧视币色光耀，喜甚，遂饬收入。宫中有宠者皆赐之，众争宝爱，念刚毅之能不置。寻刚擢户尚，入军机，皆三万银圆之力也。某道以解京报销，太后亦不过问。刚毅闻之怒，讽后任劾去之，以为宜赠己也。未几，清粮事起，刚奉命南下，凡江、浙诸省，无不被其搜括，公私为之一空。初，某御史言"江、浙地密人稠，开垦已遍，而赋册多列荒地，不报升科。当此国库支绌之秋，何堪再听隐匿？此皆污吏奸民，串通作弊，实有妨于国家惟正之供不鲜。朝廷宜派专使，遍行清丈，使地不隐匿，粮无虚报，庶几国用充裕，良民气平"等语。时方甲午新败之后，朝议正事罗掘，览奏颇动，遂交部议。刚毅时掌户曹，力主速办。朝廷遂简刚为专使，励行清丈，志在必成。刚奉命南下，与督抚会商办法，皆主畸零纠葛，骚扰民间，如操切行之，恐酿成祸变。刚以为疆臣有意忤己，大怒不听，乃自发单谕，饬州县自行履勘，无少瞻徇。时地方各长吏知其意在婪财，各集银数十万以贿之。事少缓，然意犹未慊，且搜索及仓库，日夜咆哮于藩署道库间。长吏苦之，乃更贿以若干，始偃旗息鼓而去。此行非特并未规画清丈方法，且于江、浙田赋之统计，未尝一窥也。但前后婪索数百万金，捆载而归耳。自经此搜括，江、浙财力为之大衰，而刚之私囊，充牣有余矣。及拳乱起，刚之家财，悉为联军所得。有家人林某者，乘其将毙时，攫得十余万金，且窃其宠姬某氏，逃往天津。回銮后，设金店于东城及前门外，居然面团团作富家翁矣。顾其后辗转，生一趣闻，亦足见天道之好还也。林某既得宠姬如夫妇，常车马出游，以炫其显赫。某少年者，宗室子也，幼曾出入刚府中，识某姬。偶见于香厂中，知为林某所得，大愤曰："恶奴敢尔？吾必取而代之。"顾以事无佐证，力难发其覆，计不如以术诱之，施以离间，则彼雌雏必非林某有矣；雌雏既去，金将谁属。于是大施其吊蚌之手段，不旬日而宠姬果入少年之手，渐恶林某如眼中钉。一日，林某愤与姬争，姬亦盛气相向曰："尔何人？此刚相家财也，尔何人？"于是立往金店及各铺中，宣布林某罪状，嘱于各手续契约中取消其名，仍用刚氏名义。林某惧，愿分一席地，不敢争主权。姬不许，令人闭置一室中，不与饮食，未几毙命。姬竟与少年同居，如夫妇。不一载，少年挥霍其产殆尽，姬郁郁得病死，少年仍一贫如洗焉。

刚毅既不甚识字，而又不肯自安拙陋，遇文人且欲自炫其能。尝在江苏与某抚纵谈，岸然曰："人皆谓我刚复自用，我知刚直而已，何谓'刚复'我实不解。"盖误"愎"为"复"也。刚粗鄙不文若此，而独与翁同龢善。

盖翁愤于李高阳、孙毓汶等之以文法相龃龉，乃奋然曰："读书人颟顸，不能治事，治事还须蕲不识字者。"以故既入枢垣，便援引刚毅，谓其朴直，可任使也。然刚知贪婪而已，其心固甚无良。翁虽援刚，刚既得志，不以为德，而反倾翁。翁亦无如何，惟诙谐以寄其愤慨耳。刚于文字固茫然不解，而于事理亦绝无见解，盖普通知识不完也。一日，尝偕诸大臣入对，刚力陈总兵龙殿扬之能，谓该镇系"奴才之黄天霸"。众咸匿笑之。翁退，乃诘刚曰："龙镇是公之黄天霸，公即是施德全耶?"刚无言。刚又尝语："人凡求治，何必学问？但实事求是，即平生大经济也。如某之一生只作破承题，且亦旋即弃去，不屑为，而今备位宰辅，与彼咬文嚼字，辄夸下笔千言，而落拓穷途，一身且不自保者，何如?"闻者亦不屑与之辨难也。尝于度岁日，命其幕宾作春帖，粘于府门，所拟者均不洽意。一学究为府中录事，妄希荣宠，亦撰一联进呈。刚忽激赏曰："还让此公。"乃命书之。下联为"花暖凤池春"句。"池"误作"墀"，盖学究抄袭旧本，以讹传讹，刚亦不解也。他幕宾见之，相率辞去，谓："吾辈不甘为白字先生分谤。"刚亦听之。刚曾为云南按察使，忽欲沽名，乃命人编刊《官场必读》，遍赠僚属，且携至京中赠人。展视之，则率载札咨、呈移、告示等程式，了无他物，见者无不失笑。刚以查库，至江宁调查盐务厘金及地方行政簿，繁如牛毛，昧昧不能省视，则举告曰："但使五岸督销，增认若干。各地方田赋、杂税增额若干，则我事好办矣。"有厘金总办某道，欲固其位，请月增十万金，刚既诺之矣。忽某道挽人进言："可增至十二万金。"刚曰："尔速取金来，我夺彼与尔可也。"保甲局岁费止六千金，刚曰："此属糜费，何益？不如裁之。"后盗贼白昼横行，绝无防卫，不顾也。初，江宁藩司弗审刚意，闻刚至，日督员吏会计钩覈。时盛暑，刚急欲入都覆命，见状不耐，乃曰："君奚徒自苦？天下事殊易办，日只须两句钟，着坎肩，挽将辫子，一小童掌扇，则诸事毕矣。"藩司会其意，乃润色了之。刚喜速成，束装而去。闻藩司所赠亦不下二万金也。庚子联军既入京，汹汹索罪魁，刚知不免，乃谓人曰："君辱臣死，今两宫西幸，辱矣。我为国家大臣，敢不死?"乃绝粒。痛饮五色瓜汤，腹泄数日，遂死。

毓屠户　六则

清季之酷吏，当以毓贤为举首。迹其生平，无他能，前半生殃民，后半世召侮。盖自山东知府以至巡抚，以能治盗名，名为治盗，实殃民也；自山东巡抚以至为山西巡抚，以能排外名，仇教杀人，借残酷自鸣忠愤，名为排外，实召侮也。而其最昏诞者，即奉拳匪为神圣，不惜与其前此治盗之宗旨相背驰，诚不知是何肺肠矣。初，毓知山东曹州府。曹多盗，毓至曰："是易治也。"命木工制大木笼四，高及肩，囊其身于笼，而以木环围锁其颈，植木其中，足下初置砖，渐抽去。弱者半日、强者一日夜死矣。笼骈列署门，若仪注然。某君语予：某岁曾以事过曹，甫及境，哄传"请看毓屠户捕盗。"出观之，十余卫兵汹汹搜一旅邸，得槁项黄馘者十许人，缧绁牵曳而过。或叹曰："是十许人者，不逾一昼夜，俱送入鬼门关矣。"予骇然，意谳盗定罪，往返亦须数日，安得一昼夜即骈杀尔许人？且其间或有冤者，亦须分别鞫讯。然众语如此，不可不一究竟，逡巡往观之，至则太尊高坐堂皇，略问姓名履历，即厉声曰："站!"站者，立入木笼之简称也。四大笼既有人满之患，其余殆可以候补资格，苟延残喘矣。岂知二门内尚有罗列者六，适符全数。于是十人之生命，一日之间断送而有余。予不忍再视，遂阑珊归寓。明日，往视之，则累累之尸，正如猫犬野兽，横拖倒曳而出，云将投入深谷中。尚有一二呻吟于笼中者，众咸啧啧称为好身手也。予乃语友人："功令：州县治盗，须详禀上官，得批复而后定谳。即近岁有就地正法、便宜行事之例，然亦非府、县所得擅主，何毓之能有此特权也?"友曰："斩绞之刑，始谓正法，须由上官请命而后行，若站笼则本非死刑，可以无俟请命。然往往速死，此乃比于格杀勿论之例。因前岁此地劫去饷银数万两，朝廷震怒，特谕州、县治盗，格杀勿论。毓素以武健严酷著，简授曹府，陛见时，自请便宜行事，务使盗风尽绝。故站笼之设，乃奉朝旨特许，仿佛视同化外。上官所不过问。即《周礼》'刑乱，国用重典'之意也。"予曰："然则是否真盗，可不问耶，何执途人而使之入笼也?"友曰："此则非予所敢知矣，请还问之府尊。"又明日，遇毓于某巨室中，或问治盗事，则岸然曰："予到任两月，站三百七十余人矣。然盗风仍未绝迹，曹人诚强项哉。"越日，予去曹，闻后杀千余人，暴民骤起，欲围署戕官。某镇救之，始逃而免。毓以能尽法惩治，蒙太后特达之知，不三岁，洊升巡抚。山东故多盗，熟知毓之好杀无厌，不敢复攖其锋。忽一变面目，而以神术习拳，且移其劫掠之能力，以仇洋教。毓私喜盗众之畏己也，而又利其仇洋教之可张己声威也。乃亦大变其面目，举前之斥为化外者，不惜一转移而奖之为义民。按：拳匪初起，承八卦教之遗脉，大都在博山、堂邑之间，设坛练拳。初不甚盛，且畏官府之诘责，不敢公然有所作为。自毓贤以仇杀教士之主张为正当，于是踪迹渐肆，徒党亦渐众。其人皆持大刀往来，声言非杀尽洋鬼子不可，因名其会曰"大刀会"。然溯其原起，实自李秉衡始。毓贤为藩司时，秉衡任巡抚，以仇教相切磋，因是亲善。时大刀会杀二教士，德人以秉衡奖励大刀会，致酿此祸，非褫秉衡职不可。朝议亦主排外，执不允，但调秉衡督川。德人憾不已，遂命开缺；德人坚谓不足蔽辜，卒革职去。去日，谓毓贤曰："我去公必代，是不啻竟我志事也。朝廷怵于外人势力，不欲决裂开衅，亦具苦心。但我辈坚持此志，当百折不回，非扫尽妖氛，无以表我辈之人格也。幸好为之，吾已密保于上矣。"及秉衡去，毓果得代，乃一循秉衡之旧，几如萧规曹随，后先媲美也。拳匪探知毓意所在，大肆劫掠，于是有所谓"朱红灯"者出

现，揭竿悬旗，昌言灭教。毓贤命济南知府卢昌治查办，匪起抗拒，击杀官兵数十人，自称“义和拳”，建“保清灭洋”旗，劫掠教民数十家。毓贤闻其仇教也，即不问其拒捕之罪，反奖为义民，出示安抚，改其名曰“义和团”。盖此嘉名实自毓所赐也。后毓入都，闻士大夫多斥拳匪者，惟刚毅等与己见合，乃倚为盟主，以攻反对者，辄大言曰：“义和团魁首有二，一为鉴帅（指李秉衡），其一即我是也。”其敢冒不韪如此。时拳匪树“毓”字旗，焚劫无虚日。教士屡函乞申理，总署令毓保护，毓均置不问，匪势益炽。法使屡责总署，乃召之来京，以袁世凯代为巡抚，拳匪遂闯入直隶境矣。毓贤入都，得端王、庄王、刚毅之赞庇，气焰张甚，辄谓：“朝议太无主张。”阴斥枢臣之媚外。每与端、刚等论议，历述义和团之忠勇可恃，端、刚等遂据以入告，乃仍用为山西巡抚。拜命之日，拳匪额手相庆，皆曰：“吾道其西矣。”盖卫军数十人，皆拳匪首领，早以佳音报知团中矣。自是，山西始有拳匪踪迹。毓乃如饮狂药，自称义和团统领，盖愤于山东之被黜，激而倒行逆施之举也。平阳府教堂被毁，府、县以闻，称曰团匪。毓贤痛斥之，至欲列诸弹章。于是郡、县承风，莫敢诋拳匪矣。

毓贤在山西日，与端、刚通密函，自言：“阃外事，惟贤所主。晋中洋教得净绝根株，然后更及其他，贤必为公等分忧，对朝廷尽忠，对上官尽职，对地方尽力，对义民尽信，对天下、后世无愧。”云云。其风颠不经，皆此类也。端、刚等叹为义士，隐然倚若长城。故总署迭接外使责言，请撤换晋抚，中朝俱置之勿问也。李莲英语人曰：“方今督抚中惟毓贤一人，可算得尽忠报国。”毓贤闻之，益喜自负，因命太原冶工精制钢刀数百柄，分赐拳童，刀环皆镌“毓”字，呼其众入署，亲谕以“仇杀洋教，宜并力一心，勿负我意”等语，谆谆如训子弟。拳童跳踉索钱帛饼饵。毓命与之，谓其左右曰：“此辈天真未凿，要皆忠勇之气所成，不宜拘以礼节。”赏毕，复送之出署，市人鼓掌从之，皆艳羡垂涎，于是无业游民纷纷请习拳。即小负贩者，终朝劳动，不获一饱，亦推担而起曰：“盍习拳？习拳可立富贵。”既愈集愈众，署中应接不暇，毓亦厌苦之，乃令各州、县分给钱米，不复直接供应矣。州、县敢怒不敢言，或毅然不与，则拳匪围署滋扰，汹汹欲火庐杀人。此等案日辄数起，毓置勿问也。拳匪向州、县无所得，则仍来抚署环求。毓乃接大师兄入署，与商安插拳众善法。绿舆朱盖，尊若贵宾。大师兄亦居之不疑，与中丞公分庭抗礼。及开议，毓长揖就教，大师兄曰：“吾已与部下约：凡得教士产者，以十之三赏首功，十之三分赐各兄弟，其四入团为公费。此后老公祖但奖励团众，许以便宜行事，通令各地方官勿加干预，则彼等饷项充足。取鬼子不义之财，供同胞倡义之费，一举两得，永不复烦公祖抚恤矣。”毓大喜，亟赞为“办理有法，果然天诞奇才，安内攘外，保佑大清，此国家之福也。”是年五月，拳匪扰直隶，联军攻天津，东南各省自保，袁、许等以祸日亟，请速保护使馆教民，勿召外侮。朝旨两可。总署主外交，见祸切肌肤，乃不得不请旨保护教民。廷寄至晋，毓掷之于地曰：“此汉奸所为也，老佛爷必不信此，且端、刚等自有主张，岂至先后矛盾若此？”翌日，端、刚函至，则果饬其力庇团民，痛除洋贼也。毓语家人曰：“吾几为汉奸所误。”自此乃于廷寄中见保护外人及调和等词意者，誓不复入目，一意主庇拳仇教。六月，遂命大焚教堂，杀教士，太原为首倡。有最巨丽之教堂被焚，烟焰满城。毓登高观之，叹曰：“天意也。”营官将施救，毓不许，曰：“汝何人，敢违天乎？且非吾有命，胡仆仆为？”

拳匪焚杀之惨，实推山西为最。盖他处皆拳匪自为之，其力小而弱，惟山西则巡抚为之主张，故其力厚而强也。时洋教士及华人入教者被杀之惨，暗无天日，有目击者尚能言之。大教堂中英教士某者，为毓所诱擒，复逃出，号于众曰：“昔年晋省大饥，赤地千里，吾输财五六万，活数千人，于晋亦不为无功。今独不能贷一死，让我他往耶？”时左右皆拳匪党羽，方鼓兴若狂，无一人为教士缓颊者，且无力者恐祸及己，亦不敢有言，卒为拳匪所戕。又一英妇挟抱婴儿出，跑于道左，言：“吾施医药，岁治数百人，今请贷吾母子一死。”语未绝，卫兵以梃击之，仆于地，兵推置火中，儿已宛转烈焰中矣。妇奋身复出，兵仍推之入，与其儿同烬焉。大教堂既焚，乃命搜获各分教堂教士、教民，令集一处。先下令守城门，禁教士出入，行道者皆检其身有无佩十字章，佩者皆捕之。复移教士老幼于铁路公所，以兵围守，给言将送之入都，众以为有生望也。无何，复命驱入抚署。毓自坐堂皇，厉声数教士惑众之罪，命即日行刑。凡杀英教士男女老幼三十余人，服役者二十余人，枭首悬城门示众。卫兵之与教民有私仇者，任意剖心弃尸，积如丘山，毓勿问也。毓自上奏，言彼设一巧计，将洋人尽数擒捉，以练锁之，均在抚署处决，无漏网者。惟有一洋女人，割乳后逃走，藏于城墙之下。及查得，已死。此等丧心病狂之词，公然见于奏折，可谓一时之戾气。又抚署杀教士之翌日，尽驱法天主教堂童贞女子二百余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皆不从，令斩为首者二人，以盎盛血，使诸女遍饮，有十六人争饮尽之，毓乃令缚十六人悬高处，迫其余皆背教。仍不从，求死益坚。兵士择貌美者，掠数十人去，欲肆行非礼。闻无一人屈者，或扼杀之而淫其尸焉。其后诸女子皆被杀，尸横如獭祭，见者莫不惨伤。各属教民富者，罔不被拳匪掠夺，其被逼背教，抵抗不从而死者，先后凡数千人。被祸最惨者为大同、朔州、五台、太原、徐沟、榆次、汾州、平定等处，拳匪之势几遍全省。毓虽刚愎，而惧内甚。其夫人亦仇教，故杀戮之惨，无与挽回者。闻后亦知杀女教士之惨，命于女子暂缓。而拳匪得志，乃不从令矣，毓妻卒发背疽，死于晋。联军破天津，报至，毓自请勤王，将率拳匪出发。然其意亦畏洋兵，不欲果往，意端、刚等欲使己为外应，必不令其入京也。无何，朝旨下，命统军来京。毓大懊丧，阴讽晋人吁留，拳党亦

不愿毓去。朝旨敦促不已，始议就道。濒行，延大师兄等入署，置酒与别，且嘱之曰："教民罪大，焚杀任汝为之，勿任地方官阻止也。"时联军已破京师，两宫西幸，毓遇之于途次。太后已有悔意，不愿见毓，命暂回本任供差。毓语其家人曰："吾将得祸。虽然，成败有命，吾何悔哉！"

八月，李鸿章奉命议和，德国要求第一件在惩办罪魁。案中声言山西杀戮之惨，为各省最。朝旨乃令毓开缺，另候简用，以锡良代为晋抚。时各国以罪魁未经惩办，不允议约。驻德使臣吕海寰，驻俄杨儒、驻英罗丰禄、驻美伍廷芳、驻法裕祥、驻日李盛铎，合电请惩办罪魁，首李秉衡，次毓贤、刚毅、赵舒翘、董福祥、载漪、载澜，并述各国坚决之意。鸿章与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亦先后电劾，朝旨乃将毓贤褫职，配极边，永不释回，各国意犹不慊。十二月，得旨：毓贤遣发新疆，计已行抵甘肃，着即行正法。于是至惨极恶之毓贤，乃有归结之一日矣。当毓闻京师失陷之变，折回晋境时，拳匪仍肆扰各属不已，劫掠之事，视为惯例。各属亦不复上报，而毓亦知忧惧敛迹，不复如前之兴高采烈。惟拳匪羽翼已成，急切不肯收束，且鸱张益甚，见毓之惧祸灰心也，日聒于抚署，谓："京中消息，纯系汉奸谣言，实则京中使馆已焚，洋人尽杀，指日可望太平，统领不必愁烦。"毓被嬲不已，乃曰："朝旨亦可假冒耶？尔等速自为计，毋溷乃公。"拳匪知不复可混，乃啸聚各乡，为攫金鸟兽散之计。是时，州、县强项者，始不关白上官，自行痛剿，毓亦不过问。有平遥令某者，以家财激励死士，捕劫掠之拳匪数百人，骈诛之。拳匪欲报仇，诉于毓。毓曰："尔辈劫掠为生，即非义民，安知非假冒义和拳者？尔辈须往查明皂白，吾始可为之代办。否则，地方官本为除暴安良计，劫掠者，王法所不赦，吾安能庇尔辈？且吾已为朝旨所驳斥，旦夕待罪此间，尚能为尔辈护符耶？今本省洋教已尽，尔辈宜往京师、天津、山东一带，奋其义勇，自树一帜，切勿在此骚扰良民也。"拳匪语塞，但求抚公怜悯，发给遣散之资，令兄弟辈各寻生活。毓曰："吾服官以来，清刚自矢，别无藏镪余财，可以为诸英豪壮行色。无已，吾惟有敝衣数箱，尔辈向质库取银，作川资何如？"语毕，命从者出箱示之，皆破烂不堪衣着之物，拳匪乃谢曰："公真清官也。兄弟辈不敢复有所求，且公行有日，兄弟辈尚当醵资为公寿，公毋自苦。兄弟辈必当吁请于朝廷，保公无罪也。"毓谢之，且嘱其勿尔，令朝廷生疑。自是拳匪不复入抚署。

罪魁惩办之旨下，秉衡、刚毅已前死，惟赵舒翘、毓贤尚存，宜立即正法，以谢外人。时毓贤得发配新疆之旨，将行，寻又得抵甘肃即行正法，着何福坤监视行刑之旨。李廷箫为晋藩，附和毓声，纵拳戕教。既得正法之旨，持以示毓，毓曰："死，吾分也。执事何如？"廷箫知不免，元旦日，仰药死。拳民欲留毓，或又劝毓据晋，率拳民以叛，毓皆不允，且曰："吾本忠于朝廷，若此，则前日之清勤忠恳，尽付东流矣。"盖犹自信为后世有名誉之人物也。抵兰州，兰之士民亦多信义和团者，谓毓无罪，以伏法为冤，集众欲代请命，求朝旨贷一死。毓移书止之，谓："己杀洋教士时，已办一死；今乃不成，死何足惜？但愿继事吾志者，慎勿忘国仇可耳。"众感其言，或有泣下者。时毓之老母年八十余矣，留太原，惟一妾随行，知行刑有日，乃逼令自裁。妾缢，视其既死，笑曰："彼乃先驱狐狸于地下也。"旋自作挽联："臣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终沈三字狱；君恩我负，君忧谁解，愿诸公转旋补救，切须早慰两宫心。"书之悬于逆旅，众或传抄之，忠臣好官之名，颇震一时，识者或嗤之以鼻。然当日毓狼狈之态，亦殊可怜也。正月初六日，何福坤至什字观（时毓居此），呼毓出。毓尚未朝衣，知何来即将行刑，乃请整衣出看，何许之。毓殊不畏缩，及出，随从武员即举刀斫之，伤头不死，毓负痛连呼"求速死"。仆怜其宛转，助之断项，众为集资收葬焉。或追叙其杀洋教士之惨状，乃叹曰："如此而死，犹幸也。"

寇太监

光绪帝有寇连材为心腹，亦犹西太后之有李莲英也。顾连材忠耿持正，视莲英之贪邪婪贿，作恶无厌者夐不相同，初，连材稍读书识字，尝究心于君臣大义，谓："己惜己身为刑余，不能列朝右与士大夫商政治，亦不当与士大夫交，为朝廷羞。惟既给事宫廷，亲近人主，自当尽吾职分，令人主安适康健，为天下臣民造福。所愿如此，其他奢望，不敢存也。且令人主知吾辈中尚有良心，非可一概抹杀者。"其志类如此，故平居作事谨慎，保护幼帝起居服食，无不诚敬。光绪帝自幼入宫，不能得慈禧欢心，体极孱弱，饮食衣服，慈禧绝不怜顾，醇王福晋常为之哭泣。惟连材热心调护，帝幸得长成，连材尝作日记详载其事，中略言：

> 帝生母虽与西太后同气，而西太后待遇殊落寞，饥渴寒暖，从未一问。所赖东太后时时抚视之，得无失所。及东太后上宾时，帝甫十一龄耳，自此遂无一人调节起居。连材无状，不敢专擅，但于心不安，亦万不得已，乘间进言于西太后："衣食宜如何整理，勿听帝自主。彼辈不能尽职，帝年幼，不知施以赏罚。早晚寒暑，漫无节度，或衣垢不浣，或物腐充食，有伤政体，请太后为之查察。"太后反责连材多事："汝尽职可耳，安得越他人俎而代之谋耶？"连材尝私念帝虽贵为天子，曾不及一乞人儿。本生母醇王福晋每与人言及德宗，未尝不痛哭欲绝。自帝御极，以至福晋卒时，二十余年，母子终未获一面也。西太后之忍心如此。后帝患痼疾，精神痿败，不能生育，皆少时衣食不节所致。

哀哉！连材所记之言，大致如是。李莲英甚憾光绪帝，以尝受帝之呵斥故。而寇太监忠于帝，故莲英深恶之。西太后之恶寇太监，则莲英与有力焉。戊戌之变，当康有为与帝密谋之际，寇微有所闻，蹙然曰："此事发之太骤，恐难得圆满结果。且吕禄握重兵久，根深蒂固，一时不易猝拔。而太后党羽中如刚毅、裕禄、怀塔布、许应骙诸人，皆数十年旧宫僚，资格甚老，门生故吏极多，亦非旦夕所易推倒。今帝所恃者，谋臣则一新进之康，兵师则袁世凯。袁方将受荣之卵翼，安能使之反抗？此事若不熟筹，恐画虎不成，反类狗也。虽然，我一刑余贱者，纵剀切言之，亦乌足动听。"于是忧形于色，寝食俱废。帝向知寇之诚恳，凡服食起居，非寇在侧不欢。忽请假数日，知其病剧，乃遣人召之入，询所苦，寇曰："奴方见皇上近日忧国甚至，恐有伤玉体，故不觉悲戚。念曩昔圣躬之孱弱，皆奴才不善调护所致。今当宵旰忧勤，而奴才终不能分尺寸之忧，皆奴才之罪也。诚惶诚恐，无地可以自容，故不觉至此。"帝觉其宛转陈词，中有微意，乃曰："子第自爱，幸速愈，容朕思之。"寇因泣抚帝足曰："陛下独不念魏高贵乡公、唐中宗之事乎？一误再误，国与几何？谋定后动，策之上者也。"帝曰："朕知子忠荩，故能容子言。否则，此何等事，而可令宦寺闻之耶？子姑退，朕自有命。"寇退，谓其徒曰："吾既言之矣，帝苟有不测，吾必死之。"及事泄，太后已传旨坐乾清门，请祖训，奉太宗御棍，将笞帝死于门下矣。寇闻耗，大惊，力疾驰往恭邸求救。昌寿公主闻之，是夜叩西苑门，跽请太后息怒，始得囚帝于瀛台。太后颇疑公主知之过速，必有人走告。李莲英知寇监所为，诉于太后。太后怒曰："此贼留之不祥。"命人执以来。讯之，抗辨不屈，乃处以极刑。

刘太监

慈禧之残忍不德，更仆难数。其对于失欢者固睚眦必报，而奄寺宫人，命等蝼蚁，更罔不受其荼毒。自李莲英专宠，失宠者必置之死地以为快，然无若刘太监之惨者。先是，大内蓄毒剂至多，其毒性种种不一，奇异出人意表，不独宋祖之施牵机药于李后主，为历史上之奇谈已也。闻其药有服之数年而始毙者，有入唇立绝，毫无伤痕者。以视鸩、砒，直寻常菽粟耳。相传悉系明代遗物。孝陵之诛翦功臣，成庙之剿绝孝康诸子，大都皆将此物。至孝贞上仙之速，度即此物之为祟也。其后十数年，始有刘太监之奇剧。太监刘姓，忘其名，众以其性行迂缓，而城府极深阻，故侪辈俱戏呼之曰"阴刘"。刘入宫，迴在李莲英前，得太后权宠，亦初在莲英右。及莲英得志，刘宠始稍替。然以资望，究在李上，宫中诸小珰莫不尊事之。那拉氏之起居、服食、嗜好，刘最粗悉。李初恒谄事刘，窥窃其术，学步无所不至。刘固不肯尽泄其秘，然莲英性乖巧，一颦一笑，无不为东施之效也。久之，后意渐移于莲英。又莲英年少，貌虽不美，而作态妩媚。后性恶老，阴刘之不敌莲英，势也。然以习惯上之关系，宠虽衰而太后尚不能忘之，遇故事莲英不能了然，辄曰："问刘，刘必稔。"刘以是持李短长，莲英积羞成忌。刘、李之间，势遂水火。莲英意非去刘勿快也，乃用其惟一之术，时时谮刘于太后前。顾刘亦工心计者，语动最周密，凡莲英所抵之隙，无不先事预防。李虽百计倾轧，终归无效。乃一变其计，为暗箭伤人之伎俩，阳修好于刘，而阴实谋之愈亟，刘果防之稍懈。一日，刘忽以事失西太后意，大受谯诃。李乃乘机中西太后之所忌，竭力媒孽。西太后果大怒曰："是人殆不耐活矣？"一日，御便殿，召刘至，叱使长跪，数其罪至数十事，曰："此可杀否？"刘自审为莲英所倾，必不免，乃崩角曰："奴才诚有罪，当万死。求佛爷悯三十年犬马微劳，使获全尸，于愿足矣。"西太后沉吟久之，曰："子且退，予有后命。"因咤侍女引刘至殿下一小屋中，反扃其户。刘既去，西太后忽笑顾诸侍女曰："今日有一新鲜活剧，赏尔等一观。此剧固数百年不易见也。"因令于某号室内开某字号椟中，有玻璃篋扃鐍极严者，取以来。侍女如言，奉篋至，西太后自揭衣囊，探其中出一小钥，制绝精巧。及启篋，则中有大小玻璃瓶十余事。太后检视良久，取一小瓶，高仅寸许，中伫淡红色药屑如粉，乃以法去塞，倾药粉入一酒杯中，约止分许，和以水，曰："持此令刘监饮之。饮毕，令其安卧勿动，汝即来复命。"侍者受命往。有顷，返曰："刘监得药，即叩首谢恩，然后服。服讫，即遵旨安卧矣。"西太后颔之，越炊许，忽语侍者曰："汝辈欲观奇剧，此其时矣。世界新幻戏，当无如此之巧妙也。"众奉命，相偕入小屋中，启户入视，则刘已不知何往，疑其遁也。惊极，几大号。忽一女子左右视，顾见炕上卧一小儿，亟谛视之，即刘也，已缩小如初生婴，长止尺许。抚之已僵，而肤色悉如平时，绝无遇毒状。众乃大慑，有因惊致疾者。西太后闻其状，乃吃吃笑不已。甚哉！其残忍乃过于吕雉、武曌也。

端王与溥儁

拳匪之乱，实根于戊戌政变之反动力，而为之枢纽者，则端王与大阿哥溥儁是也。初，端王与李莲英极相得，太后常言："端王载漪秉性忠诚。"故立其长子为大阿哥，实皆莲英为之道地耳。端王性粗暴，绝无意识及威仪，惟见太后极醇谨。每太后与之言，辄震惧失次，汗流被体。太后谓为忠诚者，盖以此也。初，太后欲废载湉，既数为中外臣工及外使所阻，乃思立储以俟机会。时文廷式、翁同龢诸帝党皆罢归，李鸿章以文华殿大学士为首相。李故骨鲠，在朝列，慈禧颇敬惮之。己亥冬杪，两广总督出缺，命鸿章往任事。故事：京大员外放，约半月始行。李始陛辞，命下督鸿章殊急。鸿章抵粤未几，某日，法领事询海关监督某："本日有立储事。"某询："奚至？"法领谓："今晨驻京使电巴黎政府，

政府转安南法督，更电粤，故知之。”某偕司道谒鸿章。故事：宫中大事由阁臣军机会议后行。时鸿章去京日远，且此大事，无不先奉诏者。鸿章闻言良久，曰：“宁有此？吾未奉诏，而法领先有闻乎？”午后四钟，果奉诏。盖出鸿章时谋已先定，特不欲其知而沮尼耳。太后之专擅乱政，不恤人言至此。溥儁顽呆肖其父，慈禧笃爱之。不乐读书，惟时与内监为嬉戏。及拳匪祸起，尤狂妄附和其父。对于光绪帝傲慢无礼。以帝好读外国文字也，大呼帝为“鬼子徒弟”。太后闻之怒甚，立命将大阿哥抽二十鞭。端王知之，大恨。翌日，率拳匪数十人呼噪入宫，找寻二毛子。至宁寿宫门，太后尚未起。端王等大呼：“请皇帝出来，皇帝是洋鬼子的朋友。”其时端王粗莽之状，甚可骇异。声为太后所闻，正问讯间，又闻群呼：“杀洋鬼子徒弟。”太后急走出立阶上，诸王公及拳民聚于下。太后大怒，斥端王曰：“尔即自为皇帝乎？胡闹至此，亦复成何体制？尔当知乘此国事纷乱，即谓可任意攫取？此大误矣。速去毋溷。帝位废立与否，惟予有权。尔若依尔子为储贰，遂肆行无忌，不知予可立即可废。尔不自量，予顷刻即可废之。尔速领此等人出走。苟不奉旨，不得入也。尔知罪，速叩首请罪而去。”端王大惧，叩首不已。太后命罚俸一年，以示薄惩。义和团首领在此叫衅，立即斩首。于是人人震惧，不敢觊觎非分矣。大阿哥曾谓太后曰：“请护送太后往热河，让皇帝在京中，与其朋友外国人讲和。”太后斥之，然大阿哥终不悛也。大阿哥年十五，肥胖粗野，状类伧荒，喜着武装。常出外观剧，戴金边毡帽，内着皮衣，外罩红色军服，如夺标者，与伶人、混混等多相稔。颇工马术，亦善音乐。观剧时，如台上鼓板稍错，即离席大骂，或自登台代之。怪状劣迹，殆难悉数。有时为太后所闻，则重加鞭责。忽与侍奉太后之宫女有私。太后知之，大怒，不待罪魁之惩办，早有废立之意矣。又时与内监击瓦片水上，计其纵跃次数以赌胜负，俗呼“打水搬”者是也。又尝于西安行宫殿上踢毽子，殿官称宝座前不宜作此，乃骂曰：“宝座是咱所坐，尔敢阻挠耶？”太后闻之，心恶其粗鄙。及和议成，端王降庶人，编发新疆，大阿哥遂废。然太后犹怜悯之，月给四百金以养赡焉。

荣禄与袁世凯　四则

荣禄为慈禧太后之侄，早岁即受慈禧之宠用，为步军统领，旋犯嫌疑，褫职。未几，为西安将军，崇文门监督，洊升大学士，充军机处练兵处大臣。刚毅与同列，乃言：“外患可除，富强易致。”慈禧深信之。盖荣禄虽不足称胆识，而心地尚明白，与端、刚等迥不相侔。当拳匪之乱，荣禄颇依违其间，然于暗中周全者不少，俾和议可成，未始非其功也。当刚毅请攻使馆时，荣禄授董福祥、张怀芝等以意，使勿力攻，而外承慈禧谕助刚毅，以智术全身，此其所长也。刚性傲狠，日督兵攻使馆，每午十二句钟往，互击枪数排而退，若符契然，刚粗莽勿察也。一日，酷热，战兵退，刚乘骑急遁。骑遁，坐草间，气喘欲绝。某司员道经，见而讶之。刚遽摇手曰：“勿道！勿道！”时乘骑奔逸，已数里矣，其呆如此。荣禄知之，亦勿劝也。及两宫驻西安，粤人某献石屏，绝新异，慈禧拟赏知县。荣禄持不可，曰：“惟名与器，勿可假人，矧官乎？今进石屏赏知县，倘更重于石屏者，朝廷将何以赏之？”遂返其献。荣禄之识，于此可见一斑矣。当拳乱盛时，端、庄二王屡矫旨，荣禄则电李鸿章及东南各督抚，谓：“五月二十四日后矫旨不可信。”鸿章欲入都，禄电江、鄂二督，嘱缓行，俟后命，盖知端、庄特欲害之也。又禄以谋阻废立，因与刘坤一、瞿鸿机、张百熙、魏光焘等益相亲，其能知人、持大体又如此，论者或以太后党而深斥之，不知当日其所补直者，未可厚非也。

戊戌政变时，新旧胜负之枢纽，实操于荣禄之手，而拨其机捩者，则袁世凯也，然此中亦有天运焉。假使袁竟杀荣，除太后，满洲可以不亡，中国时局，又不知成何一种景象；或者非复今日之数次革命，重建共和亦未可知。但当时慈禧太后之运命尚未告终，则荣禄之人才，当然不致归于失败。故袁之以密谕驰示荣禄，乃天诱其衷也。时荣禄握新军之全权，踞天津要区，袁世凯不过受其卵翼之一人，安能与之相抗？光绪帝自不明形势，轻听新进之狂言，而欲令人操同室之戈，岂非颠耶？事实上论之，固为袁奉密谕，驰往天津告荣禄，而不知蛛丝马迹之黑幕中，太后与荣禄早有布置。袁世凯何人，乃肯为幼稚皇帝所卖耶？相传光绪帝与康密谋于正大光明殿中时，早有一莲英腹心之太监，微闻其语，报与太后，特外面佯示镇定，以观其变耳。此非理想之词，荣禄亦将新军一切布置周备。太后盖与其党深思熟虑已久，即非康谋，亦将借阅操之举废立矣。特其后又深入一层，酝酿以成康谋，则更有所藉口以倾帝。袁世凯早入彀中，幼稚之帝不知，乃以矛攻盾，安得而不失败？八月初五日，荣禄在天津督署中，方摄衣冠，拟出拜客。忽报袁世凯至，荣即知有非常举动，立命由密室接见，此非彼等先有同谋而然耶？先是，八月初一日，光绪帝召袁世凯入见，时袁为直隶按察使，明系荣之僚属，帝乃误认为忠于己党者。召见时突问：“苟付汝以统领军队之任，能矢忠于朕否？”此问可谓奇特，袁岂肯答以“臣不能矢忠于陛下”乎？袁曰：“臣当竭力以答皇上之恩，一息尚存，必思效忱。”云云。帝以为其忠恳之色溢于眉宇，确系可信，乃下谕云：“现在练兵紧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著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著随时具奏。当此时局艰难，修明武备，实为第一要务。袁世凯当勉益加勉，切实讲求训练，俾成劲旅，用副朝廷整饬戎行之意。”此谕注重练兵，明明道着意旨所在，以太后之精明老练，岂有不知？相传当袁被召，退下仁寿殿时，太后即召入，详询帝召对时语。太后谓袁曰：

"整顿陆军,本是应办之事。此谕甚为通达,但皇帝行之,太觉匆忙。予疑其别有深意,尔俟皇帝第二次召见,再请予之训令可也。"此数语实已洞见症结,于幼稚皇帝之阴谋,明若观火。袁世凯何人,乃肯自寻死路耶?袁退,太后即命人请帝至,谓之曰:"康有为在外昌言无忌,诋毁太后,乃大不法。"命帝即拿办。又以平日责帝之言责之,谓帝近日对己,愈觉改变,于孝道有亏。帝唯唯听命,且陈自愿改悔。太后之于康谋,不啻已明言之。且帝自顾,绝无权力可以抵抗太后,而乃欲雄飞突举,宁非弄巧反拙之事?观此则不待袁之乘车告荣,已可知事之必不成矣。其后荣禄反以曾保荐新党,交吏部议处。太后之作用,可谓十分周密。自是即调荣禄入京,而以裕禄代之,皆太后死党也。荣禄直至临终,常自呼为康党,以为戏谑。太后亦戏之曰:"尔曾得尔友之若何新闻?彼实奸臣,负尔好意,竟致反噬。"荣禄亦失笑。是太后之党直视康等与帝之举动为儿戏,成败之数,宁待事后论定哉!

政变后,荣禄入都,授军机大臣、兵部尚书,节制北洋军队,兼握全国政治兵队之权。此等重权,实为清代绝无仅有之事。盖太后之信任达于极点,亦以报其忠诚拥护之意也。是时,荣禄颇恶新党,钩治极酷,乃反动之力使然。一日,或言于荣,康党在外造清议,专骂中堂。荣笑曰:"彼等既逋亡海外,何事不可为,即微清议,吾亦知其骂我。"其后拳乱之始,即语人曰:"近支王公无意识之举动,一至如此,得毋为康党庆幸乎?"然端、刚等亦终疑荣禄有媚外心。设非太后信任,早为所倾轧矣。某西字报或论荣之生平,其言绝公允,略谓:

荣之为人,据中国士夫之见,实能尽人臣之职分,且颇有大臣风度,通达治理,可任大事。当拳匪乱时,中外皆集矢于荣禄之一身,此实康党之谣言。当时无为之辨白者,亦因使馆中人之偏见,又不能得真实之报告故也。彼实以全力阻止举国若狂之拳匪,用尽方法以劝阻皇族,免铸大错,不可为无功。综慈禧听政五十余年以观,有治世之能,而又赤心报国者,仅曾国藩一人。自此以往,则不得不推荣禄。当满洲皇族盲于大计,倒行逆施,既暴且弱之时,荣禄之先见及勇毅,实大有补救于国家也。由其柄国之日,以至辞世之年(一九〇三),吾等观其所为,实乃慈禧最忠之臣,亦为最有识解之参谋。而慈禧之能知人,亦藉以见也。当光绪二十六年拳匪乱时,太后惑于声势之盛及亲贵之附和,复由一己之迷信及希望,漫允端、刚诸人之请,侵夺荣之职权,殆使之无发展之余地。然太后以一时蒙懂,铸此大错,其后仍听荣禄之言,以挽救危局。当国事大败之日,朝廷已陷于危难之境,太后此时所倚恃者,惟荣禄一人。荣亦能尽忠以事太后,不怀贰心。太后初虽未信其言,至后乃服其先见,故中国事势现虽无定,而有一事则毫无疑义者,即吾人当永远记念此明决勇敢之荣禄。其言行可法,无论中外之人,皆当一致。以前所待遇之感情,尚嫌过薄,不足称其功也。当两宫西巡时,众集矢于荣禄之一身;回銮后,使馆中人颇冷视之。彼不知外间之误会,甚以为怒,曾语其近亲曰:"余当日竭全力以抵压拳匪,余毫不悔恨。但不解使馆人仇视冷遇之故,此事余不能无忿忿也。"有人曾记载其言曰:"吾庚子年之所为,非出于爱西人之故,实尽忠于太后及朝廷之故。"言虽如此,然其所为,既大有益于西人,则吾人称誉之亦不为过也。太后与荣禄商议处置维新党之事既久,荣禄主严办,谓非如此,则不足以保存满洲之国运及名誉。于是谭嗣同等六人,遂由刑部审问,荣禄亦承审。凡康党预谋太后之事,审问极详。在康有为寓中抄出文件甚多,凡其党之所谋,皆详载无遗。军机处乃据以定党人之死罪。彼等将谋害太后,已无疑义,群主速办。盖当时满、汉意见极深,若不速办,则其事愈引愈坏也。太后准军机之请,遂斩六人于市。彼等从容就死,观者甚众。复于杨锐处抄出皇帝与彼之信件,皆攻讦太后之语。又有杨锐一折,参太后罪恶数端,并及太后私事,罗列多人,荣禄亦与焉,余皆显要之人。折后有帝朱批。此事南方广州等处人编为歌谣,以为嘲笑。太后见帝朱批,知帝参预隐谋,遂决计断绝帝与新党之关系。据太后之人所言如此,其事亦可异也。杀六人之旨,乃太后亲笔,荣禄助之,但其名仍出于皇帝。此谕以朱笔书之,以示重要,谕云:

近因时事多艰,朝廷孜孜图治,力求变法自强。凡所设施,无非为宗社生民之计。朕忧勤宵旰,每切兢兢,乃不意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朕恭奉慈闱,力崇孝治,此中外臣民所共知。康有为学术乖僻,其平日著述,无非离经畔道、非圣无法之言。前因讲求时务,令在总理各国事务门章京上行走,旋令赴上海办理官报局,乃竟逗遛辇下,搆煽阴谋。若非赖祖宗默佑,洞烛几先,其事何堪设想!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现已在逃。著各省督抚,一体严拿惩办。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及御史杨深秀,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实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杨锐等每于召见时,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实属同恶相济,罪大恶极。前经将各该犯革职,拿交刑部讯究。旋有人奏:若稽时日,恐有中变。朕熟思审处,该犯等情节较重,难逃法网。倘语多牵涉,恐致株累,是以未俟覆奏,即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速行正法。此事为非常之变,附和奸党,均已明正典刑。康有为首创逆

谋，罪恶贯盈，谅亦难逃显戮。现在罪案已定，允宜宣示天下，俾众咸知。我朝以礼教立国，如康有为之大逆不道，人神所共愤，即为覆载所不容。鹰鹯之逐，人有同心。至被其诱惑，甘心附从者，党类尚繁，朝廷亦皆察悉。朕心存宽大，业经明降谕旨，概不深究株连。嗣后大小臣工，务当以康有为为炯戒，力扶名教，共济时艰，所有一切自强新政，胥关国计民生，不特已有者，亟应实力举行。即尚未兴办者，亦当次第推广，于以挽回积习，渐臻上理，朕实有厚望焉。将此通谕知之。

此谕实后党所拟，而名义则由帝出者。太后既惩办新党后，拟行幸天津，视察租界情形，兼事游览。荣禄力谏，言党事初定，不宜轻动，恐有危险。太后允之，下谕收回前旨，并颁赏于北洋军队。盖当时直隶正竭力整顿陆军，训练颇勤也。荣禄入京后，直督以裕禄补授。其人极顽固，太后甚信任之。昏庸乖戾，不明事理。其后天津拳匪之乱，实所酿成，其去荣禄甚远矣。

西人之论如此，尚不失荣禄之实际。盖荣禄固不得不谓之有用人物也。

袁世凯既背帝求荣，帝一生之命运，即由于彼之掌中。故帝崩时，遗诏嘱其弟醇王复仇。醇王子既立为宣统帝，已为摄政王，复仇之权大足施展。于是立罢袁世凯职，以足疾令其家居，卒未能明正其罪而翦除之也。不三年，革命军起，仍起袁为内阁总理。于是得乘时际运，由临时总统而正式总统。又至妄希非分，背叛共和，而洪宪帝制发生矣，然卒以是身死名裂。迹袁之一生，盛蓄野心，而手术足以济之。其深谋积虑，宠辱不惊之态度，实师荣禄，而野心勃勃，则又过之。予别撰《袁氏外纪》及《洪宪小史》二书详之。

控鹤珍闻　十则

予友著《濛汜室随笔》，记同治帝遗诏立载澍，李高阳负恩事甚详，颇与外间所传帝崩时景象有异。先是，同治帝将立皇后，召满蒙诸大臣女入宫备选。西太后独喜侍郎凤秀女，欲以中宫处之。凤女虽艳秀绝侪辈，而举止殊轻佻，孝贞及同治帝皆不喜之。侍郎崇绮女，年稍稚于凤女，貌亦较逊，而雍容端雅，望而知为有德量者。孝贞深喜之，密询帝意安属，以崇绮女对，册立中宫之意遂定。顾西太后独深恶之。穆皇后气度端凝，不苟言笑，穆宗始终敬礼之。宫中无事，尝举唐诗问后，后背诵如流，上益喜，故伉俪甚笃，燕居时曾无亵狎语。西太后以穆宗之敬后而薄凤女也，益忿怒。每后入见，未尝假以词色，浸而母子间亦乖违矣。后乃禁穆宗不许入后宫，欲令凤女专夕。顾穆宗亦不愿常至凤女宫，遂终岁独居。有时侘傺无聊，宫监辈乃导上为微行，往往步出南城，作狭斜游。上辄自称江西拔贡陈某，与毛文达昶熙相遇于某酒馆中。上微笑点首，文达色变趋出，亟告步军统领某，以勇士十余人密随左右。上数日后见文达，犹责其多事。其后以痘疾，竟致不起，人传为花柳病者，实非也。清宫禁故事，天子欲行幸诸妃嫔，必先由皇后传谕某妃嫔，饬令伺候，然后大驾始前往。谕必钤皇后玺，若未传谕，或有谕而未钤玺，大驾虽至，诸妃嫔得拒而弗纳，此盖沿明制。明世宗自杨金英谋叛后，始为此制，以防不测也。穆宗患痘，已稍愈矣，忽欲往慧妃宫中——慧妃者，凤女也——后不可，上固求之，至长跪不起。后念凤女为西太后所欢，苟坚持，他日必谮我为妒，此非美名，乃不得已，钤玺传谕，上始欣然往。次晨，遽变症，召御医入视，曰："疾不可为矣。"后闻之大悔。其后之决计身殉，固由西太后之凌虐，然亦未始不缘于此。穆宗疾大渐，一日，命单召军机大臣侍郎李鸿藻入见。鸿藻至，上即命启帘召之入。时后方侍榻侧，欲起引避。上止之曰："毋须，师傅系先帝老臣，汝乃门生媳妇。吾方有要言，何必引避耶？"鸿藻入，见后在侧，急免冠伏地上。上曰："师傅快起，此时岂讲礼节时耶？"因执鸿藻手曰："朕疾不起矣。"鸿藻失声哭，后亦哭。上又止之曰："此非哭时。"因顾后曰："朕倘不讳，必立嗣子。汝果属意何人？可速言之。"后对曰："国赖长君，我实不愿居太后之虚，名拥委裘之幼子，而贻宗社以实祸。"上莞尔曰："汝知此义，吾无忧矣。"乃与鸿藻谋，以贝勒载澍入承大统，且口授遗诏，令鸿藻于御榻侧书之，凡千余言，所以防西太后者甚至。书诏成，上阅之，犹谓鸿藻曰："甚妥善。师傅且休息，明日或犹得一见也。"鸿藻既出宫，战栗无人色，即驰往西太后宫，请急对。西太后召之入见，出诏草袖中以进。西太后阅毕，怒不可遏，立碎其纸，掷之地，叱鸿藻出。旋命尽断医药饮膳，不许人乾清宫，移时报上崩矣。载澍后来得祸，此亦一大原因也。尝谓高阳此举颇类唐裴炎之卖中宗。然中宗惑于艳妻，竟有以天下与后父之愤言。炎直言不获见听，激而为废昏立明之举，犹是人情之所有。然不旋踵而伏尸都市，妻子流徙。高阳则身受穆宗殊遇，岂中宗之于炎可比。而顾缩朒畏葸，不恤负故君以媚牝朝，乃竟以此策殊勋，蒙上赏，晋位正卿，旋参揆席，虽中途蹉跌，罢政柄，就闲地，而恩礼始终勿替，死后犹获上谥。以视裴炎，何祸福之不相同耶！天道无知，岂不信哉？此事关系觉罗氏兴亡大局者甚重，不佞闻之丹徒马眉叔，马客李文忠幕，固亲得之文忠者也。

宫中多秘药，其奇诞有出人意表者，不独前记之刘监所受毒药已也。咸丰中，贵阳丁文诚官翰林。一日，上疏言军事，上大嘉赏，特命召见。上方驻跸圆明园，文诚于黎明诣朝房，候叫起。时六月初旬，天气甚热。丁方御葛衫袍褂，独坐小屋内。忽顾见室隅一小几，几上置玻璃盘一，中贮马乳蒲桃十数颗，极肥硕，异于常种，翠色如新撷者。私讶六月初旬，外间蒲桃结实才如豆耳，安得有此鲜熟者？方渴甚，遂试取一枚食之，觉

甘香夐异常品，因复食二三枚。俄顷腹中有异征，觉热如炽炭，阳道忽暴长，俄至尺许，坚不可屈，乃大惊。顾上已升殿，第一起入见已良久，次即及己。无如何，则仆地抱腹，宛转号痛，内侍惊入视之，问所患，诡对以痧症骤发，腹痛欲裂，不能起立。内侍不得已，即令人掖以出。然尚不敢起立，并不敢仰卧。其从者以板至，侧身睡其上，舁归海淀一友人家中。友故内务府司官，习知宫内事。询所苦，文诚命屏左右，私语之故。友曰："此媚药之最烈者。禁中蓄媚药数十种，以此为第一。即奄人服之，亦可骤生人道，与妇人交，药力驰则复其初。此必内监窃出，未及藏庋，而君误食之尔，然亦殆矣。"急延医诊视，困卧十余日始起。

友某，满洲旧族也，一日语予："欲观古画乎？"予欣然诣其第，茗谈良久，殊无出画意。予不能耐，亟请焉。友笑曰："此岂可轻易取出者？子当少安毋躁，俟老人睡，始可出。"所谓老人者，盖其父也。予唯唯不之异，想其父宝此画甚，吝示人耳。又久之，延予晚膳讫，纵谈他事。至夜分，予将告归矣，乃命仆觇太爷安寝否。仆报已寝，友始入，良久，捧一古锦匣出。什袭珍重，异于寻常。及出，则册页也。突翻视，不觉失声，盖所绘者满园春色，公然为妙肖之秘戏图。图凡十六叶，备极淫媟诸态。而其男子，则皆为一伟丈夫，须眉生动，十六叶无毫发殊异。女则丰癯颀短，无一不备。装潢精美，确系内府藏本。予舌挢神悚，不知曷以有此。友乃指画低语曰："此伟男即清高宗圣容也。"

慈禧最爱华美奢侈，故不得不婪财黩货。其时宫中贿赂风行，为历史所罕见。皇帝每问安一次，内监必索贿五十金，后妃以次各有差。宫眷侍奉太后，亦必有孝敬，始得安其身，否则饱受凌虐，复不许告退。家素丰辄苦于津贴，贫瘠者更因以致命。若近侍臣，以至外省督抚、司道等有进献者，或赐膳观剧，悉应纳金，等级至繁，有多至十余万者，称为宫门费。清介无积蓄者每不屑为，则亦因之失慈眷。南书房翰林，本内廷文学供奉，俸入至清苦，且为翰林高选。凡遇宫廷赏赉词翰及代拟应奉文字，内侍传旨缴进，则文件与贿赂偕往。经手内监知有获，始允进呈，即邀御赏，否即沈没其物，恩眷亦渐疏焉。又每遇太后、帝之生辰及三节朝贺，王大臣及外省督抚，例进如意，或贡珍物，由内务府内监递进。其过手费辄万金或数千金不等，至少亦数百金。闻甲午岁刚毅运动入枢垣，制铁花屏风十二面进御。时中外馈献多，太后懒于遍阅，辄命内监照收而已。而刚毅必欲太后赏阅，贿近侍数万金，因置屏风于宫中御道侧。道驾过，内侍奏："刚毅进屏风铁花殊精奇，老佛爷曾赏览否？"后颔之，命置寝宫，自此眷遇益隆。又商约大臣盛宣怀入为邮部侍郎，进江南贡缎及金银器皿等，宫门费至十万金云。故内侍等无不称颂盛宫保者，慈眷之隆，正由于此。又闻内侍婪贿，李莲英为之魁，须独取十之七，其三成分给各内竖。则皆其党也，不敢有异言。光绪帝之内监，则类多清苦异常，宫中有"冷皇帝、热太后"之暗号。综计李之家财，于庚子后八年中所得者，约有二百万金镑。盖其先颐和园修造时侵蚀之费，尚不在内也。而慈禧所自积之镪，始终未悉其确数，或言计共二百兆两。盖彼雅喜囤积，外无发放，故无人知其婪贿之总数。惟亲信内宦掌之，其人则李莲英。是讳莫如深，自难窥其底蕴。庚子联军之入都也，日本由大沽拔帜先登，首据颐和园，以保护为名。盖踵庚申英法联军故事：圆明园宝藏，悉为二国所获，分三等收取。高等归献国王，次由各军官、军士分得，最次则左近无赖贫民得之。除宝藏勿计外，实装载马蹄银三轮船有半。各邦起而责难，仅斥一小军官，而银遂尽入于东京之国库矣。十数年来，日本胜俄与扩张海军等费，实以此款为之主，而二百兆赔款为之辅耗矣。哀哉！中国之财，丧于牝朝也。闻宫中金库悉储金，戊子岁已有八巨楼之富。后属谁氏之手，虽不可知，然李莲英实其大蠹也。隆裕时所受贿赂，虽无慈禧之多，而亦不甚清淡。据知其中秘者，皆言隆裕喜发放生息，与慈禧异。然此亦可见财源之日促矣。隆裕倚滇中妇人缪素筠为左右手，缪供奉如意馆垂三十年，工绘事，亦慈禧旧人也。缪为发放各票庄银行生息，然不得裕数，但知缪经手而已。庚戌岁盛宣怀入都，人皆觊得邮传部尚书，实因载泽之招致。载泽妻桂祥女，隆裕之妹也，与宫闱有密切关系，遂以九千六百万两托盛向外国某银行存放，而以盛为经理人，出纳皆主盛。溥仪既退位，闻洋行有倒账之说，否则盛亦发钜财。盛本狡狯，诚伪难必。滋可叹也。

李莲英于拳匪盛时，气焰张甚。及联军入京，两宫西幸，太后时时怨詈，气稍衰。又遇岑西林之摧折，几有一落千丈之势。然小人之技，以阴柔含忍胜。不二月，岑出于外，莲英之宠用如故，且加炽焉。于是大肆其婪贿之伎俩。在西安行宫时，有时召见大臣，李胆敢不传太后之谕，直说自己"累了，今天公事多得狠。"大臣莫敢谁何，太后亦不知也。南方诸省进呈贡物，皆先送李总管处，奇珍异宝，积如山丘。其贡银者，太后取其半，李取五分之一，余交荣禄为发饷之用。此际因无宫禁规制及亲王大臣等之纠察，李权益膨胀。故李意不愿回銮，且恐使馆所开罪魁名单，将己列入，回銮后即如瓮中捉鳖，此亦阻挠回銮之大原因也。时令其心腹内监蔡姓者，探京中消息，每日必报。后得庆王函，知李名不入罪魁，始不阻止回銮。可见慈禧之行止，亦为彼所主持矣。闻当日各省解银约五百余万，皆由李及其手下孙姓内监主管，抑勒婪索，无所不至。一日，湖北有解银至，皆系元宝。李命孙监秤之，谓成色不足，须补水。委员辨曰："湖北元宝皆足色，不致有错。"孙监怒斥曰："你解过几次贡银，知道什么？"委员惊惧，然仍争言不致短少。孙监大怒曰："吾知尔之意，必以为老佛爷之秤是赝鼎也。此尚可恕乎？"正持秤欲击之，太后闻之，走出，令孙监移银入内，亲平之曰："予意

近多走漏，故令太监覆视。免予受欺，无他意也。”委员懊丧而去，遇内务府大臣继禄，诉之，继曰：“我知尔已受苦。虽然，近日老佛爷防内监甚严，彼辈所望亦不奢，尔姑恕之。彼辈所蓄，殆已为拳匪劫尽矣。”委员不敢复言，太息而出。又粤东有进呈贡物二十四种，内监因勒索门包，退还九种。委员大惊，恐将来太后必责以走漏，不得不厚贿之，始允代呈。凡此弊窦，京中固常有之，而于西安行宫为尤甚。又内监多倾轧光绪帝以媚太后，常造种种谣言，以表襮帝之恶名。外间所传帝年虽壮，犹有童心，恒与内监捉迷藏为戏，见太后至，则退匿屋隅。或有时动怒，则如发狂，辄掷磁器投人，伤者累累。此等谣言，实皆莲英所编造也。回銮后，太后渐倾向新政，莲英亦见风使帆，变其旧说，自称赞成维新，于军机所定之预备立宪程序单，彼亦公然附和，可笑也。然其奸滑之意，辄露于词色，彼敢以太后之变法为戏谈，乃曰：“我们现在也成假洋鬼子了。”太后闻之，殊不怒而笑。妇人之见，诚不可解。后有两广督臣陶模奏请裁减太监。莲英先知之，竟匿不上闻，直俟运动成熟，知太后决不允从，然后呈进。其把持之毒焰，可畏也若此。太后崩，莲英年已老，犹拥厚资，与士夫往来，富贵福泽兼之，历史上所罕有也。

光绪帝得瘰疾，或云不男，故皇嗣终虚，然与珍妃感情甚挚，殆所谓非肉欲之爱欤？珍妃才色并茂，且有胆识，实女子中不可多得者。惜埋没宫闱，厄于牝朝孱主，不克尽其才，虽然，名已传矣。庚子之变，联军警信至，太后寅初即起，拟即西幸，身着蓝布服，如乡间农妇，且令改汉妇妆，梳髻如南人饰。且叹且语曰：“不意有今日也。”命雇平民骡车三，召帝与妃嫔齐集。将行，珍妃昂然进曰：“皇帝一国之主，宜以社稷为重。太后可避难，皇帝不可不留京。”太后怒甚，视之以目，忽厉声顾命内监曰：“可沈彼于井。”内监即取毡裹妃，欲持去。皇帝哀痛已极，长跽恳求，谓：“彼年幼无知，幸太后恕其生命。”此时太后怒不可遏，曰：“速起，勿言。此时尚暇讲情理乎？彼必求死，不死反负彼。天下不孝之人，当知所戒。不见夫鸱鸮乎，养得羽毛丰满，即啄其母之眼，不杀何待？”盖此语明斥光绪帝戊戌之事也。又曰：“予亦不欲挈之行，途中见之生恨，若留此则拳众如蚁。彼年尚韶稚，倘遭污，莫如死之为愈。”内监知太后意已决，遂持毡裹推之宁寿宫外大井中。帝容忧戚，不敢哭也。及回銮，慈禧见大井，忽追念珍妃。时推妃入井之内监尚在，乃斥之曰：“予向言珍妃遭乱莫如死，惟必死珍妃，乃一时之感愤。今见尔，想见手推时之残忍，犹怦怦心动。”因谪此监于海子当苦差，人皆以为太后果仁慈也。其居心狡诈叵测如此。

庚子攻使馆未成，而拳民戕德使克林德，以致酿成大辱。今京师东城有石坊，巍然建于道中者，即此大辱之纪念碑也。当时不知戕者为何人，岂知竟有极风趣之奏闻，表明此主犯为何人者，而当日且为之表功。奇哉！当时京中都察院，亦万不可澥之拳匪罪魁也。闻都察院以此摺奏西安行在，留中未发抄，慈禧亦未加批。乃西安随扈之一官，得此奇趣之奏摺，即抄送上海各报登载云云。奏摺略曰：

> 日内有日本人所雇侦探，在日军领地当铺内查出一时表，上镌“克林德图记”。当铺主人言：此乃一满人名安海者所质，其人住内城车店内。侦探名曰得洛，本旗营定字第八队书记。查得此事，即报告于日人，立派人往车店内。以二三人先入内，立院中问曰：“安海在此住否？”有一人答曰：“予即安海。”乃立时拘去。审问之时，安海神志镇定，毫无畏惧。问官问曰：“德国公使是否为汝所杀？”安海答曰：“我奉长官命令，遇外国人即杀之。我本一兵，只知服从长官命令。有一日，我带领二三十人，在街巡逻，见一外国人坐轿而来。我立于旁，对准外国人放一枪，轿夫立时逃走。我将外国人拖出，已死。其胸前有一表，我即取之。同事者有得其手枪者，有得其金戒者。我万不料因此表犯案。但我因杀国仇而死，心中甚乐。汝等即杀予以偿命可也。”翻译又问曰：“你那天是否醉了？”安海笑答曰：“酒乃最好之物，我寻常每次可饮四五斤，但那天实未饮一杯。你怕我要倚酒希图减罪吗？”安海真一忠勇之人，侃侃不惧。观者皆为动容，觉中国军中尚有英雄也。次日，即交付德人，于克林德被杀之地杀之。臣等思此事，理当奏闻。安海为国而死，当邀皇太后、皇上之悯惜，加以荣典。谨此具奏。

此奏不知何人领衔，想都老爷之英名，亦可与安海争光也。此奏若在端、刚时代，定得传旨嘉奖。

回銮时之景象，有一部分为《泰晤士报》所登者，极有风趣。兹节润其词录之：

> 十二月三十一日晓，全宫抵正定府，护送者马队一营，官员、太监甚众，行李箱件等载有三千乘之多。一时旅馆宿屋难容，从人至露宿。而天寒在冰点两度下，行人嗟叹，瑟缩流涕，下级官亦几无栖身之所。忽火起于行宫旁之厩中，幸即扑灭。一月三日启行，从人皆有无色。盖各怀归志，不愿居此受苦也。凡扈驾之王公、官吏，仆仆于冻裂不平之路中，状至凄惨。而太后、帝妃、总管太监等，所行之路则不同。由西安至此，路皆碾以细泥，砥平鉴发，时刷以帚。铺路金每码（二尺五）需费墨银五十圆。平时道茀不治，至此穷极铺张，皆旧习之劣点也。然非此不足以表示专制国体之尊严。时太后自定九时半开车，盖太后最信吉凶，每行动必选择时日。且于家常琐细事，躬亲检量，绝不烦厌，虽执国权四十年，斯事不废，盖天性然也。时京汉路之特别车，已由公司定妥，帝、后于七时半即至站。太后至，帝、后皆跪接。太后见为时尚早，乃查点行李及接见官员，并接见洋员。太后甚

奖洋员之周到。故事：帝后行程多秘密，不许参观。此次乘坐火车为破例，乃亦破例任人参观，盖亦开通变更之兆也。九时半启行，凡列车二十一辆，其次序则首为货车九辆，又有载仆役、骡轿等之车，又次为铁路办事人之车，再次则头等车二辆，坐王公大臣，次即皇帝之特别车，又次坐荣禄、袁世凯、宋庆、鹿传霖、岑春煊及内务府诸人，又次即太后之特别车，又次为皇后、妃嫔等之特别车，又二等车二辆，坐侍从太监等，又头等车一辆，坐总管李莲英，最后为杰多第之事务车。时铁路总理为盛宣怀，其办特别车，费殊不赀。太后及帝、后之车，皆以华丽新奇之黄缎装饰之，各有宝座、睡榻、军机厅等。各妃嫔皆备有极厚之帘幕，思想可谓周到，实则各妃嫔皆愿眺览景物，此等帘幕亦不大用之也。太后极迷信，钦天监谓："择定正月七日下午二钟到京。"太后遂嘱杰多第，必须于此时辰到永定门，极为紧要，屡嘱不已。于是杰请示保定府开车，必在七时，太后许之。六钟已到车站，从人等之早更可知。顾天气极寒凛，夜景奇丽，人马战栗，绝妙晓行图也。诸臣以头等车止一辆，拥挤不舒，拟加挂一辆，太后不许，遂止。然太后仍亲到车内观察，问诸人安适否，众皆称安。上午十一点半到丰台，太后大喜，但仍以到京时刻为念，时以己之表对铁路之钟。杰多第于此地辞太后下车，太后甚赞其办理妥当。此第一次坐火车，极为满意，言日后当再乘之。又言："芦汉通车行正式开车礼时，当亲临观之。"赏洋五千元以酬铁路执事华、洋诸人之劳，奖杰多第以双龙宝星。占者言太后当于马家堡下车，且可遵祖宗遗制。故日中太后即下车，由永定门坐轿进城。一路繁华，然不胜今昔之感也。当太后下车时，停车场有极大之篷，装饰美丽，中有金漆宝座，以备迎接两宫之用。京内大员数百人，候立此地；另有一特别处，款待西人。车且至，远望三十余辆长列车渐近车站中。由车中一窗得见太后圣容，正察看周围之情形。在太后旁者，则皇后、妃嫔及总管太监李莲英。诸臣见太后已到，皆跪地上，西人则皆脱帽。第一人先下车者为李莲英，即往检点随带各省贡物，箱包积如山陵。既而皇帝亦下，体貌颇健。太后目之，即匆匆上轿而行。虽有百官在旁，并不接见一语。皇帝即行，太后始出，立于车端之台上，小语云："此间乃多外人。"略举手答礼。庆王趋请圣安，王文韶后随。庆请太后发舆，太后止之曰："且缓。"立众中约五分钟，时精神颇矍铄。李莲英将箱件清单呈上，太后细视一周，复交于李。其所以不即登舆者，盖为此也。旋允直督袁世凯之请，带铁路洋总管进见。太后谢其一路料量之妥善。洋总管退，太后始升舆，舆旁有一太监随行，指点沿途景物。太后注视，道逢外人，太监呼曰："老佛爷快看洋鬼子。"太后微笑不语。过南城，直入前门，至所谓关帝庙者，下舆入内拈香。太后跪于神前，有道士数人赞礼。时正阳门楼上立西人颇夥，下视院中，历历可睹。太后仰见之，俯首而笑，遂登舆直入大内。到万寿宫，确系下午二点钟也。亟命太监掘视前所埋藏之金宝，幸未移动。太后甚喜。因念珍妃死节，谕赐以身后之荣。盖一则危而复安，亟思收拾人心。一则迷信之念，恐灵魂为祟，欲有以抚慰之也。谕中称其德性节烈，因不能随扈，遂自尽以死，不愿见京城之破、宗庙之辱云云。即赐位号，升位一级。嗟乎！太后殆思晚盖哉，与其注意新政同一用意也。

太后性奢靡，而实则不喜挥霍。西人记载，俱言其西幸以前，宁寿宫所藏之金银，约有十六兆两，而在西安及太原所收，当亦不下此数，或更多也。最奇者，至老而容色不衰，惟面略苍润，绝无皱纹，或疑其有驻颜术，自谓常服牛乳所致。所服牛乳，常浓厚凝结成酪，食量甚佳。侍者辄攻其多面首，得采补术，如夏姬之鸡皮三少。然宫闱事移，殊鲜佐证。要之得天独厚，颐养佳良，非寻常妇女可比也。性最爱装饰，虽至六十岁后，犹似少妇凝妆，一肌一鬓，一花一粉，不肯丝毫苟同。昔小青病剧，犹起理妆，谓不可我生有一日不修洁其容。其人云"一生爱好是天然"，太后殆同此情性也。故每日时间之费于妆台者，约需十之四。晨起及午睡后或晚膳后，夏暑则浴后，浴又不一其时，凡此皆对镜匀面，理鬓薰衣，贴花钿，插玉搔头之时也。其衣饰之奇丽，每日必易数次。织工绣法及颜色支配，备极精妙，必令于意适合，无一毫之缺憾。而珠宝钻翠等之饰物，不下数千种，价值不可胜计。四方珍异之供取携者，即穷人间之所有，而复能出其心思作用。俾配合穿插，动如人意，真可谓天之骄女矣。予友尝给事宫园，某日传见，瞥觇太后首戴牡丹一朵，淡粉轻烟，其巨如盏，与其红润丰腴之颜色相映带，不觉目眩神悚，急敛抑神志，不复敢仰视矣。呜呼！天生尤物，古人岂欺我哉！晚年嗜吸鸦片，面稍苍白。但不多吸，每晚事毕，以为消遣之具耳。故其后下禁烟谕旨，谓年过六十之吸烟者，则可宽恕，此即推己及人，以为鸦片足为老年消闲娱乐之品而已。或云，太后暮岁，尚不忘房中术，藉鸦片以鼓练精神，此则非予之所敢断也。

慈禧于戊戌后，憾光绪帝不已，虽不遽事废立，而实际上待之如隶囚，未尝假以词色，然又一步不许自由，须处处随太后行止，俨然一软禁之重犯也。即如颐和园之居住，皇帝所居之室，虽与太后接近，而使绕道而过，又不使彼可自由出入。且皇后所居，亦与帝居隔绝，防闲之法，如此周密，诚可叹也。试观德菱所记清宫事实，太后之于帝，可知其切齿腐心。谓太后虽喜悦，一见帝至，即面色冰冷，绝无笑容；而帝亦于平时活泼，至太后前，则直如童骇。噫！母子如此，洵败征也。德菱谓：每朝见皇帝，有暇时，必问予英文，所知甚多。

余见皇帝，亦有兴味，惟一至太后面前，则仪容肃默，或有时如一呆子；若一离开，俨然又是一人，盖嬉戏玩笑，俱如常也。予从前闻人言皇帝无智识，不说话。余今日日见之，始知不然。予以为帝在中国，实聪明有智识之人，且脑力极足，必能做事，但惜无机会用之耳。外间每有多人问余："帝究有知识勇气否？"此问者系不知中国礼法之严，人子敬从父母之规矩，帝亦为此礼法所拘束，故不能丝毫发展耳。予曾与帝长谈，渐知彼实一聪明人，且颇具坚忍之毅力，惟一生境遇不佳，心中因之郁闷。又幼小之时，即身体孱弱。尝语予读书不多，但性情相近，乃天生一种音乐家，无论何种乐器，稍学即能。最爱批阿娜（洋琴），常命余指点。正殿中置有极大之批阿娜数器，常供练习。又爱外国歌调，予教帝以华尔子简调，帝鼓之甚佳。久之，乃觉皇帝实一好伴。帝亦深信余为人，常告以苦楚，讲西方之文明，予乃惊其事事皆知也。又云：己之志愿，欲求中国之发达。又爱百姓，各地方有水旱灾等事，则忧形于色。外间谣言谓帝如何暴虐，皆不足据，此必太监等之伪造也。予未入宫时闻此言，既入宫，见帝殊非所闻之状。帝待太监亦甚好，惟上下之分极严，帝不与太监说话时，则不许开口，又不听太监之谗言。予在宫中久，乃知此等太监之极坏也。观此一节，则知帝之无能为役，皆慈禧积威使之然耳。太史公所谓"猛虎在柙，俯首贴耳"也。昔尝谓清制以礼节跪拜困天下奇才，今太后亦以礼节跪拜困大有作为之嗣皇帝耳。毒哉，女祸！

瀛台起居注　五则

瀛台为南海子中一小岛，三面临湖，一面有桥可通出入。当戊戌政变事泄后，太后即诱帝至其处，谓："赦尔一命，可居此中，不得与闻外事。"一面派心腹侍卫，严密防守，凡一举一动，俱有人报告于太后。且最酷者，虽实际上与以幽禁，仍每日须用其木偶之身，使之临朝，召见臣工，其苦正逾锢闭独处者百倍。因既置之大廷广厦之上，则声音笑貌，无一而可也。维时帝乃如颠如骙，如聋如哑，人亦以颠骙聋哑目之，谓帝果无统治之才而已。八月八日，大集朝臣，帝向太后行三跪九叩礼，恳请太后训政，此皆逼迫而为之，帝欲保其生命，则不得不屈从也。帝盖自幼孱弱，胆力不足，内虽明白，终不敢出以冒险。且一次失败，则神丧胆裂，视天下事皆可畏之境，太后如虎如狼，宁自屈抑，勿撄其锋，所谓达心而懦者是。是日下午，荣禄以兵一队，护送帝往月坛致祷，自是帝遂成一高等之祭司。《传》曰："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帝之谓欤？慈禧又恐舆论讥其残忍，乃令太监于茶店中播为风说，传帝种种昏庸不道、无端迷信西法，谋杀太后，舆论乃翕然以帝为非，以太后之再训政为是，外人使馆中亦信是说，帝遂益处于孤立地位矣。帝于一身外，虽皇后不敢与之道一密切语，何况他人？故此小岛中之日月，虽玉步未改，宫庭如故，左右侍奉之尊严，表面丝毫未损，而实则无形之独夫、高贵之流囚而已，较之鲁宾孙之寂处孤岛，精神上之苦痛，奚过百倍。异哉！此众叛亲离之皇帝，绝非才德之问题，而权利之问题也，顾其时外人亦腾一种强硬之抗论，为太后之箝制，为帝之生命苟不保，外国政府必起干涉，太后颇以为恨。此即端、刚崇信拳匪之言，所由乘间而入也。未几，太后乃以帝病诏告中外，一方面延请名医以证实其事，亦弥缝再起训政之一术耳。

慈禧以帝名义降谕，谓"自四月以来，朕即觉违和，至今日病势未能轻减"云云，各省乃纷纷应诏求医。江苏巡抚乃送名医陈莲舫入都。陈到京后数日，即由军机处带领上殿。叩称毕，跪于下，太后与皇帝对坐，中置一矮几，皇帝面苍白不华，有倦容，头似发热，喉间有疮，形容瘦弱，鼻如鹰钩，据陈意，颇类一西人。太后威仪严整，一望而知为有权力之人，似极以皇帝之病为虑，小心看护，貌若慈母。故事：医官不得问病，太后乃代述病状，皇帝时时颔首，或说一二字以证实之。殿庭之上，惟闻太后语音。陈则以目视地，不敢仰首。闻太后命诊脉，陈始举手切帝脉，身仍跪地上。据言实茫然未知脉象，虚以手按之而已。诊毕，太后又接述病情，言帝舌苔若何，口中、喉中生疮若何，但既不能亲视，则亦姑妄听之而已。太后语毕，陈遂叩头谢恩而退。又以病案及其治理调护之法上呈军机处，转奏于帝。陈所开案，先言帝之气体热度等，又述呼吸器病已十余年，又言发热则由于身虚心劳之故。方药则系饮片数种，及调养身心之故，亦不知皇帝果服与否也，陈既以年迈，不甘受拜跪之苦，且如此诊治，毫无把握，乃急欲出京回籍。惟官差重大，不得进退自由。后以法行贿于太监，自陈年老多病，不能留京之故，太后亦不问也。盖当时各省延医甚多，留京者尚有十余人，去一陈未必动宫庭之疑。但不行贿，则内监等势将挑拨，令太后动问，则恐生变耳。故陈知其窍，行贿而免，决无后患也。是时，慈禧实有废立之意，风示各省督抚，使之赞同。而两江刘坤一、两湖张之洞，皆上奏反对其事。上海公民推经元善为领袖，上书激切言不可废立之事。太后震怒，命捕经治罪，经逃之津门以免。慈禧又以帝名义降谕，罢免新政，谕谓：

> 朝廷振兴商务，筹办一切新政，原为当此时局，冀为国家图富强，为吾民筹生计，并非好为变法，弃旧如遗，此朕不得已之苦衷，当为臣民所共谅。乃体察近日民情，颇觉惶惑。总缘有司奉行不善，未能仰体朕意，以致无识之徒妄相揣测，议论纷腾。即如裁并官缺一事，本为淘汰冗员，而外间不察，遂有以大更制度为请者。举此类推，将以讹传讹，伊于胡底。若不开诚宣示，诚恐胥动浮言，民气因之不靖，殊失朕力图自强之本意。所有现行新政中裁撤之詹事府等衙门，原议将应办之事，分别归并以省繁冗。现在详察情形，此减彼增，转多周折，不若悉仍其旧，著将詹事府、通政

使、大理寺、光禄寺、鸿胪寺等衙门，照常设立，毋庸裁并。其各省应行裁并局所冗员，仍著各督抚认真裁汰。至开办《时务官报》，及准令士民上书，原以寓明目达聪之用。惟现在朝廷广开言路，内外臣工条陈时政者，言苟可采，无不立见施行。而章奏竞进，辄多摭拾浮词，雷同附和，甚至语涉荒诞，殊多庞杂，嗣后凡有言责之员，自当各抒谠论，以达民隐而宣国是。其余不应奏事人员，概不准擅递封章，以符定制。《时务官报》无裨政体，徒惑人心，并著即行裁撤。大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除京师及各省会业已次第兴办外，其各府、州、县议设之小学堂，著该地方察酌情形，听民自便。其各省祠庙不在祀典者，苟非淫祀，一仍其旧，毋庸改为学堂，致于民情不便。此外业经议行及现在交议各事，如通商惠工，重农育材，以及修武备、浚利源，实系有关国计民生者，亟当切实次第举行；其无裨时政而有碍治体者，均毋庸置议，著六部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详加核议，据实奏明，分别办理。方今时势艰难，一切兴革事宜，总须斟酌尽善，期于毫无流弊。朕执两用中，不存成见；大小臣工等，务当善体朕心，共矢公忠，实事求是，以副朝廷励精图治、不厌求详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

于是帝所经营百日间之新政，一切推翻，而凄凉寂寞之小岛中，黯然无色矣。

瀛台本为帝、后避暑之所。戊戌政变后，太后驱帝于此，无分冬夏皆居之。每日朝罢，即赐一藤椅，置台中，令帝据其上，中宫及妃嫔皆隔绝，不许通闻问。苟离藤椅，则左右监视之太监必报知。若动笔墨及阅视书籍，尤悬为厉禁。帝遂借痴骙孩气以自韬晦。一日，帝见海子中水鸟飞翔，伫立良久，忽顾命太监，欲得弹弓取中，以为消遣取乐地。盖内监中恒有此器，帝固见之熟也。一小内监不知利害，闻帝有命，欣然往室中取出以授帝。帝援弓发丸，果得中二小鸟。正娱乐间，不知已有他监报于太后，太后命监问讯："孰敢以弹弓献帝，导为淫乐？"小内监闻之，色变，知不免，乃自投于海子中以死。太后闻之，犹罚其他监视者数人，或笞或苦差，无一免者。自是，帝有所命，内监充耳不闻矣。

日本某军官，庚子联军入京时，曾任军事驻京数月者也。自言管领乾清宫一带地，捕获一内监，拘禁之，询以连年太后待帝情状，能举一事者，予以银币一枚，否则杀无赦。内监乃曰："宫内承值，向分班次，数月或数日一易，予辈固不能常在帝后之侧也，故予自戊戌冬季至己亥秋间，仅入值五次。又以位分卑，不能窥见个中真相。然有二事常映于脑中者，至今犹耿耿不忘。一日，大雪，太后方居慈宁宫，帝在瀛台，约日禺中时，太后忽命内监携狐裘一袭赐帝，谕曰：'尔可为帝言：老佛爷念万岁爷寒冷，得此裘当温暖。今日虽大雪，正吉日也。此裘钮扣皆系金者，乞万岁爷注意。'又曰：'下二语须续续言之。俟帝答何语，归以报予。'内监领命，以裘进，如太后旨。帝曰：'吾知之。'内监仍续言不已，至于十数。帝怒曰：'吾已知之，尔可归报太后：太后欲吾自死耶？此必不能也！朕得裘，方庆温暖。钮扣金则金耳，于朕何与？'某复命，太后闻之，色顿变，意不怡者累日，自是见上色愈厉，防闲愈密矣。此一事也。又一日，适为小除夕。宫中故事：例设汤团食之，以为吉祥。帝朝慈宁宫，后命以一盎赐帝，计五枚。帝食毕，问：'汤团佳乎？'答曰：'佳。'后命再进五枚，又食尽，复令重进。帝蹙额曰：'饱欲死，实不能食矣。'慈禧作色曰：'予赐汝食，汝可违乎？汝既言佳，又安可不食？'帝勉强食尽，而不能下咽，乃窥太后面他向时，即尽吐于袖中。三碗既毕，复连进两碗。太后方因他事料量，不复赐与，帝均佯食。及回宫时，两袖累累皆汤团云。此又一事也。"

己亥冬，太后与左右密谋废立。意既定，遂先以溥儁为穆宗嗣，谕军机草诏进。后在慈宁宫召帝入，以诏示之。盛气谓曰："汝意若何？"帝叩首曰："此素愿也。"太后曰："汝既愿之，曷缮此诏，行将发布。"言已，命内侍以朱笔进，嘱帝照录一通。诏曰：

朕冲龄入承大统，仰承皇太后垂帘训政，殷勤教诲，钜细无遗。迨亲政后，正际时艰，亟思振奋图治，敬报慈恩，即以仰副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乃自上年以来，气体违和，庶政殷繁，时虞丛脞。惟念宗社至重，前已吁恳皇太后训政。一年有余，朕躬总未康复，郊坛宗庙诸大祀不克亲行。值兹时事艰难。仰见深宫宵肝忧劳，不遑暇逸，抚躬循省，寝食难安。敬溯祖宗缔造之艰难，深恐勿克负荷。且入继之初，曾奉皇太后懿旨，俟朕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统系所关，至为重大，忧思及此，无地自容，诸病何能望愈？用再叩恳圣慈，就近于宗室中慎简贤良，为穆宗毅皇帝立嗣，以为将来大统之畀，再四恳求，始蒙俯允，以多罗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继承穆宗毅皇帝为子，钦承懿旨，欣幸莫名，谨敬仰遵慈训，封载漪之子为皇子。将此通谕知之。

此等伤心之文，为历史所仅见。谕中不独使自言甘心引退，且以其死刑明告于众，惨何如也！且又不得不谢圣母之恩。慈禧徒以一念之私，遂不惜加害于帝身，以期达其志，亦云忍矣。相传帝以朱笔勉录一过。色沮手颤，屡搁屡起，始能竣事。忽咯血不止，几晕仆于地。后恻然曰："汝宜保重。"盖此时后亦良心发现，不复能举其傲狠之盛气以临之。向之刘季述之幽唐昭宗，陈敬则之逼齐末帝，殆又有过，虽无属毛离里之亲，而名分上乃系母子，亦觉良心上太过不去。呜呼！忍哉！旋太后命内侍以藤椅至，亲为整理枕褥，扶令上舆，若不胜其慈爱者。此皆慈禧诡诈欺人之术，掩饰愚人耳目者。及帝既回瀛台，而太后之颜色复变矣。翌日，立嗣之诏遂下。

老庆记公司　三则

庆王弈劻之贪婪庸恶，世皆知之，其卖官鬻爵之夥，至于不可胜数。人以其门如市也，戏称之曰“老庆记公司”。上海各新闻纸之牍尾，无不以此为滑稽好题目。盖前此之亲王、贝勒入军机当国者，未尝有赃污贪墨如此之甚者也。初，庆王以辛丑和议成，大受慈眷，然实李文忠未竟之功，而王文韶为之助成，庆王可谓贪天之功矣。顾荣禄未死以前，庆王实绝无议政权；及荣禄死，太后环顾满人中，资格无出庆右者，遂命领袖军机，实则太后亦稔知庆之昏庸，远不及荣禄也。庆之政策无他谬巧，直以徇私婪贿为唯一伎俩，较之树党羽以图权势者，犹为未达一间。其所最喜者，多献礼物，拜为干儿，故门生、干儿满天下，然门生不如干儿之亲也。为干儿之中坚人物者，则为二陈。一陈夔龙，夔龙本许氏婿，其夫人幼即拜老庆为义父，故夔龙实以干婿兼领干儿之职衔者也。陈夫人事义父极孝，凡所贡献，罔不投其嗜好，且能先意承志，问暖嘘寒，老庆亦爱之如所生。陈夫人常居老庆邸中，累日不去，外间有传其常为老庆亲挂朝珠者。冬日寒沍，则先于胸间温之，或赠以律诗一首。结句有云：“百八牟尼亲手挂，朝回犹带乳花香。”亦趣闻也。夔龙督直时，每岁必致冰炭，敬数万，几去其所入之半，其他缎匹、食物、玩好等不计。老庆曾从容言：“尔亦太费心矣，以后还须省事为是。”夔龙则敬对曰：“儿婿区区之忱，尚烦大人过虑，何以自安？以后求大人莫管此等琐事。”老庆莞然，盖默契于心也。夔龙无子，夫人妒，不许置姬侍。老庆怜之，欲赐以一婢，然恐女不愿，试询之。陈夫人果涕泣跪陈所苦，老庆遂不复过问，后一女死，丧仪糜费，逾于贵宦。老庆赐以冥器全副，凡第宅、车马、玩器俱备。最奇者，特延江南巧匠制一美男子，衣冠楚楚，翎顶辉煌，谓之鬼婿以配之，盖夔龙女尚未字人也。时庆之门如市，凡外省运动官缺，皆有价值等差。前门外某金店为之外府，而夔龙则其特别掮客也。御史江春霖骨鲠自矢，奋起参劾，中旨恶其诋毁大臣，罢职而去。都下争诵其文，醵资为之祖饯。江氏有诗纪老庆丑史，有云：“儿子弄璋爷弄瓦，寄生草对寄生花。”盖其时庆子贝勒载振亦受段芝贵者为干儿。段之年龄固长于振，群哄传以为异，而陈夫人小名某花者也。其一则为陈璧。璧未得邮部时，颇穷窘。然戚某在京中设金店，常出入庆邸，谓之曰：“子苟肯于此一费心思，吾必当全力相助。他日富贵，幸勿相忘可耳。”璧愿求导线，戚乃令璧主其家，渐媒介与邸中人游谈。一日，戚得东珠鼻烟壶数事，重宝也，乘间献之老庆。庆问价几何，戚言：“此某戚陈道某所献。”庆骇曰：“素昧生平，安可受之？”戚言：“彼与某爷交久，诚敬欲见老王爷，特未敢造次耳。”庆笑纳之，嘱暇日来。璧因入拜座下，备极谀媚。老庆大喜，璧因求为干儿，复假某戚金五万以献焉，老庆许之。于是由道藩一跃而入为侍郎，且邮部尚书矣。戚某遂攫得铁路局局长。璧有妾六人，其第五妾颇风格，喜读书谈时务，且好习外国语言。侄某者曾留学东瀛，年少美丰裁，学业优异。五妾慕之，时与谈论，求其指示，意甚殷拳。盖以智识相切磋，实毫无他意也。璧偶见之，不无猜疑。而仆某者，喜挑拨，为侄所斥，五妾亦恶之。仆因谮侄与妾于璧。璧恨甚，乃使仆人夜杀侄而沈其尸于井。侄故供差陆军部，部僚乐与为友。忽数日不出，咸来问讯，家人答以不知，终莫明其究竟。同僚乃毕力探访，微闻其事，乃诉于法厅。时京师已试办检察厅。既起诉，正拟查究，会革命事起，璧避之天津，事几寝矣。民国既定，始有发其覆者，乃出尸于井，用法验之，系用刀杀毙，然后投之井中者。乃拘璧及五妾、仆人等研鞫之。时庆已失势，而璧因金钱之力，卒归罪于仆而己得释焉。闻庆居津门，璧辄避道而过，不一存问也。殆所谓利尽交疏，即真父子且或睽乖，况假父子耶？

庆于七十诞辰，大开祝典。各省长官以下，及京中尚、侍以下，皆纳资为寿。庆阳戒其属勿收礼物，而阴则署一册籍，判礼之厚薄多寡为四级：一福字册，凡现金万金以上及礼物三万金以上者入之，另存其名手摺中。二禄字册，凡现金五千以上及礼物万金以上者入之。三寿字册，凡千金以上及礼物值三千金以上者入之。四喜字簿，凡现金百金以上及礼物值数百金者入之。其物不满百金者列为一册。寿言、诗文、屏幛、楹联，亦列册记之。闻所受现金计其总数，不下五十万，礼物不下百万云。然三日中自福晋以下所赌麻雀，统计输出之数，亦在三十万左右，其数良可惊矣。有四川候补道某者，粤人也，家本富豪，意在调署一海关道以为荣。盖其家人妇子之见地，俱以海关为有名誉之官缺，苟得之，胜于其他长官百倍。故某意务欲得之。闻庆王好货，苟满其欲壑，无不可如志，乃辇金二十万来京中祝嘏。先以现金十万为寿礼，而门包仆费亦去三万金。嗣又悉李莲英之能纳贿也，更遣人至粤，取二十万金来，悉数入宫。于是庆王之福字册上，某竟裒然居首。陈夔龙闻之，亟补送四万金，而已无及矣。盖夔龙先止送六万金也。诞日，庆延某人，置酒奉为上宾，固素未谋面者，同寮亦无一人相识。振、搜闻其为囊家也，诱与博，一掷万金。顾某生长粤东，粤故赌窟，此事殊惯技，邸中人非其敌，某竟获博进十余万金。及去，同人耽耽有垂涎意。明日，某遣人馈振、搜等玩物数事，中有钻戒、珠壶、玉玦等，计其值，盖较博进者过数万金，众始服某之识机也。越日，某更约振、搜等宴于某所，珠围翠绕，穷极豪奢，一夕盖六千余金云。不半月，某果得瓯海关道。出京时，往庆邸辞行，献一四川邛州方竹杖，云：“可以扶老，以为纪念。”杖中空，有银券三万两云。庆于是喟然曰：“此诚可儿也。”

庆自革命后颓丧欲绝，宣统帝既宣告退位，彼声言

必以老命殉国，实则口硬骨头酥耳。于是家人亲友，俱劝之出京，往居津门，闻其产寄顿外国银行者，约在三百万左右。于壬子正月十三日出京，系其亲家孙宝琦所力劝。庆初意尚欲老死宫门，而孙亲家则强令其家人捆载行李，雇揽大车，凌晨轹辘出正阳门而去。去未数时，而其诸子中历娶各种宝宝最有名之搜二爷，及在花柳界足与搜二爷相伯仲之隆五爷，竟率领大车数十辆，又某外国兵数名，直入老王之宅，分载财宝以去。到东交民巷某处停车，则各仿照梁山泊中之大秤分金银法，一一瓜分而散。惟时载搜常挟美妓往来京、津间。北京韩家潭中有庆余堂小班者，搜二爷夙游之地。班主曰"牛皮阿大"，庞然大物，服御豪侈，总领八大胡同之风月，殆亦七十鸟中之亲贵也。二爷所结识之诸宝宝，多为牛皮阿大所拉之皮条。民国肇建，阿大虽已移其连络亲贵之手段，媚结新国人物，然有时尤不忘旧恩，谄事搜二爷甚至。凡搜二爷之来踪去迹，阿大特守秘密主义。然遇秘密侦探，则其秘密终须揭破。盖庆余堂中有一名花曰"花艳红"者，实最后与搜结不解缘者也。民国元年之秋，大总统命令："镶红旗副都统载搜，因病呈请开缺，着准其免职。"云云。此实民国成立后，老庆子姓之名字，得见于公文书中之第一次也。当日老庆记之两小老班，既将老主人之遗产实行民生主义以去，及老庆复归，则大观园中物事，遂已抄洗一空。其老家人如焦大、王善保、周瑞之流，乃告以琏二爷、珍大爷之所为。老庆叹息而言曰："他们拿去，也就罢了。"神色阳阳如平常，绝不似好货寡人之口吻。于是乃有庆党之人物，为其主辩护曰："可见庆王并不要钱，特汉人作坏，葬送之耳。"此人乃大守民族主义，汉人某君语之曰："君言诚然，但譬之妓然。高抬身价之妓女，虽未出门拉客，而客自以金窟奉之。君宁得谓此妓不要钱耶？"庆既侨寓天津，实行其颐养主义。平常大抵聚福晋、格格等打麻雀，其底码大都收束，以百计而不以千计。闻一万元底，则久不义矣。每日饭后起，以四圈或八圈为度，完后则福晋等各散，乃自洗骨牌而打五关矣。

倚翠偎红

晚清政界趣闻，实推庆邸二子为最。前所述者，略见一斑，然尚未及其正文，正文惟何？则振之杨翠喜案，而配以搜之红宝宝是也。但振为惟一之翠，而搜乃红不一红，好看煞人哉，此红红翠翠相映带也。初，振常往来京、津间，与外省官僚游宴，号称通达时务，名誉鹊起。盖振曾出使，贺英皇加冕，有《英轺日记》之著述，一时风头颇健。又年少好交游，群小趋附，公然以太原公子自居。有盐商王竹林者，工于谄媚，以依附贝子之末光为荣，遂吮痈舐痔，无所不至。会北洋派中之末弁段某，怀挟运动之野心，思拜庆邸门下而无其由，时于冶游队中得晤此太原公子，因毕力拉拢，得遂其愿，乃竟以年长几倍之身，荫庇于美少年之宇下，而谓他人父。此犹不足，乃怜少父之无庶母，而物色风尘之外，得一色艺双绝之女伶以献之。于是曲意承欢，严君大悦，养子遂树高牙大纛，建旗鼓以独当方面矣。振本爱观剧，尤喜顿脱家风，见杨翠喜妖艳动人，偶露词色，其大养子遂以盐商之媒介，亲置此少父于尤物之房中，交情火热，自当贮以金屋。王竹林锐身自任，为之摒挡脱籍。于是香巢赌窟，一以贯之，迷此太原公子于温柔乡中，此间乐不思蜀矣。无何，鼓钟于宫，声闻于外，彼铁面无情之恶御史，不顾人家好梦，忽然大声疾呼起来，"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都老爷诚不解事人哉。白简一声，春雷起蛰，中朝为大官顾惜名誉，不得不交查办。于是津门之三不管中，有一人来管起。此太原公子之东车站游兴，忽然为之打击，殆如"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也。于是，全只纸老虎尽被铁御史触穿。外间物议沸腾，闹得老庆也动怒起来，说："你是朝廷大臣，如何这样不顾面子？"振大爷不得已，把此事都推在盐商王竹林身上，轻轻将此位色艺双绝之尤物，也送给这大腹贾了。那大养子更不敢出头露面，好像一些没有关系的样子。于是朝廷所派查办之大员，按照常例覆命，恭恭敬敬呈上八大字，谓之："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一天风雨，从此消灭。但可惜如火如荼之振大爷，竟免尚书之职而下台矣。哀哉！杨翠喜必自咎曰："是妾命薄，害了公子。"呜呼！"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竹林之幸，而翠喜之不幸也。

若夫搜二爷之于红宝宝、苏宝宝则异是。今日八千金娶一名妓，明日一万金又娶一艳姬，予取予求，自适其适，绝无政治之臭味，或者于新闻纸中，讥其骄奢淫佚，咒诅老庆，以为悖入悖出之报，不知此乃村妇骂人口吻，于跌宕自喜之二爷，无毫末损也。后闻两宝宝不睦，竟闹出许多笑话来，以至二爷左右为难，乃遣之南下。异哉！终与振大爷之艳史同为一场春梦。彼由外铄，此则内溃。呜呼！女祸烈矣。或取某御史诗句，改窜成一联云："儿自弄璋爷弄瓦，兄曾偎翠弟偎红。"一段佳话，归结有清二百六十余年之国祚，较之陈圆圆、寇白门、董小宛、顾横波辈，便宜多矣。虽然，今之红、翠尚在，试使一谈往事，必不胜其天宝宫人之感也。

某福晋

自慈禧有致毒慈安之嫌疑，谈者皆谓与名伶杨月楼有关系，然究不知其确否。惟宣统之季，复有某福晋与小杨月楼私通，偕往汉口漫游之怪剧。初，某福晋好观剧，而尤好小杨月楼之剧。以杨月楼有父风，丰姿、态度、身手，无一不臻美善。某福晋日往厢楼独坐，凡宫中供奉及堂会，尤无不注意。后遂招之邸中，结为腻友。某贝勒心勿善也，而怵于阃威，亦无如之何。某岁夏，汉口忽来一贵游，声势煊赫，自称贝勒，所携眷属曰

福晋，日事遨游，殊不与官场通往来。众咸异之，或告于瑞澂。澂命人往觇之，彷佛言是某贝勒，澂骇曰："某贝勒来此，而不告我耶？"欲自往拜之，幕客某止之曰："是必有故，得勿福晋为真相，而贝勒则赝鼎耶！"澂憬然若有所悟，乃使警厅密为防范，而己则微服往窥之，果非贝勒；及福晋出，则似曾相识，确为某邸中人物也。于是令警厅出其不意，捕男子出，福晋未之知也。警长严诘之，始供身系伶人，为福晋所劫，令与俱来，冒贝勒非己意。正研鞫间，忽澂遣人传语："已得京中急电，访问福晋消息，今姑拘留此伶，由我电请京中，得复办理可也。"旋得电"速令回京，勿事逗遛。诚恐体面攸关，徒滋众口，自不必在汉口办理"等语。乃遣人以电示福晋，恳其即日返京。福晋犹大言："须释杨伶偕行，否则立电京，撤去尔等差使"。语甚强项。澂请福晋启行后，始释放。福晋不允。澂不得已，乃命差官护送还京，实则不啻押解杨伶也。既至京，福晋竟使杨伶自去，而身归邸中，差官不敢与争。及见贝勒，第言护送福晋而已。贝勒亦不追诘，慰奖数语而罢。差官回鄂，含糊复命。适革命义旗起，亦无人复究其事。民国既定，京师新闻界中有揭载其隐者。盖福晋回京后，仍时与杨伶并辇往来。因记及鄂中事，为贝勒所见，乃驰总统府，泣诉袁氏，谓报界污蔑其名誉。袁氏乃特命警厅查禁报馆以慰之。然福晋秽史，业已喧腾人口，无可掩饰矣。

磨盾秘闻　十二则

咸、同间，有忠亲王僧格林沁者，武艺盖世。时率兵平捻，驻扎山东济、历间，门下食客以武技名者数十辈。有贩羊肉者，衣服破敝，肩荷担一，每日过门以为常。一日早归，日未晡，下担憩息邸门外，出胸旁所插短烟杆，盛以烟，燃火吸之。府门左右间石狻猊二，贩夫倚之，且弄其所衔烟。吸毕，突趋而问阍者曰："吾闻王善武艺，且门下多材，其技果何若耶？"阍者置不理。再三问，阍者益鄙之，掉首入内。贩夫怒，举石狻猊各旋之北向，遽去。阍者出见，怪之，思必贩夫所为，惊且惧。时王适他出，阍者恐归受责，奔告食客。食客思旋使复原状，卒不能动少许。方喧嚷间，王归见而异之，以问阍者，阍者以实告。王曰："人可致乎？"阍者曰："晨必经此。"王曰："宜留之。"次晨，贩夫来，报于王。王出，令其复旋之南向。贩夫执石狻猊足，以肩腹荷之使旋，如举桌然，王称善者再。既顾见担中盈羊肉，命买二斤。时肉值低，每斤不过三十钱。王命仆往取钱，不计数，竭仆之力取之以与王。王以二指摄立持之，太前足趋后，太后足趋前。顾命贩夫取之，不能动；力取之，终不出一钱，以担绳贯指下，向抽之。王见绳将绝，贩夫汗涔涔下，恐前仆也，命已。出钱，钱已十八九碎。贩夫乃伏拜谢罪。王曰："子所谓质美而未学者也，然亦难矣。"命赠钱十贯、布十匹，遣之。此事某先生为予言。先生固昔日之投笔从戎，久历行间者也。先生复谈数事，因并志之。

同治六年十月，铭军追捻匪至赣榆县。时捻势已促，而渠魁任柱殊死战。部下有潘贵陞者，与铭军马队营官邓长安为中表亲，久陷捻中，忽愿投诚，密语邓："自矢刺任柱为贽，功成乞上赏。"邓携见刘铭传，刘谕不必薙发，如得手，保二品官，赏三万银。是日下午，中军驻县西门外，左、右军驻东南、西南两处。正造饭间，探报捻大队由东南来，即拔队迎击。任柱御之，未交绥。潘见任柱来，驰马迎之。任问："何以得回？"潘曰："中表邓某保留得不死。"问："何以不剃发？"潘曰："我伪对刘帅言，留发以便出入两军间，劝大王降也。"任问："刘帅现在何处？"潘指从西来有白龙长旗者，即刘帅坐营。任即传令攻之，潘出不意，奋手枪击其背，毙焉，遂急驰回阵报刘帅。刘不信，将斩之。潘曰："且复觇之。任柱死，其队必哗乱；若不哗乱，则任未死，大帅杀我未晚也。"顷之，贼队果哗嚣而退。左右两军合击，大破之，追杀四十里，斩万余级。有黄旗马队善庆者，旧隶僧王部下，王薨，遂从刘。其时亦迎击，争潘功以为己功，得上赏，而潘遂仅得三品官、二万银矣。故奏报中死任柱者为善庆，非潘贵陞。同时有伪卫王李永，伪曾王赖汶光，皆被官兵击散。永逃，往投李世忠，世忠缚献安徽巡抚，斩之，赖汶光逃往扬州，为华字营统领记名道吴毓兰擒，斩之。

皖人朱某者，读书应试，年逾冠不能青一衿，忿而弃去，从军为书记。展转数年，随大军度关陇，隶统领陈姓麾下。统领系记名巴图鲁，饶具武勇者也。朱年少，貌翩翩，性秉和蔼。统领甚倚重之，为同僚所不及。一日，统令忽独召朱入，夜饮极欢，既醉，留与同榻，朱不可，拔刀将杀之。不得已，勉从焉。及登席，始知统领为女子，且处女也，大乐。朱由是每夕必宿统领所。同寮咸鄙之，以朱必为龙阳矣。无何，统领腹渐大，将产矣。大惧，无策，又不敢冒昧堕胎，商于朱。朱怂恿直言禀大帅。时征回事急，左文襄督陕甘。朱乃举木兰故事为言，谓必不见斥，从之。文襄得禀，大惊异。欲奏闻，幕僚止之曰："古今时势殊异。今朝廷方猜疑汉人，恐事涉欺罔，反因之得罪，不如其已。"乃命朱袭陈名，统其军，陈于是易弁而钗矣。后朱从征回国，得功升提督。请归家，更纳二妾。陈大怒，挟其资财与所生子居甘肃省城，遂与朱绝。初，将军多隆阿由湘入陕，道出荆子关。军中募长夫，有童子应募而来，面黧黑，且多痘瘢，且硕大多力，人绝不料其雌也。初入营牧马，继拔为正目，得洊升至记名提督巴图鲁。雄飞十年，一旦雌伏，奇矣。江夏范啸云游戎，曾隶其麾下，言其为人豪爽，绝无巾帼气，独喜与文士谈。其以身事朱，殆即赏识于牝牡骊黄之外者也，洵奇人矣。某君欲为作《铁马缘传奇》，未果。朱之好色而背此英雌，令佳话不完，宁非薄幸之小人哉！

湘、淮军中为激励部下计，保奖极滥，部册载记名提督八千人，总兵不下二万人，副将以下，则车载斗量，不可胜数矣。故提镇大员，苟欲得实缺，非督抚密保不可。有桐城人陈春万者，农夫也，多力而有胆。同治初投湘军，随大军转战出关陇，亦保至记名提督巴图鲁黄马褂矣。左文襄颇喜其勇，然以其无智虑，又不识字，十年来位不过营官，不但无简任之望，且并数营统领而不可得，郁郁不自聊。文襄既出关，陈营又裁撤，更无赖，贫不能归。迨文襄班师回任，陈欲面求一差委。及见文襄，忽向之称贺。陈骇曰："标下来求中堂赏饭吃耳，何贺之有？"文襄曰："尔尚不知耶？尔之印较我印大且倍也。"陈愈不解，文襄乃命设香案，命陈跪听宣旨，始知已特简肃州镇挂印总兵。廷寄到已数日，正觅其人不得也。清制：挂印总兵，体制尊崇，与寻常总兵夐异。其制盖始于雍、乾时用兵西南，年兵诸帅所奏请，例准专摺奏事，不受总督节制，如定化镇总兵，乃挂定边左副将军印之类。时文襄颇疑陈以同乡情谊，密求李文忠而得此缺，甚忌之。盖因肃州镇出缺时，例由文襄奏报。即随摺报二人以进，而皆未用故也。后始闻内廷人言，是日，军机开单呈请简放时，帝笔蘸朱太饱、未及见文襄所保之人，而朱墨已滴于陈名之上，帝遂下笔补之曰："即此可耳。"陈乃得之意中外，亦世俗所谓巧运也。不二年，谢病归。盖龉龁者多，终不克安其位。

张勤果公轶事颇夥，某君偶述之，乃最书其略如下：公讳曜，字朗斋，本浙之钱塘人，世居吴江同里镇。少年斥弛不羁，恒见恶于乡里。一日为其戚陈批颊而训之，乃大悔恨，走河南，投其姑夫光州知州蒯其。蒯以其无业，不之礼，月给数金豢养而已。勤果壮伟多力，食兼数人，署中两餐不得饱，乃日私食于市，所得金辄不敷，而衣褴褛不顾也。时发捻交哄，各省戒严，光之绅民募乡兵为捍卫计，请于州守，委一人统之，合署无愿任者。勤果请行，蒯许之。遂部勒乡兵壁城外。未几，有捻之大股窜州境。勤果率所部遮击之，斩获无算，捻遂溃。盖为僧忠亲王所败，尾追而至此者。贼退而王至，勤果率众跪迎道左。王壮之，询击贼状，大喜，立畀五品翎顶，以知县列保。不二年，洊至河南布政使。因得罪巨绅刘姓，刘族有为御史者，劾以目不识丁，奉旨改南阳镇总兵。仍统所部号为嵩武军者，累立功于河陕、关陇间，擢提督。光绪初，入卫京师，膺慈眷，授山东巡抚。值岁大饥，勤果捐兼俸，并集巨赀以振之，全活无算，山东民至今感之。刘御史后为知府，被劾归，贫无聊赖，乃与勤果通殷勤。勤果岁必以巨金贻之。其书报，则钤以"目不识丁"四字小印，亦谑矣。勤果后被劾，发愤读书，延通人教之，文学大进。其书法尤胜，有颜之骨、宋之肉，颇秀健，尺牍亦隽语络绎。或云其夫人甚通翰墨，得于阃教者为多。勤果最敬礼其夫人，终身不置姬侍。相传有同官自夸不畏其妻者，勤果色变曰："子毋然，夫人可不畏耶？"其风趣类此。

勤果之部将有孙金彪者，亦奇士也。与勤果同乡里，居盛泽镇，未达时即以勇侠称。父名孙七，精拳技，恃博为生，有枪船四五十艘。枪船者，首锐棹双舻，瞬息百里，鹢首置大铳一，中藏四五人，内河寇皆恃此为利器。七有德于镇，镇之人无贫富，皆服焉。七既死，金彪年仅十四，入武庠为诸生，群枪船仍奉之为主，设博场于镇。金彪年虽少，独能以兵法部勒其众，刑赏无所私。时苏城已为粤匪所踞，镇有富人黄某者，虑贼来镇劫掠，密通款于嘉兴贼酋，得伪檄，民赖以安。是江浙商贩自上海出入于贼中者，辄以盛泽为枢纽，镇益殷富，事无大小，皆阴决于黄。会有小鬼法大者，邻镇大猾也。闻盛泽繁盛，率枪船百艘，莅镇设博局。既而忽思大掠以投贼，已密定期，黄闻之大恐。金彪之党谓黄曰："并世有英雄而君不知，毋怪君束手无策矣。欲制小鬼法大，盍用金彪乎？"黄大喜，盛筵款之，金彪允诺。会有皖北巢湖粮艘千人，避乱萃镇上。金彪往说其酋助己，遂与小鬼法大战，擒而磔之，尽夺其舟。于是设保卫局，集枪船团练为战守计，事皆一决于金彪矣。初，金彪之灭小鬼法大也，举盛泽附镇，使举酋设博局以为酬。巢酋自恃功高，欲分盛泽博之半。弗得，则怏怏不能平。金彪度巢酋终弗戢也，思并之。会巢酋生日，金彪载羊酒往寿，而伏枪船于芦丛中以待之。饮博至暮，谓酋曰："今夜月色大佳，吾两人驾小舟纵饮湖上，可乎？"巢酋从之。中流酒酣，金彪请以铳击宿鸟赌胜负。酋三击不中，忿甚。金彪曰："我一击便中也。"遂洞酋胸，毙湖中。众大噪，伏舟尽出。金彪手佩刀，号于众曰："若主欲为盛泽患，故除之。若毋恐，从者听吾约束，否则驾尔舟归乡里，决弗汝歼也。"众皆降。于是金彪势大盛，苏贼睨之莫敢犯。会李文忠克吴江，金彪散其众，以保卫功授千总。东南大定，生计日拙。张勤果返自河南，赏其智勇，挈至陕，以功擢记名提督，授陕西汉中镇总兵，赏黄马褂。光绪壬辰、癸巳间，统嵩武军驻山东之烟台，为东军冠军焉。当金彪设保卫局时，一日，闻渔父诟曰："孰谓孙氏守法者，乃取我大黑鱼而不与值。"夜既半，金彪忽呼庖人治鲙，庖人求鱼不得。方咨嗟间，一卒以鱼献。命渔父质之信，遂斩以徇。自是所部肃然，全镇以安。识者早知其为将才也。

四川某令积有宦囊，欲赍还其家，患群盗纵横，迟疑未行，适表弟曹某至。曹固以拳勇闻，力敌百夫者也。令大喜，置酒洗尘，终席夸曹不去口，并言欲护赀还家，今得其人矣。幕客蔡氏弟兄请曰："令表弟之武艺，可赐观否？"令目曹，曹慨然曰："可！"即撤席，虚中堂，曹挟两白刃起舞，光闪闪不可逼视，座客皆嗟异，蔡氏兄弟无言。令曰："何如？"蔡曰："不敢言。"令问："何故？"蔡曰："以君之表弟也，故难言。"曹怒曰："君薄之乎？君能之否？"蔡曰："操若技以往，命且不保，何论囊中金？"曹不服，欲观两人技能。蔡顾仆曰："以我兵器

来。"仆去,携枪一、刀一、盾一至,置堂上。两蔡曰:"献丑矣。"一持枪,一持刀、盾相扑击,往来跳跃,轻如飞鸟。既而斗益急,如飘风骤雨。座客皆目眩,不辨其为弟兄枪刀也,良久方已。曹大服,因曰:"两君之能,何不作镖客,可得重酬,乃寂寂甘居幕中耶?"蔡曰:"我两人故保镖者也。某年在京师有布镖银三十万,欲保赴苏州。镖行难其人,佥曰:'非蔡氏兄弟不可。'我家南中,亦欲藉此归视,乃许之。既行,入山东境,天雨道泞,留止客店。偶倚店楼间,望见对楼一少年倚窗观书。时予方吸烟,少年嗄曰:'好烟! 此南中香奇也。'余因寂寞,过少年谈,携烟一包赠之。问姓名,不答,但云:'君将欲何往?'告以故。少年摇首曰:'近日绿林豪客甚多,前行大不易。'正谈论间,楼下有过者,虬髯绕颊,肩青蚨十数贯,忽失足颠仆,童稚环睹而笑。虬髯徐起,理其钱,仍肩而去。少年目送之,不少瞬。余曰:'此行路者,久注视何为?'少年笑曰:'君不知绿林中暗号耶? 虬髯,盗也。跌非真跌也,为暗识于阶下。其党过此,即知镖银在店中,以便认明会集,下手行劫耳。公身为镖客,而不知此等关目乎?'予惶悚而退。越日天霁,次晨将行。少年携酒一壶、熟鸡一只,直据上座,取鸡、酒且酌且啖,大言曰:'我来观汝等长技,何不一试演?'我兄弟遂取矛、盾,击刺于前,尽生平之能以贡之。少年曰:'命可保矣,镖银则难保也。'乃曰:'奈何?'少年曰:'此亦天缘。吾当送汝曹一行,惟吾言是听则可。'因诺之,遂偕行。先走数程,少年皆曰:'无妨。'又安睡。一日,少年曰:'明日宜早住店,且须住某店有楼者。止吾辈一团住,毋留外客。'如其言。比晚,少年令尽移橐银置楼中,约曰:'汝兄弟各携器械,守前后门,楼上我可独当之。仍令一仆侍我。汝等闻有声响,勿妄动,我命汝乃来。'是夜,予兄弟在前后门,迄不见盗至,但似闻院中有刀杖声。少年不呼,不敢入也。天将晚,少年始呼曰:'幸无事矣。我杀盗十数,盗退矣。'某等错愕,少年拉至楼后院中,地上血迹淋漓殆满。问所杀之盗今安在,少年曰:'已移掷二十里外矣。两君前途珍重,更无他虞,吾亦从此别矣,一言奉赠:此后勿再保镖也。'言毕,飘然去。某等召楼上仆,询所见。仆曰:初无动静,少年但对灯默坐。近三鼓,屋瓦戛戛作响,少年已不见。即闻后院有刀杖声。未几,少年又在座。如此者数次。忽一人闯然立灯前,绕颊虬髯如猬,忽与少年俱不见。少年俄又还座。闻楼下大声曰:'究竟楼上何人?'少年应之曰:'九郎也。'楼下啧啧太息曰:'何不早言? 徒伤兄弟无数。'后遂寂然。终不知少年为何许人。我等自此不敢保镖。今君技尚不如我等,可挟重赀远行乎?"曹唯唯而退。

唐将军者,河南人,谈者忘其名。嘉庆初,川、楚教匪作乱,唐在军屡立战功,军中获贼妻女,每赏军士。一日,获贼头目妻,国色也。唐请于主帅,欲得之。主帅曰:"以赏兵则可;汝弁也,不可。"唐曰:"不为弁,可乎?"主帅曰:"不为弁乃可。"唐遂辞官,挈丽人还乡。年余无事,且病,病甚剧。时教匪有苟文明者,麾下有朱漆火枪三千杆,号"无敌"。杨宫保遇春亦患之。诸将聚谋曰:"我等殊血战,唐某独闲居,今病于家。病而死,可惜。不如劝之出,助我辈立功。"杨宫保及与唐素善者数人往迎唐,唐病甫痊,具言文明难破状,因劝之出。唐曰:"我出不必至军中,诣贼中为间可耳。我谋文明必以夜。诸君归,视贼营号火起,即发兵援我。"诸将诺之。唐投贼营,文明爱其武勇。又机变能察文明喜怒。文明倚之如左右手,所卧室他人勿能入,惟唐与偕。文明好男色,唐掠美童献之,文明益喜。前后凡得娈童四,进文明。因醉文明以酒,令四童子侍寝。夜三鼓,唐察文明已睡熟,鼾声大作。试呼之,不应;以手撼之,不动。犹恐其醒,解衣入被,抱而撼之,文明仍熟寐。唐急起,取佩刀断其头。披衣潜出帐外,乘骏马遁归。唐去移时,贼营始觉,急来追。唐发号火,官军望见来援,贼乃退,三千人遂皆哗散,唐之力也。后滑县教匪起,唐从杨宫保往剿。杨率手下亲兵二百人,行至道口,侦者曰:"此贼巢也,宜由他道走。"宫保曰:"我来剿贼,无避贼理。"当即进道口,唐请先往探之。既入,见群贼方烧羊肉饮酒。唐竟升座饮啖,贼以为其党也,不问。饮毕,唐忽起,拔刀杀数贼。贼惊,群围击之,唐力战死。杨宫保在外闻喊杀声,即与二百人俱进。遂破道口,夺唐将军尸以归。

河南孟县有苌渭清者,本秀才,好习"易筋经法",相传其法为岳武穆所遗也。苌习之颇精,力能屈铁。大铁钉长尺许,错置三指间,指一动,已曲如钩。友或戏之曰:"案头石砚颇厚,今欲碎此砚,毋令案动摇。当饮君酒。"苌答曰:"此酒不易得饮。"以手微抚砚,案未动砚已碎,以故苌名闻于四方。尝为友人自陕中送万金归豫,盗四人尾之行,皆狰狞少年,各以布裹双刀插腰间。见苌孤身客,挟多金,料必能成事。不测浅深,随十数程未敢下手。将近河南境,苌住店前屋,四人住后屋。苌往见四人,问:"公等将何往?"四人曰:"某等诣河南访友耳。"苌曰:"非也。公等实为我来。亦知河南有苌渭清乎? 即我是也。如不信,请视院中石。"盖院中大石长丈许,厚阔各尺许。苌以手上下按之,随手成数段,四人者相顾色变。苌袖出白金八两曰:"诸公远来,今空归,恐缺旅费,以此备一夕之餐。"四人亦不辞,是夜未曙,先苌行矣。时少林寺有梅花和尚者,拳法极高,屡邀苌角艺,苌不往。后苌适某处,道经少林寺,梅花和尚预知之,遣徒数人,候于寺外。苌过,共邀之入。梅花和尚出迎,喜曰:"慕苌相公名,如饥如渴。今日见过,真天幸也。"留苌饭。饭毕,和尚请曰:"愿赐教。"苌不可,和尚请之益力,苌乃与偕至大殿。和尚作势,遥立呼苌曰:"苌相公,任汝有何武艺,尽管使来。"苌亦作势敌之。两人作势殿上,于手搏法谓之遒风。相持既久,和尚忽奋掷一腿,苌侧身避,以手按之,举于空中,随以掌拍脚心。和尚上窜,顶撞于梁,复下坠地,半晌方起,拜于苌前曰:"相公真天人也。"苌曰:"我所

以不愿交手者，知汝与我功夫不同，汝欲及我，须再加十年功，未卜能成否也。虽然，亦难为汝；若他人，则脑浆破矣。"苏州有善手搏者曰："金瀑山游大梁，与苌相遇，交甚厚，终未敢角艺。或问金曰：'河南拳勇，高手几人？'曰：'甚少。'曰：'君能胜苌渭清乎？'曰：'是何言？我曹纵能技击，然身体皮肉也，若苌渭清则铁石且不如也。皮肉不能敌铁石，况过于铁石者乎？'"

康熙末，南京甘凤池为天下拳师第一。尝遍游海内，访求能者。至四川某山古寺中，有徒数十人从师学艺，甘亦与焉。庙中一老僧，年八十矣，一腿偏废不出。一雏僧才十余龄，见甘等习艺，曰："汝等胡为，终日轰轰，师父将命我殴汝等矣。"言毕，出寺去。甘不为意，师曰："雏僧言非无意，俟其归，试嬲令出手，一观何如。"雏僧归，甘如言嬲之。雏僧笑曰："前言戏耳，我焉能解此？"甘固请之，雏僧即举拳挥霍。甘之师者，双目瞽矣，侧耳听之，惊曰："拳景极高。"因命甘曰："汝试往见老僧，当有以教汝。"甘肃衣冠，诣老僧求见。老僧坐禅床，曰："汝所能，我已知之矣。汝视我墙中碑非完好者乎？"甘视之，墙中砌有石碑三，果完好。老僧忽伸病腿奋击墙上，其腿较不病者转长，墙屹不动而三碑齐折。老僧曰："此谓内功，若汝所为，则外功耳。充汝之能，此一腿可使墙碑俱倒，然碑不得断也。"甘大服，请从之学，尽得其秘以归。甘后家居授徒，一僧至门外化缘，予之钱不去，予之米不去，问何所欲亦不应。甘徒皆刚暴好事，怒殴之，僧亦不动，群起奋击，僧仍凝然若不知被殴者。徒大怪之，趋告甘。甘出，僧起立曰："君在家甚善。明旦约某处城根相见。"甘如期往，僧已先在。僧曰："我与君之能，尚用较量乎？但我来，与君一验功夫何如耳。"甘曰："惟命。"僧坦腹负城墙立，曰："君先拳我腹上三，我亦还击三拳。"甘即运拳击僧腹者三，僧不动。甘念僧腹能支伊拳，艺非常矣，转惧僧拳己勿能胜。然不得已，亦坦腹负墙立。僧奋右臂击之，拳且及，甘倏蹲地，拳从肩上过，深入城墙尺许。甘骤起肩其臂，臂断，僧色不变，徐以左手扶右臂出曰："果然好。后十年再相见。"后竟不来。甘尝遇少林寺龙僧吉小山于旅邸，龙吉小山者，与白眉和尚齐名，少林寺最高手也。问知甘姓，且南京人，即曰："甘凤池，君何人？"甘诡言："身系凤池之侄。"僧曰："然则名家子弟必工手搏法。"甘逊谢曰："粗能之，而未精也。"因与较拳法。初亦相当，无甚高下。既而用器械，僧使铁筋筋。甘见柱石下垫旧铁刀，即起柱石，取刀敌之。斗良久，正吃紧时，甘挥一刀去，计必中僧，万无解免之理。僧头忽缩入项，较寻常多缩入寸许，刀从顶过。甘投刀下拜曰："我师也。"遂师事之。比归，终不敢言身即甘凤池也。甘官侍卫时，偶于宣武门外闲行，见一道士从城内出，隆冬披葛衣，流汗满面，其行甚疾。甘见光景非常，急避之，道士已从身畔过，擦其肩。甘立不定，坐肉铺木墩上，压墩至地，道士不知何往，木墩碎若粉矣。甘无事，为贩马客医马。新马未调良，欲踢人，皆就甘医。甘以铁棒搅马后窍，马怒。甘坦腹受其踢，仍搅不已。马腿酸，蹄痛，不复踢。则更易他马，盖日医数十马以为常。甘既老，犹保镖，旗书"南京甘黑虎"，盗望见之，皆敛手退。舟行至湖广，有女盗三人，在水面飞步至。甘坐船头看书，心甚异之，故示暇闲，仍一手持书，一手执枪以待。一女登舟，即夺其枪，二女助之，甘遂为所杀。甘之子尝习父艺，一日，慨然曰："我学父艺，艺如父止耳。当尚有进。"遂出外不复归，闻父死乃归，归而复建甘黑虎旗号。保镖赴湖广，至父死所，亦坐船头观书，三女盗复从水面至。甘子闻父死时右手执书，左手执枪，乃左执书、右执枪以待。一女甫登舟，急以书扑其面，而枪中腹矣。女坠水死，二女遁去。

罗提督思举者，四川人，少为剧贼，犯案甚多，县令擒之至，杖杀之，薄棺埋郊外。罗夜复苏，撑棺破，掀浮土而出，逃入啯匪大倭子党。大倭子素闻其名，如虎得翼，引为心腹，所卧室惟罗得入。大倭子凶暴，每以非理虐其党，党人有阴欲谋之者，恨力不敌，计非罗莫能办此。乃厚结罗，且告之谋。罗亦恶大倭子之为人，许之。值盛暑，大倭袒腹卧室中，罗入登其床。大倭子有铁烟筒，头锐若枪，坐卧自随。罗取烟筒两手握之，力刺其腹，洞入里矣。大倭犹能跃起，趯罗倒地。罗复起扑倒之，大倭子死。罗为众所不容，走归。时川、楚教匪未靖，罗投官军示自效。乡勇头目皆夙知罗之为人，言于帅，斥勿用。罗不得已，将转投教匪。途中遇老妪，相其貌曰："汝意非欲投贼耶？是断不可。"罗异其言，问："何适而可？"妪仍劝令从军，且曰："自此富贵至矣。"罗念军中惟一千总与素好，因往见之。千总留吃饭，问罗技何者最优，罗曰："某颇矫捷，高数丈可腾身而上。"千总曰："今教匪聚某山，山壁立，莫能上，正无策破之。汝若破此贼，大可进身。"罗诺之。千总为言于帅，帅问罗需众几何，罗曰："此非与之战也，乃为偷寨计，需火药五十斤，无需随人。贼山高，亦非他人所能登。"帅疑罗诳药，固欲派人随之。罗因请与二十人俱。天傍晚，同至山下。度山势无路可上，惟一处山腰有枯树，可缘附之。而树去地尚远，非超跃可及。因还营，索长木数十株，用绳束之，令二十人扶使植立。罗带火药及火升木颠，跃及树，由树再跃登山，猱附而升，伏于丛莽间。俟夜深潜出，就贼营四面放火。贼仓猝不及备，多烧毙。黑暗中又不知何处兵至，狼奔豨突，自相残杀及残踏死者无数。罗仍伏草中不动。天明视之，贼营尽焚，贼俱散去。罗出割死者首级十数，持以归，诣营报功，帅始收用之。自是每战辄陷敌，累功至今官。任四川提督时，年已七十，两袜犹能各带铁条数枚，于署后设木梯，高四十级，日上下数十次，故矫健至老不衰。既贵，与人言不讳作贼，并于向被埋处建书院，以志不忘。

善缉捕之役，其技往往与剧盗争名。桐乡陈秀才言其尊人行贾山东，遇一客亦陈姓，尝与象戏，客局败，

以其子拍几上，曰："唉！"棋已嵌入几中，与几面平。陈大惊，加物色焉。客曰："我山东名捕也，今退，不复为矣。"陈曰："以君之能，任缉捕必称职，何退为？"客曰："某当捕役时，实有能声，顾因是几得祸。某岁，邻邑有大窃案，邑之捕人不能缉，禀令聘予往。予勘被窃家墙垣，了无出入踪迹，知必远来高手贼，辞不易缉。令再三请，予曰：'试访之，获否未可必，亦不得限时日。'令诺，给银作旅费。某遂各处寻缉，偶过一村，见有大户新盖房屋，约百数十间。因于对门茶店小坐，漫问此屋何年兴盖。答言：'本年。''主人土著乎？外来乎？'答：'以外乡迁来。'问：'何业？'答：'不知。'予心动，即于村中僦屋暂居，日诣茶馆吃茶，且与大户仆人通款曲。亦皆系新来之人，不能知主人底蕴。但言：'主人年七十余，双目皆瞽，此间无亲戚往来，约逾月即远出一次。出必以夜，从水路去，亦不知诣何处。'予因留意，探知伊主某夜当出，先于要路遗粪，而伏于暗处窥之。至三鼓，见二人携灯导一叟出，灯竟前走，并不需扶掖。叟步甚健捷，遇遗粪处，叟俨然旁走避之，并不践粪。予心知其瞽伪也，是可断其非善类。俟其归，往见其仆曰：'某江湖算命，落魄无聊。汝主多财，幸荐某一推算，获钱当分用之。'仆曰：'诺。'翌日，仆奔告予：'主人候汝算命。'予即往，门者引之入。屋甚深，凡进一层屋，则一重门闭。至最后一层，见叟扶几南向坐。予揖之，叟亦不动。予言：'宅上何人算命？'叟笑曰：'子为算命来乎？子非山东名捕陈某乎？'某大惊，然心念此时已无路可出，既为猜破，不承认则反示弱。慨然应之曰：'果然，我陈某也。'叟曰：'是矣，子姑归，三日内听复信。'复令人导予出。过三日，无消息。予复踵其门问之，门者传言：'信已送君枕边，何尚未知？'予归，搜视枕底，则白金二百两，白刃一柄，赫然存焉。予悸欲绝，急往白县令，言未由缉访，噤不敢言叟状。自是有戒心，辞役，不复作捕人矣。"

又有京师老番役一，缉捕最有名，因老退役。后京中连有大窃案，提督严比番役追缉，讫无影响。众役窘，求助于老番役。老番役往被窃家勘视，曰："京城土贼及外来者，予无勿知，未见有此高手。当留意细访。"久之，无端绪，惟察某处有业薙头者，光景非常。因与游，不能测其底里。念京师除此人更无可疑者，拟下手擒之。薙头铺对面有空屋，老番役常偕薙头者于中闲谈。是日，老番役遣其徒伏空屋后门，徒能运五十斤铁锤，戒之曰："但门内有人出，急击勿失。"徒携锤往伺。老番役乃约薙头者至空屋中闲谈，均立廊下。薙头者两手扶阑干，老番役佯与谈，举手欲按其手。盖老番役长技，但经伊按住，无得脱者。甫欲按下，薙头者已觉之曰："嘎！汝欲何为？"老番役不答，急按其手。薙头者忽用蜕皮法，抽两手出。老番役所握者，皮两把而已。其徒在后门外，瞥见一人出，急挥锤击，不中，中地，黑尘坌起。薙头者竟杳无踪。

小德张

隆裕太后权力远不及慈禧，而亦有宠监著闻，卓者小德张之能继靴子李而兴也。顾小德张之势力与资富，虽自不及李，相传亦有百万私产。在宣统朝，大吏奔走其门下者，实繁有徒。民国而后，太后既退居深宫，小德张尚能拥资自乐。惟群监已失婪贿之路，皆欲朔饥欲死，闻小德张独富，遂一见即向之索钱。小德张绝足不敢出宫门一步，并其私宅亦不敢归。然其在前门外大栅栏所开最巨丽之洋货肆，名曰"德义"者，尚金碧耀煌，购物者肩摩毂击也。隆裕下世，小德张遂出宫居私第，公然又为某金店之主人翁矣。得此郎君，于以殿二千年来宦寺之局，即非天之骄子，亦历史上不可不载之人物也。

春阿氏案

光绪晚年，京师有一奇案，几与前此之四大奇案（予志其三：一逆仆包祥弑李毓昌，二木工妇弑夫，三涿州狱，其四即杨乃武案，人所共知者也）并称。后虽雪昭，而罪人未诛，冤者又已卒，诚憾事也。初，满人某者，居东城某胡同，有世职食禄，不事事，娶妻亦旧族，即春阿氏是。有后母年尚少，夙著艳名。父死，颇不安于室，然亦未有新著之秽史也。氏貌美而性烈，然事姑孝。满俗：姑媳之间，礼节繁缛，凡早晚问安，以逮饮食、起居、坐立、言动之细故，无不严辨尊卑上下。姑虽年少于媳，而名分所在，责备綦苛，且生性奢靡骄倨，又家渐中落，奴婢星散，至中馈圂圊之事，亦须媳代之，而氏服劳奉养，迄无怨言。某性颟顸，嗜酒与博，既不更事，复难养家。氏守常禄及出私蓄以附益之，不足则恒忍饥，人皆知其贤。无何，姑之丑史渐著，所欢者为某旗佐领。禄入亦不敷，则更绍介他金店友以分其劳，故某之门渐如市，秽声四播。某时闻同辈中讥刺，疑之，始留心窥察，信，则大愤，声言欲与金店友为难：非得千金，将擒而置之步军衙门。语且侵佐领。二人惧，以告后母。后母谓："是混混者妄言耳，尽听之，彼必无奈何。"一日，俟金店友既入，彼竟伏人于门侧，俟其出，要击之。金店友长跪求释，署券百金始罢，自是不敢复至。后母知之，恨甚，自是常外出不复归。会母有侄某者，亦无赖，与某素不相能，平日见面不交一语。母既憾某不已，思维侄可制之，乃嘱金店友以财饵侄，侄果愿效驰驱。是晚，母忽返，侄挽他友醉某以酒，扶掖而归。则见妻房中一男子翩然出，一瞥不见。大怒觅之，诟厉不已，抶其妻无算。妻以其醉，忍受之，不与较。久之，鼾寝矣。姑召媳入，语某无礼状，反劝慰媳。氏言："彼醉，儿不与较可耳。业已如此，抱怨亦奚益？"谈良久，始归房，乃从旁榻寝。盖某性暴烈，酒后恒不令

氏同卧，或非招之，氏不敢自由行动也。比醒，天已黎明，某殊无声息。氏意彼酣恬，亦不为意。出房如厕，过姑室窗外，灯火荧荧，犹闻人亵语，太息不已，自言："家道如此，何以持久？"欲乘夫醒婉劝之。入房审视，不觉惊晕，盖夫已僵卧血泊中，颈上刀痕缕缕，亦不知于何时被人杀死矣。出房惊呼："有盗！"姑跃而起，若预知者，问："安得有盗？盗安在？"氏不能对。姑入视某状，大哭曰："杀吾儿者，必记日间痛挟之仇也。"因立命人缚氏鸣官。氏乃悟陷害之故，自思身命如此，辨亦无益；但此非美名，即亦不承，官其奈我何？既付有司，姑历述当日夫妻反目状，且及房中有男子窜出事。官知为暧昧，而疑氏朴素婉笃，非不贞者，姑妖淫若此，情大可疑。然氏但供其夫不知为谁何所杀，亦无房留男子事，而绝不及姑之有外遇。及访舆论，人言凿凿，皆指斥姑，顾不可据为定谳。以言导氏，氏终不肯承。或私劝之，则曰："妾命薄，业嫁此家，复何恨？姑虽有外遇，但与杀人是否有涉，吾未目击，徒扬其丑何为？吾甘死于此。苟不能昭雪，亦命也。"始终不言，历问官三五，矢不移，案悬不能结。无何，氏得疾，死狱中。某官始访得姑侄杀人状，而侄亦亡命黑龙江，已死。惟姑犹存，欲惩治之，而为氏旌表。革命事起，遂未果。

贺昌运

贺昌运者，四川富家子，以道员入都营干。偶游香厂，睹一丽人，风骚冠侪辈，因注意焉。未几，托波通辞，竟成邂逅之缘，入此室处，予取予求矣。丽人乃道、咸间某相国之孙媳，某胡同巨第巍峨，家无尊长，仅一庶祖姑，亦聋瞶不事事矣，故贺得出入无忌顾。某相国门生故吏列朝右者颇多，戚友通往来者，不无显赫之辈，闻其状，愤不能平。时贺竟移居相国第中，俨如小夫妇矣。戚某者，又怂恿其庶祖某诉讼，庶祖姑懦，畏贺气焰，谢不敢。后乃得相国族侄某者，诉于官厅，一时哄传都下。以贺某身为职官，犯此奸占之行为，苟不严惩，何以澄叙官方，整饬纲纪。刑官不得已，乃捕贺，置之狱。贺上下行贿，卒以五万入庆邸，而得递解回籍之判决。既出狱，丽人追与之俱曰："以尔车来，以我贿迁。"从此双宿双飞，薄道员而不为矣。贺家故有妇，丽人愿为夫子妾。后挈之俱居沪，相国遗产为之挥霍殆尽，亦孽缘也。

吏部鬻官案

吏部鬻官盖时时有之，惟庆邸时则定价招徕，明目张胆，较为显著耳。初，庆邸贿赂公行，外省官吏，几无不以贿得者。言官哗然，朝旨终不问。及振大爷之杨翠喜案出，御史江春霖辈上疏力击，反得罢官之结果，言路益愤。诸谏台会议松筠庵曰："不以法破此獠，吾终不需此乌台矣。"或曰："擒贼擒王，固痛快之事。但机会未至，徒劳何益？吾意不若翦其羽翼，则事易办也。"众皆然之。或乃言："今吏部员曹悉系庆党。平时为其经商卖力者，不知凡几。以予所得凿凿有证者，某事某官，咸可指数。不如从此处着手，官小力薄，纵庆欲回护，然物议如此，彼必不能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揆之救大不救小之例，亦当易于得力。苟有动机，吾辈徐图进行，为得寸得尺计。此法殊占便宜。"佥曰："诺。"疏上，而吏部郎官王宪章者拿问矣。王宪章为某曹郎中，庆邸走狗也。每岁鬻州县官者百计，以十分之五呈庆，而自取其二，余则同侪分润焉，行之有年。至此破裂，急求救于庆邸。庆邸报之曰："牺牲子之一身，以保我名誉。吾官尔子孙，令尔含笑于九泉可也。"王遂正法于京市。

流星有声

同乡赵先生子敬为予言：宣统辛亥春间，即武昌举革命旗之岁也。某夜在寓，集友人手谈。方思索间，室内沉静无声，忽闻隆隆霍霍，起于空中，似雷非雷，咸疑汽车远过，然声亦不类。侍者大呼曰："流星，光何巨也！"予与友疾趋出视之，光甚闪烁，照耀万丈，而其声即随之，愈远愈剧，回音作爆裂响，约五分钟始不见。自西北往东南，其行甚缓，不似寻常流星之一瞥即过也。是夜，见者甚多。合之各地所谈，情形大略相同。惟东南各处友人来函，则并云未见，或得止京师一地所见欤？占验若何，则未之闻。予虽不信禨祥，惟赵君所述则甚确，并有数友证明之。

满清兴亡史

[民国]汉史氏撰　华铁峰　崔纪新整理

《满清兴亡史》,民国初年汉史氏撰。全书共四章一百八节,概述了清朝自满洲兴起至辛亥革命爆发(溥仪逊位)时期的基本史实。该书为民国年间《满清野史》丛书的第一种,当时影响较大。现据上述丛书本标点整理。原书共一百七节,但其"南取江南一"、"南取江南二"均标为"第十七节",与其他类似章节的体例不一,故将"南取江南二"改为"第十八节",依此后推,为四章一百八节。

第一章　开始时代

第一节　满洲之建部

长白山之支峰曰布库哩山,通古斯族人居其麓焉。当南宋时,女真为蒙古所灭,通古斯族人势力之衰,几二三百年。有女曰佛库伦者,系出女真,不夫而孕,产一男(世传佛库伦与长姊恩古伦、次姊正古伦同浴于池,有鹊衔朱果置其衣,取而吞之,遂有娠。语涉荒诞,不闻《史记·三代世表》附有褚先生之说乎?"鬼神须人而生,奈何无父而生。"斯语足为千古破疑。兹就《东华录》所载,姑以为不夫而孕云)。既长,佛库伦将他去,命是男以爱新觉罗为姓,名曰布库哩雍顺。置之小舫中,令顺流而下。至河步,是男乃登岸端坐。其地有三姓,方构衅。或汲于河,见而问之,诡以我乃天女所生,来定汝乱对。汲者趋告众,众惊异,遂迎舁至家,决议息争。推是男为部长,以女百哩妻之。于是布库哩雍顺居鸭绿江源,长白山东,鄂谟辉之野鄂多里城(在宁古塔西南三百余里)。由女真变音而号曰满洲,是为满洲建部之始。

第二节　樊察之受封

满洲既建部,雍顺之裔,思通好于明,以每岁十月为入贡之期,明因封为建州卫都督,予以印。至正统初年,有猛可帖木儿者,侮虐部众,部众不服,攻杀之。其弟樊察,子童仓,闻警而逃。至荒漠无人之境,追者将及之,会有鹊止樊察,首追者疑为枯木,乃止。由是樊察南遁至朝鲜,失都督印。明人闻其事,乃命童仓弟董山嗣为建州卫指挥。寻樊察自朝鲜归,自陈失印之故,明廷诏更予新印。未几,旧印复得。樊察辄匿新者而用旧者。明人恶其狡,乃分建州为左右卫。令董山领左,樊察领右,得世袭。

第三节　觉昌安父子之被害

樊察之后,有孟特穆者,袭封为建州右卫都督,即其子孙所奉为始祖者也。三传至福满,生六子,令各筑城邑,环卫而居,号宁古塔贝勒(满语,谓数之六曰宁古塔,王曰贝勒)。中有觉昌安者(福满第四子),居赫图阿喇地(后称兴京),以多智称。又恃长子礼敦之勇,率部众击硕色纳子九人,加虎子七人,灭之,尽收其地。会苏克素护部图伦城长尼堪外兰,随明辽东总兵李成梁攻古呼(一名古勒)城。其主阿泰之妻,为觉昌安女孙(即礼敦之女),恐城破被虏,遂率其第四子塔克世,往援古呼,先后入城。城坚,成梁攻之不克。尼堪外兰以招抚为名,实诱城中人使杀阿泰。由是成梁并拘觉昌安及塔克世害之。

第四节　努尔哈赤之复仇

努尔哈赤者,塔克世之长子也。其生母为喜塔喇氏。既死,继母待之薄,分居于外。闻觉昌安及塔克世被害,欲复祖、父仇,以遗甲十三副,攻图伦城,尼堪外兰避之,得甲三十副、兵百人以归。后诇知尼堪外兰在嘉班城,进攻之。尼堪外兰避于鄂勒辉,筑城以居。寻复攻之,尼堪外兰遁入明边。又令斋隆率四十人,向边吏索之。边吏拘尼堪外兰以予斋隆,遂杀之。初,明人因努尔哈赤之扰边,曾归其祖、父丧。至是,思羁縻之,故给以都督,敕书十道,马三十匹,又龙虎将军之印,及岁币银八百两。

第五节　建元天命

努尔哈赤既复仇,复率众侵邻近之哲陈部。时浑

河方涨,不得进,乃联绳以渡,跨堞以战。身中五十创,不退,卒取之。又乘势收完颜部。于是满洲之五豪部皆亡。未几,复并吞长白及东海诸部。其势骎骎,为叶赫等九部所忌,合兵三万来侵,营浑河北岸,部众皆惧。努尔哈赤乃与部下之健者,祷于堂子(满俗,祈天拜佛之所)。启行,至古呼山与敌遇,战,破其众。嗣以哈达部、辉发部、乌拉部诸长与叶赫部同心,深恶之,遂先后攻略其地。自此制满洲文,定八旗制(初设四旗,曰黄,曰红,曰蓝,曰白。后增设镶黄、镶红、镶蓝、镶白四旗,分左右翼)。于明万历四十四年,由部众推为覆育列国英明皇帝,建元天命,国号满洲。是为满洲立国之始。

第六节 定都沈阳

扈伦(一曰海西)四部,虽平其三(哈达、辉发、乌拉),而叶赫独恃明不下,明亦倚为北关。努尔哈赤谋击明,乃书"七大恨"告天。其词曰:

我之祖、父,未尝损明边一草寸土也。明无端起衅边陲,害我祖、父,恨一也;明虽起衅,我尚欲修好,设碑勒誓:凡满汉人等,毋越疆圉,敢有越者,见即诛之。见而故纵,殃及纵者。讵明复渝誓言,逞兵越界,卫助叶赫,恨二也;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之北,每岁窃逾疆场,肆其攘夺。我遵誓行诛,明负前盟,责我擅杀,拘我广宁使臣纲古哩方吉纳,挟取十人,杀之边境,恨三也;明越境以兵助叶赫,使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恨四也;柴河、三岔、抚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田艺谷;明不容刈获,遣兵驱逐,恨五也;边外叶赫,获罪于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遗书诟詈,肆行凌侮,恨六也;昔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我自报之。天既授我哈达之人矣,明又党之,挟我以还其国。已而哈达之人数被叶赫侵掠。夫列国之相争伐也,顺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何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还乎?天建大国之君,即为天下共主,何独构怨于我国也?初,呼伦诸国,合兵侵我,故天厌呼伦启衅,惟我是眷。今明助天谴之叶赫,反抗天意,倒置是非,罔为剖断,恨七也。

复以击明之故谕其众。遂趋抚顺,围其城,诱明游击李永芳降之。明人闻边事急,遣辽东经略杨镐集兵沈阳,分四路深入。努尔哈赤逆战于萨尔浒山及尚间崖,五日间破其三路兵,乘机灭叶赫部。越三年,进攻沈阳,明总兵贺世贤中矢死。又攻辽阳,明经略袁应泰被围,自经死。于是河东大小七十余城皆下,乃以沈阳(后称盛京)为国都。

第七节 宁远之败

辽沈既为努尔哈赤所取,明大震。起用熊廷弼为经略,以谋抵御。嗣与广宁巡抚王化贞议不合,遂生意见。努尔哈赤乘之,化贞弃广宁走,廷弼亦退至关内。广宁四十余城,亦为努尔哈赤所得。寻明为拒守计,从袁崇焕议,筑城于宁远,练兵士,造铠仗,开屯田,宁远迄成雄镇。努尔哈赤欲取之,率众十三万攻宁远。是时袁崇焕为宁前参政,刺血书,誓将士,颇著忠勇。且令闽卒罗立,燃西洋巨炮轰满众。炮一发,决血渠数里,毙满人数百。三日,再攻再却,宁远之围遂解。盖自努尔哈赤击明以来,惟是役为不能得志也。逾七月,而努尔哈赤殁。

第八节 皇太极与明议和

皇太极为努尔哈赤第八子。父丧时,明督师袁崇焕曾建和议,欲藉此缓兵,以修理故疆,故遣李喇嘛及都司傅有成等三十余人来吊。皇太极以书谢之。次年,又遗袁督师书,言和议事。袁督师乃遣使赍复书至,曰:

辽东提督部院致书于汗帐下:再辱书教,知汗渐息兵干,伏养部落。即此一念好生,天自鉴之。将来所以佑汗而昌大之者,尚无量也。往事七宗,汗家抱为长恨者,不佞宁忍听之漠漠。但追思往事,穷究根原,因我之边境细人,与汗家之部落口舌争竞,致起祸端。作孽之人,即谊人刑,难逃天怒。不佞不必枚举,而汗亦所必知。今欲一一辨晰,恐难问之九京。不佞非但欲我皇上忘之,且欲汗并忘之也。然汗家十年苦战,皆为此七宗,不佞可无一言乎?今南关北关安在?辽河东西,死者宁止十人?仳离者宁止一老女?辽沈界内之人民,已不能保,宁问田禾?是汗之怨已雪,而意得志满之日也,惟我天朝难消受耳。今若修好,城池地方,作何退出?官生男妇,作何送还?是在汗之仁明慈惠,敬天爱人耳。天道无私,人情忌满。是非曲直,原自昭然。各有良心,偏私不得。不佞又愿汗再思之也。一念杀机,启世上无穷劫运;一念生机,保身后多少吉祥。不佞又愿汗图之也。若书中所开各物(第二次致袁督师书中有"欲修两国之好,当以金十万两、银百万两、缎百万匹、布千万匹为和好之礼。既和之后,两国往来通使,每岁我国以东珠十颗、貂皮千张、人参千斤馈尔国,尔国以金一万两、银十万两、缎十万匹、布三十万匹报我"等语),以中国之财用广大,我皇上亦宁靳此?然往牒不载,多取违天乎?亦汗所当裁酌也。方以一介往来,又称兵于朝鲜,何故?我文武官属,遂疑汗之言不由衷也。兵未回即撤回,已回勿再往,以明汗之盛德,息止刀兵。将前后事情,讲析明白。往来书札,无取动气之言,恐不便奏闻。若信使往来,皇上已知之矣。我皇上明见万里,仁育八荒,惟汗坚意修好,再通信使,则懔简书以料理边情,有边疆之臣在,汗勿忧美意不上闻也。汗更有以教我乎?为望。

已而奉明旨戒通信使,言路亦以和议为非计,事遂止。

第九节 间明君臣

和议不就,皇太极乃取明遵化。旋越蓟州而西,击

退宣大援兵，取顺义，薄燕京。明之危已在旦夕，督师袁崇焕在关外闻警，千里赴援，遇之，相与鏖战于沙窝门，互有杀伤。皇太极知崇焕不去，则明事未可图也。遂设反间，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宦官乃告变于明帝思宗，思宗果疑崇焕。因责其拥兵坐视之罪，下于狱。由是皇太极复薄永定门。明之武经略满桂、总兵官孙祖寿列营以待。皇太极令部众宵冒明旗帜，明日昧爽，突出不意，四面蹙之。满桂与孙祖寿等战不支，俱死。皇太极贻书明帝，欲仍就和议，明帝不允，遂掠蓟州而东。

第十节　建清国号

察哈尔，漠南蒙古诸部之一也。其汗林丹受明岁币，来扰满洲。又因科尔沁部与满洲通好，怒而击之。且时欲辚轹鄂尔多斯、土默特诸部。由是科尔沁与鄂尔多斯、土默特等互相连合，以防林丹。又惧其力不能敌，遂来乞援。皇太极乃命其弟多尔衮先往，复亲率部众至察哈尔，与林丹战，林丹败死。寻遣人往谕林丹妻，林丹妻感悟，率其子额哲来降，并献元代所遗之传国玺。皇太极既平漠南蒙古，自以为攻城略地，所向成功，国势滋隆，人心向附，遂建国号曰清，改天聪十年为崇德元年。

第十一节　收服朝鲜

朝鲜之服属于明者久矣。明恐满洲强大，故于用兵时，尝命朝鲜遥应以牵制之。皇太极知其故，因命阿敏侵朝鲜。先取义州，乃渡嘉山江，进薄平壤。其王李倧因防战不利，弃都城，遁至江华岛，以求援于明。嗣以明之援军不至，遂请和于满洲。后数年，乘满洲之有事于内蒙古，复毁约以通明，欲攻辽东。皇太极自蒙古还，复击之，直入国都。倧乃退保于南汉山城，向明告急，并檄国中诸道勤王。时明方以流寇为急，不暇恤邻。诸道援军，又相继奔溃。由是皇太极令其部众进攻南汉山城，获王妃王子，并群臣家属。倧势既蹙，乃出明所给印敕以降。嗣后岁时贡献，悉如明制。

第十二节　南进图明

皇太极既得志于蒙古、朝鲜，乃一意图明。命多尔衮南进，与明督师卢象升战于保定，又战于巨鹿，卢象升以炮尽矢竭而死。多尔衮乃进略真定、广平、顺德、大名。东渡运河，破山东省之济南，拘鲁王，走德王，降沂州、莒州等五十城。寻明蓟辽总督洪承畴以锦州被围，欲援之，调吴三桂等八大将，兵十三万，进次松山。事为皇太极所闻，率众截击于松山、杏山间。吴三桂等八大将皆避去，明军死者无算，洪承畴乃退守松山。粮几尽，松山副将夏承德以城献。皇太极遂入城，获洪承畴及总兵祖大乐等，乘势取锦州及松山、杏山、塔山。明帝大惧，遣马绍愉等来议和，皇太极报书许可。嗣因明廷臣交章争之，和议遂罢。

第十三节　入山海关

方吴三桂之为宁远总兵也，皇太极尝令其舅祖大寿劝之使降，而三桂不从。未几，明之内寇李自成逼燕京，朝议尽弃山海关外四城，召三桂入卫。三桂徙宁远民五十万而西，途闻燕京陷，不敢前。又知家口被寇所虏，且寇已向山海关，乃回兵击破之。遣其副将杨坤、游击郭云龙来乞师。时皇太极已殁，福临之顺治元年四月也。福临年幼，不能任事，以叔父多尔衮辅理之。故三桂之书，亦致于多尔衮曰：

> 三桂初蒙先帝拔擢，以蠡负之身，荷辽东总兵重任。王之威望，所素仰慕。但春秋之义，交不越境，是以未敢通名。人臣之义，谅王亦知之。今我国以宁远右偏孤立之故，令三桂弃宁远而镇山海，思欲坚守东陲而巩固京师也。不意流寇逆天犯阙，以彼狗偷乌合之众，何能成事？但京城人心不固，奸党开门纳款，先帝不幸，九庙灰烬。今贼首僭称尊号，虏掠妇女财帛，罪恶已极。诚赤眉、绿林、黄巢、禄山之流，天人共愤，众志已离，其败可立而待也。我国积德累仁，讴思未泯，各省宗室，如晋文公、汉光武之中兴者，容或有之。远近已起义兵，羽檄交驰，山左江北，密如星布。三桂受恩深厚，悯斯民之罹难，拒守边门，欲兴师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我国与北朝通好二百余年，今无故而遭国难，北朝应恻然念之。而乱臣贼子，亦非北朝所宜容也。夫除暴翦恶，大顺也；拯危扶颠，大义也；出民水火，大仁也；兴灭继绝，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况流贼所聚金帛子女，不可胜数，义兵一至，皆为王有，此又大利也。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难再得之时也。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庭，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不敢食言。

多尔衮以书呈福临。福临令佩大将军印，往图中原。乃进兵，败贼将唐通于一片石，抵山海关。三桂将五百骑来见，剃发盟誓，请入关。多尔衮令三桂所将兵缀白布于肩，以为识别，使之先驱，遂入关。

第十四节　击败闯兵

李自成之东击吴三桂也，自将精锐二十万，直指山海关，而使白广恩将二万骑，绕出关外以夹攻之，势殊剽悍。及满兵既入关，贼众自北山亘海，列阵以待。满兵布阵，不能横及海岸，乃令对贼阵尾，伺其气衰，横击之。阵既具，三桂自右翼出战，贼力斗，围开复合。战良久，多尔衮命阿济格（满称英亲王）、多铎（满称豫亲王）率铁骑二万，从三桂阵右突出，冲贼中坚，所向摧陷。自成方登高观战，见军有发辫，惊曰："满洲兵也。"急策马下冈走，贼众大溃，自相践踏，死者不可胜计。自成奔永平，多尔衮命三桂追之。及永平，自成愤三桂

甚，因杀其父襄。走还燕京，害明诸王，焚毁宫殿，西遁。多尔衮晋三桂爵为平西王，令率步马一万，追杀流贼。

第十五节 福临登极

方满兵之入关也，明臣视之，直类于春秋时秦师之救楚。且多尔衮直趋燕京时，凡所至之区，皆宣布定乱安民、共享太平之意。故州县官民，皆开门迎降。比至京师，明文武百官，亦出迎于五里外。迨进正阳门，路旁老幼，至有焚香跪迎者，盖以为不利明之天下而有之也。岂知多尔衮一入京，即升武英殿受贺，且传檄安抚畿甸郡县。未几，复具疏至沈阳迎福临。福临得疏，趋驾至山海关，经通州，抵燕京，入宫。以顺治元年十月乙卯朔，躬祀郊坛，告祭庙社，御皇极殿受朝，迁都燕京，名曰顺天，而以旧都沈阳为奉天。其取明天下，几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明臣至此虽有悔心，亦何及哉！

第二章 隆盛时代

第十六节 福临之收拾民心

福临既登极，册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又建立丰碑，纪其功绩。犹恐民不忘明，不肯归附满清，乃施笼络民心之术。约举之有数端：一、为明思宗崇祯帝暨帝后、帝妃发丧成礼。自长陵以下十四陵，皆设官典守。一、明官吏降附者，各予升级，仍令视事。朱姓诸王，亦仍其王爵。一、明之职官绅士，曾殉国难者，给予谥法及优恤诸典。一、被斥官吏，非犯赃者，及士为清望所归、并隐居山林，而才德可称者，皆征辟录用。一、蹂躏之后，有鳏寡孤独及乞丐街市者，皆给粮养之。一、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练饷、剿饷诸名目，尽行蠲免。明季厂卫之弊政，亦一律除之。一、官制衣服，暂用明制。凡已附于满清之民，所以不遽反抗者，盖由于此。

第十七节 南取江南一

明思宗之卒也，遗臣马士英等立福王由崧于南京称帝，改元弘光。命史可法入阁，仍掌兵部事。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分守淮、扬、凤、卢四镇。史可法自请督师江北，使马士英入阁佐理。多尔衮乃致书史可法，令劝明帝削号归藩。略曰：

> 国家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贼毁明朝之庙主，辱及先人。我国家不惮征缮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孝子仁人，当如何感恩图报！兹乃乘逆寇稽诛，王师暂息，遂欲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揆诸情理，岂可谓平？将以为天堑不能飞渡，投鞭不足断流耶？夫闯贼但为明朝祟耳，未尝得罪于我国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伸大义。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俨为劲敌。予将简西行之锐，转旆东征。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夫以中华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国，胜负之数，无待蓍龟矣。予闻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则以姑息。诸君子果识时知命，笃念故主，厚爱贤王，宜劝令削号归藩，永绥福禄。朝廷当待以虞宾，统承礼物，带砺山河，位在诸侯王上，庶不负朝廷伸义讨贼，兴灭继绝之初心。至南州群彦，翩然来仪，则尔公尔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惟执事实图利之。"

史可法答书不屈。略曰：

> 本朝传世十六，正统相承，自治冠带之族，继绝存亡，仁恩遐被。贵国昔在先庙，夙膺封号，载在盟府，岂不闻乎？今痛心本朝之难，驱除乱逆，可谓大义复著于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岁输以金缯。回纥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况贵国笃念世好，兵以义动，万代瞻仰，在此一举。若乃乘我蒙难，弃好崇仇，规此幅员，为德不卒，是以义始而以利终，为贼人所窃笑也。贵国岂其然？往昔先帝轸念潢池，不忍尽戮，剿抚并用，贻误至今。今上天纵英明，刻刻以复仇为念，庙堂之上，和衷体国，介胄之士，饮泣枕戈，忠义民兵，愿为国死。窃以为天亡逆闯，当不越于斯时矣。语曰："树德务滋，除恶务尽。"今逆贼未服天诛，谍知卷土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终始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照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从此两国世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至于牛耳之盟，则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盘盂从事矣。法北望陵庙，无涕可挥，身蹈大戮，罪应万死，所以不即从先帝者，实为社稷之故。传曰："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所以报也。惟殿下实昭鉴之。

福临乃命多铎统兵南下，抵扬州，招谕史可法，不从。清兵用巨炮击城西北隅，城遂破，获史可法，杀之。

第十八节 南取江南二

方史可法之未死也，令以督镇牌谕城中，有"一人当之，不累百姓"之语，闻者莫不感泣。又传抵御清兵之南巡军小捷，人人更加额以贺。及扬州破，可法死，人民之惨遭兵祸者，初不辨其为清兵，为镇兵，为乱民也。自四月二十五日起，至五月五日止，凡十日间，生灵荼毒，不可胜记。查焚尸簿所载，计有八十余万之多。其被掳者不与焉，落井投河、闭门焚缢者不与焉。遇祸之酷，至此极矣。清兵既屠扬州，南下，将渡扬子江。时明总兵郑鸿逵率水师守南岸，侍郎杨文骢壁于金山，清兵不得渡。一夜，大雾忽起，清兵乘之南渡。以数百骑鸣螺树帜，明军惊溃。清军渡江毕，遂陷镇江，且入南京城。福王奔太平，又走芜湖，入黄得功营。清兵至，黄得功单骑逆战，中流矢死。明总兵田雄等拥福王出降，清兵拘之。遂改南京之应天府为江宁府，江

南略定。

第十九节　下剃发令

福临初登极时，本欲令国民一律剃发，以其抵抗者众，且弘光方称帝于南都，未知何日可南北统一，故下不强迫之令。曰：

予因前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听其便。

越一年，南方大定，乃下剃发之令。其略曰：

向来剃发之令不急，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事朕已筹之熟矣。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归一，不几为异国人乎？自今布告之后，京城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行剃发。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

闻是时府檄下各县，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语。今剃匠负担游行于市，见蓄发者，执而剃之。稍一抵抗，即杀而悬其头于担之竿上以示众。嗣后，剃发担有一柱矗立，若旗竿然者，犹其遗制云。

第二十节　破上下江士民之师一

剃发令既下，苏州巡抚王国宝、松江提督吴兆胜、吴淞总兵李成栋皆以降将乘势逞虐，士民恶之。于是明之给事中陈子龙、总督沈犹龙、吏部主事夏允彝约水师总兵黄蜚、吴志葵起兵于松江，副总兵王佐才起兵于昆山，通政使侯峒曾、进士黄淳耀起兵于嘉定，主事荆本彻、员外郎沈廷扬起兵于崇明，兵部主事吴易、举人孙兆奎起兵于吴江，典史陈明遇、阎应元起兵于江阴，行人卢象观、奉宗室子瑞昌王盛沥起兵于宜兴，中书葛麟、主事王期升、奉通城王盛征起兵于太湖以抗清。应之者，有佥都御史金声与尹民兴、丘祖德、吴应箕等之起兵于徽州宁国，吏部尚书徐石麒、平湖总兵陈梧之起兵于嘉兴，揭竿裂裳，号称十万，是为上下江士民之师。

第二十一节　破上下江士民之师二

时水师总兵吴志葵率海上军，由泖湖进攻苏州，黄蜚以太湖军会之。志葵前锋之军数百，以城中有内应，故斩胥门直入。不意为清军截击，城中军亦不动，内应既绝，外攻遂溃。吴志葵与黄蜚乃率军退至吴淞江。又为清军以火夹攻，潮落风烈，舟胶而烬，志葵与蜚俱被擒，清兵遂陷松江。宜兴卢象观率众二万，进窥江宁，为洪承畴击散，瑞昌王盛沥被执。象观收残卒，入太湖，与王期升军合。清提督吴兆胜火焚其舟，期升乃遁，象观亦熸。惟吴江吴易一军，江阴阎应元一军，嘉定侯峒曾、黄淳耀一军，尚婴城固守。寻清贝勒博托率旅至吴江，破吴易军，歼之。进围江阴，昼夜炮击，城不破，清之三王十八将死于是役。会大雨，城崩，应元赴水，被曳出，见杀，城遂被屠。清降将李成栋攻破嘉定，侯峒曾死之，黄淳耀自缢死，城亦被屠。金声守徽州宁国，恃有天险，清兵攻之两月，不能下。降臣黄澍未剃发，服明衣冠，诡称援兵，金声启门纳之，澍为内应，城即陷。于是上下江士民之师，悉为清兵所破矣。

第二十二节　平流寇一

当李自成之西走也，由山西而窜河南，盛兵于潼关。多铎前部之军至，为贼将刘宗敏所围。清军不动，贼疑之，亦不敢击，如是者三日。已而多铎亦至，自成开关迎战。清之奇兵三千，从围中突起，夹攻之，贼遂败。清军进逼潼关，自成令掘重濠，发炮遥击。别遣一军以袭清军，为清军所觉，击之，贼又败。时阿济格、吴三桂之兵，已渡河取延安、鄜州。自成以腹背受敌，弃关走西安。清军入关西进，自成焚西安宫室，遁至湖广。多铎方移师伐明，命阿济格与吴三桂任剿贼事。于是水陆交进，自邓州至九江，连破贼者八。自成窘，入九宫山，祷于庙，乡民以锄击之，碎其首而死，伪汝侯刘宗敏等亦伏诛。时顺治二年九月也。初，自成自僭称帝后，国号大顺，改元永昌，至是乃亡。

第二十三节　平流寇二

李自成以外，贼之悍者有张献忠。自荆州流入四川后，遂据成都，僭称大西国王。遣诸伪将分居各府州县，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共杀男女六万有奇，川民几尽。献忠乃谋窥西安，尽焚成都之宫殿庐舍，并夷其城。率贼党出川北，又欲尽杀川兵。伪将刘进忠素统川兵，闻而惧，率一军逃。会清之靖远大将军豪格同吴三桂统军至汉中，进忠迎降，愿为向导，而献忠不知也。迨清军至盐亭界，适大雾，献忠晓行，猝遇清军于凤凰坡，中矢堕马，匿于积薪下。清军擒而斩之，降及败死者凡二三十万。豪格又分兵破贼营百三十。献忠义子孙可望、李定国等，俱走川南，寻又流入黔滇，四川略定。是时陕督孟芳乔又斩妖贼胡守龙，河道总督亦平山东强寇满家洞，流寇遂平。

第二十四节　翦灭明之诸王

清军下江南时，福王由崧虽降，而明之王族存者尚多。永宁王慈炎据江西，鲁王以海据浙江，唐王聿键据福建，然号令纷更，不相统一。清军乘之，遂于顺治二年，使王得仁取抚州，杀永宁王。博托破绍兴，逼鲁王，王避入海。博洛下汀州，执唐王，王不食死。明之遗臣丁魁楚、瞿式耜等，更拥立神宗孙桂王由榔于肇庆，建元永历，寻至桂林都焉。清之叛将金声桓，以江西附之，李成栋以广东附之。王遂遣兵复湖南州县。未几，声桓、成栋为清兵所攻，俱死。翌年，清军攻桂林，式耜被拘，不屈死，桂王避入云南。时吴三桂已平李自成、张献忠二流寇，由贵州进逼云南。桂王入缅甸，缅甸王奉桂王于赭硁，而与木邦、腾越等云南诸蛮部并力拒战。三桂率所部下伊洛瓦底江，至奋挽坡。桂王知不免于虏，以书贻之曰：

将军新朝之勋臣，亦旧朝之重镇也。世膺爵

秩，封藩外疆，烈皇帝于将军可谓厚矣。国家不造，闯贼肆恶，覆我京城，灭我社稷，逼我先帝，戮我人民。将军志兴楚国，饮泣秦庭，缟素誓师，提兵问罪，当日之本衷，固未泯也。奈何遂凭大国，狐假虎威，外施复仇之名，阴作新朝之佐？逆贼既诛，而南方土字，非复先朝有矣。诸臣不忍宗社之颠覆，迎立南阳，枕席未安，干戈猝至。弘光殄灭，隆武被诛。仆于此时，几不乐生，犹暇为社稷计乎？诸臣强之再三，谬承先绪。自是以来，楚地尽失，粤东偕亡，惊窜流连，不可复数。犹赖李定国（本为张献忠义子，献忠死后，流入黔省）迎我贵州，接我南安，自谓与人无患，与世无争矣。而将军忘君父之大德，图开创之丰功，提师入滇，覆我巢穴。由是仆渡荒漠，聊借缅人，固我圉耳。山遥水长，言笑谁欢，只益悲矣。既失山河，苟全微息，亦自惭矣。乃将军不避险阻，请命远来，提数十万之众，穷追逆旅，何其视天下之不广哉？岂天覆地载之中，独不容仆一人乎？抑封王锡爵之后，犹欲歼仆以要功乎？既毁我室，又取我子，读《鸱鸮》之章，能不惨然心恻乎？将军犹是世禄之裔，即不为仆怜，独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独不念列祖列宗乎？即不念列祖列宗，独不念己之祖若父乎？不知大清何恩何德于将军，仆又何仇何怨于将军也。将军自以为智，适成其愚，自以为厚，适成其薄，千载而下，史有传，书有载，当以将军为何如人也？仆今日兵衰力弱，茕茕之命，悬于将军手矣。如必欲仆首领，则虽粉骨碎身，所不敢辞。若其转祸为福，或以遐方寸土，仍存三恪，非敢奢望。苟得与太平草木，同沾雨露于圣朝，纵有亿万之众，亦当付于将军矣。

书达，三桂不省，进逼阿瓦（在八莫南，缅之都城）。以其善防战，乃引还。缅人恐清兵再至，不悦其王之纳桂王也，因弑其王，而拥桂王与眷属至军前。时顺治十八年十二月也。

第二十五节　玄烨之镇定三藩一

福临既获明之桂王，即于是年殁。第三子玄烨立，改元康熙。四月间，三桂害桂王。玄烨即封三桂于云南，为平西王。又封尚可喜于广东，为平南王。耿继茂于福建，为靖南王。使各镇土地，且握兵马财政之权。是为三藩并建之始。三藩中三桂功最高，兵最强。玄烨亲政后，鉴前代方镇之得失，渐忧诸藩强大，窃为之备。康熙十二年，尚可喜适以年老请撤藩，遂许之。平西、靖南二王闻之，不自安，试请撤藩，亦许之。三桂遂于是年冬，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传檄四方曰：

本镇深叨明朝世爵，统镇山海关。一时李逆倡乱，聚贼百万，横行天下，旋寇京师。痛哉！毅皇烈后之崩摧。惨矣！东宫定藩之颠跌。文武瓦解，六宫丝乱，宗庙丘墟，生灵涂炭。臣民侧目，莫敢谁何。普天之下，竟无仗义兴师。本镇独居关外，矢尽兵穷，泪干有血，心痛无声。不得已许虏藩封，暂借夷兵十万，身为前驱，斩将入关，李贼遁逃。誓必亲擒贼帅斩首，以谢先帝之灵，复不共戴天之仇。幸而渠魁授首，方欲择立嗣君，更承宗社。不意狡虏再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据燕京，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方知拒虎迎狼之非，追悔无及。将欲反戈北逐，适值先皇太子幼稚，故隐忍未敢轻举，避居穷壤，艰晦待时，盖三十年矣。彼夷君无道，奸邪高张，道义之儒，悉处下僚，斗筲之辈，咸居显职，君昏臣暗。彗星流陨，天怨于上；山岳崩裂，地怒于下。本镇仰观俯察，正当伐暴救民、顺天应人之日也。爰率文武，共举谋义。

次年正月元旦，拥立崇祯第三子，年号周启，旗帜皆白。旋遣部将，分侵云南、贵州诸州县。继茂子精忠，亦举兵变服，以马九玉、曾养性为爪牙，据守全闽。可喜子之信，亦阴通三桂，幽其父，易帜改服。将出师，汉族之不服满清者，于是所在兵起，响应三藩，江南全境，非复清有。三桂更自四川陷汉中、陇西，土寇羌番亦蜂起，满清之大局一危。

第二十六节　镇定三藩二

玄烨闻三桂变起，曾下诏书，止广东、福建两藩勿撤，且使出兵伐三桂。而三桂之兵势方盛，难以力敌。寻闻粤、闽两藩亦变，清廷益惧，乃命土海图向关中，以期规复秦陇；岳乐喇布等平江南，以绝群寇观望；杰书傅喇塔由浙赴闽，以冀指日成功。迨清军直捣延平，闽军望风瓦解。耿精忠乃不知所为，遽投诚。尚之信亦悔附三桂，而密通款于清军，率军民剃发。时土海图已复陇西，岳乐喇布亦定江南，吴王桂势日蹙，未几病死。其子应熊，本尚清公主，宿卫京师，三桂变时，早下于狱，因以孙世璠嗣。虽固守云、贵、川、湖之地，亦次第衰微。迨康熙二十年，为清军所迫，乃遁入云南府。屡战屡败，爰割地乞师于西藏，其书又为清之逻兵所获。困居城中，粮尽援绝，世璠遂自杀。清军戮其尸，传首京师。时耿精忠、尚之信又皆以谋叛磔死。三藩于是镇定。

第二十七节　初平台湾

曩鲁王之败于浙江也，浮海至厦门，依郑成功。成功者，海贼郑芝龙之子。芝龙降清时，招成功，成功不应，专图恢复明室，恃厦门为根据地。及鲁王至，军势益振，取镇江，入南京，更谋北伐。寻失利，乃奉鲁王至台湾，逐荷兰人而据之。乞援于日本，事未成。迨康熙元年鲁王殂，成功亦死。成功之子经，保守台湾，而用明永历之号。当三藩变时，命刘国轩等乘势取福建之沿海岸。未几，经卒。次子克塽嗣，幼弱不能莅事，事皆决于冯锡范，其势日衰。是时清已平云南，欲取台湾，以除后患。乃遣水师提督施烺进兵，败刘国轩于澎湖，国轩由吼门突围而逸。清军乘势至鹿耳门，胶浅不

得入。无何，大雾忽起，潮高丈余，舟师浮而进。郑氏惊曰："先王得台湾，鹿耳门涨，今复然，天也。"于是刘国轩、冯锡范以克塽降。郑氏割据，传三世，凡三十八年，至是台湾为清有。

第二十八节　与俄国结尼布楚条约

当满清未入关时，俄罗斯称强于北方，灭钦察地方蒙古族之诸汗部，骎骎及于东方。逾黑龙江北界之外兴安岭，筑城堡于雅克萨、尼布楚（二地在黑龙江北岸），屡侵满洲之守士。福临方有事于南方，不遑北顾。迨玄烨立，知其东略日甚，将割据黑龙东北之数千里地，先筑爱珲城以备之。寻又遣都统彭春等，攻取雅克萨城，纵哥萨兵，使归旧部。未几，哥萨兵复夺雅克萨城，守之。玄烨乃由荷兰国人为介绍，致书俄罗斯，约定边境。俄皇彼得第一答书，言前屡奉书，未能通解，故多误会，今已知边人构衅之非，当遣使臣诣边定界。由是两国使臣会于尼布楚，缔结条约。俄人悉反所侵黑龙江北岸之地，立碑于格尔必齐河，勒满、汉及俄罗斯、喇第纳、蒙古五体字。是为清俄交涉之始。

第二十九节　平定漠北

漠北有喀尔喀部者，元之后裔土谢图、车臣、札萨克图三汗之所分领也。及噶尔丹起自厄鲁特（即瓦剌）之准噶尔部（即今伊犁），侵入喀尔喀，三汗败走，遂款关乞降于清。玄烨谕噶尔丹西归，噶尔丹不奉命，反长驱逼内蒙古东部。乃于康熙二十九年，亲将大军，逾大迹山，大败噶尔丹于乌兰布通。噶尔丹宵遁，旋上书请罪，乃班师。迨康熙三十四年，噶尔丹复入寇。明年，玄烨又亲征，溯克鲁伦河，手绘阵图，指示方略，炮殪其后可敦，大败虏众。乃亲撰铭，勒察罕拖诺山及昭莫多（蒙古语谓大林也）之山而还（师还，次归化城，犒劳西路之师，大飨军士，献厄鲁特之俘，弹筝笳歌者毕集。有老胡工笳，口辨有胆气，兼能汉语。赐之潼酒，使奏技，音调悲壮。歌曰："雪花如血扑战袍，夺我黄河为马槽。灭我名王兮虏我使，我欲走兮无骆驼。呜呼，北斗以南奈若何！"乃伏地谢。可想见当时气概）。惟噶尔丹仍不肯降，乃于康熙三十六年，复亲征。自宁夏进攻，噶尔丹进退无地，仰药死，所部尽降。乃归三汗于喀尔喀。自是阿尔泰山以东皆隶清之版图，并拓喀尔喀西境千余里。凡三驾而漠北平。

第三十节　征服西藏

本部之西有西藏地，为唐古特后裔所领。主持宗教者，有达赖、班禅两喇嘛。其他世务，委之他喇嘛，号曰第巴。时有桑结者，为第巴，颇专恣。当康熙二十一年，五世达赖卒，桑结秘不发丧，自拥立六世达赖。他部之拉藏汗恶之，杀桑结，囚六世达赖，而立新六世达赖。西藏之喇嘛不悦拉藏汗，蒙古诸部亦不服新立之达赖喇嘛，因别选达赖喇嘛，奉之于甘肃西宁。准噶尔部之策妄拉布坦知之（即噶尔丹之侄），乘机入西藏，袭杀拉藏汗，西藏喇嘛多应之。玄烨闻变，命十四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入西藏，击退策妄拉布坦。凡通于准噶尔之喇嘛四百余人，悉行戮诛。举拉藏汗之旧臣二人，使分治前藏、后藏。迎西宁之达赖喇嘛为六世达赖，西藏遂平。实康熙五十九年也。

第三十一节　重讨台湾

自台湾之郑克塽降清，汉族义民不无饮恨。适知府王珍捕私伐山木之台民二百，妄刑之，于是黄殿等因民不忍，起意抗清。以一贵朱姓，可托明裔，遂奉之。揭竿荷锄，与南路义民杜君英等，战胜游击刘得紫、副将许云游，遂入府城，大获郑氏所储之炮械铅铁等物。北路义民赖池、张岳等亦攻克诸罗，杀参将罗万仓。凡七日而全台陷。一贵乃自称中兴王，年号永和。清水师提督施世骠在厦门闻警，先发。总督觉罗满保复调南澳总兵蓝廷珍，会世骠于澎湖。以舟六百艘，捣鹿耳门，直渡鲲身（鲲身，海沙也），取安平镇，遂北至府城。守备陈策先下诸罗，至此与大军合。一贵势蹙，遂走湾里溪，为村民所擒，槛送京师磔杀。台湾复平。

第三十二节　用儒术以笼络汉族

玄烨在位六十一年间，虽外讨内绥，兵势甚盛，然亦知汉族之不可以武治也，乃用儒术以束缚之。计其政策有六：一、崇祀孔子，亲往释奠，并饬国子监讲求程朱性理之学，以风示汉民。一、举博学鸿词科，以网罗明季遗民及奇才杰士。一、开馆编《会典》、《字典》、《明史》、《佩文韵府》、《渊鉴类函》等书，俾士人奉为准则。一、巡游江南，召试名士，藉以觇察民心。一、开千岁宴，诏天下不论满汉官民，凡年过六十五者，皆得与宴赋诗，以示满汉一体。一、采鄂尔泰奏议，取士复用八股，以牢笼志士，驱策英才（时八股以废且数年矣，满大学士鄂尔泰奏请复之，有"非不知八股为无用，而凡以牢笼志士，驱策英才，其术莫善于此"等语）。自是以后，汉族始安，帝业始固。说者谓满清之命脉，全在于康熙一朝能以儒术笼络天下之人心者，非虚语也。

第三十三节　胤祯之疏忌骨肉

康熙末年，宠臣明珠等擅权，政事渐紊。次子允礽虽立为太子，未几又废黜。其他之三十四人，殇者凡十五。余则各树党援，觊觎君位。妖人奸壬，乘隙而入。廷臣希冀推戴之功，亦结党相攻。长子允禔与四子胤祯、八子允禩、九子允禟、十四子允禵，势力最盛，大扰宫廷。玄烨以年耄，不能禁。既而玄烨殁，四子胤祯立。疏忌骨肉，次第加罪。允禔于玄烨时，先已获罪，至是仍幽禁。允禩、允禟、允禵等，因有要结党羽、布散流言，意图篡窃之事，谕令大学士等会议。允禩革爵，拘于宗人府；允禟革爵，发往西宁居住；允禵革爵，拘于寿皇殿旁。外此又有允䄉之革职而拘禁于家，允祹之以罪见黜，允祉之情性乖张，行事残刻，与允禩等交相党附，亦革爵拘禁云。

第三十四节 远征西域

曩噶尔丹之长准噶尔部也，歼其兄僧格之族，僧格子策妄拉布坦以遁走得免。迨玄烨第三次征噶尔丹时，策妄拉布坦乘机取准噶尔部，通好于清。寻以袭取西藏故，为清军击退，乃一意抗清。雍正五年，策妄拉布坦死，子策零立，绍其遗志，屡寇西边。于是命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出北路，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出西路以征之。未几，傅尔丹一军被围而溃。诏以郡王锡保征之，亦失利。又以马尔赛为抚远大将军，败之，不肯邀击，致策零夜遁。事闻，诏斩马尔赛，锡保亦革职。岳钟琪一军，以防御追击，屡失机宜，于革职之后，拘于兵部。雍正十二年，定远大将军查郎阿与副将军张广泗，仍由西路进师，贼至辄创，准噶尔乃请和。定议以阿尔泰山为界，厄鲁特游牧不得过东，喀尔喀游牧亦不得过西。厄鲁特始平定。

第三十五节 西平青海

青海有和硕特者，厄鲁特之一部也。其酋曰罗卜藏丹津，乘胤祯新立，引诱诸部作乱。驻于西宁之侍郎常寿往谕，被执。以众二十万，入寇西宁。雍正元年，命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驻西宁。以四川提督岳钟琪为奋威将军，参赞军务，守巴塘、里塘，扼其入藏之路。又令将军富宁安等，屯吐鲁番及噶斯泊，截其通准夷之路。罗卜藏丹津惧，归常寿请罪，不报。雍正二年，岳钟琪率军出塞，中途，见兽走，曰："此前有虏也。"急麾军进，果擒百余人。进渡哈达河，又斩千余人。降虏为言罗酋驻乌兰木呼儿，距此百六十里。岳钟琪乃率军衔枚宵进，黎明抵其帐。虏尚卧，马未衔勒，惊而皆走，擒其母妹。罗酋衣番妇衣，骑白驼走。钟琪自追三百里，至桑骆海，路尽而返。青海遂平。

第三十六节 文字之狱

当玄烨之在位也，以方孝标所著之《滇黔纪闻》，谓其有大逆语，戮尸，子女发遣。以戴名世所著《南山集》中之《孑遗录》，谓其有大逆语，斩决。文字之祸，稍稍起矣。迨雍正一朝，其祸愈烈。以浙江汪景祺所作《西征随笔》，谓其讥谤玄烨，论斩，妻子发遣。吕留良选诗文，论夷夏之防，其徒严鸿逵，镂版行世。廷旨谓其悖逆，皆戮尸。留良子葆中，时为编修，亦被祸。礼部侍郎査嗣庭作《私史》，谓其诬谤国恶，下狱死，戍其族属。吴县知县陆生枏作《通鉴论》，谓其多逆语，处斩。此皆不保首领者也。余如御史谢济世注释《大学》，谓其毁谤程朱，诽讪朝廷，论斩下狱，久之，发往锡保军前效力。湖南靖州曾静，遣其徒张熙投书于川陕总督岳钟琪，劝其同谋举事。钟琪执奏，搜获传习吕留良、严鸿逵等之书。曾静据实供陈，廷旨念其迷惑，释罪，因刊《大义觉迷录》以示天下。侍讲钱名世因获诗年羹尧，谓为谄媚，诏革职，亲书"名教罪人"四字，令悬厅事以辱之。此虽首领获保，而胤祯之挫折士气，其迹已不可掩矣。

第三十七节 弘历之平西南苗

胤祯登极，仅十三年即殁。第四子弘历袭位，改元乾隆。以雍正末年，贵州南部生苗恶疆吏征粮之不善，附近熟苗应之，所在蜂起，虽诏发滇、蜀、楚、粤四省兵会剿，而抚苗大臣张照与将军哈元生各怀意见，故师久无功。至是乃召张照还，以张广泗为七省经略，令哈元生以下皆受节制。于是广泗议先剿生苗，即调全黔兵集镇远，以通云贵大路，复遣将率兵攻上下九股，自率兵攻清江寨，所向克捷。嗣又分八路进剿，其遗孽窜牛皮大菁，菁内盘亘数百里，蛇螭所窟也。广泗扼菁口，布奇兵，以渐进逼，苗之饿杀及陨死者累万。乃乘威剿附近熟苗，斩获无算。于苗疆设九卫屯田，养兵戍之，贵州苗不敢复逞。未几，湖南靖州瑶、横岭苗与广西瑶同起，又令张广泗剿之。广泗乃移师而进，先后斩五千、俘五千以还。由是西南苗患略平。

第三十八节 收大小金川

金川者，小金沙江之上游也。在四川西北部，有二水：一曰促浸，为大金川。一曰攒拉，为小金川。康熙时，莎罗奔从征西藏有功，雍正初，授金川安抚司。莎罗奔遂自号大金川，而以旧土司泽旺为小金川。乾隆十一年，莎罗奔与泽旺构衅，致扰邻近土司，巡抚纪山奏请进剿。以张广泗征苗有功，令督川，又遣大学士纳亲往视师。旋以将相不和，贻误军事，先后诛之，更命傅恒代纳亲经略。恒至，先斩奸细之为彼内应者，又议大举进剿。莎罗奔惧，乞降。然是役也，金川之被创未深。不数年，而莎罗奔兄子郎卡，复与泽旺构衅，其扰及邻近土司亦如故。川督阿尔泰不迎机进剿，反使结婚以和解之。由是大金川郎卡之子索诺木，小金川泽旺之子僧格桑，互相联合，侵扰诸土司，势甚猖獗。乃赐阿尔泰死，以尚书桂林代之。桂林师败，匿不以闻。乃命阿桂代桂林，与定边将军温福会剿。未几，温福败于木果木，中枪死，各卡兵溃散。事闻，乃授阿桂定西将军。阿桂先复小金川，移兵攻大金川。令海兰察、额森、特海禄三路绕其后，福康安、成德、特成额三路攻其前，尽夺险要，乘胜捣逊克宗垒。索诺木窘甚，乃鸩杀僧格桑，从莎罗奔率众出寨，奉印献军门。金川悉平。

第三十九节 平天山北路

准部自噶尔丹以后，三世皆枭雄，能用众。及策零既死，庶子达尔札初立，多戮族众，内乱大作。阿睦尔撒纳袭杀之，立达瓦齐。达瓦齐以阿睦尔撒纳恃功而骄，逐之。阿睦尔撒纳乃内附，备言伊犁可取状。弘历大喜，遂命班第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副之，永常为定西将军，萨赖尔副之。两副将本准部渠帅，建其旧纛先进，各部皆望风迎降。达瓦齐宵遁，逾冰岭，南走回疆，投乌什城霍集斯。时霍集斯已承清将之檄，执之以献。阿睦尔撒纳遂以功领准部。弘历憾噶尔丹三世之

跋扈,阴防之。阿睦尔撤纳大怒,乃举兵于天山北路,伊犁诸喇嘛蜂起应之。时大军已还,戍伊犁者仅五百余人,将军班第被围而死。弘历闻报,怒甚,乃命兆惠出西路,成衮札布出北路,合击阿睦尔撤纳。阿睦尔撤纳势蹙,遁入俄罗斯界,寻患痘死。令俄人以尸献,验之,果然。天山北路之地全平定。

第四十节　平天山南路

回部者,天山之南路也。其酋有兄弟二:长曰博罗尼都,所谓大和卓木也。幼曰霍集占,所谓小和卓木也。当噶尔丹策零强时,随其父拘于准噶尔。迨清军平伊犁,释大和卓木归,使统其旧部;留小和卓木于伊犁,使掌其回教。及阿睦尔撤纳变起,小和卓木率众助之。逾年,清军再定伊犁,小和卓木乃遁归,与兄议所向。兄欲听满清之指挥,小和卓木以为不如乘强邻翦灭之时,亟图自立。议既决,集士马,备粮械以待。事闻,命雅尔哈善为将,率满汉兵万余,由吐鲁番进攻。失机,诛焉。复命兆惠、富德二将,自准部移师而南。两和卓木闻之,奔阿克苏,不纳。由是小和卓木奔叶尔羌,大和卓木奔喀尔什噶,为犄角,以防战。清军分两路攻之,回教徒不能敌,两和卓木弃城逾葱岭,遁入巴达克山,途次被杀。将军檄索之,函首军门。时乾隆二十五年也。天山南路亦平定。自是清之威势,震于葱岭以西。浩罕、阿富汗及中央亚细亚回教诸国,皆愿受满清之保护矣。

第四十一节　绥靖安南

安南国之北境,与我滇、桂二省接壤。当明宣宗时,黎利蹶起,建国曰越。其孙黎灏灭占城,降老挝,统而一之。厥后分二部,莫氏王以北,黎氏王于南,对峙者六十五年。莫氏亡,阮潢据西都,曰广南,郑松拥黎氏据东京,曰大越,仍分二部。乾隆中,有阮文惠者,与弟文岳举兵灭广南,并大越,遂统一安南。黎氏之裔维祁匿于民间,密遣使来乞援。弘历命孙士毅援之,大破阮氏兵,渡富良江,入东京。文惠遁走广南,维祁得复位。惟士毅贪功,欲俘文惠,不即班师,又轻敌不设备,致为文惠所袭。兵溃,退入镇南关。维祁挈家先遁,文惠复据安南。事闻,削士毅职,以福康安代之。会安南方与暹罗构兵,恐腹背受敌,因谢罪乞降。文惠改名光平,又遣兄子奉表纳贡。弘历以维祁再弃其国,并册印不能守,天厌黎氏,不能存立,又惩前次士毅之败,遂允其请,以维祁安置京师。五十五年,光平入朝,赐之冠带,光平乃受封归。

第四十二节　服属缅甸

当桂王之走缅甸也,缅人执送于军前。三藩变时,其国内亦纷争不已。乾隆初,木疏(阿瓦北)长雍籍牙灭缅甸,建新缅甸国。南并白古部,西并阿萨母部。未几,东击暹罗,乾隆三十三年,陷其国都犹地亚,留守兵而还。乃北侵云南之西南部,官军防战失利。弘历乃诏大学士杨应琚督滇,缅兵渐退。遂轻敌,密奏缅甸可取状。及缅兵大至,则无计退敌,惟讳败为胜。事觉,赐死,以将军明瑞代之。明瑞深入敌境,粮尽援绝,力战而死,时乾隆三十四年也。弘历闻明瑞死,大震悼,乃以傅恒为经略,阿桂、阿里衮为副将军,明德为总督,哈兴国为提督,分道并出,大破之,直逼阿瓦。缅甸知不能敌,且恐为暹罗所夹攻,乃致书请和。会经略病,阿里衮卒,诸将咸惮瘴疠,争愿罢兵,因许之。然贡仍不入。迨金川既平,始惧而入贡。又以与暹罗有世仇,闻暹罗得封号,益惧,亦乞封。事在乾隆五十五年。

第四十三节　羁縻廓尔喀

西藏南境,有喜马拉雅山。山之南麓蛮民,建为无数独立部,就中泥泊尔部最强。后分三部,自相争竞。其西邻廓尔喀部,举兵灭之,遂雄长诸部。乾隆五十五年侵入西藏。驻藏大臣保泰等事前失备,全藏大震。达赖、班禅两大喇嘛飞章告急。乃命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为参赞,调索伦兵及川藏兵由青海入后藏,尽复其地,大举深入。廓夷断桥阻险以拒之。将军先由正路与廓夷相持,密令参赞由上游筏渡,绕山后出敌营之上。将军复乘势造桥夺卡,合冲敌营。追剿至雍雅山,廓夷震慑,遣使乞降,不许。又六战六克,进逼其国都可莽多。廓夷踞山守御,木石雨下,死伤甚多,更力战却之。其南邻有披楞部,与廓夷有夙仇,将军知之,檄令同时进攻,许事平后得分地。廓夷以南北受敌,益恼惧,再卑词乞哀。将军以时逾八月,则满山飞雪,难觅归途,乃许其降。还军时,留番兵三千、汉蒙兵一千戍藏,是为官兵驻藏之始。此后廓夷亦通贡不绝。

第四十四节　三征台湾

台湾彰化县之大理村,有林爽文者,志在反清复明,聚合党人,结天地会(一称三合会)。数十年间,将吏务为覆蔽,不之问也。嗣为总兵柴大纪所闻,饬知府孙景燧率军三百往捕。景燧勒村民擒献,不获,遂焚无辜村落。爽文因民之怨,乘夜率众攻官军营,破之,斩其司令官,陷彰化。又进攻各地,围守诸要隘,绝官军粮道,官军久为所苦。及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陆路提督任承恩等渡海进剿,观望失机,反受败创。改命闽督常青为将军,往督师,福州将军恒瑞为参赞,率兵往援。距府城十余里,与爽文之众相遇。甫交绥退即,又请增兵。乃解常青、瑞恒之任,以福康安、海兰察代之。是时柴大纪正死守诸罗,入奏言诸罗为府城北障,诸罗失则府城危,惟有竭力固守待援。弘历览而嘉之曰:“大纪当粮尽势绝之时,惟以国事民生为重,古之名将,何以加兹?”因改诸罗县为嘉义县。迨福康安、海兰察等至嘉义,围遂解。乘势捣大理村,克之。爽文已携眷走集浦,集浦乃通生番隘口也。清兵至此,腾险而上,爽文匿其孥于生番社,自与死党窜箐谷,卒就擒,台湾平。

第四十五节　平兖州王伦之变

乾隆一朝,虽自谓文德诞敷,武功震铄,然其间内

乱亦时作。衮州府寿张县有王伦者，以清水教往来山东，号召徒党。羡临清之富庶，谋取之。会有金川之役，知畿辅兵备空虚，遂乘夜袭寿张城，杀官吏，连陷堂邑、阳谷，遂趋临清。又分徒众赴东昌，阻南北运道。时弘历在热河避暑，闻变，命大学士舒赫德为督师，又命左都御史阿思哈率健锐火器营兵千人，复简吉林善射手五十人为先锋，驰赴山东。诏直隶总督周元理防于广平大名界，河道总督姚立德防于东昌界，不使北窜。先是，总兵惟一率军数百，与王伦战，不利。王伦结筏渡运河，据临清旧城，复令壮士以火车围攻新城。城上炮击，不能中，乃裸妇女、血鸡犬厌之，得击退火车。至是，各郡援兵渐集，舒赫德亦抵临清。乃遣音济图等攻北门，自攻东门。入城，短兵巷战，官军先后焚斩千余。王伦登楼纵火，自焚死。擒其弟王朴等，槛送京师。又歼余党千余，凡一月而临清平。为乾隆三十九年事。

第四十六节　定甘肃回教徒之乱

兰州府之循化厅，有回教马明心者，归自关外。见西域回经皆朗诵，乃传朗诵之法，称新教。与默诵之旧教相仇，杀百余人。知府杨士机以兵往捕，反为所害。总督勒尔谨调各镇兵剿之，捕马明心，下省城狱。其徒陷河州，渡洮河，由间道犯兰州，索马明心甚急。布政使王廷赞令明心登城，谕其教徒使退，旋诛之，以靖内变。勒尔谨遣兵复河州，捕其孥于循化，以回兰州。事闻，命大学士阿桂率京师健锐火器营兵进剿，教徒遁入华林山中。阿桂军至，营于山上，断其越城之路，复筑长围，断汲道以困之。适大雨，遂乘雨入山，歼厥渠魁。余党入华林寺，焚之，无一降者，事以平。时乾隆四十六年也。越二年，优羌县张阿浑等，藉词为马明心复仇，仍兴新教，以石峰堡为巢穴，据险复乱。旋破隆德、静宁，围伏羌，其势甚炽。乃命福康安、海兰察往剿，复命阿桂督师。至则解伏羌围，复隆德、静宁，进捣石峰堡。阿浑穷蹙乞降，乱乃定。自是永禁回徒，不得再称新教。

第四十七节　六度南巡

当玄烨之在位也，藉阅河为名，有六度南巡之举。至弘历时，循其旧例，南巡者亦有六度。始于乾隆十六年辛未，终于四十九年甲辰。其间奉母钮祜禄氏以行者凡四，仅率诸子以行者凡二。然辛未、丁丑两度，不过令河臣慎守修防，无多指示。至于壬午，始有定清口水志之说。丙申，乃有改迁陶庄河流之为。庚子，遂有改筑浙江石塘之工。甲辰，更有接筑浙江石塘之谕。余如高堰之增卑易砖，徐州之接筑石堤并山，类皆迟之又久，始底于成者也。其时所过郡邑，虽亦减免租税，增广学额，优礼耆年，以夸盛举，而供亿之烦，居民已不堪其苦。如御舟行时，运河两岸，并令打纤，谓之龙须纤。为薪炭商者，令加意供给，材料虽如山积，而顷刻无余。为粪商者，令沿塘编置盆盎，上加木盖，备纤夫之溺，每县动置千万，御舟一过，即为役夫所破，鲜有完者。或御舟重经，则备列如故。二者俱名当役。又某日道经平望，廛市暄阗，观者如堵。有女子将为晚炊，于楼头取石击火，闪烁不定。忽为护驾之海兰察所见，谓是将谋杀也，由舟中取箭射之，此女应弦而倒，后亦莫敢谁何。此盖闻之遗老而耳熟能详者矣。

第四十八节　颙琰之兴大狱

弘历当践祚之初，曾以花甲归政告之于天。至乾隆六十年，欲践前言。故于九月辛亥，立第十五子颙琰为太子。次年元旦，内禅，为嘉庆元年。是时军国大事，仍由弘历主持。和珅日居左右，见其耄荒，窃弄威福。颙琰虽恶之，而不敢言。未几，弘历殁，颙琰始亲政。授意于科道，令列款纠劾和珅，而下之狱。嗣复宣布其罪状，凡二十。最著者：请上皇手谕，字画未真，不如撕去，另行拟旨。又家中所盖楠木房屋，僭侈逾制。其多宝阁及隔段式样，皆仿灵寿宫。其园寓点缀，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因赐死，籍其家资财琼宝，不可胜数。时有尚书福长安者，位居和珅次。谓其先前不密陈珅罪状，是有心扶同徇隐，亦下狱治罪。大学士苏凌阿因与和珅有姻谊，勒令休致。侍郎吴省兰、李潢、太仆卿李光云，皆为和珅引用之人，有降职者，有休致者。余虽概免株连，而在廷之人，已皆慄慄自危矣。是为嘉庆四年之大狱。

第四十九节　平白莲教徒之乱

当乾隆之四十年，安徽有刘松者，为白莲教会首，以祈祷符咒治病，颇著闻。遣密使传教于西部诸省，事发，流甘肃。后其徒刘之协等，奉河南之幼童王发生，诡称明裔朱姓，以煽惑流俗。乾隆四十八年事觉，捕之。王发生以年少免死，流新疆。惟刘之协已遁，令州县大索，不获。株连罗织者达数千，教徒愤之。故于嘉庆初年，聂杰人、张正谟等起荆州，姚之富、齐王氏（齐林之妻）等起襄阳。时以禁私盐私铸故，无业愚民附之者众。而四川王三槐、冷天禄等亦起事，陕西张汉潮、张天伦等又起事，迭陷府县，遥为声援。川、陕、楚三省之间，一时糜烂。虽有朝命剿捕，而将士多观望迁延，鲜能奋力。故二三年中，仅有惠龄之擒聂杰人、张正谟，勒保之擒王三槐，明亮之歼姚之富、齐王氏。余仍东剿西窜、南击北驰，未能一鼓而下。及颙琰既亲政，由军机传谕诸臣，严加督责，命刻期剿灭。于是将士锐意进攻，五年七月获刘之协于河南叶县，而首要以除。他如额勒登保之射死冷天禄、擒张天伦，明亮与富成之斩张汉潮，德楞泰之淹毙徐天德，亦先后奏功。七年十月，杨遇春、罗思举等，复分剿其窜于老林之余党，而白莲教乱平。

第五十节　靖蔡牵朱渍海上之扰

夷艇之扰，始于嘉庆元年。盖由安南阮光平父子与辰耐阮福映争国，师老粮匮，乃招中国濒海之人，予

以船、封以官，使掠商舶之财物，以济军需者也。夏来秋去，飘忽无常，大为粤海患。旋有内地土豪附之，遂深入闽浙。疆吏虽据实陈奏，而清廷方注意于白莲教徒，不遑他顾，故其焰日张。迨嘉庆七年，阮福映既复国，缚安南招往之莫观扶等三人以献。又因新受清廷之封，颇思约束其国人，自是夷艇不复至。其在闽者，为蔡牵所并，在粤者为朱濆所并。官军因其势分，不之惧也。未几，牵获台湾米，分济濆，濆感之。于是蔡、朱二人合纵，横行海上。九年，连艅八十余，猝入闽，闽师不敢击。温州总兵胡振声奉大吏檄，往击之，而闽师不援。振声为蔡、朱火攻所陷，死焉。是年秋，命提督李长庚总统闽浙水师，温州海坛二总兵为左右翼，出击牵、濆于定海北洋，破之。牵以是责濆不用命，濆怒，乃与牵分。十一年牵自号镇海王，率舰百余，谋取台湾，为许松年击退。十二年，长庚复与牵战于粤海，火焚其后艄，牵几被擒。会长庚中炮死，牵得遁入安南海。越二年，牵自安南至，朱濆资之，复联合入浙。途次，濆舍牵窜闽，死于许松年手。牵势益孤。长庚裨将王得禄欲雪仇，因与邱良功剿牵于渔山之洋。牵窘甚，举炮击船，自沉而死。粤、闽、浙之海道通。

第五十一节　定天理教徒之变

天理教，一称八卦教，实白莲教之绪余也。直隶林清、河南李文成托之以聚众。嘉庆十八年颙琰秋狝木兰，驻于关外。林清乘机潜结内监，谋先破宫中，猝举北京以起事。九月十五日，其徒二百余人，饰为农夫，挟武器，入内城。日晡时乃直闯东西华门，各以白巾蒙首为号，内监引之。既及宫，有执白旗逾垣、欲进养心门者，为颙琰次子旻宁所见，举枪击中其二，余党不敢进。将焚隆宗门，禁军击退之，通谋之内监悉就擒。步军统领驰至黄村，令内监诱林清而执之，其徒乃解散。时李文成在河南，本与林清约同日起事，滑县令强克捷知其谋，先执李文成，断其胫，下之狱。党众知谋泄，且闻首领之罹惨刑也，咸不平。教徒三千人，群起谋变，戕县令，劫文成于狱，据滑县。他党之在河南及山东者，皆戕官夺城，以为声援。顾文成胫创甚，不克自临阵，以道口镇为运河险要，绝其饷道，可制北京死命，因令其党据之。变闻，以总督温承惠、巡抚高杞皆按兵不动，乃诏那彦成为钦差大臣，提督杨遇春副之。师至，击败教徒，复道口，焚杀近万人。继又击破桃源教徒，进围滑县。文成已先避于辉县之司寨山中，乃分兵攻之。文成知不免，举火自焚死，官军乘势攻滑县城。城颇坚，用地雷轰西南隅，陷之。党首牛亮臣、徐安国俱被擒。城中良民二万余人，虽未被屠，而为官军所虐杀者，已不少矣。

第三章　衰微时代

第五十二节　旻宁得袭帝位之原因

嘉庆二十五年，颙琰殂，第三子旻宁立，年号道光。推旻宁之所以得袭帝位，有二原因：一、乾隆五十四年，弘历秋狝木兰，令诸孙随行，旻宁时方八岁，亦与焉。行至张家湾，弘历亲率诸王校射，旻宁侍侧。俟诸王射毕，亦御小弓矢发之，中其二。弘历大喜，摩其顶曰："汝能连中三矢，当赉黄马褂。"果三中之，即置弓矢，跪弘历前。弘历笑曰："吾知之矣。"因命侍臣取黄马褂衣之。仓卒间，不得小者，即以成人服被之。乃谢恩起，而裾长拂地，不能行，乃命侍卫抱之以归。一、嘉庆十八年，林清之党闯入宫中。旻宁时在上书房读书，闻变，与内监登垣瞭敌，命急取枪至。顾内监咸与教徒通，而所奉之枪，无实弹，俄见有执白旗、攀垣逾养心门进者，旻宁举枪射击之，未命中。怪而察之，知为空弹。因急取衣服间银扣作丸，再击之，应声毙，教徒不敢逾垣进。只此二原因，遂定金匮缄名之局。然是时风俗奢靡，已达极度，故于践祚之初，虽谕民间婚嫁丧葬等事，悉照《会典》规条，而闻者皆视若具文。盖满清之盛极而衰，兆于此矣。

第五十三节　回疆之扰乱一

曩弘历之平天山南路也，回教首布罗尼特（一称博罗尼都）之子萨木克，率其所属和卓，逃入浩罕。浩罕国于葱岭以西，其汗为蒙古察合台汗之裔。既纳萨木克等，恐遭波累，乃请为钳制之。及嘉庆末年，南路参赞大臣斌静，淫虐无度，失回众心。萨木克次子张格尔起厄鲁特兵，欲恢复回疆，为官军击退。至道光六年，张格尔复率兵由开齐山路突至回城，拜其先和卓木之墓。伊犁将军庆祥令舒尔哈善等围之。张格尔突围出，各回响应，旬日之间，数以万计。庆祥调各营卡兵与战于浑河，死之，张格尔遂陷喀什噶尔。浩罕汗马大利率安集延兵助张格尔，连陷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三城。清廷闻警，命大学士长龄为将军，陕甘总督杨遇春为参赞，剿之。军至浑河，回兵列阵二十里以待。会大风扬沙，昼晦，长龄欲待霁，遇春曰："此天赞我也。"率军猛进，大破回兵，克喀什噶尔。寻又克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等城。继至葱岭，为浩罕安集延兵所诱，鏖战一昼夜，军几殆。旻宁责其孤军深入，召遇春还，以杨芳代之。芳纵反间，言官兵已全撤，张格尔果袭喀什噶尔城，芳严兵以待，回兵至，破之。又星夜进击，斩获殆尽，遂擒张格尔，献俘于午门，诛之。

第五十四节　回疆之扰乱二

方清军之克喀什噶尔城也，张格尔之兄曰玉素普者，曾由喀什噶尔逃入浩罕，颇为回部所尊奉。及张格尔既擒，清政府檄令浩罕交出叛徒，浩罕不从。道光八年，旻宁以逆孥无关边患，敕边吏严守卡伦，绝浩罕之互市。于是回部皆怒，奉玉素普复起兵。九年，官军征浩罕，浩罕邀击，大破之。寻复陷喀什噶尔，围叶尔羌，附近回庄，恣意焚掠，势又猖獗。旻宁乃咎参赞大臣容安之逡巡不进，贻误边事，按律正法，并革其父大学士那彦成。命长龄、杨芳及伊犁将军玉麟率大军征之。

浩罕闻清兵将大至，遣使乞援于俄罗斯，俄罗斯未之允。浩罕知外援难期，始有求许互市意。长龄知之，乃奏言："安边之策，固以振威为上，羁縻次之。然如浩罕之地无城池，皆以列骑冲阵，遇放连环枪，则先已奔逸。且铁列、克岭两山中有废涧，仅容单骑，行两日方能出隘口，于远涉亦非所宜，不如羁縻之便。"旻宁可其奏。由是复许互市，而浩罕则永锢和卓之族，事乃定。然中国兵威，自是不能及葱岭以西，欲复如乾隆一朝之盛，乌可得哉？

第五十五节　平楚粤之瑶

湖南永州之锦田瑶赵金龙，与常宁瑶赵福才，以巫鬼诱惑其众。平民见其愚，辄欺之。事发，官吏恒左袒平民，以是常积怨。适因楚、粤之天地会教徒，屡夺其寨内牛谷，瑶无所控诉。于是金龙倡言复仇，使福才纠广东散瑶三百余，合湖南九冲瑶，都六七百人，于道光十一年，焚掠两河口，杀天地会教徒二十余人。湖南提督海陵阿欲率兵进剿，为金龙所诱杀，副将游击皆战殁，新田县令王鼎铭死之。自是瑶之党类，愈集愈多，号称数万。官吏所调常德水师、荆州满骑，利于水战陆战，而独不利于山战。湖广总督卢坤至，始奏罢之，改调镇筸苗疆兵，以与瑶战。会贵州提督余步云、云南副将曾胜又率军来助，乃进逼合围。瑶分三路拒之，每路各二三千人。终为官军诱至山外平地，先后毙瑶千余，金龙亦中枪死，其子弟妻女俱被擒。未几，余党赵子青胁瑶二千余又起于广东，声言为赵金龙复仇。卢坤帅余步云、曾胜等败之，擒子青。广西瑶盘均华亦起，官兵又擒诛之，瑶乱以平。时道光十二年也。

第五十六节　鸦片之战一

鸦片之输入中国，自明季始。雍正初年，曾禁吸食，而输入未稍减。及乾隆三十二年，其额增至千余箱。盖由英吉利人已占领鸦片之出产地，曰印度孟买，而欲扩张其销路也。清政府知其害，于嘉庆初年施行鸦片输入之禁令。然濒海奸商往往嗜利贩售，而吸者益众。侵淫至道光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疏请严禁，诏内外大吏议覆。议者皆如爵滋言，而湖广总督林则徐言尤剀切。乃以林则徐总督两广，使任禁售鸦片之事。十九年，则徐抵粤，收英商鸦片二万二百余箱，置海滩高处，四周树栅，开沟灌卤，以石灰投之，顷刻自燃，鸦片悉成灰烬。夕启涵洞，随潮出海。是时他国之人闻风来观者，至颂是举为中国善政。英领事义律亦自知其非，由广州退至澳门，请派委员赴澳，会议章程，期将鸦片之输入永远除绝，颇为则徐所奖励。未几，停止英商贸易之诏下。义律犹遣使乞恩，俾英商在澳门贸易。则徐以新奉清谕，不便骤更，严拒之。于是义律令英船十余艘，驶出外洋，回本国请兵。

第五十七节　鸦片之战二

英廷允义律之请，议派远征军。道光二十年七月，英将布冷墨尔率军舰五艘，汽船三艘，运船二十一艘，犯广东，不得逞，转而犯福建厦门，又为闽督邓廷桢所挫。英人请复互市，并索偿烟价，则徐斥不许。方奏请饬江浙诸省严防海口，而英人已犯浙东，陷定海等处。又犯天津，陷大沽口。疆臣皆委罪于则徐，乃以则徐与廷桢削职遣戍，令琦善等赴广东议和。琦善至，欲媚英人，先撤海防，许偿金六百万，以香港易定海。议已成，英亦撤退浙东兵。适其将璞鼎查又以兵舰至，乘海防之已撤，突攻广东，陷虎门炮台，提督关天培等战殁。陷定海，总兵葛云飞等战殁，督师裕谦自杀。陷乍浦，副都统长喜等战殁。陷吴淞，提督陈化成战殁，江督牛鉴遁，英兵遂入上海城。复由扬子江口溯源西上，攻镇江府，屠之，进逼江宁。清政府以战守两难，乃遣耆英、伊里布与英使璞鼎查会议于江宁。至二十二年七月定约十三款。其最关重要者：一、准英人居留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口岸，贸易通商无碍。一、准以香港一岛割与英国。一、偿鸦片原价六百万元。一、向例额设行商所欠英商之款，酌定三百万元，由官偿还。一、偿水陆兵费一千二百万元。一、自后两国官吏，以平等礼相待。是为满清外交失败之第一期。

第五十八节　奕詝之初政

道光二十九年春间，旻宁已有疾。是年冬，遭祖母丧，病增剧。三十年正月，殁于苫次，四子奕詝嗣立。次年，改元咸丰，诏求直言。大理卿倭仁、国子监祭酒胜保、侍郎曾国藩、通政使罗惇衍、通政副使王庆云、给事中吕贤等，知大乱之将至，皆有所陈。奕詝手自褒答。有云：

> 夫言不逆耳，不为谏。今倭仁之言，其庶几欤？嗣后大小臣工，尤须以国计民生为重。有所见闻，剀切直陈，以倭仁之直谏为法。

又云：

> 曾国藩奏陈用人三策，剀切明辨，切中情事，深堪嘉纳。

观其初政，非不思振作有为，曾不数年，宴安如故。世称其重华宫之工作，焕然一新。宫中楹联，撰为"万方欢乐入歌谣"之句，一若不念时艰之孔亟也者，此所以清室之将至于倾覆也。

第五十九节　洪、杨军之战一

洪、杨军者，以洪秀全、杨秀清得名。其宗旨在反清复明，为满清入关以来未有之大敌也。秀全，本系广东人。闻朱九涛倡上帝会，往师之。九涛死，秀全为教主。旋至广西传教，始与桂平之杨秀清相结纳。曾玉珩、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亦先后入教，其党渐众。然秀全虑所持之教，不足成大事，乃托名天主教，目天父为耶和华，谓耶稣为长子，己为次子，故尊耶稣曰天兄。寻著《真言》、《宝诰》诸书，秘密传布。又约留发易服，以为识别。远近多附之。遂于道光三十年，起兵于金田村。是年，旻宁殁，奕詝立，恶桂抚郑祖琛玩视，褫

其职。迭命林则徐、李星沅、赛尚阿、徐广缙等,视师广西。秀全闻则徐起,将避入海,其党大半解散。会则徐道卒,星沅卒于军,赛尚阿战败,徐广缙迁延不进,于是洪、杨军势复振。至咸丰元年,分水陆两路,进攻永安州,陷之。乃号太平天国,称洪秀全为天王,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洪大全为天德王。秦日纲等四十八人,称丞相军师等职。清政府视之,亦隐然一敌国矣。

第六十节　洪、杨军之战二

洪、杨军既陷永安州,乃北出广西界,经湖南之道州、桂杨州、郴州,长沙、岳州两府,而达湖北之武昌。向荣尾追之,卒不及,武昌城遂陷。鄂抚常太滈、布政使梁星源、按察使瑞元以下数十人皆死焉。洪、杨军既据武昌,大举行乡、会试,兴国州得第者三百余人,故兴国人对于洪、杨军尤出力。此咸丰二年事也。及咸丰三年,秀全统其全军,帆樯如云,蔽江东下,陷黄州府武穴镇,逼江西之九江。两江总督陆建瀛不战而败,退至金陵。秀全以九江城空,弃之。乘势陷安庆,进逼金陵。城中诸将,有议战守者,建瀛托病不出。洪、杨军攻之益急,未几,地雷爆发,城崩三十余丈,守兵多击毙,洪、杨军遂入城,建瀛亦死于乱军中。将军祥厚等犹指挥旗兵防守内城。洪、杨军以火攻之,内城亦陷。祥厚以下二十余员均战殁。旗民四万余,童子三千人,悉数被戮,无一留者,盖以为汉人复仇也。秀全既入金陵,与杨秀清等议留一军于此,而自率精兵由淮安北行,直据北京。惜为书生所尼,秀全遂留南京。遣其党西图上游,北攻山东、直隶等省。

第六十一节　洪、杨军之战三

初,曾国藩守制在籍,仿戚继光兵法,训练湘民,成绩颇著。嗣益广为招募,令罗泽南、李续宾等统之;复编长江水师,令杨岳斌、彭玉麟等统之,遂号湘军。迨洪、杨军西图上游,既取湖北德安等诸郡县,复回兵而南,欲由长沙通两粤。遂与湘军相持于武昌者数年,故洪、杨军西图之志,卒不得逞。其北行一军由林凤祥、李开方等率之,长驱直逼天津,进窥畿辅。旗兵绿营,皆不知所措。然孤军深入,后援不继,凤祥、开方等卒为僧格林沁所擒。故洪、杨军北行之计,亦不能成。由是东南诸省,遂为洪、杨军驰逐之区矣。咸丰六年,韦昌辉杀杨秀清,昌辉复为秀全所杀,石达开因以所部遁。内乱虽起而势不少衰。既陷江南大营,复逼丹阳。提督向荣忧愤成疾,旋卒。张国梁代之,渐不能支。十年,洪、杨军窥浙江,由安吉至武康,攻破杭州。张国梁令张玉良驰救之,杭州以复。而洪、杨军乘其兵分力弱,急攻丹阳,官军大败,国梁跃马死运河中。丹阳陷,督师和春突围出。洪、杨军已进迫常州,和春迎战受伤,卒于途次,于是苏州亦陷。其余州县数十继之,惟镇江为冯子材所守,上海为官兵与外兵所守,故得保。

第六十二节　英法同盟军之役

曩与英人之订五口通商约也,许其派驻领事。及英领事欲入广州城,粤人力拒之,势颇汹汹。英人恐招众怒,则与商务有碍,竟废入城之约。事闻,总督徐广缙、巡抚叶名琛以功得封爵。至咸丰七年,粤水师捕华船之挂英旗者,撤去其旗。西例,以失旗为大辱,英又乘此启衅。会法教士在广西亦为人所杀,于是英法二国以同盟军攻广东。时叶名琛已擢升总督,狃于前功,谓粤民之义愤可恃,不设备。同盟军遂入广州城,挟叶名琛以去,置于印度,后卒死。攻粤之同盟军又至北洋,击毁大沽炮台,阻海运之通道。清政府乃遣桂良、花沙纳等赴天津议和。于咸丰八年五月,定中法、中英各条约。同盟军退,清政府令僧格林沁守大沽以备之。已而约事中变,同盟军复闯入大沽,受创而去,时九年六月也。同盟军既被创,复增战舰,攻陷天津,进逼京师。奕䜣避至热河,命奕䜣为留守。同盟军入京师,焚圆明园。将攻禁城,得俄公使调停,复遣奕䜣与英法议和,于十年九月定续约。偿二国兵费一千六百万两。于五口外,复开牛庄、天津、芝罘、台湾、淡水、潮州、琼州、镇江、江宁、九江、汉口十一处口岸。又允其传基督教于内地,并许其得派公使及领事。

又以九龙永租与英,归并香港界内。是为满清外交失败之第二期。

第六十三节　割弃满洲旧壤于俄

康熙盛时,虽与俄罗斯结尼布楚约,然其后边备渐弛,俄人乘之,侵略黑龙江以北地。道光季年,俄之海军官,奉其国君之命视察东方。见黑龙江左岸仍无中国守兵,爰建俄之国旗于此。又报言,自黑龙江以南至朝鲜国界沿岸一带及附近岛屿,均可为俄领。俄帝从之,派其使臣来言疆界事。寻又屡率俄兵下黑龙江,强迫清政府欲定疆界。时南方多事,不及北顾,清政府以婉言却之,卒不允。至咸丰八年,俄使岳福与清之黑龙江将军奕山,于爱珲城结重定疆界之约,以黑龙江为清、俄两国界线。而乌苏里河以东,沿日本海岸之地,为二国共有。且许俄得通航于松花江及乌苏里河。此清政府割弃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半流域之地于俄也。及英法同盟军之役,俄使助成和议,英法为所挟持,清政府深德之。因俄之请,于咸丰十年由奕䜣与俄使伊格那替业福在北京改订界约。凡乌苏里河以东,自黑龙江起,以迄于图们江之地,悉划入俄境。此清政府割弃乌苏里河以东沿日本海岸之地于俄也。因此两大变更,失地数千里。较之满洲旧时疆域,蹙其大半矣。

第六十四节　载淳之诛三奸

咸丰之朝,载垣、端华、肃慎颇用事,世目之为三奸。三奸中,肃慎尤恣横。见汉大臣中柏葰有资望,借科场舞弊事以斩之,举朝为之侧目。迨英法同盟军逼京师,三奸劝奕䜣避热河。热河地本湫隘,内外禁防不

甚严。三奸利出入之便，导奕詝娱情声色，藉以固宠揽权。及和议既成，有疏请回京者，奕詝欲从之，为三奸所阻，屡改期。时奕詝本有痰嗽疾，加以声色之迩，益不能堪，至十一年七月而殁于行在矣。长子载淳甫六龄，得袭位，改明年为祺祥元年。三奸矫诏，握赞襄政务之权几二月，坚留载淳在热河，不使回京。载淳之嫡母与生母俱患之，因召奕䜣至热河，与决议，定期还宫。既还，急缚载垣、端华于廷，捕肃慎于途，系之宗人府。越数日，赐载垣、端华死，戮肃慎于京师。谄附三奸之陈孚恩、黄宗汉等均严谴之。于是载淳之嫡母、生母俱垂帘听政，命奕䜣为摄政王，而改明年年号曰同治。

第六十五节　翦除洪、杨军

曩苏、浙之陷于洪、杨军也，曾国藩适奉诏督办江南军务。即与胡林翼统筹全局，议援救苏、浙，急图安庆。盖以安庆为长江锁钥，官军得之，能控金陵，洪、杨军得之，得通赣鄂，战术上必争之地也。迨同治元年，诏以曾国藩督办苏、浙、皖、赣四省军务。其弟国荃已复安庆，故国藩驻于此。浙事则左宗棠任之，苏事则李鸿章任之。国荃则直捣金陵，其胸有成算，是非洪杨军所能敌。自是以后，左宗棠率湘军以进，大破李世贤于衢州。复与蒋益沣围攻杭州，陈炳文宵遁，而杭州遂复。其余郡县，以次肃清。李鸿章率淮军及洋将所练之常胜军以进，先收太仓、常熟、吴江、江阴各州县，继复苏州，诛谭绍洸等，无锡、常州亦随之而下，江苏略定。惟国荃之攻金陵，虽与彭玉麟连破关隘，合围江宁，而遇李秀成、李世贤之来救，反困于雨花台，至战四十六昼夜，始却之。同治三年五月，江宁城将破，洪秀全知不可为，仰药卒。逾日，遂破江宁，擒李秀成、洪仁达等。秀全子福瑱走江西，席宝田击斩之。自洪、杨军起事以来，已十有五年，至是乃翦除殆尽云。

第六十六节　平东西捻兵

捻兵之起，在咸丰三年，由张洛行为首领，以雉河集为根据地。苗沛霖率众应之。常纵横于皖豫之交。及僧格林沁克雉河集，斩张洛行，其从子张总愚，率余众走山东，与任柱、赖文光合。未几，僧格林沁复斩苗沛霖。进攻捻兵，至曹州，遇伏阵亡。此同治四年事也。清政府以曾国藩既平洪、杨军，乃令移师讨之。国藩见捻兵多骁骑，倡为圈制之法。于江苏之徐州、安徽之临淮、山东之济宁、河南之周家口各驻重兵，以为四镇。复筑长墙，扼运河，使其不得驰骋。捻兵来薄河堤，又击败之。于是捻兵分为二：由河南入山东境者为东捻，任柱、赖文光领之。入陕西境者为西捻，张总愚领之。已而曾国藩以剿捻无把握，乞病回江督任，荐李鸿章自代。同治六年，李鸿章至，仍用圈制法，督淮军扼东捻于胶莱河。东捻突围走，淮军统将郭林、潘鼎新、刘铭传等败之于淮扬徐海间，任柱、赖文光先后降，杀之，东捻平。时西捻正由山西扰直隶，京师戒严，檄诸将进剿。七年，各路官军圈西捻于天津之北，茌平之南。左宗棠扼直隶吴桥，李鸿章扼山东德州，曾国藩又檄水师以助之。值黄河盛涨，遂击之于黄运徒骇间，擒斩殆尽，张总愚赴水死，西捻亦平。

第六十七节　平陕甘诸回

甘肃回教徒之乱，于乾隆盛时，名为剿平，实则乱机仍伏。至同治初年，乘捻事方亟，而回教之首领白彦虎起于新疆；其党马化龙等起于甘陕；土匪董福祥应之，滇匪蓝大顺等又自川入陕以助之。于是西北诸省，复有嚣然不靖之势。其时多隆阿率军进剿，蓝大顺虽走死，而其他固无恙也。及捻兵既平，左宗棠于同治七年督湘军至西安，分南北两路以进。南路则宗棠率郭宝昌、魏光焘等，渡渭河，沿泾水，由甘肃泾州而至平凉。北路则刘松山、张曜等，绕山西，渡黄河，而攻陕西北部之榆林、绥德。降董福祥，直逼甘肃之宁夏。回教徒悉聚于金积堡(宁夏境内)，以抗官军。松山奋击时，为飞炮所殒。宗棠令其从子锦棠统其军，卒破金积堡，遂平宁夏。十年，诛甘回马化龙父子。余党马寿、马文禄又据西宁，河西大扰。十一年，宗棠督诸军剿抚兼施，刘锦棠俘马寿于大通，又克西宁。是年，白彦虎由永安进据肃州，马文禄走附之，以拒官军。九月，锦棠与金顺、宋庆、张曜等，合攻肃州，破之。马文禄乞降，旋被诛。十二年，关内肃清，惟白彦虎卒逃出关外。

第六十八节　靖云南回乱

方陕甘回乱之亟也，云南之回亦变。内结诸营将士为奥援，外联黔西苗族为遥应。其著名渠帅之踞大理府者，曰杜文秀。踞曲靖府者，曰马联升。踞云南府者，曰马德新。挟巡抚徐之铭以为傀儡，之铭亦恃回以自固。总督潘铎见滇回之在省城者达数千，迫令遣散，反为所戕。新任巡抚贾洪诏又与总督劳崇光意见不合，动辄龃龉。嗣简林鸿年为滇抚，令赴滇。鸿年更畏滇如虎，迁延不进，滇事益不可问。乃解鸿年职，命巡抚刘岳昭至任，与布政使岑毓英督兵剿办。毓英本富于军事知识，又知马如龙为回教中翘楚，惟受抚后，犹持两端，特以恩义结之。于是马如龙始感奋，与之攻克省城。进东，收曲靖，斩马联升，以曲靖为根据地。进剿黔西不靖之苗，又收曲靖附近各郡。迤西，令杨玉科等克大理，击败杜文秀，文秀仰药死。时同治十二年春也。未几，迤南之顺宁、云州及腾越、思茅、蒙自等所属之地，亦一律肃清。盖滇回之患，变诈百出，凡蔓延十余载，沦陷凡五十三城，踞险负嵎，其势甚炽，至是始见平靖云。

第六十九节　载湉以旁支承继帝位

载淳之嫡母，曰钮祜禄氏者，以居东宫，故称东太后。生母曰那拉氏者，以居西宫，故称西太后。东太后性懦，西太后性机警。垂帘听政时，军国大事悉由西太后主持，东太后但画诺而已。同治十一年，载淳年十七，纳崇绮女为后。十二年正月，始亲政。翌年冬，以

患天花痘殁。崇绮女无出，分当为载淳立嗣。而西太后欲图己之专擅政权也，突召王公大臣等至养心殿西暖阁，密议不为载淳立嗣，而为奕譞立嗣。满人如奕䜣、奕谌、奕详、奕劻、载澄、荣禄等，汉人如宝鋆、沈桂芬、徐桐、翁同龢、潘祖荫、孙贻经等，均不敢异议，乃定奕譞子载湉，入承帝位。犹恐其族人争立，或至变生不测也，令李鸿章统重兵，驻京师以防守之，始宣布其事，以明年为光绪元年。援同治初年之例，仍由东西两宫垂帘听政。越七年，东太后以疾卒，由是西太后独临朝。

第七十节　弃琉球群岛

琉球群岛，旧分山南、山北、中山三部，各以王分治之。明初中山王统一琉球，受明册封，世通朝贡。满清入关以后，一如明制，然同时亦朝贡于日本，二百年来，沿为成例。及同治十一年，琉球人民遭风漂至台湾东部之一番地，为番民所害。次年，日本人民又漂至，亦遭残虐。于是日本以参议副岛种臣为全权大臣，向清政府争论。政府令李鸿章与议，谓台湾东部，系化外之民，政府所不能治。日本乃遣军舰五艘，击退番民，占其地。清政府闻之，又以台湾全岛素隶版图，令日本撤去兵，不听。乃命船政大臣沈葆桢统带水师，以备不虞。十三年，日本复以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大臣，向清政府争论。政府令奕䜣与议，不决，几宣战。适英公使威妥玛居间调停，偿日本金五十万两，与订条约。日本兵乃离台湾去。然日本于是役，已昌言为属地。琉球之漂民，与清政府交涉，而政府尚未之知也。至光绪三年，日本废琉球王，夷为冲绳县，清政府始与之争，卒不能胜，于是琉球群岛为日本所有矣。

第七十一节　伊犁之争

当白彦虎逃出关外时，直趋至新疆之哈密。金顺、张曜曾追之。至光绪二年，左宗棠令刘锦棠统湘军，亦至新疆，破吐鲁番，进攻天山北路之乌鲁木齐（迪化），克之。转而南，所过喀喇沙尔（焉耆）、库车、阿克苏（温宿）诸城，悉收复。三年，攻喀什噶尔（疏勒），复破之。白彦虎遁入中亚细亚。左宗棠以南路既平，复转而北，进窥伊犁。是时，俄政府藉口于俄商之被害，使科哈夫士克率兵驻此。宗棠令其退出，将伊犁交还，不听，宗棠急告政府。乃命崇厚与俄之全权使臣议定交还条约于拉哇基。俄要挟百端，崇厚率允之。事闻，召崇厚还，不认拉哇基之约。以曾纪泽为全权使臣，赴俄京，再与开议，时光绪七年也。俄坚执崇厚议，遣勒塞夫士克率舰队东来，以为恫喝计，清政府亦修战备以待之。会英相格兰斯敦力劝言和，以俄国东方之兵力及制胜手段来言，西太后韪之。而俄之黑龙江总督考夫门将军，建言宜取偿金，藉充筑路之用，不以开战为然。于是两国之和约定。一以偿金九百万卢布交出，一以伊犁交还。然伊犁虽还，而中亚细亚一带已尽属于俄矣。

第七十二节　越南之役一

安南为阮福映所有时，曾于嘉庆季年受满清之册封，曰越南国王。是时法国遣使至越南，令其履行昔年阮光平所订之约。福映拒之，临殁，犹以慎防法人，毋割土地为嘱。故其后嗣皆疾视法人，且屡杀法教士，于是法越之交涉起。及同治六年以后，两次割南圻之地与法，凡六省。十三年，复与法结西贡条约，名为自主国，实为法之保护国，清政府尚未之知也。至光绪七年，法内阁议长佛雷苦于内讧，欲藉外征以泄之，乃责越南之不守条约，以利威尔为司令官，率兵伐越南，陷河内。会有洪杨军余党曰刘永福者，率众在山中开拓，暇则训练，已成劲旅，称黑旗兵。越南王遂藉其力，击退法兵，河内以复。九年，利威尔死，孤拔继之，率兵陷山西。黑旗兵死伤颇众，退守北宁。越南始来告急，清政府犹以上国权自居，使曾纪泽与法外部沙美拉、古费理等交涉。又令李鸿章与法公使宝海、脱利古等交涉。再三辩论，均无成议，乃派兵援越南。至则与黑旗兵同守北宁，法兵则驻于桑台。十年春，法之援兵大至，分三队进攻。刘永福所募之练勇四千不战而溃，北宁失陷，法之气焰乃大张矣。

第七十三节　越南之役二

越南臣民，闻法兵之拔北宁也，与法结约，自认为法之保护国。清政府闻之，使曾纪泽与法相佛雷开议，不认此约。是年四月，法之全权大臣福禄诺至天津，与李鸿章订简明之约。其第二款，声明中国所驻北圻之各防营，退回边界，并法越已定未定各条约，均置不理。五月，法兵令防兵退出界外，不允，战于谅山，伤法兵。法又要求恤款兵费。乃令江督曾国荃等在沪会议。无成，复开战。六月，法水师提督烈司勃士率舰队至基隆，击炮台，占据之。督办台防刘铭传，率军攻法兵之背，法兵弃基隆，乘舰而去。八月，孤拔率军舰五艘，合其余各舰，都十四艘，突入福建之马江，击沉扬武等战舰七艘，福建船政局及罗星塔、闽安、金牌诸炮台均被毁。船政大臣何如璋、统帅张佩纶皆遁，孤拔乃退驻澎湖岛。是时法之陆军由纳克烈耳及米洛所统，亦于广西边外屡战屡胜，入镇南关。杨玉科战殁，董履高负重伤，诸军皆溃。法兵遂据谅山，筑炮台于关外，广西大震。十一年春，冯子材率军出关，与关外之黑旗兵合。巡抚潘鼎新、总兵王孝祺复助之，大破法兵。乃复谅山，进窥北宁。先是，法将孤拔于战胜马江后，愤法政府不行其策，死于澎湖。至是，法相佛雷为舆论不容，亦几丧位，乃退而媾和。四月，李鸿章与法使巴特纳会议于天津，增前约为十款。法政府虽不索兵费，清政府亦失越南主权。于是举二百余年臣属之安南，永弃之矣。

第七十四节　清日之战一

朝鲜之臣属于满清，尚在未入关之前。及日本明

治维新后，屡欲与朝鲜通商，朝鲜不允。嗣以日本兵舰入江华湾，被炮所击，乃遣使责问朝鲜，并以甘言诱之。于光绪二年，始订通商约，声明朝鲜为独立国，清政府尚未之觉也。越八年，朝鲜之内乱作，清政府派兵戡定之，时日本亦派兵在朝鲜。翌年，乃订两国退兵约，曰：自后两国，如欲派兵至朝鲜，须先相通知。盖向之所恃为上国权者，已被削尽于此约之中。而清政府仍未介意。至二十年，朝鲜又有东学党之乱。东学党者，对于西学而言，盖守旧党之秘密会也。党魁为崔福成，倡乱全罗，进陷忠清，捣汉城，势颇猖獗。朝鲜王李熙遣使来乞师。日本闻之，急遣大鸟圭介率海军赴汉城，并檄舰队兼程趋仁川，而陆军由广岛陆续进发。及清政府命叶志超统陆军渡海至牙山，而日军已占先著。未几，东学党败，乱平。日本创议改革朝鲜之内政，清政府以兹事非日本当与闻，严词驳斥，而促其退兵，争辩久之。清政府复申言朝鲜之世为藩属，日本乃乘机责清政府背弃旧约，和局遂决裂。

第七十五节　清日之战二

当和局之将决裂也，两国尚未宣战。及日兵突击海军于丰岛，又攻陆军于牙山，于是清政府大怒，布告开战之理由。命左贵宝、卫汝贵、聂士成等急趋平壤，以援牙山之败军。日兵突至，卒陷平壤，左贵宝战殁，余军乃退出朝鲜境。已而海军舰队与日本舰队战于黄海，复为所败，失军舰数艘，邓世昌、林永升死焉。日兵又渡鸭绿江，进犯奉天省。督师诸将吴大澄、宋庆等，连战皆北，名城迭失。自二十年九月至次年二月，五阅月间，战无一利。旅顺、大连湾、牛庄诸要口，岫岩、盖平、析木、海城、金州诸要地，均遭蹂躏。日兵更渡海人山东半岛，由荣城湾登陆，陷文登，迫威海卫之后，夺炮台以攻刘公岛败残之舰队。海军提督丁汝昌知不能免，仰药死。败残军舰等悉为日本所得。日兵既全握海权，乃分舰队南取澎湖岛，进窥台湾。清政府大惧，以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伊藤博文等会议于马关。凡七次，始定和约十一款。其最要者：一、认朝鲜为完然无缺之独立自主。一、割奉天省南部及台湾、澎湖列岛与日本。一、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一、开苏州、杭州、沙市、重庆为商口，日本臣民得往来侨寓。约成未一月，俄以日领辽东之不利于己也，与德、法合纵，迫令日本退还辽东。日怯，从其议。于是清政府予银三千万万两，以为赎地费。

第七十六节　各国之逼借军港

还辽事毕，俄索重酬。清政府不得已，乃与俄结密约。俄人得东三省铁道敷设权及黑龙江、长白山等地矿山采掘权，并借胶州湾为军港。胶州湾者，德国夙所垂涎者也，于光绪二十三年，藉口于曹州杀毙教士案，遣军舰突据之。清政府不能拒，乃立租借约，期限九十九年。俄以胶州无可望，遂促清政府改订新约，租旅顺为军港，大连湾为商港，期限二十五年。英见俄之租旅顺也，知其将握东亚海权，急索威海卫以为抵制，租期等一如俄约。清政府无以谢，亦许之。法以还辽之役，俄德之得厚偿也，乃援例而至，索广州湾。议不决，法人遂效德国故智，先闯入广州湾，而后议租借。清政府始允其请，于二十四年立约，租期一如胶州湾。英闻其约成，又请拓九龙租界，以成均势之局，期限一如法例，清政府亦允行。自是而后，意大利又索租浙江之三门湾，赖他国公使之抗议，仅许不让与他国而止。清政府惩要索之纷扰，乃举直隶之秦皇岛、江苏之吴淞、福建之三都澳等处，自辟为商埠，以杜后患。然沿海军港租让殆尽，若秦皇岛、吴淞、三都澳者，乃其所唾余耳。

第七十七节　戊戌政变

自甲午一役，日本割台、澎以去，举国愕然。无何，各国又相率效尤，纷纷割据。清政府之不足恃，大为海内士夫所诟。时有主事康有为者，欲为满清延命脉，屡上书言变法，颇得载湉之嘉许。大学士翁同龢等、又交章推荐。二十四年春，召见康有为，与论国事，益觉变法之不可缓。四月间，下国是诏，督责内外诸大臣实行新政。以康有为为总理署章京，备新政之顾问。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亦分别任用。而嗣同等参预新政，任事尤勇。自五月至七月，维新之诏数十下：改科举，开学堂，停武试，汰冗员。许士民上书，准工商专利。废祀典不载之寺庙，以除迷信。裁老弱无用之额兵，以节糜费。由是四方风动，朝野之条陈新政者，日数十起。然西太后于光绪十五年时，虽已归政，而用人行政之大权，仍操诸已。至此见政策全改，大拂于心。且新政之行也，新党中有汉人而无满人。满大员刚毅、荣禄、怀塔布等以此进谗，谓变法之举，利汉而害满。汉大员中忌新党之骤进者，亦痛诋变法之非，西太后尤为所动。八月初六日，乃复临朝，称载湉有疾，幽之瀛台。诬新党谋围颐和园，收谭嗣同等六人斩之。康有为及其徒梁启超以走得免。与新党有关者，皆获罪。所行新政，无论是非，一律复旧。于是变法之成绩全归消灭。

第七十八节　义和团之祸一

义和团者，白莲教之支流也。其初起于山东，以仇教为名，二十五年，杀英教士卜克斯。山东巡抚袁世凯率武卫军痛剿之，境内以安。余党窜入直隶。时满清之亲王大臣，本有仇视外人之心，顾畏其兵力，不敢发。至是，闻义和团有神术，枪弹不能伤，信之，欲藉其力以排外。二十六年春，由载漪、刚毅等私招致京师，习其术。既而闻诸西太后，密召见，奖为义民，给以饷。义和团之祸，实生于此。至四月间，凡电线铁路及物之涉洋式者，焚毁无遗，京津路亦梗。是时董福祥之军已入都，刚毅、徐桐辈纵之。乱兵与乱民合势，其祸益烈。日本书记生杉山彬、德公使葛罗禄先后被戕。乱徒复急攻使馆，以墙坚，不能入。朝臣徐用仪、立山、许景澄、联元、袁昶等力争开衅之非，皆见杀。清政府犹传

诏促仇外,南省各督抚皆不从。惟晋抚毓贤竟虐杀教士多人,故山西尤糜烂。先是,各国驻京公使以义和团之将肇祸也,联牍诘问清政府,清政府依违答之,不得要领,乃向其本国告急。于是英、俄、日、法、德、美、奥、意八国军舰,群集大沽口,英将西摩为之长。五月,向总兵索炮台,未允,遂攻陷之,进逼天津。闻使馆被攻颇急,由西摩率轻军北行,欲救公使。中途被阻,折而南,乃合联军攻天津。马玉昆苦持二旬余,渐不支。聂士成中氯气炮而死。六月十七日,天津全失。联军乘胜长驱,进窥京师。至七月二十一日,而京师亦破矣。

第七十九节　义和团之祸二

当京师垂破时,西太后闻而失色,急挟载湉等微服西行。王公大臣之尾随者仅十余人。八月,经山西之太原,十月,至陕西之西安。途次,始悟战之非计,下罪己诏。并命奕劻、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各国会商和议。时联军之在京师者,举德大将瓦德西为统帅,居宫中之鸾仪殿。奕劻、李鸿章奉命往,与议和事。奕劻一以让鸿章,不敢置一词。联军索惩罪魁载漪、载勋、载澜、刚毅、赵舒翘等数十人,鸿章屡与辨护。瓦德西愤然作色曰:"吾等所索罪魁,皆其从者,为全中国之体面,为其首者,尚未提出也。此而不允,则吾将索其为首者。"其意盖直指西太后也。鸿章急以电闻,乃允以载勋、赵舒翘等赐死,毓贤、启秀、徐承煜等斩决,而特原载漪、载澜发边外永禁。刚毅、徐桐,以先死得免。约垂成,鸿章死,以王文韶代之。于二十七年十一月定议。除惩办恶魁外,赔款四百五十兆两。载沣赴德国、那桐赴日本谢罪。各国使馆驻戍兵,华人不得杂居界内。自大沽至京师间,不得设兵备。清政府之受创,未有若斯之烈者也。未几,西太后母子还北京。

第八十节　唐才常之起事

初,康有为之出走海外也,愤西太后尽夺载湉之权,而载湉仅守一虚位,乃立保皇党以谋恢复。迨义和团之祸起,康有为以机有可乘,令湖南志士唐才常在上海创中国独立协会。其宣告书略曰:

> 中国独立协会有鉴于载漪、荣禄、刚毅等之顽固守旧、煽动义和团以败国是也,决定不认满政府有统治全国之权,将欲更始,以谋人民之乐利,因以延乐利于全世界。端在复起光绪帝,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藉以驱除排外篡夺之妄举。惟此事,须与各国联络,凡租界教堂及以外人并教会中之生命财产等,均须力为保护,毋或侵夺。

是书一布,而沿江沿海士民痛清政府之无状者,争赴之。不旬日间,数将及万。遂举容闳任外交,沈克诚任内政,狄平任财政。又于湘鄂一带分地设官:汉口曰宾贤公,襄阳曰庆贤公,沙市曰制贤公,荆州曰集贤公,岳州曰益贤公,长沙曰招贤公。广发富有票,以联络各省之营兵及会党。故其时如哥老会之李和生、湖南同仇会之马福益、镇江青红帮之徐宝山均通声气。李云彪、杨鸿钧等为哥老会中有名人物,亦自香港遄回,以号令长江上下游,为之策应。布置既定,乃分三军:湖北为中军,安徽为前军,湖南为后军。各军总统由唐才常自任。约期七月二十九日,在汉口、汉阳、武昌三处同时举事。预令新提蒲圻之军速为接应,岳州、长沙之军遥为声援。适以事机不密,为鄂督张之洞所知,于举事前二日捕唐才常等二十余人于汉口,湘抚俞廉三亦访获才常之弟才中于浏阳,先后斩之。一腔热血,徒洒荒墟。而张之洞等之搜索同群,经年余始已。

第八十一节　革命军起义于惠州

光绪十八年时,广东有孙文者,为兴中会领袖,尝鼓吹革命主义。及闻清日战起,急起革命军于广州。事泄,丧同志陆浩东等数人,孙文以只身遁。未几,抵伦敦,为清使龚照玙诱获,几殆。赖其医师康得利竭力营救,始得释。至唐才常举义时,孙文又以郑弼臣为司令官,起革命军于惠州,己则在他处接济。嗣以举事之期,一再迁延,为两广总督所觉,发官军防之。官军愈逼愈进,近革命军所驻地。革命军乘夜袭击,官军溃走。革命军将直捣广州,会传孙文命至,因取道东北向厦门,破官军于佛子坳,歼其将杜凤梧,获洋枪七百杆。是时投效者之多,几及五千。就中荷枪者凡千余人,余则揭竹竿操戈矛以从。进至永湖,大破官军,提督刘万负重伤,又获洋枪五六百杆,子弹万颗。进攻至白芒花,投效者约万余人,革命军声势益壮。再进至崩冈,与官军七千隔水而阵,交战彻夜,击走之。正拟向三多祝进攻梅林,忽又传孙文命至,谓形势一变,外援难期,到厦门后,恐无接济之途,军事乞司令自决进止。盖其时孙文正在台湾谋与惠州联络,忽闻日本政府下驱逐革命党之令,孙文将离台湾而他适也。郑弼臣闻之,乃留荷枪者千余人,余则概行解散,暂隐休军。为官军侦悉,猛力进攻,卒至全军溃败。

第八十二节　广西之乱

广西,为洪、杨军起事之处。自同治三年,洪、杨军既失败,余党亦聚歼于此,无复他变。惟以民苗杂居,号称难治。故于光绪初年,令提督苏元春统重兵驻之。迨法越战后,移驻龙州,以防南界。营勇本时招时散,散者多为盗,劫掠之事,时有所闻。元春以扣饷故,不得不纵兵。以纵兵故,不得不庇盗,于是兵与盗合。加以比岁不登,饥民附之。至二十八年,而祸发于边军,毒流于全省矣。法人以所属之越南与广西相接壤也,乃起而干涉。与巡抚王之春议,彼则派兵代剿,此则偿以兵费。议垂决,会事泄,时论大哗,争言之于清政府,乃寝。次年春,以岑春萱督粤,办理广西军务事。寻逮苏元春至京,王之春亦解职。春萱至,先诛斥不职之官吏,旋令丁槐领元春部众于三十年三月会合广东军,进围钦廉与上思交界之十万尖山,颇称得手。左江一带,渐见肃清。阅二月,柳州又变,庆州亦和之,纠众万余,

分为二路：一踞四十八弄，以进窥桂林。一踞梅寨，以图窜湘黔。官军亦分两路剿之。至十二月而右江亦平。是役也，用兵历二年，糜饷达三百万，擒获党首凡百余，歼毙党众已逾万，夺获枪械马匹亦以万计，洵一时之惨剧也。

第八十三节 日俄战事之中立

曩俄国之迫日本还辽也，日本引为大辱，思所以报之。及义和团之乱，黑龙江将军寿山与俄人开战，为俄人所败，寿山自杀。于是东三省境内，皆有俄兵占守。迨联军既撤，俄握满洲境益坚，延不退兵。日本迫清政府责俄，俄视之夷然，于是日本乘衅而动。于二十九年十二月，令其驻俄使臣栗野致哀的美敦书于俄，索决答，和遂破。各召还公使，而战事起矣。是时英、美两国首先宣告中立，并声明战地应划定界限，不许侵入中国疆土。三十年正月，日、俄均公认除满洲外为中国之中立地。清政府遂宣布中立规条三十五条，以辽东为战地，命马玉昆率军驻守辽西。寻俄将阿力克塞夫不愿以辽西为中立地，驻兵于新民厅。美公使诘责清政府，清政府以诘俄公使。则以未撤兵之地，不得以中立为词。清政府不能禁，惟严扼锦州一带，余则尽入于战线内。人民之生命财产受其蹂躏者，不可胜计，以奉天南部为尤甚。迨战事告终，俄日订约于美之朴资茅斯。凡俄国旧占旅顺口、大连湾并其附近领土，及领海之租借权，悉移让日本。又长春、旅顺间之铁道，均割交日本。于是日本复与清政府订租借旅大之约。从此长春以南，为日本营业之范围；长春以北，仍为俄国营业之范围。东三省之名存实亡，皆误于清政府之手者也。

第八十四节 吴樾之炸五大臣

日俄之战也，日以立宪而胜，俄以专制而败。立宪之说，始昌言于全国。寻俄亦议行立宪。于是驻法使臣孙宝琦首告清政府，详述立宪之益。未几，袁世凯、张之洞等复有十二年实行立宪之请。逾月，袁督复请派人考求各国宪法。三十一年六月，简载泽、戴鸿慈、端方、徐世昌等四人，赴东西洋各国考察宪政，嗣又派绍英随之前往，遂有五大臣之名。议定载泽、徐世昌、绍英赴日、英、法、比等国，戴鸿慈、端方赴英、德、意、奥等国，筹款五十万元为费。七月二十六日，由北京车站启行。甫登车，炸弹猝发，轰毙送行者四人。其时尚莫知其谁，既阅月，始知安徽桐城之吴樾所为。盖因炸药爆裂时，樾亦随之而毙也。事后，有樾之友人，宣布其意见书。略曰：

> 樾既自认为革命男子，决不甘为拜服异种非驴非马之立宪国民也。故宁牺牲一己肉体，以翦除此考察宪政之五大臣。而所以不得不由此之理，一、维一原理，民族建国主义。二、扶满不足以救亡。三、满洲皇室，无立宪资格。四、满政府对待汉人之政策。五、立宪决不利于汉人。六、主张立宪者，对于国民行为之不忠。

洋洋二千余言，盖欲汉族同胞协心齐力，抱持维一排满主义之图，建立汉族新国也。自是五大臣遂不果行。越二月，改派李盛铎、尚其亨代徐世昌、绍英，会同载泽、戴鸿慈、端方往各国考察，是为第二次之五大臣。十一月，分两道出发。次年六月返京者，载、戴、端、尚四大臣。李盛铎已履驻比公使任。

第八十五节 徐锡麟安庆之变

清光绪三十三年五月，有革命党魁徐锡麟刺皖抚恩铭于安庆事。先是，锡麟富有革命思想，故在上海立复古会，马子畦、陈伯平、秋瑾皆为会员。未几，游学德国，习警察。继复游历日本，与孙文等相善。比返国，欲投身政界，以达革命目的。故纳资捐道员至安庆。安庆，长江之关键也，得之，可以上溯武昌，下达金陵，以徐图大计。顾时机未熟，未敢猝发。至是，江督电达安庆，谓革命党人蝟集于皖。恩铭不知为首者即锡麟之别名也。因素重锡麟，与之密商。锡麟恐一旦事泄，祸且不测，欲先发制人，而安庆之变作矣。时皖省巡警学生适届毕业，锡麟为学堂会办，故请恩铭临考。二十六日晨，恩铭方至礼堂，锡麟先掷炸弹于地，未爆发。同志马子畦枪击恩铭，中右手。锡麟复以手枪连击，恩铭仆。文巡捕陆永颐欲身蔽恩铭，亦为击毙。委员顾松，因不从指使，又击毙。锡麟乘各官惊走时，与马子畦及陈伯平，胁巡警学生数十人，往据军械所以为抵御计。饬学生试验所存之新旧各炮，均不能用。正惶遽间，而标统刘利贞、管带杜春林等，已督勇围军械所。锡麟急令马、陈二人守御前门，枪毙弁勇数名。相持半日，卒以众寡不敌，而陈伯平遇害，马子畦被擒。锡麟逾墙，避匿方姓医室，亦为侦获，是日皆斩。因援张文祥刺马新贻例，竟挖锡麟心以祭恩铭，故其死尤惨。自是影响及于绍兴。六月初五日，女士秋瑾亦以株连受戮。

第八十六节 革命军镇南关之战

自义和团事平以后，清政府幡然变计，广兴教育，多遣学生游学于日本。孙文乘此灌入革命主义于留学生中。湖南黄兴亦在日本，乃组成中国同盟会，举孙文为首领。孙文见党势之已张，与黄兴等谋图大举。以广西镇南关扼天然险要，西人称为第二旅顺口，欲先取之，以为根据地。顾关之附近有那模村者，为游勇聚集之所，非令若辈为先锋，则不易成事。遂遣使往说之。各游勇皆允诺。遂于三十三年十月，由游勇为先锋，乘夜袭击镇南关右辅山之第三炮台。奋臂一呼，声震山谷，守兵不知所措，弃炮台而走。游勇随后追击，抵第二炮台。守兵以事出仓卒，不敢抵御。亦从之而遁，遂抵第一炮台。守兵以不知其故，见来势甚猛，亦弃之而走。于是镇南关之三炮台，皆树革命军旗帜矣。清政府闻之，令龙济光统率官军，力图克复。济光即督师至台下，以炮攻击炮台，革命军亦以台上巨炮还击之。孙文与黄兴各执快枪，率领同志，躬冒矢石，奋勇猛战。

官军力不支，全队溃走。革命军既获胜，思布置内外，以坚守御。乃检查军库，药弹之存者无几。始悟官军平日大率侵吞军费，以饱私囊者也。但药弹既罄，虽有天险亦不足恃。孙文乃与诸将士决议，谓与其守此待毙，宁弃关而散，再图后举，遂走。而粤督张人骏得以龙济光等于七日内光复炮台之举，闻于清政府矣。

第八十七节 革命军河口之战

革命军自弃镇南关后，黄兴周历于广西内地，以增军事之经验。孙文则往南洋，复与同党谋取云南之河口。议既定，遂于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举事。是时革命党中之人，预伏于滇、越交界间者，凡百数。伪作工人，散居于沿铁路一带者，约二百余。又密约河口之巡警兵，使为内应。届期，内应者先杀巡警官以示意。于是革命军自外乘之，枪声大作，几如雷动。官民闻变，顷刻大乱，革命军乘势攻入。边防营中，有与革命军通消息者，至是即倒戈相向。官兵势不能敌，纷纷溃散，而河口遂陷于革命军之手矣。既陷河口，其北之南溪蠕洒等处，又相继而陷。清政府闻警，令滇督锡良调集营队以御之。彼此相持者二十余日。寻官兵分三路进攻，中路由王正雅统之，东路由白金柱统之，西路由赵金鉴统之。王正雅之兵，自三岔河、老范寨节节获胜。白金柱之兵，自东路会之。旋破泥巴黑垒，复由竹瓦房地方，以奇兵截其去路，遂取大小南溪，获前降革命军之熊通而毙之。赵金鉴之兵，自蛮耗一战，首先告捷。连攻田房、小龙膊、蠕洒、曼莪四要隘，势如破竹。时革命军将迎黄兴为大帅，黄兴未至，而弹药已匮，乃弃城而走。至四月二十七日，官军遂复河口。

第八十八节 安庆炮队之变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后，载湉及那拉氏先后殁。举国上下，人心汹汹。而安庆炮队突然变起，熊承基实其主动力也。先是，徐锡麟之旧友曰范传甲者，痛锡麟举事之失败，誓成其志。而身为一炮营正目，不能得众。乃与某标书记宋玉琳谋，推成基为长，成基允之。至是，清两宫一时殂逝，成基以为乘此时机，首先发难，他处必有相继而起者。且南洋、湖北两军，正在河南秋操，与皖相近。安庆一得，即赴秋操地招抚南洋、湖北两军。如得其同意，则兵力已厚，无患事之不成。乃于二十六日，约其同党，先取火药库，次至军械局，然后全队进城，以尽任务。众皆诺，是晚遂起事。以陈昌镛不从，刃毙之。出营后，先入陆军小学，取枪械。又入火药库，取子药。方欲率众入城，而内应者不动。是时马营虽随行，步营已潜遁。乃复至火药库，取其炮弹，于临江寺附近之高处，直击城内抚署，不能应手。成基所部之众，已一昼夜不得食。江中所泊战舰，复发炮以助城内官军，弹如雨下。攻城之炮兵官又死。侦悉秋操兵闻变后，端方、荫昌将统巡防营及卫队而至。成基思皖城不破，则太湖军队不能收抚，所率之千余人必不足与端方、荫昌等敌，翌日遂由西北退走。经桐城，至庐州，姜桂提兵追至，击散其大半，而成基已逸去矣。清政府悬重金购之，不能得。

第四章 灭亡时代

第八十九节 溥仪之兼祧

方载湉之初立也，吏部主事吴可读以死建言，痛斥西太后不为载淳立嗣之非计。西太后虽心恶之，而屈于理之不当，乃宣旨，将来载湉生子，即承继载淳为嗣。及光绪二十四年，载湉以变法忤西太后，幽于西苑瀛台，其时帝位几不保。满亲贵乃集议于宫中，谓既宣言载湉有病，当选近支宗亲，为载淳立嗣。议垂定，密询南省各督抚。两江总督刘坤一等皆抗议。未几，事泄。康有为等闻之，急联南洋群岛诸华商，为保皇会，叠致电音于清政府，力争之。海内舆论，亦多微词，其事始寝。翌年冬，复提前议。南方志士，有联名阻止者，竟无效。二十六年正月，立旻宁曾孙即载漪之子溥儁为载淳嗣，以备他日承继大统。于是载湉之位得暂安。无何，拳乱倏起，载漪乃废锢边疆，而溥儁亦多失德，众望不属，由西安回京时，于途次废之。至三十四年冬，载湉病势增剧，而仍未有子，遂以摄政王载沣子溥仪承继载淳为嗣，兼载湉之祧，改明年年号为宣统。

第九十节 间岛之争

间岛，即吉林省光霁峪南，图们江中之江通滩也，面积不及二千亩。因地居江间，四围带水，故朝鲜人以间岛呼之。向由朝鲜人租种。年纳税于吉林之越垦局。及光绪二十年，朝鲜人欲据为己有，纷起谋叛。经吉强军讨平之，寻订草约，依旧租种。未几，日并朝鲜，利间岛之膏腴，因饬斋藤中佐，率宪兵驻和龙峪。藉保护朝鲜人为词，谬指光霁峪以东为东间岛，和龙峪一带为西间岛，诬为两国未定之界，而清日之争端起矣。嗣后，清政府搜求无数证据，以驳斥日人，甚且据图们江北岸之界碑，有"华夏金汤固，河山带砺长"十字以证之，而日人仍肆无理之要索，不肯听从，遂成为悬案。至宣统元年，日本使臣始知间岛为中国领土，因向清政府承认，惟要求侨居间岛之朝鲜人，须归日领事管理。是欲嘘治外法权之余毒也。清政府将欲答复，而日使又翻悔前议。经清政府与之力争，始遵前议办理，而主权已丧失于其间矣。

第九十一节 大东沙岛之交涉

广东大东沙岛，富有物产，而渔业尤宜。沿岛渔民曾立庙其间，以为纪念。及光绪三十四年，日本商人西泽吉治探险而得之。遂用强力驱逐渔船，毁灭庙址，竖立木牌，上书"西泽岛"等字。复设事务所，有日本人百余，及台湾人三十余，久留于此。然实西泽一商家之营业，非奉有日本政府命令者也。已而英美二国，以大东沙海面险要，尤为航行孔道，请建灯塔于清政府。清政

府令粤督派船往勘。宣统元年，奉派之飞鹰船前往，见日本人及台湾人力为经营，凡商肆、民居、煤厂、船埠、电杆、车路均已敷设。即问日人因何至此，日人伪为不知。旋回省垣，以告粤督张人骏。乃饬关船水师，并熟悉洋务人员再往。既抵岛，录取被逐渔户之供词，归陈粤督，遂由粤督照会驻于广州之日本领事。略曰：

该岛隶属广东，贵国商人，雇工至此采磷，实属不合。应请谕令该商自行撤退。

并电清政府，速与日使交涉。日使尚为持平，而日政府左袒商民，坚持不让。争辩良久，卒以偿金予日人，于是西泽等始舍之而去。

第九十二节　安奉路事之交涉

方日俄之战于奉天南部也，自安东达奉天，曾筑军用铁路，以图进兵之迅捷。迨战事既平，于光绪三十一年冬，由清日各派大臣订明，将军用铁路改为商用铁路；其路线均由日本政府修筑；俟十五年期满，须任清政府取赎；凡开工之期，不得逾限出两年之外，其修筑工程等事，归两国人合办，由两政府各派人员主持其间。此皆经两国订明，载在条约者也。嗣后期限既满，日本犹延不开工。至宣统元年春，忽提议铁道线内，或其附近之处，须驻守卫队，以卫铁路。清政府欲代以巡警，而日领事不允，于是安东铁路交涉起矣。是年六月，驻京日使竟以推诿之咎，归之清政府。且宣言将自由开工修筑此路，不待清政府之协助。清政府闻而愕然，急以“推诿之咎，不负责任”答之，并令驻外各使臣通告各国政府。各国政府虽明知日人之专横，然亦不置一词。盖以弱国之政府，对于强国之政府，终见其交涉之失败也。

第九十三节　片马界务之失败

云南之西部，有城曰八莫者，向与缅甸通商处也。自英得缅甸后，即掠取之。光绪时，曾纪泽为驻英使臣，与英外部力争之，卒不能得。及二十六年，与英国会勘界线时，勘界员受英之欺，误以姊妹山及大盈江为界。于是滇滩关外及汉龙关、铁壁关一带之地，尽为英人所有。然英人之贪心犹未厌也，至宣统二年十二月，其兵又从缅甸之孟拱侵入云南，逾尖高山，直占片马。滇督李经羲闻之，急达清政府，请与英使交涉。而英使谬谓中国地图上素无片马之名，故片马系缅甸领土，不肯退让。翌年正月，英兵又由片马而东，进占登埂土司地方，滇督复请清政府争阻之。英使反谓此次进兵，系办土匪而来，滇督何得张皇入告，淆乱是非。由是滇省之群情大愤，由咨议局发起，先组织一保界会。嗣又邀请各省，以不用英货为抵制。清政府不知利用此时机，以为对付英人之策，强令滇督转饬劝业道，设法取缔。劝业道承其意旨，竟自照会商会。有云：

片马得失，于商人毫无关系。即争回片马，于滇商无益；争不回片马，于滇商无损。须照常贸易，勿事激烈。

见者，皆恶劝业道之丧心病狂，不识大体。未几，清政府与英使朱迩典议决界务，有将片马永租与英之说，滇人益晓然于清政府之不可恃也。

第九十四节　澳门界务之争执

广东澳门，为葡萄牙人所管之旧址，仅三巴及新关水坑地。道光间，始占潭仔、西沙、过路环。同治时，复占沙冈、塔石、石塘街、新桥、沙黎头。光绪五年，占龙田。九年，占望夏(即旺夏)。均辟马路，编户口。复于望夏村口设兵防，毁关闸汛墙，占石澳、荔枝环、青岛。十五年，欲占关闸外北山岭，以被驳撤回。三十三年，又伸张权力于银坑、湾仔各处。迨三十四年，复于湾仔河岸，占越海泡管理界线。而清葡勘界问题于是发生矣。宣统元年三月，办理勘界事宜之高而谦抵粤，酌订主要之法，分内占、外占两项。其内占之澳界、后路、望夏、吉大一带，照原定关闸界限划之。外占之荔枝环、过路环各岛，皆当收回管理。澳河界线，虽已将海泡移动，惟仍须照从前处所，以清界限。旋与葡人开议，而葡人不从。未几，由清政府与葡使交涉，仅允划出过路环一带主权，余则坚执如故。会葡国革命事起，旧王出亡，改建共和政府。葡使特向清政府声言，未奉共和政府之命，故界事暂从缓议。三年六月，葡人又于澳门浚海勒捐，以肆其侵占手段。经粤人呼号奔走，清政府为之动容，饬派重兵前逼澳门，粤督复派员与澳督严重交涉，而浚海工乃停。惟界务则仍未解决。

第九十五节　驱逐请愿代表

曩五大臣之由外洋考察宪政而返国也，清政府采其议，有预备立宪之宣布。越二年，又以九年之内，将筹备各项事宜一律办齐，为天下告。是时有因期限太缓，而议其立宪之非真者。至宣统元年，各省士民，见日韩合邦，日俄协约，南北满无故增兵，皆为亡国之先兆。遂由直隶各省咨议局议长孙洪伊等，吁请速开国会，以救危亡，而清政府不之许。二年五月，各代表等以初次请愿无效，继以二次请愿，而清政府仍不之许。是年十月，各代表等以二次请愿无效，继以三次请愿，清政府始将期限缩短，改为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然各代表以瓜分之祸，急于眉睫，开其端者东三省，承其弊者必不止东三省。揆度时势，非早开国会，无以新全球之耳目，振全国之精神，消窥伺于他帮，弭祸端于此日。于是鼓其爱国之热诚，有第四次之请愿。乃清政府不鉴其苦衷，忽下一谕曰：

前据锡良代奏，奉天绅民呈请明年即开国会。当经批示，缩改开设议院年限。前经廷议详酌，已降旨明白宣示，不应再奏。嗣据陈夔龙电奏，顺直咨议局议长等，又以速开国会为请。复经电饬，剀切宣示，不准再行联名要求渎奏，并严饬开导弹压。如不服劝谕，纠众违抗，即行查拿严办。兹又据军机大臣据情面奏，亦属不合。开设议院，缩改于宣统五年，乃系廷臣协议，请旨定夺。并申明一

经宣示，万不能再议更张。诚以事繁期迫，一切均须提前筹备，已不免种种为难。各省督抚陈奏，亦多见及于此。乃无识之徒，不察此意，仍肆要求，往往聚集多人，挟制官长。今又有以东三省代表名词，来京递呈。一再渎扰，实属不成事体。著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立即派员将此项人等迅速送回原籍，各安生业，不准在京逗留。朝廷于无知愚民，因迫于时艰，妄行陈说，已屡从宽宥。然岂有国民而不循法理者？深恐奸人暗中鼓动，藉词煽惑，希图扰害治安，若不及早防维，认真弹压惩办，久必至于酿乱。此后倘有续行来京，藉端滋扰者，定惟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是问。各省如再有聚众滋闹情事，该督抚等均有地方之责。着即懔遵十月初三日旨谕，查拿严办，毋稍纵容，以安民生而防隐患。

自是请愿之各省代表，大半被其驱逐回籍。清政府无立宪之真心，益为天下士民所洞见，此所以卒底于灭亡也。

第九十六节　广州之变

当宣统三年三月初旬，广州将军孚琦赴南门外观演飞艇。回署时，突为温生才炸毙。温生才虽被擒杀，识者已知广州将有事。至二十九日而变果作矣。先是革命军领袖黄兴，潜约福建之林文、江苏之赵声、安徽之宋玉琳等数百人，由香港抵广州，谋攻督署。为粤督张鸣岐所闻，下令搜捕，获胡宗衍以去。革命军知事泄，欲暂解散。继以网罗周密，不易脱险，遂挟短枪炸弹，以缠白为识，取道司后街，直扑督署。与卫兵巷战良久，互有伤亡。卫兵卒不敌，革命军奋勇以前，击毙管带金振邦、财政所提调李象辰。入署大索，不得张鸣岐，始悟其已逸也。黄兴等乃奋臂大呼，冲围而出。将攻督练公所，适与李准之先锋队遇。林文乃向前招抚之，高呼："同胞，吾等皆汉人，当同心协力，驱除异族，恢复汉疆，不当自相残杀"。言未毕而枪已发，林文破脑死。于是革命军复与之战，无不一以当百，卒以众寡不敌而败。乃由广州退出，复避于香港。是役也，黄兴伤手指。革命军之被戕者凡七十二人，皆有名人物。变甫定，南海、番禺两邑令，收七十二人之骨，谋葬于城内九头山。正掘地营圹，忽枪丸自他处飞至，工人骇甚，各鸟兽散。四月初三日，广州各善堂董事，白于官吏，重以礼殓之，寻从葬于东门外黄花岗。

第九十七节　内阁任用皇族

清政府之大权，自入关以来，夙由满族各王大臣领之，而汉大臣不得与。及同治初年，翦除洪杨军后，始以汉人与之。然不久仍为满人所领，盖其重满轻汉之心，历二百余年如一日也。至光绪季年，既欲弃专制，尚立宪，则内阁总理大臣之资格，当不问其为皇族为贵族为齐民，凡有才能，为重望所属者，皆得为之，庶昭公允。乃据资政院之章程，限于皇族及贵族，而不与齐民均，已为海内所非议。及宣统三年四月初十日，发表新内阁。其为总理大臣者，一老朽无能之奕劻。余如民政大臣为善耆，度支大臣为载泽，海军大臣为载洵，农工商大臣为溥伦，组织不出于皇族，海内舆论益哗。奕劻知众论之大不容也，因一再辞职，而清廷强为慰留。于是各省咨议局联合上书争之。其略曰：

内阁，为代君主负责任之机关。总理大臣，为内阁全体责任之总汇。故君主立宪国，内阁大臣有组织内阁之权，能负完全无缺之责任。责任之所集，功罪之所归，即国家安危之所系。立宪国家，重内阁之组织，尤重总理大臣之任命。其最要之点，则在人之组织内阁之总理不归于亲贵尊严之皇族。此非薄待皇族，谓其无组织内阁之能力，实由皇族内阁与君主立宪政体，有不能相容之性质也。谈君主立宪政体者类，皆知君主神圣不可侵犯之语。君主既立于神圣不可侵犯之地位，则隶于君主之皇族，亦即立于特别不可动摇之地位。若内阁之地位，则可动摇而更新者也。立于君主之下，以受议会之监督，有政策之冲突，即发生推倒之事实。实组织内阁之总理大臣，于君主无亲族之关系，倒一内阁，不过倒一某总理内阁，君主毫不受其影响。组织内阁之总理大臣，为密隶于君主之皇族，倒一内阁，即为倒一皇族内阁。皇族缘内阁而推倒，使臣民之心理，忘皇族之尊严。君主之神圣，必有不能永保之虑。恭读《钦定宪法大纲》，以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列为专条，近布新内阁官制十九条，绝无组织内阁必以皇族总理之规定，盖以循君主立宪国之公例。而第一次内阁总理，适为亲贵之庆王。庆王内阁既成，对于皇上担负责任，使不可以推倒，如设立阁制之真意何？使其可以推倒，如皇上神圣之体统何？此所以熟思深虑，不能不披沥呼吁者也。

书上，不省。海内之有知识者，对于聋聩之清政府，皆有绝望之心矣。

第九十八节　铁路国有一

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取消商办成案。发之者，御史石长信；主之者，邮传大臣盛宣怀也。此为新内阁成立后之第一政策。先是，宣怀怂恿载泽，借英、法、德、美四国款千万磅，载泽犹豫未决。宣怀诱以甘言，借约遂成立。至是，以贷款筑路，宣示天下。四国之觊觎路利，卒偿所愿。日本人知其旨，要求彼国政府，亦愿握有债权。宣怀复主张借日款千磅以和解之。川、鄂、湘三省人民于命下之日，为之大哗。盖粤汉路线，始由宣怀私售与美商合兴公司，迨光绪二十八年，竭三省人民汗血之资，仅得争回，集股商办。工程方亟，而突遇国有之发生，不啻夺人民之生命财产以授外人也。故有拟举代表赴京师抗争者。有俟咨议局开常年会，一律不赴召集，各省工商亦同时罢业，以为后应者。清政府患之，以端方尝抚湘抚鄂，欲赖其力以愚弄湘、鄂人民。

故于被废之后，忽起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又以郑孝胥盛言国有利益，登载报章，足以摇撼天下之耳目，故亦命为湖南布政使。湘抚杨文鼎，更助桀为虐，阳为咨议局代陈湘路力能自办，不愿借款，请收回成命之词，阴告清政府，谓湘省开会，有匪徒煽惑其间，宜挟雷霆万钧之势，以宣示其威，使匪徒闻而解散之意。宣怀嘉其有识，而格杀勿论之谕遂下。人心瓦解，皆造端于此。

第九十九节　铁路国有二

是时，四川护督王人文，知清政府之显拂舆情也，因代表川民，请缓收路，以冀其悔悟而转圜，卒被严旨申斥。御史赵熙、欧家廉知盛宣怀之动摇国本也，因据广东、湖北京官所指恶状二十款，转以入告，意必为其所动，卒仅以弹章交宣怀阅看。于是各省人民，希望政府之心垂绝，乃退而商自保之策。五月初旬，粤路先开会筹议。旅美华商，又寓书于粤路公司，有国有政策，誓死不从，万一决裂，当谋种种对待之言。因是川、鄂、湘三省皆闻风而起。亦设保路同志会，以反对国有。就中惟川人为最烈。成都一开会，至者四千余人。重庆一开会，至者万五千余人。人文默觇民志，激而愈甚，不得不据实入陈，反为盛宣怀所驳斥。未几，王人文去，赵尔丰至。于七月十五日，以拘保路会代表邓孝可、蒲殿俊、罗伦等八人，激成民变，督署被围。卫队枪毙多命，旋即解散。尔丰犹以诡辞告政府。政府遂令端方带兵入川，复令开缺两广总督岑春煊驰往，会同尔丰办理剿抚事宜。尔丰恐春煊一至，则川事真相毕露，激变之事，于己有大不利者，乃铺张战绩，称川乱敉平，于是春煊不果行。迨春煊复奉命督川，甫抵鄂，而武汉已有起义之军，赵尔丰与端方等先后被戕于川中矣。

第一百节　革命军起义于武汉一

革命军之起义于武汉也，实由铁路国有政策酿成之。先是，革命党人以武汉握南北之中枢，利于进取，屡谋在此起义。顾以防范颇周，未敢猝动。至是，鄂督瑞澄以川省事急乞助，既遣统带曾广大督率所部，由宜昌西上，为之声援，又因郧阳、施南等府与川省毗连，复分兵防堵。革命党人遂乘武汉兵备之虚，潜运枪弹，克期举事。期前事泄，凡英俄租界及小朝街等处，党人之被逮者数十人。内有彭楚藩，本为陆军宪兵，亦杀之。瑞澄阅党人名册，多系军籍，大骇。于八月十九日，令督练公所军事参议铁忠以枪弹给三十标旗兵，使之往捕在党之二十标二营张排长，及兵丁等人。各营兵之列名党籍者，均不自安。是夜，武昌城内二十九标、三十标步队，城外炮队等，遂同时起事。先据楚望台军械局，继架炮于蛇山高处，轰击督署、藩署及督练公所。瑞澄急匿于楚豫兵轮，藩司连甲、统制张彪、参议官铁忠亦均逃去。诸军人见大事已成，不能无统率，乃挟请鄂军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为都督。元洪惧，诺之。遂改咨议局为军政府。召集官绅，宣布党纲四条，大旨以建立共和政府为主。革命军既得武昌，即渡江据汉阳兵工厂，令工匠奋力制造，以供军事之用。复于汉口立军政分府，以保中外人民之生命财产。盖不三日间，武汉三镇俱为革命军所得矣。

第一百一节　革命军起义于武汉二

清政府闻三镇既失，恐武昌之革命军乘势北上，直捣燕京，遂令陆军大臣荫昌，统率近畿兵两镇赴鄂剿办。又令萨镇冰率海军赴鄂救应。八月二十六日，荫昌抵信阳，其先锋队已至汉口之北。萨镇冰乘楚有兵船，亦至。所统建安、建威等六炮舰，湖隼、湖鹰、湖鹗等各雷艇，俱驶至汉口，泊于江心。其兵威之盛，见者皆为革命军危。及二十七日，革命军与荫昌之先锋队开战于刘家庙，先锋队大受挫折。已而荫昌之陆军大至，革命军复与之战，勇猛异常，故荫昌所部之军屡战屡败。其泊于江中之炮舰，萨镇冰虽命驶赴上游，发炮相应，百无一中。而武昌炮台与汉口革命军又两面攻之，故不能抵御而退。兵舰既退，北来陆军之势益孤，遂为革命军痛击，丧失粮械无算。事闻，清政府急起袁世凯于彰德，使南下督师。世凯知战之非计，密请政府召还荫昌，而以冯国璋等代领其军。复遣使示意于黎元洪，欲与议和，不得要领。于是冯国璋又率北军前进，所持者多机关炮。革命军稍不能支，遂退。冯国璋既抵汉口，疑其居民阴助革命军，遂纵兵队焚毁华界房屋至十之八九，屠戮居民至数万人。外人之观战者，诋为野蛮残酷，惨无人道。清政府虽下罪己之诏，以期笼络人心，已无及矣。

第一百二节　各省宣布独立

方鄂军之初变也，虽举黎元洪为都督，以抵抗北来攻鄂之师，惟恐众寡不敌，必至功败垂成。且环顾各省，类不知革命之真相，有作壁上观者。乃宣布其事，以号召四方。其略曰：

> 满洲以东胡残种入主中原，残德相沿，几三百载。淫威虐政，未遑具论。然以神明华胄，而戴此犬羊遗孽，以为宗主，是旷世之奇羞，绝代之巨耻也。我鄂军都督黎元洪激于公愤，赫然振怒，义帜一张，全军响应，半日之间，三镇詟服，足见人心思汉，天下乔诘卓骜而不甘雌伏于建虏之下者，已非一日。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乃伪政府不知天命，反肆行抵抗，调将遣师，水陆并进。甫一交锋，俱遭败北。陆师则退保信阳，水军则几遭沉没。瓦解之势已成，倒戈之期日迫。我义师一方却敌，一方保民，外教外商，尤为周密。故世界愿认为战团，各国皆目为义举。然湖北居天下之中，当四战之地，进取则有余，保守则不足。是故一军出河洛以达宛平，而辽东三省，可以檄定。一军出宜昌以攻成都，而西藏可以遥制。一军趋衡岳而连百粤。一军下九江，而扬子江下流诸省，悉归掌握。大功之成，易于反掌。但义师崛起，兵

力犹孤。进取之军，或不足以供遣派，则恐时机一去，而大局全非，汉族兴亡间不容发。昔者洪、杨之役，湖北旋得旋失。此诚便于进取，不便于保守之故也。现在巴蜀义民犹知抗敌，武汉上游，或无足虑。然后河北无响应之军，江东无兵马之助。我义师内无接应，外无声援，水陆交攻，腹背受敌，鄂军纵强，其如寡不敌众何！即幸而不败，亦不能克日荡平，已深足为诸父兄之患。况鄂军一败，则汉族全亡，而中国无复革命之望。时乎时乎，不可失也。愿各省父老昆季，一垂察焉。河北为燕赵故都，人民率多豪侠，讨贼复仇，此皆诸父兄之所优为，而今日未遑计及者也。夫畿辅之下，压制森严，虐政流传，诸父兄殆受之而不觉。庚子之乱，受创尤深。究其祸源，皆政府失职之咎。昔者父兄先民，多借交报仇以伸民困，岂有身受切肤之痛，而作壁上之观者乎？窃为诸父兄所不取也。山东文物之邦，夙明大义。孔孟之遗风，朱家之豪侠，史册流传，口碑载道。春秋复九世之仇，当亦父老昆季之所稔知。今者义帜已张，国基已立，稍加协助，便可奏功，尚何惮于一发耶？至于江东子弟，越国君子，皖江志士，向以仗义闻天下。鼎革之初，故老遗民，屡图恢复。天不佑汉，忍辱至今。吴、徐之暗杀，熊、赵之义师，盖闻风而兴起者也。故革命较各省为先，而受祸亦较各省为烈。扬州、嘉定、江阴之屠，此皆父兄先民之所身受，而不能一刻忘者。鄂军起义之初，逆忆响应之军，当首推吴越。盖结怨深而思报切，此人情之常，而不料竟失之于诸父兄也。两广为百粤故地，数被胡寇，人民多激烈。抚其邦者，向多酷吏。人民乔诘不堪，屡思起义。天国功败于垂成，广州计疏于仓卒，此皆诸父兄之所深痛，而急思报复者也。云、贵地近南徼，瘴雨蛮烟，伪政府早视为化外。故不恤割其土地，以饷友邦，片马割让，尤其末事。为今之计，非革命告成，恐终难保其故土，前者曾组织敢死队以抗外邦，而何以竟疏于恕无可恕之建虏耶？至于关中健儿，勇于战斗，龙蛇起陆，大动杀机。豪杰建功，固当如是。湘淮旧卒，亦当杀贼致果，以功赎前日惨杀同胞之罪。至若长江之哥老、北地之三合，东三省之马贼，夫汝本良民，因胡性苛刻，致汝于穷迫饥寒，流而为盗。虏吏不恤，加以匪名，横加屠戮，实非汝之罪也。故汝党之魁，作威福，结死党，劫夺民豪，戕杀污吏，以立强于天下，慨然有古游侠之风，其谊有足多者。今者鄂军起义，汝等当蜂起相助，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以销宿愤，而除公敌。大功告成，当锡汝爵。无功者亦收为良民，而同安畎亩。惟行军之中，当知纪律。凡戕杀外人，焚毁教堂，劫夺良民者，杀无赦。望稍为留意焉可也。要之湖北当天下交冲之地，尤汉族兴亡所关，凡我同仇，均当协力。长于权变者以参军政，富于资财者以输军饷，勇于敢死者以从军事，精于战略者以司军令。结天下之盟，作国之民气。统率义师，宣言北伐。执彼虏魁，投之遐塞。伏望同胞，闻风兴起。石勒倚啸于东门，陈涉辍耕于陇上。草泽匹夫，犹怀大志，神明贵胄，忍作胡奴？此真英雄用武之秋，豪杰建功之会也。

是文一布，全国响应。九月初一日，陕西、湖南先告独立。初二日，九江继之。初五日，贵州继之。初十日，云南继之。十二日，江西继之。十三日，上海继之。十五日，江苏、浙江继之。十六日，两广继之。十八日，安徽继之。十九日，福建继之。而四川、甘肃、新疆等省，亦接踵而起。不数旬间，清廷大势全失。惟山东既告独立，又即取销。模棱两可，未免贻笑外人。江苏之江宁省城，以议独立无成，卒开兵衅。

第一百三节　江宁之战一

当苏、浙未独立之前，江宁绅士先谒江督张人骏，请其宣告独立，以保全城生命。人骏以无论独立与否，我惟拚一死为词。绅士复苦劝之，意稍动，乃于次日召各官会议。类多中立，惟将军铁良、统领张勋等，颇极端反对，于是独立之议不能决。是时，江宁新军有请给子弹者，人骏虑其变，靳不与，反使统制徐绍桢率其所部，出驻秣稜关。至铁良所统之旗兵，张勋所统之防兵，一一给以子弹，令守卫江宁。新军闻之，大愤。嗣以苏、松，常镇，皆已独立，遂于九月十七日，全体俱变，由秣稜关直薄江宁南门。内应者同时攻督署，被防营所抗，不得入，乃退至北极阁，再谋进攻。张人骏已乘乱逃出督署，匿于防兵营内。张勋挟之以为重，发令严闭城门，一律搜杀。凡剪发、白帽结、白辫线、身系白带、手执白巾之学生及非学生，张勋悉诬为革命党，命防兵屠戮之，数达千余。张勋住居附近，尸骸满地，血流成渠，亦一时浩劫也。

第一百四节　江宁之战二

自江宁既开战，新军继续进攻。以缺乏药弹，不能制胜，乃退至镇江，待组织援师。江苏都督程德全，闻新军战不利，张勋日残害无辜，愤甚，檄诸军克期往救。九月下旬，苏军将启行，程都督遂宣布誓师之辞。略曰：

盖闻托体国民，以拯救国亡为天职，抗颜人类，以主持人道为良能。本都督始以国民天职而举义旗，继以人类良能而诛残贼，事非得已，心实无他。盖本都督服国民公役有年矣，甫闻政事之日，已丁板荡之年。每鉴列强，略知政要。其日夜所希望，惟求改专制为立宪，使吾中华大国得一位置于列强之间。万语千言，众闻共见。乃自缩短筹备清单，而好恶之拂民愈甚；组织责任内阁，而亲贵之私利尤多。凡诸立宪之要求，适增专制之罪恶。急而知悔，言岂由衷？观听徒淆，国家何赖？本都督蜀人也，不敢衔蜀人一隅之愤，而不能

不恤全国胥溺之忧。自武汉首倡大义，凡有血气，云合影从。盖无不知欲求政体之廓清，端赖国体之变革。无汉无满，一视同仁。惟国惟民，各求在我。将泯亲疏贵贱为一大平等，即合行省藩属为一大共和。但有切实改革之诚，并无力征经营之意。从国民多数之心理，奠华夏后此之邦基。其所以从武汉之后，而黾勉以救国亡者，如此而已。夫人即昧于大同之公理，拘于草昧之陈言，谓君主为天与之淫威，谓臣民为一姓之奴隶。虽有愧国民之常识，亦何至为人道之深仇。乃近则张勋荼毒于江宁，远则冯国璋焚杀于汉口。生命财产，蹂躏天赋之人权；子女玉帛，餍饫凶人之涎吻。此岂目所忍睹，耳所愿闻？无论兄弟急难，父老颠危，凡属含生负气之伦，敢忘匍匐救丧之义？此则为人道所驱，不得已而诉之于武力者也。是用甘舍微躯，亲临前敌。我将士仗义而来，不惜赴汤蹈火；本都督拊膺而叹，何心饱食安居！共和为治理之最高，本无进退待商之余地；性命为有生所同具，止有安危与共之血诚。其可皦然号于有众者，舍死忘生之举，不过为胜残去杀之谋。非仇故君，非敌百姓。枕戈以待，鼓行而前，一举而歼张寇，肃清江南；再战而覆清都，长驱冀北。仗诸君热力，再造河山。是民国义师，咸遵纪律。朕功立奏，今为发轫之初；血气皆亲，是用掬心以示。布告将士，咸使闻知。

于是苏军西赴镇江。已而上海吴淞之军又至，浙江、广东援师亦先后至。与江苏诸军联合，故称为联军。十月初三日，程都督复亲往视师，士气大振。时萨镇冰所部海军，大半降于镇江军政府。镇冰早逸去，故联军公推程都督为海陆军总司令。旋进驻高资，分联军为三路：北路沿江岸铁路线进攻太平门，南路由句容淳化镇进攻聚宝门，中路傍鸡笼、玉龙等山，进攻朝阳门。张勋率兵七八千，分三路御之。初五日，遂大战，历五六时之久，张勋兵力不支，渐次败退。无何，北路军据乌龙、幕府、狮子山各炮台，南路军据雨花台炮台，中路军既占马群、李陵卫一带，复夺取紫金山之天保城。张人骏、铁良等见联军愈逼愈进，急遣胡令宣至联军议和，不能决，遂匿日本领事馆。张勋率马队二千以遁，而江宁遂破，时十月十二日也。

第一百五节　革命军组织临时政府

方东南各省之宣告独立也，其宗旨在与清政府分离。而一切改革之进行，不能无所承受，故群认武昌为中央军政府。及联军攻破金陵，更期组织之完备，乃由各省代表之在上海者，联名电达外洋，请孙文返国。孙文闻电，即偕美国人花墨黎等同行。十一月初六日抵上海。越四日，直隶、奉天、山西、陕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四川、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十七省代表，假金陵咨议局，开临时大总统正式选举会，孙文适当选。代表团推汤尔和等至沪迎之。十三日，孙文偕特派代表员等，乘沪宁汽车赴江宁，履总统任。濒行，上海各军队在车站擎枪排列，各团体均举代表敬送，莅止者不下万余人。途经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处，人民皆欢呼万岁，为一时盛举。是晚，抵金陵，入总统府，行受任礼。当布宣言书曰：

中华民国缔造之始，而文以不才，膺临时大总统之任。夙夜戒惧，虑无以副国民之望。夫中国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余年，日益滋甚，一旦以国民之力，踣而去之，起事不过数旬，光复已十余行省。自有历史以来，成功未有若是之速者。国民以为于内无统一机关，于外无对待之主体，建设之事，刻不容缓，于是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自推功让能之观念以言，文所不敢任也。自服务尽责之观念以言，则文所不敢辞也。是用黾勉，从国民之后，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端在今日。敢披沥肝胆，为国民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族，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者，对于满清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血钟一鸣，义旗四起，拥甲带戈之士，遍于十余行省。虽编制或不一，号令或未齐，而目的所在，则无不同。由共同之目的，以为共同之行动，整齐划一，夫岂其难？是曰军政之统一。国家幅员辽阔，各省自有其风气所宜。前次清廷，强以中央集权之法行之，以遂其伪立宪之术。今者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此后行政，期于中央政府与各省之关系调剂得宜。大纲既挈，条目自举，是曰内治之统一。满清时代，藉立宪之名，行敛财之实，杂捐苛细，民不聊生。此后国家经费，取给于民，必期合于理财学理，而尤在改良社会组织，使人民知有生之乐，是曰财政之统一。以上数者，为政务之方针，持此进行，庶无大过。若夫革命主义，为吾侪所昌言，万国所同喻。前此虽屡起屡踬，外人无不鉴其用心。八月以来，义旗飙发，诸友邦对之抱平和之望，持中立之态。而报纸及舆论，尤每表其同情。邻谊之笃，良足深谢。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当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及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持平和主意，与我友邦，益增亲睦，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循序以进，不为幸获。对外方针，实在于是。夫民国新建，外交内政，百绪繁生，文顾何人，而克胜此？然而临时政府，革命时代之政府也，十余年来，以至今日，从事于革命者，皆以诚挚纯洁之精神，战胜其所遇之艰难。即使后此之艰难，远逾于前日，而吾人惟葆此革命之精神，一往无阻，必使中华民国之基础，确立于大地，然后临时政府之职

务始尽，而吾人始可告无罪于国民也。今以与我国民初相见之日，披布腹心，惟我四万万之同胞鉴之。

自是而临时政府亦即日成立，对于满清旧政府，有南北并峙之势焉。

第一百六节　南北议和一

当袁世凯督师南下时，曾遣刘承恩、蔡廷干等至武昌议和。以君主、民主之宗旨不合，未开议。迨奕劻以战事日急，力辞内阁总理职，清政府命袁世凯继其任，且敦促至京。世凯以军事全权付冯国璋，国璋又攻破汉阳，而武汉之战祸益烈。英使朱迩典，以战期延长，商务将受莫大之损失，阴令驻汉英总领事介绍议和，日、美、法、俄、德诸国均赞成，英人李德立亦屡以为言。袁世凯乃以"汉口虽下，海军复变，汉阳虽得，金陵复失，库帑告匮，贷款无从，购械增兵，均为束手"等语入奏。清政府即派袁世凯为全权大臣，世凯旋请以唐绍仪为代表。是时武昌黎元洪徇英总领事等之请，亦推伍廷芳为代表，将于汉口开议。经各省驻沪代表之会商，谓汉阳甫破，若在汉口议和，殆春秋城下之盟，故改为上海。十月二十八日，两代表各偕参赞，会议于上海英租界之市政厅，是为议和之开始。

第一百七节　南北议和二

方唐绍仪之奉派出都也，其意本不甚赞成共和。及躬历汉、沪，见东南各省民情，倾向共和，已成一往莫遏之势，乃为之变计。会议数次后，与伍廷芳所定最要之四款，未向世凯商明，遽行签定。世凯闻之，意不谓然。又闻南京已设临时政府，孙文已为临时大总统，谓与特开国会，议决民主、君主之问题有碍，遂撤还唐使，以签约为无效，而自与伍廷芳直接电商。是为议和之中变。是时南方人民，有愤世凯之失信者，谓其以议和为名，而实则购械增兵，复欲宣战。于是汉口商人请以汉口、汉阳作为中立地点。各省停战之兵，复函电交驰，约期北伐。伍廷芳知和议决裂则祸益深，乃力争签定之约，不能以唐使进退而失效力。谓世凯深明交涉，必能守此公例。至应商各件，有非面商不能尽者，故请世凯南行，而世凯又请廷芳北行，彼此再三争辩，仍以电报为议和机关。至十二月初旬，有国会选举办法之决定。越数日，复有溥仪退位条件之酌定。伍廷芳遂辞议和代表之任，是为议和之终局。

第一百八节　溥仪逊位

自武汉战云震荡全国，外人皆称革命军之文明。且认为国际公法上之交战团，绝不横加干涉，故革命军气焰日张。然在清政府视之，尚不知大势之已去也，但以为要求实行立宪而已。故于九、十两月中，既解党禁，复派宣慰使，惩盛宣怀之首祸，罢摄政王之重权。颁重大信条十九条，宣誓于太庙中。又令资政院择定日期，召集国会。谓如是，则国民之心必满足，而大乱可敉平矣。迨和议既开，经伍廷芳之要求，袁世凯之陈奏，始知议和主要在废弃君主立宪，承认民主立宪，庶皇室可蒙优待，而海内亦永息干戈。不然，则议和决裂，南方各军水陆并进，誓必直捣黄龙，区区皇室，非独不能优待，且无保存之可言。清太后闻之，计无所施，乃召集近支王公，特开御前会议。顾是时良弼方结宗社党，以保存满洲君主为名，亲贵和之，势颇猖獗。故御前会议，虽经数次，类多反对共和，不能取决。未几，良弼被炸，宗社党因之解散。且北方军队，一再请愿共和。疏中大旨，谓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致恩旨不颁，万方受困。现在全局危迫，四面楚歌。京津两地，暗杀之党林立，稍疏防范，祸变即生。是陷九庙两宫于危险之地者，皆二三王公之咎也。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由是各亲贵皆不敢有违言，而溥仪遂下逊位诏。盖满清自入关定鼎，历二百六十有七年，至是乃灭亡矣。

满清外史

[清]天　嘏撰　栾民先　徐　鸿整理

《满清外史》，清末民初天嘏著，以清朝兴亡为线索，连缀若干宫闱秘闻、绮闻琐事而成。其中许多篇章，如"满族之崇奉堂子"、"多尔衮之盗嫂"、"颙琰(嘉庆帝)之不喜如意"、"李莲英女弟之指婚"、"宫中遗产之富"等，皆以小见大，鳞爪片羽，极富史料价值。此书民国年间被编入《满清野史初编》，书名题《满清野史》，书中楣题为《满清外史》，现改从后名，并据此标点整理。

首篇　总论

第一章　满清称名之始

出山海关东行，若奉天，若吉林，若黑龙江，中外人士皆以满洲称之者也。然试问满洲之何以见称，不独汉族不能尽知，即满族亦几数典而忘祖。

考满洲旧壤，本在白山、黑水之间，于古为肃慎，汉为辰韩，魏晋为勿吉，隋唐为靺鞨，宋为女真之完颜部，明初为建州左、右卫。

至其满洲之所以见称，本非地名，实由部族而假借用之也。盖女真建部之始，本由肃慎转音，而名为珠里真，后讹为女真。爱亲觉罗氏既为珠里真后裔，遂由珠里真而渐名为珠申。迨部族之势日强，欲并吞邻近诸部，爰先通好于西藏。西藏喇嘛以其为珠申之后也，慢呼之曰曼珠。爱亲氏译曼珠之义，知为妙吉祥，乃舍珠申，而以满珠名其部族。后之汉字，易"珠"为"洲"者，以"洲"字义近地名，故假借用之，自此遂相沿不改云。

第二章　满洲头颅之异

范蔚宗之传三韩也，称辰韩人儿生，欲令头扁，皆压以石。满洲旧部，即汉之辰韩地，故其遗风犹有存者。

或有辨之者曰：满洲旧俗，儿生数日，即置卧具，令儿仰寝其中，久而脑骨自平，头形似扁。设以石压头，壮夫且不能堪，而以施之初堕地之小儿，实非人情所有，故不可信。

然物之圆者，必被压，始能平。头之圆，亦犹物也，如不以石压，则脑骨安能自平。或之言，实不合于物理。闻蒙古人生儿，以韦带束之木板，植立于地，长则股形微箕。欧洲妇人，以带紧束其腰，故常细。满族之以石压头使扁，与此二事同。

以此之故，有见其太庙之悬像者，一曰奴儿哈赤(亦名努尔哈齐)，彼族所奉以为太祖也。一曰皇太极，彼族所奉以为太宗也。试谛审其头颅，皆作扁圆状。又有入紫光阁者，见其图形之满洲功臣亦然。然则满族之异于汉族，但一望其头颅，已灼然可见矣。

第三章　满族之崇奉堂子

崇奉堂子，为爱亲觉罗氏特有之习惯。凡遇战役，必先祭之。其神何名，无知之者。且祭献之礼绝诡秘，往往不肯宣布。世皆强解之为祭天，谓即古者天子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之意。其实不然。

昔有范生者，游满洲之辽阳城。见一古刹，欲入观之，门者不许。谓欲瞻礼，只可在门外焚祷，不得闯入。范生欲穷其异，与门者商，强而后可。乃至刹内，见塑像二，长各数丈。一为男子状，向北植立。一为女子状，南面抱其颈，体皆赤，态甚亵。问之土人，皆以公佛、母佛呼之(见《三冈识略》)。爱亲觉罗氏所奉之堂子，盖亦若是焉尔。是其特有之习惯。汉人见之，未有不发噱者也。

第四章　满族之握兵柄

典兵之权，为满族所专有。未入关时，本以亲王为统帅，如睿礼、郑豫、肃勤等是也。入关以后，尚存此制。其余虽不专任皇族，亦未尝不用满族。如康熙准噶尔之役，则费扬古也。雍正西南苗之役，则鄂尔泰也。乾隆准部之役，则永常等也。回疆之役，则兆惠等也。大金川之役，则傅恒也。小金川之役，则阿桂也。缅甸之役，则傅恒也。廓尔喀之役，则福康安也。嘉庆川鄂陕之役，则额勒登保、德楞泰也。此荦荦之大役，皆以满人掌兵，而汉人不得预闻其事。

洎乎洪、杨军起，扰攘几二十年，蹂躏几十三省，满

人皆束手无策，乃任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一司兵柄，遂开汉人杀汉人之路。

迨假托立宪，欲集权于中央，于是复令荫昌等，操陆军部之总机关。不久而武汉发难，满清亦随即于亡。

第五章　宫中之秘密

满清宫中，事事秘密，有出人意计外者。如皇上宿某宫中，召某妃嫔进御，当直内监，则往彼赤体毡裹，背负而来。或曰，此明制。或曰，胤祯为宫人刺毙，是以此制至雍正后甫有之。语或近是，然年湮时远，亦莫能详也。宫中有地道通外方，有室，有户，有床几坐椅灯镜等，遇变，帝辄携其父母后妃儿女等入窟，外立一最亲信之内监，手执枪枝，每连呼曰打拿。打拿者，满洲语，平安也。危迫，则不呼打拿。帝后皆自尽，死其处，或由地道遁去。光绪季年，吴樾炸弹事发，满人日夜数十惊，而宫中尤疑惧。那拉氏除坐朝数小时外，则偕帝后妃嫔等，潜入窟至数日之久。其时掌警部为尚书徐世昌，京津巡士，荷枪如云，挥汗成雨，似临大敌，诚可嗤矣。

第一篇　关外经营时

第一章　奴儿哈赤畏假都督

奴儿哈赤之建元天命也，为明万历四十四年。越一载，始书“七大恨”告天，以与明为仇。然其未建元之前，尚视明帝如在天上，明臣如在云汉，不敢与较，观于待明之假都督可见矣。

初，满洲每岁必贡蜜于明，兼开蜜市。考蜜之用，相传炼为糗粮者。迨万历四十一年后，不复贡。明之边臣，未敢据实入告。次年四月，巡抚都御史郭光复新莅任，知其事，潜使辽阳材官萧子玉，假称都督，衔命问故。子玉乃盛设仪仗，自乘八人舆，至满洲境。扬言天使降临而不郊迎，将以无礼致诘。奴儿哈赤闻之，大恐，亟属櫜键，迎于道左，供具甚丰腆。子玉乃问其不贡市之由，奴儿哈赤肃立对曰：“本部之蜜，犹中原五谷也。五谷有不登之年，将谁是诘耶？本部五年来，花疏蜂少，是以不供。俟春秋花满，酿熟蜂衙，当复贡市如初。”子玉旋得厚赠而返。未几，奴儿哈赤始知其伪，然已无及矣。

第二章　奴儿哈赤诅咒叶赫女

奴儿哈赤尝聘叶赫部长布扬古之妹，欲以为妻。寻叶赫与满洲失欢，得明之援，布扬古将以妹适蒙古喀尔喀部贝勒巴哈达尔汉之子莽古勒岱。满洲诸贝勒等闻之，请乘其许而未行，发兵往夺。奴儿哈赤知是事为明之主动力，畏明之威，不敢妄动。诡谓之曰：“此女之生，衅所由起，实非偶然。哈达、辉发、乌拉三国，皆因此女兴兵构怨，相继灭亡。是此女召衅亡国，已有明验，今明又助叶赫，不以此女与我而与蒙古，天殆欲亡叶赫，以激怒我而启大衅也。若奋力征之，纵得此女，徒致不祥。即归他人，亦必不永年。吾知此女流祸已尽，死期将至矣。”诸贝勒等仍欲兴师，再三请，奴儿哈赤终以畏明之故，不之许。后叶赫以此女嫁蒙古，未一年，果亡。昔司马仲达诅咒诸葛武侯，谓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奴儿哈赤之诅咒叶赫女，殆与司马仲达同一口吻，惜无以巾帼遗奴儿哈赤者。

第三章　奴儿哈赤之阴谋

自觉昌安、塔克世父子为尼堪外兰与明将李成梁所杀，奴儿哈赤及弟速儿哈赤（一名舒尔哈齐）尝欲为祖父复仇，明不胜其扰，曾仍给书，令为建州右卫都督，并封龙虎将军。

是时扈伦（一称呼伦）国，有乌拉部、哈达部、叶赫部、辉发部，明人呼之为海西诸部。就中惟哈达部长蒙格布禄，叶赫部长纳林布禄，亦封龙虎将军。

蒙格布禄最忠顺于明，他部有所谋，辄先告，得为备。诸部长皆恶之，奴儿哈赤尤甚。会蒙格布禄与纳林布禄相仇杀，蒙格布禄力不敌，请援于明，不许。请入备边，亦不许。遂以三子为质，求救于奴儿哈赤，奴儿哈赤乘机袭执之。明边吏闻其事，遣使议援。奴儿哈赤外恐明之声罪致讨，内实利其部落之广也，乃伪以女许蒙格布禄，而阴纵其妾与通，徐以私外母名杀之。明边吏遣使责奴儿哈赤曰：“尔何故伐哈达而取其国耶？其复还之。”奴儿哈赤惧，乃仍以其女妻蒙格布禄长子吴尔古岱，送还国。并遣其次子归之明，以塞前责。且诡言曰：“蒙格布禄与噶盖谋叛，故诛之也。”明边吏因循置之。奴儿哈赤之轻视明，自此始。已而叶赫仍攻哈达不已，奴儿哈赤遂复据哈达，并攻叶赫、乌拉、辉发，灭之。由是扈伦国之四部尽亡。

第四章　满洲妇女之骄纵

满洲自佛库以私淫生子，无可自解，遂神其说曰：食朱果使然。又托为仙去。厥后开国，即以是为家法。妇女之骄纵，至不可言，于奴儿哈赤时尤甚。一日，集其妇女于八角殿而告之曰：“凡贝勒等有罪，且执法以治之。尔等妇女，苟犯吾法，岂可徇纵。若徇纵，是废法也。我择贤而有功之人，以汝等妻之，讵令受制于汝等。汝等苟陵侮其夫，恣意骄纵，恶莫大焉，法不容贷。譬如万物，皆依日光，以遂其生。汝等亦依我之光，以安其生可也。”又尝谓新附蒙古诸部之贝勒曰：“尔等有娶我诸女者，勿以诸女为畏。昔察哈尔汗以女妻侍从大臣，每陵侮其夫，若诸女中有如彼者，速告我。罪至死，则诛之；罪不至死，则废之，更以他女妻焉。”可知满洲妇女之放纵，于未入关前，已若是其甚，故不惮一再言之，曷怪入关后之肆无忌惮，演成种种恶剧也！

第五章　皇太极之说梦

人之有梦也，由于脑筋之留影耳。故以梦之休祥，为后事之征验者，无异于愚夫妇之所为，而皇太极则酷

信之。

皇太极既臣服朝鲜，某夕，忽梦随其父入明之宫中，见明主于袱内出一丝绦缌，上饰珊瑚，意欲相授。皇太极默思明帝所赠珍宝，何所不有，受此奚为。转顾其人，非明主，乃金代神像。出书一册曰："是尔先代金国史书。"皇太极受而读之。文字不能尽辨，欲持以示人，忽觉。次日晨，召其臣属语之。臣属曰："先是皇上梦入朝鲜王宫内，将朝鲜王举之而起，未几，果臣服朝鲜。今又梦见明帝及金人，授以金史，是天意将以明之图录授皇上也。"由是皇太极大喜（语本《开国方略》）。闻《周礼》有占梦之官，而不详其术，亦以梦之未可尽信也。乃皇太极恒沾沾于梦，且以为若可恃也者，非利明之天下而有之，何至于是！

第六章　皇太极计降明臣

松山之役，由于明副将夏承德约降所致。其时总督洪承畴、巡抚邱民仰、总兵王廷臣、曹变蛟俱被擒。寻杀邱民仰、王廷臣、曹变蛟等三人，而以洪承畴械至盛京。时警报至，明京师皆谓承畴已死。明思宗闻之大震，辍朝，特赐祭九坛。其子弟在京者，成服受吊。撰行状，送诸公卿间。方祭第九坛，而承畴生降之信至。

然承畴负时誉久，生平疵行，亦不概见。一旦变节，人多以为疑。嗣有知其详者，谓承畴械至盛京时，尚以死自誓，故绝粒累日，精神渐萎。皇太极令人百计劝降，终不听。乃问明之降人，有可以饵承畴者否，则以好色对。皇太极大喜。使饰美女数辈往侍，卒无效。时皇太极妃博尔济吉特氏者，内蒙古科尔沁贝勒寨桑女也，貌美冠一时，乃遣之。妃密贮人参汁于小壶，效婢装，入奉承畴。承畴闭目面壁，泣不已。妃强劝之，亦不顾。已而妃又强劝曰："将军纵绝粒，独不可稍饮而后就义耶？"语次，情态婉嫣，意致凄愁，且以壶承其唇。承畴不得已，少沾饮焉。逾时，竟不死。妃又进焉，承畴连饮之，愈不死，精神且加充焉。如是者数日，妃多方劝慰，迭进美馔，承畴渐甘之。未几，意转，遂饮啖如初。由是妃益日夜进劝，并反覆喻以利害。承畴计始决，遂降于清。

自承畴既降清，于顺治元年，从入关，为内院大学士。次年，出经略江南诸省，抗清者皆为其所平。后再出经略楚、粤、滇、黔诸省，亦平之。倘承畴果死，谁能效忠于清有若是者？然则承畴之功，皆博尔济吉特氏之功欤？

第二篇　顺治康熙两朝

第一章　金之俊限制满洲法

金之俊，江南之吴江人也。明时，官兵部右侍郎。流贼李自成陷燕京，之俊不能死，被夹拶甚苦。迨清兵入燕京，之俊又降，仍原官。旋由尚书而为内院大臣，拜大学士。康熙元年，始以予告致仕。越八年乃卒，谥文通。盖之俊之效力于满清，凡十有八年。开国方略，咸出其手。当因当革，条理井井。故时人为之语曰："从明从贼又从清，三朝元老大忠臣。"盖丑之也。然闻其投降时，先遣人谓多尔衮曰："我有十事，当与尔要。尔能悉从，则我降，不则有死而已。"多尔衮令召至，叩其故。之俊曰："兹事于满洲则无损，于汉人则甚愿。尔如许之，将以不从者而饵其从，某度江南不难下矣。"多尔衮复愿闻其详。之俊乃提"十不从"之纲曰："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阳从阴不从，官从隶不从，老从少不从，儒从而释道不从，娼从而优伶不从，仕宦从而婚姻不从，国号从而官号不从，役税从而语言文字不从。"多尔衮皆允之，于是之俊降，旋得参机密。又闻当时定制，凡旗人不得经营商业，王公不得私离京城，内奄出宫者斩。若斯之类，皆之俊辈为之谋也。后弘历始悟其诈，大恨之。欲尽改革，又以其皆祖制，不敢动。乃厕其名于《贰臣传》，以泄愤焉。

第二章　满洲兵之淫虐

福临御极之次年，为顺治乙酉岁，愤弘光据守金陵，令多铎等率师攻之。

清兵南下时，先抵扬州，明督师史可法战死。多铎纵兵淫虐，其状有令人不忍言者。兹就《十日记》中撮其要曰：驱数十人，如驱牛羊，稍不前，即加捶挞，或即杀之。刀环响处，怆呼吼起，齐声乞命者，或数十人，或数百人。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至纷纷子女，百口交啼，哀鸣动地，更无论矣。此以著其虐杀之状也。满卒拘数妇女，必令尽解旧衣，易以新鲜。诸妇女因威逼不已，遂至裸体，不能掩盖，羞涩欲死。换衣毕，乃拥诸妇女饮酒食肉，无所不为，不顾廉耻。反语人曰："我辈征高丽，掳妇女数万人，无一人失节者。何堂堂中国，无耻至此。"以著其奸淫之状也。南人何辜，遭此淫虐，盖亦惨矣。

第三章　钱谦益之痛斥满洲

多铎之下江南也，明遗民顾亭林先生等早逸去。惟礼部尚书钱谦益，出城迎多铎，奉表降。未几，至燕京，管秘书院事，充修明史副总裁。继以疾乞假，驰驿回里。福临疑有异，令巡抚、巡按视其疾以告。逾年，凤阳巡抚陈之龙，获黄毓祺于通州之法宝寺，搜出印信与诗词，谓欲反清复明也。并以谦益曾留宿毓祺，且许助资招兵等词入奏。当命总督马国柱逮讯，谦益力辨其诬。且自言年已七十，动履藉人挟持，必不敢萌他念，哀吁问官，乞开脱。适首告谦益之盛名儒，匿不赴质。毓祺病死于狱，乃以谦益与毓祺素不相识定谳。马国柱具疏解之，遂得释归。

谦益既归，乃镌前著之《初学集》、《有学集》行世。集中诸诗文，痛斥满清之词，触目皆是。综厥大旨，以剃发及满洲语为最夥。如《题菊龄图》云："顾影不须嗟短鬓，黄花犹识晋衣冠。"《题丁老画像》云："发短心长

笑镜丝，摩挲皤腹帽檐垂。不知人世衣冠异，只道科头岸接篱。”《西湖杂感》云：“青衣苦效侏儒语，红粉欣看回鹘人。”《饮酒杂诗》云：“梦得朱嘱书，旁行写复复。不辨科斗文，神官为我读。”举此一二，可概其余矣。

虽然，谦益以痛斥满清之词刊入集中，盖欲借此以掩其失节之羞也。既知失节之可羞，当初何不自高其节，乃至首先降清耶？进退无据，君子病之。厥后弘历既毁其版，禁其书，且窜其名于《贰臣传》云。

第四章　多尔衮之盗嫂

洪承畴之降于清也，以福临母博尔济吉特氏劝诱之功居多。故皇太极立为后，并爱其子福临。逾年，皇太极死，福临立，一切政事，悉委其叔多尔衮任之。迨多尔衮入关，击走李自成，乘势进燕京，踞明宫殿，又遣人迎福临至，得为中原主。于是多尔衮之功，与博尔济吉特氏相埒。虽号称摄政王，推帝位于其侄，而内外上下，咸知有多尔衮，而不知有福临也。多尔衮由是志益骄，出入宫禁，时与嫂侄居处，如家人父子然。福临本藐小无知，而博尔济吉特氏且年盛，独居寡欢，以为彼功多，且让帝位而不居，非以身报之，曷足以极其功？以是遂通焉。一时朝野为之语曰：“唐乌龟，宋鼻涕，清邋遢。”又曰：“清朝没有干净人。”盖言墙茨之不可扫也。未几，多尔衮又谋杀皇太极长子豪格，而夺其妻为妃。寻以宣淫致疾，乃猎于塞外而死，年仅三十有九耳。逾年，福临亲政，年已十四，稍知人事，闻而耻之。乃托以谋叛，追削其封。越三传至弘历，思掩其迹，仍复之。

第五章　太后下嫁摄政王

方皇太极之甫殁也，有欲援立多尔衮，为以弟承兄之举者。多尔衮心为之动。及将临朝，服冠袍，对镜自视，以为不称，因奉福临登位，且首先下拜。其时外廷诸人见其诚意推戴，遂相与高呼，而福临之位于是定。未几，多尔衮入关，仍不以帝位自居，遣使迎福临至。举朝咸为福临歉然，思所以报之。多尔衮与范文程密计，使昌言于朝曰：“摄政王功高望重，而谦抑自持，德莫与京矣。我皇上虽欲报之，将何以报之哉？虽然，王固皇上之叔父也，今日之事，犹父传其子也，王既以子视皇上，则皇上亦当以父视王，可乎？”众议曰：“可。”文程乃复言曰：“今闻王新悼亡，而我皇太后又寡居无偶，愚论皇上既视王若父，今不可使父母寡居，宜请王与皇太后同宫。”众又议曰：“可”。于是满洲史臣，乃大书特书于策曰：“皇太后下嫁摄政王，群臣上贺表。”当时又有恩诏誊黄，宣示天下。其略曰：“太后盛年寡居，春花秋日，悄然不怡。朕贵为天子，以天下养，乃能养口体，而不能养志。使圣母以丧偶之故，日在愁烦抑郁之中，其何教天下之孝？皇叔摄政王现方鳏居，其身分容貌，皆为中国第一人。太后颇愿纡尊下嫁，朕仰体慈怀，敬谨遵行。一应典礼，著所司预办。”（明张煌言作《满洲宫词》有云：“上寿称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即咏此事云）及乾隆朝纪昀见之，以为此何事也，乃可传示来兹，以彰其丑乎？遂请于弘历削之，是后鲜有知者。

第六章　福临废后之争

福临之后，科尔沁部亲王吴克善之女也。于顺治八年，册立之。及十月八日，乃有幽废事。

初，多尔衮视福临如子，循满洲旧例为之定婚。迨福临稍有知识，耻多尔衮之所为，托言谋叛，削其封。又迁怒于吴克善女，谓其为多尔衮之亲也，不欲纳。寻以吴克善既送女至，不得已，姑纳之，然于心终不悦也。故合卺之夕，意志即不协，隐谪冷宫者凡三载。至是乃显指为失德而废之。

诏下之日，举朝震骇。大学士冯铨等先争之曰：“前代如汉光武、宋仁宗、明宣宗，皆称贤主，便以废后一节，终为盛德之累，望皇上深思详虑，慎重举动，万世瞻仰，将在今日。”疏上，福临览之，不谓然。以为予之所废者，系无能之人。冯铨等具奏沽名，大不合，著严饬行。于是礼部仪制司员外郎孔允樾等复争之曰：“臣考往古，如汉之马后，唐之长孙后，敦朴俭素，皆能养和平之福。至于吕后、武后，非不聪明颖利，然倾危社稷，终作乱阶。今皇后不以才能表著，自是天姿笃厚，亦何害为中宫，而乃议变易耶？”一时继起争之者，更有御史宗敦一等十四人。奏入，皆不听。会满族亲王济尔哈朗等阿附之，而废后之议决矣。

越五年，福临旋悟废后之非，仍令将皇后位号及册宝等，悉如旧。是既废之，而又复之也。一废一复，任私意之喜怒，以定予夺。开国之初，专制已若是其甚，他可知已。

第七章　福临遁入五台山之原因

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七日，贵妃董鄂氏卒。福临哀悼殊甚，为之辍朝者五日。未几，谕礼部云：“奉圣母皇太后懿旨，皇贵妃佐理内政有年，淑德彰闻，宫闱式化。倏尔薨逝，予心深为痛悼。宜追封为皇后，以示褒崇。朕仰承慈谕，特用追封，加之谥号，谥曰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其应行典礼，尔部详察速议具奏。”是时闻者颇讶之，谓仅一贵妃耳，何乃滥加谥号且晋封为后若是。

有知其事者曰：“是妃，盖辟疆之姬人董小宛也。明弘光末，被掠至京师。入宫，赐姓董鄂氏。旋册立为贵妃。辟疆知之，惧罹大祸，乃撰《影梅庵忆语》，托言已死。”太仓吴梅村（名伟业）诗所谓“墓门深更阻侯门”者是也。不意入宫之后，竟以不寿卒。然福临之于董贵妃，所谓“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者也。胡乃黄土长埋，红颜短命。西宫南内，秋草昼凉。福临对之，忽忽不乐。未数月，遂弃天下，遁入五台山，削发披缁，皈依净土。梅村《清凉山赞佛》四诗，即咏此事也。满洲族人虽百方劝解，卒不能回。由是于十八年正月，谬谓福临病殁，而以十四罪自责之遗诏下矣。

第八章 玄烨纳姑为妃

满清入关之初，一切习俗，皆承满洲之旧，虽有过举，尚不足责。迨至玄烨，满臣所谥为圣祖仁皇帝者也。既称曰圣，而所为者乃大反乎圣，即纳姑为妃之事可怪矣。

皇太极有一幼女，福临之妹也。福临循入五台山时，尚未及嫁。及玄烨袭位，尝留之宫中，不为遣嫁。臣下有请之者，玄烨曰："曷言乎嫁，朕已纳为妃媵矣。"其臣曰："宫闱之内，王化所基，故伦常不可紊。今公主于皇上为父辈行，皇上不能取同姓之姑为妃。"玄烨曰："不然。夫同姓不婚，谓母与姊妹及己所生之子女也。若诸姑者，既非我母，又非我女，抑更非我同生之姊妹，虽纳之，庸何伤。"其臣力谏，终不听。

第九章 强夺朝臣之妻

安徽桐城之张氏、姚氏，在清初为汉族世家第一，世为婚姻。康熙时，张英曾为首相。其次子某京卿者，廷玉之弟也。娶于姚氏，有国色之称。汉人为京朝官，妻妾之在京师者，群推姚氏为第一。会皇太后万寿，预诏汉官命归，随满人一体入宫叩祝。届期，张、姚两家妇女，凡其夫有官于朝者，悉盛饰朝服入祝，赐宴内廷，俾尽一日之欢，始散。迨人定时，乃相率乘肩舆归。及抵家，诸人俱无恙。而所谓某京卿妻者，衣饰犹是，面目全非，盖已另易一人矣。两家心知其故，然畏祸，俱不敢言。而汉官命妇入宫之例，由是停止。

第三篇 雍正朝

第一章 胤禛窃诏改窜

康熙十四年，玄烨立第二子允礽为太子。四十七年，以不类己而废之，幽禁咸安宫。次年，复立之。五十一年，仍废黜禁锢。他子亦不立。及六十一年冬，将赴南苑行猎，适疾作，回驻畅春园。弥留时，手书遗诏曰："朕十四皇子，即缵承大统。"十四皇子者，允禵也，贤明英毅，尝统师西征，甚得西北人心。故玄烨欲立，而卒为其兄胤禛所攫。胤禛盖侦得遗诏所在，欲私改"十"字为"第"字，遂以一人入畅春园侍疾，而尽屏诸昆季，不许入内。时玄烨已昏迷矣。有顷，忽清醒，见胤禛一人在侧，询之。知被卖，乃大怒，投枕击之，不中，胤禛即跪而谢罪。未几，遂宣言玄烨死矣。胤禛袭位，改元雍正。以后凡宫中文牍，遇数目字，饬必大写，亦其挈矩之一端也。

或曰：窃诏改窜之策，年羹尧实主持之。盖胤禛之母，先私于羹尧，入宫八月，而生胤禛。至是，乃窃诏改窜，令为天下主。故当雍正时代，羹尧权倾朝右，而卒以罪诛，说者比之吕不韦云。

第二章 胤禛伺察之严

胤禛伺察之严，彰彰在人耳目者有二事。当雍正六年，上元夕，内阁供事多归家。有富阳人蓝某者，独留阁中。方对月独酌，忽见一伟丈夫至，冠服甚丽。蓝某疑为内廷直宿官，急起迎，奉觞致敬。其人欣然就坐，问蓝某何官，曰："非官，供事耳。"问何姓名，具以对。问何职掌，曰："收发文牍。"问同事若干人，曰："四十余人。"问皆何往，曰："今届令节，皆假归矣。"问："彼皆假归，君何独留？"曰："朝廷公事綦严，若人人自便，万一事出意外，咎将谁归？"问："当此差有何益？"曰："将来差满，冀注选一小官。"问："小官乐乎？"曰："若运佳，获选广东一河泊所官，则大乐矣。"问："河泊所官何以独乐？"曰："以其近海，凡舟楫往来，多有馈送耳。"其人笑颔之。又饮数杯，别去。明日，胤禛视朝，问诸大臣曰："广东有河泊所官乎？"曰："有。"曰："可以内阁供事蓝某补授是缺。"诸大臣领旨出，方骇愕间，一内监密白昨夜事，乃共往内阁宣旨。蓝某闻命，咋舌久之。可见是时伺察之严者一。又殿撰王云锦，于元旦早朝后，归与数友作叶子戏。已数局矣，忽失一叶，局不成，遂罢而饮。一日入朝，胤禛问元旦作何消遣，云锦具以实对。胤禛喜其无隐，出袖中一叶与之曰："俾尔终局。"云锦谛视之，即前所失也。可见是时伺察之严者二。

第三章 血滴子之猛厉

曩胤禛之未袭帝位也，尝托为贩运珠宝之客，以纵游于江浙。凡九流三教，俱喜结纳，其尤注意于侦探阴私之术。及玄烨殁，胤禛立。于十三年中，专用此辈，以为心腹。故其伺察之严，有令人防不胜防者。

虽然，不独伺察已也，是时又制一杀人之利器。形浑圆，似球，中藏快刀，刀之旁有机关，如弹簧式。俾逻者携之行。或遇有怨仇阴图谋害者，逻者即暗以其器，罩人头上，用机一发，其首已断入器内，捷飞而逸。虽大庭广众之间，亦仓猝不及觉也。一时咸忌惮之，因名其器为"血滴子"。今江苏人之遇凶悍者，犹以此相呼。亦足见是器之猛厉，实非寻常杀人之物所能比拟云。

第四章 雍和宫之诲淫

初，努尔哈赤之欲图蒙古也，尝阴结西藏达赖喇嘛，使上己尊号曰"曼珠师利太皇帝"，冀借以慑伏蒙人，遂其并吞之计。未几，蒙古果皆归顺。由是奴儿哈赤感喇嘛不置。迨玄烨时，日夜开拓，颇有事于藏卫准回诸部。其子胤禛继之，乃先施其笼络于喇嘛，名为崇奉，实则欲食其肉而寝其皮也。当时敕建之寺，遍于辇毂下。故俗有在京和尚出京官之谚，可以想见其情状矣。而宫中筑有佛殿，尤极秽亵，不堪称道。据日本人古泽幸吉所著《燕京抄》中载一节云：北京雍和宫，以雍正帝皈依喇嘛教赐名，奉有欢喜佛。或妇人裸体与鳄鱼交媾。或作恶鬼状，裸体屹立，拥抱美妇人。或形似牛，其上有露出阳根之菩萨骑之。或妇人裸体，自背割开，注以马尾。如是之佛像七八体。又鬼神殿中，奉有恶魔，长丈三尺余，人身，狗面，有角，与美貌女神作淫状。又有恶鬼手持凶器，闪闪有光，足下踏有裸体男

女。是等不可思议之佛像，属喇嘛教，究其旨趣，淫杀二字而已。然内廷供奉，呗声不绝。噫，欲灭人家国，至不恤崇饰丑秽，以诲淫深宫，满主举动，洵足贻羞千古矣。虽然，以彼嫡配之妃，犹复屈身婢妾，以劝承畴之降，则区区淫具之设，尚足介之意哉！然逮今宫禁，淫风不息，未始非胤祯之崇拜淫邪启之耳。

第五章　胤祯不得令终

胤祯之殂也，传闻异辞。然以天资之刻薄，而逞其暴戾恣睢之所为，自有可死之道矣。卒至不得令终，亦固其所，无足怪者。

当康熙末年，明珠擅权，政事败坏。皇子三十余人，各树党援，觊觎大宝。希冀得推戴之功者，交相附和。宫庭之中，大为纷扰。玄烨以耄老昏愦，不能禁。

已而胤祯以迅疾之手段，篡夺帝位，一时兄弟，咸怀怨愤，思以计害之，研究暗杀之器械及手术者，十有八九。惟胤祯能先发制人，故诸兄弟之计皆不遂，胤祯乃以次摧折之。其间尤著者，为允禩、允禟。

允禩系玄烨第八子，允禟系玄烨第九子，皆为胤祯弟。胤祯既黜其封，削其籍，又改其名，一曰阿其那，一曰塞思黑。此二名，满洲语谓之猪、狗。而加诸其弟，不少顾忌，胤祯伤残骨肉之情形，闻者发指。至雍正十三年，乃遇吕女之刺。

吕女之祖，为吕留良。自曾静劝岳钟琪举义不成，狱兴，辞连吕留良。胤祯严治之，戮留良并其徒严鸿逵尸。留良子葆中，时为编修，亦论斩。于是汉人之义愤大起。甘凤池辈，日从事于暗杀。清廷虽极为搜捕，不能止。当时留良孙女某，剑术之精，尤冠侪辈。为祖父复仇，遂入宫刺杀胤祯。人皆钦吕女有侠气。

或有疑之者曰："胤祯乃病死，非刺死也。"然考《鄂尔泰传》，谓是日上尚视朝如恒，并无所苦。午后，忽召鄂入宫，外间已喧传暴崩之耗矣。鄂入朝马不及被鞍，亟跨骣马行，髀骨被磨损，血流不止。既入宫，留宿三日夜，始出，尚未及一餐也。当时天下承平，长君继统，何所危疑而仓皇若此，可证被刺之说为不诬矣。

第四篇　乾隆朝

第一章　弘历非满洲种

浙江海宁陈氏，自明季衣冠雀起，渐闻于时。至之遴，始以降清，位至极品。厥后陈说、陈世倌、陈元龙，父子叔侄并位极人臣，遭际最盛。康熙间，胤祯与陈氏尤相善。会两家各生子，其岁日月时皆同。胤祯闻悉，乃大喜，命抱以来。久之，始送归。则竟非己子，且易男为女矣。陈氏殊震怖，顾不敢剖辨，遂力秘之。未几，胤祯袭帝位，即特擢陈氏数人至显位。迨乾隆时，其优礼于陈者尤厚。尝南巡至海宁，即日幸陈氏家，升堂垂询家世。将出，至中门，命即封之，谓陈氏曰："厥后非天子临幸，此门毋轻开也。"由是陈氏遂永键其门。或曰："弘历实自疑，故欲亲加访问耳。"或曰："胤祯之子，实非男，入宫比视，妃窃易之，胤祯亦不知也。"或又曰："弘历既自知非满人，在宫中尝屡屡穿汉服，欲竟易之。一日，冕旒袍服，召所亲近曰：'朕似汉人否？'一老臣跪对曰：'皇上于汉诚似矣，而于满则非也。'弘历乃止。"

第二章　弘历厚待福康安

弘历渔色甚至。傅恒之妻，孝贤皇后嫂也。以椒房戚，得出入宫掖。弘历乘间逼幸之，傅恒妻不敢拒，遂有娠。未几，生一男，即福康安也。傅恒凡四子，其三子皆尚主为额驸，宠眷反不及福康安。而福康安独不尚主，其故可想见矣。

弘历爱福康安甚，屡欲封之为王，使与诸皇子均，而绌于家法，不得如愿。乃俾福康安总师干，建军功，以为分封之基础。是以福康安所至之地，必妙简名将劲旅以辅之。他将亦默为迎合其意，故作不胜状，以让功于福康安。已晋封贝子矣，然终不及封王而死。其死也，以郡王赠之。

第三章　弘历之微行

弘历御宇六十年，行内禅礼，一时称盛。世所称为"十全老人"者，是也。然好微行，故有至西清古鉴馆识杨瑞莲事。

先是，有常州杨瑞莲者，工篆隶书，居乡郁郁不得志。乃往京师，依其戚梁诗正。会开西清古鉴馆，诗正送瑞莲入馆中，充缮写官。至是，为八月十三日，馆中人多入闱乡试，瑞莲独在馆。午后，一伟人科头白袷，徐步而至。瑞莲不知谁何，漫揖之就坐。其人问馆中人皆何往，以应乡闱对。问："君胡独不往？"曰："恐内廷时有传写事件，故留此耳。"遂问姓名籍贯，瑞莲一一详告。索观所为书，颇称赏。忽数内侍闻声寻至，始知为弘历，亟匍伏叩头。弘历笑颔之而去。明日，语诗正曰："汝戚杨某甚诚实，篆隶亦佳，不得与试，殊可惜，可赏给举人。"诗正顿首谢。嗣瑞莲以修书劳绩，议叙选湘潭令。颇自矜其书，尝忤大吏意，被劾，弘历曰："杨瑞莲诚实人，予所深知，所参不准。"以原奏掷还。以此见弘历之微行为不虚矣。

第四章　宫中设市

唐德宗时之有宫市也，只令宦者为使，于白昼至市中左右望，以抑买人物耳，非果于宫中设市也。若宫中设市者，惟弘历乃实行。

圆明园福海之东，有同乐园焉。每届新岁，特于园中设买卖街。凡古玩、估衣，以及酒肆、茶炉，无一不备，甚至携小筐售瓜子者亦备焉。店主俱以宦者为之。皆先期由崇文门监督于外城各店肆中，采择交入，言明价值，具于册。售去者，给价值。存留者，还原物。各大臣入园游览，皆竞相购买，或集酒肆饭馆啜铺，与在外等。肆中走堂佣保，皆挑取外城之声音洪亮、口齿伶

俐者充之。值弘历步行过肆门，则走堂者呼菜，店小二报帐，司帐者核算，众音杂遝，纷然并作，弘历每顾而解颐。燕至九日始辍。嘉庆四年弘历殁，此例始停。

第五章　祝寿之奢侈

祝寿之典，自古有之，然未有如弘历时之奢侈者。

乾隆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为弘历母钮祜禄氏六旬寿诞。自西华门至西直门外之高梁桥，十余里中，分地张灯，剪采为花，铺锦为屋，丹碧相映，不可名状。每数十步，间一戏台，北调南腔，舞衫歌扇，后部未歇，前部又迎。游者如置身琼楼玉宇中，听霓裳曲，观羽衣舞也。其景物之点缀，有以色绢为山岳状，锡箔为波涛纹者，甚至一蟠桃大数间屋。此皆粗略，不足道。至如广东所构之翡翠亭，高三丈余，广可二丈，悉以孔雀尾作屋瓦，一亭不啻万眼。湖北所制之黄鹤楼，形制悉仿武昌，惟稍小耳。最奇者，重檐三层，墙壁皆用玻璃瓦砌成，日光临之，辉煌夺目。浙江所结之镜湖亭，以径可二丈之大圆镜，嵌诸藻井之上，四旁则以小圆镜数万，鳞砌成墙。人入其中，一身可化千百亿，为当时所罕觏。以一姓之庆典，而糜费至于如此，固无解于后之讥云。

第六章　弘历之惭德

弘历之六度南巡也，大要著于《南巡录》一书。然其行经扬州、德州，颇有惭德。《南巡录》削而不书，盖欲以蔽其丑也。

盖弘历过扬州时，于运河两岸之支港汊河，桥头村口，各设卡兵，禁民舟出入。计纤道每一里，安设站兵二名。令村镇民妇，跽伏瞻仰。于应回避时，令男子退出村内，不禁妇女。盖以扬州妇女，素有艳名，弘历心时慕之，欲藉是为尝鼎一脔云尔。《扬州画舫录》亦载不禁妇女一事。其不禁妇女之故，虽未明言，然自阅者度之，则固有大为惭德者矣。隋炀之无行，受万世讥，而其行幸扬州，仅令妇女曳纤，唱扬州曲以悦其情。弘历何人，乃独不禁妇女，是真隋炀之不若已。

又途次德州时，忽招娼妓数十，登舟侍宴。酒酣，备极媟亵。适孝贤后自他舟来，见之，大怒，语涉刺讽。弘历怪其妒，径捽其发而以足蹴之。孝贤后不胜其忿，遂蹈水死。弘历醒，始追悔，故饰终之典，视他后独隆。端慧太子，即孝贤后所出也。

第七章　伪皇孙案

宋之南渡也，有刘僧遇疑狱（自称为钦宗子）。明之南渡也，有王之明疑狱（当弘光时）。人不以为异者，由其在乱亡时耳。若乾隆一朝，世所称海内升平，天下无事者，然亦有伪皇孙狱之发见。

五十五年春，弘历自谒孔陵回銮，驻跸涿州。忽有僧人率一幼童迎驾，云系多罗履端郡王次子。王名永珹，为弘历第四子。其侧室王氏，永珹素钟爱。有他侧室生子，以痘殇。而邸中人皆言为王氏所害，事暧昧，无可究诘。弘历虽微闻之，然弗问也。至是，乃以童子入都，命军机大臣会鞫之。时保成为司员，察其伪，乃直前披幼童颊曰："汝何处村童，为人所绐，乃敢冒认天家骨肉，作灭门事耶？"幼童惶惧，自承树村人，本姓刘，为僧人所教。狱上，斩僧于市，戍童于伊犁。后于其地仍冒称皇孙，松筠斩之。

第八章　宫中迷信

乾隆一朝，每岁于十二月二十四日之夕，祀灶于坤宁宫，预在正室之炕上，设鼓板。后宫先至，弘历继至，坐炕上。弘历自击鼓板，唱《访贤》一曲，后宫亦和之。执事官鹄立环听。唱毕，送神，弘历起还宫。六十年中，无岁不然。

弘历视朝，必以卯刻，长夏时，天已向明，冬月，才五更尽也。每岁于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后，自寝宫至乾清宫，每过一门，必鸣爆竹一声。军机之在直舍者，侧闻爆竹自远渐近，则知弘历已视朝。盖视朝虽常例，惟过门鸣爆竹，则在十二月二十四日之后者，非有除旧布新之意，亦谓灶神已送，恐有邪魔为祟，欲藉爆竹以惊走之也。其迷信之重，类如此。

第九章　眷恋香妃

初，回部某王妃，貌绝丽，且生而体有异香，不假薰沐，回人号之曰香妃。或有绳其美于京师者，为弘历所微闻。至乾隆二十年后，适有回疆之变。爰命将军兆惠往征。兆惠陛辞，弘历语及香妃事，令一穷其异。迨回疆既平，兆惠果生得香妃，欲致之京师。兆密奏，弘历闻之大喜。命沿途官吏妥为视护，毋使损颜色。既至，处之西内。香妃意色泰然，若不知有亡国之恨者。及弘历至，则凛然冰霜。与之语，百问不一答。无已，令宫人善言词者，喻以旨。香妃袖出白刃，欲自诛，宫人大惊，呼其侣至，欲共劫而夺之。香妃笑谓宫人曰："汝无然，吾袒衣中有如此刃者数十，安能尽取而夺之乎？且汝苟逼吾，吾先饮刃，汝其奈吾何？"宫人不得要领，具以告。弘历亦无如何。但时时幸其宫中，坐少选，即出，犹冀其久而志可改也，令诸侍遝守之。已而闻其思故乡风物也，则于所居之楼外，建市肆庐舍礼拜堂，具如西域式，以媚之。时弘历母钮祜禄氏年已高，微闻其事，数戒弘历毋往。且曰："彼既不肯自屈，非杀之，则归之耳。"弘历犹豫不忍舍，如是者数年。会长至将祀圜丘，弘历先期赴斋宫。钮祜禄氏知之，令宫人召香妃诣慈宁宫，详问之。则立志颇坚，万不能夺。乃由宫人引入旁室缢杀之。是时弘历在斋宫，已闻报，仓皇命驾归，则香妃已死矣。为之不怡者累日。都城南下洼陶然亭东北，有一冢，或谓即香妃所葬处，故以香冢称焉。孤坟三尺，杂花绕之，旁立一小碣，正书题其上曰："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香魂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玩其意，盖指香妃之守志，故有碧血云云。录此以备一说。

第十章　和珅获宠原因

和珅在乾隆朝为第一权臣，骄横跋扈，天下皆知。岂以弘历之英明老练，而反不觉其奸，直至嘉庆四年，弘历既殁，始由颙琰正其罪哉？此其间盖有故焉。

当雍正时，胤祯有一妃，貌姣艳。弘历年将冠，以事入宫，过妃侧，见妃方对镜理发，遽自后以两手掩其目，盖与之戏耳。妃不知为太子，大惊，遽持梳向后击之，中弘历额。弘历觉痛，遂舍去。翌日，月朔，弘历往谒后钮祜禄氏。后瞥见其额有伤痕，问之，弘历隐不言。严诘之，始具以对。后大怒，疑妃之调太子也，立赐妃死。弘历大骇，欲白其冤，逡巡不敢发。乃亟返书斋，筹思再三，不得策。乃以指染朱，迅往妃所，则妃已缳帛，气垂绝。乃乘间指朱印妃颈，且曰："我害尔矣，魂而有灵，俟二十年后其复与吾相聚乎！"言已，惨伤而返。

迨乾隆中叶，和珅以满洲官学生在銮仪卫选舁御舆。一日，驾将出，仓猝求黄盖不得。弘历云："是谁之过欤？"和珅应声曰："典守者不得辞其责。"弘历闻而视之，则似曾相识者，骤思之，于何处相遇，竟不可得，然心终不能忘也。回宫后，追忆自少至壮事，恍然于和珅之貌与妃相似，因密召珅入，令跪近御座。俯视其颈，指痕宛在。因默认珅为妃之后身，倍加怜惜，遂如汉哀之爱董贤矣。不数年间，由总管仪仗而骤跻相位。故珅之贪恣，弘历虽知之，亦不加责焉。迨弘历将归政时，谓珅曰："吾与汝有宿缘，故能若是，后之人将不汝容也。"未几祸作。虽由珅之不悟，不能早自为计，然究其跋扈之由来，何莫非弘历所纵成者欤？

第十一章　文字之狱

康熙、雍正两朝，屡兴文字之狱，为世所讥。至乾隆时，似禁纲稍稍弛矣。然文字之狱，仍不能免。

长洲诗人沈归愚，为叶横山入室弟子，微时即名满大江南北。弘历闻而慕之，乃以庶常召试。不数年，遂跻八座，礼遇之隆，一时无两。尝告归，弘历以所著诗十二本，令梁诗正为之改订，颇多删润。迨归愚疾殁，弘历命搜其遗诗读之，则已平时所乞捉刀者咸录焉，心窃恶之。又闻其有《咏黑牡丹》诗云："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遂以为是近诽谤也，命戮其尸。

又扬州东台人徐述夔作《一柱楼诗》，多排斥满清语。其《咏正德杯》云："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后述夔已卒，东台县令上其事，谓"壶儿"即胡儿也，亦含诽谤意。命剖棺戮尸，其孙食田等数人并解京正法，诗集悉销毁。按：述夔所著书，见于禁书目者七八种。而藩司陶易、扬州府谢启昆等，悉置重典。此乾隆四十三年事也。

第十二章　视臣如奴隶

弘历席累朝富庶之业，既北讨南征，耀兵塞外，又挟其威权，叱辱群臣如奴隶。故六十年间，能不受侮弄者，惟刘统勋一人耳，余则鲜有能免者。尝叱协办大学士纪昀曰："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夫协办大学士，位亦尊矣，而曰"倡优蓄之"，则其视群臣如草莽，摧残士气为何如者。尹会一视学江苏，还奏云："陛下几次南巡，民间疾苦，怨声载道。"弘历厉声诘之曰："汝谓民间疾苦，试指明何人怨言。怨声载道，试指明何人怨言。"夫此何事也，岂能指出何人乎？尹会一于此，惟有自伏妄奏，免冠叩首已耳，乃谪戍远边。自是而后，士民益结舌吞声，无所告诉。和珅等益阿谀取容，以保禄位。政治秽乱，官吏贪婪，至乾隆末年而天下大乱起矣。

第十三章　诵西域秘密咒

乾隆六十年，虽禅位，然仍有训政事。一日，早朝已罢，独传和珅入见。珅至，则弘历南面坐，颙琰西向坐一小杌（每日召见臣工皆如此）。珅跪良久，弘历闭目若熟寐然，口中喃喃有所语，颙琰虽极力谛听，终不能解一字。久之，弘历忽张目曰："其人何姓名？"和珅应声对曰："高天德，苟文明。"弘历复闭目诵不辍。移时，始麾之出，不再询一语。颙琰大骇愕。他日密问和珅曰："汝前日召对，上皇作何语？汝所对六字，又作何解？"珅对曰："上皇所诵者，西域秘密咒也。诵此咒，则所恶之人，虽在千里外，当立死。即不死，亦必有奇祸。奴才闻上皇持此咒，知所欲死者，必为白莲教中之首领，故竟以此二人名对也。"颙琰由是知和珅亦娴此术，誓必诛之。虽然，珅之诛固当，独怪弘历已尊为太上皇，而犹效西域奸僧之所为，实不足为后世法矣。

第五篇　嘉庆道光两朝

第一章　和珅家产之籍没

和珅之为弘历所宠也，一切奢侈，僭拟君王。尝于其密室，穿弘历御用服，临镜自照，以为得计。因是颙琰恶之特甚，恒欲诛之，顾以父在，未之发。及弘历殁，颙琰亲政，甫六日，即下珅于狱。旋数其二十大罪，令自尽。又将其平时所得赃贿，及田产房屋典铺市廛等项，悉没入官，凡一百零九号。已估价者，只二十六号，值二百二十三兆余。未估价者，尚八十三号，以三倍半为比例算之，当得八百兆有奇。可抵甲午、庚子两次赔款总额，斯亦巨矣。顾相传嘉庆初年，所赏给于臣下者无几，大都入于内府。故副都统萨彬图，有和珅财产不止此数，必有埋藏寄顿侵蚀挪移等弊，请密派大臣研鞫追究之奏。所谓言在此，而意在彼也。颙琰知其意，乃直斥为越俎之非。而八万万金之巨额，遂一入而不复出矣。时人为之语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民之多言，亦岂无因而至乎？迨圆明园一役，义和团一役，取和珅二十年之储蓄，而转贮于宫中者，固以不胫而走矣。又闻和珅家中，有一玉马，长三尺余，高可二尺，洁白温润，为弘历平回部时，命将军采自和阗，藏于大内

者。经和珅盗出，以与爱妾，俾浴时坐其上，以逞淫乐。至是亦抄出，置之圆明园。迨奕詝立四季春于园中，此马遂为那拉氏浴时跨坐之具。庚申，英法军至，全园俱付一烬，惟此马被英人取去，迄今存于伦敦博物院，盖已再阅沧桑矣。噫，可不谓之妖物也欤？

第二章　颙琰之不喜如意

如意，物名也，唐宋前已有之。晋王处仲以铁如意击玉唾壶，诵"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未已"之语，不觉唾壶已碎。此如意之见于史者。满洲旧俗，凡值年节，王公大臣督抚等，必进如意于朝，以取兆吉祥。入关后，仍沿其旧，未之革也。至嘉庆朝，乃有禁止之谕曰："诸臣以为如意，在朕观之，转不如意也。"是时闻者，莫测其故。谓如意亦微物耳，进与不进，无关国家大计，胡乃于亲政之初，他务未遑，独龂龂然注意于此。

嗣有知满清之宫史者，曰："此颙琰之隐衷，由恶和珅而牵连及之耳。盖颙琰之得立为太子也，他人未及知，独和珅先知之。因递如意于颙琰，以为后日固宠计。厥后颙琰果得立，以为珅既漏泄机密，设将此事载入宫史，则将为后人所笑，故毅然禁之，使不察真相。"或竟颂颙琰有崇俭去奢之意，误矣。

第三章　颙琰之遇刺

嘉庆八年，颙琰幸圆明园，突遇成得之行刺。

成得者，内务府之厨役也。行刺时，变起肘腋，猝不及防。幸颙琰之侍卫某额驸，勇力绝伦，成得不能敌，遂被擒。

既擒成得，颙琰命王大臣及六部九卿会讯之。成得无实供，但云事若成，则公等所坐之处，即我坐处而已。会讯者复命后，颙琰自托为宽仁，不欲递兴大狱，遂命并其二子诛之。

成得之处决也，已至菜市，缚诸桩，乃牵其二子至。一年十六，一年十四，貌皆韶秀，盖尚在塾中读书也。至则促令向成得叩首，讫，先就刑。成得瞑目不视。已，乃割成得耳鼻及乳，从左臂鱼鳞碎割，次及右臂，以至胸背。初尚见血，继则血尽，但流黄水而已。割上体竣，成得忽张目呼曰："快些。"监刑者谓之曰："上有旨，令尔多受些罪。"遂瞑目不复言。

成得死矣，其所以行刺者，究由何人指使，亦不能知。迨十八年秋，林清变起后，山东金乡令吴阶，捕获林清党崔士俊，究出嘉庆八年，成得曾偕祝现至士俊家，宿一日，御车者为支进才。始知成得本林清党，非有他故。而山东巡抚以事属既往，删不入奏，遂为千秋疑案。

第四章　林清之变

林清之变，喋血宫门，祸延三辅，经数月始定。世皆谓变起仓卒，而不知先一岁已发露于台湾，特是时公卿大臣，不肯据实上闻耳。

当十七年春，兵备赵崇华摄台湾淡水同知，甫下车，即访获妖言惑众之高妈达。讯之，具供其同党刘林、祝现，将于次年秋在京师举事，徒党遍中外。刘林者，即林清原名也。崇华亟通详请奏，大吏以其语不经，匿弗以闻，仅依寻常传布邪教律拟决。至次年九月十五日而事起矣。然事起之前一日，芦沟桥巡检已飞报顺天府尹，谓祝现奉林清命，定于次日午时入宫举事，其党已于本日入城。府尹犹以不可冒昧声张斥之，又不预谋防卫，至事作而手脚无所措矣。疏忽之处，在各大臣均不得辞其咎。

顾林清党徒之失败，有谓入禁门时，恍惚见金甲神无数，中有绿袍赤面、怒目而视者，则关羽也，故畏慑奔窜，卒不敢入。甫出宫，则雷雨交作，殛毙党徒甚多，故余党尤纷散。颙琰闻之，以为天神之协助也，命其子诣昭显庙时应宫致谢，而关羽之封号益崇。其迷信神权类如此。

第五章　攻破滑城之术

滑县李文成，本与林清同谋，订定九月十五起事。会先期事泄，滑县令强克捷急捕文成下狱。徒众大哗，劫狱戕令，踞城以抗清军，清军于是围滑城矣。

顾滑城虽小，而墉垣颇坚，濠又深，攻之猝不易拔。乃舁巨炮，对城轰击。党徒睹官军开炮，四城各支巨帐，帐式似用牛皮制就者，炮弹著其上，旋即卸下，丝毫无损。清军围攻匝月，无如之何。后党徒内讧，有出投清军者，众诘以御炮究用何物，降者笑不言，但曰："破之易耳，多备青鱼胆来，吾自有术。"众疑之，继以既言有术，姑为一试。遂购青鱼数百尾，剖腹取胆，降者令以鱼胆涂炮门，一发而城帐糜碎，再发而城垣坍倒。徒党不支，乃弃城走，降者亦逸去。

第六章　旻宁之不辨奸佞

颙琰既殂，旻宁以第二子继承大业，世所称为宣宗成皇帝者也。三十年中，衣非三浣弗易。宫内用款，岁不逾二十万。内务府堂司各官，皆有臣朔饥欲死状。颂之者至谓其俭德，实三代下第一人，汉文帝、宋仁宗几莫能及。然而外患逼，内变生，非常之祸，皆开于道光一朝，此何故哉？由其不识奸佞使然也。

奸佞者谁？穆彰阿是。其用阴柔之手段，以妨贤病国，举世皆恶之。蒲城王鼎，时与穆彰阿同为军机大臣，恶之尤甚。每相见，辄厉声诟骂。穆彰阿强为笑容，避之。一日，两人适同召见，王鼎盛气诘之曰："如林则徐之贤，汝何故必令遣戍新疆？是直宋之秦桧，明之严嵩耳。行见天下事，皆坏于汝手。"穆彰阿默然不与辨。旻宁反笑视王鼎曰："卿醉矣。"命内侍扶之出。明日复廷诤甚苦。旻宁怒，拂衣起，王鼎亟牵裾，终不获伸其说。愤甚，归而欲仿史鱼尸谏之义，是夕自缢死。

旧例，大臣自缢，必奏闻验视，然后解。王鼎既死，家人方抢攘间，为穆彰阿所知，令其党索观遗疏。大旨

皆劾穆彰阿之奸，而荐林则徐之贤也。乃漫谓鼎之子曰："上怒未解。若以此奏，则尊公恤典不可得，而子亦终身废弃矣。其勿奏便。"家人信其说，遂改遗疏，以暴疾闻。旻宁虽震悼而优恤之，亦不究其事，穆彰阿得自若。语云："天子只知和事。"其旻宁之谓矣。

第六篇　咸丰同治两朝

第一章　奕讠宁得师傅之助

方旻宁之在位也，于诸子中酷爱第六子奕䜣，谓其类己，欲以神器付之。于金匮缄名时，几书奕䜣名者数矣。以奕讠宁尚无失德，齿且居长，故逡巡未决。时滨州杜受田适为奕讠宁师傅，微知其意之所在，欲拥奕讠宁以成非常之勋。一日，旻宁命诸子校猎南苑，奕讠宁循例至上书房请假。会受田独坐斋中，问将何往，以奉命校猎对。受田乃耳语曰："阿哥至围场，但坐观他人骑射，万勿发一枪一矢。并约束从人，勿捕一生物。复命时，上若问及，但对以时方春和，鸟兽字育，不忍伤生命以干天和，且不欲以弓马之长，与诸弟竞争也。如是必能契合上意。"奕讠宁至场所，竟弗驰逐。复命时，奕䜣所献最多，奕讠宁无所献。旻宁询之，具如受田所教以对。旻宁大喜曰："是真有人君之度矣。"立储之议遂决。后数岁，旻宁疾殁，奕䜣御极，即晋杜受田为协办大学士。迨受田卒，亲临酾奠，追赠太师，盖以酬推戴之功也。而奕讠宁之所以得袭帝位之原因，亦于此可见云。

第二章　宠幸那拉氏之始

那拉氏者，惠徵之女也。惠徵尝为徽宁池太广道。其女生长南中，少而慧黠，嫚艳无匹侪。雅善南方诸小曲，凡江浙盛行诸调，皆琅琅上口，曲尽其妙。于咸丰初年被选入圆明园，充宫女。是时英法同盟军未至，园尚全盛，各处皆以宫女内监司之。那拉氏乃编入桐阴深处。已而洪、杨之势日炽，兵革遍天下，清兵屡战北，警报日有所闻，奕讠宁置不顾，方寄情声色以自娱。暇辄携妃嫔游行园中，闻有歌南调者，心异之。越日复往，近桐阴深处，歌声又作。因问随行内监以歌者何人，内监以兰儿对。兰儿者，那拉氏之小字也。宫中尝以此名呼之。奕讠宁乃步入桐阴深处，盘坐炕上曰（凡园中各处皆设炕，备御座也）："召那拉氏人。"略诘数语，即命就廊栏坐，令仍奏前歌。良久，奕讠宁唤茶。时侍从均散避他舍，那拉氏乃以茶进。此即得幸之始也。或曰，奕讠宁得屡听歌声，及内监所对之言，均那拉氏贿赂所使。盖宫殿深邃，非有内侍牵引，必不能至。故那拉氏不吝金钱，卒以达其目的云。

第三章　奕讠宁饮鹿血

奕讠宁御宇时，以耽于声色，体多疾，面常黄，时问医者以疗疾法。医者谓鹿血可饮，盖藉以补阳分之虚也。奕讠宁然之，于是养鹿百数十，日命取血以进。

迨咸丰十七年七月，英法两国联军率战舰犯大沽，陷东西炮台，入天津，逼通州，焚圆明园，烽火连天，不遑宁处。乃徇协办大学士肃顺等之请，避至热河。

濒行，奕讠宁命率鹿以行。有阻之者曰："外兵已逼京师，方避寇之不暇，何必率是以为累。他日事平，再饮鹿血未晚也。"自是鹿不行。

既至热河，行宫本湫隘，内外防禁不严，肃慎辈导奕讠宁出游，益溺于声色中。十一年七月，咯疾大作，令取鹿血以供，仓卒不可得，乃殂。

第四章　垂帘听政之始

方奕讠宁之宠幸那拉氏也，暇辄至其寝室，旋即有娠。咸丰六年三月，诞生一子，名之曰载淳。是时奕讠宁心喜甚，故有"庶慰在天六年望，更欣率土万斯人"之咏。已而那拉氏渐放纵，奕讠宁因不喜其为人，每与肃顺言欲废之，而卒未忍。迨至热河疾笃，始密书遗诏，付东宫钮祜禄氏曰："西宫援母以子贵之义，不得不并尊为太后。然其人绝非可倚信者，即不有事，汝亦当专决。彼果安分无过，当始终曲全恩礼。若其失行彰著，汝可召集廷臣，将朕此旨宣示，立即赐死，以杜后患。"观此遗诏，可知当时并无令两宫垂帘之意也。

洎乎奕讠宁既殂，载淳继立，虽以两后并崇，而仍微有区别。钮祜禄氏称母后皇太后，那拉氏则称圣母皇太后，盖援明万历朝故事也。然那拉氏因是之故，心滋不悦。会肃顺辈在热河矫遗诏，握重权，宫中方侧目，而彼曹犹骄蹇恣肆。由是御史董元醇疏言："皇上冲龄，未能亲政。天步方艰，军国事重，暂请皇太后垂帘听决，并派亲王一二人辅政，以系人心。"肃顺辈方欲阻之，而宫中已与奕䜣密筹还京后，即诛肃顺辈之策矣。

策既定，限期启行。抵京师，急捕肃顺于中途，械至京师斩之，其党亦解职禁锢。同治元年，上两宫徽号。且定嗣后诏书奏牍，皆以慈安、慈禧并称，不复有母后、圣母之分别。而垂帘听政之制，亦由此始。

第五章　安得海之伏法

同治一朝，钮祜禄氏颇能主持政务。那拉氏虽中怀叵测，尚未敢公然纳贿鬻权。又其时，文祥、沈桂芬、李棠阶先后当国，众贤道长亦时时能面折廷争，那拉氏益不能遂其所志。然中冓之言，则已不克尽掩天下耳目矣。

安得海者，直隶之南皮人也。自宫入内为阉宦，以擅吕不韦舍人嫪毐术，时那拉氏年未逾三十，得之颇欢，安得海藉是以干国柄。先谮奕䜣短，以去其议政权，继又笼络朝士，使奔走其门，势焰骎骎，遂与明季之魏忠贤埒。

是时载淳年逾十龄，知二人所为，心耻之。尝因事斥安得海，旋为那拉氏所责罚，因是载淳恨之益甚。于宫中，时以小刀断泥人首，内监请其故。则曰："杀小安子。"于是内监中知安得海之首领将不保矣。至同治八年七月，而安得海果有在山东正法事。

先是，山东巡抚丁葆桢陛见，载淳见其遇事敢为，密商于钮祜禄氏，令葆桢俟机诛安得海，葆桢慨诺去。至是，那拉氏命安得海，往南方织办龙衣。载淳闻悉，阳赞成之，密诏丁葆桢预为备。及得海出都，过德州，知州赵新即禀报葆桢。葆桢饬东昌府程绳武追之。绳武躬笠屦，驰骑烈日中，蹑其后三日，不敢动。乃复檄总兵王止起，率兵追之。及泰安，执安得海，解至济南。得海犹大言曰："我奉皇太后命，谁敢犯者，徒自速死耳。"葆桢乃具疏闻。那拉氏聆而惶骇，莫知所为。钮祜禄氏乃召军机及内务府大臣议之。皆言祖制不得出都门，犯者死无赦，当就地正法。然其谕犹留中两日未下也。奕譞复诤之，始宣布，而得海遂伏诛。

得海伏诛后，裸尸暴市，以释人疑。然欲盖弥彰，世皆知此中别有暧昧事矣。或曰闻山东人言，肆市之尸，乃得海随身小珰，与得海同伏法者，非其真身也。然则其故益可思矣。

第六章　载淳立后之暗潮

载淳之将立后也，于同治十一年，召满蒙诸大臣女入宫备选。那拉氏独喜侍郎凤秀女，欲以中宫处之。凤女虽艳绝侪辈，然举止殊轻佻，钮祜禄氏及载淳皆不之喜，侍郎崇绮女，年稍稚于凤女，貌亦较逊，而雍容端雅，望而知为有德量者，钮祜禄氏深喜之。密询载淳，于二人中意安属，亦以崇女对，册立中宫之议遂定，即世所称孝哲毅皇后也，凤秀女乃封为慧妃。

载淳成婚后，见阿鲁特氏气度端凝，不苟言笑，始终敬礼之。宫中无事，尝举唐诗问阿鲁特氏，则背诵如流，心益喜，故伉俪綦笃，而燕居时，曾无亵容狎语。那拉氏以其子之敬礼阿鲁特氏也，益忿怒。每值阿鲁特氏人见，从未尝假以辞色。浸而母子间亦乖违矣。后乃谓载淳曰："慧妃贤明，宜加眷遇。皇后年少，未娴礼节。皇帝毋辄至宫中，致妨政务。"且阴使内监时时监视之。载淳大不怿，于是终岁独宿乾清宫。

第七章　载淳微行之屡见

载淳独宿乾清宫时，怅憏无聊。内侍有导为微行事者，载淳遂欣然从之。今略举其微行事。

载淳尝微服由后宰门出游。湖南举人某居会馆，与曾国藩寓斋相对。一日，在床摊饭，见有少年人，就案翻视其文，以笔涂抹殆遍，匆匆即去。怪而询诸仆，仆曰："此曾大人之客也。曾大人出外未回，故信步至老爷处耳。"国藩归，举人白其状。国藩大惊曰："此今上也。"举人骇甚，竟不敢入春闱，即日束装归。

载淳又尝至琉璃厂，购玉版宣，以瓜子金抵其值。掌柜者见非通用物，辞不受，乃嘱店伙随往取银。至午门内，店伙不敢入，弃纸仓皇遁。翌日，遣小内监如数偿之。载淳出游，偶避雨僧寮，遇一人，穷愁殊甚。询其所执何业，乃某姓家厮养卒也。为主人所逐，故托钵香积厨，以图果腹。又问如尔辈以何处出息最优，则以粤海关对。载淳遽假纸笔作一函，嘱交步军统领衙门，代为位置。时某亲贵执大金吾，得函，即予金治装，赴粤海关承役，其人遂以起家焉。

载淳往往步出内城，作狭邪游，每自称江西拔贡陈某。尝与毛昶熙（谥文达）相遇于某酒肆中，微笑点首。昶熙色变，趋出，急告步军统领某，以勇士十余，密随左右。数日后，载淳见昶熙，犹责其多事。嗣以痘疾，竟至不起。人疑其为花柳病者以此。

第八章　载淳垂殁之状

清宫禁故事，天子欲行幸诸妃嫔宫，先时由皇后传谕某妃嫔，饬令伺候，然后大驾始前往。谕必钤皇后玺。若未传谕，或有谕而未钤玺，大驾虽至，诸妃嫔得拒弗纳。此盖沿明代旧制。明世宗自杨金英谋逆后，始为此制，以防不测耳。

载淳之寝疾也，疾稍愈矣，一日忽欲往凤秀女宫中，以语阿鲁特氏。阿鲁特氏不可，载淳固求之，至长跪不起。阿鲁特氏不得已，乃钤玺传谕，载淳始欣然往。次晨，遽变证，召御医入视疾，已不可为矣。阿鲁特氏颇自悔。

或曰，载淳疾大渐时，命单召军机大臣侍郎李鸿藻入见寝宫。鸿藻既至，载淳即命启帘召之人。时阿鲁特氏方问疾在侧，欲引避。载淳止之曰："毋须。师傅，先帝老臣，汝乃门生媳妇尔。吾方有要言，何必引避耶？"鸿藻人，见阿鲁特氏在侧，急免冠伏地。载淳曰："师傅快起，此时岂讲礼节时耶？"因执鸿藻手曰："朕疾不起矣。"鸿藻失声哭，阿鲁特氏亦哭。载淳又止曰："此非哭时。"因顾阿鲁特氏曰："朕倘不讳，必立嗣子，汝果属意何人，可速言之。"阿鲁特氏对曰："国赖长君，我实不愿居太后之虚名，拥委裘之幼子，而诒宗社以实祸。"载淳莞尔曰："汝知此礼，吾无忧矣。"乃与鸿藻谋，以贝勒载澍人承大统，且口授遗诏，令鸿藻于榻侧书之，凡千余言，所以防那拉氏者至密。书诏成，载淳阅之，犹谓鸿藻曰："甚妥善。师傅且休息，明日或犹得一见也。"鸿藻既出宫，战栗无人色，即驰至那拉氏宫，请急对。那拉氏召之人。既见，即出袖中草诏以进。那拉氏阅毕，怒不可遏，立碎其纸，掷于地，叱鸿藻出，旋命尽断医药饮膳，不许人乾清宫。移时，载淳死，耗闻于外矣。载澍后来得祸之由，此亦一大原因也。

第七篇　光绪宣统两朝

第一章　载湉之承大统

方载淳之初殁也，是日薄暮，内廷忽传出懿旨，令军机王大臣入议要政。于是咸趋伺。良久，始见那拉氏一人出，身穿轻便服，手携一淡巴菰筒，依坐位而立。诸王大臣乃进，敬问载淳病状。那拉氏尚含笑应曰："皇帝无恙。"语毕，默然者久之。诸王大臣咸惴惴无人色，盖知宫中必有大故矣。移时，那拉氏复言曰："圣躬颇虚弱，未有子，脱有不测，必立嗣，卿辈试思宗室中，

谁可承大统者。”众多不敢作一语。独文祥微言曰:“分当为皇上立太子,溥字辈,近支已有数人,请择其贤者立之。”那拉氏闻而色变,不答,徐乃曰:“醇亲王之子载湉,甚聪睿,必能承继大业,吾欲立之,为文宗显皇帝嗣,卿辈以为何如?”文祥知其意已决,不复谏,众皆唯唯。那拉氏始厉声曰:“然则皇帝已驾崩矣。”众闻言,均失声大哭,而立载湉之议遂定。

时有吏部主事吴可读者,闻之,亟赴宫门入奏,斥那拉氏不为载淳立嗣,是心目中无亲生子,而贪握政权也。那拉氏大震怒,谓毋令此僚走。是时在旁者,对以吴可读今日之争,闻已舆榇而来,盖自分不得生耳。那拉氏知理不可屈,乃命将来承继大统者,即大行皇帝之嗣,而此旨遂藏于金匮中。

第二章 广安请立铁券

自择立载湉之策定,朝臣纷纷窃议。有责高阳(李鸿藻高阳人)之缩朒畏葸,不恤负故君以媚牝朝者。有责合肥(李鸿章合肥人)之阿附取容,挟重兵以示威京师,令皇族不敢发难者。顾事已至此,遂亦相忍不言。惟内阁侍读学士广安(满人也),以为今日之举,西后(钮祜禄氏居东宫,称东太后。那拉氏居西宫,称西太后)思利用冲人,以逞其亡等之欲,已有明征。但不立孙而立子,实开爱亲氏未有之奇,此后必有变局,乃进疏。其略曰:“大行皇帝,冲龄御极,蒙两宫垂帘励治,十有三载,天下底定。讵意皇嗣未举,一旦龙驭上宾。幸赖两宫,择继咸宜,以皇上继文宗显皇帝为子。俟嗣皇帝生子,即继大行皇帝为嗣。计之万全未有过此者。惟尝读宋史,窃有感焉。昔太祖遵母后命,传弟而不传子。厥后太宗,偶因赵普一言,传子竟未传侄。是废母后成命,遂启无穷斥驳。使当日后以诏命铸成铁券,赵普安得一言间之?我皇上将来生有圣子,自必承继大行皇帝为嗣。第恐事久年湮,或有以普言引用。请颁立铁券,作奕世良谟。”廷旨以其冒昧渎陈,斥之。

第三章 阿鲁特氏之惨死

载淳之丧未百日,其嫡妻阿鲁特氏亦以殁闻。

有谓阿鲁特氏自伤侍疾之无状,愿一死以殉载淳者。故当时曾降谕旨曰:“上年十二月,痛经大行皇帝龙驭上宾,毁伤过甚,遂抱沈疴。”以表其殉夫之烈。或曰,是特掩饰天下耳目之言,非实录也。盖载淳疾笃时,那拉氏已训责阿鲁特氏备至。及载淳殂,载湉立,阿鲁特氏以与所草之遗诏不符,剧悲痛。事为那拉氏所知,亟召至,遽批其颊曰:“尔既害吾子,尚思作皇太后耶?”阿鲁特氏跪于地,泣不止。久之始还宫,益痛不欲生,旦夕悲啼,目尽肿。一日,崇绮入视,知其状,奏闻。那拉氏曰:“皇后如此悲痛,即可随大行皇帝去罢。”崇绮出,未移晷,而阿鲁特氏之凶耗至,年仅二十有二。

第四章 钮祜禄氏之中毒

光绪之朝,那拉氏既再垂帘听政,益纵恣荒淫,丑声渐闻于外。时钮祜禄氏益倦怠,不多闻外事,且辄静摄不出。那拉氏乃一人召见廷臣,益专横,有事,竟不复白钮祜禄氏,钮祜禄氏颇为不平。至光绪七年,那拉氏忽患疾,甚剧,征集中外名医治之,皆无效,盖由误认为血膨所致。惟无锡薛福成之兄福辰诊其脉,得病之所在。脉案,固血膨也。药剂,则皆产后疏瀹补养之品,故奏效如神。

那拉氏病既愈,钮祜禄氏知其多失德,思所以感悟之。某夕,置酒宫中,为那拉氏庆。酒既半,钮祜禄氏屏去左右,殷勤追述咸丰时北狩木兰,猝遭大故,肃顺擅权,宫中颠沛艰危之状及同治时同临朝十余年事,甚悉,欷歔零涕久之。那拉氏亦悲不自胜。钮祜禄氏忽慨然曰:“吾姊妹今皆老矣,旦夕当归天上,仍侍先帝。吾二人相处二十余年,幸同心,无一语勃谿。第有一物,乃畴昔受之先帝者,今无所用之矣。然恐一旦不讳,失检藏,或为他人所得,且致疑吾二人,貌和好而阴妒嫉者,则非特吾二人之遗憾,抑且大负先帝意矣。”语次,袖出一函,授那拉氏,使观之,那拉氏启视,色顿变,惭不可抑。函非他,即奕詝所付之遗诏也。观毕,钮祜禄氏仍索还,焚于烛上曰:“此纸已无用,焚之大佳,吾今日亦可以复命先帝矣。”是时那拉氏惭愤交并,强为感泣态。钮祜禄氏百计慰藉之,遂罢酒而散。

越数日,钮祜禄氏偶因事至那拉氏宫,那拉氏执礼甚恭,非复如曩时之骄纵,侍者窃异之。钮祜禄氏亦阴自喜,以为前日所为之果有效也,岂知杀机已将露矣。二人坐谈时,钮祜禄氏觉腹中微饥,那拉氏令侍者奉饼饵一合进,钮祜禄氏食而甘之,谓似非御膳房物。那拉氏曰:“此吾弟妇所馈者。姊喜此,明日当令其再送数份来。”钮祜禄氏方以逊辞谢,那拉氏曰:“妹家即姊家,请弗以谢字言。”后一二日,果有饼饵数合进奉,色味花式,悉如前。钮祜禄氏即取一二枚食之,顿觉不适,然亦无大苦。至戌刻,遽逝矣,年四十有五。噫,此非中毒而殂欤?

第五章 幽禁李昰应之深意

光绪八年,朝鲜乱起,庐江吴长庆以淮军往平其乱,执朝鲜王本生父李昰应,归之京师,所谓大院君者是也。大院君既至京,那拉氏即命幽诸保定。朝鲜王数上疏乞恩,诸亲贵亦为之缓颊,卒不许。众以清廷于外藩事,向不主干涉,胡此次于昰应独严;且朝鲜乱定后,善后事宜,亦未尝过问,而独不许昰应归国,举莫解其故。不知那拉氏正有深意存焉。盖朝鲜王李熙以旁支入承大统,其事正与载湉之继载淳略同。那拉氏深虑奕譞他日恃皇帝本生父之尊,把持朝政,故先借昰应事以示威也。顾奕譞初不悟其意。及后管理军机,昰应被拘已三年矣。一日燕见,会李熙复有表至京,奕譞即以加恩外藩为请,乞准其所奏,宥昰应归国,以全父子之情。那拉氏闻奏,默然久之,但微哂曰:“吾此举正别有深意,将使天下有子为人后者有所警惕而不敢妄为耳,非于李昰应有何仇怨也。”奕譞闻之,战栗失色,

伏地不起。有顷，那拉氏乃笑而慰之曰："王毋多心，吾知王忠敬，此语并非为王发也。"且敕二内侍掖之以出。奕谖既归第，惘然若有所失者数日。又越数年，始释昰应归。

第六章　延煦力争大礼

光绪十二年三月，载湉奉那拉氏谒东陵，诣普详峪定东陵，即奕詝嫡妻钮祜禄氏葬处也。甫至陵下，先憩于东厢配殿中，所司以礼节单进。那拉氏阅未竟，震怒，掷于地，令发回另拟。盖其意不愿在钮祜禄氏前行跪拜礼，欲令载湉一人诣殿上行礼，而己则坐待之也。是时李鸿藻以礼部上书扈从，闻严旨，大惧，不知所为。满尚书为延煦，独奋然曰："此不能争，国家安用礼臣为！公不敢言，我当独面奏。"即肃衣冠入，跪殿门外，曰："太后今日至此，凡垂帘时并坐之礼节，无所用之，惟当依文宗显皇帝在位时仪注行之耳。"那拉氏闻奏，失色，命之起。延煦对曰："太后不以臣不肖，使待罪礼曹，见太后失礼而不敢争，臣死无以对祖宗，不得请，誓不敢起。"那拉氏可其奏，延煦始谢恩起。由是卒成礼而归。

第七章　李莲英之嬖宠

李莲英，直隶河间府人也。本一无赖子，曾以私贩硝磺系狱，后得脱，改业补皮鞋，是以人呼之为"皮硝李"。其同乡有沈玉兰者，先为内监，知那拉氏欲梳新髻，而未得其人。会莲英访玉兰，玉兰令其仿梳新髻法，揣摩久，技成。玉兰乃荐与那拉氏，许之，是为莲英入侍之始。

那拉氏既得莲英，喜甚。凡挽一髻，簪一花，必令莲英为之，不则意怏怏不快。此光绪七年时产后之症所由来也。迨钮祜禄氏既殂，益无忌惮，秽声日闻于外。而那拉氏付之夷然，甚则听戏必并坐。内廷遗膳，例与内监，然遇莲英所嗜者，必节食以遗之。其四十寿辰，给与珍品蟒缎福寿等字。以梳髻房侍者而为总管，所赐寿礼，几等大员。慈眷之隆，有加无已。由是莲英之权势，莫与匹敌。赃私之积，以千万计。

第八章　李莲英女弟之指婚

李莲英有妹，色美，光绪辛卯壬辰间（十七年为辛卯，十八年为壬辰），年甫逾笄，尚未适人。莲英数绳其美于那拉氏，遂召入宫。莲英之妹，故慧黠善伺人意，那拉氏宠甚，呼为大姑娘。食时，每同案。载湉妻以下，皆立伺于旁。一日，醇亲王奕谖之福晋，入内候起居。福晋于那拉氏为姊妹行，夙入宫相见，未尝赐坐。是日请安毕，忽赐坐。福晋惊异，逡巡不敢即坐。那拉氏微哂曰："吾所以赐坐者，岂为尔乎？尔不坐，大姑娘不敢坐。彼汉装纤足，宁能耐久立乎？"福晋愤甚而不敢言，归即病作。莲英之进其妹，本欲效西汉李延年故事，不意载湉以自幼体虚，不喜渔色，其所图竟不得遂。莲英之甚载湉，此亦其一原因也。内务府某司员，年少貌美，适丧妻，那拉氏遂为莲英之妹指婚云。江苏武进屠寄之《结一庐诗集》中，有宫词二首，其一云："偷随阿监入深宫，与别宫人总不同。太母上头宣赐坐，不教侍立绣屏风。"又有《咏小游仙》词者，中有一绝云："汉宫谁似李延年，阿妹新承雨露偏。毕竟汉皇非重色，不将金屋贮婵娟。"皆隐指此事也。

第九章　蒙尘时之市官

当拳匪之肇祸也，联军攻破京师，那拉氏挈载湉西奔。尚未至太原，某夕寝时，于梦中惊啼。盖惧宫内积储，竭数十年之搜括而得之者，一朝为外人所有也。适岑春煊自甘肃率勤王师至，是夜立寝门外。闻惊啼声，急呼曰："臣春煊在此保驾，请太后毋恐。"于是那拉氏为之醒。濒行，令为扈从。

既逾太原，渡河，至陕西之西安府。那拉氏之纳贿鬻权，无所不至。盖利行宫之湫隘，而世道之交之易易也。然因此几兴大狱。

初，有浙人施某者，先为潼关厅，饶积蓄，每艳道缺而思得之。顾无门，不得入。及那拉氏至西安，李莲英亦与俱。施某遣侍者关白莲英，莲英告那拉氏。那拉氏曰："今方蒙尘于外，价可稍廉。然道员即可擢两司，至少须万金。"莲英遂以答施某。施某以价之贱也，遂成交。某日，施某令其家丁携银票进，入宫门，不见莲英，乃益进，至那拉氏寝所。时那拉氏方起，见有窥于窗者，呼禁卒捕之，诘其："谁命汝入宫？"则曰："陈大人。"那拉氏闻之，大怒。谓岑春煊甫任陕抚，已来监察我，遽命岑春煊审之。春煊以其冒名犯宫禁，即欲将是人正法。岑之幕宾曰："杀之，是灭口也。人将议公为情虚。"春煊韪之，乃饬咸宁长安令会审。始知办差者为陈大人，施之家丁，以情急，故矫托之。而宫中实讹陈为岑也。于是将施之官职革去，其家丁论戍。所携之银票，于被捕时已搜去矣。

第十章　载湉多病之原因

载湉之入承大统也，其年仅五龄耳。经东宫之调护，得渐长。迨十一岁时，东宫为西宫毒害，载湉之困厄，乃由此始。

据烈宦寇连材《宫中日记》曰："凡人当幼时，无不有父母以亲爱之，顾复其出入，料理其饮食，体慰其寒燠。虽在孤儿，亦必有亲友以抚之也。独皇上无人敢亲爱之，虽醇邸之福晋（醇亲王奕谖之妻，载湉之生母），亦不许亲近，盖限于名分也。名分可以亲爱皇上者，惟西太后一人。然西太后骄侈淫佚，绝不以为念。故皇上伶仃异常，醇邸福晋每言及，辄涕泣云。"又曰："皇上每食三膳，其馔有数十品，罗列满案。然离御座稍远之馔，半已臭腐，盖连日以原馔供也。近御座之馔，虽不臭腐，然大率久熟干冷，不能可口，皇上每食不能饱。有时欲命御膳房易一馔品，御膳房必奏明西太后，西太后辄以俭德责之，故皇上竟不敢言。"然则载湉自十余龄后，虽为天子，曾不及一孤儿。后之患痼疾，

即由少时衣食不节使然。乃犹下煌煌之懿旨，广求天下名医，以疗此自幼积成之痼疾，亦何益哉？徒借此以为欺人之具而已。

第十一章　皇嗣之变更

自戊戌政变后，那拉氏酷信谋围颐和园之风说，幽居载湉于瀛台，相推相激，至有己亥立储之变。是时为江督刘坤一上奏切谏，鄂督张之洞则援吴可读以自解，不敢苟为异同。而立溥儁为皇嗣之策，已不能易。

逾年，北方大乱，拳祸滔天，都城几至为墟。名以载漪为罪魁，而实则操纵其间者，那拉氏也。外人欲全中国体面，故仅索惩载漪等之罪。迨载漪既革爵遣戍，其子溥儁又多失德，因亦废之，由是皇嗣之位仍虚。

戊申十月，载湉疾增剧，医者皆束手，宫中复议建储事。那拉氏颇属意于奕劻孙，载振辈之子。张之洞知载振辈耽于声色货利，行止大亏，必不可立其子，乃以疏不间亲之言进。而那拉氏颔之，遂命载湉弟载沣为摄政王，并以载沣子承继载淳为嗣，兼承载湉之祧。不二日，而那拉氏母子竟先后殁。

第十二章　宫中遗产之富

那拉氏由宫女一跃而为太后，当同治初年，已与钮祜禄氏同垂帘。光诸初年，再与钮祜禄氏同垂帘，迨己丑（十五年）归政，戊戌（二十四年）复垂帘。盖握政权者垂五十年，其遗产之富，为满清所罕有者。

当甲午年，清日战事亟，那拉氏欲以所积金钱，合一千五百万磅，交与汇丰银行，运至英伦。约以须守秘密，勿令人知。汇丰索酬资每百二厘五，那拉氏吝不与。会和议成，事遂止。及庚子年，仓卒西窜，将宫中之金银，悉埋于地下。旋被人发掘，取去无数。后幸其地归美国联军管理，亟代为收存，然已止剩九百余万。迨由西安回京后，一以积蓄为事，细大不捐，继长增高，至末年，乃积至二千五百万磅。世所称"孝钦遗帑"者，即此。

溥仪既承位，以年幼，故大权在其本生父摄政王手。会议兴复海军，苦无款。廷臣有请拨遗帑者，摄政王转请于嫂，不允。及辛亥秋，武昌既变，始发遗帑，以济湖北灾民，且仅有二十万两。其在二千五百万磅中，直九牛之一毛耳。此国民之所以不受其愚也。

第十三章　亡国之速

宣统三年春，广州革命军起义未成，七十二英雄横遭惨戮，其骸骨丛葬于东门外之黄花冈。迨八月十九日，武昌又起义，不旬日间，天下响应，爱新觉罗氏之子孙知不可敌，遂以逊位闻。

顾满清之入主中原，至是已二百六十有七年，淫威虐政，虽不可枚举，然亡国何以若是之速？有谓革命运动，事机已熟，故能一蹴而成者。有谓惧外人之瓜分，势将实行，故推翻满洲政府，以为弭祸之策者。有谓各省举代表，请速开国会，不从，请收回铁路国有成命，不从，知其借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人民皆绝望于满洲政府，故愤而为此者。其说皆持之有故。

或曰：非人事，乃天意也。昔赵宋得国于孤儿寡妇之手，失国亦在孤儿寡妇之手，人皆知之。若夫满清之得中原，由多尔衮为摄政王，而其主福临仅数龄。及其失中原，由载沣为摄政王，而其主溥仪亦仅数龄。以彼例此，理无或异。老子有言：天道好还。哲家之说，其信然欤！

清朝前纪

[民国]孟　森撰　袁克平整理

《清朝前纪》，民国孟森撰。孟森为近代著名史家，尤精于清朝史的研治，于有清一代稗史掌故，如数家珍，所撰著的《顺治丁酉科场案》、《董小宛》等，皆为清代稗史名作。《清朝前纪》重在记述清朝入关前的历史，资料丰富，取舍慎重，不独在搜奇掠艳，是一部带有研究性质的名著。该书民国年间曾被编入《满清野史》第三、四编中，本标点本即以此为底本整理而成。《王杲纪》为原书所附，现一并标点整理。

纲　领

清世自太祖以后，纪事始有本末。太祖以前之事，寥寥数行，惟恐人知。而于明人官私著述，禁之毁之，株连瓜蔓，大兴文字之狱，以冀掩灭之。二百数十年来，学士大夫，口不敢言。人人心中，皆以为清之先世，必有大不可告人者。革命以后，乃有诬妄之文发现，如谓顺治之母与山东人王杲奸生顺治之类，首见于魏声和之《鸡林旧闻录》。当时已据实辟之。近见有人译英人濮兰德所著《清宫史》，亦引王杲之诬说，盖得诸中国人而不加别择之作也。日本人稻叶君山等，先出《蒙古满州地理历史》一书，其中关于清之先世各篇，所引多明之《实录》及明代所成之《全辽志》等书，种类亦无几，惟皆为吾辈未见。又有朝鲜人著述数种，则更非中国人所能见矣。继又出《清朝全史》一书，所叙事实，略较《历史地理》为多，而颇少标明出处者，亦为一憾。但据其著书之例及所征引之可信，则知叙述之事实，亦断然有本而已。因稻叶之书，反而求之清人所修《明史》，掩灭者固多，其事迹虽不明了，年月节目，尚相符合者亦不少。其为当时禁锢之所遗漏者，亦竟有张学颜、李成梁及外国传之《朝鲜传》等数处。钩稽参互，先详其部族，次明其世系，成纪事若干篇。以其皆在太祖以前，谓之《清朝前纪》。其目录当列表以明之。

纪第一　纪第二　纪第三　纪第四　纪第五

女贞｛野人；海西；建州｛左卫—前纪—布库里雍顺—肇祖—孟哥帖木儿—｛褚宴、童仓、充善、山董；卫；右卫｝｝

纪第六　纪第七　纪第八　纪第九

—｛妥罗脱罗；锡宝斋篇古—兴祖兀升哈—景祖叫场—显祖塔失—太祖｝

以上共纪十篇，于清之先世，略可探讨。当时不过以东夷一部落，曾经臣仆于明，别无他不可对人言者。则一切诬妄之说，可以不作。既补一代史文之不备，亦且有裨于清，可息街谈巷议之揣测也。

女真纪第一

清自称满洲为其部族之名，前作《满洲名称考》，已正之矣。清之部族，实为女真。女真起于辽世，或谓即古肃慎之转音，当可信。历辽、金、元皆称女直，明代则复旧称为女真，清修《明史》，乃尽去之。其最奇者，字典注中，"女"字、"真"字、"直"字之下，皆无女真、女直。《韵府》不收女真、女直。《满洲源流考》，遍详东夷各部族，独无女真专条。仅于文中一见女真字样。清历世示人以不广，以故载笔之臣，小廉曲谨，以媚一人，宁失史家之实，无犯温树之戒。由今思之，可云陋矣。

女真，辽、金、元三史皆作女直。《元史·地理志》，辽阳等处行中书省之下，开元、路下云："古肃慎之地……即金鼻祖之部落也。初号女真，后避兴宗讳，改曰女直。"云云。辽兴宗讳宗真，女真在辽世，岁有职贡。肃慎既微，其名不见于隋、唐、五代之史。要其部族未改，自清代冒称满洲以前，历世皆有女真。《辽史·太祖纪》："未建国以前，当唐昭宗天复三年春，即曰：'伐女直，下之。'唐昭宣帝天祐是三年十一月，又曰：'遣偏师讨奚、霫诸部，及东北女直之未附者。'则女直以族微，为渤海及靺鞨黑水等所掩，不能自通于中国。辽起契丹与彼接近，故早于兵事见其名号。后于部族表中，历详其来贡之岁，由唐天复至辽兴宗立，已及百七十年，盖为宋仁宗之天圣九年矣。"宋人纪载，皆称女真。明人官私文字，女真、女直并称。今据《大明会典》卷一百零七礼部六五东北夷条曰："女直古肃慎地，在混同江东、开原城北。东滨海，西接兀良哈，南邻朝鲜，为金余孽。永乐元年，野人头目来朝，其后悉境归附。九年始设奴儿干都司，建州兀者等卫，及千百户所。以某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赐敕印。又置马市开原城，以通贸易。"盖女直三种：居海西等处者为海西女直；居建州毛怜等处者为建州女直，各卫所外，又有地面，有站、有寨，建官赐敕，一如三卫之制；其极东为野人女直，野人女直去中国远甚，朝贡不常。海西、建州，岁一遣人朝贡。又陈仁锡《潜确类书》，其未经清世抽毁之旧本，于第十四卷四夷门，收黄道周《博物典汇》第九卷后建夷考云："今女真即金余孽也。国朝分为三种：曰建州、曰海西、曰野人。永乐元年，野人酋长来朝，建州、海西，悉境归附。先后置建州等卫，置都司一，曰奴儿干，以统之。官其酋。"此可见明代于女真纪录甚详，而《明史》概削之。清亡后，当修《清史》，亦正当并修《明史》也。

建州女真为清之正系，别有专纪。海西与野人两种女真，以其为清代所讳言，久不见于载籍，今不能不略言之。海西为元代行政区域之名，属辽阳等处，行中书省。《世祖纪》：至元二十五年二月壬戌，省辽东海西提刑按察使，入北京。又《仁宗纪》：延祐二年夏五月庚午，立海西辽东鹰坊万户府，隶中政院。又日本稻叶氏所引《皇明实录》：太祖洪武十六年四月己亥，故元海西右丞阿鲁灰，遣人至辽东愿内附，上遣人赍敕往谕之。皆其证也。元官制：行中书省，每省丞相一员，平章二员，右丞一员，左丞一员，参知政事二员，郎中员外郎都事各二员。辽阳行省之右丞，当驻海西。故《皇明实录》称："元海西右丞，在元《地理志》，辽阳行省所属开元路，为海西之地，而无海西之名。"则其为区域，亦系通俗之称，非分路分府之为定制之比。海西与建州，明世区为两种。然野人之蹂躏海西、建州，事迹甚著。海西、建州，有无轧轹，明中叶以前无所表见。惟于成化间，建州与海西极意联络，以为明患。事见《董山》、《脱罗》各纪。至嘉靖时乃有扈伦四部，与建州相抗，其种族已非从前之海西。四部中，哈达最忠于明，最先为清太祖所灭。《明史·张学颜传》："隆庆六年，宣谕王杲，杲惧。十二月，约海西王台送俘获就款，学颜因而抚之。"云云。王台即哈达部酋，史称海西。可知扈伦四部之即为海西故地也。扈伦，《明史》谓之忽喇温，亦中叶以来由野人而入居海西者。明初之言海西，地同而部众尚非扈伦。洪武十六年之敕谕海西右丞阿鲁灰，其词曰："惟贤者能知存亡之道，决去就之机。今尔所守之隘，东有野人之隘，南有高丽之险，北接旷漠，惟西抵元营。道路险扼，孰不以为可自固守?"云云。则明其地望在野人之西。又稻叶氏引《全辽志》卷四《宦业志·徐玉传》云："丁卯大军征纳哈出，玉为前锋，直抵金山破营寨，俘斩尤众。进至一秃河，会纳哈出降，遂还。未几又掠地海西，至松江，招谕人口五千余，马牛车辆九百有奇。至一迷河，虏踵其后。"稻叶氏按语云："一秃河今为伊通河，松江为松花江。略地海西至松江，可知海西在松花江流域。"云云。今按丁卯为太祖洪武二十年。《明史·本纪》："是年封纳哈出为海西侯，即就其地封之也。"明《一统志》："金山在开原西北三百五十里，辽河北岸，与兀良哈接境，是为海西尽处。稻叶又引朝鲜书《龙飞御天歌》卷七第五章注云："今之三姓以西，松花江之上流地方，谓之海西江焉。"云云。稻叶以此推求海西地望，诚是矣。然明人本称扈伦四部地为海西，以扈伦为海西之标的。则地本确定，不待烦言。

海西女真之地望，略如上述。野人女真之地又若何？野人二字，以人种之程度言，此亦殊难确定。其界域自非女真人言之。凡女真皆为野人。稻叶氏引《皇明实录》："成祖永乐元年十一月辛丑，女直野人头目阿哈出来朝，设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以阿哈出为指挥使。"据此则阿哈出本为建州女直头目，明廷就给以官，而称女直野人头目。是建州亦可谓之野人也。又引《皇明实录》："太祖十八年九月甲申，女直高那日、捌秃、秃鲁不花三人，请辽东都指挥使司来归。自言高那日乃故元奚关总管府水银千户所百户。捌秃、秃鲁不花乃失怜千户之部人也，皆为野人获而奴之，不胜困苦。辽东，乐土也，愿居之。乞圣明垂恩，得以琉璃珠弓锡鑞遗野人，则可赎八百余家，俱人辽东。事闻，锡高那日等衣人一袭，琉璃珠五百索，锡五斤，弓弦十

条。"云云。明辽东都司属左军都督府，辖今奉天省内铁岭以南各地，与女真相邻而不相杂。高那日等自女真来，自称为野人所苦，愿居辽东。则脱离女真，乃为脱离野人之地。其所指野人，未必非建州海西等部。清人以女真之旧，侵入辽东，据辽沈而都之。入关以后，乃以东三省为一区域，作满洲之根据地。其实满洲本无此部名，而辽东都司旧辖之地，亦为自古版图所收。明时尤与羁縻地之奴儿干都司，截然相别也。又引《实录》："洪武二十年十月，诏取辽东官军，曾往海西野人地面及纳哈出之境。历涉劳苦者，二百六十人。赴京，各赐文绮罗衣纱绽有差。"云云。以海西野人地面连称，是海西亦可称野人。又引朝鲜之《龙飞御天歌》卷七第五二章注云："东北一道，本肇基之地也，畏威德久矣。野人酋长，远至移兰豆漫，皆来服事。常佩弓剑，入卫潜邸，暱侍左右，东征西伐，靡不从焉。如女真则干朵里豆漫、夹温孟哥帖木儿、火儿阿豆漫、古论阿哈出、托温豆漫、高卜儿阏。"云云。其注语谓移兰豆漫为三万户。此皆指建州女真，而以为野人酋长矣。移兰为三，今满语犹然。三姓今改依兰府，即用其三字之旧音也。稻叶又引《实录》："永乐二年夏四月戊午，黑龙江等女直野人歹寅加等求朝，赐钞及文绮表里。"则指野人为在黑龙江之女真。黑龙江在海西、建州境界之外，与《明会典》分列三种女真为相合。

自女真自言之，则稻叶所引《皇明实录》："正统元年闰六月壬午，敕辽东总兵官都督同知巫凯等曰：'今得建州卫都指挥佥事李满住奏，原奉恩命，在婆猪江住坐。近被忽剌温野人侵害，欲移居辽河草河。朕未知有无妨碍。尔等宜计议安置，毋驰边备，毋失夷情。"云云。又引《实录》："正统二年十一月丁酉，建州左卫都督孟哥帖木儿子童仓奏：'臣父为七姓野人所杀。'"云云。又引朝鲜之《东国舆地胜览》卷五十会宁都护府云："本高句丽旧地，胡言斡水河(一云吾音会)。本朝太宗朝，斡朵里童、孟哥帖木儿，乘虚入居。世宗十五年，兀狄哈杀孟哥父子，斡木河无酋长。"云云。稻叶氏又自据《朝鲜纪载》言："宣德八年，冬十月，孟哥帖木儿被兀狄哈之杨木答兀袭杀。"云云。又于详考清初《疆域篇》中，叙兀哲部云："兀哲一作窝集，均为满语之森林。《龙飞御天歌》卷七有兀狄哈，兀狄亦此对音字。哈者人也，意此部族，因栖息于森林带而得名。"云云。今按忽剌温、据稻叶所考，即黑龙江之呼伦，南下侵掠，并其海西，清世官书谓之扈伦。扈伦四部中，以乌拉为主要。而清《开国方略》卷四，言："乌拉之先，以呼伦为国号，姓纳喇，与哈达同。"此稻叶之所本也。都督孟哥帖木儿，即清世所谓肇祖原皇帝。名都督孟特穆者，被杀在朝鲜李氏朝之世宗十五年，即明宣德八年。《明实录》载童仓之奏，言见杀于七姓野人。而朝鲜书中谓见杀于兀狄哈。稻叶谓兀狄即窝集之对音。则即《明会典》所谓兀者卫兀者。据《满洲源流考》，亦谓即窝集二字。兀者卫与兀者左右后三卫，皆设于永乐二年。兀者前卫，则设于永乐四年。《满洲源流考》据《明实录》言如此。《明史·兵志》奴儿干都司之下，所设三百八十四卫中，兀者卫及前后左右各卫，设置之年亦同。兀者即渥集，亦即窝集，古谓之沃沮，清代谓之东海渥集部，或东海窝集部。是则《明会典》以兀者卫当野人女直明矣。野人女真在今黑龙江及吉林之极东，建州海西女直之言如此，《明会典》所指亦如此也。惟兀者前卫在海西境，别见后。明奴儿干都司辖境极远，东北直包库页岛等处女真野人之境界，与清初之版图无异。今俄国西伯利亚之海滨省，举在其内。近年清廷遣曹廷杰视察西伯利亚东偏，乃于俄海滨省之特林地方，发见明奴儿干之永宁寺二碑。稻叶氏引明东北疆域辨误云："光绪十一年，东海诸部已为俄有之后，曹廷杰以受命侦察西伯利亚东偏，归呈所记之书，即所谓《西伯利亚东偏纪要》者也。中言庙尔(黑龙江附近之一市)以上二百五十余里，混同江东岸特林地方，有石壁立江边，形若城阙，高十余丈，上有明碑二：一刻敕建永宁寺记，一刻宣德六年重建永宁寺记。皆太监亦失哈述征服奴儿干及海中之苦夷等事。论者谓明之东北边塞，尽铁岭开原。今以二碑证之，其说殊不足据。苦夷即苦兀，乃库页之转音。此记事之文，实可谓足破二百年来之蒙蔽者。其所述一一合于明时诸书。明之盛时，若永乐宣德之际，对于东北诸夷，岂惟务为招谕抚养而已，直能以威力及之，远至桦太地，可以此证之矣。"辨误之文如此。稻叶氏则曰："野人女直之得势，即明廷威力之失坠于东北，此非一朝一夕所致。吾人决断奴儿干政厅，在永乐时代，已不能保证其安全矣。"考其事实，当宣德末年所得此方面之报告，有云："远征军在黑龙江市场，与女直为交易之际，有打死市人者，女直衔之，控扼民军归路，杀八九百人。"又有云："中官亦失哈等使奴儿干，归时中途被扣留者，计有五百人。凡此报告，殆即特林岸上，建立永宁寺，勒碑记功，夸称东海苦夷等服从之岁，归途之事实耶？彼之建寺，殆亦欲以佛教布于野人之地，冀稍稍驯服之，卒无寸效。乃于正统初年，撤退奴儿干。该都司同知官，退守辽东之铁岭卫焉。"稻叶此语，当自有据。永宁寺碑形式，及未泐之原文，并潜江甘云鹏之跋语，具见于魏声和之《鸡林旧闻录》。

女直与明人之交涉，有贡道，有马市。稻叶所引各文，颇有可考。本文因纪清室之起源，不欲泛考女直，乃略之。

建州纪第二

女直在明世为三种，而建州女直为清之正系。建州固系明廷所设之卫名，然建州女直之称，其来已久。明廷因其原有之种别，以名其卫，非种别由设卫而起也。《新唐书》："渤海大氏置率宾府，领华、益、建三州"。其地在今吉林之兴京附近，为建州女直生息之地。辽移建州治灵河之南，后再移灵河之北。金、元相

承、皆有建州，皆为辽以后所移之建州，在今蒙古哈喇沁、土点特二旗之间，当明兀良哈境内。元《一统志》有故建州，则为渤海之旧。是知建州女真之本土，自唐之渤海，创设建州，其地即恒名建州。至元代犹有故建州之称。其居此之女真部落，宜其以建州为分别名词矣。建州设州之沿革，《满洲源流考》叙述颇详。至明之设卫，正以官清之祖先，为清一代发祥之所自始。《满洲源流考》独鹘突不明，其纪建州卫及建州左右二卫之设置，仅仅纪其设置之年，此外不著一字。且右卫设于正统间，清修《明史》尚不误，《源流考》则误以为宣德七年置建州右卫。证以《明实录》之事实，牴牾之迹显然。又《源流考》第十三卷，后附《明卫所成站考》此当于建州三卫，有所详著矣。即更或顾忌而不敢详，其前既于《部族考》，著三卫之设于永乐以来，其后何能不于《卫所成站考》存此建州三卫名目，乃竟削去数卫。在《明史·兵志》尚曰："有三百八十四卫"。《源流考》则曰："三百七十六卫"以知其抽去数名，遂屏建州三卫不录。以意损减，尚复成何体裁！其按语云："渤海……所领之建州，实即国初所统之建州。"云云。其地望是矣，而浑称曰："所统之建州，以掩其受建州卫之职，已属模糊。"又曰："迨我肇祖原皇帝，始居赫图阿拉，是为兴京，实右卫之地。"云云。则更以为肇祖不过居于建州，似未受有卫职。且右卫并无分地，说详下右卫中。而原按指兴京为右卫地，更为无据。其实肇祖之所以为肇祖，当时正以得有左卫指挥之职，故为王业之肇基耳。今分述之如下：

建州卫据《明史》及《源流考》，皆谓设于永乐二年。稻叶所引《皇明实录》，永乐元年十一月辛丑，女直野人头目阿哈出来朝，设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以阿哈出为指挥使。余为千百户所镇抚。赐诰印冠带袭衣及钞币有差。是为建州卫之始祖。又引《实录》："永乐十四年二月，赐建州左卫指挥孟哥帖木儿等宴。"夫左卫设于永乐十年，其指挥即为何人，当时未见纪载。而于十四年赐宴事，见左卫指挥之名。女真人称卫指挥即为都督，不但女真自称，明代官书亦从而称之。《明史》中所称建州都督者皆类此。清人纪述，则曰："肇祖名都督孟特穆，即此建州左卫指挥孟哥帖木儿也。"说具详于下，是为建州左卫之始祖。宣德八年冬，孟哥帖木儿为七姓野人所杀，已见前篇。斯时女真人自以孟哥帖木儿之弟凡察为代。稻叶所引《实录》："正统二年十一月丁酉，建州左卫都督孟哥帖木儿子童仓奏：'臣父为七姓野人所杀，臣与叔都督凡察，及百户高早化等五百余家，潜往朝鲜地。欲与俱出辽东居住，恐被朝鲜拘留，乞赐矜悯。'"云云。是时童仓直称凡察为叔都督，明廷亦无所非难，盖以凡察为孟哥帖木儿之替人明矣。又引《实录》："正统五年冬十月己未，敕谕建州左卫都督凡察等。"则更由明廷明认之矣。乃又有引《名山藏》卷五东北夷篇文曰："正统初，建州左卫都督孟哥帖木儿，为七姓野人所杀。弟凡察，子童仓，挟卫印亡人朝鲜。童仓之弟董山，嗣为建州卫指挥，更给新印，暂归凡察。诏以故印予董山，而缴还新印。凡察不予。乃更分左卫而置右卫，以新印给董山，使领左卫。凡察则持故印，而即使领右卫焉。"今按清禁书目录《名山藏》，何乔远撰。据其所纪，则童仓先认凡察为叔都督，其弟董山乃自袭指挥。亦知凡察不甘相让，则请以所给新印，暂归凡察。诏不之许，而凡察亦不肯出其故印，遂设右卫以为调停。又引《实录》之纪此事，则在正统七年，与明史所谓右卫设于正统年间者相合。而凡察实为右卫之始祖矣。

建州三卫中，又以左卫为清之正系，别有专纪。本篇先详建州卫及建州右卫。建州卫始受职者为阿哈出。阿哈出在《明实》但言其为野人头目，而稻叶引《龙飞御天歌》则载其与孟哥帖木儿，各为女直三万户之一，即所谓移兰豆漫者也。说见《女真纪》。夫"龙飞御天"者，朝鲜李氏自颂其开国之词也。朝鲜国在明以前，久称高丽。其国主王姓，传世已数百年。洪武二十五年，高丽大将李成桂废其主瑶自立，复朝鲜之旧名。在位九年，至建文二年，传子芳远。《龙飞御天歌》皆纪成桂时事。其时佩剑入卫之三万户中，孟哥帖木儿与阿哈出均在列。孟哥帖木儿称夹温孟哥帖木儿，阿哈出称古论阿哈出。原注谓夹温与古论，皆其姓也。稻叶又引《实录》："正统六年二月丁酉，朝鲜国王李祹奏：'孟哥帖木儿等，被深处于狄哈攻劫，不能自存。臣祖悯之，授以万户职事。'"云云。祹为芳远子，成桂孙所称臣祖，即成桂。成桂在位，不过洪武末。至建文初，其时孟哥帖木儿即与阿哈出比肩同为万户。阿哈出受明廷卫职较早数年。稻叶氏谓《龙飞御天歌》之三万户，并《元史·地里志》考之：火儿阿即胡里叹，斡朵里即斡朵怜，托温即桃温。今按《元志》原文："辽阳等处行中书省所属合兰府水达达等路，土地旷阔，人民散居。"元初设军民万户府五，镇抚北边。一曰桃温，距上都四十里。一曰胡里改，距上都四千二百里，大都三千八百里（有胡里改江，并混同江，又有合兰河，流入于海）。一曰斡朵怜，一曰脱干怜，一曰孛苦江，各有司存，分领混同江南北之地。《满州源流考》订正桃温曰："屯屯河在宁古塔东北七百里，源出屯池，南流入混同江。明永乐二年，曾置屯河卫及千户所，当即其地。"又订正距上都四十里曰四千里。又订正胡里改曰呼尔哈，为今宁古塔河名。又订正斡朵怜曰鄂多理，为清最初发祥之地。鄂多理万户猛哥帖木儿，自别有《肇祖纪》。惟据《龙飞御天歌》，则知阿哈出本为火儿阿万户，即《元史》之胡里改万户，亦即《满州源流考》之呼尔哈万户。明廷授以建州卫指挥，此阿哈出之原仕履也。

阿哈出以从军有功，赐姓名为李思诚。此见稻叶氏之叙述，未指所据，要必有本。黄道周《建夷考》亦曰："建州卫指挥阿哈出，及子释家奴等，皆以有功赐姓名，官都督同知。"则与稻叶之说正合。稻叶又引《实录》："永乐元年九月，上谓兵部尚书刘俊曰：'各卫鞑靼，人多同名，无姓以别之，并宜赐姓。'于是兵部请如洪武中故事，编置勘合，给赐姓氏，从之。"云云。并以

此证赐姓事已行于洪武。又引《实录》:"永乐八年,有列记建州赐姓之文。阿哈出之子释家奴为李显忠,沓卜为张志诚,但不见阿哈出事。"彼之赐姓,当在其前。《女直考》及《东夷考略》,均言彼曾邀此典云云。释家奴之得赐姓名,亦与黄氏《建夷考》合。稻叶又谓阿哈出必卒于永乐六七年间,故八年使释家奴为都指挥,寻有赐姓之事,正其父子袭替之事实。据稻叶言:"先使为都指挥而后赐姓。"当别有据。又引《实录》:"永乐十年十一月己酉,辽东都指挥同知巫凯等奏:'建州卫指挥李显忠,指挥李达,赵刘不颜,悉挈家就建州居住,岁祲乏食。'上命发仓粟赈之。"云云。则阿哈出自授建州卫指挥后,未居建州,盖尚从军在外。至身后其子释家奴袭职数年,乃挈家以往。此阿哈出之死职,与其子释家奴之承袭,及后归本卫之事实也。

释家奴既归建州本卫之后,不知何时,又南徙婆猪江,即前篇所纪正统元年闰六月壬午敕文云。得建州卫都指挥佥事李满住奏:"原奉恩命,在婆猪江住坐。近被忽剌温野人侵害,欲移居辽河、草河是也。"婆猪江,《明史·朝鲜传》谓之泼猪江,鸭绿江之支流。成化三年征建州时,敕朝鲜助兵进剿。乃遣其中枢府知事康纯,统众万余,渡鸭绿、泼猪二江,攻破九猕府诸寨云云。可知婆猪江之近于朝鲜。稻叶氏考朝鲜之《西征录》备详李满住在婆猪江之居址。此皆专考《历史地理》之文,今不备引。要之婆猪江即今之佟家江,固自确定,无可疑者。李满住之姓李,承阿哈出父子所受赐姓而来。满住为建州酋长之尊称,别有《满洲名称考》,已详之。满住既为公共酋长之称,则此李满住,不能凿定为何人。其后成化三年,明征建州,诛李满住及其子古纳哈。未知即此李满住否?满住于正统元年,欲由婆猪江他徙。至正统三年,则已成事实。稻叶引《实录》:"正统三年六月,建州卫掌卫事都指挥李满住,遣指挥赵夕因哈奏:'旧住婆猪江,屡被朝鲜国军马抢杀,不得安稳。今移住灶突山东南浑河上,仍旧与朝廷效力,不敢有违。'"云云。稻叶考:灶突之义,满语谓之呼栏,山为哈达。今兴京西之呼栏哈达,即当时之灶突山。于是李满住为复其建州旧地矣。此时李满住奏中,并言故叔猛哥不花,任都督同知,曾掌毛怜卫事。其卫印被指挥阿里古藏不与。今猛哥不花男撒满答失里袭职,仍掌卫事。乞给与印信,以便朝贡奏事。阿里印信,不许行用。事下行在礼部、兵部议:浑河水草便利,不近边城,可令居住。阿里现住毛怜卫,部下人众,宜与印信。撒满答失里住建州卫,与毛怜卫隔远,又无部下,难与印信。其朝贡奏事,宜令李满住给与印信文书为便。从之云云。夫居建州卫而并无部下者,可居掌毛怜卫事之名。毛怜卫又自有指挥。其故颇难解索。惟稻叶又有《建州杂考》一篇,引马文升《抚安东夷记》云:"永乐末,招降之举渐弛,而建州女直先处开原者,叛入毛怜,自相攻杀。宣德间,朝廷遣使招降之。辽东守臣,请以建州老营地俾居之。老营者,朝廷岁取人参、松子地也,名为东建州。初止一卫,后增置左右二卫。而夷人不过数千。然亦岁遣使各百人入贡,以为常。"云云。今按建州卫指挥释家奴,已于永乐十年归其本卫地。此建州女直之先处开原者,当是释家奴所留遗。至永乐末叛入毛怜,当即其掌毛怜卫事所由来,宣德间,以其在毛怜与毛怜人相攻杀,朝廷俾居建州老营地,当即满住之叔猛哥不花也。以意度之,情事似合。

李满住既归建州旧地之后,正统五年,建州左卫都督凡察又奉敕入处婆猪江李满住所居。敕言同李满住居处。则满住虽弃婆猪江,婆猪江地犹为满住名义也。此左卫事。别详《肇祖纪》。以后直至成化初,李满住伏诛,稻叶所著《满洲历史地理》及《清朝全史》,皆无大事可纪。惟《明史·朝鲜传》略见建州事。此清廷文字狱之漏纲。当修史时,君若臣皆偶存明人史料而不自知。今日苟无稻叶等书为之贯串,吾辈亦无从为之披沙而拣金也。今据《朝鲜传》:"正统十三年冬,土木变后,命使调发朝鲜及野人女直兵,会辽东征北寇。此所谓野人女直,即指建州海西。盖向来女直尚恭顺,而明亦颇字畜之,故有此举。其实明有虏患,女直已萌蠢动之念。明年景泰改元。夏、辽东奏报:'开原、藩阳有寇入境掠人畜,系建州海西野人女直头目李满住等为向导。'"又京泰二年冬,以建州头目潜与朝鲜通,戒珦绝其使。珦者当时朝鲜国王也。又天顺三年,边将奏:"有建州三卫都督,私与朝鲜结,恐为中国患。"因敕瑈毋作不靖,贻后悔。瑈又为当时朝鲜国王。瑈疏辨,复谕曰:"宣德正统年间,以王国与彼互相侵掠,敕解怨息兵,初不令交通给赏授官也。彼既受朝廷官职,王又加之,是与朝廷抗也。王素秉礼义,何尔文过饰非!后宜绝私交以全令誉。"云云。此事别见后《董山纪》。当时建州三卫,皆受朝鲜官职。自董山与凡察分领左右卫后,此时正三卫并立之时。清代自讳其曾为明臣,因讳建州卫事迹。岂知并有称臣于朝鲜之事,阿哈出孟哥帖木儿之入侍李成桂,建州三卫之受官于李瑈,虽事本无奇,然以清世讳莫如深之陋态,得此发其覆焉,亦一谈柄也。

天顺五年,建州又有至朝鲜、义州杀掠之事。按明《会典》称建州女直为居建州毛怜等处者。则毛怜卫实与建州卫为同部。观正统三年之李满住奏,其叔及叔之子皆居建州,而有掌毛怜卫事之名。其时毛怜卫指挥为阿里古。然前一年之《实录》云:"正统二年十一月丁酉,建州左卫都督猛哥帖木儿子童仓奏:"欲出辽东,恐被朝鲜拘留。乞赐矜悯。"云云。全文已见《女真纪》。此时上敕毛怜卫都指挥同知郎卜儿罕,令人护送出境,毋致侵害。其时毛怜卫指挥,又为郎卜儿罕矣。至天顺四年,仍为郎卜儿哈,为朝鲜所杀,致招建州之仇。则中间之毛怜卫指挥阿里,必即郎卜儿罕一人而有二名者。《明史·朝鲜传》:"天顺四年,复谕瑈曰:'王奏毛怜卫都督郎卜儿哈通谋煽乱,已置之法。夫法止可行于国中,岂得加诸怜境?郎卜儿哈有罪,宜奏朝廷区处。今辄行杀害,何怪其子阿比车之思复仇也?闻

阿比车之母尚在，宜急送辽东都司，令阿比车领回，以解仇怨。'"五年，建州卫野人至义州杀掠，瑈奏乞朝命还所掠。兵部议，朝鲜先尝诱杀郎卜儿哈，继又诱致都指挥兀克，纵兵掠其家属。今野人实系复仇，宜谕朝鲜："寇盗之来，皆自取。惟守分安法，庶弭边衅。"从之。此建州卫未明指其为何卫，姑列为李满住之建州卫事。其云都指挥兀克，未知三卫中何卫之指挥，亦姑存疑而已。

自天顺纪元以来，建州三卫之势力，已尽操于左卫都督董山之手。《朝鲜传》所言，三卫私结朝鲜，实际皆董山所主动。事见《董山纪》。董山于成化二年，为明廷所诱致，旋杀之。稻叶所叙述，固有所据。就所见之籍，则黄氏《建夷考》正与符合。稻叶又引《实录》："成化三年春以后之建州，与辽东交涉，一则于正月，有兵部奏曰：'巡按辽东监察御史魏瀚奏，虏寇入辽东碱场堡及鸦鹘山屯、梁家台等处，纵火焚堡门营舍，大肆杀掠而去。'云云。再则于二月，有总督辽东军务左都御史李秉等奏曰：'海西建州等处女直，入鸦鹘关，抄掠佛僧洞等处，副总兵施英等分兵御之。遣都指挥邓佐，率军五百，前哨至双岭，遇伏战死，一时陷没者百余人。时英亦次树遮巅，与参将周俊兵合，去佐不远，不能应援，致损士马，挫军威。'云云。三则于三月，纪建州海西女直，入连山关、通远堡、开原、抚顺抢掠。又铁岭、宁远、广宁境外，亦有达贼窥边，奏至：'上命辽东镇守总兵巡抚等官，严督官军防御之。既而又入辽阳相近之连山关，东掠抚顺。'云云。四则于四月，停免辽东岁贡人参。故事：辽东都司岁贡人参，每岁役东宁卫卒，出境采办。时以建州女直，频岁入寇，人不聊生，赋无所出。巡抚都御史袁恺等以为言，免之云云。是月己丑，遂出师讨建州，既用辽东兵，而朝鲜亦以援军由鸭绿江进。"见《明史·朝鲜传》。稻叶则别引朝鲜书，详言此时建州都督李满住及其子古纳哈，即由武靖伯赵辅等兵威所迫，遁至兀弥府，为朝鲜军所侦知，捕斩之。前朝鲜以私交建州女直，为明所憾。至是乃大白，意甚得。其军将斫大树之白书曰："某年月日，朝鲜大将鱼有诏，灭建州而还。"明兵至此见白书，已在彼等还师后矣云云。今按兀弥府即婆猪江谷地，李满住先曾居此，详见稻叶所引朝鲜之《西征录》。《明史·朝鲜传》之所谓九猕府，正系兀猕府之讹。《朝鲜传》但云攻破九猕府诸寨，斩获多。四年正月遣官来献俘，诏从厚赍，敕奖谕之。不言捕斩李满住父子，已有所讳矣。

稻叶叙明之正兵，由赵辅出抚顺关，在今萨尔浒城附近之密林，颇有苦战。建州女直于彼处，亦有可死守之险隘。据赵辅所报告，谓贼占大山，据险迎敌。又谓贼俱在五岭及迤东之密林，以阻官军。凡皆谓此。然明兵以九月二十四日，出抚顺关，十月四五日，入女真之根据地。先已不能不认为告捷，数于其地，获得敕书、朝鲜国之帖文、番书及器械等。可知此时虎城为明所屠。虎城一作古城，李满住及董山之寨在虎城，即今兴京地。盖以灶突山，女真名为虎栏山，取其首一字之略称。彼等之寨，固近灶突山也。明之别队，由凤凰城经行，一路不过报称屠若干小寨。乃自前锋渡婆猪江，忽有意外奇捷，收诸朝鲜援军之手。是年二月，以霜雪寒甚，急遽班师。赵辅手成《平夷赋》，谓此役直剿绝建州女真，其实未必如此。《明史·赵辅传》："其前征大藤峡，获封武靖伯。已而蛮人浔州，几以妄言冒封爵抵罪。"夸诞本其所长。稻叶则谓辅还军后，东边似即有警。明人记录中，有谓成化三年之役，虚声甚盛，而实不相副。自某事某事观之，直不免玩寇之诮云云。试检《实录》，则是年十一月，即班师之翌月。李秉之奏，已兢兢边备，谓恐余贼复为患。可知灭贼之语之诬。《赵辅传》于此事，则言成化三年总兵征迤东，与都御史李秉，从抚顺深入，连战有功，升侯。《李秉传》则言为总督与武靖伯赵辅，分道出塞大捷。帝劳以羊酒，赐麒麟服，加太子少保。其浑而不敢泄露如此。夫以成化三年之大捷。为明驭东夷之一大关键。史竟掩没尽净，谈边事者亦几莫能言之。得日人网罗明及朝鲜旧籍，乃始有端绪可寻。洵尚论之一大快矣。

成化三年以后，女真之扰边，仍为董山之子脱罗。盖以后建州之悍，全以左卫为中坚。李满住在时，已徒有其名，被诛后更无论矣。阿哈出后人之建州卫，至此殆已告终。惟黄氏《建夷考》，称嘉靖二十一年，建州夷李撒赤哈等入寇，巡抚孙绘御之，失亡多。亡何，抚臣于教坐减赏物，夷人哗，更诈杀哗者，夷由此挟忿，数入塞杀掠。如成化时，此李撒赤哈未知为何卫之酋。成化末，海西酋名李撒赤哈，结董山之子为边患，距嘉靖二十一年，盖五十年，当非一人，此亦一存疑也。要之嘉靖中叶以后，正左卫都督王杲猖獗之秋，固无他卫酋用武之余地耳。

以上纪建州卫已毕。右卫后起，始祖凡察，为猛哥帖木儿之弟。因与其侄董山争印，当正统七年，明廷设右卫以处凡察，为之解纷。稻叶撮引《实录》："正统七年，分建州左卫设右卫，以董山为左卫长，以凡察为右卫长。敕董山曰：'汝为凡察之一家，今分而设卫，汝处之大小头目人民，任汝指挥，自今无相侵犯。'敕凡察曰：'汝所应领有之头目人民，已命辽东官吏，公同审问。从属既明，汝其安守生业，勿惩致戾。'"又引《名山藏》所记，文已见前，与此相合。稻叶言："凡察死于正统十一年至景泰元年之间，当缘正统十一年以前，别见有凡察之事实，而景泰元年以后，更确有建州右卫指挥，已非凡察之事实，必有所据也。"稻叶又言："明廷向例，遇新设卫名，或迁移卫地，必发特诏，指定其大概地点。惟于建州右卫，一以官印为主，不言地域。或推想为以左卫迁住之范围而割与之，理或宜然。要之一无纪载，可知领土一事，彼此皆不重视。故可断言建州右卫，止为名义上之设定，其实不过赐一官印而已。自明中世，对女真之政策，殆止注重赐印，其他一切不顾。然则事实上于其内部之争夺，已不能加以何等干涉。故争夺官印，在明代足为女真人一大历史。"云云。盖谓其左右二卫，即有分地，亦其内部之事。明廷既无支

配，即非能有所平亭也。

凡察既殁，右卫指挥不详其人。《明史·朝鲜传》："天顺五年，建州卫野人至义州杀掠。部议谓：'朝鲜先尝诱杀郎卜儿哈，继又诱致都指挥兀克，纵兵掠其家属。今野人实系复仇。'"云云。郎卜儿哈为毛怜卫指挥，其所谓都指挥兀克之被诱被掠，而建州为之复仇，当是建州三卫中一卫之都指挥。是时建州卫都指挥为李满住，左卫都指挥为董山，俱无被诱致之事。则意者兀克其右卫之都指挥乎？此凡察以后，所有一疑，似为建州右卫指挥者也。

稻叶叙成化三年事，言其先董山之势日盛，曾有强求明廷，以一人秉建州卫及右卫都督之事。此必有本。然则天顺、成化之间，右卫又曾为董山所兼领。彼建州卫之李满住，明明尚在，其死在董山之后，乃董山亦曾兼建州卫都督。则此事不足为右卫中绝之证。董山袭职在正统七年。凡察之死，据稻叶言，在景泰元年以后。即知董山之以左卫称雄，亦自景泰间始。成化初，董山为明所杀，建州尚袭董山之余威，以左卫为中坚，右卫寖微。至嘉靖时，左卫中落。盖景祖兄弟六人分居六处，谓之宁古塔贝勒。宁古者六数，塔者个也。见吴兆骞《宁古塔纪略》。满语之宁古塔贝勒，汉语谓之六祖。具见清代官书。六祖居兴京附近，并非宁古塔地。世以地名有称宁古塔者，而于宁古塔贝勒，谓即以地得名，并谓宁古塔地有塔，皆谬说也。当六祖分居之日，正左卫涣散之时，以故嘉靖间之建州悍酋为王杲。王杲据《明史·李成梁传》称之曰："建州都指挥，不详其为何卫。"稻叶氏言："明人纪录中谓杲为右卫都督，然未指此所谓明人纪录，书为何名？原文何若？"又言"王杲当为凡察之后，则以右卫而推知之。"《明史》称为建州都指挥。当是建州诸卫皆衰，惟王杲以右卫独猖獗，遂如天顺间董山独兼三卫之例。虽起于右卫，隆万间已不以右卫名。此嘉靖以后，右卫又与左卫代兴之事实也。

王杲之名，自《鸡林旧闻录》，谬引山东人为清世祖奸生父之说，流入英人濮阑德所著之《清宫史》。前于《旧闻录》有所辨正，但详言彼录文字之无稽，当时尚未能言王杲之本末。近始于《明史》张学颜、李成梁等传得其端绪。复有稻叶氏所言，及其贯串之线索，乃确知李成梁传之王杲子阿台，即《东华录》之阿太章京。王杲父子与景、显二祖相终始，即与太祖起兵，紧相衔接。以其事绪较繁，且杲曾为建州全部之雄长，役属景、显二祖。其子阿台，乃与清太祖相嬗。景、显二祖，死于阿台之难，在《清实录》为殉阿台。在明人纪述为二祖卖阿台以媚李成梁，仍为成梁所滥杀。要之与清世关系独多，事迹亦较富，别为专纪附后。兹不具列。

王杲为明兵所捕斩，斯时左卫后人为清景、显二祖，尚未能自振。而与杲相继为边患者，仍为右卫分子之王兀堂。盖兀堂既非左卫支派，所居又不在兴京附近。当凡察分为右卫之日，明廷即不言其分地。其时兴京即赫图阿拉等处，为李满住所居，凡察等初至兴京附近。即在满住所遗之婆猪江流域。后董山入居赫图阿拉，意婆猪江地，即为右卫所居。而王兀堂之兴，恰在婆猪江流域，意与王杲同部。杲入居兴京附近，遂由兀堂领其故地。证以《明史》，王兀堂居近宽奠，是为婆猪江地。《张学颜传》："辽阳镇东二百余里，旧有孤山堡。巡按御史张铎，增置险山五堡。然与辽镇声援不接。都御史王之诰奏设险山参将，辖六堡一十二城，分守叆阳。又以其地不毛，欲移置宽佃，以时绌不果。万历初，李成梁议移孤山堡于张其哈佃，移险山五堡于宽佃、长佃、双墩、长领散等。皆据膏腴，扼要害，而边人苦远役，出怨言。工甫兴，王杲复犯边，杀游击裴承祖。巡按御史亟请罢役。学颜不可曰：'如此则示弱也。'即日巡塞上，抚定王兀堂诸部。听于所在贸易。卒筑宽佃，斥地二百余里。于是抚顺以北，清河以南，皆遵约束。明年冬，发兵诛王杲，大破之。"云云。此王杲与王兀堂为同时各部，而王兀堂诸部为近于宽佃之证也。又《李成梁传》："万历七年，迤东都督王兀堂，故通市宽奠。后参将徐国辅弟国臣，强抑市价，兀堂乃与赵锁罗骨，数遣零骑侵边。明年三月，以六百骑犯叆阳及黄冈岭，指挥王宗义战死。复以千余骑从永奠入，成梁击走之，追出塞二百里。敌以骑卒拒而步卒登山鼓噪，成梁大败之，斩首七百五十，尽毁其营垒……其秋，兀堂复犯宽奠，副将姚大节击破之，兀堂由是不振。"云云。所称迤东都督，未知为王杲死后而袭之，抑本有此名号。明人称建州为迤东，已见前引《赵辅传》。成化三年，总兵征迤东一语，当万历七八年，为明兵所破，史言自是不振。盖后二三年，清太祖即以左卫崛起，尽并诸部。次及海西野人，然后入占辽东，固亦不容建州复有他能自振之部落矣。凡察为孟哥帖木儿之弟，孟哥帖木儿并其子阿古，为七姓野人所杀。虽尚有童仓及董山二子，然其时建州左卫都督之名号暂归凡察。具见前文。夫孟哥帖木儿为清之肇祖原皇帝孟特穆，童仓即其次子褚宴，董山即其长子充善，实毫无疑义。别见后诸纪。至凡察之名，在清世官书有名范察者，或亦作樊察。其说曰："三天女浴于布尔湖里，神鹊衔朱果，置季女衣。季女含口中，忽已入腹有身，生布库里雍顺。三姓有乱，雍顺往，知为天女所生，推为国主而乱定。是为清开基之始祖。越数世，国人叛，雍顺之族被戕，有幼子名范察者获免。隐其身以终。数传至肇祖原皇帝。"云云。日本人以范察之为人幼子，遭家难而获免，与明世所纪凡察之事件，决为即系一人。虽其世次不符，然今按开国方略，雍顺之于肇祖，其相距之世数，本与他官书大不相合。方略系据太祖所自言，必更可信。雍顺以来之世次，先自不确，则凡察之在清祖先中，世次亦安足征信？事实同，命名同，此凡察即彼范察或樊察，当可信。说详后雍顺及肇祖各纪。

建州左卫前纪第三　布库里雍顺

王先谦《东华录》所录《清实录》文云："长白山，山

高二百余里，绵亘千余里。山之上有潭曰闼门，周八十里，源深流广，鸭绿、混同、爱滹三江出焉……山之东有布库里山，山下有池曰布尔里湖。相传有天女三，长恩古伦、次正古伦、次佛古伦，浴于池。浴毕，有神鹊衔朱果，置季女衣。季女含口中，忽已入腹，遂有身。告二姊曰：'吾身重不能飞升，奈何？'二姊曰：'吾等列仙籍，无他虞也。此天授尔娠，俟免身来未晚。'言已别去。佛库伦寻产一男，生而能言，体貌奇异。及长，母告以吞朱果有身之故，因命之曰：'汝以爱新觉罗为姓，名布库里雍顺。天生汝以定乱国，其往治之。'汝顺流而往，即其地也。与小舠乘之。母遂凌空去。子乘舠顺流下，至河步，登岸折柳枝及蒿为坐具，端坐其上。是时其地有三姓，争为雄长，日构兵相仇杀，乱靡由定。有取水河步者，见而异之。归语众曰：'汝等勿争，吾取水河步，见一男子，察其貌，非常人也。天必不虚生此人。'众往观，皆以为异。因诘所由来。答曰：'我天女所生，天生我以定汝等之乱者。'且告以姓名。众惊曰：'此天生圣人也，不可使之徒行。'遂交手为舁，迎至家。三姓者议曰：'我等盍息争，推此人为国主，以女百里妻之。'遂定议。妻以百里，奉为贝勒。其乱乃定。于是居长白山东，俄漠惠之野（俄漠惠，一作鄂谟辉）俄朵里城（俄朵里，一作鄂多理），国号满洲，是为开基之始。越数世以后，不善抚其众，国人叛。布库里雍顺之族被戕。有幼子名范察（一作樊察）者，遁于荒野。国人追之。曾有神鹊止其首，追者遥望鹊栖处，疑为枯木，中道而返。范察获免，隐其身以终。自此后世俱德鹊，诫勿加害云。数传至肇祖原皇帝。"

以上为清世所传始祖布库里雍顺之事实。古来帝制与神权互相糅杂之代，例作此等不经语，以示神奇。帝王之末造，有愿子孙生生世世勿生帝王家之痛；而其代兴者，必又兴高采烈，自云有命在天。千古昏蒙，如出一辙。清起荒服，见解尤不免蒙昧。三天女浴身之说，三百年以为不刊之典，总之为无父之儿而已。若后世以山东人王杲故事，附会雍顺之母，正无可解。日本人则谓雍顺本无是人，清之本原，即由肇祖为始。其说创于文学博士内藤虎次郎。而稻叶岩吉等皆尊信之。其所根据，不过以长白山东俄漠惠之地名，恰与肇祖所乘虚入居之朝鲜会宁府属地斡木河相合。肇祖即于此地受建州左卫指挥之职，指为发祥之据，斡木河一名吾音会，又名吾弥府，亦作兀弥府。即前纪所云《明史·朝鲜传》文讹作九狝府者也。河非通流之河，府非政区之府，总之皆为音转，故与俄漠惠、鄂谟辉均相等。此事别详《肇祖纪》。日本人谓清人指发祥地在宁古塔附近，以今敦化县为鄂多里，而于其左近觅一音与俄漠惠相近之地以实之。此所觅得之俄漠惠，仅从康熙朝内府舆图中，按其字音摸索而得。而在康熙朝敕撰之《皇舆表》卷二，言俄朵里城在兴京东北一千五百里，四至莫考云云。常时并未确指俄朵里之境，又安有俄漠惠地。且其地在长白山北，非长白山东。故断言敦化附近之俄惠漠，为乾隆以来所附会。而俄朵里则系建州部族之称，非必实有是城。因斡木河与俄漠惠音近，又恰在长白山东，乃断定其为《实录》所言雍顺发祥之地。又以斡木河地无俄朵里城可指，则断定为建州原有之部族名。又以入居斡木河省为肇祖，则断定雍顺之事实即肇祖之事实，并非别有其人。曲折按合，其会意亦甚巧。此日本人之见解也。

然吾以为俄漠惠与斡木河，均为译音，斡木河究为肇祖所迁居，非斡朵里之原地。斡朵里为《元史》之斡朵怜，自有明征。而稻叶氏所据《龙飞御天歌》，朝鲜李成桂于明洪武、建文之间，确有移阑豆漫即三万户入侍之事。此三万户中，一为后授建州卫指挥阿哈出，一为右授建州左卫指挥之孟哥帖木儿，即清肇祖孟特穆。而要皆为《元地理志》合兰府水达达等路五万户府中之三万户府。具如上篇所述，夫此五万户府，既设自元初，在明初肇祖之为斡朵里万户，必得自先世之遗。观其与阿哈出等所标三万户之名号，既与元志相合，必即受自元初。《元百官志》，于诸路万户府之下，云其官皆世袭。而《元兵志》则云："国初典兵之官，视兵数多寡，为爵秩崇卑。长万夫者为万户，千夫者为千户，百夫者为百户。世祖等颇修官制……万户千户死阵者，子孙袭爵，死病则降一等。把总百户老死，万户迁他官，皆不得袭。是法寻废。后无大小皆世其官，独以罪去者则否。"云云。又："于军士则言辽东之纠军、契丹军、女直军、高丽军，云南之寸白军，福建之畲军，则皆不出戍他方者，盖乡兵也。"云云。据此可知元万户府之本皆世袭。女直军尤为乡兵，不出戍他所，无迁官，不得袭之理。亦无死阵、死病之别，元初各万户府之原名尚在，即其受自元初，得之世袭无疑。又考魏源《圣武记·开国龙兴记》一，所引《开国方略》，及王先谦《东华录》天命以前，万历四十年壬子，十二月，太祖责乌喇贝勒布占泰有云："我爱新觉罗氏，由上天降生，事事顺天命、循天理，数世以来，远近钦服，从不被辱于人。汝即不知百世以前事，岂十世以来之事亦不知耶？"云云。则雍顺之得姓，及诞自天女，据太祖自言，不过十世以来之事。从太祖本身而上溯之：二世为显祖，三世为景祖，四世为兴祖，五世为妥罗即脱罗兄弟，六世为董山即充善兄弟，七世为肇祖。再溯其前，不过三世，即满十世之数。是知《实录》所云："雍顺开国越数世而后国乱，又遁荒越数世而后传至肇祖，必为悠谬之词。"由元初至明洪武末，相距百年，正合三世以来之时限。斡朵里必有始祖，始祖又必在元初。太祖自述雍顺之生，前于肇祖者为三世，则雍顺之即为元初受万户府职者，又无疑矣。

雍顺既必有是人，其所居之地，为元代合兰府水达达等路之斡朵里。夫合海府领混同江南北两岸之地，以今三姓地为其中心，则《清实录》所谓雍顺往定三姓之乱者，亦不无关合。其鄂多里之是否即今敦化，证以《实录》所言，距兴京千五百里，殊不相合。今敦化之距兴京，至多不能满千里。康熙时既称鄂多里城四至无考，则后起之以鄂多里为即阿克敦，而设县时遂名敦化者，殊难必其真确，当尚在其北，与三姓较近之处。因

《元地理志》可证斡朵里之有万户，且与胡里改均属合兰府。可见清之自有始祖，不能以肇祖居朝鲜会宁之斡木河，适与俄漠惠之音相近，而与始祖与肇祖并为一人。夫斡木河与俄漠惠，仅止音似，本不能强断为一地。惟长白山方位有定，《实录》既指俄漠惠之野及斡朵里城，在长白山之东，而今据清之官书，并上溯《元地理志》，皆当定斡朵里在长白山北。日本人以东与北一字之歧异，即断清始祖为无此人，以斡木河之音近俄漠惠，即断清肇祖为《实录》之始祖，所化一而为二，则亦未免武断矣。夫《实录》本难尽信，雍顺至肇祖之世次，即与太祖自述之言不符，中间着一范察，又当即肇祖弟凡察之传讹。《实录》有此种种难据之迹，何独以其一东字为万难改动。意其所云长白山东，或即缘肇祖后居斡木河，误合为一，果尔，则东字缘后来所徙之地而延误。所误不过一东字，日本人必以斡木河当俄漠惠，又无以处斡朵里，则以为是部族而非城。知有《元地理志》之合兰府各万户，而斡朵怜万户府，决不能移至朝鲜。则略之为部族，又抹杀一元初始受斡朵怜万户之人，使清史必除去始祖一代，乃与相合。是其所抵触者较多，不如听其东与北方向之小误，而于其他各证据为相合。以雍顺在未为建州左卫以前，故又为建州左卫之前纪。其下距肇祖之世次，则据太祖所自言，断为三世以内，与元初至洪武末之年数亦相合，而不从《实录》所言，是为《布库里雍顺纪》。

斡木河一名吾音会之下改作，又名阿木河，其音与俄漠惠、鄂谟辉均相等。

肇祖纪第四

肇祖原皇帝，讳都督孟特穆。生有智略，慨然以恢复为志。计诱先世仇人之后四十余人，至苏克苏浒河，虎拦哈达山下，赫图阿哈地，距俄朵里城四千五百余里，诛其半以雪祖仇，执其半以索旧业。既得，遂释之。于是肇祖居赫图阿喇地生子二：长充善、次褚宴。

以上为王先谦之《东华录》。苏克苏浒河注云：苏浒二字，或作素护。虎拦哈达山注云：虎拦或作呼兰赫图。阿喇地注云：谨案《开国方略》，在苏克素护河、嘉哈河之间，后称兴京。

蒋录无至苏克苏浒河、虎拦哈达山下，赫图阿哈地，距俄朵里城四千五百余里数句，又诸所引《开国方略》等书，皆指赫图阿喇为距俄朵里一千五百余里，此以一字讹为四字，必当改正。又赫图阿拉地在虎拦哈达山下，此别有所谓赫图阿哈者，哈字当系喇字之误。日本稻叶氏亦引此文为传钞《太祖实录》，哈正作喇，四正作一也。

清官书之言肇祖事实者止此。所云先世之仇，在女真部族，彼此相杀，本无足异。雍顺之后，为人所攻杀，肇祖起而复仇，此与肇祖后为七姓野人所杀，弟凡察等幸存，系别一事。今据稻叶氏所援引之各书，别辑肇祖之事实如左：

猛哥帖木儿为元斡朵怜万户府之后，姓爱新觉罗氏，一云姓夹温，又姓童。元亡，此斡朵怜万户府，未经明廷所认，亦未为明廷招降所及，猛哥帖木儿犹以旧万户之称自居，与阿哈出等三人，皆出于元合兰府水达达等路万户府之后者，同称为三万户。用满语则谓之移兰豆漫。以此名义，先自通于朝鲜。明太祖洪武末年，朝鲜李朝李成桂开国，更名李旦，女真三万户入侍。而猛哥帖木儿经旦授以万户之职，盖复其世称，僭为中国代施其爵赏也。猛哥帖木儿既复祖仇，遂居赫图阿喇，旋徙珲春。李旦以建文二年让国于子芳远。建文三年，为朝鲜王李芳远之元年。芳远在朝鲜王位时，曾升猛哥帖木儿上将军职。至芳远之十年，女真寇朝鲜，朝鲜罢孔州，弃其地。时为永乐八年。猛哥帖木儿乘虚入居之。越二年，永乐十年，明设建州左卫，即于朝鲜孔州故地。十四年，猛哥帖木儿朝京师，赐宴。十六年，朝鲜太宗李芳远请传位于世子裪。十八年为朝鲜王李裪元年，宣德八年，为朝鲜李裪之十五年。其冬，猛哥帖木儿并其子阿古，为七姓野人所杀。弟凡察暂代，遗二子：曰童仓、曰董山。终以董山袭左卫指挥，别有专纪。清初追尊猛哥帖木儿为肇祖原皇帝。

猛哥帖木儿明纪载亦作孟哥帖木儿，清纪载言肇祖原皇帝，讳都督孟特穆。都督为官名，满文称某人某官者，例先官名而后人名。日本人由奉天钞得之。《清实录》，清初纪载，尚多沿关外之旧纪，某人某官，恒称某官某人。肇祖为都督，故名字之上，冠以都督。兴祖之名，《实录》亦言名都督福满，此可知也。《元史》名帖木儿者极多。殿板及钦定三史《国语解》皆改作特穆尔。

斡朵怜万户府，见前篇，出朝鲜之《龙飞御天歌》，爱新觉罗出《清实录》，夹温出《龙飞御天歌》。其姓童，亦见稻叶所引朝鲜人所著《东国舆地胜览》卷五十会宁都护府下曰："本高勾丽旧地，胡言斡木河。本朝太宗朝，斡朵里童孟哥帖木儿，乘虚入居。世宗十五年，兀狄哈杀孟哥父子，斡木河无酋长。十六年，遂移石幕宁北镇于伯颜愁所。寻以斡木河西北当贼冲，且斡朵里遗种所居，特设城堡，令宁北镇节制使兼之。然其地距镇阻隔，声援悬绝，是年夏，别置镇于斡木河，以丰山、圆山、细谷、宥洞、高郎、岐阿山、古富居、釜回还等地为界，称会宁镇。"云云。此为孟哥帖木儿姓童之所出。孟哥子名童仓，童亦姓也。鸭绿江流域之婆猪江，因建州女真所居，后改称佟家江。佟与童为一音。满洲佟姓本大族。爱新觉罗为清始祖之姓。夹温疑即斡准二字双声之互倒。金国语，称金为斡准，又作按春，又作按出。此即清之所谓爱新。见清钦定之《满洲源流考》。童则或系建州之普通姓，与李满住等共之。故居婆猪者，以李满住为先。而江即以其姓为名。孟哥亦承其姓，已见于朝鲜之纪载。清太祖亦即姓佟。稻叶引《明实录》："神

宗万历十七年九月辛未，以建州夷酋童奴儿哈赤为都督佥事。”又引《东夷考略》，则亦云：“奴儿哈赤姓佟，故建州之枝部也。”此可知明时实以清人为佟姓。至《清实录》称太祖元妃为佟佳氏。见《东华录》。佟佳即佟家，犹之完颜部亦称王甲部，以完颜为金之嫡传，故称王家，音转而为王甲。然建州固未必有同姓不为婚之禁忌。就其近属言之，王杲为凡察之后，而即为显祖之妻父。王杲之子阿台为太祖之舅，又为太祖之堂姊婿。显祖兄礼敦之女为阿台妻，即所谓阿太章京为景祖孙婿。景、显二祖，以李成梁围阿太，以一女之顾念，与阿太并命于围城中者也。事实别见后各纪。

孟哥为元万户府，与阿哈出等同为合兰府三万户之一，以万户之名义，入侍朝鲜。俱见上篇。李成桂开国事，见《明史·朝鲜传》：“成桂以高丽大将废君而有其国，事在洪武二十四年。旋改己名曰旦，复其国之古名曰朝鲜。建文二年，传国于子芳远。永乐十六年，芳远又请传国于子祹。祹为李氏英主，颇迫胁女真，女真屡诉诸明。如李满住之不敢居婆猪江，及凡察、童仓等之奏诉被迫皆是也。”祹在朝鲜纪载，谓之世宗。稻叶引《明实录》：“正统六年二月丁酉，朝鲜国王李祹奏：‘凡察旧居镜城阿木河，即太祖高皇帝赐服之地。其亲兄猛哥帖木儿等，被深处亏狄哈攻劫，不能自存。臣祖悯之，授以万户职事，为作公廨，给以婢仆衣粮鞍马。抚绥备至。’”云云。是为李旦授孟哥万户之事实。

祹奏中又言：“至臣父，升以上将军职事。”是又于李芳远时，孟哥受朝鲜上将军之职，此时孟哥未受明职，故祹奏中无所讳。后来天顺年间，明廷以建州酋长董山，又受朝鲜官职，则厉行诘问矣。且孟哥自通于明，而受建州左卫指挥之职。其时即夺朝鲜地以设卫，有大不利于朝鲜。孟哥亦乐得中朝之官，以与朝鲜抗礼。故至受明卫职以后，当无复需此上将军职。但若远在斡朵里，又无作公廨等之便利，此必指孟哥徙居珲春，切近朝鲜之日矣。其乘虚入居之详情，据稻叶引朝鲜人所撰《燃藜室记述》卷七一则曰：“太宗十年，女真入寇孔州，韩兴富战死，郭承佑亦败，仍以在其地之两陵，迁于咸州，以民户并于镜城，遂空其地。当时臣僚，或谓孔州当四散之地，防守极难，不若革罢之为愈；或谓境内数百里之地，岂可弃与夷狄？敌必相率而入处矣。太宗曰：‘国家疆域之内，固不可令夷狄居。然若因而黜之，则有何不可？’遂从革罢孔州之议。其后风闻大明于孔州之地建卫，朝议大骇。太宗十七年丁酉，即升富居为庆源，割镜城之豆龙耳以北之地为都护府。设栅屯兵以守之。”云云。因边患而弃地，为东方古代相传之学说。朝鲜以此致孟哥之乘虚而入，一旦蹙国数百里。孟哥入居，不以为失疆土，而以为黜夷狄。当时之迂谬如此。至闻明廷就而设卫，乃始大骇，再就腹里守边。前之弃边，固可以得无需缮守之暇逸乎哉？明廷所设之卫，即建州左卫。孟哥既占朝鲜地，又自通于明，得官守以自重。朝鲜以太宗十年弃孔州，时为永乐八年。《明实录》：“建州左卫设于永乐十年，是为芳远之十二年。至十七年乃设庆源之守。”芳远之迂缓又如此。

所以知朝鲜人所言大明于孔州之地建卫，即为建州左卫者。上文李祹奏中有云：“凡察旧居镜城阿木河，即太祖高皇帝赐服之地。”可知阿木河先为朝鲜所弃，而孟哥入居。继即为明廷所赐，而建州设卫矣。惟事在永乐间。祹误称太祖高皇帝。朝鲜究为异国，于中国年号世次，不甚了然，与中国之视朝鲜等也。孟哥当朝鲜弃孔州时，即入而居之，至为近便。盖非迳自黑图阿喇移至，实其先已移于珲春，故能视间而即入。稻叶所引《东国舆地胜览》卷五十庆源都护府云：“训春江，源出女真之地，至东林城入于豆满江，斡朵里野人所居。”云云。训春即珲春，豆满江即图们江。且称斡朵里野人，不称建州野人，必尚在未受卫职以前，是知孟哥于未入斡木河之先，曾居珲春也。又其先居赫图阿喇，则见《清实录》。永乐十四年赐孟哥宴，见稻叶引《明实录》。宣德八年，孟哥并其子阿古，为七姓野人所杀，弟凡察暂代，见《明实录》及《名山藏》。朝鲜之《东国舆地胜览》等纪载，均已见前。

褚宴充善纪第五　童仓董山

清代官书，称肇祖二子：长充善、次褚宴。充善生子三：长妥罗、次妥罗义谟、次锡宝齐篇古。

清官书纪肇祖以下第二世止此。盖除充善有生子三人之外，其兄弟行事，直无一字可纪。又肇祖在明代各书中，尚有一子名阿古，同与于七姓野人之难。肇祖身后事，皆童仓、董山兄弟二人所绍述。故《清实录》纪肇祖之子，仅此二人。今据各书，别作纪文如下：

童仓童姓，童即佟也。仓为褚宴两字之合音，而董山为充善之对音。据清代官书：褚宴为弟，充善为兄。则童仓应在董山之次。然当时肇祖被杀，承肇祖之后者，实为童仓，称建州长。挟卫印亡入朝鲜。旋于正统二年十一月，奏请欲回居辽东。并于奏中正名肇祖弟凡察为叔都督。潜移建州左卫之绪于凡察。明廷敕毛怜卫都指挥同知郎卜儿罕，令人护送出朝鲜境。时童仓等携五百余家，欲与俱出，恐被朝鲜拘留，乃有此请。既奉敕，乃以耕农打围为由，潜移东良。明廷则敕凡察仍回镜城居住。凡察旋由东良出朝鲜境，未能遵敕回镜城。盖镜城故朝鲜地，朝鲜先弃置其地时，肇祖乘虚入居。朝鲜王李祹嗣位，不似其父芳远之愚懦，锐意西

征。是时方遣其将军李蕆，出境攻击建州之佟家江流域吾弥府地。正统三年，李满住因惮朝鲜兵威，退还灶突山旧地。朝鲜方用武于鸭绿江以外，其于镜城为己国旧壤，自益不欲为童仓等久据。童仓等既惧朝鲜之逼，又乘李满住已归灶突山，乃与马哈剌等四十余家，退至苏子河。明廷以辽东总兵镇守官奏闻其事，于正统五年十月敕辽东总兵官曹义等，安插建州左卫部族于婆猪江，即佟家江之迤西李满住原住地。是时明廷已认凡察为建州左卫都督，袭为建州长。而凡察则又奏言："所部为朝鲜追杀，阻留一百七十余家。"明廷诏朝鲜王李祹还之。先是朝鲜言：童仓还建州李满住所，虑其同谋扰边，明廷不之省，并为之安插，为之下诏朝鲜，还其部属。朝鲜王李祹，因于次年正统六年二月丁酉，奏辨其无追杀之事。并言："其留住者，或因婚姻怀土不去，或被同类开谕而还，非已阻之。"云云。明年为正统七年，乃有董山之名发见。自此以前，为童仓嗣肇祖而被夺于其叔凡察者数年矣。

肇祖名孟哥帖木儿，其姓为童，已见前篇。童仓之童，自必亦系其姓。童仓之名，除稻叶引《明廷纪述》如《实录》及《名山藏》之文外，尚见于《明史·朝鲜传》。其必以童仓之名姓相连属而成文者，中国言语之习惯，一字恒不成名词。故言仓则冠以童姓也。

褚宴合音，当读如阐，音近仓。且褚宴亦系译音，不必确定是此二字。总之褚宴二字中，仅一褚字为有音，下一字为谐韵之字，最易读作一音，故成仓字。

褚宴为弟，充善为兄。《清实录》自言其祖先之行第，当可信。《实录》于充善兄弟，别无纪录，仅留二人之名，可以考其行第。稻叶所引《名山藏》王亨记五东北夷，则云："童仓之弟董山，嗣为建州卫指挥。"殆以童仓嗣孟哥帖木儿，业已在前。故疑后袭之董山为弟，恐未必然，观于童仓之甘让凡察，及董山至而争回世职。凡察虽不服，卒由明廷分设右卫，以为调停。则董山之能力，远胜童仓，盖可知矣。且其争而果胜，可知其名义必甚正。或者童仓年幼，不能不以凡察为后见人，日久遂致旁落。董山嫡长，既出而抗争，明廷有必许之之道欤？惟此数年间，董山何在？至此方出，此事殊难强解。当肇祖为七姓野人所杀时，传言与其子阿古同死。疑阿古即后名董山，先实被掳而未死，数年方归，乃复父业。《清实录》亦言肇祖二子，并无阿古其人。但他无佐证，以理想推之如是耳。

《明史·朝鲜传》："正统三年，先是建州长童仓避居朝鲜界，已复还建州。朝鲜言：'昔以穷归臣，臣遇之善。今负恩还建州李满住所。虑其同谋扰边。'建州长言：'所部为朝鲜追杀，阻留一百七十余家。'五年，诏祹还之。"

稻叶引《明实录》："正统三年十一月丁酉，建州左卫都督猛哥帖木儿子童仓奏：'臣父为七姓野人所杀，臣与叔都督凡察及百户高早化等，五百余家，潜住朝鲜地。欲与俱出辽东居住，恐被朝鲜拘留。乞赐矜悯！'上敕毛怜卫都指挥同知郎卜儿罕，令人护送出境，毋致侵害。"

正统五年冬十月己未，敕谕建州左卫凡察等曰："向已敕尔等回朝鲜镜城居住。今总兵镇守官，又奏尔等已离镜城，与原叛土军马哈剌等四十余家，来至苏子河，家口粮食艰难。今已敕辽东总兵官曹义等，安插尔等于三土河及婆猪江迤西冬古河两界间，同李满住居处。若果粮食艰难，即将带回男女户口数，从实报与总兵镇守官，给粮接济。听尔自来关给。"

正统六年二月丁酉，朝鲜国王李祹奏："近日凡察等奏臣追杀其部落，又阻留一百七十余家，蒙朝廷敕臣放与完聚。臣闻命兢惕不知所措……彼凡察旧居镜城阿木河，即太祖高皇帝赐服之地。其亲兄猛哥帖木儿等，被尔处亏狄哈攻杀，不能自存。臣祖悯之，授以万户职事，为作公廨，给以婢仆衣粮鞍马，抚绥备至。至臣父又升以上将军职事。后被七姓野人攻杀之，并杀其子阿古，悉焚掠其房屋财物。凡察等俱各失所。臣抚恤之，一如先臣抚恤其兄。既得所矣，忽于近岁，先以耕农打围为由，移住本国边陲东良地面。后乃潜逃，与李满住同处。此实不及知，安有追杀之事？其在此留住者，或因婚姻怀土不去，或被同类开谕而还。非臣阻之也。"

又引朝鲜之《西征录》："正统二年七月乙丑，李蕆上言：'贼穴探候兴兵日时、道路等事。质问体探人与童都里不花等。'李满住今在吾弥府，或移入兀剌山城，皆未的知。其向吾弥府之路，则一自江界涉婆猪江，直入吾弥府口；一自理山涉婆猪江，由兀剌山东入吾弥府西；一又自理山涉婆猪江，由兀敕山南，西折而入，贼在吾弥府，则可由三路分入。"

又引《名山藏》云："正统初，建州左卫都督猛哥帖木儿，为七姓野人所杀。弟凡察，子童仓，挟卫印亡入朝鲜。童仓之弟董山，嗣为建州卫指挥，更给新印，暂归凡察。诏以故印予董山，而缴还新印。凡察不予，乃更分左卫而置右卫，以新印给董山，使领左卫。凡察则持故印，而即使领右卫焉。"

又引《明实录》："正统七年，分建州左卫设右卫，以董山为左卫长，以凡察为右卫长。敕董山曰：'汝为凡察之一家，今分而设卫，汝处之大小头目人民，任汝指挥。自今毋相犯。'敕凡察曰：'汝所应领有之头目人民，已命辽东官吏，公同审问。从属既明，汝其安守生业，勿忽致戾。'"

董山既出，与凡察争卫印。正统七年，朝廷以凡察不让，分设建州右卫，以处凡察。而董山得袭左卫职，势骤张，蹦跻群酋上，始受明廷约束。后渐煽诱北虏人

寇，杀掠不绝。然当正统间，未敢公然首祸。正统十三年冬，明廷尚有使命，调发朝鲜及野人女直兵会辽东，征北寇，盖犹以恭顺期之。十四年，土木变后，乃尽忘明廷旧恩，直犯辽阳东边，侵掠甚酷。景泰元年，辽东奏报："开原沈阳之寇，系李满住等为响导，相其事势，实为董山所主持。"时都御史王翱巡抚辽东，遣使招谕，稍归所掠。复款关。是时凡察亦已殁。董山乘明使招谕，既已款关，遂曲意媚悦上国。于明则求以一身兼三卫都督之职，于朝鲜则亲诣其国，就其朝列。朝鲜中枢院使，给以制书，授为正宪大夫。自景泰二年冬，明廷即以建州头目，潜与朝鲜通，戒朝鲜国王李珦绝其使。直至天顺三年，边将奏："有建州三卫都督，私与朝鲜结，恐为中国患。"明廷敕朝鲜国王李瑈，毋作不靖贻后悔。瑈疏辨，复申谕之。盖董山与朝鲜相结已久，受朝鲜官职，亦非一时事。谕文明谓朝鲜不得给赏授官，以与朝廷抗。盖至天顺间，乃确言之。其时边将奏称："建州三卫都督，以董山一人之事，而用三卫之称，又疑系求之明廷得兼三卫之后矣。天顺四五年间，建州以毛怜卫都督郎卜儿哈被朝鲜诱杀事，又与朝鲜龃龉，至其义州杀掠，朝鲜请命于明廷，明廷尚有袒建州意。未几徇董山之请，特开抚顺关，为建州专设马市。事在天顺之末。马市既通，建州骤输入腹地文化，发达甚速。其后取明代之，实基于此。旋以赏赐太俭失望。董山纠毛怜、海西诸夷盗边无虚月。成化二年，明廷遣都督武忠往谕，并诘私通朝鲜虚实。董山力自白。更责以朝贡久废，促其来京。董山傲然从入朝。既陛见，顿首谢罪。及赴礼部宴，即呵斥己之从者，语甚嫚，又褫庖人之铜牌。既而行颁赏礼，自请素蟒衣、玉带、金帽之类，不一而足。朝廷皆曲予之，意示怀柔。而边警仍不息。顷之董山求归，抵广宁驿舍，忽有命羁之。旋置之法。时在成化三年春。董山从者，咸被流于广西、福建等处。建州以此深怨明廷。既谓董山之死，罪状不明。又素崇拜董山之为人，并愿戴其子为复仇计。由是边患益亟。董山之子名脱罗，则《清实录》所谓充善长子妥罗者也。董山被戮之年，明廷并大举伐建州。即前篇所纪成化三年之役。

黄道周《建夷考》："正统时，建州卫指挥董山，煽诱北虏人寇，杀掠不绝。景泰中，巡抚王，遣使招谕。稍归所掠。复款关。后以赏赐太俭失望，董山纠毛怜、海西诸夷，盗边无虚月。成化二年，遣都督武患往谕，檄致董山羁广宁，寻诛之。命都御史李秉、靖虏将军赵辅，督师三道入捣其巢。夷稍创，始乞款贡。"

《明史·朝鲜传》："正统七年五月，谕祹曰：'鸭绿江一带，东宁等卫，密迩王境，中多细人，逃至王国，或被国人诱胁去者，无问汉人、女直，至即解京。'初，瓦剌密令女直诸部，诱朝鲜使背中国，朝鲜拒之，白其事于朝。帝嘉其忠，敕奖之。并赐彩币。"云云。是时边禁严，建州即有犯边意，亦受自瓦剌，供其指使耳。又正统十三年冬，命使调发朝鲜，及野人女直兵会辽东，征北寇。时英宗北狩，郕王即位，遣官颁诏于其国。景泰元年……夏，祹卒，赐吊祭，谥庄惠，封子珦为国王。会辽东奏报："开原、沈阳，有寇入境，掠人畜。系建州海西野人女直头目李满住等为响导。"因谕珦，相为犄角截杀之云云。此为女直公然寇边之事实。《建夷考》中归罪董山，不言李满住，当得其实。

稻叶岩吉《蒙古满洲历史地理》第七卷："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辽东亦致纷乱。兀良哈三卫，来自西北，寇辽河流域。女真自东北，屡犯辽阳之东边。东边被害，当自此始……都御史王翱，在辽东时，曾遣官至彼等部内，收回被掠男女。其间建州女真，逐渐繁盛，辽东被害益深。成化三年，明遂出兵，讨建州女直焉。"云云。按王翱在辽时，据《明史》本传："正统七年冬，提督辽东军务……景泰三年召还。则遣官招谕，收回所掠。"事必在景泰初年。而《建夷考》之所谓巡抚王，即王翱也。稻叶叙述之文，未能逐句指其所出。要其据《实录》为大宗，旁及私家纪述数种，与《明史》及《建夷考》一一相合，自极可信。

《朝鲜传》又言："景泰二年冬，以建州头目潜与朝鲜通，戒珦绝其使……天顺三年，边将奏有建州三卫都督，私与朝鲜结，恐为中国患。固敕瑈毋作不靖贻后悔。瑈疏辨，复谕曰：'宣德正统年间，以王国与彼，互相侵掠，敕解怨息兵。初不令交通给赏授官也。彼既受朝廷官职，王又加之，是与朝廷抗也。王素秉礼义，何尔文过饰非？后宜绝私交，以全令誉。'"云云。稻叶氏《清朝全史》第四节五："董山为左卫，故都督猛哥帖木儿遗子，与叔凡察争卫印，遂使明廷颁新印焉。其为人虽不可详知，要其由于斡河谷地，觅李满住部族而来归。其时皇皇如丧家之狗。然董山既出，乃一跃而骤跻群酋之上，强求明廷，兼领建州卫及右卫之都督。又知徒与朝鲜启衅为非计，乃亲赴半岛朝廷。朝鲜亦以见慑于彼为不利，假彼以中枢院使之制书，授为正宪大夫。彼之手腕，可想见其不凡。"云云。此出于稻叶之叙述，必有所本。据此则《朝鲜传》之称建州三卫都督，恐即系董山一人所求之明廷而得之兼职矣。

《朝鲜传》："天顺四年，复谕瑈曰：'王奏毛怜卫都督郎卜儿哈通谋煽乱，已置之法。夫法止可行于国中，岂得加于邻境？郎卜儿哈有罪，宜奏朝廷区处。今辄行杀害，何怪其子阿比车之思复仇也？闻阿比车之母尚在，宜急送辽东都司，令阿比车领回，以解仇怨。'五年，建州卫野人至义州杀掠。瑈奏乞朝命还所掠。兵部议：'朝鲜先尝诱杀郎卜儿哈，继又诱致都指挥兀克，纵兵掠其家属。今野人实系复仇。宜谕朝鲜，寇盗之来，皆自取。惟守法安分，庶弭边衅。'从之。"

《清朝全史》第六节一："建州女直得名酋董山，富强日进，寇掠亦因以日繁。辽东之困惫，事实毕露。惟赖以中央政府之威仪，示怀柔之一法而已。天顺三年之春，辽东有词以诘责建州者，惟董山受朝鲜中枢院制书授为正宪大夫之一说，盖其罪状为私通。在建州亦以此一事，深恐明廷知之。当时辽东巡抚之报告，谓建州与朝鲜相结谋叛。明廷特遣锦衣译者某，往建州诘

其虚实。董山力自剖白。明使乃促其入朝，责以久废之职贡。董山从之。彼其意，直谓轻身以往，汉儿其奈我何？骄蹇之态如此。何乔远记事云：'董山等悔罪来朝，朝廷责之，皆顿首谢。及赴礼部赐宴，辄于指挥其部下之时，出谩骂之语，褫厨人之铜牌。给赐时，又自行要请素蟒衣、玉带、金帽之类，不一而足。朝廷皆给之。'云云。董山之目无王法可想。当是时，明廷以为羁縻此僚，建州必可弭平。乃辽东报告：'女直侵寇，依然不止。'既而，董山求归，明于彼归途中广宁驿舍拘系之。旋，致之法。此事当在成化三年之春。是岁九月二十四日，将军赵辅将兵五万，讨建州焉。"云云。又本节三："董山被杀，其余随行人众，流于广西、福建等处。女真人谓董山罪状不明，为汉儿所诈杀。董山为明一代女真人之最杰出者，女真甚尊其谱系，且有思慕故都督之意。"云云。稻叶叙述中，以天顺三年之事，连属而下，直贯至成化初。其遣使往谕，尚是诘问朝鲜授官之虚实。董山入朝，亦自白此事。盖时亘七八年矣。据《建夷考》："并有赏赐太俭失望盗边之衅，又为遣使诘问之近因。"所遣之使《建夷考》谓为都督武忠。此言锦衣译者某。明《职官志》："锦衣卫，……恒以勋戚都督掌之，恩荫寄禄无常员。"则都督武忠，当是锦衣卫领衔之人。实则译者某衔命而往。又所云何乔远之记事，何乔远所著《名山藏》，在清世禁书目中。此或《名山藏》中语也。

《明史·食货志》："明初东有马市，西有茶市，皆以驭边，省戍守费。……永乐间，设马市三：一在开原南关，以待海西；一在开原城东五里；一在广宁。皆以待朵颜三卫。定直四等：上直绢八疋，布十二。次半之。下二等各以一递减。既而城东、广宁市皆废，惟开原南关马市独存。"云云。史言中叶以前辽东马市者如此。其余为大同事。土木之变，也先即入自大同。大同马市，《史》言："始于正统三年。迨成化十四年，陈钺抚辽东，复开三卫马市。通事刘海姚安肆侵牟，朵颜诸部怀怨，扰广宁，不复来市。兵部尚书王越，请令参将布政司官各一员监之，毋有所侵克。遂治海安二人罪。寻令海西及朵颜三卫入市。开原月一市，广宁月二市，以互市之税充抚赏。正德时，令验放入市者，依期出境，不得挟弓矢。非互市日，毋得辄近塞垣。"云云。此明中叶辽东马市也。其后宣大开市，起于仇鸾，严嵩主于后。世以杨继盛谏疏，益传其事。盖土木变后，大同市久停。至是始复开，寻复罢。隆庆四年，俺答孙把汉那吉来降，复开宣大市。而辽东市于万历二十六年复罢，三十九年复开。则与义州木市同为起讫。"《史》文所言止此。开原南关一市，始终未罢。《史》仅言以待海西。讳建州不见明文。又于抚顺开关设市。明徇董山之请。为建州兴盛之一大关键，则更不著一字。此种无谓之史书，乌足行世。易代以后，必有重修，乃备事实。特尚非今日所能言耳。

稻叶氏《清朝全史》第六节，纪马市事，较《明史》为详。《明会典》等书，今亦尚存。惟马市事非本篇所必载。本篇但欲详董山所求开之抚顺关，则据稻叶所引，一引《全辽志》："抚顺马市，在城东三十里。建州诸夷人，于此交易买卖。"二引《广舆记》："马市一设开原城南，一设开原城东，一设抚顺，一设广宁，一设古城堡。"三引《方舆纪要》，记抚顺关云："抚顺所之东二十里，置马市于此。"云云。以上数书，惟《全辽志》较难得，余俱习见，而明史竟没之。其先女真马市，皆在开原。后为建州特开抚顺市。《清朝全史》第四节五，叙述文云："董山更能使明于建州之西边，创议贸易之关门。此即后历代建州所占利益之抚顺关也。关门定于浑河之谷地。市场设于今抚顺城内。明之边吏，于设关大有异议，全由董山之强求，与其折冲之巧。旧例，女直贡道，必经开原之广顺、镇北二关，不得由别路。其得于浑河以下通辽东腹地，必推为女直之大告成功。天顺末，明廷以敕谕下辽东曰："自后建州女直到边，由抚顺关进，于抚顺城东交易。抚谕之法，当得其宜。防闲周密，以绝奸宄之谋。勿生事阻挡，以失夷情而起边患。"云云。明年，辽东巡抚奏言："女直来者多至五六百人。少亦二百余人。俱憩宿于城中军民之家，恐有觇边情之虚实，或图响应而作奸者。"又言："抚顺城绝远，仓卒难赴。于该城之南，置一马驿，具馆夫十名左右，以为接待。"又言："抚顺城西南抵沈阳，隔九十里之远，其间增筑墩台三座，每墩台配置兵五百名。"云云。明之辽东，当时顾虑建州，以此可想。

《清朝全史》第五节八："抚顺马市，由抚顺关进。"《全辽志》记之曰："抚顺关在沈阳城东北，抚顺城东二十里。建州夷人之朝贡买卖由此。"《九边图说》记："抚顺城距边二十里。可证《全辽志》之不误。关之故址，在浑河左岸，今称关口。此地之南，必为马市之所在地。马市设于边墙之内，女真人及兀良哈之出入，必经指定之关门。观于成化中，海西酋长李撒哈赤，由抚顺关时，辽东守臣拒之。谓海西当由开原，不得经抚顺，可知其为指定矣。关门之地点，及数之多寡，在明廷本视为兵事之要著。盖贸易之门户，即为入寇之要路。董山求开抚顺关，岂但当时收显然之利益。后来建州实食此关之惠于无穷。关市相连，不独货物之灌输，即中国文化，亦由马市而将率边郡。更由边关，吐此等文化而输出塞外。非抚顺有马市，建州安能骤致发达乎？"云云。李撒赤哈事，别详《脱罗纪》。

妥罗纪第六　脱罗　锡宝斋篇古

《清实录》仅见妥罗之名，为充善长子。充善次子

妥义谟，三子锡宝斋篇古。锡宝斋篇古，生兴祖直皇帝都督福满。

以上妥罗事实之可见者止此。今为别辑纪文如左：

脱罗，董山子。成化三年，董山被杀，建州亦受大创。而女真遗种，崇拜董山，辄戴脱罗为之复仇。明总兵官赵辅徒夸诞，侈陈战绩，畏寒辄退兵，绝不搜捕余孽。仅获李满住父子。作《平夷赋》，称已灭建州。其实师退则女真人屯聚如故。明廷虑之。李秉留辽东，筹增兵费，起边墙，为固圉计。赵辅于十月班师。是年十一月，秉奏略言："建州三卫，勾结诸夷，剽掠边方。朝廷已命将出师，捣其巢穴。苟不乘胜立永久之计，恐班师之后，遁逃余贼，复为边患。臣今得与总兵官赵辅等会议，历数辽阳以东，由凤凰山北至奉集堡四百余里之路程，无非山险林密。而辽阳去凤凰城，不过五百余里，守备官军，现有一千人，兵寡力弱。乞将前年征集广宁兵二千四百人，乘敌患未作，留驻其地。且辽阳以东，凤凰山、鸦鹘关、抚顺所、奉集堡诸地，皆通敌之大路。昔无事时，不为设备。今敌既探知内地虚实，累次入寇，请相地远近，筑千户所城堡，由腹里之盖州、复州、广宁左屯三卫，各拨兵丁，使二指挥领之往驻。仍增置驿道之墩台，利便往来，迅速详报。若此庶为有备。"云云。盖建州败后，为明所惮如此。旋赦脱罗，仍袭指挥职。他从犯者皆降秩而仍得袭官。女真乃复通贡。然寇钞仍不绝于边，无役不声言为董山复仇也。成化中叶，辽东边吏，又激女真之变。当时有指挥管某，主开原验放夷人之事。海西兀者，前卫都指挥李撒赤哈入贡，管向索珍珠豹皮等物，撒赤哈以其事诉诸朝。兵部移文辽东，勘其真伪。管惧，贿兀者本卫都督产察，令作证言无此事。撒赤哈闻之，深怨产察。声言我能为寇于辽东。辽东官吏恐酿大事，作书招撒赤哈亲来广宁对质。撒赤哈立应命，率所部数十人，由抚顺关进，赴广宁。时参将周俊守开原，恐撒赤哈至，必多所暴露，乃报言："海西女真，本不应从抚顺关入边。一旦使熟悉此路，他日之患难测。"广宁官吏为所胁，即阻撒赤哈等罢于中途。撒赤哈已入抚顺关，得令大怒。折箭为誓，以纪其恨。驰出关去。时建州方欲报董山之怨，日思结海西以厚其力。幸撒赤哈自来，邀留与之款洽，不令遽返。于是建州海西相握手矣。先是董山以联络海西为大欲，事颇有迹。马文升言："董山等枭雄杰黠，乘机煽动海西夷人，正指其事。策未大行，董山授首，至此乃告成焉。"撒赤哈之久留不返，文升以为言。明廷知脱罗等将结海西为患。当是时，朝鲜屡彼建州兵。朝鲜国王李娎，乞朝命戒饬建州。明边亦不堪其扰。成化十五年，复出师征建州。十月命朝鲜出兵夹击。朝鲜遣右赞成鱼有沼往。有沼于成化三年捕获李满住父子，有大功。至是以冰泮后期，不见敌而退。明兵亦无功，建州猖獗如故。明但敕辽东整饬边备，并戒朝鲜无轻动而已。然脱罗凭藉先世余力，女真人乐为之用。其人非有过人者，久而不振。建州渐中落，脱罗卒年无考。其弟锡宝斋篇古，曾长建州与否，亦未详。正德间，锡宝斋篇古之子福满，嗣为建州左卫指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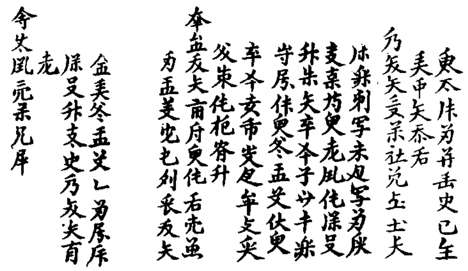
《明史·朝鲜传》：成化十一年四月，娎奏建州野人纠聚毛怜等卫，侵扰边境不已，乞朝命戒饬。

十五年十月，命娎出兵夹击建州女直，娎遂遣右赞成鱼有沼率兵至满浦江，以冰泮后期，复遣左议政尹弼商、节度使金峤等，渡江进剿。十六年春，遣陪臣来献捷。帝命内官赍敕奖其能继先烈，赐金币，领兵赏赍如例。后使还，遣其臣许熙伴送。熙归至开州，建州骑二千邀之，掠其从卒三十余人，马二百三十余匹，他所亡物称是。奏闻，英国公张懋、吏部尚书尹旻等，以辽东连年用兵，未可轻动，宜以此意谕娎，敕辽东守臣整饬边备，更令译者穷究所掠，期在必得。仍赐白金彩币慰安之。

此外纪文，皆自稻叶《满州历史地理》及《清朝全史》各章节，捃摭而成。惟李秉疏文，据《历史地理》中，指明得之《明实录》。其余出叙述语，不详所出。惟稻叶谓建州与海西相结后，是海西势力所压，渐以不振。此说未敢据以为是。（后略）

兴祖纪第七　兀升哈

金国书碑，旧蓄一拓本，检王氏《金石萃编》亦摹其文，而莫明其义。相其字体，与此表文合。《金史》完颜希尹等，奉敕造国书，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体，合本国语为之，是为女真字。明中叶建州尚沿用之。至清太祖命达海造国书，则用蒙古字为本，与金书大不同矣。今录兀升哈原表文如左：



右表从清朝全史中铜版照片仿为之，其间笔法，颇有疑误之处，未可尽据，聊存形似而已。其译文之写式则如左：

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兀升哈谨奏："我奴婢自正统年间，设立衙门，除授官职，至今六七十年了，不曾升赏。今差头目塞因，前去天朝叩头，进贡方物。可怜见讨，升一级事得职奏圣皇帝知道。"

景祖纪第八　叫场

景祖翼皇帝，讳觉昌安，一作叫场，兴祖六子，景祖第四。六子分居：德世库居觉尔察地；刘阐居阿哈河洛地；索长阿居河洛噶善地；包朗阿居尼麻喇地；宝实居章甲地；惟景祖居赫图阿喇，为先世累传之故城。余五子各就居地，筑五城，距赫图阿喇城近者约五里，远者约二十里。称为宁古塔贝勒，是为六祖。兴祖之没，不详何时。六祖分居，占地甚小，迥非先代声势。嘉靖间，建州寇边，主名为李撒赤哈等，已非左卫都督之名义所能统率。六贝勒分占兴京，并计地不过数十里。景祖素多才智，子礼敦又英勇，率诸贝勒破硕色纳部，灭加虎部，尽收五岭东苏克、苏浒、河西二百里内地，乃稍强盛。既而第六贝勒宝实之第二子阿哈纳渥济桥，因婚姻事与董鄂部构衅，董鄂攻掠六贝勒所属东南二路，六贝勒不能支，谋聚居一处以并其力。第三贝勒索长阿之第二子吴泰，恃哈达王台为其妇翁，败众议。借哈达兵，攻董鄂部二次，获其数寨。自是六贝勒益示弱于哈达。嘉靖季年，建州以王杲为名酋，景祖潜通款于明。嘉靖三十八九年间，辽东巡抚侯汝谅，有东夷悔过入贡一疏。疏中举建州贼首草场、叫场等。遣所部王胡子、小麻子等四名到关。叫场为景祖讳觉昌安之对音，草场当即第三贝勒索长阿之对音矣。嘉靖三十八年，正为太祖诞生之岁，是为景祖第四子之长子。计景祖必生于正德间。是时王杲以右卫指挥雄长建州。景祖兄弟皆其所属。历嘉靖、隆庆至万历初，王杲势张甚。景祖为第四子显祖塔克世娶杲女为元配。又以长子礼敦之女，嫁杲之子阿台。援系甚至。而阴实自结于明。万历二年，王杲杀游击裴承祖，剖其腹，并惨杀其从者甚众。明出师讨之，杲与李成梁战不胜，遁海西，依王台。王台缚杲送成梁戮之。杲子阿台，与迤东都督王兀堂，迭继王杲为边患。万历八年，李成梁兵破王兀堂。十年又诛阿台。方成梁攻阿台，景祖实阴为向导。攻未下，景祖以阿台为其孙婿，挟尊长之名，入围城省其孙女，劝阿台降。阿台不从。时同导成梁攻阿台之尼堪外兰。以成梁责之急，乃扬言杀阿台者明帅用为城主。阿台部下遂变。成梁用火攻，城破，射死阿台。景祖亦死于火。显祖继景祖入城，城破后亦为成梁所杀。二祖死非其罪。太祖诘明兵滥杀之故，成梁无以应。乃归显祖尸，并所得景祖之敕书马匹。太祖以二祖之死为尼堪外兰所构，指为口实，兴兵屡攻灭建州诸部落。万历十四年，卒得尼堪外兰杀之，为二祖复仇。势骎骎扰辽东边。李成梁守辽东久，屡有大功，以能军名。惮太祖不可力制，思恩结之。为保全威望计，怂恿太祖亲明以取官职。太祖亦利在得官以填女真之望。挟二祖死非其辜，而幸成梁中馁，阴为之地，乃屡效小忠以自媚。万历十六年，藉女真他部贡夷马三匹，讼二祖冤于廷。事下辽东督抚按诸臣会议。成梁阴主其间，深赞太祖之恭顺，二祖又实有助平阿台之劳，授太祖都督佥事以奖之。于是二祖之冤始白。景祖生五子：长礼敦、次额尔衮、次界堪、一作斋堪、次显祖塔克世、次嗒察篇古。景祖与显祖均死于万历十年阿台之难。孙太祖奴儿哈赤，继其业而光大之。清初追尊为景祖翼皇帝。

兴祖六子分居，及景祖才智，礼敦英勇，破灭硕色纳、加虎二部。寻与董鄂构衅，借兵哈达，嗣此示弱。各事均详见《东华录》。

黄氏《建夷考》："嘉靖二十一年，建州夷李撒赤哈等入寇，巡抚孙绘御之，失亡多。亡何，抚臣子教坐减赏物，夷人哗，更诈杀哗者，夷由此挟忿，数入塞杀掠如成化时。"稻叶氏《满州历史地理·天命元年以前清朝领土篇》之绪言云："嘉靖三十六年以降，建州女直之酋长，有所谓王杲者骚乱，与黄河上流屡犯明西北边之鞑靼小王子相结。"据当时记录，由抚顺南至清河城，北至柴河堡以东，殆无月不被侵掠。又《清朝全史》第七节丁："自嘉靖末季，至万历初年，建州崛起雄桀之王杲，有经略四方之事。明之记录称之曰建州右卫都指挥使。然彼自称都督。清之二祖，尔时为其部将而犯辽东。嘉靖三十八九年之间，辽东巡抚侯汝谅有东夷悔过入贡疏，中言：'建州贼首草场、叫场等，遣其部落中王胡子、小麻子等四名到关'云云。叫场者，觉昌安也。据清之记录：王杲子阿太章京之妻，乃景祖之孙女。可知以贼首目叫场，必曾与于王杲之乱者也。"王杲犯辽东，盖自嘉靖三十六年，直至万历初年为止。

《东华录》："癸未（明神宗万历十一年）春二月，先是苏克苏浒河部图伦城，有尼堪外兰者，阴构明宁远伯李成梁，引兵攻古勒（一作哷）城主阿太章京及沙济城主阿亥章京。成梁授尼堪外兰兵符，率辽阳、广宁二路兵进。成梁围阿太章京城，辽阳副将围阿亥章京城。城中见兵至，逃者半，被围者半。辽阳副将克沙济城，杀阿亥章京，复与成梁合兵攻古勒城。阿太章京妻乃礼敦女，景祖闻警，恐女孙被陷。偕显祖往救。既至古勒城，见成梁兵方接战，令显祖俟于城外，独入城，欲携女孙归。阿太章京不从。显祖俟良久，亦入城探之。成梁攻古勒城，其城据山依险，阿太章京守御甚坚，数亲出绕城冲杀，成梁兵死者甚众，不能克。因责尼堪外兰起衅败军之罪，欲缚之。尼堪外兰惧，请身往招抚。即至城大呼，绐之曰：'大兵既来，岂遂舍汝而去？尔等危在旦夕。主将有命：凡士卒能杀阿太来降者，既令为此城之主。'城中人信其言，遂杀阿太章京以降。成梁诱城内人出，尽屠之。尼堪外兰复构明兵，并害景祖、显祖。上闻之大恸，勃然震怒，往诘明边吏曰：'我祖父何故被杀？汝等乃我不共戴天之仇也！'明遣使谢曰：'非有意也，误耳。'乃归二祖丧，与敕三十道，马三十

匹，封龙虎将军，复给都督敕书。上谓使臣曰：'害我祖父者，尼堪外兰所构也。必执以与我乃已。'明使臣曰：'前因误杀，故与敕书、马匹，又与都督敕书，事已毕。今复过求，我当助尼堪外兰筑城于甲版（一作嘉班），令以为尔满州国主矣。'国人信之，皆归尼堪外兰。上同族宁古塔诸祖子孙，亦欲害上以归尼堪外兰。尼堪外兰又迫上往附。上曰：'尔吾父部下人也，构明兵害我祖父，憾不能手刃汝，岂反从汝偷生？人能百岁不死乎？'自是憾益深。又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夏四月壬寅，上率贝勒大臣，统步骑二万征明，启行鸣鼓奏乐，谒堂子，书七大恨告天曰：'我之祖父，未尝损明边一草寸土，明无端起衅边陲，害我祖父。恨一也。'"云云。

景祖纪第八

《明史·李成梁传》："万历十年初，王杲死，其子阿台走依王台长子虎儿罕，以王台献其父，尝欲报之。王台死，虎儿罕势衰，阿台遂附北关，合攻虎儿罕，又数犯孤山汛河。成梁出塞，遇于曹子谷，斩首一千有奇，夺马五百。阿台复纠阿海连兵入，抵沈阳城南浑河，大掠而去。成梁从抚顺出塞百余里，火攻古勒寨，射死阿台。连破阿海寨，击杀之，献馘一千三百，杲部遂灭。"

黄氏《建夷考》："先是奴酋父他失，以内附。边吏贪功执杀。于是抚镇以计非是，匿不报闻，乃奴酋故恨恨也。日与弟速儿哈赤厉兵秣马，设险摆塘。自三十四年贡后，以勒索车粮为名，遂不复贡。"

《清朝全史》第七节丁，据明人记录言："二祖导李成梁攻古勒城。"又一书言："叫场欲说阿台归顺，亲入古勒城。阿台不从，并拘留之。大兵围城急，他失因父在城内，思往救护，军中误杀之。叫场亦于城内被烧死。"又据明人记录言："万历十六年，女真人有名马三非者，以太祖之祖父与图阿台，有殉国之忠，代请于朝升其职。言叫场、他失并从征阿台，为向导。死于兵火。"又第八节丙："太祖与明之交涉，自二祖被害之日始，清纪录未可尽信。明人纪录，但言李成梁以当时所得他失之尸首，使其部夷名伯掉者持返。又取所得于其寨内之敕书及马匹，仍与奴儿哈赤。"云云。此尚大致相合。至称给以都督敕书，则太祖之任都督佥事，在万历十七年九月。距此尚有六年。《明实录》所载颇详。兹揭其大概如左：

九月丁亥，初授建州夷酋奴儿哈赤为都督签事。从前辽督抚按张国彦、顾养谦、徐元等之议也。其议曰："属夷旧为我之藩篱，不外抚剿恩威，以为制驭。顾抚剿恩威之所加，亦在得其要领而已。所谓要领云者，因其势而用其强，加之以赏赉，假之以名号，以夷制夷。则我不劳而得慎固封疆之道。辽左西自山海，东抵开原，千二百里之间，朵颜三卫之夷，岁岁纠西北二虏为患。辽之所急，不外乎此。三卫之夷，不得称为辽左属夷。惟由开原之东北而南至鸭绿江，约八百余里之间，环东边而居者，皆为女真遗种，是为辽左属夷，所称东夷者是也。然今之女真，凡有三种：一为海西女真，故王台之族，今开原南北两关之夷是。一则东方诸夷之设卫者不一，以其领有建州，谓之建州女真。其极东则谓之野人女真。去边远，岁由海西至开原入市入贡，不为边患。先是海西王台，强而得众，北收二奴，南至建州，终身向化，东陲以宁。是时东夷之势，惟在王台，故使袭其祖速黑忒左都督之职，为东夷长。万历三年，以擒王杲之故，奉旨加授勋衔，与其二子并为都督，赏以金币，已又视西虏之例，加龙虎将军。盖王台之忠，固有足嘉，实由我皇上神机远览，得其要领，不惜赏赉之所致也。王台死而势分，逞仰二奴称雄于北，奴儿哈赤称雄于南。各恃其强，甘心于王台之后。王台之后不立，则是撤我藩篱，封疆于焉多事。是以在事诸臣，前曾力请诛二奴以安台后。台长左都督子虎儿罕，又继台死。其子歹商，袭父之职，守忠顺之世业，征北关而诛二奴。二奴之子那、卜二酋，思报父怨。台之孽子康古里为之内应。奴儿哈赤又连北关以侵歹商。以王台之忠顺，其后不绝如缕。歹商若亡，则南北诸酋相合，开原必危。臣等思存歹商，乃出大兵，抚剿互用。诸酋遂与歹商和，并请入贡。奴儿哈赤亦威畏，舍北关而与歹商通姻好，首先入贡。诸酋既转逆为顺，则我亦不得不变剿为抚，使畏与怀兼，庶藩篱可复。是以奏请罢兵而善其后焉。其后诸酋之贡皆入。即开原事已大定。惟建州奴酋，声势最盛。

能制东夷，其在建州，则今之王台也。既送还被掳汉人且及牲畜，又斩犯顺夷酋克五十，而献其级。思慕朝廷名器，日益加切。查其祖父，于征逆酋阿台之时，为我作向导而死于兵火，是奴儿哈赤累世有劳，与小夷特起其名不正者有异。再查《大明会典》内一款云：'建州毛怜三卫之夷，若有送回被掳之男妇者，许给赏。不愿赏者，量升千百户指挥。惟都督职名，则必留待有能杀犯罪夷酋，或执缚作恶夷人之功者。此监府巨典，所以示信外夷，安我封疆者也。'今录奴酋父、祖死事之功，与以都督，诚不为过。其本身曾斩献逆酋，尤合明例。"奏入，上从其请，与以都督佥事。是为奴贼受我之殊恩之始。

据此，则授官为经蓟辽督抚之会议，其实则由李成梁主动。成梁欲掩前滥杀之过，怂恿奴儿哈赤，藉贡夷马三非为奴乞恩，乃有此交议。盖边吏长奴，前此用种种藉名以金币结建州之心矣。《清实录》所谓岁币者即此。例如丙戌（万历十四年）条云："明因误害二祖，自此岁输银八百两，蟒缎十五匹，以通和好。"是也。总之太祖乘其祖父之横死，以恣要索，观奏议文甚明。又自嫌其祖父曾在逆夷王杲部下，且与为姻家，故自与南关哈达通姻。又欲解明人之疑，自称佟姓，上表署佟奴儿哈赤。盖王杲籍右卫，佟姓则为左卫之通姓。其避时忌如此。明年万历十八年四月，贡京师，是为第一次入

贡,并谢授都督之恩。时年三十二。又明年,以其有管束女真人之功,叙龙虎将军。二十一年十一月,又有第二次朝贡焉。

又云:"扈伦四部,哈达先亡。"太祖念明廷最眷哈达,乃以女妻兀儿忽太,并示保护。于是哈达旧有敕书,尽没入太祖之手。万历三十六年九月,以此混入建州敕书,胆敢充朝贡之用。是为第三次朝贡。据旧籍:敕书之数,定建州五百道,海西一千道。万历十年前后,海西王台独占敕书七百道。台没,其部下以二百道投叶赫。又被夺者一百三十七道。哈达实存三百六十三道,归吴尔古岱(兀儿忽太)所有。太祖之得,总计多至八百六十三道。在王台盛时,不过兼并海西之敕书。太祖则兼并建州、海西二族,计数亦远在王台之上,礼部为之骇然。有侍郎杨道宾者,奏弹之,言:"女真必为将来大患,今不纠其不法,祖制将尽废。祖制废则边陲从此扰矣。"极论宜摈绝其贡,如成化初故事云云。明廷不加拘执,仅移牒辽东,严其验放,毋令敕书混进。俾仍安然还建州焉,宁非可怪!自此以后,朝贡遂绝。

按敕书冒混之事,《清朝全史》第六节言:"哈达及叶赫之发达时,明之治边,已有迁变。其始从马文升之献言,定女真袭职之法颇备。据《抚安东夷记》所述,当时存于兵部之女真人底簿,尚能用彼国语言审译,易辨授官之始末。至玺书续给时,仅改舍人之待遇,仍系彼等之欢心,信有大效。以是历弘治、正德、嘉靖之初,明与女真之交涉,虽不见胜,亦未至危险。由嘉靖末至万历初,女真形势大变,玺书与本身,竟无查验之法。对边之策,必须大加改革,明人颇以为言。其时既未有良法,女真人玺书之卖买,遂尔风行。豪强兼并,及于他部。据《东夷考略》:"永乐以来,海西一族所得敕书,由都督至百户,凡九百九十九道。南关强盛,独得七百道。北关不及其三之一。迄于后日,清太祖朝贡之时,混入南关敕书三百六十三道。明廷但谕无得兼并而已。"永乐之遗策,至此扫地无余。其以兵力兼并者,更无抑止之法矣。

又按《清实录》:"尼堪外兰始借明势迫太祖往附,太祖不往。而六祖子孙,皆欲害太祖以归尼堪。太祖于其间与各部寻仇,兼并坐大。明亦不实行扶助尼堪。尼堪威信尽失,为太祖所逼,穷窜明边。明人不能庇,执送太祖斩之。"此万历十四年事。自此遂给岁币。盖李成梁等守边,暮气已深,以苟安为幸。而太祖则既挟前嫌以胁成梁,取明官职以慑同类,又时奉朝贡,以懈明廷。既尽取建州,又灭海西之太半,所奉于明廷之朝贡,初未或息。《建夷考》云:"万历二十八年,今建州奴儿哈赤袭杀猛骨孛罗,其势始悍。猛骨孛罗者,与那林孛罗,俱海西部落,与奴酋二家俱封龙虎将军。猛最忠顺,虏入犯,辄预报得为备,诸夷皆心畏之,奴酋尤甚。会猛酋与那酋相仇杀,猛力不支,请于边吏求救,不许。愿得乘障捍边围,不许。遂求援奴酋。奴酋悉起兵,以援为名,佯以计袭杀之。边吏因循不与较。奴酋自是有轻中国心。"云云。此可与《东华录》参观。又于其间定兵制,制文字,内政备举。然后于万历二十七年以后,绝明朝贡。四十三年,明责太祖退出开原近边故哈达地。太祖亦奉命,惟后来亦以入七大恨中。其明年四十四年,即建元称金国矣。太祖之远交近攻,明人之养痈玩寇,坐致国祚迁移,启南北分立之想。其后明廷阉人肆毒,流寇跳梁,元气已尽。太祖乃又改金为清,以一统为大欲,薄南北朝而不为。且以后金之号,为清一代之大讳。辑前纪至此,于明清之际,可了然其得失焉。太祖辍贡之年,《建夷考》在万历三十四年。当从《清朝全史》。

《明史·朝鲜传》:"天启五年十二月,毛文龙报言:'朝鲜逆党李适、韩明琏等,起兵昌城,直趋王京,被臣擒获。余孽韩润、郑梅等窜入建州。'"云云。时已为太祖天命十年之岁杪。明年,即太祖崩御,太宗嗣位矣。然建州之名未改,可知当时尚无满洲之国名也。清修《明史》无所不用其忌讳,而尚多漏笔如此。要为史中见建州之最后文字,以后则大书提行称大清矣。并附识于此。

显祖纪第九

显祖宣皇帝,名塔克世,又名他失。景祖第四子。显祖终身侍景祖,无所谓嗣位,以生太祖。清初,进尊号焉,事迹尽在《景祖纪》。显祖为王杲之婿,是为宣皇后。生子三:长太祖奴儿哈赤,次舒儿哈赤,次雅儿哈赤。继妃纳哈氏哈达单汗,即王台所养族女,生子一,名巴雅喇。庶妃生子一,名穆儿哈赤。

稻叶引《筹辽硕画》云:"奴儿哈赤,叫场之孙,他失之子也。"又《清朝全史》第八节甲太祖世系,在《清纪录》不言其祖若父为何等门地。而明人所记,则言彼之祖父为都指挥,曾领敕书二十道,盖非出于微贱也。《清纪录》不详太祖母系。《实录》但举显祖之大福晋为喜塔喇氏,乃阿古都督女。阿古都督为何等人,又不明言。今可断言阿古即王杲之转音,不明言者,讳之也。叶赫酋长那林孝罗之言,不曰太祖为王杲之裔乎?今按稻叶之言甚确。其所见称太祖为王杲之裔者,为叶赫贝勒那林孝罗,自必有本。那林孝罗,《清实录》作纳林布录,即孝慈高皇后之兄,太祖之妻舅。其言自可信。钱谦益《岳武穆画像记》称:"惟忠武王,僇力中夏,誓灭金虏。佟奴以王杲余孽,冒金源之后,启疆犯顺,忠武有灵,其能贯诸。"又南浔庄氏《史案》言:"或问:逆书致罪之中,余不知其细,但闻之前人曰:'如书中所云王某孙婿,即清之德祖。所云建州都督,即清之太祖也。'而直书名。"云云。以此为庄廷钺罪状之一。记《史案》者颇恍惚其辞。要之清太祖母为王杲之所出,明清之际,固共知之。后乃讳言耳。《清实录》言明归二祖丧。明人言李成梁以他失尸首还太祖。则所归者,实止显祖之丧。景祖死于火,盖无可归矣。

王杲者,建州右卫都指挥使凡察之后也。嘉靖间,

左卫中落,六贝勒分居。建州实力,潜移于右卫。杲入居建州根据地,其婆猪江流域,别由王兀堂居之。嘉靖三十六年,始以犯边闻。其时左卫后人诸贝勒皆役属于杲。杲以女妻显祖。于嘉靖三十八年生太祖。遂为清一代建元开国之主。明人恒称清太祖为王杲之后,即据海西北关叶赫贝勒之言。亦以嘉隆以后,言建州者必称王杲。太祖代兴□□族为同祖,又于戚为外孙,宜其以杲裔名也。杲据建州,增殖户口,加悍兵力。既据十岔口为出入之路,又占宽甸子为射猎之区。明兵不出边,斥候亦不出哨。斯王杲既肆掠于北,王兀堂、阿住古、准嗒等部肆掠于东。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由十岔口入,陷洒马吉堡。四十五年二月,由十岔口进,抢叆阳等堡。隆庆四年八月,由大柞口抢入沿江等地。此外如草河等堡,抢掠人民牲畜等事,尤难悉数。故与抚顺开市,长官先坐抚夷厅,酋长以次进至堂上,贡土产,长官乃验马。女真人之贡马多羸弱,恒给善价以示羁縻。杲尤傲慢,至抚夷厅,辄夺酒饮。饮醉箕踞诟詈,无敢呵者。有新长官抑彼等下阶,又验马之肥壮,杲鞅鞅引去,旋率众卤掠。朝廷为之罢免长官。杲益桀骜。隆庆六年秋,杲以索降人不得,入掠抚顺。守将贾汝翼诘责之。杲益憾,约诸部为寇。副总兵赵完责汝翼启衅。时张学颜以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奏言:“汝翼却杲馈遗,惩其违抗,实伸国威。苟缘此罢斥,是进退边将皆敌主之矣。臣谓宜谕王杲,送还俘掠。否则调兵剿杀,无事姑息以畜祸。”赵完惧,馈金貂。学颜发之。诏逮完而宣谕王杲,如学颜策。诸部闻大兵且出,悉窜匿山谷。杲惧,十二月,约海西王台送俘获就款,学颜因而抚之。万历元年,抚顺游击裴承祖等赴杲寨求明之亡人,被给见执。杲遂杀承祖,剖其腹,并惨杀承祖从者。

先是辽阳镇东二百余里,旧有孤山堡。巡按御史张铎,增置险山五堡,然与辽镇声援不接。都御史王之诰,奏设险山参将,辖六堡一十二城,分守叆阳。又以其地不毛,欲置宽甸。以时绌不果。及是年,李成梁议移孤山堡于张其哈甸,移险山五堡于宽甸、长甸、双墩、长领散等,皆据膏腴,扼要害。而边人苦远役,出怨言。工甫兴,杲杀裴承祖犯边。巡按御史亟请罢役,学颜不可,曰:“如此则示弱也。”即日巡塞上,抚定王兀堂诸部,听于所在贸易。卒筑宽甸斥地二百余里。于是抚顺以北,清河以南,皆遵约束。明年十月,杲复大举入。发兵讨杲,成梁檄副将杨腾,游击王惟屏,分屯要害,而令参将曹簠挑战。诸军四面起,敌大奔,尽聚杲寨。寨地高,深沟坚垒以自固。成梁用火器破数棚,矢石雨下,把总于志文、秦得倚先登,诸将继之。杲走高台,射杀志文。会大风起,纵火焚之。先后斩馘千一百余级,毁其营垒而还。学颜等追奔至红力寨,杲大创不能军,走匿阿哈纳寨。张居正第学颜功在总督杨兆上,加兵部侍郎。成梁进左都督,世荫都指挥同知。曹簠勒精骑往杲匿所,杲走南关,都督王台执以献,斩之。

杲死,建州悍酋称王兀堂。杲先以都指挥,而明人相传称之曰都督。至是兀堂亦以遍东都督名。兀堂故通市宽甸,后参将徐国辅弟国臣,强抑市价。兀堂乃与赵锁罗骨数遣零骑侵边,事在万历七年。明年三月,以六百骑犯叆阳及黄岗岭。指挥王宗义战死。复以千余骑从永甸入,成梁击走之,追出塞二百里。至鸭儿匮,敌以骑卒拒而步卒登山鼓噪,成梁大败之。斩首七百五十,尽毁其营垒。其秋,兀堂复犯宽甸,副将姚大节击破之。兀堂由是不振。而王杲之子阿台,则又以建州为患矣。

初杲死,阿台走依王台长子虎儿罕。然以台献其父,阴欲报之。王台死于万历十年。虎儿罕势衰,阿台遂附北关,合攻虎儿罕焉。阿台妇为清景祖子礼敦之女,本显祖之妻弟,而又为其侄婿。清人称之曰阿太章京。是时既攻哈达虎儿罕,又数犯孤山汛河。成梁出寨,遇于曹子谷,斩首一千有奇,夺马五百。阿台复纠毛怜卫夷阿海连兵,一从静远堡,一从上榆林堡,各深入抵沈阳城南浑河。成梁驰往虎皮驿援之,阿海稍却。阿台方拥千余骑,纵掠抚顺边浑河口,徐引去。成梁与兵备使靖四方会议,逆雏在辽祸未息。乃勒兵从抚顺王刚台出塞百余里,直捣古勒寨。寨陡峻,三面壁立,壕堑甚固,攻之不即下。别遣辽阳副将秦得倚等围阿海牧莽子寨,破之,诛海。乃合兵攻古勒寨。始成梁进兵,实由建州别部图伦城酋居堪外兰导之。而景祖、显祖父子,亦阴为成梁用。先后至寨抚诱所部。景祖父子以妻党尊属入而说之,为阿台所拘。成梁用火攻冲坚,经两昼夜,射阿台死。景祖亦焚死。显祖为明兵所滥杀。阿台、阿海二寨并破,献馘二千三百,杲部遂灭。而景显二祖之冤死,清太祖始归罪于尼堪外兰,卒致恨于明,遂为起兵一大口实。事已见《景祖纪》。阿海,清人称阿亥章京,为沙济城主。沙济城当即牧莽子寨,阿海与阿台同恶相济,亦枭逆也。其移建六堡事,万历初斥地二百余里,为李成梁等大功。其时女真衰弱,幸而就绪。阅三十年,汉人移居宽甸平野者,岁有增益。至万历三十年前后,至者六万余口,大半为先居叆阳瘠土之军民,而由山东越海而来者亦夥。万历三十三年,主者为巡抚赵楫。上言:“宽甸地孤悬难守,又与奴儿哈赤城寨逼处,恐居民易与相狎。”明廷遂突命撤退六堡焉。盖尔时辽东兵力已惫,无维持边境之力矣。六堡之民,怀土不肯内徙,明以兵迫之,死者狼藉。李成梁又以被迫弃地之事实,攘为招复逃人之功名,请朝廷行赏。于是奴儿哈赤亦获赐金,成梁之欺罔贪懦,与廷臣之疏于边事如此。兵科给事中宋一韩,疏劾成梁等,言宽甸之丧失致祸,慨乎言之。并请责令规复旧地,成梁乃于云头里,至鸦鹘等处,更设关隘。鸦鹘关是以有旧新二处。明廷又以一韩言,使熊廷弼巡视辽东。复命之日,于边情颇右一韩说。由是宽甸沃土,尽供女真射猎。朝鲜与辽东陆地之联络亦中梗。海上事一以毛文龙左右之。后太祖退还叆阳东北新孤山堡地。山谷狭隘,不适耕种,实无所利。成梁所争之于王杲、王兀堂而得者,丧之太祖而不可复回。要其终以言之如此。

《明史·张学颜传》:"隆庆五年,进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明年秋建州都督王杲,以索降人不得,入掠抚顺,守将贾汝翼诘责之,杲益憾,约诸部为寇。副总兵赵完责汝翼启衅。学颜奏曰:'汝翼却杲馈遗,惩其违抗,实伸国威。苟缘此罢斥,是进退边将,皆敌主之矣。臣谓宜谕王杲,送还俘掠。否则调兵剿杀,毋事姑息以畜祸。'赵完惧,馈金貂。学颜发之。诏逮完而宣谕王杲。如学颜策。诸部闻大兵且出,悉窜匿山谷。杲惧,十二月约海西王台送俘获就款。学颜因而抚之。辽阳镇东二百余里,旧有孤山堡,巡按御史张铎,增置险山五堡,然与辽镇声援不接。都御史王之诰,奏设险山参将辖六堡一十二城,分守叆阳。又以其地不毛,欲置宽甸。以时绌不果。万历初,李成梁议移孤山堡于张其哈甸,移险山五堡于宽甸、长甸、双墩、长领散等,皆据膏腴,扼要害。而边人苦远役,出怨言。工甫兴,王杲复犯边,杀游击裴承祖。巡按御史亟请罢役,学颜不可,曰:'如此则示弱也。'即日巡塞上,抚定王兀堂诸部,听于所在贸易,卒筑宽甸,斥地二百余里,余是抚顺以北,清河以南,皆遵约束。明年冬,发兵诛王杲,大破之,追奔至红力寨。张居正第学颜功在总督杨兆上,加兵部侍郎。"

《李成梁传》:"万历元年,建州都指挥王杲,故与抚顺通马市,及是诱杀游击裴承祖。成梁谋讨之。明年十月,杲复大举入。成梁檄副将杨腾,游击王惟屏,分屯要害,而令参将曹簠挑战。诸军四面起,敌大奔,尽聚杲寨。寨地高,杲深沟坚垒以自固。成梁用火器攻之,破数栅。矢石雨下。把总于志文、秦得倚先登,诸将继之。杲走高台,射杀志文。会大风起,纵火焚之。先后斩馘千一百余级,毁其营垒而还。进左都督,世荫都指挥同知。杲大创不能军,走匿阿哈纳寨。曹簠勒骑往,杲走南关。都督王台执以献,斩之。

附　王杲纪

又《成梁传》得见兀堂事,已载《建州纪》。《东华录》所见阿太章京事,已载《景祖纪》。其王杲阿台事迹,于景、显二纪已指明所出之外,今更举所引各文如左:

稻叶氏《满洲历史地理》:"天命元年以前清朝领土之绪言《明史稿鞑靼传》:'土蛮侵犯抚顺,攻凤凰城。海州、金州,杀掠尤甚,皆以建州女真为向导,由凤凰城进兵辽东半岛。'是以酋长王杲之焰益张。适明廷命李成梁守辽东。李善用兵,杲等不敌,逃至哈达,被执送成梁。时万历二年也。继起者为王兀堂,根据地在今佟家江流域。亦一犯叆阳宽甸,再犯永甸。李成梁穷追之于佟家江支流雅儿河。兀堂乃不能再起。盖与前之王杲,实太祖未起以前之巨酋也。"

又本篇四之乙,哲陈部下,古勒城云:"古勒城在今腰站之西,所谓鼓楼部之北毂勒峰之上。"《皇明从信录》卷三五,万历十年十二月之条,引《女真考》曰:"是年阿台益纠虏大举,一从静远堡,一从上榆林堡,各深入,前至沈阳城南浑河。李将军驰往虎皮驿援,虏稍却,阿台方拥众千余骑,纵掠抚顺边浑河口,徐引去。李将军因与兵备使靖四方会议:'此逆雏在辽祸未息。'乃勒兵从抚顺王刚台出塞百余里,直捣古勒寨。寨陡峻,三面壁立,濠堑甚固。李将军用火攻冲坚,经两昼夜,射阿台死。而别将秦得倚等已前破阿海寨,诛海。海,毛怜卫夷,住牧莽子寨,与阿台济恶,亦枭逆也。"云云。古勒之名著于此役,清朝景显二祖,亦焚死此城中焉。

又第七卷六,边墙之展退乙东边下,引《皇明经世文编》卷三六三,张学颜辽东善后处分疏,略言:"宽甸之地,土脉肥美,臣与辽总督杨兆与总兵官李成梁会议,御敌以保民为上策,守边地者以城堡为家。但此等事,着手易而著绩难。修前人之成迹易而创业难。在内地犹易而临敌地则尤难。至若进夺敌地,展拓封疆,遮断敌之通路,于其地创立城堡,则尤难中之至难矣。险山等旧堡,自嘉靖四十二年,添设参将,增加兵数,其地在内地,去边甚远。是以建州女真,每年增殖户口,加悍兵力。既据十岔口为出入之路,又占宽甸子为射猎之区。我之兵马,殆不出边。夜间斥候,亦不出哨。由是王杲等肆掠于北,王兀堂、阿住古、准嗒等部,肆掠于东。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由十岔口侵入,陷洒马吉堡。四十五年二月,由十岔口进抢叆阳堡等。隆庆四年八月,由大柞口抢入沿江等地。此外如草河等堡,抢掠人民牲畜等事,尤难悉数。是盖险山地广,兵数较寡。广宁辽阳兵马,难于一时应急,若任其蚕食,则叆阳附近,将成无人之境。且边内之地,沙碛不毛,兵卒已有逃亡相踵之势,长此情状,再经数年,终必不可收拾。总兵官李成梁,任险山参将时,洞悉此弊,即拟将各堡展移至宽甸子、十岔口等处。当时上下疑畏不行。至万历元年,始奉朝命,决移险山等六堡于宽甸子及十岔口等处。但此地周围皆有山林,中间膏腴平坦,在边墙外二百里,女真所必争之地。以故工事创始之时,或言敌攻叆阳,或言敌人辽阳,将有引起女真积愤之事。我边地人民,亦苦远役,遂出怨言。辽东文武各官,尤以惮劳,多方讪谤,指嗾军人,以罢工恫吓臣等。臣等不为所动,督促进行。迨稍有次第,忽发生王杲杀游击裴承祖于边外之事。时由开原至辽阳,由将领至屯民,在在煽动,人人自危。巡按史奏请停工,臣等亦非不疑畏。然一旦停工,军夫散放,不可复聚,银粮亦同。徒失事机,示弱于敌。由是臣等不避违旨之罪,与总兵李成梁引兵赴彼,立定基址。至大势已成,臣又巡阅,多方晓谕,参将傅廷勋,不避艰险,挺身任事,列栅为城。女真酋长来窥探者,谕以祸福,遍加犒赏,无不从命。臣等又知筑城之夫匠等,往来于远隔不便之地,粮饷最艰,议行银粮互给之法。又欲节工役之劳,为定服役时期,轮番就役。又恐工事委员,虚捏工程,不符预定之式,给以一定之尺度,计算高厚。又制作帐簿,使明出

入之数。其时李成梁适捣平王杲，敌势益弱。去年又执王杲，献之京师，敌益詟服。故三年之间，诸部服从，内外无虞，六堡工程，完全告竣。"

又引《东夷考略》："万历七年，建州酋长王兀堂渐迫边墙。八年，屡犯叆阳、永甸等堡城。李成梁追击之，至边墙外二百余里之鸭儿匮。"云云。并言："鸭儿匮当为鸦儿浒之转音。若然，则在佟家江支流大小鸦儿河防之附近。"

又引《皇明从信录》卷三三曰："李成梁展边界而筑宽甸等堡，其地北邻王杲部落，东邻王兀堂部落，距叆阳二百里。其修筑十岔口宽甸堡时，张学颜往视察之。王兀堂等数十人，皆跪修塞道，誓不向内地射猎，请以盐布为贸易，学颜因上疏为陈米布猪盐之贸易。既得许可，并以市税充女真人之抚赏焉。自此开原以南，抚顺、清河、叆阳、宽甸，皆有市场，奉明约束。"

稻叶氏叙述之文又曰："创建六堡之李成梁，其后即建议废撤六堡，退还叆阳以西。当时明兵科给事中宋一韩，上疏痛劾李成梁等。观疏中大旨，因宽甸一带之丧失，所致祸害不少，慨乎言之，并请仍复万历三十三年以前之旧。成梁乃于云头里至鸦鹘等处，更设关隘。鸦鹘关是以有旧新二处，则在清河城方面，边境又稍展几分。时明廷知宋一韩之议，不可漠视，乃使熊廷弼巡视辽东。据其复命之词，对于东边位置，虽不尽如一韩之痛论，然大体颇从之。由是宽甸沃土，悉任女真射猎，终明之世，无回复之日矣。但叆阳东北新孤山堡一地，曾由清太祖归还，不过一狭隘之山谷，不适耕种。清河城方面，依然在女真人手。"

按清河城边境，汉人与女真，所争者在宽甸一地，观稻叶引《皇明经世文编》四八一："天启元年，辽东经略熊廷弼与友人书曰：'辽东山脉，东北起长白山，西南至南旅顺海口为止。此山脉之一路，分出枝脉，形成峪地。每峪有一河，流水淙然，石齿齿出，不可屯田。居民依山而住，挖山耕种。今年挖此一块，地力既尽，又耕别块。顾安所得空地乎？由此可知边地所必争之故矣。'"

吴三桂纪略

[清]佚　名撰　张富祥整理

《吴三桂纪略》一卷，不著撰人名氏。学者或据卷中所记，疑为清康熙五年至八年间曾任云南江川知县的宋凝秀所撰，内容则出自该县学谕金大印口述。其时吴三桂尚未叛清，有关吴三桂事迹的野史大约以此为最早。本整理本以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赵诒琛、王大隆所辑《辛巳丛编》本为底本。

予宰江川，本县学谕金大印字斗如隶平西旗下，自辽东贡生选授，熟谙明季辽沈事，予乐与谈。

伊时吴宠眷隆渥，予因问金云："王爷(原注：旗下人称旗主为王爷)世谓纯忠极孝，报国复仇，裂土分藩，为世间伟人，信乎?"金曰："吾王俱因利乘便，徼倖成功，直命好耳，岂材力所致哉？人言忠孝，未可信，皆时会所值耳。惟最初救父出围一举，孝闻九边，勇冠三军，勋名富贵，胥本于此。"予曰："可得闻乎?"金曰："崇祯某年，总兵祖大寿守大同，镇兵三千，每秋高恐盗边者，分兵巡哨。拨参将吾太王爷吴骧领兵哨探，方离城百里，值四王子(原注：即天聪帝，当时称四王子)领兵四万，欲攻大同。藐视五百人，不战，但围困之，谓饥渴甚，三四日必降，可不血刃。因急奔急围，缓奔缓围。至近城四十里，祖帅凭城楼而望，不解救。吾王爷为祖甥，侍侧，沙漠一望四十里间，见父被围，跪请祖帅救之。祖帅以敌兵四万，城兵不满三千，守且不给，何能救？三请，俱不应，乃跪泣曰：'总爷不肯发兵，儿请率家丁死之。'祖似应不应，曰：'嘎！'以为必不能救也。王即跪而应曰：'得令！'下楼开城，率家丁仅二十人赴援。王居中，左吴应桂、右杨某(原注：俱辽西降人)，分两翼，十八人后随冲阵。四王子见人少轻出，疑之，开阵计纳而并围之。突入阵，射殪两人，继遇拥纛红缨王子，一箭落马仆地。王下马割首级，仆者未殊，奋短刀斫王鼻梁。王裂红旗裹面，大呼杀人，内五百人亦大呼杀出。北军终以王人少，疑其诱，遂缺围，听其逸。祖帅在城楼望见决围，因命呐喊擂鼓助威，北军亦不进。祖帅乃出城，于三里外鼓吹香亭迎接，慰劳赞叹。王面血淋漓，下马跪泣。祖抚王背，曰：'儿不忧不富贵。吾即题请封拜，易事耳。'斯时忠孝之名，夷夏震慑，即四王子亦曰：'好汉子！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过此以往，大印不欲言之矣。

予再三恳请，金曰："崇祯十二年间，祖帅以总兵守宁远。四王子怒祖帅以向经擒而归降，后逃归，仍领兵抗御，必更擒之而后快。遂围城，堑濠三重，以绝樵汲；又离城数十里，重兵扼松山，以阻饷道援兵。祖帅请救甚迫，乃拜洪承畴总督，调九边总兵听节制，合十三万人，救宁远。承畴选锐，一鼓夺松山据之。是时四王子以他事回满洲，闻失松山，怒责将士。答云：'南朝兵非昔比，有洪承畴者善用兵，亲见自知。'四王子乃至宁远，申饬固守濠栅，不夺松山，惟相山势地形，凡松山饷道所经，或五六十里，或七八十里，险隘阨塞处严兵拒守。由是馈运不通，松山粮绝。承畴集诸总兵议曰：'吾与诸公俱饿死于此，无益于国。吾大帅，不可离此尺寸；诸公可各率所部，分道闯出，然后整兵反救重围，内外相应，或可决围而出。'于是王与将士谋所向。西夷降人曰：'敌兵诡计极多，小路必严兵堵截，大路当设备稍宽，宜从大路。'王用其说，从大路杀出。果战将俱在小路，大路惟四王子及文武随从三四百人，帐幔旌旗盛设，而斗将无多。见王来势凶猛，曰：'归兵莫遏，纵之可也。'又云：'吴三桂果是汉子，得此人归降，天下唾手可得矣。'其时各总兵溃围而出，俱引兵归镇，不救松山。粮绝计穷，敌兵遣人说降，洪督、祖帅全军返旆，然宁远尚未设守也。王乘北兵不守，随领敕镇守。斯时大印亦随入城，残破之余，军府粗立，遂有癸未之事。

"崇祯十五年壬午冬，清兵至北京，遍山左右至江北桃源、宿迁，内兵禁旅俱不堪战，敕召四镇入援。王率所部由宁远至京，清兵以援兵四集，捆载而归。后四镇俱封伯，吾王封平西伯至镇，王父骧留京。四王子归而计曰：'北京武备空虚，可取，奈有外镇。莫如先取外镇，则京城唾手可得。然强莫如吴三桂，宜先取之。'乃于十六年癸未冬，勒兵至宁远，堑濠筑栅，绝粮者三月。羽书告急，而京中正忧流贼猖獗，无暇边陲，王乃聚众议计。或云：'今城见兵三千，而家口万计，皆靡谷。莫如遣家口以省食，而后议守议弃。'众曰：'今兵围匝，家

口出城，适饱抢掠，何能进关？'又有进曰：'城外三面陆路皆兵，惟通海一面，相去五六十里，无一兵巡哨。此盖开吾奔走之路，谓家眷去则男子无心以守，此彼取城之计也。吾即就彼计，使老弱妇女得渡山海关，扰天津卫，俾家口有安顿，则战守无所不可矣。'乃雇海船，尽出家口，果然清兵一无拦截。更相与议守，奈无担石军储。王曰：'守土者擅弃封疆，律无赦，吾不可去。然闻京师流氛甚炽，若弃城勤王，图功赎罪，亦是一策。'遂率所部南奔。清兵全不拦截，盖恐一拦截，即有交锋两伤之患；惟随吾兵而追，行住缓急，相随不离。追近辽城，忽遇崇祯帝敕使，谕'流寇猖獗，京城将陷，吴三桂可弃宁远，率兵勤王'。王大喜，向所忧封疆失守，今转而为勤王首功矣。于是大建勤王旗号，前行入关。关吏延入，追兵亦屯扎懊恼岭下，不攻关，亦不去。

"未几，关上探知京城已破，驾崩于煤山，李贼僭位。王进退无措。以清兵仇杀多次，不欲返颜，乃修表谋归李贼。贼亦以关外各镇，吴兵最强，辇金珠彩币，声言招降犒赏。途遇逃兵，抢杀无遗，其得逃者归诉贼云：'吴三桂令兵抢杀，不肯降。'李贼怒，杀王父吴骧，尸于城垣。老家人奔告王曰：'吾与北边结仇深，势难归北；李害父陷于不知，不必仇。'更决意归李。于是从关上至永平，大张告示'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等语(原注：江川前知县李某，永平人，言亲见告示云)。翌日，家人更来告曰：'陈娘娘为权将军擒去矣。'王投袂起曰：'不灭李贼，不杀权将军，此仇不可忘，此恨不可释！'遂决意讨李贼，输款北军。"

予曰："陈娘娘何如人，仇恨逾君父也？"斗如曰："陈娘娘即陈圆圆，周皇亲奎歌姬也。周以进香买办归苏，千金买陈，姿态技艺俱绝世。为梨园正旦，平康声价，冠于都中。不轻接人，寓居幽雅。先是，李贼遣部下权将军，或云即李过(原注：又田见秀等亦为权将军)，载金银珠宝无算，贿结文武、内监以及卫所军校为内应。旅店不便，有言陈圆圆虽娼，家中幽静，可以安身，遂寓焉。权将军虽贼，甚倜傥，挥金不惜，圆圆倾心焉，遂托终身。居两月，别去，临行嘱曰：'吾非商贾，为李王侄。李王明年入京为帝，吾封王，汝即王妃。以后不可接人，秘勿泄，稍俟之。'遂去。继王当癸未入援，封伯爵，周皇亲宴王，命圆圆侑酒，王见而悦之。圆圆见王气概，又在权将军上，且与其异日为贼妃，不若即今为伯之副室，乃更立誓，愿从王。周皇亲闻之，慕王英杰，以世乱结好勋臣，缓急可恃，遂以陈赠王。置婢仆留太王府第，莅镇勤王，如二宫焉。权将军入京搜获之，遂据去。适家人来报，王以既入贼手，非籍北兵，佳人不可再得。乃遣人于豫王前布腹心曰：'国耻家仇，君父之怨，两不戴天，愿投诚雪耻。'豫王未信，谍探无爽，乃准投诚。曰：'一要三军皆剃头，一要平西伯亲来。'王皆如命。豫王大喜曰：'天下在掌中矣。'乃设宴赐袍马，商破贼之计。曰：'吾到此为追尔，故李贼未知。今尔仍竖勤王旗号，将本兵三千，前锋搦战。吾兵伏两腋，不待交兵，即纵万骑冲压，出不意，贼必披靡。'

"议定，李贼果闻吴三桂勤王兵仅三千人，乃发兵十万，号三十万。声言：'讨吴三桂，彼兵三千，吾三十万，以一百人捉一人，可靴尖踢倒耳。且三桂与北兵久相仇杀，必不相救；即或来救，北兵住满洲，衣粮、马匹、器械尚须整顿而来，旷日累月。'因此全不隄防。孰知清兵追赶吴三桂，安营懊恼岭下已久。洎吴与贼兵相接，战于一片石，满兵万骑，从左右冲突临压。旌旗器械俱满扮，目所未睹，合军大呼曰：'鞑子来矣！'贼兵惊魄散，十万众一时骇溃，自相蹂践，死者过半；余众逃散殆尽，李贼仅随数百骑入京，收拾金银珠宝，踉跄西遁。王同豫王满洲军入京，搜获陈娘娘于权将军第宅，与归旧第，喜可知也。后事《遗闻》、《纪略》备载，不必赘述。"(原注：观此，则《编年》、《遗闻》所载遗父之书，俱系三桂于事后借此文过，非真事也。)

吴逆始末记

[清]佚　名撰　张富祥整理

《吴逆始末记》一卷，不著撰人名氏，大约出于清康熙间人之手。所记始于吴三桂降清，止于明桂王朱由榔(永历帝)被吴三桂所杀。文末附有《觚剩》(清初钮琇撰)故事一则，当是后人所加，因涉及吴三桂生平，今仍保留；但所引个别句子有删节，今为保存原貌，仍据《觚剩》卷四原文将所删补入。本整理本以《辛巳丛编》所收为底本。

崇祯十七年春，流寇渐逼，给事中吴麟征请调宁远总兵官吴三桂入卫，帝意犹豫。三月，闯贼陷大同，京师戒严，乃封三桂为平西伯，飞檄召之。迁延不即发，及抵山海关，凶问至，遂止。闯闻三桂据于关，执其父襄，令招以书。略曰："尔以君恩特简，得专阃任，乃怯懦观望，使西兵长驱。事机已去，天命难回，尔君已逝，尔父犹存。呜呼！识时务者，可以知所变计矣。及今早降，不失通侯之赏，犹全孝子之名。"贼并发银数万，遣伪将赍往犒之。三桂得书，即令贼将入关代守，自率精锐赴燕京降。

至滦州，闻爱姬陈沅为贼帅刘宗敏所掠。时方食，抵几于地，须发奋张，具书答襄曰："父既不能为忠臣，儿亦不能为孝子矣。"即卷旆驰还山海，袭杀贼将，歼其众，遣部将杨坤奉书，乞师于我大清。略曰："三桂以蠡负之身，忝镇山海，亦思坚守东陲，巩固神京。不意流寇犯阙，奸党开门，先帝不幸，九庙煨烬。天人共愤，众志已离，败可立待。三桂受国厚恩，欲兴师问罪，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国门，灭流寇于宫庭，则我朝之所图报，岂徒财帛而已哉！"时我睿亲王绥辑中原，得书即遣使报之。略云："闻崇祯帝丧于流寇，不胜发指。故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誓不旋旌，期必灭贼，出民水火。今伯遣人致书，深为喜悦。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旧土，晋为藩王，国仇可报，身家可保也。"三桂乃传檄远近云："闯贼李自成以么魔小丑，荡秽神京。日色无光，妖氛吐焰。杀我帝后，刑我缙绅，僇我士民，掠我财物。二祖列宗之怨恫，天寿凄风；元勋懿戚之诛钼，鬼门泣血。"又云："周命未改，汉德可思。诚志所孚，顺能克逆；义兵所向，一以当十。"

闯贼闻之大怒，执吴襄随行，亲帅贼众十余万，东攻山海关。三桂惧，请我朝速进兵。四月，大兵至沙河，败贼将唐通于一片石(*原注：通为明总兵官，守居庸，以关降贼者*)。贼复部勒其众，北距山，南抵海，为长阵以待。睿亲王命三桂兵皆系白布为识，冲其中坚，贼不能支。追至永平，贼恨甚，杀吴襄，悬首于竿，走还京师。大兵至于四月晦日，闯焚宫殿，挟太子、二王西走。三桂追及于定州清水河，斩其伪帅谷可成，贼奔真定。三桂合辽东兵击之，贼以屡败而忿，乃勒精兵依山为阵，大呼曰："今日亲决死斗，不求人助，乃为豪杰耳。"于是纵兵大战。猛风东来，卷沙蔽日，贼营旌旗俱折。贼恐，急收兵，三桂射之中肩，狼狈由固关遁去。时睿亲王摄政，赐三桂玉带、蟒服、鞍马、弓矢等物，晋爵平西王。

南都福王立，闻三桂乞师破贼，遥封为蓟国公。八月，遣使臣左懋第、陈洪范赍银币入朝致谢，并诣三桂营致福王意。三桂谢曰："时势至此，夫复何言，惟有闭关束甲，以俟后命耳。"所赐俱辞不受。明年，南都亡，闽中唐王立。时秦、晋、楚、豫、吴、越之地，俱入版图，三桂回锦州。又明年，汀州亡，粤中桂王立。自湖以南，川、广、滇、黔皆为明守，乃移驻汉中。九年，桂王走安隆。十四年，三桂晋平西大将军，同都统莫尔根由四川定黔、滇。十五年，自重庆进兵，破遵义之三坡，下贵阳，大兵毕集于平越之杨老堡。三桂兵至七星关，白文选分军守险，不得前。三桂乃从水西间道取乌撒，袭其后，守兵惊遁。是冬，三路兵会于云南。桂王君臣奔永昌，旋奔腾越。明年，克永昌，引大兵渡潞江。先，李定国设伏磨盘岭(*原注：即高梨贡山*)，为首尾横击计，为降人泄其谋。三桂分精甲先蹂之，大兵继至，短兵相接战山上，自卯至午，尸委山谷皆满。定国不能支，军溃，桂王亡入缅，滇地悉平。

十七年，朝命吴三桂以平西王为总管镇云南。三桂裨将杨坤为之谋，请效黔国公，世守滇中，为子孙计，必入缅禽王以献，乃可。三桂深然之，即具疏请兵云："滇南负固有年，一朝堪定。独由榔在缅，李定国、白文

选等分驻三宣、六慰、孟艮一带，借由榔以鼓众心。窥我边防则患在门户，号召诸蛮则患在肘腋，投诚生心则患在腠理。请大举入缅。”冬十二月，大兵临缅江（原注：即大金沙江），缅人恐，送桂王并其眷属于军前。三桂使人环守之，王南面坐，三桂入见，北向长揖。王问为谁，三桂噤不敢对；再问之，不觉膝之屈也。问之数四，始称名以对。王切责良久，已而叹曰：“今亦已矣。我本北人，欲见十二陵而死，汝能任此事乎？”对曰：“能。”王乃麾之去。三桂伏地不能起，左右掖之出，自是不敢复见。越日，拥王还滇。康熙元年四月，三桂令人以帛缢杀王，藁葬云南城外。嗣奉朝命，贵州一切文武官员兵民事务照云南例，着平西王管理，又令文武官听自选用。是时也，明之根孽已尽，李定国已死，白文选已降，高枕无与复为难者。爵晋亲王，子尚公主，据有滇、黔数千里之地，爪牙腹心布列要害，自以为西南一隅，真子孙万世之业，而不轨之迹渐彰矣。

附《觚剩》一则

延陵将军美丰姿，善骑射，躯干不甚伟硕，而勇力绝人，沉鸷多谋。弱冠中翘关高选，裘马清狂，颇以风流自赏；一遇佳丽，辄为神留，然未有可其意者。常读《汉纪》，至“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慨然叹曰：“我亦遂此愿，足矣。”虽一时寄情之语，而妄觊非分，意肇于此。

明崇祯末，流氛日炽，秦、豫之间关城失守，燕都震动。而大江以南，阻于天堑，民物晏如，方极声色之娱，吴门尤盛。有名妓陈圆圆者，容辞闲雅，额秀颐丰，有林下风致。年十八，隶籍梨园。每一登场，花名雪艳，独出冠时，观者魂断。维时田妃擅宠，两宫不协，烽火羽书，相望于道，宸居为之憔悴。外戚周嘉定伯以营葬归苏，将求色艺兼绝之女，由母后进之，以纾宵旰忧，且分西宫之宠。因出重赀购圆圆，载之以北，纳于椒庭。一日侍后侧，上见之，问所从来。后对左右供御鲜同里顺意者，兹女吴人，且娴昆伎，令侍栉盥耳。上制于田妃，复念国事，不甚顾，遂命遣还，故圆圆仍入周邸。

延陵方为上倚重，奉诏出镇山海，祖道者绵亘青门以外。嘉定伯首置绮筵，饯之甲第，出女乐佐觞，圆圆亦在拥纨之列。轻鬟纤履，绰约凌云，每至迟声则歌珠累累，与兰馨并发。延陵停卮流盼，深属意焉。诘朝，使人道情于周，有“紫云见惠”之请。周将拒之，其昵者说周曰：“方今四方多事，寄命干城，严关锁钥，尤称重任。天子尚隆推毂之仪，将军独耑受脤之柄。他日功成奏凯，则二八之赐，降自上方，犹非所吝。君侯以田窦之亲，坐膺绂冕，北地芳脂，南都媚黛，皆得致之下陈，何惜一女子以结其欢耶？”周然其说，乃许诺。延陵陛辞，上赐三千金，分千金为聘。限迫即行，未及娶也。嘉定伯盛其奁媵，择吉送其父襄家。

未几，闯贼攻陷京师，宫闱歼荡，贵臣巨室，悉加系累。初索金帛，次录人产，襄亦与焉。闯拥重兵，挟襄以招其子，许以通侯之赏。家人潜至帐前约降，忽问陈娘何在，使不能隐，以籍入告。延陵遂大怒，按剑曰：“嗟乎！大丈夫不能自保其室，何以生为！”即作书与襄诀，勒军入关，缟素发丧。随天旅西下，殄贼过半。贼愤襄，杀之，悬其首于竿，襄家三十八口俱遭惨屠。盖延陵已有正室，亦遇害，而圆圆反以籍入无恙。闯弃京出走，十八营解散，各委其辎重妇女于途。延陵追度故关至山西，昼夜不息，尚不知圆圆之存亡也。其部将已于都城搜访得之，飞骑传送。延陵方驻师绛州，将渡河，闻之大喜。遂于玉帐结五彩楼，备翟茀之服，从以香舆，列旌旗箫鼓三十里，亲往迎迓。虽雾髩风鬟，不胜掩抑，而翠消红泫，娇态逾增。自此由秦入蜀，迄于秉钺滇云，垂旒洱海，人臣之位，于斯已极。圆圆皈依上将，匹合大藩，回忆当年牵萝幽谷、挟瑟句阑时，岂复思有此日？是以鹤市莲塘，采香旧侣，艳此奇逢，咸有咳吐九天之羡。

梅村太史有《圆圆曲》云：

> 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红颜流落非吾恋，逆贼天亡自荒䜩。电扫黄巾定黑山，哭罢君亲再相见。相见初经田窦家，侯门歌舞出如花。许将戚里箜篌伎，等取将军油壁车。家本姑苏浣花里，圆圆小字娇罗绮。梦向夫差苑里游，宫娥拥入君王起。前身合是采莲人，门前一片横塘水。横塘双浆去如飞，何处豪家强载归？此际岂知非薄命，此时只有泪沾衣。薰天意气连宫掖，明眸皓齿无人惜。夺归永巷闭良家，教就新声倾坐客。坐客飞觞红日暮，一曲哀弦向谁诉？白皙通侯最少年，拣取花枝屡回顾。早携娇鸟出樊笼，待得银河几时渡？恨杀军书底死催，苦留后约将人误。相约恩深相见难，一朝蚁贼满长安。可怜思妇楼头柳，认作天边粉絮看。遍索绿珠围内第，强呼绛树出雕栏。若非壮士全师胜，争得蛾眉匹马还！蛾眉马上传呼进，云鬟不整惊魂定。蜡炬迎来在战场，啼妆满面残红印。专征箫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车千乘。斜谷云深起画楼，散关日落开妆镜。传来消息满江乡，乌桕红经十度霜。教曲妓师怜尚在，浣纱女伴忆同行。旧巢共是衔泥燕，飞上枝头变凤凰。长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当时只受声名累，贵戚名豪竞延致。一斛明珠万斛愁，关山漂泊腰肢细。错怨狂风飏落花，无边春色来天地。尝闻倾国与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君不见馆娃初起鸳鸯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迳尘生鸟自啼，屧廊人去苔空绿。换羽移宫万里愁，珠歌翠舞古梁州。为君别唱吴宫曲，汉水东南日夜流。

此诗史微词也。

皇朝顺治中，延陵进爵为王。五华山向有永历故宅，乃据有之。红亭碧沼，曲折依泉；杰阁丰堂，参差因岫。冠以巍阙，缭以雕墙，袤广数十里。卉木之奇，远

自两粤;器玩之丽,购自八闽。而管弦锦绮,以及书画之属,则必取之三吴。捆载不绝,以从圆圆之好。延陵既封王,圆圆将正妃位,辞曰:"妾以章台陋质,谬汙琼寝,始于一顾之恩,继以千金之聘。流离契阔,幸保残躯,获与奉匜之役,珠服玉馔,依享殊荣,分已过矣。今我王析圭胙土,威镇南天,正宜续鸾戚里,谐凤侯门,上则立体朝廷,下则垂型裨属,稽之大典,斯曰德齐。若欲蒂弱絮于绣裀,培轻尘于玉几,既蹈非偶之嫌,必贻无仪之刺,是重妾之罪也。其何敢承命?"延陵不得已,乃别娶中阃。而后妇悍妒绝伦,群姬之艳而进幸者,辄杀之。唯圆圆能顺适其意,屏谢铅华,独居别院,虽贵宠相等,而不相排轧,亲若娣姒。圆圆之养姥曰:"陈故幼从陈姓,本出于邢。"至是,府中皆称邢太太。

居久之,延陵潜蓄异谋。邢窥其微,以齿暮请为女道士,霞帔星冠,日以药炉经卷自随。延陵训练之暇,每至其处,清谈竟晷而还。府中或事有疑难,遇延陵怒不可解者,邢致一二婉语,立时冰释。常曰:"我晨夕焚修,为善是乐,他非所计耳。"内外益敬礼焉。今上之癸丑岁,延陵造逆。丁巳,病殁。戊午,滇南平。籍其家,舞衫歌扇,穉蕙娇莺,联舻接轸,俱入禁掖。邢之名氏,独不见于籍。其玄机之禅化耶?其红线之仙隐耶?其盼盼之终于燕子楼耶?已不可知。然遇乱能全,捐荣不御,皈心净域,晚节克终,使延陵遇于九泉,其负愧何如矣!

圆圆终事,诸书未载,无可考究。道光庚寅,太仓王后山幕游云南,于会垣西关外瓦仓庄三圣庵,得晤圆圆第七代法孙见修,言圆圆出家后始末甚详。当吴逆将叛,圆圆以齿暮乞为女道士,于宏觉寺玉林大师座下剃度,法名寂静,别号玉菴。迨吴逆殄灭,遂遁迹于三圣庵,从之者伪昆阳牧妻李氏。因庵屋湫隘,辟地数弓,有康熙二十八年碑记可证。至康熙丁巳,㤀氏年八十,云墓昙华庵后,传有遗像二帧:一明时都人妆,著红霞帔子,手执海棠花一枝,乃入宫时作也;一比邱尼,趺坐蒲团,乃披剃后作也。后山因摹像以归,并为之记,遍征题咏,其事遂传于世。己卯花朝记。

平吴录

[清]孙　旭撰　张富祥整理

《平吴录》一卷，清初孙旭撰。旭字子思，号转庵，别号侣云道人，归安(今浙江吴兴)人。康熙五年(一六六六)武举出身，曾为人幕僚，因事系狱而逃亡，先后投至耿精忠与吴三桂部下，又以策反功得授道员，官至权贵州粮储道按察副使。后出家为僧，年八十三卒。事迹具《南浔镇志·方外传》。此录记吴三桂始末颇详，涉及相关史事亦多，且作者耳目所及，多得其实。今据《辛巳丛编》本整理。

三桂为明季罪人，又为本朝反贼，其生平亦何足道！以道路之口，传闻之笔，事多淆讹，难以传信，故略述其概。惟桂本贯辽东，藩封云南，余生长浙东，又何能得其始末耶？缘余甲寅、乙卯间遭大难，丙辰用奇计遁迹江西，至吉安招抚韩大任，任自幼随桂，为余言甲申至丙辰事甚悉。得大任戊午归正之后，余又奉差往汉中，被羁贵州。时桂孙世藩嗣，据伪位，以贵阳为行在，其伪尚书郭昌、来度，与余交最契，每详言桂之末路。今虽不及具载，而源尾亦略可见云。侣云道人转庵孙旭识。

吴三桂，字硕甫，一字雄爽，辽东铁岭人。先世以军功封，世袭平西伯，家于京师。桂生壬子，及年二十，状貌奇伟，膂力过人，娴骑射，好田猎，为舅祖大寿所器。大寿镇宁远卫，用桂为中军，不期年间，兵强马壮，每战必捷，关外颇闻桂名。桂父骧为参军，尝率五百骑出哨探，与本朝大兵相值，被围。桂望见，号哭大寿前，乞发援兵。大寿曰："吾以封疆重任，焉敢妄动！万一失利，咎将安归？"桂知不可强，乃自率家丁二十骑突出入重围，射中红旗，王子坠地。将割取首级，为王子仰斫鼻梁，流血不止，桂即掣红旗自裹其面。寻见骧大呼曰："随我来！"五百骑遂拼命杀出，回宁远。骧谓大寿曰："非吾子，几不复相见矣。"大寿曰："壮哉，甥也！"以美姬陈沅赐之(*原注：一云陈沅为周皇亲奎姬，非大寿所赐*)。未几，陈沅随父骧归京师，而桂以大寿荐镇宁远。

方是时，新安方一藻经略辽东，桂拜其门下。一藻子光琛(*原注：字廷献*)，与桂缔盟为忘形交；及一藻卒，光琛遂入桂幕府，每事咨决焉。陕西兵备道洪承畴善用兵，怀宗命以兵部尚书，赐尚方剑，经略辽东，桂又拜其门下。新安谢四新博学，在承畴幕中，桂纳交最厚。承畴所统诸镇，桂为强。兵二万，遴精锐一千，以五十骑为一队，每队设一领骑，千兵共领骑二十人；置签二十枝，书领骑姓名，插靴筒中，遇急，信手掣签，呼某某，即统本骑随之冲突，往无不利。承畴语桂曰："吾闻千里馈粮，士有饥色。"于是欲屯田为久驻计。而科道官交章责承畴师老饷匮，观望不前。承畴惧，空壁出战。我大兵佯败，承畴追至杏山，大兵围之，经月粮援俱绝。桂曰："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后生。'桂愿奋勇当前，经略可率众随后，何为坐以待毙乎？"承畴韪其言，桂故向重兵处突围而走。承畴与各军右冲右突，不能出，遂降，而辽东寻失。太宗时为四王子，谓将士曰："小吴总兵，真好汉子也！"桂退守山海关，约兵十万，以游击胡心水(*原注：字太乙*)为左营，夏龙山为右营。二营皆少年枭勇，胆力过人，桂结为心腹。心水子国柱(*原注：字擎天*)，龙山子国相，卯岁皆姿貌丰腴，桂各许以女。

甲申三月，李自成破京师，怀宗以身殉，自成遂僭位，称永昌。二年，勒百官助饷，抄吴骧家，得陈沅，悦之，欲立为妃(*原注：一云为权将军所得。将军者，李过也。自成闻其美而夺之*)。时牛金星、宋献策劝自成行仁义，为久远治安之图，无杀戮太甚。自成曰："山陕、河南、荆襄已在掌中，大江以南传檄可定。惟山海关吴三桂是一骁将，当招致麾下；而辽东劲敌，又使我衽席不安。"乃使伪巡抚李甲、伪兵备道陈乙持檄招桂，曰："尔来不失封侯之位。"桂领之，率众十余万，由永平取路到京，名为勤王，实欲归李。途遇家人持骧手书，有"亟来救父"等语。及问家人，知沅已入贼手，乃大怒，复骧书曰："父既不能为忠臣，儿亦安能为孝子。"仍拥众归山海关。乃陈兵演武场，请绅衿父老，饷以牛酒，问曰："我兵何如？"众皆曰："真天兵也。"问："可杀李贼否？"众见伪官李、

陈在座，不敢对。桂立命斩李甲祭旗，割陈乙两耳纵之，传语曰："令李贼自送头来。"自成怒，杀骧家口三十余人，磬国出兵，号称三十万。将至永平，桂与方光琛等谋曰："敌众我寡，计将安出？"光琛曰："莫若请北兵进关，共歼李贼，事成则重酬之。"乃命涿州指挥杨坤走我朝乞师，自率精锐千骑出关，过快活岭，投至我军。时太宗已崩，九王子总军务，驻懊恼岭下，即与承畴共传见桂，问："此来何意？"桂曰："请大兵共诛李贼耳。"又问："此意真耶，赝耶？"承畴代答曰："吴三桂报君父之仇，岂得不真？"九王子曰："吴总兵有子否？"答曰："有一子应熊。"九王子曰："吾四汗（原注：谓太宗）有格格（原注：本朝称公主为格格），当折箭誓为婚姻。"乃共割衣襟白太后，太后曰可，遂唔血欢饮，立即发兵，以承畴为前驱。承畴入关，传谕军民曰："大兵来报崇祯皇帝之仇，若等勿疑。"百姓皆香案迎接。将至永平，贼将田见秀、刘宗敏率兵二万来御，桂掣签呼领骑，尽率精锐千骑直冲贼营，以一当百，九王子挥满兵前进。贼众故辽阳败兵，一见本朝旗号，丧胆星散，自成奔还京师。明季，正阳、海岱、顺城三门俱埋大炮，能震四十里；兼有火药数十篰，以香火炷要处，约数时尽火然，则炮响城崩。于是自成安置炮、药，席卷辎重，载陈沅出德胜门，走陕西，四顾将士，仅存十万。九王子与桂追至通州，传令暂歇少刻，火炮齐发，响震百里。通州在京东，而炮子向南，故不相及。

大兵入永定门，桂索大内无一人，知自成已挈陈沅去，遂统己兵兼程追至陕西。自成弃陈沅而走，止百余骑，后过湖广九宫山，死于农夫之击。桂在陕西，寻获陈沅，收降贼将马宝、王辅臣、张勇、马宁、赵良栋等十余人，兵十余万，拥众驻扎陕西，不惜子女玉帛，与将士同劳苦。五月，九王子辅世宗登极，为摄政王，以崇祯十七年为顺治元年。承畴为首相，录用前明文武官，恭顺王孔有德、智顺王尚可喜、怀顺王耿仲明三藩俱随入关，以次分下两广、福建等处。而桂以入关功，封平西王，子应熊召为额附。桂语胡心水曰："吾子少不更理，烦汝代庖。"遂同入京陛见，赐额附府于海岱门内。心水管综庶务，挥金如土，上下左右，无不相得。

己丑，改封孔有德定南王，尚可喜平南王，耿仲明靖南王。先是，宁南侯左良玉，兵下南京，自刎死；中军阎紫金，僧装不知所之，子镇归本朝，官大理寺卿。癸巳，世祖以云、贵、四川未入版图，命承畴为经略，提调七省兵马钱粮，承畴请镇与俱。甲午，承畴出兵，由真定、保定、彰德过河，下荆襄，檄桂率本部兵，由汉中进四川，会师于贵阳，而自渡洞庭，屯常德。遣镇先取宝庆，得之，即题镇为宝庆总兵，赵肃文为宝庆知府。戊戌，定贵州。己亥，入云南，永历走缅甸。辛丑冬，桂索永历于缅甸，旋缢杀之。

上即位，加封三桂平西亲王。承畴复命，奏曰："云南苗、蛮杂处，反覆难制，必得重兵弹压。"遂以桂永镇其地，题放文武官员，吏、兵二部不得掣肘；本地钱粮不足俸饷，拨江、广每年协济银百万两。桂题授赵廷臣为云南巡抚，又以马宝、李本深、张勇、王辅臣、马宁、严自明、刘进忠、吴得功、王进功等为援剿总兵，各统万人，并召关外姻党归云南藩下。胡国柱已中北榜甲午举人，与夏国相、郭壮图、卫朴为四额附，又侄婿王长安亦称额附（原注：一云长安先聘三桂女，未婚）。设左右梅勒章京、固山大牛录队子，左右披甲各万人，名曰拜呀喇。以方光琛参赞机务，国柱为大纛章京，其余子侄亲故，俱带孔雀翎子。未几，朝廷擢赵廷臣浙江总督，张勇宁夏提督，王辅臣固原提督，马宁山东提督，李本深贵州提督，吴得功湖广提督，严自明广东提督，刘进忠潮州总兵，王进功福建提督。盖大臣鳌拜所奏，欲调散桂党故也。桂遣王长安行盐苏州，适明珠奉差往海招抚，长安留饮。其部下尚朝柱，见明珠家人安三用事，私与之饮且昵。后朝柱从韩大任归降，明珠收其家，主客所得不赀，盖由安三以此私报其知遇也。凤翔府知府傅宏烈参桂必有异志，宜早为防备，部议宏烈越职言事，劾奏亲王，革职，充广西军中。城御史李棠亦以参桂革职。

浙人吕黍子言于桂曰："王权尊势重，致使傅、李参劾，盍营园亭，多买歌童舞女，日夜欢娱，使朝廷勿疑。"桂以为然，即令黍子督造安福园于王府之左，松柏高三丈许者，移种皆活。历三年，园成，与吴复庵等弹琴赋诗，徜徉其间。又使赵虾采买吴伶之年十五六者，共四十人，为一队申衙，故有戏具备。四时服蟒，吓以为未全，另造各色哆啰及金甲嵌胡珠、银甲嵌珊瑚，又玉带、金带、银带、枷南带、犀角带、沉香带俱嵌珠宝，又为箱三十，约费数万金，进安福园供奉。又以象牙抽丝为凉笠，孔雀毛为伞。盖其穷奢极欲，皆类此。每岁年节及桂生辰，胡心水为应熊办人参、貂皮、潞绸、京绢、线绸、松仁、榛肉、瓜仁、苹果、银桃、蒲桃、秋白、高丽烟布等物来献，计五百驮，每次费银数万。桂亦每年两次进奉太后及格格普茶、鸡枞、伏苓、风兰、金壶、金碗、水西皮碗、象牙器皿之类，每次亦费银数万。一日解役投宿店，遇赍诏官先在，挥鞭逐之，曰："天下更有何人大于我家者哉？"其势横如此。

丁未、戊申间，胡心水死，内外不相炤应，凡桂题补各官，多不如请。方光琛、胡国柱曰："朝廷疑王矣，王当为自全之计。"桂曰："姑探之。"乃上疏言："今天下大定，文官仍听吏部铨选，臣不敢题请。"奉旨，依议。又疏言："今天下宁谧，武官应听吏部考选，臣不敢题请。"亦奉旨，依议。光琛等曰："王犹不悟朝廷意耶？"桂不语，每与婿侄在箭道校射。悬铁甲为的，箭中甲穿，罪函人；镞曲甲不穿，罪矢人。自后箭中，镞套甲内，镞不曲，甲不穿，函、矢人均赏。事闻，上遣内大臣吴丹赐藩下将士弓箭数千副。桂陈兵教场，率左右梅勒、固山章京等谢恩毕，与吴丹阅射。胡国柱故匿精壮，以老羸比试，由是朝廷之疑稍释。武榜眼李开元先选云贵督标左营游击来谒，桂一见悦之，令拜门生，赐盔甲弓矢鞍

马。及还，令国柱祖帐三十里外，赠路费五百金。

辛亥，桂年六十，格格启太后同应熊挈子世璠来云南祝寿。桂语光琛等曰："可见朝廷不疑我，汝辈其慎之。"问格格须何物，曰："无所须也。"桂乃遗川马二百匹，送之归。而世璠留云南，时年六岁，令光琛侄英授以句读。

广东平南王尚可喜子俺达公之信不孝。癸丑，可喜与福建靖南嗣王耿精忠先后疏请搬家归辽东。上差户部尚书梁靖标往广东，府尹陈一炳往福建，查算家口数目，以便沿途给与夫马口粮。方光琛等告桂曰："两藩移家，即将来搬云南之渐也，盍疏探上意？"桂遂上疏，如尚、耿之请。上亦允之，差户部侍郎哲尔肯、掌院学士傅达礼、兵部车驾司郎中王新命往云南，查算家口。光琛等曰："家口七八十万，安土重迁，奈何？"桂反意遂决。向胡国柱泣曰："恨应熊在京耳。"国柱曰："已遣鲁虾往京接取世子矣。"桂曰："俟鲁虾回再议。"鲁虾至京，密请应熊回云南。应熊曰："当与格格商之。"入久不出，鲁虾恐事泄，走，回复国柱。国柱嘱鲁虾曰："尔见王当言世子已被害，河南、湖广沿路置刀斧手，埋伏地雷，专伺王过，磬杀无疑。"鲁虾如其言启王，桂捶胸大恸。国柱与鲁虾潜布流言，藩下数十万家无不愁苦。国柱潜令各家织网布，光琛与黍子潜铸伪印百颗。

十月，钦差哲尔肯等三人抵云南，同巡抚朱国治见桂，查家口数目，报八十余万。哲尔肯等议，沿途夫马有数，今家口繁夥，宜陆续起行。先是，壬子，云贵总督甘文焜之任，谒桂，投眷弟刺，不屑走旁门，桂辞不与见。及桂出看院，文焜故延见，桂愈不悦；见羽卫中有豹尾枪八杆，故取视称好，借去二杆。及文焜来索，桂曰："豹尾枪非亲王不得用，何索为？"文焜遂大恨。因藩下向有行、坐二粮，乃上疏言："今非出兵之日，不合有行粮。"桂侦知，即先上疏除去行粮，及文焜疏至，反为赘辞矣。又桂内弟张季鹰为靖南王虾，辛亥来贺桂寿，挈幼伶过贵州。值文焜奶公手持大蒜，幼伶戏夺之。奶公怒，捶幼伶，季鹰见之，予奶公杖。文焜令布、按擒张，布、按阴纵之走，而以远去报。文焜又示谕所辖，藩下债负不必偿，以此嫌隙日深。及奉搬家之旨，文焜双羽公文言："寒冬恐有雨雪，宜速为计。"国治又问："以何日起驾？用某官作头站？"桂答曰："缓商。"哲尔肯等催国治三日一问，俱答"缓商"。至十一月十五日，哲尔肯等同国治见桂。桂留饭，国治曰："三大人候久，王若无意，三大人自去回旨。"桂赪颊大詈曰："咄咄，朱国治！吾挈天下以与人，只此云南是吾自己血挣，今汝贪污小奴，不容我治耶？"国治曰："巡抚贪在何处？"桂曰："汝还强口！前索大理知府冯苏银三千两，是向我所借；至屡年赃秽狼籍，多出我家，现有日历炳据。"哲尔肯等曰："王请息怒，此事与巡抚无干。"遂辞出。国治与司道计议，皆曰："朝廷封疆，与百万生灵所关不小，宜亟上疏，请暂停搬家。"尔肯曰："吾等奉旨搬家，今若此，何以复命？"众议达礼先回，尔肯、新命暂留云南。又二日，国治犹豫不敢上疏。达礼行未百里，为守口官所阻，仍回城中。

二十日五鼓，桂集藩下官属于殿上，掷帽剪发辫。桂妻张氏哭至殿上，骂婿侄曰："朝廷何负汝等，乃作此举动！"桂命郭壮图亟扶张进宫，胡国柱带兵围巡抚署，缚国治，碎剐于市（原注：顺治庚子，国治巡抚江苏，索吴县知县任维初贿。任以新任无措，私粜仓粮数千石，为诸生所讦。国治知其事由己，属知府余廉贞痛惩诸生。诸生不服，哭庙，其卷堂文为金圣叹作，且在其家开雕。国治遂疏闻，以圣叹为首，立决。苏州民谣曰："天呀天，圣叹杀头直是冤。今年圣叹国治杀，明年国治又被国治歼。"按谣言"今年"者，子年也；"明年"者，丑年也。今癸丑，国治为国柱所杀，而"柱"与"治"吴语同音）。差人送茶与使臣，言外间兵变，杀巡抚，与大人无与，不必惶骇。新命即献盔甲弓箭为贺，桂幽之别室。乃改国号为周元年，铸印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之印"，自称曰余。其所铸伪印，最亲者金吾前后左右四将军，次左右两翼将军，次左右两掖将军，次铁骑前后左右将军，次骁骑前后左右将军；又奋威、仁威、亲威、建威、龙威、绥远、怀远、广武、勇略等将军；又各路总管征朔、讨朔、覆朔、灭朔、殄朔、破朔、剿朔、靖朔八大将军。封郭壮图为留守云南路总管将军，料检云南府，属印信催征银两充饷。以胡国柱为金吾左将军，夏国相为金吾右将军，吴国贵为金吾前将军，吴应麒（原注：字维周，三桂侄，后封为楚王）为金吾后将军，马宝为铁骑总管将军，其余援剿总兵俱令挂将军印随征。又以方光琛为吏曹，来度为户曹，钱点为礼曹，韩大任为兵曹，冯苏为刑曹，吕黍子为工曹，郭昌为云南巡抚。

十二月初一日，桂自云南起兵，先发羽檄，令李开先缚总督甘文焜迎至军前。乃自率兵二十万，不宿民房，不入城郭，军行五十里，依上傍水下营。每日前军起营，则中军起，次左、次右、次后，黎明即行，日中即止。行二十日，至贵州，知文焜已先奔镇远自缢，巡抚曹申吉等出郭迎。桂怒李开先纵文焜出走，欲杀之，众乞哀，乃杖八十，抄其家。吴国贵与胡国柱忤，次早前营不起，桂心甚疑。天明，国贵来告曰："吾不去矣。"桂与贵一坐一跪，各无语。久之，桂抱国贵大恸曰："儿在云南当即云不去。"遂入帐房高卧，国贵亦自回营，识者以为不祥。次日，仍起行，至镇远，所过州县俱令剪辫。方光琛密告桂曰："吴国贵虽倔强，然勇略过人，至死不变。惟吴应麒妄自尊大，夏国相轻浮浅露，此二人必不可重用。"桂点首。

甲寅，兵至湖广，陷辰州。湖南巡抚卢振在长沙，弃城而走，所属州县官望风奔溃。于是沅州、常德、宝庆、长沙、永州、衡州、岳州等府俱属桂。桂命吴应麒挂讨朔将军印守岳州，吴国贵挂靖朔将军印守衡州，王屏藩挂破朔将军印攻四川，方光琛巡抚湖南。吴世琮挂大将军印攻广西，全省俱陷，擒李棠、傅宏烈送桂，桂赦之，用宏烈为监军道，棠及方孝标为承旨学士。遣使潜至徽州聘谢四新，四新辞不赴，答一诗曰："李陵心事久风尘，三十年来讵卧薪？复楚未能先覆楚，帝秦何必又

亡秦！丹心早为红颜改，青史难宽白发人。永夜角声应不寐，那堪思子不思亲。"使回，桂怒骂曰："薄福小人！"王屏藩报四川全省俱平，桂即以为四川总督将军守保宁，而以来度为四川布政使司。聘故明少卿李长祥，延以宾礼，问方略。长祥曰："亟改大明名号以收拾人心，立怀宗后裔以鼓舞忠义。"桂以其言问方献廷、胡国柱二人，曰："昔项羽立义帝，后又弑之，反动天下之兵。今天下在王掌握，他日又置怀宗后裔于何地？"长祥知桂意，遂谢去。桂以夏国柱挂殄朔将军印，由衡山出萍乡。上差和硕安亲王为征南大将军，由江西至袁州，攻萍乡。

是年二月十五日，福建耿精忠亦起兵应桂，称"甲寅"年。上命和硕康亲王为奉命大将军，与将军赉塔领满兵二十万，攻福建。又差顺承郡王为宁南靖寇大将军，领满兵十万，由武昌攻岳州；川湖总督蔡毓荣领汉兵十万，由荆襄攻松滋；刑部尚书莫洛为大将军，与固原提督王辅臣领满汉兵十二万，由宁羌州攻四川。先是，桂遗辅臣札二道，一与辅臣，一转与宁夏提督张勇。辅臣令义子王继贞自首于朝，勇奏辅臣不行关会，而辄自陈首，是逼臣反也；辅臣亦奏不污伪命，自合举首，而勇妄行讦奏，是逼臣反也。以此，两人相持不敢动。及莫洛至宁羌，所统满兵与辅臣部兵不协，往往忿争，诟辱不堪，鼓噪而起。副将邵苓芝射洛，中喉死，辅臣不得已，奔回平凉以叛。王屏藩乘辅臣之变，出据汉中，守凤翔栈道。桂封屏藩为东宁侯，屏藩获参领阎彩臣以献。彩臣者，故阎镇之侄，而马宝之义子也。被获时，大骂请死，屏藩曰："我岂不能杀汝，以汝义父马将军有旧，故贳汝耳。"初，桂移镇云南总兵，及反，命之从己。镇辞曰："非敢抗命，但年迈七十，何能为，惟王谅之。"桂遂不之强，寻命往常德。至是，命彩臣依镇家以居。后桂至常德，从官多占民居，夏国相以羽箭插彩臣家，彩臣怒折箭。国相哭诉桂，桂呼马宝问故，宝言："镇家系奉王命居住，非国相所当占。"桂怒骂国相，国相衔彩臣。迨事败，将降之前，一日，遂凌迟彩臣，灭其族。

是年，桂请哲尔肯、傅达礼等至湖南，厚礼附疏遣归。上以疏语不恭，命发桂祖父墓，应熊亦伏诛。

乙卯，安亲王在袁州，大破夏国相兵，直追至长沙，赖马宝抵住。韩大任劝桂杀国相，桂仅削其秩。

丙辰，桂忧安亲王在长沙，以大任为左翼将军出萍乡，据吉安府，断袁州饷道。安亲王因弃长沙，仍归袁州。

初，广东潮州总兵刘进忠通款郑锦，锦封为平南将军，尚之信伐之，屡为所败。二月，桂差七将军由湖南出广东，陷韶州，之信遂降，广东提督严自明亦附迎。伪授之信暂管辅德将军，以董虾（*原注：名重元*）为总督，冯苏为巡抚，与七将军同守广东。郑锦兵攻漳、泉。时福建可由广东经达湖南，耿精忠畏锦兵，谋之于桂。桂遣礼曹钱点至福建，为郑、耿解和，锦将刘国轩曰："吾家在海外数十年，称奉明号。今吴号周，耿称甲寅，是以来攻。尔两家若归正朔，吾不难进镇江，上南京，否则尔两家皆吾敌国也。"点不能和而归。精忠虑不支，遂诣简亲王纳款。

是年春，上命图海为抚远大将军经略陕西。过四川，夺总督哈占马匹，标兵大噪，欲奉中军冯某作乱，以应王辅臣。冯跪称："汝等欲反，则先杀我。"众以冯平日抚士有恩，不忍杀，事乃已。图海围平凉，久之，辅臣不能支，求援于屏藩。屏藩忌其轧己，不应。辅臣困守半年，粮绝，杀马为食。海遣周昌入城招谕，即献城归顺。先是，图海出京至长生店，昌跪道左言："公此行欲招安王辅臣，当与昌俱。"海许诺。及是，昌通辅臣标下守备黄九畴为内应，九畴乘机谓辅臣曰："何不贷粮于敌？"辅臣曰："彼与我为对，焉肯贷我？"九畴曰："不然。公昔陛见时，与图相识，但得与之一见，则事济矣。"辅臣曰："得彼来见乃可。"海闻之，欲行，督、抚皆力阻。海曰："脱不测，亦死于王事耳。"遂单骑至城下。辅臣屏左右相见。海见辅臣颜瘦削，抱持大恸曰："诚不意君枯瘠至此。"辅臣亦泣下。海命给粮数万斛，合城欢忻，庆更生。九畴遂播言，图、王二人在城上相抱恸哭，已说明将剃发矣。于是众心摇动。次日，又馈饷数万两。我兵阑入城内，不能止，众遂撤去网巾。辅臣知为所卖，上阁自缢。海索得之，亟断索，救苏。辅臣曰："我负国至此，朝廷决不相恕。"海跪誓："愿以百口保君不死。"后海见上，力明辅臣之冤，触上怒，遂自尽，亦可谓不食其言矣。事闻，部议图海封二等侯；有旨，封二等公，仍经略陕西。将军张勇进爵靖逆侯，王进宝进奋威将军，孙思克进平凉提督，周昌授登莱道。八月，上差简亲王为扬威大将军，统汉满兵二十万攻吉安。

丁巳，桂与安亲王战于官山，杀伤相当。桂兵素所恃者，云南战象四五十头，逢战排为前队，我军战马见辄战慄。至是，象遇我兵，辄退走回阵，桂心甚忧。时吉安被围已二百余日，桂不能救，识者已知天意矣。浙人孙旭易名王怀明，避难入吉安，与韩大任交厚。三月二十三日，大任用怀明计，渡白鹭洲，溃围走宁都，江西遂平。前大兵欲征广东，以吉安中阻，不得进。至是，乃逾大庾岭直逼广东。桂又勒尚之信助饷一百万，之信怒，因复率众归正。上以严自明为銮仪卫使，冯苏为刑部侍郎。自明子某方为宁羌道，桂族灭其家。九月九日，王怀明与韩大任登高山之巅，论天下大势。怀明曰："如广东相连福建，平凉犄角汉中，天下事尚未有定也。今闻王辅臣倒戈，恐后耿精忠、尚之信相继归诚。无广东则湖南腹背受敌；无平凉则汉中摇动，四川坐以待毙。安危存亡之机，不可不察也。"会康亲王遣员招抚，明年，大任遂入福建投诚。

十一月，桂至衡州。不多日，而顺承郡王遣猓猡将军陆道清。道清曾率猓猡兵三千救王辅臣，不能前。及辅臣降，请于图海曰："陆道清家口在云南，若留之，则家口必遭屠僇。"遂遣猓猡兵先归，而送道清于朝。上诏道清不必剃发，赐金银酒器，命为云南总督。归见桂，桂曰："此欲借汝以摇动我众耳。"乃留为侍卫，碎金

银器皿，仍给之。

时桂封疆日蹙，军声不利，所仗惟吴应麒固守岳州为湖南屏蔽。而朝廷怒顺承郡王拜朱方旦门下，掣还京，别命贝子彰泰为平远定寇大将军，攻岳州甚急。岳州民谣曰："吴应麒，吴应麒，杀了你，献康熙。"岳州故粮少，转输不通。伪总兵杜辉，福建人，善水战，造飞船六只，长十丈，阔二十尺，两头尖锐，安柁，中分三层，上中两层左右各安炮位三十六，下层左右各置桨二十四，其行甚驶。本朝水师围守水道，辉驾飞船，两面放炮，冲出水围，到衡州装粮，复冲围入，如是者不一次。舟师提督某患之，乃以艨艟数十只，上排铁钉，船外密布鱼网，飞船来即罣碍不能旋转，为我兵所破。辉跃入水，从湖底逃回岳州，应麒疑而杀之，其标下黄明遂投贝子营。自此岳州粮绝矣，桂遂怀不臣之意，然未敢俨然称帝。故四川巡抚罗森家巨富，号百万，自四川破后闲住，每虑王屏藩图己，乃上疏劝进，桂意动。及再疏请，遂于戊午三月初三日僭伪号，称昭武元年，以衡州府署为行宫。衡州民谣曰："横也是二年，竖也是二年。"以"昭"字横竖皆两笔也。

桂自僭位后，形容憔悴，八月十八日遂死。胡国柱等以棉裹尸，潜载至常德敛之。方献廷解职，送殡云南，衡州军民七日后方知桂死。郭壮图拥其孙世璠袭伪位于云南，上桂伪号太祖高皇帝，吴应熊孝恭皇帝。以明年己未，称洪化元年，迁贵州，以贵阳府贡院为行在。

自桂殁后，各路不守，吴应麒弃岳州，胡国柱、夏国相、吴国贵弃衡州，马宝、王绪弃长沙，俱会于常德。世璠召胡国柱、夏国相、马宝、王绪等十六人旋贵州侍卫，以郭昌为刑部尚书，来度为贵州巡抚。国贵奔武冈州，大兵遂进常德，抵辰州。国贵在武冈，日登山巅望我兵，为冷炮所中而死。

福建康亲王命王怀明赴陕西将军图海军前。海奏荐怀明往四川招抚王屏藩，不受，解怀明于贵州陆广门安插。庚申，屏藩兵溃身死，大兵直捣成都，世璠惧，遣马宝守遵义，胡国柱渡泸州。初，傅宏烈自湖南逃至京，上大悦，授抚蛮灭寇将军、广西巡抚，令从广东攻广西。是秋，为广西伪肇庆王马承荫所获，解送贵州。郭壮图以土官满朝，龙反时归云南，朝事俱夏国相掌理，荐宏烈有王佐才，给饭送衣帽，伪授刑部尚书。后世璠归云南，虑宏烈在贵阳为变，杀之。传言宏烈骂贼不屈而死者，讹也(*原注：《推背图》云："有一人兮身带弓，翻来覆去闹轰轰。打破匡儿无结底，三千甲子自成功。"按首句是宏烈名；次句言宏烈投伪国、投本朝反覆无常；三句言宏烈之破坏，伪"周"字匡子内有"吉"字也。四句人多不解*)。

怀明与故贵抚曹申吉等谋反正，潜遣人间道通将军图海。逾月，胡国柱陷叙州，获四川提督将军王之鼎，戮之。检箧中有塘报，载图海密摺内称"奉差副使道王怀明联络曹申吉、潘超先、来度、郭昌等为内应"。国柱奏世璠，立诛申吉等，惟怀明以间走苗狆得免。

吴应麒自长沙、常德、辰州节节退奔，至沅州，营楚王宫殿不就，又奔镇远，招其子龙威将军世琮同走。我兵日逼，夏国相大惧，九月，托言大婚，挟世璠退保云南，百官星散。次日，苗兵大掠，城市一空。应麒自贵州一路招得逃兵，驻交州，欲行篡弑，郭壮图伪诏缢杀之。初，应麒来朝，世璠留款内庭。应麒大骂方献廷首祸，欲悔无及，国相等皆大恸，惟世璠无词，其君臣间情事可见矣。

十月，大将军贝子彰泰、绥远将军川湖总督蔡毓荣、征南将军穆占、贵州巡抚杨雍建、筹饷侍郎佛抡、金鋐等恢复贵州。王怀明至，毓荣等委署督理粮驿道，运饷至盘江河一带，访知甘文焜、朱国治、莫洛、傅宏烈、王之鼎、李胡拜、佟大年七人首级旧藏贵州黑龙庙，遂奉诏给还各家归瘗。

是冬，彰泰、蔡毓荣、穆占等进兵云南。辛酉，将军赉塔从广西至，勇略将军赵良栋从四川西僻路至，三面会攻甚急。十月二十八日，城中食尽，世璠冕旒南面服毒而死，时年十六。世璠貌美丽，性颖慧，读书过目成诵，能悬笔作书。及死，尸弃城旁，狗过不敢近。郭壮图俯伏世璠前死，方英立侍侧死。方光琛并二子某某皆翰林，同剐于长沙；一子某出家南京花山，名天凤，能诗。桂妻张氏前死，陈沅及伪后郭氏俱自缢(*原注：一云陈沅不食死*)。彰泰入城，安抚官民，云南底定。胡国柱在迤西，与王绪带兵万余，从四川西路而来。去云南二百里，闻世璠死，谓绪曰："吾为国婿，自无活理。若贪生旦夕，而死于他人之手，非丈夫也。"乃积薪与绪痛饮，命左右燔薪，跃入火中而死。绪亦自尽。藩下家口数十万，俱解归旗。马宝在遵义，谓周卜世曰："我以一旅顿镇远，则汝辈安得长驱至此！特以天命已去，虽窃据一方，亦复何益？故不为耳。"未几，归寻甸省家口，为我兵所获，与夏国相等解京凌迟死。

初，郭壮图驻营城西，大兵不得前。赵良栋谓城外有兵，则樵采路通，城何由破？乃直前捣其营。壮图退兵入城，我兵遂筑长围困之。彰泰喜而宴良栋，良栋曰："王太欺我。与哈占一耳，而彼用照会，我用令谕。"彰泰曰："蔡毓荣亦总督也，而用令谕。"良栋曰："奈何以毓荣例我！毓荣兵怯懦，与吴兵相持累年，非我从四川来，则云南岂能得哉？"彰泰怒，奏夺其云贵总督，授毓荣。良栋前与王进宝同破四川，而进宝功加十七等，良栋仅功加十一等，良栋心不平，与进宝几至攻杀。上颇闻其事，召良栋赴京面质。行至长沙，其标兵环集不散，逼之反，声震林谷。良栋曰："天不可违。吴三桂背叛之报，其明鉴也。"众犹固请，会三司官入见，因谕众暂退。明日，奉凌迟方光琛父子之旨，众遂散去。良栋至道署，谓赵肃文曰："拒众则杀身，徇众则负国。我以不刚不柔而解散部众于此，颇有定见定力。"

吴国贵女美姿态，号八面观音，毓荣得而嬖之。同时有伪尚书刘忻如妾，号四面观音，俘入内廷。上问："如汝貌者有几？"对曰："臣妾何足言，有八面观音者，真国色。"毓荣闻之，不自安，时已怀妊二月，遂缢杀之。

未几，毓荣征为仓场尚书，以罪废。

孙转庵曰：方光琛曾言夏国相、吴应麒不可用，亦有知人之明。然不能使三桂保末路，岂非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乎？四川李长祥、徽州谢四新，不污伪命，真可云明哲保身者哉！

平滇始末

[清]佚　名撰　张富祥整理

《平滇始末》一卷，不著撰人名氏，仅据卷前小序，知作者曾在吴三桂藩下为官吏。所言出于亲历及闻见，记忆不免偶有失真，如开头所说耿继茂事，即当属之继茂之子耿精忠。此乃一般野史之缺点，然其优点亦正赖此以显。本整理本以《辛巳丛编》本为底本。

予吏滇，知逆藩吴三桂倡乱荡灭事颇详。然避伏深山，时日、地名、人名未确者不敢录。及东归十余年，亲友屡叩，谓桂势若可成而终败者，曷故？余曰：方乱起，余与同志刘文季、林牧士逆料必败，所以我三人始终洁身也。

康熙十年辛亥冬至壬子春，粤藩尚可喜、闽藩耿继茂相继请辞兵归辽。尚出本志，而耿则窥伺也。朝廷两允之时，三桂子吴应熊尚主在京师，希探上意，驰出于桂，令亦如尚、耿之请。从中画谋弥缝可独留，上明断不欲五大在边，亦允之。三桂意沮，上言旗下家口数万人，夫马行李不赀，故难其说以阻其行。上曲徇其意，令有司如数拨给，立报起程日期。三桂无以为辞，异志遂坚。其妻张氏以一子四孙俱为质京师，倘一动将无遗种，不可。桂侄吴应贵、吴应麒，婿胡国柱、夏国相、郭壮图、卫朴，以去滇则就闲无兵权，图必反。谓："王威望兵势甲海内，戎衣一举，天下震动，因索世子、世孙于北，画地讲和，此汉高分羹之计也。若就迁于辽，他日吹毛索瘢，只就僇耳，岂若举兵而父子俱全哉？"三桂惑之。婿侄又曰："王素重方献廷，盍谋之？"方献廷者，徽州人，其父曾总督蓟辽，三桂隶麾下，以故旧干桂。善奕、能诗、多游谈，自以为管、葛比，三桂信之，延为师，训其孙世璠。世璠为应熊子，生于燕京，设谋隐匿，雇乳媪窃载至滇。初不过为含饴弄孙计，而杀身灭族，屠僇生灵百万，祸胎皆本于此矣。盖三桂因有孙嗣而反谋决也。方献廷为璠师，三桂每就馆课对校射，评论世务。至是就商，稍露其意，次日始言之。又次日昧爽，方未起，桂至，坐床沿商之。方窥三桂意决，乃起为陈闽、粤、楚、豫、秦、蜀传谕可定状，余战胜攻取如指之掌。三桂跃然，欲官之，方辞曰："吾白衣从事。"明日，三桂欲拜为军师，方不可，曰："公婿夏国相、侄吴应麒将任重权，此二人庸鄙贪纵，必偾事。总兵马宝，吕布之流，反覆无常，后必决裂，归罪于我。势难其事也。"三桂曰："婿侄在我，我立誓不用。若马宝老于流贼，若兵出留于滇，恐有不虞，当另处。"乃以方为学士、中书给事，专帷幄。其婿胡国柱尤亲信，为桂替身，此谋彼断，此断彼谋，事非二人不行也。

癸丑十一月二十一日，杀巡抚朱国治。其前，巡抚李天浴洁清方严，三桂敬惮之，往来敌礼，有司地方俱恃以安。朱抚贪污不职，向为江苏巡抚，顺治辛丑起大狱，屠僇士绅。后奉旨永不叙用者，兹更营谋，起抚云南。初至，伛偻屈体，钦差院体扫地，见者皆嗤。朱意以此结欢，将求重贿，乃三桂薄之，所求不应。朱怒，每与贵督察事密疏于朝。他日，贵督以巡边至云，三桂宴督及抚，开言曰："本藩兢兢株守，不敢开罪于人，乃大有人中伤腾讪于朝。"督、抚咸曰："谁敢此？必无之事。"三桂曰："公等不信乎？"取出其子从京师抄白两人参疏，去姓名示之，曰："不信，道因。"不欢而散。督即日驰回贵，嫌隙愈深矣。当其时，若贵督请满兵三千、驻扎贵州，备非常，三桂决不敢动。乃仅以彼之一子四孙在京为贽，心怀舐犊可无意，全不隄防，竟杀巡抚，而反势不可遏矣。时有劝三桂建故明旗号，称平西伯为顺风之呼者，胡国柱曰："大湖南北每袭故明旗号，迄无一成，盖历数已绝故也。"于是伪建国号曰周，以谶有"周朝八百今重说"也；伪称兵马都元帅，以谶有"耳边但闻十一白"也。或有劝桂出秦、蜀，曰岁星在翼轸，荆楚之地不利行师，只宜遣一大将，大众由蜀出秦，据关中以示天下形势。三桂曰："天文渺茫，地利难凭，吾遣王屏藩取秦、蜀，犹吾自行矣。"由是命王屏藩入蜀。马宝请任取两广，三桂曰："一辩士口舌可下，不烦兵，已遣人矣。"

十二月初一日，由中路发。三桂先遣吴应贵为先锋，从普安至贵州，提督李本深降。三桂亲率胡国柱、方献廷、马宝、夏国相、吴应麒等陆续发，由平大、黔威至贵州。以平大总兵朱某不肯降，故以重兵压之，朱遂降，心未甘服；后阴勒兵应广西，左右首发，全家被害。

三桂兵压贵州，文武官皆降，惟总督甘文焜走至镇远，缢死吉祥寺中。初，甘问终身数于朱二眉，眉判云：“一路吉祥。”追奔镇远，举头见寺额曰“吉祥”，曰：“吾数难免。”遂缢。三桂乃长驱陷辰、沅、常德，直走荆、江，五千里无只骑拦截。将至澧州，雷电交作，一声霹雳火出，焚三桂所乘舆夫衣帽须眉，禁讳不言。有董虾相随，嘱其妻弟张季鹰来问予休咎。季鹰，余之及门也。予心知不祥，佯应曰：“龙上天，雷雨助之，何疑焉？”然从是三桂畏天儆，且素悉满洲骑兵利害，平阳不可敌，因不敢渡江，驻虎渡口。斯时京兵未出，诸道兵未集，地方处处无备，一时湖南北衡州、永州、长沙、岳州、袁州、吉安诸府州县官皆望风而遁。诸城既陷，贼势大张，且闽、粤使回者虽皆未臣服，然俱已起兵相应矣。而王屏藩又报全蜀提督、总兵降附，已由保宁至汉中，且陕西兵变劫平凉，巩昌提督王辅臣叛降，西安震动。三桂与胡国柱、方献廷皆侈然自得，谋守岳州、袁、吉以图进取焉。三桂自叛逆以来，摈夏国相、吴应麒不用，两人日结纳，左右共相延誉。乃用夏国相同韩大任驻袁、吉，进窥南昌；用吴应麒带王某等驻岳州，进窥武昌。且戒之曰：“方献廷以尔辈必不可任，今吾任尔，务要洗心涤虑，立功建业，毋贻笑献廷。”更以马宝为援剿将军，往来救援。三人比党贝锦，献廷由是遂疏矣。四川聘旧绅某至，与三桂言不合，遁去；衡山又隐者某至，先见胡国柱，语不合，亦一夕遁去，豪杰解体。其三藩素等夷，一旦欲角而臣之，虽通问不绝，各有离心。

使者之至广东也，说尚可喜同反，不从，筑尽忠楼以表志。然兵权俱属长子俺笪公掌管，说之，许易公而王，且令世守。俺笪公浅鄙轻率，遂纳款，全省归逆。总督金某兵少，不能抗违，亦解兵闲居。三桂乃设巡抚以冯某代，设总督以董虾代，仍责尚助饷百万。尚输三十万，谓未足，且不加王号，尚恚。适董虾欲夺尚盐利，其盐向为老尚王得请于朝，岁得百万赡军，今董虾欲夺之，心不平，反正。值董虾苛刻督标军士，军心不服，计杀董而仍奉金，合谋于尚。尚大喜，图反正，一夕旌旗壁垒皆变，惟通知冯抚合金兵谋董虾。奉表降于朝，遂加兵将同金总督进取广西。广西上三府向属孔王女四贞之夫孙延龄，下六府属回子马雄镇守，素不相和，争疆界每相攻杀。三桂以四贞原系嫁伊次子，追次子夭，认四贞为女，嫁孙延龄，以是瓜葛，说而下之。雄知孔女归心三桂，畏夹攻，亦叛降三桂矣。三桂喜得马雄，遂遣人设宴劝和，座中杀孙延龄，而安置四贞于云南，于是马雄倾心事逆也。金总督同赖将军至广西，全省反正，马雄不知所终。此皆康熙十三年至十七年事。十八年冬，金与赖兵由八艾间道直走云南石门槛黄草铺。守兵以除夕度岁，不设防。正月初一，大兵已至曲靖。二月，金、赖首抵云南，功第一。此两广起乱荡平之始终也。

先是，夏国相驻袁、吉，扎萍乡，与韩大任不合，每计不从，知必败。大任请分驻吉安，声势赫然，楚、豫震动。夏国相淫掠酗酒，歌童舞女，充牣营中。简亲王对垒半年，后伺夏隙，纵兵突击，夏师皆覆，昼夜奔还，吾兵追至长沙。三桂姑息不诛，夏虽愧死，然军法不行，无所忌惮矣。简亲王移兵围吉安，大任孤旅无援，粮绝，血书请救数次，三桂乃以王绪为前军，陶某为中军，马宝为后军，各兵三千，救吉安。绪以救兵如救焚拯溺，疾去萍乡，不过百里，兵至，其围可立解。马宝曰：“将军年少，故轻敌。彼围吉安，萍乡一带必埋伏以遏援师，吾入伏中，覆没无疑。若由衡州渡江，达耒阳、永宁，行无人之地，时日虽缓，可以万全。”绪勉从之，半月始至吉安。然尚隔江四十里，欲渡无舟。宝曰：“俟彼半渡，而我击之，可万全，且可夺其舟。”迨兵渡，宝不敢击。绪促之，宝曰：“俟彼军渡未定营，将军击其前，吾从后抄其舟以济，城中夹击，乃善。”吾兵毕渡，绪直前博战，宝兵不应。绪愤极，亲至宝营促出战，不见宝。因问军士：“将军何在？”曰：“匿地坎中。”绪亲至地坎促起，宝曰：“火炮利害，故暂匿坎中。”绪乃下坎扯袍以出。及出坎，天已暮，各收营。宝曰：“今夜两营相逼，恐不测。不如乘月退五里之寨。”绪知其心怯，孤军不能留，从之。宝本后军，退则先驱先行，至十里、二十里、三十里不止。王绪呼扎营，宝曰：“尚未可。”又退十里安营。明日，绪促进战。宝曰：“连日跋涉，休息两日可也。”间日，绪又促进战，宝曰：“待彼兵来，以逸待劳。”于是绪当大路立营，陶屯左坡，马屯右坡，以待。旬日，吾兵谋知三帅不齐心力，遂率万众直捣王绪营，左右坡另兵抵住。绪接战，众寡不敌，杀伤几半，亟呼宝救，不应。至再至三，宝有总兵邓与白者，攘臂曰：“王将军危迫如此，焉忍坐视！”请率所部救之。吾兵望右坡旗动，徐引退，彼此各伤数人。宝自以大捷，露布以闻。绪志救吉安，以死伤不能军，计休养数日，合兵再战。宝曰：“乘此一捷，班师可也。吉安阻江，岂能飞渡哉？吾三人且回，再整大军来可也。”兵遂归。三桂犒三营，各银三千两。马与陶营无死伤者，各兵俱无言；惟王绪营死伤将半，衣衾棺殓医药十不及一，哄然曰：“彼两将军护惜军士，一无死伤，得赏；吾军各舍性命，上前力战，伤不及医，死不及殓。此死人耳，随之何为？”鼓噪而去。从是更不救吉安，而韩大任弃城遁，宝之故也。

袁、吉既复，吾顺承王兵抵长沙五里山下营。三桂愤极，亲临阵督战。兵溃，欲退入城，不能。月城凹向伏象六只，驰之出，马惊，我兵引退，兵得入城。卫朴战死。他日，我兵更围城，扒城而上。伊时方献廷因谗不安于内，出抚长沙，有总兵王某拉马宝竭力扞御，故得不破。

广东俺笪公尚之信探知袁、吉、长沙兵败地促，腾书于三桂，反正归朝。三桂与胡国柱相对恚恨，计率精锐同马宝从泷水取韶州，出不意，可复广州，擒俺笪公快其愤。孰知泷水江隘舟小，只受石米及两人耳。石笋嵯岈，漈洄曲折，一日不过行数里。及至韶州，守备已严，亟攻之。不料城为阴城，城上皆瓦房联布，云梯距跃不能超越。而三面阻水，隔水皆吾兵严守，惟一路

仅阔丈许，达城旁。国柱躁急心热，募骁勇为头功扒城，城上枪刀、铳石、弩矢杀千人，死尸山积。独马宝坐视其下，无所伤，乃与国柱议："粮援两绝，此地必不可留，而泷又必不可走；惟有重赏苗人，由苗人内地一程引一程，至泷口回师，犹可图生。"而一路精兵，死亡殆尽，马宝兵未曾经战，亦逃亡三之一。兵回，三桂为之短气，计难雪耻，乃于十七年三月称帝，伪年号昭武，借此哄人。以衡州为伪都，迁居之，封其侄吴应麒为伪楚王，诸从逆五等伪爵各有差。封其孙吴世璠为伪太孙，进方献廷为尚书，回云南辅之。实以潜行，虽尊之，乃疏之也。三桂住衡州，无多日，而长沙顺承王送土官陆道清至。自道清回云，而三桂灭亡可计日而待矣。

先是，将军图海受命为秦帅。朝辞时，言贼可灭状，但要不杀降，不惜饷，不中制，有请必行，灭贼有期；不然，虽去无益。上皆允之。迨至秦，困王辅臣于平凉，遣官说辅臣曰："将军投逆，原出叛兵所劫，非由本心，上所谅也。若能翻然归正，不但身家可免，原官嘉奖，可以力保。"辅臣犹豫，使往返数回。辅臣曰："吾罪重应诛，但二子在京，得免死足矣，敢望官乎？"图又遣原使报云："公决意归朝，当力请于上，送两郎君至公军中，任从去就。"图果疏请于朝，发二子至。图遣使送归辅臣，辅臣感泣，矢心无他，遂造送平凉三府兵马钱粮册籍以降，只身归朝。辅臣在边素有名，秦中见其弃三桂而归本朝，人心俱改逆而从顺矣。此十三年事也。图乃得次第至秦州，擒陆道清。

道清者，姚州土官，向所从王屏藩之将也，并降其部下三千人。图召土兵毕集，云："汝辈各有父母妻子在家悬望，要留者留，要归者归，从实说来。"众军悉言归将被僇，皆云愿留，其愿归者仅三百余人，图乃各给盘费银二两护出境。明日，图又集二千余人，如前问，皆云愿归，图乃照前给赏护出境，其愿留者仅道清家丁一二百人而已。其二千人皆感恩，不但不杀，且赏路费，在云中播言盛德如此，若再要打仗，惟有反戈相向耳。全滇人心，无不摇动。土官陆道清更加优礼，云："吾请于朝，放汝归云，更加官招抚土司、汉人，务要赤心报效，不得有负圣恩。"陆叩头谢允，图遂拜疏送陆至京。上如疏请，赐袍帽、金帛、名马，铸印敕封，挂抚蛮将军印，亲随各加厚赐，驿送至长沙顺承王处护归云。三桂长沙守将一日望我兵营遍设帐幄，大吹大擂，张戏设宴，心疑之。俄而有骑下山，蜂拥而至。守将欲放枪御之，百人皆弃兵下马，高声称自家人。城中军士聚认是土官陆道清之兵，留入城。道清出陈印敕曰："畏死，不得已受，图归计耳。"次日，长沙送道清至三桂处，陈其本末。三桂不敢杀，默然隐其事。而远近相闻，士卒有向顺之志，将帅无固守之心，皆欲解甲投戈矣。三桂见兵势日促，人心渐变，力实难支，每自叹曰："吾何苦，何苦！"日夜忧惶，遂于康熙十七年八月十八日死于衡州。

胡国柱犹欲假三桂孙收系其党，飞书云南与郭壮图，令护伪太孙至衡州袭伪位。壮图有女，方与卫朴女争立伪后，坚不出，即于云南僭位，改元洪化；腾伪诏于各处，日制皇后仪仗、龙凤日月袄、山河地理裙之类，任国柱呼不应。乃推吴应贵守衡州，躬至云请，与郭议不合。郭以弃湖南，守险隘，犹可以作夜郎王；国柱无可如何，乃仍奔衡州，合应贵据守湖南。及至沅州、长沙、衡州、永州、常德、辰州、宝庆一带州县，由岳州一战，皆瓦解反正矣。

岳州自吴应麒出守，方献廷为积三年粮，防不虞，平时不许妄动。后荆、岳彼此不相攻战，商贾颇相往来，甚至各设关抽税，以佐军需。伊时荆州米一两一石，湖南止三钱；荆州盐一钱一包，湖南至三钱。两边议定盐五包易米一石，应麒喜，以为三钱之米易一两五钱之盐，以为奇利，倾仓倒换。有总兵王某谏阻甚切，应麒怒，欲杀之，王某率三百人来归。而同时更有归本朝之林兴珠为岳州洞庭湖水师。林兴珠与杜某俱由海上投诚，镇辰、沅，降三桂。桂以两人为帅，守洞庭湖，因为造海上鸟船，出入洪波大浪如平地，大小铳炮布列左右首尾，所当糜烂，扼守布袋口，吾寸板不得入。自应麒封王为总统将军——总统者、统属诸将也——林兴珠等入贺，责行属礼，走脚门，林不肯，以是抵牾。遂谮林于三桂，谓林欲反，乃令杜某守布袋口，调林守湘江，扎湘阴县。知县某原满洲人，降三桂，仍原任。当马宝永宁败还，所过淫掠，湘民惊遁。知县出示安民，谓"马将军御军素有纪律，虽小不利败归，所过秋毫无犯耳，不必惊避"。马见"败归"二字，耻之，欲杀知县。行谗已久，知县惧甚，思归本朝。适林兴珠至湘江，两意相合，因家口未齐，迟其事而机已泄。两人恐再迟贾祸，仓卒渡江投诚。吾兵以孑身无家口疑之，既而谍知林兴珠二子俱受僇，妻子发云南入旗，乃大加信任。林愤欲报怨，奋合舟师入布袋口，水陆围攻岳州。岳州无粮，不能守矣。应麒逃奔长沙，长沙守将某及衡州守将吴应贵一时俱奔。

应贵奔至武冈州，为冷炮伤死。应麒自常德、辰州，一路地方百姓，俱赶逐至沅州。稍得息，乃集军士营造楚王殿。军士曰："刃已在颈，何殿为？"一哄而散，应麒仓皇奔镇远。至贵州，又招得一路逃军一二千人，至交水扎住，欲篡弑伪主，入云南而代之。郭壮图知其意，与线缄谋，就其军托他事颁诏斩之。此吴应麒之终也。

而大兵之追吴应麒者，贝子王、蔡总督毓荣、穆将军、桑提督等，皆由镇远过贵州，渡盘江。探知赖将军已至云南，昼夜趋赴，于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合兵围城。城中初无战守志，自方献廷由宜良入城，议守议战。是日城中出兵近万人，赖将军兵独出山前战，山后分左右腋以待。余从壁上观，我兵稍却，余心甚张皇；孰知引贼过沟，两腋万马俱下，贼兵争退，俱填沟中，无一还者。于是闭城不出。围至九月、十月，城中食尽，米卖一两一酒杯，人尽饿死，争开门降。吴世璠自刎死，郭壮图自焚死，伪太后、阻三桂反之张氏先死，陈娘娘、印太太及伪皇后郭氏俱自缢。方献廷被擒，凌迟

死。胡国柱从四川欲合王屏藩救云南，屏藩已缢死于保宁。国柱独至云南之金沙口，闻城破，投水死，军士献其首。马宝从四川至寻甸，家口所住也，军士围而擒之，解京诛死。搜查三桂棺柩，僇尸示众，无可踪迹。其侄某出首，云尸已焚化，匣骨藏安福园石桥水底。戽水掘骨，并世璠首尸解京，亲诣祭告诸陵。剉其尸骨，传示各省，悬之通衢示众。此逆藩吴三桂不忠不孝之终事也。

吴逆取亡录

[清]苍弁山樵撰　张富祥整理

《吴逆取亡录》一卷，旧题苍弁山樵撰。作者姓名及生平俱不可考，旧本有同治间人跋语，以为当是浙西人。所记吴三桂叛清事，与诸种野史详略互见，亦可以订补正史之讹缺。本整理本以《满清野史四编》所收《桂藩事略》本为底本。

康熙十二年冬十一月，吴三桂自去其平西亲王爵，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据云南反。伪檄所至，叛者四起，势同鼎沸。越五年，僭帝号，旋殪。又三年，王师下云南，其孙世璠自刎，天下大定。余转侧兵间，濒死而幸不死，爰就耳目所及笔之，以见覆亡之祸实所自取。使当日归藩辽左，克守臣节，则带砺河山，永保无疆之庥，岂不懿哉？

三桂者，故明武举，沉毅敢战。少时逐一骑，射之堕，下马欲取其首，其人故佯死，突挥刀刃三桂中鼻，故鼻左微凹。目瞻视，隆准无须。监军太监高起潜爱其勇，认为义子。屡以战功得优叙，不数岁授总兵官，镇守宁远。其先世居徽州，流寓辽东，因家焉。父襄，由武进士起家，官锦州总兵，以援大凌河师溃削职。后从征山东，克登州，复官，洊擢京营都督。

岁庚申，我世祖章皇帝顺治元年，明庄烈帝崇祯十七年也。春二月，流贼李自成自秦犯晋，畿辅大震，议撤三桂兵守山海关，为京师卫。大学士陈演恐事平以弃地获咎，执不可。越月，贼锋益逼，始决计弃宁远，封三桂平西伯，趣入援。甫及关而京师陷，襄降贼。三桂闻变，逡巡关西，将赴降。自成命降将唐通作书招之，胁襄贻书敦促，中有“吾君已矣，尔父命在须臾，及今早降，不失通侯之位”语。有陈沅者，字圆圆，故吴妓，美丽善歌，戚畹周奎得之以进御。庄烈帝忧勤国事，不暇顾，饬归奎邸。三桂歆其艳，请于奎，奎盛饰奁具以赠。三桂妻张氏，貌寝而悍，三桂颇惮之，不敢携沅行，留居京都。城陷，为贼刘宗敏所得。三桂抵蓟州，襄使者至，诘知襄被执，笑曰：“是胁我耳，我至即释，何患！”复问：“陈姬无恙乎？”使者以实告，勃然曰：“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目见天下人！”遂反旆而东，回山海关，以讨贼复仇，布告远迩。继恐贼大队至，众寡不敌，遣其副帅郭元龙、杨坤、孙文焕乞师于我朝。时睿亲王率师西征，中途得请，允之。

自成闻三桂之来而复返也，命伪丞相牛金星居守，自率精锐二十万，挟庄烈帝太子永王、定王及襄置军中，东击三桂。夏四月十八日及关，围之数匝。睿亲王兵亦至，三桂突围出谒，即壁中剃发。二十一日，战于关西一片石，贼败。明日复战，自成按辔登高冈以观。日将昳，见我军戴缨帽如万朵红云，风卷而西，遽策马走，呼曰：“败矣！”贼众大溃，奔回永平，杀襄于城西之范家庄。狼狈还京，尽屠襄家，并害太子、二王。二十九日，焚宫殿，出阜城门宵遁。

三桂追至近畿，传檄入都，言奉太子至。明臣之从贼而留京未行者，备法驾卤簿郊迎。及登辇，则辫而短后衣者，睿亲王也，咸愕眙不知所为，罗拜道左。次日上笺劝进，内院大学士沈文程笑曰：“吾主已于去岁登极，此皇叔摄政王也。”众惭而退。

三桂知家属被害，愤甚，不入城，蹑贼紧追，又败之望都、真定间。时尚未知圆圆消息也。贼被追急，尽弃所掠辎重妇女，疾趋山右。三桂前部得圆圆于途，报至，大喜，于营次设锦幄，鼓吹前导，迎以归。逐北至固关，班师为襄发丧。乞赠恤，得旨谕允，并授三桂为平西王。旋从大将军英亲王征自成于陕西，自襄阳、武昌东下至九江而还，命赴镇锦州。时顺治二年，三桂年三十四。

居久之，郁郁不自得，求剿贼自效。五年，移镇汉中，与都统李国翰败大同叛镇姜瓖逆党于延安、榆林等府。复征流贼张献忠余党之扰四川者，击走孙可望、白文选、李定国等，克成都、叙州、重庆。驻师绵州，部下恣淫掠，巡按御史郝浴劾三桂骄纵观望。三桂怒，诬浴欺罔冒功，浴坐谪徙，三桂叙功增俸。子应熊，张氏出也，尚主为和硕额驸，授爵三等子。

十四年，诏三桂为平西大将军，进征贵州。师久无功，还驻遵义。先是，可望等因明桂王朱由榔建号永历，称帝于粤，降附之。寻与定国隙，定国奉永历入云南。可望攻之不胜，赴长沙军前降，入都，具言云南可取状。三桂欲自以为功，亦具疏请命。分兵三路，平南

大将军、信郡王、经略、大学士洪承畴由湖南取道贵州进，征南将军卓布泰由广西进，三贵由四川进。十六年正月，合攻云南城，永历走永昌，奔入缅甸。三桂追至腾越州，州西南百余里即缅境，中原地尽处也。明将马宝、李如璧、狄三品、塔新策，及景东等处土司俱归顺，乃振旅还。召信郡王洪承畴回，留三桂管滇事。承畴将行，三桂问自固之策，承畴曰："不可使滇中一日无事。"三桂谨受教。承畴至京，即以岩疆难靖，请援明黔国公沐英世镇例，移藩久镇。三桂遂奉命镇滇，督、抚均受节制。

是年元江土司那嵩叛，三桂平之，以其地为元江府。嗣部臣以云南岁需俸饷至九百余万，议裁兵。三桂奏言边孽未除，宜如旧，并请发兵入缅。疏言渠魁不殄，有三患二难：李定国等引众四扰，患在门户；土司反覆，易被煽动，患在肘腋；投诚将士，乘机生心，患在腠理。且滇中米粮腾踊，耕作半荒，养兵难，安民亦难。惟有剿净根株，庶可一劳永逸。诏如所请，授内大臣爱星阿为定西将军，会同进师。三桂檄谕缅人以出兵故，令缚永历以献，自率大队由腾越出边。是时永历就食缅人，为所制，与定国等隔绝不通，已不能有所为，移书三桂乞哀曰：

> 将军新朝之勋臣，旧朝之重镇也。世膺爵秩，藩封外疆，烈皇帝之于将军，可谓甚厚。讵意国遭不造，闯贼肆恶，突入我京城，殄灭我社稷，逼死我皇帝，杀戮我人民。将军志兴楚国，饮泣秦廷，缟素誓师，提兵问罪，当日之本衷，犹未泯也。奈何凭藉大国，狐假虎威，外施复仇之虚名，阴作新朝之佐命？逆贼授首之后，而南方土宇，非复先朝有也。宏光殄祀，隆武就诛，仆于此时，几不欲生，犹暇为宗社计乎？诸臣强之再三，谬承先绪。自是以来，一战而楚地再失，再战而东粤亡，流离惊窜，不可胜数。幸李定国迎仆于贵州，接仆于南安，自谓与人无患，与世无争矣。而将军忘君父之大德，图开创之丰功，督师入滇，覆我家室。仆由是远渡沙漠，聊借缅人以固吾圉。山遥水远，言笑谁欢，既失世守之封疆，苟全微命于蛮服，只益悲矣。乃将军不避艰险，请命远来，提数十万之众，穷追逆旅之身，何视天下之不广哉？岂天覆地载之中，独不容仆一人乎？抑封王锡爵之后，犹欲歼仆以邀功乎？第思高皇帝栉风沐雨之天下，犹不能贻留片地，以为将军建功之所。将军既毁我室，又欲取我子，读《鸱鸮》之章，能不惨然心恻乎？将军犹是世禄之裔，即不为仆怜，独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独不念二祖列宗乎？即不念二祖列宗，独不念己之祖若父乎？仆今日兵衰力弱，茕茕孑立，区区之命，悬于将军之手。如必欲仆首领，则虽粉身碎骨，血溅草莱，所不敢辞。若其转祸为福，或以遐方寸土，仍存三恪，更非敢望。倘得与太平草木，同沾雨露于新朝，惟将军是命。冀裁之。

三桂不答，自木邦趋缅城。师次旧挽坡，缅人惧，持贝叶文纳款。给永历曰："晋王李定国至矣，请出就晋王军。"并其太后马氏、后王氏、太子慈烜及公主、公女等，舁送三桂营。顺治十八年十二月朔日也。康熙元年正月捷闻，晋爵亲王，并命贵州亦归管辖。

三桂拥永历还滇，内大臣爱星阿议所以处之。三桂曰："宜骈首。"爱星阿不可。将军卓罗曰："彼曾为君，全其首领可也。"四月二十五日，三桂命其将杨坤、夏国相等，进帛于滇城之篦子坡，太子等皆就缢，复焚其尸。遣送太后及后北上，中途均扼吭死。明社之厄，虽由闯贼，然例以宋室厓山，实亡于三桂手。此后郑氏负嵎海外，虽仍以永历纪年，其实扶余自王，金炉朱火，自兹熄矣。

初，三桂之追李贼也，得所弃赀无算。既镇滇、黔，复以水西土酋安坤、乌撒土酋王耀祖、禄昌贤、乌撒土女酋陇氏等不廷，削平之，收其地，分设大定、开化、黔西等府州。土官咸世袭，厚敛多藏，积数百年，悉为三桂所有。又徇西番、蒙古意，请于北胜州互市茶马，令人往普洱及川、湖产茶处所采运交易。继请以原籍沐天波庄田为藩庄，假称浚渠筑城，广征关市、榷税、盐井、金矿、铜山之利。值蕃苗自相仇杀，辄以边警入告，岁糜饷银千余万，延不请核。由是富甲天下，渐蓄异志。挥金以要结人心，赏赉馈遗，动以万计。文武官之铨除到滇者，阴遣私人诱令鬻身藩下，给身价银，多者数万，少亦万余，视其才为差等，俾为己用。所部将卒，皆百战之锐，且多李自成、张献忠二贼部下窜蹙来归者，饵以厚利，无不愿效死力。益思发难而无以为名，爰即永历所居五华山作新府，重楼复道，规制拟大内。又为园于西郊外，名安阜园。因圆圆齿已长，张氏亦老，更罗致艳冶，以歌舞自娱。

会平南王尚可喜镇广东，自陈老病，愿归藩辽左，诏以所请。三桂于十二年七月，亦诡请移藩。疏入，下廷臣会议。有言三桂镇服苗蛮，不可移者；有言撤藩后必多拨禁旅往守，纷扰民驿，宜仍令留镇者；独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等，以边陲静晏，三桂不应仍镇云南。议上，特允三桂撤归锦州。遣侍郎哲尔肯、学士傅达礼赍诏谕曰："自古帝王平定天下，咸赖师武臣力。及海宇宁谧，必振旅班师，俾封疆重臣，优游颐养，赏延奕祀，诚巨典也。王镇守岩疆，厥功懋焉。但念年齿已高，久驻遐荒，眷怀良切，故允王所请。王其率属北来，慰朕眷注，庶几旦夕觐止，君臣偕乐。至一应事宜，已命所司筹庇周详，王至即有宁宇，无以为念。并须给藩下官兵半年俸饷，以便趣装。"

三桂初意要旨慰留，可从容部署。命下，愕然气沮，日与心腹将士吴应麟、吴国贵、刘茂遐、方光琛、夏国相、胡国柱、卫璞等谋所以举兵。茂遐谓明亡未久，宜立明后奉以为君，老臣宿将，当有愿为前驱者。光琛曰："出关乞师，犹可以力弱自解。永历已窜缅中，必擒而杀之，此不可解矣。况成功之后，万不能终守臣节。篦子坡之事，可一再行之乎？"遂不用茂遐策。

哲尔肯等至滇，三桂期以十一月二十四日行，阴扼

各关隘，听入不听出。先三日，集所属都统及四镇十营总兵何进忠、高得捷、马宝、高起隆、刘之复、陶继智、廖进忠、林兴珠、张足法、王屏藩、王会、范齐韩等，发兵反。杀巡抚朱国治，邀按察使李兴元、知府高显辰、同知刘昆，胁之叛，弗从，幽絷之。显辰仰药死，兴元、昆徙置瘴地，哲尔肯等被留。提督张国柱、总兵杜辉、柯铎、布政使崔之瑛、提学道周昌、知府冯苏等以下官，并从逆。三桂年六十二矣，自称都招讨大元帅，以明年为周王元年，铸钱曰"利用通宝"，蓄发易衣冠，帜色用白，步骑皆以白毡为帽。先一年冬，滇中雷电风雪，一时兼作。是年夏，西寺塔顶铜凤有声呜呜，数日不止，又有异鸟来集，展翼方丈余，状貌丑怪，博物者不能识其名。人咸知为不详，而三桂不悟也。

川湖总督蔡毓荣得云贵总督甘文焜报，飞章告变。上以荆州为咽喉要地，关系最重，遣前锋统领硕岱先率禁兵兼程往守，以遏贼势。寻授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统师继进。分命将帅选劲旅，先后赴武昌、西安、汉中、安庆、京口、兖州、太原诸要地，供调遣。诏削三桂爵，宣谕中外，凡陷贼官员军民，或心存忠义，不能自拔，或被贼驱迫，畏罪怀疑，但能归命输诚，悉赦已往，不复究治。其藩下人出仕各直省者，虽有父子兄弟在云南，概不株连治罪，各宜安心职守，无怀疑虑。三桂子应熊尚主在京，廷臣咸请逮治，诏且拘禁，事平再议，犹欲三桂悔悟自投，曲赐矜全也。

贼将马宝先驰至贵阳，提督李本深应之，贵州巡抚曹申吉、总兵王永清、崔世禄降贼。总督甘文焜度不能支，将十余骑趋镇远，冀扼贼东窜。副将江义已受逆命，以兵围之，文焜自缢。贼陷沅州、辰州，直逼长沙。

十二月朔日，三桂伪署郭壮图为大将军留守云南，自领胡国柱等东行，岁杪至贵州，十三年正月至镇远。遣吴国贵、王屏藩、夏国相等分扰楚、蜀，犯陕、甘、江西。致书平南、靖南二藩，要约同叛。潜使间谍赍伪札伪印，四出煽诱。于是四川提督郑蛟麟、巡抚罗森、总兵谭宏、吴之茂，襄阳总兵杨来嘉，郧阳副将洪福，长沙副将黄正卿，广西将军孙延龄、都统线国安、提督马雄，陕西提督王辅臣，靖南王耿精忠，福建巡抚刘秉政、总兵曾养性，潮州总兵刘进忠、副将张星耀，温州总兵祖宏勋，高州总兵祖泽清，并从逆。伪总兵杨宝荫寇常德，其父、原任提督杨明遇为内应，城遂陷。

三桂至常德，具疏付哲尔肯、傅达礼还奏。廷臣以三桂疏词狂悖，怙恶不悛，其子孙即宜凌迟处死，以消内变。上念应熊久在近侍，不忍加戮，将应熊及子世霖处绞，其余幼子免死入宫。三桂闻之大恨，自常德至松滋，窥取荆州。使贼将刘之复、高得捷等掠肇庆、宜昌、袁州，分我兵力。平南王尚可喜之子之信，亦受三桂辅德亲王伪爵据广州叛，提督严自明、巡抚陈洪明、总兵苗之秀等附之。精忠复迫使郑成功之子锦于台湾，招令渡海犯内。时惟畿辅、河南、山左右与江南财富之区，尚晏然无事；他如云、贵、陕等，两粤、闽、蜀、湖南、江右，及湖北之郧阳，浙江之宁、绍、金、衢，江南之祁、歙，贼氛几遍。幸赖圣谟广运，先机独断，贼未至而制贼之师已先在途，或已莅止，贼计渐窘。未几，尚之信、耿精忠、王辅臣、郑蛟麟、祖泽清、刘秉政、曾养性、刘进忠、严自明、苗之秀、林兴珠等，先后反正。孙延龄谋归顺，为三桂从孙世琮所袭杀。郑锦败回厦门，贼将高得捷、线国安、马雄、刘之复等相继死。

三桂妄冀得荆州后，非长驱北犯，即顺流东下。乃五年之久，卒不能越湖而北，徘徊岳麓，愤恚无所逞。贼党思悦其意，相率劝进。十七年三月朔，改衡州为定天府，僭帝号。建元昭武，册妻张氏为后，应熊庶子世璠为太孙。加郭壮图、方光琛为大学士，擢王公良、巴养元、陈君极、王绪、李继业等为将军，余党进爵为差。将设朝，淫雨泥泞，藉松针于地，始克成礼。既受贺，有犬登其案而坐，三桂心恶之，遂病噎。继之下痢，口不能言，八月十七日毙于衡州。贼众匿丧不发，请世璠奔丧，郭壮图力阻不行。九月，伪后张氏死。十月，始发丧，运柩回滇。十一月，世璠僭号，改元洪化。立郭壮图女为伪后，召曹申吉等入滇辅政。申吉及罗森、冯苏、杜辉等，各谋归正，事泄死。

十八年，贼将关应麟败于岳州，弃长州、衡州，退守贵阳。吴世琮死于广西，洪福、郭义、柯铎咸输款，吴国贵中炮死。十九年，召顺承郡王还京，以贝子彰泰为定远平寇大将军，蔡毓荣为绥远大将军，同将军赉塔、穆占、赵良栋、总督董卫国等，协力进征。王屏藩、陈君极自杀，吴之茂就擒，杨宝荫、杨来嘉、崔世禄、李本深降，谭宏死，吴应麒为郭壮图所缢。贼弃贵州奔云南，大兵鼓行而前，二十年二月薄云南城。世璠以围急，召马宝、胡国柱、夏国相等归援。国柱穷迫自经，王绪焚死，宝与国相、王永清、江义、巴养元、王会、高起隆、张足法、李继业等乞降。城中樵采路绝，人相食。十月二十八日，世璠御伪殿，刎颈不殊，再刃乃死，伪后郭氏殉焉。壮图阖室自焚。伪将军何进忠、线緎等开城迎大兵入，云南平。擒方光琛磔于市，戮世璠尸，函首驰献，逆产亲属俱籍没缘坐，马宝等以次伏诛。析三桂骸骨，传示天下，距谋叛时恰八年云。

陈圆圆传

[清]陆次云撰　魏梦太整理

《陈圆圆传》，清陆次云撰，记明末清初歌妓陈圆圆平生经历，侧重叙述其与田畹、吴三桂、李自成的关系，多讥讽之语，与史实亦有出入，但大致梗概可信。其中言吴三桂在云南"结天下之士"反清，"相传多出于同梦（指圆圆）之谋"，可为一家之言。

据清末《香艳丛书》本标点整理。

圆圆陈姓，玉峰歌妓也。声甲天下之声，色甲天下之色。崇祯癸未岁，总兵吴三桂慕其名，赍千金往聘之，已先为田畹所得。时圆圆以不得事吴怏怏也，而吴更甚。田畹者，怀宗妃之父也，年耄矣，圆圆度流水高山之曲以歌之，畹每击节不知其悼，知音之希也。

甲申春，流氛大炽，怀宗宵旰忧之，废寝食。妃谋所以解帝忧者于父，畹进圆圆。圆圆扫眉而入，冀邀一顾，帝穆然也，旋命之归畹第。

时闯师将迫畿辅矣，帝急召三桂对平台，锡蟒玉、赐上方、托重寄，命守山海关。三桂亦慷慨受命，以忠贞自许也。而寇深矣，长安富贵家胥皇皇，畹忧甚，语圆圆。圆圆曰：当世乱而公无所依，祸必至。曷不缔交于吴将军，庶缓急有藉乎。畹曰：斯何时，吾欲与之，缱绻不暇也。圆圆曰：吴慕公家歌舞有时矣，公鉴于石尉不借人看，设玉石焚时，能坚闭金谷耶？盍以此请，当必来无却顾。畹然之。遂躬迓吴观家乐。吴欲之而故却也，强而后至，则戎服临筵，俨然有不可犯之色。畹陈列益盛，礼益恭，酒甫行，吴即欲去。畹屡易席，至邃室，出群姬调丝竹，皆殊秀。一淡妆者，统诸美而先众音，情艳意娇，三桂不觉其神移心荡也。遽命解戎服，易轻裘，顾谓畹曰：此非所谓圆圆耶？洵足倾人城矣，公宁勿畏而拥此耶？畹不知所答，命圆圆行酒。圆圆至席，吴语曰：卿乐甚。圆圆小语曰：红拂尚不乐越公，矧不逮越公者耶？吴颔之。酣饮间，警报踵至，吴似不欲行者，而不得不行。畹前席曰：设寇至，将奈何。吴遽曰：能以圆圆见赠，吾当报公家先于报国也。畹勉许之。吴即命圆圆拜辞畹，择细马驮之去，畹爽然无如何也。

帝促三桂出关，三桂父督理御营名骧者，恐帝闻其子载圆圆事，留府第不令往。三桂去，而闯贼旋拔城矣，怀宗死社稷，李自成据宫掖，宫人死者半，逸者半。自成询内监曰：上苑三千，何无一国色耶？内监曰：先帝屏声色，鲜佳丽，有一圆圆者，绝世所稀，田畹进帝而帝却之，今闻畹赠三桂，三桂留之其父吴骧第中矣。是时，骧方降闯，闯即向骧索圆圆，且籍其家，而命其作书以招子也。骧俱从命，进圆圆，自成惊且喜，遽命歌。奏吴歈，自成蹙额曰：何貌甚佳而音殊不可耐也。即命群姬唱西调，操阮筝击缶，己拍掌以和之，繁音激楚，热耳酸心。顾圆圆曰：此乐何如？圆圆曰：此曲只应天上有，非南鄙之人所能及也。自成甚嬖之。随遣使以银四万两犒三桂军。

三桂得父书欣然受命矣，而一侦者至，询之曰：吾家无恙耶？曰：为闯籍矣。曰：吾至当自还也。又一侦者至，曰：吾父无恙耶？曰：为闯拘絷矣。曰：吾至当即释也。又一侦者至，曰：陈夫人无恙耶？曰：为闯得之矣。三桂拔剑斫案曰：果有是，吾从若耶！因作书答父，略曰：儿以父荫待罪戎行，以为李贼猖狂，不久即当扑灭，不意我国无人，望风而靡，侧闻圣主晏驾，不胜眦裂。犹意我父奋椎一击，誓不俱生，否则刎颈以殉国难，何乃隐忍偷生，训以非义？既无孝宽御寇之才，复愧平原骂贼之勇，父既不能为忠臣，儿安能为孝子乎？儿与父诀，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旁以诱三桂，不顾也。随效秦庭之泣，乞王师以剿巨寇。先败之于一片石，自成怒，戮吴骧并其家三十余口。欲杀圆圆，圆圆曰：闻吴将军卷甲来归矣，徒以妾故，又复兴兵。杀妾何足惜，恐其为王死敌不利也。自成欲挈圆圆去，圆圆曰：妾既事大王矣，岂不欲从大王行，恐吴将军以妾故而穷追不已也。王图之，度能敌彼，妾即褰裳跨征骑。自成乃凝思。圆圆曰：妾为大王计宜留。妾从敌当说彼不追，以报王之恩遇也。自成然之。于是弃圆圆，载辎重狼狈西行。

是时也，闯胆已落，一鼓可灭。三桂复京师，急觅圆圆，既得，相与抱持，喜泣交集，不待圆圆为闯致说，自以为法，戒追穷，听其纵逸而不复问矣。旋受王封，

建苏台、营郿坞于滇南。而时命圆圆歌，圆圆每歌《大风》之章以媚之，吴酒酣恒拔剑起舞，作发扬蹈厉之容。圆圆即捧觞为寿，以为神武不可一世也，吴益爱之，故专房之宠，数十年如一日。其蓄异志，作谦恭，阴结天下士，相传多出于同梦之谋。而世之不知者，以三桂能学申胥，以复君父大仇，忠孝人也。曷知其乞师之故，盖在此而不在彼哉。厥后，尊容南面三十余年，又复浪沸滇池，致劳挞伐。跋扈艳妻，同归歼灭，何足以偿不子、不臣之罪也哉！

陆次云曰：《语》云：无征不信。圆圆之说有征乎？曰有。征诸吴梅村祭酒伟业之诗矣。梅村效琵琶、长恨体，作《圆圆曲》以刺三桂，曰：冲冠一怒为红颜，盖实录也。三桂赍重币求去此诗，吴勿许。当其盛时，祭酒能显斥其非，却其贿遗而不顾，于甲寅之乱似早有以见其微者。呜呼，梅村非诗史之董狐也哉！

满清入关暴政

[清]韩　菼撰　高广政整理

《满清入关暴政》三卷，清韩菼撰。较为集中地记载了清兵入关后对江南地区的屠戮和破坏。所记“皆身所亲历，目所亲睹……远处风闻者不载也”，故其史料价值较高。该书版本情况不详，民国初年曾以上述书名入编《满清野史五编》。现据此标点整理。

卷　一

江阴，古延陵地，春秋属吴公子札；战国时，楚封春申君黄歇；自汉迄元，为乡、为县、为国、为望、为军、为州、为郡、为路，沿革不常；明隶南直之常州府。其地北滨大江，东连常熟，西界武进，南界无锡阳湖。南北相去七十里，东西相去百四十里，中峙三十三山，为田一百十三万亩，输粮六万余石，出赋十余万两，盖江以南一剧邑也。东关外旧设朝阳驿，苏、松、浙、闽赴京之冲途。黄山港通大洋，顺风一日夜即至，洋船俱泊于港，故屡被倭寇，亦江防之要区矣。南干龙入中国一支，尽于江阴具区之水，溢于芙蓉湖田。申、夏二港注之江，则邑乃山水交会之地。洪武帝驻骅瞰江山，尝有建都之议。鹅鼻截江水脉，直射金山采石以下第一重门户。元设万户府，明命吴桢、吴良等统重兵镇守，规其形势，诚南都之藩卫也。风俗淳厚，敦礼让，崇气节，不屑屑以富贵利达为事，故名公巨卿外，代产仙佛及畸人。即有明一代事论，洪武初，焦故人只鸡斗酒，与帝班坐，不肯受官；徐麒奉诏谕蜀，复命辞职，帝命举朝饯行；正德朝，黄御史安甫、史御史良佐、黄主事昭，称“殿前三虎”；天启朝，诏狱者十三贤，江邑缪文贞、李忠毅居其二；鼎革时，陈震亨殉节泗陵，朱养时殉节舟山，胡熙云殉节海虞；其他孝悌节义之事，志不绝书，如周兰等之御海寇，吴兑等之御倭寇；编氓贱隶，皆知取义成仁，捐躯报国，岂钟毓之气使然耶？亦渐染有素云尔。

江阴灾荒

万历五年大水。六年虫荒。八年大水灾。九年海溢。十一年大水。十四年大水。十五年水灾，民食草木。十六年旱灾。十七年大旱。二十一年雹灾。二十三年水灾。二十四年水灾。二十六年夏秋雨灾。二十七年久雨无麦。二十九年无麦，天启四年久雨麦尽，江涨漂禾。五年无麦。六年旱蝗。七年虫食麦禾。

崇祯二年，秋冬不雨。三年旱麦萎，禾菜尽伤。五年夏旱。六年潮冲圩岸伤人，九月风变，禾若扫。七年夏麦陨，秋大雨损稻，二年麦尽青，虫食禾。十一年大风损麦，秋旱蝗起，原野蔽空，复食麦苗，十二月旱蝗，四年大旱。

江阴变异

崇祯二年城鸣。十二年，雨赤小豆，四月虫聚鸣于天。十三年，虎至，伤人。十四年，虎又至，捕得之。十五年，河囮鸟见（囮音火，一名囮骝），形不甚大，声如儿啼，在城内外哀鸣一日，邑令吴鼎泰叹曰：“此城将有兵祸”。十七年，民家晓起，皆有黑圈记其门，或于釜底画梅一枝，一夜殆遍，五里亭平地出虎，大如犊，而势甚猛，伤人颇多，逐至百丈地方，跳河水中，渔妇刺杀之。

慕庐氏曰：“嘉靖、万历以来，佥壬秉国，阉势滔天，士气不扬，人理灭绝，历朝末季，未有如明之失政者也。人事变于下，故天象应于上，天人交弃，虽有孝子慈孙，安能挽回造化哉？”

清顺治元年（崇祯十七年五月改元）明亡

三月二十日，闯贼破燕京，思皇帝殉社稷，明至此亡。

清发兵讨贼

四月，明将平西伯吴三桂援京师，未及而陷，遂乞援于满清。清遣世祖睿亲王多尔衮代统大军，授奉命大将军印，锡以御用纛盖，星夜进发，遇贼将唐通于一片石，邀击之，斩百余人，贼遁。三桂率属迎谒，乃入关。闯贼率马步二十余万自北山横亘至海，列阵以待。大风迅作，尘沙蔽天，呼噪奋击追杀至四十里，贼遁走燕京。因晋三桂爵为平西王，命统马步一万追杀流贼。

清定鼎燕京

五月初一日，摄政王直趋燕京，所过州县，官民并开城迎降。及至京城，贼已焚宫殿西遁。明文武各官，出迎五里外。王进正阳门，老幼焚香跪迎，入武英殿受贺，传檄安抚畿甸郡县，即具疏迎世祖。九月，至燕京，为崇祯帝发丧，以礼改葬，追谥曰庄烈愍皇帝。躬祀郊坛，告祭庙社，御皇极殿受朝。

慕庐氏曰："中国无主，臣民推戴，诚所谓天与人归，得天下之正，古今未之有也。"

江阴民乱

四月三十日夜，始得都城凶耗。市井不逞之徒，乘机生乱，三五成群，各镇抢掠焚劫，杀人如草。县令无如之何，乃恳诸生中老成硕望者、同学师分往各乡，谕以理义，动以利害。东北滨江一带，许学师晋、诸生陈明时、正东徐学师廷良、诸生章经世、西乡冯学师厚敦、诸生吴幼学、南乡邑绅汤澄心、诸生张鼎泰、典史阎应元单骑至申港解谕之。

福王称号于南都

五月十五日，史可法、黄得功、刘良佐、马士英等集北来臣民，迎立福王朱由松于金陵，称明年为宏光元年。

慕庐氏曰："时当国破君亡，南北隔绝，援立亲藩，冀延宗社，在可法等不可谓非忠于明者。"

清顺治二年乙酉（南都称宏光元年，福州称隆武元年）清兵南下

福王荒淫无度，诸臣复不一心。五月，豫亲王多铎等统兵南下，连克淮扬，直抵江宁。福王奔芜湖，公侯、阁部文武臣僚二百余人、马步兵二十三万八千有奇皆降。

江阴欲勤王

大兵南下，典史陈明遇、训导冯厚敦、都司周瑞珑等纠集绅士，于五月十五日早，拜牌集议，募兵勤王，因一时无由招集，挥泪而散。

南都王

豫王于南京戏饮，遣贝勒尼堪等追福王于芜湖，知广昌伯刘良佐勤王兵到，豫王遣一将统兵三百擒之。良佐叩头乞降，请擒福王赎罪。福王闻信，先往太平府刘孔昭家，刘不纳，遂奔坂子矶黄得功营。得功曰："陛下死守京城，臣可借势，奈何轻出？"二十五日，良佐至，得功怒，不甲而出，单骑驰北营，隔河骂曰："我黄将军志不受屈！"良佐伏弩中其喉，得功曰："我无能为矣！"归营拔剑自刎。良佐入其营，与总兵田确、马得功缚宏光以献，豫王执之北去。

命降臣刘光斗安常洲

御史刘光斗，武进人，清兵南下，诣军前降，豫亲王命安抚常州各属。檄至江阴，独不应。

江阴知县林之骥去任

之骥，进士，福建莆田人，崇祯十七年到任，不解江南语，众号"林木瓜"。时郑帅率流兵千人过境，头裹红罗。始则携小盐包，百姓争买，启视，中有金银货宝，而兵不知也。盖淮扬巨室，载以避乱，为所掠得者。继乃纵兵士掠城外，百姓汹汹争城而入。兵欲劫城，幸之骥与郑帅同乡，出谒之，彼此燕语，继以痛哭，遂肃然无犯。之骥乃哭庙，解印绶去，时五月二十五日也。

参将张宿、海防程某、县丞胡廷栋、学使朱国昌、兵备马鸣霆去任

刘光斗劝降，宿以义不可从，慷慨谢任，程、胡亦去之，朱与马潜逸。诸生日诣学宫，相向哭。

主簿莫士英权署县事

六月，士民以邑署无官，推士英权知县事。士英潜通光斗，缴印册，并解帑金，献善马，备极谄谀，扬扬以县令自居。

清特授知县方亨到任

亨，豫人，乙科进士。豫省未入版图时，乃先诣军前纳款者。先四日，有飞骑传檄至，士英失望，令居民养于察院中，满城汹汹，欲为拒守计，以器甲刍粮未备，不敢遽发。二十四日，亨至，纱帽蓝袍，未改明服，年颇少，不带家属，止有家丁二十余人。亨入空署，耆老八人入视，亨曰："各县已献册，江阴何以独无？"耆老出，遂谕各图造册，献于府，转送于南京，已归顺矣。旋出谒上台，莫主簿亦以参谒出，先归。乃传剃发之信，民情惶惶，俟县令归，一决可否。

收器甲

先是，福建勤王师为清兵所败，有战船三只逃至江上，贱售器甲，江民争买，北州尤多。二十六日，亨下令收之。

命军民剃发

豫王下令，江阴限三日剃发。二十七日，常州太守宗灏差满兵四人至，居察院中，亨供奉甚虔。

严饬剃发

二十八日，亨出示晓谕，申严法令。

邑民呈请留发

二十九日，北州乡耆何茂、邢穀、周顺、邢季、杨芳、薛永、杨起、季茂、辛荣等公呈请县详宪留发。亨大骂不已。众哗曰："汝是明朝进士，头戴纱帽，身穿圆领，来做清朝知县，羞也不羞？丑也不丑？"亨无如何，听之而已。

闰六月初一日，江阴倡义守城

清晨，亨行香，诸生百余人及耆老百姓从至文庙。众问曰："今江阴已顺，想无他事矣。"亨曰："止有剃发尔。前所差四兵，为押剃发故也。"众曰："发可剃乎？"亨曰："此清律不可违。"遂回衙。诸生许用等大言于明伦堂曰："头可断，发决不可剃也！"适府中檄下，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语，亨命吏书示此言，吏掷笔于地曰："就死也罢！"亨欲笞之，共哗而出。

下午，北州少年，素好拳勇，闻之奋袂而起，各服纸册，蒙以棉袄，推季世美、季从孝、王试、何常、何泰等为首，鸣锣执械，扬兵至县前三铳，又呐喊至县后亦如之，四门应者万人。亨犹坐堂上作声色，怒叱从役收兵器。众呼曰："备兵所以御敌，收之反为敌用。"死不服。适亨老师无锡效顺之苏提学(一作旧学使宗敦)，遣家人来贺喜，从私署出，在堂上骂曰："尔这些奴才们，个个都该砍头！"众人诟曰："此仆降贼也！"奋臂殴死，将头二门八扇，堆丹墀内焚其尸。亨出欲亲执首事者，众不逊，直前裂其冠服。莫主簿惧，踉跄走匿。亨怯，许众备文详请免剃，众遂散。亨乃闭衙急驰书于宗太守，并嘱守备陈瑞之飞请往剿。

临晚，县吏密告曰："自汝等散后，亨即传我备文详豫王，请兵来杀汝等，已马上飞递去矣。"众怒，遂入署，以夏布巾系亨之颈，拽之曰："汝欲生乎？死乎？"亨曰："一凭汝等。"乃拘亨于宾馆。抵暮亨向举人夏维新疾呼解救。众恐宵遁，因将亨送交维新(或云走避乡绅曹子玉家)。是夜，诸生沈曰敬等十三人，集议覆上台。亨意欲多杀树威，议不协，遂散。

初二日，江阴义民下方亨、莫士英于狱

次早，方亨回署，闭衙不敢出。阖邑闻风响应，四乡居民不约而至者以十万计，即三尺童子皆以蹈白刃无憾而至此共击者。分队伍，树旗帜，鸣金进城。集教场，议战守，填塞道路，无容足处，分途出入。自辰至酉方息，合城罢市。亨惶急失措，乘肩舆登君山安民，诡称江民义勇，向误于陆承差杀一警百之说。众收陆，陆举家遁，毁其器具什物，秋毫不染指，有窃一鼎者，立斩以殉。宗太守行文解谕，拒不纳。士民等设高皇帝位于明伦堂，誓众起师，亨亦同誓称戈，各保赴县求发火药器械，亨亦首肯，实乃潜驰书于宗太守，称江阴已反，急下大兵来剿。时城门查诘奸细，搜得书，将使者脔之。入内衙，携亨出，并搜获莫主簿。莫恳降为明官，众不信，均下之狱。

众曰："既已动手，闻察院中有满兵四人来押剃发者，盍杀之？"于是千人持枪进院。四兵发矢伤数人。众欲退，有壮者持刀拥进，兵返走，一堕厕中，一匿厕上，一躲夹墙，一跳屋上，俱被提出。先是四兵到府，伪作满状，满语，食生物，小遗庭内，席地而卧。至是入内，见床帷灶釜颇精丽，顿作苏语曰："我本苏人，非鞑子，乞饶性命！"众磔之。临死，曰："莫主簿令我来，今害我！"

是役也，有典史陈明遇者，素长厚，与民无怨，众拥为主，而从其令。

初三日，发兵器安营

先是兵备曾化龙，闻流寇至，造见血封喉弩，悬三四间屋。兵备张调鼎，亦铸大炮储火药。至是皆发之。

距城三十里者，各保咸领乡兵入城，令于夏港葫桥相地札营，防清兵西来，临晚方散。

守备陈瑞之夜遁

忽传清兵由杨舍进，众疑杨舍守备沈廷谟曾赴县剃发，必为之乡导，合城鸣金纠众，奋勇争拒。至东城，知讹传，乃返。适本营守备陈瑞之乘马赴东关，众恐其纳款谋升参将，且代方亨申文请剿也，詈辱之。瑞之拔刀策马，返哗而进，共杀负纛一人，马二匹。瑞之亦伤，夜与其子越城遁。或云众欲推为主，瑞之不从，甫出，以枪刺之，跃屋上，趋出城，伏于豆田内。

初四日，下陈瑞之于狱

是早，执瑞之妻孥下狱。上午，城外兵缚瑞之父子来解，亦收禁。

城中戒严

士民议曰："我等誓死守城，其老弱妇孺，与不能同志者宜速去。"由是城门昼闭。议守议战，议更五方服色旗号，议借黄蜚为外援，议请阎典史为主将，持论纷纭，各出一见，日无宁晷。

发林令所封库藏赡军，不足，徽商程璧又捐饷银三万五千两，陈典史拜而纳之。入暮，又报清兵由常州抵申港，民兵争出御之。城中戒严，恐外兵乘虚。灯火彻夜，互相盘诘。漏二下，盘获细作时隆，命拘之狱。

初五日，搜获细作、讨武弁王珑、歼郡兵于秦望山

黎明，士民齐集公堂，明遇同游巡守备顾元泌会鞫。时隆供称伏兵在城七十余人，奉太守令，每人给火药四斤，银四两，开元钱一百二十文，约于初八夜，举火为号，外兵望火杀人。供词凿凿，当获羽党四人枭示。亟往庵观及空隙地搜获六十余人。复词连武弁王珑。珑遁，收其党尽杀之。在外乡民，即往君山烧珑居，执其父与妻妾来献，并诛之。而宗太守果遣郡兵三百人间导袭江阴，土人歼之秦望山下。明遇下令，城中有能获奸细者，官给银五十两。

杀陈瑞之

是日杀陈守备(一作自杀)，收其一妻、二子、一女、一仆尽杀之。其长子叩头请曰："我能造军器，幸贷我！"乃系之狱

初六日，清发兵收江阴

有青衣人行于市，迹甚诡，乡兵疑而执之，搜出地图

一纸，上书兵马从入之路及秦望山埋伏诸处，并私书一函。询之，乃璜塘夏中书家人，新投亨署，遣出乞师者。送顾元泌拷讯，复供沈曰敬及吏书吴大成、任粹然等在马三家协谋屠洗。收马三、大成等磔于市，曰敬仅以身免。粹然临刑，曰："四门俱有大炮，汝等宜自为计！"

士人既歼宗灏所遣兵，灏以事闻专阃。是晚，报清兵马步千余人从郡城出，水师统兵官王良亦率舟师进发，城中巡守愈严。西门月城内搜获奸细二人，审视锁钥门键已坏，执守门兵拷讯之，招出买路银两，当与细作均斩城下。

初七日，江阴义兵败于虞门

是早，乡兵出城打仗，北门骁锐，自立冲锋营，季世羔令三鼓一炮造饭，四鼓二炮吃饭，五鼓三炮抬营。百人揭戈先往，老弱馈食不绝。令地保持铁桶，用锅底煤涂黑，作假炮安闸桥上，过浮桥，命地方将桥拆断，经夏港亦然。上午至申港，方思造饭，塘报讹传清兵相距止五六里，众奋呼曰："战而后食未晚也。"疾驰数十里，抵暮至虞门，方遇战。彼众我寡，腹枵力乏，兼以马步不敌，冲锋兵败，世羔阵亡。郡兵驰宿虞门曹坤家。

初八日，歼水师兵于双桥。

是早，城中避难者皆挈妻子去，兵复出御。四乡负义勇而来者计数万人。咸以效死勿去为念。清兵亦观望不进。水师兵五百，领兵官王良本邑中大盗降清者。舟经双桥（一作葫桥），田夫辱骂之。士卒怒，欲擒斩田夫。群拔青苗掷船上，泥滑不可驻足，大半堕水死。得登岸者，乡民围之，乃跪而献刀。铁锄交下，浮尸蔽河，积如木筏，直至石撞，水为不流。

起旧游击徐观海为将

观海，邑人，升太平营总兵，尝为游击，明遇以虞门之败，军行无帅，进退无所禀承，欲起为将。观海病不能胜，命弟摄其事（弟行五，失其名与字，天香阁中有传）。乃造令箭十枝，用大明中兴旗号，以防塘报讹传也。

观海于五月中随操江收福山港。六月初一到苏州，为清兵杀败而归。

初九日，拜邵康公为将

时城中尚无师，徽商程璧荐同乡邵康公娴武事。康公年未四十，人材出众，力敌四五十人，明遇乃同顾元泌等率众拜为将，邵亦招兵自卫。

适旧都司周瑞珑领舟师数百人驻江口，声言协助，借为犄角。粮皆北门馈送，不继，城中出米给之。

举孝廉夏维新、诸生章经世、王华管粮饷，举中书戚勋、贡生黄毓祺、庠生许用等二十余人为参谋。

杀方亨、莫士英于狱

方亨在狱，尝使作书退兵。后清兵日进，乃密谋杀之，以绝内应。夜二鼓，带兵二十人拥入，赤身擒出，斩于堂上，并杀家属亲知（一云杀于夏维新家桂树下，一云拖出西门打死）。继杀莫士英父子仆从，囚其妻妾。莫父潜逃三日，搜出斩之。

慕庐氏曰："亨系新朝县令，况设施皆为分所应得，即两次请兵，亦势所难免，赫赫之威压于上，汹汹之势成于下，并不可谓亨激成之也。但城中既已举事，亦势不能不除之。惟士英不善立身，则枉送一死耳。"

初十日，都司周瑞珑战清兵于城西

清兵进攻城西隅，元泌登城，请周都司往吴淞借兵于总帅吴志葵。吴不允，但言兵久无粮，能犒千金，当如命。乃出林令去时署内封留之衣饰囊资共八百，复借典银二百，合成一千，城上给发瑞珑，约邵兵出东门，己从北门夹攻。邵兵亦至，瑞珑遇战，不利，还驻江口。抵暮，清兵札营城南张孝廉园中。

十一日，清兵屯麻皮桥

清兵退屯麻皮桥，密遣二人入城侦虚实，被获枭示。城中亦遣一人侦清兵，至葫桥，见彼列炮森严，伺其懈，尽投之水；以一炮复命。周都司奇而赏之。

清兵三日不至，城中逃难者咸以敌去，络绎归来，数日间民人复聚。

下劣生尹吉于狱

吉素不轨，谋内应。一日暴雷震，闻马嘶声，众入其室，搜出马二匹，衣甲器械无数，当斩其仆唐宁，而下吉于狱，城中防卫愈固。

十五日，靖江兵战清兵于城南

有传淮抚田仰示至，称即日统兵赴援。印押不爽，民疑喜交集，后竟无至者。复有靖江夏起隆者统沙兵八百人（一作二十），原隶镇将高杰（一云曾破高杰骑兵）命一人执信字旗渡江来，称欲援江阴，因遣夏维新、章经世往犒师，议给赏银四千两，料理猪羊酒米火药等物，俱极丰备。未几，两领兵官率众南来，酗酒赌博，人无斗志，战于城南，大挫，杀伤五百人，四散逃亡。有窃火药返者，经靖江署事典史盘获，绑送江阴处分。先是大家给散银米，每人钱一千，赍酒肉犒军江口，军竟无功，故执之。程璧亦开典靖江，沙兵败归，恨之，起掠一空。后有泰兴张九达者，名达，善拳棒，因靖邑兵败，田淮抚乃檄朱公子借达兵三千渡江而来。清兵放牛马于两石湾，达率亲信三十余人登岸收之，伏忽发，达与三十人无一脱者，骁勇如耿和尚亦死。

乡兵打仗

城外兵势日甚。各乡镇乡兵，距城五六十里者，日入城打仗，荷戈负粮，弃农不顾，不用命者，互相攻讦，虽死无悔。

陈典史每巡城，凡搏战至城下者，必开城奖纳，鼓

以忠义,有功必赏,献敌首一级,给银三两,或为下拜。

乡兵阵伍散乱,进退无节。然清兵所至,尽力攻杀,多有斩获;即不胜,亦未尝俯首效顺也。有高瑞者,为清兵所缚,令剃发降,宁死不屈。是以清兵不得安处,相对多楚容。

命程璧乞师

时黄蜚由芜湖屯兵太湖,总兵吴升嘉字之蔡,由吴淞驻兵福山,纠洞庭两山之民接应常熟,攻破苏州,声势倍烈。陈典史命程璧往二处乞师,兼往田淮抚处。璧尽出其所储十四万金充饷,往乞不应。复往徽郡金声江天一处。及至,兵已溃。比返,城已陷,遂为僧于徐墅。

鲁王监国于绍兴,唐王称号于福州

南都既破,天下旧臣遗老志不忘明者,皆辅明之余孽,以冀中兴,于是赵王起于太湖,义阳王起于崇明,桂王起于广西(号兴隆),潞王起于杭州,靖江王称监国,保宁王起于河南,罗川王、永宁王起于湖东,益王集二十人起兵,东王、瑞王、安仁王、永明王、德化王、安东王、晋平王纷纷不靖。闰六月初九日,张国维、陈函辉等迎鲁王监国。初十日,黄道周、张肯堂迎立唐王,改元隆武。浙闽起事,江南北民心煽动。豫王留兵二千驻苏州,大军悉下浙江,仍命刘光斗安抚常州。

二十一日,清兵围城

清兵连日不能克,羽檄乞师,爰命七王、八王、十王等率将弁千员、马步十余万,向江阴进发,降将刘花、马良佐为先锋,首出西门。江民出战,被杀者五十人,而清兵不复退,乃移兵至南关。邵康公往御,不克。众以康公为无功,其守南关也,不许士民出城,而私放其乡人,爰下之狱。清兵历东门及北门,分十六营围城,继烧东城,大掠城外富户。乡兵死战败走。清亦丧其骑将一员。分兵北门,乡兵三路御之,两路皆溃,数十人据桥力战,杀其骑将,乃收兵返。

二十三日,清兵掠东乡

清兵合营并北,焚民居,多杀戮。转掠而东,八桥东西湾二保拒之,杀其骑将二员。泗善港葛辅弼父子率兵五百人,自负剽悍,入城赴援,各保咸出兵助之。但素为盐盗,不谙纪律,亦至民家劫掠,酣饮樗蒲,至三官殿,勉强交战,歼焉。

清兵乘胜东下,恣掠大桥、周庄等处,搜山掠地,肆意劫杀,所伤老弱男女无算。周庄民搜敌索战,侯城人(一作陶城民三人)杀其骑将一员,乃退。

兵乱日久,政令不能出城,远乡叛奴,乘衅索券,焚宅弑主者,络绎而起,烟光烽火,相杂蔽天,各家救死不暇。

清兵日多,旋营君山、黄山,烧掠四城民居,昼夜不绝。

二十四日,清致招降书

刘良佐作招降书一纸,从东城外射进。其书曰:"传谕乡绅士庶人等知悉,照得本府原为安抚地方,况南北两直、川、陕、河南、山东等处地方,俱已剃发,惟尔江阴一处,故违国令,何不顾身家性命?即令本府奉旨平定江阴,大兵一二日即到。尔等速剃发投顺,保全身家。本府访得该县程璧,素系好人,尔等百姓,即便具保,本府题叙,照管尔县。如有武职官员,亦各具保,仍前题叙,照旧管事。本府不忍杀尔百姓。尔等皆系清朝赤子,钱粮犹小,剃发为大。今秋成之时,尔等在乡者即便务农,在城者即便贸易。尔等及早投顺,本府断不动尔一丝一粒也。特谕。"

二十五日,江阴义民答书

陈典史及城中士民等公议回书,秉笔者,王华也。其略曰:"江阴礼义之邦,忠勇素著,止以变革大故,随时从俗,方谓虽经易代,尚不改衣冠文物之旧,岂意剃发一令,大拂人心,是以乡城老少,誓死不从,坚持不一。屡次兵临境上,胜败未决,皆以各乡镇勤王义师,闻风赴斗。若城中大众,齐心固守,并未尝轻敌也。今天下大势所争,不在一邑。苏杭一带,俱无定局,何必恋此一方,称兵不解?况既为义举,便当爱养百姓,收拾人心,何故屠戮奸淫,烧抢劫掠,使天怒人怨,惨目痛心?为今之计,当速收兵,静听苏、杭大郡行止。苏杭若行,何有江阴一邑?不然,纵百万临城,江阴死守之志已决,断不苟且求生也。谨与诸公约,总以苏、杭为率,从否唯命。余无所言。"

二十八日,都司周瑞珑逸

良佐令军士四散焚劫。乡兵见清兵势大不可敌,悉远遁,无复来援者。周都司亦扬帆去。

二十九日,追杀乡兵

良佐仍令军士追杀远窜乡兵。七月初一日,专意攻城。

良佐再令军士搜杀星散乡民。而乡兵断绝,遂专意攻城矣。

城中严御,清兵箭如雨注,城上人一手以锅盖自蔽,一手接箭,日得三四百枝(一作三四十万)。

初五日,诛守备顾元泌

清兵攻城时,元泌登城射敌,矢每不及敌而坠,众疑之。其效用马矮子窃火药从城上投敌,众执之,同往搜元泌寓,得清兵文书一道。盖闰六月初,众会申田淮抚请兵文,元泌私自易文缓兵,故原文犹在寓也,遂诛元泌,并效用者四十人,内应遂绝。

迎原任典史阎应元

应元,字丽亨,北直通州人,由武生起椽吏,官京仓

大使。崇桢辛巳，赴江阴典史任。始至，海寇顾三麻子率数百艘犯黄田港，应元集兵拒守，手射三矢，应弦而倒。贼畏不敢犯。后又平盐盗，弭民乱，邑民德之，为肖像社学中。以大臣廷议特授都司、剳军前擢用。而马、阮用事，仅转任广东韶州英德县主簿。母病，兼道梗，挈家避居砂山之麓。变作时，陈典史与邑士民即拟敦请，元泌百计挠阻。至是泌诛，遂决意迎之。淮抚田仰亦移文劝勉，明遇专使十六人缒城夜出，至其居，应元曰："尔等能从我则可。不然，不为若主也。"众曰："敢不惟命是听？"

初九日，阎应元入江阴城

祝塘少年五十人（一作六百人），执械护送，经七里庙，题诗于壁，以见事则万无可为，死则万无可免也。及至城，谓乡兵曰："裹粮而来，势不能入，且乌合之众，不足制胜。"厚犒遣还，独与家丁王进忠等四十人入守。

始至，即出邵康公于狱

发原任兵备曾化龙所造火药、火攻器具应用，即伊在任时所监造者。

次传谕巨室，各出资助饷。不足，凡泉货百物，得估值充数。收贮察院内，备民兵犒赏诸费。

乃大科民居，尽知城中若干保、若干户、若干口、丁壮老幼若干人，悉取注册，择骁勇者隶麾下，卒赖其力，以成义举。

初十日，祭旗发令

命四城门收拾衣甲器械祭旗。

命武举人王公略守东门，把总汪某守南门，陈明遇守西门；应元自守北门，而与明遇仍总督四门，昼夜梭巡。

命闭城门，合乡兵二十余万人与在城民兵分保而守。城门用大木塞断，派十人守一垛，卯时喊杀一声，午时再派十人喊杀一声，酉时仍换前十人随宿，夜半再换后十人更番，周而复始。城下设十堞厂，日夕轮换安息。烧焚公屋无用者，毁拆砖瓦，使瞽目人传递不停。十人小旗一面，百人大旗一面，红夷炮一座。初时夜间两堞一灯，继而五堞一灯，后遂八堞一灯，初用烛，继用油，后以饭和油，则风不动油不泼，每堞上，瓦四块，砖石一堆。井井有条，丝毫不乱，乡兵因是复振。

命章经世、夏维新、王华主刍粮，每人给米盐蔬菜若干，每户给油火若干，四门堞城各给油蜡若干。

传齐北门冲锋营士千人，选季从孝为先锋，何常执大旗，王试挂得胜鼓，何泰吹号头，准备军服器甲。

苦乏油时，命健儿推车入城中，给以藏豆，膏火足用。盐不足时，海寇载两大舰，由黄山港进。鱼则从水关入，举网即得。但苦无矢，乃命于黑夜束草为人。外披兵服，人持一竿，手挑一灯，直立雉垛，士卒伏垣内大噪，北兵望见，矢如蝟集，获强矢无算。

由是围城中有火药三百瓮，铅弹子千石，大炮百位，鸟机千张，钱千万贯，絮帛千万端，酤千酿，果万钟，豆千斛，刍藁千万束，盐万斤，铜铁器万枚，牛千头，羊豕千只，干鱼千包，蔬千畦。

十一日，清兵攻北门，败散，七王死之

清兵知城中不可动，乃伏炮攻北门，而城上矢石如雨注，清兵不敢近。主帅怒，立命上将九员先驾云梯上城，城上以长枪刺之，死者四而伤者五，有身中三箭者，有劈去头颅者，有堕下成齑纷者，有火箭烧死者。主帅益怒，奋身独上，势甚猛。有霸王刘耐者，以短枪拒之，彼以口啮枪，拔刀欲砍，一人挺枪中其喉，遂仆城下。外兵散走，皆失声大哭曰："此七王也！"

二都督大怒曰："我得北京，得镇江，得南京，未尝惧怯，未尝费力，不要说江阴拳大的地方，就如此费力！"遂传令十营内选猛将几员，步军三万，扎云梯十张，来日分十处上城，如有退者立斩。

十二日，清兵仍攻北门，二都督又死

清晨，城外放炮呐喊，三万军造浮桥十条，一齐过外城河，分十处登云梯上城。城上用砖石掷下，长枪拒敌。或以船蔽体而进城内，炮石杂施，无不立碎。凡城堞上进者，对面见兵至，发炮弩毙之。其来攻城脚者，以长阶沿石掷下，或截断旗竿，列钉于上投下，死伤无算。二都督恃勇，衣三层甲，腰悬两刀，肩插两刃，手执双刀，独登云梯，毁雉堞，跨上城垛，执刀乱砍。城上以棺木支御，枪刺其身，不能入。或曰："止有面可刺耳！"遂群刺其面，旁堞垛一汤姓童子，持铁钩镰，用力钩断其喉管，竹匠姚迩割其头，身堕城下。外兵齐来抢尸，城上梆鼓齐鸣，砖石小箭如雨点，复伤千余人。旋用牛皮帐挡住矢石，始将王尸拖去。良佐日令军士拜索其头，不允。愿出银买，乃命将银当面装入银鞘吊入城。又命军士罗拜，口中高叫："还我王爷的头！"然后以蒲包裹一黄狗头，掷还之，将王头悬城上。军士复苦求，乃投下，取去缝合，挂孝三日，令道士设醮招魂。有红箭衣六人，拜城下，内发炮，化为尘。又一日持祭物来奠，一僧捧金帛随行，道经何家埭，内发炮毙之，取其酒食饷守城者。

应元既却北城攻，知不日清兵必大至，广为战具，招青阳弩王黄鸣岗与其从千余人，入城造小弩千张、小箭数万枝，分派守城军士。又用季从孝所合火药敷箭头射人，见血立死。弩长尺余（一作四尺），箭长五寸（一作一尺），百步之外，命中如意。初，应元入城，鸣鼓登堂，鼓内跌出小弩十余张，上刻"诚意伯刘基造"数字，即鸣岗所造弩式也。出陈瑞之子于狱，令制火砖、木铳。火砖广三四寸许，着人即烧，木铳类银鞘，长三尺五寸、广二三寸，木为之，中藏药，敌至投下，机发木裂，铁菱角飞出，触人即死。应元自造挝（一作锤）弩，用铁一块，旁设数钩，系以棉绳，掷着即勾进斩之。又仿旧制，造火球、火箭之类，无不曲尽其妙，故清兵虽众，望城畏服，战栗无人色。其自北来者，闻之皆胆落，

无不以生归为祝。

十四日，江阴诈降，薛王死之

前此北州薛王营，令人执旗招安。十三日，阎、陈二人令范、周、朱、季四生员至薛王营答话，若有将计就计之处，速还报。四生至薛王营，宴饮毕，馈元宝百锭，重二百两。四生归，献计曰："必得舍命百余人，命前数人执降旗，后握木铳，假充银鞘，赚开营门，可以济事。"二人相视，哂而点首。是日，百余人握木铳，桶底安砖，即令四生前导。四生面面相觑，立斩之(一生名学文，芳之嫡叔)。另点白发耆老数人，执降旗焚香前导，缒城出，至薛王营通报，献银买命，求免杀戮。薛王大喜，升帐放炮，吩咐开营门，将银抬入帐中。正要令将收验，一时火发炮裂，烟焰蔽天，震响如雷，触者咸死，薛王惟剩一头。帐中上下约伤二千余人，内伤上将二员。当日十王命三军挂孝，合营举哀，礼薛王头于北州苏家墩。

清兵羽檄纷驰

清兵屡失利，请兵羽檄旁午，兵赴江上，日以千数。刘良佐作《劝民歌》谕降，弗听。遂设牛皮帐于城东北隅。城上压以巨石。

十五日，清兵攻东北城

良佐命西南放炮，东北掘城，皆用山爬，城内以火球火箭拒之。清兵欲退，良佐止之。城内仍投以砖石，不及避，数百人悉死城下。良佐惭甚。又设三层牛皮帐，中设九梁八柱，矢石投之，皆反跃，不能人。乃取人粪，和以桐油，煎滚浇下，即时皮穿，及人身，肉烂而死。未及者皆惊惶散去，内以绳系铁椎掷之，钩入城中枭首。清兵手足无措，纷纷逃散。敌营疑守城者杀下，遂发铳御，反伤马步卒无数。后由西门经闸桥，依君山为营，候其半渡，炮举之，应声仆。或以木门自蔽，用小箭射之，中其手，手钉在门，号叫痛甚，立时即死。

又作大浮桥，从黄山港暗渡，登君山，瞰城中，亦为炮所中，移营去。

十六日，江阴四出乞援

是时，田雄抚已从鲁王于绍兴，黄蜚、吴之葵同人太湖。贝勒引大军趋吴王，二人兵败被执，两处俱已绝望。

海寇顾三麻子率舟师来援，巨艘数百号，留三日，遇战不利，扬帆去(顾三麻子名容，自号忠义王)。有义阳王者，明之宗藩，太监季、太傅田、军门创、监军总兵胡来贡各统兵辅之，建议旗于崇明，称海上雄兵十万，太仓、昆山、嘉定各处响应，同往乞师。王与太监温词慰劳，仅以空言塞责。后遣其将往驻江口。宁其愚率僧兵数百赴援，扎营砂山，战甫合，知不可敌，皆遁去。

明兵部严子张名拭者，与时敏守常熟亦往乞兵。初不应，旋以唇齿相关，金秀才矿(字贡南)集精勇四百余人，先驻砂山，挡住来路，俟子张军到，一齐进取。八九日无耗，遂先发。良佐差铁骑三千邀截周庄左右，全军俱没，贡南仅以身免。

清移营邓墓

孤城死守，外兵屡败，内亦杀伤相当。用炮打北城，彻夜不息，城垛陷数丈。应元命石匠往外收石料，匠难之，再拜遣之，匠为感动，修固后，严御如初。

清兵依邓墓深林以避矢石，折门窗屋木为浮桥，渡河逼城下。城上协力拒守，矢石交下，力不能支。欲遁，其将斩先走者二人，复驱而前，赍云梯至城下，凡三十余处。一将突出，先众上，内发炮横击之，尸随云梯仆。清兵走，内缒人出，收其云梯器仗等物，并伐邓墓松楸，使敌无所蔽，取浮桥以供薪。

一骑将既拔己身所中箭，复下马拔马股所中箭，又恐马中毒，用口收其血，力策而返。

十七日，江阴兵劫营

良佐移营十方庵。是夜，应元择勇士千人出南门劫营，或执板斧，或执短刀，或用扁担，突入敌营，伤千余人。及他营来救，应元兵已入城矣。

松江解到大炮百座，收民家食锅铸为铁弹，重十三斤，纳入大炮以攻。

十八日，刘良佐劝降

良佐前命十方庵僧向城跪泣，陈说利害，劝众早降。城中以效死勿去谕之。是晚僧又至，却之如初。

良佐策马近城，谕民早降。因据吊桥，约城上释弓矢，谓应元曰："宏光已北，江南皆下。若足下转祸为福，爵位岂在良佐下，何自苦如此？"公从容对曰："江邑士民，咸谓三百年食毛践土，深戴国恩，不忍望风降附。应元乃大明典史，义不得事二君。将军位为侯伯，身拥重兵，进不能恢复中原，退不能保障江左，何面目见我江东忠义士民乎？"良佐惭而退。

七月十九日，贝勒统兵攻江阴

良佐复奉命来招安。应元曰："有降将军，无降典史。"一声梆响，火箭齐发，良佐连跨三四马逸去，太息曰："江阴人没救矣！"贝勒博洛既定松江，悉统所部兵几二十万来攻江阴。以师久无功，将刘帅细责，躬巡城下者三，复登君山望之，谓左右曰："此城舟形也，南首北尾，若攻南北，必不破。惟攻其中，则破矣。"

缚降将黄蜚、吴之葵至城下，命作书劝降。蜚曰："我于城中无相识，何书为？"之葵涕泗交颐，情词悲楚，应元叱曰："大臣被缚，当速就死，安用喋喋为！"之葵再拜泣下，蜚默无言。

二十日至二十七日，用炮猛攻

贝勒见城中守义不可动，进攻益急，分兵先抄断各镇救兵，乃以竹笼盛火炮，鼓吹前迎，炮手被红，限三日

破城，于城南侧放起。炮声震处，城垣崩裂五处。飞弹如电，一人立城上，头随弹去，而身僵立不倒。一人胸背俱穿，直立如故。城裂处，内以铁叶裹门，贯以铁絙护之，又以空棺实土，障其垂坏者。又用絮浸水覆城上，以防火攻。

时东西南三门俱坚守，惟北门一保，守者独少。贝勒舁炮君山下，放炮者用竹栈包泥而蔽伏其侧，俟炮发，放者即抹去炮中药矢，盛药再放，连珠不绝，城上欲击放炮者，铁子遇竹篓软泥即止，不能伤。后又移炮近城。放炮者，豫掘地穴，塞两耳，燃火即伏穴中，盖恐震破胆而死也。

甲士爬城

日中时，众方食，明遇闻铮铮有声，往探，见清将六人，衣重甲，缚利刃，持两钉插城隙，攀援而上，其余网铁甲士接踵而上者无数。刀斧击之不能伤，用长枪刺其首，始堕城下，余悉退避。

神兵助阵

外兵大怒，大举来攻。忽见一少年将，持戟冲突，锋不可当，战毕不知所往。众疑土神陈烈士，悉往虔祀。又见绯衣将三人登城指挥，清兵不敢进。执土人问姓名，不知所对，远近讶为神助。

城上舁关帝、睢阳王二像及东平王城隍神等五像，张黄盖，巡历城上，以磁石捻神须，遇铁器，须辄翕张，用机关抉神手指挥。清兵遥望，疑为将，咸惊怖。良佐命其子攻城，正当睢阳王像，神指挥开炮，一发而毙（城破日，良佐砍开睢阳王头，众又砍伤东平王以报仇）。

一日风雨夜作，城上灯不能燃，率众哭祷睢阳王，忽神光四起如昼，四门灯火，彻夜不灭，外兵无可设施。

掠东南乡

清兵东掠大桥、周庄、华墅、陶城、三官、祝塘等镇，祝塘人拒之，兵燹之惨，甲于他镇。分掠陆官舍桥，有徐、杨二人督战，望见清兵蜂拥而来，遂匿桥洞中，见二卒引一将过，状甚伟，跃出登岸，均杀之。称该将之头，重十八斤，悬于树上。清兵多畏避，其树至今尚存。

南掠至峭崎，询土名即回骑，盖嫌音似消旗也。掠至青旸，乡民严守，圩堤行列如军伍，防有伏兵，不敢入。

二十八日，清兵攻北城，阎应元伤右臂。炮击北城角，城裂，夜半修讫，敌以为神。铁丸中应元右臂，应元伤，犹左手握搠，格杀数人。

应元躯干丰硕，双眉卓竖，目细而长曲，面赤有须。每巡城，一人执大刀以随，颇类关壮缪。清兵望见，以为天神。而号令严肃，凡偷安不法者，必贯耳鞭背示众，虽豪右不少贷。然战士困苦，必手自注汤酌酒，温言慰劳；如遇害，则立具棺衾，哭奠而殓之，接见敢死士，则不名而称兄弟。每遇事，必询于众曰："我兄弟谁当此事者？"有人号于路曰："我欲杀敌，苦无短刀。"即以所佩值二三十金之刀，亲解佩之。

明遇本性长厚，每事平心经理，遇战士劳苦，抚慰至于流涕。有倦极假寝者，以利害劝谕之，不轻呵叱。二人待下如此，故民皆怀德畏威，濒死不悔。

十九日，清兵攻南城，十王死之

复攻北城，应元命每人纳石一块，一刻如山积，甃石城一重于内。外知不可破，徙攻南城，炮声震天，闻二百里，一昼夜用火药五万千斤，城墙几陷。清兵乘势拥上，刀矢如蝟，守城者不能御，乃发炮猛击，伤敌数千人。敌于城外亦发炮对击，忽见女将一员，立于城上，将袖一拂，敌炮回击，自毙其马步无数，众以为前湖烈女云。十王痛薛王中计而亡，命大将掠城外居民大箱千余只，在十方庵后叠成，将台高与城齐。十王坐其上，用上将四人、亲军二百四十人围绕，令台旁亲军各持狼烟喷筒先发，将南京、镇江大炮五六步排一座，共计百座，令闻号齐发。猛击东南角城，守城军士不敢开目。应元伏地膝行，看明十王在台指挥三军，遂命中街巷口有力之汤三老儿肩一大炮，对准十王安放，应元又左右细看，丝毫不爽，然后亲自燃火放去。汤三老系重听，尚未闻知，端立呆望，而火路一条，十王、四将暨二百四十人，已齐随火灭，惟有黄伞一把在半天旋转，一脚连靴自上而下矣。

八月初二日，烧外营，杀夏维新、王华

应元遣周祥、金满、李芳针子等四人夜出烧营。敌兵被火，梦中惊觉，毛焦皮烂者甚众。忿甚，四散杀掠。应元命赏祥等银各一两，夏维新、王华每两实给六钱，众大哗。应元恐人心激变，不得已斩之。盖围城日久，储饷将罄，短给本非克扣，因维新于发难时，误听方亨，作揖劝众，至此众怒未释，故欲藉此陷之。华虽引明遇自解，亦难独免。

慕庐氏曰："饷缺费繁，围城中实难措置，二人通融调剂，亦属一时权宜，此情此势，应元岂不知之？无奈众人之藉是泄忿也。至代方亨劝众，事后论之，亦不甚错。各图献策，业已归顺，官民和协，省得激成祸端，无奈众人之喜事乐祸也。若章经世同掌刍粮而漏诛，同陷围城而免死，岂别有保身之道欤？"

命许用掌刍粮

刍粮乏人，以许用能，命佐章经世。

杨舍守备沈廷谟举城降

江阴民昼夜守御，亦甚急矣。然杨舍兵稍后，口中有畏惧者，必立斩之。

清兵四出杀掠，民不聊生，有先剃发赴营归顺者，城上望见，必痛詈，虽至亲如仇敌。而清兵日出抢掠，刻无宁晷，畏祸者俱窜远方。

杨舍营守备沈廷谟敛民钱，赍牛酒，赴良佐营修款，祈免杨舍一方之死。良佐许之，给大清号旗四面，

悬杨舍城四门。廷谟旋披发乘马，历江阴城下，劝民速降，内将开炮，乃遁去。

诈　降

一日众诈降，遍取民间乱发，投城下诱敌。清兵相顾惊喜，报良佐。良佐曰："未可信也，须察其守城人剃发否。"众探之，始知为诈。

议　和

贝勒使人缓言陈说，第拔去大明中兴旗号，四门悬大清旗号四面，斩首事者数人，余悉宥不诛，即不剃发，亦当撤兵返。应元曰："宁斩我一人，余无罪，何可斩也！"议不决而止。

贝勒又进大清旗四面，使竖四城，亦即退兵。内遣诸生朱晖吉、耆老王晴湖等四人诣清营会议。方缒城，良佐即策马迎去，留饮终日，备极款洽，约归顺后，誓不杀一人，但遣官入城勘验，即收兵覆命。将别，又各赠五金，约三日定议。吉等入城，匿金不言，而主议降顺，众不听。至期，清兵向城呼吉等，因询其故，备述留饮赠金事，乃立斩四人，复严守。

劝　降

吴军门督兵至江上，宰牛誓诸将，归顺后不许杀掠。

王海防自恃居郡有恩信，临城招抚，众无应者。

摄政王晓谕招安，合城不听（此初六日事）。豫王亲到，以矢射入城中，言明已亡，何苦死守？内书其后曰："愿受炮打，宁死不降！"射还之（初七日事）。

初八日，钉炮眼

是日大雨，民立雨中受炮，毫无降意。夜半，应元使善落水者陈宪钦渡外城河，钉没清兵炮眼，缓二日不攻，城内乘夜修砌城垛。后五日，良佐恐城内复来钉眼，命军士昼夜攻击至夕。风雨怒号不已，炮乃止。

初九日，甃南城

再修甃南城，加高于旧城三尺。

应元令人将麦磨面，制造月饼。

十二日，甃北城

又甃北城，城中石灰将缺，不能乘夜修城。又饭米渐少，征民间米以备缺乏，令二日一给，不得预领。

贝勒侦知之，欲留军四万为久困计，撤大兵北上。良佐不可，乃止。

十三日，登陴楚歌

给民间赏月钱，计至十七日止，百姓携壶觞登陴，分曹快饮，许用仿楚歌，作《五更转曲》，令善讴者登高传唱，和以笙笛箫鼓。时天无纤翳，皓月当空，清露薄野，剑戟无声，黄弩、师鼓、胡琴于西城之敌楼，歌声悲壮，响彻云霄。外兵争前窃听。或怒骂，或悲叹，甚有泣下者。歌曰："宜兴人，一把枪。无锡人，团团一股香。靖江人，连忙跪在沙滩上。常州人，献了女儿又献娘。江阴人，打仗八十余日，宁死不投降。"余歌虽多，大略类此，良佐乃作劝降词，使士卒相倚而歌，与僚佐饮帐中，酒未数行，城上炮发，亟避去。

十九日，北门阻降

贝勒多方招降，三城亦有犹豫者。惟北门誓死固守，众意遂决。

二十日，清兵攻东北城

贝勒从四十余骑绕君山青龙庵左相地形。城上望见，炮弩齐发，骑皆踉跄蹂躏，贝勒仅以身免。

金陵又解到大炮二十四座，较前更大，每舟止载一座，仍收城外民家铁器铸炮子，重二十斤，又筑土垄以避矢石。将攻东城，机泄，移至东北角。大雨如注，一昼夜炮声不绝，县属悉为震动，城中困疲已极，计无所出，待死而已。

是日城上人呐喊，外兵闻之，皆鬼声。城中四隅空旷处，遥见白鹅数万飞泊，迫观之，毫无形影，识者谓魂升魄降。白鹅者，即劫数中人之魂也。

二十一日，江阴城陷

前月二十四日，京中遣国师和尚来江阴，日日绕城细看，至前日始看明，向贝勒云："江阴城形似芙蓉，若在瓣上攻打，越打越紧。其蒂在东北角花家坝，花蒂既碎，花瓣自落。"故贝勒令数百人，尽徙二百余座大炮至花家坝，专打东北城。铁子入城，洞门十三重，树亦穿过数重，落地深数尺。是日雨势甚急，外用牛皮帐护炮装药，城头危如垒卵。城上因敌炮猛烈，见燃火，即避伏垣内。炮声过，周麾而登。外窥之，故放空炮，并令炮中只放狼烟，烟漫障天，咫尺莫辨。守城者谓炮声霹雳，兵难遽入，而不知清兵已潜渡城河，从烟雾中蜂拥突上，众不及御而溃。

午刻有红光一线，直射入城，正对祥符寺，城遂陷。

方清兵上城时，城下人犹向城列阵。清兵恐有伏，持刀立视，半日不敢下。相持至暮，城中鼎沸，阵亦乱，乃得下城。

阎应元坐东城敌楼，索笔题门曰："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题讫，引千人上马格斗，杀无算，夺门西走，不得出。勒马巷战者八，背被箭者三，顾谓从者曰："为我谢百姓，吾报国事毕矣！"自拔短刀，刺胸血出，即投前湖中。义民陆正先欲从水中扯起，适刘良佐遣兵来擒，言与有旧，必欲生致，卒见发浮水而出，乃缚之。良佐踞坐乾明佛殿，见应元至，跃起，两手拍应元背而哭。应元曰："何哭？事至此，只有一死。速杀我！"贝勒坐县署，急索应元至堂上。挺立不屈，背向贝勒，骂不绝口。一卒以枪刺其胫，血涌沸而仆。日暮，拥至栖霞

庵，僧夜间闻呼“速杀我”不绝口，已而寂然。天明，已遇害。家丁存者犹十余人，询其不降而戮之，偕死一处，陆正先亦同殉。有维新上人者，在围城中与应元晓夜共事，应元所著《和众成城》略，维新以授黄子心，子心又旁采见闻，著阎公死守孤城状。

陈明遇令闭衙举火，焚死男女大小共四十三人，自持刀至兵备道前，下骑搏战，身负重创，握刀僵立，倚壁上不仆。

训导冯厚敦，公服缢于明伦堂。妻与姊投井死。中书戚勋、诸生许用合门焚死。

八月二十二日，屠城

次日，犹巷战不已，清兵用火攻败之。四民骈首就死，咸以先死为幸，无一人顺从者。下令从东门出者，不禁。又下令十三岁以下童子，不杀。

男女老少，赴水蹈火，自刎投缳者，不能悉记。内外城河、泮河、孙郎中池、玉带河、涌塔庵池，里教场河，处处填满，叠尸数重，投四眼井者，二百余人。

二十三日，止杀

满城杀尽，然后封刀。午后，出榜安民，城中所存无几，躲在寺观塔上隐僻处及僧某某等共计大小五十三人。是役也，守城八十一日，城内死者，九万七千余人；城外死者，七万五千余人。

卷　二

明烈皇帝殉国之次年。

己酉，五月初九日，南都破，弘光出亡。

明礼部尚书钱谦益率先降附，欲树德东南，以自解于吴人士。郡人周荃，谦益客也，有口辩，密受谦益旨，谒清帅豫王，言吴下民风柔软，飞檄可定，无烦用兵。王大悦，即日拜官，使降人黄家鼒佐荃，单骑安抚吴中。甫出都门，都邑长吏，望风解印绶，士大夫皆苟且求活，所过辄降。至吴，家鼒南面自若，荃独微服，出没市廛，郡人多为之用。数日后，明监军杨文骢率兵五百人入郡城，执家鼒等戮于市，发取库银，满载而去，莫知所之。荃匿民间免，间行归豫王。王闻文骢袭杀家鼒等，始发兵入吴。三吴之祸，实基于此云。

五月十三日，嘉定县闻维扬陷，留都将不守。

十五日，不肖子衿，群集县治，索廪粮乡试条编盘费及私赆卷资诸杂项，分毫不遂。攘臂大呼，奸胥乱卒，乘势劫夺，城中鼎沸。旧令钱默本纨袴子，错愕不知所为，尽发公帑置堂上，恣其所取。潜出，重贿明嘉定总兵官吴志葵，求遣卒卫送出境，并疏倡祸数十人姓氏，欲悉抵于法。隶卒闻风悉遁去。三十日，钱令得间出亡。

六月初一日，吴志葵遣兵执诸生十一人去。褫衣就缚，徒跣行烈日中，窘辱备至，由中军官力救，释之。初四日，清大将兼刑部侍郎李延龄、副将总兵官署督抚事王国宝率大兵入郡，始闻改南直隶为江南，内阁为内院。十四日，安抚周荃单骑至邑，邑中缙绅皆出避。百姓无主，因结彩于路，出城迎之，竟用黄纸书“大清顺民”四字揭于门，旋缄邑篆并册籍上于郡。

清授新邑令吴郡张维熙至。时六月二十四日也。是日亭午，志葵以百人用白布裹头，伏时侍御墓旁，晡时，入民家乱索酒食，声言欲取张令。人定后，各刈蒲苇一束，燃其端持之以行，火光烛天，城中大震。乃厚集民人，鸣锣发炮，东向大噪，志葵兵亦群噪应之。维熙恐，仓卒亦遁。士民狼狈出奔，遗弃婴儿、失散妇女者无算。天明，闾巷一空，卒无他。二十七日，志葵复发兵来城，内外百姓谓志葵恢复之师，悬彩执香，较迎周荃时尤倍。志葵用南都逃将蒋若来为前导。若来本市井无赖，以臂力遭逢权贵，得为兵官，不三载，升南京后军都督，闻维扬不守，弃其军，仍作微服走脱，至是从志葵入城。据军库，仅存铜铳数十，急使人舁之行，过徐家行大掠，寸缕无遗，至鸡豚、菽麦，亦席卷而去。贫民妇子，哭声震天，志葵、若来皆欣然有喜色，因重载入海。

明淮抚田仰等，奉义阳王以舟师驻崇明沙。

是时淮抚田仰、监军荆本彻、总兵张士仪、张鹏翼与宦官李国辅等，合兵共奉之。志葵乃率妻子从之，旋舍去。

闰六月初六日，维熙复入县。

初八日，清将李成栋、偏裨将梁得胜等以百余艘载步骑二千，镇守吴淞。是夕泊东关外，恣百姓聚观。传令索取婆子，维熙以二妓应之。成栋大喜，坐二妓于旁，笑谓观者曰：“今与尔为一家人，勿畏我也。”黎明，从陆路往吴淞，不甚剽掠。惟初七日骑兵先至者，过新泾镇，大肆淫虐，妇女不胜其嬲，毙者七人。时大旱水涸，兵船悉泊东关外，梁得胜以三百人守之，城外居民贸易，一如平时。黠者或抚其背，相与嘲笑如旧识。维熙议使人舁水运东关外，得胜大喜。已刻期至吴淞，行有日矣。十二日，城内外喧传有剃发之令，人情始惧，遂有变志。是日志葵遣马军俞飞熊赍牌至，略云：“初十日，郡中民变，杀北兵过半，余皆躲入府庠，已列栅围之。本镇即刻统大兵入县，仰附近百姓于今晚俱用白布裹头，杂插柏枝、竹叶、红箸、鹅毛为号，共剿东关，兵事成，有重赏。”各路乡兵，久为邑诸生支益国子生须明征等讹言扇动，一闻有牌，持兵蝟集，谬传志葵自刘河东过外岗矣，顷又云抵青岗墩矣，未及一瞬又云暂憩察院矣。是时在城居民亦以为志葵已入城矣，门遂撤下不闭，以待远近乡兵。集者渐众，王家宅乡兵，最称完整。其首许龙于客岁曾诛阖邑叛奴，威名顿著。至是首犯清兵，与战颇力。时漏下数刻，不辨谁为志葵，胆气甚壮，竞举火烧得胜船。成栋自下维扬、金陵、京口毗陵诸处，所获精金、美玉、名剑、宝刀无算，悉付一炬，未及毁者，尽为乡兵所掳。舡中所载妇女，已悉被焚。一少妇最姝丽，呼曰：“我翰林公女，家在扬州，被

掠至此，诸公哀怜救我！”乡兵云：“速投水中，水浅尚可活。”妇曰：“我是被锁在船。”语未竟，烈焰烧其身矣。得胜急据高冈，使兵三五作队，自上射下，皆应弦而倒，许龙亦中流矢死，乡兵大溃，始知志葵固未尝至也。天明计首级，杀清兵八十四人。得胜率余众奔吴淞，狼狈得达。初，成栋至吴淞，策马周视四境，骇曰：“此绝地也，张令误我矣！”及闻得胜败，兵船悉尽，终夜绕船，不敢复寝。十五日，精选营中，得四十骑，皆骁捷善战，募吴淞居民朱宇及其子香为前导，往娄东求救。至罗店被围，奋死突出，力驰而西，过三官堂，杀一僧，有四骑失队。乡兵从马后掣其佩刀；刀落，即取而斩之，人马俱毙。二骑奔，乡兵追及，攒矟刺死；惟一骑苦战得脱。前队至时家墓，遇乡兵，复驰而东，乡兵急追。渐近罗店，乡兵复大出，两路夹攻，诸骑窘极，随朱香自间道过蔡家桥，绕出镇后，扶创而归。过月浦，复为乡兵截杀，落荒而走，望见吴淞城，犹大呼“救命！救命！”至丁家桥，人马气息，仅属一线。成栋窘迫无计，惟纵兵大掠，西至月浦、罗店，南至江湾、杨家行，北至钱家楼、施家巷，居人迁徙殆尽。城中风闻不一，忧怖弥甚，望志葵眼穿，始悟见弃，皆号哭，弃家而走。是夕月蚀，倏忽食既，时天无纤云，色暗如漆。占曰：“食既无光，主奸人误国，百姓死，城邑空，其兆成矣。”

明都察院观政进士黄淳耀及弟邑诸生渊耀入城。

时闰六月十七日，淳耀及弟渊耀与前通政使司左、通政侯峒曾二子、邑诸生元演、元洁倡为守城计。初，淳耀避兵石冈，有同科孝廉丹阳葛麟与二力士至瞩，貌甚雄武，绝不类文人，叩淳耀门，大声问曰：“年翁在否？”淳耀父家柱出迎，答以在乡。麟攒眉良久曰：“我忧之甚。年翁纯儒，未谙世故，恐不免，思一相见。故迂道，今不及矣！”家柱乃固止之，为款留饮食。及淳耀兄弟归，与之同访志葵于云间，共论当世事。出谓淳耀曰：“志葵，庸奴耳。其言夸诞，欲使他人干事，彼坐享其成，必误国事！年翁何故信之？天下事尚可为，然君儒者，非其伦，幸勿鲁莽！”遂掉臂去，不言所之。后追寻其语，若明镜蓍蔡云。

成栋悉锐攻罗店，屯兵马桥。

时十八日也，与乡兵隔水而语，佯言成栋等奉命守吴淞，与罗店初无仇衅，今假道归娄东，并无侵扰，幸宽其一面。乡兵支洪、陆文等乃共骂曰：“汝曹槛羊牢豕耳。莫作痴想！”成栋怒，率兵混战，阴遣率卒东渡练祁塘，西渡荻泾，绕出阵后。乡兵大溃，退屯来龙桥，接战良久，大败。入镇时，日未出，居人方为市，闻变急升屋，步兵亦升，东西驰逐，屋瓦乱飞。骑兵四面杀人，大呼“唐秀才何在？百姓缚出者有赏！”唐秀才者，景耀也。初与吴宏宇为邻，宏宇降成栋，景耀面数其罪，肆言极骂，且曰：“归告李成栋，汝是明朝人，何投降？速反可免正大戮！”宏宇衔恨切骨，悉以告成栋。景耀复大书一白牌，立马桥南，谕成栋降，至是为清兵所得，磔于市。

邑诸生唐培率乡兵巷战而死。

唐培誓不反顾，清兵铳箭并发，培被杀。镇已破，时有诸生朱霞者，尚张小盖，登屋鸣金，冀集众复战。清兵四集，身被数创堕河，号呼竟日乃死。成栋知镇民支廉为乡兵首，支家桥一带房屋，焚毁略尽，男妇被杀者，共一千六百零四人。是日城中百姓，共杀须明征，并毁其室。明征故须之彦之犹子也，素无行，为乡里所摈，一闻南都破，即冠带乘轩，谒成栋，称署嘉定营守备事，仍通志葵，复称监纪推官。势劫维熙，取官银数千，招家丁六十名，悉衣锦绮，悬佩刀，招摇街市间。时率之至安亭镇，访其奸豪，与促膝密语，每扬言遣人赴各镇，请乡兵分守诸要害。时城守颇严，有夜半叩关者，称为明征请兵人，特启关纳之。问乡兵何在，漫应曰：“城主性悭，不肯发粮，已散去矣。”众口诘问，语极支离，始大疑之。十八日薄暮，城中竞传明征家窝藏奸细，复私造都督牌印并冠带盔甲数十副，谋尽杀满城百姓，迎成栋兵，合城惊扰。有顷，西关外获奸细，严刑鞫之，供为须党，一时大哗，真假莫辨。明征仓卒出亡，至南关受缚，步稍迟，大梃击之，疾呼称冤，莫为置辨。驱至察院前，斩首刳肠，断四肢，分置各城门，捕其家丁，悉诛之，家室糜烂。十九日，淳耀等相与谋曰：“今事成骑虎，无主必乱。”乃令元演作书，急促其父峒曾入城，乡兵亦列帜往迎。既至，集众公议，画地而守，东门峒曾为主，邑诸生龚孙玹佐之；西门淳耀为主，其弟邑诸生渊耀佐之；南门孝廉张锡眉为主，前秀水县儒学教谕龚用图佐之；北门国子生朱长祚为主，乡衮唐咨禹佐之。处分已定，各率众上城巡逻，嘉人士争缚裤执刀以从，人情颇觉鼓舞。东北二门，俱用大石叠断街路，惟西南二门稍安，时启闭，仍用枯木乱石横塞道涂，以遏兵锋。二十日，立挨门出丁法，分上中下三等；上户出丁若干，衣粮自备，仍出银若干，备客兵粮饷，并守城头目灯烛之费；中户出丁若干，衣粮自备，仍出银若干；下户止出一丁，分堞而守，每丁日给钱六十文，衣粮灯烛悉自备。城上分四隅，自某地起至某地止，分属各图，每图择一人为长。日入后，当事者亲自巡历，以稽勤惰。其大事专属峒曾、淳耀处分。是日，二都乡兵缚一投牒者至，称为间牒，鞫之，实志葵送书人，发函有吴门之兵，斩馘殆尽，杭州之兵，贝勒云亡之语。当事者深信不疑，不虞其欺妄也。二十三日，志葵复遣牌至，许遣游击蔡乔督兵协剿。当事者议云：“新令张维熙，系清兵所署，难与共守，驱出城，推明原任儒学训导万达摄县事，巡司俞尚德充捕官。”是日复有健儿四人，持志葵牌至，来文与原牌互异，严鞫之，供为娄东诸生浦学、浦峤伪造，将乘我不备，袭取县城。既得实，立枭四人于市。尔时声势岌岌，人不自保，然侍侯、黄诸搢绅，协力守城，避难士民，扶老携幼而归，不绝于路。城上揭白旗，大书“嘉定恢剿义师。”奈兵饷两缺，所仗惟城外乡兵。乃设计四布流言云：“清兵驱百姓剃发髡讫，即临以白刃，逼令自杀其妻子，籍为兵，使居前队，当矢石，必无活理，与其客死他乡，何若集众御之，可侥幸获免也。”乡民闻之，大震怖，弱者终日键户，与妻子对泣，

强者斩木揭竿，击金鼓集众。然百姓骚然，不遑宁处矣。因念抗剃一事，虽志葵首祸，使非支益煽动其间，不至败决如此。且益在阁部史可法标下听用，领棉袄银五千两，南都破，悉饱私囊。众欲取为义兵饷，竞往攻之，势如轰雷，父子祖孙死者五人，悉斩其头，与明征头并悬城上。顷之，南翔获明征妻子，斩割屠戮，一如明征。镇中著族李氏，自世庙以来，蝉联不绝。士贡李陟，少有隽才，知名当世，居于城。闻南都破，于劝农公署起鹄立传签巡，更与何凌虚等招集义兵，号匡定军，议于南翔诸富贾派令出饷，诸贾人皆衔之。诛明征之夕，陟方会饮南城，闻变，遽掷杯走，夜至南翔。里儿怪之，妄言李氏潜通于敌。有洪滨者暴起，诸生闻阿附李氏，为众所贱，指为奸细。滨恐，匿李氏宅，镇中诸恶少群拥之门，陟与其从叔抗之，滨等犹对众嫚骂自若。里儿素惮李氏，惧事定后，必正其罪，因立破其门直入，无少长皆杀之，分投捕杀诸李，赤其族。各路闻风，竞相盘诘，路人单行，稍涉疑似，即缚去，乱枪戳死，弃尸河中。甚至一言忤意，白刃骤加，其人方欲置辩，身首已离。穷乡僻壤，自相仇杀，三四人聚党，拔刃至人家，往往满门受戮，远近死害无算。时正亢旱，炎威逼人，道旁乞丐，争挟毒投井中，以扼乡兵。事露，引颈受刃，无一言，莫知所使。桥道扼要处，皆设厂，昼夜共守，虽五家之聚，亦起乡兵，以无饷故，一再至城中，即绝迹不来。当事者惧，张榜四门。此后乡兵来者，集护国留皇光庆寺，举为首一人入城领饷，于是来者渐众。二十四日，成栋遣其弟统精骑数十，集路往娄东求救，涕泣与诀曰："我军成败，在此一举。汝不胜，勿复见我矣！"诸骑奋死冲杀，一路搏战。至北门，乡兵大集，诸骑前后受敌，以渐逼入仓桥街，乡兵两路夹攻，将举火焚之。诸骑窘，冒死突出。乡兵合围，杀获五骑。余骑将过仓街，诸生朱元亮出新炭数十篓，炽火桥上，用酒醋泼之，桥石顿毁，城上发火炮，杀三人一马，连桥击断。一人手执佩刀，被创死路旁，盖成栋弟也。从骑急下马，取首级，挂鞍后，驰而东，复返吴淞。哭于路旁，曰："我等皆高镇劲兵，自随邢太太降后，所过风靡。嘉定县何物蛮子，来数日，杀我副将六员。几日无援，我军生路绝矣！"成栋闻弟死，日夜与诸副将相对涕泣。奈乡兵本村农乌合，初无将领，乘兴一聚，即鸟兽散，郊外无一人往来，孤城荡荡，仅存一白旗，迎风招飐而已。成栋于军中选黠者二人去其辫，作僧人服，潜至城下，侦探得实信归报。成栋举手加额曰："天也。"始谋亲自率合娄东兵，共破嘉定云。尔时城中束手无策，惟连请志葵星驰赴救。时志葵已贰于义阳王，以计脱其妻子，遁归云间，敛诸富室金，建牙泖河矣。许即遣游击蔡乔率兵来援，当事者大喜，用白旗大署"游击将军蔡督令精兵十万、乡兵三十万，刻日会剿"云云，冀耸动老营，使为内应，募急足赍至吴淞境上。成栋谍者，早伏近郊，纤悉毕知。二十五日，城中以书币迎蔡乔于涂，其兵不满三百，皆羸弱不振，惟乔颇勇健，使铁简重二十五斤，差以可用。所携火药粮储在舟中，求姑置城内，自率兵营于城外。议者皆曰宜许之，彼战而胜，军资在我，其心益固，不胜，留以为质，势不敢弃我去。峒曾、淳耀等以乔素微贱，心不可保，乃遣人馈问，令泊舟南关外。二十六日五更，方遣人市羊豕祭旗，传令于东关外安营，次第引舟前。成栋遣诸将衔枚疾走，已严阵以待。蔡兵不知所措，争赴水奔逃，追骑以枪尖贯其胸，若刺鱼鳖。乔尚卧舟中，闻变惊起，持铁简跃登岸，步行冲阵，颇有杀伤，夺一马乘之，孤身独战，力尽败回，清兵围之数匝。东关有徐福者，奋力往救，与乔俱死。其兵初无纪律，一时溃散。峒曾、淳耀等扳堞而望，见乔败，惟连呼高皇帝烈皇帝在天之灵，恸哭相向而已。成栋遣十余骑，若将薄城者。城上连发大炮，伤二人，遂引去。过新泾镇，纵火焚屋，鸡犬悉尽。成栋至吴淞，分遣步兵于月浦杨家行等处，捉人剃头，且云助我破贼，财物恣汝取之。时吴淞老营已降顺，因沿村掳强壮益之，兵势复振。二十九日，成栋率众过东门，迤逦以北，当事者悬十金，募人渡濠，焚仓桥一带民居。成栋至娄塘扎营，砖桥乡兵预于镇之东偏，架木为高台，用作侦探，出弓箭手二十余人立宣家坟，乡兵环集左右。成栋使骑兵分左右翼，自将中军，冲杀而前。乡兵力战，以步骑不敌，死伤略尽。会日暮，成栋吹螺收兵。入村落，淫杀无度，取其鸡豚，夜纵饮不辍。各村镇犹传清兵自吴淞来，一路为乡兵截杀，所存不过十数骑，今力竭势穷，愿献精金百镒，买路归娄东矣。未几，又传二十三都乡兵，夜负豆叶一大捆于背，伺清兵熟睡，入其营，诱致群马驱之南。骑兵恐获罪，逃逸者过半矣。诸乡兵未谙兵势，争裹粮厉兵而来。峒曾、淳耀等亲自临城，勉以忠义，言与泪俱，人皆感奋。因下令诸乡兵，能鼓众赴敌者，每人先给白布二匹，仍每日颁发饷银二钱，有能得敌人首级者，每颗给银十两。

七月初一日，乡兵会集砖桥东，约十余万人，排挤拥塞，纷纷如聚蚊，毫无纪律。清兵每战必分左右翼，乡兵不识阵势，呼为鳖鳖阵，每发挑战，多不过十余骑，皆散落不集一处。诸乡兵遥见兵出，拥挤益甚，手臂相摩，戛轧轧作声。淳耀闻事急，呼其僚婿诸生徐文蔚勉慰之，使率西门镇乡兵，疾驰赴救，拜而送之。杭家村，安亭镇一小聚落也，亦聚众赴义，独揭一红旗在前。诸乡兵因言红旗者宜作前锋。执旗者，杭文若也，其人曾习举子，第少年锐气，率尔独出。其降人毛玉佩挥斩马刀，直前乱砍，杀旗兵二人。战良久，复杀一人。将夺其马，清兵攒矛刺之，玉佩、文若并死于阵。西门镇乡兵冯满、庞瑞、许臣等，犹奋死血战，大呼并力，卒无应者，乃曳兵反走，徐文蔚被杀。清兵乘胜直前，走者不知所为，自相践踏而死，抉眼流肠，不计其数。前阻大河，欲退无路，残兵竞投戈赴水。时溽暑，数暴雨，河水骤涨，尸骸乱下，一望无际。成栋大陈兵仗，踞乡兵所架高台，麾兵入镇，肆行屠戮，共杀一千七十三人。掳去妇女无算，选美妇处女数十人，置宣氏宅，虑有逃逸，悉去衣裙，淫蛊毒虐，不可言状。分部括取金帛，满载往娄东。城中犹讹传乡兵大捷，户派煮酒饭若干以犒

胜兵。顷之，闻败，悉括城中老幼，驱使上城，连日夜莫敢交睫。于东西南北荒落处，各设层台一座，集众守之。因所获奸细，藏诗谜于衣领间，有"女墙无树不栖鸾"之句，疑于此处有内应也。是日东关外传入成栋榜文，有"开门降，誓不杀一人"之语，或谓"大势已去，诸公宜为十万生灵计"。淳耀拂然，推案痛哭，峒曾、锡眉等，亦悲不自胜，取榜共裂之。急遣人焚沿城一带民居，烟焰张天，累日夜不息。于烈日中督促民夫，搬运砖石置城上，莫敢暂休。视城外一带旷荡，乡兵无一至者，每近黄昏，风景惨淡，鬼声啾啾，城中掩泪相视，共知必死矣。清兵至娄塘，解甲韬戈，寂然不动。初三日，会同娄东兵，拥大众至，尽锐攻城，炮声轰轰不绝。守城百姓，股栗色变。当事者惧，分投慰勉曰："我与尔曹室家妇子尽在是，少有蹉跌，万家同命矣！"百姓哭应曰诺。惟人所取，四门城楼，扃锁甚坚，乡兵至，乃悉纳之。徒手应敌，嘉定泥城，嘉、隆间倭奴屡攻不能克。自邑令杨旦筑砖城，最称完固，清兵大炮击之，颓落不过数版。乃多舁板扉，至东北城下以御矢石，使数十人伏其下，穿大穴，腰间各系长绳，有死者即牵去，复用壮丁补之。穴遂透，诸生马元调、侯元演、元洁等，督民夫急用金汁灰瓶尽力防御，陷处下巨木塞之。清兵乃佯攻东门，潜遣卒至北门，欲从水窦入城中。复连下大石，不能克。是夕有赤气起于北方，俄变成黑，其长亘天，守陴者喧传有神人披发仗剑，立马云雾中，皆曰："元武神也！"望空罗拜曰："神人相助，我属无恙矣！"然瞰城下兵众，尽力举炮攻击，终夜震撼，地裂天崩，炮硝铅屑，落城中屋上，簌簌如雨。婴儿妇女，狼奔鼠窜，虽至穷苦，必以一簪一珥系肘间曰："此买命钱也。"迨至初四日五更大雨，守城百姓，露立三昼夜，两眼泡烂，朦胧欲仆。复遇暴雨，举体沾湿，食饮几绝，不能自支，渐有去者。时当事者与诸孝廉青衿，悉仗剑立雨中，见守城者将散，大惊，分投劝勉，然不能禁矣。清兵见守城者渐弛，攻愈急，多缚软梯至城下。一将以大桌覆其首，蹑梯而上，势如飞鸟，城上砖石如雨，悉中桌上，一跃而登，遂斧断东关，纵兵大入。峒曾犹坐城楼，指麾自若，二子侍，遽呼曰："事急矣！何以为计？"答曰："有死而已，复何言？所恨者，枉送一城百姓耳！"语未竟，守陴者过，而大呼城已破。峒曾急呼二子去，不从，复大声诃之，走数步复还。峒曾怒叱曰："我死国事，分也。祖母在，若辈应代我奉事，恋我何为？"二子恸哭而去，至孩儿桥，皆被杀。峒曾溺宣家池，不死，立水中叹曰："人死亦大难事！"回顾见一伍目，乃其兵宪时隶也，随峒曾在城，因使抑其首，冀得速死。隶泣不从，固命之，乃两手抑其首，入水，啾啾有声，复不死。为清兵引出斩之，竞夺其首，献之成栋，枭示四门一日，复悬门左旗竿上，大署"逆官侯峒曾首级示众。"初六日，清兵弃城去，绳绝堕地，眼鼻已溃，须发犹赫然可辨。国子生朱熙识之，急捧归，篋送厂头里，觅尸身不得。其仆哭于路曰："主君殉难时，下体著黄纱裤，用绿丝带结袜。"有童子指之，知其处，验之良是，得就本，若有神助云。

方城破时，西门尚未有兵，城中男妇悉西走，街坊俱有乱石塞道，困顿得达，号哭求启门，淳耀坚握锁钥不应。其同榜进士王泰际适至，为百姓请命，语甚哀恳，不从；复以年谊动之。淳耀大怒曰："若欲献城，请自为之。我顷刻死，不顾年谊矣！"泰际急走南门，缒城逸去。俄闻城破，方听启关，城门为巨石堵塞，仅容一人往来，然鼠窜而出者尚数十人。及清兵至，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碍。难民在下者，反阻绝不得路，悉投河死，水为不流。淳耀兄弟知事不可为，方下城，遇其纪纲仆，急问我父安在。谬应曰："死乱兵矣。"淳耀痛哭仆地不能起，时大雨，泞甚，渊耀自控一马至，趣淳耀共乘，至一庵，乃平日与伊同年友陈俶读书处也。主僧号无等者尚在，献茶。啜茶毕，谕僧无等曰："大师急避，某兄弟从此辞矣！"因启键户，取笔书云："遗臣黄淳耀，于弘光元年七月初四日，自裁于西城僧舍。呜呼！进不能宣力皇朝，退不能洁身自隐。读书寡益，学道无成，耿耿不灭此心而已。异日寇氛复靖，中华士庶，再见天日，论其世者，尚知予心。书罢。顾视渊耀，已赫然梁间矣。淳耀仰屋而叹，遂缢其侧。初，淳耀精心理学，于书无所不窥，著述甚富，既连掇巍科，布衣徒步，不异秀才时，严敕家人，勿预外事，居常郁郁恨所志不遂。自国变益复无聊，渊耀每譬解之。一日，渊耀自外入，见幼弟戏于庭，抚其背曰："六郎，汝竖子何知？国事至此，汝大兄必死节。兄死，我不忍独生，汝将来未知流落何处。尚尔嬉笑耶?"时清兵未至，众人诧为不祥，至是果验云。

明张孝廉锡眉守南城，度必破，死之。于六月二十六日先作绝命词，大书裤上云："我生不辰，侨居兹里，路远宗亲，邈隔同气。与城存亡，死亦为义。后之君子，不我遐弃。"及闻城破，谓其友曰："宜速死！"对曰："城破之原，不由我辈，空死何为？君若独断于心，无所不可。"锡眉先驱妾入水，方自溺。龚教谕用图抱其兄，邑诸生用广大恸，相谓曰："我祖父清白自矢，已历三世。今日苟且图存，何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因共溺，两尸浮出水面，犹握手不解。其弟邑诸生用厚携妻子出避，亦自溺，盖兄弟三人同殉云。城之被破，在东关北偏第一铺，成栋尚在东关外小武当庙中，辰刻乃开门入，下令屠城，约闻一炮，兵丁遂得肆其杀戮。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苇丛棘，必用枪乱搅，知无人，然后已。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人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故僵尸满路，皆伤痕遍体，此屡砍使然，非一人所致也。予邻人偶匿丛筱中得免，亲见杀人情状：初砍一刀，大呼都老爷饶命；至第二刀，其声渐微；已后虽乱砍，寂然不动。刀声砉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所杀不可计数。其悬梁者、投井者、断肢者、血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藉，弥望皆是。投河死者，亦不下数千人。三日后，自西关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舟行无下篙处，白骨浮于水面，岔起数分。妇女寝陋者，一见辄杀；大家闺彦及民间妇女有美

色者，皆生掳，白昼于街坊当众奸淫，毫不知愧，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嘉定风俗，雅重妇节，惨死者无数，然乱军中姓氏不闻矣。初六日，成栋拘集民船，装载金帛、子女及牛马羊豕等物三百余艘，往娄东，财物木棉，悉委弃不取。初十日后，士民幸脱者始络绎入城，见室家零落，里井萧然，无不放声大哭。十四日，城内外喧传明大将左良玉已复南都，清将李成栋等俱遁归扬州。或云成栋悉挚金宝置高邮州，候交秋后，复谋大举。今昆、嘉虽被戮，清兵业已解散。尔时人心惶惶，听讹传语，莫敢宁居。二十三日，江东朱瑛自称游击将军，率五十人，入县行牌，督百姓守城，莫肯应。诸生张有光自郡归，从众剃发，过察院前，见门启，偶入闲观，朱瑛立使人缚之，叱使北面跪，数其罪，戮之于市。民间竞传明兵至。瑛出西门，就护国寺，给已经剃发者免死牌，百姓争取之。葛隆镇外冈马六、杨家行等镇，乡兵复聚，遇剃发者辄乱杀，因沿路烧劫，烟焰四起，远近闻风，护发益坚。有徐元吉者，明吴淞诸生徐鸣鹿之子，向为本镇中军，成栋使署老营把总事。嘉定破，每丁一名，勒令纳绸衣五领、铜锡器五件，积资巨万。以剃发为名，日出行劫，割人腹，啖人心肝，动以百计，虽遇亲戚朋友，无所择。其父鸣鹿，素长厚，每闻元吉杀人，辄仰天大号。元吉怒，毒杀滋甚，与朱香、曹寿、赵五、哈百章等分部杀掠，数十里内，草木尽毁。时城中无主，积尸成丘，惟三四僧人于被焚处，撤取屋木，聚尸焚之，民间炊烟断绝。忽娄东浦嶂率兵至。有郭元者，街市细民也，不胜愤，登城数之曰："浦嶂，我嘉定太仓一水之隔，嘉定被屠，未出十日，汝人面兽心，公然来作贼，剥取煨烬，狗鼠不食汝余！汝速去！不去，将磔汝于市！"嶂掩面反走，归诉成栋曰："嘉定恃其嚣顽，将复叛矣。"成栋怒，二十四日，遣娄东降将万国昌等率兵至葛隆镇，屯织女庙，本镇刘敖、王宪等集众得千余人，椎牛共盟誓，不反顾。因会合外冈镇乡兵，扎营薛市门桥，吹角鸣锣，连发大炮，挺刃奋呼，乘锐疾战，清兵少却，乡兵奋死追击，且战且行。有一清将，失其姓氏，身长八尺余，面色如铁，乘马压阵，偶失队，乡兵朱六于道旁登溷，适清将单骑过其前，不意中突出抱之，因堕河中。清将仓卒拔刀，未及出鞘，朱六用两手紧束之，疾呼求救。乡兵闻唤声甚急，反视，见朱六正与清将相搏，溅水如涛山浪屋，大笑，争下水擒之，立刻枭斩首级，大几如五升盘。复鼓众急追，及于南马头，复大战，共斩首七十二级。乡兵欢声动地，以为此后清兵不敢至万隆镇矣，遂稍懈散。二十六日五更，清兵大至，乡兵未集，惟孙小溪父子四人守南桥，小溪被杀，清兵入镇。居人尚未起，肆行屠戮，流血没踝，乘胜屠外冈镇。二十七日，浦嶂等知外冈、葛隆二镇已破，道路无梗，且嘉定初被屠，虽有存者，势不敢抗，然不剿绝，后必有变，因力劝成栋再屠其城。是日逢嶂者，龆龀不留。嶂既据县治作令，自念本娄东人，距嘉定只四十里，与嘉人士素通声气，非刑杀无以示威。于是邑诸生朱宗恂以留发故，枭首东门。诸生娄复闻，嶂友也，于南门外被缚，尚呼嶂字曰："浦江屏我好友，释我当厚报。"语未脱口，并其妻子及娣及外甥，悉斩首，娄氏血脉遂绝。遗民重足而立，嶂乃安心肆志，发兵入村落打粮，乡里男妇，悉用乱草蒙头，伏水中以避害，盖数千里无宁居者。嶂日夜与其乡里兵丁共分财帛，并括取木棉器物，满载娄东，于是邑中贫富悉尽。未逾年，清部院廉知嶂罪，下郡狱，，受笞无数，旋伏诛。呜呼！孰谓天道远哉！初，成栋至吴淞，明百户哈伯章首献军器火药三科，武举冯嘉猷献吴淞远地情形图，并攻围守御之法，及成栋攻吴淞松江府，以嘉猷署吴淞总镇事。嘉猷于地方多所宽贷，远近百姓甚倚之。惟徐元吉甚肆荼毒，嘉猷反惮之。原任绿营把总吴之蕃者，父斗南，于崇祯朝奉命讨流贼死。之蕃常自谓忠孝之门，闻手下百户降，怒曰："奴辈皆世职，降何容易。俟大明兵得汝，定当抉汝眼，剖汝腹，抽汝筋，凿汝骨。今日且莫喜也！"

八月十六日，把总吴之蕃起兵江东，被获，死之。

之蕃于江东起兵，至吴项桥登岸。嘉猷闻报，聚老营兵涕泣曰："汝曹闻之蕃前日语耶？猝有不利，我与汝皆碎骨矣！"老营兵踊跃用命，先遣人焚之蕃舟。之蕃兵皆乌合，见火起，一时溃败。之蕃连杀数人，不能定，呼天哭曰："我父子并死王事，分也。所恨心力殚尽，得起义师，未战而溃，我目弗瞑矣。"于是挺枪欲赴关死。居民汪三，素与相识，以好言诱之，阴谋窜取，之蕃素抗直不疑，与同行至水旁，三忽推之蕃水中，被擒。嘉猷兵呼之蕃及其父祖名大骂，以所得首级，悬其项，困辱万端。嘉猷大陈鼓吹，取花红、羊酒犒得胜兵，即于其地缚之蕃，推入陷车。竞指骂曰："吴之蕃之父，本吴淞牧儿，侥幸得一官，何足指数，敢作此事？岂非没福？"之蕃大笑，骂曰："奴辈自谓得福。我惧灭门，不意乃自祸。"徐元吉瞋目顾之，之蕃复骂曰："我朝廷世臣，父子忠节。汝曹逆贼，狗彘所不食，何敢以面目向人！"元吉以粪秽塞其口，之蕃唾而大骂。解郡城杀之。远近始剃发，称大清顺民云。

是役也，城内外死者二万余人，搢绅则侯峒曾、黄淳耀、龚用图、李廉、张锡眉，贡士则王云程，青衿则黄渊耀等七十八人。其时孝子慈孙、贞夫烈妇、才子佳人，横罹锋镝，尚不可胜计。设县以来，绝无仅有之异变也。予目击冤酷，不忍无记，事非灼见，不敢增饰一语，间涉风闻，亦必寻访故旧，众口相符，然后笔之于简。后有吊古之士，哭冤魂于凄风惨月之下者，庶几得以考信也夫。

卷　三

己酉夏四月十四日，督镇史可法自白洋河失守，踉跄奔扬州，闭城御敌。至廿四日未破城前，禁门之内，各有守兵，予住宅新城东杨姓将守焉。吏卒棋布，予宅寓有二卒，左右邻舍亦然，践踏无所不至，供给日费银

千余，将不能继，不得已共谋为主者觞。予更谬为恭敬，酬好渐洽，主者喜，诫卒稍远去。主者喜音律，善琵琶，思得名妓，以娱军暇。是夕邀予饮，漫拟纵欢，忽督镇以寸纸至，主者览之色变，遽登城，予与众亦散去。

越次早，督镇牌谕至，内有一人当之，不累百姓之语，闻者莫不感泣。又传巡军小捷，人人加额焉。午后，有姻氏自瓜州来，避兴平伯逃兵(兴平伯，高杰也，督镇檄之出城远避)。予妇缘久别，相见唏嘘，而大兵入城之语，已有一二为予言者。予急出，询诸人。或曰："靖南侯黄得功援兵至。"旋观城上，守城者尚严整。再至市上，人言汹汹，披发跣足者，继尘而至。问之，心急口喘，莫知所对，忽数十骑自北而南，奔腾狼狈，势如波涌，中拥一人，则督镇也。盖奔东城外，逼近不能出，欲奔南关，故至此耳。予始知敌兵入城无疑矣。突有一骑自南而北，执缰缓步，仰面哀号。马前二卒，依依辔首不舍，至今犹然在目，恨未传其姓氏也。骑稍远，守城丁纷纷下窜，弃胄抛戈，并有碎首折胫者。回视城橹，已一空矣。先是督镇以城狭，炮不得展，城堞设一板，前置城径，后接民居，使有余地，得便安置。至是工未毕，敌兵操弧先登者，白刃乱下。守城兵民，互相拥挤，前路逼塞，皆奔所置木板，匍匐扳援，得及民屋。新板不固，托足即倾，人如落叶，死者十八九。其及屋者，足踏瓦裂，皆作剑戟相击声，又如雨雹挟弹，铿然訇然，应响不绝。屋中有惶骇而出，不知所为。而堂室内外，直至寝闼，皆守城兵民。缘屋下者，纷纷觅隙潜匿，主人弗能呵止。外厢比屋闭户，人烟屏息。予厅后面城墙，从牖隙外觑，见城上兵循南而西，步武严整，淋雨亦不少紊，疑为节制之师，心稍定。忽叩门声急，则乡人相约，共迎王师，设案焚香，示不敢抗。予知事已不济如此，然不能拂众议，姑连应曰："唯，唯。"于是改换服色，引领而待。良久不至，予复至后牖，窥城上则队伍稍疏，或行或止。俄见有拥妇女杂行其间，服饰皆扬俗，予始大骇，远语妇曰："兵入城，倘有不测，尔当自裁！"妇曰："诺。有金若干，付汝收藏。我辈休想复生人世矣！"涕泣交下，尽出金付予。值乡人进，急呼曰："至矣！至矣！"予趋出，望北来数骑，皆按辔徐行，遇迎王师者，即俛首若有所语。是时人自为守，往来不通，虽相违咫尺，而声息莫闻，迨稍近，始知为逐户索金也。然意颇不奢，稍有所得，即置不问，或有不应，虽操刀相向，尚不及人(后乃知有持金万两相献而卒受毙者，扬人传之也)。次及予门，一骑独指予呼后骑曰："为我索此蓝衣者！"后骑方舍辔，而予已飞遁矣，后骑遂弃余上马去，予心计曰："我粗服类乡人，何独欲予？"予弟与予兄亦至，因同谋曰："此宅左右皆富贾，彼亦将富贾视我，奈何？"遂急从僻径托伯兄弟扶妇女，冒雨至仲兄宅。仲兄宅在何家坟后，肘腋皆窭贫居也。予独留后，以观动静如何。不料伯兄不来，心中如乱箭汇刺，性命难保，当时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见天又下雨。俄而伯兄至，曰："中衢血溅矣！留此待予伯仲生死一处，亦可不恨。"予遂奉先人神主，偕兄至仲兄宅。当时两兄一弟，一嫂一侄，又一妇一子，二外姨，一内弟，同避仲兄家。天渐暮，大兵杀人声，已彻门外，因乘屋暂避。雨尤甚，数人共拥一毡，丝发皆湿透，门外哀痛之声，悚耳慑魄。延至夜静，乃敢扳檐下屋，敲火炊食。城中四周火起，近者十余处，远者不计其数，赤光相映如霞电，噼啪声轰耳不绝，隐隐又闻击楚声，哀风凄切，惨不可状。饭熟相顾惊忧，泪下不能下箸，亦不能设一谋。予妇取前金碎之，分为四，兄弟各藏其一，髻、履、衣、带内皆有。妇又觅一破衲旧履，为分换讫，遂张目达旦。是夜也，有鸟在空中，如笙簧声，又如小儿啼哭声，如在人首不远，询诸人皆闻之。廿六日早刻，火势稍息，天亦渐明，复乘高升屋躲避。已有十数人伏天沟内，忽东厢一人缘墙直上，一卒持刀随之，迫蹑如飞，望见予众，随舍所追而奔予。予惶迫，即下窜，兄继之，弟又继之，走百余步而后止，自此遂与妇子相失，不复知其生死矣。诸黠卒恐避匿者多，绐众人以安民符节不诛，匿者竞出从之，共集至五六十人，妇女参半。兄谓曰："我落落四人，或遇悍卒，终不能免，不若投彼大群，势众则易避，即不幸，亦生死相聚，不恨也。"当是时，方寸已乱，更不知何为救生良策，共曰："唯，唯。"相与就之。领此者，三满卒也，搜予兄弟金皆尽，独遗予未搜。忽闻妇人内有呼予者，视之，乃余友朱书兄之二妾也。予急止之，二妾皆散发露肉，足深入泥中没胫，一妾犹抱一女，卒鞭而掷之泥中，旋即驱走。一卒提刀前导，一卒横槊后逐，一卒居中或左或右，以防逃逸，数十人如驱牛羊，稍不前，即加捶挞，或即杀之。诸妇女长索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行过一沟一池，堆尸贮积，手足相藉，血流入水，碧赭化为五色，塘之为平。至一宅，乃廷尉永言姚公居也，从其后门直入，屋宇深邃，处处皆有积尸，予意此间是我死所矣。乃逶迤达前户，出门复至一宅，为西商乔承望之室，即三卒窠穴也。入门，已有一卒拘数妇女，拣拾箱笼，彩缎如山，见三卒至，大笑。即驱予辈数十人至后厅，留诸妇置旁室，中列二方几，三衣匠，一中年妇人制衣。妇本郡人，浓抹丽妆，鲜衣华饰，指挥言笑，欣然有得色，每遇好物，即向卒乞取，曲尽媚态，不以为耻。卒尝谓人曰："我辈征高丽，掳妇女数万人，无一失节者。何堂堂中国，无耻至此？"呜呼！此中国之所以乱也。三卒将妇女尽解湿衣，自表至里，自顶至踵，并令制衣妇人相修短，量宽窄，易以鲜新。而诸妇女因威逼不已，遂至裸体，不能掩盖，羞涩欲死者，又不待言也。换衣毕，乃拥诸妇女饮酒食肉，无所不为，不顾廉耻。一卒忽横刀跃起，疾呼向后曰："蛮子来！"近前数人已被缚，吾伯兄与焉，仲兄曰："势已至此，夫复何言？"急持予手前，予弟亦随之。是时被执男子，共五十余人，提刀一呼，魂魄皆丧，无一人敢动者。予随伯兄出厅，见外面杀人，众皆次第待命。予初念亦甘就缚，忽心动若有神助，潜身一遁，复至后厅，而五十余人不知也。厅后宅西房，尚存诸老妇，不能躲避，穿至后面，尽牧驼马，不能逾走。心愈

急，遂俯就驼马腹下，历数驼马腹，匍匐而出，若惊驼马，稍一举足，即成泥矣。又历宅数层，皆无路，惟旁有弄，可通后门，而弄门已有长铁钉固。予复由后弄至前，闻前堂杀人声，愈惶怖无策，回顾左侧，有厨中四人，盖亦被执治庖者。予求收入，使得参司火掌汲之役，幸或苟免。四人峻拒，曰："我四人点而役者也。使再点而增人，必疑有诈，祸必及我！"予哀求不已，乃更大怒，欲执予赴外。予乃出，心益急，视院前有架，架上有瓮，去屋不远，乃援架而上，手方及瓮，而身已倾仆，盖瓮中虚而用力猛故也。无可奈何，仍急趋旁弄门，两手捧锥摇撼百度，终莫能动，击以石，则响达外庭，恐觉，不得已又复摇撼，指破血流，锥忽动，尽力一拔，锥已在握。急掣门庋，庋木槿也，濡雨而涨，其坚塞倍于锥。予迫甚，但力取庋，庋不能出，而门枢忽折，扉倾垣颓，声如雷震，予急耸身飞越，亦不知力之何来也。疾趋后门出，即为城脚。时兵骑充斥，前进不能，即于乔宅左邻后门，挨身而入，凡可避处，皆有人，必不肯容。由后至前，凡五进，皆如是，直至大门，已临通衢。兵丁往来，络绎不绝，人以为危地而弃之，予乃急入，得一榻，榻颠有仰顶，因缘柱登之屋而匿。喘息方定，忽闻隔墙吾弟哀号声，又闻举刀砍击声，凡三击遂寂然。少间，复闻仲兄哀恳曰："吾有金在家地窖中，放我取献！"一击复寂然。时予神已离舍，心若焚膏，眼枯无泪，肠急欲断，不复自主也。旋有卒挟一妇人直入，欲宿此榻，妇不肯，强而后可。妇曰："此地近市，不可居。"顷之，卒仍挟妇人而去，予几不免焉。室有仰屏，似席为之，不胜人，然缘之可以及梁。予以两手板梁，行条而上，足托驼梁，下有席蔽，中墨如漆。仍有兵至，以矛上搠，知是空虚，料无人在上，予始得竟日未遇兵，然在下被刃者，又不知几何人。街前每数骑过，必有数十男妇哀号随其后。是日虽不雨，亦无日色，不知旦暮。久之，军骑稍疏，左右惟闻人声悲泣。予思兄弟已伤其半，伯兄亦未卜存亡，予妇、子子不知何处，欲踪迹之，或得一见，乃附梁徐下。蹑足至前街，见街中人首相枕藉，天暝莫辨为谁，俯尸遍呼，无应者，遥见南首数火炬，蜂拥而来，予急避之，遁尸走城下，积尸碍步，数跌复起，每有所惊，即仆地如僵尸。久之得达小路，路人昏夜互触，暗相惊骇。大街上举火，耀如白日。自西至亥，方及兄家，宅门闭，不敢遽击。俄闻妇人声，知为吾嫂，始轻击，应门者即予妇也。大兄已先返，吾妇子俱在，予与伯兄哭，然犹未敢遽告仲兄、季弟之被杀也。嫂询予，予依违答之。予询妇何以免，妇曰："方卒之追逐也，子先奔，众人继之，独遗我。我抱彭儿投屋下，不得死，吾妹跌伤足，亦卧焉。卒持我二人至一室。屋中男妇几十人，皆鱼贯而缚。因嘱我于诸妇曰："看守之，无使逸去。"卒持刀出。又一卒人，劫吾妹去。久之不见卒至，遂绐诸妇出，出即遇洪妪，相携至故处，故幸免。洪妪者，仲兄内亲也。妇询予，告以故，哭泣良久。洪携宿饭相劝，哽咽不可下。户外四面火起，倍于昨夕。潜出户外，田中横尸交砌，喘息犹存。遥见何家坟中，树木阴森，哭音成籁，或父呼子，或夫觅妻，呱呱之声，草畔溪间，比比皆是，惨不忍闻。回至洪宅，妇欲觅死。予竟夜与语，不得间，东方白矣。

廿七日，问妇避所，引予委曲至一柩后，古瓦荒砖，久绝人迹。予蹲乱草中，置子于柩上，覆以黄席，妇偻居其前，我曲附于后，扬首则顶露，举足则踵见，微出气息，拘手足为一裹，魂少定。而杀声逼，刀环响处，怆呼乱起，齐声乞命者，或数十人，或百余人。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匐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至纷纷子女，百口交啼，哀鸣动地，更无论矣。至午后，积尸如山，杀掠更甚。幸至晚，予与妇逡巡出。彭儿则酣卧柩上，自朝至暮，不啼不言，亦不欲食，渴时欲饮，取片瓦掬沟水润之，仍睡去，呼醒，抱与俱去。洪妪亦至，知吾嫂又被劫去，吾侄在襁褓，竟失所在，呜呼痛哉！甫二日，而兄嫂弟侄，已亡其四矣！相与觅臼中余米，不得，遂与伯兄枕股，忍饥达旦。是夜予妇觅死几毙，赖洪妪救免。廿八日，予谓伯兄曰："今日不知谁死，吾兄幸无恙，乞与彭儿保其残喘。"兄垂泪慰勉，遂别逃他处。洪妪谓予妇曰："我昨匿柩中，终日贴然，当与子易而避之。"妇坚不欲，仍到柩后同匿焉。未几，数贼人，破柩劫妪去，捶击百端，卒不供出一人，予甚德之。少间，兵来益多，及予避所者，前后接踵，然或一至屋后，望见柩而去。忽有十数卒，恫喝而来，其势甚凶。俄见一人至柩前，以长竿搠予足，予惊而出，乃扬人，为彼向导者，面则熟而忘其姓。予向之乞怜，彼且索金，献以金，始释予。尚曰："便宜尔！"妇出，乃诸卒曰："姑舍是。"诸卒遂散去。惊喘未定，忽一红衣少年，操长刃直抵予所，举锋相向，献以金，复索予妇，妇时孕九月矣，死伏地不起。予绐之曰："妇孕多月，昨乘屋跌下，万不能生，孕因之坏，安能起来？"红衣者不信，因腹复视之，兼验以先涂之血裤，遂不顾。所掳一少妇、一幼女、一小儿，儿呼母索食，卒怒击其脑门而死，挟妇与女去。予谓此地人径已熟，不能存身，当易善地处之，而妇坚欲自尽。予亦惶迫无主，两人遂出，并缢于梁，忽项下两绳一时俱断，并跌于地。未及起而兵又盈门，直趋堂上，未暇过两廊，予与妇急趋门外，逃入草房中，内悉系村间妇女，留妇而却予。予急奔南首草房中，其草堆积连屋，予登其巅，俯首伏匿，复以乱草覆其上，自以为无患矣。须臾卒至，一跃而上，以长矛搠其下。予从草间出，乞命，复献以金。卒搜草中，又得数人，皆有所献而免。兵既去，数人复入草间。予窥其中有方桌数张，外围皆草，其中廓然而虚，可容二三十人，予强入之，自谓得计，不意败垣从半腰忽崩一穴，中外洞然，已为兵窥见，乃自穴外以长矛直刺，当其前者，无不被大创，予股亦伤，前者尽为卒得，后者倒扒而出。予复至妇所，妇同众妇女皆伏卧积薪，以血涂体，粪缀其发，烟灰饰面，形如鬼蜮，鉴别以声。予乞众妇得入草底，众妇女拥卧其上。予闭气不敢动，几闷绝。妇以竹筒授予口，衔其末，出其端于上，气乃达，得不死。户外有卒，一时手杀二人，其事甚怪，笔不能载。草上诸妇，无不战栗，忽哀

声大举，兵已入室，复大步而去，不旋顾。天渐黑，诸妇起，予始出草中，汗如雨。至夕，复同妇归洪宅。洪老、洪妪皆在，伯兄亦来，云是日被劫去负担，赏以千钱，仍付令旗放还，途中乱尸山叠，血流成渠。又闻有王姓将爷，居昭阳李宅，以钱数万，日给难民，其党杀人，往往劝阻，多所全活。是夜悲咽之余，昏昏睡去，次日则廿九日矣。

自廿五日起，至此已五日，私幸或可薄赦。又纷纷传洗城之说，城中残喘，冒死缒城，逃去者大半。旧有官沟，壅塞不能通流，至是如坦途。然亦以此反罹其锋。城外亡命，利城中所有，结伴夜入官沟盘诘，搜其金银，人莫敢谁何。予等念既不够越险以逃，而伯兄又为予不忍独去，延至平旦，其念遂止。知原避处不可留，而予妇以孕故，屡屡获全，遂独以予匿池畔深草中，妇与彭儿裹卧其上。有数卒至，为劫出者再，皆少献赂而去。继以狠卒来，鼠头鹰眼，其状甚恶，欲劫予妇，妇偃蹇以前语告之，不听，逼使起立，妇旋转于地，杀不肯起，卒举刀背乱打，血溅衣裳，表裹渍透。先是妇戒余曰：“倘不幸，吾必死，勿以夫妇故乞哀，并累及子。”故余远躲草中若不知焉。予亦谓妇将死，而恶卒仍不舍，将妇发周数匝于臂，横拖而去，怒叱毒打，由田陌至深巷，一箭多地，环曲以出大街，行数步，必击数下。突遇众骑中一人，与卒满语数句，遂舍予妇而去。始得匍匐而返，大哭一番，身无完肤矣。忽又烈火四起，何家坟前后多草房，燃火立刻灰烬，其有寸壤隙地，一二漏网者，为火一逼，无不奔窜自出，出则遇害，百无一免，亦有闭户焚死者，由数口至百口，一室之中，正不知积骨多少。大约此际无处可避，亦不能避，避则或一犯之，无金死，有金亦死。惟出露道旁，与尸骸杂处，生死或未可知。予偕妇子，并卧冢后，泥首涂足，殆无人形。火势愈炽，墓中乔木烧着，光如电灼，声如山崩，风势怒号，赤日惨淡无光。予心目中，如见无数夜叉鬼杀击千百地狱人而驱逐之。惊悸之余，时作昏愦，盖已不知此身之在人世间矣。骤闻足声震响，惨呼震心，回看墙畔，则伯兄被获。遥见兄与卒相持，兄力大，撇而得脱，卒遂赶去。此卒即日前劫吾妇而复舍者也。半晌不至，予心摇摇。伯兄忽走来，赤身披发，为卒所逼，不得已向予索金救命。予仅存一锭，出以献卒。而卒怒甚，举刀击兄，兄辗转地上，流血满身。彭儿拉卒，涕泣求免（时年五岁），卒以儿衣拭刀血再击，而兄将死矣。旋拉予发索金，刀背乱击不止。予诉金尽，曰必欲金，即甘死，他物可也。卒牵予发至洪宅，予妇衣物置两瓮中，倒覆阶下，尽发以供其取，凡金珠之类无不要，而衣服择好者取焉，见儿项有银锁，将刀割去。去时顾予曰：“吾不杀你，自有人杀你也。”知洗城之说已确，料必死矣。置儿于宅，同妇急出，看兄前后项皆被伤，深入寸许，胸前更烈。予二人扶至洪宅，问之，亦不知痛楚，忽愦忽苏。安置毕，予夫妇复至坟旁躲避。邻人俱卧乱草丛中。忽有人语予曰：“明日洗城，必尽杀之！当弃汝妇，与吾同走。”妇亦劝余行。余念伯兄垂危，岂忍舍去，又前所恃者，又有余金，今金已尽，料不能生，一痛气绝。良久而苏，火亦渐灭，遥闻炮声三，来往兵丁渐少。予妇抱儿坐粪窖中，洪妪亦来相倚。有数卒掳四五个妇人，内二老者悲泣，两少者嘻笑自若，复有二卒追上夺妇，自相奋击，内一卒劝解作满语。忽一卒将少妇负至树下交合，余二妇亦就被污。老妇哭泣求免，三少妇毫不为耻，十数人互为奸淫，仍交与追来二卒。而其中一少妇，已不能起步矣。予认知为焦氏之媳，其家平日所为，应至于此。惊骇之下，不胜嗟息。忽见一人，红衣佩剑，满帽皂靴，年不及三十，姿容俊爽，随从一人，衣黄背甲，貌亦魁梧，后有扬州数人跟随。红衣人熟视予曰：“视尔非若侪辈。从实言何等人。”予因念有以措大而获免者，有以措大而立毙者，不敢吐实，饰词以告。复指诸妇子问是谁，具以实告。红衣人曰：“明日王爷下令封刀，汝等得生矣。”命随人付衣几件及金一锭，问：“汝等几日不食？”予答以“五日矣。”命“跟我来！”予与妇且信且疑，不敢不行，至一宅，所蓄甚富，鱼米充盈，向一妇人曰：“你好好待此四人。”与予别去。时已暮，予内弟被卒劫去，不知存亡，妇伤之特甚。少顷，老妪搬出鱼饭食予。宅去洪居不远。予取鱼饭食吾兄，兄喉不能咽，数箸而止。予为兄拭发洗血，心如刀割。是日闻封刀之语，众心稍定。明日为五月朔日，势虽不甚烈，然未尝不杀掠。而富家大室，方且搜括无余，子女由十余岁起，抢掠殆无遗类。是日，兴平伯复入扬城，而寸丝粒米，尽入虎口矣。萧条残破，难以奉述。

初二日，传府道州县已置官吏，执安民牌，遍谕百姓，毋得惊惧。又谕各寺院僧人，焚化积尸，而寺院中藏匿妇女，亦复不少，亦有惊饿死者。查焚尸簿载数，共八十余万，其落井投河闭门焚缢者不与焉，被掳者不与焉。

初三日，出示放赈，偕洪妪至缺口关领米。米即督镇所储军粮，如丘陵数十堆，片时荡然一空。往来负戴者，俱焦头烂额，臂胫伤折，刀痕满面，如烛泪成行。负米之际，虽亲友不相顾，强者去而复来，老弱被重伤者，终日不能得升粒。

初四日，天晴，烈日薰蒸，尸气逼人，前后左右，处处焚烧，烟结如雾，腥闻数十里，是日予烧棉及人骨成灰，以疗兄创，垂泪颔之，不能出声。

初五日，幽僻之人始稍出来，相逢各泪下，不能出一语。予等五人虽获稍苏，终不敢居宅内。晨起，早食即出处野畔，其妆饰一如前日。盖往来打粮者，日不下数百辈，虽不操戈，而各携棍恐吓，诈人财物，每有毙于杖下者。一遇妇女，仍肆掳掠，初不知为清兵为镇兵为乱民也。是日，伯兄因伤重，刀创迸裂而死，伤哉！痛不可言。忆予初被难时，兄弟嫂侄妇子等共八人，今仅存三人，其内弟、外姨又不复论。自四月二十五日起至五月五日止，共十日，其间皆身所亲历，目所亲睹，故漫记之如此，远处风闻者不载也。后之人幸生太平之世，享无事之乐，不自修省，一味暴殄者，阅此当警惕焉耳。

纤　言

[清]陆　圻撰　郑敏　张学刚整理

《纤言》(上、中、下),清朝陆圻撰,所记皆为晚明清初要事。上部记晚明“三案终始”;中部记“三案”余波及清初南京、淮扬文武诸臣事;下部记南明弘光、隆武、鲁王诸事,其中“金陵七十三人”、“大悲和尚”、“酒色串戏”等篇,尤有独特的史料价值。本标点本据神州国光社排印本整理而成。

上　篇

三案终始

挺击始于万历乙卯五月,红丸始于泰昌庚申八月,移宫始于是年九月,迄于天启丙寅三月。

发　奸

首发挺击之案者,刑部主事王之宷也;首发红丸之案者,礼部尚书孙慎行也;首发移宫之案者,吏科掌印杨涟也。其余从而和之者,如:高攀龙、邹元标、刘宗周、左光斗、魏大中诸君子,皆绍明圣学,一代真儒,且其所亲见闻者,安肯以莫须有之事陷人而顾议东林过激,使群小得以藉口耶!

三案奸党

挺击案中,如:刘廷元、刘光复、胡士相、吴尔埙、岳骏声、徐绍吉、韩浚辈,皆奸党也。红丸案中,如:黄克缵、王志道、徐景濂、汪庆百、范济世、霍维华、李时馨、刘志选辈,皆奸党也。移宫案中,如:贾继春、王业浩、李春烨、孙国桢、孙杰、徐大化、张修德、周昌晋辈,皆奸党也。

要　典

三朝要典成于阁臣顾秉谦、黄立极、冯铨之手,真秽史也。是时魏珰乱政,群小矫敕撰书,以为罗织正人张本。天启丙寅年正月二十六日,开馆编纂,六月十九日成书,熹宗有御制序文,实诸人窃为之举,是时天子冲龄,拱手而已。

浙　党

浙党之名,始于沈一贯,而成于方从哲。挺击事起,拥戴郑妃者,政府方从哲,德清人,此外则平湖刘廷元、胡士相,秀水岳骏声、崇德吴尔埙,皆浙人也。乃郑氏赍夜输金各百万计,今刘、胡、岳、吴,子孙皆贫矣。

国　本

神宗中宫无子,光宗于庶子中最长,万历十四年乙酉二月,内辅臣申时行奏请建储,神宗迁延不决。至二十九年辛丑十月十五日,而元良始建,中间朝臣执争,神宗累加谴怒,年年更改,岁岁易期,相去一十六载之久,自古父子相传,未有若斯之难也。自非嬖妾郑妃母子擅宠,则姜应麟、沈璟元净,何故降谪乎?工部主事张有德请仪物,何故罚俸乎?三王并封,而朱维京、王如坚疏论不可,何故谪戍乎?礼科杨天民等疏催,何故奉严旨乎?大抵深宫摘蔓之谋,中于醉饱,宸极易储之意,萌于床笫,特难者,外廷之公正发愤无以谢之耳!乃不得不以威詟臣下,坐之以不可居之名,而冀以箝天下之口。

自十四年起,俞允册立,凡有请行者,俱以渎扰、激聒、离间、卖直之罪名。十八年有诏,静听一年,明旨再无中变,及十九年八月,又改二十一年,至期,又云少候二三年,至二十六年五月,又改二十九年十月,而仅乃得定。盖太子几危者数矣、太子此席几得而复失者屡矣。吁,继离出震,自有定分,父子授受何嫌何疑?而使主器摇摇,蹈兹频复之厉哉。当其时,批鳞直言,羽翼太子者,正人也;阿附宫闱,迎合上意者,小人也。危其身以格君之非者正人也;媚其身以逢君之恶者,小人也。而呶呶之口动加正人以取富贵,间宫闱之罪,不思张良从赤松子游,尚不忘进四皓以辅太子,何尝为一身富贵之资?而李邺侯保全代邸,不欲树功舒王,岂其离间两宫、交斗天性耶?诸小人倡为若说者,不惟不忠,抑且无学。

郑氏植党

清溪胡问欹先生名公胄子,弱冠举万历癸丑进士。在燕都时,有杭僧名无尘,每过邸中,饷以远方珍味,如天厨异馔,非菘刍可办也,先生心异焉。一日,无尘云:“某

欲偕居士暂过一僧处。"先生许之。其僧近东华门，扃关不出，云："进士欲馆选乎？邻居苏内相者，郑娘娘位下人，寓意于某，试一呈身，可得美秩耳！"先生虽年少而性远权势，竟不之往。始知杭僧异味珍奇，皆出郑氏之物，其广树私交，倾危国本，事皆如此，不二年，挺击变起。

张差挺击

万历乙卯五月初四日己酉，有张差挺击之变。按张差是蓟州井儿峪人，小名张五儿，年二十五岁，父张义病故，有亲马三道、李守才等同居井儿峪，又有姊夫孔道住本州城内。守才等教差随内监庞保入京，时保管修铁瓦殿，而守才每至保处送灰，故令差随往。又守才嘱差云："汝随保去，事成，与汝几亩地种，勾汝用度。"三日，宿燕角铺。初四日，入京，至内监刘成大宅中。庞保、刘成、守才等在玉皇殿商量，与差饭吃，授差枣木棍，逼差前往，且云："打上宫去，撞一个，打一个，能打了小爷，吃也有，穿也有。"刘成领差进后宰门，又说："汝打了，我力能救汝。"是时日已将酉，直至东宫门上，将守门内监李鉴一棍打倒，闯入前殿檐下，为内监韩本用等所获，付东华门守卫指挥朱雄等收之。

初五日，遣韩本用奏闻，上命法司提问，庚戌，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上疏云："臣于皇城公署再三考讯，差有'吃斋讨封'等语，话不情实，按其迹，若涉风魔，稽其貌，的是黠猾，情境叵测，不可不详鞫而重拟者。"于时附郑诸奸，以"风魔"二字轻轻结案，庶可不究主使，而为郑氏出脱之地。不知廷元初讯，已得真情，故云"若涉风也魔"而云"的是黠猾"则差受人主使，实情已俱在廷元意中，原不待王之寀散饭狱底，骗其逗露，乃始翻案也。彼廷元者，不述"风魔"之语，势必根究主使，宫闱之间，将兴大狱，而神宗之怒且不测。不入"黠猾"二字，则真情全然抹杀，朝论必致沸腾，而青宫异日正位，廷元不保首领矣！廷元之倡为若说者，无心为国是，而有意保身家者。善乎南京御史王允成之言曰："说者谓张差为风癫，夫青宫非发风之地，庞保、刘成岂并风之人？"大理丞王士昌之言曰："人至失心如覆兽，然遇物则击，岂能择地而施？方其敢棍于街市之中，从容于后宰之人，何无一人觉察，直至宫前乃始逞技耶？"御史方震孺之言曰："差即癫人，然不癫于他所，而癫于元子之宫，危在五步之内矣！"凡此数言，可以抉其伪，群小为之掩饰，其丧心甚矣！

庞保刘成马三道李守才

五月二十日乙丑，刑部十司会审张差一案，是时司官署名者：胡士相、陆梦龙、邹绍先、曾曰唯、赵会桢、王之寀等一十人员。张差口供："内监庞保、刘成、马三道、李守才商量进内，教打小爷。"情景逼吐，绝无抵饰。盖廷元疏奏"风癫"后，提牢主事王之寀散饭狱底，密叩张差，颇得真情，自有主使，故复有二十会审之举多官耳目具在，乃铁案也。亡何，刑部疏请提庞保、刘成对鞫，仍行蓟州道提解马三道等。壬戌，刑部司官会审马三道等，先期郑国泰行贿问官胡士相、吴尔埙辈，过付者中书吴中秀、千户陈纪也。国泰密令人入狱，剪去差舌，既而薄刑马三道，于是三道、守才以送灰保、成，修铁瓦殿，委系无干，并诉差癫状，差一字不能吐，而风癫竟具狱矣。

神祖屡诏：马三道等无辜，不宜滥及，致伤天和，仅拟一流。甲戌，但决张差于市。乙亥，命司礼监会九卿三法司于文华殿门外，鞫审庞保、刘成，保原名郑进，成原名刘登云，辗转不招，盖文华严禁之地，例不用刑，保成辈安肯吐实？而张已死，无人质辨，此神祖全保、成之深意也。方审时，神祖又促东宫手诏言云："张差持棍闯宫，至大殿檐，当时就擒，遍搜并无别物，其情实系风癫，误入宫闱，打倒门官，罪所不容赦。后复招出庞保、刘成，本宫反覆参详，保、成身系内官，虽欲谋害本宫，于彼何益？料保、成必素凌虐于差，故肆行报复之谋，诬以主使。本宫念人命至重，造逆大事，何可轻信？连日奏求父皇速决张差以安人心，其诬招保、成，若概治罪，恐伤天和。况名姓难以干连，从轻拟罪，则刑狱平，而于本宫阴德亦全矣！"

诸臣接宫谕，知为神祖之意，不便深求。然六月丙子，刑部犹复上疏曰："文华严禁之地，讯问保、成，不用刑具，何由得实？乞皇上发外廷从公鞫审。"神祖云："郑进、刘登云的是诬攀，招词互异，难以凭据，不必再问。"部臣又请，神祖又谕如初；丁丑，又谕保、成用刑五次，已毙大内。夫丙子无用刑之说，而丁丑即云杖五次而毙，其朦胧结案，秘不欲发，可知也。

国泰行贿

挺击事起，朝议沸腾，俱欲推究主使。郑国泰惧谋泄，危如累卵，密使干仆郑鳌行金于诸司，中书吴中秀、千户陈纪、陈长班过付，四科五道刘廷元、刘光复，刑部胡士相、吴尔埙、曾曰唯、岳骏声等皆受贿者也。过送之地在红庙，与国泰家咫尺。其王之寀数人忠侃无私，计安国本。善乎左都御史高攀龙疏曰："阁臣方从哲、御史刘廷元毫无忠胆，独刚正刑曹王之寀、李俸、张廷、陆大受等为君父告变，执法贾罪。"

而给事何士晋以戚臣郑国泰有揭辨陆大受疏，因上疏曰："臣按郑国泰部曹转疑转深一揭，盖为陆大受疏发也。查大受疏内虽有'前年为藩臣庄田直陈大难，身犯奸畹凶锋'等语，彼特借此发端，以明杞忧之果验，而语及张差近事，原止欲追究内官姓名，大宅下落，并未尝直指国泰主谋。此时张差之口供未具，刑曹之勘疏未成，国泰岂不能从容稍待？何故心虚胆战，辄尔具揭张皇？人遂不能无疑于国泰矣！国泰若欲释人之疑，计惟明告中宫，力求皇上速将张差所供庞保、刘成送三法司公同拷讯。如供有国泰主谋，是乾坤之逆，九庙之罪人，臣等执祖宗之法，为朝廷讨乱贼，不但宫中不能庇国泰，即皇上亦不能庇也。借剑尚方，请自臣始。设或另有主使，与国泰无干，臣请与国泰约令彼自具一疏告之皇上，自此以往，凡皇太子、皇长孙一切起居，俱系国泰全家保

护，稍有疏虞，罪坐国泰。则臣与在廷诸臣亦愿与国泰保身家之事，乞皇上与皇太子有好无尤，永全恩礼，是所以报国泰也。若国泰今日畏各犯供招，一味荧惑圣听，久稽廷讯，或潜散党羽使远逃，或阴毙张差使灭口，则此狱将终不结耶？惟国泰审处。"

后天启乙丑年，魏珰擅政，刑部岳骏声为郑氏白冤，准国泰子养性回京师九门外，安插管业。

红　丸

光宗以庚申八月初一日丙午登极，郑妃进美女六十人，光宗选中十人，余发还。初十日乙卯即得身软之疾，万寿节百官朝贺，传免。十三日，常朝，传免，惟十二日御门之始，力疾视事。先是御药房提督内监崔文升故投攻泄之剂，以致病剧，其机关不可问也。又有德清生员方文献者，为辅臣方从哲族侄，光宗不豫时，文献适在从哲府中，有鸿胪寺李可灼者，持药一函，日伺从哲门首，自言今上疾，非我不能愈，文献怪之，亦不敢言。偶一日，从哲出朝，漏下一鼓矣，大呼云："圣上病已剧，可奈何？"文献见从哲迫切，因言及李可灼。次日，从哲即召可灼，引之入，进红铅一丸，使传药后，圣躬舒畅，思进饮膳。时日已午，上命再进一丸，次日九月初一卯刻晏驾。其传奏引进者，实系从哲，而要典以为姓名不可问，则欲盖弥彰矣。

崔文升

光宗忧劳成疾，几务殷繁，兼郑妃进丽色以蛊惑之，而身软喘作。此明明内伤之极，气不归元，故软见于下，火来刑金，故喘作于上。内监崔文升为御药房提调，护府第日久，未闻误药，而至此则屡投大黄，此岂大黄之证耶？吾不知郑妃使内竖时时承命御前，往来如织，其交通作何等语，而文升举动如此。然则文升之罪，盖在可灼之上也！

乃方从哲票拟，不下法司，而下司礼监查明奏处，御史郑宗周劾其庇顾，无所辞矣。南京御史李希孔疏云："文升以洞泄之药，疗虚怯之证，其为故不为误，又复何疑？"光禄卿高攀龙议曰："文升下药，先于红丸。"给事赵时用曰："可灼当亟正其罪，而文升之罪尤重。"给事中霍守典议曰："文升宜置极刑，可灼次之。"彭汝楠奏曰："可灼进药，在先帝弥留之日，当时而召阁部诸臣，语及山陵等事，势已岌乎其不可支矣，而可灼市井小人，侥幸富贵，以万乘之尊，轻为尝试幸而成，则扬扬得意，不幸而误，则身膏斧钻，固其宜也。两人之罪，均不容诛，而文升真为首矣！"

方从哲五大罪

光宗以忧惧之身，三十日盛治之主，郑妃进丽色以蛊惑之，又遣内侍向御前时时承奉不绝，一旦致疾不起，直臣如邹元标、刘宗周、杨涟、孙慎行等，怀忠爱之心者，无怪乎有忠愤之语也。乃方从哲党于郑氏，窃弄威福，颠倒朝纲，有五大罪焉：轻票张差，一也；察处忠直，二也；不谏郑氏进美女，三也；故纵崔文升，四也；厚赏李可灼，五也。

移　宫

李选侍本郑贵妃私人，始进之以蛊惑泰昌者，泰昌庚申年八月戊辰，光宗疾大渐，乃云："父皇在日，曾将长子令选侍看管，皇五子无母，亦是选侍看管，又遗命册封为贵妃。"礼臣孙如游抗奏，谓宜俟显皇后、皇太后加尊谥，及郭元妃、王才人加封皇后四大礼竣，方可举行。九月初一日乙亥，光宗宾天，选侍犹在乾清宫，诸大臣周嘉谟、左光斗、杨涟等，以熹宗时年十六，方在冲龄，而选侍粉白黛绿之姿，不宜令在左右，此自老臣深虑。选侍既一时不肯出乾清宫，则请熹宗移慈庆宫以隔绝之，况九月初六日登极，新天子万无迸居慈庆之理。势须速令选侍入鸾哕宫，毋得占住乾清，要封称制，有伤国体，其论本发于公忠也。初六要登极，而初五尚未移宫，则即位之后，天子将与选侍并居耶？此万万不可。所以杨涟、左光斗等俟御旨，即日迁移。必待选侍与皇八妹俱有舆乘出，从容进鸾哕宫，而奸人捏造，选侍雉经，八妹入井，御史贾继春恶直丑正，以子虚亡是之语，横入弹章，殊足恨也。

熹宗敕谕群臣曰："选侍因欧崩朕母，彼自知有罪，每使宫眷王寿花等时来探听，不许朕与圣母下原任各官说话，如有旧臣来问朕安说话，选侍就拿去重处。此朕苦衷，日久难伸。虽蒙皇考派彼照管，朕不在彼居住，其饮膳衣服皆系皇考所赐，与选侍毫无相干，只每日往选侍宫中行一拜三叩头礼。因不往宫中住，选侍之恨益深，其侮慢不堪，朕日夜涕泣。此内臣宫眷所共见，而不忍言者。皇考自知选侍之误，日来劝朕，又使各官劝解。乃今九月初一日，皇考宾天，阁部科道大臣进宫哭临毕，再四奏请朝见朕，不可得。当时司礼监等奏请朕出暖阁面见大臣，李选侍许而复悔。及朕出暖阁，又使李进忠等请回再三。司礼等官奏朕：'大臣朝见。'朕至乾清宫丹陛上，大臣扈从前导，选侍又使进忠拉住朕衣不放。及至前宫门，选侍又差人数次着朕还宫，不令朕御文华殿。初一日，朕自慈庆宫躬侍皇考入殓，选侍又阻朕于暖阁不得出。司礼监王体乾等奏云：'大臣在前宫门恭候扈驾。'选侍全然不听，又固请，方许出暖阁。初二日，朕至乾清宫朝见选侍毕，恭送皇考梓宫于仁智殿，行礼未毕。选侍遣人促朕再起朝见，方许回慈庆宫。是时所亲见者，朝见选侍，必至再三，乃明明以皇威挟朕躬垂帘听政之意。朕今奉养李选侍、皇八妹，饮食衣服，各项钱粮，俱从优礼。"

九月乙亥，御史左光斗上言曰："李氏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居正宫，而殿下乃居慈庆，不得守儿筵，行大礼，典制乖舛，名分倒置。即先皇帝贵妃之命，亦在弥留之际，其意可知，且行于先皇，则伉俪之名犹可，行于殿下，则尊卑之称，有断断不可者。倘及今不早为之计，将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权，武氏之祸，立见于今日，诚有不忍言者矣！"

初五日己卯。杨涟上言:“先帝升遐,人心危疑,谓深宫中有先朝选侍,欲俨然以母道自居,外托保护之名,阴怀专擅之实。大小臣工,心窃疑之。故力请陛下暂居慈庆宫者,实有鉴于皇祖郑贵妃之事,欲先择别宫而迁之,然后奉驾还宫,此臣等之私愿,忠于陛下之深心也。今诸臣静俟五日,登极已定明日矣,既登大宝,岂有天子复偏处东宫之理?而怙恃宠贵,妄自尊大,犹逼处于其间,种种情形,非分非法。抑将借皇贵妃名色,遂目无幼主乎?贵妃虚名耳,册立虽出先帝遗命,开恩尚在今上新编。以今日天地神人之共主,即皇祖与先帝之伯叔兄弟,俱在称人之例。两宫圣母若在,亦必加以皇帝尊称。选侍何人,妄恃旧恩,曰我贵妃,我哥儿,作此大不敬语?宜恪遵天语敕命,立刻移入一号殿,养老自便。”

杨涟又疏曰:“皇上继离出震之时,诸臣共有防微隐虑。当时首请御文华殿,受群臣嵩呼者,部院周嘉谟也。初出乾清宫,群臣拥护之日,捧皇上之右手者,英国公张继贤也;捧左手者,阁臣刘一燝也。臣不过从诸臣后,如同舟遇风之人,乃以忿争之故,独受忠直之名,臣之不安者也!”

庚申十月辛丑,熹宗又降敕云:“朕昔幼冲,李氏恃宠,屡殴圣母,以致怀愤成疾崩逝朕有冤难伸。皇考病笃,大臣各进内问安,李氏威挟朕躬,使传封皇后,复用手推朕。朕因避李氏恶毒不自安,暂居慈庆宫。李氏又差李进忠、刘逊等传言:‘每日章奏文书,先奏我看过。’方与朕览。仍即要垂帘听政。御史有言:‘李氏他日必为武氏。’朕思祖宗有此规制否?”十月丁卯,鸾哕宫灾,熹宗又谕曰:“皇五弟与诸公主见居勖勤宫,与鸾哕宫相隔甚远,已差人守护。今鸾哕虽毁,李氏与皇八妹俱无恙,时谕卿等知之。”后逆魏忠贤擅政,选侍竟封康妃。其首创移宫之议者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惠世杨等,忠贤矫旨拿送镇抚司,许显纯用极刑毙于狱底,天下冤之。崇祯初,仍赐谥荫祭葬,表其忠迹焉。

黄克缵贾继春姜升

熹宗手诏云:“当日移宫,朕随差管事人护送,各有轿乘。其移宫后,廪给月粮,承值人员,颇从优厚。乃内监姜升原系李选侍心腹,平日得罪圣母,更盗窃御内宝物,自知恶状多端,故创手抱皇妹,并有‘八妹入井几死,选侍雉经几毙’等语,欲以倾内监王安及二三奉公大臣也。其部臣黄克缵、台臣贾继春表里为奸,遂以入井、雉经入告,而不知诈伪之拙,殊可恨哉!”王安目击选侍妖媚蛊惑,挟熹宗与俱,不胜忧虑,与宫掖间群小不合,后魏珰窃发立置之死。

怜王安

御史周宗建弹郭巩疏曰王:“王安之死也,身首异处,肉饱鸢鹰,骨投黄犬,此亦古今莫有之惨毒也!安于平日以正气处魏进忠辈,事虽已甚,而此惨毒无不怜之。”又云:“王安之死,果出何人陷害,则进忠于此便为一大罪案,巩之媚进忠,便为一证据。”按魏珰原名进忠,天启末改名忠贤。

大珰盗宝

泰昌庚申年九月初五日,仓卒移宫,李选侍及近侍诸珰乘光宗晏驾,熹宗幼冲,未践祚时,将乾清宫宝玩等移之鸾哕宫,掠盗一空。锦衣卫梁慈等疏称:“打问过刘逊,招称:‘与进忠、刘尚礼、姚进忠、刘朝、王永福、郑稳山等,随从李选侍,拿带传代珠宝头面宝石等物。’刑科给事中魏应嘉参看得李进忠等俱系偷盗宫中传代宝物钱粮紧关人犯也。诸犯房宅,遍满京师。”御史张泼上言:“连日以来,捉获多小大缵,试问诸珰来历,强半郑贵妃之私人,否则李选侍之近幸也,选侍素仇皇上之生母,先帝付托非人。”给事中惠世扬参方从哲受刘逊、李进忠盗藏美珠,夜半密约,必欲封为贵妃,又欲占住乾清宫。而魏珰扇焰时,反云王安诬诸珰盗宝,并云姜升抱八公主,凡簪珥衾裯之属,俱被安掳。究竟王安处死,而盗宝诸珰多漏网生全者,颠倒是非,一至此耶?

黄克缵内宣毛士龙削籍

乙丑五月,御史宋师襄奏曰:“盗珰下狱,黄克缵多方卵翼,结为乾子,得不死,非刘朝所感恩而图报者乎?无何,而以戎政内宣矣。毛士龙严为抄参,旨几中寝,非刘朝所顿足而切齿者乎?邵辅忠乘机献贽,无何,而以投匦削藉矣。”

客　氏

客氏者,熹宗乳媪也,宫中旧例:内监与宫女配为夫妇,宫女赖内监买办,内监籍宫女补缝,盖耦相比,无异民间伉俪焉。乃客氏姿色妖媚,心喜魏忠贤狡黠,熹宗于夜半特给忠贤为妻。二人在帝左右,播弄非一,即中宫张皇后端丽非凡,客氏且能间之,又况外庭纷纷,其为荧惑多矣。善乎御史周宗建之言曰:“昔汉杨震于灵帝初年,争执王圣之弄权;左雄于安帝初年,极谏宋娥之专宠;齐世祖天祐初年,以陆令萱之蛊惑,卒至大乱。凡此三君,召尤启咎,皆由保妇。”

李忠毅诗

李仲达先生讳应升,江阴人也,以进士官御史。忤魏珰就逮,过丹阳,有诗:“已作冥鸿计,谁云是僇民?雷霆惊下士,风雨泣孤臣。忧患开贤圣,艰难累老亲!生还何敢望?解网颂汤仁。”又一首:“圣德方虚已,愚衷敢沥丹?愧无一字补,空复数行弹!臣罪应难赦,君恩本自宽。凄凄杨柳色,谁与问南冠?”又过邹县有感:“春申好士只虚名,势利随风古道轻。不见弹冠旧胶漆,驱车相避隔林行!”临死前一夕一绝云:“年来未敢负朝廷,一片丹心许独醒。只有亲恩无可报,生生愿诵法华经。”

南都蟒蛇仓

推背图有一大马之鬣，上迸火光三五道，向不能解。南都拥立后，桐乡进士沈包庵云："此马士英立红光兆也。"乃福建立唐藩，绝无豫谶。惟宏光初立时，浙中上台伪造一谶，云以安士民之心，且托言南京蟒蛇仓无风自倒。有碑八句云："甲申年来日月枯，十八孩儿闯帝都，困龙脱骨升天去，入塘群鼠暂欢呼。中兴圣主登南极，勤王侠士出三吴，二百十年丰瑞足，还逢古月照皇图。"甲申八月，予至南中，特往蟒蛇仓，见其屋宇如旧，讯之邻人，绝无此事，乃知作者之妄也。然惟此有唐祚不永之意，而结云："还逢古月"则又奇矣，是岂无端民谣，暗合天意耶？

中　篇

人参饲犬羊

宗光中朝，天宫道士袁本盈进春方：用人参饲羊，羊饲犬，细切狗犬拌入草中喂驴，候驴交峻作时，割其势以陷至尊，御宫人，多以洪巨创死。后跻道士太常少卿，用黄盖双棍。乙酉正月初六日，上传天财库召内监五十三人进宫演戏饮酒，上醉后，淫死童女二人，抬出北安门。嗣后屡有之，曲中少女几尽。宏光元年，钱谦益选到淑女，着于十五日进元晖殿，贡院选七十人，中选元姓一人，田成浙选五人，中选王姓一人，周书办自献女一人，俱进皇城内。

大婚要紧

宏光初即位，陈汪二贵人本淮扬娼妓也，为上所幸，诸臣劝退之，即复以国本为辞，下诏更选淑女。凡京城内外赴选者，皆在贡院内，题其额曰"关睢始化"。此甲申八月间事也。上意欲得殊色，而采选竟无一当。礼臣吴本泰等请求之江南数郡间，廷议以杭本汴京遗俗，部文有："容止端庄，语言清婉"之语，因下杭采选，太监田成选五人，为王、为吴、为陈、为二潘，亦姝丽也，此乙酉三月间事。乃四月廿六日，大清兵破扬州。廿九日，廷臣姚思孝、乔可聘等皆江都人，痛哭于上前，力争江上兵不可撤，累累数百言，上不应。阁臣马士英叱曰："惟有尔等台省员，专喜作迂阔语。"于是士英色逾厉。上问曰："尔等何为？"思孝等互奏不已，至于拳击士英，上付之不问，但大呼曰："大婚要紧。"遂辍朝。

童　氏

童氏河南孟津人也，宏光帝初为郡王时，娶妃黄氏早逝，继妃李氏，洛阳之变又亡。嗣王之岁，即封童氏为妃，曾生一子，不育。已而遭乱播迁，各不相顾。及弃藩南奔，太妃与妃各依人活，童妃既转徙民间，与帝相失五载，虽怀妊在身，实非龙种。一日，有邻居秀才与氏兄争牛詈骂，兄遂大言曰："汝欺吾孤雏耶？吾妹即南朝天子后，今寓民间，不日入大内，汝族矣！"一时地方惊愕，报闻县令，转申抚按，抚按越其杰，巡按陈潜夫奏妃故在，上弗召。至是自乘传来，上弗善也。未几，金吾赵某驰报，即下礼查部覆，候旨。俄上传："朕元配黄妃，续配李妃，安有童妃者？"次日，发府部会审，即用刑，下刑部狱中，给饮食。而临鞫时，氏抵死明吾腹中苍龙所据也。四月间，于狱中产一女，女即死，不数日，氏亦瘦毙狱中。先氏未发审时，留大金吾冯可宗家，两足尖而长，年可二十七八岁，细述入宫日月，相离情事甚悉，求可宗达上，上勿视。四月戊午，谕襄卫伯常应俊："朕藩邸时事宜，卿所素详。"童氏生育皇嗣，冯可宗辞审，着太监屈尚忠严审。时抚按均应得罪，越其杰以贵阳姻家，得不坐逮，陈潜夫于杭以词连庶吉士吴尔埙及中军孙秀，并逮之。埙、秀俱在史可法军中，未赴京。童氏或云福邸宫人，一云缝人，与帝野合者。

冠盖杂沓

宏光与太后于甲申十二月廿六日进朝，次年正月初三日，进慈宁宫、本静默寡言者。次日，浙党诸君忽传一说，流播京师云："太后昨进宫内大哭，问东林诸臣今在何处？"于时翻逆案，仍复三朝要典之说盈廷矣，盖欲为郑妃、福王复仇也。遂有平湖刘廷元、崇德吴尔埙子孙请谥请恤，以为功在社稷，一时冠盖杂沓其门。四月，御史袁洪勋请追究三案诸臣得罪孝宁太后、先庄妃者。

午日取蟾

乙酉四月廿九日廷臣姚永言、乔可聘以不救广陵之围，力争武英殿中，举笏击贵阳云："腹心之患，何故坐视？"是时宏光默然无言，诸臣解去。至五月初五日午时，内监车天祥言北信急且危，帝复大怒，掷碗而起，殊不欲闻也，即午刻，敕民夫觅蟾二万只开剥，押收大内取酥。

竹筒套手

宏光帝被俘后，豫王仍令二贵妃同居，二妃者帝寓淮时野合者也。日给醇酒二十斤，肴核二十品，以竹筒纳帝臂，二贵妃夹而饲之。然酒馔才至，辄为北骑掠去，仅空碗而已，每日计费五金，时张作为勋卿司其职。

旗折马死

乙酉四月十一日，南京教场下操，马二掌团营，赵体元为大总戎，军容甚盛，乃将台帅字旗忽坠下，竿折，众皆失色。后隆武于闽中拜郑鸿逵为大将军，行授钺礼，鸿逵方跃马奋威，而马遽倒地死矣。

何光显

甲申十二月，太学生何光显上书乞诛马士英、刘孔昭诏戮光显于市，籍其家。又云立枷死。呜呼，光显以布衣击大奸，与汉张凤，宋陈东争烈矣！

左　镇

左良玉字昆山，其子左梦庚，字长白，榆林卫人。方宏光初建，藉诸将兵拥立，遂分封四镇于江北。在维扬者，为高杰，字英吾；在仪徵者、为黄得功，字虎山；在淮安者、为刘泽清，字鹤洲；在寿州者，为刘良佐，字明辅；号称四镇，皆政府之爱将也。惟左良玉一军在江楚间堵御流寇，崇祯末，统帅数十万军，稍跋扈，而左氏父子初无不臣之心，颇敬礼贤士大夫。是时总督史可法、中丞袁继咸、御史黄澍皆与交好。宏光既立，贵阳柄政，挤可法于外，澍陛见时，又廷叱贵阳。于是贵阳颇知良玉与袁、史辈交契，而良玉与诸君意气亦弥厚。四镇附马，左镇附史，而水火之形成矣。

乃黄澍方以御史监良玉军，贵阳衔澍廷辱，次年乙酉春，大发缇骑入左营逮澍。澍方与梦庚同操练军士，梦庚仗剑斩逮使于将台之下，遂传檄播告，请诛君侧，欲取马士英、阮大铖、张孙振、袁宏勋四人首领。凡在外大僚及内监何希孔，与马不协者悉与名焉。檄文书牌上，其大方圆三五尺，胪列罪恶，蔽江而下，不可胜数。兵至江州，适良玉病死，梦庚与澍率师至板子矶，即采石对岸。四月初七日，朝臣出兵迎敌，以枢臣朱大典为先锋，本兵阮大铖视师调度，尽撤江北四镇兵，并力西向，堵扼上游。是时阁部诸奸有宁亡于大清，莫亡于左兵之语，盖以清师所移者公家社稷，而左帅所取者则专及马、阮辈。然自此江北空虚，而大清兵乘势渡淮矣！大铖辈一望左兵舳舻千里，颇有惧色，小出一战，即溃败披靡，诸奸益詟焉。

是时科臣吴适系丁丑进士，啮指上疏数百言，力言江北兵不可撤，宜移助史可法御清兵，左帅可一纸招降，倘得左镇投诚，使诸将并力北征，则国家大计庶可万全。因劾奏方国安、牟文绶移兵内地。是时同官见疏者，摇手相戒，以为疏上，立得奇祸。适痛哭与妻子诀别，因拜疏得旨，适为逆臣游说，即从朝班中打去冠带，逮入法司。而左檄中所取首级，独无蔡弈琛，名朝臣二人，问琛在北时与左帅有交乎，琛对无。须臾刘孔昭谓琛曰："政府疑君，君祸且不测，盍早自图焉？"琛遂进密揭谓："吴适即左帅使请，先靖辇毂之孽。"于是廷议五月初七日戮适。不数日，而北兵至，适竟得免。

讨马士英檄

略云："马士英者蛮獠无知，贪狠悖义，挟异人为奇货，私嫪毐以种奸，欺虾蟆之不闻，恣鹿马以任意。不难屠戮皇家，遂敢刑灭太子，效胡濙之名访邋遢，既不使之遁于荒郊，踵钱宁之即讯大千，又不容其毙于深宫。群小罗织，比燕啄而已深，中犴幽囚，视雀探而更惨。李沾威栲，何如崔季舒欧拳，王铎喝招，有甚朱友恭塞谤。岂先皇帝不足复遗种？既沈其弟，又灭其兄；将小朝廷自有一番人，既削其臣，又削其主。嗟乎，安金藏之不作，丙定侯之已亡，附会成群，谁敢曰吾君之子？回依苟免，咸称曰的系他人。临江之当乳虎，是可忍也，子舆之遇毒蟒，尚何言哉？某受恩故主，爵忝通侯，宁无食蕊之思，讵忘结草之报？愿同义士，共讨天仇。严虎豹之共驱，风云气愤，矢鹰鹯之必逐，日月光昭。郿坞丰盈，应有燃脐之祸，渐台高拥，难逃切舌之灾！"檄下，远近传播，京城噤口。

贵阳宵遁

清兵渡江，报警时，贵阳柄政，每匿其事，虽同官政府，不得与闻。五月初十日，为太祖讳辰，清溪于侵晨肃冠带，欲从朝阳门出上陵。辰刻城门尚闭，长班呼曰："守城公公，何故此时尚未启门？"一老内监回称："汝尚未知耶？清兵昨至龙潭，二更时，马二公子出兵，复遁回矣！"清溪错愕而返。是晚，贵阳门首拴马二百匹，每一骑用金杯作铃，驼珠宝无算。又草鞋马兵五百名，进仪凤扈驾，每名赏银三十两。

是时贵阳密闻北兵声言但擒马士英、宏光，余皆可赦，忧虑不知所出，因以宏光委黄得功军中，而身奉太后入浙。意谓得功一战而胜，则君臣犹可图存，倘或败衄，而北来者已得宏光，则追师稍缓，已可幸生也。乃于初十夜二鼓，先给宏光往太平幸得功营中，而身挟太后从广德独松入杭州，其不欲弃太后者，以便承制假旨也。然每日犹给杭州人迎驾，而驾竟杳然不至，在杭诸大臣始议拥立潞藩监国矣。

先是惟刘诚意伯稍知北信，以操江差早遁去，其余大臣如蔡弈琛、王铎辈皆不闻也。十一日辰时，百姓喧传帝已出奔，入宫劫乘舆物如洗，时掌团练营者为马四，团练营总兵为赵体元，冠盖乘舆欲出城，百姓围阻，二人不得出，皆斩首鼓楼下。又进士中书陈镳亦欲出城，以王铎之甥并遇害焉。士英至广德，居民素怨朝廷，闭门不纳，士英以兵攻之，州守赵景和，丁卯孝廉，杭州人也，竟凌迟死。

此不当耍

乙酉五月十一日，宏光闻大清兵至龙潭，五鼓，从宫避出。辰刻，民间入宫劫尽乘舆服御诸物。忻城伯赵之龙砍杀川马如洗，示无撄城之意。十二日，清使自城上缒入，手捧大清年号龙包袱进内城。十三日，忻城伯遣近侍铁骑欲用炮破大内，盖急于除王之明也。十四日，清骑到紫金山扎营。十五日，豫王祭陵，行君臣礼。十六日，先拨二十骑同钱谦益阅城内事理，骑云："得毋有伏兵耶？"钱以扇扑之曰："此不当耍。"

永　王

北都之变，袁妃长公主受上刃不死，寻复苏活，大清遣出宫，依老中书周元振家。元振之子遂娶公主，名断臂公主焉。乃永王久潜民间，甲申九月，出求见妃主，相抱持大恸，周仆逐之，遂为街道所奏。明日殿中勘之，言宫中事颇合，以讯内官，莫敢认者。有杨监在旁，皇子曰："此杨某，曾侍我。"杨即诈曰："奴婢姓张，先服侍者，非我也。"又呼旧侍卫锦衣卒十人讯之，咸言

是永王。有晋王山西从闯来，因留京师，独言其伪，一内监言真，于是言真者皆下狱。刑曹钱凤览详讯，遂以真皇子报命，晋王遂抵览，览勃然，语侵晋王。复廷讯之，阁臣谢升执以为伪，皇子曰："某日某事，先生忆之否？"升默然，一揖退，凤览面叱升不臣。正阳门商民数人具疏救永王，詈谢升禽畜无道，具疏人亦下狱。乙酉正月十日，摄政王谓廷臣曰："皇子真伪无伤，但晋王系明朝宗室，谢升系明朝大臣，凤览呼晋王，百姓骂谢升，皆乱民也。"命系狱者尽杀之，并杀永王，一日谢升坐朝房，若有物击其背，疾呼一声，倒地呕血数升而死。

定王

顺治八年冬月，有人出首，三皇子在民间，擒至都督府，马国柱审鞠。皇子自书供云："云庵系崇祯第三子，名慈焕，年二十岁，兄慈烺，即东宫，为周后所生，弟慈灿，田妃生。焕居景仁宫，乳母邓蒋，八岁就外傅，讲读官傅。国贼犯都时，先帝托余与近侍张某及指挥黄贵，送周皇亲家，不纳，潜藏民间，为闯搜出，随营到山海关。闯败，携之潼关，又随营至荆襄，遇左良玉与战，闯败散，即随左营，改姓黄，为黄贵之叔，良玉不知也。左兵为黄得功所败，黄蜚掠左兵船，杀贵，张近侍不得已，以实告，蜚秘其事。明年五月，得功亡，蜚携走太湖，遇江西乐安王，蜚托之。王携往孝丰，遇瑞昌王，乐安往闽，以予托瑞昌转藏。九月，诣于潜乡宦余文渊家，假称宋座师，即璜公子，有湖广陈砥流时相亲密。砥流改名李玉台，算命浪迹，得太平府乡友夏名卿重义，即与名卿同至于潜来接余往陈监生家。监生与文渊说知而别，予改姓孙，名卿以女字之。"

"四年十二月。文渊与知县不和，前事遂露，行文太平查不获。五年正月朔，余削发为僧，号云庵，或称一鉴，或称起云；砥流忽张忽李，随口应人，浪迹江北各庵。砥流访知宁国秀才沈辰伯好义，六年七月，同予往访于船中，一老秀才吕飞六善诗文，辰伯即托飞六留家读书。八年闰二月，辞别沈、吕二人，与砥流复到夏家，三月完姻，因夏贫苦甚，自租乡村空屋一间居住，度日维艰。四月，与砥流□议往芜湖，借银二十两买细茶，同徽客汪礼仙往苏州，卖与常州人杨秀甫，吴中虎邱相识。茶卖毕，同到常州，秀甫言邹介是好人，到其家住几日。介之又言路迈是好人，即往谒路迈，临行时，送吴中诗扇一，其母送银五钱。在路迈家住几日，将回夏家，不意中私作假札贾利不遂，因出首于抚院。差官先到宁国沈吕二家，跟寻至芜湖，即获砥流，余挺身出，随抚院差官起行。于途遇江宁赵同知，当涂知县带到太平，随到江宁。"

南京太子

烈皇帝三子：太子年十六岁，定王、永王俱十三岁。甲申三月十九日昧旦，太子杂宫人走叩周奎府门，阍者以奎卧不时起，不肯通转，匿内阁外舍。李自成人京，大索得之。定王避民间，自成又索得之，惟永王无闻焉。乃太子初见自成，廷立不为礼，自成厉声诘责曰："若父皇何在？"太子曰："崩于南宫矣！"自成复曰："汝家何以失天下？"太子曰："我何知！百官当知之。"自成不能屈，霁色曰："汝父在者，吾能尊养之。"太子复曰："何不杀我？"自成曰："汝无罪。"太子曰："若是，则速以礼葬我父皇、母后。百官无义，且必朝贺矣！"自成命太子同坐饮食，太子不食，送权将军刘宗敏营护视之。已而封太子为宋王，定王为定安公。

自成东出，人见太子马衔尾随后，而定王先日随闯将出京，过通州，马上失一履，有人拾而进，王伸足受之，且问军乎民乎，拾者以民对。太子曰："军则我食者，民则苦征徭，何德及汝？"其人泣，太子亦泣谢之。自成战败而还，携定王至潼关，独失太子。吴三桂护之奔军，三桂与太子亦相持而泣。当是时，桂既借师清庭，定约王清，不敢奉太子。顾匿之行间，恐清疑其贰已，并不利于太子，于是至榆河，阴逸之民间，使人导入皇姑寺。内监高起潜奔西山，太子自诣之，遂同至天津，浮海而南。

八月，抵淮扬，潜居兴教寺。十一月丁酉，起潜入而陛见，有旨："冒险来归，忠义可嘉。"因以太子事微白马士英，士英变色曰："太子真者，将何置？倘使上无夺门之忧，则功在社稷矣！"起潜知其意，还邸欲杀太子，其族鸿胪寺序班高梦箕义不可，偕高成、穆虎，挟之渡江。后一日，士英使人追杀太子，则已南遁矣。渡江后，栖于苏，复栖于杭，旋入金华。太子不堪羁旅，渐露贵倨色，于元夕观灯火，愤叹多大言，路人窃怪之。梦箕惧事露，且疑起潜恫喝，非政府意，乃赴京密奏朝廷，并密启马士英，于是遣东宫旧侍李继周持御札迎之。

乙酉三月初一日，皇太子至自金华，从石城门人，送止兴善寺，上虽谕太子果真，朕不难避位，然内弗善也。即命内监韩赞周、车天祥等辨识，赞周等见太子，不觉抠衣跪。而前都人闻青宫至，踊跃趋谒，文武官投职名者，络绎满路。最后督营卢九德至，礼倨，太子呼名呵之，卢遂叩头曰："奴无礼。"太子曰："汝来几时？体肥若此！可知在南乐也。"卢复叩头曰："小主自爱。"觳觫趋出，随戒营卒，围守寺门，再传旨谕："文武官不许私谒，中夜移太子入大内。初三夜更余，板舆送太子中城狱。"时太子已醉，狱中有胡床，睡其上。质明，以副兵马侍侧，太子问谁，以官对。太子曰："汝何以不去？"兵马曰："应侍左右。"又问："此何地？"曰："公所。"又问："纷纷来去者何人？"曰："道路人。"问："何故皆褴褛？"兵马未及答，太子曰："我知之。"兵马以一缗钱置儿上，太子命撤去，兵马曰："倘有所市买耶？"太子颔之，令挂壁间，曰："汝自去。"顷之，校尉四人前曰："职隶奔走也。"太子指壁间钱曰："持去取香烛来，余钱即赉若等。"香烛至，叩问南北向，再拜大恸，呼太祖高皇帝、皇考皇帝，复再叩首恸哭，因就坐，饮泣不已。狱中人咸为出涕。

初五日，兵科戴英奏王之明假冒太子，请多官廷讯之。先是杨维垣飏言于朝曰："驸马王昺从孙王之明假

冒太子。"英袭其言入奏。初六日已丑,公鞫太子于大明门内,上先召中允刘正中、李景濂入武英殿,曰:"太子若真,将何容朕?卿等旧讲官宜详辨之。"正宗曰:"恐太子未能来此,臣当以事从穷之,使无遁辞。"上悦。群臣先后至谳所,阁臣立朝门侧。府部大臣俱侍立,河南道张孙振主笔。太子年可十七八,覆云冠,绿绨袍,白纤缟袜,风姿龙采,纤好白皙,截发类头陀,手爪似春葱,语言若振洞箫,见者疑为神仙,自非寻常佳公子所及也,太子坐短凳一条,南方北向。同遭列禁兵,备非常,士民观者以亿万计。有一持挺者,张孙振立斩以徇。一官置禁城图于前,孙振问之,太子曰:"此北都宫殿也。"指承华门曰:"此我所居。"指坤宁宫曰:"此我母后所居。"一官问:"公主今安在?"曰:"不知,决死矣!"一官问:"公主同宫女早叩周国舅门?"太子曰"叩国舅门者我也。"刘正宗曰:"我本讲官,汝识否?"太子怒,正宗瞠目不应。问以讲所,曰:"文华殿。"问仿书,曰:"诗也。"问写若干,曰:"写竟。"正宗更历难以穷之,太子怒曰:"吾不耐汝多言,汝以为伪即伪可耳!"张孙振又问:"人言汝是王驸马从孙,名王之明。"太子答云:"认我明之王,不认王之明。"孙振又问云:"汝既非真太子,何乃同穆虎入朝,震惊中外?"太子云:"此间自有使迎我,我又不贪为帝王。"诸臣无可如何,仍以大舆送中城狱,候旨。

正宗遂奏伪太子面目全不似,所言讲所,仿书悉误。时内竖皆谓非妄,以东宫犊鼻以下异常形,足骭皆双,莫能诬也。特劫于上威,莫敢直言;兼以柄臣侈居定策,诸大僚迎合新朝,以先帝之死为利,莫肯言太子真者。初七日庚寅,有内官以密疏劝上,上令卢九德持至马士英邸第,士英疏答云:"东宫厚质凝重,机辨百出,其言虽似,而可疑甚多,原讲官方拱乾在狱,容密谕来辨之。如伪,当付法司,与臣民共弃;如真,祈取入深宫,留养别院,不可分封于外,以启奸人之心。"

初八日辛卯,复会鞫太子于午门,时拱乾在刑部狱,张捷坐大司寇高倬家,以刺召拱乾至,谓曰:"先生喜甚!借先生一言,证太子假者,先生罪得释,美官九迁。"拱乾唯唯。既诣门,百官大集,各役喝令太子跪,太子仍前西面蹲踞,众促拱乾前,拱乾大呼:"妄男子,何物黎邱也?"太子一见,即云:"主臣方先生"拱乾惧,即退人后,语稍塞。张孙振曰:"汝前已承王之明。"太子曰:"我南来未尝自称太子,汝等昧心,亦由汝矣,但何故遽改姓名?"又曰:"李继周持皇伯谕帖来召我,非我自来者,且汝等不尝立皇考之朝乎?何一旦蒙面至此?"众官窃有叹息泣下者。已而王铎曰:"我一人断之,太子既伪矣,伪太子安得多言,乃烦簿吏往复耶?叱送还狱。应天府官蔡某自朝审出,人问云何,蔡云:"即非真太子,亦是久谙宫府事者。"旁一官云:"毋轻言,戮矣!"自后朝臣莫敢复称太子者。

戊戌,复会审太子于朝,左都督御史李沾先令校尉戒太子云:"李公主笔文深,动加峻法,须直称诈伪,并引某某等为党,得不穷治即讯。"太子默然。李沾呼:"王之明!"太子曰:"何不呼明之王?"沾呼动刑,即上拶。太子号呼皇天上帝,声彻内朝。马士英传催放拶,沾复好言问之,太子曰:"汝令校尉嘱我,校尉能言之,何俟我言?又前者追我何处,追者自知,何必问我?"高倬见其言切,急令扶出。将出朝,旧东宫伴读邱致中捧持大恸,上闻,即下镇抚司讯致中。抚臣何腾蛟、袁继咸、镇臣刘良佐、左良玉、黄得功辈俱极言太子不可杀,朝廷惮之。

五月初十夜,宏光宵遁。十二日昧爽,京城父老擒王铎,至中城迎太子,先于狱中群笞王铎,须发俱尽。铎云:"非干我,马士英所教也。"太子亟止之,命禁中城。父老遂从狱中拥太子上马,入西华门,至武英殿,又拥至西宫,太子未栉沐,取优伶翼善冠并袍服于武英殿登座,群呼万岁。两日天气开朗,众皆悦服,各部寺署官行四拜礼,士民亦多朝见,封爵有差。大僚罕有至者,委以迎青宫为急云。又太子御膳,止红盒盛鸡黍、二内侍护膳。次日癸巳,太子传示,略曰:"先皇帝丕承大鼎,惟兹臣庶,祈进显列。何天不佑,惨罹奇祸!凡有血气,裂眦痛心。泣予小子,分宜殉国,思以君父大仇,不共戴天,皇祖基业,蓬葆匪易,忍垢匿避,图雪国耻,幸文武先生迎立今上,予惟先帝之哀,奔投南都,实欲哭陈大义,不意巨奸蔽障,致撄桎梏,予虽幽狱,缀心皇绪。今上闻兵远遁,先为民望,其如高皇帝之陵寝何?泣予小子,父老人民围抱出狱,拥入皇宫,予自负重冤,敢望尊南面之日乎?谨此布告在京勋旧文武先生士庶人等,会此鞠凶,忽吝洪议,予当恭听,共抒王猷。勿以前日有不识予之嫌,惜尔经纶之教也。"

甲午,太子令释王铎,仍以为大学士,又召方拱乾、高梦箕于狱,并为礼部侍郎东阁大学士。三人以清师压境,俱不就职。是日,文武诸臣议及迎立太子,皆有难色,且曰:"无论射钩之嫌,今上尚在,黄将军营不百里,即复来,当奈何?"时赵之龙久与大清约降,之龙曰:"即无论今上,倘款使北归,责吾属更立新主,其何辞以善后?"众皆然之,即散去,无奉太子者。太子敕书封中城狱神为主差官,奉敕前行,至狱中读敕,称崇祯十八年,兵马司素服迎之。监生徐瑜、刘生、萧生辈谒之龙,责其不共戴主,之龙立斩之,差官自北军回,之龙即入西宫,劝太子避位。

丙申,豫王至天坛,问太子何在,之龙以王之明对,豫王曰:"逃难之人,自然改易姓名,若言姓朱汝等早杀之矣!"朱国弼曰:"太子未尝改姓名,马士英改之。"豫王笑曰:"奸臣奸臣。"十五日,忻城等启豫王,将勇士数十骑驰马入宫取太子。有金守备者强力胁之上马,驰见豫王,王离席迎之,坐于已右东南隅,衣以金紫。十六日,豫王谕文武等官,明太子当予一县封,以主先朝之祀,旋以宏光所选淑女配之。九月初六,豫王还北,复命挟太子与俱。丙戌年四月初九日,有得蜡丸飞书告诸王同谋灭清者,同日太子、宏光、潞王、秦王等九王俱被戳于市。鲁王监国,遥谥悼皇帝。

下　篇

高梦箕穆虎高成李继周

刑部严讯穆虎、高成，五毒备至，誓死不承假冒。穆虎曰："我家主是忠臣，直言奏闻，一字非谬，我等何得畏死悖义?"法司气夺。高梦箕复上疏自明，并逮治之。已亥，锦衣卫冯可宗即讯高梦箕，梦箕列自北来历甚详，并无假冒欺隐。可宗曰："上意已定，此词如何入招？汝固忠义，今日且少依违。"梦箕不肯，爰书久不定，刑科钱增上疏促之，可宗请归刑部焉。先是太子初到时，有二监伏地泣，上寻掠死，李继周迎至，白其果真，亦赐鸩死。时人为之谣曰："欲辨太子假，射人先射马，若要太子强，擒贼必擒王。"盖指马士英、王铎辈也。时有诗题皇城云："百神护跸贼中来，会见前星闭复开，海上扶苏原未死，狱中病已又奚猜？安危定自关宗社，忠义何曾列鼎台？烈烈大行何处遇，普天同向棘圜哀。"

辨太子

太子真伪易辨也，自古奸人欺诈之徒，皆欲妄希富贵，非北阙自陈，则草间上书，如汉之戾太子，唐之沈后是也。未有匿迹遐方，窜伏山谷，原不求显荣，而大内执柬召来，犹谓之诈也！且承旨往召者，旧东宫内待李继周，一见可决，乃相随自浙至南，而入告之语绝以为真，故送之兴善寺，又移之大内，待伪者固如是乎？越夕乃送之狱，而继周即赐之死，则君臣之间，必有不利于太子之真者。且太子初到时，百官何为群往投职名红帖？多兵杂沓，似为护持，李沾甫用拶，士英传催放拶，则口称其伪，心亦谅其真也。若云王之明，则袁继咸辨之已详，又云清使作间者，观豫王至南，优礼太子，无异贝勒入杭优礼潞藩。既而携之北行，共饩王府，同日被诛，则亦非清所遣矣。

大悲和尚

甲申九月，大悲和尚自北来，自称皇兄，盖东藩宗人也，狂言受先帝命，已复王爵，又言先帝实未晏驾。初到即于龙江关舟中大书符箓，又扬言即日大兵且到，吾所统伏兵现在各舟中，克日剿灭南京。闻者惶惑，报闻大内，守关官寺驱各舟尽赴观音门，是夜被逐者数千艘，勋臣刘孔昭巡江缚之，以付金吾冯可宗，奉旨下刑部。其舟中二人同来，一人以附舟得释，一人毙杖下。大司寇解学龙以事涉诞妄，不肯穷治，政府怒之，遂以它事遂之去。高司寇倬请旨同九卿科道会审，河南道张孙振主笔，坐大悲妖言律，乙酉三月斩之。

初大悲击狱，阮大铖等造飞书赫蹄更立十八尊罗汉，五十三参名号，欲以陷尽清流。十八尊为内阁高宏图、大宗伯顾锡畴、都宪易应昌、司寇解学龙、冢宰徐石麒、中丞袁继咸等；五十三参为翰林徐汧、吴伟业，科道姚思孝、乔可聘等；又增五百尊应真，并孝廉诸生之有气节文望者，悉加罗织。此案大铖主之，而日夜与谋者刘孔昭、陆朗辈也。大铖密遣人赍姓名往狱说大悲："对簿时，引若属者，吾贷汝死。"大悲云："吾死耳，奈何累人?"竟索火烧之。大铖谋不遂，一时气夺焉，乃弃大悲于市。

初浙党诸人自光帝钦定珰案，废锢垂十五年，至此死灰复燃，呼朋引类，腐心切齿，以图报复。而大狱垂成而不就者，则以贵阳与东林本无仇隙，虽失足比匪，而怨毒不深，且大悲誓死不从，事遂中寝。倘北兵稍缓岁余，参军主簿终能移公之喜怒者，而贵阳亦将不能自主，钩党之祸烈矣！张孙振之居南京，有第宅八区，每宅充物，即贵阳不及也。陆朗亦南京巨富。

高杰许定国

乙酉正月初六日，高杰赴许定国饮，是夜，定国入寝杀杰，总督张缙彦、监军李升走免。定国以其众降清，高杰妻邢氏求恤，允之所部将士，仍听邢氏子高元爵统属。初米脂贼李自成与清涧高杰同起兵，自成掠邢氏嬖之，属杰护内营，因私邢氏，窃而奔降于总督孙传庭，为其先锋，遂登列将。当杰作贼时，曾劫定国村，杀其众，定国仅以身免。后定国与杰同官，秘不言，阳与杰好，许以睢州让之。杰信而不疑，遂赴其宴，定国衷甲于寝杀杰，剖腹以祭其先。

张捷杨维垣

张捷、杨维垣见太子已立，王铎系狱，民间搜捕捷垣等家，欲并执之。捷、垣自知不免，捷微行至鸡鸣寺，以佛幡带自缢死，垣促二妾死，身絜一仆夜遁至秣陵关，为怨家所杀，数日，仆复迹之，尸为犬食半。

酒色串戏

甲申十月，时上深拱禁中，惟渔幼女，饮火酒，杂伶官优人为乐。马士英当国，与刘孔昭比，浊乱国事，内则韩、卢、张、田，外则张，李、杨、阮，一唱群和。兼有东平、兴平、遥制朝权，抚宁、忻城、侵挠边事，烽警日逼，而主不知，小人乘时射利，识者以为寄生之国也。乙酉五月初四丙戌，百官贺，上以鱼须之娱，不视朝。

诸君会意

乙酉五月十三日，红帖豫传中府会议，是日中府狄房中及蔡弈琛、唐世济、朱国弼、赵之龙、钱谦益等，蔡袖中出十二款，内通城不许放炮等语。须臾，朱国弼蟒绣玉带，蔡素服，两人登中府台基，朱在前，蔡在后。应天诸生请战守之策，国弼宣言于众曰："宏光弃社稷人民而去，大义已绝，不足云皇帝矣！且京城兵饷无一可办，诸生更有何术？会意可也。"廿四日，迎豫王进城，教坊司置大鼓在洪武门外作乐，首骑蔡，次陆朗，俱绯衣进大内。

迎清出狩

乙酉五月，清师逼南都。戊子，集百官清议堂议，预坐者十六人：马士英、王铎、蔡弈琛、陈于鼎、张捷、陈盟、张有誉、钱谦益、李乔、李沾、唐世济、杨维垣、秦镛、张孙振、钱增、赵之龙，各蹑足偶语，百官集者甚众，皆密不得闻。临行，李乔、唐世济齐声相和曰："便降志辱身，亦无可如何！"有叩诸大僚者，皆言北信甚急，今者可幸无恙。盖多官耳语者，藉之龙纳款于清也。辛卯晨，传旨："淑女在经厂者放还母家。"午后唤梨园入大内演戏，帝与韩赞周、屈尚忠、田成等杂坐酣饮，二鼓后，上将二妃与内官多人跨马从通济门出，文武罕有知者，惟内官遗冠带印篆以百计。

已亥，清师既至，文武官暨坊保进莘醴、米面、熟食、菜果，络绎塞路，赵之龙唤伶优十五队进营，歌舞酣悦。忽报各镇兵至，之龙跪呈豫王，王殊不为意，又阅戏五出，方撤席，发兵三百，遣将即行。有顿，擒刘良佐至，良佐叩首，请以擒帝赎罪。豫王遣之，随檄兵三百同发。乙巳，良佐以帝至，暂止天界寺。

先是帝幸太平府，刘孔昭闭城不纳，徬徨江浒。及奔坂子矶，就黄得功营，功方出兵与左师战，闻之，即营归营问帝，泣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犹可藉大兵势举事，奈何听奸人之言轻出，进退将何所据？此陛下自误，非臣等误陛下也！且臣营寡弱，其何以处陛下？"居两日，良佐奉豫王命追至，且召得功，得功怒，不裹甲，单骑驰北营与良佐语曰："汝为巾帼，吾丈夫也，安能效汝狗彘！"隔河骂之。佐良伏弩射中得功喉，得功叹曰："贼中吾要害，吾无能为矣！"归营拔剑自刎，良佐即入宫，挟帝回南京。

丙午，帝乘无幔小举入城，首蒙缁素帕，身衣蓝布袍，以油箑掩面，两妃乘驴随后夹路百姓唾骂，有投瓦砾者，进南门易马，直至内守备府，见豫王叩头，王坐受之。命设酒于灵璧侯府，坐帝于太子下，赵之龙暨礼部八人侍宴，唤乐工二十八人歌唱饮酒。席次，豫王问帝曰："汝先帝自有子，汝不奉遗招，擅自称，何为？"又曰："汝既擅立，不遣一兵讨贼，于义何居？"又曰："先帝遗体止有太子，脱难远来，汝既不让位，又辗转残毒之，何为？"帝俱不答。太子曰："皇伯手札来召我，反云我诈，又改姓名，极刑加我，岂奸人所为，或皇伯不知？"帝复不言。豫王又曰："我兵尚在扬州，汝何为便走，自主之耶，抑人教之耶？"帝答语支离，汗出沾背，终席俯首。席散，令囚于江宁县，与两妃同处。豫王又令旧臣往视之，帝嘻笑自若，但问："马士英奸臣何处尔？"九月，豫王执帝北行，与太子同日赐死，鲁藩监国，谥为赧皇帝。

芦沟桥

芦沟桥向无城郭，崇祯中，兵大起，廷议建城以备不虞。礼部奏请题额：东曰顺治，西曰永昌。不数年，闯贼西来，清兵东至，年号悉符，可怪也。

南京谕众

五月十三日，清兵入南都，未开洪武门，诸大臣虑有倡义梗命者，大书晓谕于通衢，并刊刻宣播远近。其文曰："自辽金元以来，由朔漠入主中国者，虽以有道代无道，靡不弃好而构隙，问罪以称兵，曾有以讨贼兴师，以救援奋义，逐我中国不共天之贼，报我先帝不瞑目之仇，雪耻除凶，高出千古如大清者乎？有肃清宫阙，修治山陵，安先帝地下之英魂，慰臣子域中之哀痛，如大清者乎？有护持累朝陵寝，修复十庙宗祧，优锡其诸藩，安戢其黎庶，擢用其遗臣，举行其旧政，恩深礼崇，义尽仁至如大清者乎？权奸当国，大柄旁落，初遣魏公韩而不奉词，继遣陈洪范而不报命。然后兴师问罪，犹且顿兵不进，纡回淮泗，以待一介之来。自古未有王师以仁以礼，雍容揖让，如大清者也。助信佐顺，天与人归，渡大江而风伯效灵，入金陵而天日开朗，千兵万马，寂然无声，儿童聚观，朝市不变，三代之师，于今复见！靖南覆没，谁为一旅之师？故主来归，弥崇三恪之礼，凡我藩镇督抚，谁非忠臣孝子？识天命之有归，知大事之已去，投诚归命，保全亿万生灵，此仁人志士之所当为，大丈夫可以自决也。幸三思而早图之。谓余不信，有如皦日。南京文武诸臣赵之龙、朱国弼、刘良佐、王铎、蔡弈琛、钱谦益、梁云构、李乔、朱之臣、李沾、唐世济、邹之麟等谨白。"

南京殉节

南京殉难者：尚书高倬、何应瑞、部吏黄端伯、户部刘光弼、员外吴嘉允、舍人龚廷祥。豫王又命录京城内外殉节者，男妇共二十八人，并厚恤史可法家。

藩邸命名

唐藩讳聿键，鲁藩讳以海，皆从藩邸命名，其时犹神宗末年也。乃宏光之败，唐藩称帝于福建，鲁藩监国于海隅，跃龙之地，与命名适协，不亦异乎？

越中义师

乙酉，清兵自南都入浙，望风迎降，市不易肆，监国潞王亦自杭奉表，惟鲁世子以先帝被害，义不北面，逃之台州。清使以书招之，世子与吴太守及乡绅陈函耀共谋击杀来使，举义旗于台，然度清遣师问罪，旬日之间，孤军几于不足保。而是适薙发命下，浙西乡绅屠象美、李乔之及武弁陈梧等既倡义于嘉禾，又宁绍诸绅士同时并举，百姓揭竿响应，得众数万，扼西兴关上下，划江而守。于时世子既保绍兴，沿江为外蔽，并用鼓勇以搜军食，而义军无主，诸绅士奉启迎世子调度军中。八月，自台至西兴，即鲁王位，监称国焉。丙戌，改称监国鲁元年，铸钱名大明通宝。

越营首尾

绍兴生员郑遵谦字履功，其父本大僚，而雄于赀。

谦平时慷慨好施与，交通轻侠，与许都辈亦阴相奔走。比薙发令下，遵谦兴义旗，卜得吉爻曰："清风万里，封侯之卦也。"即日起兵。值清令彭万里祷雨从郡庙还，至清风街，遵谦曰："卜辞示我，急击勿失也。"于是遂杀万里，士民响应，得数千人。初称都统制，后受鲁藩及隆武爵，称大将军，封侯。丙戌夏，从鲁藩入海，数年，以疾终。

方遵谦倡义时，余姚乡绅熊汝霖、孙嘉绩、绍兴乡绅章正宸、宁波乡绅钱肃乐、沈宸荃、沈履祥、举人张煌言、武弁王之仁等，多治兵相应。是时方国安尚顿兵婺州城下，与婺绅朱大典搏战累月，朱墨守甚坚，国安气丧。而熊汝霖欲其私斗为公战，使杨生奉书两解之，且请国安兴连营。于是国安移师东下，临江酾酒，慷慨誓死，各分汛地，惟国安军容为盛，诸义旗推为盟主焉。乙酉十二月，袭取杭州五云山不得，戎旗从上两营全军覆没，国安之骁锐尽矣。丙戌五月，清师渡江，国安不能支，遁保黄岩。清先获马士英，使为书招国安，国安计穷，竟开门降，比至延平，贝勒戮之于市。同遇害者为方元科、方逢年、马士英。杨爱孙至而阮大铖先在金衢间降清，清师携入闽，大铖忻然有复燃之望，比乘肩与登仙霞绝顶，忽见太祖持大斧击之，大铖大叫，撞倒岭下，口涌涎沫，目瞪而死。

鲁妃世子

武弁张国柱初于越中事监国鲁王，江东败，监国仓皇入海，与宫眷相失，国柱劫得妃及世子献之于清。鲁藩移驻舟山，复备宫嫔，辛卯九月，清师破舟山，鲁藩遁去，宫眷俱赴井溺死，无一人被辱者。朝臣如张鲸渊、李立斋诸先生，俱仗节死义，最称凛凛。

舟　山

舟山去定海关百里，其形如舟，故名焉。元朝建城其上，谓为瓮州城。隆武中，闽人黄斌卿字虎痴，封肃虏伯，尝据其地。鲁藩从西兴败走，蚁舟其下，斌卿无人臣礼，不许登陆。未几，阮骏击之，遂灭。鲁藩遂立朝堂，称行在焉。辛卯九月，清兵破舟山，鲁藩遁至泉州夏门岛，依朱成功，去监国年号，奉永历焉。甲午九月，海师大举，阮骏辈复有之。丙申，清遣大将军又击破之。时议以岁粮三千石，而勤兵费辄钜万，是年决计弃之。男妇流徙散失，不可名状。宫阙城郭民居。悉皆焚毁，今惟兽蹄鸟迹矣！

皮岛舟山

汉书柏人亭高祖夜遁，唐书窦入牛口，建德致败，揆之近事，往往有之。吾乡毛将军文龙于天启间，立边功于皮岛，一时位望显赫，乃疏请改皮为平，亦志在荡平。且嫌皮名不雅，然识者以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毛帅其不长世乎？不二年，为袁督帅崇焕所诛。

舟山其形如舟，舟得橹可以出险。鲁王驻其地，清兵两破之，鲁藩竟脱去。

越闽拥立

乙酉六月，越中既奉鲁藩为王，闽中亦奉鲁藩称帝，两藩俱高帝之后，非成祖之孙。唐鲁两立时，彼此不谋，同时拥戴，非有逆命改制之事。特以分则唐叔、鲁侄，号唐帝、鲁王地则唐有八闽、云贵、东川，及割江楚徽宁数郡，而鲁止浙之宁绍、台严、金衢等府，不过九分半壁有其一。然以功论之，则鲁在唐上，不可泯也。唐拥数省之大，未尝恢剿一寸土；鲁以孤军扼定越江一带，为闽之外蔽。至监国辛苦视师，几于卧薪尝胆，诸将士枕戈待旦，颇多沐雨栉风。而闽人坐啸朝堂，曾未闻拊楚军之背，赐全军之貂，日欲得鲁君臣而甘心焉。此何说也？每见亡赖希旨之徒，面奏密封，率以时事可忧，不在清而在鲁。帝深中其说，辄加显官厚糈与之图鲁，而清师付度外矣。

明年六月，鲁兵既溃，帝犹不以唇亡为忧，复下诏切责鲁王调度乖方，使速归藩服，不许海外弄兵，盖至此时，犹恐其一战而胜也。七月，清兵攻围婺州甚急，闽不能救，督臣朱大典阖室焚死。郑芝龙密献舆地于有，清师抵仙霞，以长揖为号，两军从山下上下相望对揖，闽兵尽撤南行，清兵蹑之。是时行在犹纤毫不闻声息，盖郑氏故匿其报，欲令清骑奄至，帝可束手就缚。而先期一日，有告急于帝者，踉跄挈曾后单骑从顺昌走汀州，文武不能都从。迨清师入延平，抵福州，九月，芝龙从海上薙发归顺焉。初帝之立也，与汉光武相同者四：光武起于南阳，年四十，以乙酉岁六月即位帝，皆符之。至光武年号建武，帝年号隆武，且以黄道周为相，郑芝龙为将东南喁喁想望中兴者，不一载而败亡，岂尽阳九之数耶？将毋谋国之未善耶？

仕越奉闽

越闽既各有所奉，仕越诸文武俱怀择木之智，闻闽称帝，辐员十倍于鲁，且在堂奥之内，不若鲁之逼清，而帝又伉爽好书史，于是诸仕越者往往弃越入闽，或在越江连章通闽，遥奉隆武年号，此即贤者不免。其时惟阁部张国维、吏部熊汝霖、翰林学士陈函辉一意奉鲁，终始不贰焉。又丙戌仕鲁诸臣劝进，鲁王即大宝位，王以涕泣自誓，固守藩服之节，其奉表闽中，则称天王叔父。

隆　武

隆武帝在唐邸时，阴有不臣之志，崇祯中，违制提兵入京，为楚抚臣如纠，奉旨永锢高墙。宏光御极赦出，请复王号，不许，流寓淮扬间。帝幼喜读书，博洽，赡于文辞，好大言，广交结，渡江与闽中郑鸿逵友善。逵以世乱，视帝为奇货，挟入闽，闻浙不守，与其兄郑芝龙共拥立为帝。芝龙辈以中原云扰，荒外援立，可自擅富贵，若其不济，则弃帝而奉土地入臣，犹不失通侯之赏。此郑氏之私意，初不知有明社稷，及为中兴光复计也。乃以人望置黄道周首揆，道周忠侃有学识，屡劝帝出关恢剿，陛见者亦纷纷陈请。帝颇谙前代兴废，雅不

欲坐老蛮乡，每云："福州岂朕梓宫也哉？"于是与郑氏意稍不合。而儒臣黄道周、何楷、金堡辈，每言："太阿不可倒持，恢复大计譬之拯溺救焚，彼兵子者不足与谋。"于是道周请为前驱，奉旨督师出仙霞，开阃广信府，而行在亦移驻延平。郑氏议既不合，芝龙但坐镇福州不出，鸿逵乃从阙下亡命为僧，帝遣使慰留之。

帝披答章奏，引见百官，昼夜不暇给，语及神州陆沉，辄呜咽不自胜。然崇文貌，多忌少情，实不能得将士之心。周王抚循江上，调诸营，人皆挟犷，藉令得金陵一片地，则贤明仁恕，当不愧晋元帝一流。奈何蹙置江海之间，不得逞其谮耶？鲁王戊午生，只能自挹损，不能应一马化龙之谶，殊为可惜！

郑芝龙

郑芝龙字飞龙，福建泉州人，父绍祖，于万历丁巳戊午间，充泉州府库史。是时泉州郡守蔡善继辛丑进士也，府治后，与库隔一街相望。芝龙年十岁戏投石子，误中蔡公额，公怒，命伍伯擒治之。见其恣容秀丽，公曰："汝当贵而封王。"因一笑释之。语其父曰："此子非凡表也，趋令读书。"不数年，芝龙并其弟芝虎俱被海寇刘香老掠去，香老爱芝龙美，宠贯之。年十八，香老死，部下有十八寨各自拥霸，欲推择一人为长，不能定，因其祷于天，贮米一斛，以剑插米中，使各当剑拜之，而剑跃动者，天所授也，芝龙再拜，剑出于地，众咸异之，推为魁首。从此部署诸寨，横行海上，势更大于香老，官兵莫能抗。闽中诸当途始议招抚，以蔡公尝有恩于芝龙，因从襄阳臬司量移蔡公泉州道，仍加方伯。蔡公至，果以书招芝龙，龙感恩为约降。乃蔡公受降之日，坐戟门令芝龙兄弟囚首自缚请命，芝龙素德蔡公，为之俯就，而芝虎一军皆哗，竟叛去。闽抚按臣以蔡公短于抚驭切责之，必欲得芝虎，而蔡公无以自效，竟以忧卒，时崇祯十五年事也。芝龙降后，授总兵，且以海利致富敌国，交通诸贵人间，浸以大显。

山呼二庆

隆武帝虽多大言，然即位之初，犹有虑精之意，身服布素，勒百官俱用素服，衔上用带罪二字，略同新亭洒泪，以示不敢安也。奈文武诸臣，率沿两京旧习，牢不可破。丙戌夏六月，浙东师溃，清骑逼关门，而曾后适耀前星，阁部诸大臣遂讹传郑遵谦顿复杭省，山呼称二大庆，绝似表题帝令百官去戴罪二字，复还彩服，不数日，清兵奄至，帝遁去，岂非误之者诸臣耶！

三途并杀

闽之邵武府，与江右建昌接壤，隆武初立时，知府吴某、推官朱徤俱以清师掠建昌，一日数惊，踉跄避出。而江右固多宗室，自江人闽者尝目击其事，人言于帝。帝初即位，锐意恢复，尤重封疆，即擒吴朱辈系狱。又浦城令施璩以贪闻，亦宗室言之，帝并逮治焉。三人既丽法，不得已求援于郑氏，帝每欲行诛，郑氏辄力为营救。比庚辰进士金堡陛见，劝帝刑宜自己出，且国家新造，尤戒旁落。帝遂断然斩之，而特授堡礼垣，使监郑遵谦军，旌直言也。然堡恐郑氏怨已，有阴贼之举，出关时，微服间行。而漳绅何楷者亦以忤郑，从舆中为人劓鼻，无异吴元济之干武元衡，亦云横矣！又按吴知府由贡生，施璩癸未进士，朱徤江右孝廉，博物负经济，所著治平略行世，而同日被戮，论者惜之。时朝士更有三途并杀之谣。

睦古农

睦古农名本，云阳才士，父永明，为华亭广文，乙酉尽节明伦堂。甲午二月，丹阳进士贺王盛被系，事连古农，其招词曰："父死于忠，子死于孝，一门千古，不愧名教。"令再招，则大书一死字。遂受极刑而毙。贺进士寓东瓯时，亦与善，盖忠侃激戆之士也。

西　林

无锡东林书院，宋杨龟山先生所创，隆万间，顾泾阳先生兴复之，淑人心，以扶世教，盖濂洛正宗也。其时与东林为难者，则昆山顾天峻，宣城汤宾尹，皆小人也。此外惟四明沈蛟门，清溪方中涵，先后柄政，浙人附之，而浙党之名始，然无所谓西林者。隆武中，有旨加西林二字，可笑殊甚。

金陵七十三人

癸巳年，金陵获杨鲲，为滇黔谍使，事泄被执，供攀进士山东耿玄度，名章光；湖广俞诞北，名鲲翔；万允康，名曰吉；淮安蓼安朱，名日升；巢县叶无美，名士彦；举人金沙于公冶，名在熔；贡生周继序，名铱；生员金陵许水樵，名谏；其余不能悉载，共计七十二人。于是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同戮秣陵，亦云最惨矣！乃吾浙缙绅二人：一为章格庵，名正宸，辛未进士；一为陶岸生，名履卓，癸未进士，亦在案中。章以行遁年久，无从逮系，陶亦隔省拘提，得以缓死。惟玄度卜居金陵有年，夫人姚氏、妾朱氏及赵仆夫妇俱投井死，一门著节焉。呜呼，诸君子以西归好音之怀，乖大雅明哲之义，报韩有心，着鞭无地矣！

鹿樵纪闻

[清]吴伟业撰　王明华　张学刚整理

《鹿樵纪闻》三卷，清初吴伟业撰。吴氏为清初史学名家，尤精于明清之际的历史。《鹿樵纪闻》即专记明清之际南明政权兴亡诸事。上卷记南明福王政权；中卷记南明唐王、鲁王政权；下卷记南明桂王政权。所记大都以"明季三王邸报"为据，并"谘之耳闻"，较为信实可靠。其中部分内容为后人补记。该书在清代向无刊本，民初由孙毓修借得"彭城金氏抄本"，校勘后印行。本标点本以民国年间排印本为底本，重加标点整理而成。

序

寒夜鼠啄架上，发烛照之，则明季三王时邸报，臣畜之以为史料者也。年来幽忧多病，旧闻日落；十年三徙，聚书复阙；后死之责，将谁任乎？臣因是博搜见闻，讲求实录，刊讹谬，芟芜秽，补缺遗，类分为四十一篇：自福王至桂王，更七载而勒成一书，名之曰"鹿樵纪闻"，所以成一代鼎革之言也。或曰："子之所言皆信而无疑乎？"曰："作春秋者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所见三世，所闻四世，所传闻者五世；世远而闻见因以不齐，三传所以多庞也。太史公成一家书，而年表与本纪之年，世家与列传之事，或自为牴牾者多，亦有传闻者使之然与？兹虽采纪说，谘之耳闻，犹从及见之年，臣敢以自欺者欺人哉？执简之臣，不以忌讳于当时之士，谓狂言可矣。"

娄东梅村野史

卷　上

福王上

顺治元年四月戊午朔，明留都闻京师之变，尚书史可法、高宏图、都御史张慎言等，誓告天地，号召四方起义勤王。各镇溃兵南下，沿途劫掠，淮抚路振飞、巡抚王燮，分兵防堵，收斩伪官。已知崇祯殉国，文武诸臣会议立君。慎言，及吕大器、姜曰广等，皆言福王神宗孙也，伦序当立，而素多失德，又不读书，有七不可；不若潞王常淓贤当立。可法意亦在潞王，独都谏章正宸争之，谓潞王不可越福，犹福之不可越先庙也。可法迟疑未决。

初，贼陷洛阳，福世子德昌王脱走出城，时寇事方棘，崇祯帝未暇访求，莫有知其处者。马士英在凤阳，或首私藏王印，取验之，则福邸藩旧物。诘其所自，曰："有负博者以质钱。"因物色其人，得之仪真。士英素不识王，犹未稔其真伪也。适会国变，因念此奇货可居，致书大臣，谓以序贤无如福王，可法即以七不可之说移书答之。士英与阮大铖谋，谨藏其书，而潜结操江诚意伯刘孔昭，及镇臣刘泽清、刘良佐等，同心翊戴，发兵奉福王至龙江关，可法不得已率群臣迎谒舟次。王角巾葛衣，坐寝床，随从田成辈布衣草履，不胜其困。

五月戊子朔，王入城，以内守备府为行宫。或议即日登极。可法以太子二王存亡未卜，定于初三日行告天礼，先上监国之宝，王色赧然欲避。是日有两星夹日而行，盖辰星及太白也；而谀者目为景星。望日壬寅，王僭帝号，以明年为弘光元年，拜史可法礼部尚书，姜曰广礼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与士英、宏图并相，可法仍掌兵部事。士英大怒，以可法七不可之书奏之王，而拥兵入朝。诏升士英兵部尚书，入阁办事；命万元吉宣谕江北，黄得功进爵为侯，刘泽清、高杰、刘良佐，皆封伯。时，高杰方与黄得功争扬州，江督袁继咸入见，奏曰："封爵以功，无功而伯，则有功者不劝，跋扈者益多。"福王颔之。乙巳，路振飞罢，马士英欲用田仰也。振飞在淮上守御颇备，论者惜之。设四镇，各有汛地，兵马钱粮，听其自调。壬子，史可法督师江北。可法以前书故内不自安，会万元吉至淮上疏言："所在兵民相角，一城之隔，兵以民为仇，民以兵为贼。臣望轻位卑，虽有安民之心，绝无绥兵之策，非得大臣镇抚不可。"可法因请出以避士英，吴县卢渭率太学诸生乞留可法，不听。

马士英□大计四事：一圣母宜迎；一皇考梓宫宜

迁;一诸王宜防,恐奸人挟之为变,宜召置近地,一皇子未生,宜选淑女。闻者笑之,题句于宫城曰:"北不永,南不光,真人未出;贼任牛,官任马,异类同时。"阁部因会推,吴甡、郑三俊,与刘孔昭愤争于朝,高宏图、张慎言,皆因疾乞休,王慰留之。北都捷闻,遥封吴三桂蓟国公,予世袭。六月丁巳朔,上崇祯帝谥号曰思宗烈皇帝,周皇后曰孝节皇后。史可法奏敌兵南下,请遣使赍监国即位二诏,及封吴三桂敕往山东北直处抚谕。癸酉,命阮大铖复冠带来京陛见,高宏图及科道官争之,不听。大理寺丞詹兆恒,又疏进庄烈帝手定逆案;士英闻之,亦以是日进三朝要典。王遂特□大铖,大铖入见,泣陈陷入逆案之枉,且曰:"陛下知君父之仇未报,亦知祖宗之雠未报乎?"兆恒字月如,广信人,崇祯辛未进士,后从唐王聚兵于怀玉山,将攻衢州,战败而死。起钱谦益为礼部尚书,刘宗周为左都御史,陈体正为仪曹。惟体正不赴,赋诗曰:"京华歌舞新南极,衡泌汎澜旧帝星。"识者高之。

丙寅,吏部侍郎吕大器以疏参马士英,与尚书张慎言同罢。慎言字金铭,阳城人。子履旋,壬午举人,贼陷阳城,履旋投崖死事。及慎言去位,流寓芜湖,国亡后,疽发于背,戒勿药而卒。马士英以国朝谕江南官民奏闻,请择人使北议款,赐北都殉难臣尚书范景文、倪元璐,侍郎王家彦、孟兆祥,左都御史李邦华,大理寺卿凌义渠以下共二十五人,祭葬谥赠有差。李沾自叙定策功,升左都御史。道臣李谟上言:"今日诸臣能各刻刻自认先帝之罪臣,方能为陛下之功臣;且拥立之事,陛下既不以得位为利,诸臣又何以定策为功?"不报。

丙子,湖广按臣黄澍入对,面讦马士英奸贪不法,泪与语俱,王为感动。士英不能辨一语,引疾乞休;随辇金帛赂福邸旧阉田成,成泣语王曰:"皇上非马公不得立,今逐之,必谓皇上负恩;且马公在,诸事可不烦圣虑,马公去,谁复念皇上者也!"福王默然,成即传谕士英仍入阁办事。

己卯,命选净身男子,释高墙罪宗七十五案,追谥建文帝曰惠宗让皇帝,上景帝庙号曰代宗。张献忠陷重庆。是月,王师破德州,山东郡县皆迎降,惟济宁犹为明守。七月丙戌朔,科臣章正宸疏论文武偷安,不思讨贼,兼及议款之非;熊汝霖亦极言内外交通,神丛互借,得严旨。封太妃弟郭守义,福府千户常应俊,皆为伯。辛卯,遣左懋第、陈洪范使北。庚子,王生日,受朝贺,勋臣皆有进。是月,闯贼出潼关,攻密县。八月丙辰朔,命锦衣指挥冯可宗得遣使役缉事,以逆案杨维垣为通政使。科臣陈子龙疏言:"近日中使四出,民间女子稍有姿色,即以黄纸贴额,选入宫中,闾里骚然,请行禁止。"不报。戊辰,太妃至自河南,限工部三日内括银币以备赏赐,兼办一应陈设。又谕行宫湫隘,急修西内;随传太妃命令选中宫。是月,地一日三震,长庚见东方,光芒闪烁中有刀剑旌旆之影。张献忠陷成都,浙江东阳民变。

九月丙戌朔,以大铖添注兵部右侍郎,同办部事。主事尹民兴疏言:"兵部以讨贼为职,今抗颜居堂上者,乃一逆案问徒之臣,即移檄四方,何以折跋扈将军之气?"不报。时中外攻大铖者甚众,大铖愤曰:"彼攻逆案,我作顺案相对耳!"于是唆士英严处降贼诸臣周钟、光时亨等,以折东林之气。甲午,大学士姜曰广罢,逮主事周镳,山东佥事雷缜祚。初,大铖避寇白门,妙选声妓。东林复社诸名士,时多聚于雨花桃叶间,而镳实为之主,语及大铖,辄戟手痛骂。大铖闻之,嚼腭捶床,思一旦得志,起大狱杀之。至是先以蜚语逮镳,并及缜祚,系狱严讯,校尉四出,诸人踉跄奔避,善类为空。乙未,左都御史刘宗周罢。士英初意颇向宗周,一日阁中语及故庶吉士张溥,士英曰:"我故人也。"酬而哭之。姜曰广笑曰:"公恶东林者,亦□东林耶?"士英曰:"我非叛东林者,东林拒我耳!"又心德大铖之荐,欲两用之,而邪正不能并立,不得已出刘而入阮。尝赋诗曰:"苏蕙才名千古绝,阳台歌舞世间无。若使同房不相妒,也应乐杀窦连波。"盖以苏喻刘,阳台喻阮也。

丁未,选淑女黄氏郭氏入宫;仍命再选,有母女自尽者。马士英请州县生童纳金免考,奉化布衣何光显疏马士英罪,发刑部问罪。己酉,移黄得功驻庐州,高杰驻徐州,副总兵黄斌卿驻九江,郑鸿逵驻京口,黄蜚驻采石。开助工例:时内操额兵四十余万,需饷几八百万,司农悉各项所入止六百余万,又内有宫俸国用之供,外有水旱灾伤之耗,不能给;而宫室服用,百役并作,皆援全盛之例,费无纪极,于是开事例,贱其值以招纳来者。士英辈因而乾没。民间有"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之谣。大旱:自四月不雨至于是月,烈日常如盛夏,震泽巨浸,褰裳可涉。

十月己卯朔,大学士高宏图(字研文,胶州人)既谢政,无家可归,流寓会稽;国破后,逃野寺中,绝粮而卒。当高宏图在位,福王犹时亲政事;及马士英代为首辅,福王拱手听之,深居禁中,惟以演杂剧,饮火酒,淫幼女为乐。民间称之曰老神仙。以解学龙为刑部尚书,学龙字石帆,兴化人;又命阮大铖巡江。先是钱谦益入都,其妾柳如是戎服控马,插装雉尾,作昭君出塞状;及阮大铖誓师江上,衣素蟒,围碧玉,见者诧为梨园装束,皆服妖也。又有县令张丁乾罢官回籍,遇贼削其耳鼻,流寓江宁,当道怜之,补应天府教授,乃为木耳木鼻,遇朝会,用以饰观,亦不祥之兆。西宫落成,改名慈禧殿,分遣内官催各省金花殿价及一应年额关税盐课。礼部再选淑女,富室官家有隐匿者,四邻连坐。

是月,国朝发兵,肃王由山西入秦,英王向河南,豫王出山东,趋徐州。十一月甲午,王师破海州,抵宿迁,未几引还。史可法以闻,马士英大笑,坐客杨文骢问故,士英曰:"君以为诚有是事,此乃史公妙用也。岁将尽,防河将吏应叙功,耗费军资应稽算地耳!"

乙未,凤阳祖陵地震。史可法上疏,略云:"数月以来,陵庙荒芜,山河鼎沸;复仇之师未出,河上之防未固,此时即卑宫菲食,卧薪尝胆,尚恐无济于事。今观

庙堂之作用，百职事之精神，殊未尽然。忆陛下初莅南都，语及先帝，则泣下沾襟；进谒孝陵，则泪痕满袖；曾几何时，可忘前事？先帝以圣明罹惨祸，此千古未有之变也！先帝崩于贼，恭皇帝亦崩于贼，此千古未有之仇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杀，犹思穴胸断脰，得而甘心，朝廷顾可膜置？又近得北示，公然以逆遇我，和议决不可成，和不成惟有战。战，阃外事也。然阃外视庙堂，庙堂视皇上，伏愿深思痛念，无然泄沓。慎名器以劝有功，假便宜而责成效。凡不急之工役，可登之繁费，一切报罢。声色之蛊惑，左右之献谀，一切谢绝。即事关典礼，亦概从俭约。朝乾夕惕，振举朝之精神，萃四海之物力，以并于选将厉兵一事，庶人事克尽，天意可回。"疏入，福王及马士英皆不省。时人有诗曰："万卷当百城，偏阅及诸子；诸子暗而驳，经济还推史。"又曰："尚方有宝剑，相传出欧冶；砍断佞臣头，试取先斩马。"又曰："伊昔竹林客，狂邪首阮公；自从名教坏，不复哭途穷。"又曰："新印铜山铸，钩金换一缗，看来鹅眼样，不是旧时钱。"又曰："世人但求福，危哉祸所倚；寄语塞翁知，得马莫狂喜。"

辛丑，奉先殿上梁。高皇建殿余材，贮工部库且朽矣，逢君者指为神木自至，于是土木大兴。是时又将大婚，内府造皇后礼冠，需猫睛石、祖母绿及珠，自一钱以上者百十颗，商人估价数十万。司京兆公疏乞灭，始定限礼冠三万两，常冠万两。部臣复言点金无术，再恳从俭，不报。

乙巳，马士英请榷酒助饷，每斤一文。布衣何光显请斩奸相，命戮于市，籍其家。腊月乙卯朔，道臣夏尚絅进赎锾助饷，士英怨其不以充私，候革职提问。丙寅，戎政赵之龙获僧人大悲，下镇抚司狱。刑部奏从逆六案：一等应磔，宋企郊，牛金星，张嶙然，曹钦程，李振声，喻上猷，黎志升，陆之祺，高翔汉，杨王休，刘世芬，十一人。二等秋决，光时亨，巩焴，周钟，方允冒四人。三等绞赎，陈名夏，杨观光，廖国遴，王承曾，原毓宗，何胤光，项煜七人。四等戍赎，王荪蕙，梁绍阳，钱位坤，侯恂，申芝芳，金汝砺等十五人。五等配赎，宋学显，方拱乾，缪阮，方以智，傅鼎铨，张家玉等十人，六等杖赎，潘同春，吴泰来等八人。存疑另议，翁元益，史可程，吴尔熏、王目超等二十八人。时马阮必欲杀周钟，拟旨，周钟陈名夏等未蔽厥辜，令再议。御史张孙振等因痛诋尚书学龙曲庇行私，学龙遂削籍去。然学龙所定案，亦多漏网，而所拟一等诸犯，皆随贼而行，实未尝正刑也。除夕，福王居兴宁宫，愀然不乐，太监韩赞周进曰："新宫宜欢，而皇上如有所慊，得毋念皇□乎？"福王不应，既而曰："梨园殊少佳者。"

福王下

顺治二年正月乙酉朔，日食。明福王罢朝，设宴内殿，值天阴晦，意颇不怿，诸内臣竟下殿除窗槅，福王曰："不必，朕在此坐不久。"闻者皆骇其不祥。壬辰立春，是夜，流星入紫微宫。癸巳，江宁震电，大雨雹。明日，三法司会讯大悲，辞连申绍芳、钱谦益。阮大铖欲借以除东林及素所不合者，因造十八罗汉，五十三参，七十二菩萨等说，书史可法、高宏图、姜曰广姓名，纳大悲袖中。钱谦益先以上疏颂士英，又为大铖颂功，修好矣，而大铖憾不释，亦列名将穷治其事，而君相不欲深究。大悲坐妖言律，论弃市。福建盗阎猪婆王据帘子洞劫掠，巡抚张肯堂招之勤王，至浙江，复叛去。己亥，重刊《要典》，资定逆案，于是在案诸臣，亡者予葬祭赠谥，存者皆原官先后起用。科臣袁宏勋迎大铖意，疏极纠故臣王之采，孙慎行，杨涟，左光斗，及现任吴甡，郑三俊等，士英票拟，事属已往，不必追论。

王师渡河，史可法奏遣高杰扼虎牢，刘良佐驻邳宿。又上疏，略云："陈洪范还，和议已无成矣！向以全力御贼而不支，今又分以御敌矣。宋唐门户之祸，与国终始，臣愿庙堂之上，深思先帝之仇，勿修睚眦之怨。"不报。高杰至睢州，为许定国所杀；可法仍使杰妻邢氏与子元爵主营事。甲辰，以殿宇鼎新，赐马士英、韩赞周以下二十余人银币，仍谕修奉先殿午门及左右掖门，责田成于嘉杭二府速选淑女。二月甲寅朔，改上怀宗庙处曰毅宗，上太子谥曰献愍，永王曰悼，定王曰哀。加盐课，每引五文，命太监往浙江云雾山开采。戊辰，阮大铖升兵部尚书，大铖虑东林之士有与左良玉厚善者，他日或藉左难己，于板矶作城，名曰防西。左闻之曰："西今复何所防？直防我耳！"嫌始深。

三月甲申朔，故太子至自金华，臣民踊跃争迎，福王命各官不许私谒，中夜移入大内，丙戌，下中城狱。或赋诗哀之曰："百神扈跸贼中来，会见前星闭复开，海上扶苏原未死，狱中病已莫奚猜。安危定有关宗社，忠义何曾到鼎台？烈烈大行何处遇，普天同向棘圜哀。"或云，下狱者已非至自金华者，有旧内臣顾浮伯尝为虞山归庄说其事，庄纪以诗曰："兵卫严防古寺中，内臣识得旧东宫；夜分送入金吾宅，玉貌明朝便不同！"御史陈以瑞上言："愚民易惑，人言藉藉，皆谓诸臣有意倾先帝之血胤。"有旨，王之明好生护养，勿用非刑，以招民谤。丙子，下宫眷童氏于狱。童氏或云继妃，或云司寝，或云淮上私奔。既下狱，人又赋诗哀之曰："多病王孙薄命姬，一见悲哀不自持，国亡家破相怜惜，淮上渔舟风月夕，白鱼渡江化为龙，美人清夜泣芙蓉，留得红颜惧消歇，来诣王家旧宫阙。何为驱呼入棘门，不思故剑曾随君？寒铁无情带头锁，暗将泪点弹鬼火。"己巳，江宁皮工詹有道忽衣青衣，入西华门，至武英殿，大言曰："我今日御极。"执讯之，始悟，供云："初闻空中言入宫寻子去，遂不觉至此。"杖之，肤肉口不损，然亦无呼号之声，械其项，已死矣。不数日又有道家服来直入西长安门，门者执之，叱曰："吾天子也，若不闻黄牛背上绿头鸭乎？"福王命杖而释之。丙午，王师破徐州，高杰部将李成栋等南遁。宁南侯左良玉、江督袁继咸，请保全太子，良玉疏略云："太子南来，吴三桂实有明验，史可法明知而不敢言耳！在廷诸臣徒欲逢君，罔知大体；独不思李贼逆乱，尚欲待以杞宋之礼，不忍加害；何至一

家反视为仇，必诬以假冒。亲亲而仁民，愿皇上急省之！"袁疏言："太子真伪易辨，居移气，养移体，必非外间儿童所能假冒？王昺原系大族，高阳非经兵燹，子姓何缘只身南来？朝廷又何关系，遣人踪迹？伏愿皇上勿信偏词，使一人免向隅之泣，而宇内消疑贰之心。"已而何腾蛟、黄得功等各具疏，皆不报。

时有似日者十数，彼此激射，久之方灭。左良玉疏列马士英七大罪，又先传檄四方。四月癸丑，举兵东下。其时良玉已病，麾下皆群盗，不复受其约束，自汉口达蕲州，沿途杀掠。至九江，袁继咸欲劫之盟，继咸曰："密谕从何而至？且先帝旧德不忍忘，今上新恩亦未可负。"良玉不悦，继咸亦不敢复言，与良玉成宾主之礼而别。比返，则左兵已出城，城中诸将皆从之矣！继咸不得已，复出见良玉面责之，良玉茫然无以应。及见城中火光烛天，始大骇椎胸叹曰："我负临侯。"咯血数升，病遂革。壬戌，左兵陷安庆，召黄得功入援，升征史可法。

癸亥，王师破亳州。时两方交迫，人心摇动，命内阁分监各门，禁百官家口出城；决从逆光时亨、周钟、武愫于市；其余拟斩者，充云南金蜀卫军；拟绞者，充广西边卫军；四等以下皆革职放还；赐周镳、雷缜祚死。先是御史王懩疏请斩二人，至是吉服入狱，缜祚见之詈曰："王懩，若能断吾头否？"镳曰："痴汉，不断吾头，吉服何为？"乃作家书讫，又互书"先帝遗臣"四字于腹，乃就缢。遗命勿葬，置棺雨花台，仿伍子胥抉目之意。是日，福王召对臣僚，问守御策。或言左兵稍缓，北兵尤急，请无撤还良佐，士英戟手骂曰："若辈东林，欲藉防江，纵左逆入犯也！北兵至，犹可议款，若左逆得志，若辈高官，我君臣独死耳！已撤良佐兵过江矣。宁死北，毋死左。"福王默然。甲子，豫王兵至淮安，刘泽清大掠南奔，于是江北遂无一旅。是日，汇选淑女于贡院，七十人中选中阮姓一名，大铖侄女也。壬戌，送到浙中淑女五十人，选中王姓一名，周姓一名，俱送皇监。命内臣屈尚忠，催大礼措办银两，户部请借徵来岁条银。己巳。黄得功破左兵于采石，左梦庚以其众北降。捷闻，赐刘孔昭、阮大铖、黄得功、方国安银币。史可法未至采石而还。丁丑，王师偪扬州，民间讹言许定国乞师复仇，将尽歼高营。高营兵斩关先遁，可法血书寸纸，驰报兵部求救，不应。城破，以遗表授副将史得威，自刎未殊，执诣豫王，不屈而死。

己卯，马士英召黔兵入卫。有探事者，报王师编木为筏，乘风入江，士英以为非实，杖之，自后警报寂然。五月壬午朔，福王召对百官于武英殿，君臣默无一语。良久曰："外间传朕欲出。"大学士王铎曰："此语何来？"福王指一小阉，铎正色语之曰："外间言不可乱传！"因请讲期，福王曰："且过端阳。"癸未，高营兵南奔，至京口，郑鸿逵截杀，不得渡。李成栋等奉高杰妻子北降，阮郑以大捷闻。士英率百官上表称贺，欲以愚众。或书于长安门曰："弘主沈醉未醒，全凭马上胡诌；羽公凯歌以休，且听阮中曲变。"羽公，鸿逵字也。丙戌，端阳节，福王在宫演剧。内旨召乞儿多捕虾蟆为房中药，士英平日好斗蟋蟀，故时人又称虾蟆天子、以对蟋蟀相公。

丁亥，有一骑从金川门入马士英第，午刻，士英入见，传令各门下闸，辰开申闭。戊子，调黔兵守孝陵，各官集议于清议堂，多窃窃耳语。临散，或闻唐世济与李峤相和曰："即降志辱身，亦所甘心。"叩之，答云："北信甚急，今不妨。"是日，郑鸿逵以诞辰在京江张灯大宴。王师编筏夜渡金山，又别走老鹳河，诘旦，因大风顺流而南，不过数百骑。郑鸿逵先遁，黄蜚、黄斌卿等闻风皆溃。辛卯内传选中三淑女放还母家，召马士英入见，士英无语，惟书一避字于几而退。午刻，集梨园演剧，福王与诸内官杂坐酣饮，三鼓，同后宫宦竖跨马出聚宝门，奔太平，投黄得功。刘孔昭斩关遁，马士英欲随众降，又恐不免，壬辰黎明，饰其母为太妃，以黔兵自卫，奔广德。辰刻，百姓出故太子于狱，拥至武英殿，取福王所遗冠服加之，叩头呼万岁。擒王铎至，群击之，须发立尽。张捷恐祸及，走鸡鸣寺，以佛幡自缢。杨维垣杀其二妾，置三棺中堂，旁殓二妾，虚其中，题杨维垣之柩，而遁。

癸巳，文武集中府会议，无言及立君者；太学徐瑜谒赵之龙，请奉太子即位，之龙立斩之。是夜，豫王至江宁，营于天坛。丙申昧爽，赵之龙启门率群臣迎降。丁酉，豫王入城，李峤独先薙发，王骂之。诸降官以太子至，王降阶而迎，赐坐于右。刘良佐被擒，请取福王以自赎；王发三百人同往，且召黄得功。时得功奉福王走芜湖就斌卿，而斌卿已遁；良佐至，得功自刎，福王窘急，伏中军翁之祺舟，降将苏养性、田雄搜得之，之祺投水死，良佐拘福王东还。丙午，福王乘小轿，衣蓝袍，首披包头，油扇障面，太妃及金妃骑驴，随良佐至江宁，百姓夹道唾骂，甚有投瓦砾者。入内守备府，见豫王叩首，王坐受之；命设宴，坐于太子下，诸降官皆侍。酒半，豫王问曰："汝先帝自有太子，汝不奉遗诏，擅自僭立，何居？"又曰："汝既僭立，惟纵酒色，听奸臣纳贿报复，不遣一兵讨贼，何居？"又曰："汝先帝止有太子，逃难远来，汝既不让位，又反磨灭之，于心何忍？"又曰："我兵尚在扬州，汝何故便走？"福王汗流沾襟，终无一语。宴罢，羁候于江宁县署。豫王命旧臣就视之，惟何楷、柳昌祚二人往，福王嘻笑自如，但问马士英何在？后人有诗叹之曰："乘舆不惜殉山河，率土悲号志枕戈，最是江南称乐国，一年赢得圣颜酡。"

论曰：世或言福王读书少，未能亲决章奏。故内阉外壬得相倚为奸。其平居饮食宴乐时，或狂走宫苑，如失心状；至如娈童季女，方药纵淫，皆传闻之过。此言或然。要之，汉阿斗之类也，即史高诸公在朝，犹难辅之，况易以马阮乎？元夕手自张灯，韩赞周进曰："天下事正难措手，何亲此琐屑之务？"福王曰："天下事，有老马在，何虑？"陈洪范还，言王师必至，士英恶之，曰："贼犹未灭，北兵不无后虑，岂能投鞭问渡？且赤壁三万，淝水八千，一战而安江左；有四镇在，何用多言？"刘泽

清镇淮安，与田仰酣饮，或问守御，答曰："我为扶立福王而来，此地但供我息师。设或有事，我自择一善处去耳！"呜呼，承大变之后，而上下泄沓，清歌于漏舟之中，痛饮于焚屋之下，而不知覆溺之将及也，可哀也哉！

史可法殉扬

可法字宪之，一字道邻，大兴籍，祥符人；祖应元，黄平知州，有惠政；父从质，母尹氏，梦文信国入其舍而生可法，幼时即以孝闻。崇祯戊辰进士，历仕至副使，分巡安庆、池州监江北诸军。可法短小精悍，面黑，目烁烁有光；廉信，与下均劳苦，能得士死力，以故所至有功，累升至南大司马。

甲申夏，与留都诸臣共立福王，为马士英所忌。以大学士督师江北，开府扬州，首请分设四镇，征士刘成谏曰："四镇兵半盗贼，余（疑阙）非有恩义联结，知慕节概，树功勋，流后世者也！主弱必叛，敌强必降；主敌两弱，则专制自为，而互相兼并，胜则大自封。小挟王，不胜者复溃溢而为盗。今内无劲将亲兵足以弹压，而欲倚此四人以防敌，是犹使狼守户，虎来未必能拒，而主人先不得动摇手足矣！苟行是，公必悔之。"可法不听。前商邱令梁以樟亦献书可法曰："守江非策也，公今以河南山东为江南屏蔽，仿唐宋节度招讨使之制，于山东设一大藩，经理全省，以图北直；于河南设一大藩，经理全省，以图山陕；择大臣才兼文武者任之，厚集兵饷，假以便宜，于济宁、归德，设行在以备巡幸，示天下不忘中原，如此克复可期。若弃二省而守江北，则形势已屈，即欲偏安，不可得矣！又四镇咸跋扈，宜使分不宜使合，务别其忠顺强梗之情以懋劝之，而阁部大树兵以自强，乃可制也。"可法心然其策，然卒不能用。

扬州富庶甲天下，至于四镇争欲驻兵。高杰先至，大肆杀掠，扬人大惧，登陴拒守，杰攻之浃月，可法驰檄往谕，三镇皆敛兵顺命，惟杰尤骄悍难制，可法乃身往谕之。杰素惮可法，闻其来，即夜掘坎千百，埋暴骸，旦日谒可法，辞色俱变，汗流浃背；可法坦怀待之，偏裨皆接以温语，杰喜过望。然自是心易可法，用己甲士防卫，文籍必取视而后行；可法夷然，为具疏屯其众于瓜洲，杰又大喜。杰去而扬州始安。

其年冬，国朝发兵南下，传示江南臣民，摄政王又赐可法书，略云："君父之仇，不共戴天！闯贼手毒君亲，中国臣民，不闻加遗一矢。本朝念夙好，弃小嫌，严整貔貅，驱除枭獍；入京之日，首崇怀宗帝后谥号，卜葬山陵，悉如典礼。仁人君子，宜如何感恩图报！乃乘贼寇稽诛，王师暂息，即欲雄据江南，享渔人之利。独不闻春秋之义，君杀贼不讨，不书即位乎？且国家定鼎燕都，乃取之于闯贼，非取之于贵国。诸君子果能炳机烛理，切念故主，厚爱贤王，宜令削号归藩，国家当待以虞宾，永绥福位。南国安危，在此一举。毋贪瞬息之荣，为乱贼所笑！"

可法答书曰："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特为庸臣所误，致有闯贼之变。法待罪南枢，救援不及，即肆法市朝，以为泄泄之戒，岂足谢先帝哉？闻变之日，留都臣子，欲悉东南之甲，立殄凶仇，而二三老臣，谓国破君亡，社稷为重，相与迎立今上。今上非他，神宗之孙，光宗之侄，大行皇帝之兄也。即位之日，即令法视师江北，始知我大将军吴三桂借兵破贼，扫清宫禁。贵国入都，即为先皇帝发丧成礼，普天之下，孰不感激？谨于今八月薄具筐篚，遣使犒师，请命鸿裁，连兵西讨。是以王师既发，复次江淮，乃辱明谕，引春秋之义，来相诘责。夫春秋所言，特为列国君薨，世子应立，有贼不讨，不忍死其君父者立说耳！若赤县共主，身殉社稷；青宫皇子，重罹惨变；而犹拘牵不即位之说，坐昧大一统之义，何以维系人心，号召忠义？本朝正统相承，传世十六，存亡继绝，仁恩遐被。贵国不忘旧好，殴除逆乱，兵以义动，万世瞻仰；若乃乘我内难，窥我幅员，是以义始而以利终也。语云：'树德务滋，除恶务尽。'今逆贼尚稽天诛，正图报复；伏乞树同仇之义，全始终之德，会师进讨，共枭逆贼之头，以泄神人之愤，则贵国义声照耀千古矣！本朝报德，惟力是视。至法身陷大难，所以不及从先帝者，实惟社稷之故。《传》曰：'竭股肱之力，继以忠贞。'自处今日，惟有鞠躬致命，自尽臣节，不知其他。惟贵国实昭鉴之。"

高杰既屯瓜洲，可法益推诚待之，导以君臣大义，久之，杰大感悟，奉约束，上表帅师北征。可法出巡清江浦，遣官屯田开封，为经略中原计。舟次鹤镇，闻王师入宿迁，进自白洋河，令总兵刘肇基往援，王师还攻邳州，肇基复援之，王师还。乙酉正月，高杰进至睢州，为许定国所杀。可法如徐州，抚定其众，于是大梁以南皆不守。四月，王师深入，可法方移军泗州护祖陵，而左兵东下，士英悉撤江北兵西御，并召可法。可法争之不能得，乃渡江入援。抵燕子矶，闻左兵已破，急还趋天长，忽报盱眙、泗州皆溃，大将侯方严全军战没，遂一旦奔还扬州，则城中讹传定国兵将至，歼高氏部曲，于是高营兵先溃。可法啮血为书，请救于朝，又檄各镇兵，无一应者。俄而王师至，屯班竹园，可法率诸文武分陴拒守。阅二日，总兵李棲凤、监军副使高歧凤拔营出降，城遂破。可法出遗疏授家丁，又为书上其母，拔刀自刎，未殊；左右负之出小东门，遇北骑，大呼曰："史可法在此。"执见豫王，王欲降之，不顺而死。

同时死事者：知府任民育，字时泽，济宁人；同知曲从直，违东人；王缵爵，鄞县人；知县周志畏，鄞县人；罗伏龙，新喻人，受代甫三日，盐运使杨振熙，临海人；监饷知县吴道正，余姚人；县丞王志端，孝丰人；副将汪恩诚，字纯一，贵池人；幕客卢渭，字渭生，长洲诸生，即上书留可法，言秦桧在内，李纲在外，宋终不竞者也。又遵义知府何刚，字悫人，上海人，崇祯庚子举人，素抱济世之志，好交天下豪俊。十七年正月，入都上书，陈天下大计，庄烈帝壮其言，授职方主事，募兵金华。福王立，复至南京上书，时不能用，令以其兵隶史可法，可法得之大喜，刚亦幸遇知己。士英恶之，出为遵义知府，刚不忍去，卒与可法同死。又庶吉士何尔埙，崇德人，

癸未进士。初陷贼中,贼败,南归谒可法,请从赎罪,可法留参军事。时其父之屏方督学福建,尔埙断一指寄故人祝渊曰:"君归语我父母,悉出私财畀我饷军,我他日不归,即以指葬可也。"从高杰北征,杰死,流寓祥符,遇妇人自言福王妃,尔埙因守臣附疏以进,斥其妄言,逮之,可法为救免,亦与可法同死。

高黄二镇

黄得功号虎山,开原卫人,本姓王,早孤,与母徐居。少负奇气,胆力过人,性嗜酒,年十二,母酿酒熟,窃饮至尽。母责之,笑曰:"偿易事耳!"时辽事方急,得功持刀杂行伍中,出斩二首,得赏,归奉母曰:"以偿酒也。"总兵黄惟正以为养子,因冒姓黄。尝乘醉匹马裸身挥双刀,逐蒙古数十骑,歼其大半,军中称为黄闯子。初授把总,从惟正援蓟门,战大沙河,以寡敌众,再遇皆捷;从援抚甯,战索罗岭,斩获过当,追奔至双望,复滦州永平;又战马头山,功最,升参将。自将援畿辅,战良乡涿州,累胜,进副总兵,分管京卫营。十年春,贼犯安庆,逼凤阳,自请率禁军扫荡。十一年春,从熊文灿破贼于舞阳。其年秋,又从破马光玉于淅川,加总兵衔。京师警,以步兵勤王,大战吴桥却敌,加宫保。十三年,从卢九德破贼于板石畈,降革里眼。十四年,以总兵驻定远,护凤泗陵。与刘良佐救桐城,大破张献忠于鲍家岭,追至潜山,得功面伤矢,气愈奋,转战十余日,斩贼将闯世王、三鹞子,又单骑逐献忠,几获之,先后斩首级六千,救回难民数万。寻受命讨永城,俘叛将刘超,加太傅。明年,移庐州,封靖南伯。福王立,加太师,进爵为侯。与刘良佐、刘泽清、高杰分守江北,号四镇。

高杰,米脂人,贼中所谓翻山鹞。后从李自成剽掠,尝杀总兵许定国一家,已而窃自成小妻邢,以其部众降明。壬午冬,隶贺人龙麾下;人龙诛,命杰为实授游击,分领其众。孙传庭治兵出关,命擢杰与鲁胜为前锋,战冢头,贼败走,追奔六十里;会罗汝才来援,绕出官军后,后军左勷先奔,师遂大溃,杰所失亡独少。癸未,秦兵再出,进杰副将,与白广恩为先锋,进克宝丰,力战却贼,遂复郏县。会大雨粮尽,师还,降将李际遇通贼,自成帅精骑大至。传庭召诸将谋,杰请战,广恩以为不可,传庭笑其怯,广恩不怿。及战,杰先登陷阵,破贼坐纛,俘其将谢君友。贼兵益至,广恩引所部先遁,师遂大溃。贼长驱叩关,广恩力战,杰亦不救,引众至西安,取其家北奔延安,贼将李过追之急,复奔宜川,乘冰东渡。

甲申春,进杰总兵,召赴李建泰军前。杰退至泽州,沿途大掠。京师陷,杰复南走,福王封兴平伯,列于四镇。是时,朝议以杰辖徐泗,驻泗水;泽清辖淮海,驻淮安;良佐辖凤阳,驻临淮;得功辖滁和,驻庐州。而杰意欲得扬州,扬州士民畏其残暴,闭关不纳,杰屡攻不克。督师史可法初欲以扬州与之。得功闻之,自谓身经百战,功甚高,而居庐州贫敝之地;杰乃降贼,且无功,顾得殷富之扬,意甚不平。可法不得已,议以瓜洲予杰,而移得功于仪真,俾牵制,杰乃止,然心忌得功甚。会登莱总兵黄蜚素与得功以同姓联兄弟,蜚移镇江南,畏杰之暴,移书请兵备非常,得功自以三百骑至高邮迎之,杰即潜使精卒伏于道中,得功行至土桥,方作食,伏兵猝起,得功上马,举铁鞭,飞矢雨集,腾他骑驰。有骁骑舞槊直前,得功大呼反斗,挟其槊而扶之,人马皆靡,复杀数十人,跳入颓垣中,哮声如雷,追者不敢进,乃疾驰至大军,方得免,俱行三百骑皆没。

又始斗时,杰使部将袭仪真,得功兵拒战,颇有所伤,遂诉于朝,愿与杰决一死战。可法往吊,语之曰:"土桥之事,无智愚皆知杰不义,今将军以国故捐盛怒而归曲于杰,是将军取大名于天下也。"得功色稍和,而终以杀伤多为恨,可法乃令杰偿其马,奉千金为母赙,得功不得已始听命。

杰争扬州时,可法颇为所窘,至是感可法忠诚,愿与诸将协力谋恢复。其年冬,遣人致书肃王,请会兵诛贼,王答书谕以择主意,杰怒,上表出师,欲分兵驻归德,而身屯睢州,纠合义勇,以定中原。乙酉正月,杰引兵北上。其时守睢州,即许定国也。闻杰将至,使人远迎,阳为好语,愿处麾下效驰驱,口欲具杯酒申交代礼,杰忘前事,不之忌,轻骑往赴,夜深酒酣,从骑皆醉卧;定国潜使壮士挟长矛,升屋去瓦,刺杰杀之,尽歼其众骑,而渡河北降。翌日,杰部将李本身、高进库等屠睢州而还。

杰既死,得功复还镇庐州。其年四月,得功破左梦庚于铜陵,梦庚来降,论功加左柱国,移镇太平。未几,大兵渡江,福王开聚宝门西走,投得功营。时得功方聚兵于芜湖,见王泣曰:"陛下坚守京城,臣等犹可效力,今事去矣!"福王亲酌三爵饮之曰:"敬仗将军威力。"得功沥觯于地,矢曰:"不尽太马力以报陛下者,有如此酒。"俄而刘良佐引大兵追至,得功战铜陵时,伤左臂未愈,至是即督八总兵结束迎敌。良佐大呼岸上招降,得功骂之,勒兵欲战,将士莫有应者,愤甚,匹马独出,忽流矢中颊,拔视之,中军田雄矢也。度事不可为,奋前击杀数十人,刃缺,乃口吃其髯而自刎。得功已死,田雄及良佐挟福王还江甯。

得功粗猛不识文义,南都所下诏书,指挥多出群小。得功遇不合意,或对使骂之;然忠义出自天性,有以国事相规戒者,辄屈己改不旋踵。每战饮酒数斗,酒酣气益励,喜持铁鞭,战罢,鞭渍血沾手腕,以水濡之,久乃得脱。其军行纪律严,下无犯者,所至人感其德,庐州、桐城、定远皆立祠。

泽清,曹县人,以将材授守备,稍迁至大将。性至怯,常怀私观望,后渐跋扈,所至放兵焚掠,百姓苦之,甚于群盗。福王时,与廷臣互分党援干预朝政,奏牍纷如,朝廷每曲意从之。颇涉文艺,好吟咏。幕中畜两猿,名呼即至。一日宴其故人,酌酒金瓯,呼猿跪送,客见猿状狰狞,战惮不敢取,泽清笑曰:"君怖也。"命取囚捽死阶下,剜心及脑,置瓯中和酒,付猿捧之前饮酹,颜色自若,其凶戾多此类。大兵下扬州,泽清欲遁入海,

已而投诚，未几，以谋叛诛。

论曰：或谓高镇智足知人，勇足勘乱，忠足任国，而万监军亦称其奇男子，自予观之，殆未尽然。夫杰之降，实由于窃妻。其在扬州，日事杀掠，扬人恨之刺骨，后闻其死，无不相庆。特以其上下泄沓，无一人以讨贼御敌为意者，独杰上表出师，孤军犯难；又其平昔，尝疏救刘宗周、郑三俊，颇知依附正人，故其死也，人多惜之，其实非虎山比也。虎山起行伍，积功至大将，虽扬州之事，有愧和衷，卒以国事为重，释怨罢兵。良玉东下，江左倚为长城。迨乎江甯不守，而沥酒誓天，不忘报国；田雄一矢，愤极自裁；较之作孽在前，而死于仇人之手，不无泰山鸿毛之别矣！

两太子

崇祯帝三子：周后生太子慈烺，及幼子定王慈灿，田妃生次子永王慈炤。甲申之变，太子时年十八，上命避成国公府，而永定二王分投周田两皇亲。及出宫，仓皇奔散。已而周奎献二王，自成许待以杞宋之礼。帝后梓宫出城，二王青衣拜送，独太子不知所在。及贼挟二王舆晋王东出，百姓拥观，始讹传太子亦在贼营。及贼战败，晋王乘间驰入吴军，则又讹传太子为吴军夺归。及贼还京师，则并不见二王。即吴兵入城，亦但有晋王，不闻有太子也。

久之，有言定王被害于城西空苑者；又有言自成西奔，见太子绯衣乘马，随往山西者。至明年春，江南有故太子，莫辨真伪。而是岁之冬，北都先有一男子投周奎家，自称太子，言出宫时不及至公府，匿东厂门，暮出投一腐店，店主人为易敝衣，送崇文门外尼庵，又转匿内侍常进节家，今闻公主在，故来相看。奎首于官，执送刑部会勘，时进节及故阉王化澄皆言非伪。又研审周奎家奴，供称：男子初至，奎侄绎即引见公主，兄妹相向大哭；奎饭之，居家行君臣礼。至晚别去，公主赠以锦袍，戒勿再至。不数日又来，绎便留宿，谓云："若毋言太子，第自称姓刘，说书生理，可以免祸。"男子坚执不从，乃逐之门外，随为逻卒执去。于是刑部主事钱凤览责绎负主背恩，下阶挥绎一拳，满尚书不能决，命且收监。

诘朝，周奎具疏闻之朝，即日廷勘，且召晋王及旧锦衣曾侍太子者十人质之。十人一见齐跪曰："此真太子。"而晋王不谓然，王化澄亦改词。男子曰："我来看公主，非有他图。今为周奎叔侄所卖，真与伪等死耳！何必更辨？"于是收进节及十锦衣于狱。凤览上疏言："昨周奎言：'即以真为伪，亦为国家除患。'此语真情已露，请覆讯。"乃再召晋王及旧侍讲谢升廷质。晋王终不言是，升亦力证其非。男子乃呼升曰："谢先生，前时某日，先生在某殿讲某书言某事，犹忆之乎？"升不得已，始一揖而退默不复语。凤览复怒升，斥其不臣，语侵晋王。惟一内官诘其额上有瘢，男子云："出宫时有白须老人以手抹予额，遂失此瘢。"谳者以语荒唐，仍送之狱。时京城士庶纷纷上书，为太子辨抑，且痛詈谢升。疏上辄收系狱，而言者不已。摄政王乃坐便殿，亲询群臣。凤览与赵开心独争之力，且言人各为其主。王怒曰："真假且不必争，朝廷自有处分。但晋王胜国王子，谢升亦前朝大臣，而凤览不逊晋王，百姓毁骂大臣，皆为无上。除伪太子外，凤览、开心及先后系狱者，悉斩之。"廷臣为开心乞生，乃特赦之，而凤览改绞。

此时南太子方随穆虎至江甯，匿高梦箕家也。穆虎者，高梦箕舍人，甲申冬，自北都还南，过山东，遇少年求寄载，许之。寐解内衣，灿然龙也，虎惊询，自言：即故太子，吴三桂夺还，逸之民间；语及帝后，则长号。虎问："贼何以称若？"复涕泣交颐曰："儿我。"虎挈之归，抵江宁，望见孝陵，伏地悲痛不能起。梦箕初犹未信。少年为述始冠时事，梦箕向为鸿胪寺序班，犹忆之；留之浃月，复送居其侄杭城高成宅内。

久之，少年渐露贵倨态，或惧，书达梦箕。梦箕令载送金华，将图入闽；然事已太露，不得已密报马士英。福王遣二阉先至金华，一见少年，抱足大痛。卢九德后至礼倨，少年呼名叱之，九德不觉屈膝；乃奉之至江宁，止兴福寺，夜半移入大内。翌日，杨维垣倡言驸马王昺，有侄之明，貌似太子，科臣戴英即据其语上奏，遂下之狱。三月六日，会审于大明门，福王召刘正宗、李景濂至内殿，谕之曰："太子若真，将何以处朕？卿等皆旧日讲官，宜细认的确。"两人解意，至谳所，少年东向倨坐，随问置对。刘正宗更多设端以诘之，少年怒曰："汝以为王昺侄，即王昺侄耳！且若辈不尝立皇考朝乎，何一旦蒙面至此？"诸臣有赧者，有怒者，以穆虎亡命未获，仍送之狱。诸臣回奏，福王召对，谕曰："先帝身殉社稷，今侧耳宫中，望卿等奏至，若果真，使仍为太子，谁知又不是。"时中外多上疏诋杨维垣，责马士英当保全太子。

穆虎旋执得，搜其衣中，得高成家书，有或往楚或往闽等语，士英仍复请召旧讲官方拱乾辨之。初八日再讯，拱乾时以从贼系狱，正宗及张捷、高倬辈先以名帖邀方至寓，迎谓曰："先生恭喜！此审全在先生一言，不惟释罪，亦可高擢。"方唯唯。既集午门，少年仍前倨坐，众簇拱乾至，少年一见即曰，"方先生尚无恙？"拱乾不敢应，退入众后，亦不言真伪。或言太子口中有虎牙，足底有双痣，验之皆不符，王铎便欲加刑；而提塘突传黄得功所刊疏至，语甚忿激，铎气稍夺，叱且送狱。次日，正宗、沾、铎等合疏言假冒是实，请俟提到高成，加刑严讯。疏既具，使拱乾署名，拱乾辞。十五日三讯，高梦箕、高成、穆虎皆提到，李沾首呼王之明，少年曰："何不呼明之王？"沾喝役动刑，即上夹棍，少年大呼太祖皇考皇帝，声彻内外。又夹讯高梦箕、高成、穆虎，必欲究之楚之闽，何人主使，何人附从。三人供亦含糊。大理葛亮密谓沾、正宗曰："诸公度朝廷兵力，能声左郑之罪，制各镇死命乎？既不能矣，而急之，恐激变。"沾等悟，始叱宽刑送狱。少年出午门，有旧伴读邱致中跪持痛哭，福王闻之，立收下狱，与前往金华二小阉皆掠死。时又有钱某者，密疏请速结案，士英将从之，值左兵东下而止。

是年正月，京师已决凤览，谢升早朝出，忽遇之途，惊而得病，颈渐肿，将死，惟呼钱老先生且宽我。摄政王闻之，亦信北太子为真矣。已而东安作民乱，称太子，敕兵部发兵剿灭，并男子斩之。在南者，豫王挟之至京，不知所终。

两疑案

乙酉正月，明掌刑指挥许世藩奏会审僧人大悲事，略云："臣等奉旨于初九会审大悲；供云系休宁人，父朱世杰，母吴氏。悲初在苏州出家，已卯岁，先帝封悲为齐王。壬午，到镇江银山寺，得见潞王。甲申四月，到无锡海会庵，潞王来与悲披红，认为一家。秋间，王使李承奉强悲探南京消息。十月，悲至都，住芙蓉庵。腊月二十一日，到清江湾，见王船偶书活佛潞王钦差皇帝封条贴船头。明日，住张道人家，又明日，被获。若问详悉，有悲自写履历冤单，在芙蓉庵。臣等随移文关取，内称圣僧大悲年三十，封齐王，成活佛等语。又开欺活佛，泄天机等各款大罪，语同梦呓，状类疯癫。"又奏："臣等续奉旨严刑覆讯，大悲复供云：'潞王斋僧好道，施恩百姓，该与他做正位，故六月中有户部申绍芳议保潞王；近又闻钱谦益在圣庙议保潞王。'据此，该臣看得大悲虽似疯癫，实系招摇，或为前时报德，或为后日居功，但潞王未必知耳！"奏上，福王与士英皆不欲究，申钱具疏自辨，即奉俞旨。后法司拟悲照妖言律，于三月晦日弃市。

论者谓世藩续奏，全因阮辈欲罗织东林，不足信明矣。即谓之疯癫梦呓，犹有可疑：夫悲既下狱，知当时意旨，得不托之疯癫梦呓以冀免耶？且会审时以帕蒙首，所供语人皆不得闻，焉知不有不可使人闻见者？即履历冤单，焉知不更有所云？而第谓之疯癫梦呓也。更可异者，阮杨既欲借以罗织东林，岂申钱一拜疏可免？且士英复何畏惮而劝令中止，福王更何顾恤而不欲深究？然则此事在君相或心有所怯，而逆案诸人反未必知也。

三月丙申，下宫眷童氏于狱。福王娶妃黄氏，又娶妃李氏，皆早卒。童氏者，或继云妃，或云司寝，乱离后，氏与太妃各依人自活。福王既迎太妃，不复寻问童氏。久之，有诣刘良佐自称福王妃者，良佐具仪卫送之江宁。既下狱，氏细书某月日入宫成婚，某月日洛阳城破，妾自具膳，奉旨帕裹头逾墙而走诸情节。且言："今已失身，何敢复偶至尊？但愿一对天颜，诉明衷曲，死无所憾。"福王见之愈怒，命内臣屈尚忠会同锦衣冯可宗严讯，氏号呼咒詈，既加极刑，始供本周王妇，误闻周王为帝，故来耳。卒瘐死于狱。

论者谓凡人假冒，必有其可蒙饰；若妃匹之际，将何所蒙饰而假之，且求见之？乃童氏之求见愈切，而福王之天颜愈杳；即曰恶其失节，亦何妨明正其罪，以释群疑，曷为而终靳此一见？即太妃亦不召入一讯也。岂王不可见，太妃亦有不可见者耶？苟王与太妃俱不可见童氏，则大悲之来历愈可疑，而一死固其宜矣。

野史氏曰："余闻大悲初称崇祯帝，又称齐王，继复称神宗子，因宫闱有隙，寄育民间，长而为僧；其言诡诞不足信，然知其决非妖僧也。童氏之为继妃，为司寝，为淮上私奔，亦未可定，然知其决非周王妇，与福王全无瓜葛也。余姚黄宗羲，桐城钱秉镫皆以福王为李伴读，非朱氏子也，而童氏乃真妃，故当时讥刺诗有"隆准几曾生大耳，可哀犹自唱无愁；白门半载迷朱李，青史千年纪马牛。"说者又谓东林复社之事，深憾马阮，故造此谤，似矣。然观童氏之哭求一见而不可得，后之人犹不能无疑焉。"

使臣碧血

左懋第字仲及，别号萝石，莱阳人；崇祯辛未进士，初知韩城县，有实政，以御贼功，擢给谏，累疏言时事，皆中利弊。十六年秋，出察江防；明年春，京师陷，福王立，擢右佥都御史，泣陈中兴大计。时方择人使北，众莫敢往；懋第以其母留京骂贼而死，骸骨未返，上疏请行，于是加兵部侍郎，赐一品服为正使，与都督陈洪范，太仆少卿马绍瑜偕行；授经理河北联络关东之命，兼祭告先帝后，册吴三桂为蓟国公，懋第以通好遣使，不宜兼授经理册封之命，又绍瑜尝为已所劾罢，不可复与共事，言之马士英，不听。将发，复上疏曰："臣此行生死未卜，愿陛下以先帝仇耻为心，瞻高皇之弓剑，则思列圣之陵寝所存；抚江上之残黎，则念中原之赤子谁恤？尤望选将练兵，枕戈待旦，必能渡河而战，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画江而安。"士英拟旨褒纳，畀白金十万两，帛数万匹，以兵三千护之。既发，或谓懋第曰："口事贵于死事，宜以代先帝复仇为辞，先廷谢之，待其情意渐洽，方可议款。"懋第曰："君言诚是，但敕书谓不屈膝，方为不辱君命，吾知有君命在也。"

八月，舟渡淮，九月，行及德州，见北示云："南使只许百人进京，余留静海，著自备盘费。"次早，前示旁另粘一示云："我乃俯偻而循，汝犹正立而面，本非不令而行，何怪见贤而慢？"摄政王闻之，意甚不悦。进至沧州，陈洪范先遣人奉册命授吴三桂，三桂不启封，即以进摄政王，王因发怒读，来使不敬。十月朔，至张家湾，越数日，礼部官始来迎，将处以四夷馆，懋第争之力，乃服衰绖，奉国书，从正阳门入，馆鸿胪寺。翌日，内院刚林榜什一十余人至寺，刚踞椅上坐，左右布毡于地，余人坐右毡，指左毡令使人坐。懋第正色曰："华人不惯席地。"取三椅与刚对坐。刚责以不遣兵讨贼，而擅立福王，懋第反覆抗辨良久，刚曰："无多言，朝廷已发兵南下。"懋第曰："江南兵多食足，莫小觑了；且南以礼来，北以兵往，恐非初时救灾恤邻之意？"刚不答而去。懋第随以谒陵改葬请，刚传言我朝已代尔等哭过祭过葬过，今不必。懋第乃于寺堂陈太牢，偕两副使哭临三日。先备寸楮，令都司某潜出归报。

当是时朝廷心重懋第，又未悉江南虚实，馈饷礼貌犹厚，已而以侯爵诱陈洪范，备得其情，决计南伐，即于二十八日遣还。已出京，陈洪范潜请身赴江南招谕四镇，而留懋第等勿遣。于是追执懋第及马绍瑜于沧州，

拘于太医院。久之，洪内院来访，懋第叱曰："此鬼也。松山之战，洪公身殉马革，赐祭赐葬，死久矣！安得复有是人？"洪惭而退。阅数日，李建泰来见，懋第复叱曰："此非先帝宠饯督师，不能殉国而从贼乎？何颜见我！"李亦不敢见而去。乙酉三月十九日，懋第在院求得一羝羊，奉表祭告故君；复为文，以只鸡樽酒，奠殉难诸大臣，哭两眦尽血。

未几，金陵破，北宫以驼酥羊炙来馈，且说之降，懋第痛哭不食，题诗院壁云："峡坼巢封归路回，片云南下意如何？寸丹冷魄消难尽，荡作寒烟总不磨！"会中军艾大选先薙发，懋第立杖杀之，北官来责，懋第曰："吾自行我法，杀我人，与若何预？"摄政王乃遣兵至院，勒令剃头，懋第及从官陈用极、王一斌、王廷佐、张良佐、刘统五人皆不屈，同执下刑部狱，旋移水牢，绝其食饮。积数日，懋第执志愈坚，拥见摄政王，懋第长揖不跪。王必欲活之，问在廷谋臣云何？陈吏部曰："为崇祯来可饶，为福王来不可饶。"懋第曰："若曾中会元榜眼，亦知今上是先帝何人？"金侍郎劝之曰："先生何不知天命？"懋第曰："先生何不顾天理？"摄政王责之曰："若自谓循理，何食我朝粟逾半年而犹不死？"用极从旁答曰："若来攘我朝之粟，反谓我食若粟耶？"王怒曰："若辈何人而亦不跪？"命捶其颊，用极喷血呼曰："士可杀不可辱。"王复改容曰："汝等不畏死，皆忠臣也；然降亦自佳。"懋第惟请速死，王顾廷臣莫为请者，乃挥出斩之。懋第从容至菜市口，顾五人曰："悔乎？"皆答曰："求仁得仁，又何悔。"懋第连呼好好，南向四拜，端坐待刃，忽一官飞骑至，呼曰："降者爵以王。"懋第曰："宁为南鬼，不为北王。"时正晴明，忽风沙四起，屋瓦皆飞，刽子杨某涕泣叩头而后行刑。五人皆死，惟绍瑜获免。有蓝铢者与游击樊通及用极门人徐敷瘗懋第于白马寺旁，以四人祔，而独火用极尸，负骸骨归昆山。用极字明仲；一斌宁国人；良佐、廷佐、刘统皆上元人。

野史氏曰："古人言'从容殉节难，慷慨死义易。'以余观之，忠孝实根至性，必非一时所能勉也。史督师当国步艰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拟节文山。而有弟可程官庶常于北都，降贼，贼败南归，可法请置于理，王以可法故，释归养母；厥后流寓宜兴，阅四十余年而卒。萝石弟懋泰官员外郎，亦降于贼，后任本朝，一日至院谒兄，萝石叱曰：'此非吾弟也。'麾而出之。自非有不可移易者，兄弟之间何以相反若此？然则韩子性有三品之说，殆未可以厚非也欤？"

南都死难

南都之破，明臣殉难者十二人：以新城黄公端伯为首，其十一人：曰高倬，曰刘成治，曰吴嘉胤，曰龚定祥，曰陈爊及子自俞，曰陈于阶，曰吴可箕，曰王赞明，曰董启明，曰黄金玺。诸人者，自高倬外，皆非柄国谋事荷鼎铉栋柱之任者也，而慷慨授命，大节皎然。嗟夫，国家无事，公卿大臣享其尊荣；不幸有变，儒生小臣奋其义烈。时势使然，曷足怪哉！

黄端伯字元公，别号海岸，建昌新城人；崇祯戊辰进士，初授宁波推官，改杭州，以忧去；服阕，弃官为僧，事沙门雪桥于庐山。朝廷下省勘问，不得已复束发。福王僭号，改授主事。及王师渡江，福王出走，廷臣潜遁，端伯不动。保国公集群僚会议，人怀异心。日中不决，端伯抗声曰："今日之事，从驾为轻，保国为重。吾辈当图其重。"众皆默然，议未毕而降表已行矣。翌日，豫王兵至城下，见门未启，遣使呼曰："既迎天兵，何闭也？"有老人登陴应曰："自五鼓候此，待城中稍定，即出谒。"骑曰："若为谁？"复自喝曰："礼部尚书钱谦益。"有顷，戎政赵之龙至，率群臣启门，伏谒，迎豫王入宫。端伯闻变，大书于门曰："大明礼部仪制司主事黄端伯不降。"王闻而异之，遣骑邀至，坚卧不起，骑执之入见，左右使跪，端伯叱之，面南趺坐。王责之曰："尔以弘光为何如主，而欲为之死？"答曰："天王明圣。"曰："马士英如何？"曰："马士英忠臣也。"王曰："士英何得为忠臣？"答曰："不降而扈太后入浙，何谓不忠？"顾指之龙辈曰："此则不忠之大者。"王曰："素闻先生耿介孤直，今欲相荐何如？"端伯不应。曰："闻尔好佛，若以善知识礼相待何如？"复不答。王曰："南来硬汉仅见此人。"命送之狱。端伯在狱，言笑如平常，门生某入见，劝之稍贬，端伯怒骂，掷之以砚。在狱几一月，王使骑问曰："先生降与不降，决于今日。"端伯笑曰："吾志遂矣。"同骑出通济门，至水草庵，曰："愿毕命于此。"一卒刃之，手颤刀坠，端伯厉声曰："何不直刺我心？"如其言而瞑；随而观者千百人，皆持香哭拜。

高倬号枝楼，忠州人；刑部尚书，仰药死。刘成治字广如，汉阳人；崇祯甲戌进士，官户部郎中，赵之龙将出降，入户部封府库，成治愤怒，手搏之龙，跳而脱免，成治遂自缢。中书陈爊及其子壬午举人自俞，五官拿壶陈于阶，上海人，孝陵卫军董启明，中书龚定祥字伯兴，无锡人，癸未进士，五人皆缢死。廷祥马世奇门生，有女名静照，能诗，痛父之死，见之，吟咏，名鹃红集。吴嘉胤字绳如，华亭人，时官主事，奉使出都，闻变，还谒方孝孺祠，将投缳，为家人所阻，不得死。及薙发令下，乃冠带谒孝陵，既登雨花台，复拜方正学像，而自经于宋杨忠襄墓松树之下，留书上豫王：一请善待故君，一请禁伐孝陵木，一请封太祖后以备三恪。王赞明，邳州人，国子生；于天启中尝上书攻魏阉，因通政使不以闻，故得全。甲申秋，刘泽清与王燮置酒高会，赞明衰绖而前，责以大义，燮怒击之狱，泽清解之，得口去。至是先于相山自开葬域，集亲友，与诀曰："此地当往来之冲，吾不死于家而死于此，使过而见者有动心焉！天下事未可知也。"遂自经。吴可箕、黄金玺皆江宁人；可箕字豹生，国子生，自缢于鸡鸣山，而金玺闻黄端伯不屈，亦大书其门曰："大明武举人黄金玺，一死以愧为人臣怀二心者。"扼吭而卒。

南国愚忠

江宁既定，豫王分遣降官安抚东南，钱谦益启使其

客同行，致书绅士，有“名正言顺，天与人归”之语。使臣黄家鼒至苏州，明巡抚霍达已先遁，士民执香迎家鼒入居察院，方出示安民，而前监军道杨文骢自镇江南奔，过阊门，闻有北官，突入城执家鼒并其从骑歼之。豫王闻之怒，而谦益亦谓非兵不定；于是命贝勒以八万兵下苏杭。南国之祸，自此始矣。

然王师之东出也，所过之地，士民仍壶浆以迎。贝勒留李延龄守苏州，委降将陈梧及秀水胡之臣守嘉兴，而移兵趋杭州。明潞王常淓度不能守，率在城各官迎降，请毋杀百姓，贝勒许之，按兵不入，市不易肆，东南郡邑，一时帖然，犹若不知有鼎革之事者。自薙发令下，而人心始摇，于是前朝孤臣义士，与远近奸民素怀异志者，借以为资，纷然四起：若嘉兴之徐尚书石麒，嘉善之钱学士士升、屠编修象美，松江之沈总督犹龙，江阴之诸生许用、典史陈明遇；在苏属者：若嘉定之侯通政峒曾、黄进士淳耀，常熟之总兵何沂，太湖之徐云龙、鲁之屿，陈墓之陆世钥、昆山之贡生朱集璜、翰林朱天麟，皆以兴复为名，弄兵潢池；而逃将黄蜚、吴志葵分屯近地，与相犄角。王师以次剿灭，稽骸流血，数郡之民，死者无算。虽其自取，亦谋国者有未善焉。

是岁之春，昆山童谣曰：“富家莫起屋，贫人多食肉；新秋初五六，白日闻鬼哭！”入夏警报日至，士民有自城迁乡者，亦有畏乡村多盗反迁入城者。俄传新朝遣官来苏安抚，旋闻安抚官为杨副使所杀，北兵不日将到，知县扬永言走匿泗桥陈宏勋家。闰六月，大兵驻苏州，绅士里耆即相率至胥门纳款；李延龄委前昆山阎丞茂才署县事，未几而薙发令下，茂才出示晓谕，且持名帖囗士绅家叩请，人心方骇。忽传陈墓陆家兵破郡城，北兵远遁，遂焚县治，毁堂宅，茂才逾垣走，追杀之仓桥，而推在籍总兵王南阳佐才为主，以应世钥。世钥者，字兆鱼，陈墓富室，本以备盗聚众；至是乱民拥之来窥郡城，城中无赖争起应之，焚巡抚公署。李延龄敛兵南园，登瑞光寺浮屠四望曰：“是何能为也！”即发数十骑分守城门，乱民欲走，复令骑多委金钱于地以诱之，已而诸门皆闭，不得复去，束手就戮者千余人，惟世钥得脱。鲁之屿及徐云龙先后自太湖来赴，延龄击杀之屿，破云龙于胥门；又夜出兵从望亭探浒墅，至枫桥，城中亦焚杀，胥盘二门内外，死者数万，乱民慑服莫敢动。郡城既定，遣降将洪某先剿常熟，战于华荡，乡兵多死，何沂遁去，百姓开门降。昆山既杀茂才，邑绅朱天鳞、徐开禧等各募乡兵，或屯真义，或屯双凤；杨令亦募乡兵数百人，入城共守。七月初四辰刻，城南传言北兵已到真义，初云四五十骑，继云百余骑，乡民方截杀，愚民犹引领望捷音，而铁骑数千已过云阳桥矣。未刻，王师齐集仓基，炮声叠叠，薄暮大雨，炮声止。是日李成栋屠嘉定。初五日黎明，炮声举，杨令匹马先遁囗囗囗囗西城破，王南阳战没，朱集璜投东禅寺后河死。午刻，下令屠城。至初七日午后，始封刀。是两日天气晴明，而风色惨淡，空中无一飞鸟，暮皆大雨，震雷轰烈。官军忍悍者，辄仰而祝曰：“雷老爷，非吾等不用命，手足来不及。”亦或善根未断，宵半呼天佛号，以祈佑护。初八日，王师拘掠千艘，载虏获西去。约计城中男妇逾垣得出者，十无一二；巧掩得全者，百无一二；骤遇炎雨，尸皆变色，有素紫赤白黄黑之不同。其死之状：有倚门，卧床，投阁，板槛，反缚，攒捆，压木柱，斩首，斫颈，裂肩，断腰，剜肠，陷胸，支解，寸磔种种之异；以至悬梁挂树，到处皆是；井坎池潭，所在皆满；呜呼惨矣！先是县治桃花六月盛开，杨令犹与客赏花痛饮，及大兵来剿，邑人王志古时以同知从军，因父母在城，踵叩各营求开一面；故王师专屯城西，多发空炮，骇之使走。奈起事者倡死守之说，坚闭六门，不开出入，以致阖城同殉。后人有诗云：“竖儒倚堞空言守，辜负桃花六月春。”盖桃，逃也，示之逃而卒以不逃被屠，故云。

是月，李成栋自吴淞袭吴志葵于泖湖，并黄蜚擒之，遂用董思白之孙廷对为间，托言访沈总督，以袭松江。松人觉之，追斩廷对于青浦。会有制造军器至城内交者，犹龙命启门。忽报黄蜚溃兵至，皆以红巾裹头；犹龙素恃蜚为援，不为备，王师因得突入，杀犹龙及里人中书李待问、在籍知县章简而屠其民——犹龙字云升，待问字存我，简字坤能，——又进破金山，杀其守将侯承祖。嘉兴已降，胡之臣署郡篆。之臣素微贱，又藉口军需，严威刻剥，百姓恨之切骨。陈梧素怀二心，薙发令至，梧先倡言曰：“剃发小事，妻子不保耳！”百姓闻之沸然，走之臣署，执而杀之于毬场。徐石麒乃率绅士与陈梧歃血定盟，为城守计。王师至，梧出兵御之陡门，大败。已而新安援兵（疑阙）于麻省墩，城外乡兵一歼于姚油车，再歼于石灰桥。贝勒在杭州，又发披甲三千济师，直抵锄头坝，陈梧知已危，夜开东门出走平湖。比李成栋定松江，则嘉兴已屠，嘉善已破，石麒及士升皆剿灭矣。

当是时东南略定，惟江阴一城未下；成栋乃多运大炮，兼缚二帅，回师而北，会攻江阴。既至，先使二帅作书招降，蜚曰：“我与城中无相识者，何书为？”驱之城下，蜚终无语。志葵以投诚劝，守者叱之曰：“若为大帅，不能斩将克敌，为人所缚，自应速死，何用多言！”盖其时江阴固守已再阅月矣。初江阴闻南都之破，守备陈端芝、典史陈明遇、徽商邵康公及邑中绅士破家聚众，适淮抚田仰以益阳王至，众即奉之为主；而以康公娴武事，推为大将。前都司周瑞龙泊江口，相犄角。已而康公败死，瑞龙水军亦遁，百姓开门迎降。比闻薙发令，诸生许用者，哭于明伦堂，大言曰：“头可断，发不可去。”于是城乡兵一时俱起，拘新令于一室，推旧典史阎应元摄县篆。应元者，字严享，北通州人；甲申岁，海贼顾三麻入黄天港，应元往御，手射杀三人，以功迁英德主簿，道阻未赴；故明遇迎之入城，属以兵事。瑞芝以巧思以己意造铁树木铳。又有黄云江者，善弩，发无不中，王师尤惮之；久攻不克，乃使刘良佐策马环城谕降，应元骂之曰“吾一典史耳，死何足惜！汝为朝廷侯伯，不能以死报国，今日有何面目来见此方父老？”因大书一帜，“留千古半分忠义，存大明一寸江山。”

一日，王师忽见城中火烟不举，城门不闭，麾兵直入，百姓皆伪降。北将入居官署，夜半伏发，有壮士某挟双斧，逾重垣，直至署中寝室，斩北将首，大呼杀出，外兵四合，并其麾下皆歼之。已而度食将尽，又潜启北门，携载老弱入海；向夜离城二十里，悬灯江岸，大书"大明忠义营"五字其上。王师见灯，分兵往击，至则寂无一人，即悉持其灯还。在营兵惊疑相门，城中因缒壮士以袭之，降将许定国与总兵二人皆死焉。及成栋自南来，攻城益急，炮轰无虚刻；应元坐卧城上，与其下同甘苦，守陴咸誓死无悔。八月望日，应元等倾家财具饮馔，令守陴者轮流赏月，自携酒城隅，四坐歌啸；许用又作五更曲，使善呕者齐声高唱；然城外听之，已半作鬼声矣！至二十一日大雨，祥符寺后城陷，王师乘烟雾混杂时，逾入屠之。明遇用举家自焚；应元投水；王师曳出磔死；训导冯厚敦、在籍中书戚勋偕妻子同自尽；举人夏维新、诸生王华、吕九韶皆自刎。惟黄云江素善弦歌，挟一胡琴出城，人莫知其弩师也。江南起兵者，率同儿戏，惟江阴相持最久，又以老弱先遁，比城破，丁壮在城者，战死已十之六七，空壁而已。

贡生黄毓麒者，好学有盛名，尤精释氏学，与门人徐趋举兵行塘，与城中相应；及城破，两人逸去。丙戌冬，侦江阴无备，率壮士十四人袭之，不克，趋死；毓麒遁避江北，其子大湛、大洪被收；兄弟方争死，而毓麒以敕印事发，逮系江宁狱，将刑，命取衣自敛，忽瞑目趺坐而逝。自诸人外，群盗蜂起，以白布缠头，号白头兵：临平山则有陈万良；永昌寺则有艾茂环；吴江则有吴日生；他若沈津、柏相甫、周天舍等，不能尽录。惟日生外通鲁范，兵有纪律，余皆口称打粮，所至村落，焚劫一空。又伺富贵人或其爱子，擒匿盗穴，勒令取赎，者往往碎磔令示众。

日生名易，吴江人，生有膂力，跅弛不羁。癸未明年，京师陷，走谒史可法于扬州，可法异其才，题授主事，留为监军。又明年，奉檄征饷江南，未还而扬州破，吴江失，乃走太湖，与同邑举人孙兆奎、诸生沈自炯、自炳、武进吴福之等聚众得千余人，屯长白荡，出没旁近州县，道路为梗。唐王闻之，授易兵部侍郎，督江南军。鲁王复封易长兴伯。已而兵败，兆奎等皆死，惟易走免。父承绪、妻沈、及一女皆投水死。明年，易乡人周瑞复聚众于长白荡，将迎易为帅，事泄，被执不屈而死。自日生被擒，陆世钥众散走死，徐云龙亦缚其同事蔡坤以降，群盗始尽投诚，当道给札授衔，听其归里，锦衣顶帽，公然与州县抗礼。然仍阴行劫掠，流毒几十余年，渐次剿除，东南始定。

嘉定之屠

疁中之祸，吴志葵实成之。志葵者，明总兵镇吴淞者也。当江宁初破，疁令钱默即弃城去，众拥邑人须明征摄篆，按籍抽丁，以备他变。及贝勒定苏州，分兵驻太仓，明征纳款，迎新令张维熙到县，人心帖然。志葵闻之，引兵至东郊，声言欲取新令，明征率众登陴，其意实拒志葵；而新令心疑，暮见吴兵举火大噪，惧而宵奔。翌日，志葵入城，谕百姓曰："尔民不可忘故主，今上流诸军，刻期举事，宜集乡勇坚守以待。"于是群情惶惑，而乱机伏矣。闰六月丙戌，维熙复到县，遍谒乡绅，未有应者。俄而薙发令至，百姓初传豫王有剃兵不剃民之谕，及闻概令薙发，皆大骇，于是远近乡兵不约而起，而乱形著矣。

志葵之逐新令也，刮库银舁大炮而去；不数日，即走泖湖。贝勒命李成栋来镇吴淞，成栋过县，步骑二千，战船百艘，须张供输恐后；成栋亦掩锋锐，禁淫掠，托言修船，分兵留东关，与为犄角。乡兵虽起，莫敢先动。忽志葵飞檄到县，言合诸路兵复吴淞，兼使游击蔡乔协定嘉定；于是各镇乱民，一时云集城下，明征见人心汹汹，始语之曰："杀敌者东关去。"乱民争赴东关，举火焚北舟，官兵几者死百人，而燎原之势不可遏矣。

当是时，太仓士绅率先薙发，而四境之民不服，日治兵来攻；故王师之驻太仓者，不能与吴淞相策应。丙申，成栋募土人为导，使数十骑往太仓取师，罗店民截之，不得达。是夜月食，天无纤云，色黑如漆，占曰："邑城空。"丁酉，侯黄二绅始入城，与举人张锡眉、龚用圆、诸生马元调、唐全昌、夏云蛟等，聚士民议坚守计：侯主东城，黄主西城，东北二门，用石叠断，西南二门，以时启闭，上扬白旗，大书"嘉定恢剿义师。"随具书迎蔡乔。戊戌，王师剿罗店，战于马桥，又战于朱龙桥，乡兵败，遂屠罗店，执唐秀才磔之。秀才名景曜，尝书碑立马桥，责成栋背国者也。是日，城中杀须明征。辛丑，逐新令。壬寅，获太仓浦嶂之党来为间者四人杀之。癸卯，官军复夺路往太仓，转战至北关，方过仓桥，城上发大炮，连桥击断，杀三人，成栋之弟与焉。乙巳蔡乔至。丙午，祭旗，将于东门外安营，成栋侦知，严阵以待。蔡兵皆市人子，骤遇之，不战而溃。乔持铁锏冲阵，夺一马乘之，孤身独斗，力竭将陷；邑人徐福跃马救出，即引余兵遁去。

己酉，成栋悉师出娄塘，镇人截之于宣家坟，不胜。日暮王师营砖桥，分阵杀掠诸村落；而各镇犹传李兵为志葵所破，自吴淞北遣，一路为乡兵杀，止存数十骑，愿献精金买路归娄塘，皆聚众裹粮，来集城下，城中许以厚赏。七月庚戌朔，追击成栋于娄塘，乌合之众十余万，成栋分其骑为十数处，落落散布。兵既接，四面驰突，劳若风雨，乡兵拥挤四溃，前阻长河，杀溺死者无算。王师遂屠娄塘，括取金帛子女归太仓。城中闻之，无不夺气。辛亥，成栋传榜至城下谕降，侯黄素重名节，却之不视，急督民夫焚城外房运砖瓦上城，饥瘦触暑，仆者相望。登楼四顾，满目黄沙，乡兵无一至者，孤城荡荡，仅一白旗迎风招飐。将近黄昏，气色惨淡，鬼声啁啁，起事诸人，惟掩泣相视而已。

疁本土城，嘉靖间，邑令杨旦甃以砖石，颇称完固。壬子，成栋会师攻之，猝不能破。是夕有赤气起北方，俄变成黑，守陴者喧传一神人披发仗剑，立马云中，皆言元武神助我，可无恐。然瞰城外兵益众，攻益力，炮

声震撼，地裂天崩，中夜无虚刻；炮屑铅屑落屋上，蔌蔌如雨；婴儿妇女鼠窜狼奔，虽至穷苦，必以一簪一珥系肘间，曰买命钱。至五更，忽大雨，守城者已露立三昼夜，又举体沾湿，不能支。城外一将以大桌覆首，蹑云梯，疾如飞鸟；城上砖石如雨下，悉止桌中，一跃而登，城逐破。癸丑辰刻，成栋入，下令屠城，约日入后闻炮即封刀。时日晷正长，各兵遂得悉意穷搜，家至户到，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人悉取腰间付之，满意始释去。后遇他人，胁之如前；所献不多，即斫一二刀，至物尽则杀。刀声砉砉，达于远近；乞命之声，嘈嘈如市；所杀不可胜数，而妇女惨死者尤多。

城初破，峒曾在东门第一铺；峒曾望城异，见事急，挥其二子元演、元洁曰："吾死分也，祖母在，若辈当代我奉养。"二子痛哭而去，至孩儿桥，皆被杀。峒曾仓卒投水，一卒引出斩首枭示。淳耀在西城，闻兵入，急命启门，而街道因豫备冲突，皆阻塞木石，难民争门，□蹶困顿不能达；然幸而逸出者，犹数千百命也。淳耀下城，与其弟渊耀走其平日读书处曰："南庵。"主僧无等尚在，献茶，淳耀谓曰："大师宜避，愚兄弟从此别矣。"索纸笔大书云："大明进士黄淳耀，以弘光元年七月四日自裁于西城僧舍。呜呼，进不能宣力王室，退不能洁身自隐；读书鲜获，学道无成；耿耿不灭，此心而已！异时中华士庶再见天日，论其世者，尚或鉴之！"书毕，顾视渊耀，已赫然梁间矣。淳耀缢其左。

乙卯，成栋拘集民船，载掳获北去。时城中无主，血肉狼藉，僧人得脱者，方日取被焚木料，聚尸焚之。忽浦嶂弟峤引士兵至邑，山人郑玄不胜其愤，登城数之曰："吾嘉定太仓，仅隔一水，被屠未及数日，汝竟人面兽心，不念桑梓，亦须思汝祖宗先朝臣子，曾受国恩；今乃公然欲来作贼！剥取煨烬，狗彘不食汝余。不去将馘汝。"峤词穷气索，掩面而走，归语成栋曰："嘐将复叛。"会讹传吴总兵以海上师至葛隆外岗，乡兵再聚，遇薙发者骤杀之。癸酉，王师往剿，乡民迎战于织女庙，王师死者数十人。一将长身铁面，偶失队，为镇人朱六所持，同坠河中，被杀。葛隆之民，欢声动地。战罢，各酣饮熟睡，天未明，大兵掩至，一时束身受屠，兼及外岗无得免者。

丙子浦嶂引土兵再屠嘉定，髦稚不遗。嶂留摄县事，诸生宣中恂以留发枭首东门，嶂友娄复闻，亦以违令，并其家属缚至，娄哀呼曰："浦君屏好友，倘释予，当厚报。"语方脱口，首已去颈。又徐贞甫者，吴淞人，夤缘为本镇把总，假薙发名目出行劫，断人手足，食人心肺，百里之内，草木朱殷，腥血之气，结成红云；二三遗黎，重足屏息，莫敢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矣！是月，吴志葵、黄蜚同被擒于泖湖之豆腐浜。

论曰："自古愚民可与乐成，难与图始；故易称革言三就，已日乃孚；盘庚迁殷，籲戚矢言；更制之不易，承平且然，况易姓之际乎？国朝定鼎，天与人归；薙发一令，东南蠢动，虽皆托兴复名，其实首鼠两端者多耳！盖衣冠制度，不难立变，若发一去，虽欲朝秦暮楚而不得；故新令一下，乱者蜂起。岂真人怀反古之思、户切旧君之痛，而不以从周为愿哉？福祸之际，愚者易惑，势使然也。令谋国者早鉴及此，稍为宽假，四方既定，人心始一，则金线垂辫，将有不令而从者。急之一时，致成奇惨，不能不为国家惜之。"

项周失节

项水心名煜，吴县人也。天崇间，吴中制义，皆尚六朝子史。水心为诸生，独矫以空灵陗刻，文名大噪，堆砌之风，为之一变，子丑联捷，皆抡魁；选庶常，阁试馆课，文出纸贵。朝廷诰敕，拜命者以得水心应制为荣。两入春闱，甲戌榜元李竹尹青，癸未榜元陈百史名夏，皆出其门。已进宫詹，位尊望重，瓯卜直□指间事矣。水心之寓，与倪鸿宾、马素修两公并衔。京师陷，三人约同死节，水心流涕书身后事，与客纵饮，将俟醉自裁，而甲戌门生黎志升忽驰马排门而止，大呼入朝，且曰："今日魏征，非老师而谁。"水心怒骂，黎竟挟之而去。周介生钟，水心癸未所拔士也，时寓王百户家，闻城破，王约同巷战，不果，即自缢；介生亦投环，其仆救之，不得死。黎挟水心入朝，过其寓，其仆喜，奔告水心；黎郎遣骑促周，亦挟之同行。既见贼，反云两人系彼门生；于是报名铨职，刻入缙绅。

吴门士庶初传自成登极，诏有"一夫授首，四海归心，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之语，谓必出名手，皆窃拟水心。继又传有请下江南疏。于是声罪致讨，逐其人，火其居，华椽广厦，一时都尽。水心方乘贼败，偕周南窜，闻之不敢归吴，而同匿于金沙。介生素悍讦，梓里多与龃龉。既从贼，宗亲邻社，方欲得甘心。及闻携侣而归，远近不约而集，并项执送留都，囚服泥首，陷狱月余。西蜀高倬迁司寇，恨周平日谈忠说义，以骂天下，乃新开板，选劲卒，独提出痛杖二十，即日具题，同光时亨、武愫肆市正法。水心援助饷例，近地门生敛三千金上户部；而倬亦己丑同年，开一面网，得出狱，夤夜过金阊入越，投四明冯元飏。元飏者，元飈之弟，亦水心癸未所拔士也。元飏虑人窥伺生衅，馆之村庄，戒以韬晦。而项所携仆从，纵咨已惯，月明夜静，呼觞揭调，声彻远近，慈水子衿知而恶之。会薙发令下，遂号党揭竿，先缚水心拥见县令；县令维扬王玉藻，亦水心癸未所拔士也，散众无力，腼腼殊甚。众复拥出系西门外太平桥；桥高数仞，潮水湍激，乱石砐砑，众人将项系索掷下，抽曳颠簸于波涸石嵌间，鼓掌曰："此真项水心也。"元飏闻之奔救，气已绝矣。

嗟乎，凡人临难之际，惟识大体者能相爱以德。项既丧节于门生，周亦败名于仆隶，是其爱之也，非适所以害之欤？假使两人遂其初志，文正文忠之谥，当与倪马诸公辉映千古矣！乃未尝不识其理，未尝不身其事；而始也欲死仍生，卒也欲生仍死，岂天不欲以令名与人耶？嗟乎，丧乱之世，彼苍苍者之杀人亦多术矣！两人者其尤酷欤？

马阮始末

阮大铖字圆海，桐城人；少有才誉，未第时，尝自题于室曰："有官万事足，无子一身轻。"其志向如是。万历丙辰，与贵阳马士英同中会试榜。天启初，由行人擢给事中。初在台中，同年左光斗引为同志，后因□魏大中争掌科缺，始叛东林入阉党，及左魏诸公被祸，大铖虽对客不言，而眉间栩栩有"伯仁由我"之意。寻召为太常少卿。居数月，复乞归。忠贤败，大铖函两疏驰示杨维垣，令视时局，若大变，则上专攻崔魏疏；若未定，则上合算疏。合算者，谓四年以前乱政者王安，而翊以东林；以后乱政者忠贤，而翊以呈秀也。维垣方与东林为难，为投合算疏。崇祯元年，起升光禄寺。盖大铖阴狡，虽附珰，心知不可久持；凡书币往来，随购其名刺出，故籍珰时无片纸可据。至大中子学濂上疏，称大铖实杀其父，始坐以阴行赞导，削夺配赎；钦定逆案，列名其中。大铖声气既广，虽罢废，门庭势焰，依然熏灼。久之流寇逼皖，避居白门，时马士英亦在白门。大铖素好延揽，及见四方多事，益谈兵，招纳游侠，冀以边才起用。白门流寓多东林复社名士，出留都防变公揭逐之；大铖惧，杜门谢客，客亦□复至其门者。独士英先以贿败问戍，与大铖气类相投，又同病相惜，日夕过从，遂成莫逆，而偕诚意伯刘孔昭厚善。

初，宜兴相回籍，大铖以髫年密友往候，延儒与约曰："脱复相，必首荐君。"及宜兴再召，大铖使人奉金杯为寿，且曰："息壤在彼。"延儒举杯爵者三，曰："前言固宜践；成案难遽翻。归语尔主，有堪心腹托者，当先用为督抚；俟彼以边才荐，必得□以报。"使者反命，大铖喜，士英即以为请。不数月而士英奉特旨总督凤阳矣。遇国变，士英内通孔昭，拥立福王，遂入政府；乘首相高公暂出，使孔昭特疏举知兵之臣，士英拟旨，大铖复冠带来京陛见。不数月，大铖亦大司马，视兵江上。大铖既得志，而与马刘朋比。士英日事纳贿；大铖专翻逆案，中外愤怒，南朝以覆。

王师渡江，大铖走金华，为绅士所逐，转投方国安。因杭州同知潘映娄先通降表，内院某豫荐为军前部院，留浙西为间。士英当江宁之破，欲随众降，恐不免，乃饰其母为太后，以所征黔兵自卫，奔广德，不纳，攻屠之；迂道至吉安，浙抚备法驾迎伪太后至杭州。事渐露，杭人逐之，黔兵亦渐散，乃潜走渡江。后大铖，士英同在方营，自念南朝之坏多由于阮，而己居其恶，意甚不平，大铖亦不复语以机密。顺治三年，贝勒兵渡钱塘，大铖偕谢三宾、宋之晋等率先归顺，国安众溃，亦北。士英窜伏天台山寺中，其家丁缚之以献，贝勒命剥其皮，实以草，械置道旁，用快公愤。时人为之语曰："周延儒字玉绳，先赐玉，后赐绳；绳系玉绳之颈，执怜狐狗之躯。马士英字瑶草，生怀瑶，死怀草；草装瑶草之皮，群笑犬羊之鞟。"

大铖初降，贝勒召潘映娄认识，潘扬言曰："吾今人当启云：'臣识其面，未识其心。'"大铖窘甚，与誓之神，约得志必以二司相酬。映娄既入，贝勒始召大铖，出荐者手书与之，令以部院从征，随导王师屠金华，以报前怨。明守臣朱大典阖门自焚。时兵荒之后，王师所过，随征官往往无从取食；独大铖必罗列鲜肥，邀诸公畅其口腹，诸公讶之，曰："此日用应酬耳！吾用兵不可测度，亦类此。"诸公故闻其有春灯谜、燕子笺诸剧本，问能自度曲否？即起执板，顿足而唱。诸公多北人，不省吴音，则改唱弋阳腔，诸公于是点头称善曰："阮君真才子。"有黑内院者，颇好文墨，学为诗，才得押韵，便为击节叹赏。内院于是日为唱和，曰："阮君吾诗友。"每夜坐诸公帐中剧谈，至听者倦睡，闻鼻声，始出。诘朝天未明，又入坐，聒而与之语；诸公苦其扰，劝之曰："君精神诚异人；然鞍马之余，盍少休息。"则曰："吾生平不知倦，六十年来如一日。"比诸公起，则又鼎烹杂陈，人人厌饮。

一日面忽肿，诸公谓阮所亲曰："阮君恐有病，可相语，令暂住衢州；俟吾辈入闽，遣人相迓。"所亲以告，大铖骇曰："我何病？我年虽六十，能挽强弓，骑劣马，我何病？我视八闽在掌握中。幸语诸公，我仇人多，此必复社东林诸奸徒有谮我者，愿诸公勿听。"所亲以复诸公，诸公曰："此老亦太多心，既如此，仍请同进。"抵仙霞，诸公皆按辔上岭，大铖欲实其无病，下马步进，诸公以岭路长，且骑，俟到险乃下。大铖左牵马，右指骑行者曰："看我精力十倍此少年。"言讫鼓勇而先。久之，诸公方至五通岭，见大铖马抛路口，身坐石上，呼之不应；马上以鞭挑其辫，亦不动；下视之，死矣。

或曰："大铖与士英、国安先后降，及唐王走顺昌，大兵至，搜龙江，得三人请王出关为内应疏，遂骈斩士英、国安于延平城下。大铖方游山，闻之触石而死，仍戮尸云。"

卷　中

唐　王

明唐王聿键，小字长寿，太祖九世孙也。喜读书，好任侠；袭爵后，坐杀两叔以复父仇，废锢凤阳，弘光僭号，赦出。金陵破，随郑鸿逵入闽，抚臣张肯堂、按臣吴春枝等与郑氏拥而立之，以乙酉六月望日僭号，改元隆武。封弟聿𨮁为唐王，郑芝龙、郑鸿逵皆进爵为侯；方行郊天礼，大风忽起，天帝高皇前烛灭，尚宝卿马惊仆，玉玺坠地，识者知其不终。以张肯堂、吴春枝、李长倩、曹学佺等为六部尚书，召黄道周、蒋德璟与苏观生，同入阁办事。当是时文武济济，若可有为；然地狭民贫，政由郑氏。尝宴大臣，芝龙与黄道周争席，唐王卒右道周；又所荐引，不能尽用，芝龙由是不悦。而郑氏亦日以暴敛失民，使王兆熊主饷，沿门搜括，不输者，榜其门曰不义。又大鬻官爵，部司价止百金，于是娼优仆隶，尽列衣冠，拜谒州县，鞭挞乡里，远近延颈王师，有"清行如蟹"之谣。

八月，曾妃自浙迎至，大营宫殿，开织造府，曾氏下体之服，皆织龙凤；厄匜之属，悉用黄金。是月，靖江王亨嘉于广西僭号，丁魁楚破之梧州，执送福建，斩于市。九月，黄道周愤郑氏偷安，闻江西绅士傅鼎铨、万元吉、杨廷麟等所在团结，为明守，自请视师，芝龙不与一兵。道周出关，召募得千余人，行至衢州，为其门人所诱，执送江宁，死之。十月，唐王使苏观生代道周督师江右。既而郑芝龙自念若不出关，终无以压众心，乃下令分遣郑鸿逵援浙西，郑彩救江右，声言两路各万人，实不满千。腊月，唐王命筑坛行推毂礼；李长倩以饷不继，忧愤而死。

丙戌正月，唐王如建宁，将西出；芝龙固请还省，乃回驻剑津。马士英叩关求见，王命守关兵勿纳。闯贼为土兵所杀，其众降于楚抚何腾蛟，兵势骤张，上疏请唐王入楚。苏观生至赣州，值万元吉败于吉安，即弃赣州奔南安，元吉入赣固守，王师攻之，不能克。永宁王诱大帽山洞蛮同保抚州，王师围之，永宁求救于郑彩。州监军张家玉以三营先进，王师大集，彩望风而遁，家玉兵溃，抚州破，永宁王死之。郑鸿逵驻关外，闻报，亦遁归。蒋德璟自行出关，见瘦兵弱卒，一无可恃，知事不可为，即告病去。

六月，补行乙酉乡试，王子诞生，大赦覃恩，各官上表称贺，有“日月为明，止戈为武”之语，唐王大加嗟赏。又以国家元气之削，由于靖难；乃复建文年号，建方孝孺祠，铸姚广孝铁像，跪于阶前。是时王师已破浙西，进取仙霞。洪内院以王爵啖芝龙，芝龙心动，乃托言海寇狎至，悉撤关内外兵。唐王始决计西行，就何腾蛟。七月，王师至关，守关吏搜得闽中迎降书二百余封，唐王命焚之，谕臣下改心易虑。八月，贝勒克仙霞关，唐王西走，犹以书数十扛自随，追兵迫，始骑而驰，将至汀州，因曝龙凤衣，停一日。方入城，忽有叩门称扈跸者，启视之，则北骑也，遂与曾妃同被执，死于福州。或曰：“唐王至邵武，知事不可为，有二宫人缢死，取三棺钉之以出，其一，则曾妃也。唐王易服潜遁，后至琼州，为僧于五指山。后郑成功在鼓浪屿，曾有使存问诸遗臣，然莫必其真伪也。”

福汀既破，王弟聿𬭚浮海走羊城。时江右尽陷，苏观生亦弃赣入广，闻桂王称监国于肇庆，即遣使劝进；然自以与丁魁楚素不相能，不乐西附。适聿𬭚至，乃与何吾驺、顾元镜、王应华等复奉之称帝，改元绍武，以都司署为行宫。即日封观生建明伯，与元镜、应华并东阁大学士。时仓卒举事，通国奔走，夜中如昼。不旬日，除官数千，冠服皆假之优伶云。

永明既立，遣彭耀及陈嘉谟谕观生，怒其不逊，执而斩之，于是治兵相攻，以番禺人陈泰际督师，与永明王将林佳鼎战于三水，大败。复招海盗数万人，以林察为大将，战于海口，斩佳鼎。观生意得，务粉饰为太平事，而专任关捷先、梁朝钟为心腹。捷先由进士历官监司，小有才，使司笔札；朝钟举于乡，善谈论，两人首倡兄终弟及之议者也。有杨明竞者，潮州人，好为大言，诡称精兵满潮惠间，可十万，即特授潮惠巡抚。朝钟语人，内有捷先，外有明竞，强敌不足平矣。又有梁鍙者，妄人也，观生才之，用为吏科都给事中，与明竞大纳贿赂。观生又多招海盗，其众白日杀人，悬肺肠于贵官之门以示威，人情大扰。

李成栋觇知之，即启贝勒发兵而西；比入广，潮惠二府先迎降，成栋即用其印移文广州报无警，而使林永茂以选骑三百随其后。腊月望日，聿𬭚方与观生视学，永茂以十八骑先至，诈称花山降盗，突入门，挥刀大呼。时精兵皆西出，仓卒不能集，城中一时奔溃，观生走鍙所问计；鍙曰：“惟死耳，复何言。”观生入东房，鍙入西房，各拒户自缢。观生虑其诈，稍留听之。鍙故扼其吭，气涌有声，且推几仆地，久之寂然；观生信为死，遂自缢。明日，鍙献其尸出降。聿𬭚方阅射，急易服逾垣而走，追兵执之；成栋使馈之食，聿𬭚叹曰：“我若饮汝一勺水，何以见高帝？”乃自缢。吾驺、应华等悉降，惟朝钟亦自缢死。

鲁　王

明鲁王以海，太祖十世孙也。甲酉间，南北丧乱，以海避地台州。会余姚新令发闾左治道，执扑以挟行役者，而挟其不力者，役者怨，夺其扑以挟新令，杀之。里中少年辍耕而应者数千人。于是诸生郑遵谦出从之，杀招抚使于江上，浙东震动。张国维、陈函辉、熊汝霖、钱肃乐诸绅先后起兵，与遵谦迎鲁王至绍兴，称监国；推国维为大学士，督师江上；召逃将方国安，王之仁相与分地画江而守，时乙酉六月也。

其年十月，国安自金华至，列栅钱塘江西岸，右倚江，左桐君山，为却月形，王师攻之，不能克。已而乘风发炮，风回炮裂，士卒披靡；王师乘之，国安不能拒，夺舟东遁。丙戌三月，王师决坝入河，王之仁以舟师迎战，却之。当是时战虽幸胜，而文武乖违，人无固志。盖起事之初，诸人皆书生不知兵，迎方王二帅，拱手授之；凡原设额兵，俱归二营，而乌合之众，则自领焉。既而二帅欲自专，反忌诸人侵其柄，渐生异同，始议分饷。浙东钱粮六十余万，悉给两营；而义兵或散或留，留者听其自行征劝。由是公私用弊。又闽中遣使犒师，方国安怨唐王先杀浙使陈谦，辄收斩之。鲁王恐闽中来讨，定议抽兵，使张国维西出。别遣余煌视师江上，故人心益涣。

是岁大旱，钱塘江水涸沙壅，浙抚张公存仁偶见浴于江者，或徒步往来，驰骑试之，水浅不及马腹，乃麾兵竟渡。时方国安犹有众数万，其精兵曰磨盘营，将出拒战；阮大铖在方营，私谓磨盘营兵曰：“若闻将军令乎？欲令汝曹共杀妻子以决死战。”营兵闻之，惧而先走，众遂大溃。绍兴破，张国维赴水死。大铖说国安欲执鲁王北降，使人守之，鲁王伺间脱走，与郑遵谦、熊汝霖随石浦守将张名振出海，投舟山。陈函辉走云峰山中，作绝命诗云：“生为大明之人，死为大明之鬼；笑指白云深处，萧然一无所累。”又云：“斩尽一生情种，独留性地灵

光；古衲共参文佛，麻衣泣拜高皇。"从容笑语，自缢而死。

鲁王之投舟山也，黄斌卿不纳；名振送之福宁，依郑彩。芝龙北降，彩与鲁王避之长垣。顺治戊子，彩兵因小愤，缚郑遵谦、熊汝霖投之江。至己丑岁，闽地悉定，彩亦弃鲁王去。明年正月，张名振复得舟山，迎鲁王居之。舟山破，鲁王随名振奔厦门，又别居彭湖岛。郑成功月馈银米，遇节上启，后渐疏慢。壬寅夏，成功病死，其年冬，鲁王亦卒。

郑成功之乱

天启甲子，福建鹭门僧贯一掘地得古砖，背印两圆花突起，面刻隶字四行云："草鸡夜鸣，长耳大尾；千头衔鼠，拍水而起。杀人如麻，血成海水；生女灭鸡，十亿相倚。起年灭年，六甲更始；庚小熙皞，太平八纪。"是时郑芝龙初入海为群盗也。芝龙字飞黄，泉州南安县石井人，其父绍祖为府吏。府之后有荔枝树，飞黄幼时，尝与弟自墙外以石子打荔枝，误中太守。太守擒治之，见其姿容秀异，笑曰："法当封侯。"即释去。既长，益妩媚，音律樗蒲，靡不精好；因烝后母，为父所逐。有巨商携往海外，初至日本，为人缝纫以糊口。一日，积余赀三钱，偶遗于道，行求之不得而泣。适有倭妇新寡，乃长崎王族女也，夜感异梦，偶见芝龙，问得其故，悦其貌而私之，赠以金宝。芝龙始得自通于长崎王，王复爱之，遂以妇妻焉，生子森。久之，仍附巨商归，中途为盗所劫，盗魁颜振泉复爱之，任为头目。振泉死，众议所立，莫能决，乃插剑于斛米中，祝曰："拜而剑动者，天所命也。"次至芝龙，剑忽跃出，众皆异之，遂推为魁。

崇祯元年，受抚于熊文灿，授参将。八年，以弟芝豹（小字莽二）、芝彪（后改名鸿逵）皆骁勇善战，既破刘香老，升总兵，兄弟遂雄据海上。福藩立，封芝龙为靖海伯，后与苏观生、张肯堂等拥立唐王，进爵为侯。其子森，日本甥也，初入南安县学，考劣等，乃至江宁太学，执贽于钱谦益，谦益字之曰大木。唐藩僭号，见而奇之，始赐国姓，名成功。

顺治丙戌，王师破福州，芝龙退保漳泉，洪内院啖以王爵，芝龙撤备约降，成功屡谏不听，密启王曰："臣父臣叔，皆怀叵测，陛下宜自为计。"王曰："若能从我行乎？"成功对曰："臣从陛下，亦何能为？当捐躯别图以报陛下耳！"已而王师挟芝龙北，又侵辱其妇女，日本女自缢而死。成功由是怨恨，用夷法，剖母腹出肠秽而后殓。其年冬，遂据南澳，举兵反。南澳者，属香山县；大海中突起石埂，广十余丈，长六七里，相属不断如莲茎，中途有关，逾关而前，一洲宽衍如莲的。成功据为巢穴，而设演武场于厦门，往来攻劫海上诸城邑，官兵不能制。其部下分南郎北郎，南郎多闽广海盗，芝龙旧部曲；北郎则江浙人及所招中原剧盗，旗下逃丁也。朝廷患其剽劲，又念芝龙已先投诚，许割漳泉惠潮四府封之，令岛中薙发，成功谢曰："大邦若存此弹丸，以延有明一线；请从安南朝鲜之例，不废职贡。若不以为然，则亦惟命是听。"

壬辰五月，成功围漳州，城中食尽，死者数十万；其存者气息仅属，虽悲哭不能下一泪。至十月，金固山救至，始撤围退至海澄。癸巳夏，固山就攻之，海澄城坏，成功亲当矢石，督众力战，王师失利而退。固山益调兵复进薄之；成功闻城外空炮递发，知兵将至，使铁人持巨斧临濠严立，令曰："敌至方斫。"铁人者，皆伟躯多力之士，周身被铁，画以朱碧彪文，用置行首遏敌锋者也。官军渡濠，铁人迎面斫之，随斫随落，濠为之满，卒不能进。于是再申前命，成功仍请比安南朝鲜。朝廷知终不可抚，乃徙芝龙于山东。

其年冬，李定国寇扰广中，成功乘间袭破漳泉。丙申秋，复犯连江，守兵屡挫。至戊戌岁，大举入寇，留黄某守厦门，余俱从行。甲士十七万，习流五万，铁人八千，习马五千，戈船八千，进至阳山，值暴风，漂没数千人，引还厦门。己亥夏，复出至崇明，以张煌言为先锋，溯长江，抵焦山，先夺谭家洲。时王师于金焦间用铁索横江，号滚江龙；成功使张亮先断之，据瓜洲上游，而自率大队薄城。守兵方拒战，而张亮自上流至，习流将周全斌率锐卒带甲衔刀浮江而渡，腹背夹攻，守兵不能支。瓜洲陷，成功留其将刘猷守之，而移师京口，据银山结阵，官兵争山，成功麾众疾斗，乘高发炮，多鼓均声，江水震沸，官兵复败，守将高谦以城降。

既得京口，甘辉进计曰："南都完固，不可骤攻。今据瓜洲，则山东之师不下；守北固，则两浙之路不通；扼芜湖，而江楚之援不至；且分兵定其属县，手足既断，腹心自溃，此长策也。"成功不听，留周全斌守京口，而悉师薄金陵，从仪凤门登陆，营于岳庙山，使黄安以水师扼三汊浅口。成功兵虽锐，然素少纪律，又屡胜而骄，见官兵不出，有轻敌心，军士皆渔猎饮博为乐，樵苏四散，无复部伍。崇明守将梁化凤以骑兵三千自内路至，觇其无备，袭破前屯余新营，擒甘辉。中军方欲移屯，而城中精骑直冲其背；成功大败，收兵走三汊河口，扬帆而遁。

其年，朝廷命将军达素，及总督李率泰分道致讨。达素出漳州，猝与寇遇。时寇众方于海中下碇，不意其至，官兵乘风利直进攻之，斩其将周瑞、陈尧英等。俄而风转，波涛山立，北人皆眩晕颠仆；成功手自起旗，督兵再战，官兵大败。而李总督出同安，进至高埼，亦失利而还。事闻，朝廷始诛芝龙，郑氏在北者，无少长皆弃市。

台湾者，在大海中，地形如弯弓，北高南下，周袤几三千余里，东倚山，西薄海，中为台湾市，一望平原者六十里，远峰耸翠，嘉树蓊茂。由高而北，至淡水洋，鸡笼城与福洲相近，其东则大琉球也。由下而南，至加浴堂郎桥，其西则小琉球也。湾之外复有沙堤，名曰昆身。自大昆身至七昆身止，起伏相生，环抱如龙。门又有大仙头海蓊窟，皆台湾外障也。北线尾鹿耳门，则台湾门户也。彭湖岛在台湾西北，共三十六屿，惟西屿头最高，余皆平坦。自厦门至彭湖，有水黛色，深不可测，舟

行甚险。春夏由镇海圻放洋，秋冬由寮经或围头放洋，风便，一昼夜俱可望见彭湖。由彭湖东南行，水浅，必易舟而进，一日可抵鹿耳门。其地土旷人稀，素为盗贼出没之所。崇祯中，闽地大旱，芝龙招集流民，倾家资，市耕牛粟麦分给之，载往台湾，令垦辟荒土，而收其赋，郑氏以此富强。

及芝龙北降，台湾为红夷所据，筑城三：曰台湾，曰淡水，曰鸡笼。又于大昆身海旁相对筑赤嵌平东二城，皆石垒火煅，融结如天城。成功在南濠虽幸胜，自知形势单弱，谋远徙；适旧部曲有自红夷至者，说之曰："台湾君家故土，今红夷易制；若得台湾，则不忧无饷矣。"成功然之。辛丑三月，成功兵至彭湖，遇水涨，竟以海船人鹿耳门；城中夷人不过千，余皆郑氏口所迁民，语成功移其水原，数日，夷人大困，乞和，成功与盟而纵之去，遂复居台湾。其年夏，成功病死，面目皆爪破，曰："吾无颜见先皇帝也。"子名经，代统其众。

甲寅春，耿精忠叛，遣使招经，经悉兵入寇；既至，精忠欲加节制，经怒，反与相攻，互有胜负。及耿氏亡，经盗有潮、惠、漳、泉、韶、邵、汀、兴八府，王师以次克复。至康熙十八年，经始遁归台湾，其年经立其庶子克钦，号曰监国，而退闲于洲子尾，筑游观之所，纵声色以自娱。二十年辛酉，经病死，其众惮钦之严，迫令自杀，而推经嫡子克塽为主。克塽尚幼，不能统众。癸亥六月，浙闽总督及提督施琅会师出海。十四日，大兵由铜山开洋人八罩。十六日，与刘国轩大战于彭湖，不能克。十八日，破虎井，桶盘屿。二十二日，分兵进剿；左师向鸡笼山；右师向牛心湾；中军分为八阵，每阵三叠；自辰至申，尽锐夹攻，贼众死伤无算，遂克彭湖。刘国轩遁归台湾，与冯锡藩、邱磊、何诂等挟郑克塽稽首归命，明宗室随之来降者口人，皆安插河南山东垦荒；惟术桂一门八口，即日自缢。

台湾始入版图，设分巡道一员，领府一县四，附郭曰台湾县，居中。南为凤山县，自台湾至沙码碕止；外皆土番，负固罕至城市。北为诸罗县，自台湾至鸡笼城止；过此，人迹罕到矣。又彰化县未详。克塽至京师，授汉军公。郑氏自天启甲子为盗，传四世，至康熙甲子而灭，果符六甲更始之谶。

张煌言殉节始末

张煌言字元箸，别号苍水，崇祯壬午举人，与钱肃乐起事宁波者也。绍兴既破，煌言收余众窜海上，往来舟山厦门间。顺治己亥，郑成功内犯，以煌言为前锋，其自序略云："余自乙酉倡议，距今十五年，栖山踏海，艰苦备尝；其间三入长江，登金山，掠瓜洲、仪征，师徒单弱，迄无成绩。今岁仲夏，郑延平全师北出，以余熟江上形势，推督前部。时敌于金焦间横铁索绝流，夹岸列西洋大炮，守御甚严。余引舟入江，乘风溯流而进，方过焦山，风急甚，急叱舟人断索鼓棹；两岸炮轰如雷，弹飞若电，同艅百艘，得至金山，十七舟而已。翼日延平克瓜洲，将济师铁瓮，余请独率标下直捣观音门，以制留都之援。将至仪征，吏民赍版图来迎；鹢首所过，一二遗老皆具瓣香相送。进次六合，得报，知润州已下。余意延平由陆逐北，不三日当达石头；不料仍由水道，海船行迟。余抵观音门，再越宿，见陆信杳然，仍移泊江浦，发轻舟，先上芜湖。比延平至，达七里滩洲，方与余商略攻建业，而上流捷音至矣！延平以芜湖咽喉之地，属余统本辖戈船往赴。临发，余谓延平："师久易生他变，宜乘朝气，分兵袭取旁郡邑，使金陵为孤注，然后以全力搏之；不可先挫锐于坚城之下。"延平唯唯。七夕，余至芜湖，传檄郡邑，致书缙绅，大江南北来归者数十城。四方豪雄，往往诣军门受约束，请归祃旗相应。既降宁国，方谋直取九江，不料延平忽弃余言，不急进攻；又师无纪律，敌人攻瑕，竟至大败。余既得报，犹口师即偶挫，未必遽登舟；即登舟，未必遽扬帆；故且退治芜湖，弹压上流。更不料延平胆怯，并瓜润弃之而走矣。余时进退维谷，不得已西趋鄱阳，欲号召九江义勇，为再举计；奈人心已散，师溃铜陵，弃舟登陆，追兵至，突围得出；顾视左右，止一僮自随焉。"其自叙如此。

煌言既脱，易服变名，自英霍山中遁入天台，间关百折，得还海壖；树纛鸣角，旧众稍集。闻郑氏新得台湾，兵势复振，遣客罗子慕说之出师，成功不应。未几，成功死，煌言益无所向，乃散遣其众。海中有岛名县屿，荒僻无居人，其阳多汊港，其阴皆峭壁，煌言与亲信数十人结茅其下。而风帆浪楫，出没台宁间，莫有知其处者。又畜双猿以候动静，舟未至二十里，即猿鸣木杪。后因乏食，遣人至普陀告籴，踪迹始露。旧校某利赏，以夜半从山后悬藤逾岭而入，执归宁波，乃赋绝命诗曰："海甸纵横二十年，孤臣心事竟茫然；桐江只系严光钓，震泽难回范蠡船。生比鸿毛犹负国，死留碧血欲支天；鲁戈莫挽将颓日，敢望千秋青史传?"又甬东道上诗云："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渐将赤手分三席，特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车来浙路，怒涛岂必是鸱夷?"后戮于杭州，埋骨于南屏之阴。

舟山始末

舟山东西七十里，南北倍之；西去蛟门二百六十里，东距普陀四十里，黛山屏其南，桃花剑列其北，即《传》所传甬句东也。宋以前曰瀚洲，元为昌国县，明初并入宁波之定海。崇祯间，闽人黄虎痴斌卿尝为其地参将，后升去。乙酉夏，斌卿自江上逃归，上书唐藩，言："舟山民俗淳朴，通商舶，饶鱼盐，西连越郡，北溯长江，此进取之地。"唐藩然之，赐剑印，率麾下至舟山，舟山之寇自此始。

张名振者，石浦守将也，与斌卿为儿女姻。绍兴之破，与鲁王投舟山，斌卿不欲奉王，故随郑彩入闽，而名振独留。其年冬，溃将张国柱来犯，斌卿连战不能御。名振使其将阮进以数舟冲国柱营，因风水之势，发炮击之，国柱败去。进故海盗，精水战，为名振心腹，既破国柱，斌卿以计笼络使去张而归己，名振由是不悦。未

儿、而有提督吴胜兆、诸生华夏之事。

胜兆镇松江，以滥抚太湖白党被参，遂怀异志，以蜡书求援海上，斌卿不许，名振独以兵就约。胜兆所抚之白党，持主帅之有谋也，反凌官军，官军恨之刺骨。其未抚者，亦无复畏忌。及官兵擒解，则胜兆欲示无他心，又辄枭示。乱民疑主帅意中变，乃先期劫胜兆，夜召推官方、同知杨议事，缚而杀之，下令解辫。而名振兵至白沙，因洗炮惊动龙宫，风涛大作，名振舟坏落水，余众踉跄遁归。官兵既恨乱民，又不见海上动静，视乱魁陆炯、戴之俊等皆易与，于是副将唐世勋设计诱斩炯等，而执胜兆。朝廷穷治其狱，吴中失职之士多死焉。

华夏者，宁波诸生，与其侪五人同谋举兵，遣人走舟山，约斌卿，斌卿诺之。夏等又约四明(疑有阙文)囗谋泄就戮。斌卿本无大志，特为利而动。兵至宁波，泊舟桃花渡，望城上毫无变动，已知夏等事败；官军开炮击之，即扬帆而遁。名振之覆舟白沙也，与张煌言共浮一篷，得抵岸，投一小庵，僧一泓为剪发易服，始得脱归；从此斌卿每事侮之，名振于是别屯南田。斌卿子，名振婿也，自闽归，便道过南出，名振留饮十日，而舟山讹传南田劫舟杀公子，斌卿信之，遽抄名振家。已而公子备述妇翁情至，斌卿惭悔无及。比自宁波归，自以师出无功，益愧且惧，乃为保聚谋：民年十五，即令充军兵；男子死，妻不得守节；六十无子，收其田产，别给衣食；其意欲如土司为不侵不叛之夷岛，而不知不可得也。

土司王朝先从张国桂出海，斌卿利其兵力，以书招之；复使兵诈为他盗，中路劫之；既至，又夺其将军印而拘之。久之，朝先以计脱去，至奉化，聚众得数千；又阮进亦失欢于斌卿，别驻鹿头。己丑秋，朝先遂约进并约名振同攻舟山；鲁藩传谕和解，朝先得谕，即致斌卿以弛其备，而轻舟袭之。斌卿见兵至，设香案，服公服，手执来谕曰：“监国有旨，谁敢者。”阮进直前刺杀之，而分其众，始迎鲁王居舟山。

辛卯春，名振以小嫌杀朝先，其将张济跳城夺哨船，至军门，陈舟山虚实。六月，王师进讨，名振与阮进奉鲁藩分兵出御。八月，王师渡横海，突遇阮进舟。进挟火罐升炮投击，风反自焚，堕于水，王师擒斩之，遂乘大雾直抵螺头门。名振初不觉，雾霁，见之大惊，即奉以海南遁，投郑成功。名振既去，其弟名扬犹固守舟山，攻之月余始破。张肯堂在舟山，多树梨花，作亭其间，颜曰雪支。至是题绝命诗于亭而缢。其前二联云：“虚名廿载著人寰，晚岁空余学圃间；难赋归来如靖节，聊歌正气学文山。”自肯堂外，死者数十人。胜国孤臣，于斯尽矣！

名振初至厦门，成功不为礼，后见其背刺“赤心报国”四大字，始致谢，延为上客。癸巳春，使与张煌言入犯，至京口，因谗言撤回。又出犯崇明，屯兵平洋沙。甲午春，再犯京口，舟师抵观音门，失利而遁；路遇风便，复袭舟山据之。乙未冬，名振病死，陈六御代统其众。丙申二月，舟山城哭声若风筝而咽。其年冬，王师复舟山，斩六御，余寇悉南徙。朝议以海澨难守，命毁其城，迁其民，而空其地。

日本乞师

日本乞师之议，始于周鹤芝。芝故海盗，往来日本，与撒斯玛王结为父子。日本三十六岛，岛各有主；其国主为京王，徒拥虚位，权皆掌于大将军；余王如诸侯，而撒斯玛最强。芝既熟日本，横行海中；已而就抚，为黄华关把总。值东南丧乱，私遣人至日本，求假一旅以靖难。撒斯玛王为言之大将军，许诏使至，即为发兵；芝喜，益市金珠玩好，将以王命往迎。主将黄斌卿谓此吴三桂乞师之续，执不可；芝怒，遂去舟山。久之，或说斌卿曰：“北都之变，东南如故，使并东南而失之者，此乞师之害也。今我无可失之地，比之往事为不伦矣。”斌卿意悟，始其弟孝卿与冯京第往。会日本有西洋为天主教者作乱，方严逐客之令，京第至长崎岛，不得登岸，日于舟中效秦庭之哭。撒斯玛王闻之，复为言于大将军，议发各岛罪人以赴中国之难，留孝卿于长崎，而使京第先还报命，赠洪武钱数十万。盖日本不知鼓铸，专用中国古钱，舟山行洪武钱自此始。

长崎多官妓，皆居大宅，每遇月夜，各宅悬琉璃，赛琵琶，艳色夺目，淫声盈耳，中国所无有也。孝卿居既久，惑之，竟自忘其为乞师来者。日本薄其为人，发兵之命复寝。其年僧湛微自日本来，为阮进述请师不允之故，且言其国重佛法，若得普陀山慈圣太后所赐藏经为贽，师必发矣。进谋之张名振，使阮美以经同湛微往。日本初闻之，京王以下皆大喜；已知舟中有湛微者，则大怒。盖日本不杀中国僧，有犯止于逐，再往则戳及同舟。湛微初在日本，事南京寺住持应如，后至腠泉岛，妄自尊大，恶札村谣，皆署金狮尊者，大将军见而恶之，逐使过海。梵册请师之计，特湛微欲借以再往日本耳！阮美知为所卖，即载经而归。自两使无成，舟山之人，皆追咎斌卿不早听鹤芝。然日本自宽永以来，承平日久，其人多习诗书，好法帖名画古器；故老不见兵革之事，本国且忘备，即令西洋无衅，鹤芝尚存，安能万里渡海，为人定乱乎？

两先生传

野史氏曰：“古来节烈之士，不欲使姓名落人间者，惟明永乐之世独多。当其时一人殉义，祸延九族，故往往匿迹晦名，以全其宗党。若申酉鼎革之际，朝令不如是之酷也。而以余所闻，或死或遁，不以姓名里居示人者多有，如所传一壶先生，其补锅匠、雪庵和尚之流欤？若画网巾者，自谓一筹莫展，耻以死节节义名，其用心更何如哉？”

画网巾者，其姓名爵里，不可得而知也。携二仆匿邵武山寺中，为逻者所得，守将池凤阳夺其网巾置军中，先生叹曰：“衣冠历代皆有定制，若网巾则高皇帝所创；我遭国变即死，讵敢忘祖制乎？”每晨起盥栉毕，必令仆画网巾于额，乃加冠；而二仆者亦必更相画也。军

中皆哗笑之,因呼之曰:"画网巾。"已而王师平诸山砦,凤阳乃缚而献之提督,诡称阵俘以邀功。提督某视其额斑斑然,笑而谓之曰:"若为谁?今降犹可以免。"先生曰:"我忠不能报国,留姓名则辱国;智未能保家,留姓名则辱家;危不能致命,留姓名则辱身;且我不欲以一死博节义名,军中呼我为画网巾,是即我名矣。至欲我降,则我旧尝识王之纲,当就彼决之。"之纲者,故高杰部将,时为福建总兵,即平诸山砦者也。提督送之福建,之纲见之,曰:"我不识若也,今将就若求死耳!"之纲委曲开谕,且指其发曰:"种种者而不去,何迂也?"二仆曰:"巾犹不忍去,忍去发乎?"之纲命先斩之。群卒欲引去,二仆瞑目叱曰:"我二人岂畏死者,顾死亦有礼。"从容向先生拜辞曰:"奴等得侍扫除于地下矣。"皆欣然受刃。之纲又谓先生曰:"若岂有所负乎?节义死即佳,何执之坚也?"先生曰:"我何负?负君耳!"出袖中诗一卷投之地,又出银一封,谓行刑者曰:"此樵川范生所赠也,今与若。"遂戮于泰宁之杉津。泰宁谢生葬其骸于杉窝山,题曰:"画网巾先生之墓。"

一壶先生,亦莫知其姓氏爵里,破巾敝衣,徜徉登莱间,尤爱劳山之胜,结茅居之。性嗜酒,每出必以一壶自随,人因称为一壶先生。即墨黄生、莱阳李生心知其非常人也,皆敬事焉。或携酒就先生,或延先生至家;然先生对此两人,每瞠目无语。欲有问,辄曰:"行酒来,余为生痛饮。"时而酒酣大呼,俯仰天地,若胸中有甚不平者。间一读书,必欷歔流涕,二生竟莫能测也。先生踪迹无定,或留久之乃去,去不知其所至?已而又来,亦不知其所自至?康熙壬子,去即墨已久,忽而复至,寓一僧舍;素与往来者视之,见其形容憔悴,神情惝恍,问之,俯而不答。夜半必哭,哭或彻旦。数日,竟自缢也。李生云:"先生是时年垂七十矣。"

谈资跋曰:"余读画网巾先生传,怪其不死于守将,不死于提督,而独就之纲求死,观两不相知之语,意别有不言而喻者乎?若一壶先生之踪迹,则尤奇矣!昔宋中丞牧仲尝言:"酉戌间有夫妇佣其家,甚勤力,然每遇主人与客谈诗文,辄徘徊窃听,不能去,积数年。一日忽不知所至,视其室,留书千言,自叙悲愤,词义博奥,援据今古,出人意表,竟不知为谁何?"余因思易代之际,山巅水涯,樵渔释道,与夫耕牧佣贩中,如一壶先生、宋氏佣者多矣!于今稗官之笔,遗老之口,犹当流传未绝;惜乎闻见所限,不获因其轶事,以想见其人于姓名爵里之外也。"

山右二臣

蔡懋德字维立,号云怡,昆山人;万历己未进士,初任杭州推官,执法严平;行取入京,授主事,进员外郎;以忤魏党,乞差归。崇祯改元,升副使,视学江右,迁嘉湖兵备,擒大盗屠阿丑、沈千斤,以忧去。服阕,除井陉兵备,复以计擒贼首齐天王,调宁前道,绥内御外,八城以安。懋德好释氏学,律身如苦行头陀。杨嗣昌谓其清修弱质,不宜处边地,改调济南,与周遇吉共平大盗李青山,以功升按察,转河南布政。

时方大旱,斗米三金,贼党又争传迎闯王不纳粮之谣。懋德叹曰:"此时而急催科,是驱民为盗也!"檄州县停征,自劾,镌七级。俄奉特旨巡抚山西,初至官,即平土寇,绥溃兵;立干城社,以招智勇之士,日夜为战守备。又值京城戒严,奉命率标兵防龙固诸关;积劳,以目疾乞休,未得旨,而闯贼已入秦窥晋矣。懋德闻报叹曰:"主忧臣辱,此岂我求去时耶?"立起视事。时秦地尽陷,山右所恃,惟一河为限;而南自芮浦,北至保德,随处可渡。抚标仅弱卒三千,檄召诸镇兵,无一人至者;懋德独立当贼,屡挫其锋。然亦幸贼大队未来,故不能遽渡。已而榆林陷没,岢岚告急,巡按汪宗友以晋王手教敦促归救,懋德不得已,留副将陈尚智以二千人守河,而引余兵赴太原,以障其东。懋德甫离河上,而贼大队抵河津,自船窝东渡;尚智走还平阳,平阳随破,西河王被害,尚智走保泥山。汪宗友遽奏懋德弃河不守,奉旨解任,听勘,使郭景昌代任。

甲申正月,贼转掠河东,陈尚智叛降于贼,列城皆陷。新抚郭景昌观望不前,懋德方召属官,约盟誓师固守,而罢官命至;或请出城候代,懋德不可。晦日,贼游骑至太原,传牌招谕,懋德斩其人,碎其牌。二月五日,自成抵城下,部将牛勇、朱孔训等出战,死之。六日,自成亲督众攻城,所调阳和兵首降贼。七日,风沙大作,拔木,昼晦。部将张雄缒城出降,语其党曰:"城中火器火药,皆在东南楼;俟我下,即焚楼。"夜中火起,风转烈,守者皆惊窜,贼遂登城。懋德出遗疏授知县贾某,谓中军副总兵应时盛曰:"吾学道有年,勘破生死,今日吾致命时也。"麾下持之,时盛扶懋德上马,即死。(疑有阙文)且下城巷战,乃持矛翼懋德突战,杀贼数十人。至炭市口,贼骑充斥,时盛呼曰出西门,懋德遽下马曰:"封疆之臣,当死封疆;诸君自去,不可陷我于不义。"众复推之上马,至水西门,复下马据地坐;时盛已出城,还顾不见懋德,立杀其妻子复斫门入告懋德曰:"今请与公同死。"偕至三立祠,懋德就缢,身轻不绝,时盛脱甲加其肩,而与从骑皆自刎于旁。贼恨懋德不降,新验其尸,以刀断颈而去。

周遇吉号萃庵,锦州人,勇而善射,性慈仁,得人死力。幼时为敌所掠,崇祯初,与所娶蒙古妇刘氏自拔来归,始授把总,积边功至京营参将。京营将多勋戚中官子弟,见遇吉质鲁,意轻之。遇吉曰:"公等皆纨绔子,岂足当大敌?何不于无事时练胆勇为异日用,而坐糜廪禄为?"同辈皆目笑之。

岁丙子,都城被兵,从尚书张凤翼血战有功,进副将。冬从孙应元剿贼河南,战光山、固始,皆大捷。明年班师,再进秩。己卯秋,复受命剿贼,破安世王于淅川,降其全部。从杨嗣昌扼张献忠于槐树关,又扼之化石街草店,贼闻其名,不敢犯。明年,与孙应元大破罗汝才于丰邑坪。又明年,与黄得功追破贼于凤阳。已而旋师,讨土寇于寿张,追至东平,连战擒其魁李青山,屡加太子少保左都督。壬午冬,代许定国为山西总兵

官、开镇宁武。遇吉在镇，汰老弱，练勇，缮甲仗，日夜为战备守。刘夫人亦雄健便弓马，又招胡妇之多力善射者，至三百余人，择麾下健儿事之，别为一队。平日恣其所欲，必遇战急，方用以冲坚陷锐，敌甚惮之。

癸未，李自成陷全陕；遇吉以沿河千余里，贼处处可渡，欲分兵扼其上流，而以下流属之巡抚蔡懋德。乃请济师于朝，朝廷遣副将熊通以二千人来援。甲申正月，遇吉使通防河，会平阳守将已降贼，讽通还镇说降遇吉。遇吉大怨，责之曰："尔统兵二千，不能杀贼以报朝廷，反为贼作说客耶？"立斩之，传首京师。太原告急，遇吉勒兵往救，贼又使遇吉所亲某以书来招，复斩之。进至石岭关，闻太原已陷，贼先驱将至，即伏兵忻口截之，歼贼数千而还。聚众谋曰："逆贼屡胜而骄，我悉精兵据险伺隙，凶锋可挫；若纵使入险，而婴城自守，此坐困之道也。"佥事王胤懋，同知吴铉疑遇吉欲通贼，固止之，又阴令百姓筑土塞门，以沮其行。贼觇官兵不出，喜曰："此天助也。"即自阳方口入，分兵六道趋城。遇吉与麾下杨光隆等分门而守，昼夜苦战：贼梯，则碎其梯；贼穴，则烧其穴；城已崩矣，囊土复完。相持三日，杀其骁将四，群贼死者无算。又设伏城内，出弱卒诱贼入城，急下闸，杀数千人。自成惧欲退，或教以分番迭进，官军力尽。俄而光隆中炮死，守陴者惊散，东关失守；遇吉督亲兵巷战，往来，驰突，贼辟易不敢进。复使骑招之，遇吉曰："退兵十里，我当出。"贼许之。乃从角楼缒下，大呼曰："周都督来也。"至演武场，自成起揖曰："大同督抚一席，愿以累公。"遇吉骂曰："瞎贼，我岂受伪官者？今来求一死，光而且明。乘城杀贼，皆我将令，与士民无与耳！"贼胁以刃，骂声愈厉，遂被磔。将士及百姓闻之，益愤痛，人自为斗，家自为战，四面奋击。刘夫人率诸胡妇控弦升屋，矢无虚发，复杀贼无算，血流有声，遇吉步兵亦略尽，刘夫人矢竭，纵火自焚，诸胡妇及婢仆赴火死，无一人苟免者。王佥事、吴同知被执，亦不屈而死。是役也，贼丧精锐数万，自成叹曰："使守土者更有周都督几人，我事殆不济矣！不若且回陕西，相机而动。"适姜壤降表至，自成大喜，俄而宣府总兵王永荫表亦至，贼遂尽屠宁武遗民而北。

论曰："闯当癸甲之间，所惮者，在秦则孙督师，在晋则周都督。督师不败，潼关不破；贼不得潼关，敢越河而窥晋乎？都督不死，宁武不陷；宁武全，贼虽得太原，能出三关而犯宣大乎？督师之败，以朝廷趋战，全军一掷。都督之死，以王佥事沮其出战，坐困孤城。呜呼，昔人言："耕则问奴，织则问婢，阃以外将军制之。"乃一则欲守而不得守，一则欲战而不得战，以致金汤失险，干城同殉，国家大事，从兹而去，是谁之咎哉？蔡忠襄之死，与周都督相类；然提三千弱卒，往来奔命于二千五百余里之间，即不归太原，势必不支，非宁武比。独汪宗友者，始以羽书招之，旋以不守河劾之；至福王时，犹以不守河为失策，赐谥赐祭葬而不予赐荫，尤可叹耳。忠襄既解任，仍以死殉，视已受命而徘徊河上者何如？若都督之见贼，意在保全百姓，而百姓愈乐为之死，忠义之感人如是哉？被磔后，材官张某裒其骸而葬之东门之外。至今宁武士民过其地者，莫不为之流涕焉！谥曰忠武，又奚愧焉？"

关西二烈

流贼初扰关中，三原在籍副都御史焦源溥，及泾阳在籍佥事王征，皆聚众筑堡，缮甲储粮，以卫桑梓。当是时四方云扰，贼众往来飚忽，秦地几无坚垒，独二县之民安居无恐者，两人力也。已而西安陷，郡县皆从贼，自成伪行仁义，胁用才望之士，以收人心。先遣兵劫源溥至西安，见其修髯方面，仪观伟甚，特起加礼，欲重用之。源溥曰："吾纵不能起兵恢复，终不与诸逆俱生。"因说自成以逆天不祥，宜翻然改悔，归命天子，立功自赎，可致封侯。词气恳切，贼不忍杀，纵之归。又遣兵至泾阳胁征，征闻之，引佩刀坐于门曰："贼使至，我必以颈血溅之。"子永春跪请曰："大人毋自苦，儿今走西安请死，以代大人。"征曰："若代吾死，死孝；我誓自死，死忠；各行其志可也。"遂绝粒不食。越五日，永春得释归，跪进汤饵，征曰："子之于父，当成其志。"卒挥去，不食而殁。邑人私谥曰："端节先生。"

源溥字涵一，起家进士；崇祯初，官河东兵备，迁宁武参政，再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大同，罢归。其在河东时，屡与诸将擒杀贼魁；及归自西安，谋东走蒲州，收召旧旅；又欲奔西宁，结羌戎以图恢复；而贼关防甚密，终不得去。每愤激欷歔，形之吟咏，有"百二山河尚可全，八千子弟今何在？"之句，贼闻而恶之，复执之西安。至之日，贼大宴关中缙绅，出秦府金银器皿分与之，谓曰："饷乏，公等皆墨吏多金，宜各出之以助军需。"且令左右露刃胁之，皆战栗署诺惟谨。次至源溥，源溥张髯瞋目，以笔掷自成曰："瞎贼，吾安得金？且汝不闻王嘉胤、紫金梁之事乎？我歼渠时，汝始为贼铡草扫马矢耳！"自成大怒，立磔之。

征字良甫，一字葵心。时有邱东周者立刺自成，不克而死。而源溥之兄源清字湛一，葵心之友袁养和，亦以拒召绝粒而死。其遁入山者：泾阳则兵备杨国柱，举人周惇；三原则举人周昌祚。

秦晋宗人

明太祖二十六子，马后生者五：长懿文太子，次秦王，次晋王，次成祖，次周王。太祖封成祖于燕，封周王于汴，据元宋旧都；而王二王于西北，秦关百二，晋表山河，岂不屹然长城万里，周之鲁卫哉！已而二王早薨，成祖入继，三国嗣王，谊属犹子，本支百世，与国同休矣。迨崇祯之末，大盗横行，屠陷城邑，独周王恭枵出库金数十万，幕兵扼贼。河决后，薨于彰德。至于秦晋后王，甘心屈辱，两国宗人，亦皆束手待毙，未闻有以一矢加贼，与天子分忧急难；而抗节死义者，尤不多见也。意者王人之子孙，狃于富贵，故能自振拔者少欤？抑亦靖难之后，前车是鉴，强干弱枝，积渐之势使然欤？

西安之陷，秦王降贼，中尉谊杲泣曰："吾不忍见宗

国之亡，国主之辱也。我不死，且愧张长史、徐旗官。"赋诗三章，自投于井——张长史尚䌹，旗官徐应魁也——谊杲之外，不食死者，中尉存樨；自缢者，中尉谊纠之子存柘；于是秦宗室有三烈焉。太原之陷，晋王降贼；宗室死义者六人：府学生员霞，霞父慎钲，王府审理慎镂，逸其名者，曰小二，曰长安，又有敏囗者任通判，时在龙门，闻变，知其父必不免，辄为位，斩衰哭奠毕，望阙再拜，自缢死。余未有闻焉！而其后贼臣韩文铨捕晋宗室四百余人送西安，悉杀之。叛将陈永福在太原，恐宗人为变，闭门搜捕，得千余人，杀之海子堰，若歼羊豕。嗟乎，是真不幸生帝王家尔！

善夫，顾宁人之言曰："自古待宗人之失，未有如本朝者。有周用人，必先同姓；汉唐猜忌骨肉，然刘氏李氏之任宰相官中书者多有矣。独本朝庸疏舍戚，既不得筮仕为吏，又限之国城，若无罪而受拘。故不肖者，怙侈放僻，以为民患；而贤者亦第谨身寡过，安于豢养。举天下之宗，无一人任国家之事，以生草泽之心，而来远人之侮。卒之干折枝摧，一时同尽。呜呼，是亦后王之大戒已！"

野史氏曰："明万历中宗人之文秀，莫盛于秦。有七子者善为诗，崇祯末，六子已逝，而子斗先生谊纠独年至八十；后其子存柘殉节，十余年乃卒。余尝至西安，犹及见子斗先生，然求所谓青门七子合集，已不可得；而三烈之名，世争传之；然则士之所重，固在彼而不在此乎？抑余又闻太原之陷也，中尉长安之母语长安曰："宗室家终难与贼并立，毋徒取辱。"遂母子同殉。及观贼臣屠灭晋宗，益叹死难诸人，非独节之高也，其揆事尤明且决哉！"

献忠屠蜀

黄虎之窥蜀屡矣，而未尝得志。至癸未，自成入秦，黄虎独据湖北，见梁楚残破，不足久留，乃复溯江西寇。初，夔府设十三隘以捍盗；自刘士奇抚川，患饷不足，渐撤其兵，故贼得乘其无备。士奇在重庆，闻夔州陷，檄参将曾英屯涪江扼水路，副将赵荣贵驻梁山扼陆路；而重兵据铜锣峡以守城。贼先击走两路兵，舟师直向峡口，别令骑兵入山径，袭破江津县，掠其舟，从上流鼓噪而下，守峡兵立溃。时新抚龙文光方至顺庆，将士多往参谒，比返，则贼已夺佛图关矣。甲申五月，贼陷重庆，士奇及端王皆被执，黄虎降阶而迎，谓曰："我兵强于闯，殿下畏闯而去汉中，独不畏我而去重庆，岂非命乎？"将磔之而屠其民，赤日中忽雷电交作，晦冥，咫尺不见，黄虎仰而诟曰："我杀人何与天事？"用大炮向上丛击；俄而晴，遂并士奇杀之。百姓但斫右手，有因欲以左代，而两手并去者。

七月，贼进寇成都，新抚自顺庆往救；方出城，顺庆即降贼。贼留殷承祚守之，而令卒伪为顺庆兵，随文光先入省城。贼至城陷，文光死之；蜀王及妃嫔皆自尽；世子被执，贼封为太平公。悉驱百姓于中囗，将纵骑蹂之，天忽尾垂一物如龙尾，黄虎喜，以为瑞，贼将汪兆龄亦固谏，乃释去。其年贼建号大西，又自称秦王，改元义武，置官属，以严锡命为丞相，分兵掠地，川中郡邑皆从之。

黄虎为人，其性特异，恒醉柔而醒暴，一日不杀，即悒悒不乐。既据蜀，先召地方官率乡绅召见，至则杀之；间有授伪职，不久亦辄见杀。前县令吴继善降贼，授伪官，一日为贼写祭天文，其纸中接，贼见之，怒曰："若不欲我一统乎？"立剐之。降盗江鼎镇复归贼，授礼部尚书，后值迎春，黄虎问春人何门？江曰："入东门。"贼国号西，闻言东，怫然曰："是何出典？"江犹未悟，漫应曰："出大明会典。"虎大怒，责一百棍，江有故人为代受五十。翼日，飞骑收此两人，并家属悉斩之。一绅已从贼，为恶奴所诬，自知不免，乞一言而死，贼笑曰："若何言？欲良死耳。我自有法。"仆之地，滚以石轴，立成肉泥。又开科进士一百二十人，状元张大受，成都华阳县人，年未三十，身长七尺余，弓马绝伦；群贼咸贺得士，请图其像，传播远方。贼大喜，赐张甲第一区，美女金帛，家丁二十人。已而黄虎坐朝，伪官奏状元入见，忽颦蹙曰："我心实爱渠，但畏见其面，速斩之！"须臾张首至，又传令将张全家及所赐美女家丁悉处死。禁民间畜马，及试武生而无马，则择营马极狞劣者给之，俟其既乘，即令兵士发喊放炮，马惊人坠，宛转尘埃，贼抚掌笑乐。畜群獒，遇朝会，伪官拜伏，辄纵獒下殿，为所嗅者，谓有异志，即斋以食獒，名曰天杀。严锡命为贼心腹，条陈甚多，尝言："陛下继嗣不广，皆由兵间所采女子，不足以配圣德；今有故相陈某女德才貌俱全，可正坤位。"贼于是强委禽焉。忽一日出示曰："陈娘娘欲斋僧，大僧十两，小僧六两；银用黄封柜，舁贮大慈寺。"诸僧大喜，远近云集；市井无赖小儿多求僧剃发，暂为沙弥，得银许以半谢。至期，入寺领银者近万人。贼闭寺门，每十僧贯以一索，引去骈斩之。闯贼败还，思侵蜀以自广，屡遣兵攻顺庆，黄虎自出御之，失利。廉得诸生有通表于闯者，由是发怒，命州县教官率生监来省考试，教官之妻亦率生监之妻来省点检。既至，聚之大慈寺，照牌点名，驱至西城外青羊宫坑之，共一万七千余人，所弃笔砚如邱冢。先后所杀绅士，其家属得生者，皆发娼院，已复并娼优杀之。指官兵为毛贼，擒得非烹即剐；官吏被擒者，目为脏胚，叱剥皮，顷刻而尽，全皮俱下，稍与肉黏附，便谓剥不如法；即缚剥人之人，令善剥者剥之，其虐戾如此！

四方郡邑初惧加兵，故贼号令所至，争先送款；既而不胜其虐，于是王祥起遵义，杨展起犍为，曹勋起黎州，各据地自保。而前大学士王应熊亦聚众起义，缟素誓师，传檄讨贼；袁韬、武大定等皆以其兵反正。前守道马乾德自达州起兵，逐贼将刘廷举，迎曾英入据重庆；英以书招殷承祚，其使为逻者所获，黄虎令断一手，去一目一耳，割半鼻半唇给令箭往谕，承祚大惧，即举顺庆降英。乙酉二月，黄虎使养子刘文秀攻之，为英所破，仅以身免。

贼初志在帝蜀，虽好杀，犹时有所纵舍；及兵出屡

败，列城多叛；谋下荆吴，又惮英为阻，益愤恨，攘袂瞋目，以咀嚼蜀人为事。先杀武弁，次及僧道筮卜医生工匠皆尽。尤忌朱姓，知蜀府宗支多在灌县，围而屠之，蜀世子亦被害。贼先欲屠保宁，僧破山为之请，贼方进狗肉，谓僧曰："啖此即从汝。"破山曰："老僧救百万生灵，何惜如来一戒？"为啖数脔，保宁由是得全。至是仍令守将尽屠其民，毁城而还。自入秋以后，悉聚其兵于成都，日遣一将出屠诸郡邑，并及村聚。尝登高四望，有兵过而炊烟在者，将吏必死。其下争以多杀为功，首级重不可举，男子割势，妇人各取阴肉，或割乳头，验功之所，积成丘阜。又用法移锦江，涸其流，穿数刃，实以精金及他珍宝累万万，下土石筑之，然后决堤放水，名曰铜金。

顺治三年春，肃王西讨，黄虎迎于平阳关，败还，有曼仙者，本楚府乐户被掠，其侪琼枝不辱而死，曼仙刻意奉迎，黄虎嬖之，携入蜀；屡欲图贼，不得间。及黄虎自平阳败还，竟忽忽不乐，曼仙乃奉毒酒，清歌以侑，黄虎手挽其颈曰："汝先饮此。"曼仙不能却，立饮而毙。贼觉其情，念成都百姓必多因败图之者，夜寝必数迁其处；又选亲信左右千人，号诇事小儿，身易服杂其间，夜出周行街巷，听人私语，犯忌讳者，以白垩识门，黎明而收者至。偶闻俚语云："张家长，李家短。"喜曰："此吾家独霸之谶也。"未几，卒尽屠之。而益发兵四出，穷搜荒僻，逢人辄杀，如是者复半载。

一日，贼独坐食馒首，忽千万手自空来夺；又闻乐奏虚室，就视皆无头女子；未及黄昏，城中鬼语啁啁，贼众或孤身夜出，鬼辄击之。贼恶其不祥，出居东园。东园者，蜀外府外囿，有梨花数十本，皆二三百年物，每岁三月，都人士群游其间。贼至即伐木辟驰道，练兵其处，至是而徙居焉。贼众之樵采者，反入城拆民房为薪。八月，贼毁成都，焚蜀府宫殿，及未尽民房；火不能毁者，聚薪发炮，必裂碎之而后已。成都有大小城，相传张仪所筑，刘先生复修之；甃以巨石，贯以铁绠，雄壮甲天下，宫室之盛，拟于京师，一旦变成瓦砾。于是成都四面方千余里，百物皆尽，空如沙漠。黄虎尝过梓潼七曲山，自谓文昌子孙，宜王蜀，追尊文昌为始祖高皇帝，制诗刻石。又自言尝见天神语之曰："天以百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因续一句云："鬼神明明，自去思忖。"令刻于石，名圣谕碑。有道人谀之曰："陛下即天神，终当遗弃一切，仍归上界。"黄虎大悦，乃尽杀其妻妾，一子尚幼，亦扑杀之。而谓孙可望曰："我亦一英雄，不可留幼子为人所擒，汝终为世子矣。明朝三百年正统，天意未必遽绝；吾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遂分其兵为四：属可望，及李、刘、艾三养子，弃成都北出。

九月，贼屠顺庆，进屯西充，大治舟楫，将悉杀川兵而入楚。诸将中惟刘进忠收川兵最众，惧而来降。肃王自保宁进兵，使大将雅布兰与进忠轻骑觇贼，直造营门，仅隔一河。黄虎初不为备，闻兵至，犹以为他寇，身衣蟒半臂，腰插三矢，引牙将临河视之。进忠望见指曰："此八大王也。"贼方抽矢，雅布兰直前射之，洞胸坠马，王师大呼曰："献贼死矣。"急渡河追杀，贼众以锦褥裹尸，埋于僻处而遁。王师求得，发而斩之，枭其首于成都。厥后埋尸之处生异草，触之者辄生大疽，或致死；又有黑虎白昼噬人，人不敢过其地。

贼溃兵过重庆，袭杀曾英，旋弃去，王应熊入据之。其明年，王师至，应熊走死。未几，明宗室朱容藩来寇，王师退屯保宁成都者，亦驱残民千余北去，至绵州，复尽杀之，成都之人竟无遗种。已而朝议以四川荒索，馈饷难继，并撤保宁顺庆之兵。明桂王乃使杨乔然为巡抚，大学士吕大器为总督，统驭诸将，代王应熊。时兵荒累年，百姓存者百无一二；或久窜山谷，变为野人，举体生毛，能手格猛兽，擘獐鹿啖之；悬崖绝壁，腾上若鸟隼。所在蒿莱满目，狼虎成群。有张懋赏者，主仆八人，至荣昌莅任，入城四顾无人，日未暮，群虎突出，八人之中，攫食其五焉！

川中诸将

王师既撤，明川中诸将各分地自守：雅川曹勋，嘉定杨展，遵义王祥，重庆袁韬，涪江、云阳则曾英养子李占春及于大海，其余赵荣贵、朱化龙、侯天锡、马应试分屯龙安、茂州、永宁、芦卫等处，巫山、万县则谭谊兄弟据焉。而朱容藩既挫王师，还屯夔州，兵最强；吕大器徒拥空名，不能制也。已而容藩谋据蜀自王，先改忠州为大定府，顺治五年夏，遂自称吴王，铸侯将军等印，遍给在川文武，罕有应者；独于大海往，伪封靖南侯。降贼旧宫张京责其贡献，大海唯唯。比入谒，高唱进宝，伪鸿胪问曰："何宝？"大海徐答曰："奇货骆驼。"盖容藩面瘦曲背，故以相谑也。杨乔然与吕大器乘众心不服，檄诸将共诛灭之。未几，大器病亡，即以杨乔然为总督。

杨展在嘉定，据有川西南州县，又能识宝藏气，所至得窖金，荒乱中用以赈济，故袁韬及李乾德、武大定皆归之。后与王祥构祸相攻，马侯二师皆助祥；展使其子破芦卫，杀马应试，进攻天锡于永宁，王祥来救，展兵大败，由是威名日损。又性骄矜，众渐不悦，韬等遂袭杀展而分其地。王祥者，王应熊部将，颇矜名节，岁必通使广西贡献。其妻尚祖警敏有权略，选健妇数千，皆男扮，别为一队。七年，祥为孙可望所破，自刎死。尚祖更衣盛妆，南向叩头，又拜其夫死处；既投缳，犹以手招左右曰："扣宽不得绝，可紧之。"如其言而尽。

可望既克遵义，进攻嘉定，李乾德死之；袁韬、武大定皆迎降；曹勋亦弃雅州，与化龙、天锡俱西走，不知所终。李于二师久屯涪云，可望屡使招之，两人怒曰："彼杀我父，幽我君，而我从之，不忠不孝，与禽兽何异？"立斩其使。及贼兵至，占春力战七日不能支，与大海率流民走楚，中路食尽，流民咸怨，占春不胜愤激，中夜呼酒，对妻子痛饮为别，单骑遁入华山为道士。大海以其众归朝廷。九年，王师破保宁，斩赵荣贵。十五年，复重庆，乔然伏毒死。其年秋，王师南讨谭谊，乘虚攻顺庆，不能克；未几，谊及其弟弘杀谭文来降。有明故臣

遗寇始尽，四川遂平。

沙定洲之乱

沙定洲临安王弄土司也。其父沙源骁勇有将略，数从征讨有功，时号沙兵。王弄与阿迷州接壤，其土官普民升者，定洲内亲也。民升嬖江右范姓妓名彩云，生一子名服远。范氏狡而勇，崇祯间，挟制民升，导之攻劫，远近苦之。已而民升死，范氏独据阿迷，年长矣。一日，突至王弄劫定洲曰："惟尔可与我为夫妇。"定洲以有妻告，范曰："呼来，我自语之。"定洲妻至，范辄挥刀断其首，顾定洲曰："今不可以生同室死同穴乎？"遂夫之。定洲之年与服远相若也，复嬖范氏，用为谋主，范氏先教定洲告讦诸土司，以兵掠之，沐天波不能制。国变后，谓定洲曰："是可取而代也。"使诱武定土司吾必魁作乱，欲俟天波来调兵，因以伺间袭省城，定洲从其计。必魁果借行盐加税为名，兴兵破楚雄，声言："已无朱皇帝，安有沐国公？"天波发兵讨之，檄蒙自二千，定洲以五千往，至云南，则必魁已就擒，定洲失望。时有于锡朋者，用事沐府中，所为多不法；沐氏家奴怀怨者，闻定洲有阴谋，许为内应。定洲乃托言入辞，乘不备，夫妇拔刀升堂，格杀数十人；诸奴应于内，沙兵集于外，天波踉跄走楚雄，女妻及二弟皆被杀。

天波既遁，范氏又教定洲劫巡抚吴兆元，使其题言"天波反，定洲讨平之，宜以代镇云南。"兆元不可，则拘而夺其印。又诡草禄丰在籍尚书王锡衮上永明王口；执锡衮至，以稿示之，锡衮大恨，诉上帝祈死，越数日竟卒。定洲于是遂行府事，发兵攻楚雄，天波再走永昌。沐氏世镇云南，府藏盈积：佛顶石、青箭头、丹砂、落红、琥珀、马蹄、赤金皆装以箧，箧皆百斤，藏以高版；板库五十箧，共二百五十余库；他珍宝不可胜计。定洲运人本峒，累月不绝。当是时孙可望等休兵贵阳，方图云南，闻之骇曰："此皆我囊中物也。"起兵兼程而进。丁亥四月，四养子兵入云南，称黔国焦夫人弟来复仇，所过城邑有不下者，辄攻屠之。定洲力攻楚雄，闻之敛兵而还，李定国邀击之于蛇花口，定洲大败，遁还阿迷，不敢出。

可望等至省城，兆元迎之入，执诸叛奴戮之。进徇迤西诸郡，得扬畏知，使作书招天波；天波使其子忠显至军觇可望意，可望厚礼之，发二十骑送之归，而潜兵随其后，先夺澜沧桥。忠显归见其父，二十骑中有两人历阶而上，忠显视之惊曰："此李刘二将军也。"遂劫天波还云南，车裂于锡朋以谢国人。己丑夏，李定国征阿迷，惮其险，已还师，定洲闻兵退，与范氏出，过其妹婿汤嘉兵砦；定国觇知，还兵袭之，执其夫妇。李兵初闻范氏嬖于二夫，疑必辰嬴夏姬之流，及献俘，魁墨奇丑，无不大笑。械至云南，夫妇竟同磔于市。

老神仙

张献忠掠河南，俘一男子，自言有禁方能活人，贼姑置军中，未之信也。献忠性残暴，每以大梃挞左右至死，既死而悔，偶忆男子言，使治，果立愈，始宠异焉。献忠在长沙，一日忽下令曰："人持一儿来。"顷之得儿数万，累为台，高几千尺，令将士执弓矢环其下，曰："吾有呼，即全军皆呼。"而召男子登之。男子登未半，股栗欲止，视台下皆引满相拟，大惧，遂造于巅，于是献忠揖而呼曰"老神仙！"将士数十万齐声曰："老神仙！老神仙！"声殷然动山谷。自此军中皆称为老神仙云。老神仙者邓州人，姓陈名士庆，少慕神仙术，遍游名山无所遇，后至终南，见老人箨冠羽衣，瞑坐石上峒中，士庆疑非常人，再拜自陈，求为弟子。久之，老人拭目徐视曰："若岂神仙中人，去，毋溷我！"士庆跪拜者累日，每饥则往山下乞食，老人乃与一物如饴，食之，腹中气蒸蒸然，遂不复饥。士庆愈不肯去，又累日，老人出书一卷授之，始拜受而退。视其书多不省，唯末四页颇能识之，则禁方也。归过洛阳，有富家女秋千坠地而折足，募能愈之者予百金，试以其方治之，果愈，得金以归。时盗贼蜂起，父母疑子素无赖，在外久，必从贼得金。士庆出书自明，父方怒，投之火，急起于取，止存末四纸而已。士庆初匿其姓名，后蜀文士刘菹与之善，许为作传，始为菹述之如此。

其在贼中，所全活甚众。献忠嬖楚府宫人老脚，偶以暴怒，引刀刺之，洞腹溃肠，召士庆使治，士庆曰："嘻，乌有人肠离体而可复活者？然大王有命，不敢违。"舁置木扉，以清水涤之，纳其肠胃，线纫而敷以药。老脚越宿而呻吟，三日而思饮食，五日而起坐，不十日而仍侍左右矣。孙可望杀一爱妾，士庆度其必悔，即持去治之如老脚，衾裹置车中，阅数日见可望曰："前夜将军何自杀所爱乎？"可望抚膺叹曰："悔不求君治。"士庆曰："毋过伤，吾今适得一美人，愿以奉将军。"令人持车至，启衾出之，则前所杀妾也。视其项，红痕环如缕，美丽乃倍于平时。白文选与官军战，炮中其颈，濒死，士庆曰："伤重矣，我无子，彼能父我而养我以终身，当活之。然彼素反覆，书券来。"白即书契券如其言。乃以药僵其痛处，锯去伤骨，杀犬取胫骨，如其长合之，敷以药；阅三日而文选驰骑入官军，斩发炮者，以首归。其奇验多类此。献忠死，士庆遨游诸将间，年老矣，犹日饮酒数斗，御数女，人或求其术，辄曰："此非吾所能传，有司之者。"后卒从文选投诚，而病死于腾越。

论曰："余览世所传老神仙事，洵奇怪，古方技中不多见也。惜为贼用，弗以其术活一忠义士。既又闻降将王安言：'在贼中尝从老神仙求药，见其从群妇人剜取阴上肉方寸许，杂以药，投炉中熬之，须臾火起，光满一室，其火著物不燃。久之，老神仙曰：'药成矣。'复投以药而火熄。'若然，是其术非作贼者不忍试，且无由试也，曷足尚哉？"

卷　下

桂王上

明永明王由榔，神宗之孙也。崇祯末，随父桂王避

贼梧州。及两京浙闽相继覆灭，其时桂王已薨，于是广中督抚丁魁楚、瞿式耜迎永明王肇庆，称监国。唐王之弟聿镈在羊城，闻之，使陈邦彦来约和。永明王召其下，问和与战孰便？邦彦因进说曰："天潢之序，固应属王，何和之有？然外患方兴，奈何寻踪谭尚？为今计，不若早正大位，以一人心。"魁楚然之，遂以顺治三年十月僭号，改元永历；遣彭耀往谕广州。比至，聿镈已称帝，执耀杀之。猎月，命瞿式耜东讨聿镈，前部林佳鼎轻进败没。丁亥正月，王师克羊城，乘胜而西，永明王走梧州，丁魁楚为李成栋所诱，死于藤江。是月，肇庆破，瞿式耜以永明王奔桂林。二月，太监王坤劝永明王入楚，永明王从之，出驻全州，留式耜守桂林。三月，李成栋袭桂林，式耜与总兵焦琏力战拒之，王师不能克。四月，武冈守将刘承胤以永明王如武冈，李成栋复攻桂林，弗克。八月，定南王兵渡洞庭，何腾蛟战败，自长沙南奔，永州守将曹志建亦弃永州走镇峡。王师进驻湘潭，尚王从东路渡江攻燕子窝，总兵陈士明等迎降。耿王别率兵趋湖西，破郝永忠，从宝庆直抵武冈。刘承胤见事急，乃伪降，密使副将谢复荣以永明王奔古尼，追兵迫，复荣以五百人断后，皆死焉。九月，王师进攻沅州，守将张璧先弃城走。永明王复自古尼走柳州，道阻，还次象州，资用乏绝，从臣狼狈，皆以青布裹头，渐欲散去；会王师于全州失利，撤兵北去，始得复还桂林。

戊子正月，金声桓南叛，永明王命何腾蛟出全州，焦琏出平乐，郝永忠屯永安，窥长沙以应之。二月，永忠兵溃还，夜半，劫永明王于寝，裸而置之城外，大掠而去。时事起仓卒，严起恒、马吉翔辈觅布袍竹轿，奉永明王远遁，遇水濡足，逢山扳树，逾旬始得口南宁。式耜被劫登舟，适遇总兵周金汤、熊兆佐自楚至，始得脱还桂林。已而腾蛟闻变，与焦琏先后引兵归，王师乘乱攻之，不能克。三月，李成栋及布政袁彭年劫佟总督以广州南叛，使至南宁，永明王大喜，欲还肇庆。瞿式耜上言："宜且归桂林，或暂驻梧州，不宜委身新附，使太阿倒持。"不听。闰六月，永明王发南宁，过浔州，守将陈邦傅欲为乱，以石碎萧琦舟，杀之。永明王脱走，八月朔日，方至肇庆。成栋来迎，封惠国公；迁佟养甲于梧州，而使张善袭杀之于路。养甲行至杨柳沙，方与客夜弈，闻善至，按枪舱口，杀十数人。善厉声曰："公差矣，公所杀宗室诸王忠臣义士，以百千计，一死不足偿，乃吝惜若此耶？"养甲赴水，善擒得之，遂被磔于江中。

当是时连得二省，兵势骤张，士人云集，其已仕者，不曰迎銮，即曰扈驾；而未仕者，亦诡称原仕以求用。袁彭年初降本朝，授广东提学，尝出示云："金线垂辫，斯兴朝之雅制；博带峨冠，乃亡国之陋规。"至是自谓反正功第一，欲专朝政。成栋东出，留养子元胤助守；彭年知其寡识，于是崇以礼貌，属以大权，挑其喜怒，以作威福；两人之门，晨夕如市。肇庆士庶，乃作假山图五虎号以讥之。元胤本贾代子，故画假山一座，下列朝臣累百：有以头戴之者，有以手挟之者，有以杖支之者，有以肩背任之者，或仰而望，或倾而听，或指而有言，或跪而起拜，或惧而退避；山顶黑气蒙昧，直接云端。五虎者：刘湘客为虎皮，蒙正发为虎爪，金堡为虎牙，丁时魁为虎尾，而彭年尤横，为头。尝论事王前，语不逊；王责以君臣之义，彭年勃然曰："倘向者东国以铁骑五千席卷而西，君臣之义安在？"王默然变色。行在诸臣亦皆恶之，而心惮元胤，不敢发。

十月，李成栋攻赣州，败绩。腊月，何腾蛟会兵湘潭，使马进忠救南昌。己丑正月，进忠兵溃；乌金王袭湘潭，执何腾蛟。二月，李成栋复出攻赣州，兵败，溺水而死。先是肇庆又得吴三桂密奏，群下咸谓中兴可望坐致，益复泄沓；惟借考选考贡，朝夕纳贿。王皇亲新教梨园子弟班成，文武诸臣，无日不会，酣歌恒舞。瞿式耜在桂林，累次上书，言："宜君臣宵旰，肃官常，作士气，以图恢复。"莫有以为意者。及各路败书踵至，中外震骇，束手无策。式耜知事不可为，于是筑室仿虞山东皋水竹之胜，颜曰："小东皋"，与游客赋诗饮酒不复谈经济矣。

成栋既败，永明王使其将杜允和代守羊城。庚寅正月，平南王兵逾梅岭，破南雄韶州，王留李元胤守肇庆，而身奔梧州。吴贞毓、郭子奇等乃敢劾五虎罪。王以彭年有反正功，削籍免议；余四虎皆下狱：堡与时魁谪戍，湘客、正发配赎。是月，王师进攻广州，广城东南距珠江北有三里圩，人马不可站立，惟城西一带皆小麓，为兵冲，杜允和列兵坚守，平南王攻之，不能克。是月，罗南生起兵延平，奉德化王慈晔为主，攻陷大田、龙溪等县。四月，定南王破全州，守将吴一清退保榕江。是时永明王舟居于梧，犹行考选。中秋节，严起恒书"水殿"二字，制一牌坊，送至王舟，率群下上表称贺。九月，靖南王定延平，斩慈晔，降罗南生，引兵会攻广州。西城守将范承恩因小愤开门降，允和遁入海，袁彭年时以被黜居广，复投诚。十一月，定南王克肇庆，诛李元胤，进破严关，桂林兵溃，式耜赋绝命诗曰："从容待死与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张；三百年来恩泽久，头丝犹带满天香。"城破，与张同敞皆死之。

永明王复走南宁。是岁，孙可望使杨畏知至梧州贡献，求封秦王，严起恒以非祖制，坚执不许；畏知因留粤不归。辛卯正月，可望托言入卫，遣兵至南宁，杀起恒及与议阻封者十九人，执杨畏知归滇，畏知骂贼而死。其年冬，南宁破，永明王将走镇安，会李定国兵出靖州，将迎永明王，孙可望心忌定国，顺治九年三月，使其党郑国迁永明王于安隆。

桂王中

永明既迁，改安隆为安龙府；孙可望使人监之，所供奉皆造册呈报，内开："皇帝一员，月支米若干，太子一口，宫眷八口，月支米若干。"闻者莫不怪叹。已而可望至安龙入见，将图不轨。王所居宫旁有古井，压以巨石，上刻符篆，相传张三丰锁孽龙于宫，可望发而视之，水忽涌出，可望惊走。媚贼者曰："此龙来朝王，王呼免朝，水当退。"可望且呼且走，而水来益急，几没可望膝。

乃传永明王命呼之，水立退，邪谋由是顿息。

其年夏，李定国破沅、靖、武冈三州，总兵张国柱败没。定国进攻全州，先使其将张胜统精骑趋严关，七月，王师败于驿江湖，定南王急发兵往救，而张胜已扼关口不得出，全州遂陷。定国至，大战关下，王师破其象阵；定国斩其象奴，勒兵再战，士皆殊死斗，象亦直前冲突，王师大败，桂林陷，定南王死之。定国已得桂林，使高文贵为前锋，乘胜而东，永州、衡州皆不守。又潜兵破吉安，吴楚震动。朝廷命敬谨亲王尼堪，将十万众拒之，战于衡州城下，相持四昼夜，定国败走，而敬谨亲王为交枪所中，殁于阵，王师复却；定国亦力竭，退屯武冈。

是秋，孙可望亦出兵陷辰州，又使刘文秀寇蜀，文秀恃胜轻进，围吴三桂于保宁，其将王复臣谏不听。有黑煞神者，别屯城西，三桂觇其无备，先使孱兵挑之下山，而以铁骑蹂之，黑煞神败没；复臣兵屯其后，亦战死；文秀撤兵而遁。可望耻两路无功，功名独归定国；责文秀愎谏取败，假永明命落职闲住。癸巳春，可望悉师入楚，欲就定国，定国避入梧州，可望追之，道遇王师，骤而败，乃退驻贵阳，复召文秀使守云南。甲午春，安龙日益穷蹙，永明用吴贞毓谋，潜求迎于定国；马吉翔泄其事，可望复使郑国至安龙，杀贞毓及与谋者十八人。

是年，定国自梧州出攻肇庆，战败，走保柳州。丙午春，复出破廉州，进屯端溪西岸。乙未春，破高明，东攻新会，久不克。耿尚二王及靖南将军朱马喇纛、章京东拜会兵来救，定国于峡口列巨象、西洋炮为阵，别以劲兵驻左山为冲突计。战既合，朱马驰铁骑先夺左山，二王张左右翼直攻峡口，定国军炮喑不发，群众皆惊逸，遂大败，走保南宁。会求迎之使复至，其年冬，遂自南宁赴安龙。可望闻之，使白文选劫永明入黔，文选心非可望所为，故迟其行，俟定国至而以不囗劫归报。可望又使至曲靖邀之，文选因与定国合谋，同举永明而西。将至云南，刘文秀阳与可望心腹王尚礼等议城守，而阴出见定国曰："吾辈久知孙王为董卓，但恐诛卓之后，又有曹瞒尔！"定国自明无他意，折箭为誓，文选即迎永明入城。可望初得云南，即于五华山大建宫殿，制拟京师，方落成，而震电击其四楹，故不敢居，至是以为行宫。伪封定国为晋王，文秀为蜀王，而赐文选公爵，使边黔召可望。可望大怒，夺文选兵。丁酉春，可望大举南犯，与李刘相持于交水，别遣马宝、张胜以精兵出间道袭云南。兵至城下，门犹未闭，张胜欲入，马宝止之，沐天波等始得严兵为备；王尚礼欲为内应，不敢发。俄而交水捷音至，宝以其兵降，张胜遁去，定国追斩之；王尚礼服毒而死。定国既逐可望，悉收其部将，余党王士奇、关有才等据永昌作乱，讨而诛之。自是事权始归于一。定国性本忠勇，又深以可望为鉴，谨守臣节，上下粗安。然自两人交恶，频年战争，猛将劲兵，十捐六七，定国锐气亦少衰矣！

戊戌夏，王师四路进讨。时刘文秀已死，永明使定国、冯双礼等扼盘江，据鸡公背；使文选督窦民望等出七星关，扼天生桥。十一月，固山额真侯墨勒根虾与吴三桂自遵义进兵，访土人得间道走乌撒，出至七星关后，文选弃关奔沾益；信亲王多罗铎尼与洪承畴破贵州，进至鸡公背。定国战败，退守盘江。土司岑维禄导靖寇将军罗托以楚兵出安龙，从南盘江直走昆明，定国选兵倍道截之，又败。又闻固山额真赵布大以越兵自广南入，知势不支，即弃盘江走滇都，奉永明奔永昌，令白文选留守玉龙关。己亥正月，信郡王会兵破省城，文选复弃关渡澜沧江，断铁索桥，吴三桂编竹牌以渡，破永昌，与赵布大合兵，急追定国。定国将决战，先令靳统武卫永明走腾越，而身结栅磨盘山左右设伏布地雷以待。三桂至，见山势险恶，未敢遽进；得降人卢桂生，始知定国虚实，于是分精卒扼伏兵处，而大队直前攻栅，破其前屯。定国升高观战，囗王师乘胜争功，挤入狭径，急督后队死斗，三桂骑兵迫于险不得骋，大败奔还。定国亦不敢追，徐收兵尾统武而西，欲至腾越，别思良策，而永明初闻定国失利，仓卒间已由别道至缅境，入铜壁关矣。

桂王下

缅甸者，西南徼外蛮落也，其都曰阿瓦。有新旧城，中隔城江：新城在江左，缅酋所居，旧城在江右，一名者梗，尤荒僻。永明既入缅，缅人随集兵闭关，靳统武不得进而还。定国闻之，以北兵虽退，而夷叵测，闻文选在孟定，就而与之谋，欲各择便地驻兵，收合散亡，联络土司，俟形势稍固，然后迎复。文选谓王身处危地，兵卫单弱，稍迟恐生他变，不用定国计。定国留保孟定，文选独从莫蛮进兵，缅酋闻之，即移永明入阿瓦。己亥五月，永明至旧城，缅人盖草房十数间居之，留兵百人为卫；从臣自结草舍以居，犹各寻伴侣，携棋牌双陆，日夕游宴。缅民男妇往来贸易，诸臣短衣跣足，杂坐笑语，缅君臣无不目笑而心悲之。

其年秋，文选兵至新城，信缅人好语，不即攻；比觉其诈则阿瓦守御已固，文选知不可克，退就定国，合兵复进。缅新城三面阻江，惟东南冯陆，文选去后，缅人掘陆引水为湖，湖内留堤三匝，外立木城以自固。定国至，营三十里外，遣使谕缅酋送王，缅人答词甚倨。随于木城外环立木栅，调兵实之；越数日，复立外栅，调兵实之，以渐逼定国。既而驱群象索战，定国将步兵击之。战既酣，文选引铁骑横冲其胁，缅兵大败，保城不出。定国挥所获缅将如国老等礼而归之，复以书谕缅酋送王。又诇知永明在旧城，密遣丁仲柳于上流造船，谋袭江右。缅人不答其使，而遣轻兵袭仲柳，焚其舟。定国无如之何，乃为久困计，分兵四下扫粮，绝其孔道。数月，城中饥窘，乃遣使来，请先退兵，然后送王。定国谓文选："彼虽诈，不若姑从其请，休兵养锐，俟造舟成，东西并举。"即拔营而退；将入洞邬，文选先发，未半道，其部将张国用劫之来降。文选哭曰："吾负皇上及晋王矣！"定国闻之亦哭曰："为伊强图入缅，致坏大事；今反

舍我而去。追思当年兄弟，今惟伊在，何忍复自相鱼肉？已矣，各行其志可也！”遂独引兵驻洞鄔。

初，定国在孟定，多造印敕给诸土司，沅江那嵩、石宾龙世荣等皆响应。定国去至孟艮，吴三桂悉讨平之，然心惮定国及蛮中险远，将迁帅，使人谕缅酋曰：“急缚伪王来，否者我且屠阿瓦。”缅小国，恐，即欲执永明以献，虑定国等在外，故久不决。庚子十月，三桂勒兵将击缅，缅酋惧，先遣兵杀从臣四十余人，惟沐天波出袖中锤，击杀十数人，然后死。定国闻变，以舟师至江右，缅人欲害永明，永明伺间使人报定国曰：“事已不可为，致谢晋王，宜为自计，勿以我为念。”定国及将士皆下马哭拜而返。腊月，三桂兵至阿瓦，营于城东之旧。晚缅相锡直持贝叶缅文来降，即日托言迁居，胁永明过江，行百余里，至三桂营。三桂初见甚倨，永明问曰：“若为谁？”三桂一时口噤不能对；再问之，不觉屈膝伏地。王曰：“我知之矣！他不必言，犹思归骨于祖宗陵墓，知卿能任此乎？”三桂强应曰：“能。”左右扶出，汗流浃背，色如死灰。

辛丑正月，永明至云南，旧臣龚彝求见，三桂许之，具馔饮酒，永明痛哭称谢不能饮，彝亦哭拜不能起。久之，再劝王饮，永明勉卒三爵，彝拜且哭，触阶而死。定国治兵洞鄔，谋邀三桂，既不及，复遇大疫，人马死者大半，乃斋戒作表告上帝，自陈反正辅明，出于诚心；若国祚告终，孤臣回天无力，乞速赐死，毋久害此军民。焚表未几而疾作；及闻永明父子以四月二十五日死于云南，一恸而绝。

天波黔甯王英十一世孙，沙定洲乱后，不复任事，自永明至滇，始仍以世臣受寄。永明南遁，缅人守关不纳，永明使天波往谕，缅人闻沐国公来，犹下马罗拜也。天波三子度国势既去，先使分赘诸土司；比天波入缅，而二子先后病死，惟长子忠显随妇翁龙世荣出降。未几，有梅道人者谋作乱，假忠显书投甯州禄昌贤。事发，忠显知不免，其妻方有妊，乃使内官胜九德引之出，诡称进香，浮舟远遁；忠显被逮，以婢夏莲为龙氏，而真龙氏后果生男，名曰神保。康熙四年，土酋王耀祖作乱，迎龙氏母子入山，后亦捕获解京。

粤东三烈

陈子壮字集生，号秋涛，广东南海人；万历己未，以探花授编修，天启甲子，忤珰削籍。崇祯立，起原官，累迁少宗伯，因争宗人授事，复黜。子壮为人长身巨口，美须髯，秀眉目，清言酝藉，雅为风流所宗。罢官后，闭门谢客，独见顺德陈令斌邦彦之文而奇之，延至家，使训诸子。邦彦感子壮之知己也，亦以师礼事子壮；其游若父子然，相得欢甚。邦彦慷慨有大节，双目炯炯，视日不眩；为诸生，四十未遇，居锦岩教授。甲申之变，志欲殉国，于是别子壮，谢生徒，草中兴政要数万言，走江甯上之，不用。唐王读其书而伟之，既自立，即其家授监纪推官，未任，举于乡，与张家玉同事唐王。

家玉者东莞人，字元子，号芷园，癸未进士，选庶常。初陷贼中，设诡词求见；及见，长揖不跪。贼使卒慑以白刃，曰：“降否？”家玉曰：“不降。”曰：“不降将剐汝。”家玉又曰：“不降。”曰：“不降将剐汝父母。”家玉始跪贼乃释之；即伺间南遁。福王定从逆诸臣罪，阮大铖恶其依附东林，将列之五等，有为之力辩者，始得放归。黄道周荐之唐王，授侍讲，上疏陈江右剿抚事宜，唐王然之，命监郑彩兵救抚州，而邦彦以部属随苏观生驻赣州。彩进至广信，畏敌不敢前，家玉结健将四人，各领死士为先驱；方与王师遇，而彩已卷旆东奔，兵遂败。家玉走新城，坠马折臂；自请募兵潮惠。至镇平，赖寄肖以其众万余人从之；又招降剧盗黄海，得兵数万，气稍振，闻福汀事急，率之往赴，王师邀击破之，家玉众散，亡归东莞。

邦彦数为观生画策，不用。福州破，观生遁入羊城，闻永明王称监国，使邦彦奉表至肇庆劝进。已行而观生意中变，别奉聿𨮁。永明王夜召邦彦决策太后前，邦彦请王急正大位以系人心，发南雄劲卒取韶州，制粤东十郡之七，而委其三于唐王使代我受敌，而徐乘其敝。丁魁楚辈皆以为然。于是擢邦彦兵科给事中，赍敕还谕观生；至广州，彭耀先往被杀，邦彦遂不敢入城，变姓名称林居士，匿高明山中。

顺治四年正月，李成栋破广州，西追永明。当是时，子壮已起兵邑之九江村，其兵多蛋户番鬼，善战。闻邦彦在高明，急使人召之，谓曰：“成不成天也，姑置勿计；但得牵制成栋，使毋遽西，则浔梧有备矣！”初，万元吉遣族人万年募兵于广，得余龙等千余人；未行而元吉败，龙等无所归，聚甘竹滩为盗，聚众至二万余人。邦彦乃与子壮谋，使同邑诸生马应芳说余龙攻广州，永明藉是得脱至桂林。及余龙败死，邦彦抚其余众，行收兵至高明，麦而炫等皆从之。当是时，家玉亦与举人韩如璜起兵刘溜，据东莞，籍前尚书李觉斯等资以犒士，进破新安，杀其令郑鋈，与家玉东西相应。

其年夏，子壮约邦彦攻广州，先结指挥杨可观为内应，又使花山盗诈降以助之，期于七夕内外并发。子壮先期一日，连舟千艘直薄西城，夺其炮台。可观等谋泄，佟总督悉收斩之，而飞骑召成栋还。盖其时成栋方攻家玉于新安也。翌日，邦彦至城东，知可观等死，度李兵夜当过禺珠，先伏舟以待，而使人报子壮曰：“敌未必遭我火，恐其余众奔突，请严阵以待；青旗而朱斿者，我兵也。”子壮得报，不即传令。其夜王师果至，火舟飘飘起蒲苇间，焚其巨舰十数，李成栋乘轻舸且战且走，邦彦尾而击之，环城而西。平明迫子壮军，城中亦登阵鸣鼓助呼，喧声雷动。子壮兵皆乌合，遥望帆樯千翼蔽江而上，以为皆北兵也，阵动；子壮急传令，而后军已走，王师乘之，前军亦溃。邦彦不敢攻城，全师走三水，破其城，杀知县陈亿，复助麦而炫复高明。已而清远指挥白尝灿与诸生朱学熙杀副使于玉华，以城迎。邦彦乃口兵至江上，立栅以自固。

成栋既破子壮，与佟总督谋：以家玉在东，依山为垒，畏我骑兵，决不自至；邦彦居上流，舟师剽疾，若大

兵东出，彼不乘广州之虚，必远连西越之众；乃使偏师缀家玉，而先讨邦彦。八月之末，王师至清远，邦彦使霍师连乘风驾火舟迎战，成栋败走；俄而风返，成栋回兵蹙之，火舟迫栅不得入，师连之众歼焉。清远破，邦彦帅死士巷战，身被三刀，走入朱氏园，见学熙缢，拜哭之，题诗于壁曰："平生报国怀深，望断西方好音；已共苌弘化碧，还同屈子俱沈。"题毕，自投于池；追兵引出，槛车送广州。

子壮之败也，收合散亡，兵稍振。八月既望，诇知佟总督生日，引兵袭之，夜泊白蚬壳，近三鼓，遥听城柝无声，缘樯望江中，水光凝碧，惟十数渔舟戢戢落月中，往来如织。子壮大喜，下令薄城，未至二三里，城上角声乌乌，忽兵舟数十乘风东来。子壮大骇，收兵败走。不数里，舟忽不进，下视舟旁，月光照彻，水内巨缆纵横，盖向者渔舟所为也。急奔他道，水浅舟胶，追兵迫，子壮弃舟登陆，壮士百余人掖之遁；会麦而炫来迎，乃奔高明。及邦彦被执，佟总督讯子壮所在，邦彦答曰："我两人各殉国，何问焉？且生平师事之，即知无可言者。"佟怒，命磔之。

成栋初攻新安，家玉兵败，韩如璜战死，祖母陈、母黎、妹石宝俱赴水死。家玉走西乡，已而王师引退，西乡大豪陈文豹复聚众奉之，袭破新安，据东莞。及成栋已破邦彦，即移师而东，家玉据金鳌洲拒战，大败；东莞破，文豹死，王师进克刘滘。觉斯怨家玉甚，发其先垄，尽灭其族，村市为墟。家玉号哭而遁，道得众数千，王师追之，家玉乃潜舟别岛，伺追兵过而自后击之。成栋失利引还。于是家玉收合散亡，复袭破新安，再为王师所败；乃奔铁冈，收合十五岭乱民，攻克龙门、博罗、连平、长甯，遂攻惠州，克归善，还屯博罗，益募兵，分麾下为龙虎犀象四营，进据增城。王师至，家玉倚险自固，相持十余日；已而身被甲搏战，刀几及成栋，王师乍却，南兵追斩数百级，距长堤鸣金收军。军法：出张旗，入卷旗；或夺得敌旗，即麾以入敌军。是日斩获多旗手，喜而望之，臂绾数头，张旗至中军效功。后队望见骇曰："敌破中军矣！"急保垒。前军顾后队之移也，亦骇曰："敌乘我后矣！"皆不战而溃；家玉身中九矢，策马赴涧水而死。经数日，王师得之，颜色如生，须眉犹怒张欲动也。

至十月，王师至高明，麦而炫战死；前主事朱实莲、太仆卿霍子衡皆不屈死。实莲字子洁，子衡字觉商，皆南海人。而炫字章暗，高明人。城既破，子壮冠带坐堂上，成栋舆致之，具宾主献酬。子壮素善饮，达旦不乱，至是从容引满如平时。械送羊城，佟总督谓曰："公何不知天命？且我与公年家，方荐公，何苦而反？"子壮曰："若思年家两字，当知本朝恩不可负；若反本朝，何名而(疑作我)反？"遂受戮，子壮母自缢。

三人同时举事，邦彦磔后，逾月而家玉战死，又逾月而子壮被执。又三月，李成栋劫佟总督以广州叛。子壮性孝友，善行草，文词典丽，少尝声色自娱，晚际乱离，悉斥去不少顾。长子尚庸没于白蚬壳，次子尚图同父被执，家人柏卿请寸斩以赎主人之孤，故得全。邦彦博涉群书，著有《雪声堂集》、《南上草》、《留丹录》。初起兵，佟总督使人掩其家中，获其二子及妾何氏，遗书招邦彦，邦彦批其牍云："子杀之，妾辱子，身为王臣，义不顾妻子也。"养甲皆斩之。清远败，幼子恭尹走增城，父友湛粹破千金匿之，亦得全。厥后永明王返肇庆，赠邦彦兵部尚书，谥忠愍；子壮番禺侯，谥文忠；家玉吏部尚书，增城侯，谥忠烈；家玉无子，而其父兆龙犹在，乃即以子爵封之。

野乘跋云："余尝游广州，过东城，彼中人指秋涛陈公死节处，衰草蒙茸，寒风凛冽，余望而悲之。既与其名士薛始亨等游，备得一时事。当广州已破，肇庆席卷，自非诸人牵制于东，桂林一枝，不早折耶？医欧阳生言，陈岩野被磔时，监者取其肝，肝忽跃起扑面，惊而坠马；归病，请生治，自述其事，后竟不起。其精爽可畏如此。张元子初以父母故屈膝于贼。论者谓公父母时在原籍，非自成之虐所能及，以此颇疑其心。及东莞举事，布政王应华以书招之，元子答书云：'女不幸而节见，士不幸而忠见；今忠与节实萃于家玉一身，而执事乃曰利天下利社稷，亦思天下谁之天下？社稷谁之社稷？而执事所欲捐踵，更以何为也？'由是推其心，则知前之诡词屈膝，亦欲留其身以有为，岂一时偷生幸免者比哉！比经莞永，四望汪洋，操舟者犹述张翰林母、妻、妹自沈事，益肃然起敬云！"

孙李构难

李定国字一人，绥德人，初名如靖，幼为流贼所掠，张献忠寄其才武，收为养子，与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号四将军。献忠死于西充，四人分其兵，自川入黔，巡抚范纩首降之，黔中郡邑望风送款。又乘沙定洲之乱，盗有滇南，孙可望兵最强，年最长，又稍通文墨，共推为首。定国多才能，位次之；刘艾兵稍弱，位又次之。既诛定洲，沐天波感恩推戴可望。于是造敕印，营宫室，设伪官，铸兴朝通宝钱，意欲自帝矣；然以身与诸人同起，恐其不服，思所以镇压之。杨畏知乃说之归明，伪封秦王，时顺治七年也。

是岁，可望击杀高必正于巫山；其明年，破裴然于贵筑，克王祥于绥阳。艾能奇死，部将冯双礼主营事，可望笼之以术，使为己用。战既屡胜，又兼艾众，日益骄横。有方于宣者，为撰国史，称张献忠为太祖，作太祖本纪；比崇祯帝于桀纣。又为可望制天子卤簿，定朝仪，言帝星明于井度，上书劝进。定国渐不能平，可望与其心腹定计于演武场，执而笞之，欲以威众，孙李之隙自此始。

壬辰春，定国自以其兵出靖州，可望恐其迎永明入滇，先使郑国迁永明于安隆，又令冯双礼以兵随定国为牵制。及桂林战胜，上下惊喜，议封定国，兼犒军士，而可望意不悦。已而定国上掳获，惟孔府金印及人参数捆，所报官军财物，估价仅十余万；忌之者因媒孽其短，册封犒赏，行之益缓，定国滋怒。其年秋，可望出兵破

辰州，使人召定国，定国不至，俄而复有衡州之捷，于是可望部下愈忌定国而轻王师，遂以癸巳正月大出兵寇楚。定国之再胜也，众议始定，封为西宁王，造设仪仗，遣官赍册往；已出黔境矣。比可望出师，复追还之，曰："孤入楚，当面会西宁，亲奉册宝以光宠之。"是时讹言四起，咸谓可望将袭杀定国受禅让；定国闻之，泣语其下曰："不幸少陷军中，备历险夷，尝思立尺寸功，匡扶帝室，垂名下朽；谁料甫得一胜，而猜疑如此？"即为书谢可望，而避入梧州。可望不意其去也，得书怅然，因自引兵追之，遇固山佟图赖于花街子。可望犹信部下言，谓北兵易与，冀立大功以服众，即直前薄之，且下令曰："得马者给其人。"兵甫接，王师小北，贼众争掠其马，阵乱，王师乘之，可望大败，退保盆口。乃使杨中书以王印授定国，招之还。定国怒曰："可望安得擅行封爵？当日兄弟四人受命先王，共扶明室；今置永历帝于何地？"挞杨中书而毁其印。可望度无如之何，仍善视其妻子以羁縻之。

甲午春，定国败于桂林，走保柳州，可望遣兵袭之，战于灵山，孙兵大败。时安隆穷困，惟定国岁时贡献，不失臣礼，至乙未冬，定国自新会还，始知　隆与白文选通谋，奉永明入滇；可望大怒，黜文选，夺其兵，然以妻子在滇，未敢逞。丁酉春，永明使张虎送可望妻子于黔，且好言谕之。可望既得其孥，即声言永明背德，定国谋反，留冯双礼守贵阳，宥文选，仍以为郡督，勒兵十六万寇云南。定国、文秀同出御之，遇于交水，白文选迎降。可望探知滇都之无备也，令马宝、张胜以精兵袭之。定国又探知可望精兵猛将之分也，即以平旦悉师直掩其营；可望亲出决战，定国前锋不利。文选在黔，素与别将马维兴通谋，见事急，单骑突入维兴阵，维兴倒戈却走，直趋中军，李兵乘之，可望大败，仅以身免。过普定，守将马进忠不纳，冯双礼扬言追兵甚急，可望不敢留贵阳，取其孥，引残兵奔湖南，降于内院洪承畴。双礼及进忠皆以地南附。此时方于宣在黔，复驰书滇中友人，称："已集义旅，欲擒可望以报国；今逆寇既平，中兴可望也。"其友人答以诗曰："修史当年笔削余，帝皇度井竟成虚，秦宫火后收图籍，犹见君家劝进书。"一时传诵以为笑谈。可望既降，召至京，封为义王；后从出猎，毙于流矢。

绣花针传

王兴字电辉，广东恩平人，方颊虎项，目多白，闪烁有光，武力雄视一时。恩平负山带海，俗习剽劫。兴初以杀人亡命，遂通群盗，易姓名为萧嘉音；群盗见其部伍整齐，刺剽精审，因目之曰绣花针，推为魁。久之，御史有以勤王师过新兴者，兴党以为捕己也，迎而击之，杀伤五十余人。兴闻大惊曰："此朝廷绣衣使者，若辈无知而犯之，今奈何？"乃单骑见御史，伏地谢罪，请立功自赎。适他盗谢采劫高雷饷数万，兴率众追及，斩采，夺还所劫。督抚奇其才，札授武职，俾为抚戢；兴自此不为盗矣。兴目不知书，而大义根乎至性，去就之际，可否断断。唐桂相持高峡三水间，无日不战，绍武尝使人说兴袭永明，兴不应；及越西使至，即开壁受命。孙可望以书币招之，兴称愿耕海澨，及闻李定国破桂林，即自出请为前驱，其明决类如此。

广海有城名文村，前后山海，地最低；去城五六里，四面皆卤田，田中惟一堤向城，敌若远营山上，以炮击之，则高下不相值；欲迫攻之，则堤径峭狭，止容两骑，城上历历指数；稍近，即以小炮击之，无所避。兴素保恩平，及李定国西遁，始移兵据其地，熬海铸山，务农积粟，旁定诸屯砦；明宗室文武挈家托孥者以千数。滇中之通浙闽者，必藉兴为东道主。朝廷闻而恶之，屡责平南王收剿，不能克。至顺治戊戌，文村大饥，乃筑长围困之；自七月至明年之夏，城中食尽，斗粟二千，一鼠五百，下无叛者。平南王以书招谕，兴使人读而听之，叹曰："此君言似长者，必能知烈士之心。"即使其子八人随使者先诣羊城，而约以中秋后出见，人皆谓兴必降矣。至十六日薄暮，兴谕将士严守陴；归阖门，与妻张氏盥栉，服伪赐蟒，十五妾皆盛妆，祷月后园，共拜天地；然后使张氏自拜其母，又夫妇对拜，又同受众妾之拜；拜毕，依次坐桂下石床；笑谓众妾曰："今日之事憾乎？"皆应曰："无憾。"乃命酌，三爵既周，张氏起曰："可以行矣。"即率众妾归房，兴亦徐步出，张母随而觇之，兴至中堂，陈前后伪赐诰敕，北面嵩呼谢恩，次拜祖先，次拜四方，视壁间悬所爱虎顾彪图，亦就拜之，随执铜叉取下，卷置敕书旁，释公服，短衣至房，则众妾皆赫然梁间矣。房中先积火药，兴升小几，下张氏尸，解缳置药上，次及众妾皆毕，复出中堂，服公服，右秉烛，左抱敕书图画，大步而入，张母方惧而走，而房中烈焰贯天；将士奔救，见十七人骇骨皑然，乃取兴平日所斫大棺，合而殓焉。尚王闻而义之，迎其柩至广州，葬之城南。兴有侄名茂公，文村破，复引残兵据隔水文厅，久之方灭。

纪新会妇事

顺治壬辰，李定国攻新会。城中食尽，将士杀人以食。有莫氏妇，守者将食其姑，妇叩头求代，守者曰："孝妇能如是乎？"烹之而释其姑。有李氏妇，守者将食其夫，妇泣曰："夫未有子，若杀之，是绝翁姑后，即余亦终无子也；请食我乎？"守者烹之，而归其元，使葬焉。贫士梁某被缚将烹，一女才十岁，拜请代，守者怜之，父母得免。门初闭，乡人求入者数百，县令欲勿许，守者曰："此事急时十日粮也。"启而纳之。城围凡八阅月，所食近万人。有一家数口被食者，事定后，遇守者于道，遽拜不已。诘之，答曰："我父母妻子皆葬公腹中，我他日无坟墓，寒食近矣，得不望公一拜乎？"守者惭而去。某氏妇孀居，城围时家人皆登陴，一卒抽刃劫之，怒其不从，断首掷道旁。其姊之夫见而欲收之，首重不可举，叹曰："姨礼义人也，礼与我无相见，殆为是乎？"趋而告妻之兄，兄自往收之，应手起矣。

粤西二臣

何腾蛟字云从，贵州黎平人；天启辛酉举于乡，历官中外，才情精敏，所在见称。十六年冬，拜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福王立，进兵部右侍郎，总督湖广、四川、云贵、广西军务。左良玉举兵迫，腾蛟解印付家人，将自刭；良玉兵至，为拥去，伺间跃入江水，飘十余里，一渔舟救之起，则汉关侯庙前也。而家人怀印者亦至，相视大惊，觅渔舟忽不见；远近谓腾蛟忠臣，得神佑，益归心焉。腾蛟乃间道抵长沙，集诸属吏，痛哭盟誓，调副将王朝宣、张先壁、刘承胤兵，朝宣等先后至，兵稍振。唐王初立，腾蛟复收李自成余众，众号百万。丁亥八月，定南王兵渡洞庭，腾蛟迎战而败，弃长沙奔武冈。武冈破，从王走桂林，复出取衡永，会诸将进攻长沙。会马进忠作乱大掠，奔还武冈，他守将皆溃，而南昌又已先破，乃奔湘潭，惟空城。乌金王乘胜自间道来袭，腾蛟不为备，北将徐勇先入，勇腾蛟旧部将也，率其卒罗拜，劝之降。腾蛟大怒，叱之，遂拥之去，不食七日，乃杀之。永明王闻之哀悼，赐祭者九，赠湘中王，谥文烈。腾蛟初生，其宅边井中忽有五色鱼跃起，光彩夺目，自此时出游泳；比其死也，鱼不复见云。

瞿式耜字起田，号稼轩，常熟人；由进士历官给谏，敢搏击，虽权贵无所避，大臣多畏其口。后因助钱谦益，沮温体仁，会推，被谪，遂废于家。又以奸民讦其贪肆不法，逮治坐赎徒。福王立，复起应天府丞，已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广西。继事永明王，以大学士留守桂林，招兵裕饷，日夕训练，任大将焦琏为心腹。定南王破全州，直叩严关，诸将皆远遁，城中将士亦多弃去，式耜不能禁；部将戚良勋请式耜上马远走，式耜叱而追之。俄而门人张同敞自灵州来谒曰："事急矣，先生将奈何？"式耜曰："封疆之臣，当死封疆。"同敞曰："然，公与城为存亡，敞即与公为存亡，君恩也，亦师义也。"式耜曰："不然，后事未可知，君亟去图生以任其难，勿留此同死而为其易。"同敞不可。

是夕，两人相对秉烛危坐，一老兵侍，令召中军徐高，付以敕印，令持送王。黎明，有数骑至，式耜曰："我两人待死久矣。"定南王慰之曰："吾断不杀忠臣；但两公亦当知天命所归，本藩圣裔，尚附兴朝。"语未竟，同敞骂曰："逆贼何等辱我先圣！"突前欲批其颊，有德大怒，以刀背断两臂，与式耜同幽于民舍，犹日以诗酬唱。至闰十一月十七日，将就刑，天忽大雷电，空中震击者三，远近称异，遂与同敞俱死。昆山归乎来先生尝和其绝命诗曰："元臣日夜执戈眠，首尾经营历四年；方冀时来能定国，那知力尽不回天？凭魂杀敌生前志，托梦归乡死后缘；浩气乘云诗句在，几回读罢泪潸然。"又曰："江陵相业故非常，身后凄凉行路伤，谁料有孙绳祖武，还能为国死封疆？当年朝局何须问？四代君恩不可忘；报答此时惟有命，精灵常在毅宗旁。"盖同敞江陵相国之曾孙也。

隶 仆

顺治乙酉五月，王师至江宁，明提督曹存性将出迎，使麾下一卒前马，卒问："今日之事何如？"存性曰："降耳！"卒曰："公降我不降。"存性曰："若小人何知？勿复言。"卒大呼曰："我真不降也。"抚膺号恸，立投中河桥下。安远侯柳昌祚出迎豫王，惟恐不及，一卒哭止之曰："侯世受国恩，此行可缓，愿自爱。"昌祚叱之，卒犹牵衣力阻，昌祚手批其颊，行至中河桥，卒擗踊哭曰："侯不我听，我去侯死矣！"即自投于河。

野史氏曰："春秋时士多仕于卿大夫家，卿大夫亦有与之同升者；秦汉而下，称奴仆矣，士即甚无赖，罕有厕身于此；惟大将麾下丁壮，往往因功自拔，或致显爵，此辈中宜有贤者窜身其间。如兹两人，其皆烈士而隐者欤？抑余又闻王师初下河南，明总督丁启睿将迎降，其家丁控马止之，因不见听，自沉于河，此与江宁两人相类。而前此贼陷华阴，得邑人王氏之仆李亮，见其伟干多力，欲留充前锋，亮大骂不从，被磔死。武愫受伪职，索吉服，仆某泣谏曰：'圣驾崩，主人不奔丧哭临，又取吉服，想见新君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望三思之！'叩头出血，愫叱之出，仆曰：'主人为名利所锢，不听我言，必有后悔；李贼贪淫无道，天怒人怨，势必不久；吾不忍见主人之身名兼丧也！'不食而卒。又新会简夙兴者，家贫，自鬻于梁生，梁生以不薙发将见诛，简请以身代，梁生泣曰：'尔代我死诚义，然亦有所欲乎？'答曰：'无所欲也，我蒙主人衣食数十年，今以死报，何憾？惟贷某人百钱未偿，主若为我偿之，即瞑目矣。'遂死。如是三人者，是又奴仆中之可书者矣。"

乞 儿

甲申之变，江宁有乞儿遇士人于路问曰："相公知北都事乎？"士曰："哀诏已至，崇祯皇帝自缢矣！"乞儿咨嗟不已，市酒饮之，绕秦淮岸而走，人以为醉，忽放声大哭曰："崇祯皇帝果死耶？"擗踊数十里，望北叩头，赴水死。市人闻诸有司，祭而葬之。或曰："此即愧二先生也。"乙酉五月，福王出奔，有乞儿题诗百川桥上曰："三百年来养士朝，如何文武尽皆逃？纲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条。"题毕，投水而死。

顾生曰："呜呼，此殆不食嗟来，以至斯极者耶？其死在王师未入时，故特止为奔逃者叹，不知后此之文武，求如一逃而不可得也！其时长干又有丐者，曳杖絜瓢，跛草屐，且哭且笑，行至通济桥，植杖挂瓢，脱草屐，投水死。人发其瓢，得二诗，痛伤国变，语甚激烈。三乞皆江宁人。而先是常熟有丐户石电者，勇悍善用枪，从指挥包文达援桐城；文达追贼于宿松，恃勇轻进，陷于伏，电单骑往救，手斩数十人，与文达俱死焉；头已去，犹持兵作击刺状，逾时始仆。皖人念其功，奇其烈，招其魂而祭之忠宣余公庙。呜呼，何乞人中之多忠义也！"

闯献发难

李自成初名鸿基，小字黄来儿，又字枣儿，延安府米脂县双泉堡人也。曾祖世辅，祖海，父守忠，一名印，世为养马户。母金氏，印死，金氏改适，流落宁夏，闯后未及迎而败，至今土人犹戏传永昌太后云。当万历丙午，江宁妖人刘元绪谋反，言有辟地李王，将以中秋出世，事发伏诛。印初无子，祷于西岳，梦神谓之曰："当命破军星为若子。"至是年八月生；孩提时，教之字，颇能记忆，顾性跳踉不可制。比长，伟躯蓬鬓，高颧深颐，鸱目曷鼻，声如豺虎，走及奔马；尝学刀槊于同郡罗君彦，能尽其道，侪辈莫及。

崇祯改元之岁，秦中大饥，赤地千里，白水王二者，鸠众墨其面，闯入澄城，杀知县；由是府谷王嘉胤亦聚众于黄龙山；他若汉南王大用、阶州周大旺等所在蜂起。其明年，山西巡抚耿如杞勤王之兵溃于良乡，延绥甘肃之兵亦溃，窜走秦晋山谷间为盗，其魁高迎祥，自成戚也，始自称闯王。时自成年二十三，为驿书，岁荒逋赋。里人艾同知又逼其私债，嘱邑令笞辱之，乃弃乡里，与从子过投甘州为兵；已复犯法，遂逃归迎祥，自结一队为闯将。

张献忠亦延安府人，世居肤施县柳树涧，与自成同年生，长身而瘦，面微黄，剽劲果侠，人皆惮之，目为黄虎。为府捕快，因事革役；去从军，坐法当斩，已解衣伏斧锧，参将陈洪范奇其貌，救而活之。即亡去为盗，依王嘉胤，战辄先登，贼中号为八大王。自盗起延绥，蔓延秦晋荆豫，西连巴蜀，东扰江淮，其最强者，闯献而外，若过天星、闯塌天、曹操、革里眼、左金王、老狟狟、袁时中之属，不下数十部，朝廷或剿或抚，不能扑灭。

自成 迎祥转寇山西河南，七年，入秦，为官军所蹙，与献忠同困于车箱峡，用顾君恩计以诡降脱。掠平凉邠州，为左光先所破；窜出关，与群盗破凤阳；还入秦，败贺人龙、曹文诏，兵益强。战渭阳，为洪承畴所破，复窜出关，掠淮北，败于滁州之朱龙桥；折而西，与祖家军战于归德于裕州，皆不利；仍走秦，败官军于罗家山。至米脂，呼邑令与之金，令脩文庙，且曰："吾故乡也，勿虐其民。"已而走韩城，将西掠，孙传庭迎击于盩厔，俘迎祥，自成窜秦州。

十一年，自秦入蜀，陷广元、昭化、剑青、江油等州县，进攻成都，不克，退与官军战于梓橦原，大败，尽亡其卒，独与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骑，窜入商洛山中。已闻张献忠反榖城，潜往投之，献忠素恶自成，欲杀之；乃转依老狟狟，卧病半月，狟狟畀以五百骑，仍出掠劫汉阳。献忠初据十八寨，四年，入晋，败于曹文诏，嘉胤死，献忠降而复叛。六年，为官军所迫，与群贼自毛家寨渡河扰梁楚，犯四川。八年，自楚而东，陷凤阳，焚皇陵，还兵而西，道麻城，将入关，已复出商洛，与官军连战，大败，窜入山中。九年，自均州东出，会群贼顺流而下，烽火达淮阳，为左良玉所破，遁还楚，伪为官军装□宜城，良玉兵至，仓皇走，官军追急，伤额破面，创甚，不能复战。

部下有薛姓者，首相国观子侄行也，劝之就抚。贼念诚得国观为主于内，抚可万全；又闻陈洪范在追军中，即饰名姝赍重宝以进，自陈："大恩未报，愿率所部随马足自效。"洪范为言之总理熊文灿，文灿先以闽海抚贼得厚贿，即踵故事行之，贼笑曰："是欲刘香我也。"举人王秉贞、诸生徐以显素无赖，教贼以孙吴书、造诸器械，在榖城操演者逾一年。至己卯五月而复叛，破房县，败左良玉，势甚猖獗。其年冬，杨嗣昌督师，议先讨献忠；献忠自楚入蜀，官军追破之玛瑙山，遁入兴归箐谷间，掩旗息鼓，从白羊山走武昌。

汝才即曹操也，过天星即惠登相也。方是时，献忠未平，官军皆西出，荆豫无备，而河南北大荒，土寇蜂起；自成久伏汉南，食尽众散，屡欲自刭，义子李双喜救止之。自成乃谓其众曰："人言吾有天命，若等可卜之神，如不吉，即杀我以降。"其将刘宗敏者，蓝田锻工也，最骁勇，时亦欲降，自成与步入丛祠，令宗敏取神筊投之，三投皆吉。宗敏还杀其两妻曰："我今生死从若。"余贼多有杀妻子愿从者。于是自成与百余骑渡汉而北，中原蜂起之辈：若瓦罐子、一斗榖、艾一、侯二等争归之，旬日间众至十余万，从此自成遂为盗魁，继高迎祥称闯王。

其年冬，献忠挟罗汝才之众而窥成都，首破开县，杀骁将张令，屠绵州，降守将王光启，进攻成都，不克，去，陷泸州。嗣昌移驻重庆，檄诸将西追贼，而驾驭失宜，秦将贺人龙先以其兵北遁。贼闻官军将至，自泸州还兵渡南溪，走汉州德阳，东路空虚，官军反自泸州蹑贼后。辛巳正月追及贼于开县之黄陵城，时士卒疲病，人无斗志，献忠在山巅，见左军倚险自守，又不见秦兵旗帜，即悉精骑大呼驰下，官军立溃。嗣昌得报，急从夷陵还救，而贼已席卷而东，自开城一日夜驰四百里，出巫山，至当阳，留罗汝才缀郧阳之兵，自以精锐下宜都，杀驿骑于途，取其符檄，令养子李定国等先持至襄阳，诳门而入，夜半贼从中起，斩关纳外众，襄藩遂覆；嗣昌所储军资器械数十万，悉为贼有，而洛阳亦先旬日陷矣。

自成之称闯王也，有宋献策者，长不满三尺，上谶记云："十八子主神器。"自成乃大悦。又逆案李精白之子岩，初为女贼红娘子所得，强夫焉，后脱归，当道者下之狱，红娘子救出之，遂与磨勘被斥举人牛金星同投贼，为之谋主。三人始教贼收人心，据要害，以争天下。又为"迎闯王不纳粮"之谣，传之远近，于是归贼者弥众。既破永宁，杀万安王，遂乘胜直犯洛阳。是月之朔，福王内殿基下大声如狮吼，掘之深丈余，见古鼎甚钜，舁之不动，仍掩焉，识者谓必有异变。及贼至，将士力战三日，斩获颇多，而总兵王绍禹麾下，有所招逃兵数百为贼内应，城立破，福王及世子由崧縋城走，王以体肥不能远去，贼得而杀之，称其肉，重三百六十余斤，脔分股割，与鹿肉烹，群贼胪食，名曰福禄宴。遂移兵攻汴州，不能克，去屠密县，败官军于新蔡，杀傅宗龙，

再攻开封。

初，怀宗愤贼难制，密旨下秦抚汪乔年，发两贼先冢，乔年发张氏冢，内有大蚁数石，沸汤杀之。而李氏冢莫知其处，至是米脂令边大受廉得之，穴在三峰子乱山中，相传为异人所扦，有铁灯醮火圹中，且留记曰："灯常明，李氏兴。"大受先破海圹，灯火尚荧荧然，剖其棺，骨黑如墨，头额生白毛，脑后一穴如钱大，中伏小蛇，长数寸，爪角悉具，见日腾起，迎日光而咄咋者久之。次破守忠棺，骨色如铜录，生黄毛；余圹骨皆血润，亦有生毛者。乔年腊蛇斩颅骨，函之以闻。是日，自成即于汴州中箭，损左目，撤围而退。其年秋，贼败官兵于孟家庄，害傅宗龙，又围左良玉于郾城。乔年闻宗龙死，悉师继出，自成闻之愤踊曰："是发我先冢者，急击勿失。"乔年进及襄城，遇贼，全军皆没；贼遂陷襄城，杀降将闯塌天李万庆，又破南阳禹州，杀徽王，还攻开封。周王益发金募兵杀贼，力战三昼夜，贼死伤既多，复撤兵去，东陷归德，屠陈州。

献忠既破襄阳，旋弃去，休兵光固间，东出破随州，为左良玉所败，折而西，罗汝才始去献忠，北就自成，兵益盛。四月，复自归德趋汴，围而不攻。丁启睿代嗣昌督师，惮闯之强，而易献孤立，乃曰："法当攻瑕。"檄诸将先击献忠。献忠战败伤股，自信阳东奔，官军邀击，贼众降散略尽，走投罗汝才。汝才知自成欲脩旧怨，分数百骑资之，麾使去；献忠遁入英霍，与左革合。启睿已破献忠，始会兵援汴。五月，王师至朱仙镇，自成抽兵迎战，王师大败，汴州援绝粮尽，渐不能支。至九月望日，河水大决，直冲曹门，波头高几二丈，满城皆为洪流，自成初欲据汴州自王，至是失望，乃移兵南寇郧襄。十月，败孙传庭之师于南阳，陷汝宁，杀杨文岳，左良玉避贼东走，汉东之民，多奉牛酒迎贼，贼遂破荆州夷陵，杀湘阴王。癸未正月，贼陷承天，襄汉尽没；时闯王□几至百万，自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群贼大会，悉受约束。汝才众亦数十万，称"承天抚民威德大元帅"，以山西举人吉珪为谋主。李兵长于攻，罗兵长于战，两人恒相须成事。自成不喜声色，脱粟布袍，与其下共之；汝才妻妾数十，女乐数部，厚自奉养，两人又互相非笑也。未几，自成心欲专制，先召汝才所善贺一龙宴，醉而缚之，随以二十骑袭杀汝才；又诱左金王及袁时中杀之，悉并其众。唯老猸猸别屯在澧，得不与——一龙即革里眼，左金王即兰养成，老猸猸即马守忠。

自成既合诸部，改号新顺王，以襄阳为襄京，更变县名，立李双喜为太子，备百官，文则有上相、左辅、右弼、六政府尚书、侍郎、郎中、从事等员；武则有权将军、制将军、果毅、威武等号；外则节度使、防御使、府尹、州牧等职。封崇王襄阳伯，邵陵王枣阳伯，宁王宜城伯，肃宁王顺义伯，以前参政张国绅为上相。分布已定，大会群下，议出兵所向。牛金星欲先取河北，直攻京师；杨永裕请下金陵，断漕运，以坐困北都；顾君恩进曰："金陵势居下流，难济大事，其策失之缓；直攻京师，万一不胜，退无所守，其策失之急；关中汉唐故都，形势足恃，又大王桑梓之邦，宜先定为根本，资其兵力攻山西，后向京师；则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自成于是决计入秦。

自朱仙镇兵溃，梁楚之间，人心惶惧，守令多弃城潜遁。献忠在英霍，收合群盗，乘机复出，以壬午夏破舒城六安，掠含山巢县，陷庐江，习水战于巢湖，窥金陵，为黄得功所破，还自桐城趋黄州，生员季时荣、无赖张以泽迎贼，黄州陷。癸未四月，从鸭蛋洲渡江，袭陷武昌，执楚王。贼见库中积金，叹曰："有如许财而不知用以设守，朱胡子真庸儿也！"舁而沉之江，遂据楚府，伪设五府六部，开科取士，铸西王之宝。已闻左良玉西远，去岳破州，将涉洞庭，卜于神不吉，投筊大询，俄而风作，覆其百艘，乃焚舟陆行，连破长沙、衡、永、吉安、建昌，将犯辰沅，石滩恶不可上，仍还岳州。献忠初破武昌，自成在襄荆遣使脩好，献忠亦逊词以答，乞彼此相援。比自衡州还，左良玉已复武昌，自成亦弃楚北去，献忠乃走淅川，值老猸猸病死，因收其众，从此群盗悉并于二贼；而李则自秦犯关，张亦由荆屠蜀矣。

论曰："闯献同起延绥，扰乱中原，十数载间，卒亡明室。说者以为当时将相异心，剿抚失策所致。然余窃怪此二贼者，心相忌而事若相倚：自成再起，既因房竹所追；献忠复兴，亦藉朱仙兵溃。岂圣王肇造，天必先使若辈为之驱除乎？又闻崇祯改元戊辰岁旦，天子方御正殿受朝贺，忽大声发自西北，占者以为鼓妖是日自成与其徒饮米脂山中，酒酣，举骰祝曰：'得六红，我当为帝。'一掷果六红，群小被酒，皆下阶叩首呼万岁。是知盗贼之生，亦由天意，殆未可专归之人事也。"

自成犯阙

孙传庭之败于南阳而归也，抽丁壮，招边勇，兵稍稍集；又依古遍箱武冈之制，造车万辆，拔降将高杰、白广恩为先锋，日夜操演；然其意欲且守关中，张形势，使贼西顾，不敢直犯京师；而朝廷屡督之战，不得已以癸未八月治兵再出。当是时，自成方去荆襄，闻秦师至，颇惧，乃匿其精锐，以孱弱诱之；官军屡有斩获，传庭转以贼为易与，进至宝丰。既入险，贼坚垒相持，官军不得战，值霖雨，饷道阻绝，传庭还兵就饷，乃悉精骑乘其后，及于当阳。贼前锋名三堵墙，一红一白一黑，望如云锦，官军方饥疲，见之皆股栗，丁壮推车者，脱輓络先奔，师复大败。自成逐之一日夜，逾四百里，传庭至关，方调兵商洛口，而炮声忽从内发，盖兵溃时贼得所弃甲仗，使其众被之，杂奔者先入为内应也。既贼入关，西不守，传庭拥所养喇嘛僧西去，不知所终。高杰渡河奔蒲州，方伯以下，及白广恩、陈永福等皆降于贼，永福于是反为之尽力。

是时秦中郡邑多从贼，独凤翔及庆阳、榆林不下，贼使刘宗敏屠凤翔，又攻庆阳，破之，执韩王；使李过攻榆林，失利，自成自引兵屠之；宁夏总兵牛成虎迎降，进攻甘肃，屠西宁，三边尽入于贼。于是大会群下，戎马万匹，旌旗百里，诣米脂祭墓，裒被发遗骸封筑之。访求宗人，赠金赐爵，改延安为天保府，米脂为天保县。

十一月，自成还长安，召见关中绅士，先各馈银八两，然后责其输助；遣官考州县生童，改八股为谕。先遣兵入山西，陷平阳。

甲申正月，淮安民家凿井，适中古甃，将及泉，得一石，有记曰："宋建炎二年开，开三百年而塞；塞二百年而复开，天下当清。"是月，自成僭号，建国曰顺，纪元曰永昌，封其党为侯伯子男，造甲申历，改西安为长安，铸大钱，值白金一两，设科目取士，试定鼎长安赋，拔扶风举人张文熙为第一。二月，贼自龙门渡河，破汾州，进陷太原，所下郡邑，即置伪官。壬申，贼至潞安，分遣刘宗敏入故关，掠大名、真定，而自以大队徇忻代，陷宁武，杀周遇吉。三月壬辰，帝星下移。乙未，贼陷大同，进薄宣府，太监杜勋以城降。癸卯，贼犯居庸关，太监杜之秩、总兵唐通开关以迎。甲辰，贼陷昌平，犯十二陵。始贼欲侦京师虚实，阴遣人辇重货贾贩都市；又令充部院诸掾吏，刺探机密，千里驰报，至是兵部发骑探贼，贼辄诱降之，无一人还者。是日薄暮，自成至彰义门，仁望间，城楼忽堕一天启大钱，宋献策进曰："此胜兆也。"发一炮，楼角立崩。

乙巳，贼大至，城外三大营皆溃，杜勋初降贼，廷臣请急檄城守诸内官，忽传旨云："杜勋骂贼殉难，予荫祠。"丙午，自成设黄幄，坐广甯门外，秦晋二王左右席地坐。勋呼城上人请入见，守城诸监缒之上，见帝盛称贼势，劝帝禅位，不然，则割山陕分国而王，上不答。或请留之勋曰："不返则二王危。"乃纵之去；勋退，谓其侪曰："吾辈富贵故自在也。"复缒城去。时浃旬阴惨，是日忽大风震雷，俄而微雪。申刻，贼攻广甯门，杜勋射书城上，曹化淳立启门，外城陷。二鼓，帝命周后自经，令太子二王易服出避，手刃袁妃长公主。五鼓，贼攻正阳门，帝欲出不得；俄而内城陷，帝登煤山，自缢于寿皇亭。戊申，贼以扉舁出，与周后同置东华门侧，殓以柳棺，枕以土块，覆以蓬厂；辛亥，始改殡于茶庵。已而伪官传纸票，仰昌平州葬之于田贵妃墓。四月初三日，发引，永定二王青袍哭送出城而返。

署昌平州事吏目赵一桂与好义之士孙繁祉、白绅、刘汝朴、王政行等十余人捐钱三百四十千，募人开圹：始启石门，内香殿三间，中悬万年灯二盏，陈设祭器，前置石香案，旁列五彩绸制侍从宫人，及生前所用器服；东间石床高尺五六寸，广盈丈，上铺绒毡被褥诸寝具；又开二层石门，内通长大殿九间，石床如前式，妃棺在焉。初四日，帝后梓宫到，祭奠毕，先移田妃于床右，次安周后于左，然后奉帝居中，随闭石门掩土。初六日，一桂复率捐葬乡耆祭奠，哭声震天。死难太监王承恩即葬于陵右，明遂亡矣。一时词人悲叹，往往见之诗歌，就所睹记，录之于左：

七言绝句

玉皇西狩下天都，纵使霜狼斗赤乌，赛过五红惊一坐，戊辰元旦受嵩呼。（盗起）

花生玉露柳生烟，坐览军书上未眠，夜半月斜殿影黑，黄封犹降凤池宣。（勤忧）

阁臣天性最仁廉，招抚何须剑戟铦？将吏台前听号令，中军元帅诵华严。（嗣昌）

挥金百万作城防，贼未枭头已自创；天若资王生大统，国当磐石到无疆！（周王）

虎踞龙蟠说旧京，六宫拟从翠华行，君王也道江南好，只是因循计不成。（南迁）

风雨凭城下玉台，锦筵空为射堂开！天弧夜夜高张在，却放狼星易度来。

有诏坤宁共省愆，毁巢破卵事相缘，夜来帝坐移于下，遮莫轩辕也失缠。

崇关巨堞是居庸，百二山河推要冲；闻报官军三十万，齐心为贼作先锋。（破关）

贼兵百万涨昏埃，鼙鼓惊天晓角哀；闻报六宫皆掩面，玉銮日暮出平台。（城围）

空炮连声震若雷，园陵十二尽成灰；平台召对何人对？天子无言拭泪回。（召对）

王儿传至各歔欷，御手亲将换厂衣，对仗两班同哭罢，殿庭但有燕双飞。（太子）

社稷沦亡命亦捐，两行珠泪尽君前，圣明过守无成戒，妾负皇恩十八年。（周后）

翠华西阁断君怜，未得长门赋一篇；今夜有魂甘带血，落花风里变啼鹃。（袁妃）

剑气冲花萎绿苔，玉真高驾彩云回；幽幽椒殿无人住，鹦鹉犹呼万岁来。（公主）

内家避寇承明旨，玉殿金闺人尽亡，不似唐朝委社稷，三千宫女拜黄王！（宫人）

元武楼头漏点传，从亡一整旧宫员，笼灯莫讶联三盏，未必微行得万全？（欲出）

白家河畔草迷离，万户烟深怨鸟啼，怅望南云无去路，东风吹到马频嘶。（回宫）

城上悬灯贼入濠，九门已献六军逃；士民欲为朝廷战，三百年中不佩刀。（城陷）

燕台四月草青青，马上悲笳耳倦听；过客若还忆旧里，回头一望寿皇亭。（帝缢）

转眼宫庭便陆沈，洁身同葬御河深，只应皓月来相照，照出澄波一片心！（魏氏）

两行遗诏亦悲哉，饮恨吞声向夜台；此日廷臣皆仗节，犹嗟未得救时才！（遗诏）

血渍衣襟诏一行，殉于宗社事惶惶；此时天帝方沈醉，不觉中原日月亡！

天荒地老春余梦，剩水残山劫后钟，九土曾无埋骨处，淑人却借一抔封。（帝葬）

午门待罪责供招，旧事先王各大僚，忍见灵车从内出，月绫被体发萧萧。

茶庵棚内白杨棺，百姓皆来掩泪看，多少骑骡人过此，从无一肯下驴鞍。（茶庵）

千叠山河万叠云，重瞳魂魄傍湘君，白杨只恐樵苏及，麦饭谁浇数丈坟？（帝坟）

不鉴前车在汉唐，东林讲学为三王，臣忧门户君忧国，门户成时国已亡！（党祸）

谨具江山百座城，崇祯帝后列双名，鲜红简子书申敬，献纳通家八股生。（书生）

七言律

岂如黄虎只凶狂？甚有才能合众强，终始称渠不俯屈，奈亡无地更飞扬；李岩失路为谋主，神祖多方赍盗粮，作贼不图声色乐，苦心专志致明亡。（李闯）

人心厌治物违和，从逆交加赴火蛾，变乱如开龙耳嘴，危亡端在马蹄窝，锋头毛面堂廉满，紫眼鸢肩草泽多，天却生才与位左，不关功令咏菁莪。

初时群聚只饥民，蠲赈能教一叱平，驯致渠魁收壮士，便须能将动雄兵；洪卢孙戴全忘死，曹艾陈刘不顾身；其奈举朝皆泄泄，更无庙算似黄琼！

救火衣冠揖让频，中书枢密更添薪，河南未配红娘子，山右先驰黑煞神；一左尽堪专调选，二曹良足靖风尘，大河才有灵昌渡，便是飞鹰透碧旻。（纵盗）

中原郡邑久兵荒，极选人才未足当，江岭知能俱好好，关河庸耄独怅怅！平时觅食嫌山远，急处藏身乐草长，一脏受伤未必死，死来五脏气俱伤。（郡邑）

名将谁无此日难，福堂孙傅坐相看，已开函谷千寻道，又撤瞿塘万里滩，新蔡空拳当敌骑，宝丰枵腹跨征鞍，忠臣苦事将谁诉？狱吏才过剧盗攒。

那将贼势著胸中，气涌如山胆塞胸，驻马昔曾降大憝，挥刀今必斩元凶，曹能犹子同摧敌，周亦夫人共折冲，闲置西偏徒一死，不教河上立奇功。

英明昏暗不差多，秦后宫庭一网罗，张业吕疆麟凤少，赵高封谞虺蛇多，蒙君窃柄难薰灌，揖盗开门孰谯诃？犹把王承恩藉口，南来威福似江波。（宦官）

若思东晋足忠良，刘李（闯塌天刘国能，射塌天李万庆）于今得继芳，丝濯江涛成锦绮，玉磋山石协圭璋，杀身完节嘉名远，建庙褒官世泽长，若问文儒甲申事，不知对此面何藏？

弥天盖地折凶威，锡穴奇才卓不移，地久荒残心作垒，人无甲胄钱为皮；五千壮烈同甘苦，廿万猖狂慑指挥，若使京城君设守，岂教宗社变冰澌？

槐国人政

顺治元年三月丁未，明京师陷；昧爽，李自成毡笠缥衣，乘乌驳马，至西直门，拔箭去镞，向后三发，令曰："军士入城，敢伤一人者，杀无赦。"忽有黑气涌门而出，宋献策曰："此害气宜避。"乃改从德胜门入；太监曹化淳率其属迎于门外，自成仰天大笑，手发一矢，中坊之西偏。至承天门，语诸贼曰："吾一矢中其天字，必一统。"射之不中，中天字下，自成愕然。牛金星趋进曰："中其下，必中分天下。"自成乃喜。入宫，即传令求崇祯帝及太子二王，以曹化淳背主献城，先勒献饷银五万两。戊申，周奎献二王，自成曰："吾待以杞宋之礼。"发刘宗敏收养。午刻，始得崇祯崩问。

是日检讨梁兆扬倡助饷，与同志数人各书五千金，托宋企郊投谒。己酉昧爽，成国公朱纯臣、大学士魏藻德率文武百官至午门待罪，群贼争侮，为椎背脱帽，或举足加颈相笑乐，各官惴惴，莫敢仰视。日暮，自成始出，牛金星执缙绅录唱名，嘻笑怒骂，恩威不测，呼及周钟，顾君恩特下揖云："主上饥渴求贤，当不次擢用。"自成问钟何许人？君恩曰："名士善为文。"自成笑曰："何不做见危授命题目？"□□□大学士陈演首劝进，自成不许。时入朝者三千余人，点用不满百人，从东华门出，送吏政府；余者每员马兵二人押往西华门外，纵辔腾逐，若蹴羊豕，人人自谓必死矣！俄传令曰："前朝犯官，悉送权将军刘处分。"盖贼愤各官不迎已，欲尽杀之，因宋献策力争而止也。

庚戌，收执逃官，路断行人，封太子为宋王，赦刑部锦衣卫系囚，又传檄郡县，中云："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贿通宫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绅，闾左之脂膏尽竭。"词出黎志升，谕者以为实录。辛亥，召见梁兆扬，自成谓曰："朕起义兵，专为救民。"兆扬叩头对曰："旧君无大失德，但猜疑自用，以致上下睽隔，民坠涂炭；陛下救民水火，由晋抵都，兵不血刃，真可比隆唐虞！臣遭逢圣主，敢不精白一心，以答知遇殊恩？"自成大悦，留坐饮茶，授兵政府侍郎。贼初自楚入秦，已设文武各官；至是以父名印，印为符券契章凡四等，改内阁为天佑殿，翰林院为弘文院，文选司曰文选院，六科曰谏议，御史曰直指，官服领尚方，用云为级；以牛金星为天佑殿大学士，何瑞徵、黎志升为弘文院大学士，旧臣点用者除授有差。

时贼令新降者不得乘马。壬子，各官皆骑驴，方巾蓝服，小扇遮面，至牛宋及顾君恩署投门生帖，且领契；其外选者，乞携妻孥，宋企郊语之曰："俟到任后做得好官，来迎未晚。"皆欣然而去。

癸丑，伪礼政府谕各官率耆民上表劝进，使周钟草登极诏，内有语云："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或私语钟曰："闯贼残杀太甚，恐难成事？"钟曰："昔太祖初起亦然。"乙卯，派各官概纳饷银，大抵点用者派少，不用者派多，下至厂卫著姓，要津权胥，四方富贵，无不滥及；一言不办，即夹，往往骨碎身死。大学士魏藻德被夹，献银万两；刘宗敏责以首相致乱，藻德曰："此一人无道所致。"宗敏怒曰："汝以书生擢状元，不三年为宰相，崇祯有何负汝，而诋为无道？"掌嘴数十，仍夹不放，四月戊午朔，宋献策言："帝星不明，天象阴惨，宜停刑，且速即位。"庚午，各官复上表劝进。辛酉，焚明太庙神主。是日，试在京举人，首题"天下归仁焉，"次题"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取者送吏政府候选。复考秀才，取者送国子监读书。司业薛所蕴因令监生多作文字，以候新主幸学。壬戌，禁用十字，若忠为中，成为丞之类，改大明门为大顺门，易乾清宫匾"敬天法祖"为"敬天勤民。"

是日，先释系官数百人；取所得银及合累朝镇库积银三千七百余万，金一千万锭，悉令工熔作穿心方版，为易运计。

癸亥，禁奏疏冗长，召见伪侍郎杨观光，问郊天何以必去荤酒，远女色，止行刑？观光答曰："天人一气，

去荤酒则心志清明，远女色则呼吸灵爽，止行刑则举念慈和，故能感格上穹。"自成称善，送至檐下，答拱而别。

甲子，铸九玺及永昌钱，不成。乙丑，始尽释诸系官，其勋戚大臣，仍令兵监押，遣伪将四出催粮，执故相冯铨至京，勒献银数万。丁卯，盘各仓谷。伪礼政府示，十二日百官习仪天佑殿。望日，颁诏，论功行赏。

十七日，郊天祭地，即帝位。次日幸学，行释奠礼。戊辰，西平伯举兵报至，趣伪防御左懋泰赴密云，张石麟赴山海。己巳，停习仪，杀所押大僚勋戚数十人于平则门外，下令亲征。夜半，先运辎重百万辆归陕西。庚午黎明，自成毡帽蓝布袍，挟二王及吴襄东出，精兵二十余万悉行，各官送之金明桥而返。

闯贼本无大志，自得牛李后，始知收拾人心；至京师，颇严军令，士卒有淫掠者，辄枭斩，或断臂割势悬市；然其下为贼久，令虽严，不能制也。军士初入民室曰："假汝灶一炊。"既食，曰："借汝床一眠。"将眠曰："雇汝妻女一伴。"不从则死。已又编排甲，令五家养一贼，民不胜毒，缢死相望。自成宠宫人窦氏，号曰窦妃，夜宿宫中，晨起啜少米饮而出，惮食宫中物；见诸龙器皿，辄震慑。将升御座，忽见白衣人长数丈，手剑怒视，恐惧不敢复登。内臣初进冕旒，窄不可戴，易之又宽，再易之始冠。刻许，头痛如裂，急欲去。识者知其不能久也。

论曰："自成之恶极矣！历观古来盗贼，若赤眉黄巾辈，其毒虐犹未若是之甚也。然或言其在西安，都司舍人邱从周乘醉入秦府，戟手骂曰：'若小民妄称尊号，踞王府，而所为如此，何以能久？'自成闻之笑曰：'此酗儿。'略不加意。少时尝盗邻家羝羊，其人执而笞之，既得志，不修旧怨。前参政张国绅者降贼，自成以为上相；国绅诱一故宦之室进之，欲以求媚，自成顾重其夫名，立斩国绅而归其妇。由是推之，意者夹官搜银等事，或其下所为，非尽自成之意欤？夫初得关中，姑以一二事示大度，假仁义以结民心也。语云：'盗亦有道，'信夫。"

西平乞师

吴三桂字长白，辽东籍，江南高邮人；父襄字西环，两世并起家武科，积军功，官至都指挥司，同守宁远。甲申正月，怀宗以西寇渐近，调襄还京，已又撤宁远镇，封三桂为西平伯，手敕召之入援。三桂行至沙河，而京师陷，贼使诸降将以书招之，三桂犹豫未决。初上宠田妃，妃殁，上念之不置，戚畹田弘遇欲娱上意，游吴门，出千金市歌姬陈圆、顾寿，将以进御，上知为青楼妇，却之。弘遇死，寿随一优人逸去，而圆归三桂。贼据京师，刘宗敏居弘遇故第，因有誉二姬色之都技之绝者，宗敏于是系襄索圆。三桂闻之，即还兵据山海关，刑牲盟众，誓兴复明室，报至京师，自成切责宗敏，立释襄，厚加抚慰使作书谕三桂，三桂不从。

当是时，国朝闻明都之变，方议入讨，而三桂兵少，自揣其力不足以办贼，遣使因故帅祖大寿来乞师，朝廷犹未之信也。山海镇城在关内，而关外复有罗城，四月丙子，贼先遣轻骑自一片石北出而东，突入外城断东路，而自成以全师围内城。三桂复来求救，于是二王统劲兵飞驰而西，将及外城，见炮方东向击，九王疑三桂已没，驻兵欢喜岭，高张旗帜以待。三桂望见，从数骑突围而至，力请进兵；九王以素无盟约，又贼与吴兵甲仗相似，欲令吴兵薙发以自别异。三桂曰："然，我固非怯也，使我更得万骑，何惧于贼？为今兵少，故乞师于若，盟誓薙发无恨。"即与九王同歃，立薙其发，导王师直抵关下，而贼外城之卒先烂矣。

三桂驰入关，即呼城中人薙发，即日开内城门，三面并出：三桂居前，九王继后，豫王英王张左右翼。汉兵先合，贼围之数十重，三桂奋死斗，卒皆一当百，贼散而复合。王师驰至，从黄埃中发数矢，贼骇曰："关东兵来矣！"天忽大风，沙石飞起，击贼如电，二王纵铁骑乘风夹击，贼步卒几尽，骑兵死者过半；刘宗敏中箭坠马，选锋骁将莫不重伤。自成乃杀吴襄，悬首高竿，收余兵西遁。三桂战罢，哭其父尸极哀，九王慰唁之，且趣之曰："稍迟即京师糜烂矣。"九王即摄政王也。三桂于是兼程而进，壬午，追贼于永平，张若麟来降。自成乘千里马驰一日夜，癸未平旦，至京师，立缚吴襄家属三十余口，杀之于市。

贼之东出也，留京师者仅老弱数万；文官则牛金星，大轿开棍，往来拜客，武官则一只虎李过，防守禁城，九门齐启；惟日驱驴马运金帛归关中，已而微闻战败，贼将督民夫拆城外房，运器械上城，为守御备；或相聚耳语而泣。民间喧传吴三桂夺太子来；太子入立，即顺贼所署诸臣斩无遗。比自成至，人马残惫，全无纪律，益肆淫掠。诸内臣初奉命守城，已怀异志，令士卒皆持白杨杖，朱其外，贯铁环于端，举之有声，格击则折。至是贼下令尽逐内监，无老幼贵贱，即以其杖驱之，皆号泣徒跣，破面流血而去；其金帛珠玉，悉为贼有。于是贼各官莫□疾步求间脱去矣。

甲午申刻，贼传示次日郊天即位，俄而刘宗敏先卧长桌舁出，群贼亦多束驮金帛，纷纷而去。乙酉，贼僭即帝位于武英殿，以李继迁为太祖，追尊七代考妣皆为帝后，立妻高氏为皇后，使牛金星代行郊天礼。三桂兵至，觇知贼将西走，先设疑兵于西山，又多取酒罂，实以石灰，埋齐化门外道口。五鼓，贼众万马齐出，践罂穿足，辄惊踣；后骑奔压，石灰迷目，不可视，疑兵远噪以惊之，贼众大乱，尽弃其辎重，留伪将军左光先、谷可成殿后而遁。

五月戊子朔，在京诸臣设崇祯帝位于午门，行哭临礼，令百姓人制素冠。庚寅，备法驾迎新君于正阳门外，都人犹以为故太子也；及驾至，前驺麾百姓悉去白冠，始悟其非。三桂追贼至定州，斩可成，光先伤足，贼负而逃。自成还兵战于真定，复大败，身中流矢。三桂追出故关而还；比至京，则国朝已定鼎矣。

自成至山西，郡邑多闭门拒守，贼辄攻屠之，而叛者愈众；又以牛金星谮杀李岩，刘宗敏以下皆离心，故

不能复战。留陈永福守太原，委以晋事，而归西安。自成初以李岩言谬为仁义，及岩死，兵又屡败，益虐戾自用，群下小忤辄死；又设严刑，民盗一鸡者斩，西人大恐。

其年冬，王师西讨，陈永福拒战甚力，城破而死。肃王遂自皇甫川渡河，击破贼将郭英、李过兵；英王自怀庆渡河，向潼关，贼使伪巫山伯马世耀将三十万来拒，一战而败。自成知不能守，散府库，焚仓廪，出武关东奔。乙酉二月，攻郧阳，明守将王广恩伏步卒于近郊林莽间，自引骑士别驻远郊，而使羸兵诱贼。既入险，骑不得骋，伏发，贼兵多死；薄暮引去，而广恩已驰骑先破其垒，林间步卒复四面举火，噪而逐之，贼众大溃。时左兵方东下，自成闻之，收拾散亡，将乘虚袭武昌，大兵分两道穷追，闯贼还战辄败北。至武昌，众尚五十余万，留屯月余；欲泝江走岳州，将发，忽烈风暴雨，阴霾四塞，贼由是变计，从陆出咸宁、蒲圻。

丙戌正月，过通城九宫山，使其下先发，自以十余骑殿后，猝陷于淖，土人以耰锄击杀，断其首而献之明。李过来救，仅夺其尸，结草为头，以冠冕葬之罗公山下。大兵追至，获其从父二人，及刘宗敏、左光先，皆斩之；执宋献策；金星、企郊等皆潜遁；发验自成尸已腐，莫能辨也。李过改名锦，与余贼四十六部奉高氏降于何腾蛟，唐王赐锦名赤心，寻死。后人有诗曰："谁道天公醉？元凶未献俘，九宫灵一击；全队贼皆逋。"盖时又传自成过九宫山，单骑谒元帝庙，为帝所击，伏地而毙也。

郡邑纪闻

郡邑死事，就所见闻，颇得其详而可录：曰房毂，曰武昌，曰长沙，曰榆林，曰保定。

崇祯己卯春，流贼九股分屯襄郧间，督师熊文灿主抚，于是张献忠首出求降；文灿为请于朝，授副总兵，处之榖城，而使佥事张大经监其军，所谓西营八大王也。群贼闻之，皆佯就抚，文灿随地安插，内三股近房县。房小邑，又数被兵，而群贼逼踞，人无固志。邑令郝景春争之文灿，文灿怒曰："朝廷欲化贼为民，今将驱民作贼耶？"趣居之城外。于是罗汝才居东北，号曹操营；黑云居南，号十万营；白贵分处西南西北，号小秦王营。景春虽单骑就营，与结盟定约束，事稍稍定，然已自知必死矣。

未几，献忠叛，榖城令阮之钿死之，张大经从贼，引贼兵趋房县，又使人约汝才同反。景春子诸生鸣銮力敌万夫，乃擐甲诣汝才曰："若不念香火情乎？慎毋从乱"汝才佯诺，鸣銮觉其伪，与守备杨道选授兵登陴，而献忠前锋已至，鸣銮迎击，斩其魁上天龙。已而贼大至，献忠兵张白帜，汝才兵张赤帜少倾，二帜相杂环城立攻，白黑二渠策马呼曰："以城让我，保无他也。"献忠又以张大经檄谕降，景春大骂碎之；而以寸纸系卒髀间，缒城求救，十数往，文灿卒不应。鸣銮且守且战，相持五日，击伤献忠左足，杀其善马；又用间入贼垒，阴识献忠所卧帐，将袭擒之。而指挥张三锡启北门揖汝才入，城陷，景春回署将自尽，大经短枪乘马突入执之，贼坐县堂，见景春来，为起立，且酌卮饮之，而责问库银仓粟。景春骂曰："死贼，仓库有物，城岂为汝所陷？"乃拥之去。鸣銮与道选巷战，道选中箭死，鸣銮闻父被执，追至，景春见之连呼曰"好好，"以手自画其颈曰："此亦不甚痛也，男儿至是，惟--死耳！"遂父子同遇害。而主簿朱邦闻亦以骂贼不屈，全家被杀。之钿字实甫，桐城诸生，由保举授县令。三锡后为官军所获，磔死。大经从贼，及玛瑙山之败，复出降。

张献忠之破汉阳也，武昌绅吏议募兵为备，而府藏空虚，贺逢圣屡请贷于楚府，王不应；左良玉东走，亦入见王曰："与臣十万人饷，当为王保境固城。"王复不应，众不得已谋撤江上兵入保。参将崔文荣曰："守城不如守江，守江不如守汉；团风鸭蛋诸洲，水浅不及马腹，纵之飞渡，而婴城坐困，非策也。"众不听。兵既撤，而承天德安溃卒东下，王始发金钱尽募之，使长史徐学颜为之帅，不隶他将，所谓楚府兵也。未几，贼偏师先自团风洲渡，其大营尚在江北，有张其在者，以罪被笞，走投献忠，告以虚实，贼乃从鸭蛋洲毕渡，直薄城下。文荣御之，颇有斩获；贼转攻德胜门，参政王扬基、推官傅上瑞先遁，楚府兵斩关迎贼，城遂陷，文荣及学颜皆战死。盖募兵时，贼先使其卒杂溃兵应募为内应也。

王闻城陷，出坐殿角门，贼入；王骂之。献忠曰："吾来正欲扶王为天子耳！"王曰："天下吾家天下，天子吾家天子，安用贼扶？"贼党尚食王，却之，绝粒四日，献忠乘以竹舆，二人舁之，再拜而投之江。妃及宫眷宗室内臣死节者数十人；外臣死事者，自文荣学颜外，有通判李毓英、知县邹逢吉、都司朱士鼎，绅士死义者，大学士贺逢圣而下，有王师文、陈靖之。而宗室盛潮之子观音保年十三，贼得之，因其少不之备，保伺贼醉，潜拔贼刀刺杀数人，然后自刭。学颜字君复，永康人；文荣海甯卫人，世指挥佥事；士鼎起家武进士，既被执，贼爱其力，欲用之，士鼎戟手大骂，贼断其右手，乃以左手染血洒贼。贼又断之，不死；贼既退，令人缚笔于臂，犹能作楷字，招集旧卒，训练如常。

崇祯壬午秋，李自成寇郧阳，巡抚王永祚奔荆州。癸未正月，承天陷，巡抚宋一鹤、总兵钱中选死之。朝命以王扬基代一鹤，李乾德代永祚，乾德有官无地，移抚偏沅，而扬基暂驻岳州。五日，张献忠屠武昌，扬基惧，率标兵走长沙，推官蔡道宪语之曰："岳与长沙，唇齿也；并力守兵，则长沙可保而衡永无虞，奈何弃之？"扬基曰："岳非我属。"道宪曰："弃北守南，犹不失为楚地；若南北俱弃，所属地安在？"扬基语塞，乃复还岳州。会吉府承奉王命明与副将尹先民潜通贼，贼遂浮舟于湖以窥衡岳；既破咸宁，进至蒲圻，扬基先遁。湖广巡抚王聚奎驻袁州，惮贼不敢进，道宪贻书为陈利害，聚奎使至，使总兵孔希贵拒贼于陈陵矶，战屡胜；既而以众寡不敌，聚奎与希贵及湖南巡抚李乾德奔还长沙。岳州陷，道宪谓聚奎宜乘贼未至，先于山砂矶及戴家湖立水陆二营以遏贼。（以下阙）

南明野史

[清]三余氏撰 [民国]王钟麒校补 姚兆余整理

《南明野史》三卷，附录二卷，清南沙三余氏撰，记南明王朝福王由崧、唐王聿键、桂王由榔、鲁王以海、唐王聿鐭诸藩事，“采摭旧闻，多所折衷”，为研究南明史的重要资料。该书经民国王钟麒校补缺文、重新分卷标目，遂成此编。本整理本以涵芬楼旧藏稿本为底本，参校了商务印书馆本和台北文海出版社《明清史料汇编》本。

原 序

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纵其淫哉？何明自中叶以后，生民之悴憔如此，其无极也。主昏于上，政出凶阉，民穷于下，翦为流寇。鄙夫蠹国竭民，清流矜高炫异，无非启宗社之殷忧，酿黎元之奇祸焉耳。怀宗鉴前事之失，力翦元凶，痛惩夙谬，庶几宵旰勤劳者矣。然无知人之哲，矜明察而愈惑，无持久之力，好更张而益乱。惩前弊矣，乃缉事廷杖，阴踵前弊而行；通下情矣，而裁驿加派，孰非矫情而出？府臣民之怨，养勋镇之痈，内忧外患，天变人穷。政府寄寓耳，节钺儿戏耳。国势人情，至于尔日，真衣败絮行荆棘也。所以难重骊山而非缘内嬖，祸烈哀平而不因外戚，质异昏庸而惨于晋惠，情非晏佚而毒于宋徽。易地参观，彼此相笑。以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轻轻断送于一人之手。红阁之缢，譬彼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非能勇也。其画无理之至耳，究何足以谢天下哉？当时愤激者，第谓今日无论李纲难得，即求一大小人若秦桧亦不可得。其说诚然。然有是君乃有是臣，而曰朕非亡国之主，天下万世，其谁信之？迨清师入关，明社既屋，彼偷安无智苟且富贵之徒，虽托名于起义，实忘情于报雪，遂使汤火余生，益深益热。嗟乎！江南实奴隶之质，闽中亦轻薄之子，肇庆则拨乱无能，广州乃自生内鲠。虽仍王号，究类何人？地即大于曹、滕，民无加于邹、莒，而庭前养寇，榻畔藏奸，欲以区区块土，与南阳灵武比隆，岂不谬哉？群奸盗窃既仗虚名，志士捐躯亦镂空影，岂知人心忘汉，天不祚明，早胎于金陵定鼎之年，又何待燕山殉难之日？间尝阅《明纪编年》并《遗闻事》。阅《明季遗闻》，则南宁以后缺之，不止漏略。惧事实之不明，无以诏示来兹也，是用搜访遗编，采辑逸事，正其舛误，芟其矫诬，汇为五卷，以备博览君子之要删焉。

乾隆己未岁秋七月既望南沙三余氏谨志

卷上 安宗皇帝纪

安宗简皇帝讳由崧（校者案：《清史纪事本末》卷八载，永历十四年夏四月，上圣安皇帝谥号曰安宗简皇帝。今即据以补入），神宗次子福王常洵子也。神宗五子：长光宗，次福王常洵，次瑞王常浩，次惠王常润，次桂王常瀛。万历二十九年冬十月己卯，俱受封。至四十二年，福王先就国洛阳。熹宗时，赐予禄入唯福王最优。

崇祯十四年，李自成陷洛阳，福王常洵见杀。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逼京师。南枢史可法督兵勤王。四月十二日，闻京师陷，烈皇帝殉社稷，南都府部科道等官会议推戴讨贼。时瑞、惠、桂三王道远难至，而潞王（常淓）、福王（嗣王由崧）各避贼，舟次淮安。潞王伦序比四王为疏，而人望所属。福王素遭物议，于是有推立潞藩之说。

凤督马士英素善黄得功、刘良佐。北都初陷，高杰南奔，刘泽清亦至瓜洲，士英并与之通殷勤。及议推戴，士英遂联络二刘、高、黄为己助，以恫喝南都诸大臣。遣其私人来言于可法曰：“立君当以贤，伦序不宜固泥。”可法信之，答书极刺福邸诸不道事，意盖在潞藩也。士英得书，忽奉福王至龙江关，廷臣错愕。可法始知为士英所卖，勉强出迎，嵩呼定策。其实答士英书，可法虽列名，而为首则詹事姜曰广也。

二十七日，集廷臣会议朝堂。署礼、兵二部侍郎吕大器独后至。议不决，而吏科给事李沾、诚意伯刘孔昭、司礼太监韩赞周等力持之，议始定，遂以福王告庙。

五月一日，王入京，以内守备府为行宫。各官朝

见。是日，有两黄星夹日而趋，盖太白与辰星也。

御史祁彪佳奏言早颁大号、敬天礼祖诸事。允之。

各官退议宜先监国后登极。孔昭请即正位。彪佳言监国名极正，盖彰贤德且示谦让，使海内知无因以得位之心。俟发丧，择吉登大宝，布告天下为当。众议以为然。于是以初三日监国。十五日即位，改明年乙酉为弘光元年。用可法、曰广及南储高弘图为阁臣，从物望也。

当是时，可法实秉中枢，高、姜居中票拟，张慎言为大冢宰，刘宗周为总宪，九列大臣各得其任。再召马士英及南礼王铎为大学士。士英因定策功，铎则藩邸旧恩。虽五相登庸，而菀枯有别矣。

初，士英督师淮左，四镇皆其心腹。既而士英拥兵入朝，假援中宫，请留辅政，于是有内外均劳之议。可法乃请督师江北，而士英专国。

升吕大器吏部左侍郎，李沾太常少卿，郭维经应天府丞，进韩赞周司礼监秉笔，余各加恩有差。起徐石麟都察院左都御史，张国维兵部尚书协理戎政，周堪赓户部尚书，顾锡畴礼部尚书，黄道周、何楷、张有誉、王心一、何应瑞、高倬、解学龙、贺世寿各部侍郎，刘士祯、侯峒曾、郑瑄、许誉卿各寺卿。而一时人望建言科道章正宸、熊开元、姜采、庄鳌献、裘恺、马兆羲、杨时化、詹尔选、李模、张瑄、郑友玄、乔可聘、李日辅、李长春等原官起用。徐汧、曹勋、吴伟业俱以少詹兼侍读。升左懋第佥都御史，巡抚应安；田仰佥都御史，巡抚淮扬。调总兵官郑鸿逵、黄蜚驻守镇江，郑彩分管水师，吴志葵驻防吴淞，黄斌卿驻防上江。敕御史祁彪佳等分行安抚江浙。

初，史可法等议分江北淮、扬、徐、泗、凤、寿、滁、和为四镇，以总兵刘泽清辖淮、海，驻淮北，海、邳、赣十一州县隶之，经理山东一带。高杰辖徐、泗，驻泗水，徐、泗、宿、亳、丰、砀十四州县隶之，经理开、归一带。刘良佐辖凤、寿，驻临淮，寿、颍等九州县隶之，经理陈、杞一带。靖南伯黄得功辖滁、和，驻庐州，庐、巢、无为十一州县隶之，经理光、固一带。每镇额兵三万人，本色米二十万，折色银四十万，悉听各属自行征取。晋得功侯爵，封杰兴平、泽清东平、良佐广昌俱伯爵。得功素忠勇，建功河北，与宁南伯左良玉先得封。良玉恢复湖广，并晋侯爵。

杰，字英吾，降贼也。有骁勇名，称翻山鹞。旧与闯贼同伙。闯掠得邢氏，貌美，嬖之，属杰护内营。杰与氏通，挈之来降。陕督洪陈畴抚御有恩，能得其用。及孙传庭继任，杰破贼于曾头冢。传庭因令杰与白广恩为前锋，二将各不相下。又一年而郏县溃，潼关不守。杰率其部下李成栋、杨绳武等十三总兵四十万众渡河，大掠晋中，鼓行南下。邳、泗之间惊曰："高兵至矣。"居人夺魄。时分镇诏未行，而军候报高兵先驱至江浦。颍守将张上仪巨炮遮击之，始却。职方主事万元吉者，故武陵相监军也，亟请行。扁舟径造其垒，曰："吾欲犒军。"其将出，元吉谕以戢兵听朝命，奈何索渡？其将曰："吾规虏，欲寄家。"元吉曰："公等进取淮北，而并孥淮南，甚便。过江逼天子辇毂地，先自溃乱，非公等所以兼为国家意也。"诸将皆佯应曰："诺。"顾独属意扬州。

杰以徐州苦寒，扬州富丽甲天下。其地有新旧二城，城外列肆，子女瑰宝累万万。杰乃放手剽掠，屠脍日以百数。扬人婴城不纳。淮抚黄家瑞、守道马鸣騄集众议事。江都进士郑元勋雅负才地，为乡里所服，且忧拒守而城未必全，锐然出身为游说，兼以早自异，无随俱死。杰闻元勋至，则大喜。置酒酣饮达旦，厚金帛遗之。且陈所以定居扬州，非有他意。书与扬人约结而后入。郑自诩得高要领，气甚扬，为言于当事曰："高帅来，敕书召之也。彼手马相国聘札以相示，且言入城当镇慰父老以无动。苟如是，即南京且听之入，况扬州乎？"扬人闻之，叫呼而起，曰："元勋与高反，卖城以市德。不杀元勋，城不可守。"遂碎其首，脔割之殆尽。高恨，攻益力。

初，四镇分藩，可法独留扬州，为督辅回翔之地，且与四镇交疏。至是，以三千骑渡江誓师。高杰以扬人暴骨载道，虑阁部以为非法，趣其下宵坎而埋之。及阁部至，杰庭谒。阁部平易朴诚，人人慰劳。杰大喜。顷之，杰以元勋死无罪，请公诛首恶，开城门纳其兵。可法弗许。杰乃困可法于军中以要之，悉分可法左右以隶麾下，寄可法于善庆庵，日以亲信者仗刀侍其侧。可法谈笑不为动，徐草奏与以瓜步城。已而可法微服为道者得脱。黄得功亦助之。稍能自立，乃复按部淮安。杰亦服其开款布诚，竟移驻瓜州，恭谨受命，泣陈王事，反成握手之交。杰跋扈非常，一变而为忠勇，亦良将也。

刘良佐开镇临淮，士民不服，亦至互讦。而黄得功初驻仪真，及调庐州，心薄之，将与杰争扬。二镇水火，几成克用、全忠之祸。登莱总兵黄蜚之南调也，道出维扬，俱为杰所胁。蜚素善得功，贻书请以兵迎。得功乃引轻兵三百骑会三叉河。杰闻而愕曰："是殆将袭我。"遣将卒出半道，别遣千人走袭仪真。而得功不知也，至土桥，解鞍下马作食。杰精骑伏道旁者猝起。得功角巾绂装，出不意，亟擐甲，而飞矢雨集。所乘马值千金，俄中矢，踣。乃腾而上他马以去。杰之遣兵也，曰："若掠得功，必生致之。"战既合，有十七骑者追且及。注槊未下，黄大呼反斗，发腰间所余七矢，杀七人。矢尽挥长刀，复殪其三。乃及于大军以免，惟从行三百骑皆没。杰所遣袭仪真者，夜至。守将丘钺、马岱侦知设守，令军中且食且休，于城外棋置炬火为疑兵。高兵望见不敢进。又疾趋半夜，力竭矣。马岱开门出击，尽歼之。得功还，闻之益怒，引良佐为之助，誓必与杰一决。杰曰："曩千人多维扬猾少，吾故驱之。假令吾之士卒，讵至于败？黄不足擒也。"万元吉侧身讲解。令故将张文昌、李栖凤以其众请于阁部曰："兵交缓，吾属置横阵以止斗。"即阁部亦不得已于一行。会得功有母之丧，可法入吊，立而语之曰："土桥之衅，无智愚知其不义。

今将军以国故亲故而触盛怒，是归其曲于高而将军收名于天下也”。得功色稍和，尚以亡失三百骑为恨。阁部命监纪应廷吉、陆逊之入高营，曰：“靖南听我矣，我何爱数百骑而害大事乎？”高如命入马，马羸，多病死。阁部自以三千金偿之，又令杰出千金为黄母赗。二恨之讲暂以成，睦犹未也。

当是时，兴平最强。阁部锐意中原，念非高不足以委任。其人虽抗暴，然慷慨识机变，可说而动。有僧德宗者，谈祸福奇中。高杰亦折节称弟子。常与阁部及陆逊之四人者同坐，杰谓僧曰：“他日弟子得免于祸乎？”僧曰：“居士起扰攘，今归朝为大将，为通侯，此不足为居士重。惟率从史居士，儒家所称圣人，我法所称菩萨，居士与之一心并志，可谓得所归矣。徒以问老僧，无为也。”杰不觉敛容服。杰之妻邢夫人，饶权智。杰尝语人曰：“邢有将略，吾得以自助，非贪其色也。”邢见阁部出至诚，厚为调护，劝杰倾心。阁部喜曰：“吾诚得高而驯扰之，大事集矣。”因命王相业监其军，并奏李成栋、贺大成、王之纲、李本深、胡茂桢为大将，曰：“速驱之，可以专制河南。”杰曰：“杰既以身许公，而将吏妻子暴露野次，非所以安内顾也，敢终用扬城为请。”扬士绅闻之，复震动，守土以未除馆为辞。阁部遽迁于东偏，虚己府以为之舍。邢夫人约其兵听节制。士民安堵无恙。

吏部张慎言疏荐旧辅吴甡、冢宰郑三俊。诏赦甡罪，陛见，三俊候另议。二十二日早朝，刘孔昭约诸勋及九卿科道于廷，大骂慎言，谓“雪奸除凶，防江防河，举朝臣子全副精神宜注于此。乃今日讲推官，明日讲升官，所荐吴甡，有悖成宪。”又言慎言原有二心，告庙定策，阻难奸辨，不可不诛。慎言立班不语。御史王孙蕃讦孔昭曰：“先帝裁文操江，归武操江，亦未见作何事业。且吏部职司用人，除推官、升官外，别无职掌。”喧争殿上。高弘图言：“冢臣自有本末，何遽殿争？”明日，孔昭补疏纠参慎言，具疏求去。李沾又言孔昭拥戴有功，文臣启事屡登，武臣封爵未定，所以有殿上之争。两解之。于是高弘图、姜曰广相继乞休，言：“文武官各有职掌，即文臣中各部不得夺吏部之权。今用人乃慎言事，孔昭一手握定，非其所私，即谓之奸。臣等皆赘员矣。慎言荐甡，勋臣知为不可，臣不能知，票拟实出臣手。又三俊清刚，系五朝人望，臣终以为不可不用，是臣罪不减慎言。窃念朝廷之尊，尊于李勉，天子之贵，贵以叔孙。臣忝辅弼，坐视宸陛，几若讼庭，愧死无地。请赐罢斥。”各奉谕留。由是朋党势成，门户大起，而讨贼之事置之蔑闻。

六月，命礼部铸国玺，以金代之。

史可法、马士英各疏奏吴三桂杀贼功。封三桂蓟国公，世袭。遣海运中书沈廷扬运米十万石、银五万两济其军。既而闻清师南下，始召原任都督陈洪范、应天巡抚左懋第，加洪范太子太傅、懋第兵部侍郎，赍国书至燕京通好，以经理河北，联络关东。给路费银三万两以往。而命佥都御史程世昌巡抚应天。

时山东、河北杀伪响应。德州诸生谢陛与原任辽抚黎玉田、御史卢世㴶、贡生马元騄等，杀伪防御使阎杰等十八人，奉宗室朱帅钦权称济王。淮抚路振飞、巡按王燮擒原任河南参议伪官吕弼周、王富，率士民射杀之。又掠伪官胡来贺、宋自成、李魁春，沉之河。又擒癸未进士伪官武愫解京。宿迁百姓杀伪将董学礼。济宁都司李允和杀伪官刘濬、尹宗衡、张问行、傅龙等九人，囚原任兖西道副使叛官王世英，解京献俘。开封府推官陈潜夫、寨勇李遇知、刘洪起等，各杀伪官南附。原任河南劝农兵部尚书丁启濬，命参将丁启光俘献伪官陈奇、贾士俊、尚国俊、许承荫、孙澄、范隽、郭经邦等七人陛见。青州府衡藩率诸生驱杀伪官，请徙内地。四川巡抚刘之渤奏报合江、仁怀掠杀贼杨腾凤、张见阳等。擢王燮佥都御史，巡抚山东；丘磊充山东总兵。加谢升少师，黎玉田兵都尚书，卢世㴶工部侍郎。时讹传德王起义，以谢陛为谢陞也。改潜夫巡按河南，启濬河南安抚。赐遇知、洪起总兵官。敕之渤下部纪录。振飞等寻为马士英论罢。

燮初任祥符令，三守危城，才识胆力，无不超绝。其按淮时，极著劳绩，与振飞鼓舞官民，杀伪使，碎伪牌。贼骑逼河上，踯躅不敢前。民间义兵集至一二十万。声势之壮，有若长城。人共倚之。

初，士英之入也，其心亦欲为君子。而可法一去，天下皆斥为奸雄，吕大器等群起而攻之。于是士英疏荐阮大铖以知兵，谓在廷诸臣无出其右。为阮任咎任怨，无所不可。遂赐冠带陛见。举朝大骇，谓大铖一出，则逆党尽翻，逆党一翻，则上且骎骎问三朝旧事，诸君子将安所置足乎？于是一呼百和，众论沸腾。高弘图请下九卿会议。士英曰：“会议则大铖必不得用。”弘图曰：“臣非阻大铖。旧制，京堂必会议，乃于大铖更光明。”士英曰：“臣非受其贿，何所不光明？”弘图曰：“何必言受贿？一付廷议，国人皆曰贤，然后用之耳。”弘图出，即乞休。士英复为大铖奏辨，言魏忠贤之逆，非闯贼可比。且攻弘图、曰广诸人护持局面，谓于所爱而登之天者，即曰先皇帝原无成心也，于所忌而锢之渊者，即曰先皇帝定案不可翻也，欺罔莫甚。曰广奏言：“臣前见文武纷竞，既惭无术调和。近见钦案掀翻，又愧无能豫寝，遂使先帝十七年之定力，顿付逝波。陛下数日前之明诏，竟同覆雨。梓宫未冷，增龙驭之凄凉；制墨未干，骇四方之观听。惜哉维新，遂有此举。臣所惜者朝廷之典章，所畏者千秋之清议而已。”郭维经奏言：“案成先帝之手，今《实录》将修，若将此案抹杀不书，则赫赫英灵恐有余恫，非陛下所以待先帝。若书之，而与今日起用大铖对照，则显显令旨未免少愆，并非辅臣所以爱陛下也。惟愿陛下爱祖宗之法，因爱先帝，并爱先帝之丝纶。”吕大器奏言：“先帝血肉未寒，爰书凛若日星。而士英悍然不顾，请用大铖，不惟视吏部为刍狗，抑且视陛下为弁髦。”御史王孙蕃疏有曰：“枢辅以大铖为知兵乎？则《燕子笺》、《春灯谜》，枕上之阴符而床头之黄石也。”《燕子笺》、《春灯谜》，阮所作传奇，盖亵词

也。御史詹兆恒疏言："钦案诸人久图翻局，幸先帝神明内断，确不可移。陛下跸御龙江，痛心先帝异变，与诸臣抱头号哭。百姓闻之，莫不洒血捶心，愿思一报。近闻燕齐之间，士绅皆白衣冠，吁先帝而呼天，驱杀伪官，各守险隘。此先帝德泽在人，国愤非常，有以激发其忠义耳。今梓宫夜雨，一坏未干。太子诸王，六尺安在？国仇未复而忽召见大铖，还以冠带，岂不上伤在天之灵、下短忠义之气？"怀远侯常延龄、太仆少卿万元吉、御史陈良弼、左光先、兵部郎中尹民兴、给事中罗万象等皆连疏纠之。不听。

大铖召对称旨，用为江防兵部侍郎。初，士英为司礼王坤所参，谪戍。周延儒再召，阮大铖以士英托之，遂起为风督，故士英德之甚。而大铖之阿珰削逐也，闲住十有七年。尝自署其门曰："无子一身轻，有官万事足。"及得召，遂觊觎枢席。士英亦即以佐枢处之。大铖尝谓人曰："我非不愿为君子，他人不许我为君子。且若使金川门下，袖中有刀便当引决。"其诋欺皆此类也。

吏部张慎言、工部程注乞休去。赠慎言子举人履旋为御史。履旋以闯贼拷银，义不受辱，贻书慎言，谓与其亏体以辱亲，不如杀身以明志、投崖而死者也。

升何应瑞工部尚书，徐石麟吏部尚书。召刘宗周为左都御史。宗周屡疏论时事，不署职衔，称草莽孤臣。首言大铖进退，关系江左兴亡。又言："讨贼之法，一曰据形势。江左非偏安之业，请进而图江北。今淮凤等处，各立重镇，尤当重在凤阳，而驻以陛下亲征之师。东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顾荆、襄，而南去金陵亦不远。以此渐恢渐进，秦、晋、燕、齐当必响应。兼开一面之网，听其杀贼自效。贼益孤，贼党益尽矣。一曰重藩屏。地方之见贼而逃也，总由督抚非才。即如淮、扬数百里之间，有两节钺而不能御乱卒之南下。至淮北一块土，拱手而授之贼。尤可恨者，路振飞坐守淮城，久以家眷浮舟于远地，是倡逃之实也。于是镇臣刘泽清、高杰遂相率有家属寄江南之说。尤而效之，又何诛焉？按军法，临阵脱逃者斩。臣谓一抚二镇，皆可斩也。一曰慎爵赏。今天下兵事不竞极矣。将悍卒骄，已非一日。今请陛下亲征所至，亟问士卒甘苦，而身与共之，乃得渐资腾饱，徐张挞伐。一面分别各帅之封赏，孰应孰滥，轻则量收，重则并夺。军功既核，军法益伸。左之右之，无不用命。夫以左帅恢复也而封，高、刘败逃也而亦封，又谁为不封者？武臣既滥，文臣随之；外廷既滥，中珰从之。臣恐天下闻而解体也。一曰核旧官。燕京既破，有受伪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在使命而逃者。于法皆在不赦，急宜分别定罪。而至于伪命南下，徘徊于顺逆之间者，实繁有徒，尤当显示诛绝。行此数者，讨贼复仇，法略具是。若夫邦本之计，贪官当逮，酷吏当诛，循良卓异当破格旌异，则有安抚之役在。而臣更有不忍言者，当此国破君亡之际，普天臣子皆当致死。幸而不死，反膺升级，能无益增天谴？除滥典不宜概行外，此后一切大小铨除，仍请暂称行在，少存臣子负罪引慝之诚。"又疏言："贼兵入秦逾晋，直逼京师，大江以南，固晏然无恙也。而二三督抚曾不闻遣一人一骑北进，以壮声援。贼遂得长驱犯阙。坐视君父危亡而不之救，则封疆诸臣之坐诛者一。既而大行之凶问确矣，敷天痛愤，奋戈而起，决一战以赎前愆，又当不俟朝食。而方且仰声息于南中，争言固圉之策，卸兵权于阃外，首图定策之功。督抚诸臣仍复安坐地方，不移一步，则封疆诸臣之坐诛者二。然犹或曰事无禀承。迨新朝既立，自应立遣北伐之师。不然而亟驰一介使赍蜡丸，间道北进。或檄燕中父老，或起塞上夷王，共激仇耻。哭九庙之灵，奉安梓宫，兼访诸皇子的耗。苟效包胥之义，虽逆贼未始无良心，而诸臣计不出此也。又不然，亟起闽帅郑芝龙，以海师直捣燕都，令九边督镇卷甲衔枚，出其不意，事或可几，而诸臣又不出此也。纷纷制作，尽属体面。天假之灵，仅令吴镇诸臣一奏燕京之捷，将置我南中面目于何地？则举朝谋国不忠之坐诛者三。而更有难解者，先帝升遐，颁行丧诏，何等大典！而迟滞日久，距今月余未至臣乡。在浙如此，远省可知。时移事换，舛谬错出，即成服只成名色，是先帝终无服于天下也。则今日典礼诸臣之坐诛者四。至罪废诸臣，量从昭雪，自应援先帝遗诏而及之。乃一概竟用新恩，即先帝诛珰铁案、前后诏书蒙混，势必彪虎之类尽从平反而后已。君父一也，三年无改之谓何？嗟乎！已矣。先帝十七年之忧勤，念念可以对皇天而泣后土，一旦身殉社稷，罹古今未有之惨，而食报于臣工，乃如此之薄。仰惟陛下再发哀痛之诏，立兴问罪之师，请自中外诸臣之不职者始。"于是四镇合疏纠宗周。黄得功又疏辩合疏实未与闻，马士英尼之不得上。帝谕以宪臣平日以议论取重。盖亦刺宗周也。史可法以廷臣论是非、疆臣论功罪，两解之。

起钱谦益、陈子壮、转黄道周各礼部尚书。谦益之起也，以家妓为妻者柳如是自随，冠插雉羽，戎服骑入国门，如昭君出塞状，都人咸笑之。谦益以弥缝大铖得进用，乃出其妾柳氏为阮奉酒。阮赠一珠冠，值千金。谦命柳姬谢，且移席近阮。闻者绝倒。

补华允诚吏部员外，夏允彝吏部主事。允彝尽籍家产，以助饷讨贼。

授黄文焕、杨廷麟翰林院编修。文焕以道周建言，被杖革问。廷麟因忤杨嗣昌，降调军前赞画者也。

御史李模疏言："今日诸臣能刻刻认先帝之罪臣，方能纪常勒卣，蔚为陛下之功臣。夫拥立之事，皇上不以得位为利，诸臣何敢以定策为名？而甚至轻加镇将，于义未安。镇将事先帝，未闻效桑榆之收，事陛下，未闻有汗马之绩，按其罪亦在戴罪之科。倘谓劝进有章，足当夹辅。然而名实之辨，何容轻假？愿陛下敕谕诸大臣，立志以倡率中外，力图赎罪，勿但炫功，必大慰先帝殉国之灵，庶堪膺陛下延世之赏。一概勋爵，俱应辞免，以明臣谊。至丝纶有体，勿因大僚而过繁，拜下宜严，勿因泰交而稍越，繁缨可惜，勿因近侍而稍宽。"

太仆少卿万元吉疏言："主术无过宽严，道在兼济，

官常无过任议，义贵相资。先皇初莅海宇，惩逆珰用事，斫削元气，委任臣工，力引宽大。诸臣狃之，争意见之玄黄，略绸缪之桑土，寇入郊圻，束手无策。先帝震怒，一时宵壬遂乘间抵隙，中以用严之说。凡告密廷杖，加派抽练，新法备行，使在朝者不暇救过，在野者无复聊生，然后号称振作，乃中外不宁，国家多故。十余年来，小人用严之效，彰彰如是。先帝悔之，于是更崇宽大，悉反前规，天下以为太平可致。诸臣复思竞贿赂、恣欺蒙，每趋愈下，再撄圣怒，诛杀方兴，宗社继殁。盖诸臣之孽，每乘于先帝之宽，而先帝之严，亦每激于诸臣之玩。则以宽严之用偶偏也。昨岁孙传庭拥兵关中，议者俱以为不宜轻出，出则必败，然已有逗挠议之者矣。贼既渡河，臣即谓急撤关宁吴三桂，俾随路迎击，可以胜贼。先帝召对，亦曾及此，然已有蹙地议之者矣。及贼势薰灼，廷臣劝南迁，劝出储监国南都，语不择言，亦权宜应尔，然已有邪妄议之者矣。由事后而观，咸追恨违者之误国。设事幸不败，必共服议者之守经。当局者谁敢违众独行，旁观者必欲强人从我，私意徒滋，实着未讲，国事因之大坏莫救，则以议任之途太畸也。"

又疏言："贼今被割入秦，挑精选锐，垂涎东南，转盼深秋，出商汉则径抵襄承，出豫宋则直规江北。多处兵民，积怒深怨。于斯时，民必争迎贼以报兵，兵更退疑民而进畏贼，恐将士之在上游者却而趋下，在北岸者急而渡南。金陵重地，武备单弱，何以当此？臣窃窥人情，类皆积薪厝火，安寝其上。居功者思为史册之矫诬，见才者不顾公论之注射，舌战徒纷，实备未讲。一旦有急，不识置陛下于何地？得毋令三桂窃笑江左诸人功非功而才非才乎？"

吏科马嘉植疏陈立国本事：一改葬梓宫，一迎养国母，一访求东宫二王，一祭告燕山陵寝。末言："今日在君父力自贬损，尊养原非乐受；在臣子痛加悔艾，富贵岂所相期？茅茨虽陋，可勿剪也。有以劳人费财导者，勿听；经武以外，可概节也；有以处优晏衎进者，勿听。"

刑侍贺世寿疏言："刑赏宜慎，如吴三桂奋勇血战，李、郭同功，拜爵方无愧色。若夫口头报国，岂其遂是干城？河上拥兵，曷不以之敌忾？恩数已盈，勋名不立，冒滥莫甚。"

疏上，俱报闻而已。

释凤阳高墙罪宗七十五案，凡三百四十一名为庶人。

遣太监王肇基督催闽、浙金花银两。肇基原名坤，即崇祯朝肆恶淮、扬者。大学士高弘图等谏止之。

上先帝尊号曰思宗烈皇帝，周皇后曰孝节皇后。议者以为周思之后，绝无此谥，周思又非贤王，而忻城伯赵之龙亦言，思非美字，改为毅宗。尊建文君为惠宗让皇帝，景帝为代宗景皇帝，复懿文太子为兴宗孝康皇帝。尊皇考福恭王为恭皇帝，寻改孝皇帝，立专庙。

允礼部顾锡畴议，削温体仁文忠谥，寻复之，谥大学士文震孟文肃、刘一璟文端、贺逢圣文忠、礼侍罗喻义文介、詹事姚希孟文毅、兵部吕维祺忠节、山西巡抚蔡懋德忠襄、随州知州王焘忠愍。懋德谥，寻夺之。

湖广巡按御史黄澍同承天守备太监何志孔入朝，求召对。既入，澍面纠马士英奸贪不法，志孔复言士英无上诸事。士英称疾出直，而以金币馈福邸旧阉田成、张执中等，为言于福王曰："主上非马公不得立，兹逐马公，天下皆议主上背恩矣。且马公在阁，诸事不烦主上，可以优闲自在，马公去，谁复有念主上者？"帝默然，即赐谕留。澍复连上十疏，称"自古未有奸臣在朝而将帅能成功于外者，必陛下内□精明，外采舆论。国人皆曰可杀，则杀之，毋因一时之才情博辨，误信小人，使党羽既丰，祸患骤至"。又云："正人君子，乞陛下师事数人以树仪表，使辇毂之下贪污结舌，邪佞闭气，无所容其树党庇奸之私，而后讨国门以外之贼无难。"又云："自魏珰窥窃神器以来，实酿今祸，附逆之人与荐逆之人皆有贼心。乞陛下悬诸日月，以除魍魉。"帝屡谕趣澍赴楚。乃去。

先是六月初二日，清廷传檄至济宁。一固山额真云为传奉事，奉摄政王令旨，各调兵马前往山东等处，所过地方官民出郭迎接，违者以抗师治罪。一平西王吴云为安抚残黎事，称摄政王简选虎贲数十万南下，牌仰山东等处速速投诚等情。至是七月初二日，又有部文索取册籍。时山东服款，卢世淮降。李建泰、谢陛、冯铨皆附清为大学士。济王走死。而畿辅重地，兵民不辑。镇将于永绶驻镇江，会与浙兵斗杀。浙营守备李大开中矢，死之。边兵焚民居数十里。边兵有言："四镇以杀抢封伯，吾何惮不为？"事闻，命赴史可法军前核治。

兴平伯高杰疏言："目今大势，守江北以保江南，人人言之。然从曹、单渡，则黄河无险，自颍归入，则凤、泗可虞。犹或曰有长江天堑在耳。若何而据上游？若何而防海道？岂止瓜、仪、浦、采为江南门户而已乎？伏乞和盘打算，定断速行，中兴大业，庶有可观。"杰发总兵李朝云赴泗州，参将蒋应雄、许占魁、郭茂荣、李玉赴徐州防守。

宁南侯左良玉报称副将苏荐、游击朱国强斩贼四百余级，获伪官江一洪献俘京师。又献贼遣伪将马科，至四川招安保宁一带。原任兵部主事部献珂起兵战于桃园，贼兵溃，追获伪将宋朝臣斩之。

遣御史陈荩募兵云南。

广西巡抚方震孺、松江知府陈亨、给事中李维樾与兄佥都御史李光泰，先后各措饷募兵入卫。而建阳知县蒋棻捐俸资，造火器，募勇士朱千斤、刘铁臂等，三请勤王。其词有曰："幸而邀天之幸，迅扫狂氛，指日奏凯，社稷之福。否则惟有断脰决腹，一瞑而万世不视，以明国家三百年养士之报，以无负三十年读书之志。"论者壮之。

命总兵王之纲迎太后于河南郭家寨常守义家。

以佥都御史刘之渤巡抚四川，范矿巡抚贵州。时献贼在川，陷涪州，再陷泸州，顺流下重庆，破成都。取

壮男子去耳鼻及两臂，驱至各州县，言兵至而不下者，视此。但杀王府官绅以待，秋毫无犯，由是所至如破竹。巡抚龙文光及旧抚陈士奇、重庆推官王行俭俱死。瑞王、蜀王阖门遇害。总兵赵光远降贼，士英犹请降敕奖之。

考选游有伦、朱统铨、赵进美、沈宸荃、沈应旦、吴春枝、吴铸、吴适、林冲霄、刘天斗、左光明、蒋鸣玉、汤来贺、李日池、胡时亨为科道部属官。起补张采礼部主事、熊汝霖户科给事、章正宸吏科给事。

正宸疏言："两月以来，闻大吏锡鞶矣，不闻献俘；武臣私斗矣，不闻公战；老成引遁矣，不闻敌忾；诸生卷堂矣，不闻请缨。如此而曰兴朝气象，臣虽愚，知其未也。臣以进取为第一义，进取不锐，则守御必不坚。比者，河北山左，忠义响应，各结营寨，多杀伪官，为朝廷效死力。不及今电掣星驰，倡义申讨，是靡天下之气，而坐失事机也。宜急檄江北四镇，分渡河、淮，联络诸路，齐心协力，互为声援，使两京血脉通，而后塞井陉，绝孟津，据武关以攻陇右，恐贼不难旦夕殄也。陛下又何不缟素亲率六师于淮上？但陛下亲征，岂必冒矢石、履行阵哉？声灵所震，人切同仇。虎豹貔貅，勇愤百倍也。"

中旨传升吏部侍郎张有誉为户部尚书。中旨用人自此始。盖有誉清望素著，士英借以开幸门也。正宸封还，力争。不听。

魏国公徐弘基等荐起原任吏部侍郎张捷为吏部尚书。封太后弟邹存义为大兴伯、福府千户尝应俊为襄卫伯。补青浦知县陈爊为中书舍人。予王铎弟镛子无党世锦衣指挥使。以兵部侍郎解学龙疏荐，内批升原任户部主事叶廷秀为都察院堂上官，监生涂仲吉、生员诸永明为翰林院待诏。应俊者，本革工。值福王出亡，应俊负之履雪中数十里，脱于难，与镛、爊、无党各翼卫有功者也。廷秀、仲吉、永明者，皆先帝时申救道周下狱杖戍者也。初，烈皇帝震怒道周，举朝结舌，独涂仲吉以孤童担囊走万里外，上书北阙，以明道周之冤，故学龙疏荐焉。

补陈子龙兵科给事。子龙进《慎名器疏》，曰："陛下间关南返，从官几何？卫士奄尹，寥寥无几。今大位既登，来者何众，不遏其流，何所底止？必将人夸翼赞之功，家切从龙之念，伤体害政，非国之福。夫劝君诱善，惟在爵赏，一为轻滥，后将无极。丰沛故人，文墨小吏，自昔为嫌。朱紫盈门，貂蝉满座，尤乖国典。立政之始，愿陛下慎持之。嗣后果系服劳有功，但当赏之金帛，不应授以爵位，以贻曹风不称之讥，犯大易负乘之戒。"疏人，不听。

大学士姜曰广疏言："祖宗会推之典，立法万世无弊。斜封墨敕，覆辙具在。臣观先帝之美政虽多，而以坚持逆案为盛美，先帝之害政亦间出，而以频出中旨为乱阶。用阁臣内传矣，用部臣勋臣内传矣，选大将言官亦内传矣。他无足数，论其尤者。其所得阁臣，则逢君殃民、奸险刻毒之周延儒、温体仁、杨嗣昌，偷生从贼之魏藻德等也。其所得部臣，则阴邪贪猾之陈新甲等也。其所得勋臣，则力阻南迁、尽撤守御、稚狂之李国桢也。其所得大将，则纨绔支离之王朴、倪宠辈也。其所得言官，则贪婪无赖之史䇲、陈启新也。凡此皆力排众议、简目中旨者也，乃其后效亦可睹矣。且陛下亦知内传之故乎？总由鄙夫热心仕进，一见摈于公论，遂乞哀于内廷。内廷但见其可怜之状，听其一面之辞，遂不能无耸动。间以其事密闻于上，又得上之意旨，转而授之。于是平台召对，片语投机，立谈取官，有若登场之戏。臣昔痛心此弊，亦于讲艺敷陈，但以未及畅语，至今犹存隐恨。先帝既误，陛下岂堪再误哉？天威在上，密勿深严，臣安得事事而争之？但愿陛下深宫有暇，温习经书，间取《大学衍义》、《资治通鉴》视之。如周宣、汉光之何以竟恢远烈？晋元、宋高之何以终狃偏安？武侯之出师征蛮，何惓惓以亲君子必远小人为说？李纲之受命御敌，亦何以切切信君子勿间小人为言？反复思维，必能发明圣性，点破邪谋。陛下与其用臣之身，不若行臣之言。不行其言而但用其身，是犹兽畜之以供人刀俎也。"

御史祁彪佳进《时政疏》曰："洪武初，官民有犯，或收系锦衣卫。高皇帝因见非法凌虐，二十年遂焚其刑具，移送刑部审理。是祖制原无诏狱也。后乃以锻炼为功，以罗织为事，虽曰朝廷之爪牙，实为权奸之鹰狗。口辞从追勒而来，罪案听指挥而定，即举朝尽知其枉，而法司谁雪其冤？酷惨等于来、周，平反从无徐、杜，此诏狱之弊也。洪武十五年，改仪銮司为锦衣卫，专掌直驾侍卫等事，未尝有缉事也。迨后东厂设立，始有告密之端。用银而打事件，得贿而鬻刑章。飞诬多及善良，赤棍立成巨万。招承皆出于吊拷，怨愤充塞于京畿。欲绝苞苴而苞苴托之愈盛，欲究奸宄而奸宄未能稍清，此缉事之弊也。若夫刑不加于大夫，原祖宗忠厚立国之本。及于逆瑾用事，始有去衣受杖者。刑章不归司败，扑责多及直臣。本无可杀之罪，乃致必杀之刑。况乎朝廷徒受拒谏之名，天下反归忠义之誉。盖当血溅玉阶，肉飞金陛，班行削色，气短神摇，即恤录随颁，已魂惊骨削矣。是岂明盛之休风，大失君臣之分谊！此廷杖之弊也。伏乞陛下严行禁革。"

马士英、阮大铖授旨于建安王府镇中尉候考吏部朱统镢，疏诬姜曰广秽迹显有逆谋，词连史可法、张慎言、吕大器等。礼科袁彭年据祖制争之云："中尉有奏请，先令长史司具启亲王参详可否，然后给批赍奏。若候考吏部，则与外吏等应从通政司封进，今何径何窦直达御前？微刺显攻，捕风捉影，陛下宜加禁戢。臣礼垣也，事涉宗藩，皆得执奏。"吏科熊汝霖、通政使刘士桢皆言："统镢何人？扬波喷血，飞章越奏，此真奸险之尤，岂可容于圣世？"皆不听。高弘图亦揭统镢应究治，帝召入，厉声责弘图把持。弘图又具疏辨。寻予告去。

时例转科道陆朗佥事、黄耳鼎为副使，忽内批留用。徐石麟言："朗、耳鼎交通内臣，幸留非法。"朗、耳鼎疏攻姜曰广、徐石麟、刘宗周结党欺君，把持朝政，无

人臣体。曰广、石麟、宗周各予告去。

曰广之去也，陛辞曰："微臣触怒权奸，自分万死。圣恩宽大，犹许归田。但臣去后，皇上当以国事为重。"帝曰："先生言良是。"士英詈之曰："我为权奸，汝且老而贼也。"因叩头言："臣从满朝异议中拥戴皇上，愿以犬马余生归老贵阳，请避贤路。皇上留臣，臣亦但多一死。"曰广厉声曰："拥戴是人臣居功之地耶？"士英曰："曰广定策时，意在潞藩。"帝曰："潞王，朕之叔父，贤明可立。二先生毋伤国体，内廷之争，不可向外人道也。"姜出，马从之，复于朝堂相诟詈，几至老拳相向。一时喧传二相闹朝。士英尝赋诗曰："兰蕙才名千古绝，阳台歌舞世间无。若使同房不相妒，也应快杀窦连波。"盖以兰喻姜、刘，阳台喻阮也。

吏科熊汝霖疏奏："朝廷之上，玄黄交战，不讲固圉恢境之术，惟舌锋笔锷是务。以匿帖而逐旧臣矣，俄以疏藩而参宰辅矣，继又喧传复厂卫而人心皇皇矣。辅臣曰广忠诚正直，海内共钦。乃么麽小臣，为谁驱除？为谁主使？且闻上章不由通政，纳结当在何途？内外交通，神丛互借，飞章告密，墨敕斜封，端自此始。事不严行诘究，用杜将来，必至人人可为叛逆，事事可作营求，缙绅惨祸所不必言，小民鸡犬亦无宁日。先帝十七年忧勤，曾无失德，而一旦受此奇惨，止有厂卫一节，未免府怨臣民，今日缔造之初，如育婴孩，调护为难，岂可便行摧折？陛下试思先朝之何以失，即今日之何以得。始先帝笃念宗藩，而闻寇先逃，谁死社稷？保举换授，尽是殃民，则今何以使跃冶不萌而维城有赖？先帝隆重武臣，而死绥敌忾，十无一二，叛降跋扈，肩背相踵，则今何以使赏罚必当而惠威易行？先帝委任勋臣，而官舍选练，一任饱飏，京营锐卒，徒为寇藉，则今何以使父书有用、客气是屏？先帝简任内臣，而小忠小信，原无足用，开门延敌，且噪传闻，则今何以使柄无旁操而恩有余地？先帝不次擢用文臣，而边才督抚，谁为捍御？超迁宰执，罗拜贼廷，则今何以使用者必贤而贤者必用？"疏人，内批重处。

以祁彪佳巡抚苏、松。

用御史郑友玄言，削故辅周延儒、薛国观、总督熊文灿官衔荫子。复予湖广巡按刘熙祚谥忠毅，宣大总督卢象昇谥忠烈。复御史毛羽健原官，赠吏侍叶盛吏部尚书。

户科钱增疏请修水利，言："苏、松、常、镇、杭、嘉、湖七郡之水，以太湖为腹，以大海为尾闾，以三江人海为血脉。盖自吴淞淹塞，东江微细，独存娄江一派，而娄江之委七十里曰刘家河，乃娄江人海之道。东南诸水全恃此以归墟，不至横溢泛滥者，则带水灵长之利也。胜国时，刘河深厝，运艘市舶，走集于此。近日涨沙淤塞，于是东流之水逆而向西，涓涓不人，灌溉无资。兼之岁岁苦魃，平畴龟坼，人牛立槁，虽复桔槔如林，何从乞灵海若而救此涸辙之民乎？然此犹就旱暵言耳。万一大浸稽天，七郡洪流倾河倒峡，震泽不能受，散漫横溃，势必以七郡之田庐为壑，而城郭人民盖不可问，东南数百万财赋尽委逝波，其如国计何哉？"苏松巡按周元泰亦疏请浚。工部主事叶国华又疏请浚吴淞。俱下该抚察议。

八月，命锦衣卫都督冯可宗遣役缉事。礼科袁彭年疏言："高皇帝时，不闻有厂。相传文皇帝十八年始立东厂，命内官主之。此不见正史，惟大学士万安行之，亦不闻特以缉事著。嗣后一盛于成化，然西厂汪直逾年辄罢，东厂尚铭有罪辄斥，当时不得称纯治矣。再盛于正德，丘聚、谷大用等相继用事，皆倚逆瑾煽虐，酿十六年之祸，天下骚然。三盛于天启，逆魏之祸，几危社稷，近事之明鉴也。自此而外，列圣无闻。夫即厂卫之兴废，而世运之治乱因之。顷先帝朝亦尝任厂卫访缉矣，乃当世决无不营而得之官，中外自有不胫而走之贿，故逃网之方，即从密网之地而布，作奸之事，又资发奸之人以行。始犹帕仪交际，为人臣所有之常，后乃赃贿万千，成积重莫返之势，岂非以奥援之途愈秘而专，传送之关愈曲而费乎？究竟刁风所煽，官长不能行法于胥吏，徒隶可以迫胁其尊上，不可不革。"疏人，谪浙江按察司照磨。

时太后来自河南。帝谕户、工部，限三日内搜括万金，以给赏赐。工部何应瑞、侍郎高倬苦点金无术，恳祈崇俭。不听。又谕选内员及宫女。闾巷骚然。科道李维樾、陈子龙、朱国昌各疏谏。亦不听。

加翼戴恩，史可法少保，马士英太子太师，高弘图、姜曰广、王铎太子太保，徐弘基、刘孔昭、朱国弼、柳祚昌、太监韩赞周、卢九德各升赏世荫。又加南临恩，可法少傅，士英少保，弘图、曰广、铎太子太傅。特升李沾左都御史，晋国弼保国公，张文光太常少卿，以定策功多也。换授朱统𨰹为行人，以自陈逐曰广故。

赦从逆来归兵科时敏开屯大瞿山。中允卫胤文兼兵科给事，监兴平伯军。以原未从逆南来辽蓟总督王永吉经略山东、河北，兵部尚书张缙彦总督河南劝农。

缙彦饶经济，初国破，即自缢死。复苏，贼使牛金星说降，缙彦骂不从，贼乃加刑拷，挟之西行。缙彦潜结义人张一方、蔡元吉，劫之于途，脱身走龙泉关。及太原，贼追之急。缙彦走共城，闻帝立，遂南渡。为贼尉冯国宁盘获于芝麻口，申报李自成，拘之新乡。缙彦召族姓姻友，誓以大义，尽散家财，潜结太行诸雄。是月六日，义旅集矣，而伪将勒马贯矢出门，缙彦疑其有变，乃命张一方刺一人，夺其马，射毙数人，前突之，尽杀其党。擒府县诸伪长，随军缟素，登城歃血，乃举义旗于合河吉岗。同时举事者，有都司苏见乐、泰衍祉等。闻风来归者，有辉县吉士式、郜鄞，修武李之焕、都攀桂，获嘉李青、夏时亨，原任推官解居易，知县李昇、郁英，总兵鲁宗孔。不期而会者万人。其遥为声援，有河南许定国、山东张大翼等。杀贼先锋，贼势颇却。渡河而南，上《举义复仇疏》。畀以原官，力辞不受，惟愿尽杀贼以报先帝。经营诸寨四百八十九处，运筹决胜，心血为枯。拮据无成，君子惜之。

以浮海来归顺天巡抚杨鹗总督川、湖、云、贵、广

西。罢浙抚黄鸣俊及按任天成，以许都余党复叛，处分未定故也。并议前任巡按左光先罢。光先，光斗弟也，故与大铖有仇，又首劾士英，故大铖借事陷之。吴抚祁彪佳上疏申辨，于是大铖并切齿彪佳。

升解学龙刑部尚书。改兵部主事凌駉为御史，巡按山东。起丁魁楚巡抚襄、承。升王潆巡抚登、莱，越其杰巡抚河南，各佥都御史。其杰，士英妹夫也，故起之。

以保国例，晋东平伯刘泽清、诚意伯刘孔昭侯爵。孔昭不受。又封福建总兵郑芝龙为南安伯，赐蟒衣。

钱谦益心艳揆席，阿士英旨，特荐钦案杨维垣为通政使，遂进使过一疏。维恒之起也，马士英借谦益以用群奸，而愈疑谦益，反绝揆望。内批补张捷吏部尚书。起蔡奕琛吏部右侍郎，张孙振掌河南道。孙振劾苏抚祁彪佳贪奸，且定策有异议，词连吴甡、郑三俊、刘宗周等。彪佳罢去。以易应昌为副都御史，郭维经佥都御史。起葛寅亮太常卿，成勇一福建道御史，文安之詹事，刘同升侍讲，赵士春编修，贺世寿督仓尚书，王志道户部侍郎，申绍芳督饷侍郎。以大学士王应熊督川、湖、云、贵，张凤翔抚苏、松。

九月，谥北都殉难诸臣。阁臣范景文文贞，户尚倪元璐文正，左都李邦华忠文，副都施邦曜忠介，戎政侍郎王家彦忠端，刑侍孟兆祥忠贞，大理凌义渠忠清，太常吴麟征忠节，庶子周凤翔文节，谕德马世奇文忠，中允刘理顺文正，简讨汪伟文烈，太仆丞申佳胤节愍，给事吴甘来忠节，御史陈良谟恭愍，陈纯德恭节，王章忠烈，吏部员外许直忠节，兵部主事成德忠毅，金铉忠节，观政进士孟章明节愍。立祠，赐名精忠。

赠理顺妻万氏、妾李氏、德母张氏淑人，铉母章氏、妾王氏、伟妻耿氏恭人，世奇妾朱氏、李氏、良谟妾时氏孺人，建坊旌表。

又谥勋戚惠安伯张庆臻忠武，襄城伯李国桢贞武，新乐侯刘文炳忠庄，左都督刘文耀忠果，驸马都尉巩永固贞愍，太监王承恩、王之心忠愍，李凤翔恭壮（凤翔以降贼被杀者），大同巡抚卫景瑗忠毅，宣府巡抚朱之冯忠壮，总兵吴襄忠壮。特赠辽国公周遇吉忠武，工部主事王钟彦、经历施溥、中书舍人宋天显各予祭葬。赠刑部郎中李逢申太仆少卿，诸生许琰翰林院五经博士，布衣汤文琼中书舍人。

又补予开国诸臣、正德朝死谏、天启朝死珰难、建文朝死难诸臣谥，皆允给事中李清请也。

又补谥右都沈子木恭靖，工尚沈儆炌襄敏，副都张玮清忠，礼尚董其昌文敏，阁臣何如宠文端，孙承宗文忠，太常少卿鹿善继忠节。

大理寺卿郑瑄疏荐苏松兵备程珣。会珣通乡官彭歌祥妾杜氏，事败互讦，闻于士英，即于疏批重处。杜赠珣诗云："为怜贵客芳心醉，欲访仙郎帆影迟。"时人传之。

中旨拔福建副使郭之奇詹事。补梁应奇给事中，王懩、郑瑜御史。召贿降献贼锦衣都督刘侨至京，仍补原官。初，左良玉恢复蕲、黄，侨送马士英赤金三千两、女乐十二人。士英笑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遂诳先帝复职，至是用之。

以谢德溥为礼部右侍郎，余飏文选司主事。晋何腾蛟兵部侍郎，抚湖广。加淮抚田仰兵部尚书，世荫锦衣指挥使。仰屡疏请饷，帝以东南饷额不满五百万，江北已给三百六十万，岂能以有限之财供无已之求？命仰与刘泽清通融措办。

士英请免府州县童子应试，上户纳银六两，中户四两，下户三两，得赴院试。又诏行纳贡例，廪纳银三百两，增六百两，附七百两。又立开纳助工例，武英殿中书纳银九百两，文华殿中书一千五百两，内阁中书二千两，待诏三千两，拔贡一千两，推知衔一千两，监纪职方万千不等。时为之语曰："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似狗。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又有谚曰："都督多似狗、职方满街走。相公只受钱，皇帝但吃酒。"又署士英门曰："两朝丞相此马彼牛同为畜道，二党元魁出刘入阮岂是仙宗。"

奉化布衣方翼明抗疏上言政祈克终，着送刑部问罪。又有布衣何光显疏请诛马士英、刘孔昭，诏戮于市，籍其家。

是月，高杰趣治装行。初十日祭旗，疾风折大纛，西洋炮无故裂。应廷吉私于其友曰："明年太乙在震，角亢司垣，始击掩迫寿星之次，法当蹶上将。吾惧沮众，不敢言。"

十月朔，命铸弘光钱。时庙门灾，户科吴适疏陈昭事之实，一日讲宜行，一午朝宜举。疏入，不省。

清摄政王遣副将唐起龙招抚江南，致书阁部史可法，云："予向在沈京，即知燕山物望咸推司马。及人关破贼，与都人士相接见，识介弟于清班，曾托其手勒平安。拳期衷绪，何时得达？比闻道路纷纷，多谓金陵有自立王者。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义，有贼不讨，则故君不得安葬，新君不得即位，所以防乱臣贼子，法至严也。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手毒君亲。中国臣民，不闻加遗一矢。平西亲王吴三桂介在东陲，独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义，念累世之夙好，弃近日之小嫌，严整貔貅，驱除枭獍。入京之日，首崇怀宗帝后谥号，卜葬山林，悉如典礼。亲郡王将军以下，仍故旧封号，不加改削。勋戚文臣，咸在朝列，恩典有加。耕市不惊，秋毫无犯。方拟天气秋爽，遣将西征，传檄江南，联兵河朔，陈师鞠旅，戮力同心，以报尔君父之仇，彰我朝廷之德，岂意南州诸君子苟安旦夕，不审事机，聊慕虚名，顿忘实害？予甚惑之。夫国家之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得之于明朝也。贼毁明朝之庙主，辱及先王。国家不惮征缮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仁人君子何以报德耶？乃乘寇稽诛，王师暂息，即欲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岂可谓江、淮以为天堑之凭遂不能飞渡也？况闯贼但为明朝寇慝，未尝得罪于国家，徒以薄海同仇，特申大义。今君拥称尊号，便是天有二日，

复为勍敌。予将简西征之锐卒，转旆东征，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夫以中华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国，胜负之数，无待蓍龟矣。诸君子果识时知命，切念故主，厚爱贤王，宜劝令削号归藩，永绥福位。朝廷当待以虞宾，盛承礼物，带砺山河，位在诸侯王上，庶不负朝廷伸义讨贼、兴灭继绝之初心也。至于南州诸君子贲然来仪，则尔公尔侯列爵分土，有平西王之典例在。惟执事实图利之。晚近士大夫好高树名，不顾国家之急，每有大事，辄相筑舍。昔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可为殷鉴。先生领袖名流，主持至计，必能贯察始终，宁忍随俗浮沉？取舍从违，应早审定。兵行在即，可东可西，南国安危，在此一举。愿诸君子同以讨贼为心，无贪瞬息之荣，致令故国有无穷之祸，为乱臣贼子所笑。予尚有厚望焉。记有之，惟善人能受尽言，故敢布腹心，伫闻名教。江天在望，延企为劳。书不尽言。"

可法答书云："南中自接好音，随遣使讯吴大将军，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谊于草莽也。今倥偬之际，奉琬琰之章，不啻从天而降。讽读再三，殷殷致意。若以逆贼尚稽天讨为贵国忧，法且感且愧。惧左右不察，谓南国臣民偷安江左，顿忘君父之仇，故为殿下一详陈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真尧、舜之主也。以庸臣误国，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枢，救援无及，师次江上，凶信突来。地坼天崩，川枯海竭。嗟乎！人孰无君？虽肆法于市朝，以为泄泄者戒，奚足慰先帝于地下哉？尔时南中臣民，哀恸如丧考妣，拊膺切齿，愿悉东南之甲立翦凶仇。而二三老臣谓国破君亡，宗社为重，相与迎立今上以系中外人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孙、光宗犹子、大行皇帝兄也。名正言顺，天与人归。五月朔日，驾临南都，万姓夹道欢呼，声闻数里。群臣劝进，今上退然不自胜，谦让再三，仅允监国。迨臣民伏阙屡请，始于十五日进位南都。从前凤集河清，瑞应非一。即告庙之日，紫气如盖，祝文升霄，万目共瞻，欣传盛事。大江涌出楠梓数万，助修宫殿。是岂非天意哉？越数日，遂命法视师江北，刻日西征。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借兵贵国，破走逆贼。殿下入都，为我先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殿，抚辑群黎。且免剃发之令，亦不忘本朝。此举动也，振古铄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跪地而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哉？谨于八月，薄具筐篚，遣使犒师，请命鸿裁，连兵西讨。是以王师既发，复次江淮。乃辱明谕，引春秋大义来相诘责，善哉！推而言之，此又为列国君薨、世子应立、有贼未讨、不忍死其君者之说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宫皇子惨变非常，而拘牵不即位之说，坐昧大一统之义，中原鼎沸，仓卒出师，将何以维系人心，号召忠义？紫阳《纲目》，踵事《春秋》，其间特书莽移汉祚，光武中兴；丕废山阳，昭烈践祚；愍怀亡国，晋元嗣基；徽、钦蒙尘，宋高缵统。是皆于国仇未报之日，亟正位号，《纲目》未尝斥为自立，卒以正统与之。至于玄宗幸蜀，太子即位灵武，议者察之，亦未尝不许以行权，幸其光复旧物也。本朝传世十六，正统相承，自治冠带之属，继绝存亡，仁恩遐被。贵国夙膺封号，载在盟府，殿下岂不闻乎？今痛心本朝之难，而驱除乱逆，可谓大义复著《春秋》。昔契丹和宋，多输以金缯，回纥助唐，原不利土地，况贵国念笃世好，兵以义动？万代瞻仰，在此一举。若夫乎足膺难，并同秦越，规此幅员，为德不卒，是以义始而以利终，贻贼人窃笑，贵国岂其然乎？先帝轸志潢池，不忍尽戮，剿抚并用，贻误至今。今上天纵聪明，刻刻以复仇为念。庙堂之上，和衷体国；介胄之士，击楫枕戈；忠义民兵，愿为国死；窃以闯贼之灭当不越于斯时矣。《语》有之'树德务滋，除恶务尽'。今贼未伏天诛，卷土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仇，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惟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恨，则贵国义闻千秋，传之不穷。不亦千载一时哉？若夫牛耳之盟封，本朝使臣久已载道，不日抵燕，奉盘盂以从事矣。法北望陵庙，无涕可挥，身陷大戮，罪应万死。所以不即从先帝者，实为社稷之故也。《传》曰：'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贞'。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所以报也。殿下伏赐垂鉴。"

可法又疏云："三月以来，陵庙荒芜，山河鼎沸。臣备员督师，而河上之防，百未料理。复仇之师，不及于关陕，讨贼之约，不达于北庭，一似君父之仇置之膜外者。夫我即卑躬菲食，尝胆卧薪，聚才智之精神而枕戈待旦，合方升之物力而破釜沉舟，尚恐无救于事。以臣视庙堂之作用，百执事之精神，殊未尽然。忆北变初传，人心震骇。臣等恭迎圣驾，临莅南都，亿万之欢声动地。陛下初见臣等，言及先帝则泪下沾襟，次谒孝陵，赞及高皇帝、高皇后则泪痕满袖。皇天后土，实式鉴临。曾几何时，可忘前事？先帝以圣明罹惨祸，此千古未有之变也。先帝崩于贼，恭皇帝亦崩于贼，此千古未有之仇也。先帝待臣以礼，驭将以恩。一旦大故，在北诸臣死节者寥寥，东南诸臣讨贼者寥寥，此千古未有之耻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杀，尚思穴胸断脰，得而甘心，朝廷顾可漠置？今宜速行讨贼之诏，严责臣与四镇，悉简精锐，直抵秦关，悬上赏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责成效，丝纶之布痛切淋漓，庶海内忠臣义士闻而感奋也。国家遭此大变，陛下嗣承大统，原与前代不同。诸臣但有罪之当诛，实无功之足录。今恩外加恩，纷纷未已，武臣腰玉，直等寻常，名器滥觞，于斯为极。以后似宜慎重，专待真正战功，庶行间猛将劲兵有所激厉也。至兵行讨贼，最苦无粮，似宜将内库本相概行催解，凑济军需。其余不急工役可已，繁费一切报罢。朝夕宴衎，左右献谀，一切谢绝。即事关典礼，万不容废，亦宜概从俭约。乞陛下念念思祖宗之洪业，刻刻愤先帝之深仇，振举朝之精神，萃四方之物力，以并于选将练兵一事，庶乎人心犹可救，天意尚可回耳。"疏入，不省。

二十九日，东方长庚见，光芒闪烁，有四角、五角及刀剑旗帜兵马，若战斗之象，且倏大倏小，倏长倏缩。又庙门告灾，凤阳祖陵叠火。地一日三震，有声如吼。

有秋徂冬,日烈如火,在在地赤。而帝深居禁中,惟渔幼女,饮大酒,杂伶官演戏为乐。巷谈里唱,流入内廷,梨园子弟、教坊乐人,出入殿陛,诸大臣呼为老神仙。夤缘求进者接踵而至。亦间眷丹青。士英书进沈启南画一卷,帝亲署数事,士英亦跋一行。时羽书仓皇,士英犹与门下僧利根谈禅、斗蟋蟀,人号蟋蟀相公。初,高皇帝时,以修殿余材置诸南工部库,且朽矣。一时佞人称为神木,指为嘉瑞。遂大兴土木,修兴宁宫,建慈禧殿。及赏赐宴乐,皆不以节。国用匮乏,搜括乃兴,佃练湖,放洋船,瓜、仪制盐,芦洲升课。税及酒家,每斤钱一文。盖马士英贪浊乱政,内则田、成两宦,外则杨、阮诸奸,兼以镇臣则兴平、东平遥制内权,勋臣则忻城、抚宁侵挠吏事。边警日逼,而帝不知。大小名流,相继告罢。即宦寺之有人心,如韩赞周四十疏乞休,卢九德殿前恸哭,而群小充庭,以累卵为厝薪。至边事之或和或战,仅委史可法一人而已。

是月,可法进《扫陵疏》,遂统兵抵白洋河。

十一月十二日,清师入宿迁。可法救之,随拔营去。十四日,高杰进疏渡河,抵徐州。

先是,十月十二日,清朝发兵,一往山西,一往徐州,一往河南。豫王将从孟县渡河。杰闻之,乃与刘泽清书曰:"清朝发一王子,领兵号二十万,实七八千,齐驻济宁。近日河南抚镇接踵告警,一夕数至,开封上下北岸,俱是兵众,问渡甚急。惟恐彼一越渡,则天堑失恃,长江以北,尽为战场。时事到此,令人应接不暇,惟有殚心竭力,直前无二,于万难之中求其可济,以报国恩而已。"泽清以杰书闻,且言清朝总河杨方兴屯兵宿迁,铸造铁条为缚筏用。士英称:"清兵虽屯河北,然贼势尚张,不无后虑,岂遂投鞭问渡乎?况强弱何常?赤壁三万,淝水八千,一战而江左以定。况国家全盛,兵力万倍于前。廓清底定,愿诸臣刻励之也。"

杰遗清肃王书云:"逆闯犯阙,危及君父,痛愤于心。大仇未复,山川俱蒙羞色,岂独臣子义不共天?关东大兵能复我神州,葬我先帝,雪我深怨,救我黎民,前有朝使谨赍金帛,稍抒微忱,独念区区一介未足答高厚万一。兹逆闯跳梁西晋,凡系臣子及一时豪杰忠义之士,无不西望泣血,欲食其肉而寝其皮,昼夜卧薪尝胆,惟以杀逆闯、报国仇为汲汲。贵国原有莫大之恩,铭佩不暇,岂敢苟萌异念、自干负义之愆?杰猥以菲劣,奉旨堵河,不揣绵力,急欲会合劲旅,分道入秦,歼闯贼之首,哭奠先帝。则杰之忠血已尽,能事已毕,便当披发入山,不与世间事,一意额祝复我大仇者。兹咫尺光耀,可胜忻仰,一腔积怀,无由面质。若杰本念,千言万语总欲会师剿闯,始终成贵国恤邻之名。且逆闯凶悖,贵国所甚恶也。本朝抵死欲报大仇,亦贵国念其忠义所必许也。本朝列圣相承,原无失德,正朔承统,天意有在。三百年豢养士民,沦肌浃髓,忠君报国,未尽泯灭,亦祈贵国之垂鉴也。"

肃王报书云:"肃王致书高大将军,果能弃暗投明,择主而事,决意躬来,过河面会,将军功名不在寻常中矣。若第欲合兵剿闯,其事不与予言。或差官北来,予令人引奏。"

先是,清朝副将唐起龙,其父唐虞时致书于杰,劝以早断速行。有"大者王,小者侯,不失如带如砺,世世茅土"之语。杰皆不听。身先士卒,沿河筑墙,专力备御。

徐州大盗程继孔者,字肖予,萧县健步也。其仇诬告肖予与宿州乾贼通,官兵不察,往擒激变。肖予不从乾贼,自据所居梧桐山为乱。马士英督凤时,俘之以献,未及诛,京师破。肖予乃南下聚众,以恢复为名。至是,杰受士英旨,过徐州,而肖予斩木编筏,引兵渡河,伪投降。杰诱斩之,收其众。事闻,加杰太子太傅,可法太傅,内外文武晋爵有差。

清师至夏镇,别由济宁南下。又从洛阳渡河,攻海州,围邳州。史可法、高杰、刘泽清等俱告急。不应。

十二月十八日,都督陈洪范南还。先是,洪范与左懋第等至德州。清抚臣方大猷示以摄政王令旨,有来使不必敬语,止许百人赴京朝见。十月初一日至张家湾,懋第欲先谒陵,后进见,摄政王不许。乃遥祭先帝。于十二日入京,馆鸿胪寺。越一日,内院刚林来,登堂上,责懋第等江南不应更立天子。懋第不屈,洪范降。懋第请祭告诸陵,改葬先帝。皆不许。乃陈太牢于寺堂祭之。二十七日,放归。十一月初四日,至沧州。复遣兵追执懋第等北去,改禁太医院。放洪范,至是归,称清师万分紧急,旦夕南下。士英恶之,曰:"有四镇在,何虑焉?"

士英方黩货无厌,贿赂千名百品,日令门下僧利根次其高下。总宪李沾进带,虑士英不重也,嘱利根誉为至宝。士英转以献帝,亦嘱中官赞其非常,帝每束以视朝。始以议和遣使也,士英曰:"和则和耳"。既而和议不成,士英曰:"不和则不和耳。"

时贼窥突禹州、襄城等处。各镇拥兵不进,惟高杰提兵二万,与张缙彦直抵开、雒之间。缙彦联络寨勇,鼓锐进取。乃分宁陵以东属王之纲,宁陵以西属许定国,祥符以西属刘洪起,河洛属李际遇,各斩伪杀贼有差。

洪范请加恩北使劳臣,兵科戴英劾之,言:"洪范出使无功。正使身陷北都,下役群聚晋爵,天下闻之,恐哄然窃笑也。"乃止。

加左良玉太子太傅,予世荫指麾使,开藩武昌。养子梦庚都督佥事,挂平贼将军印。先是,楚宗朱盛浓疏诬监军御史黄澍毁制辱宗,贪赃激变,内批刑部提问,澍不至。及是,士英荐授盛浓池州府推官。

二十日,刑部尚书解学龙上从逆诸臣六等罪,除在北京何瑞征等二十二人俟三年后定夺,一等应磔,宋企郊等十一人;二等应斩,拟长系秋决,光时亨等四人;三等应绞,拟赎,陈名夏等七人;四等应戍,拟赎,王孙蕙等十五人;五等应徒,拟赎,沈元龙等十人;六等应杖,拟赎,潘同春等八人。存疑另拟,翁元益等二十八人。朱国弼等合疏纠刑官六失。御史张孙振又言刑官卖法

侮文。革学龙职，以高倬代之。是时，张捷秉铨，阮大铖把持部务，而选郎以贪秽济之，独科道吴适抄驳侃侃。庆远知府郭仪凤疏言挂冠勤王，且诬巡抚方震孺贪状，科参："郡守无勤王之例，挂冠非人援之名。仪凤不候宪檄，非奉明纶，擅离职守，饰词妄渎。察抚臣清执有素，仪凤秽迹著闻。必惧题参，先行反噬。自应严究，以杜刁风。"光禄署丞张星疏求考选，科参："张星初以县令躁进降处，又挂察典。不惟望断清华之梦，亦已身绝仕进之阶。乃无端幻想，侥幸上赏，欺君孰甚？若不一为点破，辟门大典不几为燃灰之地、向跃之门耶？"保定侯勋卫梁世烈请袭祖爵，科参："国难以来，虽王侯贵戚咸喂虎狼，华贯重臣悉罹锋刃，而其脱身图存埋名溷俗者，固亦不乏。该勋何以逆料其家之必歼而忍以子嗣乎？万一本宗匹马来归，将夺诸该勋以授乎？抑姑仍之且两封之乎？恐无此法纪也。该勋世受国恩，诚恢复有志，何难倡诸勋旧、破产从军？自当直捣燕云，上为先帝复仇，次为诸勋雪耻。尔时访问本支有无存否，然后请诸朝命，光复祖爵，不亦休乎？昔李晟收复长安，下令军中曰：'五日内无得辄通家信。'今长安未复，殊非诸臣问家之日也。"遂安伯勋卫陈潜疏请袭爵，科参："自都邑变迁，河山阻绝，世次无凭，单词莫信，业奉明旨严核。该勋一请再请，若不能待，直视五等之封只同土块之乞。亦与莱佣都督一醉告身，为可乘时拾芥而攘取乎？况遂安勋卫今或遁迹闾阎，或从容归国，安可悬坐鬼录，使后来鞍马遗裔执途人而可称，攀髯孤忠裂本支而他续也？"中书舍人张钟龄请给部衔，科参："职方何官？监军何事？妄行陈请。若果报国有心，何官不可自效？而藉口赞画，辄请部衔，躁进尤甚。"余或疏劾，或抄参，不少假借。而铨部竟置高阁，旋驳旋用，使职掌扫地，而宵小盈廷矣。

除夕，福王在兴宁宫，色忽不怡。韩赞周言新宫宜权。福王曰："梨园殊少佳者。"赞周泣曰："臣以陛下令节，或思皇考，或念先帝，乃作此想耶。"

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乙酉正月朔，日有蚀之。吴适上言维新五事：信诏旨，核人才，储边才，伸国法，明言责。疏入，不省。

都督李际遇降清。

高杰冒雪防河，疏请重兵驻归德，东西兼顾，联络睢州许定国，以奠中原。杰遗定国银千两，币百疋。许定国者，太原人，以故总兵赦罪出狱，收兵纵掠。至是，以总兵驻睢州，毁家养士。负其功不得封，上书诋高为贼。高由是怨许，常曰："吾见许，必手刃之。"可法之遣高图中原也，争之经年，始见从。定国惧讨，贻书阁部求自全计。阁部语其使曰："许总兵何地不可居，而必睢州乎？"十一日，高兵至睢州，定国先数十里跪迎马前。高扶起之曰："若总兵，奈何行此礼？顾尔众焉在？"许故縻其军，以羸见。高嗤之曰："尔有此军，何不以此开藩乎？"居明日，召询之，曰："若岂不知我之将杀汝，而不去何也？"许顿首曰："定国故知公之怒也，然不知其罪。"高曰："若累疏名我为贼，安得无罪？"许曰："此定国之所以不去也。定国目不知书，仓皇中假手记室而代者，误入公名，定国不知疏中何等语也。若以此杀定国，不亦冤乎？"高索记室者姓名，许曰："彼知公之怒也，先期遁，迹之不获。彼先去而定国不去，以明向名公者非定国意也。"高为人戆，见其屈服，且怜之。闻谩语，以为信。无何，有千户者遮马投牒，云："定国谋公。"杰故以示勿贰，马前笞之六十，送许诛之。遂刑牲约为兄弟。定国饰美姝进，杰屏不御，笑谓之曰："军行无所事女子，第畜之，俟我功成后以娱老乎。"定国唯唯退。时杰大营去城二十里，悬王命旗于城闉曰："非有令不得入。"从杰入者，止左右骁健三百人。十三日夜，定国开宴张灯，厚具乐以饮杰。令其少弟饮杰亲将于别所。妇女宾客皆杂坐。酒半酣，许弟动静失常度，坐者觉，起而耳语杰曰："今日之宴，视其弟志意有非常，得无谋我？"杰推之以手曰："去，夫何敢？"亲将退，而意亦安之。三百人皆沾醉。杰所居为睢人甲第，垣高，且重廊复室绕四周。定国于壁后置人。将卒俱休息别所，杰卧榻畔止二三治文书者及传事小儿。漏将残，闻屋瓦历然有声，惊出视，则壮士逾垣屋者数十辈。杰有备身铁杖，亟索之，已失，犹夺他人枪刀，斗而后就执。从者三百人皆同毙。一人床下伏，值床箦陷而免。定国喋血向南坐，曰："三日来，受汝屈辱已尽，今定何如？"杰大笑曰："吾乃为竖子所算，呼酒来，当痛饮死。"遂遇害。明日日中，城门不启。李本深、王之纲、郭虎攻东门而入，定国已渡河北去。睢人知其事，皆已行。诸将致疾于睢人，环睢旁二百里，皆屠之。可法至徐，闻而大哭曰："中原不可复图乎？"乃还师以救根本。扬人闻杰之死也，酌酒相贺。

初，定国守河南，贼奄至，矢如雨。定国立敌楼以刀左右挥之，矢皆中断，高与身等，笑向贼曰："若乏乎？急归，人障一版来，受洒家箭。"贼挟版至，定国射以铁箭，枝皆贯人于版死焉。贼惊遁。定国尝与众少年饮，众请曰："欲观公神勇。"许曰："可"。忽跃起悬身，手攀檐前椽，左右换手，走长檐殆遍，而颜色自若。至是杀杰，乃奔降于清师。

杰妻邢夫人率子元爵请恤，帝命所部将士仍听邢氏统辖。史可法请以杰部将李本深为提督，帝不允，曰："兴平有子，朕岂以兵马汛地遽授他人？"乃赠杰太子太保，许其子袭爵，再荫一子锦衣卫百户，从优议与祭葬。

黄得功攘袂而起曰："固当以此州还我。"引师临扬。适可法自徐州还，令同知曲从真、中军马应魁入得功营问故。得功曰："吾为国大将，功最多，僻处濒江一小邑。高杰有何功绩而食数城？姑念其不终，割以三县足矣，余地非高有也。"阁部曰："吾岂不知将军功？又非爱高而故右之也。彼士马多而令不一，今日骤夺，而明日必乱。乱且曰首难自将军始。"其争之也，黄挥其兵始少却，会帝遣高、卢二监谕之曰："大臣当先国事而后私恨。得功若向扬州，致高营兵将弃汛东归，设敌渡河，罪将谁任？"命可法镇抚之，得功乃还。

得功，字浒山，京营名将也。初起，徒步为商人执鞭。入都经山东，值响马儿，商人俱逃，得功独手持两驴蹄御贼，所向披靡。后立功河北，封靖南伯。尝败张献忠于潜山之方岭，杀万人，献忠几获而逸。得功为人戆而忠，所部不过三万，每战身先冲突，劲疾若飞。江淮人诧为无敌，呼曰“闯子”。得功爱将林报国，每用兵，报国辄为前驱。左金王、老回回、革里眼等，畏之亚于得功。革贼设伏以待报国，贼有赵虎者，佯北。报国恃勇深入，堕其伏中，杀之，提报国首，登山骂诱得功。得功单骑突阵斩虎，将首级祭报国。贼有少年勇将号无敌将军，呼于阵曰：“汝曹何怯也？吾为汝曹擒黄得功以来。”贼皆按辔观之。无敌将军大呼驰至得功前，得功立擒之，横置马上，左手按其肩，右手策马驰去。群贼丧气，相戒曰：“须避黄闯。”休宁汪耐庵曾拜得功门下，当高杰引兵争扬，汪时从得功饮。盘列生彘肩，割啖之。帐下骁将能饮者以次坐，人浮巨觞。有丘总兵弟辞不能饮，得功怒，欲杖之。总兵目汪，汪大笑，得功问故。汪曰：“生笑丘守备腿不及杖粗也。”得功笑而止。俄报高兵在十里外，将至矣，得功笑饮自若。又报距五里，又报仅三里，饮如故。又报抵城下，得功乃上马，傍一卒授之弓，执在手。又一卒授之枪，挂于肘。又一卒授之鞭，跨左腿下。一卒授之锏，跨右腿下。背后五骑，骑负一箭筒，筒箭百，随之往。抽箭射，疾于雨。箭尽，掷弓，继以枪，枪贯二骑，折旋，又击死二骑。须臾掷枪，用鞭锏双挥之，肉雨坠，众军已歌凯矣。归而豪饮如平时。

广昌伯刘良佐字明宇，故东抚朱大典之旧将。后督淮、扬，再隶麾下，从护祖陵，御革左贼，再后收永城，号花马刘者也。

东平侯刘泽清字鹤洲，家在曹县。幼时曾习举子业。试时适拳死一隶，遂跳应兵部将材，举天下第一。后渡河救汴，壁垒未成辄遁走。其人好声色，将略本无所长。初，科臣韩如愈纠泽清，泽清持金帛贿之，如愈呼使诮让，反其币。泽清衔之。后上遣如愈督江浙饷，泽清遣兵狙击之于东平戴家庙。韩挺挺不挠，惟以幼子不宜见杀。劫者曰：“无与小儿事。”舍之去。泽清自云先帝已行封而诏不达，故与广昌、兴平拜独进侯，人莫得而辨也。及驻节淮渍，乃大治邸第，备四时之室，壮拟皇居，取美人、钟鼓以充之。尝构一水榭，费千金。诸生争献歌诗颂功德。泽清晏然休兵淮水，置讨贼事于不问。尝夸于其客曰：“我二十一投笔，三十一登坛，四十一列土，竟不知二十年中所作何事？”泽清向特以计厚兴平，闻其死，乃与二镇谋曰：“我维孺子不足立，固当分其众将之。”马士英持不可，曰：“彼所部恶肯轻属人？亟假诸将以军号，待元爵长而还之。”当泽清进侯时，值其母贾初开八秩，称觞极一时之盛。后泽清之降而戮也，贾乃流离道旁，无以朝哺云。

进吏侍蔡奕琛东阁大学士。

通政使杨维垣请重定钦案，又请重颁《三朝要典》。左良玉疏言：“要典，治乱所关，勿听邪言，致兴大狱。”袁继咸亦以为言。帝曰：“皇祖妣皇考无妄之诬，岂可不雪？事关青史，非存宿憾，群臣当体朕意。”吴孔嘉又奏：“《三朝要典》须备列当日奏议，以存其实。”允之。升维垣副都御史。

监生陆濬源又借题三案，疏纠光禄少卿许誉卿。誉卿疏言：“当日诸臣以翊戴光庙为正，今日诸臣以翊戴陛下为正，俱从伦序起见。光宗母子无间，先帝身殉社稷，何嫌何疑？而小人无端播弄，假手濬源。先帝久任体仁、养寇酿祸，使得生荣死宠，窃谥文忠。陛下追削，万口称快。濬源满口颂其平章之功，甚矣！若辈之取于党奸，欺上也。”

升阮大铖兵部尚书，赐蟒服。

中书舍人林翘疏称，正月十六日雷声自北至西，占在赵、晋之野有兵。日在庚寅，主口角妖言。

翘，江浦人，善星术。马士英在戍日，卜其大用。士英荐授中书。寻躐一品武衔，蟒玉趋事。

二月，妖僧大悲夜叩洪武门，自称烈皇帝。关人擒之，以隶戎政张国维。国维以为此等妄男子，但当速毙之。若一经穷究，国体不无少损。而都人遂讹传国维且杖死烈皇帝，于是国维遂以妖僧属三法司。既而复言潞邸之第，尝受封郡公。本朝从无郡公，其妄明矣。而大铖等欲借此锻炼拥戴潞藩一案，将尽杀诸君子，于是有十八罗汉、五十三参、七十二菩萨之说。马士英奋然沮之，仅以大悲所供钱谦益、申绍芳二人上闻。二人疏辨，旋亦解。盖大悲者，非真大悲，乃吴僧大悲之行童，从大悲往来钱谦益、申绍芳家者也，故折对但知有牧斋青门而已。乃于晦日斩于通衢。

遣太监李国辅开采云雾山。给事中吴适疏言：“云雾山即名封禁山，纵横数百里，北通徽、池，南连八闽，东抵衢、严，西界信州。唐宋以来每为盗薮。其间深谷穷渊，虎狼接迹，险阻极目，无径可攀。且地接祖陵龙脉，为神京右臂。历朝禁止樵牧，封禁所由名也。英宗初年，遣官采木。于是地方讹棍互相煽惑，而狐假之辈因之攘夺小民，招引匪类，大肆劫掠。兼多内外官属供亿之费，数邑坐困，民不聊生，近山良民遂鸟兽散。大盗邓茂七等聚众数万，藉以为窟，攻城杀令，合四省兵力讨之，十四年乃戡定。奉旨照旧封禁。往祸盖可鉴矣。臣窃以为不便。”国辅亦疏请中撤。俱不听。既而驰视如适言，报罢。国辅系韩赞周养子。赞周，阉寺中正人也，伤心时事，杜门休沐。国辅时在宫中，每有匡救。士英视为眼中钉，因属所私以开采事诳国辅，具疏请往。其实士英意不在开采也。国辅提督勇卫营，操练禁旅，及奉命往浙，士英竟夺营篆，授其子马锡。以乳臭儿绾兵柄，时事可知矣。适疏出，士英遂切恨之。

起瞿式耜抚广西。

刘良佐等荐朱大典为兵部侍郎。大典久任风督，毁家起兵，屡著战功。御史郑瑜劾其侵赃百万。帝以大典创立军府，所养士马，岂容枵腹？诏勿问。

张国维予告归。

御史张孙振劾在告礼部尚书顾锡畴险邪有玷秩

宗，以其请削温体仁谥而谥文震孟也。命锡畴致仕去。

禁宗室入京师。

礼部侍郎管绍宁请上先帝太子谥曰献愍皇太子，永王曰永悼王，定王曰定哀王。

未几，鸿胪少卿高梦箕密奏先帝太子在浙。命太监李继周密往绍兴观音寺诱取王之明。三月初一日至京，寓僧寺。令内员迎入宫。寻命移寓锦衣卫都督冯可宗家。士英疏有云："臣已遣大铖密谕诸讲官矣。"乃诏传文武官识认。各冠带往。大学士王铎指原任讲官方拱乾问曰："此何人？"东宫指称髯而秃者方先生也。铎遽呼曰："妄男子耳。"方遂掩耳疾走，不列名疏尾。其时，士英使大铖谓方曰："若一列名，原官便可尽复"。方趋出国门，不复应命。原任讲官刘正宗回奏，疏云："臣细细察视，披其鬓间，眉目微异，问其讲读何殿，则曰文华。勤政，非文华也。先讲何书，则曰《尚书》。《孟子》，非《尚书》也。问其讲至若有一个臣，有问难否，则曰忘之矣。所言不对，面目非真，恐为假冒。乞皇上细察真太子下落。"三法司称其山东人声口。又奏据供称高阳人王之明，系附马王昺侄孙，家破南奔，遇高梦箕家人穆虎，教以诈冒东宫。又于东宫行囊中得周公辅成王五字。群奸遂借此为狱端。帝谕："王之明自南京取道苏、杭，直至浙东，是何主使？"盖指诸清流也。刘正宗、给事戴英各具奏王之明伪假太子，非稚年所能办，必有大奸挟为奇货，宜敕法司根究。御史陈以瑞奏愚民观听易惑，道路藉藉，皆以诸臣有意倾先帝之血胤。帝谕将王之明好生护养，勿骤加刑，俟正告天下愚夫愚妇皆已明白，然后申法。越三日，集文武百官举监生员耆老于午门外，鞫之。梦箕、穆虎皆具服如之明言，遂下之明刑部狱。或题诗于皇城曰："百神拥护贼中来，会见前星闭复开。海上扶苏原未死，狱中病己又谁猜。安危定自关宗社，忠义何曾到鼎台。烈烈大行何处遇，普天同向棘围哀。"

初三日，又有故妃童氏自越其杰所来。命付锦衣卫监候。初，帝为郡王，娶妃黄氏，早逝。既为世子，又娶李氏，洛阳之变又亡。童氏本周府宫人，逃乱至尉氏县，遇帝于旅邸，相依生一子，已六岁。贼破京师，帝南奔，各不相顾，太妃与妃各依人自活。太妃之南，陈潜夫奏妃故在。弗召。至是，妃自诣越其杰所来，帝弗悦也。童氏在狱，细书入宫月日、相离情事，甚悉，求冯可宗呈览。帝弃去弗视。寻命屈尚忠严刑酷拷。氏号呼诅骂。士英为元妃进揭，称童氏供有金哥，一妇人不足惜，然皇嗣甚重。苟非至情所关，谁敢与陛下称敌体？宜迎童氏归内，密谕河南抚按迎致皇子，以慰臣民之望，以消奸宄之心。不纳。

既而左良玉具疏，请保全东宫，以安臣民之心。谓"东宫之来，吴三桂实有符验。史可法明知之而不敢言，此岂大臣之道？满朝诸臣但知逢君，不惜大体。前者李贼逆乱，尚锡王封，不忍遽加刑害。何至一家反视为仇？明知穷究，并无别情，必欲辗转诛求，遂使陛下忘屋乌之德，臣下绝委裘之义。普天同怨，陛下独与二三奸臣保守天下，无是理也。亲亲而仁民，愿陛下省之"。有旨："东宫果真，当不失王封。但王之明被穆虎使冒太子，正在根究奸党。其吴三桂、史可法等语，尤系讹传。法司将审明略节，先谕该藩。"黄得功疏言："东宫未必假冒，各官逢迎，不知的系何人辨明？何人定为奸伪？先帝之子即陛下之子，未有不明不白付之刑狱。人臣之义谓何？恐在廷诸臣谄徇者多，抗颜者少，即使明白识认，谁敢出头取祸乎？不杀则东宫为假，杀之则东宫为真。皇上虽以大公至正为心，恐臣下逢君之恶。臣受先帝知遇之恩，不敢不言。"刘良佐疏言："王之明、童氏两案，未协舆情，恳求曲全两朝伦典，毋贻天下后世口实。"工部侍郎何楷言："镇疏东宫甚明。"湖抚何腾蛟奏言："太子到南，何人奏闻？何人物色取召至京？马士英何以独知其伪？既是王昺侄孙，何人举发？内官公侯多北来之人，何无一人确认而泛云自供？高梦箕前后二疏，何以不发抄传？此事关天下万世是非，不可不慎。"江督袁继咸疏言："太子居移气养，必非外间儿童所能假袭。王昺原系富族，高阳未闻屠害，岂无父兄群众？何事只身流转到南？既走绍兴，于朝廷有何关系？遣人踪迹召来，诈冒从何因起？望陛下勿信偏词，使一人免向隅之恨，则宇宙享荡平之福。"帝终以王之明自供甚明，命法司将审明略节各谕之。童氏寻亦瘐死狱中。

初五日，南都皮佣詹有道闻空中有声曰："汝可至宫中寻子"。忽若为物所凭。遂直叩东华门，冒称恭皇帝。立杖毙之。又有刘祥者，神附其身，自称玄天大帝。

御史刘光斗阿旨，疏称："臣闻东宫两王，尚在人间，不胜大骇。今已知真殁，臣心始安。"

十九日，设坛太平门外，百官素服望祭先帝。独阮大铖后至，哭呼先帝而来，曰："致先帝殉社稷者，东林诸臣也。不尽杀东林诸臣，不足以谢先帝。今陈名夏、徐汧等俱北走矣。"马士英急止之曰："徐九一现有人在。"

大铖日与维垣谋，必欲尽杀东林复社诸人。大狱将兴，寻以上游告警，姑缓须臾。或夜半书士英堂中云："闯贼无门，匹马横行天下；元凶有耳，一人直捣中原。"求其人不得。

仓场尚书贺世寿、佥都御史郭维经告病去。维经，江右正人，群小指为南昌私党，大铖密遣兵于江中劫之。

以何腾蛟总督川、湖、云、贵、广西。

时杨鹗抚湖南，士英诈言虑其人情不调，疏令回部。鹗抗疏言："人情极调，且臣与良玉旗鼓相当。英雄本色，丈夫肝肠，青天白日。伏乞以后申饬臣工，收敛精神，用之驯御，释此不必然之疑，省此不必然之事。若知之不明，处之不当，听细人之言，薄劳苦功高之士，识者灰心，人人解体，殆非所以巩朝廷而鼓忠勇也。"科臣吴适亦以为言。皆不省。

许定国引清师入仪封，复入考城，寻破归睢。按臣

凌駉死之,侄润生自缢。駉遗书于清师云:“愿坚盟好,勿轻南下。否则扬子江头凌御史,即钱塘江上吴相国也。”事闻,赠駉兵部侍郎,润生御史。

清师逼江北,下徐、颍。总兵李成栋南遁。

四月初一日,命尽去各衙门印文“南京”二字。初,南都有拥戴潞藩之议,列名苦无符印,遂窃南礼部印印之。及士英既入,欲执议以起大狱,议乃止。后管绍宁署礼部事,大索三月,印卒不获。至是,士英乃请改铸另给焉。

初四日,宁南侯左良玉举兵东下。初,左客胡以宁献计,令伪太子手书血诏付左。左佯受诏,为坛而哭,洒血誓师。心惮江督袁继咸在九江。胡以宁旧与袁游,即遣以宁持伪太子旨给袁会师。部署三十六总兵而东,以江西属其部将金声桓。良玉乃驰疏列士英罪状,又传檄各镇云:“盖闻大义之垂,炳于星日,无礼之逐,严于鹰鹯。天地有至公,臣民不可罔也。奸臣马士英根原赤身,种类蓝面。昔冒九死之罪,业已侨妾作奴,屠发为僧。重荷三代之恩,徒尔狐窟白门,狼吞泗上。会当国家多难之日,侈言拥戴劝进之功。以今上历数之归,为私家携赠之物。窃弄威福,炀蔽聪明。持兵力以胁人,致天子闭目拱手;张伪旨以詟俗,俾兵民重足寒心。本为报仇而立君,乃事事与先帝为仇,不祗矫诬圣德;初因民愿而择主,乃事事拂兆民之愿,何由奠丽民生?幻蜃蔽天,妖蟆障日。卖官必先姻娅,试看七十老囚,三木败类,居然节钺监军;渔色罔识君亲,托言六宫备选,二八红颜,变为桑间濮上。苏、松、常、镇,横征之使肆行;槜李、会稽,妙选之音日下。江南无夜安之枕,言马家便尔杀人;北斗有朝慧之星,谓英名实应图谶。除诰命赠荫之余无朝政,自私怨旧仇而外无功能。类此之为,何其亟也!而乃冰山发焰,鳄水兴波。群小充斥于朝端,贤良窜逐于崖谷。同己者,性侔豺虎,行列猪猳,如阮大铖某某等数十巨憝,皆引之为羽翼,以张杀人媚人之赤帜;异己者,德并苏黄,才媲房杜,如刘宗周、姜曰广、高弘图数十大贤,皆诬之为朋党,以快如蛇如虺之狼心。道路有口,空怜职方如狗、都督满街之谣;神明难欺,最痛立君由我、杀人何妨之句。呜呼!江汉长流,潇湘尽竹,罄此之罪,岂有极欤?若鲍鱼蓄而日膻,若火木重而愈烈。放崔、魏之瘈狗,遽敢灭伦,收闯、献之狝猴,教以升木。用腹心出镇,太尉朱泚之故智,几几殆有甚焉;募死士入宫,宇文化及之所为,人人而知之矣。是诚河山为之削色,日月倏以无光。又况皇嗣幽囚,烈祖悲恫。海内怀忠之臣,谁不愿食其肉?敌国向风之士,咸思操盾其家。本藩先帝旧臣,招讨重任。频年痛心疾首,愿为鼎边鸡犬以无从;此日履地戴天,誓与君侧豺狼而并命。在昔陶八州靖石头之难,大义于今炳然;迄乎韩蕲王除苗氏之奸,臣职如斯乃尽。是用厉兵秣马,讨罪兴师。当郑畋讨贼之军,忆裴度闲邪之语。谓朝中奸党尽去,则诸贼不讨自平;倘左右凶恶未除,则河北虽平无用(上七字原缺,校者据《明季遗闻》补)。三军之士,戮力同仇。申明仁义之令闻,首严焚戮之隐祸。不敢妄杀一人,以伤天心;不敢荒忽一日,以忘王室。义旗所指,正明为人臣子不忘君父之心;天意中兴,必有间世英灵矢翼皇明之运。泣告先帝,揭此心肝,愿斩贼臣之首以复九京,还收阮奴之党以报四望。倘惑于邪说,诖误流言,或受奸臣之指挥,或树义兵之仇敌,本藩一腔热血,郁为轮囷离奇,势必百万雄兵,化作蛟螭妖孽。玉石俱焚之祸,近在目前,水火无情之时,追维心痛。敬布苦衷,愿言共事。呜呼!朝无直臣,谁斥李林甫之奸邪?国有同心,尚怀郑虎臣之素志。我祖宗三百年养士之德,岂决裂于金壬?大明十五朝忠义之心,正宜暴白于魂魄。速张殪虎之机,勿作逋猿之薮。燃董卓之腹,膏溢三旬;籍元载之厨,椒盈八百。国人尽快,中外甘心。谨檄。”又沿途张示,称本藩奉太子密旨,率师赴救。士英等大惧,京师戒严。江督袁继咸疏请赦太子以遏止之。中旨切责。

时左兵由九江、安庆至建德,顺流而下。士英调黄得功、刘良佐离汛,遣刘孔昭、阮大铖、方国安、朱大典同御之。大铖誓师江上,衣素蟒,围碧玉,见者诧为梨园装束。升大典兵部尚书,国安挂镇南将军印。刘泽清亦托勤王,率兵大掠南行,扬、泗、徐、邳,势同鼎沸。

史可法连疏告警。帝曰:“上游急则赴上游,北兵急则赴北兵,自是长策。”可法曰:“上游不过欲除君侧之奸,原不敢与君父为难。若北兵一至,宗社可虞。不知辅臣何意蒙蔽至此?”乃移书士英,恳其选将添兵,大声疾呼。士英惟以左兵为虑,不应。可法又请面朝处分东宫,以息群嚣。帝谕:“西警方急,卿专心料理,待奏凯复见。”可法叹曰:“奏凯二字,谈何容易?诚如上言,面君不知在何日矣。”又连上二疏,一劾各镇拥兵縻饷,一劾李成栋避敌南奔。士英亦不应。

帝惟以选淑女为急。先是,应天府选进三名及司礼监选进六名,俱无可意者,特遣内监田壮国往杭州,选到陈氏、王氏、李氏三人,著于十五日进元晖殿,命户、工部各委官一员,采办中宫珠冠、礼冠三万两,常冠一万两。

杀从逆光时亨、周钟、武愫。又杀武德道佥事雷縯祚、礼部主事周镳。镳与钟,从兄弟也,负时誉,与阮大铖有隙。士英参钟从逆,谓镳当坐。縯祚亦与大铖有怨。光时亨者,阻驾南迁者也,故与四人同死。

时清师已徇徐、砀,下亳、泗,乘势渡淮,如入无人之境。

十九日,召对。马士英力请亟御左良玉。大理卿姚思孝、尚宝卿李之椿、工科吴希哲等俱请备淮、扬。帝谕士英曰:“左良玉虽不该兴兵以逼南京,然看他本上意思,原不曾反叛。如今该守淮、扬,不可撤江防兵。”士英厉声指诸臣对曰:“此皆良玉死党,为游说,其言不可听。臣已调得功、良佐渡江矣。宁可君臣皆死于清,不可死于左良玉手。”瞋目大呼有异议者当斩。帝默然。

礼部钱谦益言:“陈洪范还,该收他。”帝谕曰:“国

家何尝不收人，只是收来不得其用。”希哲退曰：“贾似道弃淮、扬矣。”

给事吴适疏参：“牟文绶本无寸功，骤列大帅，乃复纵兵哗掠，摧陷建德、东流，大属非法。方国安受国厚恩，乃铜陵西关、南陵城外聚兵攻击。赤子何辜，遭兹涂炭，益之深热？其与叛逆何异？陛下宜加禁戢。”蔡奕琛等矫旨：“文绶久在南康，国安现在剿逆，吴适讹言乱政，为逆臣出脱，是何肺肝？”次日，奕琛具疏特纠，逮适下狱。

先是，左光先按浙，会鞫奕琛一案。适时为衢州司理，与绍兴司理陈子龙共成是狱。及奕琛入相，与阮大铖同心排挤光先，以致褫逮，并及于适。御史张孙振疏纠适为东林嫡派，复社渠魁，宜速正两观之诛。

二十四日，清师攻扬州。史可法御之，薄有斩获。攻益急，血奏请救，不报。其明日，可法开门出战。清师破之，屠扬州。可法死之。原任兵部尚书张伯鲸被执不屈，身被数创，自刭死。妻杨氏、媳郝氏从之。

左兵下破安庆，尽杀阮氏。大铖遂谓：“与其左兵之来，不若清师之来，我且用清师以杀左氏。”欲杀王之明以绝左兵之望，闻扬州急，遂不得行。

明日，帝召群臣问迁都计。钱谦益言不可。马士英请调黔兵入卫，备走贵阳。工科吴希哲等力谏乃止。召黔兵一千二百名入城，命住鸡鸣山房。

初，左兵至九江，袁部将郝效忠、郭云等大掠，左兵附之。良玉见城中火起，闻报曰左兵也，即其舟中顿足呕血而死。左死，军益乱。其养子梦庚劫袁共破安庆，东下采石，为黄得功、方国安所败，遂引兵还。捷闻，封得功靖国公，并晋大铖、大典太子太保，余加级有差。

五月，以巡漕御史霍达、监军佥事杨文骢分设苏、松、常、镇巡抚。初，祁彪佳抚吴，裕军储八万，以二万充可法军饷，而贮六万于京口库中。及文骢监军京口，欲漏其赋而无词，遂为筑城金山之说。由是京口无军储。

高杰溃卒之渡江也，郑鸿逵掩而杀之，不下万人，余卒北走降清。鸿逵乃露章告捷。玺书褒封靖虏（校者据《海上见闻录》补“虏”字）伯，世袭。赐蟒衣、金币。京口民皆顶祝，且为建寺峙碑。自前月二十五日至是月之朔，日报虚捷。军门鼓角，将士凯歌，声沸江滨。鸿逵开藩京口，民争以牛酒犒师。

午日，百官进贺。帝以演戏不视朝。忽有中旨命乞子捕虾蟆为房中药。时目为虾蟆天子。

士英传令各门下闸，辰开申闭。

清师既破扬州，沿江问渡。初七日，鸿逵军中大宴，歌舞喧阗，而清师乘间遣二百余人潜入金山寺。初八日夜，大雾四塞，清师编筏张灯向京口，而别由上游大宁洲老鹳河渡。黎明尽抵南岸，遂袭破镇江。郑兵尽弃军实，扬帆东遁。

初十日，都门昼闭。大风猛雨。午后犹集梨园人内演戏，帝与群小杂坐酣饮。二鼓，乃与屈、张二阉单骑出奔黄得功营。五鼓，士英入朝，驾已先出矣。遂召黔兵奉太妃走浙。平明，宫门洞启，宫女杂走。于是各官争窜。

十一日，忻城伯赵之龙闭各城门以待清师。居民竞杀城内外黔兵，无有遗者。午刻，有监生赵某率市人出王之明于狱，拥入宫中，登殿鸣钟。百官莫有至者。吏部尚书张捷死之。副都御史扬维垣以重案之明狱，闻都城人拥立之明，遂胆战自经。妾朱氏、孔氏从之。王之明黏示皇城，略云：“先皇帝丕承大鼎，惟兹臣庶同共甘苦，胡天不祐，惨罹奇祸。凡有血气，裂眦痛心。泣予小子，分宜殉国。思以君父大仇，不共戴天，皇祖基业，汗血匪易，忍垢匿避，图雪国耻。幸文武先生迎立福藩。予惟先帝之哀，奔投南都，实欲哭陈大义，不意巨奸障蔽，至撄桎梏。予虽幽狱，无日不痛绝也。福王闻兵远遁，先为民望，其如高皇帝之陵寝何？泣予小子，父老人民围抱出狱，拥入皇宫。予身负重冤，岂称尊南面之日乎？谨此布告在京勋旧文武先生士庶人等，念此痛怀，勿惜会议。予当恭听，共抒皇猷。勿以前日有不识予之嫌，惜尔经纶之教也。”

十二日，钦天监挈壶官陈于阶自经。

是日，帝驻太平府二十里外。黄得功、阮大铖、朱大典、方国安等来见，欲入太平。太平民不纳。十三日，往芜湖。总兵官黄斌卿遁登中军翁之琪舟。十四日，将往浙。

时清豫王已薄都城，赵之龙挟王之明出降。豫王加之龙兴国公，赐金镫鞍马、貂裘宝帽，设牛酒于军中宴之。王铎、钱谦益、张孙振等皆降。

十六日，清豫王入京，百官朝见。王铎等南面而坐。点诸降臣名。至邹之麟，不应。王铎急欲参之。张孙振谓钱谦益曰：“此系老先生同乡同籍，宜为周旋。”钱颔之，邹得无恙。张孙振每对人夸云：“非我，邹衣老几弄出来。”邹厚酬之。而邹犹扬扬自称不屈。

清豫王出示晓谕，略曰：“福王僭号称尊，沉湎酒色，信任佥壬，民生日悴。文臣弄权，只知作恶纳贿，武臣要君，惟思假威跋扈。上下离心，远近仇恨。”云云。

时刘孔昭走浙，刘泽清入海。惟刘良佐降清，奉豫王命，引兵追帝至芜湖，于十五日及之。且召黄得功。得功不从，良佐伏弩射中得功喉。得功创甚，拔剑自刎。后金陵有人忽奔真武庙中者，跳舞大呼曰：“我靖南侯也。上帝命我代岳武穆王为四将，岳已升矣。”言毕，手提右廊岳像于中，而己立其位，作握鞭状，良久乃苏云。是日，良佐挟帝去。之琪投水死。

帝见清豫王于内守备府。豫王责其僭位称尊、荒酒好色及谋害太子等事，帝默然。随囚于江宁县。

刑部尚书高倬、户部侍郎刘成治署中自经。十八日，国子监生吴可箕鸡鸣山关庙中经死。二十三日，中书舍人龚廷祥投秦淮河死。其死不知日者，中书舍人陈爊及子举人陈伯瑜、户部主事吴佳胤。死不知名者，投秦淮河中冯小珰、百川桥下乞儿也。小珰以色幸，卒以身殉。乞儿题诗桥畔曰：“三百年来养士朝，如何文武尽皆逃。纲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条。”

礼部郎中刘万春、主事黄端伯以不朝遇害。

清豫王分兵略定各属，而命御史王懩、刘光斗、鸿胪丞黄家鼒等分往招抚。家鼒至苏，被杀。

苏州诸生顾所受服儒服，哭文庙，投泮池死。原任少詹徐汧沉虎丘后溪死。玄庙观前，卖面人夫妇对经死。

常州石生及卖扇欧姓者投西庙池中死。又一乡民鬻薪入城，闻安抚使至，跃入文城坝南龙游河死。五牧畜鹅鸟者薛叟以剃发自经死。

常熟诸生徐怿以剃发自经死。诸生项志宁不食死。

武进诸生董元哲痛哭死。

至各处起兵见杀，则贵池诸生吴应箕、宣城诸生麻三衡、武弁陈有功、余元宣、万会、吴国桢。而苏州原任游击鲁之玙及武韦韬俱战死。嘉定原任通政使侯峒曾城破与子诸生玄演、玄洁被杀。进士黄淳耀与兄渊耀及举人张锡眉、龚用圆俱死。常熟诸生徐守质战死。昆山贡生朱集璜城破被执，不屈死。故将王公扬年七十战死。诸生陶琰城破自刎。原任狼山总兵王佐才为乱兵所杀，一门被害。松江原任中书李待问、博罗知县章简城破被杀。吏部主事夏允彝投水死。总兵吴志葵、黄蜚驻兵豆腐浜，被擒，解至南京，死之。华亭教谕眭明永被执不屈死。常州诸生吴福之、徐安远入太湖从黄兵，兵败，福之投水死，安远被杀。诸生张龙文率乡兵薄郡城，见杀。

江阴屡攻不下，至三月乃陷，遂屠其城。典史陈明遇阖门投火。阎应元不屈见杀。训导冯某缢明伦堂。中书戚勋全家焚死。

及清兵下嘉湖，吏部郎中钱棅战殁于震泽。原任吏部尚书徐石麟自缢。其仆祖敏、徐锦从死。

南都之陷也，潞王监国于杭州。及清师至杭，潞王即以城降。杭州原任行人陆培缢死。钱塘知县顾成建不屈被杀。某县知县梁于涘亦死。

其前遣使臣左懋第在北，闻江南陷，七日不食。清摄政王召见，麻衣、孝巾、草履，向上长揖，南面而坐。摄政王数以伪立福王、勾引土寇、不投国书、擅杀总兵、当廷抗礼五大罪。懋第抗词，惟请一死。命剃发，坚不肯，于闰六月十九日被害。题绝命诗云："峡坼巢封归路迴，行云南下意如何。寸丹冷魄消难尽，荡作烟云总不磨。"参谋兵部主事陈用极、游击王一斌、张良佐、王廷佐、刘统等五人从死。忽风沙四起，卷市棚于云际，屋瓦皆飞。一时罢市。

清豫王既定江浙，寻挟帝及王之明、潞王北去。袁继咸随帝北行，其中军都督邓林奇死之，而梦庚以三十六将降于清英王。随命梦庚以父官率诸将入朝。金声桓不欲行，乃自请愿取江西以献。英王许之。

郑鸿逵道海东奔，奉唐王监国，建号隆武，于是有闽中之事。马士英由广德与镇东伯方国安兵二万入浙，奉鲁王监国，于是有浙东之事。

三余氏曰：南枢电发金陵，匡赞之诚可并日月。于时俊乂，表从而景骛，麟师而凤仪，庶几桑榆之收焉尔。乃高张罗爵，纵彼穷饕。逮维扬一出，则鸱鸮集林，归昌铩羽，梼杌入囿，驺虞败趾。此姜、刘诸人所以接踵而去也。卒之宁南东指，淮甸一空，士鲜晨炊，军无夕燧。南枢授命，阙炽城芜。士英之肉，其足食乎？当日幅员小矣而官愈大，郡县少矣而官愈多，财赋贫矣而官愈富。三反之政，古人切戒。彼昏不知，淫酗而已。呜呼！

卷中 绍宗皇帝纪

绍宗襄皇帝（*校者案：《清史纪事本末》卷八载，永历十四年夏四月，上思文皇帝谥号曰绍宗襄皇帝。今据以补入*）讳聿键，小字长寿，高皇帝九世孙也。父义，以唐世子追封裕王，国于南阳府。母毛氏。聿键生三岁，祖端王惑于嬖妾，囚世子承奉所，聿键从之囚。稍长，读书即能识大义。年十八，尚未请名。世子为其弟毒死，端王讳之，将传国于次子。守道陈奇瑜入吊，谓端王曰："世子薨逝不明，若又不立其子，事必发觉。"端王惧，始为聿键请名，立为世孙。

崇祯五年，聿键年三十有一。袭王位。选妃曾氏，诸生曾文彦女也。

七年，流寇披猖，南阳当其冲。又其城庳薄，王捐千金谋修筑。太守陈振豪不受功，王疏参之。烈皇帝震怒，逮振豪置理。王又援潞王近事，乞增兵三千人，设参将一员。不许。

八年冬，贼再犯南阳。王上疏云："臣府护卫一千二百人，近制以其半为汴梁班军，给抚臣以下徭役。无谓。惟明诏念臣困厄，以全军见还。"诏报曰："南阳班军番直，祖制已久，朕不敢变。"时烈皇帝欲行宗室换授之法，陈子壮署礼部事，执不可。王贻书子壮，称说典训，援据经传，以相驳难。上乃下子壮狱。王每薄公卿为不足重，而争宗藩体统。劾总督卢象昇不朝其所。建请烦多，廷臣忌之。

会九年京师戒严，王率护军勤王。汝南道周以典止之，不听。至裕州，巡抚杨绳武以闻。严旨切责以擅离南阳。十一月下礼部议。给事冯可宾、钟炌议废为庶人，安置凤阳高墙。押发官同知张有度欲以槛车行。王自裁，不殊。至凤阳，守陵奄人索贿不得，墩锁以困苦之。病几殆，曾妃割股以进，始愈。有司廪禄不时，资用乏绝。

时有望气者曰："高墙中有天子气。"言于淮抚路振飞。因假赈罪宗，入墙见王，心独异之。王告以吏虐状。振飞疏请加恩罪宗，赡以私钱，且谪其吏之无状者。

南都建号，大赦，得出。封南阳王。遣官送寓广西。道杭州而南都陷。王劝潞王监国。三日而潞王出降。

初，清师屠扬州，乘胜至瓜州。时郑鸿逵镇京口，

与清帅张天禄相距。天禄，故史可法爱将也。鸿逵阵伤其一目。而清师编筏向京口，别由上流暗渡，遂袭破郑师。鸿逵扬帆东遁。而户部主事苏观生亦自南都走浙，与郑胥会于杭，遂奉王入闽。

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乙酉六月二十六日，次建安。王下令曰："昔我太祖高皇帝扫荡群氛，统一区宇。成祖文皇帝燕都定鼎，威震华夷。仁涵义育，累洽重熙。何期数当阳九，天降鞠凶？昔年蓟北独深蒙难之悲，此日金陵复有南辕之恨。孤愁凉德，雪耻未遑，念切同仇，请缨有志。今尔臣民连笺劝进，至再至三。谓寇迫杭城，人无固志，贼臣有屈膝之议，举国同蒙面之羞。孤览斯言，抚膺陨涕，痛统绪之几坠，怅天下之无君。孤不得已，俯顺舆情，允从监国，谨于六月二十八日朝见臣民于建安。收拾余烬，恢复南都。张皇六师，迎还玉辂。萃皇灵于涣散之后，出百姓于汤火之余。"

又谕郑鸿逵出示安民于八府一州，曰："寡人布素十年，毫无烦扰。今除下程小饭该县官备办外，一切供亿并毡彩无益等事，俱各免行。当百姓剥膏见骸之日，寡人誓约己以安天下。违旨者治以不忠扰民之罪。随侍官校不过十人，敢擅取民间根薪粒米，即时察启请究，定然捆打八十，割耳游示。寡人生平真性实心，字字真诚。尔各官一体遵行，毋负寡人惓惓至意。"

翰林学士黄道周进誓师文、监国谕、祭告文、登极诏共四通，并缴赐劳银三两。手敕答云："所进撰文俱能写孤意中事，且典核有体。孤心嘉悦，留至日备用。孤今昼夜焦劳，新创诸事，方盼先生速至，便议战守并监国礼仪。至在途之费，上下所共需也，同艰分济，典非溢格，不准再辞。着即祗受，称孤轸恤至意。"

又谕郑鸿逵敕曰："昨据先生启请中标黄将官领兵二千，各令把守仙岭等关，业即俞允，兼令发犒矣。孤发旨后，思念兵将跋涉之苦，孤目亲睹。今使兵将把关，必要先足其月饷，然后好责其成功。兹谕先生各兵将一概应支粮饷，除前欠粮支并先生捐资代给者，通算欠数，俟孤到省陆续照补外，今将现令把关兵将二千名，即将浦城县现存正项银两，每名先给与现月六月一月，并再预支闰六月一月，示孤轸念兵将至意。其额兵二千，传谕该将，一不许兵冒领，二不许纵兵淫酗赌博等弊。抖擞精神，一意防守外，仰先生即将标下大小将领年龄、籍贯、履历速造简明文册一本。再历来各将照给支饷数目，各兵行坐每名支饷数目，并自今年正月起至六月各饷支过几月，通共领过银数若干，现欠几月，每月欠银若干，通共欠饷若干，先生赔应若干，曾那应补公家别项若干，某饷断宜急补，某宜稍缓补给，俱一一速造简明文册一本。共册二本，一二日即造进来。其发过犒银并支过该县两月饷银，给发后再行造册。一面具启，一面移部，以凭开销。孤以困顿之余，宫内生长，不谙军国大事，惟先生竭力辅孤不逮，以全奉孤南来精忠大节。"

时闽广军门刘若金欲驻福宁州，以抽洋税。州中士民及铺户恐致骚扰，粘帖拒之，遂罢市激变。

二十九日，总兵南安伯郑芝龙进冰纱十端，漳纱、葛纱、软纱、永春布各五端。启曰："芝龙盥手跪诵唐王殿下赐谕，如丝如纶，感高厚之恩。惟是天步艰难，正望荡平之日。幸殿下神圣，尤为中兴之主。芝龙前得胞弟鸿逵手信，慎重之过，恐武备未周，致有窥伺，故意从迂远之行。兹奉令旨谕示，芝龙即亟会抚按司道及缙绅孝廉贡监生员，无不欢欣鼓舞，共庆升平。人心如此，天意可知。祸乱之作，皇天所以开圣人也，其在斯乎？然众议亦云只先监国而后登极，此与芝龙之愚见暗合矣。又据差官邹泰传谕欲居贡院。察贡院系山腋，稍雨即患水，当以布政司为行宫。若布政司一时未便搬移，芝龙总兵衙门亦可驻跸。即与抚按各官议妥，不敢有烦睿虑。其谕旨赐芝龙胞弟芝豹者，因芝龙在省督船，彼在安平练兵，相去六日路程，方差人赍去，未及取启回报，统惟慈宥。芝龙一味拙直，心口如一。苟有率误，更望天涵到底，方信芝龙之无他肠也。"手敕答云："自古英雄相遇，凡功业之巨细，正在相信之浅深。启内一切慎举动，择行在，识虑周详，任事坚决，孤更感激。另启，所进衣著，孤即受用，以昭与卿一体之忠爱云尔。"

芝龙随进笺劝以监国，恢复中兴。手敕答云："汉唐中兴，各有成资。今止一隅，势非昔比。况孤庸质，恐羞祖烈，惟是先生兄敬弟忠，勋猷夙著。前靖虏（校者据《海上见闻录》补"虏"字）伯奉孤南来，实惟先生是奔是依。自孤勉允监国之后，专望先生兄弟，在朝则孤之心胆也，在边则孤之左右臂膊也。孤占先生等才，不愧太祖臣子。至于诸将，则均有安危之寄。一统告庙，功成封侯，孤必不负。"

又谕芝龙云："把守关隘一切急务，先生业豫料理有绪，孤不胜嘉慰。措饷之难，其来已久。孤今惟实至俭至劳，布素外朝，以先天下。余俟监国之后，与先生等面议而行。至委先生兄弟守巡总督重任，出孤独断倚任之专，先生不可辞此官，即孤不可辞监国。闰六月初一日当过建宁，一切监国事宜俱要豫备。一统所基，关系甚重，勉之慎之。"（校者案：此谕与《思文大纪》所载小异。）

初二日，福建布政使周汝玑、参议傅云龙、张文辉、副使佥事柴世埏、陆怀玉、李长倩、罗万爵、张夫、刘柱国、张晋征、王芓、都司陈绩、郭轲、杨陞诚具笺迎贺。有云："分班（校者案：《思文大纪》作"珪"）锡宠，宗支首重于维城；压（校者案：《大纪》作"嘉"）纽储祥，嗣服莫先于监国。殷忧启圣，式聆基命之歌；多难兴邦，载辑景山之颂。（校者案：是下《大纪》尚有两联）恭惟殿下忠怀帝室，孝笃天经。国号从唐，化治顺尧天之则；藩封移秀，派演流涓水之芳。锡玉辂以疏荣，执桐珪而作宝。岂谓遭家不造，遂俾国步多艰？念主上之播迁，敷天疾首；痛臣民之流散，率土寒心。苟非白马之盟，孰系紫宸之重？爰揆神异，允叶祯符。是用师锡佥同，天人交与。金枝千叶，独推一本之向阳；玉水万流，共仰朝宗之入海。闽封虽褊，负水凭山；闽众虽孱，本忠依

孝。一成一旅，少康王自有仍；三让三推，孝文来于代邸。精克励于胆尝薪卧，势终充于泉达火然。保四海而非难，王天下其再见。汝玑等涕泪余生遭逢盛举，悲已深于集蓼，喜忽动于开熙。朝上国之麟图，繄仅有光赤社；歌高皇之龙种，行将继美朱陵。伏愿持危以虑，雪耻勿忘，世德作求，荣（校者案：《大纪》作“永”）怀安辑。一新君臣上下之往辙，尝思光武中兴；亟回东西南北之人心，必奏昆阳大捷。想片时时运（校者案：《大纪》作“胡运”），不过腐鼠孤雏；计一统皇舆，伫庆游麟巢凤。”手敕答云：“孤允藩院公启，定于本月初七日驾临布政司监国矣。切望文武协恭，各捐夙谬，共图恢复，仰慰高庙。彝典酬功，孤必不靳。”

初三日，舟次水口驿。驿乃古田县地，为入省之噤喉。先时，驿递有坐驾大船祗候水次。王却之不御，惟乘民间小舫仅载数人者，宫眷在焉。不设彩缦及鼓吹。观者举手加额，以为俭素如此，吾民其有瘳乎？郑芝龙迎于舟次，即赐接见。传谕各官俱候登驿朝参。及登驿，各官恭迎道左。至驿，阶下行四拜礼。王谦抑赐答两拜。传谕各官暂退，仍亲标二十员名进。在东者，南安伯臣郑芝龙、靖虏伯臣郑鸿逵、巡抚金都御史臣张肯堂、闽广总督臣刘若金、巡按御史臣吴春枝、屯盐道臣罗万爵、福兵备道臣张夬、分巡道臣王芋、都司佥书臣陈绩、内臣王承恩。在西者，户部侍郎臣何楷、大理寺卿臣郑瑄、通政司左通政臣马思理、光禄寺少卿臣林铭鼎、尚宝司少卿臣郑昆贞、四川按察司按察使臣曹学佺、科臣陈燕翼、臣张利民、道臣郭贞一、黄锡衮。时郑瑄、马思理、曹学佺俱在籍，穿吉服。何楷等俱自南京来，穿素服待罪。监国宽仁，怜其不得已之故，有旨勿问。赐坐赐茶。即面谕云：“省城闻行在择布政司，一时官吏搬移并修理，未能猝办，暂于总兵府驻跸。各宜仍旧，勿得营造，致滋劳费。”随谕跟役捧出御用剩银一百五十两（系淮阳巡抚呈进者），除在途犒赏买办外，即充修葺丹垩之施，勿取诸民。

时有议修理宫费酌派各属者。曹学佺言于芝龙曰：“仁声仁闻，王政之先，岂宜睿驾未临而先派多金修理？是播侈风于下里也。不肖有司藉此而括库藏，科百姓，增美之谓何？而彰其过乎？”芝龙即示禁止之。

又谕：“守关进取，决不可无兵，有兵决不可无饷。饷出之民，有民而后有饷。安民以裕饷，必须户部得人。兹众卿在廷，即佥择其可者。”于是咸举侍郎臣何楷。楷力辞，曰：“臣尚负罪，俟明法诛戮，奚敢肩兹重任？”叩头恳辞贤者。监国以举出诸公，俯答其拜，而坚欲用之。又谕吏部曰：“天步方艰，饷为兵命。户部重任，得人甚难。兹特面允文武公举户部侍郎何楷，廉而能计（校者案：此下《大纪》有“巨以识微”句）。孤于崇祯乙亥亲阅邸报，亦服其侃侃掖垣。危难仗义之人，必于直言敢谏中求之。古人成说，孤奉为范。何楷升户部尚书，即日到任理事，慎勿再辞，致耽急务。该部即会同何楷确议推择清吏司郎中一员，以便呈堂行事。并即推摄文选司郎中事一员。”（校者案：此谕与《大纪》所载颇有异同）又命巡按都御史张肯堂速铸大小衙门印，印文俱冠以“行在”二字。

特授浦城训导王兆熊翰林院待诏，专理睿览书籍事务。兆熊字念葛，福宁州人。岁贡，任浦城训导。监国入关，即为扈从，后出使温、台。监国称其真忠如金石，真清如冰玉，故有是授。

是晚，命于水口驿下关泰山庙议推各要紧衙门职员，次早至芋原驿始定，具疏以闻。

初四日，日午，舟次洪塘，登岸。择吉入城监国，乃暂憩民家。庭无供张，市不易肆。愚民以为天子来，更静于县吏。

戌时，奉令旨云：“孤今监国闽省，遵照祖制，举用阁部等官，虚心听纳，惟慎惟公。除不忠先帝皇上负国害民者概不录用外，藩院诸衙门既会议确当，即允所启分别摄事还职。”

初五日，敕司礼监传谕：“天气炎暑，公件紧极。各启朝者概从简便。在任文武及大小绅衿百姓俱止行一拜三叩头礼，续到者免朝。”

福州知府熊经启请冕服式。敕照依会典。

太常寺少卿曹学佺朝见，启进三款。一为福建解京钱粮，俱宜属兵饷项下，祈勿他用，恐防不继。一为礼成之后，即宜遣靖虏伯郑鸿逵抵关，相度防守进取事宜以闻。一禁戢逃兵沿途抢掠害民，似宜急谕逃将，令其识认部下之兵，收拾什伍，示以赦辜复用之意，暂纾民患。三者皆实着可行。监国目之曰：“此海内名儒也。孤在唐国，闻名久矣。兹幸在此得见，以慰数年景慕之意。”因赐坐赐茶。

传谕礼部：初七日入城监国，先祭告天地、太庙、唐国宗庙，俱用太牢，设陈簠簋笾豆如礼。仍拟祭文三篇，摄礼部臣刘若金会太常寺少卿曹学佺撰述陈设。俱遵谕行。

初六日，谕布政司速造诸祖神位，设太庙。曰：“自古忠臣孝子，未备居室，宗庙为先。今孤瞻仰孝陵，不胜愤痛。既议监国于兹，必先祭祖，方敢摄政。速于该省择一公所，匾曰行太庙，届期行礼。”

初七日，监国入城。以南安伯府为行在。群臣庆贺如礼。

特授贡生薛瑞泰司经局正字。瑞泰字幼安，侯官人，娴掌故，大中丞鸣宇公子也。闻监国右文稽古，以家藏《御览》、《玉篇》、《太平广记》、《资治通鉴》各书计五百余本，疏献之。敕授此官。旋以年老不任仕进辞。监国温旨慰之，曰：“瑞泰以乔木世臣之家，敦礼义廉耻之节，巍然如鲁殿灵光。所进书籍，雅体孤心。如此京职，原敦恬（校者案：此字疑有讹，《大纪》缺）劝，不准辞。仍候登极后即行召对，全孤爱重老成之意。”后瑞泰因饷额不足，复捐助五百金，即进翰林院五经博士。

监国特颁亲制便览序文。一曰戎政。略曰：孤惟人君能以至公待天下，方可责人臣以无私，苞苴不入司马门，天下始得真将之用。将真，六军之命安矣。盖文武一刚柔也，刚柔一动静也。譬之身，文筋而武骨也，

文背而武胸也,分则体用,合则一身。文蔑武,武蔑文,亦必不能独立矣。论者谓文以节武(校者案:此句《大纪》衍为一节),此自寻常之将言耳。若夫唐之李、郭,宋之岳、韩,我朝之徐、常,今奉孤之两郑,皆大将也。将大不待节制,相大不妨专擅。不妨不待,皆得自靖(校者案:《大纪》作"师")其心,此天地之间气,必有为而生也(校者案:此下《大纪》尚有数语)。目今札弁满天下(校者案:此下《大纪》亦有数语),孤必求真大将,亲拜而授之钺。以立见孝陵、复东南泽国为半功,再复西北以报烈宗深仇为全功,半则以徐魏国处之,全则以郭汾阳酬之。诏列甚明,惟天下英雄速图自奋(校者案:此下《大纪》尚有数语),成孤中兴之烈。二曰缙绅。略曰:孤惟帝王之御世也(校者案:此下《大纪》有十四字),必与文武之贤者共之。始于得贤将相,终于得贤百职。四海兆民,方有攸赖,民安则华强夷服矣。然历稽世道之污隆,机握于帝王之宇量。宇量必包乎天下,始可以总统乎千官。千官当而民治,民大治而帝王始安(校者案:"始安"《大纪》作"安矣")。帝王量狭,一统必割据,帝王量大,割据必一统(校者案:此下取与《大纪》比看多节去)。盖量大则识必高,识高始能用彼声色货利,又何有于东林门户、魏党、马党之纷纷哉?呜乎!三党成,偏安矣,四党成,一隅矣。今孤卧薪而望孝陵,尝胆以图一统,焦劳昕夜,惟贤是求。追维洪武二十四年,王祖分封唐国,祖训命名诗曰《嘉历协铭图》。往时未详,于今有悟。我天我祖,既预兆之,敢不孜孜敬天法祖、与我文武誓复旧疆、仰答我上帝之休命乎?彝典酬功,信如皎日。

命参将金铸赍监国赦款,宣谕金衢。

又谕吏、兵二部起大学士蒋德璟于泉州。敕曰:"今中兴伊始,孤志切亲征。密勿必得匡赞之臣,始可分任从行居守之重。旧辅蒋德璟,简重于先帝,久钦(校者案:《大纪》作"饫")其经纶。况学博古今,度具忠亮。着以原官起用佐理。着新任行人司张廷榜星速敦聘,即来行在,与孤分劳。"德璟辞以足疾。复敕云:"卿宏才伟度,海内具瞻。孤昔奉藩,闻之尤悉。先帝简任既至,孤实眷倚非轻(校者案:"非轻"《大纪》作"旧臣")。南京之召未起,是卿进退节全。孤虽莫当明主,志清陵庙(校者案:此句《大纪》作"坚志自信,清我陵庙")。焦劳徬徨,盼卿如渴。昨虚传卿奉召至,孤喜而不寐,随谕侍臣不必拘套,即着速至便殿召对。既而寂杳,孤心惘然。孤望卿之切如此。乃复往还,动淹旬月。辞奏一到,大悲孤心。足恙未痊,自有体裁之法。经济名臣,坚不我顾。孤诚薄德,还念先帝念高皇,定不准辞。十日之内,断望即到,慰孤至怀。"

时郑鸿逵疏请正位号,不然,恐无以压众心而杜后起。芝龙意别有在。诸大臣多言监国名正,出关尺寸,建号未迟。而李长倩有急出关、缓正位、示监国无富天下心一疏。不报。而拥立者艳翊戴功,竞劝登极。乃于是年(清顺治二年乙酉)闰六月二十七日,祭告天地祖宗,即位于福州。诏曰:"朕以天步多艰,皇家末造,忧劳监国,又阅月于兹矣。天下勤王之师既以渐集,向义之心亦以渐起,匡复之谋亦渐有次第。朕方亲履行间,鼓舞率励,以观厥成。而文武臣僚咸称萃涣之义,贵于立君。宠绥之方,本乎天作。时哉不可失,天定靡不胜。朕自顾缺然,未有丕绩,以仰对上帝,克慰祖宗。而临安委辔,尊攘无期,大小泛泛,如河中之木,朕敢不黾勉以副众志而慰群望?朕稽载籍,汉光武闻子婴之信,以六月即位鄗南,即以是年为建武元年,诞膺天命。昭烈闻山阳之信,以四月即位汉中,即以是年为章武元年,立宗庙社稷。艰危之中,岂利大宝?亦惟是兴义执言,系我臣庶之望故也。以今揆古,即以是年为元年。其承天翊运定难功臣,悉以次第进爵行赏。分茅胙土,稍俟恢复,以勒勋庸。其翊运宣猷守正文臣,亦以次进级,别需来章(校者案:"来章"《大纪》作"表章",属下句似当)。孝秀耆宿军民人等俱依前谕优给。行在所山川鬼神除淫祠外,皆遣正官精禋祭告,以示朕缵绪为天下请命之意。"大赦。改是年七月一日以后为隆武元年。颁诏于八府一州,有一十八款。时于行在午门外宣读,臣民跪听者数千人。

先是,五鼓,驾自南安伯府移入布政司。庭燎辉煌,军容壮丽。各官咸以次入。芝龙戎装骑马行于驾前,鸿逵率禁军殿其后。至司,即入行宫。百官鹄立,始闻环佩之声。寅时,驾用衮冕朝服,升殿受朝贺,初行五拜三叩头礼,继又行二十四拜。

以布政司为行殿,额鼓楼门为行在大明门。以福建省为福京,以福州府为天兴府。

追尊唐国高、曾祖考谥号。遥上弘光帝尊号曰圣安皇帝。

进封靖虏(校者据《海上见闻录》补"虏"字)伯郑鸿逵为定清(校者据《思文大纪》补"清"字)侯,南安伯郑芝龙为平夷(校者据思文大纪补"夷"字)侯,并赐号承天翊运定难功臣。郑芝豹为澄济伯,郑彩为永胜伯。以按司为芝龙第,都司为锦衣卫,盐运司为通政司,巡抚署为吏部,海道署为户部,提学署为都察院,税课司为南察院。余各官皆僦民房受事。

封弟聿𨮁为唐王,主唐国祀。叔器壻为邓王。

设六部九卿,并赐号翊运宣猷守正文臣。以张肯堂为吏部,李长倩为户部,曹学佺为礼部,吴春枝为兵部,周应期为刑部,郑瑄为工部,马思理为通政使,郑广英为锦衣卫都督。

以天、建、延、兴四府为上游,汀、邵、漳、泉四府为下游,各设抚按。县升府,府升道,道转内卿。一命以上,咸与宠锡。

是时敷求耆硕。自何楷、蒋德璟、黄景昉、黄道周、苏观生、陈洪谧、林欲楫、朱继祚、黄鸣俊、姜曰广、吴甡、高弘图、路振飞、陈奇瑜、郑三俊、熊开元、黄士俊、林增志、李先春、顾锡畴、陈子壮、王应熊、杨廷麟等皆起为大学士。然或至或不至。其远不能至者,仅列其名遥授而已。阁臣至三十余人,俱闲无事,不令票旨,皆帝亲为之,德璟、欲楫、景昉皆力疏辞。行人以死请

之,乃至。

隆武元年七月初六日,诛清朝使人马得厂。

改天兴府学为国子监。先是,飓风坏学宫,郡绅马思理与诸生郑泽等谋重修之,至此落成。因命郑泽等准贡入监,马思理升级有差。

设五城巡视御史及兵马司。

特旌钱塘令昆山人顾咸建死节。

谕司经局正字薛瑞泰:"搜访遗书,不论新旧,朱蓝批阅。至十六朝实录,尤为要典。著尔留心,朕不负此忠款。"

谕文武臣民:"朕誓择于八月十八日午时,亲率御营中军,平夷(校者据《思文大纪》补)侯郑芝龙御营左先锋,定清(校者据《大纪》补)侯郑鸿逵统率六师,御驾亲征。尚赖文武臣民勇效智力,谋富才能,同报祖宗以救百姓。有功者,朕必重赏,再无食言。"(校者案:此谕开首斥清数语,备载《思文大纪》)即日发示安民。

司礼监太监庞天寿传谕:"行在合用物件,惟以俭朴为本。有司官不得违旨阿奉,以害民生。"口敕谕:"行宫中不许备金银玉各器用,止用磁瓦铜锡等件。并不许用锦绣洒线绒花帐幔衾褥,止用布帛。件件俱从减省,称朕恬淡爱民至意。违者即以不敬不忠治罪。"

时帝长斋布素,日与大臣讲求政治于便殿。又性好书籍,搜阅不丙夜不休。自叙曰:"朕始祖唐定王,高皇帝二十二子,母李贵妃出。洪武二十四年受封,永乐六年之国。传子靖王,早逝无嗣。弟继为宪王。王长子悼简世子,早薨,次子夭,第三子舞阴王袭封为庄王。王子成王,无嗣,二弟淅阳王亦绝,三弟文城恭靖王长子入继为敬王。追封恭靖为唐恭王。王继统三十余年,寿七十有一,子顺王。顺王子端王。端王子追封裕王。裕王万历二十二年封世子。长子,即朕也。家庭多难,端不悦裕。在内官宅,母毛娘娘生朕于万历三十年四月初五日申时,先有云神拥送之兆,后有遍身鳞锦之祥。祖不悦而曾祖母魏悦之。八岁延师,仅辨句读。十二岁曾祖母薨,祖即将朕与父同禁。篝佛灯,日夜苦读。禁十六年。朕二十八岁,尚未报生焉。崇祯二年二月,父为叔鸩,朕誓报仇。赖有司持之公,天启祖考心,请于烈庙。奉敕准封。本年十二月十二日,祖考亦薨,朕乃奉藩。五年六月初三日,受封。九年六月初一日,请觐。七月初一日,报仇。二十日,请勤王。八月初一日,起行。十一日,见部咨。寇梗回国。十一月廿一日,奉降迁之命,责朕以越关擅毙。十年三月二十二日,到凤阳高墙。五月,大病,中宫割股。十二年,朱大典请宥。十四年,韩赞周请宥。十六年,路振飞请宥更切。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奉旨该部即与议覆,而有三月十九日之事,不及全受先帝恩矣。痛哉!今朕四十四岁,共分四节:一节二十八岁为家难。二节自二十八岁至三十五岁十一月为治国。九年十一月奉谴,三十六岁至四十三岁八月,皆高墙囚禁八年事。第三节、第四节则上年至今年也。"

翰林院学士黄道周至自衢州。即日召对便殿,谈恢复事宜。称旨。帝誉之曰:"真朕中兴名相也。"即拜大学士,入阁赞助机务。

时永定土寇劣生王叔光、王中庆、王凤来等因南都之变,招集亡命数千,攻大埔等县,屯锦风窑地方,去城三十里而阵。又闻武平失守,势益鸱张。攻围永定县七日。知县徐可久陈乡勇,严保甲,用间设奇,直捣其巢,擒斩二百余人。余党解散,叔光仅以身免。

汀州大旱,斗米银三钱。

敕禁各关兵将,毋得放逆辅马士英入关。初,士英在金陵卖官纳贿,颠倒贤奸,三尺童子,咸为唾骂。及金陵之变,圣安出奔,士英不顾,独奉慈禧太后至杭。杭人不能相容。势逼,又弃去,独拥重赀与部下将士数千奔逃各处。方国安、朱大典咸数其误国之罪而驱逐之。闻帝即位闽海,又谋入关。芝龙素善士英,独以为士英不即叛降而亟亟求太祖子孙而立之,一念可嘉。帝下其议于庙堂。议云:"士英蠹国偾师,祸延宗社,擅权纳贿,怨结生灵。养私兵以致寇,为凶暴于国门,拥天子以出居,遂卖君于中道。由昔言之,误我圣安皇帝,误我慈禧太后,蒙尘播迁,罪在天下,当为天下之所共诛。由今言之,不奉隆武之朔,不请藁街之辜,矫虔狼戾,罪在兴朝,当为兴朝之所共讨。今江右有马兵象兵,皆云滇南遗孽,湖东有惠登相、金声桓,亦旧与奸辅关通。士英若能图功自赎,以黔人收滇兵,为功甚易,以马兵收象贼,奏效非难。仅有桑榆之勋,略宽衔橛之路,亦诸臣所以曲体天心、弘开法网者也。"帝以为然,故行文于各关,凛奉确遵。

以李世奇为左春坊左庶子,赖垓为右春坊右庶子,俱兼翰林院侍读。

十三日,召对永胜伯郑彩于便殿。以唐王为监国,邓王为协守。改都察院为唐王府,南察院为邓王府。命工部造御前令箭三十枝,备亲征用。

帝亲出芋江,父老遮道恳留,乘舆复返。议者谓东南仰望王师,急如拯溺。迟出关一日,则人心一日瓦解。国家之失,在此著也。

改庶吉士为庶萃士。特开储贤馆,定取士以十二科。命苏观生为翰林学士以领之,考课无虚旦。既而碔砆似玉,鱼目混珠,招徕者多羊质虎皮。帝亦厌而罢之。

浦城令施爆以贪酷被劾。帝方恨贪官之失人心也,欲以高皇帝之法行之。中有罗织之者,兼以问官挟仇,遂斩之。

命副总兵施福守崇安关。

十九日,广寇攻陷武平。时城内犹于西街演戏。有奸人为内应,打口号三声,贼遂攻入。百姓自相践踏而死者无算。

江西广信府永丰县原任大理寺少卿詹兆恒、上饶县原任广西南宁府知府杨闻中上贺表推戴。温旨答之。

时内外文武济济,而兵饷战守机宜专委芝龙一人。芝龙,泉州南安县石井巡司人,所居地名东石,即泉州

郡城南三十里安平镇也。父绍祖，为泉州库吏。蔡善继为泉州守，府治后衙与库街相望。芝龙时十岁，戏投石子，误中善继。擒治之，见其秀丽，笑曰："法当贵而封。"遂释之。安平滨海，有李习者以商舶往来日本，芝龙以父事之。习授芝龙万金，寄其妻子。会习死，芝龙乾没之。与弟芝虎流入颜振泉党中为海盗。振泉死，其伙遂推为长。久之而所得不赀。崇祯中，受巡抚沈犹龙招抚。芝龙娶日本长崎王族女为妻。凡为日本赘婿者，例不得归。就抚后，芝龙乃挈其妻还东石。当是时，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一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堪敌国。乃筑城于安平。宫室纵横数里，海梢直通卧内，可泊船，径达海。其守城兵饷自给，不取于官。旗帜鲜明，戈甲坚利。凡贼遁入海者，檄付芝龙，取之若寄。故八闽以郑氏为长城。犹龙母诞日，芝龙进珊瑚高尺余，饰以珠龙金盒。犹龙叹赏。复进一株。制生犀黄金为甲，每出则百余人如一人，莫辨其孰为芝龙也。芝龙有弟芝虎，次鸿逵，次芝豹。一门声势，烜赫东南。时南安有苟憨，惠安有刘香，皆称富强。苟憨先亡，刘香恃众不就抚，朝命芝龙讨之。战于五虎门之定海所。芝龙力不敌香，而弟芝虎勇甚，望见香乘大舰指挥兵士，以轻舟超舰而上，直前取香。左右惶急，莫敢纵兵。香亦勇，格虎，兵器堕，遂徒手而搏，相持入海而死。芝龙遂并其众，势益强。南都建号，封芝龙南安伯。及拥立帝，遂进爵为侯，开府于福州。坐见九卿，入不揖，出不送。

时廷议战守兵额二十万，自仙霞关外，宜守者一百七十处，守兵计十万。其十万今冬精练，明春出关，一枝出浙江，一枝出江西。统二十万之兵，合两浙两粤之饷，尚犹不足。芝龙乃奏请两税内，一名预借银一两。分遣侍郎科道各府征发。以浦城训导王兆熊为吏部主事兼御史，管义饷。兆熊沿门搜括，不输者，榜其门曰不义。义饷者，抚按以下皆捐俸助饷，名官助。官助外，有绅助，有大户助也。于是东南鼎沸。

又察括府县库积年存银未解者，厘毫必解。

又大鬻官爵。部司价银三百两，后减至百两。武札仅数十两或数两。于是倡优厮隶，尽列冠裳。然无俸无衙，空名而已。其黠者，倩轩盖，雇仆役，拜谒官府，鞭挞里邻。晋江令金允治莅讼，两造皆称职官，则立而语，互殴于庭，竟不可制。民不堪其苦，反望清师之至，谣曰："清行如蟹，曷迟其来？"

芝龙又请清理寺囚，纳赎可得八十万。帝不听。

户部李长倩请开事例，从之。

旧辅傅冠入朝，自请恢剿江右，帝允其请。既而迁延邵武，为谏官所劾而罢。

帝赐大臣宴，郑芝龙以侯爵位宰相上。首辅黄道周谓祖制武职无班文官右者，相与争执。终先道周，而芝龙不悦。诸生佞芝龙者，上疏言道周迂腐无能，不可居相位。帝敕督学御史按之。

初，芝龙、鸿逵恃援立功，汲引姻娅，要地清流，口授帝前。如吏科给事朱作楫、户部主事叶正法，皆门下也。帝不尽从，颇怀怨望。及郊天于南台，二郑皆称疾不出。阁部何楷劾之，言朝廷大典无过郊天，而二勋不出陪祭，无人臣礼。帝重其风裁，令掌都察院事。已而鸿逵扇于殿上，楷呵止之。二郑益怒。楷知不为二郑所容，请告再三。帝欲两全之，暂令回籍。谕以收复两京，即召总宪。楷出都甫四十里，遇盗，戕其一耳。盖芝龙使其部曲杨耿为之也。

时旷昭巡抚江西，而清将刘一鹏统数百骑至南昌。牌先至，昭即命士民出迎，而身自扁舟遁去。江省风靡，独赣州不下。帝命太仆少卿万元吉、左春坊左庶子杨廷麟等协力守赣，措置有方。苏观生请帝出关，幸赣州。廷臣亦章满公车，佥谓赣居山川上游，豫不能仰面攻。且左为楚，右为闽浙，背为粤东，足以控制三面，使四方豪杰知朝廷有恢复大计也。帝亦欲躬履行间。郑氏方欲挟帝以自重，力以缺饷沮之。不报。观生遂先赴南安，帝亲于殿门祖之。

帝幸国学，祭酒赖垓进讲，三品以上官坐听，其余侍圜桥。观者如堵。时郑氏无经略之志，而江西义旅响应。二十二日，遂命黄道周以师相出关募兵，联络江西，救徽援衢。道周慨然自任曰："立君以救民，吾之素志。今主上观征在即，分道而进，灭寇复仇，机会难失。我为大臣，宁惜以身先之？庶人心有知，不至泄泄也。"当时饷缺，自办一月之粮而往，芝龙竟不与一钱，帝惟给以空札付百函为行资而已。因加鸿胪寺序班赵士超兵部职方司主事，赴黄辅臣军前监纪。士超字玄卿，闽县人。祖荣，正统初授中书。英宗北狩，两使沙漠，历任二部尚书。后以讨曹贼功，荫一子，世袭。士超虽诸生起家，夙有才干。辅臣一见，深相器重，故特疏荐之。士超见兵饷寡少，遂倾余橐，得千金，募壮士百余人。其父璧，官防海参戎，且力赞成之。士超遂偕壮士而行。

道周既出，何吾驺至自广东，用为首揆。锡以银章，文曰辅佐中兴。

八月初四日，颁刻《皇明祖训》及自制登极、亲征、监国三诏于各郡王、镇国将军。赐白金十两。

初五日，命天兴府重铸福建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之印。

初六日，命中书颁敕书一道、旗牌八面于前军都督府左都督郑芝豹。

命礼部颁祖训五十七本于内阁六部诸臣工，务令熟记遵行。大学士林欲楫等表谢云："圣祖开天，方策轶鼎彝之重；神孙继统，羹墙凭琬琰之垂。用孝作忠，昭哉嗣服；以守为创，允矣中兴。恭惟皇帝陛下（校者据《思文大纪》补）天符握赤，圣略凝玄。炼五色石而补鳌巅，白水启宛城之驾；起半壁天以息龙火，黄衣耀闽海之祥。世统上缵高皇，并道统亦同一揆；治法远绍开代，即心法可以万年。刻成《祖训》一书，遍赐臣工百职。或治内，或制外，篇篇蕊笈琅函；若纬武，若经文，字字禹图轩鼎。宣威布德，自宫禁以逮夷蛮；杜渐防微，由藩封而及政府。煌煌大册，晔晔洪谟。九重方且

率祖训以攸行，多士亦用秉文而觌德。此真凝兴朝之永命，而肇一统之洪休者也。臣等念切宪章，身惭文献。图呈金镜，欲勒《贞观政要》之编；名企玉书，窃陋汾水大风之制。伏愿圣不自圣，新又日新，因时制宜，声为律而身为度，得意忘象，口成文而笔成书，则训行且遍臣民，而显承益光谟烈矣。臣等云云。”

敕锦衣卫堂上官曰：国家新创，禁门启闭，一以更定(校者案：据《大纪》当补“漏尽”二字)为期。朝日，大臣许带三人，小臣许带一人。其直科抄疏诸臣，各带十人。钟鸣之时，俱于午门外伺候。如有青衣小帽，杂于班联之后，或借用僭戴冠帽者，即行拿究。各官护短争执者，并究。各官应带牙牌，工部察奏。

又敕工部修理后殿垣墙低缺处，以肃清禁地。

时，浙江塘报靖□伯黄蜚在湖州，屡经破敌。特改造银印赐之。

初八日，丁祭。先期，命太常寺卿曹学佺诣文庙供办陈设各项事宜，恭进祝版，候填御名。至期，遣大学士行礼。启圣公祠提学御史行礼。

通政司左通政周汝玑恭进二祖圣容暨勋臣六人真像。温旨答之。

戊子，礼部请例应致祭太社太稷。时以大雨故，宫中具衣冠遥拜。命定清(校者据《思文大纪》补)侯郑鸿逵恭行代摄。

谕太常寺设鼓于宫门。如遇祭期，鸣鼓三通，以示诸臣齐集班联。

钦天监恭择十八日丁酉，与圣诞壬寅乙巳丙申丙申，丁与壬合，乙丙丁相会为日月星三奇照耀大明之象，允宜圣驾亲征，大张九伐。

著礼部给事中陈履贞至郊外，钦迎平夷(校者据《大纪》补)侯郑芝龙，问其途中劳苦。准休沐一日，即来勤政殿召对。

以兵部右侍郎唐显悦协理戎政，给以敕谕关防。

钦天监奏进新历，敕下礼部速刻颁行。

惠州流贼袁王总残破武平、上杭二邑。檄定清(校者据《大纪》补)侯标下将官黄廷等统兵(校者案：《大纪》作“平夷侯标下将官黄廷等领官兵二千八百名”)前往协剿，仍敕抚臣刘柱国相机调度，毋致蔓延。事平破格酬功。

是月，粤西靖江王亨嘉自称监国于桂林，号桂林为西京。初，靖江篡位自立，其后嫡嗣及其宗二十余人上疏告讦。天、崇两朝，迄无宁岁。王厚赂朝贵，以故辄直王而下讦者于狱。南都建号，王表贺登极。因伪奏全、永、连三州皆为土贼所据，抚按匿不以闻。及南都陷，王遂睥睨神器，以总兵杨国威为大将军，推官顾弈为吏科给事，臬司曹烨等皆俯首听命，推置僚属。会闽诏至，不受。将发兵至梧州，抚臣瞿式耜移书总制丁魁楚为备，且檄思恩参将陈邦传防梧，又止狼兵勿应靖。于是以大义启靖江曰：“两京相继陷，大统悬于一发，豪杰睨睨逐鹿。闽诏既颁，何可自兴内难为渔人利？”靖江怒，遣桂平道井济促式耜入桂。弗应。

未几，靖江提兵至梧，式耜坚坐梧城。靖江谒者促式耜朝，式耜曰：“王也而朝，礼也。”谒者曰：“易朝服。”式耜曰：“王乌用朝服，以常服朝，礼也。”靖江知式耜不可夺，一日迓式耜语。式耜未及靖江舟，忽拽上一小艇，靖江宦官门正刘应科、罗之护、卫指挥曹升持刃加式耜颈，逼巡抚敕印。式耜曰：“敕印可刃求耶？”桂推官顾奕遮式耜项，拽过数舟。数仆数起。式耜坐，神稍定，曰：“我朝廷开府重臣，若欲为帝，曾卢陵渔户之不若矣。”靖江假抚军令人署，索敕印。抚军家人疑有变，奉敕印惟谨。靖江实虑西抚与东督应，而西抚情形已达数周，促兵之羽飙驰矣。清江乃用小艇挽式耜上桂，塞其舱窦，不令见人，但听水石濑濑声。至桂，闭于王邸。式耜日凝坐，不与诸靖人语。王邸人进食，式耜未尝食也。先是五月，式耜知靖江必有变，先遣标官徐高至桂，察王动静。高幼子得出入宫中，至是得进馆粥云。高后为坐营，挂制胜将军印。永历四年(清顺治七年)殉始安王难者也。

式耜以隆武之立也非序，故不劝进。且素防靖江有变，处之泰然。而式耜夫人邵昼夜啼泣，因遣家人周文赍疏至闽，贺帝即位，并乞师。曰：“岭表居楚、豫上游，岭表失，则豫无所惮，楚未得通，天下事益不可为矣。臣式耜朝以死，则粤中夕以亡。岂惟一省之忧？”因陈靖江形势有必败状，及靖江挟式耜而西，将逼广东。九月，丁魁楚、陈邦传讨靖江，败之。靖江返桂。时已深秋，式耜犹著单纱衣。靖江送饮食及衣，俱不受。一日，趣式耜抚军令调狼兵。式耜曰：“戴罪之臣，曷可莅戎事？”瞑目不食，求自毙。诸靖人畏之，送居刘仙岩，距桂城五里许。靖江以符调狼，狼不应。外兵且急。复迓式耜人，请还抚军治。式耜曰：“戴罪之臣，曷可再还抚军治？”送敕印至，式耜免冠南面拜而受之。诸靖人为慑然。复请莅抚军事。不答。日使数往返，薄暮，还抚军治。城中人士始帖然。

时湖南列校宣国公焦琏为总镇杨国威旗鼓，知所事非正，阴归抚军。抚军授之计。会陈邦传兵亦应檄至，琏夜缒城下，入邦传军。复絙邦传上城，陴守皆琏兵。随擒国威、顾奕等。五鼓攻靖邸。戒军士第擒靖江，以安人心，他无扰。厥明，大定。诫兵将除蛊惑靖江者数人外，无侵株。

特谕：“守困恩官路振飞，非仅一时豆粥麦饭之感，察访莫遇，昼夜为思。能访致者赏千金，与五品京官。”于是吴江县诸生孙可久(校者案：“可久”，《大纪》作“久中”)上言：“昔曾闻其寓于洞庭，踪迹可据，愿往访之。”是冬，访而得之。立授可久都督府经历。振飞入阁办事。振飞第三子，年十七，入朝。赐名太平，授锦衣百户，改兵部职方主事，寻转广西按察司佥事。后奉敕升抚，适丁父艰南归，与其兄居洞庭东西两山之间。

十一月，原太子少保、礼部尚书翁正春孙男进伊祖所藏《国朝实录》一部，自高皇至庄皇帝十有二朝。

帝亲饯太子太师肃虏(校者据《思文大纪》补)伯黄斌卿，授以印剑敕书，复赐银币。文武罗列郊外饯送，

军容整肃,观者夹道。敕书有云:"一统不全,即朕不孝;三吴未复,即卿不忠。盼望我孝陵,羹墙如见;可怜我百姓,汤火曷归?"复制诗以送之,曰:"朕今伸大义,卿任董恢征。寸心达圣祖,一德壮留(校者案:《大纪》作"神")京。将廉天地祐,恩遍事功成。终始封劳报,君臣共治平。"郑鸿逵于饯送时,解所束玉带赠之。

十三日,册立皇后曾氏。诏曰:"朕惟乾坤合德,风化之方圆攸在;日月俪体,生物之健顺所彰。自古君必立后,所以承祖庙,裕后昆,建极于万方者也。朕赖文武臣民不忘高皇帝圣泽,劝进绍统中兴,于前闰六月二十七日卯时即皇帝位于天兴府南郊。恭即祭告祖宗,谥唐国高曾祖考四代。亲上洪号后,即于是日谨遵祖制,钦命朕元妃曾氏为皇后于宫中。顾念时事倥偬,册宝冠服未备。同朕登极之日,虽加中宫之称,然立后大典,朕亦何敢草率而行?于是申令礼部爰稽旧章,择吉于今日辰时,朕亲御冕衮,祭告天地祖宗、御殿。遣差勋辅大臣平夷(校者据《大纪》补)侯郑芝龙持节,定清(校者据《大纪》补)侯郑鸿逵、内阁辅臣苏观生、朱继祚各捧册宝冠服,立元妃曾氏为皇后。即于是日追封后父江西南昌府府学廪膳生员曾文彦为吉水伯,后母何氏为吉水伯夫人。皇后自十九龄作配朕躬,荷蒙毅宗皇帝于崇祯五年六月初三日,遣官扬武侯薛濂、兵科左给事中许世荩持节捧册宝封朕为唐王,皇后为王妃,同日拜命。十余年来,皇后忠敬贞淑,与朕同喜修行。朕性时有过刚,皇后婉赞,补益弘多。至同困苦八年,割股再延朕命。皇后之贤,远不愧高、曹、向、孟,近无忝于孝慈祖后。朕今恭承天序,明运中兴。朕为天下报祖之君父,皇后为天下忠君之母仪。朕托内助于法宫,并示懿轨于亿兆。《传》不云乎?'阴阳和而雨泽降,夫妇和而家道成。'皇后(校者案:"皇后"《大纪》作"大臣")其明敷五教,播训三从。四海同遵王化,万方共仰皇风,华夷随唱,称朕意焉。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十四日,百官进《贺中宫表》。百官命妇进贺中宫,礼官引进,行在宫外,候驾到凤辉堂升座,请旨,乃允进宫。于内勤政殿依序行一拜三叩头礼,名曰拜殿,才到内太和殿朝见中宫。一品、二品赐宴,三品赐茶,四品以下免待(校者案:《大纪》"待"作"侍")。

赐平夷(校者据《大纪》补)侯郑芝龙长子国姓名成功,即芝龙妻日本女出也。成功原名森,于弘光时入南都太学,闻钱谦益名,执贽为弟子。谦益字之曰大木。丰彩掩映。及帝建号,成功时年二十有一,入朝。帝奇之。芝龙因是啖帝赐今姓名,总督禁旅,以驸马体统行事,封忠孝伯。每帝意所向,成功辄先得以告芝龙,由是廷臣无敢异同者。

初,帝之未至闽也,建昌告警,邵武知府吴文炜、推官朱健咸移眷属出署。至是彼此不和,乃互讦。帝以其守土之官,不能安辑讹言,反至倡逃,罪不可原。吴杀而朱绞。

广信知府解立敬碎牌拒敌,铅山典史周寅生死守孤城,咸加级衔以旌异之。

谥榆林佥事郭应响为忠烈,赠太常卿,附祀西郊二周忠烈祠。

敕礼部铸靖夷伯印赐方国安。

追谥学士陶安为文端,少卿李习为忠恪,从内阁中书舍人陶光翔请也。

午时,召对淡溪王并诸子及奉新王四侄。

始议行保甲法。闽县一百八铺,侯官一百三十二铺,令各户自备利器,以戒不虞。并互察奸宄。逐铺换补栅隘。十家设一储水具,以防火患。张肯堂为巡抚时,尝行是法。至是再重申之,故有是命。

工部营缮司造宝纛一座,中绣文曰天子之命。

敕上游抚臣吴春枝速移驻邵武,以确探虏中消息。时传闻虏抚李永茂先具舟移眷属驻粤东境内,且与军民不协。讹横日闻。宣言寇至之日,反戈相向。阁臣林欲楫、朱继祚、苏观生密以为言。令吏、户、兵、工四部会议虔事。吏部尚书张肯堂上疏救之。寻得温旨。

台州鲁王不受诏,相见陈兵。赐肃虏(校者据《大纪》补)伯黄斌卿上方剑,令统水师于八月初二日从福宁出宁、绍、金、衢等处,合兵进剿。斌卿,莆田人,先以御倭功叨世荫,旋以水战功又叨世荫。临行恳请移荫。乃敕谕之曰:"功成且带砺茅土之是酬,乃先朝应与之恩荫而不与卿乎?卿两弟准即袭职金吾。卿子二人,朕为改与钦名,长曰世爵,次曰世勋,以兆卿家世世昌盛,为我中兴世臣之意。"

以兵科给事张家玉监永胜伯郑彩军。命兵部多给札付以为家玉鼓舞人材之用,不宜吝亦不宜滥,滥则人视之太轻,弊且有甚于吝也。家玉,东莞人,号芷园,崇祯癸未进士,改庶常。甲申,闯贼破京师,家玉抵书骂贼。贼缚之,使两武士夹之,问以故。家玉年少貌秀拔,声巨辞辩。贼叹曰:"吾杀此曹多矣。临死澌战不能作一语,未有若此人者。"竟释不杀。家玉虑不得脱,乃伪为文誉贼,乘间南走金陵。会柄国者方借周钟等案以倾东林,而家玉与钟同馆,又出周文忠凤翔之门。益恶之,竟罗织削籍,居钱塘。及与总兵郑鸿逵副使苏观生等奉帝入闽监国,以家玉为侍讲。至是遂兼兵科,使监彩军。彩驻邵武,家玉先驱抵广信。时益藩方溃围而出,建昌遂陷于贼。南丰、广昌亦献册投降。抚臣具疏认罪,且言:"楚督何腾蛟集兵三十万,拓地数千里,已至荆、岳。怜臣夙昔之交、联络之义,以见地见兵待陛下之用。然陛下之所以用腾蛟者,必由建、赣始达星沙。若不亟出劲兵,救还建、赣,为通达湘、楚之路,使贼得袭二郡而据之,则腾蛟隔在异域,即有强兵壮马、广地丰粮,声教不及,何由为陛下用乎?一丝千金,所关极重,惟勿以臣言之渎,遂弃天下重也。"帝遂于二十八日先发御营右先锋永胜伯郑彩统大兵,由杉关援应虔、抚。

斌卿既出,道遇抚臣杨文骢庆贺登极章疏,并缴镇东伯方国安、总督朱大典、东阳县诸生赵忠桢各札与文骢者,斌卿为上之。乃谕内阁撰敕书各一道,礼部铸关防各一颗,与抚臣杨文骢及子鼎卿。敕谕文曰:"尔夙

负英才，博综多艺。朕在京口，屡相接对，深所面悉。数月以来，顿成奇变（校者案：此下《大纪》尚有数语）。靖虏奉朕间关至闽，监国登极，力肩危统。誓惟勤民雪祖，焦劳昼夜不遑。钱塘遇鼎卿，朕以故人之子待之。元勋鸿逵前后奏朕，浙东赖尔先弭未萌之隐害，复振久泛之人心。朕大悦慰，业即钦授尔以兵部侍郎，职理浙东，鼎卿亦进宫衔（校者案：《大纪》作"官衔"）。今览奏贺，并详叙吴越情形，则尔父子即朕之大耿小耿矣。云龙风虎，各有其时，丈夫相厚，岂有已乎？其益懋厥绩，协同勋辅，先清东浙之尘，继扫临安之寇。朕若早见孝陵，定许破格酬报。"文骢贺表有云："一人有庆，新开一统之祥；八郡无疆，大普八纮之瑞。正值隆华之伊始，宁云劫运之方终。庆洽华夷，欢腾朝野。盖自统肇神尧，必以陶唐为祖；功开神禹，还从明德兴基。淮水戈横，宝剑直开新日月；滁阳鞭指，铁衣重换旧江山。扫电轰雷，当年奏捷，栉风沐雨，屡世辛勤。三百年德泽在人心，比于商周，咸谓过矣；十三宗太阿由己手，贤于尧舜，不亦远乎？兵农礼乐，本朝之轨则实详；内外华夷，大明之疆界自整。时当末季，边防撤而胡马渡彼阴山；祸至近郊，朝政浊而蛇虺噬乎上国。抱有君无臣之痛，三策何人？深出此人彼之悲，两京胥没。王纲扫地，帝统在天。兹盖伏遇皇帝陛下（校者据《大纪》补）乘乾御宇，拨乱救民。万载瞻依，兆协白水真人之地；六龙骖服，祥起赤休帝子之灵。日生沧海浴玻璃，九万里而神龙出；云幪武夷开锦绣，五百年而王者兴。地裂天崩翻圣水，几至于六宇无民；云兴霞蔚过钱塘，因之而八方得主。克勤克俭，大禹之无间然；至孝至仁，周文之有敬止。似三犁倏清夷（校者据《大纪》补）穴，向北挥鞭；如百川争赴谷王，在东立极。黄龙痛饮，腥膻扫净，比周武王之甲子，更自昭明；白凤鸣岐，肃穆重临，想汉光武之乙酉，于今为烈。臣质本驽骀之贱，谬司虎豹之关。然志本报韩，子房之椎未坠；奈天不祚汉，曹沫之耻空存。念此膝一屈不复伸，敢斩贼（校者据《大纪》补）头南走越；虽寸心既枯犹不死，愿随马足北吞胡（校者据《大纪》补）。况春从天上，衮衣曾锡翠云裘；香自日边，琼食共分青玉案。当此弥天负罪，赖龙文待以不死之科；若使随地自全，俾羊裘得遂再生之日。感极而十行俱下，春深而五体齐捐。伏愿乾坤再造，水犀百万下蛟门；南北并收，熊罴一声还凤阙。采薇作颂（校者案：《大纪》作"诵"），庆中国之有圣人。天保兴歌，即外夷知戴天子。卜年卜世，从兹为有道之长；永福永康，自此贺无穷之历矣。"

十五日，帝于午门外以亲征事祭告天地。驾回，升殿，行常朝礼。

十六日，祭告太庙。

十七日，祃祭。命工部造大银斧钺四把，柄端龙头，柄末龙尾，钺端龙口吞珠，柄缠金龙，其长五尺。

十八日，驾出洪山桥，饯正先锋郑鸿逵、副先锋郑彩。帝亲御甲胄，登坛授钺。先锋率诸将士跪听号令。叩头毕，遂按部伍，建旌旗，鸣金鼓，扬兵就道。执钺官在先锋前行。帝乃解甲胄，御翼善冠袍，回驾。是日方授钺而大风雨，吹台上所悬匾，堕中钺柄，折为二，太祖神牌亦倒。三军失色。而先锋启行，更有堕马之兆。

中宫懿旨，令司礼监觅女厨十口，务要选备精洁妇女，用价平买，不许勒骗。帝竟却之，曰："不可轻选，失朕大信。朕宁自苦，以慰民心。"

十九日，遣平夷（校者据《大纪》补）侯郑芝龙诣太庙、宗庙行礼。会典皇后将谒宗庙，致斋三日。斋满，皇帝先遣官用牲牢行事，告以皇后将祗见之意。兹立后已五日矣。

二十日，皇后庙见。

二十七日，丙午，祀天于南郊。

严禁水口驿立膳夫名目、令居民津贴。

监察御史吴春枝纠劾不职邵武通判陈王谟、古田知县吴士耀、汀州（校者据《大纪》补"汀州"二字）知府王国冕。奉旨："各官赃私可恨，皆纱帽下虎狼也。若不严惩，民生何赖？都革了职，该抚速解来京究问，追赃充饷。"

命兵部主事徐州彦颁诏于四川。州彦，重庆人，初为光泽令，以墨声下狱。登极宥罪，授以驾部，捧诏入川。

赠川抚陈士奇兵部左侍郎，荫一子，入监读书。士奇，漳浦人，字弓甫，号平人，富于文艺，言论侃侃。天启乙丑成进士。当成都破时，士奇已交代出署，犹骂贼不屈，身被百创，磔死阶前。与蜀王同日被难。至是赠恤焉。

浦城百姓请留县令郑为虹，有"十不可去浦"之疏。命御史察议。后以为虹为御史，巡仙霞关。

敕吏部云："方今中兴事重，政务繁多。惟旧辅黄景昉受简先帝，敏慎弘亮，才堪救时。旧辅高弘图直道壮节，望重具瞻，即着该部补本起用。仍著中书舍人陈翔遵旨敦聘。"

命御史林兰友巡按江西。敕书关防谕之曰："尔此行著显破情面，明竖担当，大展忠猷。令人指之曰，如此行事，方是中兴之骢马；如此激扬，方是天子之法臣。尔是朕亲简之臣，尔之不善，即朕不明，尔之有为，亦朕善用。江民憔悴于贪政久矣，切切以朕'先教后刑、先情后法'八字行之，又八字曰：'小贪必杖，大贪必杀。'真能代朕行此十六字，始不负人君耳目之寄。根心而行，休说谎话。至谕切谕，想着记着。"

敕谕内阁："陈燕翼既改翰苑，朕身监国登极，两月政令全无纪载，后世何征？即着燕翼专理中兴史职。同协理史事刘以修轮直和衷堂，与闻机务，以便编摩。即日传行入直。"

吏部左侍郎王志道进本朝实录。

发银牌一面，令吏科都给事陈燕翼颁与本科给事中掌印朱作楫，旌其直言。

以何九云为编修。九云字舅悌，晋江人，癸未进士，选庶常。大司空乔远之子。文行俱优。王兆熊劾其从逆。冢臣曾樱疏荐之。有旨云："九云名家子弟，

有品有学。两京日期甚明，何得一概牵诋？即着湔洗冤情，速令前来供职，纂修威庙实录，不得再有托陈。不许人言再为诬蔑。"

召对闽县八十五岁老人周良屏于便殿，访地方利病。称旨。

考选推官周之夔，御批其对策云："之夔此作，毕竟是老作家，学识两到，尤堪词林之选。"即以之夔为翰林院编修。

以太常卿曹学佺署翰林院事，国史总裁，专设兰台馆以处之。

吏部主事王兆熊举十义士林化熙、张伦、黄弘光、姚毓灵、梁春晖、张伯彦、姚毓震、薛滨、陈邦良、陈洪谟等往富室大家倡义劝输。帝以国用不足，从之。再谕十人当体王兆熊为国真诚，不得一毫错负，功成日，从优议叙。

赠川抚邵捷春兵部左侍郎，予祭葬。捷春字肇复，号剑津，侯官人。万历已未进士。历官四川副使。时献贼作乱，省城有谋内应者。捷春缉获奸细宗人某某，保全阖省。蜀王疏荐之，遂超授巡抚。适与同年督辅杨嗣昌议论不合，索饷甚力。答曰："吾兵吾饷，仅足办蜀。"遂失嗣昌意，特疏纠之。缇骑入蜀，蜀民拥泣，不与开读者月余。复率百余人伏阙。蜀王公疏继之。捷春面谕百姓曰："岂有王命而可以私意请者？尔辈为此，吾罪愈大矣。"乃与缇骑谋约私遁。至半路，始得开读就逮。缇骑亦怜其冤。抵京，下狱，遂饮药卒。是时，长子明俊上疏鸣情，特加赠恤。明俊因助饷银三千两，帝锡以金匾曰"义冠闽臣。"复拜官武选郎。谕吏部曰："公道，天地之元气，无时不流注于两间。惟在朝廷则治，在草野则乱，好恶合则安，是非分则危。朕览邵捷春抚蜀，群情号呼事节，为之怆然。虽近来饰说纷纭，究竟真假难昧。奏内捐助三千，并求雪父冤，虽孝子之用心，岂古今之通义？邵捷春若情真罪当，则虽百万赤金，岂可翻案一字？若实蒙冤，则朕为天地神人之主，前后百世之公道，亦朕分所当明。况近事乎？况明臣乎？"

吏科都给事陈燕翼因赐旌直银牌于朱作楫，遂陈十事疏，曰："臣以崇祯甲戌进士筮仕广东程乡县。六年行取，苦无资斧，不得抵京，不得已乞丐于一二同事故人，逡巡后至，遂稽初次考期。壬午十一月，寇薄都门，始获先帝召对于德政殿。寒月霜夜，灯烛荧煌。遭遇先帝耸身案外，视臣者再，问臣者二。果脯茗酪，捧出大内。至今念之，五情空热。然犹为权奸所扼，仅循次补工垣。时周延儒柄政，爵列恩幸，咸出其门。臣疾其所为，自春徂冬，不肯投刺一谒其面。入垣，即极言其卖官鬻爵，并羁縻蓟督，阴脱门生范志完纵寇入口之罪。同列咋舌。闻诸阁臣，先帝日置臣劾疏袖中，径不发票。其念臣至此！其得不与熊开元杖者，开元言显而臣言隐耳。然终以建言决汴不应叙功，力驳台臣黄澍之疏，票拟处分。计臣尔时在垣不过五月，然臣虽谪而先帝犹手臣疏，目视延儒。尔时，阁臣吴甡等、冢臣郑三俊、宪臣刘宗周等咸是臣议，或有谓慷慨陈言、亟摅忠愤者，或有谓其真孤凤之鸣、胜读出师表者。臣奉使抵家，塞胸直气，道路荣之。无何，里中缙绅之祸起，通国缩朒。臣以谏垣余气，折衷直言，几遭捃摭。今顾瞻里中，尚不免谈虎色变。是臣之直言，不敢行于臣里者，一也。臣以癸未仲春抵里。甲申之变，天地反覆，岂意自全？无何，南中台省祁彪佳、李沾等交章荐臣，荷圣安皇帝起臣原官。臣赐环于七月，入朝于十一月。先后局面，判若隔世。遥想当年论澍，偶出一时意气，岂复意澍后来有借题翻身、回身皈正、抗阻王命一事？前后公案，各分两重。闻今岁举兵东下，过师滁阳（校者案：《大纪》作"池阳"），搜索旧铨郑三俊不遗余力。盖三俊亦尝劾澍者。观其搜索三俊，计必不肯忘臣。言官论事，自其职掌，岂意当年殿上之争遂贻后来舟中之敌？亲识家族，相持为戒。是臣之直言，所不敢行于朝廷者，二也。陛下龙飞海甸，每事留意，臣科凡奉该科记着再会核议之旨屡矣。臣虽顽钝，人非木石，宁不感奋？然其所连者，率强半臣里中人。宦情如火，媒（校者案：《大纪》作"躁"）进如饴，片言弹驳，即恨深寇仇者也。犹忆赍捧之役，陛下欲核用一人，臣听凭部议，半字未加。迩来蒙恩得意之后，遽修前郄，扯臣殿廷，裂带批颊。臣于此举未着片字，犹横遭侮辱若此，若其（校者案：《大纪》作"真"）言之，祸起旋踵。是臣之直言，所不敢行于朝廷者，三也。然虽如是，臣窃观陛下两月来用人行政，臣未尝不顷刻忧心及之。出止游衍，未尝一刻不在陛下左右而冀效忠于万一也。臣犹忆宋臣苏轼之告其君曰：'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用人太骤。'臣少学苏氏，师其忠鲠，窃不自揣，亦以此言进。陛下精神意量可以囊括海内，学问文章可以灌注百王，机权驱驾可以罗络高光。所愿少进者，重之一字耳。《论语》曰：'君子不重则不威。'老氏亦云：'重为轻根，静为躁君。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周易》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机事不密，则害成。'（校者案：此下《大纪》有"君子知微知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十四字）凡若是者，言皆不贵示人以太尽，而使邪佞辈为可测也。陛下抚有六合，权借闽中为汉中耳。普天推戴，悉主悉臣，何分厚薄？何论远近先后？凡为人臣斤斤道推戴者，为梯荣计耳，君子薄之。臣窃意此后凡拥戴与同盟字面，虽陛下厚恩，不忘故人私语。然规模已狭，且近文士习气，不宜数出帝王口中。臣之欲效忠者，一也。定清（校者据《大纪》补"定清"二字）勋侯一见决圣（校者案：《大纪》作"策"），奉驾来闽，使明朝再造，海国奠安，不受兵革。功在社稷，伊谁之力？然尚余后来一步，为恢疆复仇之举，始觉竿头着（校者案：《大纪》作"更"）进，圆满无恨。今日报功，似当稍留余地，微寓持盈保泰之意，使延世勋臣有百年亿世之量，而后气局悠长，可与带砺同久。臣之欲效忠者，二也。祖宗用人，必由部铨。而陛下自行票拟，铨部反觉无权。一人之身，倏用倏舍，倏重倏轻。夫人之材质，生下已定，非有里背旁侧，可任那移

涂改之理。今一官安顿，或至数易，果其为人择官，抑真如不得已？使营进者咸起躁心，而抡材者转无持操。遐迩观听，所窥至微。臣之欲效忠者，三也。古之帝王或起徒步，或起中叶。然其初政大端，率不过发一二言，行一二事，用一二人，传之中外，而天下已服矣。源源来归，络绎踵至，不在多也。今陛下新政，美不胜书。仰窥圣意，直欲以三五盛王数百年所不及措手之大业而数月了之，其姱挠规局，真可目空今古。然时会机缘，缓急先后，讵能一一应手？如一事未当，多益为累。臣之欲效忠者，四也。在昔光武起事南阳，肃宗即位灵武，虑皆于草莽中立国。惟是君臣上下抟心戢志，专意治兵，度于他务，亦皆不暇旁及。今漫漶数时，似皆以升官杂务耗其专营，而于用兵吃紧时日，反坐无事。甲里匪颁，物力亦为减汰。臣之欲效忠者，五也。先帝励精十七年，值边寇交讧，中外多故，属望廷臣，鲜有当意者，于是不得已而旁求之。保举换授，特用副榜等科。明经选举，几半天下，钦授破格，差拟国初，而究竟边腹行间赐剑秉钺、俄顷骤贵之徒，迄未有半人只士出手奇杰，如古班超、陈汤等辈翻空(校者据《大纪》补)绝域、塞应明诏者，而反以苦心轻信之过，为人所用。方面大耳、美髯丰下者，即为将材；舌滑唇油、走空如骛者，即为边料(校者案："料"，《大纪》作"材")。金缯显列，糜费无算，言之痛心。陛下试观：从古皇皇汲汲乞官求进之中，岂有真品？南阳高卧，惟恐人知，东山捉鼻，相戒不免，尚能勉强一出，差有所立。今流品混淆，搅同油面，辨析切(校者案：《大纪》作"穷")研，如镂空彩。无已，亦惟择精良无伪、踏实硬做者，假以岁月，宽以文网，庶几积久自见成功。其纸上铺张、口中夸大者，悉不可听。臣之欲效忠者，六也。吏道以贪廉为归，臣节以顺逆为案。计典间杂私怨，是矣，而祖宗深意，岂因以一二概许全翻？北案或有传疑，似矣，而先皇精爽，决不忍以贼孽重污圣化。近日南都马士英、阮大铖、张孙振辈(校者案：《大纪》作马士英、阮大铖、陈鉴、张振、刘应宾辈)借四镇以挟制朝廷，翻尽计典，用尽从逆者，而国随之。当时臣具有《中兴政自可为，人心不容坏尽》一疏，丑诋已甚，而若辈掩耳盗铃，不恤也。已事无及，可为哽噎。若是者，非欲陛下诛既往，但欲惧将来耳。不然，是乾坤之两番改易倒置，而只为群奸诸不逞者燃灰起用之地，无怪乎有识痛恨者谓南北两陷，皆诸奸党怨望失职，利其深入，以为自己出头伸眉之日，非过论也。臣之欲效忠者，七也。自五月逆寇(校者据《大纪》补"逆寇"二字)渡江以来，虽所在蹂躏，而浙直江右等处士绅百姓亦皆各有义声，发愤破产，募兵举动，差足振醒群情，倡激忠义。而闽以乘舆所在，自二勋二伯阁部先声之外，别无一旅足以佐发中军。一锱一颗皆仰给朝廷，简发而栉，数米而炊，窃窃然几成市道。夫江右之与两越，譬之人身，则亦今日行在京师之两臂也。一臂痿痹，则置之而若罔闻。一臂灵活，则用之而惟恐不敝。万一右臂不仁，左臂其能起乎？臣窃以今日团练乡兵一着，在在郡县所宜专责一人，著实举行。而上游与近京城乡，尤宜全力饬治，以纬官兵所不及。凡所在街巷村落，责令公举一头目人，自连结布置，如捍怨敌。庶几先声可夺奸魄。不然，贪目前官爵近便之可乐，乡居室家三窟之可恋，而先后糜烂，究竟同观，淫掠焚屠，遐迩不免。此在眉睫，顾诸臣不察耳。先臣董应举有云：'杀运将至，人心先愚，惟大圣人起而救之。'臣之欲效忠者，八也。桐江一丝，系汉九鼎。计其时高风未播，亦不过富春一钓徒耳，试之以事，安知不与樊英、殷浩同讥？惟尔时汉祖容之，列诸外臣，使之高睨千仞，以阴助王化。夫以帝王之势，屈官一故人，何啻雀之适羿？而孰知东汉之所得者，为已多乎？方今废籍白丁，所在成市，乞墦登垄，投拜门墙，苟负人形，粗识句读，或能雇倩代笔上疏者，咸思攘掇做官。一隅几何，堪此横溢？即如中书舍人，唐制以为宰相宣麻先兆，何等贵重！而今贩夫佣隶皆得随意滥叨。诸如此类，不可枚举。尔时南京有'都督量成斗，职方满街走'之谣，可为痛戒(校者案：此下《大纪》尚有两联)。士人惟负此一具骨气顶天立地，若其平居不能自胜于利禄富贵，又何怪其一遇寇贼靡然屈膝？目今开国之初，承两朝末流廉耻颓丧之后，似宜首以濯磨士大夫气骨为复仇先务。不然，未有不能有耻而能不辱者。臣之欲效忠者，九也。我朝(校者案："我朝"下"尊礼"上《大纪》尚有十八字)尊礼孔、孟，使人缘帖括之陋，以亲见圣贤，阶制科之荣，以担荷学脉。所以列圣朝真儒辈出，如河东、崇仁、余干、新会、姚江、泰州、盱江、吉水诸贤(校者案：此下《大纪》有"间出于时"句)鼓吹休明，扬扢圣化。其服官居乡，一切不苟，而超然自能胜于尘垢之外，出处穷达，各成本领。神宗中叶已后，学脉寖微，然犹若晓焰辰星，耿然未散。自魏忠贤焚弃书院之后，士大夫相戒不谈，而断然以濡首利欲为安心立命之奥，其高者乃以气魄闻见空慧杂毒当之。然施之世道人心，远不相中。臣窃观陛下洞达昭融，淡泊确苦，安如穷士，诚有得于光明缉熙之学(校者案：此下《大纪》尚有数语)。此时人间机械沉溺蔽锢已深，一旦骤与之证颜、思之传，格格难入。第于孟子浩然、曾氏反身处，指其入路，揭之以一诚，庶有救正。昔刘安世学于司马张九成，致于孝宗，惟此一字。朱熹亦云：吾平生所学，惟正心诚意四字，岂隐默不以告君？后世迂之。然当时张德远辈实用此四字不着。嗟呼！今日君臣上下皆能克己去私，实实体此四字，而有不能灭贼(校者案：灭贼下《大纪》有"破逆"二字)者，臣不信也。臣之欲效忠者，十也。凡此十事，臣怀之两月来，积诚欲献。徒以日不暇给，愤郁至今。兹因陛下旌直之举，内愧不安，集而上之。伏惟陛下赦臣字数逾格冗长之罪。"御批答之曰："所奏十事，国势(校者案：《大纪》作"是")人心，无不洞悉，直中兴第一名疏也。朕录一通，置之座右，朝夕省览(校者案：此下《大纪》尚有数语)。着加升一级，以劝直言。"

十二月初二日，帝亲征，以唐、邓二王监国。郑芝龙留守，料理兵饷。王戎服登舟，百官鳞集，号令严明。

泊芋江之渚。五日，乃发。

南平县民张安礼、林中柱、张孝直数百里躬进米豆酒浆，远迎王师。帝嘉纳之，命御营兵部分赐诸将，且给与序班冠带，赐号忠良处士，各赐银牌一面，以旌义举。古田县一都水口驿民有输助者，亦以银牌赏之。

河南兵备副使邵起遣官入贺。敕命起为总理豫、楚、直、陕、晋、齐六省提督军务，兼理粮饷，讨逆安顺，便宜行事。

十五日，命周爊新赍亲征诏四通，往温、台、宁、赣四处开读。并顺赍手敕与辅臣黄鸣俊曰："自卿辞朝，朕切盼出关之信，乃闻今日尚滞福宁，殊可异也。况卿不由衢而从温，廷议不然。倚卿甚重，何逗留如此？朕今亲征行矣，朕若至建宁，卿必至衢州，朕若出关，卿必至江上。不然，公议无私，甚可畏也。亲征诏及谕鲁王书并示于卿，其善宣朕意焉。余与周爊新议之。特谕。"

先是七月，徽州起义师，右佥都御史金声于绩溪山中立十有三寨，各以副将主之。绩溪四围皆山，如壁立，止前一路可通。声等以大木为前营，坚不可拔。会乡官黄澍时已降清，来说声以天命，声艴然叱之。澍阳为婉顺而阴间其上下，由是各寨稍稍离心。是月，清师从宁国山中间道袭绩溪，执声至南都，不屈被杀，阖门十余口皆自缢。徽州遂陷。时洪承畴为南都内院，招抚江南，莅杀金声。声既死，尸犹立不仆。比洪还署，见声俨然危坐堂上，洪大惊，入内恍惚，不敢出者数日。

初，道周之救徽也，军无见粮。苦心联络，激劝忠勇，给札为功赏。得之者，荣于诰敕。至有僧军锄耰棘荆以随其后者，名曰扁担兵。纠合九千余人，从广信抵金衢。安插残黎，孤城捍卫。前后擒斩以百计，救徽援衢，厥有成绩。适衢抚与道周议论不合，忌其屯师境上，遂密疏其短于朝，道周初未之知也。既而请兵不至，请饷不给，始知其由。乃与监纪赵士超议曰："朝廷遣郑兵各路，七月于兹矣，未见与敌一矢相加遗。敌势愈猖，不几笑朝廷无人耶？我辈为天下倚重，必先声一举为诸路倡。"遂决意长驱，将入婺源。婺源令，道周门人也，驰书诱道周，许为内应。道周信之，遂深入谷中，至明堂里而清师四合。道周亲冒矢石，誓不俱生。兵尽矢穷，遂为张天禄所擒。以道周忠烈，不忍加害，曰："当生致于南京洪内院，得一忠义人，胜于得数十州郡也。"遂及监纪赵士超、中书毛玄水、蔡时培、赖叔儒四人，并械送金陵。道周作诗四章，大骂不屈，绝粒积十有四日，不死。洪承畴，故道周同乡也，一见恐为所诟，乃托故不与通，命操江陈姓者说之。道周闭目掩鼻不言。洪乃疏救，言："道周清节夙学，负有重望。今罪在不赦，而臣察江南人情无不怜悯惜道周者，伏望皇上赦其重罪，待以不死。"清廷不允。寻同士超四人骈斩于市。士超临刑时，数承畴之罪而骂之，曰："误国老贼，夷我宗社，害我赤子，吾恨不生啖其肉。"复嘱道周曰："吾师神魂勿乱，同去孝陵见太祖，当为厉鬼阴歼之。"

二郑既出关，疏称候饷，驻师不进。内檄切责如雨，乃逾关行四五百里而还，仍疏言饷绝，留滞如故。帝乃遣锦衣卫康永宁航海乞师安南。风逆，自崖而返。

是岁，安南入贡。使人衣冠颇类中国，但椎髻跣足。所贡惟金龟、银鹤、银炉、香绢，无异物也。

其冬，滇中亦有沙定洲之乱。定洲者，临安蒙自土司也。父源，崇桢初与阿迷州土人普明声、吾必奎等奉调江西，破水乌之贼。既而京营御史傅宗龙受命按黔，知明声勇黠，特请随行。滇抚闵洪学入奏，言自明声东行，滇土司兵益弱。其为时所重如此。明声至黔，水西贼随就抚。明声回滇，授阿迷土知州，日益骄蹇。崇祯五年，巡按赵洪范至临安，明声率兵迓之，戈甲旗帜列数里。洪范恶之，贻书抚军王伉，谓其养痈。伉亦习闻明声不法，遂列奏请调黔蜀兵会讨。是年冬，三省汉土兵俱集，以黔镇商士杰掌兵政。伉自出临安督粮。布政使周士昌监军。击明声，败之，进围阿迷。明声使其下伪约降，阴使人以重贿诱吾必奎曰："君不闻兔死狐悲乎？阿迷平，兵行及元谋矣。"既而官军与贼战，必奎卖阵先走，官军大败。事闻，大司马熊明遇以起衅为伉罪，遂与洪范俱被逮。士昌阵殁。明声仍巧词乞抚。广西郡守张继孟奉委抚明声，思以计杀之。每称明声才武，且有功，不宜摧毁，以致变乱，皆有司之过也。明声闻之，喜。一日，继孟将谒兵备道于临安，先诫其下必取途阿迷，见明声将至，故熟睡舆中，其下不得请。醒而问所次，已逾其境数里矣。佯怒，责其从行者，且曰："我有事，须急至临郡，往返恐后期，可沿途置骑俟我，我今回见普公。"遂尽屏舆盖先行，独与从者驰数骑趋阿迷。明声先已有人侦继孟，闻其言，益大喜，出迎谒，语甚欢。方持茶饷客，继孟戏曰："常闻南中土司善药人，我不敢饮。"明声惊遽，指天誓曰："方德公，无以报，何有此？公果疑，明声请先饮。"竟易盏饮之。不知继孟执茶时，手中预藏毒药置茶内矣。明声留治馔，辞以有事谒兵备急，俟回，当痛饮。明声闻其途中言，信之，因别去。继孟疾驰易数马，即夕达临安。明声药发始觉，命其党率兵追之，不能及。明声竟死。明声妻，沙源女也，无子。江右贾人万姓者，有女，故伎也。明声嬖之，狡而淫。明声死，万氏据其众，选部下壮而美者，更番入侍。沙源诸子定海、定洲、如琦等，皆与之私。既久，觉无以服人，乃招定海为赘婿。已复嫌其朴陋，而定洲年少白皙，更窃杀定海，而赘定洲。定洲之年，与其子服远相若也。服远耻之，与万分寨而居。后服远病死，定洲乃兼蒙自阿迷之众，遂轻黔国公沐天波，以为可取而代也。是年八月，定洲约吾必奎聚众反，连陷武定、禄丰、楚雄诸郡县。吾必奎者，其先元谋土知县，久绝不嗣矣。至必奎，以战功得官，仍居故地。自阿迷卖阵后，桀骜日甚。至是，沐天波檄官军及土官禄永命、龙在田等击败必奎，擒之。永命，宁州土知州。在田，石屏州土人。俱以水乌之乱有战功者也。十一月，定洲兵至，而必奎已伏诛，遂大失望。会奸人饶希之、余锡朋等逋骗天波金宝无以偿，以贸易往来各土司营中，夸天波家饶富。定洲心动，阴结都司阮韵嘉、张

国用、袁士弘等为内应，以十二月朔入城辞行。天波以家忌未出见。定洲入门大呼，其下蜂起焚劫。天波由小窦出西城。时禄永命在省，方巷战拒贼。从官周鼎止天波留讨贼，天波疑鼎见诱，杀之。遂走楚雄。其女陈氏、妻焦氏亦走城北普吉村之金井巷，即夕自焚死。天波弟天泽、天润皆遇害。定洲因尽得沐氏所有，盘踞省城，劫巡抚吴兆元为题请，言"天波叛，沙定洲起兵定之，应以定洲代天波镇滇"。兆元不可，拘之别室，夺其印，以伪疏入告福京。定洲遂行府事。又至禄丰，执家居大学士王锡衮置贡院，胁之与兆元传檄各郡县。龙在田在安宁，与禄永命等各引所部归。万氏在阿迷，闻变，惊曰："吾家当为此贼败矣。"谋至省执定洲以投诚。既至，见定洲气焰赫然，资用饶给，更喜过望。夫妇坐八人舆，持刺与抚按往来，欣然自得也。沐天波至楚雄，定洲率众追之。是时，楚雄新为吾必奎所破。金沧道副使杨畏知奉调监军至楚雄，楚人留之。畏知遂驻楚。闻定洲西出，与天波计守西御之具，未集，曰："公在楚，贼以全力聚攻，城必破。公不如西走永昌，使楚得为备。贼即西追，恐楚塞其后，留攻楚，又恐公从西来。首尾牵制，上策也。"天波从之。定洲至楚雄，城闭不得入。为畏知所绐，遂去。遣其党王朔、李日芳等分攻大理蒙化，陷之，屠杀以万计。畏知乘间撤城外居民尽入城，清四野，筑隍陴，檄调汉土兵。郡县多遥应之。

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丙戌春正月己酉朔，帝不受朝贺，以三大罪自责，布衣蔬食。诸臣各戴罪。

敕上游巡抚吴春枝选募健丁，精勤训练，曰："上游关系，不减关中河内。朕方倚卿以萧何、寇恂之任，幸自勉旃，以膺重赏。新募兵粮，准照各营例给。"

平夷(校者据《大纪》补)侯郑芝龙僭用"监国留后"四字，诏改正之，曰："福京任二王为居守。卿以勋辅为留后，原无'监国'字面。卿还将题奏文移照敕填注，不可错误。"

罚旧粮道夏尚䌹万金，以助兵饷。复命御史陆清源核其素行，不得一毫含隐，以广惩贪劝廉之风。尚䌹贪声载道，时吏部主事王兆熊以为言。尚䌹有死灰再燃之意，故乐助云。

左都督杨鼎卿细陈起义情由。诏答之曰："人君大柄止在知人善任，人臣大义惟是勿欺至公。朕久历艰难，稍识情伪，朝廷坏于朋党，祖庙由此两危。北京之失，东林之罪何辞？南都之陷，魏党之咎莫谢。其余门户声气，朕自有万古鉴衡以御天下(校者案：此下《大纪》尚有数语)，诸臣万疏千章，岂能夺朕心公断？靖夷侯方国安力扼江干，大功实在宗社。朕今亲征在迩，指日相见，未尽之情还俟面奏。杨鼎卿父子还终始调联，以待王师之至。"

御营吏部尚书路振飞进《奋练义勇说》，帝曰："此真安攘大略，书策留览，暇当为卿序之。"

时天兴府贡生郑献可谋立生祠以祝万寿。诏责之曰："朕绍大统七月，祖陵不见，疆土不复，臣子因循不能变，百姓汤火不能援。擢朕之发，不足数朕之罪。惟此一念身殉太祖，天地临之。自登极八闽，上无血性担当之依，下无爱民如子之臣。出饷之微，累我百姓，朕实痛心，有何功德而作此无妄建祠之事？且即中兴一统，亦断不学丧心文武，剥了民，还受谀献。生祠之事，郑献可速速行(校者案：《大纪》作"停")止，无重累吾民，增朕之罪过。御营该部速行文与该抚按传示。"

是月，沙定州攻楚雄，不能下。一日，杨畏知坐城楼，贼发巨炮击之。烟焰所指，正罩畏知，贼谓必死。须臾烟散，畏知端坐如故，惟击去左帻耳。因惊叹以为神。畏知视贼懈，辄出奇兵奋击，前后所杀甚伙。贼引去，东攻石屏。石屏守亦坚。复攻宁州，破之，永命死。龙在田在石屏，与其党许名臣窜大理。定洲既定迤东，复西攻楚雄，分兵为七十二营，环城圪濠为久困计。畏知守益坚，终不能入。未几而四将军之师自黔入滇，定洲解楚雄之围，陈兵革泥关以拒。四将军以兵五万突之，沙兵大败。四将军者，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是也，皆献贼义男。献贼伏诛，去伪号，欲迎黔国以辅王室。会闽中遣太监孙兴祖调沙兵入卫，四人谓孙兴祖曰："朝廷远不知滇事始末，今若征之，是奖乱也。不如讨平沙逆，迎还沐爵，使之引兵东向。"兴祖然之，传檄至云南。定洲杀故大学士王锡衮以宵遁。

郑芝龙、方国安合疏荐旧辅马士英。两人故士英门下也。时国安营钱塘江上，士英在其营。诏即充为办事官，军前办事，许以图功自赎，俟恢复杭城复官。

敕谕楚督何腾蛟曰："国运中微，朕勉继统。云龙风虎，舍卿其谁？今朕亲征，暂驻建水，先遣辅臣苏观生瞻奉山陵，宣安兵将，与卿同心，先复江省，继靖南京。并抚镇刘广胤(校者案：《大纪》作"承胤")等，复江省者封世伯，复南京者封世公，复北京者封真王，具如明诏。卿其勉之。"(校者案：此下《大纪》尚有"先遣精甲一万，迎朕湖东"等十数语)又谕云："楚、粤、云、贵，近有异闻。卿可挽(校者案：《大纪》作"援")天无二日之义，以全朕骨肉之情，尤所殷望。"

提学御史毛协恭进同乡各臣书疏。帝读毕感痛，云："江南士绅无不洒涕思明，枕戈待举。朕必亲提黄钺，张皇六师，以慰臣民之望。大小文武，当时时刻励尔志，毋狃偏安。"

谕督剿蜀寇兵部尚书王应熊曰："辅臣密勿重任，出总军旅，原非常之艰难，托非常之亲信。当使万里之外，宛如咫尺纶扉。朕以臣民拥戴，继统危微，倚卿元老，如身有臂。祖宗疆宇凡有未复，即朕躬之有罪，亦耆辅之深羞。朕或用人行政之不善，卿当有闻即告。况四川为卿之桑梓，朕之版图。大小文武举用一以委卿，一切军民机务即假卿便宜。"

应熊又疏陈西南形势。复手敕答之曰："览卿奏，详陈兴复次第、天下形势，朕意豁然，深嘉卿硕画。朕自惭虚薄，何能负荷多难？但稍秉仁孝之性，切励除雪之诚，一誓清孝陵，二誓葬烈庙，三誓迎圣安。半载恨无寸功，亲征暂跸建水。天以元老留辅朕躬，将以中兴全功托卿，岂但西南倚赖？饷济维艰，朕必从长力行抚

措。朝廷时切兵行饷设(校者案:《大纪》"饷设"作"粮随")之筹,卿亦预申老师匮财之戒。上下交警,不日功成矣。切望切望。"

敕江西辅臣杨廷麟、督臣万元吉、阁臣曾之遴(校者案:《大纪》作"曾应遴")、陈泰来速备兵迎驾。

手敕辅臣苏观生曰:"朕以卿与楚督定兴伯(校者据《大纪》补封爵)何腾蛟为左右两臂,卿两人必无一毫矛盾,百事一德一心,以释朕虑,以佐中兴。两美必合,预防宵小交构。戒之记之。"(校者案:《大纪》此谕尚有"发印"等一大节)。

时王应熊上疏言恢复蜀中诸郡县。帝答云:"卿力恢残败封疆,屡胜猖狂逆寇,用饷仅十五万,不取空城伪印为功。信从前覆京弊端,赖我元臣一洗。朕志削平天下,闻此大慰于心。至献贼之残忍,手砍数十万生灵,朕实不胜痛愤。若不速救斯民,何赖(校者案:《大纪》作"颜")对我太祖?望卿力任平贼,朕必有请立应。至摇黄诸寇,罪原轻于献贼,卿还善用戎索,俾为我用。若能以摇平献,释过赏功,必不失信。卿以不杀止杀,图机出之仁恻,尤足嘉悦。"

粤督丁魁楚辞封伯爵。不允。谕之曰:"朕当艰危继统,全赖闽、粤合济中兴。卿有闻檄拥戴之大忠,又有迅平逆寇之巨绩。王守仁当全盛之时,无推奉之事。以卿比之,功实为过。世伯之颁,卿当钦受。乃奏引四咎,愈见奇勋(校者案:《大纪》尚有"若不拜表擒逆,高庙神灵何倚"语)。况朕继统半载,寸功未立,倚卿两粤,如臂护身。还宜勉奉恩纶,仍旧督理,俟朕得拜孝陵,另敕召卿入觐,誓成中兴君臣始终。言出真切,不可再辞,负朕激望至意。"

特禁云山禅寺僧宗德聚众建醮、诵诸天菩萨宝号。

大理寺少卿熊化疏请恢复之策,必先首定江西。且历陈关外隐(校者案:《大纪》作"急")着。帝答谕曰:"恢复始江西,自是正着。但随机应变,亦难执定一局。其锡玺书与永宁,授阎罗宋等以官职,俱已行了。至批答咨度二事,关切朕躬,朕深嘉纳。条陈泛滥,希冀得官,实效罔闻,徒开幸窦,俱近日弊习,允当一一裁汰。熊化老成沉静,无党无偏,朕所孚鉴。"

川陕总督樊一蘅遣官入贺,帝答之曰:"太祖栉沐之天下,两都武陵,三误而有今日。朕勉答群请,继统艰危(校者案:《大纪》此下尚有"夷寇草窃"等数语)。我君臣当尽改覆辙,打起精神,实实爱民,实实治兵。人心天意,兴复可必。樊一蘅才名久著,万里投诚,亟当勉佐中兴,与云台之列云耳。"

瓯宁县知县赵庾陈政事疏。帝嘉之曰:"赵庾此疏,言兵言将,言饷言战守,包括已尽,即可为今日闽疆御备之要着。下部看议,着实举行,毋忽。"

益阳王私授县官。诏禁之曰:"国家敦厚懿亲,自有典制。朕复天性笃爱宗枝。王借受慈禧之命,又借勋镇方国安之推奉。近日表奏虽来,公然用监国之宝。不知此宝授自何人?勋辅士英、国安疏王本末甚明,朕正不必显戮(校者案:《大纪》作"示")。乃到处骚扰,妄行升授。复闻播害龙游,民苦不堪。又图遂昌,尤碍法纪。着地方抚按官速速止王回严,以明大义。"

敕广督丁魁楚、按臣王化澄、镇臣周仕凤曰:"朕因兵力未厚,致稽出关。卿等仍照前旨,募兵五千,不可为浮议疑阻。再召狼兵七千(校者案:此下《大纪》有"七千之兵"语),俱准支销正项钱粮(校者案:此下《大纪》有"三月之内,朕要见卿之兵到"语)。仍命大将周仕凤督至御营,随驾征剿。朕亲至虔入楚,以收天下全局。卿其力赞成功焉。"

敕两广事例银五万两付何腾蛟,为收拾降兵、取江克京之用。

联络恢剿兵部尚书杨廷麟疏留粤饷以备大兵。帝以粤饷为御营急需,万不可留。但念卿剿事方殷,量留五万,凑前五万,以成剿局。速复江省,以迓乘舆。俟地方恢复,动支正项,并行劝输的(校者案:《大纪》作"酌")用。

二月,广督丁魁楚俘逆藩亨嘉及从逆顾奕、杨国威等,遣总兵马吉翔械至建宁行在。帝命楚、淮诸王会议,免为庶人,于连江安置。敕奉新王严加钤束,不许令见一人,透出一字。若有毫厘疏虞,地方官从重加法,王责亦无所辞。靖庶寻病死。顾奕等弃市。会册封桂王,并封丁魁楚平粤伯,予世袭及铁券。陈邦传富川伯。晋瞿式耜司马兼副都。式耜辞曰:"国家祸变,构难同室,讵臣子称功地?西臣办西,奚以功为?"不听。乃复授兵部右侍郎。

是时浙东亦奉鲁藩监国绍兴。

辅臣曾樱荐晏日曙巡抚广西。式耜得代,遂放舟东下,山水诗文自娱。

升马吉翔都督同知管锦衣卫事,寻领敕招抚流贼李锦。锦即自成嗣侄也,号一只虎。

初,自成陷京师,沿边镇将望风披靡,独关宁吴三桂乞师往征之。三桂美丰姿,善骑射。躯干中人耳,而勇力绝人,沈鸷善谋。弱冠,中翘关高选,裘马清狂,风流自豪。尝嬖一玉峰妓曰陈沅者,即俗所传陈圆圆也。年十八,籍梨园,每一登场,花明雪艳,冠绝当时。三桂欲娶之而未果。崇祯末,田妃擅宠,两宫不协。而流氛日炽,羽书仓皇,宸居不怡。戚畹嘉定伯以营葬归苏,将求色艺兼绝者,由母后进之,以分西宫之宠。因出重赀购圆圆,载之以北,纳于椒庭。一日侍后侧,上见之,问所从来。后对"左右供御,鲜同里顺意者。兹女吴人,且娴昆伎,令侍栉盥耳"。上制于田妃,复忧国事,不甚顾,遂命遣还。故圆圆仍入周邸。

时三桂已累迁节镇,方奉诏出驻山海。嘉定伯饯之甲第,出女乐侑觞。圆圆适在列,轻鬟纤履,绰约凌云,每至迟声,则歌珠累累。三桂黯然魂消,停卮不语。诘朝,使人道意,有紫云见惠之请。嘉定欲拒之。或说之曰:"方今四方多事,寄命干城,严关锁钥,尤称重任。天子尚隆推毂之仪,将军独专受脤之柄?他日成功奏凯,则二八之赐,降自上方,犹非所吝。君侯以田窦之戚,坐膺绂冕。燕、赵芳脂,吴、越媚黛皆得致之下陈,

何惜一女子以结其欢耶?"嘉定许诺。三桂陛辞,上赐金三千。三桂分千金为聘,师行期迫,未及娶也。嘉定具奁饰媵,送其父勷家。十七年二月,贼势孔亟。给事吴麟征请弃山海关外,召三桂入卫。三月,始弃宁远。诏封三桂平西伯,率兵入卫。以道梗不得达。十九日,贼陷京师,执三桂父勷,勒令作书招之。随遣使赏银十万,犒三桂军。贼素畏三桂故也。三桂得勷书,欣然从贼矣。既而询使以陈姬安在,使以籍入告。乃按剑而起曰:"大丈夫不能保其室,何用生为?"作书以绝其父曰:"李贼猖獗,我国无人,遂致京城失守,圣主晏驾。意父奋椎一击,誓不俱生,否则刎颈以殉国难,亦分也。何乃隐忍偷生而又训以非义?父既不能为忠臣,儿亦安能为孝子?请从此诀。"勒军入关,缟素发丧。

贼得书,怒戮其家三十八口,系勷东行。三桂妻亦遇害。而圆圆翻以籍入无恙。

四月十九日,贼从一片石出口,东突外城,遂薄关门。三桂窘甚,乃乞师于清,随清军南下。三桂为前锋,清九王(即摄政王太宗文皇帝弟也)为殿,英王为左翼,统万骑从西水关入。豫王亦统万骑,张右翼,从东水关入。

先是,贼军师宋矮子谏自成云:"皇爷去,皇爷不利;三桂来,三桂不利。"自成不听,出师至山海关,与三桂接战。三桂兵败。宋矮子云:"明日午时,数当大凶,宜收兵回京。"又不听。是晚宋矮子忽失所在。次日日中,忽见尘沙山起,声如雷鸣,军士色战。自成方错愕间,而清师突至击之。自成大败,尽委辎重妇女而奔。立枭勷首,悬之于纛。将杀圆圆,圆圆谓闯曰:"妾闻吴将军已卷甲来归矣,徒以妾故,又复兴师。今杀妾,何足惜?恐妾死而不利于王,奈何?为大王计,宜留妾以系其心,当说彼不追以报大王之恩遇也。"贼亦不能复战。幸三桂之不即图已也,乃弃圆圆而去。

三桂方度关,至山西,昼夜不息,尚未知圆圆之存否也。其部将已搜访得之,飞骑传送。时三桂驻师绛州,将欲渡河。闻之,大喜。遂结彩楼,备翟鬒,列旌旗箫鼓亘三十里,乘香舆以亲迎焉。既成婚,三桂遂置讨贼事于不问。辛未进士吴伟业乃作《圆圆曲》以讥之,有"恸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之句。

自成奔至紫荆关,遣降贼将唐通守之。通复降于清师。自成复至陕西,部署残兵,尚余五十万。而清师三千卒至。自成曰:"来何神也。"遂发兵围之。三日夜人马寂然。自成不敢击,欲伺其动静,方剿灭之。而清兵复至,三千骑从中奋起,金鼓齐鸣,左右冲突,内外夹攻。自成复大奔。追至黄州,自成单骑先奔,及通城九宫山,乡寨王氏兄弟击杀之。时自成余众尚三十万,锦代领之,与自成妻高氏、氏弟一功并左营郝永忠等渡洞庭,窜踞山寨。吉翔招之,不从。而督师何腾蛟与堵胤锡往抚,乃受封号。封锦为左军侯,挂龙虎将军印,赐名赤心;高一功右军侯,赐名必正。其他部将皆通侯,号忠贞营。并封高氏贞淑夫人。颁敕谕云:"朕念赤心昔日托身非所,乃今翻然悔悟,竭奉中兴。虽名臣必待真主,亦赖其有贤母而端慈训也。据督抚连章报其至诚归戴,已挂印封侯。俟朕驻跸武昌,然后面锡铁券,再允督抚之奏,钦旌母德之贞。尔以善教为慈,赤心以遵母为孝,慈孝既萃于尔门,忠义必恒于功业。特赐尔封,给与恩诏。仍著有司竖坊,敕文用淑赞中兴,朝廷风标万方,尔门芳留百世。皇后闻之,再三嘉叹,面请加恩。赐尔珠冠一顶,表里四疋。令闻远被,以显恩纶。尔高氏当时以大义训赤心,俾其一德明良于终始。全恢江省,立复金陵,一统功成,尔子拜爵于奉天殿,尔身奉恩于坤宁宫。史册昭然,岂不伟欤!尔母子其钦承朕命。"时楚督何腾蛟疏:"闻闯贼既灭,其党郝摇旗有指示之功。"故特赐郝名曰永忠。

时严州告急,三衢震惊,督辅黄鸣俊具疏入告。特敕行在兵部连发兵三千,应援衢州。

敕处州道臣董振秀以丽水、青田、缙云、宣平、景宁五县饷银给勋臣刘孔昭,以龙泉、遂昌、松阳、庆元、云和五县饷银给杨文骢。时二臣互有争执。复手谕之曰:"师饱在饷,师克在和。与其同饷而涉于争,不如分饷而归于和。今复两臣同心协复,勿再争竞。近闻年荒饷急,民困难支,仍将民粮分限催征,以息民力。两臣亦不许差人至县,辱官虐民。违者该管官具疏参奏。"

金衢道臣疏陈衢州士民惊窜,库藏空虚,藩宗乌合之兵盘踞于内,淳遂鸱张之寇蹂躏于外。如此艰危,速宜救援。乃敕都督同知施福提兵出关,以壮声势。

归化县复征十七年已免之粮,以备王师。诏禁止之。

谕兵部尚书郭必昌曰:"朕自登极以来,诸臣未有催发事件者,今始于卿见之。具见慎重关切,朕心嘉悦。每日文书甚多,俱经朕之手眼方行。此后卿部凡有要紧本章,即于封上搭一红签,上书六字曰'要本乞速批行',庶即先批发。以后卿切记着。"

兵部尚书朱大典拥重兵于金华,与方国安势不相下。帝敕其协心和气,共济时艰。至是赍和本至,乃加阁衔。大典疏辞,帝谕之曰:"卿忠勤干济,劳苦功高(校者案:《大纪》此下有"在辅臣振飞,固有同心"语)。朕衷实切眷倚,宜祗承明命,以慰朕远怀。"大典因疏荐使臣兵科给事刘中藻思苦虑深,学纯力定。帝召对,称旨。

松江捷书至。赐督臣荆本彻、镇臣黄斌卿、张名振各银二十四两、表里四端,以示激劝。余将帅各升级有差。

命户科给事李日炜督催汀、邵、惠、潮四府粮饷。其借助过者,准作三年预征。

帝欲不次用人。镇江诸生钱邦芑者,芝龙门下也,召对中旨,擢为监察御史。熊开元执不可。不听。已而邦芑论开元。开元辞去。

中旨以王期昇为总督,彭遇颽为佥都御史。路振飞、曾樱封还内降。帝曰:"方今多事,用人必欲循调,非休休之度。"振飞言:"遇颽新进士,降贼西南。乞怜

马士英，巡抚浙江，搜括民财，至于激变。期升在太湖，奉剑州知州朱盛征，始称通城王，继称皇帝。卖官夺女，两山百姓不容。故尔逃来，非臣等之私隙也。"帝乃罢二人。

先是，建宁行在即巡方署，阁臣蒋璟所营也。以湫隘喧哗，屡形责让，乃于三月初一日移驻城外伽蓝。初六日，登舟。十一日，抵延平，以府署为行宫。

兵侍东阁陈洪谧在籍。遣内官邓金趣之，不至。

马金岭兵变。命路振飞至浦城告抚。

广东布政使汤来贺运粤饷十万，由海道至，擢兵部右侍郎，督师江右。御史艾南英言："来贺奸险小人。周钟自北逃回，来贺匿之扬署。其解饷之任，指挥僚佐所优为，岂曰能贤？遽膺显擢，何以示后？"不听。

敕黄斌卿曰："卿孤军久处舟山，援饷不继，朕每以为念。今得张名振资助万金，克复苏、松可望。其大鸟铳、硝磺、枪刀、铅弹等项，一并给发。"

郑芝龙进浙江（校者案：《大纪》作"浙直"）水陆图。帝曰："观斯图，备悉奇正之著。五路并出，与合太湖义兵为策应，使西兴将士为我出力，俱是全著急务。卿其速规进取，毋但仅托条陈。"

总兵胡来贡纵兵抄粮焚劫，特诏禁之。

敕朱成功招置郑彩逃兵，毋得令其惊扰地方百姓。

下游巡抚吴之屏疏陈时事孔亟，内防宜周。帝曰："泉州新旧兵额一千一百余名，岁需饷银七千余两。除绅衿每田一顷助银一钱及典铺、车铺、湾（校者案：《大纪》作"澳"）船、海船资助外，可足岁支之额。足见尔用心料理。务使兵民相安为要。"

谕唐、邓二王曰："京中民情安堵，市肆不迁，朕心慰悦，亲征原以安民。闽都根本重地，王等还多方晓谕，禁戢逃兵。朕若早觐孝陵，自有蠲免恩诏。"

帝将取道于汀。饷部侍郎李长倩以汀属空虚，请留饷三万，以训练土著而备缓急。帝可其议。楚兵复需粤饷，以前十万两不足用。李长倩以为言。帝云："留饷已有前旨。该镇共事一方，著与通融接济。俟朕至军前，再行酌处，毋得纷争。"

谕大学士熊开元曰："卿以聪敏执持，受知简用。朕昔不以人言而用，今岂以人言而舍？著调理安痊日，即来行在办事。马借人乘，尚为厚谊。岂君臣之际任重纶扉，何必缴进？著留为病愈入朝之用。"

敕浙东巡按御史郭贞一赈恤驿递曰："祖制，地方设立驿递，原为上下通达道路，流贯血脉，事关非细。近日文武诸臣忠上之心既微，恤民之念更短，累我百姓，苦窘驿官。先帝屡下明禁，诸臣欺蔽相仍。今日残疆，驿骚尤甚，朕所痛恨。温、处、衢之免应副，已奉明旨。其金、严、绍、宁、台五府，所当一体恩恤。非是紧急军机，一切不许应副。如有抗旨害民，三尺俱在。该抚恪体，以苏吾民。"

马士英叩关来朝。先是，曹学佺以罪辅不可入关揭士英，故帝数其罪，不许，谕守关官兵毋纳士英。士英前后七疏，列件自理。帝命付史馆存案，以俟公论。

监国鲁王遣柯夏卿、曹惟才来聘。帝加夏卿兵部尚书，惟才光禄寺少卿。手敕谕监国曰："朕无子。王为皇太侄。同心戮力，共拜孝陵。朕有天下，终致于王。取浙东所用职官，同列朝籍，不分彼此。"寻遣佥都御史陆清源解饷十万给东浙。清源散饷不平，兵哗而遁。或曰士英唆方国安斩之。

左都督杨鼎卿固却鲁藩令印，王手敕嘉之曰："若鼎卿者，可谓忠悫能明大义矣。朕与鲁王，原无嫌疑，前付柯、曹二使臣启答王书，或未之见乎？"

谕左都御史熊开元曰："宣德达情，全藉巡方御史。近来积弊因仍，贪者工攫取，傲者喜逢迎，以致民穷无告，盗贼繁兴。殊可痛恨。卿还严访详谕，务令激扬得法，吏畏民怀。有不称职的，即参来重处。"特设建言簿以壮敢言者之气。从开元请也。

广西抚按报一僧自称弘光，谓黄得功营所获者，非真也。帝召九卿科道议迎请。群臣曰："即真弘光，甫经失国，有遵奉而无迎请。"抚按续报，有侍弘光者验之，果伪。下狱究之，妄人假托以惑众耳。即时处决。

十四日，清师下吉安，又下抚州。初，汀、韶间有大帽山，洞蛮强甚，屡征不伏。永宁王诱之出降，遂与清师屡战屡捷，因复抚州。清师围抚，郑彩屯广信，永宁请救。其监军给事中张家玉以三营往，抚围暂解。已而复合。彩遂弃广信入关。抚州复陷，永宁王死之。洞蛮亦散。帝削彩爵，戴罪立功。

楚督何腾蛟遣长沙知府周二南诱降李贼余众四十八部。二南中流矢死。贼帅欲得腾蛟亲至乃降，腾蛟即往，贼帅皆惊喜下拜，至军前听用。一时骤增兵马数万。帝喜，告太庙。封腾蛟为定兴侯兼东阁大学士，降帅皆授总兵。而长沙饷缺，降者稍稍解体，贼帅袁宗第及田、高诸部掠舟而去，独郝永忠、王进才留麾下。

有泉人蔡鼎者，多言，李瓘密疏荐为前知。召至，以方外服见，封国师。然所言庸鄙，试以占策，亦无验。彩既败回，鼎请自试。一战而蹶，逃回。帝谓国家元气之削，由于靖难。命礼臣追复建文帝年号，忠臣方孝孺祠设姚广孝像，跪于阶下。

自吉安失守，督师万元吉、都宪陈赓、兵曹王其宖议列栅守张家渡。而溃兵势不可止。陈赓收散亡入赣，万元吉退守皂口，惟安远江起龙兵三百人。时苏观生以阁部督师于赣，同乡李陈玉、杨仁愿、丘埙、杨文荐、范六吉、周待诏、刘李矿皆请发师援皂口，观生发新威营二百人。元吉以监纪程亮督之，下守端津滩。楚帅曹志建以二千人至，一夕即噪而去。

四月初一日，关警频传，人心惑乱。敕唐、邓二王力行保甲法，以固根本地方。

太仆寺少卿凌超疏陈"急做实做，不出'君谋臣断'四字"。帝称其要言不烦，下部议之。

兵部主事张俨上《定庙算而后动疏》，帝览之，叹曰："此疏洞晰军国事机，朕三复之，不忍释手。行在该部，其力行之。"

滇抚吴兆元疏辞敕书印剑。帝谕其加意料理，曰：

"卿久抚滇疆，弘宣猷绩。正资善后，毋贻朕南顾忧。扫除沐天波，业有成命。不准辞。务令南人不反，以成一统丰功。朕复另有酬叙。"

谕德兴王由枍（校者案：《大纪》作"枵"）曰："江民苦兵，甘为夷用，情罪可原。赦过之条，已括于'有发为义民、无发为难民'十字中。"

敕谕阁部诸臣曰："国家虽当抢攘，乃文事武备，两难偏废。近据两广、云、贵俱已开科，岂福京八府劝进全节、守关措饷之人不在大比之例？江浙绅衿向风，尤不可不俯答其望（校者案：《大纪》此下有"宜定五月内，阁中乡试，浙东附试另卷，以便各省同来会试"等语），行在礼科确议奏行。"

先是，靖庶颁伪诏至贵州，巡抚范矿固却之，且厉兵固圉。至是，矿进拱戴疏。帝以其忠义，加右都督。

黄斌卿久托舟山，未有寸功，虚糜廪饷，乃削伯爵。

鲁监国以公爵封芝龙兄弟，遣左军都督裘兆锦、行人林必达奉命而来。帝以其惑众欺侮，兼以芝龙兄弟愧愤不出，谕令囚之，以候常朝日面质。后兆锦以金赎刑，必达亦复原官。

谕辅臣黄景昉曰："福京讹传惊避，溃兵窜逸，山寇乘机抄掠。兵单饷绌。根本之地，动摇如此，深为可忧。所议归并事权，以宪臣兼制二抚及兵道移驻福清等事，卿其确议力行之。"

答谕吏部主事郑赓唐曰："朕独居不御酒肉，力行已久，岂为难事？若王言屡易，时势使然，朕岂得已哉？至求治过速，止为心切觐陵。尔言言药石，远识深心，朕心嘉悦。"

谓侍臣曰："近日两京覆后，武臣冒滥骄贪已极。怯御夷而勇杀民，巧凌蹿而无法纪。何能破其积习？"

初五日，帝诞辰，诸臣先一日请贺。帝不受，曰："朕奉大统，已近十月。孝陵不见，百姓不安。文因循于内，武扰害于外。中兴事业，茫无端绪。蔬菜自勉，岂可晏然自居以听群工庆祝耶？惟于行在所总用太牢一分，遥祭二祖列宗，唐国祖宗另设于旁。"

清师逼崇安。帝敕施福速统兵出关驱剿，命辅臣蒋德璟督之。福顾迁延，德璟复疏趣之。帝叹曰："如此情景，与郑彩进关、张家玉守新城何异乎？"

工部尚书郑瑄为国姓成功请发鸟铳，帝曰："国姓图功，虽是急务，御营兵器关朕躬命身，鸟铳岂可全发？如此等事，该部以司空大臣全无执裁，惟请朕躬为推卸之地，郑瑄何无骨力至此！姑且不究。"

郑芝龙疏陈闽省守关兵饷器械衣甲，共用银一百五十六万。帝谕之曰："卿兄弟纯忠大节，拥戴朕躬。中兴大事，非卿谁托？据奏即竭三省之物力，亦不能不穷于接济。地方钱粮，只有此数。若不内外兼顾，剿守并行，大害大祸必然飙至，中兴事业必不忍言。从未有藩篱不顾（校者案：《大纪》作"固"）、止靠家门堵贼者。此理至明，不待再计也。前卿两次议奏用兵四万，犹恐用饷难继。今必先议守，后议兵，以三万守关口，一万守腹里。此数之外，再不可增。若持议不决，旷延时日，即朕自误高皇也。卿当遵依，以全守关之事。若复再有争执，再有推卸，是彼苍不欲中兴，朕亦只有避贤路而已。"（校者案：《大纪》此下尚有"分配兵饷，和盘打算"等十数语）。

是月六日，清师至皂口。新威营先溃，江兵次之。万元吉亦遂入赣。赣城民仓皇争窜，元吉欲杀其妾之出署者，人心乃定。十一日，杨文荐自任城守。命中书康范生乞师于南雄。旧赣督李永茂遣副将吴之蕃、游击张国祚率兵五千人至。十四日，清师临赣。苏观生率所部退守南康。滇粤诸军先后至南康者以数万计，皆惴惴莫敢下。二十九日，阁部杨廷麟自雩都力促新抚阎总及张安各营兵四万余至赣。江抚刘广胤自宁都召募二千人亦至。然皆未敢逆战。

帝命建祠祀江西死难曾亨应、黄端伯、萧汉、李大觉，名曰四忠。以曾筠、徐蜚英配享。时有王锡者，亦同死难。并敕礼部予谥以表之。

处州府贡生李瑞庚（校者案：《大纪》作"唐"）疏陈恢剿三策、治安五要。帝览其疏曰："以捣淮为恢金陵、复江浙之神著，以出兵九江为破南昌、固岭南之急著，以奇兵袭江口、以偏师复徽为上下应援之紧著，三策俱说得是。治安五要，于养民、任贤、生财节用、奖廉惩贪诸务，深明洞晓，应是通才学古"（校者案：《大纪》作"学古通才"）。

敕谕杨文骢曰："大明宝祚，启自太祖，两遭覆陷。凡为太祖亲孙，有能攘臂先立，则太祖神灵有依、大明国祚斯立。朕与鲁王，大义正在于先后，名分尤在于叔侄。鲁王先立，朕虽叔辈，断当北面鲁王，以存太祖。若复后立，是名为争。总一立也，先立以存太祖为孝，后立以坏祖宗为不孝。今朕先监国登极四十日，在万古自有至公，岂今日一二佞舌可以颠倒？杨文骢受知最早，杀苏寇以明大义，劝鲁藩而笃尊亲，本末甚明。人言虽如其面，朕心自有鉴裁。所进陈函辉启稿，不堪一笑，鬼蜮满纸，宜靖夷侯参奏以为食肉寝皮之可恨也。朕爱侄王，万不得已，业允勋镇所请，以明太祖大法。该督尚慎终如始，善保地方，善行宣抚。得觐孝陵，朕必不负元功"。

赠松江死难原任长乐令夏允彝右春坊右中允，给祭葬，谥文忠。

帝览户科给事黄周星疏，曰："奏内三寒心处，真可寒心。盗贼公行，民生凋敝，兵将退缩，左藏罄悬，罪皆蜩沸，角户分门，全不以国恤为念者，大小文武诸臣之罪也。政教不行，威令不信，举措刑罚失中，廷议纷纭狡窃者，是则朕躬之过也。从今君务改弦，臣亦须猛省"。

敕谕御营内阁传示臣民曰："臣民拥立朕躬，朕志誓救民雪祖。外（校者案：《大纪》作"逆"）寇虽狂，尚可暂守而养战锐。诸臣议论纷纭，殊为道旁筑舍。今征士蔡鼎回报关上情形甚确。国姓成功巡关回来，迎驾暂至邵武，相机出关。二十八日之行且止。总之，自古创业中兴，谁不危而后济？朕惟以宁进死不退生六字

自誓，并以六字察验臣工。此后除战守驻跸一听条陈外，若有敢请驾回天兴并请退避广东者，诸臣必从重议罢，余必立斩以徇。朕心通于上帝，臣民仰体钦承。”

副都御史荆本彻疏请小艉（校者案：《大纪》作“船”）可资战胜。帝谕以闽中方用水师，览此奏诚为要著。下部议之。

闽县、侯官县耆老诣延津请驾回福京。帝感叹曰：“即位十有一月，无时不思靖祖救民。飞跸既久，岂得回銮？固知入虔岚险艰辛之状，但恨在闽不能安闽，闽民不负朕，朕负闽实多矣。”

建宁诸生请驾再临建水。帝曰：“朕进取之念，甚坚甚切，万无转跸之理。但谓农家力作，征役宜宽，朕亦耿耿于中。”

敕于华玉迎驾兵须严加约束，曰：“朕之焦劳日夜，誓救汤火之民。于华玉豪爽忠敏，才敌万夫，受朕深知重倚。必要严约兵将，令民间草木不惊，方为扈驾时雨之师。”

江抚刘广胤以行宫刻期告竣，疏请驾临。帝答之曰：“朕跸位（校者案：《大纪》作“驻跸”）虔南，收复江右，即移师入北，庙谟久定矣。只以闽省三关严商守御，乃尔耽延时日。太庙奉先，肃修备举，诸臣分任功次，俟到日议酬。”

礼部右侍郎曹学佺疏陈驾驻延津，所有关切四事：一浚延河堤防，一汰随征冗役，一通福京米船，一事例银两许以生铁准债。帝嘉纳之。

谕户部侍郎梁应奇曰：“览尔所陈祛衙蠹、清隐匿、革火耗、禁牌票、去飞诡、除陪税六事，皆去其害足以裕国者。着逐款力行，遍为严饬。有踵前弊者，监司守令府佐立行纠参，以副委任至意。”

上游巡抚吴闻礼纠内臣戴照贪婪蔑法。帝命辅臣黄鸣复先行提问后奏。

命兵部多给奖功释罪榜文，星驰军前宣布。

敕顺德知县蔡楠曰：“顺德系东粤巨邑，地方多故，亟当轸恤民隐，加意抚绥。况履残酷之后，倍宜施恩者乎？惠良兴治，以俟报绩。”

礼科给事龚善选进大势攸归疏，有曰：“楚留辰州，蜀留遵义，江留赣州、南安，浙留金华、温州。信天意之有归，人心之有待者乎？”帝然之。

嘉兴起义旧冢臣徐石麟殉难死，其子尔谷疏称先臣起义独先，殉难独苦。帝伤悼之，官尔谷为中书。敕再从厚加恤，与同难侯峒曾一体。

礼部主事吴峦（校者案：《大纪》作“吴钟峦”）请首克南昌，选锋锐进，最为上策。倘舍此他图，关门一有骚动，全闽震惊矣。往虔非时，且人力舟车俱有未便。帝然之。谕饷部侍郎李长倩曰：“大师飞挽方亟，中兴事业尤仗转输。该部一力担承，以副倚畀至意。”

江督万元吉、御史黄赓（校者案：《大纪》作“黄广”）疏请再召滇黔兵马，以图恢复。帝曰：“东南只此幅员，生民只此膏血。不难于调兵，难于措饷。虽土司官兵忠义勇敢，必先议饷银出于何处，然后召兵不难也。”

工部左侍郎葛寅亮疏言务去饰治繁文，必收近取实局。帝目为“老成格言，朕当书铭座右”。

敕督辅苏观生曰：“自卿行后，朕拟即幸虔州，以慰徯待。奈闽、浙士民恋恋难释，不得不少为迟留，安此赤子。迎驾各兵，卿暂令其并力齐心，克复湖东　清道之功，与扈跸等。至措饷艰难，卿所久知　切戒以兵尤扰民，勇必堪战，勿致虚耗粮糗。湖西正在战守，著于梁应奇饷内发三万两接济。”

郑芝龙于泉州建寺，名曰报恩。帝赐名敕建报恩禅寺，僧官赡田，俱如议遴选置买，以永梵修。

江南布衣翟翚疏进直言。帝曰：“此疏于古今得失之局，亦有所窥。至规切朕躬处，言言药石，诚可嘉尚。准随便候对。”

谕兵部侍郎于华玉曰：“朕痛两京继覆（校者案：《大纪》此下有“全非夷寇之能”句），止因兵民扞恨，致危宗社。今日仅有弹丸，资此民生，以期恢复一统　若复伤民，即促国脉。卿宜仰体朕意，实令民安。新兵哗噪扰民，乃未经节制者，卿当亟振刷陋规，毋徒忧畏谗谤。”

谕户部曰：“纳贡事例，原非得已。大县量准四名，中县三名，小县二名，不得滥收，事平即止。”

时清师逼湖东，乱民逃窜。有致恨于政令不一者。帝敕揭重熙与辅臣傅冠同事，何三省与督臣汤来贺同事，诚恐权任太分，翻多掣肘，号令重出，莫知适从也。

衢、广警报狎至。御史郑耀星疏陈诸臣虚声多，实际少。帝深以为然，曰：“尔既知之，自当力挽之，毋仅托空谈可也。”

谕兵部尚书吕大器曰：“卿所言用人太滥，所用之人又转相援引，虐民丛盗。望治何由？所见甚是　朕自今当急省改。”

谕辅臣曰：“朕为天下臣（校者案：《大纪》作“生”）民之主，未能拯救苍生，心实恻（校者案：《大纪》作“歉”）然。况可令官兵肆虐，小民受害乎？闻沿途闾兵抢掠终日，所议招抚，是为何用？还着该督抚各官申严约束，毋得任其骄纵害民。”

御史朱盛浓疏请实行训练兵卒。帝曰：“兵宜练，必练心，练胆，练力，练气，练忠义，方成劲旅。不可徒放炮呐喊，如儿戏故态。着申饬行。”

太仆寺少卿凌超疏称急举、实做、密察三言及谨慎二字，与以浙人办浙事，用奇用正，时至机动等语。帝曰：“览尔疏，俱有成算于胸中。吾久不见凌生矣，着即召对。”

山西道御史林兰友疏陈仙城酿乱激变、贼党聚众焚劫事。帝曰：“仙邑壬午之寇，由邑令残酷，署官贪黩。岂惟仙邑，古今天下之乱，那一非守令不肖所致？据奏李芳馨之竖旗，群盗之响应，祸始于无良胥役，县官岂能无罪？除县官有无赃迹实际别议外，今当先拿猾胥，以服潢池之心；次部署官兵，以为戡剿之用。”

王谓首辅何吾驺曰：“文章之气，可销甲兵，多士奋庸，务收俊乂。朕念福京士子，亟宜宾醮，兹定期六月

开科，锁闱三试。彻棘放榜，不许游移一日。监临照两京旧制，定用御史两员，提调则布政司，监试则按察司。一应科场事宜，即于五月杪报竣，不许苟简滋玩。分考官务用甲科。推知不足，即就甲科中行官礼聘。其江西、浙江、湖广及各省来试者，跋涉可念，着地方官给与文书路引，以御盘诘。现在流寓的，就赴福京督学考选。一应赴京恩岁贡，照旧例着礼部考选。"

时三衢告急。兵部司务徐心箴疏陈三可惜四可忧。帝目其切中时弊。

大学士曾樱荐同乡刘逵堪为御史。帝曰："御史为朝廷法官，若不清勤激切，何以明目达聪？从来巡方积弊积玩，朕所亲见。这所举用刘逵，堪巡粤左，即着允行。"

五月一日，清师围广信。诸军先后溃散。江抚刘广胤退避雩都，援兵益不敢前，广信遂陷。

兵部主事徐州彦疏陈间关入蜀、宣布皇恩、目击情形等事，胪列督辅抚按在事诸臣王应熊、樊一蘅、李乾德、马象乾、米寿图、刘鳞长、王芝瑞、万年策、郑逢元、刘泌、范文光、牟道行、田华国、曾英、曹勋、莫宗文、杨展、贾登联、谭诣等戮力残疆，奉扬威命。帝曰："川蜀频年苦寇，民不聊生。闻诸臣提挈赞襄，朕心甚喜。州彦克尽使职，着即前来复命。"

谕靖夷侯方国安曰："卿威望绩劳为江上诸帅之冠，至矢心奉戴，忠诚无二，朕尤鉴孚。卿无可间之嫌，朕岂听谗之主？中外大小诸臣须同心一德，乃能办敌。切勿妄分彼此，使敌人（校者案：《大纪》作"丑夷"）闻之得计。卿其晓示将士，善体朕意。"（校者案：《大纪》此下尚有提及马、阮诸人数语）。

方国安奏富、德、源三县大捷，斩获甚众，由镇臣方元科竭力支撑，傅明德、田胜、涂有声协助。帝大悦。

初九日，廷试贡生。敕礼部各察正身年貌，严核混冒怀挟等弊，以作人文，上隆治典。

广西桂林等府州进贺监国登极表四十六道。王念其路远迟延，不罪。

黄斌卿疏陈："古今多一精忠，中兴少一名相"。帝览奏曰："辅臣道周精忠大节，就义从容，真足感动天人，争光日月。朕方恢中兴大业，而一代纯臣先殉国难。抚念今昔，倍为怆怀。翁龙楠现在何处？着该部再行察访，务得实信回奏，以凭从优恤录。其毛玄水四员，并与察恤。"

禁地方官官买。曰："府州县之行户，实地方害民之恶政。官之稍有良心者，尚以官价买之，比市价十去五六；全无良心者，直票取如寄。胥吏缘之，奸孔百出。朕昔潜邸，久知此弊。宜行永革。"（校者案：此下《大纪》尚有数语。）

帝谓群臣曰："辅臣道周，委身殉难，其子子中备述之，镇臣黄斌卿亦有此奏。读绝命诗有'支天千古事、失语一朝人'之句，朕亦不觉泣数行下。恤典著于五日内察例具奏。其子子中年俱幼稚，更可怜悯。准给银二十两以助书资。"

赐吏科给事朱作楫旌廉天字银牌二面，曰："作楫以羁旅之臣，直言受知。身处掖垣，能却暮金，真浊世之灵光也。"

帝曰："天气炎蒸，轻犯岂宜淹禁（校者案：《大纪》此下尚有数语）？军徒以下，准俱保释，以迓天和。"

福京监察御史王孙蕃、韩元勋疏陈减篇恤士，推一时之恩。惟是二书三经，不若三书二经为合式。其题目仍照七篇俱出，二场亦然。庶镌之试录，传之天下后世，皆信为不刊之章程，兴朝之盛美也。帝准如议行。

监军兵部主事黄师正进督师史可法遗表。帝曰："可法名重山河，光争日月。至今儿童走卒，咸知其名。方当击节（校者案：《大纪》作"楫"）渡江，速图恢复，乃为强镇力阻，奸党横行，竟赍志以殁也。惜哉！读遗表，令人愤恨。应得赠恤祭葬易名未尽事宜，行在该部即从（校者案：《大纪》作"行"）详议具奏闻。其母妻犹陷寇（校者据：《大纪》补"寇"字）穴，一子未知存亡。作何获寻，黄师正多方图之。"

时泸溪危急，揭重熙参督辅傅冠身任督师，日午未起，未尝至关上一步，人言啧啧。帝怒其有负委托，准以原衔归里。

帝谓诸辅臣曰："临民之官，岂可以银而得？朕于闽、浙近地，凡有捐饷至二三千而求为知县者，朕断不允。盖为生民计，不可不周。况抚戢凋残，有所未便耶？"

复谕首辅何吾驺曰："朕在延多日，漫云兼顾江、浙，终于江、浙何补？不如实实出关，拿定一件做去，尚为得力。且今地方止有闽、广、江、楚，四省咽喉，全在一虔，彼（校者案：《大纪》作"清"）所必争，我所必守。今不自出，负祖负民，朕之存亡，犹其小者。今还要催林咨兵并陈天榜兵到，决意初一日必行。"

赠诸生翟翚翰林院待诏。翚，江南人，雅以复仇雪耻自负。闻监国登极，匍匐入闽。建言谏诤，不遗余力。帝特官之，不受。至是病故。御史钱邦芑为陈其本末。帝怜其才，赠以是官，并赐银二十两为葬资。邦芑为缴还之。帝曰："朕视忠臣，过于骨肉。一臣之亡，即少一助。翟翚赐金着与制一碑碣，不必缴进"。仍赐四语，俾勒于石，曰："生既尽君臣之义，死亦凛夷夏（校者案：《大纪》作"华夷"）之防，名称大明正士，实关天地纲常。"钱邦芑等奉行。

礼部缴进贵州试录二十册。

初，有曲周县生员韩雄都者，与帝遇于淮扬，颇有献纳。继乃与路振飞等起义太湖，同副总兵王羽、参将王奋武、中书路泽溥、泽淳、举人杨廷枢等同仇敌忾，大挫敌锋。至是，雄都入闽。帝称为佳士，超拜兵部职方司主事。

帝闻江督万元吉死守赣州，特加枢衔；江抚刘广胤退避雩都，着革职听勘。

谕吏部验封司员外曹元芳曰："东南为朕一人故，三遭寇虐。览奏如恫瘝在躬。义师所在云集，乘其怨而激励之，因其势而利导之，真恢剿一大机。元芳为国

仇家难惊心，慷慨请缨，具见忠孝。但勇往难，往而有济更难也。”

郑芝龙疏陈孤臣督辅黄道周矢志尽忠。帝特赠道周文明伯，谥忠烈，祭葬即照伯爵例行。妻封一品夫人，四子长为锦衣卫，世袭指挥；次为锦衣卫，世袭正千户；三子着任行在尚宝寺丞；四子任中书舍人。仍敕有司一立庙于本乡，名曰报忠，一立庙于福京，名曰悯忠，春秋致祭。并与立坊于家，篆额曰中兴荩辅。其遗诗即立碑于庙门。

特议加福京乡试解额三十名，以示龙兴首善、广开薪槱至意。

督辅杨廷麟疏陈虔事危在旦夕，援兵半已溃亡。帝曰：“吉州失守，督臣万元吉诸兵皆付一掷，抚臣刘广胤先出雩都，副总陈丹、张琮、李源涔五月一日失机。成何法纪？此番功罪宜明，卿即详悉入奏。惟虚惟公，勿僭勿骫。见在收拾残败，亦即中兴根本。粤兵狼兵三万余人准卿召募，但作何招集，作何约束，必先议定。近日地方苦兵尤甚于贼，经过不慎，号令不严，驱虎进狼，绿林四起，岂必寇作戎首哉？包象乾、张家玉兵，卿还严谕，不得收聚凶徒，终成溃散。朕十日内一定亲跸汀州，面议方略。”（校者案：《大纪》此下尚有“誓在必行，决不失信”语）。

谕吏部尚书郭维经曰：“官员贤否，关民生之荣悴，切宗社之安危。若吏部有满堂清官，天下必少呻吟百姓。朕于此选，至虚至公，力拔其尤而后已焉。”

又谓兵部试司务蒋平阶曰：“览尔奏，多发人所未发。如一官五月而更易数人，一人数日而更三命，百里而督抚并设，巡方与中使并差，皆害政之大者。至谓疑人复留用，募兵不问饷，有听言之名而未收其用，去铺张而存实意，相天下机而务持重，皆切要语。朕所嘉尚焉。”

吏部尚书郭维经疏列三吴起义死难士绅。各赠官有差：葛麟赠兵部郎中，钱振先赠参政，顾棻赠兵部主事，王日如赠兵部员外，冯翥赠副使，钱圭赠参政，王有容赠佥事，麻三衡赠国子监学正，凌宏焕、张明光、谢球俱赠训导。

大田县贡士乐英进《册府元龟》一部。

琉球世子遣官航海入贺，并贡方物。

镇臣黄蜚一家殉难。予祭葬，并行原籍建坊旌表。

敕郑芝龙拨兵遣将守江山，壮衢声势，未可卸远调之担，自撤藩篱。时海师议久不成。朝廷兵饷尚缺。礼部侍郎曹学佺谓恢复之策，舟师直捣金陵，或可冀其万一。故罄竭家赀及盐本诸项，勉成一万以济之。

左都御史张肯堂疏荐崔芝善于用海，有船五十余号，有兵二千余名，乞释罪图功，置臣标下。帝曰：“前杨耿纠其募贼入港，因发兵捕剿。卿既信其无他，即准随卿前进。定限夏至前到，以便卿乘风吉行。崔芝俟再立功，即与挂印”。

翰林院检讨何九云进家藏书四百八十四种，计三千五百本，令弟九禄赍投。帝曰：“朕性喜图书，所进者缥缃殊富（校者案：《大纪》此下有“颇快案愿”语），着即收进。内有重的，仍发与九禄领回。九禄着任国子监学正，以示酬劳。”

四川参政刘鳞长疏称恢复重、夔二府三州二十三县，以川饷赡川兵，不敢虚糜破冒。帝嘉其不避艰危，尽抒方略，忠劳懋著。特升太仆寺少卿，俾其前来陛见供职。

时有讹言驾回天兴者，帝闻之怒，曰：“朕以进战自誓，岂有复回之理？谁为此言以惑乱耳目？即应立刻察明斩首，以警其余。”

行人司瞿昶疏陈楚、滇、蜀、黔事情。楚在一事权，专任使，预敕重臣以待南昌、荆、襄之复，即遣大将以镇之。蜀在结将士，收民心，用蜀人办蜀事。摇黄则剿抚并用，献贼则歼厥渠魁。滇、黔则在外援邻邦，内顾门户。但近日勋臣土司议论未定。其地近蜀之遵永、楚之接界，平溪、铜仁，俱宜防援。种种皆扼要实着。帝嘉纳之。

帝谓近臣曰：“信抚五易而得周损，今又说损不可用。才能试而后见。俟到任后不效，另议未晚。信乎！用人之难也。”

礼部拟会试，定用十月，移催各省各府。

有恩贡生陈元纶赴廷试，进所著《豳风保治全书》、《五经涉录》各一部。敕谕留览，以启所学。

六月，以杨鹗总督偏沅。何腾蛟因进敕印一齐交付疏。帝谕之曰：“卿宣劳江汉，功在社稷。复楚恢豫，长驱燕代，业以全担付卿。杨鹗之推升，因彼时未审舆图，偶为错举。岂有一柄两操之事？今中枢需人，业召鹗入佐矣。朕与卿分则君臣，谊同父子，何不因疑奏明，遂为是举？且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尚惟始终一心，力任危地，以必见孝陵、必葬威宗为任。朕与卿当共勉之。”后有两奉君命出江，百念回思顾楚之疏，中有“愿为愚，不愿为智，不敢弃，不忍弃，不能以两年死挣之城弃之他人之手”云云。帝始欣然曰：“阃外之事，悉以赖卿。惟有早开云台以待。”

帝命翰林院新选萃士万荆等十二名，随庶吉士后，入阁拜先师。复敕翰林院官时其教习，毋得作辍。其服色比庶常，而冠袍角带焉。后兵部主事万曰吉劾其非制，且有赝鼎见售之疏。帝曰：“拔士于贡中，作养人材，事关特典。名为萃士，原不同于庶吉士，毋得慷慨（校者案：《大纪》作“愤激”）不平，暗行诋诽。”

敕台臣艾南英将其生平著作刊刻成帙者进览。

时钱塘江上战功，惟方元科为能用命。封为定胡伯，并发手敕以示优异。帝曰：“天下之坏，不坏于寇而坏于兵，不坏于兵而坏于官，殊可痛念。浙中无所事事之官，逍遥于家，骚驿于途，渔猎细民的，通着抚按清察撤回，安辑地方。”

时清师数万逼楚疆。李赤心等怯不敢前。监军道章旷独逾岭督楡兵血战，斩获甚众。清师屡却。督部何腾蛟疏闻。特升旷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提督军务，恢抚湖北地方。

巡关御史郑为虹叱责芝龙标下将官陈俊、邹太争舟，芝龙密诉于帝。帝曰："干戈宁谧，全藉文武和衷。为虹叱责，亦是代卿约束。卿幸勿芥蒂，仍以王臣王事视为一体，等于虚（校者案：《大纪》作"同"）舟，尤所殷望。"

衢州知府伍经正不奉鲁藩，帝以其义凛一尊，秉节不二，再与实加一级示劝。

福京太仆寺卿甘惟燦上疏乞休。帝谓之曰："同一去国，太平无事，人竞进而己独退，则为恬；国运多艰，人致身而己思去，则为避。此义诸臣所素知者。惟燦仍降一级，以警偷惰。"

命黄斌卿曰："荆本彻虽非贼寇，乃尔骚扰地方，民恨实甚，杀了便罢。所招降将士，善为约束，勿令流毒，致重民怨。"

郑芝龙制油扇五千五百握有奇，分给闽中应试生儒，以为却暑。帝破例允行。

改十五日乡试首场，《四书》三篇，经二篇。十七日二场，策三道，判二条。从减篇节省之旨也。是时，吴炳从江右单骑入关，帝命为布政司，提调棘闱，而以编修刘以修为主试。以修字懋卿，号九一，闽中人，庚辰进士。先是，以修进《文昌化书》，帝曰："《化书》劝人忠孝，朕甚嘉之。以修生长其乡，即与门人较定，更当广布成书，以襄上治。"

福京吏部司务王士和疏陈六事：文职广而脱卸者多，武弁盛而立功者少，升迁骤而责任益轻，议论烦而实用益寡，听纳博而精神愈纷（校者案：《大纪》作"棼"），移跸频而民生日苦。帝叹为苦口良药。随以士和为延平守。

是时，苏观生、陈赓多方鼓舞援军将士。吴之蕃、张国祚两营奋勇出战，与清师遇于李家山、九牛之间，数战皆捷。清师疑援兵至，撤围退屯水西。之蕃、国祚亦退守南康。时赣守已阅两月，奉诏劳苦，改名忠诚府。加杨文荐右都御史。二十四日，江起龙、赵印选、胡一清率师三千，南安同知刘清容引兵三百，苏观生部下遣师三千，粤帅余卒三千，杨廷麟收散亡数千，大司马郭维经、侍御姚奇胤召募滇闽兵八千，阁部丁魁楚部下遣师四千，先后皆至。营于城外，不下四万余人，皆欲一当敌。先时，中书袁从谔出募砂兵三千，铨曹龚棻、兵曹黎遂球出募水师四千，留滞南安。万元吉以为必待水师之至，并力一战，安危在此一举。王其宖曰："今水涸不能泛巨舟，且其帅罗明受故海盗也，桀骜不驯。龚、黎二公如慈母之奉骄子，岂能如约？"

是月朔，皇子琳原诞生。群臣表贺，有"日月为明，止戈为武"语。帝叹赏。大赦。覃恩。手诏封芝龙泉国公、鸿逵漳国公，寻改芝龙平国公、鸿逵定国公。郑氏厮养俱得三代诰。撰敕及织轴者，日不暇给。

阁部顾锡畴流寓温州。有镇将与督学相结，取事例银供饷。诸生鼓噪，镇将缚一二人杀之。锡畴欲疏劾，镇将乃乘夜缚锡畴投之于江。子鋈遁免。镇将者，贺君尧也。顾为佟邦年门生，邦年子为清朝嘉湖道。鋈在署中，适君尧以赂佟入官，鋈见之，以告。乃置之死。

时清师陷萧山，遂围诸暨及绍兴、严州。关门震动。

二十七日，发榜，取中叶瓒等一百七十五名，副榜六十五名。钱邦芑请一榜尽赐登科，以成旷典。而是科弊中甚多。榜内李枚文理大谬，编修周之夔、御史刘霖懋取布政司原卷不通处疏纠之。帝即命黜革，逮房考推官王三俊，追赃一万两以助水师饷。其余另旨。令南城御史方元令覆试。黜落四名。仍发续榜，俱准为举人。继而三俊之赃甫完而清师已至，幸免株连。

秋七月，都督陈谦奉鲁藩使，与行人林垐至关，趑趄不进。芝龙以书招之，乃入陛见。启函，称皇叔父而不称陛下。帝大怒，下廷议禁狱。陈谦者，武进人。乙酉春，赍南都诏封芝龙为南安伯。比启读，券乃误书安南。谦谓芝龙曰："安南则兼两广，南安仅一邑耳，请留券而易诏，更晋伯为侯。"芝龙大喜，厚赠而别。半道而南都失守。故芝龙素德谦，御史钱邦芑乃密启谦为鲁藩心腹，与郑深交，不急除，恐有内患。或以告芝龙。芝龙谓刑所必经其门，临期救之未晚。至夜半，内传片纸，别移谦斩之。芝龙闻，伏尸哭，极哀。以千金百布葬谦，为文祭之，有"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之语。因疏"海寇狎至，今三关饷取之臣，臣取之海，无海则无家，非遄征不可，拜表即行"。中使手敕云："先生稍迟，朕与先生同行。"及之河，则飞帆过延平矣。芝龙既去，守关将施福尽撤兵还安平，声言饷缺。盖微闻钱塘信也。

雷州守将杀清知府赵最、推官李宣国。高州府乡兵逐清所置官，复其城。

诏以皇子恩释佥都御史田辟于狱。辟，河南人，甲戌进士。南都时以户部榷税虔州。是年春，募兵入卫，改署都察院事。疏纠阁臣曾樱，语连中宫，帝含怒未发也。既而遣锦衣卫王之臣往阅其师，并发月饷。之臣迎合意旨，疏纠诡兵冒饷。遂下诏狱。然兵籍俱实，饷又未发，班行多申救者。帝怒不解。至是乃释。后辟崎岖楚、粤间，卒抗节而死。

督师黄鸣俊久驻衢州。八月，忽退入仙霞关。帝怒。适鸣俊子职方主事天复从驾，诏逮狱，而命建宁府羁鸣俊。鸣俊惧，请奋勇自效。寻统兵出关。

王子琳原薨，谥庄敬。

郑鸿逵驻关外，传言清师至，则徒跣疾行三日夜而抵浦城。询及后至者，则兵哗也。事闻，削其封爵。

帝因首辅何吾驺言，决意幸汀入粤。而芝龙力请旋跸福京，且云："倾家相助，可四百万。关门固守，决难飞渡。"帝不听。芝龙归，又令继母赴行在，力向中宫言。又不听。时清师已辐凑关外，帝尚在延平，将幸赣州。特诏宣芝龙商留守事宜。芝龙不至。清内院洪承畴先给芝龙，啖以闽粤王官爵。凡关隘水陆之兵，二月时俱早撤回。浙东既溃，清师从容入闽。而或由建，或由汀，或由福宁，俱走山谷间道出不意，不尽由仙霞也。

十七日，清师将至浦。百姓请出降，按臣郑为虹不可；再请行，又不可。及清师至，拥见贝勒。为虹不屈。贝勒嘉其节，不忍杀，且劝剃发。为虹曰："负国不忠，辱先不孝，忠孝俱亏，我生何用？宁求速死，发不可断也。"明日复召见，责输饷。为虹曰："清白吏何处得金？"百姓争欲代输，赎以不死。为虹以民穷财尽，持不可，喷血大骂，贝勒下令斩之。为虹字天玉，扬州人，癸未进士。年少美丰姿。初令浦城，洁己爱民。帝入关闻其廉，欲置之左右。浦民留之，有"十不可去浦"之疏。遂宠其任为巡关御史，亦以恤浦民也。关将不法，为虹绳之。有曲护关将者，反露章弹为虹市恩邀誉。帝知其忠，不问。复命巡按上游。关将颇为敛手。清师入关，为虹叹曰："文武不睦，势不可为也。"竟不屈死。科臣黄大鹏同日殉难。为虹义仆陈龙，与标下中军游击原某、浦城千户张万明及子都司张翘鸾、都督洪祖烈从死。百姓为之祠焉。

清师破延平，帝出狩，犹载书十车以从。时随行者，止何吾驺、郭维经、朱继祚、黄鸣俊数人。已而何与郭亦遁去。辅臣路振飞追驾不及，缢于邵武山寺。礼部侍郎马思理、工部尚书郑瑄俱扈驾，中途逃归。思理诈死，遁至海上，拥戴鲁藩。瑄则争先屈首而已。

上游巡抚吴闻礼遁入山寺。人有劝之者曰："岂有堂堂抚臣而怕死耶？"后率乡勇赴敌死。

延平府王士和矢志不移，曰："吾受国厚恩，以守此土。不能持寸铁与斗，死有余愧，可与之俱生哉！"乃正衣冠经于堂皇。士和，临川人，富经术。崇祯朝领乡荐。初为吏部试司务。帝入关，疏陈六事，帝嘉其直，升知府事。清正不阿，延人德之，痛哭如丧所亲，鸠金敛焉。

永福降绅黄文焕男琪逐县令起兵，伐山开道至延平，朝清贝勒。

时有贡生齐巽、中书张份、医僧不空等，鸠众起兵。清师之遣挂示安民者，辄杀之。仓卒无饷，曹能始学佺助以千金，始克招募。黄琪密报贝勒王下福州，遂各逃散。

时讹传清师入闽，有"留发不留人，留棺不留屋"之语，省城巨室移棺郊外，城中如洗。

二十八日，帝抵汀州，清师踵至。建宁知府杨三畏、延平道赵秉枢一路迎降。随征御史王国翰以警急闻，帝怒，欲杖之。扈从皆遁。次日有十余骑叩城，曰扈跸者，乃追骑也。遂执帝及曾后去。国翰及子都督同知凉武、礼侍曹学佺、通政使马思理俱缢死。后至九龙潭投水。帝崩于福京。或曰："代死者为唐王聿钊，帝实未崩。"其从亡之臣，则戊辰进士赖垓、河南丙子解元熊纬也。后粤中建号，尊帝曰思文皇帝。

是月，罗明受率水师至赣。清师截之于江。明受遁走，弃巨舟八十余，兵士被获者数百。赣城内外列营丧气。清师于二十八日破广营，二十九日破滇营。自是，东南城外无一卒。

九月三日，清师围赣。城中留者，江起龙罢卒三千，汪国泰、金昌振四百余，徐日彩新招虔人二百余，郭维经部下三千余。城外惟水师后营黄志忠二千余而已。赣人登陴日久，勉强支持旦夕。

清师既下汀州，别遣李成栋、韩固山略定兴、泉、邵、漳等处。九月八日，入泉州。德化县令陈元青迎降。大学士蒋德璟绝粒死之。

十九日，清师至福州，从北门而入。城中百姓十留一二。父老仍鸠各铺羊酒郊迎。贝勒王驻札洪塘沙洲，出谕安民。禁兵士毋得入城肆掠。分职任官，悉如旧制。福州缙绅俱遁山谷，首至者某部尚书某一人而已，跪沙中竟日。贝勒不为礼，徐乃令去曰："尔官在明朝若是大乎！兹不便用也，速去。"

时剃发令下。有闽县人赵卯，生三子矣。妻时已丧。卯乃多市鱼肉与父母畅饮，酒酣，请父母拜之。日暮，卯俟父母安寝，徘徊中庭，忾叹数四。呼其子曰："尔读书笔砚可简出，吾有用。"随命三子先寝。乃濡浓墨大书于壁曰："男子赵卯，不肯剃头死。"掷笔，缢于中堂，时年三十有六。

礼部尚书曹学佺，字能始，号雁峰，年十八举于乡，二十一成进士。宦辙所至，兴利除害。工古文词赋，富于著述。尤喜临池，入晋魏之室。熹宗朝以序何总制士晋所著书，谈及阉寺三案，削职追夺，几陷不测。归来闭户，著天下名胜志，选古今十二代诗，撰《五经说》。继乃旁通天文、禅悦、字说、语录、二十一史，皆有纂缉。威宗朝屡诏起之，不就。帝夙知其名，初入闽，即起为太常，寻进少宗伯。特设兰台令，修《威宗实录》。闻驾已离延津，即削发入山寺为僧。有不知时势者四人，思为恢复计，乃率里中无赖三十余人，直抵寺中而强之。学佺曰："千金，予不惮倾囊以应。奈时势已至此何？"四人苦恳之，学佺恻然曰："与其留为儿孙用，不如先为国家用。成败利钝，非予所知。诸君勉之。"翌日下山，予之如其数。四人者延学佺至帅府，时即九月十六日也。至十九日清师入城，学佺乃呼家人，告曰："吾志已定，今日正吾尽节之日也。"遂沐浴正衣冠缢于中堂，年七十有三。语不及后事。后五日，始得入棺。次年二月十九日，移榇西郊二忠祠，葬祭成礼。

右卫指挥胡上琛，字逢圣，号席公，直隶人。伊祖以功授燕山卫，后升福州右卫，遂占籍焉。上琛幼孤，依母家田氏。少长，娴礼义文词。年十八，赴京袭祖职。折节读书，耽于赋咏。多蓄书画，有当意者，辄典衣购之。帝入闽，升锦衣卫，扈从延平。及帝出狩，上琛徒步归，闭户不出。清师将入城，上琛密令人入山觅毒草。其爱妾刘蕙闻而笑曰："君岂以我妇人不知节义事而不与闻耶？吾有志久矣，特虑君志未决耳。"上琛喜动颜色，遂服冠裳，与妾拜天地祖宗，并坐中堂，饮药酒而卒。上琛时年三十有八，蕙年二十有一。子四人，先时嘱母氏抚养。

十月三日，赣城中有缒城而出者，清师获之以为乡导。夜泊小东门而上，乡勇犹巷战刃之。四日黎明，清师四集，遂破忠诚府。万元吉、杨廷麟投水死。郭维经

入嵯峨寺焚死。兵科给事万发祥、守道彭期生、吏部主事龚棻、御史姚奇胤、兵部主事于斯昌、王其宖、黎遂球、柳昂霄、鲁嗣宗、钱谦亨、户部主事杜珽、中书舍人袁从谔、刘孟锵、刘应驷、赣州推官署府事吴国球、同知王明俊、临江推官胡缜、知县林逢吉、监纪通判郭登宁、乡官卢象观、举人刘曰佺、万与升、马芝、贡生杨述鸿、黄尚实、胡国伟、王明、管声元、戴绂、段之辉、朱长应、赖尚佐、刘期锡等数十人，不死于兵，即自尽投水耳。

十九日，清师入漳州。漳州道傅从龙、知府金丽泽以城降，皆仍旧职任事。不三日而乡民兵起，杀从龙、丽泽。

当清师之未入泉州也，郑芝豹先至，闭城索饷。诸绅不应者，即枭其首，缚亲家母于庭。抵暮，得数万。又具火手五百，将尽焚城中宫室。以饷未足，迟至明日。俄报清固山兵将至，乃奔安平。

芝龙保安平时，楼船尚五六百艘。军容烜赫，战舰齐备，炮声不绝，震动天地。以前约南都洪内院信未通，故犹豫未敢迎师。又自念早撤关兵，清师得通行无所累，有大功。而两广素属部下，若招两广以自效，闽广总督可得，犹南面王也。清贝勒令泉绅与芝龙最厚者郭必昌招之。芝龙曰："我非不忠于清，恐以立王为罪耳。"会固山兵逼安平，芝龙怒曰："既招我，何相逼也？"贝勒闻，乃切责固山，令离安平三十里勿驻军。而遣内院二人持书至安平，其略曰："吾所以重将军者，以将军能立唐藩也。人臣事主，苟有可为，必竭其力。力尽不胜天，则投明而事，乘时建不世之功，此豪杰事也。若将军不辅立，吾何用将军哉？且两粤未平，今铸闽粤总督印以相待。吾所以欲将军来见者，欲商地方人才故也。"芝龙得书，大喜，必欲降附。诸将多不从。其子成功痛哭而谏，劝之入海。而芝龙念田园遍闽、广，秉政以来，增置庄仓五百余所。驽马恋栈，遂进降表，单骑以五百人自随而降。成功母自缢死。

芝龙过泉州，大张播告，夸投诚之勋。犹持贝勒书招摇，得官者就议价。十一月十五日，至福州，朝见贝勒，握手甚欢，折箭为誓。遂命酒痛饮。饮三日，夜半，忽拔营起，挟之而北。从者五百人皆别营，不得见，惟狎客陈鼎随之。亦不许通家信。芝龙乃面作家书数封，皆嘱无忘清朝大恩语。而谓贝勒曰："北上面君，乃芝龙本愿，但子弟多不肖，今拥兵海上，倘有不测，奈何？"贝勒曰："此与尔无与，亦非吾所虑也。"

芝龙既行，郑彩、郑鸿逵、郑成功皆率所部入海，成功树旗曰"杀父报国"。张肯堂、沈犹龙等亦往舟山依鲁王。芝豹独奉母居安平。

芝龙至京，陛见，奉朝请。

十二月朔，成功会文武群臣于烈屿。设高皇帝神位，定盟恢复。仍改明年丁亥为隆武三年。移于南澳。勤王者远近至，军声颇振。

永历元年，即郑氏所奉之隆武三年(清顺治四年)丁亥，四月十八日，黔国城中人执阮韵嘉、袁士弘槛送楚雄，伏诛。二十四日，孙、李诸军入城，秋毫无犯。定洲据省凡五百五十日。

五月，李定国帅师向临安，庚申至壬戌拔之。改阿迷州曰开远，蒙自曰乐新。遣使至楚雄、永昌。杨畏知犹以流贼目之。

是月，郑成功于厦门中左所设演武场。

六月，四将军入迤西，杨畏知迎战，被执。四将军解其缚，坐之上座，以为同奖王室，非有他也。俾作书通意于天波。畏知曰："果尔，当从我三事：一不用献伪号，二不杀百姓，三不掳妇女。"可望皆许之，即折箭对誓。迤西得免屠戮，畏知之力也。

七月，土司龙在田、许名臣降清。

郑成功合郑鸿逵军围泉州于桃花山，不克。

八月十八日，四将军兵入鹤庆，又分兵入丽江。土知府木懿迎降。天波得畏知书，犹不敢信，遣其子中显至营曰："但得守永昌足矣，不敢复望故位"。刘文秀谓诸人曰："沐世子来，犹国公也。请以国公之礼礼世子。"世子归，以二十骑送之，悉反所得沐氏世宝。天波大喜过望。二十骑中有两人历阶而上，中显视之愕然，谓其人曰："此即抚南刘将军及王将军某也。"天波乃与两将军还成都。车裂余锡朋、徐中和等，以谢国人。

文秀随引兵讨佴革竜。佴革竜者，定洲之老巢也，有九山，最险。峒名溪乌，其外巢曰大庄，夷蛮黑老虎踞之。其战，口衔双刀，手舞大刀，所向无前。文秀围之久不下。定国益师往，诛黑老虎。

定国之攻临安也，定洲部目李阿楚拒战甚力。定国穴地道置炮，炮发而城陷。阿楚赴火死，兵犹巷战。定国怒，执城中绅衿兵民尽戮之。所杀七万八千余人，而阵亡与自焚自缢者不与焉。又屠晋宁及昆阳、呈贡、归化，又杀数十万人。迤东被戮之惨，几与蜀同。而迤西独免，宜楚雄人至今尸祝杨畏知不衰也。

十月四日，峒人多出降。破之，执万氏、定洲以归。沙乱由于万氏，滇人疑其如夏姬，及献俘，魋黑奇丑，莫不大笑。

是月，朱成功(即郑成功，用国姓也)从大学士曾樱议，颁明年闽中正朔，号戊子大统历，用文渊阁印印之。

永历二年(清顺治五年)戊子闰三月，成功攻同安、安溪，皆下，以吏部主事叶翼云署同安事。五月，围南安县七十日，不克而还。八月，清师破同安，叶翼云及镇将丘进、金裕皆死之。遣光禄寺卿陈士京入朝于肇庆。

永历三年(清顺治六年)己丑，士京还自肇庆。晋封成功为延平王。始奉粤中正朔(校者案：即永历，以前皆称隆武也)。六月，清漳浦守将归降于成功。

永历四年(清顺治七年)庚寅，成功率师南征。

永历五年(清顺治八年)辛卯二月，清守泉州镇将某侦厦门单薄，袭破之。曾樱自缢。诸绅咸避于浯屿。成功自南返泉州，攻者始退。十二月，成功攻漳浦，其令来降。

永历六年(清顺治九年)壬辰正月，清海澄守将赫文兴举城来降。成功围长泰县，清督帅陈锦来援，败

之。二月，成功复克平和、诏安、南靖三县，进围漳州府。七月七日，陈锦为其内司李进忠等五人所刺，以其首来降。八月，刑部侍郎王灵石至自五指山，言思文在彼为僧。继而敕使至厦门。一时故臣皆不能决。九月，清金帅（校者案：即固山金励）援漳，郑师失利。

永历七年（清顺治十年）癸巳三月，五指山复遣使来存问诸臣。使言思文今离五指，驻平远县，将起兵。故臣乃具公疏，请敕验视。卒不可得。五月，金帅以万骑攻海澄，遇伏，大败。六月，郑师南下。会潮州守将郝尚文来降，以定海李孟竣署太守事。其属县潮阳、惠来相抗，成功赴剿。

永历八年（清顺治十一年）甲午四月，清廷议割漳、泉、惠、潮四郡地，令郑氏剃发，不受。清师复陷潮州。十一月，成功发水陆师，应西宁王李定国于粤东。十二月朔，成功克漳州。漳属十县，而降者九，独龙岩不下。十二日，泉州属七县，而降者六。

永历九年（清顺治十二年）乙未正月，郑师克仙游，攻凡半月。四月，郑师援粤之师失利，统军黄梧降级。五月，郑师祭旗，大演陆师，戈甲耀日。集缙绅观之。六月，郑师祭海，大演水师。九月，南克揭阳、澄海、普宁三县，命峻揭阳，毁澄、普。十一月，守舟山清将巴臣兴举城来降于郑师。发师已三月，阻风，至是始抵城下。十六日，清师再遣使议和。

永历十年（清顺治十三年）丙申正月十一日，始颁粤中正朔十年大统历，以前年有军事也。守台州将清马信弃其城降于舟山。二月，马信及冯用、张洪德俱抵厦门，谒成功。五月，粤师失和，归斩其将苏茂。闰五月，改厦门中左所为思明州。六月二十四日，黄梧以海澄降清，县令王元士从之。协将康雄不从，断其手，得坠城出。七月五日，以陈忠勇侯留守思明州，成功率师北伐。夺闽安镇，斩清将胡希孔，生擒百七十余人。二十三日，战于南台，夺桥。又明日，战于桥北，再胜。二十八日，战于教场，夺马二十五匹，擒延平援将张礼。八月四日，成功克连江。二十六日，清师陷舟山。总制陈雪之、英义伯阮进俱赴海死。

永历十一年（清顺治十四年）丁酉十二月，思明火药局火。

永历十二年（清顺治十五年）戊戌正月，粤中以玺书通问于思明。二月，徐孚远觐粤中行在，泛海取道安南入滇。成功会师浙海，以前少司马张煌言为监军，北上抵羊山。羊山故有龙祠，海舶过者致祭必以生羊，即放羊于山，久而孳息日繁，见人恬不畏避。军士竞执之。时天朗波平，怪风猝至。海舶自相抝击，义阳王溺焉。于是返旆。

永历十三年（清顺治十六年）己亥五月，郑师悉众北指。张煌言以所部亡命为前驱，入江，抵瓜州城下。明日，成功至，清师御之，满汉兵死者千余。郑师乘胜，遂克其城。成功南渡攻镇江。煌言溯长江，未至仪真五十里，吏民迎降。六月二十八日，煌言抵观音门。成功已克镇江，水师毕至。七月朔，哨卒七人略江浦，取之。五日，芜湖以降书至。成功谓煌言："芜湖上游门户，倘留都不旦夕下，则江楚之援日至。控扼要害，非公不可。"七日，煌言至芜湖，传檄郡邑。江之南北相率来降，郡则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县则当涂、芜湖、繁昌、宣城、宁国、南宁、南陵、太平、旌德、贵池、铜陵、东流、建德、青阳、石埭、泾县、巢县、含山、舒城、庐江、高淳、溧阳、建平，州则广德、无为、和，凡四府三州二十三县。而下流之常、镇属县亦皆待时为迎降计。时有清大帅单骑东奔，饭于村店。店惟一老妪。大帅皇遽问曰："今待何如？"老妪不知其为大帅也，合掌向天而谢曰："闻杀北人尽矣。"大帅不敢饭而去。金陵亦窃议迎降，未定而谍知郑师疏放，樵苏四出，营垒为空，士且释兵而嬉。用轻骑袭破其前屯。成功仓卒移帐。质明，军灶未就，清师罄城出战。郑师大败。成功遂乘流出海，并撤镇江之师。煌言趋铜陵，与楚师遇。兵溃，变姓名从建德、祁门山中出天台以入海。

成功之败而归也，以厦门单弱，方谋所向。中途遇红夷船。其通事乃南安人，谓成功曰："公何不取台湾？台湾，公家之故土也，有台湾则不患无饷矣。"

台湾，海中荒岛也。崇祯间熊文灿抚闽，值大旱，民饥，上下无策。文灿向郑芝龙谋之，芝龙曰："公第听某所为。"文灿曰："诺。"乃招饥民数万人，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舶载至台湾，令其芟舍开垦荒田为生。厥田惟上上，秋成所获，倍于中土。其人以衣食之余纳租郑民。后为红夷所夺，筑城数处：曰台湾，曰鸡笼，曰淡水。此外又有土城数十处。台湾之城，叠乱石高数丈，厚丈余。用火煅之，石化为灰，融结成块。其门户为澎湖。澎湖淡水，地势低下，海舶至此，须易船而入，故险而易守。

成功往攻台湾。至澎湖，适遇水涨，竟以海舶渡之，直抵城下。城中红夷不过千余人，余则皆郑氏所迁之民也。以大炮击城，坚不受炮。湾民导之曰："城外高山有水，自上而下，绕于城濠，贯城而过。城中无泉井，所饮惟此水。若塞其源，三日而告困矣"。成功从之。红夷乞降。遂以大舶迁其家。

成功据其地数年，卒，子郑锦（案：即郑经）嗣。后至甲寅，耿精忠反于闽，郑氏人犹奉粤中正朔曰二十八年（校者案：台湾直至永历三十七年始降清，时已清康熙二十二年矣）。

三余氏曰：郑氏以盗贼之智，习海岛无君之俗。委身而托之，祭则寡人，亦云幸矣，藉之谋国，不已傎乎？黄道周辈号称心膂，在承平固曰能贤，毕竟迂远不达事变，其于弘济时艰全无影响。赣即后亡，而万则自用颇专，杨亦迟于见事，岂所称扶危定倾者耶？卒之君逃臣死，俱归孟浪。适以速郑氏之负箧担囊而趋已耳！可慨矣夫！

卷下　永历皇帝纪

帝讳由榔，神宗之孙，桂恭王常瀛第四子也。常瀛

最少，与惠王常润同李贵妃出。万历二十九年冬十月己卯，与福、瑞、惠三王俱受封。四十二年，福王先就国洛阳。天启七年，瑞、惠、桂三王始各就国。瑞国汉中，惠国荆州，桂国衡州，地皆荒瘠。而衡在江湖之表，尤为僻远。常瀛静守藩封，号称贤王。正妃王氏，贵人范氏，以选侍孙氏妖媚见幸，故王、范俱不见容。后数年，选侍坐巫蛊事死，王始亲二宫。生四子，长、次俱夭。崇祯十五年，三子及四子皆冠。会督抚题请，发宗人府序名玉牒。咨礼部会题，册封三子为安仁王，四子为永明王。

十六年，献贼陷衡州，蹂躏全楚。桂王由永州入粤西得脱，而世子官监宫人等阻永州浮桥下，贼悉掳之。安仁、永明俱禁永州卫，以木柙笼之。令伪湖南道徐姓者，督兵押赴衡阳。伪道即衡阳人，壬午乡荐也。密启王云："臣系新科举人，为贼所迫至此。今幸臣起发王驾，虽一面拨夫支吾，预已遣报桂殿下，自有兵来救驾"。又嘱守者都司王有成，毋令贼来惊扰。徐亦问候日数次。

桂王既脱走桂林，即密遣人侦视，得伪道启报，遂谋诸征蛮将军杨国威。国威遣中军焦琏飞调狼兵数千，兼程而下。十二月，复永州，二王以出，而贼兵复合。琏负永明徒行一日，觅肩舆入粤。安仁亦免。凡桂藩内外人等，俱给路费送归藩下。而徐姓者已死于乱军中，竟失其名。献贼知粤西有备，乃毁桂邸木石，至长沙建伪殿，遂由楚入蜀。十七年春，桂藩父子君臣相会于桂林。广西巡抚瞿式耜、巡抚郑封、总兵杨国威等会议：桂藩系朝廷亲王，今遭贼难至此，宜条处钱粮安置。但桂林有靖藩，不便同城。惟梧州仓库充实，请王先行迁跸，就近支粮应饷，然后会题请旨。

桂藩乃顺流而下。六月始至梧州。沿江安跸，文武咸朝。忽报福王监国南都，喜诏方到，哀诏继至。及开读，宣言本年三月十九日流贼李自成陷京师，大行皇帝殉社稷。桂藩伏地大哭，自辰至酉，绝而复苏，遂致疾。八月，薨于苍梧。葬于藤县城北，号曰兴陵。守陵官每见五色云覆之，因启贺。且传童谣云：五色云，照王坟。归南土，永自明。

时藩府宫眷僚属尚有千余。二王资囊已尽，寅支卯粮，犹不足用。而安仁素残刻，凡永明衣食所需，仰给王兄，恒多所缺。一日安仁遣内监周明押衣箧四送永明舟中。王大喜，启视，皆赭黄袍，别无可常御者。王为不怿。周明前启曰："愿王勿烦恼，暂用收贮，静俟天命有归，自有服御之日。"

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乙酉夏五月，清师下江南。六月，唐王监国福州。八月，诏至桂林，封永明为桂王。

时靖江王亨嘉密与参谋孙金鼎议以勤王为辞，遍檄四方，调集汉土官兵。又强劫抚镇三司瞿式耜、于元烨、张同敞、郑封及杨国威等劝进监国表文。诸臣力谏，不听。又虑迟疑生变，于是即将藩卫及先至狼兵共万余人，立谕藩府文武于靖江府临朝称贺。是日，加孙金鼎为参赞军机大学士；加参赞严天凤、范友贤为将军，总统左右前锋；留杨国威为城守。即日誓众兴师，由水路出平乐抵梧州，杀官劫库。

于时桂府两王舟泊梧江，方在危急，而广督丁魁楚已飞奏闽中，即发兵西上梧江。靖藩见所调兵不至，彷徨无计。西兵小棹，东师巨舰，一鼓之间，全军丧没。魁楚传令收兵，恐惊桂府，亲来朝慰。

靖藩既败，与前锋严天凤等十余人驾小塘舟飞渡桂林，坚壁不出，令孙金鼎上浔州催兵应援。及抵浔州，遇参将陈邦传等奉调勤王，率师东指。邦传与金鼎为儿女姻，金鼎以为救援有人矣，乃告以靖江败状。邦传宴之。时参划胡执恭、毛可求同席。酒半，邦传起更衣，招执恭进密室，谓曰："今者靖江无谋，动取败衄。我等若少依违，祸不旋踵矣。幸金鼎自来送死。乘此擒戮，以邀大功，何愁富贵耶?"计定，复即席，谓金鼎曰："今日之事，大人知之乎?"金鼎曰："已知之，不必言。"再饮，沉醉，投金鼎于水。邦传秘之，取其尸，擦灰包扎，讫，即传谕各兵艘悉改剿逆红旗。即夕解功至梧州。魁楚大喜，叙以首功，委镇征蛮将军，协同东师，前定桂林。

临城之日，杨国威旗鼓焦琏者，与国威不协，乃密令所部缚国威及严天凤等，械送军前。因至两广，魁楚即命传赴福京。后得旨，严天凤、杨国威处斩，贬靖江为庶人，安置广东博罗县。未几病死。封邦传富川伯，晋焦琏都司使。

隆武元年（清顺治三年）丙戌秋八月，福州不守。丁魁楚闻报，密会湖督何腾蛟、西抚瞿式耜、巡按王化澄等，议推监国。而阁学兵部尚书吕大器自闽至，原任兵部尚书李永茂以守制并至。时安仁王于九月病卒于梧，式耜首言永明王贤，且神宗嫡孙，应立。桂太妃王氏曰："诸君子何患乎无君？吾儿仁柔，非拨乱才也。愿更择可者"。魁楚等请之坚，遂以十月十四日于衰绖中监国肇庆，推置僚属。魁楚、大器为大学士，式耜以吏部右侍郎兼阁学掌铨事，魁楚兼戎政，大器兼中枢，永茂请终制，化澄以下皆晋爵。谥隆武帝曰思文皇帝。

福京旧辅苏观生，粤人也，督师援赣。赣破，撤兵度岭。魁楚故与观生有隙，兼闻赣败，仓卒与司礼监王坤趣监国走梧避之。式耜曰："今日之立，为祖宗雪仇耻，为生民援涂炭，正宜奋大勇以号令远近。今强敌日迫，东人复不靖。苟自懦外弃门户，内衅萧墙，国何以立!"争之不听。已而，观生使给事陈邦彦劝进，复回肇庆。

十一月，唐王聿𨮁浮海至广州。观生虽劝进，终忌魁楚，不欲过肇庆，径回广州。适聿𨮁至，遂与旧辅何吾驺、布政司顾元镜、总兵林察等谋立之。曰："吾，君之弟也。"乃自立，置六卿，年号绍武。召海上郑、石、马、徐四姓盗，授总兵等官，以拒肇庆。

是月十八日，监国即帝位。取藩封永字，又以神宗孙取历字，改明年丁亥为永历元年。以前署为行在。尊父桂王为兴宗（校者据《行在阳秋》补庙号）端皇帝，太妃王氏为孝正皇太后，马氏曰慈宁皇太后，立妃王氏

为皇后。大赦。升赏有差。特谕不立东殿(校者案:疑是"厂"字。下同),不选宫人。诸臣朝罢,喜相谓曰:"凤准龙颜,果中兴主也。不设东殿宫人,可谓美政之始。"加魁楚兵部尚书,式耜吏部尚书并东阁大学士;封浔梧总兵李明忠武靖伯。太后复召对诸臣,谕曰:"今朱家皇帝仅存此一线缵承大统,愿诸先生尽忠竭力相辅之。"文武拜谢。

遣给事中彭耀赴广谕观生,被杀。广州进兵至三水,帝乃以兵部侍郎林佳鼎督总兵李明忠、龙伦、苏聘等御之。佳鼎,故粤中监司,与林察同姓相善。察使四姓盗诈降迎佳鼎,佳鼎信之。舟至三山口,乱作,全军俱没,佳鼎赴水死。肇庆大震。

式耜疏言:"草昧之初,惟养圣德,修纪纲,慎政教、挽人心、布威武、起用人望、招徕贤俊为首务。"

王坤者,旧北阉,自南都失而入闽。思文遣出,乃入肇庆,秉笔司礼监。内批改户部郎中周鼎瀚为给事中。式耜力言不可。不听。吕大器以病辞入蜀,内批升粤巡使王化澄为大司马。式耜疏言:"化澄诚贤,有廷论。斜封墨敕,何可为例?请补部疏,尚得体。"

晋李永茂大学士,知经筵,不入直。疏荐十五人,为十五省乡望。疏上,王坤启视不悦。未几,十四人皆朱之,山西道御史刘湘客独斥。永茂怫然曰:"朝廷方以经筵责茂,茂以十五省人进,非私也。斥湘客者,斥茂也。"即日解舟去。式耜疏言:"大臣论荐,新朝盛事。司礼辄去取其间,无以服御史,何以安大臣?"王坤复疏荐海内硕卿数十人。式耜又言:"司礼抑人不可,荐人更不可。"吏科给事刘鼒等疏论坤内臣,不得荐人。帝怒,叱逐鼒等。式耜力持之,得复用。

十二月,清师由闽趋潮、惠,俱下之,潜师袭广州。望日,唐王方视学,警报至,观生叱曰:"潮州公文昨夕到,兵何自来耶?"清师先以数骑抵东郭门。守门者犹以为招来海上盗也,呼问之。比觉,而城不及闭。先锋人,反据城以引外骑。执唐王。观生自缢,祭酒梁朝钟、太仆卿霍子衡等死之。唐王与周、益、辽等二十四王俱及于难。顾元镜、何吾驺降。

二十五日,报至肇庆。瞿式耜请守峡口。司礼王坤趣帝西避之。式耜夜棹小舟留驾曰:"我兵水陆凫至三水,可上下扼也。"争之不得,请身留肇庆。宗人府朱容藩曰:"左右所恃,惟式耜一人,式耜留守,上行益孤"。亦不许。帝遂驾小艇上西峡,走梧州。丁魁楚以朱治㴕为总制,守肇庆。

永历元年(清顺治四年)丁亥正月,降清将李成栋分兵徇南韶,自率兵向肇庆。帝由梧州北走平乐。而魁楚惑于奸弁苏聘,从梧西走岑溪。式耜随行,而妾媵众多,逗留梧江。惟大司马王化澄、户部尚书吴炳、翰林方以智、文选郎吴贞毓、给事中唐諴、御史程源、中书吴其雷、洪士彭、掌锦衣卫马吉翔扈跸。李成栋入肇庆,朱治㴕走。治㴕字子晦,浙人也,举乡试,有文誉。崇祯时为肇庆同知,骤升此职,至是剃发云。成栋别遣副将杨大福、张月等取高、雷、廉三郡。

二十九日,成栋入梧州,巡抚曹烨降。先是,苍梧令万思夔作一木龟,令人牵之,号于路曰:"降敌者似此"。及清师薄梧,巡抚曹烨以《春秋》得隽者也,因舆榇肉袒牵羊以迎曰:"烨不天,不早事君,使君怀怒以及下邑,烨之罪也。若以罪不赦,俘诸军门,亦唯命。若惠邀天之福,苟保首领,使得自新,君之惠也。"即涕泣不敢仰视。成栋笑而受之,释其缚,焚其榇。兵入梧城。万思夔大书曹烨姓名于木龟背,置堂中。遂遁。

二月,帝入桂林。以吴炳、方以智为东阁大学士。遣使湖南慰劳督师定兴侯何腾蛟等,并趣其兵入卫。

是月,式耜至自梧江,疏请征四川文安之、云南王锡衮为相,周堪赓、郭都贤、刘远生等为六卿,丁时魁、金堡等为给事,晋腾蛟阁部督师。

是时孙可望方由川、贵入云南。安之、锡衮以道阻不能达。

丁魁楚之去梧也,以三百余艘载黄金二十万两、白金二百四十余万两,方至岑溪,成栋追及之,战于藤江。魁楚被杀,阖门尽没。

清师入平乐,陈邦传弃城走南宁,帝闻报大恐。王坤请召武冈镇刘承胤入援,藉之赴楚。承胤闻召,即统兵至全州迎驾。封承胤安国公。式耜上疏曰:"驾不幸楚,楚师得以展布,自有出楚之期。兹半年之内,三四播迁,民心兵心,狐疑局促。如飞瓦,翔手散而覆手合。"又曰:"在粤而粤存,去粤而粤危。我进一步,则人亦进一步,我去速一日,则人来亦速一日。楚不可遽往,粤不可轻弃。今日勿遽往,则往也易;今日若轻弃,则更入也难。海内幅员,止此一隅。以全盛视粤西,则一隅似小;就粤西恢中原,则一隅甚大。若弃而不守,愚者亦知拱手送矣。"不听。又泣请曰:"东藩已失,所存惟桂一隅。若复委而去之,武冈虽金城汤池,何能长久?臣本起此以举事,愿与此地俱存亡。"乃命式耜留守桂林,各路悉禀节制。封总兵焦琏富川伯,镇桂。封旧镇陈邦传思恩侯,守昭平。帝发桂林。

三月,清师薄桂林。式耜檄总兵焦琏。琏驻别县黄沙镇,闻檄,即率三百骑赴救。时山水泛溢,士卒徒涉百里,水及马腹。临江无舟,搜村中得渔舟二艇。士卒以次渡毕,琏乃渡。以初十日薄暮抵式耜府。式耜欢甚,拊其背而劳之,如家人父子。翌日,清师数万猝至,数十骑直突文昌门,登城楼。式耜署在城楼下。矢及式耜纶巾。式耜呼琏,琏即袒臂控弦自下射之,一骑颠。连发数矢,敌应弦而倒。数十骑乃下,短兵接战。琏复杀数人。时城门闭,余骑复登城,挟马越城而下,奔还其军。琏即启门而出,麾三百骑大呼直贯其营,左右冲突,所向披靡。自寅至午,斩首数千级。清师复合,琏又大呼杀人。军士无不一当百,呼声震天,戈刀所及,血雨肉飞。式耜复率士民击金从之,以助军威。清师大奔。琏复追杀数里,清师乃退。

初,承胤之从武冈入援也,犹尊朝廷,持正守法,逐司礼王坤为窃天子权,面叱周鼎瀚为奉寺鼻息。雅重式耜,特发兵数千援桂。既而承胤请以金吾郭承昊、马

吉翔、严云从封伯,御史毛寿登参驳之,吉翔等疑疏出刘湘客指。鼎瀚遂造飞语为董卓淮汜之议,激承胤怒,逼帝立命廷杖,缚寿登、湘客及御史吴德操、给事万六吉于行在午门外。诸臣申救得免。寿登等俱落职。承胤益横,胁帝幸武冈。式耜疏请留跸全阳,以扼楚、粤之中。不听。

四月,帝至武冈,改为奉天府。以巡道严起恒为大学士。广督何腾蛟招抚流寇曹志建、王朝俊、郝永忠等来归,悉赐五等爵。晋腾蛟总制,世袭定兴侯,驻衡州;巡抚堵胤锡驻长沙。声势稍振。

五月,承胤援兵在桂索饷而哗。式耜括库藏不足,夫人邵捐簪珥以佐之。兵卒不肯出。与焦兵主客不和,击斗掠市而去。

是时,降清将定南王孔有德、靖南王耿仲茂、平南王尚可喜统兵取湖南,进攻桂林。焦琏负创奋臂,督师抚按肘羽腹石,分门婴守,用西洋铳击中马骑。清师稍却。乃出城奋击,自辰至午不及餐,将士枵腹。式耜括署中米蒸饭分哺之,将士俱乐用命。明日复出战,清师旋去。式耜先令路将马之骥伏于隔江,犄角接应。清师北,追杀二十里而还。孔有德败走,望虞山树木,皆以为金甲天神。几为焦兵所及。

余龙者,故江上盗也,有众万余,受赣督万元吉招抚。及赣破,龙等无所归,出没甘竹滩。

既而广州陷,东莞人癸未进士侍读张家玉、举人韩如璜等起兵,攻东莞。是年春,佟养甲素闻家玉名,遣副使张元琳即家召之。家玉衣冠出见,责元琳以大义。元琳固与家玉同为癸未庶常者也。归报养甲,复飞书谕之。家玉答书曰:"孔门高弟,太祖孤臣,如玉其人者,安可以不贤之招招之乎?生杀荣辱,惟公命。"其师林荐力赞之,遂结乡勇何不凡、莫子元等袭东莞,入之,执新令郑鋆,籍降绅李觉斯家以犒士。成栋帅水陆师至,家玉弃城走,以舟师屯杜滘村。村近新安,北令走。家玉令诸生陈太赤领县事。

兵科给事陈邦彦招余龙等起兵。邦彦字岩野,顺德人。乙酉间以诸生走金陵,上政要三十二策。权奸阻不用。思文得其策,读而伟之。至闽,即家授监纪推官。而邦彦亦登是科贤书。以苏观生荐,改兵部职方主事,监广西狼兵。至岭,闻变,劝观生东保潮、惠。不听。会丁魁楚立帝于肇庆,观生与魁楚不协,撤兵回韶,使邦彦赴肇称贺,且觇动静。诏授邦彦兵科给事,令回慰观生。而观生已拥立唐王聿鐭。邦彦贻书报命,遂隐高明山中。未几,广州破,肇、梧继陷,将至平乐。邦彦闻之,扁舟入甘竹滩,说余龙乘虚袭广州。龙许之,乃焚北船百余于东莞,遂突攻广州。邦彦使其门人马应房,与龙攻顺德,复之。又与张家玉书曰:"成不成,天也;敌不敌,势也。方今清师风鹤,桂林累卵。得牵制毋西,浔、平之间庶可完葺。是我致力于此,而收功于彼也。"佟养甲访求其家,获其妾何氏并子和尹、虞尹于肇庆,厚待之。为书招邦彦。邦彦不复书,但判其楮尾曰:"妾辱之,子杀之,身为死臣,义不私妻子也。"养甲壮其为人,仍善养其妾与二子。后郡绅李星一、举人杜璜以兵攻肇庆,始杀之。璜等亦战死。李成栋至顺德,破余龙于黄连江。马应房迎战,死之。

是时,清师东指,不能复西,由是桂林稍定。式耜自三月至五月,晓夜立矢石中。推食解衣,与士卒同甘苦,故人无变志。又焦琏久将桂,得桂人心。式耜以国士遇之,独得其死力。琏乘胜复阳朔,并下平乐。怀集县丞徐定国向匿山中,誓不剃发。及是,引兵复怀集。御史鲁可藻督师复富川及贺县,引兵与焦琏会平乐。陈邦传亦由宾、柳入浔州。清师引还广州。遂复梧。粤西再定,式耜力也。

以保桂功,晋式耜兼太子太师临桂世伯。式耜辞曰:"本朝封拜文臣,自王威宁王新建外,指不多屈。或怜臣死守孤城,谓省会无虞,不妨破格以行鼓励。其如贻笑四方何?"不拜。晋张家玉兵部尚书,提督岭表军务。以鲁可藻巡抚广西。可藻,和州人,以明经令新城,政最,擢御史。式耜叙军功,特拜是职。

式耜复请告自劾曰:"自二月十五日移跸之后,以迄五月二十九日,凡百有六日矣。此百六日中,遇变者三,皆极危险,万死无一生之望者。变故当前,总办一死字,亦遂不生恐怖,不起愁烦。惟是臣之病不徒在身而在心,不徒在形而在神。身与形之病,可疗也,心与神之病,不可医也。"又曰:"臣所依恃者皇上,皇上驻全,犹有见天之日。驾既幸武,臣复何望?请再返跸全阳。"不听。

六月,偏沅巡抚陈盖率滇营标将赵印选、胡一清入觐。晋印选、一清都督少保。各谢恩率兵还汛。

时清师破杜滘村,韩如璜死之。家玉引兵入新安,成栋围之。家玉走博罗。

七月,前大学士陈子壮起兵于九江村,与陈邦彦结降北广州卫指麾杨可观、杨景烨为内应。又收花山盗三千人伪降清师,以守东门。约以是月七日三鼓内外并起。而子壮先期以五日舟师薄城。谋泄,佟养甲捕杨可观等诛之,并坑花山盗之守东门者。时城内兵力单弱,养甲登城,见旌旗蔽江,叹曰:"其死于是乎?"左右曰:"与坐而死,宁战而死。"养甲奋勇出战,发巨炮以击陈舟。舟遂退。北风大作,养甲乘风追之。子壮大败于白鹅潭。李成栋亦自新安至。子壮退入高明,与监军道麦而炫、县令朱实莲婴城固守。邦彦亦退会清远。指挥向常灿杀守道于华玉,知县章应斗以迎邦彦,邦彦率师赴之。张家玉亦破博罗。

初,刘承胤号铁棍,拥重兵,颇健斗。及迎銮,遂与中人迫胁朝廷。太后刺血书诏,召驻札古泥商丘伯侯性入卫。性遣部将谢复荣以五百人至。

式耜具疏上言:"粤西全定,请还桂林,昭告兴陵。"时三王(校者案:即孔、尚、耿)已下长沙,衡州且陷。八月,进逼武冈。承胤恋子女玉帛,惟恐失之,遂降,为清师前导。

十八日,马吉翔、谢复荣奉帝及三宫斩关而出。帝二子在襁褓,并乳母樊氏堕马,失之,百官俱未知也。

吉翔步从三日不得食，至一士人家，见其中堂供神宗像，与帝貌类。帝且拜且泣。士人夜梦有天神降其家，诸天人悉从，有二学士侍侧。一髯而魁梧者，曰此苏学士轼也。一秀而瘦杰者，曰此李山人泌也。士人师方以智貌类山人，士人奇之。寤，因自揣曰："居中南向坐者，岂当今耶？"跪而进膳。帝受之，大骇。复前行，村氓皆献鸡黍。土司车佑戎服具卒乘以迎，献黄金刀。帝皆慰劳之。

承胤引兵追蹑，且悬牌谕内外：有知永明所向者，赏万金。时帝与承胤相距三里。复荣请帝疾驰，而身自断后。抵死力战，与其卒五百人俱死王家堡。帝徒步三十里，足疲不能前，危在漏刻。会侯性率兵奄至，乃御肩舆先发。性至峡口，清师引去。帝已兼昼夜不食。暮宿罗家店。越五日，抵古泥。封性祥符侯。

辅臣吴炳以痁疾留武冈，被逼剃发。兵部尚书傅作霖见获，不屈，械项游营。遇内阁吴炳乘轿来，作霖谓炳曰："尔做内阁耶，何不识廉耻至此？"炳归自缢。

帝崎岖入粤，次柳州。式耜屡疏极言不可他移一步。滇、黔地荒势隔，忠义心涣。三百年之土地，仅存粤西一线。返跸收复，号召联络，粤师出粤以恢江、赣，楚师出楚以取武、荆。且粤西山川形胜、兵马人情俱有可恃，年时丰稔，飞挽有资。帝三敕留守，不赴。

李成栋用四姓盗郑昌等为导，破高明，杀朱实莲于南门楼。陈子壮、麦而炫被执。二十七日，成栋围博罗，穴地置炮轰发之，鸡鸣城陷。张家玉走。家玉幼好击剑任侠，多结山泽之豪，故所至翕然，蹶而复起。至是，分其众列龙虎犀象四营，进攻增城，入之。

九月十日，成栋救增城。家玉列三营于城外。成栋令杜永和、闫可义分攻之。城中亦突围出战。将士死者数千人，无降者。诸将请血战溃围而出，家玉曰："矢尽炮裂，欲战无具，将伤卒死，欲战无人，天明俱受缚矣。丈夫立天常，犯大难，事至已坏，焉用徘徊以颈血溅敌手哉？"因起遍拜诸将，自投野塘中以死。怀银章一，篆曰正大光明，思文所赐也。时年三十有三。官军得其尸，集诸绅视之。李觉斯再拜贺曰："是已。某知其一齿缺，以银镶之，发长可二尺三寸，今果然，死无疑矣。"然家玉父兆龙、弟家珍仍为人所匿，觉斯不得踪迹也。家玉常乘黄马，神骏超疾，每临阵，风沙惨淡，作势怒鸣，以鼓士气。及家玉死，马亦蹶死溪水侧云。

成栋又以水陆师二万争清远。城破，陈邦彦犹率兵巷战。力屈，索笔题其壁曰："无拳无勇，何饷何兵。联络山海，喋血会城。天命不佑，祸患是撄。千秋而下，鉴此孤贞。"遂赴水。北兵出之，槛送广州。在狱不食五日，惟慷慨赋咏，所传有"大造兮多艰，时哉不我与，我后兮何之，我躬兮良苦"之句。十月二十八日，被磔。监刑者视其肝，肝忽跃起击监者面，遂惊悸数日死。逾年，赠兵部尚书，子恭尹能以诗文世其业。

陈子壮至广州，临刑，呼高皇帝、烈皇帝不绝口。与麦而炫同日死于市。子上图亦见获。其家僮伯卿请寸斩以赎主人之孤，得免死。是日，佟养甲命何吾驺、黄士俊、李觉斯、叶廷祚、王应华、伍瑞隆、关捷先、陈世杰等观之，养甲问诸降绅曰："畏否？"皆鞠躬曰："畏。"亦有改容诧曰："真忠臣，真忠臣。"

承胤既降，北兵利其资，佯与欢饮，遂杀之。

时长、衡既失，何腾蛟、严起恒、刘湘客等咸至桂。郝永忠、卢鼎诸镇兵云集。式耜调和主客，抚慰有加，筹画粮糗，日不暇给。复疏言："柳州猺獞杂处，地瘠民贫，不可久驻。庆远壤邻黔、蜀，南宁地逼交夷，不可远幸。迩来将士瞻云望日，桂林为枢枢。道路臣僚，疲跰重茧，以桂林为会极；江楚民情，以桂林为拯救之声援。腾蛟与永忠、鼎、琏等俱分防任汛，可图恢复。"不听。

初，土司覃遇春从腾蛟于楚，溃归，入桂林，陈兵索饷。腾蛟、式耜俱恶之。比至柳，守道龙文明承督抚密檄，佯与遇春饮，解其部曲，执遇春，送桂林，诛之。帝至古泥，遇春子鸣珂诉冤。从行者仓皇未详其始末，对以不知。鸣珂率诸苗攻文明，文明走。遂入柳州，大掠，矢及帝舟，柳遂陷。帝仓皇跋涉，亦如出武冈时。

是月，陈邦传子曾禹以二千人送驾，遂次象州。

十一月，式耜集郝永忠、焦琏誓于神前，刻期出师。卢鼎、赵应选分路驻兵，转饷不绝。督师何腾蛟得展武略，攻三王之兵于全州，斩级无算，获名马骆驼而还。诸帅连营而军如天津，阁道亘三百里。清师去楚。

帝欲幸南宁，为新兴侯焦琏乱兵所阻。十二月，帝入桂林。式耜与起恒并相。式耜黎明入阁，夜分始归。处流极之运，肃然如治朝。腾蛟仍督师出全州。

永历二年（*清顺治五年*）戊子正月，郝永忠出壁兴安。永忠，闯贼左营也，前在桂林，与焦兵不相能，式耜调和之，始得其用。及壁新安，有江西进士萧琦，式耜令永丰时所得士也，为人佥壬，以礼垣骤跻司马。时居永忠营，百计媚之，遂言桂林富饶，留守殷厚，趣永忠赴阙。因声言清师劫营，即撤兵西上。

二月二十二日，郝兵抵桂。左右趣帝迁跸。式耜曰："不可。督师警报未至，营夜惊，无大恐。二百里外风尘，而遽使驾露处耶。播迁无宁日，国势愈弱，兵气愈难振，民心皇皇复何依？潮回波逝，虽长年三老能逆挽其戚杙哉？"左右禁近益周章不止。式耜请曰："无已，候督师归。果急，甲士正山立，观兵督战，咫尺威严。劝激将士，背城借一，胜败未知。若以走为策，桂城危，柳又不危乎？彼今日可到桂，明日独不可到南大乎？"反复数百言。帝曰："卿不过欲朕死社稷耳。"式耜泣下沾衣。严起恒曰："迟至厥明且议之。"

是夜，永忠斩关而入，劫帝于寝，裸体置之城外。马吉翔为帝具袍服幞被而行。永忠乃缚百官，劫其资财，纵兵淫掠。

焦琏遣人谓式耜曰："强敌外逼，奸宄内哄，势不两全。愿移师至桂，保公出城。驻兵城外，俟永忠城中乏食，必外掠，即统兵四面击杀。不过数日，而贼兵可尽。然后以全为保障，以梧为门户，协力守粤，事可万全。"式耜以治兵相攻，恐伤百姓，且虑敌骑捣虚，不听。

时帝早发，式耜疾出送驾。永忠即以数十兵遮式

耜车，入掠其署。百姓奋义击贼，俱为杀伤。式耜家人假以何督师令箭，救式耜家属得出。式耜裸体坐署中，持令箭者逼式耜登舟。城中烟火高于楼橹。式耜家人放舟三里外樟木港。黎明，少司寇刘远生等至，抵樟木港。式耜已兼昼夜不饮食，唯叹息不及送驾，身不能死桂署为恨。远生等谓："兵变仓卒，急难着手。请下朔平间，催琏入援。发檄远近毋内恐；檄地方绅士毋惊疑剃发；檄一吏入桂，息烟火，收仓储，毋为乱人所盗。"式耜然之。舟下三十里豆市井，入民屋，立草檄分路四发。明日，式耜弃小艇返桂城下，俾会城人知留守在也。仍回驻阳朔。琏兵续上，楚镇周金汤、熊兆佐亦入桂城。式耜檄按察司佥事邵之骅部琏兵收视仓中余米，定人心。

三月一日，式耜还桂署。庑舍零落，满城暴骨，唯烟火中燔炙气耳。式耜令军悉屯官舍，洒除街路。其从官被掠如窭人者，渐周给之。太常黄太玄死于兵，棺殓之。抚顺荒余，收拾破伤，招徕抚字，桂城始有人迹。

何腾蛟方犒军永宁，闻变驰回，而郝兵已饱掠避去。滇镇胡一清、新兴侯焦琏俱统兵相继而至，日需粟米数百石。式耜捻发爪办之，军复大振。

清师闻桂城兵变，二十二日直抵北门。式耜慰劳军士，勉以忠义。腾蛟督将校分师三面而出：胡一清统滇兵从文昌门，周金汤、熊兆佐统楚兵从榕树门，督师及焦琏从北门。战未合，琏即奋臂顾左右曰："琏为诸君破之。"单骑横矛，直奔清师，左右冲击，势若游龙。清师合而复散者数。抚粤将军刘起蛟见琏被陷，大呼杀入，与焦琏合，连杀数百人，贯其营而出。胡一清从东至，督师抚其背曰："儿好为我破之。"一清即跃马奋击，杀数十人，夺敌马而驰。一清每乘马，必剪其鬃。清师意为牛，遇之，辄曰："此骑牛童子，不易当也。"胡与焦合兵转斗而前，金汤、兆佐率楚兵横击之。琏标下赵兴、向贵帅锐师夹击，皆殊死战。向贵战死。清师遂奔。追杀二十里，北渡甘棠而去。式耜待于北门，督师还，交相劳苦。督师乃列营榕江，诸师分两路而军。

当帝发桂林，式耜独处孤城，已而频传凶问，帝每欷歔下泪。至是，式耜上疏诣行在候驾及三宫起居，帝乃大喜，知留守在也。下玺书旌美，遣官慰视憔悴状。式耜寸缕无遗。赐纱段及尚方银两，并赐精忠贯日金章以表其忠。太后赐纱段、尚方银与夫人邵。复晋式耜少师临桂伯。琏等皆晋爵。式耜恤死事军士家，为坛祭之。焚向贵尸，得箭镞数升，人皆骇曰："此杨贵后身也。"

是月，帝至南宁。扈跸者，辅臣严起恒、马吉翔、兵部萧琦、给事吴其雷、洪士彭、许兆进、尹三聘六七人而已。浔、柳二府为陈邦传所据，不贡赋税，资用乏绝。严起恒乃署吏部关选于邕城，二十四县三州盐客药户皆入仕籍。

式耜念南宁蛮乡不可久驻，日为帝清辇道，请还桂，督勋镇将士直取全州。会东人有反归信，促巡抚鲁可藻缮兵以待。又念行在无讲官，经筵久旷，石室尘封，何由闻得失，手书八箴于扇进之。

赵台者，顺天人，锦衣籍，以武职改文阶，升南宁添设巡抚。有才干，能得土司心。会有湖州人胡执恭为吏部当该。在先帝时，陈邦传因入京袭职，与执恭有旧，既而执恭至广西，入邦传军。邦传子曾禹因迎驾得预票拟，时下敕有"拜君之赐于无穷"句，远近笑之。曾禹欲得南宁，执恭佐之，台不让，于是陈赵治兵相攻。

金声桓、王得仁以江西来归。

初，声桓本辽阳卫，袭世职，以边咨历杨嗣昌、史可法诸部，累官淮徐总兵。寻隶左良玉后队。弘光乙酉四月，左兵东下，以江西属声桓。既而良玉死，其养子梦庚率所部降清，而声桓不欲北行，乃自请愿取江西以献。清英王许之，遂以江西专委声桓。还师南向，与闯部降将王体忠合营西屯九江。声桓宣言清师马步二十余万，旦夕且至，迭檄江西速降，即免屠城。巡抚旷昭解印而逃，江城人皆走。至是年六月四日，绅士及诸亡命迎声桓于九江。十九日，声桓至，有诸生数十迎于江干。声桓戴方巾，青纱金线，蝴蝶披风，受诸生廷参于舟前。廷参者初见即跪，跪已起揖，乃拜，复起揖，再拜而止。声桓故武人，被轻衫，受文谒，喜殊不自胜，左右顾从者，当如何答礼。且笑且抠引诸生起，口中谦让，喃喃有所云，而无其辞，颊涎坠缩如丝。诸生及从官皆目笑之。声桓恐内有伏兵，徘徊久之，乃入城。体忠忿江城人独迎谒声桓也，入则与金氏分营而居，城以东者为王，城以西者为金。金所居当都会喧阗处，官府甲第萃焉。其偏裨姻族又分据华剧，网罗诸富豪略尽。以便宜署置官属。阴忌王氏士马精强，亦不大诛掠，渐得人心。欲遂除之，未有以发。会剃发令至，赍文者，声桓之叔也。令下三日，未有应者。声桓曰："此王兵为梗也。"明日，请体忠计事，即其揖时刺之。尸出，王兵大扰，烧德胜门及章江门，与诸金格斗三日，杀伤相当。声桓且战且招，以王兵属体忠旧掌旗牌王得仁，军中所谓王杂毛者也。

声桓念江西据江南上游，西控楚，南通闽、广，得江西则东南要害居其大半。而身以孤军传檄取十三府七十二州县数千里地，拱手归之新朝，计清师南下以来，功未有高于己者。意旦夕且封王，次亦不失为侯耳。及收江疏还，乃止以声桓为副总兵，提督江西军事。视原秩更贬，于是声桓气沮。

是时福京建号，以杨廷麟为相，督师取江西。万元吉为兵部尚书，督师镇赣州。丙戌八月，清师陷福京。十月，陷赣州，杨、万死之。诸尝在闽受官得脱归者，往往有福京阁部诸札付。然见金氏方恣杀明人士，是以游士莫敢言自外归。金氏威震闽、楚。巡抚李凤翔死，声桓益骄。乃大治宫室，以明都司署为帅府，役夫万余，穷高极壮。尝卧病思食虎，即令环西山勒三日得虎，而果得虎以脯。

声桓性阴狠，能箝噤不泄。方南顾明微，内慕清盛，欲待四方有起者，因而自立。自巡抚李凤翔死，北来有司益多挫之。王得仁亦望为总兵而不得，意同怏

快，又屡受折辱。得仁本起群盗，隶闯营，每临敌，未尝有坚阵。性又犷躁，不能无恶言。或曰："天下事大定矣，顾君命当侯否耳。富贵自有时，君其忍之。"得仁益愤，则招致方士起宫观，煅金银，以万金使丹客宗超一开天室洞，将以立坛，靖致物怪，檄罡雷役使丁甲神为百胜天符毕法。所居故宜春管理王府也，深八九重。畜优伶，每演郭子仪、韩世忠故事。由此，金王两家怨辞稍稍闻于外。

赣州之未破也，万元吉尝遣间使密诱声桓使反正。万从武陵杨嗣昌西征时，尝与声桓相识于左营也。声桓得书不报，捕其使，械系于庭，夜乃解其缚，饮食劳苦之，问督师殷勤甚厚，未明而纵之。万死后，其使亦间泄其语。诸归客铦知两家怨不得封意，则间自露其关防札印。乃言"隆武帝尚在，屡有手诏许公，能以江西归者，即举江西封。公亦尝达一二乎？"未几，江城人士走诸金门下者，受意为声桓立生祠。祠成塑像，而请其冠服之式。声桓令塑为华阳巾而羽衣。舆像入祠，观者咋舌。归客极言明复大聚，且阿意谓先授侯印，令公举江西，待收京，且分天下而王之。声桓喜甚，且遣间使请焉。

后巡抚章于天至，遇诸将益倨，日从诸将索珍宝奇货，呼声桓曰金副总，得仁曰王把总。先此，两人在外固已自称都督，自文于偏裨。至是，其部曲亦骇。一日，章宴藩司，铺毡席地，坐声桓等于毡外。酒半，嬉笑视曰："王得仁汝欲反耶？"是日得仁归，大愧其从骑。声桓亦失色，俯首亸鞭还帅府。

丁亥七月，得仁提兵如建昌，章于天遣官票追其饷三十万。得仁大怒，捶案大呼曰："我流贼也，大明崇祯皇帝为我逼死，汝不知耶？语汝官，无饷可得，杠则有之。"声如嘶吼，目睛皆出。杖其差官三十杠，曰："寄章于天，此三十万饷银也。"声桓闻之，谓其客曰："王家儿急矣，所遣请印数辈皆不还，奈何？"丹客宗超一弟子黎士文者，亦轻悄喜事，旧与左兵往来。其邻胡叟有门人官闽者，黎从买札付为官，即因为转卖以荧惑喜事少年。又雅游于金客黄人龙之门，即因人龙自荐于声桓曰："若辈非能得之。明兵虽大聚，独我知隆武帝所在耳。公诚无爱厚费，资我以往，可期而至也。"声桓曰："顾汝归，何如酬汝？且功名本共之。"居有间，黎生及胡尔音夜袖两印入帅府，一为镇江侯，一为维新伯，篆文柳叶，上刻小篆，文曰精忠报国。曰："此上所私赐也。"声桓喜甚，日挂腕间。

八月，得仁归自建昌，声桓举印畀之。得仁曰："可矣。"声桓曰："待赵旗鼓归而议之。我闻乌金王为何腾蛟所败，已使赵旗鼓往贺，且觇何擒王否也。"赵旗鼓还，盛言乌金王不过小失利，今日大破明兵于宝庆。二人以故按不发。

已而巡按董成学亦觉金、王谋反有端，屡扬言欲奏闻，而索得仁歌儿。得仁恐与之歌儿则居家状泄，坚不肯与。章于天又从索金玉杯匜等物，益滋其怒。日闭诸匠为旗帜，炼火器，制鞍甲。

今年正月既望，章于天率数十骑忽如瑞州，掠诸富家财。或谓得仁曰："此恐非为索财贿也。前有满兵数十骑，不知所往。恐其伏瑞州待抚按定议而发，脱有尺一诏出不意，公等且见擒。"得仁益急。正月晦，春节，二十六日壬戌，官将夜习仪于上蓝寺。得仁伏军衷甲而往。上甬道，努喙睨声桓曰："如何？"声桓摇首。是夕未发，文武各罢。得仁归，尽夜部勒全营。次日癸亥五鼓，遂反，七门不启。绞杀董巡按及成守道于帅府，尽捕逐司道府县官，令百姓改装。得仁遣人邀擒章于天于江中。声桓使人迎南都旧辅姜曰广于浠湖里第。以姜门生故吏多仕南北者，故迎与共事，资号召也。出示安民，奉隆武正朔。金自为豫国公，王自为建武侯，姜曰广称太子太保中极殿大学士，皆称赐尚方剑便宜行事。大约谓劳苦功高，不惟无寸功之见录，反受有司之百凌，血气难平，不得已效命原主云云。于是以声桓中军宋奎光为左军都督府都督佥事，黄人龙为总督川、陕、山东、山西、河南五省兵部侍郎。

初，王氏演郭、韩诸戏，及请金氏祠像服式，皆左良玉旧客胡以宁启之也。时以宁死，子甫十有二岁，封为进贤伯。诸金皆为都督，得仁妇弟黄天雷为兵部侍郎锦衣卫同知，金幕书记吴尊周为江西巡按，王幕书记陈芳为江西巡抚。府县各属堂佐，皆其客也。

时旧冠服久易，仓卒不具，尽于优伶箱中取之。一时唱导，威仪如他日。乡民拥观啧啧，唯视其翅间，前后皆秃无髩，以此微异。私人编布寮署，而诸客首言明事者，录并不及，唯陈大生、黎士文、林亮数人得部曹而已。其有真官闽归而不愿出者，则又坐以观望，矫诏加衔，勒令为官，欲因劫聚义旅观其强弱。诸客久失望，亦各自称衔级，出所藏福京札付散卖颁给，欲罗萃山泽，别为一军。由是职方监纪交错于道，复如弘光时。

黄天雷妹有殊色，得仁为之心死，而王体忠亦欲之。故构体忠于声桓，杀之而夺其军，以纳其妹。天雷妹寻以不良死。已而追怜悔之，乃厚遇天雷，凡事咨而行。奔走求官者皆就黄以归建武，建武之门，几倾豫国客。

前所遣迎隆武帝者丁时遇辈，趦趄道中，实不知所在。金、王亦觉其诈。微闻南来人言隆武帝已死，诸臣复拥立永历帝于广东，乃为福京禅诏，进诸官秩有差。然声桓意终疑。又谋求益王世子立为监国。诸事隆武帝而尝为鲁王官者，因亦各谋迎立鲁王而戴之。缙绅有识者见其举动，各引归，相戒勿出。东方义旅督师侍郎揭重熙、詹事傅鼎铨到城一日，并引兵还。唯姜曰广在城中与金、王调策兵食而已。

王得仁西征九江，胡以宁从兄胡澹诣军门，说以顺流而下，扬言章巡抚请救者，江南必开门纳君。腾檄山东，中原必闻风响应。大河南北，西及山、陕，其谁为清有也？得仁咤其言。到九江，不移时而破之。珍其卤获，自部送还。金亦忌王北伐，数趣使归。得仁归，以澹谋质声桓。坐客皆曰："此上策也。"时江西诸郡皆反正，独赣未下。黄人龙闻澹谋，谓声桓曰："非也！不闻

宁王之事乎？赣州高氏在彼。"声桓愕然，问故。人龙曰："昔者明有宁王，名曰宸濠，反于江西。以不备赣州，故为巡抚王守仁所擒也。"声桓心动。会清镇守湖广罗总督恐其兵趣广，欲先敝金兵于赣州，遣人遗书曰："人心未死，谁无汉思？公创举非常，扶大义为天下倡，咸引领企足，日夜望公至。但赣州东西要害，山川上游，公如欲通粤，则赣界其中；公欲他出，则赣乘其后。计莫若先下赣，赣下则楚地可传檄定矣。"金乃立议伐赣。然忌王氏专制会城，胁与偕往。使使先赍册印封高进库，谕以利害。进库即故兴平伯高杰兄子也，初无意斗，及见书，大怒曰："金，皇帝耶？安敢侯我！"遂勒兵出战。声桓使副将向朝佐冲之。朝佐者，为声桓刺王体忠者也。前破建昌，得金银五十万，声桓出师时索之，朝佐不与，曰："久尽矣。"及与高氏战，追奔数十里，径至城下。高窘甚，向战亦疲。使人视大军，相去尚三十里，朝佐怒曰："此为彼五十万欲致我死地也。"即收军归南昌，削发为僧。高得复入城守，与金、王相持七十余日。而会城空虚，独倚宋奎光、黄天雷为重。

夏四月乙未朔，皇子某生，后出也，册为太子。赦天下，诏曰万喜。

十日，李成栋以广东来归。初，成栋之降清也，以副总守吴淞。贝勒调随攻闽，闽下，令以偏师赴粤，不意唾手得之。及叙功疏下，进佟养甲兵部尚书，假便宜，成栋受其节制。又成栋委官署所下城邑，养甲必亟易之。以是觖望，形诸词色。养甲不之省也。

时帝在南宁。成栋遣洪天耀（歙人，丁丑进士，原任湖广驿传道）、潘曾纬（汉阳人，辛未进士）、李琦三人赍奏赴行在，自陈谢罪，请迎乘舆幸肇庆。先是，成栋所收两广五十余印，独取总督印藏之。一爱妾揣其意，劝之举事。成栋抚几曰："如松江百口何？"妾曰："我敢独富贵乎？请先君前，以成君之志。"遂自刎。成栋哭曰："我乃不及一妇人。"密与布政使袁彭年、佥事张调鼎谋之。辇金十万赂要人，以取孥于松。将发而金声桓以江西反，率师围赣。赣师高进库求援于粤，谓"赣为粤东门户，赣朝下则粤夕受兵。赣城三面距山，皆崇崖峭壁，仰面万仞，势难骤攻。第列营固守，城中乏食，不及旬日，束手待尽。我为公守，公资我粮"。佟养甲命成栋往布政移银八万饷之，彭年故不发以激怒其军心。时岁大旱，群盗满山，成栋阴结其渠魁。谓养甲曰："赣旦暮亡，粤又寇深如此，岭外断不可保。彼声言复衣冠三字耳，盍姑许之，以靖乱乎？"养甲计犹豫。成栋故令群盗逼城下，呼声动天以怵之。养甲勉示安民，成栋请于榜尾但书甲子。成栋既得此榜，遂直书永历年号。养甲愕然，然已无可奈何。

二十八日，清师复破九江。报至，江城内外皆走。车一辆，舟一渡，索值至数金。虽斩之不能禁。

五月五日，佟、李俱观泛龙舟会。既而回成栋署，复开宴。优人冠带登场。成栋谓养甲曰："峨冠博带，何等威仪！"养甲曰："一朝自有一朝制度，何必羡彼？"成栋曰："大丈夫须作千年有名的事，岂能拘拘受制于人哉？我今要归明了。"即自去其辫，以刀付从者，请佟去辫。养甲大惊曰："还须商量为是。"成栋曰："有不同心，请汝颈试之，安用商量？"即越席以剑拟之。养甲惧，亦去其辫。成栋勒养甲于营中，即下令次日兵民悉解辫复衣冠。而以所藏总督印印表文上之。

时陈、赵方仇杀，人心皇皇，乍闻反信，皆疑惧百出。天耀等皆旧臣降清者，力陈成栋忠诚，且述声桓事甚悉。人心始安。于是封养甲襄平伯、兵工二部尚书，成栋惠国公，彭年左都御史。时金声桓亦藏表于佛经部面中，遣使赍至。诏封豫国公兼兵部尚书，得仁建武侯。

自两省反正，士人辐辏而至。王化澄复相，朱天麟（昆山人，戊辰进士）东阁大学士，晏清（黄冈人，己未进士，原任广东水利佥事）为吏部尚书，张凤翼兵科兼翰林院，张佐良文选司郎中，黄云衮行人，潘骏虬兵部主事，庞天寿掌司礼监。

时清固山谭泰、刘良佐等帅师救赣州，有献救韩伐魏之策者，遂突围南昌。初，声桓反正时，推姜曰广为督师，奉益藩世子镇守南昌，尽撤精锐而行。姜固文士，不娴将略，被围，大惧，不知所为。声桓爱高进库才，欲降之，令军士不得放炮，日增垒坚壁为久困计。

初九日，声桓兄金成功纳降，许为内应。奎光闻而杀之。王营裨将贡鳌以其军叛，斩关竟出，而黄天雷未之知也。报至赣州，声桓大恐，虑高兵尾之。王得仁曰："吾闻兵法制人，不制于人。今莫若秘其警报，不令人知，督三军之士，锐志攻城。赣城乏食，不知外救，不及三日，可卜必下。赣下，即一师守赣，一师入粤。粤知赣破，必从风而靡。然后西通西粤，右守岭表。清师知赣破粤下，必解围向赣。而我以逸待劳，南昌亦得息肩间出，以绝粮道，则数十万之众可歼于旦暮。若攻城垂破而撤兵弃之，强敌在前，赣乘其后，此危道也。独不闻宁王覆辙乎？"声桓以家在南昌，闻警遽退师。王兵见金兵走，亦大奔。赣师突出，自相蹂躏者数千人。

十九日，金、王回师，败清师于北沙。获西洋炮三，声桓与姜曰广盛服祓而迎之，罩以丹纱，鼓吹舆至德胜门郛中。声桓有骄色，遂勒兵入城。独郭天才以为不可，而屯营西岸。

是月，楚抚堵胤锡与马进忠等攻下常德。何腾蛟闻报，即出严关，身先士卒，大战日月桥，遂于二十七日复全州。进攻东安，破之。上疏报捷，不自为功，曰："为陛下以信臣用臣者，瞿式耜一人也。"式耜冒暑往全州劳之。

六月三日，王得仁悉其精兵攻清，清师横出击之，大败于七里街。清师素畏得仁名，虽胜，时时夜惊曰："王杂毛来也。"得仁，辽东人，生而发备五色，故杂毛之称闻于南北。清大将军固山额真谭泰乃即行营掘濠沟，筑土城，伐山撤屋为浮桥于章江，广袤七里。章江故深险，当湍驶处没水置石，叠与水平，然后加土重栈为桥。溽暑趋役，死者数十万。会天旱水涸，功亦竟

就。附郭数十里间，田禾山木庐墓如洗。其丁壮役夫，率日与薄糜一餐，水半凑之；刍荛无远近，辰出申还，病疫死者十七八。各旗分取妇女，同营者迭嬲无昼夜，死者亦万余，而其外兵死、走死、水死者且无算焉。固山额真营蒲子塘，距永和门六七里。筑十余丈高台于永和门外，登望城中市贸往来，独行耦语，一一见之。只留惠民门纵城中出入，亦藉以俘掠，廉城内情实。声桓诸将俱托请兵而遁。郭天才屯西岸，五战三捷，见城中无出战意，亦撤营去。所遣购军糈船先后数百艘，清师又横江夹岸击之。

时王得仁率师二万，直趋九江，姜曰广以檄召之，得仁曰："九江据长江要津，清兵转输必由之地。吾闻兴师十万，日费千金。以数十万之众深入攻城，而粮道已绝，非分兵攻我，即撤师东下。分则势弱，撤则师劳。九江四面临江，城小而固，以吾守之，未易卒下。公辈引兵徐出，东西挠击，内外夹攻，此犄角之势。若复弃要害，入孤城，譬猛虎陷阱，此成擒耳。"曰广不听。一日夜檄十四五至。得仁叹曰："不过欲得仁同公辈死也。"遂撤兵西上。清师水陆截之。得仁首先士卒，转斗而前，斩首数十，夺辎重大炮什物无数。城中亦出兵相应，乃入会城。清师遂屠九江。

七月，瞿式耜疏请幸桂。不报。成栋复遣营镇罗成耀率兵迎扈，即命为前导。帝乃发自南宁。敕赵台留守南太。诸臣皆扈跸东行。至鸡笼山，有景云护覆。瞿式耜筑三亭于上，以志其瑞。碑文至今存云。

八月癸巳朔，帝至肇庆。成栋迎于百里外，储银一万以备赏赉。加成栋太傅、翊明大将军，总督七省诸军。以其养子李元胤为锦衣指麾，掌纱纶房事。成栋进兵册一部，请一应钱粮尽归朝廷，敕部奏销。帝命仍着勋臣成栋料理，俟恢复之日另行酌议。成栋遵受，随贡金宝仪物及膳羞银六万两。政无巨细，受成于成栋。时从跸诸臣自负五蛇功，而成栋意不怿也。得官不由成栋题授者，悉捕系之。内外布列，皆其私昵。

时清师围南昌，水遮陆截。而得仁方娶武都司女为继室，锦绮金宝筐篚万千以为币聘。亲迎之日，绣旆帷灯，香燎历乱，鼓乐前后导从溢街巷。城外高台望见怪之，意以为饰降也。笙歌方暄，忽大声震天，火光数十道，拥黑云如大车轮，飞堕城中。哄言城崩，举国狂走，相蹈藉赴池井水死者无算。已而寂然，歌鼓复作，众乃稍息。晡时得铅弹子于澹台祠东，称之其重八斤，盖城外炮核也。

自建武新婚炮惊，酒荒日甚。城中兵相率酣醵，纵歌舞，穷夜累日。声桓面容如土，嚄恨而已。诸将裨启请百不一应，惟日责姜太保，令其遣客间道出城，号召四乡起义。胡澹与姜书曰："国中拥百万精强，不能出寸步，日夜荒宴，而眼穿外救。澹非辞难者，故敢与相国决。自金氏入城，朘富民，诛锄贞烈几尽。刘天驷家抄，西山解体。胡奇伟擒至，李凤翔欲释，而金卒斩之，庾岭以南腐心。郭应铨兄弟不返，吉安恨之到今。支解曾应亨父子，临汝莫不咬齿王氏。杨万同时起事者，宿怨略遍四维矣。且公以附金、王而起者为义乎？不附金、王者为义乎？天下方乱，雄骜并起。强者自立，能者因人。夫戴旧主，称家国，此固忠臣义士所愿望，而亦能者风动之资也。今之确乎岿然不与畔援为伍者，独陈九思孤军五年百战。即今两家归正，彼前一收祁门，旋还师候驾，卒未尝通聘币介尺素于二氏也。其受命闽中者揭司马、傅詹事，前入国门，已厌见其所为而去。自余不过群盗假义名以行。盗之魁杰若蔡全才、邓参三辈，前已为金氏荡灭。余豺猵为曹，闻大兵至，各先散保妻子。金之心腹，独张启祚起幕客守郡，宜图得当以报。而瑞州阘僻，不能有所为。邓云龙以五千岁号召乌合，崎岖武宁溪谷间，望屋掠烟，实群盗耳，以当北兵，如振落叶，虽万众何益？且即令义士如云，见前者摧折戮辱如此，稍有志识，莫不饮恨祝亡。今徒假军号，种怨自恣。目前上无真主，而欲使气节之士为金、王出死力，其谁听之？相国孤城瓦注，一叶蔽目，不见泰山，岂知重闉之外，所在白骨如丘陵，环南新附郭百里，村烟断绝。人之不存，兵于何有？相国无庸谈义兵为也。"姜读竟，默然良久曰："吾悔不用某言。"

初，姜之出也，道过江上，使人邀某俱出。辞曰："某三年不入国门，久无本朝冠服。今惭见长者，何颜入郭？"姜数邀之，乃入城，谒之于故第。相见慰藉，娓娓道故。某问曰："明之所以失天下，非左与闯耶？金则左蘖，王乃闯校，公与侯安所受之哉？十日之间，年号两易，名虽归明，实叛清耳。今擅除爵，恣杀人，管利权，大更张如此，是僭也。若其元闽广而如此为之，是伪也。相君纵与同事，无后衅，后世论史，谓姜公何如人？不如引身而退，归耕浠水之阳，无从叛。乱居美名，天道所恶也。某去矣。"姜无以答。后百日而清兵至，姜在围城，返思其言而悔不用也。

时城中斗米渐至一金。宋奎光忧诸将异趣，不足与谋，思假神道以威众。而德胜门郛中关王庙，向有酬赛神羊神马。闻马朝自出就水草，夕还庙，调驯殊常，而未尝有试鞍勒者。奎光一日早起，使备香醪，疾趋德胜门，扬言曰："夜中关帝见梦，赐吾马以破敌，今趣往领。"遂入庙握马鬃不鞍而驰之。三十六营兵将、七门四民皆惊，愿听约束，从宋都督出战。而金、王终欲待外援夹击。奎光计复不行。

城中斗米至六金。有狂僧大言于众云能解围破敌，自言其名曰摩诃般若。声桓欲验其术。乃请以米五斗试散兵民。自辰至酉，阖城沾足。由是骇服，推为国师。每日，阖城手香随国师环绕七门各衢市，诵摩诃般若三匝。期以某夜出城破敌，令军士无持寸铁，独用苇炬数百千，午缚之，人持一炬，爇四端；豫国公、建武侯亲挟竹批，率师纵马，大呼冲阵，即破矣。得仁觉其诈，而声桓犹惑之。黄人龙乃称病佯狂，声桓为求救于国师。摩诃般若曰："咦！吾已知之。彼私饮御妇，天帝罚令尔，吾行救之。"遂偕往视疾。人龙狂言如初。声桓戒左右缚之，且加刑拷鞫，摩诃般若曰："我北来巡按江西御史也。"遂磔之。是日并杀章于天，解姜太保

印，更以内外军事听全鸣时指挥。城中升米二金矣。

固山额真闻其穷也，以米二石，使人呼于城下，缒而馈之。声桓报以冬笋百斤，金橘一石。固山亦笑称其能答。

城中薪亦尽，撤屋以炊，米至六百金一石。有反楗重户、枕数千金而死者。禽鼠草根木实殆尽，遂杀人而食。废宅生雀麦，饥人食之，得仁犹称瑞曰："此天贻我也。"交衢直巷，先有了者为隐号，曰雄鸡也，即男；伏雌也，即妇；曰有翅，即带刀者；曰有尾，即群行者。闻无翅与尾，即共出擒而杀之。其始第兵食民，既而民复群聚掠兵为粮，后乃父子夫妇相啖。谭固山知其转饷路绝，乃西南逐张启祚，西北降邓云龙而杀五千岁，北剿余应桂、吴扛于都昌，东收湖盗涂麟，次第擒杀。

胡澹愤金、王所为，以为两人不足惜而徒沮中原之气，病膈噎死。其二子亦为清师所杀。百姓转为清师耳目，牛酒蔬菜日至。安坐而收其毙。

是月，旧辅路振飞、锦衣卫康永宁、总兵汪某自闽航海朝于行在。阁臣晏日曙、兵部萧琦相继去。

九月，督师何腾蛟复永州，又复衡州。将恢长沙，而勋镇曹志建不受节制，还屯永之龙虎关。腾蛟因顿兵。

李成栋拜表出师。士众登舟，忽震雷起舟中，折中军舡桅杆，士众皆惊。成栋谕众，诡曰："此桅必有毒物，雷方击之，何足为异?"

时江、广皆反正，赣守将固山高进库孤守赣城。初，高亦隶左部，与成栋相缔盟。前此六月，成栋遣使招之，约以逾秋北救不至，当输款。至是成栋复遣使持谕入赣，勒令反正，辞语不逊。进库怒，碎其谕，曰："李固山反，便得国公。我若反，亦是国公。此谕帖当与谁？今要我反，除死不为。"遂逐其使。使还，成栋即进兵击之，败绩，回至中途，报获奸细，得密书，则养甲遣家人约进库为内应也。成栋还行在，密奏之，定计诛养甲。

时养甲在朝，其所随北兵皆分发梧州就粮。成栋遂遣都督张世新、张祥赍饷十万两，率所部士马至梧州犒师。梧有井水寺，颇宽敞，谕即寺中按簿给赏，伏甲小巷。北兵既就赏，世新令次第从小巷出，皆执而杀之，三千人无一得脱者。养甲知事已败露，密表使人北上。复被获。

十月十日，使养甲赴梧州代祭兴陵。李元胤袭杀之杨柳沙舟中。成栋还奏云："今内患已除，臣免内顾忧矣。"养甲于崇祯间由提塘官至总兵。弘光时，贿马士英，提督南直盐法，赢积过多。清贝勒至，携之入闽，因同取粤。被成栋胁同反正，封汉城侯，带阁衔。至是成栋败归，虑有他变，以计杀之。

十一月，楚抚堵胤锡统李赤心等恢复湘潭。赤心于营中称高氏为太后，及具疏称自成为先帝，胤锡隐忍听之，且请封为兴国侯。高氏弟必正辈，封伯者十余人。统众至湘潭，屠其民，长沙闻之惧，协力守之，故胤锡攻之弗克。

初，丙辰进士李绍祖降北，后任楚抚，守永州。腾蛟攻围七旬，坚守不下。吴郡太仓人马廷鸾者，旧县令也，时亦陷城中，与绍祖居守。腾蛟获其子，不杀。廷鸾感恩，由是城中动静，纤悉皆知。清师援兵遂绝。绍祖乃降。槭送桂林。绍祖，式耜同年进士也。式耜流涕让之曰："汝素受国恩，奈何生为背叛之人，死为不义之鬼？今日复何言?"绍祖曰："天下人皆降，岂独绍祖也?"式耜曰："天下人皆不为绍祖，其如我何?"绍祖词穷。遂磔之。

遣使召弋阳王，不至。弋阳王，江西宗室也。清师至，入建阳。其地皆深林峭壁，人喜用炮，炮卒背负，不用手携，而发辄命中。郡王入，土人拥护之。成栋屡攻弗克。归正后，遣科臣洪士鹏往，亦不得入。七月，有宣忠伯王承恩请行，遂赍敕往，遇王于阳山。然众皆自恣，不听王赴阙。卒不得其要领而还。

十二月，成栋率师出南安。面奏南雄以下事，诸臣任之，庾关以外，臣独任之。当是时，朝臣各党，自广州来者，吏部侍郎洪天耀、大理寺卿潘曾纬、学道李琦、兵部尚书曾烨、工部尚书耿献忠、通政使毛毓祥(武进人，丁丑进士)为一党。自广西来者，严起恒、王化澄、朱天麟三辅臣、吏部尚书晏清、吏部侍郎吴贞毓、给事中吴其雷、洪士彭、雷得俊、尹三聘、许兆进、张起为一党。自各路来者，左副都御史刘湘客、礼部尚书刘漂、吏科丁时魁、兵科金堡、户科蒙正发、礼科李用楫、文选司施以征、光禄卿陆世廉、太仆卿马光、礼部仪制司徐世仪为一党。翰林陈世杰、验封司吴以进、给事李贞、御史高赉明、太仆卿杨邦翰、职方司唐元楫，以广东人又为一党。然行朝之权，尽归李元胤一人。元胤修整大雅，喜与士大夫交。元胤本姓贾，成栋义儿也。以守全留肇庆。袁彭年素负时望，掌台纲。于是刘湘客、丁时魁、金堡、蒙正发等皆与之善，持论侃侃，专以尊主权、别流品、斥幸授为事，远近望而畏之，因有五虎之目。五虎者，袁虎头、刘(钱谦益保举者)虎皮、丁虎尾、金虎爪、蒙虎脚也。广省大小官员，非成栋咨不得擅除。平乐则瞿式耜为政，庆远、柳州则焦琏为政，浔南、思恩则陈邦传为政。通政司陈乞职官者，犹日以千计。内阁票拟，只有"着议具奏"四字。选司掌铨，仅空名而已。

永历三年(清顺治六年)己丑正月庚申朔，帝驻肇庆。

李成栋杀宣忠伯王承恩。承恩，大兴人，世锦衣指挥佥事。甲申，出为福建都司，隆武正位，累官管锦衣卫事，加令秩。其标下彭鸣京等及故中丞田辟有众数千，皆愿随承恩往召弋阳王。成栋忌之。初八日，两舟相遇于英德县，成栋邀承恩过舟欢饮，至夜阑，佯醉，即席手刃之。

时江西宗室朱由榁入阁。由榁壬午乡举，广东教谕。丙戌闽省乡试同考，受绍武命为侍读。至是入阁，帝旨也。成栋亟命锦衣卫捕系，瘐死狱中。

十三日，大学士朱天麟罢。先是，浔、梧参将陈邦传以功封富川伯，寻以迎驾进思恩侯。成栋归正，先疏

入告。进爵庆国公，官其子曾禹右副都御史。帝过浔州，邦传挽留月余，求守浔州，如瞿阁部故事。帝不许，许以居浔、梧。而邦传贿诰敕中书张孟先，使易居为守。为言者追改，然邦传进疏，则直称世守。当成栋未归正时，邦传潜通降启，以故为成栋所轻。兵科金堡承风指劾之。邦传疏辨："陛下蒙尘两年，并无一位两衙门，何今日议论纷纷若是？以臣为无将，请即遣金堡为臣监军，以观臣十万铁骑。"大学士朱天麟票拟："金堡从来，朕亦未悉，所请着即会议。"丁时魁，堡之党人也，怒曰："堡论邦传，即请监军。堡又论郝永忠，若请其头，亦与之耶？"率科道官十六人直入丹墀，大声疾呼，缴印于内阁。帝方燕语，闻之震惊，翻茶沾服。急谕诸臣照旧供职。天麟即日罢相。然天麟但言会议，固未尝出金堡于邦传也。第金堡往日临清受闯贼官，发其从来，是所深忌耳。

江西自全鸣时受事，能军善守，相持至八阅月。副将杨国柱私降。江南运红夷大炮至，尽日力攻，声闻百余里，山谷皆震。十九日亭午，城破。声桓知不可守，豫使匠为数棺，阖门亲属汉装坐其中，纵火焚之，乃自衣其银甲宝锭赴帅府荷池死。先是，声桓病时，使人问死生于八角庙汉将番君梅销之神，神曰："死在浮沤。"至是始验。王得仁突围出澹台门，兵冲不得前，三出三入，遭之者辄死。与谭固山马首相值者再，而不识其为大将军。遂被执，支解。宋奎光城破后二日得之城西空舍，擒见固山，谕之降，不食，乃杀之。姜曰广服儒衣冠死于楔家池。陈芳、黄人龙皆死乱军中。余将不知死状者，大率皆为人所食也。人腊薰膊，充牣廨宇云。

二十八日，起旧辅何吾驺、黄士俊入直。南昌已破，何腾蛟方统诸镇兵围长沙。清乌金王统大兵南下湘潭。马进忠、胡一清等皆走。腾蛟晓起，营壁皆空，乃大恸曰："五年督师，心血呕尽，而所成竟如是，天也。"遂绯衣坐堂上不去。执见乌金王，劝之降。对曰："王何患无降官降将哉？果以我为血性男子，何惜一剑。"遂不食七日，且死，谓寺僧曰："取一瓢河水饮我，是水自衡来，犹吾君之水也。涤肠胃而死，瞑目矣。"遂遇害。并擒其夫人某氏及幼子，皆被杀。腾蛟其先山阴人，戍贵州黎平卫。腾蛟生而所居井忽生鱼，鳞具五色，居人异之，号为神鱼井。登辛酉贤书。起家南阳令。时流寇充斥，至邑，辄破走之。后从巡抚陈必谦击贼于安皋，斩首四百级，由是知名。擢武库主事。寻备兵淮、徐，平土贼程肖宇、王道善、张方造等众数万。弘光建号，擢抚湖、广，尽瘁边事，未几晋总督。后左兵犯阙，以讨马士英为名，腾蛟百计沮之，不听。左兵大掠，城中人走避督署者数万。腾蛟以印授家人速持去，独坐于堂。乱兵入，飞矢集几，不为动。良玉使人请曰："公不行不强，但一语而别。"腾蛟赴之。既登舟，舟遂发，使四裨将守之。行四十里，至阳逻镇。腾蛟骂曰："吾封疆重臣，岂相从作贼耶？"因自投于江。守者惧诛，亦赴水死。腾蛟顺流数十里，遇渔者救之，得苏。标将熊朝佐等及士卒闻腾蛟在，稍稍来集，家人亦持印至，遂入大冶、通山之间。乙酉四月，良玉死，闯贼被杀。腾蛟自宁州间道入浏阳向长沙。时楚人相传腾蛟入水，浮沉三昼夜不死，有大龟负之登陆，皆以为神，争相从之。监军道章旷、长沙道傅上瑞、督学道堵胤锡各练兵一万，及旧镇马进忠、张先璧、卢鼎等皆次第以兵来会。军声稍振。既而隆武建号，晋腾蛟阁部，封定兴侯。并以章旷、堵胤锡为湖南北巡抚，分驻湘阴、常德为犄角，皆从腾蛟请也。腾蛟令南阳时，雅与王善，故所陈皆报可。及是遇害。章旷亦疽发背卒。

二月，李成栋进兵击赣州，次信丰。高进库遣使乞款，以缓其师。李兵老而懈。进库夜劫之，尽没信丰江中。成栋仓卒手提小号灯，夜半渡江，至江心，忽失所在。后三日，有铁人铁马浮于水面，始知成栋死也。兵部尚书张调鼎、监军道姚生文俱死于乱兵。

三月七日，腾蛟、成栋败问至。赠腾蛟中湘王，谥忠烈。子文瑞夺情拜都御史，监胡一清军，后以病卒。腾蛟死，家中井自是遂无神鱼。赠成栋江夏王。进元胤车骑将军，南阳侯。成栋妻妾四十八房，元胤悉勒死于广署。声桓亦赠王爵。皆设坛祭之。其阵亡诸镇将，俱加赠恤。

以杜永和为兵部尚书，总督两广。敕南阳侯李元胤保扈行銮。封杨大福为安乐伯，罗成耀为宜城伯，马宝为安完伯，四路援剿。又加都督车任重宫保，镇守惠、潮。总兵张世新、张祥等各行分汛。命收海上四姓余众，训练水师。封新会土镇王兴为高明伯，招集义旅。王兴身材短小，相传所谓绣花针者也。又封总统林时望为勇毅将军。

忠贞营李赤心等溃兵于茶陵，由道州入粤西。堵胤锡以胡一清、赵印选兵守衡州，清师至，击败之。胤锡走道州，衡、永俱不守。

瞿式耜疏请兵科给事吴其雷监各营军再出。谆谆以岁月稍暇，财赋优裕，用心尽力，修内治以自固，严外备以自强。且积弊之后易致中兴也。一才一艺之士，靡不收罗幕府。每慨人才凋零殆尽，凡跰足而至者，非怀忠抱义之人，亦乱世取功名之士。人之岁月精神，不用之于正，则用之于邪，安可驱为他人用？故一时咸以桂林为稷下。

四月，孙可望遣楚雄道杨畏知及伪户部龚彝弟龚鼎（永昌人，癸未庶吉士）、伪总兵潘世荣等诣行在，献南金名马，移书求亲王名号。初，张献忠入蜀，屠戮无噍类。收载蜀府金银，道锦江而下。川将杨展截而杀之，重货悉沉于江。献忠遁入贵州，后诛死于西充。其劲旅尚有四部，曰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皆去献伪号，自称将军，可望平东，定国安西，文秀抚南，能奇定北。四人者慨然曰："我辈汗马二十年，破坏天下。张、李究无寸土，甚无谓也。我当归朝，力挈天下而还之，一雪此耻。"遂率众入云南。会沐天波为洞蛮所劫，即提兵讨定诸夷。可望年差长，又稍知文墨，故位第一；定国以能，次之；文秀、能奇又次之，然实等夷无统属。已而能奇死，其将冯双礼主其营事，可望笼之

以术，遂兼两部，寖欲自大。

当诸军之从贵阳入滇也，贵阳不置一守。有皮熊者，初名罗联芳，守黔，以范矿荐授总兵。至是，遂以其军入贵阳而据之，报称恢复黔省，驻平越。大学士王应熊还自京师，开幕府于遵义。有綦江人王祥者，委任特专，应熊死而祥据遵义。各疏告行在，言今之入滇者为张贼余蘖，名虽向正，事岂革心，朝廷无为所愚。

及滇使至，朝议以为不可，不行封赏。兵科金堡言："祖制无异姓封王者。"杨畏知曰："不与无益，彼固已自王也。一旦降号公侯而能欣然受命者，此纯臣之节，宁可望于若辈。若因其向义，破格明恩，犹幸收用于万一。且法有因革，今时异势殊，土宇非故，犹必执旧法耶？"议久不决。于是龚鼎等先归。

广西之南宁，与滇省之广南壤地相接。而可望来书有不允敕号，即提兵出战等语。陈邦传以两广告急，兵备单弱，密存异志，欲私结可望。其中军武康伯胡执恭者，绍兴人也，谋以原请空敕，私填封可望为秦王。又铸王印，令执恭率兵五百赍赴云南。矫敕所载，崇之以监国，许之以九锡，推以总揽朝政，节制天下兵马，事之以父师。可望大喜，迎拜受敕，宣谕黔、滇文武。款赠执恭，具表称谢。执恭伪称遣使赍奏，灭其表，不以闻也。又请与可望合营，许之。留为总理提塘，以通两粤声息。

时清师入衡州，又败忠贞营于柳州，追至龙虎关而还。先是，正月，金堡参何吾驺，谓与司礼监夏国祥此呼彼应，有若桴鼓。吾驺不自安。五月四日，慈宁太后垂帘召吾驺及堡，为解释之。

督师堵胤锡来朝，道龙虎关，楚镇曹志建遣兵围之。志建，鄞人也，字光宇，世袭沧州卫。清师入京，阖门死王事者九十三人。胤锡初为长沙守，与志建善。时志建为楚将，封保昌伯，有众数万，屯三湘之南界。地险而僻，得免蹂躏，志建安之。忠贞营兵败，过其地，大掠。志建恚甚。时胤锡复督忠贞营入卫，志建并憾胤锡，迎入龙虎关，阻随行将士五百人于关外，一夜尽缚而杀之。胤锡寓佛寺中，几不得脱，闻粤西明经何图复方结寨楚、粤界上，使人告以难。图复率兵迎之，因得脱，走至贺县。图复寻为志建所杀。

六月，胤锡至肇庆，召入阁。三日，加督师大学士兼尚书，赐白镪五千锭，使调李赤心、高国勋等于藤、郁间，率之出楚。国勋等皆自成部将，所谓高李十三家者也。自何腾蛟招抚后，请封赤心兴国公，国勋郧国公，协守湖南，名为忠贞营。腾蛟死，堵胤锡抚之。湖南既失，赤心等由郴桂竟趋梧州，大纵淫掠。欲入广东，胤锡力主其议。李元胤曰："我辈为子时，公何不来复广东？今反归后，乃来争广东乎？陛下在此，他来何为？"胤锡语塞而止，移瞿式耜书曰："上有密敕云，东人握君于掌，一朝不戒，生劫入舟，朕不复有中土之望。唯卿与先生图之。"

初，清师入南都，滇将赵印选同王一青、王永祚出滇勤王。至江西，与高进库战，袭其老营，尽杀其父兄妻子。进库忿，战益力，破滇军。三人走湖南，投阁部何腾蛟。及腾蛟被执，楚地尽陷，三人相谓曰："吾侪以勤王出滇，因国破君亡，暂依何阁部。今阁部死，军新破，不可复振，将死封疆乎，则吾无封疆责。将就降乎，则当时之出滇者谓何？桂林留守督师仁慈好士，可与共当一面，盍往焉？"收残兵得万余，宵走桂林。式耜大喜，遣使郊迎。但部署不严，所过劫掠。焦琏部将赵兴好刚使气，怒滇兵之横，遂治兵相攻，杀滇兵四五人，几成肘腋之变。式耜亟召焦琏与语曰："国家危在旦夕，方赖诸将军协力同心，共扶社稷，岂容相斗？"两军皆感泣。琏斩赵兴以谢滇诸将，事始得释。

是时，杨畏知将回滇。朝议赐可望一字亲王章而无封号。畏知西过梧，遇堵胤锡，曰："可望业自王云南，今赐之印而无国名，是犹靳之也。激猛虎而使噬人，奈何？"胤锡然之，为补牍入。七月，始封可望为平辽王，赐国姓与名曰朱朝宗，定国曰李如靖，文秀曰刘若锜，爵皆为公。畏知至，可望始知初封之伪，顾深耻之，曰："为帝为王，我所自致，何藉于彼，而屑屑更易，徒为人笑耳。"仍厚待执恭，屏畏知所赍篆不用也。具疏辞封，曰："臣惟一意办贼，成功之日，始敢议及封爵耳"。定国、文秀亦辞赐名。可望虽不受爵，然已张皇其称。土司慑服者，修省贡献，已仿亲王礼行事。沐天波亦谦让不敢以公爵均敌。

滇土略定，封黔镇皮熊为匡国公，播镇王祥为忠国公，新兴侯焦琏开国公，防滇寇也。

赵印选遣将王永祚、张明刚同围永州。

八月黄士俊、何吾驺罢。时台谏横甚，金堡等以李元胤为东援，瞿式耜为西援，严起恒为内援，焦琏为外援，朝政在握，辄行白简，政府票拟，置底簿以待之，任其改削。黄、何入直以来，弹章盈箧，至是告归。

遣使以蜡丸封国姓成功为延平王，封蓟国公吴三桂为汉中王，皆不报命。

九月，严起恒独相。是时，清定南王孔有德攻道州。永国公曹志建与战，败，遂出白金二十余万置营中，令曰："斩一级者赏金一锭。"军士争先赴敌，殊死奋击。清师大败，斩首无算。遣人献捷。

陈邦传镇粤西，横州徐彪、郁林梁士奕各聚兵据境，邦传不能制。闻赤心等至，思借之以为重。乃与盟，结为婚姻，以讨徐彪等，且藉其力以倾东勋。忠贞营遂散处宾、衡境上。居民苦之。邦传亦不能堪，幸堵胤锡之调之出楚也。而赤心等初败于郴州，残破之余，不乐北出，欲请高、雷二郡以息士马。胤锡不可。数日，竟拔营而西。胤锡恚恨病作。

十月，别部刘世俊、刘国昌使人来告，愿从出楚。胤锡悦，亲至浔迎之。

十一月，二刘果至，遣东下梧以待；并檄他镇兵，期以望日北发。忽感寒，疾遂笃，草遗疏，自为诔词。浔流湍急，时舟居且夜半矣，命从者解维放舟。曰："吾荷国重任，不能免胄赴斗，马革裹尸，今毙命卧榻，死有余恨。固不若自沉于江，葬江鱼腹中耳。"从者力谏乃止。

以二十六日卒。赠镇国公,谥忠肃。子世明,是夏先卒于军。

忠贞营次横州,赤心死,高必正统其众。

王永祚、张明刚之围永州也,永城三面距水,二将以陆军临其一面。北帅李斗东坚守,至五月不下。十二月十二日,清定南王孔有德统兵至,衔枚疾走,绕出河外,乘其不意袭其营。自相扰乱,弃甲兵而走,逃入山谷。百姓恨滇营之虐掠也,争缚而献诸定南。唯焦部将张明刚全师而还。留守瞿式耜顿足曰:"吾畜锐两年,一朝奔溃,岂天果不祚明耶?"自是粤西门户危于累卵。

清师遂入南雄,屠之,西上韶州。罗成耀弃城走,至广城,会辅臣何吾驺辇饷至行在,成耀劫之。乃密敕李元胤于席间斩之,以正失守封疆、纵军劫掠之罪。

时郝尚文守潮州,其子囚于南京。已遣人通马部院国柱。及是,清师至潮,尚文遂降。

永历四年(清顺治七年)庚寅正月乙卯朔,帝在肇庆。

南韶报至,百官争窜,家丁沿途杀人。帝将戒舟西上,兵科金堡争之,不得。瞿式耜疏曰:"粤东水多于山,虽良骑不能野合。自成栋归顺,始有宁宇。财赋繁盛,十倍粤西。衣甲粮饷,内可自强,外可备敌。村官兵士,南北相杂。制胜致王,可操券而求也。且韶去肇千余里,强弩乘城,坚营固守,亦可待勤王兵四至。《传》曰:'我能往,寇亦能往。'以天下之大,止存此一隅,退寸失寸,退尺失尺。今乃朝闻警而夕登舟,不知将退至何地?"疏再上,而帝于九日登舟,十三日解维。百官踉跄就道。提督禁旅都督同知南阳侯李元胤慨然曰:"百官皆去,将委空城以待敌耶。"独监守不去。二十六日,舟至梧州,即舟中为水殿。文武罗列,栖于梧江之滨。

二月,清师围广州。命调陈邦传、高必正入援。邦传久与东镇构隙,且怨金堡等之善元胤也。奉调赴援,意在修怨。

三月,户部吴贞毓、詹事郭之奇、兵侍程源、万翔、礼科李用楫、户科朱士鲲、李日炜等迎邦传意,合疏论袁彭年、金堡、丁时魁、蒙正发、刘湘客罪。马吉翔幸于帝,时窥太后,金堡欲杀之。户部吴贞毓荐县令于李成栋,得贿八百金,金堡奏其事。二人切齿。刘湘客贪,丁时魁富,金堡刻,有所弹劾,金辄先之。袁彭年,中郎子,神宗朝东林苗裔也,与东诸侯善。蒙正发给事,其乡人每除降,辄出五人手,遂为众的。奉旨,彭年反正有功,免议;余下锦衣狱。掌卫事张鸣凤鞫之。严起恒请对于水殿,不得人,复率诸臣伏沙滩求免刑。程源立舟顶扬言曰:"金堡即'昌宗之宠方新,仁杰之袍何在'两语,便当万死。"其声达慈宁之舟。盖堡驳御史吕尔玙疏,有"臣何人也,而玙何人也。以仁杰之袍,赌昌宗之裘"语,故源以为言。留守瞿式耜阅邸报,得堡疏,爱其文,怜其遇,至于泣下。上疏申救,谓中兴之初宜保元气、勿滥刑。再疏争之曰:"诏狱追赃,乃魏忠贤弄权煅练杨左事,何可祖而行之?内颁敕布四人罪状,乃出忌者之手。"式耜封还,谓"法者,天下之至公也,不可以飞语饮章,横加考案,开天下之疑。且四人得罪,各有本末。臣在政府,若不言,恐失远近人望。"凡七疏,不报。狱具,杖金堡、丁时魁,削夺袁彭年,而刘湘客、蒙正发亦遣戍。于是马、吴及朝士并恨式耜,思中伤之。

四月,高必正至。李赤心之死也,其党张良筹四虎等一时物故。必正疑邦传药之。邦传亦恨必正等久扰其境。必正率所部西回,惟邦传东出,驻清远,马吉翔等驻三水,俱观望不敢进。时广州被围日久,江宁伯杜永和弃城奔海口。李元胤以檄责之。永和复还广州,为坚守计。乃进永和爵为侯。

五月,掌卫事张鸣凤卧病。忽如梦魇,见青衣人四,求与之坐。随出大牌,谓鸣凤曰:"天子欲来,阎罗查验幽冥兵册,先取官四十八员,听分职事迎候,故来延公耳。"鸣凤视牌,果得四十八名,而俱不注衔。内为鸣凤熟识者共一十八人,皆行在文武也。遂默识之。既醒,令人记籍其名,为内阁王化澄、兵侍程源、提督太监徐元、尚宝大监周进贤、锦衣卫王之臣、国舅王惟让、皇亲姜佐周、京营总兵刘大用、张应举、礼科朱士鲲、清近司陈家相、勇卫旗鼓沈天德、西宁侯宋国柱、祁阳伯杨奇、藩镇军门朱容藩、朱盛浓、援剿督镇成大用及鸣凤也。至是鸣凤疾卒,余皆相继病殒,惟宋国柱、杨奇尚存焉。

高必正与兴平侯党守素率兵自梧州来朝,而李元胤亦至自肇庆。慈宁垂帘召三帅赐封,元胤伏地请死曰:"金堡等非臣私人,果有罪,皇上何不处之于端州?今若此,是臣与堡等为党也。向以封疆急,不敢请罪,今已稍定,敢请其罪。"帝慰勉再三曰:"卿大忠大孝,朕不疑卿。"元胤曰:"皇上既不疑臣,何故以处四臣之故赐臣敕书、令臣安心办事乎?慈宁曰:"卿莫认金堡等是好人,卿如此忠义,他却谤卿谋反。"元胤曰:"说臣谋反,还是有本?还是面奏?还是传言?"帝不答。必正曰:"皇上重处堡等,是也。但处堡等之人,不如堡等,处堡等之后,亦无胜堡等之事。"慈宁曰:"只滇封一事,岂非金堡误国?"诸臣皆不敢对。

六月,广西巡抚鲁可藻以丁艰去职,登舟将发,永国公曹志建、榷税官刘成玉劫其资。宣国公焦琏闻之,怒,即遣兵讨成玉。成玉奔永国军。两国几治兵相向。前行人司瞿共美时在恭城,闻之,致书永国曰:"方今天子蒙尘,强敌四逼,唯藉群公固廉兰之交,继桓文之烈。乃忘君父之大仇,修细人之微隙,后世以此为何等举动哉?"志建悟,即杖杀成玉。兵始解。

七月,焦琏帅师入卫。

八月,孙可望遣伪总兵常荣率兵三百人至梧州,入贡黄金一万两,良马一百匹。复以黄金四万贿朝贵。疏奏列秦王衔,且以不愿改封为请。廷臣愕然,谓可望既归诚,不合以私封擅奏。因召荣面质之,曰:"是奉上恩,遣胡执恭亲赍敕宝所封。"于是诸臣始知为邦传矫旨。因议秦王乃亲藩上十五王之首,轻犯宗牒,有违祖

训。但国家多事，须恃滇、黔为援，宜姑与王爵。惟更易字样，另遣敕谕为可。匡国公皮熊首参可望不道。留守瞿式耜疏请斩胡执恭以正欺君辱国之罪。有言于帝者，曰："不若赐之玺书，直云皇帝致书秦王，则前此葛藤斩断。"已允行矣，而高必正出疏争之。阁臣严起恒亦坚执不许。会内江杨鼎和至梧，力言王封之非。起恒悦，授鼎和兵部尚书。议遂寝。由是可望怨两人次骨。

既而朝议拟封冀王，遣太监夏国祥赍敕宣谕。俄闻国祥被杀于养利州桥下。再遣司礼监赵进赍赴，复报中途被劫，羁进不遣。又遣御史姜尔文入黔、蜀联络，道经可望营，亦留不遣。盖可望惟患朝使之宣扬真伪也，故但系朝使未经人耳目者，密杀之，否则留禁之。皮熊在黔，畏其相逼，九月，遣官李之华通好称盟。可望致书曰："贵爵坐拥貔貅，战则可以摧坚，守则足资保障。独是不肖有司，罔知国本，征派日烦，民生日蹙。黔中多兵出之途，宁无救灾恤邻之念，而以不谷为假道长发之举。若黔若滇，总属朝廷封疆，留守留兵，无非绸缪粮糗。惟欲与行在声息相通，何有一毫私意于其间？若止以一盟了局，为燕雀处堂之计，非不谷所望于君子矣。"熊得书，愈惧，避之苗寨。黔中院司道官会请前军都督白文选入黔省。可望下教安定之，遂下平越，收其军。令所属文武呈缴滥札，武职加授总制参游，文职加授监军督饷，部卿佥宪，概行裁革。

王祥招乌合六七万，分为三十六镇，与滇兵一战于乌江河而大溃。祥乃裹其文绣、珠玉、金宝之属，作竹夹三千背，使牙将负之先驱。众心尽懈，多送款可望。可望掩击之。祥夜走。牙将已劫其赀而去。比晓，失妻子，从者仅百余骑。追者至，祥率死士数十人短兵接战。创重，自刎死。可望遂下遵义。于是宝庆驻镇南阳侯张先璧、马进忠等，由湖南入黔，皆归可望。其势益张，地与粤西相接。

十月，清师陷广州。范承恩迎降，杜永和率舟师入海，奔琼州。

十一月五日，清定南王孔有德入桂林。初，式耜分布赵印选、胡一清与焦琏、杨国栋等兵扼榕江，及是，一清等佯以分饷入桂，榕江其空壁也。武陵侯杨国栋、宁武伯马养麟方驰出小路，军榕江，未见敌而四溃。式耜发使趣印选兵出城。城中大乱，沿途驱掠。式耜令戢不得。城外溃兵，云飞鸟散。水东门外烟火蔽天，鸣镝声绕城。靖江王及绥宁侯蒲缨出走，王世子及其次子俱缢于宫中。式耜方巾行衣，危坐署中。胡一清跃马入署曰："至矣，至矣。公上马，且从一清去。"式耜曰："去何之？从一清去，何如从留守？"因举杯属一清曰："能饮酒乎？"一清曰："今日岂饮酒时？"遂跃马遁。

江陵张同敞号别山，故相居正孙也，以总督监胡一清军于灵川。已南走矣，中道问瞿公安在？曰："尚在城。"同敞曰："安可使留守独殉社稷？"遂回从江东泅水过江，不入寓，过式耜署。式耜喜曰："同敞至，我死不孤矣。"同敞曰："事迫矣，公将奈何？"式耜曰："封疆之臣，知有封疆耳。"同敞曰："然君恩师义，敞当共之。"式耜曰："子无留守之责，可以去。"同敞正色曰："死则俱死耳。"遂留，与式耜饮。明灯正襟而坐。督标戚良勋牵三马至，跪而请曰："公为拥戴元老，系国安危。身出危城，尚可号召诸勋，再图恢复。"式耜曰："四年忍死留守，其义谓何？我为大臣，不能御敌，以至于此，更何面目见皇上、提调诸勋乎？"遣之出城。复有家人泣请曰："当忍须臾，次公子从海上来，二三日且至，万里赴行在，乞一面而诀。"式耜曰："吾重负朝廷，尚念及儿女耶？"亟挥之曰："去，毋乱我。"

厥明六日，清师入。二公衣冠南面坐，兵士望见，以为神，不敢入，乃发数千人围之。被执。式耜欲入与妾诀，同敞牵臂止之曰："徒乱人意耳。"遂行。见定南。定南曰："汝阁部耶？好阁部。"式耜曰："汝王子耶？好王子。"定南箕踞于地，曰："坐。"式耜曰："我不惯趺坐。"定南肃然起，且揖之。见同敞，曰："汝何人？"左右命之跪。敞大骂曰："汝非我毛姻家仆耶？提溺器时，谁为汝跪？"定南大怒，厉声曰："余大圣人之后也。"敞曰："汝等已为虏，辱侮先圣，罪当死。"定南气咽，直前批其颊。旁武士或牵项，或以刀背折足，强作跪状。敞大骂，不屈。牵去，将斩之。式耜正色叱曰："张司马国之大臣，不得无礼。死则吾同死。"定南素重留守，悚然遂止。因曰："某年二十起兵海上，横行山东，南面称孤。后为清将，赐号称王，拥众数万，任以南方之事。富贵如此。公今日降，明日亦然。《语》曰：'识时务者呼为俊杰'。清自甲申乘闯贼之变，蹦入中国，五年之间，南北一统。天时人事，意可知矣。公守一城捍天下，数年于兹，屡挫强兵，能已见于天下，尚复谁为乎？不若转祸为福，建立非常，以事明者事清，毋忧富贵。空以身膏草野，谁复知之？"式耜曰："汝为丈夫，既不能尽忠本朝，复不能自起逐鹿，称孤未几，甘为鹰犬。俊杰固如是乎？尚得以时务富贵欺天下男子耶？本阁部无功德异能，受累朝大德，位三公，兼侯伯，常愿殚精竭力，扫荡中原。今志不就，自痛负国，虽刀锯汤镬，百死莫赎，尚蒙耻求活耶？一死足矣。毋多言。"定南知不可屈，愈欲降之。同敞叱曰："岂有天朝大臣降者？"定南愈重之，馆两人于别所，防御甚严，而供张饮食如上宾。

式耜日与同敞赋诗，慷慨赓和。清臬司王三元、苍梧道彭旷，皆式耜里人也，定南使说以百端。不应。复进曰："国家兴亡，何代无之？生若朝露，何自苦如此？公可剃发为僧，自当了悟。为世人所不能为，岂仅仅守拘儒之节耶？"式耜曰："僧者，降臣之别名也。佛即圣人，圣人，人伦之至也，未识人伦，何谓了悟？"王、彭见其至诚，喟然曰："嗟呼！此真正人。"不敢复言。

会式耜遣死士遗焦琏书，极言清兵羸弱、城中空虚状，劝琏急提兵抵桂林。且曰："中兴大计，毋以我为念。"逻卒得之以献定南，定南大恐。

闰十一月十七日晨，请二公。式耜方食。食彻，与同敞振衣出。谓敞曰："我两人多活四十一日，今事毕

矣。"敞曰："快哉！行也。今日获死所。"士卒皆为泣下。二公颜色不变，洋洋如平时。敞藏一白网巾于怀，至是服之，曰："为先帝服也，将服此以见先帝。"至独秀山下，式耜指曰："一生只爱泉石，愿死于此。"整衣冠争就刃。俱被害。日色无光，大雷冬发。远近士民皆为流涕。同被难者，旗鼓陈希贤、锦衣卫杨芳龄、家人陈祥。

先是初三日，式耜知桂必不守，遣坐营徐高赍印、谢表赴行在。道阻，匿阳朔山中，清师获之。至是亦同殉难。滇营一卒怨同敞，剜其心食之。定南怒，戮之于市。

清将马蛟麟莅杀，雅重式耜，以苇席覆之，加土其上。时给事金堡已为僧矣，上书定南，请收葬。许之。越三日，侍御姚端、式耜门下客吴江、杨栊人王邸，谋殓两公。启视留守，刃血在颈，身首不殊，面如生。两人抚之而哭，曰："忠魂俨在，知某等殓公乎？"忽张目左右视，杨抚之曰："次子未见耶？长公失所耶？"目犹视。端叩首曰："吾知师心矣。天子已幸南宁，师徒大集，焦侯无恙。"目始瞑。遂具衣冠殓，浅葬两公于风洞山之旷地。姚端筑室其旁，与清凝上人守墓不去。事闻，赠式耜粤国公，谥文忠，赠同敞江陵伯，谥文烈。临难诗载在《浩气吟》。

时广州亦先四日为清平南王尚可喜所破。报至梧州，帝于十一日登舟幸浔州。勇卫提督周金汤大掠梧州。陈邦传在清远闻之，飞帆先归，邀帝于藤江，将谋劫之以为重。十二日，帝舟冲雨而过，邦传谋不及发，而百官及卤簿之舟在后者，邦传劫之于江。杀部郎潘骏观、童英、许王凤等，以帝卤簿陈列营中。帝及三宫易小舟前行。十六日，至浔州。二十八日，驻跸南宁。马吉翔、李元胤追从后至。从官稍集，饥冻无人色。括行囊并吉翔所献得四千金，散给之。

十二月，勇毅将军林时望以京营溃散空虚，捐赀招募，收集游兵数千，及是方至。戎政马吉翔所部皆失，忌时望独拥重兵，遂与庞天寿等密奏时望逗留有异志，不早图，变在肘腋。时望初至，十七日早，矫命犒兵，预令健丁即演武场擒时望，以弓弦勒死。时望本黄得功偏将，貌极伟丽，胆力过人。自入行籁，保扈功最著。虽骄悍如郝永忠等，皆严惮之。时望被害，于是禁旅无人。

永历五年（清顺治八年）辛卯正月乙酉朔，帝在南宁，行殿受朝贺。

十日，祀太庙。谕东阁大学士文安之督师经略楚、豫，赐上方剑，便宜行事。

时赵印选率兵入行在，鼓噪拔饷，搜括宫中簪珥及布帛裀褥绵絮等物而去。

二月，孙可望遣伪将军贺九仪、总兵朱养忠、张明志、张胜等率兵入卫南宁。初，以冀王封可望，终以不允秦封，切齿朝士。监军杨畏知曰："秦固美号，然假何如真？"可望不悦。李定国等亦劝可望趣畏知行以终始之。畏知行未至，可望已遣贺九仪等至南宁，求阻秦封者而甘心焉。九仪朝见后，使人盗杀杨鼎和于昆仑关，即舟中杀阁部严起恒，投尸于水，随杀兵科张载述、刘克珍、吴霖等于各署。朝臣惶怖。庞天寿、马吉翔叩请之，九仪曰："前者国主请封，此数人实阻之，故奉令来杀之耳。"天寿等具以邦传擅封、今已改造册宝、赍颁前去告之，九仪唯唯而退。起恒死三日，有渔者报云："江中有浮尸顺流至，一大虎入水负之入山，以爪掊土，方事葬埋。"时贺九仪在司礼监署，闻之，遣人往视。虎尚在旁，墓已成矣。虎见人，乃摇尾缓行去。九仪亦为惊叹。杨畏知入朝。诏进东阁大学士，入直办事。畏知，陕西宝鸡人，举乡试第一。崇祯庚辰，以保举特用，历官云南金沧道。好言王霸之略，故为可望所重。及朝行在，帝以孙氏故，引之内阁。畏知疏辞再三，不允。九仪谮之可望，遂疑其贰心于己。

三月，三宫上田州。

二十五日，贺九仪修行宫，为帝驻跸。

是月，遣使偕贺九仪赍补秦王金册于可望。可望大喜，远迎拜受。随遣伪中书杨惺先奉表称谢，略云："秦王臣朝宗望阙奏谢。臣自入滇以来，纪年而不纪号，称帅而不称王，正欲留此大宝，以待陛下之中兴。此臣耿耿孤忠，矢之天日者也。"诸臣得疏，额手相庆。

四月十二日，太后王氏崩于田州。十四日，讣闻。十七日，成服。二十三日，奉安灵舆于慈宁宫。丧礼以日易月。

先是庚寅十月，式耜遣孙检讨昌文入行在，辞世袭临桂伯爵印，且陈桂林不可守状。闻警，辞朝，同巡抚鲁可藻、御史朱田麟间道而上，阻山中。至是月，为叛将王陈策扶之以出，至梧州。大学士方以智为僧在大雄寺，闻昌文将至，谓清将马蛟麟曰："瞿阁部精忠，今古无两。其长孙来，汝能以德绥之，义声重于天下矣。"蛟麟以为然，厚遇之。浙人魏元翼，式耜以墨吏黜之，迁怒昌文，谮于清将，执之至桂，将甘心焉。未至一日，元翼家中铁索铿然，绕室有声。元翼伏地请罪。忽吴语曰："汝不忠不义，乃欲杀余孙耶？"元翼叩头乞缓三日，少毕家事。又忽楚语曰："此不义奴，速杀之，奚问焉？"九窍流血而死。定南王疾，遣将祷于城隍神，恍忽见宫詹司马四大字，入殿见司马俨然南面。大惊，拜归以告。定南骇甚，供双忠神位于铁佛寺。而昌文适至，定南因厚礼之。昌文遂迁留守柩于明月洞。清凝亦迁司马之柩与夫人合葬焉。司马无子，女适兵部主事吴重义。清凝改葬之晨，而重义夫妇适至。清凝者，阳羡人，不谈禅，能急人难。入粤西，式耜爱而礼之。桂陷，清凝在昭平，同式耜次子玄镛崎岖赴难。走至永安州，遇兵，玄镛失于路，清凝仓猝入桂林，而留守已殁。玄镛自庚寅三月航海觐亲，备尝艰苦，至十月始至粤西。万里寻亲，不获一见。哀哉！后玄镛或云已死，或云入滇，不知所终。

五月，孙可望谕九仪械畏知还滇。可望怒叱曰："遣尔至粤，所行何事？且尔做内阁耶？"畏知曰："此由圣恩。畏知三疏力辞，不蒙俞允。业已报闻久矣。"可

望曰："果尔，即宜潜还本国，尔宁做得内阁耶？"畏知愤然曰："殿下已归正，遣畏知请驾。畏知在朝，乃欲为殿下行尊周盛事。假令畏知不可为内阁，殿下何以独可为秦王乎？"可望大怒，命从军法，欲胁之使改，逆知必有谏者。畏知昂首即出。时安西、抚南等咸在旁，谓可望曰："我等欲行大事，如此人尚须留下。"可望即谕传宣："且留他死。"而畏知已戮矣。可望恨曰："杨公死，我桓文事不成矣。"

是月十八日，敕鸿胪寺曰："顷以忧戚之中，不遑亲政。今值服除，当面与辅臣商决政事，兼行日讲。该寺即传工部修中极殿。翰林院举堪日讲记注员名，以二十七日举行。"

六月，帝患足痛。

七月十五日，中元，遥祭祖陵。十八日，葬太后于两江之宋村山，谥孝正。

九月，陈邦传叛降于清定南王。南宁震恐，帝议移跸，人心惶惶。庞天寿、马吉翔素与贺九仪有成约，力排众议，坚请向黔。

十月，九仪入朝，谓廷臣曰："昔秦王为请移跸滇、黔，特命我扈驾。今诸臣既各疑贰，我岂能担此重任乎？"遂撤营去。帝遣官赍留。不应。

十一月，南阳侯李元胤疏请航海。不允。

十二月，初十日，帝至濑湍而南宁陷。太仆寺少卿丁元相、户部员外郎杨尚甸死之。开国公赵印选报清师已过新宁州，从陆路追袭，仅隔百余里。于是君臣悉登陆，焚舟楫，踉跄失次，扈跸官员相失。皇嫂桂恭王妃亦不能相顾而弃之。

十一日，帝由土司入黔境，至逻江界已三十余里。清帅线国安以精兵追蹑于后。尘掩其舆，群臣相顾失色。国安行次，遇白发老人，问曰："永历何往？汝见之乎？"答曰："见逻江土官迎驾入土司矣。"又曰："去此几何？"答曰："止半日程。但山峻路狭，恐大马难行。"言已，遂入深篁中。国安视西日就山，即令驻营。协镇马雄趋进曰："永历相去不过三十里，何以不追？"国安曰："我奉令取南宁，未闻令进土司也。若连夜追袭，或有疏失，谁任其咎？"雄闻唯唯。遂同还南宁。次日，乡民以闻，云清兵已回，上下稍安。及过逻江，猝遇可望所遣总兵高文贵、陈国能、狄三品等讨皈朝叛夷，方还师，乃相率扈跸。可望致书从官曰："南宁不守，当走安隆。"从之。

是冬，宋国柱、杨奇扈从入滇，舟覆溺海中死。卒如张鸣凤之梦云。

永历六年（清顺治九年）壬辰正月癸酉朔，帝野次。三日，至皈朝。十一日，发皈朝。十二日，次富川。十三日，次沙斗，十四日，次西洋江。十五日，次宝月关。

十六日，至广南。孙可望遣总兵王爱秀迎驾，上言："臣以行在孤处僻粤，再次迎请，未奉允行。然预虑圣驾必有移幸之日，所以先遣各营兵马肃清夷氛，道路无碍。广南虽云内地，界邻交趾，尚恐夷情叵测。臣再思维，唯安隆所（隶贵州晋安县）滇、黔、粤三省会区，城郭坚固，行宫修葺。一切粮储，可以朝发夕至。莫此为宜。"帝允之。

二十五日，发广南，次童卜。二十六日，次晒和。二十七日，次鼎贵。二十八日，次加浦。二十九日，次那年。三十日，次侄堂。二月癸卯朔，次呼马。二日，次扁牙。三日，次板屯。四日，次板桥。五日，次峒沙。六日，至安隆所。可望遣总兵张胜屯兵安隆城外，来谒，请易安隆所为安龙府。又遣督捕张应科为总理提督，实用以阴制帝也。凌逼百端，无复人臣礼。其疏辞云："人或谓臣欲挟天子令诸侯，不知彼时尚有诸侯，诸侯亦尚知有天子。今天子已不能自令，臣更挟天子之令以令于何地？令于何人？"

九日，遣太常寺少卿吴之俊赍玺书至滇。

三月，可望欲入安龙陛见。伪兵部任僎进曰："国主欲入安龙，恐二龙不便相见。"可望遂止。僎博学能文，尤善太乙六壬。常语人曰："明运已终，事无可为矣。"曾具启劝进，称为国主，设六卿，铸兴朝通宝，以干支纪年，可望昵之。故闻言遂止。惟谕令应科奏报，每年进膳羞银二千两、米六百石于府仓库支给开报而已。于是伪知府范应旭直署于簿曰："皇帝一员，后妃几口，月支银米若干。"可望见之，恬不为异。

帝日居宫中，一筹莫展。从官纷纷告艰请俸，则悉搜所用金银器皿销毁济之。或所给银米已至，即用以呼卢取快，否则灌园怡情，不复计军国一事。

四月，清平西王吴三桂由汉中统兵入四川。可望守将白文选走回云南。定南王孔有德自广西以七百骑出河池州向黔，大军驻柳州接应。可望使李定国与冯双礼由黎平出靖州，马进忠由镇远出沅州，会于武冈，以图桂林，步骑八万。刘文秀与张先璧由永宁取叙州，白文选由遵义取重庆，会于嘉定，以图成都，步骑五万。疏闻安龙，封定国西宁王，文秀南康王，余各加公侯。从可望请也。

是月，南阳侯李元胤往海南招集散亡，至钦州之防城，为土兵王胜堂所执。绝粒九日。送靖南王，不屈。左右梃下，元胤笑曰："鼎镬不惧，何有于梃？"又令作书招琼州杜永和，元胤曰："杜将军缮兵穷海，差有丈夫气。乃招之耶。"靖南义之，使其故人往说之曰："将军昔未受国恩耶？"元胤大恸曰："某昔者不过帅府一亲人耳。今爵通侯，司禁旅，狼狈被擒，计惟一死报国。豫让不言之在前乎？吾父俟于九泉久矣。"故人曰："李果将军父耶？"元胤曰："岐阳、黔宁俱以养子自奋。子毋多言。"遂与弟建捷及前锋将李朝用俱被害。

五月，定国等进攻靖、沅、武冈，皆下之。定南王还守桂林。定国由西延大埠疾趋广西，败清师于严关。严关者，所由入桂林要道也。

七月四日，定国率诸军克桂林。定南奔入营中，怅然无一言，久之，曰："已矣。"其妻曰："勿虑我不死。"乃嘱一妪携其子出避，曰："苟得免，度为沙弥。勿效乃父作贼一生，下场有今日耳。"遂自缢。定南赴火死。俘

叛将陈邦传并其子曾禹送贵州，杀之。获定南一子，平西王婿也，因留于营。

刘文秀克叙州，白文选克重庆，平西王等回兵保宁。文秀由嘉定成都追至保宁。讨虏将军王复臣曰："不可，我师骄矣，而彼方致死，以骄兵当死寇，能无失乎？"诸军皆不以为然。张先璧军其西南。先璧号黑神，军容耀日，然未经大敌。三桂登城望之曰："独是军可袭。"乃出精骑犯其垒，果惊溃。转战而南。复臣手斩数人，环之者益众。乃曰："大丈夫不生擒名王，岂可为敌所辱？"遂以刀自刭。清师皆惊叹以为烈士。文秀撤围而退。三桂不敢追，曰："生平未见如此劲敌，特欠一著耳。"盖如复臣所云也。

报至滇，可望下令曰："不听谋，损大将，刘抚南罪应诛。念有复城功，罢其职，闲住。"文秀归云南。

九月，李定国北取衡州。自南宁既败，胡一清、赵印选、马宝、曹志建等尚留粤西，屯聚山谷间。定国至，皆相率来归。民间亦多啸聚以应者。声势大振。孙可望亦自至沅州，使白文选、张虎攻辰州，下之，杀清总兵徐勇。长、岳相继奔溃。而清敬谨王率兵南下，十一月，遇定国于衡州，相持匝月。定国密令冯双礼率兵伏永州小路，而亲率所部决战。佯败至宝庆，复还奋击，伏兵起而夹攻。敬谨王大败。后得盔号，始知敬谨王亦死于乱军中。定国退屯武冈。

可望杀陈邦传，剥皮传尸至行在。大书于牌曰："逆犯陈邦传，先经肆劫皇扛，摽掠宫人，罪已漏网。不思建功赎罪，辄行背主反叛。今已拿获，解赴军前，立将邦传父子剥皮，传示滇黔。"云云。绝无奏报之疏，遣人递送安龙即去。御史李如月疏劾孙可望擅杀，无人臣礼；邦传宜加恶谥，以惩其逆。疏上，留中。召如月入朝，面诘云："谥法乃褒奖忠良字样，从无恶谥之例。尔小臣何得越典妄言？著革了职，于午门外廷杖四十。"张应科即入朝看科抄，科臣以本留中告，应科遂往如月署，索其疏稿。如月笑云："何须用稿，自有揭帖，明早发来。"既而果遣人以揭帖投应科署云：大明山东道御史揭帖递至伪营提塘当官开拆。应科大怒，驰报可望。可望得报，即令应科杀如月，剥皮示众。乃缚如月至朝门，应科捧可望令旨，喝如月跪。如月叱曰："我是朝廷命官，岂跪贼令？"乃步至中门，向阙再拜，大哭曰："太祖高皇帝，我皇朝从此无谏臣矣。奸贼孙可望，汝死期不远。我死立千古之芳名，汝死遗万年之贼号，孰得孰失？"应科促令仆地，剖脊及臀。如月大呼云："死得快活，浑身清凉。"又呼可望名大骂不绝口。及断手足，转前胸，犹微声恨骂，至颈绝而止。

时行宫湫隘，内监宫人非轮班入直者，皆居朝外。有宫人夏良璞者，年十九，聪敏殊丽，能诗，工真、草书，驰马试剑，皆绝技也。时居西城。应科朝罢过之，见良璞方据案作书，心动，即令民家妇出入通殷勤。又廉知良璞与巴东王妃结姊妹，常往来王第。应科所居适相对，遂馈遗巴东，交契甚密。王妃常出见，应科以嫂呼之。渐以良璞情事告，妃为诱致良璞通焉。后良璞昼入王第，夜宿应科署，益无忌惮。有密启司礼监者，遂以上闻。执良璞考讯，具得实。发内官杖毙。以内监知情不举，同杖死。赐巴东王及妃皆自缢。应科大怒。既而知庞司礼奏报，凌晨率数十人至司礼署，怒问天寿曰："夏宫人有何罪过而致之死？"天寿曰："此官家事，与卿何预？"应科语塞，手按其刃拟甘心于天寿者三。见有备，不敢动。已而马吉翔至，解之，乃密遣戎标参将张隆赍玺书，以良璞致死事告可望。可望已先得应科密报矣，谓张隆曰："朝廷何苦因一宫人杀多命，孤当遣人去处应科，尔可同回。"其明日，传宣王爱秀同隆还，即以爱秀代应科，而令杖应科于朝门外，革其官，押解至黔。未几，委任如故。

永历七年（清顺治十年）癸巳正月戊辰朔，帝在安龙。

封李定国西宁郡王。定国自桂林胜后，不复禀可望约束。冯双礼与争卤获金帛，遂回黔，谮于可望。可望连发令箭调还，密令双礼总统，而以伪都督关有才等潜师蹑其后。有龚铭者，为定国中书，使黔，闻其事，即驰书间道密白定国。时讹言繁兴，有传定国滋不悦者，曰："我奈何受郡王封？当亦如国主。"有传诸营偶语者，曰："秦王下长沙，即改年号，受禅让矣。"及废处刘文秀，咸曰："大功未行厚赏，偶败则膺严罚，我等如何苦捐身命？"又以杀杨畏知故，内外咸怨。是月，可望出师，慨然经略中原。其封定国诏使已出黔境，复追还之，曰："孤今出师入楚，当面会安西，大庆宴，亲奉上敕以光宠之。"而众益交相论叹，以为此真项羽之刓印吝封赏也。至有为定国虑者，曰："此伪游云梦计耳。"当是时，定国已统兵过左江，克复柳州、庆远、南宁、太平诸城，而可望所遣令箭，一日三至。定国因涕泣谓其下曰："不幸少陷军中，备尝险阻，思欲立尺寸功，匡扶王室，垂名不朽。今甫得斩名王，奏大捷，而猜疑四起。且我与刘抚南同起河南，战功具在。一旦诖误辄废弃，于我忌害，当必尤甚。我妻子俱在云南，我岂得已而奔哉？"将欲还师。俄得龚铭密报，知双礼等追兵将至，即遣精兵伏柳州江口芦荻中，俟双礼过迁江来宾二邑间，方逆之。双礼败回，伏发，一军皆陷，悉投江中。定国令纵双礼、有才还，易旗帜以诛逆为名，移师柳州，声言东下。可望闻，怅然久之。欲止军东下，然业已督师在道。又信其军士言："敌殊易杀。亲履行间，立大功以服众心耳。"谍知敌屯回路江，遂欲袭击破之。令于军中曰："凡获敌马者悉给之。时方四月，阴雨延连，行三日至回路江。敌惊欲溃。南军殊易之，甫斩数人，便掠其马。敌睨军乱，还南搏战。南军溃。清师鉴衡州之失，亦不追，遂各引还。而李定国于是遂据有广西。

行在闻之，君臣庆幸。计欲通好安西，密与内监张福禄、全为国、内阁吴贞毓、内翰蒋乾昌、李元开、御史李颀、周允吉、朱议祀、武安侯郑永元、大仆少卿赵赓禹、郎中张镌、蔡缤、朱东旦、中书易士佳、任斗虚、太常博士胡士瑞等谋。以马吉翔、庞天寿素党可望，秘不令闻。

八月，遣马吉翔往南宁省陵。既行，而贞毓等始撰敕及铸屏翰亲臣金章，以赐定国，许封晋王。

九月，遣主事林青阳、孔目周官，由间道趋柳州。

十月，青阳等至柳州，定国率官军郊迎。受读感激，泣数行下，军中皆流涕。遇青阳等有加礼焉。且云："因系密敕，未敢复奏。俟恢复东粤，即来迎驾。"有刘议新者，自行营回，过南宁，为马吉翔言其状。吉翔虽赴南宁，留其弟雄飞在安龙觇动静。乍闻议新言，大惊曰："不早自为地，事发，祸且及我辈矣。"阴使提塘王爱秀报可望。可望大怒，使人邀青阳，周官执之。并执马吉翔赴黔以待对理，阴厚待之。

是年，清师破广州，杜永和降。

永历八年（清顺治十一年）甲午正月壬辰朔，帝在云南。改云南为兴龙府。

可望遣伪指挥郑国至行在，言定国私通奸臣，要胁封爵，今使者已被执供明，乞查发同谋者付之，以报国主。帝谕曰："事非内人所敢为。假敕假宝，外间多矣。"国怒而出，质之诸臣，皆曰不知。国曰："有金章密旨差官姓名，岂同风影？"朝臣佯应曰："是必文安侯马吉翔奉命谒陵，或携有先年视师空敕，因而填发，未可知也。"国即南去，械吉翔还朝面讯。吉翔力辨。于是职方司郎中张镌、御史周允吉、吏科徐吉应之曰："此系我等所为。因我君臣性命悬于贼子之手，惟有藉安西一人，或可得延朱家国祚。今既事败，天也。生不能戮力王廷，死当为厉鬼以杀奸逆，奈何箝口以贻主上忧乎？"乃供同谋者吴贞毓等一十八人。国按名执禁，令锦衣卫康永宁会同严讯，备极五刑。因问谁为敕稿？镌曰："我为之。"允吉曰："改定者，我也。"问何由得宝？张福禄曰："我为尚宝，宝由我盗用。"国曰："此事必有主使。"盖意在连及帝也。遂复加毒楚。镌曰："果有主使者。"国问为谁？镌厉声曰："主使者，逆贼孙可望也。"国怒骂之。镌亦大骂。十八人皆同声不屈。既讯，以报可望。可望令磔张镌、张福禄、全为国三人，余俱斩。帝谕郑国，贞毓以辅臣处绞。镌等临刑犹从容入慰主上，挺然就戮，颜色不变。共相谓曰："我等死后不可分离，须戮力同心，活擒秦逆，献之阙下。"因向阙拜而就死。吴贞毓绝命诗曰："九世承恩未尽酬，忧时惆怅乏良谋。魂迷故国长依汉，梦绕高堂愧报刘（贞毓祖母，百岁尚在）。忠孝两穷嗟百折，匡扶有志藉同仇。击奸未破朱泚额，空竭丹心报国仇。"李元开诗曰："忧愤呼天洒洒卮，六年心事恋王畿。生前痛为忠奸辨，身后宁知仆立碑。报国痴心终不死，还家春梦已无期。汨罗江上逢人语，惭愧无能续楚词。"蒋乾昌诗曰："天地从来不可欺，寸心肯许世人知。奸臣误国非常惨，志士成仁自大悲。辛苦十年今已矣，间关千里竟何之？孤魂飘渺从风去，化作山河壮帝畿。"胡士瑞诗曰："抚景千年恨，扪心一片丹。太阿柄已失，巢覆卵无完。夜雨青磷暗，秋风白骨寒。彼苍如可叩，封事死犹弹。"朱议祉有"精忠贯日吞河岳，傲骨凌霜砥浪涛"之句。余皆不传。安隆人哀之，后为祠以祀，称十八先生。

可望谕云南城守伪固原侯王尚礼，令籍定国宫眷并文武兵丁妇女，欲分配各营。尚礼虑大营分散，将滋内乱，乃三启止之。惟汰安西大营粮饷。尚礼遣女使馈茶果于王妃，实皆金银也。安西大营，赖是得济。

六月，孙可望自黔还滇，急谋僭号。及期，冕小不可冠。自辰及午后大雨，震雷交作。可望不怿而止，遂还贵州。

八月，可望设科取士，以慧光寺为贡院，取中陈士基等五十四人。

是月，定国破广东高州府，雷、连亦下。

永历九年（清顺治十二年）乙未正月丙戌朔，帝在兴龙府。

可望遣兵犯常德，败归。

秋，定国帅师围新会。

永历十年（清顺治十三年）丙申正月庚辰朔，帝在兴龙府。

时清平南王尚可喜率大兵救新会，击定国，败之。定国率残兵数千奔回南宁，标下高文贵、靳统武亦次第奔回。南宁驻镇不知虚实，奔黔告可望，谓定国将席卷而东。可望大惊，恐定国直入安龙，即调镇国刘启明等十三营，遣关有才统之，以拒定国。使白文选赴安龙促帝移黔。帝母子闻之哭。从官亦哭。白文选亦心非其所为，对之心动，因以情告曰："姑缓行，俟西府至，可无危矣。"遂以舆徒不集报可望，阴以留俟定国。定国兼程疾进，先遣参将杨祥诈为营卒，诣行在，谒司礼庞天寿，于衣甲后心出密疏，署云藩臣李定国谨奏，而钤以屏翰亲臣赐章。天寿以闻。帝阅疏云："臣今统兵迎扈，不日即至行畿。先遣奏安，万勿轻信奸逆，辄行移跸。"云云。帝稍安，然甚秘之。

关有才等见衣甲皆皂，又有捷取字号，则以为清师从天而下，遂跨马而逃。

二十一日夜半，白文选率步骑至安龙城外，大呼曰："安西兵马即至矣，切须谨慎。"言毕，奔马而去。黎明，忽有叫门者曰："我西府长随夏太监也。"遂令入朝面奏曰："定国即至矣，遣臣先驰奏闻。因至冻洒箐，秦兵倒塞路，马不能前，所以少迟耳。"俄而周城炮起马嘶，声震数里，结寨遍九山头。安西率骑入朝陛见，君臣相持痛哭。帝谕曰："久知卿忠义，恨相见之晚。"定国泣奏曰："臣蒙陛下知遇之恩，欲取两粤以迎銮舆，乃不惟不副臣愿，且置陛下于重忧，臣万死无能自赎矣。"帝慰谕，赐坐及茶。定国还营，知文选去未远，遣夏太监等追留之。及于普平市，文选乃还，随定国入朝，密计幸滇。

二十六日，帝自安龙进次普安。遣兵守盘江，以御可望。

二月十一日，定国发前导后卫各骑卒三千，亲与白文选居中扈从，自新城普安直抵曲靖。请帝于行营安置，而亲率精兵入云南。时守滇者为刘文秀与王尚礼、王自奇等。文秀亦素怨可望，闻定国至，佯与王尚礼等勒兵，私以数骑驰迓定国曰："我辈以秦王为董卓，尤恐

卓后复有曹瞒。”定国为之指天誓。

三月，定国及文秀、文选等各率所部至曲靖，扈从銮舆入滇。以定北府为行宫，暂驻跸焉。改云南为滇都。赐定国晋王册宝，封文秀蜀王，文选巩国公，王尚礼保国公，王自奇夔国公，秦王扈卫张虎为淳化伯，水军都督李本高为崇信伯，高文贵广昌伯。又以定国记室金惟新为吏部侍郎，龚铭为兵部侍郎。马吉翔素党可望，知不为朝议所容，乃谄事维新及铭，为言于定国。五月得奏请，仍以文安侯入阁办事。

六月，遣白文选、张虎赍玺书还黔慰谕可望，宴辞，谕曰：“卿等往道朕意，务使两藩复敦旧好，事事为祖宗社稷起见。卿等功名垂竹帛矣。”文选等谢。往见可望，曰：“国主倘以旧好为念，不必苛求。若必欲擒之，假臣精兵二万，当立致定国于麾下。”可望以为诈，欲杀之。众救之，得免。乃夺文选所部兵并巩国公印，羁之营中，使张虎复命。然以妻子在滇，未敢显为逆也。

七月，光禄寺少卿高绩、御史邬昌期疏劾马吉翔、庞天寿以谗邪专擅，二藩与之友善，恐滋奸弊，复蹈可望故辙。疏上，两藩闻而不朝。帝以绩等妄言，谕廷杖革职。安西中书金维新趋谓定国曰：“绩与昌期罪固当死，而藩主则不宜留杀谏臣之名。”定国悟，驰救之，至则绩已死，而昌期得复原官。

八月，晋王李定国奏请归秦王宫眷，遣张虎护送至黔。定国亲饯之郊外。

十一日，移跸秦王宫，即云南府城中五华山地也。山有五华寺，为滇南诸刹之冠。于是初莅朝堂，二王侍立，文武肃然。朝贺出，皆喜相谓曰：“今日乃见真圣主也。”是日，帝为二王割襟，订二姓之盟。二王谢恩感悦。先是，定国有龙骧、天威二营，既出粤，祁三昇统龙骧营留蜀。可望令镇遵义。及定国入滇，调三昇，而可望亦使人调之。三昇谓其所部曰：“国主安西，旧主义均。今安西尊帝为民主，名正言顺，我等亦有所依，当遵西府之调为正。”众皆诺。于是却秦使，整旅还滇。可望遣兵追袭。三昇且战且走，辎重尽失。十月达行在。朝贺毕，即命封咸宁伯以旌忠正。

永历十一年(清顺治十四年)丁酉正月甲辰朔，帝在滇都。

可望遣伪臣程万里请大营及旧标还黔，许之。仍给夫马以送。

二月，起用先朝礼部尚书雷跃龙入阁办事。跃龙为可望所宠任，时告假在滇，故特起之。庞天寿以秦党自疑，惧晋王害之，忧愤病卒。赠恤甚隆，葬省城之华亭寺前。命太监李国泰掌司礼监事。

三月，以伪户部龚彝仍掌部事。彝以进士为先朝侍郎，可望任为户部者也。彝乃辞曰：“臣受秦王十年知遇，未有所报，安敢拜新命乎？”晋、蜀劾奏曰：“龚彝止知秦王十年之恩，独不念祖宗父子受国家三百载之恩乎？”有诏议处。彝伏阙免冠谢罪。降印局大使。数月，仍还原官。

初，可望在滇，伪兵部任僎屡表劝进。时僎已死，定国追论其谄逆。诏掘僎尸戮于市，籍其家，子孙俱遣边远充军。

四月，舟山监国鲁王遣总兵何达武赍表请会兵出吴、楚。

王自奇反于楚雄，率张明志、关有才二镇营兵西上永昌。

八月，举云南乡试，以演武场为贡院，取中王肇兴等五十四人。

可望自定国入滇，久谋内犯，畏定国兵强不敢骤发。因程万里奏请大营回黔，具以滇兵单将弱告可望。又诸镇自楚、粤至者皆聚于黔，所部甚众。遂大举犯阙。然人心多不直可望。马进忠、马惟兴、马宝以同姓相密，又与文选交，阴谋助定国，从容为可望言：“文选心膂旧人，诸将才望无出其右者，特前为定国所胁，使其心果向外，必不敢复来。今来而夺其兵，失归向心。试重用之，必能为国尽力。”可望信之，乃以文选为征逆招讨大将军，总统诸将前行。自率大军而进。留冯双礼守贵州。马进忠以病留安顺。可望令预造杻锁三百具，曰：“破滇之日，械送行在君臣也。”双礼力谏不听。及送师于郊，又谏曰：“国主往而果胜，难免犯阙之名。若其不济，则黔非国主有矣。”可望叱去。双礼痛哭而回。及师行在途，雨水泞泥，马多倒毙。抵交水，定国以沐天波、王尚礼、靳统武留守扈从，而亲与文秀督各镇兵御之。帝御五凤楼宴饯，簪花犒赏三军。时久雨忽霁，人心踊跃。

王尚礼素有异志。天波、统武精严城守，召尚礼入朝，悉收其兵器，以兵守之。天波素善流星锤，经乱每携袖中。是日恐左右有变，出锤舞，纵横掷击。尚礼俯首叹曰：“吾已为槛中虎，不复烦公攘臂也。”

九月朔，定国等兵至曲靖，屯于三岔。与可望接战，连北，退守曲靖，坚壁不出。

十四日，文选抵交水，距三岔二十里，轻骑奔定国军，且言人心内向，可一战走也。可望闻变欲还。马宝佯为切齿曰：“吾乃为跛贼所欺，要当手缚之，生食其肉。且一人去，何足重轻而废大事耶？”文选前为贼时，尝战伤足，医者生截他人足以接之。虽愈而跛，故宝呼跛贼云。可望乃止，曰：“两酋齐出，会城必虚。”因使马宝、张胜、武大定间道袭云南。

十八日，鄂国公马进忠密遣人报定国曰：“可望已使张胜等统锐卒三千袭云南矣。公可坐而待毙乎？”定国遂传令三鼓蓐食，五鼓发兵，攻之。可望大败，溃走白水。所随不及三百人，皆传宣官校。余悉陷没。于是急问左右马国公曰：“总总安在？”众应曰：“未败之先，白、马二营已归晋寨矣。”可望始大悔恨，曰：“冯双礼阻我兴师而坚不听，天亡我也。且仙台老僧能前知，尝问以出师凶吉，曰：‘惟不令白马相随，可无咎也。’初谓白马有碍于师行，既悉除不用，岂意其为进忠、文选乎？”因仰天大哭。复遇淋雨。既又谓其众曰：“昔年有石碑出水，镌文云‘来是观音面，去是老僧头，’由今推之，天意欲令我去发归清也。定国不世之仇，定须报

复,我又岂惜此数茎头毛乎?"于是决计归清。

可望方奔回,而李本高率数十骑追及之,引枪刺可望,过马首。可望大喝曰:"本高非孤旧人耶?受恩深矣,乃来杀主乎?"本高应声曰:"既做朝廷官,便须知君臣大义。本高非杀主,乃来杀欺主贼臣耳。"言未既,为流矢所中。可望得脱。余众相率尽降。

定国既败可望,腾露布奏捷。虑会城有失,使文秀、文选东追可望,自引兵还救根本。

二十一日,张胜、马宝等潜师至滇,欲入城。守者误以为捷师先还也,不为意,谛视衣甲皆非,遂急闭城。已有二骑突入,获之。张胜大呼王尚礼开门,至数十声,无应者,乃退。过三市街,已昏时矣。见金马坊垂布丈余,执居民讯之,告曰:"此晋王杀败秦王之露布也。"胜复令人读其辞,乃知可望于十九日兵败而逃。顿足叹曰:"大事休矣。"即纵兵焚掠。至横水塘,定国回师,遇之。马宝跪迎于道。张胜接战竟日,杀伤各千余人。张胜见势不敌,败走至亦佐县山谷中,馁甚,求食不得。逻卒获之以献。磔于市。

王尚礼知可望败走,忧惧不知所出,遂仰药死。帝犹令部议加赠恤,予祭葬,赐茔东门外。

定国凯旋,诸臣郊迎,入朝庆贺。复至晋第启贺。刘文秀获张虎于西水,槭送滇都,系狱。

可望奔还贵州,夜半入郭,方与冯双礼相持而哭,忽闻城外炮声三。城中惊窜。盖双礼欲诛之,密令本营起炮以速可望之行。可望遂挈家口辎重走镇远。文臣惟杨惺先,武弁则康国臣、郑国、张应科、叶应祯等,皆稔恶不容于滇、黔者,故偕可望远遁。及至楚南,遣惺先前往长沙,赴清经略洪承畴军前,通款投降。双礼断后,掩其子女玉帛,同文秀、文选归云南。

初,缙绅附可望,劝进者累累。可望败后,滇人以诗讥之,其末云:"秦宫火后收图籍,犹见君家劝进书。"

十月,定国率师讨王自奇于永昌,遣人招之。不从,令关有才逆战。定国阵擒之。自奇败走腾越,势穷自刎。张明志自诉被胁,请收集溃兵自赎。

定国既定迤西,遂班师,奏请行赏。封白文选巩昌王,马进忠汉阳王。进忠为闯营降将,所谓混十万者也,封后旋卒。又封冯双礼庆阳王,马宝淮国公,马惟兴叙国公,靳统武平阳侯,祁三昇咸宁侯,高文贵广昌侯。磔张虎、关有才于市。军民大悦。

时镇将俱升赏进爵,惟沐天波辞曰:"吾世受国恩,常虑无以报,宁敢望新秩乎?"盖久知国势已去,自分身殉,使其子分赘于各土司,曰:"庶存先人之祀于万一。"

是冬,议开缅甸为省,以元江土府为总督。不果。

永历十二年(清顺治十五年)戊戌正月戊戌朔,帝在滇都。

遣使赍玺书从安南出海,封郑成功为延平王,授张煌言兵部左侍郎,其余除授有差。徐孚远随使入觐。

始,刘文秀追可望,获其马骑一,自云"曾为可望内使,在滇时,奉令密窖银两金犁于内殿。昨令臣随行者,为虑臣起窖也。今既败去,愿首报以为兴王之资"。文秀遂率之还滇,奏之。命侯晋、蜀二王面同起窖。及是,果获窖银二十九万两,金犁一,重五百两,于后宫石台下。二王奏留供御用。帝谕二王以济军饷。

是月,可望入北京。清封义王。献滇、黔图,险阻、设伏、曲折皆备。

二月,赐前滇黔总制范矿赠恤。初,矿驻贵州,可望入滇,遣定国与之盟,言共扶王室。矿开陈大义,且曰:"假令可望渝盟,奈何?"又笑曰:"扶明,我则奉之。渝盟,我则杀之。"及定国入粤西,可望凌逼君上,矿以忧愤死。帝追悼之,故有是命。并赐故辅严起恒、杨畏知及张载述、刘熹尧、吴霖等五臣赠恤。

又,可望杀吴贞毓等于安龙北关。至是,令部议加原衔三级,予谥赠恤。立牌于马场,表其地曰十八先生成仁之处。

四月,刘文秀痈发于背。帝临问。定国亦率医责治。疾笃,上遗表云:"敌兵日逼,国势日危。臣请入蜀,就十三家之众,出营陕、洛,庶几转败为功。"云云。帝嘉之。及卒,命以亲王恤之。文秀仪度温雅,柔和谨慎。入滇之初,曾屠武定。既而悔之,自是不妄杀一人。

先是有西安人贾自明,自言识天文、地理、阴阳、象纬、遁甲之事,兼能制木牛流马火攻器具,又驱遣风雷诸术。常往来秦中各山,图集义旅。未就。因见王气在滇、黔间,变服至贵州。文秀一见,以为异人。既而文秀病,因见定国。定国大喜,疏荐之。朝命为雷击将军。试其火器,殊效。又制遮牌挡木,行营用之,周匝连环,屹如长城。乃遍取铁工木工,征求夫役。自明亦自尊大,遇朝士不为意。靳统武遣人阴杀之。其后果有知自明为洪承畴所遣、为缓兵之策者,以告定国。定国讳焉。

文秀既卒,定国以蜀自益,委朝政于龚铭、金维新,乃派兵加饷,卖官鬻爵。旧人怨叛,边警日迫。定国不及觉也。

是月,孙可望统楚、蜀、粤三路兵规取滇、黔。报至行畿,上下震恐。定国虑可望熟识险隘,而各汛守皆可望旧人,悉更调之。使其将刘正国、杨武守三坡、红关诸险要,防蜀;使马进忠等驻贵州。而蜀兵至三坡,正国奔回云南。晦日,克遵义。楚兵自镇远抵黔,马进忠等亦走。

五月,清师获黔抚冷孟饪,洪承畴待以宾礼,曰:"公若归诚,当仍用抚黔。"孟饪曰:"宁为明鬼闻香,不作叛人遗臭。"乃送觉罗贝勒军前,亦以甘言招之。孟饪不为屈膝。强之再,终不屈,乃押赴市。孟饪挺然直立,遂解其尸。报闻,咸为悲悼。遣兵侍程源、文安侯马吉翔谕祭,赠兵部尚书,荫其子冷之旭世袭锦衣卫佥事。

蜀兵败杨武于开州之倒流水。

六月,定国上表出师,自任当黔路,移镇安顺。以白文选任川路,移镇七星关。发夫运粮,天雨泥深,挽负不前辄鞭之至死。冤号载道矣。

七月，蜀兵抵独山州。

八月，定国率勋镇出师。帝御五凤楼宴饯。未及簪挂，大雨忽注。军士散走，无复行次，咸相谓曰："此番师行，浑不似征可望时也。"定国陛辞后，阻雨不前。日行仅二三十里。人心惶惑。至关岭，刑牲祭汉前将军祠。定国沥酒誓曰："定国奉命兴师，不以此身殉社稷、佐中兴者，神威当截其头。"顾谓诸将曰："诸公皆受国恩，可不于神前各明忠赤乎？"于是诸将皆跪告于神曰："某等有不与晋殿下戮力同心、报君父之恩者，神明殛之。"既盟而饮。还营，定国大悦。

十月，清师至贵州。冯双礼连疏请援。定国欲即进兵，俄得洪承畴书，略曰："某本待罪先朝，志切同舟。惟候吴王之至，即当会兵以听指挥，无烦王师远出也。"定国信之，遂缓师。而清师由水西泗城并川中三道而入。报至，定国始悔，急整兵御之。过安龙，与清师连战，未分胜负。忽传清师前导为可望扈卫康国臣，定国虑军中将士多可望旧人，变或中起，且举炮为回风激还，本营溃乱。定国急奔还行在。勋镇俱散。

十二月，蜀出遵义趋乌撒。白文选惧，弃七星关，走回沾益。

初六日，定国微服入行在，密奏移跸。敕沐天波宣谕缅甸，发官旗，沿途征兵，开路迎扈。诸臣俱议束装，独行人司任国玺疏请留滇，曰："君为社稷死，臣为君父死，何往焉？"下其议，皆曰："卷土重来，再图恢复，天意未可知也。君臣死社稷，尚非其时，何遽出此？"疏遂留中。

十三日，定国谕民避兵，云："本藩在滇多年，与尔人民，情均父子。今国事颠危，朝廷移跸，势难同尔等偕行。恐清兵一至，杀掠淫污，猝难逃避，尔等宜乘本藩未行时，各速远避，毋致自误贻戚。"于是城内外哭声鼎沸，携负狼奔。时已征贮秋粮，定国谕各营不得焚烧仓廪，恐清师至此无粮，徒苦我百姓。或曰帝谕定国勿烧故云。

时清师三路会于曲靖。朝议莫知适从。有陈建者，举文秀遗表语，请入蜀。马吉翔恐蜀将夺其权，力阻之。沐天波请走迤西，地近缅甸，帝从之。

十五日黎明，发滇都，从之南者数十万人。艾能奇子承业纠狄三品劫驾，事泄。定国乃亲殿，承业遂不复追。帝至碧鸡关，兵民塞路，哭声动地。帝谕住辇，立起，手扶天波左肩，回顾城中宫阙，挥涕曰："朕行未远，已见军民如此涂炭。以朕一人而苦万姓，诚不若还宫死社稷，以免生灵惨毒之为愈。"谕毕，大哭。天波俯伏奏慰，定国飞骑亦至，共请前发，以慰众心，帝乃就辇。间关至大理，扈从相失过半。

永历十三年（*清顺治十六年*）己亥正月癸巳朔，帝野次。四日，驻跸永昌，传谕罪己。李定国还黄钺待罪，自请削秩。不许。

吴三桂由广西、四川旁捣其虚，从黄草坝入滇城，兵不血刃，迤东皆定。即分兵三路追杀总兵王国勋于普淜驿。

吴三桂败白文选于玉龙关。定国闻败，请急渡潞江，趋磨盘山。山有石门一道，长亘五里，曲而险隘。乃设三伏，初伏窦名望，中伏高文贵，三伏王国玺，以御清师。

闰正月十五日，帝发永昌，将入缅。时文武尚四百余人，兵士数千人。工部尚书王应龙闻帝奔迤西，偕其子昼夜兼行，至永昌，而帝已前发矣。应龙孤身，不能于乱军中独行，乃谓其子曰："我本草茅微贱，蒙恩授职，官至司空。先不能主扶社稷，今不能患难从君，尚能腼颜求活人世乎？"因自缢。其子泣曰："父殉君难，子成父志，宜也。"亦随自缢。

十八日，帝次腾越。二十日，发腾越。

及清师过腾越，直越磨盘山，入险要，固山额真等俱战亡。定国中书卢生桂降于吴三桂，告以伏兵机密，赎命求官。三桂即令搜捕伏兵。名望知事泄，不得已发炮出战。中伏亦发。名望为流矢中左目，自刎。国玺战死。定国坐山巅，闻炮失序，大惊曰："兵败矣。"跨马而奔。将士皆散。稍定，乃问驾安在。或对曰："将至茶山。"定国沉吟曰："君臣俱死，无益也，姑他往以图再举。"遂率兵走孟艮。

二十四日，帝闻磨盘之败。百官争窜。昏夜失道，迷大谷中，比晓，仍故处也。辎重宫人为乱兵所掠。扈卫靳统武、旗鼓孙崇雅劫掠皇杠，降于清师。

时溃兵散乱，敕沐天波率禁旅及文武百余前进。二十六日，抵囊本河。二十八日，抵铁壁关，即缅甸界也。缅酋遣使言："众兵压境，诸蛮警惧。从官勿佩兵器，乃可入国。"马吉翔矫旨从之。

三十日，至蛮漠。缅人遣其头目通话曰："缅土小邦，乃大明贡臣。今皇帝亲举玉趾以临，敢不伏而迎诸郊？唯是扈跸诸王及勋镇将军携有重兵，自宜次于外以图恢复疆宇。若入于小邦，是示天下以不武也，不重损我天朝威望乎？"天波见其势不可入，乃奏曰："圣驾进缅，臣必居外矣。君臣南北，阻以大江之险，音问难通。请陛下以太子托臣，臣奉太子进茶山监国，一则可以在外调度，次亦可以遥为声援。此顾前虑后之长策，愿陛下决计。"帝曰："兴废由天，非人力所能挽。太子尚有父子之情，奚忍遽离？"后兄华亭侯王维恭请于后，亦弗许。于是君臣哭别。

二月壬辰朔，帝次大金沙江，缅酋以四舟来迎。从官自觅舟江上，得从者六百四十六人，马九百四十余匹，俱由陆期会于缅甸。

十八日，帝次井亘。缅人止之。不听，前进。

二十四日，缅请大臣问故。帝遣马雄飞、邬昌琦赍敕书往谕。缅发神宗敕书，对校不同，疑其为伪。及见沐国公印，信之。盖缅国自万历二十三年请救不许，遂绝朝贡，故所知惟神宗故事也。

当是时，李定国已遣白文选率兵迎驾至哑哇城下，距驻跸五六十里，而为缅人隔绝。文选遂拔营去。

三月十七日，自河口分路。陆行者至哑哇城，对河离城五六里驻营。缅人疑兵夺国，率兵出战，杀伤多

人。余乃散居村落。通政使束蕴金、中军姜水德缢死。

四月初三日，传谕守关者，驾已航海赴闽，兵勿复来。盖缅人畏兵，故马吉翔以此悦其心，而不知为其所愚也。沐天波、蒲缨、王启隆等谋乘间走户腊二撤。亦不许。

五月四日，缅王具龙舟鼓乐，遣人迎驾。五日，发井亘。七日，至哑哇城下，次于缅酋所居城对江。八日，进赭硁，始知前陆行者潘世荣等被缅人分给土人为奴，多自杀。缅人于赭硁置草殿数十间，编竹为城。从官各结茅散处。蛮男妇日来贸易。初至馈献颇丰，后乃渐薄。

八月望日，为缅国朝会之期。逼令沐天波以臣礼见，令天波跣足为诸蛮先，以夸耀于诸蛮。马吉翔、李国泰等犹以令节饮后弟王维恭家。维恭有女妓黎维新，已老矣，吉翔强之为梨园舞。维新泣下曰："今何时，顾犹为歌舞欢耶?"吉翔等怒，挞之。蒲缨家复纵博喧呼，声彻于内。时帝卧病不能禁，叹息而已。

九月，缅人贡新谷。命分给从官之窘者。吉翔多私其亲故，邓凯以为言，吉翔击凯伤足。

十月戊子朔，礼官请颁庚子历。从之。

永历十四年(清顺治十七年)庚子正月丁巳朔，帝在赭硁，日欲出缅幸李定国营。定国恐以兵来，则缅人致难于帝。而在帝左右者，又皆偷安无智之徒，以此音尘不属。

九月，定国迎驾，屯于近地。奏云："前后三十余本，不知曾到?今与缅王约何地交割?"帝以答敕付缅人。定国候久无消息，复拔营去。是时士君子皆散，唯余阘茸一二辈。马吉翔为大学士，与司礼监李国泰相为唇齿，惟恐定国之至，于是牢笼文武，凡欲某职某衔者，俱称门生。吉翔、国泰合奏大臣三日不举火，帝怒，以玺掷之。吉翔、国泰即椎碎分给。御史任国玺请东宫开讲，进宋末贤奸利害书。帝方览，国泰恶而去之。

永历十五年(清顺治十八年)辛丑正月辛亥朔，帝在赭硁。

二月二十八日，白文选密遣缅人赍本至，云："不敢速进者，恐有害，必要缅王送出为上策。"数日后，距行在六七十里架浮桥，将渡，已而不果。

三月，有欲杀马吉翔、李国泰奉东宫而出者。事觉，被害。

五月，马吉翔、李国泰进宫讲书。御史任国玺曰："上年请开讲，则迁延不行。今日势如累卵，祸急燃眉，不思出险而托之讲书。夫日讲经筵，必须科道侍班，议军事，则有皇亲沐国，岂翔、泰二人之私事哉?"奉旨着任国玺献出险策。国玺言："能主入缅，必能主出缅。今日事势如此，卸肩于建言之人乎?"

太常寺博士邓居诏、礼部主事王祖望各劾翔、泰。不省。

又谕礼部侍郎杨在讲书。赐坐。在以东宫典玺李崇贵侍立，不敢就坐。帝并赐崇贵坐。崇贵曰："虽在乱亡，不敢废礼。今日蒙上赐，后日将谓臣欺幼主。"每讲，崇贵出外，讲毕而入。一日，东宫问哀公何名?在不能答。

二十三日，缅酋弟莽猛白弑兄自立，遣人索贺。

七月，复来言三载供亿之劳，索报礼。俱无以应。

是月十八日，缅人请吃咒水(即盟誓也)，设宴于海中对山望海楼。马吉翔、李国泰挽百官同往，已而伏兵四起，悉被歼焉。惟沐天波觉其谋，出袖中锤，击杀十余人，被获，缚诸树以弩箭攒射之，死。是时，死者马吉翔、蒲缨、王维恭而下四十有二人，而其先以病卒与妇女惊窜自缢者不计。同行文武尽矣。

缅人又发兵围行在。帝几自缢。吉王同妃缢死。宫人命妇缢者不下百人。尽劫所有而去。

二十一日，缅人复修草殿，奉帝居之。曰："此事非关吾国，因汝各营在外杀害地方，犯众怒耳。"

缅杀诸人后，有驰呼而至者，云："勿害皇帝及黔国公。"盖恐清朝索之，思留以献也。而天波已先死。乃复治天波所居室，移帝眷属二十五人入居之，并进衣食。

八月，李定国以十六舟攻缅，复为所败，覆其五舟。乃与文选俱引还。

十一月十八日，帝召都督同知邓飙入，谓曰："太后病矣，未知骸骨得归故里否?"又曰："白文选未封亲王，马宝未封郡王，吾负之。滇、黔百姓，我师在彼，苦了多年，今又不知何如?"

十二月二日，缅人请帝移跸。皇太后、皇后及太子同行。三更渡河，始知其为清师也。盖三桂以重金购致之。

明年壬寅二月十三日，至滇城。四月二十五日，以红帛缢死。

定国既败还，而文选军在后，引而北。定国使其子嗣兴随文选以观去向。文选部下勒兵回向嗣兴，嗣兴怒，亦勒兵迎之。定国遽使召嗣兴还，曰："吾兄弟数十人，今惟存吾与若耳，何忍更相残?吾前所以使尔随之者，冀其悔而复回，仍与我并力也。既勒兵相向，念已绝矣，任彼所之，吾自尽吾事可耳。"遂率所部向九龙江而进。文选北行，屯锡泊。清师至，遂降。

定国在九龙江闻报，东走景线。壬寅五月，至猛猎，士马死亡日众。定国乃置醮自述生平所为，如天命已绝，愿速死，毋徒苦众人。未几，闻滇城四月二十五日之事，定国遂病，以六月二十七日卒于军。

八月，嗣兴降，与刘文秀子震、艾能奇子承业俱入京，受世职。

孙可望死，其子袭王封。一代后，亦降为公。

三桂进爵为王，乃踞五华故宫，增修旧制。红亭碧沼，曲折依泉。杰阁无堂，参差因榭。冠以巍阙，缭以雕墙，广袤数十里。卉木之奇，运自两粤，器玩之丽，购自八闽，而管弦锦绮图书之属，则取之三吴。从圆圆之好也。三桂将进圆圆位正妃，辞曰："妾以章台贱质，谬污琼寝。始于一顾之恩，继以千金之聘。流离契阔，幸保残躯。获与奉匜之役，分已过矣。今吾王析圭胙土，

威震南天，正宜续鸾戚里，谐凤侯门。上则立体朝廷，下则垂型裨属。稽之大典，斯曰德齐。若欲蒂弱絮于绣裀，培轻尘于玉几，既蹈非耦之嫌，必贻无仪之刺，是重妾之罪也。"三桂不得已，乃别娶中阃，而悍妒绝伦，群姬之艳而幸者辄杀之。惟圆圆屏谢铅华，幽居别苑，以顺适其意，不甚相轧。

圆圆之养姆曰陈，故幼从陈姓，本出于邢，于是府中皆称邢太太。居久之，三桂潜有异志。邢窥其微，以齿暮请为女道士。霞帔星冠，日拥药炉经卷而已。三桂治戎之暇，每至其处，必晤言移日。府中人遇三桂怒不可解事，邢为缓颊，则立解之。常曰："吾晨夕焚修，为善是乐，他非所计耳。"内外咸敬礼之。

康熙癸丑岁，三桂反。出攻长沙，抗命。乙卯，僭尊号。丁巳，病死。伪周洪化，其孙也。戊午，诸王贝勒讨贼，驻军曲靖。赖将军平耿精忠，由福建进征粤西，亦从四川黄草坝直薄滇城，俘洪化斩之。籍其家，舞衫歌扇、稚蕙娇莺、联舻接轸俱入禁掖，而邢独不见于籍。

岁癸亥，金陵邵为章赴楚雄幕，访其实于乡长老，题绝句于壁曰："百万雄师睥睨间，先朝一脉绝南蛮。擒人即是人擒路，谁道天公不好还？行营历历草凄凄，铜柱摩崖手自题。虎豹无睛威尚在，老军犹说旧平西。"邵有濡头之癖，落魄寡谐，诗故不甚显于时。

三余氏曰：东南人材，独萃粤西。论其尤者，如腾蛟殉国，式耜致身，十八之成仁，二张之遂志，非万里之长城耶？新兴连挫大敌，安西两蹶名王，亦中叶以来未有之勋矣。乃文武忠烈而君卒偷惰，虽无秦逆，终陷蛮乡耳。噫！竖子洵不足与谋哉。

附录　鲁监国载略

鲁王讳以海，高皇帝十世孙也。父寿镛。崇祯十五年，清师至山东，赂兖州守将刘泽清黄金十万，泽清遂弃州不守。清师入兖，寿镛自缢，鲁王被执。时年幼，诡称鲁王牧儿。见兵人掠王邸赀，王忽流泪。兵人怪之。旁有人曰："此鲁王八千岁也。"兵人刃之，三击不中。兵人骇曰："汝有大福，我不害汝。前有一少年女子甚丽，犯之不从，死于墙下。意汝妇耶？汝其埋之。"王因得脱。

十七年二月甲戌，王嗣位。三月，北都陷，王遂南奔。

弘光乙酉四月，圣安命移江、广，道浙江，暂驻台州。

五月十日，南都复陷，圣安出奔。马士英率所部奉慈禧太后至杭州。

原任左都御史刘宗周曰："士英亡国之罪不必言矣，焉有身为宰相、弃天子挟母后而逃者？当事既不能正名讨贼，国人曷不立碎其首乎？贾似道死于郑虎臣，今求一虎臣亦不可得，可叹哉！"时浙东已奉潞王监国。宗周令分守台绍道于颖，上疏请诛士英。不报。宗周与颖书曰："监国举动，全无足恃。此等疏，朝上即宜夕下，何至四五日尚无进止？明府不必候旨，再疏三疏，申大义于天下而已。"

无何，清师入浙，潞王降。贝勒布散官吏于浙东，且令剃发。原任苏松巡抚山阴祁彪佳赴池水死。宗周亦绝粒自尽。其绝命词云："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济志。决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与从容，何难亦何易。"又示婿秦嗣瞻诗云："信国不可为，偷生岂能久？止水与叠山，只争死先后。若云袁夏甫，时地皆非偶。得正而毙矣，庶几全所受。"门人会稽王毓耆闻变，即遗书宗周，有云："愿先生早自决，毋为王炎午所笑。"毓耆遂投柳桥河死。诸生潘集奔东渡桥袖石自沉死。周卜年赴东海死。原任大学士高弘图流寓绍兴城外，逃至野寺，不食死。

时马士英亦奉太后至绍。绍人犹未知圣安所在。原任九江佥事王思任上疏太后，请斩士英。言："战斗之气必发于忠愤之心，忠愤之心又发于廉耻之念。事至今日，人人无耻，在在不愤矣。所以然者，南都定位以来，从不曾真真实实讲求报雪也。主上宽仁有余而刚断不足，心惑奸相马士英爰立之功，将天下大计尽行交付。而士英公窃太阿，肆无忌惮，窥上之微而有以中之，上嗜饮则进醽醁，上悦色则献妖淫，上喜音则贡优鲍，上好玩则奉古董。以为君逸臣劳，而以疆场担子一肩推与史可法。又心忌其成功，而决不照应之。每一出朝，招集无赖，卖官鬻爵，攫尽金珠。而四方狐狗辈愿出其门下者，得一望见，费至百金；得一登簿，费至千金。以至文选职方乘机打劫，巡方总督见兑即题。其余编头修脚服锦横行者，不在话下矣。所以然者，士英独掌朝纲，手握枢柄，知利而不知害，知存而不知亡，朝廷笃信之，以至于此也。兹事急矣，政本阁臣可以走乎？兵部尚书可以逃乎？不战不守而身拥重兵，口称护太后之驾，则圣驾独不当护耶？一味欺蒙，满口说谎，英雄所以解体，豪杰所以灰心也。及今犹可呼号泣召之际，太后宜速趣上照临出政，断酒绝色，卧薪尝胆。立斩士英之头，传示各省，以为误国欺君之戒。仍下哀痛罪己之诏，以昭悔悟，则四方之人心士气犹可复振，而战鼓可厉，苞桑可固也。"

又上书士英，言："阁下文采风流，才情义侠，职素钦慕。即当国破众疑之际，爰立今上以定时局，以为古之郭汾阳、今之于少保也。然而一立之后，阁下气骄腹满，政本自由，兵权独握，从不讲战守之事，而只知贪黩之谋，酒色逢君，门墙固党，以致人心解体，士气不扬。叛兵至则束手无策，强敌来而先期以走，致令乘舆播迁，社稷丘墟。阁下谋国至此，即喙长三尺，亦何以自解也？以职上计，莫若明水一盂，自刎以谢天下，则忠愤节义之士，尚尔相亮无他。若但求全首领，亦当立解枢权，授之才能清正大臣，以召英雄豪杰，呼号惕厉，犹可幸望中兴。如或逍遥湖上，潦倒烟霞，仍效贾似道之故辙，千古笑齿，已经冷绝。再不然，如伯嚭渡江。吾

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区也。职当先赴胥涛，乞素车白马以拒阁下。上干洪怒，死不赎辜。阁下以国法处之，则当束身以候缇骑；私法处之，则当引领以待锄麑。”

时浙东郡县降清，易置官吏。闰六月初九日，余姚摄印官发闾左为驰道，执朴以行役者。众哗不能定。九江佥事孙嘉绩乘众怒，遂斩摄官，闾左少年辍耕而从者数千人。其明日而诸生郑遵谦应之绍兴。遵谦，原任山西佥事郑之尹子也。少任侠，不为绳墨之士所理。阉人屈尚忠逃至越，遵谦棰毙之，曰：“吾闻诸先生（即左都御史），凡系逃官，皆可诛也。”时绍兴守、会稽令皆新署，遵谦斩之而起，召其故所知豪杰以从。初，王期升为太守，梦有持谒入者，觉而记其姓殷，以问推官陈子龙。子龙曰：“越乱兆矣，此殆会稽守殷通也。”至是而验。

又明日而刑部员外郎钱肃乐应之于宁波。时定帅王之仁已授降表。肃乐大会缙绅士子于城隍庙，召募义勇。郡绅谢三宾阴致书之仁，谓一二庸妄书生恐为祸阶，须以公之兵威胁之。之仁至宁，陈兵教场，受约于肃乐，出三宾书诵坛上。三宾戟手欲夺之。之仁色变。有左袒三宾者，使之任饷而止。

时兵部尚书张国维已至台州，与郑遵谦、陈函辉、宋之普、柯夏卿、方国安、熊汝霖、孙嘉绩等迎鲁王至绍兴，即监国位。朱大典亦遣孙珏上表劝进。于是以分守公署为行在，以明年为监国元年，是年仍用弘光年号。列兵江上，分地戍守。方国安当七条沙，王之仁当西兴，郑遵谦当小亹，孙嘉绩、熊汝霖、钱肃乐当瓜里。

群臣皆奉表劝进。王曰：“孤之监国，原非得已。当俟拜孝陵，徐议乐推未晚也。”固让不可。以张国维、朱大典、宋之普为东阁大学士。国维首参马士英误国十大罪，士英惧，不敢入朝。国维督师江上，赐上方剑行事。子世凤为平□将军。大典镇守金华。之普司票拟。未几，起旧辅方逢年。之普谢事。

起章正宸吏部尚书，李向春户部尚书，王思任礼部尚书，余煌兵部尚书，张文郁工部尚书，陈函辉吏部右侍郎。加孙嘉绩、熊汝霖、钱肃乐皆督师佥都御史。封方国安镇东侯，王之仁武宁侯，张鹏翼永丰伯。国安守严州，鹏翼守衢州。补御史陈潜夫原官，加太仆寺少卿，命监各藩镇兵马。

上皇太子号曰悼皇帝，弘光帝曰赧皇帝，潞王曰潞闵王。

七月，张国维复富阳，又复于潜。命姚志卓守分水。江上之兵，每日蓐食鸣鼓，放舟登陆搏战，未几复转棹还戍，率以为常。惟熊汝霖以五百人渡海宁，转战数日乃还。

时兵马云集，人治一军，不相统一，部曲骚然。国维疏请于王曰：“刻期会战，则彼出此入，我有休番之逸。而攻坚捣虚，人无应接之暇，此为胜算。必连诸帅之心化为一心，然后使人人之功罪，视为一人之功罪。”惜不能用。

初，孙熊之建义也，皆书生不知兵，迎方、王二帅拱手而授之国成。凡原设营兵卫军俱隶方、王，而召募之街卒里儿则身领之。方、王既自专，反恶孙熊之参决。于是分饷分地之议起。分饷者，以孙熊之师谓之义兵，食义饷，以方、王之师谓之正兵，食正饷。正饷，田赋所出，义饷，劝助无名之征也。分地者，某正兵支某邑正饷，某义兵支某邑义饷也。有旨会议。方、王司饷者皆至，殿庭哗然。户部主事董守谕面奏：“分饷分地，非也。当一切正供悉归户部，核兵而后给饷，核地而后酌给之先后。所谓义饷者，虽有其名，不可为继。”户部主事邵之詹议以绍兴八邑各有义师，专供本郡，宁波专给王藩，以金华归阁部，以五府归方藩。而方、王终不可。统计浙东钱粮六十余万，两藩自分义师，或散或留，听其自为征劝。于是新安王兵散，督师所领之营不过数百人而已。

八月，兵部尚书田仰从海道至。留为东阁大学士。

十月壬辰，清师至，方国安严阵以待。张国维率裨将王国斌、赵天祥继之。清师败，追战于草桥门下。适大风雨，遂收兵而退。清师驻沿江，营木为城。

会福州遣兵科给事刘中藻颁诏于越，诸求富贵者争欲应之。监国下令返台。士民惶惶。国维星驰至绍，上疏于闽曰：“国当大变，凡为高皇帝子孙臣庶，所当同心并力。成功之后，入关者王。监国退居藩服，礼谊昭然。若以伦序叔侄定分，在今日原未假易。且监国当人心奔散之日，鸠集为劳，一旦南拜正朔，鞭长不及，猝然有变，唇亡齿寒，悔莫可追。臣，老臣也，岂若朝秦暮楚之客哉？”熊汝霖曰：“吾知奉主上，不顾其他。”皆不奉诏。中藻废然而返。由是浙、闽竟成水火。

十一月，进方国安为荆国公，王之仁为宁国公，封郑遵谦为义兴伯。监国劳军于江上，驻跸西兴，筑坛拜国安，命诸军皆受节制。

马士英、阮大铖窜入方营，欲朝见监国。不许。下群臣议，多言士英当诛。熊汝霖曰：“此非杀士英时也，正欲令其自赎耳。”兵部主事某曰：“非不当杀，但不能杀尔。然《春秋》之义，孔子亦岂能杀陈恒，固不可言、不当杀也。”

十二月，监国回越城。以谢三宾为礼部尚书，寻入东阁。

铸大明通宝。

兵部主事署余姚县事王正中进某所造监国鲁元年大统历。

监国元年丙戌正月己酉朔，监国在绍兴。以柯夏卿、曹惟才为使，奉书闽中，用敌国礼。

二月，张国柱掠余姚，其部曲张邦宁掠慈溪。国柱者，刘泽清标将也，航海至浙东，依王鸣谦于定海。国柱有弓箭手五百余人，其力足以制鸣谦，乃劫之内向。行朝震恐，议以伯爵縻之。孙嘉绩等量署为胜□将军，始返定海。

总兵陈梧败于槜李，渡海掠余姚之乡聚。王正中遣兵击之，乡聚相犄角，杀梧。朝议罪正中。某言梧之

见杀，犯众怒也，正中保守地方，不当罪。乃止。

三月丙寅，毅宗大祥。董守谕请朝堂哭临，三军缟素一日。从之。

钱塘自正月以来，各营西望心碎。王之仁上疏监国云："事起日，人人有直取黄龙之志，乃一败后遽欲以钱塘为鸿沟。天下事何忍言？臣今日计惟有前死一尺，愿以所隶沉船一战。今日欲死，犹战而死，他日即死，恐不能战也。"

是月，清师决堰，放舟入钱塘江。张国维严饬各营守汛，命王之仁率水师从江心袭战。是日，东南风大起，之仁扬帆奋击之，碎船数十只。郑遵谦获铁甲八十余副。国维督诸军渡江。会闽使陆清源赍诏至江上犒师，马士英唆方国安斩之，且出檄数隆武过。国维曰："祸在此矣。"

四月，王正中率师渡海盐，破澉浦城。又杭州固守，坚不可陷。监国议抽兵属国维西征，以礼部尚书余煌兼兵部事，督江上诸师。而清师屯北岸以大炮击南营，碎方营中厨锅灶。国安曰："此天夺吾食也。"更念闽中曾以手敕相招，入闽必大用，即不支，便道可退入滇、黔。五月二十七日夜，遂拔营走。至绍，陈兵劫监国南行。

二十八日夜，月色甚明，清师遂入杭州。江上诸军闻报俱溃。郑遵谦携赀入海。

二十九日，惟王之仁一军尚在，将由江入海。国维与之仁议抽兵五千分守各营。之仁泣曰："坏天下事者，方荆国也。清师数十万屯北岸，倏然而渡，孤军何以迎敌？之仁有船，可入海。公兵无船，速当自为计。"国维乃振旅追扈监国。礼部尚书余煌大张朱示，尽启九门，放兵民出走毕，正衣冠赴水死。

是月，加孙嘉绩、熊汝霖东阁大学士。孙、熊所将皆奇零残卒。嘉绩尽以其兵付某，某与王正中合师三千。两浙来受约束者，尚宝寺卿朱大定、太仆寺卿陈潜夫、兵部主事吴乃武、查继佐，又数百人附之。渡江劄谭山，将取海宁。以江上兵溃而返。

六月丙子朔，兵溃。

夏旱水涸，有浴于江者，徒涉往来。清师驱马试之，不及于腹，数十骑过江。而列戍惊扰，走死不暇。

监国发自绍兴。富平将军张名振弃石浦，以舟师护监国，由江门出海。令保定伯毛有伦扈元妃张氏、世子由定海而出。

张国维行次黄石岩。而方国安、马士英合兵奔至天台，询之土人，云："山西有径，可通楚、粤至滇、闽者。"因士众未集，稍憩以俟。山中有石桥，恐敌人之来袭也，命毁之。桥中有石版，版有文二行，曰："方马之兵，至此而止。"二人大骇，以为此天意也，遂留不去。遣人至杭投清。贝勒大悦，即命阮大铖遗之以书，以异其礼。两人大喜，即决计献监国以降。乃遣将守监国。未至鲁营而守者忽病，不省人事。监国得单骑逸，登海舶，传命国维防遏四邑。遂过东阳，治兵再举。时六月十八日也。

二十五日，清师破义乌。众劝国维入山，国维曰："误天下事者，文山叠山也。一死而已。"二十七日，出师至七里寺。国维具衣冠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作绝命诗三章。谓知府王澧曰："子有父母在，可无死。余国之大臣也，义不得生，暂欲剃发以纾民难。"于是经理诸事三日毕，从容就缢。或曰赴园池死云。

王之仁载其妻妾并两子妇幼女诸孙尽沉于蛟门下，捧所封敕印北面再拜投之水。独至松江，峨冠登岸。百姓骇愕聚观。之仁从容入见清内院洪承畴，自称仁系前朝大帅，不肯身泛波涛，愿来投见，死于明处。承畴优接以礼，命剃发。不从。八月二十四日，就义西市。

陈函辉哭入云峰山中，作绝命词八首，云："生为大明之人，死作大明之鬼。笑指白云深处，萧然一无所累。子房始终为韩，木叔生死为鲁。赤松千古成名，黄檗寸心独苦。父母恩无可报，妻儿面不能亲。落日樵夫湖上，应怜故国孤臣。臣年五十有七，回头万事已毕。徒惭赤手擎天，惟见白虹贯日。去夏六月廿七，虚度一生世法。但严心内春秋，莫问人间花甲。斩尽一生情种，独留性地灵光。古衲共参文佛，麻衣泣拜高皇。手著遗文千卷，尚存副在名山。正学焚书亦出，所南心史难删。慧业降生文人，此去不留只字。惟将子孝臣忠，贻与世间同志。"又作自祭文一、《埋首记》一，从容笑语，扃户自经死。礼部侍郎王思任不食死。太仆少卿陈潜夫偕妻孟氏、妾孟氏，夫妻姊妹联臂共沉河死。兵部主事叶世桓与妻王氏同溺死。兵部主事高岱绝食死，子诸生高朗赴水死。通政使吴从鲁不剃发死。原任山西佥事郑之尹沉水死。诸暨诸生方炯、山阴诸生朱玮赴水死。萧山诸生杨雪门自缢死。医生倪舜年正襟危坐磁缸内，命人掩覆，朗声诵佛死。

清师至金华，督师阁部朱大典出兵与战，伤清师士卒数万，固守月有五日不下。清师取民间耕牛，载红衣大炮集城下，向一处击之。城崩。大典以家眷悉置于楼，阖门纵火自焚死。其子师郑邠，武进人，亦死。

总兵张鹏翼守衢州，标下副将秦应科等内应。城破，鹏翼及乐安王、楚王、晋平王皆被杀。督学御史王景亮被执，不屈，遇害。

马士英、方国安等犹拥残兵数□，请入关，隆武帝以其罪大，不许。士英遁至台州寺为僧，随为清师搜获。阮大铖先已迎降，贝勒随令内院办事。方逢年及刑部尚书苏壮等俱剃发投降。士英、国安至杭，贝勒待之厚，两人遂擒鲁王妃及其眷属以献。贝勒复诱两人，使尽携眷属及爱将锐卒入城中驻扎。月余，贝勒治宴，其将领四十八人同时就戮。囚士英、国安，挟之入闽，俱械一室。士英日吟诗消遣。一日引入洪塘，与总兵数人俱被戮。时有黑气从西南来，以为诸臣被戮犹有天变云。

阮大铖未降之先，同党逆之冯铨已署其姓名，嘱之南征者，悬内院之缺以待。大铖初降，不知也。其同邑潘应奎，逆党潘汝祯之子也，时为委署杭严道，名位下

大铖数等。大铖入谒，应奎故作色靳之，大铖不觉屈膝。既而示以铨之书，大喜过望。从征福建，方过仙霞岭，口称雷爷相见，遂堕马折颈而死。雷缜祚者，太平人，以孝廉仕至河间道，因劾周延儒被黜。至弘光时，六等定罪，为大铖冤死，故显神云。

兵部侍郎杨文骢，士英戚也。乙酉夏，道苏州，取库金二十余万。及清师渡江，与田仰居山岛中，有兵几二万。田、杨同遣兵四百，载币物献清贝勒。贝勒尽杀之。田仰私送币帛数车，贝勒受之，使田兵别营。以铁骑千余围之，尽放田兵出围，令杨兵下马，去器械。又次日，火炮四冲之，乱箭齐发，一营皆没。

张名振既护监国出海，投肃虏伯黄斌卿于舟山。

舟山者，四面皆海。元时为昌国卫。昔越王勾践欲置夫差于甬句东，即此地也。今省入定海，设参将一员以镇之。崇祯间，黄斌卿为其地参将。斌卿，兴化卫人，少随其父于京邸，流落不能归。后以恩例当授把总，苦于无资，有妓刘氏助之得办。刘氏乃为其妻，妒死。后自参将升江北总兵。南京既失，遁归。隆武建号，斌卿得附劝进。上言舟山为海外巨镇，番舶往来，饶鱼盐之利，西连越郡，北绰长江，此进取之地也。隆武帝善之，封为肃虏伯，赐剑印，率兵屯舟山，便宜行事。既复上疏乞周崔芝自副。崔芝号九玄，福清之榕潭人也。少读书不成，去而为盗于海。其人饶机智，侪辈皆听其指挥。尝往来日本，以善射名。与撒斯玛王结为父子。日本三十六岛，各有王统之。其所谓东京者，乃国主也。国主曰京王，拥虚位而已。一国之权则大将军主之。其三十六国王则如诸侯之职。撒斯玛于诸岛为最强，与大将军相为首尾。崔芝既熟日本，故在海中无不如意。微行至家，为有司迹捕，系狱三年。贿吏得解，乃变姓名为盗如故。久之就抚，以崔芝为黄华关把总，稽察商舶。乙酉秋，隆武帝加崔芝水军都督，副黄斌卿驻舟山。其冬，崔芝遣人至撒斯玛，诉中国丧乱，愿假一旅，以齐之存卫、秦之存楚之故事望之。将军慨然约明年四月发兵三万，一切战舰军资器械自取其国，余财足以供大兵中华数年之用。自长崎岛至东京三十余里，驰道、桥梁、驿递、公馆重为修葺，以待中国使臣之至。崔芝大喜，益备珠玑玩好以悦之。参谋林籥舞为使，期以四月十一日东行。籥舞将解维，而斌卿止之，曰："大司马余煌书来，此吴三桂乞师之续也。"崔芝慷慨下士，来者多归之。而斌卿为人猜忌，故至是崔芝怒而入闽。

福州既破，郑芝龙劫众议降。安昌王恭櫆、尚书张肯堂、侍郎朱永祐、忠威伯贺君尧、武康将军顾乃德皆言不可。崔芝涕泣而谓芝龙曰："崔芝海隅亡命耳，无所轻重。所惜明公二十年威望，一朝堕地，为天下笑。请得效死于前，不忍见公之有此也。"抽刀自刎。芝龙起而夺之。后数日，芝龙竟去。

崔芝既去舟山，斌卿出师窥崇明。战败，以周瑞援得还军。斌卿怯于大敌而勇于害同类。是年，副使荆本彻至舟山，屯小沙屿。本彻松江建义，兵败入海，其将士善射。斌卿忌之。本彻不能辑士卒，所至为民患。斌卿乘民之怒，造为流言。民有单里者，从斌卿攻之。本彻遂遇害。

至六月，浙东事败。张名振扈监国、毛有伦扈张妃世子至，而斌卿不纳。飘泊外洋。名振故与斌卿为儿女姻，其兵势每相倚藉。王鸣谦至舟山，斌卿诱击之，尽并其众。叛将张国柱乃悉定海舟师以攻舟山。国柱有弓箭手五百人，号骁勇。斌卿念陆战不能胜之，乃使百姓乘城，而身率水师出战于洋，三日夜不能当国柱。名振水营将阮进精水战，以四舟冲国柱营。秋涛方壮，乘之发炮，无不糜碎。国柱仅以身免，乃劫元妃世子而去。斌卿得其楼船百号，声势益振。

阮进者，尝为海中小盗，名振拔之，使统水营。进甚德名振，而斌卿以计间之，使进背名振取其船二十艘，军资器械数万，脱归闽海。

时监国泊舟外洋。会永胜伯郑彩至舟山，遂奉监国入闽。

十月丁酉，监国发舟山。十一月丙寅，次中左所，即厦门也。时郑芝龙既降，并令郑彩执监国以降。彩不可，匿监国，而以南夷貌类者服监国冠服居舟中，谓守者曰："事苟急，则缢死以示之。"清师挟芝龙北去，乃已。

芝龙子成功年甫二十，不从父志，复建杀父报国之旗于海上。然亦不欲奉监国，仍称隆武年号。郑彩乃奉监国改次长垣，以明年为鲁监国二年。海上遂有二朔。

监国二年丁亥正月癸卯朔，监国在长垣。熊汝霖为相。

辛未，监国祃牙出师。提督杨耿、总兵郑联皆以兵来会。进郑彩为建国公，张名振为定西侯、杨耿为同安伯，郑联为定远伯，周瑞为闽安伯，周崔芝为平夷伯，阮进为荡胡伯。

周崔芝复海口，以参谋林籥舞、总兵赵牧守之，遣义子林皋随安昌王至日本乞师，不得要领而还。

二月壬申，克海澄。明日攻漳浦，失利。又明日，清师救海澄，南师退入于海。丙子，克漳浦，以闽人洪有文为令。五日而陷，有文死之。

郧西王复建宁，其裨将王祁复邵武。祁营山中，取民间几桌数百张，每张悬火线数十炷，黑夜顺流环城而过。守者谓祁兵薄城，炮石交下，迟明，方知其伪。守者习之不疑，一日祁突至，遂破。

四月，海口陷，林籥舞、赵牧死之。周崔芝退保火烧屿。

是时，舟山复有吴胜兆之事。胜兆，清朝守松江帅也，颇怀异志，聚吴中失职者，并招太湖义旅，以蜡书求援于舟山。斌卿犹豫不敢应。翰林张煌言、御史冯京第俱在舟山，劝张名振以其兵就约。名振诺之。时斌卿已进爵威虏侯，其肃虏伯印故在，名振请即以其印封胜兆为期。是月二十六日，胜兆之聚谋者既众，人人以为事成在旦夕，肆言无忌。而所抚义旅多不就约束，欲

凌主兵出其上，主兵恨之次骨。其未经招抚者则昵就北师，因捕义旅以见胜兆。胜兆外无以自解，辄斧质以徇。义旅且惑胜兆中变。当是时，名振率师窥崇明，而海啸，楼船丧失八九，踉跄归舟山，煌言、京第间道得脱。因失胜兆之约。义旅遂劫胜兆，斩北官之不从者。而胜兆之部曲且与义旅异志。于是有詹世勋者，矫胜兆之命，召义师次第入，斩之毕，而执胜兆。当事者杂治其狱，陈子龙、侯岐曾、沈廷扬、徐式谷、戴武功皆死之。有周长吉者，亦连染入案，当事鞫之。长吉口承与詹世勋谋叛，非胜兆也。于是并杀世勋。

初，忠威伯贺君尧帅温州，尝贼杀礼部顾锡畴，众论非之。及温破，入闽，复至温之玉环山，收其渔税，挟重赀来舟山。其标将欧兴有隙于君尧，至是潜告斌卿，斌卿遣盗杀之中途。

七月，监国亲征，次长垣。会郑彩、周瑞、周崔芝、阮进之师攻福州，败绩。

八月，克连江。

十月，长乐、永福、闽清皆下。罗源令朱丕承、宁德令钱楷皆以城降。

以马思理为东阁大学士，林正亨户部尚书，钱肃乐兵部尚书，沈宸荃工部尚书，刘沂春右副都御史，吴钟峦通政使，余扬左都御史，林嵋吏科给事，黄岳吏部考工司郎中。

大学士刘中藻起兵福安，攻福宁州。其帅涂登华欲降，第谓人曰："岂有海上天子、船中国公而能成事者耶？"钱肃乐致之书曰："将军独不闻有宋末年，二王不在海上，文、陆不在船中乎？今将军死守孤城，依沸鼎以称安，巢危枝而自得，计之左矣。"登华得书，遂降。

邓藩审理陈世亨以一旅复安固，援兵不继，被执，不屈死。

吏部文选司主事林垐、兵部侍郎林汝翥攻福清，兵败，皆死之。初，垐于福京主铨政，曰："此润色太平之事，顾今日之所急耶？"乃辞去，募兵数千人。为郑芝龙所阻，不得志。复散兵入山，制棺一具、布衣一袭，书大明孤臣之柩以待死。闻监国至而起。

吴钟峦申明职掌，言："远近章奏，武臣则自称将军都督，文臣则自称都御史侍郎，三品以下不计。江湖游手之徒则又假造符玺，贩鬻官爵。偃卧丘园而云联师齐楚，保守妻子而云聚兵千万。请加严核。募兵起义者则当问其册籍花名，原任职官者则当辨其敕书札付。"监国允之。

十二月，斌卿攻宁波，不克。甬诸生华夏、屠献宸、杨文琦、文瓒、董德叙、王家劝使人走舟山，约斌卿入为内应。斌卿诺之。夏等又结海滨义旅余姚人王翊、王江，具帛书邀之，为侦者所得。邑绅谢三宾又讦夏等以实之，夏等入狱。而舟山之师始至，泊桃花渡，仰视城上，寂无举动。清师以大炮击之，即退。当事诘夏之同谋者，夏慷慨而对曰："此时更有何人？无已，则太祖高皇帝、崇祯先帝耳。"当事曰："然则汝帛书所谓布置已定者，何耶？"夏曰："直为大言，鼓动人心。"当事利三宾之财，亦诬以同谋，令夏引之。夏曰："若谢三宾者，龌龊鄙夫，建义之事，胡可假之？"三宾在旁，搏颡以谢。夏等皆论死。文瓒妻张氏、夏妻陆氏、献宸妻朱氏、文琦妻朱氏皆自缢死。

斌卿既返，甚悔其一出，乃刻意为保聚之计。限民年十五以上即充乡兵。男子死，妻不得守制，田即入官。年六十无子者，收其田产，别给口食。初，舟山之田强半属内地大户，至是，尽籍为官田。总计合山之田，官居其二，民居其一。斌卿欲并收其一，如土司之法，为不侵不叛之岛夷而已。王翊遂入四明山。四明在汉、晋以前通谓之天台，其后分裂天台以为四明。周围八百里，连山叠嶂，豁险之极。唐咸通元年，裘甫之裨将刘从简率壮士五百，奔至大兰山，据险自守。诸将共破之。大兰，即四明之山心也。四明之为山寨，旧矣。

监国三年戊子正月丁酉朔，监国在闽安镇。

同安伯杨耿、大学士朱继祚攻兴化，克之。兴化分守道彭遇飖，南都时御史也，令其守将出战，而登陴立大明帜。守将不敢入。

癸丑，郑彩杀大学士熊汝霖及义兴侯郑遵谦。汝霖票拟，每右瑞而左彩，彩积恨之。监国次闽安，从亡诸臣之室俱保琅琦。守琅琦李茂者，彩之裨将也。汝霖奴子与之争口。元夕，汝霖自监国所归沐。熊、郑两家以簪珥相问遗。李茂以熊、郑合谋奔告彩，汝霖遂为所害。彩以遵谦同姓，弟畜之，使领陆兵于牛田。郑氏故以商舶为事，谦强取二舶，资万计，由此交恶。汝霖见杀，谦复不秘其辞色。彩乃诈扑部将丘辉，辉扶伤就谦，求书投郑鸿逵。谦过辉船送之，被擒。辉既擒谦而难于面之，伏舱底不出。谦呼曰："汝郑彩厮养，杀我，岂出汝意而相避乎？"辉出，谦乞只鸡盂黍，哭奠汝霖。既毕，蹈海死。谦妾金四姐者，故倡也，尝笞杀其婢王氏，下于狱。谦以千金出之。谦死，金四姐束藁象彩，每馈食，斩象人以侑哭。彩闻之，沉之于海中。

二月，以钱肃乐为东阁大学士。

时江西金声桓遣北将郭天才援闽，与巡抚佟国鼐有隙。天才来降，封为忠勤伯。

三月，兴化陷，吏科给事林嵋自缢。兴泉守道汤棻绯衣坐堂上，遇害。莆田陷，大学士朱继祚、知县郑廷谏死之。永福陷，兵科给事中鄢正畿赋绝命篇，投水死。御史林逢经亦投水死。长乐陷，御史王恩及服毒，妻李氏同死。建宁陷，王祁巷战自焚死。监国在闽中，先后复三府一州二十七县。清师调江、广、两浙之兵来救，所复府县至是尽陷，仅留宁德、福安二城。

是月，王翊破上虞，杀摄印官。清师由清贤岭入。义旅屯于丁山，狼顾失指，屠百余人。有孙说者，闻丁山败，救之，中流矢死，直立不仆。上虞遂陷。

御史冯京第自湖州军破，亦间行至四明，与王翊合军杜岙，守关祃牙，军器甚整。北抚勒兵东渡，下令教乡聚团练，攻杜岙，破之。其副将邵不伦亦见获。京第匿民舍。翊以四百人走天台，依定远将军俞国望，复自

天台至四明，击破乡聚之团练者，随道收兵，一月至万余人，而京第亦出。

六月戊戌，大学士钱肃乐卒。初，涂登华以福宁州降，郑彩受之。福宁危而后降，由于刘中藻，故幕府立焉。彩反掠其地。肃乐与中藻书，每不直彩。彩闻之，恨甚。肃乐固有血疾，亦念其恨也，疾动而卒。

十月，大学士马思理卒。以沈宸荃、刘沂春为东阁大学士。

是岁，御史冯京第谓黄斌卿曰："北都之变，东南如故，并使其东南而失之者，是则借寇之害也。今我无可失之地，比之前者为不伦矣。"斌卿于是使其弟孝卿同京第往，至长崎岛，其王不听登陆。

始有西洋人为天主教者入日本，日本俗佞佛，而教人务排释氏，且作乱于其国。日本起兵尽诛教人，生埋于土中者无算，驱其船于岛口陈家河焚之，绝西洋人往来。于五达之衢，置铜版刻天主像于上，以践踏之。囊橐有西洋物，即一钱之细，搜得必杀无赦。当是时，西洋人方欲复仇，大舶载炮而来，与日本为难。日本讲解始退。退一日而京第至。日本方戒严于外国，京第即于舟中朝服拜哭不已。

会东京遣官行部，如中国巡方御史，秃顶坐蓝舆。京第因致其血书。撒斯玛王闻长崎王之拒中国也，曰："中国丧乱，我不遑恤，而使其臣哭于我国，我国之耻也。与大将军言之，议发各岛罪人。"

京第还，日本致洪武钱数十万。盖其国不自鼓铸，但用中国古钱。舟山之用洪武钱，由此也。

孝卿假商舶留长崎。长崎故多官妓，皆居大宅，无壁落，以绫缦分为私室。当月夜，每室悬琉璃，诸妓各赛琵琶，中国未之有也。孝卿恋恋不归。其国轻之，竟不发师。

王翊又破上虞，走其令，得县印。当是时，浙东山寨，萧山则石仲芳，会稽则王化龙、陈天枢，台州则余国望、金汤，奉化则吴奎明、索应彪，皆卤掠横暴。而平冈张煌言、上虞李长祥又单弱不能成军。惟王翊一旅蔓延于八百里之间，设为五营。王仁则专主饷，劝分富室，单门下户，安堵如故。履亩而税，人亦无不乐输者。平时不义之徒，立置重典。翊所决罚，人人称快。浙东列城为之昼闭，胥吏不敢催租缚民。郡县长吏惴惴保守一城为幸，皆荐诚讲解。翊计天下不能无事，待之数年，庶几为中原之应也。自上虞出，东徇奉化。清师方攻吴奎明，力不支而遁，至河泊所，翊猝遇之，战，清师败绩。

监国四年己丑正月辛酉朔，监国次沙埕。

三月，宁德陷。

四月，福安陷，大学士刘中藻死之。中藻在福安，清师前后来攻，所杀伤数千人。清师乃傅城十里，掘濠树栅。中藻不得出战，食尽为文自祭，吞金死。部将董世尚等同死者数百人。

张名振之丧师而归也，斌卿每事侮之，遂去舟山，而别营于南田。平西将军王朝先亦失欢于斌卿，而别营于鹿颈。两人皆恨斌卿。第孥皆在舟山，未得间也。

六月，名振复健跳所。七月，闽地尽陷，郑彩亦弃监国而去。名振与阮进往迎监国于沙埕，扈至南田，以健跳所处之。从亡者为大学士沈宸荃、刘沂春，礼部尚书吴钟峦、兵部尚书李向中、兵部侍郎孙延龄、左副都御史某、兵部职方司郎中朱养时、户部主事林瑛。每日朝于水殿。而钟峦飘泊所至，试其士之秀者为博士弟子员，率之进见。襕衫巾绦，拜起秩秩。

监国分使使山寨拜官。授翊河南道御史，王江户部主事。左都御史某上言："诸营文则自称都御史，武则自称将军都督，未有三品以下者。主上嘉其慕义，亦遂因而命之。唯王翊不自振大，仅授御史，在承平固为显要，而非论于今时。诸营小或不及百人，大亦不过王翊一部，今品级悬绝，以之相临，恐为未便。"大学士刘沂春、礼部吴钟峦皆以为然。定西侯张名振持之不肯下。

初，诸营迎表皆因名振以达，独翊不关名振。名振不乐曰："俟王翊之来，吾为上言之也。"翊朝行在，睹其军容，升右佥都御史，翊曰："吾岂受定西侯钤键哉?"

山海久不宁。有北人谋者曰："此皆失职人所致，苟招抚而官之，无有不愿解甲者矣。"会稽人严我公知之，伪为告身、银印曰："请自隗始。"遂俾以都御史，招抚山海。湖州柏襄甫、会稽顾虎臣皆降。我公将渡海，发使者入明山。翊之前营黄中道曰："严我公动摇山海，宁可使之达行在哉?"烹其使，分羹各营，敢受招抚者，视此。我公踉跄去。

清师围健跳所。荡胡伯阮进率其楼船数百至，金鼓动天，清师围解。封王朝先为平西伯。朝先初同张柱国出海，黄斌卿留之部下，不任以事。朝先故土司，调征塞上，累立战功，不肯郁郁居间，请徇边海。至奉化之鹿颈，四五月而聚兵数千，边海为之出赋。

八月壬辰，世子生。

九月，健跳所饥。阮进恃昔日保舟山之力，以百艘泊舟山告急。斌卿不应，亦不使人至健跳所存问官守。斌卿喜收海盗，资其劫掠。有黄大振者善劫，获番舶数万金以馈，斌卿不餍。大振无以应之，逃匿朝先营，驾危言以悚朝先。朝先遂与名振、阮进合谋，上疏监国。有旨进讨。斌卿遣将陆伟、朱玖迎战，辄败，求救于安昌王恭梍。大学士张肯堂上章待罪，曰："所不改心以事君者，有如水。"又议和于诸营曰："彼此皆王臣也。兵至无妄动，候旨处分。"九月十四日，胥会于海上，初皆安堵，已而陆伟、朱玖背约出洋。阮进疑斌卿之逃也，纵兵大掠，砍伤斌卿，沈之海中。二女从死。

十月己巳，监国驻跸舟山。刘沂春还闽。以张肯堂为东阁大学士，朱永祐吏部侍郎，孙延龄户部尚书。

是冬，有僧湛微自日本来，为阮进述请兵不发之故。且言金帛不足以动之，诚得普陀山慈圣太后所赐藏经为贽，则兵必发矣。进与名振上疏监国，以登波将军阮美为使。监国亲饯送之。十一月朔，出普陀。十日至五岛山，与长崎相距一程。是夜大风黑浪，兼天雨

红鱼，乘空上下，不知所往。十二日，见山，舵工惊曰："此高丽界也。"掉帆而南。又明日，乃进长崎。

凡商舶至国，例发小舟稽出入，名曰班舶。阮美喻以梵策乞师，其王闻之大喜。已而知船中有湛微者，则大骇。

初，湛微之在日本也，长崎岛有三寺，一曰南京寺，中国北僧居之；一曰福州寺，闽僧居之；一曰日本寺，本国僧居之。南京寺住持名如定，颇通文墨，国人重之。湛微者，拜其位下。湛微所能，不若其师，而狡猾多变，乃之一岛名朕泉者。其岛中无中国人往来，不辨诗字之好丑，湛微得妄自高大。恶札村谣，自署金狮子尊者，流传至东京。大将军见之，曰："此必西洋人之为天主教者，潜入吾国。"急捕之。以其为江西僧，逐之过海。日本不杀大唐僧，有犯法，止于逐，再往则戮及同舟。湛微欲以此举自结于日本。阮美于是始知为其所卖也，遂载经而返。然日本自宽永享国三十余年，母后承之，其子复辟，改元义明，承平久矣。其人多好诗书、法帖、名画、古奇器、二十一史、《十三经》。异日价千金者，捆载既多，不过一二百金。故老不见兵革之事。本国且忘备，岂能渡海为人救援乎？即无西洋之事，亦未必能行也。

监国五年庚寅正月乙卯朔，监国在舟山。

三月，翊朝行在，升兵部左侍郎。

八月，破新昌，拔虎山。

九月，清师攻舟山，恶翊中梗，金帅自奉化入，田帅由余姚入，会师大兰山。帐房三十余里，游骑四出，以搜伏听者。翊避之于海。冯京第以病不能行，匿鹤顶山，为其降将所致，害于宁城。

时周瑞、周崔芝楼船三百余艘，分屯温之三盘，以为舟山犄角。亡何，芝、瑞有隙，监国使武陵人吴明中往解之。明中至三盘，构之益甚。瑞遂南依郑彩，芝亦北依阮进。彩与朱成功争中左所，彩大败，泊沙涅，具表请援。芝、进既怨瑞，而张名振亦欲结成功欢，反击破彩余兵。

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监国六年辛卯正月己卯朔，监国在舟山。

二月乙卯，张名振杀王朝先。当斌卿之破也，阮进收其水师，朝先收其陆兵。军资甲仗，一不以赋名振，嫌隙遂成。郑彩之败，振进因而堕之，朝先又不与会。是时朝先居舟山，名振治兵南田，朝先不虞其见袭也，士卒散遣民舍。名振猝至，朝先手格杀十数人而死。

台州分守道耿应衡遣奸细入舟山，托于日者，谓监国之禄命宜禳灾星。张名振设醮，请监国行香。兵部郎中朱养时上疏争之，谓如此举动，使敌人闻之，当曰行朝无一人矣。

会清师攻行朝，松江张天禄出滨阙，金华马进宝出海门，而陈锦总督全师以出定海。行朝闻之，张名振、阮进扈监国发舟山，舟泊道头。

七月，翊还山中，所留诸将降杀且尽。二十四日，大星坠地，野雉时鸣。为团练兵执于北溪，过奉化，赋绝命诗。入见海道，海道请观其绝命诗，授笔于翊，书而示之，乃引笔以掷海道而出。北帅将会定海，絷翊以待。翊每日从容束帻，掠鬓修容，谓诸帅曰："使汝曹见此汉官威仪也。"

八月十二日，北帅毕集，陈督讯之。翊坐于地曰："毋多言。成败利钝，天也，汝又何知？"刘帅注矢射之，中肩，田帅中颊，金帅中胁。翊不稍动，如贯植木。绝其吭，始仆。从翊者二人，亦不跪。掠之则跪而向翊。清师见之，皆为泣下，曰："非独王公忠，乃其从者亦义士也。"

王江之母为金帅所得，以招江。江削发为僧，见金帅于杭，问讯而已。安置省城，母以天年终。江买一妾，其妻日夜勃谿，邻人俱厌之。江怜妾而黜遣其妻，妻亦攘袂数江，登车而去。闻者薄江所为。一日，江出，邻人以其妾在不疑，既而不返，始知向者以术脱其妻也。江既得逸，遂与张名振引师入长江，登金山，遥祭孝陵，题诗痛哭。

是月辛酉，清师试舟海口。南师以三舟突阵，获楼船一、战舰十余，馘十一人而纵之。丙寅，大雾，出师之舟悉抵螺头门，守陴者方觉。先是，阮进诣海门议和，清师欲诱之。进以数船脱归，值北帅金砺之舟，进以火球投砺。风转篷脚，反击进面，创甚，投水。北师刺取之。安洋将军刘世勋、都督张名扬统精兵五百、义勇数千，背城力战，杀伤清师千余人。九月丙子，城陷。以巴臣兴守之。清师士卒相谓曰："吾兵南下，所不易拔者，江阴、泾县及舟山而三耳。"

隆武帝尝闻江阴、泾县之以守见屠也，叹曰："吾家子孙过此二县，三尺童子亦当哀而敬之。"

大学士张肯堂蟒衣南面，视其妾周氏、方氏、姜氏、璧姐、子妇沈氏、女孙茂漪皆缢死，然后题诗自缢。礼部尚书吴钟峦居普陀，闻变，曰："吾从亡之臣，当死行在。"渡海入城，别肯堂自缢孔庙。吏部侍郎朱永祐被执，贝勒令剃发污之。永祐曰："吾发可剃，何待今日？"砍其胁，死。仆负尸出城，流血沾服。仆哭曰："主生前好洁，今无知耶？"血遂止。兵部尚书李向中居忧城外，清师购得之，向中衰绖翔武，杀之。通政使郑遵俭、兵科给事中董志宁、兵部郎中朱养时、户部主事林瑛、江用楫、礼部主事董玄、兵部主事李开国、朱万年、顾珍、工部主事顾宗尧、中书舍人苏兆人、安洋将军刘世勋、左都督张名扬、工部所正戴仲明、锦衣卫指挥王朝相、太监刘朝、定西参谋诸生林世英皆死之。

监国七年壬辰正月癸酉朔，定西侯张名振、大学士沈宸荃、兵部左侍郎张煌言扈监国至中左所。寻居金门（案：属泉州同安县东南）。沈宸荃舣舟南日山，遭风失维，不知所之。

监国八年癸巳正月戊辰朔，监国在金门。三月，自去监国号。

明年甲午□月□日，郑成功奉鲁王居金门。初至，礼待甚恭，既益懈。王积不能平。成功衔之。未几，将王往南澳，成功使人沉之海中。

至明年乙未十一月,延平王朱成功遣阮进、陈雪之围舟山,巴臣兴叛降。

又明年丙申,王江复与沈调伦聚众明山。声势寖衰,调伦见获被害,江亦病创而卒。八月二十六日,清师复取舟山,进、雪之俱赴水死。

又明年丁酉,清廷以舟山不可守,迁其民过海。迫之,数日之间溺死者无算,遂空其地。

三余氏曰:自浙河失守,虽复郡邑,而陆处者惟舟山二年耳,余则以海岛为金汤,舟楫为宫殿而已。海舶苦水,扈从者晨沐不过一盏。舱仅周身,穴而下,仍复盖之,其与处棺中何异?监国舟名河艑,稍大,而其顶即为朝房,诸臣议事在焉。落日狂涛,君臣相对,乱礁穷岛,衣冠聚谋。虽金鳌橘火,零丁飘絮,未罄其形容也。有天下者以此亡国之惨图诸殿壁,可以得师矣。

唐王载略

唐王聿𨮁,思文皇帝第四弟也。帝即位福州,乃封聿𨮁为唐王,以主唐祀。汀州之变,大学士苏观生守虔,闻败即撤兵入广,而虔遂不守。适唐、淮诸王航海至广州,时粤督丁魁楚、西抚瞿式耜已奉桂王监国于肇庆,观生故与魁楚有隙,以为由隆武而言则宜及其弟,乃与旧辅何吾驺、布政使顾元镜、在籍侍郎王应华于隆武元年丙戌十一月癸卯朔,拥立聿𨮁为监国。使主事陈邦彦通好桂王。

初五日,王遂即位,以广州都司署为行宫,改明年为绍武元年。自旧辅苏观生、何吾驺而外,顾元镜、王庆华皆为东阁大学士,而军国事专属观生。

时议者佥曰:"肇庆监国诏书颁发,天下知有新君矣。今复蹈靖江覆辙,速外氛,二百里间立两帝,自树内鲠。三百年国纪,人披其叶而我刈其根矣,奚止不利孺子耶?"观生不听。

邦彦至肇庆,桂王见于舟中。太妃垂帘。丁魁楚侍立,言战与平孰便。邦彦曰:"天潢之序固应属王,何平之有?以言乎战,外患方殷,宁可寻踪谭尚、贻笑千古?不如早正大位,以属人心。"魁楚然之。是月十八日,桂王遂即尊位。加邦彦兵科给事中,使赍诏至广。及邦彦至而唐王已即位,遂不敢入,而贻书以报命观生,且劝其与魁楚并力,勿国中自斗,贻渔人利也。观生颇不自安。

大学士陈子壮移书瞿式耜,请力缄苏而趣兵东上。乃遣兵科给事彭耀往谕观生以伦序监国后先、国家仇雠利害。曰:"上神宗嫡胤,奕然灵光。大统已定,谁敢复争?且闽、虔继陷,强敌日引兵西下,势已剥肤。不协心戮力为社稷卫,而同室操戈,此袁谭尚所以早并于曹瞒也。公受国家重恩,乃贪一时之利而不顾大计,天下万世将以公为何如人耶?"观生大怒,戮耀于市。耀,粤东人,旧为秦令,有能声。

观生既杀耀,即集兵向肇庆。永历帝乃命总督林佳鼎、武靖伯李明忠统兵至三水。唐王使督师陈际泰(非江右陈大士)御之。二十九日,战于城西,唐兵大败。

十二月二日,又遇唐兵于海口。时有白旗贼新就东抚,观生用以拒敌。贼故海寇,狡猾善水战,诈以数十艘降林,林不为备。唐兵皆大艘,乘东南风发火箭火球以焚西舟。西兵登岸,淖深三尺,人马俱陷,全军皆覆。佳鼎中炮死。明忠仅以数十骑免。

东西方相持,而清帅佟养甲、李成栋自闽入广,潮、惠皆迎降,即用两府印文以无警报广州。观生泰然。

当是时,广州陆寇则有花山砦,水寇则有石、徐、马、郑,谓之四姓兵,观生皆抚之为用。然桀骜不听节制,白日市中杀人,悬其肠于官府之门,莫敢呵问。七门之外,号令不行。

十五日,李成栋以十七骑疾趋广州,门者纳之。王方幸学阅射,群臣朝服行礼。俄报清师且至。观生曰:"此妄言为贼间者,斩之。"既而汹汹,犹以为花山砦人。未几,红笠载道。宿卫万人仓卒未集。王乃变服逾垣,匿王应华家。寻缒城而出,走洛城里,逻者获之,安置东察院。成栋使馈之食。王不食,曰:"吾若饮汝一勺水,何以见先帝于地下?"遂自缢。观生过吏科给事梁鍙问计,鍙曰:"死耳。"观生乃大书"大明忠臣义士固当死"九字于壁而缢死。太仆寺卿霍子衡、国子监司业梁朝钟、行人梁万爵死之。

十八日,杀诸王之在广州者十六人。何吾驺、顾元镜、王应华皆降。

时潮州山寨私拥赵王。佟、李遣兵至潮,赵王即自降,剃发,居光孝寺。会陈子壮致启事泄,王实不知也。广州知府陆元玑降,受佟、李指,逼至玄妙观,勒令投缳。

三余氏曰:观生以修魁楚之衅而构东西之争,外惧方张,内忧更烈。观生之罪,其可逃乎?或以观生受思文特达之知,宜立其弟,比之荀叔,过矣。若唐王之遇难从容,庶几追配毅宗无愧哉!以视诸王,其得失竟何如也?

跋

右为涵芬楼旧藏稿本,凡五卷,一曰福藩,二曰鲁藩,三曰唐藩,四曰桂藩,五曰唐王聿𨮁。卷端题南沙三余氏撰,不详何如人。首有自序,称乾隆己未秋七月既望谨志,知书成于清高宗即位之四年,《明史》告成之岁也。其书采摭旧闻,多所折衷,而原始要终,具见本末。每卷之后,又各系论赞,悲壮苍凉,言外有物。盖南中遗老之志在存实,藉以寄慨者。惟临文之际,每逊当王,不但于弘光等朝削号称藩,即遇胡虏等字亦辄用○相代。清世庙讳,自无论矣。时实为之,复何足议?心知其意而直申之,是固来者之责耳。今为校补缺文,是正称谓,厘而订之,合为三卷,以福藩为卷上,正名曰《安宗皇帝纪》;唐藩为卷中,曰《绍宗皇帝纪》;桂藩为卷下,曰《永历皇帝纪》。而以鲁藩及唐王聿𨮁为附录,

缀之卷末，易署《鲁监国载略》与《唐王载略》，总颜为《南明野史》。良以名，从主人惟其实，例应尔也。中华民国十八年五月，全稿排校完，爰为附识如此。吴县王钟麒记。

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

[清]戴名世撰　于风丽整理

《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一卷,清戴名世撰。戴名世为清初史学名家。后因治南明史等原因遭文字狱迫害。此书专记南明弘光一朝的历史,对南明政权上层的权力之争及内幕有沉痛的记载,对明朝崇祯皇帝之子的出走及下落亦有平实的交待。本标点本据民国年间排印本整理。

呜呼,自古南渡灭亡之速,未有如明之弘光者也!地大于宋端,亲近于晋元,统正于李昇,而其亡也忽焉!其时奸人或自称太子,或自称元妃,妖孽之祸,史所载如此类亦间有,而不遽亡者,无党祸以趣之亡也。党祸始于万历间,浙人沈一贯为相,擅权自恣,多置私人于要路;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高攀龙、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属,气节自许,每与政府相持。而高、顾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附之,此东林党祸所自始也。国本论起,两党相攻击如仇雠,嗣是有妖书之役、梃击之役,迄数年不定。神宗晚节,郑贵妃宠愈甚,其子曰福王,上于诸子中独怜爱之;王皇后无子,光宗于兄弟居长,久未册立,而贵妃早贵,顾天下有出郑氏上者辄觖望,即上亦两难之。一时名流以伦叙有定,请早建太子,语颇侵郑氏。上怒,或黜,或廷杖,相继不绝,而言者弥众,皆以斥逐为名高。政府如沈一贯与申时行、王锡爵,皆主调护,而言者遂並攻之。然上意亦素定,卒册光宗为太子,而福王之国河南,所以赉予甚厚,诸子不得与比焉。国本既定,两党激而愈甚:泰昌、天启,红丸之役、移宫之役,中朝相争,如蜩螗沸羹,与梃击号为三案。及魏忠贤为政,浙党尽归魏氏,作书言三案事,诉斥东林,号曰《三朝要典》。于是东林骈死牢户,余斥逐殆尽。烈皇帝立,定逆案,焚《要典》,而魏党皆锢之终身。

崇祯十四年正月,流贼李自成陷河南府,福王遇害,世子走怀庆。事闻,上震悼,辍朝三日,泣谓群臣曰:"王皇祖爱子遭家不造,遘于闵凶,其以特羊一告慰定陵,特羊一告于皇贵妃之园寝。"河南有司改殡王,具吊襚;世子在怀庆,授馆馈餐,备凶荒之礼焉。世子寻嗣封福王,王元妃黄氏早薨,继妃李氏殉难死,王与潞王先后避贼南奔。

崇祯十七年四月,烈皇帝凶问至,南京诸大臣议立君,意多属潞王;而东林以三案旧事,有嫌于福邸,亦不利立福王。总督凤阳马士英遗书诸大臣,言福王神宗之孙,序当立。士英负纵横才,初为太监王坤所构谪戍。阮大铖者,名在逆案中,时时欲出不得间,而与士英最善。崇祯中大学士周延儒之再召也,大铖归于延儒,求荐己,延儒难之,遂以士英为托,曰:"瑶草复起,是即大铖复成也!"瑶草,士英字也。延儒入京见帝,言马士英有边才可用,遂起为凤阳总督。至是大铖与士英谋立福王,以福王与东林有郄,福王立,东林必逐,如此而逆案可毁,已可出也。兵部尚书史可法、詹事府正詹事姜曰广、兵部右侍郎吕大器遗书士英,言福王有失德,非人君之度,不可立。是时士英兵权在握,与大将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深相结,诸将皆愿立福王,如士英旨,吏科给事中李沾复从中主其议,于是以福王告庙。五月己丑,群臣劝进,王辞让,遂以福王监国。

是日大清兵入北京。壬辰,以史可法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姜曰广为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俱入阁办事;以马士英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仍才督凤阳。可法请分江北为四镇,以得功、杰、泽清、良佐分统之,所收中原州县,即归统辖;天下既定,爵为上公世袭。复奏设督师于扬州,节制诸将。马士英率麾下兵渡江,与群臣合疏劝进,壬寅,王即皇帝位,以明年为弘光元年。甲辰,以忻城伯赵之龙总督京戎政,密谕参将王之纲,迎母妃于河南郭家寨。李自成遣伪制将军董学礼率兵南下,至宿迁,总督漕运路飞遣兵击败之,擒伪防御使武愫。寻尊皇考福恭王曰贞纯萧哲圣敬仁毅恭皇帝,妣□氏曰孝诚端惠慈顺贞穆皇太后,皇祖妣贵妃郑氏曰孝宁穆温庄惠慈懿宪天裕圣太皇太后。皇太后、太皇太后皆生称也。嘉靖中,已厘正先朝之误,而礼臣不考,犹仍其失焉。遥上母太妃邹氏尊号,曰恪贞仁寿皇太后,谥元妃黄氏曰孝哲懿庄温贞仁靖皇后,继妃李氏曰孝义端仁肃明贞洁皇后。

帝既立,可法为首辅,亟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而士英挟拥立功,入政府,内通中官,外结四镇,出可法

于外为督师，士英遂为首辅。四镇惟黄得功忠勇奉朝命，而余皆骄悍，不可法度使。得功进封靖南侯，左良玉宁南侯，封高杰为兴平伯，刘泽清为东平伯，刘良佐为广昌伯。可法至扬州，为高杰所困，可法开诚示杰，杰感动，愿为可法死。黄、刘与杰交恶，士英亦怒杰之为可法用也。文武离心，内外解体，可法疲于奔命，而国事日裂。上优柔不断，而性宽厚，政事一委任大臣，不从中制。坐是法纪皆废而廷臣无不恣肆，通贿赂。中官之揽权婪贿尤甚，自以从福邸来，流离奔窜，取金钱为衣食资，上亦怜之而不之罪也。

及阮大铖入，而党祸复烈，谗慝宏多，国家日以多故。上在宫中，每顿足谓士英误我；然大权已旁落，无可如何。而上多声色之好，自六月庚辰，诏选淑女，自是访求之使四出，识者早已料其不能终矣！诚意伯刘孔昭奏都察院右都御史张慎言；李沾已升太常寺少卿，奏吕大器定策怀二心，两人大铖党也。上曰："朕遭不造，痛深君父，何心大宝？直以宗社攸关，勉承重任；效忠定策诸臣，朕已鉴知，余不必深求。"已而慎言及曰广皆以争大铖之出，相继引去，士英荐前光禄寺卿阮大铖知兵，予冠带，召见。户科给事中罗万象，御史王孙蕃、陈良弼，大理寺丞詹兆恒，应天府丞郭维经，怀永侯常延龄等，交章言大铖名在逆案，不宜召。上弗听。大铖入对称旨，且伏地哭曰："陛下只知君父之仇未报，亦知祖母之仇未报乎？"祖母谓郑贵妃也。以三案挑激上怒自此始。安远侯柳祚昌复荐之以为兵部右侍郎，旋进尚书。左都御史刘宗周言于上，请勿用，弗听。

七月己丑，以左懋第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奉使燕京，杰、泽清举故总兵陈洪范副之。至燕京，懋第不屈死；洪范阴输款，且请南行为间。既至，密奏得功、良佐与敌通。二人上疏自辨，上曰："此反间，不足信。"洪范寻给假去。后洪范奉太后，并执潞王以杭州降。自李自成败走西安，山东诸州县杀其伪官，复为明守，而南中无一官无一兵出河北；自济宁以西皆北降，惟济宁设守。八月大兵趋济宁之下。先是刘宗周在籍，自称草莽孤臣，请上亲征；又言四镇不宜封，姜曰广拟优旨宣付史馆。而宗周连疏言中外诸臣皆可诛，四镇皆怒，杰、泽清、良佐各疏劾宗周激变军情，摇动乘舆。又与得功合疏，言姜曰广将危社稷。四镇之横日甚，而士英藉以逐姜、刘，用大铖。自是中朝之权，藩镇皆得操之矣！

初大铖以逆案废锢，屏居金陵城南，溷于声伎。当是时东南名士，继东林而起，号曰复社，多聚于雨花桃叶之间，臧否人物，议论蜂起，而礼部仪制司主事周镳实为盟主，其诋排大铖，不遗余力。大铖尝以梨园子弟为间谍，每闻诸名士饮酒高会，则必用一二伶人阑入别部中，窃听诸名士口语，顾诸名士酒酣，辄戟手詈大铖为快；大铖闻之，嚼齶捶床大恨。会流贼扰江北，烽火及于瓜步浦口。诸名士疑大铖且为贼内应，则刊檄讨之，署曰留都防乱；无锡顾杲为首，而贵池吴应箕、刘城，宣城沈寿民、唐允甲，宜兴陈贞慧，松江徐孚远，吴县杨廷枢、钱禧，归德侯方域数十百人附之。大铖内衔日惧，独身逃匿于牛首之祖堂，使其腹心收买檄文，愈收而布愈广。大铖之客语大铖曰："周镳之名，以诟公而重，诸名士党人又以诟公者媚镳。"于是大铖怨镳及诸名士刺骨，一旦得志，即起大狱杀之，而未有以发也。及骤贵用事，与中官比暱，逐谏臣，逆案诸人如袁宏勋、杨维垣等，次第起用。先以蜚话逮镳及前山东按察使佥事雷演祚，系刑部狱，从吏讯，而捕囚诸名士，校尉纷出，跄踉奔窜，善类为之一空；定从逆六等条例，凡素有清望不悦己者，辄窜入其中，或有真失节者，反以贿免。群臣日上疏相诋诽，上亦厌之，诏曰："朕遭九六之运，车书间阻，方资群策，旋轸故都。乃文武之交争，致异同之日甚。先皇帝神资独断，汇纳众流，天不降康，咎岂在上？尔诸臣鉴于前车，精白乃心，匡复王室；若水火不化，戈矛转兴，天下事不堪再坏！且视朕为何如主？"

皇太后至自河南，遣灵璧侯汤国祚告于南郊。杨维垣追论三朝党局，上曰："宵人躁竞，不难矫诬君父，以遂其私，姑不追究；其《三朝要典》，礼部访求入史馆以存列圣慈孝之实。"又奏逆案多枉，命吏部分别起用。九江总督袁继咸上疏，言《三朝要典》为先朝所焚，不宜存，而左良玉亦上疏论之。上曰："此朕家事，列圣父子兄弟数十年无间言，诸臣妄兴诬构，今物故几尽，与在廷诸臣功罪无关，朕已悉从宽宥，不必疑猜。"袁宏勋奏继咸庇护三案，继咸上疏自辨。上曰："继咸身任封疆，当一心办贼，不得借端生衅！"

先是湖广巡按御史黄树以论士英被收，倚良玉不至，先后得罪者亦多奔良玉军；而吕大器先是劾士英以入朝为名，横据政府，卖官鬻爵，请上罢斥，上弗听，寻致仕去，至是逮之，亦不至。失职之臣，骎骎挟藩镇以抗朝廷矣！是时庶官非贿不入，政府与中官、勋卫、藩镇皆得操用舍之权。吏部尚书徐石麟不获举其职，去位。兵部之婪贿尤甚，奸人挟多金入都，即日可为大帅。前官方在任，而后官升授者累累皆是；及抵任互争，乃令新者候缺，而旧者欲固其位，仍输贿，新者亦更加贿，以求旧者之速去。武弁横行都邑，人莫之敢指。大铖党亦盛，张孙振、赵之龙、冯可宗皆为之爪牙，日以报怨杀人为事。其大旨务以离间骨肉，危动皇祖母，中诸名流以非常之法。当拥立时，操异论者仅数人，而士英辈欲自张其功，凡有纠劾，必以此诬之。

元年春正月，开封总兵许定国北降，诱杀兴平伯高杰。二月，鸿胪寺少卿高梦箕奏先帝太子在杭州。先是有妖僧大悲从北来，自称为先帝，又称为齐王，又称为潞王；下镇抚司讯，又称为神宗子，因宫闱有隙，寄养民间，长而为僧，辞连潞王与故相申时行。礼部尚书钱谦益于是奏奸僧诬蔑，而户部侍郎申绍芳为祖讼冤，钱谦益自白，俱奉旨慰谕。而张孙振、阮大铖欲藉以起大狱，为匿名帖布于通衢，海内清流如徐石麟、徐汧、陈子龙、祁彪佳、夏允彝、杨廷枢之属，皆入其内。士英性本疏阔，不欲杀人，而大悲所言，一无所牵染，其狱遂止。

二月晦，弃大悲于市。

而明日国中传言曰："太子至矣！"上初阅梦箕奏甚喜，遣中官踪迹，至钱塘江上得之。三月朔至京，廷臣及士民拥观，人人色喜。明日，举朝始知为高阳男子王之明也。之明发垂肩，肌理白而举止轻率，身伛偻而容有愁；初至居兴善寺，已移至锦衣卫冯可宗邸舍。上御武英殿，命群臣及左春坊左中允刘正宗，右春坊右中允李景廉，前詹事府少詹事方拱乾等审视。正宗等皆前东宫讲官也。拱乾上，指称方先生，及问正宗等，皆不识。又问讲书何地，讲何书，习何字，皆不符。兵科给事中戴英进曰："先帝十六年冬，御中左门亲鞫吴昌时，太子侍旁，忆之乎？"不对。群臣环诘之，乃言姓名为王之明，故驸马都尉王昺之侄孙，曾侍卫东宫，家破南奔，遇梦箕家奴穆虎于逆旅，遂共卧起，穆虎教之诈称太子，拱乾则于侍卫日识之也。奏上，下之明中城兵马司狱。之明在狱中，嬉戏自得，好饮酒，酒酣即长歌，终夜不止。狱囚与之亲者，问汝果太子耶，伪耶？皆不答。居数日，上遣中官张朝进同东宫伴读邱志忠至锦衣卫，召之明再行审视，之明色甚恐。志忠审视良久，言曰："太子识我乎？"之明不答。锦衣卫从容劝其无恐，之明对曰："休矣！休矣！"志忠仰而祝曰："以先帝之仁圣，遭祸乱至此，今无血胤，海内伤之。若果先帝子，愿天诱其衷！"遂辟踊大哭，之明卒不语。当是时，天子暗弱，马、阮浊乱朝政，人情愤激，皆谓太子为真，讹言繁兴，一唱百和，不可止也。大铖辈又欲藉以起大狱，陷清流，而梦箕被酷刑，欲其有所连染。梦箕大言曰："入他人罪，不能出我也！"于是人情益惧。黄得功上疏，言："先帝之子，及陛下之子，真伪未辨，乞多方保全，以谢天下；若遽加害，天下必以为真东宫矣！"乃命养之狱中，俟布告天下，愚夫愚妇皆已明白，然后正法。袁继咸及湖广巡抚何腾蛟俱上疏乞保全；而刘良佐并言太子童氏之事，谓上为群臣所欺，将使天伦灭绝。

童氏者河南人，自称上元妃，河南巡抚越其杰、巡按陈潜夫信之，具仪从，送至京。上大怒，下童氏锦衣卫狱。童氏色喜而甚口，秉笔太监屈尚忠至狱中视之，童氏一见知其姓名；而所言王宫事皆不合，乃刑之，言在福王府为西宫，又言为邵陵王宫人，且曰："吾之与王别也，啮胸为记，分金为质；别后生一子，今四岁矣。"在狱中时时号泣，曰：念其子不置。既被刑，称病，上命医调治候鞫，勿令致毙，于是医者进视不辍。一日，忽不肯饮药，求狱官为之祈禳，自言己干支、生三十二年矣。狱官诡为之书符祈禳，童氏称谢曰："我不忘先生也。"居数日，产一男子，属狱中妇人曰："勿泄，泄则我必死，累汝矣！"投之厕中，复下刑部狱。五月壬辰，帝奔，京师乱，童氏出狱，不知所终。

当大悲之既诛也，王之明与童氏先后至，而同时有妖人衣冠为道家装，直入西长安门。门者止之，乃曰："我天子也，女不闻黄牛背上绿头鸭乎？"门者执之，乃为癫状；奏闻，杖而释之。越一日，又一人衣青衣，入西华门，过武英殿，几入西宁宫，乃太后所居也。阍人叱之，则云取御床来，吾今日御极。擒送锦衣卫，鞫之，自言姓名为詹有道，南京人也，平居奉佛，佛拥之入宫御极云云。奏上，命杖一百，刑毕，肤肉不伤，亦无声，枷其项，则已死矣。

初上之见良佐疏也，曰："朕元妃黄氏，先帝时册封，不幸早世；继妃李氏又死于难。朕即位之初，即追封后号，诏示海内，卿为大臣，岂不知之？童氏冒诈朕妃，朕初为郡王，何东西二宫之有？且称是邵陵王宫人，尚未悉真伪？王之明为王昺之侄孙，避难南来，冒称东宫，正在严鞫。果真实非伪，朕于夫妇伯侄之间，岂无天性？况宫媵相从患难者颇多，朕于先帝无纤芥之嫌，因宗社无主，不得已从群臣之请，勉承重寄，岂有利天下之心，如毒害于血胤？朕夫妇之情，又岂群臣所能欺？但太祖之天潢，先帝之遗体，不可以异姓之顽童，淆乱宗社；宫闱风化攸关，岂容妖妇阑入？国有大纲，法有常刑，卿不得妄听妖讹，猥生疑议！"因命法司先将二案审明情事，昭示中外，以释群疑。然而流言日甚，而大兵已取盱泗，过徐州，骎骎乎及于仪扬矣！

左良玉在先帝时，骄蹇纵贼，酿亡国之祸。及上即位，数上书浸挠朝政，闻有太子事，上疏言大臣蔽主，危害皇储。时良玉且病，其子中军都督府右都督梦庚，性凶狡，遂举兵反，以奉太子密旨，诛奸臣马士英为名，陷九江。良玉死，复陷东流、安庆。京师戒严，公侯伯分守城门，征靖南、广昌、东平兵入卫，命可法至江北调度，大铖率兵巡防上江。大兵至，无御之者，及大兵已至仪扬门，而士英辈皆谓无虞，且欲藉北兵以破左。杨维垣等请追恤三案诸臣刘廷元等二十一人，并复原官，仍各赠荫有差；杀周镳、雷演祚于狱，弃前兵科给事中光时亨于市。时亨有清望，以阻南迁下狱，至是与从贼周钟、武愫同杀以辱之。上曰："朕为天子，岂记匹夫夙嫌？曾得罪皇祖妣皇考者，自今俱勿问；文武诸臣复举往事污奏章者治罪。"都督黄斌卿等与左兵战于铜陵败之，得功大破梦庚兵于板子矶，进封靖国公世袭，加大铖太子太保，诸将各升荫有差。

四月丁丑，大兵破扬州，史可法死之。五月丙戌，赵之龙密遣使赍降书，请大兵渡江，使者遭大风，舟几覆。庚寅，京师昼晦，大兵抵南岸。壬辰，上如太平，幸得功营，阮大铖随之。马士英奉太后如杭州。明日日中，奸民数百人破中城兵马司狱，出王之明，称皇太子，奉之入宫，宫中金帛器玩掠之几空。有太学生徐瑀手执表，号召军民入宫劝进，无应之者，赵之龙执瑀杀之。乙未，保国公朱国弼入宫，执之明出，幽于别室，大兵至献之，不知所终。或曰，主兵者遣之去，之明不肯，遂留军中，效仆隶之役焉。百姓又相聚杀士英故所部黔兵，及其姻党，破人家，劫财物，之龙捕数十人杀之，城门昼闭。

帝之出奔也，群臣自尽者十余人，而吏部尚书张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维垣，皆马阮党也，晚节自全，人皆异之。钱谦益本东林党魁，文章气节名天下，先帝时为邪党挤之几死；及上即位，起礼部尚书，乃与诸邪

党合。大兵之至也，谦益降，且献阮氏及妃嫔数人于豫王为贽。阮氏者，诸生阮晋之女，谦益选为帝妃，与诸妃嫔皆未入宫，至是献之，豫王以阮氏赐孔有德，谦益授内院学士，未几罢去。乙未，豫王营于郊坛，之龙率群臣出迎。己亥，豫王入南京，降将刘良佐引兵至芜湖劫驾，如大兵营，黄得功死之。丙午，上至南京，甲寅，北狩，顺治丁亥五月初六日上崩。

马士英之走杭州也，杭州人不纳，逡巡钱塘江上，而是时鲁王监国于绍兴，唐王即皇帝位于福州，改元隆武。山阴王思任以书抵士英曰："阁下文彩风流，素所向慕。当国破众疑之际，拥立新君，阁下辄骄气满腹；政本自由，兵权在握，乃不讲战守之事，而但以声色逢君，门户党锢，以致人心解体，士气不扬。叛兵至则束手无策，强敌来则望风先遁，致令乘舆播越，社稷邱墟。觍此茫茫，谁执其咎？余为阁下计，莫如明水一盂，自刎以谢天下，则忠愤之士，尚可相原。若但求全首领，亦当立解兵权，授之守正大臣，呼天抢地，以招豪杰。今乃逍遥江上，效贾似道之故辙，人笑褚渊，齿已冷矣！且欲求奔吴越，夫吴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汙之地也！吾当先赴胥涛，乞素车白马以拒阁下。"士英寻入浙东，持两端观望，既屡战败，则与总兵方国安、大学士方逢年北降，然犹与隆武通，为大兵所觉，骈斩于黯淡滩。

大铖自芜湖走浙江。先是大铖已先士英降矣，金华人朱大典以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城守，而大典故督师南中，与大铖同事。至是大铖抵金华，自言穷迫来归，大典怜而纳之。大铖为内应，金华破，屠之。大典自杀，阖家五百人皆自焚死。大兵遂连收金衢诸郡县，将逾仙霞岭，抵青湖下壁会大铖有微疾，军中相与亲爱者谓之曰："公老矣，得无苦跋涉？吾等先逾岭，而公姑留此调摄，徐徐至福州可乎？"大铖艴然变色曰："吾虽老，尚能射强弓，骑壮马，且今欲取七闽，非吾不可，奈何而言若是？"复慨然叹曰："此必东林复社来间我也！"军中不解东林复社为何语，曰："公行矣，非敢相阻也。"明日，全军逾岭，大铖下马步行，趫捷如飞，持鞭指乘马者而诟之曰："若等少壮男子，顾不及老秃翁顾盼矍铄！"军中颇壮之。行至五通岭，则喘急，气息不相属，坐于石上遂死。其家人最后至，见之乃下岭买棺，而是时沿途居民皆奔窜，遍觅无棺，阅一二日，乃舁大扉至岭上，会天暑，尸虫盈于路，仅存腐骨而已。

呜呼，南渡立国一年，仅终党祸之局！东林复社多以风节自持，然议论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祸，卒致宗社沦覆，中原瓦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诛哉？

自当时至今，归怨于孱主之昏庸，丑语诬诋，如野史之所记，或过其实。而馀姚黄宗羲、桐城钱秉澄至谓帝非朱氏子，此两人皆身罹党祸者也。大略谓童氏为真后，而帝他姓子，诈称福王，恐事露故不与相见。此则怨怼而失于实矣！观帝言宫媵相从患难者颇多，流离颠沛之余，不能绝衾裯之爱。一则幸旧好之犹存，一则愤伪托之妖妄，皆未可知也。而王之明一事，至今犹流传以为真。余得备著其说以告世焉。太子性仁弱，生十年，行冠礼，执圭见群臣，进止不失尺寸。既讲学，出居端敬殿，诸臣进讲章，上亲为删正。太子于经籍多宫中所讲习，书法尤工。既长，元旦早朝，未尝不在侧，上有所诛赏引之共视，且曰："群臣所上书，其意多为人营私解救，而故用浮词尝我，勿为所欺也！"太子母弟二，次为怀隐王，次定王，故宫中呼定王为三皇子，永王年与钧，田贵妃出也。当贼之陷京师也，上御便殿坐，命宫人曰："传主儿来！"主儿谓太子二王也。太子二王犹常服入，上曰："此何时，可弗改装乎？"亟命持敝衣至，上为之解其衣换之，且手系其带而告曰："女今日为太子，明日为常人。乱离之后，匿形迹，藏姓名，遇老者翁之，少者伯叔之。万一得全，来报父母仇，无忘我今日言也！"太子二王及左右皆哭失声，班乱。上起入后宫，后已崩。上寻传朱谕至文渊阁，命成国公朱纯臣辅翼东宫。会阁臣皆出，中官置朱谕案上而去，纯臣与太子皆不之知也。贼入，得朱谕于阁内，即收纯臣杀之。纯臣无他技能，上徒以其元勋班首，故托以太子，而太子为贼所得，羁于贼将刘宗敏所。李自成之西窜也，人见太子衣绯乘马，随自成后。

初左懋第之北使也，密书与史可法，言太子在燕京，而可法先是亦误以王之明为真太子，尝上疏争之；及得懋第书，自悔，为书与马士英具述懋第语，且言一时有伪皇后、伪东宫二事，深可怪叹！士英因将可法书刊而布之。初贼之以太子出也，不知何以得脱于贼，徒步至前嘉定伯周奎家。奎，烈后父，太子外祖也。是时太子姊长公主养于奎家，相见掩面哭，奎举家拜伏称臣。已而奎惧祸，言于官曰："太子不知真伪？今在奎家，奎不敢匿也！"因遍召旧臣识之，或谓为真，或言为伪，谓为真者皆死，太子绞杀于狱中，朝中皆言其谋出大学士谢升。升崇祯中位至宰相，予告家居。弘光时，加升上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礼部尚书，而升已北行矣。至是都人围其第宅而詈之，升不安，请告去，寻死，自言见钱凤览为厉而杀之。钱凤览者，亦言太子为真被杀者也。先是弘光元年二月，传言太子及二王皆遇害，及谥太子曰献愍，定王曰哀，永王曰悼，而二王不知所终。

谨按崇祯十一年四月己酉夜，荧惑逆行尾八度，为月所掩，五月丁卯，退至尾初度，渐至心。心，太子之象。郄萌曰："犯太子，太子忧；犯庶子，庶子忧。"至十七年十月，前星下移四五度，太子抚军监国，不离其位，下离者为主器已亡之象。呜呼，明之亡也，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哉？

过江七事

[清]陈贞慧撰　党明德整理

《过江七事》不分卷，明末清初陈贞慧(一六〇四——一六五六)撰，陈氏字定生，江苏宜兴人，出身于望族之家，为"明季四公子"之一。南明福王时，曾被诬陷入狱。入清后隐居不仕，著述颇丰。该书以纪事本末体的方式专记南明福王政权的七件大事，是研究南明和清初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据民国印本整理。原底本已有校改，现一并保留。

计迎立

闯贼之变，邸报断绝。民间颇有流传，中外大震。金陵群亡赖，挟饥军思逞，汹甚。勋绅富室，重足立矣。大司马史可法，将有勤王之行。诸言路属宫詹曰广止之，且内顾根本地。曰广力折之，怂恿趣严计守御；即发。越日集议，部分兵各门。仍责城巡城御史督察，而郭维经则中城行栅，以维经官金陵久，素得民故也。其护陵防江，则守备太监韩赞周，同魏国公徐弘基，诚意伯刘孔昭，咸加毖焉。韩珰复布诸珰，特严门禁。搜选卒骑五千，属锐司徒尽擐甲秣马，饬垒居中地而阵，厉士奋□□，防不测也。粤东解饷金适至，计部尚书高弘图立取以给饥军，军亦戢，于是奸人惮不敢动矣。久之，魏国约卿贰言路集其家，招入密室，边遽在焉。先帝果鼎成也，乃咸大痛。北拜稽颡，而号哭尽哀，拉泪出。约冠服姑如常，禁讹言者，杀亡赦。

先是，诸臣耳语亦微及迎立事矣，佥推属主兵者。江南北诸绅，则群起拥潞王，曰广曰："神宗皇帝圣子神孙，济济具在也。四十八载之深仁，何负于天下，而轻持其座，别与图功耶？恐天下有起而议其后者矣！"可法闻而是之，曰："此兵端也！惟分定可以已之！说在获免矣！"(疑有讹脱)曰广曰："虽然，今日之事，守犹创也，可辅则辅之。□实在复，子其图之！"可法曰："以齐桓之伯也，听管仲则治，听易牙开方则乱。今吾辈之所立者，岂其不惟是听，而又何患焉？"拥潞者闻之大哗。以询诸绅，又颇于福推恶，司法于是引避不言矣。江干之饯，弘图私谓曰广曰："渠即不为他人言；亦可不为公言耶！"曰广叩之急，乃曰："福、桂两题也。前与凤督商之！"凤督者，马士英也。及晤士英图计，以亲以贤，惟桂乃可。

议既定，士英欲自以为功，即约诸臣晤于江浦，规布腹心。曰广不往，诸卿贰亦不往，语详曰广辨镇将疏中。往受语者，科臣李沾，台臣郭维经也。归而布之，凤督定迎桂矣。越日，可法亦以手书晓诸臣："迎桂者何，以福惠之有遗议也，乃舍而立桂也。其潞藩，则仿古兵马元帅之制，暂借统兵马。"见者咸唯唯，曰广援笔答之曰："亲贤两尽，理也；事则书生弗敢与知。但桂藩远在天末，诸藩迩集淮阳，恐奸人居奇，卒有黄袍加身之事。且太阿轻授，或至假是弄而真且成，则是重贻先恨也。而吾辈他日死，亦何面目见神宗皇帝于天上乎？"众读之，亦唯唯。

时南中咸知主兵者定议，已拟仪郎戒乘舆法物往粤矣。及士英归凤，则闻诸将高杰、黄得功、刘良佐毕集，大骇。詗之，乃知守备大珰卢九得合盟，亦有所拥立；而所立者，福也。士英度势之成也，敢无支吾；遂隐其前说，且乞附盟。于是士英称定策矣。卢珰者幼常给使恭皇帝，宫号"胎里红"者也；其首宣力以此故。而可法概未知之也，复书与士英，讼言福不宜立，多指斥语。士英得之，乃大喜。由此以挟可法也，于是揆席中枢，惟其所欲得矣。已即贻书南中曰："吾已奉福藩，主三军也。"士英自是定策俨然矣。众集韩珰宅。是日，见其书者，初咸错愕；久之，亦复唯唯。

韩珰见诸臣无言，乃呼前置儿，徐布笔，执簿而请曰："诸公既无遗议，请北拜押名。"众起趣拜；曰广曰："不可！夫为天下立君，而若是之草草，非所以光昭令典也；是举也，高皇帝在天之灵，其实式凭之。盍出而大号焉！明晨祭告，然后行事。"众曰"诺！"而阮大铖刺得曰广语，遂文致以不画花押传邸报矣。士英闻之，则又大喜。以为：是役也，吾即自以为功，恨碌碌耳。幸可法以异议书与我；今曰广又不画押。此两人者，世所指名人也，又相善。此真可坐以异党，而发明吾之劳苦功高矣！乃属大铖等浸流恶言，冀以耸动福藩。及福王入宫，士英驰启云："闻南中有臣，尚持异议。臣谨勒兵五万，驻劄江干，以备非常，志危险也。"自是士英定

策，功渐隆高矣。

自士英之卖可法也，可法失势，悯墨而已。而攻史附马者，亦遂出。祭告之举，诸臣毕集，内官监未成行；而魏国大有言矣。弘基之言曰："史君，可杀也！勤王无功，何以返为！"曰广愤然曰："若夫握兵而不勤王者，又应生也乎哉！夫既忍死以图兴复，而乃尔长城之（俾）（？）坏乎？夫低节首公，知兵急病，史真其人，若之何甘心之！昔史公受知先帝也，尔曹顶奉天人不啻焉。权寄稍移，下石随起，此贾竖之行也！窃为世臣羞之！"语毕，大呼"高祖在天实闻斯语！"时曰广情词慷慨，须髯尽张，勋臣俱面相觑无言，而给事中李沾之咆哮忽起，众咸惊怪之。沾则攘袂大呼："今日尚不立福王耶？吾撞死于此！"掖御史陈良弼佐之，刘孔昭亦作索剑状，曰："大家死！大家死！"曰广呼语之曰："尔辈何为者？吾为群掾史公发愤耳！若夫迎立，昨已定矣，序实应也。兵以临之，势成分定，其孰敢推迁以自干戮辱？此何为者？甚矣其淡也！"旁观者皆相视微嘻。及出，乃知是日福邸有人刺候，沾等诇知为此也。自是李沾亦俨然定策矣。韩琇出，趣祭告文。曰广撰，吕大哭书。吏白："文办。"咸诣奉先殿，祭告如常仪。痛哭久之，乃起押名而退。弘图出，掏曰广手曰："史乎史乎！危杀之矣！不图忠肃之事，再见今日！"大器曰："将为救死，便图居功。人之无耻如是！"

亡何，福王舟至矣，可法尾焉，诸臣次第人见。通名毕，诉以国难家难之频仍也，哀痛不自胜，诸臣亦泣，旋请监国，王曰："宗社事重，不榖不佞，不足以称宗社。愿请讨宜者；不榖不敢当。"群臣皆伏固请，王谦让者再。曰广曰："以亲以贤无如殿下；但愿他日无忘今日之难耳！"王曰："且晓所言！诸先生既谬推不榖，且不敢辞！"退而弘图、曰广、询于可法，"议何而二？"可法"咄咄，"张目吐舌而已，盖不敢斥言士英之卖己也。越日，诸臣奉法驾人宫，憩于寺，坐方定，而可法同李沾、陈良弼至矣，遽捽曰广，跪而盟曰："所不与同心者，神其殛之！"曰广愕然，起而问故，可法曰："二三言路言公尚怀二也。"曰广曰："怪哉！此辈又定策一功矣！"及可法入直，曰广复以前事问之，曰："立今上者，亦子之初心也；因而成之，不亦善乎！"曰："贵阳不与也，诋极口焉；且曰：'渠守洛阳之所自也！'"曰广曰："渠今定策矣！"可法笑。居久之，士英至。曰广亦问之，曰："颇忆前事乎？江浦之晤，言犹在耳！史公亦告尔故图矣，其书犹在余所也！"士英面赤，曰："立桂，史意也！予曰：'亦佳，但须速耳！'"曰广乃大笑，曰："果然立桂，子共主之矣。今日之事，如深相批引，水落石出，首功者不岿然一卢琇乎？"士英默然。

一日酒酣，曰广调之曰："向读子疏，词气壮烈，董卓人洛阳时语，何以加焉？惜哉大才而小用之也！杀一措大而用兵五万也！"盖士英谋所以居功者甚憯，以故阴折之。乃曰广则语人曰："是亦有功焉。微贵阳，事尽出诸将，不光。"而士英故暗大体，至沾沾时自伐："皇帝，非我不立也！"曰广曰："此非子所宜言！"士英勃然曰："何谓也？"曰："天子惟天所授，非人力也。如何立也，亦可废也，轻朝廷矣。且上序实应尔，天也。贪天功为己力，智者不为也。今有仕于此，吾子私之爵禄，而日翘明震矜之，难乎其受者矣。见施之德，几于不报，况君臣之间乎？且子毋以定策□也，吾与子言者，史公之定议而出（别）（灵皋按：此字恐系误排）也。"曰："何以教我？"（曰广）（原作空一格，今依文意补）曰："是举也，子实首矣，子其阴主而迹避之。易称'群龙无首'老戒'无为权者。'日月之际，其光焚铄。以伊周之圣也，而有忧患焉；绛侯狱，博陆族；韩富郄，贾似道无讥焉。爰及昭代，于忠肃有功而辟；杨文忠无罪而戍。故曰'暴得大名者不祥，威震主者不畜，'非虚语也。子其避之，而以奉魏国；魏国尚可受也。然则今日之事，吾子自知之矣！"士英曰："微子言，吾初不及此！吾乃今知之；吾将以告皇上。"然其意不怿也。

士英既以与定策，因得内外援，遂大鬻爵，下至驴儿灶养，几于（朱赫赫枣）（？）五囊十囊矣。日致多口，不胜，则思于威权镇服天下。首斥科臣袁彭年，而外议益藉。曰广风焉，士英愤而吽曰："彼口我手，吾能杀之而已！遑恤其他！"曰广曰："子其殆矣！不竞于德而竞于威，天下其孰能悦之？且死生，人之命也；应死应生，国之法也。法不可诬，命不能改。抑吾子精释而昧因果乎？袁自如杀毛文龙矣，袁亦不良死；梁大胸又不戒而杀袁，梁亦不良死。吴来之之杀薛宾廷也，陈赞皇之杀周宜兴也，其后皆不良死。死者有知，冥报不爽。人之杀人也，杀人也乎哉！夫负人两而卒偿之，甘以其身为戮辱，而取快于一时，则亦不智，而不可为也。子其慎之！"士英大不怿。

已而时录一小词示曰广，其事曰："若使同官不相妒，也应快杀窦连波！"曰广见而笑曰："图快耶？抑愁杀耶？"士英曰："何谓也？"曰："愁者造夹造打耳！"复问，曰："凡事之来也，必造其端，故云簇曰'造雨，'曲酿曰'造酒。'长安前事之所造，吾子知之矣、而（造）（原本作"近，"今姑依文意改之）又何乐焉！"士英愈不怿。时主计者，告国用不足，士英大言曰："新建公言朝政宜清，今何不作一清皇帝乎？"恚前语也。

一日，忽抚几大呼语曰广曰："尔之折辱我也，屡矣！尔不知我性非人性，牛性也！昔在总角，先君一语呵斥，使性两年矣！"曰广笑曰："佳乎，子之性也！天之生是使独也。然则人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马之性欤！"士英亦失笑。曰广曰："吾实爱人也；抑心所谓危，便以告耳。面折人过，坐此热肠。昔在讲筵，乌程恒语敝门：'贵师性过方严，难以适用矣！'吾旨其言而不能改也。古人云：'非敢异物，亦性所得耳。'虽然，'正言药也，''所以为砥砻则善矣，'子其勉之！"士英终不怿，曰："甚矣新建公之善愧人也！实忌我功也！"

正纠参

国变时，诸勋臣日藉藉，归狱文臣误国，宫詹姜曰广曰："误国者可诛也！予数载林居，诸公当日召对，胡

不言?"语稍塞。会立国,群谋援高皇帝开国时以魏国徐达为左丞相例,尚未发。一日朝罢,魏国公徐弘基、诚意伯刘孔昭等面奏:"文臣朋党误国,"并言"吏部尚书张慎言专权结党,擅引旧辅吴甡。"科道官李沾、郭维经等亦言:"诸勋臣不勤王,不忠;乃乘国变侵官乱政,并觊觎入阁事。"相擢久之,庭大哗。阁臣曰广请上处分,因求罢斥。上不允,谕以:"朝廷用人,自是吏部职掌。但有不当,许勋臣科道纠参。"于是孔昭立起,手招诸勋臣曰:"来!圣明已许吾辈纠参矣!速谢恩!"乃尽膝行前叩头,大呼"万岁。"

阁臣马士英忽奏:"不啻如勋臣言,皇上亦身在异同中!"阁臣高弘图顾士英曰:"岂谓迎立那?圣明在上,愚臣谨据实奏明。方难之殷也。讹言百出,或云先帝微行来矣,或云皇太子航海来矣,亦果有传立潞王者,则又有言桂王者。皆出旁人风影,所谓道听涂说也。臣等姑听而姑置之。及闻主兵者乐推,实有同心,其孰敢怀二,以自速罪戾?"曰广奏:"迎立关利害不浅,臣等俱缄口,听主兵者云何。二三翊戴,劳之应图。若借题兴狱,可寒心!兴朝所不宜有!惟皇上早赐裁察。国家幸甚!"上顾监臣韩赞周曰:"朕亦何心!此位大伴之所知也!万斤重担,付在朕躬。万一大家撒手,回思先帝,岂所忍言!"是日,上微不怿。越日召对,上谕:"勋臣嚣争,卿等何不力折之?"曰广曰:"天颜不违咫尺,诸臣乃敢愤争,已为辱国。臣等不能调和而镇戢之,仰烦明谕处分,良用自惭!亦以德薄望轻至此,故求罢斥,谢之。若迹涉佐闻,事益沸羹,非臣所以待罪纶扉之体也!"上是之。

退,复同弘图乞罢,旋以宣谕入直。曰广语弘图曰:"官不易方,为政之善物也。上在位日浅,未明习国家故事,并许勋臣纠参。此曹纨袴子,易动以利,天下事使渠辈得操长短,败矣!急挽勿失。"弘图曰:"为之奈何?具疏耶?"曰广曰:"差须之!言路中自有起而驳争者。"

亡何,科臣罗万象至矣,疏意大略如曰广言,两人读之甚喜。曰广即条旨去:"朝政阙失,原许诸人直言无隐,矧乃勋臣?但朕既而思之,朝廷设官,各有职掌。票拟归之阁臣;官守归之各部;纠参归之言官。乃便责成,并息嚣竞。祖宗二百年良法,岂容顿更?所奏甚是!今后纠参还责成科道等官别衙门不得借端旁挠,着申饬行。"旨下,诸勋臣计沮,知出曰广意,衔之深,厥后借端集喙矣。

禁缉事

弘光登极,从龙诸珰势渐张,又时若窘急,日思出为渔猎计。先朝奸珰王坤,首借催饷,营差吴越,以阁臣高弘图等力持寝。

亡何,奸人导之缉事,群珰心动,谋设东厂矣。以弘图、曰广俱在告,群噪王铎出谕行,铎不可。越日,曰广入直,铎备言状,曰广曰:"今发不遂,必再发,请摩厉须之!"

已而御史祁彪佳疏至,指陈缉事、诏狱、廷杖为三大弊政,力请禁革。曰广读之而喜,曰:"佳哉!吾辈有题目矣!"即条旨云:"所奏三大弊政,虽系旧制,实为府奸。生事害人,屡见事前。失祖宗忠厚立国之意,结臣民怨恨解体之端。朕痛心之日久矣!览奏,洞悉情隐,犁然当心。有裨新政,其如议行,且著为令!并播告天下,示朕更始之意,今后敢有奏请者,以违制论。科道官立行纠参,阁臣拟谕,朕将览焉!"条上,旋发改,曰广持不可,珰趣者三矣,曰广谩应之,曰:"自有说在。"至是复交趣,曰广乃变文云:"国家新造,人情未附。朕多难孤立,时凛渊冰。若寡恩多事,府怨臣民,朕虽凉德,不至于此!所奏三弊政,洞悉至隐,深当朕心。但先朝署建缉事,原为判送营干,关系匪轻。奸恶不剪,良善不安,如有前情,着五城御史不时纠察以闻。其知情容隐,及不留心体访者,俱以溺职论。"

方条毕,而罪珰孙承绣之旨下。承绣者,先朝防河大珰也,以部变潜逃,致有言,曰广拟重功降调,戴罪立功自赎。会旨下,竟复原官。曰广恚甚,乃疏摘之。并上所改旨,大约言:"朝廷有法则重,守法则法存。法者,君与天下共守之,不宜有偏私。若夫君有短垣,而君自逾之,其又何诛焉?监臣孙承绣封疆潜逃,罪坐重典。臣从薄隐,因奉上传。及见疏下,超然法外,臣甚骇之!夫罪重于丘山,而罚不动其毫毛;根批于疏远,而网漏于贵近。此非所以信赏罚而昭宫府一体之义也。又先朝缉事之设,贻毒最深。汪直、刘瑾乘之窃弄,既凶于国,亦及其身。先帝初年,误听尝试。究使利归群小,怨结朝廷。末造虽除,已成噬脐之悔。矧今何日,而有此声?将使釜鱼风鹤之民,转益惊布,不至鸟兽散不止。若然,宗社不可知,何厂卫也?诚宜以此时昭示,遏绝其原,不意重烦乾断,臣不敢奉诏。不谨,亦不取顿负初心。伏乞升下自为宗社计,少凝睿听,断于持法,毋使奸人得窥浅深。幸甚!"疏入,旨乃报可,事由此复寝;而所以答疏语者,已有旨,非阁体也。曰广以让韩珰,韩惶恐,引罪谢不知,云:"皆从龙新进不谙大体所为也。"曰广因为言先朝贤珰怀恩,李(芳)(原本作"若",今据明史校改)强谏故事,赞周曰:"解如不听何!吾昨有言矣;先帝读学勤政,十七年如一日,则诚贤君也!徒以听信内官,一旦至此!一剂毒药,皇上并不调引。便嗑耶?"曰广曰:"上闻公言云何?"赞周默然久之曰:"亦似惭也。终两可。"曰:"缉事之说何如?"曰:"亦似止。"

亡何而谋复作,群珰又度非上震怒,则阁臣终持不下;非频争忤旨,则上亦不怒;事不见端,则阁臣亦不争。于是令群小珰,故以坐厂分司者书之幛扇矣。出入扬扬,意得甚也。弘扉见而怪之,果谓曰广曰:"事急矣!为之奈何?"曰广曰:"前已尽言之。即言之,亦无加焉;事不可絮。夫渔者非为浴也,而浴在其中。毋己,其托之请谕惩贪乎;谕惩贪,并缉事而申明之矣。"于是曰广拟谕一道,谕曰:"朕惟周官六计,所冠惟廉。官方清浊,国家治乱关焉。先圣云:'苟子之不欲,虽赏

之不窃，盗何由炽？先朝末习，朕不忍言。岂法网阔疏欤？由廉耻道丧，无以感发其良心故也。周成刑措不设，汉文耻言人过，朕甚慕之。顷禁缉事，断自朕衷。夫约束愈宽，所以期待者愈重，朕意岂有极哉？谁实无良，尔诸臣其曲体朕意，勉自砺也，岂惟国家之休！夫君臣之道，期无相负。或有不率，莠盛苗秽，何可不锄？科道官其不时纠参以闻，朕将力明赠典，以（治）（原本作'法'，姑妄易之，待考）负朕者！"

谕草具缮疏并上，以发明求出谕之意，示呵训也。旋发票；弘图条旨："缉事允属弊政。览卿奏，洵救时针砭，着申饬行。谕即宣部院。"条上发改，弘图果力持不可，具疏争，而上亦果大怒。是日即召弘图对，切责以"尔辈党同把持，视圣旨为故纸，朕作一事，便禁切不得，但使我寄坐可乎。"弘图龃龉不奉诏，仰奏："皇上即威震雷霆，微臣不避斧钺，敢昧死再进一言：缉事乱政，必不可行。"上愈不能平，复责以忮狠藐肆，弘图乃叩头谢："臣愚不识忌讳，逆隆旨，亡状，万死！臣起家非文学，臣又衰庸，自知不称任使，不宜辱政本地。负主恩，当罢，请得乞骸骨！"上意乃解。弘图退以语曰广："数月君臣鱼水之欢，是日已尽失矣！"盖群珰日挑激，先入甚深故也。然是役也，卒以弘图、曰广力持寝。

护总宪

上监国，首起故御史大夫刘宗周复总宪，从人望也。宗周疏陈国是，多所诋呵，而末攻马士英犹力。士英故黔产，毋奇贵易高也。方宠幸，骄溢弗堪。愤甚，语亡状。贻书阁中，詈："宗周奸贼，必驰斩其头！"并讥切弘图、曰广、铎（皆）（原本作"背"，今依文意改正）公死党，必尽发奸私上闻，破坏徒党如（草）（原本作"章"，姑妄易今字，确否待考），盖以宗周疏称草莽孤臣，而阁臣条宗周旨，语多嘉与故也。书视弘图，怒曰：（疑有讹脱）曰广笑呼其仆曰："语而公：第疾驰臧总宪头归，即相过饮，至无他言！"

先是士英亦乞罢。是日午，上特遣从龙珰宣谕，异数也。次日，士英出，有旨，并召弘图等至。士英仰天盛□一揖，默然移时。上御殿，士英奏谢。上慰问，士英叩头乞奏："臣以拥立皇上触东林奸党，必欲杀臣……"语未毕而号，内监卢九德等亦泣。士英复奏："臣知奸党必不相容。臣孤踪，诚不能以一躯称快万众，乞皇上念臣拥戴微劳，放臣归田里，以此全活微躯，矢来生再效犬马，臣不能复事皇上矣！"语毕，头抢地呜咽伏地。上曰："卿起！"士英啼伏不肯起，上于是益大感动，温言曰："卿起！卿自爱！朕与卿作主，谁敢螫卿耶？"士英奏："臣之残生，托在皇上！臣切愤刘宗周欺藐皇上，疏称'草莽孤臣，'既已奉恩诏幸列大臣，不思竭忠报主恩，乃敢阴怀观望，明示不臣，无人臣礼。臣矢以死奉皇上，天必杀此老奸！"

上色动。曰广愤然曰："士英言太谬！宗周屡朝耆旧，守道坚固，清确之节，黄发罔渝，真所称古社稷臣。臣此素著狂直，屡触先帝忌，先帝犹卒优容之，其谁得而杀之！"

士英曰："曰广与宗周，此即所谓东林奸党，此即俱不立皇上者也！"曰广曰："尔梦语耶？迎立时，宗周尚在越；臣书生，又不握兵！"

士英曰："若无声尔，不画花押，明矣！"曰广曰："花押簿今犹在监臣所，可覆视也。又梦语耶？"

士英曰："人有是言矣！"

曰广曰："信如人言也，即今言汝反者遍国中，汝（汝）（本作"汝汝，"其一字系衍文，故删去）反，真耶？"

士英曰："雷演祚之招兵，谁为为之？固汝门人也！"

曰广曰！"兵在何所。请下案验覆奏分明！演祚以国难之殷也，檄劝勤王，悬而布之通国，焉可诬也？"

士英愤然曰："我如捏诬者，吐鲜血矣！"

曰广曰："弥天之虐，女则造之！既怀奸而欺，又重之以信矢。欺天乎？知尔今之不畏皇上也，尚亦有阎罗之拔舌在；死，亦不畏耶？若尔持斋，何为也！"

士英曰："南中诸臣谤皇上不应立者二十四款，议单入臣手。史可法迫而取之，臣初不与也；可法言：'汝杀我耶？'臣乃还之。而属臣绝口，然原稿臣尚录在也！"

曰广曰："议单之说，微士英今奏，臣等未之知也。如其言也，诸臣多矣，士英胡独闻焉？密书之贻，非其亲昵，谁则与之？两人同心，一朝反舌，俱臣之所未解也。皇上天授，众臣乐推，士英拥戴，实有微劳。小人希功，遂怀非异。觖望未盈，日构人罪以高己功。富贵迷人，良心尽丧。惟皇上念功，大加恩赏，平其怏怏，免使无端造狱，横杀忠良，失海内人心，伤国家元气矣！"

上见相构不已，目韩珰久之。韩珰无言，上乃言："惟天降（罚）（原本作"割，"姑易是，当否，待考）于我家；朕以凉德勉服厥命，恐坠祖宗之遗绪，用托二卿以匡不逮。亦冀卿同心戮力，集乃事，宗社无疆之庆，朕亦尚有余休！乃嚾嚾交恶，予将畴依！呜呼！人各自见，细故可捐。自兹以往，毋介乃衷，毋复有言！我闻在昔圣朝，时则良弼同寅和衷，卿其敬听朕命，罔俾昔人专美于前。予嘉乃德，惟汝永念！"复目韩珰，韩珰出而言曰："皇上日月之明，无所不照；天地之量，无所不容。"上复俛起，谕以前事："朕德弗克，实则何心，两卿心事，朕所深鉴。其即入直，同归于好！惟公家是急，用慰朕悬衷。其无复补牍，出亦毋以语人，以滋藤葛。其切听朕言！言不再！"于是曰广、士英叩头退，至阁，士英则攘臂抚几指曰广曰："冤对也，必同命！"曰广笑曰："硁硁者尚存此七尺，皆逆竖权奸刀俎之余也。君如惠顾同谱，其赦之，则君之高谊也；必欲择肉焉，亦惟命！"

先是宗周疏至，士英故心疑曰广，至是见曰广为宗周发愤，谓："信然！"根益深。久之，诇得宗周疏语，具出故礼部郎中周镳手，士英由此以杀周镳也。曰广语方竟，而大珰韩赞周、李承芳、田成、卢九德至矣。奉上命矣。坐定，久之，屏人密申前谕，如是者三。曰广等

求附奏谢恩别。曰广语弘图曰："苦哉！不敢遂行矣；送行文至矣！"

亡何，鏖宗四镇果应募起，曰广行。举朝争者，少司寇刘士祯、大银台侯峒曾、科臣熊汝霖、吴适、章正宸、罗万象、台臣詹兆恒、郭维经、部臣张采后先章满公车，而江右争犹力。弘图语人曰："微江右不及此！美哉！其理学节义之遗乎！而新建公之为人益信！"盖往事阁臣去国，其乡人必离逖示异，甚则操戈故也。

裁镇将

弘光御极，群臣上言："皇上龙飞应运，实惟总兵官。至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早决大计，拥立圣躬，功在社稷，宜锡五等爵，剖符延世。"诏曰："可。"封黄得功靖南伯，高杰兴平，良佐广昌，刘泽清东平：四镇由此起矣。

盖先是变时，杰持闯公爵来挟封，时议以我方不利，从之便，封杰实以此故。其封泽清，亦实以泽清攘臂言：先帝时以议封故。其封得功、良佐，则实以积战功故。得功骁勇殊绝，荡决无前，人以黄闯呼之。良佐勇亦差等。有花名马，常骑之，富者辟易，亦称花马刘也。江淮间无不畏惮此两人。然其为人皆不知书，贪财物，好妇女，为气使酒，无良将风。

杰，故闯(将)(原本作"腹"，姑妄易之，待考)翻山鹞也。归降孙督，为军锋，复为闯败，挟众南奔。朝廷不能问，散处河干，为淮抚路振飞所扼。时马士英在凤，入其贿，纵之渡。自杰得渡河，剽掠无虚日，江淮间骚然矣。泽清亦五营盗魁，亦以受抚援远，大衄逃归，朝廷置不问。后夤缘入故相周延儒幕，握兵江淮，横甚。以修郄，至拉杀科臣韩如愈，剐其心，朝廷亦不敢问。其在先帝时已如是。

四将既起竖牧盗贼，粗暴犷悍，其天性也。及得主定策盟，人人有门生天子心，□桀骜无等矣。督师史可法在行间发言，多所引指，杰，(怫)(原本作"拂，"今依文意改正)然曰："'旨，''旨，'何旨也！尔曾见皇极殿中有人走马耶？"而得功一日伏受诏语，不当意。不待竟，即起，攘袂掀案，大詈曰："去！速去！吾不知是何诏也！"其跋扈至此。犹婴视朝士，日思所以谁何者，有所噬。奏上，辄云乞付军前正法。朝士以此畏恶之，而士英独喜，以为其威可为击援也。连附俯仰，犹恐失之。曰广则鳃鳃县官有天下日浅，实恃二三大臣正己肃物，使人知朝廷有人，务在肃宪典以重主权而已。以故抚接镇将(词)(原文作"将，"今依文意姑妄易之，待考)色乏温润，而事亦多乖反焉。

颁爵后，受地，有成议矣。杰瓜步州，得功真州步，良佐临淮，泽清淮阳；扬州，则属督师，居中调度杰垂涎杨烟花地，家焉。三镇起猜争，得功至治兵相纷拿，杀伤大当。督师请诏优解之，不听。上忧甚。召阁臣谕以镇臣争地，势难左右袒，不如探策便。监臣韩赞周曰："不可！此衰世苟且法也。皇上中兴，作事宜法周宣王、汉光武。"上复问："镇臣难驭，恩法两穷，为之奈何？"曰广曰："唐之末造，藩镇犹张，斐度有云：'岂朝廷威力能制死命哉？亦处置得宜，有以服其心尔！'皇上亦惟是懋昭明德以临之；以迄于行政用人，无私是奉。明德惟威，有道不议，何忧乎镇将？"上是之。会杰、得功以相持久，兵亦解。

先是得功首朝，见上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礼竣，上呼"先生起！"朝罢，曰广语韩珰曰："今朝廷未尊，上宜肃臣下以礼。得功，将官也，奈何起而'先生'之！昔者夷王下堂而朝见，惠帝下车而止拜，有识知其不振。彼武人何知焉，既悻悻有骄主色，上又(损)(原本作"捐"，今依文意改正)威重以长其跋扈，真所谓臣主俱失者也！"得功闻而嗛之。

亡何，良佐至，称贺竣，叩头请死，盖犹知不入援先帝为有罪也。随即益兵。上曰："兵不贵多；且难者饷耳。"良佐覆奏："临淮士民击毁其兵，愤甚，矢必报，至齿击髯张矣！"上曰："兵民一体矣，卿毋觭视焉。"良佐拂然气螽勃，语坌涌不休。上不应，而目阁臣者再。曰广乃呼斥之，曰："刘良佐！毋多言！尔刺刺，而嚣嚣，何故？当朝廷待尔恩良厚，外议则藉藉。分封，弊政也，阁臣碌碌困人耳。良佐！尔辈簪缨五等，而令阁中待尔包羞乎！为出语尔侪辈；能贾勇杀贼，为先帝报仇也者，是即为皇上增重、为阁臣洗羞，吾且稽首纳拜，所甘心，其他不须多言！"良佐唯唯退。

最后则泽清至；而所不至者杰也。泽清差知书，于四镇为独狡矣。犹喜事，关预朝政。升见即盛言："东林奸党冤诬先皇帝久，近且图立潞王。"上曰："往事已矣！大宝，朕何心焉？潞叔其人贤，实可立！"泽清又言："祖宗天下，为白面书生坏尽；此曹宜束之高阁。俟臣杀贼后，取而拂拭用之，以听其受享，可也！今请罢制科勿设便。"上曰："此无与卿事！今急者防河也！"泽清亦唯唯退。弘图晚过曰广所，为言其狂悖如此。

越日，泽清亦过焉。曰广延之入曰："闻昔得交敝门张天如，信有之矣？"曰："然！吾尝笑天如，门户，须吾将官守也。不意其党多利吾赇，且下石焉，吾是以叛！"曰："其中亦有清德乎？"曰："有之！"曰："然则贤者何罪？夫何门之不可守，而必一家为人情乎？吾闻公等频言击贼，要须手击耳。曩守济日，胡以牵率河臣，齐驱南渡，今旦夕发缇骑矣？朝廷宪典，固不文臣贷也！"泽清面赤，发声曰："时已无主矣！又为谁守耶？"曰广曰："曩金陵而骚动矣，今日半壁依然，朝署无改，固惟一人之庆，亦当日绸缪之不失措也。备盛筵而召嘉客，何患乎无人？"泽清语塞，然心衔之，退即烦言矣。

泽清自其先朝杀科臣后，人为之寒心。至是入朝，益多侧目之。泽清心知，亦每微自解说。而士英则笑让之曰："有此一杀，燥皮之甚，胡辞让为！"闻者骇之。士英既夙与四镇比，及泽清得功等来，则益尽其私佞，谨奉之。乃大治具，出女乐侑觞，命其子侍酒，跪起如子侄礼。曰广闻谓士英："信有此乎？"士英知情得，踧踖久之，曰："然！奈何！凡吾所为不惮降意者，处此辈为极难耳！此辈之脸，不可破也。破而缝，拙矣。吾今

日实告情于吾子：微独四镇也，即其阃以内室人，亦为结姊姒行。宫袍玉带，时则馈之。”曰广曰：“昔者王威宁拜老卒于马前，胡梅林赏将官以爱妾，恩威不测。鼓之舞之，督臣事也。今吾子俨然具瞻矣，官各有体，亦惟大道之是务也。子其大居正以服之，积至诚以动之，用亦有憬于厥志；谁则无良？杨绾登而元勋戢，李勉列而朝廷尊，其谓此物夫！”士英则大笑，以为迂阔而远于事情也。

亡何，四镇求玺书矣。先是封事起仓卒，诸将条上事宜，上许焉。一切诛戳署置盐课商税，以及正供之赋，俱得便宜从事，俨然藩镇矣。旧例：敕尾阁臣书名；曰广至是见之，持不可。会江北大司寇解学龙、词臣姚思孝、科臣李清等，亦集言：不改，深酿地方忧。曰广以语士英；曰：“此所谓许而不与也！史送之，令吾夺之，不能！”曰广曰：“此事自关君门户，愿缔思之，无忽也！”曰广具疏言：“五大在边，尾大不掉，非所以为久安计。乞下枢部驳正行。”弘图持示士英。士英悟，遂改如疏，而曰广疏亦寝不上。

一日，泽清疏至，为故相周延儒减赃也。曰广曰：“将官何乃与朝政！”(及)(灵皋按：此字恐系误刊)之，曰广意非有所靳，盖欲发自言路，既报可而后下之。而言路不知，以为阁中自避部鼎嫌也，以故久商之，无一应；疏成复毁者数矣。士英索前疏特急，及得之，喜甚；即以属曰广，曰广曰：“固吾心也！先帝壬午之政，比于输台，实惟宜兴初出之功。是举也，以彰帷盖，不亦可乎？惜也言者镇将，人谓吾谄而恭，畏其威而奖之，制朝权也。抑有他疑焉，且徐图之。”士英亦废然止。

厥后泽清烦言有敕不发，有疏不票，新建之辣者，此也。镇将既恚曰广不得逞，而士英、阮大铖复挑之；于是合疏为恶语相攻，至云称兵，朝中大震骇。先是疏攻总宪刘宗周，宗周不疏辨，第应以揭。至是咸劝曰广姑隐忍之。曰广不听，具疏辨讦，语颇厉。曰广心知镇将有此，先时讼言：“‘归与归与，’志久决矣。闻镇将之狺也，行行且止。若辈真反耶，宁惟阁臣可逐，恐天下健者更自有人。如其不敢不臣也，吾又何患焉。夫跋扈无上，不可长也；既为朝廷心膂臣，若之何为将官撼也？而长之，吾必处此！”闻者危之，门人以告。曰广曰：“吾义无可留，人岂谓吾真在此耶！先师之遇桓魋也，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未几，而微服过宋矣。乃所谓一龙一蛇也。向言，存阁体耳；吾亦从此逝矣。”可法闻广讼言，忧甚；从师中书与弘图，盛言镇锋恶，盍谨避之。弘阁为道曰广本指，可法乃书与曰广，称先见且得体云。

防左镇

弘光监国亡几，凤督马士英入趣即真，阁臣姜曰广曰：“盍徐之，示不忍忘先帝也。且吾甚忧上游左镇拥重兵劝进，而不首之，祸必始此矣。”士英曰：“何谓也？”曰广曰：“立君大功也，事出吾辈，彼跌韦跗注者，其何说之词？今者问谁执牛耳，则四将尸焉。左镇视黄得功、刘良佐、乃与哙等伍；其他毛贼耳，容堪笮其头否乎？”士英曰：“上适在河北，四镇之遇，天也。左何为者？”曰广曰：“子亦知人情乎？今有豪家于此，格伯重事悉听焉；单门鼠猾，素仰奉之不遑。一旦阴主大狱，而厚利是私，大豪必怒。且掀翻之矣。今日之情，得毋类是乎？”士英默然。

居久之，曰广复为言，士英引他语乱之。已而曰：“天下事我寻当自判！”一日曰广复重言曰：“此亦子他日之忧也。”士英瞠目良久曰：“子岂以予难左，左曾足为大虞乎？昔渠居楚食绝，又眈视金陵也，已焚楚，拔营弊江抵皖矣。当事咸虢虢，予于时有鸠兵之役。黄闯、刘花马实左右焉；左闻丧魂返。又刘超之叛，吾殪无噍类，左念之，岂不犹心悸也？渠即愤而思逞，岂能冒訇磕者之痃，而飞渡此长江哉？即令渡而抵城，彼来者巨舰也，乘其继而蹙杀之，尽为流尸矣。是役也，吾真可以封！”曰广曰：“如震惊宫阙，涂毒生灵何！固知吾子能，家之多难，未堪横出一枝耳。脱外接(两)(?)而内寻戈，斯亦卢兔相持，自献于田父者矣！”自是士英辄向人言：“新建公奈何以左镇恫喝我也！”

亡几，御史黄澍自楚至矣；有旨召对，而难端忽发。先是吏都侍郎吕大器疏抨士英奸贪雄诈，心事等温懿操莽。士英疏辨，旨慰问。及朝参，方思廷辱大器，鼻息拂然，而御史黄澍叩贺礼竣，即呼奏：“臣今舆榇来，矢以死击奸贼。”上问为谁，澍曰：“马士英也！士英从荷戈擢凤督，受先帝殊恩。及先帝围困，此贼拥兵坐视，河干之不一望焉，忍心无人臣礼至此，天下之恶，一也。既不忠于先帝，讵岂忠于皇上哉？且凤泗祖陵，千万世发祥根本重地也；祖制特命督臣建牙，正为今日。今士英闻警而抱头窜矣，将毋送祖宗藏玉，惟贼之蹂躏乎？曾不若细民之家，苟有一坏土，付细仆守之，缓急犹相保也。祖宗在天之灵，实怨且恫深矣。士英身为不忠之乱贼，并陷皇上为不孝之子孙，万死有余戮！”

是日，闻御史言，群臣无不洒然易容倾听。澍则且奏，且泣，且骂，搏颡不休，涕下纵横覆面。上亦面赤，熟视良久，语阁臣曰：“御史言是！前来，试为再奏！”澍言：“士英不学无术，非宰相才。既雅负知兵，王室而多故矣，疆场之役，胡不戮力焉？皇上天之所启，士英妄贪天功，窜身政本，乃惟贿是闻，真怀奸败类之尤，王法所必诛，下士所羞伍者也。新朝具瞻，犹关风听，奈何令此小人尘点日月？使四方闻之，轻朝廷无人矣！臣姑摘其凤督赃私陈之：受武弁某某賕若干，婪文官及乡绅某某賕若干……”语未既，而何珰突出跪奏：“黄御史所列秽状皆实！臣奉差在楚，可为左证！”因戟手指天，顾士英而唾。监臣韩赞周斥之曰：“公论在外庭，内官无廷辱阁臣理，汝何为者！”是日，士英卒惶急无以应，气索声嘶，叩头乞罢而已。

亡何，澍过曰广所，曰广曰：“公昨庭奏侃侃然，得毋造次？夫贵阳未可动也，渠定策而有内援。”澍曰：“若然，奈何？其人非德类也，不可与图事，且左镇见水火焉。”曰广曰：“宰相待罪，古之制也。若夫将官逐阁

臣，此岂盛德事？而左冒行之，脱朝廷之难割恩也，君臣从此郄矣。即令胁而勉从，其功庸可居乎？鬻拳兵谏，自纳于刑矣；李怀光、卢杞之胡不闻焉？怀光暴扬之表为杞宿奸、犯天下垒久矣。又奉天之功，于唐再造，然且万有余丧也。今左镇诚乃心王室，然未见殊勋；贵阳柄政，又席未煖。自古将相调和，国之福也。幸为左镇言，麟阁席地，吾实心奉之。国之安危，在此一举，毋轻动也。"

越日，澍以左书致御史郑友玄转示曰广，书言："贵阳已兼四镇有之，今又据司马堂，将来杀我疆臣，此君侧奸贼，矢必(逐)(原本作"遂"，今依文意改正)之！"曰广寄语黄御史："左疏来，必力寝！"次日，曰广讼言于阁，高弘图曰："置之！不忆恫喝之说乎？无益也！"曰广曰："性无欺也，且惧及焉。"士英至，曰广卒述之，士英默笑而已。其后颇用阮大铖言，多赍金珠美女结左欢。然郄已深，左终疑且厌薄之。乙酉春，左移檄以清君侧为名，称兵犯顺，士英疑出曰广、史可法嗾，两人几不测。夏五，清兵来，亦称伐马阮罪，兵渡江。士英逃，旋以降磔。

旧史氏曰："予记事至此，未尝不仰天号泣，为之三叹息也！易称：'覆悚负乘'，岂不犹彰明哉？夫谋国一不慎，而蹉跌至此！嗟嗟！彼一身固不足恤也！"

持逆案

先皇帝时，政令多所更改，独持逆案甚力。群小百计掀翻，不能得。给事中阮大铖，名厕逆案中，海内正人，犹切齿辜未蔽，以通逆珰杀左魏故也。侨居金陵无聊，置女乐治具，日结纳诸贵人。亡赖子亦多为爪牙用者，相率娄金钱。而马士英从抚宣府罢归，亦寓金陵。以同籍，旦夕过从为欢昵。而大铖故阴贼善，因事中人，且得马而益雄也。厥后士英从谪籍督师凤阳。具出大铖援，感且刺骨，大铖乘国变，谋急燃灰。时有为延说者，兵部尚书史可法以语宫詹姜曰广：曰广盛言不可。可法曰："吾亦惊外间有此声论。虽然，公慎语自重，渠恨公绝不通此，君真刽子手也！"曰广曰："有命！龙鳞虎口，予数试焉。邀天今年已六十一矣！"

亡何，诸臣传单会议，时勋臣刘孔昭已揣知士英将入柄政，而所急者大铖也。遂首为言冤，且实才，余嗫嚅未敢言。曰广奋然曰："何谬也！将为先帝报仇，而乃用仇先帝者？必也正名，非所以号召端良，激发忠义也。"诸臣相视久之。曰广复谓左都御史张慎言曰："公风纪重臣，且负天下望。今邪正大关，亦噤不声乎？"慎言曰："予初未尝言阮宜用也！"曰广曰："不然，公何不言'不宜用耶？'"事遂寝。及弘光登极，阁中持亦力，恩诏起废，置不列矣。有借端旁及者，弘图条旨折之，可法援笔，益以"敢引荐者，言官其力纠之，"曰："守关不得不紧！"

及士英入，浸用事。每饭，意未尝不在大铖也。以荐谋之言路，无应者。已遂具疏，得旨部覆。因私干署部事少宰吕大器，大器拒不见。越日，特疏丑诋之，语甚峻。亡几，士英复以属礼部尚书顾锡畴曰："吾善子，吾与子有言也！阮髯何用负天下，而人持之太急如是？今吾幸当事，必不以迫于党人，而弃所刎颈之交，谁能荐之？荐之，而大用可立得也。"锡畴逡巡笑，逊谢曰："公不知仆之不肖，而思宠之，幸甚。虽然，家大人老矣，此三公不易之时也。仆以初立国，忍情来，察其意甚恨。今吾魂魄已不在此，旦夕差行。国之大用，愿推择可者。"锡畴且以语曰广曰："推人入溷圊中，何大用也？"曰广调之曰，"子惧耳！"曰："夫何惧？"曰："益庵一炬灰，不未冷耶？"昔昆有鄙相顾秉谦者，以媚逆被焚，故曰广引调之。

自锡畴之复不应也，士英谋愈急。曰广心欲止之，未有间，而御史周元泰纠故督王永吉之疏至，先是兵部侍郎解学龙从田间书入条陈北方事宜，并才永吉。时方议用永吉援北，而元泰有言，于是曰广即疏自劾，盖以已先有揭请北援，末引学龙书故也。疏成，示士英，士英曰："赘！"曰广曰："台长言正，阁中职首用人。少差，何以对天下万世？王，吾门人也，亦实才，然且俟论定。夫丧己以徇人，智者有不为耳！"是举也，曰广可以不言而言者，将以风止士英，毋妄荐引也。每酒酣，推此类具言之，而士英弗善也，谋愈急。既度外庭终无应者，乃与大铖精心事内。久之，诸珰意得，亦思提擢大铖而恐不及矣。阴谋定，士英复疏荐大铖。旋发票，士英佯出，令一老仆叩头曰广所，乞拟"报可。"曰广曰："谁也？"仆曰："主人翁同年阮也！"曰广(怫)(原本作"拂，"今依文意改)然曰："为语而公，呆矣，何至乃以名节徇人！而公常言渠脸为人画成花脸难颓，吾宁洁白去耳！安能不惜面目，使人指笑我，唾吾背乎！"

会小珰送手票，曰广即属之："为我呼韩公来！"韩珰来，曰广曰："请从此辞矣！"赞周愕然问故曰广曰："不知贵阳荐阮耶？不去何为？"赞周曰："公，人望也，如中兴何？"曰广曰："自有人在，硁硁者何能为？"赞周乃长吁久之，曰："国事至此矣，外庭终戒心，奈何！"曰广曰："否！意者公其眩听于朋党之说也。夫李绛则有言矣：'君子必合君子也；'岂必与小人合，而后谓之不党耶？"

茶至，曰广指而譬之曰："此松茗也；或欲益焉，则越之天目，吴之阳羡，闽之武夷，齐之蒙山，皆臭味也。搀之溲溺，谁不哕吐焉。不可苟合，道也；不能强同，性也。黩道乱性，人类失矣。且吾何党，亦惟史公之故，群小实有懵心。吾锐身为之救，亦实惟其人实忠勤，可属大事。专当一面，史于吾未有夙昔也。且善植党者，不时贵是党，而党一违时失势之人乎？其他不过刘念台、高硁斋、黄石斋、吴鹿友、郑玄岳四五人止矣！公亦当知数公本末也。"赞周曰："闻皆大吕也。"曰广曰："然！阮于内庭，枝连也。贵阳之荐，呼吸通谋、生诚不能默默处此，亦知言之无益，所以不惜以片肉投馁虎，一苇障狂澜者，存此，明国是，留正气，而思为先帝发愤也。"

赞周曰："公毋著相为也，不票焉足矣！"曰广曰：

"公不知危不扶，颠不持，焉用彼相哉？吾本无心用世，何至忍死弹冠？亦以宗社沦亡，殡宫冤酷，诚不胜热血人，遂真不自量也。始欲聚四方之力，选四镇之锋，督师仗钺而临之，朝臣缟素而送之，张义声以北伐也；而不能。继又请简偏师，给能将，拓逻北鄙，争先处强，且以为义旅援也；而又不能。继又请募润之水师，粤之火器，分汛而棋布之江，巡宣大阅，夫将次第举之；而又不能。并告以规胜之在江北也，荆承其所必争也，亦惟是左镇、刘洪起是赖，则亦惟是鼓之砺之；而又不能。继又欲使江干有蔽，口宿重师，环城于有牢，家作内政，庶几立三辅训巷战之义也；而又不能。吾技穷矣，而不能止，古之经也，若犹是碌碌取充位为也，将举平生而尽丧之，天下后世，其谓予何！"

赞周曰："公既有请矣，复条旨而不行，自存任其咎者，已无与公事矣！"曰广曰："公安所得谬语而称之。阁臣但司票拟，则一精灵书饶为之。古人不应云宰相之贤否，视天下之安危也。夫黄阁之条旨，亦犹黄冠之书符也；书符者，一举笔而天神听命，雷电交轰，斯足尚耳。今符悬而精魅且见，旁观者举窃笑之矣，犹不窜，而披发叩齿禹步俨然，何为也？嗟乎行矣！微智未伸，初心顿负，岂乐为此举哉？亦诚有大可惜者，以夺其情也。今外论皆以张承业望公。公贤声素著；公即不爱国家，胡不为平生少自爱？吾请以自爱者爱公何如？"赞周曰："谨受教！"于是明日□，称疾不出，盖逆知召对有说故也。

越日，上果召士英、大铖，乃越次面进大铖兵部侍郎。弘图执争请下廷议，与大铖相擢。先是，曰广即具疏以去就争，疏称："是举也，先帝十七年之定案，顿付逝波；新朝数日前之明纶，竟同覆雨。梓宫未冷，增龙驭之凄凉；制墨未干，骇四方之观听。"言甚恳。疏入，上遣官宣谕，曰广附谢，并陈先朝小人通内致乱之由，语详曰广疏中，志殷鉴也。上所以答慰藉之者，亦甚温且悉。自是科臣袁彭年、罗万象、李沾等，台臣詹兆恒、郭维经、朱国昌等，群起合纠，章鳯集，士英亦气沮。事复寝。

士英见时无可奈何。一日，乃佯为好语，顾曰广大笑曰："吾前荐阮髯，觉亦大高兴。今念之，殊自失。"曰广曰："无咎者存乎悔，即失途未远也。"居亡何，复谓弘图："若辈讲声气耶？虽然，孰予若？予书张天如，走千里一月，为经纪其后事也，人谁问死天如也！"弘图曰："公亦知天如为新建公高足耶？公此意大佳，来！吾辈不错也！"曰广曰："凡吾所为者是非耳，千秋万世后，宁将以阮辈为君子耶。"士英曰："吾固知之，人言尔辈横见规图，不然，吾何以至此？"曰广曰："毋听谗言，黾勉同心，且坛坫相奉也。"

监军佥事越其杰者，士英内姻也；其人颇通明，而老于世故，数以此谏士英，良苦。士英曰："吾所以荐阮者，了情面耳！非有他，幸为我过新建所，愿言英之不敢悖正人也。"曰广闻之，喜以语弘图。

亡何，士英密疏，复他有所荐引，谋愈深。弘图笑语曰广曰："南人复反矣！及左都御史刘宗周两疏攻击，遂咆哮无忌云。厥后曰广行，而大铖即以是日出受事。

江南闻见录

[清]佚　名撰　何　成整理

《江南闻见录》，清朝初年成书，作者不详。记清初清兵攻陷南京事。所记与同类史书有异，可资参考。旧有钞本，民国年间有刊印本，神州国光社又有刊印订校本。

顺治乙酉五月初十日

连日警报叠至。是日，赵忻城有演放大炮之示，不果。夜分北风甚急。北兵渡江，由七里港进迫神京。时日将晡，宏光计无所出，召内臣韩赞周问策，韩云："此番势既汹涌，我兵单力弱，战、守、和无一可者。不若御驾亲征，济则可以保社稷，不济亦可以全身。"宏光然之，即刻束装跨鞍。时将二鼓，从通济门出，携带惟太后、一妃，及内相几人，文武绝少。或云往武林，或云雲贵，或云太平，纷传不一。是举也，旬日之间，啧有烦言，未尝不叱其伪，至是果焉，知其作计已非一日。究所从来，则马士英实始之也。

十一日

昧爽，哄传宏光已出城。京中文、武一时隐遁。有不去者，将门首封示尽行洗去。男女蜂拥出门，扶老携幼，不可胜数。间有妩媚少艾，金莲踯躅，跬步难行，见者心恻。既出而复返，十有八九，以路上兵多也。已而闭门，欲返不得者十居二三，莫竟其终矣。

辰刻，忻城出示安民，有"大驾播迁，本府死守此土，已致大清大帅，自有斟酌，尔民不必惊惶徙避。"等语。

副院杨维垣朱示云："天子出巡，乃古今暂避常理，本院惟有尽忠殉国。"等语。然维垣实逆案中人又降流贼者也。

各门既闭。百姓数百人往中城狱，拥太子上马，从西华门入宫。尚未栉沐，圜中人悉自出。奸悍兵民乘机入大内，抢夺金帛甚多，大半为强者所得。太子虽为百姓拥入，文、武元老无一至者。百姓遂擒相国王铎，禁中城，拔须捋发，极力殴打。旋入其家，抢劫一空。

两月以来，天气阴霾凄惨，日色罕见。是日天清日朗，昼夜明畅。

图迁虽马士英主之，其实宏光埋怨士英劝其即位，今值多难，仍令士英设法，故以出奔之说进。且士英之赀，浮于宏光；士英之欲去，亦甚于宏光。宏光存，士英不能独去。迨既出，置宏光于靖藩黄得功营，士英乃扬鞭挟资，兵从拥护，竟作天外冥鸿矣。先是，士英调川兵三千，为出奔捍卫计，去而不尽者若干人作祟于城。方勇协力一心，竟夜巡警，兵怒而不敢肆。秦淮两岸，灯光烛天，达旦如昼。

十二日

开太平门，驱川兵尽出走，门外之民逐杀之，伤及一二十人。铳炮之声，自朝至午不息。川兵尽为所杀，无一存者。

城内栅门盘诘甚严，获奸细及马士英军中兵共八人。忻城立刻斩之。

阮大铖家，被抢一空。

冯可宗、陈盟演、王一心、周之玙、冯梦祯、蒋鸣玉、张元始、姚士衡、沈应旦、吴希哲、陆康绩、申绪芳、葛含馨、罗志儒、黄衷赤、陈济生、申演芳、吴适、顾绎诒、陶廷煜，俱遁去。张捷、高倬、张有誉，俱死。

午后，太子传出朱笔告示，用黄纸书之，曰："泣予先皇帝丕承大鼎，克壮前猷，凡诸臣庶，同甘共苦，播著中外，罔不宣知。胡天不佑，惨罹奇祸，凡有血气，裂眥痛心！予小子分宜殉国，思以君父大仇，不共戴天，皇祖基业，血汗非易，忍耻奔避，图雪国仇。予惟先帝之哀，奔投南都，实欲哭陈大义，身先士卒；不意巨奸障蔽，致撄桎梏。予虽幽城狱，每念先帝，无一日不再三痛绝也！如今日闻兵远避，先为民望，其如高皇帝之陵寝，亿万苍生之性命！何泣予小子，将历请勋旧文武诸先生念予高皇帝三百年之鸿烈，先皇帝十七载之旧恩，助予振旅，扶此颠沛。何期父老小民，围抱出狱，拥入皇宫。予见宫殿披靡，踉跄祖业，不胜悲涕，奈诸父老，焉知予负重冤，岂称尊南面之日乎！谨此布告在京文武勋旧诸先生士庶人等，念此痌瘝，勿惜会议。予当恭听，其抒皇猷。勿以前日有不识予之嫌，惜尔经纶之教也。不念旧恶，垂诸训典，非敢云赦。惟愿即临，匡予不逮谨此。"

十三日

早开通济门，放勇卫营兵入城中。乘间而出者甚众。栅禁稍宽，店肆颇有开张者。文武臣僚集中府会议，安民城守，各有告示不等，然俱不及立新主事。太子敕封中城狱神萧王，用龙匣差官持敕，二人执金棍前行，至禁中，开读。兵马司素服迎之。以其所居之室改为殿宇。傍晚，有云间贡生徐瑜、萧某，谒忻城，面陈太子宜即位，忻城立叱斩之。

十四日

北兵至城，忻城缒出，见于营，会议进城事。保国朱镇远、驸马顾齐俱在。豫王问："尔等勋戚为太祖？为成祖？"一一问答有差。豫王喜忻城城守有功，加位兴国公，手携立保国右；赐金镫、银鞍、马、貂帙、八宝达帽等物；送牛、酒；席地共饭，问太子何在。忻城次日送至营。

李乔携进大清告示二道，遍挂通衢，民心稍定。

"大清国摄政叔父王令旨晓谕河南、南京、浙江、江西、湖广等处文武官员、军民人等知道。尔南方诸臣，当明朝崇祯皇帝遭难，陵阙焚毁，国破家亡，不遣一兵，不发一矢，不见流贼，一面如鼠藏穴，其罪一也。及我兵进剿，流贼西奔，尔南方尚未知京师确信，又无遗诏，擅立福王，某罪二也。流贼为尔大仇，不思征讨，而诸将各自拥众扰害良民，自生反侧，以启兵端，其罪三也。惟此三罪，天下所共愤，王法所不赦。予是以恭承天命，爰整六师，问罪征讨。凡各属文武官员，率先以城池地方投顺者，论功大小，各升一级；抗命不服者，本身受戮，妻子为俘。倘福王悔悟前非，自投军前，当释其前罪，与明朝诸王一体优待。其福王亲信诸臣，早知改过归诚，亦论功次大小。檄到之处，民人毋得惊惶奔窜，农商照常安业，城市秋毫无犯，乡村安堵如故，但所用粮料草束俱须预备运送军前。兵部作速发牌出示，令各处官员、军民人等及早互相传说，毋得迟延，致稽军务。特兹晓谕，咸使闻知。"

"钦命定国大将军豫王令旨谕南京等处文武官员、军民人等知悉。余奉圣旨统领大兵，勘定祸乱，顺者招抚，逆者剿除。大兵到处，兵不血刃。官员赍捧敕印来降，不次优擢者有之，照旧供职者有之。民间秋毫无犯，产业安堵如故。昨大兵至维扬城内，官员军民婴城固守；予痛惜民命，不忍加兵，先将祸福谆谆晓谕。迟延数日，官员终于抗命，然后攻城。屠戮妻子为俘，是岂余之本怀？盖不得已而行之。嗣后大兵到处，官员军民抗拒不降，维扬可鉴。夫人皆天地所生，逆命之徒，欲死则宜自尽，何得贻祸生灵？本朝承天之眷，遇战必胜，攻城必克，谅尔等闻之熟矣。虽然，耀德不观兵，仁义招抚。天时人事，洞然可鉴。今福王僭号称尊，沈湎酒色，信任佥壬，生民日瘁。文臣弄权，只知作恶纳贿；武臣要君惟思，假威跋扈。上下离心，生民涂炭。予念至此，感叹不已。故奉天伐罪，救民水火。合行晓谕。"

十五日

太子出洪武门，入营。豫王敬礼甚厚，留之营中，衣以锦紫袍云。其真假不能辨，须带归于北以明之。百官始朝贺豫王。

十六日

百官递职名到营，参谒朝贺如猬。时将午，礼部尚书钱谦益引大清官二员，兵使五百余骑，从洪武门入。谦益向帝阍四拜，因泪下。北兵问故，谦益曰："我痛惜太祖高皇帝三百年王业一旦废坠，受国深恩，能不痛心乎？"北兵叹息。候开正阳门进，索锁匙不得，引进东长安门，盘九库钱粮，官兵俱住于内。忻城则贯抢掠大内兵丁八人，游于街市。传令百姓设香案，俱用黄纸书"大清国皇帝万岁万岁"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等字，又大书"顺民"二字粘于门。午后，拨达兵五十，守通济、洪武、聚宝三门。刘良佐兵为崇南门，百姓诉于豫王，发北兵三百赶杀，立刻降之。

十七日

文武各官争趋朝贺，职名红揭堆至五尺者凡十数处。其生监候选，候考，无不至。豫王不见。

十八日

文武官员，及乡保、方长等，送币帛、牲醴、米面、熟食、茶叶、糖果、烟酒等物于营，络驿塞道，举国若狂。

忻城约各勋戚喊戏班十五班进营开宴，逐出点演。正酣畅间，塘报各镇兵至。忻城手递报于王，王阅之漠然。又点戏四五出，方撤席。发兵迎敌，即刻启行。

内相进鲥鱼二大萝，用龙旗、龙袱卑礼小心，王不受。

十九日

达兵八人抢小物于神乐观，道士禀王，王即命绑斩之。

差御史王愫、少卿黄家鼒、御史刘光斗等，往淮安、宁国、苏、松，等处讨取降顺册。

达兵搜不朝贺现任官陈盟等家，有收其家属者。豫王出示，令前日入内抢劫金银、缎疋、腰刀等物，自行交还武英殿或江宁县，免其前罪。仍令总甲逐户搜查，有藏匿者枭示。

二十日

令文武各官将印信札付，尽数交纳武英殿，听换给。又令大开南门，放出城三日。忻城剃头起，是后徐魏国，柳安远，徐永康，汤灵壁，李臣淮等以渐俱剃头。文官惟李乔，孙槼，叶应祖等，实为出家，适合时尚。

二十一日

合城百姓既苦搬移，又恐五镇兵至，难免杀戮，惴惴不宁。三日之间，路不能行，而露宿与暴棺城市者不

可胜记。

二十二日

豫王念史阁部忠烈可嘉，令建祠坊旌扬荐馨，仍令礼部尚书优恤其家眷，以示异数。

二十三日

中书龚廷祥，义不臣服，投武定桥河死，浮尸三日。

二十四日

豫王进城，穿红锦箭衣乘马，入洪武门。官员红素服不等，分班两旁迎贺。预一日，礼部红榜遍粘城市，故无不至。

二十五日

寻到宏光，暂停天界寺，豫王往接。舁以无幔小轿，首蒙包头，身披蓝布衣，以油扇掩面。百姓唾骂。太后及妃俱随后，从正阳门，宏光易坐马，衣一把尌。乘马至灵壁侯家，设宴。太子上座；宏光昭坐；豫王穆坐，从容向宏光曰："不为先帝报仇，反将太子监禁，此是何意？"宏光穆然。又曰："我大兵尚在扬州，为何弃了陵寝土地先去，以失民望？自主之耶？抑左右教之耶？"宏光答语支吾，汗出浃背。余言尚多，不能尽述。唤乐户二十八人歌唱侑酒。席散，发还，仍限禁。

内着教师开戏一本，以便供应。

黄虎山兵约万余人，俱自剃头，随达兵进城，向豫王求用。不收，止收其衣甲兵刃。

二十六日

点印官及二十四衙门内相三人到迟，要打一百棍，没其家，告到乃止。

二十七日

发兵三千，往苏杭，催讨降册。此时尚未知杨文骢，杀黄家鼒等官也。

二十八日

豫王往南门报恩寺拈香，男女观者如堵，甚有挤死者。

黄端伯抗节骂詈，左右欲兵之。豫王不忍加刑，忻城送之狱。

传说清朝八政：一曰求贤，二曰薄税，三曰定刑，四曰除奸，五曰销兵，六曰随俗，七曰逐僧，八曰均田。互相传说，尚无颁示。

二十九日

中、南、西三城百姓幸免迁徙，归功忻城，踵门叩谢。忻城劝令三城百姓醵金犒兵，以绝窥伺，民皆从之。

附　跋

右《江南闻见录》一卷，不著撰人名氏。此书记顺治乙酉五月南都迎降事。旧钞本与刊本颇有异同：如副院杨维垣朱示降末云"已即自经"，而钞本无此四字，有维垣实逆案中人又降流贼二语。考维垣之死，或云偕其妾朱氏孔氏自缢，或云鏖二妾死，置三棺中，题杨某之柩而窍其下，夜遁至秣陵关，为怨家所杀，传闻异词。疑旧钞本系当时舆论，而刊本乃由后人改定者，兹悉校从钞本，而附论其牴牾于后录中传疑者惟宏光奉太后同出通济门一事，《小腆纪年》附考谓：太后乃马士英挟之出奔，不舆王同出城。然乱离仓卒，目击为真，纪年叙福王蒙尘太子出狱事，多据此书，而不信士英所挟之太后为伪，则亦一偏之见也，嗟乎！孱王衔璧，上将投戈；世胄如忻城，缒城而迎谒；党魁如蒙叟，执笏而前驱，尚得为有人心哉！"陈康祺《即潜纪闻》谓：《柳南随笔》载豫王下江南，残明诸臣咸致重币，以虞山钱牧斋所献为最簿，盖自表其廉洁也。其所具柬帖第一行细书"太子太保礼部尚书翰林院学士臣钱谦益"尾亦如之。其贡品乃流金银壶，法琅银壶各一具；蟠龙玉杯、宋制玉杯、天鹿犀杯、葵花犀杯、芙蓉犀杯、法琅鼎杯各一进；法琅鸽杯、银镶鹤杯各一对；宣德宫扇、真金川扇戈阳金扇、戈奇金扇、百子宫扇、真金杭扇各十柄；真金苏扇四十柄、银镶象箸十双。以是为簿，则厚者可知！此亦南烬余闻，贰臣秽史，惜作者闻见之尚有遗也。剑心跋。

乙酉扬州城守纪略

[清]戴名世撰　何　成整理

《乙酉扬州城守纪略》,清初戴名世撰,专记清初扬州军民固守家园,抵抗清兵南下的悲壮事迹。据民国年间排印本整理。参校了《中国历史资料研究丛书》本。

宏光元年四月二十五日,大兵破扬州。督师太傅太子太师建极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史可法死之。史公,字道邻,顺天大兴人,始为西安府推官有声,历迁安庐兵备副使,升巡抚,丁母忧,服阕起,总督漕运,巡抚淮阳,久之拜南京兵部尚书。当是时,贼起延绥,蔓延遍天下。江北为贼冲,公与贼大小数十百战,保障江淮。江南、江北,安危皆视乎公。公死而南京亡。

先是崇祯十七年四月,南中诸大臣,闻京师之变,议立君,未有所属。总督凤阳马士英遗书南中,言福王神宗之孙,序当立。士英握兵于外。与诸将黄得功、刘泽清等深相结,诸将连兵注江北,势甚张。诸大臣畏之,不敢违。五月壬寅,王即皇帝位于南京,改明年为宏光元年。史可法、马士英俱入阁办事。而得功等方拥兵,争江北诸郡;高杰围扬州,纵兵大掠,且欲渡江而南。公奏设督师于扬州,节制诸将士。士英既居政府弄权,不肯出镇,言于朝曰:"吾在军中久,年且老,筋力惫矣,无能为也。史公任岩疆,屡建奇绩。高杰兵非史公莫能控制者。淮南士民仰史公盛德,不啻如神明慈父,今日督师之任,舍史公其谁?"史公曰:"东西南北,惟公所使。吾敢惜顶踵,私尺寸,堕军实而长寇仇?愿受命!"吴县诸生卢谓,率太学诸生上书,言可法不可出,且曰:"秦桧在内,而李纲在外,宋终北辕。"一时朝野争相传诵,称为敢言。

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高宏图、姜日广,及士英建议,请分江北为四镇,以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高杰分统之:杰驻徐州,良佐驻寿州,泽清驻淮安,得功驻庐州。寻进封黄得功为靖南侯,又进封左良玉为宁南侯,封刘泽清为东平侯,刘良佐为广昌伯,高杰为兴平伯。

高杰昔本流贼,其妻邢夫人,李自成妻也,杰窃之,率兵来降。当王师之败于郏县也,杰奔走延安。自成既陷西安,全陕皆不守,杰率兵南走,沿途恣杀掠无忌。马士英以其众可用,使聘以金币,上手诏"将军以身许国,当带砺共之。"于是杰渡淮,至于扬州。其兵不戢,扬州人恨之,登陴固守。而四野共遭屠杀无算。江都进士郑元勋,负气自豪,出而调停,入往杰营,饮酒谈论甚欢,杰酬以珠币。元勋还入城,气益扬,言于众曰:"高将军之来,敕书召之也。即入南京,尚其听之,况扬州乎?"众大哄,谓元勋且卖扬州以示德,共杀之,食其肉立尽。杰闻元勋死,大恨怒,欲为元勋报仇,将合围,而公适至。

初杰兵杀人满野,闻公将至,分命兵士,中夜掘坎埋胔骸。及公至,升座召见杰。杰拜于帐下,辞色俱变,惴惴惧不免。而公坦怀平易,虽偏裨皆慰问殷勤。杰骄蹇如故。浃旬公上书,请以瓜步屯其众,扬州人乃安。

已而公巡淮安,奏以泽清驻淮安,高杰驻瓜州,黄得功驻仪真,刘良佐驻寿州,各有分界。而督师与诸将,各分汛以守:大江而上为左良玉;天灵州而下,至仪真三汊河为黄得功;三汊河而北,至高邮为高杰;自淮安而北,至清江浦为刘泽清;自王家营而北至宿迁,为危险重地,公自当之;自宿迁至骆马湖,为总督河道王永吉。而高杰必欲驻扬州,要公而请于朝。扬州人又大哄,且以无序第为辞。公遂迁于东遍公署,而以督府居杰。既入城,号令严肃,颇安堵无患。其间小有攘夺,官亦不能禁也。

当是时,登莱总兵黄蜚,奉诏移镇京口,取道淮阳,虑为刘高二营所掠。蜚故与黄得功善,使人谓得功以兵逆之,得功果以兵往。而高营三汊河守备遽告杰曰:"黄得功军袭扬州矣。"乃密布精骑于土桥左右。而得功不之知,行至土桥,角巾缓带,蓐食且饮马,而伏兵皆起。得功不及备,战马值千金毙于矢。得功夺他马以驰,随行三百骑皆没。而杰别遣兵二千人袭仪真,为得功部将所歼,无一存者。黄、高交恶,各治兵欲相攻。万元吉奉朝命往解,史公亲为调释,俯而后定(诸将惟高杰兵最强,可以御敌)。杰至是始归命史公,奉约束惟谨。

公决意经略河南,奏李成栋为徐州总兵。贺大成为扬州总兵,王之纲为开封总兵,李本身、胡茂贞为与

平前锋总兵:诸将皆杰部将也。杰遂于十月十四日,引兵而北。将行,风吹大纛忽折,炮无故自裂,人多疑之。杰曰:"偶然耳。"为顾而行。

是时,大兵已攻山东,浸寻及于邳宿。而史公部将张天禄驻瓜州,许大成驻高资港,李栖凤驻睢宁,刘肇基驻高家集,张士仪驻王家楼,沈通明驻白羊河。十一月宿迁不守,公自抵白羊河,使监纪推官应廷吉,监刘肇基军、监军副使高岐凤、监李栖凤军,进取宿迁。大兵引去。越数日,复围邳州,军于城北,刘肇基、李栖凤军于城南,相持逾旬。大兵复引去。

是时,马士英方弄权纳贿,阮大铖、张孙振用事,日相与排斥善类,报私仇,漫不以国事为意。史公奏请皆多所牵掣,兵饷亦不以时发。南北东西,不遑奔命。国事已不可为矣。

公经营军务,每至夜分,寒暑不辍,往往独处舟中,左右侍从皆散去。僚佐有言,宜加警备,公曰:"有命在天,人为何益!"后以军事益繁,谓行军职方司郎中黄日芳曰:"君老成练达,当与吾共处,一切机宜,可以面决。"对曰:"日芳老矣,不能日侍。相国亦当节劳珍重,毋以食少事繁,蹈前人故辙。且发书立檄,僚幕济济,俱优为之;征兵问饷,则有司事耳。相国第董其成,绰有馀裕,何必躬亲以博劳瘁,损精神为耶?"公曰:"固知君辈皆喜安逸,不堪辛苦。"日芳曰:"兵者,杀机也,当以乐意行之;将者,死官也。当以生气出之。郭汾阳声色满前,穷奢极欲,何尝废事乎?"公笑而不答。

是冬,紫薇垣诸星皆暗,公屏人,夜召应廷吉仰视曰:"垣星失耀,奈何?"廷吉曰:"上相独明。"公曰:"辅弼皆暗,上相其独生乎?"怆然不乐,归于帐中。

明年正月饷缺,诸军皆饥。史公荤酒久不御,日惟蔬食啜茗而已。公所乘舟桅,辄夜作声,自上而下,复自下而上。祭之不止。有顷,高杰凶问至。公流涕顿足叹曰:"中原不可为矣!建武绍兴之事,其何望乎!"遂如徐州。

初,高杰与睢州人许定国有隙。定国少从军,积功至总兵。崇祯末,有罪下狱,寻赦之,仍以为总兵,崇祯十七年冬十一月,挂镇北将军印,镇守开封。至是闻杰之至也,惧不免,佯执礼甚恭,且宴杰,杰信之,伏兵杀杰,及其从行三百人。定国渡河北降,且导大兵。而高杰部将李本身等,引兵还徐州。

杰既死,诸将互争雄长。几至大乱,公与诸将盟,奏以李本身为扬州提督(本身,杰甥也),以胡茂贞为督师中军,李成栋为徐州总兵,其余将佐各有分地,立其子高元爵为世子,于是众志乃定。

而高营兵既引还徐州,于是大梁以南皆不守。大兵自归德一趋亳州,一趋砀山徐州。李成栋奔扬州。

当土桥之变也,黄得功怨忿不能忘,及闻杰死,欲引兵袭扬州,代领其众。扬州城守戒严。公自徐至扬,使同知曲从直、中军马应魁,入得功营和解之。亦会朝命太监高起潜、卢九德,持节谕解。得功奉诏。

邢夫人虑稚子之孤弱也,知史公无子,欲以元爵为公子,公不可。客有说公者曰:"元爵系高氏,今高起潜在此,公盍为主盟,令子元爵而抚之,庶有以塞夫人之意而固其心?"公曰:"诺"。明日,邢夫人设宴,将吏毕集。公以语起潜,起潜曰:"诺。"受其子拜。邢夫人亦拜,并拜公。公不受,环柱而走,潜止焉。明日,起潜亦设宴,宴公并高氏子。公甫就坐,起潜使小黄门数辈挟公坐,不得起,令世子拜,称公为父,邢夫人亦拜。公怏怏弥日。自是高营将士,愈皆归诚于公。

马士英、阮大铖忌公威名,谋欲夺公兵权,乃以故左春坊中允卫胤文监兴平军。军中皆愤不受命,寻加胤文兵部右侍郎,总督兴平军,驻扬州。扬州又设督府。幕僚集议曰:"公,督师也。督师之体,居中调度,与藩镇异。今与彼互分汛地,是督师与藩镇等也。为今之计,公盍移驻泗州,防护祖陵,以成居重驭轻之势,然后上书请命,以淮扬之事,付之总督卫子安,总河王铁山乎(子安,胤文字;铁山,永吉字也)?"公曰:"曩之分汛,虞师之不武,臣之不力也。吾故以身先之。移镇泗州,亦今日之急务。"遂使应廷吉督参将刘恒禄、游击孙恒、都司钱鼎新、于光等兵,会防河郎中黄日芳于清江浦,渡洪泽湖,向泗州而发。

先是公所至,凡有技能献书言事者,辄收之,月有廪饩。以应廷吉董其事,名曰礼贤馆。于时四方幸进之徒,接踵而至。廷吉言于公,请散遣之。公曰:"吾将以礼为罗,冀拔一二于千百,以济缓急耳。"廪之如故。然皆望公破格擢用,久之不得,则稍稍引去。城破之日,从公而及于难者,尚十有九人。至是移镇之议既定,公命廷吉定其才识,量能授官,凡二十余人。明日,诸生进谢。公留廷吉从容问曰:"君精三氏之学,尝言夏至前后,南都多事,此何说也!"廷吉对曰:"今岁太乙阳局,镇坤二宫,始击关提,主大将囚;且文昌与太阴并,凶祸有不可言者。夏至之后,更换阴局,大事去矣。"公欷歔出袖中手诏,示廷吉曰:"左兵叛而东下矣。吾将赴难如君言,奈天意何!"因令廷吉等诸军赴泗,便宜行事。会泗州已失,而廷吉等屯高邮邵伯间。公至燕子矶,而黄得功已破左兵于江上。公请入朝,不许诏曰:"北兵南向,卿速赴泗州应敌。"

当是时,马阮浊乱朝政,天下寒心,避祸者多奔左良玉营。而良玉自先帝时,已拥兵跋扈,不奉朝命。其众且百万,皆降贼,素慕南都富丽,日夜为反谋。良玉被病,其子平贼将军梦庚欲举兵反。适有假太子之事,一时失职被收诸臣,又为春秋兴赵鞅之说以赞成之。遂以太子密旨,诛奸臣马士英为名,定国行,竖二旗于鹢首,左曰清君侧,右曰定储位。遂破九江、安庆,居之。江南大震。马阮惧,相与议曰:"左兵来,甯北兵来。与死于左,不如死于北。"故缓北而急左,边备空虚,大兵直入无留行矣。

史公遂至天长,而盱眙泗州已失,泗州守方将岩败殁,总兵李遇春降。史公率副将史得威数骑回扬州,登陴设守。而扬州人讹言许定国引大兵至,欲尽歼高氏。高营斩兵关而出,奔泰州。北警日急,黄日芳率兵营茱

萸湾，应廷吉率诸军来会，营瓦窑铺以犄角。史公檄各镇兵来援，皆观望不赴，刘肇基、何刚，率所部入城共守。城陷之日，何刚以弓弦自缢死。刚，上海举人，崇祯十七年春正月，上书烈皇帝，请缨自效者也。肇基以北兵未集，请乘其不备，背城一战。公曰："锐气未可轻试，姑养全力以待之。"及大兵自泗州取红衣炮至，一鼓而下。肇基率所部四百人，奋勇巷战，力尽皆死。

先是有使自北来，自称燕山卫王百户，持书一函，署云："豫王致书史老先生阁下。"史公上其书于朝，而厚待使者，遣之去。至是大兵既集，降将李遇春等，以豫王书来说降。又父老二人，奉豫王令，至城下约降。因缒健卒下，投其书并父老于河，李遇春走。豫王复以书来者凡五六，皆不启，投之火中。部将押佳者，本降夷也，匹马劫大兵营，夺一马，斩一首而还。公赏以白金百两。是时，李成栋驻高邮，刘泽清与淮阳巡抚田仰驻淮安，皆拥兵不救。大兵攻围甚急，外援且绝，饷亦不继，而高岐凤、李栖凤，将欲劫史公以应大兵。公曰："扬州吾死所，君等欲富贵，各从其志，不相强也。"李、高中夜拔营而去。诸将多从之。公恐生内变，皆听其去，不之禁。自此备御益单弱矣。"

四月十九日，公知事不支，召史得威入，相持哭。得威曰："相国为国杀身，得威义当同死。"公曰："吾为国亡，汝为我家存。吾母老矣，而吾无子女，为吾嗣以事吾母。我不负国，汝无负我！"得威辞曰："得威不敢负相国，然得威江南世族，不与相国同宗，且无父母命，安敢为相国后？"时刘肇基在旁泣曰："相国不能顾其亲，而君不从相国言，是重负相国也。"得威拜受命。公遂书遗表，上宏光皇帝，又为书一遗豫王，一遗太夫人，一遗夫人。一遗伯叔父及兄若弟。函封毕，俱付得威曰："吾死，汝当葬我于太祖高皇帝之侧，其或不能，则梅花岭可也。"复操笔书曰："可法受先帝恩，不能雪仇耻，受今上恩，不能保疆土，受慈母恩，不能备孝养。遭时不造，有志未伸，一死以报国家，固其分也。独恨不从先帝于地下耳。"书毕，亦付得威。

二十五日，大兵攻愈急。公登陴拜天，以大炮击之。大兵死者数千人。俄而城西北崩，大兵入。公持刀自刭，参将许谨救之，血溅谨衣。未绝，令得威刃之。得威不忍。谨与得威等数人，拥公下城至小东门。谨等皆身被数十矢死，惟得威独存。时大兵不知为史公，公大呼曰："吾史可法也！"大兵惊喜，执赴新城楼见豫王。王曰："前书再三拜请，不蒙报答，今忠义既成，先生为我收拾江南，当不惜重任也。"公曰："吾天朝重臣，岂可苟且偷生，得罪万世！愿速死，从先帝于地下。"王反覆说之，不可。乃曰："既为忠臣，当杀之以全其名。"公曰："城亡与亡，吾死岂有恨？但扬州既为尔有，当待以宽大。而死守者，我也。请无杀扬州人。"王不答，使左右兵之，尸裂而死。阖城文武官皆殉难死。

初，高杰兵之至扬州也，士民皆迁湖潴避之，多为贼所害，有举室沦丧者。及北警戒严，郊外人皆相扶携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长号，哀声震地。公辄令开城纳之。至是城破，豫王下令屠之，凡七日乃止。

公既死，得威被执，将杀，大呼曰："吾史可法子也！"王令许定国鞫之。逾旬，乃得免。既免，亟收公遗骸。而天暑，众尸皆蒸变不能辨识，得威哭而去。先是得威以公遗书藏于商人段氏家，至是往段氏，则段氏皆死。得威彷徨良久，忽于破壁废纸中得之，持往南京，献于太夫人。其辞曰："儿仕宦凡有二十八年，诸苦备尝，不能有益于朝廷，徒致旷违定省，不忠不孝，何以立天地之间！今日殉城，死不足赎罪。望母委之天数，勿复过悲。副将史得威，完儿后事，母以亲孙抚之。"其遗夫人书曰："可法死矣！前与夫人约，当于泉下相俟也！"其遗伯叔父若弟书曰："扬州旦夕不守，一死以报朝廷，亦复何憾！独先帝之仇未报，是为大恨耳。"遗豫王书不得达，其辞曰："败军之将，不可言勇；负国之臣，不可言忠。身死封疆，实有余恨。得以骸骨归葬钟山之侧，求太祖高皇帝鉴此心，于愿足矣。宏光元年四月十九日，大明罪臣史可法书。"

当扬州围时，总兵黄斌卿、郑彩守京口常镇，巡抚杨文骢驻金山。五月初十日夜，大雾横江，大兵数十人，以小舟飞渡南岸，兵皆溃。镇海将军郑鸿逵，以水师奔福建。黄斌卿、郑彩、杨文骢，皆相继走。镇江遂失。而汴城伯赵之龙，已先于初五日夜，使人赍降书，往迎大兵矣。马士英奉皇太后如杭州。上幸太平，入黄得功营。十八日，豫王入南京。刘良佐来降。二十二日夜，良佐率其兵犯驾，左柱国太师靖国公黄得功死之。其将田雄、张杰等，奉上如大兵营。

明年春三月，史得威举公衣冠及笏，葬于扬州郭外梅花岭，封坎建碑，遵遗命也。已而敕赐阜西门屋一区，以处其母妻，有司给粟帛以养之。

岁戊子，盐城人某，伪称史公，号召愚民，掠庙湾，入淮浦，有司乃拘系公母妻江宁。有镇将曰："曩者淮扬之下，吾为前锋，史公实死吾手。贼固假托名李者，行当自败，何必疑其母妻哉?"乃释之。

扬州十日记

[清]王秀楚撰　杨秋雨整理

《扬州十日记》一卷，明末清初王秀楚撰。作者为史可法幕僚，曾随史坚守扬州。失败后，退居扬州家中。该书即专记清军攻陷扬州后的十天中(顺治二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初五日)，在扬州的屠杀、劫掠、奸淫。所记均为作者"身所亲历，目所亲睹"，史料价值极高。全书文字质朴，但因系作者十日历险过程中所历所睹，故布局极其紧张，扣人心弦，为清初稗史中的名作。有清留云居士所辑《明季稗史》本、商务印书馆排印本、《中国历史资料研究丛书》本等。此据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六年初版本标点整理。

己酉夏四月十四日，督镇史可法从白洋河失守，踉跄奔扬州，闭城御敌。至二十四日，未破城前，禁门之内各有兵守。予住宅新城东，杨姓将守焉。吏卒棋置，予宅寓有二卒，左右邻舍亦然，践踏无所不至，供给日费银千余，将不能继，不得已共谋为主者觞。予更谬为恭敬，酬好渐洽，主者喜，诫卒稍远去。主者喜音律，善琵琶，思得名妓以娱军暇。是夕，邀予饮，满拟纵欢。忽督镇以寸纸至，主者览之色变，遽登城。予众亦散去。

越次早，督镇牌谕至，内有"一人当之不累百姓"之语，闻者莫不感泣。又传巡军小捷，人人加额焉。午后有姻氏自瓜洲来，避兴平伯逃兵(兴平伯高杰也，督镇檄之出城远避)予妇缘久别，相见唏嘘，而大兵入城之语，已有一二为予言者。予急出询诸人，或曰靖南侯黄得功援兵至。旋观城上守城者尚严整，再至市上，人言汹汹，披发跣足者继尘而至。问之，心急口喘，莫知所对。忽数十骑自北而南，奔腾狼狈，势如波涌，中拥一人，则督镇也。盖奔东城，外兵逼近不能出，欲奔南关，故由此。是时，始知敌兵入城无疑矣。突有一骑，自南而北撤辔缓步，仰面哀号。马前二卒，依依辔首不舍，至今犹然在目，恨未传其姓字也。骑稍远，守城丁纷纷下窜，弃胄抛戈，并有碎首折胫者。回视城橹，已一空矣。先是督镇以城狭炮不得展，城垛设一板，前置城径，后接民居，使有余地得便安置。至是工未毕，敌兵操弧先登者，白刃乱下，守城兵民互相拥挤，前路逼塞，皆奔所置木板，匍匐扳援，得及民屋，新板不固，托足即倾，人如落叶，死者十八九。其及屋者，足踏瓦裂，皆作剑戟相击声，又如雨雹挟弹，铿然鞫然，四响不绝。屋中人惶骇而出，不知所为。而堂室内外，深至寝闼，皆守城兵民缘屋下者，惶惶觅隙潜匿，主人弗能呵止。外厢比屋闭户，人烟屏息。予厅后面城墙，从窗隙外觑见城上兵循南而西，步武严整，淋雨亦不少紊，疑为节制之师，心稍定。忽叩门声急，则邻人相约共迎王师，设案焚香，示不敢抗。予知事已不济如此，然不能拂众议，姑连应曰唯唯。于是改换服色，引领而待，良久不至。予复至后窗窥城上，则队伍稍疏，或行或止，俄见有拥妇女杂行其间，服饰皆扬俗，予始大骇，还语妇曰：兵入城，倘有不测，尔当自裁。"妇曰："诺，有金若干，付汝收藏，我辈休想复生人世矣。"涕泣交下，尽出金付予。值乡人进，急呼曰：至矣！至矣！予趋出望，北来数骑，皆按辔徐行，遇迎王师者，即俯首若有所语。是时，人自为守，往来不通，虽相违咫尺，而声息莫闻，迨稍近，始知为逐户索金也。然意颇不奢，稍有所得，即置不问，或有不应，虽操刀相向，尚不及人(后乃知有捐金万两相献而卒受毙者，扬人导之也)次及予门，一骑独指予呼后骑曰：为我索此蓝衣者。后骑方舍辔，而予已飞遁矣。后骑遂弃余上马去。予心计曰：我粗服类乡人，何独欲予？予弟至，予兄亦至，因同谋曰：此居左右皆富贾，彼亦将富贾视我，奈何？遂急从僻迳，托伯兄弟扶妇女冒雨至仲兄宅。仲兄宅在何家坟后，肘腋皆窭贫居也。予独留后，以观动静。俄而伯兄至曰：中衢血溅矣，留此待予，伯仲生死一处，亦可不恨。予遂奉先人神主，偕兄至仲兄宅。当时两兄、一弟、一嫂、一侄、又一妇、一子、二外姨、一内弟，同避仲兄家。天渐暮，大兵杀人声已彻门外，因乘屋暂避。雨尤甚，数人共拥一毡，丝发皆湿透，门外哀痛之声，悚耳慑魄，延至夜静，乃敢扳檐下屋，敲火炊食。城中四周火起，近者十余处，远者不计其数。赤光相映如霞电，𪸩炥声轰耳不绝，隐隐又闻击楚声。哀风凄切，惨不可状。饭熟，相顾惊忧，泪下不能下箸，亦不能设一谋。予妇取

前金碎之，分为四，兄弟各藏其一，髻履衣带内皆有。妇又觅一破衲旧履，为分换讫，遂张目达旦。是夜也，有鸟在空中如笙簧声，又如小儿啼哭声，如在人首不远，询诸人皆闻之。二十六日。顷之，火势稍息，天亦渐明，复乘高升屋躲避，已有十数人伏天沟内。忽东厢一人缘墙直上，一卒持刃随之，追蹑如飞。望见予众，随舍所追而奔予，予惶迫即下窜，兄继之，弟又继之，走百余步而后止。自此遂与妇子相失，不复知其生死矣。诸黠卒恐避匿者多，给众人以安民符节不诛，匿者竞出从之，共集至五六十，妇女参半。兄谓余曰：我落落四人，或遇悍卒，终不能免，不若投彼大群，势众则易避，即不幸，亦生死相聚不恨也。当是时，方寸已乱，更不知何为救生良策，共曰唯唯，相与就之。领此者三满卒也，搜予兄弟金皆尽，独遗予未搜。忽来妇人内有呼予者，视之，乃余友朱书兄之二妾也。予急止之。二妾皆散发露肉，足深入泥中没胫，一妾犹抱一女，卒鞭而掷之泥中，旋即驱走。一卒提刀前导，一卒横槊后逐，一卒居中或左或右，以防逃逸。数十人如驱牛羊，稍不前，即加捶挞，或即杀之。诸妇女长索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蹶，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行过一沟一池，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为五色，塘为之平。至一宅，乃廷尉永言姚公居也，从其后门直入，屋宇深邃，处处皆有积尸。予意此间是我死所矣，乃逶迤达前户，出街，复至一宅，为西商乔承望之室，即三卒窠穴也。入门，已有一卒拘数妇女，拣拾箱笼彩缎如山。见三卒至，大笑，即驱予辈数十人至后厅，留诸妇置旁室。中列二方几，三衣匠，一中年妇人制衣。妇本郡人，浓抹丽妆，鲜衣华饰，指挥言笑，欣然有得色。每遇好物，即向卒乞取，曲尽媚态，不以为耻。卒尝谓人曰：我辈征高丽，掳妇女数万人，无一失节者。何堂堂中国，无耻至此。呜呼！此中国之所以乱也！三卒将妇女尽解湿衣，自表至里，自顶至踵，并令制衣妇人相修短，量宽窄，易以鲜新。而诸妇女因威逼不已，遂至裸体，不能掩盖，羞涩欲死者，又不待言也。换衣毕，乃拥诸妇女饮酒食肉，无所不为，不顾廉耻。一卒忽横刀跃起，疾呼向后曰：蛮子来。近前数人已被缚，吾伯兄与焉。仲兄曰：势已至此，夫复何言。急持予手前，予弟亦随之。是时被执男子共五十余人，提刀一呼，魂魄皆丧，无一人敢动者。予随伯兄出厅，见外面杀人，众皆次第待命，予初念亦甘就缚，忽心动，若有神助，潜身一遁，复至后厅，而五十余人不知也。厅后宅西房，尚存诸老妇，不能躲避。穿至后面，尽牧驼马，不能逾走。心愈急，遂俯就驼马腹下，历数驼马腹，匍匐而出。若惊驼马，稍一举足，即成泥矣。又历宅数层，皆无路，惟旁有衖可通后门，而衖门已有长铁钉锢。予复由后衖至前，闻前堂杀人声，愈惶怖无策，回顾左侧，有厨中四人，盖亦被执治庖者，予求收入，使得参司火掌汲之役，幸或苟免。四人峻拒曰：我四人点而役者也，使再点而增人，必疑有诈，祸必及我。予哀求不已，乃更大怒，欲执予赴外。予乃出，心益急，视阶前有架，架上有瓮，去屋不远，乃援架而上，手方及瓮，而身已倾仆，盖瓮中虚而用力猛故也。无可奈何，仍急趋旁衖门，两手捧锥，摇撼百度，终莫能动。击以石，则响达外庭，恐觉，不得已又复摇撼，指破血流，锥忽动，尽力一拔，锥已在握。急掣门扊，扊木槿也，濡雨而涨，其坚塞倍于锥。予迫甚，但力取扊，扊不能出，而门枢忽折，扉倾垣颓，声如雷震。予急耸身飞越，亦不知力之何来也。疾趋后门出，即为城脚。时兵骑充斥，前进不能，即于乔宅左邻后门挨身而入，凡可避处，皆有人，必不肯容。由后至前凡五进，皆如是。直至大门，已临通衢，兵丁往来，络绎不绝。人以为危地而弃之，予乃急入，得一榻，榻颠有仰顶，因缘柱登之，屈身而匿。喘息方定，忽闻隔墙吾弟哀号声，又闻举刀砍击声，凡三击，遂寂然。少间，复闻仲兄哀恳曰：吾有金在家地窖中，放我取献。一击复寂然。予时神已离舍，心若焚膏，眼枯无泪，肠结欲断，不复自主也。旋有卒挟一妇人直入，欲宿此榻，妇人肯，强而后可。妇曰：此地近市，不可居。予几不免焉，顷之，卒仍挟妇人而去。室有仰屏，似席为之，不胜人，然缘之可以及栋，予以两手板栋，行条而上。足托驼梁，下有席蔽，中黑如漆。仍有兵至，以矛上搠，知是空虚，料无人在上，予始得竟日未遇兵。然在下被刃者，又不知几何人。街前每数骑过，必有数十男妇哀号随其后。是日虽不雨，亦无日色，不知旦暮。久之，军骑稍疏，左右惟闻人声悲泣。思吾弟兄，已伤其半，伯兄亦未卜存亡，予妇予子，不知何处，欲踪迹之，或得一见。乃附梁徐下，蹑足至前街。街中人首相枕籍，天暝莫辨为谁，俯尸遍呼，无应者。遥见南首数火炬蜂拥而来，予急避之，循郭走城下。积尸碍步，数跌复起，每有所惊，即仆地如僵尸。久之，得达小路，路人昏夜互触相惊骇。大街上举火照耀如白日，自酉至亥，方及兄家。宅门闭，不敢遽击，俄闻妇人声，知为吾嫂，始轻击。应门者即予妇也。大兄已先返，吾妇子俱在，予与伯兄哭。然犹未敢遽告仲兄季弟之被杀也。嫂询予，予依违答之。予询妇何以免，妇曰：方卒之追逐也，子先奔，众人继之，独遗我。我抱彭儿投屋下，不得死。吾妹跌伤足，亦卧焉。卒持我二人至一室，屋中男妇几十人，皆鱼贯而缚，因嘱我于诸妇曰：看守之，无使逸去。卒持刀出，又一卒入，劫我妹去，久之不见卒至，遂给诸妇出，出即遇洪妪，相携至故处，故幸免。洪妪者，仲兄内亲也。妇询予，告以故，哭泣良久。洪携宿饭相劝，哽咽不可下。外复四面火起，倍于昨夕，潜出户外，田中横尸交砌，喘息犹存。遥见何家坟中树木阴森，哭音成籁。或父呼子，或夫觅妻，呱呱之声，草畔溪间，比比皆是，惨不忍闻。回至洪宅，妇欲觅死，予竟夜与语不得间，东方白矣。

二十七日，问妇避所，引予委曲至一柩后，古瓦荒砖，久绝人迹，予蹲乱草中，置子于柩上，覆以芦席，妇偻居其前，我曲附于后，扬首则顶露，展足则踵见，微出气息拘手足为一裹。魂少定，而杀声逼至，刀环响处，

怆呼乱起,齐声乞命者,或数十人,或百余人。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至于纷纷子女,百口交啼,哀鸣动地,更无论矣。至午后,积尸如山,杀掠更甚。幸至晚,予等逡巡走出,彭儿酣卧柩上,自朝至暮,不啼不言,亦不欲食。渴时欲饮,取片瓦掬沟水润之,仍睡去。呼醒,抱与俱去。洪妪亦至,知吾嫂又被劫去,吾侄在襁褓,竟失所在。呜呼痛哉!甫二日而兄嫂弟侄已亡其四矣。相与觅臼中余米不得,遂与伯兄枕股忍饥达旦。是夜,予妇觅死几毙,赖洪妪救免。二十八日,予谓伯兄曰:今日不知谁死,吾兄幸无恙,乞与彭儿保其残喘。兄垂泪慰勉,遂别逃他处。洪妪谓予妇曰:我昨匿柜中,终日贴然,当与子易而避之。妇坚不欲,仍到柩后同匿焉。未几,数贼入破柜,劫妪去,捶击百端,卒不供出一人。予甚德之。少间,兵来益多,及予避所者,前后接踵。然或一至屋后望见柩而去。忽有十数卒,哃喝而来,其势甚凶。俄见一人至柩前,以长竿搠予足,予惊而出,乃扬人为彼向导者,面则熟而忘其姓。予向之乞怜,彼且索金。献以金,始释予。尚曰:便宜尔妇。出语诸卒曰:姑舍是。诸卒乃散去。喘惊未定,忽一红衣少年操长刃直抵予所,举锋相向,献以金,复索予妇,妇时孕九月矣,死伏地不起。予绐之曰:妇孕多月,昨乘屋跌下,孕因之坏,万不能生,安能起来。红衣者不信,因启腹视之,兼验以先涂之血裤,遂不顾,所掳一少妇、一幼女、一小儿,儿呼母索食,卒怒,一击脑碎而死,挟妇与女去,予谓此地人迳已熟,不能存身,当易善地处之。而妇坚欲自尽,予亦惶迫无主,两人遂出,并缢于梁。忽项下两绳一时俱断,并跌于地。未及起,而兵又盈门,直趋堂上。未暇过两廊,予与妇急趋门外逃,急奔一草房,中悉村间妇女,留妇而却予。予急奔南首草房中,其草堆积连屋,予登其巅,俯首伏匿,复以乱草覆其上,自以为无患矣。须臾卒至,一跃而上,以长矛搠其下,予从草间出,乞命,复献以金。卒搜草中,又得数人,皆有所献而免。兵既去,数人复入草间,予窥其中有方桌数张,外围皆草,其中廓然而虚,可容二三十人,予强入之,自谓得计。不意败垣从半腰忽崩一穴,中外洞然,已为兵窥见,乃自穴外以长矛直刺,当其前者,无不被大创,予股亦伤。前者尽为卒得,后者倒扒而出,予复至妇所,妇同众妇女皆伏卧积薪,以血涂体,粪缀其发,烟灰饰面,形如鬼蜮,鉴别以声。予乞众妇得入草底,众妇女拥卧其上,予闭气不敢动,几闷绝。妇以竹筒授予,口啣其末,出其端于上,气方达得不死。户外有卒,一时手杀二人,其事甚怪,笔不能载。草上诸妇,无不战慄,忽哀声大举,兵已入室,复大步而去,不旋顾。天渐黑,诸妇起,予始出草中,汗如雨。至夕,复同妇归洪宅,洪老、洪妪皆在,伯兄亦来,云是日被劫去负担,赏以千钱,仍付令旗放还。途中乱尸山叠,血流成渠。又闻有王姓将爷居昭阳李宅,以钱数万,日给难民。其党杀人,往往劝阻,多所全活。是夜悲咽之余,昏昏睡去,次日则二十九日矣。

自二十五日起至此,已五日,私幸或可薄赦。又纷纷传洗城之说,城中残喘冒死缒城逃去者大半。旧有官沟,壅塞不能通流,至是如坦途。然亦以此反罹其锋。城外亡命,利城中所有,结伴夜入官沟盘诘,搜其金银,人莫敢谁何。予等念既不能越险以逃,而伯兄又为予不忍独去,延至平旦,其念遂止。原避处知不可留,而予妇以孕故,屡屡获全。遂独以予匿池畔深草中,妇与彭儿裹卧其上,有数卒至,为劫出者再,皆少献赂而去。继一狠卒来,鼠头鹰眼,其状甚恶,欲劫予妇。妇偃蹇以前语告之,不听,逼使起立,妇旋转于地下,死不肯起。卒举刀背乱打,血溅衣裳,表里渍透。先是,妇戒予曰:倘遇不幸,吾必死,勿以夫妇故乞哀,并累子。故予远躲草中,为不知焉。予亦谓妇将死,而恶卒仍不舍,将妇发周数匝于臂,横拖而去,怒叱毒打,由田陌至深巷,一箭多地,环曲以出大街,行数步必击数下。突遇众骑中一人,与卒满语数句,遂舍予妇去,始得匍匐而返,大哭一番,身无完肤矣。忽又烈火四起,何家坟前后多草房,然则立刻成烬。其有寸壤隙地一二漏网者,为火一逼,无不奔窜自出,出则遇害,百无一免。亦有闭户焚死者,由数口至百口,一室之中,正不知积骨多少。大约此际无处可避,亦不能避,避则或一犯之,无金死,有金亦死,惟出露道旁,与尸骸杂处,生死反未可知。予与妇子并往卧塚后,泥首涂足,殆无人形。火势愈炽,墓中乔木烧著,光如电灼,声如山崩,风势怒号,赤日渗淡,为之无光,目前如见无数夜叉鬼,驱杀千百地狱人而驰逐之。惊悸之余,时作昏瞶,盖已不知此身之在人世间矣。骤闻足声震响,惨呼震心,回看墙畔,则伯兄被获。遥见兄与卒相持,兄力大,撇而得脱,卒遂赶去。此卒即前日劫吾妇而复舍者也。半响不至,予心摇摇,伯兄忽走来,赤身披发,为卒所逼,不得已向予索金救命。予仅存一锭,出以献卒,而卒怒甚,举刀击兄,兄辗转地上,流血满身。彭儿拉卒涕泣求免(时年五岁),卒以儿衣拭刀血再击,而兄将死矣。旋拉予发索金,刀背乱击不止,予诉金尽,曰:必欲金,即甘死,他物可也。卒牵予发至洪宅,予妇衣物置两瓮中,倒覆阶下,尽发以供其取。凡金珠之类无不要,而衣服择好者取焉。见儿项有银锁,将刀割去。去时顾予曰:吾不杀你,自有人杀你也。知洗城之说已确,料必死矣。置儿于宅,同妇急出看兄,前后项皆被伤深入寸许,胸前更烈。予二人扶至洪宅,问之,亦不知痛楚,忽瞶忽苏。安置毕,予夫妇复至坟处躲避,邻人俱卧乱草丛中,忽有作人语曰:明日洗城,必杀一尽,当弃汝妇与吾同走。妇亦劝余行。余念伯兄垂危,岂忍舍去。又前所恃者,犹有余金,今金已尽,料不能生,一痛气绝,良久而苏。火亦渐灭,遥闻炮声三,往来兵丁渐少。予妇抱儿坐粪窖中,洪妪亦来相依。有数卒掳四五个妇人,内二老者悲泣,两少者嘻笑自若。后有二卒追上夺妇,自相奋击,内一卒劝解,作满语。忽一卒将少妇负至树下对合,余二妇亦就被污,老妇哭泣求免。三少妇毫不为耻,十数人互为奸淫,仍交与追来二卒,而其

中一少妇已不能起走矣。予认知为焦氏之媳，其家平日所为，应至于此。惊骇之下，不胜叹息。忽见一人红衣佩剑，满帽皂靴，年不及三十，姿容俊爽，随从一人，衣黄背甲，貌亦魁梧，后有扬州数人跟随，红衣人熟视予曰：视尔非若侪辈中，实言何等人。予念时有以措大而获免者，有以措大而立毙者，不敢吐实，饰词以告。复指诸妇子问是谁，具告以实。红衣人曰：明日王爷下令封刀，汝等得生矣。命随人付衣几件，又金一锭，问汝等几日不食，予答以五日矣，命跟我来。予与妇且信且疑，不敢不行，至一宅，所蓄甚富，鱼米充盈，向一妇人曰：你好好待此四人，与予别去。时已暮，予内弟被卒劫去，不知存亡，妇伤之特甚。少顷，老妪搬出鱼饭食予。宅去洪居不远，予取鱼饭食吾兄，兄喉不能咽，数箸而止。予为兄拭发洗血，心如刀割。是日，闻封刀之语，众心稍定。明日为五月朔日，势虽不甚烈，然未尝不杀掠。而富家大室，方且搜括无余，子女由十余岁起，抢掠殆无遗类。是日，兴平伯复入扬城，而寸丝粒米，尽入虎口矣。萧条残破，难以奉述。

初二日，传府道州县已置官吏，执安民牌，遍谕百姓毋得惊惧。又谕各寺院僧人焚化积尸。而寺院中藏匿妇女亦复不少，亦有惊饿死者。查焚尸簿载数，共八十余万，其落井投河闭门焚缢者不与焉，被掳者不与焉。

初三日，出示放赈，偕洪妪至缺口关领米。米即督镇所储军粮，如邱陵，数千担片时荡然一空。往来负戴者，俱焦头烂额，臂胫伤折，刀痕满面，如烛泪成行。抢米之际，虽亲友不相顾，强者去而复来，老弱被重伤者，终日不能得升粒。

初四日，天晴，烈日蒸薰，尸气薰人，前后左右，处处焚烧，烟结如雾，腥闻数十里。是日，予烧棉及人骨，成灰以疗兄疮。垂泪颔之，不能出声。

初五日，幽僻之人始稍出来，相逢各泪下不能出一语。予等五人，虽获稍苏，终不敢居宅内。晨起早食，即出处野畔，其妆饰一如前日。盖往来打粮者日不下数十辈，虽不操戈，而各制棰恐吓，诈人财物，每有毙于杖下者。一遇妇女，仍肆掳劫，初不知为清兵为镇兵为乱民也。是日，伯兄因伤重，刀疮迸裂而死。伤哉！痛不可言。忆予初被难时，兄弟嫂侄妇子亲共八人，今仅存三人，其内弟外姨又不复论。自四月二十五日起，至五月五日止，共十日，其间皆身所亲历，目所亲睹，故漫记之如此。远处风闻者不载也。后之人幸生太平之世，享无事之乐，不自修省，一味暴殄者，阅此当警惕焉耳。

梅花岭遗事

[清]佚　名撰　扈晓敏整理

《梅花岭遗事》一卷，记清初抗清名臣史可法及其死葬梅花岭的诸多"伤心掌故"，内情"曲折哀艳"，多为清人"深讳不敢道者"，较之于全祖望所记梅花岭文，十倍其详。

据民国印本标点整理。

黎士宏氏记史忠烈公可法殉扬州事，又《江南野录》、《南都纪略》等书，俱言史公遗骸葬梅花岭。己酉秋，予游广陵，曾寻其阡址，无所得。同游方君，方君从兄芷簃，俱赅博多闻，因为予述梅花岭掌故。史公身后，尚有伤心事，情节曲折哀艳。新朝监谤令严，时人类深讳不敢道。全谢山《鲒埼亭集》中曾涉其凡，然不得详。方君所述，乃十倍于谢山文。新岁微酣，瓶梅映灯影，横斜几案间，瞥睹其旁有书，《明季痛史》也。旧游昔梦，陡上心来，自诧曰："此独非说部好资料乎？泚笔缀书，两夕而毕业。欲比于罗昭谏之拾甲子年事，画虎之诮，殊汗颜也。

史公赴义处，或云在某河道中，或云某池。时值天暑，尸腐不可辨。裨副史德威至，觅忠骸不可得，卒具衣冠，窆于梅花岭下，是并无玉鱼金碗，长眠地下可知也。当时遂多讹传，盛言史公未死。扬人某者，本史公部下走卒，乃云亲见史公改服青衣乌帽，乘白马出天宁门。其后大江南北及淮泗之间，互相传播。谓史公正养晦某山谷中，俟衅而动，将有新野中兴之望。未几而英山霍山兵起。初霍山有无赖子马某，清兵略皖豫时，尝啸聚山中。邑绅王君，误认为义侠，集饷奉之，期以保卫乡里。旋为降兵所诱，马某竟受清贿千金，卖王绅，执绅送满帅麾下，斩以徇，邑人皆憾之刺骨。其后随满帅入金陵。郑成功舟师之役，马某又通于郑，谋开门纳郑师。事泄，主帅亟捕之，马伪为难民，竟得逃回霍山。道遇一男子，自言张姓，慷慨有大志。同入逆旅，抵足夜谈，则史忠烈旧部也。以劫虏良民，犯罪当死，因叙歔谈善后事。马某谛视张甲之面，忽跃起曰："得之矣。吾能为公取富贵如拾土芥，苟得志，幸毋忘今日之诸葛也。"张甲大惊，问计，马曰："君状貌魁梧，须髯如戟，仿佛史公。今皖桐间闻史公名，皆激昂扼腕，感慨涕零，无不愿为之死者。苟以子冒为史公，如陈涉之篝火狐鸣，诈称楚项燕，则义军不难立起也。"张甲唉曰："兄言固矣，但此时惟吾二人耳。无兵无饷，义安从起？"马曰："无患也。此间距庐巢甚迩，有土豪某某等，皆号召徒众，负隅自固，尚不肯剃发。平日语及史公，无不裂眦奋臂，云欲为报仇。彼等皆以为史公未死，兄苟能为虎贲中郎，典型貌似，则彼等赢粮景从，不待蓍龟决矣。"张甲喜，乃摒挡衣冠，伪为史公从淮南来者。诣土豪说之曰："建虏蹦我中原，郑成功以国姓同休戚，不忍坐视，今金陵垂下矣。吾方痛心南都，事败于竖子之手，得我公借箸，以成旅收众，藉奏中兴之业。可法虽驽骀，尚能稍效驰驱，即死不恨。"土豪果信以为史公而不疑，悉索徒众军实授之，鼓行而西，英霍尽下。马参赞帷幄，奇能异谋，尽出其下。时已易姓名，亦莫有知其底蕴者。闻史公名，则争相称述，箪食壶浆以迎，以故张、马所获颇饶。屯众守英霍山，殊郁郁无进取志。且或置酒高会，声伎杂遝，由是地方志士颇疑之。无何，清豫王多铎使将军常衮出淮颍，兵力雄厚。马某知不可敌，乃私谓张曰："吾辈徼倖一试，志徒在富贵耳。今清兵麇至，一旦失事，覆巢宁有完卵？且君之冒为史公，不能掩识者之目，尤足以取剧祸，不早自为之地，谅无死所矣？吾意不如先树之援，以备蹉跌，苟得其人，或不至无噍类。"张问援之所在，马曰："闻吴中有起义者曰孙兆奎，亦前朝耆硕，名仅亚于史公。今清帅亦率兵压其境，顾闻甲兵尚锐。苟得与之通使，或可成犄角之势。满人必缓我而急攻彼，吾因得徐收河洛健儿。且召史公家眷来，告以情，彼喜吾等之厚奉，必不反颜相向也。乃求一明裔立之，挟名义以收吴越，则百足虫死而不僵矣。"张曰："有是哉，然则谁通是意于吴中孙君？"马毅然曰："不佞愿往。"张怃然曰："吾一日不能无君，奈何使吴越？"马笑曰："吾非太平宰相，能安坐而致治隆哉？不得已，吾荐某友代庖，而往返以不过匝月为断，可乎？"张勉应之曰："可。"于是马使于吴，久之不复返，而事局变矣。

东坡先生谓小人犹蝮蛇，其所螫草木，犹且杀人，谅哉！当清兵压境之日，马知事不可为，而张处尚存

卤获金数万，珍宝山积，固马所预闻者。因欲支取若干金，往清营行间计，陈说于张，盖思藉是攫金而遁也。张吝不与，嬲之再四，仅许数千金。马私恚曰："彼之假面具何自来，今竟得鱼忘筌耶？吾有以处之矣。"遂献联络吴中孙氏之议。濒行，通筦库者私取三万金以往。张欲使人追之，会清师已逼近，乃止。张至淮上，为清军逻者所获。诡言："我史公弟也，名可程，曾入词林，官京曹。北都沦于李寇，我始南返，正欲奉兄参军事，为国复仇。忽闻大军入关，极愿迎师道左，而吾兄誓必身殉。吾乃窜匿穷山，以待时清。今闻吾兄忽抗命英霍山间，欲往觇虚实，以定真伪。岂知彼秉白旄以麾众者，果赝鼎也？吾以大义责之，令速归命新朝，彼竟敢为螳臂之拒。吾几为所戕，故乘间逃出，不知有犯行阵，惟愿羁絷以待命。倘蒙特赦，则吴中孙某，与先兄有旧，愿往进说，使之投诚，必能不劳天师之征剿也。"逻兵闻于渠帅。时渠帅满贵人也，曰额善，贪功而惮力战，闻马言，甚喜。乃令心腹二人挟马至吴，马实不识孙，而孙固与史公有旧，亦未尝与可程相晋接。马既至此，计无复之，乃冒险以可程求见。孙以为故人弟也，许之入见。马伪为恸哭，言史公兵败困顿状。并言此来无他事，吾家兄弟眷属来邗上省墓，乃知吾兄未死。顾为清师所围，财饷无所出。今眷属乃流离邗上，兄以勤于国事，不遑兼顾。使吾就近呼庚癸于公。公如肯念旧者，虽不望指囷之赠，亦庶几解囊之助，则史氏八口，不致沟壑矣。语毕，复泣，哀恳动人。孙公为之流涕，并言史公之殉国，当世知与不知，无不惨怛，况曾结缟纻之欢者乎？吾今虽处燕巢，然力苟可为，无不愿竭棉薄。即席许赠万金，令先赍往史公处。马乃出谓清使者曰："已允降矣，但孙之女，实史之姑也，今在史处。非禀命其女，则事不敢擅决。彼转浼吾致意，各赠使者以千金，俾先返复命。吾行渡江往邗上问其女，不三日可至金陵奏事也。"使者信之。马遂挟八千金至扬，时史公弟可程及眷属等已在扬，马竟坦然往视焉。

甲申之际，史公弟可程在北，颇畏葸无所建白。易姓初，未能仗节出疏，或旅进旅退，苟延禄位，史公深恨之，诒书切责，可程愧恧不敢较。闻史公已殉节，乃敢北归。而有季弟可用者，为刘泽清部将，方拥兵皖豫间，欲谋复举。可程行至陈归间，为清兵所捕得，令作书招可用。可用不从，可程涕泣往说之，可用欲劫可程俱归，而令人赍蜡丸递消息，可程泄其事，清军夜入可用营，兵败，可用死之，获其妻子。妻黄夫人者，山左大家女也，明慧有殊色，慨然欲以身殉。渠帅洪承畴谕可程曰："史公兄弟俱忠烈之士，不保其孥，何以劝善？朝廷旌赏忠义，至公无私。今尔既诚心向化，可率眷属往扬州省墓，安受新朝之锡命，勿更有他志也。"可程唯唯听命，遂挈眷属南下。可程妻凌氏者，与黄夫人善，婉劝夫人奉可用骸骨，并葬于梅花岭之麓。夫人以为然，随偕至扬，实心不善可程所为也。可程有仆曰张成，狡猾多心计，日徜徉市井中，言主公且以礼部侍郎偕虞山钱牧斋尚书同就职。是时马某已抵扬，则遇张成于勾栏中，倾心结纳，金迷纸醉无虚日。及酒酣，马某以巨金啖艳姬媚张成，成乐而忘死。既而谓马曰："兄萍水相逢，何相爱之甚，而肯割爱以奉我？是必有故。"马某长跽而进曰："闻子家八爷有遗孀，国色也，吾愿为之婿，即以八爷之姓名姓名我。我能往清军白事，令英霍师立败，分其余烬。且可折吴中孙氏，诱与俱来，不难邀首功也。事如可成，吾愿以大利先奉子。"张成心动，私谓马曰："清帅洪公，本欲使三爷往英霍山，三爷胆怯，不敢往也，得子办此事诚大佳。前洪公见黄夫人色美，曾劝三爷怂恿使改适，云豫亲王欲纳为次妃，黄夫人誓死不从也。凌夫人亦云，彼必不愿从满人俱北。苟得子，岂不差胜于鞑子耶？"马喜。张成曰："但八爷已死，外人皆知，黄夫人又不肯再醮，将何术处此？"马曰："无患也。第言自刎不殊，今已复生。彼当时之入棺者，岂必其真尸耶？英霍山之史公，天下固信以为真者已。"成曰："然，当日八爷之死，亦并未获其尸，偶得胫骨，以为此革靴相似耳。黄夫人至今亦不免疑之。"马曰："甚善。君但先言八爷未死，然后吾设计以求合，则事必可成也。"张成大悦，呼盏更酌，拥妓高眠，寻复与马某订约而别。

鸿雁未飞，鱼网先设。马某又行贿豫王麾下，自称史公之弟可用，愿投效立功。豫王本慕可用名，以为已死矣。今忽自来，喜而延之。马某貌亦伟岸，豫王不知其伪也，立擢为都阃，令专讨英霍之寇。马既得旌节，以兵迎可程夫妇及黄夫人，拜而泣诉曰："吾本从先督师征讨，兵败自匿，分老死牖下矣。英霍山小丑，乃敢冒督师以为利，且卖督师而享其余，犬豕类也。吾痛必疾首，务诛此獠，故不得已，冒八爷之名以求之，如此或有济。且黄夫人为满奴所觊觎，事急矣。吾阳居介弟之名，阴全节嫠之实，请黄夫人勿疑。"是时黄夫人颇不肯从，可程夫妇劝之，谓权宜一时。夫妇之实，惟黄夫人命，不敢相强。马唯唯请如约，黄夫人犹不欲，继以报仇念切，遂听之。无何，马挈黄夫人至金陵，与张成比而谋之，屡挑黄夫人，黄夫人恚，不肯食，姬姜憔悴，日以泪痕洗面矣。愤语凌夫人曰："吾悔为报仇之念所误，天下岂有假人名器而能自全节操者哉？肘腋戎心，防不胜防，吾不复可耐，奈何？"凌夫人泣曰："吾夫固一时梼昧，铸错若此。夫己氏本狡童，安可与居？虽然，骑虎之势已成，设下逐客令者，彼满酋正耽耽视，一旦伸其威逼，必无幸也。不如夫己氏止知贪利，尚可以贿免，吾当谋于夫而解子围。"黄夫人亦泣曰："夫人之为我亦至矣，然是名实不可居，吾将祝发空门，以全白璧，使事后无牵臂之悔何如？"凌夫人颦蹙曰："子自为计甚佳，然彼羽翼已成，非一避所可了。吾意子暂忍辱，待英霍事定，真伪事白，吾等尽室北行归梓里。然后听子所为，全家骨肉，庶不为血气所激，顿成灰土。否则子既出家，清帅必疑吾家果有异志。夫己氏毒焰构煽，滔天之祸，吾实痛心。幸子婉娩，能成全吾家，则小红或可为和亲之使也。"黄夫人拭泪问小红何为。小红者，夫人侍婢也。凌夫人曰："吾意将以小红侍马寝，而吾

夫贿以金若干，若重奁然，则事可免。”黄夫人以为可行，乃饰小红而进之马，可程赂以千金。马喜，言于豫王，不罪可程。而令进军亟攻英霍。不匝月，英霍下，张甲成禽矣。

马既由张成得入可程之室，成望报颇奢，马出囊中金购美妓以赠之，成意犹未足。及马得小红与赂金，张成欲分其润，马靳不许。成怒，乃相诟詈。马白于满帅，谓成通叛徒，意叵测，满帅将执而诛之。有小奴王四者，马遇之无恩。是夜饮酒酣，与小红畅言张成短，不觉泄满帅遣人捕执事。王四悉闻其说，疾奔告张成，成谢以百金，使为内应。而已投吴中孙氏，言于孙公兆奎曰：“史公之忠荩，可惊风雨而泣鬼神。不意傲弟无耻，隳坏声誉，至与无赖子马某为伍。如叔孙氏之宠竖牛，帷薄之丑，实可痛心。彼马某既卖吾主人于明公处。复欺吾主人以售其奸，坐使节妇抚心，不知死所。其煽惑荒乱之状，稍有人心，不忍言也。今又欲以主妇献媚于虏酋，怵傲弟使就鞭笞。傲弟昵比匪人，自蹈罗网，固无足惜，其何以慰忠烈公在天之灵？而可用殉国、节妇守贞，竟为一妖竖所败，宁不可恨？惟明公血性男子，果不忘史公者，请为之雪冤。则奴愿执鞭弭以从周旋，糜身不敢辞也。”孙公跃然起曰：“以史公之忠烈，而身后竟逢妖孽，尚得谓有天道耶？不诛此僚，何以为人？”乃遣人传檄四布，讨妖徒马某，历数其冒为可用，欺孤儿寡妇之罪。清帅得檄大疑，召马某入计事，即令其自诵此檄，然后明白答复。时马虽恇怯惊汗，而外貌颇能自持。从容读竟，起为满帅曰：“秦以多金纵间计而六国灭，汉用陈平计间范增而项羽亡。自古敌国，无不以为人所卖而败，不可不审也。臣本俘虏余生，忽膺节钺，皆殿下所赐。臣兄忠义垂训，臣死不足以蔽辜。今既见疑，请先就死，以谢众人，而快奸宄之心。臣又何足惜？其如殿下之知人善任何？”语毕，免冠待罪。豫王觇其无愧怯色，且益慷慨，乃使人慰谕之曰：“吾固知敌人之离间也。今吾于子，深任不疑，愿子即奋力向前，灭此朝食，先吴下而后英霍，何如？”马唯唯起谢，奋臂愿往。乃提兵攻孙氏，未几竟破之，执孙公至金陵。遍索张成不得，盖已遁矣。及凯旋，马言于豫王，请大索张成，且白其狡狯用间状。豫王如其言，悬赏募之，终不获。及献俘，豫王与洪经略会勘叛状。孙公侃侃言马某之非人，并斥清帅好用金壬，无兴朝体制。又历数洪经略颠倒黑白之罪。清帅怒，呼左右速杀诸辕下。然不能无疑于马，时使人觇其行径。马内不自安，厚结可程以自解，可程常为辩护。不数旬，幸英霍下，张成竟从张甲被俘。

英霍四面山岭，清帅之入攻也，颇崎岖不易得志。惟马曾往来其间，途径至熟，乃提兵独深入。且夙知张甲虚实，又令善说者四出游说土豪，令不助张，张势益孤。马又故纵吴中俘兵，使遍入张之部伍中，盛言清势之盛强，及投诚后之优待，张部下遂解体。及战，望风奔溃，马竟得擒张甲。初马自计可程为己所束缚，黄夫人亦如俎上肉。惟张甲张成知己底蕴，苟首告于清帅，则己之罪状必尽露。虽彼为俘囚，言之未必有大力，然破绽一启，疑窦斯生，他日苟有龃龉，祸根即在乎是，不可不预为之地。计不如速杀以灭口，能醢之于战地，上也。擒而不告于清帅，即刺杀之，次也。苟为清帅所得，自请以军法从事，又其次也。若俱不能，事必危矣。计议方定，即获张成，成戟指大数马罪，语未及半，马命麾下速杀之。然其语已尽为裨将所闻。有满人某者，亟告于清帅，帅固已疑马于先。至是乃遣使持节至军，令获张甲，须解往扬州，听史公家族认谛，是否为可法复生。意将释江南民人之疑虑，杜后来觊觎之心也。并言务令生擒，勿听遽死。马意大惧，犹欲乘仓猝间致死。自念功高，则虽犯令，必不致奈何。事未办而豫王专使满将已驰至。时张甲果已生擒，麾下方受马密嘱，执置后营以待命。使者立索交出，马欲支梧不得，使者竟拥张甲南归。

马既失张甲，知审讯时甲必且讦己隐慝。而张成旧党有骆某者，正用事豫王府中，前此睹小红而艳之，声言欲窜取，畏洪督之节制不敢动。设闻张甲之言，必为落阱下石之计。马时忧惧，不知所出。既而谓小红曰：“吾之非八爷，子所知也。故三爷以子配吾，代黄夫人为正室。吾今既克英霍，朝廷以吾功多，必不夺吾官爵。而王府从事骆某为梗，欲揭吾隐，以遂其倾轧之计。其意乃在以子为要挟，子意何居？”小红骇然曰：“吾得侍巾栉，出于主公之命，非比香履间狎玩物也。公堂堂专阃，而不能保一妇人，宁不愧死？”马曰：“非此之谓也。吾与子伉俪有年，安忍一旦舍此？微子言，吾亦不自决。然事不得已，吾欲出下策以救死，子亦当念伉俪情，能助吾成此事乎？”小红问何计，马曰：“王爷志在猎艳，数载不可得。而闻黄夫人美，数求洪经略致意，欲得之心甚切。黄夫人柏舟自誓，至不惜借我为拒敌之计，且以子为饵。可程夫妇为之谋，所以不遣逐吾者，无非为以毒攻毒计。今吾事且败，而黄夫人一家，覆巢破卵，岂能独全？故吾意不如诱黄夫人致之于豫王，黄夫人既得为次妃，而吾亦可保全首领，子亦得无篡夺之辱。骆某虽狡，何足患哉？然非子无以济此妙策，幸子哀怜而许之。”小红为人本达心而懦，闻破家之患，心胆已寒。明知黄夫人不可欺，而急不暇思，意不能无动，因喟然曰：“黄夫人贞烈性成，自不可犯。吾畏之而又爱之，何忍加以迫逼？且一旦设有他患，吾等尚何面目见人哉？不如别图他计。”马知小红意已摇，特胆怯耳。因怵之曰：“子以为清大人果怜史公之忠烈而全其家族耶？不过因英霍事未下，疑信之间，欲待事竣而一网打尽耳。今其时矣。惟豫王有一线之瓜葛，不欲行诛，其意即在黄夫人。故今日之事，不以黄夫人为贽，则非独吾之身必膏斧锧，并可程夫妇，亦必无还乡里正首丘之望。关系若此，子视为无足重轻耶？”小红曰：“是固然矣。然所谓诱致黄夫人者，其道若设，黄夫人设不愿从吾等之计，将何以善其后？”马曰：“子无忧，大抵妇人之性，执拗于一时，而既为纷华所动，美好所移，必不能坚决以持久。吾观黄夫人秉性婉淑，非坚强

猛悍者流，设动以感情，或自有水到渠成之妙。但好为之，保无他虞也。”小红曰：“吾往说以清王之富贵，及家难之猝来，彼遂为之情移乎？果尔，则前日安有投梭之拒？”马曰：“此拙计也。一说不成，后难再继，吾自有他法。”小红曰：“然则奈何？”马曰：“豫王之丰采甚都，威仪隆盛，观者莫不动容。今闻获英霍之俘，将陈之扬州墓上，令家族往视是否史公。设非是者，当即墓前斩之以祭。是时豫王将亲临祭奠，以妥忠魂。吾亦将与观盛典，而此正黄夫人与豫王情缘辐辏之际会也。慕色者觌艳，求牡者惊心，目成之妙，不可思议，所虑者，黄夫人或寂寞自守，不肯临观。则机会易逝，而好事多磨，是则子之责也。”小红曰，“吾安能使之必出？”马曰：“子速先发至邗上，见黄夫人，泣且贺曰：‘数年之仇，一旦得报，其快何如？今伪史公者已获，将陈之墓道，以待家人遍认。设一人以为否者，犹属疑案，则羁禁以待更鞫。惟家人尽至，矢口不移，则立斩于墓道前，以慰忠魂。吾侪亦得遄返乡里，不致留滞异乡，受奔驰之苦矣。’如此则彼必出，既出而后，非子所复与闻也”。小红喜曰：“如是则亦易为。”马既给小红，乃贿豫王左右，投密函以要之曰：“曩王所注意之丽者，今已由河南原籍来此，实史公之第七弟媳也。于吾为嫂行，年少守孀，志节清妙。王如有意者，可于陈英霍俘时特召之入，惟睿意所洽。臣受国厚恩，不敢不竭犬马以报。”王得书大喜，以为可用诚有心人，能知孤之衷曲，他日事成，不吝重赏也。当孙公兆奎之被执，已指马某之冒为可用，洪承畴请诛之，豫王犹未决。及张甲既至金陵，大呼马某无赖，陷人于死。于是历数其阴谋，及冒为可用事。时豫王已得马之密函，笑不之理。因从容语经略：“奸人无用反间，以逞其残贼，孤意不可轻信。彼既自冒史公，安知不能挟嫌以诬蔑人？还当于陈示墓道后决进止。今日秘之，何如？”经略大服，称颂不置。及豫王既至扬州，师旅云屯，旌旄日动，连营数十里，威仪之盛，古之王者所不过也。王珊顶翠翎，箭袍黄褂，面虽半苍，而敷粉如雪，颊间且有脂痕，见者无不匿笑。以平山堂为行邸，帷幄床榻，鲜丽侔宫阙，供张之富，眩目动心。时所献之俘，自张甲以下，皆陈列庭下。史公家族以次入，可程夫妇既过，马率小红亦冉冉入。张甲戟罟大呼，守者急掩其口，然已声闻堂上，王若为不闻也者。第外视不瞬，则一丽人珊珊登堂，敛衽作礼。若朝霞之映雪，而清眝曼采，夺人目睛，虽左右无不动容。素衣云裙，雅淡如虢国。是时众兵悄然无声，王急起慰之曰：“夫人，此悍贼乃汝家之仇，今日得报，诚快事也。”黄夫人敛衽称谢，从容欲出。王忽遣满媪前致词曰：“夫人请暂勿归，王当别恩命。”黄夫人毅然正色曰：“未亡人为视仇而至，谢恩而退，事已毕矣。其他恩命，不敢与闻。”满媪知不可留，乃使婢媪数人夹持之，令退居别室，不得复与亲族相睹。黄夫人泣不肯行，婢媪皆好言抚慰备至。顷之，王命赐玉冠珠饰，锦绣衣数袭，黄夫人不拜，弃掷于地。既而王命入见，婢媪牵曳之，姑入一室。王方倚床吸淡巴菰，婢媪令黄夫人拜，黄夫人厉声曰：“妾明朝命妇，夫死疆场，义不他适，岂为虏酋屈耶？速杀我首，毋多言。”王笑曰：“吾非欲强子，吾有所问询耳。子夫果何名？黄夫人曰：“吾夫可用，明总兵为国死于淮上之战者也，系可法公之第八弟。”王惊曰：“顷闻可用尚偕其妻入视，子不尝亲睹耶？”黄夫人愀然曰：“此实马某，吾家奴卒耳，小红，吾家婢，以为配，何谓可用夫妇也？王慎勿为人所欺。”王瞿然曰：“果尔则将何以置夫人？”黄夫人怒曰：“未亡人以死自誓，奚待人安置？彼等奴颜婢膝，欺人者自欺，又何与未亡人事。”王叹曰：“夫人果烈性可嘉，奈何使竖子冒其名？吾昨闻张甲之呼，固已疑之矣。矧今夫人言若此，是彼竟冒不韪而欺世者也。此等妖孽，不诛何待？吾为史氏诛此妖孽可乎？”黄夫人曰：“此固国法所宜然也，非未亡人所敢与闻。今王无故召未亡人至此，所言止此。则请放归乡里，死且铭感。”王笑曰：“马某宜诛，吾当为子立办。若夫人则青春花月，安可独守空房？吾当与子共享富贵，偕老京邸，何为归乡里乎？”黄夫人愤然作色曰：“然则请速赐死，否者吾去矣。”摄衣揭帷，旋踵欲行。王乃目左右，争前欲持之。黄夫人举手拒之曰：“吾清白之身，容汝等莽男子侵犯耶？不赐死，吾亦能自了。”乃突然自袖中出一匕首，向颈上力刎之。左右急前取夺，血溅襟袖。如以玫瑰之酱，洒雪堆中。盖黄夫人已预办一死，故藏利器于袖间，而非王之所及料也。须臾，黄夫人咲声而仆，口犹骂满奴未绝。于是王乃亟诛马某小红等，而遣可程归。匿黄夫人尸他所，懊丧累日，嘱左右讳其事，苟有泄者杀无赦。至今梅花岭下，人莫敢题黄夫人墓表云。

指严曰：“霸者之与盗贼，其间不能以寸耳。昏夜劫人门户，夺其妇而污之，则诛。赫赫侯王，称师征计，而必虐一二恤纬之嫠，以逞肉欲，既驱之死，又令人噤莫敢言，遂谓可欺后世。呜呼！忠魂有知，能无遗恫哉？虽然，全谢山云：‘梅花如雪，芳香不染。’后之过岭下者，独能娓娓道其详，谁谓霸者即可欺后世哉？”

发 史

[清]胡蕴玉撰 杨世彬整理

《发史》，清末民初胡蕴玉撰，专记清初汉族士民反薙发令之情形，书中所收反清人物，多为他书所不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据民国《满清野史丛书》本标点整理。

序

呜呼！吾民族蒙辫发之耻，至于今已二百六十八年矣，习以为常，安之若素，几自忘固有之头颅，认胡尾为本来之面目矣。贤人杰士，严夷夏之分，抱种族之戚，宁尽去其发，而不肯垂修修之尾以为汉族羞。世人论者，以为区区之发，无与乎兴亡之故。呜呼！是不知夫发之历史也。入关之初，薙发令下，吾民族之不忍受辱而死者，不知凡几，幸而不死，或埋居土室，或遁迹深山，甚且削发披缁，其百折不回之气，腕可折，头可断，肉可脔，身可碎，白刃可蹈，鼎镬可赴，而此星星之发，必不可薙，其意岂在一发哉？盖不忍视上国之衣冠，沦于夷狄耳。孔子存告朔之饩羊，穆生争呈设之酒醴，发虽微，其关系甚巨。故老遗贤，于义师战败之余，目击夫犬羊满地，腥秽熏天，风景依然，举目有江河之异，惟此头上苍苍，犹足以系故国之思，表宗邦之望。推其不肯薙发之心，直欲以一发存汉族之河山也。发固不重哉？或曰："洪、杨起义而蓄发，今则剪发何也？"曰："蓄发者，还汉族之旧；剪发者，从世界之同，士君子不为满奴已耳。蓄与剪，事同而时异也。"今者壮士振臂长呼，夷虏闻声丧气。我汉族四万万人民，行将尽举其束缚之发而去之。而今而后，真可谓雪二百六十八年之耻而一洗之也。故老遗贤，精魂不灭，应亦含笑于地下也夫！

孔文骠

薙发令下，陕西道孔文骠奏曰："臣家宗子衍圣公孔允植，已率四世子孙告之祖庙，俱遵令薙发讫。但念先圣为典礼之宗，颜、曾、孟三大贤，并起而羽翼之，其定礼之大者，莫要于冠服，先圣之章甫缝掖，子孙世世守之，是以自汉迄明，制度虽各有损益，独臣家服制，三千年未改。今一旦变更，恐于崇儒重道之典未有尽也。应否蓄发，以复先世衣冠？"得旨："薙发严旨，违者无赦。孔文骠奏求蓄发，已犯不赦之条，姑念圣裔免死。况孔子圣之时，似此违旨，有玷伊祖时中之道，著革职永不叙用。"

周齐曾

周齐曾，字思沂，浙江人，明亡遁入剡溪，尽去其发而为发冢，并为作《囊云发冢铭》云：周子以出牧东粤，不死燕，在粤不容于乡大老，未乱去位，不死粤。比全浙陷，乡关失守，宜死古堇，而犹忍之须臾，得无不类于前此之抱义而为冢中人者。乃尽发而祝之，示不成人，非二何之佞，将图作佛，亦非韩昭之事事如僧，故不留寸发也。已而或匝月，或三月，或半岁，或长寸，或寸又余，或三寸许，则一削，削则一一拾而裹以片楮，计五载，积数十楮。欲付诸迅流，恶其浮沉；欲投诸烈焰，恶趋炎因热者之与烟烬俱熄；欲终匣而藏诸，焉保久之不与残枝堕叶、腐草污泥均委弃粪溷中乎？又焉知不为人所误食而为腹中蛇乎？乃候无庵外人，候无心外事，候无事外想，候日送色，候花送香，候云送影，执斧负耜，斩木穴土，不蓍不龟，就地随时，选小石之平直者甃之，似臼、似盂、似钵，而方其围，将冢而穸焉。其从之冢，则髭数茎、髯数株，可无作俑。其送之冢，则首则身。首则若耳、若目、若齿舌鼻口；身则若手、若足、若心胆、若肠，若肝肺，此十余者，生与发合而为一人者也。而分焉，永诀别，不与俱生，不与俱死。其所以送之情必深，意必惨，必不异于一。而以亲故送，以交故送，仅以一送尽所为亲知而已者。盖不一其人，必不一乎情与其意。今日身首尚存焉，固不必不一者之匍匐也。即他年尽此身首而亡焉，亦不必不一者之匍匐。惟松有声，可以当泣。惟薤有露，可以当泪。惟鸟石依依，可以代吊客。而今日之身首，且为发当松声、当薤露、当鸟石。爰撮土为奠，以告之曰：尔其妥兹隙壤，风不能飘，雨不能濡，日不能酷，霜雪不能冻裂，风腥毒露不能冥翳。所怜者或蚁或蚓，或蚓啼，或蚁斗。若夫蛇

鼠狐兔，纵横叫啸，入耳如聋，入目如瞽，闻骨不以朽故遗其后，能食土之气，厚与所分之身，又何论余十余者与尔一人也。尔纵非骨，而性不速灰，能与骨俱存，愿尔既妥地下，庇余地上，使无赧颜于尔，且得为冢中之抱义者相见也。尔幸勿化蝶翅，与梦俱生；幸勿化兔颖、化鼠须，以书秃见弃；幸勿化蝟毛，以穴自悴；幸勿化秋虫之股，以虚响自活；幸勿化尘后之尾，止佐机锋于玄席；幸勿化乌羽为氅为扇，止供野士作寒温；幸勿化脉望，止以神仙果腹；幸勿化龟毛、化兔角，归于乌有，使余来尔时，无从觅尔所，不如埋丰之铁，终合乎延津。告毕而窆，窆而铭曰：

“谓冢外有全人，已无须无发；谓冢中有全人，复无肉无骨。名则血余，不能化苌弘之碧，见室人而不动，缺常山之节。倘陵谷之不迁，将终古囊云之枕穴。”

诸士奇

士奇，字平人，浙江余姚诸生。崇正末，与里人为昌古社，与云间机社相应。两京既陷，薙发令下，士奇乃载《十三经》、《二十一史》入海，流寓日本终焉。

傅　冠

傅冠，字元甫，江西进贤人。以行在太子太保兼礼、兵二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督师饷绝，命令不行，乞罢居家。满兵陷江西，冠避泰宁之分水村。村人执冠，缚以献满帅李成栋。成栋解缚进曰：“公大臣，释留当取令旨。但去发，保无他。”冠厉声曰：“汝知千古有文文山乎？吾乡先进也，吾乡惟有断头宰相尔！”成栋载至汀洲。一日成栋谓冠曰：“公不薙发，有旨收公矣。”冠欣然曰：“早毕我事，尔之赐也。”整衣冠南向拜曰：“负国无状，死不足赎。”复西向拜曰：“祖父暴骨，愧见先人于地下。”遂就死。

常太爷

常开平之后，世袭定远侯。明季常奉烈皇帝旨，册封海内某国王，及归复命，则宏光帝已即位于南都矣。未几即上疏参马士英，免为庶人。满清兵至，以此得免。及薙发令下，即于南门外常家庄庵中，剃发为僧，人皆呼为“常太爷”云。按中山之后，代人受仗。开平之后，剃发为僧，开平可谓有后矣。

陈箕南

陈箕南，字枉奴，吉安乌兜人，明亡后不肯薙发而死。

陈　遴

陈遴，字二止，枉奴之弟。明亡后，不薙发，隐居山中，惟一奴供炊汲，子弟外不见一人。后因山贼之乱，诸郡县发兵剿除。过其居，见其有发，以为贼也，执之以归县。乡人皆知其贤，谋劫之途。二止曰：“无以我一人故，累及一乡。”立谕众散，“使归报吾子弟，可舆棺一具来县前。吾将死者。”时知县萧恒夜鞫之，答曰：“吾不忍视先朝之覆没，逃深山穷谷中，以全吾发，为圣世之夷齐。一奴外，无他人往来。室无寸铁，子将何为？”知县审其非贼，谕令薙发。二止曰：“是不能矣，惟有一死。已令子弟具棺于外矣！”令贤之，详录其口供而上之郡守，谕之再四，终不肯薙发，坚执如前。守亦奇之，纵之归。

朴庵曰：“满洲入主，吾民族抱种族之感者，莫不疾首痛心，思欲逐之而后快。乃知尽能索之余，而惟以不肯薙发以寄不忍亡明之心。若二止者，其心可谓苦矣。”

姜应甲

姜应甲，字聃翁，明季进士，家于盘上，自号盘上先生。国变不薙发，居山林，发摻摻垂两耳。著有《名山四藏》等书。

浑融僧

僧浑融，督师何云从之部曲也。何督师亡后，不肯薙发，遂为僧。

范上右

范上右，明司礼监秉笔太监也。国变后不肯薙发，遂至华山为道士。与王山史游，有诗云：“非求不死栖名岳，有愧贪生远帝宸。”亦中官中之有品节者。

朴庵曰：“范上右一中官耳，节义之所不及，使竟薙发，亦谁得议之？况当时薙发遍于达官贵人，区区一中官不薙发，无足与轻重之数。不知节义之激发于天良，无分贵贱。彼达官贵人为爵禄所迷，利令智昏耳。语云‘官愈大者行愈鄙’，岂不然哉？”

周志达

周志达，吴江人，负贩氓也。其戚张文达，从遗臣起事，荷戈为小卒，战败不屈死，其家不知存亡，使周志达往侦之。时志达尚全发，被满兵所执，迫令薙发。志达曰：“我小人无知，我但见我祖若父，皆无有薙发者，即死亦不从也。”遂被杀。

姜一洪

姜一洪，字开初，绍兴余姚人，万历丙辰进士，累官至广东布政使。甲申国变，全发隐居。寻鲁王监国，毁家以助军饷。后以黄道荐，诣福州。唐王问曰：“卿来大不易。”一洪伏地脱帻曰：“臣发故在也。”上喜，手援之，除吏部右侍郎。比满清兵行甚急，唐王将幸赣州，命一洪兼户部尚书，先行召集援师。师未集而汀州陷，赣州亦破。一洪次雩都，恸哭曰：“吾间关万里，从朱氏子孙。今已矣！大丈夫岂可薙发北面事敌乎？”遂赴椰木里水中而死。

吴闻礼

吴闻礼，字去非，浙江钱塘人。唐王时为上游巡

抚,自请防御分水关,及败逃入山寺,不肯降。人劝之,厉声曰:"岂有堂堂巡抚薙发而求活乎?"复率乡勇赴敌,为乱兵所杀。

郑为虹

郑为虹,字天玉,江南扬州人,崇祯癸未进士。初令浦城,清操爱民,唐藩入仙霞,下令求遗书,为虹进《大明会典》。及唐王即位,召为御史,寻以御史知浦城,巡视仙霞关。丙戌七月,满兵取衢州,将度仙霞。沿途焚掠杀戮,人士流离,室家不保。为虹极力抵御,一郡独全。八月十七日满兵至浦城,力不能御,百姓请为虹出降,不可;请行,又不可。军人拥见贝勒,迫之跪,不可。责令输饷,答曰:"为虹清白吏,何处得金?且民穷财尽,亦无金可输。"劝令薙发,为虹曰:"负国不忠,辱先不孝,我生何用?发不可断也!"复大骂不止,遂遇害。

徐矿

徐矿,字掌文,江苏吴江人,负英雄之资,读书有大志,酒酣谈天下事,意气慷慨,唾壶为之击碎。甲申告变,山泽之揭竿者数十万计,掌文尽破家私以佐军实,而身奔走其事,于是江南之兵,号吴为盛。逾年,知事不可为。当时薙发令急,凡蓄者杀无赦。掌文乃渡太湖,变姓名,隐居于前溪山中之西岑坞。又三年,避居于清溪之战胜圩而卒。

黄明邦

黄明邦,字君亮,世为歙之孝行里人。父柱,以绘事显名一时。公夙具巧慧,善诙谐,能世父雅艺,遂耕砚自给。壮不婚娶,孑居一室,所需日用饮食,皆手自庖爨。尤嗜汲名泉,煮佳茗供客,谈笑终日不倦。乙酉九月,满兵入郡,里胥奉薙发令急,公急掩扉绝食,示诸子弟曰:"虽然山泽褐夫,衣草茹菽,受本朝雨露且七十年矣。矧兹颠毛种种,夜台路迫,于世何求?安忍复见此事?"子弟劝慰者,多严谢之。寻以居恒所御纸屏竹榻,皆分布诸子弟。是夜拥被僵卧,引匕首自刎,漂血盈席,诸子弟奔救,喉内喃喃有声。篝灯谛视,公独瞑目张髯,抵夜半抉脰长逝矣。

许士俭

许士俭,字季约,别字希侠,江南常熟人,倜傥多大节。甲申之变,悲歌痛哭,赋诗十章。巡抚都御史祁忠敏公见而叹曰:"许生真国士!先帝求贤若渴,惜吾按吴日,未即荐为国用,俾早有树立。吾负许生,即负国也。"及留都失守,希侠泣祭先祠,戒诸子以读书淬志,艺术方外,皆可为也,必无堕我先烈。居数日城陷,竞强希侠薙发。希侠卒不可,乃著《三仁论》以见志。时奸民乘乱窃起,希侠以嫂氏婴难,奔救于乡。贼见先生全发,遂执之,欲徼功于守帅。希侠瞋目大骂,遂被害。山阴大司马张公闻之,拊几叹曰:"嗟哉!许生以全发死,可谓不辱君父矣!"子二,长瑶隐于医,次琬隐于释。

李拗机

李拗机,不知何许人。头发不薙,作道士装,行乞于汉口,不畏寒暑,不择饮食,喜啖生肉,语蹇涩不可辨。至人家辄取纸笔乱书不止,字多不可识,间有一二成句者。王石庵先生尝见之,曰:"其所书诗句,多宗门语,旧宗门中人也。"刘继庄先生尝遇之汉上,立一木器前,群儿围绕无隙处,拗机带笠,衣绿布棉袄,口喃喃作声,眼时睫不已,持烟筒连吸数十筒,犹未足也。继庄尝见其所书一纸,首幅云:"鬅松头发,黑白眼睛,天童法子,金粟的孙。"其后字多不可识,每幅之后,必有南京报恩寺。按此人乃金陵遗老,逃而之禅而别成心疾者也,亦可怜也。世人反以仙人目之,岂不冤哉!世间事类此亦复何限,为之三叹。

王毓蓍

王毓蓍,字元趾,浙江绍兴人。元趾负逸才,好书尚气,多四方之交。甲申国变,南都新政,元趾逆知其将败,居平辄扼腕浩叹曰:"吾恨不立磔满人肉,喂吾家豚犬也!"既而北兵南渡,郡县望风纳款,父老薙发相迎。元趾愤然曰:"身为越国男子,乃丧发蒙面以乞活耶!"托孤于两兄,复作书上念台刘公,云门人某已得死所,愿先生早自决,毋为王炎午所吊。遂整肃衣冠,赴泮水而死。

华允诚

华允诚,字汝立,江南无锡人。天启进士,尝从高忠宪公讲主静之学。事亲无遗孝,事君无遗忠,临财严于一介,临敌勇服三军,当雷霆而无慑,罹刀锯而不回。崇祯元年补营缮司员外郎,既复迁兵部。时兵部为苞苴之薮,公视事,愤不能禁,固请终养,不允。于是慨然曰:"我既不能退而全身以养母,则当进而死职官下,此吾心也,亦吾亲之心也。"遂陈三大可惜、四大可忧之疏。疏上,不见行而夺俸半年,公竟以终养罢归矣。甲申之变,烈皇死社稷,公痛愤不欲生。南都既建,起公为吏部文选员外郎,恳辞不允,视事十三日而归。公归而南都亦陷矣。公蓄死志已久,巍然全发。屏居墓田。戊子春后避地乡僻,依戚邹氏。为人所告发,遂肃衣冠而出,侄尚濂即邹氏婿,亦全发。二人被执,至吴郡见巡抚周伯达。伯达婉转劝公以薙发,公不为应。及至金陵,诣讯所,公箕踞坐。尚濂亦坐,既而蹶然起。公问曰:"何为?"濂曰:"濂死志已决,但恨极欲言,无可语耳。"公曰:"男儿至此,惟清尔心,括尔口。"濂曰:"诺。"既而问者咸集,公背立面南,举手指天曰:"二祖列宗,神灵在上,我发不可去,身不可降!"濂亦誓不薙发。讯者杂语移时,公闭目坐地,竟就刑焉。时戊子四月十四日也。

费纬祥

费纬祥,字荣孕,浙江鄞县人。诸生,乙酉钱肃乐

荐授国子监祭酒。明亡，不肯薙发。亲友劝之，乃削发为僧，独居一小楼，凡十余年，足迹未尝下梯。

沈光文

沈光文，字文开，号斯庵，浙江人。乙酉预于画江之师，授太常博士。丙戌从鲁王次普陀，再预琅江诸军事。后乃移家泉州，舟过围头洋，遇飓风，飘入台湾。会鲁王遁迹海岛，不为成功所礼，光文与张煌言调停其间。嗣郑经立，颇改乃父政，光文赋诗以寓讽，不为郑经所容，乃内渡。时薙发令严，不薙者杀无赦。光文不得已，乃变服为僧，叹曰："吾二十年飘零绝岛，弃坟墓而不顾者，只欲完发以见先帝。而卒不克，命也夫！"结茅庵于罗门山中以居。

钱肃典

钱肃典，字叶虞，肃乐第七弟。甲午张煌言之入长江，肃典间道赴之，煌言倒屣迎曰："段文鸯耶，江子四耶？尊兄为不死矣。"丙申，满兵入海，肃典方渡海告警，为追骑所执，帽落发毵然。会大雨，骑入村庙，饮酒醉卧。土人至者，问知为肃乐弟，争欲脱之。肃典乃昂首叹曰："吾安可薙发受辱哉！"谢遣土人，呼骑起，偕至鄞之三江口，不屈而死。

顾咸建

顾咸建，字恕礼，号汉石，江南昆山人，晚年成进士，为钱塘令。有故旧戏之曰："老学究熟读《廉吏传》久矣，能念贫妻弱子否？"汉石作色曰："国家不幸，已亡河北。今偏安陪都，即抚守百里，已不能为江左干城，我知首领不保，安计妻子耶？"满兵入浙，汉石弃官遁。满帅知汉石贤，欲用之，严檄捕食。既械至，满帅许以臬宪，汉石傲然曰："岂有秃头臬宪耶！"抗命就刑。杭之士庶，哭送者万人。属吏携酒相饷，汉石饮觞大呼曰："三百年宗社已倾，我头可断，发不可薙也！"骂不绝口，遂斩之。

张九临

张拱乾，字九临，号愧庵，吴江人，弱冠受知于长洲杨维斗、金坛周仲驭。时三吴名士结复社，九临与焉。宏光立，仲驭遇害。阮大铖方罗织善类，九临与沈寿民、吴应箕皆缇骑提问。方就逮，适满兵南下得免。旋下薙发令，禁甚严，九临以不薙发，为镇将吴某所系，同系者四十余。先戮数十人，次及九临，吴见其名，忽心动曰："吾固知此人三吴才士也。苟薙发，当特原之！"九临曰："死则死耳，男儿不可髡也！"吴某意不怿，低徊未忍加诛，杖四十释之。九临乃祝发为黄冠，杜门不出，坐卧一楼，颜曰独倚。

侯记原

侯记原，字秬园，嘉定人，峒曾犹子。峒曾以城陷不屈死。长子演，次子洁，皆死。秬园与峒曾幼子瀞适在他所，不及于祸。已而捕瀞之诏下，秬园不暇顾家，竟挟瀞以逃。讹言追者将至，瀞大惧，欲归就死。秬园持之泣曰："汝死，吾世父目不瞑矣！汝速行，吾代汝死。"乃大书瀞姓名于衣带，跃入水中，会有泅而振之者，良久始苏。土人询知其故，叹曰："此忠义也。盖留故衣于水次。倘有追者，当以示之，绐令求尸水中耳。"秬园从其言，易服夜走吴山，一老僧谓之曰："君发如此毵毵，保无有执汝以求利者乎？"秬园曰："身可死，发不可薙也。"老僧曰："既不薙发，削发为僧可乎？"秬园颔之，乃更名一正。瀞亡命亦削发，匿于扬之天宁寺。

朴庵曰："明臣为明守城，不屈而死，固职分之应尔也。乃既杀其身，又杀其子，其亡命之幼子，亦复下诏捕逮。甚矣，满人之毒也！彼侯秬园不顾身家，挈瀞以遁，事急以身代死，可不谓贤乎哉！至不肯薙发，宁削发为僧，其所重不在发，而在种族之痛也。呜呼！满洲入主，吾汉族颠连以死者不知凡几！吾编《发史》，不觉涔涔泪下矣。"

任民育

任民育，字厚生，济宁州人。冯元飏署济宁道，事城守，雅知民育，引赞军事。壬午，满兵再下山东，及济宁，民育城守益力。当路知民育有将帅才，授颍州知州。金陵建国，史可法以阁部督师扬州，乃举民育知府事。亡何，满兵大至，民育乘城守御，日夜綦严。会大雨城圮，满兵遂破城而入。民育绯衣坐堂皇，满兵执之。谕令薙发降，民育曰："大丈夫宁可全发而死，不可薙发而生！"遂被害。

邢疯子

邢疯子，无名，直隶清苑之卖菜佣也。每日肩不释担，或嘲之，疯子厉声曰："此担非我不能任，今朝中宰相、阃外将军，谁克任是担者？"满洲入关，或曰当薙发，疯子曰："发岂可薙？"或曰："不薙当死。"疯子不语，翌日乃削发为僧，不知所终。

朴庵曰："邢疯子有托而逃者也，观其言有深意存焉。削发为僧，其高尤不可及。而世人以疯子目之，是世人皆疯，而邢疯子乃不得不疯也。呜呼！"

左懋第

左懋第被拘于太医院，洪承畴来说降，懋第曰："此鬼也。洪督师在松山死节，先帝赐祭九坛，今日安得更生？"洪惭而退。闻南京失守，痛哭不欲生，赋诗曰："□□黄河少雁过，片云南下意如何。丹衷碧血消难尽，荡作寒烟总不磨。"监守者拘见清摄政王多尔衮。多酋令薙发，懋第曰："头可断，发不可断！懋第血性男子，有死而已！"多酋曰："汝等不怕死，忠臣也。然降亦不失富贵，左侍郎勿自误！"懋第曰："斫头胜于剃头，惟愿速死！"乃令曳出，寻复遣人问曰："先生惧乎？"懋第曰："莫问我惧不惧，亦问尔羞不羞？"至宣武门，仍遣满官以封爵啖之，懋第曰："我宁为大明鬼耳！"遂就义。

画网巾先生

画网巾先生，福建人，不知姓氏里居。清兵入福建，画网巾先生同二仆，匿于邵武先泽山中。防将吴镇执之，监邵武府总镇。网巾先生呼其仆曰："为我画网巾。"画毕，二仆亦互相画之。福建总督杨名高及总兵王之纲至邵武，镇将诡称阵获解上。之纲诘其姓名籍贯，喟然曰："吾忠未报国，留姓名则辱国。智不保家，留姓名则辱家。危不致身，留姓名则辱身。尔曹称我为画网巾先生可矣。"之纲劝令薙发，则唾曰："汝何痴！吾网巾尚不肯去，况欲去发乎？"遂大骂不绝口。之纲怒，先斩其二仆。二仆唾曰："我二人岂怕死者？当一辞主人耳。"于是二仆拜辞曰："奴辈先扫除于地下矣！"遂欣然赴死。网巾先生亦同时授命。

麻三衡

麻三衡，江南宣城人，复社之后起也。清军南下，三衡倾家募士，起事于宣城。后为清兵所执，三衡殉义。临死作诗曰："吴越连沙漠，天心不可留。欲存千尺发，笑弃百年头。若水心犹烈，平原志未酬。清风吹宛转，朝暮五湖秋。"

绣花针王兴

王兴为郑芝龙旧部，身短小，有干略，时人呼为"绣花针"。明末聚众千余，守粤之文村围。会有故明宗室藩王某，避难依围中，兴奉之为主，以招徕豪杰。缙绅之不薙发者咸就之。清军既下东粤，檄文村围。兴以书答之，自称"顽民"。书曰："顽民无所为，将欲存中国于一隅，全礼义于百世，不忍弃顶上数茎毛而已。至于海涯片地，原我故物，本朝常置之度外，何论新朝哉！如必欲致之，而顽民死不来也！"后清兵悉以锐师攻，兴以奇计击杀清兵千余人。相持数月，文村围食尽，兴乃服毒自毙。

江阴城守纪

[清]韩　菼撰　何　成整理

《江阴城守纪》上下卷，清代韩菼撰，真实、具体地记载了清初江阴军民抗击清兵南下的悲壮事迹。韩菼为清康熙年间状元，为写此书曾亲至江阴，访谈故老，搜罗散逸，故此书史料价值很高，为野史中的名作。据民国年间排印本和神州国光社一九五一年校改本整理。

江头片壤，沾国家深仁厚泽，百有余年矣。茅檐耆老，每谈乙酉撄城事，无不痛当时殉义之烈而议当时梗化之非也。胜国天下，亡于逆闯。本朝入关讨贼，率土归仁。乃弹丸下邑，蚍蜉编氓，偏欲从新朝革命之余，为故国回天之举，识时命者，万万不出此。顾明季纲常节义诚所难言，而此区区者，独能顾纲常，思节义，甘以十万人之肝脑，同膏八十日之斧钺。使当流寇横行之日，燕京如此，必将众志成城；列郡如此，何至势如破竹？由此而论，则虽昧天命，抗王师，亦有足多者。故谓之愚，则诚愚；谓之忠，则未始非忠也。

菼少游戚氏殉节地，长谒阎、陈二公祠，耳其事，间访其书。乡人以事关兵燹，多所畏忌。嗟乎！乙酉之事，不忍传，实不忍不传！所当讳，实不当尽讳者也！

圣朝宽大，国史褒忠，近复微臣锡以通谥，士民许以祠祭，匪日仇之，直甚予之。若遗闻纪略等书，上诸辅轩，必收庋阁。亦何嫌何疑，而令当时轶事湮没不传耶？

因不自揣，搜罗散逸，删烦去复，汇为一编，发烈士之孤忠，彰圣朝之盛德。周顽殷义，一视同仁。阅是编者可以风矣！

时康熙乙未孟冬月，长洲慕庐氏韩菼谨识。

上　卷

江阴，古延陵地。春冬属吴公子札，战国时楚封春申君黄歇。自汉迄元，为乡，为县，为国，为望，为军，为州，为郡，为路，沿革不常。明隶南直之常州府，其地北滨大江，东连常熟，西界武进，南界无锡阳湖，南北相去七十里，东西相去百四十里，中峙三十三山，为田一百十三万亩，输粮六万余石，出赋十余万两，盖江以南一剧邑也。东关外旧设朝阳驿，苏松浙闽赴京之冲途。黄山港通大洋，顺风一日夜，即至洋。船俱泊于港，故屡被倭寇，亦江防之要区矣。南干龙入中国，一支尽于江阴，巨区之水溢于芙蓉湖，由申夏二港注之江，则邑乃山水交会之地。洪武初，驻跸瞰江山，尝有建都之议。鹅鼻截江，水脉直射金山，采石以下第一重门户。元设万户府，明令吴桢、吴良等统重兵镇守。规其形势，诚南都之藩卫也。风俗淳厚，敦礼让，崇气节，不屑以富贵利达为事。故名公巨卿外，代产仙佛及畸人。即有明一代事论：洪武初，焦故人只鸡斗酒，与帝班坐，不肯受官；徐麒诏徵谕蜀，复命辞职，帝命举朝饯行；正德朝，黄御史安甫、史御史良佐、黄主事昭，称"殿前三虎"；天启朝，诏狱者十三贤，江邑缪文贞、李忠毅居其二；鼎革时，陈震亨殉节泗陵，朱养时殉节舟山，胡熙云殉节海虞；其他孝悌节义之事，志不绝书，如周兰等之御海寇，吴兑等之御倭寇，编氓贱隶，皆知取义成仁，捐躯报国。岂钟毓之气使然耶？亦渐染有素也云尔。

江阴灾荒。

万历五年，大水。六年虫荒。八年，大水灾。九年，海溢。十一年，大水。十四年，大水。十五年，水灾，民食草木。十六年，旱灾。十七年，大旱。廿一年，雹灾。廿三年，水灾。廿四年，水灾。廿六年夏、秋，雨灾。廿七年，久雨无麦。廿九年，无麦。

天启四年，久雨，麦尽，江涨漂末。五年，无麦。六年，旱蝗。七年，虫食麦禾。

崇祯二年秋、冬，不雨。三年，二麦萎末，菜尽伤。五年夏，旱。六年，潮冲圩岸，伤人。九月，风变，田禾若扫。七年，夏旱，麦陨，秋大雨，损稻。门年，二麦尽青，虫食禾。十二年，大风损麦，秋旱蝗起，原野成空，复食麦苗。十二年，旱蝗。十四年，大旱。

江阴变异。

崇祯二年，城鸣。十二年，雨赤小豆。四月，虫聚鸣于天。十三年，虎至伤人。十四年，虎又至，捕得之。十五年，河囫鸟见（囫音火，一名囫骝）。形不甚大，声如儿啼，在城内外哀鸣。一日，邑令吴鼎泰叹曰："此城将有兵祸。"十七年，民家晓起，皆有黑圈记其门，或于

釜底画梅一枝，一夜殆遍。五里亭平地出虎，大如犊，而势甚猛，伤人颇多，遂至百丈地方，跳河渔水中，渔妇刺杀之。

慕庐氏曰：嘉靖万历以来，金壬柄国，阉势滔天，士气不扬，人理灭绝，历朝末季未有如明之失政者也。人事变于下，故天象应于上，天人交弃，虽有孝子慈孙，安能挽回造化哉！

大清顺治元年(崇祯十七年五月改元)，明亡。

三月二十日，闯贼破燕京，思皇帝殉社稷。明至此亡。

大清发兵讨贼。

四月，平西伯吴三桂将援京师，未及而陷。命副口命走清朝乞师。世祖命睿亲王(多尔衮)代统大军，授奉命大将军印，锡以御用纛盖，星夜进发。遇贼将唐通于一片石，邀击之，斩百余人。贼遁。三桂率属迎谒，乃入关。闯贼率马步二十余万自北山横亘至海列阵以待。大风迅作，尘沙蔽天，呼噪奋击，追杀至四十里。贼遁走燕京。因晋三桂爵为平西王，命统马步一万追杀流贼。

大清定鼎燕京。

五月初一日，摄政王直趋燕京。所过州县，官民并开城迎降。及至京城，贼已焚宫殿西遁。明文武官出迎五里外。王进朝阳门，老幼焚香跪迎。入武英殿，受贺，传檄安抚。畿甸郡县即具疏迎世祖。九月，驾至燕京，为崇祯帝发丧，以礼改葬，追谥曰"庄烈愍皇帝"。躬祀郊坛，告祭庙社。御皇极殿受朝。

慕庐氏曰：中国无主，臣民推戴，诚所谓天与人归，得天下之正，古今未之有也！

江阴民乱。

四月三十日夜，始得都城凶闻。市井不逞之徒，乘机生乱，三五成群，各镇抢掠焚劫，杀人如草。县主无如之何，乃恳诸生中老成硕望者同学师分往各乡，谕以理义，动以利害。东北滨江一带，许学师晋，诸生陈明时；正东，徐学师廷退，诸生章经世；西乡，冯学师厚敦，诸生吴幼学；南乡，邑绅汤澄心，诸生张鼎泰。典史阎应元单骑至申港解谕之。

福王称号于南都。

五月十五，史可法、黄得功、刘良佐、马士英等，集北来臣民迎立福王朱由松于金陵，称明年为宏光元年。

慕庐氏曰：时当国破君亡，南北隔绝，援立亲藩，冀延宗社，在可法等不可谓非忠于明者。

大清顺治二年乙酉(南都称宏光元年。福州称隆武元年)，大清兵南下。

福王荒淫无度，诸臣复不一心。五月，豫亲王多铎等统兵南下，连克淮扬，直抵江宁。福王奔芜湖。公侯阁部文武臣僚二百余人，马步兵二十三万八千有奇，皆降。

江阴欲勤王。

福王之立也，江阴白眼狂生李介立名窨者，欲进中兴三策，时登in娌山观星象，痛哭而返，知天意已难回矣。

大兵南下，典史陈明遇，训导冯厚敦，都司周瑞珑等，纠集绅士，于五月十五日早拜牌集议，募兵勤王，而事无由集，挥泪而散。

南都亡。

豫王于南京戏饮，遣贝勒尼堪等追福王于芜湖。知广昌伯刘良佐勤王兵到，豫王遣一将统兵三百擒之。良佐叩头乞降，请擒福王赎罪。福王闻信，先往太平府刘孔昭家，刘不纳，遂奔坂子矶黄得功营。得功曰："陛下死守京城，臣可借势，奈何轻出！"二十五日，良佐至。得功怒，不甲而出，单骑驰北营，隔河骂曰："我黄将军志不受屈！"良佐伏弩中其喉，得功曰："我无能为矣！"归营拔剑自刎。良佐入其营，与总兵田确、马得功缚宏光以献，豫王执之北去。

命降臣刘光斗安抚常州。

御史刘光斗，武进人，大兵南下，诣军前降。豫亲王命安抚常州各属。檄至江阴，独不应。

江阴知县林之骥，去任。

之骥，进士，福建莆田人，崇祯十七年到任，不解江南语，众号林木瓜。时郑帅率流兵千人过境，头里红罗，始则携小盐包，百姓争买，启视中有金银货宝，而兵不知也。盖淮扬巨室载以避乱，为所掠得者。继乃纵兵士掠城外，百姓汹汹争城而入。兵欲劫城，幸之骥与郑帅同乡出谒之。彼此燕语，继以痛哭，遂肃然无犯。之骥乃哭庙解印绶去，时五月二十五日也。

参将张宿，海防程某，县丞胡廷栋，学使朱国昌，兵备马鸣霆去任。

刘光斗劝降，宿以义不可从，慷慨谢任。程胡亦去之，朱与马潜逸。诸生日诣学宫相向哭。

主簿莫士英权署县事。

六月，士民以邑无官，推士英权知县事。士英潜通光斗，缴印册，并解帑金，献善马，备极谄谀，扬扬以县令自居。

大清特授知县方亨到任。

亨豫人，乙科进士。时豫省未入版图，乃先诣军前纳款者。先四日，有飞骑传檄至，士英失望，令居民养于察院中。满城汹汹，欲为拒守计，以器甲刍粮未备，不敢遽发。二十四日，亨至，纱帽蓝袍，未改明服，年颇少，不带家属，止有家丁二十余人。亨入空署，耆老八人入见。亨曰："各县已献册，江阴何以独无?"耆老出，遂谕各图造册献于府，转送于南京，已归顺矣。旋出，谒上台。莫主簿亦以参谒出先归，乃传剃发之信。民情惶惶，俟县令归，一决可否。

收器甲。

先是福建勤王师为清兵所败，有鸟船三只逃至江上，贱售器件，江民争买，北州尤多。二十六日，亨下令收之。

命军民薙发。

豫王下令，江阴限三日剃发。二十七日，常州太守宗灏差满兵四人至居察院中，亨供奉甚虔。

严饬剃发。

二十八日，亨出示晓谕申严法令。

邑民呈请留发。

二十九日，北州乡耆何茂、邢谷、周顺、邢季、杨芳、薛永、杨起、季茂、辛荣等，公呈请县详宪留发。亨大骂不已，众哗曰："汝是明朝进士，头戴纱帽，身穿圆领，来做清朝知县，羞也不羞！丑也不丑！"亨无如何，听之而已。

闰六月初一日，江阴倡义守城。

清晨，亨行香，诸生百余人及耆老百姓从至文庙。众问曰："今江阴已顺，想无他事矣？"亨曰："止有剃发尔。前所差四兵，为押剃发故也。"众曰："发可剃乎？"亨曰："此清律，不可违。"遂回衙。诸生许用等大言于明伦堂曰："头可断，发决不可剃也！"适府中檄下，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语。亨命吏书示此言，吏掷笔于地曰："就死也罢！"亨欲笞之，共哗而出。

下午，北州少年素好拳勇，闻之奋袂而起。各服纸册，蒙以棉袄，推季世美、季从孝、王试何、常何泰等为首。鸣罗执械，扬兵至县前，三铳一呐喊。至县后亦如之。四门应者万人。亨犹坐堂上，作声色，怒叱从役收兵器。众呼曰："备兵所以御敌，收之反为敌用！死不服！"适亨老师无锡效顺之苏提学(一作旧学使宗敦)遣家人来贺喜，从私署出，在堂上骂曰："尔这些奴才们，个个都该砍头！"众人诟曰："此降贼仆也！"奋臂殴死，将头门二门八扇于丹墀内焚其尸。亨出，欲亲执首事者，众不逊，直前裂其冠服。莫主簿惧，踉跄走匿。亨怯，许众备文详请免剃。众遂散。亨闭衙急驰书于宗太守，并嘱守备陈端之飞报征剿。

临晚，县吏密告曰："自汝等散后，亨即传我备文详豫王，请兵来杀汝等，已马上飞递去矣。"众怒，遂入署，以夏布巾系亨之颈，拽之曰："汝欲生乎？死乎？"亨曰："一凭汝等。"乃拘亨于宾馆。抵暮，亨向举人夏维新疾呼解救，众恐宵遁，因送亨于维新(或云走避乡绅曹子王家)。是夜，诸生沈日敬等十三人集议覆上台。亨意欲多杀树威，议不协，遂散。

初二日，江阴义民下方亨、莫士英于狱。

次早，方亨回署，闭衙不敢出。阖邑闻风响应，四乡居民不约而至者数十万计。三尺童子，皆以蹈白刃无憾，有不至此，共讦之。分队伍，树旗帜，鸣金进，止集教场议战守。填塞道路，容足无处，分途出入，自辰酉方息。合城罢市。亨惶急失措，乘肩舆登君山安民，诡称江民义勇向误丁陆承差杀一警百之说。众收陆，陆举家遁。毁其酿具什物，秋毫不染指。有窃一鼎者，立斩以徇。宗太守行文解谕，拒不纳。士民等设高皇帝位于明伦堂，誓众起师。亨亦同誓称戈。各保赴县求发火药器械，亨亦首肯，实乃潜驰书于宗太守，称江阴已反，急下大兵来剿。时城门已诘奸细，搜得书，将使者脔之。入内衙，携亨出，并搜获莫主薄。莫恳降为明官，众不信，均下之狱。

众曰："既已动手，同察院中有满兵四人来押剃发者，盍杀之！"于是千人持枪进院，四兵发矢，伤数人，众欲退，有壮者持刀拥进。兵返走，一堕厕中，一匿厕上，一躲夹墙，一跳屋上，俱被提出。先是四兵到府伪作满状满语，食生物，小遗庭内，席地而卧。至是入内，见床帷灶釜颇精丽。顿作苏语曰："我本苏人，非鞑子乞饶性命！"众磔之，临死曰："莫主簿令我来，今害我！"

是役也，有典史陈明遇者，素长厚，与民无怨，众拥为主而从其令。

初三日，发兵器安营。

先是兵备曾化龙，闻流寇至，造见血封喉弩，悬三四间屋。兵备张调鼎，亦铸大炮储火药。至是皆发之。

距城三十里者，各保咸领乡兵入城，令于夏港、葫桥，相地扎营，防清兵西来。临晚方散。

守备陈瑞之夜遁。

忽传大兵由杨舍进，众疑杨舍守备沈廷谟曾赴县剃发，必为之向导。合城鸣金纠众，奋勇争拒。至东城，知讹传，乃返。适本营守备陈瑞之乘马赴东关，众恐其纳款谋参升参将且代方亨申文请剿也，詈辱之。瑞之拔刀策马返，哗而进，杀其负纛一人，马二匹。瑞之亦伤，夜与其子越城遁。或云：众欲推为主，瑞之不从，甫出，以枪刺之，跃屋上，趋出城，伏于豆田内。

初四日下陈瑞之于狱。

是早，执瑞之妻孥下狱。上午，城外兵缚瑞之父子来解，亦收禁。

赡军，城中戒严。

士民议曰："我等誓死守城，其老弱妇孺与不能同志者，宜速去！"由是城门昼闭，议守，议战，议更五方服色旗号，议借黄蜚为外援，议请阎典史为主将，持论纷纭，各出一见，日无宁晷。

发林令所藏封库藏赡军不足，徽商程壁捐饷三万五千两，陈典史拜而纳之。入暮，又报大兵由常州抵申港，民兵争出御之。城中戒严，恐外兵乘虚，灯火彻夜，互为盘诘。漏二下，盘获细作时隆，命拘之狱。

初五日，搜获细作，讨武弁王珑，歼郡兵于秦望山。

黎明，士民齐集公堂。明遇同游巡守备顾元泌会鞫时隆，供称伏兵在城七十余人。奉太守令，每人给火药四斤、银四两、开元钱一百二十文，约于初八夜举火为号，外兵望火杀人。招词凿凿。当获羽党四人枭示。亟往庵观及空隙地，搜获六十有奇。复词连武弁王珑，珑遁，收其党，尽杀之。在外乡民即往售山烧珑居，执其父与妻妾来献，并诛之。而宗太守果遣郡兵三百人间道袭江阴，土人歼之秦望山下。明遇下令，城中有能获奸细者，官给银五十两。

杀陈瑞之。

是日，杀陈守备(一作自杀)，收其一妻、二子、一女、一仆，尽杀之。其长子叩头请曰："我能造军器，幸贷我！"仍系之狱。

初六日，大清发兵收江阴。

有青衣人行于市，迹甚诡，乡兵疑而执之。搜出地图一纸，上书兵马从入之路及诸山了望埋伏处，并私书一。亟询之，乃璜塘夏中书家人，新投亨署，遣出乞师

者。送顾元泌拷讯，复供沈曰敬，及吏书吴大成，任粹然等，在马三家协谋屠洗。收马三、大成等，磔于市。曰敬仅以身免。粹然临刑曰："四门俱有大炮，汝等宜自为计。"

士人既歼宗灏所遣兵，灏以事闻专阃。是晚，报大清马步兵千余从郡城出，水师统兵官王良亦率舟师进发。城中巡守愈严，西门月城内搜获奸细二人。审视锁钥门键已坏，执守门兵拷讯之，招出买路银两，当与细作均斩城下。

初七日，江阴义兵败于虞门。

是早，乡兵出城打仗，北门骁锐自立冲锋营。季世美令三鼓一炮造饭，四鼓二炮吃饭，五鼓三炮抬营。百人揭戈先往，老溺馈食不绝。合地保持铁筒，用锅底煤涂黑作假炮，安闸桥上。过浮桥，又命地方折断桥。经夏港亦然。上午，至申港，方思造饭。塘报讹传清兵相距止五六里，众奋呼曰："战而后食未晚也！"疾驰数十里。抵暮至虞门，方遇战。彼众我寡，腹枵力乏，兼以马步不敌，冲锋兵败，世美阵亡。郡兵驰宿虞门曹坤家。

初八日，歼水师兵于双桥。

是早，城中避难者皆挈妻子去。兵复出御，四乡负义勇而来者十数万人，咸以效死勿去为念。清兵亦观望不进。水师兵五百，领兵官王良，本邑中大盗降清者。舟经双桥(一作葫桥)，田夫辱骂之。士卒怒，欲擒斩田夫，群拔青苗掷船上，泥滑不可驻足，大半堕水死。得登岸者，乡民围之，乃跪曰献刀。镰锄交下，浮尸蔽河，积如木筏，直至石撞，水为不流。

起旧游击徐观海为将。

观海，邑人，升太平营总兵，尝为游击。明遇以虞门之败，军行无帅，进退无所禀承，欲起为将。观海病不能胜，命弟摄其事(弟行五，失其名与字，天香阁中有传)，乃造令箭十枝，用大明中兴旗号，人执为信，防塘报讹传也。

观海于五月中随操江收福山港，六月初一到苏州，为清兵杀败而归。

初九日，拜邵康公为将。

时城中尚无帅，徽商程璧荐回籍邵康公娴武事。康公年未四十，人材出众，力敌四五十人。明遇乃同顾元沁等率众拜为将，邵亦招兵自卫。

适旧都司周瑞隆领舟师数百人驻江口，声言协助，借为犄角，粮皆北门馈送，不继，城中出典米给之。

举孝廉夏维新、诸生章经世、王华，管粮饷。举中书戚勋，贡生黄毓祺，庠生许用等二十余人为参谋。

杀方亨，莫士英于狱。

方亨在狱，尝使作书退兵。后清兵日进，乃密谋杀之，以绝内应。夜二鼓，带兵二十人拥入，赤身擒出，斩于堂上，并家属亲知(一云杀于夏绅新家桂树下。一云拖出西门打死。一云为百姓焚死)。继杀莫士英父子仆从，囚其妻妾。莫父潜逃，三日搜出斩之。

慕卢氏曰：亨系新朝县令，况所施为，皆分所应得，即两次请兵，亦势所难已。赫赫之威压于上，汹汹之势成于下，并不可谓亨激成之也。但城中既已举事，亦势不能不除之。惟士英不善立身，则枉送一死耳。

初十日，都司周瑞珑战大清兵于城西。

清兵进营城西隅，元泌登城，请周都司往吴淞借兵于总帅吴志葵。吴不应，但言兵久无粮，能犒千金，当尽命。乃出林令去时署内封留之衣饰囊资共八百，复借典银二百，合成一千，城上给发。瑞珑约邵兵出东门，已从北门夹攻，邵兵亦至。瑞珑遇战不利，还驻江口。抵暮，清兵扎营城南张孝廉园中。

慕卢氏曰：林令到任仅一载，流兵一扰，先事挂冠，其才其识，均有足多者。至库藏封留，谓公物耳；而署内之囊资衣饰，留此何为者？其存心行事，迥非俗人所能臆度者。安得以木爪谬称之！

十一日，大清兵屯麻皮桥。

清兵退屯麻皮桥，密遣二人入城侦虚实，被获枭示。城中亦遣一人侦清兵，至葫桥，见彼列炮严禁，伺其懈，尽投之水，以一炮复命。周都司奇而赏之。

清兵三日不至，城中逃难者咸以敌去，络绎归来。数日间，民人复聚。

下劣生尹吉于狱，吉素不轨，谋内应。一日暴雷震，闻马嘶声，众人其室，搜出马二匹，衣甲器械无数。当斩其仆唐宁，而下吉于狱。城中防卫愈固。

十五日，靖江兵战大清兵于城南。

有传淮抚田仰示至，称即日统兵赴援，印押不爽。民疑喜交集。后竟无至者。复有靖江夏起隆者，统沙兵八百人(一作二十)。原隶镇将高杰(一云曾破高杰骑兵)命一人执信字旗，渡江来，称渴欲援江阴。因遣夏维新、章经世往犒师，议给赏银四千两，料理猪、羊、酒、米、火药等物，俱极丰备。未几，两领兵官率众南来，酗酒赌博，人无斗志。战于城南，大挫，杀伤五百人，四散逃亡。有窃火药返者，靖江署县事典史盘获绑送江阴处分。先是大家给散银米，每人钱一千，赏酒肉犒军，江口军竟无功，故执之。程璧亦开典，靖江沙兵败归，恨之，起掠一空。后有泰兴张九达者，名达，善拳棒。因靖邑兵败，田淮抚乃檄朱公子借达兵三千，渡江而来。清兵放牛马于两石湾，达率亲信三十余人登岸收之，伏发，达与三十人无一脱者。骁勇耿和尚亦死。

乡兵打仗。

外兵军势日甚，各乡保乡兵距城五六十里者日入城打仗，荷戈负粮，弃农不顾，不用命者互相攻讦，虽死无悔。

陈典史每巡城，凡搏战至城下者必开城奖纳，鼓以忠义，有功必赏。献敌首一级，给银三两，或为下拜。

乡兵阵伍散乱，进退无节，然清兵所至，尽力攻杀，多有斩获，即不胜，亦未尝俯首效顺也。有高瑞者，为所缚，令剃发降，宁死不屈。是以清兵不得安处，相对多楚容。

命程璧乞师。

时黄蜚由芜湖屯兵太湖，总兵吴升嘉，字之蔡，由

吴淞驻兵福山，纠洞庭两山之民接应常熟，攻破苏州，声势烈倍。陈典史命程璧往二处乞师，兼往田淮抚处。璧尽出所储钱十四万金充饷。往乞不应，复往徽郡金声、江天一处。及至，兵已溃。比返城，已陷。遂为僧于徐墅。

鲁王监国于绍兴，唐王称号于福州。

南都既破，天下旧臣遗老，志不忘明者，皆辅明之余孽，以冀中兴。于是赵王起于太湖；义阳王起于崇明；桂王起于广西(号兴隆)；潞王起于杭州；靖江王称监国；保宁王起于河南；罗川王、永宁王，起于湖东；益王集二十人起兵；东王、瑞王、安仁王、永明王、德化王、安东王、晋平王，纷纷不靖。闰六月初九日，张国维、陈函辉等，迎鲁王监国。初十日，黄道周、张肯堂，迎立唐王，改元隆武。浙闽起事，江南北民心煽动。豫王留兵二千驻苏州，大军悉下浙江，仍命刘光斗安抚常州。

二十一日，大清兵围城。

清兵连日不能克，羽檄乞师，爰命七王、八王、十王等，率将弁千员，马步十余万；向江阴进发。降将刘花、马良佐为先锋，首出西门。江西出战，被杀者五十人，而清兵不复，乃退西门，移兵至南关，邵康公往御，不克。众以康公为无功。其守南关也，土民不许出江，而私放其乡人，爰下之狱。清兵历东门至北门，分十六营围城，继烧东城，大掠城外富户。乡兵死战，败走。清亦丧其骑将一员，分兵北门。乡兵三路御之，两路皆溃。数王人据桥力战，杀其骑将，乃收兵返。

十三日，大清兵掠东乡。

清兵合营，并北焚民居，多杀戮，转掠而东。八桥东西湾二保拒之，杀其骑将二员。

泗善港葛辅弼父子，率兵五百人，自负慓悍，人城赴援。各保咸出兵助之。但素为盐盗，不谙纪律，亦至民家劫掠，酣饮，樗蒱。至三官殿，勉强交战，歼焉。

清兵乘胜东下，恣掠大桥、周庄等处。搜山掠地，肆意钞杀，所伤老弱男女无算。周庄民搜敌索战，侯城人(一作陶城民三人)杀其骑将一员，乃退。

兵乱日久，政令不能出城，远乡叛奴乘衅索券，焚宅弑主者，络绎而起。烟光烽火，相杂蔽天。大家救死不暇。

清兵日多，旋营君山、黄山。烧掠四城民居，昼夜不绝。

二十四日，大清招降。

刘良佐作招降书一纸，从东城外射进。其书曰："传谕乡绅士庶人等知悉：照得本府原为安抚地方，况南北、两直、川、陕、河南、山东等处地方，俱已剃发。惟尔江阴一处，故执违国令，何不顾身家性命？即令本府奉旨，平伊江阴、大江一二日即到。尔等速剃发投顺，保全身家。本府访得该县程璧，素系好人，尔等百姓即便具保，本府题叙管尔县。如有武职官员，亦具保状，仍前题叙，照旧管事。本府不忍杀尔百姓，尔等皆系清明赤子，钱粮犹小，剃发为大。今秋成之时，尔等在乡者即便务农，在城者即便贸易。尔等及早投顺，本府断不动尔一丝一粒也。特谕。"

二十五日，江阴义民答书。

陈典史及城中士民等公议回书，秉笔者王华也。其略曰："江阴礼乐之邦，忠义素著，止以变革大故，随时从俗。方谓虽经易代，尚不改衣冠文物之旧；岂意剃发一令，大拂人心。是以乡城老少，誓死不从，坚持不二。屡次兵临境上，胜败囗囗，皆以各乡镇勤王义师，闻风赴斗。若城中大众齐心固守，并未尝轻敌也。今天下大势所争，不在一邑，苏杭一带，俱无定局，何必恋此一方，称兵不解？况既为义举，便当爱养百姓，收拾人心，何故屠戮奸淫，烧抢劫掠，使天怒人怨，怆目痛心？为今之计，当速收兵，静听苏杭大郡行止。苏杭若行，何有江阴一邑？不然，纵百万临城，江阴死守之志已决，断不苟且求生也！谨与诸公约：总以苏杭为率，从否唯命。余无所言。"

慕卢氏曰：随时从俗，已自认清，所不肯者，剃发耳。然"苏杭若行，何有江阴一邑？"亦是老实言语，使良佐竟坐实此言，收兵他往，俟平定苏杭后，发一使至城下，其又何辞？且究属拳大地方，即缓缓收服，不患插翅飞去也。计不出此，而损去三王十八将，或亦彼此有定劫耳。

二十八日，都司周瑞珑逸。

良佐令军士四散，焚劫乡兵，见清兵势大，不可敌，悉远遁。无复来援者。周都司亦扬帆去。

二十九日，追杀乡兵。

良佐仍令军士追杀远窜乡兵。

七月初一日，专意攻城。

良佐再令军士搜杀星散乡民，而乡兵断绝，遂专意攻城矣。

城中严御外军，箭如雨注。城上人一手以锅盖自蔽，一手接箭，日得三四百枝(一作三四十万)。

初五日，诛守备顾元泌。

外兵攻城时，元泌登城射敌，矢每不及敌而坠。众疑之。其效用马矮子窃火药从城上投敌，众执之，同往搜元泌寓，得请兵文书一道。盖闰六月初，众会申文田淮抚请兵，元泌私易文缓兵，故原文犹在寓也。遂诛元泌并效用者四十人，内应遂绝。

迎原任典史阎应元。

应元，字丽亨，北直通州人，由武生起椽吏，官京仓大使，崇祯辛巳赴江阴典史任始至。海寇顾三麻子率数百艘犯黄田港，应元集兵拒守，手射三矢，应弦而倒，贼畏不敢犯。后又平盐盗，弭民乱。邑民德之，为肖像社学中。以大臣论荐，特授都司扎军前檄用。而马阮用事，仅平转广东韶州英德县主簿。母病，兼道梗，挈家避居砂山之麓。变作时，陈典史与邑士民即拟敦请，元泌百计挠阻。至是泌诛，遂决意迎之。漕抚田仰亦移文劝勉。明遇耑使十六人缒城夜出至其居，应元曰："尔等能从我则可，不然不为若主也。"众曰："敢不惟命是听。"

初九日，阎应元人江阴城。

祝塘少年五十人(一作六百人)执械护送,经七里庙,题诗于壁,以见事则万无可为,死则万无可免也。及至城,谓乡兵裹粮而来,势不能入,且乌合之众不足制胜,厚犒遣还。独与家丁王进忠等四十人入守。

始至,即出邵康公于狱。发原任兵使徐世荫、曾化龙所造火药、火攻器具为用,伊在任时所监造者。次传谕巨室各出资助饷,镪不足,凡泉货百物得估值充数,收贮察院内,备民兵犒赏诸费。乃大料民居,尽知城中若干保、若干户、若干口,丁壮老幼若干人,悉取注册,择骁勇者隶麾下,卒赖其力,以成义举。

初十日,祭旗发令。

命各城收拾衣甲器械祭旗。

命武举人王公略守东门,把总汪某守南门,陈明遇守西门,应元自守北门,而与明遇仍总督四门,昼夜巡历。

命开城门合乡兵二十余万人与在城民兵分保而守。城门用大木塞断,派十人守一垛,卯时喊杀一声,午时再派十人喊杀一声,酉时仍换前十人随宿,夜半再换后十人更番,周而复始。城下设十堞厂,日夕轮换安息烧煮。公屋无用者折毁,砖瓦使瞽目人传递不停。十人小旗一面,百人大旗一面,红夷炮一座。初时夜间两堞一灯,继而五堞一灯,后遂八堞一灯;初用烛,继用油,后以饭和油,则风不动,油不泼。每堞上瓦四块,砖石一堆,井井有条,丝毫不乱。乡兵由是复振。

命章经世、夏维新、王华主刍粮。每人给米盐蔬菜若干,每户给油火若干,四门堞城各给油蜡若干。

传齐北门冲锋营士千人,选李从孝为先锋,何常执大旗,王试挂得胜鼓,何泰吹号头,准备军服器用。

苦乏油,命健儿取推车人,城中给以藏豆,膏火足用。盐不足时,海寇载两大舰由黄田港进;鱼则从水关入,举网即得。但苦无矢,乃命月黑夜束草为人,外披兵服,人持一竿,上挑一灯,直立雉垛,士卒伏垣内大噪;北兵望见,矢如猬集;获强矢无算。

由是围城中有火药三百瓮、铅弹子千石、大炮百位、鸟机千张、钱千万贯、絮帛千万端、酤千酿、果万钟、豆千斛、刍藁千万束、盐万斤、铜铁器万枚、牛千头、羊豕千只、干鱼千包、蔬千畦。

十一日,大清兵攻北门,七王死之。

外兵知城中不可动,乃伏炮攻北门。第四铺御之,矢石如雨注。外兵不敢近,主帅怒。命上将九员先驾云梯上城,城上长枪刺之,死者四而伤者五,有身中三箭者,有劈去头颅者,有堕下成齑粉者,有火箭烧死者。主帅益怒,奋身独上,势甚猛,有霸王刘耐者以短枪拒之,彼以口啮枪,拔刀欲砍,一人挺枪中其喉遂仆城下。外兵散走,皆失声大哭曰:"此七王也!"

二都督大怒曰:"我得北京,得镇江,得南京,未尝惧怯,未尝费力,不要说江阴拳大的地方,就如此费力!"遂传令十营内选猛将几员,步军三万,扎云梯十张,来日分十处上城,如有退者立斩。

十二日,大清兵仍攻北门,二都督死之。

清晨,城外放炮呐喊,三万军造浮桥十条,一齐过外城河,分十处运云梯上城。城上用砖石掷下,长枪拒敌。或以船蔽体而进,城内炮石杂施,无不立碎。凡城堞四进者两对,见兵至,发炮弩毙之。其来攻城脚者,以长阶沿石掷下;或旗竿截断,列钉于上,投下;死伤无算。二都督恃勇衣三层甲,腰悬两刀,肩插两刃,手执双刀,独登云梯,毁雉堞,跨上城垛,执刀乱砍。城上以棺木支御,枪刺其身不能入,或曰:"止有面可刺耳。"遂群刺其面。旁堞垛一汤姓童子,持钩镰枪,用力钩断其喉管,竹匠姚迩割其头,身堕城下。外兵齐来抢尸,城上梆鼓齐鸣,砖石小箭如雨点下,伤千余人。复用牛皮帐挡住矢石,始拖尸去。后刘良佐日令军士拜索其头,不允;愿出银买,乃命将银当面装入银鞘,吊入城,又命军士罗拜,口中高叫:"还我王爷的头!"然后以蒲包裹一黄狗头掷还之,将头悬城上;外复苦求,乃投下。取去,缝合,挂孝三日,令道士设醮招魂,有红箭衣六人拜城下,内发炮化为尘。又一日,持祭物来奠,一僧捧金帛随行,道经何家埭,内发炮毙之,取其酒食饷守城者。

应元既却北城攻,知不日清兵必大至,广为战具,招青旸弩王黄鸣岗与其从千余人入城,造小弩千张,小箭数万枝,公派守城军士。又用季从孝所合火药敷箭头,射人见血立死,弩长尺余(一作四尺),箭长五寸(一作一尺),百步之外,命中如意。应元初入城,鸣鼓门堂,鼓内跌出小弩十余张,上刻"诚意伯刘基造"数字,即鸣岗所造弩式也。出陈瑞之子于狱,令制火砖木铳。火砖广三四寸许,着人即烧;木铳类银鞘,长二尺五寸,广二三寸,木为之,中藏药,敌至投下,机发木裂,铁菱角飞出,触人即死。应元自造挝(一作锤)弩,用铁一块,旁设数钩,系以棉绳,掷着即勾进斩之。又仿旧制造火球火箭之类,无不曲尽其妙。故清兵虽众,向城畏服,战栗无人色。其自北来者,闻之皆胆落,无不以生归为祝。

十四日,江阴诈降,薛王死之。

前此北州薛王营令人执旗招安。十三日阎、陈二人令范、周、朱、季四生员至薛王营答话,若有将计就解之处,速还报。四生至薛王营,留宴饮,馈元宝四锭,重二百两。四生归献计曰:"必得舍命百余人,命前数人执降旗,后握木铳,假充银鞘,赚开营门,可以济事。"二人相视,哂而点首。是日,百余人握木铳,桶底安砖。即令四生前导,四生面面相觑,立斩之(季生名学文,方之嫡叔□)。另点白发耆老数人,执降旗,焚香前导,缒城出,至薛王营通报,献银买命,求免杀戮。薛王大喜,升帐放炮,吩咐开营门,将银抬入帐中,正要令将收验,一时火发炮裂,烟焰蔽天,震响如雷,触者咸死。薛王惟剩一头,帐中上下约伤二千余人,内伤上将二员。当日十王命三军挂孝,合营举哀,礼薛王头于北州苏家墩。

清兵屡失利,请兵羽檄。

旁午,兵赴江上,日以千数。刘良佐作劝民歌谕降,弗听。遂设牛皮帐,握城东北隅。城上压以巨石。

十五日，大清兵攻东北城。

良佐命西南放炮，东北掘城，皆用山爬城，内以火球、火箭拒之，外兵欲退，良佐止之。城内仍投以砖石，不及避，数百人悉死城下。良佐惭甚，又设三层牛皮帐，中设九梁八柱，矢石投之，皆反跃不能入。乃取人粪和以桐油煎，滚浇下，即时皮穿，及其身肉，烂面死。未及者，皆惊惶散去。内以绳系铁捶掷之，钩入城中，枭首。外兵手足无措，纷纷逃散。敌营疑守城者杀下，遂发铳御，反伤马步卒无数。后由西门经闸桥依君山为营，俟其半渡，炮击之，应声仆。或以木门自蔽，用小箭射之，中其手，手钉在门，号叫痛甚，即不获生。

又作大浮桥，从黄田港暗渡登君山，瞰城中，亦为炮所中，移营去。

十六日，江阴四出乞援。

是时，田淮抚已从鲁王于绍兴；黄蜚、吴之葵，同人太湖；贝勒引大军趋吴王，二人兵败被执，两处俱已绝望。

海寇顾三麻子率舟师来援，巨艘数百号，留三日，遇战不利，扬帆去(*顾三麻子，名顾容，自号忠义王*)。

有义阳王者，明之宗藩，太监季太传，田军门，荆监军，总兵胡来贡，各统兵辅之，建义旗于崇明，称海上雄兵十万。太仓、昆山、嘉定各处响应，同往乞师。王与太监温词慰劳，仅以空言塞责。后遣其将往驻江口，宁其愚率僧兵数百赴援，扎营砂山。战甫合，知不可敌，皆遁去。

闻兵部严子张名栻者，与时敏守常熟，亦往乞兵。初不应，旋以唇齿相关，金秀才矿(*字贡南*)集精勇四百余人，先驻砂山，挡住来路。俟子张军到，一齐进取。八九日无耗，遂先发。良佐差铁骑三千邀截周庄左右，全军俱没，贡南仅以身免。

下 卷

大清移营邓墓。

孤城死守，外兵屡败，内亦杀伤相当。用炮打北城，彻夜不息，城垛陷数丈，应元命石匠往外取石料，匠难之；再拜遣之，匠为感动。修固后，严御如初。

外兵依邓墓深林以避矢石，折门窗屋木为浮桥，渡河逼城下。城上协力拒守，矢石交下。外不能支，欲遁，其将斩先走者二人，复驱而前。赍云梯至城下凡三十余处，一将突出众先上，内发炮横击之，尸随云梯仆。外兵走，内缒人出，收其云梯器仗等物；并伐邓墓松楸，使敌无所蔽；取浮桥以供薪。

一骑将既拔已所中箭，复下马，拔马股所中箭，又恐马中毒，用口收其血，力策而返。

十七日，江阴兵劫营。

良佐移营十方庵。是夜，应元择勇士千人出南门劫营，或执板斧，或执短刀，或用扁担，突入敌营，伤千余人。及他营来救，内兵已入城矣。

松江解到大炮百位，收民家食锅铸为铁弹，重十三斤，纳大炮以攻。

十八日，刘良佐劝降。

良佐前命十方庵僧向城跪泣，陈说利害，劝众早降；城中以效死勿去谕之。是晚，僧又至，却之如初。

良佐策马近城，谕民早降，因踞吊桥约城上释弓矢，谓应元曰："宏光已北，江南皆下，若足下转祸为福，爵位岂在良佐下？何自苦如此！"公从容对曰："江邑士民咸谓三百年食毛践土，深戴国恩，不忍望风降附。应元乃大明典史，义不得事二君。将军位为侯伯，身拥重兵，进不能恢复中原，退不能保障江左，何面目见我江阴忠义士民乎？"良佐惭而退。

七月十九日，贝勒统兵攻江阴。

良佐复奉命来招安，应元曰："有降将军，无降典史！"一声锣响，火箭齐发。良佐连跨三四马逸去，太息曰："江阴人没救矣！"贝勒博洛既定松江，悉统所部兵几二十万来江阴。以师久无功，将刘帅捆责。躬巡城下者三，复登君山望之，谓左右曰："此城舟形也，南首北尾，若攻南北必不破，惟攻其中则破矣。"

缚降将黄蜚、吴之葵，至城下，命作书劝降。蜚曰："我于城中无相识，何书为之？"葵涕泗交颐，情词悲楚。应元叱曰："大臣被缚，当速就死，安用喋喋为！"再拜泣去。蜚默无言。

二十日至二十七日，用炮猛攻。

贝勒见城中守义不可动，进攻益急，分兵先钞断各镇救兵，乃以竹笼盛火炮，鼓吹前迎，炮手被红，限三日破城。于城南侧放起，炮声震处，城垣五处崩裂，飞弹如电。一人立城上，头随弹去，而身僵立不仆；一人胸背俱穿，直立如故。城裂处内以铁叶裹门，贯以铁绖护之；又以空棺实土，障其垂坏者；又用絮浸水覆城上，以防火攻。

时东西南三门俱坚守，惟北门一保人独少。贝勒升炮君山下，放炮者用竹栈包泥而蔽伏其侧，俟炮发，放者即抹去炮中药矢，盛药再炮，连珠不绝。城上欲系放炮者，铁子遇竹篓软泥即止，不能伤。后又移炮近城，放炮者豫掘地穴，塞两耳，燃火，即伏穴中，盖恐震破胆死也。

甲士爬城。

日中时，众方食，明遇闻铮铮有声，往探，见外将六人衣重甲，缚利刃，持两钉插城隙，攀援而上。其余镔铁介胄，接踵而上者无数。刀斧击之不能伤，用长枪刺其首，始堕城下，余悉退避。

神兵助阵。

外兵大怒，大举来攻。忽见一少年将持戟冲突，锋不可当，战毕不知所往。众疑土神，陈烈士悉往虔祀。又见绯衣将三人登城指挥，外兵不敢进。执土人问姓名，不知所对。远近讶为神助。

内升关帝、睢阳王、二东平王、城隍神五像；张、黄、盖巡历城上，以磁石捻神须，遇铁器须辄翕张；用关捩抉神手，指挥外兵。遥望疑为将，咸惊布。良佐命其子

攻城，正当睢阳王像神指挥，开炮一发而毙(城破日，良佐砍开睢阳王头，众又砍伤东平王以报仇)。

一日，风雨夜作，城上灯不能燃，率众哭祷。睢阳王忽神光四起如昼，四门灯火彻夜不灭，外兵无可设施。

掠东南乡。

清兵东掠大桥、周庄、华墅、陶城，三官、祝塘等镇。祝塘人拒之，兵燹之惨，甲于他镇。分掠陆官舍桥，有徐玉扬者，富齐力，望清兵蜂拥而来，遂匿桥洞中，见二卒引一将过。状甚伟，跃出登岸，均杀之。称将之首，重十八斤，悬于树上。后兵多畏避，其树至今尚存。

南掠至峭崎，询土名，即回骑。盖嫌音似"消旗"也。掠至青旸，乡民严守圩堤，行列如军伍，防有伏，不敢入。

二十八日，大清兵攻北城，阎应元伤右臂。

炮击北城，角城裂，夜半修讫，敌以为神。铁丸中应元右臂，应元伤，犹左手握搠格杀数人。应元躯干丰硕，双眉卓竖。目细而长曲，面赤有须，每巡城，一人执大刀以随，颇类关壮缪，外兵望见，以为天神。而号令严肃，凡偷安不法者必贯耳鞭背示众，虽豪右不少贷。然战士困苦，必手自注汤酌酒，温言慰劳；如遇害，则立具棺衿，哭奠而殓之；接见敢死士，则不名，俱称兄弟；每遇事必询于众曰："我兄弟谁当此事者?"有人号于路曰："我欲杀敌，苦无短刀!"即以所佩之刀二三十金者亲解佩之。

明遇本性长厚，每事平心经理，遇战士劳苦，抚慰至于流涕；有倦极假寐者，以利害劝谕之，不轻呵叱。

二人待下如此，故民怀德畏威，濒死不悔。

慕庐氏曰：昔日张、许，今日阎、陈。情事不同，而围城风景恐是一样；勋业不同，而效死心肠亦是无二。至分城而守，性情作事，仿佛相同。说者谓阎是严父，陈是慈母，如此不愧为民之父母。

十九日，大清兵攻南城，十王死之。

复攻北城，应元命每人纳石一块，顷刻如山积，甃石城一重于内。外知不可破，徙攻南城，炮声震天，闻二百里，一昼夜用火药万五千斤，城墙几陷。清兵乘势拥上，刀矢如猬。守城者不能御，乃发炮猛击，伤敌数千人，敌于外亦发炮对击，忽见女将一员立于城上，将袖一拂，敌炮回击，自毙其马步无数。众以为前湖烈女云。

十王痛薛王中计而亡，命大将掠城外居民。大箱千余只，在十方庵后叠成将台，高与城齐，十王坐其上，用上将四人、亲军二百四十人围绕。令台傍亲军各持狼烟喷筒先发，将南京镇江大炮五六步排一座，共计百座，令闻号齐发，猛击东南角城。守城军士不敢开目。应元伏城膝行，看明十王在台指挥三军，遂命中街巷口有力之汤三老儿掮一大炮，对准十王安放。应元又左右细看，丝毫不爽，然后亲自燃火放去。汤三老系重听，尚未知端立呆望。而火路一条，十王四将暨二百四十人齐随火灭。惟有黄伞一把，在半天圆转，一脚连靴自上而下。

慕庐氏曰：三王十八将皆殁于王事，荡平后宜庙食于兹土。

八月初二日，烧外营。杀夏维新、王华。

应元遣周祥、金满、李芳、针子等四人，夜出烧营。外兵被火，焚中惊觉，毛焦皮烂者甚众，忿甚，四散杀掠。应元命赏祥等银各一两。夏维新、王华，每两实给六钱，众大哗。应元恐人心激变，不得已斩之。盖围城日久，储饷将罄，短给本非克扣。因维新于发难时，误听方亨，作揖劝众；至此众怒未释，故欲藉此陷之。华虽引明遇自解，亦难独免。

慕庐氏曰：饷缺费繁，围城中恰难措置，二人通融调剂，亦属一时权宜。此情此势，应元岂所不知？无奈众人之藉是泄忿也。至代方亨劝众，事后论之，亦不甚错。各图献策，业已归顺，官民和协，省得激成祸端，无奈众人之喜事乐祸也。若章经世同主刍粮而漏诛，同陷围城而免死，岂别有保身之道欤？

命许用掌刍粮。

刍粮乏人，以许用能，命佐章经世。

杨舍守备沈廷谟举城降。

江阴民昼夜守御，亦甚惫矣。然扬兵稍后，口中有然疑者，必立斩之。

清兵四出杀掠，民不聊生，有先剃发赴营归顺者。城上望见，必怒詈，虽至亲如仇敌。而外兵日出打粮，刻无宁晷。畏祸者俱窜远方。

杨舍营守备沈廷谟，敛民钱，赍牛酒赴良佐营修款，祈免杨舍一方之死。良佐许之，给大清号旗四面悬杨舍城四门。廷谟旋披发乘马，历江阴城下劝民速降。内将开炮，乃遁去。

诈降。

一日，众诈降，遍取民间乱发投城下诱敌。外兵相顾惊喜，报良佐。良佐曰"未可信也。须察其守城人剃发否!"众探之，始知为诈。

议和。

贝勒使人缓言乘说："第拔去大明中兴旗号，悬大清旗号四面，斩四门首事者数人，余悉宥不诛；即不剃发，亦当饬兵返。"应元曰："宁斩我一人，余无罪，何可斩也!"议不央而止。

贝勒又进大清旗四面，使竖四城，亦即退兵。内遣诸生朱晖吉，耆老王晴湖等四人诣外营会议，方缒城，良佐即策马迎去。留饮终日，备极款洽。约归顺后誓不杀一人，但遣官上城勘验，即收兵覆命。将别，又各赠五金，约三日定议。吉等入城，匿金不言，而主议降顺；众不听。至期，外兵向城呼吉等，内询故，备述留饮赠金事；内立斩四人，复严守。

劝降。

吴军门督兵至江上，宰牛誓诸将：归顺后，不许杀掠。

王海防自恃居郡有恩信，临城招抚，众无应者。

摄政王晓谕招安，合城不听(此初六日事)。豫王

示到，以矢射入城中，言："明已亡，何苦死守？"内书其后曰："愿受炮打，宁死不降。"射还之（初七日事）。

初八日，钉炮眼。

是日大雨，民立雨中受炮，毫无降意。夜半，应元使善落水者陈宪钦渡外城河，钉没外兵炮眼。缓二日不攻。城内乘夜修砌城垛。后五日，良佐恐城内复来钉眼，命军士昼夜攻击，至夕，风雨怒号不已，炮乃止。

初九日，甃南城。

再口石甃南城，高于旧三尺。

应元预令人将麦磨面，制造月饼。

十二日，甃北城。

又甃北城。城中石灰将缺，不能乘夜修城。又饭米渐少，征民间元米，以备缺乏。令二日一给，不得预领。

贝勒侦知之，欲留军四万为久困计，饬大兵北上，良佐不可，乃止。

十三日，登陴楚歌。

给民间赏月钱计至十七日止。百姓携壶觞登陴，分曹快饮。许用仿楚歌，作五更转曲，令善讴者登高传唱，和以笙笛箫鼓。时天无纤翳，皓月当空，清露薄野，剑戟无声。黄弩师鼓胡琴于西城之敌楼。歌声悲壮，响彻云霄。外兵争前窃听，或怒骂，或悲叹，甚有泣下者。歌曰：

宜兴人一把枪，
无锡人团团一股香，
靖江人连忙跪在沙滩上，
常州人献了女儿又献娘，
江阴人打仗八十余日宁死不投降！

余歌虽多，大约类此。

良佐乃作劝降词，使士卒相倚而歌，与僚佐饮帐中，酒未数行，城上炮发，亟避去。

十九日，北门阻降。

外犹多方招降，三城亦有犹豫者，惟北门誓死益固，众意遂决。

二十日，大清兵攻东北城。

贝勒从四十余骑绕君山青龙庵左相地形，城上望见，炮弩齐发，骑皆踉跄蹂躏，贝勒仅以身免。

金陵又解到大炮二十四位，较前更大，每舟止载一位。仍收沿城民家铁器铸炮子，重二十斤。又筑土垒以避矢石。将攻东城，机泄，移至东北角。大雨如注，一昼夜炮声不绝，县属悉为震动。城中困疲已极，计无所出，待死而已。

是日，城上人呐喊，外兵闻之，皆鬼声。城中四隅空旷处遥见白鹅数万飞泊，迫视之，毫无形影，识者谓魂升魄降，白鹅者即劫数中人之魂也。

二十一日，江阴城陷。

前月二十四日，京中遣国师和尚来江阴，日日绕城细看。至前日，始看明，向贝勒云："江阴城形似芙蓉，若在瓣上攻打，越打越紧；其蒂在东北角，专打花家坝，花蒂既碎，花瓣自落。"故贝勒令数百人尽徙二百余座大炮至花家坝，专打东北城，铁子入城，洞门十三重，树亦穿过数重，落地深数尺。是日雨势甚急，外用牛皮帐护装炮药。城头危如垒卵，城上见外炮甚烈，见燃火即避伏垣内，炮声过，周麾而登。外宽之，故放空炮，乃于中一炮，只放狼烟，烟漫障天，咫尺莫辨。守城者谓炮声霹雳，兵难遽入，而清兵已潜渡城河，从烟雾中蜂拥突上。众不及御而溃。

午刻有红光一线，直射入城，正对祥符寺，城遂陷。

方清兵上城时，城下人犹向城列阵。清兵恐有伏，持刀立视，半日不敢下。相持至暮，城中鼎沸，阵亦乱，乃得下城。

阎应元城坐东敌楼，案笔题门曰："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题讫，引千人上马格斗，杀无算；夺门西走，不得出，勒马巷战者八，背被箭者三；顾谓从者曰："为我谢百姓，吾报国事毕矣！"自拔短刀刺胸，血出，即投前湖中。义民陆正先欲从水中扯起，适刘良佐遣兵来擒，言与有旧，必欲生致。卒见发浮水面，出而缚之，良佐踞坐乾明佛殿，见应元至，跃起，两手拍应元肩而哭。应元曰："何哭？事至此，只有一死。速杀我！"贝勒坐县署，急索应元。至堂上，挺立不屈，背向贝勒，骂不绝口。一卒以枪刺其胫，血涌沸而仆。日暮，拥至栖霞庵，庵僧夜闻呼"速杀我！"不绝口已而寂然。天明，已遇害。家丁存者犹十余人，询其不降而戮之，偕死一处。陆正先亦同殉。有维新上人者，在围城中与应元晓夜共事，应元所著"和众乘城略，"维新以授黄子心。子心又旁采见闻著"阎公死守孤城状。"

陈明遇令闭衙举火，焚死男女大小共四十三人，自持刀至兵备道前下骑搏战，身负重创，握刀僵立，倚壁上不仆。

训导冯厚敦公服缢于明伦堂，妻与姊投井死。中书戚勋，诸生许用，合门焚死。

八月二十二日，屠城。

次日，犹巷战不已。清兵用火攻败之。四民骈首就死，咸以先死为幸，无一人顺从者。下令从东门出者不禁，又下令十三岁以下童子不杀。

男女老少赴水、蹈火、自刎、投环者，不能悉记。内外城河、泮河、孙郎中池、玉带河、涌塔庵池、里教场河，处处填满叠尸数重。投四眼井者，四百余人。

二十三日，止杀。

满城杀尽，然后封刀。午后，出榜安民。城中所存无几，躲在寺观塔上隐僻处及僧印月等共计大小五十三人。是役也，守城八十一日，城内死者九万七千余人，城外死者七万五千余人。

慕庐氏曰：臣心已尽，臣力已竭，土归新朝，身还故土，臣节于以完矣。

又曰：记生死总处，各本多寡不同，见于传略及他处者互有同异，当时所闻异辞，张皇约略，未知孰为清册也？载笔者无从考核，亦仅各据所闻而已。

江阴城守后纪

[清]许重熙撰　何　成整理

《清阴城守后纪》，清许重熙撰。专记清初士绅百姓抗击清兵，反对"剃发"的悲壮事迹。该书虽然在同类著作中篇幅最小，但多有他书所不载者，尤其是篇末的"江阴野史曰"一段，曾为史学界广泛称引。据民国排印本整理，参考了《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

江阴以乙酉六月，方知县至，下剃发之令。闰六月初一日，诸生许用德悬明太祖御容于明伦堂，率众拜且哭曰："头可断，发不可剃！"下午，北门乡兵夺袂先起，拘知县于宾馆。四城内外应者数万人。求发旧藏火药器械，典史陈明选许之。随执守备陈瑞之，搜获在城奸细。以徽商邵康公娴武事，众拜为将。邵亦招兵自卫。旧部司周瑞龙船驻江口，约邵兵出东门，已从北门协剿。遇战，军竟无功。敌势日炽，各乡兵尽力攻杀。每献一级，城上给银四两。是时叛奴乘衅四起，大家救死不暇。

清兵首掠西城，移至南关。邵康公往御，不克。敌烧东城，火劫城外富户，乡兵死战，有兄弟杀骑将一人。乡兵高瑞为敌所缚，不屈死。周瑞龙下船逃去。

时旧典史阎应元已升广东英德县主簿，以母病未行，会国变，挈家侨居邑东之砂山。明选曰："吾智勇不如阎君，此大事，须阎君来。"及夜驰骑往迎应元。应元投袂起，率家丁四十余人入城协守。敌四散焚劫，乡兵远窜，无复来援者。敌专意攻城，城中兵不满千，户裁及万，又饷无所出。应元料户籍，治楼橹，令户出一男子乘城，余丁传餐。已乃发前兵备道曾化龙所制火药、火器，贮堞楼。已乃劝输巨室令曰："输不必金，出粟菽帛布及他物者听。"国子上舍程璧，首捐二万五千金。捐者麇集。于是困城中有火药三百瞿，铅丸铁子千石，大炮百鸟机千张，钱千万缗，粟麦豆万石，他酒酤盐铁刍稿称是。已乃分城而守；武举黄略守东门，把总某守南门，陈明选守西门，应元自守北门，仍徼巡四门。

时清兵薄城下者已十万，列营百数，四面围数十重，引弓仰射，颇伤城上人。而城上礌炮机弩，乘高下杀，伤甚众。又架大炮击城，城垣裂。应元命用铁叶裹门板，贯铁绖护之；取空棺，实以土，障隙处。乃攻北城，一人驾云梯独上，内用长枪拒之，将以口纳枪，奋身跃上，一童子力提而起，旁一人斩首，尸堕城下。或曰："此七王也。"又一将周身服利刃，以大钉插城而上，内用锤击毙之。

敌骑日益依君山为营，瞰城虚实，居民有黄云江者素善镞，火弩发，弩中人面目，号叫而毙。陈瑞之子在狱制木铳，铳类银销，从城上投下，火发铳裂，内藏铁乌，火触人立死。应元复制铁挝，用棉绳系掷，著人即吊进城。又制火毯、火箭之类。敌皆畏之，乃离城三里止。

营帅刘良佐，故宏光四镇之一，封广昌伯，降敌为上将，设牛皮帐攻城东方角，众索巨石投下，数百人皆死。良佐移营四方庵，令僧望城跪泣，陈说利害，众不听。良佐策马近城，呼曰："吾与阎君雅故，为我语阎君，欲相见。"应元出，立城上。良佐谓之曰："宏光已走，江南无主，君早降，可保富贵。"应元曰："我明朝一典史耳，死何足惜！汝受朝廷封爵，为国重镇，不能保障江淮，今日反来侵逼，何面目见吾邑义士民乎！"良佐惭而去。

应元伟躯干，面苍黑，微髭，性严毅，号令明肃，犯法者鞭笞贯耳，不稍贷。然轻财，赏赐无所恡；伤者手为裹创，死为厚棺殓，酹醊而哭之；与壮士语，必称好弟兄，不呼名。明选宽厚妪煦，每巡城，继循其士卒相劳苦，或至流涕。故两人皆能得士心，乐为之死。

一夕，风雨怒号，满城灯火不然，忽有神光四起。敌中时见三绯衣在城指挥，其实无之。又见女将执旂指挥，亦实无之。

敌破松江，贝勒率马步来江上，缚吴志葵、黄蜚于十方庵，命作书招降。蜚曰："我与城中无相识，何书为？"临城下，志葵劝众早降，蜚默然。应元厉声曰："汝不能斩将杀敌，一朝为敌所缚，自应速死，奚喋喋耶！"志葵大泣拜谢。

城下大炮日增，间五六尺地一具弹飞如雹。一人立城上，头随弹去，而僵不仆又一人胸背洞穿，而直立如故。

会八月望，应元给钱与军民赏月，分曹携具登城痛

饮。而许用德制乐府五转曲，令善讴者曼声歌之。歌声与刁斗笳吹声相应，竟三夜罢。

贝勒既觇知城中无降意，攻愈急，梯冲死士，铠胄皆镔铁，刀斧及之，声铿然，锋口为缺。炮声彻昼夜，百里内地为之震，城中死伤日积，巷哭声相闻。应元慷慨登陴，意气自如。旦日大雨如注，至日中，有红光一缕起土桥，直射城西，城俄陷。

清兵从烟焰雾雨中蜂拥而上，遂入城。应元率死士百人，驰突巷战者八，所当杀伤以千数；再夺门，门闭不得出，应元度不免，踊身投前湖水，不没项。而刘良佐令军中必欲生致应元，遂被缚。良佐箕踞乾明佛殿，见应元至，跃起持之哭。应元笑曰："何哭？事至此，有一死耳！"见贝勒，挺立不屈，一卒持枪刺应元，贯胫，胫折踣地。日暮，拥至栖霞禅院，院僧夜闻大呼"速斫我！"骂不绝口而死。陈明选下马搏战，至兵备道前被杀，身负重创，手握刀僵立倚壁上不仆（或曰阖门投火死）。有韩姓者，格杀三人，乃自刎。训导冯某，金坛人，自经于明伦堂。中书戚勋，字伯平，家青阳，入城协守，口力不支，大书于壁曰："戚勋死此。勋之妻，若女子，若媳，死此。"阖门自焚。许用德亦阖室自焚。黄云江故善弹唱，城陷后，抱胡琴出，城人莫识其为弩师也。凡攻守八十一日。

清兵围城者二十四万，死者六万七千，巷战死者又七千，凡损卒七万五千有奇。城中死者，井中处处填满。孙郎中池及冲池叠尸数层，然竟无一人降者。

江阴野史曰：有明之季，士林无羞恶之心。居高官，享重名者，以蒙面乞降为得意；而封疆大帅，无不反戈内向。独陈、阎二典史乃于一城见义。向使守京口如是，则江南不至拱手献人矣！时为之语曰："八十日戴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万人同心死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

江上遗闻

[清]沈　涛撰　崔玉华整理

《江上遗闻》一卷，清初沈涛撰。该书真实、生动地记载了清初江阴士绅、百姓反抗清朝薙发令的悲壮事迹。本标点本据民国年间排印本整理而成。

乙酉夏五月，我兵南下破金陵，弘光走江阴。县令林之骥、参将张宿解印绶。海防程、县丞吴，相继望风遁。御史刘光斗迎降，有安抚常州之命。主簿莫士英缴印策，献善马于刘，遂命摄县事。

六月二十日，新令方亨到任，严饬薙发令。民情汹汹。

闰六月朔，亨出谒文庙，诸生请宽限期，方词色甚厉，惧以死（出示云："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民益汹惧。下午，北门外乡兵奋袂起，蜂拥至县署。亨大怒，命执首事者治罪。众直前裂衣冠，殴其从人毙，拘亨于宾馆。抵暮，执送孝廉夏维新家。是夜，诸生沈曰敬等十三人集议覆上台。次早，听亨还署。然是时也，合邑闻风响应，拒城之势已成。城乡居民咸分队伍树旗帜集教场议战。守者填塞道路。亨皇遽失措，乘肩舆登君山安民，诡称江阴义勇向误于陆承差杀一警百之语。众即入陆家，毁其居址，什物一空，秋毫不染指。（有人窃一鼎，□立斩以徇），遂悬高皇帝像于明伦堂，誓众起师。亨不得已，亦出誓。主其事者，现任典史陈公明遇名选者也。公宽仁得众心，民从其令。明日，兵出夏港葫桥，相地势札营。忽传大兵由杨舍人，众奋勇往拒。至东城，知伪传。适遇本营守备陈端之乘马向东关，众知其纳款营升，且代方亨申文乞兵，怒逐之，杀其负囊二人、马二匹。端之乘夜逾城逃。次早，执其妻孥囚于狱，随获端之父子，亦杖禁之。由是城中严守。恐外兵乘虚，晓夜盘诘。漏二下，果获细作时隆。

初六日黎明，陈公同游巡守备顾元泌会鞫（方亨不敢出）隆，招称伏兵在城四十余人。奉太守宗灏令，每人给火药四斤，银四两，开元钱一百二十，约于初八夜分举火迎外兵。因往各庵院空隙地搜获枭人六十有奇。隆辞复连武弁王龙，亦执龙党戮之。因往售山焚龙居，执其父妻妾。是日王龙家口并陈端之皆见杀。

陈公下令，城中有能获一细作者赏银五十两。越日，有青衣人行于市，迹甚诡，众迹之。搜出地图一纸，上书兵马从人之路及诸山了望埋伏处，拷讯之，乃方亨令他出乞兵者（其人系夏中书家人，新投方署），复供沈曰敬，及吏书吴大成、任粹然等，曾于马三家协谋屠洗。众执大成等磔于市。曰敬仅以身免。

初七日，大兵马步千余出常州，水师统兵官王良亦帅舟师进发。城中巡守愈严。西门月城获细作二人；审视门键锁钥俱坏，执守门兵讯之，得通谋状，俱斩城下。

初八日，城兵出。迎敌。惟北门骁勇自立冲锋营，严队先行，至申港方造饭。忽讹传大兵相距仅六七里，乃奋呼而前。行六七十里，抵暮方遇敌，腹馁力乏，兼以马步不敌，失利返。舟师经双侨，田夫怒詈之，士卒愤欲登岸擒斩之。田夫群拔青苗掷船上，泥滑不可驻足，大半堕水死。其得登岸者，俱为耰锄所击，无一脱者。浮尸蔽河，而下水为不流。

城中以申港败，军行无帅，进退无所禀承，欲推旧游击徐观海为将。观海病不能胜，以歙人邵康公娴武事，众立为帅（观海命其弟造令箭十枝，用大明旗号。人执为信，防塘报讹传也）。夜二鼓，杀方亨、莫士英，并其家口，以断内应。莫父潜逃三日，搜得斩之。

次早，元泌登城，请旧任都司周瑞龙往吴淞营借兵于吴志葵（时瑞龙帅舟师百人驻江口，声言愿出兵协助）。瑞龙不应，但言兵久无粮，索犒千金，约邵康公会战。城中如数给之，邵兵未出城。瑞龙遇战不利返。

初十日，大兵札营南城。张孝廉园次早退至麻皮桥，密遣二人入城侦视。城中获之，枭示。陈公亦遣一人侦敌至葫桥，见外兵列炮严御。伺其懈，悉取而投诸水，窃其一炮归。外兵三日不至，是日囚城中内应劣生尹吉，斩其仆康宁（吉素不轨，谋为内应。一日，暴雷震其家，众闻嘶声，打入内室，搜获马二匹，枪刀器甲无数）。城中守御益固。

十五日传淮抚田示至统兵即日赴援，印押不爽，城中疑喜交集。复有执信孚旗一人渡江而来，自称沙兵，曾破高杰骑卒，刻日来援。因遣贡士章经世、孝廉夏维新具犒金酒食往迎之。两领兵官果帅师南来。而赌博

酗酒，人无固志。遇战于南城，大挫而遁。

当是时，兵乱日久，刑法不修。各乡叛奴乘衅索券，焚主弑主者，络绎而起。烟光烽火，相杂蔽天。大家救死不暇，外兵乘之先至西城，移兵至南关，康公往御，不克（众以其无功，置之狱。阎公至，乃出之）。继烧东城，城外富户乡兵战多败。复乘胜至北城，乡兵三路御之。其两已溃，余数十人据闸桥力抵，杀其骑将，外兵乃退。次早，侦乡兵不备，复进攻，多所杀获。大桥东西湾二保奋力抗拒，杀外兵骑将二员。泗善港兵五百人自负勇悍，赴城为援，但其众素为盐盗，好劫掠，其领兵人葛辅弼父子又不谙纪律，至三官殿遇敌，勉强出战，众尽歼。外兵乘锐东上至大桥周庄等处。乡兵知外兵不可胜，悉远窜。周瑞龙以兵势不敌，亦扬帆去。外遂得专意攻城矣。

七月初五日，城中势益棘。陈公乃专使人缒城夜出，请旧任典史阎公丽亨应元主盟。阎公，崇祯十五年尝帅乡勇平盐盗百余艘，威望素著，本年三月迁广东韶州英德县主簿，以母病未行，避居沙山之麓。变作时，合邑绅士百姓拟即合辞敦请，顾元泌百计挠之。至是觉其有异志，乃诛元泌迎公（义史云：刘良佐攻城时，元泌亦登城射敌，矢每不及敌而下，众疑之。其效用马倭子窃火药从上投敌，众执之。因往元泌寓搜出前请兵文一通。盖闰六月初，众尝申文田淮抚请兵，元泌私易文缓兵，故原文犹在寓也。众遂诛元泌并其效用数十人，内应遂绝。兹据黄子新《阎公死守孤城状》）。田淮抚以移文劝勉。

初九日，乡兵五千人擐甲带刀护公至城下。公以乡兵裹粮来，势不能久，且乌合之众，不足制胜，乃厚给酒食遣之。独与王进忠等家丁四十人入守。公之始至，发原任兵宪徐公世荫，曾公化龙所造火攻器具为用。次传檄巨室，劝谕输助，不以白镪为率，泉货百物估值充数。于是围城中有火药三百瓮，铅瓦铁子千石，火炮百位，乌机十张，钱千万贯，帛絮千万端，酤千酿，粟万斤，刍稿千万束，盐万斤，铜铁器万枚，牛千蹄，羊豕千双，干鱼千鲍，蔬千畦，豆千斤。然苦乏矢，公命月黑夕束草为人，披军士服，人持一竿，竿挑一灯，植立雉堞，士卒伏垣内大噪。外兵望见，矢如雨下，获强矢无算。又苦乏油，命健儿取椎车纳城中，给以藏豆千斛，膏火自是不绝。公乃大料居民，尽知城若干保，保若干户，户若干口，丁壮老弱妇女各几人，悉书册。收其骁勇集麾下，卒赖其力以挫敌。命韦经世，夏维新，王华主刍粮，每旦人给米盐薪菜若干，每夕给油火若干，四门城堞各给油蜡若干，井井凿凿，纤毫不乱。于是城守事严密而无可乘矣（后王华、夏维新克减赏银，公立命斩之）。命武举王公略守东门，把总汪某守南门，陈公守西门。公自守北门。而公与陈公仍总督四门，昼夜巡历。

陈公宽仁，每事平心经理，遇战士劳苦，抚慰至流涕；有倦极假寝者，以利害劝戒，不轻加呵叱。阎公号令明肃，凡偷安不法者，必鞭背割耳示众，虽豪右不少贷；然战士困顿，必手自注汤酌酒；遇害者，立治棺椁，具衣冠，哭奠而敛之；接见敢死士，不名，每称兄弟；遇一事，必徇于众曰："我兄弟谁当任此事！"有一人号于路曰："我往杀敌，苦无短刀。"公所佩刀直三十金，亲解佩之。其与士卒同苦乐类此，故民畏威怀德，专意守城，濒死不悔。

上舍程璧于劝助时首输三万五千金为倡，富室闻风继之。外兵乃作招降书，从城上射入，许璧以州县事。璧答之，侃侃无屈词。乃伏炮攻北城第四铺，内御之，矢集如雨，外不敢近。有一将恃勇驾云梯独上，城内用长枪拒之，其将口啮所枪，挺刃遽砍。内一童子以枪中其喉，遂堕城上。余兵始退。

招青旸居民黄明江与其徒数十人入城守。明江善弩，长尺余，竹箭五寸，百步外命中如志，淬以着药，着人立死。又出陈端之之子于狱，命制木铳。铳类银销，以木为之，伺敌至投下，火发木裂，内藏铁乌棱，触之即毙。阎公自造挝弩，每用铁一块，旁设数钩，以绵绳系掷，着人即钩，进斩之。又仿旧制，造火球，火箭，曲尽其妙。

太守宗灏闻，大惧请兵，羽檄旁午，兵赴江上者日以千计。刘良佐纳款为上将军，帅众来攻，设牛皮帐，攻城北角；城上故避去，索巨石，尽力投下，压死数百人。继由西门经石桥依君山为营，城上俟其半渡，发炮击之，应声远仆，或用木门蔽体，卒不获全。后大作浮桥，由黄田港暗渡，登山瞰城中，亦为炮所中，移营去。

城中遣使往义阳王营乞兵，王与李太监温辞慰劳，仅以空文塞责（后命其将宁其愚帅僧兵数百人来援，札营沙山，甫交锋，即遁去）。进士严拭与时敏守常熟，亦往乞援，敏等具酒馔饮食之，不发兵。有海寇帅舟师数千驻江口，侦外兵不可破，留三日竟去。

孤城死守。大兵日增，依邓墓深林以避矢石，取门窗屋木为浮桥，渡河逼城下。城中协力拒战。外兵欲退，其将斩先渡二人，复驱使前。发一号炮，呐喊一声，赍云梯一架，至城下凡三十余处。城上望见，力愈奋发，炮横击之，外兵走。内缒人下城，收其铅弹、刀箭、衣甲。因渡河伐邓墓木，使敌无所蔽，拆取浮桥以供薪，外兵大失利。

良佐驻兵十方庵，乃令庵僧望城跪泣，陈说利害劝降。城上以效死勿去，大义谕僧。明日，僧又至，却之如前。良佐因踞坐吊桥，约城上弢弓释矢而语云："弘光已走，江南无主，识时务者何不早降？"阎公答曰："应元一典史，尚知忠臣不事二君；将军胙土分茅，国家重镇，上不能恢复中原，下不能保障江淮，有何面目帅众见我忠义士民乎？"良佐惭退，命兵东下劫掠，祝塘民拒之，兵燹之惨，甲于他镇。

贝勒既破松江，济师来攻，缚降将吴志葵，王蜚至城下，长跪请降。阎公叱之曰："朝廷大臣，一朝就缚，理应速死报国，何以生为！"二人再拜泣去。

外兵见城中守义不可动，至七月十七日攻益急，炮声彻夜，城垣五处崩裂。内以铁叶裹门板，贯以铁绳代

之；又用空棺入土，障其垂坏者。又用絮衿百领，渍水覆城，以御火攻。

十八日，铁丸着阎公左臂，犹手握刀槊，连毙数人。陈公此时亦计不旋踵，期以身殉，日夜卧城上。日中，众方下食，公闻城垣铮铮有声，往探，见外将六人奋勇先登，接踵上者无数，皆镔铁介胄，刀斧击之不能入。公立命长枪刺之，联毙城下。

二十日以后，风雨连夕，四城火不可燃。众大惧，呼神祈，哀哭声达殿壁。忽神光四起，城上火灯彻夜朗然，外无可乘。每昧爽，阎公巡城，令人执大刀以随，外兵望之，惊疑为神助。盖公躯干丰硕，双眉卓竖，目细长曲，面苍黑，有须，颇似关壮缪公（义史云：临阵时敌见一少年将持戟锐进，锋不可当，罢战，不知所往。众疑土神陈烈士之助，悉往虔祀。又见绯衣将三人登城指挥，敌惧不敢进，执乡人闻姓名，不知所对，远近皆传为神助）。二十八日炮击城北角裂公右臂受伤，左手握刀，又格杀数人。二十九日，外兵复攻北城，公命人纳大石一块，顷刻山积，甃石城一重于内。外知不可破，徙攻南城，一昼夜费火药万五千斤，城几陷。外兵乘势上，内力不能禁，因发炮猛击，伤数千人，积尸横野。外亦发炮攻之，炮回击，反毙其马步无数。有一将，张黄盖，高坐十方庵后，指挥间为炮所及，身首分为三。外兵惊，皆易服退，舁尸至由里山焚灭，失声大哭。

八月初二夜，周祥、金漏等四人复乘黑缒城烧外营，外兵忿甚，因四散杀掠。民不聊生，有先薙发赴营归顺者。城上望见，必怒詈。杨舍守备沈廷模，大敛民钱，赍牛酒赴良佐营，修款祈免一方死。良佐许之，给大清旗四面悬四门。廷谟披发乘马，游历各城，劝民速降。城上将发炮击之，遁去。

贝勒使人缓言来说，进旗四面，言城上易此，即不薙发，亦敕兵返。或斩四城首事者首，余悉不诛。阎公曰："宁斩我一人，百姓无罪，何可杀也？"议不决。因遣诸生朱晖吉，耆老王睛吾等四人诣外营，方缒城，外兵遽策马迎入良佐营，留饮款洽。良佐与晖吉等约曰："归顺后，誓不诛一人。令官上城，验即收兵覆命，恐老师无功也。"临别各赠五金，使历各营观队伍器械讫，约定三日定议。吉等入城立议主降，众不从。至期，外兵临城大呼曰："晖吉等安在？"备言留款赠金事，内立斩四人示之。复戒守。后吴军门督师至江上，宰牛与诸将誓，归顺后不许杀掠。王海防自恃居郡有恩信，临城招抚，内皆力拒不听。

初九日，再纳石甃城南，高于旧二尺。十二日，又甃北城。十三日，阎、陈二公给民间赏月钱，计至十七日止，百姓携壶觞登陴，分曹快饮。非诸生许用效楚歌作乐府《五更转》，令善讴者登高唱，和以筝笛箫鼓，其声悲壮。时四野皓月当空，清霜薄露，剑戟有声，忽闻鼓声发于城上，奏曲甚悲，外兵皆为之泣下。

越二日，外兵招降不已，北城誓死益坚，众意益决。贝勒从四十余骑登君山青龙庵，□相地形。城上望见，炮弩齐发，骑皆蹂践，贝勒仅以身免。因伏金陵守门大炮二十四于城隅（一船仅容一炮，一弹用铅铁十三斤），密作土笼，避城中矢石。将攻东城，机泄，移至东北隅。是夜，大雨如注，炮声不绝，震惊二百里。持至二十一日午刻，有红光一线，从土桥直射城中，城遂陷。

先是城上畏外炮猛烈，见其燃火，悉伏避垣内。炮声绝，周麾而登。外兵觉，遂从烟焰中蜂拥突上，出不意，众遂不支。城既破，大兵围之数重，禁不得出。北城人犹巷战杀伤数十人。善政桥蒋家巷居民多力战死。陈公引刀自刎，毁室焚骸。

阎公闻变，帅兵千人上马格斗，夺门西走，不得出，勒马巷战者八，杀伤无数，自度不济，踊身投前湖烈女祠前池中。良佐自言与公有旧，令必生致公，竟于水底被缚。良佐踞坐乾明佛殿，见公至，跃起两手拍公肩而哭。公曰："何哭？事至此，只有一死！"贝勒在县署急索公，公见之，挺立不屈。一卒枪刺公胫，血沸涌而仆。日暮，拥至栖霞禅院，院僧夜闻呼"速砍我"不绝口，心知是公，久而寂然。天明，公已遇害。有唯心上人，在围城中与公晓夜共事，公所纪《和众乘城略》一书，唯心以授黄子新。

二十二日，众犹巷战不已，大兵用火攻败之。城中骈首就死，无一顺从者。中书舍人戚勋举家三十七口自焚死，尤烈。其余多不及载云。

是役也，城守八十一日而破，大兵至城下者二十四万，攻城死者六万七千有奇，巷战死者七千有奇，名王骑将不与。盖计我朝死事者不下七万五千有奇，而吾邑城内外殉节被难者且数十万矣。

程璧先事出为僧，徐墅而死。黄明江为我朝购得，劫之北行，中道杀骑卒逃，卒死牖下。其余不即死者，兵炙其财而后戮之，妇女童子略为奴婢。二十四日敕兵北上，新任县丞卞化龙命舁尸至城外，焚瘗道旁，白骨如山积。

九月初，武进奸民入城搜劫，后又有恶弁指拒杀官军为名，敲骨炙髓，惨不可述。民间因讹言再欲屠洗，惴惴不敢入城。各官招抚勤切，不得已来归。薙发之夕，哭声遍野。

呜呼！方吾邑之未变也，得一良吏抚谕得理，可以无事，乃一言之激，遂致百万生民涂原膏草。伤矣！由今日言，势类螳张，愚同犬吠，亦何所济！由当日阎、陈二公慷慨守义于上，合邑士民甘心殉节于下，区区一邑，将举天下抗之，蔽遮钱塘南下之师，捍卫闽广新造之国，不可谓非竭忠于所事也！洛邑顽民，圣天子必乐得而臣之矣。

孤忠后录

[清]祝纯嘏撰　党明德整理

《孤忠后录》,一卷,明末清初祝纯嘏撰。记清初顺治三年(一六四五)江阴贡生黄毓祺孤身起兵抗清,被执后死于南京狱中的经过。黄氏起兵为清初政治史上影响颇巨的大事,牵扯到许多方面(如黄氏起兵时,"钱谦益命其艳妓柳如是,至海上犒师")。现据民国印本标点整理。

顺治二年乙酉,贡生黄毓祺,谋复故明。

毓祺,字介之,号大愚,天启元年恩贡,家住江阴东城内。守城之役,与友人参将张宿,上舍程壁等,歃血同盟,协力拒守。至八月城破,毓祺潜渡海,谋请兵于镇南伯。有僧浪仙,泄其事于武弁王珑。珑以邑人杀其家口,衔恨刺骨,嗾官兵火搜。毓祺赖先出,得免。因传檄四方,阴合同志;文云:"即如江上孤城,首倡人间大义。斩馘万计,固守八旬。□□棘荆,俯视敌人如草芥;弹丸□□,至今马骨如山邱。亦可见我非脆骨柔肠,必不可扶之弱植;彼非四目两口,必不可胜之雄师。特击乎顺逆之人心,与盛衰之士气。"时旧臣遗老,所在不靖。檄至,往往响应。

三年丙戌十月,广西永明王,改元永历。

十一月广东唐王改元绍武。

生员徐趋,袭江阴城,兵备道徐服远却走之。

毓祺晋归营葬,约众于八月十五夜,杀人兵备者衙门,然后再守江阴。薛纯知之,私以谋反首。中表徐趋拂衣起曰:"发不发,等死耳!宁制人,毋为人制!"侦知城中无备,遂不告毓祺,独以千余人袭之。时届黄昏,放炮太早。兵使徐服远赏月未卧,纠兵杀出,乃败;辟城远遁。明早毓祺闻变,心知趋所为,挺剑蹈海而去。其党又株杀二百余人,全家抄掠。

四年丁亥,楚世子监国于夔州。

黄毓祺起兵海上,谋复常州。

正月,毓祺纠合师徒,自舟山进发。常熟钱谦益,命其妻艳妓柳如是至海上犒师,适飓风大作,海艘多飘没。毓祺溺于海,赖勇士石负之,始得登岸。赋诗云:"可怜上帝□□□,自叹愚民与石顽。纵使逆天成底事,倒行日暮不知还。"约常郡五县,同日起兵恢复,聚众数万,屯武进白土地方,五鼓薄郡北城,放火烧门。知府夏一鹗、同知黄谋驰至。门将破矣,鹗领家丁数十骑,开门杀出,冲过吊桥,众皆散走。黄系投诚参将,改文阶,开门时,黄揽舆止之。鹗曰:"彼众盛,天明则势成矣!此时辨我多寡,不可也。鹗辽人,生长边方,故用兵如此。

此时城门洞开。徐趋固文士,不知兵。纶巾羽扇,驱兵至府署。署中出骑兵数人,挺刀逐之,众惊逸。自相蹂践,趋乃被执。趋被执,祺遁江北。吏执其子大湛、大淳、大洪,兄弟争死勿怯。

初,趋以小册注祺门下数千人。湛被执,对簿。吏根株羽党,遣役械湛归,搜名籍。湛检得,亟嚼而咽之,一无波及。

毓祺事既不就,而志不少衰,逃名潜窜,冀得将□□□。或名"张睢,"或名"赵渔,"或名"王梦白,"或号"太白行者;"甚至衣穿履决,乞食于市。至淮,索居僧舍。一日,僧应薛从周家礼忏,周闻知祺,延而馆之。周好道术,有神降于家,言祸福,颇应验。祺问之,神判云:"郁仪结璘,丽天在兹。重光重轮,赖君扶持。"周有子,颇好事,心喜其说。祺有部曲张纯一、张士儁二人,向所亲信。二人从武弁战(灵皋按:此字恐系误刊)名儒(灵皋按:本句疑仍有误刊,词意终不可通。姑识之,待考)转输实无所措。谋于名儒,将以祺为奇货。名儒故与薛有隙,得此为一网打尽计。于是首者首,捕者捕,祸起仓卒矣。

顺治五年戊子,下黄毓祺于海陵狱。

是年春,执毓祺见廉使夏一鹗,四月,下海陵狱。一鹗为常州府时,治徐趋之狱,尝垂涎于祺而欲未遂,后心艳武进杨廷鉴之富,欲借此为株连,祺不应。索笔供云:"身犹旧国孤臣,彼实新朝佐命。各为一事,马牛其风。"一鹗大怒,酷肆拷掠,诘以"若欲何为?"曰:"求一死耳!"七日,遂囚于广陵狱。

六年己丑，黄毓祺死于金陵狱。

祺豪于文，在狱中，慷慨如平时；题咏不少辍，落笔洒然，痛所志不遂，郁伊骚屑之情，溢于辞色。三月，移金陵狱，将刑，门人告之期，祺作绝命诗，被衲衣，趺坐而逝。

野史氏曰："按殉节录，则云戮尸；而相传则有人代死，毓祺后寿终。"

方狱之亟也，当事者欲以闻，江民恐再罹难，诸生汤林、徐时化、韩、方、沈五姓，泣跪县庭。竟日，令不能决。绅士曹玑委曲白诸上台，得邀宽宥，不复穷治；独大湛入旗为奴。野史氏曰："此事学使苏公铨之力居多，故邑人感激，建梅花书院以尸祝之。"

七年庚寅，烈妇黄周氏死难。

先是毓祺蹈海，长子大湛挈其妻周氏，避难于浙西严禹航家。湛间归，为捕卒所得，自问必死，乃书一诗与氏。该氏得书，惊恸；引带自缢。为婢妾所觉，不得死，遂束装谋归，曰："夫子性命不可知，我妇人，奈何泊数百里外求活哉?"严氏涕泣挽留，不能止。时浙东新破，闽粤拒命，清兵往来，纵横络绎。路无行人，督仆觅一鱼艇，昼伏夜行，水浆不入者数日，始达江上。家破无所归，依其祖母姨沈氏，日挑野菜，杂糠粃以充饥。而竭十指之力，以供夫之狱食者，未尝不精腆。盖十阅月而解去。

戊子四月。毓祺事败，氏知破巢毁卵之祸，将不旋踵。依栖亲党，必致累人。乃蹴居村舍，佃田数亩，与夫俱归；端居绝粒以待尽。饿七日，不死，遂复食。竭力操家政，一切编篱壅户锄瓜刈黍之事，靡不身先，不特亲操井臼而已。

己丑三月，毓祺死于狱，律当谪家属旗下。

庚辰四月，湛与其弟赴金陵，氏与夫生诀。自誓必死，复不食。第恐死于家，为里党累。不得已乃投老姑董氏家；人定后，径投宅后池中。漏二下，始觉而觅之，尸已浮水面。董氏多方救之，呕水数斗而活。天未明，捕卒驱迫，氏遽求死不得，闻人言，服金屑能杀人，喜曰："早知有此，何不悟哉！费我一夜熟筹！"乃扣质库，收董氏金钏归，屑三钱，服之，盘旋肠胃，痛不可忍，竟不死。抵暮，投湛故人杨廷玉家。廷玉闻之，甚悲。询氏求死不得状曰："金不赤，不得杀人，"乃脱内人指约双环，屑之以进，亦不验。然氏已阴置利刃于怀，以备万一之变矣。明早，太守坐堂皇，按册呼名，氏直立不应，举右袂障面，左手引刃自刎，刃入喉者二寸，流血冲涌而死。太守怛然失色，满堂大惊，是日也，日正午，如夜，众星灿然，阴风起于堂中，众以为精诚所感，好事者争醵金治木，将为发丧。明日，有持香烛来拜烈妇者；乃夜半，喉中气转，复生矣。太守笃钦义烈，许召领放归，具文申救 而廉使夏一鹗衔旧恨，移反严切，刻日趋上道。湛曰："吾固知吾妻必死，不意其能从容乃尔！"湛乃就狱。

野史氏曰："晞父子盖忠孝人，予读晞所为先府行略，未尝不哀其志。顾语多触讳，文亦不能大传，而遗志行(此字恐系误刊)尽，渐无有能举其姓氏者。悲夫！予传黄烈妇，乃牵连书之，欲令后世知有毓祺、湛名。"

氏之归江上也，负创，合户不求医药。或进鸭血，可解金屑毒。氏曰："祸深孽重，何以生为！"卒却之。无何，颈创复合，金屑竟不为害。越日，捕卒扣门，声息甚恶。氏闻之，徐步堂中。捕卒见之，不觉屈膝曰："今日之事，不惟关我辈(躯)(原本作"驱，"今依文意改正)命，郡县官抑且得罪！"氏直答曰："无恐，我决不累人。因觅舆返村舍，周历阡陌，谓老仆曰："比年地已垦熟，可少力矣！"检一衣授老仆曰："主人辞家，乏单衣更换。有北行者，即寄去。"遂召里胥捕卒。谓之曰："若辈少待！我死，可取结状以行！"言讫，从容合户，投环而死。

沈次山曰："毓祺一老儒，周氏一弱女子耳！卒慷慨从容，愈折愈厉，虽忠烈之性，天直使然，亦其所以养之者素也。考申酉之变，抱石者出于穷丐，进毒者见于贱娼，岂特老儒女子哉！"

野史氏曰："乙酉拒命，已属螳臂，然有说焉：严命驱迫，铤而走险，且联络苏州、常熟蜂起之师，蔽遮绍兴，福州新造之国，使中兴可望，安知不睢阳再见也？至丙戌之事，何为者哉？拒守之艰辛，屠戮之惨酷，皆所亲历。贼□已亡，顽民犹起。官商士庶，谁为同仇？器械城池，一无藉手，欲聚四方乌合之余烬，以成一时白手之奇功，事更难于前矣。"然有不敢妄议者：观题阎公死守孤城状后云："自古奇男子，抱刚肠可生可没；此心不二。事到尽头难措手；犹是竭忠尽志。岂不知天时人事：四顾茫茫，无可共矢孤忠？吾尽吾心耳。成与败总非计！"此亦可知其心矣！

说者谓毓祺才略盖世，忠义性成，家当半江城，知交遍海内。当时阎公、陈公徒以死守，无所展布，其意必不谓然也。所以城破不即死者，一点雄心，半腔热血，未尝发扬，不甘瞑目。迨至舟山战舰，适遇石尤；白土雄师，又成画饼。哀鸣铤鹿，势孤力竭，至此乃拚一死耳。此真知毓祺者矣。其词又云："聊凭一腔义愤，壮乾坤气；况是有生必有死？君恩原未报，问臣心，如是差无愧！"其言如是，不可谓之忠乎？

东南纪事

[清]邵廷采撰　崔玉华整理

《东南纪事》十二卷；清初邵廷采(一六四八——一七一一)撰。廷采字允斯，受业于黄宗羲，为浙东史学名家。该书专记南明唐王、鲁王及其臣下的历史，反映了南明抗清的一些重要史实。资料丰富，取舍谨严，为清初稗史中的上乘之作。有清光绪刻本和民国排印本等。本标点本据民国排印本标点整理。

卷　一

唐王聿键　弟聿𨮁、聿锷

唐王聿键，小字长寿，太祖第二十四子唐定王之后。定王，李贤妃出也，洪武二十四年封于唐，国南阳，永乐六年之国。子靖王，靖王无子，传弟宪王，再传庄王、成王，复无子，传弟恭王之子敬王。敬王继统三十余年，寿七十一，世宗时，屡存问。再传顺王、端王，端王之孙是为聿键。自定王至聿键凡九世，初封德昌王，父世子义，母毛氏。端王惑嬖妾，囚义承奉所，聿键方三岁，从之。稍长读书，能识大义，虽处内难，正志不挫。义为弟所毒，端王讳之，将传次子守道。陈奇瑜入吊，谓王曰："世子薨逝不明，若又不立其子，事必发觉。"王惧，始为聿键请名，立为世孙。

崇祯五年，王薨，键年三十一，嗣位。七年，流寇披猖，聿键念南阳要冲，而城痹薄，捐千金谋修筑，知府陈振豪弗授功，聿键以为言，崇祯帝震怒，逮振豪置理。聿键又援潞王近事，乞增兵三千人，设参将一，以陈永福充之，不许。八年冬，贼再犯南阳，上疏："臣府护一千二百人，近制以其半为开封班军，给抚臣以下繇使无谓，惟明诏念臣困厄，以全军见还！"报曰："南阳班军番直，祖制已久，朕不敢变。"时朝廷欲行宗室换授之法，陈子壮署礼部事执，不可；聿键贻书子壮，相驳难。其书称《说典训》，援据经传，皆有本，廷臣顾弗及知，特以为诸侯王尚气持异同而已。会子壮下狱，众口惜子壮者，辄以尤聿键；聿键亦薄公卿不足重，而争宗藩体统，劾总督卢象升不朝。其所建请颇多，群臣交忌之。

九年八月，京师戒严，聿键率护军勤王，汝南道周以兴止之，不听。至豫州，巡按御史杨绳武以闻，旨下切责。会前锋值寇，亡其内竖二人，乃还国，废为庶人，安置凤阳高墙。使者欲以槛车往，聿键自裁，不殊。至凤阳，守陵阉人求贿不得，墩锁困苦之，聿键不胜辱，病几殆，妃曾氏割股进，始愈。有司廪禄不时，资用乏绝。时望气者以高墙中有天子气，言于淮抚路振飞，振飞假赈罪宗入墙，见聿键，心独异之。聿键告吏虐状，振飞上疏请加恩罪宗，赡以私钱，且谪其吏之无状者。

福王初立，大赦，聿键出高墙，封南阳王，遣官送寓平乐，未行而南都陷。南阳王至嘉兴，前刑部尚书徐石麒，淮抚钱继登等请留监国，王不可。六月八日，潞王监国于杭州，王拜笺贺。越三日，大清兵至塘栖，潞王出降，瑞王、惠王亦自绍兴降。

初，靖鲁伯郑鸿逵邂逅王京师，相识。至鸿逵移军还闽，道浙河，王方至，户部主事苏观生、翰林张家玉等咸以王可济大业，与鸿逵奉王南行，诸臣慷慨交拜，矢奖明室，共请王监国。王览启悲恸，进衢州，收散卒得千余人。廿八日，朝见臣民于建宁。闰六月三日，次水口驿，驿吏具大舟，却之，乘民舟，不饰彩幔导，去鼓吹，民人聚观相庆。临驿廨朝谒行四拜体，王答二拜，赐坐。安南伯郑芝龙、靖鲁伯郑鸿逵、巡抚都御史张肯堂、闽广督巡刘若金、巡按吴春枝、户部侍郎何楷、大理卿郑瑄、左通政马思理、光禄少卿森铭鼎、四川按察使曹学佺、御史郭贞一，诸臣自南都来者，皆素服待罪，旨弗问。

时议课州县修宫，学佺曰："仁声俭德，王政所先，睿驾甫临，而先有兹举，不肖有司因而蠹民，无乃彰王过乎？"亟止之。王欲择户部尚书，咸举何楷，楷辞，王谕曰："往崇祯乙亥，孤阅邸抄，得侍郎掖垣诸疏，藏之中心，已非一日，古云：'临危杖节，必敢谏中求之'，其勿固辞！"楷乃受任。曹学佺陈三事：其一，福建正供悉贮兵饷，毋或滥支，以防不给；其一，礼成之后，即命郑鸿逵抵关，相度防守进取事宜，以闻；其一，禁游兵行剽，令旧军速招归伍以纾民。王曰："此海内宿儒也！"

命悉允行。

初七日，王监国于福州，祭告天地，设行太庙、唐国宗庙，用太牢，驾入城，居南安伯府。二十七日，即帝位，诏曰："朕以天步多艰，王室不靖，荷兹监国，已及经旬，四方怀风勤王之师渐集。方躬履行阵莫敢宁居，而文武臣僚，咸称涣萃之义，责于立君宠绥之功，本于天作，时哉弗可失，天定靡不胜。朕自顾阙然，未有丕绩，以仰对上帝祖宗。自临安委辔，尊攘无期，小大泛泛，有如河水，朕敢不敬承，勉从群望？爰稽载籍：光武闻子婴之信，六月即位鄗南，以是年为建武元年，诞膺天命；昭烈闻山阳之信，四月即位汉中，以是年为章武元年，立宗庙社稷。艰危之中，岂利大宝？亦惟兴义执言，系我臣庶之志；以今揆古，岂曰不宜？其以今年七月一日以后为隆武元年，奉天翊运定难功臣，次第进爵，稍俟恢复，裂土酬庸；宣猷守正文臣，亦进级；孝秀耆宿军民人，俱优给；所在山川鬼神，除淫祀不在典制者，皆遣正官精禋祭告，以明朕缵承基绪，为天下请命之意。"

先是张肯堂建议，如唐肃宗故事，以监国称天下兵马大元帅，俟复南京，然后即位。王尚犹豫，群臣多劝进，乃从之。以布政司为行殿，门曰行在大明门。驾自督府移跸，芝龙戎服前导，鸿逵以禁旅百官次扈从侍班鹄立，始闻环佩之声，及寅王御衮冕升殿，受朝贺，颁诏于各省府州县，大赦。是日，南郊大风，扬沙拔木，尚宝卿马惊，玉玺坠地，损其一角，人咸叹异。上唐国四亲帝后号谥，改福建省为福京，福州为天兴府，府学为国子监，百官俱称行在，论翊戴功。封郑芝龙为平鲁侯，郑鸿逵为定鲁侯，郑芝豹澄济伯，郑彩永胜伯，张肯堂为吏部尚书，吴春枝兵部尚书，周应期刑部尚书，郑瑄工部尚书，曹学佺太常寺卿。起蒋德璟、黄景昉、苏观生、何吾驺、黄鸣俊、陈子壮、林欲楫、曾樱、朱继祚、傅冠，皆为大学士。阁臣至二十余人，然票旨多王自裁，俱闲无事。或远未达，军国大政一委芝龙，行朝仰成而已。

是月，郑遵谦等起兵绍兴，进守钱塘，金声亦扼徽州，阻上江，由是闽岭晏然，藉以休甲。寻命芝龙兼户兵工三部尚书，开府天兴，坐见九卿，入不揖，出不送。

大清顺治二年，乙酉，七月朔，王下诏亲征，诏曰："朕痛念祖陵，闵兹万姓，中心摇摇，如在水火，择于八月十八日亭午祃祭，亲统六师，敕平鲁侯芝龙为御营中军，定鲁侯鸿逵为左先锋，尚赖文武诸臣，襄力效谋，有功者赏，朕不尔负。"命访求十六朝实录及古今遗书。谕行在日用以俭朴为本，有司不得背旨阿奉，违者以不敬论。敕司礼庞天寿，行宫中毋用金玉器，帷幔毋用锦绣浓花洒线，止用居常铜锡布帛。王长斋，日御便殿，见大臣，性好读书，手自披览，常丙夜不休。

南都之败，马士英奔浙江，潞王监国，时犹持故态，执黄道周章不下。后遇乱，跄踉□涕，落屣窜方国安营中。闻王即位，又谋入觐。郑芝龙雅善之，言士英不即北降，亟欲求立太祖子孙，罪可贯。下其议于朝堂，王出独断，传谕各关军将，毋纳士英。

初，王在州杭，访故臣于张家玉，家玉举黄道周，王曰："得此商彝周鼎，当为廊庙羽仪。"至是，道周自衢州入见，喜，称之曰："真名相也！"即日，晋少保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办事。王以家玉直起居注，家玉言："唐魏謩为文宗起居舍人，文无避讳，不令人主见。今陛下自待岂啻唐宗，臣愚亦不肯居魏謩下。"王嘉纳。家玉尝荐句容人何成吾、敏吾兄弟，天下奇才，乃心明室，且家近南都，可观衅；又句容知县宗室议漇，王心识之。及金声自徽州遣诸生戴明恩赍奏至，诏升声兵部侍郎佥都御史，巡抚池太徽宁。因授成吾总兵，敏吾为副，与声犄角，共取南京。敕成吾曰："兵行所至，不可妄杀。有发为顺民，无发为难民，此十字可切记也！"敕议漇曰："朕自许忠孝，为法受过，百折千磨。今为祖宗复仇，有进无退，宗卿朕犹子行，其克悉朕心，出险亨屯，助朕以助祖宗，于乎钦哉！高庙亦孚祐尔于无穷。"议漇成吾等结七十二村，聚众至八千人，卒不就，而徽州告急。

大清兵进建昌，命永胜伯郑彩出关援之。汀州大旱，斗米三百钱。王决意亲行，乃封弟锷为唐王，监国福州，某为邓王，协守都城。驾发芋江，父老遮道泣留，复止，郑芝龙沮之也。

是月，以副总兵施福守崇安关，命首辅道周出师江西。浙东诸将奉鲁王以海监国于绍兴。王即位诏至，鲁王欲守藩，大臣张国维、熊汝霖、陈函辉等，以为举足一动，义师星散，浙亡闽亦危，愿坚奉监国，以督厉将士。事成，入关者王。于是不受隆武年号。使者刘中藻，废然而返。王心虽弗能善，然犹藉钱塘为外屏，手书致鲁王曰："朕与王同气，共本圣祖，王无忘朕之焦劳，朕无忘王之危厄，一诚金石，岂惑浮词？当遣兵赴王，上报孝陵，王其爱玉体，以需天休！"

八月乙酉，以郑芝豹为前军左都督，赐总兵黄蜚玺书，令屯太湖，收兵联络三吴。庚寅，以黄斌卿为官义兵马招讨总兵官，帅舟师屯舟山，便宜恢取南京。王御门亲饯，百官郊送。壬辰，立妃曾氏为皇后。后性警敏，颇知书，有贤能声。每召对奏事，后于屏后听，共决进止，王颇严惮之。罪倡逃，辟邵武知府吴文炜，绞推官朱健，叙广信知府解立敬，铅山典史周寅生守城功。赣州告急，命上游巡抚吴春枝，移驻邵武；汀州总兵陈秀援建昌；参将周之蕃剿武平；以陈豹为防海将军，镇漳、泉、兴、汀、惠、潮；授南昌人罗大任少詹事，募兵恢南昌；黄云师大理少卿，募兵恢九江、南饶；赣州人曾应遴兵科给事中，募兵援赣州；遣张家玉监郑彩军，拓抚丘华，谢朝恩。

丁未，副总兵杨武烈，守备元体中复新城。命都御史杨文骢、诚意伯刘孔昭，分屯处州。王郊天南台，郑芝龙、鸿逵，皆称疾不出。何楷劾二勋不陪祭，无人臣礼，王赏其风裁。既而鸿逵扇于殿上，楷呵止之，楷告归，盗截其耳于道，诏追盗不得。时军兴饷亟，芝龙请于两税内五石预借银一两，民不乐从，反愆正供。以浦

城训导王兆熊为御史，督义饷，不输者榜其门不义，于是闾里骚然。芝龙又请括寺田，王不听。封芝龙子森为忠孝伯，赐姓名朱成功，总督禁旅，督师。何腾蛟自长沙，杨廷麟、万元吉自赣州，皆遣使奉表迎乘舆。大学士苏观生请先行，出屯南安。王幸雍祭酒赖垓进讲，三品以上官坐听，其余侍，圜桥观者济济。遣使册封桂世子由根为桂王。黄斌卿兵败于崇明，永宁王起兵复建昌、抚州，副总兵施福入戈阳。大清兵大举临广信、攻福，张家玉使洪旭，林习山救之。

是月，靖江王亨嘉称帝于桂林，举兵入梧州，执巡抚瞿式耜。赣州万安军乱。九月，两广总督丁魁楚围桂林，瞿式耜应之，执靖江王亨嘉，送福州，废为庶人，其党皆伏诛。论功封魁楚为平越伯，晋式耜兵部侍郎副都御史。焦琏、陈邦传等，加秩有差。亨嘉寻病死。王意不次用人，擢镇江诸生钱邦芑为御史，大学士熊开元争之不得已，而邦芑议开元，开元引退。又出内降，用王期升，彭遇飑、路振飞、曾樱皆言不可，乃已。

时粤闽之境，盗贼蜂起，汀州大饥且疫，兵民所在斗哗，兵疲饟匮，而出关之议，竟同筑舍，四国人心遂至瓦解。乙未，祭告天地太庙。丁酉，祃驾出洪山桥，祖饯郑鸿逵、郑彩授钺。是日，风雨昼晦，二将行数十里，仍疏称候饷，皆不行。庚子，曾后庙见，先一日，王遣官用牲预告只见之意，命勋臣芝龙行礼。丙午，大祀天地于南郊，命兵部主事徐孙彦颁诏于四方。擢浦城知县郑为虹御史，巡仙霞关，仍知浦城，命太仆少卿林兰友巡抚江西，谕之曰："江西憔悴于贪政久矣，卿往须破情格，以朕'先教后刑，先情后法'八字行之。又八字曰'小贪必杖，大贪必杀'。能行此十六字，始不负朕亲简耳。"设兰台馆，纂修《威朝实录》，以曹学佺领之。召闽县老人周良屏，问民疾苦。

冬十月，大清张天禄陷徽州，巡抚都御史金声死之。金堡奏言："福京倚新安为北门，而臣前至仙霞，见郑鸿逵方遣兵出关，臣度其驻三衢耳，不能长驱也。陷既四十余日矣，我师逗留观望，未有争先之气，新令日行，民心日变，异时以精兵数万仰而攻之，犹当徘徊于衢、严、饶、信之间，能保其必下乎？起义举人汪沐日奔走乞援，曲折素谙，不以此时卷甲疾趋，乃令偕叶向曜借兵借饷，待其集事，须五十日，大事去矣！四方望闽中之兵，如在天上，今兵力将心，臣已窥其大略。上江疑而楚豫断，新安去而三衢危，陛下即欲为王审知，岂可得哉？"堡数危言，王嘉其才气，而郑芝龙不悦，授礼科给事中，出监郑遵谦军。

大清金声桓会兵围抚州，永宁王告急，张家玉言："腹心之患在南昌，咽喉之患在徽州，既失徽则饶严危，失饶严则广信必不支，而崇关不能守，陛下大事去矣。兵贵速不贵久，贵合不贵分，我以待兔之愚，长彼蚕食之渐，坐而自毙。请急敕郑彩由杉关出抚建，分兵一捣南昌，一援饶州。再令黄光辉、曾德等，由江山直上衢严，袭徽歙，纵不能进，亦可自救。"诸将施福，陈梧等皆善家玉计，而彩久驻邵武，不肯出关，有诏切责，亦不从，家玉太息而已。

是月，李自成将贺珍击败，张献忠兵于汉中。

十一月十五日，监军张家玉退大清兵于许湾。家玉约陈辉、林习山、蔡钦，三道会许湾。夜入定后，火起，令坚壁，敢救火者斩，且搜暗处置伏。旦，兵果大至，四面突击，洪旭争先斩级，兵少却，家玉亲立阵前，督陈黄虎、李明忠、赵珩等出营大战，杀两总兵，获级四百，夺马四十匹，器械无算。午时，协将陈有功战死，大军合数万来战，矢如雨下，沿山举火，赤地震裂。大清将王得仁、邓云龙、侯天宠等，以书来招赵珩，令其劝降，众惶惑多偶语。珩惧互相疑忌，家玉执珩手，拔剑斫案曰："行间离我兄弟，我等益当戮力，为国吐气。军中敢疑谤者，有剑。"人心始定，然犹无战意。十五日，子时，家玉设高皇帝，关壮缪位，牵诸将泣拜，设赏金于前，使郭毓卿、李明忠、陈良、赵珩，分帅死士百人，伏谷中，遂拔大营走。大兵合一万来追，入伏，大军纷奔，家玉鼓噪回军，大破之。步兵五千殆尽，骑兵舍马渡河，溺死过半，抚州围解。论者以是役为福州战功第一。

家玉令都司黄瑛，赍蜡书间道奔入抚州，檄永宁王部将谢志良、阎罗、宋萧声、曹兑光等，乘虚袭老营，十六日，战于金坡，家玉夹击，大军死者五百余人，马死者三百余匹。营中妇女三百四十三人，就近亲戚归之。收其酒米犒军，得乡绅诸生书，悉令烧毁。

时大清兵所至令民剃发，而南军遇无发者，辄杀不问。难民因是多输牛酒，为间导，南军咫只不得虚实，饷导俱绝。家玉设小牌，免死，给与，难民欢呼，来归者千百人。奏请遣人分入乡落解散，有能收复州县者，即以首领官酬之。阵没陈有功、叶寿予，祭葬荫谥，立祠许湾。斩总兵逃者许象乾，俱报可。于是军政明肃，人始用命。家玉奏功俱归永宁王，诏俟恢复南昌日，即封亲王。

是月，鲁王劳军于西兴。拜方国安为大将，统诸营。十二月朔，日有食之。吏部郎赵玉成，与尚书张肯堂同籍江南，上言臣等生长海滨，请以水师千人，从海道直抵君山，袭取南都，以迎陛下。计陛下陆行期，同会于金陵。王大喜，命郑芝龙具艘，芝龙笑诺。会有言水师诸臣宜留其家口，以防逃归者，事不果。于是王决意亲行。是月六日，发芋江，命芝龙留守福京，制置兵饟，兼掌宗人府事。南平、古田县民，远馈酒米。封郑遵谦为忠义伯。前汝南兵备副使郁启，遣赵贵入贺，以启为总理楚豫提督军务讨逆安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诏辅臣黄鸣俊出衢州。东会王肃杲来朝。立春日，受百官朝，勿贺。

大清将张天禄，诱执大学士黄道周于婺源，生致南京，道周死之。是月，临安蒙白土舍沙定洲作乱，据云南，黔国公沐天波奔楚雄，定洲追之，天波走永昌。

大清顺治三年，丙戌，正月，王在芋江。初九日，夜雨雹如拳，唐邓二王及居守百官，行拜贺礼，不受。下诏以三大事自责，群臣俱戴罪。马金岭兵变，命路振飞往浦城安抚。都御史陆清源犒师浙江，鲁王使陈谦奉

书称皇叔父，不称陛下，王怒，下谦狱。郑芝龙与谦有旧，钱邦芑出芝龙门，而见亲于王，密奏谦为鲁心腹，与郑至交，不急除，恐变生。王斩谦，浙闽聘好遂绝。川陕总督樊一蘅，遣官入贺。交址日本，皆遣使入贡，并手册答之。敕上游巡抚吴春枝，简练壮丁。赐松滋、东会、滤溪、延津，四王春宴银。广东布政司汤来贺，浮海转饷十万，迁户部右侍郎。江西御史艾南英，劾来贺奸邪，不可信用，不报。

王出师，次于延津，拜泉州布衣蔡鼎为军师；召郭熹、陈秀、引兵赴建宁；命朱成功出永定关；江西巡抚刘广胤、都给事中曾应遴，招抚阎寇；以黄光辉兵败，贬郑鸿逵为少师，责郑彩戴罪；上游巡抚吴春枝罢，以吴闻礼代之；赐降将郝摇旗名永忠，玺书；赐大学士王应熊于四川假便宜举用大小文武官；大雨雹，册皇弟邓王长子琳渼为陈世子，从征视膳，中书官讲读，导以礼仪；加守金华兵部尚书朱大典阁衔，命与方国安和衷同济时艰。

十六日，郑彩逃入永定关，张家玉曰："新城永定，屏障福京，门户不可弃也。"彩怯，竟弃家玉逃入关，城中兵民皆窜。家玉与知县李翔，仰天恸哭，誓死不去。以乡兵二百人扼守新城，以亲兵百人战于城下，数十合，杀五百余人。大军马步围家玉三周，家玉中流矢，堕马折臂，气绝。都司林雄冒襆被入阵，杀一将，挟家玉还营，家人已遇害。王闻报，大怒曰："统兵大将，尽走入关，独令文臣陷阵，何以自解？"家玉乞骸，曰："臣得从八旬王父母，五旬父母生还相见，死无复恨。"优诏慰答。时阎兵在广昌，距新城二百里，家玉啮指血书请救。廿二日，阎兵至南丰，大清兵引退。

是月，沙定洲陷大理，蒙化，屠之。洱海道杨畏知起兵于迤西，定洲还围楚雄。

二月二日，王驻跸建宁，故　何吾驺入觐，以为首辅。闽饷不足，郑芝龙白，遣给事中梁应奇督运广东，奏劾稽饷者数十人，命逮问，亦草应，潮州知府杨球遂止粤界，不敢入。芝龙令抚按以下皆捐助，有官助、绅助、大户助。又从李长倩言，开事例大鬻官爵，部司道三百两，余百两；武扎数十两至数两。于是倡优厮隶，尽列冠裳，拜谒官府，鞭挞里邻。守令莅讼，两造皆称职官，侧立而语，互殴于庭，不可制。受害者延颈大清兵，谣曰："清行如蟹"，盖迟其来也。

晋张家玉右佥都御史，巡抚广信。制曰："尔许湾捷而建抚复，壮猷追允文采石之前，新城守而杉关宁，嘉绩在莱公锁钥之上。今者箭疮勿药，宗社赖之，尔其即日领敕长驱，誓于今岁拜我孝陵。"家玉陛辞，言："募兵制器，非一人一日可理，天下尽忠而且智，臣独忠而且愚，他日有急，陛下无以尹铎为少。"闻者悲壮其言。

先是，李自成已死，其党李锦、高一功等尚数十万众，因湖南巡抚堵胤锡请降。胤锡表闻，乞封锦等为侯，王难之。家玉及检讨蔡之俊合疏，言："曲突徙薪，事几不再，当乘其锐气，会捣金陵，勿令转合敌人，后悔噬脐。"遂封自成妻高氏为英淑夫人；锦左军侯，赐名赤心；一功右军侯，赐名必正；余皆封侯，军名忠贞营。攻荆州，将克，会大雾，赤心等方蓐食，忽救兵数万至，师大溃，胤锡急令杨国栋、张光翠分守沣州回子河，以固湖南。

晦，命辅臣傅冠及朱成功，督郭熹、陈秀等，拒大清兵于永定关。加谢德溥东阁大学士，制置义兵。张家玉目请募兵惠潮，王遣之。三月，夺郑彩永胜伯爵及黄钺赐剑。敕书命民被迫薙发者，竖义民旗自别白。命成功招集郑彩逃兵，毋令扰民。王将取道于汀，命募兵汀州。施福、林顺至建阳，以张名振为捧日将军，副黄斌卿，屯舟山。赠松江死事夏允彝、沈犹龙、章简、李待问、侯承祖等官有差。吴江吴易起兵于太湖，授右副都御史，陈子龙佥都御史，杨廷枢兵部主事。

廿四日，大清兵陷吉安，万元吉退守皂口，傅冠自邵武趋建昌，饷匮，后军不进，拔营归冠乞罢，不许。夏四月，金华行宫成，遣官迎驾。王谕近臣曰："靖义侯方国安，江上战功独多；勋臣刘孔昭，世臣中深明大义，辞公爵来归；科臣刘中藻，奉使开诏，挺然义形于色；勋臣郑遵谦，起义独先，诚心翊载；勋臣黄斌卿，虽未有恢复显功，而拒守舟山，相继进取。此数臣者，朕均倚为腹心手足，在廷，其体朕心，毋致嫌疑。"优诏晋贵州巡抚范矿右都御史。谕云南巡抚吴兆元，卿久镇滇强，无遗朕南顾忧。赠黄土隘死事元体中，李茂德等八人。黄斌卿袭杀副使荆本彻，夺斌卿伯爵。晋汤来贺，兼行在兵部右侍郎，便宜恢剿湖东。立三御营，以郭熹为镇武营，陈秀为威武营，黄光辉为勇武营。五日，王寿节，不受贺。用太牢遥祭二祖列宗，配以唐国祖宗。以程珣巡抚惠潮。

大清兵薄崇安、大学士蒋德璟自请行关诏责施福逗留，曰："与张家玉守新城，而郑彩逃入关，何异福退？死三尺曷若前向死敌？"德璟请告归泉州。六日，皂口兵溃，万元吉入赣州。故赣督李永茂，自南雄遣吴之蕃、张国祚，帅粤兵五千拔赣，赣城仓皇争窜，元吉欲斩其妾之出署者，人心乃定。

十七日，大清兵围赣州，元吉与兵科给事中杨文荐，悉力拒守，苏观生引所部退走南康。王念国家元气之削，由于靖难，命追复建文年号，立方孝孺祠，设姚广孝像于阶下。又追复吴王允熥，卫王允熞，徐王允熞，及建庶人封谥。册封赵王，命抚臣卢若腾就近行礼。擢袁彭年吏科都给事中，晋土司沐增太仆少卿，沐懿四川右布政，以劝义输。以总兵包象乾守汀州、籍石宁、建瑞，乱民之壮者为兵，汰老弱归农。遣黄兴施福守崇安、林顺、曾德守仙霞，岁满更番。水军都督周崔芝，遣人如日本乞师。

王即位一年，无尺寸功。群臣建议者众，兵尚书吕大器言："用人太滥，所用人又相援引，虐民丛盗，望治何由？"御史汤芬言："可发海师直捣吴浙。"主事吴钟峦言："首克南昌，选锋进取为上策。若舍此他图，关门一有骚动，全闽震惊矣。"王皆善之，而不能行。谕臣民曰："尔等立朕为君，志在救民雪祖，朕将暂至邵武，相

机出关。古人创业中兴，谁不危而后济？朕以‘宁进死，不退生’六字自誓，如有敢请驾回天兴及避幸广东者，立斩以殉。”

亡何，闽侯二县耆老诣延津，请驾回福京，王太息曰：“即位十有一月，日夜所思何事，岂得回銮？但恨在闽不能安闽，闽民不负朕，朕负闽民多矣。”建宁诸生请大驾再临建水，王曰：“朕进取之志甚锐，万无转跸之理。”郑鸿逵久顿兵关门，一日兵哗，误谓大兵至，徒跣弃军逃归，三日夜抵浦城，诏削其爵。芝龙则请闽饷，共需一五百六十万，王谕之曰：“卿兄弟拥戴朕躬，朕所委托，但国蹙民贫，钱粮止有此数，所奏即竭三省之力不足，从未有关篱不固，止于家门堵贼者，此理甚明。今议以兵三万守关，一万守腹，不复可增。若有别议旁挠，是波苍不助中兴，朕亦惟有退避贤路而已。”

王闻沙县寇患，诏蠲逋赋。是月，闽中地震。抚州陷，永宁王死之。以新抚、永安、沙县山寇隶陈国祚，受朱成功节制。兵部侍郎于华玉，以漳州兵入卫，至归化，不戢，士民闭城拒之。命华玉及罗登辅留止顺昌，张思道留止归化，俟驾来从行。敕曰：“朕痛两京沦没，全非寇敌之故，止因兵民相戕，致危宗社。今日仅此弹丸，冀资民力恢复；若复伤民，将促国脉。新兵未经节制，故哗，卿宜振刷，务令民安，毋徒忧谤。”

广西酋长农国琦破县城，逐知县，巡抚晏日曙讨平之，护国琦，传首。诏解散胁从，勿献俘，以示宽仁。遣礼部尚书黄锦往潮州，与新抚商度出赣。总兵曹志建劾阎兵将领张安，兵无纪律，有诏止安入关。土贼攻陷诏安，知县田树死之。仙游民变，檄总兵周仕凤速提兵援浙西。敕唐邓二王毋私受官民章奏，必由通政司封进，方不失藩王体，违者辅导官方士亮，何九云治罪。至于词讼，应归有司，通政司不许封进。再录平靖江庶人功，封浔梧参将陈邦傅为富州伯，赐平越伯丁魁楚铁券，赐西夷安承宗府名颁印，以劝来降者。

五月，诸军溃于赣州，大军锐甚，滇粤诸军先后至南康者以数万计，皆惴恐莫敢即下。杨廷麟自雩都趣张安、张琮、李元符，及各营兵四万至，赣江抚刘广胤亦自宁都募二千人至，俱以五月一日先后溃散，广胤被执，失士马器械无算。自后援兵益不敢前。苏观生退，次南安，大军分兵东围广信，王敕观生曰：“援赣兵将骄悍不驯，闻警辄思引去，似此无纪之兵，安能济事？雩都会昌诸邑，既可直达汀州，防围尤急，曩无一人议此何耶？偾军之将，罪之不能，呼之不前，如何为策？退守庾关，岂朕所望？其详度情形来奏！”敕监军御史陈赓曰：“前失吉安，起于乡勇引敌，他兵坐视不救，良可痛恨。滇兵战而不胜，犹愈不战而逃者，尔仍收合余烬，勿自困挫！”谕杨廷麟曰：“吉安失守，万元吉诸兵皆付一掷，今五月初一失机，此番功罪宜明。卿深惟善计，更图兴复，粤饷三万，与卿召募。但当作何约束，近民苦兵甚苦寇，驱虎进狼，绿林四起，当是统兵者之过。包象乾、张家玉毋得收聚凶徒，终成溃散。朕将前跸汀州，面议方略。”

广信陷，召罗登辅，谢祥昌兵入守长汀。大清兵至常山，敕朱大典、顾应勋马步兵入援。谕何吾驺曰：“田辟之兵，敢行溃叛，大安关外，复有失挫，卿其强山，为朕分忧。”徐孙彦使蜀还，陛见，具列王应熊、樊一蘅、李乾德、马象乾、米寿图、刘鳞长、王之瑞、万年策、郑逢元、刘泌、范文光、牟道行、田华国、莫宗文、曾英、杨赓、贾登连、谭谊等，戮力恢疆，奉扬王命。且言张献忠杀戮川民无孑遗，生民以来未有之祸，王为之挥涕。封方国安子元科为定中伯。以周崔芝领水师，为平海将军。和顺王慈爀言：“建阳百姓因大兵久屯，溪不敢渔，山不敢樵。”王曰：“如此何以聊生？”令兵毋入城，毋久屯，犯者以闻。

张安复姓名为陈丹，引兵迎驾，以为御营副总兵，寻令复出赣州从苏观生。以周损巡抚广信。召武冈守将刘承胤入援。遣抚臣刘中藻赈温州。永福雁湖寇乱，知县田楷平之。闻吴易战胜于太湖，晋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加陈子龙兵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复封黄斌卿威鲁伯。以施福为忠勇将军。命主事李言抚宁化清流乱民。潮抚刘国柱获潮阳贼首庄三权。琉球世子遣使入贺，贡方物。江西江黄各砦义师起。特用文臣守关：张调鼎、周道臣、赵秉枢守永定关；谢绍芳、周维新守大安关；黄大鹏、郑为虹守仙霞关。再发恤民库银一千，赈温州。王曰：“奇荒至此，千金之寡，安能遍活数十万人之命乎？”命抚臣卢若腾、镇臣贺九尧，速为设防，毋使瓯民重困。山寇入诏安城。

夏至，祭皇地祇宗庙，命福京太常寺行礼。简讨何九云进《尚书》，以其弟九禄为国子学正。星变，下诏修省，求直言。以李士琏为讨逆将军，晋太子太傅。设行在御营十标，以郭奇、陈天榜、熊和、王秀奇、陈文廉、方登夫，巢拱极领之。又遣林垐募兵于福宁。王谓左右曰：“延平地窄，朕不欲久居，俟虔南收拾，当即发也。”

时有传王欲幸广州者，张家玉在潮州，上疏曰：“天下形势，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建康又次之。下此则虔州一块土，尚属兴王地也。天下望陛下出江西，而忽传有南幸五羊之说，识者惧矣。驾出虔州，右连三楚左达八闽，后屏梅嶂，出两粤之粟，前跨章江南九，有建瓴而下之势，骑天下之脊而号召之，所谓六龙临江，勇气百倍，上策也。若暂驻雄州，可出江，则度庾关，下贡水，可出楚，则逶韶郴出衡岳，进止缓急由我，中策也。若入五羊，斯下策矣。宋景德间，契丹寇澶渊，王钦若江南人，请幸金陵；陈尧叟阆中人，请幸成都；臣五羊人，计应出此，独恐车驾日南，中原失望，不如寇准为卓见。高宗南渡，李纲、宗泽、岳飞等叠请还东京，而汪伯彦、黄潜善力阻之，卒有明州之难。宋之不延，由东迁失策也。高宗时，两河三吴皆无恙，纲等犹以去就争之。况今越在五岭，一失足则大事尽去，臣敢不以死争哉？虔城不减晋阳，万元吉不减尹铎，乞陛下必以为归。”王终未决。

赠黄道周为文明伯，谥忠烈，官其四子，妻封一品夫人，立庙福州及漳浦，镌其绝命词于庙门。

是月廿七日，浙东兵溃，方国安入绍兴，劫鲁王南奔。六月朔，大清兵入绍兴，鲁王自江门入海，方国安、方元科、马士英、阮大铖皆降。

大清大军至金华，大学士朱大典坚守不下。周藩、安昌王长子恭枵浮海来朝，封为安昌王。命刘孔昭严戢所部，毋犯瓯土，以著臣节。命福宁道王芋遣兵一千，出援温州。

福州宫工成，益郑芝龙岁禄五百石，荫一子锦衣千户。升湖广监军道章旷右佥都御史，提督军务。恢抚湖北严起恒户部侍郎，总理湖广钱法。张家玉招程乡贼黄元吉，降之。宁化贼黄通袭执兵部侍郎于华玉，苏观生兵溃于南安。赐异人薛通载号广济禅师，往海外征兵。赠张惟熊右都督，谥武襄。谕卢若腾、贺君尧，监守温州。加若腾兵部右侍郎，君尧太子太傅。王子生，大赦。福州乡试，取叶瓒等百余人。

十六日，大清兵入上杭，檄曾德还守仙霞关。赣州诸将及大清兵战于李家山，大军退屯水西。赐赣州改名忠诚府。加杨文荐右都御史。是月，沙定洲复围楚雄。秋七月，湖广都督张先璧、郝永忠合疏迎驾。黄元吉复畔，攻破永定，张家玉使贼党执斩之，复招降镇平贼陈靖之众十余万归农。

是月，大清兵破金华，朱大典死之，遂至衢州。副使秦应科内应，城破，守将张鹏翼及楚王、晋平王、乐安王，皆被杀，督学御史王景亮亦不屈遇害。

大清兵将度仙霞，金堡说上言："今日之势，诚能直走湖南，用何腾蛟之锐，竟捣荆襄，传檄中原，北方闻之，以为陛下从天而降，此上策也。移跸虔州，此中策也。并兵出关，背城一战，败不徒死，此下策也。若往来延建，观望经时，轻骑叩城，避不暇出，为无策矣。"王卒出无策。而郑芝龙间使约款于大清，尽撤施福等守关将军还安平。手敕遣中使邀之曰："卿稍迟，朕与卿同行。"芝龙不顾。由是大清兵平行入关。至建宁，守臣黄大鹏，郑为虹死之。

八月廿一日，王发延平，御营皆散，犹载书十车以从。至顺昌，闻大清兵已及剑津，仓皇乘马奔，从者何吾驺、郭维经、朱继祚、黄鸣俊。吾驺寻去，惟经奔赣州。王入汀州界，不知所之。曾后被执，自投九龙滩，八闽皆下。大学士蒋德璟、路振飞、傅冠、礼部尚书曹学佺，先后死。郑芝龙自安平降。是年十月四日，赣州陷，大学士万元吉、杨廷麟、兵部尚书郭惟经等死之。苏观生退保广州。

论曰：唐王宽明恭俭，亲亲尊士，循良爱民，而有抚绥大略。识张家玉之奇俊，崇黄道周之耆德，褒忠行义，结于至诚。闻江阴泾县力守见屠，曰："吾家子孙遇此二县之人，虽三尺童子，亦当怜而敬之。"每诫出兵，毋杀难民，伤促国脉。大小主客，文武众庶，恩勤和剂，咸出其肺腑，濒死无贰。待永明王以大公，谕群臣曰："大宗适自属永明，朕在此间，去永明千里，不暇相求，臣民敦迫，勉行即位。然行年四十，未耀前星，不审永明才度何如，良用关切。"此可见其义矣。惟制于郑氏，不获展尺寸。然两夺鸿逵彩侯伯，而谆谆谕芝龙和衷共功，消其亢慢。使臣以礼，隆世所难。使其遭际中兴岂必在令主下哉？昔贾生过秦，责子婴以不能救败，未为通达事体，唐王在位虽一年，而大江以南，骄将剧盗望风归命。此其关系国运，亦有由来。特月而纪之，使后来者得以考焉。

唐王聿𨮁，隆武弟也。乙酉七月封唐王，监国福州。隆武家法严，不以友爱故假借，尝敕王毋得私受臣民章奏，必由通政司封进，方不失藩王体。王甚率谨，在福州一年，未尝有过。福州既陷，王泛海达广州。时两广总督丁魁楚等已奉桂王，监国梧州，大学士苏观生不欲，曰："吾受大行厚恩，死无以报，今其亲弟在，何外求君？"遂与故相何吾驺、布政司顾元镜、侍郎王应华等，请王监国。十一月五日，即位于广州，以明年为绍武元年。命观生专理军国重事，吾驺、应华、元镜并入阁办事。是月，桂王亦即位肇庆。

大清将李成栋自漳汀入，陷潮州、惠州。十二月二日，广州总兵林察诱败肇庆兵于海口，杀总督林佳鼎，观生战胜而骄。十四日，成栋以十七骑晨袭广州，城中兵悉西出，宿卫尚万人，不及集，观生急召得百余人，大清兵下城击之，皆败走。王变服逾垣，走王应华家，不纳。寻缒城走洛城里，为成栋副将杜永和所获，安置东察院。成栋使人馈食，王不食，曰："吾若饮汝一勺水，何以见先帝于地下。"自缢而殂，自即位至是日，凡四十日。太仆卿霍子衡、司丛梁朝钟、行人梁万爵皆死之，观生亦缢。十八日，杀诸王之在广州者十六人，周王、益王、辽王，皆遇害。吾驺、应华降。顾元镜先椎髻，号于市曰："大清天兵至此，汝百姓今安枕矣！"成栋欲大杀广民，佟养甲曰："广民未迎战，请卜诸天，天雨者则止。"夜雷震，雨如注，养甲曰："天堕泪也。"乃止。犹大掠三日，谓之放赏，妇女多自裁。后二年，成栋来归，吾驺复入肇庆为首相。元镜以反正功，复擢用。

黄宗羲曰："唐桂之构，外惧方张，又生内变，苏观生之罪，又何逃焉？然观生受前王特达之知，其立后王也，与荀息之不食言，可以并矣。岂仅仅修魁楚之隙哉？若后王之从容遇难，所谓亡国而不失其正者，宁可以地之广狭，祚之修短，而忽之乎？"

唐王聿锷，亦隆武弟，盖绍武建号日封。李成栋陷广州，王得逸，率宗族去，依虎贲将军王兴于文村。兴事王甚谨。成栋归，桂王入肇庆，王奉表称贺。广东再陷，尚可喜累攻招文村，文村食尽重困。已亥，桂王入缅，文村始降。兴自焚死，王亦服脑子毙，卒不辱。

论曰：唐王兄弟三人，皆儒雅有君人之度，与他藩绝殊。惠宗之遭靖难，绍宗之当末造，皆关世运，非独一家之事。黄宗羲著《行朝录》，称："壬辰八月，刑部侍郎王虞石，自五指山至厦门，言隆武在彼为僧，赖垓、熊纬皆从亡。"信如斯言，何与惠宗相类耶？又云："建宁代死者为唐王聿钊，然则聿钊亦勇而知义。其有否未可知，要之宗臣多仁贤，则虽亡不亡矣。"又云："五指山敕使至，故臣皆不能决。癸巳二月，复遣使存问诸臣，

称离五指驻平远，将起兵。故臣乃具公疏，请敕验视，卒不可得。当传疑以俟后之考古有识者。"

卷　二

鲁王以海

鲁王以海，太祖十世孙。父寿镛，以崇祯十五年大兵破兖州，死焉。十七年二月，王嗣位，寻京师陷南奔。顺治二年乙酉四月，命移江广，暂驻台州。及郑遵谦等兵起，议推戴，而入浙五王，惟王最贤，乃选遣元老前兵部尚书张国维，迎王于台。八月至绍兴，即监国位。以分守署为行在，臣民称国主，诏称令，制称敕，群臣劝进，王固不许，曰："芟夷大难，须命世神圣，俟拜孝陵，择宗贤。"中外翕然，有中兴谊辟之望焉。

时浙东画钱塘江而守，号令所行，不出八郡。乃议列屯，以朱大典镇上游金华，方国安当七条沙，王之仁当西兴，郑遵谦当小亹，孙嘉绩、熊汝霖、钱肃乐当瓜里。日蓐食，鸣鼓放舟，登岸搏战，复柁还戍，率以为常。

议分饷，以孙、熊之师谓之义兵，食义饷；方、王谓之正兵，食正饷。正饷田赋所出；义饷劝输无名之征，实无饷也。户部主事董守谕，请一切正供，归户部核兵而后给饷。所谓义饷者，虽有其名，不可为继。户部主事邵之詹议：绍兴八邑，各有义师，专供本郡。宁波给王之仁，金华归朱大典，五府归方国安；方、王不可。计浙东田赋六十余万，悉给方、王。义师听自措饷，正供不及焉。

署官爵，国维、大典、宋之普，俱东阁大学士。国维赐尚方剑，督师江上。汝霖、嘉绩、肃乐、右佥都御史，并加督师，然实无权。起章正宸吏部左侍郎，署部事，李自春户部尚书，王思任礼部尚书，余煌兵部尚书，张天郁工部尚书，陈函辉吏部右侍郎。封国安镇东侯，之仁武宁侯，衢州守将张鹏翼永丰伯，郑遵谦义兴将军。

议谥号，上皇太子曰悼皇帝；福王曰赧皇帝；潞王曰潞闵王。未几，起方逢年为东阁大学士，朱之普罢。

是月，国维复富阳。金堡、姚志卓起兵复余杭。余杭寻陷，堡渡江来归。国维命志卓守分水，又复于潜。汝霖以五百人渡海宁，转战数日夜，至乔司，士卒略尽，乃还。

王虽谦仁，少威断。初立之日，张国维首疏参马士英十大罪。士英惧，不敢入朝。与阮大铖俱匿方国安营中，阴败国事，不能执而诛之，以此赏罚尽失，士气衰沮。而文臣建义者多不知兵；郑遵谦唯畜优伶，殊无定志；义旅乌合市贩；原设营兵卫军，皆隶方、王。国安及其子元科，尤悍戾，日与朱大典构隙，拥百练之卒，不肯进取杭州。士大夫沿习承平，求官乞荫，涂巷之内，半腰犀玉，至有以白石充之。时人语曰："带何挺挺，白石鄰鄰。"其子弟方髫龀，绣衣冠佩，传呼道上，又为之语曰："痘儿哥，痘儿哥，横街骑马谁敢何！"故巡抚田仰来自淮扬，与遵谦争饷，哗于朝，仰将李士琏拔刀斫，遵谦奔殿上，呼："救我！"太监客凤仪助仰兵巷斗，遵谦脱归小亹，王遣廷臣解之而已。

其秋饥。浙东大水，漂沉民舍，越人衣食于舟。征调既烦，皆沉舟束手。军人沿门供亿，搜牢勒输，文武官符票一日数至，奸宄乘时报复，民始离怨。

七月七日，海宁陷，守将俞元良死之。八月，参将姜国臣复入守海宁。故总兵汪硕德，集兵双林，来告，使移札塘栖。会唐王即位福州，诏至，众议开读，熊汝霖持不可，王意不怿，下令返台州，人情惶惑。张国维星驰入郡，上疏福州，言："逢国大变，凡高皇帝子孙民吏，当共同心力，事成，入关者王，监国退居藩服，礼谊诏然。今遂南拜正朔，事势远不相及。唇亡齿寒，悔弗可追。臣老矣，岂若朝秦暮楚之客哉？"疏出，议始定，闽使废然返。

然是时，江楚、西蜀、两粤、滇、黔，皆受唐王诏朔，独浙东以监国在先，义旗分竖，不宜降屈，天下多不直鲁王。后金堡入闽复来，上启力争，以为："更始称尊，刘縯止居大司马之位；湘阴继统，刘崇亦守节度使之官。縯岂甘以贤让不肖，崇岂甘以父让子哉？恐一家之中，有二天子，即外患得以相乘也。殿下以侄事叔，则今上既非湘阴；以贤事圣，则今上并非更始；即上表称臣，拜疏迎驾，岂遂为屈已乎？两大相抗，必至于离；两离相厄，必至于败。使敌国得乘瑕观变，坐而收渔人之效，恐文武诸臣，不得辞其责矣。《诗》云：'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今当御侮之时，自启阋墙之衅，窃为殿下惜之。殿下诚能息群喙以奉一尊，异日光复二京，只谒寝庙，今上之功，不过汉光武，而殿下之德，乃过于周文王。厚实不亏，而翰名烂焉。即今上亦安能屈殿下哉？"不听。令旨法司究问，陈函辉密启请杀堡。堡亡奔衢州。

十月壬辰，方国安及大清兵战于江，张国维引步军继进，追北至草桥门，大风雨，火炮弓矢不得发，乃收兵。大清兵营木城，沿江以拒南师。徽州陷，上江告急。是月，遣使招杭州义旅，陈万良、姚志卓复余杭。十一月，王出郡城，临江劳军。晋方国安荆国公，王之仁宁国公。赏倡义者，特封郑遵谦义兴伯，刘穆威北伯，熊汝霖、孙嘉绩晋兵部右侍郎，诸营皆受国安节制。十二月，还郡城，颁明年鲁元年大统历，铸大明通宝。

大清顺治三年丙戌，春正月朔，鲁王御殿受朝。遣兵部尚书柯夏卿如福州聘，唐王深自抑损，手书报王，言朕无子，王为太侄，和衷协力，共拜孝陵，朕有天下，终致于王，取东浙职官，均列朝籍，转饷十万犒师。王意终不囗，发敕封郑芝龙兄弟为公。于是唐王大怒，囚使者裘兆锦、林必达，斩陈谦，浙闽竟成水火。

二月，叛将张国柱劫定海，总兵王鸣谦入掠余姚，其部曲长邦宁掠慈溪，绍兴戒严。进国柱胜北将军，始返定海。总兵陈梧败于嘉兴，航海掠余姚，知余姚主事王正中击斩之。三月朔，郑遵谦，王之仁退。

大清兵于江中，张国维督诸军渡江，南军稍振。会

福州诏使陆清源至江，分饷不平，兵哗，马士英唆方国安斩之，且出檄数唐王过，国维曰："祸在此矣！"是月，威宗大祥，王率群臣朝堂，哭临，军民缟素。王正中率兵渡海盐，复澉浦城。

五月，方国安叛，劫王南奔，大清兵遂渡江。兵部尚书余煌、宁国公王之仁、兵部侍郎陈函辉、太仆少卿陈潜夫，皆死之。时南军久屯江上，无功，气势日蹙。而大清贝勒统大军至，各营西望心碎。是月廿七日，江涸，北人试马，用大炮击南营，碎方国安军灶，国安遽遑扰，曰："天夺吾食。"夜，拔营趋郡，劫王南走，侍御狼狈。是日，学使者方坐试院较诸生，仓卒掷笔研窜，军人腾藉，流踣于道。诘旦，江上诸军闻报，俱溃。孙嘉绩、熊汝霖、郑遵谦、钱肃乐、刘穆各引所部兵入海。越三日，大清兵始渡江，余煌开郡城九门，纵军民出，自正衣冠赴水死，前后死节甚众。

六月二日，大清兵入绍兴，张国维恸哭曰："坏天下事者，文山叠山也，一死而已。"及收散卒，追扈，及王黄石岩。国安断所过桥，用马士英计，将执王以降。会守者病，王得脱，自江门入海，命保定伯毛有伦扈。世子，张妃由定海出，为张国柱所劫去。国维归，死义乌。国安、士英、及阮大铖、方逢年，皆诣大清军降，已，皆斩于延平。

大清攻克金华、衢州，朱大典、张鹏翼死之。是时黄斌卿在舟山，兵食殷足，石浦守将张名振，奉王往投之，不纳。王舟泊外洋。福州既破，永胜伯郑彩亡入海，以舟师迎王。十月丁酉，发舟山，如厦门。郑芝龙使彩执王献贝勒，彩以南夷貌类者服王冠服，居舟中，谓其人曰："事急则缢死以示之。"会芝龙去，乃已。朱成功兵起，仍奉隆武年号，大会厦门。王于是改次长垣，以明年为监国鲁二年，海上遂有二朔。其冬，桂王即位肇庆，寻奔广西。

顺治四年丁亥，正月，鲁王在山盘，以熊汝霖为相、晋郑彩建国公、郑遵谦义兴侯、张名振定西侯、杨耿同安伯、郑联定远伯、周崔芝平北伯、阮进荡北伯。崔芝复海口镇东。二月朔，壬申，克海澄。明日，攻漳平失利。又明日，大清兵救海澄，南师退入于海。丙子克漳浦，以闽人洪有文为令，五日而陷，有文死之。四月，海口陷，守将林籥舞、赵牧死。周崔芝退保火烧屿，六月，攻漳州。七月，王亲征，次长垣。会郑彩、周瑞、周崔芝、阮进之师攻福州，败绩。郧西王起兵复建宁。八月，王克连江。十月，长乐、永福、闽清，皆下，罗原知县朱丕承、宁德知县钱楷，皆以城降。

晋马思理东阁大学士、林正亨户部尚书、钱肃乐兵部尚书、沈宸荃工部尚书、余飏左都御史、刘沂春左副都御史、吴钟峦通政使、林嵋吏科给事中、黄岳吏部郎中。

初，唐王隆武时，大学士刘中藻，以忤郑氏去。吏部主事林垐解官，募兵得千人，阻于郑氏，郁郁失志，散兵入山，制棺一具，书大明孤臣之柩，以待死。兵部侍郎林汝翥亦隐居。闻王至，皆起兵。中藻攻福宁，州守将涂登华以城降；垐，汝翥合军攻福清，垐阵没，汝翥不屈死。是岁，即桂王永历始年也。

顺治五年戊子，正月，鲁王舟次琅琦。有传言唐王未死，或云在五指山为僧，议遣使访迎，又议为思宗发丧。同安伯扬耿及大学士朱继祚攻兴化，大清守道彭遇飏，使守将出战，而登陴，立明帜以城降。

大清将金声桓部将郭天才来归，郑彩杀大学士熊汝霖、义兴侯郑遵谦于琅琦。晋钱肃乐东阁大学士，自王入闽，先后降克得三府、一州、二十七县，皆不能守。于是给事中林嵋，守道汤芬死兴化；大学士朱继祚、知县都廷谏死莆田；给事中郑正羲、御史林逢经死永福；御史王恩及死长乐；守将王祁死建宁。王移次沙埕。余姚人王翊起兵四明，遥奉鲁王年号，破上虞，前翰林学士张煌言，聚兵平冈以应之。御史冯京第如日本乞师。冬十月，马思理卒，以沈宸荃、刘沂春为东阁大学士。十一月，王舟退壶江，钱肃乐以忧卒。是年，大清将金声桓、李成栋，以江西广东来归，桂王复至肇庆。

顺治六年已丑，正月，鲁王舟次玉环山，张名振自石浦来朝。三月，王翊徇。奉化退大清兵于河泊。大清兵围刘中藻于福安，中藻食尽，不得出战，为文自祭，吞金死。城陷，部将董世尚等数百人，皆死之。闽地尽陷。浙遣臣南来者，多为郑彩所害，彩亦帅麾下弃去。张名振、阮进迎王还浙次于南田。

秋七月壬戌，至健跳，从者大学士宸荃、刘沂春，礼部尚书吴钟峦，兵部尚书李向中，兵部侍郎孙延龄，职方郎中朱养时，户部主事林瑛。每旦，朝于水殿，钟、峦如立治朝；所至试秀士，入学，率以见王，襕衫巾絛，拜起秩秩，观者感叹。鹿颈屯师王朝先来觐，封平西伯。

壬午，大清兵围健跳，阮进拒却之。九月，命名振、进、朝先、会师讨斩黄斌卿。王移跸舟山，以参将府为行在，建太庙府东。进张肯堂东阁大学士，朱永佑吏部侍郎。遣阮美如日本乞师。是年，李成栋、金声桓、何腾蛟皆败。大清尽取湖南、江西。朱成功使陈士京朝肇庆，闽海始用桂王年号。

顺治七年庚寅，正月朔，鲁王在舟山谒太庙泪下，谓辅臣张肯堂等曰："昔高帝起布衣建业，先帝忧勤沦陷，闵予小子，播迁无地，不能保浙东数郡，以延庙食，是以痛心。"诸臣皆泣，顿首待罪。二月，王翊来朝，除兵部左侍郎。夏，张煌言来朝，晋兵部尚书，留备侍从。八月，翊复新昌，拔浒山。大清兵分道入四明，翊避入海，冯京第遇害。九月，张名振袭杀王朝先，并其兵。是年，郑彩为朱成功所败，具表请援。张名振、阮进、周崔芝，击彩余众，破之，彩还走厦门，归成功。

冬十一月，大清兵陷桂林、广州，桂王奔南宁。

顺治八年辛卯，正月，鲁王在舟山。秋，王翊溃于四明。大清将陈锦合军攻舟山，定西侯张名振、英义伯阮骏、兵部尚书张煌言，奉王先出奔闽海。荡北伯阮进迎战于海门，死之。裨将金允彦，缒城降，脔其子传示四门。

大清试舟海口，南师以三舟突阵，获楼船战舰，馘

十余人，纵归，大清师将退。八月丙寅，天大雾，大清师悉抵螺头门，守陴者方觉。安洋将军刘世勋，都督张名扬，以精兵数百义勇数千，背城力战，杀伤大军千余人。九月丙子，城破，宫眷投井死，指挥李向荣、朱起元等，犹率兵民巷战。大清师相谓曰："吾兵南下，所不易拔者江阴、泾县，今舟山而三耳。如两京易取也。"

礼部尚书吴钟峦居普陀，闻变，毅然曰："吾从亡之臣，当死行在。渡海入城，别大学士张肯堂，为高座文庙庑下，命仆举火。肯堂阖室自经。执吏部侍郎朱永祐，令剃发曰："吾发可剃，宁俟今日！"斫其肩死。兵部尚书李向中，居艰庐墓，购得衰绖翔武，就溪流受刃。余死者通政郑遵俭，兵科董志宁，郎中朱养时，主事林瑛、江用楫、董玄、朱万年、李开国、顾珍、顾宗尧、杨鼎臣，中书苏兆人，工部所正戴仲明，锦衣指挥王朝相，内官监刘朝定，西参谋顾明楫，诸生林世英，暨妇女厮仆，或刎，或投水火，死节之盛，为中土所未有。十一月，王舟泊南日山，夜遭风，失大学士沈宸荃。进次嵩头，朱成功自厦门来谒，称主上，自称罪臣。从者泣曰："成功卑王矣！"王处之泊如，成功故不奉王，送金门千户所，月节进银米，致戕移名振屯嵩头，煌言屯鹭门。

顺治九年壬辰，正月，鲁王在金门。成功使名振总师北行，逼金堂，望祭舟山死事者，将卒皆哭。进至崇明沙，登金山，大清江南北戒严。是年，桂王至安龙，西宁王李定国克桂林。

顺治十年癸巳，正月，鲁王在金门，始自去监国号。冬，名振复及煌言北行，败大军于崇明之平洋沙，杀伤颇众。其年，郑彩死于厦门。

顺治十一年甲午，正月，王在金门，名振再人镇江，抵仪真，还逼吴淞关，遣使致启献捷。

顺治十二年乙未，正月，鲁王在金门。有敕使自安龙来，命王监国。冬，成功遣阮骏，陈六御围舟山，大清将巴臣兴举城降。定西侯张名振薨。是时成功以计力并诸镇，缓于攻取，有自王意。宗藩皆受屈辱，王不免饥寒，出无舆导，至以名刺投谒。宾旧张煌言、徐孚远，避形疑，不敢人朝王寄食郑氏如家人而已。至名振遇毒，王闻，垂泪，几废寝膳。

顺治十三年丙申，正月，鲁王在金门。桂王如滇都。六月，大清兵围瀚洲，成功令平其城，至南门，得汤信公和埋碑，载成毁年月日。八月，舟山复陷，阮骏，陈六御死之。

顺治十四年丁酉，三月，鲁王在南澳。孙可望反贵州，降大清。

顺治十五年戊戌，正月，鲁王在南澳。滇都使者道安南，来厦门，授张煌言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徐孚远随使入觐，不至，自广东降大清。是年，大清吴三桂入四川，别将入贵州。

顺治十六年已亥，春，成功迁鲁王于澎湖，桂王出奔缅。大清尽取云南地。夏六月，成功北举，克镇江，围南京，张煌言先驱，抵芜湖、徽、宁、池、太诸郡皆下。秋，大清将梁化凤袭破海师，煌言亡归台州。

顺治十七年庚子，正月，鲁王自澎湖抵金门。先是，成功溃归，问降者曰："南京何以不降?"曰："不闻说起明皇帝，故不降耳。"乃迎鲁王归金门。

顺治十八年辛丑，正月，鲁王在金门。会大清迁界，岛上饷绝，成功取台湾，宗藩从徙家焉。冬，桂王被执。

康熙元年壬寅，延平王朱成功薨。世子锦嗣，称招讨大将军。部曲携畔，多出降大清者。张煌言移壁沙埕，三启致金门，略言："去冬缅甸内变，致宗室职官，无一得免。惟吉王自缢以殉。而晋王李定国入洞邬，巩昌王白文选亦遁深山。臣闻变之日，肝肠寸裂，追惟我太祖高皇帝圣德神功，岂意后王祸等徽钦，辱同怀愍。臣以为延平藩王，必当速定大计，以伸大义，而至今寂寂。道路遥传，又有子弄父兵之事。臣中夜徬徨，恐穷岛孤军难与相守。即今浙闽广各有招抚二人，解散海上，若不先事豫图，则报韩之士气渐衰，思汉之人情将辍。臣惟有致命遂志，以了生平。独念主上旅羁岛屿，与闽海存亡相倚，万一变生肘腋，退无所往，有不忍言。臣自顾力微，既不敢轻为迎驾，又不敢辄行趋扈，计惟在闽勋镇正在危疑，不若急用收罗，以资拥卫。然后速正大号，传檄省直，刻期出师。虽强弱县殊，利钝莫必，而声灵宣布，响应可期。兴灭继绝，端在主上诏书一道，惟主上密与宁靖王及诸大臣谋之！"王览启悲恸。是秋，复遣御史陈修，赍敕至煌言营。

康熙二年癸卯，秋，大清大举攻金门、厦门，郑锦战不利，退守铜山。十一月廿三日，王殂于金门，东葬台湾。张煌言遣官致祭，表文有曰："穆王驾骏以来归，已孤此愿，望帝化鹏而犹在，莫慰余思。"海外闻而哀之。十二月，金门、厦门皆破。明年甲辰，煌言亦被执，死杭州。又十年，癸亥，大清兵入台湾，郑克塽出降，宁靖王术桂死之。鲁世子及宗室皆北迁，分屯田河南。

论曰：野录称何吾驺被唐王之召，道出南雄，问同知李世辅曰："君闽人也，闽遂兴乎?"曰："可也！来兵虽劲，皆辽土、燕齐人，及左良玉、刘泽清降卒耳，何遽不相胜乎?"曰："然则东晋南宋乎?"曰："未也。东晋自永嘉后，诸国相吞，百年未定。王导、谢安乘其闲暇，宾礼贤士，修安和宽简之政，卒亦不能驾贺循纪瞻辈，与刘石急雄长，今岂能为东晋之闲暇？南宋有韩、岳诸将，百战守御，宗、李、赵、张，弥缝补苴，故金人屈就和议，宋以苟安。今跼蹐闽中驾驭不远，欲为南宋，岂易言哉?"曰："然则驻虔乎?"曰："其次也，实亦置之危地而后安。汉高不据关中，终难灭项；太祖不战鄱阳，岂能驱元？以备亮之才，退保益州，终不能越祁山寸武。况八闽泽国，无瞿剑之险乎?"曰："鲁藩逼近金衢，将为梗乎?"曰："是所为中兴之藉也。恨岷蜀诸藩，不悉倡义西北耳！兵势有分合，彼合亦利合，彼分亦利分。今闻全力取山陕，而分兵取江南，我不能分而御之。使诸藩人自为战，疆自为守，即令为钱镠，为窦融，亦仅为圣主驱除难耳。汉追楚至固陵，而信越不会，乃从张良计：捐齐与信，捐梁与越，此高祖之大度，所以成帝业

也。今举朝不惟薪胆仇雠。而聚谋蜗角兄弟，是倒施也。"后祸败竟如其言。鲁王才望远逊唐王，而孤军扼守钱江，南蔽闽广，亦讫一载。其后桂王声教不及，东南赖穷岛扬帆，犹系江南义士之气，故特进而记之。

卷　三

黄道周

黄道周，字幼元，福建漳浦人。幼孤好学，穷微极博，天启壬戌成进士，授编修，充经筵展书官。故事，展书必跪，膝行数武。道周独谓膝行非礼，平步进，监侍骇愕，魏忠贤连目摄之，不动。归，读书白鹿洞，躬执薪爨，天下士大夫高推之。威宗即位，起原官。崇祯庚午，主浙江乡试，迁右中允。会大学士钱龙锡，以袁崇焕事下狱，史𡐓等必欲杀之，主之者周延儒，廷臣无敢讼冤者。道周上疏曰："秦汉而下，宰相有犯，坐请室不过数日。非大逆，或裁或原，人主未尝不为引痛。今累辅所坐，为罪督攀援耳。昔辅臣高拱，尝以边功得荫锦衣，辞曰：'身未临强场，而受上赏，即一旦有败，何所逃诛。'臣疑其言不忠，由今而观，实为先见。汉武帝决意空幕南，心疑丞相坠北伐之师，一旦破法而戮刘屈牦；世宗决意弃河套，心疑开隙挠修玄之事，一旦破法而诛夏言。此二子者，皆生值明时，无故身伏斧锧。今东强之图，未有定算，恢复之计，上下持疑。未有一男子据鞍而斫，骑墙之见者，独断然快意于一累辅。累辅既无敛棋引杯之致，廷臣又无蹴刍齿马之嫌，遂使三台灰溺于贯城，斗柄销光于理势。每见衣冠相语以目，不曰：'安敢言'则曰：'那得归'天下人心，衰飒如此，谁复挺脊梁担安攘之略者乎？陛下御极以来，辅臣坐重谴者九人矣！一代之中，有几宰辅？而三年每降愈下至此！"疏入，上感动，延儒意亦释，龙锡竟得出戍定海卫。

五年，孔有德反登州，连陷州县，而温体仁当国，专辅上以法律，益为廉谨取媚。凡事蒙蔽，兵政怠弛。道周精易数，故以《易》谏。言："《易》以天道为准，以《诗》、《春秋》推其运候。始春秋元年已未，加五十有五，得周幽王甲子。其明年十月辛卯，朔，日食。以是上下中分，二千一百六十年，内损十四，为洪武元年戊申，为大明资始。戊申距今二百六十四年，以乾屯需师别之，三卦五爻，丁卯大雪，入师之上六，是陛下御极之元年，正当师上六。《辞》曰：'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凡《易》一卦直六十七年一百五日，一爻直十一年七十七日。今历十分之四矣。陛下开承之始，曾未四年，士庶离心，寇攘四起。往者敌去遵永已六七日，而叙收复者以为千古奇功；近者贼破山东已六七县，而护叛帅者以为不犯秋毫。凡小人见事，智恒短于事前，言恒长于事后。不救凌城，谓凌城必不可筑；不理岛民，谓岛民必不可用。昔有夏胤征、仲尼所录，向成去兵，丘明非之。臣以为正功之道，在乎定命；乱邦之戒，止乎小人。小人用即无寇贼，亦足以致乱；小人不用即有外忧，亦足以致理。人主之学，一以天道为师，则万物之情可照；断事一以圣贤为法，则天下之材具服。二年以来，以察去蔽蔽愈多，以刑树威威愈殚，亦反申商归周孔之秋也。臣考自丁卯大雪，至戊寅春分，凡十一年余七十七日，皆在师上六。'勿用'之防，诚不可已。"传旨明切更奏。

道周言："明切之要，莫若用君子，去小人。自庚午以来，为边疆之案以陷君子，为科场之案以寻私怨，其绪余为参罚催科。在宋人一看详条例之司，诸臣倚之当匡襄之务。宋儒言：'边帅之才，当于廉干有识中求之。'又云：'直言敢谏之士，即杖节死义之臣。'万历末年，如邹元标、赵南星等二十余人，废弃廿年，酿成门户之祸。今又取搢绅有器识者，举网投穽。知其为小人，又以小人矫之；知其为君子，又以小人参之。天下事尚安望有成功哉？"因论马如蛟、毛羽健、任赞化等被谴，而荐惠世扬、李邦华、梁廷栋可大用。末云："昔苏轼临行，求陛辞，不得，上书言：'极泰之世，小民皆得上通；极否之世，近臣不能自达。'臣今虽乞枯骸，犹荷明问，死且不朽。"坐削籍出都，为卫士凌辱，作《重生诗》。至杭州，诸生筑大涤书院于余杭之洞霄宫，从讲学焉。

归庐墓者三年，以原官召迁左中允。时五日内系两尚书，道周上书请慎喜怒，以回天。再应诏，言："天下神器，为之有道，簿书刀笔，非所以绳削天下之具也。古者圣人设为礼乐，以治方内；设为征伐，以治方外。礼乐不足以治其内，始有缧绁缨牦，缠于君子；征伐不足以治其外，始有揭竿裂帛，起于小人。共工伯鲧，身亮天工，使水土不治，人民不安，虽神明之胄，不保幽羽之戮。今陛下宽仁宏宥，盖有身膺重寄，七八载罔效，尚拥权藉自若者。天下巉险无赖之徒，群聚京师，搢绅俯首屏息，以伺动定。幸逢陛下好生，下诏求言，省刑清狱。然方求言而建言者辄斥，方清狱而下狱者旋闻。且以人心时事如此，辅臣虽甚清且强，宁保天下无一蹴刍齿马之事哉？"上心重道周，意其言事颇迂，而言醇行清，可任讲幄，累升左春坊左谕德，詹事府少詹事，侍读学士，修玉牒，充经筵日讲官。

十一年二月，上御经筵毕，召道周及詹事顾锡畴、庶子黄景昉、编修杨廷麟等二十余人前，问保举，考选，孰为得人。道周对："今人才远不如古，矧屡经摧折，如树木然，须养之数十年，方其得用。世宗皇帝时，臣下救过不给，然或朝行谴逐，暮即追还。"上感动，已复班，更召询，道周言："立朝之才，存乎心术；治边之才，存乎形势。曩来督抚未揆形势，随贼奔走，事既不效，辄谓兵饷不足。其实新旧饷约千二百万，可供四十万师。今宁锦三协，仅十六万，不须别求增饷。至抚贼之法，令斩捕自赎，使望风解还；收其众分隶诸将，以实塞下。倘令自择散地，一入郧阳山中，终为腹心之患。"上深是之，而未能行。后张献忠反谷城，卒如道周言。

杨嗣昌为本兵，主弃义州，致宁锦孤危，且引汉和亲宋纳币，称为乐天，而援孟子"善战服上刑"傅会其说，嗾辽抚方一藻奏言："北朝铁骑十万，并三十六家之

众十余万，西并插部及顺义，又十万，八城之众，不过六七万人，何以御之？请如俺答故事，行款，撤兵中原，讨流寇。"已遣瞽者周元忠，前往谕其就抚，皆受成。中枢与宣督卢象升密商，幸上独断。道周闻之，顿足曰："果尔，不为赵氏续乎？"乃上言："俺答之事，与今日不同。俺答据有河套六七十年，故汉匈奴河南地，非若辽东衣冠之国，在我版章，一也；河套深阻，形势洼曲，距三辅四千里，必蹂秦晋以寇宣云，非如辽左近我肘腋，猝不及制，二也；答诱我降人如赵全辈，不过教以扰边盗马，今诸叛将犷卒无赖者，视取全辽若寄，动引契丹蒙古为雅谈，不可稍示以隙，三也；俺答制于胡妇，老且倦共，今东人狂稚，初无抚意，我又未得其要领，四也；答与吉囊共为雄长，恐已死囊并其众，欲及生时借名封以袭诸部，收诸边抚赏之利，非若东人尽吞属国，西取顺义，东取朝鲜，桀骜盘踞，五也；答受抚虽不出套，其王庭犹在漠北，时射猎贺兰青海之外，东人必不肯弃辽沈，舍固铁，还徙建州，与鱼皮诸夷为邻，六也；答既受金印，七十年称外藩，一旦为东人所乘，席卷其地，我边臣若罔闻知，无由复侈东封，使还顺义，七也；我虽不筑东胜，答亦不犯庆延，受降两城，东西自若，东人即画桑河中分首山之道，而神京左臂犹未安复，八也；答即据套不能断我属夷东人，既割辽左，必不肯吐诸驿还我朝鲜，九也；答马市在阳和、天城，即东犯紫荆，尚六七百里，东人马市若在张家，不百里至宣镇，不二百里逾隆庆、妫川，迫我居庸，且又纡道非其所乐，必寻辽西旧市，屯踞宁锦间，以蚕食八城，窥我左协，十也；款必不可成，即幸而获成，宁、锦、遵、蓟、宣、大之师，何处可撤？不悔罪臣贡，不可撤；不却地还巢，不可撤；不北尽威远、清扬，南尽叆阳、宽莫，不可撤；不尽东诸部落，不侵不叛，不可撤；不西还我顺义、金印、名王之封，不可撤；不尽捉东江诸岛孔、耿、尚、沈四酋，以谢登、莱、靖、旋顺，不可撤；中原叛帅，江南流人未还，成、籍得出入狡狯其间，不可撤；马市数徙，出抚顺又出广宁，求宣口又求中协，故例可循，而边隙不塞，不可撤；元凶犹在，蛇豕无惩，德明之外，别有元昊，不可撤；兀堂再诛，京观屡筑，而安乐自在之民，未还冠带诗书之旧，飘摇风雨，其来无方，此乘塞关外者，可撤乎？不可撤乎？宋祖欺人孤寡，取天下得于契丹呼蹴之余，不二十五年而争盟，欣然封禅。我太祖大宗，光还日月，谁敢为不洁之谈？穆宗不动一旅，而收顺义；神祖不惮大师，以复朝鲜之宇。今西丧卜部，东陷朝鲜，中外诸臣，恬不为意。臣非谓宁锦六七万，便可犁建州。彼既据沈阳，西面攻略，必渡坌河；出临潢之外，北历兴宁，千七百里始至宣口；即中折而回三协诸口，亦已七八百里。今从锦义至静宁堡，彼所必经一二百里，距沈阳五六百里耳。静以观其衅，逸以待其归，彼之有虞于宁锦，犹宁锦之有虞于彼也。彼兵虽盛，散于各部，不能长聚六七万人，以待引弓。彼以一州之众，驰千七百里，何必有余？我以天下之力，应五六百里，何必不足？度边臣之意，以久戍之卒，当猝至之敌，无众不摧，不如以不战之饱与彼，以有生之安与我，是不言款而款已久。犹恐以一朝之战，败其终年之款，思以其不款之款，文其不战之战。光考在御，旬日间发帑二十余万，未底厥成。今可以苟简终之，但请立为捣虚断后之令：敌以数万骑出千里之外，我不能以数千骑捣五百里之内者，诛无赦；敌以十余万骑出千里之外，我不能以数万骑捣五百里之内者，诛无赦。又为之令曰：敌以万骑出千里归，我不能以二万骑邀其辎重者，诛无赦。如此，彼必不敢远出，必愤而与我持于坚城之下，我始得敛兵，专以老之挠之，设奇以致之，多方以误之，以八九万人全力与遵蓟相犄角，即锦义之间固已，可伏而笞其背矣。今听敌入平，今日曰出宣府，明日曰出大同，今日曰驻马肺山，明日曰驻青涧口，经春涉夏，逍遥不归。绝不闻遣一卒扰其虎穴，又乌用是辽抚为者？辽抚既无成谋，内受算于枢臣；枢臣又无成谋，外受算于锦帅。款事成，则逃眚旦夕之间，贻衅三年之后；不成，则谓外有王田之智，内无高张之忠，委过朝端，安受祸败。昔唐宪宗独断而平淮蔡，然遇藩镇大事，皆咨策杜黄裳，谋于李绛，询于斐洎，纳谏于白居易，后乃委心于裴度。方今上天告灾，星象示儆，宜以实示群情，无以文稽众论。惟陛下发枢臣前后诸疏，众正其罪。"上方倚信嗣昌，议虽不行，心衔道周。会象升以忧求解任，嗣昌意在陈新甲，并推在籍守制者。

先是，嗣昌夺情，道周三具疏以事，遂中止。至是，闻会推宣督之命，遂上疏曰："臣观古今治迹，其典章法度，虽受于先王，义不敢改，至于事穷势极，亦时通变，以尽其神。惟纲常所系，为臣教忠，为子教孝，垂宪万世，本于民彝，不可易也。礼，三年之丧，君命不过其门；兵革凿凶，时出戎右，不施于士大夫。宋时武弁如田况、岳飞，皆累乞终制。我太祖以刘基、宋濂，帷幄之任，特听其奔丧，嗣后虽有夺情，终违物论。嘉靖中叶，以边圉事殷，特起杨博于宣大，还翁万达于本兵。然其时博且禫矣，又以夙历移近云中，万达以尚书降左侍郎，栖迟不数日，墨衣视事，世宗亦心非之，卒罢闲以去。号自是非终丧不称起复也。张居正以不守制，损其勋名。天启季年，袁崇焕冒起于右屯，崔呈秀腼颜于枢府，身膏斧锧，贻唾西市。去今几何时，而士大夫蒙面丧心，营推营复。天下无无父之子，亦无不子之臣。卫开方不省其亲，管仲至比之猳狗，李定不丁继母忧，宋世共指为枭獍。臣前三月在经筵，见杨嗣昌吉服应召，拟已终制，今乃未然。嗣昌秉枢已垂二年，不知其何时居丧，何人推毂，而颠越至此！陛下圣德，孝治天下，小遇灾眚，辄减膳撤县，素服避殿，以厉导臣。所以然者，陛下为天之子，三辰不辑，天有违行，犹之父母温凊不安，人子为之不栉不沐，废寝忘餐，以俟父母之平复，所以教孝也。今督臣卢象升，父殡在途，椎心泣血，以俟奔丧。而群臣动推阔远难移之人，以缓其事。今又有并推在籍守制之旨。夫使守制者可推，则是闻丧者可不去也。是为子者可不父，为臣者可不子也，陛下以从月拂经，星辰陵次，焊气违和，尚下诏求言，引躬克

治,明示天下以君臣父子,皆受于天,礼乐刑政之所从出,不可替越。而人臣以衰毁不祥之身,飞扬暗咤,彼此相煽,以玷圣明仁孝之治、干天地纲纪之常,是不宜使四方闻见也。嗣昌张网溢地之谈,款市乐天之说,才智略见矣。更起一不祥之人,与之表里,犹狼狈依肩,无益负重,陛下又何以施其鞭策乎?"上切责。及会推竟以新甲上,道周又疏言:"臣不知新甲为何如人,然闻其丁艰,犹未终制也。古儒臣专阃,能任弘钜,垂竹帛者,率皆本道德,敦行义,根柢甚茂,而后枝叶生焉。三代而下,如赵充国、皇甫嵩、羊祜、杜预、裴行俭、高仁厚、韩琦、范仲淹辈,皆卓然自竖,纤毫不苟。其所成就,犹未造古吉甫、张仲之流。今圣主焦劳边境,十年于兹,负气敢谏诸臣,半弃不录。欲使软美容悦者叩头折枝,以幸非常之功,御不世之业,宁可得乎?比宁锦边遽,东人曾未越边,而宣云警报,辄云:'九营十营,衣青蟒者无数。中枢且欲以义州马市权界款边,中外侜张,几易鹿马之形,尽假丛神之意,空破非常之格,以授不祥之人。'传曰:'天子守在四夷。'又曰:'王者有征无战。'诚使礼乐修明,举错各当,忠谠在朝,佥佞在野,以此守何不固?征何不服?古亦有忠臣孝子,无济于匡攘之用者,决未有不忠不孝,而可进于功名道德之门者也。臣虽孱懦,然自二十岁躬耕,胼胝手足,以养二人。四十余削籍,徒步荷担二千里不解扉屦。今虽逾五十,然非有妻子之奉,婢仆之累。所纂数卷书,已移月可毕,笔札干楯,均为报恩。天下果无人,臣愿解清华以执锁钥,何至使被棘负涂者,被不祥以玷皇化哉。方今荧惑渐次箕尾,是为燕分,九十月交,当南斗口。虽有道儒者所不谈,然思患豫防,圣人所诫。新甲闻报,崎岖秦蜀,发表束装,度须百日,比其载道,已垂半载。象升空以茕茕归说之身待其迟迟援琴之道,所谓乞河神而濡突火也。"疏入,上滋不怿。

九月,御平台召对,谓道周曰:"朕幼而失学,长而无闻,赖以讲臣之力,启沃朕心,少知天理人欲两端。夫无所为而为之,曰天理;有所为而为之,曰人欲。尔前疏适当枚卜不用之时,可谓无所为乎?"对曰:"天人义利之辨,臣尝闻之矣。臣以纲常名教为心,不以功名爵禄为心,自信无所为也。"上曰:"朝推新甲,尔疏夕至何也?"对曰:"前旨云:不拘守制,知新甲矣。始嗣昌欲用新甲,臣参疏夙具,适相会耳。"上曰:"三疏皆上,而云阻于际会,何也?"对曰:"臣同乡御史臣兰友,给事中臣楷已有章矣,恐涉嫌疑,故臣疏未上。天下纲常,封疆大计,若终不言,后将莫及。且言路未有言者,臣之有言,非得已也。"上曰"清,美德也,小廉曲谨,非清也。且汝言辨而多非前讲所云子思一生以诚明为本,是也;云诚出于清,仁生于诚,非也。"对曰:"曲能有诚,此诚出于清之说也。孝弟为仁之本,此诚生仁之说也。夫惟孝弟之人,能理天下,生万物。不孝不弟,本实拨矣,礼义廉耻尽矣,何事之能成?"

嗣昌进曰:"道周责臣夺情起复,是也;其谓臣营推营复,非也。臣不幸遭臣父之艰,又遭继母之忧,臣不生为空桑,岂不知有父母。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古者列国之君臣,尚可去彼适此;今则一统之君臣,无所逃于天地。即臣父母皆受君恩,臣于君臣,尤重于父子。况臣乞终制者三矣。至奉明旨,抚按敦迫,自分何能敢复晏然。仓皇奔命,行至保定,犹乞终丧,引成化间修撰罗伦事,意谓今词臣中,必有博通古义,亲切论思,可代臣直言,上回天听。比入京,闻道周品行学术,士类所宗,必有持正之言,可以使臣终制而去。不谓其疏中自称不如郑鄤,臣乃太息而绝望也。古人有言:禽兽知母不知父,鄤杖母禽兽不如,道周又不如鄤,未知道周之于纲常何如也。"上曰:"卿为卿父屡疏,昭然,数年在外,并不携家人,墨衰视事,朕自知卿耳。且道周所言不如郑鄤,朕正欲诘之。"嗣昌曰:"臣以纲常名教所关,不容不辨。道周实清介,人望所归。乞罢臣放还归田里。"上温慰之,且斥道周邪说。道周曰:"臣平生耻言人过,今与嗣昌争论于上前,非礼也。但为天下后世留此纲常名教,不得不然。"上曰:"对君有体,狂詈何也?"道周曰:"臣疏中惟猰狗、枭獍两语,不无过激,然遭遇圣明,故敢直言。夫立言,甚难也。纲常名教者,朝廷之纲常名教;礼义廉耻者,国家之礼义廉耻。假以臣为一人之私,缄默取富贵可矣。"上曰:"尔借题污诋大臣,别有所为耳。"道周曰:"司马光有言:'臣若有专司,则有所不言;如为论思,则无不可言者。'臣受论思之职,与嗣昌比肩,当言而言,不得云诋毁大臣。读书五十年,无一言一事,不可对君亲告妻子。臣躬耕二十年,手足胼胝,四十丧亲,负土作墓,畚插皆臣自操,故夺情之事,所不忍见。"上曰:"尔如是,云不如郑鄤,何也?"道周曰:"匡年弃于通国,孟子不失礼貌,孔子自云辞命不如宰予。臣谓文章不如郑鄤。"上曰:"鄤自绝人伦,许曦小臣,犹知公论,尔曾曦之不如。"道周曰:"宋人恶李定不持母服,拟赐孝子徐积粟帛以讽之。臣奉弹嗣昌,则非救鄤矣。"上曰:"少正卯亦称闻人,徒以言伪而辨,行坚而僻,记丑而博,顺非而泽,不免孔子之诛。今之人多类此者。"道周曰:"少正卯心不正,臣心正者也。"上曰:"朕知尔操守,虽屡进屡退,终欲用尔。不图偏矫恣肆,乃至于此。念以讲官,姑宽尔。"因令之去。道周犹不起,有所陈。上怒,嗣昌曰:"道周所言,经也;臣拜命,权也;惟上优容之!"已出,上止诸臣,谕之曰:"今者内寇外边,天妖地震,朕不能发诸臣公忠为国之心,宣德化,芟祸乱,所赖诸臣匡朕不逮。而乃党同伐异,阻挠朝廷用人之权,是外寇易治,内寇难除也。今有仍前钐者,立置重典。"明日,谪江西布政司都事。

道周既谪,而名愈重,天下称直谏者,必曰黄石斋。

十三,福建巡抚解学龙,荐闽中人才,以道周为冠。上大怒,缇骑逮学龙及道周,诣北寺对簿。是日,黄雾四塞,日昏无光,各杖八十,下诏狱入白云库。狱卒曰:"此周顺昌、周宗建,毕命所也。"视北镇抚司事滕胤玉,给藉草馈橐饘。作《重生诗》。监生涂仲吉上言:"道周通籍二十载,半居坟庐,一生学力,止知君亲。虽言尝过戆,而志实忠纯。今喘息仅存,犹读书不倦,此臣不

为道周惜，而为陛下天下万世惜也。昔唐太宗恨魏征之面斥，至欲杀而终不果。汉武帝恶汲黯之直谏，虽远出而实优容。陛下欲远法尧舜，奈何出汉唐主下？"户部主事叶廷秀，亦疏救，俱下狱廷杖。

初，上命天下共表孝经并小学颁行，道周于库中作《圣世颁孝经颂》，《颂》曰："粤稽天德，厥贵恒性。于皇师天，永孝配命。师天永孝，乃立民极。明明我皇，允惟天德。"余姚孙嘉绩，亦系白云，从道周受易。刑部尚书刘泽深，拟瘴戍，再奏不允。泽深上言："道周之罪，前两疏已严矣。至此惟有论死，死生之际，臣不敢不慎也。自来论死诸臣，非封疆，则贪酷，未有以建言诛者。今以此加道周，道周无封疆贪酷之失，而有建言蒙僇之名，于道周得矣，非我皇上覆载之量也。且皇上所疑者党耳。党者见诸行事，道周具疏空言，一二臣工，始未尝不相与也，今且短之，既而斥之，乌有所谓党，而烦朝廷之大法耶？去年行刑时，忽奉旨停免。今皇上岂有积恨于道周？万一转圜动念，而臣已论定，噬脐何及？敢仍以原拟上。"上从之，戍辰州。自十四年正月入诏狱，积十有四月始得出，作《再重重生诗》。学龙、廷秀、仲吉亦戍。

道周道南都，至杭州，诸生迎至大涤，析鹅鹿疑义，示三易指归，《诗》、《礼》、《乐》、《春秋》及《乐律》，论儒派。八月，荷芰入楚，未至。

上议起废锢，礼部右侍郎蒋德璟言："前少詹事臣道周，愚戆之咎，实皆自取，第半生孤苦，子幼家贫，万里投荒，深可轸念。"德璟旋入阁。八月日讲，上与辅臣从容语及张溥、张采之为人。曰："溥小臣，且不免偏，何以负重名？"周延儒进曰："张溥、黄道周，皆为偏，惟是读书博通，所以人人惜之。"上默然。德璟因言："前蒙皇上放道周生还，渠极感圣恩，但子方十岁，得免其永戍，量移内地，皆出怜才好生之德。"上微笑。德璟又言："道周在狱时，写有《孝经》百本，每本作文一篇，是感颂圣德。"黄景昉、陈演、吴甡合言："道周事亲孝，且清苦极不可及。"延儒言："即其读书，亦尚可用。"上不答，惟微笑而已。明日，手敕："曩诸先生面奏永戍黄道周，清操博学，见今戍远子幼，朕心不觉怜悯。彼虽遍迁，经此一番惩创，想亦改悔。人才当惜，宜作何赦罪，酌用密议来奏！"辅臣上言："道周向来未经追琢，每有任性率意之咎，自蒙恩谴裁抑陶镕，闻已甚悔前非。每日在狱，手书《孝经》，极其感佩天恩，颂扬圣德。恭睹皇上勤学好问，稽古考文，臣等自惭固陋，未能仰承万一。因思及道周博雅，遂据臆陈，伏蒙皇上怜其贫苦，鉴其改悔，而轸及于人才当惜，赦罪酌用。斯真造化生成之恩，天地覆载之量。道原周职詹事府詹事，今既蒙恩赦，用似当还其故秩，以备史局编摩，更足资其一得，此又非止从道周起见也。"上报"可"命即拟旨。辅臣复上言："皇上此举，众美俱备，从此知学行之足贵，信廉吏之可为，所裨于作人磨世，君德治象非细。"是日，诏复道周少詹事。都下臣民，中外相庆。

道周已至九江，朝命敦促就道，旋请假归里，以学龙、廷秀等尚在戍所，席藁请命，亦得释。道周既归漳浦，坚卧不出。

明年甲申三月，京师陷，福王立于南京，起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时马士英当国，道周入朝，无所为。

乙酉三月，奉命祭告禹陵，舟泊龙江湾，梦高皇帝呼曰："卿竟舍我去耶？"对曰："朝廷舍臣，非臣舍朝廷。"时左都御史刘宗周去国，道周祀陵，留连绍兴。弥月，三谒宗周，固却不见。曰："际此乱朝，岂大臣徜徉山水之日？"道周闻之，即行。

南都溃，马士英东奔钱塘，道周逢之江上，痛詈之，士英落靴走。及浙省降，宗周与门人前吏科都给事中章正宸等谋起兵，求道周计事，不获，悔曰："石斋夙有渊思，吾初不宜拒之太深。"

唐王在位，访故臣于张家玉，荐道周，王拱手曰："得此商彝周鼎，当为廊庙羽仪。"道周来自浙，拜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位首辅。郑芝龙以公爵班宰相上，道周争之，芝龙不肯出兵，道周愤时事不可为，而荷殊绝之知，乃自请视师，经略江西。芝龙不与一卒，道周亲书告身奖语号召，得百余人，径进出杉关，众至万人，田夫荷锄从之，曰"扁担兵"开府广信，与杨廷麟、万元吉为呼应。王命家玉出屯金溪，以为之援。道周遗家玉书曰："道周之年，不能致远，为皇上为马；道周之力，不能任重，为皇上为牛；或者左右拾遗，因事靖献，道周其皇上晨鸡乎。"

时鲁王上书福州，称皇叔父，不称陛下。唐王怒，杀其使者陈谦，遂积隙。道周移书浙东大臣张国维、熊汝霖等解之。大略谓："东迁以还，藉力晋郑，蔡丘而后，推德桓文。上爱殿下，笃于所生，勿以降阶之问，为博达所笑。"其冬，徽州陷，道周提兵赴救。新守婺源令故门士，以书绐约内应，抵明堂里，猝遇大清将张天禄，被执（天禄，史可法故将，一云道周武闱所录士。致书言：北军欲附，须单骑抚之，公方巾儒服行）。从者职方福州赵士超，通判六合毛玉洁，中书平和赖继堂龙溪蔡春溶。

顺治三年丙戌，正月七日，入徽州。元宵，见张灯为鱼龙百戏，趋营帐，念民，为之泣下。至南京，置西上门故尚膳监中，先后绝粒十余日，作《自挽诗》，书后曰："丙戌就俘以来，义在必死，未了诸缘，无所复忆。所忆者为《春秋·表正》、《诗暑·正》二书未就，及未登嵩室，陟华岳之巅耳。《表正》为少时旧书，坠婺源明堂，想已废于兵火，无复能读之者，尝读陈无涯兄弟，裁其大略，不知能竟之否。《暑正》必须吾自草，无复能传其意者。如嵩华二岳，先年欲以黄冠丐此了愿。当遣戍辰州，乞多千里，移去潼关，为林让庵铨部所尼，垂老得此，坐华巅，卧王屋，执笔以事《诗》、《春秋》，虽礼北斗，受玉虹，不为过矣。生平所历黄山、白岳、匡庐、九华、浮丘、龙首、穹窿、玄墓、洞庭、三茅、天目、径山、西陵、委宛、天台、雁宕、罗浮、怀玉，一十八翁，要当一一谢之。生死千秋，未必再晤，风雷楮墨，载其精神，亦使众山闻之，

谓我不薄也。”又云：“武夷天姥，系于维桑，大涤焦桐，为吾讲舍，寤寐相绻，未之辞焉。”三月十五日毕命。韩四维子僧某殓而瘗之。凡八旬中，赋诗三百十一章，自名《石斋逸诗》。曰：“石斋死后，世当传之，以当逸事。”年六十一。赠文明伯，立庙福州及漳浦。所著有《三易洞玑》、《易象正》、《淄衣儒行坊记》、《表记集传》，司经局进呈诸书；《行业咏业焚草》、《解辽环》、《解齐环》、《榕坛问业》、《逆流草骈枝集》、《浙闱策问》、《洪范·月令朗义》、《孝经大传》、《邺书大涤》、《函书》、《逸诗》行世。夫人蔡，名玉卿，能仿道周书。尝集兵万人，号夫人军。已而馕乏，解。子四：子中、子成、子和、子平。

论曰：庄烈自信王继统，无腹心股肱之助，不动声色而除魏忠贤，天下欣然以为明王复出。洎临御十七载，忧勤宵旰，终用身殉。后之论者，不欲以亡国之咎訾之。然刚而自贤，莫肯虑下，屡用诏狱，廷杖以待言者。任人理财，每与大学平天下之道反其好恶。观黄道周、刘宗周之进退，亦可见矣。其失天下，不可谓已无以取之。宗周粹然儒者，非一代之士。道周说经议事，与匡衡、刘向相类，而直节则李膺、范滂之流，虽才不及济乱，要亦三百年之元气所留也。呜呼！后之人主，无执理任刚，决于违谏，使君臣俱覆，以宗社为孤注，如庄烈者，可不鉴哉！

蒋德璟

蒋德璟，字八公，泉州晋江人，进士。崇祯中，官詹事侍读学士，迁礼部右侍郎。十四年，晋尚书，与黄景昉、吴甡，同为东阁大学士，入直。德璟明习国典，晓练世务，立朝持正，和而近情，上甚响之。左都御史刘宗周，以救姜采、熊开元得罪，且不测。德璟引唐太宗优容魏征事微解，上颜改霁，宗周削籍归。又借周延儒因日讲进言，赦前少詹事黄道周，复其官。

十七年正月，李自成陷山西，三辅震恐，上罪已求直言。科臣光时亨疏陈练饷之害。德璟票本谓：“曩来聚敛小人，倡为练饷搜括诸议，以致民穷祸结，危及社稷。”上大不怿，召问聚敛小人，谁也对即前户部尚书李待问。乃极言抽练无实，空增七百三十万之饷，民安得不困。上怒德璟朋比，遂引病出直。三月八日，疏辞去国，舟及沧津，京师陷，时论深惜德璟。福王时，德璟不起。唐王在位，应召入直，位次黄道周下。尝自请行关，相机督战，守关将施福等不受节制。德璟知事去，太息，乞罢职归泉州。大清兵下泉州，不食死。所著有《悫书》行世。

路振飞

路振飞，字见白，直隶曲周人，天启五年进士。崇祯中，官福建按察使，晋佥都御史，巡抚淮扬，唐王在凤阳高墙，振飞入见，奇其神宇器识，深相结好，奉私钱周之，由是知府张以谨以下，视遇有加，吏不侵辱。福王立，中外汹汹，镇将刘泽清、高杰，欲寄家属于江南，左都御史刘宗周劾之，并及振飞。已，廉知振飞公清，寻悔曰：“参两镇过责淮抚，是余激也。”乙酉五月，南都败，振飞东走，及其乡诸生韩雄都等聚兵大湖，不降。

唐王思旧恩，使吴江诸生持敕书访之，敕曰：“麦饭豆粥，念久欲报。”既至，拜文渊阁大学士，入直。振飞持论有执，不肯阿上。上欲用王期升为总督，彭遇飔佥都御史，振飞及曾樱封还内降，上意未释，曰：“方今多事，必循资格，岂得非常之人，恐非休休雅量。”振飞执言：“臣等无私隙，遇飔降贼，乞怜马士英，为浙抚搜括激变。期升在太湖，奉剑州知州朱盛征，始称通城王，继称皇帝，卖官夺女，百姓不容，故尔逃来。若大用此二人，无乃伤新政乎？”卒从其谏。

大清兵至延平，王乘马奔，振飞追扈不及，缢邵武山寺。

曾　樱

曾樱，字仲含，江西峡江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天启中，知常州府，时有诏逮高攀龙，攀龙自裁。缇骑欲载尸察验，并逮其子回奏。无锡知县吴大朴，依阿其间，樱力持不可，乃免。与李应升为同年生，借官帑以给官旗之逮应升者。时常民集者数千人，欲击官旗，樱再三晓谕而散。

崇祯十六年，为登莱防抚。大清兵破莱阳、栖霞、宁海诸州县，二月廿一日，攻登州，樱御之，乃退。尝为副使，分巡兴泉道。

唐王时，拜大学士，入直。樱忠款恳至，言语委密，处孤主骄臣之间，调护上下，使无疑忤，上亲臣腹心依之。郑芝龙不肯出兵，驾往来延建，樱以为此非迟久策，失海内望，请速幸赣州，并力出江西湖南。卒不决而败。樱至厦门，依朱成功，辛卯春，大清泉州守将袭破厦门，成功还救不及，樱自缢。

傅　冠

傅冠，字元甫，江西进贤人。丙戌二月，以行在太子太保，兼礼兵二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督师，同忠孝伯朱成功，大守永定关。岗兵张安、丘华，俱听节制。前军方入建昌境，饷已告匮，后军闻警，辄归。冠见令不行，十二疏乞罢，不许。后敕揭重熙佐冠共事，冠无心任职，日午方起。重熙奏之，乃勒令归。

九月晦，汀州破。大清兵分道自江西入邵武，冠避泰宁之分水村。村人江亨龙新执贽，缚冠以献，大帅李成栋解缚，进曰：“公大臣，释留，当取令旨，但去发，保无他。”冠厉声曰：“汝知千古有文文山乎？吾乡先进也！吾乡惟有断头宰相尔。”成栋载至汀州，饮食与俱。已而成栋入粤东，使镇将李发卫之。十一月廿一日，对局弈罢，发阅文书，曰：“公必不顺，令旨收公矣。”冠欣然曰：“早毕我事，尔之赐也。”整衣冠南向拜，曰：“负国无状，死不足赎。”复西向拜，曰：“祖父暴骨，愧见先人地下。”

初，就执日，叹曰：“负国重恩，永惭地下。”以足三顿地，夜半，风雨大作，顿足处崩陷数十丈。其首函寄

汀狱，或无故动摇。数见梦于狱，夜尝有光。囚冤滥者，祈卜，皆奇验。家人傅国桢等负其骸，初瘗汀之罗汉岭，与忠诚伯周之蕃相望。阅三年，冠子号哭，请合身首，归葬。旧衣二弃故汀墓旁，经年色如新，行道指曰"相公衣"

卷　四

金　声

金声，字正希，徽州休宁人。从父商武昌，以嘉鱼籍中天启甲子乡试。崇祯元年戊辰，成进士，选庶吉士。己巳，王师薄都城，袁崇焕败，上御左顺门，问方略。声伏地哭举同馆刘之纶，白衣申甫知兵。申甫者，云南人，初为僧，自言："入嵩山遇异人，授以书。中言车战，乃习之。"瘗其书嵩山下，脱浮屠服，游京师。与声、之纶善，三人甚相得。至是，上命甫随之纶入对，大悦，立擢之纶兵部右侍郎，甫京营副总兵，声试御史参军事。然实无兵与甫，听召募市人，取民间牛车，加竹盾给之声。疏陈不可状。而忌甫者谋委之饵敌，日夜督战，竟败。

先一日，总兵满桂战殁安定门外。甫继出，死芦沟桥。越日，之纶取遵化，军娘娘山，遇伏，死战一昼夜，援兵不至，流矢贯颅死。金声啮其镞出，以授其母，赙丧归蜀。言者论声书生误国，上遣中使觇声馆，布被萧然，为太息。与至郭外，得甫尸，喜曰："甫能死事，虽败，举不失人矣。"声自劾，上察其清忠，赠之纶官，予谥察葬，而复声庶吉士。告归。

十六年，流寇蹂蕲黄，将逼留都。声遭父丧，蹶起请当事团结乡勇守御。时马士英开府凤阳，募黔兵数千，纡道侵掠饶徽界。徽人以为贼，纵乡兵格斗。脱者奔告士英，言金翰林实主之。奏闻，逮治，声慷慨就道，曰："吾不出众无所恃。"再疏申本末，上识声名，特旨修撰起用。会母丧，力请终制。明年三月，都城陷，恸哭呕血，不欲生。

甲申五月，王师下南京，徽民议降。声奋身出悬高皇帝像于明伦堂，率郡人大临三日，起兵。闽中授佥都御史，巡抚池、太、徽、宁，晋兵部右侍郎，假便宜。然池、宁、太、已归大清，三面敌境，独用徽城孤撑，当杭严上流，凡三阅月。会道臣林贞从福州至，主客相疑。张家玉请分严杭隶贞，令徽得展布，无使一瓢百舆。张天禄自宁国引兵薄徽，声婴城守，黄澍由饶州诈言逃归，开门延之。是夕，城遂陷。先是，声知不济，麾将士曰："徽本不欲守，吾为祸始，义当死。汝曹从吾死，无益。"多涕泣不忍去。

至南京，洪承畴欣然迎见。声张目问之曰："卿相识否?"曰："尔金正希，胡不识?"复语声曰："尔相识否?"声曰："未之识也!"曰："吾承畴耳。"声叱之曰："承畴登甲第，受神宗皇帝，庄烈皇帝深恩，历重任，死松杏，先帝震悼辍朝，与祭九坛，赐荫二子，仍望祭立庙，祀春秋。此我朝忠义之臣，何物么麽，敢冒其姓名耶?"承畴俛首，已，谓此人老，火性未除，吾不能再见。屡使劝之降，不可。十月八日，死于通济门外。望拜孝陵，端坐受刃，年四十八。子敦涵，间道走闽。赠礼部倘书，谥文毅。从死者参军江天一，自有传。一云：天一掖声历阶，每佐声申语，辞气甚厉。稍近承畴，出袖中砚掷之。承畴大怒，牵出斩之，骂不绝口。声亦于是日遇害。

万元吉

万元吉，字吉人，江西南昌人，天启乙丑进士。崇祯中，监大学士杨嗣昌军，扼夔门，与石柱女帅秦良玉合兵击贼。招降关索，惠登相、王光思有功。会嗣昌败，薄其赏，稍迁大理评事。李自成陷西安，上命大学士吴甡出师，以元吉充军前赞画。寻召还甡，不果行。元吉在军中久，晓练兵事，诸宿将左良玉、金声桓等皆惮之。元吉亦见天下坏，矢报国。

乙酉，良玉死，子梦庚及声桓等以全军降大清，南都不守。元吉散家赀募兵，与清江进士杨廷麟，同郡进士郭维经，起义师于赣州。元吉扼吉安，东西犄角，军容甚盛。

时大清已命声桓开府南昌，所部皆左营饶将，南军不能进。闻福京立君，拜表：请乘舆亲出江西，臣等坚守赣州，以待王师。诏加元吉，廷麟并督师大学士，维经兵部尚书。命郑彩出杉关，苏观生出南安，进恢湖东，援赣。彩逗留不行，而永宁王招峒兵谢志良等，复建昌、抚州，数月之间，湖东屡失屡复。

丙戌二月，吉安陷，元吉退守皂口。大清尽下湖东西，杀永宁王，进逼赣州。元吉亦遂入赣，赣人将窜，见督师移眷入署，始定。元吉分兵三营，番休辟，黎遂球等为监军，以兵科杨文荐任城守，而身昼夜督战。下及妇女，皆感其意，曰："甘死无贰。"援兵累败。六月，廷麟等又收散亡及滇粤兵，进营城下，共四万余人。元吉欲待水师至方战，王其弘谏，不听。

八月，大清兵迎击水师，乘胜遂破诸军，自是赣州城下，无一厮卒。廷麟等人，与元吉共死守。福州既陷，赣州援绝，元吉断指入函，请救于湖南、广东，苏观生在南安，观望不敢前。大清兵筑长围困之。自五月至于十月，城中食尽，斗米至八钱，饿死载道，人无畔志。元吉子欲缒城请降，斩之，人呼元吉为"万精忠"。

初三日，大兵获响导，夜，自小南门上，乡勇犹巷战。及明，大兵大集，城上举炮，皆裂，遂陷。元吉、廷麟赴水死，维经人嵯峨寺禁死，同死者：兵科给事中万发祥、太常卿彭期生、主事袭芬、林琎子、斯昌、王其弘、黎遂球、柳昂霄、鲁嗣宗、钱谦亨、御史姚奇胤、舍人袁从谔、刘孟钧、刘应泗、赣州同知王明俊、推官吴国球、知县林逢春、临江推官胡缜、监纪通判郭宁登、乡绅卢象观、举人马芝、贡生杨述鸿、诸生段之辉等数十人，士气大丧，南中精锐亦尽。时议以为王亟幸赣，则元吉等不死，而赣不陷，福州亦不亡。赣之陷，唐王为之。

杨廷麟〔传阙〕

曹学佺

曹学佺，字能始，福建侯官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嗜古博学，天启中，以文字触魏忠贤怒，削籍，名重海内。累官四川按察使。唐藩即位，文臣任事者，首张肯堂、何楷及学佺，而学佺尤饶大略，因事有匡建，郑芝龙以下咸敬礼。王知其宿儒，言无不从。晋太常寺卿，行在礼部右侍郎，署翰林院事，纂修崇祯实录总裁，专设兰台馆处之，编修何九云等皆属焉。学佺讨论本礼经，行朝戎祭，封爵，赠谥，并遣词臣咨问，倚以取断。始捐家财助军，肯堂等议用水师，又括万金助海舟。天兴饥，买米以赈。时年已七十三岁，福州陷，沐浴正衣冠，缢于中堂。子女被收，五日始得盖棺，虫流于户。所著有《石仓集》行世。

先是，大清兵至延平，闽县贡生齐巽、中书张份、医僧不空等，阴结众起义。使告学佺，学佺资之千金，始克召募，杀来师之悬民榜者，人心震动。永福人黄琎密报贝勒，急下福京，遂各解散闽人皆惜巽等之志，痛学佺。

姜一洪

姜一洪，字开初，绍兴余姚人，镜之仲子也。登万历丙辰进士，累官至广东布政使，所在有声迹。己酉五月，鲁王监国绍兴，毁家助军饷。寻以黄道周荐，诣福州，唐王问："卿来大不易。"一洪伏地脱帻曰："臣发故在也。"上喜，手掖之，除吏部右侍郎。

比大清兵迫，唐王将幸赣州，命一洪兼户部尚书，先行，集援师。未至而汀州陷，赣州亦破。一洪次雩都，恸哭曰："吾间关万里，从朱氏子孙，今已矣！"夜赴梛木里水中死。宾从皆散，独两仆不去，哀恸，村里诸生钟国士等为殓。子天植，奔讣，负骸骨归葬。

吴闻礼

吴闻礼，字去非，浙江钱塘人。唐王时为上游巡抚，自请防御分水关。及败，逃入山寺，不肯降顺。人劝之，曰："岂有堂堂巡抚，而畏死耶？"复率乡勇赴敌，为乱兵所杀。

郑为虹

郑为虹，字天玉，扬州人。崇祯癸未进士，年少美丰姿。初令浦城，清操爱民，声冠闽中。唐藩入仙霞，下令求遗书，为虹进大明会典。及即位，召为御史，浦民交章乞留，具言不可去者十。乃即命为虹以御史知浦城，巡视仙霞关。军人相戒勿犯浦境。寻命巡按上游。郑芝龙标将陈俊夺民船为虹召而叱责。芝龙密诉于王，王曰："干戈未靖，全赖文武和衷，为虹叱责，亦是代卿为柬。"芝龙不敢复言。丙戌七月，大清兵取衢州，将度仙霞，溃兵南奔者，焚掠为食，人士流离，家不相保。为虹闭城，发仓米银布以犒，欢呼而去，一郡独全。

八月十七日，大清兵至浦城，百姓请为虹出降，不可；请行，又不可。军人拥见贝勒，迫之跪，不屈。劝令剃发，为虹曰："负国不忠，辱先不孝，我生何用？发不可断也！"明日复见，责输饷。为虹谓："清白吏何处得金？"百姓争欲代输，为虹以民穷财尽，执不可。喷血大骂，乃令斩之。为虹大呼，夺刀刺胸，不殊，遂见杀。家仆陈龙，都督洪祖烈，游击张万明父子，皆从死。建人为立祠。与为虹同日死义者给事中黄大鹏

王士和

王士和，字万育，江西临川举人。唐王时，知延平府，居官廉正。大清兵至延平，从龙者咸遁去。士和曰："吾受国命守土，不能持寸铁赴斗，死有余愧，忍偷生哉？"先一日，分理家事，正衣冠缢堂皇，百姓奔哭，鸠金殓之。大清兵亦为叹息。

胡上琛

胡上琛，字席公，其先直隶山后人。永乐中，祖失里本以功授燕山卫，后升福建右卫指挥使。上琛十八袭职，体弱不胜，折节读书。唐藩加锦衣指挥，从至延平。大清兵至，誓必死，使人求毒草。妾刘氏恚曰："君以我妇人，不知节义，故不使闻耶？吾心决久矣！"上琛喜，并坐饮药酒而卒。时上琛年三十八，刘年二十一。刘有母，亦不夺女志。

苏观生

苏观生，字宇霖，广东东莞人。福王时，官户部主事。避兵东至杭州，与郑鸿逵奉唐王入闽。观生见际丧乱，诸王独唐藩贤，可济大业，委心服事。唐王即位，拜大学士。时阁臣多用耆望，而观生新进柄政，自首辅黄道周以下，皆重其才。第乙酉七月，领储贤馆，观生以为非时务所急，力劝王幸赣就杨廷麟，毋久留福州，郑芝龙格其议，有诏观生先赴南安，联络江楚。王亲祖之殿门，观生叩头，出，登车，慨然有澄复之志。

丙戌四月，大清师围赣州，观生退保南康。五月，援兵溃，观生收散卒，及大清师遇于李家山九牛间，数战皆捷。解围，屯水西，进复围之。十月，赣州陷，廷麟致命，观生奔南安，入广东。

时大清师已破汀州，莫知唐王音息，监纪主事陈邦彦，劝观生疾走惠潮，以扼东兵，则两粤可保。观生不从。将至广州，闻桂王监国肇庆，观生与丁魁楚有隙，不怿。已，从邦彦谏，遣诣肇庆劝进。

会唐王聿𨮁浮海达广，观生意变，曰："大行皇帝亲弟今在，外求君，非义。"遂背邦彦，立唐王，称绍武。召海盗石、马、徐、郑四姓，授总兵，使拒肇庆。桂王即位，班诏广州。观生颇内惧。兵部侍郎林佳鼎，故监司广东，与总兵林察同姓，相善也，佳鼎信之。至是，督西师与李明忠、龙伦、苏聘等次三水，察令四姓盗迎降，覆佳鼎于三山，行朝大震。观生由是骄。

而大清将李成栋，已进陷惠潮，广州未之知。城中兵西出，十二月十四日，有十七骑且趋会城，谍报曰："北军至。"观生曰："潮州文昨夕到，胡妄言？"斩之。向午，数骑抵东郭市肉，守门者犹以为招来海上盗，门遂不闭。须臾，传令归顺。时宿卫尚万人，观生急收之，至者仅数百，大清兵击走之。遂执唐王。观生过给事中梁鍙问计，鍙曰："死耳！"乃大书："大明忠臣义士，固当死。"九字于壁，而自缢。顾元镜先椎髻，号于市曰："大清天兵至此，汝百姓今安枕矣。"又出示云："恭惟大清皇帝，应运而兴，天兵临粤，逆藩授首。"大兵之人，咸谓、元镜实召之。唐王初走洛城里，元镜家僮迹以献。何吾驺、王应华，俱降。

论曰：尝见前辈所纪《东粤遗事》云：观生早立清节，筮仕八载，囊无余金。比镇南安，粮运不继，动辄掣肘，仰天叹曰："吾年五十未有子，老母七十有八，今岭头几日地，岂不怀归？然身受君命，事苟不免，有死而已。"迨罗明受不揣地利，水师一战辄败，诸军以次溃逃，南康重兵，闻风惊遁，观生遂度岭还粤西。适指挥使王之臣等至，知延邵俱陷，失唐王所在，观生挥涕曰："使辇早诣虔，不致有今日。"冯兼三尝投刺谒观生，兼三数为画策，不合。语人曰："余死报国家。"兼三曰："岭外绝好死地，已舍却，不知今何地可似赣州也。"观生虽作色，亦辄改容。及大清兵入广州，卒不食其言。然力小而任重，智浅而谋大，昧一统而亏大信，无以安内而攘外，乃其所短也。两粤之陷，戎由观生，独哀其志，故立传焉。

卷　五

张国维

张国维，号玉笥，浙江东阳人。天启壬戌进士，除番禺令。以卓异入为刑科给事中，升太常少卿。崇祯七年甲戌，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甫受事而流寇犯安庆，参将唐某受贼绐，全军覆没。时国维方壮年，报至，头发一夜顿白。亲督兵至安庆，见道官史可法，异其才，具疏请益设安庆巡抚，即以可法任之。诸所任寄咸得人。抚吴八年，贼不敢犯境。升工部右侍郎，总督河道。山东饥，米石八两，而三吴石三两，以应天所属河工银，尽籴米输济宁，每石水脚加五钱，得羡米倍赢。遂设粥厂十余所，使官督赈，全活百万计。贼李青山众数万，杀逐官吏，国维讨平之，献俘于朝。荫一子，世锦衣千户。

十五年壬午冬，大清兵破蓟州，南略山东、青、兖，诸府皆陷，德王、鲁王遇害。命推可任本兵者，举国维、星驰赴京受事，总督赵光抃，战于罗山，大败，亡二万余人。周延儒视师，匿不以闻。是时，兵科员缺，国维题龚鼎孳等六人。蒋拱宸恨不与，及为御史，弹国维。谓："西协地六百里，而国维设防止五百里。"疏七上，明年二月，与延儒俱放归。

十一月，追论罗山事，被逮。舟过吴门，士民号哭塞枫桥，大声前问孰为锦衣卫官校船者。国维恐有变，解缆急去，众乃散。诏狱拟辟，山东、南直百姓，叩阙讼冤，遂以原官募兵浙直。

行十日，都城陷，国维星夜抵浙，图举勤王，得精兵三千，至镇江。会福王立，乃朝留都，欲与史可法合兵北出。以国维为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协理戎政。马士英议不合，乞假归葬祖母。

乙酉五月，南都破，郑遵谦起兵绍兴，国维至台州，迎鲁王。晋少傅，建极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归集东阳兵，守钱塘，屯长河头。首参马士英十大罪，士英惧，不敢入朝。时绍兴富家以助饷受累，国维不忍，用东阳世产邻富家者，与原券计值，令出甲士，具衣械，程日给粮，总抵价若干，以土著之家，养不逃之兵，富人得产，而军兴得兵食，人情大欢。

福建诏至，加国维东阁大学士，辅鲁王监国。廷臣多欲开读，国维曰："唐王提兵北伐，老臣当效死前驱，若止一丸封岭作天子，空以官爵隳散浙东将士心、大敌逼江，旦晚欲渡，臣不敢奉诏。"手敕七至，竟不发。国维深堑坚垒，沿江多置木城，激厉将士，为取杭州计。而方国安不同心腹，郑遵谦等义兵又多乌合，是以不能成功。

丙戌六月廿八日，大清兵渡江，诸营皆溃，国维归东阳，守陷坑岭。六月，贝勒入闽，过东阳，将抵陷坑。国维请东阳令吴琪滋至，曰："国维今日死，天气方炎，恐腐烂不可辨识，将谓吾逃，贻祸此地，故特相邀，令君视吾死耳。"吴令涕泣。国维殊容暇，取素缯书：《负国》、《念母》、《诫子》三诗，又留诗赠故人，冠带北面稽首。谓仆曰："吾大臣死王事，礼也。兵将在东阳者，因我及难，可舁尸诣门一谢之。对太夫人勿言我死，言遁去。坐我中堂，俟官来见，始可殓耳。"遂赴水死，年五十二。骑围宅，见尸坐厅事如生，或叩头痛哭，问之，则多济宁人，饥年食其粥以活者。夜，有兵数十人，挟妇女宿其殡园，见堂皇灯炬，国维白髯绛袍，南面，刀戟列侍，兵大呼，遂不见。亟起，叩头柩前，避去。

桂王立，谥文忠。长子世凤，挂平鲁将军印，封武康伯，不受。次子世鹏，官尚宝司卿。世凤被杀。张存仁自闽归，百姓数万遮马前，请世鹏命。存仁曰："吾少时即耳若父为人。"遂释之。

论曰：唐鲁之议，以南禀闽朔，而不解兵为正。盖当其时，受兵者鲁，鲁一撤兵，即钱塘不守，仙霞尚安蔽乎？昔人论南北之势，守江不如守淮。闽之有浙，犹江之有淮也。若楚蜀江粤，皆藉唐王名号。维留土无二王，鲁王自当退居重耳之位，诸臣共图狐赵之勋，大邦维屏，三百年宗盟，不正有赖乎斯日欤？故郑遵谦之拜疏迎驾，陈函辉之请杀金堡，或激或诡，二者均蔽。独张国维适老臣谋国之体，石匮书所载，似亦未之审也。

徐石麒

徐石麒，字宝摩，浙江秀水人，天启壬戌进士。授

工部营缮司主事。魏忠贤有调发，多格之。房师黄尊素下诏狱，纳橐馕，募金抵诬赃，由是削籍。崇祯立，起南礼部郎中，累迁吏部文选考功郎中，佐冢宰郑三俊掌院，范景文主南计，奏免七十八人。是时，主北计者谢升凡、温体仁，私人皆庇之，南计不少徇焉。迁尚宝司卿应天府丞，行尹事。时方裁驿递食缩，而马如故，农里重困。石麒计救之，无若召募，且勾胥吏故所乾没，有余资，积患顿解。三俊为刑部尚书，以轻比下狱，黄道周、黄景昉言之于经筵，上怒未回。石麒朝，元旦奏言："皇上御极以来，丽丹书者多大臣朝士，严威之下，蔓引株连，九死一生。今又以轻拟深督三俊，将来必有承顺风旨，以锻炼为能事，以钩距为精神，非复慎狱之本意矣。"疏入，上御门口，传出三俊。用石麒通政使。时治尚综核，放弃者多造言语，妄陈端末，纳言承行，不给，石麒剖断严敏，告讦衰息。升刑部右侍郎。会推阁员先后二十四人，石麒与焉。称疾不赴召对，故免陈演之谮。转左侍郎，署部事，寻即真为尚书，言："迩年刑官擅背律条，严文刻深，使吏胥上下其手。侥幸之徒，以贿为市，干和召愆，其失非细。"因条上附会律文之谬数十事，会清狱，石麒尽心明允，理出冤滞近万人，贯城几空。

陈新甲下狱，政府以下皆为营救，石麒独言："俺答阑入而丁汝夔伏诛，沈惟敬盟败而石星论死。惟后此辽沈广宁之陷，诛止督抚，不及中枢。故新甲觊引例自宽。不知此例乃天启间陵夷解纽之政，非祖制所有也。今亲藩膏刃，百城流血，夔星之罪，未若是烈。人臣无境外交，新甲身在朝廷，辄擅便宜通款北境，辱国无君，莫此为甚。"上览疏，新甲即日弃市。

司礼王裕民，私庇刘元斌，并逮狱，上欲杀之。石麒爰上书，言："隐人之恶，与身自为恶，终不同。律内奏事诈，不以实条，止拟一配注，以其欺君也。然则绳欺之法，亦止此矣。加等至烟瘴已极，过此非臣所取擅。"入，上竟以内廷欺罔隐微，斩裕民而叹谕石麒。

洪承畴救锦州，束马未动。职方张若麒，以中枢私人，出关督战，遂大溃，精锐丧失俱尽。若麒就理而有奥援，司官迁延不谳，石麒谓："王朴以倡逃诛，陈新甲以误国辟，而倡倡逃误误国者安得减等？"论若麒如律。

左都御史刘宗周，以救姜采、熊开元革职。石麒上言："陛下求变通趋时之臣，举朝不乏；若求廉顽立懦，维风易俗之臣，舍宗周无选矣。"上不听。采等自诏狱改刑部，石麒轻拟，失上意，遂罢。

甲申五月，福藩立，起右都御史改吏部尚书。时江左草创，自石麒与刘宗周，黄道周出，始成朝廷。而马阮用事，率降中旨，铨除不由部推，石麒争之不得。士英冀以定策封侯，中人韩赞周主之。石麒覆疏："昔世宗欲封杨廷和、蒋冕伯爵，并辞不受。今国耻未雪，岂辅臣裂土自荣之时？俟克复神京，成功大定，加恩未晚。"士英气夺。又言："皇考福王殉难，先帝令勋臣黄门，恭视含殓。今先帝梓宫何所，封树何似？乃遣一健儿应故事，示天下无悲思大行之意，何以鼓厉同仇？"不报。御史黄耳鼎，论石麒杀枢臣，败和议。石麒具陈始末，小人卖国情状始露，而石麒亦告去。自宗周、石麒去，南都竟败。

乙酉四月，大清兵渡淮，黄尊素子宗羲，劝石麒避地四明山。石麒不可，曰："马阮已坏天下，虽智者难善其后，惟有死此一块土耳。"

会朱大定等谋守嘉兴，议奉石麒为兵主事，未集而败。闰六月二十四日，大清兵围嘉兴，石麒由村舍叩城下，呼曰："吾大臣，不可野死，请入与城同存亡。"城上人哗曰："我公来矣！"开门纳之，越宿而陷。石麒朝服缢天宁寺，纳其尸椟中，逾三旬始殓，如生。而是时宗周在越城，饥经七日，曰："此降城非我死所。"出城外而死。海内高二人之死，能尽其义，为作《降城叹》、《我公来》乐府美之。

石麒清修绝俗，弘长后进，尤急人之难。吴昌时败后籍没，力言当事，止没田产，他为类免。雠昌时者，又欲窜其子弟于许都叛党之内，复理而出之。孝廉祝渊，上书颂宗周，缇骑逮问，石麒嘱金吾无杀义士，渊得生出。生平强记经史，尤熟明事，章奏精洽，凿然可施行。

石麒年六十八，无子，初以私属尔谷为子，已二十六年，始立柱臣为后。或问："后与子异乎？"曰："然！子可私，后不可私。子惟父所爱，即子之；后非荐之祖祢，而享告之，宗族而信，不敢后也。故《诗》曰：'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是人皆可子之证也。《传》曰：'鬼不歆非类，神不歆非族。'是人不可皆后之证也。"其议礼之精如此。唐王赠少傅文渊阁大学士，谥忠襄。尔谷官御史，与同郡钱栴友善，后并以太湖事牵连死。

熊汝霖

熊汝霖，字雨殷，浙江余姚人，崇祯辛未进士。为户科给事中，直谏有声。贬福建按察司照磨。南渡，起吏科，论厂卫告密之弊，及阮大铖不当用。马士英忌之，归里。汝霖雅受知都御史刘宗周，乙酉，南都溃，潞王监国杭州，大清兵且至，宗周趣守道于颖守绍兴城。而寓书招汝霖余姚，未得相闻。既而杭州降，事益迫。宗周复令诸生张应烨往说颖，使联络汝霖计事，颖疑未决。汝霖报书："先生诚用霖计，立宗王之才者，藉援未孩，推毂方藩。今闽兵数十艘，见屯蛟川，檄令移泊钱塘东岸，敌必不敢问渡。更泝徽宁辽左兵，捣虚建业，彼必退而内顾，东西同胆，恢复可图。"宗周趣之曰："门下有意，高皇一线，请急入郡。"

六月十九日，通判张愫赍版诸生耆老，奉牛酒渡江，输降。大清招抚使至，汝霖谋为邑人所觉，避之山中。

闰六月八日戊子，宗周不食卒。其明日，孙嘉绩起兵余姚。又一日，郑遵谦起兵郡中，斩愫及摄会稽令彭万里。汝霖募兵宁波，来会嘉绩，合军，军西陵。

初，宗周临终，谓门人曰："我缓死，以雨殷诸君不忘明室故，今已矣。"弥留，犹取几上砚书一"鲁"字。汝霖叩灵床，恸曰："先生有命，霖何敢忘？霖生于王事之

以死。"比方国安、王之仁等兵集,遂共奉鲁王以海监国,从宗周志也。

汝霖已渡西陵,札乔司,进至海宁。召父老谕以国亡君殉,三百年泽不可负,闻者感动,拜辕门,至万人。以邑进士俞元良指挥,姜国臣主海宁事,忠义响应,所在皆称熊兵。加兵部右侍郎,兼左副都御史,总督义师。

七月八日,海宁复陷,元良战没。阅月,国臣复聚溃众,入守海宁。前定番总兵汪硕德,集兵万人双林,请师期,使移札塘栖。八月五日,遣副将赵清会义兴将郑维翰,赴黄天荡,绕敌背。前锋黄岳,参将诸卢崇,邵应斗,四百人伏海塘。监军道孙嘉绩、北洋总兵张名振,并置伏兵,斩首六十级。维翰兵不进,清被矢,失亡十余人。十六日,还乔司,汝霖营于中,嘉绩营于东,钱肃乐营于西,遣卢崇、寿胤昌,抵牛头寨,焚敌营。百骑突出,都司张行龙战甚力,骑东去。邵应斗接战北军大至,缀三将,以数百骑趣汝霖。清兵胡升发大炮,毙七骑,骑东冲孙营,孙营炮炸,遂败。争舟,坠水,汝霖驰刀砍之,不能禁。诸生赵之坚,奋长刀,杀六人。参将卢玮新至,亦奋击。敌辟易,簇骑攒之,与孙光祖、周宗镐、胡升各被数十刀死。汝霖大呼船兵再上,矢及身,帐下强掖下小舟,知戚死者数十人。

九月诸帅相见于小亹,议大举,朝以九日会龙王堂。风雨阻潮,皆失期,汝霖独帅所部至六和塔,助王之仁战于江,大炮杀伤甚众。之仁兵登岸焚寨,执馘,薄暮乃归。十二日,再战牛头湾。时军饷不继,人心离阻,之仁营有逃者。汝霖上言:"臣四月江舟,风雨饥劳,遂膺腹疾。自小亹至西兴,延袤六十余里,彼方备舟乔司,潜谋径渡。臣及嘉绩标卒,两家不过千余,缓急何以防御?之仁一腔肝胆,心力相违,宜温言谕留,勉图后效。朱大典部内火器最精,原任总兵尉允昌,文武兼才,岂合投闲诸暨?敕即统大典兵江上。海宁新令已至,宜令张名振速渡,以固浙东门户。名振违令,竟归石浦。"

福州诏至,内外欲开读,汝霖泣阻,不听,避之小亹。鲁王下令返台州,汝霖疏留,以为:"今日之事,殿下宜力疾江干,檄闽师刻期来会,使浙西克复,仍藉庙谟。唐王亲来,亦当心折。若恋恋宫眷,遽返旌旄,思为退保之图,久成日蹙之势。传之海内,未为克让。又臣标参将张行龙,以臣令回籍临平,图结义兵,夹攻内应。其家丁陈义,入杭侦听,闻已具舟,旁结草人,思赚我火器。而宁盐义士沈寀、查继美、陆鸣时等,同时具来,言起兵家难状。徐出启疏,以近日嘉湖铁骑,尽返武林,但得精兵数千,直捣嘉兴,断其往来馈道,杭城自成坐困,胜于今日阻江索战。我客彼主,劳逸相万。乞优迁寀等,以彰激劝。若王必欲东归,臣亦惟就海岛死耳。"鲁王手敕褒美,比之韩愈,乃不果行。

十月,汝霖移泊龙王堂,又疏:"今日会稽隙地,竟作京雒规模,诸臣之薪胆未尝,末世之秕政悉踵。内员出司军包饷,外戚入典禁兵,骄卒哄于街衢,青衿哗于殿陛。行间文武,动以朝政为辞,文其退缩。惟殿下奋然更始,副远近之望。"十五日,汝霖扬帆渡江,夺遵谦所失大舟以归。十八日,又进军,部将魏良、黄麒、吴彪先登,北骑六百伺南军济,突击,良等且战且退,汝霖亲督军中乘小舟对射骑,死百余。诸生钱振宗,死者亦十余人。

汝霖麾下,多农井新募,徒以忠义激厉,在浙中凡一载,大小数十战,累遇败覆,而志气不惰。虽方王骄将悍卒,皆畏待如神明。陈万良、沈羽箴,结寨塘栖临平间,汝霖欲得其兵取北关,遣张行龙招之。万良受书,泣曰:"久望熊督师,无途自达,乃今江东亦知有吾辈矣。"后万良西行,复城邑,大清兵断其后,不得出,死于门中。

丙戌六月朔,浙河新溃,汝霖扈鲁王,沿海南次长垣。时唐王已走死,闽地内附。鲁王以汝霖为东阁大学士,因郑彩抵福州,军声大振,八闽皆诣汝霖,请札起兵,先后得三府一州二十七县。戊子,鲁王在闽安镇。郑彩专横,汝霖每折以礼。定达伯周瑞恶于彩,汝霖票拟右瑞,彩故忌人心归汝霖,因是积恨。又与遵谦争商舶,恐其袭已。会汝霖休沐琅琦,彩裨将李茂守琅琦,与汝霖奴子争口,熊郑两家除夕相问遗,茂以告彩,曰:"熊郑将为难。"五月十七夜,缚汝霖并幼子投海中。越三日,杀遵谦。凡越中建义者,皆尽于彩。惟嘉绩以丙戌六月死于舟山,汝霖之死,后嘉绩盖二年矣。

熊汝霖传后

汝霖初知同安县,有强直声。尝渡海败红毛于厦门,入为户科给事中。辛巳,江南疫,饥,人多死,米石直银四两,转运不至。出给事中七人,分行督漕。汝霖当上江,辽练正耗二百四十一万石,如期而集。民不病。时上意廷臣儒愞,不次拔授,左官外附,竞张空虚媒进。汝霖以量才不如核劳,破格坏典,不足以得非常之人,只为幸阶。一切叙功御览名色,皆宜报罢。保举大将,必连举主,庶杜债帅之门。事势艰危,倚督抚为成败。因条列关督范志完、宣督江禹绪,凤督马士英、保督侯恂、顺抚潘永图、宣抚李鉴、秦抚蔡官治、皖抚黄配玄、保抚杨进才,守俱弱。合令量力自陈。且襄藩南阳沦陷,惊震天下,而两抚晏然,功罪不明,何以惩后?又力言孙传庭不宜速战,祸败皆验。

大清兵略山东,京师戒严,汝霖分守齐化门,召对,奏:"行间诸臣,望敌百里,未有一矢加遗。南去则我随其后,北返则我出其前。兵士一闻督战,便汹汹欲叛。师不用命,将不用兵,督师之肉,其足食乎?"姜采、熊开元下狱,刘宗周去国,皆极谏。寻追论杨嗣昌,讥及执政,上竟恶其切直,降福建按察司照磨。

南渡,起吏科给事中。上言:"诸臣争夸定策,罔志复仇。处堂斗穴,始之武与文争,既而文与文争。殿廷之上,无人臣体。阮大铖之起,阴阳消长,间不容发。四镇每镇饷六十万,额必不供。即仿古藩镇,亦当建牙大河以北,何遽藩篱堂奥,孤海内兴复之望?先帝十七

年忧勤，曾无失德，惟厂卫一节，未免府怨臣民。丁兹天步艰难，正宜大开文网，推诚布公，使人人毕忠效节，胡得尚沿斯弊？”马士英恨新建，使门客朱统𨰰造飞语于朝。汝霖言：“幺麽小臣，为谁驱除指使？不由通政，告密飞章，内外交通，神丛互借，墨敕斜封，端自此始。请严行诘究，用杜将来。”又言：“先帝笃念宗藩，而闻寇先逃，谁死社稷。先帝任隆武臣，而叛降跋扈，曾无一战。先帝委任勋臣，而京营锐卒，徒为寇藉。先帝旁寄内臣，而开门延敌，反在禁旅。先帝不次用人，而边材督抚，首鼠两端。超迁宰执，罗拜贼庭。思先帝之何以失，即知今日之何以得矣。”

南京虽立君，未尝一事设施，而汝霖与祁彪佳、章正宸、吴适等，犹能强谏守职，推论善败，不失朝章士气。然卒格不用，以门户覆国。

孙嘉绩

孙嘉绩，字硕肤，浙江余姚人，崇祯丁丑进士。除兵部主事。杨嗣昌以其知兵，荐为职方郎中。太监高起潜求世荫，嘉绩覆疏不可，起潜恚。侍上观德殿阅军器浸毁，下狱。学士黄道周亦廷杖入狱，袱被药物，俱不得进，嘉绩移服用奉之，且从受易。会诸生涂仲吉上书，颂道周，上加怒，察狱中与道周通者。众多说辨，嘉绩独曰：“昔黄霸受经夏侯胜，史传以为美谈，今复何讳？”刑部尚书徐石麒，雅识嘉绩，清狱，出之。逾年，起九江道佥事，未之任，国变。

乙酉六月，大清檄下浙东，宁绍望风迎附。闰六月己丑，余姚摄印官发闾左为驰道，扶役者，役者反扶摄官，众哗不能定。嘉绩乘众怒，遂斩摄官，邑绅邵秉节、陈相才，诸生吕章成、沈之泰、邵应斗，率里中从者数千人。孙氏自燧以来，代以文章忠孝显，受累朝恩最深。至是建义，士民无不踊跃，便欲推嘉绩为盟主。辞曰：“举大事将须其人，熊雨殷有执持，识兵势，当共请其约束。”会汝霖募兵自宁波至，邑人大安。

鲁王监国，晋嘉绩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视义师。转战乔司，西兴，亲受矢石，号孙熊兵。临敌则汝霖当先，嘉绩继之。饷不给则毁家产佐军。每对宾佐泣曰：“身先人余也，义同国存亡。惟惧事不集，死无面目以见君亲耳。”由是听者感奋。嘉绩举宗报国，文士知故争为之死。

浙东本以汝霖、嘉绩首义，营立行朝，亡将溃兵，因弛荷担，后来益众，客反居上。方国安拥重兵，孙熊严意与同济难。国安道遥殊无意，一年之中，縻饷数百万，皆出八郡民。贫富交尽，卒以是败。丙戌六月，鲁王移跸舟山，嘉绩以军从。六月二十四日，卒于舟山。子延龄，从跸，南至中左所。大兵入余姚，焚嘉绩祖如游第。后二十八年，延龄子讷，渡海求祖父榇，得于状元张信墓道，归葬。

钱肃乐

钱肃乐，字希声，浙江鄞县人，崇祯丁丑进士。知太仓州，以廉清为张溥、张采所重。迁刑部员外郎，丁外艰，归。

乙酉六月，大清檄下浙东，肃乐大会绅士城隍庙，痛哭议举兵。谢三宾不欲，移书定海总兵王之仁，使以兵威胁举兵者。之仁陈兵入郡，反合肃乐，三宾怅然。会孙熊已起余姚，前西道通，遂进军绍兴。

鲁王监国，晋肃乐右佥都御史，升右副都御史，转战乔司及牛头湾。时马士英、阮大铖亡入方国安营，阴制行朝之政。里井邪狯，多缘举义，推戴呈身。部覆台弹，犹沿旧习。富家输饷，动加榜楚。内侍客凤仪，外戚张国俊等，气倾中外，咫尺大敌。而越城哀衣宽带，歌读宴会如平常。肃乐条列其弊，不能用。及浙河师溃，浮海，隐于福州之化南。鲁王次左所，复入觐。

丙戌十月，鲁王在长垣，肃乐拟诏预颁鲁三年戊子历。浙闽全陷，旧人如刘沂春、吴钟峦，皆遁不起，肃乐移书责之，乃就道。唐王遗臣稍稍引出。明年戊子，鲁王次闽安镇，晋东阁大学士。刘中藻起兵福安，攻福宁，州将破，其帅涂登华欲降，不决，谓人曰：“岂有海上天子，船中国公？”肃乐致书，谓：“将军独不闻有宋末年，二王不在海上，文陆不在船中乎？”登华遂诣郑彩降。彩欲使其私人守之，中藻不可，彩反掠其地。肃乐与中藻书，不直彩，彩闻衔甚。是年五月，汝霖为彩所害，肃乐忧愤，疾动而卒，年四十三。赠太保，谥忠介。

初，肃乐请挑敢死士尽配彩，则兵力一，竟以彩故，死。继肃乐相者，慈溪沈宸荃，字彝中，与从叔履祥，皆成进士。履祥入海，被执，不屈死。宸荃从鲁国次南日山，覆于风。从鄞人屯兵浙海，死义有张煌言。

论曰：嘉绩子延龄，自闽海归，言鲁王入闽事颇悉。四镇兵受命南征者，散守闽郡邑，郑彩以重兵攻之，皆乘障，语外人曰：“吾故明人，岂无意？”但郑彩剽杀，非吾帅。得熊吏科来，即释甲耳。汝霖肩舆屏从往，众不信。有故识汝霖者，曰：“果是也！”喜，罗拜。城上开门降。凡得新附二十万人。当是时，使汝霖能布其威信，率之守战，岂独入闽可全，岭以北亦可出矣。顾乃分隶诸将，致义士解体，骛帅益势，事无成而身随丧，可悼哉！昔颜真卿以军权移于贺兰进明，仁柔之过，儒者有之。然蕞尔越州，孙熊协心，孤撑一载，卒不负其言，而同死岛上。比于宋之文陆，义何忝焉。肃乐欲依彩成功，亦坐短智。而议者谓与杀汝霖之谋，不可不为之白也。

朱大典

朱大典，字未孩，浙江金华人，万历丙辰进士。以章邱知县行取兵科给事中。历升至兵部右侍郎，总督漕运，巡抚凤阳，督剿流贼。大典饶有才，而性奇贪，多行暴虐。崇祯庚辰间，督师庐凤，守护陵寝，括取财贿，四府僚属，囊橐皆尽，人拟其富且敌国。御史姜采等交章劾之，下法司勘问，大典不敢对簿，自请捐资募兵，剿寇戴罪，诏许之。得脱归里。

福藩即位，起原官，御左兵上流。乙酉五月，王弃

留都，奔黄得功军，大典诣军朝请，得功被刺自刎。王北去，大典归里，募士为城守计。而方国安率土汉散卒，由杭州东渡，拟牧马金华，大典不纳。国安纵兵焚劫，近郊四十里，人烟几绝。闰六月，越城师起，守道于颖檄，国安江干共事，国安遂舍金华勿攻。大典欲据有全婺，婴城保家，故终鲁王在绍兴，止一遣其孙入朝，未尝发一兵至江上。

丙戌，大清兵渡钱塘，贝勒遣马士英招降国安，令其立功自赎。国安从贝勒协攻金华，大典坚守三月。国安辇九牛铳，昼夜攻城，大典知不可为。先数月，遣其子孙潜遁。及期，开宅使婢仆各出逃，止推堕爱妾一人及幼女井中，而自走火药局，纵火死。

吴邦璿者，山阴人，大司马兑之曾孙，在大典幕中。甲申，以万金托璿邦营干，中途闻北京陷，即橐金而归，自旅费外，分毫无私，大典骇服，谓邦璿不特有行而且有才，题授副总兵，同守金华。邦璿善骑射，城守倚之。及将陷，归视其妻傅氏，傅氏曰："城守事急，尚顾我耶？我惟一死以报君家，君可亟去。"乃以所积金付其子，匿之民家，候城破，潜遁。并令诸婢仆急走逃死，皆厚赉之，自服绯衣缢死厅事。邦璿已知妻死，不归，急走火药局，见总兵何武曰："阁部火药库，今日不能击敌，而留与敌用，甚为非计，不如烧之。"武曰："固也！"少顷城陷，大典至，呼曰："二将军何不急走？"邦璿曰："璿世受国恩，惟一死得随明公，幸矣！"问武，武曰："武意已定，愿与将军同日死耳。"大典笑曰："三人同心，何复不足。但顷见二将军所商何事？"邦璿曰："火药如许，不甘资敌，竟欲烧之方死耳。"大典出火绳袖中，曰："所见略同。"乃尽出火药三百桶，堆一所。大典尚有从人十余，麾之曰："去！"从人皆愿同死，不应。大典大声曰："速走！吾将有事。"乃与邦璿、武、环坐于椅，投火绳药桶，顷刻人屋皆烬。大兵遍求大典尸，不得。盖浙东死事之烈，未有如大典三人者。

论曰：张岱言昔年在淮扬，亲见朱大典之贪横，真如乳虎苍鹰。后复见其婴城守婺，破家从忠，继之以死，又未尝不叹息其为人也。夫人固有性之一偏，彼其嗜名义，与嗜财贿，无以异于大典，曷怪焉。然其时大典将卒颇练，又有厚赀，不能图一长虑，而闭门坐毙，其智短也夫。

余　煌

余煌，字武贞，浙江会稽人，天启五年乙丑，进士及第第一。累官翰林院修撰，左春坊左中允，右庶子兼侍读，日讲经筵。尝与修三朝要典。崇祯中，给事中韩源追论其事，煌疏陈本末，免归。乙酉，王师下杭州，檄召越绅渡江，煌独不往。鲁王莅越，起户部侍郎，礼部尚书，皆辞不就。陈时政、马士英卖官误主，兵未至而先逃，国已亡而复用，为失刑之失。丙戌，起兵部尚书，言：藩镇各自成军，久不相属。顷田仰与郑遵谦争饷，喋血禁庭，臣冒锋镝，幸而解散。司马职统六师，今行朝之官，特缀旒也，岂能绳以平世法哉？煌见越事益急，而诸臣文恬武嬉，请乞纷然，上疏争之，谓："请祭则当思先帝烝尝未备，请葬则当思先帝山陵未起，请封则当思先帝宗庙未享，请荫则当思先帝子孙未保，请谥则当思先帝光烈未扬。"人读之叹息。

江上失守，郡城不闭，有议守陴者，煌叹曰："临江数万众不能一战，乃欲以老弱守孤城乎？"亟开九门，纵民避逃，自出东郭，赴水死。后数日，贝勒渡西陵，下绍宁郡邑，不戮一人。

陈潜夫

陈潜夫，字玄倩，浙江会稽人，崇祯丙子举人。授开封府推官。南都录守豫功，升监察御史，巡按河南。陛见，陈恢复策，为马士英所持。寻以童氏妄称元妃，潜夫前在道，私谒、无人臣礼，并逮诏狱。南都破，脱身航海。至越，上书愿假臣兵五千，直渡海宁，断武林左臂。加太仆寺卿，监浙西军，募得三百余人，与孙熊三家兵，列舟江上。明年军溃，归山阴之小赭里，呼妻孟氏曰："行矣！我为忠臣，尔为烈妇，相保泉下，无悔也！"同上化龙桥，赴水死。

陈函辉

陈函辉，字木叔，号寒山，浙江临海人。崇祯甲戌进士。好酒色，事著述，日与客沉饮，出酒文倾吐，讥切将相误国，扼腕。谈至夜分，啮杯碎。尤能倾赀急客，先人之忧，海内称文章风流豪荡者，推天台陈君焉。筮仁靖江令，以不谨罢职。鲁王莅越，为兵部侍郎，伤二都沦没，哭泣至喑失声。入对行朝，出酬同列，必恸言痛哭。闽诏至浙，众议开读，函辉与熊汝霖俱持不可。金堡自福州出监郑遵谦军，函辉密疏请杀堡，堡奔衢州。丙戌夏，叹曰："人郡敝矣！诸军犹诛粮无厌，是重弃民也。北来生兵，日益一日，不知此身何所耳。"

江上溃，有劝鲁王婴城者，函辉哭曰："民去将孰与守？君为社稷亡，臣请从亡。"乃从王还台。王自石浦浮海，竟相失。函辉不抵家，哭入云峰寺，即几上书六月十六日申时卒。遍去别友，不及家人一语。至其时，遂投环。作绝命辞八首，自祭文一，埋骨记一，流传江表。二子臣谦、臣诗，能识父志，不交当世事。

论曰：余公开越城纵民出避，所谓天下之阴德也，未可以曹彬渡江不杀之义掩之。玄倩始与仁和进士陆培争名，交恶，既皆以义死，其大致同矣。寒山宫室之美，妻妾之奉，得我穷乏，盖兼有之。既而临大节，视平日嗜好，如蝉翼之振露，洒然自得其本心，非见道明而去累疾者耶？姚江吕章成，有告北园文数千言，其声呜咽，曰："北园吾西台也。"盖以谢翱自方，以文山方寒山云。

张肯堂〔传阙〕

吴钟峦〔传阙〕

卷　六

郑遵谦

郑遵谦，字履公，余姚临山卫人。父之尹，进士，官山西提学佥事，徙家会稽。遵谦少为诸生，任侠，斗鸡击剑，不为绳墨之士所礼。始与东阳许都交好，都蓄异意，遂与绝。自南都多故，遵谦阴养健儿，市好马，意指莫测。奄人屈尚忠逃至越，遵谦笞杀之，曰："吾闻诸刘先生，凡系逃官，皆可杀也。"郡人义之。

杭州失守，遵谦决意起兵，之尹屡禁之，不可。乙酉闰六月辛卯，结郡中少年刘翼明等，合众水神庙，告以国难，众皆哭。遇会稽令彭万里受新命归，招摇过市，众怒，杀之清风里。遂攻郡署，获署守通判张悚传首。即日檄守道于颖，以五百人西扼钱江。诘明，遵谦戎服坐新司堂，悉召缙绅入计事。自吏部尚书商周祚以下，皂衣由角门入，遵谦立语举兵赴难状，咸悸伏，莫敢正视。士民环辕门呼曰："郑将军今为国，诸公觍受大禄，有贰议者，剑斩之。"是日祃旗。余姚孙熊之使者已至，遂断江流，声震杭州。

鲁王拜遵谦义兴将军，合技勇出屯小亹。朝议分方国安、王之仁等为正兵，遵谦、孙熊等为义兵。义兵新募，多市井农贾小民，不素练。正兵常陵义兵，食正饷，饱嬉江头；义兵则食义饷，率告输富人，常乏食。客将陈梧、高鹤鸣等寇钞越城、余姚，一年之间，公私交尽，百姓愁困。

八月廿五日，义兵渡江，遵谦战甚力。副将郑维翰抵太平门，被炮死。九月，及督师汝霖，武宁伯之仁，期会龙王堂。旦，大风雨，阻潮，遵谦后期，之仁等独进，大有斩获。十四日，陈潜夫、张名振败于观音堂。遵谦亦失利，夜归小亹。冬，鲁王劳军西兴，以遵谦首义，特封义兴伯。丙戌三月朔，杭州开堰放舟，遵谦从之仁迎击，获铁甲八百与军资。五月，师溃于江，遵谦将家属浮海，从鲁王至舟山。

大清兵入绍兴，之尹死之。鲁王南次中左，诸臣家琅琦，晋遵谦义兴侯。郑彩专政，以同姓弟畜遵谦，使领陆兵牛田。闽郑氏以商舶富，遵谦强取二船，由此交恶。及彩杀大学士汝霖，遵谦恚形言色，彩故扑部将吴辉，使扶伤就遵谦求书，投郑鸿逵，遵谦信之。过辉船，被擒，辉伏不出。遵谦呼曰："汝郑彩厮养，杀我岂出汝意，而惭相避乎？"辉出，就求只鸡盂黍，奠汝霖，跳海死。

其妾金四姐，故倡也，以杀婢下狱，遵谦破千金出之。遵谦死，四姐束藁象彩，每馈，斩藁哭，并沈海中。军中慕其义，称金夫人。始与遵谦同起者，有刘穆。

刘　穆

刘穆，字公岸，浙江山阴人。貌修伟，善大刀及射，宽而爱人。崇祯中，以武进士授上海把总。南兵部尚书史可法知其才，补应天副将。穆虽为将，家贫，推食食士有气节者。邑人刘翼明、余姚邵应斗、萧山朱伯玉，从知府于颖转运南都，穆深结焉。

乙酉五月，南都败，归里，与颖及郑遵谦谋匡复。闻方国安溃而东，抄掠宁国、广德，可急抚为用，穆身往迎之。未还，遵谦已起郡中。武进士沈振东说遵谦，悉取江北船，系南岸，由是杭州兵不得渡。国安至，义师亦集，鲁王备物典策，筑坛西兴巅，拜国安大将军，封镇东侯。诸帅櫜鞬列山下，以次上，旌旗数十里，戎卒十万，发令声动江谷，杭城望之震骇。浙东军倚以自强，由穆始议也。

穆封威北伯，受王之仁节度。明年丙戌，晋侯爵，用翼明左军都督。翼明亦善大刀，忠果敢战，尝为军锋。国安爱翼明才勇，欲请致之，翼明不肯，曰："吾终不负威北恩。且同国事，何分彼此？"穆深得将士心如此。

穆子九，短而悍，有胆义，得徽人毕昆阳枪术，穆自以为不如。及兵起，九枪所向无敌，战于清风岭，独杀锐兵数百人，应枪辄倒。县骑益集，合围取九，乱斫死，南军为之夺气。乙酉六月，穆东奔舟山。是月六日卒，葬于岑港口。

王之仁

王之仁，字□□，直隶保定人，大监王之心弟也。累官定海总兵。崇祯十五年壬午，海盗顾荣、廖二掠崇明，知县守备出战死。贼将窥江淮，断漕饷，诏之仁会应抚黄希宪讨之。遇贼高家口大安河，连胜，贼北窜。漕督史可法迎击，贼复折而南，降于苏松兵备程珣，之仁功为多。

大清兵下杭州，之仁初议迎降，既从钱肃乐之约，首帅所部入宁波，会孙熊兵俱西。东南承平久，民不识兵事，诸义师多纨袴及市井田野儿，众疑惧。比之仁麾下过，部伍明整，兵甲犀利，众心大安。

乙酉，鲁王莅越，封武宁侯，晋宁国公，壁西兴。江上宿将推方国安与之仁。国安惑于马阮，拥强兵不能用，纵其下行剽，主客患苦之。浙西因是守益坚。郑遵谦、熊汝霖等所合义兵，无敢抗国安。国安兵常陵义兵，独惮之仁严，支吾依附。鲁王倚以为重。之仁愤军政不一，上疏言："事起日，人人有鼓行渡江之志。历今半载，逍遥游戏，便欲以钱塘为鸿沟，天下事何忍言？臣愿以所隶沈舟决战，今日欲死，犹战而死；他日即死，恐不能战也。"会杭人开堰入江，之仁统水师邀袭之江中。是日，东南风大起，南军扬帆奋击，碎其舟。

贝勒以重兵下浙江。乙酉五月，江涸，贝勒试马，用大炮击南营，碎方军甑灶，国安遂遁。夜趣绍兴，劫鲁王南行，江上军遂溃，独之仁一军犹在督师。张国维议挑兵五千，分守诸垒，之仁泣曰："国安坏天下事，今生兵数千万在北岸，旦晚毕渡，孤军何以迎敌。之仁有船可入海，公兵无船，当速为计。"国维追从鲁王去。

之仁度事不支，乃载其妻妾子女妇孙共一大舟，沈

之蛟门。独至松江，峨冠登陆，百姓传骇聚观。之仁从容入见内院洪承畴，自称前朝大帅，不肯身泛波涛，特来就死。八月二十四日，死西市，时人皆为泣下。

论曰：郑遵谦无渊谋长虑，遭国大变，江干临敌，尚不废声妓，故积为乡闾所轻。然以全盛南都，将相师济，长淮为边，未终一期，邦其沦丧。绍兴远介东表，雅无备御，遵谦肉袒挺剑，八郡云合，系名号亦讫一年。唇齿江广，屏翰闽浙，此顾可忘所自哉。刘穆雅量有儒臣风，父子一心，同死兵事，谋虽不就，不可谓不幸矣。董玚评江东人物：官兵将领以王之仁为首，义师则熊汝霖为首，盖其心之刚烈，余子不如云。

王正中

王正中，字仲㧑，直隶保定人，宁国公之仁从子也。崇祯丁丑进士。游高唐州，会大清兵南下，转运银杠亦避入高唐。大军围高唐，州守以银杠旦晚敌物，不若鬻，免一州士女屠戮。正中与押状，事平论死，数年得出，除知长兴县。

浙西失守，避地绍兴。鲁王莅越，以兵部职方司主事知余姚，余姚当绍宁山海冲，军将往来剽夺，市贩朝得扎付，暮入根括民舍。正中设兵弹压，约各营取饷必经县，否者以盗论。总兵陈梧败于嘉兴，渡海掳掠乡聚，正中遣兵击之。乡聚犄角杀梧，朝议罪正中。黄宗羲力争梧见杀，盖众怒，正中无罪，乃止。张国柱掠定海，乘潮而西，纵兵入姚城，围大姓，正中计折谕止之。田仰、荆本彻先后蔽江下，皆帖息去。一年之中，屡经悍将，而邑免大祸，民戴之如父母。升监察御史。

正中短小敏练，喜任事，而措置甚大。益募骁勇将，从海道取海宁、海盐，通浙西路。于是尚宝卿朱大定、太仆卿陈潜夫、主事吴乃武，皆自浙西来，受约束，坛山烽火，连于武林，北门藉无恐，隐若敌国。又通律吕，星象，壬遁，喜读实用书。乙酉冬，进鲁王丙戌年历。及败，逸于民间。姚邑遗民沈国模、史孝咸、韩孔当、陈天恕、吕章成、邵会可等，咸共往来。深衣幅巾，假医卜续食。大清康熙六年八月，卒于山阴之陈常堰，年六十九。

于　颖

于颖，字瀛长，江南金坛人，崇祯辛未进士。累官工部主事员外郎，知西安府。削籍。起工部郎中，知绍兴府。截江之役，升按察副使，分巡宁绍道。间道归里，杜门终老。颖在绍兴，甚有威惠，越人至今思之。

吴　易〔传阙〕

卷　七

王　翊

王翊，字元勋，浙江余姚人。为人朴重，年四十，邑无知者。丙戌，浙河师溃，翊见邑中孙熊起义者，皆弗就，意感愤。独行舜江干自语，因私求士。家贫授经，以所得馆穀，量赀分给，人感其义，不为轻侠行。丁亥，结壮士十八人，起于四明之下管，奉鲁王年号。浃旬，得千余人，乃东傍海抄掠，发辩士至舟山，说黄斌卿同攻宁波。浃波诸生华夏，以帛书来告内应。无何，夏等谋泄，斌卿至宁波后期，敛军退，翊遂入四明。

先是丙戌之役，浙东溃兵散走山泽，率以布代胄裹首，号为白头兵。归安茅瀚，晦溪汪涵首，以五百人入四明，屯于杖锡寺。山民苦输镶，夜半焚寺，二帅死，麾下无一免者。及翊至，军令明肃，见者皆悦，遂结老砦休兵，求将简练。

戊子春，入上虞，杀摄令，战胜而卧。大清兵夜乘怠还袭城，翊出走。已丑三月，再破上虞，走其知县，得县印。是时浙东山寨，萧山有石仲芳，会稽有陈天枢、王化龙，台州有金汤、俞国望，奉化有袁应彪、吴奎明，所至民多亡避。而平冈张煌言、上虞李长祥，单弱不能成军。惟翊一旅，蔓延于四明八百里之内。

任诸九如、沈调伦、邹小南等领五营，毛明山等领五内司。九如用法严，而屈已让能，忧时愤发。帐下士或战伤矢，即以所乘马载之，已执鞭以从，故最得人死力。调伦为沈国模兄子，夙向义。小南亦书生，以故翊军中多故家，相聚讲求义烈。亲故在邑不愿留者，礼遣之。明山戆而敢死，搴旗摧锋，议事翊前，侃侃面折，军中呼为毛金刚。

大清督抚提镇以乡兵四起，大军不能久相持，且山险未易攻也，下檄环四明、绍宁、台三郡村落团练，自为战守。于是民始携贰。大兵逾清贤岭入，乡兵屯丁山以待之。待久而弛，大兵骤驰之，死者四百人，有孙悦者，闻丁山败，救之，中流矢死，直立不仆。御史冯京第自湖州军败，间行至四明，入翊军，屯于杜岙，为团练所破。别部邵一梓见获，缚致上虞，寸磔，仰首骂不跪，剐及臂胫，乃倒，独呼高皇帝及关亭侯。一梓胆勇冠军，既死，山中夺气。翊以四百人走天台。翊谓诸将曰："是皆团练之罪也。镇兵虽健，我视其锐则避之，懈则击之，非团练为之导，敢走险如平地乎？吾卒虽残，破团练尚有余力。"自天台返，入四明，击团练破之。随道乡兵，民荷锄从，至万余，京第亦出，势复大振。

翊谓京第曰："吾始事托此，将以待天下之衅，而势不可猝出。今与我犄角惟舟山，我灭则舟山无援；而舟山危，我亦无援。欲去经略中土，此固大言，人不信。前余公煌书生，黄斌卿又无谋国诚，故沮乞师日本之行。今诚得包胥其人，痛告日本以讨乱复仇，兴灭大义，使发兵二道，一趣南京，一指天津，则天下扰动，我悉山中岛中军，以扫江东西、淮扬以南，可坐有也。日本事成，割诸岛与之。夫大海天堑，孰与长江，彼岂能与我争中原哉？且今之地，譬如博，人以人为注，于我何失？"

京第如其计，往说斌卿，斌卿使弟孝卿，同京第走长崎。长崎岛王，初以西洋天主教人为乱，不纳，京第

即舟中哭拜不已，哀动唐夷。又因东京行部官，致血书撒斯玛王。王与大将军言之，议发各岛罪人，师起有日矣。会京第返，而孝卿假商舶留，耽官妓，见轻其国，日本卒不发兵。京第恐斌卿兄弟败成谋，遂与绝。

翊渴冀贤将为攻取，陈天枢荐前威北侯刘穆故将刘冀明，武勇绝伦，重币卑词往。知其急义，乃给拘其友，翼明一来，翊布腹心，弗敢遽留。明年，辞母妻入山，凡在山中一年，屡为翊击退大军。翼明游历诸营，曰："俞将军文而有礼，陈将军勇而义，然俱不及王公，厚有大将才。"又曰："惜王公后时，脱以此军战曩日西兴江上，岂不能奋飞取杭州哉？"翊众号一万，实八千，任战者三千。以王江司饷，履亩税，富民皆乐输，无强。诸所决罚，人人称快。自翊起，浙东列城为昼闭，吏莫敢下乡，守令争荐诚讲解。

己丑，自上虞东出徇奉化。大清兵方攻吴奎明，追奔至河泊所，翊猝遇之而战，大军退。其年，鲁王次健跳，授翊河南道御史。翊朝行在，升右佥都御史。已跸舟山，再入朝，升兵部侍郎，寻晋尚书。

大帅患山海久不宁，有为谋曰："此皆失职人逋窜，若招以官，可立解。"会稽严我公，黠猾士也，闻其说，亟造为告身银印，曰："请自隗始。"遂授都御史，招抚湖州柏襄甫、会稽顾虎臣，皆降。我公将渡海，发使者入明山，翊之前营黄中道曰："严我公动摇山海，宁可使之达行在哉？"烹其使，分羹各营，敢受招抚，视此。我公踉跄去。

庚寅八月，翊合俞国望，陈天枢之师，复新昌；北赵余姚，拔浒山，绍宁道梗。诸帅议大举，将取舟山，恶翊反内地，乃分二道，金砺自奉化，田雄自余姚，会捣大岚，游骑四出搜伏，旗幕三十里，翊避之于海。京第病不能行，匿鹳顶山，为降将所致，死于宁城。翊兵日蹙，犹大治海舟，期身往崇沙，而以西事委翼明。从东阳、义乌，收合金、衢、严豪俊，顺流下钱塘。会褚九如从弟素先，乘翊小败，劫饷金北去，众心摇散。翼明及裨将陈虎侯、朱伯玉，亦间行亡抵家。九如逃入天台为道士，气结死。

辛卯秋七月，翊还山中，所留诸将，降杀且尽。二十四日，大星坠地，野鸡皆鸣，为团练兵执于北溪。过奉化，赋绝命诗。在系日，束帻掠鬓，修容，谓守者："令汝曹见此威仪也。"

八月十二日，大清帅毕集定海，陈督讯之，翊坐地上曰："毋多言，成败利钝，天也。"刘帅注矢射之，中肩，田帅中颊，金帅中胁，不动，如贯植木。绝其吭，始仆。牙将二人，亦不跪，掠之，则跪而向翊，见者为泣下，曰："王公忠，宜从者义也。"

王江之母为金帅所得，以招江，江削发为僧，见金帅于杭，问讯而已。安置省城，母以天年终。江买一妾，其妻日夜勃溪，江怜妾而遣其妻，妻攘袂数江，登肩舆去，闻者无不薄江为人。后江出，人以其妾在，不疑。既而不返，始知向者以术脱其妻也。

江既得逸，遂与张名振引师入长江，登金山，遥祭孝陵，题诗痛哭。丙申，复与沈调伦聚众明山，调伦见获，江亦病创死。小南亡命，后二十年，有遇之于金山寺为僧者。自翊被执后一月，大清陈锦遂围舟山，舟山破，鲁王出奔厦门。

论曰：金堡言，江北不知有弘光，江南不知有永历。甚矣！人之识小而蔽也！尺寸之外无睹，悲夫！以王翊之贤，而乡闾呼以为贼，夫又何怪焉？翊头悬宁波城楼，为毛明山所盗，祀于鄞人陆周明书架，周明死，其弟开箧乃见，此与人求王琳首，书其义甚烈，又何以异哉？

刘翼明

刘翼明，名光世，以字行，浙江山阴人。佐王翊者一年，后老死于家。王翊善下士，能立纲纪，有监军道五人。其健将为黄中道、毛明山，团练兵望此两人旌旗，皆退走。褚九如号耆旧，为翊延接宾客。翼明初入山，夜过九如宿，九如逡巡立窗外不去，语遂彻旦，尽举所部兵属之。诫其下曰："刘将军勇无敌，第听约束，必有功。"翼明由是得展所长。统兵千人，出屯嵊之东坑，及陈天枢同复新昌，天枢视火药焚而投水，翼明迎谓曰："得不死否？"天枢曰："兄但急入城，理战守，无忧我。"月余而死。

山中兵初畏镇兵，翼明用忠义鼓舞训练，旬月间遂得精卒。一日平明，冲大营，踊跃进。大兵见进退行列，殊异前日，知刘大刀在，遂溃。士卒感翼明威信，无犯民舍，每移军，民攀挽曰："公去，则他将来，无幸矣。"

裨将陈国宝，余姚人，勇而义父奉翼明，旦夕侍卧内，战则率其下齐致死。尝至鹿头颈，就粮于平西侯王朝先。他部有刘朝先麦者，朝先来，诘其人，语不逊，国宝自营中抽刀前，曰："谁谓我公盗麦者？宝请身当之。平西无主人礼，岂能为国乎？"众皆愕顾，使者已遁矣。翼明将归，先遣国宝，挥泪，翼明立山头送之，见国宝行数里尚回顾。王翊死，国宝不能忍，复以数十人起，败，死之。

王　江

王江，字长叔，余姚人，名位亚于翊。有智谋，卒死山中，不负其志。

邵一梓

邵一梓，字端木，余姚人。从军江上，还屯四明山，有众万余，势锐甚。郡邑相戒，毋犯邵不林锋，不林其别号也，后战败被执，叹曰："不可破我网巾，使我无以见君亲于地下。"兄一柱、一槐，弟一楠、一栋，先后并战死。

俞国望

俞国望，字□□，浙江新昌人，宽惠长者。有众一万，然不简练，少选锋，尝以鸟铳败田雄兵于山涧，故田兵畏新昌鸟铳。一日战，被矢，仆道傍篁棘间，追骑数千过，无觉者，因得免。裨将持尺书入王翊军，越关走，

翼明棒而遣之。诰曰，国望诣翼明，谢军政之肃，其贤如此。国望起武生，封新昌伯。

陈天枢

陈天枢，字□□，会稽樊江里人。丁亥，与高宜卿等结壮士，走平冈，兵少而精，张司马煌言，李进士长祥皆依之。时宁绍义士屯聚四明山，左右推王翊为盟主。天枢不欲属翊，自为一部，翊亦敬天枢，如兄弟欢。先是，海舶数艘艤山阴之白洋，遇田雄兵百余骑，下堤来攻。陈虎侯发乌铳，毙其一骑，众争上，骑皆陷于淖，盘旋往来，觅堤口不得，下马叩头乞命，杀八十余人，天枢实左右之。

翼明至白洋，天枢与深相结。比山中兵起，人多有道刘大刀名于翊者，天枢尤不容口，因是必欲致翼明。翊规模远，赏罚明肃，其部卒视郑遵谦，刘穆时精练。是时，天目有姚志卓，四明有王翊，鲁王得迁延南田，舟山者数年，依二人为右臂焉。副将常进功，引兵入山，天枢乘其初至，夜袭之。先盗其马，马惊，众扰乱，山中军纵击，进功仅以身免。

王善长

王善长，字□□，山阴人。少有绝力，长而豪荡，乡里患苦之。尝同少年游禹陵，见窆石，大言曰："我固不学，闻大禹治水，有玉简金书埋会稽，岂兹地乎？"则以手撼之而动，意得甚。

甲申，闻煤山之变，奋臂言曰："京师公侯将相，岂皆妇人耶？"逾年，郑遵谦起，善长为部将，及败，归里。又逾年，王翊、陈天枢起，善长亦合骁果得数百人，起会稽山，受鲁王命为威武将军，往来山海间。因曰："吾闻古之立功者，不遇异人，必见异书。往吾撼窆石能动，意金书待我发乎？"乃以大索贯石，与数十人转之，莫动也。善长则攘袂独挽索，使数人旁助，随手折，掘地及泉下，竟无所见。

善长每战摧阵，郡将戒其下勿与善长遇，而使人好语诱以官。善长不肯，曰："吾志图兴复，岂假建义为博官地哉？"

舟山破，山海之师皆溃，善长间归。为人所告，捕者数十人，善长拳仆之，卒入狱。告狱卒曰："吾数月人耳，山中颇有所积，置之何用？当奉为诸君欢。愿去桎梏，得醉饱待尽。"遂痛饮，日益狎，亲故亦时留饮狱中，间置刀斧瓶罍以进。

越城东南有稽山门，人希往来。一日，有大舟载草而溯者，以草积城下去，门者以濡故，弗问。是夜，善长饮狱卒，侑以琵琶而歌西音，皆大醉。遂缚狱卒，而告诸囚曰："能从我者第先出。"诸囚皆出，善长斧狱门，奔稽山门，乘城投草而下。道四明，航海，追骑四出，不能及。善长从定西侯张名振，战崇明有功，为朱成功所忌，见杀。

章钦邻〔传阙〕

冯京第〔传阙〕

卷　八

王毓蓍

王毓蓍，字元趾，浙江会稽人。性至孝，方昏，遭父丧，三年不居内。母没，哀毁伤目。年十六，始为文，即工。好交天下才士。时海内以文誉擅元礼有道之目者，苏州有杨延枢，太仓有张溥、张采，松江有徐孚远、陈子龙，江西有陈际泰，而绍兴有毓蓍。辈虽在诸生，群推人宗。刘宗周讲学于古小学，蓍毓及刘世纯、陆曾晔、秦弘佑、王朝式、秦承显、钱永锡等，皆执贽，宗周甚哭毓蓍。毓蓍顾豪迈，不为曲谨小节。每燕，集坐客常满，风雅谐笑，旁及丝竹。

崇祯十七年四月，闻北都之变，奔告宗周，相视流涕。慨然曰："毓蓍之死始此日。"及明年乙酉，南都溃，浙东归款。毓蓍不欲生，作愤时致命篇，述意，草成而歌，歌而恸，凡数日，两兄难之。毓蓍髯且竖，已笑曰："是不难，圣贤书人读之，此日扬扬里巷，不忍见也。它日死更难耳。"

生平不理家，儿乳名亦不记。是日，问儿名，抱持之，曰："以属兄。"越数日，府县具牛酒迎犒，毓蓍方食，投箸起，大书其斗曰："生员王毓蓍不降。"复榜诗文于唐卫士祠及文庙。夏旱，出视泮水浅，乃之柳桥下，坐而死。时六月二十二日，求其尸，色如生。留书上宗周曰："毓蓍已得死所，愿先生早自决，无为王炎午所吊。"

是时，宗周既不食十日矣，见书伤悼，曰："吾讲学十五年，仅得此人。"门人私谥正义先生。后鲁王赠简讨，死后十三年，友人蒋平阶、魏简等葬之于梅里尖西阜。其后毓蓍四日死者，有潘集。

潘　集

潘集字子翔，浙江山阴人。学不喜章句，诗文立就，纵横绚烂，若不可止。王毓蓍延吴下名士，为文酒会，集方就童子试，试又不利。每弹驳诸名士文义，毓蓍恚，绝不与通。比闻毓蓍死，狂走大叫曰："集故人也，必死从王子！"走哭柳桥上，曰："先生往乎？尔友来矣！"有解之曰："子布衣，无庸然，天下甚大，岂少子？"集厉声曰："天下人自生，集自死，集不以愧天下，天下亦不以集愧也。"袖巨石，沈东郭渡东桥死。

集负才任气，酒酣即骂其座人。父为边郡小吏，以城陷死，每语及，辄涕不止。尝参沙门雪峤，云有所悟。死时年方二十三岁。里中私谥义成先生，鲁王赠礼部主事，葬于城南谢堡。集后十三日，又有死者周卜年，亦布衣。

周卜年

周卜年字定夫，山阴人。父孝子文郁，水漂母棺，七日不食，入水负母尸出，得疾死。卜年少孤，尝赴府试，不利，愤誓于神曰："卜年不得科第扬吾亲者，死而雷击其尸。"越城降，卜年哭曰："终吾年无以报亲矣，吾宁赴海与鱼鳖处乎！"作五歌以自哀，碎所佩玉雷圈曰："宁同玉碎，勿瓦全。"翌日，白衣冠哭诸市，从邻妪乞一针，纫其衣。而遗书弟曰："吾死矣！嫂有遗孤，不可不守；无，则不可不死；不能死，不可不嫁。滔滔大海，不复寻吾尸也。"遂赴海死。尸浮白洋之龟山，衣纫如故，遗一履。鲁王赠礼部主事。卜年死后越数日，郑遵谦等兵起。

朱　玮

朱玮，字鸿儒，山阴人。乙酉六月朔，随父避兵墓所梅里尖。间语其舅曰："人畏兵，吾不畏也。吾将得所往耳。"家人谨堤之。比大清兵下乡，人皆剃发，玮亦故称从剃于招，提防稍懈。玮既出，遽返舍，以壤书案曰："志不可夺。"家人虑失玮，索之，得壤书，曰："噫，死矣！"逢野父叩之，则见玮望墓而拜，投河渠死。玮父号于塘曰："兵且至，吾守汝以及于难乎？抑捐尔骨以去乎？"三终，踊而出，角巾而立，稍引之，并岸不仆。时年二十四。

倪舜平

倪舜平字□□，山阴人。家贫不娶，尝往来诸暨，授书自给。或趣之府县试，笑不答。大清兵渡江，则以一航载大缸二，之祖墓，以缸坎墓左。置酒，召村邻饮墓下。毕，拥所携书卷，趺坐其中，曰："覆吾缸，度吾暝，瘗吾土。"有顷叩之，尚嘤嘤有声，呼曰："舜平，舜平！"终不答，及夕而响绝。

高　岱

高岱，字鲁瞻，会稽人。世袭历海所百户，而岱为崇祯庚午顺天榜举人。数上公车，不得志，返越。闻城下，遂不食。及暝，呼子朗诀曰："吾世受国恩，国亡与亡，义也。"朗跪而请曰："大人教儿忠孝，国不可无臣，家亦不可无子，请先大人死。"遂奔偁江。兄澄追之曰："弟！止，止！余长子当随父死，汝次当奉母。"朗厉声曰："兄！死与养孰难乎？弟为其难者。"跃入水死之。

沈之泰

沈之泰，字鲁瞻，余姚人，弱冠通二十一史。忠孝内结，同邑孙嘉绩、邵之詹、吕章成、邵以贯，皆与为执友。乙酉，恩贡第一。鲁王时，为中书舍人。江上败，之泰郁郁不得志。里中人持其阴事，谓入海朝鲁王，系会城狱。海道王天锡欲出之，之泰不可，言："蹈海固夙志，得死无恨。"在狱赋诗，临尽，神气暇适。

先是，有菜傭负巨室逋，痛掠，以之泰救，解。至是，傭在武林，职纳馔食，将刑前一日，泣语之泰曰："吾为君了后事。"乞其尸埋之。妻吴氏，家居，闻之叹息。顷，讣至矣，将收家属，吴氏曰："吾吏部日倪沈公子妇，日铸吴公孙也。不可以辱。"立自缢。弟之益，以兄故逃禅，间还家展墓，邻里无识其面者，后之泰三十余年死。

徐仪复

徐复仪，字汉官，浙江上虞人，崇祯癸未进士。丙戌后，哭泣失志。所居下管山中，日夕贸贸环山行，竟废餐寐。投崖落深谷死，乡闾哀之。

赵天麟〔传阙〕

华　夏〔传阙〕

卷　九

张煌言

张煌言，字玄箸，宁波鄞县人。崇祯壬午举乡试，时年二十二。隽迈自喜，常著绛衫。已闻寇势迫，更刻意勤苦澹泊，求论兵事。乙酉五月，南京败，与同郡钱肃乐、沈宸荃、冯元扬等倡义，奉鲁王监国绍兴，授翰林修撰，掌敕令。丙戌，师溃，归别父母妻子，扈王石浦。明年，以右佥都御史持节监定西侯张名振军。援吴胜兆于松江，龙飓覆舟，陷敌中七日。再战黄岩，北军射而围之，以数骑突免，于是益习骑射。

又明年丁亥，移节上虞之平冈山，与王翊等犄角结寨。庚寅，以平冈兵授刘翼明、陈天枢，率亲军朝王舟山，屡请益兵当定关，辛卯，父艰讣至，晨夜痛哭。大清提督田雄、海道王天锡，以书来说，使解兵。煌言复书，不屈。其年，舟山破，及名振奉王南入金门。闽政自郑氏出，煌言和谨调护，王赖以安。

壬辰。监名振军，过舟山，抵崇明沙，指金山，江淮响应。癸巳，上洋山，再驻崇沙。冬，破崇明步骑万余于平洋。甲午，再入镇江，观兵仪真。夏，逼吴淞，战捷，皆与名振俱。乙未，延平王朱成功，遣阮骏、陈六御与名振复舟山。台州守将马信，举城降，使煌言以沙船五百迎之。名振卒，信弃台州。明年丙申，舟山再破，煌言移军秦川。时鲁邸旧臣皆尽，而孤军流寄穷岛。郑氏部曲陵暴，煌言惟御之以忠诚。阮美、陈文达争饷地，为婉解曰："大敌在前，何暇私斗？"美军有犯，辄曰："我大臣，宁与麾下争曲直？"获内地逻谍，亦好语酒食遣之。由是主客浃和，边滗感悦，遗黎亡卒，多为耳目者。戊戌，大清两江总督郎廷佐以书陈说天命，晓谕利害，复之，略曰："夫揣摩利钝，指画兴衰，庸夫听之，或为变色。而贞士则不然，所争者天经地义，所图者国恤家仇，所期待者豪杰事功，圣贤学问。故每毡雪自甘，胆薪弥厉，而卒以成事。自古以来，何可胜计？若仆，

于将略原非所长，祇以读书知大义，痛恨灾氛，左袒一呼，甲盾山立。区区之志以济，则赖君灵；不济，则全臣节。遂凭陵风涛，纵横锋镝之下，迄今逾一纪矣。岂复以浮词曲说，动其心哉？来书温慎，故报数行。如斩使焚书，适足见吾意之不广，仆亦不为也。”

煌言劝成功取南京，日与偏裨较射鹿颈头，神气勀厉。罗致中土名士，商度方略。山阴叶振名三渡海从煌言。其年，奉桂王命以兵部尚书视师浙直，同成功北举，复抵洋山，遇风碎舟，还。故廷佐等急招之，而煌言措置开广。成功亦以是重之，谓其知江上形势，使前驱。己亥六日，成功师至崇明，煌言议崇沙江海门户，悬洲可守，宜先定之为老营，不听。

大清于金焦间用铁索横江，夹岸置西洋大炮。煌言次浦口，风急流迅，且战且却，露香祝江神，遂鼓棹而入。诘旦，成功克瓜洲，欲取镇江，虑南京援骑至。煌言议舟师先捣观音门，则建业震动，自守不暇，何能分援他郡。即属煌言西上，至仪真，吏民赍版图迎进。次六合，闻成功已拔镇江，即作书致五军张英，谓兵尚神速，由若水道，迟拙非策。煌言已抵观音门，令轻舟数十径抵芜湖，身为殿。自浦口转战而前，七日掠江浦，入之。次日，成功抵七里洲，先所遣芜湖诸将捷书至，芜湖已降。成功趣煌言急趋芜湖，以遏江楚之援，于是江南北相率来归。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广德、及属邑皆下；无为、和州、含山、舒城、庐江、高淳、巢遣吏请降。凡得府四，州三，县二十四。

时煌言兵不满万，船不满百，惟以先声号召，大义感孚，腾书缙绅，驰檄守令，所过秋毫无犯。入谒先圣，坐明伦堂，长吏故官，或青衣待罪，或角巾抗礼，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父老望其衣冠，莫不流涕。江楚鲁卫豪雄，多诣军门，受约束，请归祃旗相应。方部署诸军，思直取九江，而南京败书闻。

先是，瓜镇既下，不出兵攻略旁邑，丹阳、句容皆虚无堠，苏松援骑平行，陆走南京。成功师围南京二旬，郎廷佐、哈哈木、管效忠等守益坚。煌言驰书成功，谓：“顿兵坚城，师老易生他变，宜分兵尽取畿辅诸郡；若金陵出援，可邀击歼之。”大兵尽出，再战，成功大败。煌言在宁国，得报，急返芜湖。思弹压上游，与瓜镇犄角。镇江书生罗子木，亦劝成功乘败，出不意，转帆复西。成功遽退师，并弃瓜镇，上游兵因遂溃。太平守将首变志，煌言遣兵复取太平，斩其将。

大清军水陆邀煌言，楚将罗八，战艘数百，已渡安庆。煌言恐众寡不敌，勒全军指繁昌，欲以艨艟径趋鄱阳，合召义旅，回旗再取四郡。进次铜陵，众散，与麾下数百人至无为州。焚舟登岸，历桐城黄金棚入霍山界，以书通于阳山贼帅褚良辅，求借屯，不纳。移札东溪岭，思走英山，为追骑所及。将士疲困，皆窜山谷。煌言突围，得土人为导，乘月变服，夜行两日，至高河埠，投逆旅。有徽豪金某、徐某，揣知煌言，入见，曰：“江上未解严，谁能为芦中丈人者？”乃匿煌言于家。数日，由枞阳出江，渡黄溢，走徽严，山行道东阳、天台，以达海壖。海滨人传张兵部得生还，相与悲喜久之。

先是，罗子木在江中遮说，道路属目，遂奉其父从大军入闽。庚子，煌言收烬于浙，驻师林门，子木复奉父北行，至三山，父被执去，子木诣林门，以家国之难，恸哭告煌言邀成功再举兵。煌言曰：“我力不独克，彼意似不欲本朝复兴，徒以我素谨弱，为彼御定关，通中原音息，故不我图，且彼无爱民之心，来亦正毒百姓，姑待之。”子木遂留事煌言。

及大清迁界，海上饷绝，佐煌言开屯南田。顺治十八年辛丑，成功攻台湾，煌言以书力谏。是年，移军沙埕。康熙元年，壬寅，闻缅甸信欲复拥戴鲁王，上启言：“莽移汉祚，光武中兴；丕废山阳，昭烈践祚；怀愍北狩，晋元称制；徽钦蒙尘，宋高继立；以视今日，谁曰不然？顾岛上勋贵，罔识春秋大义。而臣实兵微将寡，饷匮援穷，既见宗国之亡而不能救，犹幸旧主之在而不能扶。所以中夜椎心泪尽，而继之以血也。谨遣官赍献膳银，南望仓皇，罔知所措。”

时成功已入台湾，僭帝制。王在金门，不免饥寒。煌言以旧从岁时供亿。又虑郑氏见疑，十年未敢入觐。成功死，海上解散，煌言益不振。众议入鸡笼岛，煌言谓：“偷生朝露，宁以一死立信。”卒不行。癸卯，王殂于金门。

甲辰，移营桃花山买米，舡为补陀僧所获，降人孙执法引张杰兵袭煌言，遂被执。从者罗子木及守备叶云、王发、侍童观毓。七月十九日至宁波，方巾葛衣，轿而入，观者如堵墙。张杰举酒属煌言曰：“迟公久矣！”答曰：“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死有余罪。”常进功谓子木：“海上知我名否？”子木曰：“但识张司马，何知常进功？”他有问，大笑，不为语。至杭州，总督赵廷臣礼以上宾，听故部曲来庭谒，司道府县至者，但拱手，不起，列坐于侧。士民赂守者求视，煌言翰墨酬接无虚日，九月七日死于弼教坊。有绝命词曰：“我年四十五，恰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候卒致词请坐，与子木同毕命。观毓大声曰：“我亦不跪者”云，发面煌言跪。是日，骤雨昼晦，杭人知不知，皆恸哭。同郡万斯大、仁和张文嘉与僧超直，葬之西湖南屏山。

夫人董，与嗣子先羁管杭州，防久而疏。煌言遣力士引嗣子出，曰：“母可偕乎？我独往，母必死。”敬拜力士而辞。有劝煌言纳媵者，曰：“吾妻子如是，何忍？倡义以来，未尝一近女色。且死生成败殊未料，多累何为？”马信将陈木叔女奉煌言，谢曰：“忠臣之裔，不可以辱。吾义不再娶。”厚赠遣之。病不饮药，大洋中能自运舵。每叹曰：“沿海膏脂尽矣！幸其出战胜，则进取。否则一跳海中，毕吾事耳。”

尝与叶振名论古今人物，曰：“绍兴死节者多，吾慕之，清夜尝愧之。”历十九载，卒践其言。故其经故里诗有：“苏武管宁，求仁得仁。”句云。

自煌言仗节，宁波士风振起，同时如诸生华夏、杨文瓒等，皆以死殉义，知名当世。子木名纶，尝为书责成功，浙中传之。振名字介韬，以只鸡，哭煌言于越王

岑,其文累数千字。死于康熙壬戌,穷无子女,寿七十余。有张司马二客传。

论曰:王文成公有言:"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难。"此责成于可成之日,不以一死塞也。若以律文天祥、张世杰,岂其然哉?世传己亥长江之役,有壬午举人方会试下第归,对其家人如醒如呓,咄咄仰天曰:"同年生作何等事,而我自顾尔乎?"信由斯言,煌言固死而不死,不成而真有成也。余未得见先生,而曾读《冰槎集》、《奇零草》,悲其志。又从介韬、翼明两君,悉先生生平。乃乡人尚有不为徐庶加之罪者。于乎,九原可作,其何敢辞?

附录逸事

煌言,壬午举人,出山阴令吴淞钱世贵之门。朱夏夫,兆殷,曾受知于知府于颖。颖迁宁绍,台分守与煌言同谒颖,以意气相许,谈朝政得失,朝臣覆悚状,不胜发指。劝颖招技勇,备不虞。亡何,有东阳许都之变,事宁肄业驼峰。

十七年秋,至南京,交刘伏阳孔昭子永锡,见伯温先生遗书秘记。

金陵不守,于颖移檄浙东,煌言来会,同盟于学宫,誓以死卫社稷。

至杭,候巡抚张秉贞议所立,上潞王玺绶。王长斋绣佛,无帝王气概,大失望。煌言归,别祖庙,联络绅士,痛哭于王之仁、张名振,散家财,俟大举。田雄导大军东下,潞王率文武降。闰六月七日,煌言合钱肃乐、沈宸荃、冯元扬、元扬仝之仁、名振,举兵宁波,移檄远近。九日,孙熊举兵姚江。十一日,郑公子举兵绍兴。

先是,于颖命徐允升募兵金华,使夏夫募舡沿海。会内臣高起潜引所部五百余,辎重数万,自海道至白洋,夏夫留之不果。得其副将余应元,都司王有功,守备孙勇等数十人,与遵谦约日举事。

于颖驻兵西郭,使夏夫促遵谦出兵,曰:"公在驿候进发,今张愫、彭万里已授首,事至此,宁可缓乎?杭城一苇,朝发夕至,何以处之?"遵谦以事未集,需后期。夏夫曰:"若尔,浙东鱼肉矣!"于颖自率团练兵五百,道陆至西兴。而夏夫水师由海道会,遂统应元等并乡兵百余、船百艘,薄暮抵钱塘。值大军半渡,邀击,斩其前锋六十余级而退。于颖至,又调萧山团练五百,配以中军郎文明任朝晋、张弘兆,宁波义师亦来会,乃定守江之计。

于颖晋督师。丙戌,移屯三江,夏夫以护军从。时大军在前,内多悍将,众叹,悲时事不支。煌言独慷慨,必矢兴复。酒间歌啸,义形词色,侍者莫不发指冲冠。迨五月,富春窃渡,士卒不战而溃,于颖疾驰留方国安,王之仁固守,不可。煌言与张国维护鲁王过曹江,归别父母妻子,从驾石浦。越日,孙、熊、郑三家继至,闻于颖以船溺,微服去。鲁王至舟山,黄斌卿曰:"臣受先帝命守舟山,主上犹的也。的所在,思射之矣。"乃幸补陀。夏夫同王有功、孙勇,间道归。戊子,越中乡兵复起,夏夫使鲁恂至舟山,候定西、肃北二藩进止。煌言以定西护军,同肃北护军曹从龙,将军黄朝先入三江。煌言复大会诸将于驼峰。亡何,二藩构隙,阮进护鲁王至闽,曰:"迎定西至林亹。"曹从龙大掠而归。煌言不得已,上会稽山,列营平冈,与王完勋、王虎等唇齿,以书招夏夫。会鲁恂被胡锦首死狱中,不果行。庚寅夏,鲁王至舟山,有旨召煌言归山中,诸将以不相统摄,散亡。

辛卯,吴淞定关分道入海,煌言同定西护鲁王亲行先退大军于崇明。以阮进守大泥湾,刘世勋守舟山。陈锦、田雄觇知精兵北去,乘雾而出,进不之觉。及至接战,仓卒掷火球,遇桅,反击自焚。下水被擒,舆之以说城中。进至,言煌言等已大捷,旦夕凯旋,令城中死守。被围十日,炮火俱尽,定西中军金允彦逾城降,具告虚实,遂百道攻城。夜分,星陨如雨,九月二日,城遂破。定西太夫人全家自焚,定西闻报急返,至,火烧门,止隔两潮,无及。遂护鲁王入闽。

明年春,讨舟山,守将巴臣兴降。乘胜入长江,煌言同英义将军阮骏,先登陷阵,崇明、镇江二战,俱捷。为文望祭孝陵,二军缟素,哭声雷震彻城中。会以闽师被撤,无援而退。大军以巨舰铁锁横金山遏之,大战,沈舟截锁而出。是役也,以少击众,士气百倍。明年,复统师入江,江北豪杰聚众来归者接踵。适谍者闲于郑,撤回闽,来归者俱恸哭,别事遂不可为矣。及至,与郑极陈利害,谍不可信,和不可从,郑韪之。乃再引兵北上,驻舟山以图恢复。密檄四出招徕,人必响应。

乙未,马信以台州降。值定西以酖卒,信闻讣,大恸,遂弃城入海。以煌言在鳏,挟陈木叔女奉之,曰:"忠臣之裔,不可以辱。且室人董为我陷狱,义不再娶。"厚赠而遣之。葬定西舟山之沈家亹,由是权归陈六御,而将士解体。

煌言屯鹿颈头,以书招夏夫,田临山航海至,咨以军旅宜帅出海。八月二十四日,大战于蛟亹。阮骏恃勇轻敌,陷阵失水,自辰至未,大军番休叠战,遂不支,并丧刘永锡、张晋爵、陈六御、张弘德降,顾忠王有才、舟山复破。夏夫从煌言,至沙埕而还。

叶罗二客传

越有志节士曰叶振名,字介韬,山阴湖塘里人。小方迂,行六,人呼六腐气。独喜自负,家贫,居坏室,敝帷结席,不能拒蝇蚋。旁一土垆,尝冷不燃;欲几朽,杂叠烂编数本。目不远瞩,行持一短橛,藉邻火煨柏叶代茗。僦饼啖客,不废酒,客不饮则自尽之。外扉粘心丧谢客,实无丧也。柱上署联,大约以死为乐,择死之最首者迅雷。事亲孝,母吴垂革时,泣曰:"使名终身困穷可也,否则此心之痛何如耶!"尝娶妇,妇逝即不续。过人即索酒,取架上书遍读,读竟辄哭。能古文,谓自周秦至今,不八九家,而自诩充其数。书法解学士,前无古人,已书足绍之。冠道士冠,行道上穆穆如无人。

张煌言屯军鹿颈头,渡海访之。煌言曰:"比年无

一端人至，君来，吾辈其有兴乎？”携之观射，酌以大觥，因叹息人才难得，振名谓煌言，取人当以守为尚。煌言曰：“军中须才智，不须道学，道学何与兵事？”振名曰：“患道学不真耳。真道学必善用兵。且昔烈皇帝尚才，刘子尚守。其后国破君亡，未见才者之效。诸殉难者，悉有守清节士，岂非明鉴？”时振名以煌言委信非宜，左右或缘奸伪，故语及之。煌言作留侯李陵论，讥切时辈。又欲作陶潜论，以斥逍遥泉石，无意当世者。振名曰：“人心胥溺，幸二三遗民，高尚其事，留此面目。公论出，无乃激使往乎？”乃止。

己亥夏，候煌言金堂，陈三策，大约欲暴延平之罪，擒斩之夺其兵，以图兴复。言多阔迂，不可行。其秋，师溃安庐，岛上未得煌言消息。符文焕遣官延请振名，暂护视师之署，振名至，会煌言返，晤于鹿颈。辛丑正月，又谒煌言林门，至秋而归。

其后郑氏东入台湾，煌言竟被执，死杭州。振名持只鸡黍酒，独登越王岭哭祭，为文六千五百余言。时京口罗子木，随侍煌言，同殉节。君为作《行略》。振名官翰林修撰，兼兵科给事中。生万历戊午，卒年六十有八，无子，友人王某为之殓葬。

罗纶字子木，镇江丹徒人，或曰应天溧阳人。性尚义，家贫，授徒苏州。一日，读史可法安攘疏，大恸不止。延平王朱成功师度金焦，亟往观变。谒张煌言于仪真，一见器之，命草檄谕江南北。煌言欲留之。子木曰：“亲在，未敢许人也。”族叔罗蕴章，时为成功左镇，乃入其营。不数日，成功东奔，子木在金山，犹疑阳败。已，望见大綜过焦山，乃乘小艇径奔成功船，大呼曰：“我罗总兵侄也。”超登曰：“公何以费十年之力，辜天下望？”成功不答。子木大恸曰：“公兵势尚强，奈何以小衄挫志？彼战胜而惰，转帆复进，南都必破。失此事机，后欲再振，其可得乎？”持成功手顿足号恸不已。成功默然，竟令左右扶去。

乃急入镇江，扶父随蕴章至温州，寻到厦门中所。知成功不可恃，复奉父北行，至三山，父被执去，恸哭。诣林门叩煌言，告难，请邀成功北出。煌言曰：“彼力惫而神眊，不来也。”子木曰：“小子以书请，何如？”煌言曰：“可。”遂自作书奉成功，不报。

在煌言帐中，遇事直言，左右皆忌之。会迁界，禁下饷绝，佐煌言开屯南田。甲辰，煌言移桃花山，宾佐多散，子木朝夕敬护，不去左右。已同被执，入定关，常进功款宴，问子木曰：“海上知我名否？”曰：“但识张司马，何知常进功？”他有问，大笑，不为语。至杭城会议府，不跪，次煌言席地坐。煌言与总督赵廷臣语次往复，子木抗声曰：“公先后死耳！何必与若辈絮语？”煌言初欲绝食，子木笑曰：“大丈夫死忠，任其处置可也。”饮啖如平时。九月七日，死于弼教坊。

论曰：张公恭以礼士，士不惮险阻归之。然所得客，独叶罗二人为最。罗之从死，天下业见之矣。叶先生无日不以死自处者，偶不死也。余三过先生湖塘，被其容接，出浊醪酌。语及兴亡之际，言隐而虑深，同坐者不知也。朝议方事台湾，先生辄上姚督书，劝其缓攻。事虽不行，然于故国之义，亦已尽矣。附舟人遥示书稿，署其函曰“叶六腐气”受而展之，滔滔万言，不可穷竭，其意气之盛，固与罗生同其壮哉！

卷　十

黄斌卿

黄斌卿，字明辅（一字虎痴），福建莆田人。其先以御倭功，世千户。父奢，死崇明之难，又晋世袭。崇祯末，为舟山参将。福王时，升九江总兵，改广西征蛮将军，未赴。唐王即位，擢水陆官义兵马招讨总兵官，封肃鲁伯，太子太师，赐尚方剑。治兵舟山，王御门亲饯，郑鸿逵解玉带以赠，敕书曰：“一统未全，即朕不孝；三吴未复，即卿不忠。”斌卿乞周崔芝自副，至舟山，益募丁壮，营田。故臣遗民南来者，皆护导入闽。凡北方出兵，及吴中有建议，辄先奏消息，一时倚斌卿为重镇。然性贪啬，而崔芝慷慨得士，由是二帅不合。崔芝去，别领水师。

是年八月，斌卿败于崇明，以周瑞救还军，夺伯爵。会定西侯张名振，自钱塘归石浦，斌卿与昏，为通表福州。及名振奉鲁王如舟山，不纳。既又诱击定海总兵王鸣谦，并其众。张国柱因是藉言为鸣谦复仇，攻舟山，大战三日夜，斌卿不胜。名振裨将阮进，以四舟冲国柱，乘涛举炮，所向糜碎，国柱大败以身免。斌卿得其楼船，军益振。

阮进者，故海中小盗，名振拔领水营。斌卿计间进，取战艘数十，军资数万，脱归闽海，名振以故望斌卿。鲁王次长垣，封进荡胡伯，与名振并列五等。进亦薄斌卿暗大义，复与名振合，松江吴胜兆谋归，以蜡书请援岛上，斌卿犹豫未决。时斌卿已晋威鲁侯，其肃鲁伯印故在，名振议即用封胜兆，率舟师抵崇明为援。值海啸，踉跄归。胜兆事泄，及陈子龙等皆死，远近失望。其冬，宁波诸生华夏，使人走舟山，约内应，斌卿不时发，事又泄。岛师泊桃花渡，闻宁城举炮，遽退。夏等被杀，收及亲党，甬人皆咎斌卿。

斌卿故无攻取图，徒以嗜利诸夏约。既返，悔其一出，愈急计保聚。配民年十五以上皆为乡兵；男子死妻不得守制，田即入官；六十无子，收其产，别给口食；内地大户，不敢渡海，尽籍其田为官田。合计舟山之田，二属官，一属民，并欲收其一如土司法，为不侵不叛之岛民。而已喜戕贼气类，内无亲信。初年，杀荆本彻，是年，贺君尧来自温州，利其赀使盗杀之中途。名振丧师归，每事侮之，又失欢于平西将军王朝先。名振去屯南田，朝先屯鹿颈，两人皆恨斌卿，以孥帑在舟山，未得间。

戊子秋，鲁王自沙埕还泊健跳，令阮进以百艘叩舟山，告乏食。斌卿不应，亦不使人诣健跳，于是名振、进，朝先上疏，合军讨舟山。斌卿累败，求救于安昌王

恭樤及大学士张肯堂，上表谢罪。又谋和诸营，曰："彼此王臣，无妄动。"九月二十四日，会于海上，各敛兵待命。斌卿部将陆伟、朱玖，背约出洋。进谓斌卿遁去，遂纵兵大掠，斫斌卿，投之海中，二女皆死。王始移跸舟山，赏名振等有差。

周崔芝

周崔芝，字九元，福清榕潭人。少年读书不成，去为盗于海，尝往来日本，以善射名，与撒斯玛王结为父子。日本三十六岛各有王，如诸侯，其国主曰京王，在东京，而大将军主国权。撒斯玛雄诸岛，首尾大将军。崔芝既熟日本，故在海中，无不如意。微行至家，为有司迹捕，系狱三年，贿吏得解，变姓名为盗如故。

久之，就抚，授黄华关把总，稽察商舶。乙酉秋，以水军都督副黄斌卿，屯舟山。其冬，即遣人入撒斯玛，诉中国丧乱，愿假一旅，以齐之存卫，秦之存楚，故事望之，将军许诺。约明年四月，发兵三万，一切战舰军资器械，自取其国之余财。自长崎岛至东京三千余里，驰道桥梁，驿递公馆，重为修葺，以待中国使臣之至。崔芝大喜，益备珠玑玩好物，遣参谋林籥舞为使，期以四月十一日东行。

籥舞将解维，斌卿止之曰："大司马余煌书来，此吴三桂乞师之续也。"崔芝怒而入闽，斌卿奏崔芝多盗火器舟楫南来，有诏趣还舟山，归斌卿军实，诸镇皆不平。会张肯堂复荐崔芝善用海，有兵千人，船五十余号，乞隶臣麾下自效。乃如崔芝平海将军，分统水师，以赵玉成、朱永祐监其军。

大清兵入福州，郑芝龙将降，崔芝泣谏曰："崔芝海隅亡命耳，无所轻重。所惜明公二十年威望，一朝堕地，为天下笑。请得先死公前，不忍见公之有此也。"抽刀欲自刎，芝龙起而夺之。

丙戌正月，鲁王次长垣，崔芝以兵来会，封平鲁伯，复镇东海口二城。以籥舞及总兵赵牧守海口。四月，海口陷，籥舞牧死之。崔芝退保火烧岙，更遣义子林皋，从安昌王恭樤，如日本乞师。秋，从鲁王攻福州，张名振、阮进等已破黄斌卿，迎鲁王居舟山。崔芝亦引而北，与周瑞率楼船三百艘，分屯温州之三盘。二将不协，王命杭人吴明中往解之。明中返，益构隙，瑞遂南依郑彩，崔芝去北依进。崔芝、进怨瑞，乃会名振击破彩于沙埕。舟山既陷，诸从鲁王者多溃散，崔芝不知所终。

张名振

张名振，字侯服，□□□□人。崇祯末，为石浦游击。从鲁王战钱塘，加富平将军，命率兵规取海宁。不进，竟归石浦。因黄斌卿拜表福州，加捧日将军。后以舟师扈王，投斌卿，不纳，乃更与斌卿有隙。王南入闽，次中左所，名振留舟山。丁亥正月，自舟山引兵朝王于长垣，封定西侯。大学士熊汝霖等以舟山指崇明，当金焦北门之管，非名振不可，趣还旧镇，再出兵援松江。值海啸，亡失楼船。翰林张煌言，御史冯京第，间道得脱，斌卿因其败，侵侮之，名振去，移军南田。会郑彩杀熊汝霖、郑遵谦，闽地尽陷，名振与阮进共迎王至南田，寻复健跳所居王。

大清兵围健跳，进率楼船数百至，金鼓动天，大军解去。九月，名振、进及鹿颈屯将王朝先，会师同讨斌卿，沈之海中。斌卿据舟山凡五年，自以福州所授，不禀奉王约束。既与名振为儿女婚，更怀虞诈，故及于难。

朝先故土司，尝受调立功塞上，后从王之仁出海，斌卿留之麾下，失职郁郁，自请南徇地。至奉化之鹿颈，聚兵得数千人，请命健跳，封平西伯。

斌卿喜收海盗，资其剽掠。有王大振者，善掠，获番舶数万金以馈斌卿，未餍，逃匿朝先营，用危言悚朝先，其谋始合。名振等于是合疏，奉鲁王居舟山。寻周崔芝前议，复乞师日本。遣澄波将军阮美，载普陀山寺慈圣李太后所赐藏经为质，卒不定约。

郑彩与朱成功争中左所，大败，泊沙埕，具表舟山请援。名振以彩杀汝霖，遵谦，罪大，且欲结欢成功，遂击破彩之余兵。庚寅，名振袭杀朝先。初破斌卿，阮进收其水师，朝先收其步卒，独名振无所得。及伐郑彩，朝先不会，至是，名振由南田猝至舟山，值朝先散兵居民舍，不及集，手格杀十余人而死。

秋，大清兵攻舟山，松江张天禄出淙阙，金华马进宝出海门，陈锦出定海。名振南御进宝，使张煌言等断北洋，当天禄。北军势盛，名振度不支，乃与煌言及英义伯阮骏，扈鲁王发舟山，舟泊道头。阮进诣海门求和，北军欲诱之，进以数舟脱归。值大帅金砺之舟，火球投砺，风反转击，进创甚投水，大兵剌取之。进骁捷称飞将，舟山所恃惟进，进死，城遂陷。大学士张肯堂，礼部尚书吴锺峦等皆殉。名振以先出，得免，如朱成功营。成功居王金门，名振别屯嵩头。

郑芝龙之北也，遗书戒成功曰："众不可散，城不可攻。南有许龙，北有名振，汝必图之。"及名振至，成功不为礼。袒背见"赤心报国"四字，深入肤寸，乃呼老将军，下拜，与兵二万，承制诸军，期以收复南京。

壬辰九月率大艅过舟山，逼金堂，获逃卒金许彦，斩之。祭死事者，将吏皆哭。进屯崇明沙，破镇江，登金山，题诗而还。癸巳，成功以谗撤名振还厦门，因煌言及宁靖王和解，益兵，刻期北伐。抵洋山，飓风失亡，勋镇多溃归福宁，名振一军独全。冬，再驻平沙，崇明步骑万余，乘冻涉平洋，名振欲避其锋。煌言曰："此用步地，急击勿失。"旦，王善长、姚志卓以数百人冲其左，煌言统裨将以数百人冲其右，鸟铳火器犯其中，塘如矢，左右皆深沟，骑不可退，北师大败，免者止一骑。江东响震，成功终忌浙人，以事执善长，杀之

甲午春，名振再入镇江，观兵仪真，留壁六日。五月，逼吴淞关，获级四百，战艘三百七十，告捷于金门。乙未秋，成功取舟山。十二月廿八日，名振卒于军，或云："成功酖之。"

先是，舟山之陷，名振母兄妻奉其父主俱赴火死。比复舟山，名振缟素入城，求母尸行恸。既遇毒，遗语煌言曰："吾于君母恩俱未报，若母尸不获，毋收吾骇。"起坐击床而卒，军中怜之。自是浙中建义者皆尽，惟煌言以文士科得免。东海由是不直郑氏。

论曰：浙海之事，以舟山为终始。崔芝之乞师日本，名振之三抵金焦，皆所以存舟山也。古之思保江南者，必北守淮，西守襄；都成都者，必趋祁山，争长安；况区区悬岛如舟山哉！崔芝泣阻芝龙，最有奇气，惜不得尺寸之柄，肝胆无所用。名振扑斌卿，歼郑彩，掩朝先，或以为趋利转圜，挟诈背本 。然事鲁王始终一节，出入环卫，夷险无贰。比于郦寄之卖友，义存君亲，非阿论也。

卷十一

郑芝龙

郑芝龙，字飞黄，福建南安（*石井巡司*）人。父绍祖，为泉州库吏。库接太守官舍，芝龙十岁时，戏投石子，中知府蔡善继额。捕治，见姿容丽秀，笑曰："孺子贵而封"释之。不数年，流入海岛颜振泉党中为盗，颇桀黠。振泉死，代领其众，屡抗官军。会闽洊饥，芝龙截商民船，多得米粟，求食者竞往投，贼众至数万。天启七年六月，遂犯铜山，入中左所。然芝龙故与他盗异，常念求抚。所过戢麾下，禁侵掠。放还所获军将。每战胜，追奔，辄止兵。

崇祯元年九月，因巡抚熊文灿请降。时方征天下兵，聚辽东，不能讨芝龙，用抚羁縻之。芝龙复入海物奇珍，赂中贵人及福省达官，多为之言，授游击将军。流寇起，中原多事。而刘香、李魁奇等弄兵，横海外，芝龙始皆与深好，既假朝命讨之，俱授首。芝龙兵益盛，独有南海之利。商舶出入诸国者，得芝龙符令，乃行，八闽群不逞归之。后又承诏讨红夷，累功升总兵，由是起降将如小诸侯，权倾督抚矣。

松江兵败，大学士蒋德璟言于朝，欲令芝龙以海师援辽。有言其人庸鄙不可遇大敌而芝龙亦恋闽惮行，复辇金京师，议遂寝。

芝龙有弟三人：芝虎、鸿逵、芝豹。芝虎勇，前与刘香搏战死。而鸿逵亦积劳得总兵。福王嗣位，宿将皆例封，芝龙为南安伯，鸿逵为靖鲁伯。鸿逵会师京口，明年，奉唐王聿键奔福州，卒立唐王。以乙酉七月为隆武元年，谕翊戴功、晋南安伯为平鲁侯，靖鲁伯为靖鲁侯，封芝豹为澄济伯。未几，复晋平鲁侯为平国公，靖鲁侯为定国公，并掌戎事。而封芝龙子森为忠孝伯，赐姓名朱成成。又有永胜功伯彩，彩弟联，郑芝龙支族。

芝龙距泉州五十里筑城安平镇，置第，海稍直通卧内，积财宝甲兵，充实其中，人物丽盛，专务丰殖。至是，开府福州，坐见九卿，入不揖，出不送。尝与大学士黄道周争班，嗾诸生劾道周。又逐左都御史何楷，使盗道截其耳，朝士噤喑。唐王为坛，拜彩、鸿逵分道发兵，芝龙辄辞无饷，行数里罢。蒋德璟告病去，道周竟死徽州。杨廷麟、万元吉等屡表请驾幸赣，卒制于芝龙，不得出。

丙戌七月，王师下浙江，芝龙密遣使请降，尽撤守关兵。师度仙霞，芝龙弃唐王，保安平，唐王陷于汀州。九月，师入泉州，芝龙特撤兵功，意得厚赏，复犹豫虑以立王为罪，乃自安平引兵逃入海。

贝勒令芝龙所亲持书招之，略曰："所以重将军，为能立唐藩也。若不辅立，吾安用将军哉？人臣事主，苟有可为，必竭其力；力尽不胜天，则投明而事，乘时建功，此豪杰事。今两粤未平，令铸闽广总督印以待，吾欲见将军者，欲商地方人才故也。"芝龙得书，大喜，决降。临行，成功力谏，不听。安昌王恭櫏、吏部尚书张肯堂、侍郎朱永佑、忠威伯贺君尧、武康将军顾乃德，具言不可，平海将军周崔芝泣诉芝龙曰："诚惜明公二十年威望，一朝堕地。"贝勒接芝龙，大饮三日，极欢，忽夜半拔营，挟与北去。芝龙哀请子弟不肖，在海上恐为患。贝勒曰："此与尔无与，亦非吾所虑也。"

芝龙已入朝，芝豹奉母居安平。而成功遂起兵鼓浪屿，郑彩亦扼厦门，鸿逵会攻泉州，闽海震动。大清顺治九年，成功进围漳州。芝龙恐祸及，阴遣亲信回闽，劝成功就抚。朝廷冀招成功，封芝龙同安侯。已知成功果无意降，遂下同安侯高墙。及已亥，成功围南京，败归。辛丑冬，斩芝龙。

郑成功　上

朱成功，本姓郑氏，名森，字大木，平国公芝龙子也。其母日本女，天启七年，生于日本。幼读书，为南安诸生。福王时，入国子监，师礼钱谦益。唐王立，召见，奇其状貌，赐国姓及今名，封忠孝伯。贝勒入闽，芝龙谕成功降，成功不从，曰："父教子忠，未闻以贰。"比行，又欲与俱见贝勒，叔父定国公鸿逵阴令逸去，得免。遂谋举兵。时诸郑溃散，咸集厦门中左所，而成功部旅单弱，乃往南粤召募。其冬，永胜伯彩至舟山，迎鲁王次中左。两广督抚大臣，奉桂王嗣位肇庆。

大清顺治四年，成功自南粤回。会故臣将吏设高皇帝位，矢盟恢复，以故受唐王封，赐姓。仍尊隆武年号，自称招讨大将军罪臣。以洪政、陈辉为左右先锋；杨才、张进为亲丁镇；余宽、郭新为左右镇，移军鼓浪岛训练。成功年少，有文武略，拔出诸父兄中，近远皆属心。于是鲁王改次长垣，晋永胜伯彩为建国公，彩弟联为定远侯，诸附彩者皆奉鲁王，惟成功自为一军。夏，成功、彩合兵，及招讨将军杨耿入海澄，援兵至，岛人却，洪政中流矢死。

其秋七月，郧西王常湖起兵，袭据建宁。鲁王兵攻福州，失利。定国公鸿逵攻泉州，成功引兵会之，军于桃花山。提督赵国佐率数百骑冲成功垒，张进、杨才迎战，鸿逵遣林顺等夹击，遂抵城下。别遣小师破溜石炮城，杀参将鲜应龙，军声大振，所在蜂起，泉城外号令不

行。乡绅郭必昌子谋内应，举家被戮。并系前阁部黄景昉、国佐在城中，多杀立威，泉民日夜惴息。会漳州副将王进救至，围解，鸿逵入据揭阳。

冬十月，成功从大学士路振飞、曾樱议，颁明年隆武四年大统历。是年，大学士刘中藻起兵福安，取福宁州。戊子春正月，鲁王兵取兴化。三月，建宁兴化皆破，鲁王改次沙埕。成功取同安，以叶翼云知县事。夏，建国公彩杀大学士熊汝霖、义兴侯郑遵谦。秋八月，总督陈锦大军至，同安城陷。守将林壮猷、邱晋一军皆没，叶翼云死，遂屠同安。

成功募兵于铜山。己丑，遣施琅、杨才、柯宸枢、康明等攻拔漳浦，遂下云霄镇，抵诏安，移屯分水关南冈，留宸枢守盘陀岭。王师进攻岭，宸枢死。其秋七月，张名振、阮进迎鲁王居健跳所。成功遣光禄卿陈士京朝于肇庆，始用桂王年号。九月，名振等讨斩黄斌卿，鲁王移屯舟山，遣阮美如日本乞师。庚寅春正月，桂王自肇庆西奔梧州。成功入潮州、南洋，剿杨广、许隆；渡达濠，诛张礼；剿新墟、金田等寨，皆平之。夏六月，进攻苏利于碣石卫。施琅来奔。秋八月，成功袭取厦门，杀郑联，并其军。张名振、阮进、周崔芝，击破郑彩兵于沙埕，彩引余众逃南海。数年，军人星散，舟楫损坏，成功招之以书，喜曰："今不归后无期矣。"遂还厦门，卒于家。

辛卯春，成功南次平海，闽抚张学圣使泉州守将马得功乘虚袭厦门，入之，前大学士曾樱自缢死，诸绅咸避于浯屿。学圣与漳泉道黄澍登山，望岛孤悬海外，汪洋万顷，怃然曰："此绝地也！脱缓急，岂望救乎？"遽引还。未数日，鸿逵自揭阳来，得功欲退，不得渡，乃好语鸿逵曰："我不出，岛必不全。且公家在安平内地，请熟虑。"鸿逵纵之出。四月朔，成功还至岛，得功去已二日，大悔恨。按失岛罪，斩其叔芝莞，诸将股栗，军势复振。

五月，入漳州南溪，败镇将王邦俊、提督杨名高，自福州步骑来救，迎战于小盈岭，名高大败。乘胜徇漳浦，守将杨世臣、陈光策降。

是年九月，陈锦克舟山，定西侯张名振奉鲁王南奔，谋取海坛驻师，致书劝成功会师迎驾。鲁王亦与之书曰："余与公宗盟也，平居则歌行苇之章，际难合赋脊令之什，公其无吝偏师，拯此同患。"成功乃令兵科给事中徐孚远，前至鲁王行宫，面启永历见正位粤西，宜去监国号。王复书，叙所以勉从监国意。乃使奉迎，居王金门，如寓公焉。名振，阮骏等兵皆属成功。

壬辰二月，成功进取海澄，守将郝文兴以城降。陈锦来援，成功简精锐待江东桥北，锦狃于同安之役，意甚轻敌，及战，大败，奔回泉州。六月，成功取诏安、南靖、平和，遂围漳州，兵至二十余万。同知张箸、推官石玮，坚守不下。金衢总兵马晋宝来救，成功纵之入城，数日，出战而败，复退守陴。南军昼夜百道攻城。距漳三十里有镇门，两山属岸，筑断激水灌城，复列棚围之。城中升米银数两，草木之实俱尽，啖弩掘鼠。陈锦在凤凰山，为其下库成栋所刺，以其首奔成功，全闽大震。

漳围至八阅月，中外困隔。浙江固山额真、金砺、固山大温都力敖童梅勒、章京徐大贵总满洲乌金超哈兵与提督名高由长泰间道直抵漳城北，成功营城南凤窠山，乘高压垒。王师锐甚，为两翼击，岛人久敝坚城，皆无斗志。十月三日，解围，退屯古县。合战，崩溃，追奔四十余里，积尸布野。成功入海澄，婴城守。守道周亮工，收漳城骸骨七十三万，焚瘗一大穴，碑曰"同归所"。

是年秋，张名振北，师次崇明沙，破镇江，登金山，江南北戒严。

癸巳夏，金砺进攻海澄，成功与诸将饮酒敌楼，指挥治军。夜，大将王秀奇、郝文兴闻空炮发，曰："师临城矣。"令其下皆用斧，令曰："敌至而斫。"有顷，师尽锐渡海，秀奇等大呼登城，斧齐下，先登悉填濠，砺连夜拔围去。

是年，西宁王定国自武冈还，入广西，围肇庆，新泰侯郝尚久以潮州应定国，平南王尚可喜救肇庆，定国退。靖南王耿继茂、将军哈哈木急攻潮州，尚久以鸿逵前入揭阳，有隙。至是，因郝文兴来乞师，成功遣陈六御救之，竟疑，不敢开城纳兵。九月，潮州破，六御乃攻鸥汀坝等寨，引还。

定国之在肇庆也，以书抵成功，请会师。成功得书，往报师期，并上诸将战勋于行在。是年张名振复退大军于崇明之平洋沙。西甯王定国进封晋王。

八月，平国公芝龙遣家仆李德归闽，讲抚，成功缪诺，因以休士观衅。故朝命金砺撤兵还浙，而封芝龙同安侯、学士郑库纳赉诏及海澄公敕印授成功，封鸿逵奉化伯，芝豹左都督。成功宴使者安平，辞以未裂土、不受爵。而遗书总督刘清泰，谓数十万众按甲待和，岂能枵腹？欲就漳、泉、兴、福各属，权宜借饷。不待报，遽遣官四出。清泰密谕诸城守敛戍避。郑虾还言成功三议：一先割四府，二不奉调，三不受部抚节制。又比高丽不剃头，恐如姜骧、金声桓等降后激变。芝龙恐其子不受诏，复为书与弟鸿逵，使劝之。鸿逵复书，述："大侄在中左，弟在白沙，兼渠行师所居靡定，相见尤罕，其肯听弟之言乎？"芝龙怅然，无可奈何。

甲午，成功伪设六官，改中左所为思明州，以邓会知州事。月上鲁王豚米及泸溪、宁靖，诸宗室，礼待乡绅王忠孝、沈佺期、郭贞一、卢若腾、华朝荐、徐孚远等，军国大事，辄以相咨。考诸生学秀者入储贤馆。

是年，张名振、阮骏再入崇明所，夺北舟及归者至五日余艘。别将顾忠至天津，邀粮艘百余。名振登金山，望哭崇祯先帝，哀动三军。及议和，成功以不便劳师远征，使人召还，义师多不欲南，半引去。其后名振遇毒，议者皆咎成功，以故失浙海将士心。

岛上军以科饷为名，纵横衍蔓，上游延建俱有海兵出没。闽抚佟国器密疏成功异志，恐以抚始终自误。上密勒福省督抚镇将，严饬守备，毋堕彼计。

其年夏秋，晋王定国自廉州出师，下高州，拔高明，

围新会，广东震动。定国遣使成功请婚，且趣师。十月，使辅明侯林察总督南征，会晋王攻广州，闽安侯周瑞惮不敢进，于是西师大败。成功怒，欲斩瑞，诸将为请杖八十，革其职。

十一月，漳州守将以郡城约降。成功自思明州入海澄，夜勒兵，诸将未知所向，四鼓直抵漳城，开门迎入。守将朴世用、魏标、魏其志、知府房星耀、知县周琼、李奇生、范进等降，泉州诸县望风溃。成功复取同安。未几，甘辉攻仙游县，开地道人之，屠掠几无遗，和议遂绝。

大清命乌金世子统大军入闽。乙未夏五月，成功遣忠振伯洪旭，北镇陈六御，取舟山，守将巴臣兴举军降。以六御守舟山，洪旭攻台温，召臣兴归思明。六月，堕安平镇及漳郡、惠安、南安、同安城撤兵，聚思明。以贝子将至，权清野敛戍也。晋王定国复致成功书。

十二月乌金世子至泉州，遣人赍论至思明招降，不纳。易函称书，以祖大寿，洪承畴为辞，成功依违答之。丙申三月，贝子会泉州水师攻两岛，成功遣林顺，陈泽以炮舟出御。大舟先为飓风所飘，多登而遁，十余人浮至金门。断手刖耳鼻遣之。别将攻白沙，不克而还。

六月，前冲黄梧以海澄来降，封海澄公。海澄军储多，成功使王秀奇、统黄梧、苏明同守。明兄茂先为施琅副将，琅之得罪也，茂实逸之。及茂从黄廷、黄梧入揭阳失利，遂军按法诛茂，并梧戴罪，故梧、明皆怨成功。贝子之入闽也，漳泉属邑皆下，惟海澄未复，梧、明惮秀奇，不敢动。适秀奇出计事，二人遂举城降。

时贝子重兵在漳，成功议率众北向以肆之，克期解缆。闻海澄变，诸将皆失色，成功奋然曰："吾欲图大，岂以澄邑阻事？有不行者斩！"遂扬帆下闽安镇，省会震动。督抚出王进于狱，使治守具。南军屡攻不利，乃城牛心塔，以陈斌戍之。梧封海澄公。明母犹在海上。召明入京为内大臣，梧因献平海策：请发郑氏塚，诛求亲党，设五商及迁海等事。

成功用法严，其下常惧诛，礼官陈宝钥、黄开泰，先后出降，大清辄贵显之，以招岛上人，岛上人多动心。然降将亦慕成功赉子殊渥，第宅供帐，与已无异。以故郝文兴等，迄死不贰。

是年，台州镇将马信，宁波镇将张私德，降于成功。各予白金五千两，蟒衣玉带一，信母妻各白金五百两，珠冠霞帔一。是年，晋王定国奉桂王入云南。八月，大军复舟山，总制陈六御，英义伯阮骏死。丁酉春正月，晋王定国率兵讨孙可望，可望来奔。三月，定国公鸿逵卒于金门。大军复闽安镇，岛将引还。陈斌孤军守牛心塔，不得出。遣人招降，至福州，杀之，屠其军甘辉等还自闽安，攻宁德，满将阿克襄赴援，恃其骁勇，轻进，马蹶，裹创步战，为辉所杀。

戊戌，成功议大举取南京，曰："据长江则江南半壁，皆吾囊中矣。"诸将多言南京道远城固，须数万人，不如近攻完利。惟马信力赞，乃以黄廷为前提督，洪旭为兵官，郑泰为户官，居守思明。自率中提督甘辉、后提督万礼、武卫林胜、统领余新虎、卫左镇陈魁、水陆甲士五万，号十万，举帆入浙。攻陷乐清诸县，将进长江；次羊山，暴风覆舟，亡数千人。退泊舟山，整固舟楫，以图再举。

桂王遣周金汤由广东龙门航海，至思明，封成功为延平王，诸将升擢有差。成功以未有恢复功，辞王爵，称招讨大将军如故。是年，大清师入贵州，李定国、白文选等皆败。

已亥五月，成功全军北出，抵崇明，以兵部尚书张煌言尝从定西侯名振三入长江，知虚实，用为前驱。煌言请定崇沙为老营，不听。金焦沿江置炮，岛人乘南风盛，径抵瓜洲城下，我师出御，死者千余，乘胜克其城。以柯平为同知，守瓜洲。成功留攻镇江，令煌言先捣观音门、仪真，官民迎降。六月廿四日，镇江军阵江口，成功登陆击之。战未合，周全斌率所部先登，陷阵。时大雨泞，骑皆陷于淖，海上军徒跣击刺，往来剽轻，我师竟败。提督管效忠走，朱操江被执，江南北大震。成功入城，以全斌违令先动，将杀之，诸将力请，乃免。于是全斌带伤守镇江。七月，成功进围南京，移檄远近。

张煌言至芜湖、庐凤、甯、徽、池，太守令将吏，日纳款军门，凡得府四、州三、县二十四。金陵守御虽坚，亦欲议降。煌言将向江西，驰书劝成功急攻南京，而分兵下旁县。成功因累捷，不时发令。初至，马信即欲挥兵登城，成功不许。

崇明副将梁化凤先已降，又不时调化凤侦丹阳无备，遂引兵突入南京，乘南军怠，夜开城出，大有斩获。次日，满汉军倾城出战，袭破余新军，诸军皆溃，争赴舟，溺死无算，成功仅得登舟。获都督甘辉，杀之。

成功收溃军，犹数万人，扬帆出海，并弃瓜镇。镇江书生罗子木，抱成功足涕泣请留，不听。奉其父以从。成功攻崇明，不克而归。上江军闻之，亦溃，煌言跳身间行，得达台州。诸纳款者屠戮无遗，江右义旅陈九思众数万，保南饶山中，闻金陵之败，乃降。

是年，大军尽取云南，桂王出奔缅，李定国攻缅，迎桂王，不克。庚子，台州守将张承恩书诣张煌言，请降。明安达理出浙海，士卒病死大半，不战而归。达素两道指思明：大舡出漳州，小舡出同安，许隆、苏利等皆以兵会。成功使陈鹏守高崎，遏同安；郑泰出浯屿，御隆利。自率周全斌、陈辉、黄庭，次海门。五月十日旦，漳州兵乘风顺流迫海门，成功传令按舟勿动，俟大军齐出，乃击。呼吸间漳舡已至，击破闽安侯周瑞船，瑞与五府陈尧策皆死。遂攻陈辉船，辉举火药烧之，满兵跃起，且战且却。近午，风作潮涌，成功亲率巨舰冲之，郑泰自浯屿引舟合击，大军败，横尸浮海。有满兵二百力战，遣马信招降，乘夜沉之同安。

满兵向高崎、陈鹏约降，戒所部无动。满兵恃有内应，未及岸，弃舟争前。鹏部将陈蟒请曰："事急矣，岂可待死？"及殿兵镇隆璋齐出，大军皆指言鹏降，争赴之，比至，战遂不支，蹈海死者十七八。收鹏凌迟，以蟒代之。许隆等闻败引还。是役，成功空岛出御，相持月

余，师不渡海。

辛丑，成功取台湾。初，红夷欲城浯屿，依粤澳互市。数以巨舰入犯，因泊湾筑二城：一曰赤嵌，一曰王城，余皆土番。立法严，土番咸奉约束，历三十余年，无敢犯者。成功积苦海上，自南都败回，无经略中土之志。又虞厦门单弱，谋所向，红夷译何斌进曰："公何不取台湾？台湾沃野千里，四通外洋，横绝大海，得其地足以应国，取其财足以饷兵士。番受红夷凌侮，每欲反噬久矣，以公威临之，如使狼逐群羊也。"陈可取状甚悉。是年正月，成功决意取台湾，诸将谓夹板船多炮火，难近，鹿耳门水浅，不可渡。成功引舟径进，三月，次澎湖，至鹿耳门，则水骤涨丈余，舟大小衔尾而渡，红夷惊谓自天而下。先取赤嵌，红夷走王城死守，复烧其夹板舡，尽歼之。围至十二月，红夷出降生存者仅百数十人，纵其归国。

乃改台湾为伪东都，王城为安平镇，赤嵌号天兴府。以郑省英为府尹，省英辟草莱，兴屯聚，犯法者亲故不假。有谏用法宜稍宽者，曰："子产治郑，孔明治蜀，皆以严济事。立国之始，若先尚宽，流弊不可胜极矣。"遂勒诸将移眷。

时东荒初辟，人不服水土，多死，又惮法严，皆迁延不行。于是铜山守将郭义、蔡禄、前知思明州薛联桂，同入漳州降。义、禄将挟忠匡伯张进偕行，进曰："吾守土，有死而已。"密置火药署中，欲俟二镇来，并焚之。二镇遣人促行，遂举火阖室自焚。进在铜威惠颇著，人甚惜之。

冬十月，芝龙死燕市。芝龙屡以书谕抚，否则必见诛僇，成功复言设有不幸，儿当缟素。至是死。

大清患闽海久斗兵，从苏纳海议，尽迁山东、浙江、福建、广东、滨海居民于内地，立边界，著令寸板毋入海，粒米毋越疆，犯者死连坐。

春燕来巢于海舟。岛上食尽，各鸟兽散。成功又听周全斌谗，使击忠勇侯陈豹于南澳，豹仓卒不能自明，举军入广州降。又忽命户官郑泰监杀长子锦，泰愕恐获罪。又参军蔡鸣雪自台湾来思明，声言将尽诛诸将，于是合谋拒命。值全斌从南澳还，素与诸将不协，恐其为变，诱执之。

壬申五月，成功死于台湾。成功感风寒，月朔受谒，尚坐胡床，诸将不知其病。数日，卒，年三十九。成功在军，每善处败，素自厉气，戾夫宿将，避骇不如。及南都挫衄，辄经营立国，气颇不振。遥传桂王遇害，张煌言每劝成功尊立鲁王，以存明后。成功不欲，惟奉永历年号终身。

锦在思明，称嗣封世子发丧，郑袭在台湾，有异志，锦自将击袭，与归思明，又以嫌杀郑泰，泰弟鸣骏及诸宿将皆惧，先后北归。靖南王耿继茂、总督李率泰，遂大举攻破思明、金门。甲辰春三月，世子锦退守台湾。

论曰：余游吴淞，遇梁化凤部将管姓者，述己亥战事颇悉。其人身在军中，自石灰山转战而下，声如崩山，然犹按步鼓收兵，至后乃大溃，延平师有纪律如此。化凤西安人，武进士，以破姜瓖先登，立功，总兵崇明。化凤亦言："当勍敌多矣，未有如郑家之难败者。"

化凤始入城，固山等以汉兵轻之，悉夺其马骡给满军。其部卒往往与满军哗而争，辄得鞭缚，其部卒自恃其勇，不肯下。化凤亦怒，以是愿决胜，一示满军。先一日，出城揭死人以投敌，固山等坐城楼，啧啧称叹，由此遂敬化凤，益与交欢。既退郑军，名其门曰"得胜门"今之东南门是也。又言甘辉之死，北人咸谓烈士，其从郑始末，则未详云。

卷十二

郑成功 下

大清康熙元年壬寅，六月，郑锦入居思明州。靖南王耿继茂、总督李率泰，遣信史招抚思明。思明大臣郑泰、洪旭等议曰："先王东征之日，犹欲权宜通好，今濒海迁移，惨至此极，可不为桑梓计？"众意皆合，锦下伪教曰："先王开国东都，草创未半，遽尔厌世。余将东承遗绪，诸君苟能息兵安民，无堕先王一生孤忠苦节，幸甚！"泰等乃议照朝鲜例，遣杨来嘉同入京待命。朝廷以锦灰烬垂灭，不许。于江浙闽广，各设满汉兵户郎中一员，专司招辑。岛上人望风投款，多张大其事，真伪蒙贸，文武官降者，俱降四级用。又有武改文之例，都督副总改副使佥事，参游改同知。其冬十月，锦入台湾，讨郑袭，执以归。

初，郑芝龙有子六人：长曰森，即成功、次曰渡、三曰恩、四曰荫、五曰袭、六曰脉；恩，夫人颜氏出。及渡，荫、脉，俱死燕市，惟袭在家。今年春，入台湾，以其生事安置之。成功殁，诸将以锦在远，推袭护理，袭谋自立。引黄昭、萧拱宸为腹心，诸将多不附。锦闻知，即引兵东出。周全斌为五军，以陈永华为咨议，参军冯锡范为侍卫。十月至台湾，昭约诸将出御，皆阳诺。会大雾，东军迷，后期。独昭先至，冲锦营，锦营多新募，战小却。全斌率亲兵数十人力战，昭中流矢死。俄雾开，则日午矣，众惊曰："吾君子也！"并投仗。锦入安平，遣人请袭，袭委罪于仆蔡云，云自缢死。收杀李应德、曹从龙、萧拱宸等数人，余悉不问，反侧乃安。

康熙二年癸卯正月，锦自台湾还思明，以内难既平，祭告先王，申固守。

汛六月，杀其伯父户官郑泰。泰弟鸣骏，子缵绪来奔。泰先有与黄昭书，昭败得书。及杨来嘉自北还，锦疑泰有异谋，泰不自安，称病金门。锦率兵将入海澄，泰觇知，以为图已也，举家扬帆出金门。有劝泰勒兵入自明者，泰泣曰："今日救死耳！称兵重吾罪也。"或又劝之来降，曰："先王已误，岂容再误？"舣舟待命。锦使吴慎赍印论之曰："两岛之地，一以委伯，余棹欲东矣。"泰犹豫受印，未敢入谢。鸣骏劝之入，锦待泰如旧。明日，置酒，伏甲执泰，泰自缢。鸣骏大哭曰："乃吾杀兄。"即引军踉跄遁，周全斌等追之不及。以舡二百，兵

八千，文武官四百人，入泉州降。封鸣骏为遵义侯，缵绪为慕恩伯。由是蔡鸣雷、陈辉、杨富、何义，先后举军降，锦势益衰。

是岁鲁王殂于金门。其世子及宁靖王诸宗，室悉避乱奔依台湾。十月，大清耿继茂、李率泰大发兵攻两岛，出同安；令提督马得功统新降将及红夷，出泉州；黄梧、施琅出海澄。锦命周全斌当泉州兵，十九日，遇于金门乌沙。泉州船三百，红夷船十四，全斌以二十舟深入北𬢺，往来冲击。红夷炮无一中者，余舟望见悉披靡，不敢进。得功殿后，为全斌所破，赴海死，众兵遂溃。而同安、海澄兵大胜，直走岛中。锦见不敌，退守铜山。大清师堕厦门金门城，焚掠而还。

甲辰正月，铜山粮尽，周全斌、黄廷复率所部降，亲旧多散，惟洪旭与陈永华、永华兄子绳武，侍卫左右不去，引余众东保台湾。

伪改东都为东宁，僭置天兴，万年二州。委永华统庶事，分土列屯，征租均役，兴鱼盐，申法禁，立学校，通市外国，安抚土民。然自后郑氏之甲，竟不能出东甯，闽广浙濒海中外殊绝，民少安枕矣。是岁，前兵部尚书张煌言，移桃花山，被袭，槛车致杭州，不屈，死之。南海悉平。

明年，大清以施琅为靖海将军，督水师进攻台湾，周全斌、杨富等皆隶之。出外洋，飓风大作，群舟漂没，引还。未几，琅征入京，撤降兵分屯各省，严戍守界，不复以台湾为意。后四年己酉，乃复遣明珠蔡毓荣至泉州，加兴化知府慕天颜卿衔，两入台湾，许以如朝鲜封贡。锦遣柯平、叶亨报使，议卒不成。

康熙十二年癸丑，靖南王耿精忠怀逆谋，内畏太妃周氏，未发。密遣番译黄镛使台湾，请兵援，锦舣舟澎湖待之。冬，吴三桂反，上诏平靖二王留旧封，精忠谋益缓，乃辞锦，旋师。甲寅春，靖南太妃周氏薨，反计遂决。复遣镛聘台湾，许归全闽戈船，曰："王将水，吾将陆，江浙不足平也。"

三月望日，精忠坐府，召督抚以下计事。执总督范承谟，杀福州知府王之仪。巡抚刘秉政请降，遂据福州。驰檄属郡，自为总统兵马上将军，称甲寅年。提督王进功以泉州，总兵刘炎以漳浦，赵得胜以海澄，各举军降。加进功平北将军，炎宁远将军，得胜威远将军。海澄公黄梧已降，病疽死，封其子芳度为平和公。遣曾养性取福宁，略平阳，平阳总兵蔡朝佐降。潮州总兵刘进忠密请兵，使刘炎会之，攻续顺公沈瑞，并其军。以进忠为平粤将军。

吴三桂至衡州，僭伪号，国号周，纪元昭武。

夏四月，锦遣礼官柯平如福州报聘。精忠始虑下游不服，故藉锦声援。已而旬月之间，全闽皆下：浙之温处、江之广信、粤之潮州，继踵风靡，意更骄倨，乃欲负约。语柯平曰："师来不恶，当分地自战耳。"由是两家兵端起矣。

精忠多忌，以王进功在闽日久，恐其为变，诱留福州。征诸镇兵出关，惟兴化马惟兴先行。黄芳度遣其兄翼率千人从。复征赵得胜兵，不应，以海澄待台湾。锦遣侍卫左都督冯锡范督诸军入思明，得胜深交锡范，会取同安。五月，至同安，守将华尚兰降。泉州守将张学克，家在同安，絷之以招学克。学克闻变，趋赴不及，遂以军降。施凤亦率舟师降。下游人心摇动，精忠大恐，以王进旧将有声，擢为都尉使，镇泉州。

是月，郑锦入思明，以郑省英知州事。叙海澄、同安功，赵得胜为兴明伯，张学克为荡涤将军，华尚兰为神武镇，杨威为尾宿营，施凤亢宿营，邓麟采知同安县。舟航始集，部伍始成，旧人乡戚，咸来问劳。而耿精忠闭福州，会城种帝。卤簿警跸，修饰仪卫，铸"裕民通宝"钱。马九王出仙霞，为制府李芝芳所遏，不得进。疆众日蹙，方与郑氏构兵，如两鼠斗于穴中，识者知东南事大定矣。

王进至泉州，步卒仅千人，与城守赖玉厚结，专行威福，任戴国用为牙爪，勒王进功家属入福州。进功子藩锡与杨青等计曰："翁被留在省，闻福州兵又至，吾无噍类矣，盍先发？"六月九日，诱玉、国用、李尚文入军门，执之。遂攻王进，进意气自若，走登南门，竟死斗。提标无统帅，相持竟日，暮，进遥望扬帆，恐海舶来攻，乃夜溃围。得省中援军，整甲徐还惠安，守将邀走之。杀赖玉于市，百姓脔其肉殆尽。绞戴国用，泉民德李尚文，为请，乃释之。迎岛师入城，以藩锡兄弟为指挥使，假理提督军务，余官皆复旧职。

黄芳度在漳州，闻风欲降，念其父罪重，惧不免死。锦使告之曰："时际光复，事属尔父，果抒诚悃，当弃前愆。"乃杀城守刘豹，奉启泉州承制，封德化公。前提督有请，靡不从。芳度终不安，间道密表于朝，锦亦羁縻之。漳属皆下，独漳浦为刘炎所据。于是郑氏据有漳泉二州，及思明金门。平南兵围刘进忠于潮州，潮福路断，进忠由海道献款思明，锦使后镇金汉臣舟师援之，以进忠为定北伯，兼右提督。

秋七月，精忠两遣使至思明，行和求泉州。九月，遣王进自兴化，别将由上游会刘炎协攻泉，锦使右武卫刘国轩出御。进素轻南兵，泉州之役曰："是众寡不当，愿益兵。"期取泉自效。步骑二万，鼓行至惠安，恣焚掠。国轩严阵以待，相守越旬，进退屯枫亭，连营二十余里，军势甚盛。国轩率轻骑觇之，猝遇于涂岭，许耀少却，国轩分诸军搏战，自辰至巳，两军殊死斗，进兵遂溃，追奔至兴化，军郭外，三日夜乃还。

十一月，锦以刘炎在漳浦，为右臂患，遣兴明伯赵得胜、侍卫冯锡范，由海澄进师。炎与云霄镇刘成龙、福州亲军都尉徐鸿弼，合师迎战于罗山岭。右虎卫何祐挥兵击之，炎等大败，走入漳浦城。岛师环阵攻围，三将皆出降。遂引兵西救潮州。

先是，金汉臣救潮州，一军尽没。会耿郑祸结，外援不至。城坏百余丈，刘进忠悉力守御，中外隔绝已半载。至是，赵得胜统军入潮，与广兵战于黄冈，破之。广兵烧营而遁，潮围始解。得胜班师。

先是，三桂初反，遣帛书一入福州，一入台湾，会

兵。锦使监纪推官陈克岐、副将陈文焕报之。三桂复遣礼曹员外钱黯通问。值岛师入泉，再遣礼曹周文骥来解兵，曰："天下事重，无操同室戈，贻敌笑。"及精忠闻鸿溺等败，乃使潘曰兴修好。锦报曰："耿王能如约者听。"竟未决。

郑氏自成功时，即置六官，多僭帝制。锦再出思明，更多设伪官。以陈永华为御史总制，留守台湾，以六官协理，洪旭子洪磊吏官、杨荣户官、郑斌礼官、柯平刑官、杨贤工官，惟不设兵官。置六科都事察言，承宣宾客。诸司亲军，曰侍卫，以冯锡范为之；曰勇卫，留守永华摄之；曰左右武卫，薛进思、刘国轩为之；曰虎卫，何祐、许耀为之；曰五卫，施福为之；曰銮仪，戈祯祥为之。又有果毅、折冲、五常、五行、五兵、左右先锋、前锋、后劲、中权、戎旗二十八宿营制，听五提督节调。凡文武事宜，皆赞画参军陈绳，武侍卫锡范主之。前取饷于东宁，比得漳泉，转运不继，始用六官征催富民绅士。以郑省英为宣慰使，统督各郡 钱粮。前昌密道吴慎为屯田道，清收屯租，诸县令以六科都事为之，皆台湾来者。人月输银五分，名曰毛丁。船计丈尺，名曰梁头。督造采船料，盐司分管盐场。以陈达章司泉州，冯锡圭司漳州，郑珍英司潮州。盐石直二钱，征饷四钱，饷司科杂税给军。

康熙十四年乙卯，春正月，精忠遣张文韬如泉州贺年，以五艘如约。遣郑斌报使，立条誓枫亭为界，自是耿郑文好。

二月，锦杀永春民吕花。花恃马跳地险，不服征索，避科敛者依之。锦使左武卫薛进思攻围，三月不下。永春知县郑时英，遣人招谕，许以不死，花出降。钉之，没其家产。

是月，续顺公沈瑞以饶平降台湾。瑞叔母尚氏，平南王女也，降耿时迁至漳浦，瑞尚留诏安。广兵围潮，瑞趋饶平。及潮州围解，刘进忠移师攻之，不克。广兵来援，左虎卫何祐遇于百子桥，败广兵，瑞乃降改封怀安侯。

五月，锦率师次于海澄。饶平之捷，刘进忠密启于锦，请讨黄芳度。锦亦以黄氏必死之寇，终无降理。是月六日，发泉州，入海澄，实图漳州。留驻二十日，芳度不敢入见，遣其中军朱武奉启，意觇军势。锦使郑斌入漳宣慰，或率兵从征，或束身自诣，终不至。且召黄翼于关外，密使归漳。耿移书来征，又以病辞。遂定计攻城。

是月，刘国轩大败广兵于鲎母山，国轩自涂岭之役，率所部入潮，同刘进忠行徇属县。诸县坚守，国轩兵老粮乏，欲退守潮州后图，平南挥步骑来追，国轩及何祐等设伏以待。会吏官洪磊宣慰广东，厚赀增募，骁勇迎战鲎母山，伏发，广兵大败。

六月，黄芳度据漳归朝。锦自海澄移军万松关，芳度剃发守陴，使弟芳泰入广告急。赖升守平和为之声援，岛人攻漳城不克。后镇万宏中炮死。何祐自潮州攻平和，赖升降，漳属皆复为台湾。芳度孤守漳城。

是岁，番舶互市于思明。先是中左所为诸洋利薮，岛破，夷舶不至。甲寅，郑氏复岛，英圭黎万、暹罗、安南诸国，皆献方物互市，中左烟火市里，几复其旧。

康熙十五年丙辰，大清兵入福州，耿精忠出降。王师进克泉州，黄芳度以漳州兵来会。刘国轩复来争泉州，攻围两月不下。芳度遣兵复平和，屡攻黄瑞镳于漳平，不克。七月，将军喇哈达师次漳平，瑞镳无援，始出降。喇哈达间道永安，援泉州，湖头李光地练乡兵自守，为乡导。巡抚吴兴祚自仙游复永春，提督杨捷自兴化下惠安。林贤、黄镐、陈子威以舟师出闽安镇，克期救泉州，国轩水陆布御，恐分兵力薄，乃引退，趋长泰，诸县皆弃还。林贤等进复定海，岛将章元勋战死，萧琛退泊海山。锦召琛还，斩以徇。遣左镇陈谅、后镇陈起明、督朱天贵等御林贤。

九月，大清师败刘国轩于漳州之溪西。国轩自泉退师，堕同安城，进兵溪西。满汉尽锐迎战，至午，国轩步卒饥乏，铁骑横冲，首尾不相顾，遂弃长泰，出江东，扼守三叉河玉洲水头镇门。王师军垒相望，督造江东桥。

冬十月，督抚遣漳州进士张雄如思明议和。时漳泉郡县皆复，独海澄未下，度岛人必争，难猝攻。乃为公书以生民涂炭，劝令息兵归台湾，如先王时。雄还，又遣泉绅黄志美入议约，必得海澄，始可成好，锦不听。

康熙十六年丁巳春，大清师攻救海澄，锦复破之，遂围泉州。锦下伪教叙诸将功，以中提督刘国轩为武平伯、征远将军，后提督吴淑为平远伯、宁北将军，左虎卫何祐为左武卫，前虎卫林升为右武卫，右虎卫江胜为左虎卫，俱授左都督。余镇营各加级有差。

某月，大清师克复海澄，击破郑锦兵于泉州，锦撤兵还思明，闽地悉定。十二月，诏复迁各省沿海人民于内地，置戍，禁出入。甲寅之乱，闽省迁民悉还故地，至是闽平，复议迁界。康亲王疏称迁界累民，请罢之，已报可。后岛人就掠内地，督抚提镇请仍从顺治十八年例迁，值破海澄，围泉州，事暂停。及泉围解，遂行迁界之令，益不聊生。唯广东尚王力请不迁，得已。

康熙十八年己未，春正月，诏筑沿边界寨，自福宁及诏安，率一二十里置寨。量地险要，截内外，滨海数十里，无复人烟。

二月，郑锦复取海澄，以张廷辉知县事，刘国轩使吴淑率诸军据果塘寨。廿九日，大军败于定海，是日旦，朱天贵、陈谅自海坛乘南风进泊定海，北舟大小百余艘，由五虎门衔尾而进。天贵与陈启明率熕船先登，启明船遭风失舵，还泊海山。

三月，郑锦旌思明义输寡妇辛氏。两岛地狭，数战征输繁重，丁巳之役，州民人月输米一斗，至是，月输米三斗，不堪命。中提督刘国轩辞月俸，自饷辖兵三月。吴淑、何祐等皆效之。水师五镇蔡仲琱守惠安，驾小舸逃入泉州，投巡抚吴兴祚，降。漳州守备吕韬降于台湾。韬守江东桥，败归。刘国轩进军海澄，阴以漳郡通款事泄，羁候，将入省待理。韬遣人要英毅镇林彪请

援，行至同安界，彪伏兵取之以归，以为折冲左镇，移其家入台湾。

初，蔡寅诡称三太子，起兵，耿逆故将纪朝佐、同安武生郑奇勋，从之。后同归台湾。未几寅死，二人请再举，入山召募，为大军所困，不能出，诣总督姚启圣降。郑氏南北汛防，多以缺船饷为辞，征调不至。于是上及普陀，下及广东，平海大逢，皆遣官监纪，归卤获妇女宁民。

夏四月，郑氏以长子克壂居守台湾，总制陈永华言："克壂长成，莅事明达，请循君行则守之典，立为监国。"锦从之。时年十六，伪号监国世孙。

六月，以屯田道郑时英监理盐法，驻东石。大清师筑灵水寨以逼东石，右武卫杨忠率兵趋浔尾南北场掘盐，口贪利，舍舟开至深沪。阅两日夜，泉州大军侵晨骤击，忠殊死御，不敌，中炮没于海。

秋七月，郑氏筑浔尾寨。浔尾在同安，咫尺直厦门，高崎。癸卯之役，大清师从此过岛，刘国轩请筑寨其地，一夜成之。同安出兵争，不得，筑石城一，土城一，复筑两洲城。

八月水师提督万正色至福州。初，施琅督水师，琅征入京，官亦裁。丁巳冬，以海澄公黄芳世兼水师提督，及湾腰树战败，病死。督抚请琅复任，朝廷不许。擢镇江将军伯王之鼎，以尝任漳浦知闽事也。之鼎入闽，屡疏不谙水战，更授四川提督，以正色代之。正色泉州晋江人，顶投诚衔扎，累升岳州总兵。及湖南平，乃有是命。

初漳浦江机与杨一豹结，约聚兵江右，耿精忠以为左军都督。耿败，置垒江西浙闽交界。据深险，时出酷掠。江西制府董卫国屡遣兵讨之，不克。走款台湾，授征夷将军。机跛，号江拐子。浙江制府李之芳，悬重募解散其党。机引余众奔闽中建宁，城守刘起龙御之，阵伤而死。

九日，大军取东石塞。丁巳春，郑氏使右武卫林升守东石。明年，移升攻海澄，以杨忠代之。及大军设兵防界，又欲筑灵水寨，忠惧兵单难守，请檄升回汛。忠死，升复出征。以施廷、陈申守之，才余疲卒二百，精锐皆挑以行。有降人入泉，言东石空虚可取状。发满步数千，以廿六日平明填濠，四面环攻，廷被创，申力战死，遂夺东石。增筑三寨。

于是郑氏失险，议守思明。调州中乡兵团练，州经残破，新复，入籍甫千许，以康熊、吴桂统之。桂北人，归郑为亢宿营，故守同安思明。丁已之役，桂独敛兵完，岛授建威中镇。以姻亲陈恺叛，引嫌辞兵，归其子箕宿营吴天禄。至是，复起授协理五军，与总监营康熊分督州兵。

北人畏刘国轩如虎，两军相持，阅岁，互杀伤。大军十万，国轩才万人，营垒咫尺，指挥自如。国轩以果堂地要，夜，于其后版尾加筑一寨。督抚提镇将军率满汉数万争之，国轩、吴淑以二千人依寨进，且战且守，害章京巴石免等。十一月，台湾后提督平远伯吴淑卒于营。淑前战创甚，版尾新筑，诸卫镇畏不敢守，淑毅然请自守之。大军筑垒环攻，炮日夜不绝。淑神气自若。会霖雨墙坏，淑挥左右使避，自据胡床寝，竟压死。尸至思明，锦亲临哭，尽哀。以其子天驷为建威右镇，统其兵。

是年，诏封贺兰国王，请夹板船图思明。初，江毛失台湾，常思恢复。癸卯间，李率泰使人招抚红毛，许以先平两岛，后取台湾归之。红毛喜，自备舟仗粮肉助战，且请于厦门互市。率泰为后防，不许，第令数年一贡。至是，总督姚启圣请如癸卯借红毛合攻事例，报可。乃遣知府刘仔，偕通事林奇逢、黄镛等，往封贺兰，并请夹板船会攻。

十二月，郑氏遣右武卫林升督舟师出思明。时福州造战舰四百余艘，会江浙舡各一百，潮州碣石船一百，克期大举。郑氏悉发官私及洋艘炮船，以升为总督，江胜、朱天贵为副总督，配兵北上。

先是，耿精忠之变，漳南道陈启泰密启陈耿阴事于范承谟。后耿搜得书，启泰惧祸，杀其家属十余人而自缢。郑氏入漳，葬之。丁巳，大军复漳，启泰子汝器将入城负骸回京，为东石守将所获，羁台湾，赎以万金，乃始得归。郑氏之贪利失大体，多类此。

辛酉壬戌，总督启圣巡抚兴祚，会提督琅正色攻克厦门中左所。郑锦退守台湾，复进兵攻之，锦卒。癸亥，锦子克塽奉表，以台湾降。

前四日，宁靖王术桂谓宫眷曰："此地已破，更无他往，吾以身殉，若等可自为计。"夫人袁氏、王氏及侍姬三，皆对曰："愿从死，请予尺帛。"冠笄先缢，王具含殓，明日，五棺出葬于郡南山，校隶扶榇至，王翼善冠，衣衮，腰玉系绶，以宁靖王实持付克塽，拜辞天地祖宗。郡人士无幼老皆入拜，王答拜。乃登帛自绝，面无变容。

诸宗室随克塽内迁。诏存先代后，给屯田种牛，占籍河南。鲁王世子得许州。术桂无子，继益王后宗位于俨鉁，年七岁，屯杞县。术桂死年六十有六，与元妃罗氏，合葬竹沪。

郑鸿逵

郑鸿逵字高仪，芝龙亲弟。以崇祯三年武举，隶天津巡抚郑宗周，为坐营。转属都督孙应龙，登州反，应龙失机，从系天津狱。已辨释，隶大同巡抚张拱廷麾下。用兄芝龙平红夷功，得锦衣卫，掌印千户。复与计偕，十四年庚辰，成进士。故事，勋卫射策武甲科加三级，进都指挥使。十六年，授副总兵，设南赣兵三千，以鸿逵统之。十七年正月，前兵科都给事中曾应麟荐鸿逵缓急可用，诏益南赣兵二千，配鸿逵镇守。

福王嗣位南都，檄守采石，以左军都督领水师挂镇海将军印，封靖鲁伯。邂逅唐王聿键京口，心相善。及南都败，退走，又遇王钱塘江干，奉之入闽。以王贤明可继大业，遂与兄芝龙及巡抚张肯堂等，戴王建号。爵鸿逵侯，寻晋定国公。

时八闽由郑氏，鸿逵不以家势陵耀同列。然性雅懦，不能与芝龙立同异。唐王筑坛，具殊礼，命与永胜伯彩督师，分道出关，竟不进。芝龙亦不发饷，乃黜鸿逵爵。彩数败退，又好掠，时议多罪彩，颇恕鸿逵。大军度仙霞，芝龙竟卖关，且招子成功同北行，鸿逵阴逸之。成功建义，鸿逵有力焉。

大清顺治四年八月，会成功攻泉州，已引兵西据揭阳。明年，还厦门。会马得功袭破厦门，鸿逵军适至，得功不得退，以好语来说鸿逵，因纵之。居二日，成功自平海还，按失岛罪，斩守将叔芝莞。鸿逵愧谢，退居白沙，筑寨名曰华角。芝龙京师屡寓书，使劝成功归朝，否者家属见屠。鸿逵复以"养病退闲，无与人事，大侄意坚，劝之无益。"为说。鸿逵有足疾，修园亭，种花木，高吟度曲，品笙自娱。丙申，贝子入泉州，别将攻白沙，鸿逵移榻金门。明年三月十六日，病甚，卒，年四十五。子耀基，亦隆武赐姓。时称成功国姓，而耀基为小国姓，死台湾。芝莞子省英，为伪天兴尹

浙东纪略

[清]徐芳烈撰　崔玉华整理

《浙东纪略》一卷，清初徐芳烈撰。徐氏曾在南明鲁王政权中任职，本书即是专记鲁王政权始末的一部专书，所记大多来自亲历，以日记体的形式叙述，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有涵芬楼旧藏钞本及民国排印本等。此据民国排印本标点整理。

乙丙之交，大清尚未一统，浙东一隅，亦以南北分之，纪实也，使易辨也。

甲午春，潞藩自淮而南，次武林，请居焉。

乙酉五月十一日，清兵至金陵，弦光皇帝走，城为之空。

廿五日，马士英从太后至杭，武林沸腾。

六月初六日，请潞藩监国。时惟巡抚张秉贞，巡按何纶，巡盐李挺在。闻于廿七八至苏州乃遣总兵陈洪范往和。

初七日，朱大典，阮大铖自无湖至。

初九日，陈盟至，镇东伯方国安，前锋方元科亦领兵至。

初十日，陈盟朝监国，出语士英曰："事不可为矣！"午后，总兵郑鸿逵亦至。鸿逵即请监国入闽，不允；请以宫眷渡江，亦不允，遂出城。时黄道周适在江干，连章劝监国即位，且责马士英误国卖君之罪。薄暮，陈鸿范遣报城中云："北使明日至，且许监国仍令王浙也。"

十一日，郑鸿逵于江间遇唐藩，遂同黄道周奉以入闽。是日，方国安从余杭至，捶碎北牌。闻马士英至江干登舟矣，国安追及拉回，欲同勒兵御北。时杭民畏北，探潞藩及张秉贞至，相戒言战守事。

十二日，监国遣官持谕召陈盟入阁，盟具疏辞，遂之剡上。是夕，会稽庠生王毓蓍(字元趾)感痛激烈，作愤时致命篇。首曰："群奸误国，庙社沦胥，愤怀事变，恨不手斩贼臣之头；恸惜时艰，且思生食叛人之肉！养兵十载，大帅惟识奔逃；积粟千仓，墨吏半肥私囊。"又云："冠裳世禄之家，营窟以待新朝；郡邑莅事之长，收图以修降表。迫呼犒迎之费，尽属青衿，供奉大清之牌，遍传黔首。文非饰过，则曰暂屈必伸，当效会稽之辱，忍耻苟全。"又云："长往不返，驾言东海之逃。"又云："号呼莫闻，痛哭无路，用殉蛟腹，愧彼鼠心。古称五死，何俟捐驱赴义之可乐？寿止百年，保无疾病水火之杀人？惟兹清流碧水之中，正是明伦受命之地，鬼如不厉，为访三闾之踪；魂果有灵，当逐伍胥之怒。真能雪耻自任，愿激发于光天；倘或同志不孤，敬相招于冥土！"又诗二绝(遗失)；又遗书上左都御史刘宗周曰："蓍已得死，所望生早自决，毋为王炎午所吊！"中夜不语兄弟，不别妻子，命阍沽醪，正襟浮白，劳以余沥，且戒勿从。持炬出门，贴致命篇于宋唐卫士奇之祠壁，肃衣冠赴水于柳桥。

十三日北兵大至，巡抚巡盐俱东渡。抵暮，方国安出与战，不利，杭民虑方淫掠，闭城不容人，且缚箭数捆，悬城以贻北，甚有在城索方氏兵以献者。国安穷蹙，遂与马士英亦以舟去。兵分水陆结排溯流而上，时或有沉溺。

萧庠廪生徐芳声，乃弟徐芳烈，同学蔡士京，何之杰等，于前三月十九之变，会通庠文学恸哭于明伦堂。兹当易姓，拜辞文庙。适儒学教谕潘允济，训导许士龙，亦挂冠去，为之流涕于一堂，呜咽欲绝，随有不愿仕进，冥鸿高骞者，一百十三人。

十五日，北使至越，甯绍分守于颖议晓士民，欲画江守；而人心离涣，力莫能支，乃解印去，遁迹河曲，此后北使直至温台矣。

二十六日，山阴儒士潘集(字子翔)年十九，闻王毓蓍死，自署大明义士，操文哭尊于柳桥，有曰："自古国运靡常，所赖忠臣骨作山陵；至今壮士何为？徒令儒生怨经沟渎！念太祖三百年养士之恩，竟同豢豕！思先帝十七载作人之德，无异饥鹰！"中云："惟我王子气吞江浪，质烈寒泉。魂游故国，羞为他作嫁衣裳；声烈前朝，不落第一流人物。立身不二始信秀才如处女，断不更夫；国士无双，才知名下不虚，今为定论。自兹柳桥石厉，不数司马题辞；泮水澜清，可继屈原骚赋。潘集闻风起鹊，幸达人先获我心；饮血啼猿，耻今日独为君子。魂其有灵，下榻俟我！"又杂咏三首中一绝："放眼拓开生死路，高声喝破是非关。莫愁前路知音少，止畏当头断气难！"读罢哀恸，夜怀二石与诗文，逾女墙投于

渡东桥下。

闰六月初五日，原任苏松巡抚山阴祁彪佳（字幼父，号世培），养病里居，北兵至浙，以书来聘。公处分家政，作绝命词别宗亲曰："时事至此，论臣子大义，自应一死。凡较量于缓急轻重者，犹是后念，未免杂于私意耳！若提起本心，试观今日是谁家天下，尚可浪贪余生？况生死旦暮耳，贪旦暮之生，致名节扫地，何见之不广也！虽然，一死于十五年之前，一死于十五年之后，皆不失为赵氏忠臣。予硁硁小儒，惟知守节而已，前此却聘一书，自愧多此委曲。然虽不敢比踪信国，亦庶几叠山之后尘矣！临终有暇，再书此数语，且系以一诗，质之有道：运会阨阳九，君迁国破碎，鼙鼓志江涛，干戈遍海内。我生何不辰？聘书乃迫至！委赞为人臣，之死谊无二。予家世簪缨，臣节皆罔赘。幸不辱祖宗，岂为儿女计！含笑入九原，浩然留天地！"欢然饮燕，无异平时。肃衣冠，投于寓园放生池柳树之阴，夫人子弟不知也。笑容可掬，颜色如生。

左都御史山阴刘宗周，字启东，号念台。六月十三日，北兵至杭，廿三日，绝食；廿五日，乘舟入凤林，投西洋港，救不死；遂诣辞先墓，暂息灵峰寺。北使以书币聘，刘口授答书曰："大明孤臣某启：国破君亡，为人臣子，惟有一死。七十余生，业已绝食经旬，正在弥留之际，其敢尚事迁延：遗讥名教取玷将来？某虽不肖，窃尝奉教于君子矣。若遂与之死，固某之幸也，或加之以斧钺焉而死，尤某之所甘心也。谨守正以俟。口授荒迷，终言不再，原书不启投还。"自此勺水不入口，作绝命词曰："信国不可为，偷生岂能久？止水与叠山，只争死先后，若云袁奉高，时地皆非偶；得正而毙矣，庶几全所受。"又曰："子职未伸，君恩未报，当死而死，殆有余悼！"又曰："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济意，决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与从容，何难亦何易？"遗命下瘗竖牌于墓道南，颜其额曰："有明念台先生藏衣冠处，""□宗周妇□氏合葬之墓，"言讫泫然泪下曰："吾生平未尝言及二亲，以伤心之甚（先生为遗腹子，母守贞而终），不忍出诸口也！"已而曰："胸中有万斛泪，半洒之二亲，半洒之君王！"绝食久，后子汋泣请曰："尚有未了事否？"先生曰："他无所事，孤忠耿耿！"又命汋曰："汝停我于山，当于三年后葬。"汋问之，先生曰："先帝梓宫尚未落土，"（示致丧三年之义）门人环侍，叹曰："学问未成，命赖诸子，尔曹勉强去！"闰六月初六日，先生命家人扶掖起，幅巾葛袍，肃容端坐，有顷北首卧（示北向对君之义）。初七日，命取几上笔砚，书"鲁"字。初八，传言投见乡绅归，先生闻之，太息啮齿者再。戌刻气绝，双眸炯炯，虽殓不瞑。

闰六月初□日，北勒剃甚严，士民咸恸。山阴倪父征字舜平，侨寓劳家坞，训蒙卖药自给。兹日夜哭，罄室所有，沽醪割腥，呼里中少年饮食之，鬻二磁缸，置祖茔左，昱诸少年覆之，少年大嚼而俞允焉。倪从容坐入，请覆缸返，须臾呼启。诸少年惊问曰："先生不耐闷耶？"倪曰："否否，适造次入坐，顿忘语对前峰耳！"整衣危坐，复命掩覆，少年逾时往扣，微有应声，薄暮呼之，则岑寂矣。年三十有三。

浙东汹汹，余姚乡绅原任礼科左给事中熊汝霖，与原任职方司郎中孙嘉绩，密谋举义，于是宁绍分守于颖亦与之通。汝霖又以定海总兵王之仁心有机权，遗书相订。于初八日走甬东面请之仁兵，期以十二日会孙嘉绩于定海，约齐举事。于颖亦复与原任锦衣卫指挥使朱寿宜等谋，预令生员庄则敬等募江船百余艘至西陵，而绍兴义士郑遵谦亦暗结壮士数百人，将大举。

初九日，余姚北知县黄元如以筑路致怨，民捽几毙。孙嘉绩不及践约，乃即设御牌，率士民以斩之，兵遂起，郡城未之知也。

初十日，山阴安仓儒生周卜年，字定夫，愤摘所佩玉雷圈锤碎，以纸包裹，外书"宁为玉碎，毋为瓦全。"置府案上，作绝命五歌：一歌有曰："有君有君空号呼，昔也洒血升鼎湖！今王出走蒙尘涂，敷天瓦解畴张弧！"二歌有曰："有臣有臣谋家肥，处堂燕雀孰知几！冠来贡策贪紫绯，民离师溃成空扉。"三歌有曰："有父有父籍钱塘，寒灯暑月穷素缃。王母漂棺海沸洋，寻棺七日奚啣浆！"四歌有曰："有母有母矢靡他。坚白节操馨椒荷。哀哀罔极空吟莪，母节未旌可奈何！"五歌有曰："我生我生竟成空，恨不学剑弯长弓！神州陆沉将安穷，徒怀报国忧冲冲！"又云："罗江水，为清唾，人在水中同天卧。今予赴海葬鲲鲸，西风度我步前英。"又吊王元趾诗五首，有曰："鼓笔由来未学戈，书生壮魄气偏多。"又曰："京国冠裳嗟扫地，故宫花草痛成墟。"又曰："汨罗今不嗟孤偶，为报行吟硕客来。"又曰："冠裳一死留千古，形落沙沱气不磨！"临终寄叔父与弟书，谓："海水滔滔，不必求吾尸。无后一罪，惟贤弟赎之。吾尽吾心，人虽目我为迂，固甘心也。外数言嘱于汝嫂曰：'倘有遗孤。则不可不守；无孤，则不可不死。既无遗孤、又不能死，则不可不嫁。当敬听吾言，勿贻后累。'"处分毕，蹈海而死。

十一日，绍兴义士郑遵谦率诸壮士入府署，斩北太守张愫于路，斩山阴北知县彭万里，自号都统制大将军，令绅衿巨室咸捐助，随撤各路桥梁。

十二日，于颖坐小艇携短童至萧山。人心思汉，擒北知县陈瀛。

十三日，北当事命使渡胥江，持安民榜至。于颖在萧，即碎其榜而羁其使焉。一面巡缉沿江，守截渡口，一面招集兵饷，随有原任副总刘穆募兵五百，原任参将郑惟翰部扎都司金裕乡兵五百，扎委中军守备许耀祖左营官兵五百，绍兴卫指挥武经国义兵六百，先后驰至。复以饷薄，推萧庠、徐芳烈、何之杰，数人措饷召募，随礼挂冠解印及绅衿秉义不出者，尤尊礼训导许士龙，谒聘廪生徐芳声。又以数百里长江，宜按地分汛为守。即以原募江船分散各兵。刘穆守潭头，窥富阳；郑维翰、金裕，渡江守沈家埠，扼桥司，捍海宁；许耀祖联舰江中；武经国列营江岸；原任锦衣卫指挥使朱寿宜，指挥佥事朱兆宪，领自募义兵扼鳖子门；太仆少卿来方

炜，兵部职方司主事来集之，领自募义兵扼七条沙；又以原任都司朱伯玉等募兵出奇游击。

宁波原任刑部员外郎钱肃乐，率乡绅士民以起。迎浙镇王之仁于演武场，拜为大师。之仁即于坛上迫谢三宾使捐万金为首倡，由是原任山西道御史沈宸荃，原任兵部职方司冯元飏，亦起于慈，而越中大理寺寺丞章正宸等，俱各纷纷自募义兵以起。

十四日，嵊县亦有好义者，偕僧众十余人至嵊城招兵，嵊邑裘尚奭尽杀之，与其党自募一旅以起。

台州鲁藩与台绅陈函辉，南洋协镇吴凯等，亦杀北使大起，征兵措饷，头绪错杂，穷乡僻壤无不骚动。

维时方国安欲入据金华，朱大典以兵无纪律拒之；方攻围数日，破破，伤精锐不克，马士英与乡绅姜应甲力解乃已。

于颍在萧，闻北兵拽内河船百余于河口，扎木排数十填土，有窥渡意。颍夜遣死士陈胜等斩筏沉舟，会后风潮大作，北舟碎而木排亦尽飘流泊南岸，各营恣取，众以为神助。

十六日戌刻，中天月食既，时军务倥偬，人莫推救，见者伤心。

自初七以来，日入后，赤气赫然从西而上，冲过天半，如是者旬余，为兵大起之象，占者以伏尸之兆，流血之征，是也。

廿一日，台州绅衿士庶共推拥鲁藩监国，以张国维、宋之普、居内阁、陈函辉为詹事，张文郁为工部侍郎，国维仍管兵部事，乃告归募兵。以柯夏卿为职方郎中，又于嵊县山中征陈盟者再，盟辞疾不赴，而越中当事闻之，已俱有拥戴迎立之意矣。

时江上义旅新集，进取未卜，每念海宁、富阳，系浙东左右两大翼。海宁则有营官守备郑继武，所官千户朱大纲，同僧顾隐石等合兵拒守，已会阵斩北将王登镇，北兵稍却。富阳尚为北官郎斗金所据，于颍乃遣，副将刘穆等乘夜袭之，擒其令，因通余杭之道，妥有余杭旧令加兵部职方司主事邱若潧并瓶窑原任副将姚志卓，擒余杭北令以应。时富阳未有守，义士王襄，并贡士缪法信等，率义旅请行，乃仍檄刘穆渡江渚清风亭，为富阳外援。穆兵甫至，而北骑突来，虽斩获数十人，而义士如刘肇勳之伤亡者，亦已十六七矣。此皆廿三日以前事也。

廿三日以后，定海总兵王之仁统领标兵，同余姚起义乡绅熊汝霖、孙嘉绩等，各督兵至西兴，镇东伯标下总兵俞玉、方任龙暨监军兵部职方司郎中方端士、工部虞衡司员外骆万玺、刑部云南司主事史继鳌等，各督兵至义桥，江上军声因为渐振云。惟富阳守缪法信等拥兵抄掠，该邑苦之。于颍恐有变，七月初三日登舟，初四至渔浦，而富阳失守之报至矣。缪王诸兵，望风奔溃，义士阮维新、生员王宗茂等，力竭不支，掷以乱石，亦死伤过半。幸颍再至而北不守，富阳仍为南有。

初六、七后，绍兴起义乡绅章正宸领自募义兵，至瓶山泛守。宁波起义乡绅钱肃乐、冯元飏、沈宸荃等，各统义兵至西兴泛守，绍兴都统制大将军郑遵谦，亦领兵至长山汛守。又总督浙直水师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荆本彻亦统领水师由苏松赴援，兵渐厚。

廿五日，越中大老及起义诸君子，具疏敦请鲁藩监国临戎，乃发台州。原任吏部左侍郎陈盟迎于天台县，见，遂辞不允。

八月初三日，乃抵越城，遂以分守衙署作行宫焉。

监国至越，以方氏有重兵，时首遣使召马士英，并召方国安，遂以马士英督其军。朱大典自陈曾于芜湖受弘光皇帝入阁之谕，乃即命以原衔防守金华。

时新政殷烦，诸司印纪多缺，以陈盟为礼部尚书，掌其事。人才匮乏，官多不备，盟为之普言，宜亟擢郡邑山林遗逸，之普不能用。

遣通政司谷文光，偕御史白抱一犒师江上，谷文光故鲁潘长史，本起优童，无重望。至西陵，浙镇王之仁侮辱之，不为礼，并责内阁贪污不职，宋之普不自安。顷之，张国维募义乌八千兵至，乃起阁臣方逢年复入阁，体统渐备。

月内贝勒不复驻杭，率杭镇陈洪范，降抚张秉贞，拥惠潞二王北去。惟留内院张存仁，及总兵田荣等相据守。

时监国正病脾痛，自台舆疾至越，至则卧不可起。此时方国安统领总兵方元科、马汉等，水陆步骑从严州下，陆续至富阳，且抵江干矣。江上诸军请监国誓师甚急，不得已以十九日起行，驻西兴王之仁寓所，宋之普辞去。

廿五日，大会西陵，定沿江防守汛地：方国安营七条沙；马士英驻内江新坝；王之仁营四兴；张国维驻内地长江；孙嘉绩、熊汝霖，营龙王塘；章正宸、沈宸荃、钱肃乐等，上下协防；郑遵谦营小亹；于颍驻内江渔浦；北洋协镇张名振守三江；南洋协镇吴凯，同副总刘穆，据险策应；国安以其侄方应龙出余杭，方元科出六和塔，而自率师由江上接应。议既定，加熊汝霖、孙嘉绩，总都督院；章正宸、沈宸荃，协理寺院；钱肃乐佥都御史；于颍巡抚浙江。又复派饷。在朝不置户部总饷官，谓以浙东诸郡赋供应诸军，不患不足。金华八县，为张国维、朱大典两督师分割；方国安食衢严并绍；王之仁原自定海来，食宁；吴凯原自临海来，食台；诸义旅各食其邑。余者听凭解部，以便区分，温处两府佐之。

廿六日，祀钱江，监国以病不克赴，命方国安代；至夕，国安又不至。

廿七日，乃令张国维行礼焉，大宗伯陈盟襄其事。至坛，肩舆扛折倒地。国维腰玉损，冠坏。

九月初三日，监国还萧，加方国安镇东侯，王之仁武宁伯，并加郑遵谦义兴伯。

月初旬内，江上诸藩镇文移往来，突称洪武。乙酉，大宗伯陈盟具疏改正，奉旨俱允。

又祀江后，加江神张侯，封号为灵应公。

时元科破北兵于五云山，遂扎营于六和塔。

十一日，北兵来冲，方国安顺风扬灰，伤北骑目，斩

五六百人，称大捷。北兵并力攻余杭，方应龙不能支，被获，城陷。北兵复乘夜纵火烧六和塔木城，方兵却，于是专以舟师往。

是时，江东兵势尚盛间或渡江进取，然暗于训练，统领不一，议论参差未齐也。王之仁主守，方国安谩言取省会，熊汝霖忠勇过人，锐甚。不论大小，往往率其旅以战，必为北所首冲。虽败不悔，亦不挫。其余诸营，战守不一。

义声四布，三吴来归者先后。时有海宁庠生顾名佐首渡请援，查继绅同弟一榜查继佐，及海宁所指挥姜国臣等偕来，通平湖贡士马万方，手刃平湖北令朱隆国，同定远将军陈梧起义于禾事败浮海而东，效秦庭哭，倡西征策，而起义方兴之陈万良，则多率壮士以梗北兵，北亦患焉。熊汝霖亦以江面仰攻，不如内地做起，慨然以书币聘，于是万良来。

先是唐蕃即位于闽，改元隆武，江东起义，监国不相闻问也。于时闽臣刘中藻奉诏书至，又卢若腾、郭贞一，奉隆武抚按浙江，而温处两府置官据守，取饷三十余万去。朝中江上，大率与者半，不与者半。与者以为圣子神孙，总为祖宗疆土。今隆武既正大统，自难改易，若我监国，犹可降心相从，而不与者以为彼去北远，幸得偷安旦夕，而我猛臣谋将，血战疆场，以守此浙东一块土，似难一旦拱手而授之。所以诸臣坚拒者，有“凭江数十万众，何难回戈相向?”之语。不与者为张国维、陈盟、熊汝霖、王之仁等；与者为方国安、于颖、孙嘉绩、姚志卓等。朝议命使通问，遣科臣曹维才，职方郎柯夏卿往。不用疏奏，止叙家人叔侄礼。

十三日，监国归郡，而与者诸公，乃于十月朔日竟开唐诏于府堂，乡绅家祁鸿孙等复以兵卫，江上诸营亦多奉表归命惟谨。是日陈盟以疾解礼部去。

月内草木非时而发，花尽开。

斯时大军云集。自起事以来，浙东蜂涌之将，不可胜纪。人尽招兵，人尽派饷，甚且抄掠频闻，搜括殆遍。犹取投北者括其财，继则富家大室及农工商贾之人，靡不推索诛求题官送札之类，种种恶套，转相效尤，日甚一日。愈竞愈巧，愈出愈奇。而诸营曾无厌足，尝称匮乏。识者知为不终朝之计，而实亦莫之能挽也。王之仁原食宁饷，因其子王鸣谦防守定关宁，饷多为所留，于时西兴营兵称匮乏。之仁乃首攻吴孟明、金兰、姜一洪、张六□四家，令各出十万金相助，遂有以赂钻入他营求庇者，于是派助之议起，而方国安之营加甚焉。更且大小相欺，强弱相并，如都督佥事裘尚奭，原以嵊兵食嵊饷，而淮抚田仰从海上来，乃遂分派一万；而方国安中军定南伯俞玉又欲分十之五以饷兵。开远伯吴凯，原以台兵食台饷，而总兵李础夺派黄岩，长史谷文光坐派宁静，国舅张国俊坐派天台，而张总镇及本道标又复坐派临江，并吴凯之兵无仰给。孙嘉绩、熊汝霖，原以姚兵食姚饷，而靖江伯王鸣谦提兵至姚，欲其尽供王用，不听支取。至于定远将军陈梧行檄西征，问渡东海，移镇临山，奉旨撤回，终住余姚，杀金吾张岱之子张弑，尽取金帛妻妾而有之。总督水师荆本彻奉命西征，不过浙西一步。而权取宁饷，打粮屠毒蛟水，几无安堵。临数百里地面，则尽为方国安诸营，札取屋庐作寨房，门壁烧营火。今日卷东，明日卷西，以致室家离散，村落萧条，有难一二道者矣！然而江上诸师志犹奋锐也，枢辅张国维慨订战期，欲以初八日，始有连战十日之约，方国安诸藩及张国维兵司上流。

初八日，熊汝霖与监军寺院陈潜夫合营并进，副将诸卢崇等为先登。

初九、初十，则总镇史标及游击魏良等为血战，刀枪剑戟，兵刃相加，对射对杀，应弦而倒者，北日以数十计。

十二日，镇东监军万端士上岸疾驰，挽强射北，发无不中。晚，孙嘉绩兵罗应魁深入放火，被获，缚见北院张存仁，不杀，书示数纸，遣还送熊汝霖营。又令一使持谕帖遗之江干，乃致瓶窑姚志卓者。

十三日，北兵大至，营兵悉奔，而端士犹与监纪推官何之杰、都司郑大道等，互射不休，其余孙嘉绩、钱肃乐、沈宸荃、郑遵谦等，皆亲冒矢石，桴鼓率先。

十四日，钱肃乐前锋钟鼎新等用火击死北穿绯衣者一人，副将吕宗忠等直抵北营，伤北数千，又游击俞国荣等直抵张湾，获器械，沈宸荃标下都督、佥事姜克复等，过张家嘴勅塘一带，兵甲向用红，是日恐北备，尽翻变白。先令数十诱北白标十余骑来，前锋将鸟嘴杀之，即有六七百骑张两翼夹冲，诸下用火多击死。收营复有三骑马上射。先锋沈国忠、沈明俊，赤身跳岸，亦用铳击死。

熊汝霖、总镇史标等渡江埋伏戈弩，北三十骑来游击，魏良等杀死。北怒，即统数百冲阵，至伏所戈弩齐发，先倒旗纛将一员，随毙北数十。暮复益□百余骑至，汝霖侄熊茂芳张弓射马，又倒北三□；丁黄奇又倒□一；史标开大炮，应声连倒数十炮手；龚遂亦发炮冲北一路。自初八以来，诸师无日不战，亦无不胜。

十五日，北以上游缓，北骑独多于此日，不意上游毙北，亦独多于此日。是役也，诸师之气鼓壮，实为诸义旅江干以来战功第一，不及十五日而止。

若夫浙西之师，初十日于四通桥相冲杀，至塘栖北，复有杀伤将士，获陈万良妾。

十六日又来，万良登岸夹击北军，被矢炮落水，死伤甚多。其家眷，幸熊汝霖拨副将徐明发等至，力敌北船而免。

十九日，熊标总镇徐龙达以兵三百会。

二十日，杀临平□务官。日午，扎北陆，追烧粮艘，并擒坐船官杨清。北援至，监军佥事鲁美达同旗鼓蔡镇祥，迎战截杀。

廿二日，扎五抗。北嘉湖道佟率众千余来，徐龙达拥舟师相对敌，陈万良据高桥用炮石，徐明发取乾草发火器。至午，杀北军百余，焚座船二，夺小船二十余，大炮四，铁甲三，弓三十一，刀枪一百四十件。

廿三日，扎新市。

廿四日，进双林。

廿五日，至吴江，□有斩获。

廿七、廿八，自五杭退临平。

廿九，至大开河，北正截击，而熊标接渡之舟至，乃济江。说者以官义之师列长江数十百里，九头八目，勿克如指臂之一呼群动也。奈何？莫若效汉高祖用韩淮阴故事，乃克有济。

十一月□□日，筑坛于冠山绝顶，拜方国安为大将，总统诸营，令辅臣张国维代监国推毂。是日，旌旗蔽空，车马如织，北望亦惊。顷之，进方国安荆国公，王之仁武宁侯，江干诸将与扈从诸臣，前后封伯者，三十余人，挂将军印者，一百五十余员。行间骄悍之夫，躐取而上，府衔镇体，肩舆黄盖，相望于道，而文士进身者亦便欲速化为部曹台省；甚有鄙薄县令郡守，谓不足为。名器滥觞，至此已极！而又官义相仇，文武异志，如武宁侯王之仁，心本忠贞而迹多可议，西陵纳妾，获问遣归，勒榜追饷，而量敌讳战，人每疑之，以致于颖，孙嘉绩、钱肃乐等，啧有烦言。之仁愤甚。一日，会马士英于潭头，于颖适至，之仁拔剑而起，颖几不免，幸士英以身覆乃已，由是揭参诸臣不已。孙钱不安，欲以兵归吴凯，而协理台中，沈宸荃、陈潜夫，与监军参议方端士，见同事欲散之。且额饷无凭，欲以兵归总督义师之熊汝霖，而亦起退听意。朝廷为之慰勉乃止。其余如总镇刘世□与标枢争寓于长河，王捷殴御史刘明孝于官街，而方标定南伯旗鼓辱巡盐御史李长祚于营上，率以为常。

自拜将后，大小十余战，无败亦无胜。

十二月，朔北伏内墩，张国维发总兵赵天祥、张世凤，与熊标同进，上下深入，北莫敢冲，亦莫敢尾。独监军方端士与北值，裹疮酣战，斩馘擒骝而归。

众议以为北何尝不顾虑，特我不能一乃心力，所以一处进战，一处退休。此皆由于大将期会不信，调度不灵，故缓急有不相应之势耳。

十五日，监国复至萧，乃议分门夺人。定期以二十四日丑时，官义齐会，水陆竞进，以王□俊奉命为督阵使，遍历诸营上流五云一带，如正阳钱塘等门，则方国安、张维所分也；下流姜家嘴一带，如太平艮山等门，则王之仁、熊汝霖、陈潜夫等所分也；再下则章正宸、孙嘉绩、钱肃乐、沈宸荃、万端士助之；最下则吴凯、郑遵谦等复助之。是日，北亦大费区画，议背城一战以决胜负。孰意大帅无筹，惟知督促而前，深入陷中。北佯败，引方兵径进，北乃以一枝从万松岭截其军前之精锐，不得出，后无救援。而纷纷败走之徒，且扬帆直归本营，二三千选锋，尚可策应而为转胜之兵者，乃竟置之不题一字。方国安惟知痛哭，一筹莫展，而诸下亦莫肯为数千人出一议者。惟是威远伯方元科兵最号雄武，而又泥于术士之言，始终按兵不出一旅，方且以幸全为得计。虽下流熊汝霖等冒矢石，躬亲督战，北亦狼顾胁息。然而胜者自胜，负者自负，于斩将搴旗终莫效也。南兵杀伤更多，江上军声为之大阻。自此以后，遂不复频言陆战矣。是时淮抚田仰带兵数千从海上来，遂命入阁。

丙戌元旦，江上王之仁同诸臣先期奉表劝进，监国哀思孝陵，惨动颜色，涕洟不允。改元颁历，称"监国鲁元年"，江上诸藩镇次第来朝。

初六日，监国乃归越。

初三日，连日复渡，扬帆而进，北以飞炮御之，每半渡，噪而返，若游行者然，间或有歼，亦无几也。时□游急，方国安移镇焉。嫠饷缺，张国维暂归矣。其余义旅无船、无饷者，或归瓜沥，或住民房，或扎内地，虽各营俱有留守，而真正任事者，惟西陵王之仁，龙王塘，熊汝霖，及小亹郑遵谦耳。

又浙直总督水师荆本彻与肃靖伯黄斌卿手书塘报云：北以千艘将浮海来，命议东守乃移孙嘉绩于临山，移于颖于三江，移钱肃乐于沥海，移沈宸荃于观海，西兴小亹一带，益孤弱。又闻北掘河自赛公塘至江口，为移船出江计，又遍搜废铁，多铸铳弹，实有东渡心。熊汝霖乃乞海上总兵张鹏翼，及熊和二将之在余姚者，令以舟师来听调发，又复令人西渡，觅将才余五化。

二十七日，熊总镇史标，同台中陈潜夫、副总裘尚奭，及方国安所拨总兵方任龙等，移炮登岸对击，舟中大炮继之，毙北数十人。后方船阁浅，几为北及，赖监纪潘澄等炮矢发，北乃去。盖北之长技在骑，而南所恃者舟楫，惟虑水退船胶耳。陆战数为骑所冲，实不能驻脚，辄复奔而口乱且溺，水战惟恃铳炮。然江面夷旷，荡漾波心，北已凭高望，纤析毕见，南樯帆动北已持满待矣。况复有胶舟之患，故或者谓形见势屈，非计之得。若但长此相持，诚恐变出意外雌雄无久不决之理也。所以熊汝霖诸人，谓宜以江上为正，缓其重兵，而别出奇以挠之，非浙西诸路之兵不可。况起义以来，愿内应者多，而受朝庭之爵秩者亦不少。吴江吴易则受浙直总督矣，朱大定则受监军矣，钱重则受监军兵备，海宁查继佐则受兵部主事，而其兄查继绅则受监军兵部矣。其余如张贲孙之受兵部，及平湖马万方之受兵部司务者，不可胜道。由是长兴则有总兵金国雄，德清则有总兵庞培元，太湖则有总兵沈泮，双林则有总兵陈恭贤，乌镇则有副总杨维明，而海宁所指挥姜国臣，联络旧辖官丁，暗结都司姚钦明，与指挥满维城。又董延贞集船百号，托以贩盐专待策应，而德清监纪孙奭，及海盐参将朱民悦，结运溆乍两浦并盐邑中后二营，瞻望王师，有如云霓。

二月中，熊汝霖令总兵张行龙、朱世昌，皆亲历各营运给之，而以陈万良为首领，晋平吴伯，锡以敕印，赐以蟒玉。佥都御史吴易以蜜书潜订期纳崇德；原任礼部主事曹广全□南来，知长兴、宜兴，密报恢复吴江、嘉善，近复底平：皆援剿浙直副总沈镇徐桐生佐吴易受朱大定指纵之所为也。又广德瑞昌王亦率敢死壮士以待，人心思汉，引领西征，以日为岁。熊汝霖意专志决，大声疾呼：欲由宁盐直捣嘉湖截北粮道；而又虑嘉禾为苏松往来之冲，虽取未必能守。而湖州接连太湖，长兴

吴江义师屯聚，王师一至，如响斯应，实为歼北第一要著，蹑北肩背，计无出此。然必得劲旅三千，半月粮饷，发付万良，以凭调用，庶机会可乘。而当事懵懵，了无筹算惟日以江干打仗自愚，不足以慰思汉之人心。熊汝霖义兵不满千，无可抽拔，而饷又减口，以络陈潜夫之兵，不能挪借，虽日与各营商之，亦□若充耳也。

朝议开科，兴文教，饰太平故事，改提学道为提学御史，于二十九日令诸郡县大试生童，是日，武宁标取萧山明伦堂钟去，以备中军用。

三月朔，西兴营王之仁邀荆国公过饮。未午，有数艇从上流下，之仁以为国安舟，自往迎之。及前，乃北艇。仓皇间，已有从水泅来，扳舷欲上者。其小童忙以酒瓮撞其头，泅者堕水死。急命发炮，持火者颤不能举。之仁手刃其人，自引火发之，碎一舟，余艇竞绕而前，势甚棘。之仁舟高大，操舟者乃力迴柁转，尽犁翻其船，溺入水，生得数人，以捷闻，北自是不敢轻渡，而之仁之疑亦尽释。盖自去秋来谤毁满路，惟熊汝霖深信不疑，至是以孤舟力敌，而之仁心事始如云如日矣！江干诸旅莫不称快。

是日，闽中遣使臣陆清源赍三万饷犒师，江干诸师皆有分额，独遗王之仁及马士英，以之仁前有降北嫌，而马士英则以权臣误国也。故隆武于登极诏后备录士英恶罪，置诸不赦，马士英深衔恨之。时适统师在江，乃以是事激嗾之仁，之仁怒，遂抢劫其舟，以煽惑诸军为辞，置清源于水舱，久之竟灭其尸，莫有问者。

先是九月初，北破徽州，起义乡绅金声被获于绩溪，至是闽阁部黄道周以兵来援，至开化，北掩至，遂袭之去。由是窥衢严甚亟，时守衢者，永丰伯张鹏翼，弟张继荣御之，战殁，中军沈桂甲骂北，穿舌而死。守严者，总兵顾应勋等兵单且冲，咸告急。荆国乃令威远伯方元科率总兵马汉等往援，力战却之，遂底定。

月中，署余姚令职方司主事王正中集兵千余，渡海而西，抵乍浦。北射城头兵，踉跄损失而归。会稽令查嗣馨不畏强御，有方兵打粮被获，命民集柴以火烧之。萧山令贾尔寿牧民御众有长才。时兵集江干，萧特苦；尔寿抚循若更生，诸藩镇亦弗憾。既加兵部职方，方端士又荐□各营军。定海令朱懋华抚兵戢民，调御得术，熊汝霖荐加兵部职方司。

月终，仍复议西征，陈万良新募千人往，以山、会，上虞折差银三千两抵作西征费。先遣监军佥事胡景仁密备船只，至无一舟，以致监纪推官严士杰，副将来时桂，分头陆进。前标冲散，至落瓜桥。陈万良躬冒矢石，斩北焚粮，逼德清城。兵破，德清助义民兵先溃，总兵徐龙达死焉。

四月初六日，东归。

浙西总督吴易兵至海盐杀北令。北院张存仁亲至湖州，檄四府会剿。浙西义旅，多被冲散。熊汝霖闻之心胆裂，乃仍多方鼓励，开远伯吴凯身任浙西监军，陈潜夫、方端士欲与副将沈维贤由江迳渡，宣义将军裘尚奭愿分奇兵五百，令副将谢国祯从间道往。定远将军陈梧带兵千余，间渡临山，永丰伯张鹏翼亦听调集。而廷议游移，分头错乱。吴凯奉旨留守温台，张鹏翼奉旨赴援严陵，陈梧不奉纶音毒害地方，余（灵皋按：原本作"被"今依文意改正）姚令以民忿见杀，裘尚奭旋尔因循，陈方两监军亦各思星散。讫无定裁，似少专决。

武宁侯王之仁再疏荐陈盟入阁。命下，盟再三辞，且言诸藩镇虐民之害，兼列朝廷门户之非，意欲尽捐夙习，然亦不能行也。

十六日，定海总兵张国柱部曲之慈溪、余姚，打粮，为后海百姓杀伤甚众，兵焚民居而去。国柱本高杰标将，浮海来，为定关帅王鸣谦留置麾下。其实跋扈骄悍，王不能驭，亦殊苦焉。时总督浙直水师荆本彻亦扰害地方，为肃靖伯黄斌卿所杀。又阁部田仰，及义兴伯郑遵谦，因夺寓争哄于殿。太监客凤仪兵助田仰，欲手刃遵谦于殿上。甚至矢炮相加，杀及平民，震惊天阙，人甚骇之。

五月初，进王之仁兴国公。

建言者谓西征奉命久，升爵多，诸将迁延误事，宜罪伏钺以示警，庶可督促起行。然刍粮未备，舟车未集，兵帅未选，训练未行，徒冥冥举事，以资谈讥。陈盟入阁，亦主西征乃定议分水、陆二路，以肃靖伯黄斌卿，总兵张名振，从海上入黄浦，取苏松与太湖合；以平湖马万方监其军，以督师阁部张国维率平原伯姚志卓、张名宿等，从安吉、孝丰，出湖州、广德，与瑞昌藩合。以方瑞士果敢有为，加佥都御史，抚治浙西，加兵部职方司主事，监其军，内廷一人主其事，一人主饷，渐有端绪，而警报至矣。北前取沙船，自内河开坝通江，尽数出渡，□声甚亟；其地正对小亹。时各营皆饥，而义兴尤甚。其饷已经定南伯俞玉分取，至是竟有毙者方议调吴凯兵防守，而已无及。前北抚萧启元初至武林，便欲必渡，为沉舟破釜计，云："能渡则渡，不能渡则散！"其窥渡之意甚决。又加北来新兵尽至，帐幔弥空，遍营六合塔上下，一望数十里尽白。乃移炮聚一处，对条沙轰雷震天，声势甚盛，上下并急。

二十一日，金火战于昴度，又相犯太阴。

二十六日，太白经天，连四五日。

是时，亢旱久不雨，江潮不至，上流涸，北犯富阳。北峰山守将潘茂斌等败走，涉水而东。先是乡民导北渡江，云浅可涉，北犹豫未敢行。至我兵涉者仅及马腹，遂以数百尾渡。从碛溪过江，行十里许，至柴沟营焉。此二十七日事也。

江上方国安兵将皆有家家于船。二十八日闻报，国安传令二更并船三更起火。亦愤将士不尽力打仗，皆由系恋家眷，浪言尽杀营头妇女稚子遂散各营将士。诸营亦不顾命，争挽船入坝哗甚。威远伯方元科以兵不宜散。又连杀二三人，但荆命已出，不可复止，亦遂遣之。潭头七条沙一带，营头尽散。

二十九日，越城闻报，时江上诸营俱未动，北渡者少，似可并力御止。陈盟犹劝监国作亲征六诏，飞递江干，不意申刻方国安家眷已漫塞越城内外，而江上诸营

亦无固志矣。城中于方兵至，知北兵已渡江，争欲去之山间，方兵不容出。

三十日，提学御史庄恒犹覆试诸童。卯刻，监国发宫眷。国安至，犹云守绍。顷之，并监国亦行矣。是日之暮，北兵始至河桥。

先是二十七日，吴凯自台州至，遇变，遂走诸暨，后死焉。

萧山株墅翁逊，字太生，向与陈潜夫、熊汝霖共事。至是闻碛溪渡，方氏先溃，江上军无固志，翁扼腕甚。白陈请再视江浒，沿江上下，疾走数百里，壁垒皆空，远谓陈曰："国尚可为乎，南北沦陷，不意又及江东也！皇皇欲何之？我将以钱塘江潮荡我郁愤也！请先辞去！"遂跃入大江死。

六月初一夜，北兵追方国安于蒿坝，方元科殿，之小江，杀北数人，暂停不前。

初二日，诸暨庠生湄池傅日炯，字中黄，走门人何綦炳斋头晏诀，悲歌浩叹，作绝命词曰："国耻未伸，母命如线。势不可为，发肤将献！畜固难存，剃亦羞见！赍志已濡，死不当殓！"其母钱氏知炯之殉难也，特来戒其酒，恐人以炯为酒误也。炯受教，送母归。冠孝巾，服麻衣，往宗祠别祖父，又归别其母。母躬具酒肴，命幼孙持浆满觞而三酌之，庆慰备至。至末觞，则跪而勿饮。母诘之，则曰："子乐母戚，是弗忍饮！"母曰："儿饮！予勿戚也！"遂饮之。炯更涤觞酌献母曰："惟愿我母无楚于家！"母复笑饮之。母子劝饮半日。炯乃扶母上坐，四拜永诀而出。炯回顾母，母亦顾炯。母又即命曰："儿勿顾！"于是竟往江浒。忽忆江中有石名曰"义罗石"其形挺直，其平如削，又高歌曰："世污浊兮湄江清，人善时兮罗石古！惟伊人兮客何方？逍遥此兮石上旅！"吟毕，投入江中而死。次晨，乃果于义罗石上获尸以归。

诸暨湄池儒士傅商霖闻中黄死，吊以四诗，其四曰："我门忠孝代多人，清史鸿标蜡烛名。今得吾昆相继美，湄江湄水古今清！"又明志诗末有曰："但顾谱书明末子，不欲吾孙说国初！"又歌曰："人类尽，三纲绝！世尽甘，予心裂！幸父葬，母已穴！妻虽有，固可撇！子即幼，亦难说！正衣冠，笑而诀！"又愤歌曰："忆昔高皇我太祖，扫除之功驾汤武！礼乐文章冠百王，纪纲法度优千古。贻厥嘉谋淑后贤，代有明王继九五。念我先皇十七年，何时暂解茹荼苦！由藩入践不逾时，逆珰授首威灵斧。亲秉文衡擢俊贤，免税蠲租施利溥。夫何贼寇日交讧，杳无南□与山甫！恨杀八股腐头巾，彼此相蒙成地府！幽暗昏昏扃莫开，贿赂相通拥子母。事君不念地天恩，苛虐小民实如虎！贪儿十万启边关，卖国通天罪难数！呜呼臣已不成臣，闯贼缘何不跋扈！一朝窃发逼神京！果尔诸臣咸拜俯！若无先帝社稷殉，哭杀明朝一代谱！"中云："南都建主鲜若明，又值权奸肆簧鼓。耽财嬖色复沉湎，日夜君臣只歌舞！贸官鬻爵不资偕，卖菜佣儿亦膺□！戴天不共置罔闻，政事纷纷日旁午。"又云："潞藩一叶仅线线，修斋诵经何其□？冠绅尽是楚猿猴，武弁原来奴仆伙！江东虽小亦可兴，生养教训鲜越佐。拥兵朝夕惟虐民，谁思尽忠报皇祖！致使神州尽陆沉，那讨一块干净土！"后云："然而大厦既云倾，一木难为柱与础！况我书生甚藐焉，作辞敢仿离骚楚！惟尝清夜自思维，幼曾遂过邹与鲁。兴王后史采民谣，或者不尽废狂瞽！"既作歌，不食而死。

初四日，北兵至暨阳。

马士英携家眷匿嵊县大岩山中，居数日，入四明山之金钟寺剃发，北至出降。北尽杀其兵于林中，令骑一驴之台州招降方国安。国安已渡黄岩，与北隔江。北白标先至，方元科欲尽杀将士妻妾，决死一战。国安犹豫不忍，北兵抄出后路。马士英适至，为先容，诸军一夕圆帽成，发尽落，头尽白，人尽清矣！方国安出，方元科等亦降。

鲁监国浮海依肃靖伯黄斌卿，江上熊汝霖、郑遵谦、钱肃乐、冯元飏、沈宸荃，及平湖马万方，并张肯堂、朱永佑、吴钟峦等，相继共依焉。阮大铖早与北通，北以内院处之，至是竟出。

兵部尚书余煌，字公逊，号武贞。先乙酉六月，北檄诸绅朝见，余独不往，书数语曰："膝不可屈，发不可披，飘然乘风，孤竹之遗！"复遗命不择美木，以先帝后不即梓宫两尊人皆杉櫘耳。殓以时服，祭以小腥，不作空王事，不祀乡贤，不刻文集，不求志铭，不从形家言，石碣上止书"明高士余武贞墓。"至是初四日到渡东桥，命仆以绳系身，曰："俟气绝，即移尸在岸。"仆收绳急，余不死。喘息少定，开眼叹曰："忠臣难做！"复跳入桥下，乃死。

山阴朱玮，字鸿儒，年二十四。兵溃，从父祖壁兵梅里尖墓所，辄正壁坐泣，间语曰："人畏兵，我不畏也。"家人疑而防之。初四日，故称剃于招提，还舍，整衣冠，书箑，逸去。其家索之，林舍俱无，走野扣灌夫，灌夫曰："顷见少年望墓再拜，直往河上。"迹之乌有，父号于塘曰："明将箨家于项里，宁守魄以罹祸，抑弃骨以远难！"三号涌而出，角巾僵立，有似生焉。

山阴文学范史直，字域之，原名于晋，负石投江。初五日，监军御史陈潜夫字元倩，旧讳朱明，兵溃，归寓小赪，作绝命诗曰："万里关河群马奔，三朝宫阙夕阳昏。清风血泪苌弘碧，明月声哀杜宇魂！白水无边流姓氏，黄泉耐可度寒暄。一忠双烈传千古，独有乾坤正气存。"同妻妾孟氏赏月于村之孟家桥，两夫人先联臂而入于河，然后先生从焉。观者数千人，先生犹与两岸人拱揖而别。

御史何弘仁血诗题壁曰："有心扶日月，无计巩河山。化作啼鹃去，千秋血泪潸！"殉难于旅邸。

御史沈履祥督饷台州，北兵至，送监国入海、同总兵张廷绶、李唐禧，入山。当事询知，逼剃不从，诗四首矢受刃死；张李亦不剃，同时殉焉。

兵部职方司主事沥海所高岱，号白浦，次子绍兴庠生高朗字子亮，同欲殉难。朗肃衣冠泣拜曰："儿不能

待，当先期以俟，”白浦瞠目送之曰：“尔能先我！尔能先我！”朗命仆驾一小叶之海口，翻跃入涛，仆力援不能解，因啮其臂，痛甚乃放。岸帻浮去丈许，复跃以手捞，整帻而没。白浦捞尸殡讫，遂绝粒，犹饮汤水。至七月，闻朗生遗腹子，甚喜，欣然命取酒三杯饮之。自后虽汤水亦不入口，饿而死。

礼、兵二部尚书詹事台州临海陈函辉，字木叔，别号椒道人。生时，太封翁梦杨椒山先生降临，故字号从之，号“小寒子”。乙酉六月，举义台州。丙午五月，事坏，入台之云峰山。其峒岏有碧潭，愿为止水，感而作诗曰：“骚经何必读灵均？山鬼空潭啸旧臣！落日湖边芳草冷，城东樵者是前身！”又曰：“眼见两都轻一掷，孤鸿何处觅安巢？”初九日，作自祭文：

“为乙酉六月以文自祭也。其时祭之而不克死投水者一，投环者再，逮赴槛车者数数矣。遇监国立，遂破家起义，同志者共十五人，赖高皇帝之灵，佑我哲王，誓师于越，张、王、熊、吴，诸文武相与夹辅帝室，如支覆屋，仅及一年。天不祚明，闵凶复告，播迁出走。予依依内殿，主上命从小路前发，急走还寓，见诸仆已携幞被出，驰至五云门。目睹陈谢二相公皆被截回，遂转至稽山门。士女流离，逃兵载道，干戈刺体，即自间道过上若，穿岩岭，下潘墩，抵天台之远村，道经寒山古寺，于洞侧遇一老衲，谓“居士识本来面目乎？生死，释子看得轻；忠孝，儒门看重。尔二事皆了了，亦可以掉臂竟行矣！”予拜受其言。起而忽不见，恍然说素心合。复从何彻龙潭，于小海门问渡。黎明，抵台西郭门外，而各营焚劫，城门尽闭，咫尺不能谒天颜。哭而入山，因得至云峰读书故处，此予缘也，亦予命也。山上有池，可以殉国，人恨不得其死耳。为本朝死，为故君死，为寸丹死，为见危授命死，夫子曰：‘守死善道，’然则此日之从容就义，体受全归，亦孰有善死如予者乎！空山无棺，白茅可束也；空山无人，山鬼可招也；空山无葬祭，麦饭可供也。予自甲寅读书此山，与湛明大师相往还三十年。今湛明以四月先逝，塔于是峰之腰；予以六月殉亡，埋于是峰之脊。亦如远公、渊明、了元、东坡可以相视无愧。客冬出使温处，读先正尊乡录：宋之亡也，吾台死难六人。以王琥为最，而不仕者至数百人。靖难之变，王叔英、卢元质，诸君子称八忠而方先生以十族湛夷，此古今第一烈性男子。每尝拜其祠下，阴风飒飒，今亦可以追随而无憾于心矣。顾所愿慕者彼樵夫也，夫不知其姓氏，瘗骨东湖。予自誓孤肝，流尸峰沼，魄沉于渊，魂升于天，意犹恋此名山。自兹以往，一坏之遗骸在丹碧，尚诩乎本朝。迨夫天下既平，悯忠不少，后之好义君子为予筑土岭上，肖像高山，庙貌长存，僧伽共护，则羊公有言：吾死后魂魄犹应登此山也！况乎埋骨栖身于古佛山灵之侧者乎！吾作此文时以代祭也倘恍写成，不暇增饰一言，点染一字，但知写我平生一片心。世缘已断，爱河已离，亦无依恋亦无罣碍，亦无恐怖悔吝。此一潭水，明月在天，世世生生，长伴禅林钟磬声，后之诸友与两儿来哭时，可以此文写一通焚之墓前，再以一通质之天下有心者！”

夜即宿湛明禅师房内。漏下五，作六言绝命词十章。序云：“乱离无诗韵，皆信笔口占将死才尽，亦聊以告天下诸同志云：一曰：‘生为大明之臣，死为大明之鬼，笑指白云深处，萧然一无所累！’二曰：‘子房始终为韩，木叔死生为鲁，赤松千古成名，黄蘖寸心独苦！’三曰：‘父母恩不能报，妻儿面不能亲，落日樵夫湖上，应怜故国孤臣！’四曰：‘臣年五十有七，回头万事已毕，徒惭赤手擎天，惟见白虹贯日。’（前有白气直冲肩舆）五曰：‘去夏六月廿七，今岁六月初八，但严心内春秋，莫问人间花甲！’其六阙。七曰：‘斩尽一生情种，独留性地灵光。古衲共参文佛，麻衣泣拜高皇。’八曰：‘手著遗文千卷，尚存副在名山。正学焚书亦出，所南心史难删！’九曰：‘慧业降生文人，此去不留只字。惟将子孝臣忠，贻与世间同志。’十曰：‘今日为方正学，前身是寒山子。徒死尚多抱惭，请与同人证此！’”又别亲友诗：“故国千行泪，孤臣一片心。”诸僧索遗言，走笔留八十句，中有：“叔世君臣薄，其道变为市。麻衣不草诏，所争惟一是。东湖樵夫亭，芳名佩兰芷，头白谁百龄？汗青自十纪。”

又作《小寒山子云山埋骨记》曰：“此一副骨头，半生肮脏，百折英灵，只成一个‘寒’字。山寒而龙蛰之，人寒而星岳依之。归骨兹山，其天定也。记予自甲寅始读书山中，五月披裘，闻钟发省，昕夕相对，恒得湛明诗以寒印其寒，如寒潭之印秋月。而今间关重茧，只身归来，家园付之一炬，寸丝不挂，瓶粟多捐，仅有古寺旧友诸衲子，为之诵经下锸，而二三义仆辈感主人之死国难，痛哭再拜，以寒泉一勺奠之。妻孥散亡，世缘已断，不殖不封，无烦改卜。以此贻同好，待我儿见孤臣魂魄之所依，与兹山相终始！”

外有豫知后来启棺视殓者为杨衙官，与书一纸，且赠二金，置佛炉下，自书神位，肃冠服遥拜君亲，乃拜佛像，投寺门池中。不死，起而索卤，又不死，起而复命诸僧绕佛前环诵，身坐湛明和尚故禅榻中自经死之。一手握尚书印，一手握扇及素珠，此六月二十二也。其笔砚书纸皆命置棺中焉。

阁部金华张国维，号玉笥，兵溃归，有绝命诗三首：一曰：“艰难百战戴吾君，拒北辞唐气属云。一去仍为朱氏鬼，英灵常伴孝皇坟！”二曰：“一瞑纤尘不挂胸，惟哀耋母暮途穷。仁人锡类应垂泽，存没衔恩结草同！”三曰：“夙训诗书暂鼓钲，而今绝口不谈兵。苍苍若肯施存印，秉丰全躯答所生！”自缢死。

阁部金华朱大典，号未孩。乙酉北兵至杭，退守金华。方国安溃师欲入，先生不许，相持久。国安精锐，大半耗于城下，金城得全。以是国安陈师江上，朱师不出金城一步。只自料守备之具。至是，国安降，欲首先

效力，导北兵以大炮攒打，七月十六，城破，屠城；朱合家焚死。

金华总兵山阴吴廷璇，字瑞玉，赴火死。先是吴与夫人傅氏约，城陷以手帕为质。至是手帕来，傅氏亦自经。

武绅徐日舜，号五人，西安人。向累功至贵州游击，监国授扼华军门。城将危，犹巡城，被获。大骂，穿舌而死。

金衢兵巡道黄金钟，七月二十九攻城，八月初二城破，被获不屈，骂而死。

楚通城王，城破被获不屈云："金枝玉叶，惟有死而已！"杀而死。

江山知县方召□，直隶宣城人，平时轿前两牌云："不爱钱，不惜死。"北兵至，正衣冠拜阙，怀印投井死。

衢州通判谢□□，城破，正衣冠自缢。

兴国公王之仁，号九如，江干车坏，驾船驱家眷入海。穿蟒衣，乘大轿，直入南都。当事使人押，王笑曰："谁使吾来？吾欲死得明白正大耳，押我何为！"谈笑从容，出入自若，衣冠不剃，有绝命诗二律：一曰："黄沙白浪起狂飙，力尽钱塘志未消。半世功名垂马革，全家骨肉付江潮。诗题四壁生如在，大笑秋空死亦骄。三百年来文字重，只今惟有霍骠姚！"二曰："通济桥边独步时，国门惊见汉官仪。欲将须发还千古，拚取头颅掷九逵。死后只应存剑铗，世间终是有男儿！瓣香拈起寒霜劲，白日含愁不敢悲！"杀于南都大中桥，从事八人亦俱死。时人以大中桥改为"大忠桥。"

一年之中，浙东情事大约如是，其一代人心风俗，概可知已！又有海外舟山闽中事迹，当另录以续入可也。兹不赘。

海东逸史

[清]翁洲老民撰　徐鸿　孟繁民整理

《海东逸史》十八卷，清初翁洲老民撰。翁洲老民生平不详，谢国桢先生推定其为明季遗民。书成于清康熙年间，较全面记载了清初浙东南明鲁王政权的兴衰。在同一类题材的史书中，该书是成书较早而又较为详赡的一种。但它为人所知并加以传刻流布则是在光绪年间，以后有慈溪杨氏饮雪轩刻本、民国年二十一年排印本等。本标点本据民国排印本（系直接翻印于杨氏饮雪斋本，即该书的首刻本）标点整理而成。

卷一　监国纪上

王讳以海，太祖第十子荒王檀九世孙也。父肃王寿镛以崇祯九年袭封，十二年薨，子以派嗣，十五年，北兵破兖州，自缢死。十七年二月，诏以王绍封，三月，京师陷，王避兵南下，五月，福王立于南京，命徙封江广，暂驻台州。乙酉五月，南京亡，逾月，潞王常淓监国于杭州，不数日出降（按《小腆纪年》：诸臣请监国，不受。《明季南略》云：杭人拥戴之，大兵至，即开门率众降〇是刻考异均注首见处，余不复）。闰六月九日（按《纪年》：东阳兵起在诸义旅后，此或当作十九日），原任兵部尚书右佥都御史张国维自杭州来朝，请王监国。会故九江佥事孙嘉绩、吏科给事中熊汝霖起兵余姚，刑部员外郎钱肃乐起兵宁波，苏松兵备佥事沈宸荃起兵慈溪，并奉表至台，而会稽诸生郑遵谦亦起兵应之。既而定海总兵王之仁、翁洲参将黄斌卿、石浦游击张名振各以本镇兵来会，王遂赴绍兴。

七月十八日（《小腆纪年》作闰六月十八日），王至绍兴，行监国事，以分守公署为行在，祭告天地祖宗，以明年为监国元年。立元妃张氏，上故皇太子号曰悼皇帝，弘光帝曰赧皇帝，潞王曰潞闵王。

进张国维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按《小腆纪年》：时召直东阁，寻加是衔），以朱大典、宋之普（《南疆绎史》作之溥）为东阁大学士。国维督师江上，大典镇守金华，之普司票拟。

加孙嘉绩、熊汝霖、钱肃乐、沈宸荃皆督师右佥都御史，以郑遵谦为中军都督府左都督。

以章正宸为吏部尚书（原注：后绍兴陷，弃家为僧。《南疆绎史》云：起为户部左侍郎，行吏部事），李向春（《绎史》作占春）为户部尚书，王思任为礼部尚书，张文郁为工部尚书，陈函辉为礼部右侍郎（按《小腆纪年》：时擢少詹事，归，寻迁是职），陈潜夫为太仆寺少卿，起原任右庶子余煌为礼部右侍郎，不至。

封严州总兵方国安（按《小腆纪年》：国安浙人；或云旧辅逢年子）镇东侯，定海总兵王之仁武宁侯（《南疆绎史》作武宁伯，十一月进封侯），群臣皆奉表劝进，王曰：'孤之监国，原非得已，当俟展拜孝陵，徐议乐推未晚也。'

赐鄞县举人张煌言进士出身，授翰林院编修（《小腆纪年》作八月事。）

以原任绍兴知府于颖为按察使，行巡抚事

铸大明通宝钱（《小腆纪年》作十二月事）。

大学士宋之普谢政，起旧辅方逢年为东阁大学士。

张国维连复富阳、於潜（《明季南略》以复富阳为七月事，《小腆纪年》以复於潜为八月事）诸县。

命仁武伯姚志卓（《小腆纪年》作倬）守分水。

八月，原任兵部尚书田仰从海道至，拜东阁大学士。

九月，加按察使于颖右佥都御史，督师。

十月初二日，北兵至，方国安严阵以待，张国维率队接应，裨将王国斌、赵天祥继之，连战十日，北兵败去。

以原任吏科都给事中林时对为太常寺卿，原任刑部主事庄元辰为吏科都给事中。

十一月，进方国安荆国公，王之仁宁国公，封郑遵谦义兴伯，寻进侯。

议分饷分地。

以编修张煌言为兵科给事中。

以太常寺卿林时对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吏科都给事中庄元辰为太常寺卿。

加右佥都御史孙嘉绩、熊汝霖并兵部右侍郎。

闽中遣给事中刘中藻颁诏至，大学士张国维、侍郎熊汝霖等拒之（《小腆纪年》作十月事）。

王劳军江上，驻跸西兴，筑坛，拜方国安为大将，命各营皆守节制。马士英、阮大铖（按《小腆纪年》：士英字瑶草，贵阳人，中万历丙辰会试，又三年成进士。大铖怀宁人，万历丙辰进士）窜入方国安营，请朝见，不许。

十二月，王回越城；以降臣故太仆卿谢三宾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颁监国鲁元年大统历，职方主事黄宗羲所造也。

监国鲁元年丙戌正月己酉朔，王在绍兴。

遣原任天津参政柯夏卿（原注号遁庵，黄岩人，进士）、太常少卿曹维才使闽中。

以原任右庶子余煌为兵部尚书。

加右佥都御史钱肃乐为兵部右侍郎。

二月，叛将张国柱掠余姚，其部曲张邦宁掠慈溪。

总兵陈梧败于槜李，自乍浦浮海至余姚，大掠，职方主事王正中方行县事，集民兵击杀之。

闽中遣佥都御史陆清源解饷十万给浙东，方国安纵兵攫之，拘清源不遣（《小腆纪年》云：字嗣白，平湖人，崇祯甲戌进士，为国安所杀。《胜朝殉节诸臣录》云：江防溃，投江死。国朝赐谥忠节），盖马阮所构也。（《明季南略》及《纪年》并以为在钱塘江战后。）

三月十九日，毅宗大祥，户部主事（原作郎中，据第十八卷补传正）、董守谕请王哭临，三军缟素一日，从之。

北兵决坝，放船入钱塘江，张国维严饬各营守汛，王之仁、郑遵谦率水师袭战，败之。（《小腆纪年》作是月朔日事。）

平海将军周鹤芝议乞师日本，黄斌卿止之。

四月，王正中率师渡海盐，破澉浦城。（《小腆纪年》作三月事。）

五月，兵部右侍郎钱肃乐弃军之舟山。

都督（《鄞县志》作总兵）陈谦奉使至闽中，为御史钱邦芑所劾，被杀。

加兵部右侍郎孙嘉绩户部尚书（据第六卷《本传》：四字疑衍），汝霖兵部尚书，并兼东阁大学士。

尚宝寺卿朱大定、太仆寺卿陈潜夫、兵部主事黄宗羲、吴乃武、查继佐等会师，渡海札潭山（《南疆绎史》作海坛山），以江上兵溃，乃还。

六月丙子朔，江上兵溃，方国安、马士英等欲劫王投降，遣人守之，会守者病，王得脱，乃由江门出海。令保定伯毛有伦扈元妃世子自定海出海。（《明季南略》作五月二十八日事，《小腆纪年》作二十七日事。）

大学士张国维、兵部尚书余煌、礼部右侍郎（《胜朝殉节诸臣录》作兵部左侍郎）陈函辉、通政使吴从鲁（《小腆纪年》云：字金堂，山阴人，万历丙辰进士，官通政司左参议）、大理（原作太仆，据第五卷《本传》正）寺少卿陈潜夫、翰林院编修徐复仪（《纪年》以为唐藩遇害后死）、江西道御史傅岩、兵部主事高岱、叶如蓿（《纪年》作汝蓿，一作汝蘅）、原任山西佥事郑之尹、诸生傅日炯、赵景麟等皆死之。方逢年、谢三宾、宋之普、方国安及马士英、阮大铖等并降。

宁国公王之仁泛海至金陵，死之。北兵破金华，大学士朱大典阖门死之。

富平将军张名振弃石浦，以舟师扈王出海，投肃虏伯黄斌卿，斌卿不纳。

永胜伯郑彩至舟山，奉王入闽。

叛将张国柱攻舟山，为水营将阮进所败，劫元妃、世子去。（以上三节《小腆纪年》并系九月内。）

二十四日，大学士孙嘉绩卒。

八月十一日，建宁陷，佥事倪懋熹死之。

二十七日，闽中陷，唐藩出奔汀州，为北兵所杀（按《小腆纪年》：唐藩名聿键，小字长寿，太祖九世孙。二十一日自延平出奔，二十四日大兵取延平及天兴府，追杀于汀州之府堂，时二十八日也）。

九月，以兵科给事中张煌言为右佥都御史（按《小腆纪年》以明年正月进是职）。

十月丁酉，王发舟山。

十一月丙寅，王次厦门（《南疆绎史》称中左所，亦名鹭门）。时郑芝龙（《小腆纪年》云：字飞皇，小字一官，福建南安县石井人）已降北，令彩执王以降，彩不从。芝龙之子成功亦不肯随父，复建议海上，而以厦门为营。然亦不欲奉王，改明年为隆武三年。于是郑彩改次长垣，改明年为监国二年。海上遂有二朔

卷二　监国纪下

二年丁亥正月癸卯朔，王在长垣。

辛未，王祃牙出师，提督杨耿、总兵郑联皆以兵来会。进郑彩建国公，封张名振定西侯，杨耿同安伯，郑联定远伯，周瑞闽安伯，周鹤芝平夷（《小腆纪年》作彝）伯，阮进荡胡（《纪年》作湖）伯，阮骏英义伯。

以原任云南佥事林汝翥为兵部右侍郎。

周鹤芝复海口，以参议（《小腆纪年》作参谋）林籥舞、总兵赵牧守之。

进册贵嫔陈氏（《小腆纪年》作张氏）为元妃。

二月壬申朔，克海澄，明日，攻漳平（《南疆绎史》作漳州，按漳平属龙岩州，此疑讹）失利，又明日，北兵攻海澄，南师送入于海。

丙子，克漳浦，以闽人洪有文（《南疆绎史》云：饶州人，同安阮锡夕阳寮稿作有桢，字亮士，嘉禾里人）为令，五日复陷，有文死之。

郧西王常湖（《小腆纪年》作常潮，事在四月，常湖为贵溪王，明年二月，永宁寨破，死）复建宁，其裨将王祈（《南疆绎史》作祈）复邵武。

三月，兵部右侍郎林汝翥、吏部员外郎林垐合兵攻福清，不克，死之（《小腆纪年》作十月事）。

四月,海口陷,参议林籥舞、总兵赵牧死之,周鹤芝退保火烧岙。

吴淞提督吴胜兆反正,命定西侯张名振率舟师赴之,以兵部(《小腆纪年》作户部)右侍郎沈廷扬、右佥都御史张煌言、给事中徐孚远、御史冯京第监其军。抵崇明舟覆,名振等从间道脱归,廷扬被执,死之。

六月,攻漳州失利。

王至琅江,钱肃乐来朝,拜兵部尚书。

以闽中原任太仆寺卿刘沂春为右副都御史,原任广东粮道(《小腆纪年》称副使,第十卷本传同)。吴钟峦为通政使(按《纪年》以十月召用),并以钱肃乐荐也。

七月,王亲征,会郑彩、周瑞、周鹤芝、阮进之师攻福州,败绩。

八月丙戌,克连江(按《小腆纪年》:是日遣兵袭连江)。

以右佥都御史沈宸荃为兵部尚书(按《小腆纪年》:以十月进是职)。

以闽中原任温州巡抚刘中藻为兵部尚书、武英殿(按《小腆纪年》:于是年正月授职,兼东阁)大学士。

十月,长乐、永福、闽清皆下,罗源知县朱丕承、宁德知县钱楷皆以城来降(按《小腆纪年》:九月遣兵复罗源,又复连江,于是长乐、永福、闽清诸城皆下)。

以闽中原任户部侍郎林正亨为户部尚书,佥都御史余飏为左都御史,御史林嵋为吏科给事中,礼部主事黄岳(《南疆绎史》作宾,《小腆纪年》作宾,按《俗书宾》作宾,《字典》无此字)为吏部考功司郎中。

辛未,邓藩审理(《小腆纪年》作邓藩理,系人名)陈世亨以一旅复安固(按瑞安县在晋时为安固县),援兵不继复陷,被执,大骂而死。

遣大学士刘中藻攻福宁州,破之,镇将涂登华降。

以兵科给事中孙延龄为兵部右侍郎,大学士嘉绩子也。

三年戊子正月丁酉朔,王在闽安镇。

遣闽中原任东阁大学士朱继祚与同安伯杨耿攻兴化,克之。

以兵科给事中(《胜朝殉节诸臣录》止称给事中)陈士京为光禄寺卿,奉使粤中。

癸丑郑彩杀大学士熊汝霖、义兴侯郑遵谦。

兵科给事中陈希友、熊曰绘疏参郑彩逆恶大罪,为诸臣所劝,不果上。

二月,以兵部尚书钱肃乐兼东阁大学士。

北帅郭三才(《南疆绎史》作天才)来降,封为忠勤伯。

三月,兴化陷,吏科给事中林嵋、兴泉道汤芬死之;莆田陷,大学士朱继祚、知县都廷谏死之;永福陷,里居给事中郐(《胜朝殉节诸臣录》作鄢)正畿、御史林逢经死之;长乐陷,里居御史王恩及(《小腆纪年》作王恩)死之;建宁陷,守将王祈死之。王在闽中先后复三府一州二十七县,至是皆失,仅留宁德、福安二县。

六月初五日戊戌,大学士钱肃乐以忧卒。

十月,以工部尚书沈宸荃、右副都御史刘沂春兼东阁大学士。

四年己丑正月辛酉(《小腆纪年》作庚申)朔,王次沙埕。

监察御史黄宗羲自剡中至,拜为左佥都御史,寻进左副都御史。

三月,宁德陷。

黄斌卿遣其弟孝卿偕佥都御史冯京第乞师日本,不得要领而还。

四月,福安陷,大学士刘中藻及其部将董世南(《小腆纪年》作世上)等并死之,兵科给事中(原作翰林院简讨据第六卷本传正)钱肃范被执,不屈见杀。

六月,定西侯张名振复健逃所。

七月壬戌,王次健跳所,遣使者拜山寨诸营官爵,授东山寨李长祥、四明寨王翊并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按《小腆纪年》:时授翊河南道御史,十月来朝,擢是职)。壬午,北兵闱健跳,荡胡伯阮进追败之。

封平西将军王朝先平西伯。

以右佥都御史冯京第为兵部右侍郎。

八月壬辰,世子生。

九月丁酉,张名振、阮进、王朝先其杀黄斌卿。

十月己巳(《小腆纪年》作乙巳,按历法,是月无己巳日),王移跸舟山,以参将府为行在。

大学士刘沂春还闽。

以闽中原任户工二部尚书张肯堂为东阁大学士,吏部右侍郎朱永祐为左侍郎(按《小腆纪年》:时进工部尚书,仍兼吏部事,第十卷本传同),进户部侍郎孙延龄为户部尚书,以右佥都御史李长祥、张煌言并为兵部左侍郎(按《纪年》:煌言为右侍郎,第十三卷本传同)。

命兵部右侍郎冯京第、左副都御史黄宗羲乞师日本,不得要领而还(按《小腆纪年》:是年十一月乞师日本,以澄波将军阮美为使,不著京第宗羲名)。

十二月,粤中遣使封郑成功为延平王,闽海始用永历年号。

左副都御史黄宗羲以母老乞归,许之。

五年庚寅正月乙卯朔,王在舟山。

三月,右佥都御史四明寨王翊来朝,拜兵部左侍郎(《小腆纪年》作右侍郎,第九卷本传同)。

八月,兵部左侍郎王翊帅师破新昌,拔虎山,进本部尚书(《小腆纪年》止称侍郎,尝未进尚书)。

九月,郑彩与郑成功争厦门,为成功所败,泊沙埕,张名振击破其余兵(按《小腆纪年》:争厦门在八月,沙埕之破,在周瑞周周芝分屯三盘后)。

以兵科给事中徐孚远为国子监祭酒(按《小腆纪年》:于己丑十月擢左佥都御史,未尝转是职)。

周瑞、周鹤芝以楼船三百分屯温州之三盘,为舟山犄角。

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北兵攻杜岙,兵部右侍郎冯京第死之(《小腆纪年》作九月事)。

六年辛卯正月己卯朔，王在舟山。

二月（《小腆纪年》作闰二月）乙卯，张名振杀王朝先，并其军。

以太仆寺少卿曹从龙为兵部右侍郎。

七月，北兵攻四明寨，兵部尚书王翊死之（按《小腆纪年》：是月被执，八月至定海死之，第九卷本传同）。

北兵会攻行朝，定西侯张名振、英义伯阮骏、扈王发舟山。

八月辛酉，北人试舟海口，为南师所败，获其楼船，馘十一人而纵之。

丙寅大雾，北兵悉抵螺头门，守陴者方觉，荡胡伯阮进邀击大洋，风反师熸，进死之。

九月丙子，城陷，元妃陈氏投井死，贵嫔（《小腆纪年》称宫娥）张氏、义阳王妃杜氏从之。大学士张肯堂、礼部尚书吴钟峦、兵部尚书李向中、工部尚书（原作吏部侍郎，兹据第十卷本传正）朱永祐、通政司参议（《纪年》称通政使）郑遵俭、兵科给事中董志宁、兵部郎中朱养时、户部主事林瑛、江用楫（《纪年》瑛为吏部）、礼部主事董玄、兵部主事李（《航海遗闻》作杨）开国、朱万年、顾珍、工部主事顾宗尧、工部所正戴仲明、礼部主事（原作中书舍人，《胜朝殉节诸臣录》同，兹据第十卷本传正）苏兆人，安洋将军刘世勋、左都督张名扬、锦衣卫指挥王朝相、内官监太监刘朝（《南疆绎史》作朝）、定西侯参谋顾明楫、贡生娄文焕、诸生林世英、朱锡龄等并死之。北兵相谓曰："吾兵南下，所不易拔者，江阴、泾县，合舟山而三耳。"

七年壬辰正月癸酉朔，定西侯张名振、大学士沈宸荃、兵部右侍郎张煌言扈王至厦门（按《小腆纪年》：在是月丁酉后）。

延平王郑成功朝见，行四拜礼（《小腆纪年》云：以宗人府府正礼见）。赀千金，紬缎百匹，供应甚殷，从臣亦皆有赠，寻奉王居金门。

七月，大学士沈宸荃舣舟南日山，遭风没于海。

八年癸巳正月戊辰朔，王在金门。

三月，王自去监国号，奉表滇中。

九月，定西侯张名振帅师北上，以兵部右侍郎张煌言为监军，入长江，趋丹阳，掠丹徒，左次崇明，冬尽乃还。

甲午年，王在金门（按《小腆纪年》：以是年正月居南澳）。

二月（《小腆纪年》作正月）定西侯张名振、监军张煌言，帅师再入长江，掠瓜洲，侵仪真，抵燕子矶而还。

乙未年，王在金门。

十一月（《航海遗闻》作八月，《行朝录》、《台湾外纪》并作五月），延平王郑成功遣英义伯阮骏、总制陈雪之（《小腆纪年》作陈六御）帅师围舟山，北将巴臣兴降（《纪年》云：原名臣功，时授铁骑镇）。

二十九日，定西侯张名振卒于军。

丙申年，王在金门。

八月二十六日，北师复取舟山，英义伯阮骏、总制陈雪之并赴海死（《小腆纪年》云：陈六御自刎死）。北人以舟山不可守，迫其民过海，溺死者无算，遂空其地。

丁酉年，王在南澳。

滇中遣使至，加张煌言左侍郎（《小腆纪年》作明年正月事）。

戊戌年，王在南澳。

二月（《张忠烈公神道碑》作三月，《小腆纪年》作七月），延平王郑成功会师浙海，以兵部左侍郎张煌言为监军，北伐抵洋山（按洋山当作羊山），怪风猝至，义阳王溺死，乃还。

己亥年，王在南澳。

五月，延平王郑成功全师北指，监军张煌言以所部前驱入江，抵瓜洲，克其城。成功南攻镇江，亦克之，大江南北皆来降附。其已下者，四府三州二十四县。会前锋败，成功仓猝移帐，遂大溃，乘流出海，煌言亦从间道归天台（按《小腆纪年》：煌言徇江南北，下四府三州二十二县，会成功兵溃，八月归天台）。郑成功迁王于澎湖岛（按《小腆纪年》：在滇中命王监国后）。

六月，王遣使祭光禄寺卿陈士京。

滇中遣使斋手敕，仍命王监国，加张煌言本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按《小腆纪年》：在天台后）。

庚子年，王在澎湖岛。

郑成功攻台湾，克之，红夷乞降，以大舶迁其国。成功遂王其地（按《小腆纪年》：在明年十二月）。

辛丑年，王在澎湖岛。

四月，郑成功复奉王居金门。

壬寅年，王在金门。

二月十三日，滇中陷，桂藩为北将吴三桂（《小腆纪年》云：字长白，高邮人，辽东中后所籍）所杀（按《纪年》：滇都以己亥正月陷，桂藩由缅以辛丑十二月被执，至是年四月绞死于云南）。

五月初八日，延平王郑成功卒，海上诸臣议复奉王监国。

十一月二十三日，王薨。

卷三　家人传

烈妃某氏

妃某氏，王为世子时所纳。崇祯十五年，北兵破兖州，兄鲁王以派自缢死，王被执，诡称鲁王牧儿，见北兵掠王邸，眦忽流泪，怪之。旁有人曰："此鲁藩之弟也。"北兵刃之，三击不中，骇曰："汝有大福，我不汝害。前有一少女子，甚丽，知是汝妻，犯之不从，死于墙下。汝其埋之。"王因得脱。绍兴监国，谥曰烈妃。

义妃周氏

元妃周氏，济宁人，王以崇祯十七年二月袭封鲁王，妃入宫已年余矣，遂进元妃。甫逾月而京师陷，王避兵南下，妃时卧病不起，王强之，妃泣曰："王速行，勿

以妾故为王累。”王不忍，妃乃手碎瓷盘，勒喉而死。绍兴监国，谥曰义妃（按《小腆纪年》：江上师溃，王命扈宫眷出海，张妃辞，碎瓷盘自刭死。宫嫔氏周出海后，张国柱劫之，亦自刎死。鲁《纪年》、《海上见闻纪》并云：张妃被劫，中途碎瓷盘自刎死）。

元妃张氏

元妃张氏，萧山人（《小腆纪年》云会稽人），乙酉七月，王至绍兴，行监国事，立为元妃。父国俊得封伯爵，内结阉臣客凤仪、李国辅（按《纪年》：国辅司礼监，韩赞周养子也），外倚悍将方国安、王之仁，颇通贿擅事，诸臣相继进谏，王不听。侍郎钱肃乐特疏纠之，留中。国俊遂引降臣谢三宾直东阁以挤肃乐，肃乐遂去。明年六月，江上师溃，王由江门出海，令保定伯毛有伦扈宫眷自蛟关出，期会于舟山。适叛将张国柱来攻，为水营将阮进所败，国柱仅以身免，遂掳妃去，不知所终。

贞妃陈氏　贵嫔张氏　义阳王妃杜氏

元妃陈氏，鄞县人，丙戌春入宫为宫人（《小腆纪年》云：次会稽张妃下）。张妃既为乱兵所掳，妃在副舟中，急令舟人鼓棹特前，追兵不及，伏荒岛数日，飘泊至舟山，王已入闽，徬徨无所归。尚书张肯堂遣人护之，得达长垣，王见之流涕，进册为元妃。在海上三年，生世王，黄斌卿伏诛，始复入舟山。先是张妃在会稽，其父国俊颇豫事擅威。福妃叹曰：“是何国家，是何勋，戚而尚欲尔尔乎？”至是族亲有至者，悉遣之。辛卯，北兵三道入海，王以蛟关未能猝渡，亲帅舟师捣吴淞，以牵其势，荡胡伯阮进居守败死，北兵直抵城下。安洋将军刘世勋议分兵先送宫眷出海，然后背城一战。妃传谕辞曰：“将军意良厚，然蛎滩鲸背之间，惧为奸人所卖，则张妃之续也。愿得死此净土。”乃止。城陷，妃整冠服，向拜谢，投井死。贵嫔张氏及义阳王妃杜氏从焉。锦衣指挥王朝相、内官监太监刘朝、共舁巨石填井平之，即自刎其旁而死。至乙未年，英义伯阮骏再下舟山，得妃死状，表言于王，加谥贞妃。

卷四　列传一

张国维　子世凤

张国维字玉笥，号止庵（《明季南略》云：字正庵，号玉笥），东阳人，天启二年进士，授番禺知县，历官至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应天巡抚。崇祯十七年三月，以兵部尚书兼右佥都御史赴江南、浙江，督练兵输饷诸务，出都十日，而都城陷。五月，福王立于南京，召为戎政尚书，寻叙山东讨贼功，加太子太保，荫一子锦衣佥事。吏部尚书徐石麒（《小腆纪年》云：字宝摩，嘉兴人，天启壬戌进士，乙酉嘉兴破自缢死，国朝赐谥忠懿）去位，众议归国维，马士英不用而用张捷（《纪年》云：捷丹阳人，进士南都陷，自缢死），国维乃乞省亲归。

乙酉五月，南都覆，六月，潞王监国于杭州，不数日出降。国维乃以闰六月朝鲁王于台州，请王监国，即日移驻绍兴，进国维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赐尚方剑，督师江上。会严州总兵官方国安亦自金华至，马士英素善国安，匿其军中，请入朝，国维劾其十大罪，乃不敢入。连复富阳、于潜诸县，时兵马云集，人治一军，不相统一，部曲骚然。国维上疏谓：“刻期会战，则彼出此入，我有休番之逸，而攻坚捣虚，人无接应之暇。此为胜算，必联诸帅之心为一心，然后使人人之功罪，视为一人之功罪。于是树木、城缘江要害，联络国安及王之仁、郑遵谦、熊汝霖、孙嘉绩、钱肃乐诸营，为持久计。”（按《纪年》：至是赐尚方剑，总统诸军。）十月，北兵至，国安严阵以待，国维率王国斌、赵天祥以步兵接应，连战十日。前锋钟鼎新用火攻，首击杀绯衣大将一，诸将李（《南疆绎史》、《鲒埼亭集》并作吕）宗忠等各斩数十级，俞国荣等直抵张湾，取其军械而归。北兵大败。

是冬，闽中遣给事中刘中藻颁诏至，诸求富贵者争欲应之。王下令返台，士民惶惶。国维乃驰至绍上疏唐王曰：“今日之事，凡为高皇帝子孙，皆当同心并力，共复国雠。成功之后，入关者王，监国退守藩服，礼制昭然。若以伦序，叔侄定分，在今日原未假易。且浙东人心涣散，鸠集为劳，一旦南拜正朔，则江上诸将，皆须听命，猝然有变，监国之号令不行，唇亡齿寒，悔莫可追。臣老矣，岂敢朝秦暮楚，有所左右于其闲哉？”疏出，议始定。然闽浙自是成水火矣。

明年五月，诸军乏饷，师溃。六月朔日，北兵至，王走台州航海，国维亦还守东阳。及义乌破，众劝国维入山图后举，国维曰：“误天下事者文山叠山也，一死而已。”二十八日北兵至七里寺，国维遂具衣冠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赋诗三章（按《纪年》载首章自述云：“艰难百战戴吾君，拒敌辞唐气励云，时去仍为朱氏鬼，精灵长滂孝陵坟。”次章念母云：“一瞑纤尘不挂胸，惟哀耋母暮途穷，仁人锡类能无意，存殁衔恩结草同。”三章训子云：“夙训诗书暂鼓钲，而今绝口莫谈兵，苍苍若肯施存恤，秉来全身答所生”），赴园池死，年五十二（国朝赐谥忠敏）。子世凤官平敌将军，后以吴易（《南略》云：字日生，号朔清，吴江人，崇祯丁丑进士。《纪年》云：癸未进士，乙酉六月，起兵长白荡，历官至兵部尚书，封长兴伯，殉节死，国朝赐谥节愍）事连，亦死难。

朱大典　子万化　孙珏　吴邦璿

朱大典字延之，号未孩，金华人。家世贫贱，大典始读书，为人豪迈，举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历官至兵部左侍郎，总督江北诸军（《小腆纪年》云：官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兼巡抚庐凤淮扬四郡。以许都事被逮，会国变止。福王立，起是职，寻进尚书），以许都（《纪年》云：东阳人，诸生知县祠城姚孙棐激乱，号白头兵）事有连逮治。京师陷，福王立，有白其诬者，乃以原官召用，逾月进尚书，督上江诸务。南都陷，走杭州，会潞王亦降，乃

还乡郡，据城固守。唐王闻，就加东阁大学士，督师浙东。鲁王起事，大典亦遣其孙珏上表劝进。王既监国，以军来赴，授官亦如之，命仍镇金华。会我朝遣招抚使至，大典烹之。绍兴既破，次及金华，大典率兵拒守，月余不下。城既陷，阖门纵火自焚死（国朝赐谥烈愍）。

大典本与马士英、阮大铖善，南都亡，大铖出走，由太平趋浙东，投大典于金华。大典方举义，留与共治军，士民不可，檄逐之，大典乃送大铖于方国安军。士英、国安同乡也，先在其军中，于是两人掀髯抵掌，日夕谈兵，国安甚喜。及北兵至，士英、大铖、国安皆降，而大典独殉节，部将吴邦璇从死，子万化巷战被执，亦不屈死，孙珏少年能文，有经济才，亦死于浦城。

庄元辰

庄元辰字起贞，号顽庵，鄞县人，崇祯十年进士，授南京太常博士。甲申之变，一日七至中枢史可法（国朝赐谥忠正）之门。促以勤王。福王立，议选科臣刘宗周（《小腆纪年》云：字启东，号念台，山阴人，学者称蕺山先生，万历辛丑进士，官左都御史。杭州失守，绝粒死，国朝赐谥忠介）、章正宸等，并首举元辰，马士英恶之，以中旨授刑部主事，已见士英日横，遂告归。乙酉闰六月，钱肃乐等举兵，元辰破家输饷，肃乐等西行，推元辰任城守事。鲁王监国，擢吏科都给事中，寻迁太常寺少卿，进正卿，仍兼吏科如故。

元辰疏言："陛下大雠未雪，举兵以来，将士宣劳于外，炎威寒冻，栉风沐雨，编氓殚藏于内，敲骨吸髓，重以昔年秋潦，今兹亢旱，卧薪尝胆之不遑，而数月以来，颇安逸乐，釜鱼幕燕，抚事增忧，则晏安何可怀也？敌在门庭，朝不及夕，有深宫养优之心，安得有前席借箸之事，则蒙蔽何可滋也？天下安危，托命将相，今左右之人，颇能内承色笑，则事权何可移也？五等崇封，有如探囊，有为昔时佐命元臣所不能得者，则恩赏何可滥也？陛下试念两都之毁，禾黍麦秀之悲，则居处必不安；试念孝陵长陵，铜驼荆棘之惨，则对越必不安；试念青宫二王之辱，则抚王子何以为情？试念江干将士，列邦生民之惨，则衣食可以俱废。"

疏入，优诏报闻。又言中旨用人，乃赧王之秕政，臣叨居科长，断不能随声奉诏。上不能用，而马士英又至。元辰言士英不斩，国事必不可为，遂三疏请归。归逾月而绍兴破，狂走诸山中，朝夕野哭，疽发于背而卒。（原注元辰举乡试，出汪伟门，会试出马世奇门，论者以为针芥之合云。）

王思任

王思任字季重，号遂东，山阴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历知兴平、当涂、青浦三县，袁州推官，所至皆被镌级，稍迁刑工二部主事，出为九江佥事，罢归。乙酉五月，南都陷，福王走芜湖，马士英拥兵奉太妃入浙。思任犹未知福王被擒也，乃上疏太妃，请斩士英。（按《小云纪年》，思任疏云："战斗之气，发于忠愤，忠愤之心，发于廉耻。事至今日，人人无耻，在在不愤矣！主上宽仁有余，而刚断不足，士英公窃太阿肆无忌惮，窥上之微，而有以中之。上嗜饮，则进醽醁；上悦色，则献淫妖；上喜音，则贡优鲍；上好玩，则奉古董。巧卸疆场之事于史可法，而又心忌其成功。招集无赖，卖官鬻爵，门下狐狗，服锦横行。朝廷笃信之，以至于斯也。今事急矣，政事阁臣可以走乎？兵部尚书可以逃乎？不战不守，而身拥重兵，口称护太后之驾，则圣驾不当扈耶？及今犹可呼号泣召之际，太后宜速趣上照临出政，断绝酒色，卧薪尝胆，立斩士英之头，传示各省，以为误国欺君之戒。仍下哀痛之诏，以昭悔悟，则人心士气，犹可复振也。"复致书士英曰："阁下文采风流，才情义侠，某素钦慕。即当国破众疑之际，援立今上，以定时局，以为古之郭汾阳，今之于少保也。然而气骄腹满，政本自由，不讲战守之事，只知贪黩之谋。酒色逢君，门墙固党，以致人心解体，士气不扬。叛兵至，则束手无策；强敌来，则先期已走；致令乘舆播迁，社稷邱墟。阁下谋国至此，即喙长三尺，亦何以自解？莫若明水一盂，自刎以谢天下，则忠愤气节之士，尚尔相谅无他。若但求全首领，亦当立解枢机，授之才能清正大臣，以召英雄豪杰，呼号惕厉，犹可冀望中兴。如或逍遥湖上，潦倒烟霞，仍贾似道之故辙，千古笑齿，已经冷绝。再不然，如伯嚭渡江，吾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区也。某当先赴胥涛，乞素车白马以拒阁下，上干洪怒，死不赎辜。阁下以国法处之，则束身以候缇骑，私法处之，则引领以待钽麑。"士英愧愤，不能答也。）王既监国，起拜礼部尚书，年七十余矣。明年六月，绍兴破，踉跄避兵，入云门山，痛哭而卒（《纪年》云：城破不食死。《南疆绎史》云：思任已病，避至秦望山丙舍以死。）

卷五　列传二

余煌

余煌字武贞，号公逊，会稽人，天启五年进士第一，历官至右庶子，乞假归，遂丁外艰，服除，久不起。鲁王监国，起礼部右侍郎，再起户部尚书，皆不就。明年以武将横甚，拜煌兵部尚书，始受命。时内阁田仰与义兴伯郑遵谦争饷，两军格斗，喋血禁廷，煌至，叱之始去。乃申严军纪，将士稍戢。诸臣竞营高爵，请乞无厌。煌上言："今国势愈危，朝政愈纷，尺土未复，战守无资。诸臣请祭，则当思先帝烝尝未备；请葬，则当思先帝山陵未营；请封，则当思先帝宗庙未享；请荫，则当思先帝子孙未保；请谥，则当思先帝光烈未昭。"时以为名言。江干师溃，王航海遁，众有议据城抗守者，煌以徒害民生不可。遂大张硃示，放兵民出走毕，赋绝命诗一章（按《小腆纪年》载其词云："穆骏自驰，老驹忍逝，止水汨罗，以了吾事，有愧文山，不入柴市"），自沈渡东桥下，舟人拯起之，乃叹曰："忠臣不易做也！"居二日，复投深处，乃死（国朝赐谥忠节）。

陈函辉

陈函辉字木叔，号寒山，临海人，崇祯七年进士，授靖江知县。为人不拘小节，好交游，日事诗酒，为御史左光先(《纪年》云：光斗弟，崇祯末巡按浙江，平许都乱)劾罢。京师陷，恸哭刑牲，誓众倡义。(《纪年》载其檄文云：呜呼！故老有未经之变，禾黍伤心；普天同不共之仇，戈矛指发。壮士白衣冠，易水精通虹日；相君素车马，钱塘怒激江涛。呜呼！三月望之后报，此后盘古而蚀日月者也。昔我太祖高皇帝，手挽三辰之轴，一埽腥膻，身钟二曜之英，双驱诚谅。历年二百八纪，何人不沐皇恩？传世一十五朝，寰海尽行统历。迨我皇上，御宇十有七年于兹矣。始政诛珰，独励震霆作鼓；频年御敌，咸持宵旰为衣。九边寒暑，几警呼庚呼癸之嗟，万姓啼号，时切己溺己饥之痛。虽举朝肉食之多鄙，而一人辰极之未迁，遽至覆瓯。有何失序？呜呼！即尔纷然造逆之辈，畴无累世休养之恩？乃者焰逼神京，九庙不获安其主，腥流宫寝，先帝不得正其终。罪极海山，贯知已满，惨深天地，誓岂共生。呜呼！谁秉国成，讵无封事？门户膏肓，河北贼置之不问；藩篱破坏，大将军竟若罔闻。开门纳叛，皆观军容使者之流；卖主投降，尽宏文馆学士之辈。乞归便云有耻，徒死即系忠臣。此则劫运真逢阳九百六之交，而凡民并值柱折维裂之会矣。安禄山以番将代汉将，帐中猪早抽刀；李希烈自汴州奔蔡州，丸内鸩先进毒。凤既斩于京口，剖尸之戮安逃？景亦毙于舟中，跋足之凶终尽。无强不折，有逆必诛。又况汉德犹存，周历未过。赤眉铜马，适开光武之中兴，夷羿逢蒙，难免少康之并戮。臣子心存报主，春秋义大复仇。业赖社稷之灵，九人已推重耳，诚愤汉贼之并，六军必出祁山。呜呼！迁迹金人，亦下铜盘之泪，随班舞马，犹嘶玉陛之魂。矧具须眉且叨簪绂，身家非吾有，总属君恩，寝食岂能安？务伸国耻。握拳透爪，气吞一路鼓鼙，啮齿穿断，声断五更鼓角。共洒申包胥之泪，誓焚百里视之舟。所幸泽纲张翼宋之旗，协恭在位，愿如絇禹扶兴汉之钺，磨厉以须。二三子何患无君？金陵咸尊正朔，千百国不期大会，江左赖有夷吾。莫非王土，莫非王臣，吾请敌王所忾。岂曰同袍，岂曰同泽，咸歌与子同仇。聚神州赤县之心，直穷巢穴，抒孝子忠臣之愤，歼厥渠魁。班马叶乎北风，旗常纪于南极。以赤手而挟神鼎，事在人为，即白衣而效前筹，君不我负。一洗欃枪晦蚀，日月重光，再开带砺山河，朝廷不小。海内共扶正气，神明鉴此血诚。谨檄。)会福王立，不许草泽勤王，乃止。寻起职方主事，监军江北。南都陷，归与孙嘉绩、熊汝霖、钱肃乐等会师江干。时鲁王在台州，函辉走谒王曰："国统再绝矣，王亦高皇帝子孙也，报雠继统，于是乎在，王盍图之？"王谢曰："国家祸乱相仍，区区江南且不能保，尚何冀乎？"函辉曰："不然，浙东沃野千里，南倚瓯闽，北据三江，环以大海，士民忠义，此句践所以擒吴称霸也。"会兵部尚书张国维起兵东阳，来迎王，函辉乃侍王至绍兴，王既监国，擢为礼部右侍郎，进礼兵二部尚书(按《小腆纪年》：止称侍郎，未尝进尚书，监国纪同)。明年六月，绍兴陷，从王航海。已而相失，哭入云峰山，作绝命词数章(《纪年》云：作六言绝句十章。其一云："生为大明之人，死作大明之鬼，笑指白云深处，萧然一无所累。"其二云："子房始终为韩，木叔始终为鲁，赤松千古成名，黄蘖存心独苦。"其三云："父母恩无可报，妻儿面不能亲，落日樵夫河上，应怜故国忠臣。"其四云："臣年五十有七。回头万事已毕，徒惭赤手擎天，惟见白虹贯日。"其五云："去夏六月廿七，今夏六月初八，但严心内春秋，莫问人间花甲。"其六阙。其七云："手著遗文千卷，尚传副在名山，正学焚书亦出，所南心史难删。"其八云："慧业降生人文，此去不留只字，惟将子孝臣忠，贻与世间同志。"其九云："敬发徐陵五愿，世作高僧法眷，魂游寰海名山，身列兜率内院。"其十云："今日为方正学，前身是寒山子，徒死尚多抱惭，请与同人证此。"又自作祭文及埋骨记，皆不可考)，投水死(《胜朝殉节诸臣录》一云自经死，国朝赐谥忠节)，年五十七。

陈潜夫　妻孟氏　妾孟氏

陈潜夫字玄倩，号退庵，钱塘人(《南疆绎史》云：仁和人。《崇祯丙子同年录》云：仁和人，原籍山阴。《越殉义录》云：会稽人，籍钱塘)，崇祯丙子举人，十六年授开封推官，抗疏言时事，请召对，不报。闻京师陷，缟素誓师，邀击贼于柳园，大破之。福王立，擢监军御史，巡按河南，所规画皆尽善，而马士英不用。先是有童氏者，自言福王继妃，广昌伯刘良佐(《小腆纪年》云字明辅，大同左卫人。)具礼送之，潜夫至寿州，见车马驰从传呼王后来，亦称臣朝谒。及童氏入都，王以为假冒，下之狱，遂责潜夫私谒妖妇，逮下狱治之(《绍兴府志》云：给事中林有本劾御史彭遇飒，并及潜夫，马士英独令议潜夫罪，逮下狱治之)。未几，南都不守，得脱归。闻鲁王监国绍兴，渡江往谒，命复故官，加太仆寺少卿，监江上军。乃自募得三百人，与孙、熊诸家列营江上，寻进大理寺少卿，兼御史如故。潜夫以家财饷军，久之财竭支四百金于饷臣不得。右副都钱肃乐言潜夫破家为国，今听其军之饿死而不恤，何以鼓各营？因为潜夫请饷。王是其言，而方王终不发也。丙戌五月，江上师溃，王航海去，潜夫作绝笔诗，走至山阴，抵小赭村，谓其妻孟氏曰："勉之，吾为忠臣，尔为烈妇。"孟氏曰："此吾心也。"与其女弟栉发更服以待。女弟者，潜夫妾也(《绍兴府志》云：孟桓初二女并妻潜夫，同日合卺，非妾也)。潜夫乃整衣冠拜祖父像，已复拜其母，别其弟，携妻妾至化龙桥投水死(《绍兴府志》云：潜夫先推二妻入水，为具棺殓，然后赋诗跃水死，并欲拉二子同死，以继母不许免)，年三十七(国朝赐谥忠节)。

朱继祚

朱继祚字胤冈，莆田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由庶

吉士历官至南京礼部尚书(按《小腆纪年》:崇祯初官礼部右侍郎),以人言罢去。福王时起故官,未赴而南都陷。唐王召为东阁大学士,从至汀州,王被擒,继祚奔还其乡,举兵应鲁王。戊子正月,与同安伯杨耿攻取兴化城,时北之分守道彭遇飖(《纪年》云:崇祯癸未进士,时为监司守城),故弘光时御史也,令其守将出战,而已登陴,树大明旗帜于城,守将不敢入,遂克之。三月,北兵至,城复破,继祚被执,羁之狱中,赋绝命词数章,自缢死(国朝赐谥忠节)。将死,自书祠堂对联云:"臣罪当诛,生奚补,死奚迟?故国旧君安在。帝临有赫,身可灰,家可烬,周顽殷义若何?"

刘中藻　董世南

刘中藻字荐叔,福安人,崇祯十三年进士,官行人。贼陷京师,剃发被掠,贼败南还。唐王时,官兵科给事中,奉命颁诏浙东,为张国维、熊汝霖等所拒,废然而返。至金华,朱大典荐之,召对称旨,擢右佥都御史,巡抚金衢,取苎獠菁獠诸种人练之为卒,时称能军。闽中陷,鲁王召拜兵部尚书,寻兼武英殿大学士。中藻善抚循,激劝富人,使出财佐军,士卒并乐为用,其兵最盛。郑彩专主闽事,心弗善也,中藻亦不相下,由此有隙。王使大学士沈宸荃解之,彩不听。丁亥十月,中藻率兵攻取福宁州守之,与周鹤芝相犄角,久之移驻福安,郑彩遂掠其地。北兵乘之来攻,中藻善守,所杀伤数千人。已丑三月,北兵乃循城十里掘濠树栅以困之(按《小腆纪年》:福安自前年十月被围,至是年四月城陷,凡七阅月),中藻不能出战,食尽,冠带坐堂上,为文自祭,吞金屑而死(国朝赐谥烈愍)。部将董世南等同死者数百人(《纪年》载中藻子思沛诸生,闻父死曰:"父死节,子可不继先志乎?"亦死)。

卷六　列传三

钱肃乐　董光远

钱肃乐字希声,一字虞孙,号止亭,鄞县人,临江知府若赓孙,宁国知府敬忠兄子也。崇祯十年进士,授太仓知州,迁刑部员外郎,连丁内艰。乙酉五月,南京失守。六月,杭州继陷。闰六月,宁波乡官议纳款,肃乐建议起兵,诸生董志宁、华夏等遮拜,肃乐大呼倡首,士民集者数万人,肃乐乃建牙行事。郡中监司守令皆逃,惟一同知(按《小腆纪年》:同知为朱之癸)治府事,已斋图籍迎降,闻兵起,叩首请罪,肃乐索取仓库籍,缮完守具。会定海总兵王之仁既纳款而悔,入城,与肃乐缔盟共守,闻鲁王在台州,遣举人张煌言奉表请监国。时绍兴、余姚、慈溪并举兵,王乃赴绍兴,行监国事。召肃乐为右佥都御史,画钱塘江而守,寻进右副都御史。上疏言:"目前时势,国有十亡而无一存,民有十死而无一生,若不图变计,不知所税驾矣。"

当是时,之仁已封武宁侯,方国安亦进镇东侯,其兵谓之正兵,食宁波、绍兴、台州三郡田赋,为正饷。孙嘉绩、熊汝霖、沈宸荃及肃乐等兵谓之义兵,所食者皆取给于富室乐输,为义饷。正兵司饷者直至殿陛争哗,夺取义饷,而义兵遂无所取给,恒缺食。已加兵部右侍郎,累疏辞,不许。明年四月,军食尽,乃上疏言:"臣兵既无饷,不得不散,但臣以举义而来,大仇未雪,终不敢归安庐墓。"遂弃军之温州。王得疏,知不可留,乃降旨,令往海上,同藩臣黄斌卿、镇臣张名振共取道崇明以复三吴。时方有由舟山窥吴之计也。

逾月,绍兴失守,王航海、肃乐亦之舟山。唐王召之,甫入境,而延平陷,遂隐海坛山,采山薯为食。丁亥,郑彩治兵海上,王入长垣,召为兵部尚书。疏荐故太仆卿刘沂春、广东粮道吴钟峦及闽中诸遗臣,并起用。戊子王次闽安镇,拜为东阁大学士,与马思理(《胜朝殉节诸臣录》云:长乐人,官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大兵平福州,自缢死。国朝赐谥节愍)、林正亨同入直。每日系舟于王舟之次,票拟章奏既毕,则牵舟别去,匡坐读书而已。时唐王虽殁,而其将涂登华尚守福宁,王遣大学士刘中藻攻之,登华欲降而未决,谓人曰:"岂有海上天子,舟中国公?"肃乐致书谓:"将军不闻南宋之末,二帝不在海上,文陆不在舟中乎?后世卒以正统归之,而况不为宋末者乎?今将军死守孤城,以言乎忠义,则非其主也;以言乎保身,则非其策也;依沸鼎以称安,巢危林而自得,计之左矣!"登华得书遂降。而是时郑彩专柄,连杀熊汝霖、郑遵谦,又登华之降由于刘中藻,故幕府立焉,而彩反掠其地,肃乐与中藻书,每不直彩,彩闻之恨甚。肃乐故有血疾,遂忧愤疾作,卒于海外之琅琦山,年四十二(《殉节诸臣录》云:闻连江陷,以头触床死)。遗言以故员外郎章服入殓,赠太保,谥忠介(国朝改谥忠节)。后六年,故相叶向高曾孙(《南疆绎史》作向高孙)尚宝卿进晟葬之福清黄蘖山。妇翁董光远破家为肃乐输饷,奏授职方主事,参幕府事,肃乐既入海,乃自缢而死。

钱肃图

钱肃图字退山,号东村(《鄞县志》云:字肇一,号退山),肃乐第四弟,为诸生。随肃乐倡义,授监纪推官。绍兴破,从王泛海入闽,擢御史,召募义勇,联络山海诸寨。肃乐死,与弟简讨肃范同入福安围城中。福安破,肃范死,肃图从王至舟山。又二年,舟山破,乃归,久之,卒于家。

钱肃范　仆张贵

钱肃范字锡九,一字箕仲,肃乐第五弟。肃乐起兵,其诸弟之从军者,并授监纪,江干失守,从肃乐浮海而南。一时诸从亡诰敕皆出其手,授翰林院简讨。肃乐既死,大学士刘中藻方守福安,招之往,擢兵科给事中。已丑四月,福安陷,望百踪山叹曰:"此宋少帝入海处也!"赋绝命词投缳,兵至被执,不屈死,年二十九,仆张贵从之。

钱肃遴　妻鲍氏

钱肃遴字兼三，肃乐第七弟，以诸生从军，初授监纪，未受，入闽，以荐授兵部职方主事（"方主"二字原脱，以意补）。己丑，从亡翁洲，辛卯，翁洲破，来归。甲午，张煌言以定西之军入长江，肃遴与弟推官肃典间道赴之。乙未，翁洲复归海上，肃遴复与推官赴之。丙申，翁洲复破，推官死焉。肃遴亡命至崐山，思得间为入海计。己亥，煌言复入长江，肃遴又从之。已而兵败相失，流转太仓嘉定间，怏怏不自得。一夕，呕血数斗大呼不绝以死，年三十。妻鲍氏祝发为尼。

钱肃典

钱肃典字叶虞，肃乐第九弟，庚寅，与兄肃遴从亡，共保翁洲，授监纪推官。丙申，大兵复下翁洲，肃典与肃遴渡海告警。追骑至，肃遴得脱，而肃典被执，不屈死，年二十六。

熊汝霖　子琦

熊汝霖字雨殷，余姚人，崇祯四年进士，授同安知县，擢户科给事中。以言事谪福建按察使照磨。福王立，召还以原官给事中起用，转（按九字原脱，据《南疆绎史》补）吏科右给事中。南都陷，马士英窜走杭州，汝霖责其弃主，士英无以应之。逾月，杭州亦破，乃与同里孙嘉绩共起兵。鲁王监国，擢右佥都御史，督师防江。时江上之兵，每日蓐食，鸣鼓放船，登陆搏战。未几，又复转柁还守，率以为常。惟汝霖率五百人渡海宁，转战数日，夜至桥司，士卒残破略尽，乃还。因入海宁募兵，得万余人，别行伍，分汛地，以本邑进士俞元良司饷，指挥姜国成主兵。由是浙西吴中，并皆响应，进兵部右侍郎，兼左副都御史，总督义师。唐藩立闽中，遣刘中藻颁诏至越。汝霖曰："吾知奉主上而已，不知其他。"因出檄拒之。丙戌五月，进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六月，江干失守，从王泛海。时郑彩自以扈驾功，势张甚。汝霖票拟，每右诸将而抑彩，彩积恨久之，已而彩与义兴伯郑遵谦交恶。王次闽安，从亡诸臣之室俱保琅琦。李茂者，彩之裨将也，汝霖奴子与之争口。戊子元夕，汝霖自王所归沐，熊、郑两家馨珥相问遗，茂以熊、郑合谋奔告彩。乃夜使贼党百人破门而入，缚汝霖投之海（国朝赐谥忠节）。子琦（《纪年》称琦官）甫六岁，即彩婿，彩阳抚而阴贼之，亦投之海中。

孙嘉绩　子延龄

孙嘉绩字硕肤，余姚人，宋烛湖先生之后，忠烈公燧五世孙，大学士文恭公如游孙。崇祯十年进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召改兵部，擢职方员外郎，进郎中（《小腆纪年》作主事，未尝进郎中），为中官高起潜所潜下狱，久之释归。福王时，起九江兵备佥事，未赴。南都既陷，杭州随之，乃与同里熊汝霖共举兵，迎鲁王监国。擢右佥都御史，督师防江，进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诸人虽迫于忠愤，创义起事，然皆书生，不知兵，迎方、王二帅，拱手而授之。国成，凡原设营兵卫军，俱隶方王，而召募之街卒里儿，则身领之。方王既自专，反恶诸人之参决，于是有分地分饷之议。方王犹为不足，攘夺义饷。于是义兵无所取给，恒散去无存，奇零残卒，不能成军。嘉绩乃尽以归之职方（二字衍）御史黄宗羲，而谢兵事。丙戌五月，以兵部尚书与汝霖同拜东阁大学士，六月，江上师溃，从王航海，卒于舟山。年四十三（《南疆绎史》作四十四）赠太保，谥忠襄。子延龄官中书舍人，从亡海外，历仕至户部尚书。

沈宸荃

沈宸荃字友荪，号彤庵，慈溪人，崇祯十三年进士，授行人；奉使旋里。福王立，复命南都，擢山西道御史。时马、阮乱政，宸荃频疏论之，最后直纠士英擅权纳贿，蠹国殃民十二大罪。士英怒，必欲杀之，台省力救得免。遂出为苏松兵备佥事，未赴而南都破。北兵至浙，宸荃起义里中，与熊汝霖、孙嘉绩、钱肃乐等会师，迎鲁王监国，擢右佥都御史。江干失守，弃家从王海外。王次长垣，连擢至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复从王至舟山，加太子太保。舟山破，又从泛海，抵厦门。至金门，后觑舟南日山，遭风没于海（国朝赐谥忠节）。宸荃从亡时，其父居家，当事龂龁之，父亦强直，不能加害。宸荃每思其父，辄吟诗，诗罢恸哭，闻者不哀之。

卷七　列传四

王之仁

王之仁字（原阙）直隶保定人，官吴淞总兵，迁浙江定海总兵。在定海已纳款，得贝勒令，仍旧任。鄞之故太仆谢三宾者，家富耦国，方西行，见贝勒，归害钱肃乐等所为，乃贻书之仁，谓"潝潝訾訾，出自庸妄六狂生，而一稚绅和之，将军以所部来斩此七人，事即定矣。某当以千金为寿。"稚绅指肃乐，盖肃乐时年未四十也。会肃乐亦遣客倪懋熹以书告之仁，劝其来归。之仁两答书，约以十五日至鄞，而密语懋熹，令具燕犒。三宾不知也，方以为杀肃乐在旦夕，届期，之仁至，诸乡老大会于演武场，坐定，之仁出三宾书对众朗诵，三宾遽起，欲夺其书，之仁变色，因问肃乐曰："是当杀以祭纛否？"语未毕，长刀夹三宾下，三宾哀号跪阶下，请输万金以充饷，乃释之。之仁遂以兵迎鲁王于台州。王既监国，封之仁武宁侯，进宁国公。

时诸帅争地争饷，攘臂哗争，敌兵临江，置之不问。之仁虽悍戾，尚忠奋，上疏言："起事之日，人人有直捣黄龙之志，乃一败之后，遂以钱塘为鸿沟。天下事尚何忍言？臣今日计惟有前死一尺，愿以所部之兵沈船一战，今日欲死，犹战而死，他日即死，恐不能战也。"丙戌三月朔，北兵驱船开堰入江，阁部张国维严饬各营守汛，令之仁统水师从江心袭战，而自督诸军复杭州。会

东南风大起，之仁扬帆旧击之，北兵败去。六月朔，江上兵溃，诸将皆遁，惟之仁一军尚在，将由江入海。国维与之仁议抽兵五千分守各营，之仁泣曰："坏天下事者，方国安也。敌兵数万屯北岸，倏然而渡，孤军何以迎敌？惟一死而已！"乃载其妻妾并两子妇幼女诸孙尽沈于蛟门下，捧所奉敕印，北面再拜，投之水。乃立旗帜，鼓吹张盖，泛海至松江。北兵意其降也，护送至金陵，峨冠大袖，肩舆而入，百姓骇愕聚观。之仁从容入见内院洪承畴，自称："前朝大帅，国亡当死，恐葬于鲸鲵，身死不明，后世青史，无所徵信，故来投见，欲死于明处耳！"承畴优接以礼，劝之剃发，不从，乃戮于市。从子正中别有传。

张鹏翼　弟继荣　徐洪琇

张鹏翼字耀先，浙江诸暨人，官浙江总兵中军都督府左都督。乙酉四月，北兵南下，鹏翼与右都督徐洪琇合兵入援，未至而南都陷，遂从海道至绍兴，鲁王封为永丰伯。丙戌三月，移镇衢州，北兵至，副将秦应科等为内应，城遂破。鹏翼巷战，力竭被执，谕之降，大骂，乃杀之(国朝赐谥烈愍。《小腆纪年》载弟鹏飞同被执，不屈自刎死)。

弟继荣(《南疆绎史》作季熊)勇冠三军，与北兵战，力竭而死(《纪年》云：季熊严州守将战败拔靴刀自刭死。时称张氏三忠云)。有老僧舁其尸归，将近衢里许，道旁有旅肆，忽见继荣披甲跃马，从数人至，命具酒食。肆主飞报入城，军中皆惊喜，急出迎之，则继荣尸适至。始知向入旅店者，乃其魂也。洪琇亦不屈死。

蒋若来

蒋若来字龙江，南直长洲人，世居娄门，形材短小，独骨臂，善骑射，以事亡命，居刘河。巡抚张国维异其才，拔自行伍(《明季北略》作生员)，以把总守江浦。流贼薄城，蚁附而上，若来提刀截杀，应手而毙。方坐城楼下，俄见贼金冠紫袍者，握大石直前，击中若来面，仆地。贼乘势合围而前，若来旧跃登城，射殪其酋，复发大炮，击杀三千人，以功擢游击，守江浦。六安、宿松之役，以无援败，累迁至浙江总兵(《胜朝殉节诸臣录》、《小腆纪年》并称都督)。唐王立，令与朱大典同守金华，鲁王授官亦如之。及城破，令长子出，而集妻妾子女于厅，纵火焚之，提刀巷战，杀四十余人，力尽自刎死(国朝赐谥忠烈)。

郑遵谦　弟遵俭　妾金四姐

郑遵谦字履公(《绍兴府志》作履忝)，会稽人，佥事之尹子，为诸生，跅弛任侠，不为绳墨之士所理。南都陷，阉人屈尚志(按《小腆纪年》：福府内臣有屈尚忠者，疑即一人)逃至越，遵谦执而杀之，曰："吾闻诸刘先生，凡系逃官，皆可诛。"刘先生谓宗周也。北兵至，潞王以杭州降，遵谦创众起义，杀北人所署绍兴守会稽令(《纪年》云：绍兴守张愫，山阴令彭万里)，与钱肃乐等奉笺鲁王，拜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封义兴伯。丙戌三月，北兵决坝放船入钱塘江，遵谦帅师败之，获其铁甲八百余副。绍兴破，崎岖浙闽间，从王航海至厦门，进封义兴侯。大学士熊汝霖为郑彩所害，遵谦不平，彩乃诈扑部将吴辉，辉扶伤就遵谦求书投郑鸿逵，遵谦过辉船送之，遂被擒。辉既擒遵谦，而难于面之，伏舱底不出，遵谦呼之曰："汝郑彩厮养，杀我岂出汝意，而相避乎？"辉乃出，遵谦乞只鸡盂黍，哭奠汝霖，既毕，遂跃入海中死(国朝赐谥节愍，弟遵俭同)。有妾金四姐者，故妓也，尝笞杀其婢，王氏因下狱，谦以千金出之，谦死，四姐束藁象彩，每馈奠，斩象人以侑食。彩闻之，使人沈之海中，弟遵俭官通政司参议，舟山破，殉节死。

荆本彻　子元相

荆本彻字太徽，丹阳人，崇祯辛未(《小腆纪》年作甲戌)进士，官兵部司务，为温体仁所恶免官，十七年起原官，出为下江监军道。福王时，授职方郎中，仍监军海上。南都亡，屯军施翘何号四会营，招集诸将士会故总兵贡五常(原注崇明人)、张士仪(原注太仓人)、张鹏翼(诸暨人，原注崇明人，疑承上贡注而讹，今据本传)、巡抚田仰、光禄卿沈廷扬，各以众至，义阳王避乱，亦自太仓投焉。鲁王进拜副使。丙戌，扈王出海，屯小沙屿。其将士多善射，黄斌卿忌之，造为流言，率众攻之，遂遇害(《胜朝殉节诸臣录》云：没于浙东，国朝赐谥节愍)，子元相亦见杀。

卷八　列传五

沈廷扬　子元泰　妾张氏　沈始元　蔡德　蔡耀　戴启　施荣　刘金城　翁彪　朱斌　林树　毕从义　陈定邦

沈廷扬字季明，号五梅，崇明人，少为诸生，慕忠孝大节，崇祯中，由国子生为武英殿中书舍人，以海运功擢户部郎中，寻加光禄寺少卿，仍督运，驻扎登州。京师陷，福王立于南都，命廷扬以海舟防江，寻命兼理饷务，馈江北诸军。南都失守，航海至舟山，依黄斌卿。唐王在福建，授兵部右侍郎，总督水师。鲁王授户部左侍郎。王航海之明年四月，吴淞提督吴胜兆反正，以蜡书来求援，斌卿不敢应，廷扬及都御史张煌言、给事中徐孚远、御史冯京第劝定西侯张名振就其约。名振遂率舟师，同廷扬等北上，统水船二百余号，直抵崇明。及吴淞，会飓风大作，舟覆，名振等踉跄遁归。廷扬独与北兵大战四昼夜，抵福山，次鹿苑，夜分，飓风又起，舟胶于沙，与麾下七百人俱被执。苏抚土国宝劝之降，不从，乃先驱七百人于娄门外李王庙骈戮之，无一人肯屈者。廷扬至南京，内院洪承畴素与廷扬善，欲脱之，诡曰："我闻沈廷扬已为僧，若敢诳乎？"廷扬詈之，遂下狱，犹遣其门人周亮工说之。廷扬曰："毋多言，吾今日

非一死不足塞责。"乃与部下赞画职方主事沈始元、总兵官蔡德、游击蔡耀、戴启、施荣、刘金城、翁彪、朱斌、林树、守备毕从义、陈邦定及嗣子元泰同就戮,年五十三(国朝赐谥忠节)。妾张氏奔视含敛,哀恸道路,归亦自缢。后赠户部尚书。

黄铭丹 妻施氏

黄铭丹字丹侯,崇明人,诸生。崇祯十二年,流寇毁凤阳祖陵,铭丹愤激,与妻子诀誓,不破贼不还!因谒制府,献平寇诸策,为史可法参谋。及京师陷,里人沈廷扬方以光禄卿驻淮上,铭丹投谒曰:"丹在史公处无所表见,愿假一旅以自效。"因令至崇明募水师,师方举,而福藩以江北分属四镇,廷扬无分地,遂无功。南都失守,吴中瓦解,铭丹方抵浙,询帝王消息,知廷扬已入舟山,乃抚膺曰:"事不可为矣!"南向恸哭,赴海死。妻施氏亦殉焉。

冯京第

冯京第字跻仲,号簟溪,慈溪人,崇祯十三年进士,授行人(按京第不由进士出身,详见《鲒埼亭集》及《溪上遗闻集录》。以上十字当由沈宸荃传讹移),改礼部主事,乞假归。福王立,以原官召,未赴,南都亡。杭州继陷,乃从里人沈宸荃等起义。绍兴监国,擢御史,寻进佥都。江干师溃,从王航海。时议遣平海将军周鹤芝乞师日本,黄斌卿止之。鹤芝怒而入闽。京第谓斌卿曰:"北都之变,东南如故,并使其东南而失之者,是诚吴三桂乞师之误。今我无可失之地,比之前者,为不伦矣。"斌卿乃使其弟孝卿同京第往,至长崎岛,其王不听登陆。京第日于舟中朝服拜哭不已。会东京撒斯马王遣官行部,如中国巡方御史,京第因致其血书。土闻长崎王之拒中国也,曰:"中国丧乱,我不遑恤,而使其使臣哭于吾国,吾国之耻也。"遂议发各岛罪人同孝卿往,而令京第先还,致洪武钱数十万,盖其国不能鼓铸,但用中国古钱。舟山之用洪武钱始此(按《余姚县志》:京第乞师,与朱之瑜偕,京第先归,之瑜遂留。《南疆绎史》、《鲒埼亭集》诸书并不著之瑜名。日本人冈千仞来徵乞师事,则只知之瑜,不知京第,盖之瑜留故也。事详补传)。

丁亥四月,同定西侯张名振率舟师北上,至崇明,而海啸舟覆,得脱归。己丑秋,擢兵部右侍郎。是冬,仍命京第及副都御史黄宗羲,同澄波将军阮美往日本乞师,终以不得要领而还。时余姚人王翊结寨四明,京第乃间行至,与之合军杜岙,声势颇振。庚寅冬,北兵将攻舟山,恶四明中梗,乃分兵两道入大兰山。时京第已寝疾,匿鹤(《纪年》作灌)顶山中,为其叛将(《纪年》云王升)所缚,致之宁波。谕降不从,乃杀之。

徐孚远 妻姚氏 子度辽

徐孚远字暗公,晚号复斋,南直华亭人,南京刑部侍郎陟曾孙,崇祯十五年举人,明年下第归。两京相继陷,慨然而起,指其发誓曰:"此即苏武之节也。我宁全发而死,必不去发而生。"遂与夏允彝(《小腆纪年》云:字彝仲,号瑗公。崇祯丁丑进士,官吏部主事。乙酉九月,自溺死,国朝赐谥忠节)、陈子龙(《明季南略》云:字卧子,号海士,允彝同榜进士,官兵部左侍郎。《胜朝殉节诸臣录》作右侍郎,事败被执,乘间投水死,国朝赐谥忠裕)等谋勤王,事不克,入于湖。湖中遇兵,与家相失,妻姚氏、子度辽并死焉。遂间道往浙,自浙入闽。时唐王方即位于福州府,改福州为天兴府,遂除孚远天兴司李,断狱平正。尚书张肯堂出募师,加孚远兵科给事中,同行。既而闽浙相继陷,鲁王航城,孚远从之。从定西侯张名振帅舟师北上,飓风舟覆,孚远以后殿得免。

王至舟山,擢国子监祭酒。舟山破,从王之厦门,依郑成功,成功以师礼事之。戊戌正月,滇中遣使赍玺书通问成功,拜孚远左副都御史,孚远随使入觐,遂泛海,由交趾入安隆。交趾要(原讷安)其行礼,不从,不听过,仍返厦门(《台湾外纪》以为从滇朝见归厦,失道安南,而《行朝录》则云:朝滇时不得过安南,遂回厦门)。厦门破,为北帅吴六奇所藏,完发以死。在海外复娶戴氏,生子永贞,扶衬至松江,未葬,子亦死(《明史》,谓孚远因松江破,死岛中。《泉州府志》谓居厦之曾厝鞍卒。《龙溪县志》谓游龙溪后,不知所终。《南疆绎史》谓殁于台湾。野乘谓癸卯厦门破,诸搢绅东渡,独孚远归华亭。《明诗综》引《静志居诗话》,亦有乘桴远引,骑鹤重归语,似孚远未渡台者。惟孚远《交行摘稿》后附林霍、王沄所撰二传,言癸卯之变,拟归故乡,不果,转徙入潮之饶平山以殁。又《赐姓本末说》与此合。按六奇为潮之饶平人,当得实也)。所著诗文,散佚殆尽。

孚远少时与同里夏允彝、陈子龙齐名,三人尝言志,孚远慨然流涕曰:"百折不回,死而后已。"允彝曰:"吾仅安于无用,守其不夺。"子龙曰:"吾无暗公之才,而志则过于彝仲,顾成败则不知也。"后皆如其言。

陈士京

陈士京字齐莫,号佛庄,鄞县人。崇祯之季,天下多故,挟策浪游,久之无所遇。归而国难作,悒悒不出。画江之举,熊汝霖荐授职方郎中,会都督(《鄞县志》作总兵)陈谦奉使闽中,命士京监其军以行,谦被杀,士京遁之海上。郑芝龙闻其名,令其子成功与游。芝龙降北,成功不从,士京实赞之。戊子,王在闽安擢兵科给事中,迁光禄寺卿,奉表粤中。时惠潮路断,乃迂道沿海,斧俱竭,卖卜以前。粤中加(原阙)都御史,固辞,欲留之不可。己丑,王入舟山,士京在闽,与成功相结,以为后图。成功颇以恢复自任,宾礼遗臣故老,于是海上衣冠云集。久之见海师无功,粤事亦日坏,乃筑室同安之鼓浪屿,题曰"鹿石山房",赋诗自遣。己亥,成功统师入长江,以士京参预岛上留守事,触疾而卒(国朝赐谥节愍),年六十五。时王在南澳,闻之震悼,亲为文

以祭之。

卷九 列传六

王翊 蒋士铨 赵立言 立言子桢 石必正 明知

王翊字完勋，号笃庵，慈溪人，后居余姚。少孤，为诸生，有智略。鲁王监国，翊与慈溪诸生王江同起兵海滨，与江上师为声援，授兵部职方主事。浙东不守，翊渡海（按《小腆纪年》：翊走海偶，王师购之，急囚其弟翃以招之，翃不屈死。翊泣曰："是不负完勋家也。"）至舟山，说黄斌卿攻宁波，许为内应。为降绅谢三宾告变，及斌卿以舟师至，遂为北兵所败。翊乃入四明山，结寨于大兰，居之。戊子三月，破上虞，杀其署县事者，浙东震动。

御史冯京第自湖州军破，亦间行至四明，与翊合军杜岙，守关祃牙，军容甚整。北帅勤兵东渡，下教乡聚团练攻杜岙，破之。京第匿民舍，翊以四百人走天台，谓诸将曰："是皆团练之罪也！北兵虽健，我视其锐则避之，懈则击之，非团练为之乡导，彼敢行险地如枕席乎？然北兵团练岂能相守，吾卒虽残，其破团练、尚有余力。"乃自天台至四明，击破乡聚之团练者，沿道招集流亡，一月复至万余人，而京第亦出。已丑春，又破上虞，新令逃去，得其印。当是时，浙东山寨：萧山则石仲房（《南疆绎史》作仲芳），会稽则王化龙、陈天枢，天台则俞国望、金汤，奉化则吴奎明（《纪年》云在天台）、袁应彪（《纪年》作滮），千里之间，屹然相望。然皆掳掠暴横。而平冈张煌言、上虞李长祥，且耕且屯，独不扰民，又单弱不能成军。惟翊一旅蔓延于四明八百里之内，设为五营五司。翊主兵，江主饷，劝分富室，单门而下，安堵如故，履亩而税，人亦无不乐输者。平时不义之徒，立置重典，其所决罚，人人称快。浙东列城为之昼闭，胥史不敢催租缚民，惴惴以保守一城为幸。皆荐诚讲解。

翊计天下不能无事，待之数年，庶几为中原之应也。自上虞出，东徇奉化。北兵方攻吴奎明，奎明力竭而遁，北兵追奔至河泊所，翊猝遇之而战，北兵大败。六月（《纪年》作十月），翊朝行在，拜右佥都御史。会稽人严我公以招抚至浙，湖州柏襄甫、会稽顾虎臣等皆降。我公得渡海，发使至四明山，翊之部将左都督黄中道烹其使，我公遁去。庚寅三月，复来朝，进兵部右侍郎，兼官如故。八月，破新昌，拔虎山，进本部尚书右副都御史。明年春，北兵将攻舟山，恶翊中梗，乃分二道：一由奉化，一由余姚，会师于大兰山，帐房三十里，游骑四出，以搜伏听者。翊遁入海（据《纪年》：在庚辰九月），复还山中，所留诸将，降杀且尽。翊徬徨无所倚，二十四日至北溪，为团练兵所执。是夜大星堕地，野鸡皆鸣。过奉化，赋绝命诗，有"平生忠愤血，飞溅于群虏"之句。在狱中每日从容束帻，掠发修容，谓守卒曰："使汝曹得见此汉官威仪也。"八月十二日，会讯于定海，翊坐地上，曰："毋多言，成败利钝，皆天也。汝等何所知！"十四日行刑，群帅愤其积年倔强，聚而射之，或中肩、或中颊、或中胁、翊不稍动，如贯植木，洞胸者三，尚不仆，乃斧其首而下之，始仆（按《纪年》：翊以辛卯七月复入山，二十四日夜有大星坠地，诘朝被执，至定海不屈死之。时八月十二日也。道一女，年十三，字黄忠义子，以例没入勋贵家。参领某怜其为忠臣女，抚之如所生，有刘弁者求之，女不可，参领难之，女突出所佩剑自刎死。参领大惊，以剑殉葬焉），年三十六（国朝赐谥烈愍）。

从者二人：一曰石必正，扬州人；一曰明知，余姚人。皆不肯跪，掠之跪，则跪而向翊。又有参军蒋士铨，嘉善诸生，在军三年，山寨之破，他人皆去，士铨独从之。初五日，先翊受刑，赋绝命词，翊在狱为文祭之，而北人见者无不泣下，曰："非独王公忠也，乃其从者亦义士也！"江母为北帅所得，以之招江，江削发以僧服见，安置杭州，母以天年终。江复与定西侯张名振引师入长江，登金山，遥祭孝陵，题诗恸哭。丙申，复与沈调伦聚众四明山，调伦见杀，江亦伤箭而死（详江本传，此美文也）。

先是休宁人赵立言以余众栖四明山中，与江山诸生李国楹约取江山（按《纪年》系于丙申八月下，戊子作明年，则为丁酉年矣）。戊子正月朔，立言将三百人攻克之，国楹失期不至，明日北兵大至，立言迎战，杀数人，马蹶，堕水死。子桢恨甚，至国楹家，欲杀之，乃为北兵所执，与国楹同死。

王江 沈调伦

王江字长升，慈溪人，为诸生，与同里王翊同起兵，结寨四明山中。先是画江而守，二人连名上书监国请募沿海义勇，勤王自效。授户部主事（按《小腆纪年》：以己丑七月授是职，后无进阶），改户科都给事中。师甫集而王航海，二人遂顿兵四明之杜岙，以为海上声援。海上人呼东西王以别之：西王主兵，东王主饷。当是时，浙东之师云起，由宁绍以至台处，所谓山寨者，相望也。然皆乌合不练之兵，又无所得饷，四出劫掠，居民苦之。独翊招兵最盛，而江善理饷，计山中屯粮，所收不足，亲往民家，计其产用，什一为劝输，以忠孝感动之，有额外扰民一粟者必诛。又时遣人入内地，结连遗老，致其扉屦之助。故杜岙一军之强，甲于他寨。冯京第、张梦锡遂合军来守大兰江总司三营之饷，浙东列城畏之如老罴当道，胥史不复下乡催租。于是山中之民益乐输监国之居舟山，非此一军，莫能安也。拜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晋右副都御史。

庚寅，大兵决计下舟山，先廓清山寨，以绝其援。两军由余姚、奉化会于大兰，而游骑分道四驰，京第、梦锡并死之。翊避入海，江亦遁去。大帅劫江之母以招之，江乃尽剃其发，以浮屠服至杭。大帅喜甚，盛为馆帐，如幕府，而防闲之。未几母卒，江买一妾，昵之，其

妻晨夜勃溪诟谇，江乃控之吏而出之。妻亦攘臂登车，历数江之过而去。一日，江游湖上，守者以其妾在，不疑，而江竟不知所往。乃知向者特以术脱其妻也。江乃复入海，朝监国于金门，张名振请为监军。甲午，引师入大江，抵燕子矶，望祭孝陵，题诗恸哭而还。乙未，名振卒，海师复下舟山。时（按《纪年》系丙申八月）有沈调伦者，复起四明山中，来迎江，乃赴之。山中人闻江至，壶浆以迎者如猬。浙东大帅方以舟山为急，闻江至，谓山寨且复为舟山犄角，急攻之，调伦见杀，江亦中流矢卒。

卷十　列传七

张肯堂　妾周氏　方氏　姜氏　毕氏　子妇沈氏　女孙茂漪　林志灿　林桂　吴士俊　家人张俊　彭钦

张肯堂字载宁，号鲵渊（《小腆纪年》、《南疆绎史》并作鲵渊），南直华亭人，天启五年进士，崇祯末以佥都御史巡抚福建。南都亡，总兵郑鸿逵拥唐王入闽，与其兄南安伯芝龙及肯堂劝进，遂加太子少保吏部尚书。会原任工部侍郎曾樱（《明季南略》云：字仲含，号二云，江西峡江县人，万历丙戌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闽中亡，避居厦门。辛卯厦门破自缢死。国朝赐谥忠节）至，言官请令樱掌吏部，乃令肯堂掌都察院（《纪年》云：肯堂以翊戴功进兵部尚书，改掌都察院事，寻复转户工吏三部尚书）。肯堂面陈恢复大计，因言江干之祸，皆由罪辅马士英，又加以弃主而逃，今闻其在浙，法所不赦。故唐王登极诏中即发其罪，士英叩关自理，七疏皆不纳，而芝龙力为之请。诏令其恢复杭州始申雪。于是士英竟不得入。然芝龙终无意恢复，恶肯堂之日以亲征劝王也，思出之外。肯堂因自请出募舟师，由海道抵吴淞，倡义旅，与浙东相倚援。乃加少保，兼户工二部尚书，总制北征，赐尚方剑，给敕印，便宜从事。以吏部侍郎朱永祐、兵科给事中徐孚远从行，皆肯堂同里人也（按《纪年》：时永祐官太常寺卿，本传云：加侍郎衔，又以为上海人）。肯堂乃请平海将军周鹤芝将前军，定洋将军辛一根将中军，楼船将军林习山（《绎史》、《鲒琦亭集》、《纪年》并作林习，而《纪年》丙戌十二月郑成功起兵海上，又云以林习山为楼船镇，是否一人未详）将后军。行有日矣，芝龙密疏止之，以其私人郭必昌代为总制，命肯堂同福京监乡试事。

丙戌八月，闽中陷，肯堂飘泊海外，出私财募兵，与周鹤芝共事，寻为鹤芝所忌，乃北发。己丑十月，至舟山，鲁王拜为东阁大学士，加太傅。辛卯八月，北兵大至，有劝肯堂他适者，肯堂曰："我昔为闽抚，应死封疆，以唐王存亡未审，故不死，后知鲁王在，是亦高皇帝子孙，因事之。今更何所图？惟有一死而已！"北兵乘大雾，集螺头门，定西侯张名振奉王航海，捣吴淞，思牵制北兵。以肯堂为留守，城中兵六千，居民万余，坚守十余日。城破，肯堂衣蟒玉，南向坐，视其妾周氏、方氏、姜氏（《鲒琦亭集》云：姜姬投水死）、毕氏、子妇沈氏、女孙茂漪，次第缢死，乃从容赋诗（《纪年》载其诗云：虚名廿载误尘寰，晚节空余学圃闲，难赋《归来》如靖节，聊歌《正气》续文山。君恩未报徒长恨，臣道无亏在克艰，寄语千秋青史笔，衣冠二字莫轻删），自缢于院左之雪交亭（国朝赐谥忠穆）。雪交亭者，满院梨花，肯堂平日读书处也。

中军将林志灿、林桂并格斗死，守备吴士俊、家人张俊、彭钦（《绎史》、《鲒琦亭集》并作欢），皆绝脰死。北帅闻肯堂有绝命词手迹，悬赏募之。一老兵得之，以献北帅，赏之不受，曰："我志在表扬忠义耳，不为利也。"

苏兆人

苏兆人字寅堂（《鲒琦亭集》作寅侯），吴江人，诸生，少师事张肯堂。南都失守，亡命海上，肯堂既相荐授中书舍人，寻进礼部主事。尝谓肯堂曰："先生他日必死国事，兆人当为先驱。"时传江阴诸生黄毓祺殉节时狱中诗至（《小腆纪年》云：毓祺字介兹，贡生，乙酉闰六月起兵行塘，己丑三月被执，至江宁，不屈死。有《小游仙》诗云：大梦谁分丑与妍，白杨风起总茫然。豨缘无用从人剖，膏为能明苦自煎。桂折兰摧诚短景，萧敷艾苑岂长年？归途不向虚无觅，朽骨徒为蔓草缠。为愁草盛稻苗稀，日暮徐看荷锸归。何处先生多好好？此中居士故非非。肥鱼不肯怜蛟瘦，饱鹞偏能笑鹤饥。请读蒙庄齐物论，横空白月冷侵衣。散发人间汗漫游，风吹白日忽西流。淘沙惯吓斜飞燕，孔雀偏逢秪触牛。乡里小儿朝拜相，江湖暴客夜封侯。神仙赤舌如飞电，开口舒光笑不休。腹中书任他人晒，犊鼻裈从甚处悬？惟有丹心坚自爱，忍能鉴破化为圆？最无根蒂是人群，会合真成偶尔文。沙际惊鸥常泛泛，风前落叶自纷纷。掉头东海随烟雾，屈指西瀛散雨云。况复炎凉堪绝倒，灞陵愁杀故将军。百年世事弈棋枰，冷眼常观局屡更。乌喙只堪同患难，龙颜难与共升平，遥至自有饥鹰击，古路曾无狡兔横？为报韩卢并宋鹊，只今公等固当烹。"四章，自注七夕作）肯堂，兆人并和之（《纪年》云：兆人和诗有"不改衣冠可为士，误移头面即成魔"成句）。及舟山破，赋绝命词曰："保发严夷夏，扶明一死生，孤忠惟自许，义重此身轻。"拜肯堂曰："兆人行矣！"即缢于雪交亭下（国朝赐谥节愍）。肯堂拜且哭，以酒酹之，而后自缢。

吴钟峦　子福之

吴钟峦字峻伯，别字稺山，号霞舟，南直武进人。弱冠为诸生，出入文坛者，四十余年，海内推为名宿，而不得第。晚以贡生教谕光州，从河南乡举，成崇祯七年进士，年已五十八矣。授长兴知县，以旱潦徵练饷不中额。谪绍兴府照磨，逾年，移桂林推官。闻京师变，流

涕曰："马君常(《小腆纪年》云：谓马世奇)必能死节。"已而果然。福王立，迁礼部(《南疆绎史》作吏部)主事，行抵南雄，闻江南陷，转赴福建，痛陈国计。唐王甚重之，补广东副使，未行，闽中又亡。

鲁王次长垣，以钱肃乐荐，召为通政使。肃乐、钟峦、丙子同考所得士也。申明职掌，疏言："近来远近奏章，武臣则自称将军、都督，文臣则自称都御史、侍郎，三品以下，不屑署也。至所在游食江湖者，则又假造伪印，贩鬻官爵；偃卧邱园，而曰联师齐楚；保守妻子，而曰聚兵数万。请加严核。募兵起义者，则当辨其册籍花名，原任职官者，则当辨其敕书札付。"王是之，升礼部尚书，原官如故，兼督学政。己丑七月，王次健跳，闽地尽失，每日朝于水殿，而钟峦飘流所至，辄试其士之秀者入学，率之见王，襕衫巾绦，拜起秩秩。或哂其迂，钟峦曰："陆秀夫在崖山舟中尚讲大学，岂可颠沛失礼乎？"(按《纪年》，钟峦曰："济济多士，维周之桢，可以乱世而失教士耶？"在舟山，朱永祐与讲顾氏东林之学，或笑其迂，答曰："然则崖山陆丞相亦非耶？")

十月从至舟山，加太子太保。辛卯八月，舟山破，钟峦时在普陀，慷慨语人曰："昔者吾师高忠宪公(《纪年》云：谓高攀龙)与吾弟子李仲达死奄难，吾为诗哭之；吾友马君常死国难，吾为诗哭之；吾门生钱希声从亡而死，吾为诗哭之；吾子福之倡义而死(按《纪年》：以乙酉六月起兵太湖，越三月事败，投湖死，国朝入祀忠义祠)，吾为诗哭之。吾老矣，不及此时寻块干净土，即一旦疾病死，其何以见先帝，谢诸君于地下哉？然吾从亡之臣，当死行在。"遂复渡海入城，与大学士张肯堂诀曰："吾以前途待公。"乃至文庙，积薪左庑下，藏所注易经于怀，抱孔子木主，举火自焚。赋绝命词曰："只为同志催程急，故遣临行火浣衣。"时年七十五(国朝赐谥忠烈)。

李向中子善毓

李向中字豹韦，号立斋，湖广钟祥人，崇祯十三年进士，授长兴知县，以能调秀水，内迁车驾司主事，甫至淮而国亡。福王时进郎中，巡视浙西嘉湖兵备，寻调苏松，甫至任而南都又亡。乃与沈犹龙(《小腆纪年》云：字云升，华亭人，万历丙辰进士，历官至兵部右侍郎。乙酉八月，松江破，中流矢死)、夏允彝等起兵，不克，走至闽，唐王以为尚宝卿。闽中败，避海滨，刘中藻起兵于福安，向中同朝于王所，拜兵部侍郎，巡抚福宁，监福安军。福安破，从王航海，进兵部尚书，兼掌都察院事。从至舟山，加太子太保。是时诸臣寄命舟楫，日炙风餐，面目黧黑，独向中丰采隐然，白皙如故。庚寅冬，丁外艰，令墨缞视事。辛卯八月，舟山破，叹曰："先帝以治行拔向中，不能死难，华亭之役，不与沈夏诸公俱死，福宁之役，不与刘公俱死，偷生七载，亦希得一当以报先帝。今已矣！我死，幸投我海中以志恨。"北帅召之，大骂不赴，发兵捕之，以缞绖见。北帅呵之曰："聘汝不至，捕之即来，何也？"向中瞪目曰："前则辞官，今来就戮耳！"因大骂而死。其绝命词有"血化苌宏碧，相向燃死灰"之句。行刑者乃其旧部，遂投其尸于海，年四十一(国朝赐谥忠节)。长子善毓从死。

朱永祐

朱永祐字爰启，号闻玄，南直上海人，崇祯七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改吏部。乞假归，友人问："近读何书？"曰："忠孝二字未熟，何暇丹铅？"乙酉，南都大乱，预于夏陈诸公之事。唐王立于闽中，召为文选司郎中，改户兵二科都给事中，迁太常寺卿，兼原官。时尚书张肯堂出募舟师，乃加永祐侍郎衔偕行，数劝郑芝龙毋降，不听。将遣力士赵牧刺之，亦不果。闽中破，鲁王擢拜刑部侍郎，王至台，加吏部左侍郎。舟山建国，以工部尚书仍兼吏部事。辛卯八月，舟山破，适病不能起，被执。北帅劝之曰："文丞相尚有黄冠归故乡之语，先生若肯剃发，便可不死。"永祐曰："吾发可剃，何待今日？"遂口占绝命诗，有云："纵使文山犹在日，也应无发戴黄冠。"请死益力，趺坐受刃。其仆负尸出城，流血沾衣，哭曰："主生前好洁，今遂无知耶？"血遂止(国朝赐谥烈愍)。

卷十一　列传八

黄斌卿

黄斌卿号虎痴，兴化卫人，以恩例授把总，崇祯间，官至翁洲参将，福王时，擢浙江(《小腆纪年》作江北)总兵。南都亡，遁归。唐王立，得附劝进，乃上言："舟山为海外巨镇，番舶来往，饶鱼盐之利，西连越郡，北达长江，此进取之地也。"王善之，封为肃虏伯，赐剑印，率兵屯舟山，得便宜行事。

鲁王监国，以兵来会，进侯。绍兴陷，富平将军张名振扈王出海，投斌卿，斌卿不纳，王遂飘泊外洋。然斌卿怯于大敌，而勇于害其同类，副使荆本彻屯小沙屿，斌卿击杀之，并其众。叛将张国柱悉师攻舟山，为阮进败去，斌卿复得其楼船百号，声势益振。而进实名振之水营部将，斌卿间之，使背名振，夺其船只军资器械无算。宁国公王之仁、镇倭将军王鸣谦至舟山，斌卿并诱击之。忠威伯贺君尧以杀礼部尚书顾锡畴(《纪年》云：字瑞屏，昆山人，万历己未进士，南都授礼部尚书，闽中进东阁大学士，国朝赐谥节愍)，为众论所不与，挟重赀来舟山，斌卿遣盗杀之，掠其赀。平西将军王朝先在蛟关，斌卿利其兵力，贻书招之。中途遣将假迎劫之，朝先跳水得免。于是诸将积恨斌卿。会王在沙埕，名振、进同往迎之。进军饥，恃昔日保全舟山之力，以百艘来告急，斌卿不应，亦不使人至行在。朝先遂与名振、进合词上疏于王，揭其罪恶。有旨奉讨。斌卿遣其将朱玫(《纪年》作玖)、陆玮御之，辄败。求救于安昌王恭枵、大学士张肯堂，上章待罪，所不改心以事君者，有如水。又议和于诸营曰："彼此皆王臣也，兵至

无妄动，静候处分。"初皆安堵，既而玫、玮背约出洋，诸将疑斌卿之逃也。纵兵击之，沈斌卿于水(国朝赐谥节愍)。二女皆死焉。

王朝先

王朝先故四川土司也(《小腆纪年》云：翁洲人)，崇祯中，调征辽东，官平西将军。京师陷，南奔，鲁王时，拥兵蛟关，黄斌卿利其兵力，屡贻书招之。朝先率二舰渡横水洋，斌卿即遣标将朱玫、陆玮以假迎劫之，朝先跳水得免。既至，斌卿摘其印，留之部下，不任以事。定西侯张名振为之力请，还其印，解衣衣之，赠以千金。朝先居间，请徇边海，至奉化之鹿颈(《南疆绎史》作鹿头镇)，四五月而聚兵数千，边海为之出赋。丁亥，王次长垣，封为平西伯(《纪年》作己丑七月，受封伯爵，《监国纪》同)。朝先于是深结名振及荡胡伯阮进，以二人与斌卿有隙也。已丑，闽地尽陷，王至健跳，军饥告急斌卿，斌卿不应。会斌卿标将黄大振得罪逃朝先所，因诳朝先曰："将军家口及标属，尽被本爵所钞没，某以苦谏获戾，故出亡耳。"朝先积恨久，遂与名振、进合兵攻之，杀斌卿，而并其众。朝先既得志，威福日作，渐与名振携贰，争粮争汛，逞力恃强，名振衔之。辛卯二月，名振忽引兵至，时朝先居守舟山，名振治兵南田，朝先不虞其见袭也，士卒散遣民舍，仓猝无备，手格数人而死。

周鹤芝　林籥舞　赵牧

周鹤芝字九玄(《小腆纪年》作号九京)，福清人，读书不成，去而为盗于海，尝往来日本，以善射名，与撒斯玛王结为父子，故在海中无不如意。间至家，为有司迹捕，系狱三年，贿吏得解，为盗如故。久之就抚，以黄华关把总稽察商船。唐王立，加水军都督，封平海将军，副黄斌卿，驻舟山。斌卿为人猜忌，而鹤芝慷慨下士，来者多归附，由是与斌卿不合。鲁王在绍兴，鹤芝议乞师日本，已有成约，斌卿止之，曰："大司马余煌书来，此吴三桂乞师之续也。"鹤芝怒而入闽，斌卿乃自遣其弟孝卿同御史冯京第往。日本不见鹤芝，师卒不出。王至长垣，祃牙出师，封鹤芝为平夷伯。鹤芝帅师复海口，以参议林籥舞、总兵赵牧守之，旋复陷，籥舞牧并死之。鹤芝退保火烧岙，寻同郑彩阮进之师攻福州，复败绩。王至舟山，鹤芝与弟瑞以楼船三百余号分屯温之三盘，以为舟山犄角。未几，与瑞有隙，王使吴(《纪年》作胡)明中往解之。明中至，构之益甚，瑞遂南依郑彩，鹤芝亦北结阮进。彩与郑成功争厦门，为成功所败，泊沙埕，鹤芝进既怨瑞，而张名振欲结欢成功，遂与鹤芝进击破彩之余兵，鹤芝军遂振。辛卯八月，舟山破，鹤芝航海往日本不知所终。

籥舞莆田人，赵牧常熟人，并为鹤芝客。郑芝龙之降北也，籥舞陈八不可，弗听。监军朱永祐谓鹤芝曰："虞山赵牧其人勇士也，我欲使见芝龙而刺之。"不果，后并死海口。

阮进　从子骏　陈雪之

阮进会稽人，本海中盗也，善水战，富平将军张名振拔之，使管水营，常率一舰破贼船三百余，故海上多望而畏之。叛将张国柱攻舟山，黄斌卿不能御，进以四舟冲国柱营，时秋涛方壮，大炮乘之，所向糜碎，国柱仅以身免。斌卿获其楼船器械无算，反忌名振之有是人也，以计间之，使背名振而从己，进心弗善也。丁亥，王次长垣，封进荡胡伯。已丑六月，名振复健跳所以处王，七月，北兵围健跳，进率其楼船数百奋勇而至，金鼓震天，北兵解去。九月，军饥，进恃昔日保全舟山之力，以百艘泊舟山告急，斌卿不应，遂与名振朝先等合兵攻之，杀斌卿，投之于海。由是水师尽归于进。王至舟山，加进太子太保。辛卯八月，北兵分三道来攻，名振扈王出海，而使进居守。进诣海门议和，北人欲诱之，进以数船脱归。值北师舟过，进投以火球，风转篷脚反击进面，创甚投水，为北兵所获，逼之降，大骂，乃杀之。

侄骏，初官英义将军，加封英义伯，舟山破，与名振扈王出海，屯厦门。乙未，与总制陈雪之共围舟山，破之。丙申，复陷，与雪之并赴海死。

姚志卓　兄志元　方元章　张起芬

姚志卓字子求，长兴人(《小腆纪年》云：与金堡同里，系仁和人)。乙酉闰六月，与参将方元章起兵，以钱塘人张起芬为将，攻破余杭，与江东诸营遥为声援。金堡(《纪年》云：字道隐，崇祯庚辰进士)至闽，奏其战功，唐王封为仁武伯。十二月，余杭陷，走于潜，元章战死。丙戌十月，战江山，又败遁入处州山中。其兄志元伪称志卓已降，志卓得脱，而志元见杀。是月与詹兆恒(《纪年》云：字月如，江西永丰人，崇祯辛未进士，历官至兵部尚书。丁亥三月，攻开化，不克死之。国朝赐谥忠烈)同破永丰，其后迁徙无常。至乙未冬(《纪年》作甲午正月)，定西侯张名振、少司马张煌言，率水师至镇江，志卓以其兵来会，力攻崇明，没于阵。而起芬被执，至杭，悬之树间，射杀之。素不读书，临刑有诗云："身经刀过头方贵，死不泥封骨亦香。"

卷十二　列传九

张名振　母李氏　庶母范氏　妻马氏　兄名甲　弟名扬　马呈图　马贡图　顾民樟　梁隆吉　焦文　文妻张氏　杨复葵

张名振字侯服，山西人，南京锦衣卫籍，崇祯末以副将任台州石浦游击，封富平将军(据《小腆纪年》：鲁王监国，始加是衔)。乙酉，杭州失守，潞王降，钱肃乐等举义，名振以兵来赴。鲁王监国，封富平伯。丙戌六月，江上师溃，名振弃石浦，遣中军方简以舟师迎王出海，投肃虏伯黄斌卿于舟山。斌卿不纳，遂飘泊外洋。

会闽中永胜伯郑彩以失抚州获罪，乃遣其将陈辉来迎王，遂居厦门，封彩建国公，进名振定西侯。丁亥四月，吴淞提督吴胜兆反正，以蜡书来求援，斌卿不敢应，而故都御史（按《纪年》：时方进侍郎）沈廷扬及佥宪张煌言、侍御冯京第，并劝名振以其兵就约。时斌卿已进肃虏侯，其肃虏伯故印犹在，名振即以其印封胜兆，刻师期，而请廷扬、煌言、京第及给事中徐孚远监其军以行。联艅二千，将抵崇明，海啸大风，舟覆，踉跄而归，廷扬死焉。

已丑六月，帅师复健跳所，时闽地尽陷，郑彩亦弃王而去。名振迎王至浙。九月，与荡胡伯阮进、平西伯王朝先，合兵攻舟山，杀斌卿，王遂移跸舟山，称行在焉。乃进名振太师，当国政。辛卯七月，北兵三道攻舟山，名振以蛟关天险，海上诸军熟于风信，足以相拒，必不能猝渡，乃留阮进守横水洋，而自以兵奉王捣吴淞以牵制之。军甫发，而进以反风失势战死，城遂陷。名振闻信恸哭，欲投于海，王与诸将救之而止。乃复与英义伯阮骏扈王出海，至厦门，见延平王郑成功。成功大言曰："汝为定西侯，数年所作何事？"名振曰："中兴大业。"成功曰："安在？"名振曰："济则徵之实绩，不济则在方寸间耳！"成功曰："方寸何据？"名振曰："在背上。"即解衣示之，有"赤心报国"四字，长径寸，深入肌肤。成功见之愕然，悔谢曰："久仰老将军声望，奈多憎之口何？"因出历年谤书盈箧，名振立命火之，于是待名振以上宾，行交拜礼，总制诸军。

癸巳春，名振请师北上，成功与兵二万，粮三月，以兵部侍郎张煌言监其军。师过舟山，遥祭死事诸公，遂入长江，趋丹阳，掠丹徒，登金山，望石头城，遥祭孝陵，三军恸哭失声。题诗绝壁，有"十年横海一孤臣"之句（原注诗云：十年横海一孤臣，佳气钟山望里真，鹑首义旗方出楚，燕云羽檄已通闽，王师枹鼓心肝碎，父老壶浆涕泪频，南望孝陵兵缟素，会见大纛祃龙津）。冬尽撤回。明年春，益以兵，将再入长江，掠瓜州，侵仪真，抵燕子矶，札营平阳。时以上游有蜡书，请为内应，故名振再举，而所约卒不至，乃还，复屯军南田。名振与士卒同甘苦，诸军感甚，有"太师既枵复，我辈亦忘饥"之谣。会故仁武伯姚志卓、诚意伯刘孔昭，并以军来依名振，立营号、召旧旅，声势益振。遂攻崇明，入吴淞，掠战船六百余号，径入山东登莱诸处，直抵高丽而还（按《纪年》：癸巳三月，请兵北上，姚志倬、刘孔昭以众来依，驻营崇明，寻撤回。九月，复驻平阳，粮绝。十二月，大兵与战，败绩。甲午正月，以上游有蜡书为内应，再入长江，登金山，遥祭孝陵，题诗东下。四月，复以海艘至仪真，焚商船六百号。寻以沙船入山东登莱诸处，直抵高丽而还）。乙未冬，英义伯阮骏、总制陈雪之，帅师破舟山，北将巴臣兴降。名振徒步痛哭入城，至故宫，祭元妃陈氏及殉难诸忠臣，又祭其母，大作佛事，哀动三军（按《纪年》：事在是年五月）。旋感疾，临终起坐击床，连呼先帝数声而没（《纪年》云：时乙未十一月丁未也）。有大星陨海，光芒如电，声甚洪，葬时，白鹤千群，盘旋数日而去。

先是舟山破，名振母李氏自缢死，庶母范氏赴水死，妻马氏奉其舅木主赴火死，兄诸生名甲触阶死，弟左都督名扬被执，不屈死（国朝赐谥烈愍。《纪年》云：母范氏、妻马氏、弟名扬阖门自焚死。兄名甲奉木主自焚死。不著李氏）。内侄职方主事马呈图、兵部司务贡图、参谋顾民棤（《监国纪》作明楫，《纪年》同。入太庙题诗，有"愁魂应傍孝陵归"之句扼吭死。《胜朝殉节诸臣录》云：顺天人，国朝入祀忠义祠）、监军御史梁隆吉，并自刎死。部将焦文（《纪年》作焦文玉）字稚存，山西人，官总兵，舟山破，力战负伤自刎死。妻张氏葬毕，亦自刎。杨复葵字向升，亦山西人，官陆师副将，舟山破，其标下挟之降，投水死。计一门三十余人，无一存者。

卷十三　列传十

张煌言　子万祺　甘辉　罗子木　仆杨冠玉

张煌言字元箸，号苍水，鄞县人，刑部员外郎圭章子。少时跌踢不羁，常负博进钱，醉卧社祠中，梦神谓之曰："君宜自爱，他日成大事者，君也。"由是感寤，折节读书。崇祯十五年举乡试，明年下第归。京师陷，愤不欲生。乙酉闰六月，钱肃乐等举兵，移檄会诸乡老。煌言先至，即遣迎鲁王于天台，授行人，至会稽，赐进士出身，加翰林院编修，改兵科给事中，入典制诰，出筹军旅，颇见其优。绍兴破，泛海入舟山，道逢富平将军张名振扈王入闽，从之。既至，招讨使郑成功以前颁诏之隙修寓公之敬于王，而不为用。煌言劝名振还石浦，谋再举。加右佥都御史，自立一营，曰"平冈军"。时黄斌卿守舟山，名振以石浦之军与为犄角。明年春（《小腆纪年》作丙戌四月，《监国纪》同），吴淞提督吴胜兆请以所部来归，斌卿不欲往，煌言劝名振应之，遂监其军以行。抵崇明，大风舟覆，煌言等皆被执乘间脱归。已诸将杀斌卿，王至舟山，煌言以所部入卫，拜兵部右侍郎。

辛卯八月（《纪年》作九月，《监国纪》同），舟山破，煌言与名振扈王再入闽，次厦门。时滇中已封郑成功为延平王，军容甚盛，不肯奉王。煌言独以名振之军为王卫，时时激发诸藩，使为致贡。然煌言极推成功之忠，尝曰："招讨始终为唐，真纯臣也。"成功闻之亦曰："侍郎始终为鲁，岂与吾异趣哉？"故成功与煌言所奉不同，而其交甚睦。癸巳春，会名振之师入长江，烽火逮金陵，江南震动。时上游故有宿约，而失期不至，左次崇明。甲午，再入长江，故诚意伯刘孔昭以军来会。或以孔昭南都乱臣，宜绝之。煌言曰："孔昭罪与马阮等，然马阮再卖浙东，而孔昭以操江亲兵，栖迟海上累年，则其心尚可原也。"

明年，名振卒，遗言以所部归煌言。时王已去监国号，通表滇中，桂王遣使加煌言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已亥，成功与煌言会于天台，悉师北上。六月，成功攻

镇江、煌言以偏师薄观音门,乘虚(原作应,以意改)入江浦。会所遣别将以芜湖降书至,乃至芜湖,传檄郡县,大江南北,相率来归。其已下者,四府三州二十四县,而成功以累捷,又闻江北如破竹,谓金陵可旦夕下,前锋将余新锐而轻,士卒樵苏四出,营垒一空,北师谍知之,以轻骑袭破前屯,擒新去。成功仓猝移帐,诸营瓦解,其将甘辉(《纪年》云海澄人)以马蹶被擒,死之。军遂大溃,竟撤镇江之师出海。煌言归路已梗,乃引舟归鄱阳。八月七日,与楚师遇而兵溃,焚舟登陆,士卒尚数百人,历霍山、英山,度东溪岭。追兵奄至,士卒皆窜,止一童一卒,从迷失道,乃赂土人为导,变服夜行,由枞阳湖出江,渡黄溢,抵东流之张家滩,陆(原作随,以意改)行建德、祁门(原蠡山,据《绎史》正)两山之中,由休宁入严州。既而山行,自东阳、义乌出天台,以达海壖。树纛鸣角,散亡复集。遣使告败滇中,且引咎。桂王手敕慰问,加煌言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命仍奉鲁王监国。而成功自丧败之后,不能自振,思取台湾以休士。煌言贻书挽之,谓军有进寸无退尺,今入台则将来两岛皆不可守,孤天下之望矣。成功不听。

壬寅春,滇中陷,五月,成功亦卒于台北。安抚使以书来招煌言,煌言复书,略言"不佞所以百折不回者,上则欲匡扶宗社,下则欲保捍桑梓。乃因国事之靡宁,而致民生之愈蹙,十馀年来,海上刍茭糗糒之供,楼橹舟航之费,敲骨吸髓,言之惨然。况复重之以迁徙,讫以流离,哀我人斯,亦已劳止。今执事既以保民息兵为言,则莫若尽复滨海之民,即以滨海之赋畀我。在贵朝既捐弃地以收人心,在不佞亦暂息争端以俟天命。当与执事从容羊陆之交,别求生聚教训之区于十洲三岛间而沿海藉我外兵以御他盗,是珠崖虽弃,休息宜然,朝鲜自存,艰贞如故。特恐执事之疑且畏耳,则请与幕府约。但使残黎朝还故土,不佞即当夕挂高帆,不重困此一方也。"

十一月,鲁王薨于金门,煌言泣曰:"孤臣之栖栖有待,徒苦部下,相依不去者,以吾主上也。今何望乎?"甲辰六月,逐散军于南田之悬岙(《小腆纪年》作悬山岙),其地在海中,荒瘠无人,山南有恶港,可通舟楫,而其北为峭壁,煌言因结茅居之。北帅惧终为患募得其故校,以夜半从山背缘萝逾岭而入,暗中执之。七月十七日,至宁波(《纪年》云十七日被执,越二日至宁波),北帅举酒属曰:"待公久矣。"煌言曰:"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死有馀罪。今日之事,速死而已,何必多言?"至杭州供帐如上宾,自督抚而下,无不敬礼之。浙人赂守者,得睹一面为幸。煌言方巾葛衣,终日南面坐,不言不食,惟啜水而已,见者以为天神。九月七日,临刑赴市,在竹舆中遥望凤凰山一带,始一言曰:"好山色。"因索笔赋绝命词数章,(《行朝录》载其词云:"义帜纵横二十年,岂知闰位在于阗?桐江空系严光钓,笠泽难回范蠡船,生比鸿毛犹负国,死留碧血欲支天,忠贞自是孤臣事,敢望千秋青史传。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惭将赤手分三席,特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尽鸱夷?何事孤臣竟息机?鲁戈不复挽斜晖,到来晚节惭松柏,此去清风笑蕨薇,双鬓难容五岳住,一帆仍向十洲归,叠山迟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又《明季南略》所载二首,诸书所无,备录之。诗云:"揶揄一息尚图存,吞炭吞毡可共论,复望臣靡兴夏祀,祗凭帝眷答商孙,衣冠犹带云霞色,旌旗仍留日月痕,赢得孤臣同硕果,也留正气在乾坤。不堪百折播孤臣,一望苍茫九死身,犹挽龙髯空间鼎,姑留螳臂强当轮,谋同曹社非无鬼,哭向秦庭那有人?可是红羊刚换劫,黄云白草未曾春。")挺立受刑,年四十五(国朝赐谥忠烈)。参军罗子木、仆人杨冠玉殉焉。子万祺已先三日死镇江。子木,名纶,以字行,溧阳人,已亥煌言师出长江,子木挟策上谒,煌言奇之,欲留之幕,以父老辞,成功因强其奉父泛海。子木至海上,不欲参成功军事,奉父北行,将赴煌言军,猝遇北兵格斗,子木堕水得救起,而其父被缚去,子木展转闽南,思出奇计以救父,逾时不得音问,呕血几死,复赴煌言军。煌言勉以立功即为报仇,遂相依不去,竟同死。冠玉鄞人。

卷十四 忠义一

董志宁 妻罗氏 子士骏 士骧 仆文周

董志宁字幼安,鄞县人,岁贡生,以名节自励。乙酉六月,北兵入浙,志宁与同里诸生陆宇爋、张梦锡、华夏、王家勤、毛聚奎,遍谒搢绅,劝以举义,皆笑以为狂,独刑部员外郎钱肃乐是之,顾其事莫能集。闰六月八日,馀姚兵起,明日会稽应之,又明日鄞人始会议,肃乐独任之(按《小腆纪年》:馀姚兵起,系初九日,鄞县则十二日也)。而故太仆谢三宾家富耦国,适从江上迎降归,恶闻其事。定海总兵王之仁亦以迎降得仍旧任者,三宾私遗书,乞以所部来,斩此六狂生,当以千金为寿。之仁许之,既而中悔,致书肃乐,请自效,三宾不知也。望日大会演武场,之仁出书责三宾,令斩以祭纛。三宾叩头乞哀,请出家财充饷,乃止。鲁王监国,授志宁大理寺评事,视师瓜里,而三宾亦至,以赂结戚畹张国俊,骤跻东阁,志宁遂弃官归。丙戌六月,江干师溃,三宾复降。时浙地尽陷,祗存舟山、石浦,而航海之军至长垣,连取闽海州县,且逼福州。于是北兵之备浙者,颇抽以备闽,浙中诸山因复结寨自固。志宁与华夏、王家勤及诸生杨文琦、杨文瓒、屠献宸、董德钦等,谋取宁、绍、台诸府,遣使走舟山,约黄斌卿,又约义旅之在四明者王翊,在东山者李长祥,令以兵攻宁波,而已翻城应之。复为三宾所谍知,发其事。志宁与德钦逸去,而五人皆遇害,所谓五君子也。鲁王至舟山,迁志宁兵科都给事中,时时奉使入内地,联络山寨诸军,以为海上策应。辛卯九月,舟山破自刎(《明史》、《通鉴辑览》、《南疆绎史》并作缢)死(国朝赐谥忠节)。继妻罗氏闻讣,

仰药卒。子士骏士骧蹈海不返。仆文周缟素终身。

华夏　妻陆氏玉辰

华夏字吉甫，一字过宜，号默农，浙江定海人，后迁鄞贡生，通乐律。少与同里王家勤同受业于倪鸿宝，又同学于黄石斋，又同参刘蕺山讲席。杭州破，与董志宁等佐钱肃乐起兵。鲁王监国，授职方郎中（《鲒埼亭集》云：授兵部司务，进职方主事），江干师溃，恸哭归。戊子，复谋翻城之举（按《行朝录》此举在丁亥二月），乞师翁洲黄斌卿，许之乃归。而其书为侦者所得，降臣谢三宾证之，遂被执。当事诘同谋者，夏慷慨独承曰："心腹肾肠肝胆，吾同谋也。"再拷之，大呼曰："太祖高皇帝造谋，烈皇帝主兵，安皇帝主饷，其馀甲申乙酉殉节诸忠，范公景文、史公可法而下，皆同谋也。"当事利三宾之财，亦诬以同谋，令夏引之。夏对曰："若谢三宾者，龌龊鄙夫，反面易行，首先送款，建义之事，何可引之？"三宾在旁，搏颡以谢。夏在狱中，鼓琴赋诗如平日，绝命时有白光一缕，冲天而去。继妻陆氏名玉辰，知例当发遣，虑有污辱，乃结帨于梁，引颈就缢。帨忽绝，复取结之，须臾而尽。鲁王监国翁洲，赠简讨，门人私谥曰毅烈（国朝入祀忠义祠）。

张梦锡

张梦锡字云生，鄞县人，为诸生，精武事，与董志宁等佐钱肃乐起兵，授兵部司务，擢御史。江干师溃，走结山寨，曰大皎军。庚寅十月（《小腆纪年》作九月），北兵至，梦锡持长矛出斗，杀伤略相当，众寡不敌，遂死。其下五百余人皆从之，无一降者。当战时，有突围而去者三人，翼日有负梦锡尸葬之大皎之南麓者，即此三人也。

王家勤

王家勤字卣一，号石雁，鄞县人（《小腆纪年》云：定海人），为诸生，通经术，三《礼》俱有论说，受业刘宗周之门，与董志宁等佐钱肃乐起兵，授大理寺评事。江干师溃，复谋翻城之举。事泄被执，移狱钱塘，累讯，瞠目无一语，乃杀之。门人私谥忠洁，著有《静远阁集》。

陆宇爆

陆宇爆字周明，号赣庵，鄞县人，右都御史世科子，以诸生与董志宁等佐钱肃乐起兵授监纪推官，俄进按察副使，仍监军。江干师溃，遁归不出，历十八年，复谋举兵应海上。事泄被执，死之，年五十六。乡人私谥节介。

毛聚奎

毛聚奎字象来，一字文垣，自号吞月子，鄞县人，贡生，与董志宁等佐钱肃乐起兵，参瓜里幕务，授户部郎中，专司饷事。绍兴破，奔走山海之间，累遭名捕，行遁得免。六狂生之幸得终老牖下者，聚奎一人而已。

屠献宸　妻朱氏

屠献宸字天生，鄞县人（《小腆纪年》云：定海人），兵部侍郎大山曾孙，以诸生从军，授车驾司（《胜朝殉节诸臣录》作兵部职方）主事。江上事败，角巾归里。戊子与华夏等同谋翻城之举，事泄被执，死之。监国还军翁洲，赠大理寺丞（国朝赐谥烈愍）。妻朱氏，贤而有文，献宸死，赋绝命词而自经。

杨文琦　妻沈氏

杨文琦字瑶仲，号楚石，鄞县人，唐王临轩，以贡生召对，授惠安训导，寻加监纪推官，视惠安诸军。闽亡返浙，与华夏等同谋翻城之举，事泄被执，不屈死。妻沈氏，亦自经。监国还军翁洲，赠兵科给事中（国朝入祀忠义祠）。

杨文琮

杨文琮字天璧，监国时，以诸生从军，授职方郎中（《小腆纪年》作主事）。戊子，与谋翻城之举，事泄遁去。张煌言托以联络中土事，自是每岁往来海上不绝。癸卯，有降卒自海上言，文琮将引海上将赵彪为患，逮至钱塘，叹曰："吾固雁行中漏网也，本可死矣！"赋绝命词曰："凭谁瘗我孤山上，魄是梅花鹤是魂。"遂扼吭而卒。

杨文瓒　妻张氏玉如

杨文瓒字赞玉，号圆石，鄞县人，崇祯十二年举人。监国初，官御史，力言闽浙宜合不宜分，时方争开读礼，多不以为然。文瓒乃入闽，又力言当联络闽浙以为同仇，不当启争端。唐王然之，乃命以掌贵州道，扼防建延三关。而浙东亡，仙霞告急，唐王出走，乃返故里，与华夏等同谋翻城之举。事泄被执，大呼高皇帝不绝而死（国朝赐谥烈愍）。妻张氏名玉如，工翰墨，文瓒死，以纫联其身首，一恸几绝。遂衣其故时衣服，题绝命词一首，解所佩带自缢而绝。监国还军翁洲，赠都察院右佥都御史。

杨文球

杨文球字天琅，鲁王监国授都督府都事。翻城事泄，二兄皆死，乃之闽，就阁部刘中藻于福宁，令参幕府军事。次年，福宁不守，死之。

董德钦

董德钦字若思，鄞县人（《小腆纪年》云：定海人），兵部侍郎光宏之孙，以诸生从军，授监纪推官。江干兵败，乃归。戊子与华夏等同谋事泄被执，死之。监国还军翁洲，赠兵部郎中。

倪懋熹

倪懋熹字仲晦，一字煜生，鄞县人。钱肃乐起兵，

欲贻书王之仁,而难其使,懋熹请行,事遂定。及画江分守,以职方主事参瓜里军。唐鲁争颁诏之礼,越使陈谦入闽而死,闽使陆清源入浙亦死,议募一能者,乃以懋熹往,果称旨,令以佥事分守建宁。丙戌,北兵来攻,出战,力不支死之。时八月十一日也,年三十九。

徐启睿

徐启睿字圣思,鄞县人,为诸生,负才任气,感愤时事,削发为僧。闻钱肃乐等举兵,乃破关出,投其营。鲁王授锦衣卫指挥,不拜,自称白衣参军。时江上诸营多首鼠观望,无一肯发兵者,启睿乃集其麾下百人,谕以大义,提剑渡江。直薄西岸。北兵以为游骑,亦遣裨将御之,启睿奋剑直前,掩杀过半,城上乃亟出锐师,长围四合,遂被执。谕之降,大骂,乃杀之。

赵 毅

赵毅字金城,平湖人,尚气节,工武略。尝有百足虫伏其卧处,虽远出数十里,经宿,虫必至,毅心窃喜自负,谓他日必能崛起布衣,于是人皆呼为赵百足云。乙酉,南都破,北兵至浙江,鲁王监国于绍兴,毅慨然仗剑从之。授左营游击,率军与北兵战于杭城外,飞炮中首,首已飞去,犹持剑策马大战。北兵大骇,为少却。毅犹单骑驰逐数里,马蹶堕地,乃仆。

李 桐 子文昶 文昱

李桐字封若,号侗庵,鄞县人,三岁而孤,事两母尽孝,为诸生,不屑数行墨。甲申之变,抗言于诸当事,请发义旅,以待勤王之举。南都亡,呼天大恸,遂得疾,呼祝宗祈死。会浙东举义,钱肃乐等强之起,乃稍稍进食,遣长子文昶从军,授兵部主事,病稍愈。明年六月,绍兴陷,哭曰:“吾今定死矣!”疾果作,遂卒,年四十九。门人私谥贞愍先生。文昶与弟文昱葬父毕,墨缞赴海上,崎岖军旅,文昱亦授户部主事。辛卯,翁洲失守,扈王出海遭风,同溺死。

路国挺

路国挺(《鄞县志》路作骆),字天植,号寒崖,诸暨人,侨居鄞,生有殊才,江东兵起,破家输饷,授职方主事(《鄞县志》云:以奉拥戴鲁王,笺得贡士),为降臣谢三宾所恶,几杀之。绍兴破,三宾复降,国挺晦迹里居,三宾复散流言,以激众怒,遂被逮。久之得脱,贫困死。

李文缵

李文缵字昭武,一字梦公,号岩樵,鄞县人。钱肃乐起兵,文缵以诸生实先从之,授兵部员外郎。江干师溃,悒郁不自得。戊子,豫翻城之难,被讯,不为逊词。在狱中与同事杨文瓒分赋雁字诗,一月之中,遂成卷帙。明年再讯,再被拷,终不屈,而华夏力任之,乃放归,遨游四方以老。临终,其子问遗言,命取纸笔题曰:“众人皆醒,非夫也。”瞋目而卒。所著有《春秋经传纂注》、《鹿溪新语》、《赐隐楼古文》,并散佚。

杜懋俊

杜懋俊字英侯,鄞县人(《小腆纪年》云:定海人),世居县东之管江,为诸生,以仗义闻。浙东不守,日夕痛哭,与其叔兆萿及施邦炌聚众三千,刻期举事。谋泄,逻者至,懋俊枭其首,据山立寨,鸣鼓起事,与北兵转战三日。及寨破,懋俊犹以家丁力战,头目中矢如猬,倚墙而毙,尸屹立不仆者数日。

杜兆萿

杜兆萿字承芝,为诸生,尝以兵法部勒族人,分队瞭野,击柝行夜,闾党赖以安堵。沿海诸村亦多仿而行之。寨破被执,大骂不屈,斫其首十二刀而后坠。

施邦炌

施邦炌(《雪交亭集》作玠,《鲒埼亭集》作宗玠,《四明谈助》云:一作宗玠),字仲茂(《雪交亭集》作仲吴),鄞县人,诸生,故都督佥事翰子。其先世亦居管江,因以家财佐杜氏募死士,事败,拔先世所遗佩刀自刎曰:“吾不负此刀也”(《鲒埼亭集》云:事败,纵火自焚),时称管江三烈士。

魏 耕 李达 杨迁 钱缵曾

魏耕原名璧,字楚白,甲申后改名,字白衣,又名甦,号雪窦山人,慈溪人,以赘婿侨居归安,遂充归安学博士弟子。国亡,弃去,所交皆当世豪侠,苕上起兵亦与焉。事败,亡命江湖,妻子满狱,弗恤也。久之事解,乃闭户为诗,酷嗜李供奉。已亥,郑成功兵入长江,几下金陵,江南半壁震动,知其谋出于耕,刊章名捕,亡命潜行。癸卯,又以海上降卒至,语连耕,遁入山阴,踪迹得之,至钱塘,抗词不屈,死于菜市。山阴人李达、杨迁,经营其丧甚力,亦以是遣戍。先是归安诸生钱缵曾与耕善,耕被执,缵曾以兼,金贿吏得解。孔孟文者险人也,从成功军来,有所求于缵曾,不餍,并怨耕,以其蜡书首之,故缵曾亦被杀。番禺屈大均不可一世,独心折耕诗,尝有诗云:“平生梁雪窦,是我最知音,一自斯人死,三年不鼓琴。”

汪 涵

汪涵字叔度,号晦溪,奉化人,诸生,从学黄宗羲。遂参其军事。浙东失守,监国由江门入海,涵随宗羲走四明山中。宗羲偶出,逻卒至,焚寨,夜半火起。同里出斗,从烈焰中杀数人,已得出,叹曰:“所图不遂,命也,不死,且自取辱!”还斗而死。

张廷绶 李唐禧

张廷绶字云衢,鄞县人,少喜读兵法,善挽强弓,舞大刀,补武学生。钱肃乐起兵,以骁勇署总统,陈函耀(《鄞县志》作函辉,此疑讹)起兵台州,而以会推留中调

度，乃以其兵属之廷绶，奏授都督佥事，统所部还镇台之海门。已而闽中大将李唐禧至，监国以其宿将，使共治军于台。唐禧故金山卫官，起兵不克，入闽，由闽入浙，廷绶让之，凡署衔列座，必使居己上，而唐禧自以客将，每事皆咨廷绶而行。大兵入台，唐禧谓廷绶曰："公当俟陈公消息，然兵已逼，不如偕我早死，徒杀士卒无为也。"廷绶曰："诺！"各遣其麾下袍笏兀坐营门，大兵过其营，谕降不屈，杀之。唐禧亦被杀，而廷绶眷属之从军者皆死，无一存。

章有功

章有功会稽农夫也，浙东建议，应募从军，骁锐敢战，以指挥为前锋。华夏等翻城谋泄，大兵急攻东山，有功所将五百人皆具兼人勇，每战必胜。大兵以全力压之，不支被擒，拉肤决齿，垂毙，犹大骂而死。

章钦臣　妻金氏

章钦臣督师孙嘉绩部将也，以都督司别营火攻事。江上破，钦臣散军亡命，其后以应山寨诸军，事败被执，死之，妻金氏没入旗下，将发遣，大骂不屈，竟磔之。行刑者见氏有姿，不无亵语，氏骂愈甚，刑毕而其人暴死。氏遂时时降神东越，居民尸祝之。

戴尔惠

戴尔惠字少峰，鄞县布衣。钱肃乐倡义时，大会城隍庙，尔惠举手一麾，三四千人皆从之，相与拥肃乐赴巡按署，遂举事，以战功封义武将军。江干失守，遁归，其后山寨大起，复出而预之，遂一门殉焉。

卷十五　忠义二

傅岩　子龄文　龄发　龄熙

傅岩字野倩，义乌人，崇祯七年进士，授歙县知县，被谗去官。鲁王监国，擢江西道御史，为朱大典监军。北兵破金华，与二子龄发、龄熙并死之（《小腆纪年》云：岩还至义乌死，国朝赐谥节愍，子附入祠）。初，岩之遇祸，刃将及，龄熙年甫十四，以身翼蔽其父，刃著於颐而死。龄发趋救，矢洞右腋，移时复苏，见父弟已死，遂以手抉其创而卒。长子龄文从外至，得不死，乃奉其母归杭州，藜藿不充，蓬头垢面者，又十余年而终。

王之拭

王之拭（《胜朝殉节诸臣录》作栻），字瞻御，南直武进人，甲申殉难忠臣章子。南都不守，东走至鄞，截江之役，监国令以墨缞任车驾主事，知鄞县事。其制词曰："以汝父之遗爱，望厥子之世忠。"之拭泣而受命，盖章初亦为鄞县令也。已见江上事不可为，辞去入闽，唐王令仍管驾部事。而闽事亦坏，复返鄞，阁部朱大典守金华，招之，之拭乃为之练兵于义乌。兵败入山中谋再举，被执（《胜朝殉节诸臣录》云：至永康被执），不屈死之（国朝赐谥忠节）。

林汝翥

林汝翥字大葳，号心泓，福清人，万历末举于乡，授沛县知县。天启二年，以击白莲贼徐鸿儒、缉妖人王普光等功，擢御史，巡视京城，忤逆阉魏忠贤，廷杖削籍。崇祯末，起广东琼州道，坐奸民煽乱，贬秩归。福王时，起云南佥事（《小腆纪年》云：起临沅道），已而解职。鲁王次长垣，召为兵部右侍郎，总督义师，与员外郎林垐攻取福宁，兵败被执，谕降不从，系之，除夕，吞金屑死（国朝赐谥忠节）。

林垐　叶子器

林垐字子野，号耻斋，汝翥同邑人（《胜朝殉节诸臣录》云：侯官人），崇祯十六年进士，授海宁知县。南都亡，杭州亦不守，营卒乘机乞饷环署大噪，垐罪为首者，而如其请。以城孤不能存，引去。唐王时，黄道周（《小腆纪年》云：字幼平，漳浦人，门下士称石斋先生，天启壬戌进士，历官至兵吏二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乙酉十二月，婺源败绩，被执，明年三月，至江宁，不屈死。赠文明伯，谥忠烈，国朝改谥忠端）督师，请与偕行，以户部员外郎司饷，改监察御史，往谕浙西。行至赣州，以典铨缺人，召还，复改文选员外郎，主铨政（《殉节诸臣录》云：一作左佥都御史）。垐曰："此润色太平之事，非今日之所急也。"乃辞去。募兵数千人，为郑芝龙所阻，闻王被杀，号痛而返。散兵入山，制棺一具，布衣一袭，书"大明孤臣之柩"以待死。及鲁王航海至长垣，郡邑响应，福清乡兵请垐为主。垐别其父曰："儿当死久矣。奉命守海宁，失城池，当死；扈跸不终，当死；岂可再使延命漏刻，以不令之名贻羞父母乎？"遂苴屦负戈，杂徒旅中，与汝翥攻取福宁，身被数创，犹勒兵力战，为流矢中喉而死（国朝赐谥烈愍）。友人叶子器者，初在营中为北兵所获，使之作书招垐，子器书所作绝命词授之，亦被杀（《南疆绎史》云：二林皆福州人，因攻取福清死）。

俞元良　兄元礼

俞元良字仲骧（《南疆绎史》云：字绥谷），海宁人，崇祯癸未进士。鲁王监国，熊汝霖以数百人袭海宁，士民迎之者万人。汝霖欲择一人主兵，而绅士持论皆首鼠，汝霖敷陈大义，元良慨然曰："此岂公一人之事？某焉敢独后？"遂以监军兼摄海宁县事。及北兵破城，与兄元礼同殉节死（国朝赐元良谥节愍，兄附入祠）。

周宗彝　妻卜氏　妾朱衣　紫衣　弟启琦

周宗彝字五重，海宁人，崇祯十二年举人，少受业于吴太冲、章正宸，为人有胆决，尚气节。嘉兴之城守也，宗彝亦集里中少年应之，鲁王授职方员外郎。大学士熊汝霖令守硖石镇，兵溃，赴海死（国朝入祀忠义祠，

弟启琦附)。妻卜氏二妾名朱衣、紫衣者,并自缢。弟启琦巷战,力竭亦被杀。

汤　芬

汤芬字方侯,嘉善人(《胜朝殉节诸臣录》云:一作海盐人),崇祯十六年进士。福王时,为史可法监纪推官,唐王以为御史,寻以福建参政(《小腆纪年》云:鲁监国擢是职),分守福兴泉三府。兴化城破,绯衣坐堂上,被杀(国朝赐谥烈愍)。

林　嵋

林嵋字小眉,莆田人,由进士为吴江知县。苏州失,归事唐王,官御史(《小腆纪年》云:授给事中),复事鲁王,为吏科给事中(《胜朝殉节诸臣录》云:一作礼部精膳司员外郎)。兴化破,自缢死(国朝赐谥节愍)。

都廷谏

都廷谏杭州人,官莆田知县,城破死之(《胜朝殉节诸臣录》云:兴化破,死之,国朝赐谥节愍)。

洪有文

洪有文官澄海(《胜朝殉节诸臣录》、《南疆绎史》并作海澄,《小腆纪年》作漳浦,《监国纪》同)知县,城破,死之(国朝赐谥节愍)。

邬正畿

邬正畿字王都(《南疆绎史》云:字鸿原),永福人,官兵科给事中。郑彩专政,弃官归里居。城破,赋绝命词投水死(国朝赐谥节愍)。

林逢经

林逢经字守一,永福人,以御史里居,城破,投水死(国朝赐谥节愍)。

王恩及　妻李氏

王恩及长乐人,官御史,迁太常(按《小腆纪年》止称御史,未迁是职)里居,城破服毒死。妻李氏亦死焉。谥忠襄(国朝改谥节愍)。

王　祈

王祈太仓人,建宁守将,封郧国公。建宁破,巷战不胜,自焚死(国朝赐谥烈愍)。

沈履祥

沈履祥字其旋,号复庵,慈溪人,大学士宸荃从兄也。登崇祯十年丁丑进士,知侯官瓯宁二县,有循绩。福王时,上治安策,又上责成疏,颇见采纳。鲁藩监国,以御史督饷台州,城破,遁之山中。北兵搜山得之,被杀于野。其弟谷祥往求其尸,得其首于桑园,得其身于乱尸中,以服带可据也,乃纫合而葬之(国朝赐谥节愍)。

陈世亨

陈世亨官中书舍人,为邓藩审理,以一旅复安固,援兵不继,被执,大骂而死。

卷十六　忠义三

高　岱　子朗

高岱字鲁瞻,号白浦,会稽人,崇祯中以武学生举顺天乡试被黜,久之辨复。鲁王监国,授职方主事,及绍兴失守,慨然曰:"上恩厚矣。国家文武异途,重文轻武,占哔小生,持议庙堂,而戮力疆场者,指为粗人,以致寇盗充斥,不能抗御,神州陆沈,职是故也。我本武学,得授文职,逼侧抢攘,无益毫发,尚不能以一死报国乎?刘蕺山吾乡先生也,吾当师之。"即绝粒祈死,其子诸生朗坐守之,阅八日,知父意不可回,泣拜父前曰:"儿请先之。"乃携巾服,泛小舟,给舟子出海祷神,去岸远,北面再拜,跃入海中。舟子急挽之,啮舟子臂,始得下,舟子又入水救之,捽其巾,朗跃出水面,正巾而没。岱闻之,曰:"儿果能先我乎?"自是不复言,又阅数日而卒(国朝赐谥节愍,子附入祠)。

叶如菹　妻王氏

叶如菹字衡生,会稽人,崇祯三年举人。鲁王监国,与同里高岱同授兵部主事,每会食,相与抵掌言忠孝事。绍兴破,与妻王氏出居桐坞墓所。岱送之曰:"君殆隐于是乎?"如菹曰:"非也,我无城守责,死于墓耳。"遂与王氏并赴水死(国朝赐谥节愍)。王以被救免,次日复死之。

徐复仪

徐复仪字汉官,号雪潭,钱塘人(《小腆纪年》云:上虞人),崇祯癸未进士。福王立,授刑部员外郎,明年,主试云南,行数日而南都陷。归事鲁王,加翰林院编修。辞曰:"侍从文墨,所以润色太平也,今戎马日逼,臣不得驰驱疆场,为陛下负弩矢,猥赐臣清燕,死无以塞责。"不报。未几,浙东破,归家拜父母,别妻子,泣奔蹲山,投空谷中,虎豹触之,不为怪。一日,大风雨,昼晦,传闻兵四合。乃曰:"吾命尽矣!"遂扼喉死(《纪年》云:投崖死。《胜朝殉节诸臣录》云:拒杭死)。待日而父始至,持其首而泣,目尚张,父曰:"儿得死所矣!"乃瞑(国朝赐谥节愍)。

唐自彩　妾某氏　侄偕豫

唐自彩字西望,四川达州籍,江宁人,崇祯末以贡生官临安知县,有循声。杭州失守,自彩与侄偕豫逃山中,有言其受鲁王敕阴部署为变者,遂被捕获。北帅谕之曰:"我知汝贤吏故不加兵,行且荐于朝矣。"自彩曰:

"士各有志，安用相强?"北帅曰:"独不念少妾幼子乎?"自彩曰:"大丈夫岂以子女易大节?"卒与侄偕死(国朝赐谥忠节)。其妾大呼愿从死，亦杀之。偕豫字敬子(《南疆绎史》偕作阶，子作之)，亦贡生。唐王赠自彩太常寺少卿，偕豫太常寺博士。

王玉藻 姚亦方

王玉藻字质夫，号螺山，南直江都人，司勋郎纳谏子。崇祯癸未进士，授慈溪知县，有异政。甲申国变，哀号求死，家人劝之，乃止。南都继陷，与沈宸荃共起兵，进御史，寻以兵科都给事中往军前，而江上诸帅恶其任事迈往，壮气勃然，皆不予饷，乃力请还朝。在垣中持正，又不为诸臣所喜，乃力求罢，不许。及绍兴失守，王走海岛，玉藻仰天大恸，跃入池中，复为家人所救，得免。遂隐居不出，终身不剃发，不改故衣冠。一夕忽作绝命词曰:"半生辛苦泣孤臣，剩得干干净净身，四大既崩神失散，这篇草稿付谁人?"掷笔而逝(《小腆纪年》云:辛卯后归故乡，以饿死)，年六十六。

玉藻为令时首拔童子姚亦方，国亡后，亦弃衣巾来依玉藻，往往无人时，师弟相对悲啼，久之成癫疾。每一动念，疾辄作，作则踊跃跿跔，绕屋而泣，竟以癫死。

周元懋

周元懋字柱础，一字德林，鄞县人，文穆公应宾从子。以文穆荫，官南京右军都事，工部屯田郎中(原作屯部郎中，以意改)，知贵州思南府，丁艰未赴，而京师陷。江东建国，钱肃乐等招之，固辞不出，而破家输饷不吝。丙戌六月，江上失守，恸哭自沈于水，以救得苏，乃披剃为僧，日夕纵酒，呕血而卒。

周元初

周元初字自一，号立之，文穆公应宾从子。文穆无子，抚以为子，少负大略，所交皆忠义士。江东建国，罄家财以输饷。钱肃乐以文穆遗恩，奏授郎署，不受，遂以白帢从军。绍兴破，行遁深山以死。

倪懋楷

倪懋楷(《鲒埼亭集》作元楷)，字端卿，与懋熹同族，同起江上，授大理寺评事。事去归家，以不剃发被执，论死下狱。其母遣人携酒入狱，饮之醉，熟睡，尽去其发。醒而秃矣，痛哭欲自裁，旁人以母命止之，得免。

朱养时

朱养时江阴人，官兵部郎中，兼礼科给事中。舟山破，抗节死(国朝赐谥节愍)。

董广生

董广生(原阙)人，官御史，舟山破，自焚死。

杨鼎臣

杨鼎臣字思任，鄞县人，官吏部文选司主事。舟山破，先驱妻子入井，乃从之。

林瑛 妻陈氏

林瑛(《胜朝殉节诸臣录》云，一作之瑛)字玉之(《南疆绎史》作玉英)，福建人，官吏部主事。同母妻女及婿五人航海入浙，婿随郑彩去，瑛至健跳所，母死，贫甚，妻陈氏及女为人纫衣给食，已而女死。及舟山破，瑛与陈氏并自缢(国朝赐谥节愍)。

江用楫 妻某氏

江用楫苏州人，官户部主事，舟山破，殉节死(国朝赐谥节愍)。妻(原阙)氏亦自尽。

董玄

董玄会稽人，官礼部祠祭司主事，舟山破，自缢于学宫(国朝赐谥节愍)。

张家璧

张家璧(原阙)人，官礼部仪制司主事。舟山破，自投城下，未死，被执，劝之降，不从，乃杀之。

朱万年

朱万年福建人，官兵部主事(《胜朝殉节诸臣录》一云职方员外郎)，舟山破，死之(国朝赐谥节愍)。

顾珍

顾珍长洲人，官兵部主事，舟山破，死之(国朝赐谥节愍)。

李开国 母某氏

李开国临水卫人(《南疆绎史》作临山卫人)，官职方主事，舟山破，死之(国朝赐谥节愍)。母(原阙)氏亦自缢。

顾宗尧 母某氏

顾宗尧长州人(《胜朝殉节诸臣录》一云宁波人)，官工部主事，舟山破，同母死之(国朝赐谥节愍)。

顾玢 江中氾 陈所学 顾行 翁健

顾玢、江中氾、陈所学、顾行、翁健(《小腆纪年》云:顾玢、陈所学，山阴人，《南疆绎史》摭遗云:陈所学，字顾行，无江中氾翁健名)并中书舍人，舟山破，皆死之。

戴仲明

戴仲明鄞县人，官工部营缮所所正，舟山破，殉节死(国朝赐谥节愍)。

章有期

章有期(原阙)人，官太医院院副，舟山破，自焚死。

刘世勋

刘世勋字胤之，南直上元人，崇祯末，以武进士历官都督佥事，助防翁洲，黄斌卿不能用。监国驻师，进安洋将军。辛卯八月，大兵分道下舟山，张名振奉王出海，而世勋城守。世勋料简城中步卒，尚有五千，麾下死士五百，居民助之，乘城而守。大兵屡攻屡却，乃益兵攻之。城陷，世勋朝服，北面望海拜谢，自刎而死（国朝赐谥烈愍）。

王朝相

王朝相大兴人，官锦衣指挥。舟山破，护元妃陈氏、贵嫔张氏、义阳王妃杜氏，入井，用巨石覆之，即自刎其旁（国朝赐谥烈愍）。

刘　朝

刘朝（原阙）人，内官监太监，舟山破，视宫眷入井毕，即自刎其旁。

卷十七　忠义四

张　槤

张槤字子隆，号四岑，鄞县布衣，性坦率，敦伦纪。国变后，日咄咄，会剃发令下，闭户坐室中，取酒独酌，摩其顶而叹曰："彼曲局者恶可以兵之乎？"乃往灶下，得炭满甏，和以木屑，置床下爇之，投身其上，覆以重衾。时方盛暑，俄顷酒力坟盈而绝。舁尸出，已绀色矣。丙戌六月二十日也。

倪文徵

倪文徵字舜平，山阴人，以布衣为蒙师，兼通医术。绍兴破，市酒肴饮，里中少年，求办一事，有诺之者，偕至墓所，命掘坎自瘗。众骇欲散，文徵恚甚曰："此何事，可误我乎？"或尼之曰："死义也。今某某等皆不死，汝一医生何自苦？"文徵曰："人各行其志，惟诸公玉予于成也。"一人曰："岂可使土亲肤乎？"以二缸赠之，埋于坎中。文徵趺坐其内，命覆之，封其隙。众环坐窃听，微闻其声。逾三时而寂（国朝入祀忠义祠）。

朱　玮

朱玮（《小腆纪年》作炜）字鸿儒，山阴人，诸生（《南疆绎史》称布衣）。北兵至浙，避家梅里尖。江上师溃，人皆窜伏，玮痛哭不已曰："此日而生，全归之谓何？"乃书绝命词二语于几上，潜往礁石，跃水死。家人遍觅不得，见遗语，始知其赴难也。年甫二十四（国朝入祀忠义祠）。

邹钦光

邹钦光瑞安人，诸生（《明季南略》光作尧，字维则，永嘉人，郡庠生）。绍兴破，溺死（国朝入祀忠义祠）。

邹之琦

邹之琦永嘉人，诸生，绍兴破，投水死（国朝入祀忠义祠）。

张君正

张君正浦江人，诸生，郡城破，自缢于明伦堂（国朝入祀忠义祠）。

傅日炯　族父平公

傅日炯字中贡，诸暨人，为诸生，与其族父平公同受业刘宗周之门。江干师溃，两人相谓曰："吾辈义固当死，然俱有老母在，亦惟白于老母，许死则死耳。"平公白于母，不许。日炯白于母，许之，遂赴湄池死。平公乃养日炯母终身（国朝赐日炯入祀忠义祠）。

赵景麟

赵景麟鄞县人，诸生（《明史》作布衣），寓居绍兴。江上师溃，整巾服，怀所作文，走谒文庙，拜先圣毕，赴泮池死（《鄞县志》：赵景麟字天生，盖一人，无赴泮池事。《小腆纪年》云：投泮池不死，后绝食死）。

赵天生

赵天生鄞县人，为诸生，有节概。丙戌六月，江上失守，题诗案上曰："书生不律难驱敌，何处秦庭可借兵？只有东津桥下水，西流直接汨罗清。"竟往城东，跃入江水，渔人救之，舁还，不食不语。乃强舆入太白山，欲令食，不可，则为谬语以慰之。或曰：李侍郎长祥克绍兴矣；或曰：翁洲大将黄斌卿将奉监国来恢复矣；或曰：石浦大将张名振奇捷矣；或曰：四明山寨下慈溪矣。天生闻之，即进食，如是者半年。谬语渐穷，而天生病亦稍愈。间出山中，问樵子辈以近事，则循发示之曰："天下大定，更何问焉？"天生大恸踣地，更不复食，竟饿死。乡人私谥节愍先生（国朝入祀忠义祠）。

周　西

周西字方人，定海卫人，丙戌六月，绍兴破，年仅二十六也，叹曰："杨铁崖称老寡妇，今其时矣！"遂弃举业，训蒙养母，所著诗古文曰《痛定集》。尝与友人书曰："今日所断不可当者，妄欲以义士自欺也。夫何地非我朝之土？何人非我朝之民？又何仓庾非我朝之粟？不必为首阳顽民以自表异也。所谓义士者，当为蹈海之鲁连争帝暴秦，奋臂之陈涉特起发难，张良之报仇，翟义之讨贼，骆宾王之草檄，谢枋得之却聘而死。否则如陈咸之闭户不出，梅福之逃吴门为市卒，陶潜之终身为晋处士，此虽不得志于今，亦当知重于后，而我皆未能也。其敢侈谈义士乎？"此书盖其自道云。

张成义

张成义字能信，慈溪人，有异材，为诸生，受业刘宗

周之门。江干师溃，起兵不克，行遁不返，莫知所终。

赵 甸

赵甸字禹功，会稽人，少极贫，学黹以养亲，艺绝工，时称为赵孝子。长游刘宗周之门，得其学。丙戌后，有高节，隐于缁，时卖画以自给，世所称壁（原阙二字）上画者也。晚讲学偁山，即宗周少时读书地。

叶尚高

叶尚高字而立，乐清人，温州府学生。乱后佯狂，幅巾大袖行於市，太守见而执之，赋诗云："北风袖大惹寒凉，恼杀温州刺史肠。何以蜉蝣易生死？得全楚楚好衣裳。"太守释之不问。丁亥二月上丁，携水一杯，采芹一束，乘太守未释奠，哭于孔子之庭曰："吾师乎！吾师乎，纵泰山之已颓，曾林放之不如乎？"太守至，怒系之狱。迨五月四日，语狱卒曰："诘朝屈大夫沈湘之日，吾其死夫！"俾具汤沐，至明自经（《明季南略》云："字而栗，永嘉县学生，狱中和《正气歌》，有"未吞蒲酒心先醉，不浴兰汤骨已香"之句，饮药痛骂死）。

朱锡龄

朱锡龄字元序，上海人，诸生。己酉，松江破，偕华亭萧宾侯渡海而南，寓舟山僧寺。舟山破，死之。

娄文焕

娄文焕字长明，象山人，诸生（《监国纪》作贡生），舟山破，痛哭，具衣冠别亲族，拱坐海边沙上，潮至，随水涌去。越数日，其尸复随潮至，颜色如生，远近惊以为神。张名振在石浦闻之，来临哭焉（国朝入祀忠义祠）。

林世英

林世英福建人，诸生，舟山破，殉节死（国朝入祀忠义祠）。

陈瑞芝　母李氏

陈瑞芝定海人，诸生。北兵围舟山，其母李氏嫠也，密纫衣上下连为一，曰："吾苦节十余年，不可使人见吾体。"及城陷，即跃入井中死。瑞芝仓皇自外至，闻母死，亦自缢。李年三十六，瑞芝甫十七也。

周 容

周容字茂三，号鄮山，鄞县人，为诸生，受知黄宗羲，能诗，善书画。沧桑之际，尝渡蛟门脱友人之厄，几死不悔。足迹遍天下，所至皆有诗。康熙己未岁，有欲以博学鸿词荐者，叹曰："吾虽周容，实商容也。"遂止。所著有《洒堂集》。

朱金芝

朱金芝字汉生（《甬上续耆旧传》云：一字晓庵），鄞县人，少从黄道周游，得其易学。甲申之变，方在北都，削发南归，自号忍辱道人。流滞白门，又遭兵祸，遂往来英霍诸山寨及太湖军中，几死者数矣。既知海上之局，始返里门，亦牵连被捕。亡命深山，久之，喟然补被长往。或云：直抵辰沅，客中湘王幕，中湘殉节（按《小腆纪年》：何腾蛟湘潭殉节，赠中湘王，谥忠烈），不知所终。或云：曾入滇中，崎岖扈从，卒死王事。或云：投郧阳山中为道士。不可得而详也。所著诗集二十馀种，皆散不佚传。

纪五昌

纪五昌字衷文，鄞县人，性倜傥，不欲以经生自位置，所与游多奇才剑客，受业钱肃乐之门。肃乐航海，死于闽，家人不知五昌所在，月余而返，乃知为哭肃乐入闽也。卜居太白山中，足迹不入城市，自言年六十二当终，已而果然。

赵自新

赵自新字我完，太仓人，四岁失足堕井，家人引绠出之，无怖色。年十一，从父观射，飞矢中股，医者治之，出镞，色不变。丧母家贫，身执厮养役，而勤学弗辍。崇祯十二年，举于乡，父老，思就禄养。十六年，需次京邸，忽心痛，遂归，父果病剧。乙酉，诣州守请给僧牒，微服出行，祝发于松江之会龙庵，旋隐嘉定之封家村。既而有谢姓者，告以应舟山之招，自新谢之。及事泄，逮者至门，自新与弟方弈，徐敛手就缚，曰："吾久办此矣。"械至松江，绝食数日，不死。复械至江宁。时主谳者为洪承畴，自新昂身前对曰："身为故国遗民，岂尝须臾忘死哉？顾有志无其事，徒负虚名，窃用为愧。"复鞫谢姓者，卒无实，得释归，旬日卒，年五十三。临终，谓其子曰："吾生无益于世，殁后题墓石曰'明乡进士愤道僧赵某'愿足矣。"著作甚多，陈瑚陆世仪皆其弟子。

卷十八　遗民

于 颍

于颍字颍长，号九瀛，金坛人，崇祯四年进士，由工部员外郎历知顺德、西安二府，罢归。福王立，起知绍兴府，分巡宁绍台道。南都亡，北兵至杭，颍密募兵举义。北帅使人以榜至，颍执之，禁其榜，鸣鼓会众。誓于都亭，以五百人夜赴固陵，北兵在西岸，未之知也。乃冲潮径渡，尽驱西岸之船而东，至中流，北兵始知之，无所得船。颍军上东岸大噪，遂画江而守，一军扼潭头，一军扼桥司，一军扼海门，一军扼七条沙。北兵拽内河船百馀，江干又扎木排填土，拟东渡颍后遣死士沈其舟。会西北风起，木排飘向东岸，各营得句致以为用。颍谓诸将曰："杭已有重兵，攻之不易，莫若于下流，由桥司入海宁，出海盐，以通震泽，上流由潭头入富阳，通余杭，以扼独松关。昨闻海宁兵已起，而富阳尚

为北人所据，不可坐视。”乃遣人夜袭之，遂通馀杭之道，于是方国安得驻七条沙。江干立国，北兵所以不能遽渡者，以颍之取富阳也。鲁王至越，擢按察使，行巡抚事，寻进右佥都御史、督师。当是时，正兵义兵，争地争饷，内外交讧，颍以守土臣悉力支拄，而方王诸将终恶之。三疏乞休，不许。丙戌六月，北兵至，列戍皆溃，王航海去，颍扈从不及，乃由海道还京口，黄冠以终。

林时对

林时对字殿飏，号茧庵，鄞县人，崇祯十三年进士，年未冠也，授行人。性恬淡，尝曰：“士人若爱一钱，即不值一钱。”丁艰归。福王立，起吏科都给事中（《甬上续耆旧传》云：福王监国，召为御史，《鄞县志》据庄元辰奏疏，亦从御史。为阮大铖所恶，罢归。鲁王监国，迁太常寺卿，佐孙嘉绩幕事，力主渡江。熊汝霖之下海宁，时对实赞之，擢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逾年而绍兴陷，遂归。又十八年而卒。所著《茧庵逸史》，皆纪国难事）。

李长祥

李长祥字研斋，四川达州人，生而神采英毅，喜谈兵。是时献贼纵横蜀中，长祥练乡勇，躬擐甲胄，以助城守，贼中皆知其名。崇祯癸未，成进士，授庶吉士。同里薛国观方为首辅，欲引为私人，拒之。京师陷，南奔，改监察御史，巡浙盐。而南都又覆，乃起兵浙东，鲁王加右佥都御史，督师西行。而七条沙之兵又溃，王浮海，长祥以余众结寨上虞之东山。时浙东诸寨林立，顾无所得饷，四出募输，居民苦之，独长祥与张煌言、王翊，且屯且耕，井邑不扰。戊子，监军华夏为长祥联络布置，请引翁洲之兵，合诸寨以下西陵，议奉长祥为盟主。刻期将集，而降臣谢三宾告之，大兵急攻东山，长祥匿匄人舟中，遁至奉化，依王朝先。朝先亦蜀人，得其资助，由健跳所入舟山，加兵部左侍郎，兼官如故。辛卯，舟山破，亡命江淮间，大兵得之京口，安置江宁，羁守之。长祥忽娶一妾，朝夕甚昵，守者谓长祥有所恋矣，稍懈，而长祥竟遁去。由吴门渡秦邮，走河北，遍历宣府大同，复南下百粤，与屈大均处者久之。天下大定，始居毗陵，筑“读易台”以老焉。著有《天问阁（原阙）集》四卷。

黄宗羲

黄宗羲字太冲，号梨洲，余姚人，忠端公尊素子，为诸生，受业刘宗周，学行醇备，家祸国难，备尝艰苦。北兵入浙，孙嘉绩、熊汝霖等以一旅之师，画江而守，宗羲亦合子弟数百人，随诸军于江上，人呼之曰世忠营。授职方主事，改御史。总兵陈梧自嘉兴之乍浦，浮海至余姚，大掠，职方主事王正中署县事，集民兵击杀之，乱兵大噪，有欲罢正中以安诸营者。宗羲曰：“借丧乱以济其私，致干众怒，是贼也。正中守土，即当为国保民，何罪之有？”寻以宗羲所作《监国鲁元年大统历》颁之浙东。马士英在方国安营，欲入朝，朝臣皆言其当杀。熊汝霖曰：“此非杀士英时也。”宗羲曰：“诸臣力不能杀耳！《春秋》之孔子岂能加于陈恒？但不得谓其不当杀也。”汝霖谢焉。

又谓诸将曰：“诸公何不乘机决战？由赭山直趋浙西，而日于江上放船鸣鼓，攻其有备，盖意在自守也。然蕞尔三府。以供十万之众，一年之后，恐不能支。”闻者皆是之，而不能用。张国柱之浮海至也，诸营大震，廷议欲以伯爵饵之。宗羲曰：“若是则奖乱也，何以待后？”乃署为胜虏将军，始去。

与太仆陈潜夫、尚宝朱大定、主事吴乃武、查继佐及正中等谋会师，由海宁以取海盐，因入太湖以招吴中豪杰，而江上师溃，乃入四明山结寨自固。己丑，闻王在海上，乃与都御史方端士赴之，擢右佥都御史，进左副都。时方发使拜山寨诸营官爵，宗羲言：“诸营之强莫如王翊；其乃心王室，亦莫如翊；诸营文臣辄自称都御史、侍郎，武臣自称都督，其不自张大亦莫如翊，宜优其爵，使之总临诸营，以捍海上。”遂拜翊右佥都御史。而是时诸帅之悍，甚于方王，宗羲既失兵，日与尚书吴钟峦坐船中讲学而已。是冬，命澄波将军阮美使日本，以兵部右侍郎冯京第及宗羲监其军以行，至长崎岛，不得要领而还。久之，以母老乞归。

黄宗炎

黄宗炎字晦木，一字立溪，人称鹧鸪先生，余姚人，忠端公次子，崇祯中贡生。画江之役，兄弟步迎监国，事败入四明，参冯侍郎京第军事。冯军败，隐于白云庄，乱定，游石门海昌间，卖画自给。画宗小李将军、赵千里，工缪篆，又善制砚。所著有《周易象词》、《寻门余论》、《易图辨惑》诸书。

陈希友

陈希友字孝兼，长乐人，举人，官兵科给事中。郑彩杀熊汝霖，特疏参之，不纳。知不为彩所容，乃缴印披剃去。

熊曰绘

熊曰绘字遁木，黄州人，督师文烂子，官兵科给事中。与同僚陈希友同劾郑彩，草疏送督臣钱肃乐，肃乐浩叹，劝其火之。曰绘大恸，竟自去。尝有诗云：“一身如洗惟存发，两手无成剩有心。”

任廷贵

任廷贵，籍贯未详，官太常卿。舟山破，从王航海至厦门，寻至金门。壬辰九月，奉命北上，至北茭洋，舟覆得救，遂剃发为僧。有诗云：“还将不二证西归，未遂黄冠即衲衣，力任四十余年事，痴担六十七年非，翩翩野鹤随云适，点点寒梅斗雪霏，勘破瞿然成正觉，澄潭明月自相依。”盖亦志节士也。

沈崇垆

沈崇垆字宇昆，慈溪人，大学士宸荃族弟，崇祯十六年进士，授金坛知县。其父手书"忠君爱国，勿玷清白家声"十字付之。鲁王监国，擢兵部主事。绍兴破，弃官，耕于野，顺治庚寅，黄陂王尔禄为巡海道，以同年生，屏车骑，至海滨访之。崇垆称病不起，尔禄徘徊门外久之，乃长叹而去。

周齐曾

周齐曾字思沂，鄞县人，崇祯十六年进士，授广东顺德知县。邑故多盗，齐曾捕得其魁置之辟，向之为逋逃主者，乃中以飞语，遂罢归。鲁王监国，起给事中。绍兴破，痛哭入山，结茅为庵，托于禅以自晦，更号囊云，裹足不入城市。顺治庚寅，王尔禄为巡海道，以同年谊，屡致书，冀其一见，终不至。所著诗文清高旷逸，绝去烟火。没后，乡人钦其高风，私谥曰贞靖先生。

高宇泰

高宇泰字元发，又字虞尊，号蘖庵，鄞县人。父斗枢，官陕西巡抚（《鄞县志》云：以斗枢为汉中巡抚，未到任），宇泰少负才名。乙酉六月，从钱肃乐等起兵，监国手谕奖之，谓不愧江东乔木，授兵部武选员外郎。寻以奉使过里门，而江上陷，时斗枢尚在陕（《鄞县志》云：六月之役，斗枢尚在郧），而陕已内附，乃间道来归，父子并豫海上事。丙戌冬，蜡书自海至，谍者得之（四字据《鲒埼亭集》补），遂首被捕。戊子，夏华王事泄，再被囚系。辛卯，几复株累，仅而得免。壬寅之逮，尤为震撼，虽幸得保，而家已破矣。所著有《雪交亭集》。雪交亭者，张肯堂翁洲所寓也，宇泰爱之，故取以名其集。

卢若腾

卢若腾字闲之，号牧舟，福建同安人，崇祯庚辰进士，召对称旨，即授宁绍台道佥事。剔奸弊，抑势豪，风裁凛然，与宁波知府陆自岳平奉化奸民胡乘龙之乱，闾井晏然。京师既陷，南都命以都御史抚凤阳，未行而南都又亡，闽中拜兵部尚书，抚军永嘉。甫至而事势已瓦解，徘徊镇下关，浮海至翁洲，间行入大兰诸山寨，父老壶浆上谒，若腾垂涕而遣之。及海上之局，一时同袍泽者并极莫逆，诸人沦丧殆尽，独与张煌言同事最久，竟依郑氏以终。

沈文光

沈文光（《鄞县志》作光文），字文开，号斯庵，鄞县人，以明经贡太学。豫于画江之役，授太常博士。浮海至长垣，再豫琅江诸军事，擢工部郎中。闽师溃而北，扈从不及。闻粤中方举事，乃走肇庆，迁太仆寺少卿由潮阳航海抵金门，当事以书币招之，文光焚书返币。及郑成功克台湾，遂依之以终。所著诗文甚多，皆赋台湾风景。

朱宪宗

朱宪宗一作显宗，字暗生，昆山人，以岁贡授丹阳训导，丁内艰归。福王时，起补衢州府西安训导。南都陷，逃兵败将，所至蹂躏，而衢当其冲。鲁王命西安令守衢，而以宪宗摄县事，抚辑兵民，劳绩甚著。明年，授监军理刑，专司饷事。转饷开化，北兵至被执，谕之降，不从，杀五弁相胁，终不动。械致金陵，意必死矣，有故交以百口保之者，放还开化。时衢犹未下，守将如宪宗不屈而还，请共事，宪宗谢以病。衢兵复开化，强之安抚，甫三日而衢破，遂归。久之，卒于家。

徐　桐

徐桐字古木，嘉兴人，有膂力，善射，挽两石弓，百发百中，工击剑，能飞斩人头百步外，通诗古文词，人目为文武才。绍兴建国，当事荐为游击将军，率军守嘉禾，城破，遂入太湖。后剃染为僧，号木头陀，以岐黄术终其身。

冯元飂

冯元飂字沛祖，慈溪人，天津巡抚元飏、兵部尚书元飚弟，以五经中崇祯十六年进士。死于海外，年三十二。

董守谕

董守谕字次公（《浙江通志》）、父世登性至孝，工诗，为诸生，有名（《甬上耆旧传》）。守谕秉资耿介，不俯同流俗（《浙志》），少受业于黄道周，讲学大涤山中（全祖望《揽兰集》题词），读书讨古，穷极幽远（《浙志》）。倪元璐见其文，大称赏之（题词）。天启四年，举于乡，与翁鸿业、姜思睿齐名，所谓浙东三俊也（《南疆绎史》）。七试南宫不第，而学日进，名日盛。东江初建，尚书李白春荐守谕授户部贵州司主事（《续耆旧传》）。时分饷分地之议起。分饷者，以孙嘉绩、熊汝霖之师谓之义兵，食义饷；以方国安、王之仁之师谓之正兵，食正饷，正饷田赋所出，义饷劝分无名之征也。分地者，某正兵支某邑正饷，某义兵支某邑义饷也。鲁王令会议，方王司饷者皆至，殿陛哗然（《鲁纪年》）。守谕厉声进曰："公等今日所为何事，而不为咫尺天威地乎？"乃面奏分饷分地，非也，当以一切正供悉归户部，核兵而后酌给之。所谓义饷者，虽有其名，不可为继，是散遣义兵之别名。王以为然（黄宗羲撰墓志），方王诸将不可，户部主事邵之詹乃调停之，卒从原议。守谕叹曰："江上从此溃矣（《续耆旧传》）。"无何，王之仁请税渔舟，守谕谓其客曰："今日所恃者人心耳。料（谨案《续耆旧传》作科）及渔舟，其细已甚，民弗堪也。"之仁又请塞鄞之万金湖为田，又请行税人法，又请官卖大户祀田，三疏既上，兵士抽刃守谕门以待覆。守谕疏言："湖不可塞，祀田不可官卖，税人必至激变。"之仁大怒，谓"行朝大臣尚不敢裁量幕府，何物竖儒，乃尔事事中

格乎?"上言得孟轲百,不如得商鞅一,得谈仁讲义之徒百,不如得鸡鸣狗盗之雄一,遂折简召守谕。王虽惜守谕,不能为力,阴使避之。守谕慷慨对曰:"命吏生死听于主上,非之仁所能专,臣归死上前,之仁能以臣血溅丹墀,则可。"举朝忿忿,皆言若之仁杀饷司,直反耳何名义师?之仁亦迫于大义而止。

丙戌三月十九日,思宗大祥,廷议寂然(墓志)。守谕乃上疏曰:"臣闻忠孝节义,由于朝廷之激厉;濡忍偷安,由于志气之卑昏,故举一事而能令臣民上下有悲愤振肃之状,动一念而能令天地祖宗有式灵感格之忱,萃涣合离,全藉此道。设人主于终天大恨,置之若遗,履之若忘,则士气不作;士气不作,则兵气不扬。无论无以恢复,亦无以立国也。臣痛忆先帝焦劳十七载,无一日不思治求贤,无一日不筹兵办寇,奈庸臣误国,顿遭千古未有之惨。凡有血性,忍忘先帝身殉社稷之烈乎?臣去年穷居,值此时日,北望一哭几绝。痛恨南都臣子,若遗若忘,何怪忠孝节义扫地殆尽也?今臣觍颜部曹,皆先帝培养之余泽,惊心岁月,当遗弓抱恨之春秋。游魂未返,陵寝安存?真一回思之一断肠矣!宋高宗每正月朔日,率百官遥拜二帝,不受朝贺。今主上仁孝性成,百倍高宗,刻刻不忘报仇,则刻刻不忘先帝,刻刻不忘恢复,则刻刻不忘三月十九日。今年是日即鲁监国元年,追思泣血之首一日也。臣请躬率臣民,遍谕各藩军士,缟素哭祭。每岁定以为制,使人人切齿怒号,庶君父大伦,从此振起。然后昊穹悔祸,神人共助,报不共戴天之仇,而建中兴复古之烈也。"

王著礼部传示,速为举行(《甬东正气集》)。杭人陆培、王道焜并殉节,廷议赐谥,不及道焜。守谕争曰:"两人同死,何由分其优劣?岂以道焜非进士乎?今进士而卖国者,累累也。"道焜乃得谥节愍。

王累欲迁守谕官而难于代者,命兼经筵日讲。江东内府(《墓志》),守谕遂行遁江浒,朝夕涕洟。有慰之者,辄告之曰:"吾不能与汪长源、陈木叔同逝,尚何颜立人世?"其为诗歌,遍哭所知之死国者,淋漓悲凄,令人不能自胜。是时海上未靖,柳车从亡,日在岛屿之间,守谕不惜倾家助之,以是尽落其所有(《续耆旧传》)。一日,翁洲破,相国张肯堂之孙俘人欲还里,无有为之保者。守谕曰:"此吾事也。"入言于监司。守谕之干涉当道者,惟此而已(墓志)。晚年困守一卢,苦心《易》学,聚古今言《易》数十家,考其异同,有得即钞之,积以成帙(曹志)。甲辰卒,年六十九。县令张幼学赴吊,叹曰:"名可得闻,身不可得见也。"(《续耆旧传》)子道权(谨据《鄞县志补》)。

王正中

王正中字仲㧑,直隶保定人,登丁丑进士第,未谒选,索游于高唐。州守以为银杠旦晚是敌物,不如以此鬻城,免士女屠戮流离之苦,立要约,使与议者押字,仲㧑与焉。事平,转运者上失物状,于是逮高唐守及仲㧑论死。系狱数年,刑科给事中李靖理而出之,降补扬州照磨,移知长兴县。国变后失官,避地于绍兴,截江时,以兵部职方司主事摄馀姚县事。是时公私赤立,剽夺为豪,市魁里正,朝得扎付一纸,暮便人民舍根插金帛,系傫丁壮,郡县不敢向问为某营也。仲㧑设兵弹压,各营取饷,必使经由于县,品核资产,裁量以应之,非是则为盗贼。总兵陈梧败于槜李,渡海至姚,虏掠乡聚,仲㧑遣兵击之,乡聚相犄角,杀梧。行在忌仲㧑者,以此声讨。黄宗羲上疏救之乃止。张国柱劫定海,列船江上,入城牢搜者二千人,仲㧑拦止,国柱终不得志而去。田仰、荆本彻,先后过姚,皆帖帖俯首,不惊鸡犬。升监察御史。尚宝寺卿朱大定、太仆寺卿陈潜夫、兵部主事吴乃武,皆从浙西来受约束。仲㧑短小精悍,好读实用之书。其言星象,则从闽人柯仲炯于狱中受之。行在初建,进宗羲所著《监国鲁元年大统历》。又累受宗羲所注《授时历》,及律吕壬遁,皆能有所发明。丁未八月十九日卒,年六十九,权厝于山阴之陈常堰。所著《周易注》若干卷,《律书详注》一卷。子三捷(谨据黄宗羲撰墓表补)。

章正宸

章正宸字羽侯,会稽人,从学同里刘宗周,有学行,举崇祯四年进士,由庶吉士改礼科给事中。疏请帝法周孔仁义,黜管商富强,则太平可坐致。报闻,礼部侍郎王应熊者,温体仁私人也。廷推阁臣,望轻不得与,帝特命入阁辅政。正宸上言:"应熊见摈廷推,何缘特简?今事因多扰,变以刻成,综核伤察,宜存浑厚。奈何复使很傲之人,与赞平明之治哉?"因力诋其狼籍封靡,请寝前命。帝大怒下狱拷讯,御史米助国、金光辰、龚廷献、给事中范淑泰、吴麟徵、傅朝佑论救,皆不听,竟削籍归。

九年冬,有诏起废,召为户科给事中。正宸因言起废旨屡下,而与臣同列名若词臣刘必达、杨世芳等已死,乞敕所司速举。帝纳之。药厂灾,坏公私庐舍无算。正宸言:"火于五德为礼,礼教不修,火灾乃见。升下临御,初未以沽名市德疑大臣,顷大臣救郑三俊,钱谦益忽为是言,是一无礼也。史堃下吏,疏辨抵称时局,思箝众口,又一无礼也。朝廷每一番令甲,辄增一番私营,如吏部郎张柽芳以不谨被黜,巧借城工复职,非陈启新任怨钞参,则考功之法可以金钱赎矣,又一无礼也。灾异频仍,圣心尤悯,而户部主事李凤鸣谓善言不可退灾星,亦一无礼也。"帝是其言。时厂卫务罗织人罪,而巡抚武弁从而效之。正宸言:"京师死刑视四方独多,其处决视四方又独速,请申饬厂卫巡捕官。帝令司巡捕者回奏,气势稍衰。"十四年屡迁吏科都给事中。周延儒再相,中外仰望丰采,而门多杂宾,正宸其门生也,独不肯附会。十五年正旦朝会,帝进延儒等揖之,待以师傅礼。正宸因言:"陛下隆礼阁臣,阁臣宜积诚以格君心,不与中官作缘,不凭恩怨起见,不以宠利居成功,不以爵禄私亲昵。"语皆风延儒。及宣大缺总督,延儒欲用宣府巡抚江禹绪,正宸持不可,吏部希延

儒指用之，正宸复劾其行贿事。帝不纳。延儒欲起江陵知县史调元，正宸止之。延儒再召，颇得冯铨力，欲以守涿功复其冠带，正宸与金光辰力争，事遂寝。寻诋兵部尚书陈新甲奸邪，荐李继贞、李邦华、史可法、孙传庭可代，及松山师覆，请先正中枢破坏之律，然后正行间失陷之条，新甲遂获罪。既而会推阁臣失帝意，谪戍均州。

福王立，召复故官。疏请亟檄四镇，分渡河淮，与江北、山东协力，互为声援。且请缟素率师驻跸淮上。时不能用。内传用张有誉为户部尚书，正宸以有誉虽有望，而中旨不宜出，抗疏力争，有誉卒以廷推用。魏国公徐宏基等公疏荐张捷，命下部议，并议前户部主事邹之麟、前御史张孙振、刘光斗，起用正宸分别论诸人，稍宽捷而力诋之麟、孙振、光斗。马士英不悦，拟谕诘责，回奏上获免。寻以安远侯柳祚昌荐，起用阮大铖，正宸又力争，且曰："朝廷如此举动，邸报流传，见臣姓名尚挂仕版，必相顾骇愕，谓负掖垣职掌，万死何辞？"乞先放臣归里。士英辈忌正宸居言路，遂用为大理寺丞，已见国事日非，请假归。鲁王监国，起吏部左侍郎，不受，仍署旧官。事败，弃家为僧，不知所之（谨据王鸿绪撰《明史稿》补）。

朱之瑜

朱之瑜字楚屿，至海外复字鲁屿，又号舜水，余姚人，少伉爽，有志概。有持谱献者，谓朱文公子为余姚令，家于此，族人欲附之。之瑜曰："中有一世讹脱，即难徵信，且人贵自立，不必攀附紫阳也。"寄籍松江，成诸生，提学御史元某以才备文武，上诸礼部。癸未、甲申两奉徵辟。明社既屋，福王建号江南，总兵方国安荐授江西按察副使，兼兵部职方司郎中，监国安军，马士英方用事，遣私人周某偕同邑何进士东平招之，之瑜念方、马终误大计，力辞。台省劾偃蹇不奉诏，将逮捕，会南都亡，遂解。

黄斌卿奉表闽中劝进，唐王加斌卿肃虏伯，镇舟山。之瑜往依焉，于斌卿强悍不法，数有所救正。承制授昌国知县，又表授监察御史，管理屯田事务，聘军前赞画，均不应。御史冯京第之自湖州军破也，间关入四明王职方翊军中。时内地单弱，欲藉海外之师为响应，京第劝斌卿乞师日本，斌卿因命弟孝卿副京第往，之瑜从之，撒斯玛王许发罪人三千及洪武钱数十万，京第先归，之瑜留，而师不果出。己丑，鲁王驻舟山，安洋将军刘世勋疏荐监纪推官，吏部拟兵科给事中，改吏科。时礼部尚书吴钟峦扈王，兼督学政，以开国第一人荐，将授翰林院官，先后力辞。王翊之朝王也，见之瑜恨晚，举孝廉，辞。辛卯，舟山陷，飘泊海岛，转徙日本、交址、暹罗间。甲午徵还，敕书达交址，焚香开读，东望涕零。戊戌，赴厦门朝王，不果。己亥，朝王金门。时朱成功、张煌言，会师入长江，之瑜主建威伯马信营，信台州副将，降于张名振者也，名振死，以兵属成功，与忠靖伯陈辉，之瑜常往来两军间。克瓜州，下镇江，皆亲历行阵。

未几事败，益徬徨无所向，返日本。日本人安东守约周给之。丁未，水户藩侯源光国为筑第驹笼别庄，造膝访道。东国未有学，著《学宫图说》，依以创造，凡古升古尺簠豆笾铏之属咸备。又命俊秀子弟从受释奠礼。己酉，年七十，辞归，不听，燕之后乐园，以屏风为寿，绘东国及中华耆德六人，则武内宿祢、藤原在衡、藤原俊成、太公望、桓荣、文彦博也。己未，年八十，致祝如初。壬戌四月十七日卒，年八十三。光国遣世子纲条临丧，葬常陆久慈郡大田乡瑞龙山，谥曰文恭，构祠堂驹笼别庄，亲制文诔之。

之瑜生八岁而孤，伯兄启明天启乙丑武进士，南京神武营总兵都督同知，以忤阉削职，特旨昭雪，授漕运总督，国变未赴，任行由总兵，劾归。国朝强起之，不可，后以老寿卒。仲兄之瑾诸生，弱冠即夭。之瑜在日本苦蚊，有劝幛以纱厨者，谢曰："先世葬域，兵后恐遭蹂躏，辗转思维，不敢身处安逸耳。"凡中华人来，必泣问伯兄近状。娶叶氏，生子元模、元楷，继娶陈氏，生女高，字柔端。元模屡省父交址厦门，辛丑殁于海外。元楷隐居教授，已酉卒。柔端六岁丧母，年十二遭世乱，即佩刃自防，字何东平子，郁郁未嫁而亡，

之瑜笃于友谊，初以诗受知于张国维，朝列相知者，陈函辉、张肯堂，同县则邹元宝、斗东、叶大受、陈遵之族子锦，尤与王翊、吴钟峦、朱永祐契。之瑜之返日本也，诸将留之，张煌言挽之尤力，之瑜以海滨无田可耕，坐而糜饷，有负本志，遂行。初交址王檄取通晓中华文字者，被摄至，不拜，王怒锢禁之，继知不可屈，遗书有"太公佐周而周王，陈平在汉而汉兴"语。答曰："天祸明室，不佞逃遁贵邦，苟全性命，如欲委质他国，皇天后土，实鉴此心。傥异日者，瑜藉大王之灵，遄归桑梓，当举贯国携贰之端，昌言于朝，使圣主明见万里，贵国得世守藩维，岁贡终王，宁不贤于瑜之竭蹶贵邦哉？"乃纵之归。之瑜问学赅博，少从业慈溪李契元，有诗数十篇，附刻《姚江诗存》，文集二十八卷，皆海外所作。日本正德二年，源纲条刻之，有《安东守约序》。日本高弟有《守约》、《子安积觉》，又令并将兴（谨据《朱衍绪家传》补）。

三湘从事录

[清]蒙正发撰　高广政整理

《三湘从事录》，明末清初蒙正发撰。蒙氏于明亡后曾参加抗清复明活动，该书即是此段经历的实录，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书成后曾"沉湮垂二百余载"，后经清末金永森访求刊刻，方行世。现据神州国光社印本标点整理。

例言

此书之刻，所以正人心，息邪说。圣功为明臣，既忠于明，则凡为人臣者，其当如何尽忠，可借鉴而明。高宗纯皇帝读史阁部《报摄政王书》而善之，谕史臣曰："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载其书，不失忠臣之心乎？不必讳，亦不可讳。"大哉王言，其为万世明纲常，教节义也，至深且切！此书一出，于近世人心风俗大有裨益，读者不可不知。

书中人名、地名、以别号称者如：孔有德称恭顺，肇庆称端州之类，悉为注明，使读者一目了然。

圣功在永历朝与金堡、袁彭年、丁时魁、刘湘客等直言敢谏，不畏强御，忌之者有五虎之谤。恐后世史家不察，至沿其误，悉为辨正，不使忠魂遗憾于地下。

书中名臣如瞿忠宣、何忠烈诸公，奸臣如刘承荫、马吉翔诸人，皆关一时治乱，故于其爵里事实，略加参考。其余人名甚繁，无大关系者，皆从略焉。

此书沈湮垂二百余载，将就散失，永森下乡宣讲，所至之处，必召其故老探访古迹，搜求遗书，此乃圣功后裔甘云峰所藏者。至邑中遗书甚多，以蒙所闻者如：杨昺之《素庵文集》（永乐时御史，详《明史》本传）、汪必东之《南隽集》（朱竹垞选其诗入《明诗综》），汪文盛之所刊三史（《广雅堂诗集》、《滁山草堂歌注》、汪文盛刊三史，称善本）、汪宗伊之《南京吏部志》、汪宗元之《南京太常寺志》（均见《四库提要》）、吴楚材之《强识略》（王弇州其必传）、刘景韶之《大白原稿》（与李沧溟同官曹部，结社唱和，王弇州为作序）、胡定之《二溪全集》（俞桐川刻其文于百二名家）、汪桂之《梅村遗稿》（善画，华亭董尚书云："文有吴梅村，画有汪梅村，皆足冠绝当时，称二梅村云。"）、熊则祯之《御史疏稿》（杨涟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则祯复上疏之，均为忠贤所持，熊廷弼死，则祯哭之哀，竟以忧愤成疾，卒于官。人皆知有杨、熊二公，而不知有则祯，故特表之）等书，均未得见。倘有同志之士，搜得其书。愿以相饷，重谋付梓，以光潜德，翘盼殊切。

圣功有诗二种：曰《漆园放言》、曰《欸乃声》，船山先生作序，雅推重之。圣功原不藉诗传，而诗又非近时急务，故置而未刊，兹择句之佳者五言如："山将落日去，风送晚凉来。木客林端啸，孤鸿海上来。寒涧蒸轻雾，高岑驻晚晴。檐浅高收照，林空易送声。"七言如："旧句复吟如梦里，湘山重见似亲人。荒城笳吹山遮断，野寺疏钟月送来。秋成衲子忙如俗，雨后山光净若澄。天地茫茫真大瓠，行藏泛泛一浮萍。拨枕滩声喧断梦，系舟老树托芳邻。粤水南来深染碧，春山雨过尽堆蓝。茶烟入水如云泛，飒影骞风觉岸忙。"皆妙。圣功生明季，其诗不为王、李，亦不为钟、谭，自出机杼，不屑依傍门户，此其所以为豪杰之士也。

黄筱鲁观察辑有《濂学编》一书，中多理学名儒，《王船山先生传》中附载圣功事实，（永森）以圣功此书相质，观察服膺船山有年，又以吾乡有此义士，不可听其湮没，慨然捐赀刊行。表彰节义，即以磨厉顽愚，不仅寻常文字因缘已也。故特志之。

隆武元年（永森按：顺治二年，唐王聿键立于福州，号称隆武），乙酉岁，十月既望，正发同汪东一柱，赵岩仙继抃，王振秀士芳、孙大川嗣济、陈命卿王言、家叔父济五（讳上和）起义复城。教官周生文脱逃，赴省请兵，从崇阳东隅之沿河岭进，乡勇乌合，遂成瓦解。十一月望旬，发与孙嗣济、陈王言，与邑令李方曾自摩旗峰间道走通城。时大雪严寒，夜行昼伏，三日不得食。自念槁毙山中，与草木同腐朽，且投身村舍，若执献而出，明目张胆，慷慨从白刃，不枉此番义举。遂同陈王言投通城涞澌黎时生家。

时生通城库吏也，素昧生平。一见即引入后堂暖室中，先饭以薄粥，即设裀褥，命且就寝。移时，设馔甚

盛,醉且饱,复命再休息。片时,村中嚣杂,不可久留,此间距关门四十里,当温月夜行。黄昏后,时生携一苍头沿途索火炬以行。行三十里,黎明,恰遇清令同防将自关门回,时生曰:"毋恐,有我在。"遂向前迎邑令,数语支吾而去。至关门,门弁与时生熟识,竟得坦行。越关行十里,即入平江境。时生曰:"此大明地方矣!二君奚姓?"俱以实告。时生曰:"某固知二君起义出亡者,两贼相得,得形于嘿,故前此不问姓名,恐君疑也。"遂泣涕拜别。时生仍命苍头送行。

行三十里,遇太仆寺卿兼管监军道事章公标将何一乾,领十数骑哨探,细讯本末,知为辛苦难中来者,以骑乘我。至平江县,防将副总兵满大壮、万大鹏、参将黄茂功等各张乐设宴,款接殷勤,遂厚犒时生苍头遣归。奈苍头痴甚,述其事,遂至外泄。时生苦刑狱,破家产。嗟呼!正发雪夜危踪,冻馁垂毙,不异子胥奔吴;时生高义,又不异濑水女子,江上渔父;上天苍苍,十数年来,未尝一刻忘也。

发脱难后,汪柱、赵继抃、王士芳、赵之城、家叔父俱被执,缚至武昌,死之。柱、继抃、之城有绝命诗,多传诵之。家叔父见佟养和,抗节不屈。养和曰:"汝何不剃头来见我?"叔曰:"若去一毫发,无以见二祖列宗于地下!"养和怒,遂死之。

发往平江数日,即往湘阴。忽见道上抛弃杖械,溃兵络绎。行百里,无烟火。诘其故,乃总兵张先璧分守下湘之兵,闻贝勒渡湖,遂踉跄先奔。发与陈王言相对愕眙曰:"中兴气象,固如是乎?我辈破家亡命,九死至此,惟冀重见天日,稍稍吐气。今如此,更复何望?"及抵长沙,谒督师何公(永森按:何公名腾蛟,贵州黎平人,天启辛酉举人,崇祯中知南阳县,地当要冲,数摧贼锋。又从巡抚陈必谦破贼安皋山,讨平土寇,能声大著,迁兵部主事,出为怀来兵备佥事。调口北道,丁母忧,巡抚荐其才,将夺情固辞归。服阕,起淮徐兵备,境内肃然。癸未冬,晋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北),司阍者白棒乱扑,不容稍近,正发不禁怒发上指,振声大呼:"我辈奉督师之命起义杀□,不幸家族俱屠,间关至此,乃竟师门远于万里乎?"时太仆章公(永森按:章公名旷,字于野,别字峨山,华亭人。崇祯丁丑进士,授沔阳知州。十六年,贼陷州城,同知马飙死之,旷走免,为给事中熊汝霖、御史游有伦所劾,何腾蛟令戴罪立功。左良玉犯南都,腾蛟至长沙,以旷为监军)闻发言,趋语督师,随召入,痛责阍人。正发详述起义颠末,督师慰劳再四,并馈费二十四两。随谒太仆,已先饬阍人相候,一见开诚吐衷,即蒙国士之遇。时孙嗣济与李令同到,督师授正发参军推官职衔,正发本意急欲请兵恢复,以救家难,荣名非所愿也。

一日,太仆语正发曰:"督师军务烦剧,不及照管,若肯相助为理,同到湘阴相机进取,不更便乎?"正发面虽唯唯,其实属意在督师也。盖以癸未杀贼保城之功,督师闻于烈庙,奉旨准贡。乙酉春,左良玉之子梦庚称戈东下,督师不从,投身江汉,渔艇救起(永森按:稗史称:宏光立南京,有称故太子自北来者,诸臣莫能辨,下之狱。良玉上疏申救,不报,用黄澍计,举兵反,以"清君侧"为名,焚武昌,东下劫巡抚何腾蛟同往。舟次汉阳门,腾蛟乘间跃入江中,漂至竹簰门,渔舟救起。此则云梦庚称戈东下,而不及良玉。后载《腾蛟祭章总督文》,亦云梦庚问鼎留都,均为良玉开脱。似当时此举皆黄澍与梦庚为之,劫巡抚并劫良玉也。以楚人记楚事,当较诸书为确,可为良玉雪诬),由蒲圻入崇专,寻发等起兵,随以闯氛告逼,遂上湖南。十月朔,督师手书与发云:"不佞于十月十六日誓师祭江,水陆并进;足下速率义旅会合柯陈兵,收复大冶、兴国州县,同至省会,痛饮黄鹤可也。"发遂举兵以应。是前此知己相感,今复举兵相从,千里来依,原非漫然,故属意在督师也。

先是闯部王进才投归督师,即以总兵驻镇岳阳。又左营副将马进忠、王允成、卢鼎抗节,乘便风,一夕挂帆从九江上,亦驻岳阳。本年十月十六日,督师同太仆誓师东征,蔽江而下,至湖口,见王、马诸镇舳舻南溃,何章二公相顾诧愕,不知所出。四镇到,面讯之,始知为贝勒渡湖故也。其实贝勒是往西湖袭扑一只虎,非来星沙者也,太仆向督师泣曰:"本拟长驱直捣,孝陵在望,今未出内地,挠沮若此,将何面目还星沙?某宁死不归也。"督师欷歔解慰,邀太仆且还,再图后举。诸镇才至星沙,不肯驻足,王进才往弋阳,马进忠往常德,王允成往湘潭,卢鼐往衡州,各择内地为偷安计,门庭置之不问矣。太仆与督师密商:此辈响马,性习难驯,且惊弓之鸟,望而惊扬,岂能抗臂与敌人争锋?于是决计用南人矣。

时江右震邻,渐逼茶醴,羽书日急,遂遣总兵张先璧出吉安,以张星沙右蔽。副将刘承允驻武岗兵力颇强(永森按:承允南都人,酗酒有膂力,号刘铁棍,以征蛮擦功,累官至副总兵),太仆亲往调之。承允曾困辱何公子文瑞,恐督师之衔己也,惴惴不敢下。太仆身任保其无他;然每向承允盛称督师威严,承允益惕慑,惟求太仆周旋,虽赴汤蹈火唯命。及承允庭见,督师竟行宾主交拜礼,称承允老公祖,过于谦牧。承允出嗔太仆曰:"何公长者,原无他肠,公胡恐喝我也?"承允由是骄恣,后竟不辞而归,诸镇尤而效之。董英请镇浏阳,黄朝宣盘踞燕子窝,曹志建营窟镇峡关,郝永忠以迎驾为名,深入郴阳,牛万才往湘乡,风卷云扰,民罹汤火,以督师太仆为孤注矣。

太仆抚膺叹曰:"我尊督师所以尊朝廷,今朝廷草创八闽,威福不能行于远方,故特张皇督师声灵,俾节制有权,调度无梗。今屈体如此,元气泄矣!其何能振?"寻与督师计曰:"向谓用北人不如用南人,某谓用外镇不如用亲兵,与其以有用之金钱,养望敌还奔之响马,不如养站得脚跟之南兵;与其以有限之金钱,养进止自如之外镇,不如养可予夺遣发唯命之亲兵。且有亲兵则可以自强,自强则可以弹压响马,驾驭外镇,此壮威制胜之术也。"督师深然太仆计,于是于黔粤之间,分头召募,督标募得平越土师副将吴承宗,绰号大弩,

领兵三千；黎平土师参将姚友兴同蓝监纪领兵二千；参将龙见明与廖都司领兵二千；广西柳州僮目副将覃裕春、子覃鸣珂、领交铳手狼兵五千；仆标副将满大壮原兵三千；参将黄茂功原兵一千。又募得镇箪指挥张星炫、领麻阳兵二千；又满副将之子都司满其炅续募到麻阳兵二千。又长沙巡道傅上瑞亦同召募标将胡跃龙、吴胜、陈绍尧，共领兵五千余；又调到副将向登位、向文明，共领兵三千。督标官兵共计三万有奇。

是时，学道堵允锡，督师题补湖广南抚，往常德招抚一只虎，更营制名忠贞营，就在彼中制师。以原黄州知府周大启题补学道，以长沙巡道傅上瑞题补偏沅巡抚，仍驻长沙，办转运。上瑞以专汛所在，坚请往任，因题永州守道严起恒左布政，措济军饷，太仆以敌在岳阳，下湘为门户重地，不宜久虚，请亲率三标驻扎湘阴。督师曰："公虽胸有万甲，但身苦文弱，须得大镇与俱。"太仆谓："若兼大镇，必致事权掣肘。封疆之事，某一身任之，居中调度，则明公主持，左右赞勷，新监司赵廷璧尚可效尺寸也。"

订议已定，适永州司李吴晋锡至长沙，得闽中邸报，张肯堂题报：松江乡绅李待问、章简起义守城，□攻累月，破城殉节。奉旨祭葬，赠吏科都给事，加赠尚宝卿，谥节愍。太仆见报，哭踊几绝，即日设位展奠，星沙文武毕集。祭毕，太仆祭文内有云："弟之任沔阳，兄送弟京口，执手叮咛做好官。兄不忍舍弟，弟不忍舍兄。兄今舍弟而报国，弟必报国而追兄。"等语。闻者莫不感泣。

时星沙文武公送郡丞周二南神主入蔡公祠配飨，太仆于壁间《题吊蔡江门诗曰》："人生七尺亦一夫，作文八股称为儒；科名俯仰几大事，转念正念在须臾。旷也雄心愤杀贼，一朝未死今嗫嚅；学得君身寸寸乐，无苦无痛亦无拘。爱我君兮辞我母，嗟我民兮独噫歔。"蔡江门讳道宪，任长沙司李，癸未八贼陷长沙，江门怒骂不屈，寸磔以死。周二南字石拙，云南举人，长沙郡丞，乙酉秋，闯贼溃入长沙，督师命往招抚，周随带兵丁数百，贼误为袭己也，遂遇害。蔡先建祠，今以周配焉。

翼日，太仆辞督师往湘阴，正发送出城闉，停鞭语发曰："待到湘阴，即来相请。"此丙戌正月念旬时也。太仆至湘阴，鼓舞战士，整顿守备，就民舍为公署，扁其堂曰："后食"，柱联云："帐下若干同苦士，湖南第一大明城。"旬日后作字督师，求正发与孙嗣济、陈王言，同赴军前。又手字与发，约刻期遄赴，于二月既望，至湘阴，凡一切战守机宜，无不虚心谘询，朝夕同饮食，无刻离者。

先是湘阴十五里外，时有敌骑往来。太仆选三标骁将领兵奋杀，斩首百余级，追奔至新墙河岸，直抵岳界。以枭将牛养勇驻顶拨，覃裕春、姚友兴、蓝监纪，驻潼溪，以遏小路。满大壮父子、吴承宗、龙见明、廖文明、陈有明，驻新墙，以御大路。吴胜驻关王桥接应潼溪，向登位驻长乐街，接应新墙。委陈王言监纪新墙官兵，委孙嗣济同黄友功、张士燕往辰阳召募，委材官蔡演、张绍孟往东安县打造交铳。又会同督师牌，正发为十三营监军，凡有机密，重日驰驱各营，酌量布置，仍还湘阴面商太仆方略，几以马上鞍闲为眠食矣。

时有爱将万大鹏，招抚有功，技勇绝伦，督师有"浑身是胆，出口惊人"之荐。因在平江有不法之事，太仆缚来，挥泪缢杀之。各将咋口曰："爱将且不少假！"各相戒勿敢犯。发在行间，太仆录《寄送春绝句》云："细细薰风上铁衣，迟迟暖日坐军帏。河山咫尺烽烟隔，不放春从异域归！"发和韵奉酬："轻鞭小马敝征衣，壁垒风烟黯布帏。莫谓春光留不住，大明正朔万方归。"

敌骑数来冲突，我军奋勇堵杀，屡挫其锋。三月乘胜逐北，直抵岳阳城下，清岳镇马蛟麟惧，飞请援兵，遂发固山祖大受（永森按：大受当作大寿。《贰臣传》：大寿辽东人，明总兵，崇祯元年，擢大寿总兵，挂征辽东前将军印。崇德七年，松山城破，与洪承畴并降，隶正黄旗，仍官总兵。顺治十三年卒），领满兵于四月初旬出京门。督师驻星沙，安戢王马郝卢各镇兵马，措给月饷，使不扰民。又遍檄各路粮饷，接济三标临敌之兵，左提右挈，寝食不遑，以一手障南天，亦良苦矣！太仆在湘阴，自新墙潼溪以至平江，延袤三百里，步步碁布，处处星络。又推心以置诸将之腹，一裨一弁，无不精神周到：稍有捍格，委曲调剂；稍有疏漏，立行补缀；一饭之顷，军书四五发。每日自黎明至夜半，就枕片时而已，以致心血枯槁，颜色憔悴，暴发下血之病，药饵调治，弥月始痊。太仆与发笑语曰："我辈身任封疆，一腔热血，免不得要寻出处，但愿干净从项间出，不可龌龊从下体出也！"太仆见发行间数月，亦有微劳，每致书督师盛称之。

五月督师题太仆巡抚江北总督，恢抚军务，题正发兵部司务，仍监三标兵马。适值探人回报：祖兵已至岳州。即驰谕各营，严饬防御，发驰新墙，率励整备。六月初一日，□兵万骑渡河，直逼排栅下营。副将满大壮语发曰："敌势甚重，必须援兵接应，然非监军亲往，恐迟缩误事。"发驰十数骑至长乐街，即刻命向文明领兵三千前去。又至关王桥，发吴胜兵一千协援。驰至潼溪，闻新墙炮声震天，不移时有带伤兵丁奔来云："我军与敌鏖战半日，从陈友功排栅攻进，副将吴承宗、参将满其炅、都司郭泰被执，东北角兵丁尽没。满大壮、陈有功、龙见明、张星炫冲阵力战，又得向文明救援，兵丁杀伤不多。"发号哭愤激，恨不身赴，与副将覃裕春誓曰："今日破新墙，明日必攻潼溪，此我与君戮力效命之地也。万一潼溪不守，正发誓以身殉，有何颜面见章太仆耶？"裕春亦感奋，期同生死。

副将姚友兴闻新墙之败，大怖恐，薄暮率所部弃汛而走。发不禁恚怒，躬率数十骑邀姚友兴叱数其离汛失伍之罪，军心贴然。裕春与姚、蓝共兵八千，内有鸟铳六千，发同裕春布置，将鸟铳分作三排轮放。是夜三更，即命造饭。兵丁出汲，见营门一黑物，视之，乃大包火药也，环栅而视，又得火药二大包，盖敌用细作先置排栅间，待攻围发火者。裕春喜曰："天赐我也！"东方

才白,敌万骑齐来,环营数匝。先放鸟铳一排,仆尸数百,溃然而解。少顷,又合一围,又放鸟铳一排,敌又仆尸数百,救死扶伤,不敢向迩。有来抢尸者,又被铳死,遂号天奔渡,不敢反顾。此敌渡湖以来,第一大创也。

太仆闻新墙之败,以头抢地,呕血昏绝。湘潭盐法推官郑古爱、监纪孙象乾、郭如泰、萧为龙、知县俞鸣仪、中军秦相百、旗鼓董宏猷、陈通等,委曲劝解。次日,得潼溪捷报,稍慰愤闷,仍设措药食,息养新墙伤残之兵;搜括酒器,奖劳潼溪得胜之将。与正发手书曰:"新墙挫衄,切恐门下不免,不佞心胆俱碎;幸天佑吉人,复于潼溪大报东门之役,转败为功,具见伟略,不佞拟驰行间面犒有功将士,因新墙一气成病,烦门下酌量厚薄,逐一周到,以彰前劳而策后效。犒不能丰,聊示投醪挟纩之意而已。所有善后机宜,不佞急欲面商,竚望。"发遂回湘阴,与太仆相见,慰劳甚欢。

时探得敌自潼溪败还,祖、马自相仇怨,无复上侵之意。但新墙一路,甚是空虚,败兵锐气已挫,未可即用;遂于平江撤黄茂功领所部兵二千同牛养勇兵五百星赴新墙。时监纪孙嗣济新募辰兵三千适至,休养数日,遣赴新墙,汛守新军声复振,敌骑不敢复近新墙矣!

七月,太仆北抚新命下,奉敕巡抚湖北等处地方,兼理粮饷总督,恢抚军务,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正发亦拜兵部司务新秩。上又晋督师定兴侯,赐铁券,督师以有罪无功,力辞不受。又加堵抚院总制忠贞营务,兵部左侍郎,加傅偏沅兵部尚书,严方伯户部右侍郎。初,督师题太仆北抚,兵科杨文荐面奏:"太仆昔为沔阳知州,江北乡绅俱受其毒,今若作巡抚,江北士绅无噍类矣!"上曰:"章旷以一知州而能毒江北士绅,是其才力必非庸碌,中兴大业,急需此人。"命该衙门速给敕印与他。夫文荐与总督有师生谊,以杯酒语言之小嫌(*文荐公上车,峨山师钱饮,酒酣戏语文荐曰:"若叨楚学政,相烦衡文。"文荐艴然曰:"老师欺门生不能会也!"遂以成嫌。永森按:钱当是饯字之误,公上车,当是上公车*),遂构谗沮;赖思文圣明,反以此识总督之才力,煌煌锡命,出自乾断,思文真英主哉!向使北都坏后,即以思文继立,天下事犹可为也。惜东南半壁断送于酒色昏湎之孝安,国事既去八九,而始龙飞海甸,呜呼晚矣!

时江北诸生来依总督者数百,总督葺理学宫,复扩构卢舍,为诸生即安,每生月给米三斗,银三钱膳之。一日下学课诸生,归殊怏怏,无可意者,即将"夫我则不暇。""无羞恶之心,非人也。"二题转以课发。发辞以久疏笔砚,师再三强之,潦草成二艺,师极为赞服,出以示诸生。比日,适接按院杨公移文,题准于衡阳开科,补乙酉乡试。即以代巡杨公讳乔然,号桐若,四川长寿县人、癸未科进士为大主考,方伯严公为监临,即就府学改为贡院,凡科场公费,皆严公倡同监司设法捐措者也。师鼓掌嘉跃,怂恿发往,发曰:"自壬午后,从事鞍马、久谢毛锥。且既叨一命,又何必博此虚名?"师曰:"科目到底是三百年来名器,子何薄视之耶?且以子才,而不由科目出,亦可惜也。"

先是师忧水路无备,敌若扬帆而上,我徒望洋而叹。于五月内,遣坐营副将王储往衡州打造战船,并招水兵。去后,师知发不愿赴试,先遣监纪陈王言、萧为龙先行,随借督催战船为由,咨会督师札,付正发往衡。发至长沙谒督师,置酒欢洽,同参军姚大复、丁元相、李春先,流连数日,以战船急务辞行。及至衡郡,师蚤有手谕与坐营,着令劝发赴试,不则咎在该将。发感师爱肫挚,强入棘围,中式三十七名,萧为龙六十四名,发本房座师新化知县江公见龙,号田侯,贵州黎平人,癸酉解元也。师正督兵在行间,闻报狂喜,不啻子弟之得隽者。正发则于揭晓之辰,不禁痛哭,念从前偃蹇,今于国祚式微之日,始克一售,邱墓不幸,弟妹无缘,是用摧切膺肝,泪浪浪也!然榜前数日,发与王言同寝,王言见一蓝面獠牙立发枕畔,光烛满室,王言恐怖爪发发寤,则阒无踪影,噫,是所谓魁星者非耶?师谓到底是三百年名器,岂不信哉?赴宴后,驻衡一月,督催王坐营战船,祭江起行,盖十月二十旬也。

九月初旬,总督见各路募兵已集,且总兵王进才全营俱至,长沙水师王允成蓄养已久,屡文请下,遂与督师定计,大举北伐。又移咨堵制抚,约会马进忠,由大江订期同发,总督统三标并二王宫兵直指岳阳。岳镇马蛟麟自潼溪败后,怯我火攻,见鸟铳上,即望风鼠窜,前锋已抵城陵矶,敌空城而走。不意新营终是响马,性习凌烁,三标呼为蛮子,所得敌人、敌马,公行抢夺。三标愤激,谓我等出死力杀□□,响马袖手得财物,断不甘心远逐,另扎一山头。敌以数百骑打一倒拨,新营站脚不定,奔溃践踏,死伤无算。三标按阵,振旅而归。总督切齿捶胸曰:"可惜我兵垂成之功,竟为响马所误,人乎天乎,奈之何哉?"此时马进忠由大江直至嘉鱼六矶口,生擒清阁部丁姓者,杀总兵一员,兵多赴水死,守候三日,闻旱兵已退,遂尔返棹。是时武汉震动,各官俱束装以待,督师闻报,竟夕绕堂而走,昏绝复苏,自是决意不用响马矣。

总督回湘阴,下血之病复作。发至长沙,制抚堵公以会师之役来长沙,同饮督师署中,盛称马镇之勇,微弹湘兵之怯,樽酒间,颇露机锋。发辞归湘阴,师欷歔述前事,且云:"下血复作,皆由怒气伤肝,焦思鬲腑,以致拶血涔涔下,殆不起之症也。"以发新归,咄嗟命酒,每饮至夜分,师量不胜酒,盖借此为排遣之苦趣也。

时颁历未几,汀洲蒙尘之报至矣。所颁隆武三年历日,上于历面御书"大明中兴"四字。上天姿英武,博学好文,急于求功。郑国公芝龙以元勋举动任意,上深衔之,会钱邦芑与总兵陈谦小嫌,疏劾谦,上遂杀谦,谦固芝龙肺腑交也。芝龙大愤怏,闻贝勒过钱塘,芝龙致书贝勒,有"由旱路则撤杉关,由水路则撤水师"之语。贝勒遂列队坦行,至福州。上移延平,内阁何吾驺领兵三千扈行,忠伯张鸣凤领兵一千护宫眷辎重,上至汀州,□兵已抵延平。左右请上急行,上曰:"何辅臣与宣忠伯有兵在后,当待其至。"不知吾驺、鸣凤以所挟重

资，已弃上走小路过广东矣！上因待吾驺两日，遂及于难。嗟乎，吾驺陷主之罪，等于杀逆，虽寸磔岂足赎哉（永森按：《小腆纪年》：丁酉唐王奔顺昌，王师抵剑津，仓卒就道，有一骑而三人者，福清伯周之藩，给事中熊纬率兵五百随行。二十七日，抵汀州，明日五鼓，之藩朝行在，犹闻王与曾后角口声，俄有十余骑称扈跸者踵至，则追兵也。呼问："谁是隆武？"之藩挺身呼曰："吾乃大明皇帝也。"群射之，之藩拔箭杀数十人，俄脑后中箭，坠马被杀，王与曾后遇害于汀州之府堂，八月二十八日也。又曰：诸书皆谓隆武被执，送至福州，斩于市。曾妃被执，投九龙潭死。《台湾外记》云：锦衣卫陆昆亨眼见隆武帝后戎装小帽，与妃嫔被难于汀州之府堂，百姓收群尸，葬于罗汉岭，当得实也。或又曰：汀州代死者为张致远，王实未死。后郑成功屯兵鼓浪屿，有遣使存问诸臣者，云为僧于五指山，然亦莫别其真伪也）？

总督得汀州之报，泣血失声，众劝以方在病中，宜节哀养此身以报国仇。督师闻报，号天痛哭，两日不食。恐敌因丧乘我，督师、总督忍情办事，以备冬防。总督鼎湖哀诗云："才说三年又换年，哭声倒地且呼天。此身珍重千秋史，种得冬青处处烟。"

广西征蛮将军杨国威拥靖江王乘乱自立，颁伪令至长沙，督师不为礼，至湘阴，总督亦如之。广西巡抚瞿式耜率同副将陈邦傅、参将焦琏、讨靖江王并杨国威杀之。邦傅遂佩征蛮印，焦琏授总兵官（永森按：琏字国器，山西人，绝有力。献贼之陷楚也，系桂王由榔于道州，琏逾城入狱，破械负王登城，手短兵，一跃下，轻捷如飞，贼疑怪，不敢逼，遂趋渡河以免）。唐藩郡王又在广东僭立，年号绍武（永森按：王名聿𨮁，隆武之弟。明大学士苏观生与何吾驺等拥立于广州，大兵取广州，为追骑所获，投缳死）。惟有桂藩第四子永明王，神宗嫡孙，叙亲叙贤，应承大统，两粤文武瞿式耜、丁魁楚、程峋、方以智、总兵侯恂、吴双、陈邦傅、焦琏等同心拥戴，屡笺劝进，于丙戌年十月，即位于端州，以次年丁亥改永历元年（永森按：永明王名由榔，神宗之孙，桂端王常瀛少子也。张献忠陷衡州，王由永州入粤西，为贼所执，系道州，焦琏攀城破械出之。隆武常语群臣曰："永明王神宗嫡孙，朕无子，后当属诸。"暨汀州闻变，丁魁楚等奉之即位于肇庆，称永历，肇庆即唐之端州）。晋督师何腾蛟东阁大学士，定兴世侯，升广西巡抚瞿式耜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永森按：式耜字起田，常熟人，万历丙辰进士，由知县擢户科给事中，坐钱谦益党削籍，事详记传。南都立，起应天府丞，再擢佥都御史，代方震孺巡抚广西。大兵破广西，式耜与张同敞同殉节）。两广总督丁魁楚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制抚堵胤锡加兵部尚书，总督章旷加兵部左侍郎，荫一子，锦衣卫堂上佥事户部右侍郎管湖广布政事，严起恒加户部左侍郎，荫一子，锦衣卫千户总兵侯恂商丘伯，吴双前军都督府，陈邦傅柳庆伯、焦琏新兴伯、马进忠武昌伯、王进才澧阳伯、刘承允武岗伯、张先璧茶陵伯、曹志建保昌伯、郝永忠南安伯、王允成岳阳伯、卢鼎宜章伯、黄朝宣萍乡伯、董英浏阳伯。宜章伯标总兵武自强挂威远将军印，白良辅挂致远将军印。忠贞营李赤心□国公，高必正郧国公。李来亨三原侯，马腾云高陵侯，贺登云泾阳侯，党守素兴平侯。袁宗第、刘体纯、张光翠等共二十余员，各晋爵列侯。四川杨展、王祥、李占春、于大海、谭宏、谭诣、谭文等，贵州皮熊等，各晋爵有差。满大壮、覃裕春、马养麟，各加正总兵官。

本年十一月廿七日，总督恐岁暮疏虞，率二百骑同发巡视潼溪、新墙一带营盘，驻新墙度岁。除夕，朔风暴起，帐房掀拔，各将恳请暂进营房安歇，总督曰："我若畏寒图便，反令将士露处，于心安乎？且我受苦不过一宵，诸将士隆寒严冻，执戟鸣镳，其苦百倍，更可念也！"诸兵闻之，莫不感泣。黎明，望阙叩拜。口占绝句云："爇柴待旦拜天子，一着戎衣起大风。踊跃嵩呼震壁垒，东西南北尽阴祟。"发和云："投醪喜挹柏浆融，旌旆飞扬掣晓风。新帝新元新岁月，河山万里悉来祟。"

正月初三日，总督回湘阴。初六日，上长沙，与督师面商机宜，留发居守湘阴。十六日，总督自长沙回，盖因黄朝宣与卢鼎衡阳内构，郝永忠在郴，桂扰攘，百姓惊窜，粮饷匮乏，立有脱巾之忧。议委正发督催衡、永饷务，以应急需。于正月二十日起行，督师、总督各拨材官十员随行供差遣。发至衡阳，卢鼎标武白二镇与燕子窝黄朝宣构兵穴斗，戮及居民，城郭一空，督师驰檄往谕，不肯罢，严户部同衡岳道人李皓白两地劝和，久而始释。发驻十日，差官七员分往衡、彬各属，勒限提解。去后，即兼程赴永，督催驿饷二万，差官分催。去后，发又亲往石矶站查验蔡演所造鸟铳，晤川陕总督朱石渠，讳容藩，坐谈达旦。云欲间道往澧州，入永顺土司，渡江走巫峡，进两川，联络全川将士，建瓴而下，直至武昌。指形画势，有如聚米，厥后皆一一如其算。洵杰，士也。

容藩又细述上播迁颠末：因贝勒在汀州遣总督佟养甲、提督李成栋领兵七千破南赣，赣督师阁部杨廷麟、总督刘同升、万元吉、监军御史姚毓奇、总兵张定远死之。成栋乘胜度岭，南韶望风靡，遂破省会，绍武被执，上闻惊，星移梧州。□兵寻至肇庆，上又移桂林。上虑粤疆日蹙，惟湖南兵力方盛，且有何督师、章总督、堵制抚，诸心膂大臣可托，遂命内阁瞿式耜留守桂林，上自移驻全州。而武岗伯刘承允居天子为奇货，至全迎驾，上意不俞。廷议以全阳为楚粤适中之地，可以鼓舞中外，若落武岗一隅，诸勋镇谁肯向承允仰鼻息者。寻晋承允安国公，以允弟承永袭兄伯爵，承允恣睢擅威福，附从者陟迁，违忤者褫斥，朝士咸切齿。御史刘湘客、吴得操、毛寿登、上疏论承允专擅，俱廷杖落职。兵部郎朱容藩论事与承允左，遂以总督虚衔远出川陕。

永历元年丁亥正月，承允胁驾入武岗（永森按：《小腆纪年》：刘承允请封郭承昊等为伯，御史毛寿登驳之，承允逼王立下廷杖旨，缚寿登等于行在午门外，诸臣申救得免，仍落职。承允益横，遂劫王于武岗，瞿式耜疏请留跸全阳，王制于承允，不能用。又按《明史稿》、《南

疆绎史》、《武岗播迁始末》谓：王以三月幸武岗。《东明见闻录》以为五月，徐氏参考《行在阳秋》诸书，以承允四月劫王播迁，至五月十四日甲寅，始改武岗为奉天府，此录则云正月，互有同异，未知其孰是）。三宫号泣登车，朝臣不附承允者，各踉跄逃匿，卓操故辙，今又复见。于是改武岗为奉天府，一切朝权俱归承允，又有傅作霖为之羽翼，数月以职方躐大司马，宸衷虽切幽愤，然受制跋扈，惟恭嘿垂拱而已。驾行报，报粤东□兵于二月内袭破梧州，直趋平乐，无敢抗一臂者，留守鼓励焦琏严兵以待，□兵由朔阳进薄会城，焦琏身先陷阵，血战北门外，斩首百十级，□兵奔败，焦琏鼓锐蹑追，尽复平梧之地（永森按：《小腆纪年》：王师从平乐长驱入桂林，虚无甲兵，瞿式耜召焦琏于黄沙镇，琏率骑三百人赴之。时山水汎溢，士卒从水中行百里，水及马腹，至江得渔舟二艇，次第渡之。初十日薄暮，抵留守府，式耜拊臂劳之。明日，王师数万猝至，一卒仓皇奔报，气急舌结，手东西指，式耜笑曰："敌兵至耶？何张皇若是？"俄数十骑乘虚突入文昌门，登楼瞰留守署，矢集式耜纶巾，式耜叱曰："何敢尔？"呼焦琏，琏袒臂控弦提刀至，发数矢应弦倒，琏士卒闭城门，王师之入城者不得出，绕城走。琏复杀数人，乃弃马越城下，琏三百人开门追之。王师自渡江来，未有抗衡者，见琏出，方错愕，而琏引骑直贯其营，左右斩首数千级，冲王师为三，已复合围之。琏大呼入，戈刃所及，血雨肉飞。诸将白贵、白玉，亦开城出，追奔数十里，桂林获全。论者谓南渡第一功也）。先是丙戌冬，□发恭顺、怀顺、致顺三王（永森按：孔有德崇德元年封恭顺王，尚之信封智顺王，耿仲明封怀顺王，致当作智，此误）取湖南。丁亥二月初，至岳州。二月十五日，扑新墙，我兵失利；又扑潼溪，潼溪亦溃。十八日，三王距湘阴二十里下营，总督躬率将士登陴，坐城楼誓曰："城亡我亡，湘阴城，我棺材也！"诸将泣劝："且留有用之身，再图恢复。"总督谓："拮据两载，心血用尽，此而不能恢复，更何望哉？"及黎明，有王马标二副将领甲兵数百斩关而入，径上城楼，不交一言，将总督挟腋而行，总督力不能脱，拔刀自刎，二将夺刀。及出南门，□兵已至城下，复从东门出走关王桥，仍收集满大壮、吴胜、张星炫、覃裕春等兵，着定扼住桥头，另候进止。总督至长沙，执督师手痛哭曰："相外将内，客强主弱，事势久不可为，全凭公与某一片心血支持两载。湘阴不守，则长沙亡在旦夕，长沙亡，南天一壁从此瓦解！"语罢，复哭。督师誓以身殉封疆，惟勉慰总督王佐才，珍重此身，以造中兴。总督云："某今年必无生理，元旦梦周、蔡二公吉服迎某入公署，若应此梦，得死所矣！"

澧阳伯王进才以事急请方略，督师曰："今日大敌压境，我与若同受利害，此时不战，我惟自分一死，若属老营为□有矣！"进才亦奋励自矢，请檄调马进忠、王允成，水陆齐下。时忽报滇营官兵自江西回到宁乡，督师喜语总督曰："滇师勇敢乐战，在江西颇著声名，今日来，添我一臂矣！但赵、胡二将素德公，必须公往，可立致也。"盖总督与赣抚李永茂同年友，每于手书称述滇将赵印选、胡一清，在赣战功，总督升北抚时，特疏题二将开镇，是以有夙谊也。总督渡江行里许，见城内火起，复转至江干，遇监军姚大复，复云："因亲兵副将姚友兴兵与新王营争营房，相攻杀，城内焚掠一空。督师亲出解纷，一炮从项间过，衣领焚焦，督师不知也。"总督步行至城闉，王营严兵拒沮，不得入，仍渡江夜□，此二月二十三日事也。次日，至宁乡，滇营先一日行，城中虚无人，总督系念督师，次日仍还长沙。渡江将抵岸，清骑突出丛射，镞及船舷。讯之渔人，始知长沙二十五日已为□有，督师死不出城，王进才遣将官强抢上船而去。总督遵路仍还。

三月初一日，至宝庆，王、马三营于湘乡、新化一带大肆焚杀。总督差参将冯士杰持书劝谕，留此孑遗，以资粮饷，三营愧服，戢兵安民。总督差官探确督师已至衡山，遂将宝城付按院李公膺品，身驰十数骑往衡山。时霪雨泥泞，御湿无具，题邵阳旅壁云："春雨不肯住，随云到奈何？天心今若此，臣死矢无他！肝胆坚移谷，头颅赠枕戈。读书羞宋史，到底不言和。"又邵阳道上有感："将军只解出南塘，空号貔貅驻下湘。晋室清流传甲胄，桃源高迹换疆场。丧师娇拥鱼沉色，弃仗牢拴雀篆章。指顾河山还在手，宁辞病骨炼风霜。"又邵阳道上寄蒙子："天能生人地能载，凿破洪荒失所在！雷轰电掣走巨灵，鼓浪掀风喷海沫。中有正气横古今，日月争光许我辈。旄头夜白野狐鸣，金瓯扑落河山碎，天柱将倾一手扶，折臂难支负以背。明珰貂锦错列侯，指画从容轻边塞。一朝决裂智巧殊，枉有雄文夸百代，欲留慷慨身后名，要识生前不假贷。血为水火心作炉，熔铸湖南土一块。指心誓日与子期，死报君恩身不爱，浩气直压岣嵝巅，摩挲雄剑腰间佩。"

总督三月十三日与督师死生重聚，悲欣交集，几同隔世。时张先璧自吉安退还茶陵，前营副将满其兴领兵一千至湘潭，督师檄令其兴从湘潭一宿河设塘直至衡山。又探听张先璧欲走弋阳小路，总督语督师曰："我兵新败，惟先璧尚是全师，某请亲往督调来衡，以资守御。"凄风苦雨，冒显驰驱，道中遇先帝朝司礼太监王坤，目击劳瘁，嘘叹久之。先璧见总督亲到，即于三月二十日振旅来衡，总督促督师先至衡郡弹压，以救地方，又飞调滇营亦赴衡阳，总督自留衡山驻扎。

不意衡山有逆衿二十人，见督师、总督俱在一城，潜往长沙请兵，云二督就擒，南方数千里弹指可定。□师留十人为质，以十人向导、五百骑晓夜疾驰，沿塘迅扫，副将满其兴被杀。总督见一夜塘报断绝，心切惊疑，差董旗鼓哨探，行十里，闻警驰还。总督以八骑出南门，即遇□兵，问二部院何在，诡对

曰："在里面。"复拨马从西门出，至桥头，恰遇赵印选、胡一清，领兵数十前来，见□兵大队飞追，二将大呼："快策马过桥，某等险阻拒敌，虽万骑不能飞越也。"□兵压桥三次，二将连镖杀十数人，□兵退，遂杀向导十人。又跟追二十余里，二将奋敌，又杀数人。再行十余里，二将计曰："敌见我兵少，势必再来。前去平坦，惟此地险隘可持。"又发人命后塘放炮接应，以张声援。计毕，□兵大队果至，见二将布置已定，又闻山后炮响，对立良久而去。二将又伫望移时，按辔行还衡，此三月二十九日事也。薄暮至郡，总督向二将称谢，且语督师曰："今日非二将军，不能重会矣！"二将谓："某等沐特达之知，虽捐糜不足云报，况区区小战乎？"督师亦慰劳二将，并励后效。

张先璧之来衡，原迫于总督之亲往，非有御敌捍围之心也。且其兵素无纪律，在衡强奸民女，居民喊禀总督，即将犯兵置之法，先璧饮恨而已。先璧见滇营兵仅五千，将有吞并之意，赵、胡二将知之，移营路口，整备以待，遂不敢动。先璧知势日急，托言粮饷匮竭，不能久驻，径自拔营而上。又令各将围挟督师同行，至二十里外，先璧置酒婉劝，二公坚不许。先璧就地四拜曰："某自知负国负师，罪过深重，然亦不能顾矣！"先璧至宝庆，焚掠奸杀，民不堪命，犹然一王马矣！嗟乎，衡阳之失，先璧先弃之矣！此四月十四日事也。

先璧既去，二公至祁阳，马养麟已先遁，粒食维艰，严户部自永州飞送米数石。十九日，督师上永州，总督仍留祁阳，正发闻报，星驰至祁。先是发动支驿饷，买马六十余匹；又副将李大金、张绍孟、都司刘大才等随带马三十余匹，并兵丁三百名；又蔡演造就鸟铳二百箄，俱到祁阳，稍壮军容。上在武岗闻太监王坤之奏，特差太监杨守春持玺书慰劳，加督师上柱国太师，加总督兵部尚书，赐上方剑，便宜行事，一应机宜，先行后奏，以刘承允阻挠故也。

上苦承允专横，亲书密诏除刘救驾，天语极为悲切。杨太监又述上谕，内廷俱系刘党，要荐正人以备选用。总督遂疏题正发为翰林院庶吉士。疏云："正发以诸生起兵崇阳，臣服其勇；弃家不顾，仗策南来，臣服其义；甫解櫜鞬，遂登贤书，臣服其学；帷巾运筹，盾头草檄，臣服其才；督催饷务，裘敝肘见，臣服其廉；与臣同事两载，不肯离臣一步，不屑求人一官，臣服其静而正"云云。疏上，奉俞旨部覆，为承允所沮遂以兵部司务改授翰林院待诏。

总督正欲收拾整顿，再图恢复，忽报□帅差官持书招安，已到对江武自强、白良辅营内。次朝，武、白果差官送来，总督即令斩之。密探得武、白又差人往衡，事属叵测，遂于四月二十七日五鼓，从黄杨司前往东安，于白牙桥扎二日。五月初一日，至县，遂驻节焉（永森按：《小腆纪年》：卢鼎守衡州，张先璧兵突至，大掠，鼎不能抗，走永州。先璧乃挟腾蛟走祁阳，走辰州，腾蛟还走永州，大兵至，鼎部将复大掠走道州，督师何腾蛟退驻白牙桥，兵部右侍郎章旷退驻东安）。自□帅据长沙，从浏阳投降者董英也，从弋阳归降者王允成也。□师至衡，从燕子窝出降者黄朝宣也。朝宣降后，子女玉帛俱非已有，复愤悔思逸。□帅发数十骑伏花药寺巷口，俟朝宣出，夹射之，死于乱箭之下。而朝宣营将在外者皆闻声上奔，总督遣旗鼓董宏猷、李大金、中军秦相百等，于洪卢司了路口各路持令招集。各将脱阱之兽，喜得所归。副将张韶领兵二千，副将黄家臣领朝宣内丁八百，参将贺上选领兵五百，衣甲器械俱全，马三百匹，皆相率来归，总督标下。又差副将王凤升、参将王廷祥、方升等往广西柳州招募狼兵交铳手三千，又就东安招枧上林三鼎、三锡、长钯手五百名，又招社塘丁上楚杀手八百名，又募取各处铁匠打造交铳三千箄，军声渐振。

总督与正发形影相依，眠食与俱，筹兵策饷，甚费焦劳，而总督下血之病，日渐日剧，饮食渐减少，发甚忧之，总督不自知也。督师驻永，上命杨太监密敕召赴武岗陛见，因刘承允横肆日甚，且阴蓄异谋，有废上立伊婿岷王之意。刑部尚书杨乔然公正不阿，言事与承允忤，挥拳殴击，头面受伤，廷臣莫不股栗。上与姜皇亲密计，急召督师入内示弹压。督师于五月初旬，从石矶站渡江，而站中不逞之徒，误以为督师之行遁也，持梃刃邀劫，不得行。总督闻之，发数十骑往护，始解去。督师怒，欲命滇营屠站中人，总督力劝分玉石，止缚首乱者二人，磔而枭示之。

督师既入觐，永城遂空，严户部遂移驻白牙桥。□遂遣数百骑入永，张示安民，永城遂为□有。总督遣总兵周金汤、熊兆佐、副将李大金、张绍、黄家臣等领兵三千恢永，□骑闻风奔去，我兵追至祁阳，过熊飞岭，直抵排山分汛扼守，去衡郡仅百里耳。

时湖南大饥，万缗不能市斗米，欲仰给全阳，被妖人王伦鸠合亡命据宜湘口，依崄为垒，阻舟航不得进，比闾皆菜色。总督与发计曰："若辈处堂何知？兵至可擒也。"遣标将董宏猷午夜击破，诸盗悉平，楚粤道坦，米价顿减。又致书瞿留守求通粜籴，匪独兵资腾饱，湖南数百万沟中之瘠赖有起色，不仅东安一隅也。

东安弹丸之地，财赋几何，刘承允又差二副将坐县收民租，总督与发定计捕二将斩之。随传檄入武岗，历数承允十大罪，并移檄张先璧、曹志建、郝永忠、马进忠等，共勤勤王之师，以安乘舆而张先璧已先逼城步县，声罪致讨矣。承允见各勋环戈为难，气焰稍沮，又虑督师出为葵丘盟主，在武岗必至居中内应，竟欲絷维幽闭，将图不轨。又断绝往来，如内阁吴炳、总宪李若星、大司寇杨乔然、兵科姚大复，皆屏息惕惕，不敢与督师通起居，惟姜皇亲密语督师蚤为计，毋堕奸阱。督师密疏奏上云："臣在外则上安，臣在内则上危。臣在外则承允恐臣纠率诸勋讨逆，不

敢他萌；臣在内则身为孤注，号召不灵，承允无复顾惮，皇上与臣俱危矣！”又潜约滇营赵、胡二镇订期接应。越数日乘间出城，策马飞奔十数里，即遇二镇领兵至，承允塘将发大炮击督师，炮高人下，一无所伤。及承允追兵蹑至，督师已入滇营，中军二镇奋杀，刘兵败还（永森按：《小腆纪年》：何腾蛟入谒，王及太妃皆召见慰劳。初腾蛟荐刘承允由小校至大将，称门生，已渐倔肆，腾蛟不能制。王遣中使密召腾蛟为计，然腾蛟固无如何，且无兵，命以云南援将赵印选，胡一清兵隶之，守白牙市。及辞朝，赐银币，命廷臣郊饯，承允伏甲将袭之，印选、一清力战歼其众，承允讳之，王亦不能问也）。

六月既望，督师率滇镇同至白牙桥驻札。时兵饷久匮，总督仰屋无措，因面商督师，会题正发户科试给事中，经理恢抚兵马钱粮，奉俞旨颁给敕防。刘承允因怨丛衅深，复欲与总督修好，故不挠其事也。发膺兹宠命，日夕惶惶，爰设法鼓铸，以裕钱源。于石矶站开炉一百二十座，委效劳知县方镇管理，白牙桥开炉二百座，委参将郑宗文管理，小江口开炉一百四十座，户部主事臧煦如专理。又全州东安绅衿有愿助兵饷粮米，授文武札衔及贡生生员者，听其乐输，一一移檄总督给扎，是名例饷。

斯时总督病日加重，日夜下血十数次，体益羸弱不支，然犹扶病视事，自黎明以至夜半，黾勉不遑。发泣曰：“师体如此，宜节劳省虑，为封疆宗社保爱万全之身，以图再进。”师曰：“人以身病为病，我以国病为病，但得粮饷不竭，兵士鼓锐恢复东下，身自霍然矣！”总督驻东安数月，湖南节义之士莫不闻声景从。衡州举人王介之、夫之（永森按：夫之字而农，号姜斋，衡阳人。崇祯壬午与兄介之举于乡，以瞿式耜荐授行人，转徙楚、粤、滇、黔、闽、缅甸既覆，隐猺峒以终，学行详本传）、邹统鲁、夏汝弼、李跨鳌、管嗣裘、吴汝润、周士仪虽匿影南山僻谷，或密报情形，请商方略；或悲歌唱和，缄寄诗篇；风雨邮筒，间道不绝。又有来阳举人（永森按：湖南衡州有耒阳县，来恐耒字之误，考县无来阳名者）廖应亨、武昌举人蔡之俊、宗贡生朱盛灿、朱容椒、中书科周震、与翰林院检讨刘李矿钎（同升子）兵科给事万六吉（元吉弟），疏参逆允，避祸而出，先后齐集东安，皆以总督为依皈。一时文人辐辏，旁午之暇，樽酒拈韵，乐此不疲也。

总督见粮饷稍可支持，兵马休养已久，加以滇营又到，遂与督师共商：东安掌地，若再持久，粮竭饷尽，势成鸟兽散，不如决计东下为得算也，七月七日，自东安起行至石矶站，师下民房，将分司驻发，发谦让不居。师曰：“我是已成之章总督，君是新起之蒙户科，正欲借此弹压兵民，勿让也！”薄暮，东安知县敖化龙馈酒醴果淆至，师与发饮，微醺，师携发步入竹林山冈，正仰卧林间，语发曰：“死便葬我于此。”发曰：“师真醉耶？胡言之谬耶？”

初八日，抵永郡，驻东海王孙宅上。初十日，副将王凤昇自柳州募到狼兵交铳手三千到永，师大喜曰：“此潼溪制胜之长技也。”遂即以所募兵属凤昇统领。又全州贡生蒋成龙募兵一千同到，亦命隶凤昇辖下。爰定恢抚营制五副将，分中、前、后、左、右，随遣王凤昇、李大金、黄应元各领兵前往祁阳关口防御。去后，发因查核各处炉场月钱，并东安未完例饷，才离永五日，师差数骑星驰召发，发寅夜遄归，见师容骨立，气息奄奄，相抱痛哭。师曰：“吾病不起矣！特请回作生死之别，并付封疆大事。”师下血之病，转成肠垢，滑痢日夜数十次，五内痛楚，呻吟不绝声。每呻吟一声，则呼发一声，发随应一声。

七月二十日，召诸将至榻前，将恢抚营务，兵马册籍，北抚关防，一一并交发署理。发挥涕曰：“某虽属师生，恩同父子，从事三载，夙夜黾勉，况师体抱恙，发敢不竭其愚钝，稍效万一。幸惟安心调养，内外诸务，发自任之，不必有此举动！且发受兹重畀，责有攸归，倘败乃公事，致吾师失知人之明，为他人笑，发断不敢闻命也。”师作色曰：“子欲气死我耶？既不承受，终无着落，如何安心调养？”发只得唯唯。

二十六日，师命人扶坐榻间，作书与督师辞诀。捉笔指不能运，遂口授曰：“某病不能起矣，不能风雨晦明奉教左右矣，不能周旋鞭弭共事中原矣！遗大投艰，独劳先生，谁复与先生分一臂者？某独何心，能不悲哉！户科蒙正发原在先生门墙，其人才品，先生所悉，已于本月二十日，当诸将付以恢抚营务，某死之后，乞先生特疏题补事。付托得人，死可瞑目。诸标员从某驰驱日久，忍饥寒，冲锋镝，义矢无二，其忠勤有可知者，幸先生驱策之，以相与有成也。放笔昏绝永从此辞。”督师览书恸哭，作字安慰，极其酸切。略云：“老夫耄矣，生亦无益，惟瓣香顶祝天地鬼神，乞留公斗岱之身，以兴明祚。蒙户科大用之才，恢抚事务，且暂署理，诸将两标一体，原无分别，俱不必作事后之虑也。”发自受事以来，即就师榻前置几案批答文卷，料理各路军机，仍奉侍汤药，应答呻呼，衣不解带二十二昼夜。发又诣永郡内外各庙祠寺观行香焚疏，愿灭寿一纪，为师延算。督师曰：“遣官候病，甚切忧驰。”

八月初三日，师作绝命诗二首云：“莽莽乾坤咫尺芜，秋风五丈失支吾。千年黄土扃雄剑，一寸丹心冷壮图。报国未能空愧死，渡河有恨只频呼，难寻净土堪埋骨，魂诣高皇索旧都。”“批颊声声未肯明，河山笑掷一毛轻，坐看玉篆沉千古，空伴铜驼泣五更。今世何时惭后死，此身无用忍求生！湖干欲听华亭鹤，武穆祠前秋水泓。”

初五日，自作遗表，命死后进呈。“为臣病已笃，臣志未伸。谨沥血泣辞效忠重泉事：臣以七尺书生，谬膺封疆大寄，过蒙国恩，滥叨节钺，躐级中枢；龙光之晋，极其宠荣，报称之劳，全无尺寸。犹冀臣年方壮，尚不即填沟壑，庶竭驽骀之力，稍收桑榆之

效。不意丙戌春，事机丛脞，智力短浅，积劳成瘁，遂成下血之病；随值新墙败绩，愤怒伤心，又增呕血之症，拟欲请乞骸骨，以时势日亟，不容息肩，恐蹈规避之咎。奈疆事日坏一日，臣病日深一日。今年夏，诘兵措饷，犹可力疾支持，入秋以来，饮食渐阻，血痢大作，连日昏绝，移时始苏。臣之死期已在旦夕。"

"窃念臣任封疆，进取是职，不能厉兵秣马，克复长驱，而以囗遗君父，臣罪一也；臣身为总督，不能弹压远迩，致诸勋水火成形，失地丧师，臣罪二也；臣屏藩在外，不能兴晋阳之甲，立讨君侧之奸，致逆勋刘承允跋扈不臣，以尧舜之主，而抱灵献之忧，臣罪三也；皇上春秋鼎盛，圣敬日跻，中兴可期；天夺臣箕，不能长效犬马，聿观周宣、光武之隆，中道捐弃，事主不终，臣罪四也。臣负兹四罪，虽万死不足以塞责，伏乞皇上削夺臣官，以为有罪无功者戒。"

"顾国家大势，祸胎养成于姑息，军机多挫于内讧，臣愿皇上大奋干断，明功罪，信赏罚，慎名器，养残黎，及蚤返跸西粤，居万全之地，以慰天下臣民之望。南湘半壁，付督师臣何腾蛟专理，辰尝一带，付制抚臣堵胤锡支撑，辅臣严起恒休休有容，刚柔交克，若与辅臣瞿式耜同居政本，必有可观。臣鬼箓中人，不应言及国家事，但耿耿寸心，不随身死。臣死之后，定拟哭诉二祖列宗之前，默佑圣躬，迅扫膻氛，收还两都，重光宝历。臣志伸，臣愿快，臣死且不朽。伏枕瞻天，稽首泣血，仰祈睿鉴。为此具本辞，谢天恩，臣无任悲愤感激之至。"

初六日，师简阁部杨公嗣昌所著《兵饷》一卷付发曰："我不如文弱，子才不减万吉人，吾子勉之！"随命董君达启行搜所存饷银四十八两，命发执笔，口授谕帖曰："恢抚部院章谕：'各路防守诸将：本部院病已危笃，不能与门下终始共事，前驱进取，有负国恩。今外囗内寇，望汝辈为我雪未雪之仇，本部院虽入九泉，倦倦以望捷音也。本部院死后，切勿以奔丧为由，擅离汛地，有误封疆；务须坚心固守，静听督师调度与蒙户科指示。仅存饷银若干两，均平诸将，每人若干两，以致永别之意。门下报国，即是报主，本部院虽死犹生矣！"

初七日，命董子启行取酒来，与发作别。且云："感足下三载共事，有如形影；无如鬼伯催促，幽明千古。"正发号哭仆地，师正色厉声曰："吾以祖士雅、刘越石望子，奈何效儿女子态，作哀哀断肠声耶?"遂把盏酌酒劝发饮三杯，师亦吞三咽。饮毕，拱手揖发曰："请了!"自是不复与发语，发问亦不复应。董子启行、师股肱心膂之亲人也，呻吟之际，启行问曰："病已至此，家事独无遗命乎?"师曰："吾自服官入楚，已无家矣，夫复何言？汝若生还，但嘱吾儿不必读书。"

初八日申刻，呼启行曰："董家宁馨，外囗内刘，皇上在哪里?"少顷，又呼如是者三，忽大叫一声，遂尔委蜕，盖丁亥八月初八日亥时也。是夕，督师见大星如斗，自南天坠下，光烛普地。督师惊愕曰："于野其不禄耶?"翌辰，讣音报督师与户部严公及各路营将，督师大恸惨，三军各将撞地号天，如丧考妣。发先期命永州同知掌府事傅本斗动支官银一百两，买蒋乡绅杉枋一具。初九日，巳刻大殓，适宜章伯卢鼎自道州候病至永，拊棺痛哭。正发与董启行哀毁忘生，仅存一息，宜章劝发："大事丛集，君身过伤无益，幸抑情强饭，料理军务，正所以报章公也。"发行文各将，遵先师遗命，不许奔丧，务严饬堵御，以巩万全。

十一日，正发差官上总督遗疏，并报病故日期。同日，督师亦具疏题报。又一疏题太仆卿郴桂道吴晋锡升补北抚，盖督师于隆武二年题晋锡郴桂巡抚，廷议不允，至是参军丁元相为晋锡请曰："吴公名进士，且前题开府未遂，北抚一座，舍此其谁?"督师从之。十六日，晋锡行文知会各将，取职名兵马册籍。发见文，欣跃如释重负，楚人原无官楚之理，前日为先师病笃，恐拂其意，故为勉承，今日实获我心。遂将北抚关防官册籍一并移送督师，并行各将遵照。各将谓："先主以我等付托户科，以户科与我等周旋，久习知我勤苦。今易箦才旬月，遽以我等属他人，户科即可背，先主不可负也。"各将心殊怏怏，无固志。囗帅闻章总督卒，喜曰："二敌去其一，吾无惮矣！"

八月二十二日，袭破排山，并夺熊飞关，诸军多内溃。正发语董子启行曰："师椽未举，敌若旦夕至，发誓以身殉。但得项膏白刃，蚤从先师地下游，固愉快也！"启行同以死誓。诸将见发坚守不动，遂相率扶衬，发与启行挽绋登舟，至石矶站，佥谋卜地。发曰："师有治命矣！"遂于前日竹林小冈先师醉卧之处，壬首丙趾而瘗玉焉。督师驰至石矶，抚灵床擗踊长号，兼述共事之情，且哭且诉，两标将士莫不洒涕。督师亲撰诔文曰："人臣死忠者三：曰激烈，曰从容，曰劳瘁。激烈以刚怒死，从容以坚贞死，劳瘁以忧勤死，死虽不同，死忠则一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去者、奴者、剖心者，迹似悬殊，孔子俱以仁为断。众人论其迹，圣人原其心耳！癸未，腾蛟承乏楚抚，时楚北皆入囗版，公以孤城文吏，独保沔州。境内不轨，勾贼为奸，公次第剪除，以靖内患；左营鱼肉沔，强掳民女，公缚而投诸水，以靖内扰。公知贼梳兵篦之害，悉撤客兵，自练土兵，与囗将白旺相持三载，遮蔽长江，使囗不能飞渡；蛟得免于覆餗者，藉公长城之力也。蛟屡上公功，三请藩宣，被谗闲所沮。"

"甲申冬，庚癸呼亟，烦公转运湖南。乙酉春，左梦庚同鼎留都，蛟投身汉水，方得更生，复至湖南，与公重聚。天骄内肆，闯逆伏诛，两都沦没，匝地腥膻，仅留南天一块土，为我与公拮据瘁瘏之区！维是张先璧荼毒于辰阳，刘承允虎踞于黎靖，公单骑解谕，

悉归戎索。崎岖虎狼之穴，出民汤火之中。继而左标、闯部穷而无归，公挺身招徕，肉袒倾城。复以客兵难驭，爰整亲旅，诘兵于黔粤之里，措饷于无米之炊。蛟在长沙，居中调度；公驻湘阴，临边自将。一将一兵，费公推置；一壁一垒，费公分布；一士一民，费公保护；一机一宜，费公眠食；一缗一粒，费公焦劳；一勋一镇，费公调剂。心血几何，能不病哉？蛟也鲁拙，每有方略，费公讦谟；每有过失，费公匡救。心血几何，能不病哉？又以同人参差，事多掣肘，隐忍弥缝，更费苦心。心血几何，能不病哉？"

"迨至强敌冯陵，我疆日蹙，新墙之挫，呕血盈升，公病已剧。湘阴不支，立誓身殉，众将夺公，虽不得死，公病又剧。策蹇滨水，泥涂雨雪，痛念提封，昏仆马下，公虽不死，公病又剧。衡山险厄，几落危机，跃马桥头，目击丑类，眦裂发指，怒气欲吞，公虽不死，公病又剧。跋涉雁峰，渴馁浯溪，以至东安，外集残兵，内合劲卒，振军声于菜色之时，复残疆于桑榆之日，公病剧已极，而公死矣！"

"武侯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二语八字，的的为公行实。呜呼，公其死矣！蛟固知公之必死久矣！然而蛟又不知公之必死也。盖知公之必死者，知公之心；不知公之必死者，感公爱公，祝公望公，不忍作此不祥之想，此又蛟之痴心也。呜呼，公其死矣！公其忍心舍我而去矣！今而后，进退死生，谁复与蛟共安危者乎？密座促膝，谁复与蛟共筹策者乎？纷纭险阻，谁复与蛟分仔肩者乎？昏耄举动，谁复与蛟规舛谬者乎？风风雨雨，谁复与蛟相慰劳者乎？"

"呜呼，公其死矣！然而公之心则愿以激烈死，不愿以劳瘁死者也。向使公擐甲行间，冲锋冒镝，蛟知公必为关壮缪；向使公独守孤城，□骑重困，蛟知公必为张睢阳；向使公身陷贼中，义不受辱，蛟知公必为颜鲁公；向使公衡山失机，身落□手，蛟知公必为文信国。诸死皆不得遂，乃与诸葛丞相辉映千古。且诸葛以八月死行间，公死行间亦以八月，何其先后一揆也？语曰：'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公固知蛟之心者也，蛟岂不知公之心哉？"

"蛟今年五十五矣，公年三十六耳！五十五者不死，三十六者先逝，鬼伯无知，谓之何哉？且汉江之水滔天，可以死矣，而不没；长沙之炮焚领，可以死矣，而不伤；武岗已陷凶阱，可以死矣，而复脱。万死一生，留此顽钝之身，以守残局。蛟可以死而不死，公不可死而死，上天苍苍，独何心哉？呜呼，招魂不复，抚床如生，恨深九泉，惨达层霄。洒血披衷，公灵鉴之。"

祭毕，督师还白牙桥。正发又住石矶数日，茔圹事竣，带十数骑诣谢，遂住东安旧馆。恢抚诸将复泣请正发视事，发曰："吴公旦夕且至，诸君当静听朝命，安可以意为从违耶？"越数日，督师赍奏官回，云："上得遗表，挥涕呼我督臣者三，声彻殿廷。"吴晋锡北抚命既下，督师以军务不可久旷，送敕印催其即日受事。晋锡至东安，择吉莅任，诸将起曰："某等数月无饷，馁窘万状，今得新总督，有凭藉矣！"晋锡闻之，竟挟印遁去。

九月初五日，□兵夺永城，哨及石矶，北抚吴晋锡自东安山中纳印出降。滇帅拔营走八十里山，入全州万乡，遂强督师同行，内阁严公亦移入全州矮林，依原长沙道邓承券托焉。正发与恢抚诸将由宜湘上全州，诸将复环正发请曰："先主弃世，我等见公如见先生，身虽武夫，义气为重，实不愿属他人，惟公主持之。公如见拒，即日四散作响马矣！"发不得已，与诸将约：毋降□，毋害民，毋私斗。诸将咸唯唯遵约束。

抵全州，州守误以为郝卢兵，闭门不纳。中翰周震、留守题授监事御史，适在全城，望见旗帜，曰："此恢抚营兵也。恢抚纪律素严，民皆无恐。"遂开门出迎。发语震曰："□在门庭，州城守乎，弃乎？"震曰："守乎。""本营官兵留乎，去乎？"震曰："留哉。"发遂同震进城，与州守马鸣鸾议粮饷。又致书留守商机宜，州守会各乡绅公议捐助。各绅乐输粮米，约计三十石。议每兵每日米一升五合，钱十文，马料谷日三升，兵丁各给十日粮，将老营驻扎湘山寺。发总兵王凤昇同三副将领兵守黄沙河，以当孔道之冲。总兵周金汤、熊兆佐，扎三叉铺，以防宜湘小路。

时九月初十日，探人回报：□帅三王各分一路进兵；恭顺领武岗路，怀顺领永州路，智顺领常德路。恭顺过紫阳河，承允标将陈友龙殊死战，屡挫敌锋。承允驰令禁友龙不得战，又不发救兵，友龙败还。恭顺离武岗山三十里下营。承允轻骑出降（永森按：《王船山叛吕传》：□兵至石羊渡，承允退坐营门，召诸将护，皆请死战。承允不语，入幕中修降书，遣使诣孔有德降。使返，与承允耳语良久。乃遣片纸奏上，言："敌势大，陛下宜自为计。"上乃仓遽出奔。城门不开，庞天寿等麾壮士以利斧断扃锁，上单骑走，承允遂开关延敌人），且许献皇上为贽。恭顺疑其诈，不纳。承允复回至武岗城外北寺，剃发而往。恭顺纳之，待以宾礼。

承允因一再往返，是夜遂不及入城。然承允出降之先，将城门封锁严密，不许隙通。二更时，皇亲王维恭、维让与掌院事张同敞、锦衣卫马吉翔、吴双、兵科吴其靁、礼科洪士鹏等，相率在廷，同会刘承永曰："令兄如此举动，将欲以皇上作晋惠、宋钦耶？"承永曰："家兄此行，正是挺身当锋，以保皇上耳！"诸公曰："既是如此，何不开门，待皇上移到靖州，不更便耶？"承永尚迟疑，诸公又请承永母出，恳切言之。母曰："吾儿既不肖，自陷其身，岂有复陷皇上之理？"立命取钥匙来，诸公即入行宫，扶拥上驾并三宫上马，夺门而出。二十里，上曰："靖州不可往，当从间道走广西。"遂觅小路走古坭，至柳州（永森按：《小腆纪年》：王师破常德宝庆，且逼武岗，

王召刘承允谋之。但言我兵多，敌决不来。王疑而察之，则承允已密议投降。乃与辅臣吴炳议，由古坭幸柳州），跸数日，仍移桂林。

恭顺至武岗，见上驾已行，遂发千骑径追靖州。至靖不见，大肆杀戮，无不残灭。承允既降，仍居旧第，内阁吴炳、吏部尚书李若星、承允中军邹山，死之。刑部尚书杨乔然与承允不合，先期请出督川兵，得不及难。兵部尚书傅作霖不屈，承允劝之，作霖大骂曰："我以汝为必不负国，凡事将顺，中外莫不指摘，以为汝党，我被汝蒙恶声久矣！今岂肯同汝作狗彘耶?"拽见恭顺，益加怒詈，遂死之（永森按：《小腆纪年》：大学士吴炳奉命扈世子走城步，既至，而城已为王师所据，被执送衡州，炳不食，自尽于湘山寺。傅作霖，武陵人，夙与承允善，故骤得迁。及承允降，作霖勃然大骂曰："吾以汝为人，汝挟天子作威福，致天子蒙尘，罪已不容于死，真狗彘不为也！"王师入城，作霖冠带坐堂上，承允劝之降，作霖唾其面，遂遇害。妾郑氏有殊色，被执，过桥跃入水中死。"）。

承允亲引恭顺直捣黎平，督师母太夫人、妻王夫人与次子并家属百余口俱被执，以彭而述为贵州巡抚。智顺至常德，王进才、马进忠，退入沣州，进永顺土司，制抚堵允锡亦同往马。偏沅傅上瑞献营王以降（永森按：上瑞武定人，为武昌推官。初为何腾蛟所荐，至偏沅巡抚，性反覆，弃腾蛟如遗。武岗破，遂降。逾年，金声桓事起，当事者虑其为变，与刘承允并诛死）。沅州偏桥、镇远，直抵黔中，悉为□有，而沅州杀戮尤惨。

上跸桂林，召内阁严起恒人。十月朔，督师率滇营由西延至兴安驻扎。初，督师至八十里山，闻武岗之警，即驻兵新宁界，飞探皇上消息，拟率滇营为勤王之师。后闻辇路无虞，移驻粤西确报，遂出兴安，复与发合。督师致书，深悔前过，并慰发营。

督师驻兴安三日，恭顺差督师至戚持手书并贵阳王金印一颗与夫人家报至。来人述恭顺奉养太夫人甚厚，保全眷属，恩礼备至，督师皆不听，将书印抵地，命绑来人斩之。左右解劝良久，始释。即日备述家难，缮书以闻，督师又念上自播迁之后，朝臣失散，扈从寥寥，遂荐正发入内。疏谓："今日朝廷封疆，呼吸一体。科臣蒙正发久历行间，谙练机务，若使其入司封驳于内，臣办战守于外，其间缓急事宜，应若桴鼓"等语。奉俞旨，敕召正发入行在供职。发将见在官兵马匹造册面交督师，诸将送行哭别，恋恋不忍舍。发嘱诸将曰："先总督师事督师，诸君尽力于督师，即是报先总督。其努力建树，无堕恢抚声灵，在内不患无懋赏也。"董启行原与发生死相依，因闻逃寇王伦投怀顺，请发章总督墓以快报复，石矶父老诣怀顺哭诉总督恩德，伦坐诬见杀，启行邱墓关心，遂留全阳。

发于十一月初三日，赴桂林陛见，适本科员缺，遂掌科事兼管刑科。是时，留守首辅瞿式耜兼掌吏部尚书事，内阁严起恒兼掌户部尚书事，侍郎萧如韩原名萧琦，掌兵部尚书事，兼掌都察院，侍郎于元辉掌刑部尚书事，户部侍郎张尚管、鼓铸李和鼎为通政司，兵科给事中吴其靁掌兵科兼掌吏科事，礼科给事中洪士鹏掌礼科兼掌工科事。廖应亨掌河南道，汪□□掌文选司，朱俨锜掌职方司，张应斗掌仪制司，尹三聘掌虞衡司，吴侯鸿胪寺，文安侯马吉翔掌锦衣卫，总兵吴双锦衣金士，王坤司理太监，赵进秉笔太监。其余各衙门尽皆缺员。

兵部萧如韩媚事南安侯郝永忠，备极丑态，凡有拂其意者，即嗾永忠以兵力吓之。一日，永忠同如韩游靖邸独秀山，永忠折柳条作圈套，加韩项戏曰："猴子跳圈。"以如韩有猴子绰号也。如韩谄笑曰："我得为猴足矣！"闻者皆唾之。

十一月二十日，怀顺遣将同董英领马步三千，从间道袭全州，攻围累日。督师遣新甯伯赵印选、兴甯伯胡一清，领兵援全，留守遣新兴伯焦琏标三总兵刘起蛟等领兵援全，兵由三路进，会合恢抚官兵，直抄□兵之后，□兵大败，董英仅以身免阵杀千余人，得马匹数百，盔甲器械无算。□自大挫之后，不敢近粤疆一步。赵、胡二伯与新兴标镇刘起蛟等凯旋，惟留副将唐文曜领兵一千，与全州城守副将王有成兵八百，同监军周震、知州马鸣鸾驻全防守。

督师以恢抚官兵既隶亲标，撤回点阅，更定营制，凡属恢抚者，以王凤昇为总统。但凤昇为人忮刻且横，诸将多离心，潜投郝、卢者纷纷。全州守马鸣鸾与唐、王二将计曰："大帅在内，仅留我辈独支门户重地，孤注之势也。城不守，则必绳以失地之罪；守城，则众寡强弱不敌，无噍类矣！不如降之便。"二将许诺。十二月十二日，鸣鸾同二将潜诣永州请降，怀顺以为无据，不收。复回全说监军周震同降。震大怒叱骂，遂杀震，持震头与震刺印诣永，遂纳焉。

十七日，二将领□兵二千骑入全州，西粤藩篱从兹坏矣！滇师见全阳有失，遂将老营移入省会。先是南安侯郝永忠自道州入桂林，宜章伯卢鼎自道州入义甯，督师调郝、卢同滇师与亲标复全州，皆以粤西为新兴汛地，且降将系新兴标员，各推诿不前。督师誓死坐兴安，上召亦坚辞不赴。郝永忠发罗中军领千骑往，胡兴甯自率马步二千往，然只为护从督师，不复问全阳矣！

督师以亲标兵单，命坐营熊兆佐往柳州募狼兵铳手三千，久未报命。永历二年戊子新正，上疏请正发往柳州监催，发奉敕即就道。二月朔，□三王会师大举入粤，胡一清手挟督师上马还省。□兵重围兴安，破之，尽屠其城，郝营千骑无一脱者。永忠大恚，将桂林官民劫掠一空。上驾踉跄，又移柳州，再迁南宁。督师至省城，见乘舆已行，遂同滇营走永甯州。惟留守瞿公死守桂林，飞檄焦新兴上省，新兴见檄即

趋，□兵已薄北门，新兴率诸镇鼓锐力战，□兵败退全州（永森按：《小腆纪年》：自郝永忠乱后，王师疑桂林空虚，直抵北门。何腾蛟将三面出：胡一清以滇兵出文昌门，周金汤、熊兆佐以楚兵出榕树门，腾蛟自与焦琏出北门。战未合，奋臂顾左右曰："琏为诸君破敌。"横矛直奔我营。我兵围之，矢如雨下，琏左右冲击，势如游龙，我兵合而复散者再。粤抚将军刘起蛟亦大呼杀入，与琏合，击杀数百人，贯其营而出。胡一清从东至，腾蛟抚其臂曰："儿好为之。"一清应声跃马驰去。一清短小便捷，马上腾掷如飞，能标枪取人数十步外，百发百中。每乘马，必翦其鬃。王师认为牛，辄相戒曰："此骑牛蛮子，不易当也！"一清与琏合兵再战，金汤、兆佐横击之。琏标下赵与白贵殊死战，王师大奔，追二十里，大帅几为所获）。

时值江西金声桓、王得仁反正，盖遇时袭茶陵，□帅心怀内顾，惟留副将李东斗领兵三千守永州，总兵徐勇领兵五千守长沙，衡宝、武靖、常德各府各留镇将领兵驻防，三王自撤满兵北去。三月朔，督师自永宁州率滇营并亲标出严关，围兴安，执□防弁杀之。正发于三月初十日，督催监纪范炳元狼兵三千名，同总兵熊兆佐到兴安，督师大喜慰，因留发在行间，商进止。遂下取全州，与□兵战于飞銮桥，斩首数百级，□兵奔回守城，攻围四十日，克之。□兵脱走者仅十之三。留守亲至全州犒兵，与督师同在湘山寺，樽酒流连，欢洽旬日，拉发同还。

时有周鼎瀚者，以任子官中书，因武岗之变，上涂次播迁，一应本章，命鼎瀚同金吾、马吉翔暂理。鼎瀚至全，大署内阁，与发晤言，隐然中堂规模，发面斥之，闻留守来，即遁去。此五月念旬时也。留守与督师面商：时方酷署，兵士毋太苦。而一清必欲乘胜攻永，六月初旬，环永城数匝，两月不得下。保昌侯曹志建以火器五千助攻，城中粮断，□将李东斗大困，杀马马尽，杀老幼老幼尽，互相屠食，永绅刘兴秀在围城中，饥兵脔而食之。东斗窘急，以十数骑重铠血战，夺路穷奔。□广西抚院李茂祖就擒，解至桂林斩之。我兵直抵衡山，长沙震恐。

又刘承允标镇陈友龙自武岗反正，光复黎靖，下至宝庆。友龙每得□官，即剥皮示众，绰号陈剥皮，寻以功晋远安伯。张先壁亦自麻阳峒中出，尽有辰常一带，三王至汉阳，闻陈友龙反状，归咎承允，将承充、傅上瑞等三千余人，无少长皆杀之。

本年正月内，金声桓、王得仁返正于江西。四月内，李成栋反正于广东。王得仁虽为声桓标将，原约结为兄弟，每行事如出一体。声桓、得仁与巡方不惬，巡方持其短，必得金巨万，始免白简。得仁原有故国之思，如此一激，遂密部将士衷甲，而往声桓署中曰："我等皆食践大明茅土，何可长沦腥秽，甘心犬豕乎？"袖出网巾一顶，露刃而前，持声桓发辫割之，即请束巾加冠。声桓曰："吾有心久矣！所以隐忍不发者，欲乘间待时耳！今弟举事矣，生为明人，死为明鬼，敢有他志？"得仁遂同声桓勒兵执巡方跪而讯曰："汝尚欲我金乎？□主命汝巡方，为地方造福，奈何虎而翼飞而食人耶？"遂命斩之。令城内外文武兵民反正，各郡县三日内去辫加冠（永森按：《贰臣传》：声桓辽东人，明总兵。顺治四年，随左梦庚投诚，授总兵，讨江西有功，未酬封爵，怀叛志。王得仁者，旧为自成裨将，所称为王杂毛者也。助声桓攻战久，亦自负其功，以叙禄弗及，五年正月，声桓与合谋，纠众据南昌叛，杀巡抚董成学。六年正月，大兵克南昌，斩得仁，声桓中矢投水死）。

得仁即欲出九江，袭取南京；声桓以赣州高进库尚负固，必先取赣城，乃可东下。李成栋（永森按：成栋辽阳人，明总兵，顺治二年降）提督广东一年，广东义兵四起，日事扑殄，兵士擐甲无休日。詹事陈子壮、吏部张家珍，俱以起义殉节。成栋曰："何起义之多耶？某身受国恩，位列开镇，反不知粤民好义耶？"袁彭年为藩司，与成栋养子李元允友善，相与密谋，日夜说成栋举事。又总督佟养甲见成栋横肆，上疏请节制，成栋恚之，遂举兵围养甲，取满兵十余人尽杀之。养甲去辫纳印，诣见成栋，成栋礼待如初（永森按：《逆臣传》：顺治二年，佟养甲署两广总督，成栋署两广提督，合军征广东。四年，由椰走广西，成栋与养甲分兵攻剿，次第平复。攻克梧州，会贼渠余龙连结陈子壮、张家玉寇掠肇庆、广州。养甲自广州告急，成栋将军赴援，俱击走之。是年六月，授提督广东总兵官，加左都督衔。先是成栋与养甲兵定广东，以部众争功，渐生隙，至是因养甲奉命督两广，而已仅得提督虚衔，疑养甲有意抑之，怀叛志。明年正月，江西叛镇金声桓遗书成栋，约期举兵。成栋遂据南雄叛，纳款由椰，迎之驻肇庆，授伪爵为惠国公，使其党贼害养甲。又考《小腆纪年》：成栋怨望形诸词色，爱妾张氏，陈子壮之妾也，成栋艳而纳之，年余不欢。偶演剧，张氏见之而笑，成栋诘之，氏曰："为见台上威仪，触目相感。"成栋遽起著明衣冠，氏取镜照之，成栋欢跃，氏察知之，因怂恿焉。又按"家玉字子元，东莞人，崇祯癸未进士。诸书皆作家玉，此作家珍误。《东华录》云：成栋使其党害养甲，此则云待礼如初。互有异同，未知孰是）。

先是粤东石米五两，及返正，士民皆欢呼载道，米价减至三两。又本年二月，国姓成功同郑鸿逵恢复建宁、漳泉、延江等处，全闽俱归旧版。初国姓疾父之降，遂同鸿逵全师下海，贝勒命芝龙作书招之。成功曰："蒙隆武皇上养我为子，赐我国姓，我已为朱家子，非复郑氏儿矣！且父既不为忠臣，又安望我为孝子哉？"（永森按：成功初名森，芝龙娶倭妇翁所生也。年十五，补诸生，试高等食饩。宏光时，入南京太学，闻钱谦益名，执贽为弟子，谦字之曰大木。芝龙引森入见福王，王奇其貌，赐国姓，名成功。顺治三年，贝勒博洛以书招芝龙，芝龙降。时成功年二十三，阻之不从，遁入海。）继而贝勒挟芝龙北去，成

功同鸿逵率师先取沿海地方，随登岸，尽复八闽。

六月内，李成栋差官南宁赍奏表，请驾幸广东。上以成栋新经反正，恐有叵测，未便轻往。成栋又上疏请，语甚迫切，以为："臣欲亲赴行阙，而东土新造，人心尚未贴安，臣一举足，恐生不测。皇上若不移跸，将以东省非王土耶？岂弃臣，抑疑臣耶？臣一点愚忠，弃八旬老母，三岁稚儿，全家五百口于淞江，而不顾者，实欲一洗从前之羞，再造中兴之业，留微名于百年耳！今天颜咫尺，不得一见，其何以鼓舞士卒，号召义旅，为出岭之计耶？"疏上，上犹未决，留守与发驰书督师商酌此事，以为成栋既经背□，必无二三，上不东跸，反令成栋觖望，无以收人心。且金声桓、王得仁闻之，亦不鼓励。遂上疏力劝移跸。议以正发领滇营精兵三千，备一月行粮，赴梧州扈驾。正发于七月十六日，自桂林率兵从水路起行。二十二日，抵苍梧，暂候。二十八日，驾至，谒祭端陵。发于龙舟陛见，上问湖南情形，发一一奏闻。八月初一日，发领兵扈驾起行，李成栋于德庆州迎驾。初四日，驾至端州，遂驻跸焉（永森按：《小腆纪年》：李成栋遣使迎驾，瞿式耜虑成栋挟王自专如刘承允事，上疏力请驾幸桂林。疏令简讨蔡之俊，给事中蒙正发先后迎驾。前日粤东未复，宜驻桂以扼楚；今日江广反正，宜驻桂以图出楚。事机所在，毫厘千里。王意未决，吏部侍郎吴贞毓力言成栋忠诚，迎驾无虚伪，王乃由梧入肇庆）。内阁严起恒、王化澄同居政府，又召朱天麟入直，首封李成栋惠国公，仍管两广总督事，封佟养甲襄平伯，何吾驺、黄士俊，以成栋荐，复居相位。敕召大学士方以智，智以病辞。

时叙反正功，以曹掌烨兵部，晏清（永森按：晏清，字元洲，黄冈人，万历己未进士。永历四年，吴毓贞、王化澄，相表里以逼清，遂乞骸骨去，事详《永历实录》）为吏部尚书，吴毓贞户部尚书，洪天擢、朱盛浓、程峋俱兵部右侍郎，耿维恭工部尚书，余廷相更名心度，刑部右侍郎，吴文瀛更名吴璟，礼部右侍郎，掌尚书事。袁彭年（永森按：彭年字介眉，公安人，中道之子也。崇祯甲戌进士）掌都察院，张佐宸掌文选，继以施召征掌之，唐元楫掌职方，刘远生管戎政尚书事。刘湘客为少詹经筵讲官，陈世杰编修日讲，蔡之俊、张凤翼，同为检讨日讲。姚端以待诏管诰敕，屈士璟、姚子庄俱翰林院待诏，扶纲为太常少卿，连城璧为大理寺少卿。丁时魁（永森按：时魁字斗生，江夏人，崇祯庚辰进士，授礼部主事）掌吏科，正发掌户科，李用楫掌礼科，许兆进掌兵科，继以金堡掌之，李日炜掌刑科，尹三聘掌工科。张孝起吏科给事中，陈子升、黄葵日、李贞、谢元忭、洪梦栋、雷德复，俱兵科给事中。高赉明掌河南道，郑同玄、王者友、王朝柱、陆枢、谢昌俱为御史，邹统鲁中书科，王夫之、程人行人司，温溥知礼部祠祭司主事，张应斗仪制司郎中，郭如泰户部江西司主事，李来冷、孟钰、朱昌时、钱秉镫、彭燚（永森按：燚孝感人）、吴霖、李芳先，俱兵部职方司主事，吴侯鸿胪寺卿，何让鸿胪寺丞。大皇亲长州伯王维茶掌前府，二皇亲王维让掌后府，商丘伯侯恂掌中府，西陵侯宋裕祚掌左府，襄城伯李守荣掌右府。续又晋封金声桓豫国公，王得仁建武，侯马进忠鄂国公，王进才襄国公，曹志建永国公，陈邦傅庆国公，焦琏宣国公，赵印选开国公，胡一清卫国公，张先壁□国公，马维兴宣城侯，王永祚宁远伯，蒲英绥甯伯，杨国栋武陵伯，马养麟（永森按：义麟郧阳人，初从何腾蛟为副总兵）陵武公、四川王祥忠国公、贵州皮熊匡国公、谭诣俱晋伯爵，福建国姓成功□国公、郑鸿逵等俱赐玺书，晋秩上桂国。赵壹加兵部尚书，巡抚浔南，刘才鼎巡抚柳庆，鲁可藻加兵部右侍郎，巡抚广西，马光太仆少卿，巡抚全允，吴德操巡按广西，王□□加兵部右侍郎，巡抚惠潮，范矿总督贵州军务，郑逢源巡抚贵州，瞿鸣丰巡按贵州，廖应亨巡抚云南。米琦以佥都御史监王进才军，郑古爱（永森按：古爱字子遗，江夏人，壬午乡试出章旷门，旷亟荐不得中，抱其卷哭。武昌陷，南奔长沙，旷以为监纪推官。永历元年，擢监察御史，以功晋佥都御史，后以忧恚成疾卒。事详《永历实录》）以御史监马进忠军，朱嗣敏以金都御史监曹志建军，江见龙以御史监熊兆佐军，倪炳元以御史监马养麟、周金汤军，丁元相以御史监督师亲军，兵科吴其靁监留守军，蓝亭以副使监滇营赵印选、王永祚、蒲英军，杨应亨以御史监胡一清军。郭都贤、周堪赓加内阁大学士起复召用，王道直加兵部尚书，夏时亨、王应斗（永森按：应斗字天喉，崇阳人。天启壬戌进士，初为鄱阳令有政声，崇祯元年，考选云南道监察御史。国朝定鼎，本省按臣李敬疏荐下部，以年老辞，不复出，著有诗文集若干卷。事详《邑志》），加兵部右侍郎，总督湖北山寨义旅，揭重熙加兵部尚书，总督江西义旅，刘季矿以金都御史督吉安义旅，曹御昌、沈会霖授金都御史，督由云寨义旅，其以职方主事衔奉敕联络者，不可枚举。

时文安侯马吉翔以从龙之功，悉揽朝权，又以武岗播迁之时，吉翔妾随端甯太后左右，甚得欢心，赐号勤敏夫人，吉翔恃有内主，益无惮。凡文武升授与章奏票拟，一一关会，然后行止致有马皇帝之号（永森按：吉翔顺天大兴人，以武进士历官至广东指挥使。唐王立，至福建依郑鸿逵，擢锦衣卫都督佥事。福建陷，吉翔走肇庆。永历立，与定策事，升左都督掌卫事，从驾至全州，结刘承允，为请封伯爵，加少保，晋封文安侯。大兵破云南，吉翔与李国泰等奉桂王走缅甸，缅人笺从亡者四十有一人，吉翔与焉。王船山《永历实录》则谓：桂王走南宁时，吉翔知大势已去，遂不复从。匿浔州山中，久之出降，挟重赀北归，不知所终。与诸书颇异，未知是否）。一日，吉翔谓成栋曰："上念贵标诸镇将从公反正，功不可泯，

尚未颁爵赏，烦疏姓名，以便上闻。”成栋即将杜求和、张月、李元允、罗成耀、杨大甫等八员开列。吉翔即对成栋缮奏单封进，迟一时，伯爵之命遂下，吉翊固以此示恩也，成栋则以为示威福矣。归而叹曰：“人言马皇帝，岂不信哉？懋赏不典也，五等显秩也，爵人于朝，与士共之，乃于一座之顷，呼吸如意，何其神也？我弃老母幼子为此举，惟望中兴有成，庶不虚负，今见权奸如此，宁有济哉？”遂郁郁返羊城。

正发痛念峨山先师卒已经岁，恤典尚未请行，特具疏题请：“为臣师肤功特著，大典未伸，仅循分陈乞，仰恳圣明加恩优恤，以励臣忠事。臣闻市骨以致千里，式蛙以鼓战士，故恤死所以励生，追酬既往之庸，更倍懋加方新之赏也。故督辅臣章旷与督师臣何腾蛟共事湖南，身履下湘危疆，独当门户之冲，练兵于万难练之时，措饷于无可措之地，事事艰难，刻刻拮据。丙戌春，积劳成瘁，致成下血之病；继以勋镇主客不和，掣肘牵缠挫机蹙地两次身殉封疆，求死不得，愤郁填胸，又加呕血昏眩之疾。疆圉事势日坏，督辅臣病症日剧。丁亥年，自春徂夏，犹忘躯力疾，重振军声，支撑湖南半载，病笃气绝，方肯息肩。然属纩之时，无一语及身家，惟云外胡内刘，惓惓以圣躬为念。督辅臣之死，为兵死，为饷死，为民死，为门庭之□死，为君侧之奸死，非漫焉抱不起之症，偃蹇床第以死者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督辅臣得以不死之身，再造中兴，其功业不失为先臣王守仁。今不幸尽瘁以死，其忠勤劳绩，岂在汉臣诸葛下哉。”

“臣前奉命经理恢抚兵马钱粮，与督辅臣追随三载，督辅臣之劳之病之死，臣朝夕左右，摧肝龋腑，愿以身赎而无从者也。今督辅臣没已匝岁，尚不得邀皇上涓滴之恩，沾及重泉，是臣淹滞先劳，稽迟旷典，负君以负师之罪也。臣谨沥血吁请，伏乞皇上念督辅臣身为封疆而死，敕辅部衙门所有应给谥赠、祭葬、恩荫，查照典例，议复颁行。不独督辅臣衔结于九原，楚粤江闽封疆诸臣，闻皇上加恩于已逝之忠魂，莫不感激思奋，著懋功以邀懋赏，允收市骨式蛙之成效矣！”

疏奏，奉旨：“故辅臣章旷身任纲常，力扶宗社，乃心王室，毕命危疆，垂千秋之生气，留不死之孤忠。即今湖南再奠，墓草犹青，何莫非故辅臣英灵之所贻！一切赠谥祭葬诸典，已经奉旨照原议。未经议覆者，速议。覆该衙门知道。”部覆谥文毅，赠华亭伯。荫一子中书科舍人，祭九坛，加祭三坛，全葬。奉旨依议。御制祭文于三年七月敕差中书科邹统鲁往永州东安县石矶站致祭。

时永衡虽光复，□镇徐勇驻守长沙，收衡宝辰常兵将，俱集长沙，守御坚固，屡攻不下。十二月，督师在衡阳度岁。永历三年己丑岁正月，□遣乌金郑亲王从荆江至常德，袭忠贞营。高、李（永森按：流贼高必正，李赤心降明为忠贞营，称高、李十家）溃奔至长沙，急攻长沙城，将陷，探闻乌金至弋阳，遂弃去。方忠贞攻城之时，堵制抚语人曰：“督师失之，我为复之，不亦善乎？”督师闻言，颇懊憾（永森按：王船山《永历实录》：堵允锡字仲缄，宜兴人，崇祯癸酉举人，丁丑进士，由兵部主事历官湖广学政。何腾蛟奔长沙，题荐允锡巡抚湖广。初傅上瑞弃黄州，卖武昌城，坐事不测，章旷亦以廷议龃龉，二人皆腾蛟保荐擢用，刺署门生如故。允锡以清望推督学，虽节钺之命自腾蛟荐，而朝廷委任不在腾蛟，雅不欲与上瑞齿，乃据旧章刺以平交相往复，腾蛟不说。两府幕客类无赖士，益相构煽，遂成猜离，湖南北不相应，而瓦解之势成矣）。时忠贞众号十万，滇营闻其至，恐轧己也，驻衡州不肯下。适报马进忠至湘潭，督师既欲急于恢长，且闻忠贞大掠长境，西宁两湘之间。人畜杀几尽，争得督师至卵翼之。督师闻，单骑免胄入湘潭。会□师猝至，诸部方纵掠，不发侦人白。

正月十九日，□潜袭潭，屠其城，骑生得督师，欲强之降，坚卧不食。闻图赖佟固山至，辄下拜曰：“闻公在武昌，善视吾母，宜答谢，非私公也。”乌金又命董英往劝，督师见英，裂眦大骂曰：“汝是我七省督师大厅耶？今日何面目敢来见我？”董英垂首不敢出一言。督师不食已四日，苦渴甚，命奄僧往一宿河取水，僧曰：“江水清冽可饮。”督师曰：“此间水已染腥秽，岂可污我冰玉肺肠？一宿河尚从明士流出，故堪饮耳！”僧捧水一盂至，啜尽复卧。越二日，□帅知不可强，泄出流水桥，竟不屈死之（永森按：《小腆纪年》：腾蛟驻衡州，闻李赤心之弃常德东走也，大骇，檄马进忠由益阳至长沙，与诸将会师进取，而亲诣忠贞营，邀赤心入衡州。部下将士虑为赤心所袭，不护行，止携吏卒三十人往，赤心已东尾之行。进忠方奉檄进发，闻督师轻身往，大骇，遣将宣威伯杨某追护之。腾蛟至湘潭，则赤心已不宿去矣。湘潭空城也，降将徐勇轻骑侦知一人在焉，率兵径入。勇旧隶腾蛟麾下，率众罗拜，劝腾蛟降，腾蛟大骂，遂拥之去。既去，而阳某始至，急入求督师，凡七出七入，最后出桥，遇伏兵。矢中其吭，自掷桥下以死。腾蛟绝粒七日不死，乃见杀。事闻，王哀悼甚，赐祭九坛，赠中湘王，谥忠烈，其子文瑞以荫官佥都御史。相传腾蛟所居有神鱼井，井故无鱼，腾蛟去，鱼忽满井，既死，井复空。人犹能言其处也）。上闻报，痛哭曰：“天不祚朕耶？胡夺何先生之速耶？”废膳撤朝，极其悲悼。

前此□遣谭拜固山复江西，围困半载，上四调援兵，皆迁延不赴。戊子十二月，城破，王得仁巷战身死，金声桓赴井死。永历三年己丑正月，惠国公李成栋督兵五万出岭取信丰，高进库先期请救，谭拜至赣，与成栋对江而军。成栋乘夜欲潜师渡江，恃其马撇烈善水，重铠先渡，至江中，马蹶，堕水死焉。保丰伯罗成耀率全师还岭，□亦画岭而守，不复内窥。

制抚堵允锡同忠贞营由茶陵、攸县、安仁、永

兴、以至江华、永明一带山县僻谷中，直达广东之星子连州，所过杀掳，白骨满山，野民呼为白毛毡。永国公曹志建深憾制抚引纵忠贞残害地方，于道州邀制抚入关，欲胁其上疏劾高、李，并移檄诸勋共讨之。制抚不从，遂闭之僧室中，将有不利。有永明何生员，制抚督楚学时，考居高等，遂密领制抚黑夜从万棘中走脱，赴行在。正发向在廷盛称制抚人品功业煜煜与督师比隆，群公皆敬惮之。南阳侯车骑将军李元允（永森按：元允，成栋养子也，本姓贾，河南人。永历四年，封南阳伯。元允力辞不许，乃勉受车骑将军。此作侯爵，与诸书稍异）十里外櫜鞬郊迎。

制抚到行在日，从事楸秤，橙橘中乐。又听同乡细人之言，与马吉翔为莫逆交。又在七星岩与孙可望（永森按：孙可望陕西延安人，张献忠义子也。献忠败死，可望与其党奔云南，自称东平王。既而降附桂王，乞封为秦王，复背明与李定国战。兵溃，走河南，赴经略洪承涛军前降，授爵为义王）差卒潘世荣、焦光启歃血盟好。工科右给事金堡面斥其亵威灵，辱朝廷，制抚虽面谢过，然已深衔金给事矣（永森按：《小腆纪年》：堵允锡在梧州，王遣严起恒，刘湘客，安辑忠贞营，至梧州而李赤心等已入宾、横二州，乃载允锡回肇庆。十六日，朝行在，给事金堡劾以丧师失地，面责其结李赤心为援，张筵宴孙可望使者。且曰："滇与忠贞皆国仇也，厥罪滔天，公奈何独与之昵？"允锡失色，徐曰："我鞅掌王事，如君言，竟无功耶？"堡曰："劳则有之，功于何有？"允锡由是大恶元允党，欲激李赤心东来以去之。而朝士之仇五虎者，又交构其间，允锡乃移书瞿式耜，言奉王密敕，令共图元允。式耜复之曰："我辈不力视封疆，乃听人皋牢而起衅端，非社稷之福也。"又按金堡字道隐，仁和人。崇祯庚辰进士，授临清知州，颇有政声，以事去官。唐王幸湖南，堡朝行在，授兵科给事中。桂林城破，为僧名性因，上书定南王，乞葬瞿公式耜，张公同敞，后卒如其志，一时称义士云）！寻至浔州，与庆国公陈邦傅善（永森按：王船山《永历实录》：邦傅字霖寰，浙江绍兴人。故富家子，有口辨，善逢迎，以贿中武科，父事职方司吏胡执恭，居中为援引，历官分守柳庆参将。隆武元年，杨国威反，焦琏与邦傅合兵，遂斩国威。琏功最，而邦傅以结纳丁魁楚，得录首功，挂平蛮将军印，擢都督同知，加太子太师，封思恩侯。大兵取广州，李元允之兵溃于肇庆，邦傅乃西还。欲挟桂王以降，畏高必正，不敢入南宁，乃遗书约与焦琏兵固守永安。琏不设备，遂夜攻琏营，执琏杀之，献其首以降于孔有德。永历六年，李定国破桂林，执邦傅磔之于市，传首黔楚，见者莫不快之）。邦傅怒忠贞溃人，坏其窟穴，与忠贞不两立，遂与制抚约结，为驱除计，以美姬赠制抚。忠贞见制抚与邦傅合，遂与制抚贰。久之，邦傅见制抚不能有为于忠贞，交情亦渐衰。制抚既失忠贞心，邦傅又不承权舆，复藉内阁朱天麟求依于留守，留守见其举动多乖，遂薄之。日暮途穷，忧愤抑结，七日内，抱疾而殒（永森按：封孙可望为王，结忠贞营以图恢复，堵制抚实主其说。与严起恒，金堡大相龃龉，其后卒受噬脐之毒，则比匪之伤，制抚自不得辞其咎。然平心论之，当时残山剩水，能与流贼为敌乎？阻可望之封，能保其不自王乎？则二者之议，权也，势也，非必其心之所安也。王船山作《堵制抚传》，称其忠直磊落，负有为之志，独惜轻信自恃，专意刑赏，屡启败偾，与何腾蛟交相猜薄，以至败亡。此则持平之论。圣功受知何腾蛟，与金堡为至交，其论制抚，词气之间，不免稍有抑扬，读者当分别观之）。

上恸督师、惠国之死，悲涕不已，命官结坛宇，亲临致祭。惠国之事，李元允主之，惠国祭仪先备，上于八月初三日，肃辇道，亲临灵位前，三洒酒祭之，追赠甯夏王。

督师之事，正发主之，上于八月初十日临祭，抚灵位大恸，三呼何先生，三洒酒，举朝臣工无不哭尽哀，以督师殉节中湘，追赠中湘王。发与吏部尚书晏清、都察院袁彭年、吏科都给事丁时魁、暰同乡金为督师致祭。文曰："桓桓先生，崛起黎平，翼轸毓秀，海岳钟英。燥发贤书，名重玉除，伟人间出，讖应居诸。镆铘初试，熊封兕划，烈皇抡才，超跻卓异。藩宣开封，唐邸潜龙，蚤识真人，左右肃恭。流氛孔炽，犯及豫地，跃马弯弓，身自为帅，贼渠褫魄，鼠窜引避。维是方城，献逆纵横，烈皇特简，节钺专征。内起疮痍，外捍牧圉，童叟欢呼，天方授楚。云何昊天，降此荼毒？楚事之坏，由左良玉，先生苦心，弥缝调剂。奈有黄澍，阶之为厉，孽子梦庚，犯阙麾旌。先生义烈，蹈汉江汈；河伯有灵，负公巨鲼，飘然拔起，再御轻舲。"

"燕都沦没，金陵草菅，鼎湖连哭，无髯可攀！马奸卖国，史相捐躯，遍染腥氛，江楚浙吴。龙飞海甸，建武再见，先生故人，特膺主眷。督师长沙，飘摇室家，外讧内溃，条绪如麻，半壁南天，一身蔽遮。左闯余部，穷窜南土，虽就戎索，实为祸蛊。呕心驾御，如驯狞虎。两出洞庭，一捣嘉鱼，事机挫折，天意何如？"

"新皇御极，晋公定兴，先生拜表，陨越不胜。诘兵难诘，筹饷无筹，重光衡永，再薄潭州，先生之志，以死为休。五坡岭前，弘范突至，吁嗟毒网，信公失坠，穷庐环绕，玉山岿岿，不餐周粟，不饮盗泉，诱劝宛转，金石弥坚，从容仰吭，骑箕上天。大明日月，大明山川，大明旗鼓，大明衣冠。"

"先生既去，海竭山頹，凄怆宸衷，撤朝废膳。亲御龙辇，素袍展奠，三呼先生，玉泪如霰，煌煌旷典，古今仅羡！呜呼先生，帝之股肱，我之公祖，福星照耀，久托高宇。先生既去，空侈三户，星陨中湘，因以封王，作宾于天，鹫冕衮裳。呜呼先生，江汉之水，陷而复出，长沙之炮，焚领不拭；武岗履

尾，幸而不咥；一死泰山，天留今日。秋风其清，秋露其莹，敬挹端水，虔撷杜蘅，文武趋跄，鹤唳猿声。呜呼先生，鉴此哀情。”

祭毕，在廷各省文武有公祭，南阳侯有私祭。督师建殊勋，死殊节，允应享此殊礼。呜呼，督师死，三湘之局结矣！正发之从事三湘，亦于此竣矣！虽督师死后，滇营赵印选、胡一清、王永祚、马养麟等犹出入全永之间，支持两载，究竟倒景余烬，如姜伯约袭武侯之后尘，无当于规取中原之大举也。内阁严公秉钧当轴，身荷军国之重，厥后以正气植节，为孙可望所害，另详于《严公列传》（永森按：王船山《永历实录》：起恒字秋冶，浙江山阴人，举北闱，中崇祯辛未进士。孙可望求封王爵，起恒力持不可，胡执恭伪造册宝，封可望秦王，惧伪露，乃密告可望曰：“严学士必不肯撰敕册，此我密请之。”可望由是怨起恒。永历五年，遣其将吴将军者入见，挟兵拥行宫猝入起恒舟，佯与语。语竟，起送之出，遽挥铜椎击中起恒脑，堕水死。上闻之，痛哭，募泗人得起恒尸，裹御衾，买棺葬于南甯。《小腆纪年》则云：杀起恒者，可望之将贺九仪也。九仪杀起恒，投尸江中，尸流三十里，泊沙渚间，突有虎负之登崖，守视不去。九仪等惊悸累日，乃礼而葬之山麓，至今人称虎坟云）与《正发岭表罪状》中（永森按：圣功此状，未经传钞，想已散失。按《小腆纪年》：时李元允留守肇庆，王命陈邦传统兵入卫，五虎失执。于是吴毓贞、郭之奇、万翔、程源辈咸修旧怨，与给事中张孝起、李用楫、李日炜、朱士鲲、御史朱统钥、王命来、陈光允、彭全等疏论袁彭年等五人，把持朝政，罔上行私，朋党误国，十大罪。王以彭年反正有功，特免议，余下锦衣狱。大学士严起恒请对水殿，不得入，率群臣长跪沙际。都督张凤鸣受密旨，欲因是杀堡，于古庙中陈刑具，用厂卫故事，严鞫之。堡大呼二祖、列宗，余皆叩头哀祈，招赃数十万。狱成堡、时魁并谪戍，湘客、正发赎配追赃。瞿式耜再疏争之，谓：“中兴之初，宜保元气，勿滥刑诏。追赃，乃熹庙魏忠贤锻炼杨左事，何可祖而行之？”王颁敕布四人罪状，式耜封还，谓：“法，天下之公也，不可以蜚语饮章，横加考察，开天下之疑。且四人得罪，各有本末，臣在政府若不言，恐失远近人望。”疏凡七上，不听）。

督师二嗣：次子丁冬被掳北去；长子讳文瑞，乙酉乡贡，历官兵部侍郎，继娶姜皇亲女，尝胆枕戈，收拾督师遗旅，矢志复雠。辛卯春，上跸南甯，时文瑞督兵昆仑关，与□相持数月，染瘴病且笃。诸将劝暂回甯养病，文瑞曰：“昔伏波云：‘马革裹尸。’古今壮之。我与其死于妻子之手，何如死于诸将手？犹不失身死封疆，为中湘王子也。”遂于行间易箦。嗟乎，中湘可谓有子矣！

跋

正发记三湘从事，纪毕，投笔叹曰：“国祚中兴，何代蔑有？高皇帝提三尺剑长驱逐北，拨转倒置之乾坤，得天下之正，与汉高等。然汉家享祚灵长，光武起自白水，重嘘炎运，历数二百九十四年。唐肃宗即位灵武，灭安史，重奠钟簴，历十四帝，一百五十八年。赵宋南渡，虽云孱弱，犹更九帝，绵历一百五十三年。至我明烈皇帝，以精明而失天下，从古希觏。亡何，孝安即位南都，翠华才建期月，遂蹈徽、钦之辙。犹谓孝安昏庸，不克负荷，加以马、阮当国，斫伤元气；譬人抱剧病，犹复治以庸医，剂以毒药，岂不毙哉？思文皇帝，文武英明，励精图治，中兴规模，大有可观。第以求效大速，羽翼未成，牙爪先露，致失拥戴，勋臣离心，开门纳敌，又为奸辅所卖，遂蒙汀州之尘。今上神庙嫡孙，叙亲叙贤，圣德浑厚和平，绰有汉高大度之风，宜即重新日月，再整河山，两都故物，何难鞭棰收之？“乃五稔湖南，寸土未恢，百里日蹙，岂人事之多乖，抑天命之已改耶？”

正发衡而断之曰：“始终皆流贼之为害也。”闯逆初起绿林，渐成巨寇，称兵犯阙，喋血禁廷，禄山、黄巢之祸，不烈于此矣！幸而假手□□，闯逆授首，死于九宫山村民之手，率土痛愤，于兹稍快。督师何公、总督章公、同内阁严公、制抚堵公、撑持湖南，绸缪拮据，以为光武之河北，高宗之钱塘。不意布置甫就，而闯逆之余烬又窜入矣！始而穷鹿奔薮，摇尾以求怜；继而养虎贻患，张牙而恣噬；杀民则惟恐其不尽，穴斗则枭然以称雄；见北敌则鼠窜，出南塘则鹰扬。高、李虎踞于长常，王、郝鸱张于衡永，袁、刘蚕食于澧沅，且以有用之金钱，养此多害之溪壑，人或归咎于督师之不应抚纳以自贻伊戚。不知敌方狡焉启疆，此穷而来归者若不收之戎索，势必披倡跱跳，立见决裂。既拒门庭之□，又办堂奥之寇，其为祸也，不更速乎？故督师初计以为此辈可驯而用之，则不召不募，坐获精兵十万；否则縻以虚器，戢其爪牙，使不致决裂成变，亦权宜补救之一术也。

或曰，刘承允、张先璧、曹志建、黄朝宣，非贼也，而所以率多不驯，将安归咎乎？夫刘承允叛逆成性，董卓、朱泚合为一身，此固有北投之，豺虎畀之者。张先璧、曹志建、黄朝宣，虽纪律不严，扰民毒地，其初皆奉督师调度，后见新营骄横，遂尔效尤。又为王、郝、高、李轻视，南人每加凌轧，不得不各踞一窟，以防袭劫耳。

总督章公愤客兵为害，乃与督师决策，自炼亲标，始得自将湘下，立定脚跟，与敌相拒潼溪、新墙之间，胜负各当。岳阳之役，若无新营偾事，方城汉水，可鸣镝而下也。大敌已报压境，又与亲标起营房

之争；曾不移时，胡马长嘶，宛其入室，独不以一矢相加遗，何耶？湖南块土，糜烂已尽。永忠狼顾入八桂，所到之处，城邑荆榛。忠贞营自常德乱窜，崎岖衡永僻邑之地阑入粤东三连，经四会，历怀集，渡苍梧，深抵浔南，两粤遂从此坏。孙可望献逆前部也，西川败遁，南来休沐，收渔人之利，攘我六诏，滇、黔遂从此坏。

向使悉湖南之钱谷，以赡亲标，则指臂效命，不致有内梗之忧。向使忠贞不奔长沙，则滇营必随督师鞭弭，当不致有中湘之失；向使郝永忠、高必中，不蹂粤土，则曹、焦、赵、胡不致分心内顾，而疏疆圉之防；向使孙可望不袭据云南，则滇黔之财赋甲兵，必为我用，不致有饷匮兵单之患。北自燕都，南至滇粤，流毒所及，悉成溃决。故曰：始终皆流贼之为害也。即督师之以殉节死，督辅之以劳瘁死，制抚之以愤郁死，其祸原岂外是哉？

且光武当年新莽传首之后，王郎、赤眉以次翦除；假令铜马高湖都部若不投身效命，其何以成建武之业？唐肃宗藉塞上精兵，又得回纥吐蕃内助，专力以办安史；假令灵武凉晋间，有纵横跅骋之从，其何以收两京而还旧物？宋高宗恃长江之险，以限南北；假令浙、闽、吴、楚诸路，有尾大之将，为腹心痼疾，其何以延建炎之祚？故汉、唐、宋祸在外而不在内，所以毕心一志，致中兴而延历数。本朝内外俱受其祸，故智力交困，张而复蹶，不得媲美前代也。

虽然，中兴者中兴也，谓剥极而复，绝极而苏。恰当其扼而兴，非适中之说也。孟子曰：“以其时考之，则可矣！”父母既死，犹思招魂而复之，敢作绝望想哉？或曰：天下大位，神器大宝，兴衰之数，天实主之。岂可全咎人事？然正发从何、章二公共事三湘，其中事势，历历身履而熟谙之者也。故不敢归诸苍苍，以开人推诿之端也。

求 野 录

[清]邓 凯撰 张学刚整理

《求野录》一卷，明末清初人邓凯撰。邓凯为南明桂王政权的“随扈总兵”，本书即专记桂王政权的史实，按年系事，所记皆为作者亲历之事，颇足征信。本标点本据神州国光社排印本整理而成。

永历十二年(戊戌)正月，诏以原督师兵部尚书程源为礼部尚书，都御史钱邦芑掌院事；赐故辅臣吴贞毓，范矿等赠恤。

矿总督云贵，驻扎黔省时，孙可望两使李定国，一使白文选将兵赴黔，与矿盟，共申信义扶明之约。矿因从容为定国，文选开陈大义，且曰：“万一可望渝盟奈何?”定国曰：“可望扶明，我则奉之；若其渝盟，我则杀之，无难也!”迨后帝跸安龙，可望强横自恣，无人臣礼，文选燕见矿，有惭色。邦芑巡抚四川时，文选与忠国公王祥盟于乌江，邦芑为执牛耳。后可望袭遵义，王祥走死，文选晤邦芑，亦汗愧不能仰视。邦芑曰：“非公卖国，乃他人卖公耳!”因时间燕言，帝在安龙，主辱臣死，两人泣数行下也。于是文选对邦芑折箭自誓，必杀可望。会定国自粤西入安龙，拥帝而南，居间调护，文选之力居多。可望疑其有阴谋，夺其兵权，幽之别室。而矿已愤卒，莫有为之解者。

可望胁程源为兵部尚书。时邦芑为僧矣。亦传之至，授詹事府正詹。两人遂密连行在旧臣，皆交欢可望镇将。此辈朴鲁武人，酒酣耳熟，辄指可望骂曰：“剥一张贼皮，又生一张贼皮耶!”源又乘间言于可望：“文选骁勇可用，使功莫如使过。”文选以得还兵权。迨交水战胜，文选马宝虽为功首，而开导于平日，与离间逆党，奋发忠义于临时、矿、源、邦芑，其功咸不可泯。至是，帝皆旌之。

时马吉翔用事，颇忌源，芑之来。源功名自许，入朝即发吉翔奸状，吉翔嗾言者劾源曾，臣事可望，非纯臣，源发愤杜门不视事。芑虽掌宪，而督理晋王李定国之军事者为金维新，秩左都御史，位在芑上。以故都御史待命阁下不发，芑亦郁郁浮沉，朝请而已。贞毓与吉翔，仇也，矿亦非吉翔所善。赠恤皆不副望，公论惜之。二月清师取湖南，入武靖、沅、辰，遂至贵阳，安顺巡抚冷孟饪死之。

于是粤西之南太，四川之川南、川东，皆失。自可望败走，朝廷论功行赏，(设)官设吏，率皆宴饮恬愉，争功修怨，绝不以国事为念。部官二人(一名金简字禹藏，越人，入〔灵皋按：原本“禹藏人越人……”今姑妄易之〕蛮中。其一人惜失其姓名，后死焉)次第进谏，谓：“内患虽除，外忧方棘，伺我者方雁行顿刃，待两虎之一毙一伤以奋其勇，而我酣歌于漏舟，熟睡于积薪之上，能旦夕否乎？二王老于兵事者也，胡亦泄泄如是!”定国疑其劾己，遽于帝前激切陈诉，帝拟杖二臣以谢之，朝士交论共执不可，移时未决，失陷之报踵至，定国始逡巡引罪，二臣乃得免。

四月蜀王刘文秀薨。

文秀之追可望至贵阳也，尽收其溃兵可三万人，练以备边，渐有成局矣。而晋王不悦，请召之还，并召诸将之在边者，与从可望之南犯者，论功罪为分兵多寡之地。是以边警猝至，兵失其将，将不得兵，迄于大溃。文秀先以正月还滇，抑郁不自得，每屏人语曰：“退狼进虎，晋王必败国!”至是病革，上遗表曰：“我死，国事可预知！臣精兵三万人皆在黎雅建越之间，尝窖金二十万，臣将郝承裔知之。臣死之后，若有仓猝，臣妻操盘匜以待，臣子御驾韵以备酋御，请驾幸蜀，以十三家之兵，出营陕洛，庶几转败为功也!”乃薨，晋王恶之。

七月晋王李定国秉黄钺出师。

令李承爵出左路，壁黄草坝，祁三升出中路，壁鸡公背，白文选出右路，壁遵义之孙家坝。自三方告急，屡促定国师期，辄云“有待”盖随妖人贾自明之惑也。自明善幻术，多大言，言上帝助兵，当以某日下为木偶人数百长丈许，执幡幢为行阵，久而无验，时已初秋。定国怒而斩之，而讳其事，乃出兵。帝授以黄钺，凡古命将之礼无不备。先由中路出关岭，后李承爵告急，乃移师黄草坝。有以兵事谏者，曰：“守石关，一夫之力能制胜!”久之逾石关，营于炎遮河。祁三升壁鸡公背之绝顶，粮少运艰，士不宿饱，孙家坝孤悬滇蜀之表，声援不及，识者俱以为忧。

十月，晋王李定国告炎遮河之捷。

十二月，晋王李定国兵溃于炎遮河。于是鸡公背，

孙家坝之师俱大溃。

十五日帝出奔。

李定国与清师战于炎遮河之右，小胜，遂不设备。清师骤至，压其营而垒。明日决战，南兵枪炮，北兵弓矢，日中不决。忽大风北来，金枪失火。其地山茅野草，烟焰障天，北兵乘风驰射，定国惊惧，弃众先奔，遂大溃。十三日，变服还滇，请帝出幸，言战守计者，以为书生不足听也。十四日，帝大集诸臣共议所之，蜀王刘文秀之将陈建等举文秀遗表，请幸蜀，定国曰："蕞尔建昌，何当十万人之至，不如南楚。缓出粤西，急入交趾。"难之者曰："清兵乘胜逾黄草坝，则临、沅、广南道路中断，且丧败之后，焉能整兵以迎方张之势？不可！"黔国公沐天波进议曰："自迤西达缅甸，其地粮糗可资，出边则荒远无际，万一追势稍缓，据大理两关之险，犹不失为蒙段也。"帝可其议。明日驾遂发滇，官兵男妇马步从者数十万人，从古乘舆奔播，未有若此之众者。时定国以大兵殿后，国势既摇，人心思叛，艾能奇之子承业纠狄三畏等数人以骁卒千余伏大寺中，谋劫定国而北。定国觇者知其谋以告，十八日晡时，定国遽率兵千人严队西走，承业等不敢追。

永历十三年（己亥）正月初四日，帝至永昌。

帝发滇时，百官护从，军民泣随者，日行不过三十里。其后兵士乏食，恣取民间，以至所在逃避，御前供奉顿缺，而庶僚贫病，扈跸离次不前者甚众，崎岖过大理，而定国亦至。明日帝行，定国请坚守大理，许之。后数日，白文选以孙家坝南溃之兵至，列阵下关，众尚万余。定国以数百骑赴之，文选愤涕叱定国曰："人主以全国全师畀王，一旦至此，谁执其咎！"定国惭，南向叩首曰："帝幸赦臣！"谓文选曰："上既赦我，愿身一死以赎前罪！"文选收涕谢曰："王几许人！死敌何益！王行矣！"定国遂行。又数日，清帅平西王吴三桂追文选及之，战于下关，又战于丁当山，文选败，南走入山。

晋王李定国败绩于磨盘，弃其军走，清师引还。

先是定国闻文选败，遂渡潞江（即古怒江），至磨盘山下（即古罗泯山，蛮云高丽贡），诸将他趋者皆会，胜兵万人，因设三伏以待之。以泰安伯窦民望为初伏，广昌侯高文贵为二伏，总兵王 国为三伏。令曰："须敌至三伏，举炮首尾横击之。"清师至山下，得降者卢桂生言其计，清师乃释马而步，搜伏者。望菁莽丛，积中矢炮雨发。民望不得已举炮出战，三伏亦发炮趋下救之，战于山下，短兵相接，自卯迄午僵尸堵垒。民望血战不已，中流矢死。南兵气沮，犹踞险而守。及闻定国走，将士失望，半夜散去。定国当日坐山颠上，闻信炮失序，大惊曰："兵败矣！"遂先走。既逾险，问帝安在，知者曰："帝西行去，去腾越已百里，路界茶山缅甸之间！"定国曰："我焉从彼跸？而追者及之，君臣俱死无益也！姑他往，以图再举！"遂弃帝而奔。二十四日，帝南行，尚未知磨盘之溃，野次未定，而总兵杨武至，言定国远逃，追者将及，帝遂接淅而行。时渐昏黑，行数里，失道途大谷中，时距故处仅一望耳。宫人窜失，公私囊橐多为杨武劫夺。

二十五日，扈将孙崇雅劫掳杀害尤烈

二十八日，扈卫靳统武引其众叛去。

以从臣多叛，决意入缅，遂出铁壁关，关外即缅地矣，缅酋使使迎之，自称于国也，曰："金楼白象王"盖处则楼居，出则乘象，足不履地也。进贡天朝，则称："缅甸宣慰使臣某，国人称之，则曰：'某某法，此言而公道主人也。'"至是奉迎具表如常仪，复奏曰："天王远临，百蛮詟畏，请从官以下勿佩戎器！"马吉翔传旨从之。诸从臣皆谏曰："猛虎所以威百兽者，以有爪牙故也。奈何自弃其防，以启戎心！"不听。是日，帝至芒漠，缅人执礼甚恭，并进衣衿食物。华亭侯王维恭谋拥太子还入关，由茶山出鹤丽，不果。

二月初一日，帝至水次。

缅人舣四舟以待：帝一，后及太子一，司礼监李国泰一，文安侯马吉翔一。浮水东下，即大金沙江，其南与海接，古称黑水，此其一也。从官无舟，或水或陆，听其为计。先在腾越，从官以下及妇寺数尚四千，及至蛮漠，止一千四百五十余人，至是仅六百四十六人而已！

十八日帝至井梗，驻跸。

因缅人奏宫室未备，故暂憩也。

二十日，缅酋迎大臣议事。

帝遣马吉翔弟雄飞，及邬昌琦往。及至，酋亦不见，令通事传话，所问者皆神宗时事。二人未习中朝典故，竟不能答，缅人哂焉。最后出神宗时敕书相示，其宝文较今微异，以为伪，又以黔国公沐天波征南将军印验之，无异，遂不言。是役也，行人不才，遂开远蛮以不恭之渐！

三月黔国公沐天波等谋奉帝往就晋王李定国之师，不果。

天波及绥宁伯蒲缨，总兵王启隆等，谋奉帝往护撒孟艮，以就定国，马吉翔不从，遂止。是月也，缅人戕我从官以下数百人：通政司朱蕴金、姜承德，自缢死。自定国率残溃之众，分道入缅，焚掠劫杀，千里相望。缅人遂大发兵守隘，与官军忿怨益甚。至是，从官以下从陆者，不知帝尚为井梗也，竟抵缅都之亚哇城。缅人以为寇至，发兵围之。被杀者过半，余安置远方，后竟无存焉。

四月咸阳侯祁三升帅师迎跸。

三升上表迎帝，缅人请敕止之，谏者曰："此我君臣出险之一时也！"不听，使丁调鼎及部司杨生芳往，以敕书止之，曰："朕已航闽，将军善自为计！"三升捧敕痛哭，以为帝真航闽也，遂撤师。

五月初四日，缅人以龙舟鼓乐迎帝次于者梗。

亚哇城下有地名者梗，即大鹧鸪城旧地也。界大金沙大盈沙之间，地饶而险。缅人结草为庐，编竹为城，帝入居之，百官咸聚草次。

初八日，缅人来贡礼仪甚腆。

自溃众四掠，百蛮受荼毒之惨，然未敢消人主也。三升奉敕撤师之后，缅人以帝威令尚行，恐一旦移跸，

纾祸无计，故迎帝优奉，以为缓急自救之策。且潜阻内外，声闻不通，而帝益困矣！

八月十五日，缅酋胁黔国公沐天波执臣礼以见，学士杨在，行人任国玺疏劾之，不报。

缅俗：八月十五日，群蛮贽见，酋张嘉会以享之。至是，寻天波至，胁令从缅制，白衣，椎髻，跣足，领诸海郡及棘夷酋长而拜，以夸示远近。天波归而自白，且曰："我为皇上屈也！"在等以天波贪生辱国，疏劾之，留中不发。

九月，缅人进禾，帝以廪给从官。

永历十四年（庚子）巩昌王白文选帅师迎跸，次亚哇城，不克而还。

文选自大理之败，间道渡陇川潞江，踵帝以后，以帝且入亚哇城矣。二月中临江，不知帝之所在，还兵南甸者久之。至是，招集流亡，有精兵万余人。是年七月，复至江浒，谕缅人假道迎帝，不许，遂攻之，垂克矣。缅酋惧，求敕止之，文选不奉诏，谓使者曰："前者祁将军来，诏云：'已航闽。'若前诏为真，则今敕为赝；使今敕为真，则航闽之后何自而来？君非臣何以威众？臣非君何以使人？蛮人不足信也！"使者曰："诺！"既去不复至，缅人守益坚，文选望鹧鸪城痛哭引兵去。

九月，帝椎御宝以颁从官之不能举火者。

先是杨武孙崇雅之叛，乘、舆辎重散亡殆尽，至沙漠，惟中宫余金盆银碗各一，又为舆夫盗逃，而庶僚之贫者饥寒褴褛，鸠鹄不足喻也。马吉翔、李国泰以语激帝，怒掷皇帝之宝，令碎之，以济从臣。典玺李国用叩头不敢奉诏；吉翔、国泰竟錾以分饷焉。时吉翔等拥赀自赡，且纵博酣饮，高歌达旦，安寝咫尺，不顾也！更值蛮人来市，无尊卑少长皆短衣岸帽与蛮妇坐地交易，杂以谑笑。中国纪纲荡然，蛮人视之齿冷矣！

永历十五年（辛丑）二月，巩昌王白文选会晋王李定国之师，大败缅兵于锡波。

先是，定国入缅中，余众不过千许，檄调诸将皆以磨盘山之败，心实不相附，遂引而南。至顺蒙界外，界地而食，势实窘迫。会庆国公贺九仪，以全师自广南渡江龙江赴之。精兵万人，攻孟艮，拔其城。地饶鱼稻，诸将稍集，军声复振。久之，九仪以文选先居木邦之南甸，相去二千里，不相闻也。追攻缅兵还，以不克为耻，知定国取孟艮，并有九仪之众，乃为书诮之，责以大义。定国遂全师而西，会文选于半途，相与刑牲歃血，誓必克缅。缅人知之，拔其豪边牙鲊、边牙粿为大将，集兵十五万人，遇于锡波江上。临战，巨象千余，夹以枪炮，阵横二十里，鸣鼓震天，大噪而进。二王之兵不及什一，且戎器耗失，所操惟长刀、手槊、白棓而已。定国誓众横击之，大败缅兵，僵死万计，杀其将边牙粿。而边牙鲊犹收余众，栅大榕树林中。荫可百里，其夕鸣鼓竟夜，如列阵，比晓竟走还，无一存者。二王遂渡锡波江，临大金沙江，以垄缅城。

四月，晋王李定国等迎跸不果，引兵还。至亦渺赖山，师大溃。

先是，定国等兵临大金沙江，谕缅人假道入觐，并责其象马行粮为入边之计，缅人不听，尽烧其江船，沿江据险设炮以守。月余，定国等以粮少气阻，缅中耆者曰："从此而北，至鬼窟山，有大芭蕉林，伐之，作筏可渡。既渡，尚有大居江阻之地饶材木，居民数百家，烧矿冶铁，舟可立具也。"定国从之，浮蕉为梁汔济，伐材设厂，造舟焉。未几缅人断浮桥，捣厂所，而军饥疫作，死亡相继。时军行皆挈眷以行，老幼累累，为累不堪，不得已为还军之策。或曰："缅中瘴疠，夏秋写甚，加以千里无烟，人何以济？孟艮不可得而返矣！省地民风沙摆古者，在西南海上，行月余可至。其地高凉，其产鱼稻，盍往诸！"定国等乃从之，行至亦渺赖山下，其山亘数百里，登峰一览，竟其西南大海矣。是夕，文选裨将赵得胜憾其拥众，白文选还，且曰："王毋为贺九仪之续！"文选入山，据险自保数日后，定国不得已引余兵三千间道还孟艮，断后，文选入边，遂迎降于清师。

五月，缅人弑其酋弟为缅王。

自溃兵躏入缅地，其民罹兵火之厄死者几半，国人怼其酋曰："王迎帝，故帝阶之为祸者，王也。"酋曰："我迎帝，不迎贼也！贼祸我，帝不祸我，奈何以是为怨乎？"于是上下相猜忌。今定国等来攻，酋之弟守景、迈景，线引蛮众五万人入援，并大出金帛以犒其众，诸蛮奋发。凡为战守，其略一出于酋之弟，国人爱之，遂归心。十三日缚酋置簧舆中，投之江，立其弟为王，遣弟来告，且索金贺，不报。

六月缅人招大小从臣尽杀之，并围行在，汉人多遭其祸。

前年八月黔国公沐天波屈礼缅酋，其后外来兵迎，缅人大恐，又札迎天波，乞诏谕止之，且许资象马粮糗相助入边。而外兵飘忽，既进速退，是以蛮益轻我。及二王亦渺赖山之溃，蛮尤肆志，然尚未敢为逆也。时清帅平西王吴三桂既留镇，其□固山杨坤谋效黔国公世守滇土，以为磐石之计，必入缅取帝以献，乃可。遂上疏固请严檄缅酋，令获帝自效。缅人于是谋杀从官，以孤帝势，使人来曰："贼众溃矣，缅土安矣，请天朝大臣诅盟以相信也。"天波欲辞，马吉翔、李国泰曰："蛮人敬鬼重誓，可往也。"乃行。日向午，缅人以兵三千围行在，索汉无少长贵贱皆饮刃而死，有窜入帝所伏匿者，亦搜而杀之。宫中两贵人及命妇自缢，死者相望，伏尸枕藉。良久，缅人护驾官大呼曰："毋得惊害老皇帝！"乱始定，移帝他所，缅僧使其徒来进食，数日，帝乃得进。是日赴咒水之会，死知名者：松兹王某，黔国公沐天波，文安侯马吉翔，都督马雄飞，绥宁伯蒲缨，华亭侯王维恭，侍郎蔡士廉、杨在，御史任国玺、邬昌奇，部司杨生芳、郑居诏，学录潘璜，典簿齐应选，总兵魏豹、王起隆，内臣李国泰等。二十四日其自缢行营者：吉王慈煃，王妃张氏，宗臣□漆，戚臣王国玺，锦衣卫官赵鸣鉴、王大雄等二十三人。呜呼！行在诸臣虽贤不肖间殊，其崎岖守死则一。至是同为一邱之貉，而帝已为三桂几上肉矣！缅人何足恨耶？明日，帝惊悸致病，缅人

恐帝又不测,无以致辞于三桂,乃迅洁行宫,迎帝复入居之、复贡衣被锦布等物。

十二月初三日,清帅平西王吴三桂帅师临江,缅人执帝以献。

三桂既以大兵临缅城大江,缅人奉金盘一十六枚置馔以迎,即日缅蛮来给帝曰:“李定国兵又至矣!马步军数万列江浒,索帝甚急!”语未竟,蛮人遂舁帝所坐以行,后宫号哭震天,步从五里外,乘舟渡河,舟大不及陆,三桂使将负帝登岸。帝问曰:“卿为谁?”对曰:“臣平西王前锋章京高得捷也!”帝默然。

初九日,清帅平西王吴三桂以师拥帝还滇。

帝既还滇,三桂遂以捷闻。

晋王李定国薨。

缅自万历中绝贡,且据有木邦,麓川及八百媳妇之地,雄视西南,然与古剌、暹罗两国为世雠。帝自蛮漠舟行,从官云散。有人古剌者,马九功、江国泰等;有入暹罗,绝爱之,妻以女如珍,之已以女为定国计妃(灵皋按:“有入暹逻”至此,语意不明定有脱误,句读未能,姑阙疑待考。)于是间道通殷勤,谋连兵伐缅。九功等亦为古剌招到溃兵,得三千人,亦□书致定国,相与犄角。两国之兵将发,会三桂执帝旋滇,谍者以告。定国闻之,躄踊号哭,自掷于地者百计,不食三日,自表于上帝以祈死,愤郁致病,七日而薨,暹罗古剌之师失望而返。

永历十六年(壬寅)四月二十五日,吴三桂以帛进帝所,帝遂崩,皇太子及皇侄殉之,明亡。

时在寓中,忽大风霾,黄雾弥天,雷电交作,空中有二龙蜿蜒而逝,滇民无不悲悼焉。是年三桂即进爵为亲王,益甲万余人,移家口于汉中,美厥功也。其后缅蛮至者云:晋王李定国所葬地,至今春草不生,蛮人过之,辄跪拜而去。

行在阳秋

[清]戴 笠撰 徐 鸿整理

《行在阳秋》上下两卷，明末清初戴笠（一六一四——一六八二）撰。戴氏为清初史学名家，著述丰富。本书仿纲目体，以编年的形式记载了南明桂王政权十五年的史实，是研究清初政治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据《明季稗史汇编》本整理。

卷 上

隆武二年丙戌冬，十月十四日丙戌，永明王监国肇庆，以明年为永历元年。御讳由榔，神宗孙也。皇考桂端王生四子：长由□，次由□，俱为献贼所害；三由□，封安仁王，以病薨；四永明王，即上也，天资聪明仁厚。皇考自衡徙梧，以病薨。上居苫次。会隆武蒙尘报至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等谓："天下不可一日无君。"乃迎桂嗣王，至肇庆，立之。以府署为行在，颁诏楚、滇、黔、蜀。

阁辅苏观生自南雄撤兵还广州，阁臣何吾驺自闽遁归青山。加丁魁楚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瞿式耜东阁大学士，吏部尚书。魁楚原任两广总督，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兼吏部右侍郎，赐券剑，平粤侯。今以吏部右侍郎入阁，摄尚书事，兼戎政。式耜原任广西巡抚、兵部右侍郎，今以礼部尚书入阁，兼兵部尚书，掌铨事。封李明忠武靖伯，镇南诏。以许德生为浔州推官，监明忠军。明忠，江西人，狼兵帅也。初，奉隆武诏协剿江西，八月率浔州兵六千至肇庆，九月至三水；闻隆武汀州之变，返肇庆，预推戴。

原任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吕大器自闽赴行在。仍用原官办事。旋以病致仕。原任兵部尚书守制李永茂赴行在。

上隆武帝尊号，曰：思文皇帝，后曰：思文皇后。

擢原任福建布政吴炳为户部尚书。

督师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何腾蛟等，公疏劝进。隆武朝，腾蛟进定兴侯，赐剑，驻军长沙，楚抚兵部右侍郎、右副都御史堵胤锡，受隆武命，督云贵师。会闻汀变，腾蛟、胤锡公疏达行在。

补马吉翔、郭承昊、严云从、吴继嗣等为锦衣卫使。吉翔北直人，继嗣涿丽人。崇祯十六年，献贼陷衡州，皇考、皇兄及上偕宫嫔自永州奔粤西，行李萧然。过道州，州人不纳，反羁縻行驾索赂。及贼入城，赖继嗣夫妻以肩舆卫上及国母于难。上失金册，继嗣亦失所佩州印。贼踞城四十余日，无兵卫，继嗣密约粤西镇杨国威引兵复城。国威过道州，觅得州印，继嗣亦获金册，献之。

进武岗伯刘承胤武定侯，镇宝庆。

以王坤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坤故北阉，自闽来奔。

十一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进何腾蛟武英殿大学士，加太子太保。

得赣州败报，司礼太监王坤请驾移跸梧州。大学士瞿式耜谏止之。

唐王自立于广东，改元绍武，以苏观生为大学士。观生过三水，不赴肇庆，而行在诸臣以观生无推戴意，拒之。适唐王与淮王航海而至，观生遂奉唐王监国。遣兵科给事中彭燿入广州，谕唐王去帝号，不从，燿遇害。 故大学士陈子壮广州人，移书瞿式耜请兴师东向，以靖唐藩，式耜以闻。上曰："先遣官谕之，俟其拒命，讨之，未晚也。"苏观生既杀燿，日集兵向肇庆，而清兵因得乘间窥潮惠矣。兵科给事中陈邦彦同燿受命入广州，闻燿死，乃还。

以林佳鼎为总督、兵部侍郎，剿唐藩。

十八日庚申，上即皇帝位于肇庆，追尊皇考桂端王为兴宗皇帝，追尊母王太妃为皇太后，立妃王氏为皇后，大赦天下。进瞿式耜文渊阁大学士。

以朱容藩掌宗人府事。

遣锦衣卫严云从护送三宫居桂林，敕靖江王防守。

授陈子壮中极殿大学士、兵部尚书，节制两广、江西、福建、湖广军务，赐尚方剑，便宜行事。

二十日壬戌，清李成栋入潮州，遂入惠州。

进萧琦兵部尚书，晏日曙工部尚书，周光夏都御史，李用楫等为各道御史。

补原任少詹兼侍读朱天麟翰林院学士。

廿九日,总督林佳鼎捷于三水,唐王遣督师陈际泰、欧阳□等于三水城西,将犯行在。

武靖伯李明忠自韶州入援,战于三水,大捷,俘斩八百余级,际泰遁去。

十二月初三日,总督林佳鼎兵溃于海口。监军夏四敷赴水死,佳鼎不知所在,或曰与四敷同赴水死,三水之捷,佳鼎有骄色,督兵昼夜兼行。唐王兵伪降,诱其水师至海口。适东南风大作,唐王兵以火攻之,佳鼎等尽登岸列营。泥淖深三尺余。人马尽陷,兵大溃。李明忠二三十骑夺路去,许德生被获至广州,系狱。明忠寻降于清,后复返正。

特授王化澄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总督粤师。周鼎瀚兵科给事中。 化澄原任以御史巡粤,加大理卿,鼎瀚原任户部郎中。上以林佳鼎失事也,化澄、鼎瀚皆以内批用。瞿式耜奏内批用人,非兴朝举动。上不允。

进原任兵部尚书李永茂东阁大学士,知经筵。永茂以守制,不入直,专知经筵。永茂疏荐乡望十五人,御史刘湘客与焉。太监王坤启视,不悦于十四人,悉涂抹其名,湘客被黜。永茂怫,以去争之。瞿式耜奏:"大臣论荐固其职,司礼辄去取其间,何以服御史?何以安大臣?"坤复疏荐海内名卿数十人。式耜曰:"司礼抑人固不可,荐人更不可。"后湘客改官编修,充经筵讲官。

加王化澄兵部尚书。

旨杖御史童琳,夺科臣刘鼒等职,大学士瞿式耜疏寝之。琳劾都御史周光夏私乱台规,旨下廷杖。式耜曰:"新政未布,何可杖言官?"上从之。鼒等以劾司监王坤落职,赖式耜疏救,得赐环。

中允方以智弃官去。王坤疑刘鼒疏出以智手,故以智力求去。

十五日,清陷广州。清将佟养甲、李成栋遣游击庞起龙伪为援兵,求入城,城内信之,遂蜂拥而入。内兵登城,战一昼夜,擒斩清游击王士选。清兵欲退,会有内应,遂陷。唐王被获,自尽。周益诸王俱遇害。苏观生自缢死,许德生降于北。绍武守臣忠惠伯王之臣、大学士何吾驺及顾元镜、洪天擢、潘曾玮、李绮、曹烨、耿献忠、毛毓祥等俱降。其在籍剃发降者,为李觉斯、王应华、梁应材、伍瑞隆等,又叶延祚、曾道唯、陈世杰、关捷先等,俱降。

清徇东莞、新会等县。

二十五日,行在得广州陷报。上乘舆出城,驾小舟如西峡,传幸梧州。大学士瞿式耜从驾而西,丁魁楚走岑溪,王化澄走浔州。清兵薄广城且急,式耜方典选请,视师督战,驻峡口。王坤复趣上西避之。式耜夜乘小舟留驾,曰:"我兵水陆凫至三水,可上下搤也。"争之不得,请身留肇庆,宗人府朱容藩奏曰:"左右所恃惟式耜一人,式耜留守,则上行益孤。"上舟西,式耜部署五日。疾趋梧,上西行又五日矣。魁楚惑于奸弁苏聘,从梧入岑溪,化澄携中枢印走浔州。西上护跸者,惟式耜一人。兵部尚书李永茂,工部尚书晏日曙,太仆卿田芳走博白。

清以降抚曹烨仍巡抚广西。烨,歙县人,□□进士。

改廉州知州陆世廉于梧州。

授熊兆璧兵主事。兆璧,廷弼子也,原任容县知县,旋弃官去。

授孙顺则辰州分守道。

清兵犯湖湘,命督师何腾蛟率楚师御之,命大学士瞿式耜转粤西饷济师。

驾至梧州。

封王国玺武靖侯,王维恭华亭侯,以国戚故也。

元年丁亥春正月癸卯朔,□驾在梧州。 时户部尚书吴炳、翰林学士方以智、朱天麟、文选司郎中吴贞毓、给事中唐诚、张起、御史程源、中书舍人吴其靇、洪士彭、锦衣卫马吉翔等俱从。

命鲁王总理南北直省钱粮军马恢复事,文武爵赏俱听便宜行事。

封陈邦傅思恩侯,焦琏新兴伯。

驾发梧州。上自梧州北幸桂林,阁部瞿式耜从行。上欲府(?)江达桂林,兵卫寥寥,梧州知府陆世廉惟募舟夫以进。式耜扈驾西行,夜昭平□板滩。

原任右都御史兼巡抚广信张家玉起兵东莞;兵部职方司主事陈邦彦起兵复顺德县。

丁未日食。

山东乡兵攻莒州。

十六日李成栋陷肇庆。

驾幸桂林。兵部主事陈邦彦招降甘竹滩余龙等水师,焚清艘百余于东莞,直抵广州境;李成栋返救,故乘舆得达桂林。

> 刘湘客曰:"上于正月幸桂林,式耜肃堂陛,敕守御,诞告楚、蜀各路征镇,粤西居山川上游,清不能仰面攻明矣。兵士云屯湖南北,立需战。粤南太通滇、柳、庆,出黔左右两江,四十五洞土狼悍勇,詟国家惠威三百年,抚粤悉受衔縻,足支内侵。桂城为明辟都,疏请道里之可达行在者。"

加瞿式耜太子太保驻梧江。

廿三日虏陷高、雷、廉三州。

东莞张家玉聚众入海。

湖、惠二州林举贤、陈耀起兵,众至万人。

二十九日虏陷梧州。

浔州守将李明忠,平御守将李承忠俱以兵降北。承忠或作承志。

叛将杜永和犯岑溪,平粤公丁魁楚督战,堕水死。魁楚有兵千余屯岑溪,李成栋遣副将杜永和招之,不至。永和水陆兼进,魁楚与战于藤江,中矢、走死。

二月壬申朔,潮州赖天肖起兵,叛将文贵、陈虎、余成隆来战,击败,斩之。

韶州陈顺、简信起兵,惠州苏来起兵,新会乡绅黄奇策起兵。清遣沙远勉撤奇圣来招抚,奇策斩之。

进吴炳、方以智东阁大学士,同入直。以智旋罢

去。

以原任吏部侍郎王锡衮、礼部尚书文安之为东阁大学士。

以周堪赓、郭都贤、刘远生等为各部尚书，以毛寿登、吴德操等为御史，丁时魁礼科给事，金堡礼科都给事中，兼职方员外。

补万六吉为给事中，蔡之俊翰林简讨。

初八日己卯，海师攻福州，叛将张应梦出战，海师遁。

郑彩、周崔芝合兵攻漳平，不克；总兵陈国祚力战，死之。

十一日壬午，月掩岁星于东井。

孙守法屯兵长安石鳖谷。

陈彦邦师次高平。邦彦遣马应房以舟师攻顺德。

郑彩克漳浦，擒斩虏官计国男。

海师攻兴化，叛将张应元逆战而走。

晋刘承胤安国公，曹志建永国公，焦琏新兴侯，郝永忠南安侯，庐鼎宜章伯。

十五日丙戌，驾幸全州，敕新兴侯守桂林，上幸桂林，复谋移跸，大学士瞿式耜力争，弗听，竟出全阳。

二十二日癸巳，海师攻福清，不克。围城三日，叛将陈心裕出兵北门，遂走。

二十四日乙未，林举贤、陈耀攻广州，不克；阵斩清将刘朝用、周一凤而去。

丙申，清陷长沙。知县王宸、县丞杨日新降。

丁酉清陷湘阴。王进才大掠湘阴而遁，清兵遂入城，县丞扶云凤迎降。

督师何腾蛟师次衡上。腾蛟檄张光璧、黄朝宣等援长沙，俱不至。朝宣走衡州。是月安。国公刘承胤朝行在。

诏幸永州。驾至全州，楚将刘承胤欲拥入桂林，太后不允，遂幸永州。

三月壬寅朔，犁虏伯孙守法复宁州。

大学士瞿式耜自梧州还桂林。时警报猝至，上念式耜元臣，谕趣治装从行，式耜谢曰："君以仁，臣以义。臣奉命守此土，得与此地共存亡！"于是从官皆行，式耜独守。

甲辰，李成栋再陷顺德，败余龙于黄莲，焚舟数百，马应房战死。

丁未，赖熊攻复建阳。

清兵逼梧州，陈邦傅弃平乐走。

敕大学士瞿式耜留守桂林，赐尚方剑，节制诸军。王坤趣上幸楚，式耜泣谏，不能挽。无已，请身留桂，故有是命。式耜仍疏请上暂跸全州，以扼楚粤之中，内外兼顾。

戊申，浏阳伯董英降于清，自浏阳出降。

壬子，清以耿藩伯为广西巡抚。

乙卯，清兵薄桂林，攻文昌门，守将焦琏御却之。初，平乐不守，清兵直上，至是乘虚，数十骑冲入文昌门，城中大惊。式耜急呼琏出。琏自全州归，休息未定，从数人，披弦挺刃，与清兵遇。清兵上城楼，式耜署在楼下，亟缄之。琏矢无虚发，应弦而毙者半，余者走。琏短兵接，追杀数人，且尽。清队遂不敢近城，城中始定。是时，清兵自东上昭泽，省会奔逃，虚无人迹。上在全州，念首辅，且驰驿石还，而留守坚誓与清兵角拒。尤急时，清兵冲陴，而式耜出守文昌门，调度自如也。是时督师何腾蛟治兵衡湘，老将重兵，悉屯湖南北，声援弗及。式耜独毅然誓众，婴城而守。亲帅大将焦琏，掩其不给，炮矢夹发，清锋大挫。

安国公刘承胤遣兵援桂林。清陷阳朔，遍野剃发。式耜与琏危城孤守，疏请征胤兵，承胤初从武岗入护，犹尊朝廷；逐司礼监王坤弄权，面叱周鼎瀚为奉奄寺鼻息，故推重式耜，发兵数千援桂。

杂录云：北来高副将入桂林，掠瞿留守资装，为总兵陈邦傅，焦琏所杀，邦傅遂出兵破贵县，入浔州。明忠走，邦傅破兴业；刘鸿烈围郁林，焦琏据桂林，破阳朔。

戊午，张家玉克东莞。

己未，周崔芝攻闽安。

兵部尚书詹兆恒攻开化，叛将李荣逆战，兆恒兵败，死之。

壬戌，张家玉克新安，家玉至新安西乡，与邦策屯兵白石。

癸亥，督师何腾蛟破清兵于辰州（一作庚申）。

甲子，林质破德化。

乙丑，林质破建阳。叛将蔡应科以兵逆战，质战败，被执，死之。

监军陈邦彦复清远，不守。

夏四月壬申，朔，清抚耿藩伯兵入梧州。耿至梧州，攻取阳朔；而西失藤县，北败于桂林，不敢进前。

江西大旱。

诏进张家玉兵部尚书，提督岭东军务，联络漳湖，兼副都御史。

癸酉，清陷衡山，总兵陈四明降北。

乙亥，清陷衡山琼州，叛将阎可义陷之。

封锦衣卫郭承昊、马吉翔、严云从为伯；革御史毛寿登等职。刘承胤挟上如武岗。从刘承胤请也。御史毛寿登驳之曰："金吾无矢石功，何得援边镇例晋五等爵也？"吉翔等疑疏出刘湘客之手。周鼎瀚遂造蜚语，为董卓，催汜之议，激承胤逼上立下廷杖旨，缚寿登、湘客及御史吴德操、给事中万六吉于行在午门外。会诸臣申救得免，寿登等俱落职。承胤自桂阳挟上迁武岗，式耜疏请留跸全阳，曰："闻郊祀礼成，即图移驾，不知将回桂林耶，抑幸武岗、辰、沅耶？夫皇上原以恢复两粤为心，则不徒西粤未恢，未可移驾，即东粤未恢，亦当驻全为得策。"故承胤等嗾杖寿登等四臣，主还跸桂林之议也。

乙卯，清兵入兴安州，犁虏伯孙守法战死。

李明忠攻浔州。

辛巳，叛将孔有德、沈知祥、耿仲明、尚可喜兵犯湖

广。孔、耿、尚俱降清封王,是称三王。

癸未,清兵入衡州,杀黄朝宣父子。

甲申,白虹贯日。

清兵陷永州,守将卢鼎走道州。

督师何腾蛟驻白牙市,兵部侍郎、副都御史章旷驻东安。

甲申,王允成、马进忠走辰、沅,郝永忠走道州,曹志建走永明。

癸巳,加瞿式耜武英殿大学士、少师,兼太子太师,临桂伯。以守桂功也。式耜疏辞。

岑本高等败没于浦城。癸巳,岑本高、王思春、江中英、江中元、张文耀、朱国贞、刘国球等同攻浦城,有原任监军吴承昊、徐元、毛文俊、张裔元约为内应。至是本高等四人败死。国贞被执,叛降。遂供承昊等谋,清皆杀之。

己亥,叛将徐勇破安化,遂入新化。

王光泰克襄阳,擒斩虏官。

刘承胤兵掠桂林。承胤兵至桂林,挟饷不出,与焦琏兵主客不和。哗变击斗,掠市而去。

五月辛丑朔,清陷新安县。

高、雷、廉三州俱降于清。

庚戌,扬州地震。

甲戌,改武岗为奉天府,以周鼎瀚为东阁大学士,同刘承胤入直。

壬午,福建、江西大水。

壬戌,郑彩破长乐县。

亥癸,清陷龙阳县,总兵杨国栋战死,全家被杀。

甲子,清陷常德。

乙丑,清兵攻桂林,焦琏击走之;翌日又追,败之。清侦兵变,积雨城坏,猝薄城。环攻文昌门,式耜与琏分门婴守,用西洋铳击中胡骑。琏出城战,击杀数千人,自辰抵午不及餐。琏曰"枵号奈何!"式耜括署中米蒸饭分哺,士益乐用命。向晡,雨未息,收兵,明日复出战,清众弃甲仗而奔。式耜先令路将马之骥伏于隔江,清众从栗木岭遁。之骥疾驰渡江,运槊提鞭连毙三人,复追杀二十里而还。琏久驻桂,得桂人心。式耜国士遇琏,故得其死力。

戊辰,清陷和平县,知县李信死之。

晋瞿式耜少师,兼太子太师,临桂世伯爵。上赐玺书褒嘉,式耜疏辞新命,复请苦自劾。

是月,副将周金汤率壮士二百人,夜复永州城。金汤莆田人,武进士,原任永州都司。

复均州。

六月。

督师何腾蛟朝行在,上慰劳之。命滇将赵印选、胡一青统兵数千人从腾蛟归守白牙。敕诸镇,扼守宝庆、辰永。

晋何腾蛟世侯爵,驻衡州;堵胤锡世伯爵,驻长沙;章旷驻常德。

十七日,李成栋攻陷新安西乡。陈御策战死于白石。

是月,福建张兴龙、谢志良拥众入海

广东英六吉、刘良机拥众入海。

海师攻破兴国州,擒程文衮。

秋七月。

初五日,督辅陈子壮率舟师攻广州,不克。

初十日,兵部尚书张家玉克复博罗、龙州等县,驻博罗。

督辅瞿式耜率宣国公焦琏攻复阳朔、平乐。

遣司礼监庞天寿催广西兵援梧州。

兵部侍郎兼佥都御史章旷卒于永州。松江人,崇祯丁丑进士。

陈邦傅复梧州。兴陵在梧州,督辅式耜奏:梧州既复,宜昭告陵寝,请驾还桂林,言甚切至。

八月。

给督辅瞿式耜新衔诰命。

以严起恒为东阁大学士,起恒,浙人,面阔身高,有异相,原官户部管钱法试侍郎。

二十日,清陷高明,督辅陈子壮、监军麦而炫被执,不屈,死之。

二十三日,驾发奉天,传幸广西。督辅瞿式耜请繇古泥,道雒容,跸桂林。

二十四日,清陷奉天,刘承胤以兵降清。奉天之陷也,守兵先败,遂斫北关,弃壶飧而遁驾。三宫无不徒行者。中宫、嫡妹与王皇亲母,肩舆出城。阁臣吴炳不及出,几被获,踉跄走庆远。严起恒、王化澄、吴贞毓、马吉翔出重赏雇三小舟,奉上宫眷西行。时乘舆间出,不知所之,荣王在辰州督师,大学士堵胤锡、巡按御史熊□麟等共议拥戴。时隆武阁臣熊开元在保靖司,因檄保靖奉开元书,以中兴元辅相期,开元答书略曰:"今日所急在讨贼,不在立君。乘舆所向未卜,万一或有参差,鲁唐近辙,何可再寻?"

廿六日,清陷博罗。

九月。

李成栋破清远,陈邦彦被获,杀之。

廿五日,清陷郧阳,王光泰走竹房。

清陷沅州,巡抚傅上瑞降于清。后清携上瑞至江西。会金声桓起事,疑有变,杀之。

驾幸沙泥潭。

庚申,海师破罗源县,又破连江。

是月,海师掠得山莺龙门高公岛。

冬十月戊辰朔,驾幸柳州,督师何腾蛟来朝。驾在沙泥潭,督师何腾蛟率滇兵来会,遂从驾至柳州,大学士严起恒亦从万屯来会。

督辅瞿式耜三疏请驾还桂林。时督师何腾蛟、严起恒及刘湘客咸在桂林。南安侯郝永忠兵骤至,疑主客不相安。式耜加礼抚慰,永忠信服,为之用。宜章伯卢鼎亦至自楚,式耜因疏请跸。极言"柳州猺獞杂处,地瘠民贫,不可久驻。庆远壤邻黔粤,南宁地逼交夷,不可远幸。"又言"桂林可都"云。腾蛟与永忠、鼎、琏等

俱分防汛会。

武岗之变，乘舆南粤纡道入苗蛮，朝官星散，不复存上下纲纪。式耜西望而泣，散布金钱，多遣壮士，间道迎求乘舆。适报驾抵柳城，乃益增发将吏，裹餱粮，备车马，表请上幸桂林："臣躬扫行宫以待。"于是上敦谕相国："西陲，朕根本地，先生竭力守此，待朕驻车，使朕不至颠沛。异日国家再造，先生功实多。"

庚午，王光泰奔蜀。

辛未，太白经天。

丁丑，兵部尚书张家玉兵败，死。

癸未，清陷永州，攻全州。清帅耿仲明、佟代陷永州；遂遣将王爆，董英等攻全州，王、蒋二镇(失其名)御战黄沙河，失利。清兵遂渡西河浦，督师何腾蛟遣总兵何有奇援之。

清陷全州，岳阳伯王允成、总兵唐文曜、全州道马鸣鸾俱降于清。

清攻辰州，荣王遇害。

清遣降镇田起凤守兵千人守沅州。

甲午，清兵入兴安白土关。

十一月戊戌朔。

驾幸象州。

官军捷于全州。土司覃裕春子鸣珂与龙文明构兵，惊移圣驾，次象州。式耜再疏迎请；与腾蛟、起恒筹画，调和主客；集永忠、琏誓于神，刻期出师。宜章伯卢鼎与滇镇赵印选各分路驻全，式耜输饷转运不绝。全州复大捷，获名马骆驼而还。诸帅连营而军，亘三百里，清众退出楚。

诏幸南宁。驾自象州欲往南宁，忽为焦琏乱兵阻道，文武诸臣皆微服而行。马吉翔左右御舟，力挽浅水间。上见之，挥泪。乃命阁臣王化澄、吏部尚书吴贞毓，间道护三宫往南宁。马吉翔、严起恒翼上仍溯十八滩还桂林。

十二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己巳，驾幸桂林。靖江王亨歅留守，辅臣瞿式耜郊迎。上念式耜功高赏薄，慰劳备至。进见上殿，赐坐，给赞元经体，不治细务，以比诸葛武侯、裴晋公。先是七月，司礼监庞天寿奉敕催兵不(话)(?)久在桂林，旧司礼王坤被承胤逐复入。自武岗至柳州，至象，票拟皆金吾、吉翔手也。式耜劝上揽大权，明赏罚，威德并行，以服远近。授原任礼部右侍郎郭之奇东阁大学士。在庚寅年驾幸梧州时。

督帅何腾蛟出师全州。各营兵不和，焦琏走平乐，郝永忠驻兴安。

清师孔有德等攻铜仁、思恩。有德、沈知祥、耿仲明、尚可喜合兵而攻。

以刘远生为刑部右侍郎，丁时魁、万六吉等为给事中。是岁锦江伯杨展据嘉定。二年戊子春正月丁酉朔，驾在桂林。

遣大理寺评事朱宿垣赍诏宣谕粤西，左右两江及云南土司，令各发兵勤王。宿垣所至，谕以大义，土司无不感激，愿效。(疑有脱落。皋注)复命，迁江西道御史。

封赵荣贵定随侯，驻白水。荣贵以保宁来归故。

以詹天颜巡抚顺庆，潼绵。

以总兵皮勋守平溪。属辰州。

乙丑，清江西提督金声桓以南昌内附。声桓与总兵王得仁以南昌等九郡之地来归，诏封声桓豫国公，加太子太傅，兼吏兵二部尚书，左都御史，得仁建武侯。其余大小文武进秩有差。声桓志存匡复，每就故阁臣姜曰广，进士万翱，私相深计，二人极力赞成，各欲以身徇国。声桓志遂决。会清抚章于天贪虐，上下咨怨，且与声桓有郤。时以会宴演剧，声桓曰："毕竟衣冠文物好看！"于天曰："如此，便当代为疏请。"声桓自知失言，深自引谢。翌日，于天遂上疏劾声桓有反状。而抚吏与督吏兄弟也，潜以其事告之声桓，发飞骑追获其疏，遂与得仁合谋于天，传檄江省州县，共图返正。

督师堵胤锡驻申家渡，袁宗第驻松滋金家场。

二月，凤阳地震。

清广东提督李成栋以肇庆内附。成栋遣洪天擢、潘曾纬、李绮等赍奏请驾幸端州。

清纛章京，钱国安遣降将田起凤攻平溪。总兵吴尚虑率副将三人迎战，三人俱败死。

清攻永宁县，钱国安遣徐尔先等攻永宁寨。贵溪王常滤，总兵项登韦被获，苗兵万人俱死。

初八日，崇阳王攻黎平，败于清镇陈友龙。崇阳王率苗兵十二营攻黎平，为清制津镇陈友龙败。诸营俱溃降，独兴化土司迎奉国将军晖奎入寨，以兵千人守之。友龙复破寨，晖奎死。

十五日，镇江地震。

十日，金声桓率兵攻赣州。

十九日，清孔有德入全州。

二十一日，永成伯郝永忠拥兵入桂林。

二十二日，驾发桂林。留守大学士瞿式耜次樟木港，檄各镇援桂林。清兵薄严关，驾复南幸。镇将败逃过省，撞塘呼号，屠烧邑屋，杀贼不辜。以无礼犯式耜，式耜端坐厅事不可动。清乘间来窥，突骑薄城门，式耜率典兵宿将，歃血定盟，申约束。昼则闭门固守，夜则衔枚袭杀，视丁亥春尤为奋勇，西省赖以复全。

永忠营被袭，疾至关，欲撤兵。时左右近臣即劝上移桂林，式耜以为不可："若以走为上策，桂可危，柳益可危。彼今日可到桂，明日可到南太，"反复千言，泪下且沾衣。严起恒曰："迟至厥明。"式耜备御用银三百两，将进，而乘舆已发。式耜疾出送驾，数千兵遮之不得行。式耜署中冠服、束带、箱箧、图书咸被掠。闻其主将以令箭护式耜署者，反掳其署。式耜裸坐署中，持令箭逼登舟。或曰："无以复主将令，乘主将先行而乱之耳。"滇营亦自灵川撤；城内烟火高于(灵皋按：《南明野史》卷下十四页云："城中烟火高于楼橹，"故据以增补，俾易诵读)楼橹，城外不可停泊，式耜寝一小舟，家人启舟三里樟木港。黎明，司寇远生，给事中时魁、六

吉、湘客至,先以兵与民哄被杀掠闻。上命湘客安抚乱亡,及劝饷糈出。远生、时魁以召将入,遇式耜于樟木港。远生佥谓兵溃仓卒不及,瞬息难下手,请下平朔间,催焦琏入援,檄远近无内恐。式耜然之。舟下三十里,至豆豉井。式耜入民舍,集远生等立草檄,分路四发。明日仍返桂城下,俾知留守在也。旋驻阳朔,琏兵续上援,楚镇周金汤、熊兆佐亦入桂城。式耜命简讨蔡之俊,大理寺评事朱盛濂,先入桂宣式耜令,檄按察司佥事邵之烨部琏兵(见《刘湘客纪事》)。

孙可望请驾幸南宁,许之。

诏封李成栋惠国公。遣吏部侍郎兼副都御史吴贞毓赍敕入广东劳成栋,封成栋惠国公,并封佟养甲襄平伯。

诏督师何腾蛟入守桂林,清破兴安。时腾蛟自守岩关,遣将守兴安。及奉诏守桂林,清遂破兴安,破岩关,伤官军万人。兴安总兵三人及副将参游以下四百人俱死。

是月辛卯,白虹贯日。

三月丙辰朔,督辅瞿式耜入守桂林。时太常卿黄太玄毙于兵,式耜棺敛之。

乙巳,驾幸南宁,大学士严起恒、王化澄同入阁办事。起恒摄吏部尚书,以庞天寿掌司礼监。两粤新书云:"随驾止严起恒、马吉翔、科臣吴其靁、洪士鹏、许兆进、尹三聘、大司马萧琦七人。"

赠陈子壮东阁大学士,忠烈侯,谥文忠,予祭葬,荫一子中书舍人,锦衣卫,世袭。

赠张家玉少保,太子太师,武英殿大学士,吏部尚书,增城侯,谥文烈,予祭葬,追封三代,荫其弟家珍锦衣卫佥事。

十三日,清兵攻顺庆。

安南入贡。报李成楫之聘也。

十五日,大学士严起恒请开选邕城,受二十四土州贡赋,从之。邕城属南宁。

时,陈邦傅守浔柳二州,不能供亿,故有是请。

二十二日,清攻桂林,薄北门,督师何腾蛟击走之,腾蛟师攻榕江。初,腾蛟自永宁至桂,滇镇胡一青亦统兵至桂。清人尚疑城虚,直抵桂北门。腾蛟督兵三面出,追杀三十里。清人北渡甘崇去。督师列营榕江,瞿式耜输饷百石,督师出关与留守相慰劳。

二十三日甘州、兰州兵起。

晋荆江伯张先璧为侯。

督辅瞿式耜檄诸镇攻取全州。

督辅瞿式耜檄广西巡抚鲁可藻下梧州。　可藻衔自署。两广旧例:东抚称制,兼粤西;西抚称抚。式耜曰:"方今武人多自署,抚军辄自命,贻远人笑。"因代疏请改衔。大学士周鼎瀚罢。　当武冈之乱,言官弹鼎瀚以附承胤入直,式耜司票拟,独不可,谓:"鼎瀚既系大臣,应听自谢免。"

赐督辅瞿式耜银币金图书。篆曰:"精忠贯日。"

清攻潼州、锦州。

以朱天麟为大学士,晏清为吏部尚书,张起为户科给事中,张凤翼以兵科掌翰林院,张佐辰掌文选司,童云骧为行人,潘骏观为职方郎中。　守制御史顾之俊亦随驾。

陈邦傅自请世守粤西,督辅瞿式耜奏止之。

闰月丙戌,朔,皇子生,册为太子,颁万喜诏,大赦天下。

督辅瞿式耜进八箴。　式耜以经筵无讲官,无由闻得失,书八箴于扇,进之。

十八日,荆江侯张先璧克靖州,遂克沅州。　津,沅州道戴国士以沅州来归,先璧题授都御史,巡抚(偏)(?)沅。召四川巡抚毛芝瑞为吏部左侍郎;芝瑞旋卒。初,芝瑞留(?)刘承胤谋立武岗,芝瑞力折之,几被害,走广东。病逾年,渐剧,而所善黄嘉卿知养利州,以书迎之,遂移居万年城。至是行在以吏部右侍郎召之。既拜命,遽卒。

五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二十日,清陷潼州。

二十二日,清陷绵州。

二十七日,督师何腾蛟复全阳。　腾蛟奏捷疏,归之留守,曰:"为□皇上以信臣用臣者,式耜一人也。"

陈友龙以奉天来归。

清援江西。　五月七日,清谭泰兵至石头,分其兵:一路从饶州,一路从九江,一路从进贤,并入围进宝、顺化二门。十七日,声桓等兵自赣州下,越二日入城。先是声桓命大厅宋弘宇以兵三万守南昌,十三日,战败谭泰兵于铁绵巷七里街(在德胜门外)。泰兵于廿三日接战,声桓败,守德胜、章江、广顺;王得仁守进贤、顺化、澹台。七月,清筑长围,二十以后,以浮桥栅断章江。

六月甲子朔,有流星入于箕尾。

督辅瞿式耜劳师全阳。

遣刑部侍郎刘远生入粤东劳师。　初,成栋表至,举朝欢呼。科臣张起请先遣方正大臣,观其虚实,吏部侍郎吴贞毓拜命行。使还,力言成栋忠诚迎驾,初无虚伪;因请幸广。远生,秦人,久节钺,有威名,为成栋所重信,式耜请充此选。

督辅堵胤锡兵入常德,辰沅。　清官程时登、余必跃逃。

清副将马进忠以兵来归,屯守芦溪。　进忠故流贼,号"混十万。"

官军复均州。　清官李鸣谦走脱,清官之守衡、永、宝庆、柳、郧者多遁。

是月,驾发南宁,幸浔州。

秋七月。

晋陈邦傅庆国公,留守浔州,兼守南宁等郡。　驾至浔州,适宫眷有疾,留数日。邦傅以扈从新功,擅劄授官。始于庆国自劄,继而部劄,后则御劄,亦曰钦劄,钦劄与吏兵部不相涉。其银则分散兵需,及沿途赏赉,取足于此。邦傅,浙人,原任广西总兵,隆武二年挂征

蛮将军印，永历改元，封思恩侯。

庆国公陈邦傅请世守粤西，如黔国故事，阁臣朱天麟票拟，不允其请。邦傅恚甚，令武康伯胡执恭至天麟舟中传语云："勋公欲将剑印掷公舟，令各营兵听公发付"等语，词甚厉，天麟不为动。

佟养甲伏诛。成栋遣养甲代祭兴陵，密令李元胤杀之。元胤，成栋养子，本姓孙。八月□□朔，驾幸端州（即肇庆），赐惠国公李成栋建元勋府第，以元胤为左都督。式耜面奏："驾勿东。兴陵两载风尘，成栋令地方官修葺，陵殿巍然。天寿展谒毕，龙舟宜即返漓滩而上。成栋备法驾，进御用，严护卫，甚威。具移山超海之力，非有所疑。但事权宜专，号令宜一。兹军功爵赏，文武署置，决于成栋。若归之朝廷，徒虚拱。且楚黔雄师百万，腾蛟翅首威灵，驾既东，军中将帅谓皇上乐新复之地，成栋亦有邀驾之嫌。号令既远，则人心涣散。请上一幸粤东。俾瞻仰天子音容，面为慰劳指属。然后责其尽意于东，刻期出师，一切决于外，不中扰也。"式耜先后遣简讨蔡之俊、给事中蒙正发迎驾，上竟由梧入肇。式耜再疏言："前日粤东未复，上宜住桂以视楚；今日江广反正，则宜住桂以出楚。事机所在，毫厘千里。"吏部侍郎吴贞毓请上幸广城，式耜乃促远生入朝。远生见朝后，成栋适自岭还师，修行营，迓乘舆。

上命远生诣广，劳成栋，远生谓成栋曰："今乘舆驻北，爵赏征伐，人疑有私，不可不嫌。"成栋然之。遂罢修行宫，止遣官迎驾，盖远生承式耜意，欲驾返桂林也。

召大学士瞿式耜赴行在，式耜疏辞。

戊戌，督辅何腾蛟复衡州、永州，师次湘潭。

庚子，复宝庆。张先璧、唐姚、陈友龙等所复。

以袁彭年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洪天擢为吏部侍郎，潘曾纬为大理寺正卿，李绮为提学副使。从李元胤荐也。

补陈世杰翰林学士，吴以连验封司，李贞给事中，高赉明御史，王应华光禄卿，杨邦翰太仆卿，唐元楫职方司。从元胤荐也。世杰等皆广人。

升曹烨兵部尚书，耿献忠，毛毓祥通政使。从洪天擢荐也。

大学士严起恒、王化澄、朱天麟、吏部尚书晏清、吏部侍郎吴贞毓、科臣吴其靁、洪士彭、雷得复、尹三聘、许兆进、张起等俱赴行在所。

副都御史刘湘客、礼部侍郎吴璟（即吴文瀛）、吏科给事中丁时魁、户科都给事中蒙正发、兵科都给事中金堡、礼科都给事中李用楫、文选司郎中施召徵、光禄卿陆世廉、太仆卿马光、仪制司徐世仪等皆赴行在所。

以上八则见《两粤新书》，事多未核处。刘湘客撰《瞿留守传》，实未尝赴行在。

九月癸丑朔，有火星自东陨，有声。

清陷宝庆。陈友龙复降。

冬十月壬午朔，惠国公李成栋入朝。成栋五日一朝。时，政无巨细，上悉委之；成栋亦必请旨后行。

督辅何腾蛟檄马进忠、李赤心会师取长沙。

南雄知府凌犀渠遇害潮州。

二十二日，清再陷常德。

左都督李元胤署吏部尚书。元胤既杀佟养甲于德庆道上，威权愈赫，会其诞日，馈送称觞，达于冬杪。通政司疏陈乞官，日以千计。阁臣票拟，只有"着议具奏"四字。文选虽掌铨衡之权，空名而已。广省非从元胤转奉成栋劄咨，不得擅为除授；桂林、平乐则瞿守为政；广远、柳州则焦新兴为政；浔南、思泰则陈庆国为政。庆国先有降表至广，为成栋所鄙。承成栋旨，咸思击之。

洪雅兵乱。是冬，洪雅镇汤国聘与团练花汉将、熊振生治兵相攻。洪雅之境无宁宇。

十一月□□朔。

李成栋请出师南雄，与金声桓合攻赣州。

督辅何腾蛟遣兵复安化、醴陵、益阳、湘乡、攸县。

初二日，马进忠、李赤心兵至长沙。

清大同镇姜瓖以大同内附。

二十六日，清吴三桂兵至保宁。

永国公曹志建驻永州。

十二月□□朔。

李成栋师次南雄。

清援长沙，李赤心大掠湘潭而遁。

三年己丑春正月□□朔，驾在端州。

罢大学士朱天麟，召旧辅黄士俊，何吾驺入直。科臣金堡等疏劾陈邦傅，邦傅疏请"即：用堡为监军，以观臣十万铁骑！"十一日大学士朱天麟票拟有"金堡从来朕亦未悉"之语。十二日早朝，科臣丁时魁等率科道十六人进丹墀，挂冠而出。上不得已，赐谕帖于李元胤，收回原旨。天麟即日放还田里。金堡、丁时魁等仍旧供职。时，魁等又劾天麟："结太监王坤求陈邦傅特荐，得以入阁。又令其长子为御史，掌河南道，次子为中书，弟为行人。"得旨，一门尽黜。

十九日，清再陷南昌，金声桓败没。一作廿九日。南昌有汤副总守进贤门，献城，王得仁被执，死之。姜曰广自经。

二十一日，清再陷湘潭。督师定兴侯何腾蛟被获，不屈，死之。马进忠走靖州。　诸帅望风奔溃，却地数百里，省会震撼。老幼窜走，内外数十万，不复举烟火。

清陷衡州。

廿八日，大学士黄士俊、何吾驺，乞罢，许之。

严起恒、王化澄同入阁办事。　诏敕中书张立光，昆山张鲁传之子，陈邦傅致金珠，祈改敕中一字。因去秋驾过浔州，邦傅留守浔州，如瞿相例。中书写敕，遂以"世"字易"居"字，科道疏论，立光拟罪。

袁彭年求入相，不得，上疏云："傥臣向者以三千铁骑西来，今日君臣安在。"上持其章示群臣，举朝大骇。时，肇庆有假山五虎图，为元胤以贾冒李也。元胤本姓孙，又姓贾。五虎者，为总宪袁彭年为虎头；丁时魁为虎尾；户科蒙正发为虎脚；兵科金堡，浙人，隆武初，为延平知府，疏激上杀冏卿尹文烨、施琥二人，人畏之，号

为虎爪;副都刘湘客陕西布衣,来自瞿相,又为成栋同乡,号为虎皮(见《两粤新书》)。

二十八日,定随侯赵荣贵战没龙安柏峪口。(随一作远)

二月□□朔,张先壁率水陆兵数万攻辰州,不克。

初五日,清入抚州,次日破建昌。

初九日,乐安县杀姚大使。

二十五日,破蠡县。

陷长沙。

破嵊县。

晦日赖熊等廷阳。

是月,清陷信丰,惠国公李成栋没于阵。正月,成栋逾巅攻赣州,适金声桓战不利,全师退去,成栋势单。清将高进库乘机拒战,成栋复不利,退至信丰。兵溃不可制,成栋亲为断后,乘马渡河,负铁甲。马不胜水,溺,成栋遂卒。时,中军杜永和代领其众,清兵复追败之。兵部侍郎张调鼎、监军道姚生文为乱兵所杀。

三月。

初七日,行在得督师何腾蛟,惠国公李成栋败报。方中湘之报陷也,羽檄达行在,公卿震骇。会政事堂议所以代定兴侯者,佥曰:"惟留守公望尊德钜,足以节制诸将。议欲举大事,招讨湖南北,莫留守公宜。"奏上,上曰:"俞惟留守式耜,作朕柱石。朕悉其才,是必能为朕任阃外,释北顾忧者。"于是赐式耜彤弓铁钺,特遣郎官一员捧诏,诏式耜,从此沅、湘、水宝、鄂、岳上下三军之在行间者,皆得生杀予夺惟命。式耜辞不获,乃戒期誓众,建元帅旗鼓,申号令,亲出入行间。令且环师全永,跳荡捷击,刻日可献俘馘。

初八日,兵至湘潭。

夏四月初三日清再陷宝庆。

初五日太白入月。

初八日,犁虏伯孙守法败没于兴安。没于药箭寨。

十四日,故科臣沈迅自焚于莱阳。

二十六日,清破长山。

孙可望据云南,自疏求封秦王,不允,以安东封之,可望不受。可望遣龚彝之弟鼎献南金三千两,名马四匹,求封亲王名号。金堡以祖制无有,阻之。广西南宁府与滇之广南府接壤,龚彝来书有"不允即杀出"等语,陈邦傅大惧,即具疏为可望请封秦王,大学士严起恒以为不可,止封安东王,可望因拒命。未几,可望密遣人击起恒于邓州之滨,几殆。

五月□□朔,以兵部侍郎张同敞总督湖广军务。

授瞿昌文中书舍人。昌文,式耜孙也,自海至。

督师堵胤锡辞朝,旋病卒于浔州。胤锡将(疑有脱字。皋注)滇南过宜章,图入粤东,因割据者强触相凌,乃不果行。遂以偏师会曹志建于永明。孤军无援,遂为所制。兵将瓦解,胤锡单骑夜遁走。间道觐阙,至浔阳卒。

刘湘客曰:胤锡移瞿公书云:"上有密敕云:'东人握君于掌,一朝不戒,生劫入舟,朕不复有中土之望。唯卿与瞿先生图之。'"瞿公得书大惊,知斯语非出上意。卤簿诸臣欲外镇与东诸侯衅,则从中可揽权,故诡为上敕,使胤锡闻于诸镇。上方跸东,鼓厉征讨,讵意内外生衅,书四年朝事始末致胤锡:"我辈不力视封疆,听人皋牢而启衅,非社稷之福也。"忠贞营勋国公高必正诸勋咸伟其议。

六月□□朔,左都御史袁彭年以忧去。

自五月乙亥雨,至于六月乙丑,大水,寒。

秋七月□□朔,遣内侍持敕奖南雄守将阎可义、杜永和。副将杨大甫与李元胤不协,先烧营东下,南雄单弱。可义断指自誓,军心始固。

十四日杨展破遂宁,旋溃回嘉州。

永州再陷,兴宁侯何一青退守榕江,督辅瞿式耜檄一青出兵屯全州。

召廷臣集议于慈宁宫,发东饷万两。

八月□□朔,初八日以督辅瞿式耜生日,遣官赐金币。

十八日,姜瓖败没于大同。

袁韬、武大定等诱杀杨展遂据嘉眉。明年春,葛佐明倚九溪之险,纠众与袁、武相拒,期年始定。

是秋,清帅尚可喜攻陷潮州。大学士郭之奇、礼科都给事中郭朝荐相传殉节。

冬十月,赠何腾蛟中湘王,李成栋宁夏王,金声桓南昌伯;设坛祭之。

大学士王化澄致仕,严起恒入直。自黄士俊、何吾驺去位,有疏未拜,而先商票拟。落旨不符,则与化澄相仇。故化澄罢去,惟起恒耐之,故得独相。

十一月□□朔,德化王被获,遇害。郑芝鹏踞石榴城,清兵至,随遁去。刘中藻在福宁,势穷自缢,福建尽失。唯延、漳、汀、三郡界连江西,而延平所属,皆处万山中。清兵既去,德化王慈烨踞将军寨,先陷大田,继破龙溪,攻顺昌、将乐。十一月,清兵复陷之,王被获,兵部尚书罗茂生等降。

十六日,清入□□州,巡抚郑爱阵殁于燕子窝。副将陈胜、彭昌、高胜、谈玉等战于白虎关,俱被获,死。

十一月。

十二日,兴宁侯何一青率粤兵数万攻永州。不克,退入山。

曹志建复永州。并复桂阳,擒清官李亨。

潮州守备郝尚文降清。

孙可望大掠贵州,杀富顺王平鼎。

是岁封李建捷安肃伯。建捷,北直真定人,成栋养子,从信丰归守广州。

四年(庚寅)春正月,驾在端州。

清陷南雄,屠之。阎可义力战而死,杜永和以余兵守清远峡。

初六日,清陷韶州。宝丰伯罗成耀预遁。

赐李元胤复姓为孙。上以成栋死难,晋元胤车骑将军,封南阳伯,元胤力辞。

诏固不许。乃勉受车骑印,而章疏多不改元衔。

去冬清以精骑破南雄，韶镇罗成耀弃城走，元胤声其罪，与苍梧弃督师镇扬大用咸伏诛，人咸服其纪律，时督广州。杜永和退走海外，保琼州。

初七日，复以王化澄为大学士。

初九日，驾发端州。十三日，命李元胤留守。　上闻韶镇罗成耀遁去，遂戒舟西上。

驾至德庆。

二月□□朔，驾至梧州。戎政刘远生奏自请行，守清远峡，给事中金堡奏留驾，争之不得。适大学士瞿式耜疏至，言："粤东难得易失。且韶去肇数百里，强弩乘城，坚营固守，亦可待勤王兵至，何乃朝闻警而夕登舟？"疏再上，而跸移德庆，向梧州矣。

下给事中丁时魁、金堡、蒙正发、詹事侍郎刘湘客诏狱。从御史程源奏也。大学士瞿式耜七疏救金堡等。时，上至梧州，百官请修行台。上欲以舟为家，有旨命陈邦傅统兵护驾，马吉翔护三宫舟先行。五虎失势，报仇者群起，独袁彭年以忧去得免。时魁等奉旨逮问于梧州，照厂卫，故事：榜掠招赂以数十万计，尽以充饷。拷讯时，惟堡大呼二祖列宗，余则乞哀殊甚。

十五日，清攻奉天。总督刘禄、监军御史毛养登战死，马进忠走靖州。

二十六日，清攻广州。

清陷惠州。惠州总兵黄应杰、道臣李士琏、知府林宗京等，以惠州降清，并执赵王由棪以献。

三月。

廿四日，清破永州铁柱关，次日破龙虎关。总兵向明高、姚得仁阵殁。永国公曹志建奔灌阳。

二十八日，朱敕发内阁，榜袁彭年、金堡、丁时魁、刘湘客、蒙正发等罪于朝堂，追赃遣戍，以昭法纪。

夏四月□□朔，再行考选。朱士焜考选第一（常州靖江县人）补吏科给事中，以代丁时魁。补童云骧御史，潘骏观职方主事，云骧谢恩时，伏地不能起，殒于御舟。

初八日，清兵至黔阳。

二十日，王光恩驻巫夔间，行屯政。

清兵至郴州兴宁县。巡抚黄顺祖，总兵林国瑞战死，其众二千人被屠。

二十四日，兴国侯李赤心擒永州清官李茂祖、余世忠，送行在，诛之。茂祖，陕西布政，署巡抚事，世忠乃镇将也。

六月□□朔。

清入清远峡。　清远参将郦文龙，东莞总兵张道瀛、参将张善，南雄副将覃养志等俱降。

秋七月□□朔，湖南巡抚□□□，总兵白文明，自郴桂出降于孔有德。

八月。

十五日，御舟泊击龙洲。在梧州之东。

自春至秋，王、严二相，随驾逍遥河上，有民谣云："汉宫秋也；昭阳愁也。"起恒字秋冶，化澄字昭阳；上与太后、三宫置酒楼船，箫鼓于梧州击龙洲之上下。起恒手书"水殿"二字，挂小牌于御舟前。上饮至中宵，不乐而罢，以清远峡及惠莞间有败报也。

九月，清破灌阳。知县李遇升被获，死。

曹志建奔恭城。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上不怡。严起恒疏请修省。

大学士瞿式耜遣其孙昌文入觐于梧州，授昌文翰林院简讨。

十一月。

驾幸藤县，陈邦傅自浔江迎驾。

初二日，清陷广州，屠之。李元胤携重资入广州；城中人亦婴城自守。男子上城，妇女馈饷。清兵环围城外，自八月至十一月初二日五鼓，北门观音山扎云梯，遂入城。城中惊惶相蹂践，炮统相击，城门筑塞难开，百万人民，尽死于内。杜永和自清远败后，退还端州，尚有兵万人。知不能守，遂奔恩平、高、电以扼高、雷廉。上与太后，三宫移驾西上，至藤县，遂分为两。陈邦傅自浔州来迎驾，诸臣与之合者，皆往石江；不入者，则入容县沟，赴北流、陆州、高化境。兵多散败，肆行劫掠。户部尚书吴贞毓失一妾，刑部尚书毛毓祥，孑身遁，闻上往南宁，向交趾及二十四土州为援。相随有王化澄、严起恒、马吉翔、庞天寿等。陈邦傅尚据浔江为殿后，其兵尚万余。

初三日，清孔有德入全州。

卫国公胡一青撤守榕江兵。

初四日，孔有德犯兴安。四日，有德兵至兴安，次日辰刻，大举入岩关。开国公赵印选、卫国公胡一青、宁远伯王永祚、俱以分饷入桂，榕江空壁。武陵侯杨国栋、宁武伯马养麟，方驰出小路军榕江，兵未战而自溃。发使趣印选，印选已出城。城中大乱，沿道驱掠。式耜令戢之不得，城中溃兵各鸟兽散。一青、永祚从城外去。式耜衣冠危坐署中。适总督张同敞自灵州回，过东江，不入泗水；过江，入桂林，愿与式耜同殉国。

初六日，孔有德破桂林。刘湘客作初五日，用历异也。

清江王及其世子、长史李□□，被获不屈，死。

留守大学士瞿式耜、兵部侍郎张同敞被执。不屈，羁于别室。

大学士王化澄、户部尚书董天阅、广西布政朱□俱降于清。

桂林、平乐、全州、□□、东安、永宁、临桂、灵川、兴安、义宁、昭平、灌阳、永福、恭城、阳朔、荔浦、修仁、富川等十七州县俱陷。

闰十一月。

十七日，留守大学士瞿式耜、兵部尚书张同敞死之。刘厢客曰："瞿公执去，见有德，公云：'事已至此，一死足矣，夫复何言？'有德雅重公，安于别所，防卫严而不失礼焉。公赋诗与张公赓和，逻卒得公与胡一青书，知公死心社稷，而志未灰也、十七日辰刻，请公出，

公笑谓张公曰：'我二人多活了四十日，今日事毕矣！'张公亦谓曰：'今日得死所矣！'遂南面被害。十六日之夕、十七日之辰，雷霆冬发，远近皆曰：'征在公也。'瞿公绝命诗云：'从容待死与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张。三百年来恩泽久，头丝犹带满天香！'时给事中金堡已为僧，上书有德，请葬二公，遂瘗北门园。"

十二月。

驾幸南宁，入土州。朱天麟、严起恒、王化澄、马吉翔、庞天寿等俱从行。

擢兵科给事中张起为副都御史，巡抚南宁。

南阳伯孙元胤被获于钦州，赴广州。五日之内，两广连陷，驾离梧州，为陈邦傅所劫，百官星散。元胤身率散卒护跸，憩南宁。身至南海，檄旧旅。至钦州，为土兵王胜常所劫，械送广州。见有德，不屈膝。有德不遽杀，留之以招杜永和。

是冬，高、李二将率众数千渡泸，自黎州出掠嘉眉。

五年辛卯春正月，□□朔，驾在南宁，寻幸安隆州。

二月十五日，清陷梧州及苍梧、藤县。

二十五日，清陷柳州及象平、马平。

三月。

端州、罗定州降于清。

清陷高州。高州提督李明忠兵溃屽□，清兵追至电白县，明忠预遁，清遂陷高州。道臣郭光祖、吴人龙、知县文振义、副将王邦友等俱降清。

新泰伯镇守潮州总兵郝尚文、潮州道沈时、知府王朝鼎俱降于清。尚文寻内附。

夏五月，秦王孙可望遣将贺九仪、总兵常荣将兵至南宁护驾，并请移跸云南。上亟召随从诸臣议之。时，阁臣吴贞毓、御史王光廷、徐极等劝驾幸钦州，依李元胤。阁臣朱天麟力请幸滇，言："元胤屡败之余，众不满千，栖依海滨，其不足恃，明矣。云南山川险阻，雄师百万。北通川陕，南控荆楚。亟宜移跸，以坚可望推戴之心，以慰中外臣民之望。"吴贞毓，魏光廷等坚执不可，遂寝其议。

秋八月，庆国公陈邦傅与其子文水伯陈曾禹遣将至梧州，降于孔有德。

浔州总兵李时、方有声、副总兵邓景、监军道杨兆文，浔州知府何允中，俱降于清。

陈邦傅杀宣国公焦琏。琏与邦傅有儿女戚，邦傅说降，不屈，遂为所诱杀。又宁端伯茅守宪为邦傅所胁，缴印降。守宪寻悔恨，遂卒。

冬十月，抚南王刘文秀率兵五万攻保宁，不克。文秀自滇入蜀，与袁韬、武大定等相拒数月。

十四日，靖南侯于大海率兵于荆州，降于清。大海初据夔州之巫阳，为孙可望所败，故降。

定川侯李占春被执。占春伪降，即为僧遁去，寻复被执。

是岁，永州诸生邓光远，不屈，死之。

孙可望杀大学士杨畏知。畏知故沧衡道也，永历改元，擢部院。是年，入觐安隆，晋大学士；还滇，可望忌而杀之。

卷　下

六日壬辰正月□□朔，驾在安隆州。

二月二十五日，吴三桂破嘉定州，总兵白文选预遁。

清耿继茂兵入钦州，开国公赵印选预遁。

杜永和守琼州，降清。

三月初八日，湖北昼晦，大风扬沙，至持烛而行。

官车复沅州，又复平遂卫、蓝田县。

清破佛图关，遂陷重庆。

夏四月二十日，清入叙州，总兵王俊臣、白文选退守永宁。

故四川提学任佩弦降于吴三桂。

十一日，德州雨雹，大者如瓜，杀三人，沈漕舟一。

十三日，清杀南阳伯孙元胤、安肃伯李建捷。元胤闻杜永和之降，恸哭三日夜，清遂杀之，投尸江中。时，前锋将周彩、安肃伯李建捷亦成栋养子，与元胤义兄弟也。建捷尝从杜永和先登广州，败走苍梧，与元胤同护跸，亦随海内。钦州作难，已登舟出海。闻元胤被执，遂愿与同死。

十八日，官军复靖州，擒斩清总兵杨国勋。

廿一日，孙可望自靖州率众攻湖南，清帅沈永忠遣张国柱御战，可望击败之。

六月荆江侯张先壁朝行在，封沅国公。

晋马进忠鄂国公。

吴三桂破石泉县，巡抚詹天颜、及曹淇等俱被获。天颜，福建人。

秋七月庚午朔，复宝庆。

初四日，安西王李定国、平东王孙可望、复桂林；孔有德、陈邦傅、曾盛、祖秘希、孔承先、孙龙、孙延世、董英、袁道先等伏诛。可望自行在出宝沅，定国帅偏师轻骑扼有德于桂林，旬日下数十城。有德自刎。已获其幼子置军中；至十三年己亥春，杀之。

十一日庚辰，黄雾四塞。

复永州。擒斩清纪国相、邓胤昌、姚杰等数十人。

八月十六日，复夷陵。

十八日，建极殿大学士朱天麟卒于广南府，予祭葬，荫一子中书舍人，谥文靖。

孙可望败清于靖州。可望驻长沙善安县。

博兴侯张月降于清。

九月，清再陷梧州。

杜永和、张月执、提督李明忠降于清。

诏授文日章为攸县知县。

吴三桂兵至龙安边堡。

冬十月，抚南王刘文秀攻保宁，不克。文秀自绵州出攻保宁，十日，吴三桂至，文秀撤围退。

十一月十三日，官军复衡州，擒清辰州总兵徐勇及

刘升祚等。

十九日，清兵至湘潭，马进忠退守宝庆。

二十三日，清再陷衡州。总兵马□败死。

十二月初五日，清陷藤县，总兵罗超战殁，再陷贺县。

二十九日，清兵入平乐县，守将彭俊阵殁。

是岁，封莫宗文安仁伯。

七年癸巳春正月□□朔，驾在安隆州。

二月，李定国、马进忠兵入永州。

二十八日，永州陷，李定国走龙虎关。

孙可望驻靖州，总兵冯壮力驻奉天。

清帅耿继茂破廉州，道臣河道光被执，死。道光，江西庚午举人，初任云南太和知县。

三月，武陵侯杨国栋、安仁伯莫宗文，攻常德，不克。

十七日，孙可望御清兵于周家堡，败回宝庆。

安西王李定国败于肇庆，退驻柳州。

夏四月，郝尚文复以潮州内附，斩清知府薛信辰。

五月，封杨时清征定侯。

六月初四日，潮阳再陷。

闰月初九日，安西王李定国出师广州，攻肇庆。

二十六日，总兵周金汤攻复遂溪，降其守将陈琪。

秋七月，李定国复化州、吴川、信宜、石城。定国以施尚义守化州。

初九日，李定国离肇庆。

十三日，李定国遣兵入贺县、乐平。

二十一日，李定国率兵二万攻围广西贼，不克。定国围七昼夜，清兵自奉天至，定国解围。

总兵王之邦、卜宁、张盖阵没于阳朔。

叛将赵文贵执四川道孙胤乾至保宁，献于清。

孙可望驻奉天。

李定国兵擒斩清广西巡抚王荃可。

八月初五日，石城遂溪陷。

化州陷。

九月十四日，潮州再陷，新太侯郝尚文父子投井死，潮州道李兆京被获，死。以王立功内应也。尚文一作尚久，以功历升总兵，守潮州，清至以城降附。戊岁，李成栋内附，尚文复正朔，诏以为将军，仍驻潮州。李败，复降清，为潮州总兵，寻加衔管水师，中疑不肯越省城。癸已，复奉正朔，自称复明将军，挟诸乡绅入城，尽反清所署官属，愿从者仍与原衔，不愿者拘留之，唯教官以下听。下各邑，追印，多挟印去，空城以待。惟龙溪知县焦某举城归之。至是清以重兵压之，尚文父子投井死（一曰自缢死）。

冬十月，清帅尚可喜陷吴川县。陈彝典、陈其策被杀。

十一月二十日，清督祖泽远援郧阳。

十二月十三日，清破郴州桂东县黄蜡潭。巡抚朱俊臣陷阵死，总兵罗念等降。

是岁，官军擒斩清广西右江道参议金汉蕙，乐平知府尹明廷。广西副将温如珍降清。

八年甲午春正月□□朔，驾在安隆府，以吴贞毓为大学士。

孙可望驻靖州。

二月，安西王李定国帅兵入高州，张月来归。

夏四月初十日，李定国兵至雷廉，遣将攻复罗定、新兴、石城、电白、阳江、阳春等县。

六月李定国遣将攻梧州，不克。

官军擒斩清湖广湖北道右参议刘鼎祚、辰州知府王仕玘。

秋七月，遣内臣至厦门岛，册封朱成功为延平王。

二十六日，平远再陷。

冬十月初三日，官军攻围广州。

十一月，诏改安隆州为府，改都康、万承、安平、龙安诸州为府。

十二月□□朔，延平王克复漳州。

初六日，李定国攻新会县。

十四日，清援广州，官军解围。

十六日，李定国攻肇庆，不克，还广西。

南宁巡抚张起致仕。起与孙可望标将贺九仪不和，故也。

是岁，予大学士吴贞毓自尽，杀张鑘十余人。诏曰："朕以藐躬，缵兹危绪。上承祖宗，下临臣庶，阅今八载，险阻备尝。朝夕焦劳，罔有攸济。自武衡肇梧以至邕新，播迁不定，兹冬濑湍，仓卒西巡。苗截于前，虏迫于后。赖秦王严兵迎扈，得以出险。定跸安隆，获有宁宇。数月间捷音叠至：西蜀三湘，以及八桂，洊归版图。忆昔封拜者累累，若若，类皆身图自便，任事竟无一人。惟秦王力任安攘，昆予一人。二年以来，渐有成绪，朕实赖之。乃有罪臣吴贞毓、张鑘、张福禄、全为国、徐极、郑光元、蔡宿、赵赓禹、周允吉、易士佳、杨钟、任斗枢、朱东旦、李颀、蒋乾昌、朱议昶、李元开、胡士端包藏祸心，内外连结。盗宝矫敕，擅行封赏，贻祸封疆。赖祖宗之灵，奸谋发觉，随命朝廷审鞫，除赐辅臣吴贞毓死外，其张鑘，张福禄等同谋不法，蒙蔽朝廷，无分首从，宜加伏诛。朕以频年患难，扈从无几，故驭下之法，时从宽厚，以至奸回自用，盗出掖廷，朕德不明，深自刻责。此后凡大小臣工，各宜洗涤，廉法共守，以待升平。"

附孙可望奏："为行在诸奸，矫敕盗宝，擅行爵赏，大为骇异。随奉皇上赐书。将诸奸正法，仰见乾纲独揽，离炤无私。首恶吴贞毓、张鑘、张福禄也；为从者徐极、蔡宿等也。皇上立置重典，以彰国法矣。盖李颀，臣弟也，剿虏失律，法自难宽，方责图功以赎前罪，而敢盗宝行封，是臣议罚诸奸，反以为应赏矣。且臣所部诸将士，比年来艰难百战，应赏应罚，惟臣得以专之。故名器宜重，早已具疏付杨畏知奏明。即畏知之服上刑，亦以晋中枢旋晋内阁之故。原疏具在，可复阅也，因忆两粤并陷时，驾跸南陵，国步既已穷蹙。加之叛爵焚劫

于内，虏首弯弓于外，大势岌岌，卒令駾喙潜迹，晏然无恙，不谓非贺九仪等遵王朝令，星驰入卫之力也。又忆濑湍移跸时，危同累卵，诸奸恶力阻幸黔，坚请随元胤败死。使果幸防城，则误主之罪，寸磔遂足赎乎？兹跸安隆三年矣，才获宁宇，又起风波，岂有一防城一元胤可以再陷圣躬乎？臣累世力农，未叨一命之荣，升斗之禄，亦非原无位号不能自雄者也。沙定洲以云南叛，臣灭定洲而有之，又非无屯兵难于进攻退守者也。总缘孤愤激烈，冀留芳名于万古耳。即秦王之宠命，初意岂能觊此哉？故杨畏知之赍奏疏中有云：'今之奏请为联合恢剿之意，原非有意以求封爵也。'臣关西布衣，据弹丸以供驻跸，愿皇上卧薪尝胆，毋忘濑湍之危。如皇上以安隆僻隅，钱粮不敷，欲移幸外地，唯听睿断。自当备办夫马钱粮，护送驾行。断不敢阻，以蒙要挟之名。"

前南宁知府顾祖奎卒。祖奎，吴江人，祝发为僧，卒于肇庆之白云寺。

九年乙未春正月□□朔，驾在安隆府。

二月孙可望驻贵州，以部将朱养恩守南陵。

安西王李定国自宾州入南宁。

抚南王刘文秀驻川南。三月二十九日昭平陷。属平乐倪志伦、欧光大、袁启秘、徐麟俱降清。

夏四月二十六日，李定国兵败于新会。标将王成、张士禄、岭西道陆士瑞、□道李升、东安知县罗大经俱降清。

五月二十三日，刘文秀、马进忠与武大定等攻常德，不克。

冬十月，蜀镇胥登荣降于吴三桂。一作胥发荣，明年正月降。

十年丙申春正月□□朔，驾在安隆府。

夏四月，安西王李定国，迎驾入云南。定国兵至□州，诡为清兵战败，孙可望部将关有才之兵遂奉诏入安隆州，执可望家属以去。

六月，浔南、恩恭俱降清。

秋七月，义宁伯龙韬驻柳州。韬与李定国为应援，旋被获，死。

十八日，延平王攻福州。

九月十九日，清人辰州。

冬十月，夔州巡抚邓希明、总兵张元凯降于吴三桂。希明自献贼乱后，与元凯同屯垦开县，入觐安隆，授官。

十一年丁酉春正月□□朔，驾驻滇都。

进李定国为晋王。

秋九月，秦王孙可望谋叛，移师犯滇，晋王李定国、蜀王刘文秀奉命讨之。师次曲靖府，十九日战于交水，可望奔溃。

廿一日，叛藩孙可望遣贼将张胜间道袭滇，中书科中书舍人朱斗垣遇贼不屈，死之。先是，可望谋逆，其部将白文选将所属来归。上嘉之，封文选为巩昌王，遣尚宝司杨桢乾、中书朱斗垣，赍敕往曲靖军，中途遇贼兵，遂为所害。

二十二日，晋王李定国班师援滇，击张胜于浑水塘，擒之，斩于市。

保国公王尚礼卒于滇中。

以马吉翔为大学士，李国泰为司礼监。

进抚南王刘文秀为蜀王。是年文秀遣总兵王俊臣、姚之贞等统兵三万人攻保宁，为吴三桂所败。俊臣、之贞俱死，丧卒千余。

万翱、彭万夫、李春秀望等降于清。翱原任兵部尚书，万夫为某官，春秀举人，降于清偏，(?)沅巡抚袁廓宇。

冬十一月十五日，孙可望降于清，可望为定国所败，率家卒数千人诣保庆降于清，清封可望为义王，后随出猎，被射死。初，可望部将桑某者降归定国，故可望穷蹙奔降。桑某后为清兵获械至北京，入见。桑慷慨自若，竟释之。

十二月，清兵攻云贵。泗城州土官岑继禄降清为响导，引清兵从间道直抵安隆。时，晋王李定国守盘江。闻报，自统精兵三万人倍道趋战，我师败绩。

十二年戊戌春正月□□朔，驾在滇都。

二月，原任总兵邓凯朝行在。凯，江西吉安人，初同杨廷麟、刘同升、万元吉、龚棻等奉隆武正朔，起兵江西；其父某死国事。

夏四月，官军克横州。

秋八月十七日，延平王克复台州。

授邓凯为随扈总兵，守大明门。是年冬十月初七日，上遣内臣李崇贵召凯入朝。上曰："尔忠义老成，可即随护东宫。"赐银一百两，赐银鼎杯一只。

冬十二月十五日，驾离滇都，传幸永昌。

新津侯谭宏、仁寿侯谭毅、总兵谭宪、谭大图俱降于清。文臣方峙等同降。

巩昌王白文选以兵二万人守贵州、七星关，败于清。

曲靖知府盖世禄降于清。世禄，贵州毕节卫选贡生也。

十三年己亥春正月□□朔初三日，清兵入滇都。提督总兵刘之扶、许大元、总兵王宗臣、王有德，副将朱文彩、朱文盛、提学道徐心箴、光禄寺少卿管云南分巡洱海道黄复生等俱降于清。复生仍管洱海道，心箴署临沅道。

初四日，驾幸永昌。吴兵已入贵州。上在云南，仓卒闻报，群臣束手无措。太仆寺正卿辜延泰(仁寿人)请驾即日幸蜀，开荒屯练以图便利。上意未决，晋府中书金公祉(云南人)极言入蜀不利。时文武臣僚滇人居多，皆思保妻子，弗欲迁，劝上寝之。吴兵分道前进，一从火洪、龙元、安龙入，一自率诸将从乌蒙入。上闻警，卒起行，先至永昌。沅江知府那焘起兵战败，登楼自焚。父子夫妇，阖门皆殉义死。泰安伯窦民望力战不克，死之。时，晋王兵驻磨盘嘴，先遣大定营泰安伯窦

民望领步兵三百人前行，与吴兵遇，民望誓将士为殊死战。自持霎刀，杀吴骑将数十员，骑步兵三十余人，益畏缩欲退。是夜民望复谋乘胜捷击，吴军将行，为小子所泄，吴知之，別遁，得免。明日民望复殊战死，三百人且尽，尚存一小子奔吴营降吴。询知民望，令枪炮齐发。民望受数百枪弹，从胁穿透，战如故。持刀溃围走，寻上所在。行三十里，血涌，仆地死。吴遂整兵前进。

晋王李定国退入交趾。

闰月十八日，驾幸腾越州，二十日遂行，以靳统武为护驾总兵。其兵即孙可望之众也。廿一日，统武窜去。

二十八日，驾入缅关，缅人来迎。

二十九日，驾留蛮莫，次日遂行。初，上在永昌，大学士马吉翔、编修贵州涂敷功、吏部左侍郎四川邓士廉、大理寺正卿齐环、沐国公天波、左卫将军四川徐凤翙等二百余员，及家口二十余人，不俟大军齐发，先入缅界。

是月，雅州伯高承恩及诸土司据兵守境。

二月□□朔，文武诸臣自腾越齐奔缅境。

初四日，马吉翔、李国秦奔太后、东宫，先奔井梗。

初五日，巩昌王白文选遣兵至哑哇城迎驾，不值而去。

礼部侍郎潘琪卒。

十七日，清兵入永昌腾越州。

十八日，驾幸井梗。是晚文武诸臣会于御舟前，议遣总兵邓凯，行人司任国玺使缅，马吉翔止之。吉翔恐二臣先行，言其过也。

二十八日，遣马雄飞、邬昌琦使缅。缅王请大臣过河相议，乃遣二臣，惟通事传说，皆神宗时事，所去敕书，彼出神宗敕相对，分寸不符，疑以为伪；出沐国公印相对，乃信。缅因神宗二十二年因乱来滇请救，本朝不允，遂绝贡。

三月，通政司朱蕴金、总兵姜承德自缢死。总兵潘世荣降于缅。沐国公天波、绥宁伯蒲缨、晋王总兵王启隆等集于大树下。天波曰："缅酋待我日疏，可就此处走护勒撤（*灵皋按："护勒撤"《南明野史》作"户腊二撤。"盖译音参差也*），孟艮等处为善。"吉翔与李定国有约，力阻之。十七日，陆行者到哑哇对河，离城五六里而营，缅酋疑我图其国，发兵围之，有被伤者，余各星散。晋王总兵潘世荣即降于缅，政通朱蕴金、吉翔中军姜承德各缢死。

夏四月，马吉翔举锦衣卫丁调鼎、考功司杨生芳使缅国。

二十六日，大理寺卿徐环卒。

安隆所（*灵皋按：此字恐系"厅"字之误*）总兵周文龙降于清。文龙自田州遣弁赴肇庆纳降。

光禄寺少卿卢桂生降于吴三桂，授大理府知府。时晋王遣应奇说桂生归正，应奇被执，送吴三桂，杀之。

五月初四日，缅王遣官以龙舟迎驾。

初五日，驾离井梗。

初八日，缅王羁驾于孟坑城外。地名"者梗"（*灵皋按：《南明野史》作"赭砼"，又译音之误也*），缅王接驾，见中国男女财帛，心利之。欲图害上，遂谋奉驾安置孟坑城外，四面皆海，人不得通。初七日，驾至哑哇城对河结营，初八日进者梗，即前陆行者所札地也。构草房十大间，上居依然以竹为城，每日百余兵守护。

初九日缅人进贡，上优赐之。相传缅妇每日贸易如市，诸大臣皆短衣跣足，混入缅妇贸易，据地杂坐笑谈。缅官乃曰："天朝大臣，如此规矩，安得不亡？"

行人司任国玺请设厂卫。

十六日，仪制司□□朱冲卒。朱冲系江西宗室。

以使缅功，杨生芳文选司郎中，加丁调鼎五级，又敕缅隘官截止追驾官军。马吉翔与缅隘官敕一道，内云："朕已航闽，都有一切官兵，都与截杀。"

六月，安德侯狄三品执冯双礼献于清，授抒城侯。三品云南建昌总兵，双礼已封郡王。

二十一日，安南臣武公姿降于清。武公姿官宗国公，遣人至云南献降表。

二十二日，延平王舟师克镇江，围南京，旋退入海，总兵甘辉等死之。

高承恩为弟承裔所杀。部将争立，自相攻击。

清陷马湖叙州，□□伯提督总兵陈希贤等降。

郧中郝永忠等固守。

秋七月，清陷成都，总兵赵友鄢等降。御史庞之泳、主事贺奇俱缴印降。

清遣川南道高毓苕招降原任四川巡抚万任。

八月，滇国公沐天波使缅甸，入其城。缅俗以八月十五日各蛮来贡，欲张大声势。天波至彼，令跣足，以缅臣礼见。天波不得已，从之。归而泣告于众曰："我故屈者为保全皇上计耳。"礼部杨在，行人任国玺，各疏劾天波屈节于缅夸。疏留中。上不豫。以患足故。

九月，缅人进稻谷。缅进稻谷给各官窘迫者。吉翔据为己物，私其所爱者。邓凯不平，干朝内大骂之。时有吴承爵者，乃吉翔之旗鼓，猝仆凯于地，损一足。

光泽王严铁、大学士郭之奇、总兵杨祥被获，不屈，死之，时云南既陷，之奇等避入交趾。交夸惧，缚送广西被害。之奇绝命诗云："十载艰虞为主恩，居夸避世两堪论。一声平地氛尘满，几叠幽山雾雨翻。晓涧哀泉添热血，暮烟衰草送归魂。到头苦节今方尽，莫向西风洒泪痕。""成仁取义忆前贤，异代同心着几鞭。血比苌弘新化碧；魂归望帝久为鹃。曾无尺寸酬高厚，唯有孤丹照简编。万卷诗书随一炬，千秋霜管俟他年。"祥，蜀人，不识字，以忠义自许，临艰神色不变。望西叩首谢恩，危坐就刑。观者无不流涕。

命造历日。从邓凯请也。

冬十月，郝承裔以嘉定印眉等州叛降于吴三桂，未几，承裔反正，至辛丑年被获，死。

蜀镇宁侯王友进遣官降于吴三桂。

安南都统使莫敬耀入贡于清。

是冬，嘉靖州陷。

十四年庚子春正月。驾在孟坑城外。

德阳王至浚降于清。至浚初奔交趾，与太监王应遴同匿高平境内。自安南莫敬耀入贡于清后，势益孤危，故至浚亦降。

三月初一日，颖国公杨武叛降于吴三桂。三桂令杨武招降贵州布政司朱企旻（岷藩宗室）、武靖侯王国玺、兵部侍郎尹三聘、编修刘茝、尚宝司杨桢乾、知府范春鳌等六人，六人遂缴印降，赴北。

大学士方端士降于清。

礼部司务王应伟卒。

秋七月，缅人邀滇国公沐天波再入其城，不允。缅使曰："此番可冠带而去。"天波终不允。

八月，郝承裔以雅州内附。

九月，晋王李定国出孟艮，与白文选入缅关，次日同具疏请迎驾，不果。定国迎驾疏内言："前后三十余章，不知曾到，今与缅王相约，何地交递？"而诸臣在内，只图安乐，全不关节出险。缅官求敕一道去了。外俟久无消息，乃拔营而去。

以湖广道御史邬昌琦改升河道掌六科。从马吉翔所荐也。

授乌撒知府王祖望礼部主客司。祖望，晋王藩前人，能医。中宫有疾，用其药而愈。

太常寺博士邓居诏疏陈时事。居诏疏为停止不急之务，仰祈修省等事，内侵吉翔、及各员自谋自卫等语，盖指行人任国玺欲转江西道而言也。吉翔怒，奉旨该衙门知道，旨方下，而国玺回道及各升转旨旋下矣。居诏不平，即劾国玺，国玺亦劾居诏。一日，上召面质不果，惟吉翔、国泰传旨云："邓某当学好，免杖！"碎国宝以给各员。吉翔奏外有大臣三日不举火者。上不信。次日吉翔、国泰复合奏。上怒，掷皇帝之宝，命掌库大监李国用碎之。国用叩头，辞不敢。又次日吉翔、国泰碎之，以散给各员。上怒曰："你们要收门生，特把朕作人情耳！"

十五年辛丑春正月，驾在孟坑城外。

二月，吴三桂破为乃麻衣。龙吉兆、吉佐等俱被获。

咸阳侯祁三升降于吴三桂。三升与定国不和，独走户腊，三桂遣官招之，遂率兵七十余人涉远而降。孟津伯魏勇、总兵刘芝林、王有功、邵文魁等俱降。勇旋病殁。

巩昌王白文选赍奏迎驾。廿八日白文选遣缅民赍奏，至云："不敢速进者，恐为所害，必令彼送出为上策。"玺书答之曰："不五六日，离本处止有六七十里，已搭浮桥来矣。"数日后，缅兵断浮桥而去。吉翔、国泰挟驾自重，不思出险。或欲暗相纠结拥东宫，因杀吉翔、国泰，夺路而出。即为吉翔、国泰所觉，密奏其结盟投缅，旨命锦衣卫搜获为首者，杀之。

夏四月，郝承裔被获，死。

御前总兵马宝降于吴三桂。

五月朔，大学士马吉翔、司礼监李国泰入宫讲书，赐之坐。江西道御史任国玺奏为时事三不可，解谓："上年本请开讲，期年不行。今势如累卵，不思出险，尚然如此，讲书必须科道侍班，议军务则有沐勋臣、王皇亲等，岂翔、泰之独君也！"言词切直，次日旨下："着任国玺献出险策。"国玺奏："能主入缅者，必能主乎出缅。今日事势至此，前卸肩于建言之人乎？"时王祖望、邓居诏各疏劾翔、泰，有内官曰："尔上千本万本亦何用？"其擅权若此。礼部杨在讲书，赐之坐。典玺李崇贵以为非礼。次日亦赐崇贵坐。崇贵辞曰："今虽乱世，礼不可废。"每讲，崇贵出外，一日东宫问杨在曰："哀公何名？"在不能对。

初五日，瑞昌王薨于缅甸州。

二十二日，缅酋莽猛白弑其兄。先是御前总兵马宝降于吴三桂，即使为间至缅王，备言吴三桂所以遣之故，且曰："苟能送帝出，则富贵可立至也。"缅酋于是令宝至孟坑，居上左右。上以宝为旧臣，弗之疑也。缅酋既受三桂命，搜决计出献，其亲兄知之，谓曰："不可，因人之危，而为之利，不义。且彼兵至也，天之所立，中土之所戴。我不能助，而反为之害，是逆天也。逆天不祥，不如且全之，任彼后图，"缅酋即缚其兄，弑之。

六月十八日，缅酋伪请盟，马吉翔、李国泰等从之。缅使来云："我王初立，怕你们立心不好，请去吃咒水。等你众人走动，好去作生意，不然日用亦难。"云。

十九日，缅酋杀我文武官僚三十余人。吉翔、国泰听信缅酋之谋，不论大小官员俱携去与缅酋盟。已刻缅酋以兵三千围所扎处，乃曰："尔等大汉，可出吃咒水，一个不出来，即乱枪杀死！"诸臣良久乃出，出俱被执而死。松滋王已下马吉祥、马雄飞、蒲缨、邓士廉、邓居诏、杨在、邬昌琦、任国玺、王祖望、裴廷谟、杨生芳、学录潘璜、郭璘、典簿齐应选、总兵王自金、安朝位、陈谦、龚勋、吴承爵、张宗位、锦衣卫大堂任子信、张拱极、刘相来、宗宰刘广银、宋国柱、丁调鼎、司礼监李国泰、秉笔李茂芳、杨宗华、李崇贵，又周某、卢某、曹某、沈某俱失名。

驾幸黔国公沐天波署，缅僧进食。

黔国公沐天波、靖来将军魏豹、总兵王启隆等，俱遇害。上与中宫将自缢，邓凯劝之曰："太后年老，将谁为依？"上乃止。缅兵入宫，搜取财币，贵人宫女，及各官妻孥自缢者甚众。上与太后等二十五人俱聚于一小房，经险二时。忽通事引守护缅官至，乃喝曰："不可害皇上与沐国公！"彼时尸横遍地，缅官请上移出。沐国公房内大小二百四十余人，恰住一楼，母子啼哭，声闻里外。阅三日幸有缅僧私进饭食，且悲哀不已，乃知早去各臣，悉被杀。时有沐天波、王升、魏豹、王启隆各伤缅兵数人而死。有皇亲家小子名来安，年甫十三，兵擒之，乃曰："有银与你！"抵腰，假作取银，乃拔小刀刺伤缅兵而死。

吉王自缢薨。吉王同妃入宫自缢。皇亲标下总兵兵文相、黄华宇、熊惟宝、马某、秦某、锦衣卫赵明鉴、王

大维、王国相、吴承胤、朱文魁、郑文远、李既白、凌云、尹丧、朱议添、千户吴某、百户严某、内官陈德远、刘、杨二贵人、松滋王妃、皇亲任国玺、姜承德、妻杨氏俱于十九日自缢死。又起陆诸人，先后遇害者：通政朱蕴金、姜承德、潘世荣、向鼎忠、范存礼、温如珍、副总兵高陛、李胜、武岗用、岷王马九功、王皇亲、标下刘典隆、戴某、张某、陶某、内府刘九皋、刘衡、汪国泰、段能忠、谢安祚。

施氏曰：缅酋既弑其兄，遂以次弑上左右从官，缅酋将天波至城上，木板锯解，以示城外。上遣人登城遥谕曰：事已不可为矣！从朕文武各官，各已见害，城上所锯解者，即沐上公也。朕亦万无生理。可致谢晋王，各自为计，否则城外当有变矣。王及诸将士皆下马罗拜，大呼痛哭，声振天地。上遥闻亦哭。次日晋王愤恨悲号，遂大剿孟坑城外，鸡犬不留而去。自是人心无主，兵多散去。

秋七月，缅人贡物。　廿一日，缅人乃修原所，请众人安住，贡米、铜器等物。廿五日又进献铺盖银布等物，甚厚。乃曰："我王子实无他意，因尔各营在外，杀害地方，遂恨入骨，乃众民所为也。"

上不豫。

冬十一月初八日，吴三桂兵至木邦。　白文选遣副将冯国恩至木邦，侦之，中伏被获，国恩遂降于三桂，为响道。

十八日，上召总兵邓凯入宫。　是日午刻召凯入宫，谕曰："太后病矣，而贼言又急，为之奈何？白文选朕欲封他为亲王，马宝欲封他为郡王。"

吴三桂兵至锡波，白文选奔茶山。　二十日，三桂发兵追文选于茶山。

二十四日，吴三桂入缅甸境。　初，三桂在腾越、宋腮，两遣人通缅酋，使送驾出降，否则加兵，缅酋益决计谋逆。

十二月□□朔，吴三桂兵驻旧晚坡。　旧晚坡在缅城之东。是日，缅相锡真持贝叶缅文降于三桂，其文有："愿送驾出城，但祈来兵退扎锡坡，"犹虑三桂之袭其城也。

初三日，缅酋内叛，挟上及皇太后、皇后、皇太子、公主。如旧晚坡。缅酋杀华亭侯王维恭。　是日未刻，二三缅官来见曰："此地不便，请移别所。你们兵将近我城，我处发兵，必由此过，恐为惊动。"言未毕，数蛮子将上连杌子抬去。太后等悲声震天，行至二百步，乃有轿三乘至。太后等上轿，大小男女毫未收带。步行约五里，渡河到岸，暗黑不识何地。二更到营，始知为吴三桂营矣。初四日，归老营，初五日晓邓凯匐匍上帐前曰："今日事至此，皇上当行一烈，使老臣得其死所！"上曰："固然！有太后在。且洪某、吴某、世受我家恩，未必毒及我母子。"初六日，拔老营，复转哑哇，欲攻缅城，未遂。初九日，长发还滇，一路大小俱与马匹，进御膳，用金碗，不用银碗。上与东宫俱进鲜服铺盖，内官宫女各官妻妾，均与衣被。

吴三桂以车驾还南。　施氏曰：吴三桂兵亦出境，将入缅，路遇巩昌王白文选。是时文选兵尚强，因山路穷僻，斥堠不通，猝遇无计，不敢战，遂降。自是三桂无所忌惮矣。缅恐，遂令马宝诱上曰："晋王兵去此未远，臣欲间道奉驾奔其军。"上从之，缅使人从上所至，则吴军矣。

十六年壬寅春正月十三日，驾还滇都。　三桂日进膳服等物俱倍前。

夏四月，太皇太后王氏不食，崩。　三桂令人奉上居滇故都督府，严兵防守。八旗兵皆集。上屡欲见三桂，三桂不肯见。皇太后不食，□日遂崩。

原任户部尚书龚彝死之。　彝，永州人，天启乙丑进士也。具酒殽进谒上所，守者不许。彝厉声曰："此吾君也！我为其臣。君臣之义，南北皆然。我只一见耳，何拒我为？"守者往启三桂，三桂许之，彝遂入堂上，设宴，请上出。朝礼毕，进酒。上稍谢，痛哭不能饮。彝伏地痛哭，亦不能起。再劝上饮，上勉饮三爵。彝再拜不止，遂触地而死。上抚之恸，几仆。

上崩。皇太子遇害。　施氏曰：从官扶上进，八旗诸将士皆望而呼"万岁，"曰："此真主也！我等虽有主，今知其安在，不如奉此以成不世之功！"事将成，满汉诸大臣皆割辫而起，为下所泄。三桂知之，大惊，即令辇上及皇太子出，以弓弦蛟于市。时，太子年十二，临难大骂曰："黠贼！我朝何负于汝，我父子何仇于汝，乃至此耶！"是日天大昏黑，风霾并作，人影不见。上既遇害，三桂使人炙尸扬灰，传赐诸将。前所谋奉上八旗诸将，共二千余人，皆杀之，令没其妻子。　杂录曰：吴三桂标将有商于吴者，问以旧晚坡之事。据云：十二月初二日，三桂至旧晚坡，檄缅送驾，缅亦遣人相闻。薄暮缅人送人首十七至三桂营，营中讹言驾崩。及三鼓欢言驾至矣，随众出迎，见二艘渡江来，一为上及太后中宫、东宫、公主，一为遇害诸臣家属。有缅相及蛮兵二百余人俱至。三桂送上及宫眷于公所。上南面坐达旦，三桂标下各官相继入见，或拜或叩首而退，少倾三桂进见，初甚倨傲，见上长揖，上问为谁，三桂噤不敢对，再问之，遂伏地不能起，及问之数至，始称名应诏。上切责良久，三桂缄口伏地若死人。上卒曰："今亦已矣！朕本北京人，欲还见十二陵死，尔能任之乎？"对曰："臣能任之。"上令之去，三桂伏不能起，左右挟之出，则色如死灰，汗浃背，自后不复敢见。

吴三桂以总兵邓凯隶满洲镶黄旗，不受，为僧去。

秋七月吴三桂遣藩下虾护送皇后公主至北京，奉旨命礼部养赡于别室，仍拨宫女二人奉侍。

是月二十九日，晋王李定国薨于景线。　定国薨后，以世子嗣典托靳统武，统武奉嗣典为晋王。有马斯良者，定国之表弟，心忌统武，遂劝嗣典降于三桂。

【附记】壬寅随驾回滇诸人：吴师相炳一子一女同妾，子名宏猷，南京人；邬昌琦一子三岁，魏豹一子宗皋，南京人；姜承德三子，北京人；丁调鼎二子，

赵明鉴一子一仆；黎应祥千户，广东人；王祖望小子新儿，邓居诏家丁邓玉，前府都督康晋生一子；总兵邓凯(有缺漏)东昌李君调云："缅酋送驾旧晚坡，在庚子十二月，而龙驭宾天，皇太子遇害，则辛丑三月十八日也。"君调时在三桂营中目击者。此云壬寅，未知何据。

永历实录

[清]王夫之撰　高洁　任思亮整理

《永历实录》二十六卷(第十六卷佚),明末清初王夫之(一六一九——一六九二)撰。王氏为著名学者,早年从事抗清复明的活动,曾任南明永历朝廷的行人司行人,晚年专心著述。《永历实录》约作于康熙十七年前,以纪传体的形式,为南明永历朝廷中的一百余人立有专传,从而为永历政权留下了一部较为完备的历史。据清同治四年湘乡曾氏刊于金陵节署本标点整理。参考了今人的整理成果。

卷　一

大行皇帝纪

大行皇帝讳由榔,神宗显皇帝孙也。考端皇帝,讳常瀛,神宗第八子,封桂王。继嫡妃王氏,无出;贵人马氏,生二子,长桂恭王,次上。以天启三年癸亥岁十月十九日,生上于燕邸。天启七年秋,端皇帝出封于衡州。端皇帝垂颐丰背,日角修耳,貌似神宗,性敦厚慈易,为诸王最。崇祯间,朝廷崇礼亲藩,诸王多凭依侵有司,烦苦士民,独桂邸以安靖闻。编修马世奇、中书舍人张同敞先后奉敕戒谕诸王,俱以王贤报命。崇祯六年,诏遣编修闵仲俨册立桂恭王为安仁王,上为永明王。崇祯十年,临蓝猺贼郭子奴、刘新宇等反,犯衡州,端皇帝发藏金馈饷,请调虔粤兵城守。明年,讨平之。崇祯十三年,奏请修衡州城,优诏许之。崇祯十四年,上纳王妃王氏。崇祯十六年,张献忠掠寇湖南。八月,长沙陷,分巡上湖南道参议金九陛托赍贺表去衡州,惊溃。端皇帝率桂恭王及上出奔,仅达永州南之石期市,贼追至,巡道中军王上庸率死士截击,端皇帝乃得舍舟逸去。上庸力尽战死,上遂与端皇帝相失。端皇帝携桂恭王走全州,得达广西。应奉内竖陈进忠奉上走道州,陷贼中,不得去,为伪吏所得,将送贼所。有吴继嗣者,故为巡检,陷贼中,伪授永州经历,力调护上,谲给伪大吏,得稍缓。已而献忠渡江走荆州,伪吏无从致送,遂免于难。继嗣迎居己署中,益虔护侍,每日初出,夫妇皆拜谒奉膳酳,如臣礼。十二月,征蛮将军杨国威帅师复永州,遂迎上入粤,达端皇帝所,遂从居梧州。弘光元年,端皇帝薨,厝梓宫于梧州南岸。桂恭王承国事。思文皇帝立于福州,以桂邸为神宗正胤,次宜承统,有疑虑心,下优诏结万元吉、何腾蛟、丁魁楚,不次皆迁九卿,赐便宜、蟒玉。魁楚遂迎桂恭王及上居肇庆,用杜推戴。已而靖江庶人反,思文皇帝益疑,密诏丁魁楚相动静处分。未几,桂恭王暴薨,上以简静为魁楚信重,得无恙。隆武二年八月丁酉,思文皇帝遇害于顺昌,全闽陷。总制两广兵部尚书丁魁楚、巡抚广西佥都御史瞿式耜议戴上监国,大学士吕大器、兵部尚书李永茂皆至肇庆,与定策。参政唐绍尧、副使林佳鼎、御史王化澄率府州县吏民迎上于寓邸,释衰服,治府署为行宫,行监国事。

十月丙戌,上即位于肇庆,诏诰天下,奖励文武兵民,同仇恢复,改明年为永历元年。遥尊隆武皇帝为思文皇帝,顺昌之讣未审,或曰潜逊故也。追尊考桂端王为端皇帝,兄安仁王为桂恭王。上嫡母桂王妃王氏为慈圣皇太后,生母马氏为慈宁皇太后,立皇后王氏。进吕大器为中极殿大学士。擢丁魁楚、李永茂、瞿式耜皆为大学士。大器、永茂入阁直机务,魁楚总理戎政,式耜以吏部左侍郎掌部事。命司礼太监王坤管文书房事。是月,清兵破赣州,总督兵部尚书万元吉、监军试中书舍人袁从谔、通判唐周慈死之。十一月,苏观生、何吾驺、顾元镜以嗣唐王聿𨮁叛,称尊号于广州,改元绍武。大学士陈子壮拜表请讨之。命兵科给事中彭耀谕唐王聿𨮁,苏观生不奉诏,耀不屈,死之。以唐绍尧为户部左侍郎,王化澄为兵部右侍郎兼佥都御史,总督两广。吕大器称病,弃官归蜀。以林佳鼎为兵部左侍郎,周光夏为都御史。兵部左侍郎林佳鼎帅师东讨苏观生,战于三水,败绩。佳鼎及水师游击将军管灿死之。内批:擢王化澄为兵部尚书。十二月,以中允方以智、编修刘湘客充经筵讲官,已而不行。大学士李永茂请终制,去。命大学士瞿式耜入阁,典机务。清李成栋

破广州，杀唐王聿𨮁及苏观生，周王、益王皆遇害。何吾驺、顾元镜降。上避敌幸梧州，瞿式耜谏，不听。丁魁楚走岑溪。

永历元年正月癸卯朔，上至梧州，遂自府江幸桂林。清李成栋攻肇庆、梧州，皆破之，巡抚佥都御史曹晔降。南雄、韶州、高州、雷州、廉州皆陷。二月，上至桂林。进何腾蛟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督师如故。遍封楚、粤、黔、蜀诸将为侯伯。敕召詹事文安之、王锡衮为大学士，周堪赓为户部尚书，郭都贤、李陈玉皆兵部侍郎，皆未赴。已而堪赓降于清，进瞿式耜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给事丁时魁奏论新政，当亲行阵、慎爵赏，揽威福。上嘉纳之。晋户部侍郎严起恒为本部尚书。清孔有德攻湘阴，王进才、王允成之兵溃，何腾蛟走衡州，遂陷长沙，副总兵满大壮死之。大学士陈子壮帅义兵复沿海州县，进攻广州，为李成栋所败，子壮死之。三月，丁魁楚败死于大藤峡。李成栋陷平乐。上幸全州，命大学士瞿式耜兼兵部尚书，留守广西。清兵攻桂林，瞿式耜帅总兵官焦琏攻却之。进堵胤锡、章旷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总制督师如故。刘承胤以兵入扈，遂逐王坤。敕召给事中金堡。四月，上祀南郊。封刘承胤为安国公，马吉翔为文安伯，郭承昊泰和伯，严云从清江伯。诏杖给事中万六吉、御史毛寿登、吴德操，已而释之。封戚畹王国玺为武靖侯，马九爵宛平伯，王维恭长洲伯。清兵破衡州，杀黄朝宣，临武知县李兴玮死之。五月，上幸武冈。以傅作霖为兵部左侍郎，掌部事。召川、湖、云、贵总督李若星为吏部尚书，若星称病，去。张献忠遣孙可望攻贵州，总督杨鼎和弃城走。可望攻陷贵阳，已而弃贵去，攻犯云南。李成栋攻桂林，瞿式耜帅焦琏击却之，遂复平乐。左春坊张家玉举义兵于东莞，不胜，死之。六月，以吴炳为大学士，入阁，典机务。清兵破常德，堵胤锡走永定卫。晋瞿式耜太子太师、临桂伯，辞不受。七月，刑部侍郎杨乔然解部务，请敕入川、贵督师，刘承胤逐之也。以严起恒为大学士，召诣武冈，不赴。何腾蛟入见，刘承胤谋杀之，总兵赵印选劫腾蛟去，复出督师。刘承胤捶嗣通山王蕴钎于宫门，以密报敌警故也。八月，瞿式耜奏迎驾居桂林，承胤怒，不果行。督师大学士章旷卒于东安。清孔有德攻武冈，陈友龙迎战于石羊渡。刘承胤降，上出奔靖州。武冈陷，吏部侍郎侯伟时、兵部侍郎傅作霖死之，吴炳降。上自靖州历苗峒出柳州。九月，清兵陷黎平，守将萧旷死之。进封马吉翔为文安侯，掌锦衣卫，管文书房敕旨。清兵破沅州，巡抚佥都御史傅上瑞、岳阳伯王允成降。十月，分巡左江道龙文明、土司覃鸣珂作乱。上次象州。瞿式耜拜表迎驾。以王化澄为东阁大学士。十一月，上幸桂林，瞿式耜、严起恒入直。十二月，敕何腾蛟督师出楚，腾蛟帅郝永忠、卢鼎、赵印选、胡一青守全州。是岁，云南土司沙定洲反，攻云南府，黔国公沐天波弃城走腾越，巡抚都御史吴文瀛降于定洲。

永历二年正月，上在桂林。二月，孔有德攻全州，郝永忠溃走，大掠桂林。上奔柳州，遂入南宁。封陈邦傅为庆国公。金声桓、王得仁举江西反正。前大学士姜曰广承制封声桓豫国公、得仁建武侯。三月，孔有德兵犯桂林，瞿式耜、何腾蛟帅师迎战，败之，追至大榕江。四月，皇长子生。瞿式耜奏进八箴，上嘉纳之。五月，何腾蛟复全州。堵胤锡帅马进忠之兵复常德。六月，李成栋举广东反正，封成栋惠国公，佟养甲汉城侯。授袁彭年左都御史，曹晔兵部侍郎，耿献忠工部尚书，宥何吾驺、李觉斯、顾元镜、毛毓祥，皆以原官起用。江西生员雷德复奉姜曰广表奏报金声桓、王得仁反正至，进曰广太子太师、武英殿大学士、吏、兵二部尚书，督师，赐便宜行事。以吴宗周为佥都御史，巡抚江西，仍声桓、得仁承制封如故，王天雷、刘一鹏、蓋遇时封拜有差，授德复给事中。清金固山来攻常德，马进忠迎战于麻河，大破之，歼其军。七月，以朱天麟为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瞿式耜表请上幸桂林，接应江、楚、云、贵，不听。以晏清为吏部尚书。金声桓、王得仁讨清高进库于赣州，不下。清谈泰帅八固山之兵攻江西，破九江，声桓、得仁归南昌。八月，李成栋遣杜永和迎驾。何腾蛟复东安。曹志建复道州。陈友龙以黎靖反正，遂复武冈、宝庆。左春坊、刘季矿举义兵于永宁，复茶陵、酃县、安仁、常宁。曹志建复郴州。九月，上发南宁，幸肇庆，敕陈邦傅居守广西，邦傅自称世守，巡按御史吴德操劾之。上至肇庆，拜李成栋征虏大将军，敕筑坛授钺。成栋辞不受。封李元胤为南阳伯，提督禁旅，马吉翔提督戎政，司礼太监庞天寿提督勇卫。十月，清兵破饶州，遂围南昌，姜曰广驰奏请援。何腾蛟围永州。以黄奇遇为詹事礼部左侍郎，充经筵官。蔡之俊、陈世杰为左右春坊，直日讲。上日御行宫文华殿听讲。遣使航海谕鲁王。十一月，四川总兵王祥收复川南，遣使奏闻，封祥忠国公，命都御史范矿、朱容藩联络策应。佟养甲谋逆，伏诛。何腾蛟使郝永忠攻陈友龙，友龙失利，走柳州，永忠大掠武、靖。清兵救永州，胡一青迎战于文明铺，大败之，腾蛟复永州。十二月，何腾蛟复衡州。吏部侍郎吴贞毓洣、李成栋迎驾往广州，上遣刑部侍郎刘远生谕之。成栋惶惧奉诏。给事中金堡陛见，奏劾郝永忠擅杀，马吉翔擅权。陈邦傅无功僭秩，上切责堡。堵胤锡以高必正、李赤心十三营之兵，自巫山来趋常德，马进忠惊溃，遂焚常德，走湖南，掠湘乡、衡阳。次于湘乡。郑鸿逵、朱成功复福建沿海州县，奉表报闻。堵胤锡以高必正十三营自宁乡攻长沙，不克，退屯湘潭，常德复陷。是岁，清兵攻破成都，张献忠殪。孙可望自东川攻云南，沙定洲溃走，可望诱沐天波及副使杨畏知至，胁降之。詹事雷跃龙、春坊闵仲俨、行人龚彝皆降于可望，可望遂据云南，四出攻下府州土司。

永历三年正月，上在肇庆。西洋人瞿纱微进新历，诏颁行之。诏所在督抚勋镇将吏，勿得纵兵掠杀焚毁

淫虐，有故犯者，督抚勋镇削夺，偏裨以下按军法不贳。以刘湘客为佥都御史，协理院事。朱天麟罢。进方以智为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召入直，称疾，不赴。遣佥都御史张充美赍密诏金章，谕吴三桂。郑鸿逵复泉州，入奏，优诏奖励之。二月，何腾蛟进次湘潭。堵胤锡帅高必正十三营救江西，至攸县、醴陵，不进。

进封马进忠鄂国公、曹志建永国公。清兵大举攻湖南，陷湘潭，副总兵杨进喜力战，死之。马进忠走宝庆。何腾蛟被执不屈，死之。清谈泰攻陷南昌，大学士姜曰广、豫国公金声桓、建武侯王得仁皆死之。江西尽陷。盖遇时走湖广，刘一鹏走抚州山中。何吾驺、黄士俊入见，各以大学士兼宫保、尚书入直。三月，清兵陷衡州，胡一青退屯东安，堵胤锡以高必正十三营走郴州。清兵陷宝庆，马进忠、王进才退屯武冈。李成栋攻赣州，至信丰，与清兵遇，大战，不胜，死之。杜永和退守梅岭。曹志建攻堵胤锡于郴州，坑其兵三千人。羁胤锡于桃川所。胤锡间道奔富川。敕瞿式耜兼督楚师。式耜奏请兵科给事中吴其雷监胡一青，赵印选、杨国栋诸军出楚，次于全州。四月，孙可望自称平东王，遣前副使杨畏知奉书贡金马，邀封王号，会师□□。诏封可望景国公，李定国以下封拜有差。清兵陷永州及沅州、靖州。王化澄病免。高必正入梧州，诏大学士严起恒、副都御史刘湘客谕之，必正遂入浔州。刘希尧、刘芳亮叛走郴、桂，降于清。五月，遣兵科给事中赵昱、司礼太监杨起春赍诏谕孙可望。杨大甫据梧州叛。堵胤锡入见，诏入直，辞，请复出督楚师，从之。召杨大甫至行在，上御殿诘责，大甫伏诛，余兵乱，诏李元胤招抚之，皆降。以少詹事张同敞兼兵部侍郎，督兵出湖南。六月，命堵胤锡督楚师，赐龙旗十二，调用天下兵马。胤锡入浔州，调高必正十三营，遂次于浔州。清兵攻陷福建沿海州县，遂陷潮州，杀总兵曾庆。巡抚都御史刘中藻守福、宁州，城陷，死之。以揭重熙为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督抚建义军及刘一鹏之兵。何吾驺有罪，免。袁彭年请假治慈母丧，去，诏许之。封杜永和南雄伯、罗成耀宝丰伯，分守梅关。七月，清兵攻曹志建于永明，志建帅兵迎战，清兵却走，副总兵惠延年死之。李赤心死于南宁。八月，赵昱、杨起春至云南，孙可望不奉诏，昱、起春遁还。九月，遣司礼太监李国辅赍香帛密赴南京，谒孝陵。十月，下诏亲征，大学士严起恒请开御营库，节用措饷，收募亲军，以刘远生为兵部尚书，总理戎政；兵科给事中金堡监御营军。从之。十一月，以吴贞毓为户部尚书，郭之奇为礼部侍郎。督师大学士堵胤锡卒于浔州。高必正入南宁。追赠何腾蛟为中湘王，谥文忠；金声桓为榆林王，谥忠毅；李成栋为宁夏王，谥忠烈；王得仁为建国公，谥忠壮。立坛致祭，上亲临奠，举哀，百官皆大恸。追赠大学士姜曰广为进贤伯，谥文愍。杜永和入见，遂命提督岭上诸军，恢复南、赣。切责郭之奇、万翱怙党行私。朱天麟、陈邦傅遣胡执恭以伪册宝封孙可望为秦王，李定国安西王，刘文秀抚南王，艾云枝定北王，伪敕可望总理天下兵马钱粮，文武将吏，便宜诛赏，勿待诏旨。可望遂自称秦王，引兵出贵州。十二月，考选朱士鲲、吴道昌等为科道官，钱秉镫等为庶吉士。郝永忠诱远安伯陈友龙，杀之。给事中尹三聘奏：瞿纱微擅用夷历，熗乱祖宪，乞仍用大统旧历。从之。

永历四年正月，上在肇庆。清兵大举犯梅关，罗成耀弃南雄走。上弃肇庆，登舟将西奔，大学士瞿式耜驰奏，请上固守肇庆，集援兵御寇。严起恒、金堡交谏留驾，皆不听。戎政尚书刘远生、给事中金堡奉敕往广州，谕杜永和固守待援，永和集兵城守。清兵陷南雄、韶州。上奔梧州。黄士俊、陈世杰等皆逃去。敕袁彭年、曹晔、李元胤守肇庆。命大学士严起恒兼理兵部事。马吉翔自请援广东，次于肇庆。二月，清兵围广州。吴贞毓、万翱、程源、张孝起等疏攻金堡、丁时魁、刘湘客、蒙正发、袁彭年，诏贷置彭年勿问，逮堡等下锦衣卫狱，拷之。以程源为兵部尚书，督师黔、蜀，不行。杨展奏：孙可望称册封秦王，专制天下，胁展纳贵州土，解兵付可望。诏谕展：可望王封专制，非奉册敕，命展固守贵州，勿受贼诱。三月，王化澄自称疾愈，入谒。太监夏国祥赍敕，趋化澄入直。召朱天麟。张同敞帅师复东安，遂围永州，不克，退屯全州。分命于元晔、吴李芳、郑古爱、朱嗣敏皆兼佥都御史，督诸勋镇兵出楚，俱次于广西。张同敞请解任付元晔等，不报。瞿式耜奏："下言官于诏狱，拷掠追赃，戕仅存之元气，宜速宥出。"不报。张同敞奏谏诏狱，诏切责之。四月，以鲁可藻为南京兵部尚书，郭之奇为礼部尚书。雷德复奏讦大学士严起恒，起恒称疾乞骸骨，行人董云骧、王夫之疏谏，不听。敕趋朱天麟入直。焦琏、马宝入见，请释金堡等于狱。袁彭年赴行在，请同金堡等诣狱核罪。诏谕归肇庆协守。五月，清兵陷武冈、靖州，马进忠退屯西延峒。清兵犯永明，曹志建大败，遂陷镇峡关，志建走贺县。陈邦傅为高必正所逼，帅兵千余人，称言援东，次于肇庆。马进忠、胡一青、杨国栋、曹志建奏：请释金堡等于狱。戍金堡、丁时魁。万翱为兵部尚书。高必正、党守素入见，请趋严起恒入直，从之。起恒拜表，去，敕追还，趋陛见，起恒称疾益亟，不允。谕高必正、党守素援广东。必正请括兵马归兵部，钱粮归户部，铨选归吏部，进止一听朝廷，诸帅不得以便宜专行，奉上亲征。廷议不能从。必正、守素归南宁。朱天麟遣胡执恭之子钦华赴行在，求封孙可望秦王，专制天下。兵部尚书万翱奏请从之，大学士严起恒执奏勿许。乃封可望荆郡王。天麟及吴贞毓、程源等密启称臣于可望，请杀严起恒、金堡。可望不受诏，称秦王如故，怒，杀胡执恭。六月，李元胤、马吉翔帅兵东援，败于三水，广州围益急。给事中李用楫使总兵李明忠杀吏部侍郎洪天擢于高州。七月，大学士文安之入见，敕入阁，典机务。安之力辞，请敕往荆、夔号召王光兴、刘体淳等，诏从之。朱天麟复入阁办事。八月，飓风大作，广州水师皆覆陷。十月，清兵破全州，胡一青退屯大榕

江。杨国栋、马养麟守海阳山。马进忠败于西延，走贵州。焦琏救曹志建于贺县。十一月，清兵攻大榕江，胡一青迎战失利，赵印选弃城走桂林，溃，遂陷，留守大学士瞿式耜、总督侍郎张同敞死之，布政使关捷先、监军御史吴德操降。清兵陷平乐，总兵官都督同知朱旻如死之。上奔浔州，总兵周金汤纵兵大掠，百官溃散。清兵陷梧州，执王化澄杀之。清兵陷广州，杜永和走入海。十二月，清兵陷肇庆，南阳侯李元胤死之，陈邦傅降。上奔南宁。高必正走贵州。

永历五年正月，上在南宁。高必正为孙可望所劫，兵大溃，必正死。李来亨收余众走施州卫，遂入巫山。二月，陈邦傅以清兵攻宣国公焦琏，琏与战，败，死之。清兵围蓝山伯马养麟于永宁州，城陷，养麟死之。三月，孙可望使其伪将吴都督至南宁，劫上求册宝专制，大学士严起恒死之，并杀给事中吴霖等十余人。上出御衣葬起恒，亲临哭之。六月，清兵攻南宁，上奔太平。七月，慈圣太后崩。冬，孙可望遣兵胁上居兴隆，百官扈卫死亡溃散，从上者百余人。是岁，孙可望出贵州，马进忠、王进才、张先璧皆附可望。宜平侯杨展不屈，战败，遇害。可望遂攻王祥于遵义，杀祥，并其众。匡国公皮熊奔水西。

永历六年，上在兴隆。曹志建屯贺县，结寨固守，未几，卒。马宝屯阳山。胡一青屯思明。四月，孙可望遣李定国出湖广，刘文秀出四川。五月，李定国大破清兵于靖州，遂复靖州、武冈。李定国复宝庆，遂南攻桂林。刘文秀复成都，遂围保宁。六月，李定国大破清兵于严关，遂复桂林。孔有德自焚死。陈邦傅伏诛。八月，李定国复平乐、梧州、柳州，遂下永州，复衡州。九月，刘文秀败于保宁，退兵川南，杀张先璧。李定国遣马进忠、冯双鲤复长沙，略地岳州。十月，李定国遣兵略地江西，复吉安。十一月，李定国遣使奉表诣兴隆奏捷，候问万安。清兵大举攻李定国于衡州，大战于黄沙湾，清兵败，杀清敬谨王。冯双鲤退走宝庆，定国之师遂溃，退屯宝庆。

永历七年，上在兴隆。孙可望召李定国，将杀之，不克。定国奔永州，遂自平乐破梧州，攻肇庆。四月，孙可望与清兵战于东安岔路口，大败，走归贵州。七月，李定国围肇庆，不克，遂自平乐退屯南宁。

永历八年，上在兴隆。遣兵部侍郎萧尹赍血诏命李定国迎驾，封定国晋王。定国号泣奉诏，表请养晦待时。李定国请诏由海道谕郑鸿逵，间道谕王光兴、刘体淳等，会师联络，共图兴复。李定国自泗城州间道入云南。

永历九年正月，上在兴隆。孙可望取给事中雷德复等十七人，杀之于贵州。李定国密迎上入云南，即孙可望所营宫殿为行宫，奉上居之。诏赐李定国上殿，行亲王礼，征讨付定国，馀以敕旨行事。刘文秀奉诏招孙可望，释怨会师，共奖王室，可望不听，文秀饮鸩死。孙可望举兵犯顺，攻云南，次高沙寺，李定国帅师御之。

永历十年，上在云南。孙可望遣其将张胜间道袭云南府，将谋不轨。李定国与战于城下，胜大败，被擒，伏诛。朱定国奉诏招白文选、马维兴，皆降之。可望众大溃，走归贵州。

永历十一年，上在云南。诏讨孙可望。十一月，李定国兵至贵州，大败孙可望之兵，可望弃贵州走武冈州，降于清。李定国遣兵守武冈。

永历十二年，上在云南。封白文选、马维兴皆为郡王。密诏封郑鸿逵为真定王，进王光兴、李来亨、刘体淳、郝永忠爵皆上公，敕会师兴复。

永历十三年，上在云南。孙可望、洪承畴请清兵大举攻云、贵。郑鸿逵、朱成功、刘孔昭由海道攻镇江，破之，遂围应天，已而败退，入海。清兵陷贵州。李来亨、刘体淳、郝永忠自竹山出攻襄阳，入其城，已而退去，遂屯巫山巴东之西山。

永历十四年，上在云南。李定国帅师御清兵于毕节。清兵自平越入曲靖州，南入腾越，李定国之师溃，奉上居永昌。

永历十五年，清兵逼永昌，李定国奉上奔缅甸。八月戊戌，有大星起天中，迸裂如雷，小星百余从之，陨于西南，白光烛天，良久乃没。

永历十六年，上在缅甸。李定国收兵安南，缅甸人叛，劫驾入云南。前平西伯晋封蓟国公吴三桂弑上于云南，及皇后王氏，世守云南黔国公沐天波死之。

卷　二

瞿严列传

瞿式耜，字在田，别号稼轩。直隶常熟人。祖景淳，嘉靖甲辰会试第一，官终礼部左侍郎，谥文懿，以理学文章名嘉、隆间。父汝说，官湖广提学副使。式耜恂恂不胜衣，泊然恬雅，临觞遣咏，不与世事相即。而风采骏发，每婴危难，神志益厉，未尝有疑惴之色。中万历丙辰进士，历官吏科给事中。

崇祯中，初诏会推阁员。礼部尚书温体仁资序最深，顾与沈一贯同乡里，为一贯死党，主张时局。式耜建议，斥不与会推列。体仁结周延儒，通宫禁，既得要领，上疏自讼，因讦礼部侍郎钱谦益浙闱暧昧事，为不当与枚卜，而部科党之。上召赴平台面诘。式耜抗言：

"浙闱举钱千秋卷弊,狱已久定,事坐分考,显与谦益无涉。体仁愠不得与枚卜,罗织自荐,猾而无耻,古今无与为比。即甚乱国,未有以争而得相者,况陛下励精之始政乎!"上不怿,然未有以折也。会户科给事中郝土膏大声疾言,失奏对体。上遂震怒,械式耜、土膏及都给事中章允儒,下法司,皆削职。体仁遂入阁。式耜既罢,归里,筑室虞山下,曰东皋,莳花药,读书其中。体仁怒不解,阴遣人至苏,募无赖子张从儒,诬式耜与谦益结为死友,侵国帑,谤朝廷,危社稷。击登闻鼓,疏达上。下所司按问。江南巡抚张国维檄苏、松、镇三府会讯。镇江知府印司奇力持诬状。国维以上闻。体仁固欲重陷式耜死,调严旨切责,司奇坐镌级。从儒得志骄横,造款曹和温之说,扇惑徒党。曹者,权阉曹化淳;温者,体仁也。语腾辇下,化淳怒,体仁亦沮丧。刑部尚书郑三俊奏雪之。从儒伏辜死。事既解,而温、周相继秉权,式耜卒闲住。

弘光初,稍起应天府丞,已,擢佥都御史,巡抚广西。时楚寇初退,粤土稍安,式耜绥抚有方,人士避乱者依为乐土。已而南都陷,思文皇帝立于闽。靖江庶人者,素狂悖喜乱,使其私人孙金鼎蛊平蛮将军杨国威,争立。遣金鼎说式耜推戴。式耜怒,折之。庶人乃械式耜坐纛下,欲加害。式耜神色闲定,言论庄简,称大义,讽令解兵。贼众沮畏,犹系著小舟中,下府江。式耜密谕国威中军官焦琏,与两广总制丁魁楚阴相结约。将抵肇庆,琏从中发,击杀国威。式耜既免,遂与魁楚会,擒庶人,斩之,粤乃定。事闻,加兵部侍郎。已而思文皇帝陷于顺昌,苏观生挟唐王聿𨮁入广州,称尊号。式耜飞舸下肇庆,谓魁楚言:"永明王神宗皇帝孙,宜立久矣。向者,郑鸿逵拥立非次,下骄上疑,致布高爵重权,饵督抚镇将,威令不行,天下坐溃。今仅南方一隅地,犹使非分者因仍覆轨,恢复不待问,即欲稍延大明一线,谢高皇帝于山陵,亦不可得已。永明王宜立,在耜与公耳!楚、蜀文武吏士,虑无不从者。"魁楚韪之。乃会诸监司林佳鼎、唐绍尧、萧琦、曹晔等,迎王于寓邸,颁思文皇帝败问,践阼于肇庆。晋式耜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

时东粤争挠,国势日促,朝列孤另。式耜请召用清望旧臣,趣赴行在,并荐用一时人望方以智、刘湘客、万六吉、刘鼒等。魁楚挟私,内结大珰王坤,挠不听。给事中唐诚席藁哭宫门,上意稍动。坤以赣州覆陷,遂欲挟上西走。式耜上言:"今日之立,为祖宗雪耻,正宜奋大勇以号远近;东人况复不靖,苟自甘巽懦,外弃门户,内衅萧墙,国何以立?"上为辍驾。寻内批用王化澄为兵部尚书。式耜上言:"化澄诚贤,自有廷论。斜封墨敕,何可为例?请补部疏,尚为得体。"化澄固庸劣,坤为之内主,既见弹劾,坤益怨式耜,思挟上入楚以远式耜。已而清兵破广州,唐王见杀。魁楚恇惧。王坤益蛊上西迁。式耜固请征兵固守,不听。上泛小艇自梧奔桂。式耜集诸文武扈上居桂林,班朝治兵,始有章度。王坤益欲挟上入楚。会上召刘承胤东援平、梧,承胤至,无东下心,遽欲邀上幸武冈。式耜奏言:"驾不幸楚,楚师得以展布,自有出楚之期。兹乃半年之内,三四播迁,民心兵心,狐疑局促,势如飞瓦,翻手散而覆手合,诚不知皇上之何以为国也!皇上在粤而粤存,去粤而粤危。我退一步,则敌进一步;我去速一日,则敌来亦速一日。今日勿遽出楚,则出楚也易。今日若轻弃粤,则更入粤也难。海内幅员,止此一隅,以全盛视西粤,则一隅小;而就西粤图中原,则一隅甚大。若弃而去之,俾成残疆,虽他日侥幸复之,而本根已不足恃矣。"疏入,不省。式耜入见,跪曳上袖,涕泣请留。承胤结马吉翔,因王坤摇两宫。皇太后趣上行甚迫,遂诏加式耜太子少保,便宜行事,留守广西。上遂入武冈。

清兵从平乐来攻。焦琏方扈送驾,自全州旋未至,守御单脆。敌骑驰薄桂林,入文昌门,式耜督兵巷战。会琏至,驰御之,斩数骑。敌乃退走阳朔。式耜独守孤城者两月。已而楚督之师溃于长沙,郝永忠、卢鼎奔入桂林,式耜会户部尚书严起恒安辑之,令守大榕江。遣焦琏东复平乐,守之。孔有德前部入严关,永忠惊走,桂林溃。永忠欲挟式耜去,式耜怒曰:"吾奉命守桂,桂,吾死土也。"独坐空城中,檄焦琏撤平乐归守。清兵虚抵桂,扣北门入。式耜奉赐剑,督琏巷战,斩数十骑。清兵惊遁,驻北关外。式耜檄迎何腾蛟于柳州,腾蛟以胡一青、赵印选之兵至,会蹑清兵于北关,三战三胜,退入全州。式耜遣琏北会腾蛟,攻复全州。腾蛟以是复下湖南,皆式耜力也。

时上播迁柳、象,陈邦傅迎居南宁。邦傅挟上骄横,式耜累檄之下梧州,不应。乃遣焦琏自平乐略地梧州。会李成栋反正,梧州平,粤西大定。成栋遣其将杜永和迎上东巡。式耜表遣给事中蒙正发、编修蔡之俊、评事朱盛滖迎上返跸桂林,言:"东粤已定,出梅岭者唯成栋一军,请诏而下,无烦上自往。今日大势在楚,楚师不下三十余万,镇将四十余营,号令莫一,易成疑沮,非天子弹压,则进无寸功,而退有百患。上诚莫如幸桂林,为出楚计,北图岳、鄂,东援南昌,西收荆、澧,事犹可为,若远即海澨,而举江、楚大计一委之腾蛟,腾蛟虽忠略有余,而孤注之忧,不能不为之虑也。"疏入,上犹豫间。内阁王化澄、朱天麟贪成栋馈问,因中涓说慈圣太后,谓东粤安而西粤危,且以收新附者之心。上遂下肇庆。居半载,楚将果惊猜内讧,腾蛟死,湖南复陷。楚兵溃入桂林,式耜奉命兼督楚师,随宜安插饷饩,固守楚塞。奏用侍郎张同敞总督诸军,给事中吴其雷监理之。与清兵相持于东安、零陵之间,大小数十战,互相前却。

其明年,庾关不守,上将西奔。式耜驰奏,请勿弃东粤,固守肇庆,征兵御寇。不听。上遂至梧州。始,上在肇庆时,式耜请开日讲,远佞幸,清铨政,肃军纪。王化澄、马吉翔挠沮之。金堡自沅州径桂诣行在,入对,擿在廷奸状。吉翔疑堡党式耜,益相衔怨。至是,开北镇抚狱,掠治堡急。式耜抗疏力争,不听。胡钦华挟孙可望,恫喝当亡,遂露章劾式耜,诋诽尤恶。王化

澄思因排陷之，而式耜威望既重，莫能摇也。乃与万翱比，推于元晔为督师，夺式耜兵柄。复先后遣万年策、吴李芳、郑古爱、朱嗣敏分督诸军，事权瓦解。元晔至桂，以女谒蛊赵印选。诸帅狂猖，不受式耜节制。

孔有德猝犯小榕江，诸将不战而走。式耜驰皇令，召诸将城守，无应者。式耜乃沐浴易衣，坐署中。通山王蕴钎驰入告曰："先生受命督师，全军未亏，公且驰入柳，为恢复计，社稷存亡，系公去留，不可缓也。"式耜不应。蕴钎涕泣，曳其袖，固请上马。式耜从容应曰："殿下好去，幸自爱！留守，吾初命也。吾此心安者死耳，逃死而以卷土为之辞，他人能之，我固不能也。"俄而张同敞至，问曰："先生意何为？"式耜曰："死耳！"同敞曰："我知先生之必死，故不死于阵而就先生。"因呼酒与同敞饮。式耜素不能胜一蕉叶，是夕，连釂数大白，神采愈清澈，与同敞分韵唱和，悲吟彻旦。次日，被执，见孔有德，谈笑请速死。有德令王三元、彭而述劝降，式耜笑不应。而述称说繁重，式耜乃举袖掩双耳。有德知不可屈，乃加害于桂林市中。桂林二十年不见雪矣，是日，雪霰大作，雷电交击，式耜与同敞先后唱和绝命诗十余章，人间颇有传者。

吴江杨艺，医士也，客式耜所。至是，潜拾式耜、同敞骸葬之桂林城北。及李定国围桂林，城中人见式耜、同敞拥驺从，并马入有德邸，俄顷，有德自焚死。

严起恒，字秋冶，浙江山阴人。寓籍真定，举北闱，中崇祯辛未进士，就馆，试诗文中格。周延儒方秉政，人索四百金，乃得选。客或以告，起恒笑不应，不得与选。授刑部主事，宽廉精慎，为秋曹最。差提狱务，矜恤囚系，纵其械具，与沐浴，时与汤粥。时有大珰陷法抵系，感起恒宽简，为毁家施药粥一年，祝曰："愿以冥报奉严公。"起恒举乡书时，游高邑赵南星之门，为南星所器重，人士翕然推之。及释褐，淡定守职，闭户谢交游，清流时局，两无所附，以是栖迟郎署，六载不得迁。稍改员外郎，都御史傅永淳独推重之。时畿南例选铨曹，永淳力主用起恒，公揭已出，遣客劝令一谒执政，起恒佯谢诺，益闭户不与外人相见，遂不得调。已乃升广州知府，南海宝货充斥，起恒食淡衣粗，以廉闻天下。王思任，其姻也，携客游罗浮，过广州，起恒报谒，公宴之外，无私相见。思任舟车之赀逮绝，就起恒求傔力数辈，起恒谢无有，思任几穷，顾知起恒清贫，益敬重焉。总制沈犹龙闻之，乃赍金币，遣舟车送思任归。犹龙笑谓客曰："都御史为知府料理游客耶？"岭外传为佳谈。已迁右参议，分巡下江防道。

蕲、黄沦陷，何腾蛟为题改分守上湖南。时张献忠初去楚，民出死伤无几，郡县皆废，吏因缘摄署，渔猎遗黎。起恒一意休息，以清刚弹压，赇吏不敢逞。何腾蛟开督府于长沙，军食不给，创征义饷，不经奏复，以意为轻重，每亩溢额派者五倍以上，犹不足，则预征至两年。赇吏承风追呼，每剧，又开告讦，籍没民财充饷，旦夕倾数十家以为常。起恒力争不胜，乃议鼓铸，以纾民困，会计精密，一钱不入私费。数月，得数百万缗，输腾蛟，请缓预征一年，民稍苏。仍以其余修衡、永城橹，立上公、熊罴二关，禁戢游兵，民恃以安。复出钱二千缗为文场费，奏请用御史杨乔然开闱试士，湖南北始复有弦诵声，皆其力也。

起恒清慎端和，不为捭阖赫奕，而骄帅悍兵，服其德望。郝永忠、卢鼎、黄朝宣、张先璧、曹志建恣行无所惮，捶击监司，如其牙校，顾敛手受起恒约束，如部将。时楚吏缘闽、广建国，皆旦夕躐拔至九卿。起恒不妄依附，守故衔两载。稍擢太仆少卿，已乃晋户部侍郎，督理钱法军饷。上初监国，或说令与劝进列。起恒泫然曰："两年而三易主，即大忍人，能无自惭恧耶！诸公任好为之，非吾义也。"上幸桂林，召见，擢户部尚书。已同瞿式耜守桂林，诸将倚之为重。上在柳、象，召入，改吏、兵二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抗辞，不允，乃入直。扈从南宁，制命票拟，皆出其手。时承隆武之余，诏旨繁芜亵阘，旦此夕彼，莫知适从。起恒详慎简要，中外乃壹所奉。陈邦傅骄怯无状，思北降，累欲犯车驾，为降地，惟惮起恒不敢发。起恒密谕其腹心茅守宪、胡执恭渐移其意。会东粤反正，迎上东出；瞿式耜迎驾西北出楚。起恒请从式耜，王化澄、朱天麟贪东省之饶，因马吉翔达慈圣，决意东下。起恒争不胜，既从驾，至肇庆。江楚势稍振，四方观望歆动，求仕者满辇下，争持督抚札委空衔求敕印，或冀内补。起恒雅意澄别，不惬所愿。乃群走缇帅马吉翔，缘内竖夏国祥，往往得旨下部，起恒力持不可，则中旨下，化澄、天麟改票以行。南昌庶宗朱谋垔以援江为名，躐佥都。吕尔玙者，吉翔书记也，起家拜御史。袁彭年、金堡交劾之。时四方勋镇请封爵晋秩者，辇金帛香药赂行在阁部大僚，起恒峻拒，纤芥不纳。差使为之语曰："严公瞋目，不开毡袱；王、朱手缩，急收毡袱。"天麟忌其异己，给彭年、堡，谓谋垔、尔玙事皆出起恒。彭年疏并攻起恒。起恒谢病，求去。会上召天麟面诘之，天麟诈尽露。上乃敦趋起恒入直。天麟惭恚，以病免。化澄亦沮丧，移疾不出。中外方一意倚起恒，居中制江、楚。而何吴驺、黄士俊复述李成栋，荐请召用吾驺，以崇祯旧辅居首揆。毛毓祥、李用楫更相推戴。起恒亦中掣，不能尽行其志。

永历三年春，楚师败于湘潭，何腾蛟被害。楚兵四十余万，失主汹乱，蹂衡、永、宝、郴间，即次南奔。永州举人刘惟赞徒步诣行在，疏言："今日所恃为一线之计者，惟楚而已。东援江西，保黔、蜀，则建炎、皂口之败，不害为南宋之中兴。往者，孤倚一腾蛟，其势已危。今腾蛟且已矣。马进忠等，北兵也，胡一青、曹志建等，南兵也；高必正等，新附之兵也，情势必不相得而疑。而诸帅之所共为尊信者，自辅臣起恒而外，四顾更无其人。且近日之所在瓦解者，以民困兵毒，迎敌为向导，故敌猝至而不知。大湖南北，黄童白叟，所信为必能辑兵而安己者，自辅臣起恒而外，抑无其人。民之向背，兵之合离，国之存亡，惟在起恒之一出而已。首辅式

耜,清节重望,入直纶扉,固其雅量所宜。则陛下可勿以起恒出而股肱无人为忧矣。如以臣言出草茅,不足与闻国计,陛下诚遣一使,遍察江、楚、黔、粤将帅兵民,有一不谓臣言为允者,臣请尸两观之诛。若因循不果,势必一营一督,简任非人,连鸡骇散,民怨兵疑,更无可为之势矣。"疏入,下廷议。楚诸将先见腾蛟陷,皆惊退。及闻起恒出督,咸踊跃更起,胡一青复下衡州,马进忠、王进才固守宝庆,曹志建搜军治刍粮,将自郴州入南赣。居月余,马吉翔畏何吾驺之逼,思留起恒以制吾驺,嗾部复敦留之。起恒不果出,诸将意阻,湖南复陷。已而诸军无统,万年策、于元晔、毛寿登、吴李芳各以镇将意猎部院监督其军,皆庸疲巽懦,为军中所狎媟。兵益暴,民益怨,以趣于盡,卒如惟贇言。

起恒既終留相,吾騶以降叛之余,爲廷臣所輕,未幾,亦謝病去。士俊守閣銜,無所見短長。起恒稍得行意,請上親政莅講,節國用,清封賞,以戎務任劉遠生,以廷議任金堡,整勵楚將,接應江西余旅,愼恩紀,立威信。凡七八月間,内外仗以粗安。顧以裁抑僥幸,爲程源、郭之奇、萬翱、魯可藻所尤忌,中閹夏國祥亦深嗛之。会孙可望遣杨畏知献书,求内附,邀王爵,金堡抗疏言其不可,起恒居中力持之。可望心折。

永历四年春,清兵犯南韶。慈圣太后遽欲挟上弃肇庆西避,起恒坚请车驾勿动。上召赴内廷,面谕允留。起恒叩头起,诣阁草敕,征调援兵,方吮毫间,两宫已登舟,上就輦矣。起恒懑愤,泣责内臣庞天寿。天寿曰:"外廷固有主张上速行者,非但我辈也。"起恒疑,不知所谓。已行至德庆州,王化澄遽得旨入直。一两日间,源、翱、之奇结吴贞毓、张孝起、朱士鲲讦奏金堡、丁时魁、刘湘客等把持国政,裁抑恩赏,以致江、楚偾败,圣驾蒙尘。化澄入,调旨遣缇骑逮堡等四人,下锦衣狱掠治,滨死。乃知天寿所云者,群不逞结马吉翔介夏国祥,以敌警胁上西出倚陈邦傅,以谋国不令为罪杀堡等也。起恒匍伏舟次,泣奏:"谏臣非今所宜谴,严刑非今所宜用,请贷堡等。"上不听。化澄等思构起恒益急,顾上意犹向倚之。高必正、焦琏诣行在,力白起恒公忠状,势固未有以摇也。化澄迫,乃请敕召朱天麟,而密订天麟,因胡执恭结孙可望为外援,胁上,为杀起恒地。执恭欲封可望真王亦迫,乃遣子钦华载金粟遍赂台省,与相约结。谋既定,给事中雷德复遂露章劾起恒二十四罪。在廷中钦华饵,无不欲逐起恒而封可望。化澄调旨,用宋雷德骧"鼎铛有耳"语嘲激之。起恒称病,请去。行人董云骧、王夫之交疏言:"大臣进退有礼,请权允辅臣之去,勿使再中奸毒,重辱国而灰天下之心。"疏入,云骧不候报闻,挂冠,入南海去。翱、可藻请逮治夫之,高必正力争不可,乃已。起恒谢病,疏七上,不得报,解舟去平乐。顾上意注起恒而薄化澄,遣高必正、党守素、李元胤赍敕留之,追挽其舟,不得发。起恒返。诸镇奏报使臣,大书揭梧州城下,言:"半壁存亡,恃严辅臣一人,不索钱,不滞军机,何物雷德复,受逆贼赂,思加逐害?愿与同死!"化澄惧,乃佯下起恒,劝上益留之。然起恒日为群小所摇,志沮不行,随御舟侍朝请而已。四方镇帅闻起恒摧抑不用,皆解体,无斗志。

是冬,两粤继陷。上奔南宁,化澄率诸臣四窜,惟起恒从。始,德复疏入,化澄党日夜构,欲中以危法。客有劝起恒必去者,起恒泫然曰:"吾留此,即免祸,岂复能有所效?顾今日亦安往哉!非裴公午桥、文饶平泉时也。患难君臣,所相报者唯一死尔。伏草间以求活,吾固不能;国一日未亡,吾一日不能舍上而去。死于奸,死于敌,唯天所命耳!"胡执恭已伪造册宝,封可望秦王,惧伪露,乃密告可望曰:"严学士必不肯撰敕册,此我密请之上,自内发者,严学士固不知。"可望以是怨起恒甚。永历五年,遣其将吴将军者入见,挟兵拥行宫,猝入起恒舟,佯请与语。语竟,起,送之出,遽挥铜椎击中起恒脑,堕水死。是日,遂击杀礼科给事中吴霖以下二十余人。上闻,痛哭。出金募泅人,得起恒尸,裹以御衾,买棺葬于南宁江岸。

起恒相四年,随上播迁,上屡欲加恩,固辞不受。唯以上两宫徽号,进太子少傅。南郊,赐玉带,不服,以犀角带二品服色终。署中无长物,故衣敝舆,食不兼味。与人言,开诚尽辞,群心悦服;至其不可,则未尝以一字丐人恩泽,虽怨背不恤也。尤善理财用,在肇庆,请上亲征,立亲征库,不旬日得四万金,精甲名马盈数百。俄为夏国祥所忌,以中旨取库金入内用,事遂不行。出入群小间,内外交困,筹量挠沮。起恒遇害,国遂以亡。

卷　三

丁、王、朱列传

丁魁楚,字光三,河南永城人。中万历己未进士,历官有能声,至节钺。崇祯九年,巡抚蓟镇,虏至,以兵逃,宜抵法。魁楚善事权要,为温体仁所厚善,得不坐。已而为刘宗周所劾,乃罢官去。

弘光元年,起废,擢兵部右侍郎兼副都御史,总制两广。时端皇帝晏驾,桂恭王嗣立,与上同居梧州。魁楚莅粤,以寓公礼相见,恭王不怿,稍见于色。会思文皇帝由疏远为闽帅所推戴,桂邸序次当璧,思文皇帝颇疑忌焉,密旨谕魁楚侦动静。自端皇帝以敦让传国,恭王固无他志;桂邸中涓王凝禧亦质朴,无喜事心。魁楚以宿怨欲因事中王,王不知也。一日,故举酒就恭王饮。魁楚大言:"天下倾乱,殿下为高皇帝子孙,能勿忧耶?"王曰:"宗国破败,孰能忘忧!倘得借先生力削平之,俾孤假手以报高皇帝,死且不朽。"问答间亦偶相酬酢耳。魁楚遽以奏闻。他日,复持酒就上饮,问如前,上唯唯而已。魁楚亦以奏闻。未浃月,桂恭王暴薨。或曰魁楚奉密旨为之也。上仅赖以安,而心恒惕恻。魁楚用是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

未几,靖江庶人反,魁楚守梧州,与瞿式耜合讨平之,封伯爵,赐尚方剑,便宜行事,加蟒玉。已而闽海

陷，苏观生立唐王聿𨮁于广州，决策后，乃报魁楚，魁楚恚甚，欲拒之。而瞿式耜自桂下肇庆，定推戴计。魁楚乃迎上践祚，晋魁楚武英殿大学士、吏部尚书。

魁楚制粤两年矣。岭北溃乱，魁楚犹怙安不修戎备，将吏以贿为进退，唯日遣水军涸灵羊峡，取砚石于老坑。至是，武备单弱，不能自振。观生抗命来攻，乃议遣巡抚广东兵部侍郎林佳鼎率水师，游击管灿督舟师数千，攻广州。至三水，军不习战，全师皆没，佳鼎、灿死。东兵薄峡口，乃击退之。

魁楚怙拥戴功，与王坤相表里，以意黜陟，中外失望。瞿式耜力争，不听。李成栋陷广州，魁楚恇惧。上知不可恃，遂西幸桂林。魁楚独与其宠将苏聘率标兵千余人，据岑溪县。清兵至，战不胜，魁楚见杀。

王化澄，字登水，江西金豁人。中崇祯丁丑进士，授知县。隆武中，擢监察御史，巡按广东。时海内陆沉，东粤独安，故以富甲天下。化澄按粤，不能以廉闻，宦赀至二十万。

上即位于肇庆，化澄与拥戴功。丁魁楚解两广入阁，骤擢化澄副都御史，总制两广。俄而兵部侍郎林佳鼎东征阵没，迁化澄兵部左侍郎，管枢务。化澄既与王坤厚善，皇后兄王维恭曾随父客吉安，至是，化澄与结乡曲，稍密，乃与通族为兄弟。以是，内批擢尚书。瞿式耜论奏之，乃补部疏行。上西幸桂林，化澄不从，避居浔、南。逾年，上幸象州，化澄道谒，以维恭荐，仍兵部尚书，拜东阁大学士，入直。上赴南宁，皇后留象州，上赐皇后空头敕十道，俾皇后猝有缓急，征调防卫。化澄与维恭辄用以授庶宗朱统鉴等佥都御史等官，上不知也，内阁亦无敕稿。已而随皇后入南宁，扈跸下肇庆，而假敕事觉，为台省所纠。久之，群言交攻，化澄请养疾，听之。

四年春，上幸梧州。化澄入见，敕趣入直，因嗾给事中雷德复劾首辅严起恒。化澄调旨，以嘲语激起恒去。高必正入见，对上言："王辅臣票拟多《春秋》，朝廷何由得安？"因回顾化澄曰："请自今少用'春秋笔法'，可也？"化澄惭恚，益与吴贞毓比，挟孙可望胁朝廷。凡化澄所票拟，皆支离俳谐，复多通馈问。又奏授其子王奎光以白衣超拜光禄寺少卿。上知而厌之。是冬，马蛟麟陷梧州，上奔南宁，化澄不从，挟厚赀避居平南山中。蛟麟所部胡千总闻而利其赀，辄往胁之出，始以礼诱之，化澄削发为僧，至中途，捽出肩舆中，梏其手，索银一万五千两，犹不释，羁置平南空署。化澄迫，乃服脑子四两死。或为焚之，香闻数里。蛟麟故未知也，事觉，执逼化澄死者杀之，没入其金。

朱天麟，字震青，直隶昆山人。中崇祯戊辰进士，由外吏考选为翰林院检讨。癸未，分考礼闱。已而南归，出入弘光、隆武间，累官宫坊。永历二年，擢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自乘舆播迁，班行零落，纶扉无旧词臣，甚则阁员不备，周鼎瀚以讲读摄票拟，及上在柳、象间，马吉翔以缇帅典丝纶。至是，天麟以崇祯间馆职爰立，物情翕然想望之。

天麟性既卞躁，营私尤甚，与王化澄比，严起恒以清慎见嫉。已扈从至肇庆，给事中金堡入见，意天麟有物望，可与图治。天麟顾利堡刚激，欲用堡以逐起恒，面奏金堡有风骨，可大用。会朱谋垔、吕尔玙附马吉翔躐宪台，堡与袁彭年交参之。天麟因语堡曰："此皆山阴所为。"彭年并攻起恒，实则谋垔佥都之敕，尔玙分道之旨，一天麟所撰拟也。上方向用起恒，怒彭年，召天麟入内，给笔墨，令面调旨。天麟惶惧，乃奏："昨彭年、堡与刘湘容至臣寓，订臣逐严辅臣，而推臣独典机务。谋垔事，臣实与闻，顾以彭年意甚善，遂推以委严辅臣为罪名。今若拟旨责彭年，彭年必怨臣负己，臣不得久侍密勿矣。"语闻，上正色责之，左右皆掩口而笑。天麟不得已，拟严旨。上顾以嫚语诮彭年。彭年已知为天麟所给，面诘其奸，金堡从旁诮责之，天麟遂怨堡甚。适堡参陈邦傅庸懦专横，宜削爵。邦傅疏言："臣扈从上于艰危，乃有今日。不知金堡从何而来，乃与臣为难。"天麟因拟旨云："金堡辛苦何来，朕亦不知。"退谓人曰："杜甫诗有云：'辛苦贼中来'，堡自辰、沅赴阙，曾与清吏戴国士通书问，吾以谓其自贼中来也。"其鄙媟类如此。堡奏："辛苦之旨，臣不知何谓。如庾词嘲笑，徒亵王言。臣在黔阳山中，戴国士贻书见招，臣正辞切责之，以死自誓，不从叛逆。辅臣即不知，奈何诬陛下以不知也？"天麟始与彭年语，谓当清铨叙，重台省，与彭年合。顾其子宿垣以布衣入仕，未半载，辄奏授监察御史，由是人心交疾。天麟不能安，告病去，游桂林，瞿式耜迎而礼之，即遣其子訹诸将背式耜，推己为督师，为诸将所憎。乃走南宁，依陈邦傅，日夜与邦傅谋害起恒、堡。邦傅于诸将中最弱寡，又无拒战功，自顾不是以动朝廷。天麟乃说之通孙可望，为杀起恒、堡地。吴贞毓者，天麟礼闱所取士也。天麟遣结群不逞，与起恒、堡相抵。上幸梧州，诏狱起，皆天麟遥主之也。

时粤东被围半载，全州再陷，东西交迫，御舟飘摇江次。贞毓率吴霖、钱泌、许玉凤累累行江干，结郭之奇、程源、万翱为驱逐计，日若不给，见者皆为寒心。天麟既属郭之奇题差其弟天凤典贵州乡试，至是，又遣宿垣入觐，胁都御史余炌题差巡按贵州，欲为孙可望通黔道，攻并黔将杨展、皮熊。展、熊知其谋，拒天凤、宿垣不得入境。王化澄既复入直，请敕趣天麟赴阙。会文安之自蜀来，道南宁，天麟要与偕行。既上谒，安之憎其为人，耻与入直，遂辞去。天麟留相未浃月，梧州陷，上奔浔、南，天麟将入滇归孙可望，道阻不通，走匿土司中，不知所终。

初，天麟与陈邦傅为伪册宝封孙可望，欲说可望贡方物入谢，因以要实封，而不敢与可望言。邦傅乃出所市滇中八宝手钏，伪为可望贡表上献。钏所直不过钱三五千。天麟即露章上言："宝钏乃希世之珍，藩臣贡此，其竭忠媚主之情可知已！宜速予王封，以答其意。"楚、粤诸将闻之，莫不欲唾其面。

卷　四

吴、何、黄列传

吴炳，字石渠，直隶宜兴人。中万历己未进士，工为词曲，与阮大铖齐名。历官江西督学参议。隆武中，江西陷，从建昌单骑入阙陛见。时福建举行乡试，即擢炳布政使，充提调官。已而闽陷，走广，谒上于武冈。时刘承胤专恣，瞿式耜、严起恒皆恶之，不得从驾，阁臣缺，票拟无所委，傅作霖以主事亟迁兵部侍郎，周鼎瀚以员外郎骤改侍读，皆与撰拟，承胤以己意授行，其非铨政军务者，则马吉翔、庞天寿自中批出，不复由票拟，朝政无章。承胤意不自安。炳即入见，遂擢吏部尚书，不三日，即拜东阁大学士，入直。

炳素谐柔，好声色，荏苒无风骨，俯仰唯承胤意。武冈陷，炳遂与承胤降，随孔有德至衡州。有德恒召与饮食，炳既衰老，又南人，不习北味，执酥茶烧豚炙牛，不敢辞，强饱餐之，遂病痢死。

上之立也，承隆武之敝，禄位积轻，事权解散。及居武冈，刘承胤骄横，胁上，辱士大夫，群臣皆遁去，莫肯扈从。川黔总督尚书李若星拜吏部尚书，太仆寺卿杨乔然擢刑部侍郎，皆为承胤所掣制，旋解官。唯不恤廉隅者，则介承胤以进，辄俄顷拜大僚：童天阅、高光映庸阘而躐九卿；刘鲁孙目不识丁而授讲读；邹枚以小吏而登宪司；御史郎署，尤猥杂不堪，风闻四近。于是江楚间塾师、游客、卜筮，胥史，皆冒举贡，自称全发起义，赴行在求仕。及上驻肇庆，金堡、丁时魁、袁彭年建议：谓爵禄太贱，小人营进，屈下镇将而威令不行，渔猎小民则人心瓦解，请核出身履历及乡望才品，以叙次录用。内阁严起恒、吏部晏清抑皆清慎，不妄甄拔。故一二年间，阃外稍知国纪，江、楚、黔、粤，所在收复，顾以是为群不逞所怨望。吴贞毓者，炳之族子，首谋挠乱之。堡下狱，起恒不用，将吏解体，两粤继陷，上蒙尘粤、滇之间，寄虚名群盗中，侍从不过百人，昔之以全发起义干乞禄位者，率持故衔投款，降级叙用，往往为民害，垂二十年尚未息也。

何吾驺，别号象冈，广东香山人。中万历己未进士，敏给通机变，颇工为诗，书法妍美，选庶吉士，改编修。当启、祯间，浮沉不为同异，守馆阁。崇祯八年，积资拜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以事忤温体仁，体仁欲逐文震孟，因与震孟俱罢。隆武中，特敕以太子少师仍原官，召入直。

上幸赣州，吾驺从。至顺昌，追兵至，惊遁归里。已而苏观生立唐王聿鐭于广州，观生人望素轻，倚吾驺为重。吾驺偕大学士黄士俊、侍郎叶廷裕、李觉斯、前布政使曾道唯及广东布政使顾元镜决策推戴，以拒上命。尽发守兵，西扼三水，东与陈子壮义兵相持，广州城门不置一卒。李成栋自惠州驰来，已入城，吾驺等尚不觉。俄而唐王、观生皆见杀，吾驺遂降，厚賄成栋，特荐之于清。及成栋反正，吾驺辄自冠带，称故相。上幸肇庆，丐成栋荐己。成栋因疏言："吾驺、士俊纶扉旧学，宜备顾问；顾元镜、毛毓祥与谋反正，才能可用。"诏各起原官召用。

先是，吾驺降清，思以文望动人，得复大用，乃撰□□□史，称述功德，内书楚贼何腾蛟遣张先璧入寇。镂板行于岭外。至是，腾蛟闻敕召吾驺，大怒，欲疏攻之。吾驺惧，不赴召。腾蛟败没，吾驺遂偕士俊及毛毓祥赴阙，敕留入直。

袁彭年虽尝与吾驺同降，顾薄其为人。时彭年方掌西台，吾驺多龃龉之。彭年疏侵吾驺，毛毓祥为通政使，结给事中李用楫，疏攻彭年，互讦不已。吾驺引疾乞休，上亦厌之，听之去。彭年不自安，亦以请假治慈母丧，解台务。

吾驺之出，亦无仕宦意，特欲一入纶扉，盖前罪耻，涂饰乡里耳目。吾驺富甲东南，销银为小山，高广丈余，凡十余所，露置宅院隙地。成栋兵初至，欲凿取之，不能动。吾驺既归，明年，广州复陷。吾驺逃入海中，死。

黄士俊，字亮垣，广东顺德人。万历丁未廷试，赐进士及第第一。历官宫詹侍郎，闲住。隆武中，起拜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未赴。闽陷，苏观生立唐王于广州，士俊与焉。清兵陷广州，士俊就李成栋降。成栋反正，士俊丐成栋疏荐入直，上始难之，重违成栋之请，姑敕召之。

士俊偕何吾驺入见，以故相位居瞿，严上。诸殿阁唯文渊阁上有印，进呈文字则用之，居首揆者司其封掌。上在粤，瞿式耜掌之，上奔象州时遽，式耜不及缴。及幸肇庆，起恒班式耜后，而式耜方留守督师，起恒实首揆也，式耜方欲缴印付起恒，闻吾驺、士俊人，遂不果。起恒固有钦赐图书印进呈文字及发红本阁票下科，而吾驺、士俊为上所厌薄，无所赐，皆以白版行。

吾驺与袁彭年互讦解官去。士俊以柔顺为上所留，时年已七十八矣，以票拟失当，为吏科丁时魁所累驳。士俊泣语人曰："老夫于诸公为前辈远甚。老夫叨鼎甲时，诸公尚皆未生，今乃相窘如此。老夫亦何所负于国家？所少者唯一死耳！"闻者哂而怜之。南雄陷，上幸梧州，士俊遽以病请归里，不知所终。

卷　五

李、文、方列传

李永茂，字孝源，河南南阳人。中天启乙丑进士，历官中外，有能名。

崇祯末，擢佥都御史，丁艰家居。李自成陷南阳，永茂与前布政使贺自镜携家避寇，南奔襄阳。时左良玉、刘洪起兵各数万，沿汉屯聚，暴掠不戢。自镜女年

将及笄，洪起强委禽，女不肯屈，投汉水死。永茂乃帅南阳避寇众数千人，团聚自固，泛舟汉江，号“南阳帮”，兵不敢犯。弘光立，永茂服阕，诣阙见，仍以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州贼阎、王猪婆营据帘子洞，寇掠汀、赣。永茂会福建巡抚张肯堂讨平之。

隆武中，万元吉受命督师江、楚，守赣。永茂以母丧解官，侨寓岭南。及丁魁楚、瞿式耜定策戴上于肇庆，迎永茂协策。永茂至，拜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永茂以终丧固请。式耜奏：“永茂即欲终制不与阁务者，皇上以冲龄嗣服，非耆旧之臣，孰与劝学？臣等捐躯，只办阃政。请命永茂专侍经筵，不及庶务，亦可令忠孝两全也。”永茂犹固辞，不得，乃受命。

永茂因进讲，请召用人才。退而疏荐十五人，直省各举一人，御史刘湘客与焉。湘客忤内监王坤，坤方秉笔，以朱斥之。永茂抚赣时，湘客客于赣，悉其才品，与相厚善。至是，怒曰：“斥湘客者斥茂也，国势孤危如此，而犹唯内竖意，掣辱大臣，吾宁死草间，不能为此辈分任亡国之罪。”拜表乞返苫次。即日解舟泝浈江，人仁化山中，郁郁以疾卒。

文安之，别号铁庵，湖广夷陵州人。中天启壬戌进士，进庶吉士，改检讨，迁编修左庶子，以忤魏忠贤削籍。崇祯初，起侍读，历官南京国子监祭酒，清刚不合于时局，解官归里。弘光中，以清望素著，起詹事府詹事，不赴。

上即位，瞿式耜奏：“安之及侍读学士王锡衮，历朝人望，宜入纶扉，且道路可通，尤易征趣。”诏以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敦趋赴阙。会湖、广沦陷，敕使不达。时忠贞营败绩于草坪，退屯夷陵，结寨自固。刘体纯、袁宗第自汉中返，亦屯荆、郧间。郧阳故将王光兴率众自竹山南来，与诸部犬牙结聚。已而堵胤锡以忠贞营下常、澧，光兴移屯荆西，迎翰林院编修黄灿监督其军。事闻，加灿侍读兼兵科给事中。灿与安之同里，因迎安之，资其威望，镇抚诸将。

永历四年，安之入见。绕道至平越，乃以疏闻，上敕召赴阙。抵南宁，上命礼部主事刘兆铨敦趋之，朱天麟亦得召旨，因与偕至。天麟以安之翰林先辈，欲假其望以动人，颇推崇之。已而议论猥杂，安之深厌之，遂不合。既见敕召入直。安之之至，以节制黔、楚，修纲纪、收败局为己任。顾天麟与王化澄不足与共事，遂大懑阻，力求督忠贞营出楚、蜀，为光兴援。凡入纶扉者十日，即奉敕督师秦、蜀去。

时忠贞营久屯浔南，师疲粮乏，安之乃率之自黔入楚西，冀收蜀为迎跸计。至贵阳，孙可望已并杨展、王祥之军，驻贵。安之不得已，谒见可望。可望固欲留之，安之诡辞以对，得去。入楚，忠贞营踵其后，为可望所觉，追安之。安之已驰出黔，与诸帅合居巴、兴间。未几，薨于军中。

黄灿，字中涵，崇祯癸未进士，亦卒于军。灿既没，佥都御史毛寿登为诸营监督，与光兴同降于清。

方以智，字密之，直隶桐城人。姿抱畅达，早以文章誉望动天下。父孔炤，万历丙辰进士，巡抚湖广，为时相所忌，以失律，逮下狱。阮大铖与同郡，尤忮害之。时局翕然，欲致孔炤于死。以智方中乡举，上计偕，忌者欲因文场陷之，使绝营救伸理。以智入都，佯为不就试，已乃密入闱，中崇祯庚辰进士，选庶吉士，改编修。以智既官禁苑，在廷稍为孔炤伸理，得减死论。

北都陷，以智间行归里。大铖党又欲以从逆陷杀之，几不免。南都陷，以智徒步走江、粤，顾自是无仕宦情，乃改名姓称吴秀才，游南海。参议姚奇胤与以智同举进士，一日，拥驺从出，与以智遇。以智趋避书肆中，奇胤愕眙，下肩舆，相持泣下，人始知其为以智矣。奇胤劝令强起襄时难，以智不答，留客奇胤署中。

瞿式耜闻而迎馆之。会上即位于肇庆，擢左中允，充经筵讲官。司礼太监王坤奏荐大臣数十人，给事中刘鼒抗疏言：“内臣不得荐人，况大臣乎！坤所荐者皆海内人望，方且以间关不得至为忧，若闻坤荐，当益裹足不前，则是名荐之而实止之，拒人于千里之外也。”坤怒，将逐鼒，且疑鼒疏出以智手，为寝经筵。以智既无宦情，讲官之命为式耜所强受，又不见庸，遂决挂冠去，浮客桂、柳间。粤西稍定，就平乐之平西村筑室以居。

以智诗仿钱、刘，平远有局度，书法遒整，画尤工，弈棋亦入能品，尤嗜音律，喜登眺，至是放情山水，觞咏自适，与客语，不及时事。楚、粤诸将多孔炤部校，欲迎以智督其军，以智咸拒谢之。永历三年，超拜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不拜。诏遣行人李浑敦趋入直，以智野服辞谢，不赴。平乐陷，马蛟麟促以智降，乃舍妻子，为浮屠去。

刘鼒，字及叔，四川人，中崇祯丙子乡举，豪隽有才致，历官佥都御史，巡抚柳、庆。

卷　六

陈、姜列传

陈子壮，字秋涛，广东南海人。父熙昌，官吏部给事，为清节名臣。子壮中万历己未进士一甲第三人，授编修。天启间，忤魏忠贤，与父同削籍归里。崇祯初，起用，历官宫坊，为思宗皇帝所简知，擢礼部侍郎，将倚相之。间诣温体仁。体仁盛称主上神圣，臣下不宜异同。子壮正色曰：“世宗皇帝最英明，然祔庙之议，勋戚之狱，当日臣工犹执持不已。皇上威严类世宗，公之恩遇孰与张、桂？但以将顺而废匡救，恐非善则归君之义。”体仁故忮子壮，至是闻其言益怒，遂密以其语奏闻，上遂疏之。崇祯八年，诏以祖训，凡郡王子孙以降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以名闻，考验，奏授京外职官。子壮抗疏言：“宗室改授，适开侥幸之门，藩

规，溷铨政，而以不习艰苦之贵介，出傅姆之手，登之吏民之上，徒为民苦。”疏奏，上震怒。体仁复乘间深中之，逮下狱，欲以祖训离间亲亲条抵之极刑。刑部议上：“祖训与律例，皆祖宗垂法，虽可并行不悖，但祖训在开国之初，以治乱国用重典之法齐一天下；律例则斟酌得中，为世守之成宪。故列圣以来，皆以律例议刑，而不敢亵用祖训。子壮罪，如律当戍。”复上。体仁犹严驳从重，部执益坚，乃得减死论戍。体仁因是遂讽上颁祖训于学宫，通令天下讽习，以锢子壮。工部右侍郎刘宗周抗疏言：“子壮以过戆下狱论戍，市井杂流，阴操讹说，投间抵巇，以希进用，国事尚可问哉！”疏入，不听。寻体仁死，上怒渐释，子壮乃以赦归里。

弘光中，与黄道周同以礼部尚书召，不至。隆武间，就家拜文渊阁大学士，赴阙。时阁员二十三人，皆具衔不与票拟，子壮告归。苏观生立唐王于广州，子壮恶之，举家航海，招义旅，间道贻书于瞿式耜，请西师疾下，愿举海舟会击，馘观生，靖内乱，以图外御。林佳鼎败没，子壮固拥义兵居海澨，不下。已而李成栋破广州，子壮即军中，益号召，约舟师数万复沿海诸县，清远贡士朱维四率义兵自上流应之，兵薄广州，子壮戎服督战。顾广人利水斗，不习陆战，成栋婴城不出，围数日，子壮兵尽登岸，成栋启诸门，大出铁骑，蹙之于水次，会雷雨大作，风益烈，舟飘飖不得附岸。举军覆溺，子壮死之。弟子升收余卒，依海岛，结砦自固。已而成栋归附，兵乃解。永历三年，赠子壮太子太保，谥文忠。

子升字乔生，中崇祯己卯乡举。隆武中，授兵部主事。子壮既战没，子升收其余众，结石、马、徐、郑四姓，据花山岛。有杨光林者，拥兵万余，遥与联应。海南王兴，号“绣花针”，亦拥众数万，互为犄角。成栋归附，子升释兵，入见，改兵科给事中，迁礼科右给事中。端静无所附和，不合于时，移病告归。海上诸兵为李成栋所摧抑，皆瓦解。王兴屯雷、廉间。王化澄奏用其乡人连城璧，超授大理少卿，往连络之。城璧贪狠，为兴所厌薄，外受羁縻，拜官爵，而不为朝廷用，徒为暴于海澨。

姜曰广，字居之，一字燕及，江西南昌人。中万历己未进士，文望丰采，为东南冠。选庶吉士，改编修。

天启六年，充册封正使，偕给事中王梦尹，封朝鲜国王。奉别旨，便阅海上情形，按毛文龙功次虚实。曰广询鲜人，核海师。备得要领。使还，上言：“文龙以二百人入镇江，据铁山招降夷，抚归义之民至十余万，不可不谓之豪杰，不可不谓之偏锋。若堂堂正正，与虏决胜负于郊原，不独臣不敢信，文龙亦不敢自信。若养成一队精锐之兵，设伏用间，乘敝出奇，文龙自信其能，臣亦信文龙之能也。朝廷知文龙以用文龙，则不致失文龙而莫尽其能，亦不致孤倚文龙，以困而覆之矣。”疏入，报闻。然朝廷终不能以此待文龙，后卒如曰广言，以致于败。未几，曰广以忤魏忠贤，闲住。

崇祯初，起擢左春坊左谕德。崇祯三年，典南京乡试，甄别典雅，得士尤盛，如杨廷枢、张溥、陈子龙、杨廷麟各以文章气节著闻。顾以清贞不附时局，为温、周所抑，不登大用。家居，与万元吉、杨廷麟、李可辅虑北都逼□□，恐不可保，思固江左为后图。史可法为南司马，吕大器为皖督，皆深相倚望，左良玉亦托重焉。

崇祯十七年，以詹事掌南京翰林院事，与迎圣安皇帝，拜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与史可法、高弘图为南中三贤相，天下翕然望之。然马士英、王铎以奸婪同秉国，曰广不能抵伸其志。当迎立时，吕大器以福邸故以谋嫡累贤士大夫，激成奇祸，后必授时局口实，掀翻党锢，而嗣王抑无令德，声不如潞王之贤，弘图、曰广胥以为疑。士英阴订阮大铖，决意福邸，以快意于东林，遂与武臣刘孔昭、汤国祚、赵之龙决策。曰广虽亦与翼戴，士英微以其事闻宫中，上下之猜疑启矣。已而刘孔昭以起用吴甡、郑三俊故，廷辱吏部尚书张慎言，曰广知党祸将起，遂乞休，不允。及马士英奏荐阮大铖以知兵，赐对。弘图请下九卿会议。士英因攻弘图、曰广护持局面，爱而登之天，忌而锢之渊，欺罔莫甚。曰广奏言：“臣前见文武纷竞，既惭无术调和，近见钦案掀翻，又愧无能预寝，遂使先帝十七年之定力，顿付逝波，陛下数日前明诏，竟同覆雨。梓宫未冷，增龙驭之凄凉；制墨未干，骇四方之视听。臣所争者朝廷之典章，所畏者千秋之清议而已。”不听。

时大铖初入，士英宠威尚浅，曰广虽见沮忌，犹得稍有建明，引荐黄道周、陈子壮、华允诚、杨廷麟、黄文焕，咸得召命。左良玉驻武昌，缮兵辑民，思有以自效；皖抚袁继咸联江、楚，系上游重望，皆倚重曰广协心戮力。马士英益深忌之。会巡按湖广御史黄澍自楚入见，请召对，面纠马士英奸贪误国。士英益疑曰广与良玉、澍排己，凡用舍进退，皆以内降行己志，尽削阁权。曰广上言：“祖宗会推之法，万世无弊，斜封墨敕，覆辙具在。先帝善政虽多，害政亦间出，而唯以频出中旨为乱阶。鄙夫热心仕进，一见摈于公论，遂乞哀于内廷，但见其可怜之状，听其一面之词，遽为耸动。先帝即误，陛下岂堪再误？天威在上，密勿深严，臣安得事事而争之？但愿陛下深宫有暇，取《大学衍义》、《资治通鉴》视之，反复思惟，必能发明圣性，点破邪谋。陛下用臣之身，不若行臣之言，不行其言而但用其身，是犹兽畜之以供人刀俎也。”疏入，不省。

顷之，大铖入秉戎政，与士英谋结刘泽清、刘良佐，以捍良玉而厄曰广，遂购换授宗室朱统锁，疏参曰广显有逆谋。袁彭年、熊汝霖抗疏言：“曰广劲骨戆性，守正不阿，居乡立廷，皆有公论。统锁扬波歃血，飞章越奏，不从通政司封进，是何径窦，直达御前？奸险之尤，岂可容于圣世！请逮治统锁。”不报。高弘图揭请付统锁于理，拟严旨。上三发改票。弘图言：“臣死不敢奉诏。”上召弘图，厉声责之。弘图遂乞休去。寻以推翼恩加曰广太子太傅，抗辞，未允。会御史祁彪佳疏论诏狱、廷杖、缉事三大弊政，曰广拟旨许禁革。内批发改票。曰广揭言：“臣所守者，朝廷之法度，一官之职掌，而欲以严旨加直净之臣，留败亡之政，臣死不敢奉圣

意。"不从。于是士英知上恶惮曰广，益募党攻讦无忌矣。吏部例转御史黄耳鼎为副使，内批留用，尚书徐石麒争之。士英因为耳鼎言：不去姜南昌，君必无留理。耳鼎遂疏攻曰广结刘宗周为死党，欺君把持，无人臣礼，曰广乞休，遂予告去。先是，曰广愤马、阮之奸，必将旦夕亡国，犹以己为密勿大臣，无遽去理，故攻者频仍，徘徊不忍去。而大铖欲尽援钦案逆党致要津，攻击异己，报十七年废锢之怨，忌曰广之牴牾，必欲重陷之。曰广归，士英乃与王铎尽翻钦案，引匪人，逐正士，鬻官爵，隳边防，天下闻之，无不知其不能旦夕延矣。

给事中吴适疏言："曰广忠诚正直，海内共钦，乃么麽小臣，为谁驱除？听谁主使？上章不由通政，结纳当在何途？内外交通，神丛互借，飞章告密，端自此始。搢绅惨祸，所不必言，小民鸡犬，亦无宁日矣。"疏入，内批切责之。于是蔡弈琛、陈盟、杨维垣、张孙振相继大用，士林无赖者靡然翕附。原任推官黄端伯，妖妄人也。无故解官，自髡入庐山，挟左道惑众，为南州人士所鄙。至是，挟怨赴阙，呈身于士英，讦奏曰广谋危社稷，援引鬼神以征之。士英授统懺行人，擢端伯礼部主事，以招致攻曰广者，中外骇惧。史可法孤立淮上，左良玉师老鄂城，南北交警，势岌岌，而士英杀曰广之心益急。会思宗皇太子事起，内旨传谕法司："王之明往闽往楚，欲成何事？主使附逆，实繁有徒。著所司穷治。"敕出士英手，欲倾曰广、弘图以族诛之辟也。会左良玉兵东下，清兵南渡，南都陷，不果。

未几，清兵逼南昌，巡抚旷昭走。曰广避居山中，清将吏累招请，不应。已而金声桓、王得仁屯南昌，素知曰广德望，阳招而阴纵之，曰广以是得全，阴结抚、赣义勇，思间道入闽、粤，未及行。俄而声桓反正，不知朝廷所在，无所禀重，乃迎曰广居南昌，镇抚士民。事闻，敕加曰广少师兼太子太师、建极殿大学士，赐尚方剑，便宜行事，督师恢复京、湖、闽、浙。曰广以清望旧为声桓推重，然声桓拥重兵，以反正功自大，爵上公，亦赐便宜，遂专制生杀，不听命于曰广。时抚州王盖八起义，兵满数万。赣州阎、王、宋诸贼归义效命，众亦数万。吉安刘季矿所号召，西连鄢、耒、郴、桂，所在响应，咸听命于曰广。曰广欲辑合之为声桓援，声桓不从。金都御史吴宗周劝声桓尊奖曰广，收士民心。声桓强应之，弗能听也。曰广称疾，不视事。

永历二年秋，敕召曰广陛见，声桓逊辞留之。曰广既久引疾，不能一旦去，逗留间，清兵大集，围南昌。曰广起，与声桓分堙而守。顾曰广所联络义兵，皆已解散，又素无权藉，虽旦夕乘城，不能有所指麾。冬十月，刺血拜表乞援，朝廷无以应。又驰檄何腾蛟求救，腾蛟以衡、长未下，次且不进。南昌粮尽，曰广倾资鬻仆妾以充饷，不给。城将陷，抚州门启，清兵故开一面，听城中溃散。或劝曰广出奔，曰广曰："吾今日不死，尚何待！"闭门引吭而薨。事闻，赠进贤伯，谥文忠。

卷　七

何、堵、章列传　郑古爱杨锡亿附

何腾蛟，字云从，贵州黎平人。中天启辛酉乡举。崇祯间，授南阳知县，吏治精敏，以最闻。南阳，思文皇帝封邑也。思文皇帝英锐喜事，推官万元吉颇规裁之，腾蛟特相周旋，元吉以遏抑亲藩见逮，腾蛟得不与，擢大兴知县，精敏如治南阳，迁郎署，擢巩昌兵备副使。以善抚兵将，为秦督洪承畴所推荐。崇祯十六年，张献忠陷武昌，楚抚王聚奎、王扬基以失机论治，廷臣视楚为戒途，无敢赴者，擢腾蛟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张献忠入蜀，左良玉驻武昌，大为民扰。腾蛟至，以恩礼结良玉子梦庚与正纪副总兵卢鼎，得其欢心，尤与左营监军主事李犹龙相善，良玉所部颇尊信之，绥抚残黎有方。

腾蛟故黔人，与马士英同乡里。士英督豫、楚，腾蛟与受节制，颇相得，以是为巡按御史黄澍所疑。左良玉自不惬于杨嗣昌，颇与中朝气节之士相知闻，而与士英不协。澍与良玉相亲重，腾蛟以通敏和让，亦与良玉善，良玉习其无他，每与澍言推奖之，澍不以为然，良玉亦不以澍为是，然军机进止及朝政得失，澍独与良玉谋议，不令腾蛟知也。时黔人越其杰、杨文骢皆附马士英，得节钺，大为疆场蠹。腾蛟虽有才度，而不为高弘图、姜曰广所知，虑其且偾楚事。给事中袁彭年、御史徐养心请以副都御史杨鹗总督楚、豫，削腾蛟权，而士英欲沮抑之，加腾蛟兵部右侍郎，与相颉颃。未几，撤鹗，改授腾蛟为豫、楚、川、黔总督，迁副都御史。

已而黄澍自楚入见，廷纠马士英奸贪误国，被旨切责，出监良玉军，深以腾蛟附士英为疑。腾蛟亦恨澍疏己。澍既削夺逮捕，而皇太子自北来，下狱掠治，良玉抗疏争之，因风皖督袁继咸及腾蛟。继咸抗疏激切，而腾蛟具疏言："太子到南，何人奉闻？何人物色取召至京？马士英何以独知其伪？既为王昺侄孙，何人举发？内官公侯多从北来，何无一人确认，而泛云自供？此事关天下万世是非，不可不慎。"疏入，诏以法司审明节略解之。良玉以腾蛟疏持两端，故为士英送难，启其辨折，遂疑腾蛟，故东下之谋，独与澍决策，而腾蛟不知。

弘光二年四月初四日，良玉拔营东下，腾蛟大骇，不知所为。俄而左梦庚遣数十骑胁腾蛟登舟，亦未与相见。腾蛟意不欲行，佯堕水，匿芦荻中，附小舟得达岸，走江西，将归武昌。而武昌民半为左兵掠夺，城空不守；李自成为吴三桂所追，数十万骑临江求渡。腾蛟乃从宁州过浏阳，走长沙，大号湖南、湖北，言良玉反，良玉部校在湖南者，率擒杀之，沈尸于湘江。间道遣疏赴南都，雪己不与。

长沙素无武备，腾蛟乃召黄朝宣于攸、衡山中，行登坛礼，拜为总统。朝宣部卒不满二千人，多羸弱，兵素不戢，稍惮李乾德，不敢逞。至是，猝遇宠任，遂益

骄。会左良玉死，南都继陷，梦庚降。而李自成渡江，入无人之境，由蒲圻走死九宫山。其部贼数十万，大掠巴陵，南至湘阴、浏阳，腾蛟不知其为自成部贼也，猝遣长沙府通判周二南率朝宣部卒千余往御之，大败，二南死之，腾蛟始骇，婴城为守死计。诸贼失主，遑遽无所依，乃遣使就腾蛟降。高、李部号三十万，刘体纯、袁宗第、张光翠、牛万才、塌天豹部各数万，不下五十万人。湖南地既迫隘，赋入亦薄，腾蛟虽受其降，亦未有以安插之，诸部大掠巴陵、蒲圻、平江、湘阴间如故。已乃渐渡江，屯荆、岳间。腾蛟复纠合张先璧、黄朝宣、刘承胤各益召募，以众相尚。而卢鼎、马进忠、王允成不与左梦庚同降，因风南泛，驻岳州，听命于腾蛟。贼偏将王进才、郝永忠拔营归腾蛟，为督标总兵。诸军蝟集，号百万，腾蛟不知所裁。会思文皇帝下诏曰："万元吉，朕之旧盟；何腾蛟，朕之恩故也。"遽加腾蛟兵部尚书、副都御史，赐蟒玉尚方剑，便宜行事，总督豫、楚、秦、蜀、黔、粤军务。时朝廷既轻爵赏以縻人心，腾蛟以潜邸旧恩，尤所倾注。腾蛟以受降事上闻，上益倚重之，即敕腾蛟便宜绥抚。腾蛟以兵太重，难于控制，乃檄提学副使堵胤锡节制新降诸部，而自领进忠、允成、鼎、先璧、朝宣、承胤、进才、永忠为己属。胤锡已次第安插，晋拜金都御史，抚楚，寻加总制侍郎，督忠贞营，屯湖北，腾蛟屯湖南。

始，腾蛟至长沙，倚朝宣过重，及是，大师麕集，而朝宣轻，刘承胤旧镇黎、靖，腾蛟子家居黎平，与承胤有隙。腾蛟虽专制一方，而威令往往挠沮。进忠、允成、鼎皆良玉部骄将，但示羁縻，索饷重叠，继以侮嫚。腾蛟既奉便宜之命，骤加派义饷，兼预征一年，民田税每亩至六倍以上；不足，则开饷官、饷生之例，郡邑长吏皆以资为进退；又不足，则开募奸人告密，讦殷富罚饷，倾其产，分诸营坐饷。朝宣、先璧、承胤皆效之，湖南民展转蔓延，死亡过半。思文皇帝屡敕奖誉，全举楚事付之腾蛟，不问。钦差台省官至者，稍不逊让，则漂摇江干，为兵卒所嬲。部选长吏至，皆不遣就任，以意改授之。而标下将吏熊兆佐、马际昌、李先春、韩□□与长沙诸生周辛通贿窃权，腾蛟固不知禁也。

隆武元年冬，腾蛟与胤锡会议出师，调承胤至长沙，不用命，归武昌去，朝宣亦不至，张先璧自请从茶、攸出吉安，唯监军道章旷率进忠、允成为前部，下岳州，腾蛟率偏将满大壮、吴胜兵数千人继之。檄胤锡督高、李部自澧出荆，胤锡围荆州，未下。清兵适大举入侵，至岳州，进忠、允成惊退。清兵舍长沙，径渡江，蹂高、李十三家老营于草坪。腾蛟泛舟至磊石驿，惊溃，走归长沙，画新墙驿守湘阴，不复议出师矣。

初，圣安皇帝诏天下：有能擒斩李自成者，世爵国公，禄万石，视徐达。至是，腾蛟奏报斩自成于九宫山，以周二南死，失首级。思文皇帝方亟励名，镇天下望，遽下部议赏。部议以祖制，文臣不得封公侯，封腾蛟定兴世伯。敕旨已行，将予世券。都御史郭维经上言："自成传闻死于九宫山，在江西宁州界内，传以五月死，而七月所部降，腾蛟乃知，且经年而后报，遽行大赏，诚非所宜。且自成之或死或生，或死于吴三桂之追兵，或死于乡团之棒击，俱不可知，万一杀自成者他日且以首献，臣不知腾蛟之何以自解。且万一自成未死，而他日更出没于他所，臣又不知皇上之何以收反汗也。腾蛟独力镇楚，抚降御虏，忠猷自不可掩，何必借此影响不自信之功名，以贻天下后世之讥非乎！臣且不能不以爱腾蛟者全腾蛟，况陛下之以驭腾蛟者安腾蛟，又当何如郑重也！"疏入，乃辍给世券。

时郑芝龙骄悖，怀二心，上疑之甚。万元吉自赣州表请西幸亲征，腾蛟闻之，乃遣监纪推官傅作霖奉疏迎銮。上既急欲去闽出楚，作霖陛见，盛称楚兵强盛，腾蛟精忠，渴望移跸。上大悦，加腾蛟太子太保，促遣兵入赣迎驾。顾腾蛟以便宜制楚，文武将吏皆出其门，不忍失权藉，谓章旷曰："上若幸楚，则虏当聚力攻楚，恐未易支也。"上屡敕趣迎驾兵会赣州，腾蛟乃名遣张先璧自攸县出永新，郝永忠自郴出龙泉，分左右部，号迎驾军。先璧至攸，屯师不进，永忠至郴，西屠桂阳州，过宁远，腾蛟亦不促遣之。上由是怀疑，未即去闽，腾蛟赍奏使臣不入闽者数月。他日，奏使至，上震怒，召面诘之，使臣诡辞以对。上次且间，稍行至顺昌而陷。顾自是兵益无纪，粮益不继，诸将瓦解，黄朝宣不出其山，张先璧据攸县，郝永忠据宁远，马进忠移屯沅江，王允成寄帑于湘潭，卢鼎据衡州，刘承胤保武冈不出，各招市井无赖，转相凌虐，农甿被迫，亦释耒而为兵，更互仇杀。会岁大旱，千里无烟火。王进才居长沙，抑不受调度，傅上瑞遁走沅州，独章旷率标兵数千捍湘阴。

永历元年二月，清孔有德大举犯湖南，旷督孤军与战，不利。允成、进才掠长沙，先走。腾蛟奔衡州。时上在桂林，将图幸楚，特拜腾蛟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督师恢复。腾蛟至衡州，诸军益汹惧，无固志。四月，孔有德前锋至衡山。诸军大掠，分道走。腾蛟奔永州，遂自永至武冈，入见。刘承胤挟旧隙，欲夺其兵柄，矫旨召腾蛟入直，腾蛟固请出收兵，图恢复，上意亦欲遣之。承胤乃谋解散其部曲，困之令无所往，而滇帅胡一青、赵印选恶承胤，愿为腾蛟效死，遂从腾蛟自古泥至柳州，转收周金汤、熊兆佐、马养麟诸军于广西。已而桂林惊溃，腾蛟会瞿式耜于桂，誓师北出。自是得一青为股肱，军势复张。腾蛟亦以死自誓，期收楚以谢前不敏。金声桓自南昌间道遣使至，推戴腾蛟为主盟，期犄角东下。马进忠复常德，驰请会师于岳州，腾蛟率诸军三十余战，复全州，战飞鸾桥，大败清兵，遂围永州，冒矢石督战，攻下之，杀清将余世忠，擒其广西巡抚李茂祖，磔之。遂下衡州。檄曹志建集师大举，将趋长沙。会堵胤锡以疑忌激马进忠弃常德，间道自湘乡至湘潭，转掠千里，李、高诸部蹑之而下，集于湘潭。进忠患李、高之逼，告急于腾蛟。腾蛟乃率标兵数百人，乘轻舸下湘潭调护之。胤锡亦至，议良久，乃誓师分汛，胤锡率李、高十三营渡湘而东，走吉、袁，援金声桓于南昌；腾蛟率马进忠、王进才、张光翠、牛万才洎滇、曹之

兵攻长沙。部分乍定，方送胤锡军渡江，进忠全师尚留湘乡，檄召之，未至。余兵俱未会。清人闻湖南北全失，遣其五王子帅大众来争，猝至长沙。腾蛟正为李、高诸部所嬲，不及侦候。永历三年二月庚寅，虏骑至城下，乃觉。进忠兵少，不能战，雨雪杂下，人马困，沿江惊溃。腾蛟遽乘马欲登舟，为追兵所执，大呼曰："我何督部也！当明白死，奴辈勿得凌我！"因下马，步至城南佛庵。五王子遣人劝降，至再四，腾蛟不应，唯举手拍地，呼可惜，两掌皆碎，三日水浆不入口。五王子知其不屈，遂遇害。所部士卒降清者窃收其骨葬之。

始，胤锡率大军弃湖北至湘上，腾蛟拜疏言："湖北千里一空，湖南重兵蝟集，已复之土，弃为青磷白骨之场，而诸将狼戾狐疑，制臣不能辑之，臣又何以辑之？唯有孤掌鸣号，誓死报国而已！"未两月，果陷于难。腾蛟既没，衡、永、宝、郴相继皆陷，而粤不可守矣。时中外属望腾蛟甚重，方其初陷，朝廷犹冀其脱，特敕遣御史郑古爱入楚访求之。已而知其殉难，上震悼，辍朝，赠太师中湘王，谥文忠，设位于肇庆之天宁寺，上亲临祭，举哀失声，百官皆恸。

子文瑞，以荫至兵部侍郎，居桂林，广西陷，亦遇害。

堵胤锡，字仲缄，别号牧游，直隶宜兴人。崇祯癸酉，中应天乡举，以父母早世，贫不能具礼。辞计偕，追庐墓三载，墓桐方冬生华，人以为孝感。黄道周为之著《礼问》一篇旌其志。丁丑，乃就公车，赐进士出身，授兵部主事，晋员外郎，迁长沙知府。与推官蔡道宪以志义廉隅相奖勉。给事中史可镜归里，侵乡曲，胤锡重裁之。已而道宪殉难，可镜以从贼伏诛，郡人益服其明。崇祯十六年，张献忠陷长沙，胤锡上计未返，以课最擢分巡武汉道参议。弘光元年，改提督湖广学政左良玉举兵下九江，胤锡方校士湖南，故不与。何腾蛟奔长沙，渐闻南都沦没，武昌亦陷，乃集胤锡及傅上瑞、章旷议，开府调兵食，制战守。

胤锡至性深挚，北都之变，号泣绝食者数日，及是，流涕慷慨，誓死以济国难，闻者咸为感跃。然负气矫迫，喜有兴作，无持重之度。因与腾蛟议，招募辟召辄行承制事，胤锡亦自下书旁征人才，版授监纪府佐，停岁贡生，以意改调除授教职，竞躁之士，因缘奔赴，旦见，夕即释褐。征杨国栋为部将，令募偏裨部曲，札授武职至副总兵，仍隶道标，其不恤名实如此。

胤锡既与上瑞、旷推腾蛟为总督，腾蛟即题荐胤锡巡抚湖广；拜表即以抚臣行事，辄解学政，付原任黄州知府周大启，今开饷生，征其资为军实。遂益遣王之宾、彭嵩年、向文明广招兵卒为内标，岁縻金粟将百万，皆游惰民，不堪行阵。腾蛟既奉便宜之命，一切不待敕旨，胤锡亦如腾蛟所行，自是诸将不知复有朝廷，率唯己意为札，官盈三四万，渔猎湖南北，愿民则窜匿山谷以自全，不免。高、李部降，腾蛟檄胤锡抚驭之。胤锡乃与腾蛟分汛任战守：腾蛟任湖南，守湘阴，图岳、武；胤锡任湖北，守常、澧，图荆州。胤锡为高、李部奏请立名"忠贞营"，易高得功名曰必正，李过名曰赤心，皆奏准，以钦赐行之。忠贞营屯老营于草坪，粮饷不给；恣掠于民间，胤锡无以处也。隆武元年冬，胤锡与腾蛟分道出师，胤锡率忠贞营及杨国栋、周师文之兵围荆州，虏救猝至，民素苦掠夺，遂导虏骑劫高、李老营于草坪。忠贞十三部连营亘二百里，猝受抄蹂，彼此不相知闻，已而惊遽，又不知虏众多寡，遽解围恇乱。城中兵乘之，遂大败。胤锡乘马麾兵勿退，万骑陵乘，不可禁戢，胤锡坠马折右肱，周师文救之，得免，还屯常德。忠贞营西奔巴、归，不相听命。

旧制，奏荐仍听部科核实题用，抚按不尸为恩，所奏荐者以职级相晋接，无称门生礼。崇祯间，破资格，开荐举，有自下僚寒贱及罪废官遽授显要者，乃以门生礼事荐主。然至京堂，亦不复用此礼。初，傅上瑞弃黄州，卖武昌城，事坐不测。腾蛟拂拭奏用之，擢监司。及是，题擢佥都御史，戴腾蛟不敢贰。章旷亦以廷议龃龉，腾蛟保任秉节钺，荏苒不能自拔，皆刺署门生如故。胤锡以清望推督学，虽节钺之命自腾蛟奏荐，而朝廷委任不在腾蛟下，雅不欲与上瑞齿，乃据旧章，刺以平交相往复。腾蛟不悦，两府幕宾类无赖士，益相构煽，遂成猜离，湖南北不相协应，而瓦解之形势成矣。

上嗣位，加胤锡兵部侍郎，总制楚师。未几，晋尚书，拜武英殿大学士，封光化伯。胤锡辞伯不受。及长沙陷，腾蛟奔衡、永，马进忠走湖北。已而清兵急犯常德，胤锡率杨国栋及己标之兵，走屯永定卫山中。进忠与牛万财亦至，连营相保。进忠故听腾蛟节制者也，胤锡姑安插绥抚之，而心不相得。合屯山中凡八月，胤锡频趣进忠出兵，进复辰、常，进忠不应。时方溽暑，进忠邀胤锡饮树下，因步林塘间，见故墟有茂荫清适，进忠曰："此可构一亭轩，坐销余暑。"遂指挥军士，垦基址，庀木石。胤锡大怒曰："终当老死此山乎？"进忠笑不应，胤锡益愤。引满取大醉，归卧帐中。翌日，日晏未起，樵苏者归报，进忠已拔城营出常德。胤锡大惊，遽呼国栋、万财继进，迟至常德，则进忠已拔城两日矣。胤锡不得已，为调兵食，抚士民，进忠又若听令者。

胤锡以腾蛟分任湖南，而长沙先陷，过在腾蛟，及是，闻腾蛟围永州未下，欲因进忠兵出复长沙，以辱腾蛟，遂日促进忠出师。进忠方与郑古爱招马蛟麟于辰州，蛟麟迟回未决，进忠固欲留待之，不即听胤锡。胤锡欲以辰州委王进才，进忠忧进才非蛟麟敌，固不从，而进忠间道遣使至腾蛟所，报功次。胤锡密闻之，疑其为待腾蛟也，乃命毛寿登监进忠军，羁縻之，而自与郑古爱率轻骑间道走巴、归，招忠贞营下长沙。高必正方苦粮尽，闻胤锡语，大喜，卷营即起，取道澧、常，进忠方大屯刍粮于常德，为安老营计。胤锡往蜀，以督忠贞营出荆州为名，进忠意高、李之未必为胤锡兴师也，亦姑置之。及是，忠贞营遽至，距常德百里，胤锡乃以书报进忠，言会师攻长沙事。进忠大惊，疑忠贞营之众，旦夕即并己，立命焚廨舍庾积，掠百姓，拔营南走，间道趋

湘乡，欲破衡州，依何腾蛟安老营。而胡一青已下衡州，进忠遂自衡返湘，掠杀匝五百里，民死过半。进忠去常德，王进才、牛万财不知所出，遂约刘体淳、张光翠同走衡、宝间。忠贞营至，常德已赤土，无茎草，不能留，即尾进忠后，自宁乡趋湘潭。马蛟麟徐出，收常德。湖北复陷，诸军蝟集于湘。高必正遣偏师攻长沙，以谢胤锡，不克，亦退湘、衡间，互相疑掣，转掠千里，胤锡无以制之。腾蛟泛轻舸至湘潭，乃与胤锡议，以南昌求援甚急，胤锡督忠贞营渡湘而东，走醴、攸往援江，而忠贞营徘徊茶、攸间，殊无行意。湘潭陷，腾蛟败没，忠贞营奔衡州走郴，为入粤计，胤锡不能令也。

湖南失督师，诸将汹惧。胡一青迎胤锡居衡州，与谋战守。未数日，清兵又至，一青孤军战不胜，亦退。胤锡仓卒渡湘，东走耒阳，与忠贞营会，至郴州。忠贞营冲曹志建营以去，志建发兵御之。清兵追忠贞营至郴州。忠贞营渡岭去，胤锡后几为虏所获，乃走志建营，志建怒其率忠贞营以蹂己也，坑杀其标将王一宾部卒三千，而迓胤锡不以礼，数窘辱，欲害之。富川绅士何图复，间道迎之人寨，以乡兵护之，自怀、集走梧州。忠贞营先自梧入浔、南，行在震恐，敕遣大学士严起恒、副都御史刘湘客慰劳安插之，至封川，与胤锡遇，乃并舟入觐。上赐对，优礼有加，命督忠贞营出楚。

胤锡初入朝，未谙国事。通政使毛毓祥、给事中李用楫与同邑里，相知闻，以私意蛊胤锡，屡有论荐，廷士皆不悦。会公宴，金堡被酒，厉声曰："公复湖北，而弃湖北者亦公也；督师复湖南，而蹂湖南以及于陷者亦公也；公与督师誓援江西，顾引忠贞营入粤，蹂内地，而致南昌之不救者亦公也。公忠孝闻天下，一旦所为如此！公不疾出楚，他日何面目见曹志建，况天下乎？"胤锡无以应。上赐胤锡龙旗十二，遍调天下兵马，咸受节制。胤锡至浔州，日促忠贞营复出，会李赤心死，高必正以新丧大帅器仗不给为辞，胤锡居悒悒。有顷，朱天麟、陈邦傅知胤锡与金堡不协，力与言堡沮孙可望王封之非以摇之，因言忠贞营不可恃，无如用可望之足有为也。胤锡惑其说，发龙旗一往云南，调可望出黔、楚。胡执恭因怵胤锡，言公承制封拜，能姑许可望王封，事必集矣。因填空头敕许可望。执恭遂伪作册宝以往。既行，乃告胤锡，胤锡悔为其所卖，大恚憾，成疾。永历三年十一月，卒于浔州，诏赠太傅，溢文襄。

胤锡忠直磊落，负有为之志，非腾蛟所及；而轻信自恃，专意刑赏，屡启偾败，腾蛟亦轻之。交相猜薄，以至于败亡，各有以也。胤锡文笔清超，在军中，感愤作《军谣》十首，流离悲激，其《月家乡》、《马儿女》、《笔先锋》、《血筵席》、《营十殿》诸篇，读者无不悲之。

章旷，字于野，别号峨山，直隶华亭人。与兄简晓，以文章气谊名云间。简以乡举，知广东博罗县，钦取，未赴，归里。与李待问、陈子龙起义，守松江，城陷，不屈，死之。隆武中，赠礼部郎中，溢节愍。简感北都之亡，纂《报仇录》三卷，各有论赞，巴陵李兴玮为之梓行于世。旷倜傥不矜小节，志意高迈，神智警敏，中崇祯丙子应天乡举第一。丁丑，赐进士出身，授沔阳知州，勤吏治，摧强豪，兴文教，楚人士执卷就门者，舟接于沔阳湖。崇祯十六年春，李自成陷承天，州人坌起迎贼。旷号召忠勇城守，以奇计缚首迎贼者数十人，磔之。贼掠骑至，旷乘城击却之。贼帅马世大益发兵来攻，民尽惊溃，向迎贼者党率众应贼，将缚旷降。旷乃携印出，左右请由小路。旷曰："彼将谓我胆落，必要我于小路，吾疾驱由官道，彼不测也。"已而贼党果伏小路要之，不得。遂走诣北抚王扬基，请兵复沔，愿以身先之，痛哭辕门下，不听。乃单舸归华亭，鬻田宅，夫人出所织布千匹助之，得数千金，走汉、沔间收兵。崇祯十七年春，接贼三战，复沔阳州，安残黎，储刍粮，募死士，为复显陵计。何腾蛟上其功，擢佥事，巡饬江北。

京山杨文荐故受业于旷，旷遇之有加，文荐上计偕，旷与泛舟酌酒，语次，稍忤触之，遂衔旷。至是，为兵部郎，因倡言江北不宜置道，徒扰民，无益恢复。廷议从之。旷由是失职，罢遣义勇。江北兵民惊悲失据，尽陷于贼。旷将以布衣归里，腾蛟固留之，以故佥事衔监抚标军。御史黄澍按楚，嗔其为腾蛟用，檄令摄汉阳推官，以窘辱之。洪天擢、堵胤锡为解释，事乃已。旷负当世志，悒悒不得逞。腾蛟独深知之，复以监军道力请于朝，命已下。路振飞旧按江南，摧抑知名文士，旷怀才被屈挫，及是，怒旷不纳门生刺，力沮监军之命。腾蛟抗疏言："臣受土崩虫龁之残楚，孤掌独撑，举目无一人之可用，唯得一章旷者，为有生人之气，屡题而部屡厄之，是缚臣臂而欲使臣斗也。如谓旷跅弛多奇，或至生事，则臣请保任之，甘与旷同功罪。"乃得。仍授佥事，监腾蛟军，檄摄分巡上湖南道。

旷至衡州，开东盐输长沙，以资军实，岁饷兵十万余金，腾蛟赖以不匮。衡州奸民通骄帅渔猎，旷密捕扑杀之，民得安堵。已而归长沙，遂请身下岳州，监马进忠、王允成军，以死护湖外。单舸下洞庭，进忠、允成迎之，愿受节制。先是，腾蛟开府长沙，堵胤锡既解学政勤王，与诸军帅相驯习，兼召募成军。傅上瑞久摄巡下湖南，承权藉募标兵数千，亦与诸帅周旋稍熟。而旷屡革削，望尤轻，诸军帅皆不知有旷，旷亦不得其要领。及是，骤受监军之命，从胥隶数十人，轻舸东下，敝巾葛衫，与诸将乍相见，流涕握手，推心尽虑，与谋兴复，诸将皆为感动。时将竉兵骄，不知节制，王进才、郝永忠尤以新附猜暴，大掠巴、湘间。旷既得诸将心，申约束斩棰如法，诸军乃敛手听命。居人行旅稍集，遂修湘阴城，陆立大荆、新墙二戍，水立磊石营，与岳虏相持，大小数十战。何腾蛟既题擢堵胤锡抚楚，傅上瑞抚沅，旷独当强敌，而任监司如故，权尤轻，不能自为进止，顾诸将唯推重旷，而轻腾蛟、胤锡，于上瑞则蔑如也。

何腾蛟出师不利；画守长沙，尤藉旷为外蔽，乃列旷功推荐之。诏擢旷佥都御史，巡抚江北，然仅拥虚名，无寸土一民可凭藉。旷部将王储募水军二千人，腾蛟分裨将覃裕春、满大壮、吴胜合五千余人，隶旷，守新

墙，与敌垒相对半载，虏不敢犯。隆武二年七月，虏大举从间道窥湘阴，旷侦知之，率覃裕春以二千人御之于潼溪。虏骑数千突至，裕春军伏溪市草舍中，穴墙壁为空，交发枪炮击之。虏合围之数十匝，自辰至酉，击杀人马各千余。虏恇惧退走，裕春军出蹑之，满大壮、陈友功为两翼夹追，杀伤滨尽，自江南用兵以来，与清兵合战仍得捷者，自旷潼溪之战始。九月，左梦庚部将杨么导清兵泛洞庭来犯沅江，旷檄马进忠又大败之，斩么。湖南北守经年不陷者，皆旷力也。今上即位，加兵部右侍郎，余如故。然旷有所陈奏，皆因腾蛟，故朝廷无由深知旷相委任，旷亦不能大有所指踪焉。

永历元年春，长沙兵将交讧，掠夺四出，粮道阻绝。马进忠西走湖北，王进才、王允成旦夕思遁。清孔有德大举入侵，旷率满大壮孤军御战，檄进才、允成相接应，皆不应，遽溃走，焚湘阴而南。旷战不胜，退长沙，腾蛟已先奔，旷殿溃卒，南行转战三百里。及南岳市，满大壮战死。旷入衡州，执腾蛟手泣曰："长沙不溃，旷犹得婴城死战，今湖南瓦裂，何以谢百姓两年来剜髓供输也！"四月，清兵犯衡山，腾蛟走永州，旷守祁阳，檄召溃兵，图下争衡州，乃奉敕特拜旷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督恢复诸军，而诸军争溃，不可合矣。腾蛟走全州，旷独率亲军千余人屯白牙市，牵制敌兵南犯之路。时上在武冈，刘承胤遏援兵不出。旷知事不可为，慷慨悲愤，不粒食，唯啖瓜果，时引满取醉，因卧病不起。将终，召门生部将，出酒相饮为别，命小胥拊拍板，从枕上悲歌，令座客和之，声益哀厉。板阕，和者歇，惊视旷，已薨矣。时年三十有六。永历二年，赠太子太保、华亭伯，谥文毅。门人萧为龙葬之于石期站。

为龙，武昌人，敦笃有志义，官职方司主事。未几，亦卒。江、汉间故以文章名而避寇南奔者，旷皆留幕下，最著者李兴玮，自有传；次郑古爱、杨锡亿。

郑古爱，字子遗，湖广江夏人。本姓陈，出后于郑，既长，所嗣父有子，求归宗养母，为嗣父所讼。武昌知府洪天擢矜其辞色，问孺子尝读书乎？因试以制艺。古爱伏砌下，濡笔成文，骀宕有奇气。天擢叹曰："孺子善自爱，熊芝冈一流人也。"谕所嗣父安之。

壬午乡试，出章旷门。旷亟荐，不得中，抱其卷哭。已而旷召与见，姿抱豪迈，尤为旷所器重。旷失沔阳，古爱迎谒于江、汉，因与收兵江北，多所裨赞。武昌陷，南奔长沙。旷方受监军命，开幕辟士，古爱以贡资，版授监纪推官。古爱倜傥直鲠，干济明敏，何腾蛟、堵胤锡交倚重之。旷开粤东盐税之("之"字衍)充饷，檄古爱监其事，以清平著。赇吏鲁可藻挟私挠之，古爱奋拳击可藻坠地，遂自解盐政。就堵胤锡于常德。胤锡檄古爱监王、马、杨、牛四将兵。

永历元年，擢监察御史，监军如故。常德陷，走匿苗峒。清吏购求之，亟。常兼日一食，昼夕悲吟。已闻胤锡与马进忠所在，冒死宵行赴之，进忠尤钦慕焉。遂同进忠出，复常德。进忠与清兵大战于麻河，古爱执矛跃马，与选锋士首犯敌营，大破之。古爱家居时，与左良玉部将马蛟麟交善。至是，蛟麟降清，守辰州，王进才拒之于桃源，进才惴惴非蛟麟敌，进忠以是不敢离常德。胤锡强之东出长沙，不听。进忠密与古爱谋招蛟麟，遣使持蜡书至辰州，密达蛟麟所；蛟麟佯怒，收缚赍书者。夜分，密召之至卧内，问郑秀才何亦至此？使者以方为御史监湖北军告。蛟麟大喜曰："吾终当为此秀才效死力。汝归马将军及郑秀才，期以十一月下武陵合营，明春并驱取武昌。若吾至武陵，而郑秀才不在，是给我也。当与马将军血战城下。"使者归报，进忠喜，益修城橹储刍粮以俟。

胤锡急欲出进忠兵。毛寿登忌古爱之且收蛟麟也，因激胤锡入巴、巫调忠贞营。胤锡欲强古爱俱去，古爱不欲行。寿登曰："君奉敕调忠贞营，不然，我当往。"胤锡固强之，古爱遂同胤锡入蜀，蛟麟不果降。忠贞营至，进忠惊走，古爱追及之于湘乡，相持泣下。古爱遂入见，论麻河功，擢佥都御史。毛寿登者，袁彭年之甥也，彭年因沮抑古爱佥都之命。古爱请赴辰、沅招蛟麟，不报，而命古爱往楚求何腾蛟存亡。腾蛟凶问确，古爱遂退居平乐山中，葛巾芒屩，杂厝樵间，无当世志。

永历四年夏，楚事益坏，乃起古爱以佥都图辰、常，招蛟麟。古爱入对，曰："蛟麟虽于臣有香火情，然去违之间，自不能不以胜败移心。今楚兵连败，臣即剜心于蛟麟前，亦一团肉耳！请速催王、马二将出沅、靖，杨展以黔兵继之，血战以前，而后臣可以用其招致，不然，徒令蛟麟笑臣无益。"上固遣之，领敕，至平乐，又以议招不如议战，□不报。古爱忧恚成疾，卒。后数月，马蛟麟破平乐，知古爱卒，为发哀，护送其榇与其妻子归武昌。

杨锡亿，字文起，湖广德安人，以文章受知章旷。李自成据荆西，钩索人士充伪吏，悬"参夷法"以胁之，汉北响应风靡，士大夫至不知有崇祯十七年者。锡亿以贡为贼所购，从间道逸走黄、武间，贼捕其妻子群从，皆杀之。锡亿益南奔，旷留之幕府，牒补监纪推官。

锡亿言于旷曰："德安北捍楚塞，为汉新市故墟，人尚豪侠可用。应山杨主事之易忠孝世家，为三楚望，立盖天营为国死守，豪杰遥附甚众，憾不知朝廷所在耳。亿请间行号召，为汉南应援，若敌践荆、岳，亿率义旅起乘其背以掣之，此英布制楚法也，勿徒株守一湖为尺寸计。"旷深然之，然以锡亿肮脏露风骨，蒙难入敌中，虑其不免，惜锡亿不遣。

傅上瑞督诸军自平江出通山，辟锡亿从军，屡立战功，题擢兵部职方司主事。上瑞有二心，无故走沅州，强锡亿偕西，锡亿不肯行，仍赴旷于湘阴。已而长沙溃，旷南奔，锡亿与相失，遂入南岳老龙池，痛哭，为僧去，不知所终。

卷　八

焦、胡列传　赵印选王永祚附

焦琏，字瑞庭，陕西人。以行伍起家，积功最，历官参将，为平蛮将军杨国威中军官。崇祯十六年，张献忠破永州，游骑掠全州，国威起师御之，琏为前锋，败贼于黄沙驿，击降贼党唐苗子，遂复永州。

隆武元年，国威挟靖江庶人反，琏见胁迫，不能自拔。庶人劫瞿式耜，式耜不屈，将遇害，琏说国威营护之，得免。因密与式耜谋，阴遣人报丁魁楚、陈邦傅，扼之于梧、肇间，两军相压，琏挟式耜从中起夹攻，斩国威，擒靖江庶人，琏功第一。邦傅善事魁楚，得首叙，代国威为平蛮将军，而琏加副总兵衔，协守桂林。

永历元年二月，粤东陷，上幸桂林，加琏总兵官都督同知。已而上自全州幸武冈，琏扈跸至全，甫归，清兵由阳朔上，直抵桂林，入文昌门。琏未释鞍，即与巷战，搏斩冲锋者数十骑，敌乃却，屯阳朔。琏保孤城，粮濒尽，清兵复来围，琏誓死登陴守，寻启门出接战，鏖斗两日夕，敌衄退，琏纵兵蹑之，遂收阳朔。十一月，上自象州复驻桂林，录前功，加琏太子少师、左都督，封新兴伯。未几，楚师溃，皆退屯桂林。琏恶其逼，移屯阳朔，攻平乐，复之，留守平乐。

永历二年春，清兵破全州，上奔南宁，郝永忠大掠桂林，自全至桂，三百里无人迹。敌乘虚直扣桂林北门，瞿式耜急召琏自平乐返，昼夜驰至，未释鞍，与敌骑遇于北门，巷战搏斩十数人，距闉固守。会胡一青救至，琏与一青歃血誓死，出城力战，破之于北关，又破之于甘棠渡，追及于大榕江，压敌而阵。方会战，大风起，霾雾障天，琏率死士呼噪乘之，敌惊，弃营走。琏遂与一青随何腾蛟围全州，攻下之。会攻永州，十一月，拔之。楚师大集，兵冗粮匮，琏归屯桂林，论功，晋封新兴侯。

琏敢战耻走，身为士卒先，而与诸将交，谦让不竞，诸将皆安之。恶陈邦傅之奸懦也，而阴戒部曲不得与争。曹志建尤轻戾，日寻诸将相牴牾，独敬爱琏，与相亲好。自隆武来，武帅或假便宜，因之骄横，往往廷参监司，鞭笞守令。琏遇文吏，不失中朝旧制，州县皆亲诣署报谒，有所征会，以咨移手本行事。尤敛束部兵，于民无扰。恂恂如文吏，言笑和煦，而时闻寇警，则蓐食驰赴，不畏危险，顾以粮饷不给，兵不满万，故不能成大功。

永历三年春，湖南复陷。赵印选、胡一青、杨国栋、马养麟之兵，聚保桂林，粮益乏。琏曰："桂林固吾泛地，然诸帅至，有客主谊，空营舍为诸帅居，悉桂赋为诸帅食，吾礼也。"遂屯平乐。

永历四年，上幸梧州。琏入见，会诏狱起，琏抗疏言："金堡之忠邪，臣不敢知，但楚、粤、黔、蜀诸将，下至厮养贱卒编户细民，莫不以堡为直者。陛下欲收人心而亟罪堡，似不相应。"疏入，报闻。琏乃移书马进忠、赵印选、曹志建，言堡忠直，宜为代理。诸将韪之，皆争救堡，堡得减死论戍，琏先发之也。已而式耜表其历战功出诸将上，徒以不为竞求，爵列诸将下，非驭臣之道。乃晋封宣国公。

孙可望据伪敕称王，胁诸将降附。琏移书诸将，请公疏攻私王可望者，因合兵责可望削号归命，不从，则奉天子讨之。方振旅待命，会清兵攻破镇峡关，曹志建大败，收残兵保贺县，告急于琏。琏星驰至贺，与志建会。以上驻梧州，琏结志建连营犄角，扼敌攻梧道。十一月，孔有德陷桂林，马蛟麟自恭城攻平乐，陷。琏乃东南走，渡昭江，屯平、浔间。陈邦傅自肇庆旋兵，将降，伪遣使约琏合兵保浔、南，密发兵夜袭其营，琏败，遇害。邦傅以其首降于清。

胡一青，云南临安人。赵印选，其中表兄弟也。一青本名一清，隆武中，□□□□□，改名一青。一青短小轻捷，尤长于马槊。腋挟二槊，飞掷三十步外，中重铠，皆洞中，追及夺槊，迭掷迭夺，每驰陷阵，辄手殪数十人以为常。所乘马号沙兔子，高不满五尺，腾蹑辄度万马前。而印选故为里魁，雄长诸土、汉。

弘光元年，御史陈荩巡按云南，事竣，复命，因言云南故有贮帑银二十万两，为不虞赀，请发此金募滇兵入卫。敕如其请，遣之。荩，大名人，以崇祯辛未进士，历官台端，性简傲，戎事非其所长。因临安推官朱寿铢展转召募，阅岁余，乃募兵五六千人，土、汉各半，多骁勇士，马仗皆精好，以胡绍虞为总统，印选副之，而一青为偏裨，未为荩所知。荩闻南都陷，意趑趄，留连黔、楚间。

隆武二年，更奉敕，促赴闽。荩乃率兵出湖南，亦踌躇无趋阙意。何腾蛟欲留之协守长沙，荩傲岸，与腾蛟意异，东去。过吉安，万元吉留之守吉。居数月，荩方遣印选率一青屯安福，刘良佐、高进库以清兵数万围吉安，元吉请荩出兵击之，绍虞登堞睨敌，惬惧坠地。一青闻吉安被围，自安福率轻骑驰归，蹂良佐老营，斩杀披靡，敌半歼，转战至城下，围城兵忽溃走，城中犹不知。俄一青跃马追击大呼，城中出兵夹击，追奔十余里，吉安围解。绍虞愧诎，让一青为总统。一青以印选齿长，声望较重，以让印选。印选肥钝，实不能战，倚一青为重。王永祚者，少于一青，慓悍亚之，一青尤与永祚相得，而营务则推印选。印选顾睚眦自尊，一青安之，以是滇营称和辑，临敌无二心。是年冬，清兵大举攻吉安，元吉、荩先以言语相触忤，荩引兵退南安。吉、赣陷，元吉死之。荩零落失意，率诸军居郴、韶间，郁邑死。

印选、一青无所听命，欲解甲归滇，楚、粤诸将欲并得之，转战至永州，顾梗阻孤危，乃请命于何腾蛟。腾蛟大喜，收恤之，为奏授印选、一青各副总兵，屯永州，待调。已而湖南陷，上居武冈，腾蛟入见，印选、一青亦率军至，刘承胤欲致为己属，诱胁备至，一青、印选治兵

屯武冈郊外自保，睥睨承胤肘腋间，承胤不敢谁何焉。敕召入见，赐号御滇营，皆授总兵官都督同知，挂将军印。承胤怨腾蛟不遣出师，腾蛟奉敕，不能行。印选、一青乃拔营起，护腾蛟出，承胤发兵追之。承胤兵至，一青下马揖追兵曰："吾兄弟荷刘公宠遇，岂忍相背。特督相奉诏出图恢复，吾义当从，愿公等返报刘公，他日当有以相报。若必欲邀我者，则今日与公等并命于此尔！"遂上马挟槊，火炮齐发，军以次行，一青缓辔殿，追军莫敢前，遂由间道达义宁。

桂林溃，瞿式耜率焦琏入城婴守，请援于腾蛟。腾蛟以印选、一青至，大败清兵于北关。追及之，又败之于甘棠渡，皆一青陷阵，手馘数百人。追至大榕江，两军相接，清将线国安与一青交马，国安举刀斫一青，一青从胁下持国安。国安惫，拔刀将斫。会救至，国安乃脱走。会大风，尘蔽天，清兵惊溃，一青尽夺其马仗幕帝。轻骑追蹑之，清兵走楚。一青遂会印选、琏攻全州，大战于飞鸾桥。一青跃马飞槊，敌尽披靡，大败之，众几歼，遂复全州，进围永州。余世忠出兵拒战，一青屡大败之。军中获谍者，得密书，知清将魏□□自宝庆来救，一青自帅兵伏于文明铺待之。寇至，夜安营竟，猝起攻之，斩获无算。纵所俘入城告败，世忠溃围走，复永州。一青遂攻衡州，下之。腾蛟列上其功，封印选新兴侯，一青兴宁伯。

腾蛟下湘潭，留一青守衡州。腾蛟败没，一青请援于印选。印选坐桂林，不为出，分遣偏将札祁阳，为虚声应援。一青与王永祚合，薄清兵于衡山，败之。已而敌大至，战青草桥，不利，乃退入严关。一青所将滇中骁卒，转战三年，死伤过半，益招楚、粤间新兵万余人，印选所募近二万人，永祚亦五千人。蒲缨，亦滇将也，与合营，亦二三千人，然脆弱，徒为冗食，类不能战，威亦挫矣。印选以总统论功，封开国公，益骄蹇，廷议不平。式耜乃奏晋一青爵卫国公，封永祚宁远伯。

一青朴率无威仪，言多造次，而恭谨不骄。在军中，能茹荼苦，坐卧草泥，食糗饮浊水，自如也。印选开帅府于桂林，拥歌舞自奉，恒踞嫚待一青，一青亦弗较。每出师，一青辄先驱，印选乃遣部将尾之。桂林地褊赋薄，饷饩不给，式耜措给其军，印选取赢自给，次乃及一青、永祚。一青比岁扼全、永，不获。已，野掠而食。

永历四年夏，式耜催诸军出楚，一青独与永祚及马养麟围永州，将拔之。会孔有德复南犯，兵大至，一青乃全军归垒严关，与有德前部相持不下者五月。野无所掠，兵皆馁，采菽以食。一青驰归，泣告之印选，印选弗应。会于元晔以其女许配永祚，既纳采，永祚说一青戴元晔为督师，元晔遂以滇营戴己自陈，晋枢贰，督楚师。印选知之，乃蛊元晔令改妻己，元晔叛永祚盟，以适印选。永祚怒，欲刺杀印选，一青劝止之，而永祚称病，卧桂林不出。一青孤军与敌相拒，印选方盛饰迎元晔女，置疆场不问。一青恚甚，欲弃桂去，式耜强挽之。十一月，孔有德攻榕江栅垒，一青方拒战间，印选遽撤诸军，护其妻走柳州。一青惊遽，乃弃垒去。桂林陷，永祚遂降。印选既老悖狂惑，部曲解体，失众以死，而一青失永祚，又累挫衄，亦不自振，退左江土司中 孙可望僭逼猜杀，一青不欲为之下。李定国军南宁，将迎上攻云南，请一青为向导。一青为导，自泗城州进师，然不肯与定国偕。屯聚既久，众益散，为清将全节所困，乃披剃为僧，求与其徒种山而食。居数年，线国安以榕江之怨，遣兵就其山攻之，遂见杀。王永祚既降，复为僧，逸去。见擒孔有德，缢杀之。

卷 九

马、卢、二王列传 马维兴附

马进忠，字葵宇，陕西延安人。本起群盗，号"混十万"。崇祯十年，掠汝、洛间，左良玉蹙之于高坡，进忠降。隶良玉部，屡立战功。与金声桓、惠登相、王允成、李成名为外五营大校，号大马；其从子维兴为偏校，号小马。进忠历官副总兵、都督同知。

弘光元年，随良玉东下。良玉死，左梦庚降清，下令所部皆令纳款。进忠结王允成、卢鼎退屯江、楚间。已而知何腾蛟开府湖南，进忠南奔赴之。过武昌，左营苏、常、马三将既降清，受命守武昌，允成疑，不敢进。进忠与鼎以舟师直泊武昌城下，遣刺与三将相知闻。稍定，即轻骑诣三将，皆不测其意。三将诣舟报谒，因微词劝降，进忠笑颔之。留饮，笑语如居平。乃遣飞舸促允成先发。酒阑，三将又劝之降，进忠勃然曰："吾与宁南侯大小数百战，惟不忍负朝廷耳，今安能随狂竖子作降将军乎！何抚台开府长沙，拥戴新君，吾将就之。他日以一矢与公等相见，何如？"揖三将起，三将惊愕失色，遽登岸。进忠舟炮三发，万艘齐乘风挂帆，笳鼓喧沸，舳舻蔽江，三将婴城不敢追。

既抵岳州，腾蛟大喜，遣章旷迎劳之。旷与洒酒誓众，遂驻岳州。会闯部新附，掠巴、湘间，进忠粮尽，移屯洞庭之南，岳州空，遂陷。进忠与允成攻复之。

是冬，腾蛟出师不利，退保湘阴。王允成寄帑于湘潭，卢鼎随腾蛟至长沙，进忠孤立，乃移屯洞庭之西，就食沅江。故左营将杨么降清，以舟师将犯常德，进忠伪与通好，擒么斩之，纵兵击降其众。腾蛟上其功，升正总兵，挂将军印。

永历元年二月，长沙溃陷，进忠退屯常德。夏，上大封诸将，封进忠武昌伯。是秋，孔有德攻常德，堵胤锡弃城去，进忠亦走，屯永定卫山中。二年，复攻常德，拔之，抚民储粮，通商，治城郭，为守常计。王进才自土司出，拔桃源，进忠与合营协守。已而清金固山以援兵万余骑由荆、澧来攻，别遣舟师自洞庭入沅江西上，进忠侦知之，遣前部迎击，小却。虏屯麻河，进忠拔营誓师急进，距麻河十里，率骁将马维兴、杨进喜、刘之良轻骑觇之。敌骑漫野，甲光炫日。进忠退与诸将计，令骑兵皆下马，断长矛之半为前锋，巨斧继之。进忠步持矛与之良先登，按虏营大呼奋击，以短矛从下理甲叶刺

之，皆洞中仆死，万斧继进，虏披靡溃走，纵骑兵为两翼旁击之，虏众皆歼，收获马骡、甲仗、帘帐巨万计。既而敌舟师不知骑兵之衄，泝流抵德山。进忠禁城中烟炊，敛兵堕守；杨国栋伏抄其下流苇岸中。敌舟觇城空，亟进，既泊，进忠兵四起，夺舟奋击，众皆惊降。或有逸者，国栋截流邀击，尽俘获之。自南方兴师以来，推麻河功第一。事闻，晋爵武昌侯加太子少保、左都督。清将马蛟麟守辰州，闻麻河败，意大慑。进忠与御史郑古爱谋折简招之。将下，会堵胤锡入蜀，以忠贞营至，猝压沅江北岸，欲夺城并其军，部将请御之，进忠曰："制相在军中，有王命在，不可以争。制相既不足与同事，惟舍此去，就督师于湖南耳。"乃焚刍粮廨舍，从间道趋湘乡，欲安插其帑。湘乡故无城，遂南走衡州。会胡一青已拔衡州，城守，部将欲即屯衡州，进忠曰："吾既与堵公离，不可以再犯督师。"因遣骑报督师，期会于湘潭，而退湘乡以待。天大雨雪，粮刍扉屦尽，举军皆怨。进忠愤甚，令诸军索粮屦于民，曰："使百姓戴堵公恩！"遂大掠衡、湘间。王进才、张光翠因之，各恣焚杀，尸横五百里。

腾蛟于永州闻进忠弃湖北掠湖南，大惊。永历三年正月，遂单舸下湘潭，下令禁掠杀，军乃小戢。进忠率千余骑谒腾蛟于湘潭。忠贞营攻长沙不克，亦沿湘而上，进忠疑沮，留其军于湘乡，独与其所率千余骑随腾蛟居湘潭。久之，胤锡率忠贞营东渡湘、渌，号援江西，进忠方调其军下湘潭。(清)(五)(王)(子)帅重兵猝至，杨进喜巷战死，腾蛟被执，进忠军惊溃夜走，退屯宝庆。进忠既与胤锡有隙，腾蛟又丧，军无所统，廷议遣督师，不决。进忠进止无据，徘徊宝、武间。万年策陛见，请理进忠军，授部院衔，总督之。年策庸懦，不敢入楚。是年秋，清兵复陷武冈，进忠退屯古泥。上追纪麻河功，晋爵鄂国公加太子太傅。诏遣吴李芳、郑古爱督其军出楚，皆不赴。

永历四年夏，进忠乃自八十里山出屯兴安之西延镇，请进止。是冬，赵印选弃全州。清孔有德遣马蛟麟攻进忠于西延，大战三昼夜，斩杀相当，粮尽退走，复出靖州，取道奔贵州。桂、梧陷没，上奔南、太，进忠无所禀承，孙可望矫制称总统天下兵马，召进忠，进忠不审真膺，举军就之。李定国出黔，得进忠军，大喜，与偕下黎、靖，大破清将张国柱、许承宠之兵于靖州。进忠为左翼，功最，遂复宝庆。已，随定国攻桂林，孔有德城守不下，进忠呼王允成凭堞语，允成遂开门延定国入。定国下衡州，进忠与冯双鲤攻拔长沙、破岳州，军声大振。进忠故忠挚，不欲受可望命，与定国密谋尊天子，双鲤忌之，密以告可望。

永历六年冬，清五王子之兵大举压长沙，定国令进忠退伏白杲市，诱敌过，掩击之。进忠报如令。将至白杲，可望遽飞檄调进忠旋师宝庆。定国战衡州，待进忠不至，遂惊溃，长、衡复陷。可望至武冈，召进忠见。居数日，谓进忠曰："马将军久行间，积百战，亦劳矣，吾欲息之，姑令将吾护卫步军，而以尔所将骑兵俾双鲤、维兴代将之。"进忠愕眙，出，双鲤、维兴已分并其军矣。进忠愤恚，以病辞。可望亦无意复用之，令养疾贵阳。惋憾成疾，卒。维兴狡狯无恒，宛转可望、定国间，躐爵至郡王，终降于清。

卢鼎，陕西西安人。杨嗣昌知长安县时，鼎父以老儒生为其塾师，愿谨为嗣昌所爱重。鼎亦粗习儒，用援辽事例，纳饷充附学生。父死，鼎稍事游侠，家益落，黜学籍，不自振。已，闻嗣昌官中枢，权势烜赫，鼎北走见之。嗣昌以故人子深相慰藉，问其所欲，鼎愿占武籍，嗣昌予以都司部札随部效用。已而嗣昌以枢辅督师出，鼎随营自效。嗣昌谓其无搏战材，加授参将，为行营正纪，整饬军政。嗣昌威望赫絶，诛赏不旋踵，鼎凭借威令，诸军咸惮之，以是得整肃名。顾鼎亦朴重无儇利心，稍自能，为诸将所重，左良玉尤雅爱之。嗣昌败没，鼎无所归，良玉征入己幕下，仍用为正纪，题授副总兵，翕然推重，良玉所部四十八营，皆心折焉。时鼎未有部曲，良玉乃以贼中降将武自强、白良辅各千余人配之。自强者于贼中号小秦王，尤驻戾者也。鼎亦自募得千人，遂成一军。

良玉屯武昌，稍病，军政进止，委其子梦庚，而心忧其狂，使鼎副之，奏授都督佥事。鼎以是频用军事，与何腾蛟相酬酢，腾蛟亦加礼焉，鼎愿朴不习于谖谲。良玉之东下也，梦庚与黄澍谋甚秘，未深遣鼎知，鼎意亦弗善也。兵至九江，良玉死，鼎趑趄不进。梦庚降清，鼎去梦庚远，梦庚不能制。鼎乘风张帆，尾马进忠后，求腾蛟于湖南。腾蛟令守湘阴。

鼎初隶杨、左，监护诸军，未尝特将，无战功。喜儒术，令其子子和寓籍襄阳，为弟子员，已而充质。鼎既巽懦，矜声誉，为自强、良辅所积轻，名为部曲，无能率也，进止惟二将意，遂自湘阴退屯长沙。腾蛟又遣守茶陵。江西寇至，不能御，复退屯衡州。二将益桀骜，虔刘士民，欺长吏，为荼虐，鼎深恶之，无如何，往往以词色相诮诘，二将皆怨恚。永历元年夏，湖南陷，鼎走桂林，郝永忠与相厚善。鼎以二将不用命语永忠，永忠曰："吾当为兄处此。"因大会诸将校，永忠至，鼎怒责二将，叱擒斩之，永忠故从旁劝沮，各杖之五十。二将畏永忠，忍受杖。鼎乃率军出严关，冒雨衣蓑笠，入敌垒间哨探，乘栅昼夜守，二将不敢却辟。瞿式耜、严起恒皆倚重之，屡敕褒美，加总兵官左都督，封宜章伯。已而永忠掠桂林，走柳州，鼎惧二将叛降，亦退屯义宁。永忠日益西，鼎孤无援，二将深怨鼎，谋欲杀鼎。子和由职方主事屡加佥都衔，自监其军，稍依瞿式耜为重，诸将栉比，二将莫能逞，然坐食柳、桂间、邑邑无生气，鼎忧愤成瘘疾。亦以宿将故，晋封宜章侯。永历四年冬，桂林陷，自强、良辅挟鼎走。明年春，遂夜起围鼎及子和，戕杀之，举家无噍类。良辅降于清，自强去依忠贞营，死于西山。

王允成，字乐安，辽东人。以行伍起家，隶左良玉

为副将，号“铁骑王”。左梦庚降清，允成与马进忠逸，上岳州就何腾蛟。腾蛟令守岳州。

允成虽宿将，而屡见摧败，志气沮茶，不能有所捍御。腾蛟出师不利，马进忠屯湖西，允成遂退屯湘阴，寄帑于湘潭，为趋辟计。时腾蛟粮饵不给，征义饷于民，过旧税三倍，复开告讦罚饷，倾殷富产。诸将效之，札弁四出，召募奸民，旦裹抹额，夕掠邻右，湖南千里，炊烟儿断，前佥都御史益阳郭都贤伤之，为《咏雪诗》云：“四望郊寒连岛瘦，一天白起奈萧何！”何腾蛟闻而衔之。时都贤隐居安化之石门山，莳花种秫，颇有佳致。腾蛟一日谓允成曰：“吾病固不能任劳剧，旦夕思休。安得如郭天门营石门，积金粟，可赡数万人支十年，山径险绝，虏即至，不能攻入，任痛饮，拥姬妾，坐待太平耶！”允成闻之，日夕思据石门结砦。

永历元年春，上大封诸将，允成封岳阳伯。未几，清兵南犯湘阴，允成遽拔营走，掠湘乡而西，将据石门。已乃侦知都贤所居，茆庵槿篱，无足据者，遂趋溆、沅间。清兵攻湖北，允成与沅抚傅上瑞谋遣人纳款，举营不知，一夕忽下令剃发，所部皆惊恨哭骂，逃散过半。允成隶孔有德，以委顺为有德所怜。

永历六年，随有德驻桂林。李定国围桂，亟。马进忠呼允成，允成不敢应。走告有德，有德愕然，良久曰：“汝姑出应之，观彼何所云以报我。”允成凭堞与进忠语，进忠令劝有德降。踌躇间，城中火起，有德自焚死。允成乃启西门纳定国兵。允成因言有德以九王子故，亦怨清，欲反正，其迫之死者白虾子也。允成部无一卒隶定国供使令，定国尤轻狎之。允成郁抑不得志，惟进忠时收恤焉。是冬，定国与清兵大战于衡州，允成死乱兵中。

王进才，李自成别部之偏将也。弘光元年，随自成渡江。自成殪，其营主帅亦死，部贼无所统附，以进才长大多髯，推之为长。游掠武、岳间，焚杀尤暴，尸横数百里。已而就何腾蛟乞降。时降贼数十万，长沙地褊粮少，腾蛟不能安插，诸降将皆受命。已，即渡江去。进才以故于贼中为偏裨，不为高、李诸部所齿，独留屯湘阴，奉腾蛟稍谨，腾蛟深信爱之。兵不下二三万人，多驻悍习战。顾进才肥重昏庸，不耐骑射，所部亦不听其约束，翱翔巴、湘间。腾蛟为奏授总兵官都督同知。

清兵南犯，进才大掠长沙。与王允成合营，南走溆、沅，结允成为婚姻。允成故辽人，于虏中有因缘，其降也秘，不遣进才闻，进才惊，奔黔阳西。马进忠复常德，进才亦出屯桃源，进攻辰州，累为马蛟麟所挫。已而进忠弃常德、趋湘乡，进才骇愕，不知所出，亦南奔宝庆，纵兵大掠。宝庆复陷，进才走黎、靖，转掠沅、黔间。

始，马进忠与王允成合营南来，号“王马”；允成叛降，复与进才合屯湖北，亦号“王马”。然允成疲于战，有异志；进才葸懦，所部多健儿而不能任使。进忠凡三大战，二王皆无一矢之助，进才屡封襄阳侯。永历四年，介詹事唐诚入请，进封襄国公，与进忠等。进忠不悦，诉之张同敞，同敞为请金章铁券，以示殊异。自隆武来，朝廷无劝沮之计，封拜官爵，皆以兵力多寡通奏，疏数推荐有无为率，而不论其战功，彼此递相增高，虚名浮滥。故楚、蜀、黔、粤合兵近二百万，精锐者不下三十万，而离逷溃散以至于亡。

进才由黎、靖入黔，为孙可望所胁，夺其军。进才仅统百众人，为可望效用(官)(“官”字衍)。未几，杖杀之。

卷　十

曹、杨、张列传　马养麟黄朝宣附

曹志建，字光宇，浙江温州人。少落魄，居南京，传邸报以食。已而应募为楚抚方孔炤材官，稍以功次札授至参将。御史刘熙祚巡按湖南，用为中军，札加副总兵，遣募兵衡、桂间，得二千人，与守长沙。长沙陷，志建随熙祚走永州，贼追及之，志建舍熙祚宵遁。熙祚见执，不屈，见杀。志建走永明之镇峡关。将入粤，粤人拒之，乃据关拒守。

已而张献忠入蜀，志建收永明、道州、江华，谒沅抚李乾德，听部署。乾德不能令。志建屯衡州。何腾蛟开府长沙，志建与黄朝宣交恶。腾蛟方宠任朝宣，乃檄志建援江西。志建怨恚骄戾，攻杀远安郡王于郴州，腾蛟不能问。已至吉安，会吉安佃客奴子作乱，号铲平王，劫杀主人，江督万元吉檄志建讨平之，以功援总兵官都督同知。凡贼所掠金帛器贿，志建尽获得之，以是富甲诸将。居江、楚界，无斗志。

吉、赣陷，志建退屯郴，就饷于腾蛟。湖南继陷，志建习镇峡关险僻，为不争之地，仍退据之，益募兵凡数万人。

上居桂林，倚志建扼平乐，封志建保昌伯。何腾蛟复全州，檄志建出师。志建乃攻复永明、江华、道州、宁远。会腾蛟围永州，与清将余世忠战，屡挫之。自叙其功奏上，晋封保昌侯，敕赐便宜行事。志建遂建置守令，尽收永属租税为己用，腾蛟所委郡邑有司及部选者，皆遏抑不听入境。又遣偏将欧正福收复桂阳、郴州，建官征粮如永州。腾蛟窘怒，上言：“上初践阼时，敕臣为御中军，总理天下兵马钱粮。今臣蹀血行间，诸将颉颃不受节制，臣乃思王言久而弥新，请遵前敕。”志建恚，乃尽褫其衔，凡章奏皆自署“戴罪立功自愿为民臣曹志建”。每对客言：“吾宿世为燃灯佛，师瞿昙、李耳、仲尼皆吾弟子行，况今之坐而自大者，曾何足比数也！”其狂嫚如此。

永州下，志建怨腾蛟，尽敛其兵退屯宁、道、郴、桂间。腾蛟没于湘潭，乃遣部将惠延年、欧正福下衡州。已而堵胤锡以忠贞营之兵败于衡州，南走郴。志建劫胤锡于路，杀胤锡部将王一宾，坑其卒三千余人于道州；胁胤锡至镇峡关，窘辱之，将加害焉。瞿式耜遣太仆少卿张尚、给事中吴其雷抵关，谕解之。会富川义侠

何图复间道迎胤锡至其砦，资送诣阙。志建怒，举兵围其砦。图复固守，杀伤志建兵甚众，连兵八月不解。诏遣锦衣卫指挥吴继嗣谕志建罢兵。志建袱继嗣诱图复释兵，诣志建谢过，遂磔杀之。破其砦，杀掠无遗。

惠延年者，素忠鲠，与志建意异。胤锡之逸也，延年与知之，志建含怒思杀延年。会清小王子率众攻镇峡关，延年曰："吾死曹公手，无宁死虏手！"乃披坚陷阵，自辰至申战数十合，杀伤相当，延年死之。小王子力尽退走，而志建之精锐亦尽矣。马进忠以麻河功晋封鄂国公，志建援以请，晋封永国公。嗣是，诸帅无不公者。

镇峡关四面皆瑶，志建始至，稍以恩结之，颇相倚以安。及志建兵益众，遂陵轹诸瑶。永历四年秋清孔有德来攻，舍永明县，由间道径趋关下。志建方督众力拒之，群瑶导有德自砦后绝壁下，众遂惊溃，士卒死者万人，志建仅以身免。有德收其精金百万计。

志建走贺县，焦琏往赴之，资其器备。志建收余众尚二万人，据山作砦，益怏怏不逞，鞭杀中书舍人刘大朴，械监军佥都御史朱嗣敏。嗣敏邑邑死，志建亦病没。部将汪大捷、雷兆圣、欧正福拥众自保。李定国复湖南，大捷，以师附之，随入滇，不知所终。

杨国栋，四川成都人，字瑞宇。自云籍本新都，故相杨廷和之族孙。少应募，从征奢崇明，为把总。已，隶熊文灿为材官，渐积功次，以援剿参将领马步军千余人，从郧抚王永祚守襄阳。李自成破襄阳，国栋南奔，王聚奎檄召守长沙，为张献忠战败，因与参将汤有光走郴州，保吉王入广东。张献忠入蜀，国栋偕有光收郴、耒，遂北屯长沙。

国栋武勇不足，而于诸将中独自简束。好声誉，喜文雅。曾随邓玘援剿，慕玘之为人，驭兵严，不令侵苦百姓。时楚贼新退，抚驭无主，诸军星散，畏左良玉之相并，皆屯湖南。沅抚李乾德无远计，奏请尽蠲民粮税，而不虑军食之无资，故诸军皆寄食于民，不厌，则掠民以食。国栋独严禁其军，樵采不敢出郭，部卒以是大怨之，大哗而逃。国栋失军，闲居长沙，堵胤锡雅重之。及南都陷，胤锡解学政，募兵勤王，聘国栋为总统。国栋募兵湖北，有马数百匹，卒三千人，胤锡题授署总兵官都督同知。从胤锡攻荆州，不克，退守常、澧。上即位，擢总兵官，挂镇朔将军印。常德陷，国栋从胤锡与马进忠屯永定卫。国栋与牛万财据山而守，清游骑来攻，辄击却之。马进忠出师，国栋、万财尾其后，与收常德。麻河之战，清舟师来攻，国栋伏下流要击，大有斩获。胤锡承制镂印填空头敕，封国栋武陵伯，数月乃上闻，廷议从之。进忠兵溃而南，国栋亦南奔屯邵阳山中。时胤锡别用王一宾、彭嵩年、向文明为亲兵，国栋自为军，不随胤锡进止。

湖南复陷，国栋退屯桂林，翟式耜安插之，授饷，国栋遂依式耜。式耜奏晋武陵侯。国栋和谐，喜与诸文士交，恂恂自下。部卒贫枵，菜食不给，多为诸营佣保，国栋约束之如故，所至不为民患，然以是亦不能得士心。常退朒，未尝与敌一相当。永历四年，清孔有德犯桂林，国栋与马养麟守海阳山。有德攻大榕江，望国栋旗垒而过之，径捣桂林。国栋乃走柳州，已，扈上入南宁。孙可望劫上入兴隆(*应为安隆*)，国栋依土司结砦自固，为清兵所拔，死之。

马养麟亦自柳走南宁，为追兵所围，战不胜，死之。养麟，湖广郧阳人。从何腾蛟为副总兵，复东安、祁阳，转战衡州，有功，官都督同知，封蓝山伯。

张先璧，云南临安人。应募随总督尚书傅宗龙军前自效，稍积功次为援剿参将。随楚抚宋一鹤守显陵，加钦依副总兵。承天陷，南奔武昌。张献忠破武昌，先璧走岳州。王聚奎巡抚湖南，聚援剿兵十三营守长沙，先璧其一也。先璧所部近三千人，号"滇奇营"，颇习战，与张献忠战于罗塘河，先璧陷阵有斩获，贼稍退。蜀将孔全斌遽纵火溃逃，先璧乃走，自宝庆入武冈，依刘承胤。承胤待先璧不以礼。已而李乾德檄同承胤攻复宝庆，先璧军先登，承胤尤忌之。乾德抚偏、沅，承胤其属也，奖承胤抑先璧已甚，先璧无所容，怨乾德，率其兵东下屯茶陵。乾德无以抚辑之，先璧亦因不听命，自募兵就食民间，大为民扰。

何腾蛟开府长沙，调先璧。先璧自为乾德所不恤，饷饵绝，掠野而食者两年矣。腾蛟饷之，先璧遂依腾蛟。腾蛟议出师武汉，调诸将，先璧与承胤皆集长沙。先璧以宿隙因事与承胤竞，腾蛟右先璧，承胤怒，归武冈。先璧惧承胤之终图已，益召募兵逾五、六万，多为营号，以抗承胤。然大要皆窳农叛仆，固不习战。隆武二年，思文皇帝欲出楚，腾蛟分遣先璧及郝永忠为左右部，率师迎驾。令先璧自攸县出永新，与永忠会于赣，题授总兵官都督同知。然腾蛟实不欲先璧行，遂次攸县不进。

永历元年，长沙溃陷，先璧西走宝庆，刘承胤疑其图已，遣兵御之。先璧畏清兵追，不敢与承胤较。趋新化，走溆浦，入沅，上疏自理，言："臣无仇承胤心，且不敢犯辇毂，方思与承胤洗心洒血，扈陛下于艰危，而承胤猜忮狠毒，迫臣于险，臣心无以自白，请与承胤面质。"承胤执其使磔杀之。马吉翔阿承胤意，矫旨切责先璧，先璧由是益骄恚，屯黔、楚间，偃蹇不通奏谒。武冈陷，承胤降，上乃降敕联络先璧，封南宁侯。

湖南复，先璧望腾蛟之招致，已而腾蛟方为湖北溃兵所嬲，不及调用。腾蛟没，先璧益无所望，朝廷无以收之。先璧拥众，据镇沅，夺民田以耕，日与苗夷相仇杀，日益疲。孙可望出贵州，矫敕征先璧，先璧遂附于可望。永历六年，随刘文秀出蜀，攻保宁，结筏为桥济师，令先璧断后。先璧弟先轸患其兵之退怯，斩筏桥而不以告，清援兵至，文秀粮尽退师，将据水南结垒，桥已断，兵汹惧，清兵乘之，大败，溺死者无算。文秀械先璧归见可望，可望杖杀之。

黄朝宣，亦临安人。魁岸有膂力，与张先璧俱为傅宗龙亲兵牙校，有卒千余人。宗龙陷没，展转诸督抚间，稍立战功，部曲惭众，为援剿参将。随宋一鹤守显陵，号"滇广营"。承天陷，奔武昌，楚王留之城守。张献忠攻武昌，朝宣与牟文绶迎战于新南门，杀伤相当。俄而城陷，遂走湖南，王聚奎与守长沙。长沙溃陷，朝宣与先璧连营，奔武冈，与复宝庆。刘承胤忌之，谮之李乾德，乾德不为恤理，驱令屯衡州，候调遣。乾德至衡州，闻京师变，恇惧，遽归沅州，置朝宣不为安插，朝宣不知所适。

先是，攸县贼刘夯保据燕子窠，下湖南兵巡道高斗枢讨平之，地为瓯脱。至是，有告朝宣形胜者，朝宣遂往居其中，益召募结砦自固，渔食湘东诸邑。何腾蛟至长沙，朝宣以军来谒，腾蛟喜，行拜将礼，命为总统。朝宣遂骄恣，札牌四出募兵，官目几数千人，莱佣尪仆皆收为兵，殆将十万，田野为空。长沙既重兵屯集，朝宣畏其逼；而腾蛟意移，待朝宣出诸将下，朝宣乃自请出袁、吉，为长沙东护。每月辄驱疲卒万人掠萍乡、永新、万载、遇敌则歼，又招罢民补之。上即位，王、马、卢、张、郝皆用腾蛟荐，挂帅印，充总兵官，朝宣不与荐列，上特敕授署正总兵都督佥事。朝宣怒，迁怒于民，谓民之讼己，以致腾蛟之轻也。民稍触其怒者，即磔剥之，腾蛟不能问。

永历元年二月，长沙陷，清兵直取燕子窠，朝宣弃营走衡州，遣使诣孔有德纳款，约屯衡州以待。有德至，朝宣不时迎，又尽髡其发，有德丛矢射杀之。朝宣初以勇健闻，历数十战，视诸将为最，乾德、腾蛟先后操纵失所，因遂骄窳。黄州黄惟锻本猾吏，教之募兵为虐，民受其毒者倍张先璧，故其死也，民皆快之。

卷十一

金、王、李、陈列传 李元胤刘克安附

金声桓，字虎符，陕西榆林人。起群盗，号"一斗粟"。拥众万余，降于左良玉，良玉部四十八营，声桓为之长。弘光中，授总兵官都督。寻随良玉东下，与左梦庚俱降清。同刘良佐、高进库攻陷南昌。隆武二年，陷吉安、赣州，良佐还师，清授声桓提督江西右都督，与王得仁守南昌，别令高进库守赣州。

声桓部卒约三万人，王得仁众将五、六万，马数万匹，甲械精好。声桓居恒邑邑思本朝，间与得仁言，辄欷歔不自禁。得仁故父事声桓，闻言亦泣下。永历元年夏，得仁遂举兵，杀清总督、巡按、镇守、□□，兵皆歼。声桓望西南拜表反正。先是，思文皇帝遇难于乱军中，存亡未著，民间犹传脱走入粤。得仁与姜曰广所假敕，犹称隆武三年，封声桓豫国公、拜征虏大将军。已而收吉安义军，乃知上即位于粤，遂遣幕客雷德复入奏。声桓故随良玉驻武昌，何腾蛟尝题叙之，至是，命德复便自楚报腾蛟。时上在南宁，楚、粤道梗，德复以章奏藏佛经梵夹中，自为僧装，间行达桂林，见腾蛟。腾蛟惊喜，即填空头敕，铸银印，间道遣使，仍封声桓豫国公。总督南、浙、江、闽，便宜行事。使先达，声桓拜命。已，德复至南宁，诏封声桓昌国公。声桓曰："吾以豫国举义。人但知有豫国而不知有昌国。"辞后敕，请如腾蛟敕。上许之，为加敕行。

声桓既反正，乃遣使谕高进库，以属礼下符檄。进库怒，守赣州不下。声桓复遣客至武昌，劝清总督罗锦绣降。时孔有德还师，去楚未远，锦绣以为疑，然已密遣优人具冠带袍笏矣。声桓兵势强盛，江右人士习夸大，四出呼召，闽、楚、南畿皆震动。王得仁欲出屯九江，胁降楚帅，固守江面。声桓曰："进库未顺，行且蹑我后，当收赣而后北出师，为万全。"遂南围赣州。进库已间道走，蜡书请援于清，得报命，益婴城守，弥月不下。十一月，清谈泰率八固山之兵抵安庆，九江守备单弱，遂得渡江。广信、饶州复陷，遂进攻南昌。声桓大惊，遽撤赣州围，留刘一鹏守吉安，盖遇时守袁州，扼赣州兵；而已与得仁驰归南昌。

部署未定，虏已傅城下，声桓与曰广谋，赍发吴宗周诣行在、朱谋埅诣何腾蛟所求援。清筑长围，掠舟据章江下流。声桓出兵与战，互胜负。城中粮少，曰广欲出百姓保乡村就食，而尽城中积贮以赡兵。议未定，忽一僧负蒲团，趺坐得仁门外，求见得仁。召与语，曰："公等所为，上应天心，敌固不能久困我，腊月初当有内乱，敌且溃走，公尾其后，蹴之于江，敌且歼。吾已出世外，无所求于公，但闻公等且遣百姓四出，当为敌掠杀，大士遣我就公求活此大众，公无忧虏也。"得仁引见声桓，踟蹰未信。僧登堞望气曰："某日，敌当有若干骑犯某门，当以某旗出某门应之，则胜。"至期，敌果至，如其言。僧从城上举佛号幡麾之，敌即走，追及，颇有斩获。他日，又如其言，五战五捷；不如其言，以他色旗自别门出，僧亦不举幡于堞，则敌尽死斗，城中兵即败。江西人好鬼，喜言机祥，翕然尊信之。声桓、得仁皆膜拜，奉为师，遂听其言，尽发仓粟，沿门贷贫民，粮遽尽。十二月，围益坚，声桓部将王天雷疑而验之，知其为谍也，搏僧杀之，而城中已大馁，无从得食矣。乃驰檄趋袁、吉粮，一鹏、遇时各遣舟运米赴之。敌舟满江岸，粮舟屯市汊不敢进，因密约期，举布帆沿岸行，城中出铁骑护之。敌又已谍得其实，遣劲卒扼粮舟于丰城，而自以土压舟，举布帆循岸行，城中发骑兵往迎，稍泊间，舟中兵猝起，攻迎粮者，皆歼之，乃徐撤扼粮兵，放粮舟进。城中见布帆不敢出迎，尽为虏获。由是闭门坐馁，不敢以一骑出矣。一鹏、遇时率兵进援，皆屯丰城不进。上闻江西围急，诏李成栋援之。成栋遣阎可义以骑兵五千先往，至南安，为高进库所扼，不得达；成栋自帅师继进，次于信丰；何腾蛟亦以围永州未下，兵不得发。永历三年正月，腾蛟至湘潭，乃赍发堵胤锡率忠贞营往援，至茶陵，不进。二月，城中粮尽，杀人而食，声桓恚，开东门纵百姓走，因道掠之。谈泰知之，解一面围纵走者，城中兵见走者得免，遂溃。声桓不能禁，杀妻子，焚

廨舍，自刎死。南昌复陷，刘一鹏奔抚州，收余卒，依揭重熙。盖遇时奔鄱县，已而复降于清。朝廷闻声桓死，辍朝致祭，赠榆林王，谥忠武。

王得仁，陕西米脂人。头早白，号“王杂毛”。起群盗，为李自成骁将，所部兵皆精锐。自成渡江死于宁州，得仁已先驰至南、瑞间，因不得与高、李同降。金声桓降清，守南昌，得仁孤窘，遂举兵附声桓，事声桓为父。声桓为请于清，授副总兵，协守江西。得仁与声桓益收诸溃军，凡左营降兵遣发归农者，皆投声桓；自成余兵溃入江西境者，则投得仁。合兵逾十万。

声桓居邑邑，恒与得仁言本朝旧事，则欷歔泣下。得仁感动，思反正。乃密遣客求姜曰广所在，道意，并收宁藩诸宗及人士有志意者入其幕，从容喻意。吴宗周、朱谋垕、钱匡日怂恿之。得仁数劝声桓即起，声桓郑重，未遽应，会清遣董御史者按江西，得仁橐鞬庭参，不为起，又索其歌妓，得仁未即遣。董御史怒骂曰：“不闻□□有借妻例耶？吾行索得仁妻侍寝，何况歌妓！”得仁闻之，按剑起曰：“王杂毛作贼二十年，然自知有男女之别，安能一日随犬豕求活耶！”遂召诸客入议。染黄纸草敕，以蜡刻广运宝，拜声桓豫国公，得仁建武侯。使客驰马扣得仁门，称有密报。入良久，客冠进贤冠，衣袍带，捧敕印，鼓吹诣声桓署，称诏使至，令声桓迎。精兵数百人，披甲露刃随其后，环声桓辕棨间。已而举营皆披甲介马，登陴讙噪。声桓良久出，客捧诏自中道入，登堂，南面立，呼声桓受诏。声桓乃下拜登受。得仁遽褫笠帽，取冠带为声桓易服。已，率诸军拜贺，欢呼声如雷。声桓执得仁手曰：“吾有此心固在公先，所以踟躇者，欲积刍粮、治舟舰，南结高进库，西约何老师，当一鼓下金陵耳。今事未办，公遽起。虽然，吾不可以负吾夙心！”是日擒董御史磔之。下令所属监司守令，仍旧官治事，听请朝命。事闻，诏授得仁太子太保、左都督，封建武侯，如其自署。

声桓南攻进库，得仁欲北守九江，图武昌，声桓不从。清兵至，与声桓距堙而守。屡出战，皆殊死斗。粮尽援绝，城溃，声桓自杀。清兵入郛，得仁巷战，死于阵，赠建国公，谥武烈。

李成栋，字廷玉，陕西宁夏人。起群盗，就淮镇降，屡官至总兵官都督同知。

弘光中，领兵镇徐、颍，清兵渡河，归、睢陷，成栋南奔。南都陷，遂降于清，随贝勒攻福建。已，乃授广东提督，率兵攻广东。会唐王聿𨮁称尊号，居广州，与今上抗，兵皆西御，成栋乘虚入，遂破广州，尽陷东省。西侵，破梧州、平乐。清以佟养甲为广东总督，王芋为巡抚，同成栋守广州；耿献忠为广西巡抚，扼梧州。

成栋部将阎可义、杜永和、张月、杨大甫、马宝、董方策，皆慓勇善战，骑兵将二万，步卒如之。悬军东南，驰骤无所诎。初，西攻肇、梧时，破丁魁楚于岑溪，得总制两广印，藏之不缴。永历二年，江西反正，成栋闻之心动。前给事中袁彭年降清，为广东学政副使，与成栋相得，稍稍以词色挑之，成栋不应，而面色甚愉。养子元胤力劝之，成栋与元胤登越王台，语三日，元胤涕泣陈大义益切，成栋乃拔刀起曰：“事即不谐，自当以颈血报本朝！”归署，有妾故松江院妓也，揣知之，劝成栋尤力，成栋不语而叹。妾曰：“公如能举大义者，妾请先死尊前，以成君子之志。”遽拔刀自刎。成栋益感愤，命元胤迎袁彭年入卧内决策。六月朔，成栋易衣冠，望阙拜表，捕佟养甲亲标辽兵千余人屠之，胁养甲降，养甲不得已听命。成栋出所藏总制印，凡章奏檄移皆用之。发兵守岭，招耿献忠以梧州归顺，遂具疏迎驾亲征。上封成栋惠国公，总制江、广、闽、浙；养甲汉城侯兵部尚书；擢袁彭年都御史；洪天擢、曹晔、耿献忠俱列九卿。

成栋之迎驾也，遍致书于朝士，皆有赠遗。王化澄、朱天麟以下，皆欣跃为劝上驾。瞿式耜疏请西出，赍发，给事中蒙正发陛见抗争。成栋复遣杜永和来扈跸，正发与廷争之，语侵永和。永和出，怒目睨正发，曰：“此曹倚未剃发相傲诮，吾将执而彨其鬓！”廷臣遂讹。给事中欧阳霖上言：“成栋输忠效顺，所不忍忘者君臣大义耳。今永和恣睢阙廷，辱天子谏官，君臣之分谓何？若贳永和不问，则成栋精忠且为永和所掩，又何以号召天下之忠义哉！”上释不问。霖挂冠去。九月，上遂幸肇庆。成栋修行阙，庀官署，饬城堞，具防卫，朝廷始有章纪。上至肇庆，成栋与宾客习所以奏对，述己忠悃者备悉，及见，上温颜接之。赐坐，慰问再四。成栋俯首战栗，唯唯起，叩头趋出。客问：“公今日何无一语奏对耶？”成栋曰：“吾武人，容止声音，虽禁抑之，犹觉勃勃，更为之言说。动上听睹，将无非人臣礼乎！”上特敕拜成栋大将军大司马，命有司筑坛，亲临授钺。成栋拜疏恳辞，上不听。成栋遂拜表辞阙，轻舸下广州。上遣吏部侍郎吴贞毓追劳之，兼视其师。贞毓乃与何吾驺、毛毓祥比，说成栋迎上居广州。贞毓张皇之以胁廷臣。上遣兵部侍郎刘远生催成栋出师援江。远生因谓成栋曰：“驶驻广州，则爵赏征调，人疑有私，无以服江、楚诸将吏心。”成栋起谢曰：“非公教我，儿为吴少宰所误！”内外始益知贞毓之奸。

十一月，成栋遣阎可义率骑兵六千援江。至南安，与高进库相持未下。成栋自治兵于广州，益募水师，将继进。时马吉翔交内侍夏国祥，以中旨进退九卿台省。成栋闻之，密疏上言：“恩威不出陛下而出旁门，宰相不能执票拟之权，匪人滥进，货贿公行，臣恐朝廷威福穷而阃外亦无所奉，系社稷存亡之大，非细故也，臣不敢不言，而不敢昌言以涉遥制朝权之逆迹。乞陛下留此疏于宫中，清晏则取而视之，裁恩幸，定黜陟，伸威令，臣虽死沙场，固所深愿而不恤也！”疏入，吉翔惧，稍戢。乃摇动上听，谓成栋将夺上耳目。蜚语四布，在廷咸疑。十二月，成栋自帅兵出岭北，将入见，请进止。吉翔益危词达宫中，谓将尽废阁部大臣，而以广州降吏代，解散上扈跸亲兵，以己卒充禁直，且如董卓、朱温事。内外汹汹。刑部侍郎朱盛浓，故马士英私人也，信吉翔语，遂揣合成栋心，疏言：“宦者典兵，古今弊政，庞

天寿统勇卫兵三千，臣恐甘露之祸发于旦夕，请亟罢之。"天寿所领兵，实不过千人，为宫门檄徼，闻者盖知盛浓之妄，而益疑出成栋意，成栋固不知也。两宫摇惑，猜阻既甚，上遣鸿胪卿吴侯劳成栋，召之。敕无决召意，侯与成栋语，腼涩如有所怖。成栋疑，驰问元胤，元胤乃以故告。成栋叹曰："吾初归附，礼当以元旦诣阙贺正旦。此行也，誓死岭北，愿见上一决，因与公卿议善后计，及请催楚师出郴、赣间相应援，乃群小汹汹如此，吾不能剖心出血，且坐受无君之谤，徒以血肉付岭表耳！"除夕，泊三水，驰疏，称警报迫，不得入朝。望阙大恸，泝清远去。曰："吾不及更下此峡矣！"元胤以其事闻，在廷稍知其诬。吉翔犹游词蔽上，上弗知也。

三月，江西陷，高进库无北顾忧，尽锐击成栋军于信丰。成栋与鏖战，阎可义战死，将士多死伤。粮尽，杜永和请退师，成栋索酒痛饮，举觥投地，曰："吾举千里效忠迎主，天子且筑坛欲以大将拜我，今出师无功，且朒缩返，何面目见天子耶！"控马引弦渡水，将突敌营，不择津涘，乱流趋敌，堕渊水，溺死。杜永和敛军退守南雄。讣闻，上震悼辍朝，赠太傅宁夏王，谥忠烈。设坛于天宁寺，亲临祭之，而以其军俾永和总统之。成栋无子，养元胤为子，封南阳伯。

元胤，字元伯，河南南阳人，本姓贾，故儒家子。李成栋为盗时掠得之，养为己子。从成栋降清，破广东。元胤貌轻脱，而心计密赡，有器量。稍读书，知大义。成栋之降，元胤尤怏怏。

永历二年，金声桓反正，成栋以为忧。元胤从容进曰："大人何忧？即事不可知，不过为金将军耳。"成栋色动。他日，复进曰："万一金将军以尺书至，大人当如之何？从之，则必屈于金将军；不从，又不能悬军万里，为丑类守海峤。"成栋乃与登越王台，敷毡藉草语三日。元胤遂召袁彭年入成栋卧内，语竟夕。迟明，遂冠带拜表，举十郡七十余州县籍兵十余万归附。上既封成栋惠国公，授元胤锦衣卫指挥使，加左都督。上至肇庆，成栋辞往广州，治兵出岭表，元胤留，以本官领标兵二千为禁旅，与庞天寿、马吉翔分督扈卫。元胤缜密谦抑，终日语不及朝政，未尝奏荐一文武官吏，惟楚、黔、粤西诸将奏使至，则款结之，为国家收阃外心。以马吉翔事上久，倾心与好，吉翔固弗喜也。吉翔纳交宫禁，辄以中旨授佥都御史及郎署官。袁彭年、金堡奏裁抑之，吉翔怒，欲倾彭年、堡。元胤不平，以告之成栋，且曰："请大人以密疏讽上，勿露章，令人谓我父子遥执乾纲也。"疏入，吉翔益怨元胤。然元胤自朝请外，不一问国政，吉翔不能持其长短。

佟养甲以被胁归顺，授兵部尚书，居尝怏怏，不肯任部务。退居广州，密遣人北归。自理，兼约为内应。事露，成栋欲攻杀之。元胤密白成栋曰："养甲秩九卿，而大人以意杀之，不可。"乃密奏上，召养甲理枢政。养甲至，以疾辞再三。元胤乃诣养甲曰："公初内附，无功而居八座，受侯封，殆将不可。公何不请屯梧州，部署梧镇兵，自怀集出楚，与何督师合，则与家君东西犄角，为行在张两臂，大勋可成也。"养甲大悦，冀得拥众自楚间道北归，因奏请西出师。元胤密奏，上允之，赐尚方剑，总督楚、粤。临发，元胤临江送之，殷勤尤至。养甲舟次都城驿，元胤入奏曰："养甲偃蹇称病，而闻出楚，则踊跃就道，其叛审矣。"遂请以禁旅兵追诛养甲，夜薄舟次，矢集篷窗，养甲乃痛，遂杀之，歼其□□亲丁数百人。

永历三年春，成栋战死，杜永和收兵归岭南。上推成栋恩，封元胤南阳伯，欲令统成栋军。元胤奏："年少望轻，不可居诸将上。"力辞。乃改命杜永和为总统。诸将不辑，马宝、董方策退屯德庆，杨大甫退屯梧州，不受永和节制。大甫尤桀骜不逊，纵兵掠居民，劫行舟，杀黔、楚奏使。上大怒，切责之，大甫遂通忠贞营叛将刘宗敏(希尧)、刘希尧，欲叛降清。元胤知之，因马吉翔入奏曰："大甫在辇毂侧，辄恣杀掠，明诏责之，而遽欲叛，不亟诛之，何以令四方？请下温谕，召大甫令与永和分将。大甫幸与臣无隙，臣亲赍往召之，必至，即显戮之阙下，可无费一矢力也。"上乃授元胤敕。元胤入大甫军诱之，大甫果赴召诣阙，愔愔自以为夺永和军。元胤驰密奏，请召杜永和、张月各以军至。永和伏师灵羊峡，轻舟入见；月亦轻舟至，与大甫偕泊江干。薄夜，月乃潜军从南岸泝上流扼大甫西。黎明，大甫与永和、月陛见。元胤、吉翔侍，上泛慰劳。已，召大甫升，稍诘责之。吉翔色动，大甫觉，方拜伏次，遽欲起。元胤自后夺其佩刀，大甫走近御座，将劫上。吉翔失声而走，元胤大呼："杨大甫不得无礼！"蹴其背仆之，卫士乃缚大甫出宫门，诏至，缢杀之。大甫军乱，月军自西下，永和自东上，皆鼓噪露刃与相持。元胤朝服单骑，捧敕入其军中，大呼："有旨杀大甫一人，诸兵将不问坐。"□案宣敕，军乃戢。大甫戮，宝、方策敛手自请为御营亲兵。忠贞营在浔南，亦下令禁侵掠。

永历四年春，清兵犯梅岭，罗成耀弃南雄走。上将弃肇庆西奔，杜永和奏请留驾。马吉翔言："永和将劫上。"两宫震惧。元胤曰："永和所以欲留驾者，谓不当轻动骠军心耳。元胤在，永和其敢挟驾以怀贰心乎！"泣谏，上不听。敕留元胤守肇庆，督兵援广州。元胤请扈驾行，吉翔欲因上西幸，挟陈邦傅诛异己，恐元胤挠之，乃自请与元胤援东以止元胤之西。吉翔实无东援意，徘徊不进，已乃稍出，次三水。罗成耀已密纳款于清，请取肇庆自效，伪以舟师来会。元胤侦得其情，密奏请除之。上密敕元胤诛成耀。元胤佯与成耀交好，语次，稍诱之，成耀微露情实。一日，成耀过元胤饮，马吉翔在坐，中酒，令泛舟中流。元胤素好谐谑，忽起，倒拽成耀绳床，僵，元胤压成耀胸，捽其脰，吉翔不知，犹曰："谑何恶也？"其左右遽拔利刃劘成耀喉，刎其首。吉翔惊仆，元胤徐掖之起，以敕示之，曰："有诏，令元胤斩成耀，而令公收其军。"移尸涤血，行酒歌吹如故。已而吉翔召成耀中军官示以敕，元胤已督舟师遏下流，成耀军不得奔，皆就吉翔降。

元胤凡三斩叛将，决机俄顷，而皆先请敕行事，不自专也。

上既至梧州，诏狱起。邪党挟陈邦傅，并疏攻元胤。元胤乃请入见，奏曰：“言者谓臣党金堡等，臣父自虏中归顺，堡从黔、楚来，从无交往；袁彭年与臣父子同谋归正，陛下自擢彭年都宪，臣父子不敢以一字荐彭年功。彭年、堡自行其志，于臣何涉？臣父子自以归顺功蒙不次之赏，何求于堡？堡间关从王，而登籍十年，官止七品，抑思文皇帝所授也，堡亦何藉于臣父子而为之援？今援师逗留，臣旦夕与广州俱碎。臣父死，臣且继死，而言者必欲中臣，不知何心！”因伏地痛哭，曰：“诸臣从皇上，幸而成，取富贵；即不幸，固有余地。佟氏世仕虏中，固山、公、侯、文武大吏将数百人，臣为陛下手刃佟养甲，岂复有余地求活耶？臣誓以死报国家，如此其决，而犹谓臣结党欺君。臣不足恤，恐天下怀忠愤之心者，将以臣为戒矣！”复大哭，不能起。上命高必正掖之起，必正亦为之堕泪。

元胤请必正与己会师东援，必正感其意，请行。吴贞毓尼之，不果。元胤归肇庆，日约马吉翔、陈邦傅出师，不听。元胤孤军进，败清兵于西南驿。已而广西陷，上奔浔州，陈邦傅大哗而西，吉翔亦托扈驾去，元胤归守肇庆。十二月杜永和、张月奔入海，广州陷。元胤走郁林，清兵追围之，迫，元胤朝服登陴，西向拜哭曰：“陛下负臣，臣不负陛下！”因自刎死。广东复尽陷于清。

陈友龙，直隶上元人。与刘承胤同起行伍，为承胤标将。短小精悍，善步走，日行三百里。性严急，惯战。随承胤征黎平苗。友龙尝先登，破苗砦，执叛苗则生剥之，为群苗所畏，呼为“五阎王”。

隆武元年，承胤下长沙，议出师复武、岳。承胤葸懦而忌张先壁，假以苗乱归武冈，留友龙率偏师随何腾蛟屯湘阴。腾蛟轻赍金币归黎平，为承胤所要，挟长短以制腾蛟。腾蛟子文瑞，居家逾法，承胤辄折抑之，腾蛟以是恶承胤。会有查和尚者，假称弘光皇帝入沅州，举人高士美率众推戴之，腾蛟闻知，不能辨，亦遣使问起居。佥都御史郑逢元发其奸，已擒伏诛，腾蛟所遣使弗知也，犹驰传，行过武冈，为承胤所得，以诮腾蛟。腾蛟积不平，遂裁抑友龙军食，没其功次。承胤乃召友龙还师归武冈。承胤军号十万，率调卫、所额军占籍自雄，其习战者唯友龙一军而已。

永历元年，承胤迎上居武冈，大推恩诸将，友龙拜宫保都督同知。八月，清孔有德犯武冈，承胤撤紫阳戍兵守石羊渡，友龙扼险要，背山而阵，有德攻之，三战，皆为友龙所大挫。方驰级奏捷，承胤遽至，周览壁砦，颦蹙良久，令闭垒勿战，驰密奏，劝上出奔，而遣人诣有德约降。有德方惮友龙，疑不肯遽受，而承胤已下令剃发，自诣有德营门献印剑矣。友龙举军大恸，乃投戈剃发。有德以是迟两日乃入武冈，故上得逸去。有德宴诸降将，自持酒饮友龙曰：“使诸将皆能如陈将军，吾安能至此！”有德既深重友龙，令举兵攻靖州、黎平，皆陷之；并抚谕诸苗，皆降。遂令镇守黎、靖。

友龙固无降志，承胤知之，密告有德曰：“王欲用友龙，当有以绝其归明之路。何腾蛟母妻子姓居黎平，诚令友龙捕送王所，以招腾蛟，腾蛟可致则致之，不可致，则友龙必永绝于腾蛟。”有德喜，从之。立檄友龙捕送何氏，无少长不得有逸。友龙见胁，捕腾蛟庶母妻妾数辈送有德军中。腾蛟闻之，为发哀制服，称其妻已殉难。诏赐祭加赠谥。有德既北归，友龙屯黎平，收土、汉，军益张。伪令人告清靖州守将曰：“友龙将反，诸军皆不欲从，今已密疏通粤西，若许我辈自新，当以某日缚友龙诣城下献功。”靖守将喜，悬赏待之。及期，缚一人前行，诸军拥之至靖，清将开门受之，友龙杂小校中，拔刀捽清将。曰：“身是陈阎王，为索汝头来耳。”斩之，麾兵击，城中辽、汉兵千余人，皆歼。遂收黎靖、沅州、黔阳、平溪、清浪、镇远、筸子。东攻武冈，拔其城，取守将头祭傅作霖，遂围宝庆，破之。不逾月，复城二十余，斩首□数千，清将魏□□帅兵来争宝庆，与战，大破之，遂复湘乡。驰檄治兵，将下长沙，选练苗、汉兵，众殆数万。辑残黎，储刍粟，郡邑安堵。事闻，敕授总兵官左都督，封远安伯。

何腾蛟素恶友龙，以庶母妻妾故，尤怨之。且闻其复湘乡，恐其先得长沙，而腾蛟方围永州未能下，念无以制友龙者。郝永忠方屯柳州，腾蛟使谓永忠曰：“诸将出楚，皆立大功，将军独深壁柳州，将为诸将笑。今予自率滇、曹兵下永、衡，王、马诸部出辰、常，为将军计，唯有靖、武一路可出耳。陈友龙收二十余城，富甲诸将，金粟可坐食十年。战友龙之与战虏，难易亦易知，且彼自以得上封拜，怙天子为安，不虞人之见袭，可一鼓破也。吾妻妾皆死于友龙之手，将军于我，师生谊最厚，独不能为我一报乎？尽友谊，取大功，收厚利，据乐土，在此行也。幸勿以友龙新受褒赏为疑。将军诚据宝庆，待我而下长沙，虽杀友龙，朝廷其不能致诘于将军审矣。”永忠军方困于食，得腾蛟报，大喜。即卷甲趋古泥，即贻书友龙，言假道自黎平西出黔境，往复辰州。友龙不为备，永忠倍道驰袭友龙于武冈。乃称“奉督师令讨友龙”。友龙兵不得集，遂溃败。永忠尽并其军。友龙挟一矛冲重围走，三日夜不得食，乃达柳州。驰疏讼冤，朝廷果以腾蛟故，置不问。永忠遂大掠黎、靖、武、宝，杀百姓以巨万计。武、宝绅士起义应友龙者皆捕掠之。给事中金堡自黔阳入，奏：“永忠击杀忠义，戕贼内地，破坏恢复。”朝廷为腾蛟故，复切责堡。腾蛟每对客揶揄曰：“吾荐拔将帅至五等多矣，能为我效一臂者，郝南安一人而已！”诸将以是怨望解体。腾蛟之下湘潭也，无一人从者，以及于难。

腾蛟既没，友龙乃赴阙自讼，上召见，恻然闵之，慰问殷勤，为之泣下。仍给敕印，令收兵复楚西。友龙至新宁，诸部曲及土、汉义兵闻友龙复至，皆响应，数月间，收兵得万余人。将出宝庆，永忠惧，乃遣使谢友龙曰：“吾前得罪于公者非己意，为督师所迫尔。今督师

没，实自悔艾，愿自新，与公通好。”因赍遣友龙仆妾马仗归友龙以饵之。友龙自念受上眷注最笃，思恢复自效，不欲与永忠处相仇杀，致沮大计，遂欢然许和。永忠乃率轻骑诣友龙营，奉金币，交拜酬酒，约为兄弟，尽欢数日而别。友龙报谒，永忠盛张设筵，入居，次日张乐饮，永忠忽自坐捽之，起，磔杀之。急攻其军，众仓遽奔窜，追及，纵兵击杀，众皆歼。永忠遂引军走施州入峡。友龙死，湖南北尽裂，遗民至今追思之，谈者无不欷歔。

起义应友龙者。刘克安最著。

刘克安，武冈人，字绥邦。世为武冈巨族，团聚乡里，捍苗贼。袁有志作乱，起义兵应刘承胤，诛有志，承胤结为兄弟。张献忠陷宝庆，克安兄弟捍紫阳固守。

克安故为诸生，稍工制艺，中隆武丙戌乡举。上在武冈，授克安职方司主事。武冈陷，承胤招克安降，不听。已乃与友龙应，复武冈，擢太仆寺少卿。郝永忠欲捕杀之，克安故结诸苗，得匿免。李定国下湖南，从定国为幕属，未几，病卒。

卷十二

王、杨、皮列传

王祥者，故大学士王应熊之苍头也。弘光元年，诏应熊出督蜀师，开藩遵义，以御张献忠。祥干敏有机智，应熊宠任之，假以威福，札授至副总兵。

永历元年，应熊病没，祥素得其军要领，遂统有部曲，益收诸溃军，至数万。已而献忠遣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略地滇、黔，祥不能御，退壁土司中。俄而献忠败死于成都，可望率众入云南不返顾，祥乃复出。收遵义，擒斩伪吏，定泸、叙以西。以功奏上，遂擢总兵官右都督，骤封忠国公。

献忠之在蜀也，杀掠尤惨，城邑村野，至数百里无人迹。民逃入深山，不得食而死者委填岸谷；或采草木叶食之，得生者久乃化为野人，裸处林栖，体生白毛，遇人则搏杀之而吮其血。祥收川西南，延袤千里，然无安辑略，骄倨纵意。李乾德、范矿以兵部尚书、杨乔然以侍郎、朱容藩以副都御史为督抚，祥睨傲其间，不受约束。兵部侍郎程源奉敕联络，与祥忤，祥怒，系其势于马尾，驱马以驰，源踯躅仆地，曳踏几死。故蜀人怨之。清兵自破杀张献忠，即旋师，未能收蜀；吴三桂居陕西，遥为控制，而栈道横绝，竟空蜀境。乃朝廷一以蜀事委祥及杨展，祥、展卒不能保险抚民；而范矿昏耄，乾德巽懦，乔然轻率，容藩有小智而不知大体，荏苒三年，郡县皆为茂草。行在阁部诸大臣嚅嗫粤、楚间，置蜀若遗。迨刘文秀败于保宁，而全蜀始陷，良可憾也！

祥始受封爵，颇感激，思自效。屡遣使自平越、庆远进马进金，中道辄为陈邦傅所劫夺，复轻赍诣阙兼馈问诸大吏。王化澄、朱天麟利赖之，拟旨褒奖逾量。祥素从应熊，知朝廷旧典，骤见诏敕猥亵，已知国家无人，愈偃蹇，奏报罕至，设施皆无意绪，偷安川南而已。永历五年，为孙可望所并，执祥杀之，其军皆涅刺面间作“王”字。

杨展，四川人，故为重庆副总兵曾英部曲。崇祯十七年，张献忠入蜀，英整兵御之于重庆，展以战功札授副将，为英中军官。献忠尽锐来攻，援绝，英战死。重庆陷，城野屠杀殆尽。展收英余军，退保山谷。已而献忠败死，孙可望入滇，展复出，收重庆，郡邑皆赤土，无一民斗粟可据。退屯川南。以收蜀闻，授总兵官都督同知，封宣平侯。

时寇退土荒，横尸腐骼载路，金帛委野，而无从得粟，斗米至白金十两。展部曲皆拥厚资而馁，辗转向番中易荞穄，往还千里，半不得达，展以是势益不振。时出兵向川北，又绝食而返，退屯川、黔间，与王祥相颉颃。屡遣使请命行在，十不一达，朝廷亦无以收之，委全蜀为瓯脱地者逾三载。展时赍送蜀中士大夫赴阙求绥理，而蜀人猥陋，至则自为骤迁计，无能为蜀事画者。赵昱、程源、辜延泰、刘尧佐皆躐九卿台省，留粤不归。尧佐疏言：“张献忠辇金银至峨眉山，瘗之普贤峰顶，宜敕展发窖赍送赴阙，以供国用。”王化澄以为奇策，票旨行之。其俚媟狂诞率此类也。

永历四年春，胡执恭假敕封孙可望秦王，统理天下文武将吏兵马钱粮。可望得伪敕，即飞檄召展，以兵属己。展得檄驰奏：“臣茹荼辟草，为陛下收蜀固黔，方日望朝廷发遣大臣，指授方略，进收川北。乃可望忽以檄至，举陛下所有土地甲兵尽授之可望。臣誓不与贼俱生久矣，无难焚其檄，杀其使，出兵东川、乌蒙，与可望争一旦之命，顾以可望抄誊敕稿若果出上命者然，是以不敢卤莽为先发后闻之事，今特驰奏请命，将无可望之伪乎？抑岂皇上果举六御以授贼乎？如皇上果有此敕，则臣等从此皆可望之臣而非皇上之臣。在廷孰为此谋，以断送皇上大宝于片纸者乎？若命不出自朝廷而为可望所伪传，则臣愿首戎行，与诸勋镇执大义以讨可望。乞赐速为传谕，以安文武兵民之心。”时执恭与朱天麟、陈邦傅谋甚秘，行在无一知者，卒得展奏，不知所从。上但敕展朝廷初无此命，令展固守封疆，勿为摇惑而已。已而在廷藉藉，稍知执恭奸状，吴贞毓、万翱多方为掩护之，莫能诘也。展得旨，遂发兵守滇、黔，御可望，相持久之。永历五年，可望自将尽锐出攻展，展屡战皆败，兵尽溃降，展被执不屈，遂遇害。

皮熊，字玉山，四川人。幼育于罗氏，冒姓罗，名联芳。既显，乃复本姓。以行伍起家，历授援剿副总兵。弘光元年，擢都督佥事充总兵官，提督贵州军务。时天下扰乱，贵土粗安，熊通文墨，知名义，能以节制治军，不为民扰，土、汉安之。

永历元年，熊恶刘承胤之奸，欲迎驾，未果。张先壁入贵，开屯镇远，熊据贵阳自守。上由武冈奔柳，道

苗峒走靖州、古泥中，远近不知上所在，贵土惟扰。韩王□□者以失国迁流侨居贵阳，熊厚奉之。王纳熊女为妃。王故出入患难间，稍习戎伍，恒挟关、陇健儿自随。至贵，颇招募成军，及是，遂有监国心。熊亦以乘舆蒙尘为疑，谋之杨鼎和、范矿、冯洸，踌躇未果。已而上出怀远，间道遣诏谕熊，事遂寝。然已藉藉传闻。廷臣以是为熊罪，熊勿知也。熊援覃恩求封诰，中书舍人吴其雷当直草制，有"丸泥封谷，夜郎自大"语，熊乃奏白："流言无根，污辱臣节，乞赐改正。"上从之，而心犹弗善也。

张献忠掠地至黔，黔中初受兵，军民汹惧。都御史杨鼎和、御史冯洸惟掉先走，遂至惊溃。熊素与水西安氏交好，得其欢心，退屯陆广，与安氏犄角。贼至，不能留，熊复入贵阳。贼自毕节入滇，黔土少靖，用是积功，封匡国公。

熊以韩王事，重为上所疑厌。熊故坦易，王亦轻率，往往因王入奏，叙将士劳勚，求升赏，朝廷类多不行，以是视诸将权藉尤轻。熊亦以身为守土帅，无恢剿任，遂拥兵晏居，不与粤、楚战争事。黔之东北陬，与楚塞犬牙者，马进忠、张先壁、郝永忠、王进才往来屯合。平越、都匀闲，则有张登贵、莫宗文各拥部众屯聚，皆躐封伯爵。其西接蜀、泸，则杨展、王祥时往来掠食。熊藉居中以自安，而地逼粮少，亦莫能自振，惟联络土、汉，保境自固而已。

孙可望自滇出，张先壁、王进才皆为所并，熊亦不能与争，而不欲下之，遂偕韩王退屯水西，安氏纳之，可望莫能致。居数年，韩王薨，吴三桂既陷云、贵，遣使招水西，水西姑阳下之，而与熊誓约，欲相机收黔以待时。丙午岁，吴三桂大发兵攻水西，灭安氏，熊被执至云南，伉直不屈，粒米滴水不入口，诸降将往省之，熊慷慨论辨，称引古今忠义，追叙国家败亡之故，凡八日夜，语不绝声。忽反手据床，舌蹇，大叫一声而绝。

卷十三

高、李列传　牛万财附

高必正，初名一功，陕西米脂人，李赤心之母舅也。赤心者，初名过，眇一目，号"一只虎"，李自成之族子。蚤从自成起群盗。自成僭号，以过为权将军，一功为制将军。

弘光元年春，自成再败于秦，由商洛走襄樊，追兵复至，自成仓皇渡江，过、一功与田化龙、贺锦、党守素、刘芳亮、刘希尧、李来亨、刘体淳、袁宗第、牛万财、张光翠、塌天豹等皆从，自白螺山至城陵矶百余里间截江求渡。左良玉已弃武昌下芜湖，何腾蛟走江西，武汉为墟，长沙守备单弱，侦探者不敢逾洞庭，皆不知贼所在。而贼自起兵以来，蹂躏尽西北，南阻淮、汉，未尝一骑窥江。江南奸民为贼导者率附革里燕。张献忠亦与闯部漠不相知闻。自成既东渡，南望大江沧漭，山川缪错，卒不知所向。惟见虏骑西来，则益东走，遂由巴陵北境奔入江、楚界，南渐浏阳，北迄通山，东抵宁州。鸟惊兽逸，掠食千里。武、岳间居民惊贼猝至，亦不知所自来。五月，自成至九宫山，食绝，自率轻骑野掠，为土人所杀。过等追及，良久乃知之，益恇惧不知所为。

天启间，河南河滨沙碛中涌出玉玺，抚臣以献，廷议知其为宋哲宗时获得者，非秦玺，亦姑藏之内府。自成陷北京，获而宝之。自成死，一小竖负以走，田化龙夺而藏之。

诸部从贼久，颇厌剽徙；为虏所大挫，心魂俱褫。闻南京立天子，欲归附，不知所介绍。擒田野民问之，乃知何腾蛟为楚抚，遂欲因腾蛟降，顾因缘无由得达。方腾蛟之弃左军而逸也，从九江斜走瑞州，由万载入湖南，亦不知贼渡江事。猝闻平江、浏阳间有贼野掠，意为土寇，遣长沙知府周二南帅黄朝宣部兵二千人往击之。过、一功既欲降，无格斗志，按兵徐退。二南误以为怯，麾兵进薄其营，刃数贼，贼乃合战，俄顷披靡，二南坠马，死之。贼追溃卒，呼欲与通语，皆益丧精魄，骛走归长沙。腾蛟知为大贼，惴惴惟婴城守。过等敛兵不欲迫长沙，执土人纵之诣腾蛟所道意，土人得释即走，亦不为通。久之，稍传闻至腾蛟所，腾蛟乃募人持白牌赍手书往，过等大喜，遂举军降。腾蛟以便宜各授总兵官。李过之属，推一功为总统。凡八部为一营。刘体淳、塌天豹、袁宗第、宗第之弟宗道合为一营；张光翠、牛万财合为一营；王进才、郝永忠于贼中为偏裨，其主帅死，因得其军，为过等所不齿，又各别为一军。湖南民瘠赋薄，黄朝宣、张先壁、曹志建分处长、衡，刘承胤据武、靖，日益召募，至数万人；马进忠、王允成、卢鼎自江、汉来归，亦数万人。腾蛟既受诸降，益无以支。诸军散处岳、长间，野掠而食。会过、一功闻贼余众不及渡江者，星散湖西北，乃自请渡湖，出荆州，收其军。腾蛟大喜。思文皇帝已立于闽，遂飞疏入奏，请为加恩，诏赐一功名必正，过名赤心，各授都督同佥有差，名其营曰忠贞，拜堵胤锡为楚抚监督之。胤锡为制进贤冠、袍笏、舆伞仪仗以宠之。诸将皆轻脱鄙，始受命服冠带，皆如负芒刺，唯必正与党守素、李来亨稍治威仪。

八月，必正、赤心率诸部渡湖，屯公安、江陵间，连营百里。刘体淳、袁宗第亦渡江趋江陵之西，略夷陵，过荆门、郧西，渡汉北掠兴安，侵汉中，为清兵所败。南归，自夷陵入巴东，依蜀东塞，据险而居。唯王进才、郝永忠依腾蛟，留长沙。堵胤锡分治湖北，稍用辰、常赋及鬻将吏及纳弟子员所得饷金，输忠贞营充馈劳（*然无能饱也，率掠公安、松滋、澧州、安乡民以食。民皆怨苦之*）。至隆武元年冬，腾蛟与胤锡分道出师，会清兵大举攻忠贞营，腾蛟前部遇之于岳州，不战而退，清兵遂渡江。胤锡方帅必正诸军围荆州，诸老营留屯公安之草坪，荆民苦掠者，导清兵径袭草坪，轻骑潜抄，越两日夕，拔三营，而余营尚不知也。已而惊扰，自相践蹂，骛散而西。必正、赤心大惊，撤围走，荆州守兵开门蹑之，

全营大败，弓仗马骡夺弃滨尽。自是，忠贞营之精锐耗矣。遂敛余兵走夷陵，与体淳、宗第合屯蜀东徼，惟牛万财随胤锡退屯常德。牛万财者，眇一目，驻暴猥鄙，多掠人以为兵，众至数万，自号"牛十万"。以与高必正有隙，故为屈下依胤锡，而胤锡信爱之。

永历二年夏，马进忠复常德，胤锡率万财自永定卫山中出，会进忠守常德。俄而胤锡恶进忠之待腾蛟也，遂携郑古爱、毛寿登间道走巴东，要必正下楚。必正等方苦粮尽，遂拔营随胤锡薄常德。进忠惊怼，尽焚刍粮庐舍走湘乡。必正诸部至，无所栖食，胤锡遽帅之攻长沙，围数日不克，退次湘潭。张光翠、牛万财、刘体淳、袁宗第分掠衡、宝。湖南千里，尸横蔽野，原野无烟火。何腾蛟方下衡州，大惊，轻舸至湘潭安插之。

永历三年春，南昌围急，金声桓驰乞援师。上敕朱谋垔趋腾蛟援江，腾蛟乃与胤锡议，分胤锡统必正诸军自袁、吉入江西。因为奏封必正郧国公、赤心邓国公，刘体淳以下皆封侯伯有差。体淳者，故于贼中与赤心号刘李二将军，拷杀降臣陈演、魏藻德以下数十人者也。必正等既渡湘，涉茶陵、衡山境，徘徊不进。已而闻湘潭陷，腾蛟没，遂卷营南走。至衡州东岸，清兵遽蹑及之，益骇奔，由郴、桂取山道入贺县，趋梧州。行在惊遽，上命大学士严起恒、佥都御史刘湘客驰谕之。兵部主事郭如泰先至其军，宣上旨，必正赧惧谢罪，敛兵求屯浔州。自言："自草坪之败，盔甲弓刀皆丧，仅存者亦已窳敝，乞权住岭外一年，就铁冶胶角，稍治器仗，方可为国家效死力。"上亦从容慰劳而已。

陈邦傅忮李元胤而仇金堡，厚奉必正，舅事之，劝令举兵入肇庆劫驾，并元胤军，杀堡及刘湘客、丁时魁。必正佯诺，退谓其客曰："吾虽尝为大贼，亦自磊落行志，安能作此狗彘行乎！"以是恶邦傅而狎之，稍稍夺其兵粮马仗，殆尽，邦傅及窘。刘希尧、刘芳亮与赤心不协，率其军自梧州而北，转掠贺县、广宁、四会至宜章。所至剽杀，粤、楚间人尤苦之，呼为"白毛毡贼"。通粤将杨大甫，欲叛降清。朝廷执大甫诛之，希尧、芳亮恇慑失据。而彭嵩年、向文明屯郴南，阻其北降路，日渐溃散，清兵遽至，不及纳款，遂皆败死。是年冬，堵胤锡奉龙旗至浔州，调必正诸军出楚。赤心病，未有行意。未几，赤心死，必正兼统其军。田化龙亦死于南宁。所藏玺或窃去，不知所终。既连丧大帅，兵士合离不一。十二月胤锡又卒，益无趋令北出者，遂逗留左江。

永历四年夏，上在梧州，必正偕党守素入见，请身为诸将倡："以兵归兵部，赋归户部，简汰疲弱，分泛战守，较勘功罪，则事尚可为；如因仍离析，兵虽众，将虽尊，皇上求一卒之用亦不可得，有主臣皆陷而已。"朝廷翕然歆动。而户部尚书吴贞毓、兵部侍郎万翱庸猥嗫嚅不敢任，必正太息而已。时金堡等诏狱未解，贞毓、翱、程源、郭之奇、鲁可藻闻必正入觐，密遣使迎之于藤县，丐必正入，杀堡，逐严起恒、瞿式耜。必正皆佯诺之。贞毓等踊跃以俟。必正、守素方陛见，趋班候驾，贞毓、可藻越班就揖之，喜溢眉宇。必正、守素奏对，出，即拿小舟诣金堡，握手欷歔，言："中外想望者惟公一人，今公杖创若此，其如社稷何！"贞毓乃大沮。御史吴象玄疏言："之奇、可藻越班私揖，蔑礼慢上，宜加勘问。"必正闻之曰："吾入行在，惟闻吴道长一言而已，此外皆不知何等语也。"已而贞毓等集必正舟，方行酒间，必正出贞毓等手书一一示客，曰："此诸老先生命必正入朝杀人者，不知文天祥、陆秀夫曾如此否耶？"贞毓等皆俯首汗出，不能语。必正间谓郭如泰曰："朝廷不诛夏国祥及吴、万、程、鲁四尚书，必不能待明春而亡。"如泰以意告朝士，欲奏上行之，朝士有识者以为不可因将帅杀内臣。如泰以语必正。必正曰："吾误矣，存亡在天，朝廷事固非我所当与也。"必正知事不可为，意大沮丧。廷议欲遣之援广东，马吉翔、陈邦傅在肇庆，不欲其来，阴令夏国祥持两端止之，无诏促必正行。必正乃请归南宁。

必正虽起群盗，为李自成爪牙，而雅有志义。赤心之降，皆必正怂恿之。赤心狡犷，必正恒加抑沮。及赤心没，必正愈折节戢其军，思自效纾国难，而群小噂沓，为必正所轻，莫能用也。自必正之入粤也，与袁、刘、牛、张相失。体淳、宗第与宗道、天豹自宝庆西北走，过常、澧，仍归荆西。张光翠自衡州西走，壁沅、黔间，后李定国下湖南，光翠亦出宁乡。定国兵退，光翠溃败死。牛万财自湘乡西走，大掠新化、溆浦，攻下苗寨据之，为清兵所困，降于清。清夺其兵，万财与部曲贩鱼盐以自食。时忠贞营诸部存者，唯必正、守素及贺锦、李来亨四将，屯浔南，日益弱。是年冬，两粤陷，清兵犯浔南，必正自庆远走黔，孙可望薄险要击之，转战旬日，所部多为可望劫降。必正、守素、锦皆殁。余军推李来亨为帅，由黔走施州卫，遂至巴东之西山屯焉。刘体淳、郝永忠皆先在，连寨相结，凡十四年而后亡。

卷十四

李定国列传

李定国，字宁宇，陕西榆林人。本农家子，十岁为张献忠所掠，喜其貌度不恒，养以为己子。献忠养子四：孙可望为长，定国次之，刘文秀、艾云枝次之。可望狡谲鸷忍，常为献忠掌老营，号"一堵墙"。献忠之降也，左良玉固欲杀之，可望为通赂于熊文灿，馈文灿碧玉长尺余者二，径寸珠二。可望陈说诡媚，得文灿欢心，保献忠逸去。由是尤为献忠所信倚，威亚于献忠，定国等皆为之下。定国长八尺，眉目修阔，躯干洪伟，举动有仪度，于群盗中独以宽慈著。喜接文士，通兵法、纬象，读《通鉴纲目》，略通大义，不乐为盗。以幼鞠于献忠，莫能自拔。所部将二万人，随献忠驰突豫、楚。崇祯十七年，破四川，献忠惑其客汪公子言，日务屠毒，猜忍暴噬，可望、定国皆重足立。

永历元年，献忠僭大号，建伪都于成都，分遣可望、定国、文秀、云枝攻贵州，遂窥云南。献忠猜杀益剧，可

望等不敢北归，掠东川、乌蒙间。会黔国公沐天波以年少轻倨，侵虐土、汉，巡抚吴文瀛婀阿不能裁正，土司沙定洲举兵反，攻云南府，天波弃城走，定洲据云南。时上方播越，威令不能及，天波势蹙。澜沧道副使杨畏知，迎天波居腾越，檄土、汉郡县讨定洲。兵未集，可望探知滇乱状，乃倍道趋攻云南。定洲迎战，大败走，被擒见杀。可望既定滇，驰报献忠，献忠益媢之。可望乃与定国、文秀、云枝相结约，屯滇自保。献忠孤立成都，清兵乘虚来攻，献忠兵溃，自刎死。沐天波闻沙定洲败死，意稍安。可望因遣使诱天波令附己，与合兵定诸土司，而还天波邸第庄田。天波既童騃，为所惑，畏知亦力弱不能抗，遂与偕诣可望。可望羁縻之，使居民舍，月给粟以赡之，门置兵锢其往还，而胁畏知为己用。已乃自称平东王，而定国为安西将军，文秀为抚南将军，云枝为定北将军，犹仍献忠所伪署号。詹事雷跃龙出降，以为伪相，绅士皆伪署司、道、府、州、县吏。以甲子纪年。既灭沙氏，益攻诸傈傈部，收其军，有众二十余万，厚敛民田租以赡之。定国所部汉、傈兵，亦逾五万。献忠之死也，可望欲臣属诸部，而与定国辈素相颉颃，不能讽令尊己。定国倦于为盗，思自洗濯归正，可望知其情，念所以笼制之，乃与定国等谋归附朝廷，定国欣跃从其议。可望之欲归附也，意假王命自尊，雄长三部。定国揣知其奸，亦姑因之以自达。

永历三年夏，可望修书，称"平东王孙可望、安西将军李定国、抚南将军刘文秀、定北将军艾云枝献书大明皇帝阙下"，求封王爵，献金百两、马十匹，请出兵击清。词多桀骜，名而不臣。遣杨畏知与前行人龚彝赍诣肇庆。畏知、彝入见，上稍奖慰之。下廷臣议。大学士严起恒、给事中丁时魁、金堡交以为不可听，乃封可望景国公，定国以下皆侯爵。遣给事中赵昱、司礼太监杨起春赍敕印冠带袍笏往。可望念不得王，无以慑服三部，遂止昱、起春于驿舍，不与相见，而令部将来相恫喝，探昱、起春意。昱、起春相抱而泣。可望知状，乃遣令归要易王爵。昱、起春狼狈而返。昱留南宁不入朝，起春归，奏可望言："不得王封，当出广南趋行在，劫车驾。"严起恒曰："可望若欲犯顺者，何所忌惮而不前？彼方畏清，资我为外御以徐养其羽翼，岂敢效李自成速毙乎！朝廷但当讲自强之术，姑置可望，迟之，且摇尾复来矣。"可望果不敢动，但寄怨于杨畏知而杀之。

陈邦傅患高、李，媢李元胤，而怨金堡，与朱天麟谋挟可望并忠贞营及元胤军，劫天子以杀堡。乃诱堵胤锡龙旗往调可望，而令胡执恭偕往，阴纳降款。会胤锡卒，执恭遂报邦傅，使诈作敕册，铸藩王宝，制龙袍、翼善冠、琢龙玉带，封可望为秦王，总录天下文武将吏兵马钱粮，专征四方，行大元帅事，公侯阁部以下皆称臣，启旨行事，不必关奏朝廷。时艾云枝已死，封定国为安西王、刘文秀为抚南王，各授册宝。可望大喜受命，而朝廷初未知也。可望遣使诣阙谢，执恭为他词缓之。密报邦傅，遣执恭子钦华赍金航粟赂王化澄、夏国祥、程源、万翱，请封可望如亲王以实其诈。朱天麟嘱吴贞毓为之主，言可望必欲得秦王，则旦夕可复南都；不然，即引兵出南、太犯车驾矣。化澄、翱力为之请，严起恒固执不可，夏国祥居中两解之。奏上，以硃敕付内阁，封可望荆郡王，定国、文秀各国公。化澄、翱但以谢钦华之赂，亦不知其必得秦王之何意也。唯贞毓知之，密约给事中朱士鲲等具称臣启，因钦华赴可望所纳款，诉起恒亢执状。荆郡封使至广南与可望使遇，执恭奸尽露。可望怒，杀执恭，而据伪敕宝称秦王，专征如故。驰金龙牌，抄敕册文，遍调土、汉官军皆为之下，众益强盛，遂出黔、蜀，收杨展、王祥、马进忠、王进才、张先壁、张登贵、莫宗文之军为己属。祥、展不屈，皆遇害。自是天子自扈从外，无一卒一民为朝廷有矣。

永历五年，上在南宁，可望使其将吴都督率兵二千人至行在，击杀大学士严起恒及给事中吴霖等三十人，胁上，求加敕实封秦王，令百官皆称臣。上不得已，皆从之。未几，清兵攻南、太急，上走泗城州，适可望逻骑至，侦知上所在，遂拥上入其营，驰报可望。可望令居上于兴隆卫（安隆府），月进膳金二十两，米十石，宫眷内臣皆啜薄粥，内臣负薪汲水，宫婢自炊之。可望自构宫殿于云南，黄屋双阙，出入皆建葆羽、日月旗、孔雀扇、屈柄幢盖，乘金龙步辇，名其亲军曰扈卫，铸印仍献忠式，作七叠篆，帝制自大。岁遣军戍兴隆（安隆），讥禁从官出入。定国大恶之。其幕客金维新，忠谅有志略，从容称大义，说定国尽忠本朝，特以方见挟持，故犹佯奉可望。

永历六年春，可望乃分遣刘文秀自成都攻川北，白文选、张先壁副之；定国自贵州出黎、靖，马进忠、冯双鲤副之。定国以进忠为朝廷宿将，加意结纳，合军十万，战象五十。四月，驰攻黎平，克之。五月，至靖州，清将张国柱合许、魏二将之兵迎战，急击，大破之，斩馘五千余级，国柱弃马走。两日夕，驰下武冈。清续顺公弃宝庆走。定国收宝庆，遂自东安南攻孔有德于桂林。有德遣其将孙龙、李虾头拒守严关，定国大败之，斩孙龙，虾头中箭死。有德大惊，自将迎战于大榕江，复大破之，弃甲断骼遍于溪谷。有德走，闭城守，遂围之。肉薄登城，王允成开门纳兵入。有德自焚死。执陈邦傅，数其矫诏怀奸、叛主迎降之罪，并其子磔杀之。七月，收平乐、梧州。马雄、线国安走广东，遂复柳州、南宁。时刘文秀出川北，亦复潼川，进攻保宁。吴三桂驰救之，迎战大败，退师川南。定国既平西粤，整饬军政，于民一无所犯。招兵部尚书刘远生、中书舍人管嗣裘、兵部主事朱昌时于山中，与议兴复，共奖王室。尝置酒七星岩，酒酣，谓远生曰："君读史，以曹操、司马懿为何如人，奸耶？愚耶？"远生踟蹰未对，定国曰："操、懿有戡乱之才，蹀血百战，摧大敌，扶弱主，以垂令名于后世，如探囊取物，而顾以此博万世笑骂，犹持黄金换死铁，农夫樵竖之所不为，而操、懿为之，非至愚而何！"八月，举兵出楚，复永州，遂下衡州。出马宝军于连、阳，收曹志建故部于贺县，遣马进忠、冯双鲤北取长沙，召张光翠出宁乡，进复常德。十月，进忠略地岳州，所至

披靡。别遣军攻永新、安福，下之，遂围吉安。兵出，凡七月，复郡十六、州二，辟地将三千里，军声大振。

定国至衡州，下令所司粪除端皇帝潜邸宫殿，为望幸地。今上以十月十九诞辰，定国率绅吏将佐耆民诣邸宫，班朝拜贺。届冬至，复趋宫行礼。郡吏设可望位于学宫，将导群官往拜，定国大言曰："文武官非秦王选授者，既拜圣上，不当复拜秦王。"时可望遣其腹心杨中书者来觇定国，即尽以驰报可望。可望怒且惧，遂自贵阳帅兵出。将至湖南，欲夺定国兵柄。凡可望发兵胜败进止，一切皆不遣上知闻。定国收复粤、楚，乃草奏遣赴兴隆(安隆)报捷，并令马进忠、马宝及故从官寓行营者，通奏起居。杨中书者归遇可望于沅州，尽以告。会清敬谨王率三贝勒、八固山大举兵向湖南，时定国屯衡州，马进忠、冯双鲤屯长沙，前军下岳州。定国知虏至，与进忠、双鲤谋：令弃长沙，诱敌渡湘江，进忠、双鲤退伏白杲市，须敌过衡山，乃绕出敌后反蹑之，定国夹蒸水拒之，须蹑兵至，夹击，当尽歼之。议定，进忠、双鲤退。可望至武冈，知状，不欲定国之成功，而思陷之败死，密令双鲤径退宝庆。双鲤至湘潭之花石，得可望令，即走湘乡向宝庆；马进忠不知所为，随之而西。秘不遣一人报定国，以误之。十一月己丑，有彗星出天街间。清兵薄衡州，定国夹蒸水而军，接战，自日晡达庚寅旦，数十合，斩首□千余级，定国军亦颇有杀伤。敬谨王者，素以骁勇闻，冠七宝金兜牟，揭金顶，交龙绣纛，率铁骑二十余，登蒸水旁小山，觇定国军，山下僧进茗饮，方啜，伏兵从山后竹篆中出，挥刃击之，自顶达项分为二，从骑皆歼。清兵不知敬谨王死，犹殊死斗。马宝骑出掠阵，流矢中颊伤，宝军遂却。定国方待进忠、双鲤，不至，颇疑讶。俄而侦骑返自白杲市，言二将已走湘乡，定国大惊，遂收兵走邵阳，敌亦不敢追。湖南复陷。定国既屯宝庆，侦知清兵放牧湘东岸，将间道往夺其马，将发，可望驰召定国返武冈会议。三昼夜书七至，定国不得已西行。将见可望，至紫阳渡，刘文秀之子密遣人走报定国，言可望俟其至，即收杀之。定国大惊，遽引兵东走，缚筏为桥，渡湘水，渡已桥绝。可望追兵趋永州。遂自永明走平乐，下梧州，进围肇庆。计欲取东粤，与郑鸿逵、朱成功合，迎驾，自闽、浙图南京。肇庆城小而坚，清将许尔显死守不下，围三月不克，师渐老。援兵大至。定国乃退，自平乐屯永安州。

定国之自紫阳东走也，可望良久乃知之，遣骑追之不及。清兵亦方自衡州西南进，可望遂举兵下宝庆，拒之。可望耻定国有杀两王之功而己不逮，抑见定国之杀两王而谓敌易与也，遂欲独战以求多。清兵自祁阳舍宝庆，将斜趋武冈，出可望后；可望乃自宝庆旋师迎战，遇于岔路口。可望骄媚，自倚必胜，令白文选、冯双鲤、马进忠各将其军，因山为垒，戒不得动，动者斩。而自率其所谓扈卫军者仿戚继光法，用藤牌间长矛前搏战。战浃时，雁行不进，敌铁骑四合，横蹂可望军。阵乱，可望遽单骑走，遂大败，积尸塞野。双鲤、文选、进忠坚壁候令，令不至不敢发。可望走浃日，三将乃引退。是役也，精锐挫衄滨尽，退守武冈。可望归贵阳，不敢议北出矣。清兵遂陷武、靖、辰、沅、黎平，大掠千里，民死者将百万人。可望以是愧憾，益忌定国，然知其不定国若也。稍思羁縻之，复遣使持刘文秀书，劝定国令修好如初。定国亦姑应之。

永历八年，定国复攻桂林，穴隧道，瘗火药，碎其城。骁将王国仁入隧视，火遽发，死隧中，定国惊惋大恸。兵遂乱，引归南宁。遂从土司假道，密遣使具方物诣兴隆(安隆)，候上起居。上遣兵部侍郎萧尹赍血字诏诣定国，述可望僭逼伏。定国奉诏，伏地恸哭不能起，遣使贡上服御物，并奏："臣誓死先为陛下除逆臣，后议恢复。"已而可望微知其状，遣人至兴隆(安隆)，以不逊语胁上，取从官萧尹、雷德复等杀之。可望据贵阳，前军守镇远，扼险自固。清调其贝勒等北归，以洪承畴经略湖南。承畴议守永、宝以困可望，可望因复下靖、武，相持于紫阳。贵州初安，可望遂治宫殿于贵阳，开科取士，涂饰以欺黔人。永历九年，定国遂举兵自泗城州入滇，袭云南府，据之。治城郭，缮甲兵，迎上于兴隆(安隆)，奉居可望所筑宫。具卤簿，立朝仪，建置侍从，文武官吏，军行进止，一以诏敕从事。驰敕召可望入朝。可望大惊，自率其军，与冯双鲤、白文选、马维兴攻云南，而别遣骁将张胜率骑二千，由间道直抵昆明城下。李定国起兵御之于高山寺。胜先至，纵火大噪，定国自军中率铁骑潜还击胜，大破之，擒胜献于上，诏磔之于市。定国持胜首示可望，可望恇惧。定国大呼告诸军曰："天子在是，可望欲行弑逆，汝等何所利，而为逆贼受恶名，反天道耶?"文选等皆越趄不进，可望军遂溃。反走，归贵阳。上欲息兵合谋下黔、楚，以命定国。定国听命，诏刘文秀和解之。文秀刺血书告可望，可望复书狂嫚，文秀泣曰："自作不靖，以召外寇之侮，吾死无日矣!"遂仰药死。可望频岁侵云南不已。

永历十一年，定国乃奉诏数可望罪，举兵出毕节讨可望，可望帅双鲤、文选、维兴拒战，定国奉诏谕三将，令归顺，各封郡王。文选、维兴皆举军降，可望与双鲤军皆惊溃，定国兵蹑之。兵士家口皆居云南，定国入滇，悉予存恤，至是皆反走赴定国。双鲤不得已，亦降。可望入贵阳，不敢留，携妻子宝玉及亲信二百余人北走。十一月，至武冈，遂降于清。定国定贵州，归云南安插诸军。

萧尹之至南宁也，上封定国晋王，定国辞不受命；及是，白文选等皆爵郡王，上乃固命定国，定国始受晋王之命。间道遣使赍黄绫小诏及定国书，下海约郑鸿逵，以明年夏会南都，驰檄荆西，约王光兴、李来亨等会荆州。号召四出，期大举出楚，而诸将吏兵民见可望北降，知虚实险易尽输于敌，皆摇摇无固志。可望之降也，因洪承畴请兵取云、贵，尽图山川迂曲及诸将情形、兵食多寡献之，清封可望为义王，如其策，大发满、汉兵二十余万，一由川南、东川入，直冲大理；一由建昌入，攻腾越；一由广西庆远入，捣平越；一由泗城州袭广南。而洪承畴率大军从黎、靖先入，诱定国出黔应敌，乃使

奇兵绕出反攻之。

永历十三年，承畴兵薄贵阳，定国保毕节，扼关索岭，沿菁涧设伏，连战二十余日，杀清兵万计。而泗城兵已达临安，川南兵侵腾越、大理，定国三面受敌。可望又遣人赍手书，招诸将帅，言："已受王封，视亲王，恩宠无比，诸将降者皆得予厚爵，非他降将比，惟定国一人不赦。"刘文秀之子及马维兴、马宝等皆为所訹，先后举兵降。定国军大溃，乃退师，奉上奔永昌。追兵益至，定国奉上奔缅甸。上至缅甸，定国自出收兵。缅甸人叛，逼上，送诣吴三桂所。三桂犯顺，上崩于云南府。是日，烈风黑雾大集，飘屋瓦翔空如鸟，满、汉兵十余万皆震悼悲号。三桂杀数百人乃定。定国闻变，还兵至缅甸，已无及，因缟素发哀。定国披发徒跣，号踊抢地，吐血数升。遂杀妻子，焚辎重，举兵攻缅甸，屠之。率其军居徼外，两年，愤恚呕血卒。

卷十五

李来亨列传　王光昌王光兴郝永忠附

李来亨，始以降附功授总兵官都督同知，既而封□□侯。永历五年，高必正率党守素、贺锦及来亨，自黔走蜀，为孙可望所遮杀，独来亨力战得脱。必正诸军受并于可望，良久或逸去，皆依来亨。来亨所部尚数万人，自黔东北走入巴、归间。

王光兴者，与其兄光昌皆起群盗。崇祯十二年降于熊文灿。已，随郧抚王梦尹守襄阳，屡战有功。襄阳陷，光昌兄弟与荆西道徐启元死守郧阳。李自成攻围浃岁，坚守不下，往往挫自成军。弘光元年，吴三桂以清兵追自成，由汉中东出荆西，三桂驰檄召起元、光昌会师剿贼，光昌困贼围中，匝两载，不知南北情形，猝得三桂檄，犹意为大明兴复，欣然举兵赴之。既见三桂，乃知已移明祚，顾弗能前却，不得已，恸哭剪发，附于清。光兴方城守，见光昌陷，遂率其军走屯房县，依山自固，与清所遣守郧者相持十余年，大小百战，不下。上即位于粤，遣间使赍表诣行在，特敕授光兴总兵官都督同知，封南漳伯。光兴孤军悬汉北，拒战益苦，粮盐布缕无所取给，时往来郧、襄、荆、夔间，攻下州县就食之。南至夷陵，迎大学士文安之、侍读黄灿督理其军。已而刘体淳、郝永忠先后自湖南来，永历六年，来亨间关亦至，遂与光兴连砦相犄角。巴、巫之间，万岭插天，中有僻壤曰九莲坪，来亨据之，大起营舍，建帅府其上，稍招居民与士卒杂处。光兴屯江南，永忠、体淳屯其西。安之既薨，灿亦卒，群帅推佥都御史毛寿登监督联络，遥禀正朔。

孙可望既叛降，上居云南，李定国遣使间道四出联络诸故将，来亨亦遣使诣定国相结纳，定国报馈殷勤，承制晋来亨、光兴、体淳、永忠爵，皆上公。来亨等势稍振。屯耕山田，岁收麦粟草绵，供粮食衣履。亦私遣人市盐铁。荆西居民，或与往来市贩，来亨等亦不夺掠，惟截长江邀抄清官吏归帑及远商。间四出，剽杀南漳、房、竹及夔东鄙。清楚、蜀守将不能御。居数年，定国败，清人宣上凶问，以招来亨等，来亨不应。方会诸帅，议求宗室辅立之，而光兴意移，密遣人诣清乞降。光兴久据荆西，来亨等皆以残余远附，居久之，势出光兴上，主客不相浃；而安之、灿先后物故，寿登庸诞无忠义志，不能辑和诸将，顾潜有乞活心，故怂恿光兴叛众纳款，而来亨之势孤矣。光兴自崇祯十六年来，未尝一由朝廷鼓励，转战寇虏间垂二十年，天下想望其气义，晚节不终，以速李来亨之败，故闻者莫不惋惜之！

光兴既降，清遂大举兵攻西山。癸酉春，清楚督张长庚自夷陵进，蜀将李国英自夔门夹攻之。楚兵入九莲坪，来亨退据山砦，清兵不能进，来亨尽诱其兵入，乃使其兵剃发杂负贩中，入清兵营，良久，尽得其虚实，来亨自砦发兵下攻。清兵方迎战，顷，清营中忽揭大旗，号呼起，火发，爇营舍。清兵乱，来亨纵兵乘之，清兵大溃，杀伤万计。长庚走保夷陵，蜀兵亦为郝永忠所败，楚、蜀震动。清乃遣□兵数万，分从楚、蜀逼诸砦，立垒围困之，尽起楚、蜀丁夫，挽粮赴军为持久计。来亨屡下砦索战，皆坚壁不应，来亨乃窘。甲辰春，蜀兵攻体淳、永忠，皆陷之下。体淳、永忠死，来亨粮亦濒绝。而清兵督挽运，丁夫死者积崖谷，益峻法驱里民，三千里外诣军负挽，披蓑笠，缘绝巘峭壁，蚁行延绵，弥望不绝。来亨知不能久存，会诸将饮，大哭，分遣逃散。来亨母老矣，其中表舅有为清将者，曾招来亨降，不应。至是，乃遗书以其母托之，遂举火焚砦，与妻子亲信投火中死。

来亨部凡三万余人，来亨死，或死或逸去，就俘执者百五十人而已。余众散入秦、蜀山中，不知所终。来亨败没，中原无寸土一民为明者，惟诸郑屯海外。

郝永忠者，李自成别部之偏校也。初为贼大旗手，号郝摇旗，未有名。既降于何腾蛟，易其字曰遥期。已而思文皇帝赐名永忠。永忠当李自成之殪也，杀其主将而夺其室，故李、高诸部恶之。永忠无所容，倾心附腾蛟以自安，腾蛟深委信之。有众万人，马三千匹，腾蛟厚给其稍。李、高诸部渡江而北，永忠留长沙，腾蛟为题授总兵官都督同知，为援剿右部，张先璧为左部。

隆武二年，思文皇帝恶郑芝龙，欲出楚甚，日促腾蛟迎跸。腾蛟固无迎意，姑遣永忠名扈跸，发衡州，称取道郴州趋赣，腾蛟密喻意，令勿必往。永忠至衡州，趑趄不进，为暴于衡、郴间，凡三阅月而始达郴。思文皇帝凶问已至，永忠遂返兵。闻桂阳州之险，趋据之。州人畏其暴掠，城守不纳，永忠攻破之，屠其城，磔杀前罗平知州夏九庚，流血染衢，婴儿妇女无免者。腾蛟不问，复为榜数桂阳士民之罪，为永忠饰恶。永忠益无所戢。

永历元年，湖南陷，永忠躏入桂林。上在桂林，腾蛟为请封，遂封南安侯。金州陷，卢鼎、焦琏东西支守，永忠遽返兵大掠杀，走柳州去。明年，陈友龙复黎、靖、武、宝，将出长沙，腾蛟以私憾嗾永忠攻之，楚西南千里

间，掠杀几空。永忠从无一矢功，惟残毁内地，屠士民，尤为诸将所恶。给事中金堡请因人心之公愤，下诏讨之，朝廷既不能用，而惮腾蛟之护爱之也，为下诏切责堡。已而腾蛟陷没，永忠遂自为军，奏报皆绝。

永历四年，掠武冈西走，自沅镇益北，达楚、蜀界，会刘体淳于荆西。体淳虽雅恶永忠，而以孤悬，故相倚。已而北出房、竹，至南漳，野掠而食，转徙无恒。永历十一年，驰入襄阳，城中□守者惊走，留一日。清援兵至，复退入南漳山中。清盛兵扼郧、襄，永忠、体淳不能出，食且绝，复南会李来亨、王光兴，结砦于巴、巫之西山。壬寅，王光兴降清，清大发兵楚、蜀，夹攻之，永忠败死。

卷十六

[此卷已阙佚]

卷十七

晏、黄、二刘列传　晏霈明钱秉镫等　黄公辅陈世杰蔡之俊管嗣裘朱昌时附

晏清，字玄洲，湖广黄冈人，中万历已未进士。宽和朴易，不立皦皦之名，而独操不乱。释褐，授吴江知县，以廉能上最，擢吏部验封司主事。天启间，忤魏忠贤，削籍归里。崇祯初，用原官起用。时诸以忤珰去者，皆竞起骤登清显，而清高卧不赴召，徘徊十余年。征旨屡下，乃起。历验封司郎中，资望最深，应主铨政。

吴昌时者，当清令吴江时，以诸生为清所拔赏。及是，因周延儒结太监王化民，躐入吏部，遽掌铨政，居清上。忌清雅望，畏物论之不容也，辄用年例，奏迁清为广东盐法道佥事。清在吏部十八年矣，即外迁，亦当得副使。昌时欲重抑之，才改五品，清顾夷然安之。昌时诛，廷论欲召清，清居岭外两载，未尝通一函于燕邸，遂不得召。弘光元年，量擢尚宝司卿，隆武二年，再迁太仆寺卿，皆不赴。时江、黄沦陷，清解官侨寓海北，翱翔无宦情。

上即位，擢吏部左侍郎，辞不至。已而李成栋破广东，清避地浔南，上在南宁，擢吏部尚书，敦趋入陛见，以足疾不能朝请，力辞。上益向用之，特旨免朝参，专理铨务。不获辞，乃受事。清恬淡简易，以病不见客，门无私谒，行在翕然推重。吴贞毓以主事躐吏部侍郎，趋权利，深忌清，而无能与竞，乃自请视师岭上，去。时江、楚避难出者，争称起义求进，屐履相接，牍满公车，朝廷无能辨。清知其诞，为分别用舍，群不逞者皆怏怏造蜚语，谓吏部悬榜，有"'破家起义、全发效节'八字，见之令人欲哕"语。贞毓倡言："如此则流传江、楚，解散人心，为祸不小！"以摇动清。然清实无此语，而公清为端士所推重，贞毓无能如何也。铨郎施兆征颇通苞苴，扞格清所为，清以持重沮抑之。兆征敛而改节。

永历四年，吴贞毓为户部尚书，与王化澄相表里以逼清。清屡乞骸骨疏上，犹未许。会诏狱起，清谏不听，遂移病不起，拜表即行。居浔州，未几，卒。年七十有三。子霈明。

霈明，字云章。少以文名于楚，思致韶令，与麻城曹胤昌相颉颃。尤工为诗，清茂有远致。两赴乡举，未第，补贡，随父宦岭外。永历二年，授太常寺博士。四年，进仪制司郎中。安雅远权势，僦庵居，闭户读书，非朝参不出。扈跸至梧州，病卒。

上之立也，朝廷草创，文物简略，诏令鲜所缘饰，间关楚、粤，侍从零落。及幸肇庆，四方收复频仍，人士稍集。瞿式耜留守桂林，尤加意延恤，一当品藻，即予奏荐。操觚胜流，日以宾集。安庆钱秉镫诗体整健，宜兴李来年少善组饰，皆授庶吉士。苏州汪郊，吴中宿学也，官吏部主事。三原温溥知强识有才思，官礼部员外。而楚士之以文名者，则霈明与孝感彭焱称焉。焱思致明敏，工行草书，官兵部郎中。其制诰撰文，则编修安福王华玉、中书舍人吴县吴其雷、礼部主事休宁吴霖、待诏仁和姚端，亦皆彬彬焉。华玉晚归隐，注《易》。其雷擢兵科给事中，监桂林军，桂林陷，不知所终，或曰殁于阵。霖改给事中，为孙可望所杀。

黄奇遇，字□□，广东东莞人。中崇祯戊辰进士，选庶吉士、改编修，历官少詹事。上即位于肇庆，召用未赴。时广东诸荐绅何吾驺、黄士俊、李觉斯、叶承裕、郭之奇、曾道唯与苏观生比，立唐王聿鐭，诩拥戴功，尽力西犯。及清兵猝至，城门不守，唐王见杀，观生殪，诸拥戴者皆惊靡，就李成栋乞降。所不与观生比者，虏至，亦遁海澨不屈。然广州仕宦林立，能自立节概者惟奇遇与大学士陈子壮、春坊张家玉、简讨陈世杰、副使黄公辅、推官陈子升、举人黄维璟而已。成栋驻广两载，子壮、家玉皆殉难，购捕奇遇颇急。郭之奇与同井里，乡会试皆齐年，忌奇遇异己，欲思陷之，奇遇因匿海岛，得免。

永历三年，成栋反正，上幸肇庆，乃召奇遇，擢詹事府詹事，礼部左侍郎，掌部事，充经筵讲官。奇遇端和凝重，进止有度，为上所优礼。时江、楚渐次收复，所在以捷告。有张充美者自吴来，伪作吴三桂奏，言举三秦反正迎驾。姜瓖起兵大同，已败没矣。一妄男子自言从大同来，伪作瓖血疏求援。又或投疏，易名姓，称常州蒋拱宸举义复东吴者。朝廷遂诧，谓旦夕奏廓清。马吉翔首为导谀，修卤簿，备法驾。戚畹王维恭、债帅侯性、严云从，辄矜豪侈。李元胤以将家子官环卫，军中故有乐部。吉翔与诸戚弁日酣歌纵饮，卿贰台省稍相师师，中夜炬烛相望，识者为之寒心。奇遇进讲《孟子》"禹恶旨酒"义，极言酒之为害，能令人忘大忧而致大患。禹为司空之日，值时雍之世，及为天子，文教敷于四海，犹凛凛于杯酌之间，不忍释其"三过"之劳。后世得此意者，惟晋陶侃，是以能再造晋室，底定江东，而

怀、愍之仇尚未能复，雒、秦之都尚未能返，若欲以狂歌痛饮，而坐收匡乱救亡之功，亦必不可得之数矣。上知奇遇意，屡为称善。明年，晋礼部尚书，经筵如故。郭之奇亦以杜永和荐，且入矣，而畏奇遇。永和出师守岭，之奇乃随之赴阙。时诏选庶吉士，令三品以上，各荐主事，以下由科贡出身有文行未从贼虏者一人就试。奇遇以黄维璟素节无亏，文名夙著，应诏荐上。之奇因与兵部侍郎万翱谋，蛊杜永和，言奇遇得维璟贿，翱与永和交章参奇遇。奇遇抗疏辩，事得直。永和愧，引罪去，而之奇弗自惩也，日思夺奇遇席，由此大拜。王化澄亦畏奇遇之人直而轧己，与之奇、翱比，求以逐奇遇益亟。奇遇耻与争，三疏乞骸骨归。未逾年，广东再陷，奇遇走海上，不知所终。

黄公辅，新会人，中天启壬戌进士，历仕至分守下湖南道参政兼副使。廉介慈慎，长、宝人感其德政，至今不衰。以不合于巡按御史，谢病归。永历三年，以清节不染召，擢刑部左侍郎，掌部事。公辅已老，无仕宦情，特欲一陛见抒怀抱而已。居数月，乞骸骨归，未几，病卒。

陈世杰，字忝生，南海人。中崇祯庚辰进士，授中书舍人，请假归里。永历三年，以抗节召见，改翰林院编修。已，擢左春坊左庶子，与蔡之俊同充日讲官。世杰朴直，不以才著。稍迁国子监司业，行祭酒事。见时事日讹，遂谢病归隐海上，不知所终。

之俊，湖广江夏人，字彦伯。中崇祯己卯乡举。以中书会历参何腾蛟、瞿式耜军事，与守桂林有功。式耜赍遣至南宁迎驾，奏对称旨，改翰林院编修，充日讲官，擢右春坊右庶子。与丁时魁同里，相厚善。时魁下诏狱，给事中朱士鲲奏之俊为时魁党，不报。之俊因谢病去，隐西宁山中。未几，病卒。

刘远生，初名广胤，以字行，陕西富平人，别号同庵。少与弟湘客以文章气谊名三秦间。已乃出游燕都，倾动京邑。而远生以端重诚悫，尤为人士所推重，应乡贡，入太学，授赣州通判。

崇祯十七年，张献忠南寇，东陷吉安，西陷郴，游骑涉赣境。赣抚林一柱檄远生监军御之。远生故便骑射，习行伍，调措得宜，将士用命，赣境以宁。已而进军，收复吉、郴诸属县，远生功最，以绩闻。会北都陷，未叙。弘光元年，以前功擢兵部职方司主事，赞画南赣军务。李永茂抚虔，尤相器重。既而万元吉督师吉、赣，永茂迁兵部侍郎去，远生由监军道副使擢巡抚南赣佥都御史，与元吉守赣。大小数十战，城守三月。远生出没矢石间，身先士卒，援绝粮尽，城陷，督亲兵巷战，遂见执。清巡抚李秉元诱之降，远生不与交一语。秉元囚之于狱，狱吏见远生长者，尤钦重之。释械系，恣其客吏往来候问。远生故多养死士，得其心，至是，密为布置关津，从狱中引远生逸出。间行达广东，发犹未剃。会上即位于肇庆，陛见，将拟用，上遽西幸，遂从驾至桂林。

上至武冈，远生恶刘承胤，不入，与瞿式耜协守桂林。上在南宁，远生陛见，授刑部左侍郎，随上幸肇庆。远生熟谙典章，朝廷草创，一切未驯雅者，远生皆议正之。器宇开亮，与人无回护。所至辄为诸武帅所慕重。吴贞毓诱李成栋迎驾居广州，中外疑汹，远生奉命犒师，与成栋语，成栋惭惧，乃止。永历三年，迁兵部尚书，提督京营戎政，与大学士严起恒、给事中金堡议，为上开武备库，节用储饷，招练禁旅，奉上亲征出楚，督诸将为死战计。是年十月朔，上为下诏亲征，远生日夜规措，稍有绪，马吉翔忌之，通内竖夏国祥，频以太后旨取库金他用，起恒力争之不得，事遂渐寝。

永历四年正月，南雄陷，马吉翔怵上西奔，杜永和请留驾。上疑惧，遣远生及堡驰谕永和。远生冒风涛，冲乱军，以轻舸至广州致命，归而奏言："永和奉诏，固不敢阻留陛下行止，但涕泣为臣言：'上西去，则竟弃广东，付之还虏，诸忠义士随成栋反正者，亦付之还虏，令其杀戮，为皇上画此谋者，亦何其惨也？'臣闻其言，恻然无以对。今或请两宫暂移梧州，而车驾暂留，号召援兵，永和他日之必不敢阻驾，臣请以首领任之。"上闻其奏，欲勿行，而夏国祥遽奉慈圣步辇，待于行宫门外，传懿旨，促上登舟矣。

上至梧州，诏狱起，湘客逮问，群不逞嫉远生甚，而远生素行敦重，勿能伺其短隙者，故免于难。然浮沈怨忌间，无能复自效见。乃自请出，催桂林诸将兵出楚，得敕遣之。远生至桂林，居两月，桂林陷。远生走匿灵川山中，茅屏布衣，与弟湘客洎中书舍人管嗣裘、兵部主事朱昌时，悲吟唱和。孔有德闻其名，欲招致之，远生益匿瑶中，得脱。永历六年，李定国攻复桂林，远生就见之。定国以专征自大，倨见文武旧臣，远生至，肃然起迎，远生与抗礼，无所诎。从容劝定国尽忠戴上，定国尤钦信焉。定国下湖南，留远生守桂林，激历士兵，控扼平柳，捍清全、线、马三将之兵，屡击却之。定国战于衡州，不利，线国安乘胜复拔桂林，远生退入谿峒。忧恚成疾，卒。

湘客，字客生，别号端星。少为名诸生，博浃治古文词，尤工为诗，楷草书皆入能品。壮游燕、吴，交四方搢绅人士，谙习朝廷典故。陕西陷贼，湘客辟乱出。兄远生，官于赣，遂依以居。慷慨有当世志，为赣抚李永茂所器赏。隆武中，荐于朝，授汀州府推官，考选，擢山西道御史。闽陷，走广东。上践祚，湘客与拥戴，李永茂疏荐湘客为三秦人望，可大用。王坤恶其不谒己，假御笔抹斥之。永茂怒，致仕去。瞿式耜尤重湘客才，奏改翰林院编修，充日讲官。坤复阻之，为辍日讲。

上自桂林出全州，刘承胤以兵入见。马吉翔与相比党。承胤奏请封吉翔及郭承昊、严云从伯爵，御史毛寿登疏论之。侍讲周鼎瀚，故与王坤交善，与湘客有

隙，乃谓承胤曰："寿登疏，湘客所草也。湘客与诸台省在外谓公为董卓。"承胤怒，奏："给事中万六吉、御史吴德操及湘客、寿登号四虎，把持国政，裁损功臣。"矫旨缚之阙下，将杖之，廷臣跪救，不释；承胤佯跪伏求免，乃释之，湘客落职。时承胤欲邀上幸武冈，湘客与瞿式耜言："上宜返跸桂林，中制粤、楚。"式耜驰疏，谏上西行。承胤怒，湘客系罢，而上遂决入武冈，在廷无敢止者。

湘客既斥，避兵居柳州。承胤降，上奔柳，乃复湘客职。敕往桂协赞留守军务。上幸桂，进中允。郝永忠溃掠桂林，上幸南宁，敕湘客返桂，安抚乱亡，募义饷，赞战守。湘客殚力与式耜为死守计，桂、平、全皆底定。及广东反正，上出肇庆，湘客入见，擢侍读学士。朱天麟、王化澄以湘客非科目，不当入内制，忌摘之。湘客不自安，请外除，遂用前御史积资，改都察院佥都御史，协理院事，与都御史袁彭年秉宪纲，裁正冒滥，奏汰钱匡、吕尔玙出台。匡、尔玙皆因马吉翔进，吉翔故怨湘客，至是益甚，遂日为蜚语，称湘客与彭年结科臣丁时魁、金堡、蒙正发，结党把持。流传宫中，慈圣太后信而恶之。

永历四年，上奔梧州，吴贞毓等奉吉翔意，率群不逞交参湘客、堡、时魁、正发，遂逮，下锦衣狱掠治之，革职胥靡论。湘客出狱，无所归，客桂林。远生奉敕至，因依以处。数月，桂林陷，丁时魁降，邀湘客出，湘客不应，匿缁流中，因剃须发，得免。李定国复桂林，远生赴之，湘客以曾与金堡议，不与孙可望王封，疑，不见定国。定国顾往往就远生问湘客、堡甚挚。其后桂林再陷，远生卒于瑶中，湘客崎岖葬远生，匿贺县山中。未几，亦卒。

管嗣裘，字冶仲，湖广衡阳人。少英爽有文名，谙壬遁象纬。中崇祯壬午乡举。张献忠陷衡州，购索人士充伪吏，嗣裘走匿深山，献忠促令捕杀之，其兄嗣箕为应捕代死。会献忠去，得免。已而游广东，故与苏观生善。及是，遇观生于广州。观生立唐王聿鐭，授嗣裘给事中。嗣裘窜匿优人舍中，得不拜伪命，遂遁归南岳，与行人王夫之举义兵于衡山。战败军溃，走行在，授中书舍人，奉敕至平乐。广西陷，匿灵川山中。冬月，负败絮，采苦菜以食。与刘远生、刘湘客、朱昌时行吟豁峒中，以死自誓。

李定国复桂林，招远生洎嗣裘、昌时出，尤优礼之。嗣裘见定国赤心不随孙可望为僭逆，曲说定国决策迎驾，定国亦委意焉。居军中，与议机务。定国之东攻肇庆也，孙可望遣使羁縻之，定国亦以孤军外悬，所向未利，难即与可望亢，遂姑通好。可望故用张献忠七叠篆印，定国承制铸印给将吏。嗣裘谏，令皆反九叠。至是仍销九叠印，复七叠。嗣裘日怂恿定国，遣使兴隆（安隆）候驾，定国犹豫未遣。嗣裘大恚曰："吾立身十余年，濒死者数四，岂更从人作贼耶！"弃定国军去，将祝发为浮屠。至修仁，不知所终。

朱昌时，字若木，直隶广平人。父□□，为沅州判官。清兵至，城守，被擒不屈，遂遇害。昌时早为诸生，稍通吟咏。隆武中，大学士路振飞与昌时同里闬相知闻，荐授推官。

永历元年，擢兵部主事。丁艰，居桂林。筑草舍于灵川山中，读书自适。桂林陷，御史吴德操、给事中丁时魁、待诏姚端皆降，为孔有德所赡礼。昌时深匿不出，并日而食，以死自誓。李定国复桂林，昌时同刘远生守桂林。桂林复陷，益走瑶中，愤恚，饥病以卒。

卷十八

二张列传 朱嗣敏万年策揭重熙刘季矿等周鼎翰田辟附

张家玉，字子元，广东东莞人。年甫十九，中崇祯癸未进士。改庶吉士，卓荦不随时俯仰。北都陷，家玉衣斩衰，哭思宗皇帝于东华门，扣额抢地，血出被面，宛转号啼不能起。贼守者义之，纵之逸，遂南奔归里。思文皇帝立于闽，以荐召见。上素重其节概，奏对尤称旨，授翰林院编修，兼吏、户、兵三科给事中，为御营赞画。俄奉使至广东，未复命，闽陷，家居。苏观生立唐王聿鐭，要家玉同事，不听。

上自肇庆以左中允召，家玉乃拜命。道阻未赴。李成栋陷广州，家玉毁家招义兵，据东莞，与陈子壮相应。清巡抚王芋，当崇祯末，历官佥都御史，与家玉旧相知闻，至是，遣书敦劝家玉剃发出降。略云："杨子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轲也讥之。先生何爱一毛而不以利宗族乡党耶？"家玉得书大骂曰："老贼不死，乃敢侮孟子！"因答书责之曰："两都继陷，三君蒙恤，玉谓公为国大臣，必久已死，而尚存乎？公岂不闻哭先帝于贼廷者为谁？而今欲以淫词污君子之耳哉！"芋大怒，遣兵攻之，家玉扼险拒战，相持数□，芋益兵大至，家玉骑马督阵，过水次，马惊，坠水死。义军惊溃。芋进兵屠之，馀众走入海。

永历二年，广东反正，家玉弟以事闻，诏赠家玉詹事府少詹事、兵部侍郎，谥文烈。家玉诗材亢爽，于军中作《悲愤诗》百余首，其弟梓行之，有云："真同丧狗生无赖，纵比流萤死有光！"其志操可睹矣！

张同敞，别号别山，湖广江陵人，故大学士居正之曾孙也。少超隽，尚忠义。为诸生，有文名。工诗歌，悲壮开朗，不为近今之调。善行草及八分书。崇祯三年，上方崇综核，追录居正功，复其荫。同敞意在科举，迟回未就。久之，乃应诏出补中书舍人。崇祯十五年，奉敕戒谕楚、蜀宗藩，未复命，而北都陷。同敞奉哀诏，哭踊绝食者数日。自以世受国恩，而蒙先皇帝祓濯家世，恩纪尤重，遂冠白网巾，衣布素，撤音乐，以终其身。所领朝参牙牌，佩之出使，未及缴，至是，中朝典物沦

没,惟同敞牙牌独存,乃为皮阁悬奉之,每旦必鞠躬修敬焉。

弘光中,自以视居丧礼,不入朝。荆土陷贼,漂泊江湖间。思文皇帝立,乃就闽陛见,复追录居正边功,改锦衣卫指挥使,非其好也,以不欲没祖功姑就之。奉敕使湖南。闽陷,谒上于全州,随驾入武冈,恶马吉翔、郭承昊,耻与同列,复就中书班改编修,充诰敕撰文官,擢侍讲。不合于刘承胤,奉敕出寓靖、黔间。永历三年春,崎岖达桂林。会何腾蛟败没于湘潭,楚师惊溃,入广西,依何文瑞,文瑞不能礼。上命瞿式耜兼督楚师,式耜奏荐同敞忠勇,负宿望,当任以楚事。乃以少詹事兼兵部右侍郎,督师复楚。同敞至性过人,局度恢廓,每鼓厉诸将,辄流涕被面,诸将翕然钦感之。楚西诸帅马进忠等,皆奉节制。同敞尽瘁行间,身无余衣,厨无兼肉,尤为诸武人所重。

永历四年春,督诸军下全州,复东安,围永州,粮不继而退。朝廷自失腾蛟,经理错乱,散遣监督,事权不一。何文瑞以故督子仍督滇旅。朱嗣敏以御史擢佥都,监曹志建军。万年策以佥事自请缨,擢兵部侍郎,督王、马营。马进忠又自以意请毛寿登为其军督。唐諴、吴李芳皆居丧墨绖,用翰林兼部院衔,分督马进忠、王进才军。猥沓倚附,诸将尤轻狎之。同敞亦为所摇掷,莫能自行其志。每午夜,秉烛起,欷歔悲吟以寄意。永历四年春,大学士严起恒奏:"何文瑞忠勋之裔,年少文弱,当令读书史馆,为皇上亲臣,不宜遣亲戎行,当举楚事一委之张同敞,则于国家大计与笃念世臣之恩,并行不悖。"上乃解文瑞兵柄,一付同敞。然所督者滇杨及马养麟而已。

同敞行视严关,与胡一青议守桂之策。阻要害,树栅立垒,以待马进忠之东。方图进取,会梧州诏狱起,同敞疏言:"朝廷方在危迫,不宜用北寺狱拷掠言官。"王化澄怒,拟旨答云:"诏狱廷杖,祖宗旧制。尔独不念尔祖居正之杖邹元标乎?"同敞大恚,以辱诋其祖,抗疏伸理,尤为化澄所恨。会于元晔自楚西来,诣阙求督楚师,化澄遽擢元晔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尽督王、马、滇、杨之兵,以夺同敞权。元晔者,故大学士慎行之孙,昏耄猥墨,尤为物论所不齿。既至桂林,饰女以嫁赵印选,印选遂拥之为军主,与同敞抗,减胡一青军食,严关守军皆馁。一青退屯大榕江。清孔有德来攻,印选不援,一青孤军溃,印选遽携帑走。有德进兵,薄桂林,同敞单骑麾兵,兵皆骛散不听。同敞驰入城,见瞿式耜曰:"同敞不死于阵者,为不欲暧昧自毙耳。愿与先生同死城中。"式耜起,执其手曰:"吾固死此,正待君尔。"乃秉烛行酒,各赋绝命诗。是夕有德屯兵城西北,火光烛城中,城门无守者。同敞据枕酣卧,鼾声如雷。黎明起,与式耜沐栉整冠服,坐署中。从者皆散。清兵入,被执,见有德。同敞瞋目戟手向有德曰:"麾下从毛将军起海上,受朝廷恩命,官三品。今国且垂亡,吾以麾下为久死矣,而尚存耶?或者吾殆见鬼乎!"有德大怒,命壮士曳之仆地,捶之,折一臂,一目突出。同敞大呼曰:"叛国贼,速杀我!国士不可辱也!"有德知不可屈,命曳之出,与式耜同系。有德遣降吏彭而述、王三元来劝降,式耜言:"四世受国恩,为朝廷大臣,但祈一死,必无降义!"同敞曰:"先生奈何以此与戴犬豕头人语,迅雷岂为蛰虫设耶!"系间,与式耜唱和诗各十余首,流传人间,金堡集而行之。

居旬日,有德复召之。入,置酒与饮,肴肉置地,铺毡命坐。同敞植立不揖,以足蹴肉倾之,曰:"此犬豕食,何污吾目!"有德令置绳床食案,同敞不肯就坐,曰:"囚首短衣,岂饮食时耶!"有德命取巾衫与之,同敞正冠整襟,向有德揖称谢。有德曰:"汝固不揖我,而今何揖也?"同敞曰:"麾下惠我以冠服,我将服之以死,上见先皇帝于在天,下见先人于九原。麾下真善我死者,吾知己也,故揖谢。"乃就坐,举酒属式耜曰:"先生且强饮,座中孰为□□,□□皆我中国文武衣冠吏士,特一念之差,遂成□□。使孔参戎一转念,庸讵不可同为社稷死乎!"有德目摄之。明日,遂遇害。桂林不见雪者十五年矣,同敞临刑之日,雪霰杂下,林岫皆白,雷电交作。同敞顾谓式耜曰:"此岂非先生及敞乎!"式耜笑而颔之。同敞姿干清伟,目灼灼光出睫外,言笑轩爽,文笔遒劲。给事中陈泰来殉难于闽,家人避难楚西瑶峒,游兵或扰之,同敞大书其门曰:"忠臣孝子之家,烈风雷雨且将听命,而况人乎!"掷笔顾坐客曰:"此志气之必然,无足疑者!吾辈死,当有以验之。"其刑也,果如其言,致雷雪之异焉。同敞晚生一子,方在褓,桂林陷,不知所之。

朱嗣敏,字兼五,直隶怀宁人。颇工诗,善行书,以诸生参江督吕大器军谋,用功贡,授衡阳教谕。中湖广丙戌乡举。严起恒奏授中书舍人,历粤、楚军中,改御史,监焦琏、曹志建军,擢佥都御史。方受命,桂平陷。上奔南宁,嗣敏崎岖走贺县,入志建军中,鼓厉志建固守不降。未几,以疾卒。

嗣敏文辩有余,非军旅才,其为监督也,坐啸而已。顾守正不媕阿于强帅,张同敞重之。

万年策,字献之,贵州平溪人。以乡举任郧阳府同知,守郧有功,擢监军佥事。丁忧归里。年策历官疆埸,与马进忠相知闻。及进忠湘潭衄,退屯武、靖间,年策赴之。进忠自失何腾蛟,无所推承,意年策习行伍,可与共事,年策亦歉然自任。入见行在,自请督楚师。朝廷意其能得王、马诸军要领,遽擢兵部侍郎兼副都御史,赐尚方剑,出。

年策既无殊才,抑老矣,不能驰驱。奉命,至靖州,进忠屯新宁,与相左。清兵猝至,惊遁归里。凡自何腾蛟没后,楚兵星散,请缨监督者凡十余人,皆无一兵可将,求附于诸将,寓食而已。其自以起义召募成军者,惟刘季矿、揭重熙。

揭重熙,字祝万,江西临川人。早岁文思敏赡,与

同邑陈际泰齐名。以五经应乡会举，中崇祯丁丑进士，官主事。弘光中，抚、建、汀、赣之阎、王、宋三姓，据帘子洞，倚山为寇，张肯堂、李永茂剿抚之，未定。隆武元年，江西陷，重熙乃诱令归正，为义军以抗清兵。以事上闻，授重熙佥都御史，督江、福义旅。重熙以便宜授诸渠帅札官，遂据抚州。

金声桓反正，檄重熙解兵。重熙姑令退屯山中。声桓之自赣归守南昌也，留刘一鹏守抚、建相接应。既而清兵围合，一鹏不能赴援。南昌陷，一鹏弃抚州走，就重熙于山寨。重熙收辑之，与义军合。出攻临川、永丰、兴国。迭有收复，未能守也。重熙间道入奏，诏加兵部侍郎，便宜行事。军既孤悬，莫与策应，兵冗粮绝，众渐离散。清兵四面来攻，大败，兵溃衄，重熙遂遇害。

刘季矿，字安世，江西吉水人。大学士刘同升之子也。隆武中，以贡授翰林院待诏。归里。吉安陷，季矿走湖南，谒上于武冈，改简讨，寻擢中允，与周鼎瀚不合，触刘承胤、马吉翔怒，有旨谪外，季矿遂请终制。已乃奉敕复原衔，兼佥都御史，联络江、楚义旅，墨缞行事。季矿志节清峻，高自标举。故娶李元鼎女，元鼎降清，季矿遂出其妻。顾年少喜功名，无持重意。轻何腾蛟，与不相下。衔敕，间道走衡、永，所至慕义者津送之。至酃县，遂纠众起，号召响应，复酃、茶陵、兴宁、永兴、常宁诸县，以便宜铸小印如拇大，辄授副总兵、职方主事以下文武吏及郡邑守令。颇不择人而授，渐失物望。何腾蛟厌而裁抑之。

永历三年春，腾蛟败没，江西再陷，季矿所统义兵多骇散。堵胤锡标将彭嵩年、向文明及金声桓部将盖遇时，屯聚郴、韶间，季矿收抚之，尚未能得其要领。南至韶州，将入见，朝廷以其陈请繁叠，薄之不召，以兵部侍郎仍兼原衔，出图江、楚。帅标兵数百人，至黄埠司，民变起，围季矿，兵溃败，遂遇害。

季矿兄伯钦、仲镈，皆清节士也。伯钦字安期，尤敦长者行，仕至太仆少卿。以不剃发，为清吏所执，系南昌狱，不屈。久之释归，卒。仲镈字安礼，举于乡，亢节不仕清，隐于梅川。

吉安人士慕文山遗烈，不肯屈节者比肩相属。诸刘而外，有庐陵甘永，安福周琊、欧阳霖、陈靓、周鼎瀚之弟鼎泗，皆乡举也。甘永字方不，从万元吉军中，题授兵科给事中，兵败走死。周琊字以连，文笔清放，气致超隽。庐陵举人黄震象、鼎象兄弟，固捭阖士，南昌陷，遽遣信纳款，琊知其实，请于万元吉、杨廷麟诛之，廷麟不听，琊拂衣去。震象兄弟果献城内应。吉安陷，震象必欲杀琊，琊走行在，授行人，不就官，退隐乐昌山中，卒。靓字二止，甘贫砥节，自吉安陷，与妻子诀，寓食攸县山寺，粗粝不给，或饮水以终日。鼎泗字畤五，授中书舍人，亦未就官，退隐梅川。欧阳霖初名介，字方然，以泸溪教谕升北流知县，擢户科给事中，车驾幸肇庆，请西出桂林，与杜永和廷争，弃官归里，闭户食贫，不通人事。

周鼎瀚，字浩若，江西安福人。都御史□□之孙也。以荫官南京刑部主事。家藏书数万卷，多诸秘本。南曹简暇，鼎瀚开水阁于秦淮，辇藏书其中，四方人士借读者皆得就读，仍为资给之。以是得交游誉闻。北都陷，思宗皇帝讣至，鼎瀚恸哭投淮水，人吏掖救之，不死。南都陷，走归里。

今上立，鼎瀚间关陛见，改翰林院侍讲。顾不能自坚，与刘湘客不协，遂附王坤倾湘客。已，为刘承胤所诮擿。复因马吉翔与承胤比，遽授侍读学士，进少詹事。时内阁缺员，马吉翔以意答章奏，不复票拟，直朱批行，时召鼎瀚缘饰文句。鼎瀚即自称直文渊阁。以是尽失素望，为中外所轻。鼎瀚不自安，请敕联络江、楚，带兵部侍郎衔出。复自署"视师阁部"，为何腾蛟所厌薄。翱翔郴、桂间，号召义兵，瞿式耜疏纠之。鼎瀚不得志，就盖遇时监督其军。遇时瞋其亢傲，遂见杀。

鼎瀚夙以志节风操见重时辈，驱驰思报国，滨死无降清志。然不谙大体，欲因缘就功名，见嫉，失所而死，闻者莫不惜之。

时有田辟者，字茅公，河南人。中崇祯甲戌进士，官广东监司。广东陷，匿韶、郴间，纠义旅，自署"督师阁部"。引兵至桂阳县境，兵不戢，民稍患苦之。民变，起兵围辟，遂见杀。

卷十九

袁、洪、曹列传　戴国士萧琦附

袁彭年，字介眉，别号特邱，湖广公安人。父中道，万历丙辰进士，礼部仪制司郎中，工诗，与兄宏道齐名。彭年亦与兄祈年早立文誉，以制义名家，诗宗北地、信阳，辟为公安诗学者，排诋备至。时武陵杨鹤，子嗣昌，父子好恶相迳庭，议者谓楚人父子喜于相反，亦习气然也。

彭年中崇祯甲戌进士，授淮安推官，以法钩致陈启新，褫衣杖之，启新恚死。由是名动朝列，以卓异征赴考选。薛国观恶台省异己，间奏上暂罢考选，征至者皆授部郎，或补沿边知县。明年，上召对廷试进士，授以科道官，考选遂停。彭年授礼部主事，请告归里。荆土沦陷，彭年避地江、淮。弘光初，诣阙见，乃改礼科给事中。时楚事方棘，彭年与御史江陵徐养心奏："恢复大计，根本在楚，乞以前顺天巡抚杨鹗督楚、豫军。"诏从之。而马士英方向用何腾蛟，中格不行。彭年故以亢直名，既居省中，与陈子龙、吴适、章正宸齐名。时马士英、阮大铖尤忌姜曰广，建安王府中尉朱统𨦫应募上疏，攻曰广有逆谋，词连史可法、吕大器、张慎言。彭年上言："祖制，中尉有奏请，先令长史司具启，亲王参详可否，然后给批赍奏。若以换授、候考吏部，则与外吏等，应从通政司封进。今何径何窦，直达御前，微刺显攻，捕风捉影，陛下宜加禁戢。臣，礼垣也，事涉宗藩，

皆得执奏。"不听。马士英欲以从逆为驱陷东林名，疏请诛逆。言从逆诸臣，强半是正人君子之流。彭年抄驳，言："从逆姓名，传播不一，佥人乘间，阳为正人口实，阴为逆党解嘲，借今日讨逆之微词，为异日翻逆之转语，不至淆国是而倾善类不已。夫从来善类所归，间杂匪德，东京盛名，岂无逃死之张俭；元祐锢籍，亦有幸免之元章。二士作朋，管、华分席；七贤寄傲，山、王同列。岂因邺宫一姓之恶，遂毁铜台全部之音。唯是温公一信蔡京，而绍述之祸旋起；唐室一进逢吉，而兴复之业不终。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今日何独疑之？"由是为马、阮所深忌。已而诏锦衣都督冯可宗遣役缉事。彭年上言："高皇帝时不闻有厂，相传永乐十八年始立东厂，命内臣主之，此不见正史。后唯万安行之，一盛于成化，然西厂汪直，逾年辄罢，东厂尚铭，有罪辄斥，当时不得称纯治矣。再盛于正德，则邱聚、谷大用等倚附逆瑾煽虐，酿十六年之祸，天下骚然。三盛于天启，逆魏之祸，几危社稷。是厂卫之兴废，而世运之治乱因之。先帝亦尝任厂卫访缉矣，乃当时无不营而得之官，有不胫而走之赂，故逃网之方，即从密网之地，作奸之禁，适以资发奸之人。始犹帕仪交际，为人情所有之常，后乃赃贿万千，成极重难返之势，岂非以奥援之涂愈秘而专，传送之津愈曲而费乎？徒使刁风所煽，官长不能行法于胥吏，徒隶可以迫胁其长上，不可不革。"疏入，严旨切责，谪浙江按察司照磨。

彭年既废，翱翔浙、福间，思文皇帝召补原官。闽陷，遂降于清。彭年以伉直鸷击，负时重望，然挟谋数，工揣持，不能淡于权势，故死生大节无足取者。李成栋荐之，为清广东提学副使。阅两岁，江西反正，举兵围赣州，岭海大震。彭年故楚人，间何腾蛟、堵胤锡渐次复湖南北，彭年与李元胤交善，知成栋有反正意，因怂恿之。成栋召彭年入密室定计，遂决策以广东归顺。上至肇庆，录彭年功，擢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彭年娴典制，喜操切，金堡、丁时魁亦以其素望稍引重之。遂奏请厘纲纪，慎黜陟，重名器，为激厉忠义之用。首疏参朱谋垔由宗室径授佥都，钱匡以金声桓书办，无出身履历，又无尺寸功，吕尔玙假称举人，鬻身缇帅，混迹台端，皆非法，宜速黜之。谋垔主马吉翔，匡因缘吉翔，得敕旨，尔玙，吉翔狎客也，彭年故力攻之，以裁吉翔权。疏入，诸躐级用者皆惴恐，匡、尔玙遁去，谋垔以出楚催援江军，得不夺职。彭年既以主持台纲、裁抑恩幸自任，而以意授李成栋，令具密疏攻击，故上亦薄而忌之。群失职者怨彭年，彭年抑善为推却，移怨于金堡，故堡敛怨尤深。何吾驺干李成栋，荐入政府，堡、时魁恶之。吾驺结通政使毛毓祥、给事中李用楫，与堡、时魁相龃龉。彭年与吾驺皆因缘反正功大用，行止略同，冀彭年之援己。彭年耻与吾驺伍，亟思自异，乃疏攻吾驺奏引私人，紊乱国政；吾驺亦讦其把持。李元胤为平之，皆不听。吾驺称疾，谢政去。彭年亦不自安，乃以慈母死乞假治丧请。旧制，大臣请治丧者，皆如丁忧例，三年不得销假。得旨，准假。彭年遂解官，居广州。彭年母与死者皆中道姬妾，偶有拊摩恩，未尝受父命令慈养己，于礼当服小功。彭年以忿争失望，缘饰为引退计，遂为制服如生母，其矫谖类如此。

永历四年春，南雄陷，上将西奔，彭年入见，惧上西去必有攻己者，乃请敕督元胤军，援广州。上既至梧州，吴贞毓等交攻彭年及堡、时魁、刘湘客、蒙正发，疏十余上。有诏，彭年有反正功，置勿问，而逮堡等下北镇抚司狱。狱既成，李元胤入见，彭年附元胤至行在，疏言："臣与四人同罪，不当独从宽宥，请自诣廷尉服罪。"上优诏答之。彭年返肇庆，是冬，广东再陷，彭年匿民间，已复出投款，言李成栋胁己反。黄缘得免，归里，挟策游潜、沔，以诗自鸣。未几，死。梧州之狱，彭年首见攻而独见原贷，议者谓五人同案，而堡等素节未亏，重罹刑戍，彭年独以曾为降清，畏之不敢谁何。当国者颠倒至是，欲救危亡，宜不得已。彭年早树声望，弘光中，尤以伉直为天下想慕风采，既而隳节贪荣，遂为士大夫所厌憎。瞿式耜、严起恒、堵胤锡皆重恶之。彭年知物望不厌，益为町岸，文过自矜。金堡始以其习知国宪，不畏权幸，独与交好；既而随元胤赴阙，要君请罪，既得优旨，施施自得，堡亦自悔其失交。

时有戴国士者，字初士，江西南昌人。中天启辛酉乡试第一。颇有文誉，善结纳为声望。解学龙巡抚江西时，降礼与交。学龙以荐黄道周被逮，国士经营其间，因以清流自标榜，驰书四方，迎送宾客，日不暇给，时称其家为东林茶馆。相传其缄书糨日用面五升。南昌陷，国士降于清，为辰沅道兵备副使。已见江西反正，湖南恢复，陈友龙兵且压沅，遂举沅州归顺。上疏行在，自署衔云比例部院举人臣戴国士，奏称袁彭年为总宪，曹晔为枢部，臣始末视彭年、晔，宜得如二人官。知者莫不笑之，并为彭年愧。内批以硃斥其衔。彭年顾不恤物议，为之护饰，授巡抚偏沅佥都御史。湖北再陷，国士复据沅州，入于清。自言通权变以缓明兵，为清保全土地人民。事觉，为清所杀，没其家。

洪天擢，号西崖，直隶歙县人。中崇祯丁丑进士，由部郎升武昌知府，以清刚子惠宜其士民。崇祯末，兴国土寇吕瘦子作乱，袁继咸平之。余党犹蠕动不息，天擢抚慰安插，乃大定。崇祯十七年，擢副使，分巡下江防道。武昌兵寇频仍，天擢自以恬素，非御乱才，欲致仕去。已而南都陷，归路绝，不果。移海南道，驻琼州。天擢以琼海阻大洋，谓可粗安，便之。莅任两载，辑抚黎、汉，得安堵。隆武中，求崇秩者旦暮九卿，天擢处海外，为安身计，不通请谒，故不迁。

隆武二年，上即位于肇庆，安南请封，给事中李用楫受命往，归至廉州。清李成栋攻陷海北，用楫走渡琼州。成栋驰檄招琼崖降。天擢会用楫，议阻海抗之。用楫对琼士民大言曰："今天下已尽去，更为谁守？唯宜早遣纳款以全百姓。"用楫方服所赐一品服，天擢怒，揽其玉带曰："公此带出谁所赐，而作此语也？"拉碎之，

奋臂批用楫颊。部民噪起，遂用楫。顾用楫以此渡海，走钦州，清兵不至，遂得至南宁，达行在。而天擢阻海守，成栋盛兵来攻，城垂陷。天擢投缳，坠地不死。成栋雅重天擢，凋护备至。天擢不能自坚，乃请以降顺归农。成栋留之军中，未遣归。既反正，天擢以与谋归顺功，特诏起用，擢吏部左侍郎。天擢素无宦情，又以名节不全，用反正功居卿贰，悒悒不自理。恒称疾不视事，绝荤酒，闭户诵佛书。李用楫怀见逐之怨，又畏其扬己海外大言也，每朝会，必以气凌铄之。天擢积不能忍，顾用楫叹曰："天擢不幸，求死不得耳！公言天下已尽去，更为谁守，今日已得主公，勉力尽忠，玉带尚可补也。"用楫赧退，由是恨天擢刺骨。

永历三年，天擢九乞骸骨，得请，去寓高州。高州守将李明忠骄愤无度，以贿结用楫为兄弟。用楫为之地，遽以无尺寸功加宫保，封恩平伯，因与用楫为腹心交。用楫谓明忠曰："天擢旧官海外，有异宝，为少宰，复受多金，可袭杀之，我保其无他。"明忠夜发卒攻天擢，杀之，歼其家，童稚无免者；掠其赀，不满百金。明忠叹曰："给事第欲报私怨，而使我杀此穷老措大耶！"事露，用楫方与王化澄、吴贞毓比，遂无致诘者。天擢门人武昌郑古爱欲击杀用楫于廷，用楫匿免。

曹晔，河南□□人，中崇祯辛未进士，历官分守苍梧道按察副使。隆武二年冬，上即位于肇庆，晔与府江道唐绍尧同与拥戴，绍尧擢户部侍郎，晔佥都御史，巡抚广西。已而广东陷，上西幸，留晔守梧州。

永历元年正月，李成栋遣副将杨大甫、张月自高州进兵来攻。师甫至郊，晔出迎降，檄所属守令归附。郁林知州王华玉、北流知县欧阳霖抗节不屈，晔遣兵捕之。华玉、霖走南宁，得免。成栋仍留晔署巡抚。已而清遣巡抚耿献忠至，晔乃客寓广州，依成栋以居。会成栋反正，晔、献忠皆不次擢用。献忠拜工部尚书，晔兵部左侍郎，掌部事。华玉、霖交疏攻之。诏不问。时江、楚、闽、蜀大镇数十，拥兵殆百万，四方绅士义民起义者接踵。闻上出肇庆，将度岭亲征，皆踊跃请命，奏报填委。晔才既猥下，又以降吏依成栋，得掌枢政，益澳阿苟容，凡疆场战守机宜，驾驭爵赏，部署兵马，皆惛惛弗能理；奉行诏旨，给与札印，日匆匆不暇给；下慑科参，持两端。职方郎中南海唐元楫与晔同年进士，又尝与晔同降清，相为比昵。元楫尤贪猥不知耻，堂司互相盖覆，四方奏使，排阖叫号，凌铄无纪，晔愧受而已。

自隆武来，诸帅进退，不复咨中枢取决，率以意为行止，积成瓦解。上即位，始用林佳鼎以左侍郎掌枢务，稍务振摄。未几，佳鼎亲帅兵与苏观生战，败没。王化澄继之，茸阘无度，部权复替。化澄入直，萧琦继之。萧琦者，字韩若，江西庐陵人。素有文望，颇自矜名节。及骤迁九卿，遽以贿为命，鬻武弁札，至十余金而得副总兵衔。积金帛巨万，以数舰载至象州。舟覆，尽没于潭。琦亦病没。至是，晔愈窳坏，日奉诸将鼻息。彼嫌此碍，怨恶丛之，晔亦窘。由是四方益轻朝廷，分崩销蚀，以迄于亡。

永历四年春，南雄陷，上西奔梧州。晔遂不从，请敕督东粤诸军，留守肇庆。是年冬，肇庆再陷，晔走死。

卷二十

童、郭、吴、万、程、鲁列传

童天阅，湖广施州卫人。中崇祯庚午乡举。弘光中，以推官请缨，因马士英得陛见，擢兵部职方司主事。归施州，调募楚、黔土、汉兵入卫，未赴，南都陷，遂入闽。上疏自陈，思文皇帝召见之。天阅躯干魁伟，言论夸诞。思文皇帝悦之，擢佥都御史，监御营军。闽陷，走归施州。

上至武冈，天阅入见。与刘承胤比，遽擢户部尚书。武冈陷，复走归施州。永历四年，复入见于梧州。吴贞毓欲逐晏清，天阅与贞毓相结纳，拟贞毓旦夕迁吏部，则己复户部。时天阅方居母忧，适二十五月，遂亟欲除丧。自著《禫论》一篇。谓"禫者淡也。孝子之心至此而可以淡，则除丧受王事正其时矣。"见者莫不憎笑之，俄延间，清兵逼梧州，上奔浔、南。天阅走，将归施州，中道死。

郭之奇，字菽子，广东东莞人。中崇祯戊辰进士，授河南□□知县。崇祯八年，特诏推、知行取者考授词林，之奇得改翰林院检讨，渐升侍讲。之奇既以贿得史职，迫不能偿其所贿，乃缘例乞外迁典文，得改副使提督学政。被劾，褫职家居。

弘光初，下诏起废。之奇以不谨削夺，不得与。久之，乃因马士英赴阙，遽自削革中用内批擢詹事府少詹事、礼部侍郎。南都陷，走归里。隆武中起用，未赴。已同苏观生拥立唐王聿𨮁。清兵至，遂就李成栋乞降。

永历二年，广东反正，上在肇庆，之奇屡求入，朝廷以其伎竞贿谒，不之召。明年，内降敕以原官召用。之奇恐入而不见容也，遂结杜永和为外援。永和出守梅关，赴阙陛辞，之奇随之入。忌黄奇遇之清望轧己，而欲夺之，与万翱谋，思所以陷之。奇遇应诏，奏荐举人黄维璟品行文学应阁试，得俞旨。之奇乃与翱宴永和，酒酣，具言维璟以美妾一，金千两，贿奇遇荐己。永和遽恚曰："吾辈出死力为朝廷守一隅土，坐令人雍容受贿耶！"顾谓之奇："公胡不言之？"之奇曰："吾与奇遇同官，言则嫌于相轧，公为朝廷虎臣，当击去之，即扑杀于廷，亦无不可。"永和曰："文臣不言，则人将谓我越俎。"之奇顾翱曰："万司马愿为公先驱，然非公露章，奇遇党援甚固，莫能动也。"翱亦知事无根甚，顾之奇对永和属己，王化澄力怂恿之，且恃永和威力，谓必济，遂疏攻奇遇，如之奇言。永和疏继入。上素知奇遇端介，得疏骇怒，姑令奇遇回奏。奇遇疏称："维璟之文行贫富，与臣荐维璟之为公为私，天地鬼神鉴之，臣不屑辩。惟是之奇、翱结勋帅，要朝廷，诬斥经筵近侍，不知何心？"上并

令之奇回话。已而永和知其诬也，自悔为之奇所绐，面奏寝其疏勿行。上切责之奇，姑置勿问。奇遇事得白，遂请告去。之奇乃与吴贞毓、程源、万翱比，兴大狱于梧州，驱逐异己。之奇遂拜礼部尚书。

之奇之将入也，朝士皆知其险陂冒竞，将益坏国事，故沮折经年。顾之奇营交内外，终难抑止。而朝廷建立三四年来，搢绅衰落，吕大器、李若星、李永茂既以志不行，无意再起。北方久陷，寂不知有岭海立国事；吴、浙阻远，旧臣或潜避山谷，略闻音息，终莫能起，唯南望忾叹，或赋诗寄意而已。当上初立，旧臣如万元吉、杨廷麟、刘同升、郭维经皆旋死事；诏征用者文安之、王锡衮、郭都贤、李陈玉、印司奇、尹民兴、刘若金，俱中道阻，不得达；熊开元、倪嘉庆辈，又皆披缁放浪江湖，无兴复志；闽、蜀搢绅稍有至者，率庸猥无足采，或复寒士起草茅大用之，类皆斗筲劣琐，自媒躁进，故任使空匮，列位多虚。严起恒、金堡皆以清品汇求实材为务，而猝不得应者。故之奇、贞毓、源、翱等自以甲科资阶求入，当亡亦莫能废也。之奇居礼部数月，飘摇苍梧，日唯毁击贞介、拔引匪类为事。已与化澄比，受胡执恭赂，力请封孙可望真王。方嚣讼间，两粤皆陷。之奇循，复降于清。死。

吴贞毓，字元声，直隶宜兴人。中崇祯癸未进士。避乱江西，依族叔炳。

永历元年，随炳诣行在。炳骤登政府，贞毓亦擢吏部文选司主事。随上武冈，骤迁郎中，掌诠政，唯刘承胤意，不能为短长。上南奔柳州，贞毓达行在，遽自太常寺少卿擢吏部右侍郎，以冢宰自期。会召晏清至，清以二十载旧铨曹，清望久著，上意倾委。贞毓不能猎夺，遂怏怏求出视师。上发南宁，出肇庆，使贞毓先。贞毓见李成栋，曲意结纳，诱成栋使治行宫于广州，要上东幸。成栋惑之。瞿式耜疏言："楚、黔诸师，翘首威灵，如望云霓。驾既东幸，将谓朝廷乐新复之土，成栋亦有邀驾之嫌。非特失兴复之望，而偏处海澨，将有进退维谷之忧矣。"上意亦不欲行。会遣刘远生劳成栋军，远生开陈利害为成栋言。成栋感悟，乃罢奉迎之议。贞毓益失意，难于返阙，遂请督视岭上，翱翔韶州。居数月，成栋益知贞毓奸状，礼意寖衰。贞毓进退失据，怨朝廷之不召也，谓金堡等阻己，恨之日甚。久之，自请入朝，擢户部尚书，日思逐晏清而代之。清屡乞骸骨，上不听。贞毓益怏怏。时朝廷方清流品，抑躁竞，袁彭年、丁时魁、金堡力持行之。郭之奇、万翱、程源、李用楫、张孝起、朱统鐼皆不得志。洎以军事自陈，请求敕印，糊口行伍者，藉藉怨望，贞毓率与结纳，约以己得秉铨政，当咸恣如意。贞毓之成进士也，出朱天麟门，思援天麟复入直，为己主盟。王化澄利天麟之人，相为首尾，乃因天麟外结陈邦傅为援，而内以夏国祥、马吉翔为主，故群不逞者奉贞毓戴之，日嗡呲思逞意，江、楚沦陷，岭上东西交棘，勿恤也。

永历四年春，上在梧州，贞毓因国祥请敕召化澄入直，贞毓遂露章劾堡等。群所与党者踵之，疏十余上，堡等下诏狱。贞毓由是益骄，与化澄内外应，攻击异己者，将逐严起恒、晏清，而以天麟及己代之。高必正入见，贞毓遣客迎候于道，通殷勤，请必正杀堡等，逐起恒、清及都御史袁佐。必正既薄贞毓，露其言，贞毓乃沮。胡钦华挚金粟入行在，赂化澄及诸部科为孙可望请封秦王，总理天下。贞毓为之主，严起恒执不从。贞毓乃密具启称臣于可望，疏沮王封者姓名为一册，起恒为首，其尽心倾戴者为一册，己为首。其后，可望遂怒杀起恒二十余人。胡钦华劾瞿式耜老奸误国，王化澄调严旨切责张同敞，授兵柄于于元晔以坏桂林，皆贞毓嗾之也。贞毓外默中险，与夏国祥称乡里，尤委曲，故为群不逞者所宗主。得志不半载，行在遂瓦解。

明年，上入滇，如寓公，以迄于亡。梧州乱，上奔浔、南，贞毓走，死于乱军。

万翱，字九皋，江西南昌人。万元吉之族子也。短小轻冶，喜游狭斜间。中崇祯癸未进士，授杭州推官。城陷，循归里，从元吉义军中。隆武元年，擢兵部主事，已改兵科给事中。元吉守赣州，翱浮寓吉、赣间。赣州陷，元吉殉难，然江、楚间往往有绅士义民团聚不下，翱得依之以居。密奏为诸义旅间道求联络，升太仆寺卿，监江西义军，已擢兵部右侍郎。江西再陷，翱走赴行在，即以右侍郎留部。翱意犹怏怏。王化澄罢相，怨望，因结翱为朋党。遂与郭之奇比，因杜永和诬讦黄奇遇，有旨，令翱回奏。翱惊惧，自陈出于传闻。朝廷方务姑息，置勿问。

永历四年春，上西幸，兵部左侍郎掌部事曹晔留守肇庆，翱自以为当得中枢。时枢政陵替，阃外无所禀受，顾以冒功请敕印黄札者皆有馈遗，勋帅陈请非分，亦有私贿，故翱与程源、鲁可藻俱垂腴焉。上素薄翱，不欲授，乃以枢篆付严起恒摄理。翱以是怨起恒而疑金堡等之持之也，遂与王化澄、吴贞毓谋兴大狱，杀堡以摇起恒。因与可藻约，令可藻因夏国祥求授兵部尚书。期一月后，可藻出督西师，夺瞿式耜兵柄，而翱代掌中枢，遂嗾给事中雷德复诬奏起恒二十四罪。会可藻谋泄，廷臣大哗，可藻不能得，而起恒称疾，力谢枢政。王化澄入直，力为翱主，内批升翱兵部尚书。胡钦华挟贿为孙可望请王封，翱力主之。起恒坚不从，翱再三执奏，恫喝上封可望荆郡王。然可望已据伪册称秦王，弗受也。

居两月，两粤陷，上奔浔、南。翱弗从，携两妾匿梧州山中。已乃就马蛟麟乞降。蛟麟狎而留之，为幕宾。李定国复桂林，下湖南，翱乃走衡州见定国。定国以其曾屈节，待之甚倨。翱因入达定国，自陈主可望王封为己功，尤为定国所厌恶，乃言于庭曰："万尚书朝廷大臣，宜加优礼，然曾诖误，未奉明旨复职，故不便与抗礼。"闻者咋舌，翱故施施无愧色。定国兵退，翱又降于清，洪承畴为请，得授参政。未几，以罪废。

程源，字金一，四川□□人。初举于乡，以制义交吴士顾梦麟，为之延誉。源愔愔自喜，遂以天下士自居。中崇祯癸未进士。方观政，孙傅庭败于陕州，都下藉藉，知其必偾。源上书言："歼大寇必因大举，合数十万之众，八面而齐攻之，使之疲于奔命，然后可一举成擒。乞敕傅庭凭关固守，勿事浪战。"书奏，不省。居数日，傅庭败问至，三秦陷没。源以是得知兵名，然实疏暗气矜，无能为也。弘光中，授中书舍人。隆武元年，擢兵科给事中，使四川，联络御寇。源至遵义依王祥，遣使奏收川南功，擢佥都御史。与祥浸有隙，祥困辱之。已而释之，又佯谢过，与饮。源展转得脱，遂走诣行在，家留祥所。源尽匿祥跋扈状，亟称祥忠勇，知者哂之。

源既诣阙，自谓宜拜中枢。一时游士以起义自衒者，皆倚源为重。既陛见，升兵部右侍郎，留部，部权不属，诸附源者稍谢去，源乃恚。曹晔解部务，源谓己必得之。上特令严起恒摄理，源以是忌起恒而怨丁时魁、金堡。源故与吴贞毓、万翱比，贞毓、翱以源气魄粗戾，乐排击，尤推奉之。遂与贞毓等连章攻击，下金堡等于诏狱。源揣不得中枢，遂自请出督蜀师，加兵部尚书，赐尚方剑，便宜行事以行。然源故与王祥交恶，不能复入蜀，次且梧州，日鬻将吏札，招无赖客以自张。既陛辞，逗留两月余，日与贞毓、翱疏攻朝士。敕趋遣就道，不得已乃行，至浔南，粤西陷，不知所终。

鲁可藻，直隶和州人。初为诸生，附吴下诸士，标榜立名誉。顾暗劣不通制义，徒以征刻社文，居劳自衒，出入佥都御史全椒金光辰之门，因缘附弘光拥戴，以功贡谒选，授湖广新宁知县。何腾蛟不遣之官，辄以便宜札改推官，管东盐税，开署于湘潭。干没狼藉，为同官郑古爱所恶，奋拳击之，坠齿，遂走粤西。

会上践阼，与拥戴，附马吉翔，擢监察御史，巡按广西。出入乱军中，颇有劳勤。未逾年，擢佥都御史，巡抚广西。广东反正，瞿式耜檄可藻驻梧州，严守以防不虞。可藻遽自称总督两广，式耜劾其帝制自命，贻新附者笑。可藻不自安。其母死，已逾小祥矣，乃请服丧终制。未逾年，即称服阕。诣阙，补兵部右侍郎。与夏国祥结乡曲好，欲得本兵。与万翱比，嗾雷德复讦严起恒。奸露，不得逞。万翱既拜中枢，不欲负可藻，姑为虚名以谢之。特敕授南京兵部尚书，通国笑之。粤陷，不知所终。

卷二十一

金堡列传　姚湘印司奇丁时魁张孝起附

金堡，字卫公，别字道隐，浙江仁和人。为诸生时，孤介旷远，不屑为时名。弱冠，博通群书，熟知天下利病。文笔清坚，度越溪径。应崇祯丙子乡试，五策谈时政，娓娓数万言，危词切论，直攻乘舆无讳。主者奇之，举于乡。闱牍出，天下拟之罗伦廷对。巳中崇祯庚辰进士，授临清知州。擿发奸猾，安抚流离，士民欣戴之。山东盗起，临清豪族，故习为响马贼，应盗起者，众至数万。堡肩舆，从数胥吏扣其垒，慷慨为陈大义。盗魁感泣，叩头请死。堡慰安之，皆解散归农。堡耻以抚盗功自见，遂不叙。崇祯十五年，刘泽清以兵入卫，驻临清，骄悍蔑文吏，渔猎百姓，堡抗言责之。泽清赧恨，乃假新制，以属吏礼折堡。堡与遇于道，鸣驺过之，不为下。泽清擒其驺卒，扑之。堡亦擒泽清前驱，杖之，如其扑。泽清怒，鼓噪起，将攻堡。堡尽散胥隶，启廨门，公服据印，坐以待之。泽清不敢动。堡所招降盗魁闻堡受胁，率健儿数千，关弓怒马，里民持白棓踵之，殆十万人，至城下，围泽清军三匝。泽清恐，因巡臬使以求和，请与堡相见。堡单骑往，会泽清于僧院。因共歃血，约泽清不得犯临清一草，泽清许诺。堡乃麾健儿及里民散，皆大欢呼，声震数十里。上吏终惴惴畏泽清，谓堡曰："君自不畏祸，勿贻我辈忧。君姑以疾请假归，需大用，可乎？"堡知上官相掣，志不得行，遂移疾归里。临清民哀号送之，数百里不绝。堡里居，亦以伉直折势要。仁和令刘尧佐与在籍主事姚奇胤因缘为奸利，堡对巡按御史廷摘之，尧佐罢去。里人皆钦爱之。弘光元年，南都陷，张国维戴鲁王监国于浙东，堡弃家奔依之。已而知鲁王无远志，而思文皇帝立于闽，声望远闻，乃间道走闽。陛见，授礼科给事中。堡抗疏言："郑芝龙拥兵自大，无效死兴复之志，而骄蹇无人臣礼，陛下不可恃之，以致不测之虞。"思文皇帝心善之，弗能用也。顾惜堡，虑为芝龙所害，寝其奏不发。已而以母忧解官。全浙已陷，不能归，遂浪游湖南，依举主学使周大启避地沅州。知天下将亡，恒自祈死。

永历元年，辰、沅陷，堡匿黔阳山中。清辰沅道戴国士素慕堡名，驰书请堡相见。堡抗书答之，婉切峭厉，自称无路之人金堡。国士知不可屈，乃止。永历二年，楚、粤稍定，上在肇庆。堡在沅服阕，值郝永忠之乱，遂出山，达桂林。瞿式耜奏请召堡入朝，有旨召见。堡诣阙上疏言："今日天下败尽，陛下据一隅而望中兴，非有夏少康、汉光武之忧勤刚断，终无济理。如欲为晋元、宋高，因人成事，即不可必得之数，而亦何者为可因之人也！今日之大患，莫甚于阃外不知有朝廷，而朝廷复以匪人持政柄，贻阃外轻。郝永忠残贼已复之土，杀掠空武、靖，宜削爵暴罪，檄楚督擒之，正法以张国威，而为残黎救一线之命。陈邦傅无尺寸之功，爵上公，假敕自称世守，隶视抚按，宜褫其爵，勿使与效死疆场之臣齿。马吉翔扈从之劳，在所当念，然爵列侯，官锦衣，酬之足矣，宜勿使与国政，挠乱是非，为附膻之薮。从此收拾威灵，一归之陛下，庶几人心可壹，天命可延，不然，臣不知所终也。"疏入，吉翔大怒，为危词激两宫，思以陷堡。上召阁臣朱天麟赴暖阁，厉声问曰："金堡何等人也？"天麟对曰："堡在隆武中为给事，直谏，以参郑芝龙为思文皇帝所倚用者。"上变色曰："卿谓郑芝龙为可参耶？当参耶？"天麟知上意，遽震掉不敢言，遂票严

旨切责堡，令安静供职。自上之立，群臣率苟容无敢昌言者，堡疏入，举朝惊愕，诋堡狂躁，唯袁彭年、丁时魁知推重之。堡孤立，遂与彭年、时魁相得，相与严抄参核宪纲以裁恩幸，仰冒滥冀重主权。故忌者亦众。严起恒以厚重详慎居政府，瞿式耜疑其委随，意稍不相得。而朱天麟由旧词臣入直，颇有物望，式耜意其可与言也，称之于堡。堡遂意天麟可倚，共图整饬，因刘湘客道意。至是，天麟慑马吉翔之威，又知上意不喜堡，乃对上言："堡使刘湘客至臣所，请与臣同心去马吉翔，臣几为堡所误。"上顾笑之，而起恒于上前力称堡言虽过当，然皇上起多难，欲收人心，万不可谴斥直臣。上意稍解。故堡、彭年、时魁诸劾功罪裁侥幸诸大计，亦稍稍得行。而天麟以反复消沮自惭，谢病免。

陈邦傅尤怨堡甚，两疏攻堡，请堡为监军，辞尤不逊。堡奏："邦傅何人？尪羸伏处之兵，亦何所监？而敢请天子从官为其监军，妄意臣且惧之，得复其矫诏称世守之罪。乞追原敕，视有无'世守'字样，令罪有所归。"得旨，取邦傅原敕复勘，果无'世守'字样，邦傅乃詟服。自邦傅承刘承胤之后恣睢跋扈，诸将皆挟意凌蔑，及邦傅屈抑，楚、粤诸将皆渐敛戢听命。曹志建于诸将中尤狂诞，顾语人曰："使朝廷唯严阁老、金掌科之言是行，吾敢不以死自效乎！"吴贞毓、程源、万翱以新进躐九卿，犹不自满。江、楚、川、黔起家监纪，率皆落魄书生，依诸将自售，遽欲得部院衔，陈乞敕印，糊口行间。又闻清有投诚官视原衔、降级授职之例，益思躐尊贵，为他日自鬻计，干请不遂，则号哭阙下，横诋部科，谓已毁家出万死，为国家图兴复，而屈被挫抑。堡成进士十年，历中外、入谏垣且五载，稍改工科左给事中，官不逾七品，诸忌者益以是恶其异己，谤讪腾沸。堡闻而叹曰："今吾辈七尺，将不知齿谁利刃，而犹以虚名竞耶！"堡居省中，谢绝馈问，乃至不能豢胥吏，科抄皆手自录行，朝参唯一青纻衣，寒暑不易。

永历三年，孙可望使杨畏知奉书内附，求王封，书词倨慢，朝议疑之。堡上言："今谓不当吝王封鼓厉可望者，其议不一，臣请分别为陛下陈之。谓不以王封可望，则可望且逆颜行，而重上南顾之忧，其说似也。然可望之顺逆，以时以势，当内谋之心久矣。使其思顺也，虽不王，犹景附也。如其尚存两可之疑，以观望事势，则虽王之，徒益其骄。他日且进王而有求，其亦将从之乎？说者又谓不以王予可望，难禁可望之自王。夫自王，则谁能禁之耶？虽李自成、张献忠之自帝，亦无有禁之者。顾可望业已乞灵于宠命，则授我以禁之之权，而何弗不可禁之乎？说者又谓可望举全滇土地、十万甲兵以归我，功在可王。乃江、粤之土，我已失之土也，滇，未失之土也。金声桓、李成栋举已失之土而效顺，且不敢邀王封，而廷议亦唯祖制是守。今乃举而授之可望，则何以谢声桓、成栋于地下，而激厉其部曲乎？说者又谓汉高帝尝以齐封韩信矣，汉文帝尝以王假尉佗矣，而卒得二人之用。此尤谬也。汉高之于信，臣主未定之日也。尉佗与汉并起争秦鹿，而可望所争者，谁之鹿耶？且汉文席天下一家全盛之势，行阳与阴取之术，以消战争而使其自服。今陛下自度能如盛汉，姑予之，而可望将自戢焉否也？至或谓唐之郭子仪、李光弼，宋之岳飞、韩世忠，皆尝王矣。则唐、宋无异姓不王之制而王轻，祖训昭垂，一旦而王之，则真王矣。且郭、李之王，犹待两京收复之后，岳、韩之王，亦在百战折几术之余，而可望之在今日，固未尝有一矢之功也。或曰昭代之制，异姓不王，而徐、常、汤、李皆王矣。乃彼以赠死而非以宠生，无亦姑留以待诸将之有大功者于异日。而今胡以死者之荣加生者哉！抑或曰金忠尝王矣。夫忠者□□也，因其王而王之，则亦左贤、谷蠡之称耳！今可望据滇，顺则归本朝，逆则折入于虏，处两可之势而决意效顺，无亦耻为□□乎？而我以金忠之例待之，则是可望欲迁乔木，而我固纳之幽谷也！大抵今日之以怀可望而使为我用者，不在可望，而在陛下控御诸将以图恢复。如恢复之势已定，虽不与之以王，可望焉往？如其日迈月征，进寸退尺，国事日非，则陛下徒隳祖制，以解诸将之体，而可望既王之后，更有不忍言者，稍有识者，固能逆睹之矣。"疏入，中外以为允，乃罢王封之议。

时两粤画岭而守，兵老粮匮，诸将迁延苟安。严起恒与堡谋，谓国势垂垂日蹙，诸将益懈，唯有上亲征鼓励之一策耳。顾所患者扈卫空虚，请开事例，以两殿中书、鸿胪、上林诸冗官，许衿士纳赀，立御营库，得十万金，可募丁壮五六千人从驾，安奉两宫于内地，而上历诸营，相机策厉，事犹可为。堡力赞之。乃改刑部侍郎刘远生为兵部，督理戎政，移堡兵科。将渐次行之，马吉翔阳喜从之，而阴使夏国祥挠乱之。不一月，御营库将贮五万金，国祥皆以两宫旨取宫中别用，事不得就。

朱天麟居南宁，日与陈邦傅谋所以倾堡者，欲因孙可望以胁上杀堡，乃遣胡执恭作伪敕册，铸宝封可望秦王。事既成，会梅关告急，夏国祥以敌兵旦夕至怵上，且曰李元胤、杜永和将挟上为复降资。两宫震惧，遂西奔。诸不逞者之欲攻堡也，谓必以袁彭年反复无恒节，倚李成栋父子挟制朝廷为名，而惧东将不敢发，故欲上去肇庆而西，则可挟陈邦傅以钳上。且以东粤不保，为堡等谋国无状之罪。吴贞毓与马吉翔、夏国祥内外合谋已定，故上踉跄弃肇庆。瞿式耜、严起恒交谏不听。既至梧州，吴贞毓、张孝起率其党数十人连疏攻堡及袁彭年、刘湘客、丁时魁、蒙正发把持国政，裁抑恩纪，谋危社稷。遂褫职，逮下锦衣卫拷讯。严起恒率群臣跪伏求贳，不听。马吉翔嗾其党以生棒扑之。诸刑皆备，而堡刑尤独酷，瓢血冲胁脊，几死者数四。瞿式耜亢疏申理，不听。曹志建、焦琏、胡一青、杨国栋、马进忠、王进才、马宝交疏申救，乃下法司定罪。进忠复上言："臣等于堡，从无阃外之交，但缘皇上今日具官济济，而中外舆论，谓可心膂寄者唯一金堡。乃忽举此崇祯、弘光取败之敝政，而加诸直臣，军民之心无不惊骇。乞速宥堡，置之言路，以回天意、收人心。"上意亦动。高必正入见，吴贞毓等迎谒，请为杀堡。必正既陛见，出，即就

堡舟次，抱堡恸哭，贞毓等始戢。遂得减死论，谪戍清浪卫。堡赴戍，不得达，留客桂林，瞿式耜馆之。堡左足创挛，须杖而行，遂绝意世事。故喜读《庄子》，及是稍习浮屠书，衣衲衣。桂林陷，遂与通政使印司奇祝发为僧去，世所称澹归大师者是也。

堡文笔宕远深诣，诗铦刻高举，独立古今间，成一家言。行书入逸品。名位利禄妻子皆不系其心，唯微有酒过。其友人姚湘，字梦峡，余杭人。清兵陷杭，不肯剃发，随堡出，飘泊楚、粤。丁时魁欲官之，湘骂曰："吾死为大明一秀才足矣，何用此腐鼠为！"诗文亦亢爽有气，然亦颇有酒过。

印司奇，字雪浪，湖广桃源人。峭直廉介，使气，不为物下。中崇祯辛未进士，授南京兵部车驾司主事，迁员外郎。南京吏部尚书谢升奉召掌北铨，司奇以新例裁其驺卒。升僦夫以行，微辞责之。南都僚属送升祖道，司奇独不往，升顾重之。已除镇江知府。温体仁欲陷钱谦益、瞿式耜，募无赖子，击登闻鼓，讼之下抚按，檄司奇会鞫。司奇擿无赖子奸状，体仁怒，镌司奇级。已而与推官雷起剑交恶，巡抚张国维右起剑，交讼于庭。谢升已拜大学士，当拟旨。知司奇抗直，黜起剑而司奇降论，送归里。顾其自镇江归也，囊无十金，清名甲于江表。隆武中起用，赴闽。思文皇帝曾寓东吴，知司奇清节，擢佥都御史，协理院事。闽陷，走归里。清兵破辰、常，司奇弃家南走，崎岖苗、瑶间，马进忠津送之。

永历四年秋，至桂林，瞿式耜奏司奇清节旧臣，间关依主，宜即召用。乃擢通政使，特敕召见。未赴，客寓草庵中，与金堡同居。桂林陷，司奇遂与堡除须发为僧。司奇不喜习浮屠法，遂返湖北隐焉。

丁时魁，字斗生，湖广江夏人。中崇祯庚辰进士，授礼部主事。丁忧归里。两都陷，江、汉大乱。时魁间道避寇，陛见思文皇帝于福州。改礼科给事中，奉敕出，劳军湖南。湖南陷，走沅、靖。

上在桂林，敕召入见，改吏科左给事中。上疏陈新政八策，以重爵赏、揽威福为要。当时谓为硕画。上奔南宁，瞿式耜留时魁协守桂林。两粤定，上出肇庆，时魁赴行在，擢吏科都给事中。裁抑恩幸，剔除冒滥，深为不逞者所忌。时魁力持行之。居两载，升太常寺少卿，仍理科事。已为吴贞毓等所攻，王化澄、马吉翔尤衔之，下锦衣狱，掠治毒楚。时魁愤，叹曰："吾以间关从主故，虏执吾弟系于狱，榜掠无完肤；吾在此亦系于狱，榜掠无完肤，朝廷亦何忍耶！"已而论戍镇远。至桂林，张同敞馆之。桂林陷，见执，孔有德召为幕客。居数月，病死。黄冈何履仕为治丧，割其辫掷棺外，曰："斗生不戴此辫以死，可不负梧州一顿棒，而今不免也，惜哉！"

张孝起，字将子，直隶吴县人。中崇祯壬午乡举。被□，走闽，授□□知县。李成栋陷广东，分兵略地，孝起婴城守。民溃，敌兵且至，孝起与其妻引缳自溢。其小胥奔救之，其妻已卒。小胥舁孝起走，得达行在，擢吏科给事中，颇以清直著。已而忌丁时魁之先己也，遂与王化澄比，陷时魁、堡，因升都给事中。以意行刑赏，国事炝乱，两粤垂危不恤，师师为狂嚚，以迄于亡。孝起逃去，不知所终。议者谓小胥之救，差之俄顷，孝起与城俱亡，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晚节不终，徒乱人国，人之不得终为君子，岂亦有命耶！

卷二十二

死节列传上

侯伟时，字异度，别号令邱，湖广公安人。中崇祯辛未进士，授□□知县。以清望征，擢吏部稽勋司主事，历验封司郎中。会北都陷，伟时变服南走，得免。贼之破北都也，官要职者，皆责其胥役钩致之，无脱者。伟时当崇祯末，士风竞躁，独恬淡退处，胥役皆感其德度，故独得逸去。

既归楚，荆土沦陷，浮沉湖湘间，不复有当世志，买田南岳，将安置妻子，自披缁去。而湖南兵乱，不能容，遂走粤。会上自粤往武冈，伟时陛见，超拜吏部右侍郎。李若星为尚书，恶刘承胤，解官去，伟时遂秉铨政。未匝月，孔有德犯武冈，刘承胤降。上奔靖州，伟时追从驾，不及，遂见执。吴炳、傅上瑞皆降附，独伟时不屈。见有德，嶷立直视，不交一语。遣剃发，不从，遂遇害。永历三年，给事中尹三聘奏："伟时清望奇忠，宜得恤典。"诏赠礼部尚书，谥忠靖。

傅作霖，字润生，湖广武陵人。亢爽有志略，喜功名。中崇祯壬午乡举。张献忠陷湖南北，钩索士绅，作霖走桃源，结乡兵抗贼。弘光元年，南都陷，堵胤锡征湖南人士纠义旅勤王。作霖应辟召，题授监纪推官，奉檄联络常、澧乡团。已而忠贞营降，作霖言于何腾蛟曰："东南兵势之重，无如楚者。上远处闽海，威令不能远及，恐此诸军益骄，不能唯公所用，诚迎上驻跸长沙，鼓厉诸军，东下武昌以图陪京，西取荆州以出襄、邓，诚千载一时也。"腾蛟初无迎上意，闻作霖言，颇动，遂遣诣阙迎驾。思文皇帝召作霖陛见，敷奏详切，请上必出楚。上大悦，擢作霖职方司主事，监楚兵赴赣扈迎，加恩腾蛟、胤锡及诸将有差。作霖归楚，亟以迎驾促腾蛟。腾蛟意移，漫遣郝永忠、张先壁移兵茶、衡，称扈迎，皆次且不行，亦不遣作霖往。作霖再三为腾蛟言："天子望公如渴，公当使霖勿负天子。"腾蛟怒其相切责也，檄遣作霖监王允成军于湘乡，风令湘乡知县刘宗陶激士民噪之。作霖窘，遂走宝庆。刘承胤迎监其军。作霖性伉直忠果，而竞于自见，卞急不能为物下。起书生，游军旅间，不谙大体，暗于知人。自闽归，为腾蛟所忌，重见挫，颇衔腾蛟。堵胤锡以门生畜之。作霖自以

亲受思文皇帝知遇，亦弗善也。至武冈，承胤倾心结纳之，作霖遂与交好。承胤举军听作霖节制，作霖遂欲怂恿承胤成大勋。上即位，遣敕使劳承胤军。使归，以作霖能得承胤军心闻，改监军御史，俄晋太仆寺卿。

永历元年，上在桂林，征承胤入卫。作霖陛见，超擢兵部右侍郎。已而上幸武冈，改左侍郎，行尚书事。承胤骄恣日甚，阁部大臣皆恶承胤，不入。李若星、杨乔然与承胤忤，皆挂冠去。作霖总理诸务，时与票拟，然动为承胤所掣，往往唯承胤意。四方奏报，或寝不行；人士进用者，皆不择人而授；马吉翔、郭承昊、侯性，皆与奏封五等；何腾蛟入见，承胤重挫窘之，作霖亦以故隙，稍见颜色；由是诽责交起，而作霖未之知也。及清孔有德犯武冈，承胤以重取怨于诸将，退无所往，潜作降计。作霖方竭意尽力劝承胤死战，承胤佯诺之，而自赴石羊渡军中，密遣使通款，遂举军降。上遽夺门出奔，作霖大惊，轻骑从上行，不十里，扈从诸吏士稍有诟作霖者。作霖愕眙，走山中，自以为承胤所绐误，大愧恨，欲自裁。已乃叹曰："吾既不惜一死，何忍耻死草中，不与逆贼面折也。"居数日，承胤遣使邀作霖出。作霖至，见承胤骂曰："吾为汝受不令名，岂附汝求富贵者，将不惜身名，买汝一死战耳！今若此，吾且与狗彘交，见汝面目，正令我惭恨，汝况敢衣□□至我前耶！"因嚼舌出血，噀承胤面，挥拳击之，不中，以头触承胤胸。承胤走。有德再三使承胤劝作霖降。承胤见，即哭骂不绝声，承胤噤不敢言而退。有德闻而壮之，召之见，问："傅尚书欲何为？"作霖直视曰："欲死你！"羁之月余，作霖终不肯剃发。有德知不可屈，乃遇害。尚可喜尤慕其义，为买棺衾葬之，立庙武冈。永历三年，赠兵部尚书。

熊兴麟，字石儿，四川□□人。中崇祯癸未进士。隆武中，为试御史。

永历元年，实授监察御史，巡按贵州。值张献忠遣孙可望寇贵阳，黔土扰乱，迟回未赴，留黔阳县。清兵至，走山中。已与兵部主事李芳先同被执。清黔阳令劝之剃发，大骂，不从，遂系解常德。

舟行至中途，守者钦其志义，宽械系。夜静，守者酣寝。芳先将逸，蹴兴麟起，与谋去。兴麟曰："死，吾分也，逸而追，追而后见杀，是幸免而不免也。君勉去，吾精爽已驰赴武陵刀下矣！"芳先强之，遂酣睡，不听。芳先执手垂涕而去。兴麟至常德，孔有德令剃发纳款，不屈。自言："吾与李职方同执，中途可去而不去，欲死于青天白日下尔！岂从汝犬豕求活耶？"遂遇害。

李兴玮，字天玉，湖广巴陵人。弱冠以文藻清拔，推重流辈。应湖广己卯乡举，为章旷所赏拔，用副榜生贡，入太学。假归，值张献忠陷岳州，索举贡充伪吏。兴玮以渔艇走江北，请兵恢复，遇左良玉前部李成名，因邀与同复岳州。已而献忠来争，成名兵退。兴玮走，仅以身免。贼擒兴玮父母兄弟宗族凡二十余人，皆杀之。

弘光元年，李自成渡江，群贼大掠巴陵，兴玮走湖南依章旷，留参幕府。旷以兴玮年少儒弱，不习驰驱，请于何腾蛟，檄补临武教谕。临武令贪婪无状，榜掠庠士。兴玮愤之，言于腾蛟，罢令去。临武士民戴兴玮，请即摄令事。兴玮不从，应乡试于衡州，中丙戌乡举。腾蛟悬临武印固待兴玮者四月，遂题授临武知县，以简淡为邑民爱戴。

永历元年四月，衡州陷，章旷退屯永州，使人召兴玮，弃城从己军中。兴玮辞曰："兴玮不欲受民社，而先生强我；既已膺百里之命，则早盟之五内，期以颈血溅城头土耳！不能应先生教也。"督士民婴城守。时湖南北六十余州县，望风靡走，无一守者，唯临武不下。清兵来攻，乘堙距战，凡五昼夜。清兵佯退，兴玮督民兵开门蹑之，伏起，民兵溃败，兴玮被执。送孔有德，令下吏索降。清巡使李茂祖劝诱之。兴玮大骂曰："李兴玮□□男子，读圣贤书，岂汝辈从□□求食者所能诱耶！"茂祖怒，系之狱。

兴玮未有妻子，唯一髯苍头相随，亦不肯剃发，自请同系。兴玮于狱与闻大成唱和，作诗数十篇，佚不传。茂祖知不可屈，报有德，杀之。兴玮将赴刑，南向叩首，已，顾大成曰："吾与君今日乃得毕此一大事！"遂遇害。其髯苍头自请同死。刑者以无杀苍头令，不听。苍头夺刀斫杀兴玮者，遂亦见杀。

闻大成，字子上，湖广罗田人。江北陷，人士多受贼伪命。大成弃家走湖南，以贡受监纪推官。湖南陷于清，大成于酃县山中招义旅。将起，清兵至。被执，与李兴玮同系衡州狱。大成因狱卒沽酒与兴玮饮，醉则悲歌慷慨相唱和。无纸，皆裂襟裳袜布书之，多佚不传。唯《题狱壁》一篇，好事者为诵传之。云："读书怀古道，服官素所期。论文惭太傅，舞剑学要离。忠孝千古事，生死旦夕之。不共戴天日，从容就义时。"亢志不剃发，与兴玮同日遇害。临刑，从容引颈就刃。见者皆为垂涕。大成顾挥手谢曰："无劳诸君以泪送我。诸君悲我死，抑知我之悲诸君生乎！"

朱学熙，字维四，广东清远人。工诗文，为岭海知名士，所著有《禺峡志》行于世。补弘光恩选贡生，素结海上豪族。广东陷，与清远卫谭指挥纠众起义。陈子壮帅义兵围广州，学熙举众自上流应之，断飞来寺峡口，拒北兵援路，南攻三水县，下之。子壮檄授兵部主事。子壮败没，义旅骇散。李成栋来攻，拒守清远县，城破被执，不屈，死之。

周师文，字期岐，湖广大冶人。以制义名家，兼工诗，豪隽不屑羁绁。武昌陷，匿兴国山中，潜招义旅。江西反正，师文起兵应之。军败，走九江，文德翼资送之。至吉安，刘季矿为题授职方司主事。时耒阳义民谢焻、龙尚可等纠众起抗清，师文入其军，尝以身先士

卒掠阵。何腾蛟顾不喜之，师文乃返鄠县。盖遇时自江西奔鄠、郴间，师文与遇时遇。说令收溃卒，联义旅，图复吉、袁。遇时奉师文监其军。已而遇时意变，欲降清，师文涕泣，称说大义以止之。遇时怒，遂见杀。遇时降。

鄢见，字无识，江西丰城人。中崇祯己卯乡举。隆武元年，南昌陷，见走抚州，与金都御史傅鼎铨同起义兵。鼎铨以见老成刚介，恒所谘行。事闻，授职方司主事。已而鼎铨败没，见走吉安东界，与刘季矿同图复楚。湖南再陷，见遂隐湘，醴间。经十余载，衣冠不改，训村塾以给食，壬寅岁，为茶陵人所讦，清吏捕系之。至则自请一刃以死。清吏诮之，遂大骂不绝口。清吏怒，捶之，系狱中。不食死。

是岁，有陈有功者，亦江西人，不知其所自起，曾授监军职方司主事。时天下已尽沦陷，有功怀敕印流寓郴、耒间，衣冠不改，卖药以食，为清吏所执。自言："国亡愿一死久矣！今日且得明白领取白刃，所志得就，更复何辞！"系送武昌，遂遇害。

卷二十三

死节列传下

萧旷，字逸然，湖广汉阳人。以武举授黎、靖中军都司。刘承胤为黎、靖参将，旷属焉。从承胤征峒苗有功，历升至副总兵。上在武冈，承胤为总镇楚、黔，挂大将军印，解黎、靖事，旷遂以总兵官都督同知，行黎、靖参将事，守靖州。

永历元年秋，武冈陷，承胤降。上南奔至靖州，旷迎跸，具备勤敏。上大悦，召旷陛见，谕令解黎、靖，扈从入粤。旷奏言："臣职在守土，自当以死谢国恩，扈跸非臣职也。臣以死捍靖。追至，当杀臣而后能进，则大驾达柳州矣。"上既行，旷督其标兵，乘堙修守具。召部民至庭，涕泣劝慰，勉以死守。已而承胤驰书召旷降。旷大骂，焚其书。俄而清兵大至，兵民惊溃，旷独率内丁十余人登城射之。敌冲郭门入，旷短兵接，巷战。力尽，遂遇害。

旷虽武士，而志慕文雅。颇读书，知大义。为承胤属，能不附承胤意。见承胤骄悍，意欲自远，故请守黎、靖以避其熏灼。尝曰："我受朝廷命为刘公属，固难与刘公所置私人比。"其雅志如此。故承胤全部皆随承胤降，而旷独不屈。

朱旻如，字宗臣，广西临桂人。中武举，部除把总。候选归里，随焦琏起兵定靖江庶人之乱，琏用为左部营将，题授游击将军。粤、楚乱，琏益召募。旻如散家财万金，号召丁壮成一军，马仗精好，为琏一军最，琏甚倚之。旻如短小精慓，两目奕奕有光。性戆直慕义，折节下文吏，尤恭谨，循法度。

永历二年，从琏复阳朔、平乐，战甘棠渡、大榕江，皆有斩获，以功历副总兵官都督佥事。琏下攻全州，留旻如守平乐，辑兵政，民得安堵。时何腾蛟率赵印选、胡一青及马养麟、周金汤、熊兆佐之兵下全、永，留老营于桂林，骄纵为暴于城野。给事中万六吉奉敕至桂林，催师出，榜饬责之，语侵腾蛟。腾蛟闻之大怒。六吉旧以劾马吉翔，忤刘承胤，有旨降处，部拟谪经历。未几，仍复职用。腾蛟驰檄召经历万六吉赴军前效用，令材官健儿数十人往召，密令捶械之，即死勿论。时六吉已去桂，居平乐，未知也。旻如侦得其详，大怒曰："督师乃欲捕系天子近臣，无人臣礼至此极乎！欲作曹操杀孔融、朱温，诛清流耶？此义士致命之秋也。"请六吉至其署，置酒饮以待，部署甲士于门。腾蛟所遣捕六吉者索六吉，知在旻如署，扣门求入。旻如佯为不知，延之入，同酣饮。持檄者见四壁甲士皆露剑立，旻如亦目眦欲裂，时时援佩刀，不敢动。旻如顾问曰："君奉何令？欲何为？当以相告。"持檄者色动，起立曰："督师令请万公。"旻如索请启，持檄者奉檄示。旻如读未半，碎檄，拍食案起，大叫曰："万公天子言官，以军政戒饬士卒之暴民者，惜未执杀之尔！督师庇骄卒虐民，惜未参劾尔！区区一榜文，而督师遽欲遣狗鼠辈持牒辱之，置天子于何地！督师反耶？旻如破家捐身为朝廷效死，督师蔑天子，即旻如敌仇。狗辈敢衔人衣，当齿我刀。"拔刀斫持檄者，六吉掣其袖。持檄者脱走，甲士噪起，旻如介马弯弓追之，至郊外，擒一卒，捶而告之曰："狗子！速归告督师，朱旻如不畏死，为一隅君臣存分义，督师若欲杀我者，我自来。万黄门已赴行在，不可得也。"遂送六吉诣南宁，而自署其门曰："旻如得罪督师，为朝廷存一线君臣之义，故不敢拥兵以自求活，重挠军政，今解兵待谴。诸军愿归农者听，愿充伍者赴焦公听调度。"遂尽籍其粮储、甲仗、马匹、旗帜以归焦琏，而自葛巾布衣诣平乐知府听羁。持檄者归报，腾蛟大怒。方食，堕杯箸。然腾蛟能以威钳士大夫，而慑于诸将。畏琏，不敢逮治旻如，而以书诉之琏，求杀旻如为己刷耻。琏遣摄旻如。旻如囚服就琏。琏诘之，对曰："旻如以一时之义激，不自量，为朝廷存纲纪。今已使督师无擅执言官之愆，旻如之志已伸，唯求一死以正军法，为裨将亢督师者之戒尔。"琏心重怜之。瞿式耜亦重旻如之义，语琏宽贳之。琏收其军赀而别责二千金为腾蛟寿。腾蛟喜，遂移书琏，令释旻如，而谓旻如能，劝琏仍令将兵。旻如由是以义侠知名。顾畏腾蛟衔己，谢事闲居者久之。腾蛟败没，琏强之起。奏复旻如职，使统旧部守平乐。时诸将卒虐民侮吏，而旻如独以谦谨有节制闻。加总兵官，挂镇西将军印。

永历四年冬，清孔有德犯广西，遣马蛟麟间道攻平乐。琏方援曹志建于贺县，敌猝至，旻如独率麾下健卒城守。兵民皆惊溃，敌兵大至，战不胜，敌乘城入。旻如乃入署中，杀妻子，南向拜，焚敕毁印，易进贤冠、大绛袍，手剑端坐署中。清兵入署，望见旻如如塑神像，愕眙不敢进。旻如大呼曰："身是镇西将军朱旻如，

□□何怯，不前杀我也。"清兵自堂下射之，中颊。旻如复呼曰："□□不济事！"遂援剑自刎而死。

满大壮，湖广辰州人，故太常寺卿满朝荐之族子也。满氏世以武传家。朝荐以刚直居谏垣，益用名节劝奖其子弟，故大壮慷慨慕义。何腾蛟开府长沙，召募将材，大壮奉檄招练辰、麻峒兵二千人为腾蛟亲军，随章旷守湘阴两载，拒清兵于新墙，大小数十战，清兵不能南犯。复与覃裕春大破清兵于潼溪，斩获数千计，积功擢副总兵官都督佥事。

永历元年二月，孔、耿、尚之兵大举南犯，攻湘阴。大壮方拒战，王进才之兵先溃，烧湘阴城，大掠而南。大壮遂不能支，战且走，至长沙，腾蛟已走衡州，大壮奉旷屯湘潭，求救于腾蛟，腾蛟已不能令其军。清兵尽力攻大壮，遂大败，蹑追二百里至衡山。大壮收余兵转战，麾下士死殆尽。大壮谓旷曰："公且先走，为卷土重来计，大壮为公力拒后，终不再见公矣！"旷去，大壮北驰迎敌，敌纵骑乘之，马尾相衔，走二十里，短兵接，格杀十数人。马中矢踣，乃遇害。

杨进喜，陕西延安人。与马进忠俱起，为进忠前营副将。进忠之擒杨么与麻河之战，皆进喜先陷阵，骁勇为三军最。永历三年春，随进忠会何腾蛟于湘潭。清兵猝至，进忠军惊溃。进喜方理发，闻兵溃，大叫起曰："朝廷不惜高爵养我辈何为？况吾营迎何公至而忍弃之乎！"约发，不及戴兜牟，挥刀驰马出，求腾蛟，与清兵巷遇，相格斗，手刃数人。露额中流矢，贯颅，死。腾蛟遂陷。

惠延年，陕西西安人。少客湖南，有拳勇，习骑射，应募为曹志建裨将。志建驻镇峡关，倨息不亲军旅。延年恒率兵出，复道州、宁远、江华、郴、桂，围永州，下之，皆延年功最。屡擢总兵官都督同知。

堵胤锡之南奔也，与忠贞营相失，西走桂、蓝，将入志建军。延年时屯永州西，知志建阴贼，必害胤锡。以书投胤锡曰："延年谓相公不追及忠贞营，则当入行在。乃闻尚留此间，延年甚惑之。祈留意图维，勿忽。"比书达胤锡所，胤锡已至道州。志建尽坑杀其部卒三千人，劫胤锡人关矣。延年密遣人导胤锡达何图复砦。胤锡遂诣肇庆。志建怒何图复，令延年旋军攻之。延年缓兵，攻不力，经六月不下。志建劫敕使诱图复杀之，破其砦。微得延年纵胤锡、图复状，含忿欲杀之。延年叹曰："吾逸堵公，正以全曹公，而顾欲杀我，匹夫终不足与共成事，吾行吾志耳。"会清小王子大举攻镇峡关，延年死战，自辰达未，斩首□数千。小王子已退走，延年曰："吾不及今日死，为忠鬼以报国，而死于匹夫手乎？"单骑追敌，深入，遂遇害。始，志建欲杀延年，或说延年当降清以免祸。延年曰："吾以名义故，开衅曹公，而以叛终之，顾令彼骂我为反虏乎？有死而已。"延年死，志建遂不能成军，以至于亡。

何图复者，广西富川人。父廷相，万历丁未进士，官御史。图复人赀为太学生。粤、楚乱，结砦自保。闻志建之劫胤锡也，密遣人迎胤锡入其砦，赍送赴行在。志建举兵围之，不克。敕授图复监军佥事，令志建释兵。志建佯奉诏，与图复和，诱与相见，执而磔杀之。

吴学，湖广湘乡人。以材勇雄于闾里。起里胥，从副将罗安邦剿天王寺土冠，有功，授把总。张南忠之乱，学收土兵保乡曲。已而奉李乾德檄复湘乡县，以功加游击将军。何腾蛟开府长沙，使学召募千余人为亲军，守湘阴，转战平江、袁、宁间，擢副总兵。

永历元年，长沙陷，学收部卒屯湘、邵间，反攻湘乡，格斗四五月，兵溃败。被执，槭至武昌系狱。令剃发，不听。清总督罗绣锦会文武吏群鞫之。学至庭，植立呼曰："大明驱胡虏，爱养天下垂三百年。尔等皆中土人，骨血从谁豢养？父母埋谁土宇？乃改头换面，据坐堂上，而械忠义士于阶下耶！天地能容尔身，必不能容尔子孙。岂不闻洪武初，尽谪叛降官吏妻女充掖庭乎！"因大叫呼天，目眦尽裂，引颈触柱，血流被面。遂驱赴黄鹄矶，遇害。武昌居民罢市往观，皆呜咽流涕，禁之不能止。

卷二十四

佞幸列传

马吉翔，顺天大兴人。通文墨，工将迎挟持。以武进士出身，历官至广东都指挥使。弘光元年，罢官。闻郑鸿逵拥思文皇帝至福建，吉翔往依，附推戴，擢锦衣卫都督佥事。与锦衣郭承昊比。奉敕至湖南劳军，福建陷，吉翔走广东。至肇庆，会上践阼，复与定策。事王坤、庞天寿，皆得其欢心，遂升左都督，掌卫事。从驾至全州，结刘承胤。承胤为请封伯爵，御史毛寿登驳参之。吉翔与周鼎瀚构蜚语，激承胤怒。奏上，系寿登及刘湘客、吴德操、万六吉，削其职，由是深为瞿式耜所恶。已而与承胤比，胁上幸武冈，吉翔遂封文安伯。武冈陷，上自靖州走苗峒，出柳州，两宫泊车驾蒙尘草莽。上不能骑，吉翔奉篮笋，步行扶掖，行羊肠，夜则通夕巡警，勤敏有加。慈圣太后与上益眷倚之。加少保，晋封文安侯。上在柳、象，敕旨皆出吉翔手。其幕客吕尔玙，狭邪子也，稍知文义，与吉翔共操大政。瞿式耜疏："请上揽大权，明赏罚，严好恶，亲正人，闻正言，以服远近。"上嘉纳之。吉翔因夏国祥诉之太后，谓式耜间己，不容皇上有患难亲臣，言遂不用。桂林溃，上在南宁。吉翔虽委票拟于内阁，不合其意，辄以朱批改票。结陈邦傅为外援，王化澄倚之为重。广东反正，李成栋迎上幸肇庆。瞿式耜请出桂林，节制江、楚、黔、蜀，迎使络绎。吉翔惮式耜，遂结王化澄、朱天麟，力劝上东幸。楚师解纽，何腾蛟莫能弹压，以至偾败，皆吉翔酿之也。

上在肇庆，吉翔犹执朝权，金堡人奏，谓吉翔有扈

卫之功,酬以侯封足矣,不当使与国政。吉翔复因左右诉,上切责堡。吕尔玙市权招贿,由中书舍人内批擢监察御史。堡两疏力攻之,尔玙落职。吉翔愈怒,挑陈邦傅与堡相讦奏。廷论不平,邦傅辞诎。严起恒从中裁制,吉翔稍戢。以是怨堡入骨,并衔起恒。时上立三扈卫:李元胤督禁旅,庞天寿督勇卫,吉翔督戎政。吉翔所部步兵二千人,皆市井乌合,不堪见敌。起恒乃请上开事例,节冗费,立御营库,招练亲军,从上亲征。以刘远生协理戎政,金堡改兵科,监纪之。吉翔恶其分己权也,嗾夏国祥以慈圣宫旨取库金縻之,事遂寝沮。吉翔屡于太后及上前,言堡结袁彭年、刘湘客、丁时魁、蒙正发把持国政,目无君上。太后及上惑之,诸不逞者皆依附之。吉翔为言除去堡等,则皆如其愿。吉翔又乘间言式耜、起恒皆主张党人以挟持上,使不得有为,且沮抑忠义为国家,离人心,不如化澄能爱君忧国。上素贱化澄,至是遂向用之,而薄式耜、起恒,言皆疑沮。

永历四年春,清兵陷南雄,吉翔乘之为蜚语达内廷。言杜永和、李元胤心不测,且要驾为降资,两宫震恐。吉翔欲杀堡,逐起恒,夺式耜兵柄,而以陈邦傅为外援,藉之胁上。欲上至梧,密迩浔南,使邦傅得逼朝廷处分,遂嗾夏国祥以太后驾先登舟,胁上必行。严起恒、瞿式耜交谏上,不宜弃广东。不听。吉翔念诏狱且兴,而已欲避其名,乃自请留肇庆督援东军,以锦衣卫印授其党康□□,使得逞。上至梧州,吴贞毓等遂群攻堡等,下锦衣卫掠治。王化澄复入直,召朱天麟、雷得复讦奏起恒,起恒称疾求去。胡钦华奏式耜老奸误国,以于元晔督楚、粤师,夺式耜权,以至于亡,皆吉翔主之也。

吉翔外巽内惨,以曲谨奉慈圣,凡所欲为,皆令夏国祥达太后,令必行。上虽知其不可,而慈圣命严,上不敢违。物论起,则慈圣于帘中引群臣涕泣,言:"予唯一死以殉社稷,不似尔等可去可降,以国家为戏。"群臣莫能对,上亦不能以意行也。吉翔以援东为名,翱翔肇庆,所将兵既寡弱,不敢出峡,而畏忌诸勋帅,不欲朝廷调发东下,虑致轧己。唯陈邦傅率舟师数千至,亦羸疲,畏见敌。吉翔日与邦傅征乐纵酒,遥执朝政,置广州不恤,杜永和困久不能支。清兵复西破平、梧,上奔浔南,吉翔之师遂溃,南走浔州。上奔南宁,吉翔知大势倾覆,遂不复从。匿浔州山中,久之,出降,挟重赀北归,不知所终。

郭承昊,江西泰和人。故都御史郭子章之孙也。以子章军功,荫授锦衣卫千户。崇祯间,谄事内竖,屡官至都督同知、太子少保。驰驿归里,以货殖豪纵为乡里患。

隆武元年,赴闽陛见,以积资掌锦衣卫事。闽陷,走粤,依附拥戴,加左都督。与王坤、马吉翔比。从上至全州,结刘承胤。承胤为请封伯爵,御史毛寿登参劾之,被削。承昊遂得封泰和伯。承昊挟宝玉金币巨万金,女乐十余人,从上至武冈。以女乐分馈承胤、吉翔,相比为奸。江、楚无赖求仕进者皆附之。已而随承胤降清,见杀。

严云从,江西分宜人。严世蕃之曾孙也。以武进士历官参将。上即位,云从依附拥戴,擢锦衣卫指挥使,加都督同知。与马吉翔、郭承昊比,事刘承胤为外援。承胤为奏封清江伯。毛寿登疏言:"云从等无一矢之功,而援边镇例晋封五等,何以鼓人心而匡国难?"奏上,寿登夺职。

武冈陷,云从随上走粤西,加太子太保、左都督,掌后军都督府事。自以一品覃恩,乞封其高祖嵩、曾祖世蕃。部议:严嵩父子为昭代奸臣称首,百年公论不容,世蕃身伏诛谴,国法昭垂;云从即功侔李、郭,亦不能翻七朝之国宪,而以恩纶被戎首,况其羁绁之劳,承恩受爵者乎?乃但封其父祖,而不及世蕃。

云从视吉翔差谨,不敢执朝权,碌碌充位而已。上自梧州奔浔南,云从北走,匿怀集山中。将取道归江西,李定国收粤、楚,云从致书馈求见。定国知其茸陋,不之答。云从展转岭南北,不知所终。

侯性,河南归德人。兄恂、恪,崇祯中皆官至九卿,与周延儒为死党。性家世豪贵,骄纵不法。补弟子员,粗通制义举业,习骑射,好纳响马贼,为无赖行,邑令梁以樟以法钤束之,性拳击以樟仆地,不数日死。性亡命走,从十余骑,劫商旅于河北,得资数万,用赂内臣王化民,恂、恪复为之地,窜军功籍,以白衣径授镇守广东西宁参将。

上即位于肇庆,性依附拥戴,丁魁楚庇之,擢御营都督同知。从上入武冈,谄事傅作霖,援马吉翔例,封商邱伯。上自武冈奔靖州,性与车驾相失。先由新宁至柳,于右江劫行旅,得金帛数万。上至柳,服御皆匮,性以其所劫献慈圣、慈宁两宫,上及中宫充服御,三宫大喜,加性太子太师、左都督,掌中军都督府事,从上自南宁至肇庆。

性素畜无赖健儿,将百人,沿两江东至三水,劫掠仕宦商贾,多得金资。以豪侈与戚畹王维恭及马吉翔、李元胤日夕征歌纵酒,颇干预国政,引荐文吏。给事中金堡论劾之。书奏,不省。性黠慧,通文墨,堡所上章奏,性皆译解示吉翔,文稍深僻者则曲释之,指为诽讪两宫。以是慈圣恨堡,必欲杀之。性往往以珍异进奉内庭,尤为宫禁所喜。其母奉佛,自剃为尼,敕赐号静慧大师。紫袈裟,金钵盂,出入以朱棒前驱,入宫禁,称说外事。慈圣信之,往往辄强上行。国事之坏,性实阴持之也。梧州陷,性降于清。

卷二十五

宦者列传

李国辅,顺天人,为司礼太监韩赞周养子。崇祯九

年，授御马太监，奉命守沿北关口，已而撤回，随赞周守备南京。圣安皇帝立，国辅附拥戴功，改司礼监，提督勇卫。赞周于弘光中以伉直为群小所嫉，引疾乞休沐。国辅居宫中，常侍左右。马士英进秘戏，导上为淫乐，国辅每从容泣谏。士英忌之，而欲夺勇卫以授其幼子锡，乃奏上，徽、池、严、信之间有云雾山，乔木蔽山，宜采为大工用。遂请敕国辅往。国辅不知其绐，因欲行。给事中吴适奏云雾山必不可开采，国辅亦自悟，请勿行。乃遣人驰视，果如适言。然士英已夺勇卫，授锡以锦衣都督提督矣。南京溃，国辅随太后走浙，遂自闽入粤。

上践阼，国辅入见，请剃发变服往南京，潜视孝陵。诏遣往。永历三年夏，国辅自岭北重趼微服赴阙。上召见，问孝陵状。国辅伏地恸哭，言："奴以去年夏至南京，私市香币，于星月下登钟山望陵，焚香帛泣奏：'高皇帝十一世孙嗣皇帝某，遣奴国辅候皇陵万安。'以次履行周视，殿垣陵甃毁坏无余。茅茨塞望，狐啸萤吟，如荒山穷涧。所幸陵土巩固，梓宫燕安。其四山林木，问之都人，云：'南都陷后，虽虏骑充斥，樵苏四出，犹无敢损一枝者。'后洪承畴来，经略江南，见陵树菁葱，怫然遽怒，遂榜示居民，令樵采为薪。悬榜三月，民无应者。承畴益恚，骂曰：'大兵入北都，未尝令居民伐陵树，不三日间，诸山皆芟刈无余。江南蛮子，已出榜令伐，而三月不伤一木，何愚呆至此！'因复榜令诸门，非伐钟山树者，不许通樵苏。城中几至绝炊烟，都民不得已，乃往伐，呜咽震山谷。今一片童山，无尺株矣。"因引额触地，号哭失声。上为泣下沾袍袖。国辅因奏："奴今归，为皇上通一信，仍请以残骸再往。若上旦夕恢复，奴当至江干迎驾。如天讨有稽，奴愿以老骨头付老祖爷陵前，与狐狸餐，不复再见陛下！"复顿首大哭，起。上乃素服辍朝，就太庙哭，遂敕国辅赍香帛，再往省视。

永历三年十月，国辅至梅岭，剃发，携苍头三人北发。明年，两粤陷，更无有知国辅后事者。

王坤，顺天大兴人。为御马太监。稍习文字，阴鸷便巧。崇祯五年，敕遣阅视宣府，陷道臣胡良机。御史魏呈润劾其诬罔。呈润坐降职。坤益恣戾无忌惮，奏参大学士周延儒。左副都御史王志道疏言内臣不宜侵辅臣。上为御平台，召诘志道。志道曰："王坤直劾辅臣，举朝皇皇为纪纲法度忧，臣为法度惜，非为诸臣惜也。"上震怒，切责志道。志道罢去。由是骄悍凌轹，与张彝宪、曹化淳齿，群臣莫敢言者。已而奉敕至淮、扬，暴害商民。未返命而北都陷。弘光元年，因缘柄用，迁司礼秉笔太监。要敕往浙、闽督催金花银两供御用。大学士高弘图具揭谏止，弗听。坤因得留闽事思文皇帝。不得大用，邀敕出粤催调援兵。

闽陷，上即位于肇庆。坤因缘奉慈圣太后，遂掌司礼监事，秉笔执国政。坤以旧阉老猾，工揣合钳制，知内廷畏清，践阼无几，即劝上弃肇庆，移跸梧州。上顾以为忠，遂倚任之。瞿式耜上言："今日之立，为祖宗复仇雪耻，宜奋大勇以号召远近，苟自弃门户，国何以立？"坤居中持之，上虽暂止，而日作西奔计，无固志。户部郎中周鼎瀚与坤交善，内批改给事中。式耜力争之，不听。未几，复改鼎瀚翰林院侍读。王化澄附之，内批授兵部尚书，已拜大学士，入直。大学士李永茂奏荐十五直省人士，坤以其不附己，假硃敕，斥御史刘湘客，激永茂去，而坤自疏列海内大臣远莫致者，杂坤私人于中，共荐之。给事中刘鼒疏言，坤内臣不当荐人。坤激上怒，将逐鼒，式耜力救之，乃已。坤疑鼒疏出中允方以智手，复以停经筵，激以智去。俄而清兵乘虚入广州，唐王死，坤遽邀驾西奔。式耜力请留跸，死守峡口，飞调援兵。奏甫上，坤已挟上驾小艇西上梧州，遂由桂林幸全州。刘承胤入见，首论坤弄权误国。上意动，乃罢其秉笔，以监事授庞天寿。坤被谴，出居柳州。

武冈陷，上幸柳州。坤复入，与天寿分掌监事。然权稍落矣。天寿以曲谨为上所信，坤遂疏。乃请敕监军恢复粤、楚，从何腾蛟军中。腾蛟颇与狎好。湖南复，坤以功赐一品服，从胡一青下衡州。坤故以斥刘湘客与外廷争，至是，乃上疏荐湘客词学擅世，宜大用。冀蔑湘客，使失望，湘客自疏论列之。大学士严起恒面奏坤反覆倾诈，上乃绝意恶之。湖南再陷，坤走粤，顾不得入内，留居桂林，为瞿式耜所不礼。乃屏居苏桥驿，悒悒死。

庞天寿，顺天人。崇祯间为御马太监，颇见任使，然未尝与秉笔事。奉敕至南京。弘光中，备员，不见用。已走闽，事思文皇帝，改司礼监。敕遣至湖南，遂留粤、楚间。

上践阼，与拥戴。天寿在北都，权藉故出王坤下，至是，坤秉内政，天寿弗能颉颃。坤骄悖日著，中外既侧目，慈圣洎上亦稍厌之。而天寿于诸奄中为淳谨，上意向用，及刘承胤逐坤，天寿掌文书房事。随上自武冈走柳州，蒙尘苗峒中，天寿与马吉翔皆有劳勚，由是益为上所亲信。赐一品服，提督勇卫。天寿粗识字，不习典故，其幕客徐湛以武英殿中书舍人晋秩至大理少卿，为代理红本。湛亦葸愿，不敢通外廷。顾天寿以朴率恒为夏国祥所绐，颇推让国祥，故政渐归国祥，天寿以虚名为诸奄长。所部勇卫士仅千余人，亦尪疲市民，无能为有无。刑部侍郎朱盛浓疏言内臣不宜典兵，欲夺勇卫归李元胤。元胤初无夺天寿兵意。上切责盛浓，诘其何心，盛浓乃沮。天寿事上四载，为少过失，而内臣恇懦畏死，不知远计。上弃肇庆，走梧州，失东粤，遂蒙尘不返，亦天寿致之也。

天寿事天主教，拜西洋人瞿纱微为师。勇卫军旗帜皆用西番书为符识，类儿戏。又荐纱微掌钦天监事，改用西历。给事中尹三聘劾罢之。天寿随上走南、太，入滇，不知所终。或曰为孙可望所杀。

夏国祥，直隶宁国人。美姿容，以娈童游狭邪，然

稍读书,习制义,应童子试,不得补诸生。闻圣安皇帝喜外嬖,乃焚书自宫,求入内廷,未及宠用。南都陷,走闽,事思文皇帝,为少监。已走粤,因庞天寿入内,得补司礼太监。天寿质朴,不习文墨,凡阅发红本,委之国祥。国祥工狐媚,有宠于慈圣,遂骎骎夺大权。外奉天寿,以虚名尊之,实自执政柄,天寿弗能为重轻。马吉翔谄事两宫,专制国事,结国祥为内援,凡吉翔所欲行,皆因国祥达慈圣,取必于上,以行之。

永历二、三年间,外廷稍持法纪,国祥不能尽如其意,日泣奏慈圣,谓金堡等把持裁抑,诋毁两宫,挟李成栋父子为势,心不可测。太后习听之,遂切齿堡等。吴贞毓、李用楫、张孝起、鲁可藻皆依附乡曲,与国祥交善。王化澄因戚畹王维恭结纳之,国祥日称化澄忠谨于太后及上所,维恭亦因皇后亟称之。上弃肇庆奔梧,逮治堡等,起用化澄,卒至倾亡,皆国祥为之也。江国泰者,亦宁国人也。自宫入南都求用,与国祥为死友。衔受意旨,通贿赂,阃外陈请,非因国泰达国祥,不得旨,以是四方镇将益轻朝廷,瓦解以亡。

国祥故无赖子,滨亡不悟,贪权势,行谗毁,津津自喜。庞天寿已乃恶之,无能制也。国祥随上奔浔南,后不知所终。上之居肇庆也,广西粮税尽给楚军,唯梧州府属听上征用。广东则以辽饷、练饷给李成栋军。而上征京仓及金花银为国用,顾皆内臣操其出纳,户部无所关与,日就虚糜,乃至欲募从驾军而不可得。每闻敌警,哨探无人,唯听马吉翔及内臣之意而已,皆国祥主之也。

卷二十六

叛臣列传

刘承胤,字定一,应天人。以膂力闻,能举一铁棓,号"刘铁棍",为相扑师。应募为材官,从楚抚唐晖、余应桂援剿,守显陵。承胤多心计,善结纳,遂得实授参将,镇守黎、靖。崇祯十六年,武冈民袁有志作乱,攻陷武冈,岷王遇害。巡抚王聚奎檄承胤讨平之,出岷世子于难。是秋,张献忠破长沙,张先璧、黄朝宣焚宝庆,走武冈,承胤按兵迎之,二将敛兵入保。已而献忠破宝庆,游骑犯武冈,承胤击却之。献忠欲西入蜀,遂置武、靖,故全楚皆陷,唯西南一隅独全。沅抚李乾德依之以安,甚德承胤。献忠既渡江而西,乾德遣承胤合张、黄二营复宝庆。乾德葺惧,承胤倾心事之。乾德假借备至,承胤遂骄蹇自大,凌轹先璧、朝宣。乾德唯承胤意抑二将。二将怼憾,屯茶、攸间,与承胤交恶。

弘光初,乾德以承胤先后功次入奏,遂擢总兵官都督同知。黎、靖旧统土汉诸军卫、所、寨额军万余,承胤部兵仅千余人,调诸屯军以自雄,鼻岸谓诸将莫己若。所部绅士、编民皆慑其威。何腾蛟家黎平,子文瑞少不习事,承胤屡挫抑之。腾蛟抚楚,承胤深以为畏忌。及腾蛟弃武昌,开府长沙,调诸将守湖,先璧、朝宣先至,腾蛟礼之有加。承胤闻之滋怒,持文瑞阴事,与腾蛟相抗。久之,乃集兵万人赴长沙,饰旗帜器仗为烜赫容,实无意北出。居旬日,与先璧举兵相攻,腾蛟亲诣其军解之。遂托以苗叛驰归,留部将陈友功,率兵数千守湘阴。承胤归,益横,要取宝庆租税为己饷。隆武元年,傅作霖入,奏称承胤功,遂得挂将军印,擢右都督,加宫保。稍益招募,有众三万人,据武冈,专制黔、楚间。

上即位,遂封伯爵。已而上自肇、梧西幸,征承胤入援。瞿式耜闻其虚名,亦雅望之。承胤遣兵至桂林,至,则凌轹焦琏,与相攻,大噪索饷而去。马吉翔前使楚,承胤与相结纳,至是,因内臣盛称承胤足倚,上遂敕召之。承胤意何腾蛟力扼长沙,己可藉以自保,遂欲迎驾居武冈,可挟上以制中外。傅作霖怂恿之,遂应召赴桂林,以上出全州。司礼太监王坤执权恣睢,周鼎瀚附之。承胤入,奏逐坤,而对御叱责鼎瀚。廷士翕然称承胤公忠,不知其以胁主立威也。锦衣郭承昊以女乐一部贿承胤,马吉翔、严云从皆谄附之,承胤遂请封三人伯。御史毛寿登参驳之,承胤大怒。周鼎瀚惮承胤,曲意事之,遂相好如夙昔,乃与马吉翔谓承胤曰:"寿登疏,刘湘客所作也。湘客与瞿阁老议,要驾勿从公出楚,今若不遣此二人,上必不得入武冈。"承胤遂面奏寿登、湘客把持误国,请逮问。万六吉、吴德操疏救之。承胤激上缚四人,将杖之,承胤伪为跪救,皆削职。以是势倾内外,遂拥上幸武冈。式耜力谏,不听。廷臣恶畏承胤,多四逸,不从驾行。承胤挟上,威福自恣,文武将吏予夺唯承胤意。憾太仆少卿赵廷璧,系而髡之。廷辱刑部侍郎杨乔然,乔然去,遣兵掠之于道。李若星为吏部尚书三日,承胤掣之,不得有所云为。若星大骂去。未几,清兵陷长、衡,张先璧自宝庆走沅州,承胤恐其至,夺己权,守险隘遏之。先璧奋击夺路去。先璧奏使至,承胤磔杀之。楚、蜀、黔、粤奏报者皆不得通。何腾蛟入见,承胤羁縻诮辱之。上命腾蛟督师出全、永,承胤伏兵于道,将害腾蛟。腾蛟不敢行。胡一青怒,拔营挟腾蛟去,乃不敢追。利吴柄脂韦,请以为相。票拟皆先呈承胤而后进。江、楚诸无赖子及武冈无行儒生,旦投承胤,夕授台省郎署。承胤部将皆封伯,幕客邹枚官至一品,赐金图书。清兵逼永、宝,承胤畏张先璧,不敢西走,忌瞿式耜、何腾蛟,复绝南奔之路,画武、靖、黎平,苟安俄倾。顾日渔猎货财,饰歌舞,识者知其必降矣。

承胤既挟上,敕使非承胤令不能出。马吉翔复为上称其兵强志决,旦夕复湖南。宫中遂恃以安。清兵已破永州,遂两道并举,攻武冈及紫阳江。守兵返走,保石羊渡。嗣通山王蕴钎急请对,言:"虏至三十里外,上犹不知,猝至,当如车驾何?"上惧,召承胤问之。承胤对曰:"虏犯紫阳,臣已大破之,北奔,旦夕收复宝庆。谁以此恐喝陛下者?"因叩头请诘其人,语不逊。上不得已,良久曰:"宗臣蕴钎。"承胤起,大言曰:"请陛下遣蕴钎出御敌,臣愿解甲归农去。"遂汹汹出,遇蕴钎于宫门,奋拳击之,堕齿。蕴钎遁去,中外无敢言敌将至者。

八月，清兵扣石羊渡，承胤别将陈友龙死战不下，请承胤出援。承胤至，登高望敌兵。退坐营门，召诸将议，皆请死战，承胤不语。入幕中修降书，遣使诣孔有德降。使返，与承胤耳语良久，乃遣骑持片纸奏上，言："敌势大，陛下宜自为计，臣不敢保。"上乃仓遽出奔。城门不开，庞天寿、马吉翔麾壮士以利斧断扃锁。上单骑走，太后洎中宫皆乘篮笋出，宫嫔徒步从，皇子幼在褓，乳母负之出，不知所往。承胤遂开关延敌人。有德从容宴承胤于军中。又明日，乃整兵入武冈。上驰至靖州，由苗峒达柳州。承胤请导有德军入沅、黔，追击张先壁。有德不听，挟承胤下长沙。明年春，遂与俱北。承胤故怨何腾蛟，乃请有德勒陈友龙俘其妻妾。友龙不能违。既北行，有德军泊汉口，承胤日从有德饮博。承胤平岷邸之乱，多得奇宝器玩，又擅西南财赋，金币充积，每以宝器为博进。有德忌而羡之。会陈友龙反正报至，遂杀承胤，没其资。或曰承胤之降也，密白有德，请执车驾以献，冀得重赏。有德不听，密令承胤报上，俾逸去。故有德留石羊渡两日而后入，亦不遣兵追蹑。见承胤之狡也，惧至北而泄之，故杀之以灭口。同承胤杀者傅上瑞。

傅上瑞，山东武定州人。中崇祯庚辰进士，授黄州府推官。善事上官，为湖北巡抚王扬基所昵。李自成陷承天，黄州震恐，扬基调上瑞署武昌府事以避寇。张献忠自黄州渡江，将犯武昌，扬基又调上瑞往江北监军。武昌陷，随扬基避匿汉川。献忠入蜀，扬基被逮。上瑞返武昌迎何腾蛟。腾蛟复喜之，题擢分巡下湖南道参议，进太仆寺少卿，已升佥都御史，巡抚偏、沅，督兵守平江、浏阳。上瑞家人自山东来，盛称山东缙绅降虏者皆得朊仕。上瑞意动，遂弃平江，从醴陵南走宝庆，驻沅州，言偏、沅为己汛地，并携浏、澧守兵西去，腾蛟叹惋而已。永历元年，清兵犯沅州，上瑞遂举军降。孔有德挟之北去，至汉口杀之。

陈邦傅，字霖寰，浙江绍兴人。故富家子，有口辨，善逢合，以贿中武科。父事职方司吏胡执恭，居中为援引，历官分守柳、庆参将。隆武元年，杨国威挟靖江庶人反，招邦傅，未赴间，丁魁楚檄邦傅讨贼。邦傅揣国威无成，守柳州，不为下。国威攻梧州，魁楚召邦傅应援，邦傅举兵掩其后，会焦琏自中起，与邦傅合，遂斩国威，戮靖江庶人。琏功最，而邦傅以结纳魁楚得录首功，即代国威挂平蛮将军印，擢都督同知。

上即位，以推戴，加太子太师，封思恩侯。邦傅膏粱狭邪，上马必两人交掖，儒冠大褶，侈拜揖以为容。胡执恭自北走投邦傅，邦傅以为腹心。执恭故猾吏，漫不知兵。部将茅守宪，其妾父也，陈安国其弄童也，贪庸委阘，以便佞挟持相尚。邦傅以鄙墨为土司所积轻，不听调遣。所部皆诸卫戍军，半老弱，折竹为矛，稍召募市井为亲兵，不满五千人。平蛮将军旧驻桂林，邦傅畏楚兵之逼，立帅府于南宁。上再幸桂林，调邦傅援楚。邦傅无以应，益交缇帅马吉翔，欲有请求，辄得俞旨。上幸象州，邦傅陛见，迎上居南宁，封庆国公，加少师，赐云鹤服，充班首官。执恭、守宪、安国皆冒伯爵。龙韬与覃鸣珂争战于象州，邦傅不能制，唯保南、太自固而已。邦傅生未尝见敌，徒以奉上为居停，位百僚上，遂执朝权，擅进退，与王化澄、马吉翔相为表里，士大夫无行者争依附焉。

清李成栋攻陷梧州，进逼浔、横，邦傅惧，遣书就成栋降。会成栋有反正心，不报。邦傅益迫，秘遣其幕客沈原渭赍土地甲兵籍诣成栋，请献乘舆以为降贽。原渭至梧州，成栋已下令反正，守将郡邑吏皆冠带、奉正朔。原渭遂焚降籍，驾小舟昼夜倍道归。揭旗于樯，署曰"招安粤东"。及至南宁，遂上书言已奉邦傅令，说成栋反正，事成归报。成栋所遣使入奏者乘大舰逆流上，会右江涨，不得卒达。上骤闻东粤平，大喜。邦傅益猎为己功，而荐原渭功侔隋、陆，遽擢佥都御史，联络两广。已而成栋奏使至，知原渭事，归报成栋。成栋深恶之，欲发邦傅曾约降状。马吉翔为弥缝之，乃止。上弗知也。成栋迎驾东出，邦傅欲要留，恣擅威福。杜永和入见，语露邦傅降状。邦傅惧，不敢留，乃因吉翔求世守广西，视沐氏守云南。王化澄当敕，已诺允之，中书舍人张文光执不肯草敕，乃易称居守广西，以与瞿式耜留守相抗，便宜专铨，除粮税。执恭辄奏用其子钦华为佥都御史，巡抚湖广。钦华佻达恶少，举止妖冶，楚师大哗。何腾蛟、瞿式耜交劾，免之。上既东出，邦傅遂自称世守，檄下巡按御史吴德操，朱判如属吏。德操怒，笞持檄者，驰疏奉闻。上释不问。瞿式耜上言："今日躐五等者相望，初未裂土而封，海宇剥削，止粤西一隅为天子之土，桂、滇数万之师日需食，邦傅辄称世守，将置车驾于何地？"廷议移罪文光。文光奏取敕视之，果无世守字及视沐氏擅财赋语。邦傅乃沮。邦傅专南、太、柳、庆、浔、思、田七府土、汉之地，每州县辄以部校率疲兵百余人据之，专置有司征贡赋。滇、焦、杨、马之兵麕集桂平，捍御湖南，糗糒不给。瞿式耜征粮于柳、浔，邦傅攘为己故物。有司怙邦傅，抗式耜，不应。给事中金堡入见，首劾邦傅，请削其爵职，俾阃外知有国法。马吉翔力持之，诏切责堡。李成栋亦疏纠之。邦傅见廷论不容，乃稍割浔、柳赋听朝廷饷军用。顾由是怨式耜、堡切骨，而忌成栋，思所以贼害之。忠贞营兵屯梧州，邦傅欲倚之蹂两广，并式耜、成栋军，逼胁朝廷。乃迎忠贞营屯浔南，拜李赤心母为母，以舅事高必正，日夕怂恿赤心夺桂、平、肇、广，挟驾以号令诸将。赤心初佯许之，久之乃曰："陈兄劝我劫驾，是将终谓我为贼也。"邦傅惧，乃不敢复言，赤心死，必正尤恶邦傅而狎之，尽夺其马仗，曰："甥高枕居峒塞，何用此为！"邦傅恐而恚，乃迎朱天麟居其军中，与胡执恭共谋通孙可望，则逐高必正、兼李成栋诸部、逼瞿式耜、杀金堡一举皆可行。遂命执恭造伪敕册，铸秦王宝，诈称上命，封可望秦王，令专制蜀、黔、楚、粤，文武将吏兵马钱粮生杀不待奏闻，以令旨行，百官皆称臣听令。可望大喜逾望。执恭恐可望使入谢，事发觉，乃驰报邦傅，令结

吴贞毓等为内应，要求敕旨，以实其言。会贞毓等力攻金堡，欲逐严起恒，倚邦傅胁廷臣，互相资助。堡等下狱，起恒被劾。邦傅欲去南、太，以需可望之入，而已避其名，免必正之挟持，乃自请援东，率疲卒数千，次于肇庆。

可望以朝命不继至，而执恭阻己遣使赴阙，乃拘执恭。执恭迫，驰报邦傅，令其子钦华遍赂王化澄、吴贞毓等，为可望请王封如其伪敕。严起恒执不从，化澄及万翱为调停之，封荆郡王。朱天麟与邦傅窘。天麟乃告贞毓，令具称臣启，疏百官从违姓名报可望。可望知其诈，大怒，杀执恭。顾已称秦王如伪敕，出黔，收王祥等军，不能下，然亦不肯为发兵南、太攻高必正。邦傅方忧惧，不知所出。会清兵破平、梧，广州亦陷，李元胤之兵溃于肇庆，邦傅乃西还，欲犯驾以降。畏必正，不敢入南宁，而焦琏自贺县旋师，次永安州，邦傅遣书约与连兵固守。琏不设备，遂夜攻琏营，执琏杀之，献其首以降于孔有德。请有德兵速攻南宁，己为前导，犯车驾，可必得。有德姑诺之，不遣邦傅行，以平蛮将军印在邦傅所，土司必视此为从违，故待邦傅较优渥。邦傅献印已，有德狎而畜之，从居桂林，无所任使。永历六年，李定国复桂林，执邦傅，磔之于市。传首黔、楚，莫不快之。

寄园所寄

[清]赵吉士撰　高广政　沈国良整理

《寄园所寄》,清康熙年间赵吉士(一六二五——一七〇三)撰,十二卷十二类,每卷一类。杂记清前各代以及清朝前期朝野政事轶闻、掌故琐谈,偶涉艺文志怪。书中所记,泰半摘自各类稗史野乘,凡录一人一事,皆明所据之书,章章缕缕,言必有征,实为各类野史著作的分类摘编。其所摘引之书,有许多早已亡佚,赖是书得存一二,故有极其珍贵的文献史料价值。其中,《焚麈寄》中的《胜国遗闻》、《科名》,《裂眥寄》中的《流寇琐闻》,《泛叶寄》中的《新安理学》、《黔兵始末》等又皆为"纪事本末"式的资料摘编,征引广泛,足为信史。该书有二卷本,每六寄为一卷。但据作者之兄赵士麟所言,应为十二卷,每寄一卷。今以民国二卷标点本为底本,重分为十二卷整理。原本错讹、误断之处颇多,尽量予以改正。因无其他版本参校,存疑从旧之处亦多。

例　言

予自少至壮,凡见闻新异,辄笔之于书。积之既久,分类成帙,用作座侧之玩,因京园以寄其所寄,故以寄名园。嗣因竹垞太史采十余条人《日下旧闻》,知不能久藏笥箧,遂尔付梓。

是书分十二寄,凡属生平所历,偶有触者,辄附于末,以见世间事原有两相符合处。至予作令晋中,平交山寇,夏君宛来叙其本末行世,亦节取数条,以相印证。

《囊底寄》。凡智囊已载者,概不复采,非好用机械也;有才不措诸实行,读书不能致用,只纸上空谈耳。

《镜中寄》。忠孝故事,多不胜采,世所赫赫共传者,不必录,录其幽僻而耸听者。借鉴古人,以自敦本行,亦圣人论士,宗族称孝,乡党称悌之谓也。

《倚杖寄》。山川取其最大而有名者,新安山水,则耑为一卷,以故乡从详也。人生如电光石火,予于山水因缘不浅,况济胜有具,何可刻置耶?

《撚须寄》。近来进退两忘,时与良朋篝灯抵掌,非诗无以过日。其林卧遥集,偶然次韵,遂叠至千五百律,吟虽甚苦,心窃乐之,或亦具有夙癖耶?

《灭烛寄》。坡公夏日,爱人说鬼怪,犹属嬉戏。神禹铸鼎象物,凡愚贱细民,亦令知警,而预避防之,命音何厚?若言鬼怪而附以存者,雷霆之忽发,物类之骇观,以及人妖之谲诞,颇有相类,因以编人。

《焚麈寄》。饱食终日,只斗清谭,于身心何益?一言一事,皆足令人鼓舞兴发,斯有济耳。遗闻以资见闻;座箴谈屑,以正人心术,助淹博;科名以劝子弟,寿考神童,皆可类推。

《獭祭寄》,能知事物根源。

《豕渡寄》则不致引典讹误。

《裂眥寄》。观胜朝之政事错杂,盗贼纷纭,益知生太平世者为大幸,而防河泄者,当先杜蚁漏矣。事属近代,尤不敢漫加己见,悉本成书,细加抄录;中间或有是非未确处,观者自能从原书正之。

《驱睡寄》。仙卜医药而外,亦有足豁人心脾者。

《泛叶寄》。故乡事不无琐细,然事属桑梓,不厌详也。至黔兵一艸,乃吾邑金正希先生主之,且一事而屡奉旨意,又经史阁部与马贵阳几番辨析,要为吾乡存其略,以见金公功在扮榆。

《插菊寄》,可以不录,然借胡卢之口,警君子之心,行事毋贻笑柄。虽属笑谈,未必无补。

丙子夏五,识于燕邸寄园之见心轩。

卷一　囊底寄

寄园主人曰:"古人三不朽,德与言犹有假而托之者,赫赫天壤,措诸事业,亘千秋而莫之泯灭,厥惟功哉?名臣匡济,固自天成,亦须借资学问,大疑大务,遇智士而立决,岂无本而然欤?余吏隐寄园,上自朝庙,下暨街巷琐屑,凡足征才干者,辑而存之,以征吾情所首寄,安知不有补于仓卒?若谓扣囊底智,足以集事,

则非余意矣。”

经　济

五车万卷，何一非经济哉？顾熟之纸上而窘于临机，如君国何成？牍不胜记，抑髫龄得之祖父所传者，力或回天，智或除憝，举数则以该馀。

正德允秦藩请，欲益以陕之边境。兵部科道交奏不可，上不听。杨廷和将去冕引疾不草制，梁储曰：“皆引疾，孰与事君？”上震怒，内臣督促，储承命草曰：“昔太祖著令曰：‘此土不畀封藩，非吝也，念此土广且饶，藩封得之，多畜士马，饶富而骄，奸人诱为不轨，不利宗社。’今王请祈恳笃，朕念亲亲，异地于王。王得地宜益谨，毋收聚奸人，毋多养士马，毋听狂人劝为不轨，震及边方，危我社稷。是时虽欲保全亲亲，不可得已，王慎之毋忽。”上览制骇曰：“若是其可虞，其勿与。”事遂寝。（《通记》）

此真不谏之谏，犹兵机也。先曾祖光禄公每言高祖弱冠，同梁公周旋，常与诸孙道其事。余阅《明史》，恍如高曾面命也。识之。

郎中李梦阳劝尚书韩文劾刘瑾。文令梦阳具草，既成，读而芟之曰：“是不可太文，文弗省也，不可多，多览弗竟也。”疏具，遂合九卿诸大臣上之。（《贞胜编》）

严世蕃既败，复为御史林润所劾，捕世蕃、罗龙文。谕法司讯状。世蕃犹抵掌曰：“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已而聚其党窃议，自谓纳贿自不可掩，然上所深恶聚众通倭之说，得讽言官使削去，而故填杨继盛沈练下狱为词，则上必激而怒，上怒乃可脱也。谋既定，乃令其党扬言之。三法司果依其言，具稿诣徐相国阶议之，阶固已预知，姑问稿安在？吏出怀中以进，阅毕曰：“法家断案良佳。”延入内庭，屏左右语曰：“诸君子谓严公子当死乎？生乎？”曰：“死不足赎。”“然则比案将杀之乎？生之乎？”曰：“用杨沈正欲抵死。”阶徐曰：“别自有说，杨沈事诚犯天下公恶，然杨以计中上所讳，取特旨，沈暗入招中，取泛旨。上英明，岂肯自引为过？一入宽疑，法司借严氏归过于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严公子骑款段出都门矣。”众愕然，请更议，曰：“稍迟事且泄，从中败事者多，事且变。今当以原疏为主，而阐发通倭本谋，以试上意，然须大司寇执笔。”谢不敢当，群以让阶，阶手出一幅于袖中曰：“拟议久矣，诸公以为何如？”皆唯唯，因曰：“前嘱携印及写本吏同至，宁忘之乎？”皆曰：“已至。”即呼入扃户，令疾书，用印封识，而世蕃不知也，窃自喜于形，谓龙文曰：“诸人欲以尔我赏杨沈命奈何？”龙文不应，执其手耳语曰：“且畅饮，不十日释绁归矣，谁谓阿依智者？”龙文喜问故，曰：“第俟之。”已而阶改疏上，但言其通贿僭侈，及龙文通倭状。上览疏曰：“此逆情非常，其会都察院、大理寺、锦衣卫鞫讯，具实以闻。”命下，阶袖之出长安门，法司官俱集，阶略问数语，速具疏以闻，世蕃虽善探，亦莫得知也。疏中极言事已勘实，其交通倭寇，僭谋叛逆，俱有显证，请亟正典刑，以泄神人愤。上从之，命斩世蕃、龙文于市，二人闻，相抱哭。都人闻之大快，各相约持酒至西市看行刑。有誉阶能翦大憝者，蹙额曰：“彼杀桂洲，我又杀其子，人必有不亮者，知我其天乎？”（《快心录》）

是类皆世所共悉，华亭亦势逼骑虎，然稍一放手，三思五玉，遗憾千古矣！何以舒公忿？余令交城时，交山贼谋攻城，抚院舍人田福久横三晋，与贼通，家僮田自友以次应守堞城。总启焕促之，不应，反恨焕，福佯为好语，召入扃户，捶之几死，且曰：“城破在日内，何守为？”予捕福下狱，详申各宪。有韩鱼祯者，康熙元年，为福欧死，遗言妻子无钉棺，此冤终得白。迄九年，启其棺，面如生，复详抚院批讯，重责数次。福自知罪大，自缳狱中；家属领尸出狱，乃不期而与鱼祯同日出城葬，自是贼亡内谍，攻城之谋渐寝。

周延儒票拟机敏通达，能得上意，应对亦从容有体。上尝怒科道杨枝起、马嘉植、王士鉷，又以士鉷指杨嗣昌、温体仁、薛国观、谢升为四凶，大嫌之。延儒云：“尧有四凶。”上色乃解。又奉命拟敕，极口诋斥言官，末云除已往不究，故三人遂以得免。壬午七月，上问：“辅臣以张溥、张采何如人？”延儒曰：“读书好秀士。”上曰：“亦不免偏。”延儒曰：“张溥、黄道周皆微偏，只因为读书，所以人人惜之耳！”蒋德璟曰：“道周永戍，家贫子幼，望天恩赦回，或量移附近。”上微笑，吴甡辈复言之。延儒曰：“皇上无我之心，有同天地，既道周有望，便可径用，何言移戍？”上不答微笑。既退，甡请以公揭荐。延儒曰：“不可。”已而上密札：黄道周清操博学，作何赦罪酌用，先生每密议来奏，上御笔也。道周参杨嗣昌，上所最恨者，得延儒之言而起用。（《三垣笔记》）

黄论德道周以直谏下狱，思宗怒莫能回。后上偶言及岳飞事，叹曰：“安得将如岳飞者用之？”周延儒曰：“岳飞自是名将，然其破金人事，史或多溢辞，即如黄道周之为人，传之史问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默然，甫还宫，即传旨复官。（《通志》）

左都御史刘宗周以救姜埰熊开元革职，刑部拟罪，诸辅臣恳请数四，不许。阁学蒋德璟面奏曰：“前唐太宗恶魏征直谏，几欲杀他，入宫尚说会须杀此田舍翁。皇后具服贺曰：‘君仁则臣直。’”语未毕，上遽曰：“唐太宗才朕所不如，若论闭门德行，朕亦不学他。”公奏曰：“皇上是尧舜，安肯学唐太宗？只是唐太宗巧于取名。”上曰：“如何巧于取名？”公对：“人臣敢言的用之，则名在人主；罪之，则名在臣下。太宗本不喜魏征，故意优容他，以自成其名。”意遂回。（《崇祯杂录》）

刘公应遇令永宁，会灵宝民苦乡贵焦衍丰凌铄，愤愤不平，遂围城斩木。上台命公治之，公单骑夜驰，止携仆役五六人，抵城下，解其门兵，邀邑中士大夫饮南楼，从容觞饮，人莫能测。以书示众曰："尔等聚众立寨，报仇耶？叛耶？叛则吾当提大兵剿之，若仇则衍丰一村夫耳，为尔请命上官，一宰毙之有余，何得自取灭亡？"众罗拜陈衍丰罪，皆泣下解散去，后十日赴永宁降。已而公请当事削衍丰籍，拟鬼薪，远近快之！（《刘巡抚传》）

梅公之焕将勤王入都，援兵有噪而溃者，杀一参将、两把总，西奔甘镇，将据城勾敌。公先断其归路，徐檄谕之，立诛首恶数人，余众悉定，仍整旅而前。（《祺禎野乘》）

沈文学自徵磊落自负，崇祯三年，遵化永平破；兵使者张椿闻公知兵事，聘君幕府。公为计复遵永，事定后封管钥，长揖策蹇，去之京师。时督师袁崇焕握重兵，壁城平，疑其有外心，大司马募士能入袁营探实者，予上赏。公慨然应募，司马欲与骑三百，公曰："不可，崇焕无反心，某往必不敢加害；苟欲害某，三百骑亦不能救，徒滋疑耳。如崇焕敢杀某，则反状明白，公即知所备矣，某又何惜一死报君父？"司马乃授以令箭，夜缒城出，至袁营厉声呼曰："大司马有语致督师。"诸军注弓执矢欲射，视之一人耳，乃不疑，令入。公说曰："天子新践祚，即不次擢公，可谓公知己，固知公必不忍负朝廷。但公列营城外，而不入朝，天下何从识公忠诚哉？台省含沙，明主投杼，公族无噍类矣。且公往杀毛文龙，人已疑公，方冀公立功名自赎，稍不尽节，天下且争脔公，可不畏欤？"崇焕改容谢，请即日入朝。公曰："误矣！城中人情汹汹，苟骤然入朝，此卢杞所以阻怀光也。俟某入城，具以情告而后进，则群疑尽释矣。"焕唯唯惟命，公具道所以于大司马。于是天子始召见焕，赐貂裘玉带慰安之。继召见，遂下焕狱。（《沈文学传》）

奸徒李琎言利之疏入，欲尽江南缙绅富民，报名输官，行首实籍没之法。阁学钱公士升怵然曰："此乱本也。"拟刑部提问，思宗意益不慊，命改票。公具疏痛驳之，谓："巨室乃国家元气所关，故《周礼·荒政》有保富之法。今天下秦晋楚豫，无一宁宇，惟江南数郡未动耳。若此法行，驱天下皆为盗贼矣！"言最切直，大拂上意，遂请告归。（《钱阁学传》）

安光初，东阳许都乱，乱首虽就擒，而余党犹时出劫掠。大司马张国维邑人也，知盛公玉瓒宰兰溪有善政，故请用公东阳，以抚绥之。公至，金华两邑人士，争来迎接，维时乱民叛党，林立道左，或恐不测，谓宜陈兵备变。公曰："是不过欲识新官，无他虞也。"去盖示之面，皆拱揖而去。公至署，首视囚簿，凡以都中事株连者，悉慰遣之，余党感公恩，皆散去。（《盛东阳传》）

文震孟以疏论时事忤珰，欲杖之。叶公向高力争，语忠贤曰："此上首科状元，苟遭摧折，不祥孰甚？且固文丞相孙也，奈何获罪神明？"忠贤意乃解。盖燕俗敬事信国，珰性畏鬼神，因以获济。（《启贞野乘》）

崇祯末年，闯贼势亟，总宪李公邦华密疏请坚守，以卫九庙；仿先朝故事，命太子监国南京，分封二王江浙，以壮藩翰。思庙袖其疏，太息累日。是时巡抚冯公，方移疾候代，事急遣其子恺章飞章入奏云："京师单虚，职守一无所备；臣谨具海船二百艘，率劲千人，知抵通郊，候驾旦夕南幸。"三月七日，恺章匍匐入都，阁部诸公，钤柝沈沈，阍门昼扃；恺章徬徨七日，欲泣出关，四日而京城陷。

福清叶公向高当国时，郑贵妃专宠，群臣咸虑福王夺宗，公时加调护，请福王之国甚力。一日郑贵妃遣人来言曰："先生全力为东朝，愿分少许，惠顾福王。"公正色曰："此正是全力为王处，人称万岁千岁，及吾辈云百岁者，徒虚话耳。皇上寿登五十，不为不高；趁此宠眷时启行，资赠倍厚，宫中如山之积，惟意所欲。若时移势改，常额外丝毫难得，况积年言语可畏，王一之国，百口冰解，更得贤声，老臣为王，何所不至耶？"贵妃心动，乃如期行。先是礼部定仪制，王之国别皇太子四拜，坐受无他语，公密启皇太子必当加意。太子深然之，欲下座答拜，福王同辞，乃立受，答其二，握手泣别，送至宫门。福王过望，帝与贵妃皆大喜。（《初续表忠记》）

泰昌不豫，南昌刘文端公一燝预顾命，驾崩日，君臣哭临，举哀毕，公即问王长子安在？太监王安曰："李选侍匿禁暖阁中，要封皇贵妃。"公大言："谁敢匿新天子者？"安趋而入，软语选侍，皇长子不出，诸大臣不肯退，第一出见，群臣即还。选侍初颔之，既而悔，揽上裙不释手。安直前拥抱皇太子，趋而出，英国公张维贤捧右手，公捧左手，升宝座呼万岁，事乃定。选侍犹趋呼皇长子还阁，公不可，请暂居慈甯。上喜顾语安曰："伴伴，今日安往？得髯阁下伴我，乃无恐。"公髯修故云。（同上）

神宗晏驾，珰刘朝矫东宫旨，索世庙，戚畹绝庄。左忠毅公光斗还封不启曰："尺地皆殿下有，今日御史受命巡田，安敢私自进奉乎？"（同上）

光庙宾天，年号未定。皖城左光斗曰："今日以天启存泰昌，非以泰昌更万历也，当以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为泰昌元年。"议始定。（同上）

常熟顾恪愍公夫章为部郎日，兵尚张鹤鸣行边，奏获杜茂系奸细，与知县某，同谋遣管家三人，交通叛族

事甚具。王尚书纪问诸司，皆唯唯，公独曰："谋叛大事也，两人同谋三月，共相与亲密，必非寻常可比，岂有管家姓名，尚不知者？杜茂已审过五六次，夹过十余次，姓名终不能供；况往返数千里，三人朝夕相聚，而不问姓名，尤不可解。"王大笑，盖杜茂实陶登抚朗先标员，领饷募兵，饷费而兵不集，惧罪，走匿山寺中，为番役所诬也。审毕，王问坐当何罪？诸司不能对。公曰："某虽非奸细，然与叛者同族，按律拟流三千里可也。"后王蒙谴，侍郎杨东明署事，欲定谳结案曰："叛者既以谋反论，则于某乃反族，论当斩。"公直前曰："反族不同谋，不同居者，止期亲论斩。"杨作色曰："谋反夷三族，何论期亲？"公曰："某所执乃《大明律》，老先生所迷乃《汉律》也。"谳乃定。（同上）

蔺贼奢崇明之据重庆也，贵州布政司参议胡平表方以忠州判官，在围城中缒城，徒跣走石砫司秦良玉乞兵，林成都目把粉嚣不肯应。平表慷慨号泣，不饮食者五日，良玉感动乃起兵。平表百方激劝措处以饷秦兵，一战而复衔都，再战而成都之围解。四川抚按授之监军，兼副总兵职衔，平表得以统束易置诸将。白市驿之战，俘斩千余，马庙之战，俘斩万余。占拒两岭，酣战一日夜，斩首千余，夺据二郎关，擒黑蓬头迫降樊龙，复重庆。奢寅纠土府水西，复集十万，我五路应之，四路皆败，总兵杨愈茂死之。平表以六千兵，人囊米五升，援苗歼贼，无不一当百，十万众溃败如扫。生擒伪元帅巨贼四十余人，获其伪印勅，伪号锦册，及各县印五颗，救出被掳生灵数万。（《崇祯长编》）

兵部尚书吕维祺，当崇祯初年为南户部侍郎，督粮储。上以南粮逋欠日多，特加专勅，有侵欺者，五品以下，就便提问。公念上简任重，而南粮窟穴最深，州县催征，大抵急北而缓南。又南粮多派之宦户豪猾包揽，积逋至五六年，无从钩剔。檄行州县提解，率以空文具覆；甚有卧批不掣，迁搁至十余年者。或有已解府司，而又挪移别款，不复补额者。官军先已呼噪，侮及司官矣。公乃悉心振制，又请开炉铸钱，以佐军需，而严杜夹铸私铸之弊。旧例粮米交仓，必三饰三晒，耗折滋多。若交场给军者免，谓之水兑。公烛其弊，乃改仓为场，听运军就便交纳，即以支给兵丁，两皆称便。又钱粮支解，自置一簿而自销之，吏胥无从上下其手，积弊顿清。（《续表忠记》）

康熙甲子裁浙闽县督为闽督，督标在衢州，兵三千亦裁。兵乏食，哗夺民物，罢市，衢民潜逃。时家玉峰兄士麟公抚浙，集司道议曰："彼哗，且佯回不知，急借藩库银三千，照常给之，饷至必安，然后于衢设一副将，兵八百。查各营兵缺，拨补可六七百名，所裁止半耳，仍令照旧克伍。"佥曰："善。"独藩司借饷有难色，公实贫，给之曰："吾家素丰，倍万金止矣，何惑乎？"藩司唯唯，即令中军官星夜解饷至衢，谕云："公疏请饷给汝等，不过半年，即尽补营缺矣。"兵叩首，市肆如常，疏入如请，兵民欢呼。嗣后武昌夏逢龙之变，因兵裁而激乱，始服公之先见。

杭城苦火灾，盖人居稠密，衢巷联络，檐舍鳞次栉比，鲜砖石垣墙；每一延烧，辄以千百间计，男号女啼，塞巷填街，抢火凶徒，咆哮挺系，甚于强劫。公初莅，即约僚属，以救火为第一义，人止知以水救火，岂知一杯之水，能救车薪之火乎？其道在首立救火之人，次严抢火之禁，而要务任于折近火房屋，以断火路。公于在右两标选定救火兵二百名，参游统之行。藩司于各役内选定三十人，臬司二十人，杭府厅四十人，仁钱二县各三十人，以各守领官统之。制给每名长二尺白布，号挂一件，上书衙门姓名，以示别也。某某执长柄铁铙钩，某某执钜缆绳索，某某执槲斧。平居逢朔旦，各衙门点验。一旦火发闻风，公飞骑而前，文武各官星驰并到，令各着号衣。本标督兵先进升屋，于四傍稍远隙处折之，钩以钩之，缆绳拴柱以拉之，槲以岩以，斧以断之，顷刻而空，则火自息。

杭兵印子钱，民受困久矣！公忧之，寐中有人告曰："容城偿债可效也。"醒曰："此神告我，但我莅容城小邑，民借族债不过数千；今闻本息至三十万之多，而我何以能偿？"一日闻太夫人来，公喜曰："母携金至，可偿也。"遂向将军等认以己变产代偿。次年太夫人至，公迎于境外，舟次北新关，请母产资一万，令中军设采亭十，每亭列千金，鼓吹迎入营。将军等诣公衙门阅视，呀曰："真滇物也，公既如此为兵民，我辈当恤公。"及会议曰："既公还，利当让。"公曰："不然，吾向为容城令，曾代民还债，彼庄头辈且感激，利全让，本减半，况外公大人乎？"难之，请再四，将军等共谕兵曰："此案不结久矣，民实难完，今抚院代偿，众心肯让乎？"皆曰："既抚院代偿，愿让一半，得半，他图甚于民负也。"公又恐携物不足，则失言，每两让六完四可乎？众叩首流涕曰："唯。"于是公委杭太守将军季四章京尽取原券清算，约三万余，公告太夫人以故。太夫人欣然曰："可。"尽检捐之。在省之盐使，尚依藩臬，学使盐司，递捐以足，葛藤永断，兵民祠祝。

智　术

智系以术，杂霸矣。老子曰：大德盛容，貌若愚。于以善身有余，其于应世何有？奇才不乏，果足济危难，定祸乱，判覆盆，破奸宄，弥祸患者，均归之曰智术焉。

永乐间，张洪使缅甸，召通事访问，通事曰："缅蛮甚倨傲，闻朝廷使臣来，别创草楼，北面以迎之。使至城闭，其从人于外，使徒行，延登草楼，缅人则南面与语，率以为常，前使皆姑容之。且其风土甚恶，至者居

半日尽病，三日后死者相继，而十无一还。"洪入境，遣通事谕缅人散去北面之楼，且告以中国礼，为官者出，行者皆避路，不则棰之，宜告缅民避路，毋遭棰也。乃选敢死士二十人，携刀执杖，将入城，洪立马城下，叱缅人辟门，不听，遂棰之，排其门入。至宣慰之廷，缅人列象百余，夹道而立，以鼻勾绾，请使臣下马，即使拔刀斫象鼻，象始开驰，至其楼迎敕书，南面呼宣慰以下，北面听受毕，使者西向坐，数其失礼，并擅杀邻境宣慰罪。那罗塔不能答，但云："请就馆，明日回覆。"既还，缅人杀牲以供，具悉麾出命易生牢来馈。旧闻缅有木曰金刚纂，状如棕榈，枝干屈曲，无叶，剉以渍水，暴牛羊渴甚而饮之；食其肉，必死。虽馈生牢，必俟三五日无毒，然后烹用。扫除营内，毋容秽恶，于营外百步许为厕，满则实之以土，更为别厕，三日军无病，人心始安。彼常以瘴疠怖我，故前使畏死，求亟还，莫敢与较。当调摄，食肉不许太过，饮酒不至于醉。居处无臭秽，衣食以渐增减，馈献游行，必防其毒。缅人尝畜淫妇，诱我兵卒，犯之必死，谓之人瘴。洪朝夕诲之曰："汝等来时，父母妻子哭送，拜祷神明，望尔生还。今犯人瘴而死，妻必改嫁，父母何归？"众皆感泣，不敢近人瘴。或有病疟，予以平胃如柴胡治之，多愈。去时马步七十人，归时六十九人，惟一人朱官音保没于彼，即命官旗焚收骨殖，点检随身行李，送还其家。缅人以军无死伤，称为神明。（《泳化续编》）

宣德末，永丰贼既平，时有告富民与贼通者三百余人。布政陈智方赈饥，乃下令曰："苟无实，宜自来。"众悉诣官自白，智谕之曰："果若人言，下诸吏鞫讯，尚能保家乎？今尔曹自赴官，若能出粟济饥，可转祸为福。"众稽颡流涕，乞如命，得粟万余石，全活甚众。（《贞胜编》）

南昌祝知府以廉能著，宁府有鹤为民犬咋死，府校讼之云："鹤有金牌，乃吾王赐。"祝公判云："鹤虽带牌，犬不识字，禽兽相伤，岂干人事？"竟纵其人。又两家牛斗，一牛死，判云："两牛相争，一死一生；死者同享，生者同耕。"（《稗史》）

正德中，殷云霁知清江，县民朱铠死于文庙西庑中，莫知杀之者。忽得匿名书曰："杀铠者某也。"某素仇铠，众谓不诬。云霁曰："此嫁祸以缓治也。"密问左右："与铠狎者谁？"对曰："胥姚明。"云霁乃集群胥于堂曰："吾欲写书，各呈若字。"视明字类匿名书，诘之曰："尔素狎铠，奈何杀之？"明大惊曰："铠将贩于苏，独吾候之，利其赀，故杀之耳。"（同上）

明正统间，韩中丞拥兵入大藤，忽青袍方巾，数十人出林中，执香拜伏军前曰："我等悉良民，向执公役，为贼掠去；官军累征，未尝深入，无缘殄灭。今公至此，我等必得脱穿镬矣。"韩厉声曰："尔等皆贼，敢欺我耶？"命悉裸而斩之，果皆有短刀藏于衣，乃尽支解之。随兵入路，散悬身首于桐，夹道不绝。峡中蛮闻之，惊呼曰："大神至矣！"极力拒敌，不支，遂平之。韩公胆力绝人，初得贼斩之，即取其首，倾脑饮之，即命将校饮之，多不能也。又两司官集议，兵适引贼数人，公握刀付一布政曰："公可手斩此贼。"布政战缩，公笑曰："公谈兵何美？杀一絷囚犹尔，临阵当何如？"即自持刀，连断数人头，众惧有眩绝者，故军中与贼皆畏之如虎。（《衰谈》）

山东滕家庄三兄弟为响马魁，远近州邑尝被戕，南人入都，此为畏途。顺治丁酉秋，余以计，偕同徐新于、徐次铵联舟北上，道临清，将至泊头；二徐舟为冰破，行李尽移岸，剩予孤舟，不便行。遣家人觅车从陆，未至，有小刹，欲借寓。僧支吾不允，微露叹息声。余疑之，手致一金为香仪，诘其隐？僧附耳曰："滕家庄有响马来觇，今夜诸公行李不保，恐见累，是用不敢纳。"二徐色变，予曰："易耳。"急至泊头雇三小驴，问何往？予曰："前至滕家庄。"驴夫曰："噫！此何地也，敢去乎？"予笑命家人，押车运行李后至，即同二徐急策蹇，日已西沉，乘月走四十里，二更到庄，主人肃衣冠出大门迎曰："早知佳宾至，特相候。"宾主礼毕，予呼曰："馁甚，何不速饭吾饱餐？"主人掀须笑曰："已备矣。"出二席，肴馔极丰洁，皆南味也。食已毕，安置卧具于书房，二徐不敢合眼，予酣寝。辰兴至午，行李尚未至，二徐忧甚，予置不问。少顷，家人押载三大车，王〔此处疑有错漏〕曰："泊头车不敢来，蒙滕家庄发车到舟破处远迎，故运至迟耳。"庄三兄弟各居大厦，环以高垣，驴马盈谷，器械射人目，厮役不计，各具优觞款留。次日宰猪羊，设香案，欲誓为兄弟好。当是时，余默揣稍有难色，即生彼疑心矣。目授意二徐，各亲书生身年月于黄单，二徐皱眉，予宣读毕，即取黄单同香纸俱焚曰："我辈盟心，俾神鉴耳。"滕氏三兄弟甚悦，二徐乃释然，越三日，各赆白金六，遣役送予三人及随车从，各乘驴马，行李车载俱备，至七十余里，役云："已近武邑东门，小人应归复家主矣。"二徐得脱险，方有喜色。予遣伻投刺武邑，而城守戒严，如御劲敌，手挥持刺伻人曰："速去，迟即缚汝。"伻仓皇还。盖若辈素创痛贼，疑车庄从滕家庄来，为攻城故也。余测其意，露屯行李草间，复具书详述来状，另遣家人充郡胥，抵南门城下呼曰："理刑公文到。"是时胡道南司理真定，故假其名。武邑闻上司人来，然犹不放伻进城，缒书入，少顷，典史缪心镜出城迎曰："幸勿以闭闼见罪，三君子从豺狼穴中来，安得不戈矛相向耶？"后数年，滕终服法，庄为墟。

都御史韩公雍征大藤峡，出兵，令五鼓战，将领者恐遭失事，二更即发，大破之。公赏其功，而问以违令

之罪，军法当斩，乃具闻请释。一郡守治酒具进，用盒纳妓于内，径入幕府。公知必有隐物，召郡守人开盒，令妓奉酒毕，仍纳于盒中，随太守出。(《畜德录》)

王阳明为知州时，贼首王和尚扳出同伙，有多应亨、多邦彦者，饶悍倍于他盗，招服已久。忽一日应亨母于兵道告辨一纸，批准下州中，引王和尚为证。意此必王和尚受财，计以辨脱耳。乃于后堂设案桌，桌围内藏一门子，唤三盗至案前复审。预诫皂隶报寅宾馆有客，公即转出，少顷还入，则门子于桌下听得王和尚对二贼云："且忍两夹棍，候为汝脱也。"三盗见事已泄，皆皇遽不复言，唯叩头请死。(《遣愁集》)

巡抚王守仁讨南赣贼，横水、桶冈等处俱平，独浰头贼未下。先是守仁征横水桶冈等贼，虑浰头贼乘虚出援，乃使人赏以银布，谕降之，惟贼首池大鬓不从。守仁计兵力未暇，羁縻之勿深问，有金巢等率众降，守仁厚抚之，令从征。及横水破，大鬓惧，遣其弟池仲安率老弱二百，诣守仁降，即愿从征立功，实觇虚实为内应也。守仁知之，令从别哨，远其蹊路，阴使人分召近浰头诸县被贼害者询之，得其情，各授方略遣之归，令密集众兵，候平桶冈后，报师期。及桶冈平，大鬓益惧，守仁遣使至浰头赐诸贼羊酒；贼严为备，诡诸使者曰："龙川新民郑志高卢珂欲仇杀掩袭，故备，非虞官兵也。"守仁佯信其言，怒卢郑，檄临川廉二人擅兵状，且令大鬓除道，候还兵讨之。大鬓假使来谢，无劳官兵，当自防御之。卢珂郑志高陈英者，龙川已招新民也，仍领旧部三十余众。时诸县民皆为大鬓所胁，三人者独抗贼，贼仇之。守仁还兵，三人来告变，言大鬓反状。时池仲安方领兵在守仁所，守仁乃佯怒三人，收缚将斩之曰："大鬓方遣弟领兵报效，安得有此？"仲安遂叩首辨列三人罪恶，守仁佯信之，械系珂等，置之狱。守仁密使人至狱中，谕以意，令三人无恐，且遣使归，集众以候。十二月二十日，守仁还至赣，张乐大享将士，下令横水桶冈既平，浰头归顺，境内无虞矣。民久劳苦，宜休兵为乐。遂散兵使归农。乃遣仲安归报其兄，以卢珂被系，故遣使令大鬓勿撤备，以防珂党掩袭，大鬓意乃大安。守仁别购仲安所亲，说仲安令目来投诉，云："官意良厚，何可不亲一往谢？且使卢珂等言无所入。"大鬓信之，谓其下曰："欲伸先屈，赣州伎俩，须自往观之。"遂帅其徒四十余人，自诣赣。守仁先已檄诸郡县及龙川等，勒兵候报。至是探知大鬓就道，亟遣使发诸路兵，候浰头。然道经贼巢，始达，则使别赍一檄，为捕卢珂党与者，佯示贼，贼果问，见檄遂不为意。大鬓至赣谒守仁，见军门无用兵形，又觇知珂等系狱，意益安，遣人报归其党，谓事无他。守仁乃夜释珂等，使间道归发兵，而令诸官属以次设牛酒，日宴犒大鬓等，缓其归。久之度珂已至家，诸郡县兵当大集。守仁乃设犒于庭，先伏甲士，引大鬓等入，悉擒之，出珂状讯之，皆服，遂悉至狱而趣诸路兵，同抵贼巢。守仁率亲兵由龙南县冷水径，直捣下浰大巢，诸路兵皆令入。三浰贼弛备既久，骤闻官兵四集，惊惧，乃分投出御，而悉其精锐千余，据险设伏于龙子岭。官军为三卫犄角进，指挥鱼恩首击贼，战良久，贼败，王受等追之，伏发被扼。适推官危寿至，鼓噪前冲之，千户孟俊率兵逸其后，贼大溃，遂克三浰大巢。余贼精锐，尚八百人，聚九连山，山四面险绝，惟一面得上，贼设礌石滚木拒之，官兵不敢近。守仁乃令官兵衣贼衣，抵暮诈为贼败奔者，山下贼见之，果相招呼；官兵乃得渡险遂扼其路，贼觉急御，则大众已阑入矣。贼不支，乃退走溃出。官兵先四路设伏待之，擒斩略尽。余徒二百人，恸哭请降，守仁纳之。相视诸险隘，以和平地方控扼三省，奏设县治，下部议，从之。遂班师，捷闻，赐玺书褒赏，余功赏赉有差，南赣自此无警矣。

交山贼为害甚，康熙九年三月初十，余从省旋，执张清源汝瑚手曰："山贼狡猾，吾备之甚严，吾属民情大懈，可虑！"汝瑚曰："吾邑贫库无分文，山贼不在意也。"予曰："夜夜防盗，尚有意外，况安然置之乎？"十四日交城补行乡饮酒礼，其夜三更，谍者密报清源失事，杀死教官李开秀，县官易服逃免。予传密令练总马奥率乡兵趣贼归路，再出公庭，解饷五千两赴省，戒曰："途有异闻毋返，返且死。"银已出郭，予至儒学行乡饮酒礼，复邀师生登卦山；酒数巡，邑中方传清源杀官报到山〔此处疑有错讹〕，同坐大惊。予曰："君辈无恐，贼且就缚。"其日解饷者未入清源界，已股栗不前，既念予临行诫语，率赴省无虞。马奥密报群盗已困马鞍山，予急致书汝瑚，索捕贼关文。汝瑚讳之，谓教官堕马，民非贼也。予不得已密令奥等放开一路，纵贼归，若依余行，贼尽被缚矣。

王晋溪琼在本兵，宸濠之乱，谈笑自如，人始讶之；晋溪曰："滋事吾已料理之矣，王伯安有大将材，吾置之赣州是也。"未几而捷疏至，人咸称服。选大将者当以晋溪为法。仇咸宁之大父为百户时，边外数万骑突至，都御史李忠宣知其能，使率兵御之。仇毅然曰："兵不必多，凭吾自选五十人足矣。"忠宣从之。仇度来兵所必驻之地，掘地暗坑，令二十人埋伏，三十人登山瞭望，以铳为号。来兵至此果扎营，夜半铳发，坑卒地雷亦起，彼兵自相蹂杀过半。质明，五十骑归报中军，遣人驰割首级，遂成奇勋，选偏将者，正当以李忠宣为法。(《汇书》)

阳明既擒宸濠，囚于浙省。时武宗南幸，驻跸留都，中官诱其令阳明释放，还江西是待圣驾亲征。差二中贵至浙省谕旨，阳明责中官具领状，中官惧，其事乃寝。(《涌幢小品》)

伍文定讨宸濠贼，殊死战，忽出一大牌，书宁王已擒，我军毋得纵杀。贼见之惊扰，遂大溃。(《臣鉴录》)

宸濠甚慕唐六如，尝遣人持百金至苏聘之；既至，处以别馆，待之甚厚。六如居半年，见所为多不法，知其后必反，遂佯狂。宸濠遣人馈物，则倮形箕踞讥呵使者返命，宸濠曰："孰谓唐生贤？直一狂生耳！"遂遣之归。(《唐伯虎纪事》)

《阴亢记》云："兰阳处士丘琥，山西布政陵之子，商游吴中，尝过丹阳，买舟行。一人来附舟，直入寝所，琥识其状盗也。佯落簪舟底，尽出其衣箧，铺设而求之；又自解其衣，以示无物。又俾家僮与之酌酒，夜则自抚其卧侧。明日其人去。未几，其人杀人于丹阳城中，被缚。乃以其事语人曰："吾几误杀丘公也。"人服丘之智。休宁邵大维尝索逋江右，附孤舟雨夜泊鄱湖僻处，四无人烟，舟子貌甚不良。邵惧，亦用此术，佯以失物，呼舟子秉烛，尽检箱箧，遂得无恙。(《啸虹笔记》)

孔侍郎公镛知田州日，峒獠仓卒犯城；公莅任甫三日，郡兵先已调发，众议闭门守。公曰："孤城中虚，能支几日乎？只应论以朝廷恩威，庶自解耳。"皆难之，谓太守书生迂谈耳。公曰："然则束手待尽乎？"众曰："即尔，谁当往？"公曰："此吾城也，吾当独行。"众犹谏沮，公即命骑，令开门去，众请从以少士兵，公笑却之。众乃乘城向贼启门，贼以为出战。门启，一马乘官人出，二人控络而已。门复随闭，贼问故？公曰："我新太守也，当至尔峒寨，有所言，尔当导我。"贼叵测，姑导以行，远入林箐，闻顾从夫，已逸其一。既达贼地，一亦逸矣。贼控马入深林，夹路胥裸人于树者，遥望见公，叫呼求救，公问何人？乃庠序士也，前期赴郡，为贼邀去，不从，贼将杀之耳。公不顾，径入峒，贼露刃出迎，旁刃夹拥如林。至巢穴，公下马立其庐中，顾贼曰："吾乃尔父母官，可以座来，尔等来参见。"贼取榻置于中，公坐呼众前，众不觉相顾而集，渠酋问公为谁？公曰："我太守也。"贼曰："岂圣人儿孙耳？"公曰："然。"贼皆罗拜。公曰："我固知若曹本良民，逼于冻饥，聚此苟图救死耳。前官不知此，动以兵加，欲剿绝汝。我今奉朝廷命，来作汝父母官，视汝如子孙，不忍便杀害汝。如能从我，当宥汝前罪，可送我归府，我以谷帛赍汝，尔后勿复劫掠。若不从，可杀我，后有官军来问罪，汝自当之矣。"众错愕，争曰："诚如公言，公诚能相恤，终公任不复扰犯。"公曰："然，我一言已定，何必多疑？"众复拜。公曰："我馁矣，取食来。"众杀牛马为麦饭以进，公饱啖之，贼皆惊服。日暮，公曰："晚矣，我不及入城，可即此宿。"贼除治中庐，设床褥，公徐寝，贼侍卫。明日贼复进食，公曰："我尚倦行，更住此。"又宿至明日曰："吾今归矣，尔等能从往取谷帛乎？"贼曰："然。"控马送出林间，公顾曰："此秀才，皆好人，汝既效顺，可释之，与我同返。"贼解其缚，还其巾裾，郡生奔走，公按辔出峒，数十贼骑而随。薄暮及城，公命呼城中吏登城见之，惊曰："太守畏死，叛而降之，导来陷城矣。"争问故。公言："第开门，吾有处分。"众疑拒，公笑语贼，尔等勿入城，我当自入，乃出犒汝。贼少却，城开，公入，复闭。公命取谷帛从城上投与之，贼取谢公而去，迄终任不复出。(《稗史》)

交山盘结千余里，通数省，贼自明末踞其中数十年，官吏从无有敢至其地。余久欲观贼形势，康熙九年二月九日，以劝农往住交山之麓。明日至长斜，又明日至戴家庄，巨魁惠崇德马前投首，释之，改名重生，后三日至惠家庄，即寓其家，密擒大盗杨芳林、杨芳清兄弟于赵家汉。先令差役、于捷径押送县，度行二十余里，予始整部伍行。贼首任国铉统众千余来夺，予缚营兵钟明节，加刃于颈曰："贼至先砍汝头。"即率兵役二百余逆之，驱明节冲锋，以明节虽系营兵，实为山贼头目。贼因此不敢迫，予始整旅而还，明节亦即亡入山为贼。

汪应轸为翰林官，武宗南巡，抗疏谏，奉旨廷杖，濒死。出知泗州，车驾既发，郡邑彷徨勾摄，为其民，至塞户逃匿。汪独凝然不动，或询其故？汪曰："驾来未有期，而仓卒措办，科派四出，吏胥易为奸，倘费集而驾不至，将奈何？"时中使络绎道路，恣需索，汪率壮士百余人列舟次，呼声震地，中使沮丧。汪麾从人速牵舟行，顷刻百里，遂出泗境，后有至者，敛戢不敢肆。驾至南都，中使矫诏，令泗洲进美人善歌吹者数十人。汪奏泗洲妇女荒陋，且近多流亡，无以应敕旨。臣向募桑妇千余人，倘能纳之宫中，俾受蚕事，实裨治化，事遂寝，世宗立召复旧职。(《臣鉴录》)

武宗南巡，江提督彬所领边兵，皆西北劲卒，伟岸多力。乔白岩患之，乃命于江南拳棒教师中，取其最短小而精悍者百人，每日与提督相期至教场比试。南人轻捷跳趚如飞；北人粗笨，方欲交手，或撞其胁，或触其腰，皆倒地僵卧。彬气沮，异谋潜折，自是不敢复横。(《遣愁》)

嘉兴当孔道，内臣往来，百方需索。李公与菱藕，历日内臣曰："我无用此，太守幸与我金钱，或用布绢。"公曰："诺。"即出牒取库金钱去，与太监市布绢。复索金钱。公又出牒取库金钱人遗曰："布绢金钱去也，幸与印券附案，以使他日磨勘。"内臣咋舌，不敢受而去。(《后渠杂识》)

大同猫儿庄本远人入贡正路，成化初，来使有从他路入者，上因守臣之奏许之。时姚友敏夔为礼部，奏请筵宴，赏赐一切杀減，其使有后言者。姚令通事谕旨云："故迤北臣进贡，但从正路入境，朝廷有大筵宴相待。今尔从小路，疑非迤北头目，只照他处使臣相待耳。"其使不复有言，人以为得驭远之体。(《菽园杂记》)

胡廷桂为铅山主簿，时私酿之禁甚严，有妇诉其姑私酿者。廷桂诘之曰："汝事姑孝乎？"曰："孝。"曰："既孝，可代汝姑受责。"以私酿律笞之。(《臣鉴录》)

太监谷大用迎驾承天，所至暴横，官员接见，多遭斥辱，必先问曰："你纱帽那里来的？"一令略不为意，大用喝问如前，令曰："我纱帽在十王府前，三钱五分白钱买来的。"大用一笑而罢。令出，众问之，曰："中官性阴，一笑更不能作威矣。"众叹服。(《珊瑚网》)

屠谕德应埈欲治一仆，怒甚。仆求解于夫人。夫人谓置一大鱼来，莫测其旨也。应埈嗜鱼，见而诧其肥，夫人从旁微笑曰："但水宽耳。"仆竟获免。(《平湖县志》)

同年胡道南以巡盐御史内升归里，予寓京都娥媚寺，二更有胡又申敲门，见予，谓道南有隐事，来日某人决出参，身家不保，已与某订定酬仪若干，急同过见，庶可释也。予曰："差甚差甚！科道参人，先来通知，是明明吓诈，你须直为我致意，来日某果有参疏，弟即以年兄此刻所言出首，年兄不得诲口，请别请别。"胡君大窘而归，事遂寝。

刘公存义令平湖时，倭寇城急，计城上悬灯难御风雨，且若烛寡。令铁公作薄铁板，斵薪木，灌以历青，上置木板，遮覆沥青，遇风雨益炽，不添烛而火光亘长夜。置长钩坠城腰，城上望城下如昼，城下望城上如漆。(《平湖志》)

明漕运都御史郑晓奏倭寇类多中国人，其间有勇力智谋者可用，每苦资身无策，遂甘心从贼。若不蚤图区处，必为腹心忧。乞命各巡抚官，于军民中，每岁查举勇力智谋者数十人，月给食米一担，俟其杀贼有功，请量授官职。不惟国人不为贼用，异日且有将材出于其间。今从贼者，宜出榜谕许令归降，有擒斩贼徒者，如例给赏；材力可用者，立功赎罪，亦与叙迁。不然数年后，或有如卢循、孙恩、黄巢、王仙芝者，益滋曼难扑灭矣。报可。(《贞胜编》)

分宜相诞辰，公卿觞集其第，忽缇骑陆公金壶失焉。时公威权甚盛，或诮之。公曰："无忧，盗获矣。"因自坐门屏，与群公约，以次出，皆自检其徒从。客尽，盗果不得出，伏梁上，获之。盖选官国子生，自言所盗皆珠玉金宝物，非是不顾，藏城外某塔顶上，而言京中苦其盗久矣。邯郸有青衿子，日夜读书其庠，书声恒至旦，忽以大盗密捕去。庠师大恚曰："是足不履外户者。"然其家有骏马，匿图床中，藉以重毡，饮食惟烧酒梁肉尽一石，夜行五百里，动息皆如人意，盖群盗遍为耳目，而以青衿子为魁。当其书声息时，即驰马去劫掠，还来未晓，犹为闭户先生也。盗发自他郡，言其状皆实，遂不可解。(《耳谈》)

王世贞为青州兵备官，校捕七盗而逸其一，盗首妄言逸者姓名。俄缚一人至，甚称冤，乃令置盗庭下，差远而呼缚者跪阶上，其足穿丝履。盗数后窥之，因密呼一隶，蒙盗首而肖缚者，易其履以入。盗首不知，即指丝履者。世贞大哮曰："尔以吾皂为盗耶？"遽命释之。(《遣愁集》)

绩溪胡大司空松号承庵，先为嘉兴推官，署印平湖。适倭寇至仪筑城，公夜入幕府曰："民难与虑始，请缚某居军前御倭，百姓受某恩必相急，乃可举事。"从之。民大震，各任版筑。不阅月城成，权奇之妙乃尔。然非素得民心，即杀十署事官，民何急焉？同时有滁州胡柏泉亦名松，官太宰。(《涌幢小品》)

胡宗宪总制两浙，赵文华以兵侍监军，威福自恣，胡迎拜借重，赵颔之。暨胡张筵宴赵，赵愈有傲容，胡微诟之，堂上从官皆错愕。赵趯曰："吾奉天子命监尔军，死生皆出吾手，而敢恣无状耶？吾旗牌安在？"于是卫赵于堂下者皆哗。胡大笑，叱曰："吾拥十万之众，节制七省，不知天子命，何顾监军，吾独无旗牌耶？"为胡卫者，声嚣特起，其声震地，赵众为之靡然。时陪席者慰胡曰："今日之事，君为主，纵不为监军屈，宁不为尊宾屈老？"胡复厉声曰："何以解谢？须寿之二千金耳！"赵闻而趣谓曰："汝馈二千，我倍责于汝。"胡复笑曰："即四千何难？"席遂罢。明日赵章无言，则以馈者至矣。胡他日曰："此辈非有才望，能监我军，不过夤缘以冀吾利耳。吾不与，则孤其来意，必兴怨谤，与之则不甘，吾故詈而赏之。詈以泄吾气，赏以慰其私，彼求赏而得赏，又何求焉？"人以是明胡之量，且足以褫赵之魄。(《豆史》)

胡总兵茂贞镇徽时，余村南去五里为古楼，有金西白质库在金陵南门下，人将胡总兵所质，以年满不与赎。胡怒，遣兵来围金宅，欲系其从弟星简家妇女辱之。星简先觉，携眷属夜奔旧墅，余藏之后屋。胡兵至古楼，无所得，讯知逃余家，杀马余门图赖。先是胡播虐邑里，凡绅士谒见通名，皆用手揭。余以失体不官，往反为胡所重，时以此事不能解，往语之曰："将军素以威镇地方闻，岂与贾人争金而损名乎？"胡转怒为喜，诉其被金家质库所诈，恨之甚。余曰："易易耳！五日内，当嘱其照数偿还。"胡酌酒订交，已命星简借代还之，事遂释。后胡移云南，派六邑富户贶金，谓余附近村有献者，当赠余。余曰："若肯见免，公之惠也，若剥桑梓，以肥吾家，岂丈夫所为耶？"胡颔之，余近村遂获免不派。西白名星贲，因是愤发出仕，历官至陕西庄浪佥议。

陈副使子文字在中闽人，嘉靖八年进士，除麻城知县，历户部郎，出知长沙府。土贼尹大宪阻水寨自固，

历数守莫能捕，子文故缓之。盗畜犊甚多，窃出贸易；乃伏壮士数十人于水次，而遣一人微服买犊，往诱之，伏兵卒发，生擒其渠魁。（《列朝诗集》）

张江陵欲甘心高新，郑左都葛守礼与冢宰杨博力争之，居正愤曰："二公意我甘心高公耶？"奋入内，取厂中揭帖，投博曰："是何与我事？"中有居正窜改四字曰："历历有据。"居正忘之，守礼识其字，笑纳诸袖。居正觉曰："彼法理不谙，为易数字耳。"守礼曰："机密重情，不即上闻，先政府耶？吾二人非谓相公甘心高公，以回天非相公不能。"居正揖谢曰："苟可效，敢不任？"高公卒无虞。（《贞胜编》）

王霁宇象乾镇宣府日，知粟价将踊，先借帑金二万两，籴而息之，凡再三，得息金三千两，羡粟六千石。郭青螺子章抚黔中，贩盐于蜀，贩鱼于楚，帑金五千两，得息如其数，以资军饷，当时说者訾以大臣行商贾之事，冤哉！治国如治家，不可与腐儒道也。霁宇八十四尚在镇，青螺身不满五尺，功业文章，各过人数倍。（《苏谭》）

姜瓖变乱，山右各县，预备积贮殆尽。事平，藩司籍其事报部，朝命给银买补。自己丑后二十余年，皆系捏报，不但米粟豆草俱空，亦并无仓。于力陈颠末于达方伯蒙，达公案计从前经承，如数追补出买。予特建预备仓于旧址，米七百余石，粟五百余石，豆三百余石，草一万三千束，俱全，因为出陈易新，交民赖之。沁州知州汪宗鲁叙其事，立有碑。户部侍郎勒公为达中丞胞兄，予晋谒之间曰："闻潭府为贼破，今赴补必窘，兄昔宰交城，贮千金，何不取用？"予茫然无以对。公笑曰："兄捐千金，凿山引木，离任后，交令同绅士申详中止，竟将兄捐者用去。舍弟批详云：'凿山引水，非常之事，必非常之人为之，前令岂无确见，而弃千金如敝屣也？尔等庸人，不足语此，速将前令捐资，追出贮库，取具遵依缴。'兄可写收字，我给尔领回。"当时手无分文，借贷无路，得此足供都中薪桂吹琼之用。

杨琎受丹徒知县，会中使如浙，所至缚守令置舟中，得赂始释。将至丹徒，琎选善泅水者二人，令著耆老衣冠，先驰以迎。中使怒曰："令安在，汝敢来谒我耶？"令左右执之。二人即跃于江中，潜遁去。琎徐至，绐曰："闻公驱二人溺死江中，方今圣明之世，法令森严，如人命何？"中使惧，礼谢而去。（《座右编》）

万历丁丑，会元冯具区梦祯以庶吉士告归，既满入京，时洞中庶常凡四人，沈自邠陆可教杨德政皆已留馆。故事一省未有尽留者，冯当补别署，其座师蒲州张阁学凤磐忧之。盖其时有忌冯，谮之于当路者，因尽留三人，将以抑冯，并示诸词臣意指也。蒲州计无所出，命冯且驻郊外，俟江陵有家庆，过拜恭甚，而微作悒悒状。江陵欢问故，且曰："有心事所不足耶？"蒲州蹙额曰："为冯子馆事。"江陵怜之曰："是会凶还他编修。"蒲州悦，饮尽欢方出；次日入朝补馆，得不他补。（《涌幢小品》）

王佐字廷辅，山西辽州和顺县人。父义为谭城驿丞，有中贵驻驿，久不肯去，人厌苦之。佐方幼，夜密令人取庭树巢鹊，黑身朱喙而纵之。中贵见之惊，诸馆人皆惊，以为不祥，遂去。（同上）

万历间，海盐令王临亨治狱多精察，有一妇早孀，随母兄往来海盐崇德间。有三恶少，一冒妇之叔，一伪为夫，一伪为亡夫之儿，诡词讼县，已而佯以和请；月余，伪夫讼妇之母，见掠妇去。公覆前案良是，而讶其貌狼，鞫之，则前案悉伪也，三人伏辜。又一女未嫁，少年求之，其父不许，诬以娶而更嫁，婚书媒聘悉具。公呼女前致语，已而遽问少年曰："汝妻手中有疤，记左手，右手？"少年愕然，遂败。沈氏兄弟皆无子，兄富先亡，弟贫，有女嫁褚升，兄之妻常虞升瞰其赀。俄被盗，贿邻人诬升，言从屋上来去，所遗鞋是也。公曰："婿而盗，何必登屋？兹方六月，何必衣鞋？"升得白。（《海盐县图经》）

李霖寰大司马征播杨应龙，败逃囤上，李公以大炮攻之；杨裸诸妇向炮，炮竟不燃，此受厌也。崇祯乙亥，流贼围桐城，上架炮，贼亦逼人裸阴向城，时乃泼狗血，烧羊角烟以解之，炮竟发矣。故铸剑铸钟，合练丹药，皆忌裙钗之厌。（《物理小识》）

沈参将希仪屯柳州，左右皆猺谍，而无谍猺者。沈以为使官府人为谍，贼生疑。于是阴求得素与猺人商贬者数十人，假以买物，召至府，密谓之曰："吾素知若辈通猺，吾不罪若，更与若银为贩本，若试为我诇贼。"众感诺，乃人给五百两使益买物，散入诸峒中。诸猺虽凶暴，乐役人，然贩者至，则寨寨传送护卫饮食，恐损一贩者，则诸贩不至。是以虽绝栈深箐，贩者无所不历，每有动静，贩者辄先知，奔走报公。公厚赏贩者，而秘其事，虽肘腋亲近，绝不得闻。至期，鸣铳者三，则诸兵皆聚，第谓之曰："今日出某门，而遣心腹人为旗头，引诸军。"诸军贸贸行，问旗头，旗头不知，曰："然则汝何引我？"曰："公强我往，我漫往耳，军行千万人其所往，独公与旗头两人知之而已。"顷之扎营设伏，贼果至，遇伏奔，追殪之。已而贼寇他所，则公军又已先在；或绝远村聚，贼度官军所必不至而潜寇，则公军又已先在，贼始惊以为神。（《唐荆川文集》）

沈公始至柳，令诸猺得出入价买，游嬉城中无禁。诸猺时入见，见公，公儿女抚之，久之稍稍择其巧便晓事者，结以厚赏，使诇贼。后贼发具夥伍中，辄报公，公

又厚赏之。而间诸猺曰："若见我，若妻子，何不来见夫人？"诸猺叩头不敢，公曰："试令其来。"已而猺妇五六人来，夫人好言慰劳，赏之针线包帕诸物，以银簪簪其头。又命诸妾婢灌之以酒，人数大碗。察群妇中其夫尝以贼事报者，则又阴引之他所，劳苦之曰："若夫为吾大人尽力良苦。"私赏之包帕银簪诸物，倍于人前所赏者，而尽以珍果美物，塞其袖中；又阴戒之，勿令人知也。诸猺妇既多得赏，又酒醉跄跄，舞手出府门；猺夫望见之欢喜，争前掖而归巢，自是诸猺妇来者，至数百人。夫人倾箧筐，针头线尾皆尽，犹不能给，而猺妇相戒以勿令人知者猺妇又泄之，以所独得珍果美物，夸诸猺妇，以为夫人爱己。诸猺妇皆怏怏心羡，嗾其夫使报贼，冀己入府得珍果美物。而公间使人往诸巢中，阴以夫人之命，赐物诸猺妇；自是贼中消息，或诸猺不肯言，则公妇嗾之使言。或诸猺竟不宣言者，则诸猺妇自于使人至巢赐物时，附耳语云云，若勿向我老公语也。（同上）

沈公所获剧贼多不杀，剜两目，刖两耳，赏银数两而还之巢。自是他贼有所掳掠，多不遣兵，而用剜目者驹而一人牵以诸贼，使征所掳掠。贼见之，惊曰："某巢某也。"震慑不敢隐，尽还所掳掠，而剜目者索不已，贼至出自所有与之。公以给被掳者，而以其余给剜目者。剜目者每一入巢，则利益多，而为贼者所获，每不补所偿，则益无利。在柳州所剜目七人，其六人皆为官用；其还巢而复为贼者，覃万星一人而已，公竟以计擒杀之。（同上）

公尝欲剿一巢，而恐其泄也，乃佯病，所部人问病，公曰："吾病思鸟兽肉，若辈能从我猎乎？"因起出猎，去贼二里而止营，军中始知其非猎也。公耳目多，贼不能薮，率走之他巢。他巢人又吓之曰："公且剿汝。"则又走之他巢，他巢吓之，则又走，跰血瘇以死，或馁槁崖谷。（同上）

沈公每以甚雨凄冻风冥之夜，察贼所止宿处，四散遣人，赍以火铳，以筒贮火，衣毯衣毳帽，与草同色，潜至贼所，夜声铳者二。贼尽骂老沈至矣，挈妻子裸而蒲伏上山顶，儿啼女哭，往往寒冻死，或触崖石死，不者且为虎咬。诸妻子更相嗟怨，"汝为贼之利至此"。黎明下山诇之，则寂无人，阴使其党至城诇之，时公所遣衣毯者，四散诸巢，同夜举铳。明日诸巢所使为诇者，亦同会于城傍，西巢人谓东巢人曰："老沈昨夜来吾巢。"东巢人谓西巢人曰："老沈昨夜来吾巢。"则固已更相怪骇。已而猺之城中人，则老沈固安坐城中，不出也。益怪骇曰："昨声铳者谁耶？鬼耶？"诸猺又自相吓曰："虎咬人者，老沈所使也。"自此贼益胆落，或易而为好猺獞，而柳城四傍，一童子牵牛行深山，数百里无敢诃者。其军民往往寄牛于诇家以耕，或索鸡酒于猺，猺不敢不与。（同上）

韦扶谏者，马平四都猺贼弩中知府畤者也。凶猾甚，尝七捕之不能得，至沈公亦七捕之终不能得。会有报扶谏逃邻巢三层巢者，公潜率兵剿之，至巢则扶谏又已与三层贼往劫他所，而三层贼妻子独在，公竟俘以归，计七十余人。平时公所俘贼妻子，尽以与狼兵为赏，至是独不与，而闭之空室中，善饮食之。公又阴使狼兵数百人，怒而挺刃狰狞入室，恐诸妇女，作欲抢状。公佯执鞭痛鞭狼兵使退，如是者三，欲以深德诸妇女，而潜使诸猺闻之，以系其心。公又使熟猺谓诸猺之亡妻者曰："吾不害汝，但得韦扶谏，则还汝妻子矣。"诸猺人四五人来投公，公令入空室，视其妻；夫妻相持哭，其小子牵其父哭。妻曰："非沈公，吾为狼兵杀且抢久矣。"已而怨相詈曰："咄！扶谏非汝爹，非汝娘，何不缚以赎我？"诸猺心割而别，复见公。公曰："欲得扶谏耳。"诸猺曰："扶谏已逃他巢，图之实难；虽然，愿公切勿以吾妻子与狼兵也，吾且为公缓图之。"公曰："诺。"因令杀牛犒诸猺而去之。诸猺踪迹扶谏所在，遂往以言恫扶谏曰："还我妻子。"扶谏不应，诸猺因曰："我辈失妻子，计穷惟有更随汝作贼耳。"扶谏喜。诸猺乃诡相与计曰："今官府掳吾妻子，而穿山驿与守堡百户与行司，俱在山中，今往劫之，三印可必得也。守府惧失三印得重罪，以易吾妻子，可必得也。"扶谏曰："善。"扶谏既离巢，则党益孤，诸猺因醉扶谏与其党而缚之，置严洞中使熟猺报公曰："得扶谏矣。恐见卖，可遣吾妻子于三十里外相易。"公以为：吾不遣，诸猺且以为吾怯。于是锁诸猺妻刃挟之以行。至三十里，使熟猺谕诸猺曰："诸猺且劫妻子者，先杀妻子，然后战。"诸猺请于公曰"吾献扶谏惧仇，公可遣三十人至岩洞自取之。"公虑诸猺有变，乃选健卒十五人，赏而遣之曰："得扶谏，吾且赏汝，若诸猺杀汝者，吾且重赏汝家。"又以十五人付之熟猺，而质熟猺妻子曰："十五人者，损一人，汝妻子齑粉矣。"至岩洞中，果得扶谏而出。诸猺闻之，五里外惧扶谏往而妻子不至，复要公曰："必相易于此。"公又曰："吾不往，诸猺且谓吾怯。"于是先遣诸猺中妻子四五人往，言刃挟诸妇女状，诸猺吐舌，惧杀妻子，帖息不敢动。遂易扶谏以归，剜扶谏目，截耳剔心，手足斩之。而四悬诸城门。（同上）

交城营半以本县山民充兵，遗盗长子孙备伍，交山盗风愈炽。康熙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予移汛地换营兵，严防守，具详两院咨部。至次年九月十五日，兵部咨覆到晋，将交城经制之兵，更换太原经制之兵，一年一换，著为例。山中巨盗，耳目方绝，庶可施吾剿抚之用。

康熙九年二月二十四夜，赴家居给事中武攀龙宴；三更归交山，群盗数十相随入署。予驰马于马厩左，疾上城，谕守城堞者加严，群盗由北门逾墙出。予踪其逃，止擒获殿后者二名，闭内署鞫之，许以不死，因得诸贼实情，盖无日不以杀县官为急。盗首傅青山谓贼党曰："赵县官内谋深而外

若不经意，我辈不杀县官，将来必为县官擒。渠官做得好，于我辈不利，换一个来又作商量。”予夜获殿后两贼方山中实情，释之入山，究为吾用；侵晨获本地方作贼居停者四人，立毙之，即进省以实密闻于达抚公。

赵应龙壮健，力敌十夫，交城原瓶都贼首与李宗盛交结，劫附近州邑，尝破清源，杀教官李开秀者。久之，余密探两葫芦川踪迹，知静乐李宗盛招赵应龙行劫，予密招降贼惠重生，授意而行。山贼任国铉惠孝文为予用，以计给应龙折其两臂，缚以付重生献出。应龙曰：“吾死矣，若等行且就缚，同汝俱死。”予械应龙赴省，应龙沿途据鞍，高唱洋洋，去无怖容。

李宗盛者，巨盗李黄毛子。黄毛自明季为盗，后降，随任标营，久积赀饶富，山中筑堡如城，广畜骡马，积刍粮，藏铠甲兵器甚备。黄毛死，宗盛即小黄毛，时时出劫太原各属，党羽甚盛，杀人视为常。凡避罪逋粮者一入山，官即不敢问，宗盛屡捕不获。康熙九年四月初，巡抚达公给示抚贼。予止之曰：“县官方伯言发兵会剿，以振胁余党，抚之则机败。诚假便宜，发宁武协兵自北入，太原协兵自东入，宗盛必南引两葫芦各贼以自救。县官密用间使两葫芦，贼不与之合，则宗盛势孤，必逾刘王岬以入黄河畔，伏兵待之，不出十日，擒宗盛必矣。”达公曰：“汝筹略凿凿，得无为赵括乎？”予曰：“熟悉在胸，故能言之。”达公曰：“吾知尔不托空言，今晋中兵，悉听汝调度，但云奉吾面谕行之，不拘尔以文法也。”予用印文四，发调兵，俱云奉宪密谕，宗盛闻风，乃与心腹十数骑西南走，二十四日午刻果至雕巢，就食刘振家。食方备，苏防守郭典史伏兵起，愈集乡民，围之数十匝。宗盛呼曰：“吾李黄毛也，任缚我去。”骁贼弓进单骑出战，射之踣，余党逸去。宗盛壮貌魁梧，即被擒，气勃勃，未及郭数里，观者万计，坡野为满；虽妇女亦上垣檐纵目，指顾笑语。交山贼破州县杀掠，恶不忍言，如惠岐山钟斗尤淫恶；岐山居惠家庄，遇群盗他出，即入其家淫其妻子。斗行劫，辄倒裸妇人，油渍牝，火燃之；或刀穿其牝，两辄锁锁之而去，其恶如此，后皆被擒。

康熙十年，余奉旨平交山寇，剿杀净尽。十月初七日，同守备姚顺统兵至县，谕山民速葺静安堡。十三日屯驻官兵，命移席却月湖，笙歌彻夜，观者夹岸。初八日，大阅演武场，速运酒米刍豆至静安堡备用。初九夜，令司更者促其筹夜之子，发五鼓，敛兵疾行四十里；未晓至水泉滩，饮犒诸军，谓顺等曰：“此行奉旨剿寇，进屯静安为怠敌计耳。”顺等惊愕。余偕诸弁兵声言赴堡，出贼不意，直袭葫芦屯，驻东坡底。日暮安营毕，语姚顺曰：“此地为吾据，则两葫芦声势绝矣。”是夜大雪，山峰尽白，谕山民宁家，毋从贼冻死。次早谕两葫芦居民许其拿贼赎罪，强盗亦拿贼立功，统计入山二十六日，等擒贼首二十二名，除自刎自缢二名，除俱押解。又投首贼三十六名，新抚山民一千四百三十七家，山马六十六匹，器械粟豆，另造册呈报。其真正良民，不为贼胁诱者，止三十七人，赏羊酒及扁额旌表，或十里，或数里，或百里，就地远近，立为约正，以劝率各村落。初三日振旅还县，汾文清太诸缙绅士庶，壶浆而迎者不绝，妇孺俱在门内罗拜，欢呼载道。藩司在省闻捷，官厅中语督学谢观曰：“尔江南乃有此人耶？”夏明经宛来驷，有《交山平寇本末》行世。

山东临邑有四瞽者，寓京师，皆业说书。一日行道，各夸说在某贵戚内珰家说书，得钱几何。傍一恶少闻之，给谓某家唤说书，引至墟墓无人之地，出所佩金铁，击瞽者，搜其钱尽。一瞽独曰：“我带结不可解，公为我解，待我取钱。”恶少与解，而瞽已扼其要家，力持之，呼群瞽皆来助击，至抉出目睛，尽搜其所夺，始相携归。（《耳谈》）

古称操舟者为长年。王长年闽人，失其名。自少有胆勇，渔海上。嘉靖己未，倭薄会大掠，长年为贼得，挟八舟，舟中贼五十余人，同执者男妇十余人，财物珍奇甚众，贼舟数百艘同日扬帆泛海去。长年既被执，时时阳为好语媚贼首，甚亲信之。又业已入舟，则尽解诸执者缚，不为防。长年乘间谓同执者曰：“若等思归乎？能从吾计，且与若归。”皆泣曰：“幸甚，计安出？”长年曰：“贼舟还，将抵国，不吾备；今幸东北风利，诚能醉贼，夺其刀，尽杀之，因椗柁饭帆归，此时不可失也。”皆曰：“善。”会舟夜碇海中，相与定计，令诸妇女劝贼酒。贼度近家，喜甚，诸妇更为媚歌唱，迭劝贼，叫跳欢喜，饮大醉，卧相枕藉。妇人收其刀以出，长年手巨斧，余人执刀尽砍五十余贼，断缆发舟。旁舟贼觉追之，我舟人持磁器杂物奋击，毙一贼首；长年故善舟，追不及，日夜乘风举帆行。抵岸，长年既尽割贼级，因私剜其舌，别藏之，挟金帛并诸男妇登岸，将归。官军见之，尽夺其级与金，长年秃而黄须，类倭人，并缚诣镇将所，妄言捕得贼零舟，首掳生口具在，请得上功幕府。镇将大喜，将斩长年，并上功。镇将故州人也，长年急，乃作乡语，历言杀贼奔归状。镇将啃曰：“若言斩贼级，岂有验乎？”长年探怀中藏舌示之，镇将验贼首皆无舌，诸军乃大骇服。事上幕府，中丞某，召至军门覆按，皆实，用长年为裨将，谢不欲；则赐酒，鼓吹乘马绕示诸营三日，予金帛遣归，并遣诸男妇，而论罪官军欲夺其功者。长年益秃，贫甚，犹操舟渔。（《涌幢小品》）

乌程潘内翰家婢春桃者，盗入宅获幼子，将加虐讯。婢出曰：“金帛皆我所司，在某房某箧，惟汝所欲，小郎何得知？”盗竞奔之，皆恣其去取，而幼子释。盗去，家尽尤之曰：“汝必尽发其藏何故？”婢不答，惟耳语

其主人曰："我识盗二人皆邻近某某，即劫去，犹我橐中物，何伤于多不多？不释小郎，非所以爱子也，但当亟捕之耳。"亟捕人赃皆得，而财溢于所失数，盖盗往所藏也。婢智矣哉！（《耳谭》）

刘滋濮阳人，少为庠士，家贫，田不二十亩，又值水旱，无以自活，乃尽鬻其田，逐什一之利，十余年致万金。为人慷慨，重然诺，取舍不苟，尤善心计，家藏白镪，皆铸大锭，锭四十斤，覆楼板下。有剧盗韩氏者，使其党五十余，越城劫之，得刘。刘曰："若辈利吾财乎？"曰："然。"指板下示之曰："唯若所取。"贼见大镪喜甚，尽力携之，人不过二锭。既去，刘告家人，人亟远匿，贼且复至。贼既登城，复命于韩，韩见金，良久曰："不杀此人，吾辈且无噍类。"亟复往迹之，无所得。韩曰："败矣。"携数锭远遁去。既明，乡人唁刘，刘笑曰："财固在也。"告官捕之，不数十里，贼尽获，金皆如故，独失韩所携耳。（《涌幢小品》）

某家新妇，于归之夕，有贼来穴壁，已入，会其地有大本触木，木倒，将贼击破头面死。其家举火视，乃所识邻人，惶惑，恐反以饵祸。新妇曰："无妨。"令空一箱，□贼尸于内，因举至贼家门首，剥啄数下。贼妇开门见箱，谓是夫所盗，即举至内。数日夫不返，发视，乃是夫尸，莫知为谁所杀，亦不敢言，以瘗之。。（《耳谈》）

吴叟，吉安人，忘其名，里中有大猾，家徒数里，暴行为患，人皆畏而苦之。然不敢上状于有司，亦怵怵恐致变，不敢问。会流贼逼里中，叟逐间诣其庐，说曰："公之行事，上下之所知也，即有司惧不敢问；假令部使者督千人捕公，公能终拒之乎？"曰："不能。"叟曰："吾固知公之不能也，公即不能，何不因事自解？亡论自解，且令里人德公。"其人欣然曰："惟长者命之。"叟因命之。叟因执其手曰："方今流贼四劫，诚危急存亡之秋，而公雄杰，所部皆堪战力士，贼气骄，翦此何有？公当此时，诚能率其子弟击贼，贼必溃，则里中莫不欢公，公得以长豪里中无惧矣。"其人遂掀髯而起曰："公无言，我当为公击贼。"于是勒其子弟最强者百人，人持挺急驰之，而叟骑一驴，从二苍头往赞。一遇贼，辄奋斗，日已至未，凡数战，杀数十人，猾者稍倦矣。辄命左右取水，而叟心计贼既已杀数十人，无可虑贼矣。独念此猾暴里中无已时也，不若因其机灭之，遂从旁大呼，我兵且退；贼遂乘胜追之，悉杀猾之父子兄弟。（《涌幢小品》）

朱潮远镇章泉时，军民不辨官话，每堂审役，有译乡语者。一日老人告其子情殊迫切，询其父有妻乎？子乃其所生乎？曰："非妻则继母也。"又询其母与父年当乎？曰："少艾。"朱曰："此必父暱其妻，妻凌其子。"而中证乃其姑丈，叩首称善。于是命父立其上，用小板连衣轻扑之，与父叩头陪礼，示其父曰："尔晚年靠子，何不念前妻之情？"戒其子曰："亲年无几，家庭小隙，乃至此耶？"遂父子抱头大哭，军校无不堕泪也。今孝廉公车来，尚称之。（《座右编》）

崇祯三年春，奢安间成都，百计攻城。正月，贼数千，自林中大噪而出，视之有物如舟，高丈许，长五百尺，楼数重，箪箳左右，板如平地。一人披发仗剑，上载羽旗，中数百人，各挟机弩毒矢，牛数百头运石毂行，旁翼两云楼如左右□，俯视城中老幼妇女皆哭。朱燮元曰："此吕公车也，破之非炮石不可。"炮石者，巨木为柱，柱置轴间，转索运杵，千钧之石，飞击如弹丸，贼车不得近。燮元复募敢死士，以大炮击牛，中其当轭者；牛子反走，乘势纵击败之。（《纪事本末》）

旗人王某，逃至山东，匿妻子于前妻父张某家，他往无踪，捕者获其妻。适里中有投井者，面目不可辨，其妻诬张某死其夫王。谳成抵罪，上之秋曹。杜相国立德时为大司寇，清理刑狱，捡王案反覆披阅，见单填有须长三寸语，王移牌察无须，公曰："计王自张出逃，与捕获其妻，才数日耳，须安能暴长？宜矜疑。"众不可。无何，其主旋获王到部，同事愕然。（《碧园新草》）

浙西大置眉阿丑联舫数十，出入湖泖间，与海寇刘香合谋叵测，汛兵不能制。抚按题请南浙两省，会兵合剿；时蔡忠襄懋德备兵嘉禾，曰："此可计擒也，何用兴师？"乃力行乡约保甲，尽得贼勾引窝赃处，密召其人谓之曰："汝罪应死，吾姑贳汝；凡吾遣人，汝第饮食之，毋泄。"乃分遣兵卒，假做星卜货卖乞丐等流，各之其所，伺贼所在，半夜发标兵掩袭之。贼出不意，惶遽登岸，四面伏发，斩其勇将沈千金，阿丑就擒，余党悉降。（《菿泉集》）

宁武总兵王中，领兵拔豫，病不能督战，兵无饷。一日溃散，渡河归，吴甡恐沿途抢掠，遗患地方，乃遣官招抚之曰："边备急，本院原疏请撤兵归营，尔等各照队令，领兵官押回原伍，经过地方，量给粮犒，毋得扰掠取罪。"各兵初谋入山为盗，见差官至，始安。将至省，甡复差官犒以羊酒，令领兵官入见，责之曰："主帅即病，尔等非领兵头目乎？谁倡逃者？"领兵官直陈某队某某，原系降丁，不过十余人，且谋入山为盗；各官调停，谕以本院德意乃止。今各队皆怨此数人入骨，手书檄付之曰："尔可擒解此数人，余俱不问，仍归伍可也。"领兵官果擒解获院，疏请倡逃者已获，宜正法，余令归伍，上从之。（《忆记》）

崇祯九年正月，闯王闯塌天八大将，摇天动七贼，连营数十万，攻滁州急。太仆寺卿李觉斯同知州率士民固守，贼百计攻之不克，贼掠村落山谷妇女数百人，裸而沓淫之已，尽断其首，环向堞埴其跗而倒埋之，露其下秋，血□淋漓，以厌诸炮，守城兵多掩面不忍视。

贼噪呼向城，城上燃炮，炮皆迸裂，或喑不鸣，城中惶惧。觉斯立命取民间□牏，亦数百枚，如其数，悬堞外向，以厌胜之；燃炮皆发，贼大创。未几，援兵至，遂遁。(《续知冠子》)

仪真南门桥五日观竞渡，龙舟在桥东，众皆趋观于东。左重右轻，桥攲而陷，观者百余人，一时漂溺，河流湍激，仓卒不能施救。桥侧有一茶轩，遂将棹橙乱投于河，人得扳缘而起者十之三，其急智亦足取也。(《切庵偶笔》)

溧阳裴令表善断狱，无锡有叔与侄赎屋者，侄年长，叔庶出，齿甚少。侄欺之，赚叔白金三百，屋不肯还。讼之无锡令，不能直，反与叔以杖。叔负屈控于裴，裴置之狱中。月余，忽以劫江窝家牒无锡，拘其侄。侄辨非窝，裴曰："盗某时劫银三百两，藏于汝家，非窝乎？"侄曰："此乃叔赎屋者，是叔窝也。"裴既令供明，遂杖侄四十，罚百金与叔，百金赈溧阳饥，余百金，牒无锡令而断还叔屋。(《怀秋集》)

余令交城，以廉能为达抚军尔布荐，方在署，一日沁州知州汪竹岩宗鲁迂道来谒，余讶其无故远辱。竹岩曰："弟心大有所不服，特此来请。"余谒其由，竹岩曰："余兢兢业业为令十三载，得升知州。又兢业五载，甫得达抚军荐剡。兄作合甫二春，荐与余，同兄审理大案，有如神之称，何采听之妙耶？"予曰："无妨。"竹岩曰："欺我哉？予每事细访，尚有差讹，安能无访而得？"予曰："不敢欺，访即弊生矣。访及原告之人，必袒原告，访及被告亦然，访及原被证见俱然。大足乱吾是非之真。庭证原有情真，但愁问官不听耳。吾虚心勘审，原被与证见，必无不尽之词；然后勘酌其中，自无遁形，有两造所不能知者，止问官独知。"竹岩曰："诚然，若朱嵩恃访，即吾子所好，皆可疑也，从今心服矣。"大笑而去。

有失鸭数十者，控于休宁廖令腾煃。廖曰："近有来求鬻而未遂者乎？"曰："有金姓人曾来。"踪迹之，鸭具在；金强辨不服。廖悉取两家鸭，杂于堂，命各呼之。金呼不应；失鸭者以竹竿呼，果成群而走，且曰："吾鸭有火络。"叩左掌验之，果然。其中一鸭不应呼，且无掌甲，金执以狡辨。廖曰："尔积窃也，惧人觉，故买一他鸭杂其中耳。"金赧服，责而还之。(《海阳纪略》)

警　敏

君子一言以为智，仲氏子片言折狱，言可忽乎哉？即不易博采奇闻广言语之科，孰谓是编不可小试？

明初郊祝文，有予我字，上怒，将罪作者。桂彦良进曰："汤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将我飨。'儒生泥古不通，烦上谴呵。"众得释。(《玉堂丛语》)

霍尚书韬尝欲营寺基为宅，浼县令逐僧，僧去，书于壁云："学士家移和尚寺，会元妻卧老僧房。"霍愧而止。(《笑林》)

焦芳入阁，仍欲兼部事，刘瑾屡遣人来与李阁老议。李云："无此例。"瑾云："曾闻李贤兼管。"李云："李贤是吏部侍郎，入阁后升尚书，时李翱掌部事。"又问前有之乎？答曰："蹇义为吏部尚书，与户部尚书夏元吉五日一赴东阁，与大学士三杨议事，未尝兼学士也。"次日吏请印信，内批令焦芳兼管部事，芳以问李，李曰："某已言之，此二事实难兼摄，内阁佐天子出令，吏部所拟升调官，问有可否。今自拟之而自可否之耶？又每日通政司奏事，奉旨吏部知道者，即当廷跪。承旨内阁班，侍立听令，亦将出跪而更起立耶？又部事差缪，或章奏错误，小则回话认罪，大则罚俸，脱有之，亦将随同认罪乎？"芳乃辞部事。(《玉堂丛语》)

尚书刘南垣公请老家居，有直指使者以饮食上，苛求属吏，郡县患之。公曰："此吾门生，当开谕之，俟其来款之。"曰："老夫欲设席，恐妨公务，留此一饭，但老妻他往，无人治具，家常饭对食能乎？"直指以师命不敢辞，自朝至午，饭尚未出，直指饥甚。比饭至，惟脱粟饭豆腐一器而已，各食三碗，直指觉过饱。少顷，佳肴美醖，罗列于前，不能下筯。公强之，对曰："已饱甚，不能也。"公笑曰："可见饮馔原无精粗，饥时易为食，饱时难为味，时使然耳。"直指喻其训，后不敢盘飧责人。(《座右编》)

余官山右，初谒达公，口喻邓知府贪庸应参。予曰："邓知府所处甚难。"达公变色曰："本院与属吏，水米无交，贵县言作郡有难说乎？"予曰："有说，秦守天下之至清者也，周守天下之至有才者也；邓守无周之才而又不及秦之清，所以为难。"达公笑曰："此平情之论，姑免以待其改。"秦守宗尧号明宇，辽东义州人，贡生，康熙七年九月任。周守令树号计伯，河南延津人，壬辰进士，康熙八年八月任。邓守会号啸庵，福建闽县人，贡生，康熙九年三月任。俱告病归。时谓余一言能解邓守于巡抚。

某布政请按台酒，坐间，布政以多子为忧；按君止一子，又忧其寡。吏在傍云："子好不须多。"布政闻之，因谓曰："我多子，汝又何云？"答曰："子好不愁多。"二公大称赏，共汲引之。(《客中闲集》)

王文恪公鳌修《苏州志》，众欲请杨君谦；文恪以君谦谣啄，不欲与同局。《姑苏志》成，文恪遣使送之。君谦方栉沐，不暇抽看，但顾签票云："不通不通。"使者还述其语，文恪以为狂，愠甚。一日晤杨，问前语，君谦曰："然今府志修于本朝，当以苏州名志，姑苏吴王台名

也，以此名志可乎？”文恪始大服杨之精识。（《臣鉴录》）

都指挥使王佐使后指挥陆陋陷其子，欲杀之，而尽取其产。子甚窘；子之母名亦在。既捕入对，炳方与同僚列坐，多张刑具胁之。其子方抗，母乃膝行而前，道其子罪极详。子呼曰：“儿死已在顷刻，母忍助虐耶？”母叱曰：“死即死耳，尚复何说？”因指炳坐而顾子曰：“尔父坐此非一日矣，作此等事，应亦非一，致生汝不肖，乃天道也，夫复奚言？”僚佐皆惊叹，炳颊不觉发赤汗下，伪为旁视，辄遣之出，其事遂寝。（《遣愁集》）

鄱阳何梅谷英妻，垂老好事佛，自晨至夕，必口念“观音菩萨”千遍。梅谷以儒学闻于时，止之则弗从，弗止恐贻笑士论。一日呼妻至，再且三，随应随呼，弗辍。妻怒曰：“何聒噪若是耶？”梅谷徐答曰：“呼仅二三，汝即我怒，观音一日被你呼千遍，安得不汝怒耶？”妻顿悟，遂止。（《中州野录》）

技 巧

与巧也，毋宁拙。君子何取焉，独怪两大一巧之区也。巧之日新如泉，斯涌灵变不穷；如花斯发，红紫万状，岂以小而忽诸？

明太祖以北兵渡淮，时无一苇之楫。有人于囊中，取干猪脬十余，纳气其中，环系腰间，浮水而南，径夺舟以济北军。（《稗史》）

吴岳碑自首至座七段，察碑之兴功不可得。一田父进曰：“当时积土而立。”明季有巨碑，不能安于负重之上，一巧者曰：“碑不见龟，龟不见碑，则坚矣。”众悟，与填土负重平，碑遂立。（《啸虹笔记》）

《鸿书》云：“金中都被围，完颜承晖遣人以矾写奏告急。”今人用矾及胶，以铁钉共煮，用其水，写白纸上，视之无迹；以墨涂纸背，则其字毕现矣。古人兵书中传密信，三发一知，颇为费力，何如此之省事？（同上）

开济馆某尚书家，上郊祀，索白染围炉三百，尚书窘迫莫应。济教截矮桌脚，凿圆孔，白纸糊之，取铁锅为炉，如数进。上喜，诘之，举济。是时索燎火万炬于上元县令陈焕，焕命各坊长督大小户，具门帘香灯迎驾，遂命卷帘为燎，得如数进，上伏其才。（《王文禄集》）

董□阳与严嵩同朝，每过嵩，辄用赤金镂姓名缝红绫作柬，嵩以为尊敬之也。阍人利其金，每一传执，即取金去；后嵩败，董独免交通律。（《啸虹笔记》）

私铸者，匿于湖中，人犹闻其锯锉之声；乃以瓮为甃，累而墙之，其口向外，则外过者不闻其声何也？声为瓮所收也。或曰：“广孝曾用此法造器械，又空烧瓦枕，就地枕之，可闻数十里军马声。”（《物理小识》）

猿，山家谓之鞠侯，皮陆具有诗，见《山川志》。猿好践园蔬，所过狼藉，山间豆麦胡麻莱菔蔬果竹萌之类，多被践。天衣寺僧法聪令捕一老猿，被以衣巾，多为细缝，使不得脱，纵之使去。老猴喜得脱逃，跳趋其群，群望而畏之，皆舍去。老猴趋之愈急，相逐日行数十百里，其害稍息。（《涌幢小品》）

熊公廷弼督学南畿，每试辄以纸三条，封诸生头巾，不令交头耳语。一生误断其纸，惧其责也；忽大声击案，通场皆举首惊顾，纸尽断。生遂得免。（《怀秋集》）

明时有内监悬一珠灯于长竹竿之顶，令于市曰：“能不梯升，不倒竿者，任其取去。”数日无有应者。忽一人举其竿直走，至有井处，以竿插井中，取灯去，内监大笑。（《啸虹笔记》）

尹见心为县令，县之河中生一大树，屡坏人舟。见心曰：“何不去之？”民曰：“根在水中，不得去。”见心曰：“易易耳。”乃遣能识水性者一人往，量其长短，作一衫木桶，空其两头，从树稍穿下，打入水中，因以巨瓢尽涸其水，入而锯之，木遂断。（《臣鉴录》）

金山环缺处为波阻，不能达，有石桥一洞接焉。相传有僧广募市金，云：“扬子江心造石桥。”人争布之，费不多而得募金无数。又有一僧行脚馁甚，无人与斋供，遂号于路云：“二十个馒头两口吞。”有好事者诘其不能，则云：“出家人不作狂语。”遂买巨饼二十与之，欲观其吞法；僧张二袖口，各纳十饼而去。（《菊泉集》）

金山郭墓下江心泉，为天下第一，然有龙窝，洄流甚急。相传泉为龙所禁，不敢汲。康熙己巳六月，余避暑山之七峰阁，命寺僧拿四舟相连若井，抵洄流，用绳沈锡桶，桶上开五眼线，系木屑塞之，无令浊水入，下沈十数丈到底，方拔线提起木屑，则真泉入矣。三沉其桶，江波大作。予急回岸烹泉，与僧共饮，清香透骨，非复人间味；试以松萝较惠泉，色更不变。僧曰：“衲等老死此山，未获尝江心真泉。”再取山中井水较之，味迥别。越数日，复拿舟郭墓畔，意欲取水，风涛掀翻，棹不可泊。如此者三，竟如海上三山，舟至辄引去，谓之龙禁，诚然。

艾司寇方宴客寄园中，盛夏新凿一池，客赞曰：“待来年好种荷也。”艾曰：“何待来年？”客以为戏。比半酣，起行池上，则绿云千朵，清香摇曳，六郎面灼灼迎人矣。客怪问之，艾曰：“为佳宾姑借催花檄也。”盖园中盆荷甚多，艾

密令人带盆沈水，博一笑耳。(《郡古新语》)

近时邑无赖子，邀百人作百子会，人出银二两，摇骰子，点多者先收，每月一应，八九年乃毕。冀其不能终局，先收会者得图赖之耳。然犹未为巧。江西有一僧创千佛会，人出银一钱投木柜，摇点多者得百金归，不必复应。往来行人，图侥幸，二三日即聚千人，僧则利其每一会得抽分数金耳。后令闻之，惧惑众，村僧乃止。(《明升集》)

卷二 镜中寄

寄园主人曰："圣人，人伦之至也，岂必圣人哉？匹夫贱士，一念所结，亦可感风雨，召鬼神，但有纯与不纯之别耳。载籍文史，何一非为人振励纲常？述旧而不堕于腐谈，傅新而不落乎习见，居今之世，引古之道，所以自镜也，乌能绥耶？"

忠

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鞠躬尽瘁，仅完得吾性，分固有耳。徒为富贵利达谋，必为身后声名计，皆目之曰忠，然乎否？

苏人范文从，仲淹之嫡派也，洪武中拜御史，忤旨，下狱论死。太祖视狱案，见姓名籍贯，遽呼问曰："汝非范文正后人乎？"对曰："臣仲淹十二世孙也。"太祖默然，即命左右取帛五方来，御笔大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二句在上，赐之，谕：免汝五次死。人感上之仁，而叹贤者遗泽之远。(《朝野纪略》)

建文时，都指挥平保儿闻变南奔，建文命提兵守徐州。文皇至金川门，平还守御，遂拒战。平善枪，枪及御衣，当胁洞数重而过；俄而平骑忽蹶，平叹曰："真命天子也！"遂就擒，系于军。其日上驻跸于鼓楼，翌日克城，上即位。又明日，召平，问之曰："汝前日马不蹶将如何？若枪及肤，则无今日矣。"平对："臣欲生擒陛下，故止穿衣耳。"上曰："父皇养如许人，止得此小厮。"乃令守北平。(同上)

李献吉为户部郎，以上书极论寿宁侯事下狱，赖上恩得免。一夕，醉遇侯于大市街，骂其生事害人，以鞭稍击堕其齿；侯恚极，欲陈其事，为前疏未久，稳忍而止。献吉后有诗云"半醉唾骂文成侯"，盖指此事。(《尧山堂外纪》)

于坟祈梦灵异，人人能言，盖忠烈之气，千古如新也。闻太仓王相公锡爵以子病往祈，忠肃见梦曰："公是当朝宰相，奈何问我？"太仓曰："非为朝事，余一生不作亏心事，而儿病如此，是何罪业？"忠肃曰："公记得吝一单名帖，失活二十七人之命否？"太仓默然，醒来终自狐疑。盖海商漂至，巡兵执以为盗，众皆怜之，请于太仓往解，不应；又请一单名帖投兵道，终不听；一舟二十七人，不胜拷，皆死。太仓务名节，守之最坚，故虽知其冤，终不为救；然力可为而不为，则神固已存案，作罪过矣。(《涌幢小品》)

海瑞以南京都御史卒于官，佥都王用汲入视，葛帏敝籝，有寒士所不堪者，叹息泣下。启其箧，仅十余金，士大夫醵金为殓具，士民哭之，罢市者数日。丧出江上，箪食壶浆之祭，数百里不绝。苏人朱良作诗吊之曰："批鳞直夺比干心，苦节还同孤竹清。龙隐海天云万里，鹤归华表月三更。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菜根。说与傍人浑不信，山人亲见泪如倾。"(《座右编》)

嘉靖初，因贼乱，割淦之半为峡江。练子宁旧居三州，实隶峡，峡人请祀之。淦之与之争。知府刘琦许两祀俱存，民始安；至今百余年，庙享不衰。(《逸史》)

御史冯恩以劾汪鋐、方献夫、张孚敬三人奸邪不测，乞斩之，以应更新之象。上怒，逮讯，鋐等恨之入骨，朝审定谳论斩；其母吴氏击登闻鼓声冤，子行可请以身代，皆不报。甲申冬将处决，行可乃于长安街刺血书，自缚诣阙，号哭请死。通政司陈经见而怜之，为引奏。上动容曰："忠孝乃出一门耶？其贳之。"因得减死，改戍雷州。(《遣愁集》)

安陆州故有岳武穆祠，为十八景之一。世宗龙飞，升州为承天府，营造宫殿，祠遂湮废。万历中守备杜正茂创兴岳庙，取为周垣之用，恰相当。于城西辟土，下多积石，最后得一碑，出而洗之，光泽可照；远望之有人影甚多；其一奇伟丰腴，簇拥而过。如此经日，众欢呼以为武穆露形也。入夜，役卒守之，见一伟丈夫跃出，骑白马，冉冉乘云而上，后者数百。遥见天门开，一人衮冕，迓之而入，守者惊伏不敢出声。比明，碑上题一诗云："北伐随明主，南征拜上公；黄龙已尽醉，长侍大明宫。"俄震雷大雨洗去，一秀士录之。余官南雍，其人入监，出以示余；味之，则武穆已转世为英国，酬此愿矣。大约明神再生，必有奇迹，终以兵解，故英国卒终于土木。客有言英国面白而肥，与魏公徐鹏举相类；徐之生梦武穆到家，云当受家供养，则武穆在我朝殆再转世矣。(《涌幢小品》)

天启中，魏忠贤弄权，假旨逮嘉善科臣魏大中。道经吴门，吏部周顺昌时家居，出送之舟次，言词激烈，因以其女许字其孙允楠。闻于忠贤，亦遣缇骑逮之。顺昌居官廉介，言笑不苟，素为士民所重。及闻开读，观者数万人，群谓缇骑曰："周吏部如此好官，是朝廷忠臣，不过忤魏太监耳，如何被逮？"缇骑叱众人曰："速剩

若舌，即魏上公逮人，汝将奈何?”百姓愤然群起曰：“吾谓天子诏耳！若魏太监，如何逮得人?”遂群起击缇骑，毙二人焉。时往浙逮黄尊素者，泊舟胥门，势张甚；百姓并击之，遂遁去。巡抚毛一鹭，魏党也，几兴大狱；幸按臣疏稍和，得邀宽旨，捕颜佩韦等五人，斩于市。吏部竟死于镇抚狱。崇祯立，谥吏部为忠介，敕坊为清忠风世。改葬五人于半塘，吴太仆默题曰“五人之墓”。冢木森然，丰碑屹立，过者无不敬叹焉！(《遣愁集》)

江苏巡抚汤公斌，睢州人，以康熙甲子莅任。未期年，苏城之业马吊纸牌者，甘心改业，曰：“巡抚禁赌，人人革心，谁复需此乎?”石湖上方山有五圣庙，素灵异，男女奔走如狂；公命沈之于湖，疏奏尽毁天下五圣庙。内召回京，父老塞两岸，哭声震天。夫人出署时，有破被絮堕地，藩司某公偶见，为之涕泗。(《啸虹笔记》)

孝

百行莫先于孝，本源固，则掀天揭地可次第举矣。若割肝刲股，固不以旌列，然亦必听其自为。呜呼，谁非毛里，能不惕然！

周琬，南京人，父知滁州，以疑狱论死。琬年十六，叩阙请代父刑。明太祖少之，疑为人所教，曰：“牵去砍头。”琬颜色不改，乃宥其父死，戍边。琬复请曰：“戍与斩，等死耳，父死臣安能生？愿早就戮。”上怒，命缚至市，琬色甚喜。行刑者曰：“死足乐耶?”琬曰：“以死免父，胡为不乐?”上察其诚，赦之，亲署于屏曰：“孝子周琬。”寻授兵科给事中。(《臣鉴录》)

方正学父克勤，洪武初为济宁州，有诬以擅用仓中炭苇者，被逮。正学上书政府，愿以身从军赎父罪，不报，竟谪江浦。会空印事起，吏又诬及克勤；正学复草疏，将伏阙请之，而克勤没于京师。论者谓正学平生臣子两遂，忠孝并宏。(《玉堂丛语》)

洪武初，诗人丁鹤年，西域人也。常卜日葬其父，霖雨十日不止，鹤年仰天悲泣。翌日雨止，葬毕雨如初。兵乱后，失母墓所在，悲慕深切，夜梦母告其葬所，邻人韩重者亦梦焉。即其地求而得之，见母尸正中一齿如漆，复啮指滴血试之，良验。遂改袝父圹，其诚感如此，人呼丁孝子。(《博学汇书》)

薛远历官至大司马，家无长物，食无兼味，室无媵妾，曰：“吾少事亲不足，今安忍有余?”(《臣鉴录》)

顾薇字子芳，事父伦，母李，以孝称。李殁，刻一木母奉之，日三上食，出入必以告，一如真母，对之呼号无休时。一夕，木母忽作声呼顾薇，家人尽闻之，相传惊叹。母棺在堂，邻火延烧，将不救，薇伏棺大恸，火忽飞越，免。后事继母盛如其母。(《海盐县图经》)

王宾字仲光，长洲人，七八岁入乡校，儿冠，自唐虞三代以降，汉唐宋元上下数千百年，中间圣经贤传，诸子百世，阴阳历数，山海图经，兵政刑律，与裨史小说之书，该览贯穿，问无不知。于医学尤精，不肯与富贵人医，里巷贫窭，及方外士求医者，趋往诊视，施与药饵。貌甚寝，又以药黥其面，及肘股皆成疮。髻两角，短布衣瓦履竹杖，行市井间；或箕踞道旁，露两肘股爬痒。时人见而恶之，缙绅知其贤，亦莫敢引荐，仲光殊自得也。平生不娶，奉母极孝，郡守姚善贤而造之，隔门语曰：“勿惊老母。”逾墙逸出。他日却骑从，独侯门下，始接焉。据坐受拜，若师弟子。守欲荐之，终不敢发言。年七十，先母而卒，病革，抱母不舍，死半晌复苏，连呼娘娘，方绝。葬后夜二鼓，室中曳履拄杖，连声呼娘娘。母应之曰：“我在此。”复曰：“娘娘，儿舍娘娘不得。”母痛既久，乃息。(《列朝诗集》)

福州府连江县倪神保幼失父母，与妻林共祷于天，求得木一本两枝者，刻二亲像奉侍。遂入石芹山求之，见二本相对，拜祝曰：“果可刻吾亲像，木当自动者三。”祝毕，木果三动，即取归刻之，既成，夫妇谨奉温凉，告面一如事生。里人嘉其孝诚，白有司旌奖之。(《博学汇书》)。

赵某无子，止生三女，及笄，因亲老俱不肯适人，朝夕奉侍。亲终，三女躬胼胝，筑坟丘，高三十尺，周围三亩余。女各植柏一株。至正德年间，夜有盗树者，树将断，斧声彻村墟，二十里闻之，人以为异。今只存一株，阖境以孝女坟呼之。(《平遥县志》)

新安烈节最多，一邑当他省之半。而休宁孝女胡寿英因兄亡，乃孝养父母，终身不嫁，至六十而卒，葬二亲侧，尤称奇女焉。

临潼医生张应佩父母相继没，庐墓六年，夜有盗呼曰：“张孝子，君是好人，我有所赠。”及旦视之，线布一束，应佩白于官，不受，长安冯恭定公为立传。(《陕西通志》)

安吉严姓者，以罪戍辽阳，去后产遗腹子，年十六矣。居常涕泣毁瘠，母问其故？曰：“儿思父也，辽阳不在天上，儿愿独往寻觅。”母从之，为具行装，令一仆为偕。半道度险岭间，察仆色动，疑之，因好与语，而急发其裤间，得利刃。仆惧，夺刃，因乘便势刺仆，中腹死。自是担囊独行。抵辽阳，遍寻父不得，而涕常盈襟袖，人因疑之。有丐者过门，饩常不给，则行乞于市。孝子视其貌颇类己，因询其家世名字，皆合，实父也。辄长跪抱泣，舌舐其垢，扶将上堂。或戏指之曰：“此而父也。”其人无衣，以席蔽体，即役于官，洗沐着缟，觞豆递进，亲奉七箸，窥者盈户，皆为感泣。数日着敝衣，身代力作，众悦其孝，争为代佣。居月余，散金诸徒，营子母钱为久计，众益德之，而己负父从间道遁去。久之始觉，或欲追之，众曰：“还则明岁倍偿金矣，何追为?”归

家,双白偕老,至大耋。(《耳谈》)

李宾之事父极孝,虽位至公孤,周旋承顺,略不少息。公饮酒不多,然遇酒边联句,或对弈则忘倦。尝终夜饮酒归,其翁犹俟之;宾之愧悔,自是赴席誓不见烛,将日晡必先告归。(《菽园杂记》)

诸大绶修选满考,是时生母陈与后母金,并在邸,而制不得兼封本生,则疏请貤封,肃宗许之。当庚申春乞假,奉两淑人归,陈淑人卒于途,制又不得服本生,而公衰绖蔬水竟三年,然后赴阙,则阅假限两岁矣。当事者矜其情,为请于上;凡为人后者,皆得服其本生著为令。嗣是廷臣得貤封,及服本生者,咸推公锡类云。(《玉堂丛语》)

沈青霞君炼少时,君父翁睽其室,走京师,誓终焉。其后君举于乡,入京,悉要其乡人,为供具,长跪请归其父翁,哀痛恸号,路人无不洒泪者;父翁遂感恸,亟命归驾,翁妪相敬如初。(《徐文长集》)

林天禄者,年十三,以剖其肝愈母病;无何,天禄亦随其母逝。复有黄道禄者,母有疾,剖肝奉其母,疾旋愈,与天禄事同;其年齿差相若,然尤有甚焉。道禄之父,后其母二年,忽遘疾,以啖其童子肝,疾亦愈。适遇临海大中丞王公行乡约保甲法,整饰甚具,民间有微慝,罔不报闻。于是三老率更以状请,中丞公谓其孝可风也,亟大奖赏之,用骑乐导行闾井间,割编籍之,羡金以旌之。(《曹能如集》)

王生世名,武义人,父良为其族俊殴死,已成讼,而伤暴残父尸,复自罢仇。从族尊者之议,割亩以谢,则受之而岁必封识其亩值藏之,人不知也。仇以好来,亦好接之不废礼也。而己阴铸剑,镂曰报仇,自佩矣。其绘父像,亦绘持剑者在侧,则己也。人问之,曰:"古人出必佩剑也。"凡四五载,得游泮而兼抱子矣。始谓妇曰:"有此呱呱,王氏之先不馁,所以隐忍而至此者,正有需也。今固死日,上有太夫人,下有婴儿,责在汝。"遂仗剑出斩仇头于蝴蝶山下,归拜母曰:"儿死父,不得侍母膝下矣。"尽出其所封识之值及剑,自造县请罪。是日邑中无不人人发竖者。尹陈君伤之,令且就闭室,以闻于诸大吏,诸大吏以属金华尹汪君大受决之。汪君廉得其状,益用惋悼曰:"法必观其父尸,父伤重则子罪缓。"盖欲生之也。生曰:"始惟不忍暴残父尸,故自死;不然,仇死耳,岂有造罪弥天,而复失初志者,何愚也!今日宜自杀,造邑庭来受法耳。但母恩未断,断归别母。"汪君从之,归而身随之,犹欲伸法如前议。生友两邑诸生数百人,皆怂恿之曰:"必如议。"乃生已不食,触死阶下矣。两尹皆为下泣,诸生哭声震天。当生之饮恨于嘻笑,而誓必报也,他人不知,妇俞氏独知之,曰:"君能为孝子,妾能为节妇。"生曰:"女何易其言耶?"妇曰:"安见女子而非男子者?"及生且死,已欲从地下。生曰:"已属汝堂上襄中矣,何死为?"妇曰:"为君忍三岁,逾三年,非君所能禁也。"逾三岁,妇果绝食死。始其家欲以生柩归窆,妇不可;至是以双柩出,令葬焉。直指马君,以其事闻于朝,至下旌门之诏,曰孝烈。(《耳谈》)

王侍御复斋公常买妾,困于妒妻,公出按时,幽闭一楼上,饿且死。妻子毓俊甫八岁,绐母曰:"饿死人,人谓不贤,不如日食以粥汤一盂,令其徐徐自死,可缓谤也。"母从之,而俊阴以小布袋藏面食鱼肉,乘粥时食之,得不死。逾年生一子,侍御潜育于张总兵家,及侍御卒,俊抚爱其弟特至。(《座右编》)

崇祯乙亥元夕,流贼犯凤阳,已及司李南昌万文英之署,急索李官安在?公子元亨字尔嘉,泣谓父曰:"吾不得复事吾父矣!"急着青衫出,大呼曰:"死贼!索官何为?我乃官也!"贼遂厉色胁之,公子骂不绝声,贼首怒甚,啸命旁贼加刃。公子死,贼以为此官也,遂置文英而去。(《遣愁集》)

明太宰杨魏,海丰人,事母孝,春日为村装,绕母夫人负之背,迤逦花丛,欢娱竟日,母终年一百四岁。长山大司寇李化熙亦以老母在告,尝侍世祖于便殿,上以孝谕群臣。化熙趋进泣奏曰:"臣有老母,愿乞终养。"上不能屈,遂允归。康熙壬寅太夫人九袠,亲友拜祝,太夫人答拜无衰容。又八年己酉,公薨,又四年癸丑,母夫人薨,寿年一百一岁,呜呼!司寇以母老归养,乃不能葬亲,而反为亲葬,终养之私,亦郁郁地下矣!上赐建百岁坊,表曰:"一品百岁。"乡里荣之,前有杨母,后有李母。(《梅窗小史》)

祝世乔字子迁,江西人。方襁褓时,父神谷远游,久未归。世乔年十五,独行寻父,历楚及秦数频危殆,先是楚有杨某者,德神谷疗其疾,思报之。及见世乔,亟欲妻以女,世乔泣辞曰:"父尚未见,敢言妻哉?"遂辞去,而秦西山高地寒,值严冬,皲瘃无完肤,自分必死。久之,乃遇父于巩昌西和县,父子相抱而泣,观感者为酸感。奉父至高陵,始卜室焉。世乔虽在穷途孤旅,读书不辍,选入□宫。后以选贡授南康通判,佐郡有声,移家隶籍咸宁。(《陕西通志》)

徐如珩仁和人,性至孝,母抱危疾,不可救药;如珩焚香告天,剪右股以进。母曰:"此药有味,再持来。"而如珩已昏晕不能举手,妹怜之,割股如其兄以进;而妹更痛楚,且晕矣。母曰:"有味再持来。"妻杨氏割股如其夫以进,母曰:"只此足矣。"病即愈。(《臣鉴录》)

吴次鲁年五十余,仅一子国彦,已受室。彦自念孱弱,欲父更举子,以为宗祧计,请于母,母语次鲁。鲁

曰："贫家有子足矣，安用多为？"母子乃私罄衣饰余赢，置一妾。比入门，羸然病妇，医云不治，但亟卖犹可得值。母子乃令原媒改遣，议已成，次鲁知之曰："我既为人误，安可复误他人？且此妾在吾家，犹可望生；一出吾门，万无生理；所得不过十金，安忍弃之？"竟留其妾，且实告买者，还其值而去。妾自是病愈，平复如旧，复得子。(《座右编》)

汪存歙东关人，事父极孝，常随父商舟归，宿邑之汝滩。天未明，父舍舟先归；人言前路多虎，存不待时，冒雨雪，追四十里始及。父果遇虎于山隈，存立告天曰："愿虎伤己，毋伤吾父。"虎遂去。(《续耳谈》)

尹童四孝，歙上丰尹氏子也。长梦炎，次梦昌，次梦吕，最少者曰梦友：俱为童子。母病瘵，四子哀号累日夜。炎昌乃谋藏小刀，私语弟缚臂，令代之割，皆曰："均母也，有一不割，是可忍也，惟友少，可掩而图之。"友不可，谓兄必先我割，我乃无号，遂伸臂交割，夜寂无声。凌晨炊一糜，投臂肉其中，母饮而甘之；父旋觉，加詈焉，路人皆为流涕。(《亘史》)

高起凤陕西淳化县生员，家贫甚。崇正五年二月，流贼至，掳其继母秦氏并妹荆娲以去。生即驰赴贼营曰："吾父年高，倘必夺吾母与妹，则吾父不保。"贼曰："得二马赎之。"生竭蹶求得一马，贼止还其母，乃与妹诀曰："我去汝即死。"贼闻之，遂遮道不放，欲并留为书记，且曰："汝能劝妹顺我，当惟汝所欲。"生大骂不从，贼攒刀锉杀之。于是百计诱胁荆娲，娲义不容辱，大骂求死。贼悦其色，犹不忍加诛，割发裂衣以恐之。娲略不动色，仍骂不已，遂被杀，时年十六。其父高一金收尸瘗之，巡按吴甡疏请表扬。(《崇祯长编》)

悌

花底啼莺，天边分雁，虽贤者亦复不免。古人谓孝衰妻子，于亲且然，况手足乎？最下免阋墙，进而推产，进而同居至数世、十余世，斯为得之。

齐建元中，旌表武陵范安祖五世同居。元张闰延安人，八世同居，家人百余口，无间言。日使诸妇女各聚一室为女工，工毕敛贮一所，无私藏。幼稚啼泣，诸妇见者即抱哺，不知其孰为己儿，儿亦不知其孰为己母也。(《苏谭》)

花纲十一世同居，传至花时发，克其家，旌为教授。(《类纂》)

花德初字孟仁，奉化人，四世同居，百口共爨。子二人，从子十一人，以其资产均分。(同上)

余兄端，宰抚宁时，有杨氏三兄弟，长年九十二，次八十七，其季七十九，同气和睦，未尝分爨。兄嘉其义，延之宾筵，一时传为盛事。休邑明经汪紫沧暨弟汪晨，俱刲双臂，调父药。康熙壬申冬，晨病，其七弟日昂，复割股肉，烹药进晨，无效。时治榇车，八弟日升，即以匠人巨斧，截中指，烹药服晨，终不治。里人咸谓以弟救兄，血性真挚，前人所无。

洪武年间有兄弟二人，其伯兄坐法当死，二人缚自午门前，愿以身代。上问故，二人者曰："臣少无父，非兄不至今日，故愿以二人赎兄命。"上疑其非诚，许其代，而阴戒行刑者，试其人，如有难色，即杀之。二人延颈欢然待刃，既弗果杀，上嗟异，赦其兄。御史大夫陈宁持不可，其兄竟死焉。(《汇书》)

明初休宁汪彦光、彦礼兄弟歙睦，光五男，礼仅二男，父遗赀厚，将析箸。礼曰："吾兄弟平分，吾儿信有余，五侄薄矣，请七分之。"里人高其义。(《居家金镜》)

郑濂浦江人，自其七世祖琦教其子孙，率训唯谨。世其居，不别籍，人因号其里第曰："义门。"太守旌之，赐以扁曰："天下第一家。"至濂传已十一世。太祖即位，闻其名，召至京，问之曰："汝何名天下第一家？"对曰："臣合族共爨已八九世，本府知府，以为可以激励风俗，遂建造牌坊，而赐以扁名，然实非臣所敢当也。"上曰："汝家食若干人？"对曰："一千有余。"上曰："一千余人而同居，世所罕有，诚天下第一家也！"遂遣之。时马后于壁后听之，太祖退，后谓曰："陛下初以一人举事，致有天下，郑濂家致千余人，使其举事，顾不易耶？"上惊悔，即命中官复诏入，问曰："汝号合族，亦有道乎？"对曰："无他，但不听老婆言耳。"太祖一笑，适河南进香梨，遂以二枚赐之，濂以双手擎梨于首趋出，上命一校尉瞷之；至家，召族人立两傍，向阙叩首谢恩，分食之。使者还报，太祖喜。复有人愬其家与权臣通贿，上曰："郑门无是也，诬之耳！"(《金华志》)

弘治中，吏部尚书王与奏："臣例当荫子，然长子沂叨中进士，次子洛年幼学浅，惟侄廪膳生澄，粗已成材，乞送监读书。"从之。(《文献通考》)

沈奎子腾蛟，能孝友，奎晚生子腾龙，析箸不及蛟之半，使之事父蛟焉。奎卒十年矣，一日蛟召龙饮，割己之半予之，妻子不知所出，徐曰："此吾先君不言意也。"(《海盐志》)

毕构为四川廉察，有兄弟争财者；构呼其兄弟三人，以人乳食之，讼者感泣而止。又马恭敏公作守，有兄弟老而争产不休，公取库中一大镜，令兄弟同照之；见面庞相似，须发各皓然；悟而泣，交相让出。(《臣鉴录》)

上海刘铣坐法被系京师，其弟钝阴祈守者代兄，令得一见家人归死。钝既代而铣归，给其父母云："已得赦归，钝以客死。"钝系而兄不至，士大夫皆知其冤，为

馈饮食。久之，赦归扣门，家人惊以为鬼。母泣曰："儿馁欲求食，吾自祭汝，勿怖吾也！"钝哭，历历具言不死状，乃纳之，铣闻逸去。钝生二子玉，玙。玙进士，建宁太守。玉子衮，汀州通判，衮子兆元，怀庆推官。（《涌幢小品》）

连江杨氏六世同居，旌义门。有韩崇者，承其后，尤孝谨，子孙互相乳哺，家鸡化之，互哺其子。初年七十余口，季年倍之，用俭以裕。构宅三十六年无哭声，仅一老妇人殁，崇率子弟拜寿，须臾死妇复活，活十二年卒。家无丧者，四十八年矣。崇卒年九十一，卒时里有鼓乐声，有梦请公为福宁地主者。连江令章武闻其义，去七十里，行至其家视崇，崇在田，子孙儿童出见。武赐杨梅食之，群儿班立，序啖惟谨，虽至少者不紊。武叹美而去。（同上）

隆庆年间，潞州府长治县民仇火仇、墒等，一门各食，六世同居。一世仇鹗，二世仇朴，三世仇熏，四世仇阶等，五世仇承教等，六世仇崇儒等，男女数百，悉听其长约束，巡按贺一桂题请旌表。（同上）

余幼年，一游方道人趺坐馆门化斋，呼余曰："汝来，汝富贵寿考都有，但联眉，兄弟不和耳。"归，拔之。旬余复长如初。余因拜首誓天曰："兄弟和不和由我，我终生敬爱推让，安有乖戾？"跪泣再拔，此后眉永不联。

水部张克文隆庆丁卯与弟计偕至桃源，弟病革未殓，恍若有神绕舟呼曰："是人且不死，关公以王孙友爱，故来报尔。"水部因升弟尸，徙置野庙中，走祷关公祠，五日尸尚不变，凡十有八日复苏。水部名克文，戊辰进士，终北部郎，弟名尧文，癸未进士，任衢州道。（《新淦县志》）

嘉兴殷原善兄粲政近仁夫妇卒广西，所遗三男一女。原善至壮不娶，以身抚诸孤，亲友问之，原善曰："娶为后也，有诸孤在，娶复何益？"（《彭北部集》）

何兆三，山阴人，弟出采薪，虎突至，衔其首，兆三呼号奔救，以筱击虎，虎遽舍之去，弟乃得生。兄弟为樵十余年，稍有所储，兆三曰："吾老矣！当为弟娶，以延宗祀，若有子，即吾子也。"于是弟遂娶，生子而弟死。弟妇悍，不能奉事其伯，兆三不免冻饿，亦无悔云。（《涌幢小品》）

义

匹夫匹妇，一节可传，君子多为之，其足风世也。古道日远，谁为中流砥乎？难解橐倾赀，好行其德，亦未可侗而轻之。

方孝儒在宋濂门为高弟子，濂后贬蜀，每私居念及，或见其手迹，或谈及濂事，辄涕泣。既官汉中，其家不能存，言于蜀王，厚抚恤之。墓在夔，每月次夔，必往祭墓下，恸哭移时乃去。

天顺八年，流贼攻城，教谕郑厂、训导陈普家属为贼所掳。诸生温亮泣谓同列曰："平日所读何书？忍令二师全家被掳乎？"同侪陈敬慨然，罄家资得二十余两付之，亮誓独行四昼夜，方达贼所。贼胁以危言，亮不为动，竟得二师家属而归。（《清远县志》）

夏相国言：六十未有嗣，崔夫人者，河间良家女，事公有孕，而公被祸。初公出弊与缝人赵金五制衣，展弊得金一笏献之。公叹曰："缝人贱工也，乃有士君子风。"遂录千门，令司公服。崔夫人将就馆，私计曰："相国祸福未定，倘生男必有嫉我者。"诸仆中金五为众所推，知其可托，出黄金九两，银五十两，谓之曰："相公一线之系，在我腹中，幸而生男，不能保无妒者，尔其慎为之，持金去。"金五本三门里人，与其叔赵七二四二预置田租三十石，牛一具，为保育计，及孤儿生于忠礼书院，三日，张氏马氏称欲抱视之，自书院携入城中行馆，以糕末塞其口，不死；以絮塞其口，又不死，前有盆池，弃水中以去。幸水浅不能杀，金五乘间窃出，绐曰："死矣！"私置僻处，以米汁饲之，又以绵裹核桃膏，置口中，以防其啼。越三日，付其三叔接抱以去，报曰："死儿埋矣。"诸妒方相欣庆。子既出虎口，赵氏之戚程念七妻董氏乳之。越六月，忌者方觉，大怒，召金五以必杀儿为约，责限以须，私与陈夫妇商其事，二赵亦来。五人相向位共谋曰："此有徐念八者，谨厚人也，无子而生女又死。"遂以孤托之，由是隐秘愈密，金五又反命曰："吾杀儿，尽夺程氏乳食租牛归矣。"忌者深信之。在徐四年，徐病死，妻将他适，势不能俱，遂送入清凉寺为僧。久之赵四二知事难终泯，自出举首。夫人曰："此吾家事，何用烦官？"乃召其支属长老巾阳公而下四人、外党叶吉周泊府县庠儒不期而会者三十余人。越二日，先后预知接递，及乳母程董皆集里排胥吏，郡城内外，闻而至者，且万人，众口同声，自相申辨。既见孤曰："两耳颐颔，相公也；体格动静，崔夫人虽死，夫人父则存，何其貌之似也？"是日三门里赵徐祝三氏，杂居人民，初送投清凉寺，耆老九松而下三百余人，皆从儿入见郡公，远近翔集，阗塞街巷，争先称快曰："相公复生也！"郡公曰："异哉鬼神之前知也！畴昔之夜，吾梦城中箫鼓宣闻，报送殿元，披录视之，状元名道先，其父前科进士也。"因问子何名？曰："尚未名。"郡公曰："即以梦中字命之，曰先承。"从其序也。其时孤年十有五。（《保孤记》）

王环者，曾石塘铣之仆也，铣临西市作诗曰："袁公本为百年计，晁错反惧七国危。"功虽未就，其志可哀。环，沧州人，本回回种，虬须铁面，负膂力，善骑射。曾闻其勇，致之幕下，俾教射。被逮时泣谓其下曰："上怒

甚，死自吾分，顾吾妻子，奈何流落边鄙，为沟中瘠乎？”环闻亦泣曰：“公无忧也，某力能致之归。”曾既被刑，妻子安置城固，环乃以小车载夫人，与其二子从间道去。环日则具汤粥，夜则露宿邸舍外，间关数千里不懈；后遇赦归维扬，酧之金帛，不顾而去。环能书，给事陆锦衣家，陆遇之；后改给事朱锦衣家，以寿终。（《涌幢小品》）

金养者，王华仆也。嘉靖中，倭寇至，华族女妇数十人前遁，贼望见逐之，众大窘。养麾之曰：“主第走，养能捍之。”即扼桥格贼，白刃如林，独以孤挺出入死斗，良久，始仆，而主人远矣。王氏既免，恩养功，欲祠之，而竟不果云。（同上）

张礼，刘养正之仆也，养正方与宁庶人密谋，礼心忧之，常于屏处哭谏，不听。有方士言长生者，馆养正所，养正北面礼，信之，夜半，仆走其所，叩头言：“愿有请。”其人曰：“若岂欲方术乎？”对曰：“非也。”因流涕言：“今吾主与宁藩通，异日必及祸，祸不小，而诸人无能为言者。今独信先生，窃观于往来，为主所礼敬，无逾先生者，殆天以先生悟吾主也。愿为先生一言，毋附宁。”其人乃大惊，晨起去，不知所之。后养正死狱中，礼收尸葬之，为木主怀以归。寻簿录养正家，礼愿从，吏逐之去，曰：“吾主母乃行，吾家人安得去？”徒跣京师，馈其妻狱中，妻死，奉之归合养正葬，岁辄上冢哭而祀之。（同上）

石首王之诰与张江陵连姻，睹其日横，力辞归。江陵籍没时，眷属闭一空室中，橐馇不至，公独载一舟，实薪米鱼菜以给之曰：“彼有罪与否，我不敢知，聊以尽姻戚情耳。”是时众方掉臂不顾，公独拳拳如此。（《遣愁集》）

明吴宽为修撰时，有同年贺恩寝疾，将不起，欲易箦，托于公之旁庑，公即扫室请迁。及卒，奉殓于中堂，使子衣衰，以答吊者。又故人之子，有事于京者，书托公主之。久而有疾不起，为官殓。及殓，赈有输官银若干，尽丧于娼家，公为如数偿之，遣人送丧归。又有尚书徐晞少为刀笔吏，县有卒伍，补谪发，误勾摄，欲公脱之。夜饮公于家，以他事出避；其妻有美色，令劝酒以悦之，公不留。明日抱案，已脱去，且语其人曰：“吾昨归，恐汝疑，故速致此。乡人服之。”后为兵部郎中，一员外郎每于吏必谩骂，遇宿署，待公不为意。其人卒于官，亲为殓，且厚赙之数年，因其邑令，照拂其家。公之子以荫官尚宝孙，中书舍人，亦致通显。（《客中闲集》）

泾阳王者佐，中万历癸卯乡试，任高阳知县，曾遇福建人黄宾卿被盗劫，哭泣欲死。者佐凄然悯之，赒银二百两。国初黄宾卿为游击，镇守江口，而泾阳陕西商人四百名，时以为贼，命宾卿杀之。宾卿感者佐之恩，不忍杀其同乡，尽释之，后四百家俱登门谢。又有韩霖贷银五百两，因霖死远乡，榇归，焚其券柩前。（《陕西通志》）

陆孟昭送客出门，偶见丐者于道，孟昭熟视，令人引进，语友人曰：“此绝似吾少时友。”询姓名，果然，即持其手曰：“子何贫至此耶？”遂令沐浴更衣，与共饮食者旬余，友感谢辞去；孟昭亲送至一室曰：“吾为子置此矣，器用俱备，又米十石，金十两，聊以此为生，毋浪费也！”（《臣鉴录》）

闵象南为德，多自隐讳，或假名他人。江西暨浙江遭变乱，妇女横被掠夺，建昌一府，至八万人。闻内辰秋，有山阴善士虞心影者，奉当事命，挈难妇八十余口，抵扬募人赎之。象南捐一百六十金，以倡众，众得百余金。卒事，余十三人，赎无所出。象南偶值其姻巴君云扶于浴室，因募之，立捐二百金，十三人者，夫妇皆得全。其八十余人，象南皆阴给钱米，俾存活，人罕知者。（《魏叔子文集》）

金陵江某，养豪侠，不择交游，忽为叛案所供被补获。武进许新字颖长，上元诸生也，素与江善，欲救之，曰：“子所犯，非凌迟即斩，吾不忍子，吾第保子不入缧绁，子急逃，吾即坐罪，亦不身首异处也。”江果逃，后追保人入官。许曰：“生员不知其谋叛，一时误耳。”官亦义之，果得不死。事见解，江无德色。（《樗乡集》）

京师魏孝廉琦与山东毛相国东堂公交最欢，当相国归，寄箱二只于家，孝廉即命置堂庑下，亦不知所贮何物。至十四五年，相国卒，孙来袭荫，始索之，问箱在何处，孝廉指庑下示之。孙意弃掷若此，必无长物；既发，内贮金千余两，亦有札记其数，并谓出俸赐之余，无不大骇。孝廉曰：“若此内有此，即置秘室，吾卧不稳矣。”（《耳谈》）

孙明，丁尚书汝夔之仆也，尚书坐事斩西市，仲子懋正谪戍辽阳，明从焉。居半岁，懋正死，无何，妻复死，遗一子，方五月。明日夕涕泣，抱儿往村媪丐乳，或市牛羊酪哺之。每监司行部至，辄哭诉冤状，泪尽继之以血。当事者怜之，为脱其籍得归，间关数千里，昼负儿，且行且泣，乞宁已不食，不令儿馁也。夜宿辄择温燥，与同卧起也，间月始得达家。事儿如事主，仍追理其遗产，为族戚干没者，白之官，出入具一尺籍。及长，悉以付之，仍孑然一奴也。儿名继之，得为邑庠生，明以老寿终。（《涌幢小品》）

丹阳李某，市贩人也，与生员贺馨荐交。贺有仆素无赖，惧罪，走投闽藩旗下。藩移檄江南抚院，追仆妻，并诬以附寄财货若干，实无有。贺惊惶无措，平日知交不一视。李独往省慰，且为贺决策曰：“闻闽藩朝觐回，

道京口，须亲控之，乃解耳。"贺书生，素恇怯，辞以不能。李慨然自任曰："我当代君。"遂具呈以油纸束于腿，伺江口，藩臣舰过，李大呼冤者三，不之采，遽跃洪涛。藩命捞起，知其诉冤也，怒喝曰："何不控有司？"遂锁之后艘中。李素工琵琶，善小曲，适藩下侍卫群聚酣饮，挟筝琶，弹以侑觞。李曰："我颇能此，何不解我缚，为诸君奏一曲？"从之，音调凄锵，可以泣鬼。众大喜，以觞觞之，讯以何言来诉？告之故，遂为代白之藩，藩曰："易易，当唤仆来正之耳。"李哭诉曰："今事在抚院，差役临门，奈何？"藩悯其情急，遂作檄付之抚院，事得解，绝口不言劳。（《樗乡集》）

正　气

宇宙人类所以不绝者，正气在耳。依阿取容，奸慝飙起，遂使日月蚀、星辰晦，谁之厉欤？气之正者，片言可以扶坤维，一往可以回造化，嘻嘻卓哉！

明初刘长史璟尝以使至燕，王与之弈，刘胜。王曰："卿独不少让我耶？"对曰："可让处不敢不让，不可让处，璟何敢让？"（《座右编》）

况钟在苏州兴学礼士，儒生贫寒者，多有所给。于是争献诗，邹亮献二十首，钟独称赏，欲荐其才于朝。有以匿名书数亮过失，潜揭于府治大门外者。钟得书叹曰："彼欲沮吾荐，正欲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学可用，召试授吏刑二部司务，转监察御史。（《悬笥琐探》）

湖州慈感寺前桥曰湖音，水清则有蚌浮水面吐珠，人皆见之，每风雨即有蛟龙来攫。永乐中，夏中靖治水至湖，宿寺中，夜有神，黑衣白里，率一美女来见，公不为动，徐诉曰："久宿于此，岁被邻豪欲夺吾女，若得大人一字为镇，即彼慑伏，永不为动。"公书一诗与之，中有蚌倾心之句，神拜领而去。未几公至吴淞江，有金甲神来诉曰："聘一邻女已久，无赖赚大人手笔，抵塞不肯嫁，请改判。"张公目视之，金甲神甚怖，冉冉而退。公因悟曰："是矣，兹感蚌珠之仇也。"牒于海神，次日大风雨震电，有一蛟死于钱溪之北。（《涌幢小品》）

邝埜性至孝，为陕西臬司副使，有声，其父家教至严，尝以俸易一红褐寄之，父大怒曰："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泽物，乃以此不义之物污我耶？"即封还，以书责之。埜欲见其父不可得，以父为教职居间，因秋闱需典试者，谋于僚友，往聘其父，父怒，复以书诮让；埜捧书跪诵，惶恐无地。后为府尹，益励其操，历进兵部尚书，卒死土木之难。（《座右编》）

莆田翠渠周公瑛知广德日，有道士作法，能使童子自舞。公摘树叶置童子怀中，戒之曰："汝第舞，但树叶落地笞汝矣。"于是道士百计作法，童子凝然不动，盖童子心以守叶为主也；以是见人心有主，则不动。（《仰山脞录》）

吴希贤拜检讨，预修英庙《实录》，有贵家子寇姓者，密以贿丐希贤致半词于其父，希贤拒之曰："苟为此，他日何以见董狐于地下？"。（《玉堂丛语》）

世称丘文庄不可及者三，自少至老、手不择卷，好学一也；诗文满天下，绝不为中官作，介慎二也；历官四十载，仅得张淮一园，邸第始终不易，廉静三也。（同上）

钱鹤滩请告，门生有守维扬者，遣使迎公，越期不赴，后始一至。诸大贾争先迎谒，公曰："疾夫来看广陵潮，差有起色，并一问琼花消息耳，无心跨鹤也。"遂潜去，太守追之不得。（《座右编》）

都御史杨公继宗居忧时，阉宦汪直以权幸延揽名士，闻杨公治郡名往吊；公衰绖于坟所，直趋至坟所，拜起，手捋公须曰："比闻杨继宗名，今貌乃尔。"公曰："继宗貌陋，但亏体辱亲，未之敢也。"直不复敢言，直时威震海内，不屈者公一人耳。（《后渠杂职》）

郭威襄公家居简静，好读书，天文地理，靡不通晓，教训子孙，以俭素力学为务。时公卿多置田产，公独不治，上问之，对曰："臣一布衣，荷陛下宠灵，叨有封爵，子孙衣食余饶，安敢增益，俾生侈心。"上善之，叹曰："廷臣若郭登之忠诚朴实，诸人不及也。"（《迪吉录》）

薛文清为御史时，每至三杨门，止投刺而去。三杨慕其为人，恨不得一见；后访于朝班中："谁为薛御史？"始识其面。（《玉堂丛语》）

予由交城令，以平寇功，升部属，服阙赴补，寓家掌科兄尔合邸中，未出门投刺。魏少司农家枢过兄邸，阍者辞曰："家主衙门未回。"魏公曰："我非拜尔主人，我欲识我司官面耳。"步入门，直进后园。予衣冠出见，坐未定，公笑曰："老父母为敝省建不朽功业，学生以为年大矣，今见丰姿，深为朝廷得人喜。"茶未献即别，绝无一语寒温。及补户曹，九卿会议，时堂官派予与余公国柱主稿，未上班。陈少宰敳永忽高声曰："谁为吾乡赵天羽者？"梁大农清标笑指予曰："此君是。"少宰敛容起揖曰："弟今日方识荆也。"李相国尉谓大农曰："天羽老诚练达，浮沉郎署，我辈不能辞职。"大农致其语，予对曰："司官练而不达，老而无成，得半止耳。"

张昺字仲明，慈溪人，成化中以进士治铅山，邑有父子讼者，系于狱，谕以天性，旬日出之。父子相持大哭，抱头去。邑故多淫祠，民有以腐肉系大树杪，鸦群噪盘旋其上，因以为神，一时趋者成市，候伐树乃止。有妖巫挟魔魅之术，压杀多人，公鞫之得其情，扑杀投诸河，诸淫祠不在祀典者，悉毁之。山中有寡妇子，以

采薪为虎所伤，公以朱书尺一，斋戒约城隍五日内必驱虎伏辜，不然，庙当毁。果有二虎如约来，候曰："无辜者去。"其一虎遂去，一虎伏于庭。侯善射，引满三中其首，杀之。有民白昼忽为雷所击，乃邻悦其妇，利夫之死，伪为雷神；公廉其实，置之法。后以治行征南台御史，民户祝之，闻其子孙，代有兴者。(《二酉日录》)

孙继先孟县人，以御史忧居，尝乘马之里社，逢路人，指公前有绯衣妇人，却行去曰："孙御史来，吾不敢过孟县界。"公驰马即之，入于牛群，迄不见。明年民病瘴瘴，自山以西，死者数十万，独孟不被疫，人以此甚奇之。(《涌幢小品》)

罗念庵父讳循，字遵善，尝如白河，泛商舟，泊襄阳旅舍，有来奔者，佯若不谕意，促之出曰："此非子宜留也。"其人吐实，则忿怒脱走，出栈道邮亭，亭长告曰："恶地不可留也。"时已昏黑，不得已居之，夜半户开，月色中美女婷婷，来坐榻上，意其奔也，不之答，遂熟寝。少顷，从者作魔语，起问之，已为鬼所侵，返视户，户固扃也。明日告亭长，亭长曰："此妖杀人多矣，而莫能动公，公福德未可量也。"(同上)

邢如约临邑人，有度量，俗忌三足蟾，见者不祥。邢幼从群儿之塔庄，获蟾掣搦，良久释之，卒不为祟。一日雷电风雨昼暝，有神人长十余丈，冠黄金朱衣白简，鬼物从之百数，麾幢鼓角，震耀耳目。邢匿床下，神人曰："当生者生，当死者死，君何藏之深也？"示之符，雕篆字隐隐见，若富贵寿考，大昌厥后。邢稽首谢，历三日，硫黄气满室中，朱书龙蛇状盈几，不可识。夏日与友之宿安店，月明熟卧，忽有声若雷从地起，友人坠榻下，邢卧自如。(同上)

王海日华十四岁时读书龙泉山寺，旧有妖祟。富家子数人，豪侠自负，莫之信；素侮寺僧，移入信宿，妖作，多有伤者。寺僧因复张皇其事，众皆失气，狼狈走归。公独留宿如常，妖亦旋止，僧咸以为异。假妖试之，每夜分，辄登屋号啸，或投瓦石撼卧榻，或乘风雨雷电之夕，奋击门障。僧从壁隙中窥之，方擎灯端坐，神气自若，辄私相叹异。然益多方试之。月余技殚，因从容问曰："向妖祟，诸人皆被害，君能独无恐乎？"答曰："吾何恐？"僧曰："诸人去后，君更有所见乎？"答曰："吾何见？"僧曰："此妖但触犯之，必露怪状求胜，君安得独无所见？"公笑曰："吾见数沙弥为祟耳。"诸僧色动，疑觉其事，因佯谓曰："此岂吾寺中亡过诸师兄为祟耶？"公笑曰："非是，乃现在诸师弟耳。"僧曰："君岂亲见吾侪为之？但臆说耳。"华曰："吾虽非亲见，然非尔辈亲为，何以知吾之必有见也？"寺僧因具言其情，且笑且谢曰："实以此试君，君天人也。"(同上)

正德时李西涯于刘瑾张永之际，不可言臣节矣。士惠其私，犹曲贷而与之，几无是非之心。罗公玘乃李之门人，引大义责之。书云："生违教下，屡更变故，虽常贡书，然不敢频频者，恐彼此无益也。今则天下皆知，忠赤竭矣，大事亦无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终日'，此言非与？彼朝夕献谄，以为当依依者，皆为其身谋也。不知乃公身集百垢，百岁之后，史册载之，万世传之，不知此辈亦能救之乎？白首老生，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危，此而不言，谁复言之？伏望痛割旧志，勇而从之；不然，请先削生门墙之籍，然后公言于众，大加诛伐，以彰叛恩之罪，生亦甘心焉。生蓄诚积直有日矣，临椷不觉狂悖干冒之至。"李得书泪下。(《玉堂丛语》)

许谷字仲贻，上元人，嘉靖乙未会元，历任南京升尚宝卿，以人言罢归。仲贻负时名，盛年岩居，三十年不通一字于政府。缙绅至南京，都造门求见，不一报谢，曰："此乡前辈里居之法，不敢变也。"日以赋咏自娱，所得卖文钱，投竹筩中，客至探取之，沽酒酣饮，穷日月不倦。年八十有三，自为行述，甫三日，无疾而逝。(《列朝诗集》)

先京师解一水妖神来就讯曰：神在御园为祟。上历举诸大臣名，皆不惧，惟云送南京海瑞处，则无声。(《昨非庵录》)

魏忠贤欲招仕籍姓魏者为宗谱，人争以弟侄之分事之，惟给事魏大中毁其帖以绝之。助教魏浣初不通明籍，遂除令曹。(《臣鉴录》)

廉介

贪夫徇才，廉者贵焉。廉，美德也；顾廉则必刻，刻则使万物无所容，渐入刑名之学。洁以处己，称物平施，君子哉。

吉水罗汝敬，宣德中以工部侍郎，兼翰林修撰，出使交址。会一仆死，交址王范一金人，与仆身略等，用以偿公，公拒不纳。(《泳化续编》)

吴思庵为御史时，巡历贵州回，三司遣人赍馈黄金百两。追至夔州，思庵却不受，就题其封上曰："萧萧行李向东还，要过前途最险滩；若有妆私并土物，任教沉在碧波间。"(《尧山堂外纪》)

叶宗行令钱塘，按察使周新风采严重，尤重之。尝候宗行出，潜至其舍，视室中无长物，惟笠泽银鱼干一裹。新叹息，携少许而去。明日召以食曰："此君家物也。"饮之至醉，出三品仪仗，道之归。宗行辞不许曰："此位可至，奚辞焉？"时呼钱塘一叶清。(《昨非庵集》)

宣宗幸史馆，撒金钱于地，命众取之，学士李时勉

独立不动。上嘉叹，亲取袖中余钱赐之。（《玉堂丛语》）

于谦籍其家，惟上赐盔甲一副，裕陵追悔。秦纮籍其家，止黄绢一匹，英宗动色，此清之鉴主上也。魏骥见王振，惟帕一方，振不之较；张秦遗刘瑾止土葛，虽衔之而不螫，此清之感宵人也。（《说储》）

张尚书邦奇，李公东阳门人也。一日侍坐，有兴化守者，亦公门下士，以觐事至京，缄两帕四扇，令从吏馈公。公曰："扇以染翰固宜，但多帕奈何？"吏顿首于庭，乃启缄取扇而归其帕。公致政后，遂庵杨阁老载酒肴过怀麓堂为寿，觞以金。公讶曰："公近亦有此器耶？"遂庵有惭色。（《玉堂丛语》）

东山刘公为广东方伯时，广中官库有一项羡余钱，自来不上库簿，旧任者皆取去，以充囊箧，相袭为固然。公初至，发库藏，库吏以故事白。公沉吟久之，乃大声呼曰："刘大夏平日读书，如何遇此一事！沉吟许时，诚愧古人。"乃命吏悉附簿作正支，毫无取。（同上）

刘东山司马语萧聪曰："正统间，先君为御史，在京有乡先达过焉，问余曰：'汝父在否？'曰：'在道中未回。'曰：'汝母安在？'曰'适在邻家磨面去矣。'乃竟趋入，遍视家中所有，遂诣寝室，见床上惟蒲席布褥被而已。喜曰：'御史所掺若此，可称其职矣。'即去，先君回，余白其事。先君曰：'此必乡先生某少卿也，其为人高脱中复有缜密，故观人于所忽如此。'"（《遣愁集》）

史秉直，永清人，筑室发土，得银数万两，叹曰："财者，人之命也，何可独享？"遂遍周贫乏。后遇岁凶，出粟八万石赈饥；未几盗贼蜂起，复散家赀设防御，乡里得全。有司上闻，赐官立坊，寿九十四。（《臣鉴录》）

壬辰，会元林先生春，其父故漕卒，家贫，善养其母，往往至日中不能炊，先生拾穗行歌无怨色。后官吏部，卒于邸，捡之囊中，仅得银四两，几无以殓，可谓始终一节者。大学士张玉阳赏其卷，批曰："布帛菽粟之文，必是笃行君子。"张可谓知人已。（《闻雁斋一谈》）

万公士和知饶时，唐先生赠以双磁罂曰："夫饶非乏磁，而吾以磁赠，知君不取磁于饶也。"公服其言。（《玉堂丛语》）

嘉靖时，括天下废寺田，尽鬻民间，士大夫往往藉是占业。叶南严家居，宦箧萧然，直指按江右，与叶有旧，欲以百亩饷叶。叶曰："吾生平不妄取一钱，岂因里僧破戒耶？"乃训子曰："使我居官多积，儿辈竟为安逸计矣，宁肯勤苦自立，正以无可凭藉，不得不加勉耳，寺田何为？"又曰："吾老不及见，汝第观之异日，有以此获累者。"不数年，果下令清查，增价复业，纷纷百出。叶之子孙，超然独免。（《座右铭》）

轩輗为浙宪司，四时一布袍，每日惟蔬食。天顺时擢大司寇，请告陛辞，上问曰："昔浙中廉使考满，归家仅二竹笼，乃是汝乎？"公顿首谢。（《遣愁集》）

海瑞晋南冢宰，以币物为贺者，俱不受，报名纸用红者，亦以为侈而恶之。邹元标以青蚨二十文入贺，出诸袖中。海见之喜曰："如此方是。"受之。过数日，置酒酹邹，惟肴四盂，市饼一盘，酒数巡而已。（《迪吉录》）

海忠介公瑞令淳安时，官署中有隙地，课老仆树禾麦，艺蔬芥，旦夕取自瞻，江水之外，无关淳安者。胡宗宪总制浙直，权甚重，家僮过淳安，海无加馈。胡一日语藩臬曰："昨闻海令为母寿，市肉二斤矣。"（《臣鉴录》）

樊知县毅曰："吾归囊资仅五千耳，金缯不及一千。"王司训辅曰："勿谓学官贫，吾积俸并诸生馈遗，亦有六百金。"樊意恨六千为少，而王且喜六百为多。迨其后也，樊三子不相容，分异六千金，买田筑室，悉与三子。子疑父有余藏，辄不愿养。樊田数亩，自衣食焉。未谷而粜，未丝而卖，门无三尺童子，客至老婢供茶，恒戚戚焉。及卒，葬不成礼，诸孙皆凌替不振。王四子，伯仲治生，叔季居庠，同居养父甚欢。暮年惟花竹为乐，客至留饮，尽欢乃已，无日不开口笑也。子若孙皆致通显，家声骎骎未艾。（《文峰格言》）

杨东山守吴，其母罗太夫人，尝于园圃种苧，躬纺绩以为衣。东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疾，既愈，出所积俸曰："此长物也，自吾积此，意不乐，果致疾，悉以谢医，则吾无事矣。"平居首饰，止于银，衣止于布绢，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饥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诚何心？"（《座右编》）

李远庵居官清苦，常俸外不取一毫。郑晓出远庵之门，同官南京数年，岁时只一寒温而已。一日侍坐既久，有一布鞋在袖，逡巡不敢出。远庵问袖中何物，郑曰："晓妻子手制一布鞋送老师。"远庵取而着之，生平受人物，仅此而已。（《臣鉴录》）

王九皋自辽东还朝，馈送一无所受，内官与同事持明珠数颗馈之，固辞。内官曰："公于他馈不受可也，我之馈不受，有死而已。"九皋不得已受之，密缀衣领间，人无知者。居数年，内官死，其犹子不敢见，使人召之来曰："何不买第宅？"对以贫，遂解珠与之曰："值千金，饶置地也。"（同上）

王恕巡抚云南，不挈僮仆，唯行灶一，竹食箩一；服无纱罗。日给唯猪肉一斤，豆腐二块，菜一把，酱醋皆取主家给状，再无所供。其告示云："欲携家僮随行，恐

致平民嗟怨,是以不恤衰老,单身自来,意在洁己奉公,岂肯从人坏事?"人皆录其词而焚香礼之。后巡抚云南,回钱塘,吴诚代之,太监钱能遣都指挥吴亮迎宴于平彝。亮回,能问:"这巡抚比王某何如?"亮曰:"这巡抚十分敬重公,大与王某不同。"能微笑曰:"王某只不合与我作对头,不然,这样官儿,只好与他提草鞋。"(《秋山偶笔》)

两广流贼乱,广东副使毛吉杀贼战死。初吉出军时,给官银千两,充军饷,委官徐文司之,已费及半。文悯吉死无归,以所余银密授其仆,俾为丧具。是夜仆妇忽出中堂,据正席坐,举止如吉状,顾左右曰:"请夏宪长来。"举家惊惶,顷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受国恩,不幸死于贼,固无余憾。但徐文所遗官银,已付吾家仆,我负污辱于地下矣,愿亟还官,毋污我。"言毕,忽仆地,少倾妇苏。(《座右编》)

吴相国甡云:"袁继成被参,携一仆赴京,予捐俸赠之路费。曰:'敢以清俸,用佐廉俭。'继成辞不受,诸生泣送于途。汾州孝廉曹良直为执鞭弭,迭至京邸,范廷辅语予云:'袁佥事临行,简囊止两破笼,内同乡送行银杯二器,旧员领数套,书数本而已。此外并无长物,学租皆发赈贫生,及置买学田,其清如此。'"(《忆记》)

徐孝祥吴江人,隐居好学,后园见树根一坎,塌陷,谛视之,下有石甃,启之,皆白金也。乃亟掩之,一毫勿取,人无知者。几二十年,值弘治壬戌岁大歉,民不聊生,孝祥曰:"是物当出世耶?"乃启其穴,物皆如故,日取数锭,收籴以散贫人,所全活者不可胜计,物尽乃已。女将适人,惟荆布遣之,而于藏中之物,锱铢无犯。(《春气录》)

张献忠谷城再叛日,留书于壁,以告楚人,自己之叛,总理使然。具条上官名氏,而列所取贿之日月多寡于其下,且曰:"襄阳道王瑞旃,不受献忠钱者,此一人耳!"闻者愧焉。(《明季遗闻》)

宽 厚

人有市璧者,其广阔同,而一则千金,一则五百,以其厚倍也。矫人情而过为卑下,固自不必,若以厚为绳,终身当以之矣。

昆山王英洪武初授山东道监察御史,上特命署都御史事,大书"敦厚王英"四字,揭诸殿柱。乡居尤率易,尝微服入郡城;时禁庶民服靴,门者缚英。英笑曰:"吾官人也。"顾取舟中冠带示之,始得释,亦不色怒。邑令盛设酒馔,邀英,辞之,竟赴邻翁饭,或怪之。英曰:"邻翁贫,治具不若令之易也。"(《臣鉴录》)

或问夏原吉公:"量可学乎?"公曰:"某时有犯者,未尝不怒,始忍于色,终忍于心,久则自熟,殊不与人较,何尝不自学来?"(《座右编》)

杨公翥有厚德,为景皇帝宫僚,居京师,乘一驴。邻翁老而得子,闻驴鸣辄惊,公遂鬻驴徒行。天久雨,邻垣穴潴水公舍,家人欲与竞。公曰:"雨日少,晴日多,何竞为?"金水河桥成,诏简有德者试涉,廷臣首推公焉。(《玉堂丛语》)

景泰时,侍郎王伟先任职方郎中,因于忠肃公谦荐,超升侍郎;未几,伺于公过误,密奏毁之。时景帝信任方专,召谦入内殿,以伟奏授之,公叩头认罪。帝曰:"吾自知卿,卿勿憾也。"公既出,伟堂下迎问曰:"今日圣谕何事?"公笑曰:"老夫有不是处,当为面言,何忍至此?"出奏示之。伟跼蹐无地。(《史补》)

雍泰字世隆,为宣府巡抚,归家访其旧友王生。时生已弃士业农矣,遇诸涂,谓曰:"雍泰乃不忘贫贱之交乎?倘不弃余,约期访汝。"至期,生布衣氈毯,背只鸡,持瓢酒至;泰以兄事之,与食必跪,生直受不辞。(《臣鉴录》)

岳正字子方,为翰林修撰,英宗甚重之,尝曰:"好个岳正,只是大胆。"后谪戍于边,自题其像曰:"好个岳正,只是大胆,从今以后,再敢不敢?"公性不能容人,或谓公曰:"不闻宰相腹中撑舟乎?"曰:"顺撑来可容,使纵横来,安容得耶?"(《畜德录》)

陆五台掌吏部,朝觐时考察群吏,一县官大呼曰:"五台老矣,胡不自休?贪位固宠,阻塞贤路。"五台不怒不辨,第曰:"少年人亦不可无此气概!"竟置其人平等,众服其量。(《苏谭》)

魏尚书骥致仕时,往于田,值御史官舟,公岸引缆而行。御史怪问,曰:"魏骥。"又问,曰:"萧山魏骥。"又问,曰:"尚书归老萧山魏骥。"御史惶恐谢罪。(《畜德录》)

人有被横逆而欲复报者,问于叶子。叶子曰:"天方助桀,何可与争!犬自吠尧,吾则何与?急而击之,在我多费,博浪之椎,徐以制焉。在渠自有乌江之剑,况彼之叫跳,有识者已鄙其狂;而我以安闲,无知者亦服其量。使丙夜而深思乎?彼之含羞,其将何解?即终身而不报乎?我之得胜,亦已多矣。"此一时晓解之语,可以消世人许多不平之气。(《书肆说铃》)

吴公琳入吏部,以致仕家居,上尝遣使察之。使者潜至公旁舍,见一农人坐小儿,拔秧播田,貌甚端。使者问曰:"此有吴尚书,其家何在?"公敛手对曰:"琳是也。"使白状,上重之,复召为原官。(《座右编》)

福建参政吴昂，海盐人，少时闻海宁祝先生萃履方笃行，以员外郎家居教授，昂短褐草鞋，负书往从，就河滨濯足而进。祝先生奇其人，欲试之，曰："生来晚，书舍满，无所置生，唯一牛屋，幸无牛，生宁得居乎？"昂欣然解衣，共先生家人扫除，受祝先生书，坐牛屋中，日夜诵不辍。冬夜一败絮袍，时解与所从老奴更相衣；或周走室中，跳诵却寒。岁暮归，祝先生赠米布，要明年复来。除夕上母寿讫，即走百里，诣祝先生所。元旦方启门，吴生俪然进谒，拜罢，复请受书矣。后昂既贵，闻祝先生死，奔赴丧次，哭踊，执心丧三年如子。（《海盐县图经》）

曾文恪公驿为孝廉时，属远行遇雨雪泥泞，夜止旅馆，怜其仆寒苦呼，卧之衾下，因赋诗云："半破青衫弱稚儿，马前怎得浪驱驰？凡由父母均为子，小异闾阎我却谁？事在世情皆易忽，恩从吾幼未难推。泥途还借来朝力，伸缩相加莫致疑。"今人于奴仆，鞭挞骂詈，不啻牛马，尚能恤其饥寒劳苦哉？（《苏谭》）

沁水刘司空公东星历官三十年，芒履布衣，亡贵倨态。一日散步道周，适负贩者，驴踣于地，其人呼公起之，公为助臂而出诸淖。行数步，方知为公，亟回谢罪，公笑遣之。起漕河日，偶憩门巷，二骑士捧檄至，谓其田父也，揖曰："掌家何在？"公诺而入，使出召之，骑士一见惊伏请罪，公曰："无伤也，若安得识乃公！"其子用相赴淮上省，止携两仆，跨一蹇，旅舍陵侮之。忽见发中金佛像，谓为妖人，执诸丰令，仆始吐实。令为负荆谢，饰舆马，麾不受，仍策蹇而行。（同上）

阮恕字伯宽，尝赴长沙善化任，中途宿穷谷间，有商十数人先在焉。从吏与争爨，恕为杖其吏，且慰抚之。吏退诟曰："有官如此，何以仕为？"恕亦不介意。及暝，商相谢曰："某等粗疏，感公弘量。夜半倘有少喧，官且安寝。"恕唯唯。比夜半喧甚，恕戒仆坚扃以待，俄而寂然，起烛之，杀人纵横，乃强寇也。恕以扉掩血潜出逆行十余里，平明乃回故处，官吏捕盗方急，是夕脱命毫发，人谓宽厚之报。（《客中闲集》）

宋栗庵缥为吏部尚书，至长安街，有老妇著面衣，乘驴不下，从者误为男子，呵之。老妇大诟曰："我往京师五十余年，见了千千万万，希罕你这蚁子官儿。"宋至部，语同僚笑曰："官亦小蚁子矣，此妇人眼孔大，所谓见惯浑闲事也。若深山穷谷人，见一顶纱帽，便战栗失措矣。"（《座右编》）

宪副金公世龙，谢病家居者数年，一日郝明府以贤士夫见问，予首举公，明府不知吴中有此士夫也。夫官至四品，居城市而能使郡邑大夫不知名，此亦今时绝无而仅有者。（同上）

太宰渔石唐公，致政家居时，出入惟徒步。陈大参良模说之曰："翁居八座，年逾七旬，天下大老也。孔子曰：'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翁学孔子者，而顾欲过之耶？"公曰："固然，第吾枫山先师致政归，只是行步，未尝乘轿。乃侄朴庵公（名拯，侍郎）及竹涧潘八（希曾侍郎）俱守此礼，吾安敢违耶？"（《玉堂丛语》）

曾鹤龄会试日，与浙中数举子同舟；率年少狂生，谈论锋出，曾为人简默，在座若无能者，各举书中疑议问之，曾逊谢不知。众皆笑曰："凡夫也，偶然预荐耳。"遂以曾偶然呼之。既而众俱下第，曾占榜首，乃寄以诗曰："捧领乡书谒九天，偶然趁得浙江船。世间固有偶然事，岂意偶然又偶然？"（《尧山堂外纪》）

罗念庵每自言二十年苦功，方磨去得状元两字；此两字去，然后可以用世，可以出世。（《澄心小录》）

罗洪先作鼎元时，外舅曾大仆趋告曰："喜吾婿干此大事。"罗面发赤，徐对曰："丈夫事业，更有许大在，此等三年一人，奚足大事也？"是日犹袖米，偕何黄二公，联榻萧寺中讲学。（同上）

史良佐，南京人，为御史，巡西城而家住东城，每出入，怒其里人不为起。一日执数辈送东城御史，御史诘之，其居首者对曰："民等总被倪尚书误却。"曰："尚书何如？"曰："尚书亦南京人，其在兵部时，每肩舆过里门，众或起匿；辄使人谕之曰：'与尔曹同乡里，吾不能过里门下车，乃劳尔曹起耶？'民等愚意史公犹倪公，是以无避，不虞其怒也。"御史内善其言，悉解遣之不问，倪尚书者，谓文毅也。（《稗史》）

徐存斋年未三十，出翰林，督学浙江，一士子文中用"颜若孔之卓"。徐勒之批云"杜撰"，置四等。及发落，生将领责，执卷进云："太宗师见教诚当，但此语出《杨子法言》，实非生员杜撰也。"徐起立曰："本道侥幸太早，未尝学问，今承教多矣！"改置一等。（《遣愁集》）

唐一庵与众友夜话，将寝，问曰："此时还有事须料理否？"众曰："无。"一庵曰："夜寒，吾辈饮酒乐甚，从者尚未有寝宿处，焉得不与之料理？"有官人夜饮温室，语人曰："今夜温暖若是，时令不正也。"从者于门外顿足曰："外间时令却正，自处富贵，可不念人饥寒劳苦哉？"（《座右编》）

参政吴昂家居，尝驾舴艋入郡城，遇两措大舟适相触，奋怒邀昂止。昂布衣毡帽，局促舟中，舟中又无他供具，逆揣为农庄人，要挟之，欲令出钱偿礼，昂逊谢，乞至西门汤别驾家行贷；至则别驾大惊，顾两生何得辱前辈乃尔？两生惭沮，昂贷钱固偿，两生谢之愈恭，径

归。(《海盐县图经》)

尚书与一孝廉园相近,百计赚之;孝廉一日立券送尚书,后题一诗曰:"乾坤到处是吾身,机械从来未必真。覆雨翻云成底事?清风明月冷看人。兰亭禊事今非晋,桃洞仙人昔笑秦。园是主人身是客,问公还有几年春?"尚书愧甚,亟返其券。(《苏谭》)

文待诏徵明性不喜闻人过,有道及者,必巧以他端易之,使不得言,终其身以为常。(《春气录》)

江右万拙庵谨厚,好行德,一生怕见官府。子衣成进士,授刑部主政,公布衣小帽,不改其常。逮覃恩受封,冠带谢恩,拜祖先毕,即珍藏之,仍旧衣帽。乡人讶曰:"今受荣封,巾服何妨?"曰:"此我镜中面目,我安我山农之分,勿复相苦。"世俗子为官,称其父为老爹,每呼之不应;曰我自万拙庵,不敢当老爹,故不应。比部奉命恤刑南湖,乘便归省,有衡阳囚欲脱罪,家属携重资,乘起行投轿中,视之千金也。系其人,发黄梅县,金贮库中。公骇相谓曰:"其人本为减罪,今罹此,不滋重耶?盍释之?"比部唯唯,释其人,还金而去。(《座右编》)

王元美为比部郎,尝与蔡子木、余子与、吴明卿、张肖甫、谢茂秦饮,谢时再游京师,诗渐落,子木数侵之。已被酒,高歌其夔州诸吟,亦平平耳。甫发歌,明卿辄鼾寝,鼾声与歌相低昂,歌竟鼾亦止,为若初醒者。子木面色如土,子与复与子木论文,不合而罢。后五岁,子木以中丞抚河南,子与守汝宁,明卿谪归德司理,张肖甫谪裕州同知,皆属吏也。子木张宴备宾主,身行酒炙曰:"吾乌得有其一,以慢三君子?"寻具疏荐之。(《尧山堂外纪》)

相国朱国祯万历戊辰,主会闱,得一卷甚佳,以策犯国祯字弃去。太使陈如冈房一卷,亦以如冈如陵句,犯其名见弃,识者每嗤其刻。(《野乘》)

顺治乙未,余会试已隽,以文中有而不予人以可托句,犯房官于可托讳,见刖。己酉余分校山右,首题先有司三句,有吉士汇征语,因犯余名,房考弃之。余曰:"勿疑也,果通关节,何以名为?第呈堂,余当力争之。"因获第二,登榜为文水阎调鼎,联捷去。夫萤窗雪案,决科三场,乃以无心之语,避嫌而弃人才,念及昔年辛苦,能不汗浃,衡文者念之哉!

归德侯司成恪以忤魏珰罢归,里人邓生者,妄人也,构小衅诟公,谓若乃养马,而我职弟子员,冠儒冠。公门下奴客,忿欲殴邓生,公大笑,悉召与之饮,皆醉,邓生乃免。当是时,忠贤实欲杀公不已,会诛死,而公复起为庶子。邓生大惧,更诣公,汗浃背,前匍匐谢。公又大笑,掖起之,徐饮以酒,一无所问。(《壮悔堂集》)

李象山先生柱明,滇之阿述州人,壬戌进士,授京仓度支。普名声赂魏珰寅官,取同郡印结;公知其反状,不从,遂逮狱。普闻之,火其庐墓。居常必粝食,荐草则吉,若冬著绵米稍白,则病。囊具萧然,破帽短衣,畦菜金陵汉西门。值左辖山东孙肇兴,是其年友,趋从访之,公负锄不顾曰:"想另有李柱明,我非也。"(《座右编》)

江夏贺对扬先生,为广文时,体恤两明经,寅友备至,诸生问字者,毫不计修脯,而于两齐则惓惓谕以从厚。语人曰:"余致敬同寅有故,一与家严同庚,一与家慈同庚,俨然父母式临其上耳。"晋秩宗伯,寓所仆从仅三人,皆诸生时所服役者。其标封字皆细楷,柳公权云:"心正则笔正。"伊川云:"写字亦有正心诚意之学。"先生有焉。(同上)

贺相国致乡亲戚友书中一段云:"据今日耳目观听,岂不谓逢圣阁员矣;乃逢圣固自有根本,不可忘者。高曾以上事不及知,先大父大母,前嘉靖乙巳度荒年,三日仅黄豆一升,岁除一母鸡易米二升五合。先中宪所刊祠堂对联:'当年鸡豆休忘念,此日儿孙勿妄思。'逢圣今日不念,是自绝其祖父母之泽也。先中宪赤贫,诸生授馆四十年,每岁正月朔六日始,十二月廿四日止,一领青布直衣,坐处方方一块蓝色。先恭人让居于婶,周旋数尺陋室中,下湿上漏,炊薪即在床前,烟薰眼泪。逢圣哽咽不能书,今日不念,是自绝其父母之泽也。即逢圣戊戌馆于钟祥,己酉馆于嘉善寺,或御冬以絺,或六月荐草。癸卯揭晓,则先日绝粮,丙辰报至,则深夜丐酒。今日不念,忽作两截人,是自绝其子孙之绪也。念之若何?亦曰:'冈敢作业而已。'不作业若何?亦曰:'救得一物是一物,救得一事是一事而已。'救之若何?亦曰:'服膺先中宪之训,饿死事小,家中没饭吃,宁用米磨羹度命,切不可错动了念头而已。'不错动念头若何?亦曰:'公门无一字之干,本宅无生事之仆,钱粮无分毫升合之逋欠马递水驲,不往索一骑一舟,山扬湖地,不讨管一尺一寸,大江上下,无营运装载之一船。其或非意相加,则力诫子孙闭门思过而已。'此极猥琐事,逢圣何胪列乃尔?先正有言:'孝子一步不忘亲,积之成大孝;忠臣一事不顾私,积之成纯忠;廉官一铢不苟拾,积之成清白;烈女一笑不闻音,积之成贞节。'天下事皆起于微,成于慎;微之不慎,星火燎原,蚁穴溃堤,吾畏其卒,故悕其始也。"(《昨非庵集》)

见色不乱

色之移人甚矣哉!苏属国苦节十九年不能生子异地,况其他耶?然欲忍人所不能忍,乃为杰士。青娥红粉安在不可以试人品?

王敏字进德，定海人，尝与友人读书空舍中。半夜邻女叩门求宿，其友欲纳之，进德拒门厉声曰："吾在此，谁敢入吾门？"因疾呼使闻于外，女愧不敢出声，逸去。镇将谓其清介，欲试其所为，召使饮酒，帏妇人于偏室，酒酣内之，钥门以去。进德入见妇人，大呼，排门取厩马乘之逃还。洪武时，以太学生拜监察御史。(《续人镜阳秋》)

曹文忠公鼐为泰安典史，因捕盗，获一女于驿庭，色甚艳，欲就公。公奋然曰："处子可犯乎？"取片纸书曹鼐不可四字，火之，终夜不辍；天明，召其家领去。后大庭对策，忽飘一纸，有曹鼐不可四字，遂文思沛然，状元及第。(《臣鉴录》)

秦君昭少年游京师，其挚友邓君载酒祖饯；既而携一殊色小鬟至前，令拜秦，因指之曰："此吾为部主事某人所买妾也，幸君便航，可以附达。"秦勿敢诺，邓作色曰："纵君自得之，亦不过二千五百缗耳，何峻辞乃尔？"秦勉强从命，迤逦至临清，天渐暄，夜多蚊蚋，内之帐中同寝。直抵都下，置舍馆主妇处，持书往见。主事问曰："足下与家眷来耶？"曰："无有。"主事意不悦，随以小车取归。逾三日谒谢，曰："足下长者也！昨已作答简，报吾邓君，且使知足下果能不孤付托之意矣！"遂相与痛饮，尽欢而散。后秦之子孙，咸至显宦。(《不可不闻录》)

一少年尝淫于色，后悔之，欲绝其端，屏居精修数年而归。有先所识女遇之途，怪问曰："我昔年某，不顾我何也？"答曰："我非昔年某矣！"不顾也而去之。(《七克》)

德默者，国王也，有两宠臣，未察其心，令传语其后。其一还，王问曰："尔视后若何？"对曰："倾国倾城，绝世独立。"其一还，王问如前，对曰："王命臣传语，勿命视也；徒闻其言，亦温惠矣。"王大喜，厚赏，任用之。谓先一臣曰："汝目不贞，汝心亦尔矣。"遽遣之。(同上)

陆公容少美风仪，天顺三年，应试南京；馆人有女善吹箫，夜奔容寝。容给以疾，与期后夜，女退，作诗云："风清月白夜窗虚，有女来窥笔读书。欲把琴心通一语，十年前已薄相如。"达明，托故去。是秋领荐，年二十四登进士，官至参政。(《臣鉴录》)

沈特贬筠州，售一幼妾，携与俱行。七年后归，呼妾父母，使嫁其女，仍是处子，有赠诗云："昔年单骑向筠州，觅得歌姬共远游。去日正宜供夜直，归来浑未识春愁。禅人尚有香囊愧，道士犹怀炭妇羞。铁石心肠延寿乐，不风流处却风流。"全州李文贵素方正，自湘江买舟归，有美女子来附舟，不能却。舟窄天暑，同宿帐中；女穷途失伴，自度不能免也，而李毫不动念。行三日，旁晚将泊矣，李因女在舟中，图速返，促其夜行。舟忽破，众急登岸，谋投近山寺中暂宿，且燎衣。比纡折至寺，隔墙有妇人喊哭声，众碎户入救，则李妻也。诘其故；李妻闻母病，同女婢往视，因晚为奸僧掠入，欲行强奸也。稍迟一刻，则必被污矣。(《澄心集》)

镇江靳翁，逾五十无子，训蒙于金坛。其夫人鬻钗梳，买邻女为侍妾。翁以冬至归家，夫人置酒于房，以邻女侍，告翁曰："吾老，不能生育，此女颇良，买为妾，或可延靳门之嗣。"翁赧赤俯首，夫人谓已在而翁赧也，遂出而反扃其户。乃翁继起，户已闭，遂逾窗而出，告夫人曰："汝用心良厚，不特我感汝，我祖考亦感汝矣！但此女幼时，吾尝提抱之，恒愿其嫁而得所，吾老又多病，不可以辱。"遂怜而还其女。逾年，夫人自受妊，生贵，十七岁发解，明年登第，为贤宰相。(《座右编》)

广东张连寇乱，书生汪一清被掠，见获一妇至，则同学友人妻也，因绐贼曰："此吾妹也，请无污，以待赎，否则吾与妹俱碎首于前矣。"贼因同闭之一室，晨昏相对，匝月始得赎回，曾未及乱。(《迪吉录》)

南京某生，赴试日，旅邸对门某指挥使第也，有女年及笄，见生风流潇洒，遂属意焉。试毕后数日，女令婢授意于生，言父已他往，期于是夕相会。生惧损阴德，不敢诺。同寓一友素轻狂，窃知之，乃伪为生赴约。其婢暗莫能辨，引之入，女相与欢寝，倦而熟睡。适指挥使归，见门未闭，疑焉，特入见之，大怒，拔剑俱杀之，首于官。明日榜发，生登首选，因告人曰："使我若轻狂，已登鬼录矣！"(《不可不闻录》)

汉阳诸生蔡某，小试甚利，后值科期，不肯入场。友人强之再三，乃曰："吾少时读书某处，邻有好女，每浴时，常隙而观之；自是每入场，双目辄蒙然不见，出则如旧。"(《讱庵偶笔》)

卷三　倚杖寄

寄园主人曰："天地灵区，神仙奥府，所在都有，人无双翼，安能遍历哉？寰宇内莫过于岳渎，故首及焉。若名胜之地，亦记其旧闻，并足迹所至，及有志未逮者。新安大好山水，梁帝言之矣，且余产也。古人云：'维桑与梓，必恭敬止。'附其末，以为好游者增一寤思。"

岳　渎

塞两大者，唯山与水，而岳渎为最。扰扰风尘，动曰将追踪向禽，易言哉？山灵相期，如水可誓，姑卧游焉，为他日嚆矢。

泰山，五岳之东岳也，考《博物志》一曰天孙，言为天帝孙也。主召魂东方，万物始成，故知人生命之长短。《五经通义》云："一曰岱宗。王者受命，易姓报功，告成必于岱宗也，东方万物始交代之处，言为群岳之长。"《白虎通》云："王者受命必封禅，封者增高也，禅者广厚也，皆刻石纪号，著己之功绩，以自效也。天以高为尊，地以厚为德，故尊泰山之高，以示报天；禅梁甫之址，以示报地。"《汉官仪》及《泰山纪》云："盘道屈曲而上，凡五十余盘，经小天门、大天门，仰视天门，如从穴中视天窗矣。自下至古封禅处，凡四十里，山顶西岩为仙人石间，东岩为介丘，东南岩名日观，日观者，鸡一鸣时，见日始欲出，长三丈所。又东南名秦观者，望见长安；吴观者，望见会稽；周观者，望见齐黄河。去泰山二百余里，于祠所瞻，黄河如带，若在山址。山南有庙，悉种柏千株，大者十五六围。相传汉武所种。小天门有秦时五大夫松见在。(俞瞻白《卧游》)

出州城北望：轻烟薄霭，横带山腰，北行二里，过白鹤泉，泉出石罅，湁潗鼎沸，久旱则渗漉。距西百余步曰梳洗楼，不知创于何时。惟存故址。从西折北二里，有王母池，泉石清冽，不竭不溢，乡人取水，祈而颇验。又北五十余步，曰吕岩，有吕仙石像。宋时建楼阁堙圮，独荒基破础存。今围以石垣，其中深林茂草，森布蒙密，芃芃猗猗，颇有佳致。(明李裕《登泰山记》节文)

出泰安可二里许，即入山，皆诘曲逶迤而上，峰势巉辟若相噬；而旁多溪涧泉流，碨礧间作悲鸣，至回马岭，乃却肩舆，改腰笋。四里抵御障岩，一曰御仗，宋永定陵东封止仗卫处。其前为巨涧，涧底白石砥平如玉色，而岩陡上庙，其巅颇宽，树阴好鸟，喈喈可爱。又三里抵黄现，黄现者，不知其所由名，有松五，即所谓五大夫者也。以厄于石，不能茂，而稍具虬虺状，当是二三百余年物。亡何为百丈崖，崖凹深如屋，旁有石洞，楼口而下黑，其究叵测。已度石壁峪，为十八盘者三，而穿中窦曰天门，既上，罡风蓬蓬然吹帽欲坠，道士衣羽奉乐而迎，出没云气中，亦一奇观也。行可里许，为元君祠，元君者，不知其所由始，或曰即华山玉女也，天下之祝厘祈福者趣焉。祠宇颇瑰伟，而岁所入香缗以万计，用供县官匪颁。其右为御史所栖，后一石三尺许，刻李斯篆二行，一石池从广及深，俱二尺许，亦曰玉女洗头盆也。自是左折而上里许，曰岳帝祠，陋不能胜香火，其后峭壁造天。左为开元帝《纪泰山铭》，唐隶径可二寸而赢，势若飞动，惜其下三尺许，为拓碑者冬月构火蚀之，遂不全。右为苏颋《东封颂》，字形颇秀媚，尚可辩，而损于闽人林焯"忠孝廉节"四大字。又有颜鲁公题名，损于方元焕诗，固不若苔土埋翳之尚可洗而有也。自是益北上数百武，为绝顶，曰玉皇祠，祠前有石柱方而色黄，理亦细，可丈许，所谓秦皇无字碑也。其石非山所有，或曰："中有碑石冒之。"按李太宰裕记云："石埋植土中，似方非方，四面广狭不等，细观之，总十二行，行各十二字，多不可识。"今殊不然，然李公以为在开元铭东十数步，则非此石明矣。恨曩时不于其地一访拓，使先迹泯泯也。复折而东，稍下百步，复上百步，石室冠之，高如玉皇祠，中有黝色石盖方丈，莹润可鉴，云：汉武帝所藏金泥玉检地也。传云白云起封中者。已其前地稍辟，即所称日观秦观越观诸峰者，盖五鼓而观日出，则为日观；西望见秦则秦观；南望见越，为越观耳。其后人所指某峰某峰，皆妄也。五鼓起，天初霁，日益弄色，其东南尽目力微白而滉漾者，以为海。曰直北而西隐隐一抹苍碧。若长城之堞者，则意以为太行恒崧之类耳。至稍远而淄渑济泗，千流叠带。近而诸山皆若培塿，独徂徕稍尊，居然一衡，凡瞪眺久之，因思吴门白马，固未敢信，即小天下，岂欺我哉？俄而诸山各出白云一缕，若冢中起，稍上大如席，凡数百道，则狂驰而遇辄合，其起无尽，其狂驰而遇亦如之。顷刻遂遍成白玉地，而仰视则空青莹然，上下异色，所谓野马细缊，信也。玉皇祠南柏树，《记》云汉武所种千株，大者十五六围，今不十之一而小，疑即其孙枝也。(明王世贞《游泰山记》节文)

有客登岱岳绝顶，行四十里，以伺日出。久之星斗渐稀，东望如平地，天际已明，其下则暗。又久之，明处有山数峰，如卧牛车盖之状，星斗尽不见，其下尚暗。初意日自明处出，又久之，自大暗中，日轮涌出，正红色，升起数十丈，至明处全无光，其下亦尚暗。(《客中闲集》)

余以康熙庚申十一月廿三，次泰安州，州守李元鼐至邸送十小□。次早漏四下，月朗甚，予篮舆登山，张火乞钱者孩，而赤身受冻以求食者沿路。过红门行二十里，至朝阳洞。李州守授餐，并命同里徐巡检引路，再数里，见五大夫松，虚存名耳。直上路稍平，俗称快活三，将至天门十八盘，另开新岭，高峻矗天，俯视战栗。道士攒典等跪迎，参碧霞元君，毕州守预置席浮白焉。予登绝顶，阅摩崖碑，至无字碑日观等处。午后下山舆行甚急。予闭目敛心魂，成游岳五古六首。同游刘栎夫叹服，未能和也。门人莱芜李令君钦式为予勒石山巅，回至红门，州守醉以觞觚。同入城游泰庙，庙记金天沙昊氏四女，俗称泰山娘娘为碧霞元君，东岳青帝神黄姓，庙貌弘厂，目中仅见。

《周官》：荆州其山镇曰衡山，衡山者，南岳也。轩辕以灊霍之山为其副，故《尔雅》以霍山为南岳。至汉武南巡，又以衡山南远，道隔江汉，于是乃徙南岳之祭于庐江灊山，盖皆承轩辕为副之义也。故南岳衡山朱陵之灵台，大虚之宝洞，上承冥宿，铨德钧物，故名衡山。下距踞宫，摄位火乡，赤帝馆其岭，祝融寄其阳，故号南岳。周旋数百里，高四千一十丈，东南临湘川，自湘川至长沙七百里，九向九背，然后不见。禹治水，登

而祭之，因梦玄夷使者，遂获金简玉字之书，得治水之要。山有三峰，其一名紫盖，天方明彻行，一只白鹤，回翔其上。一峰名石囷，下有石室，中常闻风诵声。一峰名芙蓉，上有泉水飞流，如舒一幅练。《山海经》云："衡山一名岣嵝山，其土多青蒦，鸟多鸐鸽。"（俞瞻白《卧游》）

从山麓抵岳庙三十里，石径盘曲，夹以虬松老桂，郁郁葱葱，已不类人世矣。从庙侧右转而上，仄经缥缈，石磴垂接，悬崖巨壑，不敢旁瞬，十步九折，气填胸臆。半山亭去岳庙十五里，五峰背拥，云海荡漾，亦胜境也。复十五里，乃至祝融，初行山间，望芙蓉烟霞石廪天柱诸峰，皆摩宵插云，森如戟列。而祝融乃藏诸峰间，才露顶如髻。及登峰首，则诸峰顾在履底，若揖若退，若頫若拱，潇湘蒸江，一缕环带。因忆李白"五峰时雪，飞花洞庭"之句，盖实景也。傍睨苍梧九疑，俯瞰江汉，纮埏六合无所遗。盖下视连峦别巘，悉如蚁垤，不足复入目中矣。观音岩去峰顶可一里许，夜视天垣诸宿，大者或如盘盂，不类平时所见也。登上封，观海日初出，金光灿灿，若丹鼎之方开。少焉红轮涌于海底，火珠跃于洪炉，旋磨旋莹，苍茫云海之间，心悚神慑，不能久留。遂下兜率，抵南台，循黄庭观，登魏夫人升仙石，西行四十里得方广寺。方广在莲花峰下，重裹如瓣，而寺居其中，是多响泉，声辙数里，大如轰雷，细如鸣弦。幽草珍卉，夹径窈窕。盖衡山之胜，高称祝融，奇言方广；然硐道险绝，岩壑幽邃，人罕至焉。谒晦庵南轩二贤祠，宿嘉会堂，夜雨，晓起云霭窈冥，前峰咫尺莫辨，径道亦绝，了不知下方消息，自谓不复似世中人矣。止三日，冲云而下行数里所，倏见青霄霁日，豁然中开，问山下人，乃云比日殊晴，乃悟向者吾辈正坐云间耳。又从庙侧东转十余里，得朱陵洞，云是朱陵大帝之所，有瀑泉洒落水帘数叠，挂于云际，飞花散雪，萦洒衣襟。岩畔有冲退石，大可迳丈，列坐其次，解缨濯足，酌酒浩歌。当此之时，意惬心融，舞雩沂水之乐也。（明张居正《游衡岳记》节文）

衡阳祠，其径绵亘四十余里夹道皆合抱松桂相间，连云蔽日。人行空翠中，而秋来香闻十里。计其数，云一万七千株，真神幻仙境。宜其灵妥神安，永久无虞。更闻天童寺松径，亦二十余里，比之不及焉。（《客坐亲闻》）

按华山，西岳也，《周官》：豫州其镇山曰华山。《华山记》云："山顶有池，生千叶莲花，服之羽化，因曰华山。"《山海经》云："一名太华，太华之山削成，而四方高五千仞，其广十里。"薛宗注《西京赋》云："华山对河东首阳山，黄河流于二山之间，古语云：'此本一山当河，河水过之而曲行，河神巨灵以手擘开其上，之足蹈离其下，中分为两，以通河流。'"其指掌之形，在华山上，而脚迹在首阳山下，今皆可睹。郭缘生《述征记》及《华山记》云："山下自华岳庙列柏南行十一里，又东回三里，至中祠，又西南出五里，至南祠，南入谷口七里，又至一祠，又南一里，至天井，天井才容人，上可长六丈余，出井如望空视明，如在室窥窗矣。去东南二里，至峻坂斗上，又东上百丈崖，皆须攀绳挽葛而后行。又西南出六里，又至一寺，名胡越神寺。又行二里便届山顶上，方七里，有灵泉二所：一名满地，一名太上泉。池北有石鼓，尝闻其鸣，其上有三峰直上，晴霁可睹。"（俞瞻白《卧游》）

出城南，三峰在望，七八里至云台观，周武帝时焦道广居云台峰筑此。延之又南行二里，至玉泉院，宋端拱中，建之山麓之居，希夷先生者也。院后有冢，或曰希夷仙去，骨蜕峡中，已乃道流，持其颅向人乞施与，嘉靖间姚侍御者，收葬之。冢后巨石曰工穴之像希夷卧其中如生。入山，两山对开，岚光交堕。行五里，至五里关，往时避兵者，就险叠石为关。行四里为希夷峡，山势壁立，涧水经其中，汇作小池，从石室傍下之，如琴如筑，希夷蜕骨于此，或云即张超卧仙坪也。半壁有穴，飞石掩之。又里许，至梭罗庵，步庵外东面，石壁可数十丈，鸣瀑挂壁，而下有坎，两两直上，可足趾通上方峰；石罅为西玄门，唐金仙公主修真于此驾鹤飞去，白云宫细辛坪在焉。每岁三月，香火辐凑，华州道士来，始向峰头斩荆棘开径，悬铁镴而上之，不似三峰时通人迹也。北望山头有石如柱，为系马峰，西望西山，山桃花石罅盛开，不知绝壁何缘著种？或云："风吹花片，粘之辄生，山山有之。"雅淡不似人间秾艳也。望顷花间似有物去来，云是山羊善走险，栖嵚崎中，人利其毳，能伺取之。南有回峰，青柯所从之路也。四山高起，临涧坐石，奇秀满前，应接不暇。及瞑间寥中泉声，更自清迥晓闻，孤鹤长鸣，过山头，乘肩舆亟上，每望前峰，已如路绝，既又逾焉。至十八盘者，山最陡，十有八折，乃得上，故名。盘尽峰回忽见垣屋鳞鳞，缀前巘，则青柯坪至矣。至则祠庙神像，俱经地震颓圮，间已葺治数楹。独地势愈高，大然之景，争献秀爽，视梭罗又进之。伫立四望，遥见泉挂山腰如练，乃水帘洞也。直下三千尺，自莲花来度石桥，左从径上，可里许，有回心石焉。从此上千尺幢，游人见险心悸，率退转，是名回心。至千尺幢下，盖绝壁，壁裂，裂之两傍，稍施斧凿，断树枝横之，以承足，枝枝相离尺许，凡千尺云。西折上百尺峡，峡以幢而裂在峡之内，出峡登望山台，方丈平石，可伫立远眺。忽南峰片云，欲堕不堕，作懒态，风吹断之，如人乘鹤背来者。度二仙桥石梁跨壑，草树清幽，过车箱崖，崖如车箱，人缘轮以行，乃至老君离垢绝壁，有坎如西玄，上之如幢如峡，而险更甚，谓老君登华，从此离氛垢云。过擦耳崖，崖峭立，蹑处仅容足。又下临淡壑，复至一崖，奇峭甚，仰攀折旋，出石穴以上，有铁猿攫踞岸畔，曰猢狲愁，所谓"猿猱欲度愁扳援"者欤？过此忽开朗，则白云峰也。至险际，则阎王边也，谓邻于鬼矣。至日月崖，两崖高起，日月出没，从山隙射之，当是可观。历金天洞，洞最宏敞，地震时洞裂，神座皆下

陷，可五寸。山之四周，下陷盈尺，山足土痕，至今存也。又经三元洞、苍头岭，在其前岭中起傍杀，蛇蜓人云，人从龙脊行危甚，或一失足，转圜千仞。石平处暂得休，伏视下方松顶，若蓬藿在苍烟中，涛声万壑，疑泛巨海。刚风时时卷人衣覆面。岭可百丈，真能褫魄。两傍穴石拖铁柱，有仆有立，旧常有栏，汉武帝登山御道也。度岭望见双松，耸出空际，曰此将军树矣。树多枝干盘曲，独此二松，挺然离立。有石曰上马石者。余曰："即渥洼龙种，可缘上此！"盖有风道人，不知姓名，游行山头二日，天马下之，风道人就石跨马，行空而去，故名。石傍有老松倒挂，若虬龙下云端，忽昂首攫拿，奇奇怪怪，丹青所不能貌。坐石凝盼，忽西峰云来，迷漫涧壑。恐雨至，亟趋云山崖，崖有宗土地祠，谓华为群山之宗也，已颓圮。有四仙庵，为谭紫霄、马丹阳、刘海蟾、丘长春修炼之所。云人庵沾人衣皆湿，云过乃复步，凡历数险，则玉女峰矣。大石如龟，殿立龟背，甓瓦皆铁，陶瓦则山风能飏去之也。前一圆坎，水绀碧，为玉女洗头盆。又其前石裂，裂可五寸，以石投之，食顷犹有声。或云下通黄河，唐玄宗祷雨进简于此。刳龟腹为石室，旧有扬妓师事韩姑姑于此。又南为三清洞，王道人结庵其左，余过之，王出松子为供，味鲜美，甘香溢口。右偏新架扳屋，屋角松房成积，其长尺，皆风落而收之者。陟冈上东峰，冈石斜削，可数十丈，稍凿足迹，无草树枝蔓可攀蹑，从者手接而上之，遂达于巅。有三茅洞。前为小殿，殿左右岩五峰道人居之，依岩置扇。当其缺处，稍亦架椽为屋，可坐客可爨。临崖远眺，当东峰尽处，东南北三面无他峰碍蔽。道人指点中条首阳诸山，疑隔数里，黄河如线，则近萦山足矣，村落比比，云此同州，此蒲州，此某某，千里之内，可俯而视也。忽云生首阳，英英欲起。道人因言云弥布峰峦，即蔽日下方不雨，一流动，则下方雨矣。有时晴云冉冉，孤飞入谷，忽已失之，盖归云也。步前冈老君棋所，棋石方径五尺，三十二子，铁为之，重不可举。风色寒，天渐暝，还入崖下，道人请就其寝室，室入岩之幽，盖一火坑，可容三四人。余与道人洎道士，相与箕踞而语，忽闻鼓声，顷之如雷，余讶焉。道人曰："风入岩坎耳。"问有神异？曰"夜静时扉外有足声，令弟子无窥扉，一任之，恐变幻能动人。"青柯坪道士某，为其师守舍，见绯衣方山冠者甚伟长，可十余丈，坐山腰，垂其足，呼曰："尔师山口失足，往携之。"言已失所在，某如其言，携师以归，盖山神也。问有猿鸟？曰："青柯坪以上无鸟，山头有一青雀，时来乞食，一老猿猜疑不近人，每危坐前冈，视众猿采核，辄又去之。"语久忘倦，久衾啜茶，乃就枕。俄而东壁有隙光，余曰："曙色耶？"启窗，片月方起，光上射岩端，白云纤洁如素锦。月渐高，浮云蔽之。拟观日出状，及旦，云竟不开也。道人炊胡麻饭余，青雀飞止道人肩，道人曰："雀来矣！"就掌中食已，复飞去。出扉重临岩端，下望云如飘棉飞絮，平铺万里。循冈北行，观仙掌岩，禄壁黑色石膏，自茔中流出，随膏凝结，黄白相间。远望之，见其大者五岐如指，后人好奇，遂谓巨灵擘山，掌迹犹存。还复至王道人所，乃余憩板屋，已被风吹去，盖闻雷时也。王导余左折观新洞，洞颇高广，犹未讫工，同州马君怡额之曰："迎阳。"盖华当少阴，迎阳以配合之，令有生气云。又上之，为雷神洞，复右所为朝元洞，洞之下有贺老避静处。穴石垂双镤，而下之镤乃板道，以铜杙插之峻壁，而板载之。铜杙之上，复缀壁以镤，攀之而行。板道下，皆绝壁松林，随山麓起伏，翠涛弥望。贺所栖室，凭于深崖，炀灶犹在室傍。有岩高十余丈，遥复其室，朱书全真岩三大字，亦神奇矣。还出石穴，复经阎王边，西折以上，为避诏岩。希夷表九重仙诏，休教丹凤衔来，盖比岩上覆如屋，多怪状，与分宁之清水岩略等。西上为岳殿，下有希夷睡经旬，钟离云房过焉，侯其息，以纸墨作黑白圈图之，授纯阳子曰："先天混沌谱也。"又下为老君炼丹之所，石炉径丈余，高可六尺，盖托呐以增灵胜云耳。北行为西峰，石罅二尺直下，相传陈香子斧劈之，留有足迹，或曰巨灵足也。又北上为西岳大殿，殿之北为舍身崖，古之有道者，皆于此仙去。崖之东稍折而下，为镇岳宫，玉井在焉，深可十丈，圆径半之。记云："池生千叶白莲，服之羽化，或谓开花十丈藕如船，岂人所不到，易为怪诞耶？"又北上为莲花峰，视诸峰不知更高几许，觉得身在太清中，吞吐灵气，皮毛心腑，洒洒如濯。昔李白仅登落雁峰，便谓呼吸之气，上通帝坐，不知上此，更作何语，峰之下有石洼如臼，凡二十有八，上应列宿。自南而北如贯珠。水经其中，由崖端挂下山腹，水帘洞泄之。道人为余指点云台白云，白羊松桂，朝来玉挂，王秀毛女诸峰，张超、石羊、黄神、藏马诸谷，历历详说。余恨无羽翰横飞，又恨不遂凿岩结庐遁世以老。天渐晦，道人曰："雨至宜且归。"乃与道人别取故道下山，下山较易。苍龙岭遇雨，淅淅洒面，避之三元洞，雨止复行。下离垢如初上时，则先一人纳余足坎中，而上缒余者，徐纵其手，乃以身下，下峡下撞如之。抵青柯坪，令仆夫倒舆而肩之，峰峦层叠隐见，如拱如揖，追随送余。余亦如去知己，又如刘郎之失天台，渔郎桃源，悔其还也。（明陈以忠《华山游记》）

按嵩高山者，五岳之中岳也。《释名》云："嵩，松字，或为崧，山大而高曰嵩。"《白虎通》云："中央之岳，独加高字者何？岳居四方之中，可高，故曰嵩高山。"汉武帝登中岳，闻有呼万岁声，于是以三百户封奉祠，命曰崇高邑，至后汉灵帝复改崇高为嵩高焉。戴延之《西征记》云："其山东谓太室，而谓少室相去十七里，嵩其总名也。谓之室者，以其下各有石室焉。少室高八百六十丈，上方十里，与太室相次杂。"《道书》云："自岳神庙东北二十里，至一山名曰東龙门，其东有三台山。"昔汉武帝巡过此山，见学仙女，遂以名焉。南有许由山，高大四绝，其北有颍水，即尧聘许由处，犹有坛埠。昔周灵王太子晋好吹笙，作凤鸣，游伊洛间，道人浮丘公接上嵩山，三十余年，往来缑氏，山近在嵩山之西也。汉世有道士从外国将贝多子来，于嵩高西麓种之，有四

树，与众木异，一年三花，白色香美。（俞瞻白《卧游》）

癸酉十一月朔，予至洛阳欲图嵩山之游，二日至偃师县。三日自偃师沿河南行五里，渡河十里，登唐庐陵王墓，石表犹存，中一碑高大，字漫灭不可读。三十里至萼岭口，两山对峙，岩道崎岖，乃唐高宗幸少林寺时所凿。山行八里，至少林寺，寺在少室山北麓，有碑。后魏孝文为番僧跋陀建者。唐太宗为秦王时，赐寺僧教，有云："王世充叨窃非据，敢违天常，法师等并能深悟几变，早识妙因，擒彼凶孽，廓兹净土，闻以欣尚，不可思议。今东都危急，旦夕殄除，并以勉终茂功，以垂令范。"盖当时寺僧之立功者，十有三人，惟昙宗授大将军，其余不欲授官，赐地四十顷，此可补《唐书》之缺。少林僧至今之武勇闻，所从来远矣。寺佛殿后为讲堂，堂后左有立雪亭。昔僧惠可尝侍达摩雪深至腰不去，卒嗣其法，今僧中称为二祖。山西廊百步为甘露台，胡僧跋陀于此翻经，天降甘露，故名。西北上山二里至达摩庵，殿前有六祖手植柏。又十一室门外，石刻达摩面壁之庵六大字，宋蔡汴书。室中塑达摩像，案前石高仅二尺，广半之。达摩之形，宛然其上，拭之益显。盖庵之上四里，有达摩洞，兹石乃其九年所面者，古谓精神可通金石，诚哉！回至方丈寺，僧文载言经阁后有古槐，往视之，其高十丈，围三十尺。文载复诵文潞公《游寺诗》，有五品封槐今尚有之句，则其寿可知，第未知封自何时也？出寺东行十五里折而东北三里，至戒坛寺，破屋三楹，中四碑，刻元学士李溥光所书茶榜字，径四寸，遒伟可爱。又傍有唐大历二年，敕戒坛碑。寺左百步为会善，去法堂中，有后周嵩阳寺碑，后刻云："大唐麟德元年，移植于此。"可谓古矣。佛殿东偏，有泉出自山中，惟供寺僧之汲，通之俾资灌溉，则伏而不流。僧云："相传唐高僧宴公于此，诵《法华经》，龙作人来听。晏知其龙也，告以寺乏水，遂送此泉。"东南行时，有飞雪，十里至登封，雪乃大作。庚午雪霁，东行，嵩山近日，雪蒙其巅如玉田琼树，复相带映，其清逼人，恨无工画者如范宽以图之耳。八里至嵩山神祠，祠在黄盖峰下。盖嵩山巍然中国之中，其周几二百里，群山拱列，有类儿曹，宜其秀钟灵聚，为五岳之尊。而黄盖一峰，在山东南尽处，其宅神灵，故宜祀之外，有亭扁曰草参，过客惮于人谒，多展拜于此。入门三重，咸有古柏，或乔或偃，或俯或欹，或屈而蟠，或怒而攫，或奋而欲腾，又或如帷盖之张，几二百株。三门内左右列四岳祠，又有降神殿壁，绘申吉甫像，岁久剥落。谒岳神殿，西为御祠，祠多历代碑刻，南行二里，折而东北，又二里，北麓入卢岩寺，盖唐卢鸿隐处。后为僧庐其上。四里有卢岩上寺，闻石壁飞瀑数丈，视此加胜，路陡雪深，竟莫能至。辛未登封北三里，至嵩阳废观，其中所存，惟唐李林甫观记、元五祖堂记二碑，及三古柏。柏之高皆不逾三丈，大可六人围，旧有石刻云："汉武帝封大将军。一其次亦可四人围，道士云："此次将军也。"皆形状怪甚，不可图绘。夫汉武迄今千七百年，柏在当时已受封，殆殷周时物耶？其又次亦可三围，予平生见古柏多矣，若二封柏，独盖出天下之寿木，亦奇矣哉！又东三里，据三阳为崇福宫，其后名万岁山。昔汉武临幸，闻空中呼万岁者三，因即其地建万岁观，唐更名太乙。宋于此奉安真宗御容，设提举管勾以祝厘中，故有弈棋樗蒲泛觞三亭，今惟存泛觞石。予命道士引泉委曲流之，立饮其上，而寒风砭人，数杯即罢。下山东行一里，观启母石，石旁之祠，及唐崔融碑，今皆不存。按启母石事，见《淮南子》，其说不经，后之人盖尝辨之。（明都穆《游嵩山记》）

按恒山，五岳之北岳也，《周官》并州，其镇山曰恒山。《风俗通》曰："恒常也，万物伏北方有常，亦谓之常山。"《雅尔》曰："常山谓之恒山。"《五岳图》云："恒山高三千九百丈七尺，上方三十里，周匝三十里，有太玄之泉，神草十九种，服之可度世。"《管子》曰："其山北临代，南俯赵，东接河海之间，早生而晚杀，五谷之所蕃熟，四种五获焉。"后魏孝文道武立庙于其上，置侍祀九十人，岁时祈祷水旱，至文成帝东巡，亲礼其神焉。（俞瞻白《卧游》）

北岳在浑源州之南，纷缀典籍，《书》著其为舜北巡狩之所为恒山。《水经》著其高三千九百丈为玄岳，《福地记》著其周围一百三十里，为总玄之天。予家太行白岩之傍，距岩五百余里，心窃慕之，未及登览。怀虎士二十余年，至正德改元，奉天子命，分告于西藩园陵镇渎，道经浑源，去北岳仅十里许。遂南行至麓其势冯冯煴煴，恣生于天，纵盘于地，其胸荡高云，其巅径赤日。余载喜载愕，敛色循坡东，迤岭北而上，是多珍花灵草，枝态不类桃芳李葩，映带左右。山半稍憩，俯视窥高，如缘虚历空，上七里是为虎风口，其间多横松强柏，状如飞龙怒虬，叶皆四衍，懞懞然怪其太茂。从者云："是岳神所保护，人樵尺寸必有殃，故环山之斧斤不敢至。"其上路益险，登巅三里，始至岳庙，颓楹古像，余肃颜再拜。庙之上有飞石窟，两崖壁立，豁然中虚，相传飞于曲阳县，今尚有石突峙。故历代怯升登者，就祠于曲阳，以为亦岳灵所寓也。然岁之春，走千里之民，来焚香于庙下，有祷辄应，赫昭于西方如此，岂但护松柏然哉？余遂题名于悬崖，笔诗于碑及新庙之厅上。又数十步许，为聚仙台，台上有石坪，于是振衣绝顶而放览焉。东则渔阳上谷，西则大同以南，奔峰来趋，北尽浑源、云中之景。南目五台，隐隐在三百里外，而翠屏五峰画锦封龙诸山，皆俯首伏脊于其下，因想有虞君臣会朝之事，不觉怆然。又隐在京都时常梦登高山远眺，今灼灼与梦无异，故知兹游非偶然者。（明乔宇《游恒山记》）

自有河以来，皆言其源出昆仑，而以张骞之言为信，至元世祖始知其源出于星宿海也。招讨使都实受命行，四阅月始抵其地，既还，图其形势来。上言河出

吐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余泓，方可七八十里沮洳散涣，不可逼视，登高望之，如列星然，名火敦脑儿，华言星宿海也。群流奔辏，近五十里，汇为二巨泽，名阿剌脑儿。自西而东，连属成川，号赤滨河，又名亦里赤忽兰也。里木三河，其流浸大，始名黄河，又岐为八九股。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胜乞里埝，即昆仑也。由昆仑南至阔即及阔提二地，始相属，又经哈剌别里赤儿之地，合入黄河，及乞儿马赤二水，北行复折而西流，过昆仑，北又转而东北行，约二十余日，至积石，始入中国云。约自河发源，至中国计及万里，然其间溪涧流络，莫知纪极。昆仑之西，人迹简少，而山背草石，至积石方林木茂畅，世言河九折，盖彼地有二折焉。（《古今原始》）

禹治水时，河从积石东北，而南计三千里，至龙门为西河。冀州吕梁山石势崇竦，其流激震。禹从吕梁北凿龙门，以杀水势，西因其回流性而导之。又南而至华阴，在陕之华阴县，自南而东，至底柱，在河南陕州之三门山，又东经孟津。河南府孟津县过洛汭巩县，至于大伾大名府浚县，临河之山，北过洚水，真定、冀州北折降渠，至于大陆，属中山郡。今真定邢赵深三州之地，北分其势，播分为九河，复同聚一处为逆河。盖迎之以入于海，简洁一水，先儒误分而二，其一则河之经流也。徒骇等河故道，皆在河间沧州南皮东光庆云献县，山东平原海丰由宁津吴桥南皮诸处，直达东海。周定王五年，河徙砱砾始失故道。汉文帝时决酸枣，东溃金堤，在河南延津荣阳诸县，至大名清丰一带，延亘千里。武帝时溢平原，属德州，徙顿丘。今清丰县又决濮阳瓠子口开河界，注巨野属济宁州，即大野通淮泗河，始与淮通，尚未入淮。文帝时决馆陶，旧属大名，今属临清。又决清河灵鸣犊口，今高唐州旧属清河郡。成帝时决东郡金堤，决平原，溢渤海清河高唐州一带，信都今冀州界。唐玄宗时决博州（今东昌），溢魏州，今大名冀州。五代时决郓州，今郓城县博之扬刘，今东平之东阿县扬刘镇滑之鱼池。宋太祖时决东平之竹村，开封之阳武大名之灵河澶润，太宗时决温县荣泽顿丘，泛于澶濮曹济诸州，东南流至彭城界，即今徐州入于淮自此河入淮之始。真宗时决郓及武定州，寻溢滑澶濮曹郓诸州邑，浮于徐济而东入淮。仁宗时决开州馆陶。神宗时决冀州枣强大名州邑，一合南清河以入淮，一合北清河以入海。南度后，河上流诸郡，为金所据，金独受河患。其亡也，始自开封北卫州决，而入涡河南直隶寿亳，蒙城怀远之间。元时决卫辉之新乡，开封之杨武，杞县之蒲口，荣泽之塔海庄归德封丘诸界。其臣建议疏塞。若今会通河乃世祖所开，以通漕运，随时救敝而已。当时九河逆河故道，久已沦入于海，沧州接平州。程子以为正南山有名碣石者，在海中，去岸五百里。今平原有马颊河形存沙渠，其迹尚可放，大伾之北，不行矣。洪武中，决阳武之黑阳，山东经开封，南至顿城颍州颍上，东至寿州正阳镇，金入于淮，故道复淤。永乐中疏浚，稍引支流，自金龙口入临清会通河。正统间，又决荣阳，天顺间决祥符。弘治间分流为二，一自祥符经归德，至徐邳入淮。一自荆隆黄陵冈，经曹濮达张秋镇入海。寻命重臣治筑黄陵冈等口，以塞张秋，乃疏为二流；一凿蒙泽孙家渡，至朱仙镇，经扶沟，通许寿颍诸州邑，合涡河至下凤阳亳州达淮。一疏贾鲁奋河，由曹州出徐沛，以通运河，合淮俱入于海。正德间，决曹县者再，嘉靖间，河为克患，屡遣重臣治，未底绩，滥溢于金乡鱼台，出沛县之飞云桥，南下徐邳。十三年复塞，由新开赵皮寨口盛流合涡河入淮，故道始复。（孙承泽辑《河纪》）

江出岷山，其源实自西戎万山来。至嘉州而沫水，自雋州合大渡河穿夷界十山以会之，至叙州而马湖江会之，又三百十五里而南广江会之，至泸州而内江，又自资简会之，至重庆而嘉陵江，自利阆果合等州会之。至涪州而黔江，合南夷诸水会之。至万县而开江水，自开达等州会之。夫然后总而入峡。是江自峡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峡而下岳阳，则会之者洞庭湖所受湖南北诸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则会之者汉口所受兴元诸水也。又自是而下黄州东四十里，则会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九江，则会之者，彭蠡所受江东西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则会之者，皖水所受淮西诸水也。夫然后总而入海。是以自峡而东，又受大水凡五。略计天下之水，会于江者，居天下之半，其名称之大而可考者，凡十有三。故曰江源其出如瓮，而能滔滔万里，达海所受者众也。呜呼！问学者可以观矣。（《地图条要》）

廖角嘴营前沙，南北相对，海岸约阔一百四十五里，为第一重门户。狼山福山相对江面，阔一百二十里，为第二重门户。周家桥与山相对，周家桥北岸，至顺江洲与江南分界，江面约阔六七里。顺江洲至新洲夹江面，约阔七八里。新洲夹至山南岸江面，约阔十四五里，为第三重门户。（同上）

淮水出南阳平氏县胎簪山，东北过桐柏山。淮水又东，迳义阳县，淮水又迳义阳县故城，南淮水又东得浉口水，东过江夏平春县。北淮水又东流水注之，淮水又东北与大木水合，淮水又东北流，左会湖水。淮水又东迳安阳县故城南，又东迳新息县，南淮水又东迳浮光山，北淮水又东右壑水，淮水又东北南陂枝水注之。淮水又东迳淮阴亭北，又东迳白城南，淮水又东迳长陵城南，又东青陂水注之。淮水又东北合黄水，又东过期思县北，淮水又东北淠水注之。东过原鹿县南，汝水从西北来往注之，又东过庐江安丰县东北，决水从北来注之。淮水又东谷水入，淮水又东北左会润水，淮水又东北穷水入焉。又东北至九江寿春县西，沘水洪水合北注之，又东颍水从西北来流注之。淮水又东流与颖口会东南迳仓陵北，又东北流迳寿春县故城西，淮水又北

左合椒水，又东过寿春县北，肥水从县东北流注之。淮水又北迳山硖中，谓之硖石，淮水又北迳莫邪山西，又东过当涂县北，过水从西北来注之。淮水又东北濠水注之，淮水又北沙水注之，又东过钟离县北，淮水又东迳夏邱县南，淮水又东迳浮山，淮水又东迳徐县南，历涧水注之。淮水又东池水注之，淮水又东蕲水注之，淮水又东历客山，迳盱眙县故城西，又东北至下邳淮阴县西，泗水从西北来流注之。又东过淮阴县北，中渎水出白马湖东北注之，又东两小水流注之，又东至广陵淮浦县入于海。（《水经》）

《山海经》曰："王屋之山，溅水出焉。"而《地理志》亦曰："王屋山沇水所出。"溅沇声相近，盖一水也。沇水即济水，故《禹贡》曰："导沇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东出于陶邱北，又东至于河，又东北会于汶，入于海。"夫济之为水，莹洁如玉，性下劲疾，贯大河而不浊，故《释名》曰："济源也，言源出河北济河而南也。池上有济渎神祠，祠后有北海神殿，志谓济渎源通北海，故祀北海于此。"或曰："以北海远望而祭之也。"殿前有池，是谓东池，池西有石桥，桥之西池曰西池，皆济水自玉屋山顶流入太乙池，乃伏流地中，东行九十里，复见此汇为二池。《地志》谓东源周回七百步，其深不测，西源周回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温县，历虢公台，西南入于河。自今观之，东池即东源，周仅百余步，亦不其深。西池即西源，周如东池，深才三四尺耳。玉屋山顶太乙池亦涸，古今陵谷，变迁乃尔。（《济源记》）

名　胜

六合之内，毋论蓬莱方丈非人迹可到，即近在千百里间，而青鞋筇竹往往有不能遍者。总汇之以寄吾游兴。

西苑初入苑门，即临太液池，蒲苇盈水际，如剑戟丛立，芰荷翠洁，清目可爱。循池东岸北行，榆柳杏桃，草色铺岸如茵，花香袭人。行百步许，至椒园，松桧苍翠，果树分罗，中有圆殿，金碧掩映，四面豁敞，曰崇智。南有小池，金鱼作阵，游戏其中。西有小亭临水，芳木匝之，曰玩芳。又北行至圆城，自两掖洞门而升，上有古松三株，枝干槎牙，形状偃蹇，如龙奋爪拿空，突兀天表。前有花树数品，香气极清，中有圆殿，巍然高耸，曰承光。北望山峰嶙峋崒嵂，俯瞰池波，荡漾澄澈，而山水之间，千姿万态，莫不呈奇献秀于几窗之前。西有长桥跨池下，过石桥而北，山曰万岁，怪石参差，为门三。自东西而入，有殿倚山左右，立石为峰，以次对峙，四圆皆石，赑屃龃龉，鲜封蔓络。佳木异草，上偃旁缀，樛葛荟翳，两掖叠石为磴，崎岖折转而上，岩洞非一。山畔并列三殿，中曰仁智，左曰介福，右曰延和。至其顶有殿，当中栋宇宏伟，檐楹翚飞，高插于层霄之上。殿内清虚，寒气逼人，虽盛夏亭午，暑气不到，殊觉旷荡潇爽，与人境隔异，曰广寒。左右四亭，在各峰之顶，曰方壶、瀛洲、玉虹、金露，其中可跂而息。前崖有壁，夹道而入，壁间四孔，以踪观览，而宫门峥嵘，风景佳丽，宛如图画。下过东桥，转峰而北，有殿临池，曰凝和。一亭临水，曰拥翠飞香。北至艮隅，见池之源，云是西山玉泉，逶迤而来，流入宫墙，分泒入池。西至乾隅，有殿用草，曰太素。殿后草亭画松竹梅于上，曰岁寒。门左有轩临水，曰远趣。轩前草亭，曰会景。循池西岸南行，有屋数连，池水通焉，以育禽鸟。有亭临水，曰映辉。又南行数弓许，有殿临池，曰迎翠。有亭临水，曰澄波。东望山峰，倒蘸于太液波光之中，黛色岚光，可掬可挹，烟谒云涛，朝暮万状。又西南有小山，予远望郁然，日光潢照，紫翠重叠。至则有殿倚山，山下有洞，洞上石岩，横列密孔，泉出迸流而下，曰水帘。其淙散激射，飞薄溅洒，最为可玩。水声泠泠然，潜入石池，龙昂其首，口中喷出，复潜绕殿前，为流觞曲水，左右危石，盘折为径。山畔有殿翼然，至其顶，一室正中，四面帘栊栏，栏之外奇峰回互，茂树环拥，异花瑶草，莫可名状。下转山前，一殿深静高爽，殿前石桥隐若虹起，极其精巧。左右有沼，沼中有台，台外古木丛高，百鸟翔集，鸣声上下。至于南台，林木阴森，过桥而南，有殿面水，曰昭和。门外有亭临岸，沙鸥水禽，如在镜中，游览至此而止。（李贤《西苑记》）

西山出都城西北行二十里，至青龙桥，北折八里，经回龙庵，复折而西二里，抵西湖。湖中萍荇蒲藻，交青布绿，而野禽沙鸟，翔泳于水光山色间，皆悠然自适。沿河行二里，达功德寺，寺旧名护圣。其前有古台三，相传金元氏主游乐更衣之处，或曰此看花钓鱼台也。寺极壮丽，中立二穷碑，其一明宣宗建寺文，其一元氏旧物，字皆番刻，莫能读出。寺西行数百步，至玉泉山，金章宗尝建行宫，今废。西南一河，不甚深广。山之北麓，凿石为螭头，口出泉，潴而为池，即所谓玉泉，其形如规，莹澈淡靓，掬饮之甚甘。上有亭宏敞可憩，其东石梁横跨，泉由之东流入湖，经大内，注都城东南，至大通河，为京师八景之一。西南行至补陀寺，寺在玉泉山半，门内有吕公洞，广仅丈许，深倍之。寺之右跻石级上，望湖亭峰峦围拱，湖水亘其前，俨如匹练。（都穆《西山记》）

隆化寺可十余里，路渐高，望有若石门者至即洪光寺。入石门，路甚修平，可步，古柏夹之，外不见林，上不见巅，枝干交荫，人行道上，苍翠扑衣。日影注射，如荇藻凌乱。可数百步，复折而上，如是者凡有十一。每登一折，必右俯木末，左瞰绝壁，壁皆甃石为之，岁久若天造。柏从石罅出，初登一二盘，望柏稍上诸山如螺髻，至七八盘，山尽在下，精蓝名墅，棋布绣错，金碧晃耀。盘穷为山门，甚精丽，又进，为圆殿，后为方丈，东西偏为僧寮。洪光为香山支院，不复由十一盘，穿柏中小径数十步，即香山藏经殿。步而下，即后殿，从两廊逶迤行，至正殿，历级从东行，至方丈。自回廊复东为来青轩，群山拱揖，苍翠刺人目，下见陂陀高下，杏树可

十万株，此香山第一胜处也。（沈守正《香山记》）

余游香山二律：几曾牲玉列西封，荒隧残垣绿藓浓。半壑钟鱼传梵呗，孤僧杖钵踏云松。奔泉落响寻丹井，积翠凝光簇乳峰，石磴直跻王奈苑，浮空烟霭变山容。　乔松夹路覆流泉，香界盘虚一径穿。贝叶昙花传白马，慈云法雨覆青莲。风幡自动空坛净，瓢笠长随叠嶂迁。趺坐深阴翠霭裹，脱然世网得枯禅。

玉泉山在都城西三十里，最号奇胜。（钱习礼《玉泉山记》）

瓮山在都城西三十里，清凉玉泉之东，西湖当其前，金山拱其后。山下有寺曰园静，寺后绝壁千尺，石磴鳞次，而上寺僧淳之畾庵在焉。（倪岳《游瓮山记》）

天寿山形胜起自昆仑，然而太行华岳连亘数千里，于西山海以达医无闾，逶迤千里。于东惟此天寿山本同一脉，乃奠居至北正中之处，此固第一大形胜，为天下之主山也。（叶胜《天寿山记》）

余往者过昌平，出城北不十里，前代诸陵累累，天半极望，丹堧粉堞，远映苍岑碧落间，石马铜驼，至今未埋荆棘。盖顺治初年，设陵户以时扫除，深仁尽泽，史册所无。曾有诗云："整步红门百丈堤，黄沙衰草卧文犀。九龙水落千山暗，五凤云深一径迷。辇路东西封树尽，宝城朝夕野乌啼，诸陵环列长陵下，瞻拜穷碑上玉梯。　北风昨夜镂冰纹，驻马寒山细路分。止见茂陵多古木，尚留康老一孤坟。岣崖远瀑横霜月，石洞高涛渡陇云。内侍万余零落尽，宫中轶事向谁闻？　峭壁寒风涌翠涛，石门半塌没蓬蒿。幽宫永闷龙长卧，华表空留虎夜嗥。荐食尚流中使泪，遗弓谁傍小臣号？当年王气今消歇，凭吊低徊山月高。　停骖日午鸟关关，怪石层岩未易攀。百尺丹墙横碧瓦，九重黄屋傍青山。残丁散落存三户，废监荒凉剩数间。只有坊前翁仲石，终年执笏尚分班。　堪舆胜气半空腾，天外云霞大壑蒸。银幛虚明撑铁壁，玉鱼永夜伴金灯。行厨野爨烟千缕，老纳危樵翠几层。太息定陵遭劫火（十三陵惟万历定陵破毁），止留断碣卧荒藤。　山回水绕冢累累，阴殿群灵俨在兹。赤脚园公怀庆历，白头宫监说光熹。曾探石匮来三浙，似向苍梧吊九疑。碣署龟趺无一字，千秋金鉴景纶丝。　直北云山十六州，霸昌清望冠诸侯。先公密奏存遗祀，胜国幽陵守一抔。谁禁鸽鸠巢寝殿？自然龙虎抱明楼。可怜南渡冬青树，朽骨何曾瘗故丘？　深深阴坞半蒙茸，石径烟村过虎踪。夜半红灯朝二井，天中紫极削三峰。谁攀列帝龙髯堕？止剩前朝马鬣封。传话锦屏常驻跸，荒陵酹酒泣怀宗。　高峰落影暮云横，玉鸽南来集北平。破屋何劳贤守驾，巉崖又畏广文迎。长陵近接黄花镇，远隧幽通白玉京。坐到三更乘月去，空山一片马蹄声。"

凤凰山自辽城东行三日，出连山隘，乃至其地，盖去朝鲜境尚百有余里，土人称为开州。其地苍莽无人之场，山势周环，连亘不绝。惟南面少缺，如人臂合抱，而掌未及接者，首尾低昂。大麓偃伏左右若两翅，东西相望，宛如一大山，不知其中能宽闲空隙也。（王慎中《凤凰山记》）

上方山自欢喜台拾级而升，凡九折，尽三百余级，始登毗卢顶。顶上为寺一百二十，丹碧错落，嵌入岩际，庵寺复精绝，莳花种竹，如江南人家别墅。（徐渭《上方山记》）

云水洞横突一山，洞口启岩下，洞外一小天，为游人息足处。初进颇闳敞，如三楹岩屋；再入，洞门一束，俯而行，可二十步，人俱伛偻；又二十步，则屈踵匍伏；再二十步，则蛇蚓蜿蜒，火光中望石窦，仅容身焉。越此忽宽阔，石乳所结，万象罗目，左行过仙人桥有老龙潭，石壁有二龙，鳞甲生动。他如幢幡宝塆，花卉凤凰珍珠米雪之山，皆玲珑神肖。二里许忽跻而上，又复入一洞，似行夹壁中，籧篨而蟹步者，二十余武，更斜侧而下，复平广高远。再入，有大士讲法台，台高十数尺，旁有木鱼钟鼓云板玉磬，击之音清辨，各如其响。再入则十八罗汉，修短不一，而形态宛然。入洞来已五里，折而右，景象变幻如左。（吴启元《上方山云水洞记》）

塞外雾灵山在曹家寨路之东，墙子岭路之北，直上四十里，一名孟广硎。其下为广硎水，东入潮湖，山顶旧多奇花，故又名万花台。（朱长春《雾灵山记》）

寒溪山在江原道鳞蹄县东五十里，山上有城有川，自城中流出，即成瀑布而下，悬流数百尺，望之如白虹垂天。自圆通驿而东，左右皆大山，洞府深邃，溪水纵横，而渡者三十六。树木如簧，上竦云霄，旁无横枝，松柏尤高，不见其巅。又其南峰作绝壁，其高千仞，奇怪莫状，禽鸟不能飞渡。其下清泉触岩成潭，盘石平衍可坐。又东数里，洞口甚狭，细径缘崖，窾穴峆岈，峰峦峭拔，如龙拿虎攫，如累层台者无数，其形胜甲于岭西。（王维桢《寒山记》）

石门两山巑巏，正锁驿道二十里为汤泉，泉在山坡下，初漫羡四溢，戚将军继光始甃石为池。池正压九新堂，深二丈许，广几倍之，水势壮甚，然适如石而止。未至数十步，声汤汤然、气滃滃然，若不可向迩。即而俯之，静若玄鉴，可捧而盥，其气香，其味冲。泡起于下，大小湎湎，若转念珠。投以钱，作蛱蝶舞，与泡影相颉颃，良久乃下。（王衡《汤泉记》）

西湖去玉泉山不里许，即玉泉龙泉所潴。盖此地最洼，受诸泉之委，汇为巨浸，土名大泊湖。环湖十里余，荷蒲菱芡，与夫沙禽水鸟，出没隐见于天光云影中，可称绝胜。（蒋一葵《燕京西湖记》）

昔有赠坡公诗者曰："我公到处有西湖。"盖杭州颍州惠州皆有西湖也，而此西湖独不传，岂非不得其人哉？予蓼庄在浑河之傍，被放后常徜徉其间，有太古之风，予甚乐焉。不识后有传之者，不与此西湖同湮没否与？

高梁桥在西直门外，京师最胜地也。两水夹堤，垂阳十余里，流急而清，鱼之沉水底者，鳞鬣皆见。精蓝棋置，丹楼珠塔，窈窕绿树中，而西山之在几席者，朝夕设色，以娱游人。（袁宏道《燕游记》）

涿州多燕古迹，西南有华阳台，旧传燕丹与樊将军置酒华阳馆，出美人奇马即此处。东南有督亢陂，则燕丹使荆轲赍地图以献秦者，其地沃美，故秦皇使人求之。旧有亭遗址，高丈余，周七十步，土人掘其处，上多古瓦砾金钱云。（叶盛《华阳台记》）

鸡鸣山之西三十里，为上花园，又三十里为镇城。上花园相望有下花园，并辽萧太后种花之所，遗址尚存。涿人顿长史锐诗："岭云沉日暝烟斜，见说穷边亦有花。应是汉宫青冢怨，不甘玉貌委龙沙。"（前人《上花园记》）

浑河即桑干河，从保安旧城过沿河口，通石港口，直抵卢沟河。宋苏辙《渡桑干诗》云："北渡桑干冰欲结，心畏穷庐三尺雪；南渡桑干风始和，冰开易水应生波。"辙盖桑干下流为浑河，浑河下流为卢沟，以其浊故呼浑河，以其黑故呼为卢沟，本一水也。（王苣《浑河记》）

余于癸酉夏五，出西岩，次浑河，有诗云："县楼翳峤翠，空瀑濯椒邱。峰矗疑山立，水浑似土流。石林深沥沥，烟崭径幽幽。轰饮成忙事，横题擘石榴。"

河因桑干山名，一名漯水，相传黄河伏流，自山西马邑县金龙池发源，流至保安旧城燕尾河与洋河诸水合。唐贾岛诗："无端又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即此渡桑干，即朔风凛然，北漠寒沙，冷侵人面。（蒋一揆《桑干河记》）

黄花镇有礼鼠，色如貂而毛浅，冬时聚榛实为粮，于穴中作岐穴贮之，若苍囷然，多至三斗。其榛实皆美好，价倍于人所收者，山氓多掘取之。鼠失榛食，牝牡皆笮脰树枝，悬死若缢。镇将闵之，为禁甚厉，然不能止。（前人《黄花镇记》）

《淮南子》天下有九塞，居庸其一焉，即今居庸关。按《图经》，太行山南起山西泽州，迤逦北出数百里，山脉不断。自麓自脊，皆陡峻不可登越，独有八处，粗通微径，名之曰陉。两山夹峙，一水旁流，其溢如线。居庸关是最北之第八陉也，西城去山不十丈，而山高于城数倍，冈坡漫衍，可容万骑。（前人《居庸关记》）

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骊城县西南，王莽改曰碣石也。汉武帝亦尝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于此。今枕海有石如埇道数十里，当山顶有太石如柱形，往往而见，立于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及潮波退，不动不没，不知深浅，世名之天桥柱也。状若人造，要亦非人力所就。（郦道元《碣石山注》）

《唐志》称东南名山，衡庐茅蒋，金陵有二焉。蒋山故名钟山，宝都邑之镇，武侯所谓钟山龙盘是也。宋周应合《山川序》云："钟山之左，自摄山、临沂、雉亭、衡阳，以达于东，又东为白山、大城、云穴、武冈，以达于东南，又南为土山、张山、青龙、石巇、天印、彭城、雁门、竹堂，以达于南，又南为聚宝、戚家、梓桐、紫崖、夏侯、天阙，以达于西南，绵亘至三山，而止于大江，所谓龙蟠之势也。钟山之右，近之为覆舟鸡笼，在宫城之后，又北为直渎大壮观四望，以达于西北，又西北为幕府卢龙马鞍，以达于西，是为石头城，亦止于江，所谓虎踞之形也。"（陈沂《金陵图考》）

牛首山形，两峰相峙如牛角然，故名。又名天阙。从山背东折而南，始见寺之浮图与虚阁，据峰之高处。从麓又西行而北，乃入弘觉寺。寺内石磴百级而上，古杉连抱，夹磴而植。人天王殿后，又磴百级，列木而上，石槛环升，中有银杏一株，枝覆数遍，乃经僧居之。修廊绿石而登至浮图，蹑其颠。又从修廊出，悬磴数十级，至观音阁，阁之后有台，台之上有佛足迹，俯视平临，若在半空。阁之下如石壁谽谺如覆，曰兜率崖，从微径西行，入一屋，屋后有石窟曰文殊洞。遂从山背观梁昭明饮马池，登二峰，下至辟支洞，乃还。（乔宇《牛首山记》）

余丁巳秋，游牛首时仙湖，家玉峰选君典试南闱，李子介蕃以上谷名宿从游。适四孝廉招饮牛首，予始识李子于双峰高处，各赋古诗纪事。李子更出七言二律，同人喜其格调高浑，予复次韵请质。　凿石酣游兴未央，又携竹杖过山梁。丛云直作优昙现（禅院有丛云阁直对献花岩），倒影横看舍利光（寺僧游看浮图倒影，予曰："不但尔，尔人东走，影乃西奔。"验之果然。寺僧合掌作礼。自得居上指点，木山从此多一奇观矣）。风落天门波浩瀚，烟开佛窟树苍茫。从今解得支公法，宝地时闻胜水香。　何年来此戴山鳌，终古空翻万顷涛。群指炉盂遗旧洞，（宋人明中和郊坛于山之东，逢一僧趺坐忽化去，但遗香炉钵盂而已，今辟支洞是也。）久遗松柏作征艘。（时山中乔木俱供

战舰之用）岩花已献诸天供，迦叶犹传老衲袍。呼啸东西峰顶上，楚云遥接蜀江高。

灵谷寺在紫金山南，中有梁神僧宝志塔。明初以塔逼宫，迁于此，锡以金额，书第一禅林四字，刻之洞门。过此长松夹道，苍翠如沐，行松间三里，及寺；其前有万工池，相转凿池时常役万夫，故名。入门历琵琶街，人鼓掌相应，有声若弹丝然。已而阅八功德水，八功德者：《山记》谓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净，七不饐，八除疴。（都穆《灵谷记》）

卢龙山在仪凤门内，与狮子山相连，蜿蜒而东，故名卢龙山。山阿在道观，因山之名，山凭城瞰大江，抱都邑，崔嵬兀起，宝据龙江之险。由台宇旁一径丛树，环绕而上，至其巅，则平脊回拱，去江咫尺，林木中江影掩映可爱。明高祖尝登其上，建阅江楼。（乔宇《卢龙山记》）

石城门内之北二里有山环绕，经石梁入径，至清凉寺。其寺乃南唐李主避暑处，故名清凉，至今多竹，相传其所遗者。其山面城，平旷中有石基，乃翠微亭之故址也。登眺则都城宫阙，军廪官府，居民街巷，远而长江列巘，皆历历在目。城中具山水之幽，尽登览之胜者，无如此山。（前人《金陵游记》）

冶城乃吴冶铸之地，晋元帝移于石头城东高阜，唐韩滉筑五城，此其一也，谓之冶城。宋置天庆观其上，即今朝天宫也。宫之制外门弘敞，内立建置碑。又入大门，从修廊九曲而入，台殿崇峻侈丽，诸司习仪之所。殿宇后有亭，黄其垣，据高阜之巅，云明高祖尝于此更衣。西下有西山道院，门径幽隐，高台短垣，可以远眺。又从迁径而出，据山之西，一亭林木扶疏，冈垅起伏，不见城市，亦佳处也。又西下乃晋卞忠贞墓，前有祠，亦掌于宫之道士。（前人《冶城山记》）

金陵之泉，惟祈泽最清洌，有惠山之味。（前人《祈泽山记》）

摄山出金陵城北，经蒋山庙东行，出姚坊门三十里，入山后，有田畴平野。度石桥而东，复入山，古桧长松，连抱夹路，至栖霞寺（前人《摄山记》）。

弘济寺自龙江狮子山连亘而东，皆崖壁峭峻，五里至幕府，十里至弘济。又从南而东，连亘不绝二十余里，至摄山而弘济之形起，上覆出如兜率，俗名观音山。山下临大江，麓有一径，石甃而上，入弘济寺。寺之殿宇廊舍，负山横起，短垣长槛，接连而去。有阁自麓至梯绝处，凡数十丈，檐阿峻起，复系铁索于山前，置木槛，使可凭以瞰。江上阴风怒涛，势欲飞动，晴江净练，可以坐阅，夜当明月横江，尤可爱也。（前人《弘济山记》）

从牛首南，缘山径纡曲，细数峰约五里，至西风岭，东行有石窟如屋，题曰献花岩云（前人《献花岩记》）。

莫愁湖《古乐府》云："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浆，催送莫愁来。"尚未详也。莫愁，卢家女子，善歌唱，尝入楚宫。李商隐诗"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是也。莫愁村今在承天府汉江西、石城在州西北，晋羊祜所建。郑谷诗："石城昔为莫愁乡，莫愁魂散石城荒。江人依旧棹舴艋，江岸还飞双鸳鸯。"王横诗："村近莫愁连竹坞，人歌楚些下苹洲。"又沈佺期诗"卢家少妇郁金堂"即是也。（顾起元《莫愁湖考》）

后湖，出太平门行，可七八里，一望渺漫，光映上下，微风播扬，文漪聿兴。其嵯峨霄汉之表，王气郁葱而峙乎东南者，钟山也。叠连如屏如帏，在西北者，幕府山也。峦岭偃蹇，盘伏于地，而松森其上者，覆舟山也。挺拔而西，出城头，殿阁参差，浮阁耸空者，鸡鸣山也。山东西一带，列如悬榜者，世传台城也。崚嶒冒水而出者，岛屿也。傍视三法司，隐隐错落云水之湄，重冈叠阜，遥连于其外，岿然而鸾凤峙，腾然而蛟龙走矣。其中远近芳洲，相聚如五星，红紫烟花，华绚如匹锦。（计宗道《后湖记》）

金陵东北有燕子矶，矶上有亭，更上又有亭，揭曰俯江亭。（宗臣《燕子矶记》）

附《游燕子矶》诗：烟浪半空白，蒲帆落未收。山依城影尽，云逐水声流。小艇矶边月，长芦江上洲。双眸今夕豁，浩荡楚天浮。"

北固山在京口城北，下临长江，《元和郡县志》谓其势险固，故名。《梁史》大同十年，武帝尝幸此山，易名北顾。予旧读谢灵运《游山》诗，及《世说》所载荀令则登山望海云，虽未睹三山，使人有凌云之意，未尝不赏叹其胜。（都穆《北固山记》）

金山旧名浮玉，有龙洞，有妙高台，有善才石，有吞海亭，有日照崖，而中泠泉，水品称天下第一。盖其前临沧海，却倚大江，独立无朋，以天为际，风涛朝夕，吞吐鱼龙，渊窟盘据，所为万山东注，一岛中屹者也。焦山或名谯山，有罢汉崖，有炼丹台，有桃花坞，有吸江亭，有宝莲阁，白石粼粼，高见云表。其独也，如洪涛之砥柱；其对也，如苍龙之双阙。山旁二岛，即江汉朝宗于海水道也。合而观之，焦山山里寺，金山寺里山，相距甚迩，气势相抗，世以并称。（高攀《金焦两山记》）

练湖即古曲阿后湖，云阳之巨浸也。湖所名练，由孔子登泰山，观吴门，若匹练然。而谢宣城亦称"澄江净如练"，以水容目之耳。或言昔开氏有道者居之，而沉其宅，数未露，勿济人，每于凶年见之，稔则否。其产或以鱼，或以茭、以芋、以葡，或茹芦，或蒜，岁食其利，

而邑不害。(潘之恒《练湖记》)

惠泉出惠山,昔陆羽好饮泉,能为泉水月旦,以金山泉为第一,而惠山二之,虎邱三之,当亦无谬。夫金山泉出自江心,去赚里远,莫得其处,即云郭璞墓侧,要属想像。而虎邱近且浊劣,居常水下。独吾二泉者,以两池为汇,池仅表丈,而大浸无加,烁石不减,困沦鲜滉,湁潗凛列,注瓶畜盎,色味累月。方隅千里,贫士醵钱以输,官家置邮而递,舠艑任载,道路络绎。即风晨雨夕,炎天雪候,朱绳辘轳,轧轧不绝。虽名第二,不啻第一矣。源所从来,远于若水洞一见,旋从洞底潜潗默走,委输两池之内。池上有亭焉;亭外为墀,周遭布石,石面坚密,无所注秽于池而泉甚洁。(邹迪光《惠泉记》)

虎邱宜月宜雪,宜雨宜烟,宜春晓,宜夏,宜秋爽,宜落木,宜夕阳,无所不宜,而独不宜于游人杂沓之时。盖不幸与城市密迩,游者皆以附膻逐臭而来,非知登览之趣者也。(李流芳《题江南卧游册》)

灵岩为馆娃旧址,响屧廊、采香迳、琴台,皆在其上。(前人《题灵岩》)

吴郡之西南,有巨浸焉,广三万六千顷,中有山七十二,襟带三州(苏湖常也),东南之水皆归也。其最大者二:一自宁国建康等处入溧阳,迤逦至长塘湖并润州金坛延陵丹阳诸水,会于宜兴以入(今宁国建康之水不由此矣);一自宣歙天目诸山下,杭之临安余杭,湖之安吉武康长兴以入,而皆由吴江分流,以入海,一名震泽,书所谓震泽底定是也。(王鏊《游五湖记》)

太湖之山,发自天目,迤逦至宜兴,入太湖融为诸山。湖之西北,为山十有四,马迹最大。又东为山四十有一,西洞庭最大。又东为山十有七,东洞庭最大。马迹两洞庭望之,渺然如世外,即之茂林平野,闾巷井舍,仙宫梵宇,星布棋列。马迹之北,津里夫椒为大夫,差败越处也。西洞庭之东北,渡渚鼋山、横山、阴山、秦余、长沙山为大。长沙之西冲山、漫山为大。东洞庭之东,武山北则余山,西南三山厥山、泽山为大。此其上亦有居人数百家,或数十家。马迹两洞庭分峙湖中,其余诸山,或远或近,若浮若沉,隐见出没于波涛之间。马迹之西北,有若积钱者,曰钱堆。稍东曰大屼小屼,与锡山若连而断,舟行其中,曰独山。有若二岛相向者曰东鸭西鸭,中有三峰,稍南大堕小堕,与夫椒相对而差小,为小椒,为杜圻范蠡所尝止也。西洞庭之北,贡湖中有两山相近,曰大贡小贡。有若五星聚,曰五石:浮曰苧浮,曰思夫山;有若两鸟飞且止者曰南鸟北鸟;其西两山,南北相对而不相见,见即有风雷之异,曰大雷小雷。横山之东曰于山绍山,曰曈浮,曰东狱西狱,世传吴王于此置男女二狱也。其前为粥山,云吴王饲囚者也。有若琴者,曰琴山;若杵,曰杵山;曰大竹曰小竹。与冲山近,若物浮水而可见者,曰长浮;獭头浮殿前,浮与鼋山相对而差小者,为龟山。有二女媚好相对,曰谢姑;有若立柱巉辟,玉柱稍却金庭,其南为崆山,为历耳。中高而旁下者笔格;骧首若逝者石蛇;有若老人立石上掣蛇。石公石最奇,与鼋山龟山南北相对,曰鼍山,山旁曰小鼍。若螺者青浮二鼍之间,若隐若见,曰惊篮。东洞庭之南,首锐而末岐者,曰箭浮,若屋攲者曰王舍浮苎浮。又南为白浮。泽陂之间,有若笠浮水面者,曰蒻帽;有逸于前,后追而及之者,曰猫鼠;有若碑碣横者曰石碑是为七十二,然其最大而名者,两洞庭也。(前人《七十二峰记》)

两洞庭分峙太湖中,其峰之最高者,西曰缥缈,东曰莫厘,皆斗起,层波矗逼云汉,可望而不可即。(前人《登莫厘峰记》)

常熟州治去西北若千步,为海虞山,山行若千步为东南前峰,又若千步为维摩岭。由是蹑重峦,逾叠巘,西亘十余里,峻极拂水岩,然彼渐趋于平壤焉。且长江大河,映带前后,琳宫梵宇,隐见林薄烟雨间,其状盖与罗浮匡庐相为仿佛。(张著《虞山游咏图序》)

西湖故明圣湖也,周绕三十里,三面环山,溪谷缕注,下有渊泉百道,潴而为湖。汉时金牛见湖中,人言明圣之瑞,遂称明圣湖;以其界于钱塘也,又称钱塘湖;以其输委于下湖也,又称上湖;以其负郭而西也,故称西湖云。西湖诸山之脉,皆宗天目。天目西去府治一百七十里,高山千九百丈,周广五百五十里,蜿蟺东来,凌深拔峭,舒冈布麓,若翔若舞,萃于钱塘而峭萃于天竺。从此而南而东,则为龙井为大慈,为玉岑,为积庆,为南屏,为龙为凤为吴,皆谓之南山。从此而北而东,则为灵隐,为仙姑,为履泰,为宝云,为巨石,皆谓之北山。飞来峰界乎灵隐天竺两山之间,高不逾数十丈,而怪石森立,青苍玉削,若骇豹蹲狮,笔卓剑植,衡从偃仰,益玩益奇。上多异木,不假土壤,根生石外,矫若龙蛇。郁郁然丹葩翠蕤,蒙羃蓊翳,冬夏常青,烟雨雪月,四景尤佳。(《西湖志》)

附《游西湖》诗:"长堤逦迤岸深深,百遍看山倚树吟。几顷烟岚浮埨顶,一声欸乃破湖心。绮筵画舫来青霭,绀宇朱栏俯碧浔。只恐春深重系缆,眼前杨柳蔽高岑。(此余髫丱时《游圣湖》诗,乡前辈汪既明内翰最赏破湖心句)

龙泓洞一名通天洞,俗传其底可通浙东,有采乳石者入之,闻江涛浪浪然,橹声聒耳。壁间有蒋之奇篆书,贾似道廖莹中等题名。宋咸通中,有高士丁飞者,字翰之,居洞中读书,采药力田自给,年七十二矣。操绠缶斤劚,陟峻如飞。尝月下登岩鼓瑟,流淙协奏,天籁凄冷,往往致鸾鹤之翔集。(同上)

灵隐山去城西十二里，高九十二丈，周一十二里，亦曰灵苑、曰仙居、曰武林，俗种西山。其山起歙出睦，跨富春，控余杭，蜿蜒数百里，结局于钱塘，如引两臂，南垂胭脂岭，北垂驼现岭。其山峰之北起者曰高峰，高峰之东曰屏风岭，又东曰驼现岭，高峰之西者曰乌峰，又西曰石笋，又西曰杨梅石门，又西曰西源，亦曰西庵，支出于西源之右者，曰石人。其南起而望之蔼然者，曰白猿，左出白猿之前者，曰香炉，益前而垂涧者，曰兴正。右出于白猿之前，而云水森然者，曰月桂。白猿之东，曰胭脂岭白猿之西曰狮子峰。又西曰五峰，又西曰白云，又西曰中印。中印之前曰无碍，又前曰善住。并善住而特起者，曰稽留，俗称鸡笼者讹也。稽留之西曰莲花，有岩曰玉女。莲花之东曰飞来，上有石梁西跨，下有岩洞，曰龙泓、曰香林、曰射旭、曰理公。其水南流者谓之南涧，北流者谓之北涧。南涧自合涧桥溯流至白云峰之下，凡八。逾桥北涧，自龙脊桥溯流至白云峰之下，凡七。逾桥南涧之源，出自西白云峰而东注，会他支涧，逾第八桥之西，会奚家涧入新移涧，出闸口曲流，北经合涧桥。北涧之源，出自西源峰，而东注过腾云坞逼枫树坞，湍于第五桥，下浸飞来峰趾，汇于西坞，漾渟于洗耳潭，潴于涡渚东屿，亦曰暖泉。潋滟于冷泉亭下，经呼猿石门涧，潜激于龙脊桥东，经合涧桥，又东二里，过行春桥，出灵隐浦，入西湖谓之钱源。泉之南出者七：曰月桂，曰伏犀，曰丹井，曰永清，曰偃松，曰聪明，曰倚锡。月桂在天竺寺之右，伏犀在飞来峰之巅，其余皆出支坞泉之北。出者九：曰冷泉，曰韬光，曰白沙，曰石笋，曰白公茶井，曰无著偃松，曰永安，曰弥陀，曰腾云。惟冷泉在涧壖，其余皆出支坞。（同上）

予髫年读书灵隐五大夫树下，窗对北高峰，峰半一僧每夜击板念佛。绕山行，山有虎。余夜读声高，与虎声念佛声相间。复迹僧与语，则敝垢古貌，自号桂峰，住已三十年。视所击板尽蚀，予为铸铜板易之。逾夜声寂寂，骇问故？则山中一黑虎闻铜声，惊舐其腓，血溢而仆。又有黄虎若咎黑者，挤之去，得不死。未几予别去，往事梦中矣。今戊午中秋，同李子分虎登韬光玩月，忽闻念佛声，为忆此北高峰也。质明走问桂峰，则年且八十，咨嗟道故者久之。予既登绝顶，复下山麓，寻五松精舍，见桂峰方俯窗下视，念佛数声送我，响振林谷，若蓟门啸焉。因赋长句，用李屺留题灵隐寺七虞韵，分虎和之。明日择工镂板，悬桂峰所居之室。○崎磴千盘路曲纡，凭凌云海天为衢，龙凤飞舞不模糊，留下西溪作陪都。石骨玲珑鬼斧刳，骇豹蹲狮谁刻镂？万岭迥伏少樵苏，北皇高处失浮屠。华光庙下走觋巫，岁岁祈蚕集蕊刍，宿云叆叇岭畔铺，白衣苍狗未可摹。岩花峰叶化鱼凫，半空碧浪翻来无，火轮推出扶桑乌，海水明灭转天枢。江深湖白孤山孤，浓淡变态气色殊，飞鸟下翔猿猩趋，俯寻流泉探僧厨。重逢老衲貌更癯，二十年来曾相须，青灯乌几对山嵎，书声佛号啸于菟。僧忘乎虎吾忘吾，重话前因意踌躇，目送山椒足不逾，嘹嘹清梵空中呼，如闻天乐吹笙竽。

东南山水，余杭郡为最。由郡言，灵隐为最；由寺观言，冷泉亭为最。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寻，广不累丈，而撮奇搜胜，物无遁形。（白居易《冷泉亭记》）

严陵严先生祠，古柏阴风，夹江滴翠，气象整峻，有俯视云台之意。由客星亭右迳二十余，折上西台亭曰留鼎，一丝，复从龙脊上骑。过东台亭曰垂竿百尺，附东台一平屿，陡削畏眺，一石笋横起幽涧，蹇仰恣傲，颇似先生手足。磴道中俱老松古木，风冷骨脾，此两台者或当日振衣之所，空钩意钓，何必鲂鲤？吾不以沧桑泥高下也。（王思任《游钓台记》）

余《游钓台》诗：盘旋上山椒，立壁揽空翠，扫苔得清阴，众鸟静不避。磊砢千丈松，狂奴俨相值，朗朗客星悬，岂复撄世累？物色备安车，三反乃一至，公孤且不荣，菜佣笑益字。千秋一钓竿，烟波惬所寄，笑彼往来舟，纷纷竞名利。

东湖在明州东二十五里，方八十里，受七十二溪之流，灏溔汇蓄，足以溉鄞七乡之田，旧名万金湖，昭利溥也。祠宇邃密，卉木芬郁，埒杭西湖之盛，故并称东湖云。（李濂《天童山记》）

循白云山而南，过小白岭东行，至天童山寺。予闻晋僧义兴尝住是山，笃戒律，有童子日给薪水，居无何，辞去，曰："吾太白辰也。"奄忽不见。宋孝宗书"应梦名山"四字赐之，入寺路径如斗形，双池并深，跨池而桥，筑七塔以象斗。外池有水碓磴；内池曰万工池，木叶雕落，不入其中。即入焉，经宿辄不见。（同上）

《松陵集》云："谢遗尘者，有道之士也，尝隐于四明之南雷。"一旦访龟蒙陆子，语以山中之奇，品为九题，索诗曰："石窗过云，云南云北，鹿亭樊榭潺溪洞，青棂子鞠。"皮日休和之，诗各固题，附见。宋施宿乃云谢遗尘所称，及陆皮诸诗，世虽竞传之，顾今四明山中居人，乃不知异境，果安所在？盖与华山之华阳，武陵之桃源，皆神仙境，可闻而不可即者也。（沈明臣《四明山记》）

雪窦山在奉化县治西，登日岭夫人庙，岭巅有石特立，类人形，故俗称石夫人而庙之。又西北皆平原，有地滨湖江，曰白作洋。时旱地多赭，独是洋黍稻弥蔚如云。又西折北抵溪口，乱流而渡，西至山麓，缘麓西南数十折，始睹一亭，榜曰雪窦山，距县盖五十里矣。迤北折，西有亭在井旁，为名其亭曰寒碧。又西至望官曲，自入山亭，路皆险隘蒙蔚，至此则峦开林豁，旷视无

际，僧候官，必于此平望之，故名。北至御书亭，有碑大刻“应梦名山”四字。僧云：“宋理宗尝梦兹山，因图而访得之，乃御书此云。”北数步即山门，自登山经数十盘，每盘益高，至望官曲，俯视下界，已若身在层霄上矣。又历数十盘，高益甚，既入山门，则坦夷宽旷，可四三顷，杭稌不殊平野，殿阁仅在危坡，忘其为万山之绝顶也。殿前额十步，有阜森蔚，名含珠林，东西两涧，合流于西南，合处作阁以道，名曰观澜阁，古漱玉亭或在兹与？南涧宽若沼，石文如锦，盖即锦镜池也。或曰：“涧旁旧有池，环以花木，今已湮为田矣。”又南亦作阁以道，名曰听泉，亭旁有峻径，曲折而南观瀑布，盖两涧合流之泉，垂泻于千丈崖，汇为隐潭，奇丽甚。然临绝崖，俯浚谷，悸眩不能谛视。崖上有龙王祠，古飞雪亭也。间有妙高徐岛崖，桃花坑，皆胜景。（杨守陈《雪窦山记》）

招宝山临大海，四望浩渺，与天无际。海中诸岛，隐隐如凫鸥拍浪，时时飞耸欲坠，日本琉球诸番，异域遐眺，亦历历可指数，诚天地一奇观也。（沈恺《招宝山记》）

宝陀山去昌国两潮山，不甚高峻，山下居民百许家，以鱼盐为业，亦有耕稼。有一寺，僧五六十人。佛殿上有频伽鸟二枚，营巢梁栋间，大如鸭，颊毛羽绀翠，其声清越如击玉，每岁生子必引去，不知所之。山有洞，其深罔测，莫得而入。洞中水声，如敲数百面鼓鼙，语不相闻。其上复有洞穴，日光所射，可见数十步外，菩萨每现像于其中。（张邦基《普陀山记》）

世传海市蜃楼不常见。庚寅季春，予避寇海滨，一日饭午，家童走报曰：“海中忽涌数山，皆昔未尝有。父老以为甚异。”予骇而出，会颍川主人走使邀予，既至相携登聚远楼东望。第见沧溟浩渺中，矗如奇峰，联如叠巘，列如碎岫，隐见不常。移时城郭台榭，骤变歘起，如众大之区，数十万家，鱼鳞相比。中有浮图老子之宫，三门嵯峨，钟鼓楼翼其左右，檐牙历历，极公输巧不能过。又移时或立如人，或散如兽，或列若旌旗之旆，瓮盎之器，诡异万千。日近晡，冉冉漫灭，向之有者安在？而海自若也。（林景熙《蜃记》）

大龙湫瀑，从绝壁石凹中倾泻，故凡瀑皆冲激澌泫，而此瀑独委蛇缥渺，大有昵人媚人之意。然或久阁不下，一下而愤懑逼亿，盛气以赴，则飞电迅雷之时发也。或忽然四散，不和所之，已散复集，而奔腾杂沓，一时齐至，则羽林三十万，披坚执锐，如墙而进也。当其舒徐时，其为响如琴如瑟，如笙如簧，如箸如籥；而及其纷轮沕潏，则又如走石，如裂竹，如嚣鼓，如钟如镛，如磬如鎛之具奏也。盖蚴蟉者其常，而砰磕者其变也。少选五彩注射，作五色长虹，炫煜不定，白者白坿，青者青莲，绿者绿珩，红者红罽，紫者紫磨。（邹迪光《大龙湫记》）

雁山循崖而南，百里如画，自乐清道白河芳林，逾窑岙，过长嶴原，经古塔、本觉、宝冠、石门诸寺，出白溪驿，谓之右路；自黄岩由白若岭，入石梁，过灵岩，逾马鞍，至能仁，出长嶴，抵窑岙，谓之左路。马鞍岭盖其分界云。东谷之峰五十有三，西谷之峰四十有八，谓之百一峰。有泉五，有岩二十九，有石三十三，而石行廊为胜。有潭七，而沐浴为大。池一涧一，曰筋竹嵝，一曰经行门，一即石门也。有洞十二，而道姑为古。有溪四，而四溪之水为会。有岭七，而丹芳为峻。凡四十九盘。有障二而平霞为华。有桥二，有屿二，有阁二，即南北也。有庵三，而八扇为八庵。有亭四，而看不足为奇，堂一曰资深，游人之所有事也。（陆深《雁山图记》）

天台山以上应台星得名，山有八重，如张大帆，而华顶居其上。桐柏、赤城、瀑布、佛陇、东沧、群峰，环列于下，如华之有瓣有须，俨若芙蕖一朵，簇拥水面。（邹之峄《天台山纪略》）

金华洞为初平叱石处，余髫而闻之，发种乃一至，而叱石处复不在金华洞。未至洞十五里，有山曰赤松，今为宝积观，观旁祠二仙，即皇氏兄弟，是其处也。石故在山之巅，变怪抵牾，宛然如羊。（谢翔《金华记》）

近辉有黄花山，为太行异境，元人诗曰：“黄花白鹿知名寺，荆浩关同得意山”即此地也。此即所谓林虑山也。（《林虑山记》）

王屋山在济源县西百里，《禹贡》曰“底柱析城，至于王屋”是也。以其山形如王者车盖，故名。或曰山伏如屋也。（《王屋山记》）

城共西北七里，有苏门山，一曰百门山，乃百泉始出之山。其地岩谷幽邃，林樾茂密，古名士多卜居焉。（前人《百泉山记》）

啸台迤逦西转，约里半许至康节安乐窝，拜其遗像。康节范阳人，幼从父古徙共城，遂筑室百泉之上，名其所居曰安乐窝。（同上）

盘谷在济源县北二十里，唐李愿隐居于此，昌黎韩公有序送之，而是谷遂显名于世。（同上）

《山海经》太行山一名五行山，《列子》作太形，则行本音也。《河图括地象》云：“太行天下之脊。”郭缘生《述征记》太行首始河内，自河内至幽州，凡有八陉。崔伯易《感山赋》，上正枢星，下开冀方，起为平邱，妥为平冈，巍乎甚尊，其名太行，盖趁韵之误耳。（顾起元《太行考》）

雁门山在代州北三十五里，志云："以雁出其门，故名，一名雁门塞。关因山以立，凡山西之关四十有余，皆踞隘保固，而耸拔雄壮，则雁门为最。"（乔宇《晋阳游记》）

龙门在秦晋之间，万山之会，禹治水极力之地，形势甲于海内。（吕柟《晋游杂记》）

砥柱在平陆县东五十里，大河自蒲津西来，至是微折而南。是柱正当转曲之间，在三门山之阳，紫荆骆驼二峰之西，其形如柱，植立中河。（同上）

砥柱山有人门神门鬼门，在黄河中最为险峻。渡者杀牛刳去肉骨，轧其皮以货物实其中，连一二十只，上横以木板，乃得渡。人入门者，安然无恙；如误入鬼门，则柁工死而货在；如入神门，则人货俱无矣。

傅岩在平陆县东二十里，里曰商贤，有水曰圣人涧，为说版筑之所。（同上）

五台山本名清凉山，《华严经·疏》云："清凉山者，即代州雁门郡五台山也，以岁积坚冰，夏仍飞雪，曾无炎暑，故名清凉。五峰耸出，顶无林木，有如垒土之台，故名五台。"（僧延一《五台山志》）

万卦山在交城县西北五里，群峰峙立，续断开合，如万卦然。天宁禅寺在山之趾，为十景之一，曰卦岳爻峰，毗卢阁在寺后，面势严正，檐阿围栏，崇高爽朗。环山松柏，苍翠可挹，下视云林，远观汾水，宛若天台灵泉。（《交城志》）

郦山在西安之临潼县南半里，即抵其麓。（都穆《郦山记》）

华不注、大明湖、趵突泉，济南之三誉也。（王思任《游历下诸胜记》）

孔林从山麓东行二百里，至曲阜，石俱骨，走渡泗水，忽数千顷，蓊蔚叆叇。至圣林曲荦，路过洙水桥有石人二，剑笏俨如石麟，虎四，华表二，肃拜。享殿之下，观子贡所植楷。先为子思墓，左伯鱼，上则吾夫子藏也。（前人《孔林记》）

癸丑九月交城丁内艰归路经东省，因谒孔林，有诗曰："西周嗥狐尽，东家万古存，羲昊陵虽远，曾无一子孙（伏羲少昊陵俱在曲阜）。峄山千仞高，洙水见真源，松柏夹道立，孤直不可扪。其下绝寸棘，神蓍蟠灵根，苍桧无生死，秦火安能燔？深林蔽白日，避巢鸟不喧，小子瞻拜晚，俯仰肃心魂。涧芷一昭忠，颂圣归无言。"○"曲阜世令尹，肃我奠官墙，宰牲列桂醑，尊彝韫古光。趋跄云礽胄，古壁响丝簧，敝裘惭执鬯，陪祭俨冠裳。哲配左右列，衮绣坐素王，顾瞻东西庑，诸儒首左盲。既拜圣人墓，又登圣人堂，欣展还踧踖，对越转徬徨。"

南楼在仪门之南，石城上，一曰黄鹤山，制度闳伟，登望尤胜。鄂州楼观为多，而此独得江山之要会，山谷所谓"江东湖北行画图，鄂州南楼天下无"是也。（陆游《登南楼记》）

赤壁有五，汉阳、汉川、黄州、嘉鱼、江夏皆有之，惟武昌嘉鱼西南八十里，大江滨北岸，乌林南岸，乃吴破曹之赤壁也。唐属蒲圻，故云去县西百四十里，今属嘉鱼，宋谢枋得犹于石崖见赤壁二字。苏子瞻所游，乃黄州西下津江百步，赤壁矶上，人误为赤鼻，非故地也。（顾起元《赤壁考》）

临皋亭下八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苏轼《临皋闲题》）

君山在府城西一十五里，洞庭湖中，一名洞庭山，又名湘山，状如十二螺髻。《山海经》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盖尧女湘君始居于此，故名。（胥文湘《君山记》）

九疑山在宁远县南六十里，晋郭璞云："其山九溪皆相似。"或云："九峰参差互相隐映，奇而疑之，故名。"（慎蒙《九疑山记》）

楚之西，洞庭之北，有武陵桃花源，即昔人避秦处也。逾桃花源水行三驿程，即辰阳郡。西北逾卢溪浦日，四舍许，为大西山，即《道书》第二十六大西华妙洞天，古传所谓穆天子藏书于大西山小西山之中者是已。（王世龙《大西洞记》）

白鹿洞书院之脉，自五老峰来，绝壁悬天，一峰南下，如顿万马。可二十里，崛起一山，而四山环之，是为后屏山。山之阳，即今白鹿书院也。昔岭临溪，卓尔山峙其前，左翼山翼其左，两山交织，一水中流，水自犀牛塘，圣泽源，经鹿眠钓台，贯道涧中，异石峻嶒，盛有先贤劖刻。至勘书台，则危崖飞湍，跨涧为桥，是名枕流台。上平如砥，遥对五老，独对亭作焉。台左即左翼山，山有起亭，又稍折而南，名迴流山，其岭空阔，可四望。旧有六合亭，亭今废。跨溪为流芳桥，后先二坊，夹溪相映。又前平畴数十亩，隔溪层峦百仞，曰罗汉岭，为书院外案。去回流东二里许，为书院石坊，曲折至梅溪湖，入彭蠡，有二曜星，扼其水口而阳储诸奇岫，隔江入照，此鹿洞山水之全胜也。去书院十里而遥，有水帘三级，飞雪悬崖，则公文所谓新瀑是也。他若栖贤为唐李渤读书处，卧龙冈为考亭十隐地，皆因书院而附

见焉。(《白鹿志》)

《匡庐山记》云:“匡裕先生殷周之际,受道于仙人,即岩成馆,人称神仙之庐,因名庐山。高三千三百六十丈,周二百五十里,其山九叠,水亦九派。”(《莲社高贤传》)

庐山之面,在南康数十里,皆壁,水从壁罅出,万仞直落,势安得不森竖跃舞,故飞瀑多开先为绝胜。登望瀑楼,见飞瀑之半,不甚畅,沿岩而折得青玉峡。峡苍碧立汇为潭,巨石当其下,横偃侧布,瀑水掠潭行,与石遇啮而斗,不胜,久乃敛狂斜趋,侵其趾而去。游人坐石上,潭色侵肤,扑面皆冷翠。(《庐山观瀑记》)

黄岩寺折而至前岭,席文殊塔观瀑,瀑注非壁下,雷奔海立,孤搴万仞。峡风逆之,帘卷而上,忽焉横曳,东披西带。(同上)

岭南观音山在会城隅之三里许,路不甚险,峰不甚峻。然嵯峨逼侧之状,榕阴松翠之幽,不减庐岳也。(郭昭《观音山记》)

七星岩在肇庆府城之北五六里许,翠螺拱立如斗,故名,而玉皇阁水目洞为尤胜。(《两峰草堂集》)

罗浮本两山也,烟雾迷合若一,故称罗浮。并无虎豹蛇虺之害,人游其中迷,必有神人为之指引。不必裹粮,持长镵食锅,沿道掘山药茯苓煮食之,可以疗饥。奇物甚多,不可名状。而蝴蝶甚大,其翅如车轮,五色灿烂,不可畜,畜辄飞归。若有人取其兰而育之者,虽千里亦去,盖仙种也。(《行笈闲见录》)

清远一名中宿,旧传黄帝二少子隐此,因号二禺山。梁时有二方士往舒州延祚寺,夜叩真俊禅师曰:“峡据清远上游,欲建道场,师许之乎?”俊诺,中夜风雨大作,迟明佛殿宴像已成。师曰:“此殿飞来,何不回去?”空中语曰:“动不如静。”赐额飞来寺。(《地图考》)

大好山水

新安名贤辈出,无论忠臣义士,即闺阁节烈,一邑当大省之半,岂非山峭厉水清激使之然哉?灵奇秀拔在在而有,黄海白岳其最焉者耳。三复梁祖之言,固不独为徐士秀作慰籍语。

白岳山在休宁城西三十里,高三百仞,周三十五里,奇峰四起,绝壁断崖,游齐云者,必先登焉。齐云岩在白岳西北,高三百五十仞,周回数十里。县西行峰皆平,至白岳岭峰始奇,石路盘回如线,游人缘梯而升。自白岳西南行五里,至桃源岭,重岩夹峙,结小屋曰中和亭。亭下二巨石蹲伏,色黧黑,中有白质成突睛,曰石鳖坞。坞旁大壑,深不得其底,但闻水声潺潺,出草树间,曰桃花磵。渡磵近西,乃有石罅,方广若门,曰天门。门下旧有石楠一株,大数十围,门下诸石,如伏犀驯象。入门东南行,联岩如城:其第一曰弥陀岩,即密多岩。今有密多院。《祥符经》云:“木罅中出蜜,长吏尝遣取之,梁任昉为太守,遂止,皆误传也,乃僧取《梵书》波罗密多义耳。”第二曰观音岩,视弥陀稍劣,前一石色正绿,昂啄而辫尾,曰鹦鹉石。第三曰罗汉洞,稍加大焉。二石龙循洞门旁出,鳞骨隐隐,蹴之疑为石子所砌,谛视之,石肉相结,复意其为真龙也。第四曰龙王岩,视观音加劣,岩上飞泉洒洒,落岩下如雨,曰珍球帘。帘前有池,池未尝溢,亦未尝涸,曰碧莲池。潴水沸散于西磵,曰龙池泉。西巘有虎迹,如泥淖所印者,曰黑虎岭。黑虎西行折南里余,至车祺岭,其峻视白岳倍之。车祺南二里,至真武观。观后一山突起,如屏倚天,所谓齐云岩也。云岩二字,宋内翰程珌所题。明嘉靖丙辰,世宗以祈祷有应,曰齐云山,敕建太素宫,左一峰曰石鼓,右一峰曰石钟,夹屏两峰曰辇辂。观前水如带,委蛇而东,为石桥以渡。南直观门数百步,一峰挺然拔出苍莽中,不与群山相属,曰香炉峰。左右两岸之门,有巨石特起,又谓之凌虚崖。桥西高崖中断,一小峰离立下崖,曰舍身崖。崖西行上浮云岭,南下数十步,仰视栖霞洞,其顶横卧一石如蝃蝀,曰鹊桥。下有洗药池,左崛起巨岩,曰绅霄。前一石衔尾封脊,引颈欲鸣,曰橐驼。西北人立数峰,有堆翠如螺髻者,曰三姑。有矫矫类力士之举金生者,曰五丁。又有类有道者,比肩垂绅而来,曰五老。南一石卓立,曰天柱,险不可即。别一径通独耸岩,一磵自北西逶迤而来,散而为井者九。北三里一石洞屏榻整然,殆异人隐处。又北一里,五峰并峙,而中稍高,曰五凤楼,上有石人,呼之隐隐若有声应。西北有沉香阁,草木蒙茸,蛇虎潜中,不能往也。玄殿初创自宋宝庆,真武像,相传百鸟衔泥所塑,然两经火,一发不毁,其异如此。独耸岩高三百仞,周十五里,顶有池水,清澈可鉴。崇崖凡数曲,里人凿渠引水下山,溉田千亩(《休宁志》)。

齐云天门奇胜,岩下碑碣填塞可厌,游人好题,亦是一僻。仕其土者,薰习成风,朱书白榜,卷石皆遍,令人气短。余谓律中盗山伐矿,皆有常刑,俗士毁污山灵,而律不禁,何也?(《解脱集》)

附《销夏齐云山》岳半山房作:“穿林陟丹崖,苍翠滴人袖,夹路响清湍,幽篁暗白书。云痴助石顽,泉咽添松瘦,引领望天门,浓绿接烟岫。岭畔啸孙登,时闻钧天奏。”

黄山去郡郡百二十里,叠巘层峦,冠绝江左,而径与云伍,游者罕焉。康熙丁未春,家大人出守兹郡。余登署中紫翠楼,见双岭对屹,识即云门峰,心怦怦为所动,欲游不果。戊申秋雨至,俱为雨苦,虽往反云影烟萝中者,旬有九日,而山水奇奥未之见也。己酉九月治茳屦竹杖,偕胡霖野、欧阳磐士诸子,及冲谷弟往焉。

斯游也，出郭之朝湖门，而北十里许，抵潭渡，又十里许，抵潜口，紫霞山在焉。又十里，抵佛子岭，则黄山趾也。黄山高四千仞，天目高一万八千丈，而天目反出黄山下，盖势处卑下，其巅仅与此趾平也。又五里抵杨干寺，水色山光，冷然善也。又十里许为容溪，系容城子仙处，夹径丛篁，可以幕日。由栗村石壁山泱岭，抵山口，几二十里，苍翠之色，滴人衣袂，遂止焉。明晨越石碪岭，雾气弥漫，十步之外，仅以声达。下岭雾开，同诸子坐溪石，看妇子曝稻。又十里抵汤口，则天都云门人望矣。又八里抵汤院，即古祥符寺，外有泉，温冽可浴。海内汤泉不一，独此甲天下。他或足迹杂沓。污浊随之。否则气带硫磺，开凿半假人力。兹生削壁下，片石凸出，以障风雨，若为浴者，作天然室也。浴泉而上，可六十武，抵桃花源，僧水琳出肃，余嘱觅前导。明日坐飞白亭观瀑布，随往龙潭，四面阔可三丈，清鉴须眉。沿潭西为虎头岩，岩外巨磐横溪，一窟凹入，阔不盈尺，而深以丈计，碪石覆之，形同舌坠。僧云："雨后水射窟中，石子互击，如闻钟磬丝竹音，是为丹井也。"背丹井而上，为莲花庵，传为鲍元则所建，尚余数楹斜峙。由庵而南，扪萝直上，山脊一罅，则轩辕黄帝药炉也，炉边坐可六七人，望诸峰最清。憩息良久，复寻旧径回桃源，登峰造极，期于明日。夜将半，枕上忽若雷轰，僧云："必峰头有雨，龙潭盖诸水门户也。"晨起果阴黑，龙潭溢数尺矣。须臾大雨若瀑，潭势溢猛，飞越沸腾之状，千龙驰，若虎跃，若珠溅，若雪舞。一刻千变，目不暇给。雨四日，同人有归志，余曰："游佳山水，如读好书，展卷了了，意味反觉索然，何妨从稍处食蔗也？况风声树声，雨声涛声，不啻鼓吹，遥见黛色隐隐出没，已坐我米襄阳画图中矣。"次日雨止，路尚湿，即同诸子，由兜率广之慈光寺，拜四面佛像，庄古缥碧鎏金凡七级，级万像，高四丈许，若浮屠然。殿宇雄丽，规模类金陵之报恩，而阔逊之，黄子干升新建也。去慈光寺而北望，紫色青鸾，撑出云表，而径曲邃，不三十武一憩，约五十憩，抵观音岩，石黑暗古朴，与朱砂洞相对。又五里许，登老人峰，仰睹穷窿，非断自削，而俯睇青鸾紫石，邈乎小矣。下老人峰，入天门罗汉洞，为蛟龙所败，径已塞，两山并立，虚悬百尺，诸子股栗却步。余令从者横木于上，踞而度，再以余力接诸子，始从焉。又里许抵小心坡，有根缘石起，枝叶交结，若揖若让者，则迎送松也。又六十武，松以卧龙名，颇肖之，而径益狭，臂不得纵。导者曰："此犹阔处也。"又五十武，石壁划束，径由中裂，天可尺较，是为小一线天云。出小一线天，登峭壁磨背者可二十武，沿而北度木桥，入洞高二丈许，一隙透天。缘梯直上，人从隙出，不七十武，抵文殊院。僧壁立迓入，饭毕，登文殊座，指点三十六峰位置，但可远望，莫辨文理。惟天都洞门可窥，峰房蚁穴，断续宛如村落，而眷老人峰又拳石矣。下而北登立雪台，望后海愈奇，有平地矗起，直耸天半者，余曰塔也，僧曰峰也。有蹲踞悬崖，如跃如舞者，余曰兽也，僧曰石也。有绿成围而烟成缕者，余曰舍也，僧曰松也。至红紫万状，森森林列，微茫若云，浩渺若水者，余莫辨，僧亦莫辨也。返而饮，饮而卧，浑忘人间事矣。晨起复往立雪台看云，而云气半山；登文殊座看山，而山体半云。壁立曰："宿云晓合，此山常态，今日不雨也。"俄顷云果散，遂之莲花峰，峰在文殊右，由立雪背而下，石磴齿齿凌面，若蹑悬梯，身虚其半。同人惧而返者五六人，霖野磐士差壮，循级而上，筇不克翼者，以布曳之。自立雪抵峰下，约五百折，得平石围坐，东望天都一隙若月。导者曰："即昨所见洞门也。"又三十步，虬龙悬缀，根缕缕上指，一线串壁窦，而苍翠自若，是为倒挂松云。又二十武，折而东，峰之背也。沿背而折者，凡八，抵元白静室，故址犹存。左右截怪石，径不可转，人皆禹步。又千武许，石扇裂，木桥阔数寸，度者危之。又十武折而西，石夹若巷，高与肩，让出巷，伛而入者，为洞风肃肃挟两腋。三折而出，复之北腹，附崖者可十武，则极峰之巅矣。巅阔丈许，青石叠抱，中凹若盂，宛然莲初开状也。傍有醴泉，颇亦幽香，取以煮茗，绝非人间味。极目四眺，烟岚荡摩，九华天目匡庐微见，白岳鄣邱咸在足下。北望一线白与天邻者，则大江也。导者曰："今日惜微云，否则，一面千里，金陵报恩浮屠可指也。"语未毕，云雾骤起，翳幔天地，峰为雾没，露尖可三尺。霖野磐士恐，从者亦恐，余大呼曰："不登此峰，不知黄山之大；无云雾，不见此峰之奇。人生若寄，瞬息间青山苍海，古人秉烛夜游，岂无谓哉？"众少定，而雾气愈重，数辨危石，若莲叶浮水上。余曰："乘此可泛六合也。"众大鼓掌。雾渐薄，诸峰次第出，乃以前径，返抵立雪。壁立已候石上，谓余曰："今日之游快乎？吾固知不雨也。"携而入。次蚤之后海，众婉词乞怜，期于桃源以俟。惟霖野不屈，仍偕往，旧径霜滑，晓风刺骨，足力逊昨日，将午抵峰下。余仍欲登峰，道者云："舍卧云无宿处。"遂绕峰而西，将二十武，径忽断，硉兀凭渊，凿壁为磴。众大惧，余审顾久之，循序传缒，后之履及前之肩。磴之受身处不二尺，受足处不一尺，字曰云梯，信不诬也。下云梯折而东，径少平，行大壑中，可三里。甫蹑而上，随山肢转者五六折，礁石若屏，径以穴通，可容廿人，数隙漏天，亦不苦晦。三折约七十级，达巅，旷然一望，目不可绳。西为丹霞，又西为芙蓉，南为翠微，北为石柱，俱逊天都，惟莲华差堪与并。至是霖野不能支，枕石卧。壁上松甚奇，独往观之，而径不逾踵，亦心愕也。下壁入大一线天，仰瞶太虚，浑如曳帛，较小一线天远可三十武。出而下，境衍旷，林烟交错，远近相连，渐见沙土穿林。约百武，抵丹台，腹汩汩诉饥。遥见茅舍，阴喜之，及至，僧耳，纳慧大呼，绝不闻，导者张以手喻，乃供薄粥，遂得接力上丹台矣。台敞平，容千人，俯视天壑，深靡测，奇峰环抱。对台一峰特起，端方秀削，色肖伽楠，怪松如发，披覆其上，则紫玉屏也。余依依不忍去，霖野指夕阳在树，导者复托虎骇，缓步下。去台北里许，坐蒲团，松本高不三尺，皮若龟甲，枝叶平密，匝围数丈，根盘屈悉贯石罅间，不知何代物也？去松而北二里许，抵光明顶，前后海门可望，而始信诸峰

又若招我往也。下光明顶半，行草中约百武，遇吼堂上人来，同坐林松，移时霖野乃至，耦一苍头，比及庵，星光射户牖矣。吼堂询游状，余曰："登老人，山在天上；登文殊，山在面上；登莲花，山在肩上；登丹台，山在脚下。"吼堂曰："黄山最奇在海，明晨登狮子峰铺海，或不果，日之初升可观也。"余竟夕不能寝，时闻霖野从梦中说倦，质明整衣出，而吼堂已俟户外。霖野适与梦战，余舍之，同吼堂往，不八百武，抵峰下。天光亮然，云冉冉自山脚起。吼堂曰："今日海矣。"东方渐白，云族四出，虽匼匝中往来有序，诸峰尽没，惟天都莲华炼丹，不为掩。余谓吼堂曰："三峰真仙岛矣，尔我宁不可俱登耶?"无何，而海势已成风卷云而聚者成澜；云笼岫而横者成渍成滨；云和雾起，而时上时下者，成涛成浪；远山间雾孤木，而若往若来者，成帆成橹。一望浩浩，若将千里。吼堂曰："云乎水乎?"余曰："水者天地之包，五行之始上为云雨，下为江河，水即云，云即水也。"已而云少解，东瞩金光灿烁，目为之夺。吼堂曰："日也。"忽声刺刺出草间，回顾之，则霖野扶筇跄踉至，欲举目，海已收矣，怅怅怨余。余曰："子不见海，梦也；余见海，亦梦也。"吼堂笑携之返，俱以野馔味殊媚舌，即拉吼堂为始信前导，至则峰裂成二。一松自东达西卧可桥，伐其怪异，虽不及峰西之扰，龙功于游者，实大字之接引，允宜度松，即巅麟峋千仞，而东北诸峰，立者伏者，屹者拔者，支者结者，崩者压者，踞者笋者，人者兽者，窜者战者，飞者横者，束者排者舞者，悬而坠者，眠而昂者，或以万计。余跃然起曰："峰耶幻耶？梦耶真耶？人为之耶？造物为之耶？立雪之望而莫辨者，其此也耶？藉非身到，乌知天地间有此奇境也哉?"去峰而东，可二百武，为散花坞，势之涧大不及始信，而灵奇无二。余不意既有始信，复有此地。吼堂别去，余绕而东，折而下，幽壑茂林，约二十武，得掷钵庵止焉。日未晦，庵前修竹可人意，同霖野坐其下，不见天影，乃入。次日去掷钵而东五里许，止于亭，看九龙潭瀑布，瀑凡九折，远可五六里，疾若电回，声若雷斗，旧云黄山无瀑谬矣。去亭十里，抵汤口，又八里抵桃源，诸子迎人，争询后海况？余倦甚，出袖诗答之，少憩复浴温泉，乃令从者觅村醪，酬导者，并酬余两足。诸子曰："读吾子诗，江南之奇，信在黄山，黄山之奇，信在诸峰，诸峰之奇，信在松石，松石之奇，信在掘古，云雾之奇，信在铺海。惜穷荒绝漠，即生长其侧者，亦不克多邀一盼也。"余曰："黄山若不生穷荒绝漠，车马及之矣；峰不生天半，涂污及之矣；松不生奇峰，斧斤及之矣。而松有非餐云吸雾，又乌能裴亹可爱若斯也？彼苍之位置黄山正厚也。"诸子叹服，各引满，就寝。晨起别冰琳出山径，犹昨也。霜风洒洒，禾不在野，曾几何时，序令已更，意刘阮初归时，亦犹是也。归以述之家大人，大人曰："余梦想黄山，欲往不克者屡矣，不意小子先我游也。虽然，游亦岂易言哉？胸在牵滞，兴必不畅；足无全力，览必不周；笔墨无灵气，不能为山水写照；性情不与山水相近，不能收之胸中，放之纸上，与人共见，汝曷志之？我且作卧游也。"钤唯唯，因追忆时日，约略步武，举似情状，走笔而为之记。（渔阳曹钤《宾及记》）

黄山三十六峰，游者踵接，名人题咏，笔不胜书。顾予酷爱兹记，潇洒闲适，足以慰我山灵，每读一过，如游旧国。惜其游屐所至，仅得其半，然必虑其缺略，则有黄山全志在。

附《黄山诗》

杨干寺题壁有序，及为先慈卜地，步出里门，人莫知予投足何所，偶遇罗景明李守之两老人，及僧普闻蕴白恒学辈，坦步寺后，见程子非二题壁《感怀》一首。

三春无刻是晴天，蔬食芒鞋到处眠。曲曲溪流苍玉碎，离离麦秀碧珠圆。漆登未热佳城闭，岩腹将倾石椰悬。偶过精庐题壁处，四山烟树恨无边。

《渡石壁洽川桥》

万仞凌霄翠色连，中通碧水听溅溅。田家麦怨三春雨，茶市人烟四月天。野渡舟横深柳岸，小洲沙接断桥烟。花时行客无停屐，妒杀鸳鸯浅水眠。

《慈光寺》

客到山门噪白鸦（凡客至，鸦辄鸣向禅堂，僧即出肃），佛光四面现昙华。钟鱼隐隐传天梵，台阁层层簇石霞。百啭时闻山乐鸟，一株独放木莲花（惟黄山有此花鸟）。长空碧落流丹液，好向云中泛月槎。

《文殊院》

曲磴天边路百回，此身长傍白云隈。看山有胆双眸豁，铺海无声万象来。夜放佛光人指月，上升旭日下鸣雷。文殊座出悬崖顶，趺坐忘年长苔绿。

《莲花峰》

一望空苍未有涯，海云千顷泛莲花。茫茫练影横三浙，点点烟光簇九华。崖隙尚留春乐水，峰尖长挂炼丹霞。悬松卧石皆成象，半壁晴光半壁遮。（随看各成一象物，形毕具，松石也，寄世间少有）

附《怀黄诗》

予甲寅春暮入黄山，裹粮作半月游。四月朔，宿文殊院，更深忽放白光，置身银世界中，山鸟齐鸣，诸峰了了，生平得未曾有，移时一无所见，今十八年矣。近友人以《黄山记游》寄正夫，兹山岩壑松石之奇，朝夕变色，今昔异状，出人意表，虽善绘，妙处不传也。予阅山记夥矣，谁尽其胜者？既未能尽其胜，又乌乎记？山有旧题额曰："到者方知。"又曰："岂有此理?"又曰："不可思议。"得此十二字，千百篇游记可炬也。偶触予心用叠旧韵怀之，要不过忆当年吾目之所及，吾走之所到，以志昔游而已，亦安能尽兹山之万一哉？

摩云直蹑谷中楼，珠阙琼台得从游。紫石文

虹窥涧饮，青鸾翠蠹逐岩流。山弥溟渤空涛涌，僧学猱猸绝壁留。一杖拨开瑶草径，凉生三伏已深秋。

古壁苔封玉简尘，丹山碧水好寻真。名都定鼎来天子，立石拖绅拜圣人（石丈孤耸，冠裳特立，俨然尼邱，指目孙子峰，予拜其下）。岩□玲珑时万变，松虬蟠结老无伸。书堂傍寺清潭近，旧日逃名说郑纶（郑师山先生却聘，隐此筑室祥符寺畔，至今钓石尚存）。

虚空皴染半留余，云帜霞标拥梵居。邃洞不知秦岁月，空门安事汉诗书。泉根霤沸尘心净，山骨苍寒世味疏。菜甲茶枪僧共好，六时清响吼钟鱼。

天工巧琢破庸论，臼灶长留药不存。莲母婆娑携九子（莲峰中立为众莲母，先明项居其下，小岫聚如菡萏，曰九子也），石人伛偻弄诸孙（石人峰即老人峰，慈光至此二十里）。清泉直泻千秋谷，丹液遥倾五斗樽。凭仗鞋尖难遍踏，云深空盼锦霞墩（山中霞锦洞有仙墩，可望而不可即）。

《再怀黄叠韵》

可是昆仑十二楼，攒峰叠巘旧曾游。猿蹲岫顶呼松渡，云过山椒学水流。萎翳多年红木出，采樵无路紫芝留。半空笙筑喧天乐，六月平添万顷秋。

寺门谁扫落花尘，松谷云深认不真。山锡黄名留帝迹，我吟白句尚仙人（黄山题诗自李谪仙起）。划开峭壁丹砂泻，界破空岩素练伸。猿接蛇盘阴洞合，萝龛香篆展烟纶。

崚嶒玉立百千余，洗竹剡桑隐者居。挂瀑有声皆薄激（薄而为雷激而为霆），围屏无石不图书。仙灯晃朗迎还送，莲瓣芬葩密复疏。隔绝深岩难栈渡，毵毵松桧荫龟鱼（龟鱼石距莲花峰数十步深岩四绝从无人到）。

烟封苔锁静推论，留得仙棋一局存（棋石峰有枰方正仙人对弈处）。天半松林（峰名）摇马鬣，祺中石笋长龙孙（祺在石笋峰下□人间所有物众松石无不备俱）。流来香髓分金液，持去琼浆饮玉樽（轩辕至汤池见玉壶持归石室饮琼浆升天出周书异记）。我亦暮年思屐迹，疑岚积翠润云墩。

《三怀黄》（有序）

于子章云曰："纶伸孙墩，韵之最枯者，叠至五百八章，古今倡和所少。兹《怀黄》八律，自然浑合，足为山灵写照，且无一重意复句，正如黄河水从天注，浩乎莫知其所止，韵尽矣乎未也。"予曰："黄山以峰名者三十六，析之为三百六十，再析之三千六百三万六千，无一松一石不耐人思，思无穷，诗亦无穷，安有尽乎？因叠前韵，复作《怀黄》八章。

四围青翠骨丹楼，壁立千寻渐上游。无火寒泉长鼎沸，不花杂树尽葩流。深松莺石声声啭（松谷莺石时闻其转），曲涧鸣弦袅袅留（横石如琴水沸琴上有声为鸣弦涧）。天际云行多变幻，怀黄人梦恰逢秋。

绣岭红泉隔世尘，何须远慕颖阳真。天都石室高千仞，帝子仙踪止一人。海内无山观已止（徐霞客游历遍天下，对人云："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空中布海志方伸（予游黄山见佛光而未见钟海柳宗元有吾闻九疑好夙志今欲伸之句予又何时得伸此志也）。双溪齿齿传曹阮，咫尺烟波独茧纶。

经幢寺鼓放参余，百级砂岩架树居。禽乐分迎前后海，苔花半蚀古今书。凌云古桧盘雕健，绝壁温榅卷木疏（榅木剥之可卷作瓯盘等器）。俯份阴晴山鹳巧，石中长水养巢鱼（山鹳有长水石于巢中养鱼）。

叫绝高空未易论，心眸了了梦魂存。荡胸云涌莲中蕊，绕膝峰罗乳下孙。愿挹仙瓢分玉液，不捶土鼓饮洼樽。天然石琢留泉厂，晞发皴肌沐燠墩。

《四怀黄叠韵》

峰罗巘崎拱僧楼，可记苍茫梦里游？石腹松穿山骨断，峦头瀑泻练光流。龙髯织就纤纤长，马迹印深颗颗留（俱轩辕山中遗迹）。海黑江黄双到眼，木莲开落自春秋（树大如拱，花叶皆九出，惟黄山独有）。

炼块蒸砂久去尘，往来多半是群真。仙源曲径通香谷，石支长年作老人。铁笛横吹三弄去，银罂斜厌一肩伸（登云梯一道入，嵌石壁中吹笛智聋老携具至，呼之同饮，如梦中事矣）。无凹投足凭空度，挽葛攀茆若转纶。

寒骨凄神股栗余，一僧挂衲老巢居。丹梯古藓封遗篆，玉笈真言秘素书。烂日掀霞峰攫搏，耕烟织翠树森疏。锵锵暗响流何处？乱石腾空骇跃鱼。

掀眉蹲坐口难论，滴水凝膏玉髓存。三竺五台称仲氏，九华双目作曾孙。螭头长傍呼龙石（山有四足鱼，螭首，疑其龙也。峭壁题曰呼龙石），苔脉遥分引液樽（有苔脉出清泉一线，昼夜盈石樽，用供一僧。题曰引液）。苍豹斑龙空壁啸，悬藤垂茑曳危墩。

松萝山高一百六十仞，周十五里，山半石壁插天，峰峦攒簇，松萝交映，有禅庵焉。创于唐，迁于元，新有大悲殿寄萝庵，并胜概也。山蜿蜒数里，如列屏障，于县治之北，左干腾跃，东下则入，歙诸高峰，乃旋面而西，为邑巨镇。出北郭，从东行为入山径，崎岖幽绝，不纳轮蹄，石嶂峡流，人穿鸟道，历山限，逾峻岭，复坦夷，而冈阜别一洞天。再入则危石戛泉，潺湲迸玉，复数里而层峦回合，郁葱吞吐，俗呼为金佛山。盖未有金佛庵，实为松萝山也。（《休宁县志》）

松萝茶擅名天下，实则唯山顶一片香，甘异他产，余皆北源茶，冒名松萝者也。松萝产茶，不过数斤，而官司采取，山民病之，并将绝其种类。噫！天下之名非其实者，又岂独一萝松茶哉？

古城岩在县东七里，上有歙州治旧基。下有巨石，高丈余，宋邑宰邹补之手书兑卦，为磨崖碑。山麓两巨石，夹立如门。循门而工，有两石如鹅，两鹅入洞，各见后半体，崖巅为汪王故宫。宣和间，改为万安山。相传明太祖临徽州，曾驻跸占签。后敕祀榜文云："神兵助顺，复名万岁山。"宫外有禅庵，万历间祝令世禄建还古书院，后建中台阁。又东障建文笔峰，西建文昌阁，东之下流有高公桥，依山为榭，称名胜焉。（同上）

休之奇峰岩岫，如古城者多矣，而余独依依焉者，则以余世居其下也。昔越国公汪华王六州起兵于此，岩山之下，碧流如带。余与村人约倡放生池，游鳞万计，不避游人，乐矣哉！斯邱乎？前后记见《万青阁集》。

《岩山前晚眺》

宿霭卷晴空，松飔沁心耳。石门隔尘氛，谷声追杖履。白浪翻长汀，苍翠拥旧市。鲂鲤振采鳞，溪光叠罗绮。云幔覆霞城，俨然新壁垒。小小邱壑奇，瞩览时徙倚。回景风烟沉，天白翔阳紫。

丛罗夹路深，清声泛俗耳。伸脚绝束袜，谁度彭泽履？急溜激高春，稌穲成小市。古埨摩层穷，半空散霞绮。石溪势回萦，列岫排军垒。苔藓绣荒皋，翠屏恣攀倚。虚烟出水南，瞑色变苍紫。

凤凰山一名凤山，又名灵鸟山，在县西二里。自白云峰翼然而来，尽于夹溪二水之会，下临孔道，趾方顶平，为海阳旧治。旁有小池曰凤池，金太史声读书处也。登山远眺，东有古城，蔚然蹲立；南则落石兀然衡几；西则齐云岑崒杳霭；北则黄海天都，千朵芙蓉，滟滟云表。（同上）

落石台在县西南二里，旧名断石山，宋邑令吕大防题。明张令汝懋题曰："海阳多佳山水，如落石台更为奇胜。当溪流环绕间，嵌寄巨石，若从天堕，落石之名，意有自乎？"（同上）

袁中郎诗所云"双溪分燕尾"，即此处也。《广舆记》旧云："舟经此必祭。有二舟同泊，一祭一不祭。神夜吹祭者北岸，岩崩，压不祭之舟。"其传已久，然属荒唐。

石桥岩在白岳山西，原名岐山，石壁千尺，有天成石梁。一山上坦而下阙，阙圆如月，上坦如梁，长十余丈，广三丈，可供登览。当阙半里，特峙一峰，曰逼霄，形如立兔捣月宫，皆天巧也。（同上）

张公山即古率山，由五岭西北，重冈大岭，源深根盘，周百余里。昔有张公隐此采药，炼丹数十年，忽不知所之，故名。山居婺休之间，实为鄱浙二江之大源。《山海经》云："浙江出三天子，都在率东。"郦道元所称三天子都在黟南峦山中，即其地也。其阳西流入彭蠡；其阴则东流百七十里，北合吉阳之水为浙江。（同上）

浙水出一源而东西分流，东行三百六十滩，达严州，下三浙，即所谓新安江也。西行亦三百六十滩，下汴梁，入鄱湖，徽郡形势，可谓最高

《汉志》云：浙江水出黟县南。今浙岭属婺源，溪属休宁。自此两溪合，水港益大，渚清沙白，岸阔壑深，映日成蓝，拱阴聚碧，千条万派，自上溪口至率口东来，百余里矣。縠纹锦浪，可数游鳞，下见白石，历历如在镜中。沂流而上，则川岩参差，岗岫萦绕，一线水道，皆自硌砑怪石中，百折而进，湾曲险伏，万山俯瞰。顾大史瑞屏谓"处处皆惠泉，在在皆龙井，"有以也。又流四十里，至浦口，徽郡歙浦之水，方含流而为新安江。袁中郎记曰："新安江清澈见底，峰峦叠翠，隐隐见水中，时有突出水面者，嵌空如湖石，江行之一快也。"江为山所夹，东流千里，石湍迅速，目所注视，辅不能了。而山喜为迴合，数步一转，前舟莽莽，忽如入壁，折而随之，乃知其为窦也。新安江径严州至钱塘入海，自张公山至钱塘，共三百六十滩，谚云："一滩高一丈，徽州在天上。"李供奉诗云："闻说京华渡，东连五百滩。他年一携手，摇艇入新安。"（同上）

问政山为县治屏障，宛若舞凤翔鸾，游龙伏虎，一名华屏，丛筱千霄，湿翠沾人。山椒有高眉峰，唐有千方外者，自荆南掌书记，弃妻学道。其从弟德晦刺史歙州，来访之，德晦为筑室山上，号问政山房。（《歙县志》）

龙井山一名鹤顶山，横截练江，雄挟渔梁澎濞之音，惊川聒谷。相传宣州刺史访仙待渡于此，俗所谓访仙桥也。上建禹庙，复道巍楼，赪白绮分。上有文昌阁，登望见练江如带，驰波跳沫，舟楫鳞次，鱼鸟上下，最为遐瞩。（同上）

岑山屹立中流，石势礌砢，水声泼潏，蚪松插天，苍藓荟蔚，泻入碧潭，巅平夷。唐天祐间建寺曰周流，元郑玉尝结屋其上，名读书楼，因更山曰小焦山，下为郑公钓台。（同上）

丰乐溪出黄山，汤溪，其自白云溪松谷涧九龙潭消摇溪者，皆趋太平。其左支经桑岭会文溪，经海阳县治，入于浙江淮浮溪，经云门峰。下会曹溪阮溪容溪，入于丰乐，而支于汪溪漈溪，众水会之，溪流始大。又五里为龙摆溪，虬龙蜿蜒，过笙溪琴溪，四合于仙人台，折入谷口，引溪流入涧，名曰阊阖溪。有庵曰圆通，临于北皋，虬松翠壁，居然有石峡想。稍下为鹤林庵，潘

之恒有诗云:"经僻狭如线,攒峰密似云。"盖幽绝之峤也。又行二里,诲有潭澄清,而波涛砰击,俱以状元名,以与舒雅之居近也。中多飞凫泛渚,昔人呼为雪凫焉。又折而东,长林丛薄,旗亭橡舍,溪行至此,渐觉鱼鸟依人,堪作濠濮间想。又十里经岩镇,绕阴山之下,颖水会之,趋于潜虬山,鸣珠发籁,渊无潜鳞,飞虹翼之,如在蓬岛。又折而东南二十里,与富资水合流入如练江。(同上)

龙潭在婺源城东百里,山涧僻处,颇称灵异。夹涧石为巉崿,风景忽殊,在崖间时,见瀑布奇甚。凡垂如帘者,一为三折;及直而悬者,又各一少。前山益峻峭阒寂,摸扪萝茑,揭厉涟漪。盖深涉于虎豹蛇虺之域,已逼灵境。又前及里许,逾涧循其石崖青壁,迳崩崖裂。石下复逾涧,左入潭,在大石峰,距绝壁下石,掬两股为崖瀑。自其后乘高怒喷,直下数十尺,远望如出穴中,雹狂雨狠,淙淙不绝。而其细者空濛霏微,如薄雾潭,砑而吃之,周迴可二百余步,摇光荡绿,莫测其深。曰是始流平地,为涧潭,上阴幽黯黑,风雨水气合而为清,竦人肌骨。闻其上复有小潭,亦龙所窟,水自石门入而注焉,迳迂险,不可上。(汪古逸《游龙潭记》)

叶村之山最秀拔者,为飞来峰,攒青蹙翠,排云御风,踊跃奋迅,自天而下。其旁诸山,羽翼兹峰,亦皆搜奇抉怪,以自纳无隐焉。(程黟南《山雨楼记》)

由屯溪溯流,西南入张公山二百里,尽浙之源水,皆自高注下,湍流浚急,难残者可揭也。当山水奇会处,辄汇为蛟龙窟宅,自浮游至惟潭,以潭名且十数,而月潭最奇。潭上两山相揖,如牛饮于溪,其鼻皆巨石,夹溪对峙如门。其南有山,诸小水来会,离立参拱,故潭形正圆,其深不可测也。每春夏溪流大涨,东于石门,涌而复坠,则震荡迴潏,声震天地,势摧山岳。齐之所入,深若归虚;汩之所出,旋如车轮。使人目眩心掉,不可端视。其水落波平,则浅深一碧,莹彻无瑕,鸟飞鱼跃于溪光山色间,皆悠然自适。夹溪多白沙翠竹,贩舟鱼艇,往来其间,如画图然,而雪天尤为清绝,此月潭之大都也(东山公《月潭八景记》)。

绩溪之东涉端濑,逾坡陀山,行五六里,巨石嵌立崖谷间,巉而高,莹然而明光,洞然鉴人毛发,为一邑胜概。(舒道原《石照记》)

卷四 捻须寄

寄园主人曰:"天地非块然者也,雷激风号,木喧谷响,凡物皆然。况人有灵象,且口与舌,岂能默默哉?卿云复旦,始于中古而后,踵事增华,日趋月盛,势自使之然也。溯其原根,亦可以概诗之大凡矣。唐人以后诗话颇多,而近今缺如,辑而补之,自不可少。乱诗虽涉怪诞,当其挥洒错落,颇有出人意表者,并录其尤。可信不可信,一听之人,余无容心焉。"

诗 原

山林廊庙,莫不有抒发性情之具。诗也者,天地自然之音也,风雨雷电日月星辰,孰非天地之诗哉。顾吾独不解夫世之师心目诩者,遂谓短笛无腔,不妨信口,是何可不溯夫根源。

五言诗始于李陵苏武河梁之吟,而五律之祖,又推沈约咏诗云:"登台望秋月,会圃临春风。秋至愍衰草,寒来悲落桐。夕行闻夜鹤,晨征听晓鸿。解佩去朝市,被褐守山东。"(《诗话丛谈》)

七言诗肇于柏梁,盛于建安,然《三百篇》中七字句甚多,楚狂《接舆歌》,宁戚《扣牛歌》,项籍《垓下歌》,汉高《大风歌》,皆七字滥觞。杨升庵千里面谈引梁简文帝《春情》一首,陈后主《听筝》一首,温子升《捣衣》一首,隋王勣《北山》一首,为七律滥觞。然八句中皆杂五言二句,每首只五十二字耳。(附诗《春情》)"蝶黄花紫燕相追,杨低柳合路尘飞。已见垂钩挂绿树,诚知淇水沾罗衣。两童夹车问不已,五马城南犹未归。莺啼春欲驶,无为空掩扉。"(《听筝》)"文窗瑇瑁影婵娟,香帏翡翠出神仙。促柱点唇莺欲语,调弦繁爪雁相连。秦声本自杨家解,吴歈那知谢傅怜。只愁芳夜促,兰膏无奈煎。"(《捣衣》)"长安城中望夜长,佳人锦石捣流黄。香杵纹砧知远近,传声递向何凄凉?七夕长河烂,中秋明月光。蠮螉塞边绝候雁,鸳鸯楼上望天狼。"(《北山》)旧知山里绝氛埃,登高日莫心悠哉!子平一去何时返?仲叔长游遂不来。幽兰独夜清琴曲,桂树凌云浊酒杯。槁项同枯木,丹心等死灰。"(《幽草轩集》)

任昉云:"六言诗始于谷永。"然《文选》注引董仲舒琴歌二句,亦六言,不始于谷永明矣。《乐府满歌行尾》一解,命如凿石见火,居世竟能几时?亦六言也。(《升庵外集》)

六朝沈君攸有《桂楫泛中河》诗雄浑工致,是七言排律,仍先于七言律也。若初唐则有蔡孚《打球篇》云:"德阳宫北苑东陬,云作高台月作楼。金锤玉凿千金地,宝杖琱纹七宝球。窦融一家三尚主,梁冀频封万户侯。容色从来荷恩顾,意气平生事侠游。共道用兵如断蔗,俱能走马入长楸。红鬣锦鬃风骙骥,黄骆青丝电紫骝。奔星乱下花场里,初月飞来画杖头。自有长鸣须决胜,能驰迅足满先筹。曹王漫说弹棋妙,剧孟休矜六博投。薄莫汉宫愉乐罢,还归尧室晓垂旒。"(同上)

绝句者,一句一绝,起于"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晖,冬岭秀孤松"也。或以为渊明诗、非

也。杜诗“两个黄鹂鸣翠柳”，实祖之。王维诗：“柳条拂地不忍折，松柏稍云从更长。藤花欲暗藏猱子，柏叶初齐养麝香。”宋六一翁亦有一首云：“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棋散不知人换世，烟阑无奈客思家。”皆此体也。《乐府》有《打起黄莺儿》一首，意连句圆，未尝间断，当参此意，便有神圣工巧。（同上）

《黄帝·弹歌》，断竹，戚木，飞土，逐肉二言之始也。《诗·颂》“振振鹭，鹭于飞，歌咽咽，醉言归”，三言之始也。“郁陶乎予心，颜厚有忸怩，”五言之始也。《诗·雅》，“我不敢效我友自逸”，李长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八言之始也。杜诗“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九言也。李太白“黄帝铸鼎于荆山炼丹砂，丹砂成骑龙飞上太清家”，十言也。东坡诗“山中故人应有招我归来篇”，十一言也。（同上）

元天目山释明本中峰有九言《梅花诗》云：“昨夜东风吹折中林稍，渡口小艇滚入沙滩坳。野树古梅独卧寒屋角，疏影横斜暗上书窗敲。半枯半活几个擘蓓蕾，欲开未开数点含香苞。纵使画工奇妙也缩手，我爱清香故把新诗嘲。”后杨慎作云：“玄冬小春十月微阳回，绿萼梅蕊蚤傍南枝开。折赠未寄陆凯陇头去，相思忽到卢仝窗下来。歌残水调沉珠明月浦，舞破山香碎玉凌风台。错认高楼三弄叫云笛，无奈二十四番花信催。”卢赞元《瞻梅花诗》云：“天将花王国艳殿春色，瞻梅洗妆素颊相追陪。绝胜浓英缀枝不韵李，堪友横斜照水搀先梅。瑶池董双成浴香肌露，竹林嵇叔夜醉玉山颓。风流何事不入锦囊句，清和天气直挽青阳回。”九字律也。（《珊瑚编》）

作九言诗贵在浑成劲健，亦备一体，余曾有《咏竹》句。题于齐云山岳半云：“只觉清于孤山处士梅，胡然澹若彭泽先生柳。”

古有三句之诗，意足词赡，盘屈于二十一字中，最为难工。岑之敬《当垆曲》云：“明月二八照花新，当垆十五晚留宾，回眸百万横自陈。”《唐传奇》无名氏《春词》云：“杨柳袅袅随风急，西楼美人春梦中，绣帘斜卷千条入。”宋谢皋羽《寄邓牧心》云：“杜鹃花开桑叶齐，戴胜芋生药苗肥，九钱山人归未归？”洪武中詹天臞《寄山中友人》云：“桂树苍苍月如雾，山中故人读书处，白露湿衣不可去。”又《古步虚词》云：“三十六天高太清，元君夫人蹋云语，吟风飒飒吹玉笙。”云南提学彭纲《咏刺桐花》云：“树头树底花楚楚，风吹绿叶翠翩翩，露出几枝红鹦鹉。”（《升庵外集》）

《渔隐丛话白雪浪斋日记》云：“退之联句，古无此法，自退之新心开辟。予观谢宣城有联句七篇，陶靖节有联句一篇，杜工部有联句一篇，则诸公已先为之，退之亦是沿袭。今考之渔隐所言，亦未为得联句实起于汉柏梁台，非始于靖节诸人也。又何逊李白颜真卿皆有是作，亦不特宣城工部而已。（《东斋记事》）

欧阳文忠守颍日，因小雪会饮聚星堂，赋诗约不得用玉月梨梅练絮白舞鹅鹤等字。欧公一篇云：“脱遗前言笑尘杂，搜索高家窥冥漠。”自后四十余年，莫有继者。元祐六年，东坡在颍，因祷雪于张龙公获应，遂复举前体，其末云：“汝南先贤有故事，醉翁诗话谁能说？当时号令君听取，白战不许持寸铁。”（《漫叟诗话》）

药名诗，世云起自陈亚，非也，东汉已有离合体，至唐始著药名之号。如张籍《答鄱阳客》“江皋岁暮相逢地，黄叶霜前半夏枝，子夜吟诗向松桂，心中万事喜君知。”是也。（《金玉诗话》）

集句是国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开敏，以文为戏，然后大著。尝见手书下第偶成：“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云未有因。圣主不劳千里召，姮娥可惜一枝春。凤凰诏下虽沾命，豹虎丛中也立身。啼得血流无用处，着朱骑马定何人？”又云：“年去年来来去忙，为他人作嫁衣裳。仰天大笑出门去，独对东风舞一场。”至元丰间，王文公益工于此，人言此起自公，非也。杜少陵云：“作诗用事，要如释语，水中着盐，饮水乃知盐味。”此说诗家秘密藏也。如“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一人徒见凌轹造化之工，不知乃用事也。祢衡《挝渔阳掺》悲壮，《汉武故事》星辰影动摇，方朔为民劳之应，则善用故事者，如击风捕影，岂有迹耶？此理殆不容声，予乃显言之，已落第二义矣。（同上）

梁武帝《江南美》云：“种花杂色满上林，野芳耀彩垂轻阴，连手躧蹀舞春心。舞春心，临岁腴，中人望，独踟蹰。”此辞绝妙。填词起于唐人，而六朝已滥觞矣。其余若《美人联》、《锦江南》、《稚女》诸篇，皆是《乐府》具载，不尽录也。（《升庵辞品》）

古诗皆咏之，然后以声依之，咏以成曲，谓之协律，诗外有和闻，所谓曲也。唐人乃以词填入曲中，不复用和声。此格虽云自王涯始，然正元元和之间，为之者已多，有在涯前者。又小曲有“咸阳沽酒宝钗空”之句，云李白作，《花间集》乃云张泌所为莫知孰是。杨绘《本事曲子》云：“近世谓小词起于温飞卿，然王建有宫中三台宫中调笑，乐天有谢秋娘一去望江南。”又曰：“近传一阕云李白制，即今《菩萨蛮》，其词非白不能及此，信其自白始也。刘府《青琐集》隋《海山记》中，有《望江南》调，即炀帝世，已有其事矣。”（《笔谈》）

家语：舜作南风之诗，此则御制之始。（《稗史》）

王昌龄《灞池》诗，“开门望长川，薄莫见渔者。借问白头翁，垂纶几年也？”二韵俱助语，殊有致。孟襄阳诗，“所居最幽绝，所住皆静者。依止此山门，谁能效丘

也?"亦潇洒可喜。(《焦氏笔乘》)

"汉宫一百四十五,多下珠帘闭琐窗。何处营巢夏将半,茅檐烟树语双双。"此杜牧《燕子》诗也。一百四十五,见《文选》注。大抵牧之诗好用数目堆积,如"南朝四百八十寺,""二十四桥明月夜","故乡七十五长亭"是也。(《含烟阁诗话》)

联句自唐有之,若与坐客联句,则互送为烦。据段成式《庐陵官下记》截取斑竹,以递送联句,谓之句枝。或角押恶韵,或煎碗茶,为八韵诗,皆谓之集联。若志于不朽,则太苦。客拣稳韵无所得,辄已谓之苦联。句句共押平声好韵不僻者,书于竹简,谓之韵牒。(同上)

《稗史》云:"诗有一句叠三字者,如吴融《秋树》诗云:'一声南雁已先红,槭槭凄凄叶叶同'是也。有一句连三字者,如刘驾云:'树树树梢啼晓莺,夜夜夜深闻子规。'是也。有二句连三字者,如白乐天云:'新诗三十轴,轴轴金玉声。'是也。有双联叠字者,如《古诗》云:'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是也。有七联叠写者,昌黎《南山》诗云:'延延离又属,夬夬叛归遘,喁喁鱼闯萍,落落月径宿。闵闵树墙垣,巘巘架库厩,参参削剑戟,焕焕衔莹琇。敷敷花披萼,阖阖屋摧霤,悠悠舒而安,兀兀狂明狃。超超出犹奔,蠢蠢骇不懋。'是也。然宋人《咏四溪》云:'湾湾湾处复湾湾,'更叠更切愈出愈奇矣。"(《万青阁偶谈》)

予《春游赋怀》诗,有"看山山上山经看,留客客中客易留",亦殊不厌其叠也。

闽僧怀濬有诗二绝云:"家住闽山东复来,其中岁岁有花红,而今再到花红处,花在旧时红处红。""家在闽山西复西,其中岁岁有莺啼,而今再到莺啼处,莺在旧时隔处啼。"人多诵之。(《客中开集》)

王荆公诗,有"老景春可惜,无花可留得,莫嫌柳浑青,终恨李太白"之句,以古人姓名藏句,中盖以文为戏,或者以前无此体,自公始见之。尝读《权德舆集》其一篇云:"藩宣秉戎寄,衡石崇位势。年纪信不留,弛张良自愧。樵苏则为惬,瓜李斯可畏。不顾荣官尊,每陈农亩利。居家类严巘,负郭射敛积。忌满宠生嫌,养蒙恬胜智。疏钟皓月晓,晚景丹霞异。涧谷永不谖,山梁冀无累。余符生肇学,得展禽尚志。从此直不疑,支离疏世事。"则德舆尝为此体。(《稗史》)

稗史论古乐府,"古人师手匠心,而又情真景切,其词自佳。今人就题拟作,如画者写真,虽形色相肖,而生人之神气,安可得哉?杜少陵不拟题而自作,如前后《出塞》、《新婚别》、《无家别》、《新安吏》、《玉华宫》参之《乐府》,何啻伯仲?盖平日造诣有渊然自得之趣,故临文神情自别。"明李西崖咏古诸作,近日尤展成《明史一百首》,俱是异观。(《啸虹笔记》)

《古今乐录》云:"伧歌以一句为一解,中国以一章为一解。"王僧虔启曰:"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当是先诗而后声。诗叙事,声成文,必使志尽于诗,音尽于曲。是以作诗有丰约,制解有多少。又诸曲调皆有辞有声,而大曲又有艳有趋有乱。辞者其歌诗也,声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类也。艳在曲之前,趋与乱在曲之后,亦犹吴声西曲,前有和,后有送也。升庵谓艳在曲之前,与吴声之和,若今之引子。趋与乱在曲之后,与吴声之送,若今之尾声。羊吾夷伊那何皆辞之余音嫋嫋,有声无字,虽借字作谱而无义,若今之哩罗嗹唵吽也,知此可以读《古乐府》矣。(《升庵外集》)

陈后山诗,"吴咏未至慢,楚语不假些。"任渊注云:"慢谓南朝慢休,如徐庾之作。"余谓此解是也,但未原其始。《乐记》云:"宫商角徵羽,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又曰:"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谈慢矣。"宋词有《声声慢》、《石州慢》、《惜余春慢》、《木兰花慢》、《拜星月慢》、《潇湘逢故人慢》,皆杂比成调,古谓之啧曲。啧与赜同,杂乱也。琴曲有名散,元曲有名犯,又曲中入破,义亦如此。(同上)

王彪之《竹赋》云:"上承霄而防露,下漏月而来风。庇清弹于幕下,影棹歌于帷中。"盖楚人男女相悦之曲,有《防露》,有《鸡鸣》,如今之《竹枝》。《东坡志林》亦云然,则《竹枝》之来亦古矣。《诗》野有蔓草,推之防露之意可知。(《稗史》)

《阳柳枝》,即古折杨柳枝义也,木歌亡隋之曲,故陈子昂有诗云:"万里长江一带开,岸边杨柳几千栽,锦帆未落干戈起,惆怅龙舟去不回。"后白居易有爱姬樊素善歌,小蛮善舞,故当时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年既高迈,小蛮方丰艳,乃作《杨柳枝》词以托意,曰:"一树春风万万枝,嫩于金石软于诗,永丰西角荒园里,尽日无人属阿谁?"及宣宗朝国乐唱是词,帝问谁制,永丰在何处?左右具以对。时永丰坊西南角园中,有垂柳一枝,柳条极茂,因命使取二株植禁中。居易感上知名,且奇尚风雅,又作一章云:"一树飘残委泥土,双株荣耀植天庭,定知玄象今春后,柳宿光中添两星。"故后卢贞刘禹锡等和其题,自是为白氏《杨柳枝》,今人浑为一题,莫知其故,而六朝《乐府》收之,亦不辨也。又古有折杨柳行,可谓甚古,谢灵运尝一作之,余不多见也。复有月节折杨柳,虽是古词,则似近于唐人意矣。(同上)

古之《乐府》诗章,皆被之于乐,今《乐府》数句后,则曰一解,又数句曰二解,如此言者,盖即古人之一段义终,则于瑟上解一柱马也。(同上)

梁武帝宴华光殿联句，曹景宗后至，诗韵已尽，沈约与以所余竞病二字。景宗操笔而成，所谓"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是也。初读此了，未晓赋韵韵尽为何等格法？偶阅《陈后主集》，见其序《宣猷堂宴集》五言曰："披钩赋咏，逐韵多少次第而用，座有江揔陆瑜孔范等三人，后主诏得迮格，白易夕掷斥折啃字，其诗用韵，与所得韵次，前后正同，曾不搀乱一字。"乃知其说是先诗韵为钩，座客探钩，各据所得，循序赋之，正后世次韵格也。唐之次韵，起元微之白乐天二公，自号元和体，古未有也。抑不知梁陈间已尝出此，但其所次之韵，以探钩所得，而非酬和先唱者，是小异耳。又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载王肃入魏，舍江南故妻谢氏，而娶魏元帝女，其故妻赠之诗曰："本为箔下蚕，今为机上丝，得路遂腾去，颇忆缠绵时。"其继室代答以谢，止次用丝时二韵，则亦以倡和为次矣。（同上）

少陵《饮中八仙歌》，分八篇，人人各异，本非重韵。（《金玉诗话》）

《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五言起苏李，或云起枚乘。七言起于汉武柏梁。四言起于汉楚王、传韦孟。六言起于汉司农谷永。三言起于晋夏侯湛。九言起于高贵乡公。

以时而论，则有建安体（汉末年号曹子建父子邺中七才子之诗），黄初体（魏年号与建安相接其体一也），正始体（魏年号稽阮诸公之诗），太康体（晋年号左思潘岳二张二陆诸公之诗），元嘉体（宋年号颜鲍谢诸公之诗），永明体（齐年号齐诸公之诗），齐梁体（通两朝而言之），南北朝礼（通魏周而言之与齐梁体一也），唐初体（唐初犹袭陈隋之体），盛唐体（景云以后开元天宝诸公之诗），大历体（大历十才子之诗），元和体（元白诸公），晚唐体，本朝体，（通前后而言之）元祐礼（苏黄陈），江西宗派体（山谷为之宗）。以人而谕：则有苏李体（李陵苏武），曹刘体（子建公干），陶体（渊明），谢体（灵运），徐庾体（徐陵庾信），沈宋体（佺期之问），陈拾遗体（陈子昂），王杨卢骆体（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张曲江体（始兴文献公九龄），少陵体，太白体，高达夫体（高常侍适），孟浩然体，岑嘉州体（岑参），王右丞体（王维），韦苏州体（韦应物），韩昌黎体，柳子厚体，韦柳体（苏州与仪曹合言之），李长吉体，李商隐体（即西昆体），卢仝体，白乐天体，元白体（微之乐天其体一也），杜牧之体，张籍王建体（谓乐府体仝也），贾浪仙体，孟东野体，杜荀鹤体，东坡体，山谷体，后山体（后山本学杜其语似之者但数篇他或似而不全又其他则本其自体耳），王荆公体（公绝句最高其得意处高出苏黄陈之上而与唐人尚隔一关），邵康节体，陈简斋体（陈去非与义也亦江西之派而小异），杨诚斋体（其初学半山后山最后亦学绝句于唐人已而尽弃诸家之体而别出机杼盖其自序如此）。又有所谓选体（选诗时代不同，体制随异，今人例为五言古诗为选体，非也），柏梁体（汉武帝与群臣共赋七言，每句用韵。后人谓此体为柏梁体），玉台体（《玉台集》乃徐陵所序汉魏六朝之诗皆有之，或者但谓纤艳者为玉台体，其实则不然），西昆体（韩握之体皆裙裾脂粉之语，有《香奁集》），香奁体（梁简文伤于轻靡，时号宫体。其他体制不一，大概不出此），宫体（梁简文伤于轻靡，时号宫体其他体制不一、大概不出此），有近体（即律诗也）。

前人作诗，未始和韵，自唐白乐天与元微之为二浙观察，往来置邮筒倡和，始依韵而多至千言，少或百数十言，篇章甚富。其自耀云："曹公谓刘玄德曰：'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予于微之亦云。"岂诗人豪气，例爱矜夸耶？安知后世士有异论？（《珊瑚钩诗话》）

晋傅咸作集经诗，其《毛诗》一篇，略曰："聿修厥德，令终有俶，勉尔遁思，我言维服。盗言孔甘，其何能淑？谗人罔极，有靦面目。"此乃集句诗之始。（《稗史》）

《七哀诗》，始于曹子建，其后王仲宣张孟阳皆相继为之，人多不解七哀之义。或谓病而哀，痛而哀，悲而哀，耳目闻见而哀，口叹而哀，虽一事而七者具也。（《南濠诗话》）

古诗有离合体，近人多不解此体，始于孔北海，余读《类文》，得北海四言一篇云："渔父屈节，水潜匿方。与时进止，出寺弛张。吕公饥钓，阖口渭傍，九域有圣，无土不王。好是正直，安固子臧，海外有截，隼逝鹰扬。六翮不奋，羽仪未彰，龙蛇之蛰，此也可忘。致璇隐耀，美玉韬光，无名无誉，且言深藏。按辔安行，谁谓路长？"此篇离合鲁国孔融文举六字。徐考之，诗二十二句，每章四句，离合一字，如首章云："渔父屈节，水潜匿方，与时进止，出寺弛张。"第一句渔字，第二句水字，渔犯水字而去水则存者为鱼字。第三句有时字，第四句有寺字时犯寺字而去寺，则存者为日字，离鱼与日而合之，则为鲁字。下四章仿此，殆古人好奇之过，欲以文字示其巧也。（《石林诗话》）

杨亿刘筠作诗，务积故实，而语意轻浅，一时慕之，号西昆体，识者病之。（《临汉诗话》）

古者字未有反切，故训释者但曰读如某字而已。至魏孙炎始作反切，其实出于西域梵学也。自从声韵日盛，宋周颙始作《四声切韵》，行于时。梁沈约又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岁而不悟，而独得胸襟，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继是若夏侯该《四声韵略》

之类，纷然各自名家矣。至唐孙愐始集为《唐韵》，诸书遂为之废。本朝真宗时陈彭年与晁迥戚纶条贡举事，取《字林》《韵集》《韵略》《字统》及《三苍》《尔雅》为《礼部韵》，凡科场仪范，悉著为格。又景祐四年，诏国子监，以翰林学士丁度之《礼部韵略》颁行。初崇政殿说书贾昌朝言旧《韵略》多无训解，又疑单声与重叠字，不谙义理，致举人诗赋或误用之。遂诏度等以唐诸家韵本，刊定其韵，窄者凡三十处，许令附近通用，疑单声及叠出字，皆于字下注解之，此盖今所行《礼部韵》也。吴曾《漫录》尝论景祐修《韵略》事，既不得其始，徒拘于张希文郑天休修书先后之辨尔。予因叹近时小学，几至于废绝，遂摭声韵之本末备论于此庶览者得以考云。(《东斋记事》)

唐诗，赓和有次韵(先后无易)，有依韵(同在一韵)，有用韵(用彼韵不必次)。吏部和皇甫陆浑山火是也。今人多不晓。刘长卿题于旅舍云："摇落暮天迥，丹枫霜叶稀，孤城向水闭，独鸟背人飞。渡口月初上，邻家渔未归，乡心正欲绝，何处捣征衣？"张籍《宿江上馆》云："楚驿南渡口，夜深来客稀，月明见潮上，江静觉欧飞。旅宿今已远，此行殊未归，离家久无信，又听捣征衣。"两诗偶似次韵，皆奇作也。(《贡父诗话》)

刘伯温《思美人》三字诗曰："雨欲来，风潇潇，披桂枝，拂陵苕。繁英陨，鲜叶飘，扬烟埃，靡招摇。激房帷，发绮绡，中发肤，憯寂寥。思美人，隔青霄，水渺茫，山岧峣。云中鸟，何翛翛？欲寄书，天路遥。东逝川，不可邀，芳兰花，日夜凋。掩瑶瑟，闻玉萧，魂睘睘，心摇摇。望明月，歌且谣，聊逍遥，永今宵。"(《客中闲集》)

萧参将出镇雅黎，其妻流寓楚雄，闻本朝兵至，泣将七岁子托于家丁，手刃幼女，取壁间旧句"驿梅惊别意，堤柳暗离愁"十字，离合成诗。"马革何人能裹尸？四维不振笑男儿，幸闻硕果存幽阁，驿使无由到雅黎。木偶同朝止素餐，人情说到死真难，母牵幼女齐含笑，梅骨棱棱傲雪寒。苟合如何决意休？文姬回汉总堪羞，马嘶芳草香魂断，惊醒人间节妇流。口中节义是谁无？力挽江河总是虚，刀锯不移巾帼志，别无沾滞是吾徒。立也悲伤坐也伤，日沉谁与起残阳？心怜夫婿儿还幼，意惨蝇污女伴娘。土兵劫去又官兵，日望征人不欲生，匹练有缘红粉断，堤边一撮是佳城。木架原知冠盖凋，夕阳古道冷萧萧，耳边似听贞魂泣，柳絮因风若为招。日前送别嘱阳关，立意当如张别山，音信须凭陇外寄，暗传夫信已投环。凶莫凶兮国丧亡，内庭无救各奔忙，佳人命薄成何用？离却尘□骨也香。禾黍离离最可怜！火焚谁与救眉燃？心灰犹念旧夫子，愁杀妻孥盼杜鹃。"题毕自缢死，时维己亥之春。(《续人镜阳秋》)

自杜工部《秋兴》诗，一时兴会，恰成八律，后人漫不论章法，每诗八首，辄谓慕杜。岂知诗写性情，兴尽即止，独不可减而为四为六为七，增而为九为十乎？要须加一分嫌长，减一分嫌短，乃为妙耳。(《啸虹笔记》)

自宋员外迪以潇湘风景，写平远山水八幅，一时观者留题，目为潇湘八景。南渡诗人若陈允平衡仲张榘叔安周密公瑾溪汉倬然，皆有《西湖十景》词。而北平旧市载金明昌随事有《燕京八景》，元人或作为古风，或演为小曲。所谓八景者，居庸叠翠，玉泉垂虹，太液秋风，琼瑶春阴，蓟门飞雨，西山积雪，卢沟晓日，金台夕照是已。至永乐间，馆阁诸公相集倡和，更蓟门飞雨为蓟门烟树，或又增益二题为十景，和者相属。因而十室之邑，三里之城，五亩之园，以及琳宫梵宇，靡不有八景十景诗，可憎甚矣！

鲍泉和《春日诗》：新莺始新归，新蝶复新飞，新花满新树，新日丽新晖。新光新气早，新望新盈抱，新水新绿浮，新禽初听好。新景自新还，新叶复新扳，新枝新可结，新愁讵解颜？新诗独氤氲，新知不可闻，新扇如新月，新盖学新云。新落连珠泪，新点石榴裙。(同上)

叠字词颇有，叠字诗不多见。嘉靖间，倭子从绍兴雨中往曹娥江，赋诗曰："渺渺茫茫浪泼天，霏霏拂拂雨和烟，苍苍翠翠山遮寺，白白红红花满川。整整齐齐沙上雁，来来往往渡头船，行行坐坐看无尽，世世生生作话传。天连泗水水连天，香锁孤村村锁烟，树绕藤罗罗绕树，川通巫峡峡通川。酒迷醉客客迷酒，船送行人人送船，此会应难难会此，传今话古古今传。"亦甚有味。(《尧山堂外史》)

药名诗，如张籍《答鄱阳客诗》云"江皋岁暮相逢地，黄药霜前半夏枝"之类是也。近世有禽言诗，甚有巧趣。然论禽言诗，当如药名诗，用其名字，隐入诗句中，造语稳当，无异寻常诗，乃为造微入妙。如药名诗云："四海无远志，一溪甘遂心。"远志甘遂。二药名也。禽言诗云："唤起窗前曙，催归日未西。"唤起催归，二禽名也。(《客中闲集》)

舒状元春游，用重叠意作诗曰："春风春日竞春华，春水春山春景佳，新柳恋莺莺恋柳，好花迷蝶蝶迷花。寻芳子入游芳伴，买酒人投卖酒家，去是路兮归是路，马头相对日头斜。"又用曲牌名作诗云："惟爱宜春令去游，风光犹胜小梁州，黄莺儿唱今朝事，香柳娘牵旧日愁。三棒鼓催花下酒，一江风送渡头舟，嗟予沉醉东风里，笑剔银灯上小楼。"(同上)

甲戌秋日，毛子行九，寄我叠字诗，因广其体，一句三用叠字，极所至，由二四五叠至叠十二字为一句，有"夜夜夜深看夜月，山山山外访山人"句。

又以曲牌名入诗，近俚，改用词名药名，各成四律，即用《林卧遥集》韵。

唐伯虎《花月吟》：花香月色两相宜，惜月怜花卧转转，月落漫凭花送酒，花残还有月催诗。隔花窥月无多影，带月看花别样姿，多少花前月下客，年年和月醉花枝。（《客中闲集》）

余效子畏体，有《花月吟》四律云："花辉玉蔓月凌楼，问月评花彻夜游，花雾曈昽残月度，月波荡漾落花流。多情月姊花容瘦，解语花姑月佩留，诉月长歌花竞秀，月临花屿雁行秋。""花枝拂月袅香尘，月色花姿共一真，探月花惊栖宿鸟，看花月傍旅行人。月邀花步寻难遍，花簇月眉曲不伸，退谷谁为花月主？花洲月渡夜投纶。""秋老荷残菊月余，月初才别浣花居，曾緐月样花王谱，新检花丛月老书。衰草残花沙月白，晓风斜月野花舒，练光萦月花溪碎，吞月衔花跋刺鱼。""开尽心花对月论，花身月魄两温存，花朝月夜餐云母，月窟花房绕竹孙。急击花铃催月御，高磨月镜印花樽，捻花弄月怜尤惜，重叠花阴罩月墩。"

国初东南人士重诗社，每一有力者为主，聘诗人为考官。隔岁封题于诸郡之能诗者，期以明春集卷，私试开榜次名，仍刻其优者，略如科举之法。今世所传，惟浦江吴氏月泉吟社，谢翱为考官，《春日田园杂兴》为题，取罗公福为首。其所刻诗，以和平温厚为主，无甚警拔，而卷中亦无能过之者，盖一时所尚如此。（《麓堂诗话》）

罗明仲尝谓三言亦可为体，出树处二韵，迫西涯题扇。西涯即授笔云："扬风帆，出江树。家遥遥，在何处？"又因围棋，出端观二韵，即曰："胜与负，相为端。我因君，得大观。"（同上）

乐府是官署之名，其官有令，有音监，有游徼。《汉书·张仿传》使大奴骏等四十余人，群党盛兵弩，白昼入乐府，攻射官寺。《后汉书·律历志》元帝时，郎中京房知五声之音，六十律之数，上使太子太傅韦元成，建议大夫章维试问房于乐府是也。后人乃以乐府所采之诗，即名之曰乐府误矣，曰古乐府尤误。《后汉书·马廖传》言哀帝去乐府注云："哀帝即位，诏罢郑卫之音，减郊祭及武乐等人数。"是亦以《乐府》所采之诗，即名之乐府也。（《日知录》）

温飞卿《题贺知章故居》，叠韵作绝句云："废砌翳薜荔，枯湖无菰浦，老媪宝藁草，愚儒输逋租。"又两中与李先期垂钓，先后相失，因作叠韵绝句云："隔石觅履迹，西溪迷鸡啼，小鸟扰晓沼，犁泥齐低畦。"（《晚唐诗》）

灯谜诗，前人间亦有之，然皆鄙俚，不足讽咏。予友遂安毛会侯令尹名际可，有灯谜诗十六首，每首各自为题，每句隐一古人姓名，共在一部《孟子》内，为灯谜开一生面。（《啸虹笔记》）

《太平乐》：虎旅归来已罢兵（毕战），关梁无禁任遥征（言行）。九重天子称仁圣（王良），异兽趋朝负辇行（象）。　《春闺》：春日问花花解语（桃应），儿家庭树绿杨多（子柳），东邻相对怜娇小（西子），争比椒房绝艳何（宫之奇）？　《赠友》：绿柳阴中点绛红（杨朱），良材胜任栋方隆（杞梁）。少年意气皆堪托（子怀），一诺何妨缟纻通（然友）？

《归田乐》：垂杨枝上漏春光（泄柳），归去来辞独擅扬（晋文），从此尘劳皆顿歇（长息），素丝良马为谁忙（绵助）？　《凯歌》：节诵阳和万汇苏（景春），降藩归化效前驱（王顺）。北门锁钥推良佐（司城贞子），绝域从今按版图（貊稽）。　《嘲一家棋低》：满院棋声暑气收（奕秋），乃翁局败少机谋（公输子）。君家季父还犹豫（子叔疑），为语儿童且自休（子莫）。　《王会图》：美玉无瑕辑瑞同（白圭），岐丰佳气庆云中（周霄），从天产下麟虫长（龙子），两道祥光一色红（丹朱）。　《少年行》：广厦华堂侠少游（屋庐子），更偕同辈结绸缪（曹交），端居忽觉雄心起（庄暴），反哺慈禽一网收（乌获）。　《官怨》：夜永鸡鸣漏未收（景丑），官家沉醉百无忧（王骥），蛾眉一色谁相让（颜般）？南院光辉对院幽（此官黝）。　《汤饼会》：将逢弥月祝无灾（浩生不害），襁褓殷勤拥抱来（慎子）。诸子儿孙皆长大（公孙衍），含饴最喜是初孩（曾元）。　《感旧》：弦管声调豹袖鲜（乐正裘），当年遗迹几推迁（东伐）。阿楼清兴原如此（原公之斯），却喜尘劳久已捐（陈辛）。　《春怨》：欲绝良缘美日窥（成眮），檀郎年少好丰姿（子都），为伊消瘦肠迴转（瘠环），细数更筹夜半知（时子）。

《嘲村学究》：身长九尺皓须眉（高叟），俯首长如持满时（戴盈之）。村塾全然无约束（任儿），孺子携幼浴清池（子濯）。　《村居》：中男驱犊向前村（牧仲），须避南山百兽尊（阳虎）。更与诸儿相共语（告子），年来齿落复生根。　《客况》：岩峣西岳接西京（华周），天际冥鸿物外情（飞）。莫道途遥频顾仆（百里奚），衰年负荷托劳生（戴不胜）。

《家庆》：旧事追思陟鼎台（陈相），长男济困散家财（孟施舍）。更传迟暮添丁好（晏子），疑是篯坚改姓来（彭更）。

诗牌集字，详于吴兴王良枢一谱，其式用牙牌六百扇，广六分，厚一分，以一面刻字，一面空白，其字声平仄，以朱墨别之。椿牌一扇，长准诗牌二，刻曰诗伯。凡易牌均为四分，每一百扇以一人为诗伯。执椿牌内取一扇，以字尽数到某人，次第取用。以纸笔令诗伯掌之，听各人自取韵，自制题，诗成细评优劣。分牌式之

外，又有分韵式，立题式，用字式，借字式，较胜式，品第式，借寄式，翻新式，和韵式，收残式，洗荒式，叠锦式，联珠式，合璧式，焕彩式。其跋云："余得是谱，藏之旧矣。小峰先生一见而奇之，先生性不饮，然多饮兴，为近世觞政繁俗，宜归于雅，乃刻而传焉。夫嘉宾式宴，导乐宣和，即不如唐人擅场，而适趣远矣。"（《诗牌谱》）

诗　话

放翁云：六十年间万首诗。又云：三日无诗便觉衰。诗可须臾离耶？况五七字耳。而生平胸次直传千古，人品心术胥于是乎？在予林卧，遥集叠千五百律，意不可尽。益知诗学无穷，移情风雅者当有同心。

诗非苦吟不工，孟浩然眉毛尽落；裴祐袖手，衣袖至穿；王维走入醋瓮，皆苦吟之验也。（《存余堂诗话》）

韩诗多悲，韩诗三百六十首，哭泣三百首；白诗多乐，白诗二千八百首，饮酒者九百首。诗本性情，多悲多乐，不免性情之偏。（《说储》）

王孟端舍人作诗清丽，尝有人久客京师，乃别取妇。孟端作诗寄之云："新花枝胜旧花枝，从此无心念别离。可信秦淮今夜月，有人相对数归期。"其人得诗感泣，不日归。（《南濠诗话》）

宗岳二公，以忠节战功，冠于南宋，戎马倥偬，何暇笔砚？余尝见宗忠简石刻《华阴道二绝》云："烟遮晃白初疑雪，日映斓斑却是花。马渡急流行小崦，柳丝如织映人家。"又云："菅茅作屋几家居，云确风帘路不纡。坡侧杏花溪畔柳，分明摩诘辋川图。"岳武穆《湖南僧寺诗》，有"潭水寒生月，松风夜带秋"之句，唐之名家，不过如此。（《升庵外集》）

退之"下视禹九州，□尘集毫端"、长吉"遥望齐州九点烟，一弥海水杯中泻"，与老杜所谓"摩胸荡层云，决眦入飞鸟"者，是诗家何等眼界？（《禅史》）

米元章书法固精，诗律更妙，予爱其《望海楼》云："云间铁瓮近青天，缥缈飞楼百尺连。三峡江声流笔底，六朝帆影落樽前。几番画角催红日，无事沧洲起白烟。忽忆赏心何处是？春风秋月两茫然。"又《咏潮》云："怒气号声逝海门，州人传是子胥魂。天排云阵千家吼，地拥银山万马奔。势与月轮齐朔望，信如壶漏报朝昏。吴亡越罢成何事？一唱渔歌过远村。"又《垂虹亭一绝》云："断云一叶洞庭帆，玉破鲈鱼霜破柑。好作新诗继桑苎，垂虹秋色满东南。"（《升庵外集》）

诗人志向，各自不同，如题渔父之作有美其山水之乐者，有悯其风波之苦者。陆龟蒙云："一艇轻划看晚涛，接离抛下漱春醪。相逢便倚蒹葭浦，更唱菱歌劈海螯。"郑谷云："白头波上白头翁，家逐船移满浦风。一尺鲈鱼新钓得，呼儿吹火荻花中。"江阴卞户部（华伯荣）云："天外闲云物外情，功名真是一丝轻。浪花深处鱼如舞，只为心安不受惊。"祝希哲云："荻花风紧水生鳞，山色浮空淡抹银。总道江南好风景，从前都属打鱼人。"是皆羡其乐也。李西涯云："渔家生事苦难胜，尽日江头未满罾。回首不知天已暮，晚风吹浪湿鬅鬙。唐子畏云："朱门公子馔鲜鳞，争诧金盘一尺银。谁信深溪狼虎里，满身风雨是渔人？"文徵明云："小舟生长五湖滨，雨笠风簑不去身。三尺银鳊数斤鲤，长年辛苦只供人。"是皆怜其苦也。属意虽不同，而写景咏物，各极其妙。（《乌衣佳话》）

明太祖《题隐者诗》云："固洁精魂欲上天，幽居深处水云边，烟封远浦沙鸥尽，树锁前山草鹿眠。书假管城应复路，楮生墨客未回川，逢人更祝坚清志，那必云衢足蹑前？"其《早行》云："忙着征衣快着鞭，回头月挂柳稍边，两三点露不为雨，七八个星尚在天。茅店鸡鸣人过语，竹离犬吠客惊眠，等闲拥出扶桑日，社稷山河在眼前。"其《咏新月》云："谁将玉爪指长空，万里山河一样同，映水有钩鱼怯钓，衔山无箭鸟疑弓。清光未放云霄外，素影遥分宇宙中，轮满待逢三五夜，九州四海照无穷。"其《咏接树》云："老干将柯伐去烧，从新接起旧枝条，虽然未历风霜苦，自是先沾雨露饶。四五锹泥牢护足，二三皮篾紧缠腰，东君看顾归家后，分付儿童莫去摇！"余多见小说，不具载。（《御制文集》）

临海赵太守，洪武间卒业太学，为中贵《题蚕妇图》云："蚕未成丝叶已无，鬓云撩乱粉痕枯。宫中罗绮轻如布，争得王孙见此图。"太祖幸中贵宅见之，诘问。中贵以赵对，即召除肇庆知府，在郡有廉声。及归，叹曰："昔赵清献持一砚，今吾倍之。"遂持二砚以归，时号赵双砚。（《仰山脞录》）

刘基初见明太祖，问能诗乎？基曰："儒者末事，何谓不能？"时帝方食，指所用斑竹箸，使赋之。基应声曰："一对湘江玉并看，二妃曾洒泪痕斑。"帝颦戏曰："秀才气味。"基曰："未也，汉家四百年天下，尽在留侯一借间。"帝大悦，恨相见晚。（《尧山堂外纪》）

刘基《病足诗》："昊天容我作支离，病疟才除足就羸，跬步不妨犹以鳖，踔行那得更怜夔？抱珍献楚何堪再，斫树收庞亦未迟，塞臾于今知匪祸，周鸡从此免为牺。"（《客中闲集》）

太祖尝微行入酒坊，遇一监生，时坐客满案，乃移土地神几，与生对席，问其里居，则四川重庆人也。帝因属句曰："千里为重，重水重山重庆府。"生应曰："一人成大，大邦大国大明君。"帝又举案几小木，命生赋诗，应曰："寸木元从斧削成，每于低处立功名；他时若

得台端用，要向人间治不平。”帝喜，翌日召生，命为按察司，今人家供土神于地始此。（《尧山堂外记》）

明兵围集庆路，与元兵大战，元兵解去，乃坚守江左。见驿中有七岁儿，居其中，上问之。对曰：“臣父当此役已故，今臣代父耳。”上曰：“善对乎？”曰：“然。”上曰：“七岁儿童当马驿。”即对曰：“万年天子坐龙庭。”上喜，蠲其役。（同上）

《新知录》云：“金兵南下，宋室播迁金沙，潘武目击中原之荼毒，而为四禽言诗，以寓慨焉。辞意惋切，因录之。交交桑扈，交交桑扈，桑满墙阴三月暮。去年蚕时处深闺，今年蚕时涉远路。路旁忽闻人采桑，恨不相与携倾筐。一身不蚕甘冻死，只忆儿女无衣裳。不如归去，不如归去，家在浙江东畔住。离家一程远一程，饮食不同言语异。今之眷聚皆寇雠，开口强笑心怀忧，家乡欲归归未得，不如狐死犹首丘。泥滑滑，泥滑滑，脱了绣鞋脱罗袜。前营上马忙起行，后队搭驼疾催发。行来数里日已低，北望燕京在天末，朝来传令更可怪，落后行迟都斫杀。鹁鸪鸪，鹁鸪鸪，帐房遍野仍前呼。阿姊含羞对阿妹，大嫂挥涕看小姑。一家不幸俱被虏，犹幸同处为妻孥，愿言相怜莫相妒，这个不是新丈夫。”新安黄生道京官之苦，亦作五禽言云：“泥滑滑，我欲举步，前颠后蹶宦途此日泥没胫，草鞋索断足无袜。泥滑滑，前路漫漫何时达？提壶卢，客来置酒问中厨，槽坊昨日索酒债，僮仆空手难为沽。提壶卢，主人无钱空嗟吁。不如归去渊明有辞，平子有赋。月俸但够充马料，京城冷宦实难措。不如归去，三平两满随分度。姑姑姑，中夜太息妇语夫：良人为官妾不乐，面无粉黛衣无襦。姑姑姑，不如商妇多金珠。得过且过，外官原是京官作，州府司道缺如林，宦囊有日裒然大。得过且过，尔我耐心守穷饿。”（《啸虹笔记》）

明高帝在军中喜阅经史，操笔成文，征伪《汉潇湘赋诗》云：“马渡溪头苜蓿香，片云片雨满潇湘。东风吹醒英雄梦，不是咸阳是洛阳。”（《说海》）

洪武间，张彦伦《咏愁诗》：“来何容易去何迟？半在胸中半在眉。门掩落花春去后，窗含残月酒醒时。浓如野外连天草，乱似空中惹地丝。除却五侯歌舞地，人间无处不相随。”（《尧山堂外记》）

毗陵李氏，年十六，《咏破钱》云：“半轮残月掩尘埃，依稀犹有开元字。想见清光未破时，买尽人间不平事。”（《稗史》）

高皇诛蓝玉籍其家，只字往来皆连罪。孙蕡与玉题一画，故杀之，临刑口占云：“街鼓三声近，西山日又斜，黄泉无客舍，今夜宿谁家？”高皇问监杀指挥，孙蕡死时何语？以此诗对。高皇怒曰：“有此好诗，何不早奏？”竟杀指挥。（《列朝诗集》）

虎丘剑池，云是阖闾埋玉处，一潭清冷，深不可测。宋戊子岁，忽干暵，中见石扉。游人竞下探之，见石扇上题二绝云：“望月登楼海气昏，剑池无底浸云根。老僧只恐山携去，日暮先教锁寺门。”又“剑去池空一水寒，游人到此凭栏杆。年来世事消磨尽，只有青山依旧看。”（《丛编》）

明太祖初渡江时，潜行至太平府不惹庵，因宿焉。僧异之，苦询其爵里姓氏，乃索笔题诗曰：“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光腥。山僧不识英雄汉，只管哓哓问姓名。”后登极，闻诗已无有，命械僧至京，将杀之。僧曰：“御制后，仅有臣亡师一偈在焉。”问偈云何？即诵云：“御笔题诗不敢留，留时深恐鬼神愁。故将法水轻轻洗，尚有龙光射斗牛。”上笑而释之。（《龙兴记》）

杨按察基字孟载，少负诗名，会稽杨廉夫来吴下，于坐上属赋《铁笛歌》，即效铁验。廉夫惊喜，与俱东，谓从游者曰：“吾在东吴，又得一铁，优于老铁矣。”与高启张羽徐贲为诗友，人称国初吴中四杰。（《列朝诗集》）

吴人张习曰：“国初以高扬张徐比唐之四杰，故老言不惟文才之似，而其终局亦不相远。眉庵盈川令终如一，太史之毙，同乎宾王，北郭虽不溺海，仅全要领，而非首丘，按察投龙江，又与照邻无异。”（同上）

唐子仪名文凤，以字行，歙人，山长仲实次子，生而颖悟过人，以文见重当世，知名之士，得从诸故老游。经史百氏，无不精究，善真草篆隶书，辟教紫阳书院，以文学征于朝，授知兴国县，擢赵王府纪善，以礼义导翼，数有谏诤，卒年八十六岁。子仪与祖元、父仲实俱以文学擅名，时号小三苏，为诗文丰缛闳深，有《梧冈集》。（同上）

明初时尝欲征倭国，彼遣使嗜哩嘛哈奉表乞降，上问倭国风俗如何？嗜哩嘛哈以诗答曰：“国比中原国，人如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银瓮刍新酒，金刀鲙锦鳞，年年三二月，桃李一般春。”（《遵闻录》）

明初诗僧称宗泐，同时有德祥者，亦工于诗。其《送僧东游》云：“与云秋别寺，同月夜行船。”《咏蝉》云：“玉貂名并世，黄雀患相连，”泐复不能道也。又《卜筑》云：“草生桥断处，花落燕来初。”（《南濠诗话》）

钱塘吴憺，洪武间官四川，其父敬夫思之，作诗云：“剑阁凌云鸟道边，路难闻说上青天，山川万里身如寄，鸿雁三秋信不传。落叶打窗风似雨，孤灯背壁夜如年，老怀一掬钟情泪，几度沾衣独泫然。”敬夫卒而憺始以

丁忧还家,沉浮宦海者,念此诗能不悚然?(《昨非庵集》)

来复字见心,豫章人,先以人材仕元至学士,因乱,遂祝发为僧,改今名云。来复髯甚长,后为僧而髯如故,尤工于诗,所与游皆名士。初为给事中,尝赋《听雨》:"挂冠赢得赋闲居,听雨罗浮老故庐,夜滴梧桐灯尽后,晓临荷芰酒醒初。打窗声称江涛急,入坐寒兼地籁虚,忽忆候朝天上去,更愁泥滑出无驴。"又一日《送李宗远归广东诗》云:"三山木落雁啼霜,虎踞关头买小航。明日相思望南斗,水流不尽楚天长。"又诗云:"太平身退更何忧?归老南山问故邱。一色梅花三万树,夜和明月醉罗浮。"又云:"闻说高侯气胆狂,校诗多在白云窗。秋来椰子甘如蜜,寄我须缄五百双。"又云:"鹦鹉杯深泛紫霞,风凉浑讶谪仙家。锦袍留客催春燕,开遍东园豆蔻花。"胸次清洒出尘,溢为诗章,类如此。时僧宗泐著称,复与之齐名,太祖尝诵其所为诗文,称赏久之。时蜀王雅志释典,礼遇复甚隆,王在中都构西堂读书,召儒臣日与讲论,复亦在列。又建宝训堂,以奉祖训,及前代帝王经典,命复作记。王又为澄心观,书崇本敬贤四箴以自警,复亦代草。以得达太祖,召问曰:"汝不欲仕我而去,出家为僧,然留须亦有说乎?"对曰:"削发除烦恼,留须表丈夫。"太祖笑而遣之。又一日召见赐膳毕,复上诗称谢,诗云:"淇园风雨晓吹香,手挽袈裟近御床,阙下彩云生雉尾,坐中金茀动龙光。金盘苏合来殊域,玉盏醍醐出上方,稠叠滥承天上赐,自惭无德诵陶唐。"太祖览诗大怒曰:"汝诗用殊字,是谓我为歹朱耶。又言无德诵陶唐,谓朕无德,则虽以陶唐诵我而不能耶?何物奸僧,敢大胆如此?"欲杀之,复遂玉箸双垂,圆寂于丹墀之下。或曰:"见心之从释者亦从赤松子之意欤?"有《蒲庵集》行世。(《孤树哀谈》)

明初一僧敲钵卖诗,声绝诗就,有以鸡卵命之赋,僧应声曰:"一块无瑕玉,中含混沌形,忽然成五德,叫落满天星。"(《莫氏八材》)

苏景元名大,休宁人,贯穿群经,通赵东山《春秋》属辞之学,教授弟子。尝辑新安文粹,撰国朝人歌诗,为《皇明正音》。成化中,年七十,自为墓志而卒。(《列朝诗集》)

周子羽名翼,号戆斋,有《题雁来红一绝》云:"翔雁南来塞草秋,未霜红叶已先愁;绿珠宴罢归金谷,七尺珊瑚夜不收。"雁来红草名。(《尧山堂外纪》)

瞿宗吉《熨斗诗》:"有柄何曾挹酒浆,随时用舍属闺房,干旋天上阳和气,平贴人间锦绣香;悴袖卷纱移玉钏,金篝分火近牙床,衣成远寄征夫去,印颗何时肘后黄?"(《绿雅》)

凤仙花有红白紫数种,宋时谓之金凤花,其叶可以染指甲为红色。元人瞿宗吉诗:金盆玉露捣仙葩,解使纤纤玉有瑕,一点愁凝鹦鹉啄,十分春上牡丹芽;娇弹粉泪抛红豆,戏掐花枝镂绛霞,女伴相逢频借问,几回错认守宫砂。又《玉簪花诗》:白露初凝气候凉,花神献宝助新妆,多来银色三千界,压尽金钗十二行;秋水为神冰琢骨,龙涎作炷麝传香,不须石上忧磨折,长在佳人髻鬌傍。(同上)

杨孟载春草诗最传,其警联曰:"六朝旧恨斜阳外,南浦新愁细雨中。"又《咏新柳》云:"浓如烟草淡如金,濯濯姿容袅袅阴,渐软已无憔翠色,未长先有别离心;风来东面知深浅,月到稍头觉夜深惆怅隋宫千万树,淡烟疏雨正沈沈。"《咏春水》云:"溶溶漾漾欲平桥,知是巴山雪尽消,红雨落花来滚滚,绿烟芳草去迢迢;沅湘已没鸥边渡,溢浦新添□外潮,向晚渔郎走相报,大家齐上木兰桡。"(《鹿堂诗话》)

建文初,茅大方擢右副都御史,闻靖难兵起,以诗寄淮南守将梅殷曰:"幽燕消息近如何?闻道将军志不磨,纵有火龙翻地轴,莫教铁骑过天河;关中事业萧丞相,塞外功勋马伏波,老我不才无补报,临风一叹一悲歌。"闻者壮之。(同上)

方正学过子陵钓台长短句一章云:"正人须正己,治国先齐家,如何废郭后,宠此阴丽华?糟糠之妻尚如此,贫贱之交可知矣!羊裘老子早见几,故向桐江钓烟水。"(《三异人书》)

《梅窗小史》云:有御史登台吊古欲留题,见舆夫沉吟,问之,曰:"小人有诗:好个严子陵,可惜汉光武;子陵有钓台,光武无寸土。"御史惊奇,掷笔去。台上题石甚多,中有一绝云:"严陵台下大江横,千古英雄几战争;今日汉家无寸土,钓台依旧属先生。"诗非不佳,不若舆夫是英雄本色。余往来武林,每过严濑,必绾綷台下掇芊。野三儿景行邮呈《登钓坛诗》,有"故人止剩先生在,客宿还从帝座观"之句。予心有所触,因次林卧韵,怀桐洲石濑,寄正先生以代莫,其一有联曰:"缥帛盈轮空物色,钓丝千尺独临流。"二有联曰:"披裘傲睨无天子,抚腹温存有古人?"三有联曰:"狂奴北舍方瞑目,痴汉西台尚奉书。"四起结曰:"寇贾冯吴未足论,云台湮没钓台存,高风止有先生独,羞过严陵百仞墩。"颇为作家见许,今勒之石。

交趾使《游西湖绝句》:一株杨枝几枝花,醉饮西湖卖酒家;我国繁华不如此,春风遍地是桑麻。(《尧山堂外纪》)

练公子宁尝过安庆谒余忠宣祠,有诗云:"将军忠节冠荆扬,千载精神日月光,血战孤城身已殒,名垂青

史汗犹香；残碑堕泪空秋草，折戟沉沙自夕阳，我亦有怀追国士，为君感慨奠椒浆。"识者知某必以忠显。(《士气记》)

杜庠字公序，号西河醉老，以诗名永乐间。其《过赤壁诗》云："水军东下本雄图，千里长江隘舳舻，诸葛心中空有汉，曹瞒眼里已无吴；兵消炬影东风猛，梦断萧声夜月孤，过此不堪回首处，荒饥欧鸟满烟芜。"一时人传诵，称曰杜赤壁。(《文撮》)

兴化沙溪驿有诗题壁云："沙溪只是旧沙溪，今日重来路欲迷；独有暮鸦知我意，白云深处尽情啼。"(《座右铭》)

一尼僧题一诗云："到处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晓山云；归来笑捻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绝似悟后人语。(《雪涛诗评》)

一全真题诗桃川壁间云："磨快锄头挖苦参，不知山下白云深；多年寂寞无烟火，细嚼梅花当点心。"读之似不火食人语。(同上)

苏城淤川张士诚尝以彩漆金花舟施锦帆，载美人泛此，列妓女于上，使唱《寻香采芳》曲。高太史启诗云："水绕荒城柳半枯，锦帆去后故宫芜；穷夺毕竟输渔父，长保秋风一幅蒲。"遂名其处曰锦帆泾，今府治西衣带水是也。(《垒起杂事》)

解学士缙生而颖绝，未能言即知人教指，梦五色笔，笔有花如菡萏。五岁时族祖抱置膝上，戏之曰："小儿何所爱？"应声作四句，其一句曰："小儿何所爱？夜梦笔生花；花根在何处？丹府是吾家。"挽筠涧先生：逐鹿兵还郊鼎稀，故家风节似君稀，山河百二还真主，泉石东南隐少微；黄菊花香高士醉，青门瓜熟故侯归，九原若遇余豳国，犹话孤城未解图。(《列朝诗集》)

蜀中一耆儒，赞张果老倒骑驴图曰："举世多少人，谁似这老汉？不是倒骑驴，凡事回头看。"(《雪涛诗评》)

明仁宗在东宫时，尝观二内侍象弈，因命曹子棨应制诗云："两军对敌立双营，坐运神机决死生，十里封疆驰铁马，一川波浪动金兵；虞姬歌舞悲垓下，汉将旌旗过楚城，兴尽计穷征战罢，松阴花影满残枰。"帝和云："二国争强各用兵，摆成队伍定输赢，马行曲路当先道，将守深宫戒远征；乘险出车收败卒，隔河飞炮下重城，等闲识得军情事，一着功成见太平。"又云："楚汉争雄动战争，不劳金鼓便兴兵，马行二步鸿沟渡，将守三宫细柳营；摆阵出车当要路，隔河飞炮破重城，幄帏士相多机变，一卒功成见太平。"(《莫氏八林》)

《后山诗话》云："吕某公归老于洛，尝游龙门还，阍者执笔历请官称。公题以诗云：'思山乘兴看山回，乌帽纶巾入帝台；门吏不须询姓氏，也曾三到凤池来。'"明黄州郡守夜巡，获一犯禁者，供状云："舟泊芦花浅水涯，故人邀我饮金卮因歌赤壁两篇赋，不觉黄州半夜时；城上将军原有禁，江南士子本无知，黄堂若问真消息，旧有声名在凤池。"礼而去之，识者谓为解春雨。(《啸虹笔记》)

林清元人，高尚不仕，隐居寺中，府公来寺检册：诘问，且曰："能诗乎？"对曰："颇能。"即以册号八音，命为诗，应声云："金紫何曾一挂怀，石田茆舍自天开，丝竿钓月江头住，竹杖挑云岭上来；匏实晓收栽药圃，土花春长读书台，革除一点浮云虑，木笔题诗酒数杯。"府公惊羡，遂与为友。故暇辄移酒过饮，倡和移日。一日忽论海滨人物因曰："若林清者，雄才硕德，惜未见其人。"林不觉有感。府公曰："君殆林清耶？"林曰："若清者，君安得见之？此吾所以有感也。"相与尽醉而还。明日林去，府公再往访之，不见，多方物色，终不得见矣。(《客中闲集》)

杨光浦有《咏梅集句》百首，又有《香奁集句》云："垂柳阴阴昼掩扉，流莺百啭最高枝；春闺几许关心事，夫婿多情亦未知。宿雨厌厌睡起迟，晓莺啼断绿杨枝；梦中无限风流事，尽在停针不语时。红芳落尽井边桃，病酒恹恹日正高，百尺朱楼闲倚遍，静看燕子垒新巢。细草春莎没绣鞋，闲寻女伴过西家；东风不管人憔悴，开遍蔷薇一树花。冰雪肌肤力不胜，酷怜风月为多情；自惭不及鸳鸯侣，双宿双飞过一生。倚兰无语倍伤情，夜合花开香满庭；羌管一声何处笛？细风斜雨不堪听。郎上孤舟妾上楼，感时伤别思悠悠；离心不异西江水，流到瓜洲古渡头。晓角昏钟为度忙？怕黄昏后又黄昏；近来欲睡兼难睡，半是思郎半恨郎。尽日无人独倚楼，愁来对镜懒梳头；深知身在情长在，嫁得萧郎爱远游。"(《尧山堂外纪》)

《题焚书坑绝句》："焚书只是要人愚，人未愚时国已虚；惟有一人愚不得，又从黄石读兵书。"不知何人所作，陆式斋常诵之。(同上)

舒州下寨驿中诗：北堂无老信来稀，十载秋风雁自飞；今日满头生白发，千山乡路为谁归？(《侯鲭录》)

朱权，明高皇之十六子也，神姿朗秀，始能言，自称大明奇士。好学博古，旁通释老，尤精于史。洪武二十四年，册封之大宁，文皇践祚，改封南昌。恃靖难功，颇骄恣，多怨望不逊。晚年深自韬晦所居宫庭，无丹彩之饰，构精庐一区，莳花艺竹，鼓琴著书。晚节益慕冲举，自号臞仙。有《日蚀诗》云："光浴咸池正皎然，忽如投

暮落虞渊，青天俄有星千点，白昼争看月一弦，蜀鸟乱啼疑人夜，杞人狂走怨无天，举头不见长安日，世事分明在眼前。”诗真怨望不逊矣。（《客中闲集》）

周宪王朱燉，明高皇之孙，周定王长子。勤学好古，留心翰墨，集古名迹十卷，手自临摹勒石，名《东书堂集古法》帖，历代重之。制《诚斋乐府传奇》若干种，音律谐美，流传内府，至今中原弦索多用之。李梦阳汴中《元宵绝句》云：“中山孺子倚新妆，赵女燕姬总擅场；齐唱宪王新乐府，金梁桥外月如霜。”王有《诚斋录》诸集，传于世。如《春日》云：“深巷日斜巢燕急，小楼风静落花闲。”《春夜》云：“彩槛露华垂柳湿，珠帘风静落花香。”《秋夜》云：“梧桐露滴鸳鸯瓦，杨柳风寒翡翠堂。”《牡丹亭书景》云：“莺啼小院穿青柳，燕蹴飞花过粉墙。”《日暮》云：“林鸠唤友常知雨，海燕将雏不避人。”《雪林清趣》云：“采药一僧云外去，巢松双鹤雨中远。”《送人》云：“南浦断云收雨去，西风新雁带霜来。”《漫兴》云：“南国音书归雁尽，西园风雨落花愁。”和王长史云：“采得药苗远竹径，着残棋子坐花阴。”《红心驿》云：“枕上梦回莺语滑，窗前风定柳阴凉。”《横堤晚望》云：“神如秋水十分净，心似中原万里平。”皆风华和婉，盛世之音也。又作《柳枝歌》三首，序云：“白居易《杨柳枝》云：‘永丰西角荒园里，尽日无人属阿谁？’宣宗朝乐工倡此词，遂令中使取二株植于苑中。予于洪武年间，至长安寻访永丰坊，乃在陕西城内，东西两街尚有垂杨，柔枝拂地，爱而赋之。”歌云：“苏小门前万缕垂，白家园内两三枝；听歌看舞人何在？惟有东风展翠眉。三月风和散曲尘，枝枝垂地每伤神；为君系得春心住，忍折长条送远人。宛转千条向晚风，拖烟带雨渭城东；征衫点得轻轻絮，寄入阳关曲调中。”（同上）

杨文定公尝云：范文正高季迪皆出姑苏，两人气象甚不同，盖于其所赋卓笔峰见之。范云：“笠泽研池小，穹窿架石峨，仰凭天作纸，写出太平歌。”高云：“云来初似墨，雁过还成字，千载只书空，山灵恨何事？”（同上）

夏忠靖公少年极颖敏，或指屋上兽头使赋之公即口占曰：“非龙非虎亦非罴，头角皆因造化为，不向草茅夸气象，却于廊庙著威仪；昂昂饱历冰霜苦，默默长承雨露滋，寄与飞飞诸燕雀，好来相近莫相疑。”论者以为居显位而不免昵小人，此其验云。（《尧山堂外记》）

苏平《咏豆腐》云：“传得淮南术最佳，皮肤褪尽见精华，一轮磨上流琼液，百沸汤中滚雪花；瓦缶浸来蟾有影，金刀剖破玉无瑕，个中滋味谁知得？多在僧家与道家。”（同上）

凌云翰字彦翀，见人家昆季析居者，作《沁园春》词以嘲之云：“树上凌霄，堂前紫荆，秋来尚芳；奈牝鸡晨语，鹡鸰憔悴；妖狐昼啸，鸿雁分行。仁智非周，喜忧非舜，一旦天伦忍遂忘。如何好，望松楸感泣，桑梓悲伤。古今祸起专房，总一国犹然，况一乡家有妇人，岂无长舌？世无男子，谁有刚肠？树大枝分，瓜熟蒂落，此语应非是义方。聊书此，要惩心鉴戒，不在文章。”（同上）

高季迪年十八未娶，妇翁周仲建有疾，季迪往唁之。周出芦雁图命题，季迪走笔赋曰：“西风吹折荻花枝，好鸟飞来羽翮垂；沙阔水寒鱼不见，满身风露立多时。”仲建笑曰：“是子求室也。”即择吉以女妻焉。（同上）

天顺朝，尝以银豆金钱等物撒地，令宫人及宫侍争拾为斗笑。编修杨守陈《赋银豆谣》曰：“尚方承诏出九重，冶银为豆驱良工，颗颗匀圆夺天巧，朱函进入蓬莱宫。御手亲将十余把，琅玕乱洒金阶下，万颗珠玑走玉盘，一天雨雹敲鸳瓦。中官跪拾多盈袖，金铛半堕罗裳绉，赢得天颜一笑欢，拜赐归来坐清昼。闻知昨日六宫中，翠娥红袖乏春风，黄金作豆竞拾得，羊车不至愁烟中。别有银壶薄如叶，并刀剪碎盈丹匣，也随金豆洒金阶，满地春风飞蝴蝶，君不见民餐木皮和草根，梦想豆食如八珍，官仓有米无银籴，操瓢尽作沟中尘。明主由来爱一颦，安邦只在恤穷民，愿将银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万人。”（《陋轩外集》）

正统间，处州叶宗留谋逆，杭点民兵，有生员之父，亦在点中。其子往诉于府，府主不为理；拂衣而出，自言水上打一棒，盖俗云空无用也。府主闻其言，疑以恶语相嘲，即唤转询焉，生员直告以故。遂曰：“汝能赋此，当免其役。”因口占曰：“七尺琅玕杖碧流，一声惊破楚天秋，千条索练开还合，万颗明珠散复收；鸥鹭尽飞红蓼岸，鸳鸯齐起白蘋洲，相应此处无鱼钓，起网收纶别下钩。”守遂除之。（《稗史》）

定襄伯郭登镇大同，有古良将风。己巳之变，力守边疆，大小十数战，设飞天网搅地龙等法，发其机，顷刻数里皆陷破，一发五百步。顾又娴文学，所著《左传解》可与杜武库争衡。尝记其二诗，《哀征人》云：“天迷离，水呜咽，战马无声宝刀折，冤鬼惨酸月夜啼，青磷荧荧明又灭，照战征夫战时血。”《客中春晚》云：“远塞书难寄，空庭花自开，旧巢双燕子，今岁不曾来。”登以勇将，而风流儒雅若此。（《焦氏笔乘》）

《金陵》词，是台城妓作。“宫中细草香红湿，宫内纤腰碧窗泣；惟有虹梁春燕雏，犹傍珠帘玉钩立。”（同上）

道士席应真读书学道法，兼通兵机，道衍师之，尽得其术，然深自晦藏，人无知者。已而至京口赋览古诗云：“樵捞年来战血干，烟花犹自半凋残，五州山近朝云乱，万岁楼空夜月寒；江水无潮通铁瓮，野田有路到金

坛、萧梁事业今何在？北固青青眼倦看。”其党宗渤见摇膝高吟，笑之曰：“此岂释子语？”曰：“斯道斯说，汝薄南朝矣。”（《尧山堂外纪》）

林廷玉《挑灯杖诗》云：“繁碗常存竹木茎；余功时或赖扶倾，却怜形体纤远短，能使光芒暗复明；天上长庚原有焰，人间太乙又腾精，心灯闻说无明灭，何用区区得擅名？”（同上）

成化初，张方州忤权要，出为杭州知府。无何，引疾归田，雅好山水，岁率一再至杭州，至辄携亲朋出游西湖、访孤山，吊岳坟，登天竺，彩舟蜡屐，随意所之。兴至呼笔，大篇短章，顷刻立就。《题苏堤春晓》云：“杨柳满长堤，花明路不迷，画船人未起，侧枕听莺啼。”《平湖秋月》云：“风静片云消，寒浸波凉月，疑有夜吟人，推窗落枫叶。”《花港观鱼》云：“圉圉复洋洋，芰青露藻香，前湖涨水戏，谁解步濠梁？”《柳浪闻莺》云：“藜杖憩苏湾，风温翠涨闲，惊闻双语鸟，如在画船间。”《三潭印月》云：“片月生沧海，三潭处处明，夜船歌舞处，人在镜中行。”《南屏晓钟》云：“幽梦忽惊觉，严城方向晨，看花春起早，已有晓妆人。”《两峰出云》云：“南峰云乍晴，北峰云欲雨，中有化霖人，高眠两峰里。”《雷峰夕照》云：“爽朗忽苍茫，山高易夕阳，百年歌舞地，消得几昏黄？”《曲院风和》云：“凉气度方洲，香来水正流，时闻采莲曲，不见采莲舟。”《孤山梅雪》云：“春意逼溪桥，寒香闭蓬户，山人不出门，驿使在途旅。”（同上）

成化甲午，倭人入贡，见栏前蜀葵花不识，人间之，题诗云：“花如木槿花相似，叶比芙蓉叶一般；五尺栏杆时不尽，尚留一半与人看。”（《西墅杂记》）

张给事宁字静之，成化中奉使朝鲜，陪臣朴元亨为馆伴，从游太平馆。静之赋百韵，朴随手和之，殊不相下。静之得“溪流残白春前雪，柳折新黄夜半风”之句。朴乃阁笔曰：“不能属和矣。”（《列朝诗话》）

陈士英夹纸剪梅花一枝，照之宛然可见，题诗多不称意。归安陈大祐题曰：“露下银河月上迟，黎花雪里梦醒时；水晶帘在琼楼上，惆怅河山会玉胱。”时号绝唱。（同上）

弘治间人称何李，谓信阳何大复景明，庆阳李空同梦阳。何十三举于乡，十七成进士，慷慨负义，终提学副使，年仅三十有九。李数以为言构祸，刚毅不挠，未免有尚气傲物之诮，官亦提学副使。诗学杜子美，寿五十八，亦与子美同虽下吏四次，而晚景富侈，享用逾于子美。与大复论诗不合，竟绝交，亦其尚气之过。（《苏谭》）

弘治间，海宁塔下陈玉善画山水，其年五十，忽欲读书，坐闭一室，昼夜不息者，五年，遂成诗人。尝题贾似道《湖山图》云：“山上楼台湖上船，平章醉后懒朝天；羽书莫报樊城急，新得蛾眉正少年。”意甚佳。（《尧山堂外纪》）

浔州张尚书灿为翰林学士时，与同寅限韵联句，得单字。公成句，有冲雨斜飞燕子单，时服其当，马端肃以燕子单学士称之。（《柳谭诗话》）

此与作《红梅诗》，限牛字曰“牧童睡起朦胧眼，错认桃花误放牛”相同。

李西涯当国时，其门生满朝。西涯又喜延纳奖拔，故门生或朝罢，或散衙后，即群集其家讲艺谈文，通日彻夜，率岁中以为常。一日有一门生归省，兼告养病还家，西涯集同门诸人饯之，即席赋诗为赠，汪石潭俊诗先成，中一联云：“千年芝草供灵药，五色流泉洗道机。”诸人传玩，以为绝佳，呈稿西涯。西涯抹后一句，令石潭重改，众皆愕然。石潭思之，亦终不复能缀，众以请于西涯曰：“吾辈以为抑之，此诗绝好，不知何故以为未善？”西涯曰：“归省与养病是二事，今两句单说养病，不及归省，便是偏枯且又近于合盘。”众请西涯续之，西涯即援笔曰：“五色宫袍当舞衣。”众始欢服。（《玉堂丛话》）

李兆光尝见西涯《袛陵诗》“野行愁夜虎，林卧起秋蝇”之句，问曰：“是为秋蝇所苦，不能卧而起耶？”西涯曰：“然。”一曰：“然则愁字恐对不过。”西涯曰：“妨字外亦无可易者。”曰：“请用回字如何？”盖谓为夜虎所遏而回也，西涯曰：“善。”遂用之。（同上）

李西涯次张京父涯，题《醉杨妃菊》云：“谁采繁花席上题，偶将名姓记唐妃，日烘花萼醺时面，雨换华清浴后衣；隔坐似邀秦国语，挥毫不放谪仙归，欲从颜色窥生相，已落诗家第二机。”（《尧山堂外纪》）

黄岩王山人佐字仁甫，自号古直老人，旅游京师，客公卿间三十年，不置釜甑，无童仆。李西涯赠诗曰：“长安信脚自来往，醉醒不信东君谁？”实录也。古直题《严陵》曰：“天地此生惟故友，江湖何处不渔翁？”《游西山》曰：“旧时增去竹房冷，今日客来山路生。”《述怀》曰：“穷将入骨诗还拙，事不萦心梦亦清。”（《列朝诗集》）

周诗字以言，尝之京师，以诗文游公卿间，少试方药，皆神验，欲以尚医官之，拂袖而去。游武林，敝衣匿僧寺中。提学孔天胤自翰林出，雅负知诗，阅岳鄂王庙题壁诗曰：“何事疥吾壁也？”命隶人帚墨扫之，至以诗言，乃大惊，立命驾往谒，与定交。其诗云：“将军埋骨处，过客式英风，北伐生前烈，南枝死后忠；山河戎马异，涕泪古今同，凄断封丘草，苍苍落照中。”（同上）

杨文理纨绮子也，善吟侈靡，以至于贫。致杜公序善，杜以进士出为攸令，杨欲往谒，阙道里费，趑趄久之。楚有商于吴者，难杨曰："为我作行舟八咏，即载以往。"题曰："篷墙篙橹猫缆舵跳。"杨援笔一挥而就，商读之跃然起敬，载之往，且厚赠焉。其《咏蓬》曰："雨湿湘帆翠欲流，飘飘偏称木兰舟，才从红蓼滩头挂，又向白蘋洲畔收；数叶饱风淮浦晚，一绳拖雨洞庭秋，蓬莱闻说三千里，藉尔何当作胜游?"《橹》曰："谁倩公输巧作成? 翩翩浑讶逐风鹰，分开水面秋烟冷，斫破波心夜月明；船尾驾来三尺短，棹头摇去五铢轻，不堪声作伊州调，客里闻来倍惨情。"余不能全记，《樯》有曰："宵归海面疑撑月，晚泊山限欲碍云，虽爱高标平地起，最怜孤影隔溪分。"《篙》曰："谁剪潇湘玉一枝? 棹郎常向手中持，撑开杨柳桥边市，移过桃花洞口祠。"猫曰："一环似月分中坠，四齿如锥向上惊。"《缆》曰："秋风任掷孤篷外，夜月长维古渡边。"《舵》曰："不入红尘芳草路，惯依疏雨落花津。"《跳》曰："踏破晓霜还有迹，溜残春雨不生苔。"如此等句，何可多得? 惜不见其全集。(《莫氏入林》)

明朝欲征安南国，作一萍书当檄文曰："穿田渡水冒秧针，到底原来种不深，空有根苗空有叶，敢生枝节敢生心，但知聚处焉知散? 只识浮时不识沉，大抵中天风势恶，扫归湖海竟难寻。"安南得檄，即次韵一律云："锦云密密莫容针，带叶连根不计深，常与白云争水面，岂容明月坠波心；千条雨线穿难破，万顷风涛滚不沉，多少鱼龙藏水底，渔郎无计把钩寻。"明遂罢兵。(同上)

刘钦谋在史馆时，日请良醖酒一斗然饮少，多有藏者。汤东谷从刘索之，诗曰："兼旬无酒饮，诗腹半焦枯，闻有黄封在，何劳市上沽?"刘悉其所藏与之。(《尧山堂外纪》)

汪应珍由谏垣出佥江右巡历郡县，名山胜迹，多有题咏。登余千东山书院，题云："赵相空怀汗马劳，紫阳曾此吊英豪，乾坤何地忘渊圣? 日月中天读楚骚；江水带云来晚棹，山风吹雨湿春袍，前途疑是杨花泊，错认鄱湖雪浪高。"考之：赵汝愚罢相，请晦翁训其子崇宪，因注《楚辞》，人皆服其用事切实云。(《余千志》)

汝余读书邑西之藏山，理宗赐梅岩二字镌之石，今犹存邑风云堂，为朱子手迹。嘉靖间，改东山书院。汝愚宋宗室考宗乾道丙戌状元，后封沂国公。父善应封庆国公，祖不求赠申国公。理宗时，汝愚又赠福王。

有投刺称诗伯者，主人讶之，偶见地上沙，面试以诗。其人应声赋曰："平平黄出塞，漠漠日铺汀，鸟去风平篆，潮回日射星。"主人遂叹服。(《樗乡集》)

边尚书贡癖于求书，搜访金石古文甚富。一夕毁于火，仰天大哭曰："嗟呼！甚于丧我也!"病遂笃，卒年五十七，有《华泉诗集》八卷流传。弘治时，朝士有所谓七子者，北都李梦阳，信阳何景明，武功康海，鄠杜王九思，吴郡徐桢卿，仪封王廷相，济南边贡也。吴人袁袠曰："李何徐边，世称四杰，边稍不逮，只堪鼓吹三家耳。"(《列朝诗集》)

宁庶人既就擒，拘宿公馆，以铜盂与盥洗，仍责取银者，其习于奢侈如此。尝作二律贻巡抚王守仁，一曰："可怜轻弃牡丹台，细掩重门昼不开，杨柳宫中和泪舞，芙蓉雨上带愁回；痛思狗监真非辅，始信狡童自不才，金马玉堂归去路，等闲惟有庶人来。"二曰："懒与乾坤担此忧，我今随步过瀛洲，清风明月人三个，荒草斜阳土一丘；梦去梦来俱是梦，愁多愁少总成愁，许多心事凭谁诉? 满目黄花别样秋。"狗监指刘养正李士实，狡童盖自谓也。(《尧山堂外纪》)

初宸濠之谋为不轨也，尝作《秋怀诗》，有曰："莫向西风问彭蠡，盘涡怒欲起蛟龙。"娄妃探知其意，尝泣谏之，不听，因作《早行诗》见意曰："鸡声忽叫五更月，马足先追十里风；欲买三杯壮行色，酒家犹在梦魂中。"后宸濠兵败成擒，群小皆鼠窜，独娄妃投水死。(同上)

武宗幸蓟之汤泉宫女王氏随行，题诗赐之云："沧海隆冬也异常，小池何自暖如汤? 溶溶一脉流今古，不为人间洗冷肠。"(同上)

郑少谷初不识王浚川，作《漫兴》十首，中有云："海内谈诗王子衡，春风坐遍鲁诸生。"后郑卒，王始知，为位而哭，走使千里致奠，为经纪其丧，仍刻其遗文。(《说统》)

正德间，有日本国使者，经西湖题诗云："昔年曾见此湖图，不信人间有此湖；今日打从湖上过，尽工还欠着工夫。"(《尧山堂外纪》)

文侍诏徵明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长洲人。以诸生岁贡入京，用尚书李克嗣荐，授翰林院待诏，三载谢病归，年九十而卒。日本贡使踵门求见，具冠服南面受拜，而却其贽曰："此国体也。"其乞猫诗甚趣，珍重从君乞小狸女郎先已办氍毹，自缘夜榻思高枕，端要山斋护旧书；遣聘自将盐裹箬，策勋莫道食无鱼，花阴满地春堪戏，正是蚕眠二月余。(《列朝诗集》)

衡山有《病起遣怀》二律，词婉而峻，盖不就宁藩之征所作也。诗曰："潦倒儒官二十年，业缘仍在利名间，敢言冀北无良马，深愧淮南赋小山；病起秋风吹白发，雨中黄叶暗松关，不嫌穷巷频回辙，消受炉香一味间。

经时卧病断新过，自拨闲愁对酒歌，意外纷纭知命在，古来贤达患名多；千金逸骥空求骨，万里冥鸿肯受罗？心事悠悠那复识？白头辛苦服儒科。”宁藩败，凡应辟者，崎岖万状，公独宴然。（《玉堂丛话》）

文徵明《咏蛙诗》云：“青灯照壁睡微茫，阁阁群蛙正绕堂，细雨黄昏贫鼓吹，谁家青草旧池塘？年来水旱真难卜，我已公弘分两忘，寄谢繁声休强聒，吴城明日是端阳。”（《初日录》）

胡宾客俨南昌人，有续十二辰诗：“鼹鼠饮河河不干，牛女长年相见难，赤手南山缚猛虎，月中取兔天漫漫。骊龙有珠常不睡，画蛇添足适为累，老马何曾有角？生羝牛触藩徒忿懥。莫笑楚人冠沐猴，祝鸡空自老林丘，舞阳屠狗沛中市，平津牧豕海东头。”（《列朝诗集》）

彭华长于绝句，《咏陶渊明》云：“解印归来雪鬓飘，呼童滴露写前朝；叮咛莫取江头水，恐是金陵一夜潮。”题《王明妃》云：“抱得琵琶不忍弹，胡沙猎猎雪漫漫；晓来马上寒如许，信是将军出塞难。”（《说统》）

越僧某，索画于石田翁，尝寄一绝云：“寄将一副剡溪藤，江面青山画几层；笔到断崖泉落处，石边添个看云僧。”石田欣然画其诗意答之，余谓僧诗画矣，何以图为？（《彝白斋诗话》）

集唐《黄鹤楼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江海茫茫何处寻？芳草连天迷远望，薄云笼日弄轻阴；一春鱼雁无消息，万里江山自古今，百尺朱楼闲倚遍，洞庭犹忆在前林。”又，“此地空余黄鹤楼，成仙人去几千秋，云飞雨散知何处？落叶猿啼傍客舟；天水混融浮太极，野烟踪迹似东周，此时怅望人多少，仙鹤恐成万古愁。”又，“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长在水潺潺，如何一讽神仙事，却望千门草色间？城下烟波春拍岸，湖中西日倒衔山，征帆去棹残春里，飞鸟空惭倦未还。”又，“白云千载空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纵酒欲谋良夜醉，放歌曾作昔年游；长安北望三千里，天府南来第一州，前后登临思无尽，思归时亦赋登楼。”又，“晴川历历汉阳树，却惹空山旧晓烟，楼上北风斜卷席，洞庭秋色远连天；公连未结王孙袜，壮志仍输祖逖鞭，黄鹤楼中吹玉笛，水寒烟淡落花前。”又，“芳草凄凄鹦鹉洲，谢公此地昔曾游，鸟啼花发人何在？仙去台空迹尚留；知爱鲁连归海上，空嗟王粲滞荆州，高楼惆怅凭栏久，惟见长江天际流。”又，“暮日乡关何处是？杜陵远客不胜悲，终期直道扶元化，敢负吾君作楚词；北极朝廷终不改，楚天云雨尽堪疑，酒酣往事多兴念，黄鹤楼前吹笛时。”又，“烟波江上使人愁，几度高吟寄水流，花界三千春渺渺，银河一带水悠悠；仙人有待骑黄鹤，身外无机任白头，遥望洞庭山水色，春风一夜滞归舟。”（《客中闲集》）

都南濠小时学诗于沈石田，石田问：“近有何得意作？”南濠以《节妇诗》首联为对曰：“白发贞心在，青灯泪眼枯。”石田曰：“诗则佳矣，然有一字未稳。”南濠茫然，避席请教。石田曰：“尔不读《礼经》乎？《经》曰：‘寡妇不夜哭。’何不以灯字改春字？”南濠不觉叹服。（《尧山堂外纪》）

朱少宰兰嵎与卫桐杨司马交厚，司马官留郡，少宰迎之，喜曰：“余与君性情相近，宦辙亦安得相远？在南中候车骑久矣。”因以《风筝诗》呈司马曰：“自负云霄早致身，安排线索靠他人，摩天手段乘风展，掉尾精神逐日新；暂耸观瞻喧里巷，终嗟破碎委埃尘，牵来曳去成何用？骤雨淋头断送春。”司马亦和一首曰：“糊腔驾筏竞高危，笑笑人间斗小儿，无样蜉蝣骄燕雀，几番荆棘人棠梨；饱看飏去情如纸，强与争将命抵丝，莫得风光都使尽，春风亦有下场时。”二诗皆可警世。（《苏谭》）

刘邦彦有《上元五夜观灯诗》，十三夜云：“近喜元宵雪更晴，千门翠竹结高棚，珠帘半卷将圆月，玉指初调未合笙；新放花灯连九陌，旧传金钥启重城，少年结伴嬉游去，遮莫鸡声下五更。”十四夜云：“灯光渐比夜来饶，人海鱼龙混暮潮，月照梅花青锁闼，烟笼杨柳赤阑桥；钿车过去抛珠果，宝骑重来听玉箫，共约更深归及早，大家明日看通宵。”十五夜云：“一派春声迭管弦，九衢灯烛上熏天，风回鳌背星球乱，云散鱼鳞碧月圆；逐队马翻尘似海，踏歌人盼夜如年，归迟不属金吾禁，争觅遗簪与坠钿。”十六夜云：“次第看灯俗旧传，宝筝重按十三弦，人心未必今宵绝，鬼魄还如昨夜圆；尚觉繁华夸乐上，何须广乐听钧天？追欢独羡儿童健，静对梅花忆往年。”十七夜云：“绣帘窣地护轻寒，明月来迟凤蜡残，风扫烟花春烂熳，云沉星斗夜阑珊；醉敲马镫还家去，谁抱龙香隔院弹？试看烛烧如白日，鳌山无影海漫漫。”（同上）

《李太白集》七言律止二三首，《孟浩然集》止二首，《孟东野集》无一首，皆足以名天下，传后世，诗奚必以律为哉。（《麓堂诗话》）

徐阶应制赋嘉靖二字曰：“土木原来大求夫，口称万岁与山呼，一横直过乾坤大，两竖斜飞社稷扶；加官加禄加爵位，立纲立纪立皇图，主人自有千秋福，月正当天照五湖。”上大悦。（《尧山堂外纪》）

卞户部未第时，一日过常熟，闻钱允晖晔诗名，往谒之。二公未尝会晤，卞及门，与暗者曰：“可语汝主，诗人特相访。”钱讶何人，自负如此，适宴客有妓钱令仆者出语之曰：“若赋赠妓诗一绝，方接见仍以艎降湘为韵。”卞不构思，一挥而就，诗曰：“琵琶斜抱出艅艎，貌与荷花两不降；今夜彩云何处宿？空留明月照潇湘。”

允晖见诗，叹服不已，倒履迎入，遂定交焉。（《尧山堂外纪》）

张以宁题《烂柯山图诗》云："人说仙家日月迟，仙家日月转堪悲；谁将百岁人间事，只换山中一局棋。"（同上）

吴人黄省曾氏刻刘父诗，其跋语云："假太原少传秘阁本校正十二字，始得就梓。"其用心亦勤矣。余家旧藏本，古律类分三卷，有自问一首云："自问彭城子，何人接汝颠？酒肠宽似海，诗胆大于天；断剑徒劳匣，枯琴无复弦，相逢不多合，赖是向林泉。"今黄本所遗也。（同上）

云间唐汝询字仲言，五岁而瞽，父兄抱膝上，授以三百篇，及唐诗，无不成诵。旁通经史，能为诸体诗，笺注唐诗，援据该博，《子虚》《上林》诸赋，杜白诸长篇，锵金戛玉，琅琅不遗一字。校杜诗，时有新义，如解沟壑疏放之句云："出于向秀赋，嵇志远而疏，吕心放而旷。"亦前人所未及也。（《列朝诗集》）

临安旅邸壁间一绝云："太乙峰前是我家，满床书籍足生涯；春城恋酒不归去，老却碧桃无限花。"建州崇安分水驿壁一绝云："江南三月已闻蝉，麦熟梅黄茧作绵；料得故园烟雨里，轻寒犹作养花天。"丹阳玉乳泉壁间一绝云："骑马出门三月莫，杨花无奈雪漫天；客情最苦夜难度，宿处先寻无杜鹃。"三时皆可喜，然皆不著名姓。（《客中闲集》）

咏料丝灯罕佳者，薛郎中蕙字君采，有排律云："淮南玉为碗，西京金作枝，未若兹灯丽，擅巧昆明池。霏微状蝉翼，连娟侔网丝，烟空不碍视，雾弱未胜持。碧水点葱郁，彩石染萎蕤，霞叠有无色，云攒深浅姿。焚兰发香气，对烛映红滋，明月讵须侈？夜光方可嗤。"（《列朝诗集》）

曹南宫学佺咏《墨纱灯诗》云："质裂横疑水，光生薄似苔，凭将彩笔画，认作剪刀裁；鸟向空中度，花从镜里开，细看若无力，不畏晓风催。"（同上）

王守仁尝登庐山，一至天池，累月不出，有句云："昨夜月明峰顶宿，雷声隐隐在山麓；醒来却问山下人，风雨三更卷茆屋。"亲书四幅留寺，后奉命讨宸濠，勒功于开先之石壁。（《庐山通志》）

庄昶喜为诗，咏《包节妇》云："二十夫君弃妾身，诸郎痴小舅姑贫，已甘薄命同衰叶，不扫蛾眉别嫁人；化石未成犹有泪，舞鸾虽在不惊尘，琐窗独对东风树，岁岁花开他自春。"罗一峰见之曰："可泣鬼神矣。"昶不以为然，惟乾坤鸢鱼老眼脚头之类，自谓为佳云。（《尧山堂外纪》）

陆静逸尝对景试张沧洲云："杨柳花飞平地上，滚将春去。"沧洲应声答云："梧桐叶落半空中，撇下秋来。"（同上）

祝京兆允明，五岁作径尺字，九岁能诗，好酒色六博，善度新声，少年习歌曲，间傅粉墨登场，梨园子弟相顾弗如也。海内索其文及书，贽币踵门辄辞弗见，伺其狎游，使女妓掩之，皆捆载以去。为家未尝问有无，俸钱及四方饷遗召所善客噱饮，歌呼，费尽乃已，或分与持去，不留一钱。每出，则追呼索逋者相随于道路，更用为忭笑资，其殁也几无以敛云。（《列朝诗话》）

琼州定安县南有五指山，即黎母山琼崖之望也。丘文庄公少时，咏诗曰："五峰如指翠相连，撑起炎州半壁天，夜盥银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云烟；雨余玉笋空中见，月出明珠掌上悬，岂是巨灵伸一臂，遥从海外数中原。"识者知其异日必贵。（《尧山堂外纪》）

缝衣诗鲜佳者，近惟谢幼睿一首，字字精工。诗曰："懒向妆台理晓妆，为郎独自制衣裳，金针入处心俱痛，素线牵时恨共长；霜户敢辞纤手冷，芸窗思贴弱肌香，缝成不怪无鸿雁，赢得宵来覆妾床。"（《玄散诗话》）

放翁诗跋，余在友人郭贡士用端家，见所藏放翁墨迹，大书四诗，字劲丽可爱，诗亦格高。《放翁诗集》不载此，故录之，后有明初高僧洽南州一跋颇佳，亦不可不为传之也。《寓蓬莱馆》绝句二首：桐叶吹残旧叶黄，驿窗微雨送凄凉；长安许史无平素，莫恨栖栖立路傍。古驿萧条独倚阑，角声吹晚雨催寒；残年会合知无日，犹记新丰强自宽。《夜还驿舍》二首：楼上鼕鼕初发更，断云收雨旋成晴，市摇新涨壮灯影，驿路残泥庄屐声；□阓变迁非曩日，情怀牢落感余生；高秋病起犹能醉，剩买官酤乐太平。白头渐觉黑丝多，造物将如此老何？三万里天供醉眼，二千年事入悲歌；剑关曾蹴连云栈，海道新窥浴日波，未颂中兴吾未死，插江崖石竟须磨。跋曰："吾祖放翁老人，以诗文鸣于宋，虽不以书学显，观其手泽，跌荡苍古，无一笔不合古人遗法；而况词章字画，发乎忠肝义胆者哉？此轴诗四首，乃由剑南归越之作，耿介之怀，益愈可见。长洲静中山首座装潢成轴卷，要余跋其尾，呜呼！吾为公远孙，不能光昭先德，逃形空虚，尚敢赘言于其间哉？尚观南渡名公巨儒，多为权幸所忌抑，虽若考亭之贤，当时称为第一等人，卒不见用，时事亦可知矣。然权幸败绩，夸毗苟进之士，同为澌尽，而公之片言只字，散落人间，历千百禩而知秘惜之；以彼视此，不亦大有径庭也欤？中山其袭藏之。时洪武辛未二月望日，天竺灵山讲寺住山沙门会稽溥洽识。（《应庵随录》）

《雪涛诗评》云:"'初月新月诗甚多,余独爱一闺秀。'绝句尾语云:'天边怕看如钩月,钓起新愁与旧愁。'下字最巧。"

有一仆新婚甚昵,其主命之随往武陵,仆在舟日夜思妻,吟云:"相思恰似船头水,两浆平分劈不开。"主恻然,令之归。

刘章子克明江右人,妻湖南马氏,有《蒲鞋诗》云:"吴江浪浸白蒲春,越女初挑一样新。才自绣窗离玉指,便随罗袜上香尘。石榴裙下从容久,玳瑁筵前整顿频。今日高楼鸳瓦上,不知抛掷是何人?"(《客中闲集》)

沈愚为人风流蕴藉,有《续香奁》四卷,盖仿韩致尧之作。《绣鞋》一首曰:"几日深闺绣得成,着来便觉可人情,一湾暖玉凌波小,两瓣秋莲落地轻;南陌踏青春有迹,西厢立月夜无声,看花又湿苍苔露,晒向窗前趁晚晴。"(《尧山堂外纪》)

王元美十五时,受《易》山阴骆行简先生。一日有鬻刀者,先生分韵,元美得漠字,辄成句云:"少年醉舞洛阳街,将军血战黄沙漠。"先生奇之曰:"此子异日必以文鸣世。"(同上)

昆山王逢年字舜华,往谒袁文荣公于政府,文荣以故人子厚遇之,令草应制文字,有所更窜。退而上书,阁下以诗文取科,以青词拜相,恶知天下有古文品?不辞而去。文荣遣骑追之不得,尝作《五敌诗》,请慢世敌嵇康,缀文敌马迁,赋诗敌阮藉,述骚敌屈宋,书法敌二王。著书一编,曰《天录阁外史》。妄男子辑东汉文,误入之,益自喜,以为当吾世得追配古人也。(《列朝诗话》)

一驿丞题壁云:"碌碌庸庸马迹间,朝来直到睡时闲;谁知梦里犹辛苦,千里家山一夜还。"今之薄宦远途者,亦可悲矣。(《苏谭》)

天台宋氏家本富,后贫,鬻庐于邻,价成作诗曰:"自叹年来刺骨贫,吾庐今已属西邻;殷勤说与东园柳,他日相逢是路人。"富者见诗恻然,即以券还之,亦不索其直。(《昨非录》)

马海粟题《杨妃病齿图》云:"华清宫,一齿痛;马嵬坡,一身痛;渔阳鼙鼓动地来,天下痛。"(《笑史》)

袁介《踏灾行》:有一老农如病起,破衲毵毵瘦如鬼,晓来扶向官道旁,哀求行人乞钱米。予时捧檄离江城,邂逅一见怜其贫,倒囊赠与五升米,试问何故为穷民?老翁答言听我语,我是东乡李福五,我家无本为经商,只种官田三十亩;延祐七年三月初,卖衣买得犁与锄,朝耕暮耘受辛苦,要还私债纳官租;谁知六月至七月,雨水绝无潮又竭,欲求一点半点水,却是农夫眼中血。滔滔黄浦如渭渠,农家争水胜争珠,数沟用接接不到,稻田一旦成沙涂。官司八月受灾状,我恐征粮吃官棒相随邻里去告灾,十石官粮望全放。当年隔庄分吉凶,高田尽荒低田丰,县官不见高田旱,将谓亦与低田同。文字下乡如火速,四邻百姓都首伏,只因嗔我不肯首,却把我田批作熟。太平九月开旱仓,嗟嗟贫乏无可偿,男名阿孙女阿惜,逼我嫁卖赔官粮。阿孙卖与运粮户,即日不知在何处?可怜阿惜犹未笄,卖向湖州山里去。我老今年七十奇,饥无口食寒无衣,东求西乞度残喘,无因早向黄泉归。旋言旋拭腮边泪,我忽惊惭汗沾背,老翁老翁勿复言,我是今年检田吏。(《日知录》)

古冈黎先生名真,号林坡,尝以非罪谪戍辽左,同里马某与焉。既先生蒙恩放回,而马独不与;其兄一日盛席以邀先生,侑觞之妓,皆绝色也。先生不往,遗之以诗曰:"锦色银筝白玉卮,赏音元自有钟期,可怜孤雁长城外,叫断南云总不知。"其兄得诗,为之堕泪而罢宴。(《遵闻录》)

郑宣述名作,歙人,读书方山上,自号方山子。已弃去为商,往来宋梁间,时时从侠少年轻弓骏马,射猎大梁薮中。获雉兔,则敲石火,炙腥肥,悲歌痛饮,垂鞭而去。为诗敏绝,一挥数十篇,李空同流寓汴中,招致门下,论诗较射,过从无虚日,其它虽王公大人,不置眼底。周王闻其名,召见长揖不拜,王礼而遣之。嘉靖初,年四十余,病痰,别空同南归,没于丰沛舟中。方山初见空同,空同规其诗率易,乃沉思苦吟,不复放笔涂抹。诗数千百篇,空同选得二百余,序而之传。然方山诗如寒灯坐愈亲,寒叶动秋声之类,空同集中正未易有此佳句也。(《列朝诗集》)

歙程主事烈字惟光,博学苦吟,若"朔风如有锷,寒日欲无光,山形关塞北,日影树林西,孤舟不同载,行露有深悲。"皆奇句可吟。(同上)

一下第举子题《昭君图》云:"一自蛾眉别汉宫,琵琶声断戍楼空;金钱买取龙泉剑,寄与君王斩画工。"盖以画工喻典试者。(《雪涛诗评》)

近日雷峰下,有虞僧儒亦无妻室,殆是孤山后身。所著《溪山落花诗》,虽不知于和靖如何,然一夜得百五十首,可谓迅捷之极。至于食淡参禅,则不如孤山之率真也。(《解脱集》)

白云先生陈昂,不知何许人。莆田城破奔豫章,织草屦为日,不给。继之以卜,泛彭蠡,憩匡庐山。已入楚,由江陵入蜀,附僧舟佣爨以往,至亦辄佣于僧,遂遍历三峡剑门之胜,登娥眉焉。所佣僧辄死,反自蜀,寓江陵松滋公安马陵诸处。至金陵姚太守稍客之给居

食。久之姚太守亦死，无所依；卖卜秦淮，或自膀片纸于扉，为人佣作诗文。巷中人有小小庆吊，持百钱斗米与之，随所求以应。无则又卖卜，或杂以织屦。而林古度与其兄楙者，闽人，寓居金陵。一日过其门，见所膀片纸于扉，突入其室，问知为莆田人，颇述其平生。一扉之内，席床缶灶，败纸退笔，错处其中，检其诗诵之。是时古度虽年少，颇晓其大意，称之。每称其诗，辄反面向壁流涕呜咽，至于失声。其后每过门，辄就饼饵食之辄喜，复出其诗，泣如前。居数年，竟穷以死，其子仓皇出觅棺衣，舁之中野。古度兄弟，急走索其集无所得。(《列朝诗集》)

沈石田初未知名，尝与诸诗人集一贵官宅，其人出《秃妪牧牛图》，索诸公诗，并不惬意。石田题云："贵妃血溅马嵬坡，出塞昭君怨恨多；争似阿婆牛背稳，笛中吹出太平歌。"诸公愧服，由是以诗豪名海内，而其咏物尤妙。如《咏钱》云："有堪使鬼原非缪无，即呼兄亦不来。"《门神》云："检尔功名惟故纸，傍人门户有长情。"《咏帘》云："外面令人倍惆怅，里边容眼自分明。"《混堂》云："未能洁已嗟先乱，亦复随波惜众同。"(《尧山堂外纪》)

噩梦堂貌寝有学，日日于五云门外觅舟，过词客坐久，诸客分韵赋诗。梦堂预坐乃起告曰："诸公间有落韵，毋吝见施。"一客云："小郎也能诗耶?"遂以蕉字与之，顷间梦堂告曰："我诗就矣。"促诵之云："平明饮罢促高标，撑出五云门外桥，离越王城一百里，到曹娥渡十分潮。白飘晴雪杨花落，绿弄晚风浦叶摇，南北沉沉天作雨，卧听篷韵学芭蕉。"于是众客悚服，因叹曰："不可谓秦无人也。"(同上)

破瓢道人吴孺子字少君，兰溪人，弃产购古法书名画。游江湖间，遇一水一石，有奇致，坐对累日不肯去。游雁荡绝粮，取啖芦服，四十日不返。逾天台石梁，采万岁藤，屡犯虎豹，制为曲机，可凭可寐。以数缣市一大瓢，摩挲鑢钖，暗室发光。过荆溪盗发其箧，怒而碎之，抱而泣者累日，王元美作破瓢道人歌。所至僦居僧寺，自炊一铜灶，饭不足则哺糜，日买两钱菜，又剩干叶为齑羹，语人曰："免我低眉向人，觉饱逾粱肉耳。"好洁不畏寒，遇泉水清冷，虽盛冬便解衣赴濯。树兰百本花时闭室以护香气，有索看者，窗中捉鼻作见女声拒之。箧中藏一剑，自言得炼剑秘法，戒人勿令触近，干犯光怪。酒半，抚铁如意，欲尽碎天下负心人首，或闻人询谇若为不闻而去之。自言曾得"落叶识心酸"一语，三年不得上句；客泰州寒甚，得"风寒知絮败"足成之。(《列朝诗集》)

《荷珠诗》：朝来毛女出邯郸，手撒珍珠叶叶寒，金谷三车风里碎，江妃一斛雨中圆；露丹凉滴青铜爵，鲛泪香凝古玉盘，持赠苏公须仔细，休将逼水误相看。(《客中闲集》)

陈仲醇尝过一山林老而嗜花，红紫暎户，弄孙负日，使人不复知有城居车马之闹，因赠以诗云："有个小门松下开，堂前名药绕畦栽；老翁抱孙不抱瓮，恰欲灌花山雨来。"(《岩栖幽事》)

《稗史汇编》云：西湖之盛，始于唐，至宋南渡建都，则游人士女画船笙歌，日费千金，侈靡极矣，时人目为销金锅。元人上饶熊进德所作《竹枝词》一首云："销金锅边玛瑙坡，争似农家春最多；蝴蝶满园飞不去，好花红到剪春罗。"宝叔山天然阁上诸作，惟苏吴杜公一联，深惬予意，其词云："分明似镜凭谁铸? 多少黄金向此销。"湖心亭旧有一联云："四季笙歌，尚有穷民悲月夜；六桥花柳，全无隙地种桑麻。"更关国计民生，又蕴藉可玩。六桥柳，及坡公所种老梅，皆为牧竖斩伐，识者谓西湖无柳，如美人无眉。无名字改旧作题云："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马通薰得游人臭，直把杭州作汴州。"(《怀秋集》)

癸亥家少宰玉峰抚浙，内外西湖，遍植花柳。甲子南巡，当事更加培植，倍盛于昔矣。

刘师皋雅负知人，一日见米僧儿于革，奇其才，授笺俾赋以笺之芦雁为题。革曰："七八叶芦秋水里，两三个雁夕阳边；笔头到处浑无碍，扫破寒潭万顷烟。"刘遂以其女妻之。师皋死，革已典郡，徒跣奔讣，报其受知于未遇也。(《客中闲集》)

岘山碑碣，预虑沧桑，余每笑古人好名。乃余王辰在衢州吊姬赵诗，门孙鹿祐宰西安，镵之石，戊戌金山诗，明经范良勒碣。己巳金焦二十律，丹徒令受业朱城镌壁间，癸丑曲阜谒林庙诗，兖守家蕙芽立碑孔林，庚申游泰山八首，及门莱芜令李钦式勒石山顶平山堂。次先东山韵，太史许承家作跋，砌石壁间。严陵钓台诗弟赞镌碣子陵祠。当余兴至成诗，偶劳寸管，如雪中鸿爪，不意数十年后，皆灾金石殊属意外。

吴江叶氏琼章月府侍书女也，卒后从泐师授记。师曰："既愿皈依，必须审戒，我当一一审汝，仙子身三恶业，曾犯杀否?"对云："曾呼小玉除花虱，尝遣轻纨坏蝶衣。"曾犯盗否? 对云："不知新绿谁家树，怪底清箫何处声?"曾犯淫否? 对曰："晚镜偷窥眉曲曲，春裙新绣鸟双双。"口四恶业，曾妄言否? 对曰："自谓生前欢喜地，诡云今世辨才天。"曾绮语否? 对云："团香制就夫人字，镂雪裁成幼妇诗。"曾两舌否? 对云："对月意添愁喜句，拈诗评出短长词。"曾恶口否? 对云："生怕帘开识燕子，为怜花榭骂东风。"意三恶业，曾犯贪否? 对云："经营缃帙成千轴，辛苦莺花满一庭。"曾犯嗔否? 对云："怪他道蕴敲枯砚，薄彼崔徽扑玉奴。"曾犯痴否? 对云"抛弃珠环收汉玉，戏捐粉盒葬花魂。"泐师遂授

记。(《弘雅堂外集》)

邵飞飞福州府人,色艺俱绝。康熙中耿精忠反,有旗下罗御史者,随王师入闽罗见而说之,贿媒氏,佯为欲娶继室,其父母得千金许之。既嫁,随罗北归,其大妇妒悍,以飞飞配一奴。飞飞作《薄命词》三十首,流传京师,有谋欲娶之者,飞飞旋死。(《芦中集》)

附诗曰:"韦鞴仍是紫台宫,马上琵琶曲未终;嫁得伧夫双足健,报人佳婿好乘龙。姻树关山几万重,残妆零落为谁容?如何的的亲生女,只爱金钱不爱侬?疏风冷雨对银缸,心自酸辛泪自双;高垒愁城坚似铁,酒兵十万总难降。荻帘日影上迟迟,乱绾乌云不画眉;羡杀隔邻谁氏女,金钱闲掷买胭脂。鹣鹣比翼两相依,文彩蹁跹世所稀;不料风涛生洛浦,铩翎又逐野鸡飞。自伤薄命更谁如?兰蕙当年竟被锄;回首五年成底事?风流好似梦华胥。无端遴埒慕金珠,堪恸双亲一样愚;寄语故园诸姊妹,荆钗裙布好欢娱。白云飘缈望中迷,独倚南窗掩面啼;万里飘零亲念否?碧梧不是凤凰栖。积雨丐泥已没阶,行行湿透小弓鞋;遥思多少侯门女,指点青鬟对对排。骡车阵阵响如雷,门外风吹百尺灰;可惜春葱纤似玉,自生炉火簇烟煤。土屋茅檐扑面尘,可怜触目也伤神;看他赫赫司晨牝,端坐华轩常带嗔。炎天斗室秽难闻,蒜蒜葱葱尽日薰;记得故园风景好,白罗纱衬石榴裙。狮子容他吼独尊,却将奴去嫁司阍;儿郎薄幸真堪恨,不记添香枕畔温。忆昔双双倚画栏,名花曾对并头看;何期弃置如秋叶,忍把琵琶别调弹。哮言猜语侉多般,翻道奴侬鸩舌蛮;怅望夕阳芳树外,娇声嘹呖语家山。挑灯含泪叠云笺,万里函封报可怜!为问生身亲父母,卖儿还剩几多钱?淡淡春山楚楚腰,菱花自对亦魂消;如何愿食鸽鹏妇,相视谁怜竟不饶?奈尔鸤鸠居鹊巢,啄将红蕊出枝梢,堪嗟薄冷愁如织,却与诗人作解嘲。自悔当初望太高,今成明月水中捞;风筝本是无情物,莫怪丝丝线不牢。鲛鮹染血感双蛾,搔手呼天怎奈何?俗子不知人意懒,灯前只管唱燕歌。想后思前恨转加,误人多是浣溪纱;既然负却当年意,何必寻春到若耶?良宵无奈酒人狂,雨怨云愁总断肠;一枕难成乡国梦,凄其残月照空梁。丰韵全消病已生,人人犹道妾倾城;郎心何似春江水,一任桃花逐浪萍?蜀魄啼残不忍听,断肠最是雨淋铃;红颜千古同凄恻,我又如斯,恸小青。豕圈鸡栖暑气蒸,嗡嗡满屋闹苍蝇;有人水阁珠帘里,犹说今朝热不胜。十里湖西忆旧游,而今无复泛兰舟;孤山曾吊真娘墓,此日相思泣素秋。不须重赋白头吟,入骨忧煎死易寻;赢得芳魂归去好,一丘黄土百年心。柳色依依逐汉南,树犹如此我何堪?输他邻妇无思虑,碗大葵花满鬓簪。北地玄溟风大严,满天飞絮压茅檐;炕头不是金炉火,马粪如香细细添。裤褪郎裆短短衫,金箍头髻更巉岩;教奴依样更妆束,满汉平分道不凡。"

诗贵确切,如路德延《咏孩儿诗》,最为不可移动绝唱也。诗曰:"情态任天然,桃花两颊鲜,乍行人共看,初语客多怜。臂膊肥如瓠,肌肤软胜绵,长头才覆额,分角渐垂肩。散诞无尘虑,逍遥占地仙,排衙朱榻上,喝道画堂前。合调歌杨柳,齐声踏采莲,走堤冲细雨,奔巷趁轻烟。嫩竹乘为马,新蒲作掉鞭,鹦雏金镟系,猧子彩丝牵。拥鹤归晴岛,驱鹅入暖泉,杨花争弄雪,榆叶共收钱。锡镜当胸挂,银珠对耳悬,头依苍鹘裹,袖学柘枝揎。酒殢丹砂暖,茶催小玉煎,频邀寿花插,时乞绣针穿。宝匣拿红豆,妆奁拾翠钿,短袍披案褥,劣帽戴靴毡。展画趋三圣,开屏笑七贤,贮怀青杏小,华额绿荷圆。惊滴沾罗泪,娇流污锦涎,倦书饶娅姹,憎药巧迁延。弄帐鸾绡映,藏衾凤结缠,指敲迎使鼓,筋拨赛神弦。帘拂鱼钩动,筝垂雁柱偏,棋图添路画,笛管吹笙镌。恼客初酣睡,惊僧半入禅,寻株穷屋瓦,探雀遍楼椽。抛果齐开口,藏钩乱出拳,夜分围榾柮,朝聚戏秋千。折竹装泥燕,添丝放纸鸢,互跨轮水硙,相效打风旋。旗小裁红绢,书幽截碧笺,远铺张鸽网,低控射蝇弦。吉语时时道,谣歌处处传,匿窗肩乍曲,遮路臂相连。斗草当春径,争球出晚田,柳傍慵独坐,花底困横眠。等鹊潜篱畔,听蛩伏砌边,傍枝拈舞蝶,隈树捉鸣蝉。平岛跨蹄上,层崖逞捷缘,嫩苔车迹小,深雪履痕全。竞指云生岫,齐呼月上天,蚁窝寻径断,蜂穴绕阶填。樵唱迥深岭,笙歌下远川,垒材为屋木,和土作盘筵。险砌高台石,危挑峻塔砖,忽升邻舍树,旋上后池船。项橐称师日,甘罗作相年,明时方在德,劝尔减狂颠。"又张师锡次路德延韵,作《老儿诗》,亦妙。诗曰:"鬓发尽皤然。眉分白雪鲜,周遮延客话,伛偻抱孙怜。无病常共粥,非寒亦衣绵假温推拥背,借力仗搘肩。貌比三峰客,年过四皓仙,唤方离枕土,扶始到门前。每爱烹山茗,常嫌饿石莲,耳聋如塞纩,眼暗似笼烟。宴坐赢凭几,乘骑困弹鞭头摇如旋转,唇动若抽牵。骨冷愁离火,牙疼怯漱泉,形骸将就木,囊橐尚贪钱。胶睫乾眵缀,粘髭冷涕悬,披裘腰懒系,濯手袖慵揎。抬举衣频换,扶持药屡煎,坐多茵易破,行少履难穿。喜婢裁裙布,嗔妻买粉钿,房教深下幕,床遣厚铺毡。琴听怜三乐,图张笑七贤,看嫌经字小,敲喜磬声圆。食罢羹流袂,杯余酒带涎,乐来须遣罢,医到久相延。裹帽纵横掠,梳头取次缠,长吁思往事,多感听哀弦。气注腰还重,风牵口便偏,墓松先遣种,志石预教镌。客到惟求药,僧来忽闻禅,养茶悬灶壁,晒艾曝檐椽。怒仆空睁眼,嗔儿漫握拳,心惊嫌蹴踘,足软怕秋千。踽踽同寒狖,摧厖似饱鸢,观瞻多目眩,牵动即头旋。女嫁求红烛。男婚乞彩笺,已闻捐几杖,宁更佩韦弦。宾客身非与,儿孙事已传,养和屏作伴,如意拂相连。久弃登山屐,惟存负郭田,呻吟朝不乐,展转夜无眠。呼稚来床畔,看书就枕边,冷疑怀贮水,虚讶耳

闻蝉。束帛非无分，安车信有缘，伏生甘坐末，绛老让行先。拘急将风夜，昏沈欲雨天，鸡皮尘渐渍，龅齿食频填。每忆居郎署，常思钓渭川，喜逢迎佛会，羞赴赏花筵。径狭容移槛，阶危索减砖，好生焚鸟网，恶杀打鱼船。既感桑榆日，常嗟蒲柳年，长思当弱冠，悔不胜狂颠。”（《诗选》）

乩 诗

扶鸾颇类鬼怪，何以不列之灭烛？顾余少壮以来，所目击乩仙咸工于吟咏。为骚坛所不及，而烟霞隐者尤异。特列之诗话后。

洪武辛酉，林鸿子羽为将乐县训导，与客游玉华洞，酒于藉草而卧，梦人瑶华洞天，洞主之三女，小字芸香，延人天葩轩，案有诗集，题曰《霞光》。女郎曰：“严君身列地仙，职司文衡，凡文人才子之诗，皆录其中，以备上帝御览。妾见君诗数十首，至一鸟镜天净，万花潭雨香，与檄雨古坛暝，礼星寒殿开之句，尤严君所称赏也。”因挥翰赋诗，留连而觉。翌日避客独游，梦径宛然，石壁阻绝，潭深莫测。鸿书一诗投之，如炊黍许，见蜡笺浮诗云：“天葩小院蔽银屏，鹊散天河逗客星；欲识别来幽意苦，晚峰常想黛眉青。”览毕，视所得笺，乃一黄叶，字亦随灭矣。（《列朝诗集》）

紫姑仙《咏美人手诗》云：“笑折樱桃力不禁，时攀杨柳弄春阴，管弦曲里传声慢，星月楼前敛拜深；绣幕偷迴双舞袖，绿窗闲整小眉心，秋来几度挑罗袜，只为相思放却针。”诗甚清婉。（《鸿书》）

教谕刘固字永贞，陕真宁人，其弟国娶景都御史清之姐，因与国依景。壬午六月，燕兵迫金川门，国劝固出城。固曰：“母老甥幼，况固曾受朝廷厚恩，惟有待死而已。”乃潜寄甥于王氏，乃城陷，固兀坐，又恐惊老母。已而清以挟剑被族，罪连姻娅，固与弟国母袁妻张同日受戮于聚宝门外。固一子，名超，年十五，慷慨有力，见父母将刑，恻然愤怒，发上指，绳缚俱断，遂跃起夺刑人刀，连砍十余人。事闻，诏凌迟，固年三十六。按《幽州仙迹》云，近有降于乩者曰：“我刘永贞也。”题诗曰：“一门都受戮，独有外甥存，伤仅离娘乳，言之声亦吞。”又诗曰：“且酌樽前酒，黄花向坐开，不须谈往事，致使野猿哀。”人问先生今何仙？曰：“才人童初宫。”逾年又有降于乩者，诗云：“短剑光飞雪，还疑练带铺，龙吟丰邑狱，鬼笑蜀王都；燕客穷途见，秦宫拥陛呼，白虹徒贯日，回看继人无。靖难亡臣刘固书。”又诗曰：“鸟行白沙上，鸟去迹不灭，鸟往不复来，鸟巢枝已折。凉火不生烟，枯蒲叶堪结，衣鹑那纫兰，椒浆沁心热。明月照寒霜，离离清且冷，树上栖乌啼，幽人未能寝。空山来磬声，幽韵流云结，独行森林中，复听猿悲彻。”书法遒宕，侍郎徐良彦大学士钱士升记之。（《正气记》）

尝有一乩《题鸡冠花》云：“鸡冠本是胭脂染。”其人曰：“要白者。”即承云：“洗却胭脂似雪妆，只为五更贪报晓，至今犹带一头霜。”（《尧山堂外纪》）

伯虎常见降仙，令对云：“雪消狮子瘦。”乩即书云：“月满兔儿肥。”又令对云：“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乩即书云：“九溪蛮洞，经遇中洞五溪中。”嘉兴有三塔寺，有人作对云：“西浙浙西，三塔寺前三座塔。”时降乩者批云：“吾游偏天下，乃能对。”对云：“北京京北，五台山下五层台。”（《唐伯虎纪事》）

甲午余偶与桐城方尔止联舟月夜，各座舟首，尔止咏《离骚》，终其篇不误一字。殁已多年，忽见于乩，题诗云：“从来诗酒是冤家，肠断西风日又斜；初到黄泉无所见，阎王依旧戴乌纱。”

辛丑夏余客胡毪院道南署中，时杭州顾瞿甫善扶鸾，夜饮毕，余问乩仙：“明日主人何事？”乩仙云：“胡老胡老又胡老。”惟长叹而已，不解其故。次早道南退署相见，叹声不绝，问之曰：“一敝同宗来游客死我殡后，固应归其榇。乃胡太乙自南而北，胡太翁送山阴相国柩，自北而南，即午齐至河下，叫我如何支撑？所以叹也。”余曰：“不必叹，乩仙昨夜所批如此。”满堂哄然。

烟霞隐者诗小引

顺治庚子，予寓都城峨眉古寺，西陵顾子瞿甫每行，必以乩鸾随，偶焚其符，有青老人降焉。悬笔画沙云：“梁上君子来窥公室。”余急返书斋偷儿逾墙走，弃所窃于路，未失一物。当时同陈子弈先徐子敬庵与老人倡和，有诗成帙，今三十余年矣。康熙癸酉秋，候补寄园旧邸，乌程夏西山铁岭王宛先休宁汪紫沧三子从焉。暇日偶与子婿戴子嘉猷偶焚前符，乩辄动，自署烟霞隐者积日夜所著诗文富甚，青问老人何在？竟不知所向矣。余恳作《寄园十二月诗》，并赠余一序，隐者嘱胡子鹿亭代书于壁，字字新鲜，绝无烟火气，固知灵性长存，不共朝市磨灭也。询姓氏，言而复止者再三。胡子虔求复书茗柯二字，与酉山乡情颇笃，知为苕溪凌忠愍公也。公甲申殉难，服绯正笏，触柱流血，焚其平生著述，系帛绝吭而死。予生也晚未识公面，邂逅辫香杯茗间，前贤典型不远，安可无诗记之？因述以六律，另列《万青阁集》中。先生盘桓累月，吟咏无虚日，余命汪子紫沧撮其尤者于左。

降坛诗

木落草枯风潇潇，天将欲雪幽香遥；可知山里梅花发，只恐严寒冻未消。

六言诗

夜寒风急如何？乌啼霜冷疏柯，雪落欲来逼岁，梅花何处山阿？银烛欲残夜半，钟声数里人家，月到疏林鸟静，石床冷透霜花。香消多恨绵绵，偶到名园悄然，

听得竹炉声细，枝松透出茶烟。落霜满屋萧条，睡鸟惊风堕桥，小犬哓哓不已，莫非山鬼逍遥。

塞外观猎作

将军出猎阴山下，毳帐旌旗蔽旷野，万马奔腾如锦云，觱篥一声竞掩群。上穷飞鸟下穷兽，百发百中任左右，贯睛及项无遁逃，虎叫猿啼声号啕。天风卷沙如飞雪，将军杀渴还饮血，壮士放草野烧红，火烧生肉咽喉咙。落日衔山天无色，且请将军少休息，唱凯如同战胜回，马驼络绎肉山堆。皓月一升千里白，琵琶弦索无停歇，归来再拜贺万年，预贮丹青图凌烟。

香奁诗　五十首之十

百花酿酒醉春风，蜂蝶谁家斗落红？隔院秋千人影乱，莺声燕语在墙东。百和香温银蜡残，合欢帐里听风酸；呼奴喂饱饥鹦鹉，莫使深宵唤未餐。芭蕉深绿映纱窗，折学名书美女腔；写到鸳鸯频住笔，倩郎合写凑成双。十二楼中玉笛横，朝临新镜两倾城；儿郎怪道逢奴笑，秋水芙蓉一样清。茉莉花开似素馨，空阶纨扇扑流萤；夜长撒下冰绡帐，拟当牵牛织女星。杏花钗畔趁春浓，静院深沉柳万重；欲打秋千忽又住，愁郎嗔道鬓鬅鬆。为看金鱼临小池，萍开凑巧见奴姿；微风忽起春波皱，谁叫郎来若样迟？上元十五竞繁华，打谜从来数惯家；故把红丝绾串字，会心正是在猜差。阶下亭亭吐素葩，临风摇曳竞争夸；儿郎故意来相问，可是人间夜合花？画楼燕子任飞来，剪落梨花满绿苔；好梦骤惊成未半，补全应否待郎回？

拜问姓名作

生平余恨在秋山，号泣春风碧落间；惆怅信公身后事，一腔热血点花斑。

甲戌帝京元旦

旬浃春方至，摇光昏指东，此朝谁得百？久历渐成翁。青帝参寥廓，苍龙驭溟濛？析津星奕奕，若木景昽昽。气贡燕勾甲，阳回闪蝃蝀，晴光散宿雾，霁霭解阴风。历换梅偏逸，时更竹亦忠，雪消山意复，寒退物生濛，蓂叶初荣砌，椒芬乍泄筒。六花衣献瑞，五色赋称工，鹤老新添岁，松贞久耐穷。土牛将赛社，纸燕尽朝宫，百务从宽限，千愁未到衷。按方图旺相，对轴念宗功，开口嵌词吉，逢人祝贷充。枕边剩赤橘，楣上插青葱，守岁毡围坐，催妆火映拢，敝衣烧炭熨，艳望着香烘，防哭遗儿果，修容戒婢蓬。炎炉犹烁烁，闹鼓正鼕鼕，放炮依官样，郊天玩帝梦。泥金书戬穀，裂彩贴兴隆，灶下安炊妇，堂前乐扫童。香凝神降界，马化佛腾空，邀福推荤酒，守铿爱臭铜。违心听剥啄，着力小喉咙，祷祝文相似，寒暄套略同。锦联攒丐语，妙画突馗瞳，鸡卜祈年稔，云占识岁丰。摇签人语乱，念咒媪声洪，礼缛能藏偻，嚣多不下聋。狞神换袨袺，灵庙献幪幢，挂铃霄碎，烛烧纱昼笼。僧鱼敲木柜，道笏仰苍穹，阛阓陈双象，康衢杂五骏。庭燎齐颂寿，昼漏乱鸣璁，墀陛添鹰犬，班行重虎熊。社坛散种谷，饲宰豢牺橦，烟禁犹严祭，馨闻仅及朦。内朝捐翟茀，恩宴藉毛绒，搂脖尤骑马，弯腰只学弓。女庄行斩里，人向冶场中，鬼脸粉无坠，歪腔竦满丛。伏魔涂判丑，捕鼠放猫朦，拔拔凭谁转？穰穰欲上翀。厂门吹喇叭，灯市竞玲珑，妇醉嫌驴倦，奴豪仗主雄。比丘尊赐赭，优宠贵乘骢，妓馆偏闲夕，卢场不避公。达官依斗坐，贱士买门通；碌碌纷侪辈，彬彬任仆童。扣镮传姓氏，投刺记胡同，爆纸如梅屑，钱标似笑丛。平交增款曲，亲串故谦冲，过午驺舆静，将晡颧颊红。衢歌欣闾左，恩诏起疲癃，十部翻伶局，千般斗火攻。花房开烂熳，水阜结炭宠，白塔金鞭集，妆台蜡屐庞。骧腾疑逐电，车转若飞蓬，佳客琴筝合，名园景象融。残年多草草，此会莫匆匆，分韵思金谷，行杯耻石崇。衣冠伟楚楚，篇什雅沨沨，七子俱能赋，群贤总不倥。驰才休画足，奏技岂雕虫，吉宴来张仲，黄垆得阿戎。清音入徵角，高韵废丝桐，插管喋春酒，支铛煮雪菘。松筠铿蔌蔌，帘幕响飕飕，草动遏残东，雪飞隔断虹。竿翘驻曨曨，转轮随□□，桂老山犹立，菊乾径可砻。锦屏围腊雪，石磴扫秋风，得喜将招燕，迎庥但望鸿。水仙娇出屋，绿萼暖欹幪，好客投朱辖，留宾絷玉骢。小园或仿庾，大树独依冯，历带去年节，诗删昨夜忡。下元今又甲，天气欲成霁。我亦忘其故，陶然乐未终。

康熙甲戌元旦，集寄园者，海宁张昆诒，宁波胡鹿亭，金坛于樗乡，铁岭王宛仙代州冯敬南，乌程夏西山，休宁汪紫沧与余联吟元旦诗，诗成质之隐者，隐者批曰："诸公诗佳甚，陈人亦有里句请教何如？"乩动如飞，依原韵倏成此作，诸子叹服。

《寒林落叶诗》，用霜叶红于二月花为韵，各赋七律，共吐奇葩，以求擅胜，吾亦得凭乩一观，作《园林韵事》。

西风如剪过南塘，断尽寒蛩泣月光；枯树欲成庾信赋，栖乌无计避岩霜。〇一片西风云万叠，霜花冻结无行屧；夜深睡犬忽惊风，蔌阶蔌前翻坠叶。〇疏星明月挂林空，万柳堂前不禁风；若个秋怀犹未尽，御沟零落剩残红。〇输菌曲干晚山枯，鸟啄虫书日未晡；牧笛一声齐拍手，隔林风起唱隅于。〇篱落萧萧惊未睡，晓林一望增憔悴；丹枫如蝶误游人，风景犹如二月二。〇划然惊起来林鹊，老树心空风透窟；脱尽霜柯影寂寥，夜来谁扫寒潭月？〇纷纷历乱任欹斜，黄叶山头何处家？一夜西风吹不尽，安排疏影缀霜花。

降坛诗

近到瑶宫访玉真，偶闻天乐迥凡尘；碧桃花发三千树，莫道人间有是春。

超　台

超然苏子久名台，登此萧萧草木哀；徘徊不敢舒长啸，只恐山中鸾凤来。

蓼　庄

国门西去绝尘氛，庭树池鱼向日曛；地僻可称高隐处，草堂谁个续京文？

独倚楼

杰阁巍然冠小园(庚子山赋也)，松风终日到篱藩；焚香正可读《周易》，只与羲皇共讨论。

丛桂小山

淮南宾客竟如何？此地山阿桂影疏；门挂黄金易一字，主人床上几多书？

翠青阁望西山

为看西山作画楼，凭栏真个是风流；青青不断如人意，莫把珠帘上玉钩。

寄园十二月　并序

寄园者，黄门赵公退食之园也，地非偏僻，境隔尘嚣，有台有亭，有桥有池，有山有林，有竹有石，裴晋公之绿野，李文饶之平泉，不是过也。四时之兴不穷，九州之客常集，看花玩月，饮酒赋诗，琴尊不辍，啸咏继之。知黄都京阙之外，别有清凉闲旷之地，只觉蓬莱方丈，主人不远，而一时从游者，亦胥忘其为何处也。夫居山林之下者，不问功名之事，而处朝廷之上者又少烟霞之趣。于是或仕或隐，各不相伴，而兼之者为难。惟公以特达之姿，超时独立退无长往之讥，进无沈溺之恋。故束发立朝，名动当世，而沈抑梧垣，悠游数载，门无棨戟，车少八驺，不几令邓禹笑人哉？人方共为公惜，而公淡如也。乃于园中莳花叠石，编竹篱，引清泉补前人所未备，日与宾客词人，吟咏其中，正孔北海所谓座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者也。余山水云游，未尝亲登公之堂，觌公之面。兹以扶乩之戏，偶尔周旋因辱公命，不敢以不文辞，爰次第之，聊以塞责而已。

东风昨夜归来了，树上交交啼好鸟；试把梅花移向窗，清香满座如春晓(正月)。中和节过冰方泮，草透平江迷曲岸；燕子飞来梁栋间，喃呢唤道春将半(二月)。迟迟春暖时方暮，夜静梨花逢小雨；曲水流觞好赋诗，问人可是兰亭数(三月)？牡丹花谢逢薪夏，时雨成泉阶前泻；绿树婆娑阴满庭，湘帘高卷人潇洒(四月)。五月榴花红似火，菖蒲如笔锦葵吐；主人爱咏陶潜诗，跂足南窗日未午(五月)。浓阴覆地宜秋早，吞影金鱼依荇藻；高咏坡公水调词，人间何必非瑶岛(六月)？梧桐叶下凉风至，蟋蟀空阶劳寤寐；晓起临池漱水清，长空忽落一行字(七月)。槐花黄落秋犹未，零露瀼瀼摧庭卉；墙外捣衣谁送声？令人长啸增豪气(八月)。落木萧萧绕石室，呼童起扫声簌簌；乍风乍雨到重阳，只苦东篱犹未菊(九月)。霜浓泉石寒应怯，早已阴山几次猎；未见江南二月花，园林洒看红枫叶(十月)。霏霏寒雪亭皋晚，古树枯林入画苑；包竹裹花底样忙，水仙也要同人暖(十一月)。朔风猎猎年将尽，酒酌醇醪常酩酊；翠青阁上看西山，万里遥天杳冥冥(十二月)。

已往之气假生者之灵，以发舒，苟非生者之灵，则感通路绝，何所发舒乎？而诸子以非意之所及者，来相渎问，吾不复道也。今日写字甚妙，借光多矣。

忆梅花诗联句

梦想罗浮花盛开(乩)，清芬缭绕扑人怀(鹿亭)，满山蝴蝶添红紫(乩)，疏蕊繁英任参差(恒夫)。林下高风人不见(乩)，天涯寄得南枝茜(章云)，孤山处士尚高眠(恒夫)，酒债还须千疋绢(紫沧)。冷颜倚石见姿仙(乩)，铁笛一声弄月明(西山)，国色全无脂粉态(恒夫)，婆娑清影澹无声(宛先)。蒋家三径余二友(乩)，呼鹤携琴得未有(鹿亭)，含烟洗露见孤真(乩)，香中逸韵开别趣(恒夫)。林英已灿首重搔(乩)，静影瘦横梦想劳(恒夫)，半清浅处绝尘俗(章云)，最愁雪虐与风餐(紫沧)。疏星乱点横空黛(乩)，隔篱彷佛琼花碎(西山)，妩媚曾传宋广平(乩)，铁石刚肠年年在(恒夫)。一片寒云压塞垣(乩)，催花风信几回翻(鹿亭)，琼田万顷浮光泫(宛先)，簌簌霜花踏破痕(恒夫)。携回南窗待春暖(乩)，深护香魂帘不卷(章云)，霜前雪后峭寒枝(乩)，移上阑干共缱绻(紫沧)。玉蕊檀心不可求(乩)，远忆烟非簇一丘(西山)，梅花不发雪花发(乩)，雪碍梅花何处寻(宛先)。

夜花风紧，酒散人闲，诸子不弃陈人，群相酬倡，书以寄遗；乃以忆梅花为题，相次联句，得成九韵。但思路不一，血脉不贯，未甚快心，然亦见一时相与之乐。时同事者胡子鹿亭，于子章云，汪子紫沧，夏子西山，王子宛先，及寄园主人也。癸酉长至前十有七日，烟霞隐者跋。

降坛诗

萧萧霜落不闻声，断尽栖乌树上惊；宾客散来参鞘挂，无人知道此时情。

座客有问当年殉难事，赋此以答

龙髯攀堕鼎湖弓，碧落犹闻长乐钟；臣罪当诛惭入地，此来不复觐欢容。

和赵给谏赠诗原韵六首(有序)

杜鹃夜怨，知为望帝之魂，燕子春归，乃是灵皇之魄(出《天禄外传》)。心有所感，言以舒情。况乎仆本恨人，久有寒蛩之泣，遭时多难，能无穷鸟之思哉？旧事不可告人，我怀岂能忘本！为人为鬼，静听雌黄，或古或今，凭谁媲白？乃者寄园主人索我陈言，赠之佳什，曲终不见，空有峰青，梦醒求之，惟余月白。然西风叶卷，谁非清啸之声？北郭钟鸣，聊作游仙之会。隐

儿则灯炧欲谢，入幕则香缕将残，新句时成，旧狂复发。承君不弃，愿从世外之交，为日无多，幸有知人之论。投桃不可无报，制锦姑且学裁，依声而和，刻烛以成。问我何人，已化辽东之鹤，岂云复作，终成榆上之鸠？

比来正苦忆众前，暂尔清宵一晌缘，月挂枯林随雁至，风吹黄叶候钟旋；白虹未散人何在？碧血长埋忆惘然，犹记旧游零落甚，莫将山鬼唤成仙。

清风明月夜窗前，不信生平有夙缘，老泪竟如花露滴，伤心犹比指纹旋；魂飞白草惊沙走，血化丹枫照雪然，殊愧长源当日事，姗姗枉自号神仙。

枯林霜冷小台前，点点钟声悟昔缘，白苧欲成歌石烂，绛桃已谢羽人旋；井中心史凭谁出？阁上青藜仗火然，幸有茗香恣往复，闲情试一赋游仙。

兰膏欲尽小灯前，一刻清谈一刻缘，茶沸竹炉如瀑泻，烟生磁鼎似风旋；千年未老广成子，绝代高才孟浩然，无意往来飘忽甚，辽阳丁令已升仙。

我岂无因一至前，问君可是有情缘？身如蜡风随膏制，心结炉烟似缕旋；翠柏霜凌犹未改，梅花寒噤向飘然，生平遗恨沧桑外，枉作人间邋遢仙。

无端身世在君前，偶假灵鸾一结缘，海水未枯何日至？马头不角几时旋？上林神树从新萎，长乐疏钟记昔然，醉酒敢同天帝梦，逍遥强作地行仙。

卷五 灭烛寄

寄园主人曰："天地间理之所无，事之所有，可胜道哉？神禹铸鼎象物，使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立意何远也？抵掌闲谈，似乎极不这已矣。而仓卒相遭，用能预为之地。即或不然，宁灭吾烛，羞与魑魅争光，庶不致为中散所哂。"

鬼

长日喜听乡人说鬼，坡仙逸致耳，未能事人，徒搜冥漠不可凭之事，吾未见有当也。然必曰当，续千里无鬼论不亦执欤？

金大节者，海盐人，洪武初，为乡老人，例随计吏入觐。侵晓出门，欲登厕，有鬼自厕中出，指大节曰："此人好个金肚皮！"忽不见。时功令甚严，大节怖曰："此行必腰斩矣！"既入朝，应对称旨，擢知府，果腰金。（《碧里杂存》）

《志怪录》云："正统间，徐武功治水张秋，有一铁匠役罢归，过岳王庙侧，遇一故铁匠，悟其已死，唾骂之。鬼大怒，与相扑，忽公前驱至，鬼挽之同匿河滨，牢不可脱，曰：'吾何敢见徐相公？但可见三司官耳。'已而三司官至，匠大呼，鬼随出，匠两手作虚抱势曰：'鬼在此！'鬼作声曰：'此人负我钱三百六十文，今必还我。'问匠，果有之，乃谓之曰：'铁匠既负汝钱，吾追还汝，可放之。'鬼即应声而灭，匠焚镪以酬，已而平安。"《涉异志》云："正德戊寅，御史沈子公视屯田于江，未至全椒五里，县人迎诉者甚众。沈默数而目识之，既而失其一。至县坐行台，诉者入，末人一蓬头跣足，敝衣，乃道中失去者，沈问何处人？答曰：'全椒人，名小羊。'曰：'诉何事？'曰：'有冤。'曰：'有词乎？'曰：'无有。'沈叱使出，忽不见，急索之不得。沈大骇流汗，呕痢交作，县官问疾，沈语之故，对曰：'往年有顾景祥者，为弟所杀，并及其子，景字下为小，祥字旁为羊，殆为是耶？'沈执其弟，一讯即服，乃知小羊即景祥乳名也。"（《汇书初编》）

于肃愍公为诸生时，忽窗外有巨人持一扇乞诗，公醉中即挥笔曰："大造乾坤手，重扶社稷时。"公若自志其生平者，鬼悲跃而去，所遗扇，则蕉叶一片耳。（《尧山堂外纪》）

嵇某者，海宁卫前所军士。景泰初，邓茂七反于台州，从征战败，匿积尸下。夜半见灯火荧煌，诃道而至，乃一神官也。据部点名，验尸至嵇曰："此人乃板闸数内，不应死此。"遂去。天明逃回，后十余年，运粮至淮安板闸，堕水死。（《董谷杂录》）

海盐翁学训严之，寿昌人，官贫斋冷，苜蓿自甘，未尝与寒生计束修。一日独坐，忽怪风起牖下，出步庭外，则阶草不动，入室复然。心怪之，疑牖下有异。是夜梦一妇人，自称前训樊某妾，为悍妻所杀，葬此，今已讼之冥司，冤白矣，乞为我改葬。明日命僮仆向风所起牖下，持锄镬穿砌土三尺许，得两缸合一妇人尸，颜色如生。因询斋役，皆说果有杀妾事，当捶扑时，号楚声达外，人尽闻，第未知埋处尔。翁遂具棺殓葬之郊外。夜复梦此妇来谢。未几闻樊死，其子某新举孝廉亦死，而悍妻穷老无所倚，亦死。（《见只编》）

弘治癸未春，锡山民蒋容往惠山焚香还，半途会大风雨晦黑，咫尺莫辨；容度不能前，拊荒墓寄宿焉。忽夜半闻林外一人呼吴照，云："前村施斛，可偕往乎？"林间一人应曰："有善人假宿于此，不得行矣。"翌早容拜冢而去。质诸左右，是冢即吴照所瘗也。（《野记》）

胡敬斋尝夜行山曲，闻后有鬼呼先生数声，公若不闻。鬼复曰："我有一对，请先生对。风急有舟人莫渡。"公不答，鬼复笑曰："我替先生对。月明无伴路休行。"公不顾，鬼亦不见。（《尧山堂外纪》）

汤胤绩为参军守边，战死。后数月口外某驿天色将暝，忽有兵官至，驺从甚众，坐中堂，令免供具，第索笔砚灯烛，闭户而寝。明早驿卒候其起，开户寂然无人，但见壁间留诗，末有"血污游魂归不得，当年空筑望

乡台"之句,始知为胤绩云。(《尧山堂外纪》)

朝邑严御史天祥令绛县时,道经傅说祠,尝入瞻拜。一日复过,属有急不得入,憩其厕短亭中坐,见二青衣持檄伏堂下白云:"傅丞相邀公。"严谢不往,顾左右赐使者食。左右实无所见,然不敢诘,漫应曰:"食使者矣。"严乃语二青衣,还报傅公,俟我异日为御史,乃往,言讫而寐。顷之寤,惊告左右以为梦。左右云:"自未寝时有之,非梦也。"严默然,嘉靖己酉,征拜御史,病卒。(《陕西通志》)

嘉靖间,费文宪公尝构别业,其基乃宋柴侍郎故居也。公颇勤劳建造,一日卓午,有绛袍冠带者,题栋柱曰:"我昔犹君昔,君今胜我今,盛衰皆有数,何用苦劳心?"公惊视之,俄不见。(《涉异志》)

辽王晚抱异疾不能亲女色,后宫中往往有抑郁致死者。今沙桥门外宫人斜,即群姬埋香处,每阴寒晦黑,过者闻红愁绿惨之声。近有少年子乘醉踏月,迷入空宫,经素香亭下,睹一美人,霓裳练裙倚阑而歌曰:"明月满空阶,梧桐落如雨,凉飔袭人衣,不知秋几许?"歌竟杳然不见。(《哀黍离编》)

顺治七年,兰州反乱,浮桥被焚,总督孟乔芳剿之,败死于河者无算。桥寻修成,夜有群鬼从河中出,援缆锁上桥,守兵射之不能退。锁轰然中断,桥乘流而下,锁有飞十余里者。追二十里,止于中滩。旋拽还故处,鬼争如前,芳以河灯五千盏祭之,乃止。(《陕西通志》)

有人泊舟富春间,月色澹然,见一人沙际吟曰:"堕江三十年,浪打形骸朽,家人都不知,何处奠杯酒?"舟人曰:"君是谁?可示姓名。"又吟曰:"莫问我姓名,向君言亦空,潮生沙骨冷,魂魄悲秋风。"舟人上岸,遂失所在。(《志怪录》)

陆侍御陇其罢官后,授徒于洞庭席氏。一日方午假寝,传椒山公来拜,宾主礼毕,言一事烦至敝衙门对理,觉而讶之。次早吏又来促,侍御随之往,殿宇嵬峨,扈从森列。立侍御于堂曰:"马某告公得赃十二金有乎?"侍御曰:"有之,若系缧绁,因悯世交子,为之保出囹圄,若甘酬谢。"

怪

怪,圣人所不语也。何录焉?然而石言于晋,有声如牛,左氏不云乎?魑魅魍魉,铸之于鼎,独何意欤?剪烛倾觞,请以眼见耳闻为君说。

天顺七年九月十六日,姑苏刘昌自嵩县赴汝州,见一物于中天,淡白垂长数丈,尾微曲。少倾不见,忽又垂出,闪闪若动,细如数百丈线,人言此龙也。十月二日,自南阳赴邓,将至白马寺。时微雨且晴,忽见西南有黑物,在薄云间,蜿蜒如圈者;其首尾莫可辨,惟身显然若草书云字之状。忽又有白物在其下,如乙字然,相去尺许;久之始灭,人皆言龙斗云。(《悬笥锁探》)

天顺复辟前一夕,肃愍独坐,忽闻有声如雨洒然,视屏上皆血点,心恶之,拜祝祠前,神主俱倒,明发入朝遇害。肃愍总角时,随诸生告考,巡按令隶逐之去,众奔散,或蹂践几死,肃愍独不去;巡按问曰:"汝何不去?"肃愍曰:"若皆去了,天下大事谁当?"巡按奇之,收入试,后发解时,尝听响卜,有人曰:"中举中进士,做到尚书也要杀。"又有术士曰:"于谦望刀眼。"后皆验。(《四本堂座右编》)

成化间,漕河筑堤,一石中有二人作男女交媾状,长仅寸余,手足肢体皆分明,若雕刻而成者。高邮衙某指挥得之,以献平江伯陈公锐,锐珍藏焉。(《菽园杂记》)

成化间,武清县民家石臼,与邻家碌碡,皆相滚至麦地上,跳跃相斗。乡人聚观,以木隔之,木皆损折,斗不可解,至晚方息。乡人以臼沈于污池中,以碌碡坠深坎,相去各百余步。其夜碌碡与臼复斗于池边,池上麦苗俱坏,斗犹不辍;乍前乍却,或磕或触,砰然有声,火星炸落,三日乃止。(《马氏日录》)

总兵石亨尝西征振旅还京,舟次绥德河中,天暝间一女子泝流啼哭呼救。军士拯之,容貌妖丽,询姓名,桂芳华也,已受同里尹氏聘,以尹家衰替,父母逼改醮不从,赴水。亨曰:"欲归宁乎?欲为吾副室乎?"女曰:"归宁非所愿也。"亨纳之,裁剪补缀,烹饪燔幂,无不妙绝。亨甚嬖幸,凡相亲爱者,辄令出见,芳华亦无难色。一日兵部尚书于公谦至其第,亨欲夸宠于公,令芳华出见之,芳华不欲出。亨命侍婢督行,芳华竟不出,于公辞归,亨怒拔剑斩之。芳华走入壁中,语云:"邪不胜正,理固然也。妾本非世人,实古桂窃日月精华,得成人类耳。于公栋梁材,社稷之器,安敢轻诣?独不闻武三思爱妾不见狄梁公之事乎?妾于此永别矣!"言罢杳然。(《野记》)

景泰间,南京夹冈门外,一家娶妇,及门,肃妇入,空轿也。婿家疑为所赚,诉于法司,拘舁夫及从者鞫之,众证云:"妇已登轿矣。"法司不能决,乃令遍求之;得之荒冢中。问之,妇云:"中途歇轿,二人掖入间时,吾已昏懵,且有蔽面,不知其详。至天明,始惊在林墓中耳。"古人有《胭脂灵怪记》一卷,观此事知其不妄。(《菽园杂记》)

自神禹导淮,锁水神巫支祈,迄今不知几千年。弘治间,寿春荆涂峡有水怪作孽,阻拒峡口,淮水不得泄,

则壅而旁溢春、六、濠、颍间，田庐多浸。商舶至湖时，遇怪风浪，多颠覆，往来棹渡小艇，或至中流，或近岸。若旋风起，即大浪掀逐而来，人艇俱没；以是土人名其怪曰赶浪，相讳不敢犯。又或夜静月明，梢人见有物若巨木，偃卧沙际，方报告惊视，则倏然入水，风浪遽作，于是又名之曰神木，如是者盖四五年。正德以后，患息，人复见于涡河中。迨己巳岁渡涡水，则乾涸通骑矣。相传又徙于颍水，今颍水复涸，或又传入黄河中，度此物或即巫支祈也。(《墨谈》)

冯汉居阊门石牌巷口，一小斋庭前杂植花木，潇洒可爱。夏月薄晚浴罢，坐斋中榻上，忽睹一女子绿衣翠裳，映窗而立，汉叱问之，女子敛衽拜曰："儿焦氏也。"言毕，忽然入户。熟视之，肌体纤妍，举止轻逸，真绝色也。汉惊疑其非人，起挽衣相狎之，女忙迫，截衣而去。仅执得一裙角，以置所卧席下。明视之，乃蕉叶耳。先是汉尝读书邻僧庵中，移一本植于庭，其叶所断裂处，取所藏者合之，不差尺寸，遂伐之，断其根有血。后问僧云："蕉尝为怪，惑死数僧矣。"(《庚巳编》)

嘉靖丁酉琼州诸生应试，见海神立水面，高丈余，朱发长髯，冠剑伟异。众惊异下拜，神掠舟而过。次日有三舟复见，诸生大噪拒之，神忽不见，三舟俱溺。(《博学汇编》)

嘉靖四十二年，海盐县有海马万数，其一大如楼；沿石塘群行二十余里，复入海，响震非常。(《海盐县图经》)

万历丁亥秀水思贤乡有异鸟集于树，人头鸟身，颔下有白须，竟日而去。其年水灾，次年戊子米贵，死者满道。(《涌幢小品》)

江西南丰县一佛阁有鬼，人不敢登。徐生素不检，朋辈与约日，先置一物于阁，翌旦持以为信，则众设酒饮之，否则罚。及暮生醉而登，一更后果有数鬼入牖，方上梁，生大呼击之，鬼出牖去。生觇其所往，则皆人墙下水穴中，私识之而卧。翌旦日高未起，众疑其死矣，乃从容持信物而下，众醵饮之。明日率家僮掘其处，得白金一窖，六十余斤，佛阁无鬼矣。(《褚记室》)

万历六十年平湖旱，饥死无算。秋有白龙腾海上，红光半天，空中遥见龙首下垂，鳞甲奋张，晃晃若磨银。两角间有金冠紫衣，仗剑立者，其神长尺许，云水腾沸，咫尺晦冥。龙忽戏吐颔下珠，光芒团圆大如斗，粲粲一似中秋月。顷之遂收，约在埝院前水中央，东湖水尽涸，儒学前楼屋石坊俱坏。空中拽人舟而腾，有不知去向者。(《平湖县志》)

溧水县土名曰龙塘，万历三十二年五月十七日，有龙在塘中吸水，全身皆现。傍有瓦屋一所，本日被风揭去无踪。又有一小舟，从空而坠，伤死二命。(《先曾祖日记》)

万历十六年九月中旬，天初明时，西南忽见有红白气如龙，亦如犬，长竟天。其光下扫地，及拂人面，皆惊倒，良久方灭。考《天官书》以为天狗星见，扫民间地。次年果赤旱数千里，民至采榆皮，买麻饼充食，人多饿死。又继之以大疫，死者益无算，甚至有灭门者，大市长街，镇日鲜有人迹，乡村灌莽极目，刘臬司有诗云："文武衣冠凋丧尽，乡村第宅空闲多；行人强半皆衰绖，驿路频看长薜萝。"读之伤心陨泪。崇祯庚辰正月十四日下雪七昼夜，深二尺余，是年徽郡大饥，婺山忽产石屑软而黄，土人掘 以为餐，名曰观音粉，食而毙者十之二三，然赖以存活甚众。秋成后，石屑亦化乌有。(《稗史》)

万历戊戌，副将邓子龙南昌人，骁勇善战，领兵征倭。渡鸭绿江，有物触舟，取视之，乃沈香一段，把玩良久，宛似人头，爱护之；每入梦，则香木与首或对或协而为一。后死于倭，载尸归，失其首，取香木雕为首，酷肖子龙。(《四本堂座右编》)

占曰："鼠无故皆夜去，则邑有兵。"唐武德元年，李密王世充隔洛相拒，密营中鼠一夕渡水。嘉靖时有群鼠衔渡。万历戊午己未，江北有方鼠千万，御尾渡江南，芦麦尽为所咋，其鼠头方尾长。天启时田鼠纠结，如桴蔽江，入芦苇根苗立尽。张养默言短尾方喙，小于鼠而足方长。崇祯壬午鼠渡江。(《物理小识》)

天启六年五月朔，人见都城隍庙唱名，后宰门火神庙红球滚出；前门城楼角有数千萤火，忽并合如车轮。至初六日巳时，王恭厂灾。震初作，乾清宫御案皆碎，建极殿飞瓦杀人。御史何廷枢、潘云翌被震死，全家覆入土中；自顺城门街北至刑部街，尽为齑粉。有女人衣饰尽而身存，有同伴头去，此肩无恙；有空坠人头，及须发耳鼻。大木远落，密云石狮掷出城外，衣服挂于西山数杪，银钱器皿，飘至昌平阅武场中。(《绥史》)

天启六年，钦天监周司历奏五月初六日巳时，地鸣如雷，从东北艮位上行，至西南有云气障天。占曰："地鸣，天下兵起相攻，妇寺大乱，地中汹汹有声，亡邑之凶象也。"魏忠贤闻知，以为妖言惑众，传旨杖一百，立刻打死。初六日后宰门火神庙天未明，闻殿内吹打粗细乐三叠毕，火球从殿中出，腾空而上。又海岱门火神庙，庙祝见火神飒飒行动，若将下殿。忙拈香跪告，火神竟走，庙祝抱住，不觉失手，火神走去。此时已巳牌，天色皎洁，忽有声如吼，远远从东北，渐至京城西南角，灰气涌起，屋宇动宕。忽大震一声，天崩地塌，昏黑如夜，万物平沉，僵尸层叠，秽气薰天。顾必大开学，师徒

三十余人，一响后，踪迹俱无。顾阁老小夫人单袴走出街心，顾从阁里出，亲自扶回。宣府杨总兵行至玄宏寺街，随从一共七人，连人和马，俱陷入地，迹影俱无。承恩寺街有女轿八乘经过，震后轿俱打坏，女子轿夫都不见。有州吏目弟在街，与相识六人，拜揖未完，头忽飞去，其六人竟无恙。时天启在乾清宫进膳，殿震，奔交泰殿，内官死者死，走者走，只一近侍扶行，为建极殿飞瓦打得脑浆迸出，缙绅伤者甚多，压死家眷不记其数。(《客中闲集》)

凤陵未灾前，有遥见陵中二人，一衣朱，一衣青，殴击甚苦。寻闻号泣声，乃集数十人持杖入，惟二犬踉跄走。无何，寇至。崇祯九年，曲阜县孔子庙圣像，两目流泪如汗，三日夜。十四年嘉兴城声振如裂，时称城愁。十五年十一月，黄梅孔陇镇地藏目出泪一缕，循鼻而下，拭而复出，十二月二十三日城陷。凤阳祖陵悲号震动，三年不止，十六年癸未黄州城南门哭五日止，十七年南京孝陵夜哭。(《绥史》)

崇祯十六年春，京营巡捕军夜宿棋盘街，一更初定，一老人嘱曰："夜半子分，有妇人缟素涕泣，自西至东，勿令过，过者厄不浅，鸡鸣则免，以吾土地，故以告也。"夜半妇果至，军如所戒，不听五鼓前偶熟睡，妇折而东，旋返蹴逻者醒之，曰："我丧门神也，上帝命我行罚此方者，何听老人言阻我？灾及汝首。"言毕不见。逻者惧，奔归，告家人言未终，仆地死。大疫作。(同上)

壬午，阅邸报，奉先殿鸱吻忽落地，作披发鬼哭出宫，群臣共见。又周后宫中忽传云："接驾。"因具袍笏伺之，见卤簿严肃，及近前，乃一老年女子。旧阉云："此乃太后也，为神宗生母。"良久寂然。(《座右编》)

元史于燕都建宫殿时掘地见赤头虫无万数，术者曰："将来代国家者此物也。"崇祯壬午年，皇极鸱吻出烟，近察之，乃细赤蠓，如是飞者三日。癸未孟冬享太庙卫士夜惊，有黑物如牛高数丈，自午门奔端门出，此是黑眚，而赤虫，则从古未有也。(《物理小识》)

崇祯戊辰夏，阳城县西隅民家，见一龙头面如羊，俯其庭瓮中饮水，饮讫乘雾上升，形渐长大，将近屋脊，偶邻居一妇登楼眺之。时妇新产，龙见其妇蜿蜒不能去，垂首檐际者数刻。忽大雷一声，火光耀熠，始入云际。语云："龙忌产妇。"信然。(《苏谭》)

江夏悟真寺僧元仁秋夕月朗，闲步山门，闻诵《华严经》声不绝；元仁听之，未得所在，怅然归。次日令诸徒复诣声处，闻经声出自土中，即以曳杖画记。翌旦启壤，乃一骷髅，皮肉悉腐，独唇舌鲜润。元仁持归，以石匣韫之，外护藁穰，置于庑廊，至夜经声如故，观之者以亿计。未旬月，为客僧窃之去。(《西樵野记》)

康熙辛酉，江南造船，取木，园林丘垅，皆不能保。苏松道方国栋伐阳羡善卷洞前木，一夕道人梦七男子，寄语方公，倘缓至某月缘尽当徒。方公不肯，促工人斫之，血出，直射木工死，根杪鸣有声。已伐六株，而抚军檄至，戒勿伐善卷树，已晚矣。方君惊悸，病作数日卒。又顺治初浙闽新设总督，辽阳陈公锦赴任，拟驻衢州府，无署，有司改旧署为之，旁有庙树，并毁以拓其基。既而总督莅任，方小操观射而厅倒，幸不压死。又明年有祟，忽然而撤其堂柱，抽其梁，移其石磉，俄而又如故。有女年十五，祟曰："吾褫其魂。"女果亡，总督惊怖，遂移署，后提师入闽，为部卒所刺，敕赐赠兵部尚书，建祠于京东门外。(《梅窗小史》)

汝阳有异物据铁垆，村民家二少妇始来，欲淫其长妇，长妇不从，即缢妇死，故二少妇惧，从焉。凡二少妇所欲，咄嗟可办。其家以闻其令乐公。公遣卒往捕，而异物亦为宾主礼，延款赠金，群卒急起持之加缚，忽跃入壁内。公又为之密走人天师府，属以除涤，至半道，文失焉。往者返而文返在妇家，竟无如之何。其物巾服如儒者，轻财乐施，谈辨皆捷，有乞贷者，屡给不厌，故贫士多以游为具，招之皆至。常曰："天下之怪多矣，诸君皆怪也，而怪名我乎？"第手腕以上，不令人见，岂以腕有毛，为猿精乎？(《耳谈》)

麻城民李承周女，许刘氏子矣，为狐所据，其家莫能制，凡数载，刘氏为期迎女，狐语其家曰："君家女是男子，何嫁为？"视之形体皆变男矣，遂着巾服，有名字，游行市里反与妇淫，里人疑之，与偕谒太和山，冀有神谴，往返无异。万历壬辰，武生毛目龙者，以闻于明府文公，逮至时观者麕集。男子与二三人来，不知为谁，尚从容谈笑，入仪门始曰："田二哥今日不祥。"及庭见公，令人视其私，遂不能变，仍是女子，公怒置狱中，狐犹于狱中庇女，无形而鬻诸累囚，及司圜扉者，无赖竟得释出。女后改适山中民，狐复毙其所适夫，女归狐，始不来。(同上)

宣德中，安福华严寺僧，忽于月夜见两矮男子行吐，其一云："几度人间结善缘，百花丛里闹喧天；鸾凤一去无消息，独坐空阶五百年。"其一云："梵语无多语，空门即善门，夜深风露冷，有口不能言。"后顷之，没入地，循迹掘之，得无舌铜铃一，铜钵一云。(《涌幢小品》)

京师某春元偶有老狐盛衣冠，如六七十岁人来谒，求假其后庭三间。春元始不从，与之争。闻东岳甚灵，乃侵晨具香楮往，祷拜未起，已若抛缚于阶者；回头视之，狐亦拜祷在后，大笑，汝祷吾亦祷，东岳神安能制我？遂不得已任其居处。间托其家办酒延客，是日见

客老者少者十余人，毕集欢呼，痛饮抵暮，送至门外而散。同年有为侍御者不信，欲以其威弹压之，因往拜，谈及此，忽从空坠大砚石一片于地，冠额几碎，乃避去。（《耳谈》）

房山县上方山有寺分上下院，相去不远，上院封键多年，有二恶少强僧开视之，一无异也。僧曰："是上代相传，岂无故欤？"恶少曰："不过托以惑人耳，余两人今夕当醉眠其间。"是夜果携酒，歌呼房中，方就寐，忽房外敲门有声，两人以为僧也，不之理。少顷其声剥啄及窗户，窗户碎，有黑手大如伞，自外入；两人奋剑砍之，哀啼声如山岩崩裂。两人惧，急奔下院，藏僧深房。僧曰："误我矣！"达天曙，上院雷震，枪刀声甫息，登山视之，上院片瓦不存（《宿海手抄》）。

宜兴沈生耕且读，于所居三里外，傍山起灰窑为射利计。一夕乘月色，携横笛往窑边阅众工，既至曰："汝侪良苦盍少归谋醉，余在此吹笛候也。"众工欣然去。沈吹数弄，笛音清亮，林鸟齐鸣。忽一怪长数丈自山下骤至窑前，沈陡惊，笛坠地，怪从地拾笛与之。沈稍定，知其欲闻笛也，加意吹新曲媚之。怪如人坐。至音节转换韵，亦数点头，作按拍状。沈且吹且忖，终防其啖己也，睨窑火正炽以足拨铁钳向火中，故数坠笛于地，怪数为拾之。乘其懈，急以火中铁刺其足，怪声震岩谷而去。沈奔归，将及舍则遇众工来矣。沈述其故，坚阻众勿往。次日至其地，荡流丘墟，庐舍树木无一存者（同上）。

异

异有别于怪欤？曰然。草木虫鱼凡反乎常者，皆异也，岂必狰狞凶恶为民害哉？然既反乎常矣，即谓之无别于怪也亦宜。

自孔子过泰山，闻有母哭其子被虎食者，以后千余年，未闻有虎。至顺治十一年，州东转山有虎，嗣后恒有虎迹，出入无常。（《泰文州志》）

婺源古田村汪氏仆三十五，正耘田，忽僵仆，舁归舍，尚有微息，不敢殓。凡八日，复苏，云："初在田中，望见十人，遥自西来，皆道服，赍箱箧大扇；方注视，便为捽着地上，加殴击，驱令负担行。至县五侯庙，一人具冠带出，结束若今导引官，传旨问来何所需？答曰：'行瘟。'冠带者入，复出曰：'侯不许。'趣令亟去，其人犹迁延；俄闻庙中怒呼声，遂去。入岳庙，复遭逐。乃从浙岭过休宁县，谒城隍及英济王庙，复遭叱，逐出徽州。遍走三庙皆不许，十人皆惨沮不乐，迤逦至宣州，入一大祠。才及门，数人出迎，大喜许诺；仍敕急足遍报所属土地，以一鬼为导，自北门孟郎家始。既至，以所赍物藏灶下，运大木立乐棚于外，若今营垒然。逮旦，各执其物，巡行堂中，二子先出，椎其胸，即仆地。次遇婢仆辈，或击或扇，无不应手仆。凡留两日，其徒一人入报西南火起，恐救兵至，亟相率登陴，望火所来，彍弩射之，即灭。又二日，复报营外火光属天，既登陴，则火已炽，焚其棚立尽，各遂溃散。独我在，悟身已死，寻故道以归，乃活。"里人汪赓新调广德军佥判，访其事，孟氏乃医者，七月间，合门人疫，自二子始，婢妾二人，招村巫二人治之。方作法，巫自得病去，归家死。孟氏集一城师巫并力禳禬始愈，是岁浙西疫祸不胜许，独江东无事。（《夷坚志》）

世之奇疾，都不可晓，有身渐缩小，卒如小儿者。（宋吕缙叔知制诰）有忽不识字，数载方复者。（松滋令姜愚）有视直物皆曲，弓弦界尺之类，尽如钩者。（宋时一女子）说逢卢扁，不知何以疗之？（《说储》）

宋郑清之庶母生，将临蓐，三日甑鸣。后长，为理宗相，山东成昭其同守，少时甑鸣，戊子己丑联捷。（《梅窗小史》）

甲辰三弟靖士武会试，介祉堂甑鸣三日，后闻报。乙丑中秋，都中寄园甑鸣，厨人惊异，破其甑。四弟俊士武殿试，报拟鼎元传胪二甲第二，甑鸣大是瑞征。

朱子《庐山北纪行诗》自注云："天池院西数步，有小佛阁，下临绝壑，是游人请灯处。"僧云："灯非祷不见。"是日不祷而光景明灭，顷刻异状。今茅山亦然，不但请灯则见，且随请者多少之数或仅一盏，或倏满山。（《应庵随录》）

鬼火见《博物志》者，曰磷。战死亡处，人马血积，年久，化为磷。磷者着地及草木，如露不可见；行人触之者，着体有光，拂拭之，旋即分散无数。有细吒声如焰豆，静坐良久，寻灭。后其人忽忽如失魂，经日乃差。休与歙皆古新安地。歙之北乡有灵金山，自明初相国李善长为文锓之版，每年七月刷焚之。火忽一点自山头起至千万点，须臾遍山谷。后版模糊，刊一新者，火不复见。人以旧版刷焚之，火如故，至今士人挈伴往观焉。余祖居休宁之旧墅，夜出溪于祠前尝见磷光现桑园。朱长芳住屋前后，荧荧火焰不定。一夕与三弟靖士（今武进士为浔州都司）纳凉祠外，遥见朱屋周围丛光，绿而且暗。余曰："此磷也，试喝之，当灭。"三弟厉声叱之，如故。余继之曰："咄！"光遂灭。不二年，朱氏一门，尽登鬼箓，今成空地。

尝见幻术孔姓扃之室内，壁外一呼，应声而至，其室封键如故。赤身独立，两手掬土，初小渐大，须臾山积，不知土从何来。又一人刘姓，令人铁椎击其腹与肾囊了不痛，或数人持兵刺之，终日不能中。又一人房姓，设楮笔几上，屏围障之，外焚符陈请，即闻内笔砚声。洎启屏帷，云烟满纸，寂然无人，俗皆神之。三人

者皆素狡黠无赖，特借小术，攫人财物。(《苏谭》)

青田山中有异，刘伯温隐居时，日对之坐，山忽开石门，进之，见石壁有字曰："山为基开。"取石击之，石门又开，进入内，有道士枕书卧，乃兵书也。曰："明日能熟之，吾当授汝。"明日果熟，遂授以兵法。少时读书寺中，僧房有一异人，每出神去，锁门或一月半月。偶有北来使客，无房可宿，见此空房，击开之曰："此人死矣，可速焚瘗。我住之。"僧不能禁，遂焚之。其人神返，身已焚无复可生，每夜啼呼曰："我在何处?"基知之，开窗应曰："我在此。"神即附之，聪明增前数倍天文兵法，一览洞悟。(《龙兴慈记》)

明侍郎车敬微时读书国中，夜归遇暴风雨迷路，遥见林中火由小院出。敬扣门，一童子曰："师使我候郎君久矣。"门额有体玄字，入见老翁坐长明灯下，起相劳苦。敬乞一烛，寻归路。翁笑曰："山中那得烛？有小枯叶，郎君且燎湿衣。"敬暗问童子，知其自称逍遥翁，童子名杨孤。敬疑其为隐君子也，修谨进问，翁曰："昔体玄先生居逍遥谷中，吾世业医，往来中条山。后闻陶隐君丹室在此，因采药南来，结庵淹岁，今亦将还矣。"燎衣讫，乞还。翁命少孤牵一牛出，命骑归。又呼一童少逸曰："将吾旧笼来。"就笼中取一僧帽为赠。敬辞曰："吾志期匡济天下，翁安得以此相戏?"翁曰："吾昔亦有志斯世，后因所辅非材，不用吾谋，祸几不测。得此一笼，始获解脱；不然，岂复能生出宜秋门乎？郎君第收此帽，他日当自理会。"敬却之，翁但叹息而已。敬遥窥笼中诸物，悉箍桶具，及僧家衣钵耳，乃乘牛致谢而别。方出林而牛甚驶，须臾及门，呼其家人举火牵牛，忽咆哮化虎而去。比明，寻体玄山居不可得，数日后，过县西四十里，陶弘景丹室故基。旁有古庙，仿佛雨夜所经行者，壁有潘阆《夏日宿西禅院诗》，即东坡所见"夜凉疑有雨，院静若无僧"之笔也，笔墨犹新。(《正气记》)

阆为宋太宗时人，四百年后，犹现仙踪。余丙戌读书灵隐山，山顶有庵，庵僧柱峰夜击板念佛警众。每夜深，楼隙尝见灯光数点，僧人指为虎精。余夜读声高，与虎声念佛声相答。柱峰所击板尽蚀，予易以铜板；逾夜声寂然，询之云："一黑虎闻铜声，惊舐其腓，血溢而仆。"又有黄虎若咎黑者，挤之去，得不死。戊午中秋，同李分虎登韬光玩月，柱峰尚存。

余尚书靖知桂州时，每月盈夕，闻笛声甚清远；察其声，自深林处大柏木中出；乃伐为枕，笛声如故，公甚宝之。公季弟欲穷其怪，命工锯视，但见木之文理，正如人月下吹笛像，胶合之，不复有声。(《樽俎余功》)

海宁胡奎字虚白，宁府教授，尝归自江西，泊舟番郡之望湖亭，见亭上石刻东坡"黑云推雨未遮山"一绝次韵和之，书之于壁。忽见一叟来，诵其诗曰："子非斗南老人耶?"乃为长揖举手，不知所在，因以斗南老人自号。(《列朝诗集》)

福建布政使朱彰景泰初，谪为陕西庄浪驿丞。有西番使臣入贡一猫，道经于驿，彰问猫何异而上贡？使臣云："欲知其异，今夕请试之。"其猫盛罩于铁笼，纳着空房内，明日起视，有数十鼠伏笼外尽死。使臣云："此猫所在，虽数里外鼠，皆来伏死，猫王也。"(《续已编》)

张王基吴郡旧治也，大乱后百余年，忽有三异：生一草结实如小红灯，夜则开之以承露；人取饮之，百病自愈，人呼为天膏，一异也。其根可以为厨料，置饮食中，盛暑不败，一异也。一男子阴囊大如斗，号浪荡子，陕西大贾识为至宝买去，俟其死，破囊得二玉碗，世所绝无，三异也。(《龙兴慈记》)

天顺间，征士吴与弼到京，英宗御文华殿召对。吴默然无应，惟曰："客臣上疏，众方骇异。"上不悦，驾起。吴出至左顺门除帽视之，有蝎在顶螫皮肉红肿，方知其适不能答者，以螫故也。宋淳熙间，史寺丞轮对，适言高宗某事，史忽泪下，上问故？对曰："因念先帝旧恩耳!"孝宗亦下泪。明旦御批史为侍郎。不知当时乃为蜈蚣啮也。均为虫啮，而遇不遇异。(《笑史》)

成化丙戌，姑苏刘昌自西华抵扶沟，坐堂上，见有若雾者，从东来，著树并草茎皆白。少顷堆积枝柯间，玲珑雕镂甚怪，问舆皂此何物？曰："树架也。"因检《玉笋集》有云："冰凌木架达官怕。"既而闻河南李少宝贤有疾，竟卒。(《悬笥琐探》)

余戊申莅任晋地，季冬二十六日，署中晨起，见林木皆白，枝柯雕镂，仰视太空及地，绝无所睹。询之土人，曰："此树架也。"因作《树架记》。

成化间，郃阳民生兴手指甲内，见红纹如线纡曲，每雷雨辄旋动小苦，兴数欲自剔去之。后梦一男子，形容甚异，谓兴曰："余乃龙也，谪托君体，三日后当去，幸勿讶。"至期雷雨大作，自牖出其手，有龙裂甲飞去。(《陕西统志》)

成化中，星殒于山东莒城县马长史家门中。初坠地，其光煜煜，而星体腐软如粉浆。马家人马杖抵之，没杖成穴，久而渐坚，乃成一石。(《续编》)

金华永康县山亭中，有枯松树，因断之，误堕水中，化为石。取未化者，试如水中，随亦化焉。其所化者，枝干及皮，与松无异，且坚劲有未化者，数段相兼，留之以旌异物。(《录异记》)

按唐马自然居延真观，一夕大雨飓风，松忽化为石仆地，悉皆断截；大者径二三尺，尚存松节脂

脉。士人运为坐具,小如拳者,堪置几案间。余门人王宛先孝廉,曾于辽东见木化石,其半仍木云。

长山城南楼淇钟悬数十年,叩之无声。万历间,令张文龙奠而迁之城西楼台,凡七十日,有小儿相博戏,误击钟有声,自此大鸣。成化间,大钟二,荡淮水中,声竑竑势欲跃起。总兵陈统即平江伯,祭之,一钟遂上,令悬于朝宗门楼,声闻百里,其一止泗上。(《汇书》)

妖人王臣自幼为南京公侯府家人,数易主,亦数易名。惟妖术惑取人财,所得辄尽,累为主人恶刑所加,两足皆不能良行。成化初衒术于江阴,诸大家皆不纳,独周惟瞻稍待之。见其一箧中,有二木人,长尺余,能目相抵触,会作进退,听其指挥。臣或手取他人之物,同弃水中,少顷自其袖中出。凡人之物经其目者必能暗取。后往北京,遽攀援得见上。岁辛丑,上命中官王敬同往采药于湖湘江右江浙京东诸郡。二人者,从以无赖二十余辈,专务攫取财物,所历岁致激变。江阴诸大家以旧恨,更受其毒。癸卯至苏,命工熔银为元宝,累二千余锭。凡江南之书画器玩,道释像典之精绝者,检括殆尽。复以妖书数十本,命府学诸生手抄,屡抄不中,实欲得贿。诸生无所出,因致罚于校官,时在胥门,诸生王顺辈数十人,不胜忿恚,大肆丑诋。适有樵担至前,遂各取一木,拥至其前,将有所加。二人者大惧,避驿舍中,其下人皆被痛殴而散。自此气焰少息,苏人得不深受其害。二人遂奏诸生抗命,监司官府救过之不暇,且为诸生甚危;惟巡抚大司马王公知而大喜,因奏二人不法。上遣逻卒往捕,时大暑,卒裸其体,遍涂狗血,复囊狗血,以破其术。至锦衣狱中三日,斩于市,函其首,历示所害之地。(《寓圃杂记》)

弘治末,太仓民家生儿,两手背相粘著,两面相外,其首如雀,其阴皆雄。(《祝枝山语怪》)

正德中,韩恭简寝疾甚笃,久之梦一黄衣道士来视,以药数丸啗之曰:"从此即愈。"因赠诗一绝,且期十年来视。诗曰:"霸越平吴一烬灰,是谁强我下渔矶?黄金消尽陶朱象,梦绕寒山不得归。"自是病渐愈。其后复大病,自疑前梦为凶兆,促家人为大归计。一日,又梦前道人曰:"公病尚亡恙。"再与药丸,赠一诗曰:"天上文星暗不明,英雄空自为苍生;十年戎马蛮江外,坠泪碑高百崦城。"临别仍期十年外重来,病寻愈。恭简于宦辙所经,意遇所谓百崦城者,迄不得。后被危症,且春秋高矣,自谓必不起。俄复梦前道人,其慰言受药,不异曩时,又赠一诗曰:"一尊矩鬯自天来,平地光芒接上台;门外翩翩双鹤至,五云深处小蓬莱。"言别而去,无复重来之约。后病良已,至乙卯遭地震而死,竟不知诗所谓。(《陕西通志》)

松江杨扇湖地暖不成冰,万历三十年冬大风,瞰之若漫天雪,多红灯蠕蠕;且视之,则冰山也,高五丈许。又武宗时霸州文安县一夕大风,河水所然偃立,高起者二丈余,冻成冰柱,中多空隙。阔数尺,以至于数十丈者,沿河七八十里皆然。亡何,流寇至,男妇数十万,尽匿其中,竟以免难。(《物理小识》)

正德间,上元县钱臣醉,与妻李氏交媾,为妹所窥。次早臣出,姑诘嫂夜来事,淫兴遽发。嫂戏与姑效交欢状,两阴相合,将夫遗精,流入小姑阴,经闭腹高,遂成胎。姑之舅凌铣疑有私情,告官鞫之,得其实,议得李氏钱臣钱氏等所犯,俱依不应得为而为之事,合依律的决,照律取赎。钱氏仍候所孕身轻,给与钱臣收养,照旧配与凌铣次男为妻;两家毋得复生异议,卷照。(《开卷一噱》)

江西宁藩宸濠父康王初无子,尝于宫中斋祷。一日王午寝,忽梦天狼降宫中,须臾食宫中人殆尽,复绕而逼王,王寤恶之,中刻宸濠生。其母洪也,洪亦失爱于王,王命亟杀之。宫中人环跪而请曰:"向忧无子,今有子而又弃之耶?"锺陵王者,康王弟也。狂易,常放言凌其兄。至是亟骑而至曰:"喜王兄之得子也,又闻将杀之,甚善,弟幸多子矣。"康王怒,遽命育之,六月十三日也。及濠年十三,即私幸乐妓,微服而游市中。王觉曰:"符吾梦矣。"以铁锄斫杀数侍者,缚濠于柱,亲鞭之数百,必杀之。王春者,临海人,王甥也。慧而多才,以明经举于乡,王素爱之。春驰至,以身蔽濠曰:"杀春杀春。"王不得已,遂舍焉。后谋逆国除,卒符梦云。(《呵冻侵笔》)

萧县相袭不撞钟,以为撞之则水至。嘉靖间,县尹朱同芳不听,水果大至,漂没田庐,同芳坚不听,水亦寻涸。及孙重光尹萧,父老恳情,重光遂止之。乃为文以祭钟曰:"鼓焉以钟,晨昏之轨,民有讹言,金能利水。为民父母,从此而已,御患无德,随俗可耻。钟兮钟兮!尚鉴于此。"比重光去,王荩臣继之,复撞钟,其家病祸相沿,惧而复止。胡梅林取各寺观铜钟,制大将军击倭,殆无孑遗。惟桐庐县城东一钟,有蟒蛇蟠其上,军士惧不敢动,再取再如之,乃止。士人云:"其钟声闻五十里。"《炎徼记闻》云:"广西崇善县有飞来钟,相传自交趾思琅州飞来者。指挥沈希仪遣舍人刘达往相之,欲捶取其铜,以造军器,将近钟数百步,仆地死。"(《汇书初编》)

正德丙子,江西宁都县通天村有合抱枯树,偃仆已久,忽风雨大作,隐隐有声,顿起如故。其后嘉靖由藩封,入继大统。(同上)

嘉靖壬子,马少保文庄率门人数辈,卒业太华青柯坪。一日有戏欧同舍家人,绝于洞上,众恇惑无措。文庄祷于神,夜见火光如笼灯,冉冉从山腰入洞,其人苏,

言白衣人令伊起，其时门人有盛少宰讷、郑运使札在焉，师弟后多贵朊。(《陕西通志》)

嘉靖末，有方士寓沈太史懋孝家，挟一木神，称卓少仙，长二尺许，紫袍冠带，绰有威仪。备小桌椅坐台上，揖让言笑如生，谈诗论文，亹亹可听，能知未来事。时懋孝未第，方与谈谑间忽指门外曰："贵同年至矣！"则冯敏功也，后果同榜。(《平湖县志》)

嘉靖甲辰，张子微有外弟赵生，其生前为大同赵某子，列本学增广生。暑日迎督学，饮火酒，大醉卧树侧，仆以水浇之，遂气绝。魂游水边，见犬来，畏为所啮。适有孕妇在傍，避身妇边，不觉入其妇孕中。是晚妇产子，生见已生为婴儿，即悟托生在此。北地贫者生子，不坐月，即往饷田间。时有一犬在床前，生呼其妇曰："尔出外须闭门，勿使犬近床。"妇人大骇，以为妖，欲击杀之，乃不敢言。至五岁，见乘马者，呼其名曰："我是汝母舅某生也。"其人惊报其家，以钱赎回，其妻尚未改醮也。(《座右编》)

夏少师尝祈梦九鲤仙，得问舟子三字。及罢相再起，泊舟淮上与梦羽赋诗赠别，取孟浩然诗，探韵拈得问舟子诗云："向夕问舟子，前程没几多，滩头正好泊，淮里足风波。"怅然不乐，罢酒而别。(《列朝诗集》)

湖州董尚书浔阳公得姑苏某家山石，高五丈，用巨舟载归，至震释舟，沈堕水中。公不能释，募善泅者，入水求之。泅者摸石，盛石一大石盘上，盘可合五人抱，公甚异骇，命数百人次第皆起之而已。石置盘孔，毫末凑洽，盖即当时以盛石者，而某家亦不知所始。又王元美先生家藏一铜唾壶，为上代物，常以自随，然仅其底耳。已过太湖，童子误堕水中，公悬十金，募人捞取，持以上，视之，乃其盖子。先生大喜，再悬十金，令捞取，又得焉，吻合完好，益足珍贵。(《珊瑚网》)

福宁州笔架山在大金海中，嘉靖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南海浮来五山自笔架山外而至，峰峦突兀，上有草木人马，往来贸易，阖城聚观，自午逾申乃没，盖海市也。海市现于登莱海中，而偶见于福宁州海中者如此。(《闽书》)

嘉靖二十二年九月，江西参议王乔龄奏献皇始封之国，舟泊龙江关，慈乌以万数集江柳，向舟鸣噪。江西提学副使李梦阳恭述于文集可考，其事神异，宜付录史馆。(《汇书二编》)

钱逊叔侍郎，少时泝汴，舟败溺水，流二十里，遇救得不死。旬日乃苦腰痛，不悟其故；视之有手迹，大如扇，色正青，五指及掌，宛然可识，若擘其腰间者。(《座右编》)

嘉靖间，桃源令甘勋履任三日，嫡庶争宠，爪破其面。公自负貌美，被爪破，遂雉经死，邑士绅往哭之，公父乃曰："吾儿不幸有此，然亦有数。向者生时，梦人相贺，持彩联书二句其上曰：四百姚涞榜，三日桃源令。莫测其兆。已而登姚状元榜，其年进士四百人，今令桃源三日，梦固先告我矣。"(同上)

宣府都指挥胡缙有妾死后，八十里外民产一女，生便言我胡指挥二室也。其家来告，胡不信，令二仆往。女见仆遽呼名曰："汝辈来何用？请主翁来。"仆返命，胡犹不信，更命二婢往，亦然，胡乃自往。女见胡喜，言前生事，胡即抱女于怀；女附耳戚戚密言旧事，胡不觉泪下，顿足悲伤，与叙委曲。女又言家有某物瘗某地，胡遂取女归，女益呼诸子诸妇家人，一一慰谕。从而发地，悉得其货，因呼之为前世娘。女言幽冥间，与世所传无异。又言死者须饮迷魂汤，我方饮时，为一犬过，踣而失汤，遂不饮而过，是以记臆了了。(同上)

万历二十七年，于皖寄盐课银八百五十两，为船户龚四盗去爪分。正月初五日，巴河地方缉获。先是龚四盗银在家，每夜门壁尽响，举不得安枕。及拿获，将银送巡司封贮，又复响；巡司惊惧，通知原主领回方静。(《先曾祖日记》)

休宁万安街民家，常日空中抛掷瓦砾。其家心惊，延法师压禁无验。异日客有识者，谓曰："此地必有伏尸，因人居其上，而袭其阳气，致有此异。"乃命人发之，果有木椽二十余，因令迁于隙地，奠之，投掷始息。湖州闵公霖宦京都时，得一弃宅，人不敢居。闵曰："此宅幽暗，故阴气盛。"乃揭瓦推壁，复暴烈日中久之，方修葺居之，竟无恙，其阴气已散也。(《稗史》)

万历丁酉，河南巩县大道，有木匠持斧，往役于人，憩树下，忽闻鼓乐声，不知其自。谛听之，乃出树中，遂将斧击树数下；其内曰："不好不好，必斫进来矣。"匠亦重加斧，乃有细人长三四寸，各执乐器，自树中出地上，犹自作乐数叠。时来者停车马皆见，乃仆地，人以闻官。(《耳谈》)

万历甲辰，松江某村马生卵，破之中有珠，此与万历戊子郡中大虹桥驴生卵同。(同上)

万历壬辰间，一老人号醒神，自云数百岁，曾见高王张三丰，又自诡为越王，至今不死。又云："历海外诸国万余。"陈眉公曰："听醒神语，是一本活《西游记》。"(《笑史》)

闽人武弁陈生，寓扬州军门，料敌有奇中。后何吉阳先生任南少司寇，以大司马李克斋公荐，至居衙中，

谈人往事，及家居坟墓园宅，如指诸掌。生所挟，有樟柳神焉，神仅三寸许，白面红衣，能从袖出，跃至几上，饮水历历有声。时而自叹，作闽语，谓曾为儒生，死而陈制取之，然相随不久，亦当去矣。（《耳谈》）

河南某邑皂隶，得一小木偶于道旁，置帽中，将归为儿戏也。忽闻帽中人语曰："今日回官府话，有二十板之厄。"皂心异之。比至，令果怒，抽签将责，皂大笑。令诘其故，曰："先闻木偶言，事系前定。"令收其木人人，免皂责。嗣后凡审判，先置木人纱帽中，听其语，折狱如神。囹圄报失囚，众方骇，令曰："速趋某渡头，穿白者是也。"迹之，果得。三年后不复灵，令亦内召矣。（《啸虹笔记》）

万历初，姑苏浒墅关王序三家，豢一猪，已二载。一日衔其主衣裾行，异之，随其所往，以嘴掀土，出瘗金千两，取之，家遂大饶。自是德猪，饲以香饭，澡以净泉，衣绵藉毯十一年，大可比牛；远农皆来借观，而称其家金为猪金。后死，棺殓祭奠，如人礼。黄州府团江有一家，父亡而猪生，夜梦父称是此猪，倍加爱养，不忍杀宰。至八年，肥大不可行，人竞来观之，丁酉年始死。（《耳谈》）

柳道彦谈其家庄客壮子，病殇死二日矣。客自往城中市棺，为债家所困，挞伤，或以语其家，其家男妇竞奔之。壮子亦起行十余里，抵债家，会詈争而尸仆其家堂上，以是成讼，大耗债家钱。又有士人独处一斋中，忽有好女子逾败垣入，就榻上死，骇愕不察所以。已门前男女数辈，急趋过曰："死尚走去，况生耶？"士呼至，以榻尸示之，乃其家死女，惊暴雷走失，舁归殓之。（同上）

万历间，尚书潘季驯治河，筑高家堰屡溃。一夕梦赤面长髯者告曰："吾汉寿亭侯也，河有毒龙是祟，吾念公勤于王事，当为公斩之。"翌旦白昼昏晦，风雷交作，河浪掀天。少顷，风雷并息，波面尽赤得断蛟二，而堤以就。尚书表其事于朝，天子敕建祠淮上。尚书幼时，晚步龙溪渡口，闻水底二人语，明午替死者至矣。知其鬼也。翌午命人守之，果一人坠水救之。尚书誓得大志，必造一桥，后果以十万金，起桥渡口，名潘公桥。（《湖州府志》）

吴相国甡自言："六岁出就外傅，从师馆于西禅林之殿左，每晨入佛殿，见两旁罗汉，手眼俱动，不知其土塑也。后稍长入寺，乃不复见。"（《忆记》）

顺治戊子，余读书灵隐寺五松房，山笋甚盛。余挖二根植窗前，僧大笑曰："笋那得活？"今竟成林矣。

汝南人郑奇道遇一端正妇，乞得寄载车上，从之，诣邮卒楼，夜共楼宿。明日妇死，卒惊白亭长，亭长击鼓会诸庐吏，共集诊之。乃亭西北八里吴氏妇，新卒，夜殡灭火，火至失之。即持去，后奇亦寻卒。（《风俗通》）

亳州之野，夏夜有妇裸体卧瓜棚下纳凉，夫来与淫而去。忽蛇复以尾淫之，妇觉尾出。如此者再，始扪以手，识为蛇，大呼；夫至，尚见蛇逸入洞中，此以淫感也。（《续彝坚志》）

滇南蒙岫山有人见蛇自碎，片片星散。不知者偶拾一片视之，则诸片复合，啮人即死。（《耳谈》）

蜀乌撒军民府，有岭壁立万仞，泉洼其上，曰："圣人泉。"其下行者呼曰："渴渴。"行道之人渴矣，则泉即飞下。百人一人，随量皆足，而泉亦即止。（同上）

泰兴刘太宰机未第时，郡中偶有鹰神，乃一猎鹰也，能为人言。一日飞入公宅，公家作糍以饲之；其奴作之不洁，鹰攫其帽，若惩之者。呼公语曰："公大贵，他日当得八人抬轿，参赞南畿。"已而飞去，后皆如其言。（同上）

万历四十六年四月，礼部奏城河水赤，西自宣武门外东响闸起，至正阳门外，御河闸止，约长三里许，水色尽赤，深红紫暗，状如积败之血。四十七年四月中，正阳门外御河水，复殷赤如前，时正辽阳三路丧师之候。（《槎庵小乘》）

万历丁亥，金台有妇人，以羊毛遍鬻于市，忽不见。继而都人身生泡瘤，渐大，痛死者甚众，瘤内惟有羊毛。有道人传一方，以黑豆荍麦为粉，涂之，毛落而愈，名羊毛疔。（《名医类案》）

衍圣公庾廪中，有巨鼠为暴，狸奴被啮者，不可胜数。一日西商携一猫至，其形如常，索价五十金曰："保为公杀此。"公不信，商固要文契而纵之曰："克则受金。"乃听其所为。猫入廪，穴米自覆而露其喙。鼠行过其上，嗅之，猫跃起啮其喉，鼠哀鸣踯跳，上下梁者数十度，而猫持之愈力，遂断其喉，猫亦力尽，明旦验视，已双毙，其鼠重三十斤。（《湖海搜奇》）

万历戊午，马湖青羊二江合涌逆上岷江，水立数十丈。戴移孝云："扬子江曾断流一时许。"沈天士云："甲午年，寡妇矶下有渡船过江，见江中心干到底，久而后合。"中通曰："此或江驱洲沙拥起，继则推去耳。"壬寅年七月，新城乡忽从地涌出崩山，凡数十里，红黄如脂。癸卯年九月，江汉水涨，自楚达金陵，始至色黑如酱，三旬退。（《物理小识》）

《榕城纪异》云："康熙辛未闰七月四日，飓风

壤衙舍舟楫。二十九日海溢伤人更甚，沿海一带，千百年安堵之区，顷刻荡然。

韩公雍总督两广军中，获一善星象者，惧其妖言惑众，命斩之。及斩，公试问之曰："斩汝者谁与？"星士曰："绯衣人。"公特命刽者更白衣斩之，以破其言，公谓术其妄矣。后问诸刽者，乃裴姓也，公愕然。又斩一人，首仆地其人两手捧其首，疾趋数步而蹶。(《西樵野记》)

万历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五夜初更，在仪真春字旗饮酒，忽天中有一红物如鲤，又形头大尾小，约三尺长，外有红晕。未几丰家巷失火，烧去百余家，其物即散。(《先曾祖日记》)

万历庚寅长洲县民吕氏鸡，产一人形数寸，眉目皆具。甲午元日雷，二月无锡县羊乳一儿，形如猴面，作儿啼。二月河南八十二县大饥，父子相食。(《稗史》)

虞长孺祖母年二十时，秋夜露坐庭中，见有三人挨月过，异之。急呼长孺伯母同观。伯母出迟，仅见其二，须臾俱入月中矣。(《快雪堂漫录》)

淮安卫人王铉，年六十，丧其左目，未几继丧右目，蒙然一瞽人，未尝医疗。丁丑岁年七十，暑夜纳凉仰卧，忽见星斗，起而稽颡，旬日间两目了然。铉性醇真，虽权子母，若贫不能偿，往往焚卷。(《客中闲集》)

杭城牙侩父死，停柩于庭，有客夜宿楼上，以小木棍防身。三鼓忽闻梯声，疑必贼也，黑影中果见一人上楼。时众挑夫卧楼板，鼾声如雷，其人以臀遍坐其首，声皆息。复近床揭帐，客举棍奋力击之踉跄倒，呼灯至，乃侩父尸也。棺盖大开，复纳之棺，瘗焉。(《啸虹笔记》)

太仓人偶武孟尝为武冈州幕官，因凿渠得一瓦枕，枕之闻其中鸣鼓起擂，一更至五更，鼓声次第更转不差。既闻鸡鸣，亦至三唱而晓，抵暮复然。武孟以为鬼怪，令碎之。及见其中设机局，以应夜气。识者谓为诸葛武侯鸡鸣枕也。(《客座新闻》)

万历丁酉，黄鹤楼重灾，颠风大吼，火飞越城楼县治，遂及鹤楼，一时灰烬。鹤楼从云中鼓风焰所着处千八百家，不属而焚。先是江夏令叶公梦一赤发儿，侍案头，又于卧榻拾一石，热可炙手，兆已先见。又先一岁所，东门黄鹄山白气自地起，弥日亘天。而鹤楼后山岸，旧嵌有石碑，为昔人文字，不知何由放光如炯，竟能照隔江城阁，风帆云树，晓暮随日光出没处，湛湛可辨。游观者倾城，人皆以为祥，不测其故。(《汇书》)

万历乙巳，妖书变作，内外如沸，第戮皦生光，以伸三尺。其时后宰门外沿皇城一带，墙下地上影出城郭山林人物诸状。有铁骑数百临城，皆张旗帜，俨如图画，甚分明，移时渐灭，四五日绝踪。(《绘园》)

万历四十四年冬，山东临邑县纪家窑忽夜见火光如灯，随烟而出。三月初四日申府，随委典史张凤带领百人，四散埋伏。二更遥见火光突出，其大如斗，明亮直上，约高二三丈，复坠下地散漫，三夜皆同。有人遇见火赶近，一二丈即止，不伤人，不损物。巡按毕懋康奏闻，考传史，有云干旱者，有云刀兵者。(《先曾祖日记》)

康熙甲寅予同罗景明、王守之游黄山，次桃花庵，浴汤池。四月一日宿文殊院，更深忽放白光，置身银世界中，山鸟齐鸣，诸峰了了，神像须眉毕照。予惊起咄咄称奇，罗子曰："好月好月！夫朔安有月？"语未终，黑暗如旧，佛灯荧然。询之老僧，曰："此佛光也，非有大缘不得见。"次日登莲花峰，海黑江黄，极其分明，纵游六日，未能尽其胜。时予茹素餐，山中珍珠菜色味佳绝。

泰山之市，因雾而成，或月一见。尝于雾中见城阙旌旗，闻弦吹声，最奇。张瑶星曰："登州镇城署后太平楼。其下即海也，楼前对数岛，海市之起，必由于此。每春秋之际，天色微阴，则见，顷刻变幻。岛下先涌白气，状如奔潮，河亭水榭应目而具，可百余间，文窗雕阑，无相类者。中岛化为莲座，左岛立竿县幡，右岛化为平台，稍焉三岛连为城堞，而幡为赤帜。睢阳袁可立为抚军，时饮楼上，忽艨艟数十扬幡来，各立介士，甲光耀目，朱旗蔽天，相顾错愕，急罢酒料理城守；而船将抵岸，忽然不见，乃知是海市。"《遁斋闻览》曰："湘潭方广寺，四月朔日在东壁，则照见维扬官府楼堞民物影著壁上。"林景熙《蜃说》曰："汉志载海傍蜃气象楼台，初未信也。避寇海滨，僮报海中忽涌数山。予登聚远楼，见奇峰叠巘，城郭台榭，中有浮图老子宫，诡异千状，近晡而灭。"笔谈所纪，往往类此(《物理小识》)。

天启三年九月，凤凰至河南禹州，身长丈余，百鸟相从，不计其数。内有鸟如马之大，本处官以面饭设祭，隔三里之遥，住七日去。躧死之鸟，不计其数，地上榛松梧子，厚尺余。(《先曾祖日记》)

天启二年，山东一带人家藏仓，小黑马料豆，尽飞不见，适仪真人于清明日，男妇上坟北门外小坡于田间各检取有小黑豆，或一撮，或至二三合者。(同上)

天启七年镇江东北里徐山，因蝗虫无收，米贵。有乡老夫妇难以度日，二人思自尽，忽来一老人劝云："无自尽，跟我来，有物与你食。"至一山，叫带锄挖土。贫老曰："土岂能食乎？"老人曰："挖下自有物。"依将土挖

开,果见有白粉石,贫者口嚼如粉,即言曰:"尔非神仙乎?"老人回云:"我非是仙,那前来者是仙。"回头已不见,乡人争取,救活万人。(同上)

天启七年四月十一日,霍山县路旁洪水冲出刘伯温碑记,生出西山马,卸却贵州鞍,杀尽五溪苗,踏破大元关。天启命逢下甲子,黎民涂炭饥荒死,奴辈道从民大乱,定固安邦血流楚,只恐木上生铜铁,是是非非方信武。(同上)

天启七年二月,镇江地名戴港,挖出一石碑云:"九世悠悠地上休,巍巍福地反淇州,人间若问消磨事,只在龙盘蛇上头。三十八岁算八字,江上东边黑水流。寅卯起辰巳止,淡淡水,不用米,还在常,不在扬。星在日边出,摇在五年头,碑出干戈动,东边血水流,寅卯辰巳午,人难过,鬼神愁。"(同上)

周太守令树有刘仆之妻,六十产一儿,无异他人子,但无齿。(《独树屋稿》)

一牙侩家,尝请客,剩着品,用竹篮挂檐下,每至次日,一无所有,疑诸婢仆偷食也。一客在湖中买包为业,偶寓其家,与吊挂竹篮处相对。至更深,见门外有移竹声,客起视,一犬头顶一桌,至吊篮处,跳桌上,前足竖起,将篮取下,尽食完,复挂起,将桌顶在原处。客即将门掩上,忽推门声,客惊怖不开。次早客下湖收包,其犬竟入客房,将行李啖碎。及客回家,见物破坏,向牙侩说其颠末,索犬,已逃去矣。一日客同众客往乡收包,见当路中心,挖一大坑。及至,见前犬从中跳出,几被其伤,幸众客有伞救护赶走,竟不知其终云。(《先曾祖日记》)

崇祯四五年,河南草生战斗状,有人马形,皆若披甲持矛,驰驱纠结。七年河南孟县民孙光显祖墓在河阳释东,有葡萄草,夏抽新条,条列万状:有美人者,达官者,为龙凤,为龟麟,为雀鱼蛇鼠,为蝉为孔雀鹦鹉。道臣曹应秋取得三美人一凤,一鹦鹉。美人黄衣白裳,面施粉黛;凤苞羽五采;鹦鹉栖于架,架上有盏,盏中有栗,染生动,善画不及也。其连陌王氏党氏茔,所产皆同。有一草而枝蔓出二茔外者,即与凡草无异。十六年有商人自山东载花豆渡淮,及出卖,如人首然,耳目口鼻咸具。十七年太仓邑绅知临川,张采家李生黄瓜,采叹曰:"古语云'李生黄瓜,民皆无家',乱其至矣!"即而采亦几及于难。

康熙庚申年十一月朔,白气长二丈余,现于西南,月余不消。兵部侍郎成其范奏曰:"此主灾逆速灭之兆。"无何而滇黔平。

崇祯元年,五凤楼前获一黄袱,内袭小函一卷,题云:"天启七,崇祯十七,还有福王一。"清晨内侍得之奏御,上命巡视皇城各定推究。科臣奏此必妖人所为,一加推究,必有造讹立异,簧鼓圣能者。上可其奏,立命火之。(《绥寇纪略》)

崇祯辛巳,姜如须过后湖,入一庵后殿,封锸具题,乃开,皆裸佛交媾形,凡数百尊。守者曰:"前年大内发出者,其像皆女坐男身,有三头六臂者,足下皆踏裸男女,累人背而叠之。"考元成宗大德九年,天宁寺有秘密佛,即言此像。圆殿茜帽,已兆演揲,郑所南《久久书》亦言塑裸佛与妖女合,是也。其言邪教,淫杀尤甚。又口外之西番僧,犹有食肉近女,如此等者;但不取童男女血,生刺孕乳血,以点佛唇为供养耳。然往往有异术,如断肢复续之事,无乃如《北史》之押不卢乎?盖自汉时即有西域幻人。易牛马首,指端出浮图者矣。香山隩为舶口,吕宋人常往来,有三巴寺隩媚至寺得内,谓之忏悔,又何疑真腊之阵毯乎?若葛兰国浮屠有浊肌者,亦娶如寄褐。唐房千里《投荒杂录》曰:"南方蛮以女配僧曰师郎,天雷苗中有师娘者,方许住庵,令人摩阿湿毗之腹祈子,则其俗然也。"(《物理小识》)

义犬庵在蕃育署,万历中庵中犬搏邻鸡,领以诉主僧宗住,宗住执犬佛前挞之。他日复犯,宗住缚之,将以就屠。犬撑住作乞怜状,宗住曰:"汝能悛,尚可宥也。"因架石作阱,高不逾尺,置犬其中,自是蟠踞阱中不出,食避荤腥。一日到佛前伸两足,伏首作顶礼状;宗住知其且化去,为诵《涅槃经》送之,始化,庵以此得名。(《耳谈》)

崇祯八年元旦日,黄梅县小南门外,天落黑子,周围十余里。乡民在地上检来,如绿豆垂粟子大,炒食,内仁如核桃肉味,穷人可以充饥,富家食之腹胀。一合可炒一升。有检二三升者,有检上升者,尽落泥内,名为乌谷,壳黑色,又如垂粟。传言崇祯六年,抚州被流贼之乱,人民逃窜,贼平复,业无食,民仰天哭,忽地亦落此乌谷活民。(《先曾祖日记》)

崇祯九年,凤翔学前,鸟集地数万为阵,方能应矩。十年秋蝗飞蔽天,食禾无遗。十一年蝻生食麦,及秋成蝗食禾,人大饥。十二年夏,有星陨于凤翔袁画师家,不及地旋转如冶金,良久渐高飞去,照数十里。又大鼠成群食牛,入人腹,食婴儿见骨。(《陕西通志》)

钱塘黄相国机诸生时,杭帅欲伐其灵隐祖茔木。相国夜梦金甲神求救,觉而觎之郡邑当事,莫为理。方窘甚,帅忽患心痛曰:"神射我。"遂死,木得不伐。后相国谢世,木亦为枯。休宁方口,为吴相国正治祖茔,有松若绣缴,缨络下垂。相国官日起,松枝渐至地,葱翠交接处,洞开八门,游宴其中,俨然广厦。相国没,今松亦渐枯。荫木关命咏,而子孙每自戕之,何欤?(《啸虹笔记》)

都城寄园梨一株，逾常味，先是李相国蔚过艾司寇元征，食而甘之，司寇每当梨熟，辄摘以馈。园传徐总漕旭龄，迄余三十年，馈以为常。癸亥梨大熟，倍于前，甲子相国薨，梨树随枯。是年天安门外天柱折，人皆谓关相国云。

崇祯壬午，南闱二场后，外间喧传棘场开一窦，疑有关节内达者。监试监临官俱入内帘省视，则墙两层，外层有穴，而内层墙无之，遂窒之而已，至后夜仍穴之成窦。监场御史叶瞻山于夜躬伺之，则两狐先后自窦而出，两眼如灯射人，群疑始释。自此江南沦陷，是科已后，不复为明之南闱矣。(《志异》)

是科主考将至，尤讹传曰："壬午不开场矣！"亦成谶语。

黄州师巫宁均见一鼠盘旋道上，忽入地穴其下得铜印，上篆"扶鸾王印"，用署符咒，能呼风雷。后柄损，遂不验。(《珊瑚网》)

京师显灵宫道士，买一鱼，腹有秦白起妻字。京口邬汝翼于万历丙子，游于杭人屠家，宰猪者去毛尽，猪腹丹书数字曰秦桧十世身。白坑赵卒四十万，身赐杜邮剑，今二千余年，而妻尚受鱼屠。秦桧误国戮忠，即免藁街，今五百年，孕身十世，亦正受豕戮。阳罪止于一时，阴罪至千百载，可不畏欤？(《耳谈》)

海盐有宋姓者，尝逋官钱，因棰楚。贷朱玘金，贫无偿，临死泣曰："吾负公，死当作犬偿耳。"逾年，玘忽梦宋至曰："昔欠公恩债，明日公家犬子生，有纯白，左股横黑点者，即我也。"旦起视，果如梦中所说。一夕贼二十余，来劫其家，方抵门，此犬先绕室嗥，人得尽觉，复啮玘寝室扉，悲鸣若哭。玘知有异，急开户携妻孥走，呼僮奴伏屋外邀贼，杀一人，生擒其一，将讯得余党，尽伏辜。明日此犬长嗥不食，数日死，为文祭之，其孙茂才学章作《义犬记》。(《海盐志》)

苏州府沙良著以岁贡候选都门，愿得补官近鲁地孔村，一谒先圣，以慰仰止之怀。未几，竟得授曲阜县丞。初下车，斋三日而后行礼，方跪拜俯伏，忽闻金石之声；意谓文庙所奏，拜毕登堂，阒无人焉。时以为致诚所格，御史某，为撰记于学亭。(《汇书》)

朱元芳族人家闽邵汀山峪中，得窖金银器归，忽忽秽甚不可禁，且小口时有瘈瘲。长老云是流贼窖金时，常困苦一人，至求死不得，约之曰："为我守窖否？"其人应许，复苦之，如是数四应许，闭之窖中，遇金者祭度而后可。朱氏如教，上章曰："汝为贼守久，当我得此金，度汝命。"已而秽净病已，朱氏用富。有中表周氏遇此度之，终不能得也，反其金窖中。昔闻虎伥，兹为作《银伥诗》死仇为仇守，□尔何其愚？试语穴金人，此术定何如？(《玉茗堂诗集》)

北京城南二十里，有囿曰海子，方一百六十里。海子西北隅，岁清明日，蚁亿万集垒而成丘。中一丘高丈，旁三四丘，高各数尺，竟日而散去。今土人每清明节，群往观之，曰"蚂蚁坟"，传是辽将伐金，金军没此，骨不归矣，魂无主者，故化为虫沙。(《帝京景物略》)

漳州潘尚书荣为给事中日，奉使海外，忽一大鸟飞集舟上，形似鹳雀。稍摩其掌，海舟四五十丈，为之摇捏不已，良久飞去，舟以幸免。又泊舟一港，忽风卷海波，舟缆为断，几欲随流而去。遥见海濒有赤灯数百，明灭而东，舟人云："此虾目也。"盖海虾成群而过去云。(《谢太守说》)

休宁板桥，有人伐竹，遇一竹甚坚，再三砍之，方倒。竹凡十三节，节节之中皆有观音大士像，今供奉本村庵中。(《讱庵偶笔》)

落石台在休宁小南门外，悬崖峭壁，前临深溪，巨石偃水中，可坐百人。复有云头石，为下流藩蔽，称胜览焉。炭中供奉铜铸观音，天启壬戌，有盗利其铜，梯絙而取之，碎其法身，惟头独存，藏于袴，遂迷不识路，于稻田中往复数四。行人觉其异诘之，应答支离，搜得神头，送县枷责。山僧奉其头抄募，复铸圣像。(同上)

休宁崇寿观奉玄帝，有人盗神前铜剑。吴四如适以醮事宿观中，夜半梦有人促之起云："神前剑被人盗去。"吴不以意，复卧如故，而梦中人复促之。于是唤道士秉烛，剑果失矣。追出观门，见一人凝立道左，如醉如痴，急叱之曰："汝奈何盗剑？"其人不认，而神色甚沮，欲共执之。始徐言曰："剑在田畔泥中。"寻之果获。刘子昭有仆，行经观前，忽塘中有鬼出魅之，神为驱逐其鬼，而护刘归家。比仆醒询之，则云："行到塘前，一怪物突来祟我，先饮以茶，后食以饼。我皆不受，渐觉昏迷；忽见观中有金甲神仗剑出，叱而驱之，亦不自知何以倏到家中也？"翌日到观谢，见逐鬼者，乃高元帅也。又康熙初年，修观时，瓦匠上屋作脊，抱鳌鱼长四五尺，重数十斤，失足连鱼坠下。众皆大惊，以为死矣，而匠与鱼皆丝毫无恙。(同上)

休宁城东光华庙奉五显神，明代邑中殷阜，香火甚盛，国变后庙渐替。有偷儿无赖，忽开一神之背，而盗取其脏。偷儿邻家怪其有金珠出兑，亦不识所从来。俄而偷儿于大东门外出净，忽脏头努出寸余，傍有一犬衔之而走。偷儿负痛喊逐，而犬走愈远，抽出大肠数尺死。(同上)

马当镇在东流县江滨，江流汹急，所谓水莫险于马当是也。休宁程姓者，乘舟过此，失足落水，大江森茫，

莫可捞救。次日起锚开船，而程客端坐锚齿上，身体柔软，类醉人，姜汤灌之复活，云："恍惚间，见三白衣人立我前，初不知在水国也。"知为三官救护，乃立庙江上。（同上）

四明倪公栋为南兵郎，过景州，舆中假寐，见万队云屯，前一金甲将军，若相迎状。询为谁？曰："周亚夫也。"既出北门，骤雨，停一败庙中，即亚夫庙也。舆中拈一旧帙，复得《亚夫传》，心异之。少复寝，则见梦且揖曰："吾室苦为牧竖所秽，得一扫除可乎？"夜次献县，为邑令赵完璧言之；明日询之，有古筱地，则周墓在焉。因新其庙，立主悬扁，禁樵採，赵后为太常寺少卿，倪淮安太守。（《涌幢小品》）

武昌县因江涨漂一物如鱼鳞，于田间大如席，或曰龙鳞也。姑苏有直指使诣学宫，大风吹下一布巾，横直皆丈余，以贮郡库，见《苏州府志》。海上有大鱼过崇明县，八日八夜始尽。又崇明滩上有鱼死，长十丈，见《崇明志》。海舟泛琉球，夜见山起接云，两日并出，风亦骤作，撼舟欲覆。众皆骇惑，舟师摇手，令勿言，但闭目，坐久，始不见。舟师额手贺曰："我辈皆重生矣。起接云者，鲸鱼翅也。两日，目也。"见《使琉球录》。某年海上浮一衣来，长二丈，两袖倍之。咸熙二年，有大人见于襄武，身长二丈，脚迹二尺二寸。符坚时，河中得一大屐，长七尺三寸。又有桃核可容五斗，籍陪京库。关中曾坠一大鹏鸟毛，万左史元献云："亲见在某郡库中，毛以久尽，独其孔横置在地，平步人之无碍。"或又载海边人家，忽为粪所压没，从内掘出。粪皆作鱼虾腥，质半未化，盖大鹏鸟过遗粪也。庄生之言震荡无极，其曰任公钓鳌，夸父逐日，大鹏运海之类，似皆是实。（《耳谈》）

崇祯甲申，漳泉镇海卫学文庙孔圣像首忽坠地，人人骇异。未几，大学士黄公道周、楚宪司陈公瑸、蜀抚陈公士奇相继死节，三姓将亡之兆，岂不信乎？陈公字弓甫，少食贫，常系竹筒于腰，向亲知觅油夜读，无则升屋瓦，映海月咿唔，多至夜分不寐，学极该博。少纠乡里，防海盗刘香，与诸士习水战，铳药悉自制，以手试之，臂毛不焦者为佳，乃充用，贼果不能当。（《座右编》）

顺治三年丙戌，黄公道周以相国募兵，给容札百函，号召得百余人。由闽中出开化马金岭，致休宁界，时张提督天禄标下许弁，昔曾从事黄公，假意出迎，遂执入囚车，经过旧市。予童年见之，绿袍方巾，手一卷，坐车内。予尾车后，至长充铺，相国目予曰："小子何恋恋耶？"张公械送江宁，相国绝粒不食，积十四日不死；内院洪承畴怜而欲生之，卒不能屈。予闻相国毕命，为之泪落。

湖州乌程县士人庄姓者，其室有娠，及期腹痛不可忍。追产，忽得一蛇，友骇甚，腹仍痛。复有一蛇在腹中，不能产出，遂至于毙，一时传以为异。近世产子，目生于头，有目无鼻者，往往多有。或由其父母交合时，值疾风狂雨，得天地之偏气耶？殆不易解。（《随月录》）

杭郡举子张治，一日对镜，见镜中之貌，另是一人，曰："有你有我，无你无我。"大骇不省。明年辛丑，行赴春官，与一人同车，乃镜中所见者，问其姓。曰："我会稽张治也。"遂大喜，后果同登榜，杭者选南部主事，会稽者选北道；不二年，二人皆死于官。（同上）

康熙十五年五月初一日午时，日丽中天，皎洁异常。忽有大风黑气，自西而东，莫知起止，撼房拔木，堆石拥沙，瓦苇等物，飞扬蔽天。兼有人从西山王姑寺等处，带至前门大街堕下者，有前三门大街集上之人，竟不知去向者。远近传闻被空中所堕木石砖瓦击死者数十人，乃从来未闻未见之事。（《邸报》）

湖州城东金婆楼侧迎真道观，有黄鹰甚巨，叠巢树顶，栖息久安。康熙甲子秋，不知何来双白鸟，比翼翱翔，据其巢而抚其卵，鹰不敢与争。薄暮凡城之内外鸟雀等类，皆止宿其傍，亦不闻有嘤鸣上下者，宰牧咸为惊异，戒施网弋。里人环睹，童稚声张，鸟俯视无惧意。无何飞去，不知栖所，说者谓为白凤云。（《西皋外集》）

成都武侯祠庙圮，观察使宋可发艾石修之，取池土筑墙，得石一方，如古砖，广径俱二尺，中横列三言四句，有云："水月主，庚不大，盖十八，龙复卧。"中心上书武侯讳一字，下直书千一出三字，隶法遒劲。观察筑一亭，以石嵌壁下，复勒一石，自记始末。大约上三句隐清康宋三字，盖武侯预知千余年后，修其庙者为宋公也。（《万玉山房杂记》）

景陵麻洋潭有女转男身者，康熙已巳予往郧，溯流上，舍舟走就访之。至其家，蓽门圭窦，此子出揖客，宛然姣童子也。询其姓黄，名天泰，小字喜生；其父绮文年七十二，母六十九。家甚贫，颔下有颏骨，声音举止，居然男子矣。但细观眉妩，尤有闺秀气。绮文出小引，略曰："予家世业儒八代矣，爰及我躬，艰于时命，屡试不能采一芹。初婚马氏，贤而无子；复娶沔属李氏女为妾，生二子三女，不意二子均未三岁殇。长女归马，次归梁，季女名辞姑，许字聂甲子。李氏病故，家益贫。今乙丑岁辞姑十四龄矣，意欲于冬归聂。三月望日，女忽身热骨痛，夜梦神人曰：'汝不久将作男。'晨告余，余以为梦，漫不记忆。不意是月尽，徼天之灵，女果突以男形相示，事出望外。"且述退婚成讼，邑令审验，及太守各宪唤见，与某观察赐名易衣冠月日，娓娓甚悉。予心异之，邀黄老与其子登舟小饮，时此子已十八，诵毛诗矣。更探验之，果男子也，乃作短章赠之。其辞曰：

"幼读《山海篇》,往往爱神异,寡见复眇闻,翻笑《齐谐》记。放船汉水清,歇雨蓬烟细,人传得祖家,咄咄多怪事。沿柳转花离,披香过荷芰,令子出揖客,眉目远清丽。昔为明月珠,今作珪璋器,德厚形亦化,诚动福自至。乃知天地心,枢纽易移易,握手细端相,殷勤赠名字。落日照苍波,一望前林翠,沙头更解缆,怅怅如有失:世间何事无,可以发神智。"遂字其子曰仙根。后数月予复下方汉过之,仙根谓予所书扇,来访者争录去,予亦大快。然事所或有,理所必无,而闻人所未闻,见人所未见,每一念及,犹恍惚至今疑也。(同上)

陈士庆河南邓州人,其族有登科为州守者,其父羡之,教之学书不成,弃去学百工之技,久之不乐也。与一二道家者游,闻神仙之术,欣然慕之。乃弃其业,辞父母出游名山,冀遇神仙者流,无所遇。乃入函谷关至终南,有老人箨冠羽衣,坐石洞中,辟榖久矣。士庆跪且拜于洞口,老人闭目不答,如是者累日,老人出问曰:"若何人,乃溷老夫为?"士庆曰:"吾欲求神仙之术。"老人熟视之曰:"若遍体皆凡浊,岂神仙中人耶?去,毋溷我。"复入洞闭目坐,士庆又跪且拜者累日,每饥,则乞食村中。一日老人谓士庆曰:"吾知若困饶,当有以饷女。"命童子予一物,若饴,食之气蒸蒸满腹,遂不复饥。士庆愈益奇之,不肯去,又累日,老人因出一卷书授之曰:"去,求仙非女事也。"士庆拜谢而去,视其书皆不省,惟末四页,颇能识之,皆禁方也。士庆归至河南,巡抚之女秋千堕地而折其足,有募能治者予百金。士庆以其方试之,立愈,乃挟百金以归。当是时流寇起关陕,祸且遍天下,河南群盗亦起。其父母相与谋曰:"儿不治生产,而好游,游且数年;今天下大荒旱且乱,而儿羁穷在外,挟金以归,得毋从贼乎?"乃诣官言状,官因系士庆,而其族人为州守者,方家居,为请于官而免之。士庆自言得异书,父怒夺而焚之,士庆急从火中掇拾,仅存其末四页而已。居有顷,群贼破邓州,士庆家皆亡。士庆为张献忠所虏,在军中依其书试之,煮水成膏。有谗之献忠者曰:"某男子乃妖人也。"献忠命速斩之,将斩,士庆呼曰:"吾有禁方,能使死者复生。"献忠笑曰:"姑留之勿杀。"然不之奇也。献忠性凶残,每以大梃挞左右辄死,死或付士庆治之,皆立起。献忠破武昌,楚王死,宫中有婢曰老脚,为献忠所嬖。一日献忠召老脚,老脚不即至,献忠怒而持刀自往刺之,揕其胸及腹,洞数寸,肝肺肠胃,皆划然委于地。献忠旋悔之,召士庆而告之曰:"吾固欲杀若,若自言有仙术能活人,今能活老脚,当贳尔死。"士庆曰:"乌有肺肠离体而可复生者乎?然不敢违大王之令,当且徐而活之。"使人舁一木扉至,卧老脚其上,纳肺肠胃于腹,以线纫之,而傅以药。一日而老脚呻吟,又一日而求饮食,又三日起坐扉上,又三日而侍献忠侧矣。献忠由此大奇之。孙可望者,献忠之平东监军也,饮酒醉而杀其侍妾。士庆见之曰:"此监军之最宠者也,醉而杀之,醒必悔,且泄怒于左右矣。"持以去,亦线纫之而傅以药,以衾裹之,置车中。阅一二日,起营行数十里下壁,士庆问可望曰:"前夜监军何自杀其爱妾?"可望抚膺叹曰:"吾固悔之,然左右不吾谏也,吾乌能无伤?"士庆曰:"吾今复得一美人以进监军,监军毋伤也。"乃召人持车来,启衾出美人,即前所杀之妾也。视其项红痕如缕,美丽倍于平时。可望拜而谢曰:"公真神仙也!"军中有骁将祁某,临阵而为敌削其颊车折齿,士庆为断一俘之颊车,以合其龈,一日夜而饮食言笑无异。献忠爱将曰白某,与敌战而炮中其胫,负痛驰归,濒死,献忠命士庆治之。士庆曰:"伤甚矣,治之稍难;吾无子,某能父我而养我以终其身,乃能如大王命。"献忠伪许之。士庆曰:"其人素反覆变诈,须书券来乃可。"献忠命某书券如其言,士庆先以药偃其痛处,锯去其胫骨寸许,杀一犬,取犬足骨,如其长合之,而傅以药。阅三日而白某驰骑入敌阵,斩发炮者头来,其奇效多类此。其后献忠死,士庆遨游孙可望李定国间,定国既反正,久之战败,入蛮徼中。士庆随之以行,年老矣,尤日能饮酒数斗,御数妇人。人求其术,辄不言曰:"此非我所能传,有司之者。"先是献忠在湖南之长沙,献忠谓士庆曰:"吾欲号汝为老神仙,而恐军中不尽知也,今为汝申令于军中可乎?"乃命其兵,人持一几来,顷之得几数十万。献忠命军士累几为台,高且百丈,教士庆登其巅。士庆愕然曰:"吾身不能腾空,焉能蹑之而上也?"献忠曰:"不登且杀汝。"命军中数十万人,持弓矢环之,且曰:"吾有呼,则全军皆呼。"士庆登其半欲止,献忠命军士引满拟之;士庆惧而上,遂登其巅。献忠呼曰:"老神仙!"左右皆呼曰:"老神仙!"军士皆呼曰:"老神仙!"声殷然震山谷,自是军中皆称为老神仙,不知其姓名,而士庆因亦自匿其姓名,不以告人也。在缅甸时,蜀人刘葴与之善,许为士庆作传。乃为告其姓名,及遇仙始末如此。其后李定国死,士庆随其养子白某入边投诚,而病死于腾整州。戴子曰:"余读陈士庆事,洵奇怪,然窃叹其挟有异术如此,而为贼用,可惜也!吾又闻降将王安者,自言在贼中时,尝从老神仙取药矣。见其聚群妇人,而剜取其阴上肉方寸,置炉中,杂以药熬之。须臾而炉中火起,光满室中,其火着物而不燃,老神仙曰:'药成矣。'复投以药而火息。然则士庆之术,非为贼亦不能试也。呜呼!杀人以活人,其术又乌足尚哉?"(《陈士庆传》)

人 妖

物怪人妖,不敢现于太平之世,而说者乃谓十日出尧年,蚩尤生上古,亦独何欤?骇见惊闻谓为穷,奸宄诘疑狱者告。

天顺中,扬州有民妻,一孕五儿,体貌无异,森然无一夭者,母亦无恙。成化间,诸子争财析居,巡抚毕公案涖苏州,决其事。(《西樵野记》)

成化庚子,京师有寡妇善女红,少而艾,足不盈四寸,诸富贵家相荐引,以教室女刺绣。见男子辄羞避,

有问亦不答,夜必与从教者共寝,亦必手自纶户,严于自防,由是人益重之。有晋州聂村生员高宣慕寡妇,必欲与私,乃以厥妻给为妹,赂邻妪往延寡妇。妇至,生潜戒其妻将寝,则启户如厕。妻如戒,生遽入灭烛,妇大呼,生扼其吭,强犯之,则男子也。厥明系送于官,讯鞫之,姓桑名翀,年才二十四。自幼即缚足极小,图富贵家女,与之私。法司上其狱,宪宗以为人妖,寘极典。(《蓬轩别记》)

弘治末,随州应山县女子生髭,长三寸余,见于邸报。郑阳一妇美色,颔下生须三缭,约数十茎,长可数寸,人目为三须娘云。(《庚巳编》)

成化辛丑,苏卫数军士,被公遣赴崇明,事毕泛海归,遇大风,飘至岛麓。一人从林中出,长可三四丈,深目黑面,狞丑异常。见数人悉以藤贯掌心,系于树下,已而复入,众极力断之而窜。始放舟,长人追上,以手攀舷;舟中一勇士,急掣刀断其指,始获舍舟而去。辨之乃一指中一节耳。试以小尺度之,足有四寸,因献嘉定,今贮藏中。(《酉樵野纪》)

明成化辛丑,宿州有妇人,自肋下生一男。先是母娠时,肋肿如痈,就褥,母亦昏晕不知。比苏,视肋已平,斑痈甫合,乃知肋下生也。(《志异》)

嘉靖乙丑,有游食乐工乘骑者七人,至绵州,其持舞裥衫服,整洁鲜明,抛戈掷瓮,歌喉宛转,腔调琅然。适余宪副至,举城士夫商贾,无不欣悦,以为奇遇,搬作杂剧,连宵达旦者数日,久而情洽。一日绐众曰:"今夕改作杂剧手眼,以新说听。"遍索士夫富室,陈列珍玩器具,衣着织金彩服,乃令本地乐工,代司鼓乐。至夜阑人倦,忽隐几者大半,乘机催迫,鼓乐喧震,作鸡鸣渡关,七人以次入瓮,久之寂然。破瓮索之,了无所得,陈列诸物,俱化乌有,此即遁身掩形之法。(《宦游纪闻》)

彭节斋为经略使,有一浙人寓江西,招一尼教女刺绣,女忽有娠。父母究问云:"是尼也。"告官屡验,皆是女形,以盐肉水渍其阴,令犬舐之,已而阴中果露阳。彭判妖物难拘常律,奏闻斩之。(《稗史》)

姚江书生使其馆童入内,从主母索一丝发。主母怪之,便从屋后马坊中摘取牡马尾鬃一根,持与。其人至夜,书符作法,坊中马不胜淫,怒掣断缰勒,奔号至书舍中,直突书生。书生惶遽,便跳上屋梁,马亦跃上,栋宇墙壁,悉被踢圮。书生乃穿屋而下,疾走投眢井中,马亦随入,寻被啮死。(《秋水集》)

万历丙戌年,洛中二行贾最友善。忽一年少者腹痛不可忍,其友亟为医治,幸不死,旬余化为女。事上抚按,具奏于朝,适二贾皆未婚,奉旨配为夫妇。(《稗史》)

南京华严寺僧,游食贵州,闻此中苗俗,有人能变鬼法,或男子,或妇人,变形为羊豕驴骡之类,啮人至死,吮其血食之。宣慰土官法禁而不能绝,人戒僧云:"卧时善防之。"僧与数人宿寺中,夜深时闻羊鸣户外,少顷一羊入室,就睡者身连齅之。僧念曰:"得非向人所云乎?"即运禅杖,力击其腰下,羊踣地,遂复本形,乃一裸体妇人,执而击之,将以闻官,妇人哀叫不已。天明倩人往报其家,家人齐来寺中,罗拜求免,出白金三百两为僧赎妇命。僧受之,乃释妇使去。他日僧出郊,见土官导从布野,方执人生瘗,问旁观者云:"亦捉得变鬼人也。"(《说海》)

京师有妇女嫁外京人为妻妾者,初看时以美者出拜,及临娶以丑者换之,名曰戳包儿。过门信宿,盗其所有逃去者,名曰拿殃儿。又有幼男,诈为女子,缚缠其足,情态逼真过门时乘其不意,即逃去。成化间,常有嫁一监生者,适无觉可逃;及暮近之,乃男子也,执于官,并其媒罪之。(《稗史》)

明张昺任铅山,有道士善隐形之术,多淫人妇女。公命擒之至,痛鞭之,了无所苦,既而并其形遁去。公托以他出,突至其居,缚之而归。乃用印于其背,而复以蒜醋秽物泼其顶,然后杖之,随声叫嗥竟死杖下。(《铅书集》)

一茂才身不满三尺,头半其身,须长过膝,阴茎不及半寸,细如小指,不能近女,而阴诡善讼,心力过于恒人。又一娼家刘姓生一子,蠢陋不慧,两股之间,皮肉壅肿模糊,如茎如囊。囊之上一小孔,出溺不自其茎,因令之牧羊,日与诸僮游。已而腹渐大,或谑之曰:"将毋抱妊乎?"群启股视之,俨然一女身也。盖始与牧童偶戏,触其囊上之孔,两股间溃烂如疮,如掌大,忍痛不敢语,已而疮愈痂落,乃成女身。后产一男,雄壮颖慧,能延其姓。(《苏谭》)

万历壬子小人国入贡,泊石城。其人身长二尺,绀发绿睛,衣绿衣,多折缝,戴方帽。有大晨鸡重五十斤,高四尺。其人御之如滇南人之贡象,以小御大,见者骇之。(《苏谭》)

黄谷蛊毒,福建诸州,大抵皆有蛊毒,而福之古田长溪为最。其种有四:一曰地蛊,二曰金蛊,三曰蜈蚣蛊,四曰虾蟆蛊。皆能变化,隐见不常,皆有雌雄。其交合有定日,近者数月,远者二年。至期主家备礼迎降,设盆水于前,雌雄遂出于水中,交则毒浮其上;乃以针眼刺取,必于是日毒一人。盖阴阳化生之气:纳诸人腹,而托以孕育,越宿则不能生;故当日客至,不暇恤亲。(《夷坚志》)

凡中蛊毒，无论年代远近，但煮一鸡卵，插银钗于内并含之，约一食顷取出，鸡卵俱黑即中毒也。其方用倍子二两，硫黄末一钱，甘草三寸。一半泡出火毒，一半生丁香木香麝香各十文轻粉三文，糯米二十粒，共八味。入小沙瓶内，水十分煮取其七，候药面生皱皮，为熟绢滤去滓，通口服。病人平正仰卧，令高头，觉腹间有物冲心者三，即不得动。若吐出，以桶盛之，如鱼鳔之类，乃是恶物。吐罢，饮茶一盏，泻亦无妨。旋煮白粥补，忌生冷油腻酢酱。十日后，服解毒丸三两丸，又轻旬日平复。

左慈入羊群，冷谦藏瓮中，何妨游戏锋镝之世？万历末，妖书一事，忽一夕黏宫中，与城坊皆遍。后缉获一皦生光，以当之，乃伪刻各衙门印者，彭又朔有容成黄冶之术，能推案入壁，凡数易其形。杨大洪左苍屿遇之，皆言其不免。左公《神易》一卷，即此人所受也。(《物理小识》)

沅江土司，世传蛊法，其药最毒而最奇。凡郡守新任，例必设宴迎风，药已入腹矣。在任理事，药不即发也。但两目瞳子变黑而为蓝，面色淡黄，状类浮肿。至离任十月，则阖门并命矣。(《南中杂记》)

缅人之蛊，不用药而用鬼，世传神咒，能于四十九日，咒牛皮如芥子，号曰牛皮蛊。咒犁头铁亦大如芥子，号曰犁头蛊。下蛊之法，但藏芥子于指甲之内，对人弹之，药已入腹矣。汉人中毒而还，彼又计其道里之日月，复诵神咒，则蛊毒大发，肌瘦而腹胀，数月而死。腾越所属二司中，有杨招把者，亦能诵神咒，拔出蛊毒，活汉人而杀缅人。佛书所谓毒药及药物还加于彼人也。(同上)

滇俗重财而好养女，女长则以归寄客之流落者。然貌陋而才下，虑赋谷风，则密以此药投之，能变荡子之耳目，视奇丑之物，美如西施。又有恋药媚药饮之者，则守其户而不忍去，虽资本巨万，治装客游，不出二站，即废然而还，号曰留人洞。(同上)

永平县一老妪，年五十许，号曰萧歪嘴者，有异术，能解和合药。或稍有身家之人，误饮狂药，而其父兄子弟，必欲其弃丑物而归里者，则密与歪嘴计之。豫定一僧舍，给狂人入其中，约数人制其手足；歪嘴以药物灌之，大吐二三日，毒尽乃止。其人即羸瘦异常，日以清粥素菜调之，一月而进粱肉，百日而复旧。引之复视丑物，则弃之如粪土，翻然思归矣。嗟乎！滇中留人洞不下百万，安得数百萧歪嘴布满十八郡中，药此浪子也！然歪嘴甚珍其术而索谢亦不少，恐破人和合，为同侪所忌也。又年过五十，则不可活，血气既衰，不任吐药。也。(同上)

顺治间，金坛有少尼往来人家讲经典，避男人甚谨，众以为是善禅修者也。有周生独不信，伺其至某家，命童子窥之，则立而溺如男人。率众擒之，果非尼，邑令素风力，立毙杖下。(《椁乡集》)

虎

读眉公虎荟，有不为之色变者几人。虽然，何地无虎，必深山哉。谈虎于山，亦曰姑论夫世之虎其形者。

虎不行曲径，遇之者引至曲路，即可避去。(《虎苑》)

于梓人者，湖广武冈州人，童年资性聪警，州将爱之，因其父艺，以梓命名。及长有俊才，且多异术，举洪武乙丑进士，历官登州郡守。府部有诉其家人伤于虎者，守命卒持牒入山捕虎，卒泣不肯行。守笞之，更命两卒曰："第焚此牒山中，虎自来。"两卒入山焚牒，火息而虎至，弭耳帖尾，随行入城。虎至庭下，伏不动；守厉声叱责，杖之百而舍之，虎复循故道去。寻为部民告讦，以为妖术惑众，有诏逮治，数月庾死狱中，弃其尸，家人发丧成服。忽一夜闻叩门声，问为谁？答是梓人。惊为鬼，曰："吾实逃去，死者诈也。"家人不信，谓鬼衣无缝，验之不然，遂内之。梓人不自晦匿，日与故旧游宴，或泛舟不用楫，逆水而上，以为乐。里人刘氏怨家也，执白知州伍芳请奏闻，芳不许。刘诣阙告，朝命法官推按。未至一日，忽失梓人所在，但存铁索而已。刘无以自明，竟坐欺罔，得重谴，梓人自是亦不复见。梓人号七十一峰道人，词翰遒逸可观。(《已疟编》)

包实夫泸溪人也，世业儒，希鲁先生其父也。明经力学，事亲惟谨。洪武元年，馆于邑之太常里，是冬归省而复之焉。至后□，忽一虎突前，进退莫能避。虎如伏状，类拜者，徐起衔其衣之左腋，曳之行。实夫随往，至林莽中，虎释而蹲。实夫亦对而踞，乃语之曰："汝虎也，得无陷吾肉，殪于汝，吾复何憾？然吾二亲俱年七十余，汝能容吾毕其养乎？吾命应虎食，终归于汝。"虎乃起曳其衣裾，复至故处而去。故名拜虎岗，在晋贤县西五十里。(《陈太史善记》)

利州卖饭人，其子妇山园采菜，为虎所取，经十二载复还。自云入深山石窟中，本谓被食，久之相与寝处。窟中旧有四虎，妻妇人者最老。老虎每持麋鹿等肉，还以哺妻，或时含水吐其口中。妇人欲出，辄为所怒，驱以入窟。积六七年，后渐失余虎，老者独在。后一日，忽夜不还，妇人心怪之，欲出而不敢。又一日，乃徐出行数十步，不复见虎。遂极力行五六里，闻山中伐木声，往就之。伐木人疑是鬼魅，以砾石投掷。妇人大言其故，乃相率诘问，妇人言已是某家新妇。诸人有邻里者，先知妇人为虎所取，众方信之，邻人脱衫衣之。

将还，会其夫已死，翁老悯而收之；妇人亦憨戆乏精神，恒为往来之所狎。(《广异纪》)

正德间木工丘高奉化人，附东吴主人李七船，造番中，至海傍渡舟山，遘厉将死，众弃之山麓而去，数日不死。忽一虎来，眈眈咆哮，欲啮而不咥，若悯其将死者。高始怖甚，既见其不咥，沾沾可亲，因指口求食。虎去，以兔豕来，不可食。虎雌虎也，故相依坐身畔，饲以乳。高得虎乳，日益强健，数日起行，德虎之甚。凡高有言，虎必帖耳听受。高度渡舟山，旷不可居，迹得炭山穴深而燠，命虎负，渡河居之；拾陶子弃窑，燃火于燧石。虎暮必以兽归，始为烹饪，兼野蔬山果而食之，渐有牝牡之事，一如夫妇燕婉矣。后有雄虎来求配，虎怒相搏，高持竿逐之，去远始已。虎欲说高遗兽以饶，高鬻于山中，不乏蓄积糇粮。生二子，性俱猛虓，年十二，力举数百斤。或荐于浙省督都胡公，捧檄招来，破倭立功，授上赏。虎与高死，合葬成冢，诸虎冢云。(《汇书》)

嘉靖间，闽县有孕妇摘蔬园中，虎逾园攫取妇，坐之。妇惊怖神散，良久家人共驱虎去，妇稍苏。后生一虎，弃之；再产一子，虎首而人身，又弃之；三产人也，而面目犹虎，及长无他，但多力耳。(《耳谈》)

黄州陈京之兄，愚人也。一夕微雨，遇虎于万庾铺，时止持一伞。虎当路咆哮，欲噬者再。陈畏卧，无以为计，因以所着油靴击之，有声。虎再三云："好杀！好杀！"一跃而去。又一人七月入山采樵，遇虎，时天暑，止戴一笠帽檐，因取掷虎，虎作声云："来来来！"遂衔帽檐去。过数日复至前所，虎已张口死，为帽檐刺其唇下，不能合也。(《耳谈》)

池州江上，有人钓得巨鼋，闭之猪圈中，以待明发宰杀。而其地有虎往已眈眈其猪。是夜来，以为猪也，伸足爪入搏之；鼋啮其足：虎吼，鼋缩首益坚。至明，人群来杀虎，因念为民除害，实鼋之功，遂纵鼋浮江上。(《耳谈》)

休宁西五里，过鲁公堤，有杨山寺，丁令应泰时，老农夫妇刈草堤上，日方午，虎攫农于地，村民鸣锣争逐虎。虎跃入寺中，误以泥塑判官为人，啮其足，像倒压虎死。后重新泥像，并于足下塑虎云。(《啸虹笔记》)

吏部司务夏公官明往计偕在京，与数举子游于西山，探奇迤逦，遂至幽僻。日入欲返不能，隐隐见林际灯光，趋之数里，始得高门大厦。应门者曰："相公何来？"众告以故，曰："且止，待入白主人。"有顷，数人舁一肥大美妇人出曰："佳客枉临山中，卒不能授飧奈何？"众曰："乐而忘返，但得托宿于华居足矣。"于是宿客堂中，又强令从人宿内室。夜半数人复舁前妇人出，作嗔呼曰"诸公可出矣。"众呼从人，妇人曰："去迟祸及，公等安得呼奴？"众错愕奔出，莫知其故，立山头回望，天已曙，尽失故宿处。再往觅从人，惟有残骸，或首或足，挂树梢，鲜血淋漓，皆股栗胆落，痛哭而返，亦莫知其故。肥大妇人，其虎鬼耶？(《耳谈》)

嘉靖戊申，海盐有虎，从海上来，匿刘侍御墓草间。数日，城中人闻而往观者，无虑数百，虎亦坚卧不妄伤人。众方以为可狎也，拾瓦砾掷之。有陆尧者，击中虎目，虎怒，奋而起，独爪尧于稠人中，伤其胸脘，流血数斗死。余人披靡窜，自相践伤者，不胜计。虎遂东走海上，揭竿相逐者数百人，虎亦失势窘迫，赴海浪涌不得前。返而登岸，仓惶以头触石，陷石罅中不得出。有褚姓者，乘势鞭之数百，虎亦狼狈垂尾不动。褚意其已死，利其皮，欲全而取之，举杖转石，石罅开，虎固无恙也。忽跃出大吼，噬褚掷地，两肋间如斩，立死。众踉跄奔命虎，亦不顾北走，出境而去，莫知所之，众以为神虎。(《海盐图经》)

万历三十六年二月十九日，徽府治内，有虎自东城坏缺入。行至府城边，闻更夫鸣锣，惊跳入通判衙园内。次早夫人同小仆取菜，遇见，喊叫衙役杀死。当时被伤七人，幸未死。太守同知通判皆告疾乞休，以虎入城，非吉兆也。祁门县是月亦一虎入城，人不敢近，数日后方杀死。(《先曾祖日记》)

天启丙寅，澄城路从广任临清州判，尝于关帝庙壁间画虎。崇祯间，道士讽经，至夜三鼓时，见虎双眸炯然，从壁而下，抖搜跳跃，若将及人。道士错愕，不知所措，急取斧格之，虎壁忽不见。(《陕西通志》)

威县多虎患，白昼攫人，日向西，居民不敢出户外半武。有某氏者，夕大醉，辄启户如东厕；妇强争不可得，辄持刃尾其后。时星月朦胧，芦苇肃索，见一虎张口厉齿，离数十寻蹲踞，以俟其定也而扑之，庶无不得当也。妇遑遽不虑其他，挺枪直入，贯腮及胸，锋刃从左肋而出。虎负痛狂奔，及其夫之侧也而死之。而妇犹以为虎未遽死也，狂奔及其夫之侧，奋空拳捶数十下。视其夫已奄奄震惊似死，遽负之亟归掩户。邻里震惊，咸秉烛持汤糜呼救，渐乃气苏，不暇顾其妇也。而妇以力尽，竟没持汤糜，呼救之，卒不可得。(《古处集》)

偶宿民家，犬为虎衔去。明日至寺，问山中有虎乎？曰："无有。"问何以无有？曰："山中皆大林木，虎安敢来？"复曰："林木森森，虎所隐芘，何以不来？"曰："大木上多栗鼠，虎过其下，鼠必鸣噪，自拔其毛，投于虎身；着处必生虫，久则遍身烂疮，以至于死，故畏不敢至。"方悟宣城包氏画虎，皆平原旷野，茆苇聚薄中，止有棘枝寻丈，未尝作林木者，以此。隋文帝云："辟之猛虎，人不能害，反为毛间蛊所蠹损。"又可证也。(《稗

史》)

虎威在颈项二肘间,如一字,三寸许。虎镜在当心,皮里膜外,若脆骨然。取而佩之,临官则能威众,常人则无憎疾者。虎带在胸,而通前左右三足,乃大斤也,可为带底,故名。前胫骨三棱,后胫骨圆直,色皆桃红,而不空虚。有微眼,以唾湿其一头,吹之少有沫焉。其肠为马缰,虽劣者可御。(同上)

虎畏尖,不越篱。虎畏日,与枭同。畏火,爱毛也。不栖高林,畏枝上雀粪,烂其毛也。离山必一吼哑。鲁有飞虎,长尾奋翅。虎来其气不可当,虫鸟皆伏地。虎盗犬彘去,急舂空碓数十声,有以砖塞灶门者,有以木覆筛掩碓口;虎即齿酸,得犬彘不能食。今野人有怒虎夺虎气者,虎置衔物而去;盖虎饥则难犯,饱则易制。行人张盖而虎不犯者,盖虎疑也。又有设襁胶布制虎法,中惪曰:"屈木而藏械,发之曰襁胶布,虎蹈则噪而困。"口喧曰:"虎闻人呵喝声,则伏匿不动,守虎待张,及深山樵采,行旅过者,恒用此法。其食物也,依月食首尾中,余以柴掩之。"(《物理小识》)

汉中山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年则牙蜕而生角。"(《稗史》)

凡虎类能识人气,未至百步,辄伏而嗥,声震山谷。须臾奋跃搏人,人有勇者,不为之动,虎止而坐,逡巡弭耳而去。又虎虽咫尺浅草,能伏身,及其吓然作声,则嵬然大矣。又虎不食小儿,儿痴不知虎之可惧而不动,故不能食。又不食醉人,必坐守以俟其醒,俟其惧也。凡死于虎者,衣服巾履,皆别置于地,非虎威能使自解,是鬼之为也。凡食男子,必自势起,妇人必自乳起;惟不食妇人之阴,或遇之者,当作势与敌者屡退。引至曲路,即可避去,虎不行曲路故也。虎面值人不取,须自远作势,扑过人首,而啮其衣领以去。人但持苦竹枪直立当之,虎畏枪碍腹,不敢跃也。入山勿鸣锣鼓,虎反寻声而至,无益也。惟畏火器,及缴,人以缴张向之,不敢犯。虎所至,伥鬼为先驱,辄坏猎人机械,当以乌梅杨梅布地;此鬼嗜酸而不役虎,虎乃可擒。虎将至则鹊噪,或有腥风袭人,义兴山民能辨之。虎交时,其牝绝痛,故不再交。虎不入深林,不便跳跃也。有见人而不搏者,俗谓神虎。非也,此未食人,不知其味耳。若人血着齿,无不搏噬者。占城国虎黑色而小,能化为人,杂市里间,诱人食之。土人有能识此类者,见则擒变,能化形为虎。凡虎视则以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猎人捕得,记其头籍之处,须至日黑掘之,尺余方得,如石子,色琥珀状。此是虎目精魄沦入地,而成琥珀之珍,用此主疗小儿惊痫疾。凡虎须拔得者,将剔虫牙,无复疼痛,凡月晕虎必交。(《升庵外集》)

雷

圣人且必变矣,霹雳一声,人皆悚然,何怪乎?然不知雷鼓有灵,胡不击李林甫、章惇于生前,而必俟之为妓为畜时也?

万历戊午六月初十夜,雷雨大作,平湖图泽居民马若虚家,有布裙在庭中,见红印数十,字画俱天文,不可识。举家惶惧,请道士以符水经忏祷之,投裙于火,火焰腾光中,见佛寿二字,佛寿渠家僮名也。又见雷神露一手,手执鼓,光怪变异,究莫测其故。(《平湖县志》)

茅元仪《野杭史话》曰:"南唐陆昭符刺常州,雷雨暴至,电光如金蛇绕案,昭符叱之,雷雨遽收,惟得铁索。"老父曰:"余游陵云寺,雷电中忽飞一石,长七尺,乃信火气腾迅,常遇物与挟而来。"或曰:"怪乎?"曰:"宋五石陨,六鹢飞,而内史叔兴以为非吉凶所在。"管辂为王基筮曰:"君家有二怪,而非所忧。"基家卒无患,君子信其常而已。(《物理小识》)

姑苏一富人,讳某,暑月坐堂中,令栉工理发。忽暴雷起,绕柱奋击迟回,其人惊死复活。乃堂前砌石上,绘有梅花一枝,纹理精妍。(《博学汇书》)

世传雹者,蜥蜴所吐,而不知虹霓亦有吐之者。伍均泽与其婿刘宏济行陇间,闻鳞甲珊珊声,有双虫出自树下,首尾皆蛇,而腹如鼊,四足如虬。并行至树颠,昂首张口,气出吻间,一红一绿,成虹亘天。乃复循树下,入土而去,有顷虹始渐散。盖虹蜺螮蝀,字皆从虫,而状又复冬蛰,有吐之者,似乎无疑。霹雳之中,亦有物焉,其形如猴而小,尖嘴肉翅,雷收声后,亦入蛰。山行之人,往往多于土穴中得之,谓之雷公,不畏者恒啖之。本草则谓之震肉,且曰无毒,止小儿夜惊;大人因惊失心,亦作脯与食之。(《客中间集》)

镇江有渡舡,人已满矣,忽雷电绕船轰击,电光中隐隐见一金字,船上大呼曰:"何人姓金?速请登岸,免累我辈。"姓金者自度不免,泣涕上坡,步步惊怛。雷电稍息,船乃开行,比到江心,遭风而覆,人尽溺死,惟金姓者独全。(《讱庵偶笔》)

孝感县一妇不孝于姑,雷下击之,妇急以血袴蒙头;雷为所厌,欻然坠地,形如鹰而稍大。其家以香汤沐浴之,奉于香火座上,雷仍自褫其翅羽。其家又为作法事,一旦风雨飞腾。而此妇自为得计,每出入必挟血片自随。一日河边漂衣,天无纤云,忽闻雷轰,妇已毙矣。(同上)

苏之娄门内,有曹参将,白昼雷击其门,遗一楠木,上有朱篆,无识者。时张天师寓元妙观,携往辨之云:"前造孽,今种德,劈门墙,须警醒。"曹弁昔为无赖盐徒,拒捕伤人甚众,后投诚革面。有地名顾山,里人皆私通海线,提督张天禄欲屠之;曹弁奉牌行,力请歼其

首，余悉纵免，此亦德之所种。（《西皋外集》）

丹徒县一田妇新产，雷神起牖外，为所厌不能升。百里内外观者潮涌，见雷神长丈许，鸡形人手。观其执斧凿处，则火光迷离，三日后一震而升。（《樗乡集》）

康熙癸丑，上海县有人以假银买猪三十六头，又有他人以钱四百，托买一头，同载入舟。俄而疾雷揭篷，轰击三十六头，一时皆死；独一头无恙，则用钱所买者也。卖猪人将银买货，为人所执，讼之于县。县官诘之，供云："实系卖猪得来，非某假造。""汝识其人否？"曰："买猪人虽认得，不识其住处，而装猪之船，现在郎家桥。"于是押同船户，踪迹其人，果获之，县官痛责枷示。（《讱庵偶笔》）

坟

葬之中野，不封不树，宜其于万斯年安枕广柳也。金椀银雁，亦何益于化者，而必为盗招乎。然卜吉以安窀穸，屡有明征矣，而世乃有不信者，抑又何也？

周末有发冢得方玉石，上刻文八十字，当时莫识，遂藏书府。至秦时，李斯识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至汉时叔孙通识二字。（《垅上记》）

王子乔墓，战国时人，有盗发之者，睹无所见，惟有一剑在穴中；欲进取之，剑飞上天。（同上）

秦破骊山之坟，行野者见金凫以南面飞至温泉。宝鼎元年，张善为日南太守，郡民有得金凫以献者。张善素称博识，考其年月，即是秦始皇墓金凫也。昔始皇为冢，敛天下奇材异木为宫，倾远方奇宝于冢中，为江海川渎，及列山狱之形。以沙棠沉檀为舟楫，金银为凫雁，以琉璃杂宝为龟鱼；设机舟自运动，盘旋其中，凫雁龟鱼，时出没隐见。又于海中作玉象鲸鱼，衔火珠为星，以代膏烛，光如皎日。项羽入关，掘开冢，见先时所埋工匠，在冢内者，皆久而不死，琢石为龙凤仙人之像，及作碑辞赞文。好事者验诸史传，皆非葬时所有，则知生埋匠者之所作也。后人以其辞多愁苦诅怨之言，因名碑曰怨碑。（《陕西通志》）

广川王去疾好聚亡赖少年，游猎无度，国内冢藏，一皆发掘。中尉谏，王不听，病免归家，说王所发掘冢墓，不可胜数，其奇异者百数焉。魏襄王冢皆以文石为椁，高八尺许，广狭容四十人，以手扪椁，滑液如新。中有石床石屏风，宛然周正，不见棺柩明器踪迹。但床上有王唾壶一枚，铜剑二枚，金玉杂具，皆如新物，王取服之。　哀王冢以铁灌其上，穿凿二日乃开，有黄气如雾，触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月乃歇。初至一户无扃钥，石状方四尺，床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倚，皆武冠带剑。复入一户，石扉有关钥，叩开，见棺柩黑光照人，刀斫不入。烧枪截之，乃漆杂兕革为棺，厚数寸，累积十余重，力不能开乃止。复入一户，亦石扉，开钥，得石床方七尺，石屏风铜帐钩一具，或在床上，或在地下，似是帐縻朽而铜钩堕落。床上石枕一枚，尘埃朏朏甚高，似是衣服。床左右石妇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执巾栉镜镊之像，或有执盘奉食之形；无异物，但有铁镜数百枚。　魏王子且渠冢，甚浅狭，无棺柩，但有石床，广六尺，长一丈，石屏风床下，悉是云母。床上两尸，一男一女，皆二十许，俱东首裸卧，无衣衾；肌肤颜色如生人，须发齿爪，亦如生人。王畏惧之不敢侵近，还拥闭如旧焉。　袁盎冢，以瓦为棺椁，器物都无，惟有铜镜一枚。　晋灵公冢，甚瑰壮，四角皆以石为护犬。捧烛石人，男女四十余，皆立侍。棺器无复形兆，尸犹不坏。孔窍中皆有金玉，其余器物，皆朽烂不可别。惟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阔如新玉，取以盛书滴。　幽王冢，甚高壮，墓门既开，皆是石垩，拨除丈余深，乃得云母，深尺余。见百余尸踪横相枕藉，皆不朽，惟一男子余皆女子，或坐或卧，亦犹有立者，衣服形色，不异生人。　栾书冢，棺柩明器，朽烂无余。有一白狐，见人惊走，左右遂击之，不能得，伤其左脚。其夕王梦一丈夫，须眉尽白，来谓王曰："何故伤吾左脚？"乃以杖叩王左脚，王觉，脚肿痛生疮，至死不瘥。（《西京杂记》）

熊博者，本建安津吏，岸崩得一古冢，藤蔓缠其棺。旁有石铭云："欲陷不陷被藤缚，欲落不落被沙阁，五百年后遇熊博。"（《垅上记》）

后魏天赐中，河东人张恩盗发汤冢，得志云："我死一千年，困于恩。"恩得古钟磬，皆投于河。（同上）

梁昭明墓，为人所开，取其琉璃碗、紫玉杯，携入大航，有燕雀数万击之。（同上）

齐建元中，盗发楚王冢，获玉镜玉屐，又得古书，青丝简编。（同上）

政和间，访求三代彝器，陕西转运使李朝孺、提点茶马程唐使人于凤翔发商比干墓，得大铜盘镜二尺，及白玉四十三片。其长三寸，厚一指半，上圆而锐，下方而阔，玉石明蒙。程李留玉于泰州军资库，而以其盘献。徽宗曰："前代忠贤之墓，安得发掘？"罢朝孺而反其盘。真州六合县境，有山曰方山，四面平直，左右多古丘。绍兴十二年，村民耕田，穿一墓，得玉百余枚，皆长二寸，阔一指，上有小窍，大抵与比干墓物同，为运使一属官所得。携过天长，以示县尉魏生，魏求其一属官，不可。识者谓此古王公敛尸玉押也。（《彝坚志》）

张永开玄武湖古冢，上得一铜斗有柄。太祖访之朝士，何承天曰："此是新威斗，王莽王公亡，皆赐此物，

一在冢内一在冢外。”(《拾遗录》)

陈蕃冢,昔值军乱,闻墓有宝,三军争掘。忽有大蛇围绕坟侧,雷雨晦冥,竟不得发。(《垅上记》)

安塞马懋才为诸生时,邻村友人招之饮,既夜醉而独归,见傍溪灯火就之。有女子高髻云鬟,形容秀丽,迎马生至其家,列酒肴,对饮大畅,临行赠诗一律,末句云:“得意须逢张子撰,没时竹叶绕槐阴。”马生固知近村无是居也,疑之,断所佩带,置之道上。明日至其地,见古墓累累,前所遗带,在荆棘丛中。后马生举进士,历官副宪,登岳阳楼读壁间诗,有张子撰名,喟然曰:“吾止此矣!”既而果免官,其所谓竹叶槐阴,后亦历历皆验。(《陕西通志》)

古之殉者,生不尽年,故发冢时,间有存者。汉宫人逮待魏郭后,范明友(霍光癸)奴游走民间,皆自冢中出,缕指汉宫及光家事,具了了。足信干宝感父妾而记搂神,良不虚耳(《说储》)。

有人破古冢,得铜器似琵琶,身正圆,人莫能辨。行本曰:“此阮咸所器也。”命易以木弦,其声响雅,乐家遂谓之阮咸。(《垅上记》)

有盗发蜀先主墓,见两人张灯对棋,惊惧。一人顾曰:“尔饮酒乎?”各饮一杯,兼与玉带数条,命速出。盗至外,口已漆矣,带乃巨蛇也。(同上)

唐明皇不得其死,人罕知之。后温韬发其陵,见明皇头,乃破两半,以铜丝缝合,岂杀三子纳儿妇,遂假手辅国耶?(《鸿书》)

宋吴越检校礼部尚书钱文炳,元璙侄也,显德中,入京为供奉。开宝五年,其妻丘氏卒,炳幼精青鸟之兆,得一穴于报恩院侧古松林中。有僧常泰云:“此地据山之冈,当是古贤之墓,尚书不可重茔。”炳不从,督役开之,果古墓也。石板数重,柩已成灰,惟骸骨在石上,长逾丈,胫骨三尺,明若金色。东畔一铜铛,皆青花,西畔一古剑,已碎。余大玉环在,靶亦玉,刻为合抱芙蓉,玉色莹然。炳心欲之,不令彼人,自酹而下。忽一黑峰大如球子,复剑下飞出,于炳右眉螫之;炳便闷倒,头大如斗,舆还而卒,常泰掩之。(同上)

昔波斯人来闽,相古墓气,乃谒墓邻,以钱数万市之,墓邻不肯。波斯人曰:“汝无庸尔也,此墓已无主五百年矣。”墓邻始受钱。波斯人发之,见棺衾肌肉溃尽,惟心坚如石;开观之,有佳山青碧如画,旁有一女靓妆,凭阑凝睇。盖此女有爱山水癖,朝夕玩望,吐吞青气,故能融结如此。(《潜溪文集》)

林逋墓,在孤山之阴。绍兴十六年,建四圣延祥观,尽徙诸院刹,及士民之墓,独逋墓诏存之勿徙。咸淳间,贾似道题石曰:“和靖先生墓。”命金华王庭书之。元僧杨琏真伽发其墓,惟端砚一方,玉簪一枝。(《西湖便览》)

东水门外觉照院,元祐末,予缘干适彼,与寺僧纵步道旁,指一圹云:“此陶谷坟也。”墓门洞开,其间无一物,因讽寺僧为掩覆。僧曰:“屡掩屡开,不可晓。十余年前,有陶姓人作寒食,尔后不复来。陶为人轻检,尝指其头曰:‘必带貂蝉。’今则髑髅亦不复见矣。”(《昼墁录》)

行春桥,宋时为左军教场,有马三宝墓,不知何代人葬教场内,尝欲去之,有黑蜂数百出墓中,不可近。至元十五年六月,军厕名狗儿者,掘发之得,铁券一,题曰:“雁门马氏葬横冲桥,至元十五六,狗儿坏我屋。”始知行春桥乃横冲桥也。(《西湖便览》)

明太祖建寿陵,将迁宝志冢,祝之不报,曰:“假地之半,迁瘗微偏堂,一日享尔一供。”乃得卜发其坎,金棺银椁,因函其骨,移瘗,建灵谷寺卫之,立浮图于函上,覆以无梁砖殿,工费钜万。仍赐庄田三百六十所,日食其一,岁而周焉,以为永业,御制文树碑记迹。俄霹雳雳其碑,再树再击,上曰:“志不欲谓吾迹耳。”乃寝不树。(《野记》)

十将墓,在匠门城东数里,有人耕墓旁,忽青蛇上其足,其人遽以刀诛之;上半跃入草中,不可寻,徐视其余,乃剑也。入墓欲持归,则不见矣,方子通诗载其事。(《中吴纪》)

莆中有甲科严姓者,生平历仕吸民膏脂,势焰弥天,曾任江右廉宪。闻顾陵岗名师,厚币聘之,为母觅地。顾入闽关,即梦二鬼,以物罩其眼。及抵莆与捍葬毕,将复度关,复梦二鬼持去原罩。顾公方悟向所捍者,为凶壤,返而劝严改之;严以谓礼薄故诳也,重谢辞之。(《昨非庵集》)

江右有大姓邓某,好延接青鸟术。有一客卜得大地甚吉,乃正豪家池中,必不可得。因画策收布数百疋,往鬻他郡,故若跌者,尽堕池中。走诣豪家,乞地晒布,复谓不可往,属暂贮之。久不往而豪家渐贫,布皆耗尽;度其尽始往,则无可偿。因下说词,以池归己为灌圃资。券成,辄斛水掘数尺,见石匣,匣中有二鸭,一飞去,一为掘者折足,即埋匣中,实土成坟,豪家不得争。邓氏顿贵显,第代有跛者一人,至今称石匣地云。(《耳谈》)

天顺间,安阳民牧牛入一破冢中,铁索悬一棺,去

地四五尺，四旁无一物。民摇动其棺，沙土蒙头，不能开眼。民惧，急趋出，沙已没铁矣。翌日，拉伴往视之，沙土满中，不复见棺，盖触其机发而然也。(《嵩阳杂识》)。

严分宜在位时，集天下堪舆家，遍邑访求吉壤。一人独指一地曰："葬此，子孙当有拜相者。"分宜如其言而启之，有古墓在焉，验其碑，乃严氏远祖也。(《座右编》)

尤仁卿业堪舆，言尝游昌平，为宦家某卜牛眠绝世。其家以葬母开圹，已有紫漆棺，而丹漆书其前。方漆，凸起木上炯炯，盖亦妇墓，而其夫所为文，仁卿尚能记忆，而予稍为次第之云："某里人卢孝妻祝氏月英，父某母某，孝始聘其姊，姊为权力者夺去，父母以英续盟。英貌庄性慧，事舅颇极礼敬，女红经史音乐，皆能精晓；日不废书，夜必刺绣，夫妇倡随，未尝离舍。偶得脾泻，而前势力者，复欲谋夺英，鹰犬之客，平地风波。英愤恚，火郁暴死，归孝三年，年二十一岁。惊魂两飞，不知离合，死不知生，生何以知死？尽力营葬，恨无再遇之期，血泪如麻，不能止息。散衣十九件，皆英手刺花鸟，人谓画工不如；并其平生玩好，悉以归葬。至正二年某月日，夫卢孝撰。"宦家知地吉，因以母棺累其上，而仁卿名益彰。(《耳谈》)

孝葬其亡妻，而未必累世显赫，征诸子孙也，而宦家以为吉，可笑矣。假令即吉，亦不当加棺其上余休宁有汪姓男坟，葬有年矣，其子侄客外；有富人陈某，贪其穴，加母棺于上。汪屡讼，陈行贿，不肯舉也。邑令梁批状云："汪男陈女，岂可同穴？断令迁去，为赵亦为楚也。"陈惭甚，即行起舉。

吾郡朱夫子官闽时，判断称神。后离任，私过其治所，问父老朱某为政，有冤民否？曰："有一焉朱公执理，每右贫而左富。有贫民为富人造葬地，埋机欲夺之，其旧土方寸不加锄，但覆新土于上。又访其地名四至，造伪契，讼于朱公争之。公按其地，以为果贫民业也，断与之；富人受冤，而贫者诈地得葬焉。"公爽然，命引至其所争处，详视之，果吉壤也。乃仰天大言曰："此地不发，是无地理，此地若发，是无天理。"其家遂终不显达，吾郡父老尝以为言。

宣城沈少参卜葬地，启土乃古冢也，有志，乃先朝名公之墓。沈命掩之，惧复有发掘者，立碑识之。少参夜梦一官峨冠博带来谢曰："君掩吾冢，蒙德已厚，况又立碑，无以报德，当送一大魁为公嗣。"已而少林生，幼聪慧，一目不再读，弱冠及第。(《昨非庵集》)

温大雅将改葬其祖父，筮者曰："若葬此地，当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吾当含笑入地矣"。(同上)

豫章舒状元讳芬者，童年颖悟，其父与形家谋风水。形家得一地，语父曰："此地当发鼎元，然必四世之后乃应。"其父曰："吾欲快目前，四世后吾骨朽矣，无所用若地也。"芬在傍曰："父无患，若地果胜，请移三世祖骸骨葬于此，即应在儿身矣。"父从之，芬果发大魁。(《座右编》)

闽中孙文祥自浦城道经霍童乡，日暮，见山旁有屋，遂投宿焉。夜半闻夫妇哭声，问故。曰："吾子不肖鬻此屋，明日当徙去，不禁悲伤耳。"文祥曰："吾为汝谋，勿戚也。"旦视其处，乃一荒冢，大惊。日午，果见衣缊袍者，持畚钟至，诘之曰："贫甚，将迁祖墓，鬻地以度活耳。"文祥倾囊与之，不告姓名而去。后数夜，梦前夫妇。拜曰："厚恩莫报，今获二凤雏相谢。"后果生二子，先后登第。(《臣鉴录》)

莆田林观字用宾，常遇异人，指一佳地曰："葬之，公卿盛于麻粟，虑君之福德，未足以当此，奈何？"公曰："吾德则薄，吾福则浅，但得此地而与宗族共之，岂无一二足当之者？"异人叹曰："即此一念，福德固甚厚矣。"遂指穴授之，公取族二十四骸，与其亲偕葬焉。后生子元美，登进士，孙潮，曾孙廷棉、廷机，元孙燫，皆官至尚书，公累赠光禄大夫。(《畜德后编》)

宗谏议弘暹字晋甫，嘉兴县人，未第时，有为形家言者，语宗曰："公所以不即与计吏偕者，诚以公家墓相不吉尔。"宗然之，遂与觅地之可以葬其亲者，至其宅东，有水势环抱。宗忽于田中拾一古铜印视之，文曰："谏议之章。"宗大喜，秘之，语形家者曰："若此地可葬乎？"形家者曰："此当倅富贵，虽华要，尚不得金紫，而宗氏亦于此斩矣。"宗不然之，竟于得印处葬其亲焉。未几，戊午壬戌，联捷，授丰城令，以循良第一征入。宗以为琐闱掌肱间物，而亦有为地者；忽有中之者，卒得小司马，自谓印章虚耶？何以登第？实耶？今已失谏议矣。又未几，新郑公当国，以宗魁岸有识，改兵科给事中，历礼科都给事，旋卒于家，竟无嗣。(《耳谈》)

新都殷司徒家，掘池得古冢，冢砖长五寸许，皆有字云："歙东萧司马碧葬。"而不知碧葬之义，以问汪伯玉司马。伯玉考之，凡死忠不得尸者，得血以葬，曰碧葬，岂碧花苌宏之血义耶？(同上)

李公本宁父力农，尝供田主役使。一日代其开葬地于山，忽倦寐，神来斥之曰："此新车娘子葬所也，何人大胆，遽开此穴？"觉而视之，穴中水溢矣。田主嫌其地有水，弃之。后半载，本宁生。庄户生子，例携洒蛋奉田主，求其取名。是年宁父造一新水车，田主曰："即取名新车儿。"未数月，产妇病，竟死，偶忆前梦，问田主求所开地，田主曰："尔尚有子，何可葬水中？"曰："我贫

家，得省开穴力足矣。”田主遂立券与之。比葬，水已干，本宁登甲科，官显，父尚健养。（《啸虹笔记》）

袁了凡好谈地理，曾访至光福，问一村农曰：“颇闻此地有佳穴否？”对曰：“小人生长于斯三十年矣，但见戴纱帽者来寻地，不见戴纱帽者来上坟。”袁怃然而去。（《珊瑚网》）

南充某村，掘地得古隧，题云：“姚氏之门，为棺几万几千几百，皆瓦棺，长仅尺。”棺内皆男女枯骸，实符其数，不知何物，仍瘗覆之。李本宁太史观察关中，时实见其事，而朱秉器中丞已纪载之，则在川中者也。（《耳谈》）

湖州西门外十里，乌程严尚书祖墓也，最高处，有娘娘庙。庙前野人父子锄地，至檐石下，砼然有声，若中空者。因结所亲，穷其境，中空若方室，有棺悬马。棺前几筵炉钟盆盎之类，皆是金银，恣取以出。数人暴富，语渐泄，因集众至十六人，再入。棺高四尺，长丈余，阔半之。锯截其一角，奇香喷鼻，乃加大斧；内忽作声曰：“无伤我，我修已成，将出人世间矣。若所有，任尔取也。”众从隙阅窥之，见好女子披霞锦，冠九旒，俨如王后，端坐金椅。益异之，棺开，女以纤手挥众，指甲长尺许，或以斧伤其肩，无血而肉香。遂什棺中珍玩金玉充牣，众尽饱所欲出。时万历戊子，守沈公孟化、令袁公光宇微闻之，往迹其地，犹见尸，以迎风臭矣。即令掩覆，逮众至，皆吐实如前语；而逮时惧以所取为赃，争弃水中。有工字砚，今属袁令。玛瑙簪长五六寸，为女绾发者，今属某孝廉转售。今御史大夫沈公棺内悬银牌，牌称此沈休文约女，聘梁昭明太子，未婚殒命，以王妃礼葬；而休文无子，独此女才貌绝世，甚怜之！故厚葬，倾休文之产，文即昭明撰。始严氏犹争，谓其先墓，见牌遂惭阻，掘者诸人，亦皆以罪死病亡无存者。（《耳谈》）

李东阳父名淳金吾卫军，微时为渡度日，尝见一妇人，早渡午归，迫晚复渡，如此者几月。李一日诘其故，妇曰：“有夫系狱，日往给其饮食，又复归膳翁姑耳。”李闻其言，甚悯之，遂却其直，早晚任其渡。他日一叟见告曰：“闻汝素有善念，必获善报；汝有亲骨未埋，吾当为择吉地瘗之，后当有发。”因与择一山，指曰：“有白狐卧处，即佳壤也，汝可潜舁亲骨埋其中。”李一夕往彼，果见白狐熟眠不起。李恐天明人知，因折树枝有声，狐惊，耸身三立而去，遂即其穴葬之。明日叟来询葬事，李告以故。叟曰：“俟狐自起，乃为妙耳。今惊去，当中衰，汝子当不失三公。”后西涯果大贵，子兆先早卒，年未三十，公竟无嗣。（《尧山堂外纪》）

柴墟储文懿公为吏部侍郎，终于南都，子灏扶柩归海陵之第，涂髹攒于墓舍一年矣。启而葬，棺上变生黝墨如铁，成绘画文，具画家鳞皴烘染之法。前则奇石枯松，旁出二筱，茎叶咸脩。左则梅株夭矫，稍缀数花。其杪右如左，而树差短，全无花。古雅萧散，非俗工所能为，后有文隐隐未就，殆有鬼神为之者。家人惊愕，走闻州大夫，驾驰来视，削而究之，深入木理。（《涌幢小品》）

周栎园侍郎葬母，棺上亦生异纹，陈检讨其年为作瑞木赋。

曹某者，凿靛池于海门城东黄泥口，忽得古冢，题石曰：“骆宾王之墓。”启棺见一人，衣冠如新，顷即灭。曹惊讶，随封以土，取其石而归。籍籍闻诸人，有觉之者，曹惧，碎其石。（同上）

舒梓溪微时，馆海昏界一湖泊人家，二年许。适其子为群盗所诬，罄家产求脱，尚不给，卖其妻。舒方岁暮解馆，即辞修仪，并他生所致者，尽与之，得免于难。舒既贫甚，内子不举火者二日，须馆金甚切。舒归喜甚，而无所给炊以进，舒益愧，忧见于色。内子慰劳之，扣得主人鬻妻故，即问鬻值几何，何不即捐馆金与之，使其夫妇如初？舒揖云：“业已与之，今无以食贫，不敢与汝言也。”于是两相称快，了不知朝夕乏生计也。内子持筐出屋，傍涧中漉虾子少许，归复持瓶向邻家借酒，与先生酌。时已夜，见一虾子甚大，出其两足，夹盂外，因偶出声曰：“虾子脚儿跻。”鬼即于门外续曰：“状元定此宵，银环金锁锁，帘卷玉钩钩。”夫妇错愕。明日雪甚，出贷亲知，仅足支数日。有形家者怜其匮乏，问舒有先人未葬否？曰：“正急此。”乃指其近郊某所曰：“此中有大地，尚无主，余周视数载矣。为美女梳妆形，前有银环金锁，珠帘玉钩，莫若乘急为君家卜之。”乃为检其年月，又只在次日最利。舒暗喜与鬼语合，而谢以匮不能举棺；及封窆，术竟为画策，且出橐金资其事，而乘夜葬之，四邻无知者。不数年，舒廷试第一，彼形家者，终无所踪迹。（同上）

刘太保秉忠祖康懿公，弟秉恕墓，俱在邢台县治西南先贤村。嘉靖年间，为盗所发，内有石刻云：“盗者李淮。”事闻于府，捕得治罪；刘兄弟精数学，故前知如此。（同上）

四川南充县署有谯周墓，自晋以来，无敢动者。嘉靖中，太守袁光翰徙之。尔后县中频见绯衣贵人出入，县尹至者辄不利，往往迁他所避之。南城吴鉴以进士任县令，独不避，下车之日，妻张暴卒。未几，母张又为侄所杀，疑是其子，笞而毙之，遂被劾去。（同上）

兴化县南法华废寺西，有铁棺焉，长九尺二寸，前广后狭。相传宋建炎间薛庆常遣其徒撼之，中有物相触，作铿然声；以铁椎击，百不损，鼓鞴镕之，不液，乃

止。(同上)

鄞有猾盗詹拣尸者，善发古墓，事觉系狱，以玉碗三、黄金数锭，赂邑绅包泽求解。包曰："此为盗物无疑，当不待教而诛者。"亟言于当道，寘之法，其祸少息。包有刚介声，历宦称阎罗包老云。(同上)

休宁汪季阁偶触伤足大指拇，痛苦十余年，百药不效。后移其父柩营葬，棺久厝浅土，底已坏烂，见一足指在棺外。乃易新棺，纳指于内，以绵裹束。葬甫半月，而季阁之足指，不治自愈。(《切庵偶笔》)

康熙辛酉，都城西安门内，有内监治宅掘地，误发古墓，中有瓦垆一，瓦罂一，墓石二方，广各一尺二寸。一刻卞氏墓志四字，环列十二辰相，皆兽首人身。一刻志铭，题曰《大唐故濮阳卞氏墓志铭》。文曰："贞元中五年，岁次己卯，七月癸卯朔，夫人寝疾，卒于幽州蓟县蓟北方。以其年权窆于幽州幽都东北五里礼贤乡之平原。"(《识小录》)

思陵在昌平州鹿马山南，距西山口一里。先是崇祯壬午，田贵妃薨，卜地于此。营建未毕，都城失守，贼舁帝后梓宫至州署，吏目赵一桂同士民率钱葬之田妃墓内。其门外之右，为司礼太监王承恩墓，以从死附葬焉。(顾炎武《昌平山水记》)

顺天府昌平州署吏目赵一桂为开圹捐葬崇祯先帝及周皇后，共归田妃寝陵事，恭照明陵坐当昌平州天寿山。卑职于崇祯十七年正月，署州捕，遭际都城陷故主缢崩。至三月二十五日顺天府伪官李纸票为开圹事，仰昌平州官吏，即动官银，雇夫速开田妃圹，安葬崇祯先帝及周皇后梓宫。四月初三日发引，初四日下葬，毋违时刻。彼时州库如洗，监葬官礼部主事许作梅因葬主限迫，亦再三踌躇。卑职与好义之士孙繁祉白绅刘汝朴王政行等十人，共捐钱三百四十千，雇夫启闭。其圹中隧道，长十三丈五尺，阔一丈，深三丈五尺。督修四昼夜，至初四日寅时，始见圹宫石门。用拐钉钥匙，推开头层石门，入内，香殿三间，陈设祭器，中有石香案两边列五色绌缎，侍从宫人生前所用器物衣服，俱盛大红箱内，中悬万年灯二盏。殿之东间，石寝床一座，铺设裁绒毡，上叠被褥龙枕等物。又开二层石门，入内通长大殿九间，石床长如前式，高一尺五寸，阔一丈。田妃棺椁，即居其上。初四日申时后，故主灵到，即停于祭棚内，陈设猪羊金银纸札祭品，同众举哀祭奠下葬。卑职亲领夫役入圹宫内，将田妃移于石床之右，次将周后安于石床之左，后请崇祯先帝之棺，居于正中。田妃葬于无事之时，棺椁俱备，监葬官见故主有棺无椁，遂将田妃之椁移而用之三棺之前，各设香案祭器毕。卑职亲手将万年灯点起，遂将二座石门关闭，当时掩土地平，尚未立冢。初六日率捐葬乡耆等祭奠，号泣震天，逾时方止。复传附近西山口拨夫百名，各备掀掘筐担，舁土筑完。卑职同生员孙繁祉亦捐金五两，买砖修筑，周围墙高五尺有余。幸大清朝定鼎，特遣工部复将崇祯先帝陵寝，修建香殿三间，群墙一周。使大明故主，不致沉沦于荒郊，君后升遐，犹享血食于后世，虽三代开国，不逾是也。地官例书某帝之陵，合以石板，奉安梓宫之前。时仓卒不及砻石，以砖代之，朱书大明崇祯皇帝之陵，钤之以铁，乃仁和龚佳育所书。陵前飨奠祭器俱备，香案玉器全设，神牌三，石青地，雕龙边，以金泥之，上题思陵周后田妃谥，石牌题庄烈愍皇帝之陵。甲申四月，密云副将张珹率兵至昌平城下，射血书于城中。于是生员孙繁祉同乡官王延授，举人杨春茂等倡义杀贼，缚贼渠李道春周祥同赴长陵祭奠磔之。又以伪官刘恺泽等四人，献俘于崇祯皇帝之陵，亦磔之，具文哭奠焉。(谭吉璁《肃松录》)

卷五 焚麈寄

寄园主人曰："终日清谈，而于事一无所济，博弈不如矣。玉麈高挥，不如付之一炬，大快也。若夫一言之警，终身改行，追谈近事，默奉典型。侈口科名，使子弟益知勤学，旁涉寿考，使后生咸念养生。属对果忙，则助拜表作赋之用，巾帼亦及，足惭须眉男子之颜。要皆有益之言，不当而清谈，概弃之也，寄焚麈。"

座箴

谆谆终日，而漠然无与身心；虽正襟庄色，亦仅仅与谑浪等谈。言微中可以名座，可以名心，可以资学，必首录之以当书绅。

遇美色于密室，逢千金于旷野，临大敌于猝然，闻仇人于垂毙，好一块试金石。(《菜根谭》)

人能捐百万钱嫁女，而不肯捐十万钱教子；宁尽一生之力求利，不肯轻半生之功读书；宁竭财货以媚权贵，不肯舍些微以济贫乏！总未反而思耳。(《座右编》)

一手诘盗，一手窃盗赃，故前盗死而后盗生。一面惩奸，一面窥奸妇，故此奸伏而彼奸犯。(《归有园尘谈》)

眼者身之镜，耳者体之牖，视多则镜昏，听众则牖闭。面者神之庭，发者脑之华，心悲则面憔，脑减则发素。精者体之神，明者身之宝，劳多则精散，营极则明消：此可作卫生经。(《说储》)

少饮酒，多馁粥，多茹菜。少食肉，少开口，多闭目，多梳头。少洗浴，少群居，多独宿，多收书。少积玉少取名，多忍辱，多行善。小干禄，便宜勿再往，好事不

如无。(《岩栖幽事》)

招师教子弟,正望其成人。每见富贵者席宠姬办首饰,则甚易;隆厚币,延名师,则甚难。兰房用度,必是周致,书院缺典,寘之不问,宜乎硕师去而庸师来,庸师固栖身之谋,一年复留一年,子弟乏开导之益,一日昏纯一日。(《珊瑚网》)

近俗尚信二教,匹夫愚妇,每月素斋求福;甚有无为之教,其说更不足污啄。夫圣人斋心戒事,致敬神明,盖尊神以师心也。安有不修人德,而徒净口腹以祈福,所谓来生现果之报,信有准哉?(《静斋谈》)

士大夫家少年子弟,不宜使读世说,未得其隽永,先习其简傲。(《韩山子》)

妻虽贤,不可使与外事,仆虽能,不可使于内事。(同上)

吕叔简刑戒一曰五不打:老不打,幼不打,病不打,衣食不继不打,人打我不打。二曰八莫轻打:宗室莫轻打,官莫轻打,生员莫轻打,上司差人莫轻打,妇人莫轻打,童生莫轻打,旧族名门子弟莫轻打,援例等项生员莫轻打。三曰五勿就打:人急勿就打,人忿勿就打,人醉勿就打,人随行远路勿就打,人跑来喘息未定勿就打。四曰五且缓打:我怒且缓打,我醉且缓打,我病且缓打,我见不真且缓打,我不能处分且缓打。五曰三莫又打:已拶莫又打,已夹莫又打,要枷莫又打。六曰三怜不打:盛寒炎暑怜不打,佳节令辰怜不打,人方伤心怜不打。七曰三应打不打:尊长应打,为与卑幼讼不打;百姓应打,为与衙门人讼不打;工役铺行应打,然修私衙及买办自用物不打。八曰三禁打:禁重杖打,禁从下打,禁佐贰非刑打。九曰五禁甚于打:小事用夹棍甚于打,夜间用刑甚于打,决责不如法甚于打,滥禁淹禁甚于打,重罚甚于打。(《存心录》)

后生不读书,而老者读书,胥吏干人子孙应科举而宦门不习举业。贫者妄用,而富者节俭,藿食者忧虑,而肉食者泰然。僧道食荤,而俗人好善茹素。富贵家女为新妇遵礼法,甘枯淡,贫贱家女为新妇,反不识好恶。(《客中间集》)

苏子瞻作杀鸡之疏,非吾儒之仁,张乖厓转封羊之经,乃异端之义。(《玉笑零音》)

未得兽者惟恐其创之小也,已得之,惟恐伤肉之多也,人情乎?君子曰:"凡关于得失者类然。"居彼人之所,则欲其许我也:今为我妻,则欲其詈人也,人情乎?君子曰:"凡涉于彼我者类然。"(《说储》)

乡有仕而归里,馈者迓者,往来观者,阗路骈陌;既而族姻交贺,即雠者亦茹耻愧谢。独邻居一室,扃锁远引,若避寇然,怪问之,愀然曰:"所贵锦旋者,谓其得时行道,庇吾乡里。今或窃一名,得一官,即起朝富暮贵之想。名愈高,官愈穹,而用心愈谬,武断者有矣,庇奸慝持州县者有矣,是荣一人,增一害也。其居日以广,邻居日以蹙,吾入山避之不暇,何以贺为?"(《韩山子》)

文成公与人书,后生美质,须令晦养深厚,天道不翕聚,则不能发散,花之千叶者无实,为其英华太露耳。(《昨非》)

林退斋先生临终,子孙跪膝前请曰:"大人何以训儿辈?"先生曰:"无他言,若等只要吃亏;从古英雄只为不能吃亏,害了多少事。"(同上)

德兴邑廨,有石刻二诗云:"仕宦之身,天涯海畔,商贾之身,南州北县。不如田舍,长时见面,门无官府,身体强健。麻麦遍地,猪羊满园,不知金贵,惟闻粟贱。夏绢新衣,秋米白饭,田事既了,官税早办。安稳眠税,直千直万,我田我地,我桑我梓。只知一村,不知千里,有饥有粮,我渴有水。百里之官,操人生死,孤儿寡妇,一张白纸。入着县门,冤者得理。上官不嗔,民即欢欣。上官不富,民免辛苦,生我父母,养我明府。苗嫁萋萋,曷东曷西?父母之乡,天子马蹄。"(《金石残编》)

常将十年后眼睛,预评今日自家文字,便不敢草草作文。常将百年后公论,预勘今日自家操修,便不敢草草干事。人只道人心难料,不知自心更难料,假如乏钱时,自思得了百钱千钱,仅彀足矣;及至得钱后,再添了千贯万贯,还更不彀,以此知自心难料。人只道人心不平,不知自心更不平,假如失意时受了人一拳一棍,几恨死矣;及至得意后,打了人百拳百棍,反更称佳,以此知自心不平。(《道狗编》)

松封五大夫(始皇),柏封五品大夫(武后),石封盘固侯(宣和五年)。鹤乘轩(卫懿公),虾蟆得廪(晋惠帝),鸡鹰食县斡,犬马乃有赤彪,仪同逍遥郡君,凌宵郡君之封号(并北齐幼主)。夫木石鸟兽,皆可以得爵禄,然则爵禄何足以荣士人?(《说储》)

杨石斋当国日,一弟为京卿,二弟为方面,诸子姓布列中外甚众。子慎复举进士第一人,贺者毕至。公颦蹙曰:"君知为傀儡者乎?方奏伎时,次第陈举,至曲终必尽出之场,此亦吾曲,终时已,何贺为?"亡何,公以议礼不合去。慎谪戍滇南,而佥事惇以杀人抵大辟,家声顿衰。(《玉堂丛语》)

富贵寿考,人情愈得愈无厌心。闽中林太守春泽寿一百四岁,当九十九年,里人拜节祝曰:"愿公百龄。"

公怫然怒且笑曰："不曾要君养我，奈何限我寿耶？"姑苏韩学士敬堂未第时，人有梦其官侍郎者，公喜甚。已而登第入馆，其人时来说前梦，率皆喜；及转礼侍予告，而说前梦者又至，公乃怆然有忧色。(《座右编》)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师婆虔婆药婆稳婆也。今则又有瞎婆，盖与三刑六害同也。人家有一如此，而不致奸盗者几希矣！若能谨而远之，如避蛇蝎，庶乎净宅之法。(《座右编》)

汪少宰《闲斋语》曰："人家富贵如牡丹花，今春开盛，要当培植，为来春膏液，恐为凋谢之渐，奈何不加滋灌而自戕之斤斧乎？魏紫姚黄，忽然粪吐，谁之过欤？"(《格言》)

泰和罗文庄公兄弟叔侄，先后相继，咸登高第。公由冢宰归家养，庭讯甚严，仲子谒选，乞书帖当路，图仕南方，以便省问。公曰："数字不足惜，惜认义命二字欠确耳。平生讯汝谓何，而有是言？"竟不与书。(《座右编》)

康熙辛酉，予山西本房冯云骕典试江南时，余督榷扬关，遣伻要于路，谕之曰："子第力拔真才，予家子侄五人，应科举者，概不令入闱，勿萦心曲也。"冯子喜甚，对天拜祝而南行。

词讼到官，类是增撰，被殴曰杀，争财曰劫，人家谓行窃，侵界谓发尸。一人诉词必牵引其父兄子弟，甚至无涉之家，偶有宿憾，亦辄扯人。意谓未辩是非，且是追呼一扰，耗其钱物，辱其妇女，以泄愤耳。不知公门一入，吏卒禁呵，笞扑交错，已不胜魂消气沮。遂有畏惧刑系，觊欲早出，而妄自诬伏者。有吏务速了，强加拷讯，逼令招认者。有长官自恃已见，妄行臆度，吏辈承顺旨意，不容不以为然者。呜呼！一人坐狱，阖户啼号，一罪爰成，妻孥典鬻，爰书数语，其得潦草从事乎？(《昨非庵集》)

娶妇必德门，不必富贵，嫁女仅可给衣食，不必过丰。　疾必迎医，勿事祷禳。　丧祭必依礼，勿用僧道。　故旧不可忽遗。　势要不可趋附。(《座右编》)

一畏天道。二遵王法。三行善不使人知。四学吃亏。五轻财让产好施。六甘淡薄。七不恃权势，妄自尊大。八不交豪侠客，不狎优伎，不宠健仆。九不尚才华技艺工巧。十不杀生。十一不妄语自欺。十二学黄老守雌。(《古隐方》)

善焚香读书一也。有刚有柔二也。慕善近君子三也。安分知命四也。不近小人五也。委曲行阴德方便事六也。能治家七也。不厌人乞贷八也。改过九也。不逐淫贪杀十也。闻事不惊张十一也。与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改行易操十三也。夜卧不便睡着马上去不回头十四也。无作好作恶十五也。不谭乱十六也。不谈闺阃事十七也。作事周匝十八也。不忘人恩十九也。有大量二十也。扬善掩恶二十一也。急难中济人，宽慰人二十二也。不助强欺弱二十三也。不忘故旧二十四也。为事与众用之二十五也。知人诈伪含容之二十六也。得人物每事惭愧二十七也。语有序二十八也。当人语次不先起二十九也。喜言善事三十也。不嫌恶衣食三十一也。不面许人三十二也。省约惜福三十三也。知人饥渴劳苦三十四也。不念旧恶三十五也。常思退步三十六也。(《客中闲集》)

从恣慆淫，不自珍重。窘若拘日，无潇洒之趣。怨天尤人，广生烦恼。今日预愁明日，一年常计百年。室人噪刮，耳目尽荆棘。听信师巫祷赛，行杀戮以重业缘。寝兴不适，饮食无度。讳疾忌医，使虚实寒热妄投。多服汤药，荡涤脾胃，元气渐耗。以死为苦、与六亲眷属常生难割难舍之想。(《不治十病》)

百姓宜安，刑罚宜省，税敛宜薄，冤抑宜察，追呼宜简，判决宜审，用度宜节，兴作宜谨，燕会宜戒杀，思患宜预防。(《居官十宜》)

卯辰饮酒。未晚巾脱。近午梳栉。向三光及西北方溲溺。信口秽骂。喜闻仆辈传说人家阴事及衙门新闻。箕踞横股，倚跛而坐。当食发叹，见客不常揖。聚谈淫亵，及食口舞剧。诋毁人文行以佐谈锋。妄想不可为不可行之事。(《十二简》)

教子九则：曰勤学，曰择交，曰戒多言，曰习应对，曰知礼义廉耻，曰进退威仪，曰不事嬉游，曰有守，曰遇事有知识。

教女九则：曰习女工，曰议酒食，曰学习学算，曰小心软语，曰闺房贞洁。曰不唱词曲，曰闻事不传，曰善事尊长，曰戒懒。(《珊瑚网》)

不可不戒者十：偷妇人，好赌，纵酒，交匪类，刀笔，打纸牌马吊，传是非，凡契墨轻易着押，有事信口答人问，足恭。(《杂纂补》)

不可不效者七：结交有智人，密事不语妇人，酒后不多语，勿听妻言疏兄弟，博古知今，不妄信奴仆，入境问风俗。(同上)

重富轻贫，焉可托妻寄子？敬老慈幼，必然裕后光前。开口说轻生，临大节决然规避。逢人称知己，即深交究竟平常。乐处生愁，一生辛苦。怒时反笑，至老奸邪。举止不失其常，非贵亦须大富，寿可知矣。喜怒不形于色，名成还立大功，奸亦有之。(《心想摘要》)

胜国遗闻

国有简编矣，何遗乎尔？曰事琐鲁，未必悉纪董狐也，父老之街谈，岂尽同《湘山野录》？随采所闻，亦以佐得失之林。

洪武始与诸儒臣议修玉牒，祖朱文公，一日见徽州有姓朱者为典史，问果文公后乎？其人对：非也。于是顿悟，竟却众议。（《稗史》）

自叙世德碑曰："本宗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巷，在通德乡，世服农桑。五世祖仲八公，娶陈氏，生男三人，长六二公，次十二公。其季百六公，是为高祖考，娶胡氏，生二子，长四五公，次即曾祖考。四九公娶侯氏，生子曰初一公，初二公，初五公，初十公，凡四人。初一公配王氏，是为祖考妣，有子二人，长五一公。次即先考讳世珍，元初籍淘金户，金非土产，市于他方。以先祖初一公困于役，遂弃田庐，携二子迁泗州盱眙县。先伯等五一公十有二岁，先考才八岁，先祖营家泗州，置田治产。及卒，家日消，由是五一公迁濠州钟离县，其后因至钟离居。先伯考性淳良，乡里称善人。先伯娶刘氏，生子四人，重一公，重二公，重三公生盱眙，重五公生钟离。先考君娶徐氏泗州人，长重四公生盱眙，次重六公重七公生五河，某其季也，生迁钟离。后戊辰年先伯考有孙六人，兵兴以来，相继寝没。先兄重四公有子曰文正，今为大都督，重六重七俱缺嗣。曩者父母因某自幼多病，舍入皇觉寺中。甲申父母长兄俱丧，次兄守业，又次兄出赘刘氏，某托迹缁流。至正二十四年，天下大乱，诸兄皆亡，淮兵大起，掠入行伍。乃招集义旅，兵力渐众，因取滁和。龙凤三年，帅师渡江，驻兵太平。为念先考君尝言世为朱巷人，宗族俱有，平日每有乡土之念，即访求故乡宗族之所，遂调兵取句容。明年克金陵，而朱巷距城四十里，举族父兄昆弟四十余人至，始得与之叙长幼之礼，行亲睦之道。但朱氏世次，自仲八公之上，不可复考。今自仲八公高曾而下，皆起家江左，历世墓在朱巷，惟先祖葬泗州，先考葬钟离。"（《剪胜野闻》）

天下贡赋，惟长安县贡土，万年县贡水。（《客中闲集》）

洪武年，择解额内隽异者，俾肄业翰林院中，张唯等凡十有七人，实与撰。正月甲寅命题赋诗，诗成称旨，唯等皆擢翰林国史院编修，以赞善大夫宋濂，太子正字桂彦良分教之。上谓曰："昔许鲁斋诸生，多为宰辅，卿其勉之！"听政之暇，辄幸堂中，取其文亲评优劣，命光禄日给酒馔。每食，皇太子亲王迭为之主，唯等侍食左右，冬夏赐衣及弓矢鞍马，恩礼甚厚。（《玉堂丛语》）

太祖召钱唐讲虞书，陛立而讲，或纠唐草野，不知君臣礼。唐正色曰："以古圣王之言，陈于陛下，不跪不为倨。"（同上）

高皇微时过剩柴村，已经二日不食矣。行渐伶仃，至一所，乃人家故园，垣缺树凋，是兵火所戕者。上悲叹之，缓步周视，东北隅有一树，霜柿正熟；上取食之，食十枚便饱，又惆怅久之而去。乙未夏，上拔采石，取太平，道经于此，树犹在；上指树，以前事语左右，因下马加之赤袍曰："封尔为凌霜侯。"（《在田录》）

刘伯温见西湖五色云起，知为天子气，应在东南，微服以卦命风鉴，游江湖间密访之。先至会稽王冕家，与之闲行竹林中，潜令人放炮，冕闻响而惊，叹曰："胆怯。"往海昌贾铭家，时新建厅堂清洁，唾污之；铭出见，令拭去，叹曰："量小。"遂往临淮，见人人皆英雄，屠贩者气宇亦异，买肉讨饶，即大斫一块与之，算多王侯命，叹曰："天子必在此也，不然，何从龙者之众耶？"晚得圣祖，遂深结纳之，许定大计。（《龙兴慈记》）

太祖始造钞不就，一夕梦神告当用秀才心肝为之，寤思之不得。高后曰："士子苦心文业，其文课即心肝也。"太祖曰："善。"因命太学积课簿，捣而为之，果成。（《初政录》）

太祖初下建康，闻土人秦原之周良卿丘某三人，素有德行，以礼延请，询以政事，号曰三老，敬之甚厚。不久，以原之为南台侍御史，即荐陈遇中行于太祖，遂三顾聘之，为帷幄师臣。（《应庵随录》）

洪武十八年二月，中山武宁王薨。太祖辍朝，怆然不乐，谓群臣曰："朕起自徒步，大将军为朕股肱心膂，戮力行阵，东征西讨，削平群丑，克济大勋，今边方未殄，朕方倚任为万里长城，而太阴屡犯上将，不意遽陨其命，天何夺吾大将军之速？朕夜来竟夕不寐，欷歔流涕，思尽心国家为社稷之重，安得复有斯人？乃欲有以报之，无所用其情耳。但著其勋烈，宜于金石，永垂不朽，使后世知斯人为国之元勋也。"遂亲制碑文，树之于墓。而世乃传太祖惨刻甚，中山疽发背，命内官赐之熟鹅。中山知疽食鹅必死，遣医生速去，从容食鹅，果薨。比太祖欲杀医为解，已远遁矣。（《万青阁偶谈》）

孙丹阳炎字伯融，长六尺余，面黑如铁，一足偏跛，长于歌诗。至正中，天台丁复，同郡夏煜，皆以诗名，日夜相切劘，下笔快扫，百纸可立尽。常与煜对习赋诗，务出奇相胜，每得一隽语，扑案大呼，哗声撼四邻。在处时以上命召致刘诚意，刘坚不肯出，以宝剑遗伯融。伯融作诗以为刘当献天子，人臣不敢私，封还之；刘无以答，乃逡巡就见，今其诗具集中。宝剑光耿耿，佩之可以当一龙，只是山阴太古雪，为谁结此青芙蓉？明珠

为宝锦为带，三尺枯蛟出冰海，自从虎草裹干戈，飞入芒砀育光彩。青田刘郎汉诸孙，传家惟有此物存，匣中千年睡不醒，白帝血染桃花痕。山童神全眼如日，时见蜿蜒走虚室，我逢龙精不敢弹，正气直贯青天寒。还君持之献明主，若岁大旱为霖雨。(《列朝诗集》)

忠勤伯汪广洋字朝宗，为诗清越，其《送俞院判子茂征鄱阳诗》曰："江东风日晴，把酒送君行，好慰三千士，将收七十城。烟花催叠鼓，云骑拥连营，山越人争喜，殊方自此清。"(同上)

旧内在今应天府之所，高皇建大内宫殿既成，迁居之，旧内虚焉。他日召中山王饮，乐甚，即以是第赐之，中山拜谢而去。上乃夜命工作匾，刻旧内之门四字，厥明将往悬之，未及行，而中山辞表至矣，上悦。(《碧里杂存》)

太祖一日退朝，在武英殿侧室静坐，忽闻外有履声橐橐，问曰："此为谁?"对曰："老臣危素。"太祖曰："尔耶? 朕将谓文天祥耳。"危惶惧，顿首，汗流浃背。(《鸿书》)

明兵之入燕也，危学士素趋所居报恩寺入井，寺僧大梓力挽起之曰："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史也。"兵垂及，史库言于主帅，撵而出之，累朝实录得无恙。(《列朝诗集》)

严德明为左佥都御史，尝掌院印，以疾求归，发广西南丹充军，面刺四字曰："南丹正军。"后得赦归吴中，居于乐桥，深自隐讳，与齐民等，宣德末年犹存。西军之过，暴苦民家，公奋手殴之，西军讼于察院。被逮时，御史李立坐堂上，公跪陈云："老子也曾在都察院勾当来，是识法度的，岂肯如此?"李问云："何勾当?"严公云："老子在洪武时，曾为都察院掌印，今堂上版榜所称严德明者，即是。"李大惊，急扶起，延之后堂，请问旧事，欢洽竟日而罢。后御史缪让家宴客，教授李绮上坐，请公作陪。公时贫甚，头戴一帽已破，用杂布补之。绮易其人，见公面上刺字，怜而问之曰："老人家为何事刺此四字?"公怒，因自述老子是洪武遗臣，任左佥郡御史不幸有疾，蒙恩发南丹，今老而归。且曰："先时法度利害，不比如今官吏。"绮亦大惊，拜而请罪，因退避下坐。(《耳谈》)

江阴焦某者，太祖故人也，思见之，屡命不起，太祖使人搜索之。一日焦忽荷鸡酒，由街直入，太祖喜其至，辄命以其物付光禄，治具相饮，欢甚。已而出金银角三带，命其自拾以官之，焦取角，授以千户。数日，迳出高桥门，挂冠带于桑树而归。(《泳化续编》)

高皇尝选苏杭民间妇女，通晓书数者，入宫给事，须其愿乃发，得四十四人。比至试之，可留者才十四人，赐金其家，余悉遣归。永乐间，又选天下嫠妇无子而守节者，有司籍送内庭教宫女刺绣缝纫，又有藩王之国，分隶随行，以教王宫女，其所处曰养赡所。初独以无子者，其后有子而幼且窘者，亦遣行。有吴江吴家妇陆氏与焉，有子遗家。至宣德间，陆从某王封广东，又转从封江西，子已长往来二藩间，屡请求见母，辄不允。迨正统丁卯，复恳启于王，王怜而许之，陆已病笃不能言，子刲股与食，陆苏。王闻益悯，召见赐金帛，劳遣之，至旅而卒，归榇先墓，人为作吴孝子传。子名璋，生子洪，由进士历任南京刑部尚书。(《野记》)

金陵帝王庙正殿所祀历代帝王十六位位次：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夏大禹王，商成汤王，周武王，西汉高祖皇帝，东汉世祖皇帝，唐太宗皇帝，宋太祖皇帝，元世祖皇帝。两庑从祀历代功臣三十七人位次：风后，力牧，皋陶，夔龙，伯夷，伯益，伊尹，傅说，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穆公虎，方叔，张良，萧何，曹参，陈平，周勃，邓禹，冯异，诸葛亮，房玄龄，杜如晦，李靖，郭子仪，李晟，曹彬，潘美，韩世忠，岳飞，张浚，木华黎，博尔忽，博尔术，赤老温，伯颜。右位次皆明太祖所定，原有赵普安童，无陈平冯异潘美。后增陈平冯异，以为君臣有同德之休，进潘美以节义有终始之善，去赵普以为负艺祖为不忠。祀木华黎而罢安童，以为祖厥祖而难并，既祀伯颜，亦罢阿术。(同上)

本朝祭古帝王陵寝，明太祖而下，有宣宗孝宗。

明初总计天下粮税，共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浙江一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一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松江一百二十万九千余。浙当天下九分之一，苏赢于浙，以一府视一省，天下之最重也。松半于苏，苏一州七县，松才两县，较苏之田，四分处一，则天下之尤重也。一本朝康熙初，分华亭为娄县。(《舆图广注》)

洪武甲戌，钱宰以唐铎荐，诏遣行人乘传征入，定蔡氏书传。书成，复欲归，因微吟云："四鼓鼕鼕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太祖闻之，召燕于文华殿，谕曰："昨日好诗，然何尝嫌汝，何不用忧字?"宰大悚惶，谢罪，未几太祖论礼部尚书任亨泰诸儒，有年老愿归者听；钱老最有年，遂赐宴及钞，仍驰驿归，洪武庚午年也。又三年卒，寿九十六。(《泳化续编》)

洪武初，翰林学士刘三吾奉敕为《孟子节文》总一百七十余条，前有三吾题辞，刻在南京国子监。此书之外，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应庵随录》)

黄岩陶宗仪字九成，少举进士，一不中，即弃去，务古学。出游浙东，师张翥李孝光杜本，抵淞教授弟子。至正间，累辞辟举；张氏开阃，辟军谘，亦不受。洪武六年，守令举人才至京，以病固辞，得放归，遭乱播迁，必以卷帙自随。有田一厘，家于淞南，作劳之暇，休于树阴，有所得，摘叶书之，贮一破盂，去则埋树下。如是十载，累盎至十数，编次成书，卷帙甚富。（《列朝诗集》）

学士陶安字主敬，明太祖尝制门帖赐之，曰"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同上）

明给事中傅安，以洪武二十八年使西域，永乐五年始归。十四年封别失别里纳里失罕为王，宣德元年始归；为给事中三十三年，羁留外国二十二年，然才给命敕赐老而已。其视苏子卿出使加久，而视典属国之赏，又何薄耶？（《太白剑》）

郯城李骥，洪武丙子，以大学生撰授户科给事中，坐累免官。后用荐起知东安县，县多狼。尝噬寡妇子，寡妇诉于骥，骥反躬自责，而白寡妇冤于城隍神。翌旦狼死于寡妇子被噬之所，东安施公礼时为刑部尚书，异之，为纪其事。（《应庵随录》）

权谨以孝子，起为文华殿大学士，郑沂以义门，起为礼部尚书。（同上）

洪武初，夙观经史中有句读字义未明者，必召翰林儒臣质之，虽有知书内侍，能文宫人，不得近，盖不特寻绎义理而已。末年侍讲方希直有诗云："风暖彤庭尚薄寒，御炉香烧玉阑干；黄门忽报文渊阁，天子看书召讲官。"即其事也（《玉堂丛语》）。

周是修善画龙，自题曰："甚然首，归然角，静能潜，渊遂跃，苏苍生，用汝作。吉水周是修写并题。"后解学士大绅和曰："势峥嵘，出头角，翻海涛，只一跃，兆丰年，霖雨作。"后题曰："周是修予同业友也，今见其所写龙，并题，何可无诗和之？"

袁珙相成祖验后，欲官之。珙曰："相陋福薄，不堪仕禄，但求杖头不缺，到处酣饮足矣。"上乃赐以金牌一面，御笔题诏云："赐汝金牌，任汝行走，遇库支钱，逢坊吃酒，有人问汝根由，道是永乐皇帝好友。"（《遣愁集》）

姑苏阊门有伍子胥祠，神像立而不坐，坐则必毁。时童谣曰："若要伍公坐，须待二兄来。"及况太守钟莅任，入祠见之曰："不可使神久。"遂易以坐像，自是不复毁矣。（《尘余》）

况钟谒一势奄，拜下不答，敛揖起云："老太监想不喜拜，且长揖。"（《鸡窗剩言》）

兰溪邵玘有胆量，中乡举人入监。适值迎春会，例许监生簪花，众皆畏缩。邵直前取花，为成祖簪之，上注目焉。既中进士，即擢御史，即复御点两浙巡按。玘辞以浙人，不当往。上曰："以卿浙人，知浙中利病，特命卿耳。"仍命御史一员协处。（《敕石闲谈》）

翰林周叙居禁近二十余年，多所论列，诏独修辽金元三史，有《石溪集》八卷。国初馆阁莫盛于江西，故有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之句。（《列朝诗集》）

饶州朱友季自立一家言，辑为书，专诋毁濂洛关闽诸子，以书诣京献阙下。成祖览之，怒曰："此儒之贼也。"即敕行人押回原籍，命布政司同府县官，及乡之士人，明谕其罪而笞之，仍搜检其家藏所著书，悉焚于市，谕曰："除恶不可不尽也。"（《泳化类编》）

近有周翰林某好诋朱子，一夕梦金甲神曰："汝何妄诋先贤也？"射之中心，因惊寤，患心痛死。

宣德丙午春，建文江南来归京师，上书云："吾当时避难后宫，密卖以出，人不知也，祝发为僧，居某寺几十秋矣，吾于代革之际，溧自退藏，故人无闻我生者，且皇祖尚有密敕在此可考。今年老八十，只欲还家死自己土上，他日史官亦知我不自刎也。"于是奏闻，敕老臣往视之，至则一老衲而已，莫知其为故君也。独一老宦，颇忆少帝旧容，遂访问焉。少帝视老宦若故宦者，不觉涕泗流溢，乃云："吾于七夕时，赐桃实三枚与尔，尔匍匐阶下，食其一以怀其二，问尔藏之由，尔对曰：'臣有老父在家，欲怀此以献。'吾乃嘉尔孝，复赐五枚，尔颇记此否？"老宦不觉失声大哭。既而吏部尚书蹇义，右都御史洪英等，闻故君犹在，皆来访遗事，历历述之，始知不死，遂相拜而泣。一时故臣皆来吊探，佥以实闻；诏养于二馆中，未几暴卒，命以公礼葬郊外。（《泳化续编》）

建文回北京，朝廷命四老中官视之，皆不能认。最后又差一老中官至，建文曰："我杀曹贼时，掷下金枪尚在乎？"盖建文尝命曹国公李景隆御师，曹国公败归，建文锁景隆于太庙，谓之曰："国若亡，尔必先死于此。"及城破，不及杀景隆而遁去。（《泳化类编》）

建文破国时，削发披缁，骑而逸。其后在湖湘某寺中，至正统时，八十余矣。一日闻巡按御史行部，乃至察院，言欲入陈牒，门者不知谁何，亦不敢阻。既入，从中道行堂下，坐于地，御史问尔何人，讼何事？不答，命与纸笔，即书云："告状人姓朱，太祖高皇帝长孙，懿文太子长子。"以付左右持上，御史谓曰："老和尚事，真伪不可知！即真也，尔老如此，复出欲何为？"曰："吾老无

能为矣，所以出者，吾此一把骨，当付之何地耶？不过欲归体父母侧耳，幸为达之。”御史许诺命有司守护，飞章以闻，敕送京师。至遣内竖往视，咸不识。和尚曰：“固也，此曹安得及视我？为问吴诚在否？”众以自命诚往，诚见和尚亦迟疑。和尚曰：“不相见殆四十年，亦应难辨矣。吾语若一事，昔吾御某殿，汝侍膳，吾以箸挟一脔肉赐汝；汝两手皆有执持，不可接，吾掷之地，汝伏地以口衔取食之，汝宁忘之也？”诚闻大恸，返命言信也，敕迎入大内佛堂养之，未几殂云。（《东朝纪》）

金川门之变，建文帝阖宫自焚，《实录》谓中使出其尸于火中，越七日，备礼葬之，遣官致祭而不言葬地所在。或谓松阳王景请葬之以天子之礼，若然，岂有不为置陵守冢，掌之祠官者乎？是则备礼云者，特史臣欺世之辞尔。至于北京金山口景皇帝陵北，相传有天下大师之墓，好事者实之以为建文帝坟。然访之土人莫辨其处，逊回之事，野史纷纷，以忠思所获僧杨应祥伪为杨应能。或又以太监吴诚伪为吴亮，且隐应祥之毙狱，而云老佛取入西内。又言葬之西山，不封不树，遂指不为何人之墓，以为帝坟。考应祥之获，在正统五年，上官岑瑛执送总兵柳溥，械至京师，锢之锦衣卫狱。是年太监吴诚坐征麓川失利，弗敕，法司论辟宥死。崇祯中，巩都尉永固请以建文帝入祀典，思陵曰：“建文无陵，从何处祭？”于是言者谓当祛西山不封小树之讹，而考寻成祖礼葬之迹，是亦痴人说梦矣。（《两京求旧录》）

正统中，宗伯胡濙蚤朝承旨，跪起带解落地，从容拾系之，面不转色，遂叩头还班，御史不能纠其失仪。十三年彭时中状元，当上表谢恩，是夕坐以待旦，至四鼓困倦，乃隐几而寐，竟尔失朝，纠仪奏言应令锦衣卫拿。已奉旨，行洁出班奏启，彭时不到，合着锦衣卫寻，使一新状元被执如囚，斯文不雅，上是之。（《遣愁集》）

乡幹在母衽时，父济为春坊庶子。英宗有梦，召□□占之，奏曰：“此大臣生贵子之兆。”问群臣，济奏曰：“臣妇夜生一子。”上特旨每月给米一石，及长，登进士第历宗伯。年七十五归田，月给米二石，自悬弧以自易箦，始终禄养，父谥文敏，干谥康靖。（《客中闲集》）

正统八年，雷震奉天殿吻，诏求言。刘忠愍球时在翰林，陈言十事，其一言宜亲政务，权不可下移。王振览之大怒，锦衣指挥彭德清在王振门下用事，公卿率趋谒，而忠愍独不为礼，彭衔之。会公上疏，乃激振曰：“刘球疏中权不下移一言，指公也。”振大怒，而公疏中尝言太常不可用道士，宜以进士处之。未几，编修董璘自愿为太常少卿，振因诬公与璘同谋，故先言以为璘地，并逮下狱，已而阴嗾锦衣卫使马顺以计杀公。一日五更携一小校推监门进，公与董璘同卧，小校前持公。公知有变，大呼曰：“太祖之灵在天，汝何得擅杀我？”小校持刀断颈，流血被体，屹然不动。顺走前举足踢倒，因曰：“如此无礼。”遂解支之，裹以蒲包，埋卫后空处。董从旁匿其血裙，数日密归公家，家人始知公死，乃以血裙为亲葬之。正德中赠学士，谥忠愍。始锺同父与公同馆，相厚善，封事实约与偕，疏成为妻所窥，泣劝乃止。明日公如其家，锺他往，妻大骂曰：“汝自干事，何得累及他人？”公惊走且叹曰：“锺固谋及妻孥耶？”遂独举。未数日，锺病死，妻亟悔，每号辄曰：“早知，曷若与刘侍讲公同死耶？”时同年尚稚，习闻之。比长，疑以问母，告之故，同怀忿恨，常欲伸父志。比后谏易储杖死，入祀郡中忠节祠，与公同日迎主。（《玉堂丛语》）

景泰间用人，多密访于于少保谦。时缺祭酒，翰林徐有贞欲之，以门生杨宜为少保内姻，干请再四，少保曲意从之。一日退朝，宣少保至文华殿，辟左右谕之曰：“徐有贞虽有词华，然其存心奸邪，岂堪为祭酒？若从汝用之，将使后生秀才，皆被他教坏心术。”谦无所对，惟叩头谢，退则汗出浃背。左右遥闻祭酒之说而未悉，有贞竟不得知，遂衔少保。（同上）

于肃愍巡抚河南山西时，舟行遇劫，遍搜行囊，更无贵重于腰间金带者，盗竟不忍取。沈文卿家居，盗入其室，沈口吟一绝云：“风寒月黑夜迢迢，辜负劳心此一遭；只有破书三五册，也堪将去教儿曹。”盗亦舍去。（《续豆史》）

少保既杀，夫人梦公谓曰：“吾被刑，魄虽殊而魂不乱，独双目失明，吾借汝目光，将见形于帝。”次日夫人忽丧明。已而奉天门灾，英宗临视，见公于火光中隐隐闪闪，时夫人方贬次山海关，复梦公曰：“吾已见形于帝矣，还汝目光。”未几，有诏独贷其夫人。后公家属自戍所宥还，养子康将以公柩归葬，徙倚东市，见鬻画者取视之，则公与夫人像也。盖天顺初，庐太监永亦以奸党籍没，寻皆宥还，而内帑误以公像给永。故云明朝有三谦，高庙时余谦在翰林，宣庙时虞谦都御史，皆名人。（《尧山堂外纪》）

章纶为仪制司郎中，以谏易储下狱，久被幽囚，虱生于首，奇痒，殊不可耐，思欲以栉治之，苦无其器。一日忽有群雀共衔一物自庭中坠下，取视之。乃新置一牙边篦子也。公感荷神贶，珍藏之。又一日大雨，移卧就干处，方离一床之地，砖壁轰然倒矣。（《臣鉴录》）

予壬午夏，先恭人携儿避兵琅琊山，卧吴氏山楼，侵晨忽一蜈蚣从空落席上。予惊起走数步，屋梁堕枕间，免于压毙，先恭人喜曰：“儿亦何幸遇难不死也？”

景泰间，给事中徐正密请召对，言今日臣民有望上皇复位者，有望前太子嗣位者，不可不虑，宜出沂王于沂州。又南城宫门之锁，亦宜灌铁。上怒黜为卫经历，

复奏请必行，乃请戍铁岭卫。及天顺复辟，械至京引见，悸甚，溺便皆青，人谓其惊破胆也，剐于市。又有某御史滑县人，亦言南城多树，事叵测，遂尽伐之。时盛夏，上皇尝依树息凉，见树伐，得其故，惧甚。复位后，下御史狱，诏杖杀之。(《座石编》)

吴文定未遇时，受知于徐武功，有人来乞墓志，公曰："若欲名宦以荣亲耶？欲传世之文耶？"其人言为亲不死计，欲传世耳。公曰："若是，则吴宽季才其文足传世者，盍往求之？"(《玉堂丛语》)

文渊阁芍药三本，中淡红，左纯白右深红。天顺二年盛开八花，李贤遂设筵邀吕原刘定之等八学士共赏。时贤有玉带之赐，诸学士各赐大红织衣，因名纯白者曰玉带白，深红者宫锦红，澹红者曰醉仙颜。惟黄链以足疾不赴，明日复开一花，众谓链足当之贤赋一诗，阁院宫僚咸和。(同上)

徐晞既贵，乘传归里，守令率诸生郊迎，诸生以其不由科目，俱眇忽不成礼。郡守怒，因出句云："擘破石榴，红门中许多酸子。"命诸生对，久不能属，晞代答云："咬开银杏，白衣裹一个大人。"诸生惊服，遂相率请罪。(《尧山堂外史》)

泰和杨文贞公父子将早逝，母陈氏改赘德安同知罗子理，生大司成璟之祖京。后子理谪死辽东，文贞甫十二岁即养母及京。永乐初，文贞官内阁，陈氏累赠一品夫人，复为乞恩，除免京戍藉回泰和。宣德间，赠礼部尚书张公鉴卒，妻杨氏遗腹生子文质，字允中，即嫁，育于祖母王氏。正统壬戌，文质登进士，其继父已卒，乃迎母归，亦养其异父之弟妹。至成化间，杨氏亦授封太夫人，何相同至此？明朝嫁母而归授封者，仅此两见。(《应庵随录》)

南阳李先生当国，每以诗寄辨文清，先生始终不答。门人问之曰："昔温公退居洛中，吕申当国，屡以书问起居，温公不答，某亦此意。"(《玉堂丛语》)

成化中，南郊事竣，撤器，亡一金瓶，时有庖人侍其处，遂执之官，备加考掠，辄诬服。及索瓶无以应，追之，漫云："在坛前某地。"如其言掘地不获，仍系狱。无何，窃瓶者持瓶上金绳，鬻于市；有疑之者，质于官，竟得其窃瓶状。问曰："瓶安在乎？"亦云："在坛前某地。"如其言掘地竟获；盖比庖人所指掘之地，不数寸耳。假令庖人往掘时而瓶获，或窃瓶者不鬻金绳于市，则庖人之死，百口不能解。然则严刑之下，何求不得？国家开矜疑一路，所全活冤民多矣。(《雪涘丛谈》)

弘治间，太监何文鼎以皇亲入禁城观灯，极谏，下锦衣卫杂治，究所主者。文鼎曰："有两人，但不可执按。"曰："姑言之。"曰："孔子孟子也。"文鼎死，犹能于禁中拽铜钉作声，若称冤者，特命勒碑祭之。文鼎少习举子业，能诗文，壮始阉。(《说郛》)

弘治间，京师熊人西直门，马文升奏参守卫，因乞严武备。兵部郎中何孟春谓同列曰："熊之兆宜慎火。"未几城内在处灾，礼部焚，禁中乾清宫焚，或问之。孟春曰："宋人绍兴己酉，永嘉灾前数日，有熊至城上。州守高世则曰：'熊于字能火，郡中宜慎。'余意此事而去耳。"(《续文献通》)

覃吉在东门，口授《大学》《中庸》等书，导以动作威仪，开说府部官守天下民情，及宦官专权蠹国之弊。时孝宗赐东宫五庄，吉备陈不当受曰："天下山河，皆殿下所有，何以庄为？"竟辞之。一日东宫诵佛经，吉适至，惊曰："老伴来矣！"急易《孝经》读之，吉跪曰："得无诵《佛经》乎？"曰："非也，《孝经》耳。"宪宗有易储之意，露于怀恩。恩免冠叩头曰："奴婢死不敢奉诏，宁陛下杀恩，无使天下人杀恩也。"孝宗之位定，恩之力也。林俊劾继晓下诏狱，祸在不测。恩叩头谏曰："不可也，自古未有拔谏官者。"宪宗怒，以御砚掷之，恩以首承之，不中，推扑其几；恩脱帽解带于御前，号哭不起。宪宗命左右扶出，恩谓锦衣官曰："若等谄事梁方，合谋倾俊，俊死，若等不得独生。"宪宗不得已解俊狱。刘瑾以宝石媚上，恩讽兵书俞子俊谏之，俞谢不敢；恩叹曰："吾固知外延无人也。"宪宗崩，得疏一箧，皆房中术，悉署臣安进。恩袖至阁下，示安曰："是大臣所为乎？"安惭汗不能出一语。科道劾安，恩持疏召安读之，安跪而起，起而复跪，恩摘其牙牌曰："请出矣。"贤者二涓人，而可以阉寺概论？(《说郛》)

刘公大夏善知人，自两广来，经某所，总帅毛伦谒公舟中，拜起，涕泗不已。公曰："奸人之雄也。"竟公任，摈弗用，后果附逆瑾。成肃归至某所，遇都御史某，见其驺从服食之盛。公曰："富贵之徒也，必不善。"其后卒如其言。(《玉堂重语》)

每朝罢，百官侍侧，独宣刘大夏循御陛旁以上，讲论移时，诸僚咸啧啧称赏，而大臣多不悦之。三学士或于阁门伺公出，问上所言。尝有朝士赋诗曰："当时密语人不知，左右惟闻至尊羡。"盖纪实也。(同上)

正德大盗赵某，破彰德之武安县，集师儒于明伦堂讲书，及《易》之飞龙在天，问是何意？一士曰："此正大王今日应天顺人之谓也。"大悦，赠百金。赵原是河南增广生，避刘六刘七等盗于水中，以物覆头。盗系其妻去，大怒，出水夺盗刀，击杀数十人，夺妻返。群盗壮之，重得之，知为赵素有英声，因拥为帅，以是多奇筴，兵益强。尝有诗曰："秦庭有剑诛高马，汉室无人问丙牛。"盗固不足盗，而其语亦有刺。(《近代纪闻》)

长芦盐运司斗山刘公绎，总理辽东粮储，兼屯种。刘瑾初擅权政，急于贪，或告瑾曰："文官富有，惟边郡耳。"瑾明言指意，而公弗从。瑾怒，械至京师，枷号示众。时枷重法严，昼守监守，虽亲友莫敢近枷者，多十日余即死，独公枷月余不死。时公同郡王姓者，以死侍侧，日夕不离。公曰："我死其职分也，如君何？"王终不去。方枷时有黄冠者至公邸，遗家人药一丸，每日剥一分服，尽则难脱。是日公梦仙人自霄下以一丸药纳口中，觉而口尚有药香。监守者俱言见老人送药，忽不见。于是宣闻九市，上达朝堂；西麓张太宰乘此异言之，公得释为民。后太宰又言宜起用，以示公道，遂授监察御史；未几瑾败，朝野称为铁汉。(《见闻录》)

康对山以救李崆岗见刘瑾，遂蒙清议，瑾败，坐落职为民。既罢免，以山水声妓自娱，闲住乐府小吟，使二青衣被之纮索，歌以侑觞。西登吴岳，北涉九嵕，南访经台紫阁，东至太华中条，停骖命酒，歌其所制感慨之词，飘然欲仙。居恒征歌撰妓，穷日落月。尝生日邀名妓百人为百年会酒阑各书小令一阕，命送诸王邸曰："此差胜锦缠头也。"杨侍郎廷仪过浒西，留饮甚欢，自起弹琵琶劝酒。杨言家兄在内阁殊想念，何不以尺书通问？对山怒掷琵琶撞之，杨走，追而骂曰："吾岂效王维假作伶人，借琵琶讨官做耶？"归田三十余年，其殁也以山人巾服殓，遗囊萧然，大小鼓却有三百副，风致殊可思(《列朝诗集》)。

刘太常介继娶妻艳，冢宰张彩欲夺之。乃问介曰："我有所求，肯从我，始言之。"介曰："一身之外，皆可奉公。"彩曰："我所求者，嫂也，敢谢诺？"少顷舆归。(《续笔乘》)

武宗阅天文书星名注张，又作汪张，下问钦天监及史馆皆莫知。杨慎曰"注张，柳星也。"历引《周礼》《史》《汉书》以证。湖广土官水尽源通塌平长官司入贡，同官疑为三地名，慎复曰："此六字地名也。"取大明官制证之。嘉靖癸未，修《武宗实录》，总裁二阁老尽取藁草属刊定焉。甲申七月，两上议大礼疏，率诸臣撼奉天门大哭，廷杖者再毙而复苏，谪戍云南永昌衡，投荒三十余年，卒于戍，年七十有二。用修在滇世宗意不能忘，每问杨慎云何？阁臣以老病对，乃稍解。用修闻之，盖自放，尝醉胡粉涂面，作双丫髻插花，门生舁之诸妓奉觞，游行城市。诸士苗以精白绫作裓，遗诸妓服之，酒闲乞书，醉墨淋漓，诸苗辄購归，装演成卷。尝语人曰："老颠非欲裂风景，聊以耗壮心，遣余年耳。"著述最富，诗文集之外，凡百余种，盛行于世。(《列朝集》)

蒋司空瑶为扬守，江彬辈恶其无货贿。一日上捕得大鲤，谋所鬻者，左右遂以中公，上乃呼而属之。公归，括女衣并首饰数事，蒲伏而进曰："鱼有值矣，他无所取，惟妻女衣装在焉，臣死罪，臣死罪。"上熟睨之曰："汝真酸子耶？吾无须此，亟持归，鱼不取值矣。"(《天中记》)

正德己巳，姜荣自工部主事考察，例调瑞州。署印时适华林贼来攻城，姜仓卒付妾窦氏印，亟出集兵捍贼，势不敌，逸去。贼突入求姜弗得，以刃伤姜妻，窦氏哀求救而免，因执窦。窦先藏印水池中，既被缚以行。高安盛豹一父子时亦在难，窦谓贼曰："盛家子在，可遣其父报令赎我。"贼如其言，窦密与盛曰："我不死，以印未白也，今在池中，归幸言之，我死矣。"比至花坞乡，遇道旁，共给贼以渴就饮，遂投而死，诏旌曰贞烈。(《客中闲集》)

立石于府州县甬道中，作亭覆之，名曰戒石，镌二大字于其前。其阴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此盖作于蜀王孟昶，其文尚多，乃宋太祖删，今府邑堂前改为禁革火耗碑亭。(同上)

宸濠令一士诈为羽客，往说韩副使邦奇，假以所绘松请题。韩为诗曰："劲节贞心本自奇，四时常见绿猗猗；笑他江上桃花树，为放春光两三枝。"士喻意，不敢言而退。(《尧山外纪》)

杨明先生筮仕刑曹，适轮提牢睹诸史豢豕，恻然恚曰："夫四以罪系者，犹然饭之，此朝廷好生浩荡恩也。若曹乃取以豢豕，是率兽食人食也。"群吏请曰："相沿例也，亦堂卿所知。"先生曰："岂有是哉？"遂令屠豕分给诸囚，至今不复豢豕云。后同里有官刑部，语及其事者，先生颦蹙曰："此余少年不学，兹闻之尚有余惭，子乃以为美谈耶？"其人未达曰："上宣朝廷之德意，下轸囹圄之罪人，至德事也。先生顾深悔之，以为罪过何也？"曰："当日凭一时意见，揭揭然为此，置堂卿于何地耶？只此便不仁矣。"(《座右编》)

王文成既平宸濠，奸党嫉其功，复营内旨，领京边军，讨宸濠余党。时阳明受命巡抚江南，许泰等领京边军万余人，在南昌剿捕余贼。给事中祝续、御史章纶随军纪验，望风附会，肆为飞语。北军日暮，呼守仁名嫚骂，或冲道启衅。守仁略不为动，务待以礼，预遣官于市人，移家于乡而以老羸应门。始欲犒赏北军，泰等预禁之，勿令受。阳明给示内外，述北军离家苦楚，居民当致主客礼。每出遇北军丧，必停车问故，厚与之榇，嗟叹乃去。久之，北军咸曰："王都堂待我有礼，我安得犯之？"会冬至时，新经濠乱，民间哭亡酬酒，声闻不绝，北军无不思家泣下求归者。泰日挟所长，较射教场，江西官军射多不中，泰乃强守仁。守仁故不得已应之，乃三发三中，每一中北军在旁，同声踊跃。泰不乐而罢，且曰"吾军亦皆附彼耶?"遂班师。(《野编》)

兴献王在邸，雅重文士，有朝者辄令见肃宗。毛御史伯温朝时，亦获见，毛以手抚弄肃宗首与额，且曰："相貌良雅秀。"时年十一，退屏后，愤然不平。比正位，尝以问内侍曰："何御史大如此?"或对曰："彼以代巡为职，故敢为傲肆。"上因是渐以裁抑御史为念。(《尧山堂外纪》)

庆成王生一百子，俱长成，自长子袭封外，余九十九人，并封镇国将军；每会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识。(《皇朝盛事》)

夏言用事久，家富贵，高莞雕题，广囿曲池之胜，媵侍便辟，及音声人部，皆选，服御膳羞，如王公故事，阁臣日给酒馔。当会食，言与嵩共事二载，言不食上官，俱家所携酒肴甚丰饫，什器皆用金。与嵩日对案，嵩自食大官供，寥寥草具，各自为馔。(《玉堂丛语》)

许九杞名相卿，海盐人，为礼垣，以敢谏肥遁，最为夏文愍所重。文愍召起，道经嘉禾，以书致九杞与决进止；于时藩臬郡县，舣舟祗候，道相望也。九杞葛巾荔带，刺一小舫，诣夏，夏问九杞仆此出何如? 许不答，第言可惜李长源，却受观察判官。夏公正襟起谢曰："便当疏辞，以奉明教。"须臾挝鼓回帆，顾诸祗候，一时星散去；夏抚然，遂不果辞，卒及于难。(《海盐县图径》)

光州刘绘字子素，在省垣，抗疏论贵溪用事，上是之。贵溪度无以难，乃遣客李宝以相率来说，子素怒捽宝柱下。已而从给舍寿贵溪，贵溪手玉碗行酒，子素挥其碗碎地，客尽惊出，明日疏言十罪不报。六月朔昼晦，上大恐，问天官主何占? 子素引《汉书》对，请去贵以塞天怒，明日遂逐贵溪。(《列朝诗集》)

严相谓华亭公，吾平生为贵溪所狼藉，不可胜数，而最不堪者三事：其一大宗伯时，贵溪为首揆，俱在直。欲置酒延贵溪者数矣，多不许。间许，至前一日而后辞，则所征集方物，红羊貔狸消熊栈鹿之类，俱付之乌有。一上候直出，乃敢启齿。又次揆诸城为怂恿，则曰："吾以某日赴自阁出即造公，不过家矣。"至日诸城为先憩西朝房以俟，乃贵溪复过家，寝于他姬所，薄暮始至，就坐进酒三勺一汤，略沾唇而已。忽傲然起，长揖命舆，诸城亦不敢后，三人竟不交一言。(《玉堂丛语》)

严嵩溺爱其子，诸曹以事白，初尚曰："与小儿语。"至后，曰"与东楼语"。东楼，世蕃别号也。(《野编》)

严嵩当国时，朝贵相款，即就相宅设筵，及时但请出把杯耳。一日相出少坐，即以倦退曰："世蕃陪客。"蕃怒，瞠目周视，复入曰："闭门。"其时门即下钥，凡堂中诸有，悉撤如扫；诸公无可为计，据地达旦。一日蕃谓某尚书曰："某马、某伏地候乘。"又某郎中亦其狎客也，即伏上马杌，蕃因践而乘之，行数步，蕃亦呼作某狗。然世蕃才绝敏，谙熟国朝典故，边事机官，诸事务轻重，非世蕃处分，莫当上旨，亦实出上命，故君父皆倚以为重，宠日盛而势益张。(《耳谈》)

阁老严嵩得痔疾，肃宗赐红柿疗之，其谢启有曰："草木何知，允执乾坤之长养，桑榆有幸，长承天日之光辉。伏愿于万斯年，比蟠桃而献寿，克昌厥后，立瓜瓞以宜男。"(《水南翰记》)

严分宜父子溺器，皆用金银铸妇人。而空其中，粉面彩衣，以阴受溺。(《笑史》)

严世蕃吐唾皆美婢以口盛之，方发声，婢口已巧就，谓曰香唾盂。(同上)

严氏籍没，郡司奉台使檄往，见榻下堆弃新白绫汗巾无数，不省其故，袖其一出，以咨众。有知者掩口曰："此秽巾，每与妇人合，辄弃其一，岁终数之，为淫筹焉。"(同上)

尚书王天华取媚世蕃，用锦罽织成点位曰："双陆图。"别饰美人三十二，衣装缁素各半，曰"肉双陆"以进。每对打，美人闻声，该在某点位，则自趋站之。(同上)

沈练字钝甫，与陈鸣埜徐又长为意气交，以劾严嵩为杨顺诬陷。纯甫雄于文，下笔辄万言，作筹边贼，吊死战诸将文，及纪事诸诗，尤愤懑。顺既杀纯甫，榜示边塞，有藏沈氏遗文片纸，按捕抵罪。诸生武崇文敛纯甫遗稿，将焚之，忽中恶仆地，恍忽见纯甫峨冠绯衣剑叱之，惧而瘗之后圃。事白后，穴地出之，以授其子。今所传《鸣剑集》《兵书》亦续诸编也。(《列朝诗集》)

严分宜当国，家人永年专为世蕃过钱，号曰鹤坡，无不称鹤坡者。一御史与之称义兄弟，而九卿给事，御史投刺，十盖一二。至江陵当国，而家人子游七司其出纳，号曰楚滨，无不称楚滨者。翰林一大僚为记以赠之，有二给事与之通婚，购翰林诸公赠诗及文，而九卿给事，御史投刺，十至四五矣。彻候缇帅延饮，必上坐，衣冠跃马，洋洋长安中，势尤可畏。后事败，一坐绞，一坐斩。(《觚不觚录》)

分宜严相，以正月二十八日诞，刘巨塘令宜春，入觐时，随众往祝，祝后严相倦，其子世蕃令门者且阖门，刘公不得出。有严辛者，严相纪纲仆也，导刘公往，间道过其私居，留刘公饭馔已，辛曰："他日望台下垂目。"刘公曰："汝主正当隆赫，乌用垂目为也?"辛曰："日不常午，愿台下毋忘今日之托。"不数年，严相果大败，且

死，刘公适守袁州，辛方以赃二万滞狱，刘公忆昔语，且悯其知己，为减去赃若干，始得出狱从戍。（《稗史》）

丹徒靳文僖卒时，继夫人年未三十，比老，有司以其孙为严氏客，为之奏请旌典，事下礼部。礼部书吴山曰："妇人节旌□也，第今甲所载诸旌典，原为匹夫匹妇发潜德之光，若士大夫家，何人不当为节□孝顺者？文僖公身为鼎臣，夫人已生受殊封，奈何与匹夫匹妇争宠灵乎？"执寝之。大学士徐阶亦以为言，山正色曰："相公亦虑阁老夫人再醮耶？"阶语塞。时分宜之子，阴执朝权，尚书唯唯听命，第不敢犯山。有求嘱者，姑应之曰："俟他日老父自言之。"（《玉堂丛语》）

徐文长入京师，馆张宫谕元忭舍，宫谕悛悛引礼法，久之心不乐，时大言曰："吾杀人当死，颈一茹刃耳，今乃碎磔吾肉。"遂病发弃归，键户不见一人，挟一犬与居，绝谷食者十年，人问之曰："吾啖之久，偶厌不食，无他也。"宫谕死，白衣往吊，抚棺大恸，不告姓名而去。诸子追及之，哭而拜诸涂，小垂手抚之，不出一语，十年裁此一出耳。（《列朝诗集》）

《袁中郎集》云："一夕坐陶太史楼，随意抽架上书，得《阙编》诗一帙，恶楮毛书，烟煤败黑，微有字形。稍就灯间读之，读未数首，不觉惊跃，急呼周望《阙编》何人作者，今耶古耶？周望曰：'此吾乡徐文长书也。'两人跃起，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僮仆睡者皆惊起。"盖不佞生三十年，而始知海内有文长先生，噫！是何相识之晚也？因以所闻于越人士者，略为次第，为《徐文长传》。（《瓶花斋集》）

肃宗阅海忠介瑞疏，时喜时怒，批云："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中国之人不言而海外之人言之，忠哉忠哉！"又批云："这畜有比干之忠：但朕非纣也。"留中者久之，后有所激，下阁票旨；徐阶拟以毁谤君父，决不待时，传首天下。严讷力争，乃改拟秋后处决，上从之。是岁以圣寿六衮停刑，至冬宴驾，忠介得免。（《林居漫录》）

忠介在狱，自分必死，肃宗宴驾，提牢主事某，设馔款之，海食饮逾常。主事曰："先生何欢之甚？"海曰："久知狱中例，将死必饯，欲醉饱而死焉。"主事曰："莫误莫误！宫中昨日云云。"海闻之即痛哭擗踊，饮食尽吐。（《苏谭》）

李纲初授御史，升太仆卿，尝过苏州，盗夺其箧问隶曰："李少卿耶？是无钱者。"掷箧而去。（《臣鉴录》）

张居正丧父，巡抚缞服往吊，自途中号哭，抵丧次曰："死了老太师，何不死了小子？"涕泪沾衣。严分宜当国，附者认为干儿，寿日令其内子往严氏助厨，至被世蕃拊肩呼嫂，亦不为羞。（《座右编》）

居正奔丧归，所坐步辇，则真定守钱普创以供奉者，前为重轩，后寝室，以便偃息。傍翼两庑，庑内童子左右侍，为挥箑炷香。凡用卒三十二舁之，始所过州邑邮，牙盘上食，水陆过百品，居正犹以为无下箸处，而真守燕锡人，独能为吴。居正甘之曰："吾行路至此，仅得一饱餐。"此语闻于是，吴中之善为庖者，召募殆尽。（《野编》）

居正奉旨归葬，所经由藩臬守巡迓而跪者，十之五六。居正意未慊，檄使持庭参吏部尚书礼，至是无不长跪者。台使越界趋迎毕，即身为前驱，约束吏卒，干陬饬厨博。（《玉堂丛语》）

居正母怯渡江，楚抚于其归，先排列艨艟，上覆以板，往来若平地。两傍栽参天桃柳，月下灯照前后，居正母舆中竟不知渡江也。（《南虹笔记》）

湖广巡按朱瑾吾为居正建三诏亭，居正作书辞之曰："吾生平学在师心，不期人知，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弗计。况欲侈恩锡宠，以夸耀流俗乎？且盛衰荣悴理之道，汉时异势殊，陵谷迁变，高台倾，曲池平，虽吾宅第，且不能守，何有于亭？数十年后，此不过十里铺前一接官驿耳，乌睹所为三诏者乎？"此书有才有识，故能担荷宇宙，勿徒以权臣相拟。（《苏谭》）。

居正方专国，从容问其叔，公车中颇知有雄骏君子晁贾才人者乎？曰："无逾于汤沈两生者矣。"居正将以鼎甲畀其子，罗海内名士以张之，命诸郎因其叔延致两生。汤义仍独谢勿往，而沈君典遂与居正子懋修偕及第。又六年癸未，汤与吴门蒲州二相子，同举进士；相使其子召至门下，亦谢弗往也。除南大常博士，后以劾政府，谪典史。（《列朝诗集》）

居正未第时，极为僚王所眷，甫释褐还卿谒王，王置酒款洽，遇之甚优。尝从酒次更衣，讶居正绨敝，默然久之。私戒尚衣宫监，程其短长，出缯锦制袍二袭，纱縠称是，篝灯夜成，且走骑奴遗之。居正酒醒衣至，试之不失尺寸，惊喜过望，趋赴邸，顿首谢王曰："琐琐何烦主臣？"未几而居正掌国，反日夜思齮龁王，而未有间，尝以书抵所知者云："荆国主终不可留。"寻祸作。（《说郛》）

嘉隆间讲学盛行，楚人颜山农谓贪财好色皆性生，天机所发，不可阏之，第弗留滞胸中而已。门人罗汝芳成进士，戒且弗庭对，罗不从。明年遇之淮上，笞之十五，挟以游，罗唯唯惟命。后至南都，以挟诈人财，事发捕之，官笞五十不哀祈，困囹圄且死。罗力救之，得出，出则大骂不已，谓狱我者尚知我，而汝不知我，罗亦唯

唯。(《朝野异闻》)

何心隐者,其才高于颜山农,而狠幻过之。尝言:"天地一杀机也,尧不能杀舜,舜不能杀禹,故以天下让,汤武能杀桀纣,故得天下。"少尝师事山农,山农有例,师事之者,必先殴三拳,而后拜受。心隐既事山农,察其所行,意甚悔。一日值山农之淫人村妇也,匿隐处,俟其出而扼之,亦殴三拳,使拜,削弟子籍。颜谪戍归,八十余尚无恙,何竟为张居正所杀。居正未相时,访耿御史,坐席未暖而去;何从屏后窥见,便谓此人能杀我。(《辨学遗编》)

刘球学士,以避难隐居姚江数载,从学者日众,名始闻。当涂以其异党也,廉得之,竟置于法。有成器先生者,姚江名儒也,特悯其忠,为作文以祭之。登灵绪山望空而哭者三,祭毕辄书祭文数通,分呈藩臬,迹其所为,若谢翱王炎午之于文天祥,皆非有为为之者。后数年而球之子佥事钉以提学至,造其庐拜之,执子弟礼甚恭,至今山上祭忠台在焉。(《莘野纂闻》)

万历中,楚宗人讦奏其王业,奉旨处分矣。王备物谢恩,因谢当事者,宗人欲申前说。三十二年闰九月三日,相率过汉阳府公馆,夺其私书,并解京银四扛镘焉。本府问城黄典史,走报分巡道。分巡副使周应治,鄞人也,怆惶请于赵巡抚可怀带领军人,捕焚其书,捉获宗人三十余人,裸其体,加桔梏而鸣金鼓,以入于会城。诸宗人见之愤甚,初五日麇至抚院,遇应治并学院窦某,共击之。应治窜伏赵内衙之神橱,赵出谕,语复不伦,登时打死碎尸,应治乘间弃敕印逃。事闻,狱具,斩二人,赐死五人,余炎锢。(《太白剑》)

是年七月,布政使门首桃树开花,闰九月初三,地震千里,自东北达西北。廿三日川省城天鼓大鸣,复大雨。

润州丁几督广东学政,渡江有司具牲醴请祀水神。公笑曰:"舟乎或沉或浮,神何预焉?"至中流风浪作,而舟覆,李梦阳督江西学政,渡江,有司亦有此请。公怒命从者缚神投诸江,且曰:"水神而投诸水,得其所哉!"竟无恙。(《中洮野录》)

许文穆公典己丑试,聚登榜者于射所戒厉之,既至,拜谒文穆大言曰:"中后索赏,赌者必多,分毫皆不可与;即如我长班轿上门上,一切拒之。从我言者,为好门生,不从者反是;我密行体访,定人品高下。"(《涌幢小品》)

万历三十三年八月,金陵旱,西门外见蓝厂内铜殿一座,询之云:"是陈太后敕四川造三座,一送峨嵋,二送南海,三送五台。峨嵋已完,此送南海者,因装至京,被抚院阻留在此,恐海上倭寇闻风,伺隙难防,除议请旨,今改送句容华山矣。"其殿高一丈六尺,深阔各一丈二尺,周围皆菱花,窗格秀丽可爱。又于本厂内起炉,铸一座,送五台,各料将完,匠工俱是川人,问每座价值若干?云:"三座约费十五万。"崇祯末有扛大佛数座入京者,至彰义门门军阻之,检验,每佛身中藏一大铜炮。(《先曾祖日记》)

武清伯李伟,慈圣李太后之父,起自瓦匠,骤贵,请乞无厌。一日慈圣赐一箧,封职甚固,疑是重宝,开视,则瓦匠所用泥水刀也,嗣后敛戢。(《览莼微言》)

文天祥有黄冠故乡之言,王积翁欲合宋宦等十人,请释天祥为道士。留梦炎不可云:"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辈十人于何地?"事遂已,而天祥终有柴市之殉。孔公天胤曰:"两浙有梦炎,两浙之羞也。"盖梦炎衢州人,与天祥俱宋状元,而不同如此。历明代数百年,凡留氏子姓赴考,责令书一呈结曰:"并非留梦炎子孙,方许入试。"(《汇书二编》)

王文成之曾孙王先进袭爵后无子,应立其次弟先达之子业宏。王司马业浩者,文成父,鼎元华之后也,主异议,另推先通为嗣。盖文长长子正亿有二子,先通乃其次子之后,业浩诡称先达为乞养,非王氏,故业宏不得立,又遍贿五府诸公候,竟以先通嗣。业宏不平,上书忿争下狱。后国变,先通被杀,业宏乃以免。(《绥寇纪略》)

明熹宗天性极巧,癖爱木工,手操斧斫,营建栋宇,即大匠不能及。又好髹漆器皿,朝夕修制,不惮烦劳;学造作得意时,解衣盘砖,非素宠幸,不得窥视。或有急切本章,令左右读之,一边手执斤削,一边侧耳注听。读奏毕,命曰:"你们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下移。"(《苏谭》)

天启六年,南京太监二十四衙门,与北京太监魏忠贤立有生祠,在后宰门,兴善寺傍。其祠大三间,有魏珰真容三副,正间一副,画朝衣端坐,两傍小内竖执圆扇牙笏。又木刻魏珰一像,坐正间。其左间一副,画金盔金甲端坐,两傍皆武将,执枪剑侍立。其右间画方中行衣,端坐,两傍皆小内官恭候。其丹墀之左,立一大石碑,道魏珰出身人宫始末。丹墀之右,立一大石碑,述魏珰扶幼主功业,节省南京进贡解物钱粮若干,其文乃杭州一廪生撰书。外有仪门头,仍未造完,所费何止以万计。天启四年创立,至四年尚未完工。(《先曾祖日记》)

万历戊戌科进士王绍徽陕西咸宁人,为魏忠贤干儿,官至吏部尚书。进退一人,必禀命于忠贤,时称王媳妇;常照《点将录》,倾害东林诸君子。忠贤阅其书叹曰:"王尚书斌媚如闺人,今笔挟风霜乃尔!真吾家之

珍也!"愈亲爱之。其称东林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户部尚书李三才,总兵都头领天魁星呼保义大学士叶向高,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书赵南星,掌管机密军师天机星智多星右谕德缪昌期,天闲星入龙云左都御史高攀龙,协同参赞军务头领地魁星神机军师礼部员外顾大章,掌管钱粮头领天富星扑天鹏礼部主事贺烺,地狗星金毛犬尚宝司少卿黄下宾,正先锋天杀星黑旋风吏部都给事中魏大中,左右先锋地飞星八臂哪吒吏部郎中邹维琏,地走星飞天大圣浙江道御史房可壮,五虎将天勇星大刀手左副都御史杨琏,天勇星豹子头左佥都御史左光斗,天猛星霹雳火大理寺少卿惠世扬,天威星双鞭手浙江道御史袁化中,天立星双枪将太仆寺少卿周朝瑞。又有马军八骠骑,大将八员,走探声息,走报机密。头领一员。行文走檄,调兵遣将,头领一员。掌管行刑,刽子手头领二员。巡视城垣头领一员。定公赏罚,政司头领二员。考算钱粮,支出纳人头领一员。分守江南泛地水军头领八员。守护中军头领十二员。四方打听邀接来宾头领八员。专守帅字旗头领一员。马军头领二十员。步军头领二十七员等名色。所列如李应升、蒋允仪、解学龙、吴尔成、孙慎行、陈于庭、钱谦益、文震孟、方震孺、徐宪卿、郑三俊、毛士龙、夏嘉遇、周顺昌、何士晋、赵时用等人,皆南直人也。一时更有《东林朋党录》、《东林同志录》、《东林籍贯录》。群小同心排挤正士,不遗余力。(《遣愁集》)

忠贤盛时,一测字者来京,喧传甚验,乃易服潜往叩休咎,因书一囚字与推。其人即顿首称奇,诘其何意?曰:"国内一人也。"忠贤骇服,以为神异,厚犒而别。乃私语人曰:"目下虽好,只是结局不佳。"叩其何说?曰:"一人悬在中间,将来必要吊死,四面俱无着落,家业自然荡尽。"后果应。(同上)

五人墓事,世艳传。时至江阴,逮李侍御应升,开读时,亦有垂髫少年十人,各挟短棒,直呼入宪署,杀逆珰校尉,诸尉踉跄越墙奔窜。一卖蔗童子十余岁抚髀曰:"我恨极矣!"遂从一肥尉后,举削蔗刀脔其片肉,掷以饲狗。(《贞胜编》)

苏州逮周公顺昌,民变,击毙校尉。后苏民倡议天启无道,互戒天启钱不用,各州府县皆和其说,将天启钱积下。后传至京中各省,直出示晓谕,钱乃复行,私禁凡十阅月。(《先曾祖日记》)

天启七年三月,歙县岩寺街民变。因工部吕下问要吴百昌家属扳报各亲,代完钦赃,激变市民万余,奔郡城,将察院内下间新造楼屋折烧。下问撞破后墙,带家眷走入库厅衙内,府县官出示安民。后许志吉代任,更酷于下问,志吉文穆孙,至今有余愧云。(同上)

杨琏入狱时,度不免,啮指血草草千言,冀以尸谏,埋卧所,为许显纯所发,付之火。(《吴次尾集》)

顾裕愍公大章以珰祸,与杨忠烈公琏同下镇抚狱。每被拷掠,裕愍切齿不发声;忠烈大呼太祖高皇帝,一拷辄一呼。裕愍未死前数日,右手大食指,指尚存,捏笔作书曰:"吾以五十死,犹胜死耆寿而无子者;吾以不详死,犹胜死牖下而无闻者。吾诗有故作风波翻世界,长留日月照人心之句,可以为吾祠堂中联。"既被难,以血布衫裹拶落八指,寄归。裕愍与弟大诏孪生,貌相当,父母不能辨。既长,一成进士,官部曹,一第第,穷经著书。(《木斋新编》)

京师大盗朱国臣,其党为刘炜刘大刘二刘三等十人。一日命其妻大作炊,供夜半之食,党集而其妻睡失炊,怒笞之,逸出东市,遇夜巡把总,讯之故,反诘云:"尔为何官?"曰:"吾夜巡把总也。"曰:"夜巡获盗首功,当升何官?"答曰:"有功升钦依,或参将。"曰:"吾语尔,吾家堂子胡同有强盗十人,可往擒之,然须养吾终身耳。"把总诺之,果获十人,无脱者,下法司俱服。而朱国臣云:"我等擒,京师清矣,夜户可无闭矣,且吾告若,凡讯狱,不可不慎。如石驸马街周皇亲之杀,乃我也,而坐使女萧荷花,凌迟家人斩,岂不冤乎?李皇亲朝房人亦我杀,其婢与仆弃首饰于道,而坐拾遗人以死,又一冤也。今吾不言,谁复为鸣之者?"于是法司追问所治荷花狱者,而免侍郎翁大立为民,谪郎中徐一忠于外云。(《职小编》)

一中贵夜巡,忽闻冢中人声,盖既瘗而苏者,发之,得一女子,云:"为某翰林第七姬侍儿,遭鞭扑将毙,复置水上冻一夕,乃死。"事闻,翰林自引过,如魏丞相,上怒,罢其官。(《太白剑》)

绩溪民李世选,韩国善长十世孙也。当高帝时,驸马都尉李祺坐父罪死,其子盛庆,临安公主出也,贬绩溪为民。主号泣上前,上赐以手书,龙封许二百十六年,执此见主,复其故爵。故世选于崇祯初年具奏,上亲加辨验,以敕中胡惟庸为容,李祺为棋。且善长死于二十三年五月乙卯,此敕云仲春,与《实录》及《好党录》事迹不合。世选下狱论辟者十年,刑科李清请宥之,乃释。按其龙封纸墨,钳记严重久远,非民间仓卒所能为,岂高皇聊塞主请,故为错误,以开疑案,其真伪卒莫能辨也。司寇郑三俊批其牍曰:"若善长之功,虽百世宥之可也。"科臣清服其言为至当。初谳此狱者,援妄假敕书律,世选长系论长,无论功臣将相,公主肺腑之谓何?呜呼过矣!(《绥冠未刻编》)

刘鼎元理顺李会元青,皆以夜禁,为内珰逻者所持,扑刘五扳,扑李十五板。李归寓忿极,遂绝;时省元陈组绶闻讣,往哭之,归而亦绝。(《雪庐焚余稿》)

中官握政本，乱天下者，无甚于王振刘瑾魏忠贤，其事权绝相类。振在枢管最久，其横恶，至乙丑丙寅以后而极，己巳屠裂于土木。瑾以丙寅流毒，庚午剐于燕市，家族皆诛夷籍没。忠贤肆凶，亦乙丑丙寅为极，而即伏诛，自缢于下卯，仍戮尸籍没。瑾相去一甲子，忠贤之去瑾，则再甲子也。（《贞信编》）

崇祯年，枚下阁臣，一时大僚及台谏，相搆不休，其不得与会推者，因造为二十四气之目，以摇惑中外。其曰二十四气者：杀气吴甡，棍气孙晋，戾气金光宸，阴气章正宸，妖气吴昌时，淫气倪元璐，瘴气王锡衮，时气黄景昉，膻气马嘉植，贼气杨枝起，悔气王士镕，霸气倪仁桢，疝气周仲琏，粪气房之祺，痰气沈维炳，毒气姚思孝，逆气贺王盛，臭气房可壮，望气吴维业，杂气冯元飚，浊气袁恺，油气徐沂，秽气瞿式耜，月气钱元悫：各有诨号，中间贤不肖参杂。其指为淫气逆气油气秽气者，其后皆死国难。（《两朝识小录》）

左宁南侯良玉辽东人也，起军校，以功官都司。初以苦贫，劫锦州军装，坐法当斩。适有丘磊者与同犯，愿独认之，良玉得免死。既失官，久之无聊，乃走昌平军门求事司徒公。司徒公尝役使之，命以行酒。冬至宴上陵，朝官，良玉夜大醉，失四金卮，且日谒司徒公请罪。司徒公曰："若七尺躯，岂任典客？或吾向误若，非若罪也。"会大陵河围急，诏下昌平军赴救，榆林人尤世威者为总兵官，入见司徒公曰："大陵当天下劲兵处，围不易解，世威当行，今既以护陵不可，公且遣将，谁当往者？中军将王国靖书生也，左右将军，更不可任。"司徒公曰："然则谁可？"世威曰："独良玉可耳。顾良玉方为走卒，奈何帅诸将？"司徒公曰："良玉诚任此，吾独不能重良玉乎？"即夜遣世威前谕意。漏下四鼓，司徒公竟自诣良玉邸舍请焉。良玉初闻世威往，以为捕之，绕床语曰："得非丘磊事露耶？"走匿床下。世威排关呼曰："左将军富贵至矣！速命酒饮我。"引出而谕以故，良玉失色战栗，立移时乃定，跪世威前。世威且跪且掖起之，而司徒公至，乃面与期，诘旦会辕门，大集诸将，以金三千两，送良玉行，赐之卮酒三，令箭一曰："三卮酒者，以三军属将军也，令箭如吾自行。诸将士勉听左将军令，左将军今已为副将军，位诸将上，吾拜官疏，夜即发矣。"良玉既出，而以首叩辕门墀下曰："此行倘不建功，当自刎其头。"已而果连战松山杏山下，录捷功第一，遂为总兵官。良玉自起谪校，至总兵，首尾仅岁余，年三十二。（《壮悔堂文集》）

弘光三月甲申，太子来自金华，遣内使持御札召至，闻者争赴。明日有旨禁私谒，中夜移人内，己丑乃命会审于大明门。杨维垣飏言谓驸马王昺侄孙王之明貌相类，因而误传。辛卯于吴门外复审，马士英复疏，其疑似甚多，左都李沾唤王之明不应，诘之。乃大声曰："何不呼明之王？"沾喝上拶，太子号呼皇天列帝，声彻内庭，传谕放拶，发镇抚司。有无名子题于皇城，有"海上扶苏原未死，狱中病已又奚猜"之句。会御史陈言奏称民口籍籍，皆言诸臣欲绝先帝血胤，因得温旨，着好生护养，弗轻用刑，以招民谤，乃得不死。（《遣愁集》）

弘光五月，时淮扬信绝，左良玉兵停留不下。马士英阮大铖等，乃日报捷音，百官进贺，以愚都人耳目。夜半有书联于长安门柱云："福人沉醉不醒，全凭马上胡诌；幕府凯歌已休，犹听阮中曲变。"（《遣愁集》）

辛酉岁，姑苏承天寺僧浚井，得一铁函，随上之。抚军张公国维启之甚轻，函内蜡封，封内纸裹悉启，乃宋德祐年郑鱼肖所藏诗文，所言皆亡国事，四百余年，始传之人间。（《座右编》）

家玉峰少宰巡抚浙江时，立志开杭州城河，方患无从觅旧径。忽得一秘册，细注某处石磡，某处土岸，某处几丈尺，折而东西，了如指掌，按图指示，折毁豪家侵占房屋，河遂浚开，若得神助。

关夫子庙独显京师正阳门者，以门下宸居，近左宗庙右社稷之间。朝廷岁一命祀，万国朝者退必谒，辐辏者至，必祇祷也。祀典岁五月十三日，祭汉前将军关某，先十日，太常寺题遣本寺堂上官行礼。凡国有大灾，祭告之。万历四十三年十月十一日，司礼监太监李思赍捧九旒冠，玉带龙袍，金牌牌书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于正阳门祠建醮三日，颁知天下。然太常祭祠，则仍旧称。史官焦竑曰："称汉前将军侯吉也。"天启四年七月，礼部覆题，得旨祭姑称帝。先是成祖北征木雅失礼、费阔□海，至斡难河，击败阿鲁台军前，每见沙浃雾霭中有神，前我军驱其中，袍刀仗貌色髻影，果然关公也，独所跨白马。师还燕市，先传车驾北发日，一居民所畜白马，晨出立庭中，不动不食，晡则喘汗定，乃食，回跸则止。事闻，乃敕崇祀祠，有修撰焦竑碑，庶吉士董其昌书之，祠签最灵，休咎一无爽者。（《京景物略》）

魏忠贤柄权，朝臣附之者，以为父，忠贤目曰干儿，都人作《百子图演义》，嘲之。其时献媚者，争为立祠，自永恩祠一倡，而怀仁，崇仁，隆仁，彰德，显德，怀德，召德，茂德，戴德，瞻德，崇功，报功，元功，旌功，崇勋，茂勋，表勋，感恩，祝恩，瞻恩，德声，鸿惠，隆禧，内而中官，外而封疆大吏，丹黄土木，偏于寰宇。至杭州建于关壮缪岳忠武两祠之间，而国子监生陆万龄请建祠于大学之侧，则无忌惮极矣！闻逆祠小像，有以沉檀塑者，眼耳口鼻手足，宛转一如生人，脏腑则以金玉珠宝，髻上空一穴，以四时花簪之，其献媚如是。（《两朝识小录》）

天启丁卯乡闱，闽人颜光衷茂猷兼举五经，成文三

十三首。外帘得之，以其文堪入彀，惜其违式，命止录《易经义》以进。吾乡祁世培彪佳取中，追墨卷入对，始知其兼五经也。甲戌会试，亦兼五经，大座主不敢自专，题疏上，特命中进士，故会录列其名于会元之前。及壬午之北闱，癸未之会闱，嘉兴谭筑岩贞良、慈溪冯眉仙元飏皆以兼五经具题，奉旨一体校阅，各与中式焉。予考之《闽书》漳州长泰县黄文史字廷实，晚号遁叟，颖悟博通。洪武二十二年应贡，庚午试南畿，五经题兼作，以违式取旨。太祖读其《天下一家论》，大见称异，御批特置第一，免会试，授刑部主事，此则兼五经而应试之始也。宋时郑侠之父晕同五经出身，大观二年，莆田黄泳以童子特赐五经及第。又孙奭中九经状元，真宗朝蔡齐字子思，亦中九经状元(《汇书》)。

国朝浙江查嗣韩福建林文英皆以丁卯京闱，五经兼作题准。戊辰、会试，均入史馆，后不为例。

崇祯朝所任五十相，即位初劾进者，多绌吏议，瓯卜者或滥廷推。蒲州(薛㷳)定国是而干略无闻，高阳(孙承宗)当岩关而密勿莫预，君心之所向，全在乎元年之枚卜，而宜兴调延乌程(温体仁)之衅起。宜兴初望止于一推君子，持之太过，体仁在上前，言多倾险。大臣宜以朝廷大体，从容争奏，俾体仁与钱谦益俱罢，主上未必不悟。乃冢臣王永光权谲两端，辅臣李标钱龙锡苦心引救，不能明言两人长短，故使体仁得行其说。由今思之，体仁用而天下乱，未必谦益用而天下治也。然谦益之为人也，才而疏，其才也可以有为，疏也亦易于偾败。体仁腹心阴沉，大有以过人，踪其所为，宜兴比而体仁未尝不私，武陵(杨嗣昌)欺而体仁未尝不诈，韩城(薛国观)鸷而体仁险恶过之。用事八年，致寇难日深，剿抚机宜尽失；其后之人踵得罪，而已独免，果操何说而得此？彼盖挟其机智，上以弥缝主心，中以诿避事任，下以锢遏言路，幸使名位全，身家固，而万事溃决不可收矣。语曰："日中必慧，操刀必割。"人主之芒刃，不可一日而顿也。自神主不视朝二十载，而天下之局，咸出宰相之与台谏以相持，宦寺乘之，以驯致崔魏之祸。追怀宗诛锄大奸，虚怀侧席；不幸老成忠厚，半磨灭于逆奄之手，新进蜂起，颇欲借正论，以挟持人主，而自诩功名。体仁乘帝之疑，持私说以险诐惑乱天下，杂然起，与之争。帝既信其孤立，又恐难于独任，则纵言者搏击以观之，冀得中收其用，而党祸遂不可解。举军国大计，无一关大臣小臣之心，间取得失功罪，搀而入于恩仇之中，俾主上为之彷徨疑误，莫适所从。兼以溷任事者之心，而抵于败，故曰国家之祸，宰相与台谏为之也。当宜兴乌程某执政草泽，易于湔除，两相漫不之省，宜兴去而寇患始棘；又经乌程之恋权偷责，让祸而不决策者累年，武陵受之，无所诿，以至于毙；则当国之解免，不待智者知其难。宜兴家居本佚乐，自以帝必思之，身闲既久，亦不得已于一出，中外知其必出，说以尽反乌程之所为。故其复相也，捐租起废，清狱肆赦，罢内操，及诸镇监军，欲以大收士大夫之志。然必取当世所急者，一为县官尽力，乃可身名两全；顾宜兴不知，为宜兴谋者，亦不知也。帝自念搰搰然焦劳宵旰而不效，姑取天下事付之宜兴，以小自弛易(延倚至京，上亲赐宴，退入宫欣欣喜色，曰还是他。故当时所请皆行○壬午元旦皇极殿朝贺毕，帝召阁前曰："古来圣帝明王皆崇师道，今日讲称先生犹存遗意。卿等即朕师也。"敬于正月端冕而未，圣躬转面而西向阁臣一揖，因曰："自古君臣志同道合，天下未有不治平者。"诸臣跪谢不敢当。帝曰："先生正是朕该敬的。"自此手诏皆称先生云)。朝士乐其宽而幸其专，争欲狎骊龙之睡，以行所欲；故虽中原糜溃，辄交口而诵相公，以拭目太平，宰相与台谏之势合，而变隙生矣。同宜兴再召者，有江夏贺逢圣(帝之允贺逢圣放也同周延儒陈演召见，赐坐德政殿。逢圣眷怀圣恩，忽放声大哭，已赐宴中极殿，逢圣复大哭，拜跪十数不止。帝命之出殿槛外行礼，絮哭不止，见者怪之以为不祥)淄川张至发，皆不久称病。谢德州升者，性溪刻，又以人言免，天下事一决于延儒。陈井研演，本与升同拜。晋江蒋德景黄景昉兴化吴甡，又以贺谢行后始入；甡故按秦抚晋，以剿抚流寇有功者也。癸未三月朔，承天告陷，帝痛念山陵，见阁臣而流涕，自咎失德，因责中外调度乖方，诸臣叩头谢。次日帝再召甡曰："杨嗣昌死后，督师无人，卿可往湖广督师图恢复！"甡曰："逆贼不道犯我陵园，臣何敢惜其死？愿陛下发劲旅，假便宜率之而南，必雪国愤。"退而上书，请兵三万人，进复襄阳承天，而兼顾南京，重根本，秦督师孙传庭宜出关合势图贼。帝览奏，殊不怿，御昭文阁，召甡前曰："先生奏用兵多三万人，岂易猝办？且南京去楚远，是退守也，讵是今日计耶？"甡顿首曰："左良玉跋扈不用命，阁部十檄之不至，豫督(侯向)是其旧帅，仅遣数十曰为卫而已。臣凭藉宠灵，不过阁部，良玉退居江汉，有甚河南，方勤内忧，遑御外侮。若臣有重兵在握，进可制强贼，退可驭骄帅，不则徒损威重万分何？盖南京高皇帝陵寝在焉。臣惩承天前事，丰芑是虞，出师南征，敢不兼顾，非退守也。"次辅陈演进曰："督师去，则督抚之兵皆其兵。"甡曰："臣之请兵，正以督抚无兵耳。秦督新集之众，不足仗，且辽缓几千里，势岂相反？豫督得良玉护从之卒数十，岂足言军？豫兵败于开封，新抚衰，疮痍亡散者二千，在河北楚兵承天新衄，诸将不知存亡，督抚何兵可为臣调度者乎？臣今日勉衔上命，提空名视师，仰面悍镇，束手待毙，计入境之日，必骑置急奏。臣待帷幄，望天颜尚不得请，况在行间万里外乎？兵者，国之大事，机宜一失，祸不忍言，臣敢惜余生，不以上告君父耶？"帝见其语切，为色动曰："先生言是，若一时难调发，其先将一万人从。"乃召兵部尚书张国维议，配以唐通兵七千，马料兵二千，京营兵一千，赐督师臣赏功银五万两；而于左良玉下特诏，出币金，专赐其军，从督师请也。唐通寻以西协留防，而国维寻与司农傅淑训俱得罪，上方简用大僚，于兵食重有所变更，督师儒次未发。帝一日召阁臣，出札示之曰："此秦督进兵疏也，卿等以为何如？"甡曰："兵

危事而传庭易言之，矜其勇气，刻日扫除，以约束未定之兵，当僄悍方张之寇，是役也，臣窃危之！"上曰："何也？"甡曰："传庭军资甲仗，皆敛之于民，秦父老怨刺骨，又不结以恩信，而驱不教之民以战，一往趋利，难以持久，信其间谋，恐堕狡谋，臣愚不知其所以胜，惟上熟虑之！"上曰："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先生见良是，顾贼横已极，秦督奋然，一有所出，亦恶可以少也？"甡乃不敢复言。先是宜兴之能用人也，六卿以下，郑三俊刘宗周冯元飚倪元璐等，皆其所称举；即上所最恨者，无如黄道周，且录用督师，甡则援而至于相者也。自吴昌时入，于宜兴最亲，而兴化之交亦厚，日游于两公之门，以招摇宠利；而三四趋风僄锐之徒，乃起而与之争权。其中稍自持正者，默以告兴化，谓两相应早自别白。又有宜兴素厚善者，求事稍不嗛，辄阳侈而阴背之，宰相与台谏且离且合，而江南北之郄渐成。上亦颇知其端，未察也；会延儒先以视师蓟门，中官及骆金吾养性之间，得以入（延儒出征，上意已疑之。及至军，用刘释清为中军，诸大师奔走若猬犹如长安时，中官皆密以闻）。而甡因受命办严，逡巡失上指，同官又从而龁龁之，浃辰而江南北两相俱罢（宜兴虽撤监军内掺，而与中官往来颇厚。上恐其合也，乃于诛王裕民之前一日密召宜兴，屏左右而所及不过泛语，五鼓弃裕民市。而宜兴始知中官皆以昨者造膝实赞帝杀之，虽力辨不信也，以此恨刺骨，而其过日闻于上矣。掌金吾事郭承天罢，赂养性以非资用，由宜兴所拔，会与吴昌时不合，宜兴来有意易之，养性见人大怨望，熊开元之刹宜兴也，上尝密语赐死而中止，养性泄之于同乡科臣廖国遴，国遴以告同官曹良直，良直具疏以绊。良直兴化客也，以此并恨甡，两相俱罢也）。延儒自用他事看议，甡以三月请兵，责其稽缓，既皇恐待罪，再疏与致仕云（甡屡奏请行而以无兵为言，上曰："徐之兵将集之，卿独往何益？"时延儒目受命夕出都，蒋公德景言于倪司农曰："上意欲吴公速行，缓语扶慰者试耳，观首揆疾趋可见。"甡闻之不以为然，又以孙传庭出关，甡力言特重以拂上之意，故有后命也）。而孙传庭加督师，兼制应皖豫楚诸军，举讨贼事专责之矣。当是时，上新任枢计二臣冯元飚倪元璐，皆由兵侍郎不次用，召见中左门，谕之曰："国家艰难，兵食宜合一卿，两人同乡里，负才望，朕故用以协心规画，卿其有以报朕。此两人者公忠阔达，实有济变材，早年为体仁之所抑没。"元飚缘南卿寺问地免，元璐则乌程畏蔡泽之逼，嗾勋臣论劾之。宜兴再召而始出，一见被眷遇，始信上知人向误国事，皆体仁辈壅蔽之耳。元飚数被病强起视事，上赐药饵杂物，居数月，不得瘳。元璐归并三饷，以便稽核，广鼓铸行钞法以助之，聊支吾匮绌，非其意也。每相见，辄顿足曰："使吾两人早受知，竭狗马之力，天下事或不至溃裂，今定何及耶？"传庭之出关也，贻书元飚，惟不欲速战；且上意及朝廷趣之急，不得已誓师，既下汝州，克宝丰，三日五捷。帝坐便阁喜甚，召元飚曰："传庭乘胜，贼亡在旦夕，卿居中调度有方，朕且加殊赏。"元飚顿首曰："贼故见赢以诱我师，兵法之所忌也，臣不能无忧。"上嘿然良久弗应，因罢去。无何，传庭兵败书闻，在廷切切惴恐。台谏之纠宜兴者，日数奏，上以西事为恨曰："吾日夜忧贼，而大臣多受金钱，坏法令，无纤毫以国家为意，即心齐之谓何？"因震怒。而张献忠先已破武昌，上又追恨，使吴甡早誓师南征，不至此，独怪台谏鲜有平心按劾，故逮延儒也，并甡治之，延儒赐帛自裁（延儒熟于世故，情面多而执持少，小之不逆贿歉不责。当时有参其利归群小玷集厥躬者此实录也。赐死前一日，辅臣德藻等渴救曰："延儒赴召之初一切奉杨圣德，如捐租起废解纲肆赦诸大政，天下感戴太平，但其赋性宽疏，门客宵人乘机假借，延儒不能尽知；即知，亦不能力绝，以致笼络彰闻，罪安可逭？惟上念其观师，一出杭慨驰区征劳可败，俯从部议远戍可也。"帝曰："览奏，朕心侧然，但以其罪犯重大，前谕已明，姑念首辅，勒令自裁，已有旨了"）。甡固未出国门，武昌之败，诛之无辞，得减死，戍金齿。初延儒未罢时，上骤用修撰魏藻德为大学士。又一年而吏侍郎李建泰副都御史方岳贡同首辅陈演入阁佐理，藻德廷对第一，甫三年。岳贡久滞松江太守，得遣，用清名召见，不三月得相，皆特恩也。建泰风骨峭拔，性慷慨，负重名，晋人，善治生，家百万，数欲捐输，以佐县官。有止之者曰："公行且相，奈何以资进？"及相而贼已过河，计不留之，以为大盗资，顾扼腕已晚。是时上数愤懑不食，建泰进曰："臣自度居中，无以分主忧，愿驰自太原，出私财购死士，且以倡率乡里击贼，不用公帑，十万之众，可集也。"上大悦，即其所荐凌驷介松年郭中杰以从，驷以进士授兵部主事，松年改户科给事中，中杰假副总兵为中军。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行遣将礼，先期驸马都尉万炜奉特旨告太庙土，临轩手敕，代朕亲征，加劳赐龙节一，尚方剑一，百僚皆侍班，金吾备法驾警跸，御正阳门楼，光禄寺置宴，大合乐，御制诗饯行。建泰拜谢，上为之起，凭栏目送之，良久，乘舆乃返。是日大风扬沙，建泰就车，适数步而左辀折，观者以为忧。进士程源私与驷曰："贼过河全菁已骚动，若疾行可及，迟则不能支，若晋破，公虽行，无能为也。"既而曲沃陷，建泰家破掠气夺，所过东光诸小邑，闭门不给饷，攻之始开。建泰疾甚，兵尽溃，犹豫畿辅不能进。上以建泰之行也，于二月朔，用工部尚书范景文礼侍郎丘瑜入辅，而藻德岳贡于二月二十六日受命特遣藻德以兵部尚书，兼工部，进文渊阁，为总河。岳贡以户部尚书，兼兵部，进文渊阁为总曹，皆管屯练事务，驻于临清淮扬，备南迁也。寻得旨中止，是月也，德璟演相继罢。德璟之罢也，以光时亨疏言练饷殃民，追咎首为此策者。德璟拟旨云："向时聚敛，小人倡议搜括，致民穷祸结，误国良深。"上不悦，召见，诘之以小人主名，德璟不敢斥言杨嗣昌，但以旧司农李待问为对。帝曰："朕非聚敛，止欲练兵。"德璟曰："皇上岂肯聚敛，因既有旧饷五百万，新饷九百万，余复增练饷七百三十万，当时部科实难辞责，且所练兵马安在？蓟督抽练兵四万五千，今止三万五千，保督抽练三万，今止二千五

百、保镇抽练三万，今止二三百。若山永兵七万八千，蓟密兵十万，昌平兵四万，宣大山西与陕西三边兵名二十余万。一经抽练，将原额兵马俱不问，并所抽亦未练，徒增七百三十万之饷耳，民安得不困？”上曰：“今已并三饷为一，何必多言？”璟言户部虽并三饷为一，然外州县追比只是三饷。上震怒，责以朋比，德璟力辨，诸辅臣复为申救，而倪司农元璐至以钞饷系本都职掌，自引咎，上始少解。德璟退，又言：“臣因近日边臣，每言兵马，只以练饷立说，或数千，或数百，抵塞明主，而全镇新饷，兵马数万，概言不足，是因有练饷而兵马反少也，臣私心恨之。又近日直省各官，每借练饷为名色，追比如火，致百姓困苦，遇贼辄迎，虽三饷并急，不止练饷，而练饷又甚，臣又私心恨之。益至外无兵，内无民，且并饷亦不能完故推咎于议练饷之人，冒昧愚戆，罪当死。”因引咎出直，上虽慰留之，竟以此去（先是十四年，山西巡按御史陈纯禀奏抽兵练饷之痒疏曰：“兵一加则人失其故居，无田园丘陇之恋，无父母妻子之依，思归则逃逢，故则遗抽余者既以余薄白安于无用，抽去者又以远调而不乐为用，伍虚而饷仍在，不归主帅则归偏裨，且乐其逃而利其饷。武允扣克既熟，则凡可以营谋转升皆是物也，精神不用以束伍而用以扣饷，厚饷不用以养兵而用以营升，伍虚则无人而又安言练饷，靡则愈缺而安望其俗，此两穷之道也”）。先朝词臣，有经世之略者，莫过于海上徐文定公光启，晋江蒋公德璟徐公农书及西洋火器诸法，皆讲求以备国用，惜年老未及行施。蒋公于钱粮马士之数，了若指掌，在上前亦能敢言。然上素恶直好谀，见延儒体仁嗣昌辈语多迎合，又狷巧捷给，而蒋不免于戆直，口操闽音，以此不甚合；然其时已危急，虽用之无益也。德璟去都谏，孙承直汪惟效争之皆力，魏藻德亦以为言，然已先传藻德为首辅矣。璟初以山西新陷，未敢辄去，又以在廷连章见留，避嫌即具疏辞。朝并汧相演虽同免，其得放在后，时几辅寇骑已充斥，乃不果行。呜呼！上之号眺求贤者，十有六年，至末造庶几乎一遇。以今观之，如蒋德景李建泰范景文之在政，本倪元璐冯元飚之备六卿，以视从前之古位者，相去远矣。然必用阘茸斗筲之魏藻德，躐而处乎其间，则又何也？祖宗朝各边养兵，全取给于屯监民运二者，其关支京币，始自正统，讫于万历之末，亦止三百余万。今抽饷练饷，并旧饷约计二千余万，民穷财尽，而兵反少于往时。据德璟所陈，当时蠹国诸臣，真万死不足以塞责。诚以主上之明察，若使德景效用如乌程宜兴时，俾当宁早闻此言，且虚怀前席之恐后。不幸大势已去，明知前人之蔽欺，不可胜诛。不得已责曲沃破家专征，访通州以敌台城守，皆为目前支吾苟且计，其经久远谋，非不深领其言，固以无可如何，怫于心而逆于耳。噫嘻！孰非时为之哉？君子不得不致恨于始用事之人也！（《绥寇未刻编》）

高皇帝建都金陵，命刘诚意相地，筑前湖为正殿基，业已植椿水中；上嫌其逼，少徙于后。诚意见之默然，上问之。对曰：“如此亦好，但后不免迁都之举。”时金陵城告完，高皇帝诚意视之曰：“城高若此，谁能逾之？”诚意曰：“除非燕子能飞入耳。”其意盖为燕王也。皇帝又问诚意国祚短长？诚意曰：“国祚悠久，万子万孙方尽。”后泰昌万历子，天启崇祯弘光皆万历孙也，果符其谶。（《剪烛丛编》）

李给谏清《三垣笔记》曰：“闯贼入京，命各官俱于二十一日廷见。是日各官毕集，一象独仰大内，泪如泉注。四彝馆有回回使者六人，亦召入，不拜，贼怒欲置之重辟。使者曰：‘吾君知明朝天子，不知姓名；若归告吾君，以贡来朝则舞蹈何辞？今无君命，故不敢。’贼终不能屈。”（《续表忠记》）

科　名

士患不圣贤豪杰耳，必科名哉？虽然，重科名，则科名中未必绝圣贤豪杰也。姑略其远，请以所闻于近者笔焉。后起者可以兴。

隋始设进士科，唐太宗御崇政殿试进士，呼之面试及第，始唱名；明皇末，始试诗赋并杂文帖经为三场。宋太祖赐屡试不第举人出身，始放进士榜。太祖始分进士为三甲（进士分甲次自王世则榜始），赐新及第进士绿袍靴笏，仍赐宴琼林院。太宗始置武学，始诏进士预殿试者不黜落；哲宗诏进士专习经义，从此废词赋。（《古今原史》）

《文献通考》唐时所放进士，每岁不过二三十人，士之及第者，未便解褐。人仕尚有试吏部一关，韩文公三试吏部无成，则十年犹布衣，且有出身二十年不获录者。自宋太祖太平兴国二年，初即位，思振淹滞，赐进士诸科出身者五百余人，皆先赐绿袍靴笏，赐宴开宝寺。第一等二等进士，及九经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其余皆优等注拟，宠章殊异。薛居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骤，不听。此太宗初一天下，欲以得士之盛，跨越前代，荣观史册；不知侥幸之心，欲速之习，中于士人者，且数百年而不可返矣。又考《通典》举人条例四经出身，授监县尉，判入第三等，授望县尉，五经出身，授望县尉，判入第三等，授畿县尉，进士与四经同资。是唐时明经进士初除不过县尉，至胜朝，则一人词林，更不外补。二甲之除，犹为部属，崇浮长惰，职此之繇；其于唐人举士之初制，失之远矣。（《日知录》）

洪武间，诏开科取士，定科举格，初场各经义四书一道，三场策一道，中式者后十日以骑射书算律试之。立三场试格始此，后有增损。（《古今原始》）

洪武三年庚戌，始开科，就试者乡举士百二十三人，中式者七十二人。四年京畿复乡试，寻又合诸省之士会试，凡二百人，中式百二十人。其三年所举乡试

士，未及会试，悉授官；六年停罢科举，十七年复颁行科举，第一场试四书义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经义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试各减一道。四书义主《朱子集注》，经义，《诗》主《朱子集传》，《易》主《程朱传》，《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其《易》之废程而专用朱，《春秋》之废张而专用胡，不知起于何时？然《程氏易传》，人多有阅之者，至张洽《春秋传》，今全本无有行世者，而习《春秋》者，且不知其名矣。（《汇书》）

明初三科，有四书疑问，仿元制也。洪武甲子，易以四书，名曰制义艺，本朝照行。康熙癸卯甲辰丙午丁未两乡会试，革去头场，止用论文取士，论题仍用四书。己酉复八股制艺，至今遵行。（《应庵随录》）

近代取士法，首重科目，然宋朝试录存二本，以其有朱文公、文文山名在也。科目重人乎？人重科目乎？（《晋州志》）

试官不刊实录而自作文，则误。阅文出帘宴，出题宴，五日一大宴，三日一小宴，甚误。阅文盖场中阅文之日甚促也，初九举子入场，十一日始誊录第一场文，十二日第二场出题又促矣。十五第二场文始誊进，二十外三场文始誊完，会取卷宴又促矣。二十九放榜，盖草书已定于二十五六，在院阅文之日，不过半月，而饮宴之误又间之，是以真才多遗。必减饮宴，宽以月日乃可。（《求字编》）

科第至三元，世必艳称之矣。不知昔人有中四元者，唐崔元翰晚年取应并首捷京兆解头，礼状头，宏祠敕头，制科三等敕头。（《说储》）

北京解元，其初不尽北直隶人，如景泰丙子徐泰，正德丙子周光宙，嘉靖戊子马一龙，辛卯马从谦，癸卯沈绍庆，隆庆丁卯庄允中，俱南直隶人。正统辛酉章以占，甲子司马恂，天顺壬午郑宏，弘治戊午孙青，辛酉谢丕，嘉靖壬午周襗，己酉孙铤，俱浙江人。成化丙午罗玘，江西人。宣德壬子宋雍，隆庆庚午李廷机，万历癸酉柯梃，俱福建人。嘉靖丁酉，郑光溥山东人。宣德乙卯邹冕，河南人。嘉靖乙卯杨濂四川人。自万历壬子宋凤翔以浙人领解，此后必北直隶人居首矣。南京解元，其初亦不尽南直隶人：如正德庚午许继先，嘉靖戊子许仁卿，俱浙江人。洪武甲子廖孟瞻，丙子尹昌隆，永乐辛卯徐则宁，嘉靖壬子孙溥，俱江西人。洪武庚午黄文史，永乐戊子黄寿生，俱福建人。夫科场取士，期于得人，草非王臣，议者必欲区别之，名从公而实私也。（《两京求旧录》）

明乡试直隶取百名，加国学三十名，又杂行五名。故曹鼐以典史观粮赴京，中北直隶乡试，而廷试为状元，今无杂行应试者矣。（《耳谈》）

曹鼐为典史，日夕读书不辍，邑令戏之曰："将欲中状元乎？"鼐曰："诚如尊谕。"（《明朝状元谱》）

明状元入阁办事者十二人：胡广、曹鼐、马愉、陈循、商辂、彭时、谢迁、费宏、顾鼎臣、李春芳、申时行、周延儒。国朝傅以渐吕宫徐元文。（《玉堂丛语》）

明解元登状元者十一人：黄观、吴伯宗、林环、萧时中、陈循、商辂、柯潜、彭教、谢迁、李旻、杨维聪。国朝解元登状元者，胡任舆。（同上）

明会元登状元者八人：黄观、商辂、吴宽、钱福、伦文叙、杨守勤、韩敬、周延儒。国朝会元登状元者：韩炎、彭定求、陆肯堂。（同上）

康熙己酉，余分校晋闱，所得士冯云骕等，而陆肯堂胡任舆俱出云骕辛酉南榜。

明状元以直谏而被谪者三人，罗伦、张昇、舒芬也。罗伦论李贤夺情起复，张昇论刘吉，舒芬谏武宗南巡，此三人者，真可谓不负大科矣，三人皆江西人。（《客中闲集》）

前朝少年解元，广西蒋冕十五岁。南直隶余毅中，广东马拯俱十七岁。（《皇朝盛事》）

十二岁杨文忠廷和举乡试大理卿，朱奎太常卿，任道逊举奇童，侍东宫书。十四岁赵中丞时春中经魁，杨文襄一清中乡试。十五岁蒋文定冕中解元。十六岁王庶子臣登进士，何提学景明，张少师居正中乡魁。十七岁李少师东阳举会试太常，王学士献，张宫傅灿，王守郡廷干，举进士，马工部拯太，太仆毅中俱举解元，沐都督昂以战功佥都督。十八岁赵中丞时春中会元，陈修撰景著中探花，王兵侍伟，杨文襄一清，王侍讲洪，王参政慎中俱第进士，奇童洪钟举进士，是年卒，解学士缙中解元，殷少保士儋中乡魁。十九岁李詹事泰，白中丞圻，杨文忠廷和，何少宰孟春，陈中丞耀，蔡尚书克廉，俱举进士。二十岁费少师宏举状元，邹司成守益，伦司成以训，俱中会元，与戴编修大宾俱及第。解学士缙，向右都实，张学士益，王中丞云凤，胡司马汝砺，李司马昆盛，石都应期，李司徒如圭，何提学景明，王太宰用宾，方少保逢时，俱登第。二十八岁沐定远晟封黔国公。（同上）

胡忠安公濙为礼部尚书，自宣德丁未至景泰甲戌，凡十会会试，知贡举官。（同上）

一府七会元：常熟施显，太昌吴钍（即陆钍），长洲吴宽，吴县王鏊，吴江赵宽，常熟瞿景淳，太仓王锡爵。

(同上)

中进士而祖孙父子相见者绝少,惟福建侯官县林春泽正德甲戌进士,为建昌太守;子应谅嘉靖壬辰进士,为户部侍郎;孙如楚嘉靖乙丑进士,为广东提学副使。浙江乌程县董份嘉靖辛丑进士,为礼部尚书;子道醇万历癸未进士,为给事中;孙嗣成万历庚辰进士,为礼部郎中。祖孙父子,俱在一堂,而林氏尤享上寿,建昌一百四岁,侍郎八十岁,学宪自广东告归侍养。(同上)

明三元者二人,其一商公辂,其一黄公观。《正气纪》云:"黄观贵池人,字伯澜,一字尚宾,洪武甲子应贡入太学,发解南畿。辛未会试第一,廷对御戎策,太祖嘉之,擢状元,除翰林院修撰,后殉建文难。池州学宫中,三元扁尚存。"(《鸡窗剩言》)

王疏庵冢宰有识鉴,一日在高平刘尹一相座,刘出其子鸿训及同窗二孙一张,并馆师王五人课艺请政。疏庵览之,惊曰:"皆卿辅才也,安得萃处一室馆师文虽工,福远不及诸子。"后孙公居相。王辰进士,官户部尚书。孙公鼎相戊戌进士,官副都御史。张即金铭,庚戌进士,官总宪尚书。鸿训癸丑进士,官东阁大学士。其馆师王家矶亦壬辰进士,选泾阳知县,未仕卒于涂。疏庵之言竟不爽。(《苏谭》)

明初岁贡生,在京中式者,必令出榜原籍张挂。尝见《新昌志》载云:"礼部为科举事,洪武十七年九月十三日,本部尚书任昂等官,于华益殿奏,圣旨在京乡试,多有中求的国子监生,为他肯学,所以取中。似这等生员,好生光显,他父母恁部里出榜,于原籍去处张挂,着他乡里知道,钦此!今将中式生员,开坐合行,出榜知会,须至榜者,浙江布政司绍兴府新昌县第十名蔡用强。"(《说郛》)

谢文正迁以解元会魁中状元,而子丕复以解元会魁及第。伦二德文叙以会元中状元,而长子通参以谅复领省解,次子祭酒以训会元及第,此其最甚者也。黄行人乾亨子,御史如金,史佥事俊子,尚书道,毛文简纪子太仆渠,张侍郎志淳子副使合俱父子解元。曾状元鹤龄孙追,费状元宏从子懋忠,罗文庄钦顺从子程俱进士及第。孙文恪升及第而子铤乡荐第一,矿会试第一,兄堪武会试第一,至都督。刘尚书龙祖副使洁父刑部凤仪俱乡试第四人,龙及子郎中承恩俱第二人。葛少保守礼与其孙曦,俱山东解元,若兄弟高科甲。永乐甲申,周庶子述长史孟简同科及第,正统景泰中彭文宪时中状元,文思华中会元,然是从兄弟耳。杨文懿守成,尚书守址,刘文简春参政台王文庄鸿儒,布政鸿渐,俱解元,而守址春复及第。其三兄俱谥。杨文光禄惟总己卯解元,辛巳状元,而兄庶子惟杰丙戌及第,王太史赐爵会元及第,而弟鼎爵复会试第五人。(《皇朝盛事》)

武洪间,选秀才张宗濬等,随詹事府左春坊官,分班入直文华殿侍讲毕,近前说民间利害,田里稼穑等事,间陈古今孝节忠信,文学才艺诸故事,日以为常。宣德七年,以故鸿胪寺为翰林院落成,诸殿大学士皆至习礼,不设西杨南杨座,或问之。应曰:"此非三公府也。"二杨以闻。上命工部设座,礼部叙次位,二杨始自内阁出坐诸学士。(《玉堂丛语》)

花纶初授修撰,年十八,诏许归娶。练子宁送以诗云:"三月都门莺乱啼,郎君春色上春衣,潘生况拟供调膳,张敞仍须学画眉;南陌酒香银瓮熟,西湖月朗画船归,极知身负君恩重,莫遣心随粉黛移。"(《尧山堂外纪》)

建文庚辰状元胡靖,第二名王良吉水人,第三名李贯庐陵人,俱吉安府。而二甲第一名吴溥第三名朱塔,皆江西,溥又会元也。永乐甲申状元曾宋,永丰人,第二名周述,第三名周孟简,俱吉水人。二甲第一名杨相,第四名王直,俱泰和人。第二名宋子环,吉水人,第三名王训,庐陵人,相又会元也。七人皆吉安府,内阁学士,读卷七人,而五人者,解缙、胡广、杨士奇、胡俨、金幼孜皆江西,其三人皆吉安府。(《皇朝盛事》)

永乐甲申科,庐陵周孟简与弟述同登第,述在孟简之前。太宗曰:"弟不可以先兄。"乃置述于后,此即二宋故事也。(《玉堂丛语》)

状元任亨泰襄阳人,永乐宠遇特隆,命有司建状元坊以旌之,圣旨建坊自此始。(同上)

曾棨字子棨,五岁尽职象戏事,称江西才子。永乐中,甲申状元,其生洪武乙巳九月七日亥时;其孙追亦生洪熙乙巳九月七日亥时,年月日时皆同,因名追。成化戊戌追亦探花及第。(《尧山堂外纪》)

永乐初,曾棨赴会试,同乡有刘子钦者,由省元至会元;将殿试,解缙在翰林会,间称之曰:"状元属子矣。"子钦自负,略不少逊避,缙少之,密以题意示棨。明日廷对,棨策最详,殆及万言,遂擢第一。殿试罢,作诗有曰:"晓开三殿降丝纶,衮冕临轩策小臣,红烛影催金阙曙,紫霞香泛玉壶春,云霄九万扶遥近,体乐三千制作新,浅薄未能宣圣德,愿歌棫朴播皇仁。"(同上)

王翰林洪以总角登第,永乐喜甚,命礼部与行三加礼毕,赴琼林宴。入官翰林,与王直王英齐名,称三王。(《玉堂丛语》)

《皇朝盛事》云："永乐甲申状元曾棨永丰人，会元杨相泰和人，俱吉安府。嘉靖壬戌状元徐时行吴县人，会元王锡爵，太仓人，俱苏州府。　本朝康熙丁卯，江南解元张兆鹏吾邑芳于人也。父仍休宁庠。庚午浙江解元吴筠歙溪南人。辛未状元戴有棋吾邑璪溪人，会元张瑗祁门人亦一科同郡两元矣。"（《禹青阁偶谈》）

永乐中各省乡试，多有儒士主考，而品官同考者。景泰二年会试莆田林文修撰也，而为主考；吉水刘俨侍讲也，而为同考。当日重在衡文，故不序爵。（《棘闱记》）

永乐十六年戊戌会试，金溪王英为总裁，至八年庚子二十一年癸卯，复主顺天乡试。永乐十九年辛丑会试，吉水周述为总裁，至宣德七年壬子，复主顺天乡试。宣德五年庚戌会试，吉水钱习礼总裁，至七年壬子，正统六年辛酉，复主顺天乡试，皆先生会试，而复主卿试，后此则未闻矣。（同上）

章孟端宣德间为御史时，多所弹劾，正统初权贵忌之，罢归京师；士大夫以宋人赠唐子方"去国一身轻似叶，高名千古重如山"之句分韵作诗送之，送者皆被远谪。不数年，孟端诸子连中进士，为京官，同处一邸，书春题于壁曰："四壁金华春宴罢，满床牙笏早朝归。"人多羡之！（《山堂外纪》）

正统十三年，赐彭时、陈鉴、岳正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时于谢恩之夕，坐以待旦，隐几而寤，竟失朝。纠仪御史奏令锦衣卫拿。礼部尚书胡濙出班奏，状元彭时不到，合付锦衣卫寻，上是之。是科一甲三人，时称为儒释道状元。彭时儒籍榜眼，陈鉴神乐观道士，四十尚未娶，探花岳正早丧父嫡母不容避居兴隆寺从僧，故云。其齿最少者，河南李太，父永昌见为太监。（《通纪补遗》）

正德丙辰第一甲第一名施槃吴县人，第二甲第一名张和昆山人，第三甲第一名莫震吴江人，皆苏州府。（《皇朝盛事》）

刘学士俨景泰中兴北畿秋试，取江阴徐泰为解元。泰本富族，有欲更为亲厚荐者，奏俨与泰有私，俨欲扣阍力辩，礼部请覆试。上从之，召五经魁士亲试禁中，弥封以示阁老某，某取次折封，一与原榜无异，仍赐泰为解元，时目为钦赐举人。（《西樵野记》）

景泰丙子乡举，吴启文举以《春秋》学生发解应天，徐泰士亨以《书经》监生发解顺天，皆邑人同学。（《公余日录》）

彭华安福人，景泰五年会元，是科状元孙贤河南人，榜眼徐溥宜兴人，探花徐铠武进人。贤面黑，溥面白，铠面黄，时为铁状元银榜眼金探花。（《状元谱》）

天顺癸未贡院火，甲申又火，举人死者九十余人。好事者为诗云："回禄如何也忌才？春风散作礼闱灾，碧桃难向天边种，丹桂翻从火里开；豪气满场争吐焰，壮心一夜尽成灰，曲江胜事今何在？白骨棱棱漫作堆。"（《鹤江新语》）

天顺壬午科，浙江东阳卢楷初为仇家所忌，陷入囹圄；至八月六日晚，甫得脱系，计试事已无及矣。是夜大雨如注，水涨溢堤，次早拨船，又明日即抵武林，遂得应试，因书一绝于朝天门上云："昨从和步拨船开，午过兰江晚钓台；今日浙江楼上望，半千里路似飞来。"及放榜，乃冠多士。（《汇书初编》）

朱希周弘治丙辰状元，年八十四，见嘉靖丙辰状元朱大绶而殁。（《玉堂丛语》）

又无锡某科进士，花甲一周，与其科新进士会同年，令其子辈俱拜为年伯。余于甲子年，会辛卯同年在士籍者于寄园，胡又弓、李九畹、郑山公、王龙洲、岳镇九、王涓来、成愚昆、王阮亭、张莲峰、田子眉、郑方旦、蒋飞古、任介石、梁翼宸、郝飏嘉、胡二斋、吴晓岳、李逊五、沈维庵、杜让水、张羽京、王尔成、陆会庵、陆节庵，主人沈绎堂、姚陟山、李奉倩、尹澜柱及子共二十九位。今甲戌年，止郑山公、王涓来、王阮亭三位，尚列朝端。

严州小郡也，成化初，商文毅辂以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翰林院学士，居内阁，姚庄敏公夔以太子少保为吏部尚书。又商公以乙卯解元，为乙丑会状，姚公以辛酉解元，为壬戌会元，二甲传胪。商公自修撰超入内阁，姚自给事中超拜侍郎。（《皇朝盛事》）

吴文定公宽少就塾，偶偕稚友二三，诣一土地祠嬉戏，书神座云："土地无道，贬三千里。"既归，其师梦有土地乞告曰："令徒见谴，天曹笔也，无所施计，冀师为我释之。"诘旦师访诸徒得之，力命文定为洗涤之。文定复如祠，书免贬二字去。成化壬辰文定廷试首冠，位至少宰，掌锐事。（《野记》）

钱塘李子阳旻少有文名，成化庚子秋试八月二日，与同辈入学，晨参忽五色一鸟飞入明伦堂，盘旋不去。诸生喧纵聚观，竟栖止于梁间二日，众以此为文明之兆。子阳为诗庆之曰："文采翩翩世所稀，讲堂飞止正相宜，定因览德来千仞，不但希恩借一枝；羡尔能知鸿鹄志，催人同上凤凰池，解元魁选皆常事，更向天衢作羽仪。"是岁子阳果以经义发解，甲辰廷试第一。（《尧山堂外纪》）

罗伦字彝正，号一峰，既中会试于礼部，领卷时自言久于场屋，有志廷对，愿增纸以毕所欲陈；礼部官壮其志，许之，誊真遂有三十幅。时李文达进读罗卷跪久，李年高，渐至不能起，上命两内臣掖之，是年罗遂大魁。至次科会试，亦有欲比罗例者，礼部官以为有意希望，不从，故至今惟以十三幅为式。（同上）

唐皋字守之，徽州歙县人，尝梦与郑佐同榜；时皋年已三十余，而佐方生。后佐年十九，与皋两榜皆同捷。（同上）

唐皋在歙庠日，每以魁首自拟，虽累蹶场屋，而志不怠。乡人诮之曰："徽州好个唐皋哥，一气秋闱走十科，经魁解元荷包里，争奈京城剪绺多?"唐闻之，志益励，因题书室壁曰："愈读愈不中，唐皋其如命何？愈不中愈读，命其如唐皋何?"又尝见人所持便面，画一渔翁网鱼，题曰："一维复一网，终有一网得，笑杀无网人，临渊空叹息。"洎正德癸卯甲戌，果连捷经魁，状元及第。（同上）

伦文叙广东南海县人，由儒士中会元状元，子以谅由儒士中正德丙子解元，以训由儒士中正德丁丑会元榜眼，父子三人各占一元。且父子会元，又两中鼎甲，皆由儒士，夫岂偶然?（《抡元小录》）

弘治时南京龙霓精于文义，中壬子书魁。乙卯代金都御史泽子逵入试浙场，中第八，又与同中甲科。人有诗嘲之曰："阿翁一自转都堂，百计千方干入场，金泽财多子孙劣，龙霓家窘手儿长；有钱使得鬼推磨，无学却将人顶钉，寄与两京言路者，好排阊阖说弹章。"其诗盛传于时，后人人皆不容于清议，一止浙金，一止太仆丞。今科场要令批首，立贡院门内，辨同试者面貌方人，盖由此始。（《尧山堂外纪》）

永嘉江陵两相公最得君，最强悍，其可恨处不少，却有一最得意处。嘉典嘉靖乙丑试，会元唐荆川顺之，状元罗念庵洪先，江陵典隆庆辛未试，会元邓定宇以一状元张阳和汴州，四人何处得来？且同道同心，事座王不阿附，亦不抗忤，最为得体。（《涌幢小品》）

海盐倪政字拱德，以乡试讯兴化学，终松溪谕。初兴化生王誉者，政才之，故规砭不少借。秋试，誉祷梦九鲤神曰："当问倪先生。"誉以先生必无好言，勉往一请。政怒应曰："去中解元来。"誉喜甚，疾趋出，果发归。（《海盐县志》）

三科场梦兆应否，万有不齐，偶采一二则，以该其余人。毕瑜为山东提学日，有张驿丞者，乡试中式，瑜赠之诗曰："一官耻不与清流，忙里遗编自校雠，枳棘岂能留彩凤，盐车未必困骅骝；东藩领荐名初显，西蜀题桥志已酬，脱却樊笼入佳境，春雷万里步瀛洲。"（《尧山堂外纪》）

万历十三年，诏起侍郎王锡爵为文渊阁大学士时，首相申时行吴县人，次相许国歙县人，三相同出南省，二相同一府。时行壬戌状元，锡爵同科会元，国辛酉解元，三相各占一元。华州王庭诗兄弟三人，庭诗年十七中乡举，次弟庭撰年十六继中，幼弟庭谕年十五亦中。三人皆早发，各占一岁，无同者，其后又各举进士。（《说郛》）

许相国金陵乡试，与王申二公偶同座，有相士过，指之曰："元元元，首许终申。"果不爽。许贫时岁除，袖修金归，悯投水妇赠之。方患无以卒岁，徘徊河西桥，休宁程爵遇之，高其义，厚赠且结姻焉，次年许即发解。（《啸虹笔记》）

袁了凡初名表，万历丁丑下第，梦袁黄作会元，因改名黄。比下科登第，则会元袁宗道黄汝良次焉。了凡少时遇异人，知数前定，不复营求，而改名以希遇于不可凭据之梦；其于前定，尚在疑似间。（《苏谭》）

顺治己亥秋八月，再行会试，予与同年朱若臣士绶同公车。若臣梦看榜，榜首姓朱，单名是金字，偏傍左边不甚了了。予笑曰："年兄未必便中会元，得无为他人作梦耶?"若臣具呈礼部，改名镕，榜发会元朱锦。

万历丁丑张太岳子嗣修榜眼及第，庚辰懋修复登鼎元，有无名子揭口占于朝门曰："状元榜眼姓俱张，未必文星照楚邦，若是相公坚不去，六郎还作探花郎。"后俱削籍，故当时语曰："丁丑无眼，庚辰无头。"（《抡元小录》）

天启间某进士，才大而数奇，以齿过知命，就童子试。其邑令某，少年高第也，见其老，意甚轻之。入衙为太夫人具述，且哂；母曰："其文何如?"对以未阅，母不觉潸然泪下。令请故，母曰："汝父攻苦一生，而不得附名于庠，赍志没，故触而悲耳。"令随取其卷阅之，大为叹赏取冠多士，送府，太守亦讶其年，令乃具呈所以赏拔之故。太守亦取以冠军，遂入泮，未几举于乡，明年成进士，授京秩。后邑令以觐至京，病故，丧事皆出其经理。（《座右编》）

熊公廷弼已中武解元，因事为当道呵责，大以为辱，折节为帖括游庠。及赴省试，未获录科，路号于督学，请收遗才。督学为无锡邹公以录遗已周不允，熊力大持其舆，舆夫俱倒。督学怒，立责三十板，出题命作文，意欲黜之。熊立就，不加点，文又大佳，督学喜，送入闱遂发解。后熊督南畿学，见邹邹踧踖若悔。公曰："雷霆雨露，皆佩教诲。"欢然无复遗憾。（《荟沚集》）

蔡公懋德视学江西，是时崇祯以登极恩，每学拔一人贡京师。公矢诸神，谢私谒；榜发，揭公重熙第一，陈公际泰次之。际泰为诸生时，其文播于朝鲜，与重熙皆举进士，而重熙卒慷慨殉国难焉。先是蔡公素耳大士名，欲首拔之；日未午，有以全作五经文呈者，以为大士也，阅之，乃揭耳。少顷，大士果以卷来。公曰："二卷俱佳，但揭卷《尚书》一艺稍弱。"意欲为首陈地也。揭应声即于案头复补二艺，公遂首揭。（《豹斑集》）

侯执蒲大梁人，年二十一，同兄执躬举戊子孝廉，提学使者长垣李化龙谓曰："吾授生时，独未饮鬼浆，能前知；二字皆列卿，然长者联第，次者当后十年。"执蒲果以戊戌登进士科。李行芳者，执蒲座主也，执蒲既第，数以文进，行芳辄挥不录，最后私问其小竖；竖言独见官进士应震文，则大喜耳。执蒲乃求应震为文三，行芳三称善，既而叹曰："官生虽善文词，吾阴相之，其人后必败。侯生器识当建大节，何其文之类官生也？吾不复相天下士矣！"（《壮悔堂集》）

正德崩，大学士毛澄迎肃皇帝驾至藁城，过桥偶尔桥崩，有碑出焉。碑文曰："桥崩天子过，碑出状元来。"毛乃弘治癸丑状元也。（《尧山堂外纪》）

中州士人周见屡举不第，一夕有神见梦曰："汝须待未尚伦同中。"周觉而求诸校中，意不得其人。徒十余年，乃有一尚伦入学，问其举业漕然；其年周君未铮科，挈未同告考，周代未作，两人俱入试，三场同，号房亦然。周中本房第一，未亦登科，周至朊仕，未至县令云。（《升庵外集》）

明朝制艺，确有分两作文者，阅文者皆可操券而取。一人出闱，得意甚，自以为会元矣。偶夜散步，闻有误堕泥中者，大呼曰："谁来救会元?"其人急往挽之起，抵其寓，阅文果高一筹，曰："真恨事，我第二矣。"已而榜发果然。董宗伯思白将赴南宫，往辞其尊公，公欢曰："儿入场须加意，我向决汝为元，今不隐矣；以吾前阅陶孝廉文，出汝上也。"宗伯谨受教，畜马乘题，聚敛句已重顿矣，忆其尊公言，欲驾陶上，复改之。已而场中定元，以董平发不及陶，遂置第二。冯公梦祯会试年，有贵介子弟，预购闱题，闻某公与某公议，但曰："斗筲子要之何用?"贵介子遂知为行已有耻三节矣。冯知之，邀一契友入西山，静养半月，得一破曰："圣人与贤者论士，而其所重者可知矣。"得意甚曰："我会元矣！"已而出闱，遍讯同袍文，但闻其破曰："不及我也。"发榜，果魁多士。汤宣城宾尹读书山寺，上科某会元来访传衣钵者，偶过其地，见汤徘徊于寺廊下，忽疾书狂笑，大击寺钟无数，某公问之？则曰："我作一元文，乐甚也。"索观之曰："是矣，但伯未尽善。"因指其隙。汤大服，请教，遂授以元脉焉。（《啸虹笔记》）

正德间，扬州江都县有哑人郑姓者，一夕至南门，忽见空中红光炳耀，仰视则天开眼也。随拜随唤，不觉声出于口，自是不哑。扬州曹进士守真云："哑巴乃其父之相识，因天开眼一拜，而遂有声音。"（《万青阁偶谈》）

国朝徐相国元文赴试金陵，一船家哑子，忽迎曰："状元来矣！"后魁天下，造一船与之，俾温饱终身。

正统元年，两京设提学御史，各省设佥家，彭勖永丰人，往南直隶松江府应试，取十五人，华亭七人。或以为少，请益之，不许，曰："吾所取皆决科，若是足矣。"及秋榜出，钱溥第一，徐观第三，张恭第五，所遗者华亭二人耳，其精鉴如此。此后南畿督学最著者，毋若衡水杨宜，与我浙江山之赵镗杨拔瞿昆湖赵拔申许王三相国。镗以金都卒于家，三相方在朝，分作墓志传表，亦盛事也。扬至总督侍郎。（《涌幢小品》）

马状元铎母马氏妾也，嫡妒不容，再嫁同邑李氏，复生一子，名马，亦中状元，御笔于马旁加其字名骐。越三日，胪传凡三唱，无应者，曰："即李马也。"骐乃受诏，每报刺骐字，黑书马，朱书骐。（《笑史》）

董尚书浔阳公，三世四进士；庚午科公之长孙青芝，先父释褐。报至，公携杖往视子舍；时隆山夫人，以夫不获第，方按几大恸。公慰之曰："汝子幸已贵，何哭为？吾子不第，是吾痛耳！"不觉涕泪交下，次科隆山亦第。（同上）

李于鳞子驹敏慧能文，有声历下，王元美属司理魏允孚，因秋闱之便，拔之曰："虽私亦公也。"未在场中检之，朔日不可得，既放榜，见驹卷委于柜下尘上，中七作皆佳。驹未几病殁，无子，于鳞之白雪楼，竟属他人。（《苏谭》）

浮碧山之神，惟东岳最灵，凡以梦祈者，应如响。邑中有父子同应乡试者，祷于岳，以梦示曰："汝往问秦枣三孺子可矣。"二人未解所谓，偶下山，见一丐妇浣于河，问之曰："秦三枣孺人者为谁?"其妇强目咤曰："汝奚问为?"盖此妇与邑少年秦枣三狎，故有是号，忽闻其语而心怪之。二人犹未悟，对曰："吾欲问我父子谁中?"其妇骂曰："入你娘的，倒会中。"其年父果中。（《笑史》）

胡任舆为诸生时，梦人赠二香圆云："手持双园小天下。"辛酉江南发解，五上公车，甲戌以孔子登东山题捷会榜第七，谒予寄园，述旧梦。予曰："君今其得状头乎?"任舆谦让未遑，胪唱竟验。

乙卯年，南场中有鱼见于圊；鱼水族也，水至洁也，

而汙秽至此。又见于场中,此文明失位之象。次年丙辰会试,沈同和以代笔中第一名,代笔者赵鸣阳中第六名,俱吴江人,事发按问,并罪除名。吴为水国,遂应其占,亦一厄运也。苏州人为之语曰:"丙辰会录,断么绝六。"盖名次适应其数云。赵最有才情,特以馆谷落其度中,代笔者往往有人,皆无他异,所未有幸有不幸也,似宜未减。(《涌幢小品》)

江西吉安府自开科至嘉靖三十八年己未,六十科中式者七百八十八人,状元十一人,榜眼十一人,探花十人,会元八人,解元三十九人,官至内阁者九人,一品者六人,尚书二十二人,得谥者二十五人。(《耳谈》)

壬戌前一岁,武昌屠者梦天榜状元徐时行也。隔江即吾里,一生同此名姓;屠物色待之,劳以羊酒,月贻供养曰:"相公必是状元,异时无相忘。"生才下中大悦,遂猛进学,适当榜发,乃姑苏申相国时行,始尤徐姓,而生以病进学,呕血卒。先伯氏为相国同榜进士,尝向相国言,为绝倒。(同上)

姑苏有儒童许润嘴垂老尚未采芹,偶伴某公子计偕入都。公子昵一伎甚狎,无心入场屋,戏谓许曰:"代我会试何如?"许惧获谴,曰:"无伤也,自监临及内外帘,皆亲故,闻唱我名,必代庇护耳。"既入,乃坐天字二号,谨垂帘不敢出头,恐人觉其替身也。天字三号,亦苏州孝廉,于入场先一夕,梦人告曰:"汝若坐天字二号必中。"既微差,甚怅怅,试识认坐二号者何也?验其应否!既揭帘,认其为许阔嘴大骇,许急以实告,且善言求之,隔号生曰:"若欲不张杨,请换二号与我坐。"不得已从之。已而至晚,竟不能成一字,又来问许?许七艺已草完矣。隔号生曰:"与我七草,方不叫破。"又从之。然许终恐负公子托也,更草七艺,为之塞责。榜发公子与隔号生俱捷南宫,共谋所以报许,许曰:"大福不再,功名非所愿也。任我意,饱暖于二家可耳。"知其事者,谓一童生中两进士。(《鹏升集》)

古今名称之盛,王谢尚矣。唐如张说三世宰相,明如灵宝许氏一门皆贵,希遇也。我朝建兴,人物之盛,亦有足述者,父子尚书,王崇简王熙,宛平人,兄弟总宪,徐元丈徐乾学昆山人,父子同时总督,白色纯白秉贞,辽东人,一榜三鼎甲,马世俊状元,鲍亦祥榜眼叶方霭探花,江南丁酉科方月江尤所取也。一门三鼎甲,徐元文状元,徐秉义徐乾学俱探花,同榜。一县两宰辅,山东益都孙廷铨冯溥,俱己卯科。洪承畴以内阁经略五省,吴兴祚由知县三年,升总督,皆异数。(《梅窗小史》)

予本籍休宁人,寄钱唐。同时两相国黄次辰机钱唐人,吴赓庵正治休宁人,俱与予乡谊甚笃。

金进士居敬未遇时祈梦于少保坟,梦语之云:"对陆生之策。"淹蹇数科,乙丑捷南宫,殿试日未,陆肯堂曰:"一状元定属君。"问何以知之?遂述其梦,已而果然。(《棣园新语》)

一书生礼奎神虔甚,同侪戏以经书文七首置神前座,书生得之,喜曰:"神赐也!"稽首受而读之。及试,命题一如所读,竟登第。又荆溪周处祠(土人号处周王)有见像蒙垢者,手拂拭之;其人素羸,忽觉神旺,后以勇闻,人谓得周默助云。(《说储》)

壬辰,予与胡道南沈禹玉会试,共寓都城峨嵋寺。予语道南云:"参乎金章题,曾揣摩否?"道南曰:"未也。"时已二月初六,将近闱矣。道南晚作此题,文止三百余字,予为评骘讫,语曰:"予一时未能收束,作短篇不能与兄再作同门也。"及至小寓,将进场时,同在坑上。予偶云:"道南昨作参乎章好甚。"同人取阅,而禹玉注目多时,予谑之曰:"君若抄其文耶?何阅之久也?"予与道南禹玉卷俱在王公舜年房内,道南中式,批予落卷,有人患才少,君患才多,再一整炼,自拔前茅语。禹玉已得复失,阅其卷卷即次题参乎,全抄道南新作,因雷同而黜。道南初谒房师,即云场中两卷俱好,惜二题重复。"邻房李公日云:"既抄时文,何不两弃?"王公云:"必中其一,心乃安。"李为拈阄,乃得胡而弃沈。予曰:"此有天道存焉,喜以文请教人,及好抄人文者,均当以是为戒。"

戊子予读书灵隐,偶憩冷泉亭,见李文宗际期,屏去驺从,止携一小童,步行入寺舍,与予书斋仅隔一壁。移时李公步行去,邻僧急过予云:"黄公索僧以尊讳,面递宗师云:'值此时而隔壁有士子,学生未识其面,夜过午书声不绝,当培植之。'宗师唯唯,小僧特来报喜。"予询之,方知黄公讳鸣俊,字跨千,由浙文衡历官巡抚,为李公房师,避静此寺,前辈之敛迹如此。予再投禀谢之,礼意甚殷,极口赞许,绝不道及荐予一字;科已发落,文宗面谕此意。

壬午十月二十三日,隆阜戴应昌字孟全,中式归邑,借予里德聚堂居停,候县官迎出东门十里,再赴公宴。相传昔年程篁墩乡居,值本县宴科已,程公陪席,因斟满一爵云:"诸兄能决科者饮此。"汪循应声起饮,程公曰:"兄果尔尔,老夫当出郭迎十里也。"汪公中式归,坐涨山铺,不赴宴,为致此意。程公曰:"我几忘之矣。"急出迎,本县随行。今相沿为例,然亦陋矣。

天启壬戌状元文公震孟,未及第时,以孝廉作教,事先圣備极诚敬,朔望瞻礼,俨然如在。春秋丁祭,则致齐礼祀,凡笾豆之类,无不先期躬亲洁濯,如是者三年。一日丁祭,见宣圣空中伸一巨手,取芹菜而起,见者咸惊神异,次年公遂及第。(《锋书》)

建昌斯孝廉始赴省试，梦神谓曰："臬司掾某，为汝座师。"醒大不乐，曰："试何与臬司，且掾何为者？此不捷兆也。"入省访臬司，果有是掾，因与往还，致殷勤掾亦不省梦所谓。揭晓前一日，监临以藩司掾填榜，恐匿弊蠹，忽召臬司此掾入填名。至半，忽二广文争卷，一曰："斯某卷好。"监临曰："好。"掾遂填注，一曰："某卷尤好。"监临曰："果尤好。"掾曰："已填斯某矣。"曰："汝知是何斯字？"曰："是斯焉取斯斯字。"监临曰："莫非天定？"遂罢争。盖掾因往还熟姓名也。其见梦也有故，不独其言验而已。（《耳谈》）

句容笪巡按重光未第时，梦其父曰："汝功名在朝天官某道士身上。"觉而信之，访其人订交焉。既而辛卯金陵填榜，即某道士也。试官折卷到笪名，方讶其姓，欲易之，而道士闻唱名时，已直书其姓名矣，遂得不易，与此事类。

顺治丁酉科，以江南试场榜发，诸生哭于文庙，有以首题作为黄莺儿歌之者，其词曰："命意在题中，轻贫士，重富翁。诗云子曰全无用，切磋枉工，往来要道，其斯之谓方能中。告诸公，方人子贡，货殖是家风。"上闻，并北场皆严处分。（《鸡窗剩言》）

寿州叶甲，丁酉中式第七，后缘事改名滢，入学补廪。康熙戊午，金陵乡试，语同寓休宁戴锡蕃曰："吾梦场中首题是点尔何如一节，"并嘱其从游王宅三王鉴各作一艺。戴以旧题熟拟，未必出，置之。是科首题抑为之不厌三句，梦弗验也。越三年辛酉，二王复科已，戴又与同寓，因问其师，叶则去年七月作古矣。是科首题果点尔何如一节，出场时二王相告以为异，是科戴中副车。（《怀秋集》）

楚士某，常梦人谓曰："号舍居左者中，则汝始中。"而屡科无居左中者。及齿长途穷，破釜猛进，而梦不已，再入棘，问居左者文艺，昏然不省，则大哭曰："此生其休矣！"因信笔重作七艺，贻居左者，是人尚谓苦己，妨其曳白，出而亦为誊写毕，然是人常梦己中半边解元。榜出果同中，而士解元。中后，是人发愤绩学，名几与士轧。（《耳谈》）

顺治丁酉科，豫章一士子入闱中，作文缮写已毕，甚觉慊意。忽见魁星跳舞其前曰："汝今科状元也，可书状元二字于我掌上。"士子大喜，捉笔才书一状字，魁星倏以手反扑，印于卷面而去。此卷因是不得誊进，盖士子颇善吏笔也。（《讱庵偶笔》）

嘉靖间，有南人刘胜义者，设帐永平滦州入籍，中北直隶乡试，以冒籍被攻除革。随入南籍，中南直乡试，以在外年久，又被攻除革。乃自叩阍请旨，准在何处考试？随蒙奉旨批云："状元天下有，两举世间无。准为进士。"（《冶溪亭闲笔》）

寿考

富贵，我所自有；所不可知者，寿耳。寿，谁主之，得寿则得天矣。若夫坐享大年而名不传于后世焉，又当别论。

商伊尹寿百有五岁，卒于仲丁之世，见《竹书纪年》。周太公寿百有十岁，卒于康王六年，见《金石录》。汉窦公本魏文侯乐官，至汉文帝时，二百八十岁，见《怀瓘书断》。魏罗结寿百三十岁，赵逸五百岁，见《北史》。唐李元爽一百三十六岁，见《白乐天集》。蜀范长生先事刘玄德，至李特时一百三十余年，岭南鸡窠老翁年二百余，宋谯定百三十余岁，犹横经授易，见《蜀志》。然则彭祖之寿，岂诬哉？（《升庵外集》）

昔有行道人，陌上见三叟，年各百岁余，相与锄禾莠。往拜再三问，何以得此寿？上叟前致词，室内姬粗丑，二叟前致词，夜饭减数口；下叟前致词，暮卧不覆首。旨哉三叟言，所以寿长久。（《客中闲集》）

高皇帝召耆老谒见，而昆山周寿谊居首，年一百十三岁，赐宴及钞币。天顺中，召京师人百四岁，茹大中入见，便殿赐宴。顺天府赐冠带袭衣，命礼部尚书姚夔造其第贺之。成化中，韩王奏群牧所千户朱政曾祖年一百岁而终，祖全一百二岁，父镛八十二岁，见存三代，皆以千户致仕。诏全镛俱进阶宣武将军，各赐羊酒白米二石。弘治中，吾州毛弼年百岁，而孙澄状元及第，有司马为盖人瑞状元坊，盛事也。（《皇朝盛事》）

昆山周寿谊年一百十三岁，生于宋而乡饮于洪武六年，子孙皆有百岁，家建世寿堂。六世孙震正德中令鄱阳，出寺寿卷，士夫多题咏之。（《中洲野录》）

胡忠安公濙天顺初年，年八十二休致。其弟克恭克宁克诚并年逾七十，苍头白发，燕乐一堂，遂扁曰寿恺，一时以为荣。（《驹阴冗记》）

世言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老饕，此言老人饕餮嗜饮食，最年老之相也。此语未必然，某见数老人，皆饮食至少。其说亦有礼，内侍张茂而每食不过粗饭一盏许，浓腻之物，绝不向口，老而安宁，年八十余卒。茂而每观人，必曰："且少食，无大饱。"王晳龙图造食物，必至精细，食不尽一器，食包子不过一二枚耳，年八十卒。临老尤康强，精神不衰。王为余言食取补气，不饥即已，饱生众疾，至用药物消化，尤伤和也。刘几秘监，食物尤薄，仅饱即止，亦年八十而卒。刘监尤喜饮酒，每饮酒更不食物，啖少果实而已。循州苏侍郎每见人，即劝令节食，言食少即脏气流通而少疾。苏公贬瘴乡累年，近六十而传闻亦康健无疾，盖得其力也。苏公饮酒而不服药，每与客食，未饱已舍匕箸。（《续明道杂

志》)

王翁汤阴人,年一百八十,而肌肤绰约若处子,且豪饮,数斗不醒。常过胡孝廉元瑞,座间尚出诸名流赠章索题,元瑞为作长歌,所谓:"自言今年一百八十,九朝旧事盘心胸,高谈宏正俨目睫,信阳北地俱见童。"则李少君为数百岁人,能识武君座中九十余老人,言与其大父游射处及齐桓公时铜器,信有之也。而好词赋,游五岳,则又奇矣。(《耳谈》)

巴陵老人年一百八十岁,诞入山中,人竞举觞,鼓吹喧沸。适楚直指毛公过其地,闻之,问知其故,因屏驺从,独骑诣之。人见尊官至,皆奔避。公曰:"无然,吾谒寿星耳。"然主者数人,皆庞眉皓发,莫别谁是老人。数人对曰:"家君尚未出,"盖皆其子也。及老人出,颜貌益异,酒数行,老人问曰:"大人何名?"曰:"我名伯温。"老人曰:"是矣。我少时有刘伯温者算我命,题数字纸上曰:'汝一百八十岁,有人与我同名字,是人来,汝谢世。'"因返舍沐浴,端坐而瞑,公亦呀叹而返。楚万户刘子才杰谈云中大中丞梅公祖母熊太宜人,年百岁,台司为建百岁坊。其祖太守公,年九十二,曾祖并母年各九十三四;一门上寿,古所罕有,而金紫蝉联,罗列堂下,又难矣。中丞父南山公寿七十,饮食房帷如常,其于百岁,不必君平可卜矣。(同上)

洛阳刘太史健初生月余,有僧过其门曰:"此儿七死不死,过了四十,官至一品,寿过一百。"后读书古庙,一夕风雨败壁,压体,明日方得出,一也。乡贡入京,为盗缚于雪地,冻饿几死,二也。会试场中失火,犯烈焰而出,三也。饮酒友家,主人恐客散去,锁闭大门,一时火起,客多死火而得独全,四也。伤寒死去三日而苏,五也。过海封王舟坏,漂荡几死,既而得生,六也。一日昼寝,有猫过身侧,为霹雳震死,因惊死,逾时乃醒,七也。是皆四十以前事,后则日受封爵。孝宗朝,以为首相,正德二年去位,累朝赠秩至太师,年百七岁卒,或云年九十四。(《七修类纂》)

范蜀公将薨数日,发眉皆变苍黑,眉目郁然如画。先君雨淮公自解组以来,多讲出世之术,迄耄年眼目昏花,不能见物。康熙壬寅,年八十二岁,将易箦,神彩精爽,两目炯炯,遍呼子侄辈瞩视之,乃薨。此事与范蜀公同东坡尝云:"平生虚心养气,数尽神往,而血气不衰,故发于外如是耳。"(《梅窗小史》)

明山东掖县人赵耀官吏部尚书,胞弟焕左都御史,弟某孝廉,一门显赫。耀归省时,父母皆八十余,人咸以为荣。国朝刑部尚书李化熙长山县人,胞弟李文熙掌河南道御史,以其母一百零一岁,请旨建坊。杭州黄相国机母亦百岁余,建坊于门曰:"百岁寿母之门。"贵而且寿,真为难得。(《丽草亭集》)

家玉峰少宰太夫人万氏年将百龄,尚视听无缺,都门咸以为人瑞。

天聪三年,车驾至海州,阅视城垣,命葺其倾颓者。海州有一汉人,年一百三岁,妻一百五岁,子七十三岁,其族皆持斋。上闻之,命其父子来见,谓海州守臣曰:"此老人可令在庙中奉祀,以终余年,勿得扰害。"仍赐之牛种。(《丽草亭集》)

神　童　巧对附

小时了了,岂堪皓首无成。即曰后生可畏。然蒙以养正,当有司其责者矣。若夫终身荣枯,往往定于片言,对虽小技,可忽乎哉?

颛顼十岁而为少昊相,帝喾十五而为颛顼相,唐尧十五而为帝挚相,甘罗十二而为秦上卿,介子推十五而为然相,韦康成十五而为郡主簿,司马元显高澄俱十六开府辅政,崔英十七而为符秦谏议大夫,子奇十八而为齐东阿守,张缅十八为汉淮南守,贾谊十八为博士,终军二十为谒者。(《宛委余编》)

方孝孺髫龄已善属文,双眸炯炯如电,读书十行俱下。目积寸许,见典册所载圣贤名字,或良相将貌形,辄默记,欣然有愿慕之志,乡人呼为小韩子。(《玉堂丛语》)

对偶之佳者,曰:九州四海,悉主悉臣;亿载万年,为父为母。平生能着几緉屐?长日惟消一局棋。有文事,有武备,与神为谋;无智名,无勇功,惟圣时若。数点雨声风约住,一枝花影月移来。柳摇台榭东风软,花押栏杆春昼长。劝君更尽一杯酒,与尔同消万古愁。天下三分明月夜,扬州十里小红楼。黎园弟子白发新,江州司马青衫湿。临邛道士鸿都客,锦里先生乌角巾。屋檐下天灯,楼板上地铺。丈夫不学曹孟德,生子当如孙仲谋。三光日月星,四诗风雅颂。(《稗史》)

五行金木水火土,四位公侯伯子男。老鼠上栗树,吃栗落壳;螃蟹入菱池,擒菱钳莲。尼姑田里驮禾上,女子房中抱绣才。和尚墙头递酒,必是私沽;道童锅里烧茶,何须礶煮?吴先生饮酒,倒口便吞;谢书办要钱,抽身即讨。棋客着棋,着着着出好着;药工员药,员员员得能员。(《啸虹笔记》)

解学士缙少年发解及第后,偕伴至妓馆,妓知其才名,乃瀹茶止一瓯,而三分之以进曰:"三分分茶,解解解元之渴。"解应声曰:"一朝朝罢,行行行院之家。"(《莫氏八林》)

解学士七岁时,一友人持其父影而至,解横书图画禽兽,友甚不乐。于是续云:"图公之像,画公之形,禽

中之凤,兽中之麟。"友笑而奇之。(《尧山堂外纪》)

解学士幼,母孀居,苦里胥催征,具诉县宰,并系以诗,有"他年谅有相逢日,好把春风判笔头"之句。邑宰即指望堂边小松为题,令再赋,应声曰:"小小青松未出栏,枝枝叶叶耐霜寒;如今正好低头看,他日参天仰面难。"宰奇之,遂蠲其税。(同上)

傅黄门凯出使外国,道经仙游县九仙祠,黄门虔祷,梦有孺子歌云:"青草流沙六六湾。"及天界,燕享殊隆,国王令主客者谓曰:"黄河濯水三三曲,愿天使为我对之。"黄门应以梦中句,国王惊服,尽以珍宝奇玩厚遗而还,盖华有九曲,而彼国亦有三十六湾也。(《征梦录》)

永乐中,江南一太学生需选京师,见邸间题云:"客眠孤馆,梦魂常到故乡来。"一日阁中传旨云:"人立断桥,形影不随流水去。"生以壁间句奏对,得官。(《尧山堂外纪》)

都宪韩公雍巡江西日,方鞫死狱,忽诵句云:"水上冻冰冰积雪,雪上加霜。"一囚曰:"空中腾雾雾成云,云开见日。"公称善,为减死。(《驹阴冗记》)

于肃愍八岁时,衣红衣驰马,有邻人呼其名,戏之曰:"红孩儿骑马游街。"公应声曰:"赤帝子斩蛇当道。"(《对谱》)

于肃愍幼时,其母梳其发为双角,僧人兰古春见之,戏曰:"牛头喜得生龙角。"公即对曰:"狗口何曾出象牙?"公回对母曰:"今后不可梳双角矣。"他日古春过学馆,见公梳成三角髻,又戏曰:"三角如鼓架。"公又对曰:"一秃似擂槌。"古春遂语其师曰:"此儿救时之相也。"(《三异人书》)

徐晞为郡吏,偶随守步庭墀中,见一鹿伏地,守云:"屋北鹿独宿。"晞应声曰:"溪西鸡齐啼。"守遂不以常礼遇之。(《韵林》)

储巏初游州庠,不循矩度,学官示以句云:"赌钱吃酒养婆娘,三者备矣。"储应声曰:"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已而举应天癸卯乡试第一,甲辰会试第一。比廷对,巏以三元自期,内阁闻其自负,乃抑置二甲第一。自后励行检,务文学,遂得全终身名。(《尧山堂外纪》)

杨文襄八岁时,以奇童荐,大宗伯姚夔独器之,疏补翰林秀才。宪宗命内阁选师教之,受业于黎文僖公。成化戊子,年十四,中顺天乡试时,已抗颜为人师,有文中子之风焉。(《玉堂丛语》)

林举人章字初文,福清人,七岁能诗,塾师试题群羊,应声而就,落句云:"会从北海风霜里,伴过苏卿十九年。"又题韩文公像云:"独立蓝关雪,回看秦岭云;非干马不进,步步恋明君。"塾师叹曰:"此子他日必忠而苦节者!"(《列朝诗集》)

袁相国履善六岁时,与群儿戏,自称小相公。潞溪彭公见之,出对云:"愿为小相。"袁即答云:"窃比老彭。"厥后相国年登耄耋,童云遂成谶语。(《珊瑚网》)

翰林旧有句云:"宾之(李西涯字)访东之,(江朝宗字)东之宾之。"适陈启东谒选至,吴文定以扣之,答曰:"回也待由也,由也回也。"西涯为之击节。(《对谱》)

红荷花,白荷花,何荷花好? 黑萁子,赤萁子,萁萁子甜?(《客中闲集》)

李西涯与程篁墩过采石,西涯曰:"五风十雨梅花节。"篁墩曰:"二水三山李白诗。"(《神童集》)

林庄敏公九岁时,邑宰谒其尊人梅所先生,公侍侧,有白犬在门顾梅所。宰出句云:"白犬当门,两眼睁睁惟顾主。"公曰:"黄蜂出洞,一心耿耿只随王。"宰叹曰:"公辅之器。"(同上)

绍兴董元云南太守复次子也,八岁咏胡桃曰:"形状如鸡子,刚柔实未分,擘开混沌壳,浑是一团仁。"《梅月》曰:"梦觉罗浮夜已阑,碧天云静月团圆;玉人不学桃花面,净洗红妆镜里看。"真楷草书歌赋序记,及三场文字,无不精妙。弘治已卯,张御史请照李东阳程敏政杨一清洪钟事例,送翰林院读书。疏上,上召试不如式命还籍,充会稽县学生,更名玘,乙丑会元。(《尧山堂外纪》)

王文恪公年十二,能书,有以吕纯阳渡海像求题者,公援笔书云:"扇作帆兮剑作舟,飘然直渡海洋秋;饶他弱水三千里,终到蓬莱第一洲。"(《神童集》)

王阳明年十一时,过金山寺,龙山公与客酒酣赋诗未成,阳明从旁曰:"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倚妙高楼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客惊异,复使《赋蔽月山房诗》,随应曰:"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尧山堂外纪》)

杨公继盛乡塾读书,师出,群童为迷藏戏,师归怒曰:"藏形匿影,能属对者免责。"公曰:"显姓扬名。"师许字以女。(《三异人书》)

严嵩十二岁游郡庠，有提学为句曰：“玉关千里，乡心一片雨丝丝。”嵩曰：“金阙九重，圣寿万年春荡荡。”（《续白眉故事》）

施槃年幼而贫，谒张都宪，张曰：“新月如弓，残月如弓，上弦弓，下弦弓。”槃应曰：“朝霞似锦，晚霞似锦，东川锦，西川锦。”张即招与子同学。（《尧山堂外纪》）

陆贞山粲有对云：“枣棘为薪，截断劈开成四束；阊门起屋，移多补少作双间。”粲兄采亦善属对，东郊巡按苏松许御史戏云：“北台东御史，西人巡按南方。”采私对云：“冬官夏侍郎，春日办完秋税。”又一对云：“呵砚作书，口内风云生黑雨。”采亦属云：“铺牌得快，掌中天地现金星。”（《巧对汇书》）

李空同督学江西，有士子适同其姓名，公呼前出一对曰：“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其人应曰：“魏无忌长孙无忌，彼无忌，此也无忌。”（《尧山堂外纪》）

坡公曰：“栗破凤凰见。”佛印对曰：“藕断鹭丝飞。”佛印曰：“无山得似巫山好。”坡公对曰：“何叶能如荷叶元？”子由曰：“不若何水能如河水清？”（《稗史》）

戏台卖茶棚下，溪西俞老人作联云：“足固在劳，胡不令腰一息？眼宜纵饱，亦当为腹三思。”其自寿六十云：“非无意于求安，胎投已定；何以知其必寿，胆未全尝。”添足古句云：“天下无不是底父母，无父母日方知；世间最难得者弟兄，有弟兄时不觉。”（《啸虹笔记》）

李时尝以腊鸡独擅江南味戏夏言，言即应以响马能空冀北群。人嘲江西以腊鸡。畿辅以响马，故二公各指所籍为戏。（《喷饭编》）

陈启东震长洲人，善属对。人以拗颈葫芦四字命对，未就；方沐浴，偶得空心萝蔔对之，喜跃盆为破。启东训导分水，一人题桥云：“分水桥边分水吃，分分分开。”启东过而见之，续曰：“看化亭下看花回，看看看到。”皆其邑地名也。陆文谅参政浙藩，与启东饮，见其寡发，戏之曰：“陈教授数茎头发，无法可施。”启东曰：“陆大人满脸髭须，何须如此？”陆公大赏叹。（《稗史》）

一审官怒生员词窦，出对云：“两猿截木，山中小猢狲，焉能作对？”应声曰：“匹马陷身，泥内老奇生，怎得出蹄？”（《对林》）

古对以文字分合者，如钽魔触槐，甘作木边之鬼，豫让吞炭，终为山下之灰。闲字多，未为佳句，不若陈亚有心终是恶，蔡襄无口便成衰。二人土上坐，一月日边明。半夜生孩，子亥二时难定；两家婚配，己酉一日为佳。近又闻有云：“人曾作僧，人弗能以为佛；女卑为婢，女又可以为奴。”（同上）

小字始于汉，盛于晋，如犬子对豹奴。又如桐君桂父皆仙人名，百足三尸皆虫名，姑恶子规皆鸟名。予林卧千律中，曾以鸟名伯劳对姑恶。古人表字，朱翁子对祭弟孙，胡仁祖对褚孝孙。

王公世贞幼见鬻刀者，师命作诗辄云：“少年醉舞洛阳街，将军战死黄沙漠。”予幼以儒童应试，时廖经历以贡途摄县，命予对，八岁儿童，岂有登科之志？予应云：“三年经历，料无报国之心。”予怒其词嫚，故借音以诮之。又一日，遇予于途，复召试对鸡鸣犬吠占稠密，予对曰：“凤舞龙飞识太平。”郡守萧公知之，方入试，公问曰：“童子能对，抑亦能诗乎？”曰：“能。”曰：“汝咏童子手中笔。”予应声曰：“笔与大人同；今日能挥墨，他年定着红。”萧公大赏，即以予文荐之，学使列名庠校。（《彭比部集》）

李膺召入内廷，过门高，中贵曰：“神童脚短。”李膺言：“天子门高。”遂肄业翰林。孙公承恩五岁，吴一斋公指红烛试题，即答云：“色似朝霞，光同夜月。”吴叹曰：“此华国之器。”洪舍人钟四岁善大书，宪宗召见，命书：“圣寿无疆。”钟捉笔不下，上曰：“汝容有不识者乎？”钟顿首曰：“臣非不识，第此字不敢于地下书耳。”即令内侍舁几，一挥而就。（同上）

王侍郎道亨年十二，《咏古塳》云：“浮屠何代建？峭拔入云端，绝顶登临处，摩娑星斗寒。”刘中行见而奇之曰：“寇莱公举头红日句，或不过是。”（同上）

有才士偶成一对云：“冬夜灯前，夏侯氏读《春秋传》。”久未有对者，后请乩仙，以此问之。方对曰：“东门楼上，南京人唱《北西厢》。”（《痂留编》）

闺中异人

女主乎内，以声不越阃为贤，岂尚异哉？独自娲天补石来，异者多矣。吾摘其近以愧须眉。

汉曹大家班昭续成《汉书》，崔篆母师氏封义成夫人。秦窦滔妻苏若兰，齐刘孝绰三妹，陈女学士袁大舍等，秦韦逞母宣文君，唐女学士宋若莘若昭若伦若华若宪，阙图南妹为不栉进士。妇人能文者，类不胜举，要当以苏若兰为冠。（《啸虹笔记》）

唐三原孟媪号张大夫，夫死续夫，事郭汾阳，七十二岁仍生二子，百余岁卒。李抱玉青衣石氏，冒封国子祭酒。齐女子娄逞仕至扬州义曹从事。（同上）

隋室既受周禅，苏威遁归田里，可谓节矣，而终失身于僭伪之朝。宋议立异姓，秦桧抗言见执，可谓义

矣，而终误国于渡江之后。王莽篡汉，其女为孝平后，称疾不起，守志终身。曹丕篡汉，其妹为孝献后，以玺抵轩，涕泣横流。杨坚篡周，其女为天元后，愤惋不平，形于辞色。徐诰篡吴，其女为太子琏妃，闻呼公主，则涕泣而辞。司马炎篡魏，其诸祖安平王孚自称有魏贞士，不豫废立之谋略。武篡唐，其侄安平王攸绪弃官不受其赐，归隐嵩山。朱温篡唐，其兄广王全昱责其灭唐社稷，知有覆宗之祸。此三男子四妇人者，不韪其亲，可见天理人心之不泯矣。(《蜩笑偶言》)

女学士，孔贵嫔也，女校书，唐薛涛也，女进士，宋女郎林妙玉也，女状元，蜀黄崇嘏也。崇嘏临邛人作诗上蜀相周庠，庠首荐之，屡摄府县，吏事精敏，胥徒畏服。庠欲妻以女，嘏作诗辞之曰："一从拾翠碧江湄，贫守蓬茅但赋诗，自服蓝衫居郡掾，永抛鸾镜画娥眉；立身卓尔青松操，挺志坚然白璧姿，幕府若容为坦腹，愿天速变作男儿。"庠大惊，具迹本末，乃嫁之。传奇女状元《春桃记》，盖黄事也。(《升庵外集》)

独孤信三女俱为后，各生周隋唐一朝天子，长生周武帝，次生隋炀帝，次生唐高祖。(《独异志》)

晋王李克用妻刘氏夫人，常随军行，至于军机，多所取益。(《北梦琐言》)

女子为女官者，女侍中；后魏元乂妻胡氏，齐高岳母山氏，赵彦濬母傅氏，南汉卢琼仙，女尚书；魏明帝选知书女子为女学士，宋孝武朝韩兰英为女博士。女子为男官者，女将军晋王钦起兵，顾湲母孔氏年百余，以为军司马，庥复以己女为贞烈将军。唐行营节度许叔异以卫州女子侯氏，滑州女子唐氏，青州女子王氏，歃血赴义，奏授为果毅。陈女白颈鸦为契舟怀化将军，侍夫数十人。女子执国政者，齐陆太姬，司纶綍者，唐上官婕妤。女子诈为男子而有官位者；石祭酒，娄录事，黄崇嘏、薛涛、林妙玉之外，又有朔方兵马使御史大夫孟氏。(《宛委余编》)

女子善将兵者，赵陀同时有保宁冼氏、陈氏；又有冯宝妻冼氏，封石龙夫人，明石柱司土官秦良玉。作贼者，汉交趾女征贰、征侧，反扰岭外六十余城。唐睦州女子陈硕真反，破睦歙二州。明永乐时唐赛儿反。(《鸡窗剩言》)

晋王庥女为正烈将军，朱序母守襄阳，筑夫人城，唐邹保英妻为诚节夫人，王氏女杀贼为奇义夫人，荀瓘女拔围请兵，古立应妻高守城，封狗忠县君，平阳公主起兵，号娘子军。(《啸虹笔记》)

韩氏保宁民家女也，明玉珍乱蜀，女恐为所掠，乃易男子饰，从征云南，往返七年，人无知者。后遇其叔，一见惊异，乃携归四川，人皆呼曰贞女 (《焦氏笔乘》)

黄善聪金陵惟清桥人，年十二失母，有姊已适人父贩线香为活，怜善聪孤幼无依，诡为男子装，携之游卢凤间数年，父亦死。善聪变姓名曰张胜，仍习其业。李英者，亦贩香自金陵来，不知其女也，约为火伴，同寝食者逾年。恒称有疾，不解衣，夜乃溲溺。弘治辛亥正月，与英偕返金陵，年已二十矣。往见其姊，姊言初无弟，安来此？善聪笑曰："弟即善聪也。"泣语其故。姊怒且詈之曰："男女乱群，辱我甚矣！汝虽自明，谁则信之？"拒不纳。善聪不胜愤懑，泣且誓曰："妹此身苟污，有死而已，须令明白，以表此心。"其邻有隐婆，姊呼验之，果处子，乃相持恸哭，手为易男子装。明日英来，再约同往，则善聪俄为女子矣。英大骇，问知其故，怏怏如有失。归告其母，其母贤之，时英犹未室，即为求婚。善聪不从曰："妾竟归英，保人无疑乎？"交亲邻里相劝，则涕泣横流，所执益坚，倾都喧传，以为奇事。厂卫闻之，乃助其聘礼，判为夫妇。(同上)

节孝妇宋氏，洪武初坐戍金齿，奉姑偕行，过盘江守渡，题诗邮亭壁上，诉其流离困踣之情。今云南永昌城西，有碑树祠旁，御史黄忠题其碑阴焉，祠则御史阴汝登建。其诗云："邮亭咫尺堪投宿，手握亲姑憩茆屋，抱薪就地旋铺摊，支颐相向吞声哭。傍人问我来何方？俛首哀哀诉衷曲，妾家祖居金华府，海道曾为上千户，举艘连粟大都回，金牌敕赐双飞虎，兄弟晦迹在山林，立志从文不从武。今朝玉堂宋学士，亦与妾家同一谱，笄年嫁向衢州城，夫婿好学明诗经，《离骚》子史遍搜览，志欲出仕苏苍生，前春郡邑忽交辟，辞亲千里决神京。丹墀对策中殿举，驰书飞报泥金名，承恩拜除阆州守，飘然画舸西南行。到官未几访遗老，要把奸顽尽除扫，日则升堂治公务，夜则挑灯理文稿。守廉不使纤尘污，执法致遭僚佐怒，府推获罪苦相攀，察院来提有谁诉？临行囊橐无锱铢，惟有旧日将去书，城中父老泣相送，道傍闻者咸嗟吁！彼时征赃动盈万，妾夫自料无从办，经旬苦打不成招，暗嘱家人莫送饭。嗟吁饿死囹圄中，头旗原籍来抄封，当时指望耀门户，岂期一旦翻成空。亲邻怜妾贫和洗，敛抄殷勤馈行李，伶仃三口到京师，奉旨边军戍金齿。阿弟远送龙江边，临岐抱头哭向天，姊南弟北两割痛，别后再会知何年？开船未远子病倒，求医问卜皆难保，武昌城外野坡前，白骨谁怜葬青草？初然有子相依傍，身安且不忧荡家，如今子死姑年高，纵到云南有谁望？八月葬船渡常德，促装登途惨行色，空林日暮鹧鸪啼，声声叫道行不得。上山险如登云梯，百户发放来取齐，雨晴泥滑把姑手，一步一仆身沾泥。晚来走向营中宿，神思昏昏倦无力，五更睡熟起身迟，饭锅未熟旗头逼。翻思昔日深闺内，远行不出中门外，融融日影上栏杆，花落庭前鸟声碎。玉髻斜簪金凤翘翠云缠鬓蛾眉娇，绣房新刺双蝴蝶，坐久尚怏春风饶，岂知一旦夫亡后，万里遐荒要亲走，半途日暮姑云

饥，欲丐奉姑羞举口。同来一妇天台人，情儇薄似秋空云，丧夫未经二十日，画眉重嫁盐商君。血色红裙绣罗袄，终日骑驴涉长道，稳坐不知行路难，扬鞭笑指青山小。取欢但感新人心，那忆旧夫恩爱深，嗟吁风俗日颓败，废尽大义贪黄金。妾心汪汪淡如水，宁受饥寒不受耻，几回欲葬江鱼腹，姑存未敢求先死。前途姑身少康健，辛苦奉姑终不怨，姑亡妾亦随姑亡，地下何惭见夫面？说罢伤心泪如雨，咽咽垂头不成语，道傍见者为酸心，隔岭猿啼叫何许？”（《铁桥志》）

洪武间，勅封滇中武定府土官地法叔妻商胜为武定府知府。（《通记》）

靖难后，诛僇臣僚妻子，发教坊或配象奴，有一烈妇题诗于衣带间，赴武定桥河而死。或云：“松江谢氏妇，籍没给配象奴，诗曰：‘不忍将身配象奴，手提麦饭祭亡夫；今朝武定桥头死，要使清风满帝都。’”（《列朝诗集》）

正统间，项襄毅公忠以随驾陷于边陲，因善一胡妇，妇曰：“君欲归乎？”公曰：“固所愿也。”妇曰：“吾颇习途径，与君俱往。”随戒候粮，同公潜行，行且强半，妇曰：“此去边关，尚须四日程，度所斋粮，不足供两人；且俱入关，必多盘诘，往则偕毙耳。前途游骑渐少，达彼甚易，请从此别。”遂以粮授公，竟自刎死。公急救不及，忍痛独行，甫抵关，枵腹已一日矣，乃祀妇于家庙。（《遗愁集》）

夜梅者，僰人妇也。正统初，本邦犯境，至顺宁郡，男女与敌，皆北。夜梅手持尺剑，杀其百十余骑而归。（《名胜志》）

归安女倪氏，许聘陈敏八，敏八从军不返，误以死闻，倪矢志不嫁。越五十载而敏八归，始成婚姻之礼，女年六十一，夫年六十八；两人霜雪盈颠，人号白头花烛，此仅事，亦韵事也。（《湖州府志》）

景东府治东，有邦泰山，土官陶姓世居其麓。正统间，上知府陶瓒袭职。值麓川叛寇入境，瓒祖母阿襄率所部御贼，斩馘甚多，境土以安，朝廷命进襄为太淑人。（《景东府志胜》）

文绍祖福州福清县人，有子与柴公行议，亲既问名，柴女忽中风。绍祖欲更之，其妻大怒曰：“我有儿当使其顺天理，自然久长，悖理伤义，是为速祸。”因劝绍祖仍娶柴女归。次年绍祖子登第，柴女风疾亦痊，生三子皆登第。（《臣鉴录》）

丰城杨女为李姓妇，谈兵围南昌，小校王某掠归山东，妇曲意事其妻，甚见昵，生一子矣。校家渐落。从军去。妇诡语妻曰：“妾故夫大家，先世遗厚赀，曾以金珠数斛，潜瘗密室。今夫死妾掳，栋宇皆尽，使得发埋赀至此，何患不富乎？但非妾亲行不可！此呱呱，何堪久掷？”妻大笑曰：“若子吾自抚之。”乃释笄雍，靴袴腰刀，从两健儿跃马而南渡章江；去家数十里，止逆旅，以醇酒醉两健儿，夜起馘之。驰至里，以策挝家门，坐索故夫，夫出匍匐不敢仰视。趋曰：“妾非他，被掠杨氏妇也。”具述易妆巧脱状，县官为给牒奖许，绅士歌诗美之。（《汇书》）

女学士沈氏，名琼莲，字莹中，乌程人，世传富民沈万三之后。有廷礼父子皆仕于曹，沈以父兄之素，得通籍掖廷。尝试守宫论，其发端云：“甚矣秦之无道也！宫岂必守哉？”孝庙悦，擢居第一，给事禁中，为女学士。弟溥官通判，即就试寄诗者也。今吴兴人呼为女阁老，传其宫体诸诗，时人以为婕妤，花蕊不足多让。（《列朝诗集》）

白母者，山阴葛氏女也，年十六，归白公瑾。公素弱，母为善调节，使读书成所学。成化中以进士为分宜知县，母与俱往。其明年，公病逾时，而库所贮银，尚数千两；县境有因饥作乱者，聚徒百余人，将劫取之。县无城郭，寇仓卒及门，诸簿丞与其妻孥，俱弃署走匿他所。母独分命家人，力拒其两门，乃始迁公别室埋其银污池中，着公之服，升堂以候贼。贼至，则阳为好语相劳，出其所私藏钗珥衣服诸物，以与贼，贼谢而去；而不知阴以表识之，用是捕获。（《徐文长集》）

广东按察使唐彬有女七岁，于衙前手执荔枝。弘治间，嫁山阴进士张璟琦，生子元冲，升广东副使同往，再升按察使又往，凡三到，后人立三到堂志之。既而孙一坤复任广东按察使，接武是职。（《珊瑚网》）

卢汉妻李氏，名妙惠，有贞操。弘治初卢会试不第，留京讲学。有同姓名者死，误传至家。会岁饥，父母怜寡，强以聘江西新淦巨商谢能之子启。李自经者再，不得死，迫归谢。谢继母亦扬州人，李恳乞为婢，以全节操。启不得夺，李侍母不离。启先载盐赴江西，母与李继归舟泊金山，母与李登寺酬愿。李题诗于壁云：“一自当年析凤凰，至今消息两茫茫，盖棺不作怀金妇，入地还寻折桂郎；彭泽晓烟归宿梦，潇湘夜雨断愁肠，新诗写向金山寺，高挂云帆过豫章。”署其后曰：“扬卢汉妻李氏题。”既而卢举进士，以修实录，差往江西，过扬州，知李已嫁，登金山寺，见所题诗而泣。及至江西，访盐船多舣河下，教隶诵诗，往来盐船间二日。李闻知，唤问诗从何处得？隶告以故。李惊喜曰：“吾夫尚存耶？”密约暮夜以舟来迓，盖恐明言之，则声扬不雅也。是夜果附舟舁至卢寓馆，为夫妇如初。盖李归谢二年，贞操益励，谢母亦为护持，以遂其志。及是归，卢母亦叹异。（《尧山堂外纪》）

张红桥闽县良家女也，居于红桥之西，因自号红桥。聪敏善属文，豪右争欲委禽，红桥不可，语父母曰："欲得才如李青莲者事之。"于是操觚之士咸以五七字为媒；邑子王恭目负擅场，一盼而已，都不留意。长乐王偁赏赁居东邻，窃见其睡起，寄之以诗，怒其轻薄，深居不出，偁悒悒而去。偁之友福清林鸿道过其居，留宿，适见张焚香庭前，托邻媪投诗。张捧诗为之启齿，援笔而答。媪将诗贺鸿曰："张娘子案头诗卷堆积，曾未挥毫，今属和君诗，诚所希有。"鸿大喜过望，使媪道殷勤。越月余，始获命鸿遂舍其家，以外室处之，自是唱和推敲情好日笃。偁盛饰访鸿，求张一见，张愈自匿。偁密贿侍儿，潜窥鸿与张狎作酥乳云鬓二诗调之，张愈怒。称知其意，乃挽鸿游二山，越数日，鸿归，夜至所居张方倚桥而望，鸿赋一绝句，张倚和焉。越一年，鸿有金陵之游，唱和《大江东》一阕，留连惜别。又明年，鸿自金陵寄《摸鱼儿》一阕，绝句四首。张自鸿去后，独坐小楼顾影欲绝；及见鸿诗祠，感念成疾，不数月而卒，鸿归遽往访之，张已卒，失声长号。徬徨之际，忽见床头玉佩玦悬一缄，拆之，有《蝶恋花》词，及七言绝句。鸿哀怨不胜，赋哀词酹之，过红桥一恸而绝。(《列朝诗集》

正德中，古杭清平山巷赵家妻黎氏，生二女。庚辰春，黎携二女观灯，丛杂中少女为恶少掠去，卖临清沈鹏，擅名青楼，号赛涛，以词翰能赛薛涛也。长女归周子文，子文为吏赴京，过临清，见赛涛貌肖其妻，注目久之，因留宿焉问所从来，秘不敢言，偶检故书中，得诗一纸，子文诘之，乃告其故。讼之官，携归。父母即以赛涛归子文。有《曲江莺啭集》，皆赛涛诗词也。(同上)

薄少君娄东人，秀才沈承妻也。承字君烈，有隽才而夭，薄为诗百首以吊之。逾年值君烈忌辰，酹酒一恸而绝。哭夫诗，录十首：海内风流一瞬倾，彼苍难白古今争；哭君莫作秋闺怨，薤露须歌铁板声。上帝征贤相紫宸，赋楼何足屈君身？仙才天上原来少，故举凡间学道人。铁骨支贫意独深，有情不屑顾黄金；时人漫赏雕虫技，没却英雄一片心。碧落黄泉两未知，他生宁有晤言期；情生欲化山头石，劫尽还愁石烂时。独上荒楼落日熏，依然城市接寒云；恍疑廊下闲吟句，遥忆须眉莫是君。水次鳞居接苇萧，鱼喧米閧晚来潮，河梁日暮行人少，犹望君归过板桥。儿幼应知未识予，予从汝父莫踌躇；今生汝父无县见，好向他年读父书。男儿结局贱浮名，曲首空嗟一未成；遗得八旬垂白父，户三老眼欲无声。他人哭我我无知，我哭他人我则悲；今日我悲君不哭，先离烦悯是便宜。沉沉夜壑燃幽炬，冢人松根逼寝处；风凄月苦知者谁？夜与山前石人语。(《名苑诗归》)

嘉靖间，常熟沙头市女子季贞一，少有夙慧，其父老儒也。抱置膝上，令咏烛诗，应声曰："泪滴非因痛，花开岂为春？"其父推堕地曰："非良女子也。"后果以放诞致死。(同上)

嘉靖宫人张氏早卒，殓于宫后，宫制：凡殓者必索其身畔。得罗巾，有诗，以闻于上。上伤之，以宫监不早闻，枝杀数人。诗曰："闷倚栏杆强笑歌，娇恣无力怯宫罗；欲将旧恨题红叶，只恐新愁上翠蛾。雨过玉阶天色净，风吹金锁夜凉多；从来不识君王面，弃置无情奈若何！"南宁伯毛舜臣在南京留守，洒埽旧内，见别院墙壁，多旧时宫人题咏，年久剥落，不能尽识。其一署云媚兰仙子书，末二句犹存云："寒气逼人眠不得，钟声催月下斜廊。"字婉丽，辞忆凄怨，可想其风神月思。(《尧山堂外纪》)

周才美为子娶妇，见其贤能，分理家政，付与斗斛秤尺各二器，谕以出轻纳重，大小长短之法。其妇不悦，即拜辞舅姑，不愿为妇。才美愕然曰："吾家薄有田产，可供伏腊，何遽辞去？"妇曰："翁之所为，有逆天道，妾他日生子，定不肖败家；人谓妾之所生，恐被沾累。"才美曰："汝言诚是，当悉除之。"妇问："所用斗秤年数若干？"才美曰："约用二十余载。"妇曰："必欲妾留此，许以小斗量人，大斗量出，小秤短尺买物，大秤长尺卖物，以酹前日欺瞒之数。"才美感悟，欣然许诺，听其所为；其妇后生二子，皆少年登第。(《臣鉴录》

木生泾字元经，正德朝以乡荐入太学，尝登秦观峰，梦老媪携一女子甚丽，以一扇遗生，有诗云："烟中芍药朦胧睡，两底梨花浅淡妆；小院黄昏人定后，隔墙遥辨麝兰香。"明年入都，道出土桥，渡溪水，得遗扇于草中，异之。题二诗于树上云："隔墙遥望绿杨斜，联袂女郎歌落花；风定细声听不见，茜裙红入那人家？异鸟娇花不奈愁，湘帘初捲月沉钩；人间三月无红叶，却放桃花逐水流。"永乐中用荐为工部郎沐浴之日，偕僚友同出土桥，偶憩田家。老媪熟视其扇曰："此扇吾女涓涓手迹也，偶过溪桥失之，何为入君手？女寻扇至溪桥，见二绝句，朝夕讽咏，得非君作乎？"命涓涓出见，宛如梦中，二诗果生旧题也，共相叹异，遂为夫妇。(《列朝诗集》)

闺许多有带英气者，王季重先生女题《蔺相如传》，有"七寸小臣刃，五步大王头"之句，一时称其豪拔，管于嘉从洪承畴军，其妻吴叶仙送之一绝："万里从军急，孤身一剑愁，家园落日里，莫上最高楼！"亦有英雄气色。后管卒，设帐受女徒，终于尼。(《西泉外集》

徐氏居莆之北关，父庞乡为新安郡丞，以女许配俞郎。俞纨袴儿也，合卺之夕，傅姆嘱属对句而就寝。徐指二砚出句曰："点点杨花入砚池，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俞缩瑟不能成句。徐笑曰："何不云'双双燕子飞

帘幙，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后徐氏卒，俞郎取其著作，焚弃之，仅存批点二十一史，又《悼志赋》一首，梁鸿王凝妻诸赞，及读《离骚》、六朝、隋唐史论数十篇，友人郑邦衡梓之以传。（《列朝诗集》）

瑶华字灵光，金陵曲中名妓，归于新安江景纯。负侠气，忧时慷慨，期毁家以纾国难，灵光多所佽助。景纯以畏友目之，卜居白门城南，筑楼六朝古松下，读书赋诗，屏却丹华。景纯好畜古书画鼎彝之属，经其鉴别，不失毫黍，王伯谷亟称之，以为今之李清照也。景纯在里门，有《寄衣诗》云："闭妾深闺惟有梦，怜君故国岂无衣？"手字清勤婉约。景纯没后，遂不作诗，所著远山楼槁亦不存。吴非熊尤岸然自负，灵光诗一出，皆阁笔检衽。（同上）

天启元年，宣抚使奢崇明叛，石硅宣抚司掌印女官秦良玉勤王。秦氏世为宣抚司，兄秦邦屏邦翰援辽力战死。弟秦民屏重伤，突围出得归。时蔺贼厚遗秦氏求其助。良玉斩使留银，率所部精兵万余，同弟民屏及侄翼明，卷甲疾趋，潜度重庆，营于南平关，扼贼归路。遣兵夜袭两河，烧其船以阻贼东下，自率大兵沿江而上，水陆并进。又留兵一千，护守忠州，以为犄角。移文夔州，设兵瞿防塘，为上下声援。后又大破流贼；女将掌兵，一时无两。（《贞胜》）

崇祯末，秦良玉自将兵三万援夔城，过夔一步，即其石砫司，守夔亦守家也。知绵州陆逊之罢官归，巡抚遣之按行营垒，过秦。秦冠带佩刀出见，左右男妾十余人，然能制其下，视他将加肃，为陆置酒叹曰："邵公不知兵，吾一妇人受国恩应死，所恨与邵同死耳。"未几贼大至，张令被射死，秦石砫兵亦覆没。秦单骑见抚曰："事急矣！尽发吾溪洞之卒，可二万，我自廪其半，半饩之官，足破贼。"土官家用一箐一帚调兵者，最急箐以能破者毕至，帚则扫境内出也。邵见嗣昌与己不相中，而蜀无见粮，峒寨之人记可信，遂谢玉良计不用邵抚捷春也。（《稗史》）

王二本女子，顺天安东人，年十八父母携之入京，易男子衣冠，鬻于镶白旗德任。甲寅黔滇乱德任南征，挈之往，尽瘁服劳，周旋戎马之间，凡七载，德任爱其勤。辛酉滇南平，大师凯旋，次江黄而王二病，延医弗瘳，一夕气垂绝；主人办棺具，易其衣，乃知为处子也。众皆色然骇，相与嗟泣。比鸡鸣复苏，调治之，病愈，王知迹已露，请为尼，主人许之。满兵在楚者数万，传为美谈，醵金共作佛事。祝发之日，送者如云。（《桑门王二传》）

四川石砫女帅秦良玉帅师，秦王召具赐彩币羊酒，御制诗旌之曰："蜀锦征袍手制成，桃花马上请长缨；世间不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崇祯遗录》）

崇祯四年七月，贼点澄子自秦入晋，犯沁水县，七陈化有豆庄，故张忠烈公铨里居也。先是铨父尚书五典谓天下将乱，筑墙为堡甚坚，至是五典已没，铨子道浚道泽官京师，贼至众议弃去。铨妻霍氏语其幼子道澄曰："避贼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贼，身不保，等死；死于家，不愈死于野乎？"躬率僮仆守，贼缳攻之，堡中矢石并发，伤贼甚众。四日退冀北道，王肇生表之曰夫人。（《戍流寇始末》）

江苏韩巡抚遣干办赍金与札，赴北京，道山东旅店楼上，误倾污其衣，怒甚。店主向楼骂曰："浪小妇，何污贵人衣？速下请罪。"干办知其为妓也，怒尽解；比至，颜色妖异，光焰动人，是夜遂接枕席。四鼓起行，妓亦去，至前林，则响马号箭至矣。干办泣曰："予奉公往都，若劫我，祸将不旋踵。"盗近前，乃美少年，忽掷帽睁星眸曰"认得老娘否?"干办视之，夜来妓也，哀告之。妓曰："念汝枕上情，文书与手札俱还汝。"尽攫其金去。干办反责店主，店主曰："旅客如织，彼与汝前后同来投宿耳，知为谁乎?"（《柳朝丛谈》）

都城南居贤坊民刘兰女刘氏，以哭母毁死，巡城御史曹选以闻。氏颇知文墨，并习女工。万历二十七年，曾经备选贵人不中，遂不肯择人，毁齿自矢，事两尊人甚孝。三十岁足迹不出闺门，日惟闭户诵经读书，兼作女工，即至亲比邻，未尝见其声色。本年八月，母张氏病笃，女悉心奉侍，母进食，女亦进食，母不食，女亦不食。至二十三日，张死，女跪灵前泣血，水浆绝不食。至九月初三日，女亦气绝，死时异香满室，人咸异之。（《崇祯长编》）

谭屑

《谭屑》类清谈矣，何《焚麈》之有非也。村媪磨针，呼以悟学事，有不相谋而相师者是在其人。

张汤之为父，而有张安世之子；刘歆之为子，而刘更生为之父。许敬忠之为祖，而有许远之孙；韩侂胄之为孙，而有韩琦之祖，信乎！贤否不系乎世类。故祖父之贤者，子孙当思克绍前烈；父祖之不贤者，子孙当思克盖前愆。（《稗史》）

兵部尚书如瑺衡州衡山人也，明成祖兵起，首先劝进，封忠诚伯。后死，召其子镛袭爵，以父在功罪之间，不受。宋晟定远人也，以父开国，袭都督。建文时，通谋于燕，其子瑄乃以力战死于灵璧。瑺晟二君，有愧乃子。（同上）

张弘范张世杰本兄弟也，而一为元伐宋期于削平；一奉宋抗元，志存社稷。比于诸葛弟兄，又有间矣。（《楮记室》）

王安石剏为新法，而其弟安国非之；韩绛附会安石，而其弟维争之。曾布阴祸善类，而其弟肇移书劝之；邪正相反，诚判若参商。至若王处仲亲为叛逆，而其弟竺法深独脱然游方之外，此尤品之最卓者。（《说储》）

徐中山王而有增寿之子，李岐王而有景隆之子。增寿为弟，而又有辉祖之兄，何父子兄弟迥殊欤？（《丽亭新语》）

阮籍遗落世事，不向礼数，取教其子浑则曰："仲容咸已预吾此流，汝不得复尔。"元延祖弃官反初服，尝曰："人生衣食，可适一饱，不宜复有所须。"每灌园掇新，以为有生之役尽此。及戒其子次山辈，则曰："儿曹逢时，故（时禄山反）不得自安山林，勉励名节，无近羞辱。"古人父子相期，不必出于一涂。（《说储》

李斯长男由为三川守，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李由告归咸阳，李斯置酒于家，百官长令，皆前为寿，门庭车骑以千数。李斯慨然叹曰："吾闻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可以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其后卒及于祸。吴陆逊为丞相，子抗大司马抗子机为大都督统军二十万。后军败被谮，父子兄弟皆死。唐杜审权位至宰相，子让能位太尉平章事，让能子晓朱梁时为礼部尚书平章事，让能赐死，晓为乱兵所杀，三世为将相，道家所忌也。汉之萧曹，唐之房杜姚宋，身佐英主，手造王图，而曹至子削封，萧五祀绝祀。房乔次子遗爱与公主谋反诛。杜如晦次子荷说承乾建大事诛。姚崇长子彝，次子奕，奕子闲为牛仙客幕府，见仙客疾亟，逼仙客为表，荐奕为相。仙客妻以闻，元宗杖杀之。宋璟六子，浑尚怒华衡，俱以赃败，广平之业衰焉。再造之功，若郭汾阳三四传不复能振裔孙元亨仅为永兴教授。狄梁公曾孙飘泊岷汉，于谒侯王。宋相三，李文正公昉，文靖公沆，文定公迪，一时名宰，子孙相继宦达，数世之后，亦复萧条，无一人在仕版者。昔郭汾阳治第，谓工人曰："好筑墙，勿令不牢。"筑者对曰："数十年来，京师达官贵人，亦皆某所筑；今某死某亡，某败某绝，人自改换，墙固无恙。"公闻之惕然，即请老。（《鸡窗剩言》）

有举孝廉而为人主者，魏武吴大帝也。状元及第而为人主者，夏主李遵顼也。（《续笔剩》）

郭霸常来俊臣粪秽，俊臣鄙之；宋之问捧张易之溺器，易之轻之。阎朝隐为武后祷疾，以身代牺，后张元一画代牺图以进，后大笑，鄙其为人；赵履温褰衫为安乐公主背挽犊车，后遭僇，人割一脔，骨肉俱尽。成敬奇省姚崇疾，对崇涕泣，怀中置生雀数头，向崇放而祝之，愿令公速愈。崇恶其媚曰："此泪何自而来？"遂不复接遇。宝怀贞诏事中贵，每见士人无须，误为中官，必曲加承接，卒不免贬，明皇时投水而死。噫！彼辈为谄佞可悦人耳，乃轻则取厌，重则丧身，冷眼觑来，可不枉做了小人？（《座右编》）

项王喑哑叱咤，当是极粗豪男子；而宠恋虞姬，临亡不舍。苏子卿吞毡啮雪，视死如归，而不免取彼妇生子。关云长忠肝义胆，可对天日，而启曹公求秦宜禄妻，曹又疑而自取之。赵阅道为铁面御史，乃悦一营妓，令老兵夜召之，又令人促之。范文正守鄱阳，属意小妓，既去，乃以诗寄卫玠而取之。此数公事，皆与其人绝不相类，当是色戒未易破除。宋璟正色立朝，而善羯鼓，赋梅花，又似极风流人物，尤不可晓。（《客中闲集》）

袁中彻以相名天下，有二婿，一为盗死狱中，一覆舟死于水，二女皆寡于家。忠彻每为谈相，妻必叱云："莫讹言，且相女婿之目何在？"曰："吾能人相，不能天相也。"（《豆棚谈》）

王广津作相日，穿庭一井，将天下宝玉珍珠投其中，没水共饮。李昌夔在荆州打猎，其妻独孤氏亦出红妆锦，勒女队三千人。鱼朝恩有洞房，四壁安琉璃板，中贮江水及萍藻，诸色鱼虾，号鱼藻洞。段文昌富贵后，打金莲花盆盛水濯足，谓酬生平所不足。元载宠姬薛瑶英幼喻香，肌肉皆香，处以金丝却尘褥。李德裕好饮惠山泉，自京至常州，置水递。虞孝仁伐辽，以骆驼负函盛水，养鱼自给。羊稚舒冬酿，令人抱瓮，须臾复易使酒速成味美。符郎 使小儿跪而张口承唾。于顿为襄州日，点山灯一，上油二千石。石季伦厕有纱帐茵褥，婢供香囊，刘实谓误入其内。刘琰侍妾数千，悉教诵《鲁灵光殿赋》。苇陟馐备珍奇，厨中所弃，犹值万钱，宴公侯家，虽极水陆，不下箸。噫！天地生财，只有此数，彼嗟半菽不饱，独非吾属毛离里而来者乎？侈汰自豪，究皆祸不旋踵，岂天道之恶盈，抑亦人事之必至？（《培元录》）

狄梁公之思亲也，南望白云而伫立，梁景之思兄梁瑄也，亦南望白云而惨然。孝友根于至性，辄以云物动情，亦见性情合处。（《说储》）

晋灵公刺客，不杀赵宣子，汉杨琳刺客，不杀蔡中郎，晋刘裕刺客，不杀司马楚之，唐太子承乾刺客，不杀于志宁，淮南张颢刺客，不杀严可求，西夏刺客，不杀韩魏公，苗刘刺客，不杀张魏公，此辈正自有人。（《蜩笑偶言》）

《前汉书》表古今人物，其失也浑，《新唐书》表宰相世系，其失也滥。备三长如班欧，犹有此失，矧其他乎？

(同上)

狄灵庆亲为袁粲门人,而抱首粲!子者,庆也,周某(史失其名)亲为陆超之门人,而手斩超头者周也。陶谷亲为晋相李崧所录用,而构成崧族诛者,谷也。究之狄被噬于□狗,周折颈于坠。相阿之死,墓门屡遭雷殛,而骸骨不少留,彼其仇视恩地不祥莫大焉。(《说储》)

剖冰而双鲤跃出者,王祥也;叩凌而一鱼踊出者,王延也;卧冰而童子送鲤者,楚僚也;泣祷河神而冰开得尺许蹶者,查道也。又焦华冬中得瓜,以愈父疾;王荐雪中得瓜,以止母渴。孝思所感,动植之类,且以非时应之。彼季夏思冻鱼脍,仲冬思生地黄者,即慕容熙以南面之尊,切责有司,而犹不得,以是益信孝感之神。(同上)

古之异人,去来必有所自,微子感牵牛星,颜子感中台星,张良感弧星,樊哙感狼星,东方朔感岁星,则生而禀星精者也。传说为箕,奚仲(四星)造父王良(并五星)各垂象于天,则殁而成列宿者也。又如唐房琯为永禅师、白乐天海中山主,宋晁迥静居天主,杨亿武夷君,陈尧汶南庵主,张方平山藏院知藏,欧阳修神清洞主,韩琦紫府真人,富弼昆仑真人,王会青草堂和尚,苏轼陕右成禅师,皆生而知前身者。蒋济为南山伯,荀顗为秦山君,刘聪须遮国王,韩擒虎蔡襄并阎罗王,皆死而知后身者。(同上)

朱子《纲目》一书,字字继《麟经》之笔,莒人灭鄫,《春秋》不为少讳,乃吕易嬴,牛易马,何《纲目》竟不置一词乎?且期年而生子政,既云期年,焉知非嬴氏之种?得毋恨始皇焚书坑儒,为此论以快心乎?若牛马之谣,乃魂时张夜石图,所现他物甚多,不止牛马二种,何得以此定其为牛吏子与?武氏亦系篡夺,世人不乐为辨之也,朱子作《纲目》要非无见。(《啸虹史》)

杜子美客耒阳,一日过江上,舟中饮醉。是夕江水瀑涨,子美为惊涛漂泛其尸,不知落于何处。元宗思子美,诏求之聂令,乃积空土于江上曰:"子美为白酒牛炙胀而死。"(《剧谈》)

李白人传其醉游采石,捉月而溺死,然今采石矶有李墓,或云病死,另详豕渡。(同上)

元祐党人之贬,苏子瞻得儋州,子由得雷州,刘莘老得新州,皆取字之偏旁,则几以迁客为戏。(同上)

文翁拔剑击江神而回复,水遂平,王遵执璧,当金堤而水波旋却。武肃命强弩射海涛,涛头竟趋西陵。白沃史君以鞭指当湖,而东南一隅,水至不没,精诚既至,足迥狂澜。(同上)

张洪阳相公见《玉茗堂四记》,谓汤义仍曰:"君有如此妙才,何不讲学?"汤曰:"此正吾讲学,公所讲是性,吾所讲是情。"(《遣愁集》)

子美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言其无假借也,而语意不露,味之愈佳。子云家无担石之储,其作《法言》,蜀人赍钱十万,愿载其名,子云却之。张知白守亳,亳富人修佛庙成,知白召穆修为记,富人遗五百金,求修附名。修投金庭下曰:"吾不忍以匪人污吾文也,彼售书求米者,非惟人品径庭,即其书可知矣。"(《稗史》)

唐荆川曰:"仆偶想宇宙间有二三绝可笑事,其屠沽细人,稍有一碗饭吃,死后必有篇墓志。其达官贵人略有些名,自在世者死后,必有部诗文刻集;如生而饮食,死而棺椁之不可缺。"而王所谓墓志与文集者,皆不久泯灭;若尽存在世间,即使以大地为架子,亦安顿不下矣。倘悉付祖龙,南山煤炭竹木,尽当减价。(《遣愁集》)

金坛三茅灵观,每年显化摄众,自陈罪业,荤酒断迹。及湖贼揭竿山顶,千年宫殿,付之一炬,而山神不能杵伏。甲寅之乱,江西上清宫亦为贼毁,说者谓天师但能驱邪魅,不能制生人,然数之所为,岂易避焉?(《鹏升集》)

瓠里子自吴归粤,相国使人送之曰:"使自择官舟,以渡送者。"未至,于是舟泊于浒者以千数,瓠里子欲择之而不能识。送者至,问之曰:"舟若是多也,恶乎择?"对曰:"甚易也,但视其敝篷,篷折桧帆者,即官舟也。"从而得之,瓠里子仰天叹曰:"今之治政,其亦以民为官民与?则爱之者鲜矣,宜其敝也。"(《郁离子微》)

宣德间,慈溪一县令初至任,谓群下曰:"汝闻谚云:'灭门刺史,破家县令乎?'"中有一父老对曰:"某等只闻得岂弟君子,民之父母。"县令为之默然。(《西墅杂记》)

兵部尚书徐晞家居,新贵皆薄其出身吏胥。状元某归,徐往贺,不得已往答,不与言,一茶而起。徐问曰:"状元几年一个?"笑答曰:"三年。"又问:"吏员为尚书,几年一个?"无以答。某同人儒学,某指夫子像戏之曰:"认得这位老先生否?"晞曰:"认得这位老先生是不由科目出身的。"(《蓉泚集》)

龚介庵祖锡由江南布政,内升太常寺卿,偕予修辑《赋役全书》。馆中语诸同事云:"赵农部每与予面谈,不讳吏员二字,吾甚感其重;我若加意周旋,反成轻佻。"

何淡所撰李克嗣墓志铭，赞曰："前数十年，士大夫多以富为讳，争自洒濯，以免公议。今闻人仕，众必问曰：'好衙门否？'闻人退，众必问曰：'有收拾否？'且耀金珠、广田宅，以骄里闾者，世不以为过，亦风气使然。"(《玉堂丛语》)

有牝鸡啼者，主人命宰之，左右曰："此不祥之兆，同为宰鸡。"主人曰："是鸡之不祥也，彼一啼而罹杀身之祸，于人何预耶？"(《莫氏入林》)

牝鸡司农，及雄鸡夜啼，俗皆谓之不祥。余居杭时，鸡忽夜啼，命宰之；三儿景行方幼，遽止之曰："信不祥乎？鸡乃预报主人，是忠也；若不足信，又何为以一啼而戕其命？"余以其近理，遂从之。

凡遇奇异之人，奇异之事，要有定见，漠然不动，方无诖误。江西举人但调元，素有文名。一日游琼州，遇李某王某讲天文，尊信之，讶为异人。万历癸丑会试，调元首二场佳甚，叶台山相国已拟为会元。反阅第三场，问天文策，对云："惟海上李某王某可聘入修定。"叶大惊，亟黜落之。朱平涵相国曰："但生琼州之游，特寻冤对，以厄其进取耳。"余笔此以为见谶易动者之戒。(《苏谭》)

赵清献欲绝欲，挂父母画像于卧床中，以自监。赵康靖中岁，尝置黄黑豆于几案，以验善恶。欧阳文忠暮年，有小疾，不服药，只孤坐习思以却之。文节构枯木庵死心寮以为养疴之所。伊川于室中置尖物，刘元城谪炎瘴，举念绝欲。东坡谪瘴乡，惟尽绝欲念，为万全之良药，古人克己工夫如此。(《座右编》)

汉张仓子百人，赵王彭祖子七十二人。唐隶王琰子五十五人，荣王琬子五十八人，延王宾子三十六人，皆玄宗之孙，而玄宗亦有子三十人，宋徽宗子三十八人，张耆四十二人，杜子微一百四十人，冯盖三十人。(《涌幢小品》)

胡梅林被逮，自谓宋以来少保当厄者三人，一岳武穆，一于忠肃，一自谓也。然胡虽有劳，要非二公匹，而汪南溟以戚南唐匹之。戚本良将，以江陵波及，自蓟门调广西，不贬爵，与胡之被逮者又异，那可并举？(同上)

三代后，尝言有三个匠：一漆匠金安藏，一石匠安民，一漆匠杨瑄。士大夫有愧此三匠者多矣！(《啸虹笔记》)

卷七 獭祭寄

寄园主人曰："事不洞晰，引用必讹义，山所以獭祭也。古今书籍繁夥，徒抱枵腹，以与昔人抗衡，难矣哉！若夫占天必辨星躔，论人必穷幽奥，读古必蒐怪僻，著述必极蠢动；虽周公复生，岂易言耶？姑汇人所必用者，勿贻操梃而战之讥，则幸矣！"

天　时

兵法云：甲子兴周，往亡灭燕。征战危事，尚可不拘时日，况其他耶？然阴阳术数，信不足凭，不锄其根，不足伏愚脊之心，杜拘泥之口也。请言天时。

《隋书·元胄传》文帝尝于正月十五日，与近臣登高，时胄不在，上即令驰召之。及胄见上，谓曰："公与人登高，未若就朕也。"赐宴极欢。正月十五日登高，不见他书，尝考之韩退之有《人日登高诗》。(《老学庵续笔记》)。

冬至夏至谚语，与今南北俗传不一，今揭其二。冬至：一九二九，行人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篱头吹觱栗。四九三十六，方才冻得熟。五九四十五，穷汉街头舞。六九五十四，乞儿争志气。七九六十三，破衲足头檐。八九七十二，猫狗寻阴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齐出。夏至：一九二九，扇子不离手。三九二十七，吃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争向露天宿。五九四十五，树头秋叶舞。六九五十四，乘凉不入寺。七九六十三，床头寻被单。八九七十二，夜眠添夹被。九九八十一，家家打炭坂。俗语止传冬至，不传夏至，读冯慕冈《月令广义》，因得见此俗谈巷语，必有来历。(《客中闲集》)

《鲍宣传》注，持时夜行，夜行如今持更是已，持时如今报时是已。《汉官仪》黄门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如今五更也。(《孔氏杂说》)

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日为月忌，凡事必避之，其说不经。后见卫道夫云："闻前辈说此三日，即河图数之中宫五数耳，五为君家，故民庶不可用。"此说颇有理，因图于此。(《野语》)

陈指挥铎善词曲，作《京师月令记》，二月下曰："是月也，壁虱出沟中，臭气上腾，妓靴化为鞢。"最善名状。(《客坐赘语》)

京师二月淘沟，秽气触人，南城烂面衚衕尤甚，深广各二丈，开时不通车马。此地在悯忠寺东，唐碑称寺在燕城东南，疑为幽州节度使城之故壕也。

尝见纪载，河冻有鱼龙花草形，或在屋瓦上有之，类以为祥异。《格致草》曰："崇祯壬申腊月，余楼檐瓦冻为花草狮凤之形，叹曰：'蜃气象楼台，旷野气成宫阙，是冻亦偶然合之，如雨豆雨麦，偶象豆麦耳，松虫之毛象松，柑虫之色象柑。湿热所蒸，顷刻漫山布岭，耳目口鼻，肠胃毕具，可以通观。又如落星为石象狗首，便曰天狗。不知是火吸土气，或至火际，一经镕铄，如陶土成砖，故初落，热不可摩。又见星石久藏变小，亦缘火初炼土，急切成质，苞含有气，久则气消而质自敛；雹窍亦然，雪霜雾露之后，微风飘漾，往往成纹耳。'方密之曰：'光气与形象互成，既有形象，必有所尚，何足怪乎？'"（《物理小识》）

人　物

阖辟内人类万殊，可尽诘所称之何自耶？庄子云：郢有天下，犬可以为羊，马有卵，丁子有尾，人即为万物灵。其称名代殊，安知其不由是也？披览旧闻，有触即书，若必核其详备，则载籍极博矣。

《吕氏春秋》宋康王饮酒室中，有呼万岁者，堂上悉应。《战国策》冯驩烧债券，民称万岁。《韩非子》巫觋之祝人曰："使君千秋万岁之声聒耳。"《新序》梁君出猎归，入庙中呼万岁。纪信乘黄屋，载左纛曰："食尽汉王降。楚呼万岁。"陆贾奏《新语》，左右皆称善，呼万岁。汉武帝登嵩高，呼万岁者三。元帝送许后入太子家，谓左右酌酒贺我，左右呼万岁。《冯异传》赵臣将兵助异，并送缣縠，军中皆称万岁。王望曰："今日虽击牛酾酒，劳飨军士，皆称万岁。"伏波马援封侯，乃有请上雅寿，掾吏皆称万岁。吴甘宁入魏营，斩数十级，还入营作鼓吹，称万岁。是则庆贺之际，上下通称之，初无禁制，不知自何时始，专为君之祝也。（《东斋记事》）

尧女有娥皇女英，舜妹有嫘手，舜女有宵明烛光，汤有帝乙归妹，周成王之女，嫁于陈，并未有封邑之号。至周中叶，天子嫁女于诸侯，天子至尊，不自主婚，使诸侯同姓者主之，始谓之公主。汉制帝女为公主，帝姊妹为长公主，帝姑为大长公主。《后汉制》皇女皆封县公主，仪服同藩王。（《客中闲集》）

明初阁臣，大约初入为东阁，进文渊，又进武英，以及谨身（今为建极）华盖（今为中极）。惟文华，则二百余年来，在永乐间权谨以孝行举拜文华殿大学士；至万历三十五年，加山阴朱文懿公赓，亦一奇也。又殿阁递进不相兼，而高文懿縠以谨身兼东阁、王毅愍谨身兼东阁，又一奇也。（《涌幢小品》）

文臣称总督，武臣称总兵，皆是虚衔。总兵之名，见于元末明初，因之中山王伐吴檄曰："总兵官准中书省咨云云"。至元统年，始有定名，曰总兵，曰副总兵。总督见于宣德中，巡抚总督粮税。至麓川之役，王靖远用之军务，侯琏继之，靖远转南兵部，亦曰总督机务。乙巳之变，于少保以本兵称总督，未几用之两广，又用之两广、湖贵，用之两广、川贵，用之陕西，用之宣、大。嘉靖时又用蓟、辽、保定，用之浙、直、江、福，并用之漕河。正德末年，武宗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于是改总督为总制。嘉靖三十年，世宗以制字非人臣得称，仍改总督。胡梅林总督浙、直、江、福，是嘉靖三十八九年事，而民间至今称曰胡总制云。张经至总南直隶、浙江、山东、福建、两广，凡文官至总督，称军门巡抚，操江不与焉。抚操经过所督地方，要谒见，至大门外下轿，由中门入后堂相见。军门上坐，抚操列坐，其送迎军门，俱至大门外看轿。各总兵照抚操事例，移文俱用印信呈文，相见介胄行跪，勋臣亦由旁门庭参，其隆重如此。然总兵行跪，勋臣庭参，亦太甚矣。至近日操抚皆称军门，御史捶参将，陵僭又将何极？两广总兵旧皆以勋臣充之，嘉靖四十五年都给事中欧阳一敬题请革去，以流官都督代镇，覆允为例。韩襄毅公初至广时，三司官以地方残破，皆待罪行事，故初见行跪礼，后因之。嘉靖壬子，都御史遂昌应槚论令改正先朝巡不许携家，亦如巡抚按之制。景泰初，给事中李实等奏言镇守巡抚等官，动经三五七年，或一二十年，室家悬隔，一切疾病婚嫁，不能相通，甚有无子可矜者。乞敕各官携妻子完住，许之，由是巡抚始得携家。（同上）

文帝七年，令列侯太夫人无得擅征捕。如淳曰："列侯之妻称夫人，列侯死，子复为列侯，乃得称太夫人；子不为列侯，不得称也。"然则妇人称太者，盖如是耳。（《孔氏杂记》）

子孙得称祖父之字。子称父字，屈原之言"朕皇考曰伯庸"是也。孙称祖字，子思之言"仲尼祖述尧舜"是也。《仪礼》筮宅之辞曰："哀子某，为其父某甫筮宅。"又曰："哀子某，来日某，卜葬其父某甫。"字父也。虞祭之祝曰："适尔皇祖某甫。"卒哭之祝曰："哀子某，来日某隮附尔于尔皇祖某甫。"字祖也。祔祭之祝曰："适尔皇祖某甫，以隮祔尔孙某甫。"两字之也。（《日知录》）

政和初定命妇八阶，孺人次以室人，后改为安人，亦见于大诏令。今《职源》等书，亦不载也。（《学斋咕哔》）

五代时称朋友曰周旋人，杨彪称其妻曰乡里。（《涌幢小品》）

贡举之士，以有司为座主，而自称门生，自中唐而后，遂有朋党之祸。会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书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进士，呼有司为座主，兼题名局席等条疏进来者。伏以国家设文学之科，求真正之士，所宜行崇风俗，义本君亲，然后升于朝廷，必为国器。岂可怀赏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谓门生，遂成朋

比。所以时风浸坏，臣节何施？树党背公，靡不由此。臣等议，今日以后，进士及第任一度参见有司，向后不得聚集，参谒于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会朝官，及题名局席，并望勒停（李肇《国史补》：既捷，列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大宴于曲江亭子，谓之曲江会）。奉敕宜依宋太祖建隆三年九月丙辰，诏及第举人，不得拜知举官子弟，及目为恩门师门，并自称门生。刘克庄跋陆放翁帖云："余大父著作为京教，考浙漕试，明年考省试，吕成公卷子皆出本房家藏。大父与成公往还真迹，大父则云上覆，伯恭见成公，则云拜覆，著作丈时，犹未呼座主作先生也。"寻其言，盖宋末已有先生之称，而至于有明，则遂公然谓之座师，谓之门生，乃其朋党之祸，亦不减于唐时矣。（《日知录》）

本朝亦禁称座师、门生，唯国子监祭酒司业，则刺揭直书生某人，余用光名而已。

《尔雅》父曰考，母曰妣。按古人自祖以上，通谓之妣，经文多以妣对祖而并言之。若《诗》之云"似续妣祖，烝畀祖妣"，《易》之云"过其祖，遇其妣"是也。《左传》"昭十年，邑姜，晋之妣也"，尤可证。（同上）

人伦称呼，古今多不同。《尔雅》称夫之兄为兄公，《逸雅》（汉刘熙撰）独称曰公，又曰兄忪（谓已所敬见之怔忪，自肃齐也）。洪迈初为弟妇保夫祷祠（夫随兄使金）曰："顷以兄伯出使，夫婿随行。"迈初谓《汉书》虽有兄伯之言，然非弟妇出称，心疑未妥，后见《尔雅》，乃知当言"兄公出使"为是。然今俗妇人称夫之父，反曰公，而称夫兄为公者，绝不知也。然《尔雅》谓称夫之弟曰叔，则夫兄亦可谓伯矣，何乃为此异称也？又《尔雅》称父之晜弟，先生曰世父，后生曰叔父，称父之兄妻曰世母，父之弟妻曰叔母。夫既可谓叔父叔母，则亦可谓伯父伯母矣，何以不言伯也？观《释亲四章》书，总无伯字。（《云谷卧余》）

《礼·檀弓》：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孔氏曰：人始生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年名。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同等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至五十，耆艾转尊，又舍其字，直以伯仲别之。《士冠典》：二十已有伯某，而年至五十，直呼伯仲尔。朱文公曰：吾年五十，即称伯仲，除了下面两字，犹今人不敢斥尊者，而呼为几丈之类，是不可以自尊也。《玉藻》：士于君所言，大夫没则称谥，若字，士与大夫言，亦称字，以君前臣名，而大夫字之为贵。及与大夫言而字大夫，虽孔氏谓言及它大夫则呼字，卑者盖亦字尊矣。（《稗史》）

今人别号菴字，印章往往不同，缘《说文》本无庵字，菴近俗也。予尝考之，菴字古书所用者，《蜀都赋》"八方菴蔼"，王充《论衡》"桃李梅杏，菴丘蔽野"，此取菴覆之义。至三国及晋，始有菴幔、菴闾之语，与今人所用菴字义同，菴字不可谓不古也。但篆籀以《说文》为宗，《说文》不载之字，用于印章，似为未妥。又按古篆有作弇者，又止借弇者，《石鼓文》作䆙，其字从穴，穴亦人居也。近见温陵古寺一册，有元人止菴印章，菴字作盦，详《玉篇》皿部，有盦乌含切，覆盖也。考古阁有伯戋馈盦，盦器皿，而借为菴舍字，恐舍形似器，亦犹汉阙之觚棱，其形亦本酒器也。（《升菴外集》）

旧制生员惟有廪膳增广，虽然，廪膳有额，增广无额。成化初，京师语曰："和尚普度，秀才拘数。"礼部姚夔颠覆国祚，不得已请奏，故附学立焉。（《四樵野纪》）

增广有额自宣德四年始，至景泰元年，照旧无额，后成化三年又额。（《尧山堂外纪》）

左右参将之名，起于洪武二十年，即左右副将军也。游击之名，见于武则天，以传游艺为之，用以罗织者，佐击起嘉靖年间。（《涌幢小品》）

凡土司官有武衔者，宣尉使同知安抚司，正长官副长官，土千户百户之类是也。又文衔者，上府同知通判推官土州同土县丞主簿巡检之类是也。长官司有属宣慰司者，有属府州县者，有属卫者。武衔土官，与属宣慰长官，专用目把汉把，俵而俵者也。文衔土官与属府州长官，事统于郡守州守县令，俵而汉者也。属卫长官，与卫官世姻，而势难钳制，不俵不汉者也。（同上）

监生历事起于天顺时，兵部尚书马昂所题，谓曹务机要，上下疏牍关系，不宜专委胥吏。当择监生文行明慎，综达时务，俾专司缮录，因课功高。其入铨常资，诏下所司通行，著为令。（同上）

男女之合，二情交畅，阴血先至，阳精后冲，血开裹精，精入为骨，而男形成矣。阳精先入，阴血后参，精开裹血，血入居本，而女形成矣。阳气聚面，故男子面重，溺死者必伏。阴气聚背，故女子背重，溺死者必仰。走兽溺死者，伏仰皆然。阴阳均至，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胎品胎之兆。父少母老，产女必羸。母壮父衰，生男必弱。古之良工，首察乎此，补羸女先养血壮脾，补弱男则壮脾节色。羸女宜及时而嫁，弱男宜待壮而婚，此疾外所务之本，不可不察也。（《褚氏遗书》）

饮食五味，养髓骨肉血，肌肤毛发。男子为阳，阳中必有阴，阴之中数八，故一八而阳精升，二八而阳精溢。女子为阴，阴中必有阳，阳之中数七，故一七而阴血升，二七而阴血溢。阳精阴血，皆饮食五谷之实秀也。方其升也，智虑开明，齿牙更始，发黄者黑，筋弱者强。暨其溢也，凡充身肢体手足耳目之余，虽针芥之沥，无有不下。凡子肖形父母者，以其精血尝乎父母之身，无所不历也。是以父一肢废，则子一肢不肖其父；母一目亏，则子一目不肖其母。然雌鸟牝兽，无天癸而

成胎者，何也？鸟兽精血，往来尾闾也。精未通而御女以通其精，则五体有不满之处，异日有难状之疾。阴已痿而思色，以降其精，则精不出，内败，小便道涩而为淋。精已耗而复竭之，则大小便道牵疼。愈疼则愈欲大小便，愈便则愈疼。女人天癸既至，逾十年无男子，合则不调；未逾十年思男子，合亦不调。不调则旧血不出，新血误行，或渍而入骨，或变而为之肿，或虽合而难子。合男子多则沥枯虚人，产乳众则血枯杀人，观其精血，思过半矣。（同上）

建平王妃姬等，皆丽而无子，择良家未笄女入御，又无子。问曰："生男有道乎？"褚澄曰："合男女必当其年，男虽十六而精通，必三十而娶；女虽十四而天癸至，必二十而嫁。皆欲阴阳气完实，而后交合，则交而孕，孕而育，育而为子坚壮强寿。今未笄之女，天癸始至，已近男色，阴气早泄，未完而伤，未实而动；是以交而不孕，孕而不育，育而子脆不寿，此王之所以无子也。然妇人有所产皆女者，有所产皆男者，大王诚能访求多男妇人，谋置宫府，有男之道也。"王曰："善。"未再期，生六男。夫老阳遇少阴，老阴遇少阳，亦有子之道也。（同上）

宣德中，赐太监陈芜雨夫人，天顺初，赐故太监吴诚妻两京第宅庄田，见《水东日记》诸书。予按《高力士传》，河间男子吕玄晤吏京师，女国姝，力士娶之，玄晤擢自刀笔吏，至少卿。《李辅国传》帝为娶元擢女为其妻，擢以故为梁州刺史。《朱子语类》梁师成妻死，苏叔党范温皆衰绖临哭。由是观之，椓人有妻，古今所同也。京师人谓此曹性男犹在，必须近女，岂其然乎？（《皇朝盛事》）

都者美也，鄙者陋也。《诗》云："彼都人士。"《史记》云："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以帝王所居文物整齐，士女闲雅为美，故曰都门，曰都人。以边陲郊野风裕疏略可鄙，故曰鄙民，曰鄙人。《左传》子产治郑，都鄙有章。（《铅椠》）

人　事

遇大事大疑，出片语而措泰山之安。宰相必用读书人，信哉！顾十七史从何处读起，皋禹所读何书，亦曰开卷有益，未必不资一时之酬对云尔。

仁宗亲信夏原吉最切，每朝罢，必呼至近御扆前，或随至便殿，面议政务。凡内诸司所进章疏，命拟旨，公拟旨多云"某部知道"。或以问公，则曰："予夺之柄，非臣下所敢事，故付之六部，定其可否而复取上裁，则事有所分，而权不下移也。"后旨多云"某部知道"，仿此。（《皇明泳化类编》）

杜诗："今朝汉社稷，心数中兴年"，人多疑子美误用，注中竹仲反，而不知其出处。按《宋史·笔断》曰："中兴谓中于理而复兴也，犹曰应当兴耳。"（《杜诗注》）

朱子尝曰："科举坏人心术，故其议学校贡举，谓今之为法，其所以教者，既不本于德行之实，而所谓艺者，又皆无用之空言。至于其弊，则所谓空言者又皆怪妄无稽，而适以败坏学者之心志，是以人才日衰，风俗日薄。"近代归震川与潘子实书曰："科举之学，驱一世于利禄之中，而成一番人才。世弊已极，士方没首濡溺于其间，无复知有人生当为之事。荣辱得丧，缠绵萦系，不可解脱，以至老死而不悟。"二公之言，深中应举士子之弊。（《云谷卧余》）

唐人举进士，必行卷者为缄轴，录其所著文，以献主司也，其式见《李义山集》新书序，曰：治纸工，率一幅以墨为边准（今俗呼解行也），用十六行式（言一幅解为墨边十六行也），率一行不过十一字。（《演繁露》）

唐太宗罢周公祠，始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此后世学校专祀孔子之始。前此所谓先圣者，周公也。先师者，孔子也。后世惟以颜子配享。（《古今原始》）

唐明皇始改颜回等从祀孔子者为坐像。（同上）

明皇始诏孔子门弟子从祀，前此孔子弟子，惟列像庙堂，不预飨祀。至是因李元瓘言，始得列享于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之上。（同上）

梓潼神祠，在处有之，而学宫事之尤谨。按梓潼为四川属县，四川上直参宿，参有忠良孝谨之象，其山水深厚，为神明之所宅。或谓斗魁为文昌六府，主赏功进爵，故掇科之士，往往事之。或谓神为张宿之精，《诗》所谓张仲孝友是也。（《三余赘笔》）

旧制殿试，皆有黜落，临时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屡经省试取中，摈弃于殿试者。故张元以积忿降元昊，大为中国之患。朝廷始囚其家属，未几复纵之，于是群臣建议，归咎于殿试黜落。嘉祐二年三月辛巳，诏进士与殿试者，皆不黜落，迄今不改。是一叛逆之贼子，为天下后世士子无穷之利也。（《客中闲集》）

礼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春秋》以称字为荣。同辈相称以字，至有称名者，见诸诗文，殊为典雅。近世谀佞成俗，直称表号，以为简慢，遂仅呼一字而以翁老承之，虽少年稚子，无不蒙此称者。夫父母存，恒言不称老，子舍而居尊长之名，冲幼而甘衰耄之目，岂非不祥？至形之文翰诗题，俗陋又不待言矣。（《云谷卧余》）

余读《莫氏人林》，有未四十称翁者，作诗讥之，今更不尔，可姗也。

江阴李诩《戒菴漫笔》曰：余少时肄业，并未见窗稿刻本。有书贾在利考朋友家，抄得窗课数十篇，每篇誊写二三十纸，到余家塾，拣其几篇，每篇酬钱或二文，或三文。忆荆州（唐顺之）中会元，其稿亦是无锡门人蔡瀛与一姻家同刻。方山（薛应旂）中会魁，其三试卷，余为从臾其常熟门人钱梦玉以东湖书院活板印行，未闻有坊间板，今满目皆坊刻矣。杨子常彝曰："十八房之刻，自万历壬辰《钩玄录》始旁有批点，自王房仲士骕选程墨始。至乙卯以后，而坊刻有四种。曰程墨，则三场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则十八房进士之作；曰行卷，则举人之作；曰社稿，则诸生会课之作。至一科房稿之刻，有数百部，皆出于苏杭，而中原北方之贾人，市买以去，天下之人，奉以为的，而他书一切不观。"（同上）

近时吕□□选本，为海内圭璧，他皆杂以窗作，借新榜人名目行世。及本人既发，则又刻在稿上，曰误刻订正，曰借某人刻，此风甚薄，渐至乡会墨皆赝作。今奉新令，礼部颁行真本，妍丑难掩矣，学者可不奋诸？

明太祖建国学于南都，乃制秀才监生之衣巾，既成，太祖亲服而试之，问马皇后曰："汝谓我何所似耶？"后笑答曰："似一个老官也。"至今监中皂隶，诮监生为老官。（《泳化续编》）

元，大也，始也，首也。人君立极建元，不曰一年而曰元年。每岁首月，不曰一月，而曰正月。正月一日，曰元日，盖欲人君体元以居正也。按古帝王纪元，始于汉。以一字纪元者，始于汉文帝后元年，景帝中元年。以二字纪元者，始于汉武帝建元元年。以三字纪元者，始于梁武帝中太通元年。以四字纪元者，始于汉哀帝太初元将元年。改元始于文帝十七年，辛垣平言候日再中。居项之，日却复中，于是更元年后，平以诈伏诛。（《客中闲集》）

子过其父为跨灶，解者纷纷，闻边徼中相马者言：马前蹄之上，有两空处，名曰灶门。凡善走之马，前蹄之痕印地，则后蹄之痕，反在前蹄之先，故军中人，谓之跨过灶门。考之东西南北，率同此称，夫跨从足后步过前，似后人追过前人之意，以拟子父于义为协。（《幽草轩录》）

古者拜礼，非特首至地然后为拜也，凡头俯膝屈手动，皆谓之拜。按《周礼》辨九拜之仪，一稽首，二顿首，三空首，四振动，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肃拜。稽首拜头至地下，顿首拜头叩地也，空首拜头至手也，振动以两手相击也，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肃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何尝专以首至地为拜也？乃知禹闻善言，则拜如揖之类是也，岂仆仆之谓哉！今人或以顿首，施于卑下；不知拜头叩地，岂卑下之所安乎？古者男女皆跪，男跪尚左手，女跪尚右手，以此为别。自唐武后尊妇人，始易今拜而不屈膝，此见张建章《渤海国记》。然又观《北史》，周时诏内外命妇拜宗庙及天台，皆俛伏。则知前此妇人盖已有不跪者矣。（同上）

隋唐之代，贡士皆考功主试。玄宗时，考功员外郎李昂为之举人，颇肆诋诃。玄宗以员外郎望轻，遂移贡举于礼部，以侍郎主之，礼部选士自兹始。又淳化三年三月四日，帝御崇政殿试进士，诏糊名考校，定其优劣为五等。第一至第二第赐及第，第三第四赐出身，第五赐同出身，五等之分，自此为始也。天圣五年，始同甲。则天永昌元年二月，策问贡举人于洛城殿前，殿试自此始。（同上）

子者，男子通称，孔子大圣，孟子大贤，例只称子。孔子汉号夫子者，邢昺《孝经疏》云："孔子尝为鲁国大夫，故弟子连官称尊之，以别余人也。"后之尊师者，因例曰夫子。近时朱文公称周程，特曰子周子、子程子，复于姓上系子。按《公羊传》曰："子公羊子、子司马子。"何休释云："加子姓上，名其为师也。"若非师而但有德者，不以子冠氏上，朱子于周、程，盖尊师之。（《识遗》）

《白虎通》曰："贽用雁，取其随时南北、不失其节，明不失女子之时也。"《仪礼》云："《昏礼》用雁，取其顺阴阳往来之义。"《昏礼》曰："贽不用死。"故《诗》云："雝雝鸣雁。"《六经天文编》云："雁得中和之气，热则即北，寒则即南，以就和气。为礼币者，一取其信，一取其和也。"焦弱侯曰："亲迎执雁，先儒谓取不再偶之义，考《仪礼》自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凡五用雁。夫雁非时有之物，而生者尤为不易，使昏礼而必需是，则天下之不得妻者多矣，不如易以鹅者为是。"（《云谷卧余》）

鹅终非雁也，失古人初意。吴徽仲施虹玉辈，皆以银制雁行之。余谓刻木为雁，绘以采色，既肖飞鸣之形，复可贫富通用，则道学之乡，古礼可复，亲迎可行矣。

《物类志》曰："将斧潜于妊妇床下斫之，必生男，试将斧于雌鸡欲卵时，可验也。旧有佩雄黄精、衣冠照井之说，亦与胎教同其意耳。无意中呼妊者回头过户限，视其左右，以知男女。孕妇食桑椹，复食鸡鸭蛋子，横生；食姜，子六指；在孕恒闻鹰鹞声，生子不畏雷。禾曰：'阴经方动而交，则子生发白肝枯，俗名社公，皆气之不纯焉耳。'经曰：'阴搏阳别，谓之有子。'按尺内也，以左右辨男女。医曰：'心脉动如豆大，肝脉滑而两尺甚者，妊也。命门旺为男胚，心动肝滑而两尺弱者，别病也。'"（《物理小识》）

《南史》张元始及朝野佥载曹大年郈吉以此断之。唐张鷟《耳目记》柳州曹泰八十五生子曰曾，日中无影，曾年七十方卒。张孟奇言今不验，则遂有帷簿之疑。

又言贤囊下觔，谓之影智，以为甚言其精衰耳。老人亦有强于后生者，或曰一岁中，其影仿佛；及长，血气自旺，则与人同。（同上）

苏州范公某老而生子允隆，外人多疑之。范乃广召亲友，酒酣，出己足六指示之，抱子出足亦六指，众议乃息。允隆己未召试博学宏词。

黎久曰："有处女孕者，其家讯掠百至，而卒无明验也。或神交气交，或精交；女国照井而孕，亦气交之理乎？"《外纪》鞑靼有女国曰亚玛作搦，俗惟春月容男子一至其地，生男辄杀之。（同上）

《颜氏家训》言江南风俗，二亲若在，每至生日，常有酒食之事。无教之徒，虽以孤露，其日皆为供顿，酣畅声乐，不知有所感伤。程氏云："人无父母，生日当倍悲伤，更安忍置食张乐以为乐？若具庆者可矣。然梁元帝当载诞之辰，辄斋素讲经。"唐太宗谓长孙无忌曰："是朕生日，世俗皆为欢乐，在朕翻为感伤。今君临天下，富有四海，而欲承颜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有负米之惜也。《诗》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奈何以劬劳之日，更为宴乐乎？"泣数行下，群臣皆流涕。则前世人主未有生日为重，而庆贺成俗已久矣。《漫录》又说唐中宗以降诞日，宴侍臣内戚，与学士联句，人主生日乐宴为寿，殆始见此时，固莫盛于明皇也。按唐开元十七年八月，上以生日宴百官于花萼楼下，左丞相乾曜、右丞相说帅百官上表，请以每岁八月十五日为千秋节，布于天下，咸宁宴乐，休暇三日，此置节之始。十九年以千秋节降死罪流，以下原之，此恩赦之始。二十四年八月千秋节，群臣皆献宝镜，张九龄献《千秋金镜录》。至代宗大历元年十月，上生日，诸道节度献金帛器服、珍玩骏马，此受贡之始。德宗以诞日，岁诏佛老者大论麟德殿，并诏给事中徐岱等讲说，此说法之始。穆宗长庆元年，诏："七月六日，是朕载诞之辰，其日百僚命妇，宜于光顺门，进名参贺，朕门内与百僚相见。"虽尝敕停，寻复行之，此进名受贺之始。长庆四年敬宗初立，徐泗观察使王知兴以上生日，请于泗州置戒坛，度僧尼资福，此度僧之始。文宗开成二年，诏："朕之生辰，不欲屠宰，用表好生，非是信尚空门，将希无妄之福。自今宴会疏食，仕陈脑醢，永为常例。"此禁屠宰之始。纪节以来，袭为大典，虽本自开元，而明皇久以生日为重矣。王皇后宠衰，泣曰："三郎独记不得何忠脱紫半臂，换一斗面，为生日汤饼耶？"盖旧事也。明皇不惟自寿，每自让皇帝宪，生日必幸其宅，移时宴乐。惠宣太子业被疾，明皇自视，会既愈，幸其第，置酒赋诗，为初生欢，此恺悌之至情。天宝十四年六月一日，贵妃杨氏生日，幸华清宫，于长生殿奏新曲。会南海进荔枝，因名荔枝香。天宝十载正月，安禄山生日，赐衣服、玩器、酒馔，以宫妾蕃将亦用此。朱仲新云："唐人生日，多具汤饼。"引梦得送张与诗："尔生始悬弧，邀我作上宾。引箸举汤饼，祝赐天麒麟。"此当谓初生时，少陵自有宗武诗也。《云溪友议》载西川韦相公皋因作生日，节镇皆贡珍奇，独东川卢八座送一歌姬为馈。（《爱日斋丛抄》）。

蜀人多姓奇，今《百家姓》以为出于宋朝，故首以赵钱孙李，尊国姓也。前朝《千家姓》亦以朱奉天运起文，然未见有天姓者，而蜀姓或有出于二家外。自魏晋以来，取才于门阀，故姓氏尤重。唐重八姓，论相于此，至不许与他姓为婚姻。自八姓而下，凡有三百五十姓。宋嘉祐中，亦有《千姓编》。雁门邵思撰《姓解》，则分为一百七十门，至有二千五百六十八氏。汉颍川太守聊氏，复有《万姓谱》，古姓之存于今者鲜矣。按左氏因生赐姓，胙土命氏，以字以谥，以官以邑，才五者而已。（《蜀都杂抄》）

《百家姓》但有字无文理，黄九烟编之成文，妙矣。予友王石农有《百家姓鉴编》，更为工巧。今复有御制《百家姓》云。

今人三年之丧，有过于古人者三事。《礼记·三年问》曰："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檀弓》云："祥而缟，是月禫，徙月乐。"王肃云："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乐矣。"《丧服小记》曰："再期之丧，三年也。"《春秋》闵二年，《公羊传》曰："三年之丧，实以二十五月。"（《后汉书》陈忠疏言，先圣据人情而著其节制服二十五月）孔安国《书传·太甲篇》云："汤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阕。郑玄谓二十四月再期，其月余日不数，为二十五月，中月而禫；则空月为二十六月，出月禫祭为二十七月，与王肃异。"按《三年问》曰："至亲以期断，是何也？"曰："天地则已易矣，四时则已变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则何以三年也？"曰："如隆焉尔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今从郑氏之说，三年之丧，必二十七月（宋武帝永初元年十月辛卯，改晋所用王肃祥禫二十六月仪，依郑玄二十七月而后除），其过于古人一也。《仪礼·丧服篇》曰："疏衰裳齐牡麻绖冠，布缨削杖，布带疏屦，期者父在为母。"传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礼记》杂记下篇曰："期之丧十一月而练，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注云："此谓父在，为母也。"《丧服四制》曰："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也。故父在，为母齐衰期者，见无二尊也。今从武后之制，亦服三年之服。（唐高宗上元元年十二月，天后上表，请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从之。玄宗开元七年闰七月，右补阙卢履冰上言，体父在为母服周年，则天皇后改服齐衰三年，请复其旧。上下其议，左散骑常侍褚无量以履冰议为是，诸人争论，连年不决。八月辛卯，敕自今五服并依丧服传文，然士大夫议论犹不息，行之各从其意。无量叹曰："圣人岂不知母恩之厚乎？厌降之礼，所以明尊卑，异绝徽也。俗情肤浅，不知圣人之心，一紊其制，谁能正之？"二十年，宰相萧高复请依上元敕父在为母齐

衰三年，从之)，其过于古人二也。《丧服篇》又曰：“不杖麻屦者，妇为舅姑。”传曰：“何以期也？从服也。”今妇为舅姑，亦服三年，其过于古人三也。皆后儒所不敢议，非但因循国制，亦畏宰我短丧之讥。若乃日月虽多，而哀戚之情不至焉，则不如古人远矣。(《日知录》)

武后始请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当时虽请未行，至端拱中始行，遂为制。(《古今原始》)

宋太祖始令妇为舅姑服三年，妇为舅姑服，前此未尝有也。(同上)

明太祖制，子为父母，庶子为其母，皆斩衰三年，嫡子众子为庶母，皆齐衰杖期，五服亦稍有升降，编辑成书，使内外遵守。庶子为其母斩衰，亦制也，可谓能体孝子之心矣。(同上)

孝宣即位，思戾悼之名，不少隐讳，亦无一人更言泉鸠里事。此见汉人醇厚，后代因之而恩怨相寻，反覆之报，中于国家者多矣。(《日知录》)

堪舆家之说，原于古阴阳家者流。古人建都邑，立家室，固未有不择地者；而择地以葬，其术则本于晋郭璞所著《葬书》二十篇。后人增以谬妄之说，蔡元定尝去其十二，而存其八，后世言地理之术者，此其祖矣。自近世大儒考亭朱子，以及蔡氏，莫不尊信其术，以谓夺神功，回天命，致力于人力之所不及，莫此为验，是固有不可废者矣。后世之为其术者，分为二宗：一曰宗庙之法，始于闽中，其源甚远。至宋王伋乃大行，其为说主于星卦，阳山阳向，阴山阴向，不相争错，纯取五星八卦，以定生克之理。其学浙间传之，而今用之者甚鲜。一曰江西之法，笔于赣人杨筠松、曾文迪，及赖大有、谢子逸辈尤精其学。其为说主于形势，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位向，专指龙穴砂水之相配，而它拘忌，在所不论。其学甚行于今，大江以南，无不遵之者。二宗之说，虽不能相同，然皆本于郭氏者也。业其说者，参其异而会其同，斯得之矣。(《青岩丛录》)

三国魏仆射曹馥没于寇乱，嫡孙胤不能葬尸，招魂殡葬。招魂之葬，始见于此。(《珊瑚网》)

文王忌日必哀，《礼》云：“君子有终身之忧，忌日之谓也。”忌始于周乎？(同上)

周成王用中士奠世系，治世谱，差序秩第，即唐之玉牒也。(同上)

汉高帝时，田横死，从者不敢哭，随板叙哀，故承以为挽歌。汉武时，李延年分为二，《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革酔录》)

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麟石象辟邪石马之属，人臣墓前，石虎石羊石人石柱之类，皆以饰垅，如生前之仪卫，唐朝以为山陵。太宗葬九山，关前立石马，陵后门内，又有番前勇卫轩禁者一十四人，石象皆刻其官氏。后汉太尉杨震葬日，人旷驱罔象，以好食亡者肝脑，人家不能令方相立于墓前，而罔象畏虎与柏，故墓前立虎。或陈仓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献之，道逢二童子，谓此名为媪，常在地中，食亡人脑。若欲杀之，取柏东南枝，插向丘垅，由是墓前皆树柏。以二说各异，未知孰是。《仪礼》云：“大夫树柏，士树杨。”按《礼经》云：“古之葬者，不封不树，后代封墓而又树焉。”《左传》云：“尔墓之木拱矣。”又“树吾墓槚”。仲尼卒，子弟各自守它方，持其异木，树之墓；则自殷周已来，尊卑之制，不必专以罔象之故。虞思道《西征记》云：“新乡城西，有汉桂阳太守赵越墓，墓北有碑，碑有石柱，东西有亭，因以石柱为名。然柱前石人石兽石柱，自汉代有之。”《炙毂子》曰：“舜葬苍梧，鸟衔土培墓，陵丘之石象，恐不特杨震也。”又古诗云：“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又诗云：“墓门有棘。”然则封树起于中古也。(《炙毂子录》)

于定国决狱平，郡中为之立生祠，号曰于公祠，生祠始见于此。此民所立，后有在位而自立者，可笑也。(《古今原始》)

今人贺寿者，七十曰七袠，八十曰八袠。按字书袠与袟、帙同，书衣，又书卷编次也，与年寿绝无涉，不识称者何居？因观白乐天诗：年开第七袠，屈指几多人？自注云：“余与苏州刘郎中，同壬子岁，今年六十二。”又诗：行开第八帙，可谓尽天年。注云：“时俗谓七十以上为开第八秩，字书训袟字与帙同，又与秩同。”唐《萧至忠传》官帙益轻，是则帙袟帙秩四字，皆可通为一义，而白诗所引，则谓过此而及彼，若缙书帙然也。信如此解，则称庆七十者，当云八袠，八十者当云九袠，乃与古语合。第如其年而称之，殊未宜也。(《云谷卧余》)

明太祖定致仕官处乡党之礼，惟于族内序尊卑，如家人礼。其于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则设别席不许坐于无官者之下。如与异姓致仕官会，则序爵，爵同则序齿；其于异姓无官者相见，不预答礼。庶民以官礼谒见，敢有凌侮者，论如律。(《古今原始》)

唐诗题多有称口号者，号字皆读去声。按《说文》，号呼也，口号者随口所号呼，犹云口占也，则号当读平声。(《怀秋集》)

《内经灵枢·五阅·五使篇》曰：“五官不辨，阙庭不张，小其明堂，藩蔽不见，又卑其墙，墙下无基，垂角去外，如是者虽平常。”殆其解在《五色篇》曰：“明堂者，鼻

也;阙者,眉间也;庭者,颜也;藩者,颊侧也;蔽者,耳门也。其间欲方大,去之十步,皆见于外,如是者寿必中百岁。"又阴阳二十五人篇、五音五味篇,论五形之人二十五变,木形之人其属角,有左角之人,钛角之人,上角之人,大角之人,判角之人。火形之人,其属征有右征之人,少征之人,质征之人,上征之人,判征之人。土形之人,其属宫,有少宫之人,上宫之人,大宫之人,加宫之人,右公之人。金形之人,其属商,有右商之人,少商之人,钛商之人,上商之人,左商之人。水形之人,其属羽,有众羽之人,桎羽之人,上羽之人,大羽 之人,少羽之人。木形则佗佗然,遗遗然,随随然,推推然,括括然。火形则核核然,肌肌然,慆慆然,鲛鲛然,颐颐然。土形则敦敦然,婉婉然,坎坎然,枢枢然,兀兀然。金形则锝锝然,廉廉然,脱脱然,监监然,严严然。水形则延延然,颊颊然,纡纡然,絜絜然,安安然。"虽不能通其详,其大旨可知矣,乃知此术不始于《左传》。《荀子》所载唐举,管辂之所师,当出于此。(《升庵外集》)

程大昌考古,谓古人以尊赐卑者书启,必于纸尾批曰:"与某人。"如宋时诏敕批答之类,故纸尾结言慎余等语者,示行卑不敢更有他语也。(《卓吾疑耀》)

《韩非子》云:"尧无胶漆之约于当世而道行,舜无置锥之地于宇内而德结。"又《史记·优孟传》孙叔敖为楚相死,其子无立锥之地。又后汉郭丹、后蜀诸葛亮传,俱有此语。(《东斋记事》)

世谓清淡放旷,起于晋,非也,汉末已有之矣。仲长统《见志诗》曰:"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判散五经,灭裂风雅。"郑泉嗜酒,临卒谓同类曰:"必葬我陶家之侧庶,千年之后化而成土幸见取为酒壶,实获我心矣。"二子盖阮籍、刘伶之先著鞭者也。(《礼史》)

明太祖遣国子监生武淳等往各处,随其税粮多寡,定为几区,区设粮长四人;使集粮长耆民,躬履田亩,以量度之,图其田之方圆,次其事,怨书主名,及田之四至,编汇为册,其法甚备,谓之鱼鳞图。(《古今原始》)

《真诰》曰:"学道山中,宜养白鸡白犬,能辟邪。"《灵檿秘抄》曰:"端午日以猪头血和雄黄收之,能制鬼。午日以雄黄涂狗口鼻,以樟烟熏之,此狗即能制鬼,雷焕令猎犬见狐妖是也。"《图纂》云:"五月戊辰日,以猪头祀灶,埋石室四隅,则邪不人。"《积验录》六畜相斗作人言,皆萤惑下降,火鬼附托。宜北方作坎,埋豕犬血,惟鸡鹅属东方阳气,而雄鸡尤雄,故鸡鬼为甚疾。汉宣元时,雌鸡化雄;永光中,鸡生角;周玘雌鸡逃承溜七日而雄鸣;刘象之家,鸡生三足,皆谓鸡祸。老夫曰:"老鸡人言,杀之则已,黄昏鸣,主有天恩,非荒鸡类也。烧雄鸡入酒饮,所求必得。"《太清外术》言畜蛊家,鸡辄飞去。崔实《月令》云:"腊月东门磔白鸡头以合药。"《白泽》云:"鸡四距重翼者,龙也,杀之遭震。"(《物理小识》)

以财乞文,俗谓润笔之资。隋郑译拜爵沛国公,位上柱国,高颖为制,戏曰:"笔干。"答曰:"出为方岳,杖策言归,不得一文,何以润笔?"唐柳玭善书,玭为泸州刺史,东川节度使顾彦晖请玭书德政碑。玭曰:"若以润笔为赠,即不敢从命。"《谷斋续笔》谓文字润笔,自晋宋以来有之,而唐始盛,李邕作文,受纳愧遗至巨万。皇甫湜为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赠车马缯彩甚厚,湜大怒,度又酬绢九千匹。白居易作《元稹墓志》,谢以鞍马绫绢,及玉带之物,价当六七十万。裴均死,其子持万缣,诣韦贯之求铭。刘禹锡《祭韩昌黎文》云:"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自宋以后,此风衰息矣。(《珊瑚网》)

莨菪子,云实,防芩,赤商陆,曼陀罗花,皆令人狂惑见鬼。安禄山以莨菪酒醉奚丹,坑之。嘉靖中,妖僧武如香至昌黎张柱家,以红散入饭,举家昏迷,任其奸污,盖是横唐方。周密言:押不卢,可作百日丹。郎仁宝言曼陀罗花酒,饮之醉如死。魏二韩御史治一贼,供称威灵仙天茄花粘刺豆,人饮,则迷,蓝汁可解,青衣可嚼。杨循吉《吴中故语》言许道师惑人,午日取即且蛇蝎等,置瓮互啖,余者以其血和药,令求法者洗眼,则妄见眩乱。以曼陀罗酿煮鸭,日食则痴。(《物理小识》)

刘瑾弄威福,诸司官朝觐至京,畏瑾虐焰,恐罹祸,各敛银赂之;每省至二万两,往往贷于京师富豪。复任之日,取官库贮,倍偿之,名曰京债。(《明纪事》)

寺宇自古至今凡三变,三代以上,凡言寺者,皆奄竖之名。《周礼》寺人注:寺之言侍也。《诗》云:"寺人孟子。"《易》之阍寺,《诗》之妇寺,《左传》寺人貂,寺人披,寺人孟张,寺人惠墙、伊戾,寺人柳,寺人罗,皆此也。自秦以宦者任外廷之职,而官舍通谓之寺。汉以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太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又御史府亦谓之御史大夫寺。颜师古曰:官曹通名为寺。《风俗通》曰:寺司也,诸官府所止皆曰寺。《后汉书》张湛告归平陵,望寺门而步。注:寺门即平陵县门也。《吴志·凌统传》亦云过本县步入寺门),又变而浮屠之居,亦谓之寺矣。(《日知录》)

炙毂子曰:"滑稽,转注之器也。今若以一器物底下穿孔,注之不已之类。比人言语捷给,应对不穷,似滑稽转注不已,故呼敏捷之人为滑稽。"(《炙毂子录》)

风闻二字,出《汉书》,尉佗曰:"风闻老夫父母墓已坏削。"贾逵《国语》注曰:"风闻采也,采听商旅之言。"故沈约弹王源曰:"风闻东海王源嫁女,与富阳满氏。"而魏任城王澄表,以为法忌烦苛,治贵清约御史之体,

风闻是司。(《能改斋漫录》)

黄幹考亭先生之婿也,先生行状,出其手,其自谓止称门人。(《涌幢小品》)

郡之言君也,改公侯之封而言君者,至尊也。郡守专权,君臣之礼弥崇。今郡字君在其右,邑在其左,君为元首,邑以载民,故取名于君,谓之郡。(《十三州记》)

县纮也,纮以贞直言,下体之居,邻民之位,不轻其施。誓绵用法,不曲如纮,纮声近县,故以取名,今县字在半也。(同上)

今人称法令曰"令甲",然考《汉书》有令乙令丙,则《汉律》当有十卷。(《枕谭》)

《左传》定公八年,阳虎曰:"尽客气也。"《南史》宋尚书左丞荀亦松奏颜延之启云:"高自比拟合,客气虚张。"(《续释常谈》)

刘悚《隋唐嘉话》,薛方彻尚丹阳公主,太宗尝谓人曰:"此乃薛驸马村气也。"(同上)

明太祖定服色花样,公侯驸马伯麒麟。《白泽》文官一品二品,仙鹤锦鸡,三四孔雀云雁,五白鹇,六七鹭鸶鸂鶒,八九黄鹂鹌鹑练雀。风宪官用獬豸,武官一二狮子,三四虎豹,五熊罴,六七彪,八九品犀牛海马。(《古今原始》)

露布人多用之,《春秋》佐助期曰:"武露布,文露沈。"宋均云:"甘露见,其国布散著人上,武文采者,则甘露沈重。"(《侯鲭录》)

周宇文护母留齐,贻书护曰:"昔在武川镇,生汝兄弟,大者属鼠,次者属兔,汝身属蛇。"当时已有此语。(《怀秋集》)

云南之南,一番国,人有犯罪应诛者,国主捕之急,奔往某寺中,抱佛脚,知悔过,愿为僧。王许贳之,遂髡发环耳,衣禅衣,故其国人为僧者多。谚云:"闲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本此。(《纪闻》)

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仟佰等字,相传始于明初刑部尚书开济,然宋边宝《昆山志》已有之。盖钱谷之数用本字,则奸人得以盗改,故易此以关防之耳,文章中非所宜用也。(《稗史》)

若干者,设数之言也,干犹个也,若个犹言几何枚也。又说干者十幹,自甲至癸也,亦以数言也。(《演繁露》)

《霍去病传》诸宿将尝流落不耦。注:流谓迟留,落谓坠落,据出处,流字合作留。(《孔氏杂说》)

淮扬俗谚,谓衰钝为落度(入声),偶观史,杨仪语费祎曰:"往者丞相亡殁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耶?"谚乃本此。(《云谷卧余》)

物 理

七日不能格一竹,拘儒贻笑矣。然圣贤所格,固存乎理之大者远者,而就物多识,亦未必非穷理学也,何必搜《山海经》续注《尔雅》哉!

子夏言生数曰:"人十月生,马十二月生,狗三月生,豕四月生,猿五月生,鹿六月生,虎七月生,虫八月化,余各从其类。"(《物理小识》)

监书内酒端砚徽墨,洛阳花,建州茶,蜀锦定瓷,浙漆吴纸,晋铜,西马东绢,契丹鞍,夏国剑,高丽秘色,兴化军子鱼,福州荔眼,温州柑,临江黄雀,江阴县河豚,金山咸豉,简寂观苦笋,东华门陕右兵,福建秀才,大江以南士大夫,江西湖外长老,京师妇人,皆为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袖中锦》)

玺、宝、印,三者名殊而用一。许氏《说文》曰:"宝者,印也。"《周礼》掌节云:"门关用玺节,执金吾,揭而玺之。"故应邵《汉官仪》曰:"玺,信也,尊卑共之。"《月令》云:"固封玺。"《左传》云:"襄公在楚,武子使季治问玺书而与之。"是也。秦始皇得蓝田玉,李斯书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汉高入关,子婴封皇帝,玺节降,世世传授,号传国玺。及莽篡,元后投地,一角缺。董卓焚洛阳,掌玺者投井,孙坚得之,绍后逼坚妻取玺,绍败,玺归汉,传魏。至晋元帝南渡,无玉玺,北人皆云白版天子。后石勒为冉闵所灭,闵得其玺。闵败,晋穆帝永和八年,镇西将军谢尚遣督邮何融购得之。相传至于五代,契丹灭晋,出帝奉玉玺金印以降,契丹谓玺非真,命求其玺。出帝曰:"从珂自焚,玉玺不知所在。"宋绍圣三年,长安村民叚义掘地得玉玺,皆言此秦玺,蔡京等以为考之玺文曰:"皇帝寿昌者,晋玺也;受命于天者,后魏玺也;有德者昌,唐玺也;惟为允昌,晋玺也。今云受天于命,既寿永昌,其为秦玺无疑。"此传国玺之本末也。然秦汉以来,天子始名玺,故许氏直以为王者印。《汉旧仪》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银铜犀象为方寸玺,各服所好,汉以来天子独称玺,群臣莫敢用也。"《旧仪》又曰:"皇帝六玺,皆白玉螭虎纽,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凡六。皇帝行玺赐诸侯,玉书信玺发兵征大臣,天子行玺外国事,天子之玺事天地鬼神,汉书所谓玺者,此也。"王莽遣将率易单于邸,单于曰:"汉赐单于玺。"言玺不

言章，是则汉赐匈奴印，亦通名玺矣。唐武后改玺为宝，特此六玺之名耳。然《帝衍通载》又谓开元六年，改为传国玺，然后唐应顺元年，内批有御前新铸之印，乃当时从珂自焚，国玺散失，仓卒刻铸耳。宋雍熙三年，改书诏天下合同三印皆为宝，则又书改为印矣，岂非承袭五代丧亡之后，至是乃厘正乎？（《同话录》）

模木生周公冢上（其叶春青夏绿秋白冬黯），以色得其正也。楷木生孔子冢上（其干枝陈而不屈），以质得其正也。周、孔为后世模楷，而冢木效其灵。又羲文墓上，并生蓍草，羲文为后世作易，而墓草著其异。（《说储》）

《西京杂记》载陆贾云："目瞤得酒食，灯花见钱财，乾鹊噪而行人至，蜘蛛集，百事喜。"（《侯鲭录》）

奕棋取人道人行五子，谓之蹙融。融者戎也，生于黄帝蹙鞠戎旅之间为戏耳。庾元规曰："蹙戎者，今之蹙融也，汉谓之格五，取五子相格之义，以名之耳。"樗蒲起自老子，今谓之呼卢，取纯色而胜之之义，以名之耳。（《珊瑚诗话》）

酒有若下，谓乌程也；九酝，谓宜城也；千日，中山也；蒲桃，西凉也；竹叶，豫北也；土窟春，荥阳也；石冻春，富平也；烧春，剑南也；桑落，陕右也。乌孙国有青田核，莫知其本与实，而核如五六斤瓠，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刘章曾得二焉。集宾设之，一核才尽，一核又熟，可供二十客，名曰青田壶。历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郑公悫三伏避暑于此，取大莲叶置砚格上，盛酒三升，以簪刺叶，令酒注柄，屈茎吸之，芗气清冽，名曰碧筒酒。张表臣诗曰："酿忆青田核，觞且碧藕筒。直须千日醉，莫放一杯空。"近时以黄柑酝酒，号洞庭春色；以糯米药曲作白醪，号玉友，皆奇绝。（同上）

吴郡陆深谪延平北归，宿建阳公馆，时薛宗铠作令，与小酌堂后轩。是岁闽中大雪，四山皓白，而芭蕉一株，横映粉墙，盛开红花，名美人蕉。世称王维雪蕉画为奇格，而不知冒雪看花，乃实镜也。（《豫章漫抄》）

《管子》注：猎而行火曰烧，本义野火也。《战国策》所谓楚王猎于云梦，野火之起若云霓是也。又《列子》赵襄狩于中山，藉艿烧林，艿旧草未芟，新草又生也。今南方之民，刀耕火种，亦成野烧。（《蜂馈觚笔》）

《晋书·儒林传赞》清真守道，坑志柴门。诗人多用柴门字，原出于此。（同上）

《花小名》牡丹曰木芍药，荷曰芙蕖，栀子曰薝卜，又曰林兰，樱桃曰石蜜，木槿曰舜华，又曰日及，又曰丽木，瑞香曰麝囊，夜合曰蠲忿，又曰合欢，蔷薇曰玉鸡苗，罂粟曰米囊，山矾曰海桐，辛夷曰木笔，芍药曰将离，杜鹃曰红踯躅，茉莉曰鬘华，芙蓉曰拒霜，蜀葵曰戎葵，又曰一丈红，又曰芘芣，丁香曰百结，秋海棠曰断肠花，玫瑰曰徘徊，紫薇曰百日红，玉簪曰白萼，萱曰妄忧，又曰宜男，素馨曰悉那茗，凌霄曰紫葳，荼蘼曰佛见笑，木香曰锦棚儿。（程羽父《花小名》）

宁国县庠生章景家，掘园地得古冢，仅一敝絺，烧之色愈洁白；其绤之缕，析之辄开，若绩麻然。置油腻泥滓中，有所染，焚之即白，乃信古有火浣布，即此絺之类为之也。按火浣布，岳蒙泉谓是火浣莫所织，其草出鸟鼠山。而《玄中记》云："南方有炎山，在扶南国之东、加营国之北，诸薄国之西山，四月而火生，十二月火灭，正二月火不然。山上值出云气，而草木生枝叶，至四月火然，草木叶落，如中国寒时，草木叶落也。行人以正二月三月过此山下，取此木以为薪，然之，无尽，取其皮绩之为火浣布，则又以为炎山树皮所织。"《文献通考》亦载《扶南土俗传》云："火洲在马五洲之东，可千余里，春月霖雨，雨止则火然，洲土林木得雨则皮黑，得火则皮白。诸左右洲人，以春月取其木皮，绩以为布，或作灯炷布，若小秽，投之火中便洁。"又有加营国北诸薄国西，山周三百里，从四月火生，正月火灭。火然则草木叶落，如中国寒时人以三月至此山取木皮，绩为火浣布。（《应菴随录》）

书　籍　书法附

烬于秦，烟于江陵，波于砥柱，水与火皆典籍厄也！唐四库书目存者几何，能遍穹黄河之乎？然而开卷茫然，举名难对，毋乃贻笑经史。特蒐书籍人人之必读者。

《易经》自伏羲画八卦，始下有连山，首艮；商有归藏，首坤；《周易》首乾。文王为彖辞，周公为爻辞，孔子为十翼，而《易》之道始备。商瞿子木受学于孔子，而秦火以卜筮不废，惟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汉初言《易》者，分而为三：其一则始于田何之十二篇，以授丁宽，再传而得鲁之孟喜，齐之梁丘贺，此则发源于子夏（有二卷或云张弦伪造）孔子者也。二则始于焦延寿，而东郡京房受之。三则始于费直，而郑玄王弼等皆传之，自是费氏兴而田何遂息。至唐孔颖达作《正义》，独取王弼之学；李鼎祚之《集解》，则取郑而舍王；陆德明之释文，则宗京而尚数。及宋程子之传，朱子之《本义》出，而后理与象两明焉。他若卫元嵩之《元包》，关子明之《易传》，其僭妄而畔《易》者乎？（《群书备考》）

施孟梁丘之学绝于西晋

〔周〕孔子商瞿木六传至田何—

子夏
丁宽——田王孙{施雠 / 孟喜—赵宾 / 梁丘贺}
项生

〔汉〕焦延寿——京房 言数不言理，今术家皆本此

〔汉〕费直 始取彖象文言分入各卦，所传最久即今《易》也 王璜—高相

高康 蒋永 郑众

马融——郑玄 作《易》注于隋 荀爽 作《易》传 〔魏〕王肃 二王并注至隋盛行 王弼 所注上下经专言理 韩康伯 作疏

孔子叙书，后遭秦火，百篇亡缺，幸得济南伏生之口授二十九篇（伏生二十八篇，河内女子献《秦誓》一篇），谓之今文，而传之者，欧阳（欧阳生数传至孙高）大小夏侯也（夏侯都尉数传族于胜，为大夏侯；胜传子建为，小夏侯），其后孔安国得孔壁所传科斗文字，定为五十八篇，谓之古文，而奏立之者，梅赜姚兴也。当时谓之传注者，则汉则有伏生（作《大传》）刘向（作《洪范五行传》）之辈，在隋唐则有费彪刘焯之徒（隋初为《正义》者，蔡大宝、巢猗、费彪、顾彪，皆浅略，惟刘焯、刘应详推，然亦未得孔颖达之《正义》。因费璋而广之，陆得明释，又待陈郑之刊定，王康之释驳，李精之新释，皆未当）。至宋之注，朱子所取者四家，然王安石伤于凿，苏轼伤于略，吕祖谦伤于巧，林之奇伤于烦，乃以属九峰蔡氏，而《书传》有所归矣。（同上）

今文 〔汉〕伏胜 文帝遣晁错往受，胜命女传言 张生
欧阳生——倪宽——欧阳世——欧阳高——夏侯都尉
夏侯始昌——夏侯胜大——夏侯敬小

古文 〔汉〕孔惠——孔安国

作传{都尉朝 / 司马迁} 庸生晋郑冲——苏渝——梁柳

{皇甫谧 / 臧曹} 梅赜 时仍缺《舜典》一篇 齐姚典得书上之

伪经 张霸 造古文二十四篇 〔后汉〕杜林—{贾达 作训 / 马融 作传 / 郑玄 作注}

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十一篇，至汉而说诗者分为四家，鲁诗始于申培，而盛于韦贤；齐诗始于辕固，而盛于匡衡；韩诗起于韩婴，而盛于王吉；毛诗起于毛公，而显于郑玄。嗣后疏之者，何胤全缓辈，而惟唐人刘焯二公为殊绝。宋欧阳氏苏氏诸家，皆有训释，至宋传出，而其说始定焉。（同上）

鲁诗 浮丘伯——申培 作训诂 韦贤—王式

齐诗 辕固 作内外传 匡衡　　韩诗 韩婴　王吉

毛诗 大毛公苌作训诂——谢曼卿——卫敬仲—
郑众 贾达 马融 俱作《毛诗传》 郑玄 作《毛诗笺》

《春秋》因鲁史而作，成以九月，义有五始。至于三传之作，党同伐异。左氏（丘明）艳而富，其失也诬，张苍贾谊皆治之，而晋杜预则为之集解焉。公羊（高）辩而裁，其失也俗，胡毋子都、董仲舒皆习之，而何休则为之注焉。穀梁赤清而婉，其失也短，申公瑕丘皆传之，而晋范宁又为之集解焉。至后啖（助）赵（匡）解疑（著《纂例辨疑》十七卷），每援经以系传，陆（希声）韦（长徽）编例，每合异以为同。迨程氏（伊）胡氏（安国）之传作，而圣人作经之意，于斯可见矣。（同上）

先东山公所著《春秋属辞》、《春秋集传》、《左氏传补》、《春秋师说》，发前人所未发，余不敢独秘家珍，今重梓行世。

公羊传 名高子夏所传 公羊平——公羊地——公羊寿——
胡毋子都——董仲舒 四传至 何休 《经传集语》郑玄排之

穀梁传 名赤 孙卿——申公——秋江翁 五传至汉宣时名世

〔汉魏〕尹便始 孔寅　唐固 江熙等皆有注解 〔晋〕范宁 集解
邹氏 新莽时无师
来氏 新莽时亡

左传 汉时出于张苍家 贾谊 训诂 毋公〔三国〕{贾逵 训解 / 伏虔 训解} 〔晋〕杜预

集解 胡传 安定胡安国著大纲，本《孟子》而微旨名，以程子之说为据

礼之为经有三,《周礼》一书,固礼之纲领,至其仪法度数,则《仪礼》乃其本经,而《礼记》其义疏也。《周礼》作于周公,至刘歆而始著,通其说者,杜氏子春也。何休以为六国阴谋之书,林孝存以为渎乱不经之说,欧阳氏疑其设官太多,陈氏疑其与《周官》不合,苏颖滨有三不可信之评,胡玉峰有无一官完善之论。况一坏于王莽,再坏于苏绰,三坏于安石,经三大坏而《周礼》所存无几矣。然隋之名儒,慕其为王道之极,唐之英主,叹其为真圣作者。至张程朱皆有说焉,则吾又不敢轻弃之也。《仪礼》出于孔壁,而后苍最明其业,为之注者郑玄,为之疏者贾逵也。韩子苦其难读,朱子看得有绪甚善,后世徒以其推士礼而达之天子,以为残缺不可考之书,过矣。《礼记》乃七十子共撰,而大戴(德)小戴(圣)删其重复,今所用者,陈浩之《集说》也。朱子为《通解集传》,勉斋成丧祭二礼,当矣。(同上)

周礼 周公作 秦散失,汉李氏得《周官》,上河间献王,缺《冬官》一篇,以《考王记》补之,合六篇

〔新莽〕刘歆 始图博士行世 杜子春〔东汉〕马融 作《周官传注》 郑玄作《周官注略》

〔隋〕苏绰　王通 皆尊信之

后苍 作《曲台记》

仪礼 周公作〔汉〕高堂生河间献王收古经五十六篇内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不殊 戴德　庆普　曹元　曹褒

陈浩 今遵其注　朱子 作《通解》《集传》　戴圣　郑玄 作注

礼记 七十子共撰〔汉〕戴德　戴圣杂出者二百四十二篇,二戴删之成今文。

孔子作《孝经》藏于河间颜芝,而注之者,凡百家。孔安国尚古文,而刘炫宗之,郑玄主今文,而陆澄讥之。至《晦庵刊》一出,而始有准的矣。(同上)

今文 郑芝　颜贞　长孙氏
江翁　郑氏作　明皇 作序
后苍
翼奉　郑玄
禹张

(古文)孔安国(得之孔壁二十二篇)陈王邵(访得孔传)刘炫(作序)宋司马光(作《直解》)。《论语》有齐鲁之异(《齐论》多于《鲁论》三篇,《问王》、《知道》,张禹以为后儒所入,删之),张禹兼通《鲁论》而包氏章氏《章句》出焉。郑玄益以齐古(《齐论》之外又有《古论语》,与《论语》不异,唯分《子张》为二,故有二十一篇),而王肃何晏之徒宗焉。至朱子《集注》行,而诸家皆废矣。(同上)

《孟子》注于赵岐而陆善经宗之(岐分四十四篇,陆合为七篇),其音释,则张氏丁公著两家而已。若删《孟》者,冯休,尊《孟》者,虞允文也。

《尔雅》倡于周公而成于子夏,诚九流之奥旨也。中道寖微,世罕闻之,自终军豹鼠之辩,其书始行。郭景纯究心一十八载,而草木鱼虫,训诂名物,昭然兴举;考古之学,其彬彬焉。此则皆有可据者,而《乐经》之亡,今不可见矣。(同上)

自五经分而《乐经》亡,五经之内,分《周礼》、《仪礼》二记,而为七经。七经之外,又益以《孝经》、《论语》为九经。以《春秋》分三传为三,合《孝经》、《论语》为一,于是有十经焉。以六经加六纬,于是有十二经(《诗》、《易》、《书》、《三礼》、《春秋三传》加《孝经》、《论》、《孟》、《尔雅》,谓之十三经焉。经传考)。汉司马迁继父谈为太史,作《史记》(起黄帝,迄汉武获麟之岁,撰成十二纪、十年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褚少孙补之(迁没后,缺景成纪礼乐律书数十篇,褚先生足成之),裴骃解之,班固、苏子由讥之(固言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子由言迁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朱子谓其极中马迁之失)。班固之父彪尝续司马迁《史记》,固因之作《前汉书》(作帝纪十二、表八、志十、传十。始于高祖,终于孝平),吕东莱以《左传》拟之,洪容斋以英茎咸韶比之而范晔、郑樵讥之(晔借其论国体则饰主缺而斥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正直,述时务则详词章而略情实。郑曰班固专事剽窃)。虽以曹大家之补志,为之羽翼,而颜师古为之注释,亦不能尽正其讹,此刘知几所以有《史通》之作也(知几三为史官,再入东观。《史通》之书虽未能尽服班固之心,而徐坚谓后世史官宜置座右,则亦孟坚校正之忠臣也)。

范晔作《后汉书》,自负无愧良史(尽变班马之例,进诸侯于《帝纪》,增百官于《书志》。《史通》称其简而且明,疏而不陋。叶氏称其类次整齐,用律精深),刘昭补注之,而晁氏陈氏多讥之(列传之体多所倒置,论实武何进之诛中官为违天理,论张骞班超之使西域为遗佛书,抑节义之董宣于酷吏,升忍耻之蔡琰子《列女志》,王裔之《凫履记》,左慈之《羊鸣》,而《艺文志》又缺焉。故晁氏谓其事多诡谲,又赞辞佻巧,失史之体。陈氏亦谓其前后有赞为赘)。繇此而言,则班史失之同,范史失之诞,诚然矣。其后荀悦仿左氏之体,而作《前汉纪》(献帝以班固《汉书》文烦,命悦著为《汉纪》,词利事评,识者称之),袁宏剪范晔之秽,而作《东汉纪》,皆有可观。

陈寿之志《三国》，王通数称其书（文中子称其依大义而肖异端，司马公善其叙事劲而有体，范顾称其词多劝戒，有益风化，虽文言不及而质直过之），而帝魏退蜀，其失非浅，使无习鉴齿诸人正之，则大统几于不辨矣（习鉴齿作《汉晋春秋》，起光武，终晋愍，以蜀为正，魏为篡，谓汉亡三年则已为晋，炎兴之名，天实命之也。嬴尝著《续后汉书》，亦指寿帝魏之失。刘知几《史通》云备王道则曹逆而刘顺。宋欧阳修论正统而不黜魏，其宾客章望之著《朝统论》非之）。

《晋书》以何法盛等十八家之史未善，唐命房乔等再加拟次，而文多骈丽，有失史体。

《南北史》成于李延寿，温公以佳史称之，然多详于北而略于南。

盖当时两朝分错，国各有史，南朝则沈休文撰《宋书》，裴子野更删为《宋略》（初《宋史》臧质，鲁爽、王僧达诸传皆孝武自造，序事多虚。沈约撰为百卷，名《宋书》，裴子野删为《宋略》。世以裴略为上，沈次之，然子野述沈氏之家丑，休文载裴宗之世恶，互相诋诮）。

江文通有《齐志》，萧子显更为《齐书》（《齐书·天文》但纪灾祥，《州郡》不著户口，《祥瑞》多载图识，表云天文事秘，户口不知，不敢私载。曾南丰有其文益下之讥）。

而梁陈二史，又成于姚思廉父子（思廉名简，其父察为梁史官，尝撰梁陈二史未成，思廉继成之。但为祖父扬名而言失实，不免《史通》"安在为史"之讥）。

北朝则魏收有《魏书》（《北魏书》始于邓彦海，而终于魏收。收谄齐而贬魏，实北而贱南。受尔朱荣子之金则灭其恶，附杨遵彦之势则叙其世。初收得杨休之助，因谢曰："无以报德，当为卿作佳传。"夙有怨者，多没其善，诸家子孙前后诉者，百有余人，故谓之忧史）。

李百药有《齐书》。

令狐德棻、苏绰、牛宏皆修《周史》（《后周书》先修于牛宏，而所因非故实，再经于德棻而所修多清言，宜晁氏以非其实录讥之也）。

《隋书》则魏征总其事，而同修述者，颜师古、孔颖达也。

韦述撰《唐书》，刘煦复增减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方镇百官表》出于杨尧臣，《律历·五行志》出于刘义叟，《列传》出于宋祁，而纪志则欧公成之也。其进表有云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刘原父谓此两句正《新唐书》之失。宋祁尝曰："唐人诏令皆对偶之文，入史策如粉黛饰壮士，笙匏佐鼓声，非所宜也。"又故事修书只署官崇者，欧公以宋公于此用力久，遂各列其名）。

梁唐晋汉周皆有史，宋薛居正辈尝修之矣。欧阳修以其烦猥失实，重修之而藏于家。后朝廷取付史监，谓之《新五代史》（欧公尝学《春秋》于胡爰、孙复，故褒贬谨严。观其立传之例，专主诛心之法，曰梁臣，曰唐臣，所以暴忠贞之一节；曰死节，曰死事，所以愧奸回之二心；曰《家人传》，则正家之义见矣；曰《一行传》，则高尚之义见矣；曰《唐六臣传》，则背唐附梁之罪明矣；曰《杂传》，则更事历代之徒诛矣。国史称其足以继班固、刘向，谓其笔力驰骋而无驳杂之说。吕方叔亦谓其最得春秋之法，虽司马子长无以加。特恨其晋出帝伦叙因濮园义而发；又不为韩瞠眼立传，似轻节义，盖韩通之死，太祖犹未践极，其当在周臣明矣；又天文不载变异、黄龙、甘露之瑞，欲悉其纪果《春秋》书灾不书祥之意乎）。

《宋史》之作，不一其人，李焘有《通鉴长编》，陈仲征有《二王本纪》，陈桎有《通鉴续编》，揭傒斯有宋辽金三史（与欧阳玄同修，斯乃附玄辈之私情，违杨廉夫之公议，并列以为三史而各自为）。惟陈桎之编，为知正闰。

《元史》尝作于胡粹中，洪武间命宋濂等纂修（分纪传以著其君后臣工善恶之实，列表志以见其位号制度，事为之详），亦既有成书矣。（同上）

《史记》（汉太史令龙门司马迁撰）、《前汉书》（汉兰台令史班固撰）、《后汉书》（宋宣城太守范晔撰）、《三国志》（晋平阳侯相陈寿撰）、《晋书》（唐太宗文皇帝御撰）、《宋书》（南齐散骑常侍沈约撰）、《南齐书》（梁安西外兵仁威记室参军司徒主簿太尉录事萧子显撰）、《梁书》（唐散骑常侍姚思廉撰）、《陈书》（姚思廉撰）、《隋书》（太尉扬州都督监修国史上柱国赵国公长孙无忌等奉敕撰）、《魏书》（北齐尚书右仆射魏收撰）、《后周书》（唐礼部侍郎兼修国史彭城县子令狐德棻等撰）、《北齐书》（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药撰）、《南史》（唐太子典膳丞崇贤馆学士御史台主簿兼直国史李延寿撰）、《北史》（唐李延寿撰）、《唐书》（翰林学士御龙图阁学士朝散大夫给事知制语充史馆修撰判秘阁欧阳修奉敕撰）、《五代史》（欧阳修撰）、《宋史》（开府议同三司上柱国录重国重事前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领经筵事都总裁脱脱等奉敕撰）、《辽史》（脱脱修）、《金史》（脱脱修）、《元史》（翰林学士宋濂、翰林侍制承直郎王祎等修）。

二十一史之外，则有司马温公之《资治通鉴》，然是非颇不尽协。朱紫阳因之而作《纲目》，笔削一本《春

秋》。其书始于周威烈王，终于梁唐晋汉周，真不刊之史矣，惜其后此缺焉。明成化间，命大学士商辂等接修《宋元纲目》，颇得紫阳遗意，而正史皆备。（《啸虹笔记》）

中秘书在文渊之署，约二万余部，近百万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八，直者辰入未出，凡五楹，中一楹当梁拱间，竖一金龙柱。宣宗尝幸其地，与阁臣缙咨询问，故入直史耳，不得中立设座云。神宗初年，沈晴峰太史所记如此。自古藏书之所，非止一处，汉有东观、兰台、鸿都等处，唐有秘书监、集贤书院等处，宋有崇文馆、秘书省等处，明初稽古定制，罢前代省监馆阁掌书之官，并其任于翰林院，设典籍二员。凡国家所有古今经籍图书之在文渊阁者，永乐中，遣翰林院修撰陈循往南京起取本阁所贮古今一切书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北上，余悉封识收贮如故。（《涌幢小品》）

实录之名，起于唐明朝，平元都，即辇十三朝实录至京，修之至再。《太祖实录》修于建文，又再修于永乐，并历朝所修者，藏之金柜石室，最为秘密。申文定当国，命诸学士校雠，始于馆中誊出，携归秘第，转相抄录，遍及台省。若部属之有力者，盖不啻家藏户守矣。闻新安有余侍郎懋学，范布政晞阳，节略自为一家，太常不知何如？尝见余侍郎世穆两庙甚有体裁，然于吾学宪章诸书，及家乘别集，尚未暇及。（同上）

《尔雅·翼》云："史者示往知来者也，梼杌之为物，能逆知来事，故以名史。"班固作《西汉书》百篇未成，明帝初有人上书，言固私改《史记》，诏收固下京兆狱。固弟超上书，具列固著述意，会郡亦上固所为《汉书》，天子奇之，除兰台令，使成前书。唐天宝初，郑虔荥阳人，为协律郎，缀当世事，著书八十篇。有窥其稿者，上书告虔私撰国史，虔苍皇焚之，坐谪十年。玄宗爱其才，欲置左右，特更立广文馆，以虔为博士，子美有诗，广文之名起此。虔追译故书，得四十篇，苏源明名其书为《会粹》。班郑皆良史才，以未奉明旨得罪。至宋秦桧则禁私史，明以来无此禁，亦不明许人著。所谓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圣圣逮矣。（同上）

钱若水字澹成，又字长卿。宋太祖晏驾，若水监修实录，有驯犬号叫不食，诏遣使送陵寝。参知政事欲若水书其事，遗之诗曰："白麟朱雁且勿书，劝君书之惩浮俗。"若水不从。后奏若水成书，不列监修官吕端名，以为掠美。若水援唐故事，有实录不书监修官名，众不能屈。（同上）

《韵府群玉》阴时夫所集，明太祖时时取观之。解缙谏，以为此兔园寒士之笔，所见者陋，非帝王所宜观。遂掷其书不复顾，而御制《心经》等书皆成，缙之受知深矣。（同上）

唐永徽以前，左右史惟对仗承者，仗下谋议不得闻。唐武后时，平章姚琦以帝王谟训不可阙，起居仗下所言军政，要宰相自撰，号《时政记》，以付史馆，从之。琦字令璋，思廉之孙。（同上）

陆鲁望建祠堂，塑己像。咸淳中有盛氏子醉，仆其像于水，腹中皆其生平诗文稿。（同上）

新安谢主改《三国志》为《季汉书》，尊昭烈以继东西汉之后。然先年吴中有德园吴先生者，挺庵宪副之父，以岁贡受子封，不仕孝友。饶文学，亦窜定《三国志》，计正统，名《续后汉书》，可见好事都有人先做去，其曰季，不若续为妥。（同上）

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封之说，谓之《八索》，九州之志，谓之《九丘》。然自孔子删述之后，所可信者，惟六经而已。（《郡书备考》）

按《参同契》为丹经之祖，然考《隋·唐·经籍志》皆不载其书名，惟《神仙传》云："魏伯阳上虞人，通贯诗律，文辞赡博，修真养志，约《周易》作《参同契》。"（《升庵外集》）

南方有掘地得石函，中有古文《参同契》，魏伯阳所著上中下三篇，叙一篇。徐景休《笺注》亦三篇，后序一篇。淳于叔通《补遗三相类》，上下二篇，后序一篇，合为十一篇，盖未经后人妄紊也，亟借录之。未几，有人自吴中来，则有刻本，乃妄云苦思精索，一旦豁然若有神悟，离章错简，雾释冰融其说，既以自欺，又以欺人甚矣。及观其书之别叙，又云自会稽来，贻以善本，古文一出诸伪，尽正一叶半简之间，其情已见。作伪书者，云崖道人杜一诚也。（同上）

海盐王沂阳家多藏书，所萃丘陵学山中，有《子贡诗传》、《申培诗说》，云皆出其手也。俄失火，被发狂叫，诸壮见曰："筐箧不烦救，第得一囊书者，当重酬。"火甚炽，卒不能得，大呼曰："祝融不仁，忍歼我千秋知契邪？"一为踢地号哭，此正可谓有书癖。（《只编》）

虞初撰《周说》九百四十三篇，小说家始于虞初。（《古今原始》）

铅椠椠板长三尺，谓以铅刻于椠而书之，木可修削，故简板称教削。（《群碎录》）

宋贾黄中幼时，聪悟过人，父师取书，与其身相等，令读之，谓之等身书。张子野词：等身金，谁能意买此好光景？（《蟫线纸笔》）

《书》自蔡中郎邕字伯阶，于嵩山石室中得八角垂芒之秘，遂为书家授受之祖。后传崔瑗子玉，韦诞仲将及其女琰文姬，姬传钟繇元常。魏相国元常初与关枇杷学书抱犊山，师曹喜、刘得升。后得韦诞家所藏书，遂过于师，无以为比。系传庾征西翼卫夫人李氏，及其犹子会卫夫人传晋右将军王羲之逸少。逸少世有书学，先于其父枕中，窥见秘奥，与征西相师友。晚入中州，师郑众，碑隶兼崔蔡，草并杜章，真集韦钟章齐皇索，润色古今。典午之兴，登峰造极，书家之盛，若张丞相华，嵇侍中康，山吏部涛，阮步兵籍，向刺中秀辈，翰墨奇秀，皆非其匹。故庾征西始疑而终服，谢太傅得片纸而宝藏，冠绝古今，不可尚已。右军传子若孙，及郄超、谢朏等，而大令献之独擅厥美。大令传甥羊欣，羊欣传王僧虔，僧虔传萧子云，阮研孔琳之子云，传隋永欣师智永。智永传唐虞世兴世南伯始，伯始传欧阳率更询，及褚河南遂良，登贤，传薛少保稷嗣通，是为贞观四家，而孙处礼过庭独以草法为世所赏。少保传李北海邕，与贺监知章，同鸣开元之间。率更传陆长史柬之，柬之传犹子彦远，彦远传张长史旭。旭传颜平原真卿，李翰林白，徐会稽浩，真卿传柳公权京兆，零陵僧怀素，藏真，邬彤、韦玩、崔邈、张从申，以至杨凝式，凝式传于南唐韩熙载、徐铉兄弟。宋兴李西台建中，周缮部越，皆知名。象苏舜卿薛少彭继之，以逮南渡小米，传其家法，盛行于世。王延筠以南宫之甥，擅名于金，传子澹游，至张天锡，元初鲜于枢伯机得之。独吴兴赵文敏公孟頫始事张即之，得南宫之传，而天资英迈，积学功深，尽掩前人，超入魏晋，当时翕然师之。康里平章子山得其奇伟，浦城杨翰林仲弘得其雅健，清江范文正公得其洒落，仲穆造其纯和。及门之徒，惟桐江俞和子中以书鸣，洪武初，后进犹及见之。子山在南台时，临川危太朴饶介之得其传授，而太朴以教宋璲仲珩、杜环叔循、詹希元孟举。孟举少亲受业子山之门，介之以教宋克仲温，而在至正初，揭文安公亦以楷法得名，传其子汯，其孙枢在洪武中，仕为中书舍人，与仲珩叔循声名相埒云。(《春雨杂述》)

《墨池编》论字体有擘汇书，今书家不解其义。按《颜真卿集》有云："点画稍细，恐不堪久，臣今谨据石擘窠大书玉弹。"《玉堂嘉话》云："东坡洗玉池铭，擘窠大字极佳。"又云："韩魏公书杜少陵画体诗，擘窠大字，此法宋人多用之。"(《升菴外集》)

飞白字之名，书家例知之，但不晓作何状。予按王隐云："飞白变楷制也，本是宫殿题署，势既遒劲，文字宜轻微不满，名为飞白。"据此，则如今篆书之渴笔，俗所谓沙笔是也。唐人好奇，或作禽鸟花竹之像，顺陵碑略有数字，今绝无作之者。惟方外道流书酒肆壁，作竹节雀头形，俗可憎矣。(同上)

按草书者，后汉征士张伯英所造也。梁武帝《草书状》曰："蔡邕云：'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羽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颖难，不能救急，遂作赴急之书。'今之草书也。"(《客中闲集》)

《草书百韵歌》乃宋人编成，以示初学者，注名于羲之。嘉靖间有一中书，取以刻石，而一钜公序之，信以为然。有自京师来滇，持以问杨用修曰："此羲之《草韵》也。"杨戏之曰："字莫高于羲之，得羲之自作《草书百韵歌》，奇矣。又如诗莫高于杜子美，子美有《诗学大成》；经书出于孔子，孔子有《四书活套》，若求得二书，与此为三绝矣。"其人愕然曰："孔子岂有《四书活套》乎？"杨曰："孔子既无《四书活套》，羲之岂有《草书百韵》乎？"其人始悟。(《尧山堂外纪》)

宋太宗淳化三年，出御府所藏历代真迹，命侍书王著模刻禁中，厘为十卷，是为历代法帖之祖。(《诸系杂说》)

汉兴，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时，有杜伯度崔瑗崔实皆称工，自苍颉科斗一变为史籀大篆，再变为李斯小篆，四变为程邈隶书，至草书为五变矣。(《古今原始》)

吴人皇象能草，世称沈著痛快。(《五色线》)

北齐郎基为郑州长史，性情俭，惟令人写书。潘子仪遗书曰："在官写书，亦是风流罪过。"(同上)

钟繇为行书法，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入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谓之草行，书法至此，凡六变矣。蔡伯阶为八分书，则七变矣。(《古今原始》)

《毛诗》三万九千一百二十四字，《尚书》二万五千七百字，《周礼》四万五千八百六字，《礼记》九万九千二十字，《周易》二万四千二百七字，《春秋左氏传》一十九万六千八百四十五字，《论语》一万二千七百字，《孟子》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经》一千九百三字，大小九经，合四十八万四千九十五字。且以中才为率，若日诵三百字，不过四年半可毕。或以天姿稍钝，减中才之半，日诵一百五十字，亦止九年可毕。苟能熟读而温习之，使入耳著心，久不忘失，全在日绩之功耳。(《郑耕老劝学》)

九经非唐制，亦非宋制，唐以《礼记》、《春秋左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书》、《春秋》、《公穀》为小经。宋合三传，舍《仪礼》而以《易》、《书》、《诗》、《周礼》、《礼记》、《春秋》为六经。又以《孟子》升经，《论语》、《孝经》为三小经。明郝敬九经大异，于是窃谓《仪礼》、《公穀》皆不可阙，当补曰《仪礼》五万六千六百二十四字，《公羊传》四万四千七十五字，《穀梁传》四万一千五百十二字，合十四万二千二百十一字，日诵三百字，更一年三四月可毕，即减半，亦不过二年半。至

《尔雅》十一卷，存以流览，可不复成诵。呜呼！以《禹贡》行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断狱，或以之出使。以《甫刑》校律例条法，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周官》致太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此则《两汉志》也，始可谓之真经术，盖闻诸庭训云。（《太原阎咏识》）

器　用

制器尚象，圣人精意寓焉。棋始于尧舜，琴有五弦之制，夫人熟之矣，何俟深放。顾名物、象数、学问，渊微渺见，寡闻不知者，恒不在远也。放而得之，不使一器一物误，亦读书之乐也。偶尔及之，勿嗤多事。

唐太宗曰："舜作漆器，而谏者十七人，器之布漆自舜始。"（《古今原始》）

秦始皇行半两钱，古人钱字作泉，自秦始称钱，而后之八铢四铢，皆原于此。（同上）

宋太宗以占城稻种给于民，此中国有旱禾之始。（同上）

伊尹为草屦，即今麻鞋也，秦以丝为之。凡娶妇之家，先下鞋，取和谐之意，后因之。（同上）

王肯堂曰："研瓦始唐人。"邵伯温曰："研中隆起如瓦，以不留墨为贵，百年后方就平，今窪中非古也。"（《物理小识》）

葛天氏始歌，阴康氏始舞，朱襄作瑟，伏羲作琴埙箫，女娲作笙竽。黄帝作钟磬鼓吹铙角鞞钲，制律吕，立乐师。少昊作浮磬，舜作崇牙，禹作鼗，桀作烂漫之乐，纣作北里之舞，周有四偾之乐。秦蒙恬作筝，汉田横客作挽歌，梁有高组舞轮之伎。唐高宗置梨园作坊，玄宗置教坊，倡优杂伎，元人作传奇。（《涌幢小品》）

鞋子自古皆有，谓之履，绚繶皆画五色。汉有伏虎头，始以布鞔繶上脱下，加以锦为饰。至东晋以草木织成，即有凤头之履，聚云履，五朵履。宋有重台履，梁有笏头履，分捎履，立凤履，又有五色云霞履，汉有绣鸳鸯履。（同上）

诗词中有院落篱落，村落部落，落，居也。唐宫中巷有野狐落，又有碧落。勾践战敞卒三十人，擒夫差于干遂，遂者，道也；干是水湾之高地，江干河干是也。左思《吴都赋》云："长干延属。"金陵名长干，落干二字实字也。史云："逾隐以待之。"隐，短墙也，与埒同。（《词言长语》）

孔颖达曰："古人不骑马，故阅经记，正月无盲骑者，当自周末时，赵武灵王始。又李牧日击数牛飨士，习骑射，始见于此。"（《抱璞简》）

前古通用者，金初不言银钱，银之见于载籍者，始《禹贡》。镣臣伯陵造钱刀，而钱制始，太公止货财中一种耳，不常用也。自汉铸钱以通百货，数千年来皆用钱，梁临川王宏至聚钱盈百间屋，讨钱三亿万。唐高宗以滕王蒋王皆好聚财，赐麻两车为钱贯，以愧之。金银虽用，然国课物价，不以为准。丁亩租庸也入度支，军国之用五谷、丝麻而外，折纳皆钱。金人惟用银钱，至元并不铸钱，而用楮钞。武宗间一铸钱，旋即停止，而楮钞始有准金银之例；然亦曰金银钱货通准，不独言银也。至明时租税榷赎，一概征银，银始独重于天下，百物皆取银为准矣。（《怀秋集》）

凡门以栗木为关者，夜可以远盗。（《从容录》）

冬至阴极阳生，梅桃李杏花，皆五出也。夏至阳极阴生，威灵仙鹿葱射干净瓶蕉栀子花，皆六出也。（出《音缀》）

周宣王史《史籀》循科斗之书，采苍颉古文，综其遗美，别署新意，号曰籀文。（《书自述》）

人情信远而疑近，讹以传讹，莫甚于石鼓。或以为成王鼓，或以为宣王鼓，或以为文王鼓、宣王刻，又或指以为秦鼓。总由韦苏州、韩吏部诸公好古过甚，为古所误，偶见石鼓古文，未及详察，移近就远，端摩影响。后人见二公崇信，益加想像，认假成真，孰知其为宇文周之鼓，其文出于苏绰诸人之手，其字体亦摹古文而为之者哉？今但以其文考之，则可见矣。自一章至十章所述，麀鹿雁兔鰋鲤，不一而足，要皆拾慧于《车工》《吉日》诸篇而出者，此可见金人马子卿之辨，当必信而有征也。焦弱侯云："据《北史·苏绰传》周文帝为相，欲革文章浮华之弊，因魏文帝祭庙，群臣毕至，乃令绰书大诰，奏行之。是后文笔皆依其体，而魏文帝十一年十月，尝西狩岐山，其子武帝保定元年十一月丁巳，狩于岐阳，五年二月行幸岐州。由此言之，则石鼓文为宇文周所造无疑，文既仿书，则诗礼仿诗亦无疑。觉太和元年正月，考路寝，命群臣赋古诗，亦其一证也。"

烟酒不知所自，或曰仙草疗百疾，或曰能枯肠染疫，然骛之如市，顷刻不去手。闺阁佳丽，亦以此为餐香茹柏，功盛于茶，味逾于酒，未有识其故者。（《怡曝堂集》）

冬以杨花铺砚槽则不冰，曰风膏，或盐磨墨，或火酒。（《物理小识》）

火药自外国来。宋开宝二年，岳义方上火箭。张

和仲记虞允文采石舟中，发霹雳炮，乃纸为之，实以石灰硫黄，坠水而火自水跳出。永乐立神机营，西洋以尺测量精矣。唐有火树银花，想已用之耶？硝入杉炭则直发，硫则横爆，加黄矾则研烈，箬瓢灰则稍声，碾西匡石粉，则发时不先光，试之，堆相间丈，而点一及诸堆者，万忤者也。掌上然之，毫无所伤，以其疾也。入铁蛾樟脑则成花，今名烟火御铳者，湿絮鱼网土囊，柔能制刚也。岳珂《程史》曰：汴城旧多曲折，蔡京方之粘罕斡离不视城而笑，植炮四隅，随力击之。城既引直，一炮所望皆不可立矣。魏子一曰：敌台宜筑三角，附城如菱叶，两眼皆有小门可出，而外炮不能攻也。城址砌石上，即以土筑之。炮子入土，便陷不出。（同上）

唐武后幸冯小保，使为僧，改名怀义，封梁国公，故衣帽皆用朝扮。衣用大袖，如朝服制，曰直掇，曰偏衫，曰宽衣，加以锦绣，耻其肉袒，以袈裟代之；耻其跣足，以鞋履之。冠有五福曰毗卢，或施以八宝，或欲以金玉，余僧皆如之。凡画佛像，则有唐像梵像之说，始于武后。（《原始秘书》）

饮茶或云始于梁天监中，见《洛阳伽蓝记》，非也。按《吴志·韦曜传》，孙皓时每宴飨，无不竟日饮酒，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曜素饮不过二升，或为裁减，或赐茶荈以当酒。则三国时已知饮茶，但未能如后世之盛耳。逮唐中世榷利，遂与煮海相抗，迄今国计赖此为多。（《稗史》）

世言酒之所自者，其说有三。其一曰："仪狄始作酒，与禹同时。"又曰："尧酒千钟，则酒始作于尧禹之世。"其二曰："《神农本草》著酒之性味，《黄帝内经》亦言酒之致病，则非始于仪狄也。"其三曰："天有酒星，酒之作也，其于天地并矣。予以为仪狄之名，不见于经，而独出于《世本》，非信书也。"或曰："非仪狄也，乃杜康也。"魏武帝《乐府》亦曰："何以消忧，惟有杜康。"予谓杜康本出于刘累，在商为豕韦氏，武王封之于杜，传国至杜伯为宣王所诛，子孙奔晋，遂有杜为氏者，士会亦其后也。或者康以善酿得名于世乎？谓酒始于康，亦非也。酒三星在女御之侧，后世为天官者，或考焉。予谓星丽于天虽自混元之判，则有之。然事作乎下，而应乎上，推其验于某星，此随世之变而著之也。如宦者坟墓弧矢河鼓，皆太古所无，天有是，则推之可以知其类。然则酒果谁始乎？予谓智者作之，后世循之而莫能废，故圣人不绝人之所同好，用于郊庙燕享，以为人之常，亦安知其始于谁乎？古者食饮必祭先，酒亦未尝言所祭者为谁，兹可见矣。《夏书》述大禹之戒歌词曰："甘酒嗜音。"《孟子》曰："禹恶旨酒而好善言。"圣贤之书，言可信者，无先于此，然酒未必于此始造也。（同上）

金刚钻出西番深山之高顶，人不可到。乃鹰鹞打食，同肉吃于腹中，而土人于鹰鹞粪中得之，看大小定价。如辨真伪，于炭火中烧红，入酽醋中浸之，假者疏而易碎，真者乃硬而可用。如失去，和灰土扫在乳钵内擂之，响者是也。（《尊俎余功》）

余乡人善贾，远客四十年不归，亦无音信。妇女坚贞，缝纴以度活，人罕见其面。及归，妻怪其贫窭如故，又无辎重，向之啼。其人曰："我货物俱带在身，勿虑也。"从伞柄竹中倾出金钢钻一盆，遂大富。

今世俗用金银为环，置于妇人指间，谓之戒指。按《诗注》，古者后妃群妾，以礼进御于君女，史书其月日，授之以环，以进退之。生子月辰，以金环退之，当御者以银环进之，著于左手，既御者著于右手。事无大小，记以成法，则世俗之名戒指者，有自来矣。（《三余赘笔》）

今士庶所戴方顶大巾，相传明太祖召会稽杨维祯，维祯戴此以见。上问所戴何巾，维祯对曰："四方平定巾。"太祖悦，遂令士庶依其制戴。或谓有司初进样，方直其顶，太祖以手按偃落后，俨如民字形，遂为定制。按洪武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礼部右侍郎张智同各官奉圣旨，恁礼部将士民戴的头巾样制，再申明整理。智乃奏行，先为软巾制度，已尝拟定，而小民往往成造，破烂不堪，纱罗用纸粘裹，竹丝添花，混同造卖，有乖礼制，合行申禁。乃前违制者，卖人买人同罪，如此则当时巾制，乃太祖自定，恐非维祯与手按也。（《枝山前闻》）

太古茹毛而饮血，有巢始教民食果，燧人始作火制蔬以炮，神农始耕作炒米。轩辕造粥饭羹炙脍，公刘作资糕麻团，周公造汤团，鲁敬姜作不托，汝颓作粽。秦昭王作蒸饼，汉高祖作㸆饼，金日磾作胡饼，刘安作豆腐，诸葛亮作馒头夹馁，石崇造馄饨，梁武帝造面觔。（《稗史》）

《汉书》五城十二楼，仙人居也，诗家多用之。东坡词：游人都上十三楼，不羡（竹西）歌吹古扬州。用杜牧诗"婷婷袅袅十三余"之句也。永乐中，晏振之《金陵春夕诗》：花月春江十四楼。人多不知其事。盖洪武中建来宾重译，清江石城，鹤鸣醉仙，乐民集贤，讴歌鼓腹、轻烟淡粉、梅妍柳翠十四楼于南京，以处官妓，盖时未禁缙绅用妓也。（《升庵外集》）

《博物志》曰："尧造围棋，以教后世，或曰舜造。"（《事始》）

夏桀始设侏儒优倡戏，周偃师始造傀偶，宣王始养斗鸡，楚熊渠造弄丸，勾践始为弄潮，无终嘉父作千秋毬踘，秦武王作角牴，始皇作曼延鱼龙水戏，汉武帝益以幻眼走索寻撞舞输弄碗影戏，唐玄宗制舞马舞象之

戏。(《程史》)

桀臣乌曹作赌博围棋，季咸造胡面子，韩信作纸鸢，汉武帝作猜拳斗草，刘向作弹棋，周武帝作象棋，唐明崇俨作买鬼，宋江作差牌。还无作谜语，卢敖作市语，晋梵僧了义作翻语。(同上)

滇南皆作棋子，而以永昌为第一，盖水土之别云。烧棋之法，以墨铅七十斤，紫英石三十斤，硝百二十斤，为一料，可得棋子三十副，然费工本已三十六七两矣。其色以白如蛋青，黑如鸦青者为上。若鹅黄鸭绿，中外洞明者，虽执途人而赠之，不受也。烧棋之人，以郡庠生李德章为第一，世传火色，不以授人也。余在永昌日，曾以重价得之，出以与郡大夫较，皆不能出余上也。庚申冬日，为叛兵所掠，惜哉！今滇中游客，出银五钱，便市棋三百六十，宁复有佳物乎？(《南中杂说》)

榆石，点苍山所出也。凿顽石，深八里余，竭民力而取之，以逼真入画者为佳，然佳者卒不概见也。康熙十二年，予常入逆藩便坐，见一石屏，高六尺，宽四尺余，山水木石，与元人名笔无异。或曰："此黔宁旧物云。"嗟乎！此种怪物，原非寻常可遇，而士大夫必欲困民力以取之，小者既不可用，大者又不能佳，而痴重可厌，非人力可挽，奈何劳民伤财，以购此难得而无用之物欤？(同上)

《路史》载何俊有记曰："今人称顾陆之笔，然此特晋宋间人耳。予家乃有汉人画，此世之所未见，亦世之所未知者也。其画非缣非楮，乃画于车螯壳上，乃是姑苏沈辨之至山东卖画买回者，闻彼处盗墓人，每发一基，则其下有数十石，其画皆作人物，如今之春画，间有干男色者。画法与《隶释》中有一碑上所画之人(自画法至此一句读)，大率相类，其笔有拙，顾陆尚有其遗意，至唐则渐入于巧矣。夫车螯者，蜃也，雉入大水为蜃，雉有文章，故蜃亦有文章。登州海市即蜃气也，但不知墓中要此物何用！余观北齐邢子才作文宣帝哀册文云："攀蜃辂而雨泣。"王筠昭明太子哀册文曰："蜃辂峨峨。"江总陈宣帝哀册文云："望蜃綍而攀标。"齐谢朓敬王后哀册文云："怀蜃卫而延首。"则知古帝王墓中皆用之，盖置于柩之四旁，以妨狐兔穿穴；其画春情，亦似厌胜，恐蛟龙侵犯之也。(《云谷卧余》)

古瓷之名甚多，其称哥窑者，久不知出处。近阅一书，南宋时龙泉县有章姓人，兄名生一，弟名生二，兄弟各主一窑，而生一所制为佳，故以哥窑别之。哥窑多断纹，今温处人犹称为章窑云。(同上)

《龙蛇河图》云："弓之名曰曲。"张太公《兵法》曰："弩之神名曰远，望箭之神名曰续，长刀子之神名曰脱光。古人铸刀以五月丙午，取纯火精，以协其数。"(《客中闲集》)

古者饮酒击博，其形似箭，长五寸，其数六，刻以牙为之，头类鹤，故曰六鹤齐飞。宋齐以降，有骰子之制，即六鹤之变也。(同上)

今之三弦，始于元时，小山辞云："三弦玉指，双钩草字，题赠玉娥儿。"(《升庵辞品》)

白乐天与元微之常以竹筒贮诗，往来赓唱，和靖翁故有带斑犹恐俗，和节不防山之句。每谓既有诗筒，可无吟咏，以助清洒。一日许判司执中远以葵笺分惠，绿色而泽，八墨觉有精采，带露葵叶研汁，用布擦竹纸上，候少干，用温火熨之。许尝有诗云："不取倾阳色，那知恋主心。"此法不独便于山家，且知二公俱有葵藿向阳之意，又岂不愈于题芭蕉、书柿叶乎？(《山家清事》)

余既有诗癖，又以置之竹中寄人，不无累赘，偶以纸筒印竹样于上，题词云。

绿沉事人多不知，老杜云："雨抛金锁甲，苔卧绿沉抢。"又皮日休《竹诗》云："一架三百本，绿沉森冥冥。"始知名矣。又见吴淑《事类赋》云："绿沉亦复精坚。"引《广志》曰："绿沉，古弓名。"又引刘邵《赵郡赋》曰："其器用则六弓四弩，绿沉黄间，堂溪鱼肠，丁今角端。"(《侯鲭录》)

笛本四孔，京房加一孔于后，为商声，本黄帝后伶伦作。

染黄帝观翚翟草木之华，乃染五采为文章。(《群碎录》)

夜航唯浙西有之，然其名旧矣。古乐府有《夜航旧曲》，皮日休《答陆天随诗》云："明朝有物元君信，拥酒三瓶寄夜航。"(《中吴纪》)

古书皆卷，至唐始为叶子，今书册也。(《演繁露》)

城门之名，自古有之，今天下名城数千，各自立名；然惟苏州阊门，及齐葑娄盘蛇，与杭之钱塘最著，即儿童能言之。南则聚宝，北则哈答任城，乃元之旧名，而哈答改名崇文，任城改宣武。今皆种旧不称新，盖业在人口角中，不能易耳。其有非城门而著曰蓟门、剑门、夔门、荆门、吴门、彭门、雁门，古号而最雅，相传者春明门，上司皆不许立城。(《涌幢小品》)

天主堂在北京宣武门内东城隅，大西洋奉耶稣教者，利马窦曰欧罗巴国，航海九万里，入中国。神宗命给廪赐第此邸，邸左建天主堂，堂制狭长，上如覆幔，傍绮疏，藻绘诡异，其国藻也。供耶稣像，其上画像也，望之如塑，貌三十许人，左手把浑天图，右叉指若方论说，

次指所说者，须眉竖者如怒，扬者如喜。耳隆其轮，鼻隆其准，目容有瞩，口容有声，中国画缋，事所不及，所具香灯盖帏，修洁异状。右圣母堂，母貌少女，手一儿，耶稣也。衣非缝制，自顶被体，供具如左。按《耶稣释略》曰：耶稣译言救世者尊主，陡斯降生后之名也。陡斯造天地万物无始终形际，因人始亚当，以阿袜言不奉陡斯，陡斯降世，拔诸罪过人。汉哀帝二年庚申诞于如德亚国，童女玛利亚身，而以耶稣称居三十三年，般雀比剌多以国法死之。死三日生，生三日升去。死者，明人也，复生而升者，明天也。其教耶稣曰："契利斯督法王曰俾斯玻，传法者曰撒责。"而铎德（如利玛窦等）奉教者曰契利斯当（如丘良原等）祭陡斯以七日，曰米撒，于耶稣降生升天等日曰大米撒，刻有《天学实义》等书行世。其国俗工奇器，若简平仪（仪有天盘，有地盘，有极线，有赤道线，有黄道圈，本名范天圈，为测验根本），龙尾车（下水可用以上，取义龙尾象水之尾，尾上升也，其物有六，曰轴，曰墙，曰围，曰枢，曰轮，曰架，潦以出水，旱以入力，资风水，功与人牛等），沙漏（鹅卵状，实沙其中，颠倒漏之，沙尽则时尽，沙之铢两准于时也，以候时），远镜（状如尺许竹笋，抽而出，出五尺许，节节玻璃，眼光过此则视小大，视远近），候钟（应时自击有节），天琴（铁丝弦随所按音调如谱）之属。玛窦亡，其友庞迪峨、龙华民辈代主其教，教法友而不师，师耶稣也，中国有学焉者，奉其厄格勒西亚七式。（《帝京景物略》）

禽 兽

指雀为鸾，混獐于鹿，贸贸者何取乎必。鼓翼戴角，无奇不蒐，虽矻矻皓首，势又不能涉猎。偶及随笔存之，亦曰张华之雉化、耶律楚材之角端同，非捷给临时者尔。

胎生者眼胞自上而瞑，卵生者眼胞自下而瞑，湿生者眼无胞，化生者眼无窍。蜮无目，蟒圆目，鹦旋目，鸠方目，鱼目不瞑，鸡好邪视，龙不见石，鱼不见水。雀夕瞀，鸱昼盲，猫睛当午，敛纵如线，鹗目遇夜，明察毫末。马夜行其目光所照三丈，虎夜行一目放光，一目看物。（《博物志》）

安南武平县封溪中，有猩猩焉，如美人，解人语，知往事。以嗜酒，故以屐得之，槛百数同牢，欲食之，众自推肥者相送，流涕而别。时饷封溪令，以帊盖之，令问何物。猩猩乃笼中语曰："唯有仆并酒一壶耳。"令笑而受之，养畜能传送言语，人不如也。（《朝野金载》）

俗呼牝马为课马，出《唐六典》。凡牝四游而课，羊则当年而课之，课谓岁课驹犊。（《孔氏杂说》）

成化五年六月，河决杏花营，有一卵浮于河，大如人首，下锐正圆，质青白，微具五色，又多黧黑点。渔者得之，守河者以十匹布易焉。以手撼之，中汩汩作水声，又甚重，气暖而泽润，不知何祥也。或曰："龙卵。"然龙以胎生，未闻卵也。越三日，和佥宪于州桥西，图其状于壁，且书其上曰："玄珠占法，江湖见龙卵，主大水。"前一日，卵送开封府，皆惧不敢收，守与判相却之间，坠于地中，惟水而已。（《悬笥琐探》）

龙无耳，鱼亦无耳，柔鱼无骨，马无胃，蛤蜃无脏，獐无胆，鼠亦无胆（或云鼠胆在首），鳙鳝鱼亦无胆，又无腮。猴无脾，兔亦无脾，又无肾，蟹无肠，虾蟆亦无肠。鸟无肺，鸨无舌，又无后指，蛇无足（或云蛇皆有足。五月五日取烧蛇，令热，以酒沃之，置中，足出 又云蛇以桑薪烧之则足出见）。豕无筋，蚓亦无筋，又无心。虾蛤无血。飞者无胃，走者无翼。獐有牙不能噬，鹿有角不能触。鹜有翼而不能飞（陈藏器《本草》引尹子云家鹅为鹜，不能飞翔，如庶人守耕稼而已），无足而飞者惟螣蛇。又云蛣蜣无鼻，水母无目，蚕无胃，鱼鳖无耳，蛇眼听。（《汉隽格物》）

治金以盐，攻玉以石，濯锦以鱼，浣布以灰，煮羊以䶄，煮鳖以蚊，饭糁腐青石，猫粪腐锡。火灼蛇足则出，人烛鼋肉则收，鱼食菽则死，鼠食菽则肥。蟹得漆则散，麻得漆则涌，桂得葱则软，树得桂则休，石得鹊髓则化，银得雉粪则枯。金得伯劳血则昏，铁得鸊鹈膏则莹。鸡鹊厌火，孔雀辟恶，琥珀拾芥，獭胆分杯，戎盐累卵，谷胶团沙，物之相制也。（《珊瑚网》）

鸺鹠观抱，雀睆抱，龟鼋影抱，虾蟆声抱。鸦沫乳，鹤迹履，鹊枝缠，鸳鸯鸡交，鸜鹆足交。鹤声生，鳖望生，鸡鹊晴生，鹭目生，雁影生，鱼思生，蛏节生。孔雀雷孕，螣蛇听孕，兔舐孕，鸬鹚口孕。诸蛇中惟蝮是胎产，蝴蝶络纬蟋蟀以化生，蝶亦以须交。凡鸟皆雄求雌，惟雀鹑鸳，则雌求雄。（同上）

虎食狗，鸠食桑椹，猫食薄荷辄醉。虎名李耳，凡虎食缺产不至耳，讳其名也。惟每食一人，耳为一缺。（《测微录》）

去势一也，豕则曰豮，牛则曰犗，马则曰扇，人则曰阉。（同上）

枭鸟曰食母，破獍兽曰食父，象州出兽曰懒妇兽，淮南出鱼曰懒妇鱼。蚊曰白鸟，萤曰丹鸟，衔羽鸟曰周周，比肩兽曰蛩蛩。（同上）

故而新者，龙易骨，蛇易皮，鹿易角，象易牙，蟹易壳，皆终身一换，惟鹿每岁一换，龙象六十年骨全后换。臭而神者，朽木为蝉，积谷为蠹，坏裙为蝶，腐茵为蜂。（《莫氏入林》）

百兽率舞，释者谓羽鳞皆可谓之兽。予谓凡兽亦

可谓之禽，《后汉书》华佗语吴谱曰："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猿。"此虎鹿熊猿概谓之禽，亦百兽之例也。(《辨讹编》)

旧说兔无雄，故望月而孕，吐而生子，《博物志》尝言之。王充《论衡》兔舐雄豪而孕，及其生子，从口中出。《古乐府》：雄兔脚朴楸，雌兔眼迷离，二兽下地走，安能知我是雄雌？然则兔自有雌雄，特雌雄难辩耳。《诗》曰："讵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是乌之雌雄亦难辩者。古者日乌月兔，相传已久，传曰："日无光则乌不现，乌不现则飞乌隐窜。"汉元帝永光元年，日中无光，其日长安无乌。而今世卜兔之多少者，以八月之望，月明则兔多，月暗则兔少。说者说天下之兔皆雌，而顾兔为雄，然无谓天下之乌皆雌，而三足为雄者。(《珊瑚网》)

猿啼之地，蕨乃多有，每一声遽生万茎。(《穷幽记》)

陶九成云："瀛莫二州之境，塘乐之上，有禽二种：其一类鹄，色正苍而喙长，凝立水际，不动，鱼顾其下，则取之，终日无鱼，亦不易地，名曰信天缘。其一类鹜，奔走水间，腐草泥沙，唼唼然尽索乃已，无一息少休，名曰漫书。信天缘若无能者，乃与漫书均度一日，无饥色而反加壮大，二禽禀性不同如此。按信天缘一名信天翁，明朝兰廷瑞有诗："荷钱荇带绿江空，唼鲤含鲨浅草中　波上鱼鹰贪未饱，何曾饿死信天翁？"此说可以讽世　(《群谈采余》)

谚云："鹭鹭忙忙，何曾饿杀鹈鹕？"与此同。

五月五日，虾蟆必伏水草不鸣，七月七日乌鹊则集林木不飞。丙日嘉鱼出穴，甲子庚申，玳瑁闭口不食。野雉知雷起处，虔知冲破，燕知避戊己，鹊巢知背太岁，于此有以验历法与方位。(《余冬序录》)

胡桃之券，令鸡夜鸣；甑瓦之契，投枭自止。以胡桃东南枝劈之，书券字记，置之于鸡栖下，则夜鸣不止也。故甑瓦书契字置于墙上，如闻枭鸣，取以投之，即不敢更鸣也。(《感应类从志》)

飞者栖木食木，鹰鹯之毛犹木也；走者栖草食草，虎豹之毛犹草也。飞之类喜风而敏于飞上，走之类喜土而利于走下。在水者不瞑，在风者瞑。走之类，上睫接下；飞之类，下睫接上。牛顺物，乘顺风而行则顺；马健物，溯逆风而行则健。鱼逆水而上，鸟向风而立。虱阴物，行必北首；蟹海族，行必东首。又烧毛入水中，沉者是雄，浮者是雌。非独物也，男生而伏，女偃其躯。阳气聚面，故男子面重，溺死必伏；阴气聚背，故女子背重，溺死必仰。(《汉隽格物》)

九窍者胎化，八窍者卵生。(《物理小识》)

翠鸟先高作巢以避患，及生子爱之，恐堕梢，下作巢。子长羽毛复，益爱之，又更下巢，而人遂得而取之矣。《水经注》猩猩知往而不知来，封溪山谷间常有数千为群，里人以酒并糟设于路侧，织草为履，更相连结。猩猩见酒及履，知里人设张，则知张者祖先姓字，乃呼名云："奴欲张我。"舍尔而去，复自再三相谓曰："试其尝酒。"及饮其味，逮乎醉，因取履而着之，乃为人所擒，皆获，辄无遗者。(《鸡林小录》)

周丞相与客闲步园中，玩群鹤，问曰："此牝鹤耶？牡鹤耶？"客从旁曰："兽称牝牡，禽为雌雄。"丞相曰："雄狐绥绥，狐非兽乎？牝鸡司晨，鸡非禽乎？"客不能对。虽然，牝牡二字从牛，雌雄二字从隹，乃禽兽之别也。自雄狐牝鸡之外，经史中亦不多见。(《博物志》)

歙有许客在徐州经纪，仓收小麦，养一黄犬，每日至经纪家食，临晚往仓房守麦不离。客归，至次年遇事，恐麦为虫蛀，寄钥与经纪代晒。经纪带钥至其仓所，其犬跑号，衔经纪衣，有禁拒之象。及见多人开仓挑麦，其犬将头触仓，众脚赶打犬，竟跳入河死。客至设祭哭之。宁藩叛，逆兵抵安庆城外，居民奔走无踪，房屋灰烬，尸积遍野。有一姓姜者，举家避走乡间，惟失其祖，及兵退回家，竟莫寻其踪迹。一日往南庄跟寻，忽见本家犬，坐在一尸旁。见人至，跳跃掉尾伏地，方知守者乃其祖骸云。(《先曾祖日记》)

有人病膈，每食辄吐；一猫在其前，吐出之食，猫遂食之。后卒，猫于棺前哀鸣七日，不食死。(《讱庵偶笔》)

歙方无违挈家居维扬，常畜一马，齿老矣。无违卒，其子卖马于镇江营中。一日马忽浮水渡江，至瓜州径奔扬城，闯入无违旧居，见停棺在堂，悲鸣踯躅，举家骇视，浑身犹湿。营兵亦踪迹至其家，乃退还原价，而养此马于天宁禅寺。(同上)

歙方禹成贾于宣城，常畜一犬，徽猎师嘉其骏快，买以四金，携之猎，获果倍他犬。两月之后，犬忽不见，猎人疑其逃回，寻访至禹成家，犬果在焉。见猎人至，急走内室，伏床下，呼之不出。禹成恻然，乃给还原价，此犬仍畜于家。自徽至宣三百余里，能忆其故道，益信黄犬传书事。(同上)

蜉蝣三日，蚕二十七日，蝉三十日。蟪蛄不知春秋，鼠寿三百，猿猴八百，狐鹿各千年，鹤二千，龟三千六百。燕千年生胡髯，龟千年解人语，虎千年脱牙而角生，蟾蜍千年头上有角，颔下有丹书八字。千年树精为青羊，万年树精为青牛，百岁狐精为美女，百岁蝙蝠为

仙鼠。卻行螾属，仄行蟹属，连行鱼属，纡行蛇属。鸿行有序，进有渐，鹡鸰飞则鸣，行则摇。象行先以鼻柱地，鹦鹉行先以口啄地。(《客中闲集》)

世间万物、无不生虫、木水土之中，生虫至多，固其常也。至于火中生虫，则火鼠也，极南方有之，其毛则为火浣布。阴山以北，积雪历世不消，其中生蛆，其大如瓠，北人谓之雪蛆，味极甘美。张子和医者，著《儒门事亲书》，言见民家一铁锅底上，起一铁泡，捶破有一红虫，其走如飞，其嘴至硬，是金铁中亦有虫也。(《录异篇》)

矾石蚕食之则肥，鼠食之则死；巴豆人食之则死，鼠食之则肥。《周礼》蝈氏掌去蛙黾，焚牡鞠，以灰洒之，则死，以其烟被之，则凡水虫无声。黾，耿黾也，尤怒鸣。北鞠，鞠不花者，以其烟被之者，假令风从东方来，则于水东面为烟，令烟西行被之水上，则凡水虫无声。人家近水者，此声烦聒，最为可恼，此法未之试也。然物类相制，有自然之理，如琥珀拾芥，磁石引铁，戎盐累卵，獭胆分杯，酿漆以蟹，浣锦以鱼散血以藕皮，毁金以羊角。至于蟹烟集鼠，人肌粉犀，诸如此类，不可殚纪。(《竹窗小品》)

颖滨释《庄子》曰："鱼不畏网罟而畏鹈鹕，畏其天也。"物之畏其天，诚有可怪者。余里中一村童，尝见大蛙十数，聚于污池丛棘之下，欲前捕之。熟视，乃一巨蛇蟠棘下，以次啖群蛙，群蛙凝立待啖，不敢动。又村叟见蜈蚣逐一蛇，行甚急，蜈蚣渐近，蛇不复动，张口以待，蜈蚣竟入其腹，逾时而出，蛇已毙矣。村叟弃蛇于深山中，逾旬往视之，小蜈蚣无数，饮其腐肉，盖蜈蚣产卵于蛇腹中也。余又尝见一蜘蛛逐蜈蚣甚急。蜈蚣逃入篱竹中，蜘蛛不入，但以足跨竹上，摇腹数次而去。伺蜈蚣久不出，剖竹视之，蜈蚣已节烂断如鲎酱矣。盖蜘蛛摇腹之时，乃洒溺以杀之也。物之畏其天，有如此者。夫蛇之恣啖群蛙，自以为莫己敌矣，而不知蜈蚣之能涉其腹也。蜈蚣之毙蛇育子，自以为莫吾御矣，而不知蜘蛛之能醢其躯也。世之人昂昂然以凶毒自多者，可以观矣。且蛙之不能敌蛇固也，蜈蚣小于蛇矣，而能制蛇，蜘蛛小于蜈蚣矣，而能制蜈蚣，物岂专以小大为强弱哉？(《鹤林玉露》)

山东无虎，浙江无狼，广东无兔，西蜀无鸽。(同上)

岭南人好啖蛇，易其名曰茆蝉，草螽曰茅虾，鼠曰家鹿，虾蟆曰蚯蛤，皆尝所食者。海鱼之异者，黄鱼化为鹦鹉；泡(去声)鱼大者如斗，身有刺，化为毫猪；沙鱼之斑者，化为鹿。(同上)

妊娠者不可啖兔肉，不可见兔，令儿唇缺。又不可啖生姜，令儿多指。(《方解》)

文登吕亢多识草木虫鱼，守官台州临海，命工作蟹图，凡有十二种：一曰蝤蛑，乃蟹之巨者，两螯大而有细毛如苔，八足亦有微毛。二曰拨棹子，状如蝤蛑，螯足无毛，后两小足薄微阔。为人之所食者亦颇异，其大如升，南人皆呼为蟹，八月间盛出，人采之，与人斗，其螯甚巨，往往能害人。三曰拥剑，状如蟹而色黄，其一螯偏长三寸余，有光。四曰蟚蜞，螯微毛，足无毛，以盐藏而货于市。《尔雅》曰："蟚蜞小者螃，云小蟹者蟛蜞，吴人呼为蟚螁。"《搜神记》言此物尝通人梦，自称长卿，今临海人多以长卿呼之。五曰竭朴，大于蟛蜞，壳黑斑有文章，螯正赤，常以大螯障日，小螯取食。六曰沙狗，似蟚蜞，壤沙为穴，见人则走，屈折易道，不可得。七曰望潮，壳白色，居则背坎向外，潮欲来皆出坎，举螯如望，不失常期。八曰倚望，亦大如蟚蜞，居常东西顾睨，行不四五步，又举两螯，以足起望，惟入穴乃止。九曰石蜩，大于常蟹，八足壳通赤，状如鹅卵。十曰蜂江，如蟹两螯，足极小，坚如石，不可食。十一曰芦虎，似蟚蜞，正赤不可食。十二曰蟚蜞，大于蟹，小于常蟹。吕君云："此皆常所见者，北人罕见，故绘以为图。又海商言海中鼋鼍岛之东一岛，多蟹，种类甚异。有虎头者，有翅能飞者，有能捕鱼者，有壳大兼尺者，以非亲见，故不画。"李履中得其一本，为作记。予家楚，官游江浙闽广，所识蟹属多矣。亦不悉与前说同，而所谓黄甲白蟹蟳蠘诸种，吕图不载，岂名谓或殊乎？故纪其详，以示博雅者。(《客中闲集》)

凡食断肠草者死，虎食之而百日不馋。凡食砒霜者死，龙食之而肥。物性之异，有如此者。(《客退纪谈》)

凡草本，经牛啖之必茂，经羊啖之多枯，故谚曰："牛食如浇，羊食如烧。"何相反如是？静思牛土畜，土能养物也，故牛色苍而庞厚，有春生之象焉。闻死而觳觫，亦好生之意也。羊金畜，金主杀伐，故羊色白而气腥膻，有秋杀之象焉。见死而无惧，亦喜杀性也。二物禀生既异，必其口中涎沫，亦具是性，故草之茂枯者，生杀之气致然耳(同上)。

狼多藉草，草秽乱曰狼藉。狼肠直，故边塞以狼矢为烟，鸣则后窍皆沸。狼畏圆，人解带作圈，狼辄去。淮南曰："狼皮在户，羊不敢出。"罗愿曰："狗是豺之舅，见狗则跪，亦各有所制也。"(《物理小识》)

山谷有一帖云："胡居士尝言鹿性清烈，多别粮草，恒食九物，余则不尝。九草者，一曰葛叶，及花鹿葱，鹿药，白蒿，水芹，甘草，齐头蒿，山耳，荠苨也。享神用其肉者，以其性烈清净故也。凡饵药者，勿食鹿肉，必不得力，以鹿常啖解毒之草，能散诸药性也。"此可补《本

草》及《齐民要术》之遗。(《续金石录》)

江陵松滋枝江村,射鹿者率以淘河鸟胫骨为管,以鹿心上脂膜作簧,吹作鹿声,有大号小号呦呦之异。或作鹿鹿声则麀鹿毕集,盖为牝声所诱,人得壳矢而注之。南中多鹿,每一牡,管牝百头,至春羸瘦,盖游牝多也。及夏,则唯食菖蒲一味,自肥。当角解之时,其茸甚痛,猎人逢之,其鹿不敢逸。走伏而不动,猎者以绳系其茸,截而取之,先以其血来啖,然后杀鹿。(《日知录》)

康熙丁巳,休宁西乡,一猎户偕其徒往深谷,伏丛莽间,捕巨鹿。其徒忽见鹿奔出,急以鸟铳打中之,喜甚,往取焉,则死者其师也。邑令毕拘其妻与邻鞫之,素无隙,徒鬻其女葬之,以误杀得免抵。(《啸虹笔记》)

畜二小兽,名曰吼,形类兔,两耳尖长。狮作威时,即牵吼视之,狮畏服不敢动。盖吼作溺着其体,肉即腐烂。吼又畏雄鸿,鸿引吭高鸣,吼即畏服。又如象见狮子,则奔,见鼠畏。飞虫之畏蜘蛛,蜘蛛之畏蜂,物各有所制,有所畏。(《竹窗小品》)

通天犀角,有一白理如綖者,以盛米置群鸡中,鸡欲往啄米,至辄惊却,故南人名为骇鸡犀。得真角一尺,刻以为鱼,衔入水中,水常为开。方三尺,可得息气水中。以其角为钗者,将煮毒药为汤,以此钗搅之,皆生白沫,无复毒矣。(《汉隽格物》)

象鼻端有爪可拾针,肉有十二般,唯鼻是其本肉。陶贞白言夏月合药,宜置牙于药旁。南人言象尤恶犬声,猎者裹粮登高树,构熊巢伺之。有群象过,则为犬声,悉举鼻吼叫,循守不复去。经或五六日困倒,则下潜刺杀之,耳穴薄如鼓皮,一刺而毙。胸前小横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没。食其肉,令人体重。古训言象孕五岁始生。(《酉阳杂俎》)

竹鸡善斗,取者激媒使鸣而致之。鹧鸪好洁,取者扫地布谷而获之。麂行必循一迳,设缳者迹行处擒之。海鱼吐黑水以蔽其身,渔者见黑水网之。他如衔芦者自卫,共穴者备锋,结阵者御暴,捷称韩氏卢,狡称东郭㕙,宁智不足周身,总无奈人巧取何?(《说储》)

秣马之法,必视其齿历劳逸而调息之。马四年而两齿,五年而四齿,六年而六齿成矣。七年而右齿缺,八年而上下两边各一齿缺,九年而上下尽缺。十年而下两齿臼,十一年而下四齿臼,十二年尽臼。十三年下二齿平,十四年下四齿平,十五年下尽平。十六年上两齿臼,十七年上四齿臼,十八年上尽臼。十九年上两齿平,二十年上四齿平。年之长少,惟马齿最准,故人自谦曰:"犬马之齿长矣。"(《相马经》)

驴马驹子,行人先后,上旬生者行在母前,中旬生者行在母胁,下旬生者行在母后。(《侯鲭集》)

山獭出宜州溪洞中,俗为补助要药。洞人云:"獭性淫毒,山中有此物,凡牝兽悉避去。獭无偶,抱木而枯,洞獠尤贵重云。"能解药箭毒,中箭者研其骨少许,傅之立消,一枚值金一两。(《草注》)

狐之相媚也,必先吕(以口相接),猿之相蛊也(蛊群也),必先啼,物之情也。(《玄池子说林》)

商汝山中多麝,绝爱其脐。每为人所逐,势且急,即自投高岩,举爪裂破其香,就絷而死,犹拱四足,以保其脐。李商隐诗曰:"投岩麝退香。"许浑诗云:"寻麝采生香。"是也。狨类鼠而大,尾长金色,川峡深山中人,以药箭射之,取其皮为卧褥被坐毯之用。甚爱其尾,既中毒,即啮断尾以掷之,恶为身患。杜甫诗云:"狨掷寒条马见惊。"盖轻捷喜缘木,猸猱之类也。牦牛出西域,尾长,中国取以为缨,人或射之,亦自断其尾,左氏所谓雄鸡自断其尾。(《汉隽格物》)。

不烬木火中有鼠重十斤,毛长二尺余,细如丝,恒居火中,时时出外而毛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其毛织以为布,作服,若有垢,浣以火烧之则净。(《神异记》)

鼠子生依月数,如五月五子,六月六子之类。陈守阳云:"兔产亦然,尝十二月得牝兔剖之,得十二子。又兔将吐子,口中先吐涎沫,数合乃产。"(《物原》)

欲知鸟之雌雄者,以翼辨之,翼右掩左雄,翼左掩右雌。(《说储》)

石鼠专食山豆根,宾州人以其胆干之,治咽喉疾如神,谓之石鼠胆。(《方解》)

山民云:"熊于山中行数千里,悉有跧伏之所,必在石岩枯木中,山民谓之熊馆。惟虎出百里外,则迷失道路。"(《怀秋集》)

《博物志》敦煌西渡流沙,往外国千余里中无水,时有伏流处,人不能知。橐驼知水性,过其处,辄停不行,以足踏地掘之,辄得水。又《格物论》谓驼有灵性,能知水脉,识泉源,风将发,则引颈而鸣。负重致远,力可千斤,日行三百里。(《珊瑚网》)

山东有一道,通高丽,中有二十日无人迹处,即祭山神,求一豺狗相送,炸熟先以饲之,遇虎跃升其背而溺,虎即溃肉。每夕人露宿树下,豺溺而围之,百兽敛

避。其地海旁有居民处，无荳之属，油不可致。有一等鸟如鸭，自呼其名压油压油，土人捕得，以力压出油，投之海中。又活四五日，仍飞绕其村，人又压之出油为供，乃知天之不乏人用如此。(《志异录》)

贵州思南有山曰甑峰，居大山中，其形若甑，故名。山盘亘铜仁、思州、石阡，数百里内无人居，人亦多不能到，所产草木多异状。有兽曰宗彝，类猕猴，巢于树，老者直居上，子孙以次居下。老者不多出，子孙居下者，出得果，即传递至上。上者食，然后传递至下，下者始食；上者未食，下者不敢食也。先儒谓先王用以绘于衮者，取其孝也。(《侯鲭录》)

猰㺄兽中最大者，龙头马尾虎爪，长四十丈，善走，以人为食。遇有道之君，即隐藏，否即出食人。(《博物志》)

海鳅乃水族之极大，而变异不测者，梧川山界有海湾，上下五百里，横截海面，且极其深。当二月之交，海鳅来此生育，隐隐轻云覆其上，人咸知其有在也。俟风日晴暖，则有小海鳅浮水面，眼未启，身赤色，随波荡漾而来。土人用舴艋装载藤丝缕为臂，大者每三人守一茎，其杪分赘逆须枪头二三支于其上，溯流而往，遇则并举枪中其身，纵缕任其去向。稍定时，复以前法施射，一二人毕，则棹船并岸，创置沙滩，徐徐收缕。此物初生眼合，无所见，且忍枪疼，轻漾随波而至，渐登浅处，潮落阁置沙滩，不能动。举家分脔其肉，作煎油用，亦大矣哉！(《海槎余录》)

山魈者，岭南所在有之，独足反踵，手足三歧。其牝好传脂粉，于大树空中作窠，有木屏风帐幔，食物甚备。南人山行者，多持黄脂铅粉及钱等以自随。雄者谓之山公，必求金钱；遇雌者谓之山姑，必求脂粉，与者能相护。唐天宝中，北客有岭南山行者，多夜惧虎，欲上树宿，忽遇雌山魈。其人素有轻赍，因下树再拜，呼山姑。树中遥问有何货物，人以脂粉与之，甚喜，谓其人曰："安卧无虑也。"人宿树下，中夜有二虎欲至其所，山魈下树，以手抚虎头曰："斑子，我客在，宜速去也。"二虎遂去。明日辞别，谢客甚谨。其难晓者，每岁中与人营田，人出田及种耕地，种植并是山魈，谷熟则来唤人平分。性质直，与人分，不取其多，人亦不敢取多，取多者遇天疫病。(《广异记》)

交州有果然兽，其名自呼，身如猿，犬面，尾长，腹圆斑文，皮可为褥，丽好温暖。(《南州异物志》)

西域有兽如犬，含水噀马目，则马瞑眩欲死，故凡马皆畏之，名曰马见愁。宣宗时国人献其皮，帝赐群臣，编为马鞭，一扬即走，谓之不须鞭。(《采兰杂志》)

狗缨国献一兽，名貌，吴大帝时尚有见者。其兽善遁，入人室中窥食，已大叫，人觅之，即不见矣。故至今吴俗以空拳戏小儿曰"吾唊汝"，已而开拳曰"貌"。(《异物汇编》)

懒妇如山猪而小，喜入禾苗，人以机轴织纴之器挂田所，则不复近。安平七源等州皆有。(同上)

鸡鶒恶其类，鸳鸯玄鸟忧其类。恶其类者，相值则相搏。鶒状类鹊，长尾丹嘴。鸳鸯匹鸟也，与燕二鸟，朝奇而暮偶，爱其类也。(同上)

鳱以水言，自北而南，鴈以山言，自南而北。鳱音雁，随阳鸟也。冬适南方，集于江干之上，故字从干。鴈亦音雁，中春寒尽，雁始北向，燕代尚寒，犹集于山谷岩罅之间，故字从斥。(同上)

凫鹥之杂，鹇鹭之洁，凫鹥鸭属，色不纯正，故曰杂。鹇白类山鸡，行止闲暇。鶗鴂鸣而草衰，泽雉啼而麦齐，泽雉如商鹒，季春之月始鸣，麦已平陇也。鴂鶗，《尔雅》谓之鵙，即伯劳也，状类鹳鹖，而《左传》谓之伯赵。《方言》曰："孤鸡鸣则草衰，风翔则风，雨舞则雨，霜蜚则霜，露翥则露。"风禽鸢类，越人谓之风伯，飞翔则天大风。一足鸟名曰商羊，天将雨则飞鸣，孔子辨之于齐庭。东方朔曰："商羊闻钟则鸣，闻鼓则舞。"鹔鹴，鸟名，其羽可为裘，以避极寒，鹔鹴飞则陨霜。露禽，鹤也。《古今注》鹤千年则变苍，又二千年变黑，所谓玄鹤也。子野鼓琴，玄鹤来舞，露下则鸣也。鹤之驯养于家庭者，饮露则飞去。林鸟朝嘲，水鸟夜掖，山鸟岩栖，原鸟地处。林鸟朝之将翔也，聚而噍啁，山岩之鸟多不巢，原鸟䴇鹳之类是也。灵鹊兆喜，怪鵩塞耳，鹊噪则喜。鵩一名鸺鹠，《广雅》曰："江东人呼为怪鸟，闻之多祸，人人恶之掩耳。"鴐鹑野则义，豢则抟，水鹜泽则群，扰则逐。《月令》曰："田鼠化为鴐。"关东谓之鹑，蜀陇谓之鶛。在田得食鸣相呼，夜则群飞，昼则伏于草中，驯养之久而见食，则相搏斗也。鹜，野鸭也，飞止大泽之中，群处既豢扰之，恶其族类而相逼逐也。(《格物论》)

鹦鹉摩背而喑，鸲鹆剔舌而语。鹦鹉出陇西，能言鸟也，人以手抚拭其背，则喑痖。鸲鹆今人育其雏，以竹刀剔舌本，教之言语，又能作鸲鹆舞。扶老强力，鹡鸰友悌。《古今注》云："扶老秃鹙也，状如鹤，大者高七八尺，善与人斗，好啗蛇脯，炙食之，益人气力，行走如奔马。"鹡鸰雀属，《尔雅》曰："雝渠。"《毛诗》曰："水鸟也，大于雀，高尺，尾尖，长喙，黑颈，青灰色，腹白，飞则鸣，行则摇。"又曰："鹡鸰在原，兄弟急难。"鹡鸰共母者，飞鸣不相离，诗人取以喻兄弟相友之道也。

宎寮雝雝，鸿仪鹭序，鹖鹊啁啁，下齐众庑。(同

上）

鹦，篱鹦也，雀属，众人之象，言多也。鹁鸦雄高牝庳，鸠鹨雌前雄后，鹁雀也。鹁鸦二鸟，雄者足高，雌者足短。鸠，鸣鸠也，鹨大如鸽，生关西为鸟。憨急二鸟，雌飞则随，雌止则止，雄飞常在后也。毂将生，子呼母应，雏既生，母呼子应。鸟伏卵将成，子鸣于毂母应之，鸟既雏，母呼子应之。（《升庵外集》）

班鸠辨雏，枭鸱害母，班次第也。凡哺子朝从上下，暮从下上，他鸟皆否。枭在巢，母哺之，羽翼成，喙母食之，自飞去也。（《测微录》）

物食长喙，谷食短咮，挎则利嘴，鸣则引吭，毛协四时，色合五方。食物之生者长喙，水鸟之属也。鸟食五谷者喙皆短，鸟善挎斗者利嘴，善啼鸣者颈长也。春则毛弱，夏则稀少而改易，秋则刷理，冬则更生细毛自温。仓莺之属，以象东方木行。朱鸟之属，以象南方火行。黄鸟之属，应中央土行，以象季夏。白鹭之属，以象西方金行。玄鸟以象北方水行。羽物变化，转于时令，乾道始终，以成物性。仲春之节，鹰化为鸠。季春之节，田鼠化为鴽。仲秋之节，鸠复化为鹰。季秋之节，雀人大水为蛤。孟冬之节，雉人水为蜃。《淮南子》曰："鹜化为鹞，鹞化为鹯，鹯化为布谷，布谷复为鹞鸡。顺节令以变化也。生物者乾之始，成物者坤之终，随日变化，成就万物之性也。"（《续五色线》）

《禹贡》导渭自鸟鼠同穴。唐孔颖达注疏曰："一鸟一鼠，共为雌雄同穴而处，山因得名。有人过庄浪亲见之，鸟形似雀而少大，顶出毛角，飞即崖穴。穴口有鼠，状如人家常鼠，但唇缺似兔，蓬尾似鼯，与鸟皆人，彼此狎昵，有类雌雄者，问之土人，皆能说。"（《升庵外集》）

鹖，毅鸟也，毅不知死。鸥，信鸟也，信不知用。鹖状类鸡，首有冠，性敢于斗，死犹不知置，是不知死也。《左传》云："鹖冠武士戴之，象其勇也。"鸥，水鸟也，如鸧鹒而小，随潮而翔。迎浪蔽日曰信鸥，鸥之别类，群鸣嗜嗜优优，潮至则翔，水响以为信，反为鸷鸟所挎，是能知信而不知所以自用也。鹬有文而贪，鸢不击而贪。鹬状类燕，绀色杂出，有文采，水际伺蚌出，啄而食之，反为蚌所含，紧闭其嘴，滞死水中，不知所食，反以为害，《左传》云"聚鹬为冠"是也。鸢鸱也，不善搏击，贪于攫肉。（《稗史》）

鸂鶒能敕水，故水宿而物莫能害。鸩能巫步禁蛇，故食蛇。啄木遇蠹穴，能以嘴画字成符，蠹虫自出。鹊有隐巢木，故鸷鸟莫能见。燕衔泥常避戊巳日，故巢固而不能倾。鹳有长水石，故于巢中养鱼而水不涸。燕恶艾，雀夺其巢，即衔艾置其巢中，燕遂避去，皆鸟之有智也。（同上）

丹阳练湖有人打雁为业，先养一囮雁，系脚置几上食，飞者见食而下，则以网覆之。其年有一孤雁，自空飞下，与囮雁盘桓半昼，上下引飞，囮者因系脚不能同去，二雁竟以颈相缠而死。守者至，验二雁，囮者雄也，飞来者雌也，不觉心动，竟废其业。（《先曾祖日记》）

凤骨黑，雌雄旦夕鸣各异，雄鸣节节，雌鸣足足，行鸣曰归嬉，止鸣曰提扶。（《怀秋集》）

凤九苞：一曰口包含，不妄鸣也；二曰心合度，进退精也；三曰耳听达，居高明也；四曰舌诎伸，能变声也；五曰彩色光，文彩呈也；六曰冠距先，南方行也；七曰距锐钩，武可称也；八曰音激扬，声远闻也；九曰复文户，不妄纳也。（《论语释》）

鸟凤如喜鹊，色绀碧，颈毛类雄鸡鬃。头有冠，尾垂二弱骨各长一尺四五寸，其杪始有尾毛一簇。冠尾绝异，大略如凤，鸣声清越，如笙箫，能度曲，妙合宫商。又能为百虫之音，生左右溪洞中，极难得，然书传未之记，盖由人罕识云。（《汉隽格物》）

罗州山中多孔雀群飞，每数十为偶。雌者尾短无金翠，雄者生三年有小尾，五年成大尾。始春而生，三月四月后复凋，与花萼相荣衰。然自喜其尾而甚妒，凡欲山栖，必先择有置尾之地，然后止焉。南人生捕者，候甚雨，往擒之。尾沾而重，不能高翔，人虽至，自爱其尾，恐人所伤，不复骞翔也。虽驯养颇久，见美妇人，好衣裳，与童子丝服者，必逐而啄之。芳时媚景，闻管弦笙歌，必舒张翅尾，盼睇而舞，若有意焉。山谷夷民烹而食之，味如鹅，解百毒。人食其肉，饮药不能愈病，其血与其首，解大毒。南人得其卵，使鸡伏之，即成，其脚稍屈，其鸣若曰都护。土人取其尾者，持刀于丛篁可隐之处自蔽，伺过，急断其尾。若不即断，回首一顾，金翠无复光彩。（《纪闻》）

雀目至夕而不见物，人有至夕昏不见物者，谓雀盲是也。鸺鹠夜察毫末，昼瞑目不见丘山，物殊性也。（同上）

雁宿于江湖之岸，沙渚之中，动计千百，大者居其中，令雁奴围而警察。南人有捕者，俟其天色阴暗，或无月时，于瓦罐中装烛，持棒者数人，屏气潜行。将欲及之，则略举烛，便装之，雁奴惊叫，大者亦惊。顷之复定，又欲前举烛，雁奴又惊。如是数四，大者怒啄雁奴，秉烛者徐徐逼之，更举烛，则雁奴惧啄，不复动矣。乃高举其烛，持棒者齐人群中，乱击之，所获甚多。（《玉堂闲话》）

北方有白雁，似雁而小，色白，秋深则来。白雁至

则霜降，河北人谓之霜信。杜甫诗云：“故国霜前白雁来。”（《杜诗注》）

山鸟首有彩毛，曰山鸡山雉，长尾九，珍护之。林木森茂则不入，盖惜尾，常恐触伤羽毛。雨则避于山岩之下，恐濡湿也。久雨亦不出而求食，忍死无怨，与众不同。又云：“人但欲取其尾，须大寒冰冻之时，远窥雌雄并宿于他所，渐渐放活水溜去，浸其尾而冰冻胶，并不能飞翔时，三四人齐声大喊，此鸟即飞，其尾冰冻，拔折而去。”后人取得，以货豪门。颈有彩囊，曰避株雉，属出华岳山中。晴明天气，颈出彩色，天气阴雨，毛卷而无彩也。亦避树林，故曰避株，任昉曰：“名为吐绶鸟。”（《稗史》）

鹧鸪飞数逐月，如正月一飞而止于巢中，不复起矣。十二月十二起。最难捕，南人设网取之。（《政阳杂》）

河州有禽名骨托，吠如雕，高三尺许，以名自呼，能食铁石。郡守每置酒，辄出以乐坐客。或疑铁石至坚，非可食之物，及取三寸白石，系以丝绳，投其前，即啄而吞之。良久牵出，视石已烂如泥矣。（《博物志》）

顾渚山中有鸟如鸲鹆而小，苍黄色，每至正月二月，作声云春起也；至三月四月，作声云春去也。采茶人呼为报春鸟。（《顾渚山记》）

布谷鸟又名各家插禾，又名春去也，以其音之相似也。南方俱有，或云即子规鸟，不独顾渚有之。

南海诸郡，郡人至八九月，于池塘间采鱼子着草上，悬于灶烟上。至二月春雷发时，却收草浸于池塘间，旬日内乃如虾蟆子状，悉成细鱼，其大如发。土人乃编织藤竹笼子，涂以禹余粮，或遍洒蛎灰，收水以贮鱼儿，鬻于市者，号为鱼种。于池塘间一年内，可供口腹。又拂林国有羔羊生于土中，然其脐与地连，割之则死，惟人着甲走马击鼓骇之，其羔惊鸣而脐绝，使逐水草。又《博物志》云：“取鳖剉如棋，捣赤苋汁和合厚，以茅包之，六月中投于池泽内，经旬变成鳖。”（《集异》）

乌贼鱼暴干，俗呼螟脯，其鱼腹中之墨，可以书纸，经年而自脱迹。奸诈之徒，或以书券欺人。又龟尿磨墨写字于木板，可进寸许，虽水洗斧削，亦不磨灭。（同上）

古者一国嫁女，同姓二国媵之。《仪礼》有媵爵，谓先饮一爵，后二爵从之也。《楚词》“鱼鳞鳞兮媵予”，江海间有鱼游必三，如媵随妻，先一后二，俗称为婢妾鱼。唐诗“江鱼群从称妻妾，塞雁联行号弟兄。”（《升庵外集》）

蛇化鳖，蔚千户常亲见之沙上。初蛇盘为一束，反复自掷者数十次，若一面饼，少焉四足出矣，久之蹒跚入沙而去。故鳖未入水，腹下尚有蛇纹者，食之杀人。（《稗史》）

黟富民兄弟争财，讼于府。一日赴审，兄先往，道经休宁，遇大蛇冲道，停舆观之。蛇蟠田中，化为巨鳖，惊诧去。其弟后至，适见此鳖，命舆夫取之，携至寓，沽酒炮鳖，延其兄共食。兄问鳖所从来，弟告以某处所获。兄曰：“此蛇所化，不可食也。”弟不信，强兄再三，兄苦止之。弟疑兄言伪，怒曰：“汝坚不食，我自食之。”才举箸，兄已持其手曰：“必不信，可先食犬，然后自食未晚也。”乃以饲犬，犬立毙，弟大感泣，持兄手曰：“早知兄心若此，岂有争事乎？”遂息讼，和好倍于初。某家叔祖见澜公讌客，适一客至甚迟，众皆环坐俟之。膳夫进炮鳖，恐其冷，以碗覆之。少焉其碗渐高，铿然倏坠于棹，众皆惊视，疑其有异，以与犬，犬毙。赖此客后至，众宾得全。（《讱庵偶笔》）

南方人畜金蚕，蚕金色，食以蜀锦，取其遗粪，置饮食中以毒人，人死。蚕善能致他财，使人暴富，而遣之极难，水火刀兵，所不能害。必多以金银，置蚕其中，投之路隅，人或收之，蚕随以往，谓之嫁金蚕。（《风俗通》）

青蚨似蝉而状稍大，其味辛可食，每生子必依草叶，大如蚕子。人将子归，其母亦飞来，不以远近，其母必知处。然后各置于市，埋东行阴墙下，三日开之，即以其血分涂钱上。每市物先用子，即子归母，用母者，即母归子，如此轮还，不知休息。若买金银珍宝，即钱不还。青蚨者一名鱼伯。（《穷神秘苑》）

昔有母子离别，母每见蠨蛸垂丝着衣，则曰子必至矣。已而果然，故名曰喜子。子思其母亦然，故号曰喜母，均之一也。（《采兰杂志》）

袁瓘《秋日诗》曰：“芳草不复绿，王孙今又归。”人都不解。施阴见之曰：“王孙，蟋蟀也。”（《谢氏诗源》）

吕晋伯云：“除虱法吸北方之气，呵笔端，书敛深渊默漆五字，置床帐间，即除，此理不可晓。”（《存余堂诗话》）

南海有虫无骨，名曰泥，在水中则活，失水则醉如一泥然，故曰醉如泥。（《杜诗注》）

似蟹而小，世传汉醢彭越，以赐诸侯，九江王英布猎得不忍视，尽以覆江中，化为此，故名彭越。（《博物志》）

《东方朔传》守宫，虫名也，以器餋之，食以丹砂，满七斤，捣治万杵，以点女子体，终身不灭。若有房屋之事，则灭矣，言可以防闲淫逸也。《尔雅》云："此虫即蝘蜓，似蜥蜴，灰褐色，在人家屋壁间，状虽似龙，人所玩习者也。"《淮南万毕术》云："取守宫新合阴阳，以牝牡各藏之瓮之中，阴干百日，以点女臂，则生文，男子合，辄灭去。"（《感应经》）

蚺蛇其肉无毒，土人食之。其脂与涎沫，着男阴即消缩不举。尝闻有军士若干，涉一水皆病阴痿，盖此水乃蚺蛇出没处，有涎沫其中故也。鹿脂亦然。（《南州异物志》）

一人为蛇伤，痛苦欲死，见一小儿来曰："可用两刀，在水内相磨，取水饮之效。"言毕，化为绿螈，走入壁孔中。其人如方治之，即愈，因号绿螈为蛇毉，即守宫也。（《二酉余谈》）

闻朱崖人，每晴明见海中远山罗列，皆如翠屏，而东西不定，悉蜈蚣也。虾须长四五十尺，此物不足怪也。（《岭表异物志》）

鱼跳跃，则蜥蜴于草中稍相依，便共浮水上相合。事竟，鱼游水底，蜥蜴还草中。（《异物志》）

负劲气者，有非威之威，是故松桧不栖蝉，熊豹之皮不上蚊。（《空同子》）

有家主命婢杀鳖，鳖顾婢再三，有求生意，婢恻然放之池。主索鳖羹，诡云鳖已逃矣。主怒，杖之几毙。后婢患热病死，时值昏夜，未能殓，弃之池侧。翌日往殡，复生矣。询之，则云："恍惚间有物踞我胸，其凉透心，遂渐省人事。"视之，则有池中污泥，堆于心口，而身傍有鳖行迹，其向者鳖报恩乎？（《讱庵偶笔》）

徽高怀中业鳝面，于扬州小东门日杀鳝数千。一婢悯之，每夜分窃缸中鳝，从后窗抛入河，如是者积年。一日面店被焚，婢踉跄逃出，为火所伤，困卧河滨，夜深睡去。比醒而痛减，火疮尽愈。视之，有河中污泥堆于疮处，而地有鳝迹行，始知向者所放之生，来救之也（按医书，河底泥能涂汤火伤）。高感其异，遂为罢业。及拆锅，下有洞穴，生鳝数石，盘其中，尽举而纵之河。（同上）

类聚数考

古云流芳遗臭，固也，抑亦有数存焉。当其盛也，贤人君子骈肩叠迹；当其衰也，奸邪匪类得失之林也，谄谄訿訿。天地亦有不能自主者，然以其盛则知其所以兴，以其衰则知其所以败。是亦览者可鉴矣。

燧人四佐

明由（晓升绂），必育（受税俗），成炜（受苦诸），陨丘（受延嬉）。

伏羲六相

金瑅（主化俗），鸟明（主建福），视默（主灾恶），纪通（为中职），仲起（为海陆），阳侯（为江海）。

黄帝七辅

风后（受金法），天老（受天箓），五圣（受道级），知命（受纠俗），窥纪（受变复），地典（受州络），力墨（即力牧受准斥）。

少昊四叔

重（勾芒），该（蓐收），修，熙（俱为玄冥）。

羲和四子

羲仲，羲叔，和仲，和叔。

按：羲和四子即尧之四岳也，分掌四方诸侯，故为四岳。

郑玄云："尧既分阴阳为四时，命羲仲等为之官，主四岳之事云。"

舜时八伯

伯夷为阳伯，羲仲后为羲伯，弃为夏伯，羲叔后为羲伯，咎繇为秋伯，和仲后为和伯，垂为冬伯，一伯阙。

高阳八凯

苍舒，聩敳，梼戭，大临，庬降，庭坚，仲容，叔达。

高辛八元

伯奋，仲堪，伯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

四　凶

讙兜，共工，鲧，三苗。

舜九官

禹（作司空），弃（伯复），契（作司徒），咎繇（作士）益（作虞），垂（作共工），伯夷（作秩宗），龙（作纳言），夔（典乐）。

按：禹、稷、契、皋陶、伯益，即舜五臣也，《楚词》七谏又谓之八。

师盖即此五臣而益之垂、益、夔耳，五臣八师不复注。

舜七友

雄陶，方回，续牙，伯阳，东不訾，泰不虚，灵甫。

殷三仁

微子，箕子，比干。

文四友

闳夭，太公望。散宜生，南宫适。

太姒十子

伯邑考，武王发，管叔鲜，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铎，霍叔武，郕叔处，康叔封，聃季载。

管叔、蔡叔、霍叔监殷，称为三监。

武十乱

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大颠，闳夭，南宫适，散宜生，邑姜。

二五耦

梁五，东关五。

晋文公从亡五人：

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

五　伯

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公。

周八士

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

郑七穆

子展（赋《草虫》），子西（赋《黍苗》），子产（赋《隰桑》），公孙（赋《桑扈》），伯有（赋《鹑之贲贲》），子太叔（赋《野有蔓草》），印叔（赋《蟋蟀》）。

三　良

子车奄息，仲行，鍼虎。

殉葬之说起此，孟子谓："作俑无后，而况以人殉乎？"然则秦之刻薄寡恩，其端已见，宁独归恶于始皇李斯哉？

鲁三桓

仲叔谷文伯（自世子始，至文伯六世），叔孙得臣庄叔（自穆子始，至庄叔六世）季孙行父文子（自武子始，至文子六世）。

逸　民

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

作者七人

仪封人，荷蒉，晨门，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

注不指其人，然见于包氏注者，如此。

齐四客

晋郤克（眇），　鲁季孙行父（秃），　曹公子首（偻），　卫孙良夫（跛）。

四人不幸而一眇、一秃、一偻、一跛，又不幸而俱聘于齐，又不幸而有齐君之母，又不幸而有齐君之无礼，使眇者御眇，秃者御秃，偻者御偻，跛者御跛，遂令千百世下犹为失笑。然无此则四人不传，此又不幸之幸。

三卿主善

知庄子，范文子，韩献子。

仲尼弟子　《史记》本

颜回（字子渊），闵损（字子骞），冉雍（字仲弓），冉求（字子若），仲由（字子路），宰予（字子我），端木赐（字子贡），言偃（字子游），卜商（字子夏），颛孙师（字子张），曾参（字子舆），澹台灭明（字子明），宓不齐（字子贱），原宪（字子思），公冶长（字子长），南宫适（字子容），公晰哀（字季次），曾蒧（字晰），颜无繇（字路），商瞿（字子木），高柴（字子羔），漆雕开（字子开），公伯寮（字子周），司马耕（字子牛），樊须（字子迟），有若（字子），公西赤（字子华），巫马期（字子旗），梁鳣（字叔鱼），颜辛（字柳），冉孺（字子鲁），曹恤（字子循），伯虔（字子析），公孙龙（字子石），冉季（字子产），公祖句兹（字子之），秦祖（字子南），漆雕哆（字子敛），颜高（字子骄），漆雕徒父，壤驷赤（字子徒），商泽（字子季），石作蜀（字子明），任不齐（字选），公良孺（字子正），后处（字子里），秦冉（字问），公夏首（字乘），奚容蒧（字子晰），公坚定（字子中），颜祖（字襄），邬单（字子家），句井疆，罕父黑（字子索），秦商（字子丕），申党（字周），颜之仆（字叔），荣旗（字子祖），县成（字子祖），左人郢（字行），燕伋（字思），郑国（字子徒），秦非（字子之），施之常（字子恒），颜哙（字子声），步叔乘（字子车），原亢籍，乐欬（字子声），廉絜（字庸），叔仲会（字子期），颜何（字冉），狄黑（字晰），邽巽（字子敛），孔忠，公西舆如（字子上），公西蒧（字子上）。

按：《史记》云，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而所列弟子传只七十有六人，不知偶遗一人耶。《史记》七十有六为七十有七耶，世远年湮，无从稽考，即有他本，不足取信，姑存其疑云耳。

孔子四友

颜回，子贡，子路，子张。

孔子六侍

颜回，仲弓，子路，宰我，子贡，公西华。

晋六卿

赵无恤襄子（赵衰始为卿，至恤四世），范吉射昭子（士会始为卿，至吉射五世），智瑶襄子（荀首始为卿，至瑶六世），荀寅文子（荀林父始为卿，至寅四世），魏多襄子（魏绛始为卿，至多四世），韩不信简子（韩厥始为卿，

至不信四世)。

三　官

唐宏,葛雍,周武。

三官周厉王时人也,累谏厉王不从,弃职游吴,时称吴客三。

真君厉王崩,复归于周,道家所指三官者,想附会于此。

齐威王疆场四臣

檀子(守南臣),盼子(守高唐),黔夫(守徐),种首(备盗贼)。

四公子

田文(齐孟尝君),魏无忌(魏信陵君),赵胜(赵平原君),黄歇(楚春申君)。

三邹子

邹忌,邹衍,邹阳。

汉三杰

张良,萧何,韩信。

商山四皓

园公(姓园,名秉,字宣明),绮里季(姓吴,名实),夏黄公(姓崔,名廓,字少通),角里先生(姓周,名术,字元道)。

七　国

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菑川王贤,济南王辟光,胶东王雄渠。

从有三王皆京兆尹

王章,王尊,王骏。

二　疏

太子太傅疏广(字仲翁),太子少傅疏受(字子公)。

麒麟阁功臣

大将军博陆侯,张安世,韩增,赵克国,魏相,丙吉,杜延年,刘德,梁丘贺,萧望之,苏武。

周氏五龙

重合令子舆(居宋里),栎阳令子羽(居东官里),东海太守子仲(居宜唐里),兖州刺史子明(居西南里),颍阳令子良(居遂兴里)。

曹绿汝南周燕少卿之五子,各居一里,并以需索退让著名。

二　龚

龚胜(字君实),龚舍(字君倩)。

三　牲

马渊,牛崇,羊嘉。

二　唐

唐林(字子高),唐尊(字伯高)。

二　母

陈涉母(知废),王陵母(知兴)。

王氏五侯

王谭平阿侯,王商成都侯,王章红阳侯,王根曲阳侯,王逢时高平侯。

四　子　怀德不仕

逢萌,徐房,李昙,王遵。

蒋径二仲

求仲,羊仲。

二　刘

刘向,刘歆。

河北二十八将

邓禹,吴汉,贾复,耿弇,寇恂,冯兴,岑彭,祭遵,邳彤,耿纯,王霸,臧宫,景丹,杜茂,朱祐,刘龙,马成,王梁,姚期,盖延,马武,刘植,任光,李忠,万修,陈俊,傅俊,坚镡。

河西五守

武威太守梁统,金城太守库钧,张掖太守史苞,酒泉太守竺增,敦煌太守辛彤。

时隗器有异志纪等五人推窦融为大将军以守。

钜下二卿

马严(字威卿),马敦(字孺卿)。

三　丘

丘昂,丘夷,丘矩。

扶风三达

韦孟达,公孙伯达,魏仲达。

汉末八使

周举,杜乔,周栩,栾巴,冯羡,郭遵,刘班,张网。

韦氏三君

韦顺,豹,义。

杨氏四公

杨震,秉(震子),赐(秉子),彪(赐子)。

袁氏四世五公

袁安,敞(安子),汤(敞子),逢(汤子),隗(逢弟)。

二 难

陈元方(纪),季方(谌)。

又按邯郸淳纪碑,元方、季方与其父太丘长仲弓,有三君之号。

五处士

徐稚,韦著,袁闳,姜肱,李昙。

汝南六孝廉

周子居,黄叔度,艾伯坚,郅伯句,封武兴,盛孔叔。

三 君

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侍中刘淑。

八 俊

李膺,王阳,杜密,朱寓,魏朗,荀翼,刘祐,赵典。

八 厨

王育,蕃响,秦周,胡母班,刘翊,王考,张邈,度尚。

八 顾

郭泰,夏馥,尹勋,羊陟,刘儒,蔡衍,巴肃,宗慈。

八 及

陈翔,张俭,范滂,檀敷,孔立,范康,岑晊,刘表。

又八及

米楷,王盘,陈耽,薛郭,宋布,唐就,瀛咨,宣褒。

颖川四长

荀淑,锺皓,陈寔,韩韶。

二十四贤

杜乔,张奂,向翊,陈蕃,施延,李膺,朱寓,杜密,韩融,荀爽,房植,姜肱,陈球,王畅,申屠蟠,张俭,郑玄,冉璆,李固,郭泰,朱穆,魏朗,徐稚,皇甫规。

凉州三明

张奂(字然明),皇甫规(字威明),段颖(字纪明)。

韦氏三义

韦权、瓒、矩。

大尉掾韦子力之子,皆仁义孝弟。

贾虎兄弟三人,当时谓之贾氏三虎,惜其两弟名不著,故不列。

荀氏八龙(皆朗陵令荀淑之子)

荀俭(字伯慈),绲(字仲慈),靖(字叔慈),寿(字慈光),汪(字孟慈),爽(字慈明),肃(字敬慈),旉(字幼慈)。

公沙五龙(皆公沙穆之子)

公沙绍(字子起),孚(字允慈),恪(字久让),逵(字义则),樊(字义起)。

李氏四龙

李亮,李仲,李训,李秀。

京兆三休

金敞(字元休),王延(字文休),少吊端(字甫休)。

蜀二郎

李骧,杜珍。

寺中二绝(俱官大理),

宋世轨,苏珍之。

魏文四友

司马懿,陈群,朱铄,吴质。

双 丁

丁仪,丁廙。

邺中七子

孔融,陈琳,王粲,刘桢,阮瑀,应玚,徐干。

台中三狗

何晏,邓扬,丁谧。

两 隽

何妥,萧赉。

竹林七贤 颜延之除山涛、王戎,谓之五君

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

吴八绝

吴范相风,刘惇占气,赵达具,皇象书,严子卿棋,曹不兴画,宋寿占梦,孤城郑姥相。

一台二妙

卫瓘,索靖,

二 陆

陆机,陆云。

王家三子不如卫家一儿

王澄，王玄，王济，卫玠。

二　冯

冯立，冯野王。

晋八达

童昶，王澄，阮瞻，庾敳，谢鲲，胡母辅之，于法龙，光逸。

河东八裴

裴徽，楷，绰，瓒，邈，遐，康，颁。

琅琊八王

王祥，戎，澄，导，绥，衍，敦，玄。

太原王京兆杜五世盛德

王昶，湛，承，述，坦之。
杜畿，恕，预，锡，乂。

二　谢

谢灵运，谢惠连。

八　儒

以道自居，为子思氏之儒，衣冠动作，为子张氏之儒，颜氏传《诗》，为讽谏之儒，孟氏传《书》，为疏通致远之儒，漆雕传《礼》，为恭俭庄敬之儒，仲梁氏传《乐》，为移风易俗之儒，乐正氏传《春秋》，为属词比事之儒，公孙氏传《易》，为洁净精微之儒。

三　墨

宋铏尹之墨，相里勤五侯子之墨，若获已齿邓陵子之墨。

晋八王

赵王伦，齐王回，河间王颙，成都王颖，淮南王允，鄱阳王虓，长沙王乂，东海王越。

东海王越府有三才

潘滔（大才），刘舆（长才），裴邈（清才）。

兖州八伯

阮放宏伯，阮孚诞伯，刘绥季伯，郗鉴方伯，胡母辅之达伯，卞壸裁伯，蔡谟朗伯，羊曼黠伯。

三人为一龙

华歆龙头，邴原龙腹，管宁龙尾。

中兴三明

荀闿，蔡谟，诸葛恢。

三人俱字道明，故云京都三明，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浔阳三隐

陶潜，周续之，刘遗民。

莲社十八高贤

慧远，慧永，慧持，道生，昙顺，僧叡，昙恒，道邴，昙铣，道敬，佛驮邪舍，佛驮跋陀罗，刘程之，张野，周续之，张诠，京炳，雷次宗。

宋文帝谓天下有五绝

杜道鞠弹棋，范悦诗，褚欣远模书，褚胤围棋，徐道度疗疾。

颜延之四子各得其一

得笔竣，得文测，得义奂，得酒跃。

一时两玉人

谢琨，谢晦。

会稽三康

丁潭世康，孔愉敬康，张茂伟康。

天子四友

谢朏，褚炫，江教，刘悛。

周氏五侯

周札，懋，筵，缙，勰。

张氏五龙

张演，镜，永，辩，岱。

东海三何

何思澄，逊，朗。

湘东二迟　皆湘东太守

迟昭周，昶。

双　璧

陆玮，恭。

柳氏二龙

柳惔，悦。

竟陵王八友

范云，萧琛，任昉，王融，萧衍，谢朓，沈约，陆倕。

二　苏

苏亮，绰。

何氏三高

何求，点，胤。

二　高

高闾，高魏。

东昏六贵

始安王遥光，徐孝嗣，江祐，萧坦之，江祀，刘暄。

邺中四贵

孙腾，司马子如，高岳，高隆之。

三　才

溢子昇，邢子才，魏收。

四　杰

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唐十八学士

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道玄，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苏勖，于志宁，苏世长，薛收，李守素，陆德明，孔颖达，盖文达，许敬宗。

二　盖

盖文达，文懿。

河东三凤

薛元敬，收（元敬季父），德音（元敬族弟）。

郎家二贤

郎蔚之，楚之。

凌烟功臣

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征，房玄龄，高世廉，尉迟恭，李靖，萧瑀，叚志宁，刘宏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谨，程知节，虞世南，刘政会，唐俭，李世勣，秦叔宝。

三　列

韦季武，叔错，叔谦。

太公庙十哲　以张良配

出穰苴，吴起，韩信，李牧，李靖，孙武子，范蠡，白起，乐毅，李勣。

一门三相

韦思谦，承庆（谦子），嗣立（庆弟）。

户部二妙

韦维，宋之问。

四　夔

韩会，卢东美，张正则，瞿造。

五　王

汉阳王张柬之，平阳王敬晖，扶阳王桓彦范，南阳王袁恕已，博陵王崔玄。

香山九老

胡果（八十七），吉旼（八十八），刘真（八十七），郑据（八十五），卢贞（八十二），张浑（七十七），白居易（七十四），狄兼谟，卢贞（以年未七十与会而不列）。

竹溪六逸

孙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李白，陶沔。

饮八仙

贺知章，汝阳王琎，李适之，崔宗之，李白，苏晋，张旭，焦遂。

吴中四士

包融，贺知章，张旭，张若虚。

大历十才

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伟，夏侯审，李端。

三　俊

李德裕，元稹，李绅。

龙眠三李

李元中，李公麟，李亮工。

关中三绝

郑诚，林滋，詹雄。

二　郑

郑谠，畋。

谏臣三人

张符，赵麟，牛丛。

五老榜

曹松，王希羽，刘象，柯崇，郑希颜。

旗亭三才子

王之涣，王昌龄，高适。

二　扈

扈蒙，扈载。

三　罗

罗虬，陶，邺。

五　鬼

王钦若，丁谓，陈彭年，刘承珪，林特。

四贤一不肖

范仲淹，余靖，欧阳修，蔡襄，高若讷。

睢阳五老

冯平，杜衍，王焕，毕世良，朱贯。

二　蔡

蔡卞，蔡京。

三人不负科名

王曾，宋庠，冯京。

二　宋

宋郊，祁。

五　桂

窦仪，俨，侃，偁，僖。

闽四先生

周希孟，陈烈，陈襄，郑穆。

伊洛渊源

周濂溪，程明道，程伊川，邵康节，张横渠，张戬，吕希哲，范祖禹，杨国宝，朱光庭，刘绚，李籲，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苏昞，谢良佐，游酢，杨时，刘安节，尹焞，张绎，马伸，侯重良，王蘋，胡安国，王岩叟，刘立之，林大节，张闳中，冯理，鲍若雨，周孚先，唐棣，谢申，潘旻，陈经正，李处遁，孟厚，范文明，畅中伯，李朴，畅大隐，郭忠孝，周行己，邢恕。

伊洛续集

罗从彦，李侗，朱子，张栻，吕祖谦，蔡元定，黄幹，李燔，张洽，陈淳，李方子，黄灏，庆德明，叶味道，石子重，辅广，杜华，方仁仲，赵师渊，真德秀，何基，王柏。

程门四先生

谢良佐，游酢，吕大临，杨时。

庆历圣德诗

范仲淹，韩琦，杜衍，富弼，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

七老会

孙论，吴师道，梁宏，朱光复，贾亨彦，张景达，唐愈。

二　丁

丁宝臣，宗臣。

四　洪

洪朋，刍　炎　羽。

洛下耆英会

文彦博，富弼，冯行己，席汝言，王拱辰，楚建中，王尚恭，王慎言，刘几，赵丙，张宪，张问，司马光。

元祐奸党碑

司马光，吕大防，文彦博，刘挚，范纯仁　韩宗彦，梁焘，曾布，王岩叔，苏轼，王存，傅尧俞，郑雍，赵瞻，韩维，孙固，范伯禄，胡紧愈，李清臣，刘奉世，范纯礼，安焘，陆佃，吕公著，黄履，张商英，蒋之奇（以上文臣曾任执政官二十七人）。苏辙，刘安世，范祖禹，朱光庭，曾肇，赵君锡，马默，孔武仲，姚勔，王觌，孙觉，钱勰，李之纯，鲜于侁，范纯粹，赵高，王钦臣，孙昇，李周，吕陶，赵彦若，孔文仲，韩川，贾易，王右，王份，吴安特，顾临，吕希纯，丰稷，张舜民，张问，杨畏，邹浩，陈次昇，谢文瓘，岑象求，周鼎，徐勣，路昌衡，董知逸，上官均，叶涛，龚原，郭知章，张康国，叶祖洽，朱绂，朱服（曾仕待制官以上四十九人）。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吴安诗，欧阳棐，刘唐老，王巩，吕希哲，杜纯，张保源，孔平仲，汤馘，司马康，宋保国，黄隐，毕仲游，常安民，汪衍，余爽，郑侠，常立，程颐，唐义问，余卜，李格非，陈瓘，任伯雨，张庭坚，马涓，陈乳，陈光裔，苏嘉，龚夬，王回，吴希绫，吴俦，欧阳中立，尹材，叶伸，李茂直，吴处厚，李绫中，商倚，陈佑，虞防，李祉，李深，李之仪，范正平，曾盖，杨绋，苏昞，葛茂宗，刘谓，柴兖，洪羽，赵天祖，李新，衡钧，兖公适，冯伯乐，周证，孙琛，范汇中，邓考甫，王察，赵珣，封觉民，胡端修，李杰，李贵，赵令时，郭执中，石芳，金极，高公应，安信之，张集，黄策，吴安逊，高渐，周永微，张夙，鲜于绰，吕谅卿，宋弦，王贯，吴明，梁安国，王吉，檀固，苏迥，何大受，王箴，鹿敏求，曾纡，汪公望，高士育，邓忠臣，种师极。郁陧，韩治，秦希甫，钱景祥，钱希白，何大正，周纡，吕彦祖，梁宽，沈于，罗鼎臣，曹兴宗，刘渤，王极，黄安期，于肇，陈师锡，黄迁，黄邦正，许尧甫，胡良，杨朏，梅君俞，寇宗颜，张君，李修，逢纯熙，高道格，黄才，曹兴，侯顾道，周遵道，林肤，葛辉，宋寿岩，王公彦，王交，张甫，许安修，刘吉甫，胡潜，董祥，杨环宝，倪直儒，蒋津，王守，邓元中，梁俊民，王阳，张裕，陆表民，叶世英，谢潜，陈唐，刘经国，扈克，张恕，陈并，洪刍，周谔，萧彤，赵越，滕友，江洵，方造，许端卿，李昭玘，向训，陈察，钟正甫，高茂华，杨彦璋，廖正一，李夷行，彭醇，梁士（余官一百七十七人），王珪，章惇（为臣不忠，曾任宰臣二人）。

二　陈

陈师锡，陈瓘。

北京三杰

魏谷倚，富嘉谟，吴少微。

城南三杰

唐容，唐麟，乐韶。

三　俊

郑少微，杨天惠，季新时。

二　吴

吴可几，知几。

何氏三凤

何㮚，棠　榘。

南渡四将

岳飞，韩世忠，刘钧，张俊。

二　刘

刘安节，刘上节。

二　汪

汪涓，汪庆辰。

四　俊

刘正夫，范致虚，吴材，江屿。

江左二宝

胡伸，汪藻。

海滨四先生

陈襄，陈烈，周希孟，郑穆。

三　石

石安民，安行，安特。

三　刘

刘嵩，岑，峤。

二　韩

韩祥，　补。

诗四大家

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袤。

四州五凤

谢固，田，因，圆，困。

丑辛臣三俊

尤彬，喻峙，陈宓。

婺州四先生

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

四　灵

赵灵秀（师秀），　翁灵舒（卷），　徐灵晖，徐灵渊（几）。

宋亡三忠

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

宋遗民十一人

谢皋羽，王鼎翁，方韶卿，唐玉潜，林景熙，汪大有，龚圣宇，张毅父，吴子善，梁隆吉，郑所南。

三魁不负所学

李黼，李齐，泰不华。

新安三俊

唐元，洪炎祖，俞赵老。

元四俊

木华黎，博尔术，博尔忽，赤老温。

儒林四杰

柳贯，虞集，揭傒斯，黄溍。

国初三老

杨维祯，沈梦麟，滕克恭。

明初诗四名家

高启，刘基，张羽，徐贲。

逊国殉难诸臣

方孝孺，铁铉，卓敬，陈迪，暴昭，景清，练子宁，齐泰，黄子澄，张统，毛太，黄观，姚善，黄钺，王叔英，王艮，王良，谭翼，曾凤韶，周是修，魏冕，邹朴，叶福，邹瑾，陈继之，刘端，梅殷，刘景，陈思贤，高魏，卢原质，胡子昭，茅大方，司中，郑公著，胡润，高翔，侯泰，戴德彝，郭任，卢迥，杨任，费魁，连楹，廖昇，王度，董镛，甘霖，林英，于志，能镡，宋徵，黄希范，程通，蔡运，储福，何中，汤宗，卢振，巨敬，韩永，黄彦清，程本立，袭泰，方法，张安，周璿，谢升，周继瑜，陈彦回，张彦方，张国安，叶仲惠，徐子权，东湖樵夫（即牛景先也）。

从亡诸臣　本顾岱建文从亡先生碑

程济，叶希贤，杨应能，（三人始终相随），史彬（三

至滇)，郭节，程亨，焦云(三人一至滇)，黄直，冯淮(二人至滇而病死)，严震(相遇而死)，沐晨(阴护)。

(按纪事始谋从亡者，盖二十有二人，因耳目众多，谕令散去，故至滇者，仅寥寥数人耳。然焦云黄直并不在此二十二人之中，不知何故，至严震沐晟又因事而至，不可以从亡目也，今并记其余，以志一时忠义云尔。兵部侍郎廖平、刑部侍郎金焦、编修赵天泰即葛衣翁、按察司王良后殉死，参将蔡莲后殉死，刑部郎中梁田玉、中书舍人梁良玉、梁良节、宋和、镇抚牛景先，即东湖樵夫后殉死，王资、刘中、待诏郑洽、钦天监王之臣、老补锅)。

三　杨

杨士奇(西杨)，杨荣(东杨)，杨溥(南杨)。

举业八大家

王鳌，唐顺之，瞿景淳，薛应旂，归有光，胡友信，杨起元，汤显祖。

翰林四谏

章懋，罗伦，庄昶，黄仲昭。

七才子

李攀龙，王世贞，梁有誉，宗臣，吴国伦，谢榛，徐中行、王世懋。

浙江三异人

刘基，于谦，王守仁。

二　难

郑复言、雍言。

二　何

何良传、何俊。

林下九相　在万历初年

李本，严讷，徐阶，李春芳，高拱，郭朴，陈以勤，殷士儋，赵贞士。

三人做得好事

孙燧，胡世宁，王守仁。

二　阎

阎仲实，仲宇。

五湖五隐

刘麟，吴琼，施侃，龙霓，孙一元。

议礼罢斥诸臣

杨廷和，蒋冕，汪俊，乔宇，杨慎，王元正，何孟春，金献民，徐文华，秦金，赵鉴，赵璜，余琳，朱希周，刘玉，王时中，张涧，汪举，潘希曾，张九叙，吴琪，张瓒，陈霑，张缙，苏民，余瓒，张仲贤，葛桧，袁宗儒，贾咏，丰熙，张璧，舒芬，杨继聪，姚涞，张衍庆，许成名，刘栋，张潮，崔桐，叶桂章，王三锡，余承勋，陆钎，王相，应良，金皋，林时，王思，谢蒉，毛玉，曹怀，张嵩，王瑄，张梴，郑一鹏，黄重，李锡，赵汉，陈时明，郑自璧，裴绍宗，韩楷，黄臣，胡炳，余翱，叶奇，郑本公，杨枢，刘颖，祁杲，杜民表，杨瑞，张英，刘谦亨，许中，陈克宅，谭缵，刘翀，张录，郭希愈，萧一中，张恂，倪宗狱，王璜，沈教，钟钦密，胡琼，张濂，何鳌，张曰韬，蓝田，张鹏翰，林有孚，余宽，党承志，刘天民，马理，徐一鸣，刘勋，应大猷，李舜臣，马冕，彭泽，张鹍，洪伊，黄待显，唐昇，贾继之，杨昌，杨淮，胡宗明，栗登，党以平，何岩，马朝卿，申良，郑漳，顾可久，娄志德，徐嵩，张庠，高圭，安玺，王尚志，朱藻，黄一道，陈儒，陈廷鸾，高登，程旦，尹嗣思，郭日休，李录，周诏，戴亢，缪宗周，邱其仁，祖琚，张希尹，金中夫，丁律，余才，汪必果，张翀，张怀，翁君，李文中，张濲，张镗，丰坊，许瑜，丁汝夔，臧应奎，陶滋贺，缙口，姚汝皋，祖淑相，葛潮，刘漳，杨仪，王德明，汪溱，黄加宾，李春芳，卢襄，华钥，郑晓，刘一正，郭持平，余祯，陈赏，李可登，刘从学，相世芳，张峨，詹潮，胡琏，范录，陈力，张大轮，叶应骏，白辙，许路，戴钦，张俭，刘士奇，祁敕，赵廷松，熊宇，何鳌，杨濂，刘仕，萧樟，顾铎，王国光，汪嘉会，殷承叙，陆铨，钱铎，方一兰，赵儒，叶宽，张子哀，汪登，刘玑，江珊，金廷瑞，范锶，庞淳，伍余福，张凤来，张羽，车纯，蒋琪，郑镏，毋德纯，蒋同仁，王玮，刘道，陈大纲，钟云瑞，王光济，张徽，王天民，郑重，杜鸾。

珰难诸贤

杨忠烈涟，左忠毅光斗，缪文贞昌明，李忠毅应昇，高忠宪攀龙，周忠毅宗建，周忠介顺昌，黄忠端尊素，周忠惠起元，顾裕愍大章，魏忠节大忠，周忠毅朝瑞，万忠贞爆，袁忠毅化中。

宦寺之祸自唐刘季迩来，未有甚于魏忠贤者也。口衔天宪，威福自恣，而诸贤奋不顾身至于如此。噫！何烈哉！而其有不显为雠而死者，则有刘公铎、丁公乾学、吴公怀贤、夏公之令等；又有虽与为雠而不死者，则有文公震孟、惠公世扬等。而其为天地之正气，宇宙之伟人，则一也。

吴门五义士

颜佩韦，马杰，杨念如，沈扬，周文元。

钦定逆案

魏忠贤，客氏(以上首逆二人)。

崔呈秀，李永贞，李朝钦，魏良卿，侯国兴，刘若愚(首逆同谋六人)。刘志选，梁梦环，倪文焕，李永祚，田吉，刘诏，孙如冽，崔应元，许忠选，薛贞，曹钦程，陆万龄，吴淳夫，李夔龙，许显纯，张体乾，田尔耕，孙云鹤，杨

震(交结近侍十九人)。　魏广微,徐大化,霍维华,郭钦,张讷,阎鸣泰,周应秋,李之才,李鲁生,杨维垣,潘汝祯(交结近侍次等十一人)。　顾秉谦,张瑞图,来宗道,李蕃,冯铨,郭允厚,薛凤,朱童蒙,孙杰,张我续,李春华,王绍徽,杨梦兖,李春茂,刘廷元,谢启光,徐兆魁,邵辅忠,杨所修,贾继春,徐绍言,范济世,李养德,阮大铖,姚宗支,陈九畴,亓诗教,赵兴邦,傅櫆,安仲,孙国祯,郭巩,冯嘉会,曹思诚,孟绍虞,李恒茂,张朴,郭尚友,李精白,秦士文,张文熙,杨惟和,何廷枢,陈朝辅,许宗礼,卓迈,卢承钦,陈尔翼,石三畏,郭兴治,刘徽,智铤,何宗圣,王拱,汪若极,陈维新,门克新,游凤翔,田景新,吕纯如,吴殿邦,黄运泰,李从心,杨邦宪,郭增光,单明翊,王點,李嵩,牟志夔,张三杰,曹尔祯,毛一鹭,张文郁,周维持,徐复阳,黄宪卿,许斯孝,张养素,汪裕,梁克顺,刘宏光,温皋谟,鲍奇谟,陈以瑞,庄谦,龚萃肃,李应荐,何可及,李时馨,刘渼,王大年,余合中,徐吉,宋祯汉,张汝懋,许可徵,刘述祖,李灿然,刘之待,孙之獬,吴孔嘉,季寓庸,潘士闻,张元芳,阮锡铉,李若琳,张永祚,周良材,曾国祯,张化愚,李桂芳,张一经,陈殷,夏敬承,周宇,魏豸,郭希禹,颉鹏,李际明,魏宏政,岳骏声,郭士望,张聚垣,周锵,徐四岳,辛思齐,胡芳桂(以上交结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七人)。　黄立极,施凤来,杨景辰,王之臣,房壮丽,董可威,李思诚,冯三元,胡廷宴,张九德,朱国盛,冯时行,乔应中,杨维新,董懋中,周昌晋,吕鹏云,杨春茂,徐景濂,陈保泰,虞廷陛,郭兴言,周维景,徐扬先,陈序,曹谷,朱慎鍌,叶天培,郭如暗,何早,虞大复,欧阳克材,邸存性,葛大同,李宜培,谭谦益,夏之鼎,张九贤,徐溶,潘舜历,吴士俊,李三楚,童舜臣,陈守瓒(以上交结近侍等四十四人)。

江西四家

罗万藻,陈际泰,艾南英,章世纯。

明末四公子

陈定生(贞慧),　冒辟疆(襄),　方密之(以智),侯朝宗(方域)。

四　镇

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

卷八　豕渡寄

寄园主人曰:"人果能言,虽枕流漱石,何尝不佳绝千古?虽然,习而不察,击盘扪烛,以为在是焉,不且诒笑大雅之林耶?随手证误,用以自警,非必率天下也,否则日绳斯人于乌焉点画之间,而大端之误人不少,又将若之何?"

物类误

莫微于物异,其呼而强加之弗受也。蹲鸱诒诮,金根致讥,肯为贤者讳乎?落笔开言,不可不慎。

骨董乃方言,初无定字,东坡尝作骨董羹,用此二字,晦庵先生《语类》只作汩董。(《霏雪录》)

包衡曰:"道书以一卷为一弓,陶九成《说郛》用之。佛书以一条为一则,洪景卢《容斋随笔》用之。弓音周,一作弓,与轴同。"(《续说郛》)

余自订文集,亦尝用弓字分卷,细按之,则弓为道书设,因与轴同,故借用之。

"千里莼羹,未下盐豉",世多以淡煮莼羹,未用盐与豉相调和,非也。末字误书为未,末下乃地名,此二处产此二物耳,其地今属江干。(《同语录》)

茧绸明初尚未行,至明季崇祯时,臣僚闻上恶其华丽,遂多以茧绸为服,始盛行。周栎园曰:"茧绸备五善:色不加染点而有章,一也。浣濯虽敝,不易色,二也。日御之上者,十岁而不败,三也。与韦衣处不已华,与纨縠处不已野,四也。出门不二服,吉凶可从焉,五也。"然元世祖二十五年纪灾异云:"秋七月荧惑犯氐,太阴掩毕,济南保定路唐县野蚕成茧,丝可为帛。"又《金史·太宗纪》:南京帅以锦州野蚕成茧来献,赏其长吏。可见前世已知有茧绸也。今则山东各处有之,岁以为常。其蚕散生野树上,士人蚕时,必架庐林下,把竿逐鸟鼠之害。檞生者名檞茧,椿名椿茧,椒名椒茧。大如鸟卵,生深山丛条间者。视他茧特小,才如指上螺,名山茧质更佳,岁凡三稔,山东人恃此为业。(《云谷卧余》)

古人私印,有曰某氏图书,或曰某人图书之记,盖唯用以识图画书籍,而其他则否。今人于私刻印章,概以图书呼之,可谓误矣。(《听雨纪谈》)

世但知封膜作画,不知自舜妹嫘始。客曰:"惜此神技,创自妇人。"余曰:"嫘尝脱舜于瞍象之害,则造化在手,堪作画祖。"(《客中闲集》)

《事始》谓蒙恬造笔,蔡伦造纸,皆未必然。恬乃秦时人,而《诗》中已有彤管。又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绝笔于获麟。又《尚书》中候云:"玄龟负图出,周公援笔以时文写之,"其来尚矣。马大年乃附会以为简牍之笔,乃今竹笔,非毫也。至蒙恬始用兔毫,殊不知《庄子》书中,有舐笔和墨之句,则以毫染墨明矣,竹笔岂可舐耶?《庄子》在恬之前,笔不始于恬明矣。又如蔡伦乃后汉时人,而《前汉·外戚传》云:"赫蹄乃小纸也。"则纸已见于前汉,恐非始于蔡伦。然蒙恬所造,精工于前世则有之,谓始于二人,则不可也。(同上)

今之书籍,每册必数卷,或多至十余卷,此仅存卷之名耳。古人藏书,皆作卷轴,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

轴是也。此制在唐犹然，其后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摺，久而摺断，乃分为簿帙，以便检阅，盖愈远而愈失其真矣。（《听雨纪谈》）

刘仲原得铜斛二于左冯翊，其一云："始元四年造。"其二云："甘露元年十月造。"数量皆同，云"容十斗"。后刻云："重四十斤，以今权量较之，容三斗，重十有五斤。"乃知古今不同。《汉书》于定国饮酒至一石不乱，则是饮三斗。晋刘伶五斗解酲，一饮一石，则是一饮三斗，而一斗五升扶头耳。《魏志》云："曹公帐下有典韦持双戟八十斤。"则是一戟重十五斤，两戟共重三十斤耳。（同上）

碑者施于墓则下棺，施于庙则系牲。古人因刻文其上，今佛寺揭大石镂文，士大夫皆题曰碑铭，何耶？吾所未晓。（宋祁《笔记》）

今之炮名曰佛狼机，人多不解其义。近阅《筹海图编》始知佛狼机国名，非器名也。明正德间，顾佥宪应祥署海道，有大船二，直至广城怀邑，称佛狼机国人贡使者名加必丹。时武宗南巡，俱使羁会同馆，一年后遣去，因遗此制，遂以地名器，如驴称卫，龟名偻句也。（《云谷卧余》）

庄子、子贡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子贡曰："凿本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则今之水车，原名槔，槔边方备警急，作高台，台上作桔槔。桔槔头有兜零，以薪苇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燃火举之，以相告曰烽，望其烟曰燧，《唐诗》"桔槔烽上暮烟飞。"（《稗史》）

尝见小说载一富人内室亡金，诘群婢不承，欲买狼筋治之，一婢惊惧欲逃，遂获。予不知狼筋何物，且何以能察盗？一日偶阅《续博物志》曰：唐武宗四年，官市郎巾，有疑为狼筋者。有老僧云：'贫僧昔曾以一千，于贾胡市得三枚，状如巨蛹尔，头光带黄色。'泾帅段祐宅失银器十余，集奴婢环庭炙之，虫栗动，有一女奴脸唇瞤动，乃窥器者云。"乃知作小说者淹博乃尔，人不读书，虽小说亦有所不晓，学可已乎哉？《续博物志》称为晋季石撰，然中载有南唐元宗事，及开宝年号，岂晋人而至宋尚存，书或成于宋代欤？（《云谷卧余》）

物能复本形者，则言化。《月令》鹰化为鸠，则鸠又化为鹰，田鼠化为鴽，则鴽又化为田鼠。其不能复本形者，则不言化，如腐草为萤，雉为蜃，爵为蛤，皆不言化也。（《霏雪录》）

唐人《悼亡妓诗》："断肠犹系琵琶弦。"琵字当读如烝粥之粥。（同上）

柳花与柳絮迥然不同，生于叶间，作鹅黄色者，花也。迨花既褪，就蒂结实，其实之熟，乱飞如棉者，絮也。古今吟咏往往以絮为花，以花为絮，略无分别，何耶？（《稗史》）

炀帝开河成，取吴越民间女，年十五六者，五百人，谓之殿脚女，置于龙舟。每彩缆一条，女十人牵之，间以羊十口。时盛暑，翰林学士虞世基献计，请用垂柳，栽于汴梁两堤上，一则树根四枝，鞠护河堤，二则牵舟之女获其阴，三则牵舟之羊食其叶。上大喜，诏民间有柳一株，赏一缣，百姓竞献之。帝自栽一株，群臣次第种，方及百姓。民谣曰："天子先栽，然后百姓栽。"栽毕，帝御笔赐垂柳姓杨，故曰杨柳，然《诗经》"东门之杨，其叶牂牂"，乃谓柳之扬起者耳。（《客中闲集》）

摺叠扇一名撒扇，盖收则摺叠，用则散开。或写作箑者非是。箑即团扇也。团扇可以遮面，故又谓之便面，观前人题咏及图画中可见已。闻撒扇自宋时已有之，或云始永乐中，因朝鲜国进松扇，上喜其卷舒之便，命工如式为之。南方女妇皆用团扇，惟妓女用撒扇。近年良家女妇亦有用撒扇者，此亦可以见风俗日趋于薄也。（同上）

平江侯陈豫镇守临清日，馆客作诗，有"檐前络纬啼"之句。侯谓草虫不可言啼，遂疏之。不知"络纬啼"，李太白已道之矣，客终无以自明，二人盖未尝读李诗故也。成化间，有吏建言时事，礼科给事中忌之，以"激厉风俗"之厉不从力，参送法司问罪。不知厉本古字，《汉书》凡云风厉勉厉，皆不从力，此吏亦不能自明，二人盖未尝读《汉书》故也。兵科给事中阅兵部题本，以"伎"不从"女"，呼吏笞之。翌旦有不平者，命受笞吏执韵书以进，乃赧颜慰遣之，此盖识俗字，不识古字故也。凡遇人文字所见未的，趣疵议之，后能无悔也乎？（同上）

孟光举案齐眉，俗直谓几案耳。吕少卫语林少颖，案乃古碗字，故举与眉齐耳。张平子《四愁诗》："何以报之青玉案。"谓青玉碗耳。若此类，皆不可以习熟，忽而不考，为识者所哂。（《后耳目志》）

习语误

相沿旧矣，而名与实讹，其若之何？厘而别之，亦吾侪读书之乐也。多不胜举，信笔记焉，以破积疑，以发新解。

元世祖笞杖之刑既定，曰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止杖九十七。明朝洪武初，以《大诰》颁行天下，令官民人等，有此一本者，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无此者，每加一等。今之断狱者不知其原，凡案牍皆曰大诰减等，失其旨。（《客中闲集》）

古谓除者，如阶除等级而进也，何新授其官则曰除，除与除去不用之音同，何也？盖官不可久，久则奸弊日深，如任重爵者，恩威日加，声势日重，人望日久，叛乱之萌是兴，篡夺之祸是作，其国必危，故官不可久居其任。宋高后临崩，谓大臣吕大防曰："卿等久居其任，可退，令天子另寻一班新人用。"正谓此也。除官一字，有自来矣。近代选曹补授，先具旧官于前，次书拟官于后，新旧相衔，故曰官。（《衔原始秘书》）

唐就新格，以正五九月为忌月，今人相沿以为不宜上任。考《唐书》，武德二年正月甲子，诏自今正月五月九月不得行刑，禁屠杀。（白居易在杭州诗曰："仲夏斋戒月，三旬断腥膻。"）戴埴《鼠璞》云："释氏智论天帝释以宝镜照四大神洲，每月一移，察人善恶。正五九月照南赡部洲，唐人以此三月不行死刑，曰三长月，因禁屠宰，不上官。"《菽园杂记》谓新官上任，应祭告神祇，必须宰杀，故忌之也。按正五九月不上任，自是五行家言，不缘屠宰，其传已久，亦不始于唐时。《北齐书》：文宣帝将受魏禅，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不终于其位。"曰："王为天子，无复下期，岂得不终于其位乎？"又考《左传》，郑厉公复公父定叔之位，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数焉。而颜师古注《汉书》李广数奇，以为命只不耦。是则以双月为良，只月为忌，喜耦憎奇，古人已有之矣。（《日知录》）

《礼记》问人之年，若二十则曰弱冠，盖不习句读，将两句作一句读了。夫人生十年，曰幼学，亦两句读，论年则幼，在礼则当学矣。二十曰弱冠，年虽弱，在礼则当冠矣。三十始壮，在礼则有室矣。四十曰强而仕矣，五十曰艾，在礼则服官政矣。六十曰耆，在礼可以一使矣。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在礼不加刑矣。皆当作两句点，今人并作一句点误矣。（《云麓漫抄》）

文王讳昌，而箕子为武王陈《洪范》曰："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厉王讳胡，而其子宣王时诗云："胡不相畏？"此诗书不讳也。《周颂》祀文武之乐歌，《雝》曰"克昌厥后"，《噫嘻》曰"骏发尔私"，此庙中不讳也。《春秋》僖公名申，而书戊申。定公名宋，而书宋仲几。庄公名同，而书同盟，此临文不讳也。（《竹窝遗录》）

曲江燕，唐初设以慰下第举人，其后废弛，有司不复饬，而进士会同年于此，见《盛唐纪事》及李肇《史补》。盖其始不过为眊矂解闷之举，而其后以优贤俊，其末则以 恣豪举，崇游观矣。（《蓬窗续录》）

孔子师老聃之说，肇于《庄子》，师老子故其著书讥侮古今圣贤，独推老子甚至，假设孔子言语誉之。后来汉儒辑《礼记》，承其言曰："闻诸老聃。"司马迁《史记·老子传》，复增许多老子训诲孔子言语；孔鲋作《家语》，著孔子事实，因据以为证，由是坚后学之信。不知《庄子》一书，多驾空寓言，时去孔子未远，知天下崇信其学，故借以引重。《礼记·家语》、《史记》出《庄子》后，见孔子万世师表，不应礼乐无所自来，而问礼老聃一语，又备见诸书，莫详始自《庄子》。不知老子之教，主于清净无为，其著书厌薄礼乐，掊斗折衡，焚符破玺等论，聃又何礼之可问耶？孔子于人之有善，若管仲之仁，子产之惠，皆亟称不暇，岂有聃圣师之而故没之？若《庄子·外篇》著聃为周藏史，或者聃所取多书，孔子因往问聃焉，容有此理。不然，《鲁论》何无一语及聃，而聃之礼何不尽传其徒，而甘为弃名检，荡礼教之罪人耶？东坡尝谓庄子虽讥孔子，实尊孔子，书未叙百家之学，有曰譬如耳目鼻口，各有所明而不能相通，故墨翟、宋钘、禽滑釐、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以至庄周，皆列叙名之耶。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其在诗书礼乐多能明之，则推而不敢斥，此又可见庄子前之推老聃者，借孔子也。（《识遗》）

行人司宪性狂易，好啖生肉，丙戌进士。使高丽，旧例有蟒衣玉带之赐，比到彼国将命时，与国王相见所用者。渠遽披戴京中，乘马拜客，人皆窃笑。一出城，即用八轿驰骤入辽，设中军官作威重如抚台。辽抚为韩耀，忮人也，来拜稍迟不纳，大相忤，且自夸入朝即为吏科给事中，先期咨访贤否得失。韩衔之，嘱随行者，凡一言一动礼物，皆密籍以报。使事毕，未入京，而韩疏至，被逮以死，其二亲亦死，辱命杀身，真妄人不足惜。余同年夏子阳以给事中使琉球，在杭城亦玉带八轿，至闽与抚臣徐学聚大相左，黾勉了事而归，升太常少卿，未几殁，夏本仁慈人，乃止于此，可怜也！（《涌幢小品》）

《汉书·张良传》赞魁梧奇伟，苏林梧读悟，颜师古注可惊悟也，或读吾非。（《书传正误》）

闲居用绿野，乃裴度于文宗时留守东都治堂，虽野服萧散，不问事，时尚保厘留台，非闲居事也。宫观用莲社，乃白居易致仕，与僧如满在香山修净工，号白莲社，是致仕后事。（《鼠璞》）

唐雁塔题名石刻，凡留题姓名，僧道士庶，前后不二，非止新进士也。唐进士特于曲江宴赏之暇，有此会，犹今北使过钱塘，例于浙江观潮，天竺烧香耳。若泛以雁塔题名为登第庆贺之辞，则观潮烧香，亦可颛言穹庐之来使乎？（同上）

逊国诸书，载铁氏二女诗，谓铁司马就义，二女没入教坊，献诗于原问官，上闻，得赦，出嫁士人。考铁长女诗，乃吴人范昌期题老妓卷作也。诗云："教坊落籍洗铅华，一片春心对落花，旧曲听来空有恨，故园归去却无家；云鬟半亸临青镜，两泪频弹湿绛纱，安得江州司马在，尊前重为赋琵琶？"昌期字鸣凤，诗见张士沦

《国朝文纂》。同时杜琼用嘉亦有次韵诗，题曰《无题》，则其非铁氏作明矣。次女诗所谓“春来雨露深如海，嫁得刘郎胜阮郎”，其论尤为不伦。宗正睦㮮论革除事，谓建文流落西南诸将，皆好事者伪作，则铁女之诗可知，革除闲事，野史所载，大半讹缪。本朝闺阁诗，出好事假托者居多，如章纶母金节妇诗，“谁云妾无夫”一篇，高季迪诗也。陈少卿妻“野鸡毛羽好”一篇，释道原乐府也。甄节妇“泉流不归山”长歌，罗一峰诗也，今尽削之。(《列朝诗集》)

小青者，本无其人，邑子谭生造传及诗，与朋侪为戏曰：“小青者，离情字，正书心旁似小字也。”或言姓钟，合之成钟情字也。其传及诗，俱不佳，流传日广，演为传奇，至有以孤山访小青墓为诗题者。俗语不实，流为丹青，良可喷饭。以事出虞山，故附著于此。(同上)

起复者，来制未终，勉为任用，所谓导情起复者也。如欧公晏元献神道碑：明年迁著作佐郎，丁父忧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复，为淮南发运使。及史嵩之丧父，经营起复是也。今人不考，例以服阕为起复，误矣。宋制衔上亦带书，如起复左仆射中书门下平章事臣赵普是也。(《霏雪录》)

古人之书，多可传者，未尝自求其传也。藏之于家，或当时，或后世人见而爱之，为之镂刻，与众同好，故可传也。五代和凝有集百余卷，自镂版行于世，识者非之，可见前此无自刻文集者。今人不自量其诗文可否，概为镂版行世，是以传者少而不传者多也。(《云谷卧余》)

下洋兵邓老言向历诸国，惟地上之物有异耳。其天象大小，远近显晦之类，虽远国视之，一切与中国无异。予因此益知旧以二十八宿，分隶中国之九州者，为谬也。(《枝山前闻》)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世俗习传语也。贰师乃云：“可与人言无二三。”更觉有味。《临汉诗话》谓王摩诘诗“闭户读书多岁月，种松皆作老龙鳞”。为古木亦有致。(《啸虹笔记》)

大德丁未，吴中蟹厄如蝗，平田皆满，稻谷伤尽。吴谚虾荒蟹乱，正谓此也。考之《吴越春秋》，越王勾践召范蠡曰：“吾与子谋。”吴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遗种，其可乎?”盖言蟹食稻也。蟹之害稻，自古为然，以五行占之，乃为兵象，是亦披坚执锐介甲之属。明年海贼肖九六大肆剽掠，杀人流血。(《平江记事》)

王荆公多学，然亦有所失，如《周官》言赞牛耳，荆公言取其顺听。不知牛有耳而无窍，本以鼻听。《诗》“谁谓鼠无牙”，公谓鼠实无牙，不知鼠实有牙，昔曾有人引一牛与荆公辨之，又尝捕一鼠与之较，公曰：“然。”(《客中闲集》)

《古今考隽》：仲夏日为长至，仲冬日为短至，今世语以冬至为长至。《尧典》：仲夏平秩南讹，曰长至，仲冬平在朔易；日短至，此其证也。(《蓉沚集》)

儒者读书，多随俗呼，不从本音，或终身不悟者，凡读廷(音定)皆作廷(音亭)，故廷中廷争柏者鬼之廷、游神之廷，皆作庭。假借之假(音嫁)皆作假(音贯)，朝请(音才嫁切)皆作请(屈请之请)，烂脱(音夺)皆作脱，太守(音狩)作守，周身之防(去声)为防，廷尉评(去声)为评，若此甚众。(《笔记》)

宋蔡忠惠创洛阳桥，俗传移檄海神，一卒应募，得醋字还。解曰：“酉月二十一日。”此事亦奇。然实明朝蔡锡之事，《名贤录》云：“蔡锡字廷矛，鄞人，中永乐癸卯乡试，人国监，以学行选授兵科给事中，升知泉州府。时洛阳桥圮，发故石，有刻文云：‘石头腐烂，蔡公再来。’遂捐俸修之，桥故跨海潮，日奔涛，施工极难。锡乃为文檄海神，募赍批者，莫应，忽有一醉卒跄踉而前曰：‘我能往。’乃饮酒大醉，自没于海，若有神接之者，遂得批以还，复于锡，上有一醋字。锡妄意曰：‘得非八月二十一日耶?’刻以是日兴工，潮不至者旬日，桥遂讫工，更其名为万安。民德之，立祠其旁，配享端明，锡累官至湖广巡抚。”(《博学汇编》)

世俗言太白在采石，因醉泛舟，见月影俯而取之，遂致溺死；其说甚诞，不足信也。按李阳冰作《太平草堂序》云：“阳冰试弦歌于当涂，公疾亟，草稿若干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为序。”又李华作公墓志，亦云：“赋临终歌而卒。”然则捉月之说正与杜子美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矣。(陈焯《与同人书》)

《诸皋记》有三说，《西溪丛语》据巫皋事，以驳晁氏非也。《抱朴子》诸皋盖六甲神名之类，必三说备，乃尽之。(《续说郛》)

元魏时，侯莫陈悦杀贺拔胜，侯莫陈三字姓也。陈眉公《通鉴》自以为精治矣，乃误为两人，已属可笑。乃阅《通鉴金丹》并除侯莫二字，只书陈悦，更为可异。若《纲目》于梁元帝子萧方等，谁不知为方诸兄弟，而以误脱等字为讥，亦独何耶?(《啸虹笔记》)

古乐府词，河中之曲，咏莫愁云：“头上金钗十二行，足下丝履五文章。”后人多误使为金钗者十二行，不知一人独插十二行金钗，古妇人髻非今比。(《稿简赘笔》)

母在堂，乃称舅为渭阳，得毋自诅其亲?(《杂纂》)

称谓误

因其名称其人习焉，勿觉而忽，告之曰：“此大误也。”

则世必骇嗟乎，与不骇也？而终误也。既已误也，而终不自信误也，若此者亦听其称谓之云耳，又何必辨？

《列子》述孔子曰："西方有圣人。"佞佛者以为指释氏而言，皆妄也。《国语》姜氏曰："西方之书有之曰：'怀与安实疾大事。'"注云："《周语》谁将西归，西方之人，皆谓周也。"予谓孔子果有是言，谓昔文王也，于佛何与？至王通直指佛为西方圣人，其学可知矣。(《坦斋通编》)

《周礼》：媒氏中春之月，令会男女，是月也，奔者不禁。此虽后世昏淫之主，亦无此法，曾是周公制礼而有是乎？予按古有聘则为妻，奔则为妾之言，以奔对聘，是明有奔之一说矣。意奔也者，当是草率成婚，若今鄙野小家之为，不能如聘者之六礼全备耳。盖荒侵死丧，或孤弱而不能自存，必待备礼而需以岁年，则迟归无时，男女之失所多矣。故先王通此一格，以济大礼之穷，不待其既乱而为之所也。其曰令者，媒氏令之也，既有令者，非私合矣。不禁，不禁其阙礼也，岂诫逾墙行露之谓哉？不然，判妻人子且书之，迁葬嫁殇且禁之，而于佻达淫冶之私，反为之导引，岂理也哉？(《云谷卧余》)

国号上加大字，始于元，及明因之，以别于小明王也。其言大汉大唐大宋者，乃臣子及外国尊称之词，近见新安刻《历祚考》一书，于汉唐宋及司马晋皆加大字，失其初矣。(《涌幢小品》)

晋人有字父者，晋胡毋辅之(字彦国)一日正饮，子谦之厉声曰："彦国年老，不得为尔将，令我尻背东壁。"又王濛美姿容，尝揽镜自照，称其父字曰："王文开生如此儿耶？"有字夫者，吕后微时，尝字高祖为季。有字叔者，袁种字其叔父盎曰："丝能日饮几何？"按《仪礼》，子祭父必称父字，盖古人冠而字之，敬其名也，乃知字为古人所重，不以为讳，明矣。今人讳名并讳字，非也。又生曰名，死曰讳，故庙讳曰讳，御名曰名。(《说储》)

生名死讳，周制也，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然临文不讳。近日士大夫文字中，称生者之名，亦曰讳某，非礼也。(《绿雪亭杂言》)

偶阅《宋史》，陶榖本姓唐，以避石敬塘讳而改。然当时唐姓者，岂止榖一人，如唐景思者，敬塘时为贝州行军司马，历事出帝，未闻改姓也。榖以逢迎取媚，其人品已见此矣，即改于晋代可耳。汉周宋易代之后，何不复耶？因思古人以避讳而改其名称者，在当时或有所不得已，易世之后，相沿不改，甚无谓也！约略举之，以恒山为常山，避汉文帝讳也。正月作平声，避秦始皇讳也。以庆湖为湖，避汉安帝讳也。以虎林为武林，避唐世祖讳也。避汉明帝讳而蒯彻为蒯通，避司马昭讳而以昭君为明妃，庄君平庄子陵避汉明帝讳，皆改庄为严。以唐太宗讳，凡世皆称代，以宋孝宗讳，凡慎皆从谨，而慎德秀亦改为真德秀。若吴主女讳二十，至今犹以二十为念，时已过而不复，习而不察耳。自元明至今，偏名嫌名俱不讳，诚度越千古也。(《云谷卧余》)。

近时娶妇，新妇以帕或绫纱蒙其首，其礼不知起于何年。按《通典》，杜佑议曰："婚姻王化，人伦之本，拜时之妇，《礼经》不载。自东汉魏晋，及于东晋，咸有此事。"按其议或时属艰虞，岁遇良吉，急于嫁娶，为此制，以纱縠幪女氏之首，而夫氏发之，因拜舅姑，便成妇。六礼悉舍合卺，复乖黩政教之大方，成容仪之弊法。由是观之，蒙首之法，其传已久，但古为失时急娶不备礼者而然，而今遂为通行耳。(《汇书》)

尝阅《李氏刊误》曰："婚期云来日妇于庭拜舅姑，次谒夫之长属，中外故旧，皆当妇礼，通谓之客，故有拜客之名。今代非亲非旧，皆列坐，而觌妇容，岂其宜哉？"(《怀秋集》)

观此则觌妇陋俗，自唐已然，不独吾徽踵之也。余欲更变是风，自三儿景行辛酉娶妇入门时，即除此积习，乡人异之。愿吾郡士大夫家为之倡，家斯效焉。比岁来阀阅大家觌妇陋俗，亦渐改矣。

世传苏子瞻有小妹，嫁为秦淮海之妻，而造为无稽之谈以实之，皆妄。按《墨庄漫录》云："延安夫人苏氏，丞相子容内也，有词行于世，或以为东坡女弟，适柳子玉者所作，非也。"《菊坡丛话》云："老苏先生之女，幼而好学，慷慨能文，适其母兄程璿之子之才，作诗曰：'汝母之兄汝伯舅，求以厥子来结姻，乡人婚嫁重母族，虽我不肯将安云？'人言苏子无妹，却有此诗。"然则子瞻固有二妹，一适柳子玉之子，一适程之才，而第非秦淮海耳。(同上)

颜子推《家训》云："昔侯霸之子孙，称其祖父曰家公，陈思王称其父曰家父，母曰家母，潘尼称其祖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今南北风俗，言其祖及二亲，无不云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之。淮北齐人，逮今几七百年，称家祖者复纷纷，皆是名家望族，亦所不免。家父母之称，俗辈亦多有之，山简谓年几二十，不为公家所知，盖指其父，非祖也。(《宾退录》)

丈人谓之泰山。玄宗开元十三年，封禅于泰山，张说为封禅使。说女婿郑镒本是九品官，旧例封禅后，自三公已下，皆转迁一阶一级，惟郑镒是封禅使女婿，骤迁至五品，兼赐绯服。因大酺次，玄宗见镒官位腾跳，怪而问之。镒无辞以对，优人黄蟠绰奏曰："此乃泰山之力也。"因此以丈人为泰山。余不以为然，当是泰山有丈人峰故耳。(《释常谈》)

唐宋人无有书状元于己官衔之上者，逮元犹然，独会稽杨维祯廉夫当元季书李黼榜进士，至刻之印章。盖黼死节之臣，廉夫书之者，欲自附于忠节之后，其意固有在，且与黼相知，不忍忘也。后之人乃有效廉夫故事，书宋文公为王佐榜进士，谓佐足为文公重乎？惟志书宜用此法，谓一榜之首，存之足以征信也。（《涌幢小品》）

世说诸葛瑾为豫州，遣别驾诣台，语云："小儿恪知谨，卿可以语，速往诣恪。"恪不与相见，后相遇，别驾唤恪咄咄郎君云。（《续释常谈》）

《唐·回纥传》咸安公主下嫁可汗，上书恭甚，其言昔为兄弟，今为半子也。（同上）

古者宾得主人酒则奠，一人举酒酬地，故有祭酒之称。惟祖道则主人自祭，今人席中皆行祖道之礼，误矣。（《苏谭》）

王右军曾祖即丘子讳览，祖侍御史讳正，故右军书《兰亭记》，览字加才，它书正皆作政字，以示讳也。后人不知，相沿用之以为古，不知其于义无当也。又如唐人讳昺，以丙丁为景丁，讳渊，以殷渊源为深源。宋人讳恒，以田恒为田常，讳桓，以齐桓公为威公。讳贞，以王文贞旦、王文贞曾俱改为文正，其真谥文正者，范希文、司马君实而已。在后世俱当订改原文，而一切沿用，不知其非，何也？（《读史订疑》）

亲传业者为弟子，弟子复传于人为门生。故《史记》曰："七十二弟子传。"而欧阳公为转相授受者曰门生。（《群碎录》）

太史公《夏本纪》自禹即天子位以后，云帝禹，至于帝履癸，又曰帝桀。《殷本纪》自太甲书帝太甲，至于帝纣。《孔氏杂说》言二王亦得称帝，引《史记·夏记》称帝桀是也，何独桀云帝哉？《商纪》云："周武王为天子，其后世贬帝号，号为士。"《索隐》曰："按夏殷天子，亦皆称帝，代以德薄，不及五帝，姑贬帝号，号为王，故本纪皆帝，而总曰三王也。"又谯周云："夏殷之礼，生称王，死称庙主，皆以帝名配之，见《索隐》。"《国语》云："玄王勤商，帝甲乱之。"又云："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帝辛纣也，然而《易》曰帝乙，《书》亦曰帝乙，夏殷之称帝，莫信于此。（《爱日斋丛抄》）

乡人叙坐以齿，虽贵为卿大夫者，其居乡亦皆谦退从厚，曰乡党莫如齿，不然，人必非之。考之《礼》，一命齿于乡，再命齿于族，三命则不齿于族，此贵贵 之义也。予尝谓乡之荐绅，同辈而序齿可也，苟非其人，而亦以齿尊之，不几于失礼乎？蓝田吕氏《乡约》曰："非士类者不以齿。"斯言为得之矣。（《听雨纪谈》）

春明门外，当路墓前，有堠题云："汉太子太傅萧望之墓。"有官见而怪之曰："春明门题额正方，加之字可耳。如此堠直行书，只合题萧望墓，何必之字？"唐有卢鸿一，取《尸子》鸿常一之义，而《通鉴纲目》书征嵩山处士卢鸿为谏议大夫，误以鸿为单名。注《三十国春秋》者，萧方等，盖方等佛经名，其弟名方诸、方知，而胡三省注《通鉴》，去等字为萧方，此犹不知而误也。至于方朔、葛亮，此何等语，而诗中往往见之，古人姓名，横被削蚀者多矣，岂独萧傅？（《客中闲集》）

今登科录叙其生之所自出，辄曰某处籍某处人，非也。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以皆东夷地，故为东夷人。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皆西夷地，故为西夷人，何尝云某处籍某处人哉？四世而缌，已服穷而亲尽矣，况四世而上焉者乎？犹曰某处人，无谓甚矣！或曰："朱子闽产也，犹自称新安，何也？"曰："韦斋君本婺源人，因仕入闽，生文公，寓居建阳之考亭，其曰新安，不忘本也。"予先君淳懿公冕，吉安庐陵人，以公务至京，悦其山水之佳丽，因家焉。而予母郭氏归之而生子，故予金陵产也，而称庐陵者，不忘本耳。若世代既远，而犹云云，岂不甚无谓哉？（《登科录》）

卷九　裂眦寄

寄园主人曰："裂眦一寄，余专为平寇作也。余宰交城，交山延袤数郡，称盗薮，往往乘飚出为民害，破城邑，戕弑职官，闻者咸目裂发竖。余奉都札剿贼，渠魁数十，不惮艰阻，以计尽歼之，降其党，晋人快焉。嗟乎！涓涓不息，将为江河，盗贼一兴，生民涂炭，折巨柯于萌蘖，是在留心民瘼者矣。他若忠义之遭屯，国事之溃裂，又皆致寇之大原，能不鉴诸？"

流寇琐闻

寇足言乎？即曰遗臭，何烦污牍也。然同一闯、献耳，或剿之而捷，或触之而碎，平寇岂无术欤？爰蒐琐谈，亦以资识。

流寇起自崇祯元年，迄于明亡，大抵皆边盗逃兵，土寇饥民，此扑彼兴，不可胜计。始于王嘉胤，终于李自成、张献忠，生民遭毒，良不可言。（《鸡窗剩言》）

寇之毒也，萌于秦，延于晋，及畿南，蔓于豫、楚、蜀、江北，出没秦、豫、楚、蜀，蹂躏无虚日，民遭菅刈，杀人八百万，流血三千里，殆不啻焉。（《蓟寇录》）

群盗闯献，糜烂天下，破城屠邑，迄无宁日。表而出之，俾考古者，知生民之不幸。（《啸虹笔记》）

		中原群盗	闯	献
崇祯元年戊辰十一月	延安大饥。 参政洪承畴击贼。	府谷民王嘉胤倡乱，又有不沾泥、杨六郎。 白水盗王二等掠蒲州韩城。劫宜君狱。合嘉胤五六千人。	米脂李自成从嘉胤，已而群盗破，自成走匿。	延安张献忠从乱。
二年己巳正月	是年秦大旱。	洛川、淳化、三水、略阳、清水、成县、韩城、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绥德、葭耀、静宁、潼关、阳平关、金锁关，流贼恣掠。 固原逃兵掠泾阳、富平，执游击。		
二月		官兵剿汉南贼，平。		献据米脂十八寨乞降。
三月		流盗掠真宁、宁州、安化、三水。		
四月		固原贼犯耀州，参政洪承畴破之。		
十一月	京师警。	山西巡抚耿如杞兵叛于涿，掠良乡劲卒，皆为盗，扰山东。大盗混天王掠延川、米脂、青涧。	耿如杞兵叛，自成与之合众万余，推高迎祥为闯王，自称闯将，寇山西、河南。	
三年庚午正月	秦连年旱，边卒以饥饷哗，刘懋奏裁驿站，于是盗益多。	陕西边盗王子顺、苗美连逃兵掠绥德，围韩城，犯青涧，美叔苗登雾聚安定。王嘉胤陷府谷。他盗入山西，犯襄陵、吉州、太平、曲沃。		
		王子顺、苗美陷蒲县，贼自神木渡河，分三部犯赵城、洪洞、汾霍，掠石楼永和、吉隰。贼首号横天一字王。		
五月		贼破金锁关。		
六月		王嘉胤陷黄甫川、清水二营，据府谷，掠延安、庆阳，城堡多陷。 王子顺、张述、圣姬三儿降。 贼魁黄虎、小红狼、一丈青、龙江水、掠地虎、郝小泉俱免死安置。 山西流寇破蒲城、路安。		
八月		王嘉胤勾西人入犯。		
十月		王嘉胤陷清水营，复陷府谷，大盗李老柴攻合水。		
十一月		贼陷河曲。		
十二月		神一元破宁塞据之，围靖边，陷柳树涧、保安等城。		
四年辛未正月	御史吴甡赈饥。	神一元陷保安，为官兵击败，死，弟一魁领其众。山西贼犯平阳，王嘉胤渡河，掠菜园沟。		

（续表）

二月		神一魁劫宁下，破庆阳、东关。 宜君贼赵和尚等犯泾阳、三原、韩城、澄城。 神一魁陷合水。		
三月	副总兵曹文诏大破贼。	孙继业、茹成名降。 陕盗刘五、可天飞据鹿角城，混飞独行狼聚芦保岑分犯各县，陷武安华亭。王老虎围庄浪。 宜君雒川盗起。		
四月		神一魁降，余党郝临庵、刘六众数万恣掠。 贼陷始兴。 降贼不沾泥复攻米脂，巡抚洪承畴剿之，杀双翅虎，缚柴金龙以降。		
五月	时榆林连旱四年，西安大荒。	闯王虎、金翅鹏降，鹏即子顺侄成功也。 延安贼赵四儿即点灯子掠韩城、郃阳，寻降。 李应期诛降盗王子顺。 满天星降，党二万人复叛去。 贼陷中部。		
六月	曹文诏击斩王嘉胤。	嘉胤死，其党推王自用号紫金梁，其党有老㺅㺅、八金刚、闯王、闯将、八大王、扫地王、闯塌天、破甲锥、邢红狼、乱世王、混天王、显道神、乡里人、活地草等，分三十六营。 鄜州贼混天猴张孟金谋袭靖边，独行狼等犯合水。		
七月	曹文诏大破贼。	上天龙、马老虎、独行狼掠鄜州，寻降。 赵四儿渡山西，入沁水。 贼陷中部。		
八月		官兵斩庆阳刘六。 山西贼入河北，犯济源。		
九月	承畴擒赵四儿。	神一魁复叛，其党黄友才斩以献。 独头虎、满天星、一丈青、上天猴等恣掠宜雒。 黄友才复叛。 赵四儿党黑杀神起，又有过天星、蝎子块与紫金梁等共数十部。 陕西贼陷宜川。		
十一月		陕贼谭雄陷安塞，官军诱斩之。 不沾泥张存孟陷安定。 降丁混天猴勾盗陷甘泉，劫饷。		

（续表）

十二月		甘泉贼陷宜君、葭州。 诸降盗复叛，攻绥德。		献及罗汝才等九百人降洪承畴。
五年壬申正月	洪承畴、曹文诏等剿宁塞寇，几尽。西澳之捷，川兵来第一。	官军斩黄友才。 延绥贼伪为米商，陷宣君，复陷保安、合水。流入山西者陷永宁、蒲州。 承畴击败贼，贼破华亭，扰庄。 承畴破铁角城，斩可天飞，而郝临庵、独行狼亦就诛。		
二月		盗夜入鄜州。		
三月		陷华亭。		
四月		潮广流盗自兴国人江西泰和、吉安。		
七月		山西贼陷大宁。		
八月		紫金梁、老猸猸围窦庄，既而乞降，八大王、闯塌天不从，犯济源，陷温阳。		
九月		山西贼破临县、豹山，据其城，又陷修武，焚掠武陟、辉县，围恒庆，贼尽向河北。官军与战，复人沁水。		
十月		贼乔六自斩其魁降。		
十二月		贼阎王虎据交城、文水。邢满州、上天龙据吴城、向阳，紫金梁人榆次，人寿阳。时乱世王遣其弟混天王乞降不得，陷霍垣，曲长子又陷辽州。 赵和尚等斩其魁霍维端降。		
六年癸酉正月	是年山陕大饥。	贼阑入畿南西山，距顺德百里，分贼西犯上县、固关，南犯河北。		
二月		贼踞林县，饥民相望起。		
三月		蜀贼寇百丈关，绅张道濬擒满天星、闯王。		
四月		贼陷平顺。		
五月		河北贼陷涉县。		
六月	命内竖卢九德等赴中州夹击。	河北贼围汤阴、林辉、涉安，别贼自阳城、垣曲来，合于济源。 山西贼陷和顺。		
七月		山西贼陷乐平、永和、沁水。		

（续表）

八月		河北贼攻彰德。 陕西贼攻庆德。		
九月		张应昌获贼张有义，即一盏灯。		
十月		山西河北贼二十四营渡河犯闵乡，陷渑池，分入河南、湖广、汉中、兴平。 畿内贼至宁晋，掠南宫，走五台。		
十二月		河南贼陷伊阳，卢氏掠汝州、浙川、内乡、光化、均州，犯南阳。 湖广贼假进香陷郧西。 湖广贼陷上津。 陕贼陷镇安。 延绥巡抚陈奇瑜击斩永宁关贼钻天哨、开山斧、一座城。		
七年甲戌正月	大旱。	降盗王刚、王之臣、通天柱等至太原挟赏，巡抚斩之。王之臣即豹五，通天柱，孝义土贼也。 河南贼薄谷城，掠光化、新野，围均州，入夷陵。 陕贼陷洵阳。兴安贼陷紫阳、平利、曰河，破凤县，入四川，陷迂安。楚贼陷房县、保康。	闯与献奔盩鄠。	犯信阳、邓州，败，奔商雒，与自成合陷澄城。寇平凉、邠州，旋与群贼出潼关。
二月	进陈奇瑜总督诛贼。			
三月	山西自去秋八月至是不雨，人相食。			
四月	山西永宁民杀食父母。	川贼复入陕，陷两当风县。 楚贼尽西奔汉中。		
五月	洪承畴出援甘肃。	陕别贼陷文县，再陷凤县、汉南。		
六月	洪承畴等厄贼汉中，贼诈降，陈奇瑜信之，贼出险，复不可制。	贼出栈道，陷麟游、永寿，陷同安。	官军围闯于车箱峡，自缚乞降，奇瑜纵之，出复叛去。	
七月			陷澄城，围洽阳，转寇平凉、邠州。	
八月		豫贼谋袭汴。 陕贼复陷陇州。 贼先锋高杰降。		
闰八月	河南大旱。	陕贼陷灵台、崇信、白水、经州。		
九月		贼二十营至函谷，陷扶风。 豫贼入黄州、广济。		

（续表）

十月		河南扫地王趋江北，掠潜山、太湖宿松。别贼陷陈州、灵宝。 楚贼趋显陵。	总兵左光先击闯富平、高陵间。	
十一月	逮奇喻。	大寇聚秦中。 江北贼陷英山，焚霍山。		
十二月		陕西郧阳各告警，贼游兵东下常德。		
八年乙亥		河南贼陷荥阳，屠汜水，又陷固始。秦贼数十万出关，三分入晋，入豫，入楚。 河南北贼三分，陷荥、汜，掠郑州，犯。	贼集宛雒，闯独留秦平，众七八万。洪承畴败之，乞抚后复振，突出潼关。	掠庐凤安庆。
正月		商州，围汝宁，掠归德。 襄阳贼与女合十五营，数十万。 河南贼复入汉中，陷宁羌。 江北贼陷霍丘。 陕西贼陷灵台。 河南贼三分趋六安、凤阳、颍濮，陷颍州。陷凤阳，焚皇陵，恣抢三日，闯、献皆与。 陷巢县，攻舒城，围六合。陷舒城、无为州。 河南贼畏承畴兵，入潼关。 河北贼满天星张大受向麻城，抵汉口。		
二月		江北贼陷潜山、罗田。陷太湖，时豫秦晋楚江北皆多盗。		与老猁猁西走商州。
三月		湖广盗陷麻城。 村民擒斩黄大盗、爬天王。 汉中贼陷宁羌。		
五月		冬春之间，寇奔豫，奔楚，奔江北，至是悉萃于秦。		
六月	曹文诏殉节。	秦贼摇天动陷西和。 秦贼陷澄城。		
八月	命楚抚卢象昇总理讨贼。	陷咸阳。 商雒寇复入河南，犯卢氏。		
十月		老猁猁陷陕州。 翻山鹞降闯王渡河。		

（续表）

十一月		河南贼焚关厢而西，老狗狗犯南邓。 秦贼一字王二十万、撞天王十七万犯闵乡、灵宝。 整齐王败走偃巩、汝州，群贼大会于龙门白沙，营六十里，败入霍丘，逼凤阳。		群贼再出潼关，大败。
十二月		闯王、曹操数十万围光州，屠之。 汉中群贼会汉南。 江北贼陷巢县、含山、和州。		合诸贼围卢州、陷巢县、含山、和州、犯江浦。
九年丙子正月	总理卢象昇次凤阳诸兵。	闯王、闯塌天、八大王、摇天动七贼数十万攻滁州，卢象昇、祖宽大败之，走凤阳，焚怀远。 枣阳贼紫薇星陷怀远、灵壁，逼泗州。 混天王伏诛。 郎襄贼焚杀贼。 江北贼陷萧县。 陕贼陷麟游。 滁贼败，突入沛县。 河南别贼陷阌乡。 闯王、扫地王、紫金梁二十四营攻除州不克，遂陷虞城。 群贼大会于兰阳。		合群贼围滁庐，象昇大挫之，窜河南。
二月	山西乱，人相食。	贼陷周山、太湖。 郧贼焚竹山。 过天星败降，寻复劫掠。	走庆阳、邠宁。	
三月	河南饥，母烹其女。	山西贼陷和顺，九条龙，张胖子陷谷城、官山、竹溪、房山，贼将黑杀神、飞山虎诛。 闯王、蝎子块入汉中，犯巩昌北境。 过天星复叛于延安，李自成、老狗狗、混十万自楚豫入商雒。	诱别部当官军，自出延西。	
六月			犯朝邑，分隔米脂、延安、绥德、衣锦、书游。	
七月		陕贼陷成县。 孙传庭擒闯王高迎祥及刘哲杰等于京。 老狗狗焚开封、西关。时群盗出没豫楚，散而复合。	贼推自成为闯王，犯阶徽。	
九月	京师警命象昇入卫。	象昇去，贼休息襄郧，秋高乃出二十万，沿江而下烽及仪。 寇至尉氏、登封、汝南。	犯凤翔。	
十月		河南寇陷襄城。 汉南贼陷褒城。		

（续表）

十年丁丑正月		老猸猸趋桐城。老猸猸、整齐王、八大王兵败，分为四，犯庐江、舒城，分扰江北。时满天星侵商雒。李自成犯安西。过天星据汧陇。蝎子块勾西人。余楚贼尽在江北。别贼会池河。	犯泾阳、三原。	寇蕲黄，败于黄冈，复入江北掠至仪真，寻西入楚。
二月	命陕抚孙传庭总理河南。	左良玉连破贼，擒一条葱、新来虎。		
四月			据阶成。	
闰四月	天旱。	老猸猸入营避暑六安，散入潜山、太湖。		
五月		郧襄贼犯荆州，焚荆王坟园。		
七月		江北贼陷六合，围天长。		
八月		突入凤阳，掠器械，分往河南、泗州。		
十月		过天星同李闯入蜀，混天王、蝎子块随之。	偕过天星九股入蜀，陷宁羌、昭化、剑州、梓潼、江油、崇宁。	
十一月		江北贼陷灵璧。		
十二月	禁军大集襄阳。命洪承畴、孙传庭合剿。	贼走郧西。		
十一年戊寅正月		左良玉、陈洪范破贼郧西。		败于郧西，再降于陈洪范。
二月		陕寇尽聚西川。	陷庐溪。	
八月	总督洪承畴报陕贼剿降尽，命出关。	江北贼陷睢宁。曹操会过天星、托天王、十反王、整齐王、小秦王、混世王、整十万、革里眼于楚州，犯襄阳。	洪承畴、孙传庭大破之，闯困潼关原仅十八骑，遂自蜀入楚依献，献不允。走商雒，依老猸猸营卧夜。半年授以百人，后谷房变，复同诸贼出文阶。	
十月	京师警，召孙传庭、洪承畴入卫。	曹操乞抚，操即罗汝才，分屯房竹。		献亦就抚，屯谷地。
十二月	承畴改督辽蓟。			
十一年己卯二月		革里眼、射塌天合混十万，掠信阳、光山。		
三月		群贼会固始，乃趋六安避夏。		
四月		良玉再破射塌天，降之，即李万庆。		

（续表）

五月				献复叛于谷城。
七月		罗汝才九营复叛，献一贼合房县。		
八月	大学士杨嗣昌督师讨贼。			
十月		老猢狲、革里眼、左金王四股犯安庆、桐城，相持逾年。左金王即兰养成。		
十一月	是年南京、河南、山东、山西旱饥。			
十三年庚辰二月		罗汝才掠信阳，陷光州。		被左良玉大破于玛瑙山，遁窜兴房。
五月		罗汝才、过天星七股入蜀，官军扼夔门。 陷大昌，犯夔州。 贺人龙生擒自来虎等，石砫女帅邀之，又斩东山虎。 擒贼副塌天，贼入乾溪。 罗过分道西行，率小秦王、上天王、混世王、一连莺、关索走云阳。 江北贼陷罗田。		
六月		官军擒贼，赦其俘一杆枪，自来虎伍林为军锋。 擒掠山虎，汝友之精锐殆尽。 托天王常安国降，遣抓地虎谕过天星。 擒流金钟、金狗儿、滚地狼，又可天虎等降，降将杨旭、一只虎随官军追贼。		入巫山隘。
七月		罗汝才、小秦王、上天王、混世王、一连莺踞太宁。 小秦王、金翅鹏降。 汝才合于献。		操与献合。
八月	赈河东、真定、山东、河南。	过天星惠登相降。登相，青涧人。 饥民聚太行山，所在蜂起。 江北贼革左突霍大陷麻城、黄梅。		
		河南郊县李际遇、申清邦、任辰、张鼎为盗，众五万。 关索、王光恩、杨光南降。 罗汝才之入蜀，九股、整十万、扫地王、小秦王、金翅鹏、托天王、过天星、关索八股相继降。 猢、革左逼凤阳。 秦师大破贼蝎子块，诛。	秦兵大破闯于函谷，部贼相继降，闯窜汉南，屡欲自经。会嗣昌以围帅必缺空武关一路，遂逃郧阳，得饥民数万，复大振。	献、操陷大昌。

（续表）

十月		狪、革趋楚。 降将扫地王张一川被献擒，冎死。		官军逼之，操、献陷剑州，走西川。
十一月	是年南京、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浙江大旱。人相食，草木俱尽。	是冬闯困殽、函，蝎子块死，满天星、张妙、邢家米及闯部大天王、镇天王、一条龙、小红狼、九良星相继请降，闯溃围出。 河南土寇起。 袁时中聚众数万，破开州。		
十二月			困永宁，陷之，杀万安王采𨱏，土寇一斗谷等应之。陷宜阳，时得李岩为谋主。	
十四年辛已正月		山东盗李廷实、李鼎铉陷高唐州，山东所在贼起。	围河南府，叛兵迎之，城遂陷，福王遇害。	八巴州大败官军于开县，复下夔门，走兴房山中。
二月		河南土寇陷新野，罗汝才与献自川入楚。 河南土寇瓦䃶子、一斗谷归闯，合攻开封。 山东土寇逼东阿、汶上，革左伪降，旋叛。 河南土寇孟三据河阴，官军断之。	席卷子女玉帛入山，围开封，周王却之。	袭破襄阳，害襄王，渡江，破樊城，陷当阳、郏县，又陷光州、新野，攻固始，再陷光州。革左在皖桐勾合之。献、操陷随州。
三月	嗣昌缢。 陕督丁启睿督师。	革左走麻城勾献。		
四月			陷归德，牛金星降贼，荐宋献策。	
五月	赦傅宗龙督陕兵讨贼。	河南袁时中二十万窥凤、泗。 泰安土寇十余万掠兖州，走邳州，焚掠犯徐州，至扬州南沙河店，毁漕船，入东平州丰县，徐州贼合之，东平贼李青山屯梁山。	贺人龙破闯于灵峡山中。时闯众五十万，曹操复与合，众益强。献贼败归之，复去。 破傅宗龙军，遂陷项城，分贼屠商水、扶沟。 闯操合陷叶县，刘国能死陷泌阳。 献回，革左、自霍太来会。 左良玉于郾城陷襄城。	
六月	两京、河南、山东、浙江蝗旱，多饥盗。	左革陷宿松、英山。		被左帅败于南阳，西走。与操合，陷信阳、泌阳，走随州。
七月		陷潜山，围麻城。		围郧阳。陷郧西忤于献，北走与闯合。献破郧兵，有众数十万。
八月				掠信阳，左帅大败之，负重创遁山中，仅数百人。

（续表）

九月		罗汝才自南阳趋邓浙，合闯。 献大败奔㺅，革左同入霍山拒守。		因操以奔自成，自成将杀之，东走与㺅、革入霍山
十月	太监刘元斌、卢九德率兵追贼。	献率㺅、革左、自霍大会闯于河南。		合六营复攻舒城
十一月		降将李万庆没于贼。	复陷襄城，杀陕抚汪乔年。 围南阳，陷之，唐王遇害。	
十二月		陷洧州、许州、长葛、鄢陵，合操陷禹州，徽王遇害。再围开封，陈永福射中闯左目。		
十五年壬午正月	起孙传庭督陕兵讨贼。	山东李青山就擒，诛。 左革陷潜山、巢县。	攻开封。	陷亳州。
二月		左革陷全椒。	闯、操合群盗八十万围陈州，屠之。陷睢、州、太康。	令㺅、革复攻舒城。
三月		左革、㺅五股合献攻六安，袁时中会之，旋合于闯。	围归德，陷之，陷宁陵、考城。操三攻开封，大破援兵。	
四月	传庭斩贺。			陷之，袁时中以贼合陷六安。
五月		革贼陷无为州。		袭破庐州。
六月		革左复入六安英霍山中。 革贼入舒城。		陷卢江。
七月		革贼毁庐州城。		
八月		革左、㺅掠信阳，出麻城，会献、时中，突入萧县。		合水陆贼五十六营于皖江，复陷六安，谋入金陵。
九月		老㺅㺅分兵犯芜湖、桐安，革左犯颖州，旋合闯。	决河灌开封。候恂督师河上，推官黄澍以舟迎周王北渡。	走潜山，黄德功大败之，腹心妇竖俱尽。
十月	诛刘元斌。		败官军于南阳。 屠南阳，闯、操合趋汝宁。	再被刘良佐败于安庆，走蕲水。
十一月		袁时中合于闯。	游贼窥怀庆，欲北渡。	
闰十一月		河南土寇蜂起，李好、孙学礼、李际遇各数万。	合诸贼围汝宁，屠之。向襄阳，掠崇王由横等以行。	屠桐城，陷无为州、黄梅、太湖。
十二月		袁时中东犯凤皖荆州，迎贼。	左良玉避贼，贼陷襄，分贼陷夷陵、宜城、荆门，向荆州，遣老㺅㺅据夷陵以犯澧。	
十六年癸未正月	左良玉避贼东下。	流土叛兵自贵、小秦王、托塔王、刘公子、混江龙、管泰山俱冒左军劫掠。	陷承天，犯显陵，分贼陷潜江、京山，攻德安，陷云梦。入黄陂，屠之，陷景陵。	陂广济，袭蕲州，陷蕲水，陷黄州，称西王陷罗田。

（续表）

二月		湖广土寇陷澧州、常德，又陷武冈，杀岷王。诸蛮獠皆伺衅，土寇勾引攻掠，尽归闯。	遣贼陷麻城，攻陕县，陷之。	
三月		闯袭杀革里眼、左金王，并其众，革即贺一龙。 罗汝才为闯攻郧阳。	澧州土寇勾闯陷常德辰岳诸府相继陷。闯袭杀革左并其众	屠蕲州且尽破蕲水，驱美女以彝城。
四月		闯杀汝才。汝才号曹操，初隶高迎祥，后合献，又合闯。	杀曹操，攻郧阳，陷保康，入禹州。攻袁时中，杀之并其众。	
五月		闯攻杀袁时中。 老狪狪降闯，为所部，即马守应。自后止闯、献两大贼。		破汉阳，陷武昌，沉楚王，屠楚宗，尽驱民于江。
六月			大造战舰于荆襄，遣老狪狪攻常德，闯谋自王于荆。众五六万，每一兵后二十余人，凡百万人。闯留贼守襄阳，率精锐住河南，与官军战，大败，奔襄城，谋据关。	
七月				官军迫之贼四渡。 陷咸宁、蒲圻，向岳州，三败，悉二十万众围陷之。陷长沙、湘潭，又陷衡州、永州，破宝庆、常德，分贼入广西全州，犯江西袁州。献归长沙，陷萍乡，徇攸县、分宜。
十月			一只虎陷阌乡，陷潼关，孙传庭阵亡。陷华阴，屠渭南，陷华州，屠商州，陷临潼，陷西安。分贼掠商延、中部。 陷延安，屠凤翔，陷榆林，屠之，捣宁夏，三边俱没，屠庆阳，传檄定河南西境。	
十二月			遣贼入汉中，不克。前锋渡河，入山西，陷平阳，杀西河王等三百人，遣贼陷甘州。	
十七年甲申正月			称王于西安，僭号大顺，改元永昌，通好献贼。	自岳阳北渡，步骑数十万入夔州。

（续表）

二月			徇山西平阳州县，破太原，执晋王，犯大同，杀代王，宗室殆尽。入居庸真，保定、大名皆不守。	贼在万县阻小涨三阅月。
三月	十九日崇祯帝缢于煤山。后殉朝臣死节。	陷京师。 吴三桂乞本朝大兵。		
四月	皇清大兵破贼。		闯迎战永平，大败于一片石。 走京师，称帝，西走真定。	
五月			败定州，中流矢，闯杀李岩。自井陉走平阳，走韩城，益发兵陷汉中。	
六月			复遣贼出潼关，掠河南，又遣贼略四川保宁。	入涪州，陷重庆，瑞王阖宫被害。
八月			伪立祖祢庙于西安，驻韩城，日恣屠戮。	
十月				陷成都，蜀王阖宫被害。
十一月	蜀诸郡讨贼兵起。			称西王，改元大顺。
十二月				自七月至是，成都属邑之人俱被杀尽。
顺治二年乙酉二月			本朝大兵破潼关，闯走蓝田、武关，入襄阳，奔辰州，将合献。	
三月	左良玉死，左梦庚兵东下。		向武昌，居五十日，谋夺舟南下，取宣歙。	
四月			走咸宁、蒲圻，过通城川湖，何腾蛟攻之，走至罗公山，村民诛之。	本朝大兵至汉中，疾驰五昼夜至盐亭，射中献，擒斩之，其党溃入滇黔。

李自成米脂人，张献忠肤施人，俱生于万历三十四年，二贼同庚，后四年，明烈帝生。（《*葛寇录*》）

闯贼父守中祷子于华山，梦神以破军星为之子，生自成呼为黄来儿。闯贼之祸，与黄巢大相类，黄巢播虐遍天下，后掘其祖墓，斩黄兽而巢灭。自成破雒后，声势日益张，朝廷密下秦抚汪乔年图之。米脂令边大受执自成族人，拷得其瘗地，入万山中二百里，有李氏村，村旁聚葬十六冢中，一冢始祖也。相传穴为仙人所定，有铁灯，架醮火圹中，曰铁灯不灭，李氏兴。发之，有蝼蚁数石，火光尚荧荧然。断其棺，骨青黑色，毛骨被体而黄。脑后穴如钱大，中盘赤蛇，长三四寸，有角。见日而飞，高丈许，以目迎日色而吞咋者六七，顾眼射日，尚未开，反而仍伏。乔年殛肤骨并蛇，腊之以闻，后矢著闯目，举事无成，亦与巢同一结局。（《*贞胜纪*》）

李自成妻韩氏，故倡也，县役盖君禄与之通。自成杀淫者，偕李过亡命甘州。后妻邢氏，又与高杰通，高杰窃之以降。潼关原之败，妻女为官军得。张献忠玛瑙山之败，妻女九人，被擒者七，淫掠之报，已见当身

矣。(《溶沚集》)

流寇所至,必先有鸟集如鸭,此皂徯之先见也。(《政余笔录》)

多盗之乡,妇子望夕阳则反锁,走陷莱间睡熟,率为狼啮足,或负儿女去。(《怡曝堂集》)

献贼少从军,隶总兵王威,犯淫掠当斩,别将陈洪范来谒,力救之。威不得已,斩其党十七人,鞭献忠百,免亡关中为盗。献忠天性凶黠,然进思旧恩,每饭必祝之,数语其下曰:"陈总兵活我。"刻旃檀为洪范像,事之。后知官军中有陈将军,喜曰:"此岂吾恩人耶?"诇之良是,乃选名姝,赉美珠文币以进曰:"献忠向蒙公一言以免,有大恩不及报,公岂遂忘之耶?今遇于此,天也,愿率所部降,随马足自效。"降后,熊文灿抚驭失宜,复叛去。(《绥史》)

流寇初起,三边总督杨鹤独主抚贼,出险,遂横不可制,是流贼之祸,鹤始之也。闯贼将擒,督师大学士杨嗣昌谓围师必阙,漫开函谷一道,闯逸出,遂毒不可收,是流贼之祸,昌终之也。前后误国,可谓是父是子。夫兵法变化入神,岂容拘泥?先设三伏,然后开围,如盛彦师之歼李密,庶乎可也。若嗣昌直是解纲纵虎,岂合阴符?(《啸虹笔记》)

杨鹤之于神一魁,给赏花红,鼓乐迎导,索劄副则予以官,求安插则定其境,奉之惟恐不及。有潼关道胡其俊者,贼独头虎已出其境,追送九十万钱,名曰馈赆。又因其索酒糒粱肉,传致给之。当贼初起,轻胡廷晏之安坐不击,谓此吾省城贤主人,关中传以为笑。(《绥史》)

中部城南有桥山,松柏甚茂,为黄帝葬衣冠处。隆坊斗大一城,上仅容趾,民丁不满二百。吴御史甡至,激劝守城,又捐俸为浚濠堡。驻公馆颓屋三楹,日夜坐卧一破桌上,天雨则枕衾皆濡,所从门书几十五人,与同居处。炮火箭镞,时时照射,城中誓必死,以励将士,九月始复中部,擒首献俘。(《忆记》)

秦寇半出官兵,官兵与战,率皆其识面亲邻,矢石间相与语言,有泣下者。贼辄遗所掠牛驴,及老幼病残胁从之人,恣官兵俘杀报功,谓之打活仗。(同上)

甲戌晋中有三大伙贼,一名活地草贺宗汉,一名显道神高加讨,一名乡襄人刘浩然,各以千万计,屯聚汾相平阳要害。前抚院抚之,给劄予廪饷,岁费金钱累万,而实分投出境,焚掠如故。(同上)

永乐既都北京,令山东、河南、江北诸郡卫所各军,春秋两班,赴京部科点验,发京营一体操练,以习军士之劳,省征调之烦,壮京师之卫,备边隘之防,法甚善也。其后分发近边筑工,折其半纳班价矣。又其后皇亲驸马侯伯有坟工,辄乞恩请班军,以数千计,皆折价入橐矣。领班官岁敛军士金钱入京,募人应点,本军遂不赴京,大失祖宗之意。崇祯末年,流寇纷起,上屡行停免,而地方残破,军人十忘八九。(同上)

清涧孟长更于本处石油寺,日则读书,夜则点灯抄写。乡人讹传长更在石油寺,若黄巢造兵书作反。长更不能自白,恐官司捕之,遂倡众作乱,众号点灯子,或曰点灯子,即赵四儿。(《寇志》)

乙亥正月,吴御史甡密谕安插官龚能访诸贼名号、各营可用,间得其平日相疑情状,乃手书朱帖,谕某有私衅,欲杀某出献,时不可失,虚爵赏以待久矣。如是者数封,令误投其营,果猜惧。一日有手提渠贼刘浩然首级,赴辕门报明者,给劄重赏,营众骇散,分投活地草、显道神营者甚伙。复为间牒,谕道神营,言顷报功者已给殊赏,尔营亦多有其人。又言某欲图谋出降状。显道神大疑,于二月离巢出掠,率众东下。乃悬重赏犒军,出师追至忻代山中,贼首持大枣棍,立马大呼曰:"我显道神也,敢来决战。"虎大威一箭正中其喉,仆马获擒,诸贼披靡。杀七百余级凯旋。显道神死,舁至忻州,验其状果狰狞,所持枣棍重三十余斤、长九尺。军士言:马上舞之,若猛兽扑人,锐不可当,往日与战,为所击毙者甚多。(《记忆》)

乙亥交城县北皆山,东连太原,西接边徼,盗贼出没不测,兵至则遁,路险不可穷追。乃檄赵民怀追剿近边一带土贼,而疏请耀薛敏忠交城守备,于山中要害处达堡砦领兵守之。贼出没皆在吾两眼中,发兵追击,多擒获者,贼不获逞。(同上)

交山贼胎芽于此,延至国初,姜瓖叛乱,流毒千里,几数十年。余奉诏剿杀,另具《交山平寇传》中。

河南流贼张甚,谋欲渡晋,吴甡檄县道与将领分泛严防,兵不足,节以沿河一带村民,给衣甲旗帜,往来上下不绝。贼望之,皆以为兵。除夕语众军曰:"年节恐军士酣饮离次,为贼所窥,此数日夜更宜严惕,过此无虞矣。"贼果是夜呼噪至,我军寂然,度相逼,则发炮击之,伤者甚众,至明乃止。次日贼遍满山谷,然终不得渡。(同上)

流贼破凤阳,杀戮之惨,天地为黑。有缚人之夫与父,而淫其妻女,然后杀之者。有驱人之父,淫其女以为戏,而后杀之者。甚至裸孕妇于前,共卜其腹中男女,剖而验之以为戏;一试不已,至再至三者。又甚至以大锅煮油,掷孩子于内,观其跳跃啼号,以为乐者。

又甚至缚人于地，生刳其腹，实以米豆，牵群马而争饲之。取人之血，和米麦为粥，以喂马驴，使之腹壮而能冲敌者。所掳人子女百千，临行不能多带，尽杀而去。或杀人而间以芦苇薪木堆城下，纵火焚之，令秽气烟焰，薰逼城上，守兵立仆。（《明季遗闻》）

贼陷凤阳，凤阳无城郭，贼大至，留守朱国相，千户陈宏祖、陈其忠巷战死。贼焚皇陵，楼殿为烬，燔松三十万株，杀守陵太监六十余人。纵高墙罪宗九十一人，焚留守分司府厅五百九十四间，焚鼓楼龙兴寺六十七间，毁民房二万二千六百五十二间。杀知府颜容暄等官六员，失印二伙，武官失印二十伙。杀武官四十一人，杀生员六十六名，陵墙班军二千二百八十四名，高墙军一百九十六名，精兵七百五十五名，操军八百余名。贼渠列帜，自称古元真龙皇帝，恣掠二日。太监卢九德，总兵杨御蕃以川兵三千救凤阳，南京兵亦至。贼奔，以筵筝卜于神祠，不利，刳神像而去，趋庐州。（《寇志》）

贼围六合，聚稚子百十，环木焚之，听其哀号，以为笑乐。又裸妇人数千，詈于城下，少有愧阻，即磔之，攻三日而去。（同上）

贼额颖州，时州人之为守御者甚豫。有韩进士者，别业在城外，一楼高可瞰城，众议去之，韩不可。及贼至登楼，雨射城上，故城守者一隅缺，贼坎而登，城遂陷。然韩父母妻子亦皆见屠，明季进士势重可笑。（《太白剑》）

徐太史致觉、铨部致章兄弟为诸生时，贼破城，大徐抱幼女匿城上窝铺，饿一日矣。忽贼人民楼，掳财物，得一囊，乃面饼也，怒而掷城上，遂得食不死。次日闻贼稍归营，急出城，一贼则已尾之，踉跄奔空宅中，入床下。忽又一人入，大徐方惧，旋闻其人惨号声，贼已乱槊刺其人死。乃知亦为贼所逐，逃床下求免，贼刺之，误以为即大徐也，遂得免。小徐遇贼，急跃入城河，贼以矛刺其喉，仅离寸许，不中。贼湾其身欲中之，则岸崩若将陷状，如是数四。贼以不能刺徐也，惭甚而去，小徐复登岸走，遂免。（《棣园夜话》）

庐州城下一丐者，猝遇贼，即投身火水中。一贼怪其人不出，为绕水俟之。丐忽跃起，掣贼足入水；贼仓卒莫知所为，竟死丐手。太守吴公赏之，旌为奇功。（《太白剑》）

贼将入桐城时，火光连数十里。一老人通不经意，贼至自扶杖出见，与絮语平生穷苦状，谓不足备主人。贼笑曰："汝苦若此，何必久住世间为？"笑而杀之。又一翁赴其戚属家，其家方汹汹出避，翁骂曰："汝曹一出此室，立碎矣，正当需乃公，为而居守。"其家避未竟而贼至，翁立见杀。（同上）

乙亥贼逼桐城，营城东，及夜城上炮如号，贼诫其属曰："趁此少睡，但听城上声息或偶寂，须急起作备。"近日又言若遇数十人，或百人，则直前薄之，彼一人动，众立乱矣。若七八人或十数人，则谨避之，此必骨肉肝膈之能相死者。两语皆拔自贼中者言之，其用意颇入微。（同上）

乙亥贼破桐城时，尝晨持一美妇，磔之东门桥头，时乘城者俱见之。后拔自贼中者言，此妇以先一夕见贼，贼欲污之，妇怒取案上酒盂提破贼，而贼恨之，不令速死。其磔必于东门桥，欲众辱之。（同上）

邑陶冲驿之侧，妇某氏，当仓卒时，与其田主妇数辈，同匿一空室。其主人妇贤，妇素德之。亡何，望见贼骑至，众皆泣。某氏曰："无恐，第明日收我尸于某处耳。"因独出门，若将他奔者，贼执之，问内有人否，妇曰："无之。"又问此间有骡马何处，妇对某家有之，贼令为导行。少顷至所约死处，度室中诸人已得脱，乃曰："我一女子，何知骡马处？"因具道所以。一贼颇义之，又一贼竟刃击之。明日觅者至，尚能少作声，始死。又贼至小龙时，居民迫渡一水，折其桥。贼至，掳得予家一人曰某者，令治桥。某曰："我一人活，将众人死乎？"遂遇害。（《孑遗录》）

贼丁丑之趣桐城也，大众尽奔，有刘道者，年七十，独身当栅门，横矛大呼，白髭尽张如蝟磔。贼数十骑不敢前，更回马从他道以入。道从容还，负其店主人一老媪，走匿舍后山，从山顶望尘起，尤啮齿顿足，其气直欲吞贼，世何尝无壮士哉？是为正月十日，予以是夕奔侠山，予房弟兆已先在。予曰："贼易与耳，但乡人积为威劫，若夜扰之，必得所欲。"兆曰："诺。"明日往见所善伍生，议皆合，少年多愿从者。遂前迹贼，得之王氏宅，时贼醉且就睡矣。而所将诸少年，胆中怯，未至贼百步许，辄大噪。贼仓卒得为备，然两生尤前斗，凡杀马十余匹，贼被枪者数人。自是贼气少折，每经里中，辄相戒备两生。（《太白剑》）

甲寅三藩反，饶寇起，徽州惶扰。余祖籍世居休宁，予入城议屯练为御贼计，梗议者反焚舆碎伞。余村名旧市，自屯练约五百人，贼破休邑，独不敢过旧市。

献贼及革里眼、老𤞤𤞤、左金王诸贼，屯应霍间，四十八寨。掳掠男妇，有逃者获回，捆马上，游各寨遍，人各加以刀箭，乃杀死。（《鹏升集》）

有张席之者，运司吏也，阴贼善谋，所交遍群不逞，又工术数。一日方食，忽放箸曰："事发矣！"亡何，南部捕牒至而张已亡，及贼犯中都广陵，获二牒云："为张王

所使，通约龚徐两家者。”张即席之也。于是众始知席之去为贼吏，因捕得龚徐两家，皆伏法。所谓龚徐者，龚十三、十四、徐二咸也。十三浙之龙游人，以拳勇知名，常白昼杀珠贾，人不敢诘。其弟十四亦强有力，遇事辄为前锋。此两人横广陵中二十年，所居华屋美姬，视公卿家。二咸者，本泰州诸生，从泰来家运司之侧，与十三兄弟为死友。每图一事，龚以悍，徐以狡，其力能作使诸恶少及衙门用事者，无所不极意。至是闻贼且逼，徐忽操小船泊江渚，十三兄弟部所党弄兵，倡言备兵，实谋应贼也。盖三人皆故交席之，非前觉，事不可知矣。然徐奴视其父，父常讼之官，官不问。节妇宋氏，有殊色。徐计夺其节，妇自杀，官亦不问。又领司吏某家，见其女，属媒致意；时女已许字人，吏惧，买他女似女者以献。徐久觉其诈，中以危法，此官为中之也，又不止不问而已。最后夺诸生某之妓，主愤甚，实其恶于学使者凡款百余，仅从薄罚，妓终不返。十三常冒比部舍人檄征浙宪千锾，事觉系狱，杀其狱卒以逃。及后来广陵，人皆知之，直指使者亦常少逮治之，不竟也。（《太白剑》）

尝行定远道中，遇押送宗人入高墙者楚藩也。凡男女二十人，入一小轿，其小如棺，横木贯之，以拦其胸。旁为小孔，通饮食。有一人从孔中告饥甚哀，送者怒，立起碎轿，执其人捶之，至脑裂胁折而死，弃之去。盖一马奴与同来甚久者，心痛其事，为人言之。又时行李止一肩，二十人共之，问其故，盖所资甚富，所经有司递送，用夫数十人。因过某钞关，榷关者某主事，心涎焉，以搜获夹带禁物为名，遂尽有之。尤可怪者，流贼犯中都时，独不犯此墙。（同上）

盱眙令蒋佳祯，西粤人也。盱眙故无城，贼闻至，令送其母渡河，置泗州，与诀曰：“儿不得为母有矣！”谒直指以印付之，直指雅知令贤，挽其行。令奋曰：“佳祯受命天子，令盱眙，盱眙之外无寸土，是令死地也。”遽拂袖去。所素团练乡兵若干人，望见令渡河归，皆冒死来听命，遂共前击贼。贼见其有必死意，颇畏之，且前且却。令自度终不免，问其下曰：“邑百姓逃尽乎？”曰：“尽矣。”令太息曰：“吾民幸免，若等可即散。”独一门子、一皂隶痛哭不忍舍，卒共赴敌死。令既死，其民哭之，如哭其私，今祠之。（《志忠传》）

林闻顶云：“凤阳自兵火之后，十载不闻鸡声。”郝炯卿亦云：“六安州男子俱无右手，诚可恨也！”（《怡曝堂集》）

六合再破时，寇聚众将坑之。忽有令免死，人断一手。争先伸臂，无言痛者。（同上）

贼最畏总兵曹文诏，其兄子标将曹变蛟，更骁勇，时为之谣曰：“军中有一曹，流贼闻之心胆摇。”文诏自隶马世龙麾下为军锋，人秦。四年春，击贼栗园，大胜，又克河曲，斩贼一千五百余。六月斩王嘉胤。是年冬歼点灯子。五年春，击杀可天飞、郝临庵、独行狼，八月又败贼甘泉。六年春，斩代贼千五百级，又败贼榆杜，又斩阳城贼千余级。乃因小故，陷以他事落职。二年及复予官职，气益锐，虽屡立功，八年五月，卒战死于真宁，贼遂益无所惮。诏弟文耀阵没忻州，变蛟亦善战多功，后松山不食死，一门没王事，曹氏称最。（《怀秋集》）

熊文灿庸鄙无能，驻节襄阳，于后圃种蔬，日用数十人灌溉。时旱，郡邑申文祈雨。文灿批文云：“园蔬茁茂，禾苗何以独枯？不过奸民为逋粮地耳。”左良玉谋于巡按林铭球，巡道王瑞旃欲诱执张献忠。文灿曰：“杀降不祥。”力庇之，乃移其营于城内。（《明季遗闻》）

庐江某氏兄弟，梦其祖曰：“寇至矣，急买某空宅，当免难。”如其言，仅存门楼而已。寇至，兄弟避其地，四顾无藏身处，登门楼，各卧板上。贼屠城，以枪击板，尘扑目，仰见板中裂漏天光曰：“无人。”遂去，后兄弟皆贵显。（《棣园夜话》）

曾于苏州遇一老，自言少年一斗粟劫入帐中，攻某城，掘堑七层。众贼方患无策，一斗粟令曰：“限来日午时破城。”城上人闻且笑之。次早驱新降官兵数万为前锋，贼自后逼之，挤人马填一堑，又渡一堑，比破城，日方午。（《啸虹笔记》）

刘宗敏者，蓝田锻工也，有勇力。自成尝离其大营，偕宗敏步入道旁丛祠中，惟孩儿军张鼐者从，贼中所称小张侯也。自成知宗敏亦有归命意，太息曰：“人言我有天下分，若盍卜之于神，吉即从我，不则亟杀我以降。”宗敏曰：“诺。”纳其刀于腰，再拜三投之，皆吉，起而杀其两妻曰：“吾今死生从若矣。”军中将士亦有杀妻子愿从者。（《绥史》）

当戊寅之冬，谷人亲见李自成以兵败，从数十骑过谷城。献忠与之饮酒，半酣，献忠抚其背曰：“李兄盍亦从我降而仆仆奔走乎？”时献忠已有异志，自成仰而嘻曰：“不可。”献忠乃资其衣马以去。谷人皆以之尤文灿曰：“若使主兵者调度得，宜彼且缚交通规则自效矣。”（同上）

玛瑙山之战，献忠妻敖氏高氏被获，而高氏手提一婴儿，诸将盛为之饰，欲以居奇，能得献忠要领。阁部杨嗣昌处之襄阳狱中，并其党潘独鳌及前所执敖氏之兄，与养子惠二者，同系襄阳狱。襄阳太守王承曾年少佻易，每晚囚薄呼名，悦敖氏高氏之艳，托以问贼中事，笑语颇洽。狱吏多与贼通者，潘独鳌等得以脱桎梏，饲酒肉，往来不复禁，防御颇疏。嗣昌以献忠飘忽，常移

文为戒。承曾笑曰："是讵能飞去耶？"未几献贼破襄阳，潘独鳌毁狴户，偕敖氏高氏出。（同上）

献贼有美僮名子孩子，时年十八，技武绝伦。常与黄靖南对阵，甫出战，僮遽飞矢中其手，黄几败阵。怒甚，伏兵擒之，爱其勇，欲令降，僮不应。侯笑曰："闻贼夜卧汝腹上，本镇亦能抚汝，何不速降？"僮坚不允，绝其食死。（《柳轩丛语》）

史翁尝游曹州，述二事：其一有诸生行市上，为一少年挤之泥中，生怒叱之。明日少年将数人，缚生于途，更抵生家，召其妻子曰："令汝好作诀。"遂杀生，四分其尸，复与其家约，不得哭，及成服，犯者视此，其家谨如约。其一有召两人佣工者，佣始难之，至则令掘地为坎，坎成，语佣曰："此汝两人卧处。"遂生瘗之。（《太白剑》）

杨一鹤为成都推官，登峨嵋山，有僧踞佛坐，睨杨而笑曰："汝犹记下地时，行路远归，哭数日夜，吾抚其顶而止耶？"杨追忆儿时语，大惊，礼拜；临别嘱曰："我凤阳人，三十年后，见汝于淮上。"杨之为淮督也，得贼信，治文书亟，而僧薄暮击军门鼓，称峨嵋万世尊致书于杨。迟以诘朝请见，僧大诧曰："过今夕不及救矣！"质明索之，不知所在，发函得七言诗四首，其一劝早遁，二则西市语也，三四为国亡谶。杨临死合掌，称"好师傅"。（《诛巢新编》）

大康伯张国纪之祭告凤阳祖陵也，于乙亥九月初十日，从黄河舟行，路经单县，为牟文绶戏下将官。吴尚文等二千人，白昼陈兵遮阻口，索过关银一百两。国纪不从，众兵毁弃钦颁香帛，杀死水手校尉多人。（《绥史》）

钦天监博士杨永裕投贼，自诩有异术，能任自成取天下，请发献王梓宫。俄大声起山谷如雷，惧而止，分兵掠潜江京山诸县。（同上）

近山盖楼如堡，内穿大井，积天石，周填以土十尺，四穿炮眼。上下用壮士二三十名守之，衣食堵御之具，无不备。楼旁无附丽，虽大富贵家，其内人皆抱孩赤，挈壶饼，梯以上下。贼过而睨之，率勿攻，攻亦不利，频年御寇死守。（《怡曝堂集》）

贼沿江下，将至荆州，有某总兵病，其子督兵，前锋步卒五十人过城下，见城尽闭，向沙市呼曰："予官兵也，饭我，当为杀贼。"父老渡小舟送米来，步卒以铁兜牟为炊，人挟弩矢百，皆傅毒药。既饱食，父老去，悉伏狭道葭蒹中，两岸皆深水。贼早过往劫新市，嘿纪其队数。已而日将西，贼皆厚获返，或挟女子马上，或衣红歌笑。回营指城上道府诟骂，复从狭道归将尽，只剩一队五十人，曰可出矣，排狭道上，五人为队，既发矢，后五人复前，毒弩乱射如雨。贼渠百人，人马尽死水中。贼讶其渠久不归，拔营去。官军开城逐之，只柴烟系帜，树杪悬羊击鼓而已。是役也，以步卒五十，杀贼渠百，某总兵得奇功。（《啸虹笔记》）

襄阳监司与某郡守城外江上募军，有一舞双刀者，刀法精妙，但见一片白影，不见其人。监司甚喜，欲与双粮。郡守叱曰："尔大胆，敢欺本府乎？尔优人也，曾于某时，本府署中扮剧非耶？刀法乃花拳，何济实用？"其人惶遽退。一人携一长竹插于地，自下而升至顶，于竹上舞棍；观者方呼噪，竹忽折，其人飞身十数丈，舞棍不息。人携一小伞，一大扇，平步到江岸，张其伞扇，踹水面如实地。监司击节，皆与骑粮。郡守曰："良是，但欲先带回署，授以策略，然后用之。"监司许诺，郡守带署中，严刑拷掠，搜其身，得贼札付，果流贼谍也，立毙之杖下。（同上）

豫抚常道立招抚闯塌天等，闯塌天本名刘国能，性至孝，就抚乃奉其母命也。庚寅六月，左师遗之围献于玛瑙山，献食尽，分兵抄粮，不得者杀之，贼卒多降。左使国自刎死，其妻先死，其子方八岁，自解所带小刀刎死。过天星即惠登相，亦贼中最悍者也，后降官兵。乙酉左师能将之前行，诈称粮至，献开营延入，国能大破之，擒其妻孥，与徐以显、潘独鳌等，送襄阳狱。后守叶，闯贼破城南下，登相犹大斥其非，不肯从。（《知寇子》）

流寇六股围黄陂，令李鉴闭城坚守。城内半徽民，李令徽民出油米，使民守陴。每陴燃二炬，五人守，每一更，令一人睥睨，互易至晓。善鸟铳若仅七人，分守各城，铳无虚发。命诸生监时临城巡警，多设黄伞旂帜于城头，若尊官者然。夜巡城以杖击地，作挞人状，夜行面生者，辄擒之。贼知守备严，且无内间，围半月，皆引去。（《罗他山记》）

汉口两岸村落，各二十里，商舶千艘，女妓千余班，箫鼓彻夜不绝，流寇至，无一存者。（《政余笔录》）

文水公日记，流贼破汉口，尽驱而陷之江，江水为塞。予母舅江伯宣死于难，尸无存。

河北之谣曰："邺台复邺台，曹操再出来。"贼罗汝才自号曹操，而天下大乱。（《异录》）

李自成困车箱峡，几成擒矣，诈降陈奇瑜。瑜轻贼，心诧大功可立，许之。贼一出栈道，放手杀掠，复不可制。噫！献贼之降而复叛，误于熊文灿，闯贼之诈降而叛，误于陈奇瑜。参之肉其足食乎？（《侦侠志》）

献忠初为小贼，号黄虎，后为贼帅，称八大王。尝

伪为官兵，驻南阳之东关，以诈取宛城；门未启，而左良玉适至，疑而付之，献窘逸去。良玉同副将罗岱追及，射之，矢着其眉心，又射贯其左手中指于弓靶上。两马相及，良玉抽刀劈其面，血流被甲；孙可望力前格之，得逸，逃至府城。左追剿之，一昼夜行七百里，至谷城又破之，乃降文灿。献忠在谷城，尝指其瘢语人曰："此左将军南阳时创我也。"（《鸡窗剩言》）

闯贼初攻汴梁，相传为总兵陈永福之子，射一箭伤目。献贼败，为豫将罗岱射之中额，然献贼因是时降，而永福至癸未年，竟降闯。（《雅堂集跋语》）

十四年正月，闯破洛阳，杀福王荐于俎，杂鹿血和酒饮之曰："福禄酒。"二月献贼破襄阳，襄王被执。献忠坐玉堂下，属之酒曰："吾欲断杨嗣昌头，嗣昌在蜀，今当借王头，使嗣昌以陷藩伏去，王其努力尽此酒。"遂害之。二藩同时陷殁，最为惨酷，贼锋益炽。（《知寇子》）

福王神宗爱子，母郑贵妃专宠，就国日，海内全盛。上所遣税使矿使数十人，月有奉，日有进。广南明珠，滇黔丹砂，空青宝石，豫章磁，陕西异织文毳，蜀重锦，齐楚金矿银矿，他搜括羸羡亿万计。各人主私财，人贵妃掌握，拟斥十之九以资王，富厚甲天下。及贼逼，援兵之过洛者，口语藉藉，或詈道中曰："王府金钱百万、厌粱肉，而令吾辈枵腹死贼乎？"南大司马吕维祺在城中苦劝王，王不为动。未几洛阳破，王之血肉，且为闯之福禄酒，况财宝乎？贼入王府，珠玉货赂山积，装缣囊负任，以入卢氏山中，发王府中及仓粟，大赈饥民。（《绥史》）

开县之败，贼尽出蜀入楚，献贼至当阳，令汝才与郧治相持。自以轻骑，一日夜驰三百里。未抵襄阳，先遣刘兴秀等二十八骑，伪为官军，持军符令箭，日晡叩城门曰："督府调兵。"守者合符信，启关入，夜半从中起，放机桥，纳贼众，城陷。（《知寇子》）

十二月陷承天，贼遣伪将王克生掘显陵求宝。伪阳武知州张联奎多备锹锄，献策求欢。贼方举事，欻风雷大作，昼晦。联奎见金甲将手持金瓜，当顶一击，即昏迷跌地，口鼻流血一夜而死。联奎宣城诸生，其妻何氏，因以貌，都为贼所执，守节不从，慷慨遇难者也。克生去不知所在，众贼惊散，闯大惧，遂不敢动。（《明季近闻》）

献贼犯汉阳甚急，武昌贺相逢圣因长史徐学颜入见楚王计事。王命中人出高皇帝分封时金裹交椅一，曰："此可佐军，他无有。"逢圣哭而出。贼至，王被俘而沉之江，妃自杀。献忠见库金百万，欢曰："有如此而不设守，朱胡子真庸儿也！"（同上）

武昌未破前一月，有异人呼于市曰："一群猪，屠伯至矣。"楚宗最横，遇乱亦最酷。（《异录》）

贼破黄梅，焚掠惨甚，余家世业，俱为流贼劫烧一空。先一日援剿将官，邀余孙时朗及曾孙承祖出城饮，得保其命，典中死者五人，可知明季兵与贼未常不相通也。（《先曾祖日记》）

闯贼三围汴梁，城中饥甚，推官黄澍以闭籴，日斩米侩于市。一日署中马死，命分肉，内丁人一斤。有悍仆欲倍之，分者不允，怒曰："会须啖汝肝脑。"分者笑曰："好兄弟，奈何一至是？"割二解掷与之，悍仆低头拾取，分肉者遽起，砍其头，死，众仆即前，欲分其尸为食。澍闻之，对天跪曰："速杀我，分饱汝侪腹。"众乃惶怖谢罪，遂埋悍者尸，不许食。又澍内人方食肉包，忽见人指头，惊发病死。（《啸虹笔记》）

汴京有散人褚生，精数术，言不可晓，事后辄奇中。前一年，别所知，将自沉于河，力挽之，不肯止，笑曰："明年今月今日，此中人尽如我。"人咸怪其狂愚，已而果验。（《绥史》）

崇祯壬午，寇围大梁，张举人林宗劝当事密檄左良玉趋大梁，背北城而陈，通黄河一线以为饷道。又当令陈永福兵列城外，勿听入，入则城中饷竭，势且民与兵俱尽，皆不听。寇暂却，或讽之曰："盍去诸？"林宗曰："死则死耳，奈何去以为民望乎？"围城五阅月，日夜拮据行间，汴人倚之，皆守死不去。水灌城，背负其先人神主，抱诗文稿三尺许，登木筏。邻求登筏者益众，林宗不忍却，移筏就之。筏且沈，乃移筏登屋，屋上人垂绠相接。林宗耄且乏食，数上下者久之，水大至而没，次子允准及门生文大士皆从焉。长子允集泅水至西城请救父，骂贼而死。幼子允集凭浮木，依老仆妇，栖屋上，垂两日夜。老妇饿，欲啖之，急附浮木，顺流下，得渡舟以免。林宗之门人周元亮行求得之，抚恤其家，而林宗之遗骸，故汴抚高平仲敛而葬之柳园。（《列朝诗集》）

一贼巡营严密，人不得逃，逃者谓之落草，磔之。且连营百里，竟日不得越，禁行囊勿藏白金精兵，许携妻子。戒旁渔生子，弃弗育，收男子十五以上，四十以下为兵。一精兵容私从为之主，从掌械司磨执爨，少者十余人，驼驴少者十余，载过城市，不令处室庐，寝兴一单布幕。制绵甲，絮绽至百层轻厚，矢炮不能入。一兵卒，马三匹，冬则掠茵褥，藉其蹄，曰恐恶寒也。剖人腹为之槽，马没此锯牙思噬，若虎豹。军止即出较骑射，曰站队，及晡方毕，夜四鼓蓐食以听令。所过值崇岗绝坂，腾而直上，毋得旁逾。水惟黄可阻辔，淮泗泾渭，人皆翘足踞马背，或抱鬣缘尾，呼风而前。马蹄所壅阏，

水为不行。下流浅不盈尺，步兵褰裳径涉，临阵列马三万，名三堵墙，前者返顾，后即杀之。战久不胜，马兵佯败，追之则步卒之伉健者，长枪三万，击刺若飞，马兵回合，无孑遗矣。其攻城也，束手降者，不杀不焚。守一日杀十之三，二日杀十之七，三日屠。杀人束其尸为燎，谓之打亮。城将陷，步兵万人，周堞下防，缒城者马兵徼于外，承其隙，巡之。张献忠至残忍，所攻城，一门陷，则一门可逃。自成若覆舟于海，无噍类。诸营校所获，马骡者上赏，弓矢铅锐者亚赏，卷帛次之，珠玉为下。(《绥史》)

闯贼向汴梁百道攻城者七昼夜，周王出库金五十万，资守陴者，特悬赏有殪一贼者，予五十金。士钩籍大呼击贼，后虽为贼决河所淹，王卒未罹贼毒手。(同上)

贼破夔，拥老少江畔围杀，天忽昏黑，大雷雨。献贼怒曰："咱老子欲杀人，天不肯耶?"燃巨炮向上击之，雷雨遽止，杀人如故。(《豹班集》)

贼杀蜀人之惨，割手足曰瓠奴，分夹脊曰边地，枪其背于空中曰雪鳅，置火城以围数百小儿，见奔走呼号以为乐，曰贯戏。剖孕妇之腹，抽善走之胫，碎人肝以饲马，张人皮以悬市。(《涂原疏抄》)

蜀太医院有旧制铜人，献贼以楮幕其关窍，召诸医考其针砭，有一穴差者立死。(《绥史》)

御史王孙蕃疏曰：臣闻贼破张秋，止住二日。刘元斌兵住三十七日，掘地拆墙，细细搜掠，凡民间埋藏之物，尽数获之，东省有贼如梳，兵如篦之谣。班师回日，除主将车载并每扛人人一抬，不计其数，外印一人，头军俱四五，驴驮不等，是为何物？迨抵京而正阳门铺户细缎，一二日间买尽，各兵俱蟒衣绫锦，肆行长安，万耳万目，共睹共闻，此则掳掠之明证也。元斌曰：杀良掳妇无其事，臣闻杀良非为割级也，一家有银钱，则掳杀一家，一村有富室，则掳杀一村，玉石俱焚，惨烈于贼。至所掳男妇，每一兵以六七名口计，沿途掠民米畜，供其食用。恐一齐入京，骇人观视，将妇女半留近京一带地方，而陆续搬取，于时红紫遍满京城，见今卖为娼者，不可胜数。(《雄县志》)

朝天关获成都诸生颜天汉等，通表自成。献贼怒，以为阖境俱反，诡称开科，用军礼发遣，诸生不至者，孥戮尽杀之西门外青羊宫，凡二万二千三百人，弃笔墨成丘垅。先庐州府城最坚固，贼不能破，顾以学使者徐之垣试士至。贼伪拔书囊笔，袭儒衣冠，以人夜破其城。(《岳半主人偶编》)

朱服远遥授部郎，丁亥守曲靖郡，城破，不屈，为川逆刖手，不食而死。二兄宾远任陆凉州，己亥城破，投崖而死。两亥伯仲相继殁，真不愧先荣禄公之教矣。潮音哭有诗云："誓守封疆伯氏擒，忠魂碧血昼阴阴，贼非莽操奸何毒？地处滇黔祸更深；一死以酬君父志，此生不负圣贤心！于今身后孙连举，节孝根芽万里森。"紫儿哭有诗云："祸及全滇丁亥春，垂髫小侄未归闽，百年同祖荆三榦，万里离乡父一人；乱后音书今始见，生前忠义此时真，欲知浩气乾坤满，断臂投崖血尚新。"(《座右编》)

闯贼破西安，张国伸首倡僭号，觊作贼相，又为诱文太仆之室邓夫人进之。邓江南令族，知史书，工诗，国伸以为必见幸。自成故重太仆名，怒曰："若同辈不能庇其伉俪，而行媚我。"叱国伸斩之，礼邓而归之家。(《快心传》)

丘东周陕西前卫人，都司掾也。贼陷城，矢志欲刺贼，假持屯田册，诣端履门，贼党问之，东周答曰："投屯田册。"遂引至贼帅前，知志不可遂，乃大骂不屈。贼曰："此醉人也。"扶之出。复骂曰："自古岂有盲贼为天子者，会见汝尸磔万段，吾何醉之有?"贼去其衣，缚置栅前。骂如前，众贼抉其齿，骂至死方止。(《陕西通志》)

吴奎之妻张氏，初时贼兵至门，见氏姿容美丽，遂倚之为居停。及知其欲逼己，急伏水，故向浅处，贼既沮而去。于是复起收泪，往寻其夫，道险人稠，无从即觅；中途相遇，而贼骑骤冲，复致相失。归庐独自掩门，已有预从窃入者，强淫之，无计为拒也。贼寝熟，遥闻叩门声，心知夫之归也，潜启以入，遂与其夫共以刀刺贼死。于是苍苍茫茫，拾贼资物以逃。倏有井，颓然有水盈寻，今而后得死所矣，非复向时伏浅水意也。奎立阻不可，复泣曰："妾前日所以偷生者，虑君之饥寒失所，不获一诀生死，怅然！不料猝遇狂且，致成淫行，失节之愆，窃为郎羞；纵君不见罪，妾奈何觍颜偷生？幸不复以妾为念!"投井死。(《古处斋集》)

李自成多购蕲黄人为间，或携药囊蓍蔡为医卜，或谈青鸟姑布星家言，或为缁衣黄冠，或为乞丐戏术，或为肩挑买卖，或为皮铁杂艺，分布江皖诸境，觇伺虚实。甚至癸未会试，于路邀截赴京举子，说透打合，为之夤缘中式，以作内应。以故破城之日，云合响应，一呼咸集，人竟莫测所从来。如某某登癸未榜，文甚佳，亦贼代通关节者。(《怀秋集》)

甲申三月，京城破，徽贾守缎肆，与妻妾共谋饮砒霜酒。二流贼遽入，夫躲天窗板上，见贼抱其妻妾于膝，妻斟毒酒大碗自饮。贼笑曰："盍与我共醉乎?"妻不答，妾解意，遂满斟二碗进贼，仍取琵琶弹以侑。俄而二贼倒，妻亦倒。夫急下杀羊，以血灌妻，妻活，以先

倾之酒毒尚轻也。拖二尸沉于后河，闭门静避，竟免于难。(《甲申忠义传》)

贼破城，常缚多人，令童子操刀杀戮。少有畏慑，即刃童子。有黠悍者，遂以善杀为乐，上下马如飞，杀人如刈菅，名之曰孩儿军。(《鸡窗剩言》)

东国土强，三牛成具，乃可负犁。牛为贼所尽，直齐马价，所存什一。大水之后，牛触寒尽死，悯此孑遗，天不可吁，为之奈何？(《怡曝集》)

流氛殆十余年，每日西坠，则赤气竟天。祯季月亦如之，迄乙酉夏，而赤祲俱消。(同上)

明初有十八子之谶，又云十八孩儿天上生。成化中，有李龙子者，结一中官入宫，中谋不轨，事发伏诛。识者以宋太祖取淳风旧本，乱其次第，李继宋者，乃李亚子继朱梁之谶；然相传崇祯甲申，南京乾清宫陷，忽现一碑，上有云："一小又一了，眼上一刀丁戊搅，平明骑马入宫门，敢在皇极京城扰。"则又知亡明之为闯也。(《异录》)

万历末年，民间好叶子戏，图宋寇姓名而斗之，至崇祯时大盛。其法以百贯灭活为胜负，有曰闯，有曰献，曰大顺，名曰马吊。马吊二字，殊不可解，今验之明季遇马即吊，闯与士英皆马也，夫岂偶然？

甲申二月大学士魏藻德夜闻刀兵声，入其寝。三月初举家闻哭泣，藻德又梦骑龙飞天，妄自私喜。闯贼破京勒饷，与方岳贡俱被拷夹，藻德自勒死，岳贡不食死。陈演梦登高台，四望不见人，占者曰："高而无民也。"俄而闯贼擒去，极刑榜掠，献至银三万两，金三千两，珠三斗，拶夹至死。均之死也，何如早死数日？(《忠义录》)

崇祯十二年九月，命大学士杨嗣昌以原官兼兵部尚书，督师讨流寇，赐上方剑，宴于平台后殿上，手觞嗣昌三爵，赐以诗云："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书用黄色金龙蜡笺，厚如指甲，长四尺余，阔一尺六七寸，字大二寸余。后一行署云："赐督师辅臣嗣昌。"又一行署云："崇祯十二年九月。"前钤御笔之章，引首一宝，上方中书一押，大体似明德二字合成者，钤一表正万邦之宝。(《孤见吁天录》)

明熹宗在位七年，帑藏悬罄。尝将累朝所铸银瓮银碗尊鼎重器，输银作局，倾销充饷，故饷银多有银作局三字者，此人所共见也。甲申春，廷臣请动内帑。夫内帑惟承运库耳，钱粮解承运库者二：一曰金花，二曰轻赍。金花银所以供后妃金花，及宦官宫妾赏赉。轻赍银以为勋戚及京卫武臣俸禄，随进随出，非如唐德宗私库聚而不散者比。野史乃谓城破，大内尚有积金十余库，不知十余库何名？承运库外，有甲乙等十库，贮方物者也。天财库，贮钱者也。古今通籍库，贮书画符券诰命者也。东裕库，贮珍宝者也。外东库亦贮方物，无金银也，库尽此矣。城破，惟东裕库珍宝存耳，安有所谓十余库积金，而纷纷谓怀宗不轻发内帑，岂不冤哉？(《崇祯遗闻》)

甲申李贼自关中奔襄阳，其众尚十余万，分为四十八部，居武昌五十日，改江夏为瑞符县，设伪令，运铜炭，铸永昌钱。谋夺舟南下，取宣歙，曰西北虽不定，东南讵再失之？将发而阴霾四塞，暴雨烈风，旗枪尽折。乃以四月二十四日，改由金牛、保安，走延宁、蒲圻，沿道恣杀掠，过通城。(《绥寇经略》)

癸未冬，张献忠蹂躏湖南，甲申正月，率众寇蜀。秋八月甲子，陷成都蜀王至澍，率家眷自沉于井。内江王至渌不屈死，总兵刘佳胤走死浣花溪。巡按刘之渤，成都推官刘士斗，华阳知县沈云祚，被贼不屈，死之。蜀府长史郑安民，内江教谕姚思孝相继死。献忠入城后，大索全蜀绅士，至成都僇之。叙州在籍太常寺卿尹伸，及给事中吴宇英，并不屈死。崇庆知州王励精闻会城陷，即朝服北面，再拜登楼自焚死。丙戌年九月，入顺庆府屠之。献贼自言是岁有大劫不利，欲独入武当山修行，俟劫运过，当复横行天下。乃营于西充县之凤凰山。时肃王兵至，献忠乘马登高望之，猝遇前锋，一矢而殪。及舁尸至，犹张目瞪视，于是斩首刳心，心色绝黑，时十二月十一日也。先是童谣有生于燕子岭，死在凤凰山，不谓献忠应之。其埋尸处丛草如棘，误触之，辄成大痈；又尝有黑虎噬人，人皆远之。(《蜀难叙略》)

献贼在川，偶沾疾，对天曰："疾愈当贡朝天蜡烛二盘。"众不解也。比疾起，令贼斫妇人小足，堆积如二山，将焚之，必欲以最窄者，置于上，遍斩无当意者。忽见己之妾足最窄，遂斫之，灌以油，其臭达天，献大乐。(《西皋外集》)

张献忠过梓潼，梦文昌帝君儆之，寝而欲祭焉。令士人为祭章，稍通文，献贼不解，辄杀之，蜀名士，一时被祸甚惨。既屡易不属献意，献大声曰："咱自做；咱念，尔辈书之。"其文曰："咱老子姓张，尔也姓张，为甚吓咱老子？咱与你联了宗罢，尚飨！"至今川人常言其事。(同上)

成都东门外，沿江十里，有锁江桥，桥畔有回澜塔。万历中，布政余一龙所修。张献忠破蜀后，登塔见成都城池宫殿，曰："不利于城。"命毁之。修筑将台，穿地取砖，至四五丈，得一古碑。上有篆书云："修塔余一龙，

拆塔张献忠，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妖运终川北，毒气播川东，吹箫不用竹，一箭贯当胸。汉炎兴元年，丞相诸葛孔明记。"后献忠以一箭死，殆知箫不用竹，乃肃字也。（《异录》）

献贼之仇视川人也，先屠儒，继屠民，并欲屠川民之为兵者。在诸将中，多用川民为兵，无加都督。刘进忠将执之，而坑其众。计未成，漏言于阍者，一军闻之，俱逃。会本朝大兵至汉中，进忠因而归命，王问以献忠所在，进忠曰："在顺庆之金山铺，为西充盐亭之交境，去此千四百里，疾驰五昼夜可及。"献忠以进忠守朝元关，殊不意有大兵前驱至而未信，进忠已入营中，与善射者俱，而指示之曰："此献忠也。"发一矢中额，讶曰："果然！"逃伏积薪之下，执近侍询之而得，乃曳出斩之。（《诛巢新编》）

乙酉四月，李自成过通城，命四十一部先发严行，无敢返顾者。通城有九宫山，一名罗公山，山有元帝庙，山民赛会，以盟谋捍卫闾井。自成止以二十骑殿，又呵其二十骑止于山下，而自以单骑登山入庙。见帝像伏谒，若有物击之者，不能起。村人疑以为劫盗，取所荷锸碎其首。既毙而腰下见金印，且有非常衣服，大骇，从山后逃去。二十骑讶久不出，迹而求之，则已血肉脔分矣。（《绥史》）

《明季遗闻》云："病死罗公山。"《纪事本末》云："闯出抄粮，为田夫所逐，陷淖中，割其首献何腾蛟，验之，乃闯也。"

金驾部铉于壬午七月晦日，读《邵子记》，其后曰："甲申之春，定我进退，难遇时外，而向内退，若若衷远，而勿滞之外，止三时远不卒岁，优哉！优哉！遮没我世。"及甲申死难，人始见之。（《三垣笔记》）

一只虎名李锦，闯族弟也，伪称亦眇一目，冀与闯相似。闯死于西塞山之左右，与兴国州人寸磔。亲弟某（号三千岁），与伪田侯、张侯、李侯，尤百战中鸷鹜之徒也。兵分二十营，营有总。初过荆州，州人以计维其妻子，衔之，乃破澧州常德，繇松滋渡江，烧荆门夷陵，直逼荆州，啮指誓曰："旦夕破荆州，州破留男女三尺以上者，全队戮之。"盛火具攻城，城垂垂四角圮，男女号于陴，见万骑自东方云合，拍手大呼曰："救至矣！"语贼，贼不之信。俄而十四骑杀入贼老营，尽糜烂，积尸高与城齐，左右中三路骁骑并集。贼乃弃前朝传国之玺（玺方各五寸高杀五之一）并妻子舟车驴马，一切辎重攻守之物，走当阳，未食，大兵前后邀之。闯贼弟李与田吴张侯伯等，率头目百余人，步数万人，伏道乞降。一只虎以残骑间道匿大山，又追至襄阳界，逻者传其列帅乃归。四月初一日发荆州，大兵繇陆，余随马余二侍郎繇水，泊汉阳府三里坡。十日遇大风雨，舟触岸尽破，袱被宿岸边；又五日而大兵至汉口，余乃入。（《怡曝堂集》）

南都之诏至武昌也，楚抚何腾蛟以剑自随曰："社稷之安危在此，若不开读，此身有付三尺剑耳。"会左良玉腹心卢鼎力劝其拜诏，事乃定。及良玉从黄澍之谋东下也，以腾蛟不从，谋劫取其印。腾蛟急解付家人，令速出城，毋为所得。良玉令四将守之，逼与偕行；腾蛟至汉阳门，乘间投江，顺流十里许，至竹牌门，遇一渔舟救之起。登岸视之，则关帝庙，而怀印出走之仆亦在，相视大惊喜，亟觅渔舟，不知所之。（《绥史》）

顺治三年丙戌正月十日，张献忠在川，复检各卫军，及各营新兵，年十五以上者杀之。各路会计所杀卫军七十五万有奇，家口不计，兵二十三万六千有奇，家口三十二万。自成都北威凤山起，至南门桐子园，绵亘七十余里，尸积若乔岳。十六日乃出伪令，命孙可望曰："将军等分道出屠川民，兵得男手足二百双者，授把总，女倍之。官以次进阶，童稚手足不计。"可望等或日四五城不等，所遇幼男女投之水火，或弃道旁，衬马足，或掷空中，以刃迎之为戏。不计幼，止计壮男女手足，寅出酉还，比赏格有逾十倍者，奖以为能。有一卒日杀数百人，立擢至都督，嗣后贼营公侯伯甚多，皆屠川民积功所得也。五月间上功疏，可望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女九千五百万。文秀一路，杀男九千九百六十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定国一路杀男七千九百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能奇一路。杀男七千六百余万，女九千四百余万。献忠自领者，名为御营老府，其数自计之，人不得而知也。又有振武南厂，七星治平，虎贲虎威，中厂八卦，三奇隆兴，金戈天讨，神策三才，太平志正，龙韬虎略，决胜宣威果勇等营，分剿川北川南，约不减可望等所杀之数。而王尚礼在成都，复收近城未尽之民，填之江中，蜀民于此，真无孑遗矣。（《见闻随笔》）

献忠将北行入陕，恶其党太多，曰："吾初起草泽，从者五百人，所至无敌。今日益多，前年出汉中，为贺珍所败。非为将者习富贵不用命，即为兵者，有所贪恋，怀二心。吾欲止留发难时旧人，即家口多者，亦汰之，则人人自轻，便所向无阻。"汪兆龄从臾之曰："恐兵知而先噪奈何？不若先立法责之，各将军都督等，多置逻者，以伺察营伍。有偶语者，及微过，俱置之法，并连坐，如此则杀之有名无觉者矣。"密议已定，诸营尚未知，犹习故态，角射酣酒纵博，嬉笑怒骂如平时，逻者至，辄收治自诬服，并及其家。是日所杀，即十余万人，于是人人惴慑，无敢出一言者。逻者无所得，乃于夜或逾垣穴壁，入伏溜下，及床第帏幕间窃听；但有笑语，即跃出收系，并其家。贼嗜杀出天性，偶夜静无事，忽云此时无可杀者，遂令杀其妻及爱妾数十人，惟一子亦杀之。令素严，人无敢诤者。晨兴召诸妻妾，左右以告，

则又怒其不言，举左右奴隶数百人，悉杀之。尝怒目视一童子，辟易，病二日死，其残虐如此。又禁不得私藏金银，至一两者，家尽诛，十两者生剥其皮。人或沉井中、或窖幽室，搜获亦按连坐法，告捕者，即以其家妻妾马匹给之。于是豪奴悍婢争讼其主。伪总兵温自让延川人，不忍无辜戮其下，弃妻子，夜率所部百余遁去。献忠自引骁骑追之三百里，自让脱走，所部兵俱自杀。他如伪右军都督米脂张君，用八卦营汝州王明振武营，麻城洪正隆隆兴营，泾阳郭胤三奇营，凤阳宋官永定营，合肥郭尚义三才营，山东娄文干城营，六安汪万象援剿营，宝鸡彭心见决胜营，周尚贤定远营，张成中敞营，万县杜兴文英勇营，黄岗张其在天威营，开封王见明龙韬营，麻城商元及志义天、讨金戈、神策、虎威、虎贲、豹韬、虎略等营总兵失其名，俱以搜刮无功，坐徇庇诛逆剥皮死，并其家口部落，尽斩于南河。献忠动剥人皮，剥皮者从项至尻，刻一缕裂之，张于前如鸟展翅，率逾日始绝，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同上）

献忠开科取士，会试进士得一百二十人，状元张大受成都华阳县人，年未三十，身长七尺，颇善弓马。群臣谄献忠，咸进表疏称贺，谓："皇上龙飞首科，天下奇才为鼎元，此实天降大贤助陛下，不日四海一统，即此可卜也。"献忠大悦，召大受。其人果仪表丰伟，气象轩昂；兼之年齿少壮，服饰华美，献忠一见大悦。左右见献忠欣悦，又从旁交口称誉，以为奇士，古今所未有。献喜不胜赏，赐金币刀马至十余种。次日大受入朝谢恩，面见献忠，左右文武，复从旁誉其聪明学问，及诗文字画，一切技艺。献忠愈喜，召入宫赐宴，诸臣陪宴，欢乐竟日。临散遂以席间金银器皿，尽赐之。次早大受复入朝谢恩，叩首毕，诸臣复再拜曰："陛下龙飞之始，天赐贤人，辅佐圣明，此国运昌明，万年丕休之象。陛下当图其像，传播远方，始知我国得人如此奇异，则敌可不战而服矣。"献忠大悦，遂召画工图其形像，又大宴群臣尽欢。群臣席间又极口称誉献忠，复赏赐美女十人，及甲第一区家丁二十人。次日献忠坐朝，文武两班方集，鸿胪寺上奏：新状元午门外谢恩毕，将入朝面谢圣恩。献忠忽嚬蹙曰："这骡养的咱老子爱得他紧，但一见他，心上就爱得过不的，咱老子有些怕看见他，你们快些与我收拾了，不可叫他再来见咱老子。"凡流贼谓杀人为打发，如尽杀其众，则谓之收拾也。诸臣承命，即刻使将张大受绑去杀之，并传令将大受全家外，所赐美女家丁，尽数斩戮，不留一人。（《张献忠乱蜀始末》）

殉寇诸贤

杀运毒流，固曰人事，实天哉。然其间轰轰烈烈，死而湮没者，何可胜数？姑就绥寇剩本，列其大概。碧血青磷，已不禁铜马之感矣。

梅村氏曰："记死节者，不以日月为断，先北都以殉主也。"《春秋传》曰："君为社稷，死则死之。"国亡与亡，臣轨之大者也。次豫豫台使者，衔命博访，幸以其人传焉，思宗其知之矣，故重之也。自秦晋以下无录；非无录也，曰时迫矣，不及于录也。然则记死节者，必以其录乎？曰有则核而详，无则存而略，有录焉而不必核者矣。君子之于前朝也，残编旧翰，绎而出之，敢谓弗核乎？无录而存焉者寡矣。吾惧今日存之，而后日失之；其或今日失之，而后日又存之，则继而出者，吾庶几望之也。北都以礼臣表忠之疏为鹄，而绪闻佐之，表忠之正祀诸臣者尚矣。附祀武臣，则尽以遇害死者，附祀文臣无一二臣遇害者乎？舍一二臣无遇害而不祀者乎？若是者宜改，曰不忍改也。内臣亦可以正祀乎？曰《春秋》之法，善善长长，何可以阉？故略而不书。舍死事北都，无可书者乎？《春秋》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缘人之喜怒以为传书，其疑太甚，且俳而不经，故略之也。豫以御史苏京优恤之疏为鹄，而绪闻佐之，自一命以上，建祠致祭，且加恩于其家，呜呼！劝忠之道备矣。北都破而群臣何可以不死？则犹恨乎死之少也。御史之所列也，将累数以征于书；今在录者四十一人，尽于此乎？曰阙文也，其书半轶而不存，以视乎秦晋楚蜀，其犹为半也已。秦之书少保，其可风乎？将军死绥，真宁之一战也，又终之以榆林。秦事武臣为烈，孙尚书死渭南矣。或曰陕县之溃可乎？谋人之军师国邑，败则死之，成败利钝天也，可不谓之忠与？夫晋京师之蔽也，于太原则书之，于宁武于宣，大书矣，不再书死乎？晋弗系乎晋者，尊京师也。纪江北者，为国难乎？曰前此矣，前此曷为乎书？曰追书也。楚之于武昌也，以故相则书其官于承天也，以献陵则书其地于永州也。以全三王，则书其事，死同书不同也。若蜀则麋烂矣，何可以书？何可以书者，不胜书也。嗟乎！北都之表忠也，豫之优恤也，以蜀视之，可胜叹哉！然天下之不胜书者，又不独乎蜀也。

北　都

正祀文臣

东阁大学士工部尚书，赠太傅，范文贞公景文（字质公，吴桥人，癸丑进士，殁龙泉巷古姜，妾亦自缢）。

户礼两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赠太保，倪文正公元璐（字鸿宝，上虞人，壬戌进士。遗语家人曰："必大行殓方收吾尸。"古文正从未有以赠死节者，倪公之弟请曰："曾子云得正而毙，孟子云顺受其正，何必不谥死节者？"于是并刘詹事之讥亦定）。

左都御史，赠太保，吏部尚书，李忠文公邦华（字懋明，吉水人，甲辰进士，缢于文信国祠中）。

兵部侍郎，赠太子少保，王忠端公家彦（字遵五，蒲州人，壬戌进士。守德胜门时，闻陷，自投城下，不死，自缢）。

刑部侍郎，赠尚书，孟忠贞公兆祥（字肖形，交河人，壬戌进士。守正阳门，死于门下，妻刘氏亦死）。

左副都御史，赠左都御史，施忠介公邦耀（字四明，余姚人，己未进士，饮药死）。

大理寺卿，赠刑部尚书，凌忠清公义渠（字茗柯，乌程人，乙丑进士，尽焚其生平著述，绝吭死）。

太常寺少卿，赠兵部右侍郎，吴忠节公麟徵（字磊斋，海盐人，壬戌进士。麟徵初登第，梦一人叉手向背，吟文信国"山河破碎水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之句，问之途人，云是隐士刘宗周，时尚未识宗周。当城陷时，有祝孝廉渊者，以奏保宗周，被逮留京师，公之故人也。临命召祝至，酌酒慷慨告以前梦乃绝。其事甚奇）。

左春坊左庶子，赠礼部左侍郎，周文节公凤翔（字巢轩，山阴人，戊辰进士。"碧血九原依旧主，白头二老哭忠魂"，公之临死，诗以遗其亲者也）。

左春坊左谕德，赠礼部右侍郎，马文忠公世奇（字素修，无锡人，辛未进士。以司经局印授其仆，焚朝衣于庭，北向阙拜，南向遥拜其母而绝）。

左春坊左中允，赠詹事府正詹，刘文正公理顺（字湛六，杞县人，甲戌殿试第一名，居乡有名。贼李岩，其同邑也，掌箭遣人护之，闻已死，乃拜哭去）。

翰林院检讨，赠少詹事，汪文烈公伟（字长源，休宁人，戊辰进士。书于壁曰："夫妇同死，节义成双。"）。

太仆寺丞，赠少卿，申节愍公佳胤（字素园，永平人，辛未进士，投井死）。

户科都给事中，赠太常寺卿，吴忠节公（字和受，新昌人，戊辰进士）。

御史赠太仆寺少卿，陈恭愍公良谟（字宾日，浙江鄞县人，辛未进士，原名天工）。

御史赠太仆寺少卿，陈恭节公纯德（字沧玄，湖广永州人，庚辰进士）。

御史赠大理寺卿，王忠烈公章（字芳洲，武进士，戊辰进士，守城。巡城至阜成门，贼已扳堞上。贼持刀说降，公力叱之，贼刀筑其膝，遇害）。

吏部员外，赠太仆卿，许忠节公直（字若鲁，如皋人，甲戌进士）。

兵部郎中，赠大理卿，成忠毅公德（字潜民，怀柔人，辛未进士。公以鸩酒哭奠梓宫，贼露刀胁之，不为动。母与妻同死，子九岁，又扑杀之，然后自杀）。

兵部主事，赠太仆寺少卿，金忠节公铉（字伯玉，京师人，戊辰进士。铉初以驾部巡皇城，每过御河，辄流连不能去，归语其弟曰："我一见御河，若依依不忍舍，何也？"竟投河死）。

大同巡抚，赠兵部尚书，卫忠毅公景爱（字带黄，韩城人，乙丑进士）。

宣府巡抚，赠左都御史，朱忠庄公之冯（字勉斋，大兴人，乙丑进士。初总兵王承胤诱宣人降贼，会居庸总兵墨云瓦至，之冯宣言京师将发兵剿宣人之应贼者，已而刑牛马与承胤盟。贼至，承胤开门降，之冯死）。

此二十二公者，褒忠之首乎？范文贞、倪文正、李忠文以德以位以名，则社稷臣也。社稷之臣，从死社稷，不綦重乎？然则终之以许文学琰、汤布衣琼者何居？曰学宫有激劝之道焉，仿建文龚安节、储贞义例祀之可也。正祀以从诸公之后，则过矣。《传》曰："士死义。"谨别其为士而书之。

进士赠河南道监察御史，孟节愍公章明（字伯昭，忠贞公兆祥之子，癸未进士）。

节愍父子同死矣，乃列附祀文臣首可乎？给事李清议曰：仿建文颜孝节父子合席而异食，屈乎其父也。夫子不先父食足矣，附祀则岂合食之义乎？当进之。保定之张公罗彦、金公毓峒、邵公宗元，不宜正祀乎？曰祀典以君臣同殉社稷，保定则日月稍后矣，且南中所不及闻也，故特书之。

正祀武臣

太傅新乐侯，赠太师恒国公刘忠壮公文炳（字淇筠，其先海州人，以靖难功为和阳千户。籍在丘，后迁宛平。瀛国公应元之孙，新乐伯效祖之子。寇急，上于万岁山骑射，文炳与驸马巩永固日侍左右，受手诏，谕勋戚出家丁巡缉京师，无应者。及外城破，上曰："能为朕一巷战乎？"两臣对曰："今止臣等亲随数骑耳，其何以战？"上曰："至是耶，朕志决矣。不能为太祖高皇帝守社稷，当为死社稷耳。"于是君臣向哭。城破，侯与驸马各杀数十骑，见第中火起，下马投井，顾其影乃戎服，曰："此军容，不可见皇上地下。"索冠服不得，得他冠而小，裂之乃得冠，遂投井死）。

惠安伯赠太师，进侯张忠武公庆臻（永城人，阖门自焚死。长子左都督承胤，次子承志，冒难南归）。

襄城伯赠太子太师，进侯李贞武公国祯（襄城被执，见自成不屈，言烈帝宜葬以帝礼，太子诸王不可杀戮。自成从之）。

驸马都尉赠少师，巩贞愍公永固（大兴人，以黄绳缚子女五人于柱阁门，自焚曰："帝甥也，不可辱贼。"）。

太子少保左都督，赠太保，刘忠果公文耀（新乐侯文炳之弟，守外城永定门。外城破，驰至浑河收兵，见内城破，哭曰："天乎！文耀在外城不即死，以内城必能守，得一见皇上请罪耳。不知如此！"乃著一板于井旁，曰："太子少保文耀死处。"）。

三关总兵，赠太保，周忠武公遇吉（三韩人，破城日，擐甲运矛，策马入中坚，手刃巨贼百余。矢攒甲如蝟毛，身中数十枪而死）。

正祀武臣当矣，李襄城任京营而失守，得无有遗议乎？且其死亦稍后矣。虽然，被执不屈，死于其官，祀之可也，进侯则过矣。

宁远总兵，掌中军都督府，吴忠壮公襄。

少傅左都督，刘公继祖。

《春秋》大复仇，然孰有身殉下宫之难，子效秦庭之节，如宁远者乎？今追加之典备矣，此书为前朝作，称旧官礼也。继祖瀛国公应元次子，守皇城象安门，闻变驰归，大呼皇帝数声，投井死。其妻某氏，并二妾亦从之，呜呼！刘氏忠壮忠果祀矣，此一戚臣也，何以不及？则两臣者，皆相人正祀可

也。

正祀诸忠妇女

成忠毅德母赠淑人张氏(忠毅初以直节为乌程所忌,下狱,淑人廷对,慷慨有丈夫风。京师陷,忠毅跪母前,而哭曰:“吾知汝意矣。汝死,吾何可不同难乎?”乃相继殉)。

周忠武妻赠夫人刘氏(刘氏纵火先焚其居,跨马湾弓,率家僮巷战,从辰至未杀伤千人。矢绝然后赴火死,家僮无一人降者。贼恨之,屠宁武城,凡杀三十余万人。又曰刘夫人勇过遇吉,弓之强一军莫能挽。率健妇百人上一楼,贼至,射死贼数百人。矢尽,百妇人死者亦过半,夫人举火焚楼死。遇吉有子数岁,健丁五百人,夫人以其子属之曰:“能冲贼出,为都督全此子,幸也。”五百人巷战死,并子俱没,无人降贼者)。

金忠节铉母赠恭人章氏(年八十)。妾王氏。

汪文烈伟妻赠恭人耿氏(文烈与耿恭人饮酒,题诗于壁。其缢也,恭人在左,乃复下曰:“不可乱夫妇次序。”其从容如此)。

马文忠世奇妾赠孺人朱氏。李氏。

刘文正理顺妻赠孺人万氏。妾李氏。

陈恭愍良谟妾赠孺人时氏。

妇人以正命死者,例以节书,况国难乎?成忠毅、周忠武之母若妻,以下尚矣。乃若新乐杜太夫人,率其二子妇从容自缢。此孝纯太后之求,而思宗所以有光国史也。其为正祀第一,以诸忠妇女附焉。

新乐侯刘文炳母太夫人杜氏(太夫人新乐伯效祖妻也。三子文炳、文耀、文炤。事急,夫人服命服登楼,悬孝纯皇太后像,召文炳妻王夫人并李夫人、吴夫人至,拜哭曰:“太后恩深,自此不得报矣。”于楼上作数十缳曰:“大家一处死。”命积薪其下,死即焚之。谓文炳曰:“尔疾驰去杀一贼,犹快我。”谓文炤曰:“尔不可从死,瀛国太夫人在,当奉之。”有曰:“且刘氏不可无后。”城破,皆就缢。杜六缢,李九缢,不绝。或劝李投井,曰:“同一楼死,杜太夫人命也。吾可独异耶?”瀛国正以甲申三月为八十诞期,贼信甚急,上犹赐金币。其后瀛国卒以寿终。文炤居江南,刘氏讫不绝)。

尚有范景文妾,亡其姓,成德妻亦张氏,孟兆祥妻何氏,章明妻王氏失载。

野史载宫人魏氏费氏者(费氏见前注),死甚烈,留以俟考。

附祀文臣八人　除孟节愍公改入正祀外

保定巡抚兵部侍郎,赠尚书徐公标。

兵科给事中,赠太仆少卿,顾公铉。

工科给事中,赠太仆少卿,彭公琯。

贵州道御史,赠太仆少卿,俞公志虞。

大名副使赠右副都副史,朱公庭焕(字中自,甲戌进士)。

金忠节铉从死弟录。

户部郎中,赠太仆卿,徐公有声。

保抚死乱兵矣,然其人有殉国之志焉,不幸遇变,祀之可也。金忠节之有弟殉兄,其义可风焉。顾公铉以下,非遇害者乎?当时阁臣如方岳贡,如丘瑜,皆以遇害死之。稍后故不书,他官之遇害者,亦此例。惟顾、彭、俞三公得死,其有幸有不幸焉。尚有大臣应附祀,而未及者,应补入。

宁武道王公胤懋(霸州人,辛未进士,与总兵周遇吉同死)。

四川道御史赵公譔(昆明人,被执不屈,遇害)。

河间知府方公文耀(福建人,庚辰进士)。

大同督粮郎中,朱公家仕(系兵备)。

顺天府推官,刘公有澜。

通州知州张公经(蜀人,庚辰进士)。

又有顺天府训导孙顺(桐城人),高攀桂(静海人),张体道(闻喜人),阎汝茂(南宫人),徐兰芸(永平人。以上俱贡生)。

野史有光禄署丞于腾蛟,副兵马姚成,中书宋天显、滕之祈、阮文贵,经历张应选、毛维、张顺天,知事陈贞达,儒士张世禧,及二子懋官备考。

正祀诸生二人

长洲县生员,赠翰林院五经博士许琰(字王重,望亭懋柳园人)。

布衣赠中书舍人汤文琼。

又有顺天诸生曹肃(与其弟时家阖门尽节),大同诸生李若葵(一家九人自缢,题曰一门全节),肥乡诸生宋汤齐,郭珩,王拱宸(于甲申四月倡义,为张汝行所杀),又鸡泽诸生殷渊(于甲申五月倡义,遇害于广平西之广平山,应补入)。

附祀武臣

成国公朱公纯臣(思宗危急时,传朱谕至阁,命成国提督内外诸军,托以东宫。会阁臣已出,遂置之几上,纯臣不知也。城寻破,李自成得之,故纯臣被杀)。

定远侯邓公文明。

武定侯郭公培民。

阳武侯薛公濂。

永康侯徐公锡登。

镇远侯顾公肇迹。

西宁侯宋公裕德。

怀宁侯孙公维藩。

彰武伯杨公崇猷。

宣城伯卫公时春(投井死)。

清平伯吴公道周。

新建伯王公先通。

安乡伯张公光灿。

右都督方公履泰(系南和伯方一元之子)。

锦衣卫千户李国禄。

此南中附祀武臣也，尚有武臣应祀，祀而未及者，应补入。

遂安伯陈公秉衡。

保定侯梁公世勋。

丰城伯应袭李公开先（皆被执不屈死）。

大同总兵朱公三乐。

昌平总兵李公守锛。

都督周公镜（系烈后之弟，夫妇同自缢）。

锦衣卫佥事田宏祚（自缢死），田宏谟（被杀，皆戚臣宏遇之弟）。

援剿总兵刘应昌（隶南枢史可法标下，贼急，率兵勤王。至扬州九龙桥文信国祠下，闻变，望阙遥拜，投桥下死）。

野史有锦衣卫官王国兴、李若珪、高文采（附载）。

正祀内臣

总督京营太监王公承恩，谥忠愍（随先帝自缢）。

前司礼监太监李公凤翔，谥忠壮（破城自杀）。

附祀内臣

王公之心，高公时朗，褚公宪章，方公正化，张公国元。

保定死事诸臣

京师陷后，贼党伪制将军刘芳亮，以三月二十四日攻陷保定，阖郡死。

光禄寺少卿张公罗彦（大书官爵姓名于厅事之壁，驱妻妾幼女及子妇于井，而后自经。有三犬守之不去，嗤一跣足，戚绝其梅。贼大骇，乃埋之）。

观政进士张公罗俊（罗彦之兄，守东城楼。城陷，从众中击贼，手刃脱，两手抱贼，搏贼耳，血淋满口吻间，大呼："我进士张罗俊也。"声不绝）。

诸生张君罗善（有劝之走者，不可，语两兄曰："我家有忠臣，岂可无义士？"遂投井死）。

武进士张公罗辅（初谋保伯兄愤围出，罗彦不从。城陷，罗辅射贼，杀数十人。矢尽，乃驰马横刀砍贼。贼围之，裂尸死。张氏兄弟五人，惟罗喆出亡，幸以免）。

罗彦之子晋，罗俊之子诸生伸。

罗俊伯母李氏（年七十四，骂贼死），罗善妻高氏（女从夫，井死），罗辅妻白氏（携幼子、二女，井死），罗彦子妇师氏（从罗彦命，井死），罗彦妾宋氏，钱氏（当罗彦令其妻赵氏与二妾同入井，赵氏独不沉。家人出之，再入，复如故。有抱晋之子华宗至者，曰："夫人死，将令张氏无后。"乃回空舍中，相扶潜出木门，入山免），张罗士妻高氏，张罗喆妻王氏，张震妻徐氏，张龚妻刘氏。

张氏自光禄以下阖门死者二十有三人。

监察御史金公毓峒（毓峒守西城，城陷，一绿衣一道毓峒入三皇庙，毓峒奋拳击贼仆地，自负监军御史印投庙前古井死）。

毓峒侄武举金君振孙，振孙妻王氏（振孙佐毓峒守西城，善射，多毙贼。城陷，同辈或解甲匿，振孙大呼曰："我御史金毓峒之侄也。"贼支解之，其妻闻之，缢）。

保定府同知摄府事邵公宗元（宗元与罗彦先定城守事，而后太守何公至，何以印让邵公。城将陷，西北楼火发，公奋气亲升西洋炮，因坠，遂焚死）。

后卫指挥刘公忠嗣。忠嗣妻毛氏，子妇王氏，忠嗣妹。

杨千户妻刘氏，忠嗣女刘氏（忠嗣与宗元罗彦实主城守事。先城未破，于二十三日，手以弓弦逼诸妇女自尽，身仍登陴抗贼。城破被执，贼索印，忠嗣怒叱咤，夺贼刃，杀两人。力尽受缚，剜目劓鼻死）。

左卫巡捕指挥文公运昌，妻宋氏（运昌与忠嗣同守城，城陷，夫妇投井死）。

邠州知州韩公东明，子仲淹（东明具衣冠，望阙拜毕，辞祖先，投井。仲淹射贼，坠城死）。

平原府通判张公维纲（骂贼不屈，被杀）。

举人高君泾（死于水），孙君从范（被杀），张君尔翚，同妻唐氏死。

贡生郭鸣世（手击贼死之），诸生贺诚（衣巾同妻女死），何一中同妻赵氏死。

王之珽同妻齐氏，暨三子二女俱死，韩枫同妻王氏死。

又内臣方公正化，故保定总监。城将危，奉命复至，守甚力，贼将上，以头触城，大哭，为乱兵所杀，已见内臣附祀中。

右诸人皆与城俱亡者，尚有城破后，为刘芳所执，不屈被杀者四人。

工部都给事中尹公洗，举人刘君会昌，贡生王联芳，诸生王世琦。

初自成以保定坚拒，议出师，既陷，犹欲屠之。有劝以保定守于京师已亡，此忠义也，何可尽杀？乃止不屠。芳亮仍执给事尹公等至，皆大骂不屈死。芳亮悬赏购罗彦、毓峒子弟之存者，郡人莫应。得毓峒侄肖孙，问毓峒子所存，备极炮烙，终不言。贼释之，竟以免。思宗命李建泰督师也，以御史金毓峒监其军。毓峒保定人也，保定总兵马岱闻之，介而见光禄少卿张罗彦于家曰："贼今两路来，任祯自固关，刘芳亮自河间，吾当出镇蠡县以待敌，请先杀妻子而决死战，其守一在公等。"罗彦曰："诺。"旦日岱果焚其妻孥十一旦率师去。罗彦乃同兄观政进士罗俊，弟武进士罗辅与摄府事，同知邵宗元计事。邑绅尹洗、韩东明、张维纲等，武臣指挥刘忠嗣、文运昌等，举人刘会昌、孙从范、张尔翚、高泾等，贡生郭鸣世、王联芳等，诸生贺诚、张罗善、王世琦、何一中、王之珽、韩枫等，皆

会，纠乡兵得二千人，甫刑牲盟北城上，而真定反书闻。副将谢嘉福杀都御史徐标，遣人出固关迎贼，我城中出伪牌、分泛设守。部署粗有定，会总监方正化、太守何复先后至，正化旧守保定有功，素善罗彦，因以识邵公，于号令无所更。而何公之为守也，誓必死而后入，以城守事先定，固以印让邵公，曰："吾当同死耳，不可临敌易主者，摇视听也。"大会诸生，讲《见危授命章》，闻者为之益奋。督师李建泰道散所赍帑银，已数万，卫者止亲军五百，退师抵城下，守者不纳。贼将刘芳亮渐逼建泰，命其中军郭中杰、李勇，因毓峒以求入，罗彦、宗元不得已而后许。既入，明旦芳亮至，呼城下何不降，张罗俊顾其下，厉声曰："苟欲降者，取我首去。"刘忠嗣抚剑曰："有不从张氏兄弟守者，剑砍之。"怒以发上指，众声诺如雷，贼惊顾，退五里而舍，是月二十日也。明日贼大至，环攻中有人从正化所至者，传曰京师陷，罗彦、宗元哭曰："曩止城守，今则复君父仇矣。"各饮泣北向拜，又罗拜重订盟。毓峒大出银牌，悬之堞，罗彦再以私财佐赏，贼穿城濠，涸其流，伐木治攻具。二十二日大攻西北陬，宗元奋杀贼无算。贼射书入城，说以"国亡谁与守?"建泰得之，以示正化，复曰："宜为一城生灵计，得一用印文书，足以免。"正化泣不应，复曰："太守未尝受印也，即有印，太守必不为。"乃召宗元，宗元至而顾视其肘曰："曩者何公让印而某不辞，为城守先在我耳。今事急，且与印同死，即何公争，亦不与，肯以送阁下印降书耶？某江南一老贡生也，下吏簿禄，不肯北面事贼。公大臣，受重任，不图报万一，乃为趣降。独不念皇帝亲祖正阳门，君臣相别时乎?"建泰语塞，其从兵叩刃，欲杀宗元夺印。宗元掷印于地，拔佩刀自刎，左右力持之。俄而罗彦、毓峒驰至取印，强以纳宗元怀中曰："亟上城御贼。"是日也，贼绕城大诟张吏部，炮之飞入城者蔽天，着人多死，守者犹不懈。至念四日巳刻，贼火箭中城西北楼，何太守焚死，正化为乱兵所杀。火光中见白甲黑缨者杀人，云督师亲军反，城遂陷。贼入，罗彦、毓峒皆殉节，尹洗等被执，不屈见杀，惟建泰降。刘芳亮居三日，率降者去，留伪将张洪镇守。张洪之收诸下邑也，保定总兵马岱居蠡县，自刎勿殊，洪传而致之，以将毙，故得脱。寻为僧，不知所终。

保定陈僖者，奇士也，所葺《甲申上谷纪事》甚详，今采而录之，具如前。其余殉城者，世职指挥，则有刘洪思、戴世爵、刘元靖、吕九章、李炤、李一广，千户则有杨仁政、李尚忠、纪勋、赵世贵、刘东源、侯继光、张守道，百户则有刘朝卿、刘悦、田守政、王好善、强忠武、王尔祖若而人职官。散官则有守备张大同、于之坦，战死副总兵吕应蛟，缢死武进士陈国政，井死忠顺营中军梁儒秀，把总中锡郝国忠、中卫镇抚管民治，主簿沙润明，林官王尊义，医官吕国宾、王鈜、王之琯，杀死若而人。文学则有杜日芳、王纮、冯泽、王胤嘉、吴栻、韩羌珍、杨善举、何光岳、韩绍淹、颉学曾、王敬嗣、王继桂、赵居晋、王昌祚、孙试、赵世珩、杨拱辰、王建极、阮积学、王世珩、王致中、周之翰若而人。义民得知姓名死状者，则有刘宗向，不屈迎刃死。田仰名与田自重约，互杀其妻，城破，仰名杀自重妻罗氏，自重杀仰名妻曹氏，二人同缢死。杨绳子刃贼势屈，刎死，张加善不屈缢死，郑国宁击贼不克。李懋伦骂贼，王捷、张智、刘养心、朱永宁、胡来献、胡得银俱杀死。儒士刘士连不屈，王景曜骂贼射死，黄栋火箭烧死。烈女殉节者，陈僖自为《陈氏节传》曰："僖王母张宜人，母杨氏，妻常氏，妹文学金瞿妻陈氏，于廿三日同辞家庙，集后园誓井，待城陷，张捧诰命，杨一手挽媳，常一手挽女，并侍婢四人，抱弟子甫周岁随之，俱井死，阖门殉者九人。"又为《高氏节传》，诸生高植妻王氏、举人高杜妻刘氏，城将破，叩请公姑誓死，贼入同缢。其余缢死者，则有锦衣卫千户贺诗妻霍氏等十一人，井死者则有进士王之彻妻张氏等五十二人，其死箭死水死刀者，不可胜数。城内尸枕藉，沟壑填满，伪官举之，三日不能尽，盖阖郡殉之云。

南中政事无可书，当以褒忠之典为正，虽然，犹有失者，一曰国论，一曰野史。阮大铖、张孙振招小人窃柄，幸君父之祸，快己私，假借东南一二不死者，搆大狱，将以刬刃，其余范文贞、倪文正、李忠文，其所不得已而追崇之者也。附祀以下，则惟所倒置矣。武臣之滥祀，则诚意、忻城为之也，内臣之滥祀，则在南诸珰为之也，此国论之偵错也。山东河南大乱，奏报断绝，一二流传，半出于间关者之口矣。吴人好以恩怨为憎，饰优俳小夫，又以猥谈琐语，窜入其中，莫甚于《甲申纪事》一书。苟不亟为驳正，则远方存疑，后生惶惑，信史之大害也。若夫有冗官而死者，有处士而死者，保无死焉而不必其核者乎？又岂无死焉，阙而不书者乎？此野史之纰缪也。余之论次北都，益以宁武、宣云者，当时之所定也。宣云之应附祀者，何以书？曰："君子从其同焉。"保定则去京师之亡也，五日矣。越之败也，栖会稽，齐之败也，莒即墨不下。彼燕代靡然而从者，闻保定之风，亦可以少愧也哉？

豫

文臣自督府以下死事者四十一人。

三边总督傅宗龙死于项城（十四年五月死于闯）。

陕西巡抚汪乔年死于襄城（十四年十一月死于闯）。

保定总督杨文岳死于汝宁城南三里店（十五年闰十一月死于闯）。

河南巡抚王汉被逆超杀于永城（汉初授河南县，时

河北十九州县盗大起，惟汉大得民心，杀土寇殆尽，覃怀之间以安）。

分守河南道副使王胤长，睢阳城陷，被伤，贼退数日死。

分巡大梁道参议李乘云力守禹州，登城血战，连诛数贼，力穷被执，骂贼不绝，身受支解，口呼皇天，舌折殒命（乘云高阳人乙利）。

睢陈兵备道佥事关永杰守陈州，力竭，犹手斩三四贼。被贼面一刀，背一枪，搠死城下；尚举手指贼，骂不绝口，被贼殊其首而死（永杰，字人孟，陇西人，辛未进士。长身赤面，极类民间画关壮缪像，自言实壮缪后，其殉国有祖之风烈，十五年三月死于闯）。

分守汝南道佥事艾毓初被贼杀于南阳门城内（米脂人，辛未进士，字孩如）。

分守汝南道佥事王世琮被贼执，骂不屈，与保督同时遇害（世琮，达州举人）。

保定监军道任栋力解汴围，因左兵溃阵而死（栋永寿人，贡生）。

祭督监军同知孙兆禄死于襄城。

开封府同知苏茂均、管粮通判彭士奇、仓大使徐升、税大使阎生白皆死（士奇举人）。

通许知县费令谋城破，投井死（令谋，铅山人，举人。新任通四十日，力不支，召父老曰："我死则尔辈可全。"端笏北向拜，投井中。次日贼得之，其面如生）。

太康知县魏令望举家自焚死（令望，武乡人，庚辰进士）。

尉氏知县杨鹏城破骂贼死（鹏河津人，举人）。

洧川知县柴存礼被贼杀（江山人，贡生）。

鄢陵知县刘振之骂贼被磔（忌溪人，举人）。

陈州知州侯君耀，贼绳缚其手，而膝不屈，骂不绝口，引颈受戮（君耀咸宁人，辛酉举人）。

西华知县刘伯谦抱印投井。

商水知县王化行被贼杀。

商水再陷，知县姚文衡以新任投水死。

许州知州王应翼、襄城知县曹思正皆被贼杀（应翼京山举人，思正岷州举人）。

归德府同知颜则孔、推官王世琇皆死于贼营（则孔沂州人，贡生。世琇清苑人，丁丑进士）。

鹿邑知县纪懋勋城破自杀（胶州举人）。

河南府知府亢孟桧骂贼死（临汾举人）。

偃师知县徐日泰为贼所执，被磔。

宜阳知县唐起奉、永宁知县武大然皆被贼杀。

灵宝知县朱挺死于贼营。

南阳知府颜日愉城未破时，先被贼杀死城上。

新城知县丘茂衰，贼破城杀死。

汝宁知府傅汝为投西城濠死，通判朱如宝与杨保督、王巡道同遇害（汝为江陵人，甲戌进士。如宝成都举人）。

汝阳知县文师颐被贼杀（广西人，举人。视事甫二日，贼已至，誓死守，竟以殉）。

遂平知县刘英死于城北刘家桥（英贵州贡生，十三年为遂平令。自成犯豫，所向无坚城。英鼓励士卒，婴城自守）。

河南巡按苏京奏曰："臣前于补救六款，题明殉难官绅，奉旨准行优恤，着臣开列来历。臣广咨博采，约略二百四十九人。臣捐俸三百两，并各官所捐，合祥符知县董之侯建祠致祭，谨列姓名备览。"京疏如此，以今所传，尚少二百人；盖先列文臣，自将吏绅衿以下，邸抄勿录也。今就见闻，以补其阙。

文武大臣殉难者

南京吏部尚书，赠太子太保，再赠太傅吕忠节公维祺（十四年正月，公守洛阳北门，缒家将下，斗杀十数人。城陷，北向恸哭，瞋目骂贼曰："吾天子大臣，死不愧天地，不愧圣贤，夫复何恨？"而伸颈受刃，容自若）。

镇守南阳总兵猛公如虎（十四年十一月，公先以计杀贼精兵数千，已而他门陷，持短刀巷战，手及袍袖有血数斗。过唐府国门，北向叩头谢恩，自称力竭，为贼杀）。

援剿保定标营都督姜公名武（岢岚人，崇祯十五年与贼大战于朱仙镇七日，力竭死。赠特进荣禄大夫左都督）。

州守县令以下死事者

郏县知县李公贞佐（贞佐安邑举人，率士民坚守。城破，贼纵兵大杀，贞佐励声曰："驱百姓死守者，知县耳，妄杀何为？"李自成褫其衣冠，倒悬于树。贞佐大呼曰："高皇帝有灵，我必祈上帝以杀贼！"贼断其舌，剐之。母乔氏及妻俱死）。

郑州知州史记言（八年十月，混十万、老狦狦等从灵宝至郑州，大登城，记言被执，骂贼死）。

弘农卫指挥掌君锡手杀两贼而毙，训导王诚心，邑绅教谕姚君弼，指挥杨道泰、阮我疆，镇标陈三元俱遇害。邓州知州孙泽盛（掖县举人。十年二月，土贼张三崇合张献忠陷邓，泽盛与同知薛应龄出战，死之）。

邓州知州刘振世（贼再陷邓州，振世与吏目李国玺死之）。

邓州死难者八人，余承荫（千户，战死），李锡（千户，井死），丁一统（诸生，杀三贼而死），张五美（诸生，被贼剔目去齿而死），王钟、王之章（俱死），海宽（战死），傅彦（被贼支解死）。

镇平知县钟其硕（陕西成县人），内乡知县龚新（江西举人），舞阳知县潘弘（山阳贡生），鲁山知县杨呈芳（山海卫贡生），宝丰知县张人龙（遵化贡生），叶县知县张我翼（泾阳举人），城陷，皆为李自成所杀。

舞阳陈氏，一门死难，陈预抱、陈预养、陈预怀（兄弟皆诸生，事嫡母以孝。十三年，闻城陷，母氏投井，率其妻子从之）。

泌阳知县王上昌，城陷，为张献忠所杀（云南举

人）

新安知县陈某（守阙门塞。自成攻之三日始拔，怒，尽屠其民。陈公大呼曰："守塞者知县耳，百姓何罪？"贼磔之。百姓幸免者三十二人，皆图其像祀之）。

上蔡知县许永禧（曲沃举人。十五年，李自成攻上蔡，先胁降，不从。城陷，具袍笏，北面再拜，据案秉烛端坐。贼近，刀自刎）。

四平知县高斗垣（繁时人，贡生。十五年，寇陷西平，被执，不屈死）。

真阳知县王信（真宁人，贡生。十一年，单骑出抚土寇，会流寇数万掩至，被执，欲挟以诱真阳罗山，信不可，遇害，贼抢其首去。邑诸生田育孳乡勇追去，获其元如生。赠光禄寺少卿，予特祠）。

商城知县张国光（大兴举人，十六年，知商城县，抚集荒残，不遗余力。闻北都陷，从容具衣冠，曰："主辱臣死，予虽小臣，请从先皇帝于地下。"遂自经死）。

真阳知州高孝志（江都举人，十四年知信阳。城陷，不屈死）。

固始朱泉镇巡检郝瑞日（秦人，十五年，以巡简署罗山县事。逾月，李自成伪官张其至，上寇万朝勋与之合，执瑞日，胁降不从。朝勋夜置酒，群贼皆醉，瑞日半夜持匕首断胸截吭，因怀印走，将以投凤督，遇西不能进，复为贼所执。贼爱其勇，欲留之，瑞日曰："我杀贼为国，自分死耳，肯降尔乎？"遂为所留，并从行二童子俱死）。

汝宁游击朱崇祖（汝阳人，初以军校为豫抚玄默所知，战破州通州有功，杀上寇殷守祖等皆其力。城陷，与妻孙氏登楼自焚死）。

汝宁千户袁永基（性刚直，有才能，读书尤精天文占验。守南城，贼登陴，犹手刃数贼。归与母王宜人诀，束甲出，短兵巷战，次子世胤并家丁三人皆与难，王宜人投井死）。

保督麾下副将冯某（杨文岳之大将虎大成，先汝宁未破攻上寨，中炮身死。自成攻汝宁，惟冯副将随文岳在南湖力战，势屈自刎）。

西关参将王某，北关副将赵某（自成攻汝宁，两将力战，势不敌，自焚营寨，斫马自刎。以上三人各书并失其名）。

又有汝宁千户刘懋勋，杨绍祖（战死），百户弃荣荫（守南门死），承德（守西门死），李衍寿，阎忠国（守栅死）。尚有汝宁千总王基、萧承运、於人年与琼战死东门，千总张惟敬数胜贼，被斫马下，取其元以去。汝宁士民，则有监生赵得庚，杨道临，黄鼎云，贡生林景旸，生员赵重明，费明栋，杨应禛，杨应祥，吴秀，李玑，杨镳，张经训，马献书，李士谔（皆死），郭正谊（负母求脱被刃），赵得唐，胡端，马骏（骂贼被杀）。

邑绅孝廉之死事者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公所修（字修白，商城人，万历庚戌进士。崇祯十四年，寇攻商城，守西门。城陷死之，名在逆案）。

通政司通政李公梦辰（字元居，睢州人，戊辰进士）。

翰林院检讨马公刚中（字抑伯，商城人，甲戌进士。由大同推官考选，以乞假归。十五年，献忠攻城，率义勇登陴力战。有劝之去者，刚中曰："我誓与此城存亡，诸为此言可斩也。"城陷遇害）。

户部主事崔公泌之（字卜定，鹿邑人，乙丑进士）。

阳和道副使洪公胤衡（商城人，万历丙辰进士。守商城北面，力战遇害）。

临汾知县张质（商水人）。

怀仁知县杨士英（西平人，恩贡。骂贼，并其子妇王氏亦死）。

附　见

州殉难者，有都司张守正等十人，乡绅魏完真等□人，生员李文鹏等百四十五人，武生王应鹏等十人，省祭官王有威、义民马玉书等五百余人，节妇王氏等二十八人。长葛典史杜复泰等二人，乡绅举人孟良屏等十一人，生员张范孔等五十九人，烈妇戴文妻王氏等十五人。

临颍千总贾荫序、襄城典史赵凤豸俱婴城固守、力竭死。

项城教谕王君多福（息县人，拒伪职不受，为书戒子，自缢死）。

陈州举人王受爵（手刃数贼而死）。汜水举人张治载、马德茂（巷战死）。归德举人徐作霖、吴伯裔、吴伯胤（皆负才名，为贼所杀）。

汝宁举人王调鼎（十年，为贼洪用所杀）。

同时诸生李梅先、赵纯、赵朴、李甲被执骂贼、义民冯玄之兄弟率乡勇力战俱死。

内乡诸生许宣、许宋、许宫（倡义入邓州执伪官，坚守许家寨。贼攻破之，宋与生母常氏相从入井，宣与宫皆死，宣妻钟氏、宋妻陈氏自经，妹许氏骂贼被杀。事闻，赠宣、宋、宫皆知县，人称许氏七烈）。

附　见

刘时宠（上蔡人，事亲孝。父宗礼以城陷，年老不能去，自杀，而命时宠以逃。时宠仰天大恸，刺杀其一子三女，而夫妇俱自杀，其已嫁之妹亦死）。

朱耀（固始人，与其父允义、兄炳思成皆勇敢。崇祯八年，寇围城，耀父子力战冲突，贼乃退。九年，耀身自斩贼数十，陷重围，为贼所擒，大骂不屈而死。父与两兄愤踊复仇，贼大败，固始乃全）。

又副将刘国能守叶县，李万庆守襄城，城破不肯从贼，死甚烈（万庆赠都督同知荣禄大夫，立祠襄城。国能、万庆皆降将，国能即飞虎，万庆即射塌天也。又降将扫地王张一川击献贼被擒，贼脔之）。

汴之亡也，以水，故不载。雒阳福邸在焉，贼得其赀，以号召中原，此兴亡之所系，固当以雒阳

为首，吕尚书以官以节，法应特书，故先之也。猛将军则其子先捷前死于开县矣，视曹少保、周忠武何多让焉？或曰："邑绅武臣，则既补之矣，李贞佐、钟其硕等，邑令也，台使者何以弗录？"则未知其遗之与？抑予或过于所闻也？君子之闻人善也，宁存而勿论，无弃而勿信，有忠厚之道也，故笔之。

秦

真宁、襄乐二战，死忠者二人，同死者一人。

大同总兵都督同知，赠太子少保，曹公文诏（八年七月，公以二千人与贼战于真宁之湫头，斩级五百，乘胜突追三十里，为贼骑数万所围，力屈转斗，拔刀自刎死，游击材官没者二十余人。事闻，赠太子少保，荫一子指挥佥事，世袭）。

副将艾公万年（与贼战于宁州之襄乐镇，中伏被围，死之）。

副将柳公国桢（与万年同没）。

大臣兵败赴阵死事者一人

兵部尚书三边总督，兼制应、凤、江、皖、豫、楚、川、黔军务孙公傅庭（十六年十月郏县之败，公固守潼关。关陷，公退屯渭南。贼攻渭南，破之，公策马陷阵死。公妻张夫人于西安破日率二女六妾沉于井，挥其八岁儿逾垣避，有老翁收育之。公长子世瑞重趼入秦，得夫人尸，貌如生，老翁归以弟，相扶还见者泣下）。

同死者一人

参军乔君迁高（定襄人）。

西安城陷职官死事者六人

巡抚陕西都察院副都御史冯公师孔。

按察使黄公絅（絅字季候，汝宁光州人，天启壬戌进士。初以兰州兵备，曾破李自成于山中，由洮岷道升按察使。西安陷，贼诱以重爵，正色不屈，赴井死。妻王淑人先自尽。事闻，赠太常卿，谥忠烈，其子黄彝先以乙亥光州陷，巷战死）。

长安知县吴从义（顺天人，庚辰进士）。

指挥崔尔达。

秦府长史章世炯。

西安乡绅孝廉死难者

礼部尚书渭南南公企仲（万历庚辰进士，年八十三，遇害）。

工部尚书南公居益（企仲兄，师仲之子，被炮烙死）。

礼部祠祭司主事南公居业（企仲子，甲辰进士，被炮烙死）。

右副都御史三原焦公原溥（骂贼，断舌而死）。

宣大巡抚焦公原清（不受伪官死）。

御史王公道纪。

参政田公时震（不受伪职死）。

副史祝公万龄（冠带至斯道中天院，拜孔子，自缢死）。

佥事王公徵（七日不食死）。

诰封都察院朱公常德。

举人席增光，朱谊泉（俱投井，谊泉系宗室）

又都司舍人丘从周（从周长不满三尺，醉骂自成曰："若小人据王府，日追乡官饷，灭不久。"自成亦不杀，曰："此酒鬼，持去。"时天寒，其下弃之于地以冻死。或云姓戴俞考）。

属城道臣以下死者

商雒道黄公世清（滕县人，甲戌进士，商州陷，死之）。

渭南知县杨暄（山西万全卫人，庚辰进士。暄初与蔡教官同守东门，举人王命诰先自成未至十里，迎之，因开东门以应，城破，索印不与，擒之至，不屈大骂，并蔡教官俱被杀。蔡辽东人。命诰寻以事被刘宗敏笞掠，欲杀之，自成不许，后用为兵部尚书。其父亦举人，先朝为忻州知州，贼败后为兵所投，命诰遁去）。

蒲城知县朱一统（抱印投井死）。

中牟知县朱新镤（中牟初未破，知大势不支，妻妾死。城陷，乃自缢死）。

凤翔知府唐公时明（时明字尔极，固始人，万历戊午经魁。誓守凤翔，有典史董尚宝内应，城陷。自成遣牛金星诱降，又令尚宝说之，大骂不屈，自缢死之。次月，尚宝发狂暴死，人谓时明阴击之云）。

平凉知府简公仁瑞。

崇信知县庞瑜（公安人，甲戌年死难者）。

榆林文武大吏死忠者七人　秦人作《七忠烈传》

兵备副使都公任（祥符人，癸丑进士。城陷，引佩刀自裁）。

总兵王公世国（骂贼不屈，死之。公提督将军威之子也）。

总兵尤公世禄（不屈骂贼死，其历官见前）。

总兵王公世臣（不屈骂贼死之，乃世国之弟）

总兵李公昌龄（西凉勋属，侨居其地，不屈骂贼死之公，故延绥总兵也）。

总兵刘公某（骂贼被磔，史落其名，本中协副将，为宪副彝鼎子）。

总兵惠公显（被执，过神木仰酰而绝，本左协副将，从诸生起家）。

又副将尤翟文，常怀德，李证龙，张发，杨明，游击孙贵，尤养昆，守备白慎卫，李宗叙皆以废将守榆林死之。

守将则游击傅总、潘国臣、李国奇、晏维新、陈兴、刘芳、刘廷杰、文侯国。千备尤勉、惠渐、贺大雷、杨以伟。榆林卫指挥李文焜、李文灿等，皆守城遇害。

庆阳官绅死者四人

副使段公复兴。

推官华公居圣。

宁州知州董公琬。

邑绅麻公僖(字三轩,万历丁未进士,官至太常少卿)。

耀州乡绅

太常寺卿米公师襄。

固原乡绅

江西巡抚张公凤翮。

甘肃死难者

巡抚甘肃林公日瑞。

同难有副将郭天吉,巩昌监牧同知,兼监纪甘州军事蓝台(字辉夕,光山人,贡士)。

州绅罗俊杰、赵宦。

中军哈维新、姚世儒。

附　见

崇祯七年,固原道陆梦龙(闰八月二十五日,贼围静宁州,梦龙来援,兵败死)。

八年咸阳知县赵跻昌(八月,城破被杀)。

又扶风知县王国训(城破死之,失其年)。

夫贼始于秦,终于秦,今以死事观之,是何秦人之多也?当曹少保之与贼战晋中也,尤世禄曾为大将而不效,今与两王刘李同时不屈,此皆世将之胄,《语》曰:"不隤家声。"诸公有焉。世传孙督师以军兴法,为秦父老所怨,又何以流离急难,秦人匿其孤以免也?斯非施德于秦之验乎?焦公骂贼,兄弟同死,南公以下,一时赴义者数人,呜呼!岂可谓秦无人哉?

晋

大臣死事者一人

巡抚山西提督雁门等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蔡忠襄公懋德(十五年晋饥,土寇王网者恣甚,公至,定其遗孽,五台、交山诸寇俱尽。李自成之破潼关也,公以八月至平阳防河。十月,廷议以公儒者,非戡乱才,诏以郭景昌代之。贼急,有劝以解任自便者,公曰:"吾平日讲学,颇识死生大义,今安危呼吸之秋,忍去之乎?纵新抚至,亦与同殉封疆耳。"其再从太原出师救平阳也,诸将难之,公曰:"吾固知力不敌,但不救平阳,逆贼长驱,无险可守。吾总办一死,与其死于贼,不如死于战。"已而晋王及士民拥马不能前,皆泣以守省城为请,乃止)。

同死者四十余人

布政赵公建极骂贼不屈死(建极字生同,河南永宁人,己未进士。其家守王范寨,寨破为自成所屠。建极五子皆死太原,亡家仇国怨一时并集,故建极骂贼尤烈,赵氏一时尽矣)。

按察司副使兼参议督粮道南公刚中(字桓生,山东陵县人,辛未进士。以常博授南垣,十六年升今官,十月至太原。抚臣蔡公方驻师蒲阪,公分城东,同诸司道设守甚力,以阳和标兵三千之调防省城者骄蹇,虑为贼应,强之移南门外城中以安。十七年,河东望风数溃,独汾州道范士髦斩叛待援,而公与蔡公三斩贼吏,为守具。贼于二月六日攻太原,明日南关外城陷,果阳和叛兵应之也。公在城上杀贼数十,会夜阴曀,大风沙击面,公督守益力。迟明张雄引贼入,公缢而未绝,被贼,大骂。次日遂被害,元堕复跃起丈余,贼众惊愕)。

冀宁道佥事毕公拱辰(莱杨人,丙辰进士)。

副使毛公文炳(郑州人,戊辰进士)。

裨将牛勇,朱孔训,王永魁,先期陷阵死(孔训初与勇同出战,被伤,城破死)。

中军应时盛先杀妻子,而后与蔡公同缢。

当张雄之投贼也,拔刀向时盛而先伏人焚城楼火药。时盛叱而追斩之,不及,药焚,风狂火烈。时盛见大势已去,乃至南城,拥公上马,自西城下遇贼巷战,擐甲持矛,左右冲突。回顾不见公,遂单骑溃围出。俄而遇公于道中,公已弃马仗剑立。时盛曰:"何弃马为?"公曰:"诸将欲拥我夺门,我应死,去将何之?"(诸将以公下马不肯行,乃拥巡道杨本祯夺西门出。黎志升时为提举,降贼,用为礼部侍郎)

时盛曰:"吾义不负国以负公。"乃扶公至三烈祠,解其袍带,以为公缢于东梁之左。忧其轻身,取己铁铠披之,乃绝。时盛向公再拜,而自缢于东梁之右。是日也,盛手击杀数十人,贼辟易无敢当者。又先期令妻子自杀,而后与公同殉,诚所为烈丈夫哉!凡忠襄之忠,应将军成之也。

贼之将渡河也,以三道进,下流则繇蒲阪趋平阳,中流则繇延趋汾晋,上流则繇楼烦趋宁武。贼初破潼关,则平阳为急,比榆林、延绥继陷,则岢岚烽火相接,势不得不返顾根本,岂得以公去至平阳为公咎欤?晋中止一大将,有兵万人,而抚标不过三千。防河议起,公疏以贼聚而攻,我散而守,为非策,宁命周遇吉扫宁武之众,率宣云诸将,以兵拒之于河。会其事中格,而遇吉颇以尽撤分泛,力扞北境为解。其后所遣二千人救平阳者,退归,驻太原之外城南间(或曰南间兵乃阳和王继谟所遣之标兵,非宁武卒也)。

贼至不战,开门迎降,晋人颇尤之。然公尝有书约遇吉同死,曰:"贼万一渡河,我死守太原,以遮其东,公死守宁武,以拒其北。彼欲长驱直犯,

畏两镇之议其后，援师渐集，即京师可以万全，此睢阳之烈也。”遇吉大以为然，既而两人不负所诺。呜呼！大势已去，人心瓦解，不能战则有守，不能守则有死，两公无愧于心足矣，他复何疑哉？

附 见

原任都司张宏业，百户彭鲲，晋府典史樊子英，诸生朱霞（霞宗室也，父慎趾，贼怜其老，欲释之，大呼曰：“奈何不杀我？”延颈就刀），樊维播，魏选奇，千户司鼎，指挥刘秉钺，马负图，韩似雍，原任守备申鼎钦俱死。

晋府仪卫司瞿通群，牧所千户王德新俱死。

江州北城乡约守城，贼至独不去，被杀。

贼陷灵丘府，掌理朱慎镂，宗子朱文衡、朱长安死之。

张景维阳曲人，甲子举人，升光山知县，未任被杀。

晋府宗贡朱敏策授龙门通判，闻太原陷，封府库图籍，为父位，望阙遥拜，自经死。

任万民阳曲诸生，以荐授武城令，任三年，城陷，死之。孙禖阳曲贡任满州学正，投井死。

河曲诸生杨应璧河曲人，苗根于，苗纯粹，赵词元皆以击贼被害。

孙国显丙子拔贡，闻都陷，饿七日死，妾鲍氏从死。

又崇祯八年死寇难者，辽州知州李呈章（信阳人，丙子孝廉。辽州陷，坐堂上骂贼，不屈死）。

又户部郎中葛公凝秀（平定州人，甲戌进士。甲申八月，贼胁授伪官，不屈死）。

江 北

凤陵之难

太守颜容暄（四服避狱中，被执，杖而后杀之）。

留守司朱国相，千户陈宏祖、陈其忠俱御贼，战没于阵，尚有指挥程永龄等者九人。千户盛可学等八人，百户上官荣等二十人，镇抚二人，内官崔臣等十人，俱被杀。

颍州之难

颍州知州尹梦鳌（手刃贼）。通判赵士宽（巷战，与梦鳌皆被剑投水，合门死）。

附指挥同知李从师，王延俊，千户孙升，田三俊，百户罗元庆，田得民，王之麒。

州绅兵部尚书张公鹤鸣（年八十五，贼倒悬于树射之，大骂不屈死）。子张大同（于父尸哭，被杀）。

副使张公鹤腾（骂贼死，鹤鸣之弟）。

又乡绅刘道远，田之颖，李生白，丁嘉运，举人白精忠，郭三杰，生员死者七十七人，颍州卫生员死者二十六人。

和州之难

知州事黎宏业，署学正举人康正谏，训导赵光远，州绅监察御史马公如蛟，候选运判马如虬，诸生马如虹。事闻，九年正月，宏业、如蛟皆赠太仆少卿正谏，赠国子监监丞，光远赠学录。

又有张元贞赠鸿胪署丞，张时行、卜谟、卜志皆赠主簿，不知死何官，备考。

舒城之难

翰林院编修赠某官，胡公守恒（戊辰进士）。

萧县之陷

乡绅任之彦等十六人，诸生孙思谦等五十二人，被杀。

巢县之陷

知县严觉（湖州贡生）。

庐州之难

知庐州府太守郑公履祥（浮梁人，丙辰进士）。

原任参政卢谦 （端服待贼，刃纷加，掷尸小池，池水尽赤）。

潜山之陷

潜山知县李胤嘉（沈丘人，拔贡），被贼执胁降，不从，同典史沈所安（仁和人）皆遇害。

怀远龙岗集之战

游击朱子凤（领庙湾兵五百与贼数万战，死之）。

宿松酆家店之战

副将程龙（以火药自杀），安庆参将潘可大， 守备赠昭远将军陈於玉（前防浦口有功，自刎，面如生），偏裨詹兆鹏（触石死），王希韩（一营俱死），陆王猷（被脔分），黄宏猷（锯齿，骂不绝，断足），莫是骅，唐世龙，王定远，周喜，张全斌，俞之夔，顾应宗，蒋建，藩象谦，季靖（俱死），皆赠怀远将军。

南京京营之败

神机营都司徐元亨战没。

颍州、和州、舒城为江北三忠，独张鹤鸣为大司马时，搆陷熊廷弼。廷弼之死，成于丁相绍轼。绍轼于长安道上，白日见廷弼，归而脑裂死。鹤鸣年逾八十，卒遇惨难，讵可以得正而毙，遂恕其平生哉？酆家店之战，陈於玉以下偏裨也，其赠恤为厚，抚臣张国维请之也。其兵不足用，国维抚之以恩，故於玉为之死。余吴人也，得其详，因备载焉。

楚

武昌之难

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贺文忠公逢圣同死，参将崔文荣，楚府长史徐学颜，武昌通判李毓英（全家自缢），邑绅冯公云路、熊公雯。

承天之变

守献陵楚抚宋一鹤，总兵钱中选，留守都司沈寿崇、钟祥知县萧汉俱自杀（汉为令贤，贼戒勿杀，幽之寺。汉谓僧曰："吾尽吾道，不碍汝法。"自经死）。

道臣张凤翥，太守刘梦谦俱死。

黄州乡绅副使樊公维城（骂贼不屈，洞胸死于即辕门）。

黄岗诸生易道沛，易道暹及其子诸生易为琏。

又应山孝廉刘申锡（甲子举人，倡义于应山孝感云梦，申锡恢复后为贼将白旺所杀。申锡家饶于贵，养死士百人，与申锡皆战死）。

程良畴（倡义白云寨，恢复孝感，斩贼自二十八骑。复以战败为白旺所获，死于安陆县。伪令白助公守孝感，良畴以白云寨义兵逐之。良畴方征各寨之降贼者，助公逃至德安，请兵与良畴战。良畴督兵过他寨，寨破被擒，白旺强之以降，逾半年不屈。左良玉遣惠登相攻德安，白旺以左兵乃良畴召之来也，遂于城上杀之。良畴复县之功赖诸生万以忠之功居多，以忠旧台臣万言抡之子也，以忠捐赀守城。献忠已登城而击之下城，赖以全，后自成陷孝感，复同良畴恢复。奇士也，竟得以病终）。

随州初陷死难

知州王焘（太仓人，戊午举人）。

献贼襄阳之难

兵备副使张公克俭（十四年二月，克俭已升河南巡抚，未赴任，难作）。

推官邝公曰广。

襄阳知县李公大觉。

献贼湖南之难

湘阴知县杨公开（广东潮州举人）。

衡阳知县张公鹏翼。

东安知县陈公道寿，又冯一第（湖广甲子举人第二，避贼入山中。会献忠得其父，乃出，强以官，大骂不屈而死）。

献贼破麻城

署麻城县萧颂圣死之。

李自成荆襄之难

枣阳令郭裕（新淦举人）。

宜城令陈美（新建举人）。

光化令万敬宗（南昌人，皆以破城被杀）。

不受李自成伪署而死者

福州通判宋公大勋， 罗雄知州蔡公思绳（皆襄阳人，以不从贼而死）。

江陵举人陈万策，李开先，光化举人韩应龙（强以官，自杀）。

封礼部侍郎丘公民忠（城破自经，死闯贼之难，大学士瑜之父）。

贺文忠醇儒成仁取义，得之于所学，其人水不濡，若有物守之者，天亦知其忠，况于人乎？承天之陷，贼欲发献陵，大声作于山谷，乃惧而止。彼宋一鹤、钱中选一死不足塞责，然以兴献皇之灵，不可以莫之殉也，亦足以赎其辜矣。刘御使送三王入粤，身返永州，固守被执，题诗驿壁而自缢，抑何其从容与？此吾所为书其官，书其地，书其事，其死各有不同也。蔡道宪、徐世淳、郝景春、阮之钿、徐学颜、崔文荣此六人者，殉义慷慨，虽古之烈士，何以复加？固当光于前史矣。抑吾又疑焉，杨嗣昌未始不为尽瘁，独其荐熊文灿，乃以幸解免，向后遂至误国。后世弃其力而思其罪，则嗣昌戮余也，安得谓之以死勤事乎？贺文忠以笃谨而得正命，扬武陵以怀诈而被恶名，不然以彼生平，讵出宋一鹤之下，而不得列于死事？吾见言者责之太过，故于纪楚也，表而出之，欲以服其心也。

蜀

十年流寇入蜀之难

昭化知县王时化（赠尚宝丞），剑州知州徐尚卿（赠参议），郫县主簿张应奇（赠按察使司知事），金堂典史潘梦科（赠将仕郎）。

广元破，守将总兵侯良柱阵亡。

十三年流寇入蜀之难

楚将汪之凤与贼战于土地岭，死之。蜀将张令与贼战于黄九滩，死之。参将刘士杰与献忠大战于开县，士杰及游击郭开、猛先捷皆战死。

巴渝之难

旧抚陈公士奇（镇海人，乙丑进士）。

知府王公行俭（宜兴人，丁丑进士）。

巴县令王公锡。

成都之难

巡抚四川龙公文光（马平籍鸡容人，壬戌进士）。

监察御史刘公之勃（字安刘，陕西宝鸡人。献贼以之勃同乡，欲用之。之勃劝以不杀百姓。既免，劝以改邪归正，拥立蜀世子。不从，即大骂求死）。

成都推官刘公士斗（字映薇，南海人，辛未进士。当之勃与献忠语而未决，士斗从后大呼曰：“此贼也，公不可少自屈。”贼执之，士斗又反顾之勃面，语如前。其死最烈）。

成都知县吴公继善（太仓人，丁丑进士）。

华阳知县沈公云祚（太仓人，庚辰进士。之勃、士斗被传，云祚请同死，遂遇害）。

仁寿知县顾公绳（台吴县举人）。

资阳知县贺公应选（字继登，丹阳人，甲午举人。贼破资阳，幸之不屈，处之别营，至乙酉冬被杀，十七口俱死）。

总兵刘公佳胤。

邑绅太常寺卿黄公伸。

户科左给事中吴公宇英。

偏沅巡抚西充李公乾德。

当巴县之陷也，邑绅有童思圣者，请降。贼令之招其同年刁化神，化神得书不至，思圣仍被杀。夫以贼之强暴，腹心左右严锡命，且不免于死，而他人尚苟免求全，徒取僇辱，此尹大常之骂贼不屈，为得死所也。李西充初以沅抚破贼，既入蜀而闻其父被害，而与袁韬起事后，率其弟升德同赴水死，则献忠之灭也已岁。然乾德始终与献贼为仇雠，而汨罗之投，又以滇兵复出，为献贼余党，则其死事安可不书耶？端王之被难门南道，陈羽白亦以从王遇祸，以秦则非其地，以蜀则非其官，故弗及也。

附　记

死事之表章固矣，其不死者，责以大义可也。世俗流传，好用私意相增饰，如《甲申纪事》者，出于小说家之口，尤失实不经。项水心煜者，居家无循行，为公论所薄，在乾累以诡激市伉直声。按贼本三月十九日破京师，水心于四月十八日已则陪都，嗣君即位，身与拜舞之列，因向朝士述在途毁形易服状，为南台陈御史所纠，其月日可考据。当时欲以污伪署杀之，以彼弃妻与孥，万死南还，三千余里之远，不一月重茧而至，不知更有何地何日，可以纵贼？黄石斋先生正告南中用事者曰：“唐天宝之乱，从王为上，自拔次之，若水心者，何罪？”余亲闻其语，深服以为笃论。周介生钟者，才不足以副其名，为人乃友弟笃厚，不死，实大负生平，与众同罪，更复何辞？乃元宋红巾尧舜汤武等语，见载《缀耕录》，遽以之人爰书，行大法，谗口嗷嗷，此何说乎？迹其祸本，刘泽清曾金币聘之不应。介生有季弟曰镕，尝同饮阮怀宁家，壤坐大骂，介生不为谢，以此两人切齿，众傅成其狱。李舒章雯为诗吊之曰：“乱世身名可自由，恨君不及郑台州，《剧秦》新论何曾草？月旦家评总世仇。”汝南群从兄弟，晚岁睚眦，不含急难，乃缘饰讹传，外人遂指为左验，舒章之诗，盖实录也。野史错乱甚多，不可枚举，后世论其事者，宜加详考焉。

《绥寇纪略》，汇辑死难者甚明，特录之，照其原本，不复妄增，然特死于闯，及甲申以前者耳。若献贼屠戮全蜀，及黔滇之死节者，概未之登也。知其中亦间有其人，苟活而误入褒录者，识者自能指之。他如鼎革维新，为殷顽，为夷齐者，何可指屈？表章节义，别有国史，何敢轻赘焉？

附忠贞轶纪

顺天教授江左徐君懋贤手辑《忠贞轶纪》一卷，载京师甲申殉节之士，挺挺赴义，视死如归。呜呼！此不足征人心之不死，而三百年王泽之深长也哉！其所纪半属儒生，间及一二武职间曹，要以阐扬幽光，补国史所不及。至于中闺贞媛，尤不胜书；当兹晦宴否塞之日，而取义舍生，宁甘玉碎，毋为瓦全，非所谓皭然自濯于污泥者欤？是书辑予甲申岁当前闻见，要属真核，且其言甚质，足为一时实录，爰抄其姓名，以备后人采焉。

生员阮谦（谦父文相，初为神枢营号头。二十一日闻帝崩，父子相向而哭，乃率弟文彩暨家人同拜帝灵。文相缢于中庭，谦与文彩缢于门外，庭内则文相嫂马氏、妻王氏、女三姐、文彩妻朱氏、妾王氏、谦妻王氏，五妇一女分东西梁死焉，阖门九人无一生者）。

生员蔺之菀（菀闻寇氛，每切齿裂眦。及城破，叹曰：“惟一死耳。”乃跪向母曰：“儿虽为诸生，然岁縻廪粟，君恩深矣。今义当殉难，不复能事母也。”母牵衣止之，乃奉母携家属避难他地。潜归旧室，经死）。

生员周上贵（城破时，贵方缢于室，为贼所解。至四月二十日，书四语于绅，潜自经死。其书绅语曰：“痛心先帝，蒿目时艰，回天无力，在世何颜？”）

生员蒋士忠（十九日，士忠闻贼破城，遽持刀奔贼。所遇三贼，力战被重伤，贼竟舍之而去。翌日知帝崩，恸哭望其妻，同赴水死）。

生员陈正国（贼破城，国欲殉死，念母老不能自决。母察之，朝夕相持而泣者匝月。一旦鸡鸣时，母子并缢死。正国既没，弟正仪、正中亦相缢死。国仅遗三月孤儿，妻狄氏苦节抚之）。

锦衣卫镇抚魏师贞（城陷，自焚死）。

署都督佥事李明善（城破自缢）。

游击刘文质（贼破城，自缢，妾于氏从死）。

指挥宋延福（城破，偕妻陈氏同缢死）。

户部陕西司员外宁承烈（城陷，缢于公署土地祠）。

生员常自牧母（亡其氏，年六十矣，厉声骂贼，身触刃而毙）。

生员沈埙母敕封孺人刘氏（年四十九岁，自以命妇义当殉国，城破坠井死。长女已适人，亦同日赴井死）。

夏妻孺人赵氏（孺人为夏继室，生一女。夏为福建参政，留家京师。城破，谓诸子曰：“国家大变至此，汝父在闽，我身为命妇，惟死为得全耳。”先麾其女赴井，然后偕季媳孀妇唐氏同缢死，仆妇王氏亦随死焉）。

镇抚司佥书指挥李若琏（琏居官廉平，忤旨削级。城陷，题诗衿带，朝服缢于中庭）。

京营参将陈嘉谟(嘉谟分守安定门,贼从东门直入,嘉谟巷战而死。聘媳罗氏以絮袈塞口死)。

布衣杨国震(城破,国震聚妻一室,积薪举火,邻人救止。震遂移居东城黄华坊,与妻郑氏、子杨德甲自焚,其同居田氏三女一男亦同投火死)。

生员张烈祖母崔氏(有抚孤守节四十年,子希贤、孙烈俱有名庠字。贼破城,烈痛心发愤,日往伏帝尸而哭。贼怒拘之,令作文,命题为天与之。烈破曰:“无可奈何。”贼大笑,崔欣然曰:“孙若得死所,吾之愿也。”后贼入其室,崔高坐骂之,家人恐,咸跪而为之请。贼以为老悖,竟舍之去。贼既退,崔呼家人,语曰:“吾平日教若辈云何?而向贼作如此面目!”怒不食,死,年八十矣)。

光禄署正于腾云(贼入城,云大书斋壁曰:“死不顺贼。”遂偕其妻郭氏、妾刘氏痛饮,同缢死。或作署丞于腾蛟)。

昌镇标将任之华(贼围城,之华请于兵部,愿领火器三千守北面,未果而城陷。华亟归曰:“家人不忍我死,当逃生耳。”遂出门,潜返马厩,缢死)。

锦衣百户吴登俊(江南人,以功世袭,城陷,自缢于宅后之水塘死)。

布衣秦文举(闻帝崩,率妻子北面再拜,举家自焚死)。

布衣张时燧(骂贼不屈,贼义而舍之,归复缢死)。

知州马象乾、教谕常朝珖(乾甲子举人,珖壬午举人,二人素友善。乾任仆州知州,家居。珖授宝坻教谕,未赴任。三月十八日,贼围城急。乾过珖家问所以处此,珖曰:“得死为幸耳。”翌日城破,乾率妻子六人并缢死。珖被贼擒,骂不屈死之,妻沈氏、子德治亦自经于家)。

致仕经历詹应麟(麟年近八十,被擒至贼营,厉声骂贼,致劈脑死)。

锦衣卫旗尉邬默妻赖氏(默昆季四人,长兄焘,次聪,次默,忽勋。城破日,赖氏慷慨语默曰:“尔盍图杀贼以报国?无空死沟渎。我妇人焉用苟活以累尔身?”遂率己女一及煦二女先死,少顷煦儿妇刘氏、孙咸哥、孙女大姐、二姐并随勋妻霍氏缢死,勋亦死焉。及四月三十日,焘为贼所逼,复与其妻聂氏、孙健哥俱缢死)。

赵氏(赵氏锦衣指挥同知张元庆妻也。贼入庆家,赵氏厉声与拉白刃,交下而死。于是元庆妻赵氏媳梁氏、赵氏、刘氏,子妾张氏,孙生员长玉宾,孙妇鬼氏,孙女大如并投井。贼退,家人救之,惟梁氏少存一息,旋复投缳死)。

郑氏(癸未武进士锦衣指挥李凤翼妻。贼入城,氏集其家妇女十一人同缢,死者凤翼妾朱氏、媳陈氏、侄媳助氏、女二、侄女四、婢庆元)。

生员杨肇兴母杨氏、叔母孀妇李氏(城垂破,杨氏先投井死,李氏孀居二十余矣,见杨死,语诸妇曰:“大母年六旬尚就死,我辈宁欲生乎?”遂偕其媳潘氏、弟媳李氏,并赴井而死)。

生员李蔡悬寡母徐氏(徐少寡,悬以遗腹子抚教成立,贼入城,掠悬去,母遂偕其媳陈氏、侄媳袁氏、侄女二人同赴井死)。

生员钟宇秀母高氏(孀居 闻贼至,投缳死,宇秀妻李氏亦随姑死)。

生员颜卓妹(年甫十三龄,有艳色。贼挟卓献妹,卓不从,女闻而自缢,母王氏痛其女,亦死)。

故金吾卫经历赵对妻李氏(贼破城,李在房内掘土,深六七尺,藉以锦褥,上覆锦被。偕女二姐、孙女长姐同入坑,以土掩之而毙)。

生员牛应象三女(长年十八,次十五,次十三,俱未字。闻贼破城,掘土自埋死)。

生员萧嘉熙妻李氏(城破,率两妾安氏、陈氏同缢死)。

生员苗有械妻李氏(城破时有械肄业山居,李氏携两孙付邻人,自同一女赴井死)。

生员翁宜中妻周氏(城破赴水,为邻人救免。四月三十日,贼将遁,更肆掠,氏惧缢死。九日方殓,颜色不变。时方赤日,有阴云覆其上)。

生员毛公望妻杨氏(太医院吏目杨元女也。贼入城,杨氏语公望曰:“我死矣,幸为语母家,各自尽,无为贼辱。”即□一女一婢共赴井死。公望奔告于杨,而元之妻洪氏、妾王氏并一男三女,俱已赴井死矣)。

生员刘赞明妻牛氏(年二十四岁。贼破城,号泣满路,氏曰:“吾何惧哉?彼能虐生,不能凌死也。”贼入其室,氏投生女于水,手刃自刎死)。

举人曹家麟妻于氏(氏孀居守节十年,闻贼至,付遗孤于大母,从容自缢死)。

生员张兆玄一门四节妇(冢妇苗氏即有械女也,仲妇刘氏、妾养魁、女四姐同时赴井死)。

生员李时滋妻段氏(贼临城,氏缝绵衲衣一件,藏碎银四两,语时滋曰:“有变当服此。”时滋怒,掷衣而出。十九日,氏以衲衣付家人,携子妇梁氏并一女同缢,滋父子竟以衲衣护济)。

生员刘任妻妹(妹少寡,依兄母同居郊外。贼至,同嫂王氏赴井死)。

生员刘肃妻王氏(氏一居苦节,贼至,偕幼女赴井死)。

生员孙灏妻王氏(缢死)。

孺士张捷妻马氏(守节十三年,一女年及笄,贼至,同缢死)。

生员石原妻戴氏(缢死)。

生员将如兰妻边氏(逃乱至母家,同母赴井死)。

寡妇张氏、丘氏(张氏生员田霈妻也,年少孀居,城破时缢死。丘氏夫陈姓,守节二十三年,贼遁纵火时自缢死)。

生员史彝典妻萧氏(缢死)。

周道隆妻姜氏(四月三十日缢死)。

季聚金妻秦氏(缢死)。

生员贾士遴母白氏(四月三十日,同媳季氏、孙女

大姐同缢死，长子上在、孙兆元、兆庆亦死）。

太医董从云女（从云被杀，女赴井死）。

三月十九日自尽者，又有生员黄化龙与其母金氏、祖母贾氏、伯母范氏共四口。 生员王三祝妻陈氏并二女，共三口。 生员王有信母张氏，嫂朱氏、刘氏、韩氏，妻包氏，弟妇丁氏，侄女大姐，共七口。 生员李调元母杨氏。 生员阎梅母李氏。 生员张炯庶母徐氏。 生员包羲易伯母柏氏，女三姐，侄女大姐。 生员朱用卿父朱字义。 生员洪士望弟洪士奇。 生员夏时行妻李氏妹三人。 生员冯炌妻于氏、嫂陈氏、侄女柏姐。 生员温良璞妻李氏，女大姐。 生员张廷瓒妻刘氏。 生员黄维泰妻董氏。 陈时泰妻曹氏。 李尊元妻□氏妹三姐、七姐。

四月三十日自尽者，则有生员史载文母林氏，宋寿国母方氏，曹绍勋母朱氏，妻张氏，生员王良眉妻张氏，米绍乘妻叶氏，何器妻夏氏，郑以炳弟妇戴氏，郭茂襄妻辛氏。生员李思献妾王氏，子李梦夔媳陈氏，女二，男女孙各一。

群寇

闯献之兴也，千百其党类，而先后十余年间群盗四起，益难枚举。前人譬胜朝国势，如衣败絮，行荆棘，意者其然。

漳泉海寇

漳泉海寇起自袁进，进受抚于闽将沈有容。进之后有袁忠，亦以受抚，与进并于辽东效用。忠之后有杨禄杨策，禄策之后，有郑芝龙。芝龙泉人也，侵漳而不侵泉，故漳人议剿而泉人议抚，两郡相持，久不决，寇愈横。上为之逮治巡抚朱一冯，旧抚朱钦相，总镇俞咨皋等。已而芝龙悔祸，降于两广总督熊文灿，有旨戴罪立功自赎。余党蔡三、老钟六等，自闽海飘至广东湾、莱芜、马耳湾、牛田洋，分往埭头、洋屿、青湾等处，我师御之，颇有斩获。其中李芝奇者，称最强，初由立钟东上陆鳌中左，为郑芝龙所败，继又突大小金门，直犯潮海，入揭阳铺，与把总郑廷芳力战过城，知揭阳县冯元飚率乡兵出城外，曾历埠大战，互有杀伤。其时杨策已被获于马耳湾，惟芝奇于惠州、潮海间恣掠。其老钟六者名斌，窜而之浙，尝以佯败，诱官军入洋，贼艅四合，总哨皆没。宁、绍、温、台、苏松在在告警，巡抚张廷登增舲召兵，浙寇渐平。广贼刘香则又芝奇之党后出而更锐，犯小程、犯长乐，再犯广之海丰，诡乞降，熊文灿信之。七年四月，道臣淇云蒸、康承祖，参将夏之本、张一杰往招之，谢道山被留。逾年郑芝龙合兵夹击，香挟道将出船止兵。云蒸大呼曰："我矢志报国，急击勿失。"遂遇害。香势蹙，自焚溺死，承祖与二将脱归，于是海祸遂息。（《绥史未刻编》）

江南海寇始于黄尚忠，尚忠死，又有陆大、廖二，而顾荣为剧。尚忠以十一年之冬，掠太仓之陆公市，寻就擒，陆大则以明年秋围崇明县，大掠青村柘林，为其下所杀，廖亦遁去，而众推荣为长。荣招廖二合之，南北一艅，为船一百五十，众万人，约以十五年二月图据崇明。邑令陆一鹏、守备陈安国设守，杀我把总王百度，百度勇将，人惜之。再犯福山，江南大震，应抚黄希宪、定海总兵王之仁期会剿。苏松兵使者程珣视师刘家河，班捕斩格，募渔船百，渔下二千，为渔勇营，合诸哨。四月十八日出洋，遇贼高家嘴，王之仁前哨用大炮，碎贼一舟沉之。陈安国誓死夹击，贼大败，斩贼数百，焚十五舟，生擒五十五人。又败之大安沙，败之江北新港，收之楞头，获舟六十，俘百人，焚杀溺死无算。贼窜入淮北，为漕督史可法将士所逆击，复转而南。程珣得其兄顾大令，柘林守备杨芳者，与之俱以喻降，荣乃归命。杀余党二千人，收其舟二十八为军用，人皆以程珣有方略云。（同上）

广东山寇

崇祯元年，寇聚广东罗冈，及程乡平远，至福建上杭武平，由长宁小路出安远会昌，伪号水兴，称王结寨（程平有贼张惟天等，增城有贼张元申等，官兵剿之，千户危思仁、康继祖被杀），又江西巡抚杨邦宪奏报流寇陷城劫库，有旨切责邦宪，并谕南赣人闽粤抚臣会剿。其年秋，广东東山绍兴等营，千把总郭效忠、张承祚追贼至新铺头，大有斩获。又往窠所生擒贼首张会云，又右镇把总何维坤，解擒获贼首钟咸、林可美等，山寇渐息。其后又有九连山寇。九连山跨三省九县，其中上浰、中浰、下浰，即王文成所平浰头贼也。山势羊肠鸟道，而宽平之处，田土膏腴，贼得且耕且掠，以为窟穴。当三四年间，山寇大起，间出赣州之龙南、定南二县，以肆卤掠。南雄郡城庳薄，岌岌莫保。惠州之和平，潮州之平远，皆在万山中，贼得以出入不禁。延至六年，始告荡平。乃用广东按臣梁天奇议，择山中衍沃之处，如野鸭潭者七巢，相度屯种之地，设兵三百人，统于惠州参将。又以形势，移平远县于石窟，而增修南雄府城，皆出于士民之捐助，不关县官许之。（同上）

河北三叛

山东固多群盗，先是六年三月，朱大典报武德剧盗荡平。又云曹南武城玉沙等寨，贼首郭金城等七人被获，境内稍以靖。十二十三年间，有开州人黄小槐者，自号顺天仁义王，有众一万二千，与东阿李沄相应，焚掠临清、沂州间。后在郓州玉皇庙为山东总兵杨御蕃所执，此亦曹南贼。十四年大饥，乱四起，有李廷实、李鼎铉者，陷高唐州，又东平吏胥开门迎贼，抚臣王国宾讨平之。泰安土寇至十余万，掠宁阳曲阜间，兖州大震。贼取女子，衣以甲胄，守营，而已出放掠。闻青州兵至，还走邳徐，焚其郭，直抵扬州之南沙河店，毁漕船三十艘。复向东平张秋，围丰县未下，徐州贼又从而合之。当是时群盗王名以十数，其中李青山最剧。青山本屠者，因乱啸聚，据梁山之寿张集，上累诏趣刘泽清以进剿。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泽清所部游击赵维

修追青山，斩其党艾双双，双双青山技艺师，伪封当家大元帅，梁山诸贼，皆其管辖也。二十七日，青山兵败遁去，有贾望山者，泽清破其巢，执而讯之，称青山同逆党萧侯封等三人，逃往山东之沂州。十五年正月六日，兖东防守都司齐见龙报其弟齐翌龙生擒青山以献。先是青山以百骑走泗水，材官杨衍者，故将御奇侄也。杀其骑且半，逐之至费县东□之箕山，杨相射中其马，翌龙遂得而生擒馘之。援剿禁旅，太监班师入都者曰刘元斌，于中道诡称搜解青山余党，欲以自为功。司礼监王裕民以其疏入奏，疏曰："臣等所擒梁山寿张集逆贼李青山，有伪军师王邻臣等，本东平州诸生，城陷为贼所得，因为之用。与伪中军赵一资同备心腹，贼之陆梁跳荡，其谋也。别部如黑虎庙伪元帅李明芳，临潮集伪元帅余城印，戴家庙伪元帅陈维新。城印破东平州，明芳、维新破张秋，而维新又烧漕船三十只者也。又以攻破阴新，烧彝陵关箱者，伪元帅朱连掌贼之老营，与同起攻破新泰、东阿。伪元帅李相南梁山梁家湾楼顺天飞虎，伪元帅徐尚德猩猩屯，伪元师李青芳，青山之从弟也。梁山伪元帅侯严化，蓝店伪元帅贾望山，萧皮口伪元帅吴应诏，油篓山伪元帅二人王山印、王东楚。梁山伪副元帅二人冯文运、吕同升皆以破东平时，先登为骁贼。萧皮口伪副元帅王加与，花蓝店伪副元帅魏建宏，又有伪千总张明山，伪参谋杨某，而冯三益、吕明年、王茂祥、施可凭皆贼目。臣元斌臣泽清奉皇上歼渠赦胁之旨，不敢根株支蔓，惟条奏首恶，及附逆有迹者二十四人，青山缚置槛车，余皆反接以徇。"上曰："青山小丑，久乃就擒，不足以献庙社。其命法司，按轻重，磔斩于都市且赏赉将士有差。"或曰："王邻臣劝青山以约降。"其献俘也，上率太子永定二王，御门受之。众贼曰："许我做官，乃缚我耶?"至市，青山奋起，所缚之桩立拔，大诟骂当事负约，死乃绝声。上以山东饥困，手诏就抚之，民各归本土，务农耕作，发帑银二万以赈之。其后再有龙山、沧海、渊诸贼，东抚王永吉初至，以三百骑与之战，未浃月，而收缚散遣之殆尽。(同上)

袁时中北京滑县人，崇祯十三年，河北大荒，群盗无虑数十万，真定以南，道路全梗。时中啸聚亡命，先袭开封(时中以十四年三月初六日攻陷霍近，又突往萧县，执其令以去)，以其对袁老山一营而言，故谓之小袁营。诸贼中惟时中最黠，同起者相继扑灭，而时中渡河南走，有众四千人，围兰阳。总兵陈永福、吴遂程击败之，二将去而兰阳之围复合。寻又为官兵所挫，时中乃东奔归德，达于颍亳，纠合饥民十余万。时李自成养兵襄城，由郾城而东坞壁向应，时中从颍亳屯以西，相遇于陈蔡之间。时中畏其强，而自成贪其众，遣辩士说之，相与为盟，许配以女。时中遂俛首听命，破睢阳宁陵以及于归德，时中皆为先锋甚力。然两贼仓卒以形势依倚，其中实不相得，又见自成驱之当矢石，而已收其利，心不服。其去归德攻汴也，行至杞县，遂叛而去。自成介马追之，疾驰二百里，其众半道散亡，时中左右属者百余骑，仅而免。自成围汴而时中于其间收合余烬，复得数万人，东归颍亳，为官军所逐，屯柘城鹿邑界中。保督杨文岳抚之不就，总督侯恂、豫抚王汉尝有意羁縻之。时中獶狡不驯，而往来者持浮说以博利，卒不能得贼要领。杞县之南，有地曰圉镇，逼介睢州，时中荐处以荼毒，两境之民，罔有宁日。睢州无长吏，刘肇昆、欧阳永镇、赵成名皆以幕椽客将主州事。诸生黄亮好踪横，权宜招诱，尝入其营中。贼党多河北人，久客思家，潜求北渡。间有商贩怀卫间者，而大康鹿邑焚掠自如也。御史苏京按豫，素知其反覆。会永城刘超反，时中投牒请以擒超自赎，京却之。寻得旨，许陈永福与之俱。时中自以衔上命，策马河口径渡。京与豫抚秦所式谋之曰："彼畏闯，非图超也，使一至河北，是为逆徒树党耳，永城可复下耶?"乃敛舟北岸，而告曰："若斩李际遇并自成伪官来者，可以从君请，不则姑戢其下勿动。"已而自成移屯潮以逼，有扶沟诸生刘宗文者，为贼用，说时中除旧衅，复自归。时中缚之，献于御史京，京置诸法。自成游骑数百，已钞其营，时中杀一将曰张三，生俘三人，曰马龙余应王得贵，托言破贼。自成闻之怒，俄而全队大至，擒时中杀之，余众或杀或降。散者向杞，杞令李翕如擒胡明山等十余人。或向睢，睢人之与贼习者，舣筏为之渡，渡百人。御史京吏士收缚，已拔其健者十余人为亲信，他或逃东南以去。时中起十三年，至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灭。(同上)

刘超晋人，其父贾于永城，因家焉。超颀而长，有才武，能读书，于《左国》二史略，皆上口，再中河南武举，俱第一(壬子戊午两科)。天启二年，永城王三善为黔抚，超与曹县人刘泽清以偏陴从。时安拜彦围贵阳，已十月。三善以十二月进兵龙里，追至老鸦关。超出广陵兵，既胜，而骄恣抢掠，反为贼所乘，诸将多死，而超独免，积劳迁四川遵义总兵。崇祯中，同邑练国事、丁魁楚、丁启睿皆以督抚讨贼，超以故将，在总理五省军前效用。九年秋，兵部叙黔功，超以解围，荫一子外卫副千户世袭。超上书阙下，诵言王三善以子死未葬，与谥未定，黔中共事者，比将百人。今力战如都司范可行、郭应魁而不录其劳，死事如王允纲、王允佐而不恤其死。其得赠者，止一刘奇为游击，而见在效用，惟刘泽清为通州总兵，然自用他战绩，非黔功也。又自以一战捷龙里，再战捷革铺，三战逐邦彦于陆广河外，亲解黔围。身所斩四十一级，其二为贼目，所部卒斩级千余，复地千里，仅一外卫千户而犹副也，功大赏薄，有怏怏心。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赴京听用，朝谕以其怨望斥之。六月十八日，复归永城，会河北土寇大起，李自成攻汴梁甚急，上募能救汴者。超应诏，请招募土寇，率所领六千人杀贼，乃用为保定总兵。名救汴，实不行，与其弟越陈兵出人，多与群盗通，永人大不便之。进士魏景琦召见，授御史，已受命，按江南矣。会言事罢归，负气诋超为通贼。超不胜忿，起杀景琦一家，并乔举人明楷而反。河内令王汉以才名，擢御史，按豫，寻进为抚。方治军怀庆，奉密旨，用计擒贼，提兵至永城，声言招抚。练国事、丁魁楚等，夜开北门，纳其军。

方坐城头，发降票，超死士猝发，遂遇害。超与刘泽清通谱牒为一家，时泽清已贵，贻书欲以激变，请泽清以杀抚臣难之。超与其婿王全黔谋拘邑绅练国事、丁魁楚等，逼令草公奏，为己请宽罪。而全黔令其勇高擢者，同王仲宝、曹育民等五人，赍本以入，为金吾缉事者所获，供泽清为之囊橐。上置不问，而命凤抚马士英、太监卢九德、河南总兵陈永福讨之。九德以十六年四月初六日率京营副将杨大相、赵民怀、薛光胤等，至永，故将杜文焕、王承勋以家卒从，漕抚史可法遣参将李世春千六百人，凤泗总兵牟文绶挑精骑百人皆会，而副将周士凤扼双沟以防奔逸。贼兵初七日突围，以攻东北诸将，乘锐合击，十三十四日两昼夜，连战十五合，贼死不可胜数，其气遂衰。士英先檄刘良佐于正阳，率诸将刘泽洪等，从颍亳趋永，以十三日至，而黄得功在庐州，率马成龙等挑精骑千人，为士英前驱。士英自率中军杨振宗、刘复生、蒋正秀、姜兆熊，并篁兵从宿州趋永，十七日质明至，诸将乘锐渡濠，直抵城下。故督师丁启睿时在城外，士英与之谋，得贼虚实，偕永福及副将丁启元、参将李时隆等，议筑长围。先是永之绅民筑城浚濠，制炮积粮，以防流寇，至是反为超用。永人逃出，则全家俱毙。驱无知之人，以当锋镝，官军之被伤者，亦千余人。上忧贼之负嵎也，特发御前银一万两、各色蟒衣斗牛飞鱼等纻丝一百匹，犒赏战士。超穷急请降，士英伪许之，既出见，犹带刀自备。士英下与之礼，手去其刀曰："若归朝，何用此为？"已而潜易其亲信，遂就执。五月之十日，上闻捷音，下诏曰："反贼就擒，城中绅士得全，朕心嘉悦。"六月朔献俘，超与其弟越凌迟处死，传首九边。小六儿及超越妻妾子女，给功臣为奴，家产入官，父母祖孙兄弟，俱流二千里。超党张君晦者，勇善战，亦论斩。超时年六十二，豫人有惜之者曰："超知书，好交东南及中州知名士，少时自负其才，以永城人不许令就文试，故俛而从武，往往与同里不合。"王抚军汉字子房，其遇害也，超为文祭之曰："古之子房善谋，君何轻身失算，误为乱兵所害？"所以自明其不反之意。超向在黔中，曾保全马督家口于围中，贻书士英，深自辨置，文义颇可观。其就执，缘诱降，塘报未尽实，然杀近臣，戕大夫，婴城拒战，其反决矣。此其当诛，非可以浮词他说解也。（同上）

徐砀萧之贼

徐砀萧与河南山东接壤，崇祯八年，有程继孔、王道善、张方造三贼破萧县，焚徐州北关，归永邳宿之间，道梗数百里。指挥蔡应瑞、守备贾之禄、哨官李毓秀等，以拒敌阵亡。自永城叛，刘超伏诛，余孽朱世安、燕青等窜入其地，自称反天夭魏豹，遂南勾豫寇，东连沧浪渊诸贼，造舟置筏，势亦披猖。崇祯十六年六月，淮徐道右参议行腾蛟议讨之，徐州副将金声桓、游击刘世昌、守备卓圣，又归永参将丁启光、丁启胤、丁承烈，皆以兵会，而淮督路振飞命标将文怀忠、王心粹佐之。时张方造盘踞吴家集，我师以七月二十三日攻破，斩首千余级，生擒张方誉等，而方造跳逸，迹之未获也。贼程继孔惧罪伪降，腾蛟姑许其请，于九月二十六日，单骑亲至其巢，责孔旧罪过，令缚首恶王道善自赎。刘世昌身自督率，声桓伏兵要害，为相应。继孔果于十月初三日生执道善以献。道善之逆党张凤梧等，尚据险不下。归永三参将之师，先往，诸将续至，合围凡三昼夜，连陷二寨，擒斩二千八百余人，而腾蛟自行捣萧县之王寨。方造亦于去萧八十里之鄼阳集，为卓圣、严守敬、吴尚庚等所获，即擒道善之第二日也。徐寇遂平。会腾蛟擢为楚抚，念程继孔终留后患，乃檄之入楚随征，此贼坚拒不可。于是凤督马士英定计于十二月十八日，命共副将杨振宗、庄朝梁同禁旅总兵马得功、参将王进功等，共提兵五千，从东南一路，由宿州攻之。徐州副将金声桓统标中左右等营，游击刘世昌等共提兵三千，从西北一路，由萧县攻之。徐城义勇，亦领乡兵助战。二十四日大会南岳集，攻贼巢两昼夜，继孔大败，奔窜入方圆寺洞中，至廿九日始就执。甲申正月，凤督以槛车胶致京师，会国变得脱，归徐州再纠众为乱。逾年兴平伯高杰北行过徐，继孔伏谒兴平，受士英指，立执之以为徇。此徐砀萧三大寇之本末也。（同上）

河南诸寨

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上传尽免河南五府田租者半。三年又诏谕汝洛、岛璧诸人：若等迹似弄兵，原非得已，义在报国，不乏同心，所宜赦罪录功，大伸讨贼。斩伪官者授职，捕贼徒者给赏，恢城献俘者，不次用之。今就其可纪者三人。（同上）

沈万登汝宁真阳县人，大使也。七年冬，汝人盛之友者，起岳城，万登聚乡勇万人为之应，白太徵、吴太宇亦并起。万登称顺义王，太徵、太宇各自为长。之友被陈永福所破穷蹙，遂窜入流寇中，而万登等拥众自如。同时有舞阳杨四、泌阳郭三海及张五平、侯鹭鸶、盛显祖等，而杨四据九曲，郭三海据平头垛，称为强。三海诈归命，杨四诡请杀贼自赎，数反覆，未能有以定。十二年七月，万登乃请降。刘洪起者，西平监徒，与其弟洪超、洪道结乡井以自保，又有洪勋、洪礼等，号为诸刘，尝乘夜遣人入贼中，取其马（贼营中谣曰："高点灯，多熬油，防备西平刘扁头。"刘字司高，刘扁头，别号也）。党与渐以盛，官授为西平都司。郭三海之反覆也，十年春，巡按御史杨绳武檄洪起捕其党张五平、侯鹭鸶诛之，郭三海亦为陈州军士所获。汝宁游击朱荣祖颇善战，击陈尔学（尔学在韩庄既败，荣祖焚其寨），盛显祖破之，又以计诱贼首级。守祖入城受赏，并其党五千杀之尽（郡人大司马傅振商、太守李磷所定计），万登乃以明年降授都司，即其所居真阳为屯部。是年杨四为左良玉所杀，十五年四月，杨文岳授汴不利归，以其兵获白太徵诛之（十三年有北湾土寇赵惟现者，奸民傅商为内应，谋袭汝宁，为其党马三所发。朱荣祖夜擒傅、三，陈政斩之乃定。十四年，左良玉兵驻汝，大杀掠，民愤而从乱。白太徵乘众怒昏夜傅城，思杀骄兵以

雪其毒。城内戒严，幸不动，城外兵民相击。及晨，民大半为兵所杀，白太微遁去，至是始伏法）。闰十一月，汝宁陷，文岳及文武将吏俱毙。有东寨韩华美者，投自成受伪命守汝，自成寻追左良玉于襄阳，拔营走（土寇赵发吾乘虚入城，掘地搜索，老弱妇女尽）。当城未破时，同知韩煌（宝鸡云）署遂平篆，贼至，走嵖岈山以免，残民乃迎以入署巡道事。而沈万登之在真阳也，李自成授以威武大将军，不受马士英承制，命为副总兵，遂与刘洪起、洪礼收复。（同上）

李际遇登封人，幼读书，曾应童子试不就，去而畊，遇矿徒用饮食相交结，有陈金斗者，为其军师。金斗自谓受天书，能占候望气，乘旱荒以蛊惑倡乱，官军擒金斗并际遇妻子杀之。惟际遇中伤乘马得脱。时禹州有任辰者，有众二万人，寻为官军所杀。际遇复其众，与于大忠、申靖邦、周如立、姬之英等，各结土寨。李踞登封之上寨，于踞高之屏风寨，放火杀人，并邻寨以自益。于大忠破宜阳、新安二城，永宁、大宋各寨，极凶惨，而际遇差有善意，人归之。李自成之陷宛、洛、汝、蔡，际遇请降，刘氏兄弟不可，相与谋曰："谁请兵，谁保乡里？"超与道曰："吾两人愿死，兄宜行。"洪起一日夜走七百里，至左帅军前请救，足底入棘刺石屑而已不知。十六年二月，楚抚宋一鹤塘报有云："副将刘洪起在西平与老狪狪等四家打仗。"三月兵部报遂平副将刘扁子将汝州伪官杀死，土寇赵发吾等归之洪起，遂有众十万，有忠勇称，而李际遇亦杀伪官以自效，上皆下诏褒奖。自成之在襄阳也，意欲移驻南阳。发右营出邓州以迎敌，秦军发左营出颍州以迎敌，兵发后营，一只虎出河南以敌袁时中、李际遇、刘洪起。时中寻为自成所灭，刘李独存，两人固劲敌也。沈万登初与刘洪礼佐韩煌以城守，而自成以夏四月于襄阳大置官吏，遣伪防御使金有章并邓琏（伪汝宁府印），邹应麟（伪推官），樊仲表（伪汝阳令）至汝。檄到，韩华美具仪从郊迎，我巡道韩煌及署县事朱某潜避去。伪果毅将军以兵获都尉侯玉凤及长旅四人，分屯各门山寨。如马尚志、苏青山者次第受职所署官（马伪威武将军，苏伪长成）。韩华美出屯信阳，有章建牙，杀戮征求无虚日，万登阳与合而阴图之。九月二十四日，漏二下，令乡勇传呼曰："土寇薄城。"有章惧，请万登所部孙玉成等人守，而已脱身走真阳，万登已密令收缚。十月朔，孙玉成、景凤台等，合计执邓琏、马尚志等，万登已而磔之，汝人争食其肉。初四日，韩煌入，民遮道哭迎。万登遂以所部兵镇汝援剿，太监卢九德以闻，得旨沈万登擒斩伪员甚多，具见义奋有功，将吏限一月内从优察议叙。当是时，李自成围李际遇于玉寨甚急，会督师孙傅庭之兵，出自潼关，围乃解。督师与自成战于襄、洛之间，万登、际遇皆不能出师为助。已而督师败，自成入秦，两人于其门完守入保。明年甲申春，万登乃与洪起相贼杀，其衅起于万登之中军王明表杀洪起弟洪勋，攫其金，洪起称兵复仇。韩煌知事不可为，与推官伍三秀避之于固始。四月朔，洪起召其党郭黄验、金皋、赵发吾以合围。汝人粮糗牛马俱尽，掘野草煮瓦松，终之以食人。彰德司里陈朱明闻京都变，南奔过汝为刘沈议和，沈不从，五月朔，城破，万登偕孙玉成、陈田皆被执，洪起磔之于三里店。洪起自称左平南麾下副将，军南至楚颍，北抵大河，无不奉其约束。韩华美弃伪职，来投洪起，复令守汝。六月朔，自成右翌权将军袁宗第闻洪起破汝也，自德安地而至，洪起弃城走楚，依左军，而华美出迎贼。宗第怒其反覆，捶之几毙，据城五日，宗第移营入秦。九月洪起自楚归，擒南阳开封诸伪官，传送南中，诏用为淮蔡总兵，加都督同知。洪起自称受敕书进宫保，州县已下，皆听其署用，即汝宁御史公署，修改巨丽，开帅府，棨戟旌旗甚设。明年春，出军新息、光固之间，征各寨金币，以充军粮。六月大兵至汝，洪起道走平头垛，孔将希贵围之急，洪起中流矢毙，其下遂散。李际遇之在玉寨，亦以不早降官军，执至京师死。噫嘻！此三人者，亦既已亡矣。此外有李好者，人马以万计，尝以其兵从自成而刘铉、李奎、郑乾、伏应魁等，各统数千众，介以贼似民之间。他若武山、翟营、孙学礼、周加礼、徐良臣、金高等，不及千人，何足数哉？（同上）

普吾沙

滇远限天末，革易之代，屠戮罕焉，而杀运繁滋亦复不免。间尝繙阅《滇考》，不终篇而三太息矣。采之补《绥史》所未及。

普明声阿述州土人也，初为马者哨哨头。水乌之乱，与沙源吾必奎等，俱奉调，率兵破贼有功。既而京营御史傅宗龙受命按黔，间道由建昌回滇，募兵赴任。知明声勇黠，所部土兵亦强，特请随行。滇抚闵洪学入秦，尝言自明声东行，滇土司兵益弱，其为时所重如此。明声在黔，屡破水西贼众，会宗龙入内艰归水西，随就抚。明声亦回，得授阿述土知州，日益骄蹇。崇祯五年，巡按赵洪范至临安，明声率兵迓之，戈甲旂帜，列数里。洪范恶之，贻书抚军王伉，谓其养痈。伉亦习闻明声不法，遂列奏请檄调黔蜀兵会讨焉。是年冬，三胁汉士兵俱集，以黔镇商士杰掌兵政，伉自出临安督粮。右布政使周士昌监军击明声，败之，进围阿述。明声使其下伪约降，阴使人以重贿诱吾必奎曰："君不闻狐死兔悲乎？阿述平，兵行及元谋矣。"既而官军与贼战，必奎卖阵先走，官军大败，事闻，大司马熊明遇以起衅为伉罪，遂与洪范俱被逮，士昌死于阵。明声虽战胜，仍巧词乞抚，当道惩前事，不复致讨。总督朱燮元自黔至，以兵威抚定焉。广西郡守张继孟奉委抚明声，思以计杀之，每称明声才武，且有功，不宜摧毁以致变乱，皆有司之过也。明声闻之喜，一日继孟将谒兵备道于临安，先诫其下，必取途阿述见明声。将至，故熟睡舆中，其下不得请，醒而问所次，已逾其境数里矣。佯怒，责其从行者，且曰："我有事，须急至临郡，往返恐后期，可沿途置骑候我，今回见普公。"遂尽屏舆盖先行，独与从者驰数骑，趋阿述。明声先已有人侦继孟，闻其言，益大喜，出迎谒语甚欢。方持茶饷客，继孟戏曰："尝闻南中

土司善药人，我不敢饮。"明声惊遽，指天誓曰："方德公无以报，何有此？公果疑，明声请先饮。"竟易盏饮之。不知继孟执茶时，已预藏毒药手中，置茶内矣。明声留治馔，辞以有事谒兵备急，俟回，当痛饮。明声已闻其途中言，信以为真，因别去。继孟疾驰，易数马，即夕达临安。明声发药始觉，命其党率兵追之，不能及。明声死，其妻万氏，江右寄籍人女也。狡而淫，据其众，役使诸小彝，选部下壮而美者，更番入侍。沙源诸子定海、定洲、如琦等，皆与之私。既久，觉无以服人，乃招定海为赘婿。已而复嫌其朴陋，而定洲少年白晰，更窃杀定海而赘之洲。其子普服远耻之，与万氏分寨而居。后服远以病死，定洲遂兼有安南、阿迷之众，并近彝地愈广，南至交冈。甲申张献忠陷蜀，云南震恐，使参将大贽率兵防金沙江。吾必奎者，其先为元谋土知县，久绝不嗣矣。至必奎以战功得官，仍居故地，自阿迷卖陈后杰骜日甚，大贽贪墨，屡以事侵之。乙酉八月，必奎聚众反，连陷武定、禄丰、楚雄诸郡县，黔国公沐天波檄各土司兵会剿。十月官军与土官禄永命、龙在田等击败必奎擒之。永命宁州知州，在田石屏州人也。俱以水乌之乱，有战功，在田历级副将。崇祯十一年，奉调至襄阳，隶总理熊文灿军前，击流贼革里眼、射塌天于双沟败之，以是知名。张献忠等受抚穀城，颇与密。既而献忠叛，文灿获罪，在田亦罢归。元谋之役，与永年俱在行间。十一月沙定洲兵亦至，时必奎已伏诛，定洲犹留城外不肯归。会奸人饶希之、余锡朋等，逋骗天波金宝，无以偿，以贸易往来各土司营中，夸天波家饶富。定洲心动，阴结都司阮韵嘉、张国用、袁士宏等为内应，以十二月朔入城辞行，天波以家忌未出见。定洲入门大呼，其下蜂起焚劫，天波由小窦出西城，时禄永命在省，方巷战拒贼，从官周鼎止天波讨贼。天波疑鼎见诱，杀之，遂走楚雄。其母陈氏，妻焦氏，亦走城北普吉村之金井巷，当夜举火自焚死。定洲因尽得沐氏所有，盘踞省城，劫巡抚吴兆元为题请，代天波镇滇。又至禄丰，执家居大学士王锡衮，置贡院胁之，与兆元传檄各郡县，龙在田在安宁，与禄永命等，各引所部归。万氏在阿迷闻变，惊曰："吾家当为此贼败矣！"谋至省执定洲以投诚。既至，见定洲气焰赫然，资用饶洽，更喜过望，夫妇坐八人舆，持刺与抚按往来，欣然自得也。沐天波至楚雄，定洲率众追之。是时楚雄新为吾必奎所破，金沧道副使杨畏知奉调监军至楚，楚人留之，畏知遂驻楚。闻定洲西出，与天波计守御之具未集，曰："公在楚，贼以全力聚攻，城必破。公不如西走永昌，使楚得为备，贼即西追，恐楚塞其后；留攻楚，又恐公从西来，首尾牵制，上策也。"天波从之，定洲至楚雄，城闭不得入，为畏知所给，遂去，遣其党王朔、李日芳等，分攻大理、蒙化，陷之，屠杀以万计。畏知乘间彻城外居民，尽入城，清四野，筑隍陴，檄调汉土兵马，郡县多遥应之。其明年丙戌，定洲恐畏知截其归路，又闻迤东禄永命、龙在田等，各自守，因不敢至永昌，撤兵回，竭力攻楚雄。楚雄守具既集，屡攻不能下。一日畏知坐城楼，贼发巨炮击之，烟焰所指，正罩畏知，贼相庆，谓必死。须臾烟散，畏知端坐如故，惟击去左帻耳，因惊叹以为神。畏知视贼懈，辄出奇兵奋击，前后所杀甚夥。至夏，贼稍稍引去，东攻石屏，石屏守亦坚，复向攻宁州，破之，永命死，至嶍峨土官王克猷走死于路。龙在田在石屏惧，与其党许明臣窜大理。定洲既定迤东，复引而西，攻楚雄，分兵为七十二营，每七营各为一大营屯之，环城挖濠为久困计。畏知守益坚，终不能入。又明年丁亥，张献忠被诛于西充，其义勇孙可望等，率残兵由遵义入黔，龙在田使人告变，且劝其至滇。可望因诈称黔国焦夫人弟，率兵来复仇。云南初苦沙乱，皆延颈望其来，不知为贼也。二月可望等至真定洲，解楚雄之围，率众御于革泥关，大败遁归阿迷。可望破曲靖及交水，俱屠之，遂由陆凉、宜良入省。宜良知县方兴佐率众持羊酒迎，可望贼喜，不入城，至省，巡抚吴兆元等迎于郊。巡按罗国瓛在曲靖被执不从，带至省，自焚于署前。通判朱寿琳以佥都御史奉差募兵于滇，亦不屈，从容赋《绝命诗》，被杀。可望等因尽据城池官署，布列以居，法禁苛切，百姓失业流离，视昔较甚矣。既而分遣李定国徇迤东诸郡，可望自率兵西出，杨畏知御于启明桥，兵败被执。可望闻其名，不杀，诱降之曰："吾今已不为贼，当与尔共扶明耳。"畏知曰："果尔，当从吾三事：一不用献伪号，二不杀百姓，三不掳妇女。"可望皆许之，即拆箭对誓，迤西得免屠戮，畏知之力也。可望至大理，龙在田、许名臣迎降之，复以书谕沐天波，如与畏知言，天波遣子报命。永昌通判刘廷标上杭人，推官王运开夹江人，俱不屈，自缢死。可望分兵入丽江，悉取其数代所畜，厚待天波子，阴使刘文秀随之疾驰，度兰津桥，至永昌。会天波与乡官龚彝等于北城楼，遂携之，同杨畏知等俱至省。姚安举人席上珍拒贼见执，至省被磔甚惨。李定国至临安，临安为定洲都目李阿楚驻守，拒战甚力。定国穴地道置炮，炮发而城陷，阿楚赴火死，兵犹巷战。定国怒，执城中绅衿兵民，尽戮之于城外白场，所杀七万八千余人，而阵亡与自焚自缢者不与焉。初意遂袭阿迷、蒙自，取定洲，闻习宁有变，因尽掠临安子女而回。过河西，在籍巡抚都御史耿廷箓赴水死，其妻杨氏被执，亦不屈见杀。至晋宁围之，屠其城，并屠昆阳、呈贡、归化，所杀又数十万人。先是昆阳有孔师程者，以从军得官，纠合晋宁各城人拒贼，定国既至，师程入舟遁去。晋宁知州石阡冷阳春，呈贡知县嘉兴夏祖训俱死之。定国又尽杀临安被获妇女于路，亦千余人。江川知县周柔强不迎定国，率众屯于抚仙湖中之孤山，定国既至省，使人出击，尽歼之。盖迤东屠戮之惨，几与蜀省同，而迤西独免，宜楚雄人至今尸祝杨畏知不衰也。然城亡与亡，大节不夺，如冷杨春诸人，亦何可多得哉？可望、定国既俱回省经营土木，毁南城民居万间，作演武场。城内置四王府，砖石毁呈贡、昆阳二城为之。可望、文秀、定国与艾能奇皆僭称王，在籍御史任僎等，又倡议尊可望为国主。可望遂置六部等官，以僎兼吏礼二部尚书，铸兴朝通宝钱。括近

省田地，及监井之利，俱以官四民六分收取，各郡县工技，悉归营伍，以备军资。可望饶机智，既据有全滇，益自尊大，而其党犹侪视之。李定国尤崛强，每事相阻忤。明年戊子，可望与刘文秀等，议缚定国于演武场，声其罪，杖之百。既复相与抱持而哭，命定国取沙定洲以赎罪。定国心憾之，念相推奉已久，无能与抗也。初定洲归，屯兵湃革童，与万氏分险自守，其下汤嘉宾、陈长命等各据一山立营，相去数十里，为犄角之势。私通交址，借其援，以固诸蛮心。一日偶集于加宾营，定国侦得之，率兵遽至，围以木城，困守三阅月，绝其水源。诸蛮惧，出降者相续，遂械定洲等数百人回省，剥其皮。于是沐天波具衣冠，谢雪祖宗母弟妻子之雠，滇人之被沙毒者，亦咸以为快焉。(《滇考》)

己丑四月，孙可望遣龚彝之弟龚鼎献南金二十两，马四匹，移书桂林，求封亲王名号。给事中金堡固诤，以为祖制无有。而广西南宁府与云南广南府错趾，可望来书，有不允封号，即提兵出战等语。陈邦传恐甚，先封秦王，寻封为制郡王，可望不受后封。(《明季遗闻》)

四 镇

大厦将倾，虽忠肝照日，犹不能善其后，况恃势恣横，本起盗贼者乎？独靖南之殁，人有余哀，至今村赛列之神庙，与武穆埒。未可同日而共道也。

靖南侯黄得功字浒山，京营名将也。尝败张献忠于潜山之方岭，杀万人，献忠几获而佚。为人戆而忠，所部不过三万。每战，身自冲突，劲疾若飞，江淮人呼曰："闯子。"几诧以为无敌。(《绥寇未刻续编》)

靖南起徒步，为郡商执鞭往都，经山东，值响马；众商俱逃遁，靖南独手提两驴蹄御贼，贼无不披靡，由是勇名震远近。(《啸虹笔记》)

休宁汪耐庵曾拜靖南侯门下。高杰引兵争扬州，公从靖南侯饮，盘列生彘肩，割啖之。帐下骁将能饮者，以次坐，人浮巨觞。有丘总兵弟守备，辞不能饮，侯怒，欲杖之，总兵目公，公大笑，侯问故，曰："生笑丘守备腿不及杖粗也。"侯笑而止。俄报高兵十里外将至矣，侯笑饮不动。又报距五里，又报仅三里，饮如故。乃报已抵城下，侯乃上马，旁一卒授之弓，执左手，又一卒授之枪，挂于肘，又一卒授之鞭，跨左腿下，一卒授之锏，跨右腿上；背后五骑，骑负一箭筒，筒箭百，随之往。抽箭乱射，疾如雨，箭尽掷弓，继以枪，枪贯二骑折旋，又击死二骑。须臾掷枪，用鞭锏双挥之，肉雨坠，众军已歌凯矣，归而豪饮如平时。(《柳轩丛谈》)

黄得功副将林报国勇敢当先，为得功前锋，所向有功。左金王、老猢狲、革里眼等，数惮之。革贼大管队二将者，王营中以骁勇闻，设伏以待报国。报国恃勇深入，堕其伏中，二将截战，射伤报国之马，报国步战，遂不得脱。二将提报国首上山骂，诱得功，盖恃其有伏也，各路兵皆集，无一敢前。得功正切齿，欲为复仇，匹马直取二将。贼四起，用挠钩钩得功，得功奔回，二将追近，得功回身，联箭中喉落马。贼兵救夺，得功铁鞭打开，提归二将首级，以祭报国。群贼丧气，我兵惊散，自是贼营相传须避黄闯矣。(《寇志》)

靖南自刎后，金陵有人忽奔真武庙中者，跳舞大呼曰："我靖南侯也，上帝命我代岳武穆王为四将，岳已升矣。"言毕，手提右廊岳像于中，而已立其位，作握鞭状，良久乃苏。(《啸虹笔记》)

广昌伯刘良佐字明宇，故东抚朱大典之旧将，后总督淮扬再率麾下，从护祖陵，御革左，最后收永城亦有功。(《绥寇未刻编》)

东平侯刘泽清字鹤洲，家在曹县，尝一渡河救汴；壁垒未成，辄遁走。其为人好声色，将略本无所长，修科臣韩如愈一言之怨，乘乱徼半道斩之(上遣科臣韩如愈督江浙饷，马嘉植督闽广饷，泽清遣兵徂击之于东平戴家庙，而见白公贻清，询其名曰："非是。"既而遇韩，斫数刀，韩挺挺不挠，惟以幼子不宜杀劫者，曰："无与小儿事。"舍之去。马以变服免。如愈在垣，性严正无所依附，其纠泽清也。泽清持重币贿之，如愈呼使诮让，反其币。故及)。自云先帝已行封，而诏不达，故与广昌兴平拜独进侯，人莫得而辨也。(同上)

兴平伯高杰字英吾，系降将，初从孙傅庭于曾头冢破贼。又一年而郏县溃，潼关不支。杰率其下李成栋，杨绳武等十三总兵，有众四十万渡河，大掠晋中，鼓行南下，邳泗之间，惊曰："高兵至矣！"居人丧失魂魄。阁部史可法谋于朝，分江北地为四镇，一淮徐，一扬滁，一凤泗，一庐州，俾画疆以守，勿妄有所越轶。诏未行而军候言高兵先驱至江浦，颍守将张上仪巨炮遮击之，始却。职方司主事万元吉者，故武陵相监军也，亟请行，扁舟径造其垒曰："吾欲犒军，其将出告之，以戢兵听朝命，奈何索渡？"将曰："吾规欲寄家。"元吉曰："公等所进取淮北而并拏淮南甚便，过江逼天子辇毂地，今渡即先自溃乱，非公等所以兼为国家意也。"诸将佥应曰："诺。"顾独有意扬州。扬州居天下膏腴，有新旧二城，城外为肆卖区，子女环宝累万万。高放手剽掠人，屠脍日以百数，保者恐，授兵登陴，誓死守。江都进士郑元勋雅负才地，为乡里服，且忧拒守，而城未必全，锐然出身为游说，兼以早自异，无随俱死。高闻郑至，则大喜置酒，酣饮达旦，厚金帛遗之，且陈所以定居维扬，非有他意，相与约结而后入。郑自诩得高要领，气甚扬，语于众曰："高帅来，敕书召之也，彼手马相国聘礼以相示，且言入城，当镇慰父老以无动，苟如是，即南京且听之入，况扬州乎？"百姓闻之，叫呼起曰："元勋与高反卖吾城以市德。"捽其首，脔割之殆尽。是时史公方渡江誓师，高见扬人之暴骨者载道，虑公以为非法，趣其下宵坎而埋之。见升帐，洒然变色易容。既庭谒，而公平易朴诚，人人引见加慰劳，则大喜。然其中慢以易，久

之杰傲复出，固以元勋死无罪，请公诛首恶，开城门纳其兵。公弗许，谋止公以要之，渐屏其左右，见己所亲者，仗刀侍侧。公论笑不为动，徐草奏与以瓜步城，众稍稍慑服，公遂进而按部淮安。刘泽清之抵淮安也，过安东，守将丘磊邀取其辎重，恐贻侪辈笑，匿不闻。史公至，诸将俱櫜键迎，视高加恭，顾其兵徒虚夸不足用。公自念："谁可与共功者？不得不专意兴平，勿虞与靖南之交恶也。"初靖南分地在仪真，广昌在寿州，两人交颇合，泽清颇以唇齿倚。登莱总兵黄蜚之南也，道出维扬，惧为两人所胁，而素善得功，贻书请以兵逆。得功欣然，引轻兵三百骑来会。三义河守备某者，高裨将也，遽以告。高内疑士人叛已，而忌黄威名，得百姓心，骤闻而愕曰："是殆将袭我。"遣将卒出半道，别出千人，间走袭其城，而黄不知也，至土桥，解鞍下马作食。高精骑伏道旁者猝起，得功角巾缓装，出不意，亟环甲而飞矢雨集，所乘马值千金，俄中矢踣，腾而上他马驰去。高之遣兵也，戒之曰："若擒得功，必生致之。"战既合，有十七骑者，皆枭卒，追且及，注槊未下。黄大呼反斗，发腰间所余七矢，杀七人，矢尽挥长刀，复殪其三，乃及于大军以免，惟从行一百骑皆殁。高所出千人袭仪真者，夜至，守将丘钺、马岱侦知设守，令将军且食且休于城外，棋置炬火为疑兵。高兵知有备，不敢进，又望见炬火，以力趋半夜，实力尽，马岱开门出击，尽歼之。黄之还也，闻知，益大怒，按刀嗔目切齿。自以于同事本无歼芥，一朝见袭，又慨然于扬人之危逼，而思救之也。引广昌为之助，誓必与英吾一决。万元吉偕故将张文昌、李栖凤参语于两家者，百端，诇者曰："天长有傅烽，得功引真州之兵将以至。"高刘皆束戴应敌，高曰："曩千人多维扬猾少，吾故驱之，假于吾之士卒，讵至于败？黄不足擒也。"元吉侧身讲解，文昌、栖凤各以其众来曰："兵交绥，吾属置横阵以止斗，即阁部亦不得已于一行。"会得功有母之丧，公人吊，立而语之曰："土桥之衅，无智愚知其不义，今将军以国故亲故，而蠲盛怒，是归其曲于高，而将军收名于天下也。"得功色稍和，尚以失亡三百骑为恨。公命监纪应廷吉、陆逊之人高营曰："靖南听我矣，君何爱数百骑而害大事乎？"高如命人马，马羸多病死；公自以三千金偿之，又令高出千金为黄母赗。二憾之讲暂以成，陆犹未也。当是时兴平最强，公锐意中原，念非高不足以委任；其人虽抗暴，然慷慨识机变，可说而动。有僧德宗者，谈祸福奇中，高亦折节称弟子。尝与公及陆逊之四人者同坐，高谓僧曰："弟子他日得免于祸乎？"僧曰："居士起扰攘，今归朝为大将，为通侯，此不足为居士重。惟率从史居士，儒家所称圣人，我法所称菩萨，居士与之一志并力，可谓得所归矣，徒以问老僧无为也。"高不觉敛容服。高之妻邢夫人饶权智，高尝语人曰："邢有将略，吾得以自助，非贪其色也。"邢见史公出至诚，所以调护之良厚，乃亦劝高倾心。公喜曰："吾诚得高而训扰之，大事集矣。"命王相业监其军，奏李成栋、贺大成、王之纲、李本深、胡茂桢为大将曰："速驱之，可以专制河南。"高曰："杰既以身许公，而将使妻子暴露野次，非所以安内顾也，敢终用扬城为请。"扬士绅复震动，守士以未除馆为辞。公遽迁于东偏，虚己府以为之舍。邢夫人约其兵听节制，士民安堵无恙。高乃趣治装行，九月之十日，祭旂，疾风折大纛，西洋炮无故裂。应延吉私于其友曰："明年太乙在震，角亢司垣，始击掩迫寿星之次，法当蹶上将，吾惧阻众，不敢言。"睢州许定国者，七十余矣（许定国太康人，以故总兵赦罪出狱，收兵大纵掠，考城被其毒尤惨），毁家养士，负其功不得讨，上书诋高为贼。高由是怨许，常曰："吾见许必手刃之。"公之遣高图中原也，争之经年，始见从。定国惧讨，贻书公求自全计。公语其使曰："许总兵何地不可居，而必睢州乎？"兴平于十月十四日启行过徐州，以马士英指，斩其将程小子。小子者，丰沛大盗（小子名继孔，萧将健步也。宿州有乾贼，小子之仇，诬告与之通，官府不察，往擒，激变程下，从乾贼，自据所居之梧桐山为乱），马为凤督时所俘以献，未及诛，京师破而南下聚众，以恢复为名者也。定国闻之益惧。乙酉正月之十一日，高兵至睢州，定国先数十里跪马首迎，高扶起之曰："若总兵，奈何行此礼？顾尔众焉在？"许故縻其军以羸见，高嗤之曰："尔有此军，何不以之开藩乎？"居明日，召询之："若岂不知我之将杀汝而顾不去，何也？"许顿首曰："定国固知公之怒也，然不知其罪。"高曰："若累疏名我为贼，安得无罪？"许曰："此定国之所以不去也，定国目不知书，仓皇中假手记室，而代者误人公名，定国不知疏中何等语也！若以此杀定国，不亦冤乎？"高索记室者姓名，许曰："彼知公之怒也，先期遁，迹之不获。彼先去而定国不去，以明向名公者，非定国意也。"高粗人，见其屈服，且怜之，闻谩语以为信。无何，有某千户者，遮马投牒云："定国谋公。"兴平故以示勿贰，马前笞六十，送许诛之，遂刑牲约为兄弟。定国饰美妹进，兴平屏不御，笑谓之曰："军行无所事女子，第畜之，俟我功成后，以娱老乎！"定国唯唯退。时兴平大营去城二十里，悬王命旗于城闉曰："非有合，不得人。"从兴平人者，左右饶健三百人。十三日夜，定国张晏烧灯，厚具乐以饮兴平，令其少弟饮诸亲将在别所，妇女宾客，皆杂坐。酒半酣，许弟动静失常度，坐者觉，起而耳语兴平曰："今日之晏，视其弟志意有非常，得无谋我？"兴平推之以手曰："去，夫何敢？"亲将退而意亦安之，三百人皆沾醉。兴平所居为睢人甲第，垣墙高四周，有重廊复室，许于壁后置人，不及知。将卒俱就别所休息，卧榻畔，二三治衣书者，与传事小儿。漏将残，闻屋瓦历然有声，惊出视，则壮士逾垣屋者数十辈。兴平有备身铁杖，亟索之，已失，犹夺他人枪刀，斗而后就执，从者三百人，皆同毙。一人床下伏，值床箦陷而免，他日为人说其事。定国蹀血南向坐曰："三日来受汝屈辱，亦已尽，今定何如？"兴平大笑曰："吾乃为竖子所算，呼酒来，当痛饮死。"明日日中城不开，李本深、王之纲、郭虎攻东门始入，定国已渡河北去。睢人知其事，皆已行，诸将致疾于睢旁之二百里，悉屠之。阁部至徐州，初勿信，既而

审知兴平实死，大痛哭，知中原不可复图，至还师以返救根本。东平侯泽清乃于其间大治淮邸，极宫室之盛，取美人钟鼓以充之。尝搆一水榭，费千金，诸生争献歌诗颂功德，于天下事，置勿闻也。匿丘磊之怨，中之以他罪，顾就系所，置酒为极欢，卒文致之，以至于死。向特以计厚兴平，闻其死，与二镇谋曰："我维孺子不足立，固当分其众将之。"马士英持不可曰："彼所部恶肯轻属人？亟假诸将以军号，待固元爵长而还之以兵。"扬人之闻高死也，酌酒贺。靖南攘袂起曰："固当以此州还我。"引其师至境上。二月十五，公既还自徐州，令同知曲从真、中军马应魁入其营，问故。黄曰："吾为国大将，功最多，僻处濒江一小邑，高杰有何功绩而食数城？姑念其不终，割之以三县足矣，余地非高有也。"公曰："吾岂不知将军功，又非爱高而故右之也，因士马多而令不一，今日骤夺而明日必乱，乱且曰首难自将军始，其争之也。"黄挥其兵，姑少却，亦会高卢二监以王命解，因罢去，然其中不无鞅鞅。马、阮因之，故靖南遂为其所用。嗟乎！自古衅难之生，非人力之所可及，以予观乎四镇之事，土桥则其曲已甚，睢州乃不戢自焚。在督师止以大计用兴平，而靖南未能以苦心量师相。《诗》曰："纠纠武夫，公侯腹心。"信哉！其为腹心之难也。（同上）

许定国守河南某城，流贼奄至，箭如雨射之。定国立敌楼，以刀左右挥，箭尽两断，高与身等，笑向贼曰："若之乎？急归，人障一版来，受洒家箭。"贼挟版至，国射以铁箭，枝皆贯入于版，死焉，贼惊遁。（《舟居闲语》）

许定国常与众少年聚饮，众请曰："欲观公神勇。"许曰："可。"忽跃起，手攀檐前椽，全身悬空，左右换手，走长檐殆遍，颜色不变。（《柳轩丛谈》）

得功有爱将曰林报国，每用兵，报国辄为前驱，贼畏之，亚于得功。于是报国至而贼赵虎者佯北，诱报国深入杀之，群贼正相贺，而得功突入虎阵斩虎，贼众复溃而走。贼中有勇将，年少嗜杀，号无敌将军。于是无敌将军呼于阵曰："汝曹何怯也？吾为汝曹擒黄将军以来。"众贼皆按辔观之，无敌将军奋勇大呼，驰至得功前。得功立擒之，横置马上，左手按其背，右手策马去，贼众大惊。（《孑遗录》）

卷九　驱睡寄

寄园主人曰："一枕黑甜，最易费人神智，此圣人有不如博弈之叹也。中山千日酒，华山一欠伸，宁可为天下绳哉？取狂士则心薄乡愿，重勇侠则羞千古。无气骨男子，言定数则怨尤忽消，论报施则恩仇宜凛。至于医方以济人之急、仙释以解人之颐，均破我瞢腾良药也，统名之曰驱睡。"

狂　士

卑以自牧，正不须狂。虽然，小子狂简，德之基也，道之器也。颜延之四子，各得其父之一，宋主曰：谁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狂亦何病？

无锡王孟端工绘事，在京邸与一商人邻居。月下闻吹箫声甚喜，明日往访其人，写竹以赠曰："我为箫声而来，当用箫材报之。"其人不解事，以红氍毹为馈，乞再写一枝为配。孟端大笑，取前画裂之，而还其馈。（《列朝诗集》）

永乐中，曾状元棨体貌魁硕，文学充赡，朝野咸耸望焉。有交趾贡使，饮量绝人，上令左右举善饮者款之，或举二都护以对。上曰："朝廷上无一善饮者乎？"曾闻之，即自请往。上问曰："卿量几何？"曰："款此二使足矣，不必尽臣量。"于是饮彻夜，二使皆醉愧而去。翌旦谢恩，上悦曰："不论文学，只是酒量，岂不作我明状元耶？"益赐之酒。后病卒，且气绝，呼酒饮至醉，题曰："宫詹非小，六十非夭，我以为多，人以为少。易箦盖棺，此外何求？白云青山，乐哉斯丘！"（《玉堂丛语》）

常熟桑悦字民怿，读书一过，辄焚弃之。为博士弟子，谒部使者，书刺曰："江南才子。"使者大骇，延之较书，预刊落以试。悦校至不属，即索笔足之，使者乃敬礼焉。年十九，领成化乙酉乡荐，会闱策"胸中有长剑，一日几回磨"，为吴简讨汝贤所黜。又作《学以至圣人之道论》，有"我去而夫子来"语，为邱学士仲深所黜。三试得乙榜，年二十六，籍误以二为六，用新例辞不许，除泰和训导。仲深尝召令观所为文，绐曰："出某集。"民怿心知之曰："明公谓悦不法秽乎？何得若文而令悦观？"仲深为屈服。民怿既之官，仲深属提学掾善遇之。掾至，问桑悦令何在，岂有恙耶？长吏素遭狎侮，皆衔之曰："无恙，自负不肯来。"掾使吏往召之，曰："连宵旦雨淫，传舍圮，守妻子不暇，阿得候掾？"掾坐久，益两吏促之。民怿怒曰："始吾谓天下未有无耳者，乃今知有无耳者，掾是也。与若期，三日后来，复则不来矣。"掾闻，欲收之，缘仲深不果。三日后诣掾，长揖就列，掾厉声诃之。民怿前曰："昔汲长孺不拜大将军，至今两贤之，明公奈何以面皮相恐，薄待廖廓之士耶？"因解绶请去。掾不得已，下阶留之。御史闻悦名，召令说诗请坐讲，讲未竟，即跣足爬垢，御史不能耐，乃罢讲。迁长沙通判，调柳州，意不欲行。人问之曰："宗元久擅此州名，不忍遽往夺之耳。"会外艰归遂不出。居家益任诞，褐衣楚制，往来郡邑间。民怿在燕市，见高丽使臣，市本朝两都赋，无有，心窃耻之，作《两都赋》。慕阮公咏怀，作《感怀五十四章》；居长沙，著《庸言》，自以为究天人之际，非儒者所知也。吴郡阎起山秀卿作《二科志》，以民怿首列狂简，曰："狂者未尝无人，至如民怿可与进

取者也。”(《列朝诗集》)

常评事伦字明卿，山西沁水人，正德六年进士，除大理寺评事，谪寿州判官，迁知宁羌州，卒年三十四。明卿多力善骑射，时驰马出郊，与侯家子弟挟少年较射。问知为常评事，奉大白为寿，辄引满挥鞭驰去。又时过倡家宿，至日高舂徐起赴朝，参朝吏诃之。敖然曰：“故贱时过从胡姬饮，不欲居薄耳。”中考功法，调判，庭詈御史，罢归，益纵声伎，自放酒。间度新声，悲壮艳丽，善书画。好彭老房中法，谓神仙可立致。从外舅滕洗马饮大醉，衣红，腰双刀，驰马渡水；马顾见水中影惊蹶，刀出于腹，溃肠死。平阳守王溱为之收葬，有《常评事集》四卷，其《吊淮阴侯诗》，中原豪侠，至今犹传之。(同上)

王稚钦为文顷刻便就，多奇气，然好狎游，黏竿风鸥诸童子乐，又蹶不可驯，父母扶扑之，辄呼曰：“大人奈何辄虐海内名士耶?”为翰林庶吉士时，已有名，其意不可一世，仅推何景明而好薛蕙、郑善夫。故事，学士二人为庶吉士师，甚严重，稚钦独心易之。时登院署中树，而窥学士过，故作声惊使见，大恚，然度无如何，佯为不知也，乃已。当授官给事中，用言事过，诏特予外补裕州守。既中不屑州，而以谏出，知当召，益骄甚。台省监司过州，不出迎，亦无所托疾。人或劝之，怒曰：“龌龊诸盲官，受廷迎耶? 当不愧死。”一日出候其师蔡潮，以他藩道者，潮好谓曰：“生来候我固厚，而分守从后来，亦一见否? 且生厚我以师故，即分守君命也。”稚钦曰：“善。”乃前迎分守，分守既下车，数州吏微过，当稚钦笞之十。稚钦大骂曰：“蔡师误先生见辱。”挺身出，悉呼其吏卒从守，勿更侍；一府中慑伏，亡敢留者。分守窘，不能具朝铺，谋于蔡潮；潮为谢过，稍给之，仅得夜引去。于是监司相戒，莫敢道裕州者。既归愈益自放，达官贵人，来购文见者，稚钦多蓬首囚服应之。间衣红纻窄衫，跨马或骑牛，嘘歌田野间，人多望而避之。(《玉堂丛语》)

黄谦工部主事，会试时过书肆，有《菊坡丛话》四册，持阅之。傍一人从公借阅，视其貌寝甚，调之曰：“老鼠拖生姜。”讥其无用也。其人微笑，私问公姓名。后与公同第官刑部，会公以夤缘事发，参送法司。其人坐公受贿削籍，过司日，大声曰：“老鼠拖生姜。”公始悟结怨之繇。(《座右编》)

沈周名重一时，苏州守求喜画者，左右以沈对，便出朱票拘之。沈至，命立庑下献技，沈乃为《焚琴煮鹤图》以进。守不解曰：“亦平平耳。”明年人觐。见守溪王公，首问：“石田先生无恙乎?”守茫然无以应，归质从者，则朱票所拘者也。守大惭，踵门谢过。(《笑史》)

鹅池生宋登春好诗，吴人徐学谟为荆州守，自往物色之，至再，始见。明日戴紫莾冠，衣皂缯衫，报谒，踞上坐，隶人皆窃骂之。守为授室城中，约移居日往访。属有参谒，日旰往，生键扉卧，不纳守。守令人穴垣入，生方科跣，席一藁偃卧壁下；守强起之，索酒尽欢而罢。守罹景藩之难，赴逮江夏，生送至岳阳而返。后数年，守坐废家居；生为道士装，持一钵，裹败衲，行乞三千里，访守海上，居三月别归。(《列朝诗集》)

丰主事坊字存礼，鄞县人，为人狂诞傲僻，纵口徇意，所至人畏而恶之。尝要邑子沈嘉则具盛馔，结忘年交，相得甚欢。或间之曰：“是尝姗笑公诗。”即大怒，设醮上章，诅之上帝。所诅凡三等：一等皆公卿大夫，有仇隙者；二等则布衣文士，嘉则为首；三等鼠蝇蚊蚤虱，其狂易可笑皆此类。(同上)

邹平耿尚忠做秀才时，以绢送染局，屡索不得；见局中有帐簿，览竟投之火，染博士窘甚。耿曰：“汝付我绢，我还汝簿。”博士如命，取纸笔誊出，一字不差。宏治戊午中试第二名，署句容教谕，取士分房得李某等。后数十年，李以都宪巡抚山东，耿进谒，为门吏所阻，袖石击鼓，自言耿尚忠来见。巡抚倒屣出迎，极尽绸缪，赠之金不受，跨蹇而归。(《梅窗小史》)

勇　侠

一勇之夫，虽万人敌何有哉? 最爱唐人云：“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似君，谁有不平事。”又云：“我有莫邪剑，不报小人仇，若而人者愿，与之把臂人林。”

宋莫者，身小而勇健，善手搏，以便捷取胜，吴下目为小虎。自言遇灌口二郎，授以法。明文皇时，外国进长人曰海衰，膂力绝伦，诏募能制之者。或以小虎荐，召见，令与角技，上临观焉。海衰身长逾丈，声鸣如钟，伏下见者皆辟易。顾小虎眇然一夫耳，海衰固弱视之，前提其髻，去地数尺曰：“尔欲何等死?”小虎佯作咿嘤状曰：“任公死生。”乘其不意，径捉其肾囊，力碎之。海衰不胜痛，偃于地，为小虎拳蹴至死。上喜，厚赏之。(《枝山野记》)

景泰己巳，也先退后，总兵石亨坐张掖门飞楼上，望见一骑搴旂，一骑挟弓矢，将薄城下。亨侄彪请出斩之，持斧骑而往，亦纵一骑，扬旂前迎；寇弯弓引满，登矢射彪。亨遥见彪骑上如瓜堕地，彪纵骑奋而前，一斧砍落其首。搴旂骑遁去，获其弓，亨彪共挽不能开。如瓜者，乃马鞍判官头，战马制此独高，可以遮胸，必瘿木乃坚。今尚射断，若使低而不坚，一矢透心矣，寇力亦勇哉! 首大如斗，非彪曷敌也?(《庭闻述略》)

汤参将胤勣字公让，襄武王曾孙也。十五六，入学为生徒。应天尹下学，传筹召诸生，后至当笞；大呼折尹，声撼庭木，攘袂走出，题诗府署，阖扉而去。周文襄

闻其名，召令作启事郎，立具状数万言。文襄上书，荐其有文武才，驿召赴京。于少保请试之，立将台下，摘古今将略．及兵事以问，应对如洪钟，万众环视叹赏。于公入对，授锦衣卫百户。(《列朝诗集》)

江罗德善歌，慷慨好侠，有膂力，能陆地行舟，精武艺。嘉靖末年，流贼入闽，铅山刘显奉诏入闽征寇，与贼遇，我师失利；贼益猖獗无穷，官兵往御，莫敢正视。罗德超身与战三日，贼窘，明日复战，贼以大帐覆罗德而执之为脔。县官义之，岁给米养其母妻。(《铅书》)

王慷海盐人，生有神力，尝以指触破屋壁穿之，而指无伤。与人较艺寺廊，脱衣挟柱础压之，始就搏，众惊拜为师。驾漕艘入都遇劫，慷佯执艀不顾，第取一大竹，用胁夹破之为薪，而劫者尽敛手去。有徒豪伦欲尽其艺，俟慷饭，持铁叉刺之。慷手饭甑底当叉锋，跳入伦怀，以二箸贯伦鼻孔，仆之地，其捷如此。(《卫志》)

有二贾误入终南山中，猿啼虎啸，惊怪殊甚。二贾自分必死也，望烟炊进，得草庐，有老妪讶之曰："尔何来？吾儿勇且武，遇之则死，宜速去。"二贾求哀，老妪不得已止之。俄有勇士以铁杖肩二物，前一虎，后一鹿，娇而归。入室，老妪语之曰："适有二贾，吾援焉，以候，请见之。"二贾为通姓氏，且告以失路艰辛状。勇士怜之，遂出酒肉为饷，了无害意。翌日二贾告行，勇士送之，及半途而返，且告之曰："勿语吾姓名。恐见知也。"(《萃野纂闻》)

一瓢道士少读书不得志，走海上从军。时海寇方盛，道人拳勇非常，从小校得功，至裨将。后失律畏诛，匿于盗群，出没吴楚间。久乃厌之，以赀市歌舞妓十余人，卖酒淮扬间，所得市门资，悉以自奉。诸妓更代侍之，无日不拥艳冶，食酒肉，听丝竹，饮食供侍，拟于王者。又十余年，心复厌之，亡去，常持一瓢乞食湖湘间。后至沣，沣人初不识；既久，出语颠狂，多奇中，发药有效。又为人画牛，信口作诗，有异语，人渐敬之。馈好衣服饮食，皆受而弃之，人以此多延款道人。道人栖古庙中，一日于炉灰里取金铤，付祝云："为我召僧来礼忏。"忏毕，买一棺自坐其中，不覆，令十余人移至城市上，手作拱揖状，大呼曰："年来甚扰诸公，贫道别矣。"虽小巷间，无不周遍，一市大惊。复还至庙中，乃仰卧命众人曰："可覆我。"众人不敢覆，视之已去矣，遂覆而埋之，举之甚轻，不类有人者。(《袁小修集》)

一门客游大老家，久而无所事事。一日方群相宴坐，大老曰："客何好？"曰："客无好也。"曰："客何能？"曰："客无能也。"举坐皆笑。客曰："亦有微长，能箍桶。"大老曰："请面试之。"命放一铁箍旧桶，去席五尺许，取竹于座上编成圈，随手掷之，其箍已将桶腰收密，而旧铁箍落矣。再作一圈，复如前掷之，恰箍桶底，而底旧铁箍又落矣。大老惊曰："神技也！客必有他能，愿赐观之，勿秘。"客笑曰："弹雀可乎？"腰出小刀二寸许，向檐间掷飞雀，腰截落地而小刀依然在手。连掷四五雀皆然，徐收绕于指，若一环状，而后藏之。大老骇甚，知其剑侠也，厚赠而遣之。(《柳轩丛谈》)

休宁吴虎文雄膂力，尝客金陵，杂稠人中观剧。明季最强暴不逞者，莫如西北辽人，偶一人误以泥靴踹污虎文朱履，方陪笑举衣，为虎文拭泥，虎文恶声加之。其人怪虎文文弱书生，乃敢叱我，拳殴虎文。虎文随以手挥之，其人辄仆，而其党公忿成群，来殴虎文。虎文声色不动，触之无不伤者，其党充营军者愈集，围虎文数层。虎文谈笑应之有余。适参将道经其地，素与虎文善，乃叱众散。虎文之勇，由是益震金陵。一日在常熟某先生坐，方诩其技，一老人道装者微哂之。虎文怒，诘道人何方人，且曰："若亦知枪棒乎？"告以新安之歙邑人，虎文益怒，诘曰："若亦知歙之膂力第一人毕昆阳乎？"道人曰："吾兄子。"虎文笑其诞，出座欲与较枪。道人持枪笑曰："欲让若干？"虎文瞪目不解所谓，道人曰："吾手前握枪杆一尺，则子枪当长我枪一尺，是让矣。子亦如吾侄，受我让五寸乎？"虎文从之，运用枪法，直取老道，老道全不为动。乃虎文用枪到极巧妙处，几中老人，然后直前一折，虎文枪已落手飞墙外矣。虎文不觉屈膝，老人笑扶之起曰："子枪法诚善，惜用之太急也！吾与子戏，岂忍伤子？但令空手足矣。"(《柳轩丛谈》)

天启二年三月，操江徐必达年七十二岁，出巡至仪真，带家兵三十人，又带铁关王刀一把，重七十三斤。十三日阅水操，内有家兵四人，能舞其刀，余兵及看者数万余人，皆不能举。自耿操江为关白之变，于万历廿四年出巡至今，计廿六年，未见有操江按临。(《先曾祖日记》)

休宁令张天成，故辽东将家子，自言十七时，见许定国与其祖饮，从者以其弓从，请开之不可，强开之，努力仅寸许，两背腋已伤骨矣。(《万青阁偶谈》)

黄仲霖为监军，归休宁时，携一长人甚奇伟，不知者以为巨无霸。然不敢近。一旦休少年中，一有胆者力击之，则怖而走矣。近陕西王辅臣反时，有步兵长九尺，操大刀猛鸷，多战功。图学士欲生擒其人，以数千骑围之。其人曰："何阻咱归路？"众曰："学士公欲见汝。"其人曰："要认咱。"忽抚躬掷一大履，众方眩视，急杀开血路而走。后辅臣降，其人仍为走卒，无甚异。(《啸虹笔记》)

四川韩巡抚遣心腹吏解金数十橐至都，道山东，晚宿一古寺，吏脱鞍马，环绕夫役，枕刀睡橐上，晨起人马如故，而橐化乌有矣。吏骇甚，诛求侍僧，仅贫麤数众，

非能盗重赀者也。遍访杳然，不得已，归诉之韩，韩震怒，重考解金人，悉下于狱。系既久，吏哀吁：愿以全家易一身出囹圄，不探真消息，死不瞑也！韩素信吏，许之。至失金地，远近密访，绝无耗如前。一日大树下见瞽而卜者，席地坐，大书于招者，专卜大事。吏异之，扣以失金状。瞽者笑曰："速命人舆我，得下落矣。"吏喜从之往，肩舆人听瞽者指挥，左则左，右则右，皆巉岩山径，无复人烟。已而夕阳在树林中，时闻虎啸声，吏色然惧；瞽者忽喝舆人住，前指吏曰："请从此三折而东入深林，则知金所在，余不敢偕子同往也。"吏匍匐奔至，曲折殊甚，穿深林，果得一大庄院，为阍者所呵，吏以直告。阍曰："若何事饶舌？虽然，业已来，候吾王登殿自诉也。"吏随入门数层，巍然台殿，丹碧射目。时日已西匿，屏息檐下待。少顷，灯火辉煌，仙乐作自内殿，几半里，剑戟森列，侍卫如云，非复人间。殿上一王者，童颜道貌，如老君，傍拥以羽幢宝剑，扶辇人环珮锵然。王者呼从者引吏前问曰："汝韩某命来索金者乎？"吏惶恐屏息，不能对。王者曰："此处无义之金颇多，盖引彼自认。"绕道至一库，则金银与栋齐，吏认前所解金，封识宛然未启也。复返殿上，仙乐再作，王者已退矣。侍者传令吏暂住数日，俟回音，朝夕闭一室，穴窗投以食。将半月，吏悔恨无聊，欲逃无路。偶见室有小门，试入之，又一洞天。吏方徘徊间，忽腥风自墙树落，血滴衣袂，月下详瞩，皆人头及断手脚也。吏魂胆俱丧，急返故处，不能成寐。约三漏，殿上传吏出，则王者侍从灯火，罗列如前，吏长跪听命。王者曰："吾不忍累汝全家，有扎复汝主，金不可得也。"吏唯唯，从者授书，一力士挟之出行，小径如云雾，足不履地，将黎明，已至通衢，力士曰："第可归矣。"回视之，影已灭。吏跋涉月余，归成都，述其事于韩。韩始不信，吏出书，韩自启之，悚惧失色，汗浃背。退即尽释解金人，人皆莫解所以。后韩卒，其亲随人云："一月前有人入韩卧内，截其辫发，及枕畔印钥去。"韩不敢诘。王者所封扎内即此也。后遣人遍访，迷其径，不可得。(《隶园杂说》)

尤世威为总兵时，往谒蓟辽督府曹文衡，文衡尊严不少假。更谒侯司徒恂，司徒公谕令勿长跪，相见如弟子礼。世威感悦，愿效死。后司徒公行边，至黄化镇上遇火炮灾，司徒公压于敌楼下，背上积二十二死人。世威震而仆五里外，起立卒不肯去，号而呼求司徒公。复至敌楼，适有电光照司徒公，世威乃趋而抱之，而以手起其二十二死人者。火及冠，脱其冠，及袍，脱其袍，遂烧其须，及其左耳。世威坚不动，竟袒而负司徒公以出，行四十里，抵于山下，边人谓之尤半耳云。(《壮悔堂集》)

汶上有响马肆劫，众捕方逡巡，见翁媪并辔来，识之，遮拜翁马首求助。翁笑曰："余夫妇朝泰安娘娘，何暇为人擒贼？"众哀请，媪忿然曰："老娘出一臂可乎？"众喜，遮拜媪前。媪挈怀中所抱孩付翁，以己驴易翁马，挟弹呼众曰："速随来。"骑如飞鸟，踪旋火。众驰二三十里，见媪缓辔返，有愉容："车装财物，若辈前往收还，诸贼奴，老娘已纵之矣。"遂去。众趋前林，果不谬；盖老媪能挽铁胎弓，以铁丸弹人，无不立死。所乘又追风马，贼众素呼为某太太，闻其名即遁耳。(《柳轩丛谈》)

大铁椎不知何许人，北平陈子灿与遇河南宋将军家。宋怀庆青华镇人，工技击，七省好事者皆来学，人以其雄健，呼宋将军云。宋弟子高信之，亦怀庆人，多力善射。长子灿七岁，少同学，故尝与过宋将军。时座上有健啖客，貌甚寝，右胁夹大铁锥，重四五十斤，饮食拱揖不暂去。柄铁折叠环复，如锁上练，引之长丈许。与人罕言语，语类楚声，扣其乡及姓字，皆不答。既同寝，夜半，客曰："我去矣！"言讫不见。子灿见窗户皆闭，惊问信之，信之曰："客初至，不冠不袜，以蓝手巾裹头，足缠白布。大铁椎外，一物无所持，而腰多白金，吾与将军俱不敢问也。"子灿寝而醒，则鼾睡炕上矣。一日辞宋将军曰："吾始闻汝名，以为豪；然皆不足用，吾去矣。"将军强留之，乃曰："吾尝夺取诸响马物，不顺者辄击杀之；众魁请长其群，吾又不许。是以仇我，久居此，祸必及汝；今夜半，方期我决斗某所。"宋将军欣然曰："吾骑马挟矢以助战。"客曰："止，贼能且众，吾欲护汝，则不快吾意。"宋将军故自负，且欲观客所为，力请客。客不得已，与偕行。将至斗处，送将军登空堡上，曰："但观之，慎勿声，令贼知汝也。"时鸡鸣月落，星光照旷野，百步见人。客驰下，吹觱篥数声；顷之，贼二十余骑四面集，步行负弓矢，从者百余人。一贼提刀纵马奔客曰："奈何杀吾兄？"言未毕，客呼曰："椎！"贼应声落马，马首尽裂。众贼环而进，客从容挥椎，人马四面仆地，杀三十许人。宋将军屏息观之，股栗欲堕；忽然闻客大呼曰："吾去矣！"地尘且起，黑烟滚滚，东向驰去，后遂不复至。(《魏叔子文集》)

松陵周姓者，道登相公族裔，不自检束。凡暇日则负手井阎间，忽遇外来少年，相与泥首曰："我周之世仆，名二舍，飘零道路，令归服役。"周睹其眉目英伟，语言次第，不类下佣，始拒之。因舍执礼愈卑，遂留住败屋中，以示相却之意，舍了无去志。适因出探友人，舍亦随行，见友人书室中闽兰盛开，磁盆檀架，叹赏不已。舍云："奴当为郎君致此。"周以妄言，不答而返。诘朝则兰已宛在，惊驰呼舍，责彼行窃，损我家声。言未毕，友人趋至，见兰大笑曰："吾兄欲此，何不明示，乃作梁上君子耶？"周以舍告。友曰："吾固疑兄素非勇者，岂能轻越重垣，必有肉飞仙佐之耳。兰不足惜，兄可督其见还，我辈伏暗壁中，窥其形迹。"周如约谕遣，舍无难色。是夜漏再下，见舍悬空而下，皂帔绛帻，左挟兰，右匕首，捷如健鹘人云，不暇转瞬。迄晨次，周密讯，友云："静夜无闻，惟一丝玄雾，矫下檐楹，即觉霜雪侵人，战栗不已。少焉秉烛就视，则兰已置之旧所，不移毫

发，只花叶凋谢矣。周归，旋召舍语："若有术如此，自非无故相依，然稍为漏泄，祸将及我，可速他图。"舍奋然而出，不知所往。（《西皋外集》）

休宁程宗斗弱冠好枪棍。祖付三千金命贾，宗斗携往河南少林寺学武艺，罄其橐。少林例：学成者，能打散众木偶，方许出寺，否则必欲去者，乃由狗窦出耳。宗斗学既久，独能打散木偶，既出，惧祖责，不敢归。父遣人访得之，闭诸室，不令他游。后父挟重赀，偕之往北京，道遇响马贼，父惧甚，匿草间。宗斗独敌数十人，皆辟易，响马惊拜曰："神人也！"邀其父子至山，宴而后归其橐。宗斗从之，方半酣，偶闻门外喧哗，急跃起如飞鸟，掠檐间，忽不见。群盗惊甚，少顷自门外从容来曰："吾乍闻喧，将试吾拳勇，乃下人噪杂，不足辱一挥也。"盗皆色然恐，急还其行装，送其父子归。其父亦讶甚，曩亦不知其技勇若此也。后恐其将入匪类，不令出游，遂以商贾终焉。（《怀秋集》）

定　数

人不思所以胜天，猥云定数，可粲也。顾蝇营狗苟，溺洪波而莫返，静听旧事，未必不因之自淡。乌必废诸？

赵涓精弈，号为国手。成化初，有二善弈者，充供奉；上命二人与涓弈，以金合贮，赏胜者。涓连胜，叩首领胜。两人夜叩涓曰："吾两人无他长，徒以弈事上，公今连胜吾两人，名成矣。脱再屈我，于公名不加增，而置吾两人何处？今愿以白金一笏为公寿，明日对，佯北一局，小假吾两人颜色，感公长者。"涓许诺。明日果佯北一局，两人即叩拜，开金合，则中贮锦衣、空名御扎，及一牙牌也。帝意本官涓，涓竟不得，帝叹曰："孰为天子能造命哉？"（《昨非庵集》）

昆山舟帅杨姓者，雅与金姓者善，金死，有子曰三，年十七，窭甚。杨怜之，招入舟，既久，以其力勤也，爱之。杨夫妇无子，一女年相若，因以妻三。岁余，三沾瘵，日渐尪羸阽危，杨夫妇始悔恨，辱骂不绝。一日江行，泊孤岛下，赚其拾薪弃之，挂帆去。三欲归无路，痛哭将欲赴江死。既又念岛中或逢人，冀可救援。转入林中，至一所，见戈戟森列，徐侦之，无所闻。渐就阒寂，仅有八大篋，封识完好，不知何为。盖盗所劫财，暂贮此地。三乃匿戈戟沟中，更临江滨，适有他舟经其处。三招之来曰："我有行李，待伴不至，可附我去？"舟中许诺，悉以大篋入舟。行抵仪真，问居停主人家，密启篋视，皆金珠也。即其地售得如干，服食起居非故矣。既收童仆，复买妾。一日行过河下，杨舟适在，三识之，杨不知也。三乃使人顾其舟，云湖襄贾，辎重累累，舳舻充牣。先是杨弃三时，女昼夜啼哭，不欲生；父母强之更纳婿，女不从。至三登舟，舟人莫敢仰视，女窃视之，惊语母曰："客状甚似吾婿。"母詈之曰："见金夫不有躬耶？若三不知死所矣。"女遂不敢言。三顾女，佯谓舟人曰："何不向船尾取破毡笠戴之？"盖三窭时，初登杨舟有是言也。于是妻觉之，出见，相与抱哭，欢如平生；而杨夫妇罗拜请罪，悔过无已，三亦不之较，寻同归三家焉。未几，会剧寇刘六刘七叛入吴，三出金帛募死士，从郡别驾胡公，直捣狼山之穴，缚其渠魁，讨平之，功授武骑尉，妻亦从封云。（《鸿书》）

刑部郎陈某，谪守曹州，岁久不调，以形家言，造危楼于州前，兼以游赏。楼旁为国子生杨森居，嗔其碍己，诉陈，陈不顾。亡何，灵宝许襄毅公进以直指使临州，生复诉之；公即往登楼观视，时陈宴乐之具皆不及彻。公叹息，命毁楼，改为州库，督役掾于楼壁，折得一砖，题云："许吏部，许吏部，毁高楼，盖州库，恼杀陈知州，喜杀杨知固。"公闻，以讯当时匠作，答曰："当时有施道人题此，众不识字，莫知所云。"公后官冢宰，杨令固安，陈以此愤卒。（《耳谈》）

张明经谒选，黯夜与一人聚蔀屋下，互问籍里。明经曰："我武昌人。"其人曰："我济南人。"又问公："既楚产，蕲有巴水驿乎？"曰："有之。"明经曰："公问此何意？"曰："我始生仅一岁，家失火，众皆奔避出，独遗我榻上。忽火中有声曰：'莫烧死巴水驿驿丞。'又若有撼遏火势者，人因得入，抱我出，今恐选得此驿耳。"及明观榜，果巴水驿丞。（《珊瑚》）

浙江壬子科，按察副使端明胡公，副都御史忠烈孙公，新建伯文成王公同榜，皆浙人。宁藩之变，胡公发其谋，孙公殉其节，王公成其功。然当在棘闱，有为大声者曰："三人做得好事。"莫测其故，后始验为宁藩发也。（《耳谈》）

兴化郡丞朱士容海妇有妊，求梦于九鲤仙，梦人示以科举案，视惟一魁字，后果生男，名魁儿。儿亦颖甚，谓必验之。乃年二十得危病，自曰："魁字二十鬼也，吾其休矣！"果卒。文徵明父林守温州，忽病，令人祈梦于仙。仙曰："孔老人之言即是。"明日有老人告曰："命解之木，共得板五十六片，内三片坊无用。"问："汝何姓？"曰："小人姓孔。"公大骇。唐子畏寅亦以寿向仙祈梦，梦人示以中吕二字，不晓何语，后见东坡《满庭芳》，词下有中吕字。词曰："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亦默然，而二公俱卒，年皆五十三。（《迪吉录》）

《春明梦余录》云："辽之正殿曰洪武，元之正殿曰大明，后之国号年号先定焉。"余谓明崇祯间，筑拱极城于卢沟桥，前曰顺治，后曰永昌，一为本朝年号，一符闯贼僭号。又闻父老传刘诚意对明太祖国祚之问云："逢顺则止。"一闯贼僭号大顺，亦何足道？实符本朝顺治年号。若匾额曰清明鼎望，清朝宿望，清朝柱臣之额，不一而足，岂非前□耶？"（《万青阁偶谈》）

青田有庙祠，在其邑之街衢。丙戌丁亥间，有大帅督兵过而恶之，下令拆毁。甫堕一墙，即于中得剃刀一张，顺治钱一枚。帅见大骇，乃止不毁。(《悬榻篇》)

报　施

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卓哉醇儒言也。行一事而先筹果报，君子嗤之矣。独是福善祸淫，由来已旧，吾侪即不必因之望报，徒毅然莫顾其后，而垢恶日滋，则又断乎其不可。

江浦郑氏，累世同居，尝列十木柜，五柜贮经史，训族子弟；五柜贮兵器，备不虞。中榜孝友堂，乃建文君笔也。永乐初，或诬建文君匿其家，遣使廉之。使者未至三日前，堂榜因素朽堕地，撤之。使者至，莫可踪迹，及发柜，恰见经史。事闻，乃斩诬者。(《臣鉴录》)

龚偎本舟子，成化庚子八月，行次扬子江心，会大风雨，挤一富商溺水，尽攘其有。归乃弃棹，舍于扬州，建高楼巨室，改事生殖，以享富贵。偎后生一子，抚育既长，视父如仇敌。一日□有祈鸾者，偎叩首曰："敢请大仙，何吾父子不相得之甚也?"判云："八月风雨何太恶？扬子江心波浪作。二十年前即此人，请君试把心头摸。"偎凛然惧祸，尽贻其有于子，远窜。(《野记》)

陆文定公树声，松江人，以大宗伯致仕，年六十无子。夫人为密置十鬟，诞日设宴，出为寿。公曰："更为我取百金来。"金至，悉召其父母谓之曰："吾老不足辱诸女，各赠十金为嫁资，使更择婿。"后邻家女三许人而三婿死，里中以为不祥，无敢聘者。公曰："是真吾妾矣！"遂娶之，生子彦章，犹及见其登进士，仕至光禄卿。公寿九十七，朝廷为立百岁坊。(《续昨非录》)

吴人王翰景泰中为御史，上疏劝易储，与南城禁锢事甚力。及英宗复辟，攻于肃愍。数言前二事之非。英宗悦之，时有赏赐，许以大用。一日上御文华殿便室，架历朝章疏，凡留中者俱在。忽骤风飘一本，宛转上前，取而阅之，则翰劝易储及南宫禁锢疏也。急宣翰来，以为复有赏赐，既至，上发前疏示之，翰叩头出血请死，上遽叱出诛之。(《惩恶百条》)

有徽商过九江，见江干有舟被劫，商泊而救焉。内有孝廉七人，各给以衣食，且赠路资而去，初不问七人为谁。明岁癸未登第六人，其一为莆田方万策。久之，万策分巡嘉湖，屠宪副冲阳谯之，其时商以资尽，自鬻于屠为奴矣。方道见其侍谯骇之，呼至几前，细审来历，因曰："尔曾记八年前活数人否?"商曰："某已忘之。"良久乃云："曾在九江救失盗者。"方道出席长跪曰："我恩兄也，七人之中，我与焉。"即告屠，赎至公廨，款月余，赠千金，又柬同难者赠之。商携资重营，犹不失为富翁。(《座右编》)

聂以道曾宰江右一邑，有人早出卖菜，拾得至元钞十五定，归以奉母。母怒曰："得非盗而欺我？况我家未尝有此，立当祸至，可速送还。"子依命携往原拾处，果见寻钞者，付还其人，乃曰"我原三十锭"，争不已，相持至聂前。聂推问村人是实，乃判云："失者三十锭，拾者十五锭，非汝钞也，可自别寻。"遂给贤母以养老。(《快心集》)

宏治辛酉，山西和顺县一粮户，往布政司取通关，忽梦至一所，山西一省之官皆集。俄有符使斋文书一通置案，众曰："天榜至矣！"开榜，旁一官唱曰："第一名李翰臣，大同府学生。"大同府县皆起应曰："其人孝友，多为人方便。"至第六名陈桂，和顺县应曰："其人事继母能孝。"至三十四名，县官应曰："其人放私债，迫死二人命。"中坐者举笔勾之。至四十一名，县官应曰："其人不孝，且逐其弟为人佣。"中坐者举笔又勾之。至五十九名，县官应曰："其人捏词写讼，受害者凡几家，死者凡几人。"中坐者夺笔抹去。唱名毕，中坐者令人各举所知，众举凡二十五人，中坐者择九人，写讫，粮户醒而默记之。次日领通关，回至盘陀驿，遇陈桂曰："公今年中第六名矣。"桂不信，因述其事；及榜发果然，余皆符所梦。(《臣鉴录》)

南昌有李某，业木，段某业针，刘某业星命。嘉靖间，俱以岁旱迁湖省金沙洲家焉。比邻乡戚，情好甚笃。亡何，李有侄乔来相依受徒。乔工制举业，徒者日众，修脯渐饶。刘视其星命当大贵，时段有女，少乔五六岁，刘因执伐以聘，明年庚午，乔归应试，欲娶女偕归，而段之妇忽中变，谓："富贵未有期，乔固窭人，罢口诵即饥矣，奈何舍爱女适他省?"然不可背盟，遂为计诳乔，谓女当夜登舟，而己当送半道始返，实则赝女，乔与刘皆罔识焉。乔归，即以儒士乡会联捷，副刑部郎。久之擢守成部，便道还过湖省，馈贻段父母甚厚，而为礼甚恭。段女适萧子，败荡日贫，而羡赝者拥高华，郁郁病卒。(《耳谈》)

谭元春字友夏，楚人。父尝客襄阳，舟且发，忽闻岸上悲啼声，急停舟问之；则里役失遗多金，无以偿官，欲赴水死耳。谭慰之曰："若金故不失。"随取一大函畀之，其人曰："此非吾金，安敢妄取?"谭曰："第将去。"后丁卯岁，元春梦神告曰："宜自策励，尔父襄阳事发矣。"元春惊寤，以梦告母曰："大人得无有不善事于襄阳乎?"母为具述前事，是岁乡荐第一。(《不可不可录》)

携李有盛周者，号文湖，登嘉靖间进士。当为诸生时，人或以谗言污蔑其妻，盛不察真赝，辄持剑杀之，自鸣于官。官曰："烈士也。"亟赏之。未几，妻见梦曰：

"我实无玷，若用谗言杀我，我必报若。"越十五年，盛累官至郡太守，夜阅文书，有缢死事，盛语阍童曰："缢何能死人？我请戏试之。"遂用组绶自系，践踏椅上，悬诸梁；阍童乘其悬也，亟取椅却走，盛足不能至地，气绝而死。阍童走归家曰："吾今日得报仇矣。"遂仆地死，人莫晓其故。后细询之，则阍童之生日，乃盛妻之死日也。（《座右编》）

姑苏有潘姓者，掘地得金二十万，以分其子潘奎潘璧，两母出也。璧年尚稚，奎乘其病，投毒饵中杀璧。奎生子名城，性聪颖，然淫恣无度。入赀为国子生，司成姜凤阿览牒曰："何名潘城？"为增一璧字。父奎闻之，甚不乐。已而璧城破其家，百计索金于父，不得，遂诱刘氏奴激怒其父而殴之死，盖璧再生为璧城云。（同上）

万历间，京师有阴与奸妇期奔，尚虑其夫在，因迹夫所往，诱至僻地，缚之树，拗其项以死，仍爪出其目睛。有白髯翁治之，纳其睛，还目而舒其项，使活，归语其妇，妇亦感悔，鸣官抵罪。（《耳谈》）

李士衡奉使高丽，武人余英副焉。所得礼弊，及诸赠遗，士衡皆不关意。余英虑船漏，以士衡之物籍船底，已物置其上。无何，遇大风，船几覆，舟人请减所载；仓忙不暇拣择，信手拈出，弃之中流，舟始定，皆余英物也。（《野乘》）

万历丙辰进士韩某，父为显宦，曾入一尼菴，见一尼色最丽，心动。他日以内人馈之饼，尼不知计，食之晕绝。韩趋入其菴，窃其袒服，以戏于旁。尼忽醒，觉其故，笑曰："亦何至若是？晚当与君作伴耳。"韩信之不疑，遂去。顷之，沐浴对佛缢死。时韩尚无子，妻忽怀孕生男，稍长，聪颖殊绝，年十六，举于乡。明年以春闱试京师，一日捷音至，亲朋称庆；又一日见家僮凶服号哭而来，询之，则新贵者已死矣。韩痛绝再苏，诘其死时状，僮曰："公子将死时，忽发呓语曰：'吾岂真韩公子哉？乃某菴尼僧，托生其家，受他恩爱几年，以偿夙冤。今得请于帝，斩其嗣矣。'"韩闻此语，惊恨而卒。（《臣鉴录》）

万历中，焦某以江阴小吏选楚中典史，迁府知事离任。江阴有一小僧，募金六百，布施普陀山，附舟而南。焦忽萌恶念，挤僧于江，有其金。忽见僧从水出曰："君害我命，则亦已矣，金乃十方所施，不可得也。"自是日夕见形，焦忧惧得病，寝兴不安。抵家病剧，诸凡祈禳，无所不营，而僧至必大呼曰："功德何益？还我命来！"时焦归且一年，囊中金亦尽。一日，僧持刺相访，直入中堂，阍者辞以主病。僧叱云："吾非募化，有事见汝主。"焦方负床呻吟，妻孥环泣，复闻此僧来访，大骇云："索命变幻如此，不如速死。"遂夺刀自杀，家人方抱止，而僧已至矣，谓焦曰："某人也，非鬼也。去年于风浪中自分必死，忽有一灯引入芦苇，遇渔舟拯脱，复募六百余金，将往普陀偿愿。因过江阴，知君有此异疾，特来为君释杯蛇之疑耳。"焦曰："金尽奈何？"僧笑曰："吾无意索金。"举家闻之，罗拜，欲制衣履相遗，固却不受，仅享一饭。使人迹之，果乘南海舟去，自是鬼形遂绝。焦疑不释，少日而殂。焦止一子，方应孝廉举，以亲丧不赴，无故走江干，跳浪中死。（同上）

秀水姚思仁万历间巡按山东河南，杀贼颇多。忽病中被摄入冥司，主者诘曰："尔为御史，何好杀如此？"姚曰："某为天子执法耳，非好杀也。"主者曰："此言过矣！凡为人当体上天好生恶杀之心，先王刑期无刑之意；今尔不以哀矜勿喜自省，理应受罪。"姚曰："固也，当两省凶荒，某曾上疏请赈，所活不下数千万，独不可相准乎？"主者曰："此尔幕宾贺灿然之所为也，已注其中年富贵矣。"姚曰："稿虽贺作，疏由我上，独不可分其半乎？"主者乃依言，令其生还。贺以秀水人，年少家贫，从姚于官，因见凶荒，特作疏稿，劝姚上之。后贺年四十登第，累官冢宰，姚亦官至工部尚书。（同上）

虞升卿曰："吾行已无愧，所悔者为朝歌长时，杀贼数百，其中岂无冤者？所以二十年家门不增一口。予辛亥平交山寇，到今二十四年，侧室虽多，未生一子，不免归咎于当年之剿杀，怀思虞公，心为憬然。然值交城编审，故绝病逃诸丁，擦除俱尽，未曾一徇情面，此又予之可信于心者也。"

中书舍人永嘉赵士祯为匿名妖书，朝廷缉捕之急，锦衣百户崔德，缉顺天黠生皦生光，并其子其妻鞫之。生光诬伏，叹曰："朝廷得我结案，如一移口，诸君何处求生活乎？"太监陈矩上其狱，移刑部论斩；上欲加等，以谋危社稷律论磔，妻子戍边。后士祯疾笃，自言其详，肉碎落如磔。（《贞胜编》）

御史沈某，当万历甲辰春，审妖书时，皦生光哀辞鸣冤，沈不之顾，且声色震厉，径坐生光。生光努目切齿，含恨以死。后沈出巡，途中得病，谓其仆曰："昏愦中见皦生光索命，病不起矣。"已而果卒。（《酌中志略》）

刘理顺河南人，数上公车不第，请书读源神庙中。一旦闻哭声甚哀，询之；乃一商人出外，七年不归，母老贫甚，嫁媳于远商，得银十二两，妇姑诀别，是以悲耳。刘闻之，急命其仆，归家取十二金至。仆曰："家已乏绝，止有纳粮银十余两，明日输官矣。"刘曰："汝第与我，粮银当再为计。"遂作商人书，言货殖七年获利五百余金，行将归舍，先寄银十二两。姑媳得银，以书示远商，遂解议去。后旬余，其子果归，货殖获利，悉与书中合。骇甚曰："此神明悯我耳！"明年甲戌，刘遂状元及第。（《臣鉴录》）

金坛于中丞相攸得无锡华生为婿，告其女曰："吾

二任都宪，历十有七年，未尝置人大辟，华生不患不富贵也，患居官或刻耳。”及华登第为江右司李，执法凛如，三日而入重罪者三。其妻述父言告之，华曰：“我为刑官，律如是，吾依律断而已。若废公法，而市己私，非所以明职守也。”后屡入人罪，屡劝辄以依律断答之。华后无子，婢生二子，皆不肖，语其妻曰：“我生平未尝欺公坏法，何生子如是？”妻曰：“此君之依律断也。”今于子孙贵显屡世，而华竟绝嗣。（《座右编》）

凤阳倪秀才之妻徐氏，房资颇盛，其侍女绯桃，自恃才貌，冀宠于主公，而专内柄焉。值主母患痢，绯桃欲乘机毙之，谋于灵婆，得毒药数丸，将和痢药以进。未及逞谋，忽梦中自言：“尔若药死，愿谢金饰一匣。”同睡者诘之，则曰：“未尝有言。”适腰间有丸药坠地，又诘之，则曰：“我心闷欲治耳。”即取吞之，少时便血直注，号呼而死。（同上）

紫潭李翁族产俱盛，尝卜地得吉。相者曰：“主出飞来金带。”后浙有孝廉某，北上阻雪，过其家，翁觞之屡日。孝廉见传飧小婢，貌秀整，悦之，因人语翁，欲购为妾，翁许之，与偕行。后孝廉登第，历任大司马，其夫人暨诸姬皆无子，独此姬生二男二女；夫人殁，遂续为夫人。夫人念其翁媪甚，潜属其门吏，于黄冈人问翁媪消息。是时媪翁殁已久，家亦沦替如洗，莫有知者。忽翁之子以解军赴辽阳，经都下，过大司马宅门，与门吏谇语，知为黄冈人，以闻于夫人。夫人讯之，其兄也，大为之恸，教令出饰衣冠，具羔雁，谒公。公厚客之，馈赠甚盛。夫人益不悦，日涕泣曰：“能富贵人者，公也，今待妾家若此乎？且何以令诸儿女有外家也？”时有侯李氏绝胤，而山东人奏请袭者，叙功绩不合，其功绩册在所司库。公无能解于其夫人，阴以册示李子，令熟之。亦奏请袭，下所司辨之，李子语合得袭侯，今紫潭称李侯家是也。后复绝，独其家绰楔在焉，相者称飞来金带始验。（《耳谈》）

监生陆万龄曹代请祠魏忠贤国学，后被劾伏辜。同时更有一张生者，欲上疏以忠贤与孔子并尊，入国学，自称见子路击之，遽死。（《芜史》）

宁波府庠王录当贡，其次为李循模。李素无行，百计攘得之，王不较也。李入京，夤缘严嵩门下，求顺天训导，严谕铨曹许之。于是扬扬自得，纵步至顺天府学，登其堂，窥其衙，徘徊良久。学役辈诘之，李大声曰：“吾不数日当坐于此，鼠辈敢无状耶？”诸人乃群哗于吏部，文选大骇，亟易广西一小县，未几，身及一子一仆，俱死于粤。明年王应贡就选，乃恰得顺天府训导。（《臣鉴录》）

朱之蕃未第时，梦一神曰：“今年状元，当是镇江徐希孟，因彼私一奔女，黜之。汝家世阴德，与彼相等，次当及汝。但彼三代不食牛肉，汝父子独未戒此，倘能早戒，状元属汝无疑也。”觉语其父，父以为梦境渺茫，明夜父梦亦如之，始大惊。次早父子焚香告天，誓不食牛肉。是年果状元及第，徐止二甲第三。（《不可不可录》）

松江诸生袁灿若，丁丑进士定弟也。十五年梦至一所，见历代创业主，会议革命；有顷一人如帝者状，披发伏地，呜咽泣诉枉。明高帝语之曰：“此事非我所能主，当往问建文皇帝。”灿若流汗浃背而醒。（《绥寇纪略》）

方崖赵公，谈其乡有为州牧者，因庖人具馔，失一鹅首，遂毙之杖下。后归田，赀积颇厚，乃构一堂而栽双桂。即扁之曰培桂，因手识云：“己酉堂前培桂，他日子孙必有折桂之手。”一夜坐堂上，忽空中戛然有声，如鸟衔物掷地；烛之，乃一腐鹅首也。其人骇汗，未几即病逝焉，自是家零落。至嘉靖己酉，鬻其居于人，其承鬻者，王姓名培桂也；计其扁堂之岁，仅一周花甲耳。（《座右编》）

万历丙戌间，京师有佣工之妇，先与卫军罗姓者交密，呼为罗长官。后以踪绝，妇久旷欲动，乃择葫芦卜润之，每寝执以自娱，快意处，亟呼萝卜为罗长官。邻人闻之，以为罗君复修好矣。邻有恶少年，素垂涎于妇，调之不从，恨焉。适佣工夜归，与妇寝，恶少不知也，意其独宿，故无声。挟利刀潜入，将迫之，扪枕得雠头，误认为罗，怒甚，连砍之而去。事既上，有司不能决。邻人曰：“前此每夜其妇必呼其旧好罗长官，然但闻声，未见其人也。”官以罗妒奸杀人，当重辟。罗极称冤，竟不白。恶少归，嗟叹不已，妻叩之，备述其故。妻亦与一人有私，其所私者，正避匿床下，计欲杀恶少而娶其妻，乃以所闻语鸣官，恶少竟得罪，而罗长官乃释。（《报应录》）

上海朱锦初投潘尚书为家人，后其子泮游，入谢于公。潘曰：“汝子已系朝廷士子，可以门生礼见，勿复作主仆观也。”即捡其靠身文书还之。朱不胜感激曰：“荷洪恩，须当报效，庶慊微心耳。”潘曰：“我富贵已足，何赖于汝？”朱恳请不已，潘沉吟再四，乃曰：“现今文庙圮坏，汝能修葺，贤于报我远矣！”朱即独力营缮，颇称华焕，此事已过百余年，人亦无有忆及之者。顺治己亥科会元朱锦，亦上海人，官翰苑。至康熙壬子殁，临卒时，文庙正梁年久朽坏，亦以是刻崩殒，视其建造之姓名，即朱锦也，始知会元乃其后身，事详《上海志》。又缙云郑赓唐天启丁卯孝廉，亦以儒学为兵火所毁，躬自督造，晨夕不辍，其子惟飚载飚相继登进士。今人惟知崇饰寺观，以希冥福，而于幼所诵法之圣人反秦越视之，抑知东家氏之灵爽，固若是其彰彰也乎？（《汪讱庵偶笔》）

仪真孔姓者，于荒年购得《孔氏家谱》，遂诣县冒称圣裔。时值变乱之余，圣胄散落，县为申请，得补奉祀

生，遂于家安设圣位。然其人无行，淫人之妻，夫死遂娶为妾，而己妻亦有淫行，乡里薄之。邻有塾师，夜梦一儒者乘车，上竖一旂，题曰："司马牛。"弟子从者甚众，皆头带包角巾（罩于髻上方，顶有带者），语塾师曰："来日此处有事，汝当避之。"觉而骇甚，如言避去。至午后火发，孔姓者从外奔归，见火势尚缓，亟入欲攫其谱；甫进门内，火忽四合，遂夫妻焚死。（同上）

仪真诸生陈登睦读书资福寺，有盗入其书室，陈饮归遇之，拔壁间钝剑砍盗。盗跪，哀求云："有老母，乞恕饶。"陈时已醉，犹连砍数剑，盗负痛，踉跄行不数武，死于寺后城脚。是科陈入闱，誊写已完，文甚得意，忽见一鬼，污血狼籍，以手急拍其案，砚翻墨溃，卷遂被贴。自后每入闱，鬼辄来扰，如是七科，终不得售。（同上）

孝丰吴南山翁，居常好教责人，无所回曲，里恶少嫉之如仇。有施某蓄盗刺公，公常适邑，邑远多山盗，因匿险间以候。公至其地，马忽小蹶，因厉声曰："汝害我乎？"盗以为知己，遂不敢出。他日又如此伺公，公忽半道反，以心有他故也。然尚过施宅啜茶去，盗又罢，以为未至，而施又谓过己，皆以为神。他日盗以实告曰："公真大福人也！某亦降心矣。"（《耳谈》）

金陵人杨公参，以参藩镇广南某郡。讼庭大雷雨，忽自天坠一物如球，皆海波所成，坼之得人，若目冥，杨饮之活。曰："我某郡邑村民，与某某探珠海蚌中。我下而二人秉绳其上，忽得三珠，其一夜明最大。两手握之上，复下取二小珠，绳忽断，随流堕潭中。潭中反无水，龙所蟠处，跨其背如马，龙蛰亦复觉腹饥，因龙自舐其胁涎，亦舐之，遂不饥。但无奈澜漪味苦甚，而缚裹其身成球，迷冥且死，雷动龙起，扬舞青旻间，身随之，故堕此。"公遣骑急补之，某某与大珠俱在；盖恐探者上，当得大珠，而二人分得小者也，是以断绳。一讯吐实，抵二人死，而大珠还探者。（同上）

许少司马孟中先生，始解吏部郎归，盗入室发橐，愕然如洗；乃恨其廉，缚置几上，而穿几作孔，火炙之。傍一盗独曰："廉自其天性，何苦乃公为？"得解，先生已属目其人，众挟先生送抵江上。俄而盗获，先生困沙觜，忍死命赴邑庭，人莫知其故。先生指所属目盗曰："是恩我者，不然死矣。"且据地稽首，故是盗独得活。沈殿元君典暨其尊人宪使中盗，一无髯者闭其妇女一室，戒群盗毋得人。旋亦获，殿元即造邑堂，称盗无髯者得释，盗出问故，曰："尔非闭妇女室者耶？"（同上）

金沙李太青为诸生时，读书姑宅，有婢娟媚，李私狎之，许以他日贵，当置偏室。崇祯癸酉，李登贤书，婢以实告姑，姑喜，将资奁具以待。李赴公车有日矣，来谢姑，复与婢拳拳再订，群以为盟必践也。比甲戌冠南宫，与妻谋之，妻大憾，遣人诘责姑，李不能禁，婢遂自经死。李官礼曹，当入值，辄私携妾扮家僮，入宿禁省。一夕忽见前婢披发过其前，李不之儆；漏三下，方与妾交媾情浓，忽内传他旨呼李。李心虚，以为携妾事泄也，遂脱阳死妾腹上，人以为婢索命云。（《幽草轩》）

休宁汪应鸣少客襄阳，充团练守江，孤旅游行，侦者辄疑为贼间，滥杀甚夥。一日二贾自蜀来，足沾泥尘，有远行色。众曰贼也，挥刀欲断其头。汪止之曰："焉有不问而枉杀之者？"缚而献诸官，鞫之，则往来货买账目凿凿，果民也，引襄之牙侩，多有识之者。二人得免死，匆匆去，未及问汪姓名。未月余，流寇奄至，沿途惨戮。汪逃避江上，烟水茫茫，无有渡者。急呼芦中，舟皆不应；忽舟中有人伸头侦之，认其为汪也，渡之去，即从前免死之二贾也。又尝负不平，为人诉于皖。未济江之前一日，旅邸中闻有号呼而哀吁者，问之，则远客卧病垂危，囊尽，而店主人逼之去者也。汪恻然，尽解其橐以赠，而□留己串，至中途不能前，遂停轿以待后伴。又明日乃济，舟子曰："昨午此时狂风骤作，渡者覆溺无数，若昨来，鱼腹矣。"（《续人镜阳秋》）

房师成夫子宰衢之西安，余与同门胡道南、张书乘、方月江诸君，往谒夫子。时山寇初平，有擒白头兵至者，立斩之。一日众方奕，适缚一少年至，哀泣求救，众不顾，余悯之，竟代诉其枉，得释。少年感活命恩，服勤寓所，为子爨，问其姓，程也。未几，余返新安，少年欲从余归，余却之，登舟垂泪，叩首去。越二十三年甲寅，逆藩变，饶寇入新安，余远出，先大夫以不肯降，举家被执，累累萧寺中。时授伪职者多人，竟不一顾。忽一贼将至，与贼帅罗耳话良久，帅悔之。贼将竟来建初寺，守军辟易。先大夫同五弟二儿未拜，贼将先拜曰："吾特来相救，无他意，二公即吾恩人，昔年在衢事，当知之。"遂解全家锁肘而去。先大夫举家得脱，即衢之少年也。

顺治初年，京都一卖水人赵逊，弱冠未有室，同辈人敛赀，为之纳聘于人。市中得一妇人，以廿金买归，及合卺，去其蒙之帕，乃白发老妪也。逊曰："以少配老，则吾岂敢？愿以母事之，得供饔飧足矣。"妪然之。居数日，见逊执礼甚谨，乃呼之曰："汝敛众人之赀，原为得妻，今妻财两空，奈何？吾有藏珠，可以偿汝。"乃于衣带中拣出，易金二十两，又持至市上买一女；才入门，见妪即大恸，叩之，乃其亲女也。盖妪与女流落时未谋面，今会于都，始知之。妪系洪洞人，家赀甚殷；有二子，皆衣冠旧族，原因兵荒失散。今既完聚，可图归计矣。所藏球尚有百余颗，更变银为路费，携以归。二子接入，喜从天降，遂将家产析而为三，两儿一婿，各受其一，谐老终身焉。呜呼！赵逊谋妻而尊为母，原非意中，老妪纳婿而竟得女，尤属望外。顺治己丑，公车北上，其途人为余言者，故表而书之。（《梅窗小史》）

鄞县陆氏者，奸而横，侵其邻郑氏，尽其产，撤其居，以为己宫室苑囿，所余惟嘉树一株。陆氏晚得子而喑，数岁游于庭，忽指树而言曰："树乎，汝犹在耶？"家人大惊，已而复喑不语，百方诱之，终不出一声。稍长，荒淫戏傲，靡所不为，家罄乃死，人曰是郑氏后身云。(《涌幢小品》)

南宫李皂隶悍恶异常，官司皆惮之。一日见美妇独处室，欲强污之，妇不从，手杀死，人莫之知。又因小忿，手击死一膳夫，重贿于官，得免抵。次年至杀人期，自以为杀人当死，今得免，乃余生也，当庆贺。遂设棺椁，集诸亲友，鼓乐迎导，已乘轿从柩后，若往葬于山中者，以此厌胜。膳夫子五人忿甚，各持一利刃，俟草莽间；李轿至，围而杀之，官吏咸喜，悯其孝，引报雠例得免死。李妻改醮后夫，述及李奸人妇状，后夫惊曰："吾前妻乃为汝夫杀耶？"盖其人即所杀妇之夫也。(《蓉沚集》)

方抄

医虽技术，人之生死系焉，可忽哉？《丹经》不胜读矣，简便而立验者，常付之中书君，仓卒有触，未必竟为无补。

凡中风中暑中气中毒中恶乾霍乱，一切速暴之症，生姜自然汁，加童便调服，立可解散。(《苏谭》)

新州郡境有药，人呼为吉财，解诸毒及蛊，神用无比。昔有人尝至雷州，途中遇毒，面貌类异，自谓即毙；得吉财数寸饮之，一吐而愈。俗云："昔有遇毒者，其奴吉财得是药，因以奴名名之，实草根也，类芍药。"凡人遇毒，夜中潜取二三寸，或剉或磨，少加甘草，诘旦煎饮之，得吐即愈。俗传将服是药，不欲显言，故云潜取。或云昔有里媪病蛊，其子为小胥，邑宰命以吉财饮之。暮乃具药，及旦，其母谓曰："吾梦人告我，若饮是且死，亟去之。"即仆于地。其子又告县尹，县尹固令饮之，果愈，岂中蛊者，亦有神若二竖哉？(《投荒杂录》)

蛊毒(一本作妖术，以鱼肉害人)在上则服升麻吐之，在腹则服郁金下之；或合升麻郁金服之，不吐则下。宋李巽岩侍郎焘为雷州推官，鞫狱得此方，活人甚多，见《范石湖集》。(《升庵外集》)

病痔者用苦莛菜，或鲜者，或干者，煮汤以熟烂为度，和汤置器中，阁一版其上，坐以熏之。俟汤可下手，撩苦莛，频频澡洗，汤冷即止，日洗数次。予使宣府时，曾患此疾，太监弓胜授以此方，洗数日后，果见效，故记之。莛一作苣，北方甚多，南方亦有之。(《菽园杂记》)

疗时疾者，服大黄良。陈宜中尝从梦中得此方，梦神人语曰："天灾流行，人多死于疫疠，惟服大黄者生。"事见《宋史》。(《说储》)

凡风狗毒蛇咬伤者，只以人粪涂伤处，新粪尤佳，诸药不及此。(《楮记室》)

洞庭贺泽民按蔡云南时，分巡腾冲等处讨贼，因染瘴疠，腰股发热。有监生杀犬煮馈之，令空心恣食，饮酒数杯，即去溺溲，少候清利，其胀渐退，盖犬肉能治瘴也。(《客座新闻》)

古人藏书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谓之七里香，叶类豌豆，作小丛生。南人采置席下，能去蚤虱。(《澄怀录》)

魏国公徐鹏举老而御女不衰，人传其术，以好红枣数十枚，令姬妾口含而寝，过夜则煮食之。(《苏谭》)

淮西士人杨勔自言中年得异疾，每发声言应答，腹中辄有小声效之，数年间，其声浸大。有道士见而惊曰："此应声虫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读《本草》，遇虫所不应者，当取服之。"勔如言，读至雷丸，虫乃无声，乃顿饵数粒，遂愈。(《遁斋闲览》)

蔡季通有睡诀云："睡侧而屈，觉正而伸，早晚以时，先睡心，后睡眼。"晦庵以为古今未发之妙，殊不知本出于《千金方》云："半醉酒，独自宿，软枕头，暖盖足，能悉心，自瞑目。"(《稣谭》)

藏书之家，书册或为雨漏，及途路水潦所渍者，皆可大甑中蒸而暴之，至一二番；乃以物填压平处，逮干，色虽微渍，而略无损坏。(《王氏谈录》)

以铁浸水加矾，以白笔书之，拖墨砚上，则矾不受墨，成白字。又以此书纸上，不见字，浮水即见。旧传乌鲗腹水立券，久则不见；今试之，先书时不似墨，但变色耳。中履曰："以稗汁磨墨，拖矾书之纸。"(《物理小识》)

见吞铁针，以乳香荔枝朴硝为末，以犬豕脂入盐和之，吞下自愈。若碎铁，则用皂荚硇砂。雷敩曰："铁遇神砂，如泥似粉。"神砂应即硇砂也。王少夫言外域收貘舌驼鸡涎，便能吞铁。一方以硇盐渍针，而以负革脂凤仙子吞之，因笑："罗什无乃出此？"何子元曰："铁□煅金银多年，以捶皂角，则一夕破。铁中坚块曰核，入香油则核散。福铁皆块也，笔醮白水周画，击之随画处断，此理亦奇。"(同上)

年疫，穿一井饮之，可得无恙，此仙人苏耽之言。案《汉·礼仪志》云："夏至日浚井改水，冬至日钻燧改

火，可去疡病。"则耽言非无征。(《说储》)

治寒气腹痛，紧阴危笃者，急饮热酒，外用葱熨法。葱白碗粗一束，麻绳缠住，切去头尾，留中一寸厚，放在脐中，上盖片布，以熨斗贮火熨之，令热气入腹。葱坏再换，以汗出痛止为度。(《苏谭》)

病鼻赤者，乃阳明经胃火上炎。一方只食盐一味，研细，每晨起，撮少许擦齿，噙水荡漱，旋吐掌中，掬以洗面。行之月余，而鼻色复旧，且有益于齿。(同上)

口疮无问新旧，遇夜卧，将自己两睾丸，以手扐紧，左右交手揉三五十遍。每夜睡觉，辄行之，愈于服药。(同上)

凡产后，不问有病无病，即用童便好酒煮热服之，百病不作。(同上)

小儿急慢惊风，痰涎壅盛，塞于咽喉，其响如潮，名曰潮涎。但用金星礞石，火煅过，研细末，入生薄荷汁内，少加蜂蜜调和，温水服之；良久，其药自裹痰从大便出，屡试得效。如慢惊症，少加青州白丸数粒，更妙。(同上)

万安张振山开河，梦神与之方曰："以桐油石灰，与黑豆末烧石，则凿之甚易。"因用之验。智按以硫烧之，其石亦易碎。(《物理小识》)

画上粉被黑，或硫烟熏，以石灰汤蘸洗二三次，则色复旧。中通曰："周江左言用枇杷核洗画上霉，锤浸滚水，冷定洗之，则霉气垢污尽去。皂角亦可，又须急以清水淋去枇杷核皂角之余气。"(同上)

焦弱侯《笔乘》言夏至石灰收百草方甚验。愚者曰："百草霜止血，但嫌其黑耳。惟以生半夏末，与制过松香最妙，敷上即合口；以半夏力，得不知痛。"(同上)

《近峰闻略》曰："稚子误吞线锤，胡僧教啖饧糖半斤，果从后出。僧曰：'凡误吞五金者，皆可出也。'"(同上)

误吞钓鱼钩者，以其钩丝穿蚕口向外，更以光滑念珠穿其丝，如象彖然，逼入喉中，其钩□肉为茧所蒙，因念珠之路，相承拔之，即出。(《莫氏入林》)

青栀子实晒黄，能消白蚁为水。湿活树去皮，顶凿窍注桐油，竖置一二日，水尽去，以为梁柱，蚁不生。或用青矾煮柱本，惟中柱不可煮，煮即井水黑。马教思曰："血忌日五更斫松柱，无白蚁，或斧敲云。"今日血忌，蚁自去。中德曰："养竹鸡柱下，白蚁畏其声。"中通曰："白蚁必衔水上柱，乃能食木，松易受水，引泥作路，杉木受水易干，故蚁不上也。一种蜂钻杉木，须以烟熏之。"(《物理小识》)

凡入山牵白犬白鸡与盐，则药宝并出百步外；口呼灵岳，或呼林林央央则无恙，一作林兵。又曰："入山默念仪方，即不见狼虺，默念仪黍，即不见虎。折后裙三折，摄腰间，则蛇不近，得虎光入土之白石佩之。凡渡江河，朱书禹字及手书土字，除惊恐。行山虑迷，掘蚤虫一枚，于手无恙，蚤即土蹦。及神龟前左肩臑骨，人穿以行，则不迷山。此出道家言，成式载婆珊婆演底，则《华严咒》也。人心有所依归，不动他虑，则邪气退避，此内定之法也。有以乾元亨利贞入咒者，推此可知。北齐权会乘骡夜行，忽二人引之失路，会怪之，诵《易经》上篇未尽，二人忽散。陈徐陵病笃，子榜烧香跪诵《孝经》三日，陵疾豁然愈。(同上)

凡人溺死者，以鸭血灌之可活。(《升庵外集》)

张甲侨居司徒蔡谟家，远出数宿，谟昼眠，梦甲云："暴病心腹疼，腹满不得吐而死，所病乾霍乱，可治，而人莫知其药，故死耳。但以蜘蛛生断去脚吞之，则愈耳。"谟觉，探之果死，其后有乾霍乱者，试用辄瘥。(《客中闲集》)

栗惟兖州、宣州者最胜，一球数颗，其中扁者谓之栗楔，能治肾虚，腰脚无力。以袋盛之风处俟干，每旦吃十余颗，次吃猪肾粥助之，久必强健。盖风干者，胜于日曝，而火煨油炒，胜于煮蒸。仍须细嚼，连液吞咽，则有益。若顿食至饱，反致伤脾。苏子由诗云："老去自添腰脚病，山翁服栗旧传方；客来为说晨兴晚，三咽徐收白玉浆。"此得食栗之诀也。(同上)

王肃、张衡、马均三人雾行，一人无恙，一人病，一人死，问其故。无恙者饮酒，病者饱，死者空腹。(同上)

崇祯庚辰，黄公石斋，解公石帆，叶公润山被杖，士夫皆谋蚺蛇胆。愚谓此大寒，令人绝嗣，不如三七无名异地龙蜡丸酒服，则杖不知痛；如不即得，则白蜡一两，䗪虫一枚，酒服亦妙。壬午则熊公鱼山，姜公卿墅复以直言拜杖矣。智急白如须用之。《中州集》曰："贞祐中高琪柄国，士夫被笞辱，医家以酒下地龙散，投以蜡丸，则受杖失痛。"《范中歌》曰："嚼蜡谁知味最长？一桮卵酒地龙香；年来纸价长安贵，不重新诗重药方。"偶书及此，为之一叹！痁痏青肿，用莱菔烂罨之即消，或用录豆粉调附。(同上)

蜣螂巴豆同涂，痒不可当，以雄磁石挟之即出。象牙牡鼠肝脑，栗屑乌鸡尾灰，白梅人爪人齿垩和黑虱，

皆能出箭头铁针在肉者。张子和《儒门事亲方》端午取莨菪作丸,黄丹衣之置脐,而箭头自出。刘荐叔曰:"近日行伍中,惟以干苋菜与沙糖涂之,能出箭头,与铅炮子,此常验者,则古方所未载也。"(同上)

房室之戒多矣,而天变为尤。《月令》先雷三日,奋木铎以令兆民曰:"雷将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谓其渎天威也。"今人生子而形残体缺者,得无犯斯禁耶?迅雷风烈必变,其可忽哉?(《霏雪录》)

病不服药为中治,盖谓服药误其死速,不药死犹缓,万一得明者治之,或可为耳。昆山周知县景星家,一妇病腹中块痛,有产科专门者诊之为气积,投以流气破积之剂,又命人以汤饼轴戛之,不效。闻有巫降神颇灵,往问之,云:"此胎气也,勿用药。"信之,后果生一男。南京户部主事韩文亮妻病,腹中作痛,按之若有物在脐左右者。适浙中一名医至京,请诊视之,云是症瘕,服三棱蓬术之剂。旬余觉愈长,亦以其不效乃止。后数月生二男。此皆有命而然,可不慎哉?(《客中闲集》)

蚯蚓粪能治蜂螫,余少时摘黄柑,为游蜂所毒,急以井泉调蚯蚓粪涂之,其痛立止。闻之昔人,纳凉檐际,见石蜂为蜘蛛所罩,蛛出取蜂,受螫而堕。少苏,爬沙墙角,以后足抵蚯蚓粪掩其伤,须臾健行,卒啖其蜂于网。信乎物亦有知也。沈存中《笔谈》亦记一事,与此相类,但谓以芋梗耳,姑试之。(同上)

夏秋月杂菰蕈,皆是恶虫蛇气结成,前后坏人甚多,断不可吃。尔农民何不勤力种菜,四时无缺,何用将性命试此毒物?特此劝谕,莫招后悔。(《萤雪丛说》)

凡鸭卵过清明,则中不满壳,宜于春初腌之。赵仁斋腌牛皮鸭子方,先以菜煎汤,内投松竹叶几片,待温,将蛋浸洗毕,每百用盐十两,栗柴灰或青柴灰五升,石灰一升,如常调腌之。入坛三日,取出盘调上下,复装入。过三日又如之,封藏月余,即成皮蛋。祈门方法用荞麦灰,及稻草灰石灰。(《客中闲集》)

儿生堕地不啼,击水瓢,迫猫令叫,即啼。儿语迟,取鸱所踢枝,鞭儿即语。中通曰:"俗称不啼儿为闷寂生,旁人呼其父名,父应儿即啼。"(《物理小识》)

仙

仙术,世往往有之,而吾党每不之信,非执也。亲疏骨肉,一切无存,虽化鹤归来何益哉?然必尽斥之曰无,则吾不敢。

明太祖兵行,带周颠至皖城,无风,舟师难行,遣人问之,颠者乃曰:"只管行,只管有风,无胆不行,便无风。"于是诸军以舟薄岸,溯流而上,不二三里,微风渐起。又不十里,大风猛作,扬帆长驱,遂达小孤。(《庐山通志》)

张中字景华,临川人也。少习儒,以《春秋》应进士举不中,遂历游江右,得太极数学,谈祸福多验。时天下大乱,归隐幕府山,与人言避兵之方,从之者吉,违则凶。岁壬寅正月,师下豫章,御史大夫邓愈荐中,遣使者召至,赐之坐,问曰:"予定豫章,兵不血刃,生民自此苏息否?"对曰:"未也,旦夕此地当流血,庐舍焚毁,铁柱观灾,只一殿当存耳。"四月,指挥康泰反,一如中言,自是宠愈有加。且言国中大臣将有变,七月,平章邵荣参赵继祖,伏甲北门,欲为乱,事觉伏诛。岁癸卯五月,上祭山川百神于覆舟山下,问此行如何,中曰:"吉,天马两重,似拜似舞。"祀毕,上欲远,马忽人立,作舞状,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贽名马,两重之语皆符。中又言:"省署内当有震,城中亦扰扰,但于上无伤耳。"六月丁未,忠勤楼灾,药炮藏楼中,遇火怒激如雷,省署与楼连,内外咸恐。伪汉陈友谅围豫章,三月不解。七月癸酉,上举兵伐之,召问中,对曰:"五十日当大胜,亥子之日获其首领,其战必在南康。"因命中舟行,舟次孤山,无风勿能进。中曰:"臣颇习洞玄法,当为祭之。"祭已风大作,遂达彭蠡湖。己丑转湖中之康郎山,常忠武王遇春深入敌舟,数四围之,金以为不可救。中曰:"勿忧也,亥时当自出。"如期果出,连战辄大胜,伪吴王陈友仁及将士溺死无算。八月壬戌,复大战,流尸蔽江,陈友谅中飞矢卒。癸亥降其众,自癸酉至癸亥,仅五旬,惟康郎山与南康小异耳。初豫章受围,上问何日围解,中对曰:"当在七月丙戌。"暨报至,乃乙酉,盖日官算历,是月常差一日,实在丙戌解去。其他奇中,往往类此。中为人狷介,寡与人言,尝戴铁冠,因号曰铁冠子云。(《景濂文集》)

永乐间广信永丰有丐子,寒暑惟著破衲,臭味不可闻。悬一烧瓶,行歌于市,自称吕贫子。洞玄宫前,有米贾常施以钱。一日来乞,而贾冗且厌频来,掷一钱与之,误堕街心石上。贫子不拾,但以足趾踏钱入石没轮。贫子故宿东岳山顶,早出晚归,风雨不间。贾骇踏钱事,往寻之,已死矣。为藁葬。后十余年,贾为县所役,解银藩司,居半月不得报牒,食尽大窘。忽遇贫子于章江门,曰:"汝死矣,尚在乎?"曰:"未也,公今日得牒矣。"贾言食尽矣。贫子曰:"得牒时来就我。"往果得牒,就贫子,贫子着以双草履,使闭目行,戒闻水碓声,始可开目,必永丰始有水碓也。行数刻,闻水碓声,果抵县。投牒,令大诧曰:"藩司令晨所发牒,何以遽至?"贾言其故,方知是仙,为建吕仙祠。守金公铣令人发葬地,内惟石刻贫子像,上有歌词,即往行歌于市者也。此石尚置祠中,街心石为金公携归,钱尚在石内。(《耳

谈》)

龙虎山二十七代天师某，进香武当元帝殿前，预戒道士曰："必我先香，始令客进。"门未启，然三晨皆有香先之；天师怒，系道士将治之。忽神座下一秽人出曰："香自我焚，道士何罪？"天师视其神采异常，下拜之，即命释道士。秽人不顾而去曰："我姑苏裴庆也，当与君会姑苏。"天师视其足不在地上，益异之，遍追求之，不可得。抵姑苏求裴仙，皆曰："此癫人，常寄宿狗窦猪圈中，臭不可闻，且出乞食久矣。"其邑令逮其家室，一妇一男子，曰："裴庆久不归。"问："男子为谁？""此妾相倚以衣食者。"令大怒，男子曰："他人妇可有乎？"大箠之。天师已去姑苏，前途缆夫中，庆在焉。天师长跪延之，益畏匿，浴于泥淖。天师跪不已，庆忽跃起，踞上席，大噱曰："子何以有知耶？"故挠以臭秽，天师直舐之，相与谈终夜。天师长跪涕泣，愿以瓢笠相从。庆曰："未也，三年后俟我于庐峰顶上。"遂别去。越三年，庆果归，担弃履，数石垒一洞，自入塞其门，火自内发，焚讫，裂焰中，人犹见庆骑白鹤升天。天师迟于庐峰需庆，果至，携手并去，莫知所之。(《耳谈》)

黔宁王沐英征八百息妇，经露顶山，山顶有石坛。父老相传云："古有赤羽仙成道于此，道成之日，太华少室夫人帅仙官降坛，设金腊果木陵子食之，余藏于柜，今坛东石柜是也。"英极力举之，柜忽开，内有朱字四行云："翁台方龛，神惊鬼惊，启食其力，海东沐英。"益异之。遍视柜中，有木陵子三枚，似枣核而青色；英吞之，自觉身轻力盛。及平八百息妇，就于山上石刻纪功而还。(《逐鹿记》)

具区东山有井，渊深叵测，世呼柳毅井。嘉靖辛丑，中书舍人王某，与友人同游，酒酣，因吟曰："橘花垂荫碧栏干，此地曾经柳毅传；卿若有书吾肯寄，汲深千尺辘轳悬。"时林月渐明，隐隐见橘柚影中一美人掩映，若隔烟雾，却前遥吟曰："橘花如雪晚风清，迢递关山春梦惊。明月一天凉似水，不堪重省旧时情。"即追讨其迹，杳不可得。质明欲辟地祠之，锄下铿然有声，得一石碑，龙井神女祠，因建宇于其上。(《留青日记》)

王秃子不知其名，亦不知为何许人。嘉靖时寓于县之玄元观，人见其鬓发脱落，皆以秃子称之。行止惟持一茅篮，中置垢垢补缀布数片，及一酒葫芦，终日酣醉。邑中长者多与游，时拉饮酒，皆取办于篮中，人咸异之。忽别去，寓县北山村，诸恶少索其术而不得，遂捶杀之，倒瘗荒原中。数年后，县人解俵马赴京，于菜市街遇见，时隆冬严寒，止着一破葛衫。众方惊愕，王笑迎之，邀众人酒馆，痛饮尽欢，于邑中人无不注问。且曰："有寄钱，取以偿酒直。"东走不百步，入北小巷口，即出，负钱二缗余，付酒家，忽不见，人始知前乃尸解也。又十余年，有人于易水山中草庵内相见，道寒暄，自后不复知其所在。(《涿州志》)

王水部伯安正德间言事，谪闽中，过溪，舟覆几危。时有渔人泛溪中，拯之上岸。方徘徊间，适遇一道者，称旧识，邀至中和堂主人处，盘桓数日，主人乃仙翁也。临行作诗送之云："十五年前始识荆，此来消息最先闻；君将性命轻毫发，谁把纲常重一分？寰宇已知夸令德，皇天终不丧斯文；武夷山下经行处，好对青樽醉夕曛。"(《存余堂诗话》)

太和山有仙人三四，大瓢李其一焉。郢中守闽人李某，其曾孙按家谱，知其年百三十余矣。屡欲谒祖，未能，后以檄往，而黄冈叶掾从入洞中，称孙，拜床下不休。仙人不令止，亦不言世系，曰："非是。"已令李公坐下，食仅饭一盂，豆一器。李公请饭其胥，曰："饭不可得，但食以豆，然可免疾矣。"李公欲屣弃袍笏挂搭相从。仙人曰："不可，公贵人也，自此皆荣擢，第记吾言，大司马命不可拜。"后果累擢，及拜大司马，公弃其章归，代为丁公汝夔，庚戌之变，丧元东市。(《耳谈》)

山左利津县有李神仙者，刑部尚书李化熙，初登进士，谒选问之，写一湖字，后掣签得湖州府推官。及晋阶太保归曰："神仙来见，求山资。"太保曰："吾清风两袖，何以为赠？"神仙曰："前月某日，公命小鬟携白镪若干置厨中，以手戏其双足，曷言无也？"公笑曰："吾欲观神术，聊相戏耳。"遂厚赠之。(《梅窗小史》)

永丰玉滩，有村民费姓，业板筑，暇则捕鱼。一日携鱼归，道逢三艳妇，盘姗行，以为大家妇，避道左。妇顾谓将鱼来取钱，逾大松岭，至其家，两日留款，遂成居室。忽思家，归尚为人板筑。自是往来妇家七八年，颜色丰腴，绝食不饥。亦常持其家华衣美食，归则乌有，人与偕往，至半道失民所在。其家缀长线于其身，以观其所往；线自门隙中出无碍，至旷野绕树而止。万历丙戌往，始不复归。(《耳谈》)

张皮雀者，名道修，少从其父参议江西时，每闻道院钟鼓笙磬音，辄往观焉，父不能禁。后还吴中为道士，师事胡风子，胡风子师事莫月鼎，授五雷法，居玄妙观，弟子甚众。欲密授道修，以书置屋上，覆瓦中，呼道修曰："天将雨，亟升屋，败隙补之。"道修如其言往，胡公曰："得乎？"道修应曰："得之矣。"于是始得秘决，驱风雷如神，常怀一皮雀，好饮酒食狗肉。常有病疟者，求治，会方啖狗肉，遂以汁濡作符，以授之曰："仅握之，及家而后启。"其人易之曰："何物能治疾耶？"中途窃视之，忽有神人怒挞之，几绝。一日行道中，见一人责之曰："汝妇将死，盍返视耶？"人寝中，妇果自缢，忽绝而苏。天亢旱，太守朱胜求祷，道修曰："儒辈每毁我，欲雨，设坛于学宫。"太守不可，然不得已，遂强设于里塾。又令黄冠举之以行，命置水于两庑间，呼群儿侍，诸笑

满前。每作符，遣一儿投水中，则云气生其上滃合，雷电轰烈，大雨如注。道修大呼曰："请诛贪吏。"诸吏跪伏，莫敢仰视，良久曰："沾足乎？"众曰："然。"雨乃止。江阴旱，富民周氏请祷，道修往视囷廪甚侈，怒曰："彼为求福己耳。"且为之祷，雷雨大作。道修曰："彼为富不仁，请焚其廪。"火绕其庐，焚之几尽。吴江旱，王道会者祷之，雨已作，道修曰："王道会亦祷雨乎？今日邂逅诚幸，相角法术如何？"众欢然，建两坛。道修谓道会曰："左右何居？"道会观东郊已云，遂即左，道修在右。少顷云归于西，东望皎然，雨忽大注，道会大惭。神验甚众，不可测也。居常忤兄意，比受箠不走，但呼大宿世，大宿世，以寿终。翌日人于松陵长桥上，见之。(《异林》)

邵道人，蜀人也，年七十，善治病，令病者张目嘘气，即可活。目诸弟子置饭病者前，出袖中铁尺，横饭上，诵《大悲咒》已，起尺，摩病者曰："瘥矣！"脱不可活，道人即趋出。病家以死日请，出指示日，如其数。道人不取钱，每岁自正月始活一人，取布尺裹衲，裹完勿取也。饭道人，无问多少美恶。道人喜饮水。冬月冰，道人齿间瀺瀺声，顷之肩踊面红，汗簌簌下。余世父患胫病，久不愈，以问道人，道人曰："此祟也。若往聘某氏，谓其女陋，将更聘之，女惭缢死，此其祟也。"世父大惊，伏地顿首曰："奈何？"道人曰："今遇我，三日解矣。"三日疡果瘥。居十余年，忽谓诸弟子将归。一日令设几三层，坐其上，诸弟子始悟，环守之。夜有登几伺其息者。夜半霹雳隐隐起屋脊，若戈士甲马战斗之声，弟子震慑伏地，天明起时，则道人死矣。(《李梦阳集》)

顺城门外彭二胡同岳妪，以子死，将弃之于桥下，而哭其哀。忽一道士至，视之曰："儿未死，何为弃之？"妪曰："何以得生？"曰："汝抱归时生矣。"妪不信。道士因书字授之，而封甚固，曰："汝子寿在其中，但不可开视；不然，不祥，若此时不足忧也。"妪授讫，抱死子归，果即活，大以为异。偶向日微照其封，内书隐隐得十四字，以为寿十四也；又照之，十四字上若有二字，以为寿二十四也。至寿三十余，始病卒，发封乃万历二十四年也。(《耳谈》)

余座师金坛蒋虎臣夫子，以词林督学顺天。康熙辛亥告假归，将抵家，登岸闲步，忽同一伻遁去；从者遍访无踪，举家惊叹，莫知所向。癸丑，予宰交城，忽传有自蜀中峨嵋来者，以夫子手书遗嘱见赐，印前岁从游之伻也。因悉知夫子出家峨嵋，以是年癸丑春易箦，临终辞世有偈："翛然猿鹤自相亲，老衲无端溷孽尘，早向镬汤来避浴，还从大海去翻身；功名魄礧场中事，妻子骷髅队里人，只有君亲难报答，生生常自祝能仁。"罗公约斋抚蜀，上其事于朝，予寄罗公还榇反葬启，摘其中数联：顷阅邸报，惊敝座主新亡，更奉纶音，感大中丞厚谊。空抱筑场私愿，幸闻易箦遗言。二十三年，绛帐虚设，八千里外，白马难前。可怜云水游踪，常傍玉垒；何忍关山梦路，远逝金沙(夫子金沙人，殁于蜀地金沙寺)。伏乞详记月日，兼书偈词，山回素旐，敕护丧车。水道舟旒，旋瘗祖垅，颓山坏木，环泣及门，宿草陈根，奔号故友。罗公归吾夫子柩，复予有启。甲寅秋，予赴金坛哭奠夫子于西郭上庄，以夫子遗嘱，面缴世兄，赋诗四律。

平望里有杨硕甫者，父远客遇盗，被刀者三，幸不死。杨闻之，亦引剑自斫其臂者三，筋骨俱断。家酷贫，或以岁八金，延课子。未一月，其寡姨病死，无子。杨丐主人贷四金，为买棺，主不可。杨怒，拂衣去，正惘惘间，忽道旁遇一叟，野服古貌，谓之曰："二十五里一株松，烂却芒鞋此是踪。"一言毕竟去。杨颇怪之，姑如言往，果见乔松下盘石上，有烂芒鞋，发视得四金焉，即取以殓。然杨竟失馆无聊，志在访前叟于山林幽邃处，妄求之。不数日果见之，语杨曰："吾姓松，名年，与若曾大父同游于庠，当时姓名，不足为若告也。"遂挈之入山，行约百里，见长松数百株，茅屋三间，四面无壁，而风雨不入。中设石几石凳各一，有小童侍侧，默不发一语，并无謦欬声。每日午，童淘米一盂进，松以指划之，中分为二，饭熟终不相杂。松与童食其半，杨食其半，饭极香，不满半瓯，然食之竟日夜不饥，亦不知米之所自来也。饭讫各趺坐，寂然不动。杨夜欲睡，命藉松叶而寝，虽隆冬亦不寒。松衣青苎袍，左袂恒下垂不露左手。杨窃窥之，见左手掩脐下，无名指甲长绕其腹者七匝。留旬日，语杨曰："若可去矣。若贫，但可卖笔为活，与若十金，往湖州以二钱买笔十枝，至常熟卖之可得三钱，一往返得利五金，足以赡若。无利不可浮，笔亦不可过佳，必于常熟，勿他往。若自后可易名曰贺公远，慎守吾言，可常至山中。稍不如戒，不得见矣。"杨嗜酒谑浪，人皆目为痴，伺其入山，争书事讯吉凶，松不视而尽焚之。留旬日，或一月，将出，松以指蘸水于石几上作字，小童以楮墨誊写，封固而杂投之。比至，随探箧而应之，无不奇中，不可殚书。乙酉丙戌间，忽语杨曰："吾将往粤西，若勿更至。"杨是后违□教，从事于贾，家以大殖，多置妾婢，修容成御女术，不敢复入山。有达者强之行，则迷不识道矣。时临桂伯瞿公抚粤，靖江王作难，囚临桂于舟中，欲饿死之。每日午于艎板下出香饭半瓯食之，竟日夜不饥。如杨所说山中事，凡三十五日。靖江败，乃得解。邑人讯其貌于杨，肖像祀之，称曰松祖。(《烂柯集》)

闽生员许某，中年瞽，不见天日五载矣。庚寅元日，室中忽作旃檀香气，自辰达戌，家人相讶，不知何祥。是夏有客宿于逆旅，癯而长，乌巾布袍，挟一囊，囊中双敝履，问渡将走海上。逆旅人颇疑其状，诘所由来，客自言吴人，善为方，治诸病，至眼方虽瞽可明。生有亲在侧，闻言驰报，因迎至，视之曰："是当痊。"客为方不执古书，间用诸奇贵药，家人出簪环购买，日夜捣

治。药成，味极苦恶，许勉服之，久而觉上睫渐轻，眶中若空无物者。积二十七日，左目划然开，右亦渐豁，睹物如薄雾中，望见妻子，走视惊喜。客已至门曰："吾固知若今日瘥也。"许率妻子罗拜，客曰："若今当为具劳我矣，然无更设，有豚鱼面可供也。"实无此物，俄而馈者至，皆如言。客是日饮食殆兼五人馔，尽酒数斗，亦不见醉饱之色。席间取铜铅各一片，出袖中药，碧色，揉之如脂，几上微叩，烂然白金矣。因谓："若取铜铅锡器来，尽可金也，吾当以此术授若，若能离家，予偕若游。"许谢不愿，客笑颔之，乃授一册书，皆眼方，其用药神奇，与古方书不类，并杂方十余种。许拜受，客因曰："予将海上游还，更过若。"于是遂去，不复见。许以其方试之，积千百人，随病轻重，无不立效。且老犹能篝灯作绳头书，自谓目力比年少时更健，意客乃真仙，为主祀于室，动止必祝，颇著验。(《涌幢小品》)

东阿侯钺少年游古庙，见一髯翁人，称九华山人，执手曰："子必贵，再益一骨必有通仙殊巧。"揭胁衣，若有所内，微痛，久之乃平。遂能写人形神，尝一识面者，去之数十年，能默肖。举进士时，榜下三百人，钺皆识貌，为一小箧，画而志之，比再见，无不识者。钺尝请告里居，一日行山间，群盗劫以为质。钺使从者还入城，贷金帛自赎；而身与盗坐石上笑语，盗服其言论，叹息罗拜去。钺跨马吟啸返，乃图盗衣冠状貌送吏，尽获诸境。钺后官至都御史。(同上)

芜关主事刘元微时，雇驴于叉路，袱被行装，尽为驴夫窃去。元不能知其姓名，窘甚，乃画驴夫并驴像，粘雇驴棚下。群赶驴者曰："此某人也，家在某处。"遂踪迹之，行装尽获。

新淦隐士聂棠建庵北关外，静修学道，思遇吕真仙。一日有樵翁负薪求售，棠买之，随寄破笠及担而去，笠上遗金钗一股。棠适他出，翁来取笠，问棠何在，应以他往。翁遂题诗外壁云："金钗付汝供香火，从今始见吕真仙。"棠骇异，出庵追之，止见一黄衣仙人，在天半云端，因名望仙桥。

尹蓬头者，北地产也，至元时为天庆观道士，其道牒以羊皮缀而尚存。成化间，游南都，发累岁不梳，南都人呼为尹蓬头云。尹得邸寓，辄闭户卧，多者逾月，少亦五六日。后起居常不饭，人馈之食，亦不辞。尝诣人，会漉面饷客，约碗四十余。客戏尹曰："公能尽之乎？"曰："能。"须臾啖之尽。孙栗秀才曰："某伯父接尹于市，市有担瓜卖者，某伯父戏曰：'公能尽之乎？'曰：'能。'即买馈，啖瓜立尽无余也。"南户曹李员外乞予告，一日辰刻，尹见李仆于都门外，仆曰："命已下，主人幸得告矣。"是日方午，尹报李曰："蚤见使者，言已得告，盍趣装？"暨仆还，质问果然，则道里三千，往来特一饭顷耳。某御史当仲秋耗磨日，命其隶召尹来，隶曰："昨昔之暮，尹登大中桥观月，两鼻孔垂涕尺许，尹殆死矣。"御史笑曰："此为鼻柱，非老病也。"隶甫行而尹已扣门入，盖知其召己也。魏国馆尹斋舍，昼尝隐几卧，寤而语魏国曰："适游姑苏洞庭山甚适。"魏国愕不信，即出袖中两红橘畀之，时洞庭橘尚未至南也。南都一贵人母，敬事尹，数数供衣馔甚虔。其所爱孙，少未冠，而病尪瘵。诸擅医名者，悉告技穷，母乃乞命于尹。尹曰："此非药物所能为，顾太夫人遇我厚，不敢爱我十年功，更肉此白骨也。"令直置两榻，夜与少年四足相抵，缠缚仰卧。尹鼓气运转，喉嘷嘷有声，气达涌泉，贯少年足，若大火燃藏府支节间者，举体汗如雨注，耗秽毕泄。诘朝解其缚，而少年苏苏有生色，别授圭匕药，徐服而起。王文成公守仁礼闱落第，卒业南雍，从尹游，共寝处百余日。尹喜曰："汝大聪明，虽无长生分，其以勋业显哉？"文成怅然。洛阳有野毛头张姓者，售伪诳愚，自矜饰，而以闻见该洽，谕说雄俊，引重荐绅间。客抵南都，士人慕而争趋，轩车满户外。尹识其伪也，敝衣跣足往谒，随与隶尊称之。张方危弁高坐，侧侍者肩摩，傲岸不为礼，顾骂曰："乞儿辱吾教！"尹乃据东面坐而谓曰："尔欲谭耶？"张曰："夫道难言，顷谭道者，何如左慈之羊鸣，安期羡门之解形销化，且尔乞儿，又奚知焉？"尹因刺之曰："尔无我骂，尔注《悟真篇》，恐天下骂尔者无穷也。"张曰："然则尔晓《参同》《悟真》耶？"尹张目朗音，为抽广成壶邱延历度纪枢奥，稍论叙柱下五千文，暨内典华严伽偈姬易艮卦象爻三教浑合之旨，翩翻千百言。众惊异悚听，得耳所未闻，于是始知尹之辩慧不群，邃于玄学也。尹归，倚墙立，自掌其颊数十，因键扉寝伏。久之，终南黄山人过访，直尹睡正熟，谓弟子曰："谨以一芒鞋贻尔师，我不能待，别矣。"又数日，尹起问曰："有友人黄来，渠何言？"弟子白所赠，尹曰："是期我远去矣。"无何，逆阉刘瑾潜图不轨，恶尹私有诋斥，罗而戍之关右。尹至戍所，偶过铁鹤观，骑一鹤凌空飞去。(《彭比部集》)

李长沙当国，先困于刘瑾之逆乱，后苦于流贼之纵横，屡欲乞身未遂。一日退朝沉思，袍带尚未及解，一道士服紫玉环求见；进之，指公所服带，并自指曰："此带虽好，何如我环？倘能弃却，相从入山。"公曰："久服诚无滋味，第入山须尚岁月耳。"道士笑曰："知公无分。"即出庭中微吟，踏剑乘云而去。(《涌幢小品》)

张文僖公昇为举子时，北上会试，遇一青巾道士附舟，舟中人皆慢易之，文僖颇加礼意。一日文僖读程文，道士问曰："公何为手是编不置耶？"曰："书须温乃熟。"曰："书一目便了，何待温？"曰："子读书能若是乎？"曰："然。"即举是编授之，道士一目即成诵；公心计道士必少时读程文，今乃自表暴耳。复抽《洪武正韵》难曰："此书亦可一览记耶？"道士曰："此书难，却须览二次。"辄览二次又成诵，文僖知为异人，乃叩以后日事，道士曰："公有三大事，其一举状元，其二买饶正己宅，其三则于滕王阁饮酒三日。"文僖问其"一二可解

悟，其三谓何？"曰："久当自知之。"诘其姓名，曰："我徐慧也，字子奇，《忠孝经》中有吾名。"遂别去。文僖果大魁天下，官翰林春坊，劾阁臣刘吉奸邪，贬南京工部员外。便道过南昌两院，暨三司诸公，慕其直声，乃于滕王阁中置酒，款洽三日，乘暇游铁柱观。观中人方读《忠孝经》，文僖翻阅之，见所谓徐子奇者，乃晋仙人也。文僖后居饶正己故址，一如徐仙之言。（同上）

杨佛子颏下生瘤，大如覆盏。一日由市归，中途值一操瓢者，秽癞不可近。时暴雨至，瓢者乞佛子雨盖，即与，殊无难色。行一里余，瓢者用左手招拂子瘤，右手拊背曰："患可医，汝何报？"佛喜笑曰："勿欺我。"瓢者曰："吃我一醉，三日后当过君治瘤。"先口授折骨方，佛子未心信，别去数步，顾瞻其人，邈不知所之矣。佛子归语人家，痛恨不得治瘿方。明旦视颏下瘤，忽不见。家人惊怪，扪其背，则瘤还在背矣，人始悟佛子遇异人。（同上）

二 氏

孔氏之门羞称五霸，况异端乎？空山名刹亦有畸人，顾以末流秽污，更觉增人痛憾，错杂笔数，则固曰外之，亦以澄之云尔。

佛法自汉明帝时入中国，然汉魏时惟听西域人立寺都邑。至石虎敬事番僧佛图澄，国人化之，始造寺庙，削发出来，则是中国之人为僧，始于石虎时也。（《古今原始》）

晋明帝时，听民刘峻出家，又听洛阳妇女阿潘等为尼，此中国为尼之始。（同上）

宋太祖时，始禁道士不得畜妻孥，前此道士皆有妻室，至是始与僧同禁。（同上）

绍圣中，有僧游天台，误入新昌县沃洲山上，遇大佛刹，寂无人声。既登堂，见有官吏治事，徐入法堂，始见长老数人，相对默坐。僧前欲问讯，摇手止之，不敢问，侧立以视。闻请第一员长老升堂，其人号泣就坐，紫衣金章，立于前。瞬息间，火从坐者体中出，沿烧其身，并及金紫者，不留遗烬。次第升堂，周而复始。僧密问吏何为，吏言平生无戒行，妄作住持，故作此报，金紫者请主也。僧惧亟出，至山半，逢数卒驱一老妇，髣髴认是其母，回首留顾，老妇曰："以汝平生妄谈般若，累我至是。"其行甚遽，不得叙语。僧下山觅路，问居人，并无寺，指别径，乃达天台路，问其日已三宿矣。不复东游，竟还家，母已死。播传此事，长老退居者数人，关子东强幼安皆作文以记。（《彝坚志》）

宋范正敏《遁斋闲览》云：太平兴国江东有僧诣阙，请修天台寺，且言寺成，愿焚身以报。太宗命入内，高品卫绍钦督其事，绍钦日与僧谈笑无间。及营缮毕，乃积薪于庭，呼僧从愿。僧言愿见至尊面谢，绍钦不许，僧大怖泣告。绍钦促令登薪，火盛，僧欲下，绍钦遣左右以杖抑按焚之而退。今淮安安东县塔倒坏数层，数年前有一木匠来云："愿得石灰二百斤，苎百斤，秫米一担，能修一层。"父老不信，木匠乃自募各物，不用架索，呼僧众助工，旋成一层。未几布施云集，塔遂成，人以为神，而匠即投塔下为僧。后在扬州三汉河，复欲修其塔，以二大树横插第七层，以小桌加树杪，临空天半，敲鱼念佛，守土者怪而逐之，遂遁去。（《啸虹笔记》）

元世祖征方外士邱处机至京师，为立其教，赐金印章曰："神仙符命。"此全真之所由始，其学本于老，而其说犹禅学也，佛老之外，又有此一学。（同上）

武城之东普光寺，行童元晖，近村王氏子，既作僧，嗜酒不检，一意狎游。年二十五岁得疾甚恶，还家困卧一寒暑，忽昏不知人，仰首长鸣，顿仆于地。腰脊下尾骨，痛不可忍，呼疡医孔彦璋视之，乃短驴尾自皮肤间突出。父畏丑状宣播，急掩其衣，愈痛切，复裸以示人，然后止。明日长尺许，又明日遍体生毛，头面已肖驴形。数日蹄躐俱备，两耳翘翘然，哮吼悲鸣，四肢据地，卓立俨成真驴。家人议欲杀之，寺僧不可，于是畜厩中，弗施辔勒。驴斯鸣不止，且乱啮人，试举鞍置前，则耸耳以待，若有喜色。负重致远，能日行二百里，凡十年，方死。（《彝坚志》）

巴东下岩院主僧，偶得一青磁碗携归，折花供佛前，经宿花满其中，异之。更置米，明日米亦满；复置钱，及金银，皆然，自此院中富盛。及院主年老，一日过江检田，怀中取碗，投之中流，弟子惊愕追惜。师曰："我死，汝辈能谨饬自守乎？若藏之不密，适足以取祸，吾今弃之，盖不欲汝曹增罪戾也。"明太祖时，苏民沈万三家，有一聚宝盆，置少亦多。上闻之，取试无验，仍以还沈，复筑应天城。终疑此盆之异，复命取镇观音门下，因名曰聚宝门。并徙沈于云南。观此则知主僧之有见。（《鸿书》）

姚少师道衍初侍燕邸，每夜梦与刘太保仲晦寤语，厥后现身佐命，恪守僧律。南屏西山，后先观化，两公之赐名，一曰秉忠，一曰广孝，岂非再世示现者欤？（《列朝诗集》）

云南曲靖府真峰寺碑略云："明正统中，真峰有镜中长老，昼夜不寐者四十余年。夜尝以素珠撒地，一一探之，仍集成串，以炼睡魔。某邑有节妇，年七十余，临终授百钱于子孙妇，光磨如镜，字迹尽灭。子孙妇不解所以，曰："此我守节五十年，每中夜欲心一炽，即撒此钱于地，比暗中摸取完，欲火消矣。"（《啸虹笔记》）

姑苏刘昌自镇平赴南阳，至麒麟冈，见大冢数十被

发、十三里河益多。又至三里河，则一草庵外，方琢石甃桥，且治碑纪建桥功，皆粗完。入庵中，惟一小童云："有僧旦时入城矣。"问此大石从何来，曰："在十三里河冢中所出，石上有流血被满。"问从吏此何为，曰："当是杀牛马然。"刘大骇。又行一里，见僧与两人远来，使人召之，乃皆拜道旁，好言问之曰："非造桥僧耶?"曰："然。"又问从何得石，乃不能对，且诘何以血满大石，僧言有千户夜牵牛来杀之，就石上剥取皮耳。刘怒，使从吏送南阳府狱，盖护卫军也，皆坐如律。发冢夜杀牛，此岂小事?乃犹欲以建桥为功耶?本朝初年，一僧偵日坐京师前门化缘，一侍卫下马问之，则五台山寺坏其二，募新之，需金三千。侍卫心动，为遍邀同志，捐金如数付僧。去后数载，侍卫告假游五台，至则先忆僧所住寺，单骑急往观所新寺。但见古刹颓落，荆棘遍佛殿。寺后忽有琵琶声，窥之，群妇歌笑也。急驰而返，遇旧僧，坚留之，众僧群集，灌之酒，锁一空房，以刀一、索一、药一封，听其自裁。侍卫悔泣，至夜半，忽见屋角有穴光射入，喜曰："吾当从此出。"急以棹梯而上，甫出穴，和身坠，至山脚急走，呼从人执械柱，尽擒之，置于法。视所锁房，实坚密无穴也。(《樗乡集》)

程篁墩总角时，与老僧参禅，问何许人，曰："江南。"僧曰："江南草木耳。"程曰："草木之中，惟吾独秀。"僧曰："择其秀者伐之。"程曰："伐为皇家作栋梁。"僧词穷，遂骂曰："进三步必死，退三步必亡。"程曰："横行三步又何妨?"僧遂瞑逝。(《万青阁偶谈》)

刘昼与高欢书，尼与优婆彝，实是僧之妻妾，损胎杀子，其状难言。今僧尼二百许万，并俗女向有四百余万，六月一损胎，如是则年族二百万户，验此佛是疫胎之鬼也。《大藏律》中佛告诸弟子：汝慎勿妄度沙弥尼，女人姿态难保，悦在须臾，以后菩萨不可妄度，是尼之丑行，亦佛之丑行也。(《疑耀》)

饶州有女尼，与士人张生私，因嫁之，有赠之诗者曰："短发蓬松绿未匀，袈裟脱却着红裙；于今嫁与张郎去，赢得僧敲月下门。"为尼者诵此，亦增一赧云。(《驹阴冗记》)

成化末，千斤刘石和尚作乱，康都督率兵御之，召紫微山主僧惠通号小力禅，不往，请于朝，乃就命。康怒，列卒二百于辕门，见僧入，将夺刃乱斫以快意。僧语其徒曰："康公意不善，吾不可不耀武以入。"乃手运棍跃入，至康公帐前，捷如猿猱，无能加以刃者。康乃起延坐，问僧用卒几何，曰："吾率得四十，直入贼营，不用官兵，止用扶夫一百挑米。"僧人告千斤刘曰："汝抗朝命，劳及老僧。今与汝约，各以毡裹兵器，醮灰试斗，身有白点多者为负，负则任汝料理，汝负当面缚以降。"贼许议，两人斗至暮而息；贼衣污满，遂诣军门降，诏授通指挥使，辞。乃于紫玉山创石佛寺，设巡司以防盗贼，至今给五品禄云。(《汇书一编》)

成化间，有富商寓京师西华门内，寺僧揣其赀重，商又单弱，与徒刺商，先刺死二仆，埋土中。越二日有贵客游赏过寺，一犬嚎鸣不已，逐出复来，如有所诉。命人随犬去，至尸地以足抉地悲号，发之，二尸出。尸下有伸吟声，商复活，言僧杀之。闻于朝，诸僧皆斩。是岁例当度僧，以是罢不度。(同上)

正德间，山中大家请僧诵经于一楼上，女及笄，有时上楼拈香顶礼。僧忽推堕小婢，闭户淫女，声言击己则杀女，饮食皆以女故，绳挽自下。相持既久，忽有人定计，故扮盗劫其家，其魁是僧。僧故以其党，招僧下出亡，僧从之，被缚，公私交挞死。(《耳谈》)

正德时，西湖上有板庵，大觉禅师为神僧，创建佐国寺，极宏丽，而其资累数十万，皆其所遣木球使者，丐乞于诸檀越所得。使者大如斗，圆如球，绘以五采，无翼而飞，不胫而走。每到人家，若侯门戚里，富贾大商，以头点地，作叩首状。人皆笑迎，争为输金，即禁御清严之地皆入焉，喜舍尤多。今禅师示寂，而使者木球已槁，犹以高座重茵，供置寺中，人犹以名求观焉。(《耳谈》)

嘉靖癸丑，贼兵入犯苏松海滨，兵民败走者三十七阵矣。操江蔡公克廉募僧兵殄灭之，自后我师与贼战，多凯旋，自天员一阵始。先是贼寇首陷黄陂，杭郡守孙公，欲预备而无兵，与都督万鹿园养僧二百人于昭庆寺。三司官以僧为无能，与鹿园睹酒于涌金门，暗置教师八人，促鹿园召高僧一人与决胜。鹿园请孤舟，则一僧扬扬而来，教师各持棍合击之。孤舟以偏衫却棍，一棍为袖所裹，信手夺之，反击八人俱仆，三司击节叹赏。孤舟上堂排宴席，大呼曰："公等何仇，令人计杀我耶?"鹿园语之故，孤舟乃已。贼犯杭城，三司令僧兵四十人御之，其将为天真天池二人。天池乃少林僧，于是交兵，大败贼奴。贼人走袭上海太仓，蔡公驻节于苏，带金币至杭，聘取僧兵。杭方戒严，莫肯与；鹿园无以谢蔡公，使人请月空等十八人，原非御寇四十人之列，三司遂听之。鹿园与月空曰："尔至彼，宜以众寡不敌，缴礼币而善辞之，脱不允，可荐少林僧天员。"天员者，见讲《楞严经》于天池山中，乃将材也。月空见蔡公，辞不获，遂荐天员，天员就聘出山，乃五月十日也。蔡公馆之于瑞光寺，与月空同处。天员招选僧四十八人，拟立将领。众人以月空自杭来，乃客也，宜让为将。天员曰："吾乃真少林僧，彼何所长，而欲出吾上乎?"十八僧自推八人，愿与校技。八人□以拳拳天员，天员时立露台，八僧自墀下历阶而上，天员以拳挥却，不得上。八僧走绕殿后，持刃从殿门出斫天员。天员急取殿门长闩横击之，众刀不得近，反为天员所击；月空降气求免，十八僧伏地称服，蔡大奇之，乃令月空领杭僧十八名，

天员领苏僧四十八人，协力往剿。又选蛇山兵千人，与月空合为一枝，密催皮工造皮甲，竹工造毛竹甲。皮甲在内，竹甲在外。铁工造钢叉二十四把，钩枪二十四把，铁棍十二条，取靛青备诸身畔，各派兵器而演习之。六月初十日，遣哨六团，有贼百余人，奋力追击，贼惧而逸，止存母子船五只，钻木取火，烧其三，余二亦为风浪所粉。十一日，天员与朱指挥议往八团迎贼，留提管僧无极于六团下营。朱指挥先往八团，被贼伤杀部兵二十九人，时六合知县先被贼杀者，亦四十人矣。是晚僧兵至八团，贼闻之即走，天员引兵至一团之瀚家港遇敌，已申时矣。天员率诸哨骑为先锋，月空等排阵于后。见贼下屋，天员心觉其设伏，即冲前堵定，不容埋伏。贼裹衣包为八扛饵我兵。天员令曰："有抢财物者斩！"月空无极横列阵为长蛇之势，韩都司王守备等继其后，相离约百余步。阵法两人持长枪，夹一钩枪手于其内，稍退一步，钩枪之旁，长枪之后，铁棍砍刀相间而列，弓弩火器，左右参错。阵形既定，各食靛花一丸于口。贼首赵大王举扇招贼来战，诸贼约四十人，衣绿，排为一字形，当先，余六十人衣绯，列于左右。持兵仰天而拱，置衣包八扛于地。僧兵不为动，天员引骑兵左右闪开，贼先发矢，僧兵亦发矢。天员传令停射交锋，无极催阵，呼伽蓝三声，大喊："杀杀！"长枪者奋勇前戳，贼舞刀乱砍，钩枪手随长枪而进，从隙钩贼之足。箭手发射，铁棍从钩枪而进，击死钩倒之，棍刀手继之。贼一眼欲支长枪，又欲却箭，不虞钩蛇循而至，不能更顾其足也。僧兵以靛青涂面，贼见青脸红布蒙头，疑为神兵，斩首四十余级。贼舍死溃围，骑兵开一角纵之，走匿一屋中。僧兵以火攻围，贼穿壁走，半陷入靛坑中，长枪刺杀之，仅二十余人，合守营者共五十余人。僧兵攻之急，一贼妇出视，乃赵大王妻也。僧某骁勇绝伦，持铁棍逾堑沟击杀之。贼夜奔柘林，杀一巡检，二弓兵，即如金山。天员休兵调养十五日后，引兵至金山，贼逃往嘉兴。僧兵追及之，汤总兵亦至，相合大攻，贼死二十余人，出亡被杀者，复二十余人。凡瀚家港所逃，及老营之贼，悉剿灭无遗矣。计僧所伤亡者，四人耳。今之武艺，天下莫不让少林，其次为伏牛，伏牛亦学于少林者。其次为五台，五台之传，本于杨氏女所传杨家枪者是也。郑公若曾闻其事，而访天员，适与高僧翻阅《藏经》三千而遍，心闭气足，学有渊源，故临戎而变化不穷也。（《汇书》）

黄猷吉，清源人，为淮扬兵宪，以疾归，家居颇好道术，缁流羽客，无不接引。一日昼寝，有僧来谒，而阍者不为通，翌日至，又如之。僧叹惋曰："吾以尔主好道，故来救其厄，今若此，信命也。"取笔题字数行于室东小庑而去。翌日立秋，其夜火发，宅产荡尽，独僧所题小庑无恙。阍者因具言所以，视其书曰："坐不得，行不得，愁无心，口添画，大口小口，青黄共色。"有解者曰："坐不得行不得，立也，愁无心，秋也，口添画，日也，大口小口，回也，青黄共色，绿也，凡染绿者，必青与黄合也，乃立秋日回禄也。"（《居东集》）

万历甲午，河南一方士，寓显灵宫道士房，道士出行淫，方士必悉知之，盖其腹中鬼语也。道士即致金币，求授其术，得之。因用符水于天坛僻地，杀一行路小儿，取肝心及耳鼻唇尖咒之，儿灵爽即归道士腹中，语世间祸福幽隐皆验，赚取资财无算。一日语道士某家好女，心正怀春，适其家人皆出，可往也。一往而交合，道士甚德之。忽在布遇其父曰："公非某乎？我某也，为道士杀如此。"道士惊愕，莫能禁。父及逻者以闻于东厂大珰，并方士于他郡得之，论死置狱。儿犹语腹中曰："勿杀之，我益无依也。"大珰以是受上赏。（《耳谈》）

姑苏山溏某寺僧，月夜遇美妇人至曰："与良人反目，怒归母家，忽迷失道，身无所依，愿得假宿。"僧始拒却之，而心动曰："汝但随吾影行。"至一庵，盖僧故所居空寂地方，欲解衣，忽其夫率群不逞，排闼入，缚僧曰："贼秃！安得诱良家妇至此？"僧不能辩，但乞哀。旁一人曰："可尽汝有，得释。"僧曰："有面近百秉，皆出乞化，愿以谢过。"面既尽，始罢。后始知妇乃姣童，夫与群不逞皆优，尝入寺，垂涎其面而作此。（《小窗异纪》）

有僧异貌，能绝粒，瓢衲之外，丝粟俱无。坐徽商木筏上，旬日不食不饥；商试之，放其筏中流，又旬日亦如此。乃相率礼拜，称为活佛，竞相供养。曰："无用供养我，某山寺头陀以大殿毁，欲从檀越乞布施，作无量功德。"因出疏令各占甲乙毕，仍期某月日入寺相见。及期，众往询寺，绝无此僧，殿即毁，亦无乞施者。方与僧骇之，忽见伽蓝貌酷似僧，怀中有簿，即前疏，众诧神异，喜施千金，恐泄语有损功德，戒勿相传。后乃知始塑像，因僧异貌，遂肖之，作此伎俩，而不食乃以干牛肉□大数珠数十颗暗啖，皆奸僧所为。（《耳谈》）

维扬木筏篷上，一僧击木鱼，数日不食，岸民业豆腐夫妇悯之，饮以浆。僧以银一锭为报，且告曰："某日当飞升矣。"至期仍在，民诘之曰："有夙缘未了。"问以缘何在，曰："即汝店中少妇，但得交背和衣坐一夕，即了矣。"掷以五十金曰："从我即携金去。"民贪其利，劝妇从之；其夜已代僧入篷击木鱼，至晓乃已。又三日，僧仍在，民又诘之，僧又掷五十金曰："和衣坐缘未了，当脱衣一夕即是矣。"民许之，入篷代敲鱼如前，至晓，僧已拐挈其妻，并前银俱去矣。（《鹏升集》）

禅师沈莲池杭郡秀才，与诸友课文，闻一友死，即感怆投笔。披缁坐蒲团十年，通慧知未来事。同邑吏部郎虞公淳熙始欲北面从其教，禅师曰："不可，君贵人，明年登第矣。"既之京试毕，其试题并虞试文，皆从杭录就，因虞使驰寄虞，谓已中也。虞大喜，校已文不差一字，是年果中。禅师嘉靖乙未生，居杭深山寺中，缄口不言休咎，人所供施甚饶，皆以施游僧，以千计。

蕲水徐进士恒庵令仁和，尝邀致客榻数日，问能了生死否，曰："出家三年，已了生死，至今所不尽了者，名根耳。"虞公前身为杭城老僧，其祖尝供奉之，将化，言往虞宅而虞生。(《耳谈》)

万历末，浙绅为沈莲池奏请封禅师，时批本内决，郑妃手批曰："姓尚未除，何得云禅？"遂不允。

卷十　泛叶寄

寄园主人曰："徽处万山中，其田土所产，啬于他郡；生其间者，不得不裹粮服贾，奔走四方以谋食。而老儒宿彦，自蒙童读书，至老死未尝暂释，著述充栋，不肯一俯首就试有司，讲学书院，自紫阳、还古而外，所在多有。顾海内士大夫之与徽人接者，往往奔走四方之人居多，而深山穷谷中宿儒，不得一叩其姓氏；遂并我考亭夫子、篁墩、正希诸先生，概目之曰徽人耳，不亦诬欤？首辑新安理学，次辑故老杂记若黔兵始末，则乡先生之有功于桑梓，不可不附而存之。"

新安理学

新安自紫阳、峰峻先儒名贤，比肩接踵，迄今风尚醇朴。虽僻村陋室，肩圣贤而躬实践者，指盖不胜屈也。呜呼，千秋具在，岂徒尚口。前徽不远，有志当型。略撮世所共尊者数人可以兴矣。

朱子名熹字仲晦，婺源松岩里人。五代有朱石寮者，仕为婺源镇将，因家婺源，历传至森，仕宋为承仕郎。森生松，松年逾髫髻，以上舍登第，授建州政和尉。以父丧值乱，寓州之崇安，服除，调剑州尤溪尉，监泉州石升镇。建炎间，告归十余年，绍兴四年，内翰纂密言于上，召试馆职，除秘书省正字。明年车驾还临安，上言甚切，至迁尚书度支员外郎，兼史馆校勘，历司勋吏部两曹，兼领史职如故。后以抗疏阻和议，出知饶州，请告老，得主管台州崇道观。初松交吕广问欢雅，游于萧觊、罗从彦之间，大明六藉要旨，而徽之理学，实松有开其先云。松力行砥砺，尝自谓性卞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韦之义名斋，所著有《韦斋文集外集》。建炎四年庚戌、九月十五日甲寅，生熹于尤溪寓舍。先是松生时，婺源城有白气如虹，自井出；至是熹生，复有紫气如虹，自井出，腾上光星日，因名之曰虹井。绍兴四年，熹入小学，通《孝经》大义，从群儿游，独以沙立八卦，端坐视其悱心者。初松疾革时，以后事属少傅刘子羽，语熹曰："胡原仲、刘致中、刘彦仲此三人学有渊源，吾即死，往受学焉，汝其念哉！"松卒，熹乃往依刘子羽，居崇安，从学于三君子，遂筑室于西塔山。十七年其秋通藉建阳，举于乡。十八年举进士，二十年春归婺源展墓，以张敦颐所赎归父质田，请族父老主之，供祭祀事。二十一年授同安主簿，将起同安，愍学者之不达其指而道悖，乃师事延平李愿中，独得宗旨，为学始就精实，而会理一分殊矣。治同安取令甲邑簿所当为者，大书揭之楣间。其后六年，为隆兴元年孝宗即位，数召入对言时事，请祠监南岳庙。三年如长沙访张栻，讲喜怒哀乐未发之旨，留两月去。道昭武谒黄端明，偕栻登衡岳之山，除枢密院编修官，归崇安。四年崇安饥，请贷粟于府以赈，其冬民愿归偿贷粟；太守王淮令留之里中，而上其籍于官，社仓之议，始于此。五年遭母祝氏丧，乃述往事，思来者，喟然兴叹曰："先大夫有言，自两程夫子殁，有能绍道绪，正《易传》，述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予其何敢忽诸？"于是修旧起废，据仲尼之素功，上自羲氏，下至于兹，靡不罗罔研镜注疏而轨之正，以垂六艺之统纪。自是弟子日亲，抠衣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九月有旨，特与秩，改宫观，辞，淳熙元年夏拜命。明年夏吕祖谦请造讲学于寒泉精舍，祖谦别去，饯之，至鹅湖，陆子寿子静来会讲无极太极，未合并而去。五年遣知南康军，置奏减星子县税钱，立周程祠，复白鹿洞书院，身为劝驾，诸生自以为得师。八年二月，熹与子寿子静复会于南康，议论乃多有合者，特请子静升讲以发明之。是年秋，除直秘阁，改除提学浙东常平茶盐。九年夏诏捕蝗，熹言于宰相，行社仓之法。又言绍兴和买害民，台州丁钱当免，及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事。其年秋，除直徽猷阁，改除江西提刑。十五年夏，除兵部郎官，与兵侍林栗讲易不合，以足疾乞祠。明年春诏与宫观，是时始出《太极图通书西铭解义》，授学者。十六年春，除秘阁修撰，屡乞祠不许。光宗即位，诏许之，仍直宝文阁，令学士院降诏奖谕，转朝散郎，赐绯鱼。其年秋，除江东运副，又辞，冬改知漳州。二年春，乞补宫观，四年春，差主管南京鸿庆，冬除湖南安抚。先是使人自金回，问："朱先生安在？"以故有是命。宁宗初，除焕章阁待制侍讲，冬奏事便殿，辞，改说书。差遣上孝宗山陵议状，诏进讲太学实录院同修撰，辞，不许，封婺源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入内院，除宫观。顷之，除宝文阁待制，知江宁府湖北安抚。庆元元年，三乞致位，其年冬，诏充秘阁修撰如故，祠宫观；比冬值韩侂胄禁伪学，罢祠。四年乞致仕，明年夏许之。六年春二月辛酉，定《大学·诚意章》，其后三日甲子，以疾终于正寝。是日大风拔木，洪水溃，山崩，年七十有一，墓建阳唐石里之天林谷。初熹展墓婺源，有终焉之志，其徒蔡氏力挽归闽云。嘉定元年，谥曰文，封信国公，绍定间改封徽国公，从祀夫子庙，后赐所居里额曰文公阙里。元至正间，追谥熹父松曰献靖。熹长子塾先熹十年卒，次埜迪功郎，监湖州德清县户部新市犒赏酒库，后十一年卒。次在字敬之，承议郎提举两浙西路常平茶盐公事，历官至工部侍郎，封建安侯，卒赠银青光禄大夫。熹从孙曰洪范，家贫苦学自忍，常馆于胡舜卿，授以《易》学，舜卿卒，洪范以《易》授舜卿子。宝祐元年登第，授为武夷书院山长，一轨于古道，时人高之。熹十世孙曰稔，明天顺丁丑进士，历福建都转运盐使司运使，以廉能称。稔弟懋以先贤子孙，例入太学，授永年县丞。懋弟桢由县学生贡入太学，以先贤后，乞奉祠授

本县学训导。桢从侄焰例入太学，授瑞州府知事。熹十一世孙曰诚，为太医，曰墅为博士，告老，子镐嗣。先是武宗末年，载铣、汪玄锡、王定后先奏请以朱子继孔子者也，重朱子所以重孔子，重孔子所以重道也。孔氏嫡长之裔，居浙衢州，其支庶亦常他徙。而后居鲁之曲阜，累朝录荫，惟曲阜子孙，世袭公爵，而衢不与，以阙里为重故也。今朱氏婺源，即孔阙里，闽之建安，即浙衢州。朱氏子孙，在建安者，恩典已隆，而婺源子孙，顾未得录荫一人；其轻重缓急之序，甚有遗憾，甚非所以处朱氏于孔子之门也。嘉靖即位之元年，乃下诏曰："以文公次子埜之后，嫡孙一人为博士官，俾奉祀事。"论曰："余尝谒武夷精舍，览寒泉、考亭诸胜，之南康，寻白鹿洞遗迹，之湖南瞰岳麓书院以上，驰神于恒岱太华邹鲁间，未尝不低徊留之。登降趋跄，仰窥道德为象，自伏羲以来，如作家者，盖有三大开辟焉：尧舜之精一，开辟一候也，夫子之求仁，开辟一候也，朱子之存心致知，开辟又一候也。尧舜之时，如元之元，孔子之时，如元之会，朱子之时，如元之运，其将以渐而华实矣。是三世家者，固元气之流行于宇宙间，其立极固同也。矧我徽为先世桑梓之乡，得游从于阙里，其景仰至止，又当何既哉？"（《朱子世家》）

司马公自破其凡例，跻孔子于世家，其只眼如箕，即其推尊至圣一副钜识也。王半山强作解事，妄肆讥评，贻笑千古矣！不知理学真源者，乃欲袭唾余以立新异，噫！何天下半山之见之多也？

准御史王完奏，下所司，随据本府知府张芹保奏，朱墅系文公十一代嫡派孙，世居婺源，相应主祀。嘉靖二年，奉旨朱墅准与做翰林院五经博士。三十七年，又用本学训导席端言，俾世荫录勿绝，爰建署于县治大街，朝贺如有司，国朝因之。明朱墅字原静，嘉靖二年袭。朱镐字以中，嘉靖三十五年袭。朱德洪字宏甫，万历二十四年袭。朱邦相字君辅，崇祯元年袭。国朝朱煌字炜臣，顺治十三年袭。朱坤字广舆，康熙五年袭。（《婺源志》）

程大昌字泰之，生休宁南乡会里。十岁能属文，登绍兴进士第，积官宣奉大夫，龙图阁学士，封新安郡公，赠特进，谥文简。大昌慷慨笃学，于古今事靡不考究，论著追配古作，有《禹贡图论》、《毛诗辩正》、《演繁露考古篇》、《易老通言》、《易原雍录》、《北边备对》、《尚书谱》，及文集，又为山川地理图，就经筵进呈。（《府志》）

休宁理学九贤坊，以程文简公为首，盖朱子而外，皆其卓卓者也。公勋业烂史册，从数百年，又有襄毅、篁墩父子两尚书，程氏何多贤哉？九贤坊在休东门外，去寒舍旧市五里许。公与吴学士儆，程公若庸，陈公栎，倪公士毅，朱学士升，及余祖东山公汸，汪公循，范公准。

竹州先生吴儆，初名称，字益恭，为休宁商山远祖。儆幼与兄俯齐名，太学为之语曰："眉山三苏，江东二吴。"登绍兴进士，通判邕州，时南轩张先生经略岭右，遇疑事必咨。儆且以书告朱文公熹曰："吴益恭忠义果断，缓急可仗，未见其匹。"荐于朝，得召对。张栻以五峰知言，授之，且书"孔子之刚，曾子之勇，南方之强"三言以赠，儆受教而行。见孝宗首陈恢复大计，授广南西路安抚，以亲老请祠，终于家。宝祐四年，曾孙资深以儆平生著述进表，赐谥曰文肃。所著有《竹洲集》三十卷，《棣华小录》，及尝为《尊己堂记》，恳恳人爵天爵之辩。文公读之，喜曰："往者张荆州吕著作称吴邕州之才，今读其文，有以见其所存矣。"（同上）

汪莘字叔耕，休宁西门人。幼不羁，长卓荦有大志，不肯降意场屋之文。退安丘园，读《易》自广，凡韬钤诸书，靡不究习。屏居黄山，嘉定间，诏求言，遂三扣阍，论天变人事民穷吏污之弊。杨慈湖、真西山见曰："真爱民忧国之言也！"不报。时朱子召赴经筵未至，莘逆通书，言：财不待先生而富，兵不待先生而强，惟主上父子之间所不能济者，待先生而济。若惮于为父子深爱之本，而利于为体貌臣工之末，以是为治，未有能久者。今日之事，先生建明稍缓，窃恐言者已伺其后，是非不能为天下学道者之地，亦恐不能为后世学道者之地。朱子深重之，用其言。徐贰卿谊帅江东日，谓其履行素高，移檄本郡，使备笔札，抄录著述，欲以遗逸荐于朝，不果。筑室柳塘上，自号方壶居士，著有《柳塘集》。（同上）

先生隐柳塘著书，今遗址犹曰柳塘巷，曰硕儒里。每过其地，忆前辈风流，辄低徊不能去。

程若庸字达原，休宁汊川人，从饶双峰、沈毅斋游，得闻朱子之学。淳祐丁未，为湖州安定书院山长。庚戌冯北山去疾，创临汝书院于抚州，聘若庸为山长，买田宅居之。咸淳戊辰登进士第，为福建武夷书院山长。若庸累主师席，及门之士最盛，在新安号勿斋，学者称勿斋先生。在抚州号徽庵，以寓不忘桑梓之意，学者称徽庵先生。如吴澄、程钜夫、范启、金若洙、吴锡畴皆其高弟，所著有《性理字训讲义百篇》，及《太极图说》、《近思录注》。（同上）

徽地瘠人稠，往往远贾以逐利，侨居名都大邑；天下之与吾徽人接者，几尽疑为膏腴中人，遂使徽之孤寒士，辄不欲以徽人称。不知深山穷谷中，冻饿穷经虽三公莫足易者，惟吾徽大有人在也。因程公自号徽庵，附寄一慨。

徽山有黄山、白岳，水有练溪、新安江，勋贤有程忠壮、汪忠烈，正学有朱徽国。以下文章节义，自吴少微以及金正希，代不绝踵，而世顾目之曰徽人，曰朝奉若而人者，非徽人朝奉耶？况黄山、白岳灵奇甲东南，胜朝重科名，亦有兄弟九进士，四尚书者，一榜十九进士者，乃风雅如汤临川先生，亦不精察，有诗曰："欲议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得毋贻笑山灵？

胡方平字师鲁，号玉斋，婺源梅田人。初，德兴沈毅斋贵瑶受《易》于董梦程，梦程受朱熹之《易》于黄幹，而方平又从学于梦程贵瑶。研精易旨，沉潜反复，二十余年，尝因文公《易本义》著《启蒙通释》，又有《外翼》四卷，又有《易余闲记》。其言曰："朱子言《易》开卷之初先有一重象数，而后《易》可读；《启蒙》四篇，其始明象数，以为读《本义》而设者与？象非卦不立，数非蓍不行，象出于图书，而形于卦画，则上足以该太极之理，而《易》非沦于无体。数衍数蓍策而达于变占，则下足以济生人之事，而《易》非荒于无用。明乎此，则《本义》一书，如指诸掌。"子一桂字廷芳，《易》学得于家庭。宋景定甲子，年十八领乡荐，试礼部不第，入元退而讲学，远近师之。尝入闽，博访诸名士，以求文公绪论。建安熊去非方读书武夷山中，与之上下议论，归则裒集诸家之说，以疏诸子之言，为《易本义附录纂疏》、《本义启蒙翼传》。其言曰："《易》道有四，象为要，《易》学有四，占为难。朱子《启蒙本义》专主卜筮，《本义》又专以象占示训，盖皆引而不发，待学者自悟尔。"又著《诗传附录纂疏》、《十七史纂》、《人伦事鉴》、《历代编年》诸书，并行于世。居之前有二小湖，自号双湖居士，远近师之，称双湖先生。（同上）

云峰先生胡炳文字仲虎，考川人。幼嗜学，父母恐其成疾，欲止之，乃以衣蔽窗隙，终夜默诵。既长，笃志朱氏之学，上溯伊洛，以达洙泗渊源。凡诸子百氏，阴阳医卜，星历术数，靡不推究，四方学者云集，尝为信州道一书院山长。其族子淀建明经书院，以馆四方来学士，炳文署山长为课试，以训诸生。调兰溪洲学正，不赴。所居扁曰随斋，于四书诸经，会集众说，参考以求其通。余干饶鲁之学，本出朱子，其为说多与熹牴牾，炳文深正其非，以故作《四书通》，往往发其未尽之蕴。又作《易本义通性理》，及《朱子启蒙》、《易五赞通释》、《春秋集解》、《礼书纂述》，自以更易未定，门人亦有得其稿者。又有《大学指掌图》、《四书辨疑》、《五经会意》、《尔雅韵语》、《云峰笔记》文集二十卷，卒谥文通。（同上）

双湖先生与云峰先生，俱能力肩正学，有功后进，至今读其书，咸耸敬焉。识者谓朱子余芬，钟婺居多。

陈栎字寿翁，世居休宁之藤溪，甫三岁，祖母吴氏，口授《孝经》、《论语》，辄成诵。七岁通进士业，师乡先生黄常甫，常甫出于婺源滕氏，私淑朱子，故栎学有源委。宋亡，科举废，慨然发愤，致力于圣人之学，谓朱子殁未久，而诸家之说，往往乱真。乃著《四书发明》、《书传纂疏》、《礼记集成》、《论孟训蒙》、《口义书解》、《深衣说》、《读易编》、《读诗记》、《六典撮要》、《三传集注》及《增广通略》，亡纂数千万言。凡诸儒之说，有畔于朱氏者，刊而去之，其微词隐义则引而伸之，其所未备者，复为说以补其阙。于是朱子之说，大明于世。延祐初，诏立科举取士，有司强之，试乡闱中选，不复赴礼部，教授于家。日用之间，动中礼度，与人交不以势合，不以利迁，善诱学者，谆谆不倦。临川吴澄尝称栎有功于朱氏为多。凡江东人来受学者，尽遣归栎，所居堂曰定宇，学者因称定宇先生。元统二年卒，揭傒斯志其墓，与吴澄并称曰："澄居通都大邑，又数登用于朝，天下学者，四方来归之，故其道远而章，尊而明。栎居万山间，与木石居，而踪迹未尝出乡里，故其学必待其书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御，是可谓豪杰之士矣。"从侄光博洽群经，罗网百氏，朱升赵汸多所取正，隐居教授，人以书厨目之。（同上）

定宇先生为朱子功臣，著述俱极中正，《四书大全》所引新安陈氏说颇多。

倪士毅字仲宏，休宁倪干人也。其先三世，皆以经学教授乡里，士毅世其学。及长，潜心求道，师乡老儒朱敬舆、陈定宇，学益以充，教授黟下阜，黟人化之。所著有《四书辑释》、《历代帝王传》、《授图说》、《道川集》。（同上）

士毅公幼子尚滇尝校定余东山公《春秋集传》。

汪克宽字德辅，一字仲裕，号环谷，祁门桃墅人。六岁日记数百言，至十岁，父应新因取祖华问学于饶双峰，及当时问答之言，授之。克宽玩索有得，遂于理学寤悟，乃取朱子四书，自定句读，昼夜诵读，知为学之要。自是读六经诸子，历代史《通鉴纲目》诸书，悉皆成诵。延祐戊午，侍父往饶之浮梁，拜可堂吴仲迂于州学。吴谓诸门人曰："克宽颖异绝伦，勇于为学，他日必有所成。"既归，遂笃志圣贤之学，辟书斋于居室东偏，扁曰思复，铭于斋壁。泰定丙寅秋，郡邑举应江浙乡试，明年会试，论《春秋》与主司不合，又以对策切直，故见黜。遂厌科举文，乃取《春秋》，博考诸说同异，会萃成书，名之曰《春秋经传附录纂疏》，《易》有《程朱传义音考》，《诗》有《集传音义会通》，礼有《经礼补逸》，《资治通鉴纲目》有《凡例考异》诸书。教授宣歙间，数与郑玉、汪泽民讲论，意气相洽。泽民复遣其孙世贤执经门下，四方学者，从游甚众。尝语之曰："圣人之学，以躬行践履，操存省察为先；至于文章，特其余事。"洪武二年，朝命行人礼聘，与同翰林宋濂删修《元史》，事毕，以老疾辞不仕，赐宴礼部，给驿还卒。休宁程敏政赞其像曰："此考亭世嫡门生第四人也，此龙兴史局布衣第一人也。六经皆有说，而《春秋》独盛，平生皆可师，而出处尤正。其道足以觉人，其功足以卫圣，遗像凛然，百世起敬。"（《祁门志》）

朱子《纲目》上继《麟经》，环谷先生以《凡例考异》羽翼其间，令读者豁然心目，洵称史学功臣。

赵汸字子常，远学于九江黄楚望，复以书谒临川虞

集,求草庐吴澄道学渊源。尝以为《周易》、《春秋》二经,皆圣人精神心术所存,必尽得不传之妙,然后孔门之教乃备。其于《春秋》,不舍史以论事,不离传以求经,不纯以褒贬泥圣人,以为左氏杜氏主史释经,而不知笔削本旨。公穀啖赵知求笔削之旨,而不考鲁史旧章,俱不能无弊。乃离经析义,分为八类,辩而释之,名曰《春秋属词》,以著圣人笔削之旨,作《春秋集传》十五卷,以明圣人经世之志。著《左氏传补注》十卷,《师说》三卷,以为学者求端用力之阶。隐居休宁之东山,至正末,起乡兵辅元帅婺源汪同保乡井。洪武二年,召修《元史》,乃如京师竣事,不愿仕还,年五十二,学者称东山先生,有《东山集》。(《休宁县志》)

先东山著述最富,(吉士)刊其遗集行世。《春秋属辞》年久,渐鲜善本,近出藏稿,复付剞劂,敢谓能读遗书,亦不忍使祖泽芜没云尔。

潘荣字伯诚,桃溪人,隐居博学,通诸经,尤长于史。尝著《通鉴总论》,大要治天下有三:曰明曰断曰顺而已。明则君子进而小人退,断则有功劝而有罪惩,顺则万事理,人必悦,而天下和。三者之要,在身,身端心诚,不令而行矣。其说反覆数千言,又尝集苏句百篇,学者称为节斋先生。(《婺源志》)

朱升字允升,生休宁,后徙居歙之石门,幼师陈栎。至正癸未,闻资中黄楚望讲道湓浦,偕赵汸往从学,归登乡贡进士榜,授池州路学正,以身示法,江南北学者云集。会淮甸兵起,壬辰春秩满归,而蕲黄兵至徽矣。所居僻在穷山,虽避兵奔窜,著述不辍,每耻俗学,务究极天人之蕴。丁酉秋,明兵下徽,即被召见顾问,升对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上大悦,遂预帷幄密议。冬辞归后,连岁被征,比至,上有所访问,后亦不强留也。大抵礼学征伐之议,升所赞画居多。吴元年丁未,授翰林侍讲学士,中顺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诰词曰:"眷我同姓之老,实为耆旧之英。"其见亲礼如此。寻以年高致政归,家有梅花初月楼,上亲洒宸翰以赐,年七十二,号枫林学者,称枫林先生,所著书载《书籍志》。子同字大同,以升恩升礼部侍郎,后坐事废。(《休宁志》)

郑玉字子美,幼好学,气宇高岸,识见出人意表,不乐仕进,勤于教授,门人受业者众,乃搆师山书院。至正十四年,朝廷以翰林待制奉议大夫,遣使赐御酒名币,浮海征之。玉不起,家居著书,有《春秋阙疑》、《周易大全附注》、《程朱易契余力稿》。十七年金陵兵至徽,守将欲要致之,玉曰:"吾既不能慷慨杀身,以励风俗,犹当从容就死以全义。"缢死。(《歙志》)

故老杂纪

纪何杂乎尔?曰:童而入耳,长而触目,都不忍忘也。郡邑有乘矣,何杂纪乎尔?曰:补其所不及,载不必尽载者,何嫌乎杂也。且乘则类分,而闻不妨随,及后之视今,何必不留故老之流传,以资枌社谈助。

国朝督兵张天禄入徽州,至新岭,方造饭,张假寐,梦旌旄拥一赤面多须者,又两白面者,戒张曰:"汝此行慎勿杀人,若杀人者,令汝不得善归。"张悚然寤,疑是关夫子也。比到岭脚,有越国汪公庙,张入庙少憩,见上神像,即梦中所见者,益大惊惧;敕军士不得焚杀,有犯令者,立斩以徇。繇是一军肃然,民用安集。张问士人曰:"汪公何神也?"曰:"唐时保障六州者也。"张曰:"今犹见梦,可谓灵爽矣。"面白者,一为程忠壮公,一为某神也。(《讱庵偶笔》)

赵国公华幼颖慧,九岁为舅牧羊,每出,常踞坐磐石,气使群儿,令群儿刈草营屋,曰:"室成,吾且椎牛以犒若等。"卒取舅牛分食之,牛尾插地;既归,舅问牛所在,对曰:"入地矣。"舅素异之,不深诘。(《郡志》)

明太祖下徽州,卜兆于古城山汪公庙,获第一签。及得天下,命有司每岁正月十八日致祭,开销钱粮,至今不绝,第一签龛奉梁间。(《休宁旧志》)

隋末越国汪公华俗据六州,治兵古城山,溪环山下,通三浙,即浙江也。丁亥五月,古城山落巨石于水滩上,滩忽成潭,潭深不掩鳞,石露其囱,名曰印石。予壬辰禁网钓,为放生所,鱼乐此潭,不与水俱逝,游人投食,各以类鼓波吹沫,相争吞,今成胜景。相传朱枫林先生乡居时,汪溪石落,水磨不转。朱先生卜之曰:"千年不静一朝静,富从此止矣,千年不动一朝动,贵从此起矣。"书此以验将来。

古城山下,即舍家旧墅村,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礼,彬彬合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常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先曾祖日纪万历二十七年,休宁迎春,其台戏一百零九座,台戏用童子扮故事,饰以金珠缯采,竞斗靡丽,美观也。近来此风渐减,然游灯犹有台戏,以绸纱糊人马,皆能舞斗,较为夺目。邑东隆阜戴姓更甚,戏场奇巧壮丽,人马斗舞亦然,每年聚工制造,自正月迄十月方成,亦靡俗之流遗也。有劝以移此钜费,以赈贫乏,则群笑为迂矣。或曰:"越国汪公神会,酬其保障功,不得不然。"

相公湖一名黄墩湖,湖有蜃,常与吕湖蜃斗。程灵洗善射,梦人告曰:"吾为吕湖蜃厄,君若助吾,必将厚报,束白练者我也。"明日灵洗射中黑蜃后,一道士指墓地葬其母,灵洗任梁将军,封忠壮公。(《休宁志》)

许宣平隐歙南阳城山，善吟诗。李太白访之不遇，题诗菴壁而去，所谓“我吟传舍诗，来访仙人居”者是也。宣平诗，传者仅《隐居三十载》一首耳。近阅焦氏《类林》，载宣平《归见壁诗》，又吟曰：“一池荷叶衣无尽，半亩黄精食有余；又被人来寻讨着，移庵不免更深居。”（《云谷卧余》）

许宣平常挂一花瓢及曲竹枝，醉则歌曰：“负薪朝出卖，沽酒日西归，路人莫问归何地，穿白云行入翠薇。”（《唐诗类苑》）

吴少微歙人，徙居休宁县西石舌山，即凤凰山。第进士为留阳尉，与武功富嘉谟同官友善。先是天下文章，以徐庾为宗，气调益弱；独少微、嘉谟属词本经学，雄迈高雅，时人慕之，文体一变，称为吴富体。魏郡谷倚为太原主簿，亦以文词著名，时号北京三杰。（《徽州府志》）

婺源汪彦章登崇宁二年第，琼林宴中席颂冰，状元霍端友属使表谢，授简立成，一座惊叹。事高宗历兵部侍郎，兼侍讲直学士院，国步方艰，一时诏令典册，皆出其手，能道上意所欲。拜翰林学士，以所御白团扇，书唐杜甫诗“紫诰仍兼绾，黄麻似六赐”十字以赐。又请索元符以来，至建炎改元日历，因命兼领。寻出知湖州，移抚州，继提点江州太平观，上其书凡八百帙。除显谟阁学士，知徽州，以从官典乡，郡人以为荣。封新安郡侯，徙知镇江府，赠端明殿学士。（同上）

龙溪先生藻为南渡词臣称首，元祐太后《告天下书》，是其手作：比以敌国兴师，都城失守，祲缠宫阙；既二帝之蒙尘，诬及宗祊，谓三灵之改卜，众恙中原之无统。姑令旧弼以临朝，虽义形于色，而以死为辞，然事迫于危，而非权莫济。内以拯黔首将亡之命，外以纾邻国见逼之威，遂成九庙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衰癃之质，起于闲废之中，迎置宫闱，进加位处，举钦圣以还之典，成靖康欲复之心。永言运数之屯，坐视邦家之覆，抚躬独在，流涕何从？缅惟艺祖之开基，实自高穹之眷命，历年二百，人不知兵，传序九君，世无失德。虽举族有北辕之衅，而敷天同左祖之心，乃眷贤王，越居近服，已徇群情之请，俾膺神器之归。繇康邸之旧藩，嗣宋朝之大统；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兹为天意，夫岂人谋？尚期中外之协心，同定安危之至计。庶臻小愒，同底丕平用敷告于多方，其深明于吾意。（《应庵随录》）

关云长刮骨疗毒，饮奕自如，高开道凿颊出镞，进馔不辍，固为奇矣。吾乡朱少章便金不屈，疾无药物，炙体二百余，于炙中作排律二十韵，差可与关高并美。（《云谷卧余》）

余每爱朱少章先生《五国城奉送徽宗梓宫文》，辞短意长，凛凛有生气。文曰：“臣等猥以凡庸，误蒙选择，茂林丰草，被雨露于当年，绝党殊邻，犯风霜于将老。节土之旄既落，口中之舌徒存。叹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龙髯而莫逮，泪洒冰天。”朱文公曰：“太上读奉送大行文感涕，诏官公亲属五人，如故事，别赐吴兴田五顷。”（《应庵随录》）

李任道编《云馆二星集》，以新安朱弁与宇文虚中同载。虚中仕金，而朱以死自守，朱见之不乐，乃自题诗其后曰：“绝域山川饱所经，客蓬岁晚任飘零，词源未得窥三峡，使节何容比二星？萝茑施松惭弱质，蒹葭倚玉怪殊形，齐名李杜吾安敢？千载公言有汗青。”朱自金还，仅转奉议郎，所著有《曲洧旧闻》三卷，其余尚十余种。（《涌幢小品》）

朱文公初卜刘夫人兆，因为寿藏，尝叩之明术者，有龙归后唐之兆。后一日，至麻沙镇，睹十木牌，自山溪贩至者，问其所从来。以后唐龙归对，遂令导往，果得奇境。（《稗史》）

晦翁中乌喙毒，头岑岑渐烦惫，遍体皆黑，几至危殆，山中又无医药。因思汉质帝得水可活之言，汲新水连饮之，大呕而解。晦翁门人可考者，三百三十八人，亡考者五十三人，得夫子十分之一。（《涌幢小品》）

晦翁与吕东莱同读书云谷，日夜锐志著述，文公精神百倍，无少怠倦。东莱竭力从事，每至夜分，辄觉疲倦，必息而后兴。尝自愧力之不及，爰询文公夜坐时，书几下若有物抵其足，据踏良久，精神倍增。数岁后，一夕文公忽见神人头有目光百余，云多目星现，嗣是后几下之物不至，而文公夜分亦必就寝。（同上）

文公为徽学正传，至今讲学，遂成风尚，书院所在都有。而郡之紫阳书院，古城岩之还古书院，每年正八九月，衣冠毕集，自当事以暨齐民，群然听讲，犹有紫阳风焉。其他天泉书院，为湛甘泉讲学处，迥不逮也。

晦庵先生家墓，乃先生自观溪山向背而为之，面值一江，有沙亘其间。先生尝云：“此沙开时，吾子孙当有入朝者。”其家有私记存焉。景泰间，念其有功于世，求访其子孙；于是九世孙梴征入朝，授五经博士，世官一人，主祠部文。未至数日，其沙忽被水冲开，非术数之学，而其验如此。（《稗史》）

朱文公每经行处，闻有佳山水，虽迂途数十里，必往游焉。携樽酒一壶，银杯大几容半升，时饮一杯，登览竟日，未尝厌倦。又尝欲以木作舆图，刻山水凹凸之势。合木八片，为之雌雄笋相入，可以折度，一人之力，足以负之，每出则以自随。（《山栖志》）

今俗过信堪舆，多停柩于土上，以砖石甃之，至数十年远，犹不瘗埋者，徽郡为甚。余阅《通典》，亦有假葬三年，即吉除服议。晋郗诜母亡，便于堂北壁外下棺，谓之假葬，三年即吉，卫瓘以其不应除服而议之。是假葬虽闻于古，然而非礼也。今有数十年不下棺，而子孙除服从吉仕宦者，可乎？（《疑耀》）

甲寅葬先父母于瑯源台上狮高原，此癸未年，先宜人携余避乱处也。曾作诗纪此山之胜，今三十六年矣。徂岁访地师于白下时，伊大农奉旨伐木江南造船，慕巡抚行咨谓新安多巨木，须遣道员督伐。伊公知予徽人，因以抚咨掷阅。予对曰：“大木尽有，但不适用。”伊公云：“既有大木，自合式，如何不适用？”予对曰：“徽处万山中，每年木商于冬时砍倒，候至五六月梅水泛涨，出浙江者，由严州，出江南者，由绩溪，顺流而下，为力甚易。值此隆冬即伐木，木不能出，徒利木商耳。”伊公首肯，遂寝其事。及予归里，未旬日，周地师云：“地已得矣，风水合局不必言，合抱大木罗列于前，亦不知多少。”予心动，谓果如愿，即旧冬陈说于大司农前，非为桑梓，正以保吾父母茔木也。因不惜重价成事，阖郡堪舆家二十余人，纷纷点穴不定。予用称土法，择土之重者用事，及开金井，土如紫粉，光润异常，登山者咸贺得地。

程怀古十岁咏冰，有句云：“莫言此物浑无用，曾向滹沱渡汉兵。”识者奇之。后再差知贡举，权吏部尚书，翰林学士，封侯，赠特进少师，以词章称。当时从子若川武举状元历监丞使金，金人乃以熟人首为款，即攫睛啗之。金人惊曰：“奇男子！”易珍馔礼遇焉。（《府志》）

查道初应举，向荆州湖游，索获资十余万。至襄阳逆旅，见女子端丽秀出，非尘中之偶，因诘其所来，乃故人之女也。遂以行橐，求良谨者嫁之，是岁由此罢举。又尝于旅邸床下，获金钗一束，且百只，意所遗者必复来取之。向晚，果二人至，见道但嗟惋而已。道诘之，具言其所遗，如道所获，遂尽以付之。其人惊喜，请留三之一以为谢，道固拒之。（《国老谈苑》）

查待制奉使高丽，晚泊一山而止。望见沙中有一妇人，红裳双袒，髻鬟粉乱，肘后微有红鬣。查命水工，以篙扶于水中，忽见伤妇人得水偃仰；复身望查拜首，感恋而没。水工曰：“某在海上，未见有此物。”查曰：“此人鱼也，能与人奸，水族人性也。”（《稗史》）

绍兴初，法令散逸，凡专司法令，皆休宁金安节所修，书成召对。高宗曰：“金安节好秀才。”后官吏部尚书、敷文阁学士。（《休宁志》）

汪若海字东叟，歙人。年十八，游太学。靖康初，诏求知兵者；若海应诏，未三刻而文成，擢居高等。京城失守，若海述麟为书以献，袖书抗粘罕，乞存赵氏。高宗即位，迁江南经制使，朝廷以张浚宣抚川陕，议未决。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势也，秦蜀为首，东南为尾，中原为脊；今以东南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将图恢复，必在川陕。”乃往见浚，极谈终日。（《志郡》）

宋丘濬黟人，历官殿中丞，因读《易》悟损益二卦，能通数，知未来兴废。尝谓家人曰：“吾寿终九九。”后果八十一岁。（《稗史》）

祁门方秋崖工词，《生辰值小除》一阕，其前后尤洒脱：“今朝念九，明朝初一，单欠个秋崖生日，客中情绪老天知，道这月不消三十。”高邮军卒哄，以制命往易置其事，戮首恶数人，一城帖然。制置使赵葵曰：“儒者知兵，吾巨山也。”巨山秋崖字。（《词统》）

汪立信字城甫，婺源大畈人，寓居建康。淳祐五年，立信献策，招安庆剧贼胡兴等，借补承信郎。七年登进士第，理宗见其状貌雄伟，顾侍臣曰：“此阃帅材也。”知江陵府时，襄阳被围益急，遗书似道献二策。似道得书大怒，抵之地诟曰：“瞎贼狂言，敢尔！”寻废斥之。后伯颜入建康曰：“此公在，吾乌得至此？”（《郡志》）

汪立信之未仕也，家甚贫。会大祲，吴渊守镇江，命为粥以食流民，使其客黄应炎主之。应炎一见立信，与语，心知非常人，言于渊，渊大奇之，礼以上客。凡供帐服御，视应炎有加，应炎甚怏怏。渊解之曰：“此君吾地位人也，但遭时不同耳。君之识度智业，皆非其伦，盍少下之？”是年试江东转运司，明年登第，后践历略如渊，而卒死难。人谓渊能知人云。出《宋史》。（同上）

赵子常先生辅元帅汪同起兵保乡井，授江南行枢密院都事。洪武二年，召修《元史》，不愿仕，还。于《春秋》发明师说，本经会传，度越汉宋诸儒。周藩睦㮮叙元遗民，坚守臣节，与伯颜子中同传。（《列朝诗集》）

先东山公垂髫，里中有二执友，其一因投荒过家，其一以磨勘需调，皆栖栖桑榆，犹恋鸡肋者。一日同访公，见庭下有锯匠解木，因以命题。公口占绝句曰：“一条黑路两人忙，傍晚相看鬓有霜；你去我来何日了？亏他扯拽过时光。”二执友知诗意讽己也，相与感叹而去。《东山公集》，此诗未载。

唐末岐梁争长，东院主者知其将乱，日以菽粟与泥为土，整附而墁之，增其屋木，一院笑以为狂。乱既作，食尽樵绝，民所窖藏，为李氏所夺，皆饿死；主沃堑为糜，毁木为薪，以免。陇右有富人，豫为夹壁，视食之余可藏者，干之，贮壁间。又阁皂山一寺僧，甚专力种芋，岁收极多，杵之如泥，造堑为墙。后遇大饥，独此寺四

十余僧，食芋壍以度凶岁。元末天下乱，先东山公逆知将绝食，遂预以芋和粉，筑成砖形，砌墙于东山。其后大饥，饥民望烟火而来，东山公取芋砖一片，置沸汤中作羹，饥民赖以存活。后太祖兵至乏粮，公曰："吾当助三日饷。"取砖与之。（《国宪家猷》）

宋时有朝奉郎之官，太祖初定，徽民迎之者，皆自称曰朝奉。太祖曰："多劳汝朝奉的。"至今休歙犹沿其称。

太祖初至徽，避雨于民屋门首曰："尔民何不接檐？"民遵命，至今新安屋宇门皆重檐。

陈定宇书《兰亭记》后云："王逸少晋人，才之杰出者邪。一时崇尚老庄，清谈无实；独论建识时务且长，沮桓温请迁都之议，斯人不多见也。此篇以一死生、齐彭殇为诞妄，盖辟庄周，矫流俗，不但文字之工而已。"此实右军知己。（《应庵随录》）

新安詹同诗，赤色精金，与鍮铄自别。东山赵汸诗，根于笔削，尤称雅则。（《诗谈》）

婺源詹承旨同初名书，遇乱，家黄州，事陈氏，归附赐今名，授国子博士，直起居注，升翰林学士承旨，兼吏部尚书。宋景濂序其集，谓其酒酣耳热，捉笔四顾，文气絪缊，从口鼻间流出，顷刻盈纸，烂烂皆成五采，其推服之如此。（《列朝诗集》）

程国胜，休之陪郭人，明太祖发舟师二十万自将，令国胜率亲兵宿卫帐下，与友谅大战康郎山。友谅骁将张定边奋前直犯御舟，适胶浅，国胜仗剑叱之，急与帐前左副指挥使韩成、元帅程兆先驾飞舸，左右奋击。会鄂国常公射中定边，虢国俞公疾棹来，舟进水涌，御舟遂脱。而国胜等反绕敌舰之后，力战死之，年三十一。事闻，赠定远大将军，轻车郡尉。（《泳化类编》）

邓宁河王愈率兵取徽州，久镇其地，有二门子，以勤慎当王意。王一日游山，指二地皆可葬，发虽小，能久长。已而二役各携亲柩，葬所指处。二百余年，后人或以曹监，或以吏役，为小官者相继。（《稗史》）

任万户原休宁人，父㻺筑精舍富川上，延祁门汪克宽授《春秋》，又从学于东山赵汸。明兵下徽州，原出佐军实，从捍御，历功至显武将军，雄峰翼管万户卒，与弟并有集。（《列朝诗集》）

休宁吴克敏为元义兵万户，保关岭，兵败，题诗扎溪石壁云："怪石有痕龙已去，落花无语鸟空啼。"遂自刎死。后孔从善为足成一律云："万里西风起马蹄，金戈回首塞云低，未为豫让先亡赵，欲学田单独下齐；怪石有痕龙已去，落花无语鸟空啼，至今天与英雄恨，呜咽泉声下扎溪。"（《尧山堂外纪》）

朱允升得六壬之奥，偶见友人案上寘四合，戏谓："君能射覆乎？中则奉之。"允升更索一合，书射语，亦合而寘之曰："少俟则启。"适有借马者，友人令仆于后山牵驴应之，允升即令一时俱启，四合皆鱼也。射语云："一味鱼，两味鱼，其余都是鱼；前门来借马，后山去牵驴。"宾主为之绝倒。（同上）

允升生休宁，徙居歙石门，馆临河程氏，教其子大，大为继母所苦，自缢。后允升梦大突入其室，适报生儿，因名之曰同，且曰："此儿必遭女祸。"寻于所居山前创草屋数十间，乡人怪之。允升曰："车驾异日幸临，当休军于是。"丁酉秋，明兵下徽，高皇提兵过之，果休其下。临去，允升跽请曰："臣有子同，后得全躯死，即臣幸大矣。"后同官至礼部侍郎，善诗，翰名题诗赐宫人。忽御沟中有流尸，上疑同挑之，将赐死；因念允升请，使自缢。盖允升所谓女祸也。其六壬精妙若此。（《稗史》）

齐易岩者，徽高士，术数尤精于枫林。明太祖初起兵，闻而往问之，答曰："不嗜杀人。"上曰："经生谈。"遂去。及即位，或有荐岩之才者，诏征诣京师。岩乃逃避大姓汪氏，汪不敢容。岩曰："毋害也，岁久当泰。"乃为汪教其少子为文，常与其子游于山，指一处曰："此汝发生处也，但不知谁为地主？"问之，其姻家也。子年十三四，亦不以其谁为意。及易岩死，其子卜地葬其父，竟得此山。偶检其少日所读中，有记云："汪生某葬父某郡某都某图某山，子孙绵远且贵。"其子叹服。今汪氏果盛。岩卒年七十余，无子，故其事失传。（同上）

休宁程绳祖除陕西御史，左迁湖口令。邑东曰黄麻潭，原是隰田，累为猪蛟攻陷五百余亩。绳祖斋祷于城隍，其蛟白日为迅雷所毙，尸血浮江，民患始息，立祠祀之。（《类书纂要》）

歙唐仲实当明太祖驻驿徽州，延访耆硕，召对称旨，赐尊酒束帛，事载《五伦书》。命之任，以瞽废辞，摄紫阳书院山长，学者称白云先生。（《列朝诗集》）

明太祖赐臣下御劄甚多，如中山王宋学士者勿论。驻驿徽州时，御书一劄，赐汪同云："庚子六月初三日，茶源阙歇马，偶遇万宣使至，动问说称星原翼，田野辟，黎民乐。折开赍到公文内云：'修城事理，军民人等，甚是极得其当，重务出积粮储，从其与便，勿使我多忧。'途间亲书不备。寄书人朱某，枢密院判汪同阁下。"同子孙宝藏于家。学士程敏政题绝句云："午夜虹光烛斗寒，民间惊得御书看；当时未定君臣礼，想见高皇创业难。"成化甲辰毁于火。（《涌幢小品》）

建文帝为僧，居罗荣寨之白云庵，名程济阐。建文作《菜根歌》曰："菜根青兮，菜色辛兮，菜兮菜兮，似余

情兮。"(《正气纪》)

翰林编修程济绩溪人,博学通奇术。洪武末,以明经举为四川岳池教谕。建文初,上书言某月某日西北起兵。朝廷谓非所宜言,系至京,将杀之。济仰天大呼曰:"陛下幸宽臣,届期无兵,杀未晚。"遂下狱。已而靖难兵果起,赦济为翰林编修,充军师,护诸将北征,与燕王战于徐州,大捷,诸将树碑叙战功,及统军者姓名。济一夜往祭碑,人莫测其故。及燕王过徐,见碑大怒,趣左右椎碑,再椎,遽曰:"止止,为我录撰文来。"其后按碑族之,无得脱者。济名在椎脱处,得免。始忆曩之祭,盖禳之也。淮上诸将,不用济策致屡败。帝闻,召济还。初济同邑高翔,并以明经征,翔励名节,济好术数。翔止济曰:"学者岂宜宗此?"济曰:"不学无术,此固应变学也。"既而济欲以术授翔,翔曰:"我愿为忠臣。"金川门破,翔招济同死,济曰:"我愿为智士。"时帝急召济入大内,问计,济曰:"天数已定,惟出亡可免耳。"帝从之,立召僧祝发,如高皇遗箧计。济袖出黄冠易之,掖帝出,安之若命,不避艰难。每遇险,辄以术脱,帝不自知,济亦不使帝知也。济尝病,帝亲为煮糜,含泪坐榻前,一刻不离。济曰:"帝不死,济何敢死?"帝始安,其相依若此。有所往,必令济筮吉凶,听济示。前后数十年朝夕不离,虽极流离困苦,仓皇行乞时,未尝一废君臣礼,语详《外纪》中。正统间,帝东归,济从至金陵,父老犹有识者,指曰:"此程编修也。"惊异之。既而之北平鞫实,迎帝入大内,济北向稽首泣曰:"今日方终臣子职矣!"还滇焚庵,散其徒,平阳叶二家,纪历年始末,名《从亡随笔》,付了空藏石室,遂遁去,不测所终。(同上)

辽府长史程通字彦亨,绩溪人。靖难兵起,从王渡海来朝,进左长史,上《御燕策》数千言,谋算悉备。壬午变后,通闭户愤感。有卫士纪纲指通旧封事,乃械至京论死。临刑,通曰:"得死所矣!"家属戍边,簿录其产,仅田十余亩,遗书数百卷。(同上)

靖难后,以国子监博士黄彦清在驸马都尉梅殷军中,曾私谥建文君,论死,并逮从子贵池典史金兰系狱。后殷言彦清实不在军中,而金兰辈得释。彦清婺源人。或曰:"彦清偕诸臣出外巡访建文,文皇诏至,拒不受,欲图兴复,顾兵力不足,死之。"金兰释后,寻升本邑知县,有善政。(同上)

大司马程公信,成化中参赞南都,左珰安宁,时为守备,燕公设席,中为己坐,而以公位其下。公心不平,盖中官虽为主,亦居首席,六卿而下,皆列坐焉。公戏为一绝云:"主人首席客居傍,此理分明大不祥;若使周公来守备,定因屋上放交床。"安见诗,遂分宾主。(《客中新闻》)

闻内监厅四面开门,其式皆同,先开三面,闭上一面,作宾席。既安席,令人闭上门,而己所坐一面,俨然居首席矣。

《汪篁墩文集》九十余卷,李长沙为序,他所撰辑《宋纪受终考》、《遗民录》、《新安文献志》皆可观。惟著《苏氏梼杌》,力诋眉山,以报雒蜀九世之仇,则腐而近愚矣。(《列朝诗集》)

孝宗时尤重经筵,多有匪颁之赍。学士程敏政记其事云:"宏治元年七月二十日,文华殿后讲,上顾中官,赐讲官冠带靴袍。敏政预赐织金云雁绯袍一,有副,金带一,及乌纱帽皂靴。面谢讫,上顾谓曰:'先生辛苦。'其对曰:'此皆职分当为。'顿首而退,有诗记之:'日上罘罳晓色深,湛恩稠叠驾亲临,对衣红濯天机锦,束带黄分内帑金;久幸清班容宦履,渐渐华发点朝簪,经生启沃寻常事,消得君王念苦辛。'"(《玉堂丛语》)

休宁公车,例有公宴,载在全书。程篁墩后十数科,本籍兴席,而外籍不与,金正希先生复之。庚午癸酉又废,黄仲霖前辈再复之。本朝来外籍者多未归里。辛卯予自杭旋,匆匆公车,未暇及此。甲午予陈原委于张令尹天成,特设宴于县堂,宴毕,鼓吹送至东门桥饯饮,至今为例。

婺源戴给事铣字宝之,以劾刘瑾廷杖落职,竟卒,追赠光禄少卿。(《例朝诗集》)

休邑黄正宾以国本事廷杖,虽出身赀郎,而直声震朝野。

汪京府循字进之,休宁人,宏治丙辰进士。其《题明妃诗》云:"将军杖钺妾和番,一样承恩出玉关;死战生留俱为国,敢将薄命怨红颜?"(同上)

彭总督泽,陕西人,尝过歙,造越国汪公神祠,梦着白衣人献上梁文,乃是状元。明日唐皋果来献文,而以贫故蓝衫改色成白。彭大奇与交欢,后任总督。当会试揭晓时,知殿元必皋。报者至,而铛门正欲群戮人,乘喜尽宥之。(《稗史》)

休宁汪龙字潜夫,少颖悟,父客死,问母状,时时号泣,目遂盲。年十五,遇宸濠逆,佐李士实逃难至休宁,以观梅数授潜夫。时因寇患起,督府急甚,聘潜夫至中军。潜夫恻然曰:"急矣!"为强起,每出兵克时日,胜败多所赞画。顾尚书可学以潜夫名上闻,即命有司趋入朝。尚书躬为劝驾,卒谢之。五十时病,潜夫自算其死期,更有七年。郡东鄙中寇患,是为龙蛇之岁,智士死,我乃当之,竟卒如其言。(《休宁志》)

休宁有贸易过江右者,逆旅中遇一道人,询乡贯毕,忽曰:"君处有卜筮者汪龙乎?乃吾弟子也。吾有下部秘书,尚未传彼,今老矣,烦君归时邮付之。"又曰:

"吾试为君卜某日当归，某日当抵家，抵家之次日，当有事。入城行至东门外，望见桥上有瞽者，缓步下桥，即吾徒也。君当呼询，以此书畀之。其日吾徒入城，为人占卜。袖中有银五钱，可以赠君酬劳。然须即返步，不可入城，入城当防口舌。"其人唯唯，及归家，果符所占之日。次日因事入城，至东门未上桥，果见瞽者，询为汪龙，因即以书授之。龙果出袖中银五钱赠之，其人谢去。忘入城之戒，至市中，忽有挑柴者摩肩过，柴枝牵破其衣。其人大怒，批负薪者颊，责令赔偿。负薪者叩求不得，适县官过，呼问之，得其情，乃曰："贫民无心牵破衣袖，既打矣，又令赔衣，真无良也！"与杖之十五，其人方忆道人言，悔无及矣！（《柳轩丛谈》）

徽郡守闻汪龙名，召之卜数。临去至仪门，方跨阈，守唤之返，问曰："今科南京解元，知为何许人？"龙曰："祁门。"盖以骑于门为数也。令去，再至跨阈处，又唤之返，问来科解元是谁，龙曰："仍是祁门。"郡守以为未必验，已而果然。盖嘉靖甲午科解元郑维诚，丁酉科解元王讽，皆祁门人也。（《啸虹笔记》）

胡公梅林令余姚时，钱德淇识之曰："此必异日东南名将。"因劝令读书，成奏疏。（《珊瑚网》）

中国为海寇蹂躏，无过嘉靖间，不第破城杀将，焚荡屠剥，流血数千重，濒海诸郡县为然。至以七贼，犯留都京军数十万，人人泣下，闭户不敢撄，此又从来对垒御敌所无者。（《彭比部集》）

胡梅林为总督，先后上疏，皆手书如一，后被劾，为上所怜，盖不独有御寇之功，其一段敬谨心，亦自难及，孰谓公仅粗豪人物哉？凡古人上疏必手书，宋时犹然，元始停耳。梅林被逮殁，歙太守何东序窥时局，欲罗织没其家，发兵围守。嘉禾郁阳川兰为绩溪令，知胡公家贫，且捍海功不可泯，力覆护人，愿上印授去，乃得免。（《涌幢小品》）

胡公被谤，唯明州一布衣沈明臣一周旋凶衅，及绩溪令郁公兰保全其家，可慨也！

胡公宗宪字汝贞，绩溪人，战贼于平望王江泾等处，屡奏奇功，进佥都御史。寻进兵部左侍郎，总督江南北闽广七省兵马。贼渠首汪直、徐海最雄杰，宗宪谋直以弋海，因取陈东，缚麻叶，收张琏，贼寇悉平，加尚书少保。（《府志》）

胡梅林有平贼功，而遭陷被逮。徽州知府何东序恨其家居时，以属体参谒不为礼。胡未死狱中，何以封锢其宅，逮其妇女，跣足过堂辱之。时歙邑方某为诸生，忿甚，誓必报仇。未几，联捷，数载守何郡，亦以疑狱逮辱之，一如胡，至今父老犹言其事。（《啸虹笔记》）

胡梅林平寇时所得锁子甲，传数世矣。有远贾以重价来市，既交易，疑之曰："甲为金制乎？尔必告我。"贾人曰："尔毋悔，告尔何伤？甲非金也，锁子内皆实以金钢钻耳。"（同上）

休宁吴成器初试邑吏，讲星官遁甲六壬诸术，父尉靖州，器往省，值苗乱麻阳，应募，有斩获功，授会稽典史。会贼寇东南，监司以兵三千五百授训练，大败之。后寇入会稽，设伏邀斩之，入嘉兴王江泾与赵宣尉阵，径先赵犯贼斩三巨酋，获千余级。贼又据陶家堰连败诸道兵。器侦知坚脆，击斩数十人，冬败之曹娥江，又败之龛山。明年春，贼复至山阴后梅，器奋击斩八十余，生擒七十人。赵御史胡统制上其功，擢布政司经历。丁父艰，有旨夺情，授绍兴总兵，通判浙诸郡，赖以安，勒石祠祀之。所得赏金，悉分战士，故所向有功，大小四十二战，手斩千余级，寇平致仕归。（《县志》）

歙左司马汪伯玉（道昆）与李于鳞辈七才子齐名，李本宁尝诵曰："李北地（梦阳）之才，能小而不能大，能短而不能长；李历下（于鳞）之才，能高而不能下，能奇而不能正。王弇州（世贞）以才聘法，而法不胜才，人生几何？其书充栋，微伤率耳。汪新安文小大长短，高下奇正，随所结撰，积句成篇，积字成句，无不精丽，其才能经纬错综之也。"当时之评骘如此。（《云谷卧余》）

歙方侍郎弘静初冠，即与乡人结诗社。迨入仕，汪伯玉方擅时名，倡禊中社，再三招致，匿谢不肯往。其句有"流水不知处，幽禽相与飞，不知春色減，忽见林花飞，永日空山寂，幽蝉时自吟，春色惊人早，云山与世违，旧业微蝉翼，穷途信马蹄"，宛然王孟遗响也。（《列朝诗集》

休宁金野仙工诗，一日郡守赏雪开宴，索诗限填字韵，赋云："昨夜嫦娥弃玉篸，也应掐月作花钿；为嫌梅影太清瘦，几片飞来疏处填。"（《县志》）

歙王寅仲房撰《新都秀运集》，采弘治、正德、嘉靖三朝之诗，人满百人，诗逾三百，江本以正居首。仲房曰："以正童稚，性解为诗，弱冠挺兴，遂传高唱，若愁边草木歇，梦里关山多，有怀成远咏，无伴趁幽行，野草不媚世，沙鸥宁近名？然皆潜思取境，不落常情。新都自程学士克勤名家，而人争相师法，君独尚友古人，天不爱才，壮即夭折，惜哉！"（《列朝诗集》）

许文穆公国字维桢，号颖阳，为检讨时使朝鲜。适国王新薨，河城君昖摄郊迎礼，国以昖未嗣位，不许。因为酌定礼仪，令昖称权署国事，用世子冠服，奉先王灵帛行礼，礼成而还，馈遗一无所受，朝鲜勒碑以颂。进讲，托事献规，上每悚意听之，手书责难成善大字赐焉。拜大宗伯，入东阁，以三事进规，其一皇太子册立

事，上不悦，遂上书乞休者五，予告给传归。（《歙县志》）

许文穆之从侄毅，豪健善击剑，挽彊命中。尝被酒卧岭北，有虎枕其颈，醒而视之，鼻息甚酣。盖虎先食犬，口吐沫，一如醉人状。许熟视曰："彼无忮心，乘醉杀之，不武。"遂舍之。先在嘉靖中上三策，请立县城，不果。后寇寖至，太守陶公承学召与议事，令守东门，饬武备。寇不敢入，绕出宛陵。遂议城，以毅为督，授冠带行事，却之，徐为措置立办。后辞去，商于嘉禾之皂林，以酒暴卒，祀为神。陶太守深伤，为文以祭。太守时已为显官，即四桥先生也。（《涌幢小品》）

明隆庆间，司琴为歙人，黄梁小僮，事主勤慎，梁爱之，许配以小婢庆云。梁夜饮堕桥，司琴救主淹死，梁归，庆云誓以身殉。梁谕之曰："许配戏耳，更觅佳偶。"庆云忿恸数日而绝，年仅十六。（《亘史》）

西湖岳坟，旧只秦桧、王氏、万俟卨三像，都指挥李隆铸铜为之，久被游人挞碎。万历二十二年，吾邑范公涞为按察司副使，以铁铸秦桧、王氏、万俟卨、张俊四像，反接跪于丹墀，人咸称快焉！而击挞者无虚日，惜乎今没其张浚、王氏二像。三十年，公复司藩于浙，捐俸重葺。秦桧遗罪万世，事昭史书者，实以长舌成之，而始之者张俊也。《春秋》之义，第诛首恶，若俊与王氏跪庭，安可免焉？（《西湖便览》）

邑东汪伯淮名工书法，董宗伯其昌见所书"阳山寺"二字，笔势遒逸非常，流连久之，怅然曰："此中正大有人。"（《鹏升集》）

徽俗重门族，凡仆隶之裔，虽贵显，故家皆不与缔姻。他里则否，一遇科第之人，即紊其班辈，昧其祖先，忘其仇恨，行贿媒妁，求援亲党。倘可联姻，不恤讥笑，最恶风也！（《苏谭》）

张复字子远，休宁仆也。好学，师黄梅瞿九思，尽得性命之奥，讲学黄州，黄人群尊之为张夫子。九思被冤陷狱，复与瞿孺子甲走都门，诣阙上书首辅。张居正重其名，延与语，劝之仕，弗从。归筑茅屋，自耕养母，著有《鲜下语》四卷，《孝经本则》一卷，《小儿语》一卷，人弗识也。邑令丁应泰至其村，访张夫子弗得，浼其地缙绅询之。有识者曰："得毋某仆张姓者乎？曩自楚归，至今供其落笔役，较他仆无异，得毋即其人乎？"询之果是，令同绅登茅屋拜之，则绕山而逃，令于其堂四拜去。乡人皆重其抱道好义，而仍安其仆隶之常也，不复以下贱相目，而张终安之，至今黄州临坪镇有张夫子祠。又临溪有医家仆周英跟其主抱药囊，后遂工医，阖邑敬焉，亦异人也。（《珊瑚网》）

汪宗孝歙人，好拳捷之戏，缘壁行如平地，跃而骑，屋瓦无声，已更自檐下屹立，不加于色。偃二丈竹水上，驱童子过之，皆股战，则身先往数十过，已复驱童子从之。跳丸飞剑之属，见之，赧然自废也。万历丁未，入京师，至燕城店作梦，文皇遣缇骑召使治水，引见殿上。文皇貌甚伟，长髯垂膝左右，以奏牍进。文皇推案震怒曰："复坏我东南百万民命，奈何？"宗孝顿首言："臣书生不任官守，且父老不忍离子舍。"文皇色不怿，有皂衣人长跪固请，乃已。其年淫雨，三楚三吴，沉灶产蛙，人相啖食，恻然心伤之，病革不可为矣。（《涌幢小品》）

《先曾祖日记》云："万历三十五年六月，徽州大水，自初三日大雨，至初五止，二昼夜不住，漂流人畜万万。府河西桥上，有七尺水头，惟歙县最苦，休宁次之，二日方退，历世未遭此灾异。三十六年五月，徽复大水，自十三至十九日，水方退，较于三十五年更大。今康熙三十三年十二月十八大雨，至正月二十日方止，严冬大雨一月余，亦罕见事。"

松园诗老程嘉燧字孟阳，休宁人，侨居嘉定。少学制科不成，去学击剑，又不成，乃折节读书，刻意为歌诗。三十而诗大就，谙晓音律，分刌合度；老师歌叟，一曲动人，灯残月落，必传其点拍而后已。喜画山水，兼工写生，酒阑歌罢，兴酣落笔，尺蹄便面，笔墨飞动。或诒书致币，郑重请乞，摩娑缩瑟，经岁不能就一纸。嗜古书画器物，一当意，辄解衣倾囊，或以赝售有相甚者，则持之益坚。有子骄稚，不事生产，经营拮据，以供其求，左弦右壶，缘手散去。孟阳顾益喜，以为好事好客，称其家儿。坐是益重困，然而介持益甚，语及饰竿牍，学干谒，头面发赤，掉臂而去。太仓王冏伯常谓孟阳"世无严武，谁识少陵？"当今能客孟阳者，海阳顾益卿耳。为治装遣行，渡江寓古寺，与一二酒人，酣饮三日夜，赋《咏古》五章，不见益卿而返。在里中兄事唐叔达、娄子柔，肩随后行，不失跬步，与人交婉娈曲折，临分执手，口语剌剌。至其责备行谊，引经据古，死生患难，慷慨敦笃，古节士无以过也。万历戊午，故人方方叔令长治，要之入潞，居三年，从方叔入燕，诸公争物色孟阳，皆避不与见。祥符王损仲博雅名士，时时过余邸舍，就孟阳谈，孟阳未尝一往也。崇祯中，余罢官里居，构耦耕堂于拂水，要与偕隐晨夕游处，修鹿门南村之乐，后先十年。辛巳春，孟阳将归新安，余先游黄山，访松圆故居，题诗屋壁，归舟抵桐江，推篷夜语，泫然而别。又明年癸未十二月，孟阳卒于新安，年七十有九。卒之前一月，为余序《初学集》，盖绝笔也。逾年而有甲申三月之事，铭旌大书曰："明处士某。"岂不幸哉？孟阳合辙古人，迥别于近代之俗学，于是乎王李之云雾尽扫，后生之心眼一开，其功于斯道甚大，而世或未之知也。遗山题《中州集》后云："爱杀溪南辛老子，相从何止十年迟？"世无裕之，又谁知余之论孟阳，非阿私所好

者哉？余故援《中州》之例，谥之曰松园诗老，庶几千百世而下，有知吾孟阳如裕之者。(《列朝诗集》)

孟阳实歙之长翰山人，余尝至其家，圆松犹在，孟阳与余交最厚，而《列朝集》乃注休人，误矣！

歙郑布政旦有诗才，若"花明沛上宴，香起落中尘，河影城头堕，秋声塞上生，□道黄云上，蛮村白草傍"，又"箐道十盘临戍堡，山城百雉入边州"，皆浑沦不落轻靡。(同上)

歙方廷玺为县令，《题白水寺诗》："石径逢僧一话间，白云深处不知远，松阴日午茶烟起，不有客来僧更闲。"(同上)

新安诗派，尸祝太函，曹能始见休宁吴非熊而击节，遂流传都下。其为人率真自放，好穷山林花鸟之致，捉鼻苦吟，贵游杂坐，竟日讽咏，不知有人。久之，别能始归新安，作《东归诗》。已而复出游，访故人于岭南，客死新会，从弟元以其丧归。新安闵景贤采辑《皇朝布衣诗》，推吴兆为中兴布衣之冠。□□□谓亲炙则孟阳，遂听则非熊。庶无愧于此评，要当与千古共定之尔。(同上)

歙王山人野儿时习为诗，稍长，入吴家鸿山下，与妻子铺糟不厌，游金陵，贵人慕其名，争访之。子僧劭亦能诗，早卒，有《腊明草》。其佳句如《陈匡左过饮》云："峰冷秋云白，墙阴晚照残。"《永庆寺夜坐》云："风轻松韵细，露滴月凉生。"《晚泊江上》云："晚峰生浦澹，秋月出江孤。"《月》云："峰衔形似缺，江动影难安。"人谓得乃翁衣钵。(同上)

歙郑作读书方山，自号方山子。为诗敏捷，一挥数十篇。李空峒流寓汴中，招至门下，轮较射，过从无虚日。周王闻其贤，召见，长揖不拜，王礼而遣之。《方山集》中如"寒灯坐愈亲，寒叶动秋声"之类，俱佳句。(同上)

开化时俪号晴川，以焦墨作山水人物，皆可观。同时休宁有汪海云亦善画，墨气稍不及时，而画法近正，是皆不失画家矩度。如南京蒋三松、汪孟文，江西郭清狂，北方之张平山，此等虽用以指抹，犹惧辱吾几榻也。(《禅史》)

汪德初(名肇，休人)工画，比元海云和尚，遇酒能鼻饮至数斗，号象饮。尝误附贼舟，贼壮其貌，不敢害，已而酒肇，乃为象饮以自豪，卒纵之去。后诖误逮狱，东方司理有意其为人，面试之画。德初倾墨沈于绢素，东方骇之。寻洗水笔为《薄晓图》，诗云："五更风雨时，四野云烟障，行人迷所之，幸得东方亮。"东方大赏之，人有如此才而使久困囹圄，非有司之过乎？遂得释。(《邑乘》)

尝读《萤雪丛说》云：徽宗政和中，建设画学，用太学法，补试四方画工，以古人诗句命题，不知抡选几许人也。尝试"竹锁桥边卖酒家"，人皆可以形容，无不向酒上着工夫；惟有一善画，但于桥头竹外，挂一酒帘，书酒字而已，便见得酒家在竹内也。又试"踏花归去马蹄香"，不可得而形容，何以见得亲切？有一名画，克尽其妙，但扫数蝴蝶，飞逐马后而已，便表得马蹄香出也，果皆中选。或云："试以'竹林深处酒家垆'；于竹林中画一径，一人骑驴捧葫芦出，乃沽酒者，真画得深处二字出。"

唐人诗："万绿枝头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旧时常以此试画工。众工竟于花卉上妆点，皆不中选；惟一人于危亭缥渺、绿杨隐映之处，画一美人凭栏而立。众工遂服。唐明皇尝赏千叶莲花，因指妃子谓左右曰："何如此解语花？"而当时诗云："上宫春色四时在。"盖此意也。又试万山藏古寺。或露寺门，或山寺角，皆不合式；惟一人画千峰百轴外，有孤僧从半道归。

丁瓒字汝器，居休宁西门，丁氏自宋世业医。嘉靖初丁绳以医名，子畜瓒授其业，已藉数百缗，欲与子瓒谢归。医则奇中，人以仙目之。性好客，客尝满，尝出五十缗，脱人于厄。书画有米倪风。年六十卒。丁云鹏字南羽，瓒子，善书善诗，以绘事名海内，比李龙眠，人得其片纸，什袭珍藏。汪司马伯玉为之传。(《休宁志》)

海内琵琶，惟仪扬称最，张瞎子尤翘楚也。尝往湖广贩米，旅次闲暇，秋月当窗，兴动，忽按谱作数弄，闻者无不叹绝。晨起隔房一老贾，忽迎笑曰："夜来吾子妙拨乎？特恐尚非绝技，吾子今后不弹可也。"张骇甚，以为老贾必善斯艺也，坚欲求奏一曲。老贾曰："吾非能音律，特往来此地久，此房乃专赁之主人者。忆数十年前，隔房有客抚琴，时予方经营失利，三鼓不寐，闻其音超超入妙，不觉睡去。今予方获利数十倍，心体畅遂，倚枕即到华胥，闻子所奏，而反径夜无眠，用是知尚非绝技也。"张瞎子良久大悟，即泛舟赴姑苏，尽弃其学而学琴焉。三年得其神，于是再拨琵琶，遂无有出其右者。吾邑查八十尤工《琵琶行》，名在张瞎子之前。(《柳轩丛谈》)

查八十名鼐，休宁人，以琵琶擅场。尝师寿州钟山，尽得其法，卧起服习，日夜不绝音。居顷之，过山远矣，每弹四座辟易，以为神，乡人汪道昆为之传。(《休宁志》)

余尝读《耳谈》云："京师瞽人李近楼者，籍锦衣千兵，善琵琶，能左右手弹新声古曲绝妙。平生羁愁哀怨，及人己胸中事，皆于鹍弦铁拨发之，令

人发上指，泪交下。忽作鱼山梵呗，冷然孙僧云水，复作苏台围猎，凄然百兽鸣嗥。某公尝谓苏公纳菴曰："仆居京数年，恨不听李瞽琵琶。"已而以侍御拜命使蜀，而苏蜀人，独饯之，酒酣曰："有丽人以侑觞可乎？"公不可。忽屏内笑声出，如所谓丽人，而别一老妓，若嗔其笑，悠扬作声怒之。已而又若丽人不受教而谇语，掷器皿堕地，成碎磁声，种种逼真。某公大惊出走，苏笑曰："无妨。"遽令彻屏，独瞽者抱琵琶坐，旁无一物，诸声皆自琵琶出者也。公诧曰："今日乃识李君。"于是听琵琶终夜不去。今京师及大都，往往有工此技者。

休宁胡侍御宥巡贵州，以仆文顺文学从。侍御按部毕节，感瘴得脾疾，羸瘦且殆。文顺曰："吾闻长老言，痨疾非人肉不起。"乃斋沐，刲股肉杂进之，侍御病小损。居月余复笃，且易箦，文顺方以股疮卧疾。文学不忍见主人死，曰："死而可代也，吾六尺直鸿毛耳！即不获代，而主君卒不讳，孤魂在万里外，谁与从者？惟先死以俟耳。"遂自刭其喉咽，所不合者仅指许，然竟不死，而侍御死。（《王弇州传》删本）

金峰胡公宥甲戌进士，能文章。诸生时下帷呕血甚剧，梦黄冠假艮背之旨，疾乃瘳，每神其术，不语人。尝自城南夜归，灯火相接，乃门阒无一人。舟覆彭城，赖居人出溺，公问故，则神人夙戒，谓贤者有厄，宜亟持勾网以救。见屠者将解牛，市而豢之守冢，及公卒于黔，牛不食死。（《涌幢小品》）

风水之说，徽人尤重之，其平时構争结讼，强半为此。遂有僇民朱从志等数十人，诡知地术，杜撰妖书，创制鬼印，铁车棉械，钻石掘砖，无坚不入，窥以验之，地蛊诱豪贪，以图厚利。每发冢时，必外张皮帐，以掩烛光，布盛草上，以覆故迹，穴大如斗。而贼徒朱明号穿山甲者，缘穴出入，其捷如神，毁棺易尸，任从簸弄。或男女相混，或一掷数尸，或入赝骨以杂真，或出真骨以入赝。如是者数年，毒流缙绅之家殆尽。万历己亥岁事发，坐死者十六人，论遣者四人，拟徒者三十余人，其脱逃者甚夥。（《稗史》）

汪文言再下诏狱，锻炼两月余，弗屈，有旨杖之百。其甥悲失声，文言叱曰："孺子真不才，死岂负我哉？而效儿女子相泣耶？"至是下狱，严鞫者四，酷刑备加，弗屈如故。最后不能堪，始仰视许显纯曰："吾口终不似汝心，任汝巧为之，我承焉可也。"显纯诬魏周诸人以赃，文言蹶起曰："天乎冤哉！以此蔑清廉之士，有死不承！"（《通记》）

汪文言祖居车田，与余旧墅，相去三里许。父老尝谓世议文言非正人，余诘之，以出身吏书对。余曰："三杨宰相，亦有以吏显者，顾问其人何如耳？文言护杨左，触权珰，惨刑至死不悔，如若言触魏珰者，非正人，将附和魏珰者为正人乎？"

余邑南乡商山人，未三十辄夭死，今一村皆贫，而庞眉者比比。吾乡人言富者每艳商山，余尝张目不答，徐笑曰："吾思吴怀贤，吾思吴闻礼。"怀贤天启时中书舍人，亦忤魏珰而死者也。闻礼字去非，丙戌死于闽。

崇祯元年，上幸太学，国子生婺源人江旭奇，以所注《孝经》、《小学》，奏请颁行天下学校，同五经四书命题试士。大称上旨，即诏礼部如议颁行。（《婺源志》）

邑多凿石为大圣像，立祠宽广不过二尺许，田神也。南乡有大圣祠已毁，相传刘诚意遗记云："日出正当寅，大圣头里出黄金。"乡人不解，断其头不得。后诚意子孙来合其头，视寅时日影斜射处，掘其金去。（《啸虹笔纪》）

婺源江君辅，幼工奕，称国手。年十七，忽一人扣户称江北某家，延请角技。君辅褉被随之往，月余抵中州某宦宅，其人先入内，见某宦诈云："吾途穷，鬻吾子为归串。"既得金立契，复涕泗曰："父子情不忍面别，请从后门去，免吾子牵衣惨状也。"宦信之。君辅方久坐堂上讶无出肃客者。忽一髽头婢，肩水桶，目江大声曰："尔新来仆速出汲。"江惊异，厉声争之。宦从内出，持券示曰："尔父卖尔，去复何云？"江曰："异哉！君数千里遣使迎我手谈，乃为此不经语乎？谁为吾父？"出所著《奕谱》呈宦证之，宦大惊曰："汝果能胜我，言即不谬。"甫对著，君辅连胜数局，宦爽然深相礼貌。其地有国手，从无出其右，宦忽请对局，辅又连胜。宦大喜，待为上客，盘桓数月，作书叠荐好奕钜公处，获金数百归。（《柳轩丛谈》）

先大夫善奕，君辅常主予家海阳方青阁，同时若苏亦瞻、过百龄、汪汉年、汪幼青、汪仲芳皆称国手。让吴于田、汪辉楚二子，常对奕园中，先大夫乐为居停主人。亦瞻又为诸国工冠，所著《弈薮》刻板，尚藏予家，今为行世。

徽处万山中，绝无农桑利，荈茗之外惟墨，而旧志称徽产砚，今虽有，而佳者绝少矣。宋郡守谢公壁于理宗有椒房之亲，贡新安四宝：澄心堂纸，汪伯玄笔，李廷珪墨，旧坑石之砚。今无论砚不可得，而旧坑之名亦湮矣。按旧坑在婺源县羊斗岭之尽处，两水夹之。唐开元间，猎人叶氏得石于其地，因以为砚，自是歙砚闻天下。旧坑古名罗纹坑，其一曰紧足坑，又次曰庄基坑，相去羸百步，而石品绝不相似。其旧坑之中，又自支为三：曰泥浆，曰枣心，曰丝石，去旧坑才数尺，石品亦异。自庄基北行二里，泝溪微上，曰眉子坑，则东坡所歌者，坑今在水底，不可劚，其陵谷变迁之验欤？旧坑丝石，为世所贵。砚材之在石中，如木根之在土中，大小曲折悉如之。劚者先剥去顽石，次得石为砚材而极粗，工人

名曰粗麻。石之心最紧处为浪，又出至漫处为丝。又外愈漫处为罗纹。故吾郡双溪王公之记曰："紧处为浪，漫处为丝。"至论也。丝之品不一：曰刷丝，曰内里丝，曰丛丝，曰马尾丝，皆因其形似以立名，不必悉数。以石理劲楼，故纹如丝，而旁为墙壁，独吐丝甚奇。平视之，疏疏见黑点如洒墨，侧睨之，刷丝粲然。工人所谓砚宝，独旧坑枣心坑或有之，盖石之精，吐出光彩，以为丝也。元至元十四年辛巳，达官属婺源县尹汪月水求砚，发数都夫力，石尽山颓，压死人乃已。盖常时取之已如此其难，具尽矣，今之不可复得宜也。(《云谷卧余》)

龙尾山婺源县东百里高二百仞，周三十里。山石莹洁，有罗纹，为砚质比端溪，故又名罗纹山，又名砚山，邑人汪藻有记。(《婺源志》)

苏易简《文房四谱》云："今歙州山有石，俗谓之龙尾石，亦亚于端溪。若得实心，巧匠就而琢之，贮水处圆转如涡旋可爱。"(《郡志》)

南唐元宗精意翰墨，歙守献研，并荐工李少微。国主嘉之，擢为砚官，令石工周全师之，其后匠益多。(同上)

《歙砚说》云："凡取石，先具牲醪祝板，斋戒择日，至山下设神位十余于坛，祝讫发之。稍亵慢，必有蜂虿虫蟒，毒物伤人。盖神物所惜，不欲广传人间，所得不过百十枚，即竭矣。又当再祝之，前后啮死者十余人，今皆预祀享也。"唐侍读《砚谱》云："二十年前，颇见人用龙尾石砚，求之江南故老云：'昔李后主留意翰墨，用澄心堂纸。李廷珪墨，龙尾砚，三者为天下冠，当时贵之，自李氏亡而石不出，亦有传至今者。'景祐中，校理钱仙芝守歙，始得李氏取石故处，其地本大溪也，常患水深，工不可人。仙芝改其流，自是方得之。后县人病其需索，复溪流如初，石乃中绝。邑官复改溪流，遵钱公故道，而后所得尽佳石，遂与端石并行。"(同上)

何远云："涵星砚龙尾溪石风字样，下有二足，琢之甚薄，先博士君得之外姓侄黄材成伯。成伯嗜研，求主婺源簿，顾视一老研工甚至。秩满，研工送之百里，探怀出一研为赆，且言明府任三年所收，无此研也。黄责其不诚，工云：'凡临县者，孰不欲得佳研？使每研必珍石，则龙尾溪当泓为海不给也。此石岁采不过十数，幸善护之。然研只如常研，无甚佳者，但用之久，至垢埃积，经月不涤，而磨墨如新，此为胜绝。'"(《春渚记闻》)

新安墨以黄山名，数十年来，造者乃在婺源黄冈上，戴彦衡、吴滋为最。彦衡绍兴八年，以荐作复古殿等墨，其初降双角龙样，是米待制元晖所画，继作蛙璧及戏虎样。时议欲就禁苑为窑，稍取九里松古松为之。彦衡以松生道旁平地，不可用。其后衢池工者，载它山松往造，亦竟不成。彦衡未几死，尝出贡余一圭，示米元晖，米以为罕有其比。诗人吴可赠诗曰："病来□喜折钗股，老去长怀双脊龙；他日扁舟曾乘兴，摩娑圭璧小从容。"吴滋家有汪内相帖云："吴滋作墨，新有能声，绍兴庚申于新安郡斋，授以对胶法，此墨是也，试之当见佳。"滋又求题品李参政汉老，李公云："已经平子矣。"吕舍人居仁，亦尝遗以诗，今在东宫。以滋所造甚佳，例外支犒，设钱伍万。(同上)

蔡君谟云："李超易水人，唐末与子廷珪亡至歙州，其地多松，因留居，以墨名家。其墨有剑脊圆饼，面多为龙文，能削木坠水底，经月不坏。后至宣和间，其墨贵于黄金，盖黄金可得，而墨不可得也。"(《文苑四史》)

吴布衣拭字去尘，居休宁之商山，宗族多富人，去尘独好读书鼓琴，布衣芒鞋，寥然自娱。轻财结客，好游名山水，从曹能始自楚之黔，览胜搜奇，归携一编，以夸示里人，里人争目笑之。仿易水法制墨，遇通人文士，倒囊相赠。富家翁厚价购之，辄大笑曰："勿以孔方兄辱吾客卿也。"坐此益大困，耳聋头眩，为悍妇所逐，落魄游吴门，遇乱，死虞山舟中，毛子晋为收葬之。去尘有《不寐诗》云："莫怪故人消息断，谁教金尽见床头？"(《列朝诗集》)

明朝御用内墨，则宣德之龙凤大定，光素大定(青填金填大明宣德年制，字别有朱蓝紫绿等定)，外则国初之查文通龙忠迪(碧天龙气水晶宫二种)，方正(牛舌墨)，苏眉阳(臣蚕小墨)。嘉万之罗小华(小道士等)，汪中山(太极十种玄香，太守四种，客卿四种，松滋侯四种)，邵青丘(墨上自印小像)，青丘子格之方于鲁(青麟髓等其子封曰义仓篆)，程君房(玄元灵气等方程墨各有谱)，汪仲嘉(梅花图)，吴左于(玄渊髻珠二种)，丁南羽父子(一两何染三万笔)。今之潘嘉客(紫极龙光)，潘方凯(开天容)，吴名望(紫金霜)，吴去尘(不可磨，未曾有等)，而市品价尤重者，始方罗，中方程，今两吴也。罗尚珠宝增墨之光，亦减墨之黑，罗不如方(官墨亦太多香料)。程尚胶轻，宜南不宜北，程不如方。两吴质轻烟细，易松以桐，佐桐以脂，烟两，油三石，今五石矣。远烟独草，今茜染四剖矣。胶用鹿麋，熟而悬之经年矣。夫焰头蚀烟，则白角以时解，胶则凝释。若遂能悬之侧毂，使轮旋而受烟，法古干漆，取代胶昵，徐铉李廷珪何至殊异哉？(《帝京景物略》)

水南汪中翰德滋树少时诣歙程君房市墨，必欲售最上者。程诋之曰："君所需此已足，何用顶烟为？"汪怒归，穷工制务滋堂墨，遂驾程上。予偶购得中翰旧烟制玉界尺墨试之，诸名墨俱出其下，不自宝惜，尽散去，今不可得矣。

石脑油烟作墨坚重，以松烟者疏而碧，今不必也。

李廷珪上矣，近代程君房、方于鲁、祝彦辅、罗小华、丁南羽、邵奇丘、吴去尘、吴百昌、象玄、潘方凯、方回、嘉客、环山、方伯暗、敷远，不惜万金，故得合诸家秘法。君房于鲁以神宗见取，名彰耳。法以苏木诸草，去草性燃烟，所制金紫照人，漆烟作墨，其色反白，独用猪脂，作墨不成。君房以脂入顶烟六分之一，其墨细润，书画尚焉。其人金泥珠沙水麝者，贵之也。水用（生舜）山易泉，胶用鹿胶阿胶，次广胶，大雨锥之不动，市上牛皮胶合者软矣。胆用熊胆，次用鱼胆，吴去尘独用猪胆，为其易也。取其动而化胶，黑能增色也。然猪胆久之，适如其质而已，不能增也。古藏墨以豹囊，然至燕地，往往化粉。惟君房伯暗两家墨入燕坚倍于南。昔君房伯暗互相问而不言，各悟而后知，若合符节。良以北方风高，法以百日酎酿，觔用三铢，故不碎也。制以秋和之日，无风重房，万杵乃成，所忌者天阴，阴则墨愒矣。试法顶烟墨口，可以截纸投清水碗中，一昼夜如故，熊胆力也。君房玄元灵气，于鲁青龙髓，潘方凯石莲秘宝，方回宜宜堂，嘉客客道人，吴百昌紫雪，程孟阳松圆阁，方伯暗写经墨，泽远一笏金，敷远碧水神珠，广居神随，皆累试累验之，其他亦不胜记矣。验墨之成色，与白金等，潘嘉客试墨帖言之甚详，其磨各墨而浸观其黑者，一端也。其以新而冒旧者，窌之石灰中一昼夜而出者也。储泳《祛疑》曰："墨杠制胶煎胶，练杵铁石臼中而已，区区秦皮紫草，适足为累。"（《物理小识》）

歙吴勉学梦为冥司所录，叩头乞生。旁有判官禀曰："吴生阳禄未终。"吴连叩头曰："愿作好事。"冥司曰："汝作何好事？"吴曰："吾观医集，率多讹舛，当为订正而重梓之。"冥司曰："刻几何书？"吴曰："尽家私刻之。"冥司曰："汝家私几何？"吴曰："三万。"冥司可而释之。吴梦醒，广刻医书，因而获利，乃搜古今典籍，并为梓之，刻赀费及十万。（《讱庵偶笔》）

宏光时，大兵至苑家寨，总兵王之纲邀巡按凌駉南避，不听。及睢州破，駉被执不屈，投印于水，与侄润生自缢。遗书豫王曰："慎无渡江，若渡江，则扬子江头凌御史，即钱塘江上伍相国也。"王厚敛之，事闻赠兵部。（《遣愁集》）

金声字正希，原字子骏，休宁城东十里瓯山人，随父客嘉鱼，占籍焉。有至性，四岁就外傅，问孔子何人，今安在。曰："圣人，没且二千年矣。"为哭不食。由拔贡举顺天乡试，崇祯戊辰，成进士，授庶常，终日闭户，一卷咿唔。召对平台，荐申甫，全军尽覆，廷臣交章劾声误国，声自劾，均不问。命巡视西城，首疏以人才为急。顷告病南归，防流寇，为乡里行友助法。八年起山东按察司佥事，疏辞。十年邑饥，所在闭籴，声集父老议，上户贮米，中户不得籴，下户减价籴，饥民则赈，以是饥不为害。十六年，凤督马士英所募黔兵，歼于乐平，溃人祁婺，遂归咎乡勇，逮治声。声曰："吾以一身受辱耳。"疏闻，见声名，怆念旧劳，内批以翰林修撰来京。明年甲申，至丹徒而京师变，乃还。生平著论，皆原本性情。为制艺，每兀坐蒲团至终日，起一挥就，神情孤往，笔力亦坚锐无前。故弃魄取神，弃骨取髓，纵横穿穴，而又不轶于有司之法度。艾东乡亟称之，以为可与震川并驾海内，家珍户诵。后起兵抗王师，乙酉死于江宁，有文集《及时艺》行世。（《张天民文集》）

乙酉金太史声建牙古城，先大夫以及门携儿子往谒。予时幼，睨公而笑，公诘之，予曰："先生举兵未一旬，须鬓顿白。"公怃然曰："后生安知我心耶？"先大夫侧目予，公谓此子可教，无过督也。公出游，遇绝壁下临无底，辄伫目俯视，足三分出外，旁观者股战。公曰："吾练心耳！"

江天一字文石，世居歙寒江村，父宦楚，殉献贼难，沉江。天一家贫好学，少闻金坛周钟名，往从之。归语其友闵遵古曰："周君非佳士也。"天一文益磊落闳肆，困童子试二十年，后补邑弟之员，贫甚，裙布当穿空见尻。会姻戚投之金百二十，谋脱官事，天一愕然，挥去不顾。授徒淮安，有孝妇割肝活姑，天一义之，又感其事与祖母胡类，毅然请之郡守，为旌表。守貌其隔郡诸生也，不之许。天一遂出脯修资，刻楔自题名，往悬孝妇门。适守他出，相遇鼓乐，直冲其仪卫，守亦义之，不诘也。天一晚年益厌制举业，概然有澄清志，推奉休宁金文毅公声相讲学里中。甲申国变，明年南京陷，天一佐文毅公举兵，参其军，撄险固守，与北兵相持累月。有阴导北兵从间道入者，师遂溃，文毅被执，挥天一去曰："老母在，毋从我死也。"天一遂走归，拜其祖母，母，及祖庙曰："吾首与金公举事，义不能使公独死矣。"追文毅及之，大呼曰："我金翰林参军江天一也。"遂并执之，送南京同日斩，妻子并没入官。闵遵古、萧伦、僧海月为构尸殡之。同死者族孙孟卿，郡人陈继遇，休宁吴国祯、余元英。（《魏叔子集》）

甲申五月端阳节，先严携（吉士）泛舟汶溪，时邑令何公通武为汪长源先生癸未礼记房所拔。汪我生孝廉以世谊招饮，驾龙骖螭，溯波浮醴，驻赏竞渡者数万人，欢声震天。忽长源公死国难报至，一时奔散，山川为之黯寂。今正希先生在瓯山闻讣，即至县哭临，再哭长源先生曰："我与长源同籍十七年，吾无日不在长源包罗中也。长源往矣，吾将继长源见先帝于地下。"盖先生是时已决志致命，而晚村批其文，乃云："临难时尚费曲折。"何所闻而云然？

叔时朗从闽中拥兵出开化，有首叔于营者，家大人谕予同包仲台翁日穿草履，晚宿布袋。三日至开化山中，寻见叔乌合虽众，绝无纪律。予苦口劝叔归，叔不允。予旋未一月，叔已被捕。经过本村，父老送之，坦然就道。见子开士甫一周，泣数行下，坦然出村门登舆，未一回顾也。张提督解叔金陵时，洪督师承畴经略江南，问叔何处人，叔曰：

"休宁人。"经略公昔年闽中曾受知于太常先伯时用，叔讳时朗，排行与先太常同，再问曰："汝因何从福建而出？"叔曰："避乱开化山中，为大兵拿来，是实。"经略公不再问，即发徽章宁道张公文衡审，同解九人，戴元规等俱释放。

大兵入徽，乡勇中有邵千斤及面粿时，皆千夫敌也。战于高视桥，面粿时深入，邵千斤奋双刀救之，人马辟易，已得时，将共返。时曰："何不乘势再入？"会黄䀹庵领兵来，横截之，遂皆死，乡勇死者无算。（《翠谷私笔》）

丙申仲夏七日，予母寿五十，黄䀹庵先生里居，朝服诣旧墅来祝，家君及予兄弟辞不敢当。公登堂四拜，肃客者亦谓先生过礼。公曰："二郎风裁在我辈上，吾敢以年少忽之，不敬其尊人乎？"予感且愧，未敢忘也。

嘉鱼熊开元号鱼山，天启乙丑进士，与金正希姻娅友善。崇祯时为给谏，劾辅臣周延儒，廷杖遣戍，直声大著。后为僧，号蘖庵，常住休之仰山。僧俗礼谒，随人提撕，或禅悦，或忠孝，或经史艺文，率人人惬心去。康熙甲寅，闻闽警，怅然曰："此地将乱，不可以留。"遂去姑苏数年，卒于花山，葬徽州黄山之丞相原。（《休宁志》）

正希公子娶鱼山给练女，早卒。

何震字长卿，号雪渔，邑前人，以高雅游名公卿间。工金石篆刻，海内图书，出长卿手，争传宝之。（同上）

篆学图书，多出于新安，为他郡所不及。如汪梦龙休宁西门人，名涛字山来，多膂力，人呼之梦龙将军。真草隶篆，以及诸家书法，无所不精。每写一家，从不致杂人一笔。大则一字方丈，小则径寸千言。铁笔之妙，包罗百家，前无古人。少时至楚中贩米，逆旅暇日，偶至一寺，见衣冠者十余辈，在佛殿以沙聚地，成字径丈曰："岳阳楼。"山来笑谓曰："是可以墨书也，何艰于八法乃尔耶？"众惊愕，因白之郡守，延入署，煮墨一缸，山来以碎布蘸墨，书于扁上，顷刻成。守叹赏久之，因嘱山来落款于后，曰："海阳汪涛书。"至今楼虽屡修，而此匾不能易也。其徒王言字纶紫，北门人。纶紫篆书出宦光之上，隶书直追中郎，至于行楷，各尽其妙。（《啸虹笔记》）

朱修龄休宁北门人，仿汉铜颇入妙，但生动之中，不无太过。傅汪如字无波号铜阜，亦西门人。朱文圆劲生动，白文模汉铜，精妙入神，可谓青出于蓝。（同上）

刘卫卿南街人，博识古篆，刀笔古朴，传赵时朗、赵端、汪以滂。时朗字天醉，旧墅人，书画入妙，同侄又吕。端传卫卿所学，天醉则苍健严紧，又吕则古朴浑雅。以滂西门人，秀爽精劲，尤工钟鼎。（同上）

程穆倩邃歙人，能为近体小诗，工四体书，笔法精劲，征君陈仲醇收之门墙。少与万年少诸君子游，锐意篆刻，每作一印，稍不得意辄刓去更为之。如是者数次，必求得当，方以示人。其末年所篆印章，醇古苍雅，一时篆家不可及。晚遇汪子虎文出所作相质，汪子曰："君去其奇古，一归缪篆正派，斯得之矣。"穆倩志其言，故暮年所作，尤为海内宝重。年八十余卒，其次子万斯传其业。（同上）

胡曰从十竹主人，寓南都，以印章名，然学有余，而姿分不足。（同上）

汪炳字虎文，休宁旧墅人，其先人暨其兄，俱官京师，虎文又燕产也。少读书过目成诵，其兄既明为中翰，精四体书，是以虎文于书法特有家学焉。甲申以后，挈家南还，侨居武林，见朱修龄《印谱》即仿之，一捉铁笔，即能度越其妙。再游维扬，遇程子穆倩，彼此出《印谱》相证。穆倩叹服，握其手曰："始吾自以为无逾者，今见之，则此事当与子分任之。"虎文笑曰："子既以此得名矣，吾又攘其美，吾不为也。"高镜庭酷嗜穆倩，一见虎文之作，即过访。时盛暑未及冠，遽持其袂曰："几几乎交臂而失之，吾从此可无须程子矣。"虎文宦浙中，遇徐子念芝于郑中丞座。念芝固浙名手，因即席间，从虎文学焉。其所授前有吴下杨敏来诸人。（同上）

担灯行赠程子穆倩云："程子多才嗜饮，往来同人之家，赋诗饮酒无虚日。其归必暮，暮必需灯，故每出必担灯自随；虽戴星而往，亦未尝稍辍。又恐酒后颠踬，常令幼子偕行，尝对人曰：'此非儿也，杖也。'予景其高风，嘉其逸趣，作歌以赠，冀添词人一段佳话云。"（《笠翁一家言》）

程衷素字阿白，文昌坊人。古貌古心，临池一笔不苟下，能为虞欧阳颜柳诸体，金太史声传之。（《休宁志》）

旧传树老必自焚，未之信。甲子岁，邑东郊株树山老树无火自焚一昼夜，枝半烬，树仍活。东南郊富琅塔，崇祯间塔顶出烟七昼夜，后忽自息。今壬申岁，塔无火自焚，栏楯柱心皆烬，铁顶自空坠，现出锡匣贮血书《金钢经》一部。（《啸虹笔记》）

余当念是塔为一邑文峰邵太常庶倡造，不可废，余欲一新之，而有愿未遂。

北京前门关亭侯签，灵异不胜记。休宁汪太史楫出使琉球，往时仅三昼夜，遂抵其国，盖御书中山世士

四字，赐琉球王尚贞者在船也。及返时，波涛万状，旷日迟久，然有乌鸦千余，夜绕樯帆。船破数尺，又有巨鱼塞其缺处不漏。封君太翁生伯七旬诞，琉球君臣预撰序文，制《松竹诗》，书锦屏寄祝。是年元旦，太史同其三郎前门关帝卜签，俱得"一纸官书火急催，轻舟东下浪如雷，虽然日下多惊险，保汝平安去复回"之诗，当时骇而不解。越数月，出使命下，副使林中翰石莱曰："事有前定，余元旦得关夫子签，乃一纸官书火急催也。"太史亦述己签，互相叹异，三郎亦随父渡海归，俱验。（同上）

甲辰闰三月十二日，明经范子眉生卒于都城报国寺，龚芝麓都宪来灵前哭之。越二旬发引，润州潘江如、古歙孙梦在、星源潘二南，同邑吴子谋、汪禹成暨其内侄黄敬明扶榇登舟。予从陆路至淮，先经营家事，不负死者所托。因与其兄元敷，其弟临万，共立继子宣勋，奉眉生嗣而三分眉生之业。元敷敬予一尘不染，因以闺女许配予长儿道皼为室。事毕，仍进都赴吏部投供。汪太史舟次有赠余诗，道其事最详，诗云："吾乡范良湖海士，九州结客燕都死，生平不少游侠人，远隔关河千万里。赵侯藉藉邦之彦，匹马承明方谒选，长安趋走无时闲，十日因依视含敛。范生笑入广柳车，左右竞出临危书，书中絮匕意何如？托君茕匕藐诸孤。诸孤远在江之沚，饥鹰卧虎耽耽视，谁将一矢解重围？全凭义气换征衣。黄沙北走雁南飞，故人骸骨须臾归，拔剑坐使风波息，食肉羞看狗彘肥。忆昨钱塘胡彦远，临死不问家人产，伸手大书作丘字，老父娇儿都不辨。一朝白马来柴荆，下马自称丘季贞，身从江北来江浒，身是胡君好俦侣。胡君身后身任之，应为养亲兼嫁女，此事人人道奇绝，媲美者谁赵天羽。"

祁门县治形肖猴，前朝江右人为令，造城锁之，犹联发二解元。城有山，俗指为猴脑，后令又以巨石作八卦形厌之。百余年，父老忿其破坏风水，欲易之，不果也。曹司马贞吉署篆时，张孝廉瑗毅然率众掘其石无数，石长丈许，皆直竖土中，未三年，孝廉冠南宫。（《怀秋集》）

查二瞻（名士标，休宁人）以书法名世，画尤工，然不肯轻下笔。家人告罄无粟，乃握管，计一纸可易数日粮，辄又阁笔。二女年将三十，未尝及嫁事，客诘所以，曰："余几忘之矣。"今八十，尚童颜。（《啸虹笔记》）

明时新安两相国，许文穆公后为程公国祥。国祥号我旋，歙之古关人，万历甲辰进士。两为邑令，入南铨，一缊袍莅事，甘之如饴。以病告归，授徒讲艺，仅给饘粥。起北礼曹，转典北选以特立不阿，为中人所忌，竟落籍家居。欲诣所知，率自策一蹇，怀刺投之，人不知为显者。崇祯间，赐环洊历卿寺，至南京仓场总督，储峙倍增。升北京户部尚书，左方右员，殚其拮据。每五鼓入部，至乙夜始出，日惟自置干胏一脔，烧饼数枚，啖食而已。未几，进文渊阁大学士，多所匡正，偶以陈对失旨，遂允告归卒。（《歙志》）

徽州监生江旭奇因思陵幸学，疏进《孝经疏义》，并请祀诸葛亮、张巡、岳飞于文庙，章下所司。（《崇祯长编》）

汪溥勋字广渊，歙之章岐人。顺治丁酉举于乡，是科榜后，物论纷然。上震怒，临轩亲试，以诗赋序辨说制艺表判策论，甲仗森严，人皆股栗。溥勋即书以进，上得卷色喜，考上中，拔置举人第一。己亥又召于瀛台，再试如前，考置第六。是年会试不第，胪传之日，上令传呼江南举人汪溥勋者再，时论惜之。后康熙丁未，始成进士，授中书。（《歙志》）

黔兵始末

黔兵狱兴新安，百万生灵汤沸矣，非正希先生忠诚贯日，史阁部暨抚按两郑公力持其间，哀哀吾民将尽糜权奸之手。余髫年，目击不能平者数十载，欲叙之无所核也。偶汪紫沧得程子《不匮手录》，黔兵事二册甚详，顿远旧观。《不匮手录》书最富，殁而荡散无存。是编适落紫沧手，予得剃其繁芜，入《泛叶》中，俾知金文毅之功在桑梓云。

壬午冬十一月，中原贼再张，陷荆襄承德，大将不能支，遁走武昌。大江以南，乱兵杀掠淫掳，不忍见，不忍闻，亦不忍言，而遭其毒者，莫新安之人多。其明年春，贼飞檄称勤王兵，犯池宁诸属县，直窥金陵，赖当路力遏，不得下。将图新安，恃西北诸岭守严毖，惴惴苟全。二月贼破蕲，三月黄。我郡南路为婺，忽报有兵人鄱湖，逆上江省，檄称黔兵，改道将驰驿，由乐德入婺，合郡震悚，以狡贼乘郡西南之虚而入，方议守婺，而请命凤督。会不一日，而郡西之祁，又报有称沐国公兵来者。既无所请命，又不半日，已突抵祁城下。于是合郡惶惶，心悸愈不知所出，命在旦夕呼吸间矣。当是时，非拚死出御，即倾郡溃散，欲令民无挈妻子远走，亦无得操挺櫌出御。安坐以听其入，而忍其荼毒，虽勇如贲育，智迈良信，不能为计也。新安以冒虚名受实祸，四方之人，素不以为人而以为肉。今抢乱时，乃复日甚，至悬坐入祁诸寇之江右人及徽本郡人，而亦以为是凤督黔兵，且置乐平激变。及乐平自申详，所招现禁之黔兵黔将，而若必欲尽举而飞坐之徽人，而后甘心者。哀我惮人，见苌楚而乐其无生，谨集诸文移，录其要者为帙，俾恺悌君子，得大略览观焉。（《新安固围记》序记，全文不录）

崇祯十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应天巡抚郑（讳宣）照得流土叛逆，伪称勤王兵将，直窜苏、常、徽、宁，乘吾不

意。地方官须督水陆大帅，扎营要路，拒防堵剿。时势危急，不得不大声疾呼，如致疏防白，简从事。（节录《巡抚檄》）

三月二十三日，婺源县接得凤督部院游击将军姜、刘、谢、李、牌，督黔兵由进贤、余干、万年、德兴、婺源、休宁、徽州、芜湖缴。（节录《黔兵来牌》）

按：此夥未入徽境，三月二十五日至乐平而变起，另详于后。

徽宁兵备张（讳文辉，时驻旌德）牌云："自黔抵凤，应从大江直下，即曰道梗，亦应由皖达凤，若婺源原非通衢，万里跋涉，何故舍平傥而投险道？且后开婺源、休宁至徽州、芜湖暂缴，而绩旌泾南等县，又何故竟未开载？既云往凤阳征剿，而芜湖暂缴，又何为情属叵测？仰县官吏即便鼓励乡勇，协力堵截，毋令乘虚人内，自取他祸。"（节录《兵备道牌》）

按院郑（讳昆贞）牌：黔兵到芜，在初一日陆路来者，由江北去。此夥全是土寇假兵，仰速集乡勇，扼要堵剿，毋致流毒。（节录《按院牌》）

三月二十四日，祁门县飞报接抄浮梁县牌开，称沐国公往凤阳守皇陵，传报一千五百员名。今三月十六日，早自余干县陆路到饶州，在南天寺住下，共约六七百人，督兵都阃姜姓。鄱阳县用水手一名，送备猪肉盐鱼米赏兵。除彼长行马外，讨县马二十七匹，每匹恤马钱一千文。府城十七日关城，十八日反开城，差巡检迎接。据说不由万年、乐平而走浮梁，特先驰禀。（节录《浮梁县来牌》）

三月二十五日，兵到祁门者，人马百九十余，其中有僧衲妇人，及土音楚语者。祁令赵文光令于城外祠堂安歇，而来兵强居民房，民已忿怒。停二宿，渐肆掳夺。二十八日到塔儿头，杀伤居民杨冬等数十人。黔休乡勇各在界把守，互惊曰："贼也，急击勿失！"遂奋力前与敌，被杀伤黄五、许朴等数十人。乡勇益向前死斗，来兵遂勒马奔回南岸，夺入汪氏宗祠。乡勇围之，放火焚祠，杀伤奔窦，尽死乃止。（《遗闻》）

乐平县三月二十二日，黔将刘珆斑、谢上用、李华玉、姜美等，统兵三百余人，称先奉凤阳督院马，取调黔兵，用资挞伐。自贵州起程，道由南昌，经乐平，望德兴、婺源等处。职察其兵有来历，即安设各官，并犒赏众兵讫。次日二十三，天雨，多驻一宿。至二十四日趱齐夫马就道，但初云取道德兴，而临发忽又往饶州。且华玉率先与姜谢二将俱行，独刘珆斑留后，夫则另索夫价，马则另讨折乾，又要恤马银每匹三两。更诱本地无赖，充数随行，通邑人心，已为疑骇。及二十五日，又闻踉跄复回，传言先晚已至大吉张姓，系鄱阳地方，离乐五十余里，愈恣掳掠，宰猪烹鸡，缚夫奸妇。百姓愤极，聚众格逐，前途难去，只得又来高桥，以至吴口街。将复往德兴，更擅杀在田农夫，凡经过之地，无物不抢，经宿之家，有妇皆奸。吴姓人等，遂认为流贼，奋勇相逐。当晚黔兵仍退高桥，居民惊迫呐喊，各乡闻风，持竿驱杀，互有所伤。次日寅时报至，职即出城赴救，见急奔者三人。诘系刘珆斑、李华、玉姜美，即与押送入城，独谢上用不知着落。（乐平县申详）

乐平县本年三月二十五日未时，职亲救得三将刘珆斑、李华玉、姜美进城，彼时乡民环聚喊泣，必要取杀首寇方散。刘珆斑等慌惧，于本日申时投呈，内称：珆斑等，自十五年十二月离黔督押马骑，行至江西饶州府乐平县。于本月二十二日到县，蒙给夫马，并犒赏众兵讫。二十四日进发饶州，因错念头，改道德兴，不料行至吴口街，冤遭彼处乡兵，疑为流寇，纠众数千，四围赶杀，无处投奔，只得愿投县监，听文以便前进。并据李华玉、姜美连名具呈，自愿投监，亦同前情。据此，暂将三将监禁，以慰民心，乡民渐次解散，已经约略具由通详去后。又据本县耆民陈七等呈送，间拾贼遗红片包一个，内诗稿一纸云："战马腾腾日日骑，人人都着紫罗衣，红旗焰焰入惊胆，宝剑棱棱鬼皱眉；大户积钱还我债，小民养女是吾妻，明年端坐南京殿，一举成名天下知。"验收贮库。随据本县六都吴口街乡约人等詹金、吴启等连名，告为流寇屠民大变事；又据本都民程敬等，告为除寇宁民事；又据本都民赵齐告为受害事；又据一都程正兴告为流寇倡乱杀变淫掳事；又据四十四都民盛祥告为剿寇安民事；又据本县西关居民，告为情迫呼天斩叛安民事；又据马户卢春韶等告为太岁灾命事；又据沿途受害居民金、李、吴等，告为异寇淫掳，焚杀惨变，赏申究剿，固国安民事；又据二都民汪五等，告为凶寇剽掠，杀死四命事；又据旱夫告为叠杀苦役事；又据二十五都高桥村叶恩等，告为流寇剽掠，残害坑农事在卷。今又侯院司道批详，至日复详问，乃有婺源、德兴、休宁、祁门四县，邻界各村闻风，各遣传牌不绝，每云统率乡兵千余，前来会剿救护等情，虽俱备由回阻，以免搅扰地方。且阖邑黎民，惊骇日甚。且三将同陆续擒获逃卒六名，俱收在监云云。（乐平覆详）

职方清吏司案呈，据凤督标下监纪官李章玉、参将包玉等，禀称蒙募黔兵七千，统领二千过徽，被祁门等县人民杀死兵七百名，马六百匹，叩台作主等因。案呈到部，为照百姓惊心风鹤，误认黔兵为乱寇，彼此格斗，互有俱伤，事属骇闻，情亦可悯。死者已矣，生者岂可羁留？且买来战马，俱系凤督官银，如有收存，当尽行察出，以还该营。本部将调剂于各主者，仰官吏留心处置。（兵部部文）

盖缘流寇假赴试而破庐，冒阁部而破襄，冒官差而破无为，徽属士民，闻之戒心，处处设险堤防，虽沐兵未得破徽，而徽民被毒，可胜悯恻？今奉部宪行察，并令

密还兵马，本府奉檄，且感且惧，即严行祁黟等县，从实察覆。据称黔来兵马，已败于乐，并未入徽。本府看得黔兵二十二到乐，民认为寇，捐生格杀，仅有三弁投监，尽载饶郡乌同知详内。至于祁黟流寇或是沐兵，或如乐平所云沿途收带无赖，原无马匹到祁。（五月十八日徽州府申详）

一件徽祁乡官有司，无辜焚杀官兵等事，奉圣旨据奏黔兵八百，赴调过祁，官绅无端诱杀，好生惨毒，深可痛恨！吴翔凤、赵文光、朱世平、金翰林通着该抚按提解来京究问。张文辉、唐良懿着从重议处，仍察下手兵丁枭示，马匹器械各项，照数追还。该督军前，不许隐匿，被杀尸躯，该地方官具棺收殓，设坛致祭。其已到各兵，该督厚加抚慰，剿贼图功，以膺懋赏，该部即日檄传。（初奉严旨）

一件，兵部为密陈江南情形事，职方清吏司，案呈崇祯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酉时，奉本部送御前发下红本，该本部题前事等因。奉御批，已有旨了，仍着该抚按确察情形，密速飞奏朝廷，自有裁夺，该部即行密传，钦此钦遵。恭奉到部，拟合就行，为此合用揭贴前去，烦为遵照御批内事理，将凤督徽祁乡官有司一疏事理，确察情形，密速飞报，以听圣明裁夺。务期不激不纵兵民两安，希为万分毖慎施行，须至揭贴者，崇祯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继奉温旨）

此时若非兵部密疏，则严旨单行，阖府惊惶，更不可问矣。

徽州府乡官倪思辉、毕懋良、毕懋康、姚宗衡、吴孔嘉、金声、黄愿素、汪元标、王文企、凌世韶、罗炌、许志才、许志古、游有伦、张士楚等，谨揭为危地可忧，狡谋已兆，布告王国共巩陪京事。（公揭不录）

巡按监察御史郑昆贞为黔兵假道，淫掠乡民，奋斗致伤，汇报始末情形，仰祈圣览事。时余同凤督马士英委安庆府推官来集之往徽州一带，细察兵马下落。（初疏语不录）

巡抚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郑瑄为黔兵焚掠徽民，乡勇愤斗树敌，据报情繇，谨先上闻，仍俟察明，再行奏夺事。（初疏语不录）

郑按台覆题，为遵旨确察密奏，以凭圣裁事。六月初七日，具疏报闻，正在候旨。七月二十八日，忽接塘兵小帖云："今有凤督差兵在路扬言，朝廷赏我凤兵擒叛大功。前日徽州杀我黔兵，皇帝将府县官拿去正法，乡民尽要砍头。我凤兵岂比左兵，任百姓抵敌等语。"职未接咨御劄，未知此语何来？窃恐传布入徽，徽民必汹汹恇惧，山郡又构一乱萌也。今得督臣马士英全本，抄阅之，以八百人马，尽丧于祁门，以故杀之罪，全归于推知，宜皇上有赫然逮吴翔凤等，以究其杀是兵之繇也。弟督臣疏中，所列情形，只凭差官万民安口禀，万民安只据道役郑天卿口传，此中不无可商。先是万民安至太平，以前途戒严难行，求职一文回报。职语之云："此事方在察奏，总督差汝，正要前探实信，岂可不去？"职给之照牌，着本官至饶州方得下落等语。不谓万民安仅至旌德而回，旌去祁三百里，传报且未足凭，而况得之途说哉？大黔兵之被杀，实自乐平始，数月以来，事迹著明，远近共知，非职一人所能妄有虚实，职请直捷为我皇上再陈之，可乎？按徽州婺源县与饶州、乐平、德兴接壤，三月二十四婺源县接有黔将刘玿珽等飞票，而民以改道无印疑之。既而祁门接有浮梁之票，初云奉调黔兵，再云入援沐兵，而民则愈疑之。其至乐平也，据署印同知邬文明申报江抚云："黔兵自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驰突于饶州、德兴之间，杀在田农夫十三人，奸一女子立死，放火焚居，无物不掠，乡兵尾而围之城下，至万人，谢上用不知下落，刘玿珽、李华玉、姜美投监身免。夫以万人斗数百人，其不留余类可知，三将投监，职行徽州府往察之。据乐平六月初三日回文云："转解至府，现系饶州府狱。"本月十四日，督臣监纪通判方象乾见职云："三将已至乐平，即回到营。"则其未至祁门，又不辨而自明矣。其入祁门者，系三月二十五日，该县差役侦探，报偁人马实百九十余，县官令于城外祠堂安歇，黔兵强居民房，停宿二日，拿妇泼饮，百姓愤怨。二十八日行至塔儿头，杀居民杨冬等数十人。时黟休乡勇，各在界口把截，见其僧妇杂处，认定是贼，拚一死敌，又被黔兵杀伤黄五、许朴等数十人。黔兵勒马闯回南岸，夺入汪氏宗祠，乡勇围柱，放火焚祠，黔兵杀伤奔逸不等。此百九十余人，斗于祁门之始末也。当知县赵文光给与米酒，并拨与马匹，百姓谓其迎贼，几至鼓噪。乡官紧守城门，不敢出。祁距府百八十里，知府唐良懿闻报，自往救止，而变起瞬息，已无及矣。道臣张文辉驻旌德四百里而遥，差官飞报，不一而足，而亦无救于临时矣。推官吴翔凤，清官也，署休宁县事，去祁百三十里。闻警料理城守，昼夜恇惶，实未出休城半步，督臣所闻，殆亦传闻之误。黟县知县朱世平曾跟督乡兵至西武岭，亦未至祁也。金翰林者，原任庶吉士金声也，顷镇兵风鹤时，徽之乡镇，各立义社共保境宇。本宦捐资犒士，募子弟千五百人，扼诸岭隘，休人赖以无恐。其器械衣装视他队鲜明，故金翰林乡兵之名，藉甚道路。其与祁黟敌黔兵者，本宦募兵有在焉，谓本宦临阵而指挥之，职不敢为本宦诬也。本宦守礼者也，岂其以衰绖亲金革之事乎？昨职会同督臣，委安庆推官来集之往徽察勘，本宦回覆，实实如是，但马匹无几。一闻两院有察追之檄，各已灭迹，亦只可量赔马价耳。职复令本宦至寿州见督臣，面陈颠末，不知督臣宁无悔任耳之已甚否？盖督臣黔人也，其军中参佐，大半皆黔产也。督臣方收黔兵为长技，一闻是信，不唯叹兵马可惜，亦且苦钱粮无销。黔之兵将，多有子弟亲戚在数百人中，不胜愤恨。遂使督臣激控于皇上，请

杀乡绅，杀有司，杀百姓，以快士卒之心；而不知自古用兵，无杀乡绅百姓，为兵报仇之理也。职闻监纪李章玉一路不能钤束刘珸珽等，故章玉自与包玉等，从水路而下，而珸珽等自改道饶徽，兵离监纪，未有不乱，而况黔卒之犷悍又异常乎？其李之晟所押一枝，闻在湘阴县，兵哗杀之晟二丁，之晟未知下落，兵各溃逃。繇是观之，则黔兵之纪律可见矣。司马法严明，亦所不贷，而特不幸发自百姓耳。百姓诚有罪，然无他，为父兄妻子死斗也。有司者能令百姓坐视父兄见杀、妻子见辱，而制使勿动乎？青磷白骨之中，半是黔鬼，半是土魂，职不知其谁冤号，其谁残暴也？若如督臣所云众军怨愤，不可不泄；则自兵兴以来，客兵经过，毒害生灵，不知多少。左兵之至，江左男妇被杀掳，不下二万。繁昌小邑，妇女之守节投溺者，八百余人，职所建醮以度之。呜呼！此亦民怨满盈之日也，而谁与泄乎？又何怪楚民之激而从贼乎？兵心一去，不可为兵；民心一去，不可为国！安危之几，全系如此，是在皇上之妙有裁夺而已。除徽宁道张文辉，徽州府知府唐良懿候处外，推官吴翔凤、知县朱世平、乡官金声谨会同抚臣郑瑄，遵旨提解来京。但徽属六县，见在五无印官，仓库狱囚，须接管有人，方可离任。职一面议委署印交盘，即行起解，不敢延缓。祁门县赵文光被察回籍已久，容职另行移提。其下手兵丁，奉旨枭首，六邑人众，岂可胜诛？驱使骈首，定激他变，合无量察为首者数人，以伸国法。其马匹器械，追取必致惊扰，合无令职等会议，量估价赏值，解赴军前，另行买造。被杀尸驱，职已行地方瘗埋，令再行致祭讫。至解提各官，职各保其无故意诱杀之情，而地方有变，自当受过，予夺矜全，出自圣恩。知府唐良懿清廉威惠，为民所戴，今既束身，则府署已空矣。当民情汹沸之日，境内旱荒之年，皇上不可不为重郡安危计也。职重察情形，密速飞奏，若有一语偏护，则治职之罪，以告兵民，伏乞圣鉴施行。（《郑按院覆疏》）

郑抚台覆题为遵旨确察密奏，仰候圣裁事。（《郑抚台覆疏》不录）

原任翰林院庶吉士，加授山东道监察御史，今丁忧金声揭为据疏略辨事。（揭文不录）

金声疏云："臣甫筮仕，读书中秘，痛愤主忧，奉命仓卒，从事戎行。臣受皇上特知殊恩，虽以病归田，而读书学道，期得一当，以副皇上奠安天下之心。庶几君臣道合，用垂千古。日夜磨厉，不遑逸安，而君恩未酬，父命旋陨。去冬闻京师告警，苫块之中，不能奋飞。继值闯贼披猖，大帅南遁，乱贼公行，檄文尽冒勤王官兵，沿江屠毁，渐逼金陵，东南震恐，望风溃徙。蒙抚按檄行郡县各属防守，臣从郡县有司，及士大夫之后，以为欲抗贼氛，先定民志。日宣高皇帝六谕，告以人事父母，各保井里，出事君上，共固封疆之大义，与民同命，效死勿去。臣效空言，民有至性，闻之无不泣下感奋者。不意三月念四夜，忽传婺源县报文，称四游击将军之兵，自黔入凤，既舍大江孔道，又不渡江，繇皖陆路直行。乃纡回千里，涉崇山峻岭，繇江西乐平思入婺而到徽州。绝无凤督明文，而又适当贼陷蕲、黄之后，合郡皇皇，举疑为贼，以为警在徽南一路也。至念五日，而徽西祁门县突又有报文，称沐国公兵，合郡人见兵不同名号，而又分道并入，定相攻袭。至廿七日而郡人被杀掠，自祁奔入者，称兵已到祁城，皆楚人，江右人，及徽本郡人，且杂剪发人、妇人，实无黔人，而又绝无黔将。则合郡鼎沸，决以为贼矣。是时各乡诸亡赖，分两路而走祁婺者如市，诸面生可疑，及久外之人，忽归而布各乡者，所在见告，妇女之畏辱而自尽者，不可胜记。是时各县各严城守，臣乡居，不敢徙入城，身镇定以安人心，谨相约各设备以待。至廿九日而郡人自祁奔入者，报贼廿八日已过祁东，与祁黟二县居民两相格斗，幸未入休境，而闻斗已毕，贼已遁矣。至四月初三日，传得婺报所称姜、刘、谢、李四游击将军之兵，全未入婺。以三月廿五日，尽为江西乐平居民所愤杀。传其兵为凤督监纪李章玉所募之黔兵，其将刘珸珽、李华玉、姜美三人，现监乐平狱，其兵少有得脱者。乐平申江西各详，内称尽举而歼之。乐平印信报文，现在郡县诸当事处也。殊不意料李章玉反指杀掠祁门之寇，认为黔兵，而逞其偏词，激怒凤督，置乐平而反求徽人，徽人不能应命，遂蒙疏参。嗟呼！章玉何心，其于饶之乐平，既纵兵作贼，尽丧其兵而不敢言；而于徽之祁门，复故认贼为兵，丧于乐者责于徽。不惟可蔽凤督以自解说其无罪，且图以遂其当初繇乐入徽之念，而泄其中阻于乐不得入徽之私忿。臣不知督臣疏中，参臣何语？顾督臣读圣贤书，自号知兵，竟不问兵随将转，将在何处，兵在何处耶？且督臣受诏为皇上杀贼安民，臣谊切同仇，望其旦夕灭闯擒献，以解主忧，而拯民难。督臣岂不见谅，而监纪曰徽人杀兵，即疏参曰徽人杀兵，竟不察监纪当日实遣兵改道，事属诡异，已违督臣节制。自非真欲攻袭，万无再分兵别行，复异名号，而两路并入之理，岂可以其一路之兵，而遂并冒认他路之贼耶？念此一举，只因合郡有司，合郡士大夫，仗皇上威灵，奉当路严檄，相率百姓，徒以畴昔相誓，闻贼不走之故，不意遂致有临难相助，见贼出御之事。郡县而皆若此，其于国家之事，岂无小补？此亦何所开罪于督臣而必不相容？徽区区一郡，不难以是非听之公论，祸福听之圣裁，而念此逆贼未靖，人心危疑，将过江东南诸郡县，尽以守御为畏途，以奔溃为上策，相率动色，以徽事为戒。其于委而去者，反尤而效之，民志不固，将何藉以抗贼氛？项唐报献贼临楚省城，乡民方奋勇格杀，缚贼报官，官谕以恐系官兵，不得轻杀。民遂奔溃，而省城随陷，宗藩生灵，一时俱尽。此亦皇上之所恫念，而督臣之所宜寒心者也。（《备陈守御全疏》）

金公据实破谎疏，及初辨揭，文繁不录。

乡绅士民公揭，为山邑之御贼甚苦，黔兵之卸祸太奇，备陈颠末，仰祈公鉴事。（揭文不录）

黟县待罪知县朱世平揭为钦遵朝廷功令，恪守上台宪檄，与民效死，幸保危疆，谨陈颠末，以明职守，以白民冤事。（揭文不录）

宁国府公揭为蛊势已极，震邻可骇，急明杀奸之心，用固守御之志事。（揭文不录）

徽州六县耆民陈王前、毕胜、汪澄、卢从朱、孙康、程大定等，揭为详述徽祁御贼之颠末，直白监纪嫁祸之情形，恳天代题，安民固国事。（揭文不录）

是时金公仍有复吴四尊札，与抚按两台公祖书。五月又上抚按两台书，与黄劬庵书，与朱震青书，与陈雪滩书，与陈韦庵道尊书，与汪濬源驾部书，与方慕庵书，与史大司马书，与熊谏垣书，专与抚台郑公书，俱娓娓数千言，详金太史《燕贻阁文集》中，兹不复载。

奉圣旨，这所奏是否确情，姑俟吴翔凤等解究奏夺，数百黔兵，横罹蜂刃，岂得不问？何为为兵报仇？郑昆贞俟回道时，严加考核，该部知道。（《批郑按院疏》）

北部看得督臣马士英调募之新兵为徽祁所属陷，八百士卒，付之一炬。此其事怪而且惨，由于推官吴翔凤，乡绅金翰林，首发大难而知县朱世平、赵文光羽翼狂逞，遂为江南一奇变。四官俱已奉旨逮问，亦可以正厥罪，而泄死者之恨矣。至徽宁道张文辉、知府唐良懿先时曾接抚按之檄，临时又折诸青衿之请，奈何不严行禁戢，坐视属官士绅，专擅不顾，冥行而罔忌乎？各应降三级，戴罪管事，其枭下手兵丁，追还马匹器械，收殓侠骨，招祭忠魂，即责成二宫，以为自赎之地可也。（《北部考功司看语》）

是时有顾子方（讳杲）上□□□□□书，及钱牧斋与金正希书，与郑抚台书。又有张受先（讳采）与顾瑞屏（讳锡畴）书，顾瑞屏与郑抚台书，郑抚台复顾瑞屏书，皆言黔兵事，极其恳切，文繁不录。

郑按台复徽州乡绅书云：今天下竭郡邑之物力，以事督抚，一旦寇至，有司无以图存，则惟乡之大夫，与其子弟，相与殚力固圉。天子亦曰："谁非臣子者，自卫其室家，即以卫朝廷之疆宇。"故协守有叙，倡逃有罚，乡义勇训练有命。夫苟乡绅富室，捐资飨士，壮者出力荷戈，守令督帅严明，天下皆如此也，其效乃在督抚上矣。祁之役民以死斗，不幸而曰兵也，则以征调之士卒，奈何杀之？不知今之用兵者正为兵之杀民，与贼无异，且有甚焉。故有贼之地，民宁从贼，无贼之地，民亦仇兵。何则？贼容有不杀民之时，而兵则决无不苦民之事也。凤督黔人，视黔卒加倍，而幕中参佐，无一非黔，更有亲戚兄弟，在戕杀中，挑激之无所不至。刘瑶珽等，自乐至，又自讳其事，是以归罪于徽者独苛，然而通国知其非公论也。今闻其乃补疏续参饶南，削祁门之说，不攻自破，而贤大夫与道府有司之无罪，亦不白自明矣。贞于十六日拜有小疏，凡可以为贵乡剖雪者，亦颇委曲详尽。第关密奏，未敢暴其辞，恐闻者愈以贾罪。况日月光华，中枢妙用，只令始末昭晰于诸公，决无稍碍。但明旨既宣，自宜奉行，雨露中回，更显圣德。平心静气以俟之，使言者深悔任耳之过，则事机旋转，复不费力。凡一切展辨，宜自暂省，不知有当于列位台台之万一否？若蒸黎自捍头目，初无纤过，圣天子岂以兵易吾民？贞待罪未去，终当以身蔽之，幸台台集而慰谕之。有督抚之护兵，不可无地方官之护民，贞也虽愚，知所从事矣。（复书全抄）

外有郑抚台复正希书，与唐太尊书，郑按台复正希书，外□□□答马瑶草书，又程兵尊复正希书，俱不及尽录。

史大司马复徽州众绅书：谨复，今天下之所最厌苦者，惟贼与兵，乃兵之足为患者，或自以为兵，而郡邑莫能御之。又或人以为兵，而群坐而俟之。是故兵之所恃以逞者。贼亦冒之以为名，而居者不察，此郡邑之所以沦亡而不可救也。贵乡号僻壤，又殷富，不见兵革，此其为豺虎属目久矣。三月祁门之役，众志成城，一以扼险杀敌为劝，使天下之人，尽如贵邑，寇盗不难平也。而议论呶呶若此，何以为地方绸缪计耶？所谕敬心识之，方冗率复，伏望鉴原！（复书全抄）

史大司马与金正希书：老年台之名，在天下无知与不知，皆能言之。若淮阴之距新安数百里，又受事有年，而高山之怀，发于寤寐，上林之雁，不通数行，平生疏拙之辜，诚不可以擢发论。以祁门三月之役，贵乡诸生，曾一通其颠末于淮上，而后知老年台之忠孝，为不可及也！当今之为国家患者贼，而杀贼则兵也。兵能杀贼则兵；兵不能杀贼，而所杀非贼，则并不得为兵。夫兵之不得为兵久矣，至兵之假号为援剿，为勤王，而实快其卤掠杀百姓之志，此忧时之士，所以当食而放箸也。又况纡涂纵掠，明明贼之行径，而欲责地方之不疑，胡可得耶？前已有字致当事，乃其复弟者，以各兵自明其非贼，将马匹器械，一切交付，而地方于深夜围而火之，弟亦正疑此举之太过。及读台翰，则此语又似为募兵官之故为妆点也。台谕云："与贼人而后有悔，毋宁御之而后有悔。"夫御之一字，既难言之，而悔之一字，尤难言之。今江北之民之蒙难者，历十余岁矣。苟其一心御之，即未必悔，苟不御而即悔，则亦必御。而以悔之恐后，而御之独先，此固明哲之事，而何当事者之不见谅也？老年台身居苫块之中，而力负疆场，志安桑梓，身任而不劳，怨至而不悔，慷慨激烈之气，发于楮

墨,洒洒累千百言,使人悚服。圣明在上,晦霾之日月,何可不揭中天而行也?大教谨一一心识之,弟法适以南枢员缺,谬膺简命,今且扬帆次真州矣。正值旁午,诸不遑及,惟老年台鉴之嗣将另布,不尽欲言。(复书全抄)

马督复徽州众乡绅书:恭惟台台,圣世皋夔,清时山斗,五百年之名世,夫岂异人?亿万载之皇图,实惟永奠。固英所景仰瞻依,奉为师范者,况忝榆枌之末,滥疆场之寄,所望于覆露者,又岂颖楮所能罄哉?黔兵被杀一案,事出意外,大非得已,英岂乐为是纷呶耶?按台公祖密疏中所云:"英倚黔兵自强,兵马远来,可惜钱粮不能销算,各将士亲戚子弟,多在此中,不平之鸣亦不外此区区耳。"英自永城归寿,只闻祁门之事,未知乐平之举,而各将士哭声震天,愤欲南渡。英固八百人之尸主,七百余骑之失主也,不得不据万民安所报徽宁差役之言,以入告。若使彼时贵府有司,据实相闻,留一活口相示,何敢以乐平之数,尽归祁门?继知乐平亦杀,戈阳亦杀,而乐平更多,亦即陆续据实上闻,亦何敢胶执前误,独仇祁门也哉?当日自武陵发兵东下,步兵从舟,而马不可越洞庭,涉长江,不得不取道长沙者,势也。江路险而梗,且兵多,陆路坦而宁,且兵少,监纪官之取水不从陆,亦势也。原拟骑兵出九江,会于皖口,不意左兵在秋浦,逼使繇徽,此意外之变局也。又不意押马诸将,以人马众多,店舍槽铡不便,分先后两路而行,则又变局中之变局也。然岂料前途有人焉,设穽而杀之也哉?在祁门者三百人,无孑遗焉。在乐平者五百余人,止存十一人焉。戈阳者二十人,亦俱丧元焉。祁门启衅之故,无人可问矣。乐平者止驻一夕,次日行二十里而被围,有何积怨于地方,然犹曰人众也。戈阳之二十人,又岂淫掠之故哉?嗟乎!此八百人者,皆将吏亲戚,头目精锐,非无籍犷悍之兵也。使果图淫掠为不逞,则惟恐不合其党,张其势,又肯轻为分折,零星受屠耶?然此往事矣,三百余人无噍类矣,不淫掠耶,谁为质问?果淫掠耶,法亦何加?但数百之冤魂,其父母妻子,令英作何安顿?数百之战马,数万之金钱,令英作何归着?惟乞台台设身处地,为英一筹耳。贵府有司,及公私揭帖,但云原无黔兵入徽;监纪惧罪,以乐平之事,移祸于祁,想亦非公论耶?昨日按台密疏,所以罪英者至矣,而疏中所察情形,则似乎止争多寡,不争有无也。止罪黔兵以淫掠,而未尝讳杀兵之事也,即万民安所报者,不全属于虚也。其言英不平之故,言言皆英隐痛,英何言哉?至兵之入乐入祁,监纪何知?江楚异路,监纪何罪?英疏具在,自据万民安所报入告,时李章玉在浦护诸怨军,不使南渡,其梦梦犹英也。何罪可惧,何祸可嫁,何谤可造,而欲代杀兵者分罪,又欲未死之黔兵,与死者同罪,不亦甚乎?然英所言者,公事也,非私怨也。郑公祖之疏,英甘唾面,不敢有异同焉。既以入告,则以威福听皇上,是非听公论,宽严听执法,察给听抚按,亦更不执一毫成心,不敢出一赘语,但欲得战马以济急,器甲以御寇。嗟乎!万里招来,实英作之孽,送入鬼门,实左兵为之梗,而无故被戮,实众人宿生之冤债。但所惜艰难之时,一壶千金,而精兵猛将,良马坚甲,不得为国家效毫发之用,则英所谓呕血腐心,警魂堕魄,泪下沾襟而不能自已者也。然今之凤督,亦极难且苦矣。大江南北,楚豫之枢,无事不相瓜葛,而一丁一马,一甲一器,一铅一炭,无不取之数千里外。丝忽孰非国家之金钱,而泥沙弃之,土芥抛之,谁非臣子,谁忍置之度外?想亦台台所垂怜而心亮者。时事方棘,血战经年,凤兵肝脑涂地于江南,似不无小补,亦未必无缓急相需时,想亦台台所深念也。军书旁午,草勒肃复,愦愦不知所言,英无任惶悚之至。(复书全抄)

后马督与阮图海书内云:"弟自守不暇,宁乐与人为难?"又云:"大约徽人之下毒手,则不欲开此路耳。乐平、戈阳衅起于图马,亦不同也。闻按台公祖已有疏,据乐平、祁门之报,以闻上矣。弟之为军吏,按台之为地方,易地皆然。"又云:"乐平杀官三十余员,祁门几杀二十员,内包万春、范成,则万夫敌也。"又云:"乐平之事,业已补牍,祁门之案,自然解网。弟区区苦衷,无所告诉,又不便径达之郑公祖,伏乞便间,以弟万不已之情,处无可奈何之遭转达,但求设身处地,为弟一思,则弟之苦,可蒙鉴原矣。"

又正希先生致马督抚书,亦数千言,不录。

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马督行牌,一运越金万兵马,二运黄总镇兵马,三运刘总镇兵马,四运中军杨副将兵马,五运本部院内营杨副将兵马,会同太监卢刻期渡江剿献,水路庐州、芜湖、九江、南昌、袁州缴,陆路庐州、芜湖、宁国、徽州、祁乐、袁州等处缴。虽朱批再谕祁、乐,云不得已而假道,万无纵兵私行报仇之理,各宜安心;然而人心惶惶,举郡不宁。嗣后赖诸当事及正希先生、史大司马力,马督兵不渡江,民心始安。

弟恐伤老母心,北行之事,隐不敢以告,行行且止,为老母数日遣人一追,真无奈何行也。今且将北渡矣,郡事,弟一到都便可决了。惟家下事不能不系念。恐其见弟北行,而乘虚入郡,欲有所为,则歙中诸绅,不得不努力。邑士民无主,惟兄勿避劳怨,与邑中诸公商计,使弟一无所虑,则幸耳!数蒙挂念,舟次草勒,匆卒不尽愿言。子弟幸时教诲之!(《正希公与程希吕先生书》)

巡视上下江御史黄为仰体新恩,酌量情法,措补军资,重法首祸,以结钦案事。奉圣旨,徽人惨杀黔兵,掠夺马匹,情罪可恨。但已经大赦,姑从宽结案,汪爵依拟,监候处决。赵文光提到另究,张文辉、唐良懿姑准开复。吴翔凤降二级,用银给与该营死者,着该府县官,遵旨致祭遗骸,该部知道。(巡按来牌)

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初十日，上传总兵官唐通，着回镇用心整练兵马，相机战守，有功日优叙隆酬。其死事刘之纶着从优议恤即奏，金声速与起用，该部知道。(《邸报》)

敝郡人无本业，天下幸得无事，散而之四方，种种求衣食以自活。遭敌寇交棘，兵火相侵，其失业窜归，而朝不及夕，无以自存者半郡中，今且什八九矣。顷议补军资数千金，远人不知，以为郡中宜若易易，而不知事势之戛戛其难，已未可一二言尽，乃蒙黄侍御传贵阳台旨，必追首事，用两人重罪以结案。夫当日事端，本由于先时备御，既家自为守，而机遂发于急难仓卒，则人各捍患，必坐何人为首，此实不能，而且定重罪，尤难乎其为狱辞。群人之传读贵阳督风时题疏也，内有言曰："黔将蒋正秀为南枢臣，留以堵御左兵，有功题叙。"今有司将定重罪，是固不得概罪以堵兵，而直可专罪以堵黔也。郡人之传读贵阳督风时报书也，内有言曰："兵之入乐入祁，监纪何知？原议骑兵出九江，会于皖口，不意左兵在秋浦，逼使由徽，此意外变局也。又不意押马诸将，以人马众多，分两路而行，则又变局中变局也。"始知意外变局，虽凤中不及知，既而变局中变局，虽自押马同行之官，亦不及知。而万山中人，能逆断一变局，知入乐之是黔，又能再逆断一变局中变局，知入乐之外，复有入祁之皆黔，此必不能。今将定重罪，是固不得直罪以知黔也。夫实不知为黔，而相与共出死力，贵阳鉴原而矜其意，即不敢望比于蒋正秀之堵御，而按其过，亦堵御之过，毋亦是宥过无大，其谁不欣悦于无我之公明，而慑服于不杀之神武？追忆去春过□宗伯，宗伯为不孝述杨龙友之言曰："天下原有两是之事，黔兵与新安一案是也。"不孝唯唯，当烦宗伯为不孝通意凤中，亦即以龙友此言，通不孝意也。黔人不能无所防而不改道，既改道，或不能无纷纭。徽人不能无所防而不堵御，既堵御，必不能无相伤。大抵同一不得已之势也，于黔人乎何罪？于徽人乎亦何罪？固初不必定一有罪而后可以明一无罪也。贵阳今秉国均，不与督凤同，愈怫喜怒，四海观望，斗柄所指，天下春秋，固宜郡人之日夜望恩于督凤时尚加进也。诚令重罪二人，而但伤一郡之心，而实有所关系于天下之劝诫，而大有所赞益于贵阳之盛德，亦何敢为一二郡人爱其死？《传》不云乎？"居彼人之所，则恐其詈我也；今为我妻，则欲其为我詈人也。"贵阳今以天下为家，密迩郡县，旦夕缓急，今亦郡人，将为贵阳詈人时也。愿台台幸为婉语，请一笑而释。(《与陈雪滩书》)

此弘光时金公与陈雪滩书也，黔案于此遂结。

卷十二　插菊寄

寄园主人曰："人生七情，如喜乐爱欲，皆籍笑以达之，笑亦何能一刻无者？顾昂昂七尺，劳心苦思，徒供他人之笑具，独不可耳。杜牧之云：'人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余试作牧之插满头花，以博世人一噱。"

笑　柄

见有不合于礼义者，虽三尺童亦知掩口，而冠裳簪绂中且不惜以其身试。呜呼，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士君子慎毋虑万世之懵懞，而资之笑柄也。

明太祖悯常开平遇春无嗣，赐二宫女。妻悍不敢御，晨起捧盂水盥栉，开平曰："好白手。"遂入朝去。回，内出一红盒，启之，乃断宫人手也。开平惊忧，后入朝，仪度错愕，太祖再三诘问，开平惧，吐其实，且叩头曰："蒙上赐二宫人，今若此，有辜圣恩，死莫赎，故连日惊忧。"太祖大笑，召开平入宫饮酒，命力士肢解其妻曰："悍妇之肉。"开平惊成癫痫。又有无嗣功臣，面奏圣祖求养子。圣祖曰："你们悍妻，平日酷妒，绝我功臣后嗣。可着礼部各给木碗一只，拄杖一条，沿功臣门求乞作样。"(《龙兴慈记》)

明太祖一日命左右至文渊阁，觇庶吉士讲习否，令一一侦其动静。比报告有所事，惟刘子钦袒衣席地酣睡，盖时初饭罢被酒，竟入梦耳。上召至，谓曰："吾书堂为汝卧榻耶？"一罢其官，令往工部办事。子钦略不分诉，竟买吏巾绦服之，步入工部。尚书惊曰："刘庶常何为尔？"钦曰："奉圣旨，命子钦为本衙门吏。"尚书不敢答。子钦便登堂侍立，与群胥偶。少顷，上又命一竖入部觇之，还报云。上笑，速令召来。子钦至，犹吏服。上曰："汝好没廉耻！"顾左右还与冠带，归内阁读书。子钦又无言，遽起谢恩，出具冠袍还阁中，即一日间也。(《九朝野记》)

解学士尝吊友人丧悍妻，入门曰："恭喜。"继曰："四德俱无，七出咸备，呜呼哀哉！大吉大利！"(《笑史》)

天顺间，曹钦谋反伏诛，时有诗传京师曰："曹奴曹奴发颠狂，寇逮诸公死亦当，学士叩门如系犬，尚书锁颈似牵羊，万安叩首称三叔，恭顺当凶战一场，寄语满朝当道者，将何面目见吾皇？"(《楮记室》)

金编修璐未仕时，为外家张氏作志，谨依金石之例，不书妇姓。妇家乃俗夫也，意编修为轻己，而背言诋之。张子兴口占长短句嘲曰："张翁墓志，金生执笔，不书妇氏，妇家称屈。金生自谓能文字，才动笔时便忍气。韩退之，柳柳州，苏东坡，欧阳修，当时墓志做多少，毕竟门前骂不休。"(《尧山堂外纪》)

江右胡存斋参政好客，每虞阍人不通刺，若在家，

即于门首挂一牌云："胡存斋在家。"沈孟渊性好客，每日设数筵酒食以待，若无客，则令人于溪上探望，惟恐不至。（《笑史》）

曹吉祥侄曹钦反，既杀寇深，又索王尚书翔。王正在一室窘迫，一主事长大多力，遽负之逸。王后擢此人要津，时呼驮官人。（同上）

成化间，上患舌涩，诸司御前奏事准行者，若答是字。鸿胪卿施纯彦请易照例二字，上答甚便。寻擢尚书，时人嘲曰："两字尚书。"（同上）

成化中，内阁刘吉丁外艰起复，每媚科道，以免弹劾。宏治改元，侍读张昇数其十罪，反为御史魏璋所劾，左迁。世以吉耐弹，目为刘绵花。（《喷饭集》）

高公谷无子，置一妾，夫人素悍，每间之，不得近。一日陈学士循过焉，留酌聚话及此，夫人于屏后闻之，即出诟骂。陈公掀案作怒而起，以一棒扑夫人仆地，至不能兴，且数之曰："汝无子，法当弃汝；今置妾，汝复间之，是欲绝夫后也。汝不改，吾当奏闻，置汝于法。"自是妒少衰，生中书舍人岯，乃陈公一怒之力也。（《菽园杂记》）

李大壮畏服小君，一不遵令，则叱令正坐，为绾匾髻，中安灯碗，燃灯火。大壮屏气定体，枯木土偶人。自诨之曰："补阙灯檠。"（《清异录》）

王文穆妻甚悍妒，尝作三畏堂于后圃，杨文公见而戏曰："请改作四畏堂。"王不悟，问云何，杨笑曰："兼畏夫人。"（《遣愁集》）

李九我相国，年逾五十，无子。丁改亭大理过其署，苦口劝以纳妾。夫人在屏后听之，大怒。丁呼掌家老妪出，返覆引譬，语语痛切，老妪泣下，夫人因醒悟，亟呼媒，纳二妾，因生二子。孙月峰尚书亦无子，改亭亦如前劝之，孙不应，且拒之曰："释迦不以罗睺传，仲尼不以伯鱼显。"九五清品，盖天假丁以裕其后。（《苏谭》）

李西崖尝与陈师召掷骰得么，指曰："吾度其下是六。"反之果六，色色皆然。师召大惊，语人曰："西崖天才也。"或曰："绐公耳，上么下六，骰子定数，何足为异？"师召笑曰："然则我亦可为。"因诣西崖。西崖已先度其必至，别置六骰，错乱其数。师召屡揣之不中，乃叹曰："公真不可及，岂欺我哉！"（《笑史》）

陈太常音尝考满，误入户部，见人税银者，惊曰："贿赂公行，至此已极。"（《玉堂丛语》）

严相嵩父子聚贿满百万，辄置酒一高会，凡五高会，而渔猎犹不止。京师名之曰："钱痨。"（《喷饭集》）

唐子畏、祝希哲两公，浪游维扬，赀用乏绝。戏谓盐使者课税甚饶，乃伪作元妙观募缘道士，衣冠甚伟，诣台造请，盐使者怒叱之。两公对曰："贫道非游食者流，所与交皆天下贤豪长者。即如吾吴唐伯虎、祝希哲辈，咸折节为友。明公不弃，请奏薄技，惟公所命。"御史霁威，随指牛眠石为题，命赋之。唐先祝继，立就一律，词云："嵯峨怪石倚云边，头角峥嵘势俨然，苔藓作毛因雨长，藤萝穿鼻任风牵；长眠不食溪边草，无力难耕陇上田，怪杀牧童鞭不起，笛声斜挂夕阳烟。"御史得句笑曰："诗则佳矣，意欲何为？"两公进曰："明公轻财好施，天下莫不闻，今姑苏元妙观圮甚，倘捐俸葺之，名且不朽。"御史大悦，遂檄下长吴二邑，资金五百，为葺观费。两公遂驾扁舟，归投檄二邑，更修刺谒二尹，诈为道士关说，得金如数。乃悉召诸妓、及所与游者，畅饮数日而尽。异日盐使者按吴，诣观瞻礼，见倾圮如故，召令责之，对曰："前唐解元、祝京兆两公，自维扬来，极道明公为此胜举，金已如数畀之久矣。"盐使者心知为两公所绐，不问。（《野编》）

有客登山赋诗，伯虎作乞儿状，戏谓曰："诸君今日赋诗，能容乞子属和乎？"客大咤，已而戏曰："试为之。"伯虎索纸笔，大书一字毕，遂行，客大笑追之，伯虎叠书"一上"四字毕，求去。客曰："吾固知乞儿无能为也。"伯虎笑曰："吾性嗜酒，必饮而后作诗，君能惠我酒乎？"客遂浮白示之曰："若能赋，当令若尽醉；不然，难免若责也。"伯虎复大书"又一上"三字，客抚掌相谓曰："此可谓能诗耶？"益穷之。伯虎复书"一上"二字，诸客皆绝倒。伯虎进曰："吾待饮久矣，真欲先生作诗乎否耶？"遂举酒一饮辄尽，援笔续成一绝云"一上一上又一上，一上上到高山上，举头红日白云底，万里江天都一望。"客大奇之，相与即席尽醉而返，竟不知为何许人。（《伯虎纪事》）

吴令欲于虎丘采茶，命役赍牌，严督诸僧。役奉牌需索，僧无以应命，役即系僧归。邑令大怒，笞之三十，号令通衢。僧惶遽，计无所出，知令雅重伯虎，厚币求之。伯虎拒不纳，一日出游，乃戏题其枷上曰："皂隶官差去采茶，只要纹银不肯赊；县里捉来三十板，方盘托出大西瓜。"令出见，询僧，僧对云："唐解元所题也。"因大笑释之。（同上）

董思白督学湖广，往往以题为戏，某府考试之前一日，先悬牌云："来日不考文。"应考者群以为必诗赋也。既点名毕，分坐静候，未见发题，有高声命请题者。督学曰："题昨日已发，何不速作文？"乃知为中庸题也。又考某府出牌云："一至一，二至二，三句，三圣人，四句，四孔子。"隐题令自悟，良久乃知为"一朝而获十禽，

至终日不获"一句,"二者皆法尧舜至道"二句,"闻君行圣人之政"三句,"阳货欲见孔子"四句也。(《啸虹笔记》)

徐相存斋提学江西时,道遇毛尚书伯温舟,谒之,语小洽。毛曰:"公得无饥否?"即呼具小点心来。侍者奉大漆盘四,其二盘装炙鹅,鹅皆大脔。其二盘装馒头如碗大者,各五十许,又不置箸,以手掇之。二银碗飞酒,长酾大嚼,傍若无人。徐虽不能多食而少年勇于酒,互举无算。至暮,欢然别曰:"公大器也。"迨毛下安南,还华亭,亦副入座矣。毛食兼数人,尝主湖广鹿鸣宴,诸生七十五人,人陪二大白,不醉。(《朝野异闻》)

宁庶人宸濠既就擒,拘宿公馆,以铜盆与盥洗,怒曰:"纵乏金盆,独无银者耶?"其习于奢侈如此。(《笑史》)

昆山归熙甫有光为吴兴令,令每治事升堂,胥吏环挤案旁,几不容坐。公怒,以珠笔蘸饱,捉向诸人曰:"尔辈若不速退,我便洒将来也。"(《遣愁集》)

大将军戚公继光,其夫人威猛,时畅军机,常分麾佐公成功。止生长嗣一人,亦善战,置在前队。军法反顾者斩,偶与敌战败,反顾,公即斩之。于是将士胆落,殊死战,复大胜。夫人以是不无少恚,而妒亦天生,公每入幕,目无旁瞩。或教以置妾别业者,果匿数姬,生三子。夫人每握刀突至其地,绝无影响。盖于曲房通别室,其扉墙砖巧于合缝,见墙不见扉,惟公独入之耳。久之,以一子托言某孝廉子,丐以继嗣,即令孝廉处以西席,夫人大安之。一日念无子,涕出,有小妮子发前事。夫人大怒,纳兵往攻之,而一卒不令出,恐有泄者。孝廉急属一力逾重墙报公,公诏诸将问计。或曰:"愿以死迎敌。"或曰:"早避之便。"公曰:"皆非也。"乃自袒跣,跪逆夫人,诸姬披发席藁,各抱其子请死,而请以子尝刃。夫人令抱儿起,皆送还曰:"首祸是老奴。"令杖之,公即伏受杖数十,门外将卒喊声大举,乃已,箠挞诸姬最毒,罢归。由是公不得轻出,阴与诸姬绝,令箧其所有,各从所适。诸姬计曰:"弃妾非主人意,何忍为之?"乃轻装适他郡,披剃为尼,匿女僧家。梵诵至十余年,夫人殁始归,各拥其子,然诸子,始夫人皆子之,亡恙。(《耳谈》)

杨进士,世胄也,貌美,弱冠成甲科,与妇琴瑟和好。有侍儿娇丽,及笄,心欲之。乘酒语妇,愿与私。妻怒曰:"彼在某所,往即得,何必问我?"而实匿之帏中,往无所得。及返,户已下键,始知绐己也,曰:"门不启,吾当缢死。"妇以为戏,卧益坚,须臾察之,悬死梁间矣。(同上)

宏光元年三月,设坛太平门外,百官素服,遥祭先帝,独阮大铖后至,号哭先帝而来曰:"致先帝殉社稷者,东林诸臣也,不尽杀东林,不足以谢先帝。今陈名夏、徐汧等,俱北走矣。"马士英急掩其口,止之曰:"勿漫言,徐九一现在苏州。"闻者大嗤。(同上)

楚事委楚抚宋一鹤,一鹤贪懦巧谄,以嗣冒父名鹤,投刺自署其名曰一鸟,楚人谓之鸟巡抚。(《明季遗闻》)

亡国之主,其愚亦出天赋,齐祖受禅,宋主自宫中出,犹谓左右:"今日何不奏鼓吹?"梁兵已围建康,宫中有数百具木榜,左右请为城防;东昏犹欲留作殿,不肯与之。宏光时,楚烽交急,犹日渔幼色,乞儿取蟾酥为药,亦帖上用二字,人不敢触,真是千古一律。(《座右编》)

笑　谈

片言脱口,遂以解颐,谁谓笑者不可测哉?余则以乐然后笑,笑之中有箴规焉,有惊惧焉,何必庄言谠论,乃足耸君子之听闻。

永乐初,尝遣使迎天竺真僧来京,号大宝法王,居灵谷寺,颇著灵异,谓之神通。教人念唵嘛呢叭咪吽,于是信者昼夜念之。时翰林侍读李继鼎笑曰:"若彼既有神通,当通中国语,何以待译者而后知?且其所谓唵嘛呢叭咪吽云者,乃云俺把你哄也,人不悟耳。"(《开卷一噱》)

正统间,有鸿胪王少卿者,善宣玉音,洪亮抑扬,殊耸观德。而读奏之际,必多吃误,其貌美髯而秃顶,朝士遂为诗以嘲之曰:"传制声无敌,宣章字有讹,后边头发少,前面口须多。"有使回,问京师新事,或诵此诗,问其为谁,其人遽曰:"此王少卿也。"(《枝山前闻》)

余邑戴则绅为鸿胪序班,声音洪亮,思宗闻其唱名,异之。后出为县丞,适鸿胪正卿缺出,思宗曰:"前唱班人何在?"遂升正卿,亦奇遇也。

景泰间,刘主静升洗马,王伟时为兵部侍郎,戏曰:"先生一日洗几马?"主静应声答曰:"大司马洗得干净,少司马尚不干净,我固当洗之。"众闻之,嘘然。后主静与王克述同升庶子,刘宣化戏请主静曰:"众人皆是假庶子,先生真庶子。"盖主静庶出,闻之默然无以答。(《尧山堂外纪》)

张倬山阴人,景泰初为昆山学训,年未二十,以聪敏闻。典史姜某体肥,尝戏张云:"二十三岁小先生。"倬应云:"五百余斤肥典史。"(《蓬窗夜话》)

于司马谦一日与俞司寇士悦偕其僚佐会坐,司寇侍郎戏司马侍郎曰:"于公为大司马,公非少司驴乎?"司马侍郎即应之曰:"俞公为大司寇,公则少司贼也。"

举坐绝倒。(《尧山堂外纪》)

成化辛卯十一月,彗星见,廷臣皆谓上下悬隔,情意不通所致。彭时等请召面议,于是内臣乃约许召对,复戒不宜多言,既见,但言天变可畏。上曰:"朕已知矣。"万安与彭时、商辂遂连连叩头,同声呼万岁,命赐酒饭而退。诸太监谓人曰:"尝言不召见,及见,无一忠言奇谋,止呼万岁。"四方因传为万岁阁老。(《遣愁集》)

予曰:"宜对以两字尚书。"

费文宪公宏官侍郎,其兄为太常少卿,公宴,以长少易其位。刘瑾适过之云:"费秀才以羊易牛。"公启云:"刘中贵指鹿为马。"瑾怫然去。(《玉堂丛语》)

翰林院学士惟一人,多或三五人。宏治壬戌秋,阁老洛阳刘公健因修《会典》成,欲得翰林,一时升学士者十人。时礼部尚书已有六人,谢迁以在内阁,张昇为礼书掌鸿胪寺事,崔志端以礼又掌太常寺事,并南京为六人。崔由神乐观道士,京师为之语曰:"礼部六尚书,一员黄老;翰林十学士,五个白丁。"一时盛传,以为的对,且有警机。盖此五人,谓山西张、陕西杨太兴并其某,皆成化戊戌阁老,万公安以私意选为庶吉士者。(《尧山堂外纪》)

毛栗庵珵往谒杨南峰,适浴,阍者以告,不获见。后南峰答拜,栗庵亦以浴报称,不见。南峰即题所投刺曰:"君来拜我我洗浴,我来拜君君洗浴,君拜我时四月八,我拜君时六月六。"四月八日,为浴佛之辰,六月六日,吴俗悉投猫犬于水中。(同上)

嘉靖中,京师缝人某姓者,擅名一时,所制长短宽窄,无不称身。尝有御史令裁员领,跪请入台年资。御史曰:"制衣何用知此?"曰:"相公辈初任雄职,意高气盛,其体微仰,衣当后短前长。在事将半,意气微平,衣当前后如一。及任久欲迁,内存冲挹,其容俯,衣当前短后长。不知年资,不能称也。"(《座右编》)

有皮匠得横财造屋,求一乡先生题扁,为题曰:"甲乙堂。"匠喜,不知像其皮刀锥子也。一仆骤富起屋,乞扁,有士人题曰:"旦堂。"仆亦喜,不知优人作旦者,开口曰奴家也。不谓此裁衣见识独超。

都御史韩公雍与夏公埙饮,各出酒令,公欲一字内有大人小人,复以谚语二句证之曰:"伞字有五人,下列众小人,上侍一大人,所谓有福之人人服事,无福之人服事人。"夏云:"爽字有五人,旁列众小人,中藏一大人,所谓人前莫说人长短,始信人中更有人。"(《畜德录》)

昆山吴山人扩字子克,尝元日赋诗,奉怀分宜相公。人戏之曰:"开岁第一日,怀中朝第一官,便吟到腊月三十日,岂能及我辈乎?"(《列朝诗集》)

有一士人,年老纳二宠,托其友命名,友以忠娘、孝娘名之。其人曰:"忠孝诚美,然以名妾,则非称。"友曰:"有出处,孝当竭力,忠则尽命。"(《稗史汇编》)

彭眷庵七岁从乡父老入佛寺,不拜,寺僧强之,不从,反叱之曰:"彼佛裸跣不衣冠,我何拜为?"周文襄公在吴中,好徜徉梵刹,见佛即拜,士夫笑之。文襄曰:"论年齿亦长我二三千岁,岂不直得一拜?"(《笑史》)

王磐号西楼,高邮人。李空同就医京口,遇人故自矜重。元夕饮杨文襄、西楼短衣下坐,空同傲不为礼。西楼分赋得老人灯,应口而成云:"形骸憔悴不堪描,还自心头火未消,自分不知年老大,也随儿女闹元宵。"空同心知其嘲,嘿然而罢。(《列朝诗集》)

袁十士景休字孟逸,吴人。侍御刘子威以文章自负,景休每向人抉摘其字句钩棘,文义纰缪者,以为姗笑。子休怒诉之于郡尉,摄而笞之。景休仰面对曰:"民宁更受笞数十,不能改口沓舌,妄谀刘侍御也。"尉笑而遣之。(同上)

焦阁老方面黑耳长如驴,尝谓西涯曰:"君善相,烦一看。"李久之,乃曰:"左相像马尚书,右相像卢侍郎。"马与卢合,乃一驴字,始知其戏。(《胡卢编》)

丘於庄自制饼,软腻适口,托中宫进。上食之佳,命司膳监效为之,不中式,俱被责。因请之丘,丘靳不以告,由是京师盛传为阁老饼。(《笑史》)

予七龄侍先曾祖侧,以状元糕命对,予冲口而出曰:"阁老饼。"当时究未知饼之出处也。

一朝士麻脸胡须,一朝士面歪而眇一目,眇士戏麻士云:"麻脸胡须,羊肚石倒栽蒲草。"麻士答云:"歪腮白眼,海螺杯斜嵌珍珠。"众为绝倒。又太仓陆孟昭为刑部郎中,尝往一朝士家驾牛,投刺不书名,惟云:"东海钓鳌客过。"其士归见之,知其孟昭也,亦递一帖云:"西番进象人来。"盖孟昭黑脸白齿,人皆嘲为象奴云。(《客座新闻》)

尝见《杂录》中,有《题航船诗》云:"两浙无车马,乘舿便当街,浑身穿木屐,未死入棺材;退壳钻蓬出,搊梭下堰来,夜深相并处,尔笼我侬开。"(同上)

万历庚辰,鼎元张懋修相江陵子也。传胪之日,公自阁中归,方饮酒欢甚,忽传兵部送紧急塘报,开函,则内有简云:"侍生公论拜贺,老牛舐犊,爱子谁无?野鸟

为鸾，欺君特甚。”公览之大怒，亟索其人，已亡去矣。此四句，盖宋人以刺秦桧者也。（《林居漫稿》）

夏少师当国时，江西士绅以生辰致贺。少师长身耸立，诸公俯躬趋谒，高新郑旁睨而笑，少师问其故。新郑曰：“偶思韩昌黎《闻鸡诗》：大鸡昂然来，小鸡竦而待。是以失笑耳。”京师语谓江西人为鸡，相与哄堂而散。（《列朝诗集》）

义兴储遇一日过金沙邓孺孝，邓为言绝粮状，因口占数语自宽云：“有口无粮不用愁，有粮无口正须忧，真人解得其中意，烦恼坑中好出头。”储曰：“某去年贫无袴，亦有口号。”遂诵曰：“西风吹雨声索索，这双大腿没下落，朝来出榜在街头，借与有袴人家著。”坐客皆贫士，为之大哄。（《尧山堂外纪》）

《云间淡酒行香子词》：浙右华亭物价廉平，一道会买过三斤，打开瓶后，滑辣光馨。教君霎时饮，霎时醉，霎时醒。听得渊明说与刘伶，这一瓶足足三斤。君如不信，把秤来称，有一斤水，一斤土，一斤瓶。（《客中闲集》）

蒋阁老冕历仕三朝，始告归田里，肃宗慕其贤，使使三聘之，不至。睿制诗一阕颁云：“闻说江南一老牛，征书聘下已三秋；主人有甚相亏汝？几度加鞭不转头。”冕稽首俯伏以对，诗云：“老牛用力已多年，领破皮穿只爱眠；犁耙已休春雨足，主人何用苦加鞭？”终不就。（《尧山堂外纪》）

采石江头，李太白墓在焉，往来诗人题咏殆遍。有客书一绝云：“采石江边一抔土，李白诗名耀千古；来的去的写两行，鲁班门前掉大斧。”（《缝轩别记》）

内乡县李蓘字子由，官翰林检讨。其弟名荫字袭美，久滞增广生。蓘遗书荫曰：“尔今年增广，明年增广；不知增得几多，广得几多？”荫答书曰：“尔今日检讨，明日检讨；不知检得甚么，讨得甚么？”（《喷饭录》）

许公国与申公时行相约诣一所，公议许曰：“此才午时，未及申时行乎？”申应曰：“既以身许国，不得不尔。”（《世说补编》）

一人盛谈轮回报应，甚无轻杀，凡一牛一豕，即作牛豕以偿，至蝼蚁亦罔不然。时许文穆曰：“莫如杀人！”众问其故，曰：“那一世责偿，犹得化人也。”（《解颐赘语》）

应履平为德化令，满考，吏部试论，文优而貌不扬，不得列上。乃题诗都门前云：“为官不用好文章，只要须胡及胖长，更有一般堪笑处，衣裳糨得硬绷绷。”不书名姓，吏呈冢宰，曰：“此必应知县也。”遂升考功。（同上）

明神宗乙巳，考察京官，给事钱梦皋当外补，因出入阁臣沈一贯门下，特旨留用，时论藉藉。一日吴中有布衣在一贯坐，梦皋戏曰：“昔之山人，为山中闲人；今之山人，为山外游人。”布衣答云：“昔之给事，乃给黄门事；今之给事，乃给相门事。”一坐哈然。（《遣愁集》）

沈承字君烈，尝题魁星像赞云：“吾怪尔形，尔何类乎山精？吾钦尔名，尔何主乎文明？岂从来方士之肺腑，皆尔之所脱化？抑当今科第之面孔，实尔之所让成？但又何以右手持笔，而左手持金？得毋谓读书非此不行？噫！然则吾将不得慰汝之灵乎？日尚有赖乎管城。”后尤展成有赞云：“胡取乎？笔论文章，胡取乎？斗盛糇粮，胡取乎？金通津梁。有笔无斗，则伯夷饿于首阳；有笔无金，则子舆困于臧仓。公曰兼之，然奚为魁而不元也？岂笔之不良与？抑斗之不石，金之不黄？噫嘻！今之魁星，盖有之矣。若古之魁星，但见天汉之光芒。”江都张天民以尤赞未尽也，为足之云：“胡为乎笔抄于章，胡为乎斗籴廪粮，胡为乎金通科场？一足反踢，岂将屈膝乞怜，冀得短中取长？一足踞鳌之脊梁，岂将渡江涉海，伺候要津之道傍？”则读之者，更觉浃汗。（《啸虹笔记》）

陈眉公负肥遁重名，汤公若士知其人，素轻之，不与浃洽。太仓王相国丧，汤公往吊，陈代陪宾。汤大声曰：“吾以为陈山人当在山之巅，水之涯，名可闻而面不可见者，而今乃在此会耶？”陈惭赧无地。（《怀秋集》）

江阴张畏岩甲午乡试不中，大骂试官。傍有道者笑曰：“还是相公文不佳。”张叱曰：“野道乌知之？”道者曰：“文贵心和气平，相公心气如此，又安得佳？”张不觉屈服。（《客中闲集》）

近时俗学皆尚三苏文字，不复知有唐文矣，况秦汉乎？故不拘大小试卷，主司大率批曰：“宛然苏子口气。”或曰：“深得苏氏家法。”即中式矣。有一士子素不喜《眉山文集》者，乃笑曰：“众人皆有苏子倚靠，偏我独无苏子可使唤耶？”于是论策中尝引证曰：“苏子有言：为君计者，莫若安民无事，且无庸有事于民也。”又云：“苏子尝曰：良医不能救无命，强梁不能与天争，仲尼栖栖，墨子皇皇，忧人之甚也。”又云：“此苏氏所谓察微虑深，慎在未形者也。”亦漫然批其旁曰：“此子固尝留心于三苏者，但未纯熟耳。”此生见而大笑，作诗嘲之云：“曾见东坡面目无？试官惊得震苏七，分明指与平川路，一个佳人两丈夫。”一时传诵，殊不知始之苏子，乃《史记》之苏秦也，继之苏子，乃《汉书》苏竟也，终之苏氏，乃窦滔之妻苏蕙也。今不论秦汉，不分男女，一概以老泉、东坡、颖滨当之，不成笑柄哉！（同上）

有孝廉为京官，颜以文献世家于门，一夕人以纸糊其两头字曰："献世。"孝廉怒，命仆骂于市。又一夕糊其文字上一点曰："又献世。"孝廉怒骂如前，再则糊其家字上一点曰："献世冢。"（《喷饭集》）

方丈住持令沙弥买犬肉，归值师秉拂上堂，沙弥不便显言，乃取坐具展拜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请师道著。"师曰："镬汤炉炭始得。"沙弥素知师吝，复进曰："金刚三十二分，未审某甲有分也无？"师曰："茫茫一片西江水，不许渔人下钓钩。"弥曰："如是，某则告白大众去也。"师罔措，良久曰："只待夜深人静后，和盘托出大家餐。"拄杖下座。（《西皋集》）

益都赵秉忠登状元及第，青州府县有公宴，值大雪，求公题咏。公曰："请联之。"道曰："剪碎鹅毛空中舞。"府曰："山南山北不见土。"县曰："琉璃碧瓦变成银。"公曰："面糊糊了青州府。"左右莫不匿笑。（《梅窗小史》）

尝闻有先朝钜公，惑志一姬，致夙望顿减。姬问之曰："公胡我悦？"曰："以其貌如玉而发可以鉴也。然则姬亦有所悦乎？"曰："有之，即悦公之发如玉，而貌可以鉴耳。"又尝游虎丘，其为衣去领而阔袖，一士前揖问何也。钜公曰："去领今朝法服，阔袖者，吾习于先朝久，聊以为便耳。"士谬为改容曰："公真谓两朝领袖矣。"（《壮悔堂文集》）

方郜村尝荐一人泮于督学者，未允。手画十册送之，督学重其笔墨，召下榻诸宾阅焉。翻第十册，乃作一屋坐一人，几上有笔筒插扇，扇折露字一行，乃"万物静观皆自得"句。督学阅之色变，诸宾哄堂。（《樗乡集》）

一高僧乞大老一诗，大老赞之云："一夕灵光透太虚，化身人去复何如？愁来不用心头火，炼得凡心一点无。"后一宦游者见之，笑曰："此死秃二字也，然其语实得静功真诀，直可验诸存想，不谬也。"休邑南乡三溪，俗讥其村人为牛，有新入泮者，溪西俞姓，以彩帐迎之，其旗上一联云："头角峥嵘，异日必为天下宰；羽毛丰满，今秋定见月中人。"亦巧于诮人者。（《啸虹笔记》）

东坡在翰林日，春宴同官，佛印亦居其内。坡谓坐客曰："某行一令，上以二字颠倒说，下用二诗叶韵，以发其意。"坡云："闲似忙，蝴蝶双双过粉墙；忙似闲，白鹭饥时立小滩。"王荆公还令云："来似去，潮翻巨浪还西注；去似来，跃马翻身射箭回。"秦少游还令云："动似静，万顷碧潭澄宝镜；静似动，长桥影逐酒旗送。"又一客云："难似易，百尺竿头呈巧艺；易似难，执手临岐话别间。"佛印还令云："悲似乐，送葬之家喧鼓乐；乐似悲，送女之家日日啼。"又一客云："有似无，仙子乘风游太虚；无似有，掬水分明月在手。"永升还令云："贫似富，稍水满船金玉渡；富似贫，石崇穿得敝衣行。"又一客云："重似轻，万斛云帆一霎经；轻似重，柳絮纷纷铺画栋。"（《秋山碎锦》）

寄园偶集汪紫沧云："闲似忙，栽花种竹促开塘；忙似闲，斛水栽秧唱采兰。"余云："来似去，十年归客追离语；去似来，九月秋阳拭汗腮。"紫沧又云："动似静，手提金缕行无影；静似动，镜映玉楼花自美。"余又云："难似易，发压双眉登上第；易似难，酒到朱唇阁盏盘。"紫沧又云："悲似乐，牵牺剪绣浑身着；乐似悲，看剧伤心雨泪垂。"余又云："有似无，富儿辞借假踌躇；无似有，骗子妆腔跨大口。"紫沧又云："贫似富，丁夫唤运金银库；富似贫，名筑侨妆鸡犬村。"余又云："重似轻，手擎宝鼎任横纵；轻似重，雪压花枝长拒送。"

多铎妃刘氏外传

[清]胡蕴玉撰　党明德整理

《多铎妃刘氏外传》，清末民初胡蕴玉撰，记载清初民妇刘氏被迫嫁与皇室贵族为妃的经历，反映了清初社会的一个侧面。该书民国年间被编入《满清野史初编》中，现据此标点整理。

清摄政王多尔衮，与顺治母结婚，世多传者。豫亲王多铎之妃刘氏，系虞邑黄氏妻，知者绝少。康熙间墅西逸叟志此事颇详。删节为此篇，当亦清史中一段逸话也。

刘氏小字三季，虞邑之任阳人，家世业儒。伯赓虞，守正不阿，不可以非礼干者。仲肇周，狡黠嗜利，险人也。刘氏生而聪颖，六岁母死，即自妆束，父教之书目了了。捉笔作字，秀雅可爱。学为笔札，朗朗成章。十岁父死，遂倚两嫂以居。甫垂髫，娇艳动人，乡里称为国色。性明敏，遇难处事，一言立决。摒挡家政，过于健妇。两兄亦善视之。苛于择婿，十四岁犹未问字也。邑有黄亮功者，以权子母起家。亮功凭祖父之业，握筹持算，所积愈丰，俨然为一邑之首富。固胸无点墨，大腹贾满贮金银气也。娶于陈而亡，年四十无子。谋娶刘氏为继室，遣媒妁致意赓虞。赓虞不允，且面斥之。肇周利黄多金，极力劝合，赓虞固执不可。未几赓虞应幕往山左，适讹言四起，谓朝廷遣使至江浙采民女，婚嫁者一夕数百，肇周乘讹言时嫁妹于黄。赓虞回家，肇周诡言官吏已将妹年貌登于册，急切不能得婿，因黄前有成言，故归之也。赓虞无可如何，默默而已。刘归黄，居恒郁郁不乐。逾年生一女，刘爱之甚，曰："此吾掌上珍。"，因命之珍。黄五十而无子。肇周子七，常育于黄家，意盖有所属也。七长，好勇斗狠，喜与无赖游，刘责之不听。刘字珍于直塘钱氏，而招赘焉。盖意因七不肖，而托女以终也。七因之愈横，刘怒逐之。会黄死，七斩衰号于柩前，欲分遗产，刘不与，命有力者摔之门外而闭之户。七大呼曰："吾必有以报仇。"越数日，七果引盗来劫。幸先有备，盗惊而逸。刘有戒心，遂将财谷尽迁直塘而徙居焉。珍在直塘司收，刘在任阳司发，五日而尽。刘拟于翌日起行，是夜难作矣。李成栋将满洲，率兵纵掠，所过城邑，辄为残破。尝掳妇十余艘过嘉定，乡民焚其艘，妇女死者过半，成栋誓必掠取吴中美姝以偿。继破松江，择大宅，多掠妇女置于中。旋奉虏命寇粤，令腹心将帅率旗兵千人，名为松江，实则为妇女计也。七方投旗下为走卒，因与旗兵言刘氏多财，可劫而有也。旗兵言于守将，守将以为然，乃命偏裨率五百，以七为向导。时刘方封锁楼房，碌碌竟日。夜与张媪整理细事，件件俱备。素服淡妆，坐而待旦。俄而炮声轰天，墙户倾塌，旗兵数百人，蜂拥而入。启仓廪空，启窖藏空，启衣箱亦空，裨将怒甚。七忽拥刘氏至，于火光中望见刘貌，曰："赖有此耳，不然何以复旗主。"遂掳刘氏而去。张媪从之。盖七不知刘氏迁居，坚执刘氏多财，且欲搜珍，久之竟无获，旗兵遂杀之。纵火焚黄氏之居，而投七尸于烈焰中。刘被掳至松，守将见其貌美，不敢私，遂留待成栋，居于大宅中。未几，成栋在粤中反正，松江宅中所留妇女，悉送至南京，听本旗发遣。妇女三百余人，刘亦在其中，归黑都统承管，初至，群聚马棚中，马粪熏人，一息难处。刘忍痛杂众妇女中，泣不欲生。越一日满洲媪来矣。满洲媪者，豫王府中总管老媪也，年七十余，能汉语。至则集妇女三百多人，分为十排，每排约三十余人。上下睨视久之，选得三十人，令至别所，排列于前。谛视良久，曰："彼太长，此略短；彼过白，此微黑。"三十人中复去其半，留十余人，令至前，视其发眉耳目口鼻指臂，一一细察。复隔衣而扪其乳，则又去其余，存者仅五人。乃令五妇列坐，待以茶，殷勤问讯，而细察其音。有一妇声微涩，复去之，仅得四人，而刘与焉。拥四妇登舆至王府，满媪谓四妇曰："尔辈当受特别看待，有侍婢者挈以来无妨也。"张媪从往焉。刘至王府，谓张媪曰："未亡人含垢忍辱而不死者，欲得与珍相见耳。今已矣，吾其死乎！"言罢大哭。张媪亦相向而泣。俄而王宴。命四妇侍酒，满媪诫四妇曰："至前各叩首俯伏，命起乃起，慎勿哭泣，致王怒，以取鞭扑。"三妇皆如命，伏地不起，屏息莫敢作声。刘则倚柱而立，侧其面，不发一语。额光映灯烛，奕奕射人目，眼晕微红，倍添娇艳。王异之。问何籍？刘不应。问年几何？亦不应。问有夫否？又不应。忽放声大哭曰："我民间寡妇，被鞑兵虏，以恋恋一女，故不能遽死。今至此，尚用生为？

盍速杀我？我良家女，决不肯为奴婢。"语罢，撞首于柱。满媪抱持，且号且踊，鬘髻为解，发委地丈余。王见而异之，谕满媪曰："善护持，无令悲损！"刘始终悲泣不食，张媪私谓满媪曰："刘痛念女，故悲若此。前在松江，传闻李兵复掠直塘，今已三旬，女之存亡莫卜。计得一当通信问于其女，以慰其心，或可小进饮食。"满媪启于王，王允之。满媪告刘，命作书寄女。忽霁颜曰："尔累口之言，徒令人悲。惟此言差解意耳。"乃作书寄珍曰："我生不辰，叠罹险难，向日送尔河干，竟成长别，痛何可言！自七兽肆毒，掳我往松，幸叨假母慈覆，寝食相依，且许送我归虞。令母女完聚（按：此当是李成栋之守将恐刘不食而死，设此计以缓其死耳，非真情也）。不期挂名眷籍，候遣省中，忽又送入掖庭，竟如坠崖之人，不能奋飞。嗟乎，珍儿！汝母至此，尚能隐忍以求活哉？所以苟延残喘，屡遭窘折而不死者，尝与张媪言：'汝是我一点血脉，若不相闻问，而泯泯以死，使汝抱无涯之憾也。'前在松江，惊闻直塘一带，村落尽被兵燹。想七兽未遂所欲，故又发纵指使。以势而揣，汝家亦为破巢之卵。然究竟是真是假，尚不免将信将疑。今吾书至，而汝有手书来，则吾知汝之幸不死于七兽也。其生其死，决于片楮。专睇归鸿，慰我愁思。若夫茕茕嫠妇，给事掖庭，凡所慰计，皆所素审。彼若辱我下陈，使以鞭箠，非口唾其面，即头撞其胸，虽粉吾骨不计也。吾秉性高抗，不肯下人。拼却一死，彼且奈我何？珍儿，珍儿！无为我虑。"珍接书未发封，泣曰："不意今日得见母书！"发封读未竟，悲泣不能声。钱生读之，泣谓珍曰："事已至此，该将奈何！论大义则妻不得二其夫；论人情则女不得死其母。"时肇周适至，极力嘱珍作书劝刘从王，且言王之威与势以畏惧之。珍默默无言，只有啜泣而已。肇周私修书劝刘万不可执拗，且言家室焚毁，归亦无以为生。婿外人，万不可靠云云。私付使者。使者待一日，索珍书急。珍大哭曰："一腔痛血，叫我从何处写起！"惟书"母生则儿生，母死而儿死"，付之以去。刘知王为己发书，始饮糜粥，及回书至，知珍无恙，不觉色喜。而志已稍移矣。适王之妃忽喇氏薨于京邸，讣至，为位于中堂。凡本旗妇女，皆得临哭。刘氏亦缟衣素裙，幽姿素质，更觉绰约。忽与王遇，王视之尤异。密谓满媪曰："此妇非长发委地者耶？可善视之。"俄而王多赏赐。刘皆不一顾。满媪跪告曰："王赐宜叩谢。"刘忽倒卧于床不起。是日王命刘侍寝。刘大号泣曰："我难妇耳，必欲婢妾蓄我，我何惜一死？"张媪惴惴，力劝毋号泣召祸。刘更大号曰："为婢妾不如死，况未亡人而又为人婢妾者耶？"满媪曰："王妃已薨，非婢妾也。"刘曰："命我侍寝，非婢妾辈而何？"满媪会意，知刘志已移，特不肯苟且从事耳。越数日，王赐刘金凤冠一品命服，刘不言而手受其冠服。是夕张灯作乐，与王行婚礼。是时王年四十，刘年三十五矣。越岁生一子，册立为妃。婿钱氏得刘之奥援，任部曹焉。

朴庵曰："逸叟所记琐碎，多言黄氏刻薄事。删节与刘氏无关者，缀述成篇，亦飞燕外传之流亚也。刘氏慷慨激昂，不顾一死，竟以爱女故，致失身于虏酋。此古来尽节者所以贵割爱也。然能要挟立己为妃，刘亦智矣哉！"

董妃行状

[清]顺治帝撰　崔建江整理

《董妃行状》，记载顺治帝妃董氏生平事迹。顺治皇帝与董妃相知相亲之事，曾喧传于朝野，真伪参半，难成定谳。此篇行状，据传为顺治皇帝亲撰，社会上多有传钞，其真伪待考。民国年间，该行状曾被编入《满清野史丛书》中；近岁，著名史学家缪钺主编《中华野史集成》亦收录此篇。现据《满清野史丛书》本标点整理。

清初顺治帝有妃曰董妃，美仪容，擅翰墨，恩眷渥异，而不永年。溘逝后，悲伤震悼，不能自胜，自制《董妃行状》一篇，导扬优美。或谓顺治帝之殂，非在顺治十八年，实则脱屣万乘，出家于五台山，直至康熙末年始示寂，其出家之因缘，实自此起。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即咏此事，故其第一首有"可怜千里草，萎悴无颜色"之句，其第二首有"传闻金闩诏，亦由玉妃出"之句。盖妃明敏工辞翰，当时中敕，多出其手云。寻观吴诗字句，蛛丝马迹，厘然可见，不得谓其无因。梅村以并时之人，纪征实之事，当必非诬。特以当时宫闱事秘，故隐约其词。然太子悉达舍净饭王位，出家证果，实希世之畸行。顺治素研内典，一旦舍转轮圣王位，求最上胜果，敝屣天下，绝无顾恋，希踪悉达，诚满清之美谈。此亟宜表章，今更无庸隐讳者也。《董妃行状》，曩者京师士夫时有传钞，然见者殊希。今从故人处录得一通，以饷世之好事者。原文备录于左。辑者识。

顺治十七年八月壬寅，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崩。呜呼！内治虚实，赞襄失助，永言淑德，摧痛无穷。惟后制行纯备，足垂范后世，顾壶议邃密，非朕为表著，曷由知之？是用汇其平生懿行，次之为状。

后董氏，满洲人也，父内大臣鄂硕，以积勋封至伯，殁赠侯爵，谥刚毅。后幼，颖慧过人。及长，娴女工，修谨自饬，进止有序，有母仪之度，姻党称之。年十八，以德选入掖廷，婉静循礼，声誉日闻，为圣皇太后所嘉与，于顺治十三年八月朕恭承懿命，立为贤妃。九月，复进秩册为皇贵妃。后性孝敬，知大体，其于上下，能谦抑惠爱，不以贵自矜。事皇太后，奉养甚至，伺颜色如子女，左右趋走，无异女侍。皇太后良安之，自非后在侧，不乐也。朕时因事幸南苑，及适他所，皇太后或少违豫，以后在，定省承欢若朕躬，朕用少释虑治外务。即皇太后亦曰："后事我讵异帝耶？"故凡出入必偕。朕前奉皇太后幸汤泉，后以疾弗从，皇太后则曰："若独不能强起一往，以慰我心乎？"因再四勉之，盖曰不忍去后如此。其事朕如父，事今后亦如母，晨夕候兴居，视饮食，服御曲体罔不悉。即朕返跸晏，后必迎问寒暑，或意少乱，则曰："陛下归且晚，体得无倦耶？"趣令具餐，躬进之。居恒设食，未尝不敬奉勉食，至饫乃已。或命之共餐，即又曰："陛下厚念妾幸甚，然孰若与诸大臣，使得奉上色笑，以沾宠慧乎？"朕故频与诸大臣共食。朕值庆典，举数觞，后必频教诫侍者："若善侍上，寝室无过燠。"已复中夜儆儆人起曰："渠宁足恃耶？"更趋朕寝所伺候，心始安，然后退。

朕每省封事，抵夜分，后未尝不侍侧。诸曹章有但循往例待报者，朕寓目已置之，后辄曰："此讵非几务、陛下遽置之耶？"朕曰："无庸，故事耳。"后复谏曰："此虽奉行成法，顾安知无时变需更张，或且有他故宜洞瞩者？陛下奈何忽之？祖宗贻业良重，即身虽劳，恐未可已也。"及朕令后同阅，即复起谢曰："妾闻妇无外事，岂敢以女子干国政？惟陛下裁察。"固辞不可。一日朕览廷谳疏至应决者，握笔犹豫未忍下，后起问曰："是疏安所云，致轸陛下心乃尔？"朕谕之曰："此秋决，疏中十余人俟朕报可，即置法矣。"后闻之泣下曰："诸辟皆愚无知，岂非陛下一一亲谳者？妾度陛下心，即亲谳犹以不得情是惧，矧但所司审虑，岂竟无冤耶？陛下宜敬慎，求可矜宥者全活之，以称好生之仁耳。"自是于刑曹爰书，朕一经详览竟，后必勉朕再阅，曰："民命至重，死不可复生。陛下幸留意参稽之。不然，彼将奚赖耶？"且每曰："与其失入，毋宁失出。"以宽大谏朕如朕心。故重辟获全大狱末减者甚众，或有更令覆谳者，亦多出后规劝之力。嗟夫！朕日御万几，藉后内助，故得安意综理，今复何恃耶？宁有协朕意如后者耶？诸大臣有偶干罪戾者，朕或不乐，后询其故，谏曰："斯事良非妾所敢预，然以妾愚，谓诸大臣即有过，皆为国事，非其身

谋，陛下曷霁威详察，以服其心？否则诸大臣弗服，即何以服天下之心乎？"呜呼！乃心在邦国系臣民如后，岂可多得哉？后尝因朕免视朝，请曰："妾未谙朝仪何若？"朕谕以祗南面受群臣拜舞耳，非听政也。后进曰："陛下以非听政，故罢视朝。然群臣舍是日，容更获觐天颜耶？愿陛下毋以倦勤罢。"于是因后语频视朝。

后每当朕日讲后，必询所讲，且曰："幸为妾言之。"朕与言章句大义，后辄喜。间有遗忘不能悉，后辄谏曰："妾闻圣贤之道，备于载籍，陛下服膺默识之，始有裨政治，否则讲习奚益焉？"朕有时搜狩亲骑射，后必谏曰："陛下藉祖宗鸿业，讲武事，安不忘战，甚善。然马足安足恃？以万邦仰庇之身轻于驰骋，妾深为陛下危之。"盖后之深识远虑，所关者切，故值朕骑或偶蹶，辄忪然于色也。

后自入宫掖数年，行己谦和，不惟能敬承皇太后，即至朕保姆往来，晋接以礼，亦无敢慢。其御诸嫔嫱，宽仁下逮，曾乏纤芥忌嫉意，善则奏称之，有过则隐之不以闻。于朕所悦，后以抚恤如子，虽饮食之微，有甘毳者，必使均尝之，意乃适。宫闱眷属，小大无异视，长者媪呼之，少者姊视之，不以非礼加人，亦不少有谇诟，故凡见者蔑不欢悦，蔼然相亲。值朕或谴责女侍宫监之获罪者，必为拜请曰："此曹蠢愚，安知上意？陛下幸毋怒！是琐琐者，亦有微长，昔不于某事曾效力乎？且冥行干戾，臧获之常也。"更委曲引喻，俟朕意解乃止。后天性慈惠，凡朕所赐赉，必推施群下，无所惜。封皇贵妃有年，乃绝无储蓄。崩逝后，诸含殓具，皆皇太后所预治者，视他宫侍亦无少差别，均被赐予，故今宫中人哀痛甚笃，至欲身殓者数人。

初，后父病故，闻讣哀怛。朕慰之，收泪对曰："妾岂敢过悲，廑陛下忧？所以痛者，悼答鞠育恩耳。今既亡，妾衷愈安。何者？妾父情性夙愚，不达大道，有女获侍至尊，荣宠已极，恐自谓复何惧，所行或不韪，每用忧念。今幸以时终，荷陛下恩，恤礼至备，妾复何痛哉？"因遂辍哀。后复有兄之丧，时后属疾，未使闻。后谓朕曰："妾兄其死矣。曩月必再遣妾嫂来问，今久不至，可知也。"朕以后疾，故仍不语以实，慰安之。后曰："妾兄心矜傲，在外所行，多不以理。恃妾，母家恣要协，容有之，审尔，讵止辱妾名，恐举国谓陛下以一微贱女，致不肖者肆行罔忌。故夙夜忧惧，寝食未敢宁。今幸无他故殁，足矣。妾安用悲为？"先是后于丁酉冬生荣亲，初后于朕偶有未称旨者，朕或加谯让，始犹申己意以明无过。及读史至周姜后脱簪待罪事，翻然悔曰："古贤后身本无愆，尚待罪若彼。我往曾申辨，殊违恪顺之道。"嗣即有宜辨者，但引咎自责而已。后之恭谨迁善如此。

后性至节俭，衣饰绝去华采，即簪珥之属，不用金玉，惟以骨角者充饰。所诵《四书》及《易》，已卒业，习书未久，天资敏慧，遂精书法。后素不信佛，朕时以内典禅宗谕之，且为解《心经》奥义，由是崇敬三宝，栖心禅学，参究"一口气不来，向何处安身立命"语，每见朕即举之，朕笑而不答。后以久抱疾，参究未能纯一。后又举前语，朕一语答之，遂有省。自婴疾后，但凭几倚榻，曾未偃卧。及疾渐，犹究前说，不废提持，故崩时言动不乱，端坐呼佛号嘘气而化，颜貌安整，俨如平时。呜呼！足见后信佛法究心禅教之诚也。先是后初病时，恒曰："皇太后眷吾极笃，脱不幸病终不瘳，皇太后必深哀戚，吾何以当之？"故遇皇太后使来问安否，后必对曰："今日少安。"一日朕偶值之，问曰："若今疾已笃，何以云安也？"后曰："恶可以妾病遗皇太后忧？我死乃可闻之耳。"洎疾甚弥留，朕即令皇后诸妃嫔眷属环视之，后曰："吾体殊委顿，殆将不起。顾此中澄定，亦无所苦，独念以卑微之身，荷皇太后暨陛下高厚恩，不及酬万一。妾殁后，陛下圣明，必念爱祖宗大业，且皇太后在上，或不至过恸，然亦宜节哀自爱。惟皇太后慈衷肫切，必深伤悼，奈何？思及此，妾即死，心亦弗安耳。"既复谓朕曰："妾亡，意诸王等且必皆致赙。妾一身所用几何？陛下诚念妾，与其虚縻无用，孰若施诸贫乏为善也。"复嘱左右曰："我逝后，束体者甚毋以华美。皇上崇俭约，如用诸珍丽物，违上意，亦非我素也。曷若以我所遗者为奉佛诵经需，殊有利益耳。"故今殓具，朕重逆后意，概以俭素，更以赙二万余金施诸贫乏，皆从后意也。

凡人之美，多初终易辙。后病阅三岁，虽容瘁身癯，仍时勉谓无伤，诸事尤备，礼无少懈，后先一也。事今后克尽谦敬，以母称之。今后亦视后如娣。十四年冬，住南苑，皇太后圣体违和，后朝夕奉侍废寝食，朕为皇太后祷于上帝坛，旋宫者再。今后曾无一语奉询，亦未曾遣使问候。是以朕以今后有违孝道，谕令群议之，然未今后知也。后后闻之，长跪顿首固请曰："陛下之责皇后是也。然妾度皇后斯何时，有不憔悴忧念者耶？特以一时未及思，故失询问耳。陛下若遽废皇后，妾必不敢生。陛下幸垂察皇后心，俾妾仍视息世间，即万无废皇后也。"前岁今后寝病濒危，朕躬为扶持供养。今后宫中侍御，尚得乘间少休。后则五昼夜目不交睫，且时为诵书史或常谈以解之。及离侧出寝门，即悲泣曰："上委我候视，倘疾终不痊，奈何？"凡后事咸躬为蒇治，略无倦容。今年春，永寿宫始有疾，后亦躬视扶持，三昼夜忘寝兴。其所以殷殷慰解悲忧，预为治备，皆如待今后者。后所制衣物，今犹在也。悼妃毙时，后哭之曰："韶年人宫，胡不于上久效力，遂遽夭丧耶！"悲哀甚切，逾于伦等。其爱念他妃嫔，举此类也。故今后及诸妃嫔皆哀痛曰："与存无用之躯，孰若存此贤淑，克承上意者耶？吾辈曷不先后逝耶？今虽存，于上奚益耶！"追思夙好，感怀旧泽，皆绝荤诵经，以为非此不足为报云。后尝育承泽王女二人，安王女一人于宫中，朝夕鞠抚，慈爱不啻所生。兹三公主擗踊哀毁，人不忍闻见。宫中庶务，曩皆擗经理，尽心检核罔不当，虽未晋后名，实后职也。第以今后在，故不及正位耳。

自后崩后，内政丛集，待命于朕，用是愈念后，悲感不能自止。因叹朕伉俪之缘，殊为不偶。前废后容止

足称佳丽，亦极巧慧，乃处心弗端，且嫉甚，见貌少妍者，即憎恶欲置之死，虽朕举动，靡不猜防。朕故别居，不与接见。且朕素慕简朴，废后则癖嗜奢侈，凡诸服御，莫不以珠玉绮绣缀饰，无益暴殄，少不知惜。尝膳时，有一器非金者，辄怫然不悦。废后之行若是，朕含忍久之，郁慊成疾。皇太后见朕容渐瘁，良悉所由，谕朕裁酌，故朕承慈命废之。及废，宫中人无一念之者，则废后所行，久不称众意可知矣。今后秉心淳朴，顾又乏长才。洎得后才德兼备，足毗内政，谐朕志，且奉事皇太后恪共妇道，皇太后爱其贤，若获环宝，朕怀亦得舒，夙疾良已。故后崩，皇太后哀痛曰："吾子之嘉耦，即吾女也。吾冀以若两人永偕娱我老，兹后长往矣！孰能如后事我耶？孰有能顺朕意者耶？即有语，孰与语耶？孰与筹耶？"欲慰勉朕，即又曰："吾哀已释矣，帝其毋过伤。"然至今泪实未尝少止也。见今后及诸妃嫔哭后之恸，谕曰："若辈勿深哀，曷少自慰？"乃一时未有应者，皇太后泫然泪下。朕曰："若皆无心者乎，胡竟无一语耶？"盖追惜后耦淑德，为诸人所难及，故每曰诸妃嫔可勿来重伤我心，于此益见念后之至也。抑朕反覆思后，所关之重，更有不忍言，而又不能自止者。皇太后雅性修洁，虽寻常起居细节，亦必肃然不肯苟且。如朕为皇太后亲子，凡孝养之事，于理更有何忌？但以朕乃男子，故当有引嫌不能亲及者。故惟恃后敬爱，能体皇太后，即皇太后千秋万岁后，诸大事俱后经治是赖。今一朝崩逝，后脱遇此，朕可一一预及之乎？将必付之不堪委托之人。念至于兹，朕五中摧痛，益不能不伤痛无已矣。后持躬谨恪，翼赞内治，殚竭心力，无微不饬，于诸务孜孜焉罔弗周详，且虑父兄之有不率，故忧劳成疾。上则皇太后慈怀轸恻，今后悲悼逾常，下则六宫号慕，天下臣民，莫不感痛。惟朕一人，抚今追昔，虽不言哀，哀自至矣。呜呼！是皆后实行，一辞无所增饰，非以后崩逝，故过于轸惜为虚语。后美素著，笔不胜书。朕于伤悼中不能尽忆，特撮其大略状之，俾懿德昭垂，朕怀亦用少展云尔。

绛云楼俊遇

[清]佚　名撰　赵沛　高广政整理

《绛云楼俊遇》,清佚名撰,专记清初名妓柳如是与钱谦益事,兼及柳如是与张溥、陈子龙交往事。此书对柳如是记载较为平实客观,无顾苓《河东君(即柳如是)传》之揄扬,亦无王沄《虞山柳枝词》之诬枉。其中记"柳夫人劝牧翁曰:'是宜取义,全大节以符盛名'"一节,最为确实。但其记柳、陈交往似有不确,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中有详论。据《香艳丛书》本标点整理,参校了《满清野史四编》中的《牧斋遗事》。

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晚而自号蒙叟,亦自称东涧老人。万历丙午举于乡,庚戌成进士,殿试第一甲第三人,入翰林,授编修。寻丁父忧,天启辛酉补原官,主试浙江。以失察钱千秋关节事,坐罚俸告病归。甲子起为谕德,进少詹事。时魏忠贤罗织东林诸人,谦益以东林党削籍旋里。崇祯改元,召为正詹事,转礼部侍郎。适会推阁员,廷臣列谦益名,而温体仁、周延儒不得与,遂为两人所忌。温借浙关节事讦讼于上前,周从旁助之,复坐杖论赎,削籍竟废不用。家居九年,又为同邑奸民张汉儒讦奏,逮至京,事白得释。弘光僭号,晋阶宫保,兼礼部尚书。大兵定江南,谦益投诚,命以礼部侍郎,管内院学士事,寻以老病乞归。顺治四年,又以江阴黄毓祺事牵连,被逮下金陵狱。事白,释还。谦益诗古文词冠绝近代。入仕途,自词、诗、台阁文章无出其右者。大拜乃意中事,而屡起屡踣,常快于中年,遂不惜名节,晚年益放情于声色。柳姬如是,故娼也,性慧善诗,晨夕酬唱,倚以娱老。尝修明史,属稿未就,悉尽于火,乃归心佛乘以自遣云。所著有《初学集》、《列朝诗集》、《开国群雄事略》、《楞严金刚心经蒙钞》。至康熙三年甲辰卒,年八十有三。

牧斋殿试后,小珰宫报谓状头已定钱公,司礼诸监俱飞帖致贺。传胪前夕,所知投刺者,络绎户外。牧斋亦过信喜极。比晓榜发,则状头乃吴兴韩敬,盖敬通巨珰藉其潜易也。钱恨甚,后韩以京察见黜,疑钱挤之,亦恨甚。牧斋与浙人水火,自夺状头始。

《吾炙集》、《投笔集》皆牧斋晚年所撰。触忌讳,藏此书者多秘。《投笔集》为族子曾王注。《吾炙集》表曾王诗为首。曾王博学好古,注《初学》《有学》两集,牧斋深器之,谓能绍其绪云。

牧斋极经史淹贯之能,其读书法,每种各有副本。凡遇字句新奇者,即从副本抉取,粘于正本上格,以便寻览,供采撷。盖正本或宋元精刻,则不欲轻用丹黄也。

一门生具腆仪,走干仆,自远省奉缄于牧斋。内列古书中僻事数十条,恳师剖晰。牧翁逐条裁答,复出己见,详加论定。中有"惜惜盐"三字,尚待凝思。柳姬如是从旁笑曰:"太史公腹中书乃告窘耶。是出古乐府,"惜惜盐"乃歌行体之一耳。"盐"宜读"行",想俗音沿讹也。"牧翁亦笑曰:"吾老健忘,若子之年,何藉起予。"

初吴江盛泽镇有名妓曰徐佛,善画兰,能琴。四方名流,连镳过访。其养女曰杨爱,色美于徐,而绮淡雅净,亦复过之。崇祯丙子春,娄东有张庶常溥告假归。溥固复社主盟,名噪海内者。过吴江,舣舟垂虹亭,访佛于盛泽之归家院。值佛他适,爱出迎溥,一见倾意,携至垂虹亭,缱绻而别。爱自是窃自负,誓择博学好古为旷代逸才者从之。闻虞山有钱学士谦益者,实为当今李杜,欲一见其丰裁。乃驾扁舟来虞,为士人妆,坐肩舆,造钱投谒,易杨以柳,易爱以是。刺入,钱辞以他往,盖目之为俗士也。柳于诗内微露色相,牧翁得其诗大惊,诘阍者曰:"昨投者士人乎?"阍者曰:"士人也。"牧翁愈疑,急登舆,访柳于舟中,则嫣然一美姝也。因出其七言近体就正,钱心赏焉。视其书法,得虞褚两家遗意,又心赏焉。相与絮语者终日。临别,钱语柳曰:"此后即柳姓是名相往复,吾且字子以'如是'为今日证盟。"柳诺。此钱柳作合之始也。

柳尝之松江,以刺投陈卧子。陈性严厉,且视其名帖自称女弟,意滋不悦。遂不之答。柳恚,登门詈陈曰:"风尘中不辨物色,何足为天下名士?"洎遇牧翁归,乃昌言曰:"天下惟虞山钱学士,始可言才。我非才如学士者不嫁。"钱闻之大喜曰:"天下有怜才如此女子者乎?我亦非如柳者不娶。"时牧翁适丧偶,因仿元稹会真诗体,作有《美生南国百韵》以贻之。藻词丽句、穷极

工巧。遂作金屋住阿娇想矣。庚辰冬月，柳归于钱。牧翁筑一室居之，颜其室曰"我闻"，取《金刚经》"如是我闻"之义，以合柳字也。除夜，促席围炉，相与饯岁。柳有《春日"我闻"室》之作，诗曰："裁红晕碧泪漫漫，南国春来已薄寒。此去柳花如梦里，向来烟月是愁端。画堂消息何人晓，翠幕容颜独自看。珍重君家兰桂室，东风取次一凭栏。"盖就新去故，喜极而悲。念裙之恨方殷，解佩之情愈切。

辛巳初夏，牧翁以柳才色无双，小星不足以相辱，乃行结褵缡礼于芙蓉舫中。箫鼓遏云，兰麝袭岸。齐牢合卺，九十其仪。于是琴川绅士，沸焉胜议，至有轻薄子掷砖彩鹢投砾香车者。牧翁吮毫濡墨，笑对镜台，赋《催妆》诗自若，称之曰"河东君"。家人称之曰"柳夫人"。

当丁丑之狱，牧翁侘傺失志，遂绝意时事。既得章台，欣然有终老温柔乡之愿。然年已六十矣，黝颜鲐背，发已皤然。柳则盛鬋堆鸦，凝脂竟体。燕尔之夕，钱戏柳曰："吾甚爱卿发黑肤白也。"柳亦戏钱曰："吾甚爱君发如妾之肤，肤如妾之发也。"因作诗有"风前柳欲窥青眼，雪里山应想白头"之句。牧翁于虞山北麓构楼五楹，匾曰"绛云"，取真诰绛云仙老下降仙好楼居以况柳，以媚柳也。牙签万轴，充牣其中。置绣帷琼榻，与柳日夕晤对。钱集中所云"争光石鼎联名句，薄幕银灯算劫谋"盖纪实也。牧翁披吟之好，晚而益笃。国史校雠，唯河东君是职。临文或有待探讨，柳辄上楼番阅，虽缥缃盈栋，而某书某卷，随手抽拈，有百不失一者。或用事微有舛讹，旋为辨正。牧翁悦其慧解，益加怜重。

国朝录用前朝耆旧，牧翁赴召，旋罣吏议，放还。由此益专意吟咏。河东君侍左右，好读书以资放诞。客有挟著述愿登龙门者，杂沓而至，几无虚日。钱或倦见客，柳即与酬应。时或貂冠锦靴，时或羽衣霞帔。清辨泉流，雄谈蜂起，座客为之倾倒。客当答拜者，则肩筠舆，随女奴，代主人过访于逆旅，即事拈题，共相唱和，竟日盘桓。牧翁殊不芥蒂，当曰此我高弟，亦良记室也。戏称为柳儒士。

庚寅绛云灾，钱移柳居于红豆山庄。其村有红豆树一株，故名。良辰胜节，钱偕柳移舟湖山佳处，其中秋日携内出游。诗曰："绿浪红兰不带愁，参差高柳蔽城楼。莺花无恙三春侣，暇菜居然万里舟。照水蜻蜓依鬓影，窥廉蛱蝶上钗头。相看可似嫦娥好，白月分明浸碧流。"柳依韵和曰："秋水春山淡暮愁，船窗笑语近红楼。多情落日依兰棹，无藉浮云傍彩舟。月幌歌阑寻尘尾，风床书乱觅搔头。五湖烟水常如此，愿逐鸥夷泛急流。"其余篇什，多附见牧翁《有学集》，不尽载也。

大江以南，藏书之富，无过于钱。自绛云灾，其宋元精刻，皆成劫灰。世传牧斋绛云棂书目，仍牧斋暇日，想念其书，追录纪之，尚遗十之二三。惟故第在东城其中书籍无恙，北宋板前后《汉书》幸存焉。初牧翁得此书出三百余金。以后汉缺二本，售之者故减价，仅获金三百余。牧翁宝之，如拱璧。遍嘱书贾，欲补其缺。一书贾停舟于乌镇，买面为晚食，见铺主人于败簏中取旧书一页，作包裹具。谛视，则宋板《后汉书》也。贾惊窃喜，因出数金买之。而首页已缺，贾问主人求之。主人曰："顷为对邻包面去，索之可也。"乃并首页获全，星夜来常。钱喜欲狂，款以盛筵，予以廿金。是书遂为完璧。其纸质黑色，炯然夺目，真藏收家不世宝也。入本朝，为居要津者取去。

牧翁一日赴亲朋家宴，肩舆归过迎恩桥，舆夫蹉跌，致主人亦受倒仆之惊，忽得奇疾，立则目欲上视，头欲翻挂于地；卧则否。屡延医诊视不效。时邑有良医俞嘉言适往地郡治疾，亟遣仆往邀。越数日，俞始至。问致疾之由，遽曰"疾易治，无恐。"因问掌家曰："府中舆夫强有力善走者，命数人来。"于是呼数人至。俞命饮以酒饭，谓数人曰："汝辈须尽量饱食，且可嬉戏为乐也。"乃令分列于庭四角，先用两人夹持其主，并力疾趋，自东至西，自南至北，互相更换，无一息之停。主人殊苦颠播，俞不顾，益促之骤。少顷令息，则病已霍然矣。他医在旁，未晓其故。俞曰："是疾乃下桥倒仆，左旁第几叶肝搐摺而然。今扶掖之疾走，抖擞经络，则肝叶可舒。既复其位，则木气舒畅而头目安适矣。此非药饵之所能为也。"牧翁益神其术，称为圣医。（嘉言本姓朱，江西人，明之宗室也。鼎革后，讳其姓，加朱以捺为余。后又易朱以则为俞。向往来于牧斋之门，结草庐北城之山麓。嘉言少遇异人，授以秘方。兼善黄白之术，弟子有祈得其术者，辄语曰："吾誓以济世，不以私。故先师强以授我，然尚不免大谴二：一夭殛、一无后。汝愿夭殛乎？无后乎？二者必于设誓时，愿受其一，乃可。"弟子闻而惧，不复请。人或疑其托辞以拒，然嘉言无后。

嘉言治疾，尤加意贫人。药笼中预贮白金，或三星，或四五星。有贫人来就医者，则量其病之轻重为多寡，杂白金于药中，予之。临去则语之曰："归须自检点，乃可煮也。"其人如言得金，喜若天赐。药未进而病已去其半。其金即黄白之术成之也。闻其炼时，掌火者皆隔，于穴中运扇，不令一人见。然亦不常炼也。炼亦不过十金，多则廿金而已。

嘉言往乡舟，过一村落，见一少女于沙际捣衣，注视良久。忽呼停棹，命一壮仆曰："汝登岸潜近此女身，亟从后抱之，非我命无释手。"仆如其言。女怒且骂，仆抱之益力。女益怒骂，大呼其父母。其父母出，欲殴之。嘉言徐谕曰："我俞某适见此女将撄危症，故相救，非恶意也。"女父母素闻其名，乃止。俞问曰："此女未豆乎？"曰然。俞曰："数日将发闷豆，万无可救。吾所以令仆激其怒者，乘其未发，先泄其肝火，使势稍衰，后日药力可施也。至期可于北城外某处来取药，无迟。"越数日，忽有夜叩俞庐者，则向所遇村中小女之父也。细言女得热疾，烦燥不宁状，俞问肤间有豆影否？曰不但现影，且现形。俞慰之曰："汝女得生矣。"乃畀以托裹之剂，此女渐致发透其痘，获无恙。

北城多败屋，居民多停柩其中。嘉言偶见一棺似新厝者，而底缝中流血若滴，惊问傍邻。则曰："顷间某邻妇死，厝柩于此。"嘉言急见其人，为语之曰："汝妇未死。凡人死者血黯，生者血鲜。吾见汝妇棺底血流出甚鲜，可启棺速救也。"盖其妇实以临产，昏迷一日夜，夫以为死，故殡焉。闻俞言，遂启棺诊妇脉未绝，于心胸间针之。未起而下已呱呱作声。儿产，妇亦苏矣。夫乃负妇抱儿而归。

邑有大老某致仕家居，其夫人年已五十，忽呕吐不欲饮食。诸医群集，投剂俱不效。邀嘉言视脉，侧首沈思，迟久而出。乃拍大老之肩曰："高年人犹有童心耶。是忍受非病，吾所以沈思者，欲一辨其男女耳。以脉决之，其象为阴裹阳，定是男也。"已而果验。嘉言以医名世，奇效甚多，不尽载。）

顺治二年己酉五月，豫王兵渡江南，在京诸臣，相率迎降，致礼币有至万金者。牧斋独致礼甚薄，盖表己之廉洁也。柬端细书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臣钱谦益百拜叩首，谨启上贡，计开鎏金银壶一具，法琅银壶一具，蟠龙玉杯一进，宋制玉杯一进，天鹿犀杯一进，夔龙犀杯一进，葵花犀杯一进，芙蓉犀杯一进，法琅鼎杯一进，文玉鼎杯一进，法琅鹤杯一对，银镶鹤杯一对，宣德宫扇十柄，真川扇十柄，弋阳金扇十柄，戈奇金扇十柄，白子宫扇十柄，真金杭扇十柄，真金苏扇四十柄，银镶象箸十双，右启，上贡。又署顺治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太子太保兼礼部尚书翰林院学士臣钱谦益。时郡人张滉与豫王记室诸暨曾王佐善，因得见牧翁送礼帖子而纪之以归。又语滉云，是日钱捧帖入府，叩首墀下，致词王前，王为色动，接礼甚欢云。

乙酉五月之变，柳夫人劝牧翁曰："是宜取义，全大节以副盛名。"牧翁有难色。柳夺身欲沉池水中，持之不得入。其时长洲沈明伦馆于牧斋家，其亲见归说如此。后牧斋偕柳游拂水山庄，见石涧流泉，洁清可爱。牧翁欲濯足其中而不胜前却。柳笑而戏语曰："此沟渠水，岂秦淮河耶？"牧翁有恧容。

拂水山庄，在西郭锦峰之麓。牧翁先茔在焉，依丙舍为别业，曰耦耕堂、曰秋水阁、曰小苏堤、曰梅圃溪堂、曰酒楼。时絜河东君游息其中，每于早春时梅花将绽，则坐鹢首轻飏而来，令僮系鼓舟中，音节清越，谓之催花信。

芙蓉庄即红豆村，在吾邑小东门外，去城三十里，白苑顾氏之别业也。牧斋为顾氏之甥，故其地后归于钱。红豆树大合抱，数十年一花。其色白，结实如皂荚，子赤如樱桃。顺治十八年辛丑牧翁八十寿诞，而是花适开，盖距前此时已二十年矣。遂与诸名士赋诗以志其瑞（见《有学集》）。至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再结实数斗，村人竞取之。时庄已久毁，惟树存野田中耳。今树亦半枯，每岁发一枝，枝无定向，土人云其枝所向之处，稻辄歉收，亦可怪也。

弘光僭立，牧翁应召，柳夫人从之。道出丹阳，同车携手，或令柳策蹇驴而已随之。私语柳曰："此一幅昭君出塞图也。"邑中遂传钱令柳扮昭君妆炫煌道路。吁！众口固可畏也。

牧翁仕本朝，亦不得志。以礼部侍郎内弘文院学士还乡里。丁亥岁，忽为蜚语所伤，被急征。河东君实为职橐饘，长君孙爱性暗懦，一筹莫展。牧翁于金陵狱中，和东坡《御史台寄弟》诗，有"恸哭临江无孝子，徒行赴难有贤妻"之句。盖纪实也。孙爱见此诗，恐为人口实，托翁所知百计请改"孝子"二字。今集中刻"壮子"，是求改后更定者。牧翁游虎邱，衣一小领大袖之服，士前揖问此何式，牧翁对曰："小领者，遵时王之制；大袖乃不忘先朝耳。"士谬为改容曰："公真可为两朝领袖矣。"又有题诗寺壁者，曰："入洛纷纭意太浓，苦驴此日又相逢。黑头早已羞江总，青史何曾惜蔡邕（弘光时牧翁奏请在家修史不许）。昔去尚宽沈白马，今来应悔卖卢龙。可怜北尽章台柳，日暮东风急阿依。"或云是云间陈卧子所作。

牧斋欲延师教令嗣孙爱而难其人，商之程孟阳。孟阳曰："吾有故人子嘉定黄蕴生，名淳耀，足当此席。但其耿介，未可轻致。惟渠同里侯某素为亲信，嘱之转恳，乃可。"牧翁如其言，以嘱侯。侯致钱旨力为劝驾，黄意不悦，不得已于侯，而应钱聘焉。牧翁相得恨晚。一日程出海棠小笺示黄，黄曰："唱者为谁？"程曰："牧老如君柳夫人作也。子帖括之暇，试点笔可乎？"黄变色曰："忝居师席，可与小君酬和乎？先生耆年硕德，主人为老友，固可无嫌，若淳耀则断不可。"后孟阳语牧翁，牧翁益加敬。

一乡人入城，闻异香浓郁，随风而来，俄见妇女数十人，皆靓妆，簇拥彩舆，至一大第。居邻各呼伴入第往观，乡人杂于众中，亦立于阶下观之。彩舆停置中堂，若有所俟，而旁女肃伫久之，俄而中门启，白须老人乌巾红履，翔步而出。女从揭舆廉，扶一丽姝登猩绒褥，环佩璆然，珠襦绣帔，催灿夺目。俯首下拜，老人抗颜受之。拜已，携丽姝手，欢然笑语而入。乡人怪之，问于众人之同观者，始知某官女从师学诗。白须老人，则学士牧翁也。

牧斋长君名孙爱，性愔懦，亦颇迂阔。其居在东城，与海防公署邻。比防署火，延及内衙，防尊仓猝而出，暂借钱厅事一憩。孙爱出迎，始亦无失礼。及坐定，便问老父台何科举人，第几甲进士。防尊系是满州，非由科甲，嗫嚅未有以应。一吏从旁微语，系某旗下某堡人。孙爱默然，未及待茶，便拂衣进内弗出。防尊大窘而去。

田雄执弘光至南京，豫王幽之司礼监韩替周第，令诸旧臣一一上谒。王铎独直立戟手数其罪恶，且曰："余非尔臣，安所得拜？"遂攘臂呼叱而去。曾王佐目击其事。是日独钱宗伯见故主伏地恸哭，不能起。王佐为扶出之。

柳夫人生一女，嫁无锡赵编修玉森之子。柳以爱女故招婿至虞，同居于红豆村。后柳没，其婿携柳小照至锡，赵之姻戚咸得式瞻焉。其容瘦小而意态幽娴，丰

神秀媚，帧幅间几呼之欲活矣。坐一榻，一手倚几，一手执编，牙签缥轴，浮积几榻，自跋数语于幅端。知写照时，适牧翁选列朝诗，其中《闺秀》一集，柳为勘定，故即景为图也。

康熙初，长君孙爱已与乡荐，迎牧翁同居。柳与女及婿仍居红豆村。逾二年，牧翁病，柳自乡奔候。未几牧翁卒。柳留城守丧，不及归也。初牧翁与其族素不相睦，乃托言牧翁旧有所负，聚百人交讼于堂。柳泣而前曰："家有长嫡，义不受凌削。未亡人奁有薄资，留固无用，当捐此以赂凶而抒难。"立出千金授之。诘朝，群凶喧集如故。宗人闻风来求，沾惠者益多。柳遣人问曰："今将奚为?"族人曰："昨所颁者，夫人之长物耳，未足以赡族。长君华馆连云，腴田错绣，独不可分其半以给贫族耶?"斯时孙爱闻而惧甚，匿不敢出。柳念若厌其求，则如宋之割地，地不尽，兵不止，非计也。乃密召牧斋懿亲及门人之素厚者，复绊家仆数辈。部署已定，立与之誓曰："苟念旧德，无逾此言。"咸应曰"诺"。柳乃出语族人曰："妾资已尽，不足为赠。府君之业故在，期以明日。杯酒合欢，所须惟命。"众始解散。是夕，柳果执豕煮羊，肆筵以待。申旦而群宗麇至，柳与列坐丧次，潜令仆锢前扉，乃入室登荣木楼，似将持物以出者。久之不出，家人心讶，人视，则已投缳矣。大书于壁曰："并力缚凶党，然后报之官。"孙爱哭之恸，家人急出。尽缚族人，门闭，无一脱者。而维系之具，柳于前一日预备一室，故数十人顷刻就缚。柳之女鸣之官，邑令某穷治得实，系群凶于狱，以其事上闻，悉置之法。牧翁之不致身死而家毁者，柳之力也。于是邑中之能诗者，作殉节诗以挽之，而长洲顾苓作《河东君传》。

予友震泽徐奎伯孝廉有《咏河东君》诗云："一死何关青史事，九原羞杀老尚书。"蒙叟有知，难乎其为夫婿矣。庚戌正月上浣一日嗥嗥子附识。

董小宛别传

[清]相　因撰　崔纪新整理

《董小宛别传》，清末相因撰，记明清之际江淮名妓董小宛佚事。于董氏离水绘园后之流离颠沛记载尤详，为他书所不及。

据民国《满清野史丛书》本标点整理。

向闻耆旧啧啧谈董妃事实，为满清开国第一艳史。近年来诸家笔记，皆能历举其佐证。如某氏诗说，以吴梅村之《清凉山赞佛诗》为线索，尤风雅足征信。若条举其事，则罗掞东氏、陈石遗氏所录颇详。而予友天随生更取《影梅庵忆语》，批却导窍而出之。亦既珠玉在前，家喻户晓矣。客秋持螯时节，更遇天随生于酒楼，酣后纵谈，因笑曰："子欲尝蛤蜊滋味耶？吾尚有秘制五侯鲭，卅年冠盖京华，珍此敝帚。倘持以享子，殆亦足吓雏而过屠门乎？"予立起奉觞上寿。生大悦，缅缅如贯胡绳，则皆非《忆语》之范围所可规拟者。盖于小宛离水绘园后，与辟疆老人一段伤心史，言之凿凿。至入宫数年，迭遭长秋虐遇，且为皇太后所厄，令顺治帝有龙翔之叹。小宛既姬姜憔悴以自殒，帝亦逊国披缁，演成千古奇剧。其曲折隐秘，皆有可述，洵乎闻所未闻。既毕，生曰："子苟缀而书之，可踵《飞燕外传》先例矣。"予唯唯。天随言小宛之与冒生相失，实在顺治四五年间；而辗转得入清宫，则已在顺治十年与十一年间。

初，江南既定，汉降臣洪承畴为两江总督，颇悬物色之赏，军士竞献美姬以媚主帅，洪氏熟闻江南佳丽地，秦淮一波，红桥片石，其香艳沁人，魂梦至是，尤慕寇白门、马湘兰、李香君、顾横波等盛名，求之俱不得。既而及董小宛甚切，知冒为四公子之一，未可轻动。麾下健儿佟某者，亦攀鳞附翼之一也，揣知洪意，乃自荐曰："小人闻冒某挈妾居邗沟之西郭地，名绿杨村，虽垌野而境幽胜，附近多茶寮酒馆，亦颇繁华。兵燹后，纵稍衰，然私贩鹾贾及无赖亡命本伙，冒氏辄以财役使之。私贩戴之如官长，保护亦甚力。虽然，渠等皆易犯法网，以隙授人。苟率大兵进讨，不患无辞也。"洪喜甚，旋引入密室，与谋曰："冒得人心，未可轻动。且师出无名，则朝廷闻之，亦于前程有妨。子宜相机而动，勿孟浪焉可。"佟唯唯去。数日竟报挈董小宛来矣。洪召入诘之曰："子劫之耶？其何能速？"佟曰："予堂堂正正，以大兵加之，又故纵其主人，而收其妻孥耳。"洪曰："奈何？"佟曰："适私贩滋事于瓜洲埠，据供知巢穴在绿杨村。予即声言须捕其渠魁，以兵直捣冒宅，众曰：'误矣！彼冒公子，文人也。奚渠魁为？'予曰：'不知为冒公子，但知有巨憝，强娶良家女，匿居于此耳。今有人告官，庇匪既犯法网，劫女更干官刑。予奉命来征剿，安得有误？'于是众知法恐累及，逡巡散去。予乃遣人嘱使冒遁去，而收其家属。既出，宣言于众曰：'巨憝已逃，幸所劫之女尚在，可将去也。'冒流寓此未久，人莫知其姬所由获，故不敢有言。予遂得与俱来。"洪悦甚，命董入，则掩袂娇啼，历诉冤苦，且言逮捕之误。盖董初闻佟之言，以为偶误也。洪佯慰之曰："幸勿自苦，子夫与逆案有关。事得白，则且送子归耳。"董曰："然则容儿作书寄去耶？嘱彼至此，自辨何如？"洪曰："否，否。予本怜才，故特纵之去耳。不然，皇皇明讼，缉捕名犯，予安能庇之？今以美人为质者，掩外间耳目也。子姑留此，吾当为求昭雪。"不得已谢焉。洪遂锢之于内庭，以衣饰玩好名花精器娱其意。董渐悟洪之奸诈，日以泪痕洗面。无何，洪被酒之夜，召董入侍，董涕泗被面，誓不肯行。婢媪曳之入室，则席地以坐，向北呼冒哭。洪自起慰之，不解。洪怒，命闭之后面一小阁中，从此筱鸾囚凤，不啻文信国之在燕京矣。年余，洪氏入都，仍命载之后车。行抵江淮关，忽有莽男子夜袭锢车，欲行黄衫客古押衙故事，惊卫兵，大哗扰，逾时始定。董依然尚在，盖去者他一姬及董之侍儿名扣扣者是也。洪闻益加防闲。及抵都中，董觅死者屡，洪恒嘱美姬婉劝之。知其未绝意于冒，恐有人为之通声气，特遣人侦察之，果得巢民之书。前书略言将于清江浦劫子归事，并嘱其为己守贞，以函往而作答者。后书则言图劫不成，吾已贿满御史劾奏洪强占民女不法，若上闻，当必可遣子，吾乃令人北来迎护焉。

此书盖洪之心腹，饰为失宠，常与董周旋，因而窃得之以示洪者。洪大惊曰："计毒哉！吾虽不畏彼，然上满人，常疑汉人不忠。设事发，吾败矣。吾当先发制人。"即日饰董献入宫廷，且绳其美及己之忠爱。世祖

得董，大悦之。顾董仍求死不辍，世祖乃命一嫔人伴焉，婢婉顺其意，徐图挽回。嫔南人，问董所苦。董告之，嫔曰："若然，则洪氏，子雠也，誓所必报。欲报之，非得天子势力不可。今上于子矜宠甚矣，有所求当必听，则洪氏可倒，而若夫可全。否则，尔之密函在洪手。洪且死若夫，上意厌子，必仍遣若返洪氏。是若图不死于虎，终死于狼也。等死耳，与其受制洪氏手，而且死己，夫孰若得借万乘之力以厌洪，而夫又得全。妾观若诚慧心殊绝人也，奈何忽懵懂，反与万乘抗？且子即日飞去则已；不飞去，策无有上于此者。盍三思焉？"董闻言心动。盖董于将入宫一日前复得冒书，言洪嗾其党，日夜谋杀己，绝卿望。今吾上下营救，宁令卿得入宫，不愿服此丑恶之汉奸，卿意如何云云。故董闻女伴言而深思，谓诚如冒言，入宫即可以报洪。吾既办一死，忍辱亦何害？且吾苟不顺上意，是与夫同尽也，吾忍乎？夫年渐老，不能胜此罗织之苦，吾当自污以纾夫难，遂慨然曰："吾始以为万乘之尊，视人如草芥，必无情之可言。今乃知万乘亦非必无情者，吾亦悔之。"女伴喜，以告世祖。世祖固好董甚，立以宝舆迎之，恩宠有加，誓不相负，恍如长生殿前之私誓焉。于是董得以淑妃位号，为昭阳殿里第一人矣。

当董被佟捕虏时，虽未坠禄珠之楼，却痛甚章台之柳。冒巢民方谓洪之罗织，将兴大狱，不敢复归水绘园。又以洪之嘱己远遁，非其本意，疑己之门客纳贿所为，于是流离奔窜，有棘地荆天之慨。是时巢民尚有一姬曰蔡女萝，吴门旧家女，因贫而炫鬻，乃自请于父，愿择所婿，得冒甚喜，冒亦悦之如董姬也。盖以冒病数月，董姬衣不解带，食不甘味以侍之。既而羸惫，冒疾少瘥以为怜，急觅一姬代其劳，得蔡如左右手，董亦相昵如姊妹。被劫祸起，董仓皇就道，顾蔡而泣曰："妹速易男子服，从主公去。吾当以一身了之。行者居者，各尽其道可也。公疾新愈，幸妹善事之。感如身受，勿以我为念也。"女萝泣应之，遂易装从巢民西泛采石，由鸠兹漫游黄山，流寓徽、歙间。诸名士以诗酒相招，为之排闷，巢民心不忘董姬，出赏金募干仆至金陵，探洪举动，每事必报。至洪强协董姬充下陈，巢民东向失声曰："吾负姬矣！早知此獠用声东击西之计，吾苟以他婢易之，事或可已。今若此，吾将往讼之！"奋然欲向金陵，女萝止之曰："此非宛姊之意也。彼降臣，豺狼耳。既能诬君，宁不能杀君？自罗于网，以重宛姊之痛，果何为哉？"巢民愀然曰："然则奈何？"女萝支颐若有所思，良久乃曰："君生平以财役人，能得人死力，独无昆仑奴其人者乎？"巢民悟，乃潜归水绘园，密召其党之健儿曰冯小五者，语以所苦。小五曰："予受公豢养久矣，董姬之来，予又受其葬母之惠，方思捐顶踵以报。今有急难，敢不从诸？"巢民乃纳其女妻于家中而遣之曰："我，尔身也。幸毋后顾忧。"于是小五入金陵。适洪以内召入都，家属车已发。小五设盛馔，遍延其党宴饮，客多为督署侍卫亲信者，率皆与小五有布衣昆季欢。酒半酣，小五颦蹙而叹，则众皆起曰："小五数载不至金陵。一旦衔杯聚饮，正当欢乐谐畅，奈何郁郁？即有所患，吾兄弟岂容不臂助？盍吐实情？"小五乃述冒辟疆事，且曰："吾亦知兄弟辈食人之禄，忠人之事，万不敢教人叛立。然'妾是庶人，不乐宋王'，董姬亦是可怜。弟愿念此下情，指导幽囚处所，取其人以归，余悉不敢有所惊也。众许吾否？"众皆应曰："诺。此事本亦非主公之恶闻，佟某为之也。冯兄但劫人去。今在某某所，弟等决不相挠也。"小五大喜。席将散，忽一人仓皇入告曰："大帅有命，今晚九时启行。是时署中行李已动，速去速去，勿误期！"众相率奔出。独一李三者，与小五最契，执其手与之别曰："子但往候于秣陵关下，吾必以美人车数相告。苟为水绘园上客，他日遇雉皋，幸勿挥故人于门外也。"小五称谢至再，遂散。

侯门如海，属车有尘，小五欲入兰绮丛中，以探骊龙之珠，讵不难哉？然为知己用，誓死不肯反顾。既至关下，李三果来曰："顺此数第十七车，董姬在焉，姿致已憔悴，然忧容如此，欢态可知。若此尤物，宜乎为竞争之媒介也。"小五曰："董姬非特以色称，且性婉而品洁，闺阁中旷世一见也。冒公非若不欢，自失董后，病几殆者屡矣。今日之事，不得姬者，吾命尽于此，无颜复归矣！"李三太息去。于是小五乃尾洪而行，及邗上，守将盛陈兵卫以拥护之，无隙可乘。窥第十七车，彷佛睹丽影焉。小五夜间进劫，约其党以待。无何，洪忽命以眷属车寄将军营中，而自以轻骑兼程进行，李三遂不得与小五通声气。小五守消息不至，疑李三有变，急探之，知前队已行，乃更以金钱啖从者，略知其内容，则董姬已易第九车矣。于是朝夕注从车中举动，护兵多北方健儿，防卫不稍懈。至清江浦，小五急不可复耐，曰："今日不举动，得毋以怯懦贻笑耶！"及夜，探得逆旅中第九车所在，挟刃竟入，直取衾中一姬一婢，裹而缚之，背足忽触守门，尨尨惊吠，啮足至痛。小五急逾垣遁。逻卫闻吠声，集视，见黑影出入，哗声大起。而姬颇在衾中呼号，小五语之曰："吾来救尔，愿勿声！"姬婢果皆寂然，小五因得返其党人秘密处所。出姬视之，不觉诧曰："奈何非董姬？"而婢则确系侍董姬之扣扣。扣扣先本与董居第九车，忽董姬有寒疾，须久卧，而病卧之安车蒲轮，则在最后之第三十余车。此等变迁，皆系总管某宠仆所主。董虽因病求医，例亦无妨，在本伏处出于人之愿，尽可通融，惟须纳贿于总管。董姬独夷然不屑献纳，故总管愤甚，欲故隔离其主仆以劳顿之，乃留婢本车，而以董姬配入病卧车中。又第九车既空一人，例须另补一人，乃得女记室而无宠于洪者主之，俟董姬病愈对调，故是夜第九车适非董姬而误耳。小五大懊丧，即日欲往追之，其党止之曰："昨晚惊卫兵，今夜必倍戒严，徒死无益。不如缓之，或转可达目的也。"小五不信，托女记室及婢于其党，令送之归雉皋，而自追洪氏车。过山东境，无如午则搴窗排刃，夜则环舍十棷，防范之严，有逾盗贼。而小五之党悉未从，孤掌难鸣，势难下手，且夜已绝更，乏把握，设若再误，非独徒劳心力，亦且枉损生命。踌躇久之，则洪氏车已自津入都

矣。

辇毂之下，更难着力。冒辟疆之手书亦至，谓"前误取之姬，亦士人女，金姓，家昆山，为满兵所据，转献洪氏，已二年矣，常有不自得之意。今得无意中遇救，感恩图报，愿从予不去。蔡姬亦劝之。后闻其家已无人，不得已遂留不去，其人善画工诗，才德仅亚于董姬，亦奇事也。顾终念董姬不已，近日入都，尚能得一隙下手地耶？好为之，若金钱则予取予求，不汝瑕疵也。"小五读至此，扼腕曰："为虺勿摧，为蛇将若何？都中第宅深邃，兵卫森严，业从蛇入壑矣。予无蜀五丁之力，得毋负人之托耶！"既而党人官御史者谓小五曰："子以状来，吾为子劾洪。洪畏，则纵董出矣。"小五以问冒，冒以为然。将行矣，洪氏忽饰董姬出庭前而命之曰："吾送尔归江南，愿之乎？"董稽首曰："得见儿夫，死且不朽。"遂登车，及入掖庭选室，知非其地，顾问侍婢，大骇曰："吾死矣，乃为老奸所卖，苟迟三日，独不出险乎！"遂佯病不听选。先是小五承冒命，贿通洪氏仆媪，已递二书与董姬，故姬知小五之谋，且约三日后实行也。岂知霹雳一声，相距愈远。洪氏之计固毒，而董姬之演成入宫艳史，亦若有命存焉。

洪之送董姬入掖庭，本为借刀杀人之计，如阿瞒之送祢正平也。万不料天子多情，贮以金屋；董姬亦化刚为柔，居作入彀之英雄焉。洪闻之，心大不平，乃思间宠倾董之策，而以太后为傀儡。初，太后饰婢媪自污以诱洪降，事莫不闻，虽太宗不以为忤。其后洪仍出入宫禁，余欢之拾，固以事可解解之，及摄政王眈眈卧榻之旁，太后有所顾忌，纵迹始稍疏。未几，皇太后下嫁摄政王之事，竟见诸实行，洪益引避不复入宫。顾太后念洪甚，时因出游召见于佛寺，故剑之感，绝而复续矣。盖因睿邸好色，所宠极伙，岂能爱恋此鸡皮三少者？后睿邸竟又强娶肃王豪格妃博尔济氏，自是益疏长信宫。所谓春花秋月，悄然不怡者，较之未下嫁前有甚焉。太后遂留洪于京中不遣。会江南有兵事，群臣皆奏请非洪往镇不可，睿邸毅然出之，太后怨甚。旋睿邸薨逝，世祖亦亲政，太后遂召洪还，即洪挈董俱北之日也。至是因与太后燕见而说之曰："昔九王（即睿王）以荒于酒色，几至国政荒坠。赖天地祖宗神灵，早世殒命，得启幼主，是我大清不啻再造也。乃今嗣王亲政未几，又复惑溺汉姬，致废常朝时日。老臣不忍见大业之隳坏，屡劝主上节欲爱身，留精神以亲庶政，乃非惟恝置，昨闻警告，且欲置老臣于死地。老臣性命不足惜，其如大清之宗庙社稷何！今日能挽回主上之意者，惟有太后。太后纵不念老臣，独不念太祖太宗创造之艰难耶？"

太后悚然问："幼主所宠何人？近日且屡缺定省，吾正疑其有他。卿胡不早言？"洪乃告以董妃事，而掩去由己进献一事，归罪于冒戚某显宦。太后大怒曰："彼为开国主，甫亲政而昵汉女，失德甚矣！"乃立命召世祖入宫，诘责备至，且嘱即日遣之出。世祖不敢有言，饮泣奉命而已。清初入关，后宫中例奉喇嘛惟谨，因建寺于西山玉泉胜处，谓之玉泉寺。凡宫人有罪谴谪，悉令寄寺学佛如比丘尼。唐宫中之人才，宋大内之瑶华，皆是物也。董妃遂以太后命，逼居西山玉泉寺，封为悟真菩萨，置之西山绝顶庵中。世祖欲为之救请，太后曰："汝不知祖宗家法，汉女不得入宫耶？今予不杀彼，加恩亦至矣，尚胡喋喋为？"世祖遂不敢请。董姬乃披缁入道，斩断情根，亦殊不悲。然世祖爱恋甚挚。先是世祖曾以围猎为名，挟董妃并辔游西山，赐宴纵眺，并命赋诗，乐甚。董妃忽凄然泪下，世祖以为思乡也，竭力劝慰之。董妃乃奏言："妾如弱草，得依日光，敷荣振采，自以为得矣。顾朔风一至，萎落无踪，又只自怜耳。我皇万寿无疆，能许妾埋骨西山，长驱狐狸于园寝，诚为万幸。倘得更生，仍愿世世为奴婢，以奉巾栉。我皇许妾设此誓否？"世祖亦若有所触怅，携手凭栏，喁喁私语，许以必为春阳之煦，而无秋扇之捐？设有变，朕视弃天下真若敝屣耳。董妃因渐及洪氏倾陷事，诡言巢民为其兄，恳保全冒氏一家。世祖曰："子之兄固名士耶？朕当密饬江南大吏调护之，决不使之失所也。若卿念手足情不已，则许卿召彼来此，相晤于西山，亦何不可？"董妃拜谢天恩，即日命人告巢民。时小五在京，为之传递消息，不半月而巢民至，果得与董妃相见于西山，话别后事甚悉，流连浃日。而太后逼宫之变起，巢民恐为洪氏所害，只身南下。董妃亟谢之曰："陛下身膺大统，关系宗庙社稷至重，安能遽事方外之乐乎？且太后春秋高，不可以此撄其怒。幸三思之！"世祖流连终无归志。如是者几半月。一日有自称董妃之兄入寺求见者，世祖大悦，命常服不为仪。至则肃然白发，一老儒生也。因与语及内典，出入悲智，如数家珍，诗词亦多清妙。世祖遂命董妃款之，一如家人妇子。惟董妃知为巢民，与语良久。幸侍卫宫婢等，皆以董妃为第一宠人，不敢窥其隐事，董遂得畅所欲言。巢民因言：自在西山相见后，归而蔡姬女萝病死，心绪益无聊赖，幸而所劫之金姬晓珠者，善解人意，且以得为才子妇为幸，习诗画能捷悟，侍老人情意婉笃，不亚于女萝。会老人病，刲股和药以进，竟庆更生。因感天下灵秀女子何多，而自愧无以对卿辈也。感晓珠因益念姬不已，闻小五言，始知姬在此，故遍贿侍从者及僧寺住持，得此一遇，不啻天上鹊桥也。予愿毕矣！姬幸勿复思遁而南，天家待姬亦不薄，勉事君王，勿以我为念。特此赠语，所以卿之诚笃也。姬含泪不语，久之曰："妾悟矣。妾知归依净土而已。微吾君言，亦将解脱。吾视世界微尘，弹指间，皆水绘园也，何恋恋为？吾君且归，妾自有息壤。他日君如腰脚健，盍一会妾于峨眉、青城间？"巢民颔之，遂合掌膜拜而出。是夜董妃忽失所在。世祖疑彼自以绝帝意，促之回銮耳，因遍索山上下庵舍及岩穴，无所见。怆然流涕，欲不复归。会太后闻之，遣中官内臣促驾云："不返者，太后且自来。"帝不得已，谓庵尼曰："董妃必复来，子但言朕意已忏悔，幸复至西山居住，勿恝然也。龙华会里相见，正复不远。但此三年中，尚须望彼提撕，勿令朕遂迷本性。"尼唯唯，帝遂归。太后大哗，谓帝匿董妃他所，责使献出。

帝泣述前状，太后不信，令缇骑四出，遍搜西山及五台山。后知为冒氏宠姬，而水绘园亦为恶吏所扰矣。幸帝方密嘱江督保护，故冒氏尚不至毁。

巢民筑一室寂处，曰匿峰庐，不与外人相问讯，除金姬外，亦不许一人入其室也。金姬善画，自号玉山夫人，翎毛花卉，俱臻妙境。汪蛟门诗所谓"少保青田姿，能为鹤写真。意思本冰雪，自然无纤尘。岂知千载后，乃有如花人？"即题《玉山夫人临薛少保十一鹤图句》也。又有《临洛神图》，亦有名于世。顾洪氏并不知金姬能诗画，是以绝不疑冒姬即所劫者，巢民竟得金姬以终老。相传巢民葬日，忽有一女尼作菩萨垂珠缨络，灿烂庄严，临其穴下视，神光离合，不可逼视，逾时而灭云，盖指董妃归来会葬，而已得灭度成佛，如所见状也。梅村诗云："微闻金鸡诏，亦由玉妃出。"又云："游戏登璃楼，窈窕垂云鬟。三世俄去来，任作优昙看。"盖纪实而非影响语也。帝王何足贵，佳人最难得。自古多情天子，如南唐后主陈叔宝之流，徒供史家之掊击，若曰"是即所以亡国也"，绝不思以创业垂统之祖，以多情弃国家，游方外，乃仍不害其英雄开创之本色。异哉！千古无偶之清世祖，殆果生有佛性，此中固不可说，不可说者欤！则当冒巢民溘逝之秋，正清世祖遁入空门之日也。

先是董妃失踪，世祖与太后各为一方面之逻辑，迄不可得，独西山万寿宫太监某者，言当清风明月之夜，趣见董妃徘徊于玉泉寺后之瑶台石室间，宫嫔从者皆作五色祥光，妃在庄严如菩萨。世祖闻之，乃夜宿玉泉寺以求之，数夕，杳无影响，以为欺己也，将诛此太监。故太后旧人，奔诉前事，且求救焉。太后怒曰："妖姬为祟，如城狐社鼠耳。吾覆其巢，彼将焉托？"乃命太监仍居己宫，徙玉泉寺僧人于他所，而命纵火焚西山，玉泉寺、昆冈玉石、咸阳鼓钟，悉付一炬，火三日不绝。于是有宫人之贬谪居此者，多葬身火窟。太后乃命出其尸而号于众曰："董妃死于是。"世祖方疑重妃踪迹，一旦对此焦土，虽非确知妃之果罹此难与否，然触景生情，益不可堪，乃亲书哀诏，颁告妃死之惨。其词悱恻缠绵，秉笔之史，所不能过者。其文曾见某氏笔录及某某日报中。中有云："虽未晋后位，实后职也。第以今后在故，不及正位耳。"此盖阴指为皇太后所扼，非皇后也。自是世祖知董妃必已不在人世间，日夜悲悼，较之《雨淋铃曲》、《阁道无人》之作，殆犹过之。"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嗟乎！世祖之一往情深，正不让李三郎专美于前矣。积思成幻，积幻成梦，世祖斋心入定，方欲自忏绮怀，乃忽梦至一处，高山万叠，峦壑幽深，上有积雪，皑皑照耀如琉璃世界，心疑是何名山，景之清峭，一至于此。方回顾间，顿见琳宫梵宇，高下楼台与林木相掩映，日光斜照，金碧闪烁，夺人目精，心中若有所悟，曰："此非五台山中之南台耶？金莲佛钵花开否？"于是蹑足而登，步履若飞，倏忽至台巅，星斗咫尺，爽气沁人，衣袂为天风所吹，飘飘有凌云意。四望洞澈，宛如驾云軿而游乎九霄，山间白云滃郁，都在足下，不觉叫绝。忽耳畔若有人呼曰："不欲见三生石上有缘之人乎？"急顾视之，则小沙弥视己而笑，举手东指，循而望焉，日光眩晕，目不可开，侧掌令光出掌外，然后目始了了，则一山最高，更出己所立足之上。上有金碧楼台，重叠如画，与所立处，若仅隔数十武，然深崖绝壑，路陡削不可通。但见楼中朱栏回互，晶牖洞明，美姝四五人，往来瞻眺，笑语自若。中有一尤美者，风鬟雾鬓，绰约多姿，急谛视之，则董妃也。帝大声呼之，终笑而不应。帝跃然曰："吾念子有年矣。今得睹之，岂容错过？"小沙弥在旁笑曰："如隔崖何？"帝啃曰："苟得董妃，虽万丈之渊，吾何畏哉？"一跃而下，大惊始醒，汗透重衾矣，憬然悟曰："董妃诏我，我何难敝屣此位哉！"即日微服出宫，留一书报太后，请立太子为帝，翛然竟去。太后不得已，乃命发丧如礼。其后太后及康熙帝屡幸五台山，终不获帝踪迹。相传至康熙五十年间，始圆寂云。

相因曰："父老或言世祖逊国，实以鲁庄敝笱在梁之憾，而非为董妃乎？今闻天随生言，熟知其事，固一而二，二而一者乎？以开创之君而有是，而复不摇动国本。满清之久而后亡，诚有天幸焉。"

影梅庵忆语

[清]冒　襄撰　阎　钢整理

《影梅庵忆语》一卷，清冒襄（一六一一——一六九三）撰。冒襄字辟疆，清代文学家，才高气盛，为明末清初“四公子”之一。该书以撕心裂肺的笔调，痛忆作者与秦淮名妓董小宛的交往及生活，寄托了国破家亡的沉痛意绪，为清初“述故家遗俗流风”的名作之一。据《香艳丛书》本标点整理。

爱生于昵，昵则无所不饰。缘饰著爱，天下鲜有真可爱者矣。矧内屋深屏，贮光阒彩，止凭雕心镂质之文人，描摹想像。麻姑幻谱，神女浪传。近好事家，复假篆声诗，侈谈奇合。遂使西施、夷光、文君、洪度，人人阁中有之。此亦闺秀之奇冤，而噉名之恶习已。亡妾董氏，原名白，字小宛，复字青莲。籍秦淮，徙吴门，在风尘虽有艳名，非其本色。倾盖矢，从余入吾门，智慧才识，种种始露。凡九年，上下内外大小，无忤无间。其佐余著书肥遁，佐余妇精女红，亲操井臼。以及蒙难遘疾，莫不履险如夷，茹苦若饴，合为一人。今忽死，余不知姬死而余死也。但见余妇茕茕粥粥，视左右手罔措也。上下内外大小之人，咸悲酸痛楚，以为不可复得也。传其慧心隐行，闻者叹者，莫不谓文人义士，难与争俦也。余业为哀辞数千言哭之。格于声韵不尽悉，复约略纪其槩。每冥痛沉思姬之一生，与偕姬九年光景，一齐涌心塞眼。虽有吞鸟梦花之心手，莫能追述。区区泪笔，枯涩黯削，不能自传其爱，何有于饰。矧姬之事，余始终本末，不缘狎昵。余年已四十，须眉如戟。十五年前，眉公先生谓余：“视锦半臂碧纱笼，”一笑瞠若。岂至今复效轻薄子漫谱情艳，以欺地下？倘信余之深者，因余以知姬之果异，赐之鸿文丽藻。余得藉手报姬。姬死无恨，余生无恨。

己卯初夏，应试白门。晤密之云：“秦淮佳丽，近有双成，年甚绮，才色为一时之冠。”余访之，则以厌薄纷华，挈家去金阊矣。嗣下第浪游吴门，屡访之半塘。时逗遛洞庭不返。名与姬颉颃者，有沙九畹、杨漪照。予日游两生间，独咫尺不见姬。将归棹重往，冀一见。姬母，秀且贤。劳余曰：“君数来矣，予女幸在舍。薄醉未醒。”然稍停复他出，从兔径扶姬于曲栏，与余晤。面晕浅春，缬眼流视，香姿玉色，神韵天然。懒慢不交一语，余惊爱之。惜其倦，遂别归。此良晤之始也。时姬年十六。

庚辰夏，留滞影园。欲过访姬，客从吴门来，知姬去西子湖，兼往游黄山白岳。遂不果行。

辛巳早春，余省觐去衡岳。由浙路往，过半塘讯姬，则仍滞黄山。许忠节公赴粤任，与余联舟行。偶一日，赴饮归，谓余曰：“此中有陈姬某，擅梨园之胜，不可不见。”余佐忠节治舟数往返，始得之。其人淡而韵，盈盈冉冉，衣椒茧时背顾湘裙。真如孤鸾之在烟雾。是日燕弋腔红梅。以燕俗之剧，咿呀啁哳之调，乃出之陈姬身口，如云出岫，如珠在盘，令人欲仙欲死。漏下四鼓，风雨忽作，必欲驾小舟去。余牵衣订再晤。答云：“光福梅花如冷云万顷，子能越旦偕我游否？则有半月淹也。”余迫省觐，告以不敢迟留，故复云南岳归棹，当迟子于虎疁丛桂间，盖计其期，八月返也。余别去，恰以观涛日奉母回。至西湖，因家君调已破之襄阳，心绪如焚。便讯陈姬，则已为窦霍豪家掠去。闻之惨然。及抵阊门，水涩舟胶，去浒关十五里，皆充斥不可行。偶晤一友，语次有佳人难再得之叹。友云：“子误矣！前以势劫去者，赝某也。某之匿处，去此甚迩，与子偕往。”至果得见，又如芳兰之在幽谷也。相视而笑曰：“子至矣，子非雨夜舟中订芳约者耶？曩感子殷勤，以凌遽不获订再晤。今几入虎口得脱，重晤子，真天幸也。我居甚僻，复长斋，茗碗炉香，留子倾倒于明月桂影之下，且有所商。”余以老母在舟，缘江楚多梗，率健儿百余护行，皆住河干，矍矍欲返。甫黄昏而炮械震耳，击炮声如在余舟旁。亟星驰回。则中贵争持河道，与我兵斗，解之始去。自此余不复登岸。越旦，则姬淡妆至，求谒吾母太恭人。见后仍坚订过其家。乃是晚，舟仍中梗，乘月一往相见。卒然曰：“余此身脱樊笼，欲择人事之，终身可托者，无出君右。适见太恭人，如覆春云，如饮甘露，真得所天，子毋辞。”余笑曰：“天下无此易易事，且严亲在兵火，我归，当弃妻子以殉。两过子皆路梗中，无聊闲步耳。子言突至，余甚讶。即果尔，亦塞耳坚谢，无徒误子。”复宛转云：“君倘不终弃，誓待君堂上昼锦旋。”余答云：“若尔，当与子约。”惊喜

申嘱，语絮絮不悉记。即席作八绝句付之归。历秋冬，奔驰万状。至壬午仲春，都门政府言路诸公，恤劳人之劳，怜独子之苦，驰量移之耗。先报，余时正在毗陵，闻音如石去心。因便过吴门，慰陈姬。盖残冬屡趣余，皆未及答。至则十日前复为窦霍门下客，以势逼去。先吴门有嬺之者，集千人哗劫之。势家复为大言挟诈，又不惜数千金为贿，地方恐贻伊戚，劫出复纳人。余至怅惘无极，然以急严亲患难，负一女子无憾也。

是晚壹郁。因与友觅舟去虎疁夜游。明日，遣人之襄阳，便解维归里。舟过一桥，见小楼立水边。偶询游人："此何处？何人之居？"友以双成馆对。余三年积念，不禁狂喜。即停舟相访。友阻云："彼前亦为势家所惊，危病十有八日。母死，鐍户不见客。"余强之上，叩门至再三，始启户。灯火阒如。宛转登楼，则药饵满几榻。姬沉吟询何来。余告以昔年曲栏醉晤人。姬忆泪下曰："曩君屡过余，虽仅一见，余母恒背称君奇秀，为余惜不共君盘桓。今三年矣，余母新死，见君忆母，言犹在耳。今从何处来？"便强起揭帷帐审视余。且移灯留坐榻上。谈有顷，余怜姬病，愿辞去。牵留之，曰："我十有八日，寝食俱废，沉沉若梦，惊魂不安。今一见君，便觉神怡气旺。"旋命其家具酒食，饮榻前。姬辄进酒，屡别屡留，不使去。余告之曰："明朝遣人去襄阳，告家君量移喜耗，若宿卿处，诘旦不能报平安。俟发使行，宁少停半刻也。"姬曰："子诚殊异，不敢留。"遂别。越旦，楚使行，余亟欲还。友人及仆从咸云："姬昨仅一面，盖拳切不可负。"仍往言别。至则姬已妆成，凭楼凝睇。见余舟登岸，便疾趋登舟。余具述即欲行。姬曰："我装已戒，随路祖送。"余却不得却，阻不忍阻，由浒关至梁溪、毗陵、阳羡、澄江，抵北固。越二十七日，凡二十七辞，姬惟坚以身从。登金山，誓江流曰："妾此身如江水东下，断不复返吴门。"余变色拒绝。告以期逼科试，年来以大人滞危疆，家事委弃，老母定省俱违，今始归经理一切。且姬吴门责逋甚众，金陵落藉，亦费商量。仍归吴门，俟季夏应试，相约同赴金陵。秋试毕，第与否，始暇及此。此时缠绵两妨无益。姬仍踌躇不肯行。时五木在几，一友戏云："卿果终如愿，当一掷得巧。"姬肃拜于船窗，祝毕，一掷得全六，时同舟称异。余谓果属天成，仓卒不臧，反偾乃事。不如暂去，徐图之。不得已，始掩面痛哭失声而别。余虽怜姬，然得轻身归，如释重负。才抵海陵，旋就试。至六月抵家，荆人对余云："姬令其父先已过江来云：'姬返吴门，茹素不出，惟翘首听金陵偕行之约。'"闻言心异，以十金遣其父去。曰："我已怜其意而许之。但令静俟毕场事后无不可耳"余感荆人相成相许之雅，遂不践走使迎姬之约。竟赴金陵，俟场后报姬。金桂月三五之辰，余方出闱，姬猝到桃叶寓馆。盖望余耗不至，孤身挈一妪，买舟自吴门，江行遇盗，舟匿芦苇中，柁损不可行，炊烟遂断三日。初八抵三山门，又恐扰余首场文思，复迟二日始入，姬见余虽甚喜，细述别后百日，茹素杜门，与江行风波盗贼惊魂状，则声色俱凄，求归逾固。时魏塘云间闽豫诸同社，无不高姬之识，悯姬之诚，咸为赋诗作画以坚之。场事既竣，余妄意必第，自谓此后当料理姬事以报其志。讵十七日忽传家君舟抵江干，盖不赴宝庆之调，自楚休致矣。时已二载违养，冒兵火生还，喜出望外。遂不及为姬商去留，竟从龙潭尾家君舟抵銮江。家君阅余文，谓余必第。复留之銮江候榜。姬从桃叶寓馆仍发舟追余，燕子矶阻风，几复罹不测。重盘桓銮江舟中，七日乃榜发。余中副车。穷日夜力归里门，而姬痛哭相随，不肯返。且细悉姬吴门诸事，非一手足力所能了责逋者。见其远来，益多奢望。众口狺狺，且严亲甫归，余复下第意阻，万难即诣。舟抵郭外朴巢，遂冷面铁心，与姬决别。仍令姬归吴门，以厌责逋之意，而后事可为也。阳月过润州，谒房师郑公。时闽中刘大行，自都门来，与陈大将军及同盟刘刺史饮舟中。适奴子自姬处来，云姬归不脱去时衣，此时尚方空在体，谓余不速往图之，彼甘冻死。刘大行指余曰："辟疆夙称风义，固如是负一女子耶？"余云："黄衫押衙，非君平仙客所能自为。刺史举杯奋袂曰："若以千金恣我出入，即于今日往陈大将军立贷数百金，大行以葠数觔佐之。"讵谓刺史至吴门，不善调停，众哗决裂逸去吴江。余复还里不及讯，姬孤身维谷，难以收拾。虞山宗伯闻之，亲至半塘纳姬舟中。上至荐绅，下及市井，纤悉大小。三日为之区画立尽。索券盈尺，楼船张宴，与姬饯于虎疁。旋买舟送至吾皋。至月之望，薄暮侍家君饮于拙存堂。忽传姬抵河干，接宗伯书，娓娓洒洒，始悉其状。且即驰书贵门生张祠部，立为落籍吴门，后有细琐，则周仪部终之。而南中则李总宪旧为礼垣者與力焉。越十月，愿始毕，然往返葛藤，则万斛心血所灌注而成也。

（杜茶村曰："是篇娓娓至数千言，浩浩荡荡，西起昆仑，东注溟渤。冲瀜窈窕，异派分支，千态万状，姿媚横生。顿使《会真》、《长恨》等篇，黯然失色。非辟疆莫能为此文，非姬莫能当此作，真千秋大观矣。情语云乎哉！"）

壬午清和晦日，姬送余至北固山下，坚欲从渡江归里。余辞之力。益哀切，不肯行，舟泊江边。时西先生毕今梁寄余夏西洋布一端，薄如蝉纱，洁比雪艳，以退红为里。为姬制轻衫。不减张丽华桂宫霓裳也。偕登金山，时四五龙舟冲波激荡而上，山中游人数千，尾余两人，指为神仙。绕山而行，凡我两人所止，则龙舟争赴，回环数匝不去。呼询之，则驾舟者皆余去秋淅回官舫长年也。劳以鹅酒，竟日返舟。舟中宣磁大白盂，盛樱珠数升共啖之。不辨其为樱为唇也。江山人物之盛，照映一时。至今谈者侈美。

秦淮中秋日，四方同社诸友，感姬为余不辞盗贼风波之险，间关相从，因置酒桃叶水阁。时在座为眉楼顾夫人、寒秀斋李夫人，皆与姬为至戚。美其属余，咸来相庆。是日新演燕子笺，曲尽情艳。至霍华离合处，姬泣下，顾李亦泣下。一时才子佳人，楼台烟水，新声明月，俱足千古。至今思之，不异游仙枕上梦幻也。銮江

汪汝为园亭极盛，而江上小园，尤收拾江山胜槩。壬午鞠月之朔，汝为曾延予及姬于江口梅花亭子上。长江白浪，拥象奔赴杯底。姬轰饮巨叵罗，觞政明肃，一时在座诸妓，皆颓唐溃逸。姬最温谨。是日豪情逸致，则余仅见。

乙酉，余奉母及家眷，流寓盐官。春过半塘，则姬之旧寓，固宛然在也。姬有妹晓生，同沙九畹登舟过访。见姬为余如意珠，而荆人贤淑，相视复如水乳。群美之，群妒之。同上虎邱，与予指点旧游，重理前事。吴门知姬者，咸称其俊识，得所归云。

鸳鸯湖上，烟雨楼高。逶迤而东，则竹亭园半在湖内。然环城四面，名园胜寺，夹浅渚层溪而潋滟者，皆湖也。游人一登烟雨楼，遂谓已尽其胜，不知浩瀚幽渺之致，正不在此。与姬曾为竟日游，又共追忆钱塘江下桐君严濑、碧浪苍岩之胜。姬更云新安山水之逸，在人枕灶间，尤足乐也。

（杜茶村曰："金山一点，屹当匹练之中，胭粉六朝，香染金陵之地。楼名烟雨，湖字鸳鸯，而二妙采真，披云撷秀。读之令人步步欲仙。宁但两越天都，岚翠沾洒衣裾已也？"）

虞山宗伯送姬抵吾皋时，余待家君饮于家园。仓卒不敢告严君。又侍饮至四鼓，不得散。荆人不待余归，先为洁治别室，帏帐、灯火、器具、饮食，无一不顷刻具。酒阑见姬，姬云："始至，止不知何故不见君。但见婢妇簇我登岸，心窃怀疑，且深恫骇。抵斯室，见无所不备。旁询之，始感叹主母之贤，而益快经岁之矢相从不误也。"自此，姬扃别室。却管弦，洗铅华，精学女红。恒月余不启户。耽寂享恬，谓骤出万顷火云，得憩清凉界。回视五载风尘，如梦如狱。居数月，于女红无所不妍巧。锦绣工鲜，刺巾裾如虮无痕，日可六幅，剪彩织字，缕金回文，各厌其技。针神针绝，前无古人已。

姬在别室四月，荆人携之归。入门，吾母太恭人与荆人见而爱异之。加以殊眷。幼姑长姊，尤珍重相亲。谓其德性举止，均非常人。而姬之侍左右，服劳承旨，较婢妇有加无已。烹茗剥果，必手进；开眉解意，爬背喻痒。当大寒暑，折胶铄金时，必拱立座隅。强之坐饮食，旋坐旋饮食旋起。执役拱立如初。余每课两儿文，不称意，加夏楚，姬必督之改削成章。庄书以进，至夜不懈。越九年，与荆人无一言枘凿。至于视众御下，慈让不遑，咸感其惠。余出入应酬之费，与荆人日用金错泉布，皆出姬手。姬不私铢两，不爱积蓄，不制一宝粟钗钿。死能弥留，元旦次日，必欲求见老母，始瞑目。而一身之外，金珠红紫尽却之，不以殉。洵称异人。

（杜茶村曰："断断是再来人。一毫不苟，一丝不挂。诚然而来，诚然而往。吾以比之董永、织女，薛嵩、红线。"）

余数年来，欲裒集《四唐诗》。购全集，类逸事，集众评，列人与年为次第。每集细加评选，广搜遗失，成一代大观。初、盛稍有次第，中、晚有名无集。有集不全，并名集俱未见者，甚夥。品汇六百家太略耳。即纪事本末千余家，名姓稍存而诗不具。《全唐诗话》更觉寥寥，芝隅先生序十二唐人，称豫章大家藏中、晚未刻集七百余种。孟津王师向余言，买灵宝许氏《全唐诗》数车满载。即曩流寓盐官胡孝辕职方批阅唐人诗。剞劂工费，需数千金。僻地无书可借，近复裹足牖下，不能出游购之。以此经营搜索，殊费工力。然每得一帙，必细加丹黄。他书中有涉此集者，皆录首简，付姬收贮。至编年论人，准之《唐书》。姬终日佐余稽查抄写，细心商订。永日终夜，相对忘言。阅诗无所不解，而又出慧解以解之。尤好熟读《楚辞》、少陵、义山、王建、花蕊夫人、王圭三家宫词。等身之书，周回座右。午夜衾枕间，犹拥数十家唐诗而卧。今秘阁尘封，余不忍启。将来此志，谁克与终？付之一叹而已！

犹忆前岁，余读东汉至陈仲举、范、郭诸传，为之抚几。姬一一求解其始末，发不平之色，而妙出持平之议，堪作一则史论。

乙酉客盐官，尝向诸友借书读之。凡有奇僻，命姬手抄。姬于事涉闺阁者，则另录一帙。归来与姬遍搜诸书，续成之，名曰《奁艳》。其书之瑰异精秘，凡古人女子自顶至踵，以及服食，器具、亭台、歌舞、针神、才藻，下及禽、鱼、鸟、兽，即草木之无情者，稍涉有情，皆归香丽。今细字红笺，类分条析，俱在奁中。客春顾夫人远，向姬借阅此书，与龚奉常极赞其妙，促绣梓之。余即当忍痛为之校仇鸠工。以终姬志。

姬初入吾家，见董文敏为余书《月赋》，仿钟繇笔意者，酷爱临摹。嗣遍觅钟太傅诸帖学之。阅《戎辂表》，称关帝君为贼将，遂废钟，学《曹娥碑》。日写数千字，不讹不落。余凡有选摘，立抄成帙。或史或诗，或遗事妙句，皆以姬为绀珠。又尝代余书小楷扇存戚友处。而荆人米盐琐细，以及内外出入，无不各登手记，毫发无遗。其细心专力，即吾辈好学人鲜及也。

（杜茶村曰："闺秀较书鉴赏，唐有薛涛，宋有李易安。涛风尘老丑，易安失身匪人。终为风雅之玷。宛君才藻精敏，益见芳贞。而真嗜殊好，本之天性。方之大家女史何愧？"）

姬于吴门曾学画未成，能作小丛寒树，笔墨楚楚。时于几砚上辄自图写。故于古今绘事，别有殊好。偶得长卷小轴，与笥中旧珍，时时展玩不置。流离时宁委奁具，而以书画捆载自随。末后尽裁装潢，独存纸绢，犹不得免焉。则书画之厄。而姬之嗜好，真且至矣。

姬能饮。自入吾门，见余量不胜蕉叶，遂罢饮。每晚侍荆人数杯而已。而嗜茶与余同性。又同嗜岕片。每岁半塘顾子，兼择最精者缄寄，具有片甲蝉翼之异。文火细烟，小鼎长泉，必手自吹涤。余每诵左思《娇女诗》"吹嘘对鼎鑩"之句，姬为解颐。至"沸乳看蟹目鱼鳞，传瓷选月魂云魄。"尤为精绝。每花前月下，静试对尝。碧沈香泛，真如木兰沾露，瑶草临波，备极卢陆之致。东坡云："分无玉碗捧蛾眉。"余一生清福，九年占尽，九年折尽矣。

姬每与余静坐香阁，细品名香。宫香诸品淫，沉水

香俗。俗人以沉香著火上，烟扑油腻，顷刻而灭。无论香之性情未出，即著怀袖皆带焦腥。沉香有坚致而纹横者，谓之横隔沉，即回种沉香内革沉横纹者是也。其香特妙，又有沉水结而未成，如小笠大菌名蓬莱香。余多蓄之，每慢火隔纱，使不见烟，则阁中皆如风过伽楠，露沃蔷薇，热磨琥珀，酒倾犀斝之味。久蒸衾枕间，和以肌香，甜艳非常，梦魂俱适。外此则有真西洋香方，得之内府，迥非肆料。丙戌客海陵，曾与姬手制百丸，诚闺中异品。然爇时亦以不见烟为佳。非姬细心秀致，不能领略到此。

黄熟出诸番，而真腊为上。皮坚者为黄熟桶，气佳而通。黑者为夹栈黄熟。近南粤东莞茶园村，土人种黄熟，如江南之艺茶。树矮枝繁，其香在根。自吴门解人剔根切白。而香之松朽尽削，油尖铁面尽出。余与姬客半塘时，知金平叔最精于此，重价数购之。块者净润，长曲者如枝如虬，皆就其根之有结处，随纹镂出，黄云紫绣，半杂鹧鸪，可拭可玩。寒夜小室，玉帏四垂，毾㲪重叠，烧二尺许绛蜡二三枝，陈设参差，堂几错列，大小数宣炉，宿火常热。色如液金粟玉，细拨活灰一寸，灰上隔砂选香蒸之，历半夜，一香凝然。不焦不竭，郁勃氤氲，纯是糖结。热香间有梅英半舒，荷鹅梨蜜脾之气。静参鼻观，忆年来共恋此味此境，恒打晓钟，尚未着枕。与姬细想闺怨，有斜倚薰篮，拨尽寒炉之苦。我两人如在蕊珠众香深处。今人与香气俱散矣，安得返魂一粒，起于幽房扃室中也。

一种生黄香，亦从枯瘴朽痈中，取其脂凝脉结，嫩而未成者。余尝过三吴白下，遍收筐箱中。盖面大块，与粤客自携者，甚有大根株尘封如土，皆留意觅得。携归，与姬为晨夕清课，督婢子手自剥落，或斤许，仅得数钱。盈掌者仅削一片。嵌空镂剔，纤悉不遗。无论焚蒸，即嗅之，味如芳兰。盛之小盘，层撞中色殊香别，可弄可餐。曩曾以一二示粤友黎美周，讶为何物，何从得如此精妙？即《蔚宗传》中，恐未见耳。

又东莞以女儿香为绝品。盖土人拣香，皆用少女。女子先藏最佳大块，暗易油粉。好事者复从油粉担中易出。余曾得数块于汪友处，姬最珍之。

余家及园亭，凡有隙地皆植梅。春来蚤夜出入，皆烂漫香雪中。姬于含蕊时，先相枝之横斜，与几上军持相受。或隔岁便芟剪得宜，至花放恰采入供。即四时草花竹叶，无不经营绝慧，领略殊清。使冷韵幽香，恒霏微于曲房斗室。至秾艳肥红则非其所赏也。

秋来犹耽晚菊，即去秋病中客贻我剪桃红，花繁而厚，叶碧如染，浓条婀娜，枝枝具云罨风斜之态。姬扶病三月犹半梳洗，见之甚爱，遂留榻右。每晚高烧翠蜡，以白团回六曲围三面，设小座于花间，位置菊影，极其参横妙丽，始以身人。人在菊中，菊与人俱在影中。回视屏上顾余曰。"菊之意态尽矣！其如人瘦何?"至今思之，澹秀如画。

闺中蓄春兰九节及建兰，自春徂秋，皆有三湘七泽之韵。沐浴姬手，尤增芳香。《艺兰十二月歌》，皆以碧笺手录粘壁。去冬姬病，枯萎过半。楼下黄梅一株，每腊万花，可供三月插戴。去冬姬移居香俪园，静摄数百枝，不生一蕊，惟听五鬣涛声，增其凄响而已。

姬最爱月，每以身随升沉为去住。夏纳凉小苑，与幼儿诵唐人《咏月》及《流萤》、《纨扇》诗。半榻小几，恒屡移以领月之四面。午夜归阁，仍推窗延月于枕簟间。月去复捲幔倚窗而望。语余曰："吾书谢希逸《月赋》。古人厌晨欢，乐宵宴。盖夜之时逸，月之气静，碧海青天，霜缟冰净。较赤日红尘，迥隔仙凡。人生攘攘，至夜不休。或有月未出，已齁睡者，桂华露影，无福消受。与子长历四序，娟秀浣洁，领略幽香。仙路禅关，于此静得矣。

李长吉诗云："月漉漉，波烟玉"。姬每诵此三字，则反覆回环。日月之精神气韵光景，尽于斯矣。人以身入波烟玉世界之下，眼如横波，气如湘烟，体如白玉。人如月矣，月复似人。是一是二，觉贾长江倚影为三之语尚赘。至淫耽无厌化蟾之句，则得甑月三昧矣。

(杜茶村曰："绝域名香，重霄皓魄，奇花异茗，倚态争芬。自非真仙琼媛，莫可得而领略。兼之天才丽质，把玩晨昏，玉臂云鬟，馥郁于琉璃世界中矣。")

姬性澹泊，于肥甘一无嗜好。每饭以岕茶一小壶温淘，佐以水菜香豉数茎粒，便足一餐。余饮食最少，而嗜香甜，及海错风薰之味，又不甚自食，每喜与宾客共赏之。姬知余意，竭其美洁，出佐盘盂，种种不可悉记，随手数则，则睹一斑也。酿饴为露，和以盐梅。凡有色香花蕊，皆于初放时采渍之，经年香味颜色不变，红鲜如摘。而花汁融液露中，入口喷鼻，奇香异艳，非复恒有。最娇者，为秋海棠露。海棠无香，此独露凝香发，又俗名断肠草，以为不食，而味美独冠诸花。次则梅英、野蔷薇、玫瑰、丹桂、甘菊之属。至橙黄、橘红、佛手、香橼，去白缕丝色味更胜。酒后出数十种，五色浮动白瓷中，解酲消渴。金茎仙掌，难与争衡也。

取五月桃汁、西瓜汁，一穰一丝漉尽，以文火煎至七八分，始搅糖细炼，桃膏如大红琥珀，瓜膏可比金丝内糖。每酷暑，姬必手取其泽示洁，坐炉边静看火候成膏，不使焦枯，分浓淡为数种。此尤异色异味也。

制豉取色取气，先于取味。豆黄九晒九洗为度，颗瓣皆剥去衣膜。种种细料，瓜杏姜桂，以及酿豉之汁，极精洁以和之，豉熟擎出，粒粒可数。而香气酣色殊味，迥与常别。

红乳腐烘蒸各五六次，内肉既酥，然后削其肤益之以味。数日而成者，绝胜建宁三年之蓄。他如冬春水盐诸菜，能使黄者如蜡，碧者如落。蒲、藕、笋、蕨、鲜花、野菜、枸、蒿、蓉、菊之类，无不采入食品，芳旨盈席。

火肉久者无油，有松柏之味。风鱼久者如火，肉有麂鹿之味。醉蛤如桃花，醉鲟骨如白玉，油鲳如鲟鱼，虾松如龙须，烘兔酥雉如饼饵，可以笼而食之，菌脯如鸡㙚，腐汤如牛乳。细考之食谱，四方郇厨中一种偶异，即加访求，而又以慧巧变化为之，莫不异妙。

(杜茶村曰："一匕一脔，异香绝味。使人作五鲭八

珍之想。")

甲申三月十九之变，余邑清和望后，始闻的耗。邑之司命者甚懦。豺虎狰狞踞城内，声言焚劫郡中。又有兴平兵四溃之警。同里绅衿大户，一时鸟兽骇散，咸去江南。余家集贤里，世恂让，家君以不出门自固。阅数日，上下三十余家，仅我灶有炊烟耳。老母荆人惧，暂避郭外，留姬侍余。姬扃内室，经纪衣物、书画、文券，各分精粗，散付诸仆婢，皆手书封识。群横日劫，杀人如草。而邻右人影落落如晨星，势难独立。只得觅小舟，奉两亲挈家累，欲冲险从南江渡澄江北。一黑夜六十里，抵湖洲朱泛宅。江上已盗贼蜂起。先从间道微服送家君从靖江行。夜半，家君向余曰："途行需碎金无从办。"余向姬索之，姬出一布囊，自分许至钱许，每十两，可数百。小块皆小书轻重于其上，以便仓卒随手取用。家君见之，讶且叹，谓姬何暇精细及此！维时诸费较平日溢十倍，尚不肯行，又迟一日以百金雇十舟，以百余家募二百人护舟。甫行数里，潮落舟胶不得上。遥望江口大盗数百人，踞六舟为犄角，守隘以俟。幸潮落不能下逼我舟。朱宅遣有力人负浪踏水驰报曰，后岸盗截归路不可返。护舟二百人中，且多盗党。时十舟哄动，仆从呼号垂涕。余笑指江上众人曰："余三世百口咸在舟，自先祖及余祖孙父子，六七十年来，居官居里，从无负心负人之事。若今日尽死盗手，葬鱼腹，是上无苍苍，下无茫茫矣。潮忽早落，彼此舟停不相值，便是天相。尔辈无恐，即舟中敌国，不能为我害也。先夜拾行李，登舟时思大江连海，老母幼子，从未履此奇险。万一阻石尤，欲随路登岸，何从觅舆辆？三鼓时以二十金付姓沈人，求雇二舆一车夫六人。沈与众咸诧异笑之，谓明早一帆未午便登彼岸，何故黑夜多此难寻无益之费？倩榜人募舆夫，观者绝倒。余必欲此二者。登舟始行，至斯时虽神气自若，然进退维谷，无从飞脱。因询出江未远，果有别口登岸，通泛湖洲者。舟子曰："横去半里有小路六七里，竟通彼。余急命鼓楫至岸，所募舆车三事，恰受俯仰七人。余行李婢妇，尽弃舟中。顷刻抵朱宅，众始叹余之夜半必欲水陆兼备之为奇中也。大盗知予中遁，又朱宅联络数百人，为余护发行李人口。盗虽散去，而未厌之志。恃江上法网不到，且值无法之时，明集数百人，遣人谕余以千金相致，否则竟围朱宅，四面举火。余复笑答曰："盗愚甚，尔不能截我于中流，乃欲从平陆数百家火攻之，安可得哉！"然泛湖洲人，名虽相卫亦多不轨。余倾囊召阖庄人付之，令其夜设牲酒，齐心于庄外备不虞。数百人饮酒分金，咸去他所。余即于是夜，一手扶老母，一手曳荆人，两儿又小，季甫生旬日，同其母付一信仆偕行。从庄后竹园深箐中蹒跚出，维时更无能手援姬。余回顾姬曰："汝速蹴步则尾余后，迟不及矣。"姬一人颠连趋蹶，仆行里许，始仍得昨所雇舆辆。星驰至五鼓，达城下。盗与朱宅之不轨者，未知余全家已去其地也。然身脱而行囊大半散矣，姬之珍爱尽失焉。姬返舍，谓余当大难时，首急老母，次急荆人、儿子、幼弟为是。彼即颠连不及，死深箐中无憾也。午节返吾庐，衽金革城与内枭獍为伍者十旬，至中秋始渡江入南都。别姬五阅月，残腊乃回，挈家随家君之督漕任去江南。嗣寄居盐官，因叹姬明大义，达权变如此。读破万卷者有是哉？

乙酉流寓盐官，五月复值奔陷。余骨肉不过八口，去夏江上之累，缘仆妇杂沓奔赴，动至百口，又以笨重行李，四塞舟车，故不能轻身去，且来窥瞰。此番决计置生死于度外，扃户不他之。乃盐官城中，自相残杀，甚哄。两亲又不能安，复移郭外大白居。余独令姬率婢妇守寓，不发一人一物出城，以贻身累。即侍两亲挈妻子流离亦以孑身往，乃事不如意，家人行李纷沓违命而出，大兵迫檇李。剃发之令初下，人心益皇皇。家君复先去惹山，内外莫知所措。余因与姬决：此番溃散，不似家园，尚有左右之者，而孤身累重，与其临难舍子，不若先为之地。我有年友，信义多才，以子托之。此后如复相见，当结平生欢。否则听子自裁，毋以我为念。姬曰："君言善。举室皆倚君为命，复命不自君出。君堂上膝下，有百倍重于我者，乃以我牵君之臆，非徒无益，而又害之。我随君友去，苟可自全，誓当匍匐以待君回。脱有不测，与君纵观大海，狂澜万顷，是吾葬身处也。"方命之行，而两亲以余独割姬为憾，复携之去。自此百日，皆展转深林僻路茅屋渔艇。或月一徙，或日一徙，或一日数徙。饥寒风雨，苦不具述。卒于马鞍山遇大兵杀掠奇惨。天幸得一小舟，八口飞渡。骨肉得全。而季之惊悸瘁瘏，至矣，尽矣。

秦溪蒙难之后，仅以俯仰八口免。维时仆婢杀掠者几二十口。生平所蓄玩物及衣贝靡孑遗矣。乱稍定，匍匐入城，告急于诸友，即襆被不办。夜假荫于方坦庵年伯。方亦窜迹初回，仅得一毡，与三兄共裹卧耳房。时当残秋，窗风四射。翌日，各乞斗米束薪于诸家。始暂迎二亲及家累返旧寓。余则感寒痢疟沓作矣。横白板扉为榻，去地尺许。积数破絮为卫，炉煨霜节，药缺攻补。且乱阻吴门，又传闻家难剧起，自重九后溃乱沉迷，迄冬至前僵死。一夜复苏，始得间关破舟，从骨林肉莽中，冒险渡江。犹不敢竟归家园，暂栖海陵。阅冬春百五十日，病方稍痊。此百五十日，姬仅卷一破席，横陈榻旁，寒则拥抱，热则披拂，痛则抚摩。或枕其身，或卫其足，或欠伸起伏，为之左右翼。凡痛骨之所适，皆以身就之。鹿鹿永夜，无形无声，皆存视听。汤药手口交进，下至粪秽，皆接以目鼻，细察色味，以为忧喜。日食粗粝一餐，与吁天稽首外，惟跪立我前，温慰曲说，以求我之破颜。余病失常性，时发暴怒，诟谇三至，色不少忤，越五月如一日。每见姬星靥如蜡，弱骨如柴，吾母太恭人，及荆妻怜之感之，愿代假一息。姬曰："竭我心力，以殉夫子。夫子生而余死犹生也。脱夫子不测，余留此身于兵燹间，将安寄托？"更忆病剧时，长夜不寐。莽风飘瓦。盐官城中，日杀数十百人。夜半鬼声啾啸，来我破窗前。如蛩如箭，举室饥寒之人，皆辛苦鼾睡。余背贴姬心而坐，姬以手固握余

手，倾耳静听。凄激荒惨，欷歔流涕。姬谓余曰："我入君门整四岁，蚤夜见君所为，慷慨多风义。豪发几微，不邻薄恶。凡君受过之处，惟余知之亮之。敬君之心，实逾于爱君之身。鬼神赞叹畏避之身也，冥漠有知，定加默祐。但人生身当此境，奇惨异险，动静备历。苟非金石，鲜不销亡。异日幸生还，当与君敝屣万有，逍遥物外。慎毋忘此际此语。"噫吁嘻，余何以报姬于此生哉！姬断断非人世凡女子也。

（杜茶村曰："才子佳人，多生乱世。如王嫱、文姬、绿珠，莫可缕数。姬生斯时，宜矣。奔驰患难，终保玉颜无恙；首邱绣阅，复得夫君五色彩毫，以垂不朽。孰谓其不幸欤！"）

丁亥谗口铄金，太行千盘，横起人面。余胸坟五岳，长夏郁蟠。惟蚤夜焚二纸告关帝君。久抱奇疾，血下数斗。肠胃中积如石之块，以千计。骤寒骤热，片时数千语。皆首尾无端。或数昼夜不知醒，医者妄投以补。病益笃。勺水不入口者，二十余日。此番莫不谓其必死，余心则炯炯然。盖余之病不从境入也。姬当大火铄金时，不挥汗，不驱蚊，昼夜坐药炉傍，密伺余于枕边足畔。六十昼夜，凡我意之所及，与意之所未及，咸先后之。己丑秋，疽发于背。复如是百日，余五年危疾者三，而所逢者皆死疾，惟余以不死待之。微姬力，恐未必能坚以不死也！今姬先我死。而永诀时惟虑以伊死，增余病，又虑余病，无伊以相待也。姬之生死，为余缠绵如此！痛哉痛哉！

（杜茶村曰："此种精诚，格天彻地。呕血剖心，能与龙、比并忠，曾、闵齐孝。万祀千秋，传之不朽。"）

余每岁元旦，必以一岁事卜一签于关帝君前。壬午名心甚剧，祷看签首第一字，有得忆字，盖"忆昔兰房分半钗，如今忽把音信乖。痴心指望成连理，到底谁知事不谐。"余时占玩不解，即占全词，亦非功名语。比遇姬清和晦日，金山别去，姬茹素归。虔卜于虎疁关帝君前，愿以终身事余，正得此签。秋过秦淮，述以相告，恐有不谐之叹。余闻而讶之，谓与元旦签合。时友人在坐曰："我当为尔二人，合卜于西华门。"则仍此签也。姬愈疑惧，且虑余见此签中懈，忧形于面，乃后卒满其愿。兰房半钗，痴心连理，皆天然闺阁中语。到底不谐，则今日验矣。嗟乎，余有生之年，皆长相忆之年也。忆字之奇呈验若此！

姬之衣饰，尽失于患难。归来澹足，不置一物。戊子七夕，看天上流霞，忽欲以黄跳脱摹之。命余书"乞巧"二字，无以属对。姬云："曩于黄山巨室，见覆祥云真宣炉，款式佳绝，请以'覆祥'对'乞巧'。镌摹颇妙。越一岁，钏忽中断，复为之，恰七月也。余易书"比翼连理。"姬临终时，自顶至踵，不用一金珠纨绮。独留跳脱不去手，以余勒书故。"长生私语"，乃太真死后，凭洪都客述寄明皇者。当日何以率书，竟令《长恨》再谱也！

姬书法秀媚，学钟太傅稍瘦，后又学《曹娥》。余每有丹黄，必对泓颖。或静夜焚香，细细手录闺中诗史成帙，皆遗迹也。小有吟咏，多不自存。客岁新春，二月，即为余抄选全唐五七言绝句，上下二卷。是日偶读七岁女子"所嗟人异雁，不作一行归。"之句，为之凄然下泪。至夜和成八绝，哀声怨响，不堪卒读。余挑灯一见，大为不怿，即夺之焚去。遂失其稿，伤哉异哉！今岁恰以是日长逝也！

客春三月，欲长去盐官，访患难相恤诸友至邗上。为同社所淹。时余正四十，诸名流咸为赋诗。龚奉常独谱姬始末，成数千言。《帝京篇》、《连昌宫》，不足比拟。奉常云：子不自注，则余苦心不见。如"桃花瘦尽春醒面"七字，绾合己卯醉晤，壬午病晤两番光景，谁则知者？余时应之，未即下笔。他如园次之"自昔文人称孝子，果然名士悦倾城"，于皇之"大妇同行小妇尾"，孝威之"人在树间殊有意，妇来花下却能文"，心甫之"珊瑚架笔香印屧，著富名山金屋尊"，仙期之"锦瑟蛾眉随分老，芙蓉园上万花红"，仲谋之"君今四十能高举，羡尔鸿妻佐春杵"，吾邑徂徕先生"韬藏经济一巢朴，游戏莺花两阁和"，元旦之"蛾眉问难佐书帏"。皆为余庆得姬。讵谓我侑卮之辞，乃姬誓墓之状耶？读余此杂述，当知诸公之诗之妙，而去春不注奉常诗，盖至迟之今日，当以血泪和麋隃也。

三月之杪，余复移寓友沂友云轩。久客卧雨，怀家正剧。晚霁，龚奉常偕于皇园次，过慰留饮。听小奚管弦度曲时，余归思更切。因限韵各作诗四首。不知何故，诗中咸有商音。三鼓别去，余甫着枕，便梦还家。举室皆见，独不见姬。急询荆人，不答。复遍觅之，但见荆人背余下泪。余梦中大呼曰："岂死耶?!"一恸而醒。姬每春必抱病，余深疑虑。旋归，则姬固无恙。因闲述此相告。姬曰："甚异，前亦于是夜梦数人强余去，匿之幸脱，其人犹狺狺不休也。"讵知梦真而诗签咸来先告哉？

妇人集

[清]陈维崧撰　阎　钢整理

《妇人集》一卷，清陈维崧著。记载明清之际女子嘉言懿行，颇富史料价值。此书在清朝曾风行士林，著名文人冒褒、王士禄等对此亦有评注。现据《香艳丛书》本中的冒、王评注本标点整理。

长平公主。孙承泽《春明梦余录》曰："公主名徽娖，明思宗女，周皇后产也。甲申之变，御剑亲裁，伤颊及腕。越五宵旦，复苏。顺治二年，上书今皇帝，甚有音旨。书曰：'几死臣妾，踢蹐高天。髡缁空王，庶申罔极。先是主议降，大仆公子都尉周君，名世显，至是诏求故剑，仍馆我周君焉'。寻薨。"张晨《长平公主诔》曰："当扶桑上仙之日，距秾李下嫁之年，星燧初周，芳华未歇。"又曰："公主葬彰义门之赐庄，礼也。"

明思宗田贵妃，维扬人，性明惠沉默，寡言笑，最得帝宠。（吴伟业《永和宫词》曰："贵妃明惠独承恩。"）甲申，李贼入燕，妃先一年薨。

长安女尼妙音，旧先帝时宫人也。国破后，出居民间。祝发于北城之文殊庵。与海昌相国居址相近，常出入相国家，谈宫中旧事。及甲申三月事，甚悉。言十九日夜漏欲尽，先帝遍召内人，命其出宫避贼。是时黄雾四塞，对面不相见。帝泣下沾襟，六宫皆大哭。又言宫中侍姬，都以青纱护发，外施钗钏。自遭丧乱，香奁宝钿，悉为人夺，惟存青纱数幅，犹昭阳旧物也。吴江吴兆骞《白头宫女行》云："长安女冠头似雪，曳地黄絁县百结。手执金经泪暗流，云是前朝旧宫妾。"又云："一托香台已十秋，每谈遗事自生愁。室中漫礼金仙席，梦里还随玉辇游。惆怅生年遭阳九，戒珠持遍甘衰朽。天家龙种尚飘零，贱妾蛾眉亦何有。晚树沉沉禁苑斜，山川满目思悲笳。伤心欲到扶风市，零落金箱忆汉家。"

郑妗，故襄王宫人。遭乱，为沔阳渔人所得，常椎髻跣足，钓于黄金湖头。独著惨红相服，云是襄妃物也（见董以宁《楚游闻见录》：张献忠假杨嗣昌兵符，破襄阳。事出仓卒，宫中无得免者，妗奉命往凌仪宾家，送生日银彩，因匿藻井上获免。又闻贼尽蕲城中妇女纤趾囊之，酒间赌胜。妗之跣足，意或悼此。见原注）。

姑苏女子圆圆（字畹芬），戾家女子也。色艺擅一时。如皋冒先生，尝言妇人以姿致为主，色次之。碌碌双鬟，难其选也。蕙心纨质，澹秀天然，生平所觏，则独有圆圆耳。崇祯末年，戚畹武安侯劫置别室中。侯武人也，圆圆若有不自得者。李自成之乱，为贼帅刘宗敏所掠。我兵人燕京，圆圆归某王宫中为次妃。（吴县叶襄赠姜垓《百韵诗》有云："酒垆寻卞赛，花底出圆圆。"按，卞赛亦金陵名妓。家伯兄有《赠畹芬》绝句："潇湘一幅小庭收，菡萏香余暮色幽。细细白云生枕簟，梦圆今夜不知秋"。"秋水波回春月姿，淡然远岫学双眉。清微妙气轻嘘吸，谷里幽兰许独知。"）

临淮老妓某，戚畹府中净持也，后为东平侯女教师。甲申京都失守，侯欲侦两宫音息，而贼骑充斥，麾下将无一人肯行。妓奋然曰："身给事戚畹邸中久，宜往。"遂易鞲鞣持匕首，间关数千里，穿贼垒而还（戚畹盖田贵妃长兄，东平侯刘泽清也）。

金屋恭顺侯（侯名吴维华）姬人，父笔工也。幼颖悟，读书善强记。侯宠之专房。一日，偶有他事失侯意，锢别室中。姬乃以小赫蹄作书，叙其辛楚。中有《长生殿》卷中人语。侯见之，不解所出。典签某曰："此用玉环、崔徽二事实也。"侯大喜，即日迎归邸第，宠爱如初（兰陵邹推官有《金屋歌》，歌长不载）。

寇白门，南院教坊中女也。朱保国公娶姬时，令甲士五十，俱执绛纱灯，照耀如同白昼。国初籍没诸勋卫，朱尽室入燕都，次第卖歌姬自给。姬度亦在所遣中。一日，谓朱曰："公若卖妾，计所得不过数百金，徒令妾落沙吒利之手。且妾固未暇即死，尚能持我公阴事。不若使妾南归，一月之间，当得万金以报。"公度无可奈何，纵之归，越月果得万金。按姬出后，复流落乐藉中。吴祭酒作诗赠之，有江州白傅之叹

顾夫人，识局朗拔，尤擅画兰蕙。萧散落托，畦径都绝，固当是神情所寄（顾字横波，合肥龚大中丞夫人。中丞名鼎孳。其《尊拙斋集》中"孤负香衾事早朝"及"不知何福得消君"诸绝，俱为夫人咏也）。

人目河东君风流放诞，是永丰坊底物。（河东君姓柳名是，字如是。钱□□□□姬人。尚书筑"我闻室"以居之。常于鸳湖舟中作《百韵诗》以赠柳。中有云："河东论氏族，天上问星躔。汉殿三眠贵，吴宫万缕连。瑶光朝孕碧，玉气夜生元"。又云："纤腰宜蹴踘，弱骨称秋千。天为投壶笑，人从争博癫。"又云："凝明嗔亦好，溶漾坐生怜。薄病如中酒，轻寒未折绵。清愁长约略，微笑与迁延。"君之风情与才艺，概可见矣。）

徐湘蘋（名灿），才锋遒丽，生平著小词绝佳。盖南宋以来，闺房之秀，一人而已。其词娣视淑真，姒畜清照。至道是"愁心春带来，春又归何处？"又"衰杨霜遍灞陵桥，何处是前朝？"等语，缠绵辛苦，兼撮屯田淮海诸胜，直可凭衿。（湘蘋海宁陈相国之遴贤配，著《拙政园诗余初集》。再录其《感旧》二首：《西江月》，"剪烛闲思往事，看花尚纪春游。侯门东去小红楼，曾共翠蛾杯酒。闻说倾城尚在，可如旧日风流？匆匆弹指十三秋，怎不教人白首！"《水龙吟》，"合欢花下流连，当时曾向君家道。悲欢转眼，花还如梦，那能长好？真个而今台空花尽，乱烟荒草。算一番风月一番花柳，各自斗春风巧。休叹花神去杳，有题花锦笺香薰。红英舒卷，绿阴浓淡，对人犹笑。把酒微吟，譬如旧侣梦中重到。请从今秉烛看花，切莫待花枝老。"）

或于旧台城内见二绝句云："南朝天子一愁无，石子冈连元武湖。草绿离宫人不到，日长惟敕阮佃夫。""临春阁外渺无涯，烽火连天动妾怀。十万长围今夜合，君王犹自在秦淮。"中有字画为苔藓剥蚀，或以意补之。词意凄婉，类宏光时宫人语（宏光时，怀宁阮大铖方贵幸用事，诗中所云佃夫，意或指此）。

海昌彭幼玉（名炎），进士孙遹从姑也。遗集一卷《最新警》。王十一曾以小密花笺，书其《银河吹笙》一诗。诗云："银河吹彻玉笙迟，清漏迢迢睡觉时。巫峡云归俱是梦，鲛人泪滴尽成丝。霜衾抱月羞孤影，露叶惊风别故枝。"王偶遗记末二句，幽思怨绪，政自使人不能终曲也。（王推官集中有《舟中怀彭十骏孙时读其从姑幼玉遗集》一诗，诗曰："凤胫灯寒共帝城，银河小院语平明。蜀川消渴人如昨，洛水微波赋竟成。寂寂武原春嶂远，迢迢江浦暮潮生。谢娘柳絮班姬扇，欲向仙源上玉清。"）

秣陵纪映淮，有《秋柳》句云："栖鸦流水点秋光，"世多诵之。（映淮字阿男，诗人纪映钟妹也。渔洋山人《秦淮杂诗》云："十里清淮水蔚蓝，板桥斜日柳毵毵。栖鸦流水空萧瑟，不见题诗纪阿男。"）

计孝廉（名果）妇吴夫人，善排调。孝廉故贫士，尝置一妾，夫人揶揄之曰："古闻糟糠之妻，不闻糟糠之妾，如何？"（见汪琬《钝庵说铃》）

吴江叶进士（名绍袁）三女。长昭齐、次蕙绸、三琼章，俱有才调。而琼章尤英彻，如玉山之映人。诗辞绝有思致，载《午梦堂集》中。（琼章有侍儿名红于。）（天台泐大师序曰："汾河诸叶，叶叶交辉。中秀双株，尤为殊丽。"）

桐城姚夫人（名维仪），无大师（方检讨以智法号无可）姑母也。酷精禅藻。其白描大士，尤工。所著《清芬阁集》，文章宏赡，亚于曹大家矣。

宗梅岑（名元鼎）母陈夫人，郡丞九室公（名辅尧）女。有妇德，兼工文咏。然唱随外，不以示人。每有所作，梅岑欲受而录之，辄不许。恐言之出于壸也。临终，取生平所作尽焚之。故不传一字。梅岑每言及，痛手泽之不存，犹叹慕者久之。王吏部为予言如此。

昭阳李夫人（字季娴），游心元虚，托情道味，赋诗不多，殊复令人咨赏，可谓德音（夫人一字元衣女子，所撰诗集五卷，文集一卷）。

石城卞元文（名梦珏），女曰吴岩子（名山）。夙擅诗歌西曲。诸女郎能音旨者，靡不宗卞。后适广陵刘孝廉（孝廉名师峻）。吴梅村《西泠闺咏序》曰："岩子著同声之赋，元文赋娇女之篇，辞旨幽闲，才情明惠。"又曰："赵明诚《金石》之录，卷轴无存；蔡中郎"齑臼"之辞，纸笔犹在。"诗凡四首，今录其二："五铢衣怯凤凰雏，珠玉为心冰雪肤。绿屑侍儿春祓禊，红牙小妹夜樗蒲。琼窗日暖樱桃赋，粉箧风轻蛱蝶图。颊敛翠蛾人不识，自将书札问麻姑。""石城杨柳碧城鸾，谢女诗篇张女弹。鹦鹉歌调银管细，琅玕字刻玉钗寒。双声宛转连珠格，八体秾纤倒薤看。闲整笔床摊卷素，棠梨花发倚阑干。"

黄比部（名永）与夫人浦氏（名映渌字湘青）伉俪最笃。一日，邹大（名只谟）戏比部曰："君得毋昔人所谓爱玩贤妻有终焉之志乎？"比部曰："下官正复赏其名理。夫人有题《周络隐坐月浣花图·满江红》一阕，词云："彼美人兮，宛相对，姗姗欲下。恰此夕月华如洗，花枝低亚。盼到圆时仍未满，看当开半还愁谢。与花神月姊细商量，归来罢。 怜嫩蕊，银瓶泻，回清影，晶帘挂。奈晚妆犹怯，镜台初架。二十余年芳草恨，两三更后长吁夜。几时将络秀旧心情，呼儿话。"附录《艾庵往事·贺新郎》词一首："往事卿思否？十年来几嗔几

喜，相偎相守。漫道悲欢如水去，提起心头都有。卿自置一觞一缶，笑拔金钗，闲指点点桩桩，欲说还摇手。恐化作皤然叟。　何妨愦愦居人后？更夸甚笔摇千字，胸盘二酉。对酒当歌，卿试舞长袖，离披红溜。为卿尽先生五斗，醉看诸儿尽绕膝，待长成五岳容吾走。卿好做寻山偶。"（浦氏有诗名，比部弟京妇巢氏淑只亦能诗）

玉蜂顾文康小女（名谡），乱后归兰陵董侍御。一日，与弟侄辈宴集，小有唱和。顾因笑谓阿宁（名以宁，侍御从侄也）曰："著红厨衫，弄虎邱浮图砖，为捉搦歌，新妇不如贤从；风日清佳，作曲室中语，尔时濯濯，贤从应亦不如新妇也。"侍御循环音理，大加抚掌（董以宁曰："家婶以国破家亡，流离不偶，每吟旧事，不胜惋叹。尝有诗曰："旧婢仆来询老母，嫁衣裳尽典空箱。"每吟二句，辄为泣下。未几云逝。家侍御刻其遗集百余篇，颜曰《翰墨》，有遗迹）。

金沙王朗，学博次回（名彦泓）女也。学博以香奁艳体盛传吴下。朗亦生而夙悟，诗歌书画，靡不精工，尤长小词，为古今绝调。生平著撰甚多。兵火以来，便成遗失。尝于扇头见其《浪淘沙·闺情》三首云："几日病淹煎，昨夜迟眠。强移心绪镜台前。双鬓淡烟低髻滑，自也生怜。　不贴翠花钿，懒易衣鲜。碧油衫子褪红边。为怯游人如蚁拥，故拣阴天。"（一）"疏雨滴青簾、花压重檐。绣帏人倦思恹恹。昨夜春寒眠不足，莫卷湘帘。罗袖护掺掺，怕拂妆奁，兽炉香倩侍儿添。为甚双蛾长翠锁，自也憎嫌。"（二）"斜倚镜台前，长叹无言。菱花蚀彩个人蔫。分付侍儿收拾去，莫拭红绵。满砌小榆钱，难买春还。若为留住艳阳天，人去更兼春去也，烦恼无边。"（三）才致如许，真所谓却扇一顾，倾城无色矣。又王吏部为余言，夫人有《春愁·浣溪沙》词前段云："抱月怀风绕夜堂，看花写影上纱窗。薄寒春懒被池香。□□爱咏之，抱月怀风四字，非温尉韦相不能为也，绿肥红瘦何足言警。又有词云："昨夜睡浓兼好梦，一身春懒起还迟。"亦是好句（按，朗适梁溪秦氏，父彦泓任楚中学博，朗集唐以饯其行。中有"君向潇湘我向秦"之句，可谓雅当。又有"学绣青衣闲刺凤，自把金针代补翎。"毛空一词，才思雕妍，殊为巧妙矣）。

余尝与诸贤品题闺秀。或谓铅黛之余，偏饶韵致；笔墨之外，别有寄托。当今那得如许宁馨。余沉思久之，忽曰："噫！自有人。"众或嗤余为骇。（吴语谓人不甚了了者为骇。夫铜鸣山应，理由冥契；阳回篇动，感岂人为。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皆是物也，愚不可及，愿从宁武。情至之谈，岂诸贤所能寻味乎？）

向于董二书舍，见矮笺数幅。写《会真》词曲，字法秀逸，如花临风。后有题云："桃花便嫁东流水，不比杨花更化萍。"全诗殊耐寻想。其印识为采药女郎云。得于童子手中，以炊饼易之者。

虞山吴永汝（字小法），母故某尚书姬也。七岁善琴筝，十岁工染翰，乐府诗歌，一见即能诠识。人有霍王小女之目。其母携之毗陵，十二而字余友邹大。后为雀角所阻。见其诀别词有云："质如蒲柳，敢偶姬姜；年岂桑榆，忍甘驵侩。念一生其已矣，将九死以何之！"其《如梦令》一阕曰："帘外一枝花影，月到花梢阴冷夜坐穗灯消，寂寂小窗寒寝。梦醒梦醒，重把离愁细整。"又《蝶恋花》半阕云："伤心只怕天公远。好运何时，薄命应须转。西邻姊妹闲相劝，抽笺步入桐阴院。"余俱楚楚可诵。邹大有《惜分飞》四十四阕，并制序以悼之（《惜分飞序》中有云："霍王小女，母号净持；卫氏少儿，父名郑季。清风细雨，无不讶其针神；绮月流云，咸共钦其墨妙。"直为抒写无遗。至云邯郸才人，终归厮养；左徒弟子，空赋娇姿。金楼东西，不见台边之柳；画船南北，徒闻渡口之桃。"则千古伤心，不独我友为然矣）。

会稽商夫人（祁抚军彪佳夫人），以名德重一时。论者拟于王氏之有茂宏，谢家之有安石（慈溪魏耕曰："抚军居恒有谢太傅风，其夫人能行其教，故玉树金闺，无不能咏。当世题目贤媛，以夫人为冠）。

山阴王端淑（字玉映），意气落落，尤长史学。父季翁（名思任）常抚而怜爱之，曰："身有八男，不易一女。"（按山阴王家郎俱有凤毛，季翁情钟贤女，遂损誉儿之癖）。萧山毛奇龄诗云："江南女士一代稀，王家玉映声先知。著书不数汉时史，织锦岂怜机上诗。清晖阁中父书在，落笔争开写眉黛。吟成细雨滴口脂，行即青藤绕裙带。风流遗世姿独殊，猗嗟四壁贫无如。牵萝补屋愁不耐，天寒袖薄侵肌肤。只今兵革满涂路，欲走西陵过江去。崎岖宛转进退难，祗恐行来更多误。昨宵行李隘巷宿，绣帙香奁解书轴。今朝寂历风雨来，令我停弦抚心曲。梧宫木落无复愁，清溪桃叶今难留。君行渺欲向何所？长江浩浩还东流。"

秦淮董姬（字小宛），才色擅一时，后归如皋冒推官（名襄）。明秀温惠，与推官雅相称。居艳月楼，集古今闺帏轶事，荟为一书，名曰《奁艳》。王吏部撰《朱鸟逸史》，往往津逮之（姬后夭，葬影梅庵旁。张明弼揭阳为传，吴绮兵曹为诔。详载《影梅庵忆语》中）。

黄（名运泰）、毛（名奇龄）撰《越郡诗选》一书，其凡例曰："闺秀，则梅市一门，甲于海内；忠敏擅太傅之声，夫人孕京陵之德。闺中顾妇，博学高才；庭下谢家，寻章摘句；楚纕赵璧，援妇诫以著书；卞客湘君，乐诸兄之同砚。其他巨室名姝，香奁绣帙，董陶徐郑，咏览颇多。玉映静因，流传最久。编题姓氏，约十二家。闺阁风流，莫此为盛。"识者以为实录云。（张楚纕名德蕙。适

祁奕庆。朱赵璧名德蓉，适祁奕喜。祁下客名德琼，祁湘君名德茝。尝见山阴徐缄诗云："箕子国中许小妹，锦官城内王夫人。风流旷代不相接，笔阵一门惊有神。"今观诸祁才藻，以方王许，似犹过之。　楚𫄷《斗牌诗》："难遣离怀白昼昏，红牙牌里强争论。不因娇嫩无情绪，输却金钗未敢言。"赵璧和湘君诗："海棠枝上落轻红，花片随香散碧空。但得与卿同转侧，不愁此夜逐春风。"湘君《夜坐》诗："夏雨初晴后，长空万里天。花间吹玉笛，月下数金钱。宿燕惊犹热，檐榴堕欲燃。齐纨裁自好，弃置是何年？"　奕喜《赠女弟湘君》诗："深闺小妹动盈盈，盘内题诗早得名。初见落梅能弄笛，还宜新月照弹筝。"又云："春光点点逐春江，春水悠悠渡夕阳。空留匣琴千种恨，空留锦字三载香。匣琴锦字无消息，故将天壤怨王郎。"）

云间章玉筐（名有湘），龙眠孙进士（名中麟）妇也。工才调。作诗寄姊云："忆昔同在翠微阁，飞文联句夸奇作。那知江海各天涯，青鸟无情双寂寞"。"苏合房中愁索居，尺素遥传锦鲤鱼。为问江淹五色笔，拟成团扇近何如？"此诗亦何减唐人韩君平也？玉筐著作有《澄心堂集》、《望云集》。姊瑞麟、妹玉璜，并擅诗名。妹回澜、妹掌珠，俱以文章显（荆隐君序曰："夫人之诗，其旖旎则月中杨柳，露下芙蓉；其沉郁则寒峰际霄、白云不动。琉璃锦匣，联翩刘氏之风流；翡翠笔床，掩映徐家之名胜。"荆隐君，夏瑗公先生女也）。

虞山许太守夫人吴片霞，有诗才。其《梨花双蝶》一诗，世尤诵之。诗曰："如玉双双透琐帏，镜中斜见粉依稀。西施舞罢春衫冷，道韫诗成柳絮飞。影过杏梁朝日澹，梦醒巫峡片云归。梨花深院无人到，不是开笼放雪衣。"（太守名瑶字文玉。夫人名绡）。　武进徐太守（名可先）夫人谢玉英（名瑛），诗名藉甚。性简远萧胜，不婴世务。太守之官后，夫人尽斥其橐中数千金，买青山庄居之。时于桥上凭栏小立，吟哦竟日。其风味如此。著有《博依小草》。近留心禅理，并诗亦不多作云。

武林顾若璞，黄少参（名汝亨）子妇也。早年称未亡人，有绮才，所著《涌月（王西樵曰似卧月）轩稿》行世。中有舅姑墓志铭及外行状。文章详赡，学者韪之。孙女埈儿，法名智生。生而端丽，能诗歌小令。记其《宫词》一首曰："长信宫中侍宴来，玉颜偏映夜光杯。银筝弹罢霓裳曲，又报西宫侍女催。"又《咏雪》一首云："霏霏玉屑点窗纱，碎碎琼柯响翠华。乍可庭前吟柳絮，不知何处认梅花。"清警殊甚。顾性喜学佛，岁癸已病甚，父母痛之。女曰："金枪马麦，定业难逃。大人独不闻之乎？且女特身痛耳，心无所苦。年十九夭。又夫人子灿妇丁玉如，字连璧，慷慨好大略。常于酒间与灿论天下大事，以屯田法坏为恨。其言曰："边屯则患戎马，官屯则患空言，鲜实事。妾与子戮力经营，倘得金钱十二万，便当北阙上书，请淮南北闲田垦万亩。好义者出而助之，则粟贱而饷足，兵宿饱矣。然后仍举盐筴，召商田塞下。则天下可平也。"其大言如此。西樵尝言夫人《卧月》一集，中多经济理学大文，率经生所不能为者。其子妇丁继母张氏，名姒音，才学与夫人相亚。尝作《讨逆闯李自成檄》，词义激烈，读者如听易水歌声。惜未之见也。

刘夫人，江西吉州刘忠烈公（忠烈讳铎，扬州知府。天启时为魏阉所杀）女，王抚军子次谐妇也。名淑。幼颖甚，能小诗。甲申鼎湖之变，夫人叹曰："先忠烈与抚军两姓皆世禄，吾恨非男子不能东见沧海君，借椎报韩。然愿兴一旅，从诸侯击楚之弑义帝者。遂建义旗，适滇帅蛮兵精悍冠诸军，闻夫人名请谒。夫人开壁门见之，旦日报谒。滇师具牛酒于军中，高宴极欢。然帅武人也，阴持两端，又醉后争长，语不逊，夫人怒，即于筵前按剑欲斩其首。帅环柱走，一军皆擐甲。夫人掷剑笑曰："杀一女子何怯也？"索纸笔从容赋诗一首，辞旨壮激。帅悔且惧。夫人曰："妾不幸为国难以至于此，然妾妇人也，愿将军好为之。"遂跨马驰去（见巢震林《史缺文补》）。

长山刘节之（名孔和），青岳相国（名鸿训）之次子。读书怀大略。慕陆渭南之为人。所著有《日损堂诗》数百首，亦学放翁。明末弃诸生从戎，隶刘东平麾下。其妇邹平王氏女，亦善骑射。南渡时，节之与妇，各将一军。妇号令之严，过于节之。每相见，有孙权妹刀环风，节之亦敬惮之。后节之为东平所戕，王间关北归为尼。王吏部为予笔述其事如此。

海盐陈若兰（名麟端），著闺词一百首。中有云："垂柳依依绿影生，芰荷亭上设棋枰。局中弹出纵横势，笑问檀郎若个赢。"又云："春闺三月养吴蚕，南陌攀桑满竹篮。为避行人回步急，不知髻上堕牙簪。"又云："女伴相邀织绮罗，纤纤素手弄金梭。晚来寻取红牙尺，较得工夫若个多。"又云："闺中喜作道家妆，云锦裁成绿羽裳。学戴星冠簪日月，侍儿齐绾髻双双。"又云："一自檀郎赴玉京，残灯挑尽泪盈盈。黄昏又值芭蕉雨，不管人愁滴到明。"如此吟咏，去花蕊夫人何远？（《若兰诗集》有《绿窗闲咏》一帙）

康郕（字湘云），直隶邢台人，黄更生内子也。所著有《临风阁集》。其《菩萨蛮》词有云："徙倚听疏钟，临眠愁杀侬。"又《玉楼春》词云："妾颜自愧石边花，君心莫化花边石。"其警句多如此，载《燃脂集》中。西樵有《赠更生诗》云："殿前笔札凌云赋，楼上莺花织锦妻。"盖纪康之能文也。康又有《小重山》起句云："春雨萧萧杜宇愁，绮窗惊晓梦，蹙眉头。"亦致，语也。

王吏部夫人，张邹平总宪文定公孙。亦擅词赋。

西樵官莱子时，尝作寄内诗："莱子淹留我共君，滞人春月复秋云。巡檐几夜频搔首，海国钟声已厌闻。"夫人属和，末二句曰："海边休恨还留滞，犹喜离鸿得共闻。"后士官国博，官贫不能携家，每咏此，未尝不叹其有思也。

陶令则（名琬仪），云间陆进士（名鸣珂）夫人也。有《九日登高忆芳儿》一诗云："有意登高去，遥看江水环。长江连合浦，何日夜珠还。"（见雄县马之骦诗《防初集》）

吴中闺秀《赠海陵宫婉兰》一诗曰："云髻偏宜试晚妆，石床苔润恰新凉。采兰爱向花前立，赢得罗衣满袖香。"婉兰，宫进士（名伟镠）女。归余友冒无誉（名褒）。曲室唱酬，才情朗畅，伉俪之笃，亚于埙篪矣。婉兰尤工画墨梅。雪叶风枝，翛然有偃蹇瑶台之思。

仁和俞琼英（名桂），诗文才一十六篇，才思颇清绮，遇合抑塞，年二十而夭。其拟义山《无题》云："才唱骊歌日渐曛，牵裳官道泪纷纷。红英陌上花无主，锦翼云中雁断群。玉镜几时还照影，金炉从此罢烧薰。闻知天上无离别，愿得相携驻白云。"《江南古意》云："江南三月花柳香，青春欲徂白日长。杏梁阴阴燕新乳，颉颃差池弄轻羽。美人午起自结束。曳鬓垂鬟手如玉。春草满园蝴蝶飞，金鞍少年他日归。"《中秋》云："玉镜澄清汉，金波荡碧流。桂枝应欲谢，空倚最高楼。"（钱塘毛先舒有《阅俞琼英集》诗云："宋玉真愁客，江淹本恨人。何当诵遗稿，霜鬓又添新。"）

钱塘女子陆么凤，十四而善吟。嫁后，夫游学于外，陆颇愁思。《秋闺晚思》三首云："晚来疏雨过人头，风静罗衣飏不休。漫拾乱红题小字，暗惊新句又悲秋"。湖烟漠漠晚归鸦，自扫枫香坐煮茶。一带芙蓉寒映水，那知秋思属儿家"。"翠黛宜颦不耐颦，病逢秋气转伤神。空堂莫挂疏帘起，黄菊丹花恼杀人。"（毛先舒《辨坻》）

嘉兴黄皆令（名媛介），诗名噪甚，恒以轻航载笔格诣吴越间。余尝见其僦居西冷段桥头，凭一小阁，卖诗画自活。稍给，便不肯作（吴伟业题《鸳湖闺咏》四律，中有"夫婿长杨须执戟"之句，想黄所适定杨氏也）。

阚玉，钱塘人。甲申之岁，生十三年矣。容貌端丽，又有倍年之觉。父母从小绝珍怜之。已父亡，独与母暨兄嫂同居。宏光时，征选采女，误为卖菜佣所给，竟嫁其子。日令玉职爨炊馁豕，稍暇令锄泥莳灌。足去缠约，头如蓬葆，面目黄黑，衣服泥污。玉悲甚，仰天恸哭而作歌。闻者莫不悲焉。未几死（歌曰："父生我兮，中道以逝。母茕茕兮门衰瘁。兄嫂难与居兮，抉我如目中之尘沙。伊又遘此佻巧兮，胡罪我之实多？彼六礼之或已愆兮，曾贞女子□从。矧要予以桑中兮，夫岂其为予之匹双！我独有母兮，痛思泣血。我父而有知兮，怒冲发！我兄摩挲兄之金兮，骨肉相蔑。嫂旁睨之兮，笑言哑哑。我忽愤气兮如云。指漆室女以为正兮，又告夫司命与湘君。曰予不爱一死兮，弗忍逮阿母之下世。愿死而有依凭兮，为凶之厉！呜呼哀哉！我终死兮，魂独归去。明告母兮，幽诉我父。匪我夙夜兮，胡然遭此行露也！纵谓行多露兮，宁我之污也。乱曰："嘉名为玉，父之命兮。幽辱粪壤，终保贞兮。忧思悄悄，泪淫淫兮。蒙此忍诟，日当心兮）。（王西樵曰："相其语势，殆是女中之左徒。徐淑蔡琰，无其娇娇）。

辛卯冬，宜兴史孝廉（名鉴宗）北上，道经淇水。夜宿宜沟客舍，见壁间有数行云："马足飞尘到鬓边，伤心羞整旧花钿。回头难忆宫中事，衰柳空垂起暮烟。"后又云："妾广陵人也。从事西宫，曾不二载。马上琵琶，逐尘长去。怆怀赋此，和泪濡毫。促装心乱，语不成章。时庚寅七夕后四日，广陵叶子眉识。"呼主者问之，知为宏光西宫也。

王考功笔述云：孙沚亭相公《南征纪略》载：女子赵雪华，题李家庄壁三诗。并有感寄。不记其词。邹平西青羊店逆旅中，有女子题壁者，自署万里女郎。诗云："独抱寒衾忆梦眠，"第二句不记。"马蹄得得行何已，归雁提提又近年。"盖和唐人韵也。亦宛转可诵。又有题济南东王舍人庄壁者，不记姓名。诗云："梦寄车尘马足中，依稀绮疏夜灯红。无端野鹳鸣寒柳，惊起愁心对晓风。"后小字旁注："随外北征作。"阳邱道上卢氏店中，曾有女子于七夕题绝句壁上。前一小序，末署云："天孙渡河之夕梦儿书。"梦儿盖其名也。诗后二句云："惆怅佳期不复还，有似银屏坠眢井。"余不复记忆矣。数条，予并载入《朱鸟逸史》中，以俱题壁诗，故识于此。

江都倪氏有《鹂怨集》，其本序云："内子为闽中巨族，依其舅氏于白门。孟夏归余，一病不起。客有善李少君术者，为余招内子魂。叩生前事，历历如响。复作诗十数章。本序后附忏词云："生于闽海，长于西江。"又云："衣不曳地，七襄锦织鸳鸯；案可齐眉，六礼书连鸿雁。乃以兵戈萍散，魂惊拍里悲笳；兼之骨肉花残，影落天涯画角。爰求媒妁，缔此姻缘。才咏关睢，忽嗟瘏马。前端阳之一日，钿翠埋幽；曾合卺之几时，炉香化烬。"又云："廿五年之粉黛，辛苦同休；十九日之床帷，沉疴不起。"（氏诗有云："已作蘼芜离恨草，莫看菡萏并头莲。"）

柴贞仪（字如光），杭州人也。能诗。其《咏罗巾》绝句云："拭去盈盈泪，携来冉冉香。殷勤缠素手，缕缕似愁肠。"亦极有思致。

通州陈婺(字无垢),幼博学,诗文绝工。著有《绣佛斋集》。尝作《闺怨》五言诗,有"梦去不关愁,晓来心自恶。"之句。从叔文起(名宏裔)见之,屡形吟赏(自注:"姊有寄予内子数绝句,一云:"斑管吟成字字珠,才高皇甫重三都。寄言小妹惭非古,文采江南让大苏。"又云:"既擅分金又惜诗,千秋鲍叔即名师。枯肠索句惭非锦,聊当梅花寄远思。"盖姊有《茹蕙集》即余作序)。

松陵周羽步(名琮,一字飞卿),诗才清俊,作人萧散,不以世务经怀,傀俄有名士态。生平尤长七言绝句。居如皋冒先生深翠山房八阅月,吟咏颇多,如《赠范洛仙》云:"黯淡消魂独倚楼,登山临水又逢秋。檐前垂柳丝千尺,只系柔肠不系舟。"《赠苏贞仙》云:"一架蔷薇满袖香,同行谁不羡红妆。生平最爱清幽事,肯惜凌波绕曲廊。"又《寄怀洛仙》云:"萧骚越客独淹留,污漫西风柳岸秋。安得东风解我意,好吹此恨到扬州。"此等语,俱极似唐人绝句也。(又羽步《赠吴湘逸诗》云:"絮语花阴夜未央,细聆音韵转悠扬。君今幸作吹箫侣,侬愿期为双凤凰。"意盖有为也。

茂苑吴蕊仙(名琪),才情新婉。当其得意,居然刘令娴矣。与飞卿著有《比玉新声集》。蕊仙尤好大略,精缯染。飞卿赠诗云:"岭上白云朝入画,樽前红烛夜谈兵。"盖实录也。(黄皆令《比玉新声集序》曰:"不意唐山房中而后,复闻正始。惜未能借江醴陵五色笔,展薛淇度十样笺,倩卫茂漪手书之,藏之白间靓阏间耳。"

吴湘逸,仪真人。亦冒推官侍儿也。一名扣扣,盖摘繁钦定情诗中语。资性颖异,好读书,《文选》杜诗,一二遍即能覆诵。年十九夭。闻者惜之。(按《湖海楼本集》有《吴扣扣小传》,即谓姬也。家伯氏有《同湘逸水绘庵看桃花》二绝云:"林垌深杳恣聊浪,小霁偎红露宠光。痴态若云谁得见,画堤飞起两鸳鸯。""小阁湘中云水乡,有人如玉共文房。三吾昔日应无此,赢得幽情恼漫郎。")

王绣君(名璐卿),通州人。马孝廉(名振飞)之妻也。闺房唱和时以小幅行世。风调绵整,人甚称之。尝见其一绝句云:"青草湖头花正妍,绿莎汀畔水连天。轻舟载得春多少,无数飞红到浆边。"盖咏舟前落花者。笔情波媚,与题颇称云。

又尝见绣君一绝云:"春寒日日雨如丝,草满离亭水满陂。寄语东君须着意,惜花人去未多时。"亦自成调(自注:绣君妹亦工诗。余内子尝以白纨乞二王簪花格,便觉琼枝璧月,争映行间也)。

《西轩集》(西轩淮南邱象随所居轩名)载,娄江女子《灯夕寄答》一绝,清怨迢迢,耐人寻味。诗曰:"荒楼何处忍吹箫,寂寞灯前涕泪遥。忽看病中书信至,却伤今夜是元宵。"闺阁中有如许思理,惜已轶其姓名。原唱系襄阳年少所作。有"一行清泪了元宵"之句,辛楚欲绝。亦不知谁家年少,殊可惜也。王阮亭《感事三章》附录宵后:"少小愁多不自持,针床初绣合欢枝。春风筵上迴中后,夜雨灯前拥髻时。双黛痕消鸳翠减,单衾香细鹧鸪知。定情三五遥相忆,讵独繁钦解赋诗。""曼睩横波湿镜潮,红兰当户柳垂条。为歌白石逢郎艳,曾约黄金贮阿娇。酒病正浓过上巳,春愁难妥近花朝。那知更逐香云去,楚水巫山万里遥。""金鹊鸦鬟乌柏门,琴川春水记啼痕。机中锦字劳相忆,肘后香囊是旧恩。密约难忘松柏树,新居闻傍苎萝村。春江花月千余里,怅望流光欲断魂。"又附录邱象随摘语为起句一首:"夜雨灯前拥髻时,上红初引第三丝。玉钩稳压重帘静,海燕深栖暖梦迟。十七云鬟年最少,一双星鹊誓先知。风流意极销魂处,半近妆台有所窥。"

吴门家太仆(名济生)示余以《望远图》,乃十四岁女子所作。雾鬓云鬟,薄施水墨,真遗世独立矣(钱塘陆圻《望远曲十四首》,今录其三):"采罢蘼芜望故夫,藐姑仙子不曾殊。屏间历历窥青琐,道上明明种白榆。举体乍飘连理带,定情羞解合欢襦。可怜漂泊刀头约,坐看天街夜月孤。""双啼玉箸湿罗巾,为结相于访故人。自是口中生石阙,何堪腹内转车轮。依闻梧子心难变,郎比莲花貌绝伦。何事小姑偏独处,清溪箫鼓夜迎神。""皓腕轻罗验守宫,纤纤手爪似春葱。常将小妇夸中妇,不拟贤雄是故雄。九酝满浮金凿落,两环真作玉玲珑。何妨深锁青苔湿,说与昭阳绝不同。"

夔州李翰林(名长祥,崇祯癸未进士,官庶吉士),乱后侨居金陵,娶姚夫人,善丹青,得北宋人笔意。曾为云间董大(名黄)母夫人画一粉箑,烟墨离离,深秀不可言,为香奁画手中逸品第一(或曰夫人又工画仕女图)。

江西康孝廉(名范生)夫人,亦金陵女也。工画竹,最似管夫人手法。孝廉颇矜重之。尝以一扇贻余,绿筱明玕,便觉白日欲翳(王考功曰:"朱远山夫人《文江集》,有《和康夫人寄外词》,似又不仅擅绘事也)。

江阴女子周淑禧,处士周荣起女也。工画花鸟。在徐熙黄荃间。好事者争以饼金购之(同时又有宜兴卢丹,善画美人。每作一图,皆妇为之点睛云)。

海昌女子李因,字今是,号是庵。作水墨花鸟,幽淡欲绝。王吏部尝题其《芙蓉鹭鸶》画云:"寒入金塘花叶孤,非烟非雨态模糊。姚家女子丹青绝,写作芙蓉匹鸟图。"《姚月华小传》尝作《芙蓉匹鸟》也。李是葛光禄无奇夫人,著有《竹笑轩集》,又以节著。

秦淮宋蕙湘，教坊女也。被北兵掠去，题诗邮壁。凄然有去国离家之痛焉。（诗凡四首，犹记其一云：“风动江声羯鼓催，降旗飘扬凤城开。君王下殿将军死，绝代红颜马上来。”王西樵曰：“‘绝代’一作‘薄命。’”

秣陵崔秀玉，父吴门老教授。家贫，居儆鸡鸣埭下。常口授秀玉书史，无不明晓。著有《耽佳阁诗集》一卷。如《咏杜鹃花》句云：“恰喜花名似鸟名。”慧绝可想（丹阳贺宿述）。

赓明弟（名玉堦）自北归，以《邮亭女子》一诗示予，予为怃然。诗曰：“凌波卸却换宫靴，女作男妆实可嗟。扶上高楼愁不稳，泪痕多似马蹄沙。”盖流人羁子过之系念矣。（诗更有自序云：“乙酉六月一日，遇难宝林庄，傍徨无地，洒泪而书，以为异日话寻之具。广陵十七岁女子张氏泪笔书于方顺桥店中。

耕坞老人为余言：“予壬寅过郑州，见驿亭有姑苏女史芳芸诗。犹记其末句云：“银釭烧尽心还热，画鼓金针月已西。”最为清丽。其全首录藏敝箧，曾举示映然子，即采入《名媛诗纬》。王考功所载，亦余言之也。予闺人亦有和韵。

乙酉澄江之变，士子黄姓者，妻秦氏，被掳不屈，过金山题诗壁上。末二句曰：“蒲团夜坐三更月，忏悔今生未了缘。”明日投崖殒，兵去复苏。适遇乳母夫过，携归复合。

刘阿李者，李氏，字小凤。长干里人也。其父母故贫，幼鬻于耿进士（章光）家。耿罹平陵之难，自妻姚朱以外，随死者凡四人。小凤法当入官，兰陵刘生捐金赎之。左右其事者，则马大将军之力为多（将军名允昌，吴娄东人。蒙古故将之裔。明末为黔南大将军。天兵南下，因束身来归。天子嘉之，赐田宅金帛有差。视诸仪同秩）。闻者义焉。与小凤同时入官者，一曰双萼，后代小凤选入掖庭。一曰服益，则年最少，后不知所终云。邹祗谟有传（新城王士祯诗曰：“天涯芳草碧氤氲，拥髻灯前感少君。共道朱家轻一诺，非因萧寺识双文。定情欲赋明珰解，心字初浓斗帐薰。梦到葭萌关上去，还如萧总识香云。”“花枝似玉咏红颜，晓镜明窗几寸山。小阁春浓香蔽膝，后堂蝶拂玉交关。乍宜角枕袁生咏，自卖青溪卢女还。罨画楼台烟月夜，刘郎应不忆人间）。

李姬（名香），秣陵教坊女也。母曰贞丽，有侠气，尝一夜博输，千金立尽。姬亦侠而慧，略知书，能辨别士大夫贤否。张学士（溥）、夏吏部（允彝）尤亟称之。十三岁从吴人周如松受歌，尽得其音节，然不轻发也。尝一日者，故开府田仰以金二百镒，邀姬一见。开府向儿事魏阉者，又姬尝以他事获罪阮怀宁，至是喟然叹曰：“田公宁异于阮公乎？峻却之，卒不往。（姬与归德侯方域善，曾以身许方域。设誓最苦。誓辞今尚存《湖海楼箧衍》中。又方域与陈处士小札曰：“昨域归来，有人倚阑私语，谓足下与域至契，既知此举，必在河亭凝望。冀月落星隐，少申夙诺。不意足下诱李君虞作薄幸十郎也。然则一夜徬徨，失却十年相知。罗袖拂衣，又谁信此盛遇乎？域即冒受法太过之嫌，然有意外之逢，此即至诚之报也。足下表章，自是不藏善之美，其实天王明圣，不介而孚。遭际如此，臣愿毕矣。今日雅集，亟欲过谈，而香姬盛怒足下，谓昨日乘其作主，而私宴十郎，坚不可解，则域虽欲过从，恐与人臣无私交之义，未有当也。”玩此书词，姬生平风调尔尔。

松陵吴氏（名银姊），与邻邑王生，以才艺相昵。后事露，庭鞫，氏板所供状，洒洒数千言，颇露致语。一时争传诵焉（辞多不载。中有云“昔淡眉卓女，服缟素而奔相如，汉皇弗禁；红拂张姬，著紫衣而归李靖，杨相不追。古有是事，今亦宜然。”盖表放诞于闺房，寄清狂于嫀黛矣）。

陆姬孟珠，或曰暚城大家女也。曾为侯门宠妓。侯裁于法，姬邑邑不得志，流落江海间，凄然拥髻，有东京梦华想。制诗一卷，自名红衲道人（□□□赠姬诗二首：“辞汉金人泪满腮，西园东阁已成灰。莫嫌鸟爪麻姑少，曾见沧桑几度来。”“剩水残山花信稀，琐窗鹦鹉旧笼非，侬家十二珠帘外，可有寻常燕子飞。”）

颍水刘公戢比部（名体仁），寄王推官家集数种。中有《贤媛诗》三卷一名《云锦楼诗》，系进士刘播妻李氏著。李氏，中丞某女孙。一名《纫兰轩诗》，进士刘佐临女著。一名《宝田堂诗》，秀才刘振女著。俱可诵。汝颍风流，卯金为最。孝威诸妹，有天人之誉矣（此条系西樵笔述，并注《云锦楼偶成一绝》曰：“花前闲步数蜂须，霁色初晴小院隅。巧试金钗移日影，阑干划处损红朱。”《纫阑轩新月》一首曰：“宿雨夕方歇，云间天气清。星河仍欲净，凉月复来迎。帘卷花初好，萤飞火自明。虚檐移凳久，新茗听新声。”又《樱桃》起句曰：“竹实方成笋，朱樱已及时。”《宝田堂雪夜》起句曰：“雪飞忽满径，入夜合瑶天。”）

临邑邢慈净，子愿（名侗，官太仆）先生之妹，善画观音大士，庄严妙丽。用笔如玉台腻发，春日游丝。（慈净适武定马方伯。马夫人雅工诗文，诗有《非非草》、《兰雪斋集》二种。钱宗伯选入《列朝诗集》者，非其佳制也。从马宦黔中，马卒于官，夫人扶柩还。涂中作《黔涂略》一书，文笔高古，有班惠姬之风。予在莱海时，于刘幼孙先生家见夫人答刘一书，词极雅健。又于张渤海家，见其砚铭二首，亦皆有致。又工书，酷类太仆。刻有《之室集帖》。妇人笔墨，见于金石者，房璘妻高而外，殆不多有。然高文词不多见，则夫人兼长，为

尤难矣。)

余尝游宿迁北司峿山,有石刻女郎汤文玉《游山》诗云:"山雨初晴洗佛螺,春风几处揭青莎。采香不倦溪边路,多少飞红趁袜罗。"词极新茜,然与他游诗杂书一石。盖他人为刻之,非其自书也。

女子琅玕,济南德州人也。曾有句云:"自怜身似杨花,愿向天涯情死。"字数不多,读之居然怅惘。(琅玕题德州旅壁,一序二诗。序云:"妾家齐右,欢是吴侬。玉树其人,红叶赠我。既见君子,信绿绮之可媒;我思古人,愿红拂以为友。佳人久嗟薄命,好缘肯俟来生。苦海斯离,多露勿畏。宝马踏来刚半夜,老昆仑焉所用之;彩鸾飞去向天边,莽吒利从兹逝矣。聊题短句,用示情痴。"诗一云:"何须押衙妙手,五更暗度香鞍。谁续奇女子传,小名唤作琅玕。"二云:"昨宵红拂深闺,今日高唐去矣。"后二句则所载也。此女子不特笔鳢,人亦复奇。

王菊枝。工小诗,隽令殊甚。广东程内史(名可则)为余说:"洵可谓珠娘之绝调矣。"(粤中生女号珠娘。菊枝有绝句一首,纪其末句云:"与孤窗雨一般听"语甚隽。今选家或改作"孤窗夜雨一般听。"庸甚矣)。

无锡顾文婉,自号避秦人。诗词极多,恒与王仲英相倡和。词见《倚声右集》(文婉《浣溪沙》云:"风雨妨春苦不宽,开帘怕见嫩红残,锦屏深护早春寒。新懒一身扶不起,愁痕万点镜慵看,空拈班管写长叹。"又云:"独坐无聊对简编,闲题恨字满花笺,夕阳西去转凄然。掩泪低徊妆阁畔,掀帘私语瘦梅前,此时试问阿谁怜。"又云:"晓日凝妆上翠楼,恼人春色遍枝头,湘帘风细荡银钩。燕子未归寒恻恻,梅花初落恨幽幽,重门深锁一天愁。")

长沙女子王素音,为乱兵所得,题诗古驿有云:"可怜魂魄无归处,应向枝头化杜鹃。"见者莫不怜之(王阮亭有《减字木兰花》云:"离愁满眼,日落长沙秋色远。湘竹湘花,肠断南云是妾家。掩啼空驿,魂化杜鹃无气力。乡思难裁,楚女楼空楚雁来。"盖为素音作也)。乙未岁,阿贻偕同邑傅侍御(名扆)北上,至白沟河,顿此邸中,见壁间有和素音诗者,觅原题不得。以问居停,指墙边积木,堆五六尺许,云在此中堵壁上。时方隆冬,阿贻与侍御急欲读素音诗,乃同从奴共运木,及半而诗尽出。侍御执炬,阿贻呵冻蘸笔,录诗竟。共读,书已,复各为和章,书之壁。书竟乃命酒剧饮,始觉手腕欲僵。各大笑,相顾,谓痴绝也。此事亦极可传。余后此至邸,亦和韵,末有"也学低头拜杜鹃"之句。素音原诗共三绝。前有小序,是俪语,凡二百许字,其精丽可与琅玕女子相敌。载余《燃脂集》中(自刘比部以后共七条,俱系西樵先生笔述并注。以下俱系湖海楼自撰并注)。

江西李侍郎(名元鼎),与夫人朱中楣(字远山),有《文江唱酬》一集盛行于世。(常熟钱□□《文江集序》有云:"珊瑚笔格,绿沉之管交辉;玳瑁书签,云母之笺双擘。花深纲户,每刻烛以分题;燕乳绮疏,或拥书而征事。"又云:"雕轩文驷,骖玉马以北朝;翟茀鞠衣,伴角巾而东下。水精帘幙,镇日焚香;云母莲花,年年辟蠹。岂若敬通见抵,但对孺人;子美漂流,长随妻子?"

汤畹生(名淑英),长洲人,适休宁吴翻。工诗善奕,年三十六夭(其《暮春·南乡子》云:"天气最无凭,乍雨还晴又做阴。时候困人,三月也清明。暗买韶光柳酿金,杯酒恣闲吟。寂寞春庭斗草心,院落黄昏,帘幙静深深。独坐谯门又起更。"王西樵为予言:"畹生词佳者最多。"予录二十余篇入《燃脂集》中)。

范满珠,休宁人,范眉生(名良)妹。诗才与兄相称。《述母》一诗曰:"独眠不禁冷风呼,摧落梨花满地铺。可奈婿亡留女在,那堪儿死更孙无!枕前有梦谁人伴,灯下无言已泪枯。不是彼苍昏昧久,如何伯道暮年孤。"诗语绝痛。又《旅夜》绝句云:"残灯明灭乱虫啼,展转乡心月渐低。梦对家人才欲语,鸡声依旧到窗西。"凄凄楚楚,可念也。诗名《绣蚀草》,红豆老人为之序。

周明媖(名庚),莆田人,诸生陈承纩妻也。生平制撰所见不多,曾览其尺牍一卷,清遥秀映,允为玉台之名构矣。与仲嫂书云:"感念化者欲为陈立传,以之才之美,无子无年,搦管垂毫,惟闻猿哭。是以更端而未就,当续成之,敢不诚于陈耶?"又云:《三国志》经嫂所点定,庚应穷其赞辞。但不解于古人何所厚薄,只觉此心为刘。"与外一书曰:"《离骚》之所以妙者,在乱辞无绪。绪益乱则忧益深,所寄益远。古人亦不能自明。读者当危坐诚正以求,然后知其粹然一出于正,即不得以奥郁高深奇之也。"又云:"林媛《松石图》已见岁寒之志,钦其至性,以一绝风之画首矣。亦不敢展玩,恐风雨悲鸣也。"仲嫂能定《三国志》,林媛能作《松石图》,新妇俱于此不凡。惜俱逸其姓氏(见《尺牍新抄》。王西樵曰:"周诗名《䇹绣集》凡百余首,是宗竟陵者,亦有一二可录。小札名《十七帖》,语语清隽。备录《燃脂集》中)。

甲申之难,贼人后宫。有宫人费氏者,为贼所获。将污之,氏绐贼曰:"身是长公主也,鼠辈讵敢尔?"贼舍之。居无何,俟贼沉湎后,挟匕首立断数贼首,遂自杀(南昌陈宏绪诗云:"冲天剧盗乘金舆,含元殿化绿林区。赭袍日角不知处,鸱鸮飞向陛前呼。团营去尽戚畹走,黯黯风沙掩阳乌。玉貌婵娟散如雨,红鸦靴嘴泥中逋。费家娇女明光妹,巧手丹青不能图。芙蓉堕井

井水涸，银床不覆绣罗襦。众惊窥视争救出，共惜花间颜色殊。姝生妙计赚蛾贼，称是崇祯公主躯。鼠辈何敢犯龙种，汝主遥闻磔汝徒。渠魁后验知非是，掷向帐旁于思胡。身藏匕首口佯许，铁衣醉倒紫氍毹。挟刃立刺咽喉断，血缕乱溅残香袪。我仇既报我安徂，七尺应须傍鼎湖。谈笑自蹈霜锋凛，发鬒不受黄埃污。盈廷岂少如戟须，几个男儿耀简书。寒灯哭拜披香影，三十六宫春草枯。")

钱塘女子吴柏(字柏舟)，未嫁而夫卒。柏衰麻往哭，遂不归母家。苦节十余年，遘疾夭殁。所著有《柏舟集》数卷。诗极锻炼，词尤富。而长调更绝工，不减徐夫人湘蘋也。古文尺牍，在明瑛之上。真奇女子矣。

洞庭女子遭乱，自投汉阳江。流至寿昌，土人悯而瘗之。获寸帛于袙衣。油楮密固。展视为绝句十首，闻者争传诵焉。诗有云："征帆又说过双姑，掩泪声声怯夜乌。葬入江鱼沉底后，不留青冢在单于。"结响悲楚，运格端好，讵在班婕好下？令千古以下，王嫱、蔡琰、花蕊夫人流辈读之，能无愧赧欲死？(载录其诗四首："生小伶仃画阁时，诗书曾托母兄师。涛声夜夜悲何急，犹记挑灯读楚辞。""当年闺阁惜如珍，何事牵裙绕水滨。报与双亲休眷恋，入江原是女儿身。""生平犹未遇簪笄，死后狂澜叹不齐。河伯有情怜薄命，东流为绕洞庭西。""照影江干不胜悲，永辞鸾镜敛双眉。朱门空许成秦晋，死后相逢总未知。"耕坞老人云："女姓蔺名玉真。或曰湘潭人。或曰即吾邑人。以入水无月余尚能逆流之理。然玩其句有双姑语文，似从下江而上者。俱存以备考为是。)

王十一为余述林四娘事，幽窈而屑瑟。盖《搜神》、《酉阳》之亚也。四娘自言故衡邸宫人(王太史有《林四娘歌》。歌首系一小序。序云："晋江陈君宝钥，分臬青州。入署之夜，堂上忽闻乐作。空中隐隐呵殿声，如贵人驺从至。至则耀爚辉煌，杯馔罗列，宾客杂沓于堂上，俳优厮养奔走于堂下。胥役大骇，走白陈君。陈君固已心异之矣。因率卫卒呵禁之，不止。挟弓矢操而射之，不止。持轰天雷诸大炮击之，复不止。越数日，陈方燕烛坐小斋，而风雨声有自远至者。斋中窸窣如人行声。少须，双鬟"褰帘入。唱曰："林四娘侍儿青儿启事，娘子愿谒使君。陈惝恍未答，而美人翩然来矣。妖质雪莹，绣纹花映，修蛾自敛，斜红半舒。揄袂以前，向陈而拜。拜毕就坐，徐徐启曰："某金陵林四娘也。幼给事衡王，中道仙去。今暂还旧宫，窃见殿阁毁于有司，花竹沦于禾黍。某故有宫中俦侣，话旧情深，停车无所，敢假片席于使君之堂。某固无能有德于使君，然亦非有害于使君。今与使君为方外交可乎？某有小酒食，愿同醉饱。并及从者，微有薄犒，幸无深讶焉。"陈虽疑且畏，然度无可如何，遂偕饮。及下箸则珍肴也，引杯则良酝也。从者视其犒则朱提青蚨也，意始稍稍定。后则夜分必来，更阑即去。数入内与陈夫人姬媵缔交，若娣姒然。陈之客过临淄者，或请接见，无不欢好。即席酬和，落纸如飞。词中凭吊故苑，离鸿别鹤之音为多。噫嘻！此何为者耶？又谓四娘貌本上流，妆从吴俗。秀鬋鬒发，蛾如远烟。覆以雾縠，缀以珠璧。身萦半臂，足蹑翠靴。锦绦双环，环悬利剑。冷然如聂隐娘、红线一流。婢东儿、青儿皆殊丽，恒侍左右。人亦无敢调者。居三月，一夕，别陈君欲去。且以青儿为托，把酒赋诗，临歧怅别。耸身碧霄，踪影顿绝。青儿后一二来，久亦不至矣。异哉！曾记其一诗云："玉阶小立羞娥蹙，黄昏月映苍烟绿。金床玉几不归来，空唱人间可哀曲。")

阎素华，字云衣。以长板桥头人，事宛陵唐内史(名允甲)或称其罗罗羸秀，孤情绝照，绰有林下风(宣城俞绶为立传。传略曰："唐先生官中秘。亡几何，为壬人所屏逐。令人至，举牛衣时相慰藉，如畴昔。自是不复居国门，归而税驾雁翅故居耳。又时时有迹之者，游徼织于道，厉染相属，无弗辟匿者。唐先生叱令人曰："嗄喏，盍去诸！"令人对曰："曩者，妾不以公贫故，不谨事公。安则昵之，危则违之，失事人者礼。且弁帼者流，除闺阈安所措足，死即死耳。"已事卒定。为唐先生友者，罔不以令人能执义云)。

周炤。字宝灯，江夏女子也。湘楚中人。传其丰神纤媚皎好如佚女。性敏给，知书。归汉阳李生。生名以笃字云田。生固慕炤，既得炤则益大喜过望也。然家先有大妇在，炤眉黛间恒有楚色。李生爱客游，常携炤残笺数幅以示友人。人无不色飞者。生箧中有藏炤自写《坐月浣花图》，双鬟如雾，烘染欲绝，图尾有小篆二。一曰络隐，或曰炤，又字络隐云。(董以宁《周炤传》云："江夏周某女也。某官山东按察使佥事，遇闯难，殉节死。炤哀之，作悼怀之赋。略曰："侑江流之浩浩兮，吊祢衡与屈平。彼填江而不溢兮，何以抒其愤盈。草参差而并生兮，孰辨其为杜蘅鸟之嘤咿。亦各有所谓兮，而人孰知其情。"赋长，余不录。读之如听三闾大夫姊嬃吟也。龚百药传云："宝灯年十九，所至虽谨自蔽匿，人得窥见宝灯，盖天人也。宝灯有《次林文贞韵寄王玉映诗》云："夫子南归后，永夜述名媛。生小贮金屋，弱龄弄玉研。海桑失庐亩，竹素易钗钿。感尔瑶华赠，时时动纨扇。芰荷缀翡翠，天真写素绚。咏絮谢女匹，织锦苏娘彦。侬是小家女，畏令仙人见。注目倚镜阁，因风寄方便。所恃一片心，的的托澄练。"又有《闻外君耨香子将归》一律云："茶花梅蕊自纷飞，小圃身如坐翠微。不定阴晴天欲倦，何方燕雀晚知归。王孙岁岁怀芳草，侍女朝朝倚绣帷。见说画眉人且近，湘山如黛未应稀。"

妇人集补

[清]冒丹书撰　阎　钢整理

《妇人集补》一卷，清朝冒丹书撰。该书增补了《妇人集》所不载的若干明末清初女子事迹，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清初，部分明朝遗民喜述“故家遗俗流风”，对各类女子，如董小宛、李香君、柳如是等多致笔墨，蔚为风气。意在“知有明所以结三百年之局者，区区南部之烟花，不烈于东京之党锢也。”此书意亦在此。本标点本以清末《香艳丛书》本为底本。

秣陵丁雄飞（字菡生），妇卜氏（名昙字四香）。婉嫕柔惠。归丁以后，每每有忧生之嗟。常读《霍小玉及小青传》，泪簌簌如雨。性颖悟，雄飞在燕都得四香手书，书中念字俱少一画，始悟念字从人从二，心中去一画，殊见用意也。年三十夭。雄飞悼之，作家人绪语（经云：“不乱取，手香；不淫色，体香；不妄语，口香；不淫害，心香。命字四香以此）。

清河丁氏。潘尊赍妻也。幼有刘三娘之目，能诗歌。其《舟泊芜城》云：“流离一孤舟，魂黯芜城路。不见折琼花，惟闻悲玉树。”二十字中，乃使人居然凄惘（见《淮南诗城》。又山阳萧氏亦能诗。尝有绝句云：“花溪红乱燕双飞，锦水香泥春独归。为忆金钗楼上夜，琵琶度月下帘帏。”）

庞纫芳（名蕙娘），吴江吴闻玮（名锵）妇。有《紫藤花下分赋》一诗。诗曰：“年来愁病强支离，也向花前醉酒卮。绣阁开尊同北海，金钗雅集胜南皮。锦云夜月千层浪，紫玉春风万缕丝。何事令宵称绝胜，筵前道韫总能诗。”（见《鼓吹新编》。阳羡陈先生曰：“纫芳曾于衍波笺上书《春词》一首，诗云：“春深诗句满经函，小字红笺手自缄。睡起有情疑好梦，愁来无力换罗衫。繁花满树空教谢，芳草盈庭未忍芟。荡子天涯归未得，双栖嗔杀燕呢喃。”诗绝佳。字画亦极明秀。）

女冠龙隐，俗姓夏氏，华亭人也。尝因六姊孙俪箫没于丁亥家难，为赋一诗云：“忆昔于归纨绮丛，郎家声誉擅江东。肃雍自叶房中乐，散朗仍归林下风。日暖画楼彤管丽，春深珠箔麝兰通。彩云散后空凭吊，野哭荒郊恨几重。”又《闺思》一律云：“碧天明月影迟迟，翠袖轻寒香露滋。海内风尘劳客梦，江东罗绮擅文辞。频惊桂棹回前渚，时整花钿立小墀。子夜明灯犹未寝，鱼笺珍玩感婚诗。”诗句清绮。岂独君家《大哀》一赋独擅才子耶？（又有王氏道元者，亦女冠也。陈留人，其《禅坐书怀》一律最流丽。诗云：“碧云静锁梵王宫，犹似明霞拱禁中。玉树旧枝归净业，内家新调擅宗风。三千里外肠堪折，十二年前泪暗红。欲悟无生何处是，禅灯移照镜台空。”清句如此。可谓女中惠休矣。王考功曰：“孔植在京师纳一小姬，姓宋，貌绝婉丽。一日于几上写明月二字。孔植问书此云何？姬笑不答。孔植为予言之，余为赋一绝云：“双蛾学画指初揩，偷搦红毫小字佳。应识参军新句好，愿随明月入君怀。”孔植持示姬，姬复为一笑。末七字明远句也。又东昌蒋夫人能为小词。其《如梦令》一阕，颇为人所传诵。全录入《燃脂集》中，不记其词矣。又云，东昌有尼名泉玉，亦有词句。刘司李孔植名楷为余道之。）

张氏。湖广黄冈乌林镇人。工诗词。先是已字某，父忽以他故悔，将改字富商。女闻之泣曰：“两髧何在？遂至此乎！”引刀自刭死。衣带中有诗云：“摇落林居风日清，黄花白露客心惊。颇闻洵美非吾士，却忆当年敢再生。隐几芳魂飞海屿，卷帘秋色满山城。年华转换俱陈迹，底事犹牵世上名。”（《启正野乘》曰：“张氏类得道者，纵不以节著，亦当以才显矣。虽然，与其为班姬、蔡媛，曷若为共姜、叔姬之尤愈乎？”）

吴瑟瑟（字数青），姑苏人，钱进士（名位坤）姬也。兄年十七，亦美丰姿，美音律，能为大小李将军画。倩妹设色，鲜妍远过其兄。兄尝师朱文甫。朱画冠当时。每称若妹殊胜阿大也。瑟瑟画最著者：《李夫人箫史图》，《孙夫人放鸽图》。（钱位坤《瑟瑟小传》曰：“壬午八月既望，瑟瑟于归时。清露晨流，疏星夜落，若远若近，楚楚可念也。”）

王宾娘。湖广黄冈人。七岁能诵唐诗绝句千首，十岁能属文，十五博通经史。家人以女博士呼之。后因所夫不偶，心恒侘傺。诗文诸藁，都不以示人也。宾娘，王贞定（名追骏丁丑进士）女。

女道士曹素侯，姑苏人。曾有一诗云："梧桐一叶早惊秋，鹤梦留人尘梦收。情逐绮云飘玉宇，心随碧露荡银钩。浪游清院难消日，偷上层楼未敢愁。空忆旧时衣带缓，不胜遥夜泪重流。"据此才思，或亦鱼元机一流。

张一娘，娄东张太史（名溥）长女。太史无子，遗书数万卷，尽归一娘。自《十三经》及《廿一史》，无不淹贯。文拟左国，诗法汉魏，尤喜临《十三行》，人以为献之复生。适同邑吴绵祖（陈黄门子龙《挽太史诗》曰："若从此日论天道，应有传经郑小同。"后太史遗腹，又生一女。言之三叹）。

王兆淑（字仙琬），通州人。亦和《秋柳诗》曰："春来眉展试罗衣，过眼繁华今又非。吴苑笙歌愁月尽，隋堤花草怨人稀。风吹荒岸流萤堕，叶落村墟黄蝶飞。片影凉光秋欲滴，赏心如梦肯相违。""夕阳疏影使人怜，残恨西风冷碧烟。彭泽举杯初漉帽，秦川罢织欲缝绵。营中画角思归日，马上章台忆昔年。最是悲凉成九辩，鹍鸡啁哳寂寥边。"二诗殊濯濯有致。

今列女传

[清]佚　名撰　何　成整理

《今列女传》,作者不详。分《母仪》、《节义》、《辩通》三类,记清代孝宪皇后、织笠女等事迹。《附录》中杂记香妃诸人事迹,有一定史料价值。据《香艳丛书》本标点整理。

母　仪

孝圣宪皇后,纯皇帝之母也。始在母家,居承德城中,家贫无奴婢。六七岁时,父母遣诣市卖浆酒、粟面,所至店肆辄大雠,市人敬异焉。十三岁时入京师,值中外姊妹当选入宫,随往观之。门者初以为在籍中,既而引见十人为列,始觉之。主者惧谴,令入末班。孝圣容体端颀中选,分皇子邸,得在雍府,即世宗宪皇帝王宫也。宪皇帝肃俭仅学,靡有声色侍御之好。福晋别居,进见有时,会夏被时疾,御者多不乐往。孝圣奉妃命,旦夕服事唯谨,连五六旬,疾大愈,遂得留侍,生高宗焉。及为太后,约皇帝以礼,率六宫以慈,福寿仁贤,形于四海。准回之平也,有女藉于宫中,生有美色,专得上宠,号曰回妃。然准女怀其家国,恨于亡破,阴怀逆志,因侍寝而惊宫御者数矣。诘问具对以必死报父母之雠。上益悲壮其志,思以恩养之。太后知焉,每召回女,上辄左右之。会郊祭斋宿,子夜驾出,太后乘平辇,直至上宫,入便闭门。宦侍奔告,上遽命驾还。叩门不得入,以额触扉臣御号泣,闻于内外。太后当门坐,促召回女,绞而杀之,待其气绝,抚之已冷,乃启门。上入号泣,俄而大痛,顿首太后前。太后亦持上流涕,左右莫不感动泣下。海内闻者皆欢息,相谓天子有圣母也,静而有化而疆于教海。《诗》曰"君子万年,景命有仆",此之谓也。

节　义

织笠女者,河南人也。其县妇女采台草织笠以为事。女自十二三时,每织,择精好细洁之草别藏之。既多,复择其尤。当嫁之岁,自制一笠,既成昏,用献其夫而语其勤焉。夫载以出,市人见者无不夸也。久之旁县亦闻之。它日夫出,有自后呼之者,公子也。问之,曰:"物以难得而珍,货以有用为贵。今子之笠,妇所织也。冠之不可以却暑,无贪不可以为炊。子诚卖之,愿论其价。可乎?"其夫心惜之而以客为佯言,姑应之曰:"吾笠不卖。客幸欲之,若得钱八万,当以与客。不然,无相问也。"公子大喜,遽下钱八万,取笠而去。于是其夫輂钱而归,喜告其妇曰:"笠已卖矣,乃得八万。若先斩之,十万可致也。"女问其故,默然内悲而无言。其夫出,遂阖月目经而死。君子以织笠女为识微,夫古之妇也,义可求去,今也不然。一入其门,荣辱随之。至于见卖逼淫而求死兴狱者,有司日有闻也。女之死,可谓达时矣。使龙比如之,则其君无杀谏之名。屈平知之,则其行无左徒之宠。君子兴其待败而俱伤也,不若自洁以全其交。《诗》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此之谓也。

辩　通

直辞女童满洲人,其父为京营四品官,则未知其为参领与,佐领与。咸丰九年冬选良家女入宫,引见内殿。上亲临视,女童以父官品例在籍中。晨入,天寒,上久不出。诸女立阶下,冰冻缩蹙,莫能自主。女童家贫衣薄,不堪其寒,屡欲先出。主者大慎怪,固留止之。稍相争论,女童大言曰:"吾闻朝廷立事,各有其时。今四方兵寇,京饷不给,城中人衣食日困,恃粥而活。吾等家无见粮,父子不相保。未闻选用将相,召见贤士。今日选妃,明日挑女。吾闻古有无道昏主,今其是邪。"于是上在屏后微闻之,出则诏问谁言者。诸女恐怖失色莫能对。女童前跪称:"奴适有言"。上问曰:"汝何所云?"女童前对:"奴等当引见,驾久不出,诚不胜寒。欲出不得而总管以朝廷禁令相责。奴诚死罪,忘其躯命,具言朝廷立事,各有其时。今四方兵寇,京饷不给。城中人衣食日困,恃粥而活。奴等家无见粮,父子不相保。未闻选用将相,召见贤士。今日选妃,明日挑女。窃闻古有无道昏主,窃以论皇上,愿伏其罪。"于是上默然良久。曰:"汝不愿选者,今可出矣。"女童叩头退位,上遂罢选。当女童前后言时与在旁者,莫不惶急,流汗咋舌,不敢卒听。及得温旨遣出,或犹战悚不能正步。以此女童名闻京师,君子以为能直辞。《诗》曰:"匪饥

匪渴，德音来括"，此之谓也。女童既出，上它日以事降其父一阶。欲令后选时，女可不豫也。君子以为女童以一言而悟主，成文宗之宽明，显名于后世。《诗》曰"静女其变，贻我彤管"，女童可以炜彤管矣。

今列女传附录

《国风报春》、《冰室野乘》载此三事，据云得之达县吴季清先生所著笔记，吴又闻诸王、壬秋先生云云。兹读《湘绮楼》、《今列女传》，笔意谨严，叙述得体，事实与吴稍异，惟吴文斐亹亦有可观，因附录之。皓皓子识。

回部王刀某氏者，国色也。生而体有异香，不假熏沐，国人号之曰"香妃"。或有绳其美于中土者，高宗纯皇帝微闻之。西师之役，将军兆惠陛辞，上从容语及香妃，命兆惠一穷其异。回疆既平，兆惠果生得香妃，致之京师，先密疏奏闻。上大喜，命沿途地方官吏，护视起居维谨。虑风霜跋涉，致损颜色，兼以防其自殊也。既至，处之西内。妃在宫中，意色泰然，若不知有亡国之恨者。唯上至则凛如霜雪，与之语，百问不一答。无已，令宫人善言词者谕以指。妃慨然出白刃袖中，示之曰："国破家亡，死志久决。然决不肯效儿女子，汶汶徒死，必得一当以报故主。上如强逼我，则吾志遂矣。"闻者大惊，谑其侣，欲共削而夺之。妃笑曰："无以为也。吾祖衣中尚有如此刃者数十计，安能悉取而夺之乎？且汝辈如强犯我者，吾先饮刃，汝辈其奈何？"宫人不得要领，具以语白上。上亦无如何，但时时幸其宫中，坐少选即复出，犹冀其久而复仇之意渐息也，则命诸侍者日夜逻守之。妃既不得遂所志，乃思自戕。而监者昕夕不离侧，卒无隙可乘而止。妃至中土久，每岁时令节，思故乡风物，辄潸然泣下。上闻之，则于西苑中妃所居楼外，建市肆室庐礼拜堂，具如西域式，以悦其意。今其地尚无恙也。时孝圣宪皇后春秋高，微闻其事，数戒上毋往西内。且曰："彼既终不肯自屈，曷弗杀之以成其志，无已则权归其乡里乎？"上虽知其不可屈，而卒不忍舍也。如是者数年，会长至圜丘大祀，上先期赴斋宫。太后瞰上已出，急令人召妃诣慈宁宫。妃既至，则命镭宫门，虽上至不得纳。乃召妃至前，问之曰："汝不肯屈志，终当何为耶？"对曰："死耳"。曰："然则今日赐汝死可乎？"妃乃大喜，再拜顿首曰："太后天地恩，竟肯遂臣妾志耶。妾间关万里，所以忍辱而至此者，唯不欲徒死，计得一当以复仇雪耻耳。今既不得遂所志，此身真赘旒，无宁一瞑不视，从故主地下之为愈矣。太后天地恩，竟肯遂臣妾志。臣妾地下，感且不朽。"语罢，泣数行下。太后亦为恻然，乃令人引入房室中缢之。是时，上在斋宫，已得报，仓皇命驾归。至则宫门已下键，不得入，乃痛哭门外。俄而门启，传太后命，引上人，则妃已绝矣。肤色如生，在色犹含笑也。乃厚其棺签以妃礼葬之。

旗人某氏女者，父为骁骑校，夫妇老而无子，且家赤贫，恃女针凿以养。缝瀚湢厨之事，悉一身兼之。女略识文字，有暇，则聚邻童，教以识字，藉博升合资。时咸丰初年也，一日禁中选秀女期届，女名在籍中，闻报，抑父母恸哭。念已入宫，父母老无依，日展转死沟壑，欲奉亲以遁者数矣。故事，无问官民家女，既当选，则以官监守之，虑其遁也。女既不克脱，不得已，届期，随众往，排班候驾于坤宁宫门外，时天甫黎明也。是时金陵甫失守，羽书络绎至，上忧劳旰食，每枢臣入见，议战守事，辄至日昃，乃退。民家女初入宫禁，已战栗不自胜。又俟驾久，罢倚不能耐，重以饥渴交迫，相向饮泣。监者叱之曰："圣驾行且至，何敢若此？不畏鞭笞耶。"众闻言，愈战惧欲绝。女勃然起，万声语监者曰："去室家，辞父母，以入宫禁，果当选，即终身幽闭，不复见其亲。生离死别，争此晷刻，人孰无情，安得不涕泣？吾死且不畏，况鞭笞乎？且赭寇起粤峤间，不数载，悉长江而有之。今遂陷金陵，天下已失其半，天子不能求将帅之臣，汲汲谋战守，以遏贼锋，保祖宗大业，而犹留情女色，强护民家女，幽之宫禁中。俾终身不获见天日，以纵己一日之欲，而弃宗社于不顾。行见寇氛迫宫阙，九庙不血食也。吾死且不畏，况鞭笞乎？"监者大惊，急掩其口。而上适退朝，御辇已至前矣。因共缚其手，牵诣上前，抑之跪。女犹倔强，不肯屈膝。初女所言，上已微闻之。至是复笑，问其故。女仍侃侃然奏如前语。上欣然喜曰："此真奇女子也。"职责命释其缚，令引入宫中，朝见皇后。时某邸方丧偶，谋续娶，因以女指昏焉，而罢所选秀女，使皆宁其家。

某氏者，河南民家女也。生而奇慧，乡里以针神誉之，少失怙恃，鞠于兄嫂，兄嫂皆钟爱之，为择配甚苛。故及笄犹无人委禽也。女一日以麦草织雨笠，穷工极巧，钩心斗角，竭数十日力，仅成一具。持付兄，俾诣市售之。曰："第索介百金无增减。有购者，即询其里居姓字而谨识之。"兄讶曰："一笠耳，恶能直百金。持以过布，人不将疑我狂耶？"女曰："第如我言行之，必有购者。如其竟无人，不怨兄也。"嫂在侧，墨喻其意，知女意在择偶也。因促其夫如妹言。兄不得已，持以出。阅三日，无人问价者，意女特佯言耳。日暮，倦欲归，忽一少年翩然来，迎与语，衣履修洁，神宇间雅。兄故所相识，邻村某高材生也。见所持笠，异之。把玩不释手，问持此何为？以求售对。询其价，以百金对。生沈思久之，恍然司，即邀兄诣其家，出百金授之，而留其笠。兄微以言叩之，则生犹未娶也。归告妻，使以语妹，女果首肯。亟以媒氏往，婚遂成。卜日亲迎以归，伉俪果綦笃。婿家故我舅姑，惟夫妇二人，倡随之乐，诚万户侯不与易也。生宝爱草笠甚，令女为制锦，韬藏其中。出必冠之，无间晴雨。归必手自拂拭，韬而悬之帷中，以为常。数年后，女举一子，已呀呀学语矣。生有所善某富室子者，尝求昏于女，女以其无行，却之。至是益妒生之得美妇也。谋所以闲之者乃阳纳交焉。恒招生为诗酒会，因道之为狭邪游，生惑焉。出辄数日不归，女忧之，乃婉语曰："昨某君来吾家，吾于屏后窥其人，目动而言肆，是殆有异图，不可近也。"生未以为然，笑置之。一日醉归，忽易笠而帽，女讶问之，则已为

某乘醉攫去矣。女默然亦无一言。生倦而酣寝，晓始醒，则独卧于床。讶女胡蚤作，呼之不应，亟起视，已缢于窗棂间矣。生骇极木立，大痛，茫不知其故。俯视碎锦狼藉地上，拾审之，即所以韬香者。始司女所以死，乃大痛悔，号泣数日，亦感疾死。

艳囮二则

[清]严思庵撰　周　琪整理

《艳囮二则》，严思庵撰。以女色设局诓骗他人钱财者称"艳囮"，此风明末清初颇盛于京城、扬州，作案人多为教坊、青楼女子。该书所记，即为明末清初二起著名的艳囮案，作案人均为明末京城名妓罗小凤及其嫂罗二娘等。罗小凤入清后以"广行善事"得善终，罗二娘则不知所终。据《香艳丛书》本，并参校《说库》本标点整理。

明万历之末，上倦于勤，不坐朝，不阅章奏，辇下诸公亦泄泄沓沓然。间有陶情花柳者，一时教坊妇女，竞尚容色，投时好以博赀财。后且联布羽党，设局诓骗，妙选姿色出众者一人为囮，名曰打乖儿。其共事者，男曰帮闹，女曰连手，必择见影生情撮空立办者，与之共事，事成计力分财。而为囮者独得其半。于是构成机巧，变幻百出，不可究诘。

时郑贵妃专宠，兄国泰倚皇亲势，暄赫都中。诸乐户女子率以承应至其家。往来日久，因熟悉其内眷及子弟辈，思欲一试其术，而慑于皇亲未敢也。有徐少司空者，南直扬州人，自部曹历职卿贰，久宦京都，晚年于都中娶一妾，生少子，甚爱之。司空家富，以本籍田产，拨付长君，而以燕京市廛租及古玩宝器并宦囊予之少子，复以其所荫职予之为出身地。司空殁，少子以母同居都中，其书屋有小楼，窗外为邻家内院。适有沈妪者，移居于此。一日，妪诣徐宅，徐母子与之款洽。妪自言一子为国学生，善鉴古玩，客于郑皇亲门下。皇亲信任吾子，待之异于他客。吾亦往来其家。其家正夫人为某氏，副夫人为某氏。女曰赛姑，年十八，尚未字。其正夫人云："必择名宦子，貌美才美，且有官职者，方与为婚。"因笑指徐生曰："郎君必中选。吾为媒，可乎？"徐母曰："齐大非吾偶也。"盖业已谢之矣。他日其子沈瑀来拜。人物俊伟，谈吐娴雅。徐生一见欢甚。知其善识古器也，出其珍藏罗列示之。瑀咋舌曰："君家宝玩若是，除是荥阳府中，天下莫如君家者。然如双玉狮衔环一事，世所罕有，即郑府中无可匹敌。"徐生曰："郑氏最珍者何物？"瑀曰："前日贵妃所赐赛姑数种，其中有不世奇珍，有玉如鹅卵曰暖手，寒时两手握之，掌中温气欲汗；有炉曰自然香，木质而中空，卧时以体相偎，香气滃然，流绕被中；一是臂钏，白玉为质，而以金刻花鸟嵌，其细巧不可名状；又一为碧蓝宝石簪，黑夜中有碧光射人目。其余珠珥服饰，尚有价可评，未足奇也。"徐生因问赛姑何人。曰："郑君之嫡女也，与老母极亲厚。老母尝言赛姑妙丽，神仙中有之，尘世所无也。郑夫人爱之甚，前后求婚者百数，皆不见允。盖良缘未遇耳。"徐生信其言，独耿耿于所谓赛姑者，恨未一寓目也。至中秋夕，徐生母子登楼赏月，忽闻楼外娇声纷纷，俯瞰沈家庭中，妇女济济，皆艳妆共围一美姝于阶前小立。玉容姣好，与月色相映；珠光翠影，闪耀于乌鬟绿鬓间。沈妪仓皇晋接，惊喜若狂，携座语美姝曰："盍少坐，且玩此皎月。"因仰观天上笑指嫦娥曰："不意今夕降寒家也。"俄而茶至，美姝略举杯沾唇，旋立起辞去。妪执手挽留，姝微吐一二语，音细不辩。两保姆相扶，率众妇遂出。徐母子从楼上细窥，且莫知其为何等贵家女也。次日沈妪来，欲借朱红盒子，自云昨宵忽蒙一贵人过舍，仓猝不及款待，欲盛果品数种，聊申意耳。徐母曰："得非昨夜坐汝庭中者耶？"妪佯惊曰："太君何以知之？"因作回想状，忽拍手笑曰："吾知之矣。在楼上窥见之耶。"徐母曰："然也。"妪曰："太君前，吾不能私。实郑皇亲赛姑，昨宵往大兴隆寺烧香，归途经此，一至寒舍，外间不知。"徐母曰："曾字人否？"妪曰："未也。吾向固言之，可为郎君嘉偶。奈太君意过谦何？"徐母曰："姑试言之，但多费，恐力不支。"妪曰："何哉？以太君家财，万金可吐手而办，寻常婚礼，以数百金为至。今结婚皇亲，诚不容过啬，然统计问名若干，纳采若干，吉期若干，不过二三千金足矣。且陆续付去，不必一朝尽输所有。异日新人至，白镪黄金，堆箱盈箧，小往大来。何目前吝此区区者哉？东海家世，不亚荥阳，郎君以妙年指日授职。若借泰山力，倚为奥援，将躐五马，登八座，金章紫诰，荣及所生，此岂世间常有之福？吾以比邻美情，欲成此佳事。非有厚望，但冀郎君得意后，念老妇微劳，一垂盼于吾子可耳。"时徐生在旁，不觉饫听。其母亦心动，遂托求婚。越日将晚，妪忽至，面色酡然，行动皆有醉容，戏拉徐生

手，顿诸地大呼曰："速揖谢吾！速揖谢吾！"母迎而问之。妪曰："事谐矣。但郑夫人欲一见郎君貌。约来月初一日，与吾往神木厂女贞庵游玩，须郎君来一面。以郎君貌，定入彀。"徐母子大悦。待至是日，徐生盛服乘马，仆从衣服皆焕然。至庵门苍头数十人坐于门首，见生至颇倨不为起。生欲入，一苍头呵止之，言家太太在，何书生乃擅入耶？徐生为道来意，苍头曰："果尔，亦须入报。"乃令小童入。须臾，沈妪出答生曰："相待久，何迟迟耶？"亟携生入。至客堂，令坐。少顷，小鬟出，令妪引生入内。生至后堂立阶下，望帘内一丽人，珠襦绣帔，庄严若神。徐生鞠躬拜手，帘内仿佛为答。妪复引至客座，款茶良久。有秀丽小鬟两人，自内各捧一金丝盒出向妪曰："太夫人赠公子者。"徐生向盒拜谢，令仆从擎之趋出。则诸苍头肃立叩送，非复向时倨坐呵叱态矣。徐生扬扬马上，如从天上来。至家，亟欲启视所赠物，则金扇及佩囊等，皆宫中式，意其为贵妃所赐，转赠爱婿者。喜极，于是择日发柬，邀沈母子款以盛筵，令往郑府议聘礼。妪述荥阳夫人意，议定聘金二千两，彩币四百端，泰山泰水，各以宝玩古器数事为寿。两舅兄亦如之。徐生母独留古玩中变玉狮衔环不列礼。沈瑀有难色，语徐生曰："此物差足博皇亲欢，余虽足珍，彼目中视若寻常物。倘无以得其欢心，恐多龃龉。"生曰："此百世宝，环有血皱，两玉狮色微青，共衔环于口中，婉转盘旋，疑是天工琢成，吾家世代珍藏，外人无知者。惟吾兄一亲见之，家母决欲存留，奈何？"妪从旁笑曰："太君计左矣。郑府中古玩，无一非赛姑掌者。异日止须吾一言，尽数纳诸奁中，仍是君家物，何损毫发乎？"徐母不得已，竟从之。乃行聘礼，金多五十两一锭，每盘双锭，两人舁之。古玩皆盛以锦匣，袭以绣黻，每盘二事，亦两人舁之。彩币每盘二十端，每端镇以簪环小件，亦两人舁之。使从百余人，鼓乐间其中，炫煌道路。临行，媒者谓众曰："昨皇亲谕意，已在上东门别第，受礼行事，不必诣府第也。"已而至别第，高门画栋，苍头跄济，凡陈设器皿等，悉是公侯家气象。回礼答式，事事得体，款帖书忝眷荥阳字样，其大如拳。使从多于徐，人尽簪花披红，衣掌鲜耀。一时喧填街巷，都中人咸知徐郑结秦晋好也。沈妪索媒金，徐予之四镒，不受。加绫绢四端，犹不受。更赠以宝簪一对，乃受。翌日，其子来谢，不言所事而去。数日后，妪来盛言皇亲为赛姑治装，已遣人往各省采办。绒则往陕，翠则往广，珠则往辽东，绫缎则往苏杭。今吾子已持千金往苏杭矣。抚掌而谈，历历可听。阅月余，妪足音杳然。徐生母乃从楼上窥之，庭中亦阒然。怪之，乃使人至皇亲第访之，并无沈监生者在门下，亦无老妪沈姓者往来。又至上东门，则其房屋封扃，问诸旁邻皆云此王阁老空宅，他家或宴客，或结姻，则赁以壮观耳。归告徐生，母子不胜愤恨，遂相对而泣。乃兄之手札，忽自南来，云："沈君来南，知弟将补官，欲移吾五百金，恐吾见却，将先人所遗玉狮衔环为信，同胞兄弟，乃作如是计校耶。某日勉集五百金，并双玉狮交与沈君回北，想已检收，但此物不可轻以托人也。"徐生得兄书，恚愧更甚。其母叹曰："吾偶昏迷，受此大创，致乃兄亦堕其术。不意一老丑妇，乃诡诈如此，真神奸也。"遂出千金为徐生谋荫职。未几得某州通判，隐忍前事而去。后诸乐户中，有汇其事者，知此役也，主谋者乐户妇骆四娘，其假赛姑，则京师名妓罗小凤。假郑夫人者，则小凤之嫂罗二娘也。沈妪沈瑀及苍头婢妇等，则所谓帮闹人连手人也。纷纷不可胜纪。至崇祯中，御史风闻其状，奏请裁汰在京乐户，于是散入各省，而流寓扬州者独多。

有陈锡元者，本徽人，依扬州富商赵昌祺司质库中奔走事。陈与赵为表亲，而陈素愿悫，赵信任之，乃令往盐厂课灶户，司盐务出入，岁得千金独厚。中年未娶，无室家。积金五百余两，以百金买屋，为弛担时居停地。时海滨出盐，倍多于常岁。诸灶户委积如山，锡元与同事各出银若干，贱价而买，囤储规利。适海泛盐尽没，价忽贵，所获利子多于母。陈橐中顿长千金。自以为一生吃着不尽，洋洋如濠上鱼矣。锡元之同事吴子宁者，居某处。锡元早起往候之，见其西邻有浣衣门首者，鬟发如云，皓腕侔雪，罗裙轻扬，纤履微露。时妇方曲身洗涤，陈从后窥之，未见颜色。既至吴居，主人他往，不遇而出。见妇方立起，仰面看日光照处，眉目秀媚，颊辅丰盈，如初日芙蓉，凝露鲜艳。陈为之心动。归至家，适子宁来，坐谈良久，忽问曰："兄居向无西邻，今居者是何家？"子宁曰："吾亦不知何自。前日从厂中归，内子语余曰：有新邻冯二娘者，挈其子小哥来拜，自云北京人，夫主物故，孤贫无依，来维扬。欲依一至戚，遍访无踪。不得已与干父及此子僦居于此。闻吴君善经纪，欲令此子追随担盐，练习货殖，为衣食计。否则同业者或欲求螟蛉，仰恃高义，望为先容。"因戏语锡元曰："兄未有子，盍抚之？"锡元曰："遽抚螟蛉，诸多不便。计惟有中馈主，乃为处置得所。"子宁解其意，乃起戏捶其背曰："无耻老人，乃作假途取虢想耶。然彼未尝出口，吾不便与言引。"遂拂衣去。他日，冯又至吴家申前言，乞为小哥地。子宁内子为言某处颇有机缘，■慰其来意。冯遽归，具酒肴，令其干父李老率小哥猝至锡元家。锡元意必子宁为之作合，非无因而至。又见所馈诸品，烹调精腆，滋味声香。糕饵诸式，玲珑新巧，皆非市肆可得。不欲拂其情，遂坐受百拜父子礼，竟似夙有成议者。小哥年十五，炊汲洒扫，朝夕恪勤，依依膝下，听使令。锡元爱之，携往盐厂。吴子宁见之，以为此举锡元自为之，亦不问其所以也。已而锡元挈小哥返扬，小哥归而省母。未几，忽偕李老至，锡元延之坐。李似欲有言而止，既而曰："势必尔。无嫌直告也。"因语锡元曰："为极无理事，欲渎君听，此事必如予老人意，则可两全。否则两失。姑妄言之。予家北京，侄为司礼监太监，颇得意。老人在京，差具饘粥。前因吾女支身远出，必欲老人作伴，不得已来扬。月内家司礼，已两次飞书，促吾北归。但念吾女一子已为君嗣，支影单形，万不能自活。若令此子归宗养母，则负君

德，且伤君心，皆为非计。老子之意，莫如令吾女继君室，为君操井臼。君就居吾女家。为吾女主持门户，则小哥离母而仍依母，稍尽乌私。君无妻而适得妻，亦成嘉耦。衣绽则缝，服污则洗，饥则饭至，渴则茶来。试问老鳏夫，曾有此乐事否？所谓必如予意则两全，否则必至两失者。老人之意如此，明哲如君，请三思之。”锡元大喜曰：“事固善，但谁为主婚者？”李老拍胸起曰：“我便是。有家司礼在，谁敢何我者！”乃急索柬及笔砚，亲书生庚，双手送陈。陈奉持之如获珍璧。已而就冯居成婚，则李老已北上。锡元心感其美意，依依如有失。比入内，则几席器皿，事事精致。绣帷锦被，璀灿耀目。炉内香气，芬郁缭绕裾袂。虽刘阮之入天台，不过过也。自是燕尔之情，坚如胶漆。主人以盐厂事屡促之，殊有此闲乐不思蜀意。二娘尽态极妍，曲媚之中，间以谑浪。一日锡元过其前，忽以足钩之，拥而置之膝，揶揄之曰：“霜后葫芦，中干外枯。”又一日，忽语锡元曰：“闻夫养妇，不闻妇养夫。汝囊中羞涩，何以处我？”锡元曰：“无恐。我有八百金，贮主人典中，汝日坐啖，亦不过羡余微利耳。”二娘眉忽绉，故作沉思状，忽作咄咄声，伸指指锡元曰：“真懵懂汉！多金贮彼，无片纸文字，付汝为据。主人年迈，一旦不测，伊郎岂善良者，欲强索难矣。前无室家，故作此浅计。今守舍有人，急宜索归。伺物有贱征，君居奇，可获大利。何寄人篱下，仰人鼻息？”锡元心以为然，乃向昌祺索取所贮金。昌祺年老而智深者，语锡元曰：“银便如数取去，但此物当念辛苦中来，贮诸典，利虽薄，得之意中。若贮之他所，利虽多，宜防失之意外。勿以吾言为非。”锡元不省，持归。二娘置之柜，付其匙于陈。陈欲持银往盐厂为经运计，与二娘商之。二娘曰：“固善。但须一观大局。有大利，然后归取未晚。万一无利可弋，势必持归，舟车浅露，道途径返，八百金岂不足动人耳目哉？”锡元又以为然。已而主人促之急，诸同事又来劝驾，乃定行期。二娘为锡元计曰：“向典移二百金以足千数，异日获利以偿之。经纪家固多多益善也。”锡元从之。移二百金，并付冯嘱曰：“谨守之。”二娘笑曰：“前何太疏，今何太密。汝物即吾物，尚烦过虑哉。”又语锡元曰：“汝旧居房屋值百金，空置无益。盍售之，归价于我？我居此屋，亦以百金僦者，愿以归汝。我年未四十，尚有孕道，倘得子，则此为我二人偕老之处。授之汝子，小哥则别处之他所。宜早为计，亦欲附囊中求微息也。”锡元又从之，且喜其有远虑精心计也。临行，二娘问归期，锡元曰：“吾久未往，诸务丛积。今往多则三月，少亦一二月。”二娘曰：“期何远也。天气将暑，汝父子需凉衣，越日须遣小哥归，取服之垢者归濯之。彼处食物，或不堪入口，此间常制就，令小哥挈至。”锡元颔之，又心感其情之深也。既至厂，逾数日，果遣小哥归。嘱以五六日，必至厂。逾期不至。延至二旬，仍不至。锡元乃暗自诧为怪事。遂弃厂务，兼程而归。至则屈戌守门，排入则室中荡然，不留一物。往问屋主人，则曰：“渠计月出赁钱，居三月出钱若干，欲去则听其去，又安知其所之？”锡元乃知所居，亦非百金僦者，不觉魂胆俱丧。谋之吴子宁，子宁曰：“堕彼术中矣。”偕晤赵昌祺，欲其拨遣多人踪迹之，昌祺摇首曰：“何益？彼有如此手段，而岂为人踪迹耶？所惜者，八百金耳。”锡元大惭，已而主人知盐课中亏二百金，为陈所浪费，亦不复追索，但好言遣之。锡元无所归，穷困，每为人言反诓状，辄捶胸顿足，悔恨欲泣；或有知之者，曰此北京黠妓罗二娘也，诡信凭耳。一日锡元闲步雷塘，适画舫有贵公子拥数丽妓欢饮，二娘在焉，始知其行踪不远，又抱琵琶渡别船也。因在岸侧，为二娘所见，乘间以手招之，私语曰：“陈郎耶，向日无情，实为李老所误。彼构成此局，许我百金倩为媒，非我本怀也。明日可伺吾于集庆巷王姥家。其继女小凤我姑也，为白我意，留彼处片刻，我来，当有以报汝。”乃出袖中碎金五六两予之，即麾之去。翌日，锡元至集庆巷，则王门已为邑令封局，所言王姥及小凤者，被逐出竟久矣。乃知复被所欺，愤极归徽为僧云。

是时流贼破陕西及河南，势逼南畿，淮扬诸郡无乐土。兼值岁饥，比户流亡者半。至弘光立四镇，扬州繁华都会，几为战场。于是隋堤楚馆，蛛网尘封。吴地妖姬，风流云散矣。扬城西郭有种蔬人蒋老者，所居茅屋一椽，四壁倾坏。值世荒乱，种蔬常不自给。饥则掘江干野荠充腹，往往数日不能举火。然勤于操作，年五十余，精力健强，挥锄町畦间，虽寒暑无所苦。岁乙酉清兵南下，将至淮杨，蒋之邻里，皆率妻子逃避一空。蒋老无妻，不逃避，仍依茅屋。自念无食，逃亦死，不逃亦死，死是意中事也。既而大兵围扬州，其驻西城者，为满洲都统某，其队长曰披甲。一披甲掠村落，获蒋老至都统营，都统见以败蓑蔽下体，问曰：“是乡农？”蒋老不能对。都统令剪其发，当各营担水之役。蒋老力作不敢片刻闲暇，担水毕，即为析薪炊爨，沐马扫泄，事事周至。诸披甲悦之，相与语曰：“闻说南方人耽情逸乐，日日啖烂肉，饮苦茗，睡至日高三丈未起，何此人勤悫如是？”因担水至都统大营，其掌马卒令蒋老刈取马刍。都统阅马见马刍，问何人所办，掌马卒举蒋以对。都统喜曰：“彼乃办事精细。”夏月茭根有蛭，截其根，令马不病。满人生长北方，不知南方茭草，夏月不宜连根饲马也。遂纳蒋老步兵牌，隶正蓝旗下。未几扬城破，阖城受屠，妇女老丑皆被杀。独留少美者给有功披甲。已而大兵渡江，军中不许携带妇女，限三日卖诸民间。诸披甲以买主拣择，致价不均，各以巨囊盛诸妇女，固结囊口，负至通衢，插标于囊上，求售甚急。大率皆为留扬镇守北方人买去，本城人则靡有孑遗矣。一披甲欲卖去囊中人，三日不售，怒而欲投之江。同伍力阻之，披甲曰：“然则将付之何人？”或曰：“蒋蛮子劳苦无妻，盍以赏之。”皆曰善。呼蒋至，披甲指囊示之曰：“尔无夜伴，任尔取去。”蒋茫然不识所谓夜伴何物。诸满兵语之曰：“赏汝老婆耳。”蒋恐甚，顿首于地，哀恳曰：“一身不能自活，不敢从命。”披甲怒曰：“南方人刁诈，信然，白手得百金货，乃假意故却，天下岂有不要老婆之

男子？而于吾前作诳话耶？”将拔刀斩之。一满兵从后抱持，诸同伍举囊置蒋老背，叱令速退。蒋老不得已，负归茅屋，惝怳久之，莫知所措。既而念此中人受困已极，背负时绝无声息，似垂毙者，不胜心恻，乃启囊视之，则一美也。奄奄一息，果垂毙矣。急抱起，卧之于败板，罄其瓶得米合许，拾芦枝煮粥，就其口灌之。已而妇仍昏昏睡去。蒋老复至大营供役，满兵戏语曰："新郎宜有喜色，何不豫为？”蒋老曰："吾自分将作沟中殍，何忍更累一妇？俟彼稍苏，询其关戚，行将送之归耳。”诸满兵怜其诚，赠以蚊帐被褥，又与干粮黑豆各斗许。蒋老拜谢携归。视妇转动，颇为心慰。复煮粥抱起进之，觅一便器置寝所。次日复煮粥食之。时大营已行，蒋老无所事事，仍携锄种菜，及归。妇已起，两手揞败版而坐，见蒋老，忽问曰："此何处？”曰："西城外小村落也。”曰："我何以至此？”曰："满洲兵令我负归。”曰去钱几何？曰："贫人无钱。”妇沉吟曰："无钱安能得我？”曰："当日以不能相活力辞，乃彼拔刀欲杀我，幸同伍中力救，劝我负归。”语未毕，妇又昏倦倒身下睡。阅两日，妇神气渐爽，蒋老炊饭，佐以园蔬与食。蒋曰："此地离城，不及半里。”妇潸然泪下。蒋曰："尔有夫乎？”妇曰："吾扬州太守妻也。”蒋骇甚。曰："是官太太耶？”因顿足曰："太守已殉难。奈何？”妇曰："非也。乃前任太守某也。”蒋曰："然则太守固在，可相闻也。”妇悲泣曰："陕西残破，太守亲戚久无。”蒋曰："太守无亲戚，汝或有父母兄弟，尚可相依。吾当为汝遍访。”妇又泣："吾止一义母，城破时为兵所杀。”因号恸不止。蒋老亦为流涕，慰之曰："且无悲，终当有所归依。缶中尚有半月粮，迟迟以待可也。”妇曰："感尔厚恩。但尔贫困至此，食不能继。奈何？”蒋老曰："世乱已平，谋生亦易。”妇颔之。后见此老诚悫，遂有倚托终身之意。呼至前问曰："汝得进城否？”蒋老曰："日来为访官太亲戚入城。奚止数十次？遍走空城，寂无人踪，惟尸骸满道耳。”曰："满兵守门，免盘诘否。”曰："守门兵吾熟识也。且吾有正蓝旗步兵腰牌，原无所阻。”妇喜曰："果尔，吾有事相委。西城内有董公祠，祠之左侧，第三家门首，一大阴沟中，有木匣二具，可为吾取至。蒋老遽诺即行。妇呼还语曰："匣不可露人目。守兵见之奈何？”蒋老曰："置匣于土篚底，而以乱薪覆其上可也。”须臾归，问妇曰："何物镇肩沉沉者？”妇曰："银也。”破锁视之，约千金。妇又曰："更有一處，乃集庆巷中第四家屋颇卑，小门有双环。入此门，过第二进，至东侧厢，厨下积灰中藏银两大包，今已四年有余，未知为何人所得也？”蒋老曰："吾姑一往。”及至其处，则门首陈设弓刀，为满洲兵舍馆矣。蒋老方徘徊门外，一满洲兵出，见之遽趋而前，拍其肩曰："老蛮何事至此？”蒋视之，乃素相识者。答曰："拾粪酿田。”其人曰："甚善，此间厨下有多年积灰。为吾除之。”乃引蒋老至灰所，指曰："幸除净。”言已即去。蒋老抉灰得大包二，各用布厚裹，而以细绳缚扎，比前更重。乃置之篚底，灰覆其上，担归。妇大喜。次日妇复语蒋老曰："汝胆颇壮，玉带桥北有一大第，汝识之乎？”蒋老曰："识之。吾前为官太访亲属，屡至其地，向为一满洲大帅所据。今大帅移营南去，此宅空洞无人居矣。”妇曰："此宅中板房一所，下有银窖。其左边版末有铁环隐记，拽环启板，即可得。”蒋老曰："倘已为满帅所得，奈何？”妇曰："吾决汝此往，亦必如意。”蒋老于是荷土篚入城，至其处，果有板房一所，半为满兵拆毁，独有铁环处一半，安然未动。如其言，启视，则累累皆白银砌满窖中。运之于篚，仍覆土于上，担重而出，荷虚而入。如是者数四，守门者曰："老蛮种菜，获几许利，而作苦如此邪？”答曰："穷人不劳不活耳。”于是尽运以归，即于妇寝所之侧。累土为窖，为妇藏金其中。喜谓妇曰："顷见扬人纷纷返里，铺家亦有开张者，大势已静。人间夫妻子女骨肉，相聚有期。吾为官太访亲属，倘有天幸，可挈此多金归去。搬运之劳，吾力犹能为役。”妇曰："吾何归？归汝耳。”蒋老大惊，辞曰："茅舍饿夫，不敢作此想。”妇告以情，曰："吾北京乐户罗小凤也。出自青楼，惭非白璧，发方覆额，猥以姿容邀诸贵人欣赏。奈慈母即世，见妒悍嫂，继为此地洪生所怜，挈吾南来，别居吾于董公祠左侧。又遭洪妻率悍妇捉我痛殴，扃吾于小楼中。吾愤极自缢不死，继归吾集庆巷王姥家为妓。幸义母加恤，恩同己出。安处数年，忽为诸恶少图诈，未遂，自之公庭，备诸榜笞，逼令归籍，乃与义母行至山东。适太守朝觐南回，娶吾为继室，侍寝三年。适太守解任，留扬玉带桥边。又一载。不料江中之讣旋闻，城外杀声踵至。白头老母，魂逐江流。翠黛娇儿，身羁毳幕。忽又束缚囊中，委弃道左，暴露三昼夜，饥渴莫我救。此时早知有死，安望生存？谁实脱我以死？谁实食我而生？私心窃幸，谓自此已得所天。君乃令我终失所归耶。”言已悲咽不自胜。蒋老亦为之怜恻。后遂与之同枕席。盖此老混沌初开时也。时南北虽通，商贾往来绝少，两地所出货物，各苦积滞。蒋老与谋，先营草房百间。于是持千金往北各贱贩其土货而归。草房百间储俱满。一时南北贾人乐其便近，悉来贸易。不数年取利几十余万。乃造大第，画栋雕梁，以居妇于其中。罗列珍错以养之。凡妇所指挥，无不如其意。至是仍呼妇为官太。家人亦不知此何自来也。一日蒋老语妇曰："藉官太力得起家，或意欲施舍作善事，当以万金相还。”妇曰："是吾还汝物，何待汝还我也。”因言："少时在北京，母将死，私举遗赀五百金授吾。是夜梦金甲神指吾百金谕吾曰：'留以偿债。'已而携至扬城，得洪生厚赠，又梦金甲神来曰：'速藏偿债金，祸且至。'惊寤如神言，匿之门首沟中。已而遭洪生妻苦辱，以练自绞其颈，魂离形矣，忽见金甲神叱曰：'债未偿，乃欲逃乎？'挥手作刀剑声，楼下一妪，惊寤来救吾。已而入妓馆，积金二千余，静夜与义母共包裹。又梦神如前语曰：'速藏偿债金。祸且至。'寤而泣，告义母，母不信。徐明吏役持牍来拘母，迫匿之厨下灰中。房屋即为县令封闭，不得入取。已而入太守署专宠，宦囊若干，皆委我藏弃。又梦神曰：'偿债金已足，汝可自缴。'今各处所藏金，汝往辄

获，神亦不复梦，岂非原是汝物，兆由前定乎?”蒋老亦心异焉。妇乃立誓焚修，广行善事。遂为蒋老置妾生一子，抚之如己出，年逾六十，先蒋老而卒。小凤之晚节若此，而罗二娘则不知所终。

连宵积雪，饮南酒数杯，纸窗淅沥声不止。一灯相对，不觉旅怀坌集。适主人出，纵谈维扬坊曲闲逸事。主人，扬人也。声口间，颇足为乙邦奇优孟，曲畅情节，巧摹人神。一时噱嗢，差慰寂寥。早起呵冻笔书之败纸，庚寅仲冬燕邸思庵闲笔。

周栎园奇缘记

[清]徐　忠撰　任思亮整理

《周栎园奇缘记》，清徐忠撰。周栎园名亮功，清初著名学者。此篇奇缘记详细记录了他与一银匠女儿结姻的曲折经历，反映出当时社会生活的若干侧面。据《香艳丛书》本标点整理。

河南周栎园先生亮工为滁牧，莅任时州民共观之。以公少年科第，貌秀雅，咸啧啧称羡。官署前有银工钱氏女者，年及笄矣。生而美丽，性聪慧柔和，素自负不肯偶俗流。一见公，心动焉，退而卧不起。母疑其疾也，问女何苦，女曰："儿之苦母所不能解也。"母讶之，走语父。父致询，女不言。与之食，不食。如是日余，钱独女无子，夫妇爱怜甚，百计诱之，言曰："女自念惟一死耳，"因堕泪云："天生我貌，复少假之才，即当生我名族中，纵不得作显者妇，不失为士人妻。今不幸父业贱，以类为偶，逆计异时所适，不出一银工而止。"曰："然则儿何欲?"女曰："儿不言亦死，言亦死。儿欲得事人如新牧周公品貌科第者。"父曰："痴妮子，彼赫弈若此，宁尚无妇，纵未有妇，肯婿汝家耶?"曰："儿岂不自揣，第得为侍妾，死不恨。"父曰："小儿女全不晓功令，渠为民父母，敢妾治下女乎?"女遂不言不食如故，竟成疾。父母忧甚，延医葛生理焉。葛为滁国士，应酬官衙，得出入于周公所，视女无他疾，惟中怀郁结耳。父母不能讳，语之故。葛素有侠肠，曰："小姑毋自苦，吾且设策为汝媒，倘有天缘，幸而成，不可知，宜自爱，勿使憔悴。"女遽起，叩头谢。居数日，公延生入视脉，生按视良久，状出神，似别有所思者。公曰："吾食饮日稍减，无恙乎?"生不答，他视而笑，公复云。生终不答，笑自若。公怒曰："汝目中无我耶？胡语汝，若不闻!"生请罪曰："某见公不觉触一事，殊可笑，故失对。"因问何事，可共闻乎？生故不敢言。公云："第言之何害?"曰："公勿责也。署之前有钱氏女者"，既言复止。公问钱女若何，曰："曩者见公之玉貌，且耳熟公少年科第，才出群。女自负素有姿，工女红，颇知书。誓必人如公者始事之，为妾不辞，又度势万不能，将饿以死。生哀其志，悲其遇而嗤其妄也。是以笑耳。"公曰："世有女子怜才若此者乎？情不可负也。今与君约，明晨吾当出谒客，君语彼。倚门俾我见，果适我意，我微作首肯状以定情。当曲成之，不可则速已"。生语女，女自信曰："吾事必谐矣。"晨起，略事栉沐，裙布钗荆。公于舆望之，不禁首肯："者三，众不觉也。女郎入，公归，思所以动夫人者。曰："世间不虞之誉，有出人意外者。吾与卿抵此未久，外间何所闻？乃有银工女某者，谓夫人大家女。贤淑世无比，彼不幸为小家子，未娴教诲，若得朝夕侍夫人，学闺范，虽为婢，有荣焉，是不亦痴乎？奚所慕而若是?"夫人曰："甯有此耶?"公曰："我何由知？医生某笑其女，为我述之云尔也。"夫人召生，叩其详。公已预白生，生即宛转曲为之词以悦夫人。夫人曰："有志女子也。"顾其貌如何，则以中材对。夫人曰："吾为取之，成若志。"公佯斥之曰："君谬甚，独不畏物议，玷官箴耶?"夫人曰："吾筹之详矣。自有处"、即托以治首饰呼钱人，畀之百金，与订婚。令徙南都，无处吾境，居久之。公当诣省，夫人出钗铒币帛之属，使往娶焉。既成婚，公入房，女却曰："妾愿执箕帚，今得侍大人何幸。"第未谒夫人，不敢奉衾枕。公爱其有礼，勿强也。洎归，见夫人，公以前言告。夫人喜，是夕公入室，女又推曰："大人远归，夜宿夫人所，妾不敢当夕。"公怅然而去，夫人闻益喜，手秉烛送公来曰："妹尊我，意甚善，吾已具知之。今夕佳夕，无负吉期，此吾命也。"女乃从，自此女奉公与夫人，如妇事舅姑，惟谦益自下，事必谘禀而后行，坐不敢共，走不敢偕，饮食则食夫人之余者。曰："妾心敬慕夫人，夫人所余，食之若更有味也。"夫人乃爱之甚于公，公小有龃龉，夫人必愠曰："人舍父母而来事公，且其德性如此，公尚有不足耶。"嫡庶相处若姊妹，欢然无间言，各生二子。后公官成，既老，夫人子归河南，钱氏之子寄居于滁，至今子孙家焉，此滁人骆遇安舟中，为余详言之也。

贫家小女纵有才色，然以资格所限，卒为庸夫，偶者何可胜数。古语云：红颜薄命，不诬也，钱氏恃才色，而妄希贵游，矢愿既坚痴情终遂，可谓有志者事竟成。至若委曲周全，温柔和顺，使公与夫人绝爱怜之，是其才更有足多者。

江变纪略

[清]徐世溥撰　何　成整理

《江变纪略》二卷，清初徐世溥撰，记清代江西金声桓、江日广等联盟反清始末。据民国年间排印本整理，参校神州国光社一九五一年排印本。

卷　一

金声桓，左良玉部将也，本辽阳卫，应袭世职，以边资历杨枢辅嗣昌，史督师可法诸营，累升至淮徐总兵官，寻隶左后队。

初，左既败绩襄樊，退保武昌，力不支，则图屯兵南都；癸未春，至池州，闻有备而还；久之复至武昌，徘徊楚东。乙酉春，闯贼又日夜东下，左帅恐，不能不徙，欲复趋南京而无名也，患之。时宏光帝立已半载，朝廷昏乱，马士英、阮大铖用事，出史可法于扬州，而杀北来崇祯先皇太子，人滋不服。久之都下纷纷言，所杀者乃王驸马子也，于真太子无与。东南日夜望真太子出而立之。左客胡以宁因献计，令为太子手诏，趣左帅入□留都者，使客自北来，称太子有手书血诏付左，左佯受诏，为坛而哭，酒血誓师。内惮江楚督师侍郎袁继咸在九江，胡以宁旧与袁游，即遣以宁用太子旨给袁侍郎，会师部署三十六总兵，而东以江西属之金声桓。

左至，则袁所部吕督师，旧将郝效忠、郭云凤，乘袁左舟宴，焚掠九江。左兵即附之。良玉见城中火起，闻报曰："左兵也。"即其舟中顿足呕血而死。

左死，军益乱。其子梦庚，竟劫袁与俱，下至芜湖，宏光帝已执矣。继咸随宏光北，其中军总兵官都督邓林奇死之。而左军三十六将皆降。

英王令左梦庚以父官率诸将入朝。金声桓不欲往，乃自请愿取江西以献，英王许之，即不遣一满兵而以江西专委声桓。声桓还师南向，与闯部降将王体忠合营西屯九江。

声桓宣言满兵旦夕至，马步二十余万，日遣牌，谕江西速降即免屠城，一日牌十四五至。巡抚旷昭惧，解印而逃；诸有司搢绅士民则皆走江城，内外一空。

六月初四日，乡约遂偕市井诸士类迎金督镇于九江，初不知有王体忠也。十九日，声桓至，乃有诸生数十人迎于江干。声桓戴方巾，被青纱金缕酒线蝴蝶披风，受诸生廷参于舟前。廷参者，初见即跪，跪已起揖乃拜，复起揖再拜而止。声桓故武人，被轻衫骤受文谒，以唾手得江西，喜殊不自胜，左右顾从者，当如何答礼，且笑且抠引诸生起，口中谦让喃喃，有所云而无其辞，颊延坠缩如丝。迎者及其从官皆掩口而笑。当时闻者知其无足与矣。恐有伏兵，徘徊久之，乃入城。

体忠忿江城无人迎之，入则与金氏分营而居：城以东者为王城，以西者金城。金所分，当都会喧阗处，官府甲第卒焉。其偏裨弟族又多因得分据华剧，网罗乡城诸富家，诛铲未逃诸豪暴略尽，以渐便宜署置有司官属矣。阴念："江西迎我，特以清兵声势，而我甲仗士马精强，逊王氏远甚。"体忠亦不大诛掠，人心渐有王氏，欲计除之，未有以发，会八月二十五日剃发令至，实其叔号称十大爷者赍文以来；令下三日，未有应者。声桓曰："此王兵为梗也。"明日请体忠计事，即其揖时刺之。

尸出，王兵大扰，攻金氏，烧德胜门，又烧章江门，格斗三日。诸金各率其精兵巷战，杀伤略相当。王氏老营兵私计，溃散无归，且新去无主，即外据州府，势不能久独立。声桓谍知其语，且战且招降，而以王氏兵属体忠旧掌军鼓号简者旗牌王得仁军中，所谓"王杂毛"也。江西自是尽为金兵矣。

声桓以江西据江南上游，西控楚，南通闽越，得江西则东南要害居其大半，而声桓未费满州一矢斗粮，孤军传檄，取十三府，七十二州县，数千里地拱手归之新朝。计大清入塞以来，功未有高于己者。意望旦夕封公王，次亦不失侯耳。收江疏还，乃以副总兵提督江西军务事，视旧官更贬。得报，气沮，大非所望也。

是时，明唐王已起福建，改元隆武。以杨廷麟为相，督师取江西，万元吉为兵部尚书，督师镇赣州。明年八月，隆武败于汀州。十月，赣州破，两督师皆死之。诸尝在闽授官，得脱归者，往往有隆武及阁部诸札付。然见声桓方恣杀明人士，诸凡年十五以上及有病者未剃与告反及诬官闽者，辄杀之；非有故而家质中百金以上，辄诬以通明，使有司论杀之，没其财产；十三郡人人莫必其命。是以游士莫敢言自外归。

金氏威震闽楚。巡抚李翔凤死，声桓益骄，乃大治宫室，以明都司署为帅府，役夫万余人，穷高极壮：避暑之室，舂白瓷屑为尘恶壁，倚者如冰；阿阁曲房，层毡为墁，覆以绛缯，履之若绵，尝病，思食虎，即令环西山，勒三日得虎，而果得虎以脯。诸所为侈纵类是也。乃其胸中恚郁异甚，故灭裂，极意为荒暴如此。

然声桓为人阴狠，能箝嚛不泄，方南顾明微，内恭清盛，欲待四方有起者，因而自立。自李巡抚死，北来有司益多挫之。王得仁亦望为提督总兵而不得，意颇怏怏，又屡受折辱。得仁本起群盗，从闯营，未尝有坚阵，性犷躁，不能无恶言。或曰："天下事大定矣，顾君命当侯否耳。富贵自有时，君其忍之。"得仁益愤，则招致方士，起宫观，煅金银，以万金使丹客宗超一开天宝洞，将以立坛，请致物怪，檄罡雷，役使丁甲神将，为百胜天符军法。所居，故宜春管理王府也，深八九重，畜伶优，教歌儿数十人。私居时时戴明制便衣冠，于最后堂张饮，数令伶人演郭子仪、韩世忠故事。由是金、王两家怨辞稍稍闻于外。

自赣州未破也，万督师尝遣间使密诱声桓使反。万从武陵杨枢辅西征时，尝与声桓相识于左营故也。声桓得书不报。间使去，乃遣人捕万仆箐华，械系于庭；夜深，解其缚，与善饮食，劳苦问督师起居，殷勤甚厚；未明而纵之。万死后，箐华亦间泄其语。

诸归客闭匿既久，虑人操其踪迹，闻已确有间，往往各缘所知，私觌两人，其始本图聊免祸耳。诸栗竞喜事者，乃妄意立功名，辄时时微言杨万未死，隆武尚在也；反餂知两家怨不得封意，则间自露其关防札印，乃言："隆武屡有手诏，许公能以江西归明者，即举江西封公，亦尝达一二乎？"

未几，江城人士走诸金门下者，受意为声桓立生祠。祠成塑像，而请其冠服之式。声桓令塑为华阳巾而羽衣。舁像入祠，观者强手齚舌。而声桓者益意得。初声桓本故以此探明虚实，而归客亦因极口诡声桓，言明复大聚，且阿意调"先授侯印，令公举江西，待收京，且分天下而王之。"声桓日闻此言，况阴与万督师前语相应，不能不喜且信。而说者久久亦真自以为中兴果可指期待也。

后巡抚章于天至，遇诸将益倨，日从诸将索珍宝奇货，呼声桓曰"金副总，"得仁曰"王把总。"先此两人在外，固已自称"都督""副总"，以自文于偏裨矣，至是，其部伍亦骇。

一日，章巡抚宴布政司。堂铺旃，席地各取银管吸烟，已递火，不及诸将，解腰刀割炙蹄，又独与文官饮食。自声桓而下，皆坐旃外。酒半，嘻笑顾视曰："王得仁，汝欲反耶？"是日得仁归，大愧而愤甚。声桓亦无色，俯首弹鞭还帅府。

七月，得仁提兵如建昌，章于天差官票追其饷三十万，得仁大怒，捶案大呼曰："我王流贼也！大明崇祯皇帝为我逼死，汝不知耶！语汝官，无饷可得，杠则有之！"声如嘶吼，目睛皆出，敲其差官三十杠曰："寄章于天，此三十万饷银也！"声桓闻之，谓其客曰："王家儿急矣！所遣请印陈大生等数辈皆不还，奈何？"

丹客宗超一弟子黎士广者，亦轻悁喜事，旧与左右往来，其邻胡叟有门人官隆武者，黎从买札付为官，即因为转卖，以营致喜事少年；又雅游于金客黄人龙之门，即因人龙自荐于声桓曰："若辈非能得之，明兵虽大聚，独我知隆武主所在耳。公诚无爱厚费，资我以往，可期而至也。"声桓曰："顾汝归，如何而酬汝，且功名本共之。"居有间，黎生及胡尔音夜袖两印入帅府，一为镇江侯，一为维新伯，篆皆柳叶文；又玉印一，上刻文小篆曰："精忠报国，"玉亦美甚；曰："此上所私赐也。"声桓喜甚，日挂腕间。八月，得仁归自建昌，声桓举印畀之，且扬腕笑，示其口口。得仁曰："可矣！"声桓曰："待赵旗鼓归而议之。我闻乌金王为何腾蛟所败，已使赵旗鼓往贺且觇何得擒王否也。"赵旗鼓还，盛言乌金不过小失利，今且大破明兵于宝庆，会胡以宁亦死（以宁为人有口，敢主断。陈大生、黎士广等虽入幕，特伺候附会意指耳。先所泄王氏演韩郭诸克捷戏及使人请祠像服式，皆以宁启之也）。

以宁死，诸客并狐疑相伏，二人以故按不发。已而巡按董学成亦觉金、王谋反有端，屡扬言欲奏闻，而索得仁歌儿；得仁恐与之歌儿，则居家状泄有验，坚不肯与。于天又从索金玉杯匜、水犀、腽肭脐；得仁实无海物，益滋其怒，日夜诸匠为旗帜、炼火器、制鞍甲。戊子正月既望，章于天率内丁数十骑忽如瑞州捕掠诸豪富，索钱财，无状甚。或谓得仁："此恐非为索财贿也。前有满兵数十骑，不知所往，恐其伏瑞州，待抚按定议而发。脱有尺一诏，出不意，公等且见擒。"得仁益急。

正月晦万寿节。二十六日壬戌，官将夜习仪于上兰寺，得仁伏军甲而往，上甬道，努喙睨声桓曰："如何？"声桓摇首。是夕未发，习拜如仪，文武官各罢散。得仁归，尽夜部勒全营，然未得声桓指。癸亥五鼓，谒声桓，声桓不出，使其子出见之。得仁自未将兵时，业父事声桓矣。及其子出，厉声调曰："大哥响马，既出身从流贼，得伯不能作，即死；汝爹已侯，当死，今日不出为侯，亦死"。声桓心薄侯不欲，又事急，度不能再遣人邀易爵于明。其子入报，乃曰："为侯不为侯，皆死；然则为公耳。"声桓许之，曰："可！爹为公，口为侯！"遂反。

天明，七门不开，绞杀董巡按于帅府西，绞杀湖西成守道于帅府南，尽捕杀司道府县官诸兵，民戴蒲帽者辄射之。自是城中委弃缨笠，积道旁如山。

得仁遣人邀擒章于天于江中。声桓使人迎宏光阁臣姜曰广于浠湖里，第以其门生故里多人任南北者皆有，故迎与共事，资号召也。出告示安民，称隆武四年；金声桓称豫国公；王得仁称建武侯；吏部侍郎东阁大学士姜曰广称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三衔；皆兼吏兵部尚书，皆称赐尚方剑，便宜行事；大略谓"劳苦功高，不惟无寸功之见录，反受有司之百凌，血气难平，不得已效命原主。"云云。

于是以声桓中军官宋奎光为左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声桓所委守道黄人龙为总督川，陕、山东、山西、河南五省兵部侍郎；声桓初入江西时观变前锋刘一鹏为汉城侯；胡以宁前死，使其十二岁子为进贤伯；诸金皆为都督；得仁妇弟黄天雷为兵部侍郎锦衣卫同知；金幕书记吴尊周为巡按江西监察御史；王幕书记陈芳为巡抚江西佥都御史。司道抚院各属堂佐，皆其幕客也。

时服色变易已久，仓猝求冠带不能具，尽取之优伶箱中。一时官府皆纱帽、皂靴、白杨绯、蓝元青盘领衫袍、鹤雁雉翟狮虎白泽补服、金银犀玉各钑花带、素带伞、飘檐轿，唱道威仪如他日。乡民扶携拥街巷，艳观啧啧，惟视其翅间前后皆秃无鬓，以此征异。

内外寮署遍布私人，而诸客首言明事者录并不及，惟陈大生、黎士广、林亮数人得部曹而已。其有真官闽归而不愿者，声桓则又坐以观望，矫诏加衔，勒令为官。欲因劫聚义旅，观其强弱。诸客既失望，亦各称目衔级，出所藏隆武阁部督府札付散卖颁给。欲罗萃山泽以自树，常别为一军。由是职方监纪，交错于道矣。然时得大书姓名，往来交谒而已。非是豫国建武府售者，诸将亦不为礼，不能把权射金钱。

黄天雷者，妹有殊色，得仁为之心死，而王体忠亦欲之，故构体忠于声桓，杀之而夺其军，以纳其妹，于得仁怂恿也。天雷妹以不良死，已而追怜悔之，乃厚遇天雷。凡事咨而行，故营中诸客皆关黄舅爷。黄年少，亦能折节奔走，求官者皆就黄锦衣侍郎，以归建武；建武之门几倾。豫国金声桓性素忌，见王氏日盛，由此内恶王氏。而得仁见诸客卖官聚众，亦恶其分利挠权，即又嫉诸说客义师。

得仁巡城，忽取幞头。盖其平日所见优伶演扮古公侯、丞相，冠皆幞头云耳，无纱帽者。不知明制，幞头公服也，朝参公座，凡公事自府部至丞簿皆得戴之。既取至，于是其城巡也，纱帽而出，幞头而还，展角又偏，头匡宽过额。见者皆匿笑不禁。诸客传相哗噱，又引旧制府部不同衔，窃议“王侯舅侍郎即不当锦衣，锦衣即不当侍郎。”此两语流闻，则王、黄益怒。姜冢辅亦恶其非制科而皆自居以进士官也，出示诟之。公侯逐客之意遂决。

当此之时，金、王两门下乃有一侯、一伯、一巡抚、三侍郎、两御史、二十余都督，而诸自称隆武郎中员外监纪者，自陈大生等，皆囊头箱胫。轻者榜掠笞挞，臀无完肤，蓬头垢面，跛躄出国门而去。

旬日之间，公侯义客分为三旅，所遣迎隆武驾丁时遇辈，趑趄道中莫前，实不知所在，或曰邵武，或曰安远，并支吾不验。两人亦觉其诈，然事已举。口闻南来人言隆武已死，明诸臣复拥立桂王于广东也，改元永历，即为隆武禅诏进诸官秩，有差告示文移更署永历二年。然声桓意终疑；又谋求益王子立为世子以监国。诸事隆武而尝为鲁王官者，因亦各谋寻迎鲁王而戴之。搢绅有识者，见国中举动如此，各各引归，转相告戒勿出。

东路义旅督师侍郎揭重熙，詹事傅鼎铨到城，一日，并引兵还。城中独姜太保在位陪金公王侯调剂兵食而已。

永历二年之前一日二月庚午，建武侯西征九江，胡以宁从兄胡澹诣军门说曰：“君侯拥精骑数十万指麾，顾盼反清为明，冠带之伦，欢呼动地，今闻所在，莫不结牦刺网以待。以下九江，奚啻拉朽？若能乘破竹之势，以清兵旗号服色顺流而下，扬言章抚院请救者，江南必开门纳君，其将吏文武可以立擒。遂更旗帜，播年号，祭告陵寝，腾檄山东，中原必闻风响应，大河南北，西及山陕，其谁得而为清有也？”得仁咤其言。到九江，不移时而破之。珍其卤获，自部送还。金亦忌王。

北伐时数遣使归以澹谋赞声桓，坐客皆曰：“此上策也。若西取武汉，连衡郧襄，与湖南何氏鼎足相投，此为中策。万一不然，攻城破邑，所过不留，重为流寇，此出下策。虽然，审能如是，竟亦不失中策。待永历帅六师，堂堂正正而后北伐，清兵猝至，婴城自守，则无策也。”声桓顾人龙曰：“策如是，宜何从？”奎光曰：“从上策未晚也。”人龙曰：“三策皆非也。不闻宁王之事乎？赣州高氏在彼。”声桓愕然问故。人龙曰：“昔者明有宁王，名曰宸濠，反于江西，以不备赣州，故为赣州巡抚王守仁所擒也。”声桓心动，立议伐赣，然忌王氏专制，会城协与偕往。

三月丙辰，乃出师。骑步舳舻，旌旗辎重，水、陆亘三日不断。使使先赍册印封高进库，谕以利害；进库初无意斗，及见书，大怒曰：“金皇帝耶？安敢侯吾！且永历安在？”使者不能答。遂勒兵出战。声桓使副将白朝佐冲之，曰：“战酣来助。”朝佐者，本铁岭骁将，为声桓刺王体忠者也；前破建昌，得金银五十万，声桓出师时索之，朝佐不与，日久尽矣。及与高氏战，追奔数十里，径至城下，高师窘甚。白战亦倦，使人视太军尚去二十里，朝佐怒曰：“此为彼五十万，欲致我死地也。”收军归南昌，削发为僧。高得复入城守。金王全军相持七十余日。

会城空虚，陈芳、吴尊周等徒取其官，兵民独倚宋奎光、黄天雷为重。四月二十八日，九江破。报至城下，内外皆走。车一辆，舟一渡，索雇值数金，如乙酉初，虽斩之不能禁。

卷　二

五月初七日辛未，七百骑至石头口，传为鲍瑞王兵，又曰九江裨将吴高败兵。及见其红缨白帐，始议筑城。明日，西岸哭声震野，铁骑满西山矣。大队从东路走南昌，而以偏师先从麦源青岚诸道搜西山而后出，故未下营，已血刃数十里。

癸酉，声桓兄金成功纳降，许为内应，奎光闻，杀之。是夜，尽撤城外屋庐，不及撤者焚之，火光烛天。王营裨将贡鳌以其军叛，斩关竟出。而黄天雷未之知

也。

报至赣州，声桓大恐，虞高兵尾之，故秘不传，从容撤还。十五日，前队至生米，闻清兵有十余骑放掠，其将以为易与，使数十人趋之争利，踹冷口桥，桥板朽断，溺死十余人。讹惊传为清兵所败。后舟即扬帆还。

十九日，金王大队乃至，与清兵接战于北沙，败之，获其大炮三。声桓与姜家辅盛服袚而迎之，罩以丹帛，鼓吹舁至德胜门郛中。声桓有骄色，遂勒兵入城。独郭天才以为不可，而屯营西岸。

大兵射书城中，以布丈二，瓜子斗，与之为隐，城中莫能解者。声桓、得仁亦射书招大兵降。或曰："未大捷，而说人降，听乎？"

六月三日，得仁悉其精兵攻清垒，兵未集，清兵横出遮之，大败于七里街。

清兵虽胜，而素畏王勇名，甚虑其袭之军中，时时夜惊曰："王杂毛来也！"得仁生而腮二毛，故"杂毛"之称闻于南北。越十余日，竟城守莫敢出。

大将军固山额真谭泰乃行营掘濠沟，筑土城，东自王家渡，属灌城，西自鸡笼山及生米。尽驱所掳丁壮老弱掘濠负土，妇女老丑者亦荷畚锸。为濠率深二丈，余广如之。远近伐山木，拆屋取其栋枋梁榈，大柯长干作排栅以为沟缘。又掘冢墓，斫棺倾尸，及未葬者悉枭之，取其匡廓墙翣以为濠。溽暑督工不停晷，上曝旁蒸，死者无虑十余万，死即弃尸沟中，臭闻数十里，蝇乌日盘飞蔽天。又役俘掳为浮沟于章江，以菼风涛，自东及西，广袤七里，上起文家坊，下至杨子洲，凡为三桥。章江故深险，而所造三桥，上直矶，中当迥洑，下当湍驶，皆没水置石，下桩为基，度及沙面且丈余之土，乃更累木叠石。叠至与水面平，而后组船墁板，加土重栈楯为桥。死者又数十万。会天旱水涸，功亦竟就。

盖天启时，有广信周生者，善布施，贫福利，尝与宗室议论谋造浮桥于章江，时人皆以为狂，咨之硕师老匠，以为虽费百亿万金无益也。而大兵为辄成之。附郭东西周迥数十里间，田禾、山木、卢舍、邱墓，一望殆尽矣。

其留筑土城在营丁壮，率日与糜一飧，半溱水，莫能名其为沟池、井泉何等也。薪刍无远近，辰出申还，疲病死者十七八。妇女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三伏溽炎，或旬月不得一盥拭。除所杀及道死、水死、自经死，而在营者亦十余万，所食牛豕皆沸汤微燂而已。饱食湿卧，自愿在营而死者，亦十七八。而先至之兵已各私载卤获连轲而下，所掠男女一并斤卖。其初有不愿死者，望城破或胜，庶几生还；至是知见掠转卖，长与乡里辞也，莫不悲号动天，奋身决赴。浮尸蔽江，天为厉霾。

而自昌邑吴城下至仪扬，舳舻货物，滟湛千余里。于是河淮南北骁悍亡命之徒，莫不忻健，愿死江西而厉餍焉。非从固山额真来而继至从军括掠满志愿者，莫能数。

固山额真营蒲子塘，距永和门六七里，筑高台于永和门东二里，高十余丈。登台望城中，市贸往来、独行偶语，一一尽见。独留惠民门濠侧数十丈不围，纵其出入，亦藉以俘掠。

城中情状：吴尊周托请广兵而去，诸将先后各托请援去。敦天才屯西岸，五战三胜，见城中无出战意，亦撤营去，所遣购米，运硝黄、刍油先后数百艘，见为大兵横江夹岸追击，六月二十一日西烧生米，东烧河泊所，明日烧市汊，七月初六日烧黄土墩，八月初十日洗松湖，水遮陆藏，无一人还报者。

而得仁方娶武都司女为继室，锦绮金宝，筐篚万千，以为聘币。亲迎之日，绣旆帷灯，香燎历乱，鼓乐前后，导从溢街巷。城外高台望见，大怪其缤纷暇豫异常，但妄意以为伪降，竟莫拟及建武侯娶妇也。笙吹方喧，忽大声震天，火光数十道，拥黑云大如车轮，飞堕城中。哄曰："城奔！"举国狂走，相蹈藉赴池井死者无算。是时也，顷刻几溃，已而寂然。歌鼓复作，众乃稍定。晡时得铅弹于澹台祠东，秤之其重八斤，盖城外炮核，先时大若车毂之云者也。

自建武新婚炮惊，酒荒日甚，城中兵相率酺醵，纵歌舞，穷夜累日。声桓面色如土，嚘恨而已。诸将禅禀问，百不一应，惟日责姜太保，令其遣客间道出城，号召四乡起义。殷国桢请行，胡澹书人曰："国中拥百万精兵，不能出寸步，日夜荒宴，而眼穿外援。澹非辞难者，故敢与相国诀。自金氏入城，朘富良，诛锄贞烈几尽；刘天驷家钞，西山解体；胡奇伟擒至，李翔凤欲释而金卒斩之，庾岭以南腐心；郭应铨兄弟不返，吉安恨之到今；支解曾亨应父子，临汝莫不咬齿。王氏杨万同时起事者，宿怨畏遍四维矣。且公以附金王而起者为义乎，不附金王者义乎？天下方乱，雄鸷并起，强者自立，弱者因人。夫戴旧主，称宗国，此固忠义士所极愿望，而亦能者风动之资也。今之确乎岿然不与畔援为伍者，独陈九思孤军五年百战，即今两家归正，彼前一收祁门，旋还师候驾，卒未尝通聘币介尺素于二氏也。其受命隆武者，揭司马，傅詹事，前入国门，已厌见其所为而去。自余不过群盗假义名以行。盗之魁杰若蔡全才，邓参三辈，前已为金氏荡灭。余众闻大兵至各先散保妻子。金之心腹独张起祚起幕客守郡，宜图得当以报。而瑞州阘僻，不能有所为。邓云龙以五千岁议，深召乌合崎岖武宁溪谷间，望屋掠烟，实群盗耳，以当北兵如振落，虽万众何益？且即令义士如云，见前者摧折，僇辱如此，稍有志识，莫不饮恨祝亡！今假徒年号，种怨自恣在前，上无真主而欲使气节之士为金王出死力，其谁听之！相国孤城瓦注，一叶闭目，不见泰山，岂知重阛之外，所在白骨如邱！陵环南新，附郭百里，村烟断灭，人之不存，兵于有何！相国无庸谈义兵为也！"姜读竟，默然良久曰："吾悔不用某言。"豫国来讯起义若何，但日与为期，言待援兵至集而已。

城中斗米渐至售一金，宋奎光忧之，以死劝背城一战，欲独将其家丁开门以赴清营死之，终不能得，念诸将人人异趣，不足与谋，独庶几神道可以威众。而德胜

门中关王庙向有酬赛神羊、神马:羊能怪,最闻;马朝自出就水草,夕还庙,调驯殊畜而未尝有试鞍勒者。奎光一日早起,使备香醴,疾趋德胜门,扬言曰:"夜者关帝见梦,赐吾马以破敌,今趣往领。"遂入庙握马口,不鞍而驰之。三十六营兵将七门四民皆惊,愿听约束,从宋都督出战。而金王终欲待外援夹击,奎光计复不行。

城中斗米至六金,有狂僧大言于行,云能解围破敌,自言其名曰摩诃般若。声桓欲验其术,乃请以米五升试散兵民,自辰至酉,阖城沾足,由是骇服,共愿推拜以为国师。自豫国建武而下,至厮养佣丐,无不倾心顶礼者。令文武兵民皆蔬水斋戒,而摩诃般若饮酒食肉自如。每日阖城手香,随国师环绕七门各衢市,诵摩诃般若三匝。期以每夜出城破敌,令军士无持寸刃,独用苇炬数千百竿缚之,人持一炬,爇四端,豫国建武亲挟竹批,率师纵马,大呼冲阵,即破矣。得仁觉其诈,然声桓犹惑之。人龙乃称病佯狂,声桓为求救于国师,摩诃般若曰:"咦!吾已知之,彼私饮御妇,天帝罚令尔我行帝救之。"遂偕往之,人龙故狂言如初。豫国戒左右缚之,具刑考鞫,摩诃般若曰:"我北来巡按江西御史也,入为间,今何言!"遂磔之。是日并杀章于天,解太保印。更以文武兵饷内外军事尽听全鸣时指麾。全鸣时为都督,内外军务吏、兵户部三尚书、太子太师,赐尚方剑便宜行事。

城中升米二金矣。固山额真闻之,知其穷也,以米二石使人呼于城下,缒而馈之。豫国报以冬笋百斤,金橘一石。固山亦笈称其能答。至是百姓皆呼愿出城从公侯一舍命决战。声桓得仁终望外粮来继。

城中薪亦尽,拆屋以炊,自荒静闾阓渐至衢弄,渐至官廨寺寮。启视官仓,米发者十已空七。或曰:"此摩诃般若术所销摄。"或曰:"摩诃般若本无术,时感神鸟之事,侥幸取,不皆富贵;妖由人兴,物或凭之,彼亦不知所以能然,数尽而败。"或曰:"实为间,小有术,但能鬼物为耗耳。"

而各营宿富裨伍私囷窌亦尽,城中米至六百金一石。有反揵重户桄数千金而死者。禽畜草根木实悉尽,遂杀人而食,东北一偶,拆屋最先,废宅往往生雀麦,饥人将以食。得仁犹称瑞曰:"此天贻我也。"国中非十五成群不敢行,交衢直巷先有了者,以隐为号,曰"雄鸡也,"即男;"伏雌也,"即妇;曰:"有翅,"即带刀者;曰:"无翅,"即无器;曰"有尾"者,即群行;曰"无尾,"即独行者。闻无"翅"与"尾"者,即共出擒而杀之。其始独兵食老弱及病者,渐乃择人而食。民剥鼓皮鞞筒之属既尽,亦复群聚掠兵为粮。后更不择人而食,至父子夫妇相啖矣。日望外援外饷济师,且曰春水涨必退,讫至全城为醢。城破后,廨宇存者,人脂薰髆尚充牣云。

谭固山知转饷路绝,因得以从容西南逐张启昌,西北降邓云龙,而杀五千人;北剿余应桂吴江于都昌,东收湖盗涂麒,西破丁家塘,土砦余什伯,为聚未成者;林亮殷国桢辈次第擒散。

胡澹愤国中所为不中,以为两人不足惜,而徒沮中原之气,病膈噎死。其二子亦为大兵擒斩。百姓转复归输粮贩鬻,为大兵耳目。几月以后,牛酒蔬菜日至安坐而收其毙。然王氏火器悍精且多,清兵攻城,亦数为所困。全鸣时莅事,众志一新。全亦能军善守,故前后相持至八月阅。

副将杨国柱私降江南,运红夷大炮至。己丑正月十九日,尽日力攻,声闻百余里,山谷皆震。亭午,城始破。金声桓衣其银甲宝铤赴帅府荷池死。王得仁突围至德胜门,兵塞不能前,三出三入,击杀数百人,被执,支解。宋奎光城破后,二日得之于城西空舍,擒见固山,谕之降,不屈,乃杀之。陈芳、黄人龙,皆死乱兵中。余诸将不知死状者,大率皆为人所食也。

声桓病思食虎时,使人问死生于八角庙汉将军番君梅铜之神,神曰:"死存浮沤,"应在验于荷池。得仁突围出入,遭之者无不殊死,与谭固山马首再相值,而不识其为大将军,岂非天哉?姜旧辅儒衣冠,死于偰家池。余兵以次降走矣。

此江右一时公侯将相之梗概也。人臣非甚顽薄,无不望其国中兴者;顾知其可为而为之,与不知其不可为而为者,才与识异。要以武侯文山之诚,兼汾阳临淮之福,尽瘁以事,生死置之度外,犹惧不济;今轻侠不本正义,苟且趋功名,不顾以亿万侥幸,且冀后世可欺,谓如陆贾之调和将相,齐名平勃,欲格天得乎?古受降招叛者,皆垂成或半,而特借之以为全力,若汉高英布周殷之事是也。今江右之难,以金叛始,亦以金叛终,彼訑訑无论。乃宿称老成沉毅者,不思身不蹑半垒一城,无尺寸以制人,死命不免,亦借游诸区区,欲仗掉舌之功,使畜头人鸣,庶他方尤而效之,成其瓦解;卒之以叛易叛,于事无济而身名俱灭。虽事济名遂,然后世犹不免以排阖之徒同类而称之也。君子哀之。

初姜旧辅之出也,道过江上,使人邀汉儒裔俱出,辞曰:"某三年不入国门,久无本朝冠服,今惭见长者,何言入郭!"后数属人来邀,曰:"必致之。"乃入城,谒之于故第,相见慰藉,娓娓道故,叙一事不可断如曩时。日午,客饥,风且起,欲西还,因起辞去。姜曰:"止!请兄来,固欲有报也。"即谬曰:"适仓卒待更端久,乃忘正语。"曰:"何语?"曰:"两言耳:国家中兴之喜忘贺,师相再造之功忘谢也!"立踧踖曰:"是何言!是何言!吾所谓当其时则无贱母以子贵异而作太上皇者也。于今为之,当若何!"因复坐,请问曰:"明之所以失天下,非左与闯耶?金则左孽,王乃闯杀投,公与侯安所授之哉?十日之间,年号两易,名虽归明,实叛清耳。今擅除爵,恣杀人,管利权,大更张如此!若明有主,不待命如此,是僭也。若其无隆武永历而如此为之,是伪也。僭、伪二者,春秋之所不许,相国纵与同事无后衅,后世论史谓姜公何如人?且两家与诸客一以封拜,一以陶明,彼此互相愚以成其变。而究也,实为两人所用。年号甫更,门迹已扫,今且内相猜忌,公能亲于建武之与豫国乎?能则揽其兵柄,退称旧辅,缟素待罪,以告天下、令

其慚而听我，竭心力为之。不济则死，不能则引身而退，归耕田野可耳！"言毕辞去。姜旧辅后竟不能克如其言，以致身虽死而名不彰，可慨也夫！

研堂见闻杂录

[清]佚　名撰　陈广宽整理

《研堂见闻杂录》一卷，清无名氏撰，从书中所记内容看，作者当为苏州人，生活在康熙年间。书中多记明清两代朝野杂事，涉及面颇广。其中有关“娄东望族”、“吴下钱粮案”及“郭守被盗杀冒名”诸事，多为他书所不载，颇有史料价值。本标点据民国年间排印本标点整理而成。

崇祯新即位，禁天下不得输粟入太学，一时成均，顿复旧观。后以军兴用十足，复许天下负镪入学，去前诏不一年。乃至戊巳之际，更令州县各举富人名，大县至数十人，小县亦数人，不论士庶，迫促上道，令其进□□□至怨仇以此报复，避者如逃重戍，或用百金，上下脱免，国学之名，至此扫地矣。更闻旁省以奉行少不中程，督饷大臣，竟以军法诛其从吏，大为异听。国初太学，为天下精，选士望之不异中禁，今杀人求之，诚咄咄怪事也。

□□年，庚辰夏，米贵至二两许，饥人汹汹，郡中掠起；而吾州至六月二十日夜，首焚劫巡抚陆足吾名文献家，居第悉为灰烬。陆故富于财，秽于行，民故首借以纾愤。次日犹讹言嘈嘈，声复欲劫某姓，街各闭户。二十三日，太仆徐公泰，家亦被劫，白昼千人涌入，杂器齐毁，囊积半空；州尊钱公驰谕，民不逊，兵宪凌公义渠自西门入，乃稍散去；而沙溪即于是日有杀人事。

己卯，岁小不登，海贼四劫，吾州六公镇，去海三四里，十二月□日，海盗三百余人，持刃入市，其魁红袍黄盖，舁而行，扫劫一空。

乙酉，端午日，予等观竞渡，知大兵已屠广陵：二十四桥明月地，尽成烟烬。至初八日，而渡江之信始下；是日，有巡江御史于吾城阅操，报骑至，兵士兽散，御史掩面口过，一日即逸去，民情如坐针席。未几，声小缓，民嬉嬉如故。至十二日，渡江信确，民皆帖耳伺，阅数日，知南都已破，盖初九日渡江，由丹阳，历句容，从通济门入，驻营天地坛；闻弘光于十日即遁，马士英随之，从间道去吴兴，至临安，后闻被执，马士英不知所之，□□十后而有安抚官至苏：一为崇明黄家鼐，一为吴郡周荃，黄由例监为鸿胪卿，荃故虎邱一佻客，善关说，走声气，弘光朝为监纪通判。大兵至，皆降，即为苏州安抚。入郡未几，而杨文骢之事起：杨故马相同里，以孝廉居吴下，依附门户，邀游声气；遇马用事，因得总水师，督京口。自马走浙，随至临安，知苏城未下，欲掩据之，忽领数骑来，而黄、周已至两日，遂斩黄于市，周得脱去。不几日，大兵遂下，文骢逸去，而娄之王介福事起。

介福，字受兹，凤洲曾孙。由恩例为中书，弘光时夤缘为海防道。除书甫下，而兵猝至。钱谦益首树降旗，素与受兹善，谓之曰：“娄东，汝故土，当疾驰归，以户籍献，大官可得矣。”受兹果如言，诈称使者，拥高车至娄，民香花迎之。入衙视事，首括民间金三千，及舆地籍以献，冀以行媚。而当事者大怒，恶其伪持檄苛敛民财，作诌子，遂穷治其狱，入府牢，提州掌事王府则，及十八铺里正至府质对——是役也，受兹以上下得免，而王二州几不免，百姓号呼得活。前所谓周荃，竟捧命至娄，驰驱安抚云。

五月十一日，大兵渡江之信方传，吾镇即有乡兵，即无赖子之乌龙会也，自崇祯帝晏驾北都信确，里有黠桀者数人，收集党羽，名“乌龙会。”虽市井卖菜佣人奴不肖，但有拳勇斗狠，即收名庑下，衣食之；遇孱弱，即啮之必见骨，各置兵器，先造谣言，如鱼腹陈胜王故事，谋于八月中大举。适牌楼市有党百人，专劫掠里中，刘河厅官兵剿之而散，里人气沮。会南都立，而巡抚祁公彪佳至，祁为绣衣时，威素著，人各惴惴，缘此不果。

大兵渡江，锋焰遂起。五月十二日闻信，十四日，即数百人执兵，其魁装束如天神，鸣锣呐喊，铳声四起，游行街中，民惶怖伏，竟夜不安枕。翌日，即要诸大姓金帛。诸大姓不即应，以危言相撼，声言某日劫某姓，先舣舟自匿其妻子，惜此煽人。十七夜三鼓，民方寝息，忽号于市曰：“东有数百人至矣！各执兵，欲焚市矣！”于是人人各从梦中惊起，抱儿女，携囊袱，啼哭四奔，妇女杂坐，虽大家闺女，一青布蒙头，道路如织。及里人执兵迎出，虚无一人，盖镇东有无赖数百人，与乌龙树敌，此其党中自惊也。至十九日，果大集党数百人，驾飞神枪，鼓行至，会中亦帓首腰裤，提弋而前，相持于镇东吴家桥，自晡至夕，炮声不绝，及晚，乃散—

是夕奔走者复累累，蓬门破屋，填塞子女。二十日，而龚诚宇变作！

诚宇，镇中小姓，以积著起家，累数千金，性啬又怪谬可笑，素与居民不洽。适会中有醵金为饷者，一夫至门，主人拱手以俟，不敢忤触，诚宇坚不肯损一文，缘是必欲碎其家为快数：百人密围其前后扃，幸诚宇先期脱去，无赖子逾垣入，席卷一空。天明为卸祸计，伺里人有乘间入者，猝缚之，得四人，欲以解州，为李代法。有谋者，谓解州必吐情实，不如阴止；乃阳言双凤有劫此四人者，佯不果。会时子求敏拥兵千艘于直水西，急遣一价邀之来。子求者，常熟进士，崇祯朝为兵科，李贼破燕，受伪官。后脱归，惧法，乃夤缘刘泽清，得以故官监纪军，前开海中衢山自赎。后挂弹章，遂拥败兵，徘徊里中，驻舟于任阳村，里人苦之。而吾镇曰："可借也！"迎之，一以壮声援，一以了四人之局。子求果来，即以四人送处决，子求各仗之三十。时州守未逃，四人终至州，尽吐露，供首尾姓名。捕急，会中人四奔怖伏。州守逸，复上下行金，事竟解。而恶焰大起，诸无赖腰斧出入，眦目旁视，虎狼成群（凡缺数百字）。迨至闰六月初，州有守徐姓者（苏人），握篆视事，又浦舒（本州人）承札委为副宪，统兵千骑，枭焚掠不法者。"乌龙"之名著，声言捕之，于是各挈妻子潜遁，凶焰少沮，而城中之变又作：即剃头是也。城变作，而诸无赖又张甚，率乡兵千人，为入城剿灭计；不意未鼓辄败，又戢影矣。自陈瑶甫（本镇人）复至沙溪，妄立帅府而诸，无赖复竞出，满坐参谋，成群大将，以为觅封侯如拾芥也。迨七月三十日，大兵一下吕茂成悬首，顾慎卿被创，党羽星散。后阅月而慎卿事发：

顾慎卿者，乌龙会剧者也，为徐官家奴。老而黠，素为衙蠹，贩私盐，行不法，乌龙会起，遂奉为谋主。其子婿皆拳勇，部下与东西分割为帝，慎卿主东，而西之悍者不如东，豺虎成群，最横者莫如金孟调一事：金亦徐奴，家千金，已蚤世。其妻陈氏，一嫠妇，可立啖也。某日晚，忽鸣锣聚众曰："有不出兵者众诛之！"于是合镇持竿走，共数千人，过陈氏门，即大噪，合镇破胆。未至金氏门，即声言草剃乃已，复有从中为调人也，谓必千金可解。斯时性命悬庖厨，即立许，过其门，复移顿良久方去。次日，则白米三百石，白金六百，狼籍于市，前诸武弁以此胁之，贿若干。而李州守亦得其详，欲借此其逼其金，遂发一朱单，拘至官，责二十五，监系数日，行金上下，共费千金，遂释。未几而吴总府者，镇安东，以搏击为名。廉得其假官劫诈情，盖顾慎卿于八月后，惧人讦发其私，行金上下，假借武弁名色，以箝制人心，而吴总府者知之。突差数健卒，并裨将一员，至沙溪时，顾方出外，即缚其子至舟中，而慎卿方从外洋洋归。其妻痛詈之，遂自赴舟中就缚。既至州，吴总府鞫之，责五十，系狱待讯。总府欲置之死，而被害民人，无一证者，后竟不死，窜居常熟。

吕茂成者，名之模，吾沙溪著姓也。祖名信心，为小官，父蚤死，茂成在襁褓内，外衅蜂起，备罹百殃。至典谒，能文章。少余一岁，事余如先生，每以文正，恂恂然，咸以为美器也。年廿六，补弟子员，两试皆优等，志意发舒，高倪阔步。未几，乌龙之会起，茂成遂跳入其中，手执牛耳，呼召群小，与慎卿瑶甫鼎足。里中孑以百数，皆衣食之，一指挥则人家立粹。最著者：如七都有马姓，失意于一佃户，佃户投奔，遂统百余人，各执凶械，入其家，几毙其人于老拳，而议金白十余两，方止。沿乡鸡犬，为之一空，茂成但以口颐微动而已。其一为金孟调家，聚无赖千人，持兵过之，即以千金奉饷，茂成与顾慎卿瓜分之，以余者犒士卒——如是者。无虑几十百家，此两姓为特著。当是时，乌龙会中，各以倡义为名，而阴肆劫掠，茂成之名大著，七月三十日，大兵下乡，镇中人仓惶走，而茂成犹指挥无恙，方飘巾长袖，招摇过市，大兵执之，傲然曰："吾吕茂成也。"军中已稔其名曰："若故吕茂成耶？方欲相屈，何期见过。"即褫其衣，以枪钻其胫骨，贯之以绳，赤体披发，牵归至舍尽发其藏，皆所掠物也。复牵至高真堂之北，遇一牛屋，即以两手缚之柱，曰："若欲天子，当遂汝志。"取庙中一神袍，复得一黄盖，以袍衣之，以黄盖飏其上，先抉其目，次割势，自胸至脐下，洞刳其腹而死。三日后，人犹见黄盖飘飓，衣袍而立，人皆指曰："此吕茂成也，固一时之雄，而何至是？"嗟乎！茂成才器大佳，使操之以正，上可以取功名，次亦不失一令士，何期文战两利，志气遂狂，群小怂恿，落入陷阱；当其横目裂视，死生在手，红袍一死，贻笑千古矣。

乌龙会之剧也，二三无赖，腰斧出入，无不丧魄狂走，鸡犬一空，乡人患之：各为约遇一悍者至，则以呼为号，振衣袒，一声，则彼此四应，顷刻千百叫号，数十里毕达，各执白梃出，攒扑其人至死——于是会中不敢过雷池一步，而乡民势盛，凡遇一狰狞子，或曾指其作恶事，则群束薪赴之，烈火发，拥其人入焰中，不一顷，而肤骨已灰。间或聚众东西数出，至仇怨家，则举火焚屋，火正焰，束其夫妻子女，累累掷入，如是者一日数家，而间见溪旁墓所，青烟一缕，少顷过之，骨灰成堆矣——于是乡间作恶人几尽，而镇上诸党，以巢窟在市，慎重不敢即发，约于闰六月十五日，四面会师，众数万人，然后围镇搜索。适削发令下，会中人皆持戈入城，无一在家者，以是不果。后则避兵四窜，窟穴已散，终不得举。会其时城民患薙发，有潜至乡间者，乡人指为奸细，以杀为快。于是昼夜守，伺每至日落星稀之际，呼声四起，各执梃狂奔，如见神鬼者，使人睡梦不宁，一夕数起。间指某家已薙发，某家藏薙发者，则千人持戈赴之，举家鸟兽散，以得全性命为幸。猖狂月余，适陈瑶甫至寺中，妄称总镇，复欲肆毒。乡民以为魁首也，将灭之，以成初志，鸣锣聚众万人，入镇，谓将灭此朝食。而瑶甫党有三四骁桀者，提刀奔出，无不狼狈披靡，攀崖落水而走者，有二十余人，余则丧首刳腹为游魂，不敢复谈天下事，而乡民之气始不振。

六月中之乱也，有胡都司者，以拗工起家，为虞山人。崇祯朝职任都司。大兵南渡，领败兵回乡，驻舟任

阳湖，欲出海为观望计，舟中辎重皆不赀，乌龙会中人利之，以为可猎而取也，虚作声势，如聚重兵，阴遣人购之，谓必得数千金，方可假道。否则，是中子弟，将钞暴耳。胡都司者不即应。会中人邀之急，排门课兵，故为虚喝，以为胡都司者巨寇，不如遏之于西，庶可保境中无事，于是合镇皆出，人持一竿，间有韎首腰裤，带剑佩刀者，共得数千人，一路摇曳而行，路人妄作评点，谓如种种传奇，通国如戏。齐至直水，放三大炮，乡愚无知，亦有挈妻子而逃者，以为如此可以威震西域，彼有吐舌汗流，赍金求购耳。而胡都司仍不应，杀一乱民悬首桥间，复架神刀，祭神以誓，放之西洋，轰声如雷。谓吾灭此而入海尔。会中人胆落，不敢出声，反求里中父老，至彼释罪，括富家金，具礼以献。而十六日，竟放舟至沙溪，会中人皆藏缩，不敢在街头一步，平日白布缠头，装束如神。至是尽解散去。胡舟共三四十，架神枪大炮，是晚，顿节沙溪，翌日始去。至六公桥，借龚和季宅，贮其家属，徘徊旬余，竟载妻子浮海。后自海复至常熟，率民兵为守御，大兵至而逃。

苏郡之薙头也，以闰六月之十二日，令既下，民惴惴，一日而毕。已而杨文骢者，向尝杀黄家鼐，劫库而走，盘桓湖薮间，观衅而动。有奸作四人，系府狱，薙头令下，以为民必生心，是可乘也，疾驱而至，大呼狂叫，号召居民，聚薪各城门，穴而入之，城内民亦狂呼应，各执白梃，共数万人，公廨府舍，无不举火，焰烟蔽目，城内乱，以为大兵旦夕尽矣。而大兵自闻变，即移驻府学，作剧饮自如，若为不闻也者。诸狂徒提兵至其所，见张满以待，亦逡巡不敢动，但肆行焚呼而已。如是者一日，杨劫府狱四人去，城内人亦气尽无应。李侍郎欲屠城民，军门土国宝力争之，先期出示，使居民速移避祸。至十六日，以三十六骑，自北察院杀而南，及葑门，老稚无孑遗，而苏城始定。

吾娄自王受兹事露之后，即委司理徐公来署篆。徐即郡人，字公宣，福王时，以荫调京兆通判。家巨富，少年佻达，喜倡优六博，本朝用为苏州司理，以太仓无官，即委署篆。到娄二日，而荆兵至：荆公本彻，丹阳人。甲戌进士，旧为建昌司理。福王时，督水师，镇京口，有兵艘数千。大兵渡江，遁入东海盘桓于崇明诸沙间。涧娄东无人，乘虚欲据。于六月廿五日，统兵千余，自东门入。徐公闻风遁出北门，入放生庵，觅小舟，速去。荆公索之不得，迹至放生庵，斩一沙弥，是夕，宿城中，无大侵扰。明日，引兵出西门，忽一校持牌来，声言大兵数万已下；荆军掩面归，走出东门，掠民赀而去。徐复来。闰六月十三日，遂有薙头之说。时统兵官张姓者，请各乡绅会议，民间窃偶语，诸绅会议出，各掩面而涕。是日午后，即闭各城门，不论军民，一概净发，是日，城内民亦汹汹思变，各立街巷间，相视以目，有急为避出者，有迟疑不动者，无一人敢发难端，俯首受剃。吾镇于是晚亦知之。次早，讹传郡民因薙头各持梃相击，大兵几尽，李侍郎被杀，于是乌龙会中，倡乡兵合剿之说，鸣金聚众，排门之夫，共二三千，日晡即发，各以白布缠头，持一竹竿而走，既无纪律，又不晓击刺；但闻郡民得胜，气骄甚，即智者亦谓此举必成。而会中尤扬扬意得，谓诘朝必城破，城破即横行如旧。是晚薄城营，小北门民房一带，纵火焚烧，与城上兵相詈。次早，掠民间干面几石，至淮云寺作饼，嬉嬉然绝不防敌在近也。忽炮响一声，兵三人，开门杀出，大北门又一骑杀出，两相要截，无不丧魄狂走，互相蹂躏，其奔脱者，抱头而去，其殿后及食饼者，无不被杀。方早膳时，败兵踉跄北归，掩蔽而下，至亭午，到者皆身被数创，至晚不归者皆覆没，共百十余人。吾宅前后两巷，即十人，是晚哭声满弄，民情大惧，携妻子走者遍市，吾家亦觅小艇，迁眷属于七都龚孚仲宅，疑必迫剿此一方民也。十六日，民情愈急，风鹤皆惊，各饱饭以待，一有警，即为走计。午后，忽有呼于市者曰："兵至矣！"于是合镇奔走，如风雨声，屋瓦皆震。余亦门不及掩，赤身而走，人如山海拥至。余气喘步急，过曾家桥，循高真堂迤北行，离镇便觉胆小定。引首南望，走者亦渐稀，知为讹言，乃稍稍复还南，缓步至家。是夜，人情终恐。日晡，即各晚膳，锁门以俟。又月蚀，天气黑暗，人愈惶惑，至更余，无不奔走四窜，藏于乡之小屋。是后镇民，日则守舍，夜则归乡，一人作饭，一人伺门，食毕，即扃门，立于通衢以望。七月初三日，闻轰声如雷，声在东南。不知嘉定已破，如侯广成峒曾辈皆婴城，至是屠戮无遗，掠辎重妇女无算。初六日，而昆山复破。昆山前令杨公名永言，滇南人，癸未进士。为令为有贤声，江南既下，匿于陈墓之陆家，阴绍勇士，为恢复计。至削发令下，昆民杀县丞，焚公廨，杨公乘间入，与各乡绅极力守御，自昆而西，至真仪维亭，皆设乡兵镇守，使郡兵不得东下。自昆而东，至清洋萮子，亦昼夜巡徼，使娄兵不得西冲，扼大兵之咽喉，东西声援俱绝，屹然一保障，昆民避兵者皆入城中。至初五日，忽有兵艘百余，自郡乘流而来，至真仪维亭，与之小斗，皆败。突入城，毁屋焚舍，杨公出不意，无可奈何，而平日应募者，稍稍匿去。杨亦跳身走，城竟破。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两邑之惨，惟昆为甚，嘐次之。是时，惟虞山婴守不下，虞山故子长严公为拒守，严公名栻，甲戌进士，官拜知州，文靖公之孙，有才略，素为邑人所附，同胡来贡、时子求率此为捍御计，颇知昆山故事。昆既破，人谓旦夕必下虞城，而故徘徊不发。破昆之后，席卷入郡，娄中兵若干，亦载辎重西行，竟不知所之。至十四日，遣一枝，从齐门而北，出不意，疾破之。胡来贡遁，时子求反以火炮赀之，复走七星桥，为乡兵所杀。严公不支，亦遁。城外烧毁一空，男女杀死者无算，颇不亚于昆。

吾城自削发后，惟乡民梗顽自如；有发者不得城行，削发者不得下乡，见者共杀之。乡城闭塞。会城兵西去，乡兵复起，谓今可以相持，不似前之望风走也。杨林塘一带，兵最多，吾沙镇继之，日日饱饭持竿望风，凡湖川塘以北，其削发者，即举火焚之。削发者，领兵

冲出，亦四路举火，男女见之即杀。杨林塘以过，一望萧条，禾麻遍野，无人收拾，如是将一月。而陈瑶甫者，向为乌龙会魁，后党散，避入常熟。至是捏一总兵名色，持牌至沙溪，谬称大兵十万，檄两都地方，搭厂长寿寺，两地方皆匿去。阅几日，果来，纠合一二十人，即会中平日卖菜佣龌龊者也。妄批曰某人守备，某人把总、某人参将，一群皆为官，各以爷自呼。无几，获一削发者至，陈瑶甫以酒劳之，披红鼓吹，使其持牌入城，云有精兵六万，约日索战。是时，李都督方统马兵七百，悍兵三千，暂扎娄东，为攻取云间计。李见之，疑一劲敌，即缓云间攻，疾趋而下，是为七月三十日。早膳后，报者踵至，吾镇狃于平昔，知远不过数里或放火一村，或杀人数辈，即便回兵；又皆城中本营，不足虑也，故人人狎听不为动。瑶甫处报者迭至，方以渐鼓吹开门，及两路人马拥出，瑶甫党抱头星散，兵马已各处冲到矣。见者即逼索金银，索金讫，即挥刀下斩，女人或拥之行淫，讫，即掳之入舟。凡丛竹茂林，及芦苇深处，无不穷搜，驱马数周，以惊人起。镇南则三四里以贻，镇北则常熟界，镇东则东洋泾，西则自镇而止，方幅数十里，杀人如麻；虽茅屋半间，必搜索殆尽，遇男女，则牵颈而发其地中之藏，少或支吾，即剖腹刳肠。初一日，兵至潢泾，所过柴荡，约百余晦，芦苇从密中，藏人数千，婴儿一声，数千人立尽。日中火起，烟焰蔽天，一市焚烧大半，杀人更惨于沙溪，日晡回兵。初二日，兵至直水，镇上一空，杀人仅百，至任阳，杀人反千计。是役也，沙溪、潢泾两所，掠妇女千计，牛亦千计，童男女千计，杀人万计，鸡犬之属不胜算，积尸如陵，七浦塘一水，蔽流皆尸，水色黑而绿，行人以草塞鼻，真可哭可涕。所掠财物数千艘，衔尾载去，舟不能容，则委之水。自潢泾头塘，至七浦以至盐铁，凡铜锡古窑衣服之类，处处皆有捞取者，数月不尽。妇人入城，丑者则许人赎，耕牛亦赎，童子亦赎，间有携至浙江赎回者，佳者鼓吹成亲，或百金赎之，不得。是举马兵六百，骑步兵三千，皆骁勇善战，合本营步兵共万人。廿九日晚，扎营城外，拟半夜发兵，穿城出，适城门锁钥，因主者误醉，辗转相托，至黎明未得。城外李都督见门久不开，疑有变，即举炮向内城，急登城告故，觅铁工撬开，日升而后发兵，至镇已上春，入市者皆散，居民亦得望风脱走。不然，黑梦斫杀，无一漏矣。既屠两镇，即拟至沿海一带，因急欲赴云间，有令箭追提，以故得免。吾家自闰六月十五日，移至龚宅，廿二日，又移至沈知县家人宅，因湫隘不堪，七月五日复挈眷归家。然一夕数惊，家累甚重，不得安枕卧。十六日，又移至东洋泾祖墓，才举擢，闻镇中讹传，人尽遁，黑夜东西狂走，至有娩妇裹血而行者；吾家因避入乡，得安枕。是时，吾儿抱病，内人亦负微疾，情绪不宁。三十日，方亭午，忽传大兵下镇，举首西望，即有烟气数道，避难者狂奔而来。然终意为城中细兵，不属意。下午，宜仲家一妇人裹血而来，方惊询，而东来避兵者，已狼藉而至。吾乃手抱病儿，内人持囊，杂群队中，望东走，至佃户许家宿焉。次日，未五鼓，即饱啖以待兵至。黎明，即有避兵者，群向东，我复携儿过中沟，至许大家小顿。有乘屋望者，见西洋泾人马无数，冉冉望北，忽乘屋大呼曰："来矣！"急跳下，余乃身入芦苇中，内人抱儿趋入芋中，各半身沾湿，举体无干衣，斯时性命悬呼吸，不觉泪盈盈也。少顷，乃知兵至潢泾，气少定，即望见潢泾起火，烟焰蔽空。至下午，疑其回兵出吾道，人人徬徨，余等仍至苇中，日晡，知免矣。晚见西向烟火烛天，炮声渐渐远，余独私幸其已回，而人言藉藉，明日即举兵六公市：一枝从潢泾，一枝从闸口发，只等正在夹缝中，必无生理，余不能无过忧。未三鼓，即有避兵纷纷负儿女，欲走海上者，吾辈不能从也。黎明，接一信，知兵已回，方有破颜笑者，而忽云至矣；余等复抱儿走，实村人驱牛西来，人从雾中疑为马也。余等从西走，盖谓昨被兵之处，必不复兵，一路死尸横地，掩袂而过。至沈知县家人宅，本人夫妇，避兵出，惟空房，余前所寄，亦一空，相对浩叹。日午，本人方归，炊饭一饱。下午，仍至墓所。初六日，合家出镇，人地荒凉，为之出涕。所幸燕巢无恙，仍得栖止。气甫定，而侯四陈瑶甫复行劫掠，声言欲杀剃头者，驻兵六公地，无赖子蜂起附之。鹤王市复有凌伯祥者，亦聚众百余，午后即出焚掠，东西烟火不绝，吾镇以剃发故，两面受敌。十六日，望东举火，又复急觅小艇，至镇西五里外，晚不敢回家，即于镇西尾小家宿焉。二十日，东南烟焰触天，知兵已下鹤王市，吾等方额手，然此举仅浦君舒领营兵千人，掠物而返，营兵反有被杀者。是时城中请兵书日上，适天雨连旬，平地水数尺，苏州塘岸水啮，马不得过，缘此无一骑来，顽民愈横。二十八日，汪都督步兵自常熟来，驻营西门。九月十四日，郡中马兵亦到。十五日早，水陆并发，先至鹤王市，杀伤略见，至茜泾，而张素庵之川兵伏焉。张本娄东人，为指挥张氏家奴，束发事戎行，久将兵于外。崇祯朝，为河北总戎，大兵南下，领劲卒数千战艘百余，泛海至崇明，为恢复计。以娄东桑梓，不欲犯，当事者遣人招之，有降意，然不即报。至是日，汪兵至茜泾，猝与兵遇，所谓川兵素骁勇，盔甲精坚，标锋长丈余，骤遇之，皆愕然。欲与议和，竟不可得，为死战计，以步兵居前，骑兵居后，步兵奋身入其队，其长枪不得用，因以马骑冲之，遂溃，杀三十余人，余皆四面走。所掠财物妇女，亦以百艘载回——是役也，持三日粮，欲扫沿海一带，不意猝遇劲兵，汪又懦弱，兵亦不练，仅得胜。汪既回，既以劲兵上控吴抚台。抚台以二十日至州，所领马步兵以二万计。廿五日，发兵，是日大风雨，素庵兵亦来攻，中途猝遇，势既不支，遂东折而至海，将为浮海计。奈东北风猛甚，无一艇得离岸，遂以军入刘河城，吴军四面围之，势既窘，而素庵兵故与吴兵善，本旧识，人人有反面意，有阴出城纳款者。张公知事不谐，乃自缚诣军门，为舆榇状。吴则释缚，与之杯酒论心，驻师三日，而六公花浦一带，亦皆以游兵掠定，略见焚杀。廿八日，凯旋，入城，所掠物，皆负而归，自晨至昏黑，络绎不绝。素庵卧一榻，两人舁之，又二青兜子，则其妻妾在

焉。兵甫旋，而顾三麻子复据刘河城以叛。顾本海盗，出没波涛间，前兵宪程峋招抚之。弘光时，统水师京口。至是拥海艘百余，来往诸沙间，鱼肉百姓。素庵既败，泥首入娄，顾复据刘河城，为倔强意。吴抚台发兵追讨，顾复跳入海。是时，唐藩在闽浙间，崇明诸沙遥属声援，闻遥拜三麻子为总戎，挂将印。顾遂衣蟒玉，骄傲自如，目无戎行。有王佳者，亦武弁，与顾为辈行，见其气张甚，遂谋之，谬称户部沈廷扬为折简，邀顾同过沈所。与款语间，谈及马肥瘠状，挈之入厩，壁间伏者猝出杀之。顾既杀，海上之氛稍定，已复有高捷者，为明朝总戎，拥劲兵千余，战艘百号，航海至崇明，声势方张皇，而与吴都堂为甥舅，一语相招，遂帖然入籍，无一跳梁。有荆本彻者，向尝驱兵入娄，至是复来海上，首鼠两端，崇明一海，终不能无小阻。会李成栋驻兵云间，向屠沙溪，即其人也。为出海计，于十一月廿七日，大雾中忽绝流而渡，从诸沙北，掩杀而南，屠戮无算，本彻仅以身遁。吾镇隔海百余里，犹见烟尘蔽空，越海来逃者，数十里不绝。自此县公得以握篆视事，崇明在郡县中。（此下缺）

皇清之下江南也，吾娄首先迎之，得一城保全。其孝廉之削发从缁者，则赵自新我完也，远避不归者，华乾龙天御，陈瑚言夏也。张受天以乱民之祸，身走他邑，俱不在附降之列。后赵公以云间事，（吴胜兆案）牵染成狱，归竟病死。华君则教授里中，不与户外事，人亦罕见其面。陈君颇走声气，喜讲学。张公避地玉峰，未几死。此吾娄节义诸君也。

顺治二年秋，大兵初定江南，城中有雨丝君之异：于青天皎日中，如绵撷者纷坠，吾镇亦间有之。

郡城之殉节者，刘公公旦（讳曙，癸未进士）、杨公维斗（名廷枢，庚午元惨死）、徐公九一（名汧，戊辰进士）削发令下，从容自尽。有子名枋，字昭法，孝廉也。亦走外不归，后闻逻者获至土军门，询之，坐地不开一语。土杖逻者，竟纵之去，亦可谓善全人节矣。

云间殉节者，夏公允彝、陈公子龙、李公待问、奚公士龙（皆进士），皆以一死自靖。孝廉如徐公孚远，则间走浙闽，至今不归。诸生中则如王子玠石，同弟名世，皆知名士也。一旦退隐，耕于陇上，人无一知者。客至则与话桑麻，高风隐节，人皆义之。又金山卫指挥侯怀玉，父子力守孤城，大兵临之，被杀者千万计，城破惨死，可谓铁中铮铮矣。（此下缺）

顺治五年四月初三日，雨雹，小者如棋，大者如卵，满天飞舞而下，屋瓦皆碎，庭中积起盈寸。康熙三年，四月十六日，亦有此异，竹林中往往如牛者。

弘光者，福藩之子，中州寇乱，流窜江淮间。先帝龙升，马士英迎立之。既当璧数月，有妃北来，谓寇乱相失，飘零异所，今闻正位，匍匐来归。独弘光不谓是也，使在廷杂治之，五毒备至，而妃终无异词。旁观者皆叹息泣下。或谓妃既流离有日，难保守身之节，故虽故剑，弘光不无讳言之意。或谓弘光实福藩庶子，冒嫡承统，妃风闻误听，有错认并州之意，故词极相左。不知遭时不造，名花飘坠，纵抱琵琶，何伤冰玉，即处之别宫岂曰害义？若果福藩正妃，于义为兄嫂，尤当权宜相处，使之不失富贵，何忍毙之？狠心辣手，天理人情，殆已尽绝，宜不日有覆国祸也。

如皋县有许元博者，于顺治二年避兵居乡，因授徒于吴心田家。偶阅《岳武穆传》，欣然有感，遂于胸前刺“不愧本朝”四字，左臂刺“生为明人，”右臂刺“死为明鬼。”忽一日脱衣洗澡，为人所觇，语泄，本县捕之，按臣具疏，即于本处正法。妻朱氏，给功臣为奴，父拟戍，吴心田拟流，邻里拟徒。嗟乎，元博不过广陵一男子耳，未食朝廷升斗禄，而镂形刻骨，誓以死报，岂其为身后名哉？血性发愤，不可禁制，所谓山河之气，日月之精，造物千锤百炼而有此一男子也；为先朝开一代生面，岂可作等闲看乎？

陈奇瑜者，山西保德人，丙辰进士。先帝朝，为五省督。清既抚有中原，陈公慨然有复仇之意，知事不可为，遂乃于顺治四年十二月，张黄盖，衣蟒玉，头顶进贤冠，发鬖鬖满顶，扬扬乘轿，竟诣州馆，与州守贺熊飞相谒。州守诧骇，即将其违制衣服褫去，质之库中，而姑听乡绅暂保出外。即飞报督臣，督臣即飞报于朝，而竟于本处正法。（下缺）

张献忠之破蜀也，赤地千里，杀戮无孑遗，至塞井夷灶，焚屋伐木，蚕丛数百县，无一草一树鸡犬存者。积尸至与峨眉齐，流血川江，数百里不绝。方其下成都也，吾娄吴志衍（名继善）为成都令，沈岱来（名云礼）为华阳令，前任州守刘瞻父（名士斗）为司理。既将诸官杀之，而独以刘吴贤声大著，贼欲活之。刘公终不屈，死之。而吴公则勉就官，慕其文才，骤升为吏部尚书。一旦，献忠于成都僭帝位，使吴为郊天文。吴虽就官，心终不平，于文中连用“铜马黄巾”等事。献忠怒，立诛醢之，夫人一子皆被杀。吴，丁丑进士，善文章，淳笃著乡党，人皆爱慕之。当其万里就官，有爱之者，谓宜单车行，其夫人不谓是也，乃同行。献贼至成都，弟士衍欲挈侄先逸，而夫人曰：“此吾一块肉，必不以付他人。”后士衍竟间关得遁归，而夫人与子俱不免，吴为若敖鬼，嗟乎！同时被难者有季子恕先，黄子锡侯，恕先以理讼往，锡侯以授书往，皆血化游魂，身膏野草，悲夫！刘公士斗，辛未进士，广东南海人。任吾娄二年，廉明仁恕，为立州以来第一人。失意于郡，推官周之夔讦之，罢官。解任日，州士民为之罢市，有愁叹者，有涕泣者，有愤愤不平者。其去也，千万人至以石塞门，攀号不得出，后以听按公之处分也，复还娄，千万人自玉峰迎之，皆执香前导，蚁簇欢呼，如赤子之望见慈母。嗟乎！吾娄虽薄俗，然即此可见天理之在人心，公道之不泯，亦为开州以来第一盛举。后终迫于上官之议，将周之夔两罢之。颠踬既久，复起为成都司理，而遭贼手，虽游魂不归，而忠贞之气，廉明之名，与吴蜀两邦，同为千古。

唐世桢者，吴兴巨族，兄弟皆成进士。江南破，世桢以青衿弟子走浙闽间，从唐藩起义，建牙两粤。后大

兵长驱入，唐藩失守，而岭以东西亦建瓴破。公束身走归，不入吴兴，竟诣土御史，骂其背国，土爱之，发之郡侯，郡侯亦笑受其骂，申之兵道赵，其所骂如前，赵亦不为忤。巡抚卢传，方镇娄东，即以申之按公。而公既入，挺立不为跪，指发吐骂，戟手顿足不休。按公怒，斧断其齿，血肉狼藉，口内喃喃不绝。随曳之仪门外，痛决四十，筋肉皆断，无一语号呼，惟骂声而已。杖毕，奄然如尽，舁出而终。是日观者千百，无不泪涔涔交睫，惟有扼腕抚膺，长叹不置。嗟乎！忠臣烈士，不出于缙绅，而出于一青衿弟子，不出于食禄大臣，而出于偏藩几日之薄官，其为明朝结三百年之报，惟公一人矣。独抚道诸公，虽不能优视之，犹能作一刘荆州，而按公独甘为黄祖，嗟嗟！祢衡而下，千载遂有两人，而黄祖之狂骏，按臣直一人收之矣。

王之仁者，崇祯朝，为吴淞总戎，弘光当璧，移入宁绍间，统水师海口，组练千余，皆称劲甲，为东南一巨镇。我朝既下江南，至丙戌夏，统大兵渡钱塘，郡中望风倒戈，王公方欲整师为螳臂计，移兵海口，磨厉俟之；而飓风忽发，巨浪如山，兵艘皆飘泊震荡，散析无存。王公知事不谐，仰天长叹，乃手缚妻子数十人，沈之大江，单身走吴门，诣土御史，责其背国，且谓："吾不即死，然贪数日活，乃欲大骂洪内院，小骂土军门，然后归身斧锧，使天地间男子一吐不平耳。"遂洋洋走金陵，见洪承畴，其所以责之者，一如土御史。洪悯而欲官之，又劝其作黄冠隐。王大笑曰："吾若欲求活，茫茫大地，岂无一穴，乃向汝作此丑事耶？"居无何，金陵顽民，有欲效刘盆子故事者，一时煽起；公以人望居城中，遂无活理，使群卒拥出，以乱刀斫死，殡之雨花台僧舍中。

吴日生者，名易，松陵人，与余有文字交。癸酉，相遇金陵，与之同僦一小邸，相对三日夕。其人飘飘秀雅，寡言笑，绝无名士习，与余不言而神契。后遇试辄晤。至丙子，日生登贤书，自此隔不相值。癸未，成进士。弘光当璧，为兵曹。时烈皇惨崩，河北已丧，闻日生喜谈兵，结剑客奇材，走马驰槊，为恢复事，心窃异之。继而大兵南下，江南覆没，日生父母妻子皆死乱，而日生独跳身湖海，结义勇，出入波涛为巨敌。大兵四面围杀，终不能尽其根株，隐然抵东南半壁，如是相持，几一岁。一日，走嘉禾，饮一巨绅家，竟为所绐，付大兵，执之去。时贝勒征钱塘，解至军前，欲官之，不屈，遂赴法死。嗟乎！余与日生别十年，当其相遇，意甚恂恂，初不意其作此志局也。心欲为文丞相之业，而天命已去，奈何？然而一夫跳梁，湖海鼎沸，螳臂御轮，足见其勇，亦人杰也哉！

吴胜兆者，明朝旧将，投诚于清，用为苏松提督，驻兵云间。丁亥之岁，思反正，结连湖党，与四方缙绅，刻期举事。然吴为人浅而疏，未败之先，踪迹已露，忌者已潜备之。一日，忽呼云间司理华亭县公，及诸参将人署，酒将半，忽厉声曰："外间传吾反正者，是汝曹耶？汝罪当斩！"众皆踧踖，不道一字。帐下士已腾出，将司理县公，即座斩之，缚两参将，曰姑以祭纛。时吴公虽发此举，而实漫无成画，外人已哄知吴公反正，一夜密操备，而所缚参将詹者，狡而黠，漏一纸于外。天明，外兵已拥入，生擒吴公，而四方之党亦阴散。内院洪承畴疏闻于朝，传旨枭斩于市，而一时株连者，皆天下名士——如陈子龙、侯峒、曾顾、咸正、蒋雯阶辈，无不狼藉诛夷，妻孥俘掳。陈，丁丑进士。弘光时，为兵科，诗文擅一时才，海内望如山斗。与吴深相结。事既败，亡命山泽，踪得之，缚至抚台土公所，长揖不跪。一子甫六龄，缚者以刀劈之，自顶至踵，见之无一泪落。将解至江宁，于舟中跃入水，时有一卒持之，与卒共入水，浮沈半顷，起之，已死，斩以徇。

云间又有夏公允彝，字彝仲，与陈子龙同年进士。诗文皆擅绝海内。大兵破云间，夏公从容赋诗，遗嘱家事，赴水而死。一子名完淳，字存古，年方典谒，天才俊发，所著诗文，几欲驾两公上。父既殉节，存古慷慨悲歌，志未尝须臾忘死。会吴胜兆潜蓄异谋，遂与相结，凡誓檄诸文，一切大手笔，皆出其手。吴既败，存古亦逮至江宁，下之狱。而娄有王明先者，瑗公门下士也，适在江宁，就狱一探。存古泣谓曰："一死无恨，惟室中方妊，所不能遗者，此一块肉耳！今以累汝。"明先颔之。既归，潜走云间，伺其妊，即潜抱归。而明先亦以事败，起大狱，仓皇不得所。其戚友徐方平，复抱之归。闻存古之受祸也，其族人利富贵者，欲以此儿为袁粲之子，耽耽视如几上肉矣，而赖两君以免。所称"孙枝一叶是君恩"非耶？后存古卒斩于市。

洪承畴者，闽人，万历丙辰进士。崇祯朝，为大司马，总督诸道兵。与我朝战，阵溃，疑洪亦陷没矣，天子震悼，赐祭九坛，立碑于其战死之地，所以议恤议赠者甚厚。而洪公竟不死，当战败，为大兵席卷而去，乃死心事清，宠幸在人臣之右。当时之士大夫，竟无一知者。及新天子平江南，公以内院大臣，镇抚江宁，人方知其不死，无不啧啧惊怪。而斋黄石公之起义也，逮至江宁，面责之曰："若岂洪承畴耶？如果洪承畴者，则当年战死，天子且为祭九坛矣。若等故从北方来，独不见穹然道左者，洪承畴碑，而安得冒若名耶？"是时，洪汗籁籁下，几不能仰面，而黄公卒死。后洪还朝，旋统大师，剿抚秦楚，勋名富贵，当时无两。

野史氏曰：方洪之释褐为进士也，实惟丙辰，时天命皇帝，方以一旅起事，三韩以北，蛟龙欲起，而不知佐命元臣，已于唱名五色云中见之——君臣遇合，如磁引针，如薪引火，真宰潜召，异哉！

我朝之初入中国也，衣冠一仍汉制，凡中朝臣子，皆束发顶进贤冠，为长袖大服，分为满汉两班。有山东进士孙之獬，阴为计，首剃发迎降，以冀独得欢心，乃归满班。则满以其为汉人也，不受。归汉班，则汉以其为满饰也，不容。于是羞愤上疏，大略谓："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于是削发令下，而中原之民，无不人人思挺螳臂，拒灶斗，处处蜂起，江南百万生灵，尽膏野草，皆之獬一言激之也。原其心，止起于贪慕富

贵，一念无耻，遂酿荼毒无穷之祸。至丁亥岁，山东有谢迁奋起，攻破州县，入淄川城，首将之獬一家杀死，孙男四人，孙女孙妇三人，皆备极淫惨以毙，而之獬独缚至十余日，五毒备下，缝口支解。嗟乎！小人亦枉作小人尔，当其举宗同尽，百口陵夷，恐聚十六州铁铸不成一错也。

士在明朝，多方巾大袖，雍容儒雅。至本朝定鼎，乱离之后，士多戴平头小帽，以自晦匿。而功令严敕，方巾为世大禁，士遂无平顶帽者。虽巨绅孝廉，出与齐民无二，间有惜饩羊遗意，私居偶戴方巾，一夫窥瞷，惨祸立发。琴川二子，于按公行香日，方巾杂众中。按公瞥见，即杖之数十，题疏上闻，将二士枭斩于市，又其初，士皆大袖翩翩，既而严革禁，短衫窄袖，一如武装。间有乡愚不知法律，偶入城市，仍服其衣，蹩躠行道中，无不褫衣陵逼，赤身露归，即为厚幸。后幸禁少弛。

吾娄受先张公，素以搏击豪强为名，于衙蠹门役虎而翼者，尤绳束不稍贷，断断不肯相宽。而党中有陶千金数人，尤桀黠多犯科，张公屡以法中之，饮恨入骨，无以报。会大兵渡江，乱民煽起，城中一哄动。至五月十七日，晨色始霁，张公方卧起，忽有数十人，入张公堂，求张公语事。张公出不意，即短衫秃巾迎之。数人仰谓曰："有大案未了，可至州辩状。"盖张公于崇祯十四年，境内大祲，张公祖常平遗意，每亩加米二升，官贮之，减价以食贫者，随复收值，即更贮米，以无穷利所增额外之米，几数千石。一时任事者，皆贪而黠，见金即不能无色动，人人作染指计，入囊腹中，张公亦不无沾染，以是病之，为一生瘢痏。数人因即借为口实，挟其辩状，牵之走。甫出门，即两木夹而行。张公不胜楚，脱及地，即掣发狂奔，已身无完衣矣。南关门外至州治前，几数里，一路惨毒备至；每至士大夫门，即屈之叩首，头欲裂。至州治，烟客王公闻之，易敝衣出，好言和解，扶之入中堂，麾众且退，谓："即有未白事，吾一身可任，虽千金不靳也。"是时，党羽益众，门外声嘈嘈，志在必杀之，本无意于辩白。而张公故强项，又不肯即屈。王公见势汹汹，不无内惧意，而又无可奈何，姑放之行。益惨打，至城隍庙，挟令据案书侵克者姓名，书既已，拖入墀中，堂上声鼓一通，即势如风雨，至铁石并下；又一通，复如前，如是者数番，而张公竟奄奄绝矣。复惧其佯为绝也，乃以利锥长数寸者，自耳旁及腰腹以下，皆锥数寸，遍千洞穴，而又汲井水数斛灌之；此时已无一息矣，乃牵之入小教场，欲作坎为瘗，系索于颈，两人曳之走，头与地相击有声，身无寸肤得完者。至教场，欲持锄断其首，从旁不平者，呵之，乃止，而此数人已气尽各散去。一沙弥见其鼻犹有息，乃毁寺中一绰楔举之，旁有好义者，共扶至南关外宅内，作法相调理，得渐苏。会此时大乱，城中纷如麻，无暇纠举，按绳墨。张公犹惧祸不测，扁舟走出，阅一月而此事微闻。上台以为乱民，下一檄至州，一夕昏暗中，浦君舒牵出，斩二人于市。

是时，州守宋公（名乔秀，闽人，癸未进士），犹在治所，素与张公不协。因公屡发其恶，心不平，无以报，于此不无颐指之意。故一时行凶皆衙恶，而州守无一言。且其散也，疑已毙，遂有豪宦张采"既死诸人不得更乱"一示，闻者皆欲食其肉，而后竟逋归，可恨哉！（此下缺页）

五月十七日之后，张公避走玉峰，结庐乡村，故交门士，皆莫能见其面。及四五年而病死。死后，一椽萧然，两子沦落，西华练裙，见者流涕，二十年进士，不如一田舍翁，然后知向者受谤受诬，有不尽然者，所谓捐馆而先生之心迹明也。盖其立身太峻，任事太切，皎皎易污，白璧易瑕，故末后受此惨祸，所谓廉于持己，勇于任事，不至于圣贤。（下缺）

吾里吕石香，名云孚，与余比邻。少攻经史，即不肯为时俗文字，搜奇选僻，每至不可句解，一文出，人怪笑之，至诟詈，吕不顾也。吕既不得意于里中，时张公天如，以古文倡导东南，收召后进为羽翼。石香念非彼无以立名，乃投贽于张，称弟子。张一见，叹为绝伦，荐扬于当世名公，居然奇士矣。时吕年十九，楚中鱼山熊公，为吴江令，与张公相合，遂荐于熊，使入松陵试，熊公拔置前茅，是年，补博士弟子，为吴江生员。未几，张公联捷，门人吴骏公掇大魁，张声党几遍天下。石香名益盛，试于学使，最高等，两第一，而独于闱不利。文终务为险怪，每一引笔，征用古实，如獭祭鱼，累累陈列，而其间割裂断碎，赝伪杂出，取为新异而已。然性绝孤介，居恒终岁不出户，人欲见之，亦闭门不纳，与处终日，或不交一谈，故人益庄惮。居无何，大兵屠吾里，石香辈金帛出奔，舟至镇北，兵已至，曳之岸上，刃之再下，血淋漓，偃卧田间，舟中物皆风雨去。日暮，迹者至，匍匐扶归，被创甚，勺水不入口，呻吟十余日死。遗一子，方二岁，得脱，抱持至五岁，亦死，家竟破。嗟乎！以石香之才，使昌明浩大，为清庙明堂之业，岂不可以取世荣宠；而乃务僻务奇诡，已知骨命非贵且寿，而以三十五惨死；一子不禄，身为若敖，悲夫！吾娄前故有沈君烈者，名承，亦才士，试辄高等，三居第一，声价蔚起，四方高才，皆与结社，竟于甲子下第，死。年四十余，未几，妻薄氏死，一子襁褓，天如张公，时为诸生，怜而育之。后七岁，携至京，亦病死，竟斩其后——此与石香相类，然有幸有不幸。君烈受知学使毛公，后出抚吴中，知其已死，损金刻其诗文，今即《□山集》也，千百年后，犹知有君烈其人者。而石香盖棺后，遗文澌灭，亦无故交门人收录；不十年，与冷烟衰草同尽，此其不幸一也。薄少君于君烈死后，为悼亡诗百首，不一年，哀痛死，清风明月，两人吹笙跨鸾于云雾间，今石香嫡阃杨氏，确守共姜之节，而生子妾陆，已别抱琵琶矣，此其不幸又一也。闻君烈落拓，不事边幅，善谈笑，以肝胆与人，故得天如之报，而人亦多道之。石香于松陵诸子交最厚，出入必共，形骸都忘；及死，余于辛卯岁，一遇吴扶九，（翻）间以言挑之，绝无挂剑意，此何耶？同时又有朱昭芑，（明镐）亦娄人，一试冠军，声名鹊起。时两张皆先达，咸折节与交，而昭芑亦抗颜比肩，不以

弟子进也。后再冠军，风格弥峻，海内咸以大儒目之。而鼎革后，裂青衿，浮沉诗酒。及壬辰，而夫妇同死。时慎交狎主盟，以其宿望也，招之。昭芑一赴而物故，慎交诸人，倾郡毕吊，坐中有哭失声者，而吴扶九泪交睫不止。夫扶九与昭芑宜疏，而独人琴一恸，此其所以得之者，又何故耶？后二三年，扶九死，嗟乎！名者，不祥物也。

按石香家素封，所积不赀，藏书亦夥。及其殁，不过二三年，家业散，藏书尽耗杨、陆手。杨，字澄紫，石香妇翁也，石香父公右素恶之；自娶其女入门，绝不通鱼雁，终岁无一介之将。而杨君亦不敢一迹其门，间从圭窦中呼女一谈，即匿影去，石香父子，如不知也。石香死，杨遂盘踞其家，父子四五人，往来如织，攫其赀立尽，而吕氏之政，一出其手，藏书次第窃去。陆，字子融，进士大行公之子，石香妾父也。石香以杨不宜男，购副室，陆觊其多金，以女为奇货，遂与之缔婚。女既入，绝之如杨，不许通一足之信。陆每探女，依僧寺，石香仅以百钱授之。石香死，其女怀一子，陆遂阑人，与杨中分吕氏之枋，阴噬其肉几尽。藏书窃去，售之富家。凡城内名胄家，案间皆石香钤印书。当是时吕氏千指，无出一声，即石香嫡弟，亦不置片喙。

吾里有陆子冯者，名京，以素封起家。为诸生，不得意，弃去，南游太学。属崇祯晏驾，弘光当璧，马相用事，有西园卖爵风；诸生以贿进者，至二千石，子冯心艳之，捐金千余，得为翰林待诏。待诏固美职，非孝廉不得躐，惟文征明以诸生居是官，为吴中美谈；子冯一旦得掇之，拥盖，从卤簿，书大字帖游行里中，扬扬如也。既居南京久，因兵警急归，而大兵渡江。会削发令下，时搢绅在城中者，皆俯首受剃，又各捐百余石，为军资用。子冯以菟裘在乡，得免。城中有招之云："急宜剃发，为入城计！兼参诸上台，为异日进身阶，百石之助，当从诸搢绅后！"子冯惟恐以不得与诸搢绅为耻也，急去发，取米百石，驾舟入城。既晤诸上台，上台以好言慰之，啖以大爵，便使入乡谕诸民，毋恋发以干大戮！子冯扬扬归，去城数里，天已黑，至戴家桥，月渐皎。是时顽民蜂起，见一净发者必杀之。子冯一舟摇漾，诸顽民瞯舟中人皆净发，一哄群起，尽杀舟中人。子冯叩首，许以千金，亦不免，身为数段。共死八人，惟一舟子凫水逃，得傅讣至家。越日，至其处求骸骨，不得，恸哭而已。嗟乎！子冯一素封子，无他长，以父遗业，拥良田数千，又年少美姬二三，兰玉四五，盘桓乡曲间，亦甚快，而必羡一进贤冠，傀儡衣衫，逢场骄倨，亦甚得志，遭时不造；逃隐山中，可以终老；而又必求竿头一进，卒至身首分离，游魂无所归，不得如卖菜佣，寄骨一抔土。人生无全福，富可矣，又欲贵焉，自贻伊戚，陆子冯之谓矣。

吾娄风俗，极重主仆，男子入富家为奴，即立身契，终身不敢雁行立，有役呼之，不敢失尺寸，而子孙累世，不得脱籍。间有富厚者，以多金赎之，即名赎而终不得与等肩，此制驭人奴之律令也。然其人任事，即得因缘上下，累累起家为富翁，最下者，亦足免饥寒，更借托声势，外人不得轻相呵，即有犯者，主人必极力卫捍，此其食主恩之大略也。乙酉乱，奴中有黠者，倡为"索契"之说。以鼎革故，奴例何得如初。一呼千应，各至主门，立逼身契。主人捧纸待，稍后时，即举火焚屋，间有缚主人者，虽最相得，最受恩，此时各易面孔为虎狼，老拳恶声相加。凡小奚细婢，人主在所者，立牵出，不得缓半刻。有大家不习井灶事者，不得不自举火，自城及镇，及各村而东村尤甚，鸣锣聚众，每日有数千人，鼓噪而行，群夫至家，主人落魄，杀劫焚掠反掌间耳。如是数日，而势稍定。城中倡首者，为俞伯祥，故王氏奴，一呼响应，自谓功在千秋，欲勒石纪其事，但许一代相统，不得及子孙，转控上台。而是时新定江南，恶一代之言不祥，斥之；自是气稍沮，属浦君舒用事，恨其为罪首。忽一夕，牵出斩之，而天下始快。迨吴抚台至州，州中金姓以乱奴控，斩一人，重责四人，又悬示不许复叛，而主仆之分始定。

吾娄广文杨先生，蜀中宦家子，少年领乡科应南宫试，不第，遂留京。会烈皇崩，本朝定鼎，因缘觅一官。秉铎时，蜀中大乱，张献忠杀人无孑遗，杨妻子在蜀，无可奈何。而娄之盛泰昭方释褐为陕之略阳令，略阳与蜀为南北襟喉，杨以杯酒饯之，曰："倘至彼中，得吾家消息，勿靳片鸿！"盛姑颔之。赴任一载，偶以事出，见有妇人，负书匍匐道左者，衫襟敝裂，行止仍大家；物色之，即杨之室也。乃假之一椽，周以薪米，飞书广文。妇人啮落二指，以血作字，同指裹来。杨得之恸，即出二百金，授来足，使僦车南下。已而南宫期近，杨例得同应公车，竟不能忘情鸡肋，束装且北。舟至京口，有北舟欻然而南，讶问之，则杨夫人之舟自陕来也。相别十余年，流落万死，又不意猝遇于两舟之偶触，相对大恸，诚不能使其铁石作心也。向使蚤暮无打锣之警即两舟觌面失，广文且至北，又不知几阅月后乃晤矣。杨于是意惨甚，断绝公车念，谢同行者，拥夫人南。有一女，方杨出门时，尚在襁褓，今已觅婿，同两家丁，出入万死，吴尾秦头，一朝合镜，诚古今一奇也。（下缺）

巡方一职，同于汉之绣衣，威权至重，每骢马一临，山岳震动。然数十年来，以余所见，未有如祁公彪佳、张公慎言、秦公世桢、李公森先者。祁公，浙东人，天启壬戌进士。风神冠玉，娇好如妇人。执法如山，精绝吏事，几于降魔照胆。其按吴中也，元凶巨奸，搜访毕尽，杖头立毙。在苏于承恩寺中公鞫，观者万人，元恶一人杖死，百姓欢声如雷。在娄，则访巨蠹董云卿于州前，笞一百，不死，以绳牵其吭，立毙，陈尸三日，当时望之如雷霆青天。后十年，弘光当璧，复抚吴中，而时事日非，施未竟而去。至本朝定鼎，巡方之职，纵滥已甚，毋至，辄以拔富为名，访其家素封，一朱单拿之，万金之家，风卷雨尽，不庭鞫而两造行金已足，即释放归田，五六年来，吴民无不破巢者。至顺治七年，主爵耳热，乃廷议简清正御史一员，而张公慎言奉命来。

张公慎言，山右人。崇祯丁丑进士，貌不及四十，

慈容蔼然，而风裁凛凛。初下车，即禁铺设，禁拔富，禁衙蠹，禁司道府总差快，州县无不懔懔奉法。会朝议汰冗员，首及巡方御史，吴民百万，皆垂首丧气，奸吏豪胥，则酹酒相贺。然张公仍访衙蠹周宗之者，贪赃数十万，杖之，不毙，乃牵死于狱；已殓，仍剖棺验尸，露暴丛冢，奸胥股栗。而堂帖已下，立促登道，吴民号泣，同于十二金牌之召也，夺之甚速，东南一恨事也。后二三年，张公复卧北畿抚按。

秦公世桢，字瑞寰，辽东籍。不由科目，先由浙省巡方，丰裁太著，不终任罢。自张公后，巡方已废，逮一年，朝议复之。天子更重礼诸省各员，皆赐菜召见，而秦公实得江左。初至，闻其在越中风采，人固慑之矣。而吾娄备兵使者胡公以泓，贪秽已甚，初下车，即驱出署，复遣人收其印敕，劾章下，即牵入狱，如风雨乍至，雷霆乍惊。胡掩面踉跄，挥袍雪涕，三吴之民，且笑且詈，且喜且异，拍手顿足喧阗衢壤。又有常熟令瞿四达，由进士起家，贪酷倍甚。一至亦即收之，匍匐对簿，囚首垢足，道旁揶揄之。后长系狱中，屡经讯鞫，卒以罪去。其余六府中司道守令，凡贪赃为暴者，率累累缚至，一铛锒系之，蹩躠道上，不可胜计，平日呵殿生风，从卤簿，尊严如神者，至此如缚……（缺七字）北郡县为之一空。而最后则有都御史土公，（缺五字）在先朝为总戎。大兵初下，土公即在行间，（缺四字）颇有德政。后改文阶，竟为都御史。巡按吴中，其时无□□亦相安。未几，以罪量改江宁巡察使。俄而复领节钺，再抚吴中。初至，谬示风采，即擒娄中猾吏数十，人皆额首望，而诸奸行金上下，作冰雾散。于是人情大哗，乃复贪婪，肆为鄙秽，人人饮恨。秦公至，土亦深备之，为食不下咽者数日。而秦公与之阳为好也，凡起居私处，土无不密遣人伺之，语言颦笑，即以报。而秦公不露，土略有喜色。未几，公在毗陵，忽行符至苏，街衢用密栅，于一日夜督成，又遣总戎王公提兵防御，人不知其故也。又一密札至苏，大府以下，悉至军门。时晨光尚早，击鼓以进，土出不意，急迎之。大府以下，曰："有旨收公，"凡敕印旗牌之属，皆次第收出。于是土窘甚，且传缇骑逮者即至，乃取署中金玉珍实明犀象贝，丛积如山，一火焚之，火光竟夜烛天，又酒酣拔剑，咄嗟自诧。爱一幼子，抱之竟夕环走，走一夜，弯弓自缢死。次早方知，乃籍其余财入官，而以一薄棺盛其尸。故事抚按章奏，必会稿乃发，此弹章，秦公密上而土不知。严纶已下，土耳目络绎在京，无一人知。三吴之人，胸膈肠胃，无不豪爽痛快。时奸胥如沈碧江、邵声之、钱望云、陆显吴、张执之、陈止生辈，布满州郡，其余不可胜纪——皆把持上官腐嚼细民，专事罗织，以啖富家，起家数万，宫室帷帐比王侯，奇丽珍宝充满，眉睫一动死人，于是达官贵人，无不到门求悦好。而其人亦酒浆豆肉，呼卢喝雉，娼优歌舞，镇日不休，诚古今异事。秦公一至，先访其魁沈碧江，收之。时沈见公风采，已遁入吾里，收符下，复入郡，将走越中，而迹者得之。后其支党四面捕至，皆严刑拷讯，后牵死狱中，或杖头立毙，如去恶草，平民酹酒称快。陆显吴、张执之、陈止生为娄东人，虽收捕，而了此案后，当再捕时，公将报命。此三人，皆谓公不久还都，中道逸去，虽捕不得，而公还朝。公既去，三人稍稍出，尚匿圭窦间；适白公莅娄，耳三人名，终欲得之。获陈止生，将解府，而娄民数万，群聚州治前，俟其出，挺石俱下，不一刻，已齑粉矣。执之后至，不死。而陆终盘桓不出。未几，秦公巡抚浙中，密行一檄于吴抚张公，必欲杀此二人。陆与张同解军门，方暑月，各杖六十，于阊门外，立枷半日死。于是吴门冤无不雪矣。秦公抚浙几二年，擢为操江都御史，方履任，即罢。

李公森先，山东平度人。崇祯庚辰进士。自秦公去后，继之者皆不称职。无何而李公来：公为人宽厚长者，而嫉恶特严。当秦公时，大憝元恶，皆已草剃无余，而踵起者犹蔓衍不绝；公一一擒治之，始根株尽拔无孽矣。其最快者，优人王子玠，善为新声，人皆爱之；其始不过供宴剧，而其后则诸豪胥奸吏，席间非子玠不欢，缙绅贵人，皆倒屣迎，出入必肩舆。后弃业不为，以夤缘关说，刺人机事，为诸豪胥耳目腹心，遨游当世，俨然名公矣。一旦走京师，通辇下诸君。后旋里，扬扬如旧，其所污良家妇女，所受馈遗，不可胜纪，坐间谈及子玠，无不咋舌。李公廉得之，杖数十，肉溃澜，乃押赴阊门，立枷，顷刻死。有奸僧者，以吃菜事魔之术，煽致良民。居天平山中，前后奸淫无算。公微行至其所，尽得其状，立收之，亦杖数十，同子玠相对枷死。当时子玠所演会真红娘，人人叹绝，其时以奸僧对之，宛然法聪，人见之者，无不绝倒。又有一金姓者，为宰相金之俊宗人，恃势横甚，而家亦豪贵，为暴甚多，前有杀人事，未白。李公既来，复聚全吴名妓，考定上下，为胪传体，约于某日，亲赐出身，自一甲至三甲，诸名妓将次第受赏，虎阜，其唱名处也，将倾城聚观。公廉得之，急收捕，并讯杀人事，决数十，不即死，再鞫，毙之，欢声如雷——此其彰明较著者。会公收捕贪墨，内有淮安司理李子燮，苏州司理杨昌龄，皆巧宦，善夤缘，后诸上台皆荐剡，而公独发其奸，收之下狱。两司理既百计欲脱而挤公，诸上台曾腾荐，恐天子震怒，将株及，亦媒孽之，不遗余力。一日，公在郡考察诸吏，以次入，其超异者，鼓吹绯酒送出，吴人谓几百年无此快典。方掩署，忽有缇骑数人，排门突入，即于堂上缚公，出片纸，云"有诏就械，"即拳梏不少纵，而搜检衙署如风卷，幸贫无金。是时公固大骇，不知事所从来。而吴民相聚号呼，知即日械送京，乃立柜通衢，曰："愿救李御史者，投金于此！"顷刻满。彼缇骑既缚公，而又须多金，今公贫无所得，乃长吴两令及巡抚张，各醵金十万与之，张公固所谓媒孽者也，至是解囊亦甘心矣。停一夕，械去，吴民送者，道路泣，咸愿一见李使君。时公已入舟，缇骑不得已，露一面与之，公挥涕谢诸父老，幸自爱，毋念我。送者数十里不绝。至梁溪稍返，有感公德者，变装挟金，间道尾公，愿随至京，以身代。闻公在路备极楚毒，缇骑以公入皮袋中，挂两马间，身据其上，体无完肤。至京，

方知在云间曾出一重犯，而有人于其间中伤，以为必人贿出狱，以此激天子怒，遂下于理。当鞫时，凡四十一棍，奄奄几绝矣。后上怒稍解，知其无罪，仍赐复原官，入西台理事，江南额手相贺。乃入台未几，而公姜桂之性愈辣，前有建言诸人，以论事触上怒，流上阳堡。后虽阴用其言，而赐环无日。公入台，以为事莫切于此，即抗疏廷诤，愿予生还。上复赫然怒，谓："力湔涤，汝复哓哓。"再下狱，部议公徒罪，上不允。按李公硕然伟长，貌极慈仁，紫髯过腹。待人以恩，绝不以尊官自恃，而顿折殆甚。当烈皇朝，即以科场事，下诏狱，与难者云间杨枝起，救之者桐城孙晋也。后李贼破京，亦受辘轲，至此再蹶。秦公短小，如不胜衣，两目闪闪有光，而貌严冷，专以搏击为事，李公则威断中复兼恺悌，要之两公皆千载人，而秦终任去，李遇奇祸，使竟其施，必更有可观者。

余束发游庠，彼时子衿入泮，从未有以贿得者，惟达官贵人真子弟，方得勉附其末。然非大势者不能，即有势力，而子弟旁者亦不从也。后积弛而干请嘱托得者，每案中有三四见矣。然亦不甚落人口，即为是者，亦多方掩敛，每耻人知：有谈及者，辄面发红。至今日，而督学使者，以此为橐橐之资，每案发，其贿得居大半，而父兄不务藏饰，子弟不知掩蔽，若天壤间固宜有是事。然未有如张能鳞之甚也：能鳞，北直人，其校士吴中，前后名有定价，有为之关节者，遍行搜括，既餍足已，而后旁润其余，搢绅达官广文孝廉承差役吏，无不及也。一案出，而真才不一二矣。至童子科为尤甚，未试则先以帖下州县，每县坐一二十名，刻期交纳。州县承风旨，多方收揽，至库上交银，如收捐纳，如纳税金，无顾避。至将试，而府道之所属，台宪之所致，乡大夫之所恳，教官之所求，庖厨隶胥之所渎收，牙婆媒氏之所关说，几于如烟如海，不可胜计，每至溢出额外数倍；必裁之又裁，有担数百金，望望然以投，玉不得当，收涕以归。亦有既报捷，交银稍后，更有昂价以夺者，覆案出，仍在孙山之外，至大哭而返。或案出而富家子不即得与，仍更有为之居间，许其窜易姓名以入者。其既得者，父兄师友沥酒相贺，不得者，奄奄丧气，不敢以面目示人，不特素封豪富乐此，即家仅供饘粥，亦必变产市业，或乞子母钱而为之。举国如狂如醉，以供张公之网罗，古今一灾异也。于时吾娄有诸生李汉者，目击不平，条其事，上之按君李公森先，李公即面授张。张面如土色，叩首谢无状，即辞病告归，而按君故持之，意将有所搏击。适被祸去，张于是肆为贪滥，狂澜至不可收拾，乃索李生甚急。李生遂亡命江湖，于张任，不敢归。更可怪者，张喜道学家言，修辑宋儒书而布之梓，吾娄陆桴亭道威，实助之成。每搜诸生小过，坐以罚金，为梓费，而要其梓费无多，盖一书成，而张之橐橐累累矣。其造玉峰书院，亦用是术。

科场之事，明季即有以关节进者，每科五六月间，分房就聘之期，则先为道地，或伏谒，或为之行金，购于诸上台，使得棘闱之聘，后分房验取，如握券而得也。每榜发，不下数十人，至本朝而益甚：顺治丁酉壬子间，营求者猬集，各分房之所私许，两座师之所心约，以及京中贵人之所密属，如麻如粟，已及千百人。闱中无以为计，各开张姓名，择其必不可已者登之，而间取一二孤贫，以塞人口，然晨星稀点而已。至北闱尤甚，北闱分房诸公，及两座主，大率皆辇下贵人，未入场，已得按图挨次，知某人必入，故营求者，先期定券，万不失一。不若各省分房，必司理邑宰，茫然不可知，暗中摸索也。甲午一榜，无不以关节得幸，于是阴躁者走北如鹜，各入成均，若倾江南而去之矣。至丁酉，辇金载宝，辐辏都下，而若京堂三品以上子弟，则不名一钱，无不获也。若善为声名遨游公卿者亦然，惟富人子，或以金不及额，或以价忽骤溢，逊去，盖榜发无此中人矣。于是蜚语上闻，天子赫怒，逮系诸房官。而虞山有陆贻吉，崇祯癸未进士，官给事中。为举子居间事发，立就狱，明日，腰斩西市，家产入官，妻子长流上阳堡。一子方四五岁，妻妾皆殊色，间关万里，匍匐道左，行人为之泪落。同时受祸者，共七八人，其姓名不能悉详也。至举子株及者，亦七八人，皆严刑搒掠，三木囊头。陆庆曾子立，云间名士平泉公之后，家世贵显，兄弟鼎盛，年五十余矣，以贡走京师，慕名者皆欲罗致门下，授以关节，遂获售。亦幽囹圄，拷掠无完肤，一时人士，相为惋惜嗟叹，而其余则不能悉详也。南场发榜后，众大哗，好事者为诗为文，为传奇杂剧，极其丑诋。两座师撤棘归里，道过毗陵金阊，士子随舟唾骂，至欲投砖掷甓。桐城方姓者，冠族也，祸先发，于是连逮十八房官及两主司。总督郎公，又采访举子之显有情弊者八人，上元于朝，其八人即于京师就缉，同主司严讯，凡南北举子，皆另覆试，北场为先，天子亲御前殿。士子数里外，携笔砚，冰雪僵冻，立丹墀下，顷刻成数艺，兵番杂沓，以旁逻之，如是者，三试而后已。榜发，黜去数人。南场覆试最后，皆不得与会试，所覆一如前，亦黜去十余人。而最后一二十人，复停三科，其解首则竟为进士。是役也，师生牵连就逮，或就立械，或于数千里外，锒铛提锁，家业化为灰尘，妻子流离，更波及二三大臣，皆居间者，血肉狼藉，长流万里。

明季戊辰己巳之间，天如张公、周介生倡为"复社"；一时主盟，如维斗杨公、勒卤周公、卧子陈公、彝仲夏公，其余皆海内人望，文章为天下冠冕。燕齐豫章，声气毕达，所牢笼天下士，率取其魁杰；以故仰其盟者，如泰山北斗，而士一如登龙门。若纨裤子富家世裔，不以文鸣者，虽费千金，莫得雁行。每一榜发，其中俊伟能文之士，一望知为"复社"君子，几于取士分柄。至鼎革后，而此事溃散，诸公相继淹没。乃未几而吾吴复有同声：慎交，为三宋所主，德宜、右之、德宏、畴三、实颖、既庭，而佐之者尤侗展成、彭珑云客也。初，与同郡章素文为莫逆交，素文有沧浪社书一选，其表扬诸子倍至；而后忽以言语相参商，与素文为敌国，遂跳而有慎交之约，应之者梁溪松陵练川。而其下娄东也，娄东诸公，为东道主。时七邑之士毕至，爰订盟书，盟书中有

云:"与斯盟而中已者,是谓寒盟。寒盟者,七邑之人共弃之。与斯盟而复与他社者,是谓败盟。败盟者,七邑之人共讨之!"其意攻素文也。每邑推一人为主,高声朗读,使诸友各书花押,而后即席,指挥顾盼,旁睨四座者、尤展成、彭云客及三宋也。章素文悒悒在家,而阴遣其友王禹庆、钱宫声,随群而至。书押之时,禹庆执笔不肯下,众苦之,奋袖出。及宫声,宫声亦相持数言,长揖去。时娄东虽为东道主,而王维、夏郇、计登、周之杰,与素文约,不欲附也,相率不肯署名。停笔者可一饭顷,而张敬修其乐与也,奋笔先书,和之者络绎不绝;而子俶辈不得已亦书,于是水火之形判。时王次谷俯首署名,掷笔长叹,人皆侧目。其局既罢,素文于是扁舟来东,与娄东玉峰诸子,更建旗鼓,联络四方,复有同声之约:主之者素文,佐之者赵明远、沈韩倬、钱宫声、王其长也。癸巳之春,各治具虎阜,申订九郡同人,四方来者,可得五百人。先一日,慎交为主,以大舰十余,横互中流,舟可容数十席,中列娼优,明烛如星,数部伶人,声歌竞发,直达旦而后已。九郡中搢绅冠带之士,无不毕与。次日,同声为主,设席于虎阜之颠,列星开筵,伶人迭奏,将散时,如奔雷泻泉,远望山上,如天际明星,晶莹围绕。其日,两社诸公,各誓于关壮缪之前,以示彼此不相侵叛,此同声慎交之大略也。其时吴浙之间,各有部署,如娄东有"端社",有"起韩",有"绿斐堂",有"七录斋",每社各数十人,以为倡和;推之各邑,无不皆然。大率"复社"为局,声气一合,而今则瓜分豆裂。复社之取人,专以才学,而今则专以势要,复社每切磨文字,讲求声誉之术,而今则置文字不言,但取干局,取通脱,取纵横,凡高门鼎族,各联一社以相雄长,大约如四公子之养士,鸡鸣狗盗,以备一得之用而已。固时势为之,而人心风俗,亦另一机杼已。

当西铭先生主坛坫,四方之士,走娄东者,先生但以杯酒论心,其余好事者,间一款留,亦不过翦烛谈笑,豆觞楚楚而已。后来复社聿兴,四方宾至,无不征歌选舞,水陆杂陈,广引宾朋,主客互乱,烛影之下,对面不识。明日相见,即同陌路。又数月为聚会,数十百人,酒斝纵横,娼优凌乱,哄一而散,竟不知为谁何。余尝戏谓今日社宴,几同斋主散食,仔细思维,真可笑也。

吾苏故有五通神,庙立吴山之颠。神兄弟五人,能司祸福,间亦游戏人间,择好子女与之冥通,当其意,即能变致金银,凡所祈求,无不随手至者。其家往往以此暴富,而亦卒无所害。吾镇有某族,亦著姓,妻妾四五,而一女方当冰泮。忽神降其家,与之绸缪婉好。神绣袍花骢,韶美少年,矫言即五通神,每至必舆骑杂沓,赫如王侯,而旁人不见。女即冥冥如与之通,虽笑言如故,而精神已潜合矣。间或随神至其所,则洞天福地,别一世界,珍珠绮罗,触目奇丽,后房窈窕,环绕百千,真非人间所有。如是几月余,而其妾亦端丽,别有一神来降,矫称州城隍神。据其妾,不得与某通,某至寝所,即时摔其妾作苦。某无以为计,召善符箓者,登坛作法。神附人吐言,大为诟厉。而所谓五通神者,为之调人,许彼此各轮一宿,成议而罢。先是女已及笄,订丝萝矣,其夫家闻之,必欲改婚。而某婪于财,闻五通神最能变致金银,而神实许其于旬日内,获银数万,于是订吉期如人间受聘礼。后所言渐已不应,乃稍稍觖望,而更闻海虞有善符水术者,复召之来,设法驱逐,天神皆降,其物亦微现形,大约如龟豕之属,而不可明了。后亦渐敛戢,而某亦移虞山,不复知所终。

按神言云:"我神道中,皆贪声色,爱子女,游行人间,蛊惑窈窕者,比比也。屹立不挠、始终作铁石心肠者,惟关圣一人尔。"

吾娄王大司马在晋,当哲皇帝朝,经略辽蓟,赐蟒玉尚方剑。后入中枢,为娄中第一显官。然其诸子皆败类,藉父势,暗呜叱咤,金钱狼藉,当大司马未盖棺时,而家业已荡废涂地矣。有一孙,号宸章者,习俳优,善为新声。家业既破,僦一小屋,日与伶人狎。吾镇周将军(恒祁)承募府檄,治兵沙溪;一日开宴,呼伶人祇候,宸章即厕身其间,捧板而歌,与鲍老参军之属,共为狡狯变幻。时周将军与里中客,岸然上座,而宸章则氍毹旋舞,不羞也。有观者叹曰:"是固大司马文孙也。"使王大司马在,且奔走匍匐,叩头恐后,固无敢仰视腰玉贵人。即宸章贵公子,敢一涕唾其旁?而今且傲睨行爵自如,宸章不过在羯鼓琵琶队中,博座间一笑,图酒肉一犒而已。嗟乎!沧桑陵谷,近在十年,人安可不自立!而家门熏灼,欲为久计者,亦何可不回头看也!

按司马居官,无墨行,即居乡,亦不甚作恶。然碌碌无短长,而其诸子皆不善绳束,纵之作奸犯科,为虐人事不少。当其经略辽蓟也,受天子宠任,不能戮力边疆,但取支吾报事,亦负此鞶带,故其末后景况,最为不堪,诸子皆流离饿死,而存者亦狼藉殆甚,娄中宦家,无此极辱者。嗟乎!百世之德,及其子孙,人无厚德,而欲以一时徼幸之富贵贻其后,吾不信也。

丁酉之役,江南两座主及分房诸公,与逮系举子,既讯鞫后,天子不复严问,以为可因缘幸脱,或长系狱中矣。至岁杪忽降严纶,两座师骈斩西市,十六分房诸公,皆绞死于长安街,举子则各决四十,长流宁古塔,而财产皆入官,诸父兄妻子,各随流徙。按宁古塔,在辽东极北,去京七八千里。其地重冰积雪,非复世界,中国人亦无至其地者。诸流人虽各拟遣,而说者谓至半道为虎狼所食,猿狖所攫,或饥人所啖,无得生也。向来流人,俱徙上阳堡,地去京师三千里,犹有屋宇可居,至者尚得活,至此,则望上阳如天上矣。分房诸公,向有一司理,主者以其甲科,必欲援入内帘,而三拈阄,皆得外,于是不乐殆甚,而孰知反得首领无恙。又吴江一富家子,已道地为之关节矣,而乃父知之,严呵止,必不欲为,因贱售于一贫者,竟相株连,举室北辕,长为异域之鬼。祸福所倚,思议难及,而守拙守命,结为颠扑不破。分房一选,向以为宦途极荣,而夤缘幸窦,得登桂籍,尤为艳如花热如火者,岂知俱送入鬼簿乎?

丁酉南闱举子,天子既廷覆之,黜数人,余各有所殿最矣。至己亥二月,忽奉严纶,再行覆试。郡县敦促上道,闻命之日,仓皇束装,父母兄弟,挥涕而别,虑必发遣。既去,一日数惊,有谓就械登舟者。是股因震霆之后,诸家无不罄产捐资,以为道地,以因缘上下,一榜俱安然,而道途之踉跄,腰缠之忙迫,孝廉风景煞尽。

吾镇去海五六十里,自闽寇鸱张,朝廷设兵防汛,吾镇遂有武弁统兵驻守。其帅为王为钱为杨为周,相次建纛,远者一二年,少者数月,各赁房为公署,而兵则散处庵观间,虽民实甚苦,不至大扰。迨淤击周公垣既去,遂有袁诚者来握兵,势张甚。先期州守白姓者,行一牌,将寺院缁黄,悉行逐出,空其地为屯兵所,民固已惴惴惧矣。至日,则白亲自陪临,寺院不足,封民房一百二十间,十家为甲,十甲为保,每甲出屋一间,立刻报名,即行驱逐。而又以诸裨将之无居也,又封大宅八所,有阴为之上下者,得贿数千金,辄另封,虽宅止八,而破人产已不胜指屈矣。袁帅则封冯姓大宅一,居阛阓中,最为冠冕。其时流离奔窜,呼号载路,俯仰巢幕,人不自保;而又诛求器物,一锅一笠,无不向民间索者,忧攘数日乃定。是虽袁帅不法,而实白守导之其封占诸屋也,悉出自白守,与之左袒甚密。民间初以奉宪意,不敢抗,后知其自行已断,且欲以诸屋为公买,销算钱粮三千余,民乃恨之入骨。吾镇去海远,本非驻兵地且沿海诸镇俱得免,而独沙溪压以重帅,民窃窃不平。时直指马腾升适按娄,环辕门而哭者千百人。马公发尽指,抗疏上闻,谓必得严谴。适海上之役兴,军兴旁午,总督郎公,檄之守建康。其时南北梗塞,不知中旨若何。袁遂得提兵去,民弹指窃叹不能伸其愤云。

己亥五月,直指马公,欲按部至崇明。先是巡方御史,绝无渡海者,时总帅梁公,建牙其地,统兵万人,戍守海外,马公欲亲至巡之。五月十三日,已轻舠过吾镇矣,至次日,忽闻按公回舟,果从东来,仍入娄城。询之道路,皆云舟至海口,梁帅羽书急报,谓闽师千艘,忽然狎至,海不可渡。马公归,疑梁帅不欲马公渡海,设此局以间之也。然未几而海艘果大集,千航竞下,驻泊崇明,如是者二十日,而举帆直指京口,瓜步、淮扬。破竹而入,京口一城,亦乘虚径寿,建康且岌岌矣。当事乃檄帅提师入卫。于是梁公拔寨而来,兵士六七千人,而所携妇女老少,又数千人,舳舻首尾衔接。六月二十九日,兵过沙溪,排门撞进,停泊军马,刻意诛求,直入卧闼,供顿少不如意,即老拳恶声相加。民魂颤魄夺,望风逃匿,因而席卷裘囊,搜括至尽,然后满载而去——如是者六七日始尽。最后则陈佟二帅,亦梁公之部曲也。于七月初四日过镇,已剽掠无余矣;既去,民方幸,以为从此可室家相聚,得保菟裘矣。而初六日忽闻兵转,果次第艅艎自西而来;佟兵稍有纪,以渐而去,不至大害。独陈兵悍甚,骄蹇不奉法,至直水,停顿不肯行,欲逗遛于沙溪、直水二镇,不欲再渡东海。陈帅委曲喻之,当晚至沙溪,大呼入人家,民竭力供亿,其晚已东行矣。至半夜,有逃兵数百人,各执火械,结队而过,皆佟兵也。因佟帅必东渡海,兵不乐行,一哄而散。陈帅知之,甚恐,乃许兵再到沙溪。次早,复连舰而至,大肆剽掠,盘踞人家,呼酒索食,民苦之,如坐炉炭。次日,陈以出哨为名,统其半先至六尺,而留者复如故,后数日,方尽去,与佟帅同渡东海,镇崇明——是役也,自沿海以及娄城外,如玉峰、姑苏、梁溪、晋陵、曲阿、京口,兵所过,靡不残灭无遗,数百里几绝人烟。而吾镇户无大小,男女逃窜,室家空亡,供亿之苦,破产捐赀。余家两被抄掠,百人突入。虎狼席卷而去,酒食供应,络绎不绝,半月方罢;比之乙酉七月大兵一屠,惨状相似,而但无横尸分首者,民何不幸,两遭其厄?然闻晋陵以上,残破更为不堪。

戊戌……(缺)

海师既破京口,据瓜步,围江宁,以拥戴先朝为名,人咸拭目观望,以为中兴事业,反掌可致。而余独观其顿兵坚城,徘徊两月,无尺寸效,窃疑其志虽果,从古如邓艾之灭蜀,王浚之伐吴,桓温之取李势,苻坚之捣慕容,克人国者,无不星行电迈,雷动风驰,速者一二月,缓者三月四月,即君臣面缚,舆榇出降,举国江山,皆归版籍;若迟留进退,情见势屈,则衅隙潜生,溃散必不旋踵,此自古已然之明效也。彼连舰数千,直指石头,势似建瓴,而究不进割州郡,徒旅泊于风涛险恶之中,此岂有全理?宜乎一战而溃,胜势都失也。褚裒伐赵,不克,退还京口,闻哭声甚多,以问左右,曰:"此必代陂死之家也。"嗟乎!今日京口哭声,不知何似?然闻大兵焚杀已尽,恐觅哭声,又不可得矣。

按海师之围江宁也,相持一月,不能乘锐崩之,而日纵酒作乐。七月廿三日,大破之,廿四日,又溃之,而海师遁;既遁,遂纵兵焚掠,靖江泰兴一带,皆遭其毒,而又退至崇明,攻焚剽掠,遂使梁镇之兵,络绎再过我地,复见侵扰。初时四方响应,皆谓中兴,闻扬州百姓,有以大明皇帝龙牌迎其兵入城,而逡巡不敢入。既破京口,主者日间则守城,夜退归海船,丹阳至京口,仅九十里,不能据其冲,而使援兵长驱入白门,如此举动,岂能成事?徒使大兵克复京口,大肆杀掠,江南之民,肝脑涂地,嗟乎!亦可痛也。

海氛既退,凡在戎行诸臣,以失律败者,各遣缇骑捕之:以锒铛锁去,如缚羊豕,而间连染于列邑搢绅,举室俘囚。游魂旦暮。吾吴新抚蒋公,甫受事,即有镇江之败,亦在逮中:一缇骑至门,即褫裂衣裳,赤体就缚,行金数千,然后拳梏少宽。吴中宪臣械逮,前见巡方李公,今见巡抚蒋公,皆极惨酷。然李公之械去也,吴人痛之,通国狂奔。而蒋之械也,苏人欢喜;盖蒋年少性刚,当镇江败,其在吴中,一夕数惊,恐城民为变,欲屠之;已将发矣,按君马公,部台某公,力保其无他,然后仅免。当时苏人为几上肉者,几希矣,故民积愤。而其在镇江兵士,不无纵掠,无德江南。然是时列郡望风迎溃,重臣各有思授款者,独蒋公崛强不从,卒能保此半壁。不然,一随脚根,百城势解,后来事机反覆,江南之

民皆陷，中朝出片纸，草剃而禽狝之，岂有遗类哉？故将虽怨毒在人，不可不思此一番气力也。闻其操抚时，贤名噪人耳，以其受事新，未究厥施，而又不幸，遘兹阳九，卒遭祸去，人固不可无遇哉！

吾镇建纛袁公，里人控之直指，直指疏于朝。民日夕望其严谴，而适以金陵告急，遂提兵去。后闻有该部从重议处之旨，佥谓不复来矣；未几，兵兴事已，复提兵至镇，里人不寒而栗，恐其为报复计也。果于八月二十日，到镇统兵千人，排门打入，每家四五人，或八九人，呼酒索肉，供亿下者破产，上者亦捐橐。至九月中旬，而始稍稍分汛去，存者亦自备供餐，三十日之中，民弹指饮泣，日坐针毡，几不欲生矣。然不能寻主名报复，不过概行荼毒，于是陆生数十人，各醵金为公宴，与之绸缪杯酒，而袁亦张筵酬答，稍调停得安。而枢部覆疏，已谓袁诚原奉旨驻扎吴淞，何得违旨离汛，攘占民居，招引劫盗，拟著该抚提问追拟具奏。是时抚公新被逮，代者虚无人，袁公犹得招摆徙倚，但鼓吹放炮，以渐裁去，萧萧冷署而已。无几，而署篆者李公廷栋，即总镇梁公部曲，从海外来代；至沙溪，凡袁羽仪卤簿，及帐下健儿，俱迎事新帅。袁一兜子蹩躠道中，几如故将军为醉尉所呵，至交代日，跪上印绶，服故衣，泪下如涌。

吴下固多邪教，如大成圆果之类，各立门墙，以十数计，专以吃菜事魔惑人。一入其党，终身不敢毁，或聚说法，或立坛宣咒，乡愚狐行鼠伏，晨出夜归。而一二黠者，为之号召，一呼百应，裹粮以从，识者久知其有揭竿之变。顺治庚子夏，湖寇蠢动，其党潜与相应，糗粮衣甲之属，皆备具矣；乃草一檄文，以大板书之，数十人潜舁至府学前屹立，其大旨无非假名义帝之类。见者哄然，思迹捕之，而其党即扁舟至穹窿足下，大张筵会，优舞杂沓，山民疑焉，踪迹追捕得其渠魁几人，攀染株及，几遍东南。府县承风追缉，穷村荒落，虽家无担石，亦必饱索金钱去。至姓名在籍者，则合门围捉，罄扫而后已。是役也，（疑有脱误）应小创，而蚩蚩之民，不详厥故，谓吾茹素，曾何预县官事，愚可哀已！

吴下钱粮拖欠，莫如练川，一青衿寄籍其间，即终身无半镪入县官者，至甲科孝廉之属，其所饱更不可胜计；以故数郡之内，闻风猬至，大僚以及诸生，纷纷寄冒，正供之欠数十万。会天子震怒，特差满官一员，至练川勘实，既至，危坐署中，不动声色，但阴取其名籍，造册以报，时人人惴恐，而又无少间可以窜易也，既报成事，奉旨即按籍追擒，凡欠百金以上者，一百七十余人，绅衿俱在其中。其百金以下者则千计，时抚臣欲发兵擒缉。而苏松道王公纪止之单车至练川，坐明伦堂，诸生不知其故，以次进见。既集，逐一呼名，叉手就缚，无得脱者。皆锒铛锁系，两隶押之至郡，悉送狱，而大僚则系之西察院公署，此所谓一百七十余人也。其余犹未追录，原旨械送都下，抚臣令其速行清纳，代为入告，即于本处发落；于是旬日之间，完者十万。犹有八千余金，人户已绝，无从追索，抚臣仍欲械送，道臣王公，及好义乡绅，各捐金补偿，乃止。然额课虽完，例必褫革，视原欠之多寡，责几十，枷几月，以为等杀，今犹未从决遣也。独吾友王惟夏，实系他人影立，姓名在籍中；事既发，控之当道，许之题疏昭雪。惟夏亦谓免于大狱，不意廷议以影冒未可即信，必欲两造到都合鞫，于是同日捕至府，后其余免械送，惟夏独行。

郡中有王其长（发），孝廉王贞明子，吾友章素文之妹丈也。能书画，别骨董，为人通脱，与余一见，为莫逆盟。夹辅素文，功最多。然性豪奢不检。丁酉，吴兴沈相国之孙，以科场事发，且有首其逆谋通海寇者，起大狱。其家仓皇无计，以数万付其长，令其走江宁为之道地。其长既得数万金，招摇于路。至江宁，即制衣饰数十箱，万金归寄群妾，身卧红罗帐中，恣为浪费，而又故持其金不肯上下行嘱，于是逻者得焉，突入其邸，将数万金疾卷去，而牵之就狱。既入狱，逡巡论报，竟斩于市。呜呼！园池邸第，家擅金阊，罗绮钗钿，美姬四五，而又遨游声气，衣冠流水，亦为得志；奈何怀璧走险，能不凭吊痛之！

辛丑正月，大行既宾天，哀诏至吴；吴县令任某者，素贪秽，郡人恶之，至是复以漕米遍粜易金，以饱抚臣朱国治，于是郡人大哗。而诏适至，吴诸臣哭临，郡诸生数百人，环聚于龙驭之前，诉县令不法状。抚臣愕然大惊，而又阴触其讳，遂唱言此谋逆者，即以锒铛系诸生，闭之狱，具疏于朝，特敕大臣勘状。勘臣至江宁，诸生十八人皆械讯，棰数十，夹几棍，幽系牢中，狱就，骈斩于市。而郡绅顾松交（予咸），素与抚臣议左，抚臣心衔之；诸生之变起，抚臣始亦欲松交为调人。松交不应，于是愿得而甘心。既具疏，勘臣至，逼诸生，并牵染松交，亦即逮至江宁，同闭狱，去不死无间矣。松交好友张无近，为之行金上下，捐数万金与四辅，特批免绞并免革职，得不死，而诸生斩未斩之先，抚臣在江宁，一夕驰归，郡守余公（名廉征，浙江遂安人），午入议事，阴谕之。至，晚同郡倅领骑四出，将十八人，及顾家，一一抄没，男女啼号奔走，即逾墙越河者，缚之无一免，而财尽入官，舆皂及诸上官，各累累挟归。质明，将诸人送狱，黄童白发，啼哭满路，后皆流上阳堡。

诸生有金圣叹者，有逸才，批七才子书，一时纸贵（《西厢》、《水浒》、《左传》、《史记》、《离骚》、《楞严》、《唐诗》）。是变为哭庙文，亦入狱，同日斩。

己亥，海师至京口，金坛诸搢绅有阴为款者；事既定，同袍相讦发，遂罗织绅衿数十人。抚臣请于朝，亦同发勘臣就讯，既抵，五毒备至，后骈斩，妻子发上阳。又昔年所获大成圆果诸教，至是狱定，亦磔于江宁，所谓江南十案者也，共得数百人，同于辛丑七月，决于江宁市，血流成河，无不酸鼻。

吴下钱粮一案，练川之狱，得千余人；其前就缉一百七十人，以恩赦免提，余俱革去衣顶，照例处分。乃抚臣更立奏销法，岁终，将绅衿所欠，造册申朝。时吴中士子，未谙国法，有实欠未免者，有完而总书未经注销者，有实未欠粮，而为他人影冒立户者，有本邑无欠，

而他邑为人冒欠者，有十分完全，总书以纤怨，反造十分全欠者——千端万绪，不可枚举。苏松常镇四郡，并溧阳一县，绅士共得三千七百人，既达于朝，部臣议覆，吏部先议：绅既食禄，不当抗粮，现任降二级调用，在籍者提解来京，送刑部从重议处，已故者提家人，其革职废绅，则照民例，于本处该抚发落。吾州在籍诸绅，如吴梅村、王端士、吴宁周、黄庭表、浦圣卿、曹祖来、吴元祐、王子彦，俱拟提解刑部，其余不能悉记。时诸生惴惴恐，乃礼臣议覆，俱革去衣顶，照依户部所定则例处分。但先有旨，于旨前完者，免解刑部，余则否；于是总计续报完清者得万人，其未续报，得八百人。八百人中，吾州三人，一陶师侃，一为陈昌祚，一为凌稽。师侃春初以人命系狱，已问辟矣，昌祚则两试劣等，已褫青衿，皆于功名事不问，竟不续报。而凌播者，误凌稽也，欠册误"播"为"稽"，后续报仍书"播"，抚军驳云"原册无名"，于是完不报完，而凌稽姓名，实在欠册，于是下州捕逮三人。而有凌玑者，与"稽"同音，即指"玑"为"稽"，然玑实已报完，有册可验，不能混，稽之即为凌播，人共知为两人，各至州庭辩鞫，各费千金，而不能脱。

绅士当解刑部可数百，吾郡顾(兼山)赞，顾(松交)予咸，沈(韩世)弈辈，极力营干，遂得免解。

抚臣朱国治，既以钱粮兴大狱，株连绅衿万余，又杀吴郡诸生一二十人，知外人怨之入骨，适以丁忧罢。故事隶旗下者，例不丁忧，守丧二十七日，即出视事；公守丧毕，具疏请进止，朝议许其终制，另推新抚韩公世琦。尚未莅任，朱恐吴人为变，仓猝离任，轻舟遁去，吴中为幸。朝议以大臣擅离汛地，拟降五级，而严旨切责，革职为民。

后于康熙十一二年，复抚滇中，值吴三桂变，提去开膛枭示。

弘光之后，为隆武，为永历，南走滇黔，已而更入缅甸。我兵持之数年，于顺治十八年辛丑十二月，平西王吴三桂，以兵临之缅甸，戮其一门，献俘军前。大将李定国，奔入景线，巩昌王白文选，亦以所部降，明遂绝(按顺治十八年，当为癸丑，云辛丑疑误)。

娄东鼎盛，无如琅琊、太原：琅琊自王倬起家少司马，子忬亦少司马，被法。忬子世、贞世懋，一为南司寇，一为南奉常。世贞子士骐，为铨曹主事，四代甲科。士骐子庆常，则习为侈汰，恣声色，先世业荡尽无余。子最繁，号圆照，名鉴者，袭荫为廉州太守，精绘事，粗持名检。余皆落拓无生产，有人沙门者，其季两人，为优，以歌舞自活，余亲见其登场，大为时赏，而司寇之德泽尽矣。世懋子士禄，以孝廉为宪幕，子瑞国，亦孝廉，能守家声。其子景，字明先，即以狎邪为不法，几破家，狱经年不解，受榜笞无数。摈之远郊，不列士类。其余别后(疑有脱误)如昊字惟夏，为诸生有声，亦以钱粮事受祸，而奉常之德泽亦衰矣。太原自王文肃起家少保，鼎爵为学宪，文肃子衡，以廷试第二人为编修，早殁。子时敏为奉常，子最众，次子揆，举进士，然诸子家渐落，恐亦为强弩之末也。

吾镇之宿重兵，自乙未始。先是游击防汛，自袁公以副总戎至，而兵势益张矣。袁公既被里人讦去，而继之者张公大治，系辽左人，家世从龙，先为泝州总帅，以事左转黄州副阃。复以侄督楚中，例应避，调岭北，又调至沙溪。甫至，兵艘衔尾百余，人人股栗，州官封徐氏宅建牙，颇戢御兵弁。居半载，以大总兵升任崇明。继之者王公光前，即张侄婿，向为左协副阃，镇黄浦，今调沙溪，未半载，朝遣苏宜两大人，按行海上，以为七鸦口仅沟水耳，何烦副总戎为镇，撤去之。王调防上海，民始就枕无惊。

朱国治之抚吴也，自知吴民衔怨，旦夕防变，密疏于朝，请以郎大将军镇苏。时郎公在杭，兵二万，皆八旗精选。郎公位同王侯，未至，郡守即自娄门一带及阊门大宅，悉行封夺，每屋各粘一票，云："所封之房，即系军房，擅拆军房者斩！"居民悉行驱逐，数里内外，几无人烟。既至，未几，将军以闽中败绩，株连逮去，继者为祖大将军：祖公年少，善抚驭，其按行海上白茅，归郡，从沙溪假道，马数千骑，奄忽而至，无一人下马饮杯水者。蚤自白茅发，暮抵硚子，屯营几二百里，衔枚疾走。但所发人夫千余，扛抬重物，亦二百里不一停顿，时当四月。

苏宜两大人之按行海也，以为海寇陆梁，皆由娄人潜为内应，议将沿海一带居民尽逐去，空其地，庶进无所掠，退无所藏；于是汉满两员差官，专督其事，以军法行之。吾娄近海腴地，民一夕数惊，皆废耕种以待；既见滨海之人，稠密特甚，亦有所不忍，乃驱斥崇沙几带，号令一出，民立刻迁徙，室庐一炬，老少妻孥，狂呼奔走，浮海而死于乱流者，不可胜数，数百里之地，今皆荆棘参天，狐狸虎狼，窟宅其间，林木萧条，燕巢无主，可为浩叹！

祖大将军镇吴，凡吴之为不法者，悉鬻身于其部曲，谓之"投旗"。既投之后，平日小嫌细忿，以片纸上之幕府，即率组练数十，以一银铛锁其人去，非破产不已。吾娄增城令王公子彦，一家奴名马留者，小有憾于其主，挈其妻去之，不知其谁适。忽一日至娄，衣鲜服整，同伴皆韐韩武装，有密报王者，率众缚之，闻之贰守，系于岳，其同伴逸去。不两日，祖大将军檄至，拘王父子，而并提贰守王公。马留于狱中立出，其承檄一武弁，骄甚，寓僧寮，责供亿百端，闭子彦于寓。三日夕，凡家人舍中，兵弁络绎搜缉，无不挈妻子遁去。子彦堂中，亦虎狼肆踞，其宅一空，于是上下行金，仅以身免，而更求要路，白之大将军，得鞫其人，还之，然王仍许以不死。其人既归，州守笞之五十，子彦系之幽室。忽一日，裂锁逸出，不知所之，恐祸未艾也。是举，子彦废金一千五百余，而受惊受辱，亦披猖极矣。同时闻风起者，不可枚举，州治之前，累累缚去者无数；有小怨在人者，恒惴惴不自保，至有大家闺妇不得意于夫，亦欲投旗，令人绝倒。

奏销提解诸人，于康熙元年五月，特奉旨无论已到

京未到京，皆释放还乡。吾娄凌揞，前以诖误提者，抚臣韩公特与之具疏辩白，部臣题覆，以为凌揞于三月十九日完，事在未奏前，有司何得朦混，于是总书徐来江、知州吕与兴、知府余廉征、署兵宪者抚臣朱国治，应各议处。奉旨依议，人心一快。

郑成功鸱张海上十数年，东南半壁，以军事驿骚数千里。已亥之役，荼毒江左生灵数百万。至康熙元年五月，闻竟遂首邱，庶几海波其不扬乎？然闻其子犹在，故部曲犹存，未知终何如尔。或有为之左袒者，以为倔强差善，曰独不见韩蕲王太清宫梦乎？残害生灵，或当得阴谴。

康熙初，童子试无得过十五人……（缺）天子有意右武，而病章句之不足取用，极意裁抑，兜鍪韐韎之夫，权在文臣之上。（缺）

常熟许文玉之室吴氏，能诗书，负倜傥不羁之才。文玉名瑶，大司成石门公之次子。壬辰进士，为关右监司，以奏销罢归。时里中有朱姓者，富豪也；适许之家人病死，有嗾之者，以为此朱所使也；于是吴氏从二百家人，至其家，风卷而缚其主，归系死者足，榜笞无数。朱之族子名元袷者，进士，哭诉于县公，挟其舆至许处，得勉强脱之归。而吴夫人恚甚，詈文玉曰："若固无一筹耶？吾当终扼其吭耳。"于是扬扬至吴门。时祖大将军镇吴，先以名简投副都统夫人，入而握手甚欢。次日，始一牒控之祖大将军。而朱姓者，银铛就缚，万金风尽。朱乃诉之总督郎公，复诉之京口刘大将军。吴夫人更以其间媒孽之于刘，复费万金不止矣。总督郎公之牒，下之苏松道臣，吴夫人轻舟就讯，亦不知其事若何。适虞山友人陈昆良在娄，谈其事甚悉。同时又有柳夫人者，本一娼也，博学能古文辞。大宗伯钱公，公以博学重海内，柳慕之，一日，扁舟来谒，遂订终身。居恒与之角艺，钱往往为之屈，才极不羁。牧斋就逮时，能戎装变服，挟一骑护之。居家则为道人装，别有一种风调，其所与狎者，一失意即能杀之如反掌；更狎他人。吴则艳妆浓裹，每遇春花秋月，从女奴十，往来山水，盘礴登眺，旗亭萧寺，挥毫染笔，观者如堵墙，色不一动。吴之学不如柳，然才名相埒，其风流跌荡，则同为天地间一异物也。吴少年事甚多，不敢笔之于书。

吴兴朱国桢，号平涵，明朝哲宗时辅臣，撰明史几百卷，藏于家。至顺治时，其家已落，子孙不能守，以其稿本贸之庄姓者。庄故富豪，能文墨，广聘诸名士续成之，而更布之板，其所续烈皇帝朝诸传，于我朝龙兴事有犯，诸人不察也，盛行之坊间。闻吴兴有县令挟其事，与之为难，而庄不即答，于是首之朝。天子震怒，逮系若干人，如查继佐、陆圻、范骧，皆浙中名宿，其他姻党亲戚，一字之连，一词之及，无不就捕。每逮一人，则其家男女百口，皆银铛同缚，杭州狱中，至二千余人，妇女衣带及发，悉剪去，恐其自经，男子皆锻炼极刑，攀染及江南。书贾陆德儒亦被祸，陆方嫁女，妇女杂集，质明祸发，悉就缚。天子遣两部臣至杭亲讯，今狱犹未决。

蘖庵和尚，姓熊，讳开元，号鱼山，湖广嘉鱼人。天启乙丑进士，筮仕为崇明令，调繁吴江令。余初试童子时，见其引童子入试，年未三十，风流潇洒，入觐，拜吏科，未几，逐去。其在娄江，喜与名士游，时天如唱文社，熊公为之领袖，既罢谏官，十年不调。至崇祯巳午间，稍稍复起为行人副使，时宜兴再召，独秉国揆，天子宠之甚。初亦收揽时誉，后渐贪婪为不法，公独抗疏，更于密室夜对，天子以庇宜兴，下诏狱拷掠，复廷杖一百，禁之狱。未一年，而宜兴奸迹大露，天子逐之归，复提至京，于古庙赐尽，人相率贺熊公，谓不日开棍，出狱门矣。然天子终护前非，遣戍浙江，不几日而甲申燕都之难作，又未几而南都沦覆。公与金公正希，同举义师，志图恢复，金战死，公乃削发为浮屠，栖吴郡之灵岩山。顺治乙未，募米至沙溪，颓然老僧也，未几，主席于虞山之三峰。

明史之狱，发难于吴之庸，后攀染无数，凡藏书者，与著书一体同罪，严旨逮捕。吴江有两生，一为潘圣章，一为吴炎，平日闭门读书，亦私著明史一部，藏之家，未及梓；庄允成以其同心也，列之参评。后按籍擒捕，两县令，一司理，登门亲缉。一则方巾大袖以迎，一则儒巾褴衫以迎，辞气慷慨，凡子女妻妾，一一呼出，尽以付之。两县令一司理，谓："君家少子姑藏匿，何必为破卵？"两生曰："吾一门已登鬼箓，岂望覆巢完卵耶？"悉就械，而挺身至杭就讯。既见两部官，痛骂不屈，夹二棍，骂益甚。两部官蹴其齿尽落。闻两生于我朝定鼎之后，闭关不与人通，一以著书为事，其撰明史也，虞山钱宗伯以书三航，供其纂辑。至今发未剪，亦首阳之民，其慨然以妻子尽出者，岂真铁石心哉？一腔热血，有难言者存矣。

明史之狱，决于康熙二年之五月二十六日，得重辟者七十人，凌迟者十八人。茅氏一门得其七，当是鹿门后人。如庄如朱，皆在数中。朱字右明，出赀四五百万助刻，故亦株连。其余绞者数人，郡伯司理皆与焉：外皆骈首就戮，浒墅榷关使者李继白，止以买书一部，亦与祸。书贾陆德儒，及刻匠若干人，皆不免。所籍没财产，分其半于吴之庸。若范骧、陆圻、查继佐之属，皆有首任事前，得免死释归。先是，岁辛丑，吴之庸于浙之柯大将军处，发其事。有乞之于提督梁公者，梁致书于柯，事得寝。而范陆之徒，亦即首告，谓实不与闻，而私自列名，以此为首，得免死。事既再发，柯大将军以匿逆上闻，亦牵就狱，得减死，归旗为奴。提督梁公，以书一纸，亦使对簿，而大将军先期已将书纸尽行烧毁，无从质证，得不论。而中旨亦忽发，谓奸徒忌梁功高，因以诬攀，海疆多事，仍速回供职，于是梁公得安然无恙——是役也，或谓吴之庸实伪刻几叶，以成其罪，故所行之书，大有异同；于是贾人刻手，纷纷锻炼，而竟不免。一夫作难，祸及万家，惨矣哉！

康熙二年，庙堂之议，以为此宋奸臣王安石之陋辙，士子空疏不学，皆坐此，黜去制义，而独用论策。向来士子束书不解，朝夕无非排比饾饤，白首其中，今一

去此，士方可以读古人之书，为有用之学，此我朝第一快事也。

明季时，文社行，于是人间投刺，无不称社弟。本朝始建，盟会盛行，人间投刺，无不称盟弟者，甚而豪胥市狙，能翕张为气势者，搢绅蹑屐问讯，亦无不以盟弟自附！而狂澜真不可挽。至康熙初年，朝廷以法律驭下，严行禁革，此风遂改，于是不称“同盟”而称“同学”矣。

康熙三年，池州太守郭某者，领凭赴任，中途忽被强贼，劫家口六十余人，皆歼焉，惟一妻及幼子得生，贼竟掩为己妻。贼得所有之凭，即认为真太守，扬扬至任，参谒上台，政理精明，无不爱重之。但征到钱粮，久不起解，上台诘之。谓钱粮重事，吾必亲解，不能数往来，俟数足，即当赍至；如不信，遣一吏按验可也。按之库果累累，上台极喜。未几，郭守乡亲有往探者，每一人至，则迎入潜杀之矣，无一人得出。其乡亲在家者疑之，郭守之妻兄曰：“吾当往探。”既至，则舆中非郭守，大骇，即谬为行乞者，曰：“吾千里流落至此，彼府署中，日逐送水，愿供此以糊口！”府中人许之，乃担水至内衙，见其妹，妹摇手使勿言。后日再进，则妹已密书一封投之，出视，则知郭守已为盗杀，盗共三十余人在内，乃密控县官及上台。上台以为彼有三十余人，贼非可猝擒，闻其中多精操算者，乃阳谓之曰：“各县钱粮未明，闻汝署中人多能事，可为我分头一算乎？”曰：“可！”于是每县遣二人行，其势已孤矣，而又密告其县，各将此二人下之狱。乃以他事召伪守，至台中，即缚之，鞫之得实，其库金八万两，满十一月，即思逸去矣。郭守之一妻一子，有称自尽，有称为上台收之署中者，未知孰是，其贼由各上台会审于宁。

阅世编

[清]叶梦珠撰　华铁峰　徐　鸿整理

《阅世编》十卷，清初叶梦珠撰。叶氏生于明末，卒于康熙中后期，此书即为其阅世六十余年的记录。"大而郡国政要、世风升降，小而门祚兴替、里巷琐闻，旁及水旱天灾、物价低昂……阅历所及，无事不书，有闻必录。"其中有关明末清初社会经济史资料以及松江地区望族之兴衰等记载，均有独特的史料价值。此书原为钞本，民国年间始有《上海掌故丛书》本行世，但极为罕见。近年有来新夏先生整理本，最为精良。本整理本系以黄冕堂所藏《上海掌故丛书》本为底本，参考其他版本而成。

卷　一

天　象

《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至治之世，日月星辰，行有常道，次有常度，无足纪也。然而异日怪风，中天已见，或谓气运使然，未必全关人事。《春秋》不书征应，殆为是耶？后世谈占验者，莫精于刘向。董子、京房祖述而推广，言之凿凿，卒无补于丧乱。是果修救之无术欤？抑数定不可挽欤？要之：天道远，人道迩。不能尽人而不信天，是无天也；不能尽人而任天，是无人也。无天，将太白入井而诬其渴，乱亡固莫救矣；无人，如长星示变而劝之酒，灾异其可弭乎？予生也晚，不获睹景星、庆云之盛。又不敢习天官言。偶有见闻，惟取法于《春秋》纪灾不纪验之意，忆而纪之，忘者阙焉。至于征应，以俟明于理数者。

崇祯三年庚午，荧惑入东井，退舍复赢，居数月。

四年辛未四月，太白昼见，荧惑再入鬼宿，犯积尸气。

八年乙亥九月，荧惑犯太微，两日并出。或曰黑光摩荡也（两日并见，疑是九年事。时有进述者，潘师鲁卿曰："日岂有二？此即所谓黑光摩荡也。"予从潘师乃九年，非八年也。或九年述八年事，亦未可知）。

九年丙子六月，夜有大星如斗，光芒数十丈，自西南东流，声如雷。

十年丁丑正月朔，日食。春，太白昼见。六月，太白经天。

十一年戊寅二月朔，日光摩荡竟日。十一月五日，日中有黑子，黑气摩荡如两日。

十二年己卯正月三日，日光摩荡，自旦及暮。五日，日旁有青黑气若战。十月一日，彗星见，朝廷修省免刑。

十三年庚辰闰正月，则正月六日犹十二月节也。大雨震雷，有如夏月。九月望，有两日出没。

顺治二年乙酉六月，时闻空中声响如沸，人皆谓之天愁。又晴皎无纤云而细雨沾湿。

三年丙戌五月十六日，早有二日相荡，其一在南。六月二十三日，天星乱落如雨。八月以后，天鸣相继。

四年丁亥八月，时闻天鸣，惟初六夜尤甚，西南声沸如雷。廿六日夜亦然。

六年己丑十二月初五，夜有黑虹贯于月下。十九日夜，大寒节，雷电大作。

七年庚寅十月辛巳朔，午、未之交，日食将既，予祭先初毕，撤馔时，忽冥如薄暮，或云直有见星处。十一月二十九日戊寅冬至，微雪降。夜复震。

八年辛卯六月二十乙丑夜，有大星自北斗陨于南箕，光芒数丈。七月二十四日己亥白露，戌时，有星大如斗，孛于斗牛之间，光芒丈余，照耀如雪，牛马皆惊。

十年癸巳七月，时闻天鸣。惟三十日癸亥，日将暝，四野声沸如鸣风筝。

十三年丙申闰五月十五壬戌，月食。六月初一戊寅，日食。十一月庚寅望，自申至酉，月食既。九月初十乙卯，黑虹见。

十四年丁酉正月一日甲辰朔，日食。十六己未望，月食。五月十五丁巳望，月食。

十六年己亥三月二十六日丁巳，申、酉之交，大星流于西南，光芒数丈，自天中起，下至于地，形如匹练，声如震雷。六月初三壬辰，黑虹见于昏之中天。十六日乙巳，酉末白虹见于中天，自南亘北。

十七年庚子九月初一日癸丑，午后中天有大星如斗，色赤，陨于西南，轰然有声。十五日丁卯酉末，月食殆既，内有红光如火，历数刻而逆出。

康熙三年甲辰正月十五戊寅望，戌时，月食殆既，移时方出。十一月初五壬辰冬至，夜半，彗星出东南，上指数丈，光芒如帚，至十四日辛丑，彗芒下指东北，直至月终，渐缩而光淡。十二月戊午朔，申初，日食八分。

四年乙巳四月二日戊午，太白昼见，以后时见。

五年丙午五月十二日壬辰，戌将末，白虹贯月，自东亘天，直至西极。

七年戊申正月二十八日丁卯，彗星见，光芒下指，长数丈。

八年己酉四月癸亥朔，日食，自未至申而复。

十一年壬子二月二十五日辛丑，大雨雹。予方读书于张氏不窥轩中，午、未之间，忽然雨雹，大者如胡桃，小者如龙眼，顷刻庭间积与阶齐。

十二年癸丑正月五日丙子，震雷。十一月六日辛未，酉刻，雷电大作，时予在郡城旅馆，见之。

十三年甲寅十一月二日辛酉，未刻，黑虹贯日，东西亘天，少顷而散。

十五年丙辰六月九日庚申，昼，太白见于西方。

十六年丁巳正月戊寅朔，旦，雷电，俄而大雪。十月二日，京师星陨，朝廷遣使迹之，得巨石，有古文，人莫能辨。

十七年戊午四月二十三日壬辰，未刻，雨雹。六月十三日壬午，青气竟天，朝廷下诏修省。时予在江阴，不及见，归阅邸抄知之。八月初十日戊寅夜，天鸣四野，声沸如雷。

十八年己未正月丁酉朔，辰、巳之间，两日叠见者久之：一浅黑色，一淡白色。是朝，竟日光不射人。十五日辛亥，酉初刻，雷电大作。八月初二日甲子，京师地震甫息。晚见两日，始而上下相斗，既而两日并行。二十三日乙酉，山西乡宁县大雪，冻死种植。十月初一壬戌，风雪闭天，雷声大作，予在泖上见之。

十九年庚申六月十六日癸酉，未时，京师天鼓鸣，自东南以至西北，有白气一道下垂。或云星陨也，见邸抄。十一月丙辰朔，冬至。越一日丁巳，薄暮，长星见于西南，自申及酉而没，形如匹帛，白光数丈。三四日后，渐趋而北，上贯斗柄，逾月不灭。二十九日甲申，夜分，白虹亘天，自西及东，云不能掩。

二十年辛酉正月十五己巳望，月食既。

二十一年壬戌七月二十七日壬申起，每夜彗星见于西南，光芒四五丈。皇上面谕群臣，同加修省。

二十二年癸亥正月十六日戊午，月食，自早至暮，时闻雷声。立春后八日也。

二十三年甲子五月初十日乙亥，太阳生耳。十四日己卯，月边有白气。二十二日丁亥起，太白昼见，京师有黑风雷电之异，俱见邸抄。

二十五年丙寅九月二十二日癸卯，立冬，夜，雷电大雨。

二十七年戊辰三月十五日戊子，月食，四月癸卯朔，日食，自辰至巳，食几六七分，日色无光。七月十四，夜，黑虹贯月。八月初二日，薄暮，白虹贯日。初三日，黑虹贯日。

二十八年己巳十一月初十日癸卯，冬至。前二日辛丑夜，电光闪烁，雷声殷然。先是六月十八日癸未午时，余在笋里馆中，众言太白经天，皆于背阴处观之，星光炯然，予虽望而不见，然众皆指示为确见也。十一月十八日辛亥夜，酉时，时雪初霁，闻淅沥声，疑为雨霰，启户视之，星斗一天，烂然无纤云，而雨洒不止，食时始定。先是月初，东南有白气一股，自上下冲，约长数丈，吾乡见者甚众，皆言下有三星，星上生芒，至上而渐阔；但据邸报钦天监所奏，止言白气，不言三星也。

三十一年壬申正月丁亥朔，日食。巳、午之间，余所见不过三分。下午，日色无光。据笋里诸生云：日食后，有白气纵横出入于日中，而黑光如日者，数十相间，上下于气内，尤异徵也。

历法

有明一代之《大统历》，其法本于元太史令郭守敬之《授时历》。一岁二十四气及每月日之出入，有时刻而无分，昼夜十二时共应九十六刻，以子、午二时独多二刻，故分昼夜为百刻。月之上旬，计日而无初字，值日之建满平收开成除危等列于二十八宿之上，至详且悉也。迨后相沿日久，气候不无渐差，以历宫拘守成法，无变通傍救之材耳。

本朝创兴，肇颁时宪历日，用西洋陪臣汤若望为钦天监正，依其国之算法，凡逐月日之出入以及十二月之二十四气，俱各就京城、省城准定。即日食、月食之分数亦然，似更较详。历日面页明刊"钦天监钦奉上传依西洋新法印造时《宪历日》"云云，以昭一代大典。若望锡号通微教师，官加通政司使，又加一级，仍掌钦天监印务，可谓知遇之极隆矣。

康熙五年丙午，退汤若望而以张其淳为监正，始于历面去"钦奉上传依西洋新法"字样，仍仿《授时》、《大统》历法，然而西洋法犹参用之，未尽废也。

康熙六年丁未，以进士马祜、武举杨光先为钦天监正，尽出西洋法，悉因《授时》、《大统》之制。

八年己酉，推定是岁闰十二月，论者力辩其非，改闰来年之二月，以颁历在先，不便重颁，申饬天下不准本年之闰，而仍俟来岁颁历之闰为准。

九年庚戌闰二月。是岁，杨光先罢去，马祜超升都御史，巡抚江南，而历法又变，渐复西洋之制矣。

十年辛亥，更用西洋人南怀仁治理西历法，遂尽复西洋历法，以十二时共九十六刻定日分，直省定二十四气及日之出入。月之上旬仍加初字，改二十八宿于开成收闭等之上，而以参商列觜宿之前。特历面仍如丙午所颁，止云"钦天监奏准印造《时宪历》颁行天下"云云，无"钦奉上传依西洋新法"等字样，至今因之。

水 利

淞郡滨海带江，渔盐灌溉，民命寄于水利。然海水清浊甘咸不一，故沿海皆筑塘以为障，惟择水清洋淡之处，俾能潮汐于内也。恐咸潮一入，则膏腴尽为斥卤耳。海滋芦苇沮洳，远者距塘数十里，近者数里或二三里，惟青村、柘林以西迄于金山卫，水势冲决，潮汐直薄塘下，日剥月削，咸潮有冲入之虞。崇祯初，方禹修先生为松郡守，建筑石塘以护之，蜿蜒绵亘，力障狂澜，濒海是赖。鼎革以后，冲决日甚，幸而石塘坚固，猝不可坏。迨康熙初，水从塘下决道而入，漂没田庐，一泻数里，咸潮所经，偃禾杀稼，地方患之。当事者望洋无策，惟从内地植木筑土为塘，以避其锋。其如水势汹涌，非土木所能捍卫，随筑随溃，随决随避，迄今塘距石塘旧地不下数里，潮退，一望微茫，如在烟云之外。签役富家，强名义户。义户之名起，遂为松郡大役，然徒费金钱，怒涛难杀，当事者可无经久之计哉！

江南、浙江之水，由三江以入海，水得所归，而后旱涝无患。《禹贡》所谓三江既入，震泽底定。震泽，即今之太湖也。三江者：一曰娄江，即太仓之刘家河，以娄而讹为刘也，自震泽从吴江县经苏城之娄门，由昆山转入太仓，此苏、常二府之大水口也。一曰东江，即上海之黄浦，以两浙水来，故曰东江，而黄浦、范家浜，皆其委也，此松江及杭、嘉、湖之大水口也。一曰中江，即今之吴淞江也。自东及西横亘七八十里，江口一淤，则苏州之下流与松江之上流俱不能泄，而苏、松之低乡交困矣。是吴江、常熟、常州、昆山、嘉定、太仓以及华、娄、青浦之大水口也。吾生之初，吴淞淤塞已久，召佃起科，已成沃壤，故迹不可问矣。犹及见娄河之通潮汐而海艘之扬帆出入也。三十年来，娄江亦成平陆。康熙九年庚戌，浙西大水，督抚飞章入告，诏凡被灾之处，漕米改折，分作三年带征，条银免十之三。至冬，而浙抚范公承谟思为国家久大之计，会同江南制府麻公勒吉、抚院马公祜疏请开浚娄、中二江故道，以资蓄泄。得邀旨先浚刘河。越明年辛亥，夏四月告成。即于本年十二月经始吴淞，朝廷拨江、浙二省正供银一十四万余两，给发士民，募夫开浚，除一夫计给工食银二两五钱外，甲户又倍加其值，而后远近响应，群趋赴工。禁侵渔，严虚冒，分课于丞尉，董率于群倅，临之以监司，而受成于抚宪，五阅月而告成功。役夫数万，上海居多，大约计田一甲，出夫一名。嘉定、华、娄、青浦诸邑次之。又恐浊潮澄泥而江易淤也，复建闸于上海之北郊，以时启闭。三江备而浙西之水，庶得所归也。然而怒涛冲激，闸亦易毁，不三载而几废。当事议修，召匠计工，约费甚广。大尹任公辰旦仍募江北石工习于建闸者修葺，费省而工约，得复旧观；但闸虽设而水不可障，浊潮出入，去江口不数里，水已渐浅，将来又有淤塞之虞耳。

蒲汇塘介乎郡邑之间，为海邑入郡水道必由之路，通新泾、泗泾，灌溉蓄泄，亦要渠也。蒲汇淤势，必取道于大浦，风涛叵测，暴客纵横，几于畏途，而陆行劳费，不堪重载，人恒患之。予于崇祯十年丁丑，初应府试。此时蒲汇犹未甚淤塞，道经于此，其后竟成平陆。十七年甲申秋，弘光帝即位南都。邑人徐思诚叩阍请浚，下其事于抚、按两台，责成郡倅，檄行该县，佥派塘长，鸠徒赴役。其如工费浩繁，里役不堪其苦，中人之家，莫不破产从事，甚者逃亡相继，连累波及，思诚亦因而毁家，逾半载始获告成。而次年乙酉，大兵既下江南，总兵官李成栋克取松江，由松城而至海邑，取道蒲汇，水陆并进。八月二十五日，遂定上海，向之劳费竟为兴朝之助，岂非天哉！康熙中，蒲汇复淤，邑绅张越九锡怿于十八年己未春，具呈抚院，请复疏浚。檄下郡县，时以均编，塘长久废，乃仿开浚吴淞之例，按甲起夫，并令甲户自给工食。远役苦之，以故浚亦不如法，略通水道，草草报成，恐不及数年，又将复为平陆耳。

上海赋役，大半出于浦东。东乡运粮入邑，以及邻境贸迁仕宦，由郡抵省入都，自十七保而出浦者：曰周浦塘、曰白莲泾、曰洋泗泾。自十九保而出浦者：曰闸港、曰沈庄塘、曰杜家行。然莲泾、洋泗浅狭，仅容小艇，不若周浦塘堪任重载也。崇祯之初，周浦塘通达无碍，其后日渐淤塞。至本朝顺治九年壬辰，岁旱。业户、居民各自就田疏浚，不过略通细流。其后潮汐往来不觉日渐深广。至十六年己亥秋，特行会试，朱岵思太史以第一人捷南宫，论者咸谓周浦塘淤塞自开为里党抡元先兆。然自是以后，塘亦复即于湮，恐亦未足凭也。今惟水发潮大之泛，仅通小舟轻载，水涸则难通矣。闸港通塞不时，就予记及，亦在弘光之初，与蒲汇同时开浚，视蒲汇之工役稍差而较诸寻常疏浚，则费亦甚广。闸港通则潮汐直达新场镇，迄今三十余年，而淤塞已二十余载。由浦入内不三里，而萑苇交塞，砂平成陆，故道几不可问。无论沿港之膏腴，水耕绝望，而大小舟楫必纡途而假道于沈庄塘。沈庄塞而迂道于杜家行。兼之周浦塘淤而十七保之舟出浦者亦必由之。是以杜行之一线水而通大半县之舟楫，一过冬月，其不至挤拥废时者几何！论者谓闸港之易塞，由于港口之横沙，年来沙长日益高大，则浊潮之入，泥澄而愈不出。欲开闸港，必须先去横沙是矣。但横沙绵亘港口，当大浦之中，怒涛冲斥，惟潮落片时，可动人工，潮至则没，虽巧力无所施，去之甚难。况今塘长之役既废，居民业户，十室九空，当事者其何以为经久之谋哉！

旧闻民谣云："潮到泖，出阁老。"嘉靖辛亥，潮到泖，徐文贞公大拜。崇祯初，機山钱先生大拜时，潮亦到泖，可谓屡验矣。至近年而泖上之潮与浦中无异，即近泖支河，无不浸灌，而吾郡无拜相者，不知何故。一说海口老鹳嘴向来横亘吴淞海口，近为潮水冲决，日就坍毁，以至潮汐直入，无纡回之势，故所被自远，殆不可以风水论矣。即如潮泛朔望，旧以午时为准，今邑城之潮，参前将逾一时，是其明验也。又一说，"潮到泖"二句为地师赖布衣所题。陈眉公《宝颜堂秘笈》亦论及之。犹忆予为儿童时，亲见一日三潮，更不知何故，此

崇祯十二年乙亥秋事。邑城市河俱溢，老稚惊相叹异，是又不可以常理论矣。按府志自海潮决李家洪去吴淞江口南二十里，潮信遂早数刻，故浑潮日至，泥泞日积。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里人以闸港久淤，呈请抚院洪公开浚，檄行郡县勒限起工矣。而阖邑士民，以为此港止利东南，非关通邑要津，引康熙初年邑绅施清惠公题准：本图水利，止许本图居民业户开浚，不得远助别处累民一案，具呈抚院，准行停止。

灾 祥

灾祥之告，无代无之，要以遇灾而惧，则天不为灾，修救有方，则民不为害，是以圣人慎之。史册所载，不可枚举。以予所见灾害之甚者，莫如崇祯十四年辛巳之旱。自是以来，灾变不一，皆可为略纪焉。

崇祯十四年辛巳夏，亢旱，蜚蝗蔽天，焦禾杀稼。郡守方公岳贡，听讼赎锾，俱责令捕蝗瘗之，动以数十百石计，蝗终不能尽，是岁大饥。越明年春，壬午，有司各劝缙绅富室捐米煮粥，分地而给。饥民远近响应，提携襁负，络绎不绝。甚者不及到厂而毙于路，或饱粥方归而殒于途，道殣相望，婴儿遗弃，妇女流离，有望门投止，无或收惜而转死于沟壑者。是时，白米石价五两，豆麦稍差，糟糠粃稃，价亦骤贵，宾客过从，饷之一饭，便同盛筵；雇募工作，惟求一饱，不问牟麦，世风为之一变。盖松民贸利，半仰给于织纺。其如山左荒乱，中州糜烂，尤甚吾乡，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布商裹足不至，松民惟有立而待毙耳。加以军兴饷急，欠漕米一石，时须价银五两有奇。本邑无米，乞籴他境，莫不破家。值邑绅张讱叟先生入掌户垣，疏请准麦折价，得允十分之二，每石折银一两五钱，较之米价，犹称易办。延至初夏，麦秋大稔，民庆更生，而疾疫大作，几于比户死亡相继。此予有生以来所见第一凶岁也。

十七年甲申六月，邑城有物如猴，辄向人家窃食，逐之即不见，或一家一日数至，或数家同日同时各至，于是同相震响以惊走之，金竹之声相闻者，数日不绝。未几，嘉定县有黠奴聚党，向家长索还身契，稍迟则抢掠焚劫，逼辱随至。延及海上，凡被猴之家，往往受奴仆之祸。时弘光称帝于南都。六月，亢旱。直至冬至不雨，井汲俱竭。除浦潮而外，其余支流尽涸，舟楫断绝，陆行者假道河中，遂成坦途，争水衅者，往往斗殴成讼。其后各从池底凿井深一二丈，方得咸浊之水，澄而炊饮。甚有随凿随涸，终不得泉者。令君彭公报荒疏中，有"米价贵，水价倍贵；饥欲死，渴更欲死"二语，盖实事也。商旅不行，物价腾涌。至十二月，始得一雨连日，方快霑足，而民已困惫矣。

顺治五年戊子五月十六日，烈风、骤雨、大水。二十四日戊子，又大雨，低乡漂没。七月十七日庚辰，连日风雨，晚禾遍野焦萎。究其故，则食心食节，一茎之中，小虫无数，即《诗》所谓螟螣蟊贼也。幸而高乡早稻有秋，三农不至就毙耳。

九年壬辰，大旱，水竭几及甲申之夏。自五月至八月，外河始通潮水，若积水内池。直至次年癸巳四月十五日，方得大雨盈满。本年禾苗俱槁，民不聊生。

十一年甲午六月二十二日庚辰，疾风暴雨，海水泛溢，直至外塘，人多溺死，室庐漂没。闻崇明之水，几及城上女墙，漂没人民无算。十二月初三起，严寒大冻，河中冰坚盈尺，行者如履平地。浦中叠冰如山，乘潮而下，冲舟立破，数日始泮。十三年丙申九月初十日乙卯，巳时，地震有声如雷。十月十六日庚寅，地复震如前。

十五年戊戌八月初九日甲戌夜，大雨倾倒。至初十日乙亥，风雨尤甚，河水于午后顿增数尺，我家居址，颇称高阜，然更增寸水，便可入室矣。时予在郡城，亲见府治内出水谯楼下，门内水高二三尺，势若倒峡，府治前人不能行，亦有生所仅见者。

十八年辛丑，大旱。自六月初至闰七月中，仅得小雨偶洒。八月望后，始得沛雨。约计十旬亢旱，禾苗枯槁，川渠俱涸，人行河底，往来便于平陆。早稻有内池积水者，间熟半收，晚禾绝种，民多菜色。

康熙二年癸卯六月至十月终，疫疾遍地，自郡及邑，以达于乡。家至户到，一村数百家，求一家无病者不可得；一家数十人中，有一人不病者，亦为仅见；就一人则有连病几次，淹滞二三月而始愈者。若病不复发，或病而无害，则各就一方互异耳。此亦吾生之后所仅见者。

三年甲辰八月初一日庚申夜，暴风，海水泛溢，及于外塘，崇明尤甚。飘来屋木家伙，遍满塘外，往往有男妇附木而浮于海澨者。时惠禧庵祯祥为川沙参将，冒雨冲风，躬率将士，驾舟海滨，到处捞救，全活甚众。

四年乙巳六月望后，有海鸟来止海岸。是年，大水。自正月至九月，霪雨，水发凡十五次。朝廷诏求直言，许中外臣工，各陈得失。

五年丙午六月十四日癸亥，暴风骤雨，河水顿涨四、五尺，坍毁民居庐舍无算。吾乡如川沙城中乔宪副石牌坊、大圣寺脊及里中十余围大树相传植于洪武初年者，是日俱倾倒拔起。闻有群龙斗于空中，虽未目睹，然从来未见此大风潮也。

七年戊申六月十七日甲申，酉时，地震。予馆郡城，楼房有倾侧之势，有顷而定。后见邸报，知是日北直、山东、河南、淮扬，地震尤甚。兼以水涨，冲倒城郭、屋庐，人民死者甚众。七月初三庚子，京师大雨，三昼夜不止，平地水深数尺。初九日尤甚，至晚，山西水发，冲倒芦沟桥，桥上水高数尺，西城坍毁数丈，行人裹足，文移停阁。

九年庚戌四月，大水。五月，积雨，水势益涨，与顺治戊戌八月同。然戊戌之水，计日而退，是岁则逾月如故。月杪，予往澄江，由郡城历青浦、昆山、吴门、无锡抵江上，皆一望无涯。六月十一日丙申，风潮大作，暴水增涨，浙西诸郡，几沉水底，历冬逾春，此亦数十年间仅见之水灾也。予作《庚戌水灾闻见录》，详纪其事。

十五年丙辰十二月己酉朔，厉风奇寒，甚于朔北，

亦生平所未见者。

十七年戊午四月初五日甲戌，未刻，地震，声如隐雷，时予在笋里馆中，正草是编。田产甫毕，适逢之。六月、七月，亢旱，河水俱涸。余于四月二十六日往澄江。六月二十六日归，舟次杜行内赵家楼，潮不得达，舍舟步至笋里，半由河底作途。后见邸报，知大江南北、河南、山东俱旱，赤地千里，京师尤甚，每日渴毙多人。皇上躬行步祷，日至天坛拜祈，斋戒禁屠。余在江上，茹素已逾半月，一路归，绝无荤腥鬻于市肆，亦异事也。又华、娄二邑，自六月望后起，至十一月，大疫，吾乡家至户到，病殁者甚多，或一村而丧数十人。予有薄田在泖上，佃户不过六、七家，病殁者男妇凡三人，大概可知矣。因旱而病，戽水无力，召募无人，田多抛荒，即号称熟者，亦皆歉收三斛。起租之田，上好不过收米二石，次者一石五斗，甚者止收石许。田家八口嗷嗷，家徒四壁，逃亡相继。幸而浦东一带，沟深稻早，农虽劳苦，颇号有秋。

十八年己未正月，山东、河南、江南北大饥，朝廷遣官分道赈济。山东行旅俱绝，盖因马料初喂，饥民一见，啖之立尽，故骑不敢行。河南差胜。往来都下者，宁纡道从之。然人食草根、剥树皮，千百成群，要夺官粮，当事者忧之。庐、凤及江宁、常、镇俱就抚院慕公鸣鹤，檄劝所属官绅、富户助米施粥以赈。苏郡及松之青浦亦然。惟吾邑去岁较邻邑颇稔，故独免流离饥困。七月二十八日庚申，京师地震。自巳至酉，声如轰雷，势如涛涌，白昼晦暝，震倒顺承、得胜、海岱、彰仪等门，城垣坍毁无数，自宫殿以及官廨、民居，十倒七、八。压伤大学士勒得宏，压死内阁学士王敷政、掌春坊□□子翰林侍读庄冏生、原任总理河道工部尚书王光裕一家四十三口，其他文武职官、命妇死者甚众，士民不可胜纪。二十九、三十日，复大震。通州、良乡等城俱陷，裂地成渠，流出黄黑水及黑气蔽天。有总兵官眷经通州，宿于公馆，眷属八十七口压死，止存三口。直至八月初二日方安。朝延驻跸煤山凡三昼夜。臣民生者露处枵腹，死者秽气薰蒸。诏求直言，严饬百僚，同加修省，发币金量给百姓，修理房屋。自是以后，地时微震。惟初八、十二三日复大震如初。近京三百里内，压死人民无算。十九至二十一日，大雨，九门街道，积水成渠。二十五日晚，又复大震。下诏切责大臣，引躬自咎，备见邸报。八月初，飞蝗蔽天，自江北而南，迄于苏、松。时余在昆山，亲见其状，心甚忧之。幸而不食禾稼，间集芦苇之场，群集于东海之涯，不甚为灾。九月初，江鸣，声如牛吼，三日乃止。又广东肇庆府城东北地震，有声如雷。九月二十四日丙辰，京师地复大震。皇上斋戒，躬诣天坛，易服行礼。十一月初九日庚子，陕西西安府及兴安州地震，自早至午，震倒房屋，压死人民无算。十一月二十四日乙卯，酉时，江南溧阳县地震，黑气冲天，声如轰雷，震倒房屋，压死人民，略如京师七月，俱见邸抄。

十九年庚申四月十八日丁丑，京师地震，自巳至午，其声如雷。二十八日丁亥，又震，自酉刻起，连震四次，房屋动摇，官民彻夜露处，至五月十八日，尚未安宁。六月至七月望后，大雨时作，江南大水。七月杪，水方退。八月初二日夜，澍雨竟夕，水复骤涨，冲倒上海南城数丈，压死居民七人。七月初四、五、六日，山西大同、辽州等三四十州县雨雹，大如斗如升，盈地数尺，积处如冰山。江南、江北大水，一望如海，罕见平陆。自常州以迄苏、松，大疫遍地，吾乡家至户到，谈鬼事者如见。

二十二年癸亥十一月初十日，狂风大作，至十三日，严寒沍冻，数十年间所未见，十七日尤甚。余在笋里馆中，自朝至暮，终日拥炉饮酒而寒不能却，砚池中用酒及醋而顷刻成冰。黄浦中亦冻，两塘叠冰如山。自闸港以北，中间稍通数尺一路，然冰牌乘潮而下，势若排山，舟逢之者，往往立碎；以西则全浦俱冻，潮汐往来，皆由冰下，不通舟只。闵行渡口略通而冰牌覆舟死者数十人。上海董家渡渡船亦覆，死者亦如之。县大夫亲临验阅，重责篙师，禁止开渡。漕白亦俱停比，直至二十四日，冰始稍释。二十七日浦中始通船行，两塘叠冰，犹未解也。

二十六年丁卯九月初二日丑时，京师地震。午时，皇上传集满大臣九卿，面谕云：朕奉太皇太后懿旨，谓地震皆因朕过。或大臣罪轻而谴重配边；或用刑过当而无辜受害；或带往行围人员困苦，各家男妇含怨，皆是朕不是，以后再不带你们大臣行围了。是时，因有满州吏部尚书达哈达奉命驰骑，陨越而死。又汉军内阁学士吴兴祖因不善驰骋被责，愤而自刎。故太皇太后慈谕指及而圣上亦深自悔也。

二十七年戊辰五月十七等日，云南鹤庆军民府、剑州地震，压死兵民、营马，震倒公私房屋，毁坏军器、城楼、垛桥等甚众，见邸抄。

二十八年己巳五月初五日庚子，夏至。二十五日，初阴雨兼旬，天气凉如深秋，昼服夹衣，夜用绵被，是时病者甚众。至秋，吾郡歉收异常。直隶、辽东旱荒。诏蠲本年及来岁田租，遣官运米分赈，京师施粥以食贫民。淮、徐皆然。直至次年春、夏方止。

二十九年庚午三月二十一日壬子，浙江宁波府镇海县乡民张希亮家牛产麒麟，产下即毙，见邸抄。是年，三辅及山东、山西亢旱。至四月二十七日，澍雨竟日。二十九日，又雨，京城内外兼雨雹，内城更甚。五月二十日庚戌，陕西镇原县，大雨雹，平地尺余，豆麦压尽，民皆号泣。七月二十三日壬子四日癸丑，浙江余姚、上虞、慈溪三县，山水大发，高有丈余，田禾房屋俱淹没，因起蛟也。是两日，吾乡风水大作，田禾花豆，亦颇损坏，见邸抄。

三十二年癸酉五月，周浦人家，菊花盛开。川沙人家，生小猪八口，内一猪只眼，额中有肉角下垂。邑城俞家弄居民生子，一身两首对面，随产而毙。

田产一

吾乡在《禹贡》扬州之域，田称下下，今乃赋居上

上、宜乎民穷极矣。然天下之号繁华者，犹首推焉。虽曰习俗相沿，亦地力之所出也。意者芟荒垦芜，非复三代以前之旧乎？就吾郡一府之田论之：华、娄、青邑，亩收三四钟，皆石外起租，甚至一石五六斗者比比。独上海上田不过石一二斗，次则八九斗，下至六斗起租耳。崇祯中，华、青美田，每亩价值十余两。上海田美者，每亩价值三、四、五两，缙绅富室，最多不过数千亩。无贱价之田，亦无盈万之产也。顺治初，米价腾涌，人争置产。已卖之业，加赎争讼；连界之田，挽谋构隙。因而破家者有之；因而起家者亦有之。华、青石五六斗田，每亩价值十五六两；上海六七斗田，每亩价值三四两不等。田产之贵，至此极矣。厥后，米价渐平，赋役日重，田价立渐驯减。至康熙元、二、三年间，石米价至五六钱，而差役四出，一签赋长，立刻破家；里中小户，有田三亩五亩者，役及毫厘，中人之产，化为乌有。狡书贪吏，朋比作奸，图蠹虎差，追呼络绎，视南亩如畏途，相率以有田为戒矣。往往空书契券，求送缙绅，力拒坚却，并归大户，若将浼焉，不得已委而去之，逃避他乡者。中产不值一文，最美之业，每亩所值，不过三钱、五钱而已。自均田、均赋之法行，而民心稍定。然而谷贱伤农，流离初复，无暇问产。于是有心计之家，乘机广收，遂有一户而田连数万亩；次则三、四、五万至一、二万者，亦田产之一变也。是时，数年之间，丰歉不一，米价亦不大昂，然赋役大非昔比，故惟多田者多藏。第绅户漕白已加征十之三，士民之差派，如十六年之舡工、青树、灰炭、河夫，亦稍稍渐起，彼越陌度阡之家，不可不思预为之备耳。

康熙十九年庚申春，因米价腾贵，田价骤长，如吾邑七斗起租之田，价至二两一亩，甚至有田地方，各就近争买者，价至二两五钱以及三两。华、娄石四五斗起租之田，价至七八两一亩。昔年贱价之田，加价回赎者蜂起。至次年辛酉，米价顿减，其风稍息。

田产二

濒海斥卤之地，沮洳芦苇之场，总名曰荡，不在三壤之列。明兴，并给灶户，不容买卖，俾刈薪挹海以煮盐。商人运米易盐，聊以代食而已。其后沙滩渐长，内地渐垦。于是同一荡也，有西熟、有稍熟、有长荡、有沙头之异。西熟、稍熟，可植五谷，几与下田等。既而长荡亦半堪树艺。惟沙头为芦苇之所，长出海滨，殆不可计。萑苇之外可以渔，长荡之间可以盐，税轻役简，虽有该年总催之名，税无赔累，役无长征，沮洳斥卤，遂为美业，富家大户，反起而佃之，名虽称佃，实同口分，灶户转为佃户，利之所在，人共争之，势使然也。本朝因之，长荡以内税隶鹾司，较之田赋，十不及一，业户以之成家，司役视为奇货，因于正供之外，倍加使费，然民犹未甚病也。自顺治十六年己亥，江上海氛深入。次年，朝廷遣大臣苏公讷海等相度沿海机宜，奏迁濒海之民于内地，并弃长荡，不容樵采耕驻。于是尽徙山东、闽、浙以及江北、江南滨海之地，严禁不许人迹至海滨，片板不容入海洋，盐课、芦税几几不可问矣。吾乡独从南汇所守备刘效忠议，以为松属沙滩，素号铁板，船不得近，不在迁弃之列，惟以浙、闽、山东等处，因迁而缺之课额均摊于苏、松不迁之地，曰摊派，而盐课之额极重矣。自海宁将军郎赛驻扎吴门，放马数千于沿海，沙头遂为牧地，而芦课之税赔矣。于是民视荡业几于康熙元、二、三、四年间之田，即徒手授人，莫肯顾而问者。年来，海禁已弛，摊派递减，总催之累稍息。独是沙头自康熙元年芦政达阳安躬临丈量而后，上下其手者，因而获利。迄今清丈不已，弊孔百出，监司郡县接踵督行，职掌愈多，业户愈困。究之沙涘荒芜，茫无涯畔，非若熟田有沟洫径涂之限，有庐舍坟墓可以记认，图形按册可以计亩之比。望空升科，总是赔累；遥度减赋，尤属空谈。民间有数倍之征，公家无毫末之益，将来日甚一日，窃恐渔盐之地，群委而去，悉化为瓯脱之墟矣，可不虑哉！

滨海盐课，自有明相沿，各场于灶户中编签家富而荡多者，每岁若干名为总催。各灶户每年输粮于该年总催，总催从场官起批至分司处验银，倒换批文，解至盐运司收库，辗转经承，总计各项贴费依三限完足者，大约额银一两，使用倍之。若后期征比及托非其人，或为役蠹、场蠹侵蚀者，倍价赔累三、四倍不止。自康熙二十一年，浙江巡抚王康侯国安立法，悉照县征民田例，设柜于分司衙门，使纳户自封投柜，分司按限转解运司，从来积弊，为之肃清。然而役蠹、场蠹，百计作奸，声言不便，必欲耸动巡鹾使者，百计挽之。未几，王转督闽中，其法果变，弊不能革。至二十七年戊辰，吾郡王印周先生为大司徒，俨斋王鸿绪为总宪，力为主持，自封投柜并归县征，不关分司，其局始定。

卷　二

学校一

吾生之初，学校最盛。即如上海一学，除乡贤奉祠生及告老衣巾生而外，见列岁科红案者，廪、增、附生，共约六百五十余名，以一府五学计之，大概三千有余，比昔三年两试，科入新生每县六十余名，岁入稍增至七十，其间稍有盈缩，学臣得以便宜从事。是以少年子弟，援笔成文者，立登庠序。一时家弦户诵，县试童子不下二三千人，彬彬乎文教称极隆焉。顺治乙酉，江南初定，学政悉仍旧制。至三年丙戌，始裁定入泮额，大县不过四十名，中三十名，小二十名。学臣恪遵功令，不敢稍逾一人矣。然松郡俱为大县，县学四十名，县又取二十名拨入府学，则犹有六十名，去旧额不远也。其后，论者追理二年前案，谓与新例不符，将照新额以外者谓之溢额，并令学册除名，幸而已捷省解、中南宫者，不及追论。其在学者，无故被黜，士林不无惜之。至十六年己亥，又裁入泮额，大县不过十五名，中县十名，小县七八名，如吾邑大县，连拨府学，每试所入不过二十

名耳。然而新进稍差，郡材无恙，宫墙犹有色也。迨十八年辛丑，又以江宁抚臣朱国治奏销一案，合苏、松、常、镇四府并溧阳一县，共黜诸生史顺哲等一万一千三百四十六名。苏、松粮最重，故诖误者最多。本年冬，学臣胡在恪岁试，所存在册与试者每学多者不过六七十人，少者二三十人，如嘉定学不过数人而已。胡公唱名，为之堕泪，以为江南英俊，销铄殆尽也。自十六年裁额，即定岁入泮而科不入泮之例。康熙改元，学臣孙天闲胤骥承胡岁入之后，复试童子，考取入学，被论部驳，几至不测。赖有中州学使者同事，并力挽回，始准作将来岁入。故江南自壬寅冬入学之后，直至康熙六年丁未，方复童试，入泮之难至此极矣。故以后学子丧气，甚者改业，每逢县试，不过二三百人耳。十二年癸丑，复行岁、科两试入泮之例，学者甫幸进取有机，旋以四方多故，国用告匮，总河臣王光裕建议暂停一岁一科考试，俾童子纳银入泮以济河工。部议佥谓捐纳既有入监之例，则入泮无容再纳，惟更裁其额则有志者尽并入监，亦足用之一法也。于是裁定岁、科入泮，大县不过四名，中县三名，小县二名，几于停试矣。十六年丁巳，始从江南督臣阿公席熙议，以为入泮之额既窄，则多才沦弃可惜，合于四名而外有志上进者，不拘额数，纳银若干两，即准入泮，庶几于国用人材两得。章下所司，议定每名纳银一百两，准作生员。于是多者每县纳至数十名，少者二三十名，几过当年旧额。然而中人之产，尚难勉从，单寒之家，力岂能办，徒为富民进取之捷径，于真才无益也。至十八年八月，上因地震修省，群臣纷纷上书，咸请亟停捐纳生员，仍复入泮旧额，得邀谕旨。于是岁、科两试毕复，仍得康熙十五年以前大县十五名，中县十名，小县七八名之额，考取入泮，后学始复有进身之阶矣。

十九年春，又因安徽抚臣徐国相言，令学臣科试入泮，照康熙十五年以前旧额进取外，倘有情愿急公者，仍许纳银一百两，准予进取新生一体送学，再候岁、科两试。后停止捐纳。

二十八年己巳春，御驾南巡。诏江南、浙江二省，人材日盛，入学之额宜广，该督抚酌议应广之额数以闻。于是议定府学增广五名，大县增四名，中县增三名，小县增二名，与原定康熙十五年以前进取额一体取中入泮。奉旨准行。

学校二

太学之选，明初最重，或由庠序拔入，或由胄子恩荫，天下之英才毕集焉。故历朝除官与进士等。自景泰以后，纳粟之例行，而太学遂滥，士林亦渐忽之。驯至启、祯之间，俊秀虽列衣冠，官长视之，殆与富民无异，积轻之势使然耳。本朝定鼎，革除援纳之例，太学为之一清。厥后，因事间开，然而例银颇重，随开随止，非大有力者不敢问，故终顺治之年，选拔多而援纳少，诚慎之也。康熙之初，一秉旧章。三四年间，纳银入监之例尚停。其后以城工、河工相继，旧例始开。既而淮上水灾，流离接踵，又开赈饥之例。比昔例银尤重，庠生二百两有差，俊秀三百两有零，纳者犹未众也。自十三年甲寅以后，军需告急，事例广开，或纳米菽，或纳马草，或纳鸟枪，种种不一，近而本省，远而秦、楚，更远而闽、越，总归大堂，计其所费，俊秀不过百余金，廪、增、附生，不过几十金耳。于是一时向风，急公恐后。有司承旨，多方劝谕，礼貌有加，太学生员增至数十万人，而名在藩籍未咨到监者不与焉，成均之盛，从古未有也。然而进身之途既杂，流品不无难辨，所以暴客之子、捕盗之役尽列桥门，致大司成特疏纠参，抑亦学宫之玷矣。惟是恤其资斧，不必坐监，可以谒选，各就本省，可以乡试，稍有才力者，咸共便之。第恐仕途壅塞，解额未广，穷变通久之方，又所当亟讲耳。

康熙二十年辛酉，以云南荡平，四方无警，诏凡因军兴所开各项各省捐纳事例，尽行停止。惟向来旧例，生俊援纳入监者，照康熙十四年以前纳银入监，于是贤关有清汰之机矣。

二十八年己巳，因畿辅及山、陕、淮南、淮北岁荒，御史周士星题请天下郡县修立常平仓，令职官得纳粟升级及生员俊秀得纳粟入监，各贮本地常平仓，以备饥荒赈济。既而科臣谭瑄条奏，沿边郡县，陆运多费，请照各省捐纳米谷数目量减，以示鼓励。奉旨准各衙门合议，各省俊秀纳米二百石或谷四百石，廪、增、附生员以次递减至米八十石，或谷一百六十石，准作监生。其直隶及山、陕沿边郡县，减半捐纳，其纳银旧例，暂行停止，俟常平仓积贮既足，督、抚题请重开。

学校三

前朝学校最盛，廪贡最难。凡岁、科两试，不列一等一、二名，无望补廪，甚或有一、二名而无缺可补者；廪生非二十年之外，无望岁贡，甚或有三十四年，头童齿豁而始得贡者。盖材多则难以见长，人众则艰于须次，理势然也。然一登廪册，即岁食饩银一十八两，令长欲给印串，即扣本户田粮，而本生尚不愿领，以为粮银可以渐输，廪饩分应取盈耳。一叨岁荐，即给旗匾银一百二十两，可作赴京廷试之资。廷试后，教职可立授也。本朝之顺治九年、十年以前，岁贡铨选与进士等。其后以度支告匮，而廪饩递减，铨政壅滞，而岁贡停选，诸生非中式，无由进身，沾升斗之禄矣。驯至十八年奏销而后，学校几空，遂有今年补廪而明年即贡，年未二十而登岁荐者，贡之易，从来未有也。府学廪缺至三十余名，县学缺至十七八名，岁、科一等之末而亦得递补者，廪之易，亦从来所未有也。自康熙十三年军兴而后，廪饩尽裁充饷，廪与增、附无异，岁贡开援纳之例，不论廪、增、附生，俱可岁贡，监生亦如之。大概由廪起捐者，纳银三百两，由增者四百，由附者五百。既欲铨授教谕者倍之，训导稍差。今日取库收，明日即报贡；今日纳急选，明日即注铨。而廪生之挨贡者，旗匾尽裁，不纳急选者，终无铨授地方之期，即急选之中有先用、有先先用、有急急选、有即用，苟非即用，亦在须次

之列。岁贡与廪生无异，极盛而反，又势使然，是又廪贡之变局也。自康熙二十年，海宇荡平，停止各项援纳之例，独岁贡仍许生员捐纳。至二十六年丁卯二月，礼部题请停止岁贡，廷试竟令本省学臣考试，汇集试卷，造册报部，不必到京，以免年老长途资斧之费。其铨选训导，照旧挨选，人亦便之。是年五月，又以兵科给事中王绅疏请停止岁贡捐纳之例，户部奏覆邀准，岁贡之途始清。

学校四

前朝惟京师有武学，郡邑无之。凡应武科乡试者，虽谓之武生，要皆学业粗疏，负材矜气之子弟；或原属军籍而学书不就者，则习武经，学弓马，中式则为武举，不中则依然齐民耳，无所谓武生员也。崇祯之季，始诏郡邑考取武生员，并入学宫，令督学考校。然而积习轻武，苟有志者，不屑应试，学臣亦视为具文，或有无多寡，不拘定额也。迨本朝顺治之初，犹未举行。九年、十年之间，始照旧例增设，而应试者尚无其人。十一年甲午，石仲生申以翰林侍读督学江南，檄行郡邑，考送儒童，犹未及武童也。时惟欲假衣冠以便衙门出入者，或浼缙绅向学臣批案行学而已。故虽有武生员之名，而人不知之。丙申以后，始命文武生童一体考校，而应试者稍稍间出。迨十四年丁酉以后，裁定入泮大县不过十五名，武亦如之。于是不得于文者，翕然应武，有司亦明知其故，假以礼貌，殆与文生等，而从事者益众。至康熙十五年丙辰，又裁入泮四名之额，而应文试者愈难，武则仍旧，岁入泮而科则否，十五名之原额，犹未减也，宜乎求进取者尽入武科矣。而丁巳之岁，求得武学者反缓，直使二十名之额，过半出于单寒，是亦人情之所不可解。越二年己未，应试者复多，几至额不能容，岂尽由司衡之故哉！

十九年庚申，令学臣暂停武生入泮考试。武童有志进取者，每名纳银五十两，准为武生员，惟纳一次即行停止，以后仍旧考取。

学校五

考规之严久矣。闻之前辈，悉如《会典》所载，即如县试童生则有蓬厂、有供给，彬彬乎甚可观也。等而上之，府则视县三倍矣。再等而上之，学院则又视府十倍矣。府、县试之宽简，自禹修方公守郡始。方公守松十四年，予初应试，犹及见之。其年蓬帐虽上不加幔，下无板铺，而高犹数丈，明窗轩豁，也不搜检、不瞭望、不编坐号，然而覆试最严，弊窦肃清也。而且简竿牍，绝苞苴，每一案出，前列数十名，皆真才也。若学院则供帐之盛，拟于王侯，为诸上台冠，而规矩严肃，视场屋有加焉。诸生府、县季试，则有供给、有激赏，而规矩全宽，录科则严肃矣。学院赏银：一等每名一两二钱，首名倍之；二等八钱；三等三十名内则备纸笔。花红俱在外也。供给每人饼饵八，时果数枚，摆列无虚席也。他如各上台之观风最多，自抚院代巡而外，巡差、巡屯、巡江、巡漕，下逮监司，莫不各有供给。汤饭茶点，一如郡县。季试赏银，一如学宪，而惟盐台为更丰。即不当堂给发，吏胥罔敢乾没也。本朝定鼎，因之者十余年。后以军兴，节省钱粮递减，应试者日少而规矩亦日宽。赏银供给之薄，府、县蓬厂之卑陋，自学臣改道始。赏银供给之尽裁，府、县试之不盖厂，自奏销以后入泮减额始。是时，各县院停差，观风赏银俱废矣。至康熙十三年，户部酌议损省，而后修厂、协济，派及诸生。诸生试卷以及学臣供应，并发价自备矣。犹忆昔年，每遇岁、科两试，水次停泊，舳舻数里，高艑画舫，多如栉比。今皆小艇，数亦寥寥。稍可容膝者，每逢上台征舡令下，县邑得而封解之。亦可见物力之日艰，人心士气之不振，而时势之多故也。并记于此。

小试之提调，向以府、县印官为之，犹乡试都下用京兆尹，各省用方伯，重其事也。昔年外省学臣，俱属监司，守令犹必亲提调之任，南北两畿学院更无论矣。自顺治十一年甲午，总制马公国柱建议，以时方多故，正印官不应轻离地方，每逢学臣考校，始以府佐提调，以后遂为定制。然而试毕考察，犹亲到焉。后改学道，无考察之体，府、县印官罕至，惟有事相干者，间一到耳。

县试之整肃，惟崇祯七年甲戌，刘念先先生潜来宰吾邑，最为有法。是时，应试童生不下二三千人，先期盖厂北察院中，借取总甲棹机，编号排列，用竹木绑定，不得动移，将儒童姓名，编定次序，如院试挨牌之法。各路巷栅，先遣官役把守，朝不得早开，独留学前一路。诸童俱集广场听点，自拥高座，以次唱名给卷。领卷毕，即向东转北，由东栅入试院，卷上编定坐号，入场对号而坐。又分号出题，题即密藏卷后。既封门，方示以题之所在。外无拥挤之扰，内无传递之弊，亦吾生所仅见者。其后娄县初分，真定李雪生老师浣首来为宰，以三月二十五日县试，二十八日覆案，全案并出，覆试二十七名，正取二百五十名。初一日内衙覆试，弊窦肃清，试卷随交随阅，面定甲乙，缙绅荐剡不及进，胥役上下无所施，故余列覆案二十五名，拔置第二名，由此入学，亦县试之良法也。

府试之严肃，惟顺治四年丁亥，卢公士俊守松时，搜检瞭望，坐号点名，一如学宪之制。是时，法令森严，人畏卢之严，罔敢紊越。后康熙六年丁未，张公升衢守松亦然。要皆官备棹机，故可使之恪遵规矩，其他令童生自备棹机而欲其守法者，断未有能从者也。

新生之拨入府学，发案时不之知，迨红案转，方行分拨耳。自顺治戊子，苏次公铨科试入泮，始于发卷拆号时，即拨明府学，另列一案，在各学之前。其后或先拨，或后分，各随学使者之意，不得以旧例拘矣。

旧例：诸生入泮必取府、县考试原卷与入学试卷一并连钉，覆试之日，给发新生，令覆试所作文即誊于入泮试卷之后，以对笔迹异同，防顶代也。顺治丁酉，予初入泮犹然。至康熙初，始废连三试卷之例，令新生另备试卷覆试，然而入泮原卷犹于试朝发新生阅视，府县

试原卷,提调官犹带至公寓以备吊取也。自援纳之例兴、并入泮原卷亦不发出,遑问连三试卷者。犹忆明季,予初应试时,入学案发后,凡府取童生院试落卷并发出,令人自阅,以示至公。诸童生不入泮者,并驰驱而往,觅视落卷以验己之得失,国初犹然。顺治五六年后,此典遂废。嗟乎!所取非所好,所好非所取,卷之上下,主司已不堪自问,焉堪问世耶?是亦考试之变局也。

号房自乡会场以及学使者考试,俱列东西,两文场南面而坐。至康熙十八年己未,刘文宗木斋果,岁试于昆山,吊考苏、松二府生童,忽改面北而坐,亦一变局。坐号旧例,于唱名给卷时,当堂印浮票上,出场交卷时揭去,故必俟拆开折角弥封,方知编号姓名。今坐号先印卷面,给卷随即印点名册上,一望瞭然,不必拆号而先知姓名矣。旧例发案时,上书所编坐号,下填姓名,其后径填姓名,不著字号,已觉太简略矣。自康熙十七年,捐纳生员始不榜明姓名,案上止列所坐字号,自各记认。至十八年己未,刘文宗岁试,发案陆续悬挂,前后名次,俱不可辨,又一变也。

童生府取,在吾生之初,已无公道。凡欲府取者,必求缙绅荐引。闻之前辈,每名价值百金,应试童生,文义虽通,苟非荐剡,府必不录。当时入泮,每县六七十名,府取不过百余名,文理稍顺者,竭力营谋,府取入泮,直如拾芥。故当日童试不难于入泮,而独难于府取,谓之府关。自方禹修先生来守松郡,始拔真才而取额亦渐广,然每县所拔孤寒无过二三十名,而取额直多至三四百人,故府取之价,缙绅家亦自贬。方在任十四年间,自五十递减至一二十两。

本朝顺治之初,郡守考校,大概如方。惟李茂先先生守郡,力破情面,概绝竿牍,独府取略事通融。时两旁势要缙绅,每荐不过二三名,以故价亦复昂,每名增至三四十金,后此递减至二十金,以至数金。至康熙之初,入泮额减,府取照旧,故每名所值不过三四金。及捐纳例开,入泮减至大县四名,府取价值愈贱。驯至十八年己未,刘木斋宗师无不收之,府取价值每名不过一两,甚至有五六钱者,府取之滥,至此极矣。十九年庚申,户部等衙门会议科臣余□疏内一款,凡应试童生,每名纳银四两,该州县给与本生印票,赴道投卷应考,不必更由府、州、县录送,省其资斧,以济军需,是或一道,特真正孤寒,四金亦不易办耳!

赶积者,赍货随学宪所在开市。惟崇祯十三年庚辰,陕西张公凤翮督学南畿,岁试临松时最盛,古玩珍异,比户而列。是年,因试院东西房租过昂,乃约会俱开市于对河庄老桥南北街上。一家陈列,至值几千百金者。鼎革而后,兵燹之余,日渐递衰。年来积市上,惟书铺尚多,然亦无甚价重之书。其余不过略陈寻常应用之物,古玩绝响,亦世风之一变也,因附于此。

旧例:童生入泮,于覆试后一日,即着公服,各学师率领向文宗谒谢,行师生礼。文宗躬率新生先于试所文庙内参拜,然后各回本籍。俟发红案,发各府、州、县,择吉迎送入学,国初犹然。自顺治七八年后,新生进谒文宗毕,始令各学师率领谒庙,而文宗躬送之礼遂废。康熙而后,并学师亦不率领,诸生各从师友,或三或五,先后到庙而已。

旧例:上海县试童生附南汇所,如金山卫附于华亭之例。纳卷、命题、出榜,俱别于本县,府取入泮,总归于金山卫学。极盛时,南汇县取二三百名。崇祯八年乙亥,予姊夫罗尚暗,名士杰,南汇首名,犹仍旧也。本朝顺治二年,科试时,人惊风鹤,应县试者总计不及一、二百人,无愿属南汇者,以后仍之,此案遂废。今惟华亭仍带试金山卫学如故耳。

礼乐

传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礼乐者,驭世之大防,而致治之原本也。三代以降,礼乐不可问矣!孔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周季且然,况今日耶?以予所见,玉帛钟鼓之文,三四十年间,又不无变迁之异,故略举数端,以概其余。若夫制作之大,中和之微,更非草茅管见,所敢议尔。

冠礼,古人最重。予幼闻父执行冠时,尚邀冠宾,三加元服,一如古礼。及予所见,初冠者出见亲长必拜揖,亲友见之亦必揖而称喜。余冠于顺治之初,犹习旧文也。近来三岁童子即加元服,与成人无异,不择吉日,不谒家祠,其设香案,参天地,拜父母,盛服筵宾诸礼俱废,古制荡然矣。

婚礼隆杀,以予所见,大概如常。独迎新彩轿日异。当崇祯之初,舆服止用蓝色绸,四角悬桃红彩球而已。其后用刺绣。未几而纯用红绸刺绣。又未几而用大红织绵或大红纱绸满绣。舆上装缀用大镜一面当后,或左右各一,后用数小镜缀于顶上,更觉轻便饰观。今俱用西洋圆镜,大如橘柚,杂于五彩球中,如明星煌煌,缀彩云间,华丽极矣!舆上左右,向各悬染红彩筛,不知何所取义。顺治以来,踵营中之俗,筛上各加箭三枝。今则不悬轿上,而以两人执之,夹舆而行,尤为驯雅。

丧礼不古久矣!然余幼所见,犹不尽废。凡守制而稍加礼者,三年之内,衣冠必麻,间用白布,不缉不缝,不与吉典。缙绅舆服,必以白布或麻,居家器用不用彤□。治丧之后,凡祭奠者必致胙,出谢亲友必徒步,不乘轿也。今则衰麻几废,间用白布为袍,出见宾客必加黑色外套。白舆之上,盖以雨衣。帽上惟去红缨,或用白布为顶,亦惟初丧则然。若期功之服,几置不问矣。缙绅之家,治丧不致胙。非缙绅之流,谢孝或乘肩舆,嫌其丧服,反以徒行为不雅,相习成风,恬不之怪,是风俗之变也

祭先大典,所以致其诚也。以予所见,吾邑缙绅之家,如潘、如陆、如乔,家必立庙,设祭品,四时致祭,主人必公服,备牲牢,奏乐,子孙内外皆谒庙,自岁时以迄朔望皆然。乔氏家祠内,椅桌亦按昭穆不移易,如夫妇

二人者一桌二椅相连，三人者一桌三椅相连，左右各分屏障，代不相见，虽非古礼，亦见专诚之意。其余祭器之不他用，更可知已。诸士林之力薄者，或不能备物，要之稍知礼法者，必尽其诚。今则缙绅家不立庙，亦不备物，而寒士无论庶民，亦益无论矣。

古乐不可见，其来更久。予幼时尚闻郡庠、学宫乐器犹备。每逢春、秋丁祭，钟鼓、管籥、笙簧、琴瑟、鞉磬、柷敔之类，悉出陈列。舞则朱干、玉戚、鹭羽、鹭翱，俱令黄冠羽士服皮弁黄衣，按歌出舞，画地为佾，庶几古风。自鼎革之际，乐器失亡殆尽。顺治中，予尝入庙观祭，惟编鼓、钟磬、箫管、琴瑟之属，仅存什一。至于巨业、崇牙，无从复问，黄冠画地而舞，徒存其意，鹭羽、鹭翱，不可得见矣。庙祭如此，家乐可知。他若尊彝之属，亦俱散尽，反不如吾邑学宫尚完。然而乐器、乐舞，邑庠更不可见也。其在民间之乐，向来如常。近有西洋琴瑟之类，俱用铜丝为弦，弹之声甚淫丽。昔于江上闻边关之调，悉用胡琴朔管杂弦索而奏之，颇异时音，军中往往以此为乐，民间尚未习见也。最可异者，邑城近习，苟非缙绅官长在座，则歌儿奏技皆列坐弹唱，是虽无关于乐要，亦乐工之变局，惜未有起而正之者。

初丧殡殓，昔年虽缙绅之家，概不举乐，惟服孝日，用鼓乐耳。今则中人之产，殓时必鼓乐发炮矣。报赴乡绅，惟以知事家人出名。具呈郡县，不刊讣单也。其后以白全帖印讣单报亲友，自缙绅之丧始。数年以来，始用全幅泾县连泗纸刊刻大字，不独缙绅家行之矣。其丧中孝帖，向用连泗纸。今苏俗改用奏本白全，而吾郡尚仍旧制。恐几年之后，好事者又将效其尤耳。

前朝缙绅大老之丧，但有行状。墓志、墓表及神道碑、家传皆藉手于名公钜衮，无孝子出名之行述也。行述行略之刻，自顺治中始。其初缙绅大老家间用之，其后凡属缙绅皆用。今则士流亦效之。恐日后滥觞，流及市井舆隶之温饱者，从风而靡耳。更有身后称待赠者，必其子孙列于士林，或已入仕籍而未蒙纶诰者，亲友从而颂祷之。后则概用，若为固然。今则子孙自称之矣，习焉不察，可发大笑。

婚姻六礼，贫家久不能备矣。至于纳采、问名，庶民寒陋者，亦所不免。以余所见，顺治戊子年，民间讹传朝廷将采女童入宫。城乡有女之家，婚配者纷纷，无论年齿，不择门第，朝传庚帖，晚即成婚，傧相乐工，奔趋不暇，自早至暮，数日之内，无非吉日良时，阴阳忌讳，略不讲择，然而是时婚家亦不见干犯不祥，始知选日合婚，徒多炫惑耳。至康熙壬申十一月，复然。然朝廷正选旗下女童，不及民间也。先是六月中，昌儿家信内云：晤礼部郎陆曾庵先生云：将有如汉制选侍之举。至八月而不闻，将谓中寝矣。不意十一月望后，举国若狂，然而婚嫁者因此尽削繁文，亦便民之事，故当事者不禁，亦圣人从俭之意也。

科举一

〔原阙〕

科举二

旧制：以辰戌丑未年二月八日设科会试。独崇祯十六年癸未，以流寇充斥河南，已停壬午乡试。各省计偕举子道阻难集，改至八月会试。故事：会元大概非鼎甲即馆选。惟崇祯庚辰会元杨琼芳年迈中式，不得入词林，皆会试之变局也。逮乎本朝顺治丙戌会试，一仍旧典。寻以开创之始，加恩士子。是秋，再举乡试。次年丁亥春，再举会试，又出常格之外。至九年壬辰，会元程周量可则以文体被论，不准殿试，至康熙中始复。十五年戊戌，以滇、黔新定，计偕士子，不能如期到京，诏缓一旬，于二月十八日始试初场。是时惩丁酉之役，礼闱严肃与棘闱等。四书三题，皆奉钦定，于试朝特命大臣赍至贡院，缮刻颁发，中式者四百人。次年己亥，又以海宇悉平，需材正急，秋八月，再行会试。吾里朱岵思锦，由此抡元入馆职。自十八年辛丑，会元陈铁山常夏始补外缺。其后，康熙甲辰会元沈昭子珩，丁巳会元黄礽绪俱不得登翰苑。庚戌会元宫宗衮梦仁，以冒籍被论，虽旋即辨明，而不及与殿试。及至癸丑会元韩元少菼，丙辰会元彭凝祉定求，相继取大魁而宫亦与登馆选，是亦本朝前此所未有也。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会元陆肯堂亦状元及第。钦定会场四书题目，始于顺治十五年二月，御史赵祥星题请。至康熙二十四年乙丑，礼部请仍照戊戌科例，钦定第一场题目，于试期前一日午时密封付试院，其余考官拟出。以后顺天乡试亦然。至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八月初一日上谕：顺天题目，竟自主考出，不必请旨，试卷竟取，亦不必进呈。

从来会试分南、北、中卷。顺天府、延、保二州，盛京之奉、锦二府，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为北卷；江西、浙江、福建、广东、湖广五省，江南之江甯、苏、松、常、镇、徽、甯、池、太、淮、扬十一府，广德一州为南卷；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四省，江南之庐、凤、安三府，徐、滁、和三州为中卷。后因滇、黔、川、粤道梗，会试至者甚少，自康熙丙辰去中卷，止分南北。二十四年乙丑，台臣刘□题请复中卷，奉旨该部议奏。

二十七年戊辰，礼部以皇祖母太皇太后丧，请展会试期于三月初九。上念举子贫者资斧难继，命缓十日，于二月十九日初场。又从台臣陆祖修议，考试官阅卷，旧例乡场无过九月朔日，会场无过三月朔揭榜，恐内帘官草草塞责，致有遗珠之叹，特并宽期十日，务俾细心校阅，以拔真才。至于誊录所苛求细故，贴出不誊之弊，亦行禁止。除真草不完篇及题目差落以至七夫七盖七结字相同等，照旧贴出，其余小过及犯试官名字，俱不准贴。若墨涂油污卷面甚者，禀明监临给换。

康熙庚午，顺天同考试官俱聘知县，不点中、行、评、博，从上年左都御史董纳议也。向例十五房，是科因任县知县贺勋聘而不到，内监临纠参，并春秋为一房，止十四房，从正主考王掞请也。

科举三

临轩策士，鼎甲最贵，鼎元尤贵焉。然其间遭际亦

有不同。崇祯庚辰，魏公藻德，鼎元不二年而大拜，何骤贵至是也。追甲申都城陷，而卒为闯贼所害。是科下第举人及岁贡生俱蒙召对，称旨者数十人，并赐进士。进士亦召对，称旨者即授科道，亦变局也。癸未鼎元杨冰如廷鉴，不半载而遭国难，且罹清议，终身废弃。是科榜眼为溧阳陈百史名夏，归附本朝，不三、四戴(载)由少宰而大拜，究不克终。探花宋其武之绳，亦附本朝，官不过编翰耳。即以本朝之鼎甲论，惟顺治丁亥之吕公宫由状元未几而大拜。其余即有位列大僚者，皆未登揆席也。他若鼎元戊戌科孙扶桑承恩，辛丑鼎元马章民世俊，俱屈于短驭，不克大展，尤可惜焉。惟韩、彭二元之会状联缀，玉峰徐氏立斋元文，首中顺治己亥鼎元，伯兄健庵乾学，继中康熙庚戌探花，仲兄果亭秉义，又中康熙癸丑探花。同胞兄弟，三登鼎甲，亦间世一见者耳。

康熙二十八年春，徐元文以户部尚书拜相。

殿试向于会试后三月十五日，至康熙壬戌，因驾幸奉天，五月銮回，部议九月初七日殿试，特旨改九月初一日。至初四日，传胪赐蔡升元、吴涵、彭甯求等及第，出身有差。

康熙乙丑科，三月二十日殿试，赐会元陆肯堂状元、第二名陈元龙榜眼，黄梦麟探花及第。因是科会榜前十名，皆主考官阅拟，将朱卷重誊进呈，请上亲定名次，于揭晓前一日封付贡院，同诸中式试卷，公同拆号填榜故也。上定陆肯堂为会元，御批示主考诸臣曰：朕未习时文，览其大概，此卷时文格局醇正，二场工稳，三场议论好，犹恐未妥，卿等细加斟酌。皇上之虚怀延纳盖如此。

科举四

进士一科，鼎甲而外，最重馆选。由庶常教习，养成宰辅之器，非泛然进士之比。前朝不由庶常，不入词林，惟崇祯末间有之，推知行取入词林者。不由词林，不入内阁，自嘉靖后间有以外官而入阁者，要知皆非常格也。是以旧制殿试后，于新进士中，妙选少年美质，学富才优者，命学士为馆师，俾教习之，课满之日，以留馆为贵，外补科道犹怏怏焉。本朝因之，始用点选。然每科得人，亦惟此为盛。第年来留馆者少，外补者多，外补科道者少，补部曹者多。康熙之初，会元如陈、如沈、如黄，俱不得馆选，惟官以下科殿试，反始得之。庚戌而后，天子右文崇道，每选庶常，必采一时文望，故凡解元之登会榜者，必获馆选焉。然而求贤若渴之心，惟日不足，故于康熙十七年戊午，特开博学鸿儒之选，命中外大僚各举所知，无分山林朝野，在任在籍，并得应举。诏以八月会集京师，上将亲试之，后以道里辽远，事故不一，不能遽集，直至次年己未三月朔御试，取己亥进士彭孙遹等五十人，分为二等，充纂修明史官，有职者照原官补翰林院侍读，无官者悉除授编修、检讨，是又扩馆选而大之矣。

康熙壬戌，以殿试改期，馆选至十月初八日始点。

从来翰林官无每年外转之例。康熙二十五年丙寅，上从部臣言，仿吏部属官及科道每年外转之例，每年掌院学士指摘四百员，会同吏部列名上请，候旨降外。自修撰而下对品外调，修撰调府同知，编修调知县及三司首领，甚而有革职者。是年，侍读高莱以不谨革职。编修冯勖等二人补布政、盐运司首领，亦翰林之变局也。至二十七年戊辰秋，奉旨停止。

科举五

乡会试中式者，各刻朱卷，分送亲友。旧例：本房座师在第一页上总装批语于中式名次籍贯之后，四六骈俪，连篇累牍，以后则同考官依次小批，末后两大座师批取及中字。自顺治己亥后，始革去分房名色，同考试官公阅公荐，遂无四六总评。是时，除受业师及教官而外，凡房师、座师、荐主及拜认等师，一概奉禁。会试中后，刻有大小题房稿，改称京稿，向有同门稿，汇集一房，所中窗稿选刻，至是亦禁。向有《序齿录》，汇刻同年中式姓名、字、号，并所生年、月、日、时及曾高祖考、妣、伯、叔、兄、弟、子、侄，婚娶履历，每人一页，各依年齿，编列前后，装订书本分送，时已先行禁止。于是乡会中式者，将前项履历另刊一页，装于所刻朱卷之前，别有履历一本，每人止刻字号、籍贯为一行，次列三代脚色为一行，人共二行，亦变局也。刻朱卷者，仿朱卷体，既列姓名于前，题下例无姓名，今题下复刻矣。由廪生中式者称某府、州、县学生，增称增广生，附称附学生。今廪生中者称廪膳生，非体也。

康熙己未，御史大夫魏公象枢建议，以公阅反有推委之弊，不若仍旧分房，倘有情弊，可以专责，谕旨遵行，始复旧制。乡会大主考，旧例一正一副，今会场添至四员，或更用总宪掌科参列，防范愈严矣。江南主考，向用词林，后亦间用科臣部属。至康熙戊午，用太仆少卿熊君一潇，亦是特简，而是科拔取最公，凡大有力者俱不获售，可谓不负君恩矣。副主考李公迥，刑科给事中，亦清介著望，宜放榜后，翕然服众也。是科监临属慕公天颜，乃江甯巡抚也。科条宽简，亦从来未有。凡试卷除不完及污坏最甚而外，一概差失，并不许粘贴。宿场至次日午后，犹未誊完者，亦不许抢卷，直待誊完后类收，多士德之。康熙二十一年壬戌正月，恭上太皇太后徽号，覃恩中外，凡牌坊、旗匾以及举、贡、监费，花红银两，前因兵兴裁减者，准照旧全给。

向来乡会朱卷，惟中式者解部，余皆弃去，好事者各就本府、县收归，俟诸生之有志者，每卷出银二三钱购阅，其间点窜，往往有未竟，甚或不染一笔者，亦付之无可如何也。顺治辛丑，始令会试朱卷，无论中式与否，必须细阅加评。至康熙二十年辛酉乡试，以科臣建议，凡朱卷，同考官务须细加评阅，中式呈堂者明注加褒，不中者亦必分别详评，以示勉励。揭榜后除中式朱卷解部外，其落卷即令本生各自领归，倘有故误，许本生据实告部。吾友周子鹰垂卷，因同考官点窜破句，三场误誊他人作，具呈礼部题参，将同考官及收卷誊录各

官降革有差，士论称快。

乡会试录，旧例放榜后，将中式姓名依次开列，下注某府州县学生，或增广，或学生，或贡监生及习某经。前开监临、提调等各职衔；次列主考及同考、弥封、对读以至巡绰、供给等职衔；次列三场四书、五经、诏诰、论表、策问题目；次列前五名一、二、三场文字。汇刻印订成本，两主考为前序，监临为后序，进呈后分给中式之家，甚盛典也。自顺治十八年辛丑停刻，至康熙八年己酉复刊。十四年乙卯，因浙抚陈东直疏请停止，节省费也。二十三年甲子，因俞科臣请，仍刊刻。及京师放榜后，物议沸腾。九月初三日，上谕九卿、詹事、科道、进士出身者，即刻赴午门外，公同磨勘顺天乡试朱卷，将不合式原中举人汪起蛟等十二名，交礼部看守。主考秦松龄、王沛思，同考官王谆等七员，着吏、礼、刑三部会讯口供。十一日启奏：徐树屏、徐树声、史麒生、汪起蛟、朱廷迪五名，革去举人。其余七名，俱罚停科。主考二员、同考二员俱革职。其余同考，降罚有差。奉旨：这次顺天乡试，情弊显然，严审立见。朕从宽免其严审。其文体不正、文理悖谬举人徐元文之子等，革去举人。其余照例议处。顺天府进呈题名录。奉旨：录内第二名高曜，是何项监生。八十七名陈于荆，江南人，乃注廪膳生，明系讹误，着明白具奏。原录并发。

从来京兆乡试，同考试官，例用中、行、评、博六部主事及科甲出身知县。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左都御史董纳建议，以为中、行、评、博、主事，官阶闲散，与在京监生，平日往还交好，入闱恐有情弊，主考监临，向无统属，一时难以稽察，请停其分房，专用科甲出身知县，直隶不足，转聘邻省科甲出身教官，至期督抚遴选二十员，酌量道里，俱于八月初一日至顺天，初五日同主考官同入贡院，庶无前弊，奉有谕旨遵行。至八月初一日，直抚咨取帘官齐集京师。初二日，京兆尹奏闻，皇上传九卿谕曰：往年开列京官人数较多，尚防嘱托，今外县起送二十余人，内进士不过十余人，而所用者十六房，外人何难揣测，逐处钻营，合照旧例，速开京官进来，朕行亲点。随于本日开进，二鼓时屏去左右，上亲自批写封固，发内阁，于初六日，中堂开拆，依单点进贡院。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江南乡试，例值上江安徽抚臣监临，安徽藩司提调，以抚臣薛斗柱内升，敕印在两江总督董公纳所，而新抚杨素蕴被命未几，场期将届，应聘内外帘官，安藩柯永升遂请总督监临，处分已定。至八月初□日，杨抚兼程而至，未往安庆抵任，先来省城。董公遂以监临事权还之，通省士子已窃议其躁而非体矣。至二十八日放榜，省城生监见中式者半属膏粱子弟，同声不平，遂于省城遍贴主考徇情受贿，相率于九月初三日先往文庙鸣钟伐鼓，跪哭棂星门外。常熟知县杨震藻，房官也，道经庙门下轿，诸生监群共殴之，碎其轿。又遇监试凤庐道杨嘉，众拥而前。杨云：吾乃外帘，不司去取，众舍之。而往正主考米汉雯署所，鼓噪肆骂。米令家丁三十余人执械驰逐，众并惊散。米丁执十三人，缚送臬司李国亮，转发江宁府署府粮厅赵显，又发上元县收审。米复报闻监临，请具疏上闻。初四日，上元令于述统审十三人中，惟一生、一监、一武生，余皆经过平民，详覆臬司，臬司会议欲将平民释放，安藩不可。杨抚即于初五日具疏入告，时总督董公奉命往淮上会勘河工，省中司道具文详报。董公于初六日在高家堰亦具疏题明。二十六日，督府回署，生监百余人具呈控告，董公召入，当堂细讯颠末，云已拜疏，诸生各回候旨。次日，即传臬司，将十三人暂释，候命下定夺。督抚章下礼部，部议请敕督臣查审具题，后遇恩赦俱免。及礼部磨勘江南朱卷，不合式者十人，各罚停会试有差。米汉雯及副主考龚章俱照不谨例革职。

江南诸生监具控督院呈词 *据省报抄录*

为虐士虐民奇惨异变事。切以乡试大典，不第朝廷名器攸关，士风视为隆替，是以圣谕谆谆，务必矢公甄别。岂意江南典试之米汉雯，垄断操觚，公行贿赂，一榜之内，富贵者十居八九，而通省孤寒，未收一二。虽蹁跹王谢，不乏奇英，而落寞穷儒，岂无特出。致十四府之生、监，激为不平之鸣，拜诉先师后，相与指摘。榜下千人拥挤，兼之风日摧残，故守吏有毁榜之报。然生未经身列，亦不敢擅置一词。至捏称打毁公署，皆因通省士子，遵奉部文，求发败卷，而米汉雯内愧于心，差对多士，叱逐门外，士子遂而星散。岂汉雯虑物议汹汹，欲借端搪塞，陡遣虎仆数十余人，各执铁尺短棍，邀截通衢，凡遇往来士民，即行捆绑，思以恶党冤害无辜。生尚受毒刑，靴伤耳门，棍被太阳，虽一息仅存，而遍体鳞伤，复送上元县监禁。堪怜守法士民，或垂白双亲，望禁门而惨吁；或髫年稚子，被毒刑而哀啼。始以苞苴公行而激变通省士子，继以党棍冤民而惊骇各行罢市，诚近来未有之奇变也。伏乞太宗师大老爷亲提严究，并赐拘米汉雯质审情形，按律参处。士子幸甚！百姓幸甚！

江南檄文

窃以唐尧御宇，尚有放殛元凶；司马文章，不乏同升僻士。但豺声未振，先见为难，岂鸱性横张，斯心不昧。如今之贪贼米汉雯者，托足权门，献松寿而谬称阿舅；乞怜昏夜，拜菊丛而挤杀渊明。曩已布秽滇中，今复尘污南国。操觚颠倒，只凭此日冬烘；锁院深沉，不记当年辛苦。暗通乡故，巧为杨亿之拂衣；招揽亲知，肯学夏卿之摆袖。违煌煌之天语，藐亹亹之圣言。"阿房宫"，赋就不传；"郁轮袍"，曲中谁赏？南金已尽，确是车载斗量；隋珠靡遗，尽入奚囊木囊。赵公子海税漏缁铢，伟矣名登二十；骆员外典库渗些微，荣哉姓标六十。祖总宪、父督关，何须金雀生辉；内大成、外三寿，何必萤窗五夜。凡吾同辈，改图短担长锄，自今以始，勿复悬梁刺股。太史公之货殖，宜各究心；王安丰之持筹，仍须熟讲。若泣无媒于学径，谁怜白发盈头；空愁不寐于松窗，莫问青阳逼岁。岂是欧阳之鼓噪，当为刘

莽以讼冤。请看今日之簪花耀彩，毕是若辈之鼠目獐头。

礼部为题明事。议得总督董等疏称，江南放榜后，有生监百余人，将榜文打破，放声叫喊，拥入主考米署内，毁碎执事等项，现获不知姓名十三人等因具题前来。查得科场条例内，如场后有等生儒，不咎学业之不精，惟恨主司之不明，无端造谤，撰构歌谣，已经严禁。今该督既称其中有无党援怀挟情弊，取具各犯确供姓名，另行具题等语，相应请敕下该督，现获十三人，并有百余人姓名，查明严审确实，具题到日，再议可也。

礼部磨勘顺天乡试朱卷不合式者九人：屈如辰、穆宗道、王家桢、谢宗玉、路得、李安迁（以上六名罚停会试一科）。沈博、乔崇烈、何瑞明（以上三名罚停会试二科）。正主考杨大鹤、副主考王思轼及同考官兵部督捕主事赵增等，俱交吏部议处。

礼部磨勘江南乡试朱卷、墨卷，不合式者十人。四人罚停会试一科，六人罚停会试二科。正主考米汉雯、副主考龚章，俱照不谨例革职。

解元张兆鹏，系松江人，即总督仓场户部侍郎张□之子。王桢，系浙江学院王□之子。徐树本、徐树敏，俱得高中，是以不服。上元学生员赵建中，乃系辽东人，原任总督赵廷臣之孙，江南海关道赵□之子。骆鸣驺，系句容人，乃大富之子，拨入江宁府学。

科举六　录止松郡，自甲子始，就所见闻也。前此载在郡邑志可考耳

前朝天启甲子科周镳榜：

黄德麟（青）、袁熿（华）、杨汝翼（华）、吴天胤（金）、陆鏊（华）、郭继周（华）、唐允谐（华）、张肯堂（华）、蔡文陛（上）、张元始（上）、章简（华）、乔之文（上）、潘衷昉（青）、徐天麟（上）、朱永佑（上）、俞廷谔（华）、吴佳胤（北）、计安邦（北）。

天启乙丑科华琪芳榜：

一甲：余煌、华琪芳、吴孔嘉（三名俱外郡）、唐昌世、袁熿、张肯堂、单国祚、杨汝城（五名俱松郡）。

天启丁卯科沈几榜：

主考：陈具庆。

中式：张士范、唐昌龄（青）、陈于明（华）、张元珑（上）、张安磐（府）、张玄之、王钟彦、金于山（青）、王廷贞（上）、潘垣（上北）、李淑（青北）、施沾（青北）、陶良楫（北）、宋征璧（北）。

崇祯戊辰科曹勋榜：

一甲：刘若宰、何瑞征、管绍甯。

中式：陈正中、施沾（姓李）、庄元祯、张元始、曹勋（本浙界而兼松籍）。

崇祯庚午科杨廷枢榜：

主考：姜曰广、陈演。

中式：夏廷球（府）、张世基（青）、黄征兰（上）、朱积（府）、陈子龙（青）、彭宾（华）、杨枝起（金）、张眉锡、何厚（名刚）、乔履将（上）、李待问（北）、徐期生（北）。

崇祯辛未科吴伟业榜：

一甲：陈于泰、夏曰瑚、吴伟业。

中式：吴祯（天胤）、张世基、徐天麟、杜麟征。

崇祯癸酉科桂伸榜：

主考：丁进、蒋德璟。

中式：周汝谊（上）、薛靖（华）、杨懋官（青）、单恂（华）、叶兆龙（华，本姓平）。张安恭（华）、郁汝持（华）、郑雅孙（府）、朱绍凤（上）、李愫（华）、沈泓（北）、徐行（青）、徐铭常（府）、张寿孙（华）、朱在廷（北）、王陛彦（北）、吴文胤（华，后改名培昌）。

崇祯甲戌科李青榜：

一甲：刘理顺、杨昌祚、吴国华。

中式：杨枝起、翁元益、吴文瀛、朱永佑。

崇祯丙子科章旷榜：

中式：章旷（华）、包尔庚（上）、陈于王（上）、韩文昭（上）、郑重光、钱绮（府，本姓李）、包垲（府）、袁国休（名定）、严在明（本姓徐，上海人，嘉定学）、徐缵高、朱襄孙（上）、陈玄焘、王宗熙（北）、徐世祯、奚士龙（府）、郁继垣、吴永孚（北）、叶日华（金）、莫日严（华）、徐铭敬（府）、李长苞（浙籍）、高汝量。

崇祯丁丑科吴贞启榜：

一甲：刘同升、赵士春、陈之遴。

中式：唐昌龄、陈子龙、章旷、夏允彝、袁定（原名国休）、包尔庚、奚士龙、吴培昌。

崇祯己卯科汤斯祜榜：

中式：张若羲（青）、诸舜发（府）、沈龙（华）、陈正容、徐丙晋（华）、吴钦章（府）、唐汝玫（上）、张所珍（北）、顾其言（金）、徐溶承（华）、沈士英（府）、钱世贵（青）、钱嘉泰（青）、秦宜弘（青）。

崇祯庚辰科杨琼芳榜：

一甲：魏藻德、葛世振、高尔俨。

中式：单恂、钱绮、吴永孚、钱世贵、顾其言。

崇祯壬午科卢象观榜：

中式：陆庆衍、陆亮辅、张驸之、陆庆臻、陆庆绍、许启源、袁国梓、宋之兰、张鼐、朱在镐（北）、徐孚远（北）。

崇祯癸未科陈名夏榜：

一甲：杨廷鉴、陈名夏、宋之绳。

中式：张若羲、沈士英、李待问、徐丙晋、陆亮辅、郁汝持、陆庆衍、王宗熙、宋征璧、张驸之、朱积、沈泓、沈龙。

本朝顺治乙酉科张九征榜：

主考：成克巩。

中式：李延棨、张安茂、宋征舆、徐鼎、曹垂灿、周茂源。

顺治丙戌科李奭棠榜：

主考：冯铨。

一甲：傅以渐、吕缵祖、李奭棠。
中式：阙。
顺治丙戌秋复行乡试范龙榜：
中式：何铿、姚腾芳、顾镛（后改名大申）、曹尔堪（浙籍）。
顺治丁亥复行会试李人龙榜：
正主考：冯铨。副主考：宋维（名权）。
一甲：吕宫、程芳朝、蒋超。
中式：张安茂、诸舜发、徐鼎、宋征舆、曹垂灿。
顺治戊子科袁大文榜：
主考：梁清宽。
中式：王广心、姚世曙、许缵曾、陆振芳、施维翰、王日藻、田茂遇、郭藩（本姓袁，后改名袁璇）、胡复诚。
顺治己丑科左敬祖榜：
主考：范文程、洪承畴、王文烇、宋权。
一甲：刘子壮、熊伯龙、张天植。
中式：许缵曾、何铿、王广心、周茂源、陆振芳、朱绍凤、袁国梓。
顺治辛卯科袁孟义榜：
大主考：黄机。副主考：高珩。
中式：沈荃、张有光、陆梦蛟（姓高）、王之明（姓程）、章本练（后改名霖）、陆鸣珂、徐士吉、朱锦、张郴、方文席（北）、陶悖、陆广（俱浙籍）、沈珣、杨应标（浙籍）、张锡怿。
顺治壬辰科程可则榜：
大主考：胡统虞。副主考：成克巩。
一甲：邹忠漪、张永祺、沈荃。
中式：李愫、沈荃、许启源、徐士吉、李廷栗、顾大申（原名镛）、施维翰、曹尔堪。
顺治甲午科朱朝桂榜：
大主考：姜元衡。副主考：马烨曾。
中式：单颙、蔡文炳、张渊懿（北）、董含、潘尧彩、宋祖年、顾昌时、夏长泰、冯善世（上二名北）。
顺治乙未科秦钺榜：
大主考：金之俊。副主考：胡兆龙。
一甲：史大成、戴王纶、秦钺。
中式：陆鸣珂、王之明、王日藻、夏长泰、张有光、章霖、潘尧彩、张云孙、张锡怿。
顺治丁酉科蒋钦宸榜：
大主考：方犹。副主考：钱开宗。
中式：何炳、黄枢、周官、王又汧、莫春芳、叶映榴、唐子瞻（姓赵）、李枢、张士绅、张一鹄、陆篪（上三名俱北、）张陈鼎（浙籍）。
顺治戊戌科张贞生榜：
大主考：傅以渐。副主考：李霨。
一甲：孙承恩、孙一致、吴国对。
中式：陆梦蛟、张一鹄、沈珣。
顺治己亥科复行会试朱锦榜：
大主考：刘正中。副主考：卫周祚。
一甲：陆元文（姓徐）、华亦祥、叶芳霭。
中式：朱锦、陆篪。
顺治庚子科申䅄榜：
大主考：谭篆。副主考：谌名臣。
中式：董俞（金）、朱憺（姓王）、诸嗣郢（青）、朱廷献（上）、宋庆远（府）、朱玉（青，昆山人）。
顺治辛丑科陈常夏榜：
大主考：卫周祚。副主考：成克巩。
一甲：马世俊、李仙根、吴光。
中式：叶映榴、董含、王又汧、唐子瞻、诸嗣郢、宋庆远。
康熙癸卯科马晋锡榜：
大主考：王勖（编修）。副主考：王日高（工部给事）。
中式：王顼龄、张喆、吴元龙（北）、程文彝、张世绶（北）、朱衮（浙籍）。
康熙甲辰科沈珩榜：
一甲：严我斯、李元振、秦宏。
中式：吴元龙、程文彝。
康熙丙午科储方庆榜：
中式：金维甯、钱芳标（北）。
康熙丁未科黄礽绪榜：
一甲：缪彤、张玉裁、董讷。
中式：阙。
康熙己酉科牛奎渚榜：
中式：王元臣（青）、程化龙、黄云企、张集、顾昌祚、沈蕖（俱北）。
康熙庚戌科宫梦仁榜：
一甲：蔡启僔、孙在丰、徐乾学。
中式：黄云企、王元臣、程化龙。
康熙壬子科陆舆榜：
主考：沈允范。
中式：张守、张起胤（本姓顾，后改名启祚。）何绥来（姓焦）、范䌹、金然（本姓周，北）、龚尔美（姓周）、唐子锵（北）、钱芳模、王鸿绪（原名度心）。
康熙癸丑科韩菼榜：
一甲：韩菼、王鸿绪、徐秉义。
中式：王鸿绪。
康熙乙卯科施震铨榜：
中式：杨瑄、沈藻、张翼（北）、高层云（北）、闵玮（北）、彭开祐（北）、张士铉（浙）、沈业。
康熙丙辰科彭定求榜：
一甲：彭定求、胡会恩、翁叔元。
中式：杨瑄、张启祚（姓顾）、王顼龄、范䌹、张集、高层云、唐子锵、朱衮、彭开祐。
康熙丁巳科潘麒生榜：
主考：赵士麟。
中式：艾汝成、陈琰、沈宗叙、陆祖修、宋志梁、何康锡、胡昆、王九龄（是科特试，现年到监生员，不得与试）。

康熙戊午科宋衡榜：

大主考：熊一潇。副主考：李迥。

中式：陆燧、陈嘉璧、王师旦、曹泰曾、杨继祖、金甫(本姓钱,北)、沈宗敬、董德其。

康熙己未科马教思榜：

主考：冯溥、宋德宜、杨雍建、叶芳蔼。

一甲：归允肃、孙卓、茆荐馨。

中式：金甫、朱廷献、王师旦、陆祖修。

康熙辛酉科胡任舆榜：

主考：朱彝尊。

中式：冯瑞(府)、戚懿(金)、姚弘绪(娄)、路垓(北)、徐宾(北)、曹国维(北)、张映璧(浙籍)。

康熙壬戌科金德嘉榜：

大主考：黄机。副主考：张英。

一甲：蔡升元、吴涵、彭甯求。

中式：曹国维、金然、宋志梁、王九龄、王喆生。

康熙甲子科潘宗洛榜：

中式：张渊、戴有祺、李登瀛、高曜、施是培、姚钊(上三名北)。

康熙乙丑科陆肯堂榜：

主考：张士甄、王鸿绪、孙在丰、董讷。

一甲：陆肯堂、陈元龙、黄梦麟。

中式：冯瑞、沈藻、高曜、李登瀛。

康熙丁卯科张兆鹏榜：

大主考：米汉雯。副主考：龚章。

中式：张兆鹏(华)、张永申(上)、潘轶美、王桢、吴元诒、王原、张王奭(北,本姓王)。

康熙戊辰科范光阳榜：

主考：王熙、徐乾学、成其范、郑重。

一甲：沈廷文、查嗣韩、张豫章。

中式：沈宗敬、王原、王奭、张豫章(名翼)、徐宾。

康熙庚午科刘辉祖榜：

主考：王尹方。副主考：裴衮。

中式：王镐(上)、聂恒(府)、刘贞吉(上)、张德纯(青)、姜遴(北)。

康熙辛未科张瑗榜：

主考：张玉书、陈廷敬、李光地、王士祯。

一甲：戴有祺、吴昺、黄叔琳。

中式：姜遴、吴昺、陶尔穟、姚弘绪、王桢。

卷 三

建 设

从来制作，无一定之法。通变随乎时，废兴因乎势，虽圣人不能使千百年无更易之制矣。特善变者，转弊而为利；不善变者，无益而滋害。原其兴革之心，无非为国为民，及其变更之后，遂分世升世降，斯亦气数使然，若非人力所能为也。谨略举其概，笔而录之，大者可以觇世运，小者可以观士风，庶使后之览者，得以考也。

华亭水次仓在西郊跨塘桥之内，秀州塘之南，土旷水深，以便漕船停泊交运也。其初不过环以水垣，内列仓宇公廨，以便积贮官司暂憩而已。崇祯之初，谷城方禹修先生来守吾郡，虑其地近泖滨，盗贼出没不时，冬春贮米，防御难周，乃与缙绅士大夫谋筑城以卫之。爰即其地，浚濠启土，环筑甃砖，建四门以通出入，分街道以便往来，引水贯城，架梁度水，监临督护，廨宇森列，虽斗大一城，人烟辐辏，居然有金汤之势。本朝因之。后分娄县，以城中河为界，北属华而南属娄。每值贮米，提标娄员防汛，至今赖之。董其役者，为吾邑陈仲台于阶，时为凤司博士，相国徐文定公之甥也，才多知巧，与方守为忘形交，其委托专任，其册籍尚存。数年前，仲台嗣君子式、子正持来，予曾见之，今不复可考矣。

府、县城隍之神，向故各有庙貌，以司香火，然亦重门复道，殿宇轩举，备堂皇之制而已。自崇祯之初，府城隍前启台门，后营寝殿，壮丽特甚；而吾邑县城隍庙亦于仪门上建楼，以备演剧，中堂后扩地，以造寝宫，称并美焉。盖自殿以前，规模不逮府庙，而后寝之制较胜，亦地势使然耳。自是以后，村镇社庙，楼门寝殿，亦纷纷并建，总不若府、县城隍之规模弘远也。

阁老坊在县治之南，为相国徐文定公讳光启所建也，成于崇祯辛巳之秋，工费甚繁。予初见其立柱时，每柱基下先掘地方丈，布木桩数十，并于高木悬大石以下桩，桩与坎内土齐，铺以方石，而后立柱于上。柱之立也，先于架上横亘大木作盘车象，施大絙以垂，下缚于石柱，用数十人作气以盘之，絙渐短而柱渐升，俄而直立，复用二大石斗笋，合抱于柱底，用压石兽于其上，故顶盖纷叠而下不动摇，亦石工之巧也。以后吾郡名公钜卿不乏，旋逢鼎革，而建坊者罕见矣。

江南旧为陪京，原设五府、六部、大小九卿、科道，一如北京之制。以后官虽量裁佐贰，然衙门如故。惟都察院有操江都御史，则管上下两江地方民事，其余非奉钦差者，则与地方无与也。故明季好讼之民至操江而止，无总督及布、按两司也。顺治二年乙酉夏，大兵下金陵，改南京为江南行省，始设布、按二司。豫王凯还，命大学士洪公承畴总抚江南，驻扎江南省城，总理文武兵饷，总督之任，自此始矣。以后马公国柱继任，总督江南、江西、山东三省，既而河南、山东亦设总督，江督所辖惟二省而已。康熙四年，麻公勒吉来任，统辖犹如故也。至十二年癸丑，每省各设总督，至今因之。总督之衔，不大远于巡抚，然而事权极重，敕令巡抚、提督，并听节制，文臣六品而下，武臣四品而下，皆得便宜行事，庶几古节度使之风矣。

吴中带江滨海，赋甲天下，最称重地，然前朝未闻有武臣提督也。相传嘉靖中，因倭乱设总兵于镇江京口，后移驻吴淞海口已耳。自顺治二年，大兵定江南，始设提督。时奉旨张天禄着授都督同知，充总兵官，提

督徽、甯、池、太军务；吴胜兆着授郡都督同知，提督苏、松、常、镇军务。如吾松虽有李总戎成栋，亦止以都督佥事驻扎吴淞，时至松城而已。自李帅调征闽、广，吴、张相继来松，吾郡始有提督。然至马惟善逢知，亦止辖四府，时驻吴淞，亦不专在松城也。十六年己亥，崇明水师总兵官梁公化凤破海艅于江上，遂解金陵之围，克复镇江等府、州、县，朝廷嘉其功，遂以梁代马，提督江南全省，仍驻防松江，遂为定制。康熙辛亥七月，化凤以疾卒于官。继任王公之鼎、杨公捷，统辖驻防如故。十三年甲寅，因楚中告警，徽、甯、安、池震动，提督驻扎海滨，鞭长难及，因分上下两江，各设提督云。

江南故为南京直隶卫、府、州、县，自顺治二年改为行省，于是始设布、按三员，然亦仍前朝行省之制，布政使二员，左右并建，按察使则惟一员，俱驻省城。顺治季年，因苏、松赋重，特分江甯及苏、松、常、镇五府属右藩，而驻扎于苏州；左藩则辖安徽等九府，徐、和、滁、广四州，驻扎省城。至康熙六年丁未，尽裁天下右藩，独于江南添设江苏布政使，照旧驻苏，而按察司亦添一员分辖安徽等府，驻扎安庆，于是上江下江，名虽一省，几同贰省矣。

上海仓，旧在小南门之外，面东启门，当浦水薛家港口，以漕船泊浦，便于交兑转运也。方广百余步，外周土垣，内列仓廪，中设公廨，以备官司临视，规制亦略具焉。崇祯十三年庚辰，邑宰章茂暗光岳，因而修葺之，周垣覆瓦，门建重楼，雉堞森然，殊有仓城之象，中添公廨一所，以为监司督兑憩息之所，尤为轮奂。未几鼎革，贮米运漕，犹存旧制。至顺治十年癸巳九月，海寇入浦，直至闵行镇，大掠而去。时汝南阎康、侯绍庆正宰吾邑，虑徽漕贮仓，万一海艅复入，则贻误不小，因申请各台，迁仓入城，相度东南隙地，遂即杜氏废宅而建仓焉。以其地近旧仓，去浦不远，运米出入亦易，而在城内水关之口，堤防尤便耳。仓宇凡数百间，重门公廨，虽稍逊于旧，乃越两月而毕具，公私俱赖，亦称能吏矣。

松江之有娄县，自顺治十三年始也。按旧志，自元以前为华亭县，属嘉兴府。元始建淞江府，而分府北一带立上海县。明初，以郡多水灾，因于淞字去水而纵松，称松江府。又分上海之西，立青浦县，以后废而复建于嘉靖之间。吾生之初，松府惟华、上、青三县而已。钱粮土地，华为最，上次之，青又次之。即有公事，则华任十之五，上任十之三，青任十之二，百有余年，莫之易矣。顺治十年，河间李茂先正华来守吾郡，以松属积逋多而役繁重，华亭尤甚，乃议将华亭中分为二县。十二年，请于各台，时巡抚大中丞张公中元素重李廉能，遂允其议，具疏上闻，得邀谕旨。分华之西半为娄县。县初寄治于西仓城，后因遇公事入城，往还道远，遂买府后朱太史第而立县治焉。然而狱囚、仓库，尚附华邑，学宫亦未鼎建，诸事犹多草创云。

苏州赋甲天下，府治门无丽谯。惟松江之丽谯最为巍焕，下筑台基，上建危楼五楹，楼上横匾曰谯楼，楼前竖匾曰松江府，匾旁立冕服木人二，相传于其中设大鼓，司更漏，规模极为弘敞。崇祯十七年五月，以弘光帝讳，改松为嵩，因易匾额，重加修葺。次年八月，大兵下松城，府前一带直及西郊街市俱毁，谯楼亦废于火，守臣即台基盖屋，而立匾于门上焉。至顺治十五年，辽左祖公永勋，以任子来守松，谋复旧观，不支公帑，不扰民间，惟令呈禀者计纸输砖，自三至五不等，所费人不过分文，松俗多好事者，每朝总计之，千百立具。又取本府赎锾及属县官助工银，遣幕僚采办木料于上江，用作台下栋宇，而台上重楼，则买故尚书张公第后楼改建之，砌新砖于旧筑之外，施新楼于旧楼之基，东西较旧，虽量节一间，然而绣闼雕甍，翚飞矢棘，南轩北牖，外绕花阑，工巧较精于昔矣。谯楼横匾，照旧安设，而楼前竖匾，仍移楼下，门上规制，稍远于旧，而楼前明旷，可以登眺，上架鼍鼓，用司更漏，为一郡之壮观焉。谯楼上下二匾，皆周公远裕度所书。公远即学宪莱峰思兼孙也，笔法遒劲。

前朝吴中抚院，原辖应天、苏、松、常、镇五府，而衙门驻扎于苏府学宫之西北，体制规模，极为弘敞。顺治初年，苏城初下，抚院公廨，毁于兵火。时以河南总戎土公国宝改大中丞，首来抚吴，乃暂驻节于故相国申文定公旧第。顺治八年辛卯，春，予适吴门，道经抚院故址，犹一望瓦砾也。次年，土公被参自经，周公国佐继任，不欲居申相第，复即抚院旧址，鼎建廨宇，重门复道，前堂后寝，绵亘几百余亩，楼观台榭，以备宴游；库厩仓廪，以储峙粮。宾有公馆，吏有直庐，列戟当门，高牙外拥。康熙之初，兼统淮扬，俨然江南半壁之屏翰矣。

前朝文宗，每逢科试，则在句容吊考。逢岁试，则按临各府。自万历四十一年癸丑，分南直学院为二：上江辖八府、三州，应、安、徽、甯、池、太、庐、凤及滁、和、广德是也；下江辖六府，一州，苏、松、常、镇、淮、扬及徐州是也。于是上江仍以句容为驻扎之所；下江建书院于江阴为驻扎之所。而科试吊考，岁试按临则仍旧焉。玉峰之有旧院，向为学使者按苏时岁试之地，且以介在苏、松之间，间或吊考松江，亦两便故也。会逢鼎革，书院圮废。顺治乙酉冬，江阴未下，学使陈公昌言于常府吊考苏、松以后按苏、则驻节于苏州府学，地更宽敞，为尤便焉。十二年乙未，奉旨改学院为学道，以山西张公能麟督学三吴。因府学在抚院之前，鼓角发炮，体统不便，爰即玉峰书院旧址而重建焉。取材于苏、松，协济各属助工。越二载而落成，前堂后寝，一如江阴之制，文场号房，亦俱瓦盖，特下未铺砖，内衙稍狭耳。自是以后，即有奏销、减额之令，苏、松应试生童无几，即逢岁试，竟于玉峰吊考，而按松之例废矣。康熙十八年己未，总宪魏公象枢条奏学政内一款：凡学臣岁试，必须逐府按临，不得任意吊考，致士子跋涉间关，告病者远赴临验。独松江之馆坍毁，有司议修，工费难办，乃详请抚院移咨部院而止，仍于昆山玉峰书院吊考云。

前朝旧制：学臣提督学政，南北两畿，各差御史一

员，其他行省，则于布、按两司中特差佐贰一员，并给敕印关防，专一提督。凡关学政，抚、按各衙门不得参预中制，重事权也。南直隶幅员几二千里，三年中，岁科不能周匝，子衿往往有终身未经岁试者，而童子进取之期亦旷，大非鼓励作人之意。万历中，邑绅姚永济通所先生居礼垣，疏请分南畿学臣，上下江各设一员，于是三年两试，士知儆励，入泮者亦易。本朝因之，江南虽改行省，提督则仍差御史。至顺治十年癸巳，上以台臣为耳目之官，不应出使，除巡盐照旧钦差外，他如提学、巡按、巡漕、巡屯、茶马各差御史，尽皆撤回。京畿及江南督学则差翰林院侍读，仍异各省也。阅二年，乙未，谕者谓行省不宜与京畿同，始命上下两江，俱改学道。江南之学道，上江自李公来泰始，下江自张公能麟始。康熙改元，复裁江南学道一员。自是以后，提督通省学政，以佥宪为之，与各省一例矣。

御史之出差，自前朝已然，如两畿提学，京省代巡，两淮、两浙、河东、长芦之盐课，四川、陕西之茶马，河南、江北之巡屯，上下江之巡江，淮上之巡漕，其职不一，要以皇华衔命，察吏风闻，霜威特重焉。本朝因之，其始代巡不得其人，长吏无所顾忌，士民重足而立。世祖章皇帝洞悉其弊，极重巡方之权，首惩代巡之不职者，立置大法，革去巡书、承差，以清本衙门之蠹，禁带主文记室，以端文职官之方。敕内开载：在外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官，如有蒙蔽专权，擅作威福及纵兵害民，纵贼害良等事，许巡方御史不时纠劾，则下此不待言矣。时江南正当法敝纪弛之日，而瑞寰秦公世祯奉命巡方，首劾监司之最不职者，继之参总戎，既而参巡抚。抚臣土公国宝留心地方，兴利除害，无他大过，只以宽于察吏，驯至纵奸，遂蒙严旨，投缳自尽。他如衙蠹之蟠踞而挟持官府，地棍之刁讼而鱼肉善良者，往往访惩诛死，半壁为之肃清。顺治十年癸巳，上虑台谏空虚，撤回各差，御史巡方遂废。越二年，乙未，复差。至十八年辛丑，凡御史一概停差，惟巡盐向来独留。近来盐使亦禁出巡，专驻省会，殆与运使无异。其他御史，至今尚未有出差者。

道臣之职不一，其出驻外府、州、县者，一曰分巡，一曰分守，皆以布、按二司佐贰为之。当未设抚、按之时，道臣得专举劾之权。分巡即如代巡，分守即如巡抚也。迨既设抚、按，则道权遂轻，然而总辖文武，兼统军民，依然宪台之体。南北两京无布、按，则借员于他省，故衔称钦差整饬某府等处地方兵备兼理粮储，某省提刑按察使司，或副使佥事，或布政使司参政、参议，与京差等。其后因事添设，一省增至数人，合巡、守二道计之，几于每府一员，不无太冗。国初因之。至康熙六年丁未，裁汰各道，凡非省会要地及事权职专之所，共裁道臣一百八员。其后稍稍渐复，然已非昔日之旧制矣。即如苏、松、常、镇四府，其初有二道：一驻太仓州，一驻江阴县，而驻虞山之督粮道不与焉。今两道衙门俱废，而并苏、松、常三府为一道，驻扎苏州，亦可以见道员之省也。康熙二十一年，抚院余公国柱奉旨议裁道员，又裁去苏、松、常道而并于虞山之督粮道，移驻苏州。

松江府佐，旧制五员：曰海防、曰督漕，丞也；曰水利、曰粮捕，倅也；曰理刑，推官，位班五员之末，然为各上台耳目之官。按院出巡，必先委推官一员查察钱谷、刑名于所属州县，一一如上台出巡体，以故按君统辖之地，皆禀奉之。如本府司理最称权要，其胥吏、舆台骄踞加于绅士，小民畏之如虺如蜮，彼视府吏蔑如，各厅无论矣。顺治四、五年间，裁去督漕、水利、理刑之权愈重。九、十年间，先复水利。康熙四、五年间，又复督漕。重见五厅之制矣。六年丁未，尽裁天下理刑，积年衙蠹，俱为怨家告讦，奔窜四散，至今永废。郡守领官，向有经历、知事、照磨、检校，今检校亦汰。

前朝儒学，府教授一员，训导四员，县教谕一员，训导二员。国初因之。至顺治五、六年间，府学裁训导二，县学裁训导一。康熙初，尽裁天下训导，每学惟留教职一员。十五年丙辰，因学贡铨选壅塞，不论府、州、县学，各添训导一员。又以军兴费繁，俸薪难办，令正佐共食一官之俸而兼视其事云。

松江守御，前朝止设千户一员，统兵有限。盖以内地承平，不须武卫，聊备狱囚、仓库、司城门之启闭而已。本朝初，驻总兵官，继之以提督，而标官遂众，提标额兵五千，分配前、后、左、右、中五营。又设城守营兵一千，各统以游击、守、把，共计六营，而提督亲兵之戎旂营不与焉，俨然重镇矣。上海向承倭乱之后，留兵独多。吾生之初，甯谧日久，裁定额兵，尚有三百余名。然惟统之以哨官，官皆札委，衔不过千、把总，设公廨于城隍庙东之李公祠内，遇霜降及上台按临，例应阅操，则各兵集演武场听操，若令长及哨官新任，则邑宰与哨官共临阅焉。然而日饷每名不过银二分，兵皆土著，或习工技，或负贩贸易，与市井小民无异。崇祯之末，又添水营，哨船数只，水哨官一员。自鼎革以后，间以参将、游击统各兵分驻，因而裁去土兵，仅存数十名，以备仓库、城门之守，谓之城守营。迨顺治十年，海鯮入犯，直至闵行，人心惴惴，当事者谓城守单弱，议拨抚标参将一员，统兵一千，长驻上海，谓之黄浦营，而建牙于学东之南察院。十七年庚子，大司马苏公讷海奉诏巡阅，请调崇明水师二千名，副总兵一员移驻上海，建牙于虹桥南艾方伯故第，几与郡城等矣。康熙七年戊申，邑绅张青琱宸为夏官郎，疏请裁归崇明，而于提标量拨汛兵防守，驻于城隍庙西之驿馆，即今所称松江分府，为海防驻扎之地也。十三年甲寅，以方隅多故，复移吴淞副将一员于上海，亦谓之黄浦营，而驻于北门褚氏之民舍焉。十七年戊午，副将王虎山陞(升)去，复于提标拨守备一员为黄浦营，而仍驻南察院云。

川沙滨海而城，向设把总一员，额兵四、五百名，北连宝山，南达南汇，与青村、柘林诸堡，并隶金山卫参将。自顺治十七年，江上之警。次年庚子，上命兵部尚书苏公讷海等相度沿海机宜，乃议于镇江京口设镇海大将军一员，松江设川沙参将一员，罢宝山城守兵而并于川沙，共一千名，建牙于南城故乔宪副第，而以旧总

司为中军守备所，与金山卫参将，分辖松江沿海，自南汇以北隶川沙，以南隶金山。时苏州添设甯海将军，驻扎于娄门海甯陈相国之拙政园内。康熙甲辰，撒(撤)回将军，园改苏、松、常道，后复归陈相公子，旋卖于王额驸永甯。永甯为平西王吴三桂婿。康熙癸丑冬，吴三桂反，额驸已没，第入于官。十七年戊午，苏、松、常道祖公泽深，输价于官，复买为驻扎之公廨焉。

吾郡府学明伦堂后，旧有尊经阁，予犹及见。崇祯之季，阁虽稍残，而巍然雄峙也。后遭兵燹，竟致坍毁，明伦堂亦废。顺治初，廖公文元守松，重建明伦堂，不三载而毁于飓风。顺治十二年乙未，太守李茂先正华以听讼，罚庠生唐廷球宝言鼎建，共费八百余金，规制不甚弘丽，至今因之。堂额旧为朱徽国文公手书，笔法端凝雄壮，不知何往。今所悬者，宝言愤其费多，不复更求名笔，肆意挥成，殊无古意矣。文庙之红墙衖西为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四斋，皆训导公廨也。今亦俱废。

上海县学文庙，西北有训导斋、有射圃，东南有文昌祠，今俱废。尊经阁自有藏书数十部，自鼎革后，散失无存。顺治中，学博高雨吉遇重修尊经阁，迎文昌像供于阁上，而移藏书旧橱于侧，至今因之。

松郡向有公馆三，以为上台巡行驻扎之所。府东东察院，规模最为壮丽，大抵抚、按及文宗诸院驻焉。华亭县南南察院，体制同而宏壮稍差，大抵各道及监兑诸部差查盘、理刑驻焉。城东南隅新察院，则商灶所建，以为盐运司分巡之所，崇祯以前未有也。顺治季年，南院犹称完备，府试生童于此，与东无异也。今已废为瓦砾之场。东察院自按差裁后，文宗因奏销减额，生童寥落，不复巡试，数年之中，日就坍毁，不堪驻足。康熙十八年己未，学臣因总宪条奏，岁、科必逐府按临，檄行盖厂，有司议葺，物力难办而止。第恐失今不修，将来亦必为平地，旧制不可问矣。余于康熙乙丑入郡，固已为平地久矣。

闻东察院东尚有公馆，云是东理刑厅。盖司理嫌本衙门湫溢，仅可为私第，而别营此厅为听断之所。今惟荒址一邱，门前外屏仅存，一望旷然，故迹甯可问哉！

海邑县治，内衙前后堂，旧有界河横亘，上有石梁，规制甚壮。崇祯甲戌，刘念先潜来令吾邑，填土筑室，遂失旧观。大堂后有穿堂，康熙中，陈令君之佐解任时拆去，迄今未建。大门外石狮，则陈令君自北察院移来，旧所无也。

沿浦自吴淞海口而入，率浒筑土墩，高方数丈，上匝土墙，内盖小房，谓之寨台，前此无之。自顺治十年，海寇入犯，因而签役建筑，并于浦之近邑入郡一面，约计数里，择要害处，筑台拨兵防守。浦滨两岸，大小水口，俱造桥梁，通马步。凡遇寇至，则守御官兵，夹岸堵截。十二年己未，闵行之捷，不无得力于此。然建立之初，台有卒，哨有巡，人心犹知警备。迨日久懈弛，登陴无卒，台上墙屋俱废，甚者或溃于水，或宅于草，徒弃良田，空劳民力而已。其后更有架木为台，九里一建，置鼓其上，一闻寇警，鼓声相应，以便官兵援捕，则官塘要路，在在有之，不但沿浦也。然法非不良，今亦或毁或废，徒为具文，宁独一寨台为然哉！

太平庵在裕伯题桥之北，百曲之西，向止结庐一间。有陈和尚者，土人也，栖息于此，苦行焚修。忽于顺治七年庚寅，若有所凭依，言辄验，群往叩之。病者求治，随取座间灰土之属与之，辄有效，远近翕然向风，进香皈信者，绎络而至。一岁之中，径为之开，庵亦鼎建，重轩匝宇，宛若名园，丹碧涂金，拟于古刹。逐末者辐辏而集左右，遂成市肆，肩摩毂击，昼夜不停，旅次留宾，舳舻数里，江南海外，奔趋恐后。抚院土公，虑有他故，檄迁和尚于苏之北寺，越三载而示寂，庵亦遂衰。今益寥落矣。

万安桥在朱泾镇，当苕、霅诸溪由浦入海之冲，水势最为汹涌。镇中人烟万井，商贾辐辏，往来济渡，舟楫颇艰。崇祯之初，谷城方禹修相国来守吾郡，设法输助，构石为梁，极称雄壮。顺治初，桥有倾侧之势，忽逢异人，自言力能挽正，遂募麻絙数条，克期于某日某时，候东北风起，以絙缠桥，召集多人，向南挽之，届期观者如堵，须臾东北风果起，遂如其法，鸣锣作气，顷刻而桥正，其人不取酬而去，众共异之。越数年，一夕暴风骤雨，桥竟砉然而崩。后有僧募资重建，略移北首，基址甫定，而工用不继，迄今告成无期。甲寅春、冬，余曾两经其地，积石填塘，工作犹未兴也。镇之东市，向闻有洪武中富人沈万三之卧床，今为佛座。予时往观，座高六、七级，上周以雕栏，内施以窗槅，质皆彤镂，顶如佛殿体制，斗拱架叠，盘旋以上，渐锐而结，世俗所谓螺顶也。闻之昔年，漆色最古，如断纹古琴，所以为贵。今则丹雘焕然，不复辨其为古器矣。然看来或本是佛座，乃沈所施耳，未必是卧床也。

松城西南数里，有北钱村，相传为吴越王分封子弟于此。以北钱别之者，因其南亦有村也。今居民寥落，当年邸第，不可问矣，大半废为邱墓。有石桥当道而峙，下俱垦田，绝无池影，惟桥北有多坟，想造坟时，从此收水口而入，以桥锁之，今已湮为平地故也。桥下镌：成化五年里人张辅等鼎建。此张辅必非英国，计其年不过二百五十年，然而沧桑已不可辨，况远而千百年哉！乃今之造坟者，为千百年不朽计，争执风水，不遗余力，吾恐数百年后，谁复辨其故迹耶？可发猛省。

崇福庵，俗名三官堂，在十七保七团大护塘之内，为滨海乔氏发源之所。庵建于元，一修于嘉靖之初，先大夫东瀛公书其事于碑而立于门左，再修于万历之初，张方伯七泽先生记其碑而立于门右，虽非古制，由来久矣。每当春初，兹庵香火，千里走集。自朝至暮，舟楫络绎不绝，香舶所停，舳舻相接者三、四里。崇祯辛未，予初入小学，从师游观，近庵有街市，摩肩挥汗，炉烟闻于里外，犹甚盛也。自乔氏既衰，少年子弟，轻薄无赖，至春日以游荡为事，三五成群，环观进香妇女，遇少艾者，甚至循途踪迹，偶语戏谈，远近愬之，遂罕至焉。鼎革后，日益衰落，二十年来，寂无一人，而庙貌亦日圮

矣。庵后高阁，下临八灶港，东可以眺海塘，诸烽堠累累可数，上供三茅真君，左文昌，右真武，颇足壮观。康熙十九年春，为乔氏子拆去，余亦剥蚀仅存，恐再经一、二十年后，莫为修理，必将废为瓦砾之场矣。东北有庵，在护塘下者曰小普陀，其初香火亦盛，凡至崇福者必到焉。今庵已荒废，惟正殿仅存，巍然为鲁灵光尔。至康熙甲子，里人龙九上等倡募修葺，今复旧观，惟崇福庵仍旧废。

松江西门外市西尽处，有南北桥石梁跨秀州塘，曰跨塘桥。潮汐最急，舟行遇逆水，数十篙师不能挽一舟而过，水洞三环，高可通巨舰，漕船当水涨亦出入无碍也。南北两岸，更楼当其上，列栅以司启闭，规制颇壮。康熙十九年庚申坍毁，土人改木架梁。鼎新旧制，尚未有日。至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得重造成功。

崇明县旧隶苏之太仓州，为苏、松沿海外屏，然在前朝，素无重兵。本朝定鼎后，因海寇出没不时，特设水师营总兵等官，额标兵六千。康熙十三年甲寅，起原任浙江总督刘公兆麟为帅，以官阶既贵，改陛总兵为提督，而标兵如故。至二十三年甲子，以台湾荡平，海氛尽熄，户部酌议节饷，疏请裁减，崇明营水师乃裁去三千，存兵三千，仍设总兵官统辖，提督撤回。

提督学政，各省向设司道官。江南在国初，虽因旧京之制，与北直隶并差御史，从未改翰林。至顺治十二年乙未，上下两江，俱改学道，与各省一例矣。康熙二十三年冬，山西道御史郡绅张集题奏：学臣文运攸关，必得年富力强，才华俊杰之员，方能考拔得才，不宜专用资俸深满部郎道守陛补。奉旨：直省提学，必得品行素优，才学兼长者，方能称职，应不拘定例，将内外各衙门由进士出身官员作何选择铨补，着九卿科道会议具奏。于是江南已铨赵随，改用翰林院侍讲李振裕；浙江已铨毕忠吉，改用右春坊右赞善兼检讨王掞，各以本衙提督学政与直隶学臣一体，而各省仍用佥事如故。

五方贤圣神，不知始于何代，亦不悉其氏族爵里。或云通称福德五圣，固上界贵神，明太祖悯阵亡战士，因五人为伍之义，俾得庙食一方，遂假托五圣之名，要不见于正史，莫可得而考也。惟大江以南，庙貌最盛，自通都大邑以及三家村落，在在有之，不下数千百万，名亦种种不一。在田者曰田头五圣，在大树者曰树头五圣，在民居屋上者曰檐头五圣，在路间者曰路头五圣，在水滨者曰水仙五圣，民间婚嫁或在新妇冠上者曰花冠五圣，在桥者曰桥前五圣。庙制壮丽者，等于府第，湫溢者不过盈尺，高不过箭，或塑像，或画图，或托巫言，或凭病者，或迷妇女，或现真形，皆能著灵异，祭祷迎赛，殆无虚日，而惟苏州之上方山为尤甚。大概一筵之祭，约费中人十家之产，士民竭蹶修诚者，日以数至，犹惧不能感格，于是庙僧巫觋，因以为奸，故张诞词恫吓，人无贵贱贫富，不敢拟议也。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中州汤公斌以内阁学士来抚吴中，廉明持己，属僚凛凛奉法，访知吴俗惑于淫祀，下车即行严禁，不能遽止。次年乙丑秋，躬诣上方山，先取五圣神像，立毁之。于是遍檄属郡州县，庙无大小，尽行拆毁，神无塑画，悉投水火，凡一阅月，而汤公已内召为大宗伯。时属境虽无五圣之迹，犹虑去任之后，巫觋仍复创兴也。因于起程之先，拜疏上闻，请敕直省通行禁止，部议准行。奉旨：淫祀惑民者甚众，着再议具奏，部议请敕直省严查，凡属淫祀，一并禁革，如有遗纵者，将地方官严加议处，奉旨依议。数百年之惑一朝而解，亦世变之一奇也。

郡城蓬莱道院，在东门大街上面南牌坊下往北，其衖甚小，向西开门，至内始向南建庙。鼎革以后，日渐倾圮。康熙二十四年乙丑，重建宇庙大门于大街上，面南高敞，规模甚壮，远胜旧观。

邑城正阳道院，俗称水仙宫，因其庙内供水仙五圣像也。旧制庙向南。国初，里中嫌五圣庙庭狭窄，每年出会，排班挤拥，改建向东，前庭颇大。康熙二十五年春，毁五圣像，供天妃于内，正合水仙之名，亦有兆也。

予初见缙绅家大门外墙门，或六扇，或四扇，或二扇，皆以木为骨，而削竹如箸者竖编上下，中间以横板而刻花于其上，皆墨质而或红或绿其花，以昭文也。其后下则用板，而上仍编竹，或用细花蔑簟，以鋈锡钉钉之，可谓华美矣。年来则以实板厚三寸许者为门，而截竹筒阔寸许、长尺许如人字样密排，而各以鋈锡泡钉钉之，皆始于世家，后及于士类，甚且流于医卜胥吏之家，皆用之矣

上海之有榷关，始于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关使者初至松，驻扎漴阙，后因公廨窄陋，移驻邑城。往来海舶，俱入黄浦编号。海外百货俱集，然皆运至吴门发贩，海邑之民，殊无甚利，惟邑商有愿行货海外者，较远人颇便。大概商于浙、闽及日本者居多。据归商述日本有长耆岛者，去其国都尚二千余里，诸番国货舶俱在此贸易，不得入其都。岛上居民，华夷杂处，格物者多利比中国，不能倍价。凡奇技淫巧，市俱有禁，惟必需之物方收，若细帛书籍尤易售，严禁西洋货及画像，携入者必置重典。向来交易，俱用纹银，今日滥恶，只八九成，直有三成者，客商扣算资斧及官税外，余利无几矣。其人物土俗，颇有华风，初尚直朴，今渐狡滑，恐任其往来，奸民或纠合倭之黠者，如明嘉靖中故事，又为地方酿祸耳！当事者不可不防之。

卷　四

士　风

士风之升降也，不知始自何人。大约一二人唱之，众从而和之。和之者众，遂成风俗，不可猝变。迨其变也，亦始于一二人而成于众和。方其始也，人犹异之，及其成也，群相习于其中，油油而不自觉矣。要之，移易风俗之权，必操之自上，则不劳而效速。予生也晚，犹及见前辈老成，重然诺，严取予。士大夫励名节，畏清议，落落难合。迨其合也，不为利移，不因势热，时有惴惴焉，惟恐不为君子而蹈于小人之一心。少年佻达者，见

之肃然敬畏，赧颜自愧，罔敢窃议其非也。即以功名一途论，童子应试，当时府、县取已大半得诸荐剡，然其间犹或有欲荐之而甯摈孙山，断断不愿者，或即列荐牍，犹有惟恐人知者，偶有语言侵及，遂愧歉无地，甚而成仇者。要之前数十名不易得，三五名内断无私也。至若院取入泮舍，势要缙绅子弟而外，无敢萌觎缘干进之心。主文衡者，尤无敢萌贪贿自私之意。所以府、县每逢岁、科入学，凡取六七十名，皆就文章抡拔。素封之子，文理荒疏者，虽累千金不可得也。是以一游黉序，即为地方官长所敬礼，乡党绅士所钦重，即平民且不敢抗衡，厮役隶人无论已。至等而上之，科乡会榜，则法纪愈严，名义益重，即势要子弟亦不敢萌关节之心，况素封乎？故一登科甲，便列缙绅，令人有不敢犯之意，非但因其地位使然，其品望有足重也。虽其间事干谒，趋势利者，亦或有之；但一为正人君子所摈，则终身不齿于士林，当事亦从而薄之。若养高自重者，不特郡邑长敬畏服教，即上台亦往往禀命咨访焉。其视资郎异途，蔑如也。素封之家，非有姻戚交关，缙绅不与之往还抗礼；同姓者非有稽考，亦不通谱称宗。若夫舆台胥吏之属即力能上下其手者，不敢望缙绅之少假颜色，惟时惧其有发奸摘伏之心。以故体统尊严，上下顾忌，乡人咸赖其福。虽子弟家僮不无假势作威，凌虐庶民之事，自方禹修先生来守吾郡，力持法纪，风俗即为一变。良由士大夫初或失于不知，其后交相戒禁，故弊自革，而体貌之尊严如故也。凡此风俗，在当年只视为固然，由今思之，遂成古道。夫贱妨贵，少陵长，淫破义，寖寖乎成恶俗矣！夫亦士大夫有以示其隙而启之乎？

予幼所闻：有司或有尽情之嘱，而无暮夜之金；缙绅或有竿牍之私，而无通贿之事。至于上台振肃庶僚，力持风纪，尤非私意所敢干也。郡县衙役，有假势作威者，抚、按风闻，官长以不识论矣。直省属员，有任情自私者，科道露章，抚、按以纵奸劾矣。犬牙相制，上下相维，即有不甚自好者，蓬生麻中，亦不得不直耳。即如属官参谒，上台一拒不相见，即见而一言不合，归即闭门谢事矣。一闻丁艰，或罹清议，立刻缴印请署矣，绝无留恋徘徊，希候挽回交代之心也。是以上台亦以礼待之，有纠参抵罪之法，而无鞭朴骂辱久拘地方之事。奏符檄而下郡县者，亦莫不循循恪谨，无敢喧扰经承，索货无厌也。以故吏安其职，民乐其业，刁讼不兴，苛政不作，虽非至理，庶几小康焉。自崇祯末，而福藩帝于南中，贿赂公行，纪法尽废。然当时京师实甚，外官习俗相仍，礼法犹旧，尚未变也。本朝初定江南，设官委吏，习闻弘光之风，不复寻先朝之度，当事者往往纵情任意，甚而惟贿是求，讼师衙蠹，表里作奸，赋役繁兴，狱讼滋扰，郡县胥吏，得以狎侮士林，旧日朱门无不破家从事，数十年之间，士风靡弊极矣。幸遇世祖章皇帝亲御太阿，乾纲独奋，特简巡方，用肃吏治，法纪为之丕变，恶俗因而顿更，复见太平之风，民有重生之乐。始信开基圣主，度越百王万万也。年来士气人心，不无稍懈，又有寖寖日下之势矣。江河砥柱，所仰赖于主持风化者，岂浅鲜哉！

前辈读书，或从古学，或从时艺，莫不埋头攻苦，心领神会，久而得之。是以文有程法，中有定式，出闱阅文，魁元可预决也。数年以来，缙绅子弟接踵而取科第者，别有捷径。经传注疏，不必究心；古文时艺，不必诵读。惟精拟乡会题，以重币聘名师于家塾，令将所拟题作文熟读，毁弃其稿，入闱对题直书，甚或暗通关节，先期得题，窗下揣摩，三场不爽，遂有名列巍科而未窥经史，并未知读书作文之法者。一旦被命衡文，不得不因陋就简，圣贤理义，先正典型，概不知讲，传法妙门，转相授受，文运科名，遂成江河日下之势。间有一二贤豪，概思力挽，一齐众咻，亦无如之何矣。

前辈两榜乡绅，出入必乘大轿，有门下皂隶跟随，轿伞夫五名俱穿红背心，首戴红毡笠，一如现任官体统。乙榜未仕者，则乘肩舆。贡、监、生员新贵拜客亦然。平日则否，惟遇雨天暑日，则必有从者为张盖，盖用锡顶，异于平民也。今则缙绅、举、贡，概用肩舆，士子暑不张盖，雨则自擎，在贫儒可免仆从之费，较昔似便，然而体统则荡然矣。

前朝外官，四品以上用黄伞，以下用青蓝、七品以下俱用皂盖。京官在京，例不用伞，出外则与外官等。惟词林用黄伞，庶常及小京堂俱用金红色。今京官中翰、部曹俱用黄伞，庶常以及小京堂不必言矣。外官按察司、佥事，旧用蓝伞，今亦用黄。八九品杂职，概用蓝伞。皂盖绝响矣。黄伞旧止用轻绫，今俱用花缎，蓝伞尚用绫也。洒金障日大伞扇，昔惟京官用之，所以代伞也。今外官不论大小俱用，乡绅亦然。

古之循吏，久任不迁，则增秩赐金以奖励之，自汉已然，非自近代始也。前朝如苏州太守况钟，增秩至正三品，而知府事如故，然亦不数见矣。本朝顺治间，亦多久任之吏，要皆从考绩报最，或覃恩荐举所致，未可捷得也。康熙而后，加级渐广，如江抚韩公心康秩正一品，而又加一级是也。年来以军兴开例，令中外官员各就所开例处，或纳银米，或捐马匹弓矢若干，并得准加一级。于是有力急公者，往往加至数十级，而或下僚而阶同大吏，或有司而秩等公卿，犹且带加几者，鹤绣玉鞶，几同常服矣。

令上海者，以余所见，在崇祯中为江右熊经、粤东麦而炫、西蜀刘潜、万安王大宪、浙江章光岳、监官彭长宜。在顺治中为西秦孙鹏、辽东高维乾、江右姚修蔚、中州阎绍庆、浙中商显仁、东鲁陆宗贽。在康熙间为江右涂贽、秦中王兰、山东陈以恪、庐陵邹弘、渤海陈之佐、江右康文长、辽东朱光辉、会稽任辰旦。四十年之间，凡历二十余员，而其间接署者不可胜纪，大约有一令必有一二署篆，总而计之，不下五十余员。其才之长短，品之贪廉，心之邪正，政之仁暴，学之博陋，或人人各殊，或一人而始终异辙，要皆座未及暖，参罚随至，因催科拙者十之七八，因不职劾者十之二三，从未有一人报最升迁。惟康熙七年戊午，任待庵辰旦，督、抚两台以博学鸿儒荐。次年己未，召试不中，归仍理县事。十

九年庚申，复以卓异荐，行取至京，考授给事中，此吾生以后，海邑令长之仅见者。自任升任之后，会稽之史彩因荐而升治汴河。史去而中州之王锬、武昌之朱万锦相继而来，皆以被参去任。今奉天之董鼎祚，莅任又半年矣。而史尚勤劳河上，迄今未有升迁之期也。继董而来者，又有粤东之梁以楠。

吾松士子，昔年无游学京师者，即间有之，亦不数见。自顺治十八年奏销以后，吴元龙卧山学士始入都援例入监。癸卯、甲辰，联登科甲，选入庶常。其后游京者始众，其间或取科第，或入资为郎，或拥座谈经，或出参幕府，或落托流离，或立登胝仕，其始皆由沦落不偶之人，既而缙绅子弟与素封之子继之，苟具一才一技者，莫不望国都而奔走，以希遇合焉。亦士风之一变也。

旧例：文武官员必三年考满，报最无过者，始得给由。一品封赠四代，二、三品封赠三代，四、五品封赠二代，俱给诰命如其官。六、七品以下，封赠二代，八、九品只封本身一代，俱给敕命如其官。遇朝廷有喜庆覃恩，则不拘考满之例，然大概止及京官，外官惟藩、臬两司可得，府、州正佐而下，便不可必。间或覃恩中外，则凡现任官俱及，为旷典矣。自康熙二十一年壬戌正月，朝廷以滇南荡平，四海底定，恭上太皇太后徽号，覃恩中外，自现任大小文武职官，俱照本身封赠，给与诰敕外，其授职考选升转加级者，俱转新衔封赠，可谓异数隆恩矣。二十三年甲子，圣驾南巡，颁恩中外。及二十七年戊辰，太皇太后祔主太庙，恩诏亦然，遂以为例。先是以军兴开例，凡职官照品纳粮，不俟考满，给应得诰敕。是时，惟有财者得以邀恩耳，至是更周匝矣。

守松江者，以余所见，在崇祯中，为谷城方禹修岳贡，历任十四年，因韩城薛相国案内，中书舍人邑绅王升彦词连被逮入都，未几得白，历漕储升都御史，不二载而大拜。闽中陈莲石亨，弘光初为饷科，参罢吴兴姚瞿园序之，以本朝大兵将至，委印遁归。在顺治中，为辽东张铫、满州传世烈、三韩林永盛、卢士俊、廖文元、河间李茂先正华，继此为郭启凤。惟林升睢阳道，朱抵任而卒，李虽最贤，亦以诖误积逋论降回籍。康熙中，为祖永勋、于汝翼、刘洪宗、郭廷弼、张羽明、耿继训、刘僊、刘名标，或以诖误，或以被论去。惟会稽之鲁谦超庵，历任九载，始升淮阳道，不二载由中州臬长内升京卿，虽以洪宗之贤，去任远不及也。后若嘉禾之朱霨三叟虽升山西学道，未抵任，以旧任未完复降。山阴之赵宁，以大计不及降。今为李元墡，山东人。

宦迹一

士君子分符绾绶，奉简命而出治一方，则生民之休戚、风俗之淳漓，百度之废兴咸系焉。人非至愚不肖，莫不愿为循良，乃不数数见者，非好庸劣，恶廉明，亦时势使然也。大抵承平之日，上下同心，直道可行，物力充足，考绩公而名义重，赏罚信而黜陟严。筮仕者，咸相砥砺，即有庸陋，悉勉而为循卓矣。迨世当叔季，政出多门，直道不容，动多掣肘，当路以抚字为迂疏，铨政以催科分殿最，贿赂则上下相蒙，廉洁则阳收阴弃，苟非本性强项，未有不从风而靡者。故曰：为治于盛世易，为治于衰世难，良非虚语。予生明季，旋遭鼎革，草昧之初，俗难遽改，廉吏可为而不可为也。乃有介然自守，独立不惧，泽在民生，功垂奕世者，虽诗书所称，又何以加？爰举所知，表章其概，以俟后之任载笔者，有所采择焉。

郡守方岳贡，字禹修，湖广谷城人也。登天启壬戌进士。崇祯初，由部曹来守松郡，廉洁有才干。时松江缙绅大僚最众，子弟僮仆，假势横行，兼并小民，侵渔百姓，撄其锋者，中人之产，无不立破。公廉得其实，往往执法究惩，几于被诖，真称不畏强御。士大夫之贤者，亦从而重之，戒无相犯，风俗为之一变。先是童子入泮甚易，而府取最难，凡岁、科入学六七十名，府录不过倍之，而学使之严者，尚有截去后段不收考之数，大概一登府录，入泮十有七八，然而府录非有要津荐牍，不可得也。故中人之家，不惜百金之费，以为入学阶梯，单寒之子，得列县取十名内，尚可荐府，不然不能望见学使之颜色，所以有府关之名，以为幸而得过此关，则文理稍顺，取青衿如拾芥矣。自公下车后，力请学宪，广收数以拔孤寒。每逢考校，宽于规矩，而严于覆试，计每县各覆二三十名，大抵皆真才也。后此共取一二百名，缙绅荐牍未尝不周旋而不碍孤寒之路，学使重其望，原其心，往往一概收试，自是童子入学始易。其为地方兴大工，如筑西仓城以卫漕，筑石塘以障海，造朱泾万安桥以济民，此皆庸才所缩手而不能举者，公不费公帑，不扰民财，设法劝输，委任得人，费节而功成，岂非才大而量优乎？守松凡十四年不迁，然每以大计人觐，上已心识之。至崇祯壬午冬，以他案事词连，勒令到京，事白，稍迁上江漕储道，旋以督运先发，特擢为御史中丞。未几，遂命入东阁。十七年甲申二月，闯贼犯京城，上命公兼户部尚书，护皇太子南行，未果而京师陷，公遂遇害，士论惜之。子二：长曰征思，承荫，吴门申氏婿；次式思，吾郡姜氏婿，顺治中乔居松郡，以谷城自流寇蹂躏之后，无家可归故也。后之守松者，惟河间李茂先先生最慕公之清介，尚惜其后人，敬礼有加焉。

令君彭长宜，字德符，浙江海盐人也。成崇祯癸未进士。甲申夏，来令上海，谦和下士，慈惠爱民。凡署中器用、服食，并给俸薪银平买，或至家乡运至，丝毫不扰民间，即日用汲泉，例有水夫供给。公曰："水夫，亦吾民也，何故而日索其汲？"乃计担而酬之值，故当时有不食上洋勺水之谣。先是差役借势扰民，胥吏舞文乱法，自公下车，即集众谕之曰："吾来作令，誓不取民间一文。若辈不能藉衙门作生计矣，愿留者供役，欲去者听习他业，毋令父母妻子共受饥寒。"众咸感激，矢志效命，不敢欺，亦不忍欺也。故日刁讼，自公临谳，委曲谕之以情理，无不叹服，而里胥役蠹，侵粮抗法，公不施鞭朴而输将惟恐后期。以德化民，向闻其语，至是始见其人。时南中福藩新立，四镇拥众跋扈，各遣员役坐派地

方督饷。至上海有横索经承酒食货赂者,公奋起力争,义形于色,员役亦服公之廉惠,相率敛威而去。抚院祁公彪佳有真切爱民之手札,代巡周公一敬有东海圣人之奖励,非虚语也。时权相马瑶草士英建议:凡童生应试者,令纳银三两,免其府县录送,竟赴学臣考试,公念贫士无由进取,乃亲试文理优长者,拔取二三十名,捐俸代为输纳,汇册送学使者。会学臣未及按试,而大兵已下金陵,弘光帝出走,公闻报即集诸童之纳银者,悉给还之。随令家属归里,誓与城社同亡。闻安抚使将至,公即闭户自经。学博陶公铸,公之同乡湖州人也,急走解之,百端慰谕,扶之偕归。公乃徒步出郭,百姓仓卒追送者,不可胜数,授以骑乘之,赠以贶不纳,阖县如失慈母。其后大兵入浙,抵海盐,公曰:"吾为令不能与城俱亡,悔之无及,今日犹得死于故主之土。"遂不食而卒。顺治中,邑人慕公不置,肖像奉祠于城隍之东偏,即今玉皇阁下面东遗像是也。

巡方监察御史秦世祯,号瑞寰,辽东人也。以丰沛从龙,历官御史。顺治六、七年间,巡按浙江,弹劾不避权贵,为民兴利除害,厘奸剔蠹,一时有铁面之称,吏畏而民怀之。时天下初定,法纪从宽;司民牧者,鲜体朝廷至意,大半惟贿是求。庶僚相仿,大吏包荒。无情之讼,莫诘其奸,而讼狱日繁;不急之征,诛求四出,而差徭络绎。缙绅之后,修怨者概指为通南;素封之家,无端者指名为拔富。虚词诳上,按家计而算缗;游手谋生,望屋廛而构隙。凡有中人之产者,莫不重足而立,遁逃无地,控诉无门,民生日惴惴矣。自世祖章皇帝亲政而后,洞悉万方之弊,惟赖巡方之官。先简廉能以清其源,特假事权以重其任,大僚而下,一命而上,举劾之权,悉以付之。官箴不肃,责在巡方,巡方不职,责归宪长,而公以按浙报最。九年壬辰,复命之巡行江左,墨吏望风解绶。入境后,参劾纠弹,殆无虚日,积年衙蠹,经告发者,立正典刑,幸漏网者,抱头鼠窜,风俗为之廓清,民生得以安枕,江南半壁,实利赖之。及瓜报命,上识其能,擢为御史中丞,巡抚浙江,浙人闻命,欢声载道。其抚浙也,益励清操,力持风纪,以肃百僚,因参浙、闽总督佟不法事,上遣缇骑逮佟入都,久之获释。公寻解职,江、浙人至今祝之。

郡守李正华,字茂先,直隶河间府献县人也。以岁荐明经。初授山东福山县令,孑然袱被,徒步抵任,道逢候人于逆旅,问以福山县长消息。公曰:"若何为问,吾即令也。"众皆大惊,罗拜负其行囊,同之任所,清惠明察,吏不作奸,民赖其福。三年报最,稍迁济南府同知,专理济南等处河工。督、抚、按交章以卓异荐。顺治十年癸巳,升知松江府事。松俗故靡丽,公躬率以俭朴,布衣蔬食,官舍萧然,而吏事精勤,案牍山积,纤悉必亲为裁决。午夜即起,签书吏持文书至,必视其可否,缓急失宜者,笞罚随至,可否失实者,立置重典。久之而案牍肃清,吏以得免送判为幸。绝竿牍,禁苞苴,缙绅属吏,视若神明,罔敢干以私也。初承鼎革后,督、抚差弁下郡县,与守令抗体,自公下车,力争其非。时札弁周某捧抚檄至府,持名帖上堂,公正色拒之,抱恨而去,诉于抚院,公以去位争之,赖制府挽留而止,以后差弁凛畏,遂为定制。时泖寇沈新纠众劫掠,提镇张公桂吾天禄欲发兵剿捕。公力言兵行必滥及无辜,不若严督捕役,刻期捕之,乃立重法,悬赏格,俾不敢萌纵盗之心,且不容有通盗之术,役争自奋,寇无援营,旬日间,即获数十人,讯鞫得实,立置之死。阅两日,而渠寇亦得伏法,不烦兵革,巨寇潜消,公之造福于民非细矣。松属旧惟华、上、青三县,而华亭附郭最大,积逋粮额甚多,公患一令难以清理,乃建议中分华亭为二县,请诸上台,疏于朝,从之,命以西华亭为娄县,自土地、人民以及学校、市廛、赋役俱中分之,迄今华、娄犹称大邑,号难治也。在任四年,以催征积逋未清,部议降级而去。抚院张公中元、代巡李公森先俱重公廉能,交章请留,部持例不得请。去之日,士民送者拥塞道路,自府以西,直抵西郊外数里,人不能行,家设位焚香燃烛,或具酒浆蔬果,或赍粮米布帛,或聚银钱祖饯。公酌量辞受,慰以温言,遣之使归。有涕泣徒步,或鼓棹相从,送至吴门,远及江上者,不可胜计。自古长吏去官饯送之盛,未有如公者。既归里,杜门却扫,不与外事。其后,松人思公不置,凡入都者,往往纡道晋谒,公必具酒食款之,细询近日地方风俗,仕宦交游,兴替得失,或留信宿而别。康熙十年辛亥,吾邑士民数十人以公事北上,特走谒公。公方开家塾,坐绛帐,授生徒,并课子孙,被服不异寒士,而须发皤然与野老无辨,款留士民,一如平日,邻里聚观,公亦欢然自得也。子二:其长君自公守松时已补博士弟子员;次君初就外傅,今已中式武科。于公之门,将来正未可量耳。

邑令李复兴,字应斗,山东济南府滨州人也。举顺治丙戌孝廉,屡困公车,不得已而谒选。康熙四、五年间,除授娄县令。娄故政繁赋重,又附郭满、汉大臣,不时巡历,军伍充斥,供顿迎送不遑,治岁余,殊无异绩,后失爱于巡鹾使者,因公诖误,被参罢职去。岁余而论定,仍以原官叙用。时吴中积逋县必数十万,令长如治乱丝,苦无其绪。民间十年并征,疲于奔命。吏胥乘间作奸,或田少而反充啚首,则一人而办一图之粮,小户而催大户之税,完课者日受鞭笞,逋赋者逍遥局外,兼之征调不时,工役不息,富家以贿得脱,贫户重叠而当差,前工未竟,后役又轮,一票未销,数牌叠至,差役势同狼虎,小民时被雷霆。民自受田三百亩以上者,即有厘头啚首之虞,中人之产无论已。黠者以遁脱,愚者以命殉,一人逃去,累及三党,故有全里举乡为瓯脱者。公向已忧之,及再来令娄,细心计之,众议佥同,谋所以救之者,莫如仿嘉兴、湖州均田均役之法。力请于郡首张公升衢羽明、抚院心康韩公世琦移咨浙属,礼聘嘉、湖精于会计者到松,仿彼成例,斟酌立法,悉除收兑、啚首、厘头、总甲、塘长诸役名色。凡有田者,各自立户完粮;自完粮外,别无杂派徭役。于是豪猾无所施其诈,衙役无所逞其奸,居民始得安枕,逃者稍稍复归。迄今赋虽重而室无逃亡,田无汙莱者,皆公一人首倡更张之

力也。自公立法，而华、上、青三县皆效之，则公之利民溥矣。其后，以前任逋额催征逾限罢任，松民若失父母，攀留不得。公尚居松候代，未几病卒，阖郡悲之，几为罢市。公之任内，以胥吏侵挪，尚空帑金二千余金，任后一年不完者，法应全家徙边。公卒后，将逾限，松民惧累公，咸愿捐资助完，具呈郡守鲁公谦庵超，请先报完期而约合郡士民乐助。鲁公既许之，一时助者响应，不日而足，公之家属得免。公律己严，待人宽，貌癯而性和，两莅娄邑，四壁萧然，几至不能举火，廉吏至此，不克大用，可惜也。然松郡自黄童至白发，无不戴公慕公，家祠而户祝公者比比，自本朝三十余年令松者，惟公为第一，则公之遗泽，历千古而不朽，虽古之循吏，又何以加焉！

制府大司马于公，名成龙，号北溟，山西永宁州人。中顺治辛卯副榜，贡入太学，选授教职，历任县、府佐正、监司，至福建布政司，皆以廉能著绩。康熙二十年辛酉，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直隶三辅，长吏望风肃清，八旗屯丁相戒敛迹，严捕逃连累之禁，清驿站冒滥之弊，爱民如慈母，察吏如严师，上心简之。次年壬戌，特升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江南、江西文武事务。陛辞召对，密谕叮咛，赐鞍马、衣帽及白金千两，以旌其廉。厥后，虽隆杀不一，遂为督抚宠行成例。公拜命，即襆被出都，从者不过三五人，沿涂旅食，无异过客，候吏迎接，不知其为官长也。至河南，即出禁约，禁所属官员送迎供帐及仪卫鼓吹。入境内，一如在途。谓正人必须正己，化下必须躬行，乃申六戒自省，曰：勤抚恤、慎刑狱、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而后以四禁率属：一通贿、二游客、三节礼、四假命。下车之日，属僚凛凛，人不自保，而公则先以宽大示之，谓：前此秽迹，各宜痛自湔洗，今后官箴，慎勿再蹈前辙，倘有败检，白简无私，莫冀姑息也。属吏又喜出望外，然已不寒而栗。由是转贪官为廉能，化酷吏为循良者甚众。其劝民也，严保甲，则游手奸猾越境而逃遁；崇乡约，则农、工、商、贾不学而良，民间无益之费，如迎神、赛会、高台演剧之类，不禁而自息。其宴享、婚嫁、丧葬诸大礼，好奢者辄以于公之戒为自敛戢。而最惠于民者，前此里人有以杀命讼者，无论真伪，必连及里甲，富户为之破家，贫者经年犴狴，甚至邻里有逃亡一空者。及地方失盗，不闻于官则以失盗罪失主，一闻官则以盗之大小问失主，报小盗必驳，疑其为大盗，报大盗则官惧考成，又必驳令改小盗，甚至失物无几，因各衙门之驳提认赃而破家，连年匍匐公庭者，因公莅任，而此风为之顿息。其绝私干，虽乡衮大僚罔敢以片言陈情。至为公事，即子衿氓庶，皆得晋谒尽言。于观风试士，拔其尤者，两江共五十余人，汇致省城，膳之公馆，选严明教谕朝夕督课之，时亲造劝勉，评其制义，以期必售，多士无不爱戴之。他如严捕役以纵盗害民之禁，武弁纵部兵生事之禁。其有益地方者，不可枚举。上闻而嘉之，特赐额匾：一曰清慎勤，一曰贞晚节。赐以对联二，一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仰不愧天，俯不怍人，二乐也。一曰：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尔其勖诸！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可不慎与！皆遣官赍赐，人臣之荣，亦仅见者。有士流兄弟搆讼，公以至诚片语动之，各愧悔谢去。其后以法惩龙江关使者，故要津客也，入诉之当事，竞请差专员往勘，上不许。时适有满洲使者以他事在省，即令体访以闻，满使上其事，谓曲在督臣，章下所司，议革职。上以太重，驳令再议，继议降级调用。上大怒，至抵部覆于地曰：于总督是清官，苞苴不至，尔等便如此议了。部臣惶惧而退，后上终全部臣之体，准其降级，特命免调留任。中外大喜，无不颂圣鉴之明且远，而幸两江之不失慈母也。自是以后，公益励精图治。二十三年甲子，四月初，尚强健无恙，至十七日忽抱疴，遣人往天妃宫卜之以签。签云：过尽风波险浪灾，此身方许脱尘埃，一声霹雳生头角，直上青云跨九垓，是明示以骑箕之兆矣。至十八日，宴然而卒，守省将军，闻讣单骑驰入署中，检其箧中，惟白金三两，制钱千余文及缎一匹，敝衣数事而已，此外一无所有。将军大恸而出曰："我枉为小人。"盖将军平日见公清操凛凛，尚疑其伪，至是始心服之也。省城百姓如丧考妣，属官赙赠以殡殓之，士民争赙者甚众且厚。公子以为非公志也，概谢不受。事闻，上甚悼惜，谕所司议诸恤典，加赠赐谥及祭葬以旌之，卒谥清端，怜其居大僚而贫，且种种不得遂其志也。公督两江时，有与公同姓名者，乃旗下任子，官知州事，公知其廉能，特荐为江宁知府。甲子，冬，上南巡谕之曰：于总督荐你做好官，今闻果然。赐御书手卷一轴，即日升江南按察使，未几转升直隶巡抚，甚得宠眷，至加宫保，重公之荐也，其为朝廷敬礼如此。

大司空汤公者，名斌，河南睢州人也。顺治己丑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时有建议者，谓词臣将荷大任，正宜扬历中外，故往往外升。公以例外升陕西按察司副使，分守潼关道。廉明率属，慈惠爱民，台使者交荐，将内升，以亲老乞终养。告归后，晨昏菽水，怡然自得，定省之暇，惟以读书谈道为己任，自号潜庵，若将终身焉。未几，丁外艰，哀毁尽礼。服阕，因母老终不赴补。康熙十七年戊午，以博学鸿儒荐，内召入都，敝衣藿食，薪水几于不继，逮御试《璿玑玉衡赋》称旨，补授翰林院侍读，寻升学士，清操愈励，上心识之。二十三年甲子，特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江南、江苏等处。升辞之日，召对赐宴，赐白金、鞍马、文绮，慰谕谆谆而出。甫下车，墨吏望风解绶，而公则以身范物，不怒而威，不令而化，吏畏而民怀之。莅任未几，会上南巡，有司议拆毁苏州阊门外南濠一带，西至枫桥沿河市房，治驰道，且便挽舟。南濠为苏州最盛之地，百货所集，商贾辐辏，人情惶惶。公毅然曰："皇上心切爱民，必不忍以巡游之故，毁坏民居，御舟篙桨，亦可运行，何必强为牵挽之计耶？"有司惧罪，犹力请。公曰："此地方事，倘有罪及，我独任咎，与诸公无与也。"遂不果毁，人情安堵，乃偕总督王公新命渡江迎驾，凡供御所需，处分井井，用不乏而民不扰，公私赖之。及銮舆

临幸，与臣民相见，霭然和悦，并不以驰道不修为忤也。扈从驾至金陵，赐蟒袍一袭，又赐御临苏帖律诗手卷一轴，恩宠甚渥。回銮之后，公念天下赋税莫重于江南苏、松、常三府，博访广询，谋所以减赋之道，具疏题请而士民呈恳不已。公出示云：江南赋甲天下，苏、松尤甚，业已缮疏入告，尔民宜静听上裁，不必纷纷呈控等语。卒为计部所格，不果行。然公为民请命之意不衰也。他如勤讲乡约以敦风化，严惩奸蠹以除民害。不经之宴饮有禁，山塘绝画舫笙歌荒嬉之恶俗，力排寺僧无鱼轩笋屐。丰功善政，不可殚记。而旷世不概见者，则洗涤淫祀，以解民惑也。吴中淫祀，自狄梁公奏毁以后，种种复兴，其家祟户奉，乡城遍布者，莫如五圣祠，而最作威福，使缙绅士庶凛凛奉承，不敢稍有懈志者，莫如苏州之上方山五圣。一祀之费，几破中人十家之产，而自朝至暮，靡日不举，婚嫁出入，靡事不祈，稍有失仪，殃祸立至，士民苦之而不敢告劳。公廉知其实，遣使封禁寺门，抑祭者不得入，则群于门外望祷如故，有宁触宪禁无干神怒之意。公乃躬诣上方山，命毁其像，左右逡巡不敢。公曰："愚民无知，一至此乎！神果能为祟，则我实使然，与汝辈何与？"手挥之下，命从役纵火悉焚之。因遍檄所属江宁、苏、松、常、镇、淮、扬七府及徐州一州境内，无论乡城衙宇，凡有五圣神祠者，檄到之日，悉皆拆毁，投其像于水火，违者责在有司。一月之间，江南绝五圣神祠之迹，而公已内升矣。岁省民间金钱数千百万。苟非盛德正气，其能使鬼神辟易如是耶？公虑入都后，此风复炽，临行具疏上闻，奉旨严禁，一如公奏。是时，皇太子出阁讲读，博选天下耆硕名儒以辅导之，命公以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入对陛见时，上殷殷遍询天下大事及江南利弊，暨诸大僚贤否。公一一陈对，不讦不隐，上首肯久之，赐宴而出。故事：讲官侍东宫立讲，皇太子坐听。至是太子雅重公，特命公坐讲。公曰："讲官自宋程颐侍东宫坐讲以后，此礼久废，臣不敢坐。"太子曰："想因未奏皇上耶？"随命绿头牌启奏。奉旨汤斌着坐讲，其为皇上及皇太子敬礼如此。厥后，每有大事，上必访公。每有大议，上必问汤斌以为何如。且时有密勿咨谋，公亦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遂为当路者所忌，遣人摭拾公抚吴时所短，杳不可得，遂以公前论士民以减赋上请之榜示，托左右密呈，谓公以国赋市恩于民以沽美誉。上心不怿，而翰林院及御史台交章劾公，谓事事沽名钓誉欺君，竟请谴黜，上皆不许。公亦以疾告，上命在邸调理。又以母老乞终养，上召至乾清宫，谕以迎母来京邸。即在告仍听支本职俸薪，而论公者犹不止。上知公以正直不为同朝所容，持其章不下。适大司空缺官，上特补公工部尚书，勉令视事，众尤忌之，而公以忧愤，疾亦日甚，会议铸钱市铜，事事属工部，公以疾不赴，遂劾公会议不到，又不明言不到之故，大不敬，宜罢黜，因镌二级，而公亦骑箕弃世矣。上甚悼惜，命议赠恤。礼部以照降级例请。奉旨：汤斌恤典仍照工部尚书例全级，不得照降级例。则公之忠节，皇上业已洞悉，不为群言摇惑可见矣。本朝开创以来，巡抚江南者，推公为第一，而竟未大用，天下惜之。赠谥文正，赐祭葬典礼有加。

宦迹二

左都督梁公化凤，字翀霄，陕西长安人也。善骑射，多机略，方颐白皙，有儒将风。以武科成顺治丙戌进士，除授四川游击将军。积功加级，升江南安庆府副将，寻升苏松水师总兵官，驻防海外崇明县。内辑兵民，外消寇警。总督郎公廷佐雅重之。会苏松提督马逢知骄悍不驯，郎公知公可大任，厚结以为腹心，每请军中事宜，辄为提报。至减马属战舡军资以益之。公益感奋。顺治十六年，五月，海寇郑成功大举入犯，艟艨蔽江，势甚猖獗。操江都御史朱，御之江上，兵败被执。总漕都御史亢帅众来援，全军覆没，遂抵镇江。江宁巡抚蒋及提督管御之京口，俱败走。郑入镇江，徇属县，江南惶惶，人无固志，直薄金陵，城门昼闭，报至京师，亦为震惊。郎檄马镇上援，马以苏、松当海口乃江南门户，提防亦宜慎密为辞，第遣属员帅众五百人赴援，身竟留松不发。郎乃檄公，公以乡勇守崇明，而悉众往救，时常、镇道梗，公帅所部从无锡、九龙迂道而往。秋八月，大破海师于省城外，擒其伪将甘，杀获甚众。成功踉跄远遁，省城围解。是役也，城困者凡三阅月，寇党所至，渐及江右，皆望风而靡。闻郑败，始皆逸去。事闻，上嘉公功，召马镇回京，升公为江南全省提督，加太子太保左都督，驻扎松江，赐赉甚厚。康熙七年戊申，丁外艰，奉旨夺情留任。公镇松凡十余年，日集将佐校射，仍命属员于月之三、六、九日，各练其卒伍，严其赏罚，不以承平而稍暇也。公意思豪爽，喜吟咏，暇则集诸名士，偕其子鼎，会文课诗，至席欢饮，公必主席，从客谈笑，极其谦和，至十年辛亥秋七月，以病卒于官，时年五十有一。讣闻赠恤有加，子鼎字公吕，以诸生而承恩荫授御前侍卫，护丧归里而后入朝，至今在职。

名节一

语云：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人有忠孝节义之名，非有国有家之福也。然而正人心，维风俗，使人类不致沦亡者，实维赖此。是以朝廷重褒扬之典，圣贤有表章之文。良以天地间之正气，不容一刻不存，国家所不愿有者，正天下万世之所不可无者尔。虽其间际会不同，故行己各异，或激烈于一朝，或永贞于一世，要皆出于至诚天性之良，断无勉强好名之意，是不得以全身远害为易，而视死如归为难，亦不得谓慷慨赴死犹易，而从容守义为难矣。谨据见闻所及，录而纪之，名教内固有丈夫，闺阁中亦多士女，譬如三辰河汉，同耀千古，不得不连类而并彰之，一方一时之人瑞，实古今天下之坊表也。

王光承，字玠右，华亭青村堡人也。家世力学。父君谟，以明经荐入仕。公与弟烈，字名世，并明敏好学，冠绝一时。幼补博士弟子员，每试则兄冠上海县学，弟

冠金山卫学，若操左券。时松郡文社甲天下，陈黄门、夏考功辈，主持坛坫，仰声誉者，莫不倒履影附，公兄弟独从君谟先生严谕，闭户读书。缙绅名士，仰公兄弟，欲求一见而不可得。方相国禹修时尚守郡，高公文行，折节下交。公兄弟亦不数见，见则以道义自持，文章相质，绝口不谈俗事，相国亦重公兄弟，不敢齿及尘俗，以故家计食贫。崇祯己卯，丁内艰，书贾走币以选政请，公勉从之。所选庚辰房稿乐胥，鸡林为之纸贵。海内慕公兄弟如仰山斗。午、未乡会未举，即想慕公之所选，以为揣摩风气之的，一出而天下应响。当时吴下选家最盛，自公选成而皆若为之削色。陈、夏诸先生曲求致之，而公始入社，一时声名之重，未有如公者也。会逢甲申之变，弘光改元于南都，公以恩拔贡于王廷，未期而遭鼎革，年方壮盛，即绝意功名，甘居肥遁。顺治初，溧阳陈相国百史先生柄政，王敬哉先生为大宗伯，皆公故交也。重公望，移书趣就闱试，且悬鼎甲以待，公不应。其他要津谋所以征聘公者，公皆峻辞。兄弟力耕以奉亲，亲戚故交，延之家塾亦不往，遣子弟就业者就之。所居环堵，四壁萧然，几于不蔽风雨，而击钵咏歌，怡然自得，一切饷馈，概屏不受。仕兹土者，往往徒步访公，公请以野服见，然后许，谈久日昃，款以疏食，粗粝不堪，辄与对饭，忻然而去。沈宫詹绎堂荃初及第，给假归省，泛一叶舟，自郡城来谒，公款之亦如是。四方之士执贽来学者，远及三秦，近者无论已。公律己严而与人甚宽厚。客见公者如坐春风，如饮醇醪，人人以为知己，好扬人所长，而掩其所失，以故人高其义而乐其和。公初娶袁氏，贤而相得。母太孺人课公兄弟最严，夫妇罕得聚首，后因早亡，公悼惜之，终不再娶。庶出一女，择配扬子岳云，双鹤快婿也。自丁外艰后，如夫人亦弃世。后弟名世相继殁，公遂绝吟咏，孑然独处，如枯禅老衲，赘婿于家，相依为命。晚年多病，足不窥户外，间遇天气晴和，一接宾客，执手殷勤，缓步以送，不觉过桥至数百步外，行人见之，目为人瑞。都门达者，遍檄士林，每遇松人，必问先生安否？详询其起居状貌，有生不同方之恨，要之，非公所乐也。年七十有一而卒，时康熙丁巳五月也。从公治命，以名世之次子苍庭为嗣。海内闻者，无不叹惜之。

侯承祖，字怀玉。其上世自洪武初以开国军功世袭直隶金山卫指挥，因家于官。平居慷慨多大略。时承平日久，武备废弛，公既袭爵，锐意讲武。崇祯中，历升本卫参将，见四方多故，时有请缨之志。卫多军籍，所隶半属亲故，公日勉以忠孝大义，爱之如子弟，而训之如严师，众皆感奋，咸以靖寇立功自任。会遭甲申之变，弘光帝即位于南都，政以贿成，官以赂得，莫用公者。公知事不可为，遂与弟承祚誓以死职。乙酉，大兵下江南。八月，克松江，都督总兵官李公成栋遣使招公。公不应，集众谕之曰："吾与若等，世受国恩，既不能俘成灭献，报先帝于地下，义不可更事二君，以辱祖宗。惟有与此城俱存亡，勿为降将，同臣仆也。"李镇义之，使一再往，许以复位世职，同立功名，公闭城拒守，终不得入。李乃亲帅三军以攻之。王师自克维扬南下，势如破竹，军声所至，无不望风纳款。盖以军法最严，凡将士攻城，密布云梯，缘尾而上，前者被杀，后即继登，稍退缩者，即斩以徇。惟金山攻围既久，积尸盈城下，城上登陴拒守者亦死伤相继，而以逸待劳，百道并进，守御弥固，且时出锐师以袭外兵。其后，广调外兵协攻，金山孤城无援，军实粮饷俱绝，而守备自若。会有庠生某，开门纳镇兵，城中遂溃，公闻变退归私第，遂与夫人诀。夫人曰："公不负国，我宁可负公哉？"先自杀。乃谓其二子世禄、世荫曰："吾分当死职，汝宜姑遁，以图后效。"二子曰："父为国死，儿为父死，义也。"争愿同死。其兄世禄谓弟曰："父死不可以无后，吾宜从父，尔宜亟走，相机以图复兴，亦父志也，不可违。"世荫遂拜辞父、兄，突围而出。李镇入城，执公父子，欲降之。公不从，乃先杀公，示其子曰："汝降则免，否则亦次及矣。"公子骂且哭曰："父已被杀，吾岂求生，惟幸速死，从父地下，报先帝耳！"李命悬诸竿，集众仰射之，未及中，呼曰："姑释吾下。"李镇喜，意其畏而将降也。遽命下之，索衣冠，与之，对父哭拜毕，北向再拜起曰："吾今可死矣。仍悬吾上，任汝射也。"乃杀之。二仆哭主不屈，亦同死。李镇叹曰："使天下城守尽如侯公，吾兵安能至此，阖门尽节，可谓真忠臣矣。"具礼收葬，设牲牢拜祭，并杀开门生，取心祭公父子以谢之。越二年，丁亥，吴镇胜兆谋叛。公之次子世荫与焉。事败被执，将就戮，其妻某氏操壶觞奔往生奠之，世荫张目叱使去。妇曰："吾来非别郎，郎第饮此，吾将从郎于地下耳！"世荫曰："尔能如此，吾复何忧。"取酒一吸而尽。其妻从衣袖中抽刀，先自刎死，而后公之次子亦见杀。

黄周星，字九烟，金陵上元人也。初生时，为周氏乞养，故从周姓。名星，由湖广湘潭籍入北雍，登崇祯癸酉顺天乡榜，庚辰成进士，甲申谒选得请复黄姓加于原名，不忘周也。公幼敏而嗜古，质直而抗爽，读书目数行下，诗宗李、杜，书兼苏、米，性喜真率，厌繁文，素以节义自许。其与人也，乐引后进，以诗请正者，必为之斟酌参订，务俾尽善而止。中有不平即面折之，不为周旋世故，迁就悦人之故态。其乡荐也，出于吾邑张太常讱庵先生之门。庚寅岁，曾来笋里，自述其先世为粤东和平人，洪武中迁闽右，实京师，高祖子隆，遂占籍应天，世业儒，以明经孝廉举者二人，至父一鹏而贫甚。母徐氏既生二子三女，万历辛亥，复有娠。楚诸生周逢泰者，故方伯冢孙，年少性豪，与元配张龃龉，客游长沙，纳妾涂氏，张大恚，诉于父叔，讼诸官。周族好事者，从而附和之，生不胜忿，乃弃田宅，掷青衿，独与涂避居金陵，适与黄氏为邻。时周无子，涂急欲以得子抗张，知徐怀娠，贫不能举，因黄之姑，潜相订约，涂乃与周室密谋，伪为有娠。至弥月，徐既生公，黄姑夜抱以畀涂，周遂以生子告，事虽秘，然人言啧啧，楚湘间亦颇闻之。至丁丑，公生二十七年矣。周翁于乙卯先举孝廉，嫡张继卒，广置数姬，生有九男四女，而黄翁夫妇年逾六旬，四子长幼俱没，独次子尚存，然已病羸，闻三男

已举，孝廉，而又属之他姓，恐难与争，念黄氏不绝如线，每对影嗟吁，涕泗而已。是夏，公以下第还金陵，欲觅一僻地授经为揣摩计。一日偕二三友过秦淮东觅之，行久饥疲，入道旁家少憩，有老人自外来，揖客而入，少间复出，数数往来于众中，犹目摄公，亦不自知也。盖老人见公状貌酷似其长男，故触目伤心，且诧异之。为具酒食，款饮而散。越数日，公怀柬往谢，翁见公姓名大骇，然亦不敢言，惟治馔肃客，有加于初尔。公德翁意，因谋及下帷地，翁就近为公觅馆，有蔡生从焉。翁乃屡持醪脯相劳苦，公莫知所谓，而道路喧传，咸谓公已归宗矣。周翁怒，令其子作书谯让之。公发书，骇不可解，询诸蔡生，为详述其故，始知向之老人，即公本生父母也，乃相见拜哭，然知周翁怒甚，嘱亲故往解之，不得白，公乃避迹广陵。庚辰捷后，谋诸先达。佥谓周既多男，公宜疏请复姓，公不忍负周，欲于南归省觐时，以至情相告，幸而得请甚善，否则谋报德而去耳。观政毕，即归白下，黄翁病羸，次子亦殁，叩周氏所居，则已挈家归楚矣。公即买单舸，疾趋楚，以除夕前抵中湘，周翁已病半载，公顿首堂下，具币陈款，杯酒接欢如平时，日侍医药。至辛巳仲秋，周翁捐馆，公丁外艰，为处分三十年未定之案，以成周翁之志。翁故有田产万余亩，诸姬子析受有年矣，而兆域未卜，乃葬翁于方伯之兆。涂母有田数百亩，不欲去楚而依其女。诸姬有女未嫁者，公以前所得分之田，资其奁。经画初定，而闯、献二寇，已分踞荆、岳，遂犯中湘，大肆焚戮。公先二日尽弃辎粮，觅小艇由豫章间道归金陵，而徐母又去世矣。独与本生父相见，握手悲涕，恍如再世，此癸未九月也。次年甲申，京师告变，福藩帝于南都，乃赴铨曹，得授户部浙江司主事，始疏请归宗。越明年，大兵下江南，弘光帝出走，公亦弃官入山，年三十有五耳。当路雅慕公名，共谋荐举。公谢曰："某自问樗材，素无宦情，遭逢鼎革，所以不死者，上念老亲独子，嫡嗣未举，偷生苟活，存黄氏一线耳，敢冀宦达乎？"迨父卒，终丧葬，惟隐居教授以自给，无故馈遗，一介不取。或以笔墨请者，有所赠则不却，曰："吾以养廉也。"然必值公兴之所至，苟强之，即只字千金亦不可得。惟投之以诗者必和，是以所著诗词古文日富。以坊本《唐诗选》素见不鲜，乃哀选唐诗，快分《惊天》、《泣鬼》、《移人》三集。以《百家姓》之无意义也，乃作新编，以义成文。慕神仙之乐，则著《将就园图记》、《人天乐》剧本。见制义之靡，则著《补褐草》，谓释褐以前所作，未尽合法也。其他著述，不可枚举。脱稿后，每为坊刻购去，梓以行世。尝游戏作金石古文及八分书，铁笔精工，特其余艺耳。海内仰公名如慕上古异人，接公貌者见端庄凝重，有凛然不可近之概，而不知其中坦然无纤毫城府也。公年逾五十，未有子，所生四女：长嫁锡山贾氏，元配出。次适嘉禾吴氏，又次适松陵吴氏。至丁未以迄己酉，连举二子，公喜曰："今蒸尝有托，可以从君亲于地下矣。"庚申春，复来海上，师门兄弟，几不相识，留作平原之饮。余因得追随唱和，获公指示，受益颇多。见公好饮，然饮未半酣辄止，而谈笑之余，时带愁容，独坐作叹息声。余尝戏慰公曰："昔杜少陵时带忧愁，陶彭泽放怀自乐，后人不以陶劣于杜，公何舍陶而学杜乎？"时予出所箸《九梅堂杂稿》求序，公即以此笔诸卷首，亦为戏言以对，而愁终不可解也。盖公之来此，非独访故，亦以季君未字，两嗣君未卜嘉偶，欲托孔、李，完向平之愿耳。时讱叟先生孙湘，年弱冠矣，而未授室，不敢遽请，微示其意于公之门人张子鲁纶。及公别去，张于途中述之。公曰："世好而为姻娅，甚善，且得婿如是亦足矣，子盍早为吾言之。"张曰："师果有意，即不拘世俗，躬往订盟，谁曰不可？"越数日，公复挈其长君及其吴倩赓始来，遂与太常公子缔姻盟而去。然公志初毕，殉君夙愿，自此益决矣。时公依其吴婿侨寓吴兴之南，遂于五月五日自撰墓志，为《解蜕吟》十二章、《绝命词》二章，踵三闾大夫之后，遇救得免，家人欢慰而公志愈坚。六月望后，夜复赴水，冀无援者，适又为人救免，公愤甚，而家人防益密。至七月十七夜半，乘间复蹈清流，防者觉而奔救之，公乃自绝饮食，至二十三日而卒。时年七十。故《解蜕吟》首章曰："苦海空过七十年，文章节义总徒然，今朝笑逐罡风去，纵不飞升也上天。"先是吕仙于海上曹氏降乩，谓公已冠八百地仙之籍，曹录岩先生来筍里述之，闻者笑其幻不可信，后得公讣，始知神仙之席，原以待忠孝之士，而公所著《将就园图记》及《人天乐》剧本其先兆与？抑公有先见而然与？公元配萧氏，楚人。侧室赵氏，二子三女，皆其所出。长子楠，字禹弓，年十四聘筍里张氏。次子榔，字寄中，年十二未婚，皆秀慧能文，公之肖子也。

名节二

陈烈妇者，松陵诸生张士柏妻也。士柏死，同里富人周洪闻其美，谋娶之。烈妇大怒，骂勿应，洪欲得之，令其家诱之归宁，于中道劫去。烈妇愈怒，与周洪格三日夜不息，得免归，则讼之，邑令章日玠则已入周洪金，不与直，烈妇不胜愤，即骂令。令曰："尔手能格人耶？"即椤其指。时巡按御史路振飞方按松江，烈妇至松，控诉于御史，既投讼牍，遂自刺于阶下立死。御史大惊，验其尸则衣皆缝纫，十指俱伤，视讼牍具得状，御史怜之，欲穷治其事。时松有无赖诸生某者，入周洪贿，昌言曰："陈氏居于周洪家三日矣。"御史亦惑之，狐疑未决。时许光禄誉卿里居，闻其事，移书于御史曰："陈氏以死明其节者也，天下无殉难之贪夫，岂有守节之淫妇哉！"而孝廉陈卧子子龙，太学生徐暗公孚远帅诸生为文以祭烈妇，文甚美，诸生日哗，御史闻之，遂檄捕周洪及诱烈妇者数人，悉笞死。未几，吴江令日玠谒上台，将入门，如有所见，遂暴卒。吴民以是神烈妇而义松之士大夫，乃会葬烈妇于苏州虎邱寺之第二山门外之右，墓门东向，题曰：吴江陈烈妇之墓。门上对联曰：身膏白刃风斯烈，骨葬青山草亦香。鼎革后，余犹见之。十余年来，匾额及对联俱失，门上又有改题，不知谁为之也，可为浩叹！眉公陈继儒亦有挽祭诗文，载全集中，

兹不录。

刘氏者，宋将刘锜弟锐之裔孙女也。年二十，适周肇隆为继室。阅三载，肇隆以病卒，垂白之翁在堂，承祧之子未举，刘有遗腹三月，为宗祀计，哀不忘孤，毁不灭性，诞生一子之才即参两也。刘外筹耕作，内课纺绩，瞻高堂，抚藐孤，冠笄婚嫁如典礼，悉二十余年之心力，而后参两得以成立。参两幼从季父习举子业，不就，自念家贫亲老，无以致养，遂从胥吏供事府曹，聊以代耕。其后参两连举三子，家亦渐裕而刘始卒，年七十余矣。参两每以不得奉养为恨，丧祭尽哀，营两世之域，葬祖考妣，奉父肇隆及元配储母之柩，偕刘合葬，祔于祖墓。参两中子早殇，二子京新相继补博士弟子员，诸孙济济，正未有艾，论者咸谓天之所以报节母也。先是崇祯壬午，邑令茂暗章公光岳旌其庐。本朝大巡瑞寰秦公世祯亦有旌表，行将具题建坊，会郡邑申覆稍缓，秦公届期复命，未果，尚有待于将来云。

顾氏者，即肇隆弟云礽之元配也。性勤慎好施，年未三十而云礽卒，无子，长房独子，礼不出继，乃请于舅，抚叔氏之次子之杰为嗣，鞠育教诲，逾于己出，稍长为聘外侄孙女以婚配之，即达可也。达可本生父，故邑庠名士，传经教子，能世其家学。会当鼎革之初，人情刁险，遍地危机，中人之家，朝不保暮，达可惧孤弱不自存，因从兄参两亦代食于官。在官兢兢自守，不敢干泽于外，供事承直，资斧悉取给于家，顾母拮据以应之，稍有余资则赡分宗党，虽至倾囊，亦不恤，年八十二而卒。余叨嗣君犹子之交，修登堂拜见之礼，犹及见之。

乔氏者，邑庠生澹叟公拱明之季女也。性颖慧，娴内则，知节义事。顺治乙酉三月，归于诸生鲍如龙玉淑。五月，大兵下江南。八月，克松江，行薙发之令。鲍居滨海，里中恶少年乌合邪教，倡乱拒命，推狂生孔师为盟主，焚攻川沙堡。川沙守将告急，总兵官李虎痴成栋帅师东渡，凡孔寇充斥之地，不分玉石，纵兵肆杀，俘掠妇女，不可胜计。乔自计韶年，必不能免，兵且至，两姑挟之行避。乔曰："我闺中少妇也，避将焉往？有死而已。"强之行，行且数武，至水滨，赴水而死。及兵至，邻里亲党被掠妇女以万计，乔独得免。惟大义素明，故能视死如归，超然完节也。其伯姊适陈斐之，年二十四而斐之卒，斐之无子，并无同怀兄弟，室中所有，尽为亲党瓜分。乔茕茕寡居，父母怜而抚之，数载纺绩之余，稍置田产以供饘粥。父母卒，倚幼弟，躬勤拮据以自给，今年七十有二矣。皆澹叟公之女，节烈聚于一门，足徵家学，抑亦善人之报也夫！

朱氏者，岵思太史锦之同堂娣也。父邑庠生邦仲，娶于族姑所生，于予为中表姊。及长，适予母姨之子表兄张宿南，生二女，无子。宿南卒，时年二十有七，翁姑年皆七十矣，以哭子，翁继殁，家故贫，孝敬如一日。姑卒，丧葬尽哀，抚育二女，又往往分口食以周寡母弱弟。顺治辛卯，岵思举于乡。己亥，冠南宫，入中秘，显贵赫奕。胞弟铨，亦稍有生殖，常奉母命迎姊归，归惟省母。岵思迎之，则往谒伯母与诸弟姒相见，一问兴居而出。曰："尝闻先人言，见兄弟不逾阈，况弟已贵，往来多贵戚，易服而居不可，间以不祥之服又不可。"虽固留，谨谢之而已。侍母数日即归，敝庐不蔽风雨，服食起居，不堪殊甚，晏如也。及母卒，送葬后，即弟铨家亦不辄往。二女自宿南初殁时，以翁姑命长者许配范氏，即宿南伯姊之子，幼者许配凌氏，逮长成，相继遣嫁。凌氏女先卒，依其长女于范氏姊，今年七十矣。当岵思自都门归省时，余尝欲与谋所以旌扬之者，编其节概上请，当事具题，姊辄峻辞。会岵思寻卒，不果。然而一生苦节，终不可泯也。

闵氏者，严端伯之妻也。幼失怙，其母胡氏，力苦成家，卒抚一子二女成立，婚嫁尽礼，氏即季女也，年十八而适严。端伯故素封子，淫戏无度，闵屡切谏不从，卒以此殒其生。时闵年二十三，无子，仅举一女。闵力综家计，仔肩门户，家不甚毁。端伯之庶弟虎，字威侯，踵兄所为，产业荡尽，遂日肆侵削。闵与力争不得，因集亲长而告之曰："兄殁无子，产业固叔物也，第念叔亦未有子，闻姒怀娠，倘生男得乞归抚养，以延严嗣，则犹在叔矣，何不少留余地耶？"众共贤闵而责虎，闵得苟安。未几，姒亦生女，姒又随故。虎愈无赖，日伍匪人，弃卖田房无虚日，而闵不得制，遂酌留赡数亩、房数椽为养老嫁女之资，余不遑顾。虎心犹未厌，遂谋嫁其嫂为尽吞之计。私许其党施姓，密约乘夜抢逼，有老仆知之，潜奔告闵，闵乃以布自殓，藏刃以待。更余，施果帅众至。闵佯曰："妇再嫁只须本人同媒氏及主婚至，何用众焉？吾有一言讲明而嫁方可。"施止众而前，闵执大棍击施仆地，众骇而散。里党见而义之，故不敢逼，竟得完节。后虽困乏日甚，享祀扫墓，必躬必诚，三十年如一日也。女长适凌氏，亦早寡无子，翁令再醮，度势不能免，夜分潜出，凡三涉得达母姨家，更乾衣，遂诣邑长告批守制，始复还家，纺绩度日，三载而卒。三节相承，世所罕见，其真得诸胎教者与！

陈氏者，新场镇南之农家女也。年二十未字。张太常讱叟先生夫人之弟顾君惠，衰年无子，闻陈氏贤，娶为侧室。顾妻张氏亦贤淑，与陈氏相得甚欢。陈生一子，甫二龄，君惠卒，父母劝其改嫁，不从。越一载，子复殇，顾氏亲怜其年少无倚，劝之愈力，陈守志益坚，以嫡庶相倚为命，誓死不贰也，如是者数年。至顺治乙未秋，本朝已定江南，而松郡更谋拒守，缙绅偕溃帅同事诸亡命附之，动称弁员。顾之中表李君选者，素无赖，聚众入郡，自号五伯，因粮村落，囊既饱，忽忆陈氏孤寡可逼，驰书顾宗，必欲得陈为妾，谓不尔且将以师逆，顾氏惧告陈，且劝之行。陈度不能免，密纫衣裳，泣谓张曰："本欲誓以此身从老，今不能矣，奈何！"相与痛哭竟日，夜而自缢。时秋暑，天气尚炎，越三日始殓，而颜色如生，众咸异之。不数日而大兵克松江，诸绅帅俱毙，君选及其党踉跄兽散，乱离甫息，人各自保，莫肯讼冤者。一日太常长公子蓉左司理往省舅氏，夜止其家，梦陈披发蒙血向之，若诉冤状，惊而寤，询知所卧榻，即陈毕命地也。然以陈、顾二家无能创复仇之义，而李亦

张太夫人中表子戚，公子以故不忍告之当事而正其辟。然君选自是亦不为亲党所齿，抑郁无聊困顿而死。陈仇虽不克报，而其清风烈节，终古不磨矣。康熙甲申秋八月，司理为予述其事，特为传以记之。

卷　五

门祚一

门祚之靡常，由来尚矣。《传》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季，于今为庶。宁特近代为然哉？以予所见，三十余年之间，废兴显晦，如浮云之变幻，俯仰改观，几同隔世。当其盛也，炙手可热，及其衰也，门可张罗。甚者胥原、栾却之族，未几降为皂隶；瓮牖绳枢之子，忽而列戟高门。氓隶之人，幸邀誉命；朱门之鬼，或类若敖。既废而兴，兴而复替，如环无端，天耶？人耶？岂盈虚消长之数所必然耶？若曰积善必庆，积恶必殃。乃何以有时而然，有时而或不尽然耶？即如吾先大夫东瀛公，以廉吏起家，外高祖宾山宗伯以慎勤获眷，迄今五世，儒冠未有达者，岂真廉吏可为而不可为耶？要之，树德积学，譬如居家之布帛粟菽，一日不可暂缺，非遂与天为市也。彼积善积不善之说，乃圣贤所以警世，而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吾人所当自勉耳！谨举见闻所及，略识于后，其他远不可考，闻不及详者，大率类此，以俟后之任载笔者，表而出之。

云间望族，首推陆氏，昭侯以降，盛衰递有，不必言矣。明嘉靖中，文定公树声及弟树德相继登进士。文定以辛丑会元入词林，官至大宗伯。树德以会魁官至开府，其后轩冕蝉联，不一而足。以予所见，崇祯壬午一科，应天中式兄弟四人，庆臻、庆衍、庆绍、亮辅。亮辅字左臣，庆衍字椒颂，俱癸未联捷。其他明经、茂才异等不下数十余人，可谓一时极盛。自鼎革后，日渐中落。顺治己丑，族子兰陔振芳复成进士，官至少参。丁酉，裔孙庆曾，顺天中式，未几谴谪，以后未有达者。

吾郡自嘉、隆以来，簪缨之盛，莫如徐氏。徐始文贞太师阶、达斋司寇陟，兄弟公卿以后，甲科任子，相继显庸。崇祯初，文贞之曾孙滄宁本高，以恩袭羽林，历官都督，晋爵太傅，追褒四代。八世一品，同郡罕比。易代而后，世荫既革，科名莫继。孝廉暗公孚远，遁迹海外，世业遂废。至康熙中，始从越东因潮州守宋尚木归诚，为之详请具题，未及抵家而卒。嗣后迄今，亦无显者。

吾郡张氏，支派甚多，以予所闻，学士里友鸿、一鸿，其尊人醉石，故孝廉也，家颇殷厚，由邑庠入太学。易代后，往往为乡党所侮，年逾五十，奋志北上，中顺治丁酉顺天乡榜，成戊戌进士，除授云南府司理，年将六旬矣，以奏销议降归，优游林下十余载而卒。其以书学起家者，前有大宗伯讳天骏，又有讳翼轸者字三星。其后有谋远筹孙，中崇祯癸酉顺天榜，顺治末除授直隶大名府司理，亦工八法，年七十余以疾归里卒，无子。后有少宗伯宾山公讳电，即余外翁祇园先生讳儒风之高祖也。其在唐行桥者，始有东海公汝弼，以科甲起家，世有两榜。至万历辛丑，瀛海以诚大魁天下，予不及见，然而崇祯之际，家声犹盛。至本朝顺治丁亥，蓼匪安茂成进士，历官浙江学宪。其兄安豫，字子建，初以府佐投诚，官至杭嘉湖道，二子相继举孝廉，亦称一时之盛。今惟一孝廉世绶尚存，家亦中落矣。其在亭桥者，始自王屋先生之象，嘉靖中，以文学名天下。其后科第数传不绝，以予及见，孝廉子念尝，崇祯中官南京户部郎。鼎革后，未有达者。今其子洮侯彦之、汉度宪俱以诗名，曾孙孝存永贞，亦能词。

顾氏自佐山兄弟参政起家，传子光禄丞清宇正心，增其式廓，助义田以赡役，赐甲第，辟名园。万历中，又以赈荒高义，赐官光禄，亦一时之盛。崇祯末，家仅一孝廉暗生胤光，而故业余风，犹宛然不改。至顺治中，子孙以逋赋累万，驯致毁家。康熙初，遗业荡然无存矣。

冯氏自南岗先生以忠孝起家，声震朝野，遂为云间望族。以予所见，故业虽毁而子孙自号多才，如天垂燧，弟纬臣经世，以书名家。紫贤善世以孝廉官中翰，世泽尚未替也。

林氏自衡斋太常著望松郡。孙仁甫以任子官郡守，家资钜万，衣冠甲第，予犹及见也。鼎革后，仁甫卒，而家亦废。今诸孙犹能以文望动公卿，所至延为上客，记室参军，几遍海内焉。

钱相国机山先生，讳龙锡，大拜于崇祯之初，时予尚幼，不及见其盛。后以谴归，而地方官长尊礼如故，相国之体，犹未全失也。鼎革之际，相国先卒，其后，子孙以逋赋毁家，闻之流离实甚，今几同孙叔敖之后矣。

董大宗伯文敏公其昌，少司寇幼海先生传策、少宰邃初羽宸之叔，而浙抚中丞讳象恒之从祖也。幼海立朝大节，予不及见。予幼犹识文敏公及少宰、中丞之盛。一时大僚，集于一门，声势与徐抗衡，而文敏声望，直薄海外，称极盛焉。崇祯之末，文敏先卒。顺治初，少宰、中丞相继而殁，门第渐衰。今少宰之孙阆石含，以顺治辛丑登进士。其弟苍水俞，庚子举于乡，俱以十七年奏销罣误，家居不仕。俞于康熙十八年以博学鸿儒荐入京，不售而归。宗伯、中丞之后，尚未有达人。

杜大司空完三先生，讳士全，上海杜行人也。族大众繁，科第明经孝秀，后先踵接。鼎革之际，公年逾八旬，予告归，家居，仗节而死，其后中落。今其族登春由明经任翰林孔目，同春蜀中作令，康熙十三年蜀陷后，未知所之。

沈少司马云升犹龙，登万历丙辰进士，历任闽抚，招降海寇郑芝龙，升两广总督，以征蛮功，迁少司马，未及抵任，大兵已下南都，宏光帝出走，遂止于家，资财钜万。当乙酉之夏，松城业已归命，郡绅复谋抗拒，推沈主盟，因与溃帅黄文麓蜚及吴淞总兵官郡人吴升阶志葵同据松城。秋八月，大兵克松江，公死于乱军中，甲第遭毁，家财星散，产没入官。长子东升，故荫羽林郎，

至是削发为僧，改名浩然，字雪峰，弃妻子，独居禅寺，宛如枯衲。然而缙绅先生以其工书法，能诗文，重其品行，犹乐交之，其后凌夷衰微矣。

翰林学士杨方壶汝成，故宫谕守礼子也，父子词林，一时华盛。崇祯之季，官阶崇重，旦晚可以枚卜，会遭寇变，不能殉难而归，遂相传有从逆之玷，乡党信而薄之，无以自明，郁郁卒。今诸子家计荡然，几至不能自赡。

莫方伯寅赓俨皋，故中江学宪如忠族子也。中江子云卿是龙，父子工书，族亦甚盛，其由科第明经历官郎署者，不一而足。崇祯中，寅赓官江右大方伯，予犹及见之。自本朝以来，其族渐衰。顺治乙酉，方伯季子稚联名春坊者，中式南闱，旋以奏销诖误，不得应会试。至康熙十七年戊午，始得援例纳银开复。已未，应试下第，今试署教职。

张鲵渊肯堂，天启乙丑进士，历官八闽，巡抚中丞。鼎革之际，闽中拒命，与故同安伯郑芝龙黄蜚（飞皇），共立唐藩为帝。顺治三年，大兵克闽，获唐王，鲵渊遁居海岛，阖门自尽，仅存一子，事宁而归，家产俱已入官，故业无从问矣。

王为溪庭梅，弟象林庭柏，兄弟并登进士。庭梅官至大京兆尹，亦一时之盛。鼎革后，相继而殁，家亦中落。

王春卿台，同胞兄弟五人，升、陛、坊、稑，并登科甲，吾郡罕匹。崇祯末，家已寖衰。至本朝顺治乙未、辛丑，其孙日藻与又汧，相继登进士。日藻初名濂，故字印周，由部曹转江西学宪，历升浙江观察使，家资甚富。弟及二侄，并以资为郎。又汧字孝西，观察之从弟也，以顺治十七年奏销一案，不得铨选。康熙十五年开纳复之例，得捐银援纳，作令闽中，然而家计萧然，不异寒士。其余兄弟故业，亦罕有存者。

钱少司寇元冲士贵及弟世贵，先后并登进士，司寇宦成，而遭丧明之变，广施作福，以祈嗣子，历有年所，走谒天童密云和尚，许其得子，命一行僧往，僧应之，随即示寂，司寇归，果得一子，即宝汾也。宝汾初名鼎瑞，后改芳标，中康熙丙午顺天乡榜，试南宫不售，选授中翰，给假归里而卒。司寇殁于崇祯之季。鼎革后，家独不废。宝汾既殁，正虞中落，而从子金甫中康熙己未进士，改庶吉士，旋中博学鸿儒选，特授翰林院编修、纂修明史官，家声复振。

许都谏霞城，名誉卿，故通政司惺所先生讳乐善从孙也。历万、泰、启、祯四朝，给事黄门，好直谏，屡罢归，居乡侃侃，郡邑长及缙绅俱惮之。鼎革后，削发为僧。从弟鹤沙缵曾，惺所曾孙也。中顺治己丑进士，改庶常，历官宫允，出为臬宪。康熙十二年癸丑，请告回籍，门第犹盛。

浦南袁氏，以予所闻，自我实熿先登进士，其从叔定初名国休，中崇祯丙子南榜，丁丑成进士。弟国梓，中壬午乡榜，入本朝，登顺治己丑进士，历守大郡，以廉能称。从侄璿复登辛丑进士，虽以奏销诖误，至今未仕，而家声犹未替也。

唐氏自文恪公讳文献以万历丙戌大魁天下，子允谐登天启甲子乡榜，从子昌世、昌龄相继成进士，遂为云间望族。昌世字兴公，官至郎署，今年八十有四，矍铄如六十许人。昌龄字我修，先卒。家渐式微，赖兴公子子锵字扆在中康熙丙辰进士，家声复振。

陈卧子名子龙，故进士讳所闻子也。少以能文名，四方名士，无不乐与之交。崇祯丁丑，登进士，授浙江绍兴府司理，时诸生许都叛乱，金、衢震动，卧子招之使降，许以不死。都慕陈名而至，卧子为之申救，请赦其罪，当事不允，卒杀之。超升子龙为兵科给事中。鼎革之际，与沈少司马犹龙等同谋抗命，克城之日，概不追论。顺治四年丁亥，复入叛帅吴胜兆党，捕甚急，赴水而死。存一子，侨居泖滨，家徒四壁，不堪殊甚，今闻亦殁矣。

夏允彝彝仲为诸生时，即与陈卧子齐名，及同登进士，声气益广，天下莫不知云间陈、夏，历官吏部考功郎。鼎革之际，自缢而死。其子完淳，字存古，幼禀异资，读书过目成诵，八岁能文，一时咸以大器目之。及吴帅之叛，完淳为草檄文，词连逮捕杀之，年未二十，无嗣，或云遗腹一子，今不知所在。

云间章氏，号称大族。崇祯丙子于野名旷中式应天第一，联举进士。同时有简字次弓，与俱中乡榜，以文章名四方。鼎革之际，于野尚宦楚中，嗣传闻其辅唐、桂两藩拒命，后竟莫知所终。其族本练改名霖，字宗季，中顺治乙未进士，家计甚丰，殿试后，除新安教授，卒于官，无子，犹子继之，今家亦凌夷衰微矣。

虹桥宋氏，自明兴以来，代有闻人，以予所见，尚木存楠改名征璧，登崇祯癸未进士。兄子建存标，明经，以诗文名一时。入本朝，尚木任至广东潮州太守。从弟直方，名徵舆，中顺治丁亥进士，官至御史中丞。直方次子子寿，名祖年，顺治甲午乡荐，亦一时之盛。自尚木、直方相继卒于官，子寿及其兄任子河中泰渊，皆先直方而卒，弟泰麓亦夭，止存一幼弟泰龚，字戒平，家亦渐替。尚木三子：长雨公霖，官宫詹从事；次久一恒，以明经选，家尚绵延。

故御史大夫毖轩李沾，崇祯戊辰进士，历任南京兵部给事中。十七年甲申，夏，闻北都陷没，与凤抚马瑶草士英推戴福藩，拥立为帝。不数月，骤迁总宪，赐蟒玉，加宫保，一时贵宠莫并。季子愫，字素心，先登崇祯癸酉贤书，以被论议革，至是特旨准复。入本朝，中壬辰进士，官中州学宪，父子相承，箕裘不失。未几，毖轩即世，素心亦卒，家亦中落，今诸孙蕃衍，尚未有达者。

杨都谏扶曦枝起，崇祯甲戌进士，官至工部都给事中。甲申之变回籍，被论家居三十载，势渐式微。康熙丙辰，子瑄字玉符，成进士，改庶吉士，声势复振。

李比部逢申，初由进士官部曹，后以事论革。崇祯末，方相国禹修荐之复职。长子舒章雯，以文望倾动士林，亦由相国所荐，待诏金马，未及登仕，会遭甲申之

变，比部死于贼难。本朝定鼎，采时望，授雯诰敕撰文中书舍人。顺治乙酉，充山东主考官，丙戌会场同考官，亦异数也。未几以疾告归卒。二子诸生，长定远略继殁，次子及孙凌夷衰微矣。

王侍御农山广心，故儒家子也。登顺治己丑进士，历官部曹，以御史巡视仓场，以亲老请假回籍。子三人：长颛士顼龄，康熙丙辰进士，己未，中博学鸿儒选，补授翰林院编修；次子子武九龄，中丁巳顺天乡榜，登康熙壬戌进士，改庶吉士；季季友初名度心，康熙癸丑一甲第二名及第，嫌与父名同行，改名鸿绪，官总宪。一家父子四登科，三入词林，亦吾郡近来科名之最盛者。

周釜山先生名茂源，字宿来，少以文章动天下。顺治己丑，成进士，初由部曹，历官括苍太守，宦七年有异绩，以顺治十七年奏销一案，议降归里，遂绝意仕途，优游林下，又数年而卒，所著有《读书堂稿》诗、古文数十卷行世。子二：长鹰垂纶，次十经纬，俱由邑庠入太学，康熙中以明经荐补博学。纶子冰持稚廉，幼而颖悟，年十二，即工诗词古文，王侍御农山之外孙也，由邑庠入太学，虽在诸生行，时咸以大器目之。

闸港施氏，初以素封起家。万历戊子，叔显大谏，始以科名显。子绍莘字子野，有俊才，工词赋，为士林所重。本朝顺治壬辰，从子砚山维翰，登进士。康熙中，历官御史中丞，巡抚山东。从叔缓宜埏宝，作令任邱，卒于官。缓宜仲兄埏量，少有文名，亦以奏销诖误，援例人太学，改名用宾，为州佐，山东莱阳令。

徐默庵鼎，字子九，顺治丁亥进士，作令楚中，未几罢归。年方强盛，遂绝意宦途，尊酒论文，读书谈道。以自乐优游林下，几二十载而卒。子二：长坤甫，入庠而殁。次禾实字绣虎，由邑庠入太学。

沈大宫詹绎堂荃，故小沈学士粲之裔孙也。幼失怙，孤寡食贫而好学不辍，顺治壬辰，进士第三人及第，由编翰出为监司，旋以事词连回京，议降宁波府同知。以书法精工，受知于上，特升翰林院侍讲，赐赉甚渥，历官詹事、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二子宗攸、宗敬，相继举孝廉，亦以能书闻。宗敬登康熙戊辰进士，选庶吉士。

顾见山大申，初名镛，少以能文著。顺治壬辰，成进士，历官西秦佥宪，工诗画，为海内所推。康熙中，卒于官。子三：长鲁文辅之，次仲堪勉之，俱由邑庠入太学。仲堪以讼毁家，鲁文入资补中翰。季子尚幼。

浦南李氏，自嘉靖丁未，元韬昭祥成进士以后，科第继起，遂为望族。入本朝，壶山先生名延桀，中顺治壬辰进士，补广西南宁司理，性豪爽，喜饮酒，其视家人生产及一切势利，泊如也。到任未几，亦以顺治十七年奏销一案谪广东香山丞，卒于官，贫几不能殓，知交赙赠，得护丧归里。长子溍永焕，举茂才，早卒，余子四人，不异寒儒矣。

横港彭氏，始自鲁溪太守应麟，登嘉靖甲辰进士，由刑部郎出守郡。其孙韦斋彦昭，中万历戊午南榜，六世相承，代有闻人。韦斋于崇祯末令常山，升浙江道御史。鼎革后，韦斋即世，家渐中落。至康熙丙辰，仲子念韦开祐成进士，家声复振。相传鲁溪之本生父，故老儒也，贫而多子，晚得鲁溪不能育，乃以衣钗裹之，书其年庚姓氏而弃诸道，并自承其衰老而不能育子之故，且曰有能收养者自子之，倘得出身不可没其宗里。有沈姓者无子，早适市，见而携归，抚育长成，补博士弟子员，犹沈姓，及登乡荐，沈述其故，令复姓不没其本生之故也，然虽复姓彭而仍以父事沈，纶诰庙葬至今以沈翁为祖云。

东门外高氏，前朝有名以悫者，字宛思，以乙榜起家。入本朝，子层云，字二鲍，于康熙乙卯科中顺天乡榜，丙辰成进士，官通政司参议。孙曜，字远修，中康熙甲子顺天乡榜，乙丑，成进士，选庶吉士，遂为吾郡望族。

门祚二

上海潘氏，始自恭定公笠江先生恩及其弟忠，并登科甲。恭定官至御史大夫，历刑、工二部尚书。二子：长衡斋允哲，次充庵允端，并以进士官藩臬长。其后不特任子、资郎，联镳接踵，即科第亦累传不绝。孙云会字士逢，万历己未进士。曾孙桓，字殿虎，中天启丁卯顺天乡榜，衣冠轩冕，绵衍百年。自殿虎殁后，家业渐衰。至本朝顺治乙未，元孙尧采字圣眉，成进士，世望复振，未几而卒，迄今明经秀才尚不乏人，然未有以科名继者。尧采之兄尧中，初名襄，以岁荐授宝应学博，亦以奏销归里。康熙戊午，年已七十，复童试，邵瞻两文宗拔取第一名人泮，应试南闱不售。次年，己未，刘木斋文宗岁试，复取一等第三名补廪，亦异人也。其他族子，不堪者多矣。

东门陆氏，自文裕公俨山先生深于宏治辛酉应天发解，乙丑，登进士，官至大宫詹，晋阶少宗伯。其后代有闻人，如小山楫、舜陟岑，虽不登科甲，俱以才名显。至万历中，从孙襟玄与侄起龙，先后登乙榜，为邑令。起龙字云从，弟起凤字云翔，以明经荐。云翔仲子鸣珂，成顺治乙未进士，司教广陵，旋以奏销诖误，家居几二十载。至康熙十五年丙辰，援例纳复，补常州教授。十七年，升国子监博士。自文裕迄今百七十余年，衣冠奕叶，子孙蕃衍，旧第宽广，至不能容，因而别营第宅者甚众，若其聚族所居，从未有他姓窜入，亦吾乡所仅见者。

黄宪副谷城体仁，相国徐文定公受业师也。名儒夙学，偃蹇场屋，至六十三而始登进士，仕至山东副宪。五子，一举孝廉。崇祯初，谷城虽卒，孝廉尚存，家业宛然无阙。自十年丁丑夏，旱，县尹偕诸绅士步祷社稷坛，日中拜跪，以中暑卒，而继之以鼎革，宪副之泽，荡然无余矣。

相国徐文定公光启，字子先，号元扈。万历丁酉顺天解元，甲辰成进士，选入庶常。万历末，以时方多故，请往朝鲜宣谕应援，命以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练兵畿

甸。崇祯初，由宗伯学士枚卜大拜，不二年而卒于官，旅馆萧然。天子雅重公，赠恤有加，遣大行护丧归里，赐域祭葬如典礼。一子骥，字龙与，以诸生承荫，稍营家产。己卯、庚辰、辛巳之间，为文定建坊卜葬。孙五人，三承恩荫，一先龙与卒。鼎革以后，家渐中落。今曾孙济济，尚未有达者。

陈冏卿泸海名所蕴，万历己丑进士，历任南铨部郎，迁中州学宪，晋南太仆少卿。性刚介，缙绅士大夫，咸严敬之，郡邑有不平事，则于当事前慷慨直陈，守令重之，受教惟恐后。或谢之，则叱使去，曰："我为公，非为私也。"遇荒年，必出家储米粟，减其值以济，贫民咸颂之。惟自奉喜豪爽，名园甲第，用以娱老，年八十余岁而卒。一子庚蕃相继殁，族人争继，家业遂散。

龙华张氏，自七泽所望登进士，历官方伯，而其族遂显。其从子或居华亭，亭桥一派是也；或居上海，在城则银台一派是也；在乡则新场太常一派是也。方伯年八十一而卒，子孙继殁。今故业荡然，止存一孙，几于负薪矣。

张银台咸池名肇林，万历丁未进士，历官南通政司参议。崇祯初，以上书忤旨，闲居林下几二十年，声势犹盛也。及京师陷没，福藩帝于南都，以原官起用。及大兵南下，宏光出走，银台复归故里，以长子申锡被讼毁家，郁郁而卒。今诸子无异寒士矣。弟郴，中顺治辛卯乡榜，不及公车北上，亦以疾卒。

县东朱氏，自嘉、正以来，历有科第。以予所闻，子久长世，登天启壬戌进士，选授部曹，以事被逮，卒于京师。从子思皇在廷，中崇祯癸酉顺天乡榜。子周望在镐，中壬午顺天乡榜，入本朝，历试南宫不售。思皇铨授河间司理，周望授广西司理，俱以奏销议降罢归。今子孙有以明经、太学起筮仕者，尚有未见达者。

县南唐氏，自景泰辛未，廷美瑜登进士，历官都宪。其从子锦字士䌹，中宏治丙辰进士，以后明经孝秀，接踵而起，遂为望族。崇祯己卯，族孙次仲汝玫举于南闱，屡上公车不售。顺治中，卒，子孙今亦式微矣。

闵行乔氏，自嘉靖乙丑允德懋敬登进士，官至方伯。其后伯珪一琦工八法，膂力绝伦，副辽左刘大将军绖，殁于王事。其族子时英、时敏兄弟，并登进士。典籍之文，中天启甲子应天乡榜。时敏子履将，崇祯初复举孝廉，一时亦称望族。其后相继殁。迨本朝，伯珪子定侯为宏光时水师总兵官，率众归诚，未几而卒。今子孙亦凌夷衰微矣。

川沙乔氏，自嘉靖时春山镗以练乡勇拒倭，城川沙起家。子元洲木、孙讱斋拱璧，父子进士，官至监司。元洲三子：长敏斋拱辰，次仲渊拱宿，并以资为郎，子孙蕃衍，彬彬蔚起，遂为海滨望族。敏斋长子明怀炜官中翰，进秩仪部郎，声势交游之盛，不减两榜。鼎革以后，日渐式微。自顺治庚寅，明怀弃世后，子孙宗族，日益衰微，其流派在华亭者，有为霖梦蛟，登顺治戊戌进士，以奏销诖误，家居不仕，其他未有显者。

艾方伯可久，登嘉靖壬戌进士，历官陕西大方伯。至崇祯时，其孙中翰伯衡名廷巩，犹列缙绅，世业亦如故也。自伯衡殁，会遭鼎革，几即凌夷。康熙丁巳，伯衡孙汝成举于南闱，家声赖以不替，而族子单寒者多矣。

姚方伯通所永济，由万历戊戌进士入礼垣，历两浙藩臬长，家甚丰腴。鼎革之际，散于兵火。顺治中，年九十余，步履矍铄如六十许人，远近慕为人瑞，寿九十七而卒。今子孙寥落，不异寒士矣。

新场朱氏，自云来国盛登万历庚戌进士，以监司护漕有功，晋阶至大司空，旋以被论，降太常卿归里，因党祸攻击，遂杜门不出，奢于自奉，声伎满前，以终其身。今惟仲子轩工八法，以资起为郎。余子俱等寒门，故业无有存者。

上海赵氏，先世出自宋裔。明世有为仪宾者，卜居南城。春卿继之，族遂繁衍。以予所见，虞初、东曦，祖孙登进士，皆给事黄门。虞初未及大用而卒，存孤俱幼。至本朝，仲子子瞻登顺治辛丑进士，以十七年奏销诖误，不得授官，赍志而没。今子弟尚有能文者，而故业所存，亦无几矣。

王氏自隆槐国栋以资起家，官翰林典籍，后以孝廉举者四人。国材为临海令，颍未授职而卒，颍子陛彦与国材子译书生世焯并官诰敕撰文中翰，家各饶裕，在上海亦一时之盛。大兵下金陵，世焯奉豫王之命，安抚松江，旋里未几而殁。自是以来，世泽俱日替矣。

家振隐先生讳有声，万历乙卯南闱发解，丙辰成进士，天启末官给事黄门，以忤珰罢归。崇祯初，复职，后由江右方伯，一岁中屡迁御史中丞，两经枚卜，不及大拜，亦一时知遇之盛也。子三人：长翊飞，讳翔龙，次羽生，讳景龙，俱以明经荐。鼎革以后，外侮间至。顺治辛丑，季子苍岩讳映榴，登进士，选庶常，入词林，宗风复振。今诸孙雍荐明经者甚众。

张太常讱叟先生，讳元始，崇祯戊辰进士，由大行入谏垣，弹劾不避权贵，最称得君。十年丁丑，掌户垣，以时方多故，各饷告急，特旨命公督催苏、松粮饷，按部桑梓，从前未有，行将大用，会丁内艰不果。甲申复(服)阙，补太常少卿。未几，因鼎革归里，杜门谢客，数载而卒。子二：长蓉左谔，次武征廷简，俱明经。蓉左选授司理，武征早卒。今诸孙由邑庠入太学者数人。世业不改。

范香令文若，生而英敏，九岁能文，年十七而举于乡，成万历己未进士，两仕剧邑，著绩迁部曹，以家隶发难。被刺而卒。子五人，四有文名，鼎革以后，世业竟无余矣。

张采初元玘，天启壬戌进士，由部曹出守建宁，被论回籍。从弟元龙字封玉，举孝廉，作教江阴。崇祯中，相继卒，家声几替。顺治辛卯，家孙锡怿字越九，中式南闱。乙未成进士。弟锳，由太学授中翰，世泽复振。

朱文远永佑，闵行人也。崇祯辛未进士，历官铨部

郎，以丁艰归里，声势甚盛，未几而卒。鼎革以后，其从子明卜为叛帅吴胜兆党词连，家产入官，世业荡然矣。

顾绳所国绅，由孝廉历官粤西监司。崇祯末，年七十余，告老归里，子孙数十人半列衣冠，亦一时之盛，未几而卒。鼎革以后，凌夷衰微矣。

徐陵如天麟，少有文名，年将四十，入邑庠，寻中天启甲子应天乡榜。崇祯辛未，成进士，授南兵部职方主政，丁内艰归。性豪爽，议论侃直，无所畏避。未几，以疾卒。鼎革以后，子孙式微，不免负薪，识者伤之。

周贾生汝谊，少有文名，中崇祯癸酉应天乡榜，庚辰下第，会蒙召对称旨，得赐进士，授河南兴国州守，未几，罢归。鼎革以后，子斌被讼毁家。从弟广庵金然，侄誉凡尔美，并中康熙壬子北闱乡榜，家声复振。金然于壬戌成进士，选入翰林院，官庶吉士。

川沙王氏，自嘉、隆间以素封起家。万历中，芙阳举孝廉。芙阳子公觐观光、侄台承逢年，俱以资郎佐郡，中年归里。公觐玩好声色，服食起居，必极一时之选，豪华性成，家虽中落不改。台承家亦富厚，而豪迈不及公觐。公觐十五子并台承子共二十余人，半列胶庠，亦滨海一时之盛。崇祯末，家渐式微。鼎革后，废毁殆尽矣。

南汇顾氏，始自介石其言，登崇祯己卯应天乡榜，庚辰成进士，授粤东香山令。崇祯末，报最入都，被垣须次。会逢鼎革，归里，寻以荐起，为西秦藩幕。子五人：次圣阶昌时，中顺治甲午南榜，授中书舍人。季受周昌祚，中康熙己酉北闱。其余子孙，俱入邑庠，或游太学者甚众，遂为海上著姓。

朱太史岵思锦，字天襄，家世业儒，其赠君伯师，积学能文，求一青衿而终不得。生二子：长即岵思，次拂钟铮，俱已少年入庠。拂钟早卒。岵思试辄冠军，中顺治辛卯南榜，己亥会元，选庶吉士。康熙改元，覃恩封赠，伯师已卒，竟得照子赠官，丧葬备礼。岵思亦以顺治十七年奏销议降，值丁内艰，遂绝意仕途，优游林下，数载而卒。子三人：长九来源、次武瞻淇、次诵芬溶，俱由邑庠入太学，世业不改。

朱掌科蒿庵绍凤，中崇祯癸酉应天乡榜，顺治乙丑，成进士，历官户部都给事中。立朝侃侃，世祖章皇帝初信任之，后以建言补外，复以他案词连被逮，卒于京。子三人，俱由邑庠入太学。长廷源，以明经司教。从子酉修廷献，中顺治庚子乡榜，旋以奏销不得会试。康熙戊午，援例纳复。己未成进士。酉修封翁铭范，年八十一卒。而乳母夫妇尚存，年俱九十九，矍铄善步，自乡出镇，闻封翁卒，尚呼其乳名曰："何至是耶？"闻者异之。

曹绿岩垂灿，其先世医也，有还金之德。至君升封翁，遂与绿岩及其弟天翼垂云俱入府庠，中顺治乙酉南榜，丁亥成进士，两任邑令，有政声。归里以后，好言阴德，不与户外事，子侄济济，并以明经孝秀列于衣冠。从子泰曾，垂云子也，中康熙戊午南榜，遂为海邑望族。

徐谦六士吉，前此初无闻人。少年以力学能文，中顺治丙辰进士，不能廷对而归，年未三十也。里党慕之，倾资结纳者甚众。至戊戌始就殿试，补秦中巩昌司理，未及之官而卒，无嗣。其父君卿尚存，识者伤之。

张青琱宸，少有俊才。弘光时以诸生从乔总戎定侯军中，由功贡入太学。及鼎革后，游京师，工诗文，公卿争延为幕客，时南雍已废，复就昌平籍入黉，援例由太学授中翰，奉诏宣布粤东，使旋归里，条上邑中不便事，得邀谕旨，晋兵曹主政，转员外郎，丁内艰归，为怨家告讦不已。一子刚中，已受臂邑庠，年方冠，赢疾而卒，无子。青琱遂抑郁不堪，亦随即世，家业萧然。

浦东闵氏，故素封族也。自山纡峻少从王玠右先生兄弟游，遂得知名郡邑。在松则交陈、夏，在娄东则交二张诸名士。入本朝，以明经补授直隶卢龙令。康熙中，内升职方主政，以疾告归。子二人：长胜甫璐，以资起为郎；次介申玮，中康熙乙卯顺天乡榜，遂为笋里著姓。

卷　六

赋　税

吾乡赋税，甲于天下。苏州一府，赢于浙江全省；松属地方，抵苏十分之三，而赋额乃半于苏，则是江南之赋税，莫重于苏、松，而松为尤甚矣。予尝与故老谈隆、万间事，皆云物阜民熙，居官无逋赋之罚，百姓无催科之扰，今日之粮，加重于昔，亦有限也。乃有司竭力催征，参罚接踵，闾阎脂膏悉索，积逋日甚，何哉？盖当年之考成甚宽，则郡县之催科亦缓，积久日弛，率从蠲赦，所谓有重粮之名，无重粮之实是也。即如崇祯之季，军兴饷缺，大司农屡屡告匮，朝廷特遣科臣，严清积逋，法綦重矣。正粮之外，有炼饷，有加派，征亦苛矣。然本年白银，必俟来年二月开征，若在本年秋冬，即谓之预征银，以朝廷税民，应在纳禾登谷之后，先征本色以输漕，次征折色以济饷，留白银于明春起征，亦用一缓二之意也。故终明之世，官以八分为考成，民间完至八分者便称良户，完六七分者亦为不甚顽梗也。况承累叶太平之后，规制详悉，存留之粮既多，则起运之额便少，如官俸不可缓也，吏胥各役工食不可缓也，师生饩廪不可缓也，衙门、城池、仓库岁修能及时乎？广储济农仓虽设，未必扣正供以贮足也。学臣岁科赏银、新科旗匾、路费固不可缺，而郡邑季试蓬厂、供给、赏银未必以时举行也。科举盘费必如额，而遗才取科者不及领也。城守兵饷须给而四时操赏，供给火器皆罢也。他若扬仓风泛行粮之类，可缓者不一，则征及六七分，便可将起运钱粮解足八分，而于存留内视其缓急，以次征发。是以官无旷职之罚，民无竭泽之忧。本朝于顺治二年五月下江南，诏本年漕白条银，照旧额重征十分之五，一时人心翕然向风，其后裁不急之征，减可缓之税，节可缓之用，通计岁赋，虽不能复隆、万之初，已较

轻于启、祯之日，岂非谋国者恤民之至意哉！其如不急者裁去，则额编者皆万不可已，万不可缓之需，有司挪缓济急之方穷矣。况照额编之赋，往往拨充军饷，军饷不可分厘少，则征粮不可丝毫缺矣。自是而后，经征之官，皆以十分为考成，稍不如额，即使龚、黄再世，不免参罚。故守令皇皇，惟以征粮为事。一切抚字，俱不及谋，而民有良顽，田有肥瘠，岁有丰歉，种种不一，额赋势无十分之日。兼之习俗犹仍其故，不念粮轻于昔，罔知功令之严，拖欠者所在多有，守令往往因积逋罢官。县之解饷藩司，又有以新征割旧欠之法，交盘之际，新旧县官互相推卸，一县之中前后数令，赁屋而居，不能归里。至顺治之季，江宁抚臣朱国治无以支吾，遂归过于绅衿、衙役。题参议处之令，先行常之无锡，苏之嘉定。至十八年五月，通行于苏、松、常、镇四府及溧阳一县，所题陈明钱粮拖欠之由补入年终奏销之例，一疏是也。当是时，绅衿、衙役欠者固有，要不及民欠十分之一。况法令之初，官役造册者，俱未知儆，只照当日尾欠，草草申报，或完而误作欠，或欠少而误作多，或完在前而册上一例填名，或完在后而册上一例挂欠。章下所司，部议不问大僚，不分多寡，在籍绅衿，按名黜革，现在缙绅，概行降调，于是乡绅张玉治等二千一百七十一名、生员史顺哲等一万一千三百四十六名，俱在降革之列。初议提解到京，严加议处，人心惴惴，既而限旨到之日，全完者免其提解，舆情少安，然仍有旨到未完，至解京之日完而释放者数百人，则非必无故而甘为累臣矣。苏、松、常、镇四府，无不遍及，而江宁独免者，因太守知功令之严，尽数报足而后催征，故不及难。惟溧阳一县，适当抚臣巡驻，径从县中取册，不由府中，故亦与焉。自是而后，官乘大创之后，十年并征，人当风鹤之余，输将恐后，变产莫售，黠术□□。或一日而应数限，或一人而对数官，应在此失在彼，押吏势同狼虎，士子不异俘囚。时惟有营债一途，每月利息加二加三，稍迟一日，则利上又复起利。有雷钱、月钱诸名，大都借银十两加除折利，到手实止九两，估足纹银不过八两几钱，完串七两有零。而一时不能应限，则衙门使用费已去过半，即其所存完串无几，而一月之后，营兵追索，引类呼群，百亩之产，举家中日用器皿、房屋、人口而籍没之，尚不足以清理，鞭笞絷缚，窘急万状，明知其害，急不择焉。故当日多弃田而逃者，以得脱为乐，赋税之惨，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康熙元年十一月十五日，讹传上谕各年钱粮勒限本日完足，欠者籍没，全家流徙绝域，人情大震。自辰至夕，完者争先恐后，收役应接不暇，大都半属营逋，后知不确而人人胆落矣。奏销一案，据参四府一县，共欠条银五万余两，黜革绅衿一万三千余人。造册之后，乡绅一千九百二十四名，生员一万五千四十八名，即以完过银四万九千一百五两九钱题报在案续完，冀有回天之意，其如皇上冲龄，政由四辅，但期治之必行，不原情之委曲，一挂弹章，便即降革。惟大学士金公之俊以自陈复职，其他如张太常讱庵，叶编修芳蔼止欠一厘而降调。郡庠生程兆璧玠册上开欠七丝而黜革，功令之严，可概知矣。至康熙六年五月初六日，上始亲政、下诏求言，大司马芝麓龚公上疏特请宽宥及苏、松、常道安公世鼎详请抚院韩公题复，俱不允。康熙八年己酉，总督麻公勒吉奉旨巡历沿海，苏、松绅衿具呈公恳，麻公恻然有怜才之意，批候详抚会题，郡守张公升衢备文详请，疏上反致部驳，自是不敢复诉。不知皇上轸恤下情，灼知民间逋欠，良非得已，故于康熙三年蠲赦之后，至九年水灾，凡被灾之地，白银蠲免十分之三，漕米分作三年带征折色。十年，上犹轸念不已，诏九年以前逋欠钱粮，暂行停征，明示蠲赦也。十三年四月，上谕：江南连岁水灾，康熙十四年分钱粮蠲十之五。不由部议，断自宸衷，不蠲积欠而蠲未征，曲体民隐，真如天之德，则知前此操切，皆当事者不能仰体上心耳。十四年乙卯，以军兴饷缺，广开事例，户部始于酌议捐省条例内开一款：顺治十七年奏销一案，凡绅衿无别案被黜者，分别纳银，许其开复，原系职官，照品级纳银，自六千两起至五百两止，进士纳银一千五百两，举人纳银八百两，贡、监生纳银二百两，生员纳银一百二十两，俱准开复。若运米豆、草束于秦、楚、闽、粤危疆输纳者，减本省之半。其如事经十五年，壮者衰而强者老，进身之志既灰，物力之难日甚。况事例广开，有力者皆捐纳得官，不藉科目，不援资格，即由太学中式者，往往掇巍科鼎甲。故乡绅于百中尚纳一、二，进士、举人于十中尚纳二、三，至贡、监、生员纳者则千中不过一、二人矣。予为亲友所累，亦在奏销之列，当题参之始，人心震惧，相累者犹抱不安之意，使此时即有恩例，犹不难代予援纳，迨至事久，人情日懈，即呼之莫应，而马齿加长，功名之志亦衰，焉能措办十家之产而博一青衿耶？阅世至此，为之兴慨！略取疏稿、呈稿之存者，附录于后，以识此案亦有可原之情，究之不能上格，逮天心既转，而人事又不能副，是非人一生之时命使然，亦运会之一奇也。

兵部尚书臣龚鼎孳题为请宽奏销，以广恩诏事：臣伏读康熙四年三月初五日恩诏，凡顺治十八年以前拖欠钱粮及官吏侵欺偷盗库银者，一概宽免，大恩溥遍，薄海欢呼矣。乃顺治十八年内各省奏销十七年绅衿欠粮等案，该抚不论多寡，一概指参，该部未经查核，一概降革，以致三吴财赋最重，故明三百年来从不能完之地，而年来俱报全完，虽惕息于功令，不敢不勉力输将，然该抚朝夕拮据及地方剜肉医疮之状，可以想见。窃思自古帝皇之世，藏富于民，故能家给人足，即遇凶年，不致重困，若徒奔命于催征，效死于鞭朴，东挪西凑，皮骨尽枯，一遇灾荒，未有不转徙沟壑者，非皇上痌瘝斯民之本意也。今顺治十八年以前，侵盗钱粮，既已邀恩于法外，而此十七年逋欠之绅士，宁无恻于宸衷，伏乞天慈，念奏销事出创行，过在初犯，惩创已久，又遇恩诏赦下，该抚通查处分，诸人果于顺治十八年以内将原报欠数全完者，比照有司在任完粮之例，量予开复，使天下晓然知朝廷之意，原以儆惕冥愚，未尝绝其自新之路，庶几催科之中，不失抚字，而人心感悦，民困亦以获

苏矣。康熙六年五月初六日题。六月初六日奉旨：知道了。

整饬苏、松、常道安，为奏销多人可悯，恩纶千载难逢，谬抒输助之法，请宪应诏赐题，推广皇仁，以宏作人德意事：窃维钱粮正供攸关，输纳自宜如额，国有经费，官有考成，若逋欠一分，不惟官受参罚之累，即国有亏课之虞，率土编氓，咸凛凛以急公，况名列绅衿，讵敢抗违而逋欠。如前宪于十七年奏销题参苏、松等府之绅衿处分者一万三千有余。此朝廷惩玩以警将来，褫革允宜；庙堂秉公忠而忧国计，议之诚当。洵为励世磨钝之大权也。但总其数，虽有累万之多，究竟各人所欠，仅分厘之不等，然其中或有亲族冒名立户者，或因岁歉而完纳后时者，如官户则因远宦在外，儒户则因游学四方，一时照管不及者，种种情由，本人限于不觉，且参后照额全完，是与顽梗之徒，故为抗纳者有间，推情似有可原。况十八年恩赦宏颁，普天同被袛缘，奏销褫革，立法维新，虽各绅衿引领望恩，而下吏未敢援请。如康熙三年又奉上谕，蠲免十五年以前拖欠钱粮，诖误各官俱准免议。今皇上敬天勤民，宏开汤网，洪恩浩荡，幽欲阳春，恭诵诏款，凡顺治十六、七、八等年，催征不得，各项旧欠钱粮，照十五年以前尽行蠲免。又开旧侵盗库银者不赦，今亦准豁免。若奏销之绅衿，以拖欠论，非同于侵盗也，与编氓论，同一逋欠也，与各官论，同一钱粮之处分也。乃于民欠则蠲免之，于侵盗则赦处之，于处分各官则免议之，独此参后已完之绅衿，郁郁向隅，五载沉沦而不与编氓、官吏同邀一视之仁，推情更属可矜。本道因思国用有常，出入之数，原自相准，今积年如许之金银，尽行蠲免，虽朝廷意主爱民而司农未免告匮，合无议将奏销诸人，分别乡绅、进、举、贡、监、生员，如向经出仕者每名纳银二千两，进士每名纳银一千两，举人每名纳银五百两，生员每名纳银五十两，贡监一例，俱定限六个月，愿甘完纳者，汇册具题，按名开复，赦其前过，予以自新。倘蒙宪台俯允末议，则人材不致沦弃终身，国用亦资涓滴，而再造之德与皇仁同其普遍矣。为此具呈，乞照详施行。康熙四年详。因三年十一月彗见，时诏中外各官直陈得失，故详宪请题也。

江南松江府知府张，为人材之淹抑堪怜，受过之是非宜辨，仰祈援例题复，予以自新以示鼓励事：窃维人材为国桢干，必其储养有素，方可取用无穷，所以朝廷设科取士，而又为之旁求博采，原为予以鼓励之意，而使人知有进修之乐，家诵户吟，比屋可封，诚以文运关乎气运不浅也。自顺治十七年，蒙前任抚院朱造报所属欠粮绅衿各户共一万三千余员名，尽应降革，以示痛惩，于法原为不枉，但查苏、松二郡，赋重人贫，自明季以来，每年止完六、七分，积习相沿，未知儆畏，其实果在欠粮者有之；查造册在本年之冬底，而题参在次年之四月，或完在造册之时者有之；或完在未参之前者有之；或完在已参之后而未奉部文到日者有之；抑或有奸民冒立官儒户名，而本人实未知者有之；或远宦远馆，而所托匪人，侵蚀误欠者有之；或经承错误，已完而仍造欠者有之。种种情事，盖难枚举。一经题参，玉石不分，淹滞至今，几近数载。遂致怀才抱璞之士，沦落无光，家弦户诵之风，忽焉中辍，一方文运，顿觉索然，岂非文教之衰微，而守土之扼腕也哉！况使功使过，朝廷每多宽宥之仁，独此欠粮各户，非犯不教之条，在各省屡见，完者随准开复，而江南官、儒永行禁锢。职某每欲据情申请，恐又唐突负疚，是以逡巡不敢。今遇本部院斯文宗主，出而节制两江，起弊扶衰，正人材奋蔚之日。近见邸报，粤省题复绩完欠户部覆俱准开复，则事同一例。伏乞宪台宏作人之大德，特疏题明，凡处分绅衿，其原欠钱粮曾经完足者，请通行各州县查督印串，汇册达部，概与开复，则地方人情未有不踊跃感奋，争先急公，人材不至终弃，草野必无遗贤，风俗丕变，千载一时矣。为此具由申呈，伏乞照详施行，须至呈者。

抚治下原任湖广提学佥事，今降级周起岐等，原任翰林院编修今革职沈世奕等，原任候选进士今议革邹象雍、华振鹭、黄与坚等，原举人今议革沈晋初、王淳中、郁裴等，原贡生今议革胡王宾等，原生员今议革卢矢、顾赓等具呈，为国法无容宽假，臣罪尚可矜怜，恳宪俯赐特题，以广皇恩，以开自新事：窃周起岐等，顺治十七年奏销一案，前任抚台朱初疏题参，随报绩完在案。因查其中欠额有获串未注先完后销者；有蠹书飞洒以完作欠者；有出仕在外照料不及者；有水旱灾荒偶逋欠尾者，种种情状，实堪悯恻。伏查年来诏款，凡顺治十六、七、八年，催征不得等项钱粮，照十五年以前尽行蠲免。又开旧侵盗库银者不赦，今亦准开免。又康熙三年上谕：宽免十五年以前钱粮，凡承追欠粮，罣误各官，俱准免议。此皇恩之著于诏款者然也。又各省奏销，如山东举人张景灿等；福建举人张瑞俊等；陕西贡生张焯等，及广东、浙江等处绅衿，俱蒙免议，此皇恩之宽宥于他省者然也。今起岐等情事相符，独以抗粮名目，摈遗圣世。等之于民，同一未完，乃于民则赦之矣；等之于役，并非侵盗，乃于役则赦之矣；等之于官，同一罣误，乃于官则赦之矣；等之于各省，同一奏销，乃于各省则赦之矣。窃敢比例颛陈，凡有志报效者，愿照原参欠额，加等议罚，以赎前愆，在朝廷既普浩荡之恩，于国用亦收涓滴之助，但众心矢报已久，高天欲叩无门，伏乞宪天俯察苦情，恩赐代题，片语回天，德同再造矣。为此激切连名上呈。

江南松江府绅衿今议降革某某等，呈为续完之报册，现据开复之部例相符，谨颛颠末，恳赐代题，以邀一视宏仁事：窃顺治十七年，江南苏、松、常、镇奏销钱粮一案，尾欠五万余两，绅衿褫革一万三千余人。此时新例初行，各县造册匆遽，虽复竭蹶争完，而欠册已经达部。当蒙抚院朱俯念情有可原，随经造册具报续完，奉旨存部。近阅邸抄，有户部覆广东巡抚刘谨援续完免议等事一疏，内引康熙三年闰六月内礼部覆都察院，遵旨察议具奏事，疏内陕西贡生张焯等；广东生员欧鉴等；江西贡生万来炜等；福建举人张瑞俊等，俱系拖欠

钱粮，后经续完，即照张瑞俊等仍复举、贡、监生、生员，如有此等未经完结者，应俟到部之日再议。今万勳臣等，该抚既援欧鉴之例具题，查续完开复年月，俱与相符，仍复生员等因，于今年四月内遵奉谕旨钦遵在案。某等窃念欠粮之条例，三部相同，开复之皇恩，五省一辙。论所欠之粮，则俱系顺治十八年以前赦免之粮，论续完之期，则即在前抚奏销一月之内。伏遇宪天秉钺东南，廉明冠世，若不籲陈，何由上达。伏乞宪天电念某等俱受国恩，谁不思急公上进，止以分厘之欠尾，完纳之后期，致使长负抗粮之名，独为圣世所弃，天恩屡赦而未及，各省同事而未伸，仰祈援例代题，同邀旷典，则某等有生之日，皆宪天再造之恩也。为此激切连名上呈。

康熙十五年丙辰，以军需浩繁，国用不足，始税天下市房，不论内房多寡，惟计门面间架，每间税银二钱，一年即止。除乡僻田庐而外，凡京省各府、州、县城市以及村庄落聚数家者皆遍，即草房亦同。江南总督阿公因房税报少，致奉严旨，其无隐漏，概可知矣。

十五年丙辰，御史张维赤建言：军兴饷缺，人臣分谊，尤当急公，请案天下地丁钱粮，除生员田亩及民田照常征课外，凡缙绅本户钱粮原额之外，加征十分之三，以助军需，俟事平之日，停止如旧。于是在任在籍乡绅及贡、监诸生，不论已未出仕者，无不遍及。白银每两加额三钱，漕粮每石加征三斗，白粮白折亦如之。吴下粮重，约计每亩增银六七分，增米五六升。往往有民田收入官户者，亦在加征之例，致有官不如民之叹，至今尚未停止，亦赋税之一变也。

十八年己未，诏天下钱粮，自康熙十三年以前民欠者，尽行蠲免。十六年以前民欠钱粮，暂令停征。至十九年带征三分，为各省报荒故也。

二十年辛酉春，以国用不给，江南抚臣慕天颜疏请再征房税一年，比十五年所造房册蠲免村落草房及在镇僻巷鳏寡孤独所居一间门面房屋，其余市镇城郭门面，平屋每间征银四钱，楼房每间征银六钱，天下皆然，惟山西以旱荒特免。

旧例：每岁秋季，户部即行天下各直省，会计明年所应用钱粮，编定来年地丁税额，所谓古人量入为出，今则量出为入者是也。各直省算定，达诸户部。户部会计明白，题请得旨，则颁发各直省刊刻，大张会计，自抚、藩以及府、州、县，皆印刷钤以衙门印信，遍送乡绅，给发士庶，使人遵奉完纳，以示画一，杜绝衙蠹吏胥私派加添之弊，无敢擅差毫忽也。顺治以后，改称由单，而刊布钤印如故。自康熙丁未，科臣周明新疏参松江知府张羽明私增税额，浮于部颁，而以该府所发由单上钤府印为据，致奉严纶。以后由单概不颁发士民，惟于初定日止印四张实粘城门，一张粘县治前，缙绅士庶，莫从查其真额，但凭经承派额完粮而已。倘因循不改，是本欲清弊而反滋弊矣。将来日甚一日，何所顾忌耶？

康熙二十年十二月，朝廷以滇南荡平，四海底定，大赦天下。凡绅户田亩加征钱粮，二十一年即行停止。其白粮折色至二十二年照旧改征本色。民欠钱粮，自十七年以前尽行蠲免。

康熙二十六年春，诏京畿八府地丁银尽行蠲免。冬十一月，上念江南、江苏等处，财赋重地，年来供亿浩繁，诏本年地丁钱粮，凡在民欠，俱免征。其二十七年分江宁、苏、松、常、镇、淮、扬七府地丁各税，除漕项外，尽行蠲免。陕西亦因昔年用兵，不无骚扰，已免钱粮一年。今二十七年分地丁银再蠲一载，以示轸恤元元至意。圣恩优渥，此史册中所罕见者。

康熙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奉太皇太后神主升祔太庙，覃恩中外，诏山西、浙江二省及江南安(庆)、徽(州)二府，湖广武昌、汉阳、黄州、德安四府，二十八年分应征地丁各项钱粮，尽行蠲免。

二十八年己巳春，圣驾南巡，复颁恩诏，各项税银尽行蠲免。又三月二十三日上谕：户部等官云，苏、松浮粮乃明太祖苛政。朕巡幸江南，亲知民间疾苦，久欲蠲除，又念国课紧要，恐致缺乏，今酌计已足，可传谕九卿等，集议量减，倘国用有亏，再行征收等语。于是九卿等在午门外会议定妥。二十四日覆旨。

徭役

吾乡之甲于天下者，非独赋税也。徭役亦然，为他省他郡所无，而役之最重者，莫如布解、北运。即以吾邑论：布解每年一名，后增至三名，俱领库银买粗细青蓝素布，雇船起运，至京交卸。北运每年二十三名，俱领漕米，春办上白粳糯米一万三千余石，雇船起运，至京交与光禄寺禄米、供用诸仓，必签点极富大户充之。次则南运，运至南京，每年二名。次则收催、坐柜、秤收，概县白银二十余万两，每年四十八名。次收兑、收银，概县里催之漕米一十一万余石，兑与运军，每年三十八名。此所谓五年一编审之大役也。其小役则为十年一编审之排年、分催，皆以有土之民充之，而缙绅例有优免不与焉。贡、监、生员优免不过百余亩。自优免而外，田多家富者亦并承充。大约两榜乡绅无论官阶及田之多寡，决无签役之事。乙榜则视其官崇卑，多者可免二、三千亩，少者亦千亩。贡生出仕者，亦视其官，多者可免千亩，少不过三、五百亩。监生未仕者与生员等，即就选，所赢亦无几也。其余平民，大概有田千亩以上，充布解、北运，自一二分起至一二名止。五百亩以上充南运。二三百亩以上充催兑，或名或分数不等，皆以通县之民充通县之役。二三十亩以上充排年、分催，则止就本区、本图之民办本区本图之粮。又有总甲、塘长，即在分催排年内轮岁承充。总甲承值往来官长铺陈公馆，一应所需，凡讼狱之重大者，必关报。塘长则修理城郭、公廨，疏浚官塘水利，以供杂泛差徭焉。立法之始，布解、北运有贴解银，有雇船水脚银，有起驳车脚银，有春办折耗米，有夫船工食米，其为大役计者，甚周密也。南运视北，道里既近，则费与贴亦有差。至于收催、坐柜、收银，串张工食给于官。收兑、收漕、出兑，官有脚价，民有加耗，有费力无费财也。排年即于

分催内十年轮一载，分催本图业户之粮、白，以交于排年，排年赴县完串，应比而归。为排年者一岁，则为分催者九年，今岁之排年，即昔年之分催，今年之分催，即他岁之排年，互相照顾，互相劳逸，亦无杂费也。其如年久弊生，充解运者，库银仓米不能给领，而发串令其自收，犹云可也。在家则总部协官有供应需索，在途则沿途催盘官役，例有需索，到京则各衙门员役，视为奇货，不满其欲，百方勒措，经年守候，不能竣局，而解运两役之苦极矣。收催到柜，则聘算书有费，坐柜秤收，则势豪衙蠹包揽亲戚完银，低色轻银不敢争，上台差承络绎，则折席、程仪无虚日，兼之倾销，贴解种种诸费，而收役之苦极矣。至于收兑，昔之善值而遇时者，不惟无费，反可获利，盖以收米一石则加耗三斗，粮户乐输以为成例，虽豪强亦不稍减也，完漕之米既多秕而收兑又必籴秕稗以插和之，遇监兑官稍加严督则运丁唯唯斛去，盖缘漕米每石止以六斗解京，四为耗米，以资运军之用，外又有轻赍米每石加二斗六升，折银一钱三分，米色太恶者私加不等，而讲兑之官赠好米不与焉。兼之京仓交卸亦易，运军原无不与，是以彼此通融，收兑虽为大役，鲜有破家者。自顺治三、四年后，漕规肃清，米必筛扬，民间始择精米贮漕，而进仓之时，有司细阅详验，掬米偶见粒谷者，笞罚无贷，于是收兑糠秕之弊绝矣。乃运军犹借米色，需索勒措会银酒饭，种种不一，驯致顺治十一二年间，会银每石加至三钱，米色每石加至一钱五分，而当官之赠耗、额设之银米不与焉。计诸杂费，共约每石五钱有余，加以踢斛淋尖，几于平米二石，始完漕串一石，而铺仓租廒脚米，承上接下，送迎官长之费在外。自此收兑无不破家，而民间视之如陷阱矣。运役之裁，自崇祯十四年始，然改北运为官运，而以收催充之，虽无北运之名，仍有北运之实，民困犹未息也。至本朝顺治三年，巡抚土公国宝洞悉民隐，檄行郡县详酌，议裁布解、北运、收催三役，并令官收官解白、粮。旧例：府佐总部，县佐协部，即专委之，令率其属以将事，官布则县发库银，买之于牙行，而委员起运。白、粮则县派役，收诸各柜而亲董其成。得邀谕旨，虚费革而重役息。惟柜书收银勒耗，不无过重，后定自封投柜之法。柜上不许秤兑，吏书无所假手，即使三尺童子上柜完银，与豪民等，民困顿苏。收兑之废，自顺治十五年始。是时，邑绅朱蒿庵绍凤掌户垣，抗疏力陈漕政之弊，请仿布解、北运、收催之例，亦令官收官兑，军民不得相见。计漕一百石四耗而外，议加给米五石、银一十两，其余陋规，尽行禁革，奉旨遵行，而收兑之役遂废，于是民间徭役止有里催。将谓大役既去，小役无伤于民，孰知弊流已极，里催之累，更甚于大役乎？一则编审之时，图书、保正，上下其手也。田连阡陌者，或投津要而尽免，或凭土豪，或布金钱而役轻，势不得不以中人小户充之。始而及于百亩之家，既而数十亩，甚而数亩之家亦派，分厘必办。大户田粮数百亩，放征之日，图书婪索不遂，则良户尽留以自津贴而悉以顽户之田，令其催办，或小户办大户之粮；或乡愚办衙蠹市棍之粮；或庶民办缙绅子弟之粮。无论不能取给应限，几不能望见颜色，日伺候于势豪之门，已违限于应比之际，银既耗于衙门之用，则积欠额于正供之中，赔累既穷，鞭笞日受，不得已而贷营钱，借雷钱，掇米钱，借一还百，究竟不能清理，家业荡然，性命殉之。排年之法敝，变而为五囤均充，而五囤之敝如故。五囤之法穷，变而为厘头分任，而厘头之害愈酷。于是一闻编审，举国惶惶，惟里书、衙蠹乐为之利耳。一则承役之时，吏书、押差坐派需索也。粮书管限，分定某甲某区，差役催粮，预令坐图坐保。始而相见有费，酒席有费，既而输限有费，下乡有费，逢节有节仪之费，岁熟有抽丰之费，岁终有年例总酬之费，加以保歇区皂之属，约计每图一岁所费不下数百金矣。即使依限完粮，此数项已为成例，毫不可少。苟或完不如法，则签票添差，络绎四出，乘船飞骑，索酒需钱，经宿连宵，势如狼虎，每见一限之粮，迟完一日，则供一限之虚费而不足，而粮役之望城邑如畏途矣。一则总甲、塘长之受累无穷也。总甲之初，凡遇官长往来，不过扫除公馆，铺设公座而已。塘长凡遇开河，不过备车戽水而已。重情大狱，不过报县长，备顾问，质公道而已。迨其后，日渐贻患。在城总甲，一遇上台按临，有司曲意逢迎，则公馆铺设，穷极华丽，甚至古玩珍奇，旁罗四列，大抵皆借势家大室之物，以充一时之用，间遇损失，破家相偿而不足，故在城者费最大。在乡者虽次之，而一关大狱，动辄得咎，则动辄有费，临谳官吏之诛求，两造庭质之虚实，胥于总甲责成，经年奔命，其累或等于正犯，而河上戽水，或遇霪雨则无时而止，此又害之小者。塘长之初，原以备公家之兴作，事关阖郡阖邑，万不得已之工，则量拨塘长，或修筑，或疏浚，苟地居僻壤，工非切要，则有数年而不扰一夫者，非若他役之不能空过也。其后吏胥视为鱼肉，势豪视为私人，河因傍墓则令之疏浚，塘因近宅则令之修筑，巧借名色以请官，官亦明知其为私而徇情以拨之，经承因而作奸，役十派百，挟求贿免。其或无筑无修，则倡为旷役之说，每名纳银二、三十两，官吏豪蠹，假公分润。至于有事到工之害，则地棍、土豪为之原呈，临之以府佐，督之以委员，各有衙役，莫不需索，傍河保歇，表里为奸。官蠹原呈之役既饱，虽无工而作完，开疏挑筑之力徒劳，纵有工而不准，故往往有工未竟，而塘长之室已罄者。况塘长之身，即是分催之身，身在工次，或误正供，则身家性命殉之者比比也。一则杂派差役之日甚也。前朝夫徭甚众，至于杂差，则未有也。自大役裁而杂差始起，如顺治初年，剿沵寇则派水手，调客兵则备马草、马豆、马槽、草刀，造战舰则有水夫、钻夫、买树。后因海寇入，则沿浦造桥梁、造梅桩、造铁练、筑寨台；沿海修城堡、修烟墩、斥堠分拨；沿海养马则造马船、造渡口石坡，种种不可胜举。大概上台偶行一二，则经承必派阖县，土豪积蠹，因缘为奸，声言军兴令肃，势难任事赴工，小民畏惧，不得不以贿脱，每图费至一二百金，少亦必数十金，得免于此则派于彼，力苟能免者，莫不破家从事，其余计无所出者，则当

差承役。及至到工，则必刻意诛求，计其所费，务倍行贿，使脱者自喜得计；充者悔不悉索规免，而兵工胥役益肆洋洋，前工未竟，后工继起，初派方完，续派踵至，粮役之家，虎差时常盈室，酒浆供顿，突烟不绝，其他所费，盖可知已。予邻顾氏，产过中人，昔曾遣其子弟就学于予，后遭役累，云一日之中造饭二十四次。驯至康熙三年、四年间，比户弃业逃遁，民皆重足而立，良为是也。于是巡抚部院韩公世琦闻之，行将巡历各属，先期微服遍访，廉得其实，奸胥大蠹，往往立置重典，杂派差徭从此顿息，而役法亦在物极必反之会矣。先是均田、均役之法，浙西嘉、湖二府，久已行之，苏、松民想慕而不可得。会李应斗先生复令娄邑，习见厘头之害，深虑逃亡之不可测，决计请行，条陈其利，先呈郡守张公升衢，张韪之，转详督、抚，抚公亦已稔知，因依议檄行。张公移文嘉、湖二郡，关请彼中役法并能干经承、吏书二人到松商酌，按成法而通融之，去其弊，采其合乎人情，宜乎土俗者，条分缕析，上其法于两台，并请具题，奉旨遵行在案。其法不拘原丈版圩，通计一县之田若干亩，应新设若干图保，每保应田若干，每图应田若干，悉听业户各将自己田亩收并成甲，不论甲数多寡，自立户名，完粮应比，其田不及一甲者，许令自择亲戚朋友田亩归并成甲，造册呈县，以缴册之先后为编图编保之次第。其荒坟绝户，零星无人收者，谓之图底，则于原丈本图中收田，并甲时，照田就近均搭。粮既各自输纳，不须他人催办，则分催、排年诸役可废也。今台宪罕临郡县，邮亭不过扫除，地方讼狱，竟据两造听断，则总甲之名，可不立也。水利淤塞则各就本图业户自开自浚，不得远派远差，则塘长之役，亦不必设也。间有万不得已之差，亦必照田均派，不得役此而遗彼，不得重差而叠累。里胥、保正无所施其权；衙蠹、土豪无所逞其诈，人人立册，尽若绅衿，履亩完粮，呼之立应。昔年抗顽、赔累、飞洒、诡避诸恶，为之一清，而民间始不以恒产为祸。数年以来，逃亡转徙者复故乡，而民困庶几稍苏矣。虽法久不能无弊于日后，要于康熙元、二、三年之役，视今真同出汤火而登之衽席，乃缙绅有嫌其贵贱无别，欲废均编，复里役者。康熙十五年间，奸民衙蠹，逢其意而和之，诳宪几准行矣。赖吾友周子鹰垂首率士民，力为陈控，得以照旧不变，其造福于地方风俗民生不小也。彼恶均编之法者曰，何使吾辈下同于编户。不知均编之法，非屈缙绅而同编户，实跻编户而同缙绅，虽于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之义，其迹似乎无别，独不思缙绅之数少而编户之数多，即缙绅之后，长为缙绅之数少，降为编户之数多。复里役则毫无益于缙绅，居官守职之时，读书谈道之日，为斯民计，休养者不遗余力，至宦成林下，乃徒以意气之必欲上人，而忍于桑梓亿兆之穷黎，夺其衽席而驱诸汤火，是诚何心哉！此周子鹰垂所以不狃目前之见，而独开博爱之心，宁忤乡贵人之意，不恤倾财好义而为之力救也。华亭每图均编田三千五百二十一亩，娄县每图均编田二千八百四亩，上海每图均编田四千九百四亩，青浦则照旧额二百二十三图，每图均编田三千三百八十二亩，上海共立十保，大约十图为一保，一百甲为一图，四十九亩零为一甲，他邑田数、图保虽不一，其法则同，后即日久弊生，是在良司牧仿其意而因时斟酌以补偏救弊而已。要之，此法虽百世不变可也。

卷　七

食货一

物价之不齐也，自古而然。不意三十余年来，一物而价或至于倍蓰什百，且自贵而贱，自贱而贵，辗转不测，不知何时而始。忆予入小学时，归依先大父膝下，是时，百货乍贵，先大父尝叹息为予述隆、万间物价之贱，民俗熙皞，迄今五十余年，而物价悬绝，一至于此，不无世风升降之忧。大约四方无事，则生聚广而贸迁易，贵亦贱之征也；疆圉多故，则土产荒而道途梗，贱亦贵之机也。故略纪食货之最切日用而价之最低昂者，以志风俗之变迁，验民生之休戚焉。

崇祯三年庚午，年荒谷贵，民多菜色，郡县施粥赈饥。予时尚幼，未知物价。然越二载，壬申夏，白米每斗价钱一百二十文，值银一钱，民间便苦其贵，则庚午之米价，概可知已。迨秋成，早米每石价钱止六百五、六十文耳。自是而后，米价大约每以千文钱内外为率。至十一二年间，钱价日减，米价顿长，斗米三百文，计银一钱八、九分，识者忧之，然未有若十五年春之甚者。时钱价日贱，每千值银不过四钱几分，白米每石纹银五两，计钱十二千有奇，自此以往，米价以二三两为常。迄于本朝顺治三年，斗米几及千文。四年，白米每石纹银四两。六年己丑，大熟，糯米每石价止一两二钱，川珠米每石银九钱。七年，二月，白米每石价一两。九月，新米价至二两，糯米一两八钱，白米二两五钱。八年辛卯，二月，白米每石三两。三月，每石三两五钱。四月，每石四两。六月，长至四两八、九钱，几及五两一石。七月，新谷石价二两。次年壬辰夏，白米石价四两，秋，旱，新米无收，郡城米价二两五六钱。次年癸巳，亦如之。嗣后以次递减。至十四年十一月，每石米价银止八钱，亦有六七钱者。十六年闰三月，米价又增至二两。十八年十月，白米每石一两五钱，新米一两三钱。十一月，新米一两八钱，白米二两。康熙元年，正月，白米二两一钱，糙米一两九钱。七月，早米一两二钱，糯米一两三四钱。自此以后，米价又渐减，然未有如八年己酉之贱者。九年，新米每石纹银六钱，后至五钱有奇，后至五钱，若四、五、六月间，预借米钱，秋成还米者，石价不过三钱一二分而已。九年庚戌，大水。六月，白米长至一两三钱。八月，新米九钱。九月中，八钱，糯米七钱。十月，石米九钱，糯米八钱有奇。十月终，石米一两三钱，糯者稍差。十年辛亥，早米价每石一千三百文，计银一两一钱。十二年壬子秋，新米七百，计银六钱三分，嗣后以此为常。至十七年，早新米

每石价银亦不过七钱三分。十八年春，长至一两四、五钱。秋八月，长至二两，早新米一两七钱。九月，稍差，而山东、河南、江北、江南之苏、常、镇俱荒，吾郡次之，吾邑又次之。十九年夏，白米每石价银二两。二十一年五月，白米每石价八钱五分。至冬，新糙米每石价银五钱六七分，苏州则五钱一二分。二十三年冬，白米每石价银九钱上下。二十二年秋成，糙米每石八九钱。次年春，白米价银，亦不过如是。

食货二

豆之为用也，油腐而外，喂马、溉田，耗用之数，几与米等，而土产之种类亦不一。沿海所出，荡豆为最细，与山东所产相似，价亦较贱。田中所产，黄豆为常，大者有莳菇、青白、粉团、紫香橼诸种，价亦差贵。黄豆之价，常年较米稍减，大约豆一石可准米八、九斗。惟崇祯十四年辛巳，旱豆多而米少，粜米一石可籴豆二石。顺治六年，八月，旱豆每石价银三两五钱，至冬，米价石银不过一两，而豆则石价两八钱，犹是米二石准豆一石也。七年庚寅二月，白米每石一两，豆价二两亦如之。九月，新米二两，豆止一两五钱。八年三月，白米石价三两四钱，豆亦一两五钱。四月，白米四两，豆止一两二钱。六月，白米将及五两，豆亦一两六钱而止。秋七月，豆价忽长至三两二钱，与新米等。十四年十一月，豆止八钱，米亦如之。十六年闰三月，豆价二两，与白米等。十八年，新米一两三钱，豆止八钱。是冬，白米二两，豆止一两二三钱。康熙二年十月，米价九钱，豆止五钱，荡豆不过四钱有奇，以后大概六、七、八钱不等。至十八年三月，忽长至一两二、三钱。四月至一两四钱五分。未几，减至一两一、二钱。是秋，新豆石价七钱有奇。冬十一月，至一两二钱。十九年春，价一两三钱五分，后递减至一两。二十一年春，每石价银七钱，夏五月减至六钱。二十三年冬，每石价银一两内外。次年春，亦如之。

食货三

诗曰："贻我来牟，帝命率育。"粟菽而外，可以养民者，莫如麦矣。崇祯十四年辛巳，旱。十五年，圆麦每石价银六千，计银不下二两五六钱，小麦如之，大麦亦三四千文一石。本朝顺治五年二月，圆麦每石价银二两一钱。八年辛卯，圆麦二两二钱，大麦一两五钱。四月，新小麦一两五钱，圆麦一两三钱。六月，圆麦石价二两。十六年己亥闰三月，麦价每石一两。十八年冬，麦价每石一两三钱，或一两□钱。康熙初，麦价始贱。大约新麦初熟，夏税始严，急欲粜银，石价不过三四钱。迨六月，至乾，石价亦不过五钱。数年之间，大概如是。九年庚戌，圆麦价银六钱，小麦七钱一石。十七年戊午，小麦价至一两二三钱，出白米上矣。十九年庚申春，圆麦长至一两五钱，小麦将熟，每石价至二两外，新麦亦价至八、九钱一石。二十一年夏，圆麦三百五十文一石，准银三钱一分五厘，小麦每石五百三十文，大麦每石二百五十文。

食货四

吾邑地产木棉，行于浙西诸郡，纺绩成布，衣被天下，而民间赋税，公私之费，亦赖以济，故种植之广，与粳稻等。秋收之后，予幼闻木棉百斤一担，值银一两六七钱。崇祯初，渐至四、五两。甲申以后，因南北间阻，布商不行，棉花百斤一担不过值钱二千文，准银五六钱而已。顺治三、四年后，布渐行，花亦渐长。六年己丑，花价每百斤值银三两四五钱。七年九月，花价五两百斤。八年三月，九两一担。是时，三、四年间，递有升降，相去亦不甚悬绝。至十四年丁酉，每担价止二两五钱。十六年闰三月，长至四两五钱。十八年辛丑冬，价至二两。康熙元年正月，增至三两。七月以后，犹二两百斤也。九年秋，价止一两七八钱，长至二两五钱。十月，花价三两有奇。十月终，每担价银四两。十年辛亥十一月，花价每担值钱三千三百，准银亦不下三两。十三年，上上花每担不过一两九钱。十六年丁巳夏，长至二两六七钱，上者直至三两，积年陈花，为之一空，富商之获利者甚众。十八年己未秋成，棉花百斤价银止一两五六钱。次年夏，长至三两。二十年辛酉夏，价银三两五六钱。二十一年夏五月，上白者，每百斤价银四两一钱。二十三年秋成，上白好花，每百斤价银一两三四钱。

食货五

棉花布，吾邑所产，已有三等，而松城之飞花、尤墩、眉织不与焉。上阔尖细者，曰标布，出于三林塘者为最精，周浦次之，邑城为下，俱走秦、晋、京边诸路，每疋约值银一钱五六分，最精不过一钱七八分至二钱而止。甲申、乙酉之际，值钱二三百文，准银不及一钱矣。顺治八年，价至每疋三钱三分。十一年十二月间，每疋价至四五钱，今大概以二钱为上下也。其较标布稍狭而长者曰中机，走湖广、江西、两广诸路，价与标布等。前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牙行非藉势要之家不能立也。中机客少，资本亦微，而所出之布亦无几，至本朝而标客巨商罕至，近来多者所挟不过万金，少者或二三千金，利亦微矣。而中机之行转盛，而昔日之作标客者，今俱改为中机，故松人谓之新改布。更有最狭短者，曰小布，阔不过尺余，长不过十六尺，单行于江西之饶州等处，每疋在前值银止六七分。至顺治之九年、十年间，小布盛长，价亦几至二钱一疋。康熙元年、二、三年犹值银八、九分至一钱也。八年己酉以后，饶商不至，此种小布遂绝。又忆前朝更有一种如标布色，稀松而软者，俗名浆纱布，络纬之法，亦与标布异，邑城人往往为之，今亦不复见矣。二十一年壬戌，中机布每疋价银三钱上下。二十三年甲子，因棉花价贱，中机布不甚行，俱改木棉标布，每疋上上者价仍纹银二钱上下，粗

者一钱三、四、五分而已。

食货六

薪樵而爨，比户必需。吾乡无山陵林麓，惟藉水滨萑苇与田中种植落实所取之材，而煮海为盐，亦全赖此。故吾郡之薪较贵于邻郡，大约百斤之担，值新米一斗，准银六、七、八分或一钱内外不等。至顺治三年丙戌，斗米作价一千，准银五、六钱，而柴百斤之担亦然，惟七年二月，米价贱而柴价贵，数斤之柴，一束值米五升。八、九年亦然。是时米价低昂不等，大概数斤一束之柴，准银五分、六分。自康熙改元以来，仍以升米为价，有数十斤一束者，视此递增之。十九年庚申，米价长而柴如旧，则数斤之柴，仅可准米半升耳。至二十二年癸亥春，积雨。三月，米价贱而柴价长，十三四斤之柴则准米二升，又变局矣。康熙二十七年戊辰，柴价甚贱，十四五斤之柴，值银不过六七厘耳。

吾乡海滨产盐。当崇祯之初，每盐百斤平秤约有一百二十斤，价钱不过一钱五六分。至十六年壬午夏，大水，价至每斤纹银五分。顺治八年春，价至纹银每斤一钱。四月以后，卖六七分一斤也。自是以后，大约每斤以纹银一分内外为率。至康熙二十二年癸亥春，积雨。三月，每斤纹银三分二厘，皆从郡邑贩来官盐，私盐绝响，亦变局也。二十七年戊辰，每斤不过六七厘。

豕肉，在崇祯之初，每斤价银二分上下。至顺治二年冬，价至每斤时钱一千，准银一钱二分。六、七、八年之间，价犹七分一斤也。康熙十二年，每斤二分五厘，几于复旧，后此大都三分上下。至十九年庚申夏，价至每斤五分。豆、菜油价，向来视肉价为低昂，故不另列。

茶之为物，种亦不一，其至精者曰芥片，旧价纹银二三两一斤。顺治四、五年间，犹卖二两。至九、十年后，渐减至一两二钱一斤。康熙戊午，予在江阴，曾有客持来求售，实价不过二钱一斤，然色虽如旧而味无香气矣。徽茶之托名松萝者，于诸茶中犹称佳品，顺治初，每斤价一两，后减至八钱，五六钱，今上好者不过二三钱。他若苏茶峒山芥，历来价色高下，不甚悬绝。惟吾郡佘山所产之茶，所谓本山茶者，向不易得，其味清香，大约与徽茶等，而购之甚难，非贵游及与地主有故交密戚者不可得，即得亦第可以两计，不可以斤计，殆难与他茶价并低昂也。

竹纸如荆川太史连、古筐将乐纸，予幼时七十五张一刀，价银不过二分，后渐增长。至崇祯之季、顺治之初，每刀止七十张，价银一钱五分。驯至康熙丁未，每刀不过一分八厘。自甲寅春，闽中兵变，价复骤长，每刀又至一钱四五分，往往以浙中所产丑恶者充卖。至十五年丙辰九月，耿藩归正，而后纸价渐平。今每刀七十张，价银三分五厘，庶几去旧不远。至康熙二十六年，每刀不过纹银二分，竟复古矣。

心红标朱，每匣重十四两，予幼时价银四、五钱。顺治四、五年间，价至每匣纹银八九两。八、九、十年间，犹二三两一匣也。康熙初，其价渐减，后至上好朱一匣，价银不过二钱五分。甲寅、乙卯之间，广东道梗，将谓朱价又必骤长，而竟不然。今上好者，每匣价银不过三钱而已。康熙十九、二十年间，朱价复长，每匣价银至六、七、八钱及两一二钱。二十三年，长至两六七钱。至二十六年，递减至四钱。

白糖，旧价上白者每斤三、四分。顺治初年间，价至每斤纹银四钱，后递减。至康熙中，复旧。今稍长至五六分。康熙二十年癸亥冬，递减至三分、二分，黄黑者一分上下耳。

檀香，予幼时旧价每斤纹银四五钱，后渐递长。至顺治初，每斤价至二三两，后复渐减。至康熙十八年冬，每斤价银不过二钱。是时，传闻大内用为涤器，故为天律所禁，道家以焚檀为戒，龚圣和曾力言之，而人多未信。至二十三年春，张真人自京师回楚，道经松江，醮坛示禁，至不复用矣。

附子，予幼时药中亦不轻用，然而价亦甚贱，每只一两，值银不过一二钱。至顺治初，每只值银，直至数十两，家富而病急需用者，购之不惜百金。康熙以来，价日贱，今一两一只，止可值银一钱，然而味亦大不如前矣。

肉桂，旧价止二三钱一斤。数年以来，价至每斤七八两，甚至十二三两。几与参价相若，近来稍差，最上者，每斤价银五两而已。

燕窝菜，予幼时每斤价银八钱，然犹不轻用。顺治初，价亦不甚悬绝也。其后渐长，竟至每斤纹银四两，是非大宾严席，不轻用矣。

法制藕粉，前朝惟露香园有之，主人用为服饵，等于丹药，市无鬻者。顺治初，始有鬻之于市，而其价甚昂，每斤纹银一两五六钱，后减至一两二钱。九年壬辰夏，犹卖纹银八钱一斤，而铺主人犹以价贱为恨。十二、三年之际，得法者甚多，沿街列卖，每斤不过六七分，而半和伪物，味亦大不如前矣。

大绒，前朝最贵，细而精者，谓之姑绒，每疋长十余丈，价值百金，惟富贵之家用之，以顶重厚绫为里，一袍可服数十年，或传于子孙者。自顺治以来，南方亦以皮裘御冬，袍服花素缎绒价遂贱。今最细姑绒，所值不过一二十金一疋，次者八九分一尺，下者五六分而已。年来卖者绝少，贩客亦不复至，价日贱而绒亦日恶矣。

山东茧绸，集蚕茧为之，出于山东椒树者为最佳，色苍黑而气带椒香，污秽著之，越岁自落，不必浣濯而洁，在前朝价与绒等，用亦如之。年来，价日贱而此种亦绝。今最上者，价不过钱许一尺，甚而有三四分一尺者，则稀松甚于绵绸，嘉、湖、苏、松，在在皆织，故用者愈众，而价愈贱。

葛布有数种：出于浙之慈溪，广之雷州者为最精；其次出江西。葛粗细不一，出于江南金坛者，虽极细，然亦不可单做，必须夹里。在前朝，非缙绅士大夫不服葛，而价亦甚贵。佳者每疋值银三两，长不过三丈一二尺。次者亦不下五、六分一尺。自顺治而后，服葛者日众，而葛价亦日贱。今制无人不可服葛，葛愈多而亦日

滥恶矣。康熙二十八、九年，洋船贩至，至精者官尺不过一分五六厘一尺，至粗者每尺七八厘耳。

眼镜，余幼时偶见高年者用之，亦不知其价，后闻制自西洋者最佳，每副值银四五两，以玻璃为质，象皮为干，非大有力者不能致也。顺治以后，其价渐贱，每副值银不过五六钱。近来苏、杭人多制造之，遍地贩卖，人人可得，每副值银最贵者不过七八分，甚而四五分，直有二三分一副者，皆堪明目，一般用也。惟西洋有一种质厚于皮，能使近视者秋毫皆晰，每副尚值银价二两，若远视而年高者带之则反不明，市间尚未有贩卖者，恐再更几年，此地巧工亦多能制，价亦日贱耳。

露香园顾氏绣，海内驰名，不特翎毛、花卉，巧若生成，而山水、人物，无不逼肖活现，向来价亦最贵，尺幅之素，精者值银几两，全幅高大者，不啻数金。年来价值递减，全幅七八尺者，不过以一金为上下，绝顶细巧者，不过二三金，若四五尺者，不过五六钱一幅而已。然工巧亦渐不如前。前更有空绣，只以丝绵外围如墨描状，而著色雅淡者，每幅亦值银两许，大者倍之。近来不尚，价值愈微，做者亦罕矣。

图书石，向出浙江处州青田县，其精者为冻石也，各种不一，俱以透明无瑕如冻者为第一，每两值银两余。近来老坑填塞，采石者不能入，不可得矣。其次者曰封门。再次者曰豆青。此外惟金、玉、银、铜、晶石、磁器，而镌刻甚难。犀象不入谱，别无他石，可以供玩也。近来闽中有寿山石，其白者如玉；黄者如蜜蜡；红者如琥珀，精光明透，胜于冻石，而镌刻亦易，价亦与冻石等。

砚石，昔推岭南端溪石为第一，次则歙石，外此无别石也。近年来，苏州观音山有石可以琢砚。初出时，砚工就其石之体制为之，不拘方圆，假充古砚，人以重价购之，几与端砚等。其后市上卖者日众，价遂日贱，不能混淆古砚，体制亦从方圆，类于端、歙，其如石质稍粗，不堪珍玩，何故每方所值不过二三钱而已。

磁器，除柴、定、官、哥诸窑而外，惟前朝之成窑、靖窑为最美，价亦颇贵。崇祯初时，窑无美器，最上者价值不过三五钱银一只，丑者三五分银十只耳。顺治初，江右甫平，兵燹未息，磁器之丑，较甚于旧，而价逾十倍。最丑者四五分银一只，略光润者，动辄数倍之，而亦不能望靖窑之后尘也。至康熙初，窑器忽然精美，佳者直胜靖窑，而价亦不甚贵，最上不过值银一钱一只而已。自十三年甲寅之变，江右盗贼蜂起，磁器复贵，较之昔年，价逾五倍，美者又不可得。大概移窑于近地，工巧与泥水，种种不同，匪但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也。是时，民间复如顺治之初，富者用铜、锡，贫者用竹、木为制，然而所盛馔肴，不堪经宿，洗涤亦不能洁，远不如磁器之便。至二十七年戊午，豫章底定，窑器复美，价亦渐平，几如初年矣。向来底足下或一盏内，必书某朝某年精制，逮坏后沦落污泥溷堑中，或践蹈于马足车尘之下，而朝代年号，字画宛在，见者怵惕，而莫能救挽。至是建言者遂以为请。奉旨禁革，积年流弊，一朝顿洗，斯真度越百王之盛典，非特窑器之精已也。又有一种素白建窑，昔虽有之，而今为最广，体制花巧，价亦不甚贵，酒器最多，亦最宜，所值比楚窑稍浮，用者便之。

毡单，在明季若双红者，每条价纹银二两，单红者一两内外。自本朝以来，双红至精者，价不及一两，稍差者四、五钱一条，其嘉兴石门所制，每条不过值银二三钱而已。

郁金之贵，于经传见之，诗歌咏之，然未有如顺治、康熙初年之价者，则川广之乱甫平，百货未通，郁金一两值银二百余金，亦并无处可觅。犹忆邑绅张弘轩因封翁之病，药剂必需，用价二十两从平湖陆氏购得二分，其贵如是。后四方平定，价因渐减。至康熙二十五年丙寅，郁金一斤，值银不过八钱，一物之价，相悬如是，亦异矣哉！

真降香，前朝吊祭必用之，间或用于贵神之前，价值每斤不过银几分，不及一钱也。顺治之季，价忽腾贵，每斤价至纹银四钱外，吊丧非大富贵之家，概不用之。铺中卖者亦罕，故吊客俱以檀条官香代之，初用便于焚爇，咸谓适宜，后渐无香气。近年直以沙泥杂木屑为之，竟成废物，而海航市通，降香遂广，价亦几于复古矣。

种　植

吾邑土高水少，农家树艺，粟菽、棉花参半。向来种粳稻有三种，而秫不与焉。其最贵者曰瓜熟稻，计渍种以及收成不过七八十日，大约三月终下种，六月中便可登新谷，收成后尚可种菉豆也，然而收数不能丰，最上之田，亩不能过三斛，故种者亦罕。其次早者曰百日稻，计渍种迄收成百余日，皆于立夏渍种，布散于水田，不必插秧成列，总谓之川珠，其性柔而甘味，惟吾东土有之，邻邑所无也。其晚者有白芒稻，则种秧于别田，夏至前后移种至田亩，成列分行，霜降时收割，谓之晚白稻，收数较丰。自顺治五年戊子秋虫灾后，往往既秀而为虫所蚀，农家惩此，相戒不种。近年从邻郡传至一种，曰香梗、曰沙梗，穗上俱有红芒，并性坚而粒大。香梗味香而尤美，收数亦丰，种法收成俱如晚稻，今参种之，较盛于川珠稻矣。

青靛，初出闽中。夏、秋两次之间，取其叶淘汁澄清，用染蓝青色，此地所无也。自顺治初年，八闽未平，福靛难致，有觅得其种者，按其法而种之，获利数倍。其后八闽尽归版图，福靛既多，本地所产又众，利亦微矣。况所染之色终不若福靛，故土靛价亦日贱，近年来，种者亦少。

烟叶，其初亦出闽中。予幼闻诸先大父云：福建有烟，吸之可以醉人，号曰干酒，然而此地绝无也。崇祯之季，邑城有彭姓者，不知其从何所得种，种之于本地，采其叶，阴干之，遂有工其事者，细切为丝，为远客贩去，土人犹未敢尝也。后奉上台颁示严禁，谓流寇食之，用辟寒湿，民间不许种植，商贾不得贩卖，违者与通番等罪，彭遂为首告，几致不测，种烟遂绝。顺治初，军

中莫不用烟,一时贩者辐辏,种者复广,获利亦倍,初价每斤一两二三钱,其后已渐减。今价每斤不过一钱二三分,或仅钱许,此地种者鲜矣。

糖蔗,取其浆为糖,产于江右、岭南诸郡,此地从未有也。康熙十五年丙辰春二月,广东兵叛,江西吉安道梗,糖价骤贵。吾邑滨浦,有人携得蔗种,归植成林,依法轧浆,煎成白糖,甚获其利;但糖色不能上白,想亦地气使然。其后平藩归正,广糖大至,然种蔗煎于此地,价犹贱于贩卖,故至今种者不辍,浦东六里桥、周渡一方最盛。

万寿果,一名长生果,向出徽州。近年移种于本地,草本蔓生,而果结如豆,每荚数颗,成实之后,采荚去壳,用沙微炒,以色淡黄为度,则味松而香,可充笾实,且以其名甚美,故宾筵往往用之,亦此地果中,昔无而今有者。

江西橘柚,向为土产,不独山间广种以规利,即村落园圃,家户种之以供宾客。自顺治十一年甲午冬,严寒大冻,至春,橘、柚、橙、柑之类尽槁,自是人家罕种,间有复种者,每逢冬寒,辄见枯萎。至康熙十五年丙辰十二月朔,奇寒凛冽,境内秋果无有存者,而种植之家,遂以为戒矣。

佛手柑,向出闽、广,江南绝无。自康熙九年庚戌,郡绅顾见山,十六年丁巳,吾家苍岩叔,相继榷关赣州,两家人种之于巨瓶载归,其枝叶与此地香橼无异,而垂实累累,金碧可爱,及移植土中,大概与香橼相似,畏寒亦相同,故鲜见有开花结实者。

树之可以编篱者,向惟冬青及槿。其他如桂、如柏,间或用之而不可多得。若杨枝细枝者,产自北土,以及浙之嘉禾,往往剪其条,去其皮,用作笆斗,此地未尝有也。顺治以来,吾乡始植,不过与嘉湖等用耳。其后村居种之,编成篱落,较于槿及冬青坚固过之,惟冬残叶脱时,望之不能葱翠,故今人往往间冬青而兼植之。

西瓜之产于吾郡者,向惟闵行、周浦称最美。顺治中,南桥一种,两头锐而腹圆,状类橄榄,名曰橄榄瓜,其味尤为香美,超出诸种之上。康熙甲寅,予馆于南桥,此时瓜味,较之昔年,稍觉平淡,询诸土人,云:昔年价昂而多利,故一本留瓜甚少,而滋溉极厚,培护亦力;今价日贱,故培溉亦不能如法,一本所留瓜数亦倍,所以味不及前,然较他处种类,犹远胜也。

冬兰,开花于冬月,叶如建兰而短小,出湖南诸郡。康熙戊申,吾友施缓宜佐道州归而带回,开于秋兰之后、草兰之前,而以蕙介秋兰之前,草兰之后,则四时之兰可以不绝,故乐得而种之,但风土不同,开花甚难,所谓迁乎其地,而弗能良也。

灯草,种于水田,茎如地栗,本昔惟产于浙江嘉、湖之境。今松江城外,往往种之。

当归,叶似牡丹而小,开花成串如紫藤,花圆满如小荷包,色姣红而吐丝,俗呼为西施牡丹,甚言其娇艳也。

桔梗,草本,叶锐而小,花如青莲色,清雅可玩。

天门冬,蔓生枝细,施于竹屏风上,如水松状,惜亦草本,秋冬不耐耳。

生地,草本,叶如粗枇杷而微圆,抽梗开花如茄花,红色稍深耳。此皆近年来见之,昔所无也。

水蜜桃,惟吾邑顾氏露香园有之,其种不知何自来,大者如小瓜,色红艳而味甘,每斤不过二三枚,其价值银一钱外,大约三四分一枚,年来传枝接本,种日广而味日淡,质亦渐小。今每斤有四、五枚,而价亦贱,不过四五分而已,然较他境贩来者,味犹甘美,相悬甚远也。

昔年吾乡作屏藩圃,惟槿与冬青,无所谓小枝杨也。顺治以后,始传其种,村落间往往种之,编篱取其易成,二三年即高与墙等,岁岁修结,亦颇坚固,至日久干老难结,则去本留根,一二年,嫩枝复长,又可重编,不异新种,此亦昔无而今有者。

钱　法

钱法之坏,自私铸始,私钱无代无之,而惟崇祯时最盛。予生崇祯之际,通用新钱,无一佳者,所见之钱,惟嘉靖、隆庆两朝最为精美。嘉钱尚有二种,黄者如金,白者如银。隆钱尽如金色,皆以最美净铜铸就,体亦工致,明光焕发,一文约重钱外,此时便不可多得,盖为私铸者收去,杂以铅砂,更铸新钱也。然于折净白钱之中,往往有之。每当用时,拣选别贮,以为小儿玩弄。若万历钱,时虽盛行而体各异制,其精者或与嘉、隆等,而恶者则轻薄不堪,与时钱无异。泰昌、天启,享国日浅,钱不多行,式无甚美,亦无甚恶,惟铜质则递降耳。崇祯初,铜钱虽大,异乎隆、万,然而京局所铸,大小轻重犹是,若京师每千价银一两二钱,外省犹兑九钱一千,与嘉、隆、万、启钱,间杂通用。其后私铸盛行,钱色日恶而价亦日贱,驯至十三年戊寅夏,价至六钱耳。百货腾贵,庚辰、辛巳之间,递减至四、五钱一千。癸未而后,每千兑银不过三钱有奇,而钱之所重每千不过三斤有零而已。迨乎乙酉,大兵既下江南,前朝之钱,废而不用。是时,每千值银不过一钱二分,较之铜价且不及,而钱之低薄虽鹅眼綖缳不能喻矣。顺治通宝初颁,官实每千准银一两,然当钱法敝极之后,奉行甚难。藩司所颁制钱,有司强令铺户均分,铺户明知亏本,不得已而酌量分铺市价,实未尝用通,以故有司亦不便多颁,而民间所用惟七一色之低银。至八年辛卯,每千值银止值四钱八分,其后渐增,亦不能至五、六钱,积轻之势使然耳。迨康熙初,始命京省各开局铸钱,钱背明著直省,字兼满、汉,体重工良,直出嘉、隆之上,但铜之精美远不及前,而价定每千值银一两,令民间完纳钱粮,大约十分之中,银居其七,以解边钱居其三,以备支放,编诸会计由单,当官收纳,于是钱价顿长,价至每千兑银九钱有奇,民间日用文作一厘,谓之厘钱,公私便之。至十二年甲寅,四月,闻八闽之变,三吴钱价顿减,初犹五、六钱一千,后直递减至三钱。积钱之家,坐而日困,

典铺尤甚，有司虽严禁曲喻之而不可挽。十五年以后，封疆渐宁，钱价以次渐长，十七、八年之间，每千价银又兑至八钱七、八分及九钱二、三分，几乎厘钱矣。二十年以后，私铸复盛，钱复滥恶，每千所重，至恶者亦不过二、三斤，价犹值银八钱外，其官局厘钱，每千价银几及一两，甚有一两另四分者，恐奸人收兑以为私铸之计。若不严禁私钱，将来钱法之坏，有不可言者，当事所宜留心也。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上以私钱滥恶，疑钱局匠役私铸射利，特谕中外地方官严禁，如有仍行使用者，不论钱数多寡，重则枷号毕，流徙尚阳堡，官不觉察者同罪，现今贸易小钱，限一月内照铜价交于地方官收给。既而浙江武举朱士英开炉私铸，被参拿问，私钱顿贱，官钱每千几值纹银一两二钱矣。二十六年后，私钱复渐流行，制钱价遂递减。至二十八、九年间，每千不及值银一两。二十九年二月，私钱之禁复严，市中不复通用，积弊为之一洗，制钱每千价至纹银一两二、三分，庶几复旧。

卷　八

冠　服

一代之兴，必有一代冠服之制，其间随时变更，不无小有异同，要不过与世迁流，以新一时耳目，其大端大体，终莫敢易也。如前朝职官公服，则乌纱帽，圆领袍，腰带，皂靴。纱帽前低后高，两傍各插一翅，通体皆圆，其内施网巾以束发，则无分贵贱，公私之服皆然。圆领则背有锦绣，方补品级，式样与今之命服同，但里必有方领衬摆，不单着耳。腰带用革为质，外裹青绫，上缀犀玉、花青、金银不等，正面方片一两，傍有小辅二条，左右又各列三圆片，此带之前面也。向后各有插尾，见于袖后，后面连缀七方片以足之，带宽而圆，束不著腰，圆领两胁，各有细钮贯带于巾而悬之，取其严重整饬而已。一、二品金镶犀角，三品花金，四品素金，五品花银，六、七品素银，八品以下用明角。乌角玉带惟帝后及太子、亲王、郡王用之，其余大臣必赐而后敢服，则与今制异也。其举人、贡、监、生员则俱服黑镶蓝袍，其后举、贡服黑花缎袍，监生服黑邓绢袍，皆不镶，惟生员照旧式。然进士殿试后，犹服镶蓝袍，入谢毕，始易冠带，则知花素缎袍乃后人假借，未必皆命服矣。闻举人前辈俱带圆帽如笠而小，亦以乌纱漆里为之，予所见举人与贡、监、生员同带儒巾，儒巾与纱帽俱以黑绉纱为表、漆藤丝或麻布为里，质坚而轻，取其端重也。举、贡而下，腰束俱蓝丝绵条。皂靴与职官同。典吏则戴吏巾。如今之神庙中所塑施相公巾式，黑素绢圆领、条靴。举、贡、监生同。其上台门下，则有中军巡捕官，冠棕结草帽如笠而高，服大红斗牛锦绣以壮观。其衙门杂役，如皂隶则漆布冠岸帻，而网巾外见，旁插孔雀翎毛，服下截细褶青布衣，腰束红布织带。捕快则小帽青衣，加红布背甲于外，腰束青丝织带。舆隶之属，则戴毡笠上插鹭尾，威仪秩秩矣。其便服自职官大僚而下至于生员，俱戴四角方巾，服各色花素、绸、纱、绫、缎道袍。其华而雅重者，冬用大绒茧绸，夏用细葛，庶民莫敢效也；其朴素者，冬用紫花细布或白布为袍，隶人不敢拟也。其后巾式时改，或高或低，或方或扁，或仿晋、唐，或从时制，总非士林，莫敢服矣。其非绅士而巾服或拟于绅士者，必缙绅子弟也。不然，则医生、星士、相士也。其后能文而未入泮雍者，不屑与庶人伍，故亦间为假借，士流亦优容之，然必诗礼之家，父兄已列衣冠者，方不为世俗所指摘，不然将群起而哗之，便无颜立于人世矣。其市井富民，亦有服纱绸绫罗者，然色必青黑，不敢从新艳也。良家清白者，领上以白绫或白绢护之，示与仆隶异。所戴之冠，夏则结棕，六版圆幅，价值数金。贫者或用漆单纱，其色同。冬则绒毡小帽。其内衣，冬夏无不服裙，不分贫富贵贱皆然。道袍大概绸用单做，羢褐茧绸用夹里，后则俱以花纱白里为之，单绸若将不屑，不独士林为然矣。花云素缎，向来有之，宜于公服。其便服则惟有路绸、瓯绸、绫地、秋罗、松罗、杭绫、绉纱、软绸以及湖绸、绵绸。夏惟有生纱、硬纱、生罗、杭罗而已。其后有软机纱、番纱、线纱、永纱，皆因一时好尚，群相和从耳。若寒士则惟以白布袍为常服，加以乌巾朱履，较之盛服而冠庶人之帽者自贵，缙绅接见，亦自起敬，列于峨冠博带之中，容相安也。其仆隶、乐户，止服青衣，领无白护，贵贱之别，望而知之。公私之服，予幼见前辈长垂及履，袖小不过尺许，其后衣渐短而袖渐大，短才过膝，裙拖袍外，袖至三尺，拱手而袖底及靴，揖则堆于靴上，表里皆然，履初深而口几及踊，后至极浅，不逾寸许。此余所及见前朝冠服之制也。

本朝于顺治二年五月，克定江南时，郡邑长吏，犹循前朝之旧，仍服纱帽圆领，升堂视事，士子公服、便服，皆如旧式。惟营兵则变服满装，武弁临戎亦然，平居接客则否。故剃发之后，加冠者必仍带网巾于内，发顶亦大，无辫发者但小帽改用尖顶，士流亦间从之。至三年丙戌春暮，招抚内院大学士亨九洪公承畴刊示严禁云：岂有现为大清臣子而敢故违君父之命，放肆藐玩，莫此为甚！于是各属凛凛奉法，始加钱顶辫发，上去网巾，下不服裙边，衣不装领，暖帽用皮，凉帽用簟，俱上覆红纬，或凉帽覆红缨，一如满州之制。然而细缎织锦，僭及龙衮，遍身刺绣，或施鸾凤，夸多斗靡，竞为华丽，上下无章，公私无别，草昧之初，莫知禁令也。至六、七年间，始颁命服之制，冠加高顶，一品装以红玉，镶嵌东珠三颗；二品蓝玉，东珠一颗；三品红宝石；四品蓝宝石；五、六品水晶，皆用金镶，高低不等。七品金；八品以下银，下至典吏，则用明角葫芦，以章贵贱。其举、贡、监生、生员则用金银飞雀，以期其飞鸣之意。带则紧束于腰，缀以金玉银角，方圆四片，一、二品玉；三、四品金；五品花银；六、七品素银；八品银镶乌角；九品而下乌角不镶。举、贡、监生，银镶明角，生员银镶乌

角。其命服则即满袍加以前后绣补，一如前代之式，文臣一、二品仙鹤、锦鸡；三、四品孔雀、云雁；五品白鹇；六、七品鹭鸶、鸂鶒；八、九品以逮杂职则鹌鹑、练鹊、黄鹂而已。武臣公、侯、伯则麒麟、白泽，一、二品狮；三、四品虎、豹；五品熊；六、七品彪；八、九品以下海马、犀牛。其衔加宫保者，则如文臣一品之服。凡龙凤锦绣织文，一概禁止，如有僭干者，罪及制造之家。于是命服始有定式，莫敢僭越。然而便服裘帽，惟取华丽，或娼优而僭拟帝后，或隶仆而上同职官，贵贱混淆，上下无别。迨康熙九、十年间，复申明服饰之禁，命服悉照前式：貉、裘、猞猁、狲，非亲王大臣不得服；天马、狐裘、装花缎，非职官不得服；貂帽、貂领、素花缎，非士子不得服；花素绫绸纱及染色鼠狐帽，非良家不得服；所不禁者，獭皮、黄鼠帽，素绸罗绢及茧绸葛布、三梭细布而已。其职官及举、贡、监生、生员之父，除公服而外俱得并从子服。职官及举、贡、监生、生员之子，除公服而外，俱得并从父服。禁令初颁，一时翕然儆畏，恪守凛遵；但旧服尚存，新不及制，好事之徒，或挟仇举首，或借端索诈，或恣肆抢夺，狱讼纷起，京师尤甚，当事患之，不逾年而遂弛其禁。于是服饰之华丽，又复惟力是视，而守礼谨饬者，或自知循分焉。袍服，初尚长，顺治之末短才及膝，今则又没髁矣。暖帽之初，即贵貂鼠，次则海獭，再次则狐，其下者滥恶，无皮不用。然当日所谓海獭即今之染黑狸皮，但初用时皆精选，故价至每顶纹银二两，戴者甚少。其后日渐滥恶，乃以黄狼皮染黑名曰骚鼠，毛细而润，老者类貂，一时争用，骚鼠贵而海獭贱，无人非海獭帽，今骚鼠之阔口者，每顶亦值银二两，然无人非骚鼠冠，而海獭非乡愚极贫之人不冠矣。康熙十五、六年之间，江甯新制剪绒帽，色黑而细密，长阔宛如骚鼠，其价最精者不过值银三、四钱一顶，士林往往用之。康熙二十三年，京师始尚海龙皮，毫短而劲，色黝而明，初价每顶四五金，年来减半，意即真海獭皮所染也。缎袍外套，向俱装锦缎，用色里夹做。康熙而后，大半皆单，时小叛已不用，即茧绸亦单做矣。花缎初用团龙，禁后用大小云朵，今用大小团花，飞雀、山水景。夏布初用满龙、团龙纱，禁后用官纱、宫纱，既而用素幅秋绢纱，今用广绢、广纱、绒纱、葛纱、巧纱、漏地纱，大概俱尚整矗，虽便服无异于公服也。凉帽初尚扁而大，后尚高而小，既又尚高而大，旋复尚扁而大，今则又尚高而小矣。帽胎，顺治三年始也，未有卖者，俱剪藤编篾席为之，后用细草编成，造自北方，至南而加里发贩，京师有同类而最精细洁者，名曰得勒粟，每顶银三四两，而红纬不与焉，外省罕有。今或以白纱绫为表者，庶乎似之而价不过与常帽等，亦用纯代麻之意耳。帽顶，大红丝纬，初用拆缎，取大红缎拆其经，取其不易乱，拆丝一两，值银一两，后径以散纬或双丝染大红，每两价银二三钱者亦佳。凉帽顶或用红缨，初价不甚贵，而缨亦粗硬，后用皮缨、胎缨，价始贵矣。胎缨一两有值银七八钱者，皮缨半之。今有西宁长缨，细润而真正大红色久不变者，凉帽一顶，值银三十余两，惟当途显者用之。第恐习俗移人，几年之后，染贩者广，价必渐减，效颦者又将争起耳。

昔年花缎惟丝织成华者，加以锦绣，而所织之锦，大率皆金缕为之，取其光耀而已。今有孔雀毛织入缎内，名曰毛锦，花更华丽，每匹不过十二尺，值银五十余两。康熙二十四、五年间，京师衣又渐短而外套渐长，昔年外套短者及脐，长不过膝，今短于袍不过五寸矣。暖帽复尚海鹿皮，毫健而齐，黑而光，疑即昔年所尚之海獭皮，今易其名耳，每顶值银三、四两，始自京师，初来吴下，价亦渐贬，佳者不过二两五钱，然老成人以为不足取也。

内　装

昔贾长沙伤时之僭，曰：娼优下贱，得为后饰。盖男子僭于外，法可以禁止。妇女僭于内，禁有所不及。故移风易俗者，于此尤难。原其始，大约起于缙绅之家，而婢妾效之，寖假而及于亲戚，以逮邻里。富豪始以创起为奇，后以过前为丽，得之者不以为僭而以为荣，不得者不以为安而以为耻。或中人之产，营一饰而不足，或卒岁之资，制一裳而无余，遂成流风，殆不可复，斯亦主持世道者所深忧也。余幼所闻，内饰犹朴。崇祯之际，渐即于侈，至今日而滥觞极矣。今姑略举数则，以示世风之变，俾有识者阅之，用兴鉴戒焉。

膏沐为容，古来不免。然而绸直如发，匪伊卷之，此风予犹及见也。崇祯之间，始为松鬓扁髻，发际高卷，虚朗可数，临风栩栩，以为雅丽。顺治初，见满装妇女，辫发于额前中分向后，缠头如汉装包头之制，而加饰于上，京师效之，外省则未也。然高卷之发，变而圆如覆盂，蝉鬓轻盈，后施缎尾，较美于昔年。束发直上指，前高逾尺，数鬓掩颧，数载之前，始见于延陵，时以为异，今及于吾乡，遍地皆然矣。

余幼见前辈冠髻高逾二寸，大如拳，或用金银丝挽成之。若乌纱者，顶上装珠翠沿口，又另装金花衔珠如新月样，抱于髻前，谓之插梳。其后变式，髻扁而小，高不过寸，大仅如酒杯，时犹以金银丝为之者，而插梳之制遂废。银丝髻内映红绫，光采焕发，且别于素色也。崇祯之末，髻愈大而扁，惟以乌纱为质，任人随意自饰珠翠，不用金银。顺治初，营中眷属，往往纯以金银为之，金者镂花，银者珐琅及烧染紫金色花，饰于髻顶，想亦北方之习，松俗则否。年来髻式不一，或纸胎纱表，或铜丝为质，装成花朵，以天鹅绒为表，样各不同。总之，高不过二三分，大几及尺，装珠贴翡，必选极精，不以多为贵矣。康熙二十五、六年后，又尚扁小，高不过一二分，径不过二寸许耳。

今世所称包头，意即古之缠头也。古或以锦为之。前朝冬用乌绫，夏用乌纱，每幅约阔二寸，长倍之。予幼所见，皆以全幅斜褶阔三寸许，裹于额上，即垂后，两杪向前，作方结，未尝施裁剪也。高年妪媪，尚加锦帕，或白花青绫帕单里缠头，即少年装矣。崇祯中，式始尚狭，遂截半为之，即其半复分为二幅，幅方尺许，斜褶寸

余阔，一施于内，一加于外，外者稍狭一二分，而别装方结于外幅之正面，缠头之制一变。今裁幅愈小，褶愈薄，体亦愈短，仅施面前两鬓，皆虚以线暗续于鬓内而属后结之，但存其意而已。或用黑线结成花朵，于乌绫之上，裁剪如式，内施硬衬亦佳，至有上用红锦一线为缘，而下垂于两眉之间者，似反觉俗。

首饰，命妇金冠，则以金凤衔珠串，隆杀照品级不等，私居则金钗、金簪、金耳环、珠翠，概不用也。以予所见，则概用珠翠矣。然犹以金、银为主而装翠于上，如满冠、捧鬓、倒钗之类，皆以金银花枝为之而贴翠加珠耳。包头上装珠花，下用珠边口，簪用圆头金银或玉。高年者用玛瑙，既而改用金玉凤头簪，口衔珠结串，下垂于鬓，后用金银珠林，体式斜方而不用玉，今径用金扁方矣。花冠、满冠等式，俱用珠花。包头上用珠网束发，下垂珠结宝石数串，两鬓亦以珠花、珠结、珠蝶等捧之。碗簪所以定冠髻，初尚极大，玉质，镶金银装珠，后尚小，而以蜜珀镶金缀珠，或间用侧簪，金乃用团花，或纯金不镶而装珠翠。大抵有余之家，必选赤色精金及大白圆珠为首饰，寒素者宁淡装无饰而银花珠翠竟不屑用，虽亦世风之一变，然而势极必反，未始非返朴之机也。

命妇之服，绣补从夫，外加霞帔、环珮而已。其他便服及士庶妇女之衣如纻、丝、纱、缎、绸、绢、绫、罗，一概用之，色亦随时任意，不大迳庭也。然余幼见前辈内服之最美者，有刻丝、织文。领袖襟带，以羊皮金镶嵌。若刺绣则直以彩线为之，粗而滞重，文锦不轻用也。其后废织文、刻丝等，而专以绫纱堆花刺绣。绣仿露香园体，染彩丝而为之，精巧日甚。时惟大红为礼服而不轻用。未几，遂以为常服。甚而用锦缎，又甚而装珠翠矣。然惟缙绅之家用之。寖淫至于明末，担石之家非绣衣大红不服，婢女出使非大红里衣不华。今则田家村妇介之于青衫裙布之间矣。夏日细葛、纱罗，士大夫之家常服之，下而婢女不轻服也。崇祯之间，妇婢出使服之矣，良家居恒亦服之矣。自明末迄今，市井之妇，居常无不服罗绮，娼优贱婢以为常服，莫之怪也。袖初尚小，有仅盈尺者，后大至三尺，与男服等。自顺治以后，女袖又渐小，今亦不过尺余耳。绣初施于襟条以及看带袖口，后用满绣团花，近有洒墨淡花，衣俱浅色，成方块，中施细画，一衣数十方，方各异色，若僧家补衲之状，轻便潇洒，恐非象服。守礼之家，不必效之也。本朝女服，无异丈夫，公私皆同，可以通用。

内装领饰，向有三等：大者裁白绫为云样，披及两肩，胸背刺绣花鸟，缀以金珠、宝石、钟铃，令行动有声，曰宫装；次者曰云肩；小者曰阁鬓，其绣文缀装则同。近来宫装，惟礼服用之，居常但用阁鬓而式样亦异，或剪彩为金莲花，结线为缨络样，扣于领而倒覆于肩，任意装之，尤觉轻便。

环珮，以金丝结成花珠，间以珠玉、宝石、钟铃，贯串成列，施于当胸。便服则在宫装之下，命服则在霞帔之间，俗名坠胸，与耳上金环，向惟礼服用之，于今亦然。其满装耳环，则多用金圈连环贯耳，其数多寡不等，与汉服之环异。

裳服，俗谓之裙。旧制：色亦不一，或用浅色，或用素白，或用刺绣，织以羊皮，金缉于下缝，总与衣衫相称而止。崇祯初，专用素白，即绣亦祗下边一二寸，至于体惟六幅，其来已久。古时所谓裙拖六幅湘江水是也。明末始用八幅，腰间细褶数十，行动如水纹，不无美秀，而下边用大红一线，上或绣画二三寸，数年以来，始用浅色画裙。有十幅者，腰间每褶各用一色，色皆淡雅，前后正幅，轻描细绘，风动色如月华，飘扬绚烂，因以为名。然而守礼之家，亦不甚效之。本朝无裙制，惟以长布没履，无论男女皆然。

膝袜，旧施于膝下，下垂没履。长幅与男袜等，或彩镶，或绣画，或纯素，甚而或装金珠翡翠，饰虽不一，而体制则同也。崇祯十年以后，制尚短小，仅施于胫上，而下及于履。冬月，膝下或别以绵幅裹之，或长其裤以及之。考其改制之始，原为下施可以掩足，丰趺者可以藏拙也。今概用之纤履弓鞋之上，何哉？绣画洒线与昔同，而轻浅雅淡，今为过之。

弓鞋之制，以小为贵，由来尚矣。然予所见，惟世族之女或然。其他市井仆隶，不数见其窄也。以故履惟平底，但有金绣装珠，而无高底笋履。崇祯之末，闾里小儿，亦缠纤趾，于是内家之履，半从高底。窄小者，可以示美；丰趺者，可以掩拙。本朝因之，满装则否。康熙之初，禁民间女子，不许缠足，然奉行者固多而习俗相陈，亦一时不能遽变者。迨八年己酉，复除其禁。至今日而三家村妇女，无不高跟笋履，纤趾愈多而藏拙者亦复不少。惟生长田间，老成持重者则仍旧耳。

文　章

朝庭以八股文章取士，士子进身，率由乎此，非特空言文字而已。世运不能无迁流，则文运不能无升降，理势使然。前朝之文，嘉、隆以前，无得而议。自万历末而文运始衰。启、祯之际，社稿盛行，主持文社者，江右则有艾东乡南英、罗文正万藻、金正希声、陈大士际泰；娄东则有张西铭溥、张受先采、吴梅村伟业、黄陶庵淳耀；金沙则有周介生钟、周简臣铨；溧阳则有陈百史名夏；吾松则有陈卧子子龙、夏彝仲允彝、彭燕又宾、徐暗公孚远、周勒卣立勋，皆望隆海内，名冠词坛。公卿大夫为之折节缔交，后生一经品题，便作佳士，一时文章，大都骋才华，矜识见，议论以新辟为奇，文词以曲丽为美，当好尚之始，原本经传，发前人之所未发耳。逮其后，子史佛经，尽入圣贤口吻；稗官野乘，悉为制义新编。六经四子，任意诠解，周、程、朱注，束之高阁。朝庭亦厌其习，严饬学臣厘正，故于试卷面页，必注恪遵明旨，引庄、列杂书，文体怪诞者不录。时方禹修先生正守吾郡，与几、求二社诸名士，交好莫逆，然亦以为非文家正体，特作文训，手选真文章发刻以正之，然而流风已成，究不能改。迨甲申、乙酉之际，愈趋愈甚，儒生学问，必讲入帝王事功，以为冠裳佩玉也。理义精微，

而必援引古今散事，以为宏词博洽也。集古文之事以成句，不以为生涩而以为新。取后世之事以实经，不以为粗疏而以为警。文体大坏，而国运亦随之矣。本朝以武功定天下，世祖章皇帝投戈讲义，文章取士，悉因明制，惟禁社稿。自顺治乙酉、丙戌，迄于丁亥，乡会再举，即其制义醇雅者固有之，而夙习不能遽变，一二好奇之士，主持选政，丁亥房书，句琢字雕，用古而必欲使人难解，用字而必欲使人难识，犹忆予曾读《君子不重文》，而篇中二最佳句曰："青青之讽，黄黄之美。"盖本于《诗》青青子衿以讥佻达，狐裘黄黄以思都人。《士也庶矣哉章》一题，而篇中有云："微君之故，胡为乎草黄？微君之故，胡为乎鸟黄？"盖谓君不能富民而使之流离困苦，因用《诗》"何草不黄，黄鸟黄鸟"句也。如此词意，犹属易解，其他不可解而可笑者，难以枚举。大抵杂引《路史》诸书，易之以子云奇字，便是投时之制艺。一时家弦户诵，脍炙人口，后生趋之，惟恐不及。时予曾作《举伊尹》二句，题中二语云："凤雍雍兮，狐乌其遁？麟振振兮，豺虎其投。"对云："兰载采兮，灾氛其祓！岘载见兮，雨雪其消！"大为质友所鉴赏，评云：如此手笔，不必恨吾不见古人，当令古人恨不见我也。然就余握管时，原为风气使然，不能违俗耳，明知非文章正格，故常戏语同人曰："今人见前二十年文，往往指其疵处，以为笑语。夫二十年前文，不过字句陈腐耳，其笑有限，如今所称绝妙好文，留俟二十年后，吾不知人又更当如何笑也。"不意甫越岁余，中堂江公渊特疏题参操选政者，两榜名公，悉皆禁锢，其附名者，几至不测。己丑会场，文风丕变，义必本经，说必宗传，中式墨卷，皆清正简洁，揣摩之家，始得正宗。予尝问同郡先达周釜山先生曰："先生乡会场制义，如出两手，何也？"釜山笑曰："此即世人所笑，吾之胸中无成见也。当乙酉之役，非此等文不售，故不得已而为之。若己丑而仍守此技，至今终老青衫矣。"然而前辈指授之功不可忘。予自丁亥下第，己丑再上公车时，座师成青坛先生遣人侦余，一到都门，即要余到寓，手授拟题四十课，余日呈一艺，凡关昔日习气语，必力为批评，是科会场首题，亦在拟中，余呈文时，先生只取一小讲，其余一概点窜。及入闱，首题既得，心识先生之教，惟开讲不另作，其余皆在场中重构思也。故得中式，此则如出两手之所由来耳。自是而后，壬辰、乙未、戊戌、己亥，四科之文，可称彬彬极盛。至庚子、辛丑，清新俊逸，固不可及，然而气渐流于单薄。康熙癸卯，遂即卑靡而八股之制亦废矣。八股废而取士专用策论，小试先论后策，乡会试初场试策五道，二场四书经论二篇、表一、判五，改三场为两试，盖欲崇实学，黜浮华也。司衡者即论亦必尊经重注，不得仍前驰骋，虽非八股之体，亦聊存八股之意耳。其如习俗已成，势难猝挽，即为策论亦半属油腔。至八年己酉，复用八股试士而文品之卑靡日甚，即有一二名家，不克自振也。如理学题则一比知，一比行，不必开卷而知之矣。事功题则一比内圣，一比外王，不待展卷而亦知之矣。如讲仁义，则必曰始之以心见理，继之以心见心，以天下藏于吾心，而不见其有余，以我心周乎天下，而不见其不足。如吸下则必曰我虽未知□□者何如，然亦不妨取□□而先言之也。如开讲擒题，则必曰是未尝即其□□之□而深思之也，又不言□无非言□，吾将言□□之人，先言□□之人。诸如此类，难以悉数。总之，习成一派套语，俟题到手，仿佛铺衬，不必构思，方称佳作。且局必叠床，股必合掌，起讲之意，篇内重言，起比之意，中后复见，出股天地，对即乾坤，出股圣贤，对即明哲，一篇八股，意只四股，四股之意，尚有叠用，师以是为枕中秘传，父以是为家学妙诀。小试场屋，用之辄售，而文品之恶滥，至此极矣。当时合肥龚芝麓先生为大宗伯，典庚戌会试，深恶此种，力为排斥，起衰振敝，庶几稍变。公念文风之坏，盖由选家，专取伪文，托新贵名选刻，以误后学，因督学词臣蒋虎臣超疏请严禁伪文，遂为覆准。定例：凡乡会程墨及房稿行书，必由礼部选定颁行，各省试牍必由学臣鉴定发刻，如有滥选私刻者，选文之人，无论进士、举人、监生、生员、童生，分别议处，刊示颁行。是科，选家为之寂然，部颁房书，出力洗恶习，然其中又不无矫枉过正，虑开庞杂之端，而积年靡调，亦一时不能顿改。至壬子、癸丑，吾吴韩元少菼联取巍科，以雄文振起，天下始翕然改心易虑，思为矫世革俗。己酉、庚戌之习，为之廓清。乙卯、丙辰，始即醇正，学者亦慕先正大家，前朝如顾泾阳宪成、归震川有光、金正希声、黄陶庵淳耀、周介生钟。本朝如熊钟陵伯龙、史立庵大成诸先生稿，翻刻盛行，鸡林为之纸贵。丁巳、戊午，连举乡试，文亦各省不同，然好高者恐流为崇祯庚辰、癸未，守卑者未能尽去康熙己酉之习，揣摩家不可不加谨，主持文教者不可不留心提防也。二十年辛酉七月，科臣莫大勋题准，文取醇正，不尚离奇，字限六百五十，不得逾越，违者场中不许中式，一时文士，复翕然思变。

交　际

交际之礼，始乎情，成乎势，而滥觞于文。以情交者，礼出于情之所自然，即势异、文异而情不异；以势交者，礼出于势之所不得不然，故势异、文异而情亦异。二者不同，要各有为。况虽有至情，不能违势，虽因时势，未必无情，未可以是概风俗之盛衰，人心之厚薄也。独是不由乎情，不因乎势，而徒视为具文，即其交际之时，已无殷勤之意，宁待情衰而礼始衰，势异而礼始异耶？视为具文者，惟知有文不知有礼，遂至虚文，甚而于义无所取，彼谓既以为文交，原不必有所取也。推此志也，大之僭礼乱乐，小之匿怨而友，世道人心，尚堪问哉！因略举交际数端，以俟明礼之君子，有所择焉。

前朝乡绅，凡两榜出身者，无论官之尊卑，谒抚、按俱用名帖抗礼。即乙榜而选授京职，或外而两司及郡县部官、资郎而至两房中书者亦如之。其由举、贡、监生选授府佐及京职散员者，止在郡县交际，不便与抚、按两台晋谒矣。其他杂职，即郡县亦不交际也。本朝顺治年间亦然。至康熙初，乡绅与督、抚两台交际，始

分等职，不论出身。京官自部曹、中、行、评、博而上，用名帖。外官自藩、臬而下，俱用名揭，几与现任等。用帖者，两台答拜。用揭者，只用名帖致意，不答拜矣。

前朝乡绅，凡科甲出身者，无论爵之尊卑，郡县俱答拜。贡、监起家者，则但以名帖致意。贡、监未仕者谒郡守，俱用名揭，国初亦然。自顺治季年，李公茂先以明经来守吾郡，凡明经授职者，一概答拜，未授职者，亦用名帖。以后凡贡、监授职者，俱答拜矣。旧例：缙绅设席延郡守，即公宴主席亦不及孝廉。今明经、太学，交情相契者，有席必赴矣。令长更不必言。

前朝乡绅相见，大概必着公服，晋谒当事更不必言。今乡绅入宾馆俱便服矣。现任官升堂视事，必着公服，接见宾客，更不必言。今现任官，除新任朝祭及朔望谒庙行香参谒上台而外，俱不着公服矣。惟学臣临试，则如旧服。昔举、贡、监生、生员谒官长，俱必公服，遇大礼必公服，平时交际及见武弁、县佐则否，而县佐、武弁必以公服接之。有讼赴公庭，则降同氓庶之服。当新婚假仪，则加本身服色一等，不为僭也。今举、贡、监生、生员，除谒本管上台而外，俱不用公服，讼亦无降服，惟新婚假仪则同。

前朝守制乡绅，谒当事，见宾客，必麻冠丧服，轿伞俱用白布。本朝丧服，惟去帽上红顶，不着衰麻，故缙绅守制者，谒当事亦然。轿伞亦不用白而改用绿绸，若雨天然。见宾客则或用素服，上加黑色外套。

予幼闻前辈名帖，眷字亦不概用。犹及见乡老致徽商帖，止称乡侍生。浙友止称侍生。谦者加教字。必兼亲者，方加眷字。至于通家、年家，非实有可据，断断不轻用也。崇祯以后，渐以通家假借代眷字矣。明末同社称眷社弟，拜盟者称眷盟弟。本朝顺治初年，同辈一概称眷盟弟，即同乡各省者皆然，然而年家不轻用也。至顺治四、五年间，年家亦渐有假借矣，然惟缙绅之家用之，以后迄今，凡三教九流投名帖者，无不称年家矣。

前朝贡、监、生员与武弁往来，即总戎亦止投侍教生名帖，晚字不轻用也。降而参、游，更不必言矣。本朝顺治初年，见总戎而上，俱用揭帖，副将而下始用名帖，然于副总兵、参将，必加晚字，或用治字。顺治十八年，吾邑特设水师副总兵及川沙营参将。水营与同学诸生相见，俱用名帖抗礼。独川沙参将，部选未来，抚标先有委署者，傲慢无礼，欲以师生接礼，诸同学与之力争，始得不屈。后部选惠元功桢祥，以元戎世胄子，荫补专阃，与诸同人相见，情甚款洽，竟从抗礼，然止以通家侍生名帖致意，不到门答拜。继任任公履素元礼以右都督来掌川沙营事，谦和更甚，改用通家侍弟名帖，必到门答拜。其后水营以康熙三年题定文武相见仪注，县令见副总兵俱用名揭，学师亦从而用揭，渐欲诸生易揭帖，其有事干求者，往往易之，平交者则照旧用帖。未几，而水师奉命撤回崇明，今虽游、参，俱抗礼矣。

前朝郡守、县令与总戎相见，俱抗礼，帖用侍生，公文用移会，参、游而下，大抵亦然。本朝顺治初年，县令见总戎，始用名揭，郡守则否。其后，松郡改设提督，郡守始用晚生帖，府佐始用衔帖，虽骄悍如马惟善，不能异也。至康熙三年，新定文武相见仪注，郡守见文武总兵官，改用名揭，公文用咨呈，至今因之。

前朝监生、生员与县令交际，得用治下门生名帖，分宾抗礼。惟附郭县则用揭庭参，一跪一揖，稍杀于郡守也。以余所见，则附郭与外县，俱用名揭，相见俱长揖，而无跪礼，坐则诸生俱面向西，而令长独坐面南东向，略存师生之意。今生员用揭如旧，而监生则改用名帖，然亦惟缙绅子弟则然，其余用揭者有之，用上衔帖、下衔帖者亦有之。

昔年平等庆贺往来，单红全柬，非新亲不用；单红单帖，非京官不用。犹忆吾乡一孝廉，北闱中式、下第而归，用单红单帖拜客，人讥其僭。此在崇祯末犹然。时寻常单帖，止用五印花纸，其后用松城五云轩、精一轩所造拱花着色白单帖则华丽极矣。其全红古折，通用砂红纸，不以为陋也。今单柬全红古折，俱用双红；单红或用京式衢红。其先各色花单帖及花红全折，市中几不屑卖矣。

昔年副启体制，长短与全柬同。柬书名，启书事，故以副封名。百年以来，俱用蓝色花格，吾犹及见于旧箧中。崇祯中，始用红条格。蓝者，惟居丧时用之。顺治初，改用寸楮，大小不过如全柬四分之一，配以小全柬亦如之，或止以单帖引名。其后京中用色启，稍大于寸楮，而究小于旧启，引名或单帖，或全柬，俱照此式，仪状亦然。今不特京师亦用之矣。

昔年写单帖俱用全折，于名下用顿首拜。顺治之初犹然。至五、六年间，始于单帖上去顿首，止写拜字。其守制者，无论喜庆红帖，则俱写制字，而以浅色纸签名实帖，不书稽颡拜。自顺治末年，守制者红帖上去制字及稽颡字，改称从吉而不粘色纸签名矣。守礼之家，或仍其旧，世俗反以为固执，而不自知其非也。

喜庆贺礼，向来有之。盛者杯币以及羹果而已。今或间用羊、酒。营中往往用面。其祝寿桃糕，上插八仙，昔年亦有之，然第存其意耳。今吾郡所制，精巧异常，须眉毕见，衣褶生动，俱以染色面为之，可久而不剥落，前此未尝有也。人物专取吉祥，故事亦不拘泥八仙。

丧祭吊奠，向来看卓亦尚精巧，然不过以泥塑人物，彩绢装成山水故事，列于筵上，以示华美而已。自顺治以来，即以荤素品装成人物模样，备极鲜丽精工，宛若天然生动，见者不辨其为食物，亦莫辨其为何物矣。一筵之费，多至数十金，饰一时之观，须臾尽成弃物，殊为虚费，其如习俗已成！苟有其力者，以为不如是便成简略不敬，君子所以严奢丽之源也。

前朝两榜乡绅拜客，除亲戚故交照常投帖外，其泛然士流，俱用眷侍生名帖。士林拜两榜乡绅，亦除亲戚故交照常外，其泛然交际俱用眷晚生名帖，不论先后进年齿也。乙榜次之，资郎更次之。大概视其爵齿及交

谊以为斟酌矣。至本朝而两榜乡绅非齿爵极高者，无投侍生名帖之事，即间用之，市井吏胥尚以为傲而哗然非议之，况士林乎？诸生谒两榜乡绅，非齿爵极尊者，不屑投晚生名帖，间用诸过客而尊者，往往粘还晚字，况乙榜及资郎乎？其尊行致幼辈向止用眷教或眷生，谦者称眷侍教生。今虽白叟致黄童，无不称眷弟。甚至姑夫致内侄，表叔致表侄，年伯致年侄亦然，其他父执，又不必言矣。

前朝乡绅，如大司成致仕回籍，无论南雍、北雍，凡贡、监生往谒，必着公服，用名揭，乡绅北面坐，客西面坐，不论年齿也。如督学使者回籍候补或内升给假归里，无论各直省诸生见之亦然。自顺治中，吾郡张蓼匪视学两浙，宋直方视学八闽而回，此礼不行，以后遂为故事，竟同泛然乡绅矣。

前朝交际宾宴以及吉凶往还，犒劳各色人等赏封，俱用九成外银八折。本朝顺治之初，渐用六折，后因行银滥恶，通用不过六七成，因改赏封为纹银四折。康熙以来，减至三折。今甚有封标一两而内止纹银二钱者，文胜日甚矣，衙门使费亦然。

卷 九

宴 会

肆筵设席，吴下向来丰盛。缙绅之家，或宴官长，一席之间，水陆珍羞，多至数十品。即士庶及中人之家，新亲严席，有多至二三十品者，若十余品则是寻常之会矣。然品必用木漆果山如浮屠样，蔬用小磁碟添案，小品用攒盒，俱以木漆架架高，取其适观而已。即食前方丈，盘中之餐，为物有限。崇祯初始废果山碟架，用高装水果，严席则列五色，以饭盂盛之。相知之会则一大瓯而兼间数色，蔬用大铙碗，制渐大矣。顺治初，又废攒盒而以小磁碟装添案，废铙碗而蔬用大冰盘，水果虽严席，亦止用二大瓯。旁列绢装八仙，或用雕漆嵌金小屏风于案上，介于水果之间，制亦变矣。苟非地方官长，虽新亲贵游，蔬不过二十品，若寻常宴会，多则十二品，三四人同一席，其最相知者即只六品亦可，然识者尚不无太侈之忧。及顺治季年，蔬用宋式高大酱口素白碗而以冰盘盛漆案，则一席兼数席之物，即四五人同席，总多馂余，几同暴殄。康熙之初，改用宫式花素碗而以露茎盘及洋盘盛添案，三四人同一席，庶为得中。然而新亲贵客仍用专席，水果之高，或方或圆，以极大磁盘盛之，几及于栋，小品添案之精巧，庖人一工，仅可装三四品，一席之盛，至数十人治庖，恐亦大伤古朴之风也。

向来筵席，必以南北开卓为敬，即家宴亦然。其他宾客，即朝夕聚首者，每逢令节传帖邀请，必设开卓，若疏亲严友，东客西宾，更不待言。主人临定席时，必先奉觞送酒，曲尽酬酢诸礼，子弟自入小学以上者，即随行习礼焉。近来非新亲贵游严席，不用开卓，即用亦止于首席一人。送酒毕，即散为东西卓，或四面方坐，或斜向圆坐，而酬酢诸礼，总合三揖，便各就席上。删繁文苛礼，似极简便，但后生不知礼者，恐习以为常，古道不复见耳。

昔年严席，非梨园优人必鼓吹合乐，或用相礼者。今若非优伶，则径用弦索弹唱，不用鼓乐。其迎宾定席则弹唱人以鼓乐从之。若相知雅集，则侑觞之具，一概不用，或挟女妓一二人，或用狭客一二人，弹筝度曲，并坐豪饮以尽欢。

近来吴中开卓，以水果高装徒设而不用，若在戏酌，反掩观剧，今竟撤去，并不陈设卓上，惟列雕漆小屏如旧，中间水果之处用小几高四五寸，长尺许，广如其高，或竹梨、紫檀之属，或漆竹、木为之，上陈小铜香炉，旁列香盒筋瓶，值筵者时添香火，四座皆然，薰香四达，水陆果品俱陈于添案，既省高果，复便观览，未始不雅也。

师 长

不为师不知师道之难，不为师不知师恩之厚。予尝为之矣，敢不知之乎？发蒙之始，固虑其无知；知识既开，又虞其泛骛。启颛蒙而使之领悟，去泛骛而纳诸正中，器识文义，务必兼优，掩短护长，迎机科导，师恩宁可忘哉！若夫文章变化，得诸寸心，而就墨引绳，匪师不克。假以指南之手，拔诸广众之中，知吾之恩与教吾等。故历叙所师，列其姓氏，以为私心之俎豆云。

王鲁冲先生，讳开文，初字季良，邑城人也。幼与先君同受业于先祖母舅玉枢周先生之门，少先君一岁，最为莫逆。崇祯初，开家塾，授生徒，与予家为比邻。余方六岁，初发蒙，先君命余往受业，始读《学》、《庸》本文，既加读朱注。是岁，完《论语》之第二帙。次年，熟读两论。又次年，余从先君东迁乡居，遂延先生至东，时余方八岁，初读《孟子》，先生即为余解说《论语》，虽大义未晰而字句颇晓，皆先生所口授也。是秋，因先大父命迁居，复归城居。次年，同邻友褚仁伯仍延先生于家塾，授余《毛诗》，因讲解两孟，时余已九龄矣。至次年十月，余方十岁，惨遭先慈之变，遂辍学，此崇祯之六年也。明年甲戌，先生为某氏延去，余亦茕茕在疚，不遑治经，后此无缘与先生相见。至本朝顺治十四年丁酉，先生馆于周浦西百曲里陈氏。是岁，余初补博士弟子员，及恭谒先生，款语良久，先生亦为色喜，时先生年已六十有七而容貌不改于畴昔执经之年。询知卜居于邑西数十里外之梅源世兄，颇丰裕，子孙绕膝，先生亦将归老不复事砚田矣。余拜辞而返。越明年，忽闻先生即世，心窃悼之。至今披读四书、《毛诗》，犹忆先生之教如躬承函丈时也。

金伯固先生，讳汤，初字孟明，邑庠生。崇祯甲戌，蜀中刘念先先生潜来令上邑，于童子试中取先生第一。是年，入泮，遂开家塾于城南。余年十二，往受经焉。

潘鲁卿先生，讳焕璜，后字甫臣，邑庠生。故御史大夫尚书恭定公弟讳恕之之曾孙也。与余比邻，开家

塾授徒，四方从游者甚众，大概皆成材，已为博士弟子者尝数十人。予十三，亦往受业，初学作文，未能窥见墙壁也。

瞿行言先生，讳徵臣，邑庠生，与余家亦为比邻。崇祯丙子，试南闱不售，归，开家塾，授生徒，从学者亦数十人。余年十四，往受经，先生课学者最严重，相对竟日，言笑不苟，质疑问难，则滚滚万言不倦。同学诸生，燕闲游戏，皆以经义、字义及举业之二三场相角，不敢作浪语放言。余前后执经共三载如一日，批阅课艺，必细加改削，使学者豁然启悟，多有进益。

张祗园先生，讳儒风，字鲁培，邑庠生。故少宗伯宾山先生讳电之曾孙，即余之外翁也。余年十六，既为馆甥，遂从先生受业，指示行文步骤，不得驰骋跅弛。不及两月，先生以试事往宁，秋闱不售，居停主赵氏家亦多故，遂辍业。九月后，复从瞿师于家塾，省课文，瞿师谓进于旧。

李雪生先生，讳浣，真定府元氏县人。顺治己未进士。十三年丙申夏，初分娄县，先生来令娄邑。十四年丁酉二月，季试，余馆郡城，因就试，取余第五名。评余文曰：不衫不履，翩然而来，自有英雄之气，见于眉宇，少年中之飞将也。四月，文宗行试，余因就娄籍，面校余文，极蒙奖叹，有数奇晚遇之恨，拔置第二名。五月，府试，录送文宗。六月朔，道试发案，先生指余名，辄询左右取否，及闻报大喜，送学后，余进谒谢拜，先生固辞，惟惓惓以道义功名勉励。是岁乡试，先生以麟经，例当入闱分校，竟以催科政拙，被论回籍。其后因南闱关节致谴，方、钱两主考伏法，十五房同考官俱弃市，使先生入闱，则衡鉴公平，必无疑似，然当功令森严之始，焉保玉石不焚，盖亦危矣，始知先生之去任，正天之所以报循良也。

张西山先生，讳能麟，字玉甲，陕西洋县籍，顺天大兴人。顺治丁亥进士。乙未，江南初改监司督学，先生来督下江学政。十四年丁酉，科试，取余第五名入泮，亦一时之知遇也。越明年，先生移升，分守西蜀，归里数年，近复参政山东。康熙十七年戊午，荐举博学鸿儒，不中，家于京。戊辰，昌儿都门相遇，犹殷殷道故，欲延昌儿于家塾，因远辞也。

冯竹庵先生，讳瑄，字玉宣，吴郡人。顺治十四年丁酉，先生以明经高等，司教娄学。余初入泮会课，拔余第一，特谕学役免余贽仪。余惟以诗扇自呈，而先生欣然笑纳。后逢朔、望，或操艺文进谒，先生必殷殷勉励，时出家酿山蔬，留连晨夕。己亥，欲延余家塾，缘余先有别订，先生旋亦归里，是以不果，然而情意契合，亦学师中所仅见者。

邹未庵先生，讳宏，字能宏。顺治甲子江西乡举第二。戊戌成进士。吉安府庐陵人也。康熙癸未冬，来令上海。乙巳夏，季试，取余一等第三名，间一晋谒，情意甚殷。后以催征诖误，被论解任，候代之日，特命昌儿辈以制义就正，每遇一题，阐发议论，千言不倦，必出新机，去陈言，洞中题之肯綮，谈及时事，则义形于色，尝以出处大义相勉励，愧未能副其望耳。

及　门

在三如一，古训昭昭，曲艺且然，况吾道耶？本朝自顺治以来，极严师门之禁。凡座师、房师及荐举之师，一概禁称，而独于受业，悉如古礼，所谓天不变则道不变，师门授受之谊，终不可变也。余自甫离函丈，谬作塾师，虽期糊口四方，亦为教学相长，不意三十余年来，而及门忽已济济，其间领悟不同，率教亦异，将来升沉显晦，必非一致，此尤阅世所最亲切者。故一一识之，庶期有出于蓝者乎！

顾钟伟，字表人，少余二岁。余年十九，自邑城东迁，其兄伯毓与余同里，延余家塾，遂执经焉，后以病没，不克卒业。

顾箴，字虞言，伯毓长子，钟伟侄也。少余七岁。偕仲元筹字运臣，季弟箕字洪叙与钟伟俱受经于余。质颇慧，用笔亦清警。顺治壬辰岁，余曾延之家塾，命培儿受业。后以役讼毁家，旋以疾卒。今两弟尚存，其季即余之表侄倩也。

顾廷镇，字公宁，于顺治乙丑，负笈从余，时年十四。是冬，丁外艰，废业，不数载而卒。

周京，字文依，于顺治九年壬辰，乃翁参两延余家塾，时年十四，虽已遍诵五经而尚未行文。是秋，初试笔，作制义，多颖句。至十三年丙申，年十八，试补博士弟子。时负笈来从者，邑有乔嵩字峻中，宪副玄洲之曾孙，而讱斋之从孙也。郡有顾□□公淳子，今废学。

周新，字文受，京之弟也。当京受业时，新甫六龄。是年初出就傅，从王元宾学。至康熙改元，复自筍里延余家塾，始习八股，继改论策，出笔抗爽，多颖异。丙午，丁内艰，服阕，复习八股。乙卯冬，试入邑痒。丁巳岁，试补增广生。辛酉，科试补廪。

吴谦六，名见龙，明经生寿平长子。康熙癸卯，寿平将教授于旗下，命见龙偕其弟泓来从学于周氏，凡四载。丁未岁，延余家塾。戊申、己酉，复负笈从余于郡城。是年，丁外艰，服阕，于癸丑冬，试入邑庠，旋复承重守制，亦于丁巳岁试，补增广生。

张櫆森，字苍林。弟櫆梦，字宫名。明太常讱庵先生之从孙，太学若木之子也。若木于余外翁祇园先生为雁行，故森梦以从子先受业于外翁，后于顺治己丑延余家塾，凡三载，以讼毁家避仇奔走，几至废学。迨事定归里，复事旧业。康熙十二年癸丑，始得同入太学。己亥年来负笈者，有邵大绂，字方来，若木之表弟也。

张霦，字采臣。弟□，字寿承。郡庠生，泓一之子。康熙庚戌，延余家塾，霦先受业，以病辍，至次年执贽，凡四载，至丁巳，以新例入太学，应试南省。

周稚雯，字云倬，括苍太守釜山先生孙，太学十经长子也。康熙甲寅，延余家塾，闻云贵之变，徙居南桥受业焉。至十八年己未，援例入太学。

张世林，字青苑。弟泰，字二岑。明太常讱庵先生之孙司理蓉左之子也。康熙乙卯，延余家塾，遂执经

焉。是冬，世林入郡庠。丁巳以岁试，补增广生。戊午，泰试学使者，不售，归即援例入太学。

张魏封，字浚远，世林、泰之胞弟也。乙卯以后，尚执经于沈藏。于康熙己未，始问经于余，时年十七。是秋，学使者刘木斋果试入邑庠。康熙丙寅，同从兄士麟援例入太学。

张士麟，字楚泓，亦太常讱庵先生之孙，太学武征之第三子也。康熙庚申，余尚馆于蓉左氏，士麟初执贽来，从余于伯氏之家塾，后入太学。

张敬炎，字青扶，士麟之同母弟，武征之季子也。康熙辛酉四月，同侄标从予于伯氏之家塾。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入太学。

张标，字赤霞，武征次子秋佩之长子，太常之曾孙也。康熙辛酉四月，同敬炎执贽，从余于蓉左氏之家塾。次年，壬戌岁，入华亭学。

张玉婴，蓉左第五子也。康熙癸亥，同其弟玉立受经于余。

释道

释道之教，其来已久，或则奉之，或则斥之，要皆一偏之说，不足据也。原立教之意，本与吾道不甚悬绝，逮其流既远，百弊丛生，不特为妖为妄者，不可胜计，甚至力背其师说，即为彼教中所不容不诛者，比比而是，固未可以尽信矣。然其间，间生一二名贤，修德砥行，大振宗风，为世所瞻仰。释如天童之密云和尚，道如穹窿之施谅生法师，其诚实足以感天地，动鬼神，是又安可概斥哉！天童先吾生而为幼所习闻，穹窿同吾生而为长所习见，惜余株守寒毡，不克躬承尘教，故虽有神灵显异，不敢以耳食管窥，妄为载笔，要亦一时释道领袖矣。天童支分派衍，尚足到处称尊，上则至尊降礼，次亦倾动王公，然多净土息缘，不轻飞锡，人或得接一面，如见当年佛祖。是以三十年前，善知识最少，最足动人，杖笠所至，顶礼者摩肩接踵，施金设供，惟恐弗及。今则千室之邑，数家之村，号称付法者，在在有之，甚至干谒请托，望门投刺，冀得机缘，一遇稍济香积之穷，遂致人轻托钵，家吝布金，即使佛祖再见于今日，流俗终视为水云之行者，盛极而衰，其势然也。如设斋建醮，或因祈福，或因忏悔，原其初惟欲仗法宝之力，通主人之诚耳。余幼所见斋醮坛场，不无庄严色相，至于诵经宣号，虽疾徐抑扬，似有声律，然而鼓吹法曲，更唱迭和，独多率真。今道场装饰靡丽，固不可言。至赞诵宣扬，引商刻羽，合乐笙歌，竟同优戏，不惟失设斋建醮之意，反开亵越渎祀之风，是亦释道之一变也。谨据见闻所及，确而可信者，略纪于后，至所见异词，传闻异说者，或俟他年稽疑订误，以次编入云。

太平庵陈和尚者，上海周浦西北乡人也。庵仅可容膝。和尚自中年焚修于此，徒跣乞食，辄分饥者，有怜其寒而衣之，道遇冻人，即解以施，或隆冬不衣，或夏月不帐，息心礼佛，苦行潜修者若干年，人皆未之奇也。忽于顺治七年庚寅，若有所凭，言辄有验，病者求治，始与炉灰令调服之，治疾立效。既而求者众，炉灰不足，则即座间撮土，与之治疾亦愈。旬日间，座右遂成巨井，因即井泉取以应来者，服之亦验，远近焚香，计步而拜，不远百里者，昼夜络绎而至。始自近境，迄于邻郡，一岁之中，香火烛天，数百里内，舟车不绝。抚院土公闻之，虑生他变，檄县迁诸邑城，归者亦复如是，送之崇明海外，翕然向风，乃迁之苏城之北寺，苏人举国信从益甚，凡阅三载而示寂于苏。余尝往庵中叩之，观其貌似六十许人，□横而眼微碧，与之谈皆日用寻常语，绝无说玄说妙神幻怪诞之语，问其土灰能愈疾之故，则答曰：“土灰焉能治疾？但人信其能治疾，故即与之耳。若果有奇验，吾先治自身疥疮矣。”夫不作神异怪语，所以为真，大概苦行既至，自见灵异，彼不自知也。

松城马嶠寺僧奕嶠者，原籍山东人也。昔因从军来松，后去伍而披缁入寺。因见寺宇残毁，有志鼎新，常肩镀金大木杵，悬以小钟，露顶徒跣，募于松城，予时道遇之，不暇问其何许僧也。但以马嶠古刹，坍毁已甚，谋复旧观，工费浩繁，恐告成无日耳。康熙九年辛亥，岁旱。自夏迄秋，望雨不得，民心惶惶，有立槁之势矣。嶠于七月初一发愿祈雨，匍匐拜跪于赤日中，长呼佛号，遍走郡城内外，自誓七日不雨，当以身殉，人亦莫之信也。至初八日，拜出西郊外，登跨塘桥，值潮水奔流之会，跃入水中，众皆救之，业已端坐而逝，迨舁至岸，犹合掌不释，一时惊动阖郡，郡伯亲往临视，嗟叹久之，庶僚捐俸作龛，为之礼佛而葬之，迎其主供于本寺，阅十日而大雨霑足，四郊俱遍。是岁有秋，未必非兹僧一诚所格也。

赵道人海滨，一团村人也。素以耕渔为业，未尝学，莫知其名字，然性狷介，不苟取，敦孝友，重然诺，流俗人往往反非笑之，以为不近人情者。年逾三十，会遭鼎革之后，与同里人争梁通道，以非道人意，不肯相助为理，里人衔之。一日道人来经此桥，遂有呵止之者，道人不与之辩，解衣涉水而渡，归即剃发如头陀，就住居之旁，编草为棚，如合掌状，弃妻子独入居之，坐寤寝食于其中，足不窥户外，兄弟、妻子、邻里、亲戚来问其故，终不言，劝之出，终不答。其初薪水取给家人，数日后知家贫不能继，拒之，自瞻而已。从棚中代邻家纺绩，计工而取钱，易米盐以自给，或有怜而故浮其值者，拒不受，宁终日不举炊，若无故而进食者率不食，三十年如一日，不知其何意也。康熙之初，远近闻而造谒者，与之谈亦不应，但以箸画水为字而答之。赵本不知书，至是初识文字，言或奇验，然亦不言之时为多。十六年丁巳，当事以一团为盐灶所集，商贾辐辏，虑海寇充斥，题请分防，驻防副将军周某徒步访之，终不言，馈之银米，则移置棚外，竟不受，周叹赏而去。余亦偕亲友往探之，其容貌服饰，朴而野，质而无文，棚中卑陋，仅可容二人。然闻之土人云：夏不热，冬不寒，不热兰膏而无秽气，亦甚异也。与之谈，初亦以箸画水而答，后闻出语言，众以为旷见，然言亦无甚奇，不知果验与否？要其介然不拔之操有足多尔。时年七十，妻及子

俱没，其侄与幼孙尚存，朝夕为之汲水一瓮。

道士彭微之者，苏之昆山人也。精术数，常往来松郡，叩之屡有奇验。康熙四、五年间，郡西王姓者延之设醮。王有密友姚南野在座，欲归东郊，时酷暑，王留之不得。微之顾谓姚曰："君果欲去，吾当遣凉云相送。"因举笔书一符于姚手。及姚归，行数里，四顾皎日，独有阴云时覆其顶，若张盖然，迨抵家而云始散，众咸异之。至十年辛亥春，将播种而沟浍已竭。五、六月间，虽有微雨，止堪润叶。延至七月而苗槁矣。司民社者，莫不遍走，群望为民请命，卒不可得。太守耿公继训闻彭名，邀之祈雨，请以方外礼见，许之。及彭至，问以祈雨之方。答曰："雨以云行，云从风起，暑风率从西南来，火气日旺则水气日消，安所得雨乎？今当闭南城之门三日，我能令风从东北来，一以壮水势，且以涨潮汐。盖因祈雨之法，例有三限，恐已槁之苗，不能坐待六日，故必使通潮之地，先以潮救之，而后继之以雨，庶为万全耳！"太守从之。自七月十四日结坛，果反风自艮方来，而潮汐骤长有加，平日沟浍支流，无不浸灌焉。十五日，众谢之。彭曰："风则正矣，云尚未也，然欲掩太阳，先掩太阴，盖月为水母，水得云而雨可降矣。"自是每晚必阴云蔽月，有询其降雨之期，彭屈指曰，尚须二日。至十七日，彭向郡守而下称贺曰："明日大雨至矣。"是早，晴明如故，众未之信。次早复晴，佐郡有疑其妄道者。人询之曰："道士尚登坛乎？"彭曰："不必矣。辰时云起，午刻雷作，未、申、酉大雨，四郊霑足。"众尚未信，至辰而果云，至午而果雷，至申及酉而大雨盈尺，尽如彭言。沟浍之涸者皆盈，禾苗之槁者复生，阖郡欢呼，惊传神异。至十七年夏，亢旱弥甚，时郡守鲁谦庵超，浙之山阴人也，偕僚属集僧道，建坛于西郊之泰岳神庙，虔斋祷雨至逾月而不得，缙绅有忆微之故事者，白郡守以礼徵之，至如前法，刻期而应，不失时刻。是岁也，旱而不甚差胜于邻郡者，微之法力居多。或曰微之非能致雨，特以数学之精，能推知此日必雨，故神其说耳。嗟乎！使数学果能如是，亦异人矣！故吾特表而出之。

九峰旅庵和尚者，浙之秀水人。姓孙氏，初生白光满室，襁褓中有高僧见之，摩其顶曰："他日当为人天师。"年二十一，辞家就本郡敬畏庵，从日明轮法师薙发。二十三，遍叩诸方，曾于玉林大觉禅师备记室（玉林，法名秀，天隐法嗣）。两稔。渡钱塘，参宏觉老人于越之大能仁寺（宏觉禅师，即木陈，法名忞，密云法嗣）。二十九，以悟彻得法。顺治十六年已亥，世祖章皇帝遣使宣宏觉老人入都问道，师同徵入，天子嘉之，降礼如法门故事，命驻锡椒园中，延访日至。宫内大臣赍帑金，设伊蒲精供，特敕旅公开法堂于京师之善果寺，驾时临幸，赐赉有加。自诸王大臣而下莫不北面同参。至洒宸翰以赐，有"天上无双月，人间只一僧"句，以旅公法名本月也，方外之契，可称一时极盛。迨世祖上宾，宏觉老人及旅公深鼎湖之痛，先后请归故山，今上慰留，半载后得请，岁在戊申。松之缙绅先生狗舆情所慕，争通尺素，从九峰禅寺溯本长老之请以请于师，而师乃惠然莅止。缙绅中周釜山先生护持尤力。余与釜山父子俱雅慕旅公，未获参叩。癸丑暮春，旅公来访玠右先生于笋里，余得追陪杖履，一见如旧识，挥麈而谈，移时不倦，遂作诗文倡酬而别。甲寅之冬，复偕鹰垂兄弟访师山中，作信宿谈。九峰禅寺，地当山后，旧故面南，溯本承其先师之志向欲改创面北，而力未能办。顺治七年庚寅冬，忽有一工来山，自言能任其事，询其所费，惟须数十人力，足令自转，众咸异之。刻期聚观，观者即为助力，工取木干及巨緪数根，遍缚壁上，众属于上，齐声起肩，殿随而转，一壁不移，寸瓦不动，并殿中塑像供座皆用此法，转而北向，宛若天然，其人不索酬而去，一时惊传以为神。溯本住锡几二十年，而退居于横云山之麓，迎旅公升座，宏开方丈，大振宗风，则知天将令国师建此道场，故先有异人来转此殿，法会因缘，良非偶然也。余在甲寅之春，即闻其事，以为太异，犹未敢轻信。迨冬十月到山，亲在殿中与大众谈之，略悉。丙辰春，复同蓉左叔翁及碧涵兄弟访师山中，适会溯本邀过横云静室谈转殿事更详。至冬而旅公示寂，今法嗣中勖元迪继之。玉林，天隐法嗣。宏觉，密云法嗣。天隐与密云，皆幻有法嗣也。

卷 十

居第一

昔人谓苑囿之废兴，洛阳盛衰之候也。信哉是言乎！余幼犹见郡邑之盛，甲第入云，名园错综，交衢比屋，阛阓列廛，求尺寸之旷地而不可得。缙绅之家，交知密戚，往往争一椽一砖之界，破面质成，宁挥千金而不恤。一旦遭逢兵火，始而劫尽飞灰，继之列营牧马。昔年歌舞之地，皆化为荆榛瓦砾之场。间或仅存百一，而胥原之后，降于圭窦荜门，王谢堂前，多非旧时燕子，始知萧李二相，良足师也。然金谷楼台，鞠为茂草，平泉花石，终属他人，理势必然，其可若何？因略举其箸者，列叙其原委，至于考其遗址，半没荒烟，子孙莫稽世泽者，可胜道哉！可胜道哉！

故相徐文贞公以三朝元老，赐第于松城之南，三区并建，规制壮丽，甲于一郡。百余年间，簪缨奕叶，子孙世居。有明之末，相国元孙澹宁本高以羽林起家，列爵太傅，避兵出城。鼎革以后，遂为闲馆。顺治四年丁亥，提督苏、松、常、镇总兵官张公天禄来驻吾松，因前任吴镇以叛伏法，廨宇不利，别择公馆，暂借赐第，非遂以为衙署也。是以门第堂额，悉仍其旧，惟东西置栅，以时启闭，署曰辕门而已。及张帅罢去，马镇逢知继来，遂多更改。戊戌、乙亥之间，忽将门前街道拆开，大启巍宇，署提督军门，造仪门于大门之内，移照墙于带水之南，一如抚院军门制度。建牙列戟，居然行台矣。东西两第，旧为宾馆将厅，至是废旗鼓，改园亭，建射堂，兼三第而一之，基址环匝，有逾里许，漕白二粮，依

旧房主输纳也。顺治十七年庚子，科参马镇，奉旨行讯，中有一款，占据故相赐第即此。时接任梁公化凤，提督全省地方，现任驻札不便，判归原主，当事者建议暂估房价几千金，称还故相子孙，除其两税，俟钱粮有余之日，鼎建提督衙门，然后还房取值，徐相子孙已领库银，今竟卖为官舍矣。

钱相国機山先生第，即当文贞赐第之后，南面临流，门宇宏敞，亦一城之甲第也。其先为冯廷尉廷冈先生所建。相传正厅乃吾家故物，先大夫东瀛公即世，吾高曾不守，弃于冯氏，自浦东五灶港移建于郡城，故老犹能述之，价止一二十金，其实值几百金，后楼雄峙，北望九峰，在一览中。冯氏衰，转售于機山。顺治二年乙酉八月初三日，大兵下松城，总戎李虎痴成栋建牙于内。次年，李帅调征闽、广，既平南土，留镇粤东，家属尚居松署。五年戊子，李帅叛，诏籍其家，此第遂没入官，竟为公所。后此提督、总戎既定驻，于徐氏赐第，往往将佐居之，近为游戎成国椻私第。康熙十三年甲寅夏，成将调征浙衢，临发，内厅灾，未几，成殁于阵，今不知谁属，门堂后楼犹存。

顾氏赐第，乃先朝神庙时特旌高义清宇顾光禄正心也。在府治南，城隍庙之西，门楼龙额金书，特命嘉义，制极壮丽。盖清宇尊人左山先生兄弟，历官大参，家故丰腴。清宇再四滋大，助田五万余亩，以资各役之费，又出粟赈饥，全活者众，两台使上其事，朝廷嘉之，赐爵光禄丞，建坊启宇，恩典有加，故居第与大臣等，余幼时犹及见其盛也。顺治乙酉八月，毁于兵，中堂及两庑诸佐室犹存。其后，流为营兵所居，马矢瓦砾，几与山等。顺治中，好事者募资公买，将建镇府生祠，复营内厅门宇，大工未就，会镇、府相继罢去，工亦中辍。

顾园在东郊之外，规方百亩，累石环山，凿池引水，石梁虹偃，台榭星罗，曲水回廊，青山耸翠，参差嘉树，画阁朦胧，宏敞堂开，幽深室密，朱华绚烂，水阁香生，禽语悠扬，笙歌间出，荡舟拾翠，游女缤纷，度曲弹筝，骚人毕集，虽平泉绿野之胜，不是过也。再世相传，子孙犹能善守。凡宦流雅集，名流胜会以及往来过客，莫不于此寻芳觞咏，殆无虚日。鼎革以后，顾氏聚族而居，游人罕得入矣。裔孙承富厚之余，但习豪华，操家无术。驯至顺治之季，反因义田逋赋，毁家卖宅以偿，堂宇尽废，而山水桥梁，犹如故也。康熙之初，积逋愈甚，征输益严，遂并花石而弃之，嵌奇险怪之石，玲珑生动之姿，不能遇米颠之拜，而悉为劫烬之灰，乃知切石卧于梁园，艮岳徒供炮具，犹为幸也。内有一峰雄峙，乃天然生就，非藉积累而成，高十余丈，俯阚诸峰，有飞舞之势，非数百人不能举，故至今尚存。相传载此石归时，忽沉于泖，募习水者以巨绠下牵挽之，其下更得一石，合之乃其座也，一时惊传，谓有神助，迄今独逃劫外，不信然哉！

朱太史第，当府治之后，其先为文石先生，以庶常起家，历官少司成。从子叔熙为子衿时，早出，道经此地，值某绅营建上梁，叔熙着白袷，立而注视，为绅仆所诃斥。叔熙顾谓其仆曰："善为之！吾将鸠而居焉。"未几，某绅弃世，嗣子凌夷，叔熙登第，果售于朱，可谓言大而非夸矣。其后叔熙捐馆霞城，许都谏得之，朱太史积，叔熙从子也。崇祯癸未登进士，选庶常而原第复归朱。鼎革之际，避兵出城，弃为闲舍。李帅虎痴之调征闽、广也，提督吴胜兆来驻松城，以李帅家属尚居钱相国第，故别择公馆，遂即太史第而居焉。顺治丁亥，四月，吴镇以叛伏法。张桂吾天禄继任，建牙于徐文贞公赐第而以朱第为中军将受银打里所居。其后改建门宇，居然营署矣，基址数亩，岁累朱氏赔粮。太史即世，嗣子彦则食贫，素心李学宪愫彦则外翁也，深为婿谋，莫如卖为官舍，其如营称借居，无从措价。适娄县新分，暂驻西郊仓城，公事入城，多所不便，谋建县治，工费又繁。素心商诸马帅逢知及中军将王守宇嘉会，将朱第卖为县治，收领价银，别置府西唐氏故第为中军驻札之所，呈明各台，以朱第为公占，蠲其两税，即今娄县治也。然为缙绅居第，已为宽敞，为邑治公所，则内衙湫隘。自楚中孟道脉来令娄邑，稍增式廓，后人赖之，然而较诸邻邑规模，正多未备也。

王大京兆第，故京兆尹王公为溪庭梅所居也。南面临衢，重堂邃宇，为东关第一甲第。鼎革之际，公虽避兵他徙，旋以李镇调走，各绅入城，公遂迁归故第，是以从未有营弁借居焉。后数年，京兆即世，家传清白，公子祥符、王路俱食贫，各就便迁居乡里，稍稍不无残毁。又以马镇刚愎，弁兵充斥，虑为占据，因小就价，赈于营将张游戎为公馆。后张去任，此馆遂虚。康熙十二年癸丑，士绅偿价，改建嵩高书院，崇奉提帅杨公捷生位，因诸生上匾额者谀词过甚，杨公谦不敢当，遂即其内楼改为玉皇宝阁，奉迎玉皇圣像，供于其上，规制尤极宏丽焉。

林太守第，在普照寺西界，与寺连。相传故华亭陆昭侯旧第址也。林之先，有讳景阳者，历官太常卿。太守仁甫以任子承家，保世滋大，居第极为宏丽。鼎革之际，为中军将高谦占居，其后高升任粤东，家属尚留松郡。高后叛入海岛，此第籍没入官，遂为郡长倅代交任之所。顺治季年，提帅梁宫保输价于官，营为别业，鸠工修葺，费甚不赀，轮奂有加于旧。未几，梁公卒于官，继任王公公定，复偿价得之。王公升镇海大将军，移驻京口，此第赁为商居，林氏子孙，莫敢过而问矣。

张都谏第，在通波门之东偏，面南背城，故太常张讱庵先生掌工垣时所居也。其先为石笋里倪慧珠中翰故业。倪氏富甲海上，松郡北城一带，强半属倪，此特其一耳，故豪华之习，奕叶相承。中翰卒，传子子一，踵事而式廓之，少年裘马之场，选伎征歌之会，靡不极当时之盛。士之浮薄者，翕然景从，而钱生清玙为其最，戏将城居子弟美秀而文者，体仿名姝，编列花案，雌黄甲乙，度曲填词，自朱门公子以迄下里小儿，一无所避，众共疾之。一二大老主持于上，群掠其家资，而共诉于学使者。时史公伟督学三吴，将置于辟，太常长公子，中翰婿也，与子一为内兄弟，时太常公初掌户垣，奉敕

督饷吴中，举劾黜陟，一如代巡，郡县望风屏息，事必咨请而后敢行，是以清玙伏法，子一获免，然道路侧目，城中不敢驻足，因以此第转售于太常公子蓉左司理，司理扩而葺之，改建后楼三层，九峰尽于一览，价费二千余金，备极壮丽，时崇祯壬午岁也。不三载，而遭逢鼎革，太常父子避兵于乡，此第犹为子仆居守，营兵未尝入焉。及太常即世，城守营督宋游戎与司理情谊交好，因而立券借居，继任者遂以为公所，然而门堂匾额不改都谏之旧，顺治中予犹见之。至马镇擅改相府为铃阁，其属从而效之，列辕门，设外屏门，署城守，居然公馆矣。其初，二第并列，阛阓辐辏，今皆毁为牧地，伍伯以时角射，即使完璧归赵而四顾无邻，不堪宁止，乃常年两税，徒累房主，汶阳无复返之期，何耶？

董中丞第，在府治南，集仙街之西，故大中丞有仲先生抚浙时所居也。南面临街，当钱相国居第之后，规制虽逊于相府，然而重堂邃室，亦称壮丽。犹忆崇祯十三年，庚辰之夏，予以就试入郡，时中丞新拜抚浙之命，门宇修整，建牙列戟，候迎将吏，陈兵班马，鹄立成行，亦一时之盛也。鼎革之际，中丞业已归里，避兵出城，此第遂为营兵残毁。顺治三年丙戌，予再过之，自街及室，一望洞然，门垣俱废，窃叹者久之。其后不一、二载，竟为瓦砾之场，当年故迹，不可问矣。子孙纵有贤达，亦何所施其光复之术耶？

居第二

陆文裕公第，在抚院行台之南，故少宗伯宫端学士俨山先生所建也。基址宽广，堂宇宏邃，外门面西临衢，内设高墙，南面临沼门，题学士第，乃宾山张宗伯笔也。重堂复道，庭立三门，俨然相府规制，盖以大拜须次故耳。其后文裕虽殁，子孙聚族而居，东有高阁，当学宫之后，曰邻黉。予尝与陆氏子弟会课于上。又东北为家庙，藏公之刻集并公手书石拓存焉。中堂五楹，制极宽敞。崇祯甲申之夏，初闻邑城中少年子弟，校武艺于中者凡匝月。地甃坚固无损，在他室则立碎矣。乙酉之后，陆氏衣冠济济，聚居如故，涂塈虽渐凋残，堂构宛然无缺也。康熙改元诏，移崇明水师二千人驻防海邑，王协将光前择第而居，陆氏虑为公占，预将中堂毁去，虽幸免一时骚扰，不四五年，上从职方臣张宸议，命水师仍归海外，而陆第不能复完，论者惜之。然吾邑居第无百年而不易姓者，惟此相传为最久，计年百五十余，递世六、七叶矣，至今犹未有他族逼处也。

世春堂，在北城安仁里，潘方伯充庵所建也。方伯为尚书恭定公仲子，学宪衡斋之弟，奕叶簪缨，一时贵盛，故建第规模，甲于海上。面昭雕墙，宏开峻宇，重轩复道，几于朱邸，后楼悉以楠木为之，楼上皆施砖砌，登楼与平地无异，涂金染采，丹垩雕刻，极工作之巧。盖当时物力既易，工费不惜，势使然也。启、祯之间，潘氏始衰，售于范比部香令。崇祯十一年甲戌夏，遭苍头之变，母子被杀，嗣君不能守，后楼先毁，旋为西洋教长潘用宾国光居之，改其堂曰敬一，重加修葺，与旧日无异矣。鼎革之际，宦家邸第，大半残毁于兵，独西洋一脉，有汤味道若望主持于内，专征文武，往往反为之护持，旅馆不惟无恙，而规制视昔有加，亦斯第之幸也。康熙五年丙午，罢汤钦天监务，遂严禁西洋之教，凡西洋人在中国者，并敕归其国，器用食物有仿西洋法者，罪在制造之家，此第遂入于官。迨九年庚戌，复用西洋南怀仁治历，西洋人又入，今此第仍属西洋教长所居矣。

乐寿堂，在世春之西，亦潘氏所建以为游宴之地。环山临水，嘉树扶疏，高阁重堂，丹楹刻桷，园林之胜，冠绝一时，犹郡郊之有顾园也。堂为莫中江学宪手题，规制备极宏敞，堂前广场数亩，石砌栏围，栏外碧水一池，奇峰叠照，月榭高临，曲桥远度。山前为月华堂，壮丽相等，而曲折过之。山中有关夫子庙，有比丘尼庵，有潘氏家祠，须细寻始得，不可一览而见也。崇祯之季，园亭残毁，咸池张银台得之，未遑修葺，旋遭鼎革，乃供佛像于中堂，延僧住持。银台既殁，门宇尽废，惟存一堂，后并毁去，山水如故，而巍堂杰阁，昔年歌舞之地，锄为菜圃矣。康熙四、五年间，好事者即其故址，改建清和书院，崇奉郡侯张升衢生位，堂甫草创，张守罢去，工遂中辍。今所存者，惟巉岩危石，草满池塘，不堪登眺矣。

尊德堂，在城南之东偏，乃赵氏之先为仪宾者所建。此时尚未有城门，宇堂前犹在城外也。嘉靖中，以倭警筑城，故彻去前堂以外，而移墙门于内，故门内为中堂。相传初构时，仪宾择吉上梁，盛服待时，坐而假寐，梦见一人示以保定二字，寤而喜以为嘉兆也，堂成即题其额曰保定堂；其后子孙式微，托小川顾秘书转于吾外高祖宾山张宗伯公，立契交价，出其银皆镌保定字，乃世庙所赐保定府上供折色也，其前定之数盖如此。宗伯公致小川成交手札，旧为陆文裕公子孙收藏，内兄进也近购得之，余尝寓目焉。宗伯既卒于官，公子横塘、勋赞复售于潘氏，改其堂曰尊德。越三传，充庵之孙元典中翰，清宦中落，其堂遂毁。今城下门宇巍然者，乃堂之东偏佐室也。崇祯之季，归于乔明怀仪部。今为曹蕙城绿岩居第，规制虽称宏丽，然不及尊德堂远矣。

露香园，在城西北隅，顾氏汇海别业也。其尊人以科甲起家，汇海豪华成习，凡服食起居，必多方选胜，务在轶群，不同侪偶。园有嘉桃，不减王戎之李，糟蔬佐酒，有逾末下盐豉。家姬刺绣，巧夺天工，座客弹筝，歌令云遏，后人仿其遗制，规利成家。迄今越百余年，露香之名，达于天下，较辟强而更胜矣。汇海有庶弟，少年陷辟，赖先大父力救得免，然而遗业荡然，时向伯兄求恤，初分以千百金，计久而渐衰，或不能随应，手足之际，遂屡有违言，先大父不从，故汇海深德先大父，交最好。余幼童时，先大父犹道及之。迨余弱冠，汇海殁久，园垣俱废，而亭榭山水，尚存什一。汇海嗣君伯露湛能文，余犹及交也。顺治丙申，伯露卒，无嗣，名园鞠为茂草。康熙初，移驻水师，有司度地，启建营房，乃即其废址，夷山堙谷，摧枯伐朽，纵横筑室，宛然壁垒矣。

今兵归海外旧伍，所建营房，又为瓦砾荆榛之地。海内被其绣，尝其蔬者，尚以露香为征歌选舞之场也，亦可为长太息矣。

杜氏第，在小南门水关之内，南面临流，故宦杜象南所居也。明季归于顾宪副绳所，东西列栅，门宇轩豁，重堂深邃，称壮丽焉。崇祯之季，宪副殁，易代以后，顾氏子孙不能守，残毁殆尽。顺治十年秋，海寇入浦，直抵闵行，当事者虑其出没不时，议迁水次仓于城内，相择旷土，因即杜址而筑仓焉，即今之仓场是也。

黄宪副第，在小南门内，故宪副谷城先生所建也。先生积学盛名，早岁不遇，相国徐文定公尝执经而受业焉。迨年六十，始第进士，历官山东宪副。有子五人，归而筑室，五第并建，称一时之盛。鼎革后，子孙式微，堂宇残毁，适因迁仓入城，侧近五第之后，遂将内第改为仓房，出租贮米，白粮协部丞章泓，因而赁居，收贮白粮，春办起运，房主颇得余润。其后协部更易，潘氏含石亦将居第改仓，借与协丞，而黄氏之仓，不过佃贮仓米，利亦微矣。康熙十三年，白粮改折，而潘氏之仓，利殆与黄等。

桃园，在北郊之东北二三里，故相徐文定公任子龙与所辟也。初北郊人传露香园桃种，岁获美利，于是家栽户植，每当仲春，桃花盛开，游人出郊玩赏，不减玄都、武陵之胜。龙与性朴务质，有圃一区，于其间杂植桃柳，中筑土山，略具园林之致而已。后见游人日盛，而邻家夸多斗靡，龙与不无起胜之意。遂即土山，增高累石，桃柳之外，广植名花。土石之旁，层峦叠嶂，构堂榭，施丹垩，诛茆覆轩，环以柏墙，曰平江一笠；截棕为亭，踞山临水曰翼然；土山下瞰大浦，危崖壁立，天风海涛，石洞虚中曲折，人可小憩曰徐文定公藏书处；两山夹水，一亭中立曰在涧；石梁卧波转入文定公祠曰摄摄桥。登土山，势可望海，引浦泉，潮可灌溉，规方百亩，疏密得宜。崇祯癸未、甲申之间，遂为一邑名胜，经营正未艾也。会逢鼎革，龙与即世，而地近吴淞，往来孔道，营兵纡途而入，攀花摘果，园丁不敢问，园遂日废，而荒基漕白，徐氏赔累无已。西洋教长潘国光用宾故因徐相而来，为徐氏计久远，时与马镇逢知交好，说以土山可以远眺，海寇或入，可以预备，议将园址助为演武场。顺治十四年丁酉，申报各台，以旧场召佃升科，而改治桃园为演武之地，除其两税，作为公占，至今因之，然土山孤立，旷地日渐剥削，无复旧观矣。

陈冏卿第，故太仆沪海先生所建，在县治东南，重门东向，朱楼环绕，外墙高照，内宇宏深，亦海上甲第也。冏卿正道端方，人不敢干以私，而力持大体，于缙绅中声望既隆，尊严特甚，故私居俨若公廨，年八十余卒。子同叔，无嗣，族子皆争继，家业遂废，门第之宏敞，予犹及见之。鼎革以后，往来上台，尚借为公馆，其未甚残毁可知。顺治中，族人毁废殆尽，今城隍庙中石砌，即其堂前故物也。有别业竹素与居第临街相对，方广数亩，多山水亭台之胜，明末冏卿嗣子售于襟宇陆封翁，今改门向东街，一传再传，为陆氏世业矣。

张银台第，在城南大街之西，其先亦潘氏世业也。银台咸池公继室为充庵先生孙女，故潘氏衰，第归咸池，南面临街，高门邃宇，称轮奂焉。以前有潭澄数亩，后虽比屋为屏，人犹称为水潭张氏。崇祯间，银台虽家居闲住，而声势之盛与现任等。犹忆乙亥之冬，董大宗伯文敏公孙女归于银台仲子瑞锡，文敏亲送到门，威仪甚盛。鼎革以后，门祚遂衰。银台既殁，第亦寻毁，今锄为菜圃，当年胜地，不堪复问矣。

纪　闻

崇祯初，华亭钱机山龙锡以相被召，过辞陈眉公继儒。眉公曰："拔一毛而利天下。"机山莫解所谓，及入都后，经略袁崇焕以诛岛帅毛文龙为请。钱悟曰："此眉公教我者耶？"亟报可。未几，本朝兵大入，怀宗皇帝深以诛毛为憾，袁至磔而钱论戍，几至不测。盖当时士大夫谒征君者，必强令赠言，不得则不欢，眉公一再让，则缓颊不暇计当否矣。

韩城薛相国国观逮入都，待命僧舍，赐死旨出，时方半夜，御史郝晋衔命而往，韩城仓皇出曰："君夜至，仆有处耶？"郝曰："王陛彦已有旨决矣。"时韩坐陛彦事逮，因惊曰："仆与陛彦同决乎？"郝曰："不至此，行且有诏。"语未毕，金吾入，令跪受命，读至籍没，韩城再拜起曰："幸甚，不籍臣，不知臣贫。"取片纸就机上大书曰："谋杀臣者，袁恺、钱谦益、吴昌时也。而吴昌时为尤甚。"金吾悬尺组于梁间，组出上方如琴弦。御史曰："相公肥硕，恐中绝。"韩城自起引之再三，曰："足矣。"延颈而死，亦无戚容。金吾以所书纸复命。帝问近臣曰："吴昌时为谁？"近侍素习昌时，诡以不知对。其后昌时竟斩西市，韩城愚愎，然死非其罪，人颇怜之。

崇祯三年庚午，袁崇焕以失事论磔，祖帅大寿闻之惧，遁归宁远。时阳羡周延儒初相，客有以边事见者，盛述祖帅之有方略，袁督弗听，以至于败。阳羡心识其言。明日，上召辅臣以辽帅为问。阳羡对曰："祖大寿可。"帝曰："是方遁去，宁可用也？"阳羡曰："大寿之遁，恐以罪督连坐耳！两人实相左。"具奏客语。帝曰："果尔！可作一谕来。"阳羡顿首出，明日进谕稿，中叙客所述事以奖其忠，帝为手书，令中贵赍往。祖帅泣曰："朝廷能知我心。"始受命，其后固守关东十余年。阳羡去国，帝叹曰："周延儒尚知边事！"颇有复召意。时吴昌时以失职告归，侦知帝旨，具语阳羡。阳羡大喜，日夜谋复出，合具四万金辇以北，遂得特召。时山东盗贼充斥，镇将杨御蕃颇以剿抚自任。而刘帅泽清在临清，虽充总兵官实无事权，及闻阳羡出，即从临清置驿至扬州，日具塘报，上相君幕府，且治楼船，请由水道入，阳羡难之。泽清曰："有某在，盗敢近相君舟耶？"遂从水由中道，泽清具戎服入谒，言东省盗不足忧，使朝廷以招抚便宜假某，不日平矣。且进二万金为道里费，阳羡欢甚，比入都，则韩城方赐死，两次辅皆失眷，帝虚己以听奏对，至称先生而不名，且许坐论，皆累朝辅臣所未有也。其所登用者，冢宰郑三俊、总宪刘宗周、学士黄

道周，皆一时耆硕，人望颇洽。而吴昌时亦即家起仪部，调文选，于是附丽者日众，而贿赂公行矣。于边帅则用薛敏忠，于督抚则用范志完，于东帅则废杨遇蕃而用刘泽清。帝皆从之。已而枚卜次辅为兴化吴甡、晋江蒋德璟、黄景昉。兴化由阳羡得入，既入则猜嫌大著，所以督师之命，人谓阳羡阴主之，未出国门，竟坐逗留下狱，时在言路者，上章相诋击无虚日，阳羡贪纵状亦日闻，上命大金吾骆养性侦得其实，心恨之，未遽发也。会本朝兵入蓟，阳羡不得已而请督师，得俞旨，诸督、镇咸听节制。本朝兵将归，扼于险，镇臣吴三桂欲邀之，阳羡不许。本朝兵既出塞，得还朝，阅月放归。时吴昌时已被劾，至廷讯而阳羡逮矣。其逮也，华亭许给事誉卿走与别舟次，毗陵士大夫无一人送者，即其弟正儒亦自毗陵返。阳羡执誉卿手曰："向我召而北，日上谒者以数百十计时，君不来；今吾逮而北，登舟者，惟君一人，乃知君之重也。"誉卿曰："君之召也，值老母病，不获送，今老母幸无恙，而公此行，事未可知，是以来。"阳羡瞿然曰："吾此行何以自处？"誉卿曰："上遇公深矣，不若早自为计。"阳羡色不怿。誉卿从至云阳乃返。其后阳羡赐死，旨出，与大司寇张忻悲泣不能自止，官校抱持始引决。誉卿曰："固也，吾于云阳见之矣。"

陈卧子曰："声音，惠逆之先见者也。"昔兵未起时，中州诸王府，乐府造弦索，渐流江南，其音繁促凄紧，听之哀荡，士大夫雅尚之。因大河以北有所谓夸调者，其言绝鄙，大抵男女相怨离别之音，靡细难辨，又近边声。自此以后，政事日蹙，兵满天下，夫妇仳离者，不可胜数。因考弦索之人江南，由戍卒张野塘始。野塘，河北人，以罪谪发苏州太仓卫，素工弦索，既至吴，时为吴人歌北曲，人皆笑之。昆山魏良辅者善南曲，为吴中国工。一日至太仓闻野塘歌，心异之，留听三日夜，大称善，遂与野塘定交。时良辅年五十余。有一女，亦善歌，诸贵争求之，良辅不与，至是遂以妻野塘。吴中诸少年闻之，稍稍称弦索矣。野塘既得魏氏，并习南曲，更定弦索音，使与南音相近，并改三弦之式，身稍细而其鼓圆，以文木制之，名曰弦子。时王太仓相公方家居，见而善之，命家僮习焉。其后有杨六者，创为新乐器名提琴，仅两弦，取生丝张小弓，贯两弦中，相轧成声，与三弦相高下。提琴既出而三弦之声益柔曼婉扬，为江南名乐矣。自野塘死后，善弦索者皆吴人，范昆白、陆君赐、郑廷琦、胡章甫、王桂卿、陆美成其尤著者也。昆白先死，君赐等分派有三，曰：太仓、苏州、嘉定。太仓近北，最不入耳。苏州清音可听，然近南曲，稍失本调。惟嘉定得中，主之者陆君赐也，其人多诡辞大言，能作鸟声，数年前犹到松，顾见山佥宪常客之。

吴中新乐，弦索之外，又有十不闲，俗讹称十番，又曰十样锦。其器仅九：鼓、笛、木鱼、板、拨钹、小铙、大铙、大锣、铛锣，人各执一色，惟木鱼、板，以一人兼司二色，曹偶必久相习，始合奏之，音节皆应北词，无肉声。诸闲游子弟，日出长技，以鼓名者，前有陆勤泉，号霹雳，今为王振宇。以笛名者，前有某，今为孙霓桥，以吹笛病耳聋，又号孙聋。若顾心吾、施心远辈，或以铙名，或以钹名，皆以专家著者也。其音始繁而终促，嘈杂难辨，且有金、革、木而无丝、竹，类军中乐，盖边声也。万历末与弦索同盛于江南。至崇祯末，吴阊诸少年，又创为新十番，其器为笙、管、弦。

甲申之变，相传开彰义门献城者，曹化淳也。据山东总兵杨御蕃塘报，又云是兵部尚书张缙彦。其后明纪编年及纪事本末，俱不载缙彦事。窃疑缙彦归顺本朝，见在仕途，载笔者为之讳耳。顺治辛丑，松江城守营游击张国俊曰："开彰义门者，京营副将韩济明也。"国俊亦京营武职，城将陷时，从济明在城，见其事。郝大司马惟讷曰："曹公故司礼监，坐城时，事急，值运面饼上城，当分给军士，曹欲他往，漫谓众军曰：'你们散了罢！'其意似指面饼，而众军闻言大哗曰：'官令我等散矣。'遂纷纷下城，不可复止。"然则谓化淳献城，亦非无因，但不知缙彦开城之说，又何所据也。

今满州称朝廷曰憨，即可汗二字也，二字合呼成憨音。称太祖曰太憨，太宗曰四憨。太祖果于杀戮，凡杀辽人十次，初杀贫人，后杀富人、恶人（即识字者），名目不一。有一次，杀不畜猪犬者云："家无六畜，其意在逃也。"辽人百仅存一。太宗立，即加抚恤，遂得其用。今人但见辽人建牙佩印，薰灼炫目，比于南阳贵人，而不知其老者皆锋镝之余，少者皆死亡之孤也。福建学道范君，自言在辽为买卖人，一日忽被绑去，不知所谓，其叔尤之曰："若平日惯好着靴帽，今取死矣。"忽大人本行头（人名）来点阅，驱其叔及同巷数人，俱被杀，范独得留，亦不知其由也。且曰：初得辽阳，亦无诛戮，有李卫官者，讦告屯民盗粮，遂成大狱，一屯皆空，从此有十次之祸，其端皆起于讦告也。范君又言，满州有偷马蛮子屯，其人皆辽人，自称曰旧人，今辽人通称旧人矣。其人曰满州者，即建州。章京，即将军也。

太宗得明副将何可纲，爱其才气，欲降之，可纲不从，令左右说之百端，终不从。太宗亲问其故，可纲曰："我尝为诸生，读孔子书，知君臣大义。今日惟求速死耳。"等语云云。遂死。死后，太宗深叹美之，因曰："孔子之教，其美如是！"即命立学宫于盛京，亲致祭焉。国家尊圣右文之端，何公一人启之也。

清书，乃太祖时满州人大海所制也。学校既立，太宗与海讲明纲常伦理，乃禁同姓婚娶及其他律例条约数十事，海与有力焉。其人聪敏绝伦而质颇秀弱，从太宗征蒙古，中道渴死。

左梦庚，崇祯中平贼将军良玉子。性敏给，颇拳勇，其客或前谀曰："继世为侯王，其在长公乎？"良玉作色曰："予子不材，吾死后得牧牛十头，种二顷地，幸乞活，足矣！使为将，必堕吾家。"梦庚之妻，王世忠女也。世忠本海西女真种，其上世部落，分为南朝关。南朝关为本朝所并，世忠时年八、九岁，其家人负之入塞，明神宗怜之，养于宫，及长积阶至抚夷总兵官。崇祯时以墨废。世忠身长七尺，美须眉，一目微眇，颇善言笑，常至

我松，主姜神超先生家，后移家至楚依良玉，良玉以其素贵，即娶其女为梦庚妇。既婚，梦庚昵其妇，妇能为女真语，梦庚效之甚习，其媵仆又为言大清风土及畜牧射猎形势，梦庚心好乐之。甲申春，本朝定鼎燕京，世忠辞良玉北去，见摄政王，王授以美官，良玉不知也。梦庚独心喜。弘光初立，朝政浊乱，良玉遣其监军御史黄澍入朝，面诟大学士马士英于朝房，士英惧良玉不敢动，归具言于良玉父子，谓君臣无道，无可为者。会王之明事起，民间竞称崇祯太子，良玉亦信之，上疏请无杀太子，报旨详且温，而良玉益不平，梦庚及将校皆愤怒，乃共说良玉勒兵入朝，以清君侧，檄数马士英得罪状，载在明纪。乙酉四月，良玉帅黄澍及梦庚等东下，众三十余万，金陵震惧。至九江，诸将校纵兵大掠，良玉不能制，大悔之，抚膺恸哭，呕血斗余，遂发病暴卒。梦庚留治丧，兵未得进而本朝英王已大破李贼，自秦出楚，与豫王会师于江南。梦庚闻之，乃悉帅其将士解甲归命，践世忠之约也。英王以梦庚入朝。未几，世忠卒，无子，梦庚以世忠故，数得召见，语操清音。摄政王大喜，拜固山额真，得官数年，夭死，其在官，颇以勤敏闻。

傅冠，为隆武相，告病归里，闻汀变，从进贤来，至汀州府前，哭吊隆武。大图章京阿以礼召之，且劝之降。冠曰：'我年八十二，老矣；再直文渊阁，贵矣，欲以何求？且我不来，若宁能执吾耶？"因谩骂，及刑，立而受刃焉。

曾樱，亦隆武相，大兵至，同郑鸿逵等入海，驻厦门。顺治辛卯三月，张抚军同马镇攻厦门，家人请樱登舟，樱给令先行，阖户自经死。

绍兴余宫谕贞武先生，名煌，天启乙丑状元也。预修《三朝典要》，故时论少之。然先生敦朴有器识，可大用。崇祯时，出为讲官，经筵毕，附奏曰："预徵必至于加派，加派必至于敲朴，惟圣主裁察。"上震怒诘责，声色俱厉，久之得罢。盖上心知讲筵故事，不当诃斥也。先生寻即假归。后数年，江南亡，鲁藩监国都绍兴（鲁王名以海），以先生为大宗伯。大兵渡钱塘，鲁王出走，命先生居守。先生不辞，既受命，令大开城门，纵士民出，事竟，乃归经于家，绍人至今能言之。

楚有美姬，左帅良玉之以舟师至武昌也，其部曲争掠贵家子女。某给谏二女以国色，闻俱被掠，时李茂明先生名邦华以御史大夫召，方在道，闻之大怒，具威仪往见左。左素慕李名节，相对甚恭。李具言掠女事，左极讳且辩。李曰："将军第搜营，必有所见。"左首肯。李甫归，左即下令合营大索，令甚严，诸部曲不知所为，争驱所掠女从后舱舵口沉之于江，搜毕不得一人。时李已解维去，左亦更不复问。明日自武昌下流至燕子矶一带，浮尸蔽流，衣皆五彩，望之若云锦，见者无不太息，时癸未夏、秋也。

王毓蓍，字云祉，浙江绍兴府诸生也。大兵至浙省，潞王出降。毓蓍曰："绍必不守，吾师刘先生当死义。"谓念台总宪也。念台讳宗周，以名臣讲学于乡里，毓蓍师之，至是上书引大义劝刘尽节。书就，毓蓍先赴水死，念台得书遂引决。祁中丞彪佳闻而从之。此皆顺治乙酉潞王立国前事也。毓蓍貌寝口吃，善属文，会稽友人述其性好客，客至设食，出家僮梁小碧，歌以侑酒，其雅致如此。

乙酉春，松郡城东门丽谯楼下燕巢育双雏，色正白，鲜洁如雪，行人取而传观之，还置于巢，不及飞去，观者日多，遂毙。相传白燕为瑞，是秋大兵破城，中翰李公司东门，门不启，死者数万，识者以为羽孽也。夫白者，西方兵象，燕者处堂之虫，死于谯门，司门当之也。元末，松有白燕，郡人袁海叟凯辈，诗以咏之，传于后世，时天下大乱，松亦被兵。然则羽虫之灾，先后一辙，顺治丁亥十月，郡中雄鸡两翼生距，有飞者，时新经吴胜兆之乱，举城忧之，后亦无他。

近世禅师，莫若天童和尚。在金陵日，虞集生先生以僧服见。天童呵曰："若不能官，能和尚耶？"虞无以应，漫曰："和尚奈何？"天童曰："吾为和尚，日夜杀贼。"其在姑苏日，吕益轩纯如问："阎罗王有无？"天童曰："居士以为有耶？无耶？"吕曰："吾以为无。"天童曰："灼然是无，居士则有。"吕惶骇而退，未几，即发病死。按宗门法禅师语，不当解。然虞官巡抚，以纵贼论戍。吕官亚卿，附魏忠贤，多构难于乡人，闻死时，辄呼周忠介、周忠愍及姚学士，现闻诸公姓名，若有所质问者，则天童之言，未尽不可解也。

天童之师曰龙池幻有老人，有四大弟子：长天童密云，次雪峤，又次抱璞（密云法名晤，雪峤法名信，抱璞法名莲），又次曰磬山。抱璞得法后，即北去，隐五台山，莫知所终。磬山先天童卒，不甚著。雪峤长七尺，方面重颐，其鼻中折，云受戒后，食螺蛳肉，梦伽蓝神责之曰："明日当报。"诘朝仆地，鼻遂折，是以益精进焉。常至云间，一日，陈卧子问曰："至人无梦，我每夜多梦，何时得无？"雪峤曰："夫子非至人乎？《论语》曰：'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果尔则至人有梦，何云无？"卧子为之首肯。雪峤先天童有名，其后天童法盛行，雪峤少不逮，然言宗门者，互有高下，至其所得，莫能测也。顺治初，雪峤住云门寺，闻绍兴守欲苦之，先期一日说偈坐化，以故其徒愈神之，而雪峤生时，见披缁衣者，辄诟骂，惟好与士人语，尝以其法授黄元公先生名端伯，元公先生被难日，亦能前知，世以为雪峤付法得人。

麻衣和尚，华亭泖泾人。身长七尺余，修目巨颡，吐音清亮。其少壮时，冬夏曳一单麻衣，后渐老，冬亦衣絮，然外必麻衣，故松人谓之麻衣和尚。性最好酒，能尽一瓷瓮，食肉尽一猪首，年七十余，坐脱于郡城北之关帝庙，类释教所谓散圣者。先是松人龙安寺林有麟，家饶给，延一异僧于家，诡谓有麟曰："昨夜半，老僧起至北庭，有假山石将仆及身，老僧指之，遂仆他处，使公辈当此，死矣！"麻衣僧急起批其颊，僧错愕。麻衣笑曰："我掌汝，尚不知，况石耶？"其意盖谓已有意，石无意也，此僧即日遁去。有素冠者，就荫于道，除其冠持之，麻衣前谓曰："官人无易此冠，我麻衣和尚求带不

得，与平天冠相似。"其他语多滑稽，如市井人戏语。或云，问及一二未来事，亦有验者，以故陈征君眉公及一时缙绅名士，好与之游。

左良玉字昆山，临清人。少失怙，为其叔所养。其贵也，不知母姓。年十八从军，剽掠行旅，坐法当斩。有邱磊者，与同犯，请以身独任罪，而良玉得免去，事昌平督治侍郎侯恂，给事左右，尝被命行酒，良玉醉失四金卮，旦日惶恐请罪。侯曰："此非若所当主事，向者吾误，非若罪也。"会有诏调昌平兵赴援边郡。榆林人尤世威，时为总兵，以护陵不得行，侯与之谋："今欲遣将谁可者?"世威曰："独左良玉可耳！顾其人方走卒，奈何?"侯曰："果尔！我独不能重良玉乎?"即夜遣世威谕意，且曰："吾将自往请之。"良玉闻世威至，疑其捕己也，绕床走曰："得非邱磊事发耶?"匿床下。世威排闼呼曰："左将军富贵至矣！速命饮我！"引左出，示以故。良玉失色，立移时乃定，跪世威前，世威且跪且掖起之，而侍郎至，面与期。诘旦，会辕门，大集诸将，以三千金送良玉行，卮酒三，令箭一，曰："卮酒者，以三军属将军也；令箭者，如我自行，诸将士其听左将军命，左将军今已为副将，位诸将上矣。"良玉出，誓以死报，已而有功，遂为总兵官。良玉起自谪校，至元戎仅岁余，年三十二，身长赪面，骁勇善战，能左右射，目不知书，惟晓解文义。有喻布衣者，为掌记，性方严，良玉以父事。贼至，自立阵前说之降，不听而后兵随之，既胜劝勿掩杀，其中有威胁者可悯也。良玉出军胜，先遣人报喻，喻草屦迎三十里，左下马欢甚，以其舆归喻，饬中厨备饭为笑乐。或败，喻南面坐，见左不为礼，左长揖不敢就席，喻呼其名数之曰："良玉！朝廷待汝厚，今折损官家士马，又日靡其饷金，何以为颜乎?"左封宁南伯时，喻已前死。左每饭，酹酒于地，呼喻大兄，其待士识道理如此。其后，左兵无虑数十万，号百万，然自朱仙镇之败，左之精锐已尽，其后归者，多乌合降将，亦往往擅命，识者知其不足用矣。邱磊坐刑部狱十三年，良玉捐万金救之得不死，侯恂之再为督师也，奏以为山东总兵，与刘泽清不相得，构以罪，马、阮杀之于淮南。乙酉之春，良玉帅师东下，或以为邱磊死故也。

吴三桂，字长白，一字月所，南直高邮人，迁东中后所籍。父襄，字西环，并起家武科，以军功历官都指挥使，镇守宁远。崇祯十七年正月，以秦寇日逼，调襄入京协守。三月，廷议撤宁远镇，并调三桂入京协剿秦寇，怀宗手诏封三桂平西伯，命速入。三桂方奉诏，未及行而都城告陷矣。寇趋各镇皆降，独三桂道远未至。贼命诸降将作书招三桂，并令其父襄亦以书谕使速降，三桂统兵入关，至永平西沙河驿，闻其父襄为贼刑掠且甚，三桂怒，遂从沙河纵兵肆掠而东，顿兵山海城，倡议募兵，谋复京师。先是十六年春，戚畹田宏遇南游吴阊，闻歌妓陈沅、顾寿，名震一时，宏遇使人购得顾寿，而沅尤靓丽绝世，客有私于宏遇者(一云即宏遇婿)，以八百金市沅进之。宏遇载以还京，未几，宏遇病卒。及襄入京，三桂遣人以千金随襄入，向宏遇家买沅载往辽任。寇陷京师，伪权将军刘宗敏据宏遇第，闻陈、顾美索之，寿从优人潜遁，贼枭优七人而系吴襄索沅。襄具言送至辽已久，宗敏不信，以故榜掠襄。时三桂标兵五千，益募至七千，终虑寡难敌众，闻本朝且发兵入猎，因驰书借兵，约共图京师，而与副将夏登仕等定盟，画战守策。登仕故秦人，三桂虑其二心于闯，酒次即与割襟为姻，以固其志，于是委五副将守关，而己独任战。谍闻于闯，闯以责刘而宗敏已潜释襄且宴之矣。四月十三日，自成帅步骑精兵十余万东出，胁襄同往。十九日，围山海城数重，三桂度不支，益遣人夜驰，趋王师速至，而己坚壁以待。山海城东二里许，复有罗城外拒，贼虑三桂东遁，出奇兵二万，从一片石门北出而东守外城以困截之，三桂不得遁，朝廷方尽发骑兵而西，以再见三桂使，度势已急，遂飞驰入援。二十三日至外城，见炮从东向击，王师疑不敢进，驻屯欢喜岭，高张旗帜以待。三桂从城上望见之，急简数骑从炮击隙中突围出，驰入本朝壁中，见摄政王。王曰："汝约我来，何用炮击我?"三桂曰："非也。贼兵围关甚固，又以万骑逾边墙东遏归路，故用炮击开，可间东道出耳！"王曰："是则然矣，但不可无盟誓，且闯兵与若兵几不辨，必若兵亦剃发，殊异之，则吾与若兵俱无惮矣。"三桂曰："是亦决胜之道也。"遂与王定盟共歃，髡其首以从。王居后队，三桂为前锋，英王张左翼，统万骑从西水关入，豫王张右翼，亦统万骑从东水关入，而外城以西之贼尽歼。于是三桂复入关，呼城中人尽髡首以骇敌，或不及者，即以白布束项背以别之。是日，大兵尽入关，开关门，三面延敌，自成战栗，匆遽迎敌，而三桂战甚力，满兵尚按壁不动，闯兵乍北，即枭吴襄首悬之高旗，以示三桂，而贼众遂溃。满兵纵骑突之；蹂躏步卒且尽，贼骑亦伤亡过半，即选锋骁将，莫不重创，贼兵大败而西。三桂哭其父襄尸至哀，摄政王为棕殓之，而使英王、豫王急偕三桂而西，曰："稍迟，则都城糜烂矣。"三桂遂西。初，闯入京，门甚禁，缙绅莫敢出入，及统兵而东，禁稍弛，道路啧啧，言三桂夺太子即入立为帝，贼所署诸臣必斩无赦。于是诸降贼者，靡不乘间窃逃。自成从永平驰千里马，一日夜至京，悉歼吴襄家族三十四人，而诡言登极郊天，陈卤簿出城。二十八日，宵遁。次日，焚宫殿及各城丽谯，王侯甲第几尽，惟正阳谯楼不火，寇兵皆西，三桂及二王追之。当日传闻，吴师约入关，令官民尽为先帝服丧，大兵入城，惟素冠者不杀，于是人皆素冠。五月朔，设先帝位于都城城隍庙中，缙绅哭临之。诸商具衣衾棺殓吴襄家口。次日，锦衣骆养性同吏部侍郎沈惟炳鸠诸臣立先帝位于午门，行哭临礼。既毕，备法驾迎东宫于朝阳门。初三日，始闻锦衣出迎易舆之际，非东宫也。诸臣惶遽而退。及入，前驺者麾都人去白帽，则本朝摄政王率满州兵入京矣。初六日，为先帝发丧，令各臣民素服哭临三日。十二日，三桂及二王还京。三桂又自为先帝临丧三日，因都民搜斩余寇不已，因命剃发者即非贼，于是人皆剃发。

天启七年丁卯八月，崇祯帝即位，南面正立，将就

宝座，而大声发于殿之西，若天崩地塌然，仗马既惊，百僚震恐，上亦为之震动。识者曰，西方其有事乎？此鼓妖也。

崇祯元年，五凤楼前获一黄袱，内袭小函一卷，题云天启七年，崇祯十七，还有福一。清晨内侍得之奏御，上命巡视皇城各官推究。旋以科臣言，立命火之。

十年丁丑，上过宫中一秘阁，老阉以此乃先朝所封，戒勿动，上命启之，得古画数幅，有带进贤冠者七，曰官多法乱，有数十人隔河对泣，曰军民号泣，妄男子得传闻，形之章奏，上亦弗语，人乃以为信。

崇祯二年己巳，松江莫翁，无子，有一女嫁于李氏，夫妇相得。其后夫渐不内御。有邻女学刺绣于莫氏，而同寝有孕，诘问得其情，讼之太守，按果有之，乃命莫氏归而娶此女为妻，有欲上闻者，莫因旧族，恐以妖妄及祸，固请乃已。

崇祯十年丁卯，山东豆异，每粒宛肖人面，若老、若幼、若男、若女、若美、若丑，种种不一。两台使收贮进呈，上以为怪，召廷臣分赐，人各二十粒，令考古今，有此异否？众对各殊。时吾邑张切叟先生在谏垣，亦受赐，封识将以寄归，久之忽失所在。至十四年辛巳，大饥。本朝兵入，杀戮无算。十五年壬午，山东复大饥，死者相枕藉。

闯逆之犯阙也。怀宗皇帝有三子：长太子，时年十六；次永王，时年十三，与长公主俱周后出（据吴梅村《永和宫词》又似永王乃田妃出。于国变之前先薨矣。未知孰是）；次定王，十岁，田贵妃出。帝遣太子及永、定二王出匿而自尽。十九日贼入，求上及太子。次早，嘉定伯周奎戚畹以永、定二王入朝。自成问父皇所在？二王以自缢对。自成曰："若父皇何苦自缢？即存，孤将与之分治江南，不忍有弑君名。今即死，非吾弑也，若无伤，俟天下大定，孤得裂地封尔。"因留饭共食，发伪将军刘宗敏处善养之。四月十三日，自成东向山海关，二王各一卒抱持马上，百姓拥观，遂传太子亦在营中。自成与三桂战且败时，晋王亦在贼营，跃马驰入吴军曰："我晋王也。"吴军留之，故得无恙。人遂竞传定王、太子为吴军夺去。于是都城日望太子、定王入矣。二十四日，贼众败归，部署尽乱，未知有定王、太子，即吴兵入，亦不见太子、定王也。或曰，定王遇害于城南之空苑，而太子、永王终不知所在。冬十一月，有捕卒报刑部称：一男子同常内监投嘉定伯周奎府曰："我太子也。"奎不能辨，奎侄铎以旧侍卫引与长公主相见。公主共太子抱头而哭。哭罢，奎饭之，举家行君臣之礼。因询太子向匿何所？太子言，城破之日，独出匿东厂门一日夜，潜出至东华门外，投腐店中，店中小儿，心知其避难人也，易予敝衣，代之司爨。居五日，恐人觉，送至崇文门外尼庵，以贫儿投托为名，尼不疑，留居半月。适常内侍来见，尼始觉，共谋竟日，恐不能藏，常遂携归，故得无恙。今闻公主在，故来。傍晚与公主哭别而去。数日后复至，公主赠一锦袍，密戒云："前来皇亲以上下行礼进膳，叵生疑衅，可他往，慎毋再至也。"痛哭而别。后十九日，又至，奎复留宿。二十一日，奎侄铎与奎谋曰："此男子不可久留，留即贻害，不如去之。"奎遂曰："若非太子也，何冒至我家，汝第言自姓刘，说书生理，可免祸，否即首官究论矣。"男子不从。既晚，奎令家人椎击之，逐诸门外，捕营卒以犯夜擒献。即日会刑部山东司主事钱凤览勘其事。凤览字子瑞，浙江会稽人，以祖父文贞公象坤荫，任中书，升主事，仕本朝授原职。讯旧内侍，具言是真太子。凤览大叱周铎云："汝本明朝戚畹，受国大恩，今见太子，反云是假，何丧心若此？"复下阶挥拳骂之，百姓争奋击，铎甚困。刑部满州尚书云："且收监再审。"百姓叩头，哭拥不能去。凤览步送之入狱，备衾褥，命家人奉事之。明晨，周铎具疏，力陈其伪。即日送入廷勘，历讯宫中事颇同，问内监多云不是。有一杨监在傍，男子曰："此杨太监，常侍我，询之便知。"杨仓猝曰："奴婢姓张，先侍服者，非吾也。"因呼旧锦衣尝侍卫者十人询之。齐跪曰："此真太子。"复询之晋王，晋王执言不是。遂下常内侍及锦衣十人同伪太子皆系狱。明日，刑部复询之，除常内监、旧锦衣外，无敢言是者，满州尚书云："你的系何人，来冒太子，是何人主使？"男子曰："吾实真太子，汝以吾为假，吾何必辩，但吾看公主，岂图甚事，以周奎卖我，故有今日，若辈如此待吾，何必再审真伪，且吾既至此，岂复求荣贪生，不必更烦言矣。"遂下狱，自是连讯，终不能决。凤览力辩其真，复上疏，且与晋王廷执。晋王坚执不是。时旧阁臣谢升久入内院，升尝旧侍太子讲读，初讯时，升亦以为非。太子呼升曰："谢先生！岂不相识乎？前某日讲某书，言某事，先生犹忆之乎？"升默然不复言，乃曲躬一揖。凤览怒升，叱其不臣。而正阳门商民，各具疏，请释太子，共詈谢升悖逆无道。宛平民杨时茂纠之尤力。顺天府内城民杨博疏辨太子是真。于是吏科都给事中朱徽等上疏，其略以为周奎既以太子为假，何留宿两日乃始奏闻，见时公主抱头痛哭，岂陌路能动至情如此。奎初与之衣食，后忽加捶楚，情事诪张，何其变幻。家人孙才供词，刑部诸臣具在，而铎奏不载一字，此皆有所不可解也。今必从容研质，需之时日，真伪自见，若草草毕事，恐廷臣曰假，而百姓疑，京师曰假，而四方疑，一日而假，而后世疑，众口难防，信史可畏也。而凤览复疏劾谢，御史赵开心亦奏辨甚切。十二月十日，摄政王谕群臣："尔等言太子真伪，皆无凭，言真不过优以王爵，言伪必伪者家识之乃决。独晋王乃明朝王子，谢升乃明朝大臣，而凤览不逊晋王为无君，百姓骂大臣为无上，皆乱民也。除伪太子外，凡系狱争言太子无状及钱凤览、赵开心等尽斩之。"时廷臣共乞生凤览、开心等，以开心无甚唐突语得免。凤览言太子既真，当早有着落。摄政王曰："着落不着落，与你何干？"凤览曰："人各为其主耳！"摄政王词气甚厉，呵凤览曰："你投诚后，即我家人矣，若说各为其主，尚有二心，此何说也？"凤览曰：'今日之事，太子存，我亦存，太子亡，我亦亡，我意只救太子为是，那管一心二心。"以是触摄政王怒，因绞死。赵开心罚俸

三月，其余笞斩有差，而幽伪太子于太医院中，给十人守之。凤览之就刑也，神气自若，拜天地君亲毕，安坐语刑者曰："可矣！"刑者多旧役，痛哭不能举手。百姓观者塞衢巷，哭之。明年乙酉，元夕后，谢升早朝出，见凤览，归而卧病数日，头忽肿，将卒，曰："钱老先生幸稍宽，毋太拘急。"遂死。摄政王闻之，竟无伤太子意矣。四月初六日，东安县富民祁八忽聚徒劫骑曰："往救太子。"生员杨凤鸣为军师，地近上林，上林尉请兵部发兵剿之。初十日，伪太子卒。此案至今疑不可解，若以为伪，何臣民舍生而证之者凿凿，若以为真，何福王称命时，金陵复有一太子，纷纷聚讼也。

征乌梁海述略

[清]何秋涛撰　赵　沛整理

《征乌梁海述略》一卷，何秋涛撰。何秋涛生卒年岁不详。该书记清康熙年间征讨乌梁海事，记事颇详，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本标点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为底本。

乌梁海即明时兀良哈部族，在蒙古诸部之北，而役属于蒙古诸部。大抵蒙古事游牧非平原旷野弗便也，乌梁海事采捕非深山密森弗便也。瀚海以外，迤南近内札萨克，多平原旷野，喀尔喀蒙古居之。迤北近俄罗斯，多深山密林，乌梁海居之。以故乌梁海种人与俄罗斯尤为密迩。有我朝所属之乌梁海，岁以五貂贡于我朝。有俄罗斯所属之乌梁海，岁以五貂贡于俄罗斯。其附近边境者，又有彼此各取一貂之乌梁海。至雍正五年，始议停止，然俄罗斯仍私征一貂如故，我朝亦姑置勿问也。又尼布楚城本我茂明安蒙古旧地，其树林中亦多乌梁海种人。康熙二十八年，议界割属俄罗斯，然此皆未尝征所征者，乃属准噶尔之乌梁海也。先是，札萨克图汗部人根敦者，世居和托辉特，其地为喀尔喀极边，西近厄鲁特，北近俄罗斯，俗喜斗。乌梁海复错处其间，捕貂射猎依木而居，纳赋于和托辉特，有事则藉之为兵，故和托辉特虽隶札萨克图汗，实自为一部。康熙二十五年，尚书阿喇尼莅盟，承制授根敦札萨克使领其众。四十四年，根敦卒，以其嗣子博贝袭札萨克辅国公。四十八年，谕曰博贝与厄鲁特接壤，防守不可不严，念伊力孤必得族中兄弟助之方克。有济纳玛琳藏布，本和托辉特人，著授札萨克一等台吉，与博贝同居，寻赐牧塔斯郭勒、克木克木齐克地。厥后还乌梁海人于此，因号克木克木齐克乌梁海云。五十四年，上以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扇众，喀尔喀命散秩大臣祁里德率大军赴推河侦御札萨克，博贝从往。博贝因言准噶尔不靖，恃乌梁海障之，乞往招，若抗即以兵取。札萨克台吉济纳弥达阿哩雅及根敦罗卜藏兵俱习战，请与同往。上韪其议，从之。此征唐努山乌梁海之始。九月乌梁海头目和罗尔迈率属降。先是，和罗尔迈居吹河，尝以越界射猎为博贝缚献，上宥其罪，谕还巢。至是，将遣子瑚洛虎纳请降。博贝至，因遣其游牧赴特斯冬，和罗尔迈遁，博贝追至时尔罕什巴尔，执之还。五十九年八月，大军自阿尔台分路进剿准噶尔，博贝偕朋素克喇布坦随征西将军祁里德由布鲁勒进剿至铿格尔河，侦宰桑色布腾率众据山守。大军分击之，降其属二千余，并擒乌梁海逃众四百，封多罗贝勒，籍准噶尔降众赐之。六十年，调车臣汗兵防护乌梁海降众于巴颜车尔克。雍正元年，有厄鲁特罗卜藏锡喇布者，乌梁海人，初隶厄鲁特和托辉特贝勒，博贝擒降之，置汗阿林。后徙置察哈尔，授佐领偕蓝翎侍卫春丕勒辖其属。至是，携众叛逃土谢图汗部，札萨克车木楚克纳木札勒偕同部札萨克车布登，车臣汗部贝勒旺札勒偕同部辅国公车棱旺布、札萨克色棱达什等追擒之，射毙贼众阿玉额博垒等。上嘉悦，叙功晋封车木楚克纳木札勒为多罗贝勒，以车布登父原爵，贝子晋封多罗贝勒，封旺札勒多罗郡王，寻授副盟长。二年正月，贝勒博贝来朝，谕廷臣曰："朕询贝勒博贝管辖乌梁海，何以资生。据奏在将军祁里德处借饷一万八千余两，买牲分给，各得产业。今胜于昔，所借项伊自以贝勒俸逐年扣低。朕思博贝宣力戎行，勋绩卓著，且乌梁海均朕百姓，岂有朕之百姓而借饷于朕之理，所借银两，著不必扣还，谕祁里德知之。"三年，和罗尔迈复遁，由阿哩克窜准噶尔界。博贝遣次子额琳沁由托济邀擒，而自赴克木克木齐克缉叛党，诛之。四年正月，博贝偕策凌奉命勘阿尔台形胜，初厄鲁特与喀尔喀未搆兵时，错处科布多乌兰固木地。噶尔丹既灭，喀尔喀西境直抵阿尔台。故自唐努山阴之克木克木齐克至博木等处，皆博贝及来归之，厄鲁特贝子策棱旺布所属乌梁海，游牧其地。至是，策妄阿喇布坦奏克木克木齐克旧隶准噶尔，乞还。上弗许。虑伺闻掠乌梁海，诏博贝率所部兵千，随前锋统领定寿驻唐努山阳特斯地，防护之。寻谕理藩院曰："朕详忠克木克木齐克乌梁海皆博贝等所属，和罗尔迈既已就擒，交博贝抚恤，居之公所。但念此等人向在喀尔喀边外林木中射猎为生，与准噶尔所属乌梁海接壤，，又与俄罗斯连界，宜令博贝等同大臣前往晓谕，令自为豫备，以防不虞。著传谕博贝知之。"五年，博贝率子额琳沁追擒乌梁海逃人和罗尔迈于托济，降其众。雍正八年，博贝卒。康熙年间征乌梁海之议发自博贝，

厥后抚辑降众，殚竭心力，而唐努山北之乌梁海遂入版图，皆博贝功也。乾隆七年，赐札萨克图汗部一等台吉额琳沁公品级，命辖乌梁海降众。十四年，乌梁海降人巴党遁，有乌勒木济者驰告。旺布多尔济追至贡赞伯勒齐尔，尽擒还。理藩院议，虽擒获，究因疏懈所致，停叙功。上以旺布多尔济闻信疾追，奋勇可嘉，仍赐币。旺多布尔济，额琳沁子也。寻授二等台吉。十六年三月，博贝之孙青滚咱卜，坐纵属私与准噶尔互市罪，削爵。谕曰："青滚咱卜纵所属人私出汛界，与准噶尔回众贸易，以致潜居乌梁海，甚属疏懈。且于特谕擒解之喇嘛札木图尚未解到，怯懦推诿，深负朕恩。著革副将军及札萨克贝勒爵。朕观额琳沁人材出众，著袭札萨克多罗贝勒。但念青滚咱卜系博贝长孙，一旦全削，朕心殊为不忍，著即以额琳沁所遗公品级札萨克台吉职，令其调补。诏额琳沁议定乌梁海出入汛界例，并饬禁所部越境与准噶尔及回众私市。"十八年，札萨克图汗部二等台吉达什朋素克，随北路军营参赞大臣萨拉尔，擒私入科布多汛之乌梁海人札木阐等。萨拉尔者，厄鲁特人，初为准噶尔宰桑。乾隆十五年，准噶尔内乱，萨拉尔率四十七户投城，授散秩大臣。至是立功，高宗嘉奖之，授内大臣。寻命萨拉尔收乌梁海及札哈沁众，此征阿尔泰乌梁海之始。是年，杜尔伯特部三车凌来归。十九年二月，乌梁海人博罗特瑚图克等擅入汛界，土谢图汗部札萨克、辅国公巴木丕勒、多尔济次子车登三丕勒，随参赞大臣萨拉尔擒之，有诏奖谕。萨拉尔遂由崆格进屯卓克索，招抚乌梁海。青滚咱卜、额琳沁等并率兵从，旋追擒祃木特党札木阐等。额琳沁尤奋励，萨拉尔以闻，诏封辅国公。二月，谕成衮札布曰："前因军营无事，额驸策凌年老，就近以塔密尔作为军营。今有办理乌梁海之事，军营应移驻乌里雅苏台，以塔密尔作为内地。寻与尚书舒赫德议防秋，诏来京面授方略。三月，以收抚乌梁海，诏桑斋多尔济署所部副将军，偕车布登率诸部兵亲随成衮札布驻防鄂尔海。喀喇乌苏寻偕参赞大臣安崇阿德宁等移驻库克岭。九月，青滚咱卜及土谢图汗部札萨克台吉三都布多尔济，各以兵千随参赞大臣努三等赴阿勒和硕，侦乌梁海宰桑赤伦遁吹河，乃率兵由喀喇莽奈直抵所居，降其众四百四十五户，徙所属台吉班札喇克察于特斯伟衮安置之。萨拉尔又率额琳沁、车布登札布、贡格敦丹、车木楚克札布等剿抚乌梁海宰桑达克车根等于察罕乌苏。寻复击宰桑祃木特及通祃木特，降之。十一月，叙功，晋封青滚咱卜郡王品级，复授所部副将军。二十年正月，乌梁海降臣察达克招包沁种人来归，并察获杜尔伯特所属以献。诏给所部叙功，授察达克内大臣。七月固尔班和卓等贼众千余户潜通乌梁海，诱同逃。大军猝与遇，分路掩击，尽诛之。先是，班第之剿达瓦齐于伊犁也，遁出阿尔台，以乌梁海潜附准噶尔，遣车布登沿途剿捕。至固尔班、鄂塔克及乌兰布拉克、喀喇哈巴地，遇乌梁海副都统察达克属，得木齐绰罕宰桑图布慎属，得木齐喀喇曼济等众，尽降之，并获叛贼巴朗从贼二百余户，师旋。车布登偕副都统敦多卜率兵三百，由萨噶勒巴什岭往，收汗乌梁海汗即乌梁海所居地也。宰桑郭尔卓辉鄂木布及布鲁古特、宰桑根都什特楞古特、宰桑瓜齐楞皆率众降。青滚咱卜又招降宰桑齐巴汉等。自是，乌梁海地略定。编新降旗，分补授总管，以青滚咱卜习乌梁海情，命总辖之。先是，巴朗叛逃，青滚咱卜追至和通鄂博，率兵还，言巴朗由西路额琳哈毕尔噶遁，故追不及。至是，巴朗就擒，青滚咱卜言尽妄，谕责之。寻乌梁海逸贼戕守汛侍卫贝多尔，时齐巴克札布率兵驻防奇尔吉斯诺尔，即偕根敦往捕，至察罕乌苏，遇青滚咱卜自伊犁归，与合兵赴巴斯库斯收抚乌梁海。时旧属准噶尔之乌梁海散居汗哈屯等处，青滚咱卜宣扬上命，于是各宰桑曰哈尔玛什、曰玛济岱、曰纳木札勒、曰保衮、曰莽噶拉克、曰纳穆克布、曰珠库鄂木等相继降。叙功车布登封多罗贝勒，齐巴克札布公品级。九月，谕青滚咱卜率乌梁海兵，随参赞大臣哈达哈剿阿逆，方大军之剿达瓦齐也，青滚咱卜与阿逆同队，交甚昵。定北将军班第与参赞大臣萨拉尔密奏阿睦尔撒纳逆状，青滚咱卜微闻之，私以相告，阿逆既叛。青滚咱卜潜遣乌梁海人诺尔布丹津赴阿逆所，至是事发。谕哈达哈擒解来京。未几□□□招抚乌梁海功，宥弗究。会乌梁海贼郭勒卓辉博博等，讹传阿逆煽哈萨克阿布赉汗入寇，仍命青滚咱卜以参赞大臣随哈达哈进剿。二十一年三月，以阿睦尔撒纳煽乌梁海梗哈萨克道，诏札哈沁公札木禅从哈达哈剿乌梁海叛贼。有固尔班和卓者，奇尔吉斯宰桑也，携千余户潜赴乌梁海。车布登札布及车登三丕勒等邀擒之，因进兵哈萨克界。五月，达尔齐雅及纳木札勒 齐苏咙等由海喇兰伯勒齐尔旺剿乌梁海之倡乱者，追至库楚克及哈达什伯根，斩获甚众。大军抵乌梁海，青滚咱卜私携所部兵还牧构逆且遣人赴乌里雅苏台军煽众，喀尔喀令散归，辉特逆贼普尔普德济特等由固都尔格叛逃，齐巴克札布追擒之。复随参赞大臣纳穆札尔捕乌梁海逃众至阿固特，贼逸尾击之，殁于阵。事闻，谕曰："齐巴克札布殁于行阵，深堪嘉悯，著追封辅国公，赐银三百两。治丧视一品大臣例，赐祭葬入杞昭忠祠，其子巴图济尔噶勒袭爵，并授札萨克。"诏贡楚克札布由翁吉达什和硕解内札萨克马纳乌里雅苏台。自青滚咱卜屡干重谴，上不忍置之法，恩宥者三。至是，叛迹显著，不可复宣。谕廷臣曰："青滚咱卜受朕恩最深，去岁将军大臣参奏阿逆，伊敢私自漏泄，百计趋承，以致阿逆趾高气扬，肆行无忌。后于追缉之时，观望退缩，妄言必得两路出师五万，方可追擒，种种乖谬，指不胜屈。前此屡欲擒治，念伊祖博贝，夙著勤劳，施恩宽宥。今无故自军营擅归，又扬言额琳沁多尔济达木巴札布等治罪之后，众心疑惧，而喀尔喀数年以来皆以用兵为累，以其怨望之私，托为他人之说，妄行渎奏，藐法已极，断难姑容，必当明正典刑，以示惩戒。著传谕舒明阿兰泰，如已归游牧，可谕哈达哈等旋师往剿，如至舒明所驻地方，即降旨擒解。"青滚咱卜之叛，造伪符，撤汛兵众，札萨克多为所惑，延

丕勒多尔济子旺沁多尔济等并弃汛归牧。土谢图汗部贝勒达什丕勒，亦虑所属游牧被掠，由乌里雅苏台军营私归，寻觉其诈，督兵护台汛。独桑斋多尔济饬所属安伍，察获台吉阿雅喇所匿伪符，札萨克图汗部台吉逊笃布与车臣汗部札萨克台吉成衮札布亦察其诈，安堵如故。初逊笃布等以檄由德沁札布所至，疑与青滚咱卜通，以闻。谕曰："伪檄流传，或系他人假冒德沁札布之名亦未可定，著加恩免究，饬令速归旧汛，接理驿务，毋自贻误。"逊笃布督兵严守，各汛誓以死拒。事闻，谕曰："喀尔喀王公等，为青滚咱卜所煽，多擅离职守。逊笃布等特一札萨克台吉耳，独明大义，不肯附逆，誓死郊力，朕甚嘉之。赐公品级，以示奖励。诏奖桑斋多尔济之能，授北路参赞大臣，命往谕乌梁海总管赤伦，协擒青滚咱卜。"时汗哈屯乌梁海，众附青滚咱卜叛，诏杜尔伯特汗车凌率兵从剿。自诸札萨克弃汛后，驿路中梗，军书旁午不得达，经过官吏辄遇害。车木楚克札布督兵续递文报，同部三等台吉噶瓦供给牲畜，为之护送，且多捐马助驿用，诸汛之路始通。诏晋封车木楚克札布多罗贝勒，赐噶瓦公品级。谕达什丕勒曰："昨闻达什丕勒私归游牧，朕即料其不过为浮言所惑。今果知悔悟，率兵接递驿务，前咎不足深责，仍加恩晋封郡王品级。但驿站既系新设，非加意巡察，恐有迟误。著达什丕勒会同总管达松阿等，悉心办理。"七月，宣谕喀尔喀王公等曰："青滚咱卜系获罪斥革之人，复加恩令袭贝勒，并授副将军，去岁众征伊犁封授郡王。稍有人心，自当图报，孰意深负朕恩，实出情理之外。此次办理乌梁海，授为参赞，予以自新之路。伊至乌梁海，并未擒获鄂木布郭勒卓辉等，即撤兵还。虽自有哈达哈率兵往剿，伊即退还，无关轻重。但既为参赞并不奏请谕旨，亦未咨报，将军率兵擅还，律以军法，罪不容诛。且妄造浮言，煽惑众听，其心实不可问。试思办准噶尔一事，原为喀尔喀经理，长久之计，命将兴师，以期一劳永逸。然选派尔部官兵，俱经实给钱粮米石，购办牲畜，何次不给价值，而伊乃以连年用兵为累，是诚何心？至军营赏罚，乃国家宪典所必行，达木巴札布系管理杜尔伯特游牧之人，纵令巴朗遁走，讳匿不报。额琳沁多尔济监视阿逆，来京明知叛迹，己著袖手旁观，致令免脱。二人情罪断无可逭。然犹不忍加以显戮，令其自裁。此而曲为宽贷，国法何在？伊乃谓成吉思汗裔向不治罪，此语舛谬更甚。如朕宗室中有犯刑章者，朕又何尝废法邪？至于稍知奋勉，如巴雅尔什第、桑斋多尔济及车布登札布等，则优封显秩，赐赉便蕃，伊宁不闻之邪？本应除其属众，削其封爵。朕始终眷念旧勋，不忍遽令澌灭所有。贝勒爵仍著施恩，以额琳沁子辅国公旺布多尔济承袭。"先是，众喀尔喀为青滚咱卜所煽，弃汛私归，或乘间肆劫。青滚咱卜又分遣其党诱厄鲁特贝子朋素克公丹拜及乌梁海总管赤伦察达克等，与同叛。及闻圣谕，无不悔悟乞罪。七月，诏旺布多尔济就近擒献青滚咱卜。谕曰："逆贼青滚咱卜，背恩叛逆，所袭之爵，自不应复令承袭。但念此爵本系博贝所袭，且效力有年，不忍遽削，著加恩即令旺布多尔济晋袭，青滚咱卜所属尽辖之。曾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以青滚咱卜悔罪乞宥具奏，诏弗许。青滚咱卜窘惧，为拥兵自卫计，胁所属曰伊克和托辉特、曰巴罕和托辉特、曰明噶特、曰哈柳沁、曰托斯、曰奢集努特六鄂拓克及乌梁海十六鄂拓克附己，大兵至皆弃去，青滚咱卜携孥由托济走斯吉特谋遁俄罗斯。谕旺布多尔济尔必无与逆贼同谋之事，朕可深信。昨据贝勒车布登札布属人告称，逆贼令迁尔游牧，尔虽听从，并非有心附之。今大兵已抵和托辉特，尔若能擒献，朕必加重赏。否，即率属速赴军营，既可永受朕恩，且不堕尔祖博贝旧勋。况青滚咱卜属人不过胁徒，若弃之来归，概免治罪。尔其熟思审虑，善自为计。毋贻后悔。"十一月，成衮札布遣参赞大臣纳穆札尔轻骑往追青滚咱卜，旺布多尔济亦率兵从，至杭哈将噶斯擒青滚咱卜及其子曰车苏隆多尔济、曰齐旺札布巴里，械送京师。贼平，解德沁札布参赞大臣职。十二月，谕曰："亲王成衮札布奉命讨罪，实心效力，迅奏肤功。朕甚嘉之，著赏杏黄带，封伊第四子占楚布多尔济为世子，以奖忠勤。"成衮札布奏和托辉特属六鄂拓克，并乌梁海十六鄂拓克，闻大兵至即解，尚知感戴。和托辉特辅国公旺布多尔济系贝勒博贝嫡嗣，辅国公多尔济、车登台吉达什朋素克系博贝从子，皆未附逆。请令辖青滚咱卜属至车登札布助逆。时台吉诺尔布曾经谏沮弗听，乃率众台吉驰赴乌里雅苏台军汛，诉世受国恩，誓不从贼，因率属由博罗哈卜齐尔赴察罕托辉游牧，供应驼马亦极奋勉，请授札萨克，令辖车登札布属庶，伊等不致离析，各札萨克知感自必严加钤束。诏奖协机宜如议行。二十二年正月，青滚咱卜伏诛，特旨宥其幼子巴里。八月，车木楚克札布偕唐喀禄奏言，杜尔伯特贝勒巴图博罗特、公舍棱台吉阿喇善等通阿逆，走额尔齐斯，不从其汗车凌徙牧。臣等侦得状，偕副都统瑚尔起驰赴辉巴郎山后擒巴图博罗特，并剿乌梁海贼五十户，乃旋兵赴塔尔巴噶台吉哈萨克锡喇。谕嘉其能和衷且协机，宜以御用佩饰赐之，饬叙加级。九月，谕车木楚克札布偕车布登札布招降乌梁海宰桑博和勒纳木札勒等，车布登札布奏请遣乌梁海内大臣察达克往招之，并由布延图军选兵策应。上韪其议。于是，察达克率兵四百往招车木楚克札布，檄布延图兵百继进，尽降之。有特勒伯克札尔纳克者，阿勒坦诺尔之乌梁海宰桑也，闻之亦携属至。诏车木楚克札布定贡赏例，宣示德意。此阿尔泰诺尔乌梁海归附之始。十二月，谕曰："车木楚克札布数年宣力戎行，勤劳懋著，近复招降乌梁海，善为抚纳，著晋封多罗郡王。"二十二年，先是，杜尔伯特及乌梁海未内属错牧额尔齐斯，后杜尔伯特诸台吉游牧札克拜达里克，初徙牧额克阿喇勒，再徙额尔齐斯乌梁海就抚，以乌兰固木地给之。车凌等复请由额尔齐斯往徙，遣都统纳木札尔往勘杜尔伯特及乌梁海牧界。车凌复请以乌兰固木为屯耕地，而游牧于科布多额克阿喇勒，允之。诏严禁所属勿攘窃，寻以错牧不便，定乌兰固木为杜尔伯特牧，

别以科布多为乌梁海牧。车凌谍明噶特乌梁海众叛窜，哈喇哈尔榜复遣兵剿之，诏酌赏从军弁兵免追从征达瓦齐所给驼马。有察衮者，车凌婿也，附阿逆叛，闻追军至，窜相落霍斯河，为达什所擒献。谕诛，有其妻给车凌。准噶尔窜党有额尔克胜者，准噶尔二十四鄂拓克之一也。既降寻叛，谋窜俄罗斯。有不从者二人中道脱归，至车凌所以告，车凌以其一械送科布多军，以一给辉特札萨克衮布为导，令率兵六十往剿。衮布驰逾阿尔台，遇贼于杭爱海图，擒斩其男，俘妻女，归无脱者，奖赐茶币。二十三年春，车木楚克札布奏，偕察达克勘乌梁海户口，其得秦有十余户、二十余户不等，分置得木齐及收楞额等员，请并户少者约四十户编得秦一。上知其悉乌梁海情，诏如所请。四月，乌梁海总管阿拉善携户百余叛逃，车木楚克札布率札萨克图部公多岳特追捕。有车根者，亦乌梁海总管也，缚献阿拉善，收其众。又有乌梁海人恩克叛逃，命成衮札布调诸部兵悉擒其属众，并赐银币。寻谕札萨克图部公多尔济车登偕参赞大臣缉乌梁海劫贼，布尔古特布格等擒之并蒙奖赉。时乌梁海贼阿木古朗等劫马札萨克图部札萨克达什朋素克护所属，福禄劾之，诏削札萨克留军效力。寻随福保追擒阿木古朗等，置于法，诏宥罚罪，仍授札萨。克恩克等之叛窜也，其属已就擒，惟恩克未获。九月，车木楚克札布谍恩克窜哈屯河，疏请暂归阿勒和硕屯驻，冬雪后贼必就擒，许之。十二月，车木楚克札布果擒恩克，赉币。是年，乌梁海种人明噶特叛，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札布檄杜尔伯特札萨克辅国公巴图蒙克追剿之。明噶特旧为厄鲁特属，以大军定伊犁乞降，诏置之黑龙江之呼伦贝尔。既而由纳林喀喇泥叛遁，巴图蒙克追之，遇诸乌兰固木河，环以兵，不即降。中夜，围稍懈，贼乘间逸。成衮札布劾之，上以杜尔伯特部新附，且闻檄即以兵往，诏免饬责，仍量加赏赉。二十四年七月，车都布多尔济随杜尔伯特郡王车凌乌巴什等，追剿乌梁海宰桑库克辛，尽降其众，诏嘉之，命乾清门行走。先是，乌梁海人郭木萨以擅杀，惧罪遁俄罗斯，车都布多尔济追至和宁岭缚之献。至是，并赉币示奖。八月，诏赛音诺颜亲王成衮札布安置新抚乌梁海众。是时，乌梁海以科布多产貂无多，生计艰难，请徙就阿尔台山阳额尔齐斯之源采捕。上谕车凌乌巴什等曰："额尔齐斯为尔旧牧，今尔移处，乌兰固木乌梁海察达克请游牧额尔齐斯地，向曾降旨尔等，若愿归旧牧，听尔便。今哈萨克已全部内附，伊犁厄鲁特贼众复歼无孑遗，若尔果愿归旧牧，可即徙往额尔齐斯，所遗乌兰固木自可给乌梁海处之。但哈萨克新附，非尔等久为内属者比，务宜严饬所属，安静无事。若尔部众既遵钤束，而哈萨克反来肆扰，可即擒诛之。尔等或安土重迁，则额尔齐斯地与其为哈萨克俄罗斯所窃据，不若令乌梁海往徙之也。"车凌乌巴什等奏，察达克所请地系乌梁海旧牧，距臣等牧远，且乌兰固木地饶水草，臣等游牧久，请勿徙，以额尔齐斯地给包梁海。诏如所请。十二月，哈萨克袭乌梁海，杜尔伯特以兵三百余击走之，得旨奖赉。二十五年，乌梁海为哈萨克部人巴图克巴图尔所掠，赛因诺颜部公额尔克沙喇获被掠者，诘之，告以乌梁海游牧远，以故被掠。且哈萨克汗阿布赉遣使至，欲擒献巴图克巴图尔。谕曰："额尔克沙喇久驻哈萨克界，可撤兵还。即以朕旨宣谕，曰劫掠乌梁海系巴图克巴图尔一人所为，与其部长无涉，使彼知之。"寻车布登札布偕车木楚克札布擒获巴图克巴图尔。二十六年三月，赛因诺颜亲王成衮札布奏，喀尔喀汛旧设阿尔台，今准夷回部底定，向时戌区俱成内地，请展札哈沁乌梁海喀尔喀等汛，资耕牧。奉诏会勘。二十八年，奏奈曼明安至庾济罕布尔噶苏所设汛，宜展至乌鲁木齐。乌梁海内大臣察达克等勘巴颜珠尔克至乌拉克沁伯勒齐尔及乌鲁木齐，可设汛十五，俱相隔百里为率。军机大臣遵旨议奈曼明安旧汛，应远徙。但千里长途，喀尔喀难遥制，应将附近乌鲁木齐之乌尔图、布拉克、赛塔喇纳里特、济木萨四汛，令索伦绿旗兵驻防。其苏伯昂阿至乌拉克沁伯勒齐尔十一汛，令成衮札布督理，诏依议。既而，成衮札布来朝，以督理乌梁海与哈萨克互市协夷情，谕奖之。是年，乌梁海叛贼库克辛走俄罗斯，道掠哈萨克马，土尔扈特亲王车凌乌巴什率兵缉之。值匿和罗图郭尔驰往，击贼溃窜，尾至林际获之，斩库克辛及从党五十八人，俘其孥及户七十余归。诏赐币，并酌赏弁兵。是后，乌梁海感沐圣化，永远绥谧。迄今种人之著名者有三：曰唐努山乌梁海，凡四十五佐领；曰阿尔泰乌梁海，凡七旗；曰阿尔泰诺尔乌梁海，凡二旗，分隶于乌里雅苏台之定边左副将军及科布多之参赞大臣。以地在卡伦之外，密迩俄罗斯，禁止商民前往贸易。惟赴各城纳貂之便，许与民市，仍禁赊借云。

广阳杂记

[清]刘献廷撰　李扬眉整理

《广阳杂记》五卷，清刘献廷撰。刘献廷(一六四八——一六九五)，字继庄，别号广阳子，直隶大兴(今属北京)人。献廷一生不仕，专以读书著述为事。好游，足迹遍历大江南北。康熙间曾参与纂修《明史》及《一统志》。

本书所涉甚广，于明清佚事、官制、地理、水利、律历、军政、财赋、民俗、古迹、音韵、诗论、医药、释道等无所不记，因曰"杂记"。"广阳"，古郡名，治蓟县，即大兴旧县之名，故其书冠以此称。

本书有删本、足本之分，现据清潘祖荫所刻足本标点整理，参考了今人断句整理本。

卷　一

彭秋水闻人言，云南西面为缅国，至此，地皆平坦，无复高山大泽矣。

傅弘烈，字竹君，江西进贤人。永历时，为迁江县知县，于王国光麾下投诚，诡云中书，授韶州府同知，升庆阳府知府。上书论平西，上知其忠，密敕广西梧州安置。

吴应期岳州失守，退至交水，郭壮图绞杀之，以其失陷封疆也。壮图与应期，有宿憾焉。应期，字维周。

舜投四凶于四裔，以御魑魅。四裔者，四夷也。余谓四凶在朝，虽为凶族，然有君子所不能及者，是以彼之下驷，亦足以走我之上驷也。不然，亦岂能以变四夷、御魑魅哉？今之君子，且有居中国而身为魑魅者，不知舜何以处之。

清世爵：一品精奇尼哈哈番，二品阿思尼哈哈番，三品阿达哈哈番，四品摆他喇哈哈番，五品拖沙喇哈哈番。

东四旗：镶黄，正白，镶白，正蓝。　西四旗：正黄，正红，镶红，镶蓝。

正黄，镶黄，正白，为上三旗。无王，但有都统，即固山额巾；副都统，即梅勒章京。每旗，满洲、蒙古、汉军，各掌印都统一员，副都统二员。

每八旗，满洲有纛章京一员，职与都统等，止管摆呀喇，掌龙纛。

每旗，喀把什虾二员，职与副都统等。

又东西四旗，各有喀喇昂邦一员，职与都统等，俱单管喀巴什。

每旗甲喇章京，满洲六员，蒙古二员，汉军五员，职俱三品。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共牛录章京一千员，职四品。每牛录下，有分得拨什库一员，职六品；小拨库六名。小拨什库轮班管事，不分人数。每牛录下，马甲三十副，内有工匠一名，喀把什二名；郭吃喝摆呀喇二名；跟王爷大摆呀喇十七名，另有壮大一名；管辖摆呀喇十七名；步甲二十名，无马，不出兵，止守城当差；无帐房，内有步兵拨什库二名。

每牛录，铁匠一名，鞍匠一名。

每马甲一名，帐房一顶。私自备用者，或二三四人合一顶，听便。

马甲箭五十条，弓刀各一。

马甲明盔暗甲，大摆呀喇明甲。

每都统与摆呀喇纛章京，有织金龙纛。蒙古、满洲无月，汉军有月。

王子三尖龙纛，三棱火炎银顶，后有蜈蚣旗二。

都统黑缨正边方旗。

摆呀喇红缨火炎边旗。

梅勒章京无纛，止有标四杆，旗长二尺。

甲喇章京本色纛，无蟒。

牛录在家，有官纛二杆，汉京(疑当作军)一杆。出兵，加甲喇章京衔，有纛。

分得拨什库，遇出战分兵之时，外加甲喇章京衔，有纛。

加甲喇章京出兵，为夸兰大，有纛。

小拨什库背旗一杆，方二尺，黑缨。

喀把什先锋背壮大，头带翎，有飞虎背旗，方二尺，狐尾。

摆呀喇壮大，斜尖本色旗，红缨。

甲喇章京俸银一百三十(一本下有一字)两，白米一百三十斛，计六十五石。出兵，有行粮，每月银六两，每日米八合三勺，马草二束，料五升。

牛录章京俸银一百零五两，米一百零五斛。出兵，每日加米八合三勺，每月银六两。

分得拨什库每年银六十两，米六十斛。出兵，每月加银四两。

小拨什库每年银四十八两，米四十八斛。出兵，每日加小米八合三勺，每月银二两。

壮大、喀把什与分得拨什库同，摆呀喇壮大亦与分得拨什库同。

加蓝大每年银八十五两，米八十五斛。出兵，行粮与拨什库同。

马甲每年银三十六两，米四十六斛。出兵，行粮与拨什库同。

步甲每年银十八两，米二十二斛。

铁匠鞍匠每年银十二两，米二十二斛。出兵，有口粮月粮。

摆呀喇每年银四十八两，米四十八斛。

步甲拨什库每年银二十四两，米二十二斛。

当日原圈地，每人六赏，一赏六亩，共地三十六亩。如家有壮丁二名，该地七十亩，人多者照数加增，当差照人算数。

东西四旗，共乌可勒一员，即九门提督。

东西四旗，各喀喇大一员，职与梅勒同。

乌可勒喀喇大皆管步兵兼管九门。把门马甲，每门满洲蒙古共二十名。每门有章京二名，食俸八十五两，马夫二名。

每甲喇章京管牛录或十三十四十五不等。各甲喇下管加蓝大四名，单管步兵，职五品。步军，满洲、蒙古、汉军各固山大一员，职与甲喇章京同，俸亦同。

何督师腾蛟，长沙被害。相传永历中，赠中湘王。万季野述吴汉槎言，乃忠襄王，中湘误也。督师，黎平人，赠黎平王，谥忠襄。汉槎，吴江人。尊人名晋锡，曾为湖广巡抚，故知之甚悉。及检《劫灰录》，乃云："赠中湘王，谥忠烈云"。

隆武讳聿键，终于福建；绍武讳聿𨮁，终于粤西；永历讳由榔，终于夜郎；鲁监国讳以海，终于海外，绝奇。万季野云。

《劫灰录》，乃冯甦所著。甦，字再来。

霿字，莫侯切。字书，大雨也，未详出何书。田喜霿，字子湄，山西马邑人，辛丑进士，今为内阁学士。

冔，风吕切，音许，商冠名。《诗·大雅》："常服黼冔。"《礼·王制》："殷人冔而祭。"又覆也。又休居切，音吁，义同。毛氏曰："从吁从月。"误作从曰。或书作冔，亦误。

冯保之逐新郑，其谋全出华亭，江陵特与闻耳。陶子师云。

张献忠在蜀，置平东、定西、安南、抚北四将军，以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人为之。又以孙可望为前军先锋。

辟臭虫方：用木瓜打碎，烧烟薰之。若加人言少许，其子粒粒皆爆碎。

马背之藉鞍，世俗或书作屧。考之字书，屧，悉协切，音奕。《说文》："履中荐也，又屐也。"《南史》："齐江泌少贫，昼则斫屧，夜则随月读书。"案此，则音义皆非也。又有屜字，他计切，音替，履中荐也。此则义同而音异。又有屟字，悉协切，音奕。《六书正讹》："俗作屧，非。"又有屉字，同屜，亦非马背藉鞍者。惟有屉字，他计切，注云鞍屉，确是此字无疑。

山东仲家浅庙三进，康熙六年，巡盐御史顾如华建。案碑文，子路父名凫。子路生于泗水，葬于开州。黄巾之乱，宗人迁仲家浅。唐贞观间，封卫侯。宋显庆间，进河内公，又改卫国公。明崇祯壬午，衍圣公孔胤植请于朝，以六十一代孙于陛字玉铉者，为翰林院五经博士，世袭。

永历之走安龙，孙可望将图不轨。行在所有古井，压以巨石，上书符篆。可望询之土人，云："井有孽龙，昔张三丰锁之于此，不可开也。"可望恃有天命，强发之，水忽涌上，可望惊走，水已及可望膝。土人呼曰："此龙来朝王，王命免朝，则水退矣。"可望且走且呼，连曰"免朝免朝"，而水来益甚，且及帝居。众又呼曰："此龙来朝万岁，以万岁命免朝，水其退乎?"遂闻之于帝。众传呼"万岁免朝"，水应声而退，复归于井矣。遂更以石压之。可望自是知天命不在也，其谋始顿息。

又永历在滇中，驻跸一山。土人云："此地瘴气最厉，外人住此，无不死者，万岁不宜留此。"帝曰："吾居之，何瘴之有?"自此瘴气全消，兹山至今无瘴。

日本国人无不佩刀。兵二，民一，妇无。

㚏蹄音鸟蹄，银之别名，即马蹄银也。

杨可师曰：宁波人有以鱼须为尺者，色黑若牛角，柔若藤，盖出日本国云。

方声远云："考《邺都三台碑记》：'铜雀已没水中，冰井尚留其半，金凤上有真武阁，乃独存耳。'案《齐文宣帝本纪》：'天保九年八月，改铜雀曰金凤，金武曰圣应，冰井曰崇光。'则金凤铜雀一也，何以碑记之误若此？书之俟考。"

诪字，普故切，谏也，未详出何书。　源字，仓先切，言语和悦也。《说文》："徐语也。"又虞怨切，又遇玄切，义皆同。

《乐律参解》四卷，成都杨云鹤先生著，一号研涟先生，颇有发明。《先天图义管窥成疑》二卷，歙州黄为赤子心著，一号葵斋。

李成平家人朱老女，年二十余岁，患怯症，与诸药服，皆不愈。有能求方于神者，先掷筊于神前，以决可医不可医，而后求方焉。竹签三百余根，签书一药于上，于神前掣之，遇签书止字者，则方成矣。朱老女求得一方，服之立愈，甚奇。乃黄连、黄芩、黄柏、麻黄、乌梅、山查、竹叶、灯草之八味也。

朱雪鸿云：明时，松江顾仲言，幼时入陆文靖公宅观灯，为文靖所识拔，相从至京师，因入夏桂洲幕中。久之，以荐受尚宝司少卿。时严嵩入相，仲言识其奸，劝桂洲为之备，桂洲不纳。仲言乃持三百金，属西山僧某买一棺，贮寺中，而佯狂弃官，与群儿行乞燕市。未几，桂洲为嵩所谮杀，尸莫敢收，仲言伺夜与群儿负桂洲身首纳棺中。嵩心知仲言之为也，召而鞫之，仲言大声曰："是我是我。然终不告公尸处也，问亦何为？且公已杀之矣，又欲弃其尸，此岂国法所在耶？"嵩意解，叱之去。仲言乃扶棺葬之乡，为文祭之曰："古人曰：'一贵一贱，交情乃见。'太师有焉。'一死一生，乃见交情。'余小子何多让焉？呜呼哀哉！尚飨。"

方日生曰："新城有洞山，长六七里，火而行，或广或狭，不一其处。偶一咳唾，响应若雷，六七声乃止。"

徐芳云：明末辅臣，温刻、周奢、孙愎、李醉。

往闻之长老云，岁在甲寅多乱，予初不之信。及按史传，尧之洪水，幽王之得褒姒，吕政之易嬴，新莽之篡汉，皆在是年。而今康熙甲寅，则有吴三桂之乱。其余比比不可竟数，亦阅世者之所当知也。

汪武曹言："无锡有妖如火，夜飞入人家摄物，乃至数百石米，亦能携之去。惟怕铜锣、钢叉，有人以叉击火坠地，乃一草人。朱书仰焱夜魅巡视南城一带地方，又有击得者，则一纸虎。虎虽不啞人，亦能爪伤人，察之，必有一虫附体上，此必有妖人行邪术者为之。自北而南，今至无锡，行将入苏州界矣。"戴皖臣言："此名麻城法。授之者，发誓不传他人，书符印入墨汁中饮之，而后传法。其发愿文云：'只愿今生图富贵，不顾七祖入酆都。'云行此法者，其七世祖灵皆入冥狱。"武曹又言："昆山有飞贼，夜入人家窃物，捉之，则飞身上屋，如鹰隼之疾，不知为人为妖。其脚迹甚小，常入徐道积家。"又言："昆山有水，忽赤如血。而泗州、盱眙，夜有日出，色赤如血，方位常在已上。泗州望之，如在盱眙；盱眙望之，如在泗州，于初二、十六夜现。异哉！"

汪我武曰："金山头织屦翁有句云：'长贫知米价，老健识山名。'"

夏振叔《借山随笔》云："李自成，陕西米脂县双泉都人。幼为僧，还俗，名黄来，鬻于姬氏牧羊。崇祯三年，入西川贼不沾泥营，自号闯将。祖海，父守忠，坟在米脂县城二百里外三峰子乱山中。崇祯十五年，知县任邱边大绶，令原葬人李成为前导，掘海棺。棺中有黑腕骨如墨，头额生白毛，长六七寸。守忠冢中，盘白蛇一，长一尺二寸，有角。初见人，昂首张口向日，顷之，盘卧如故。守忠骨节间，色如铜绿，生黄毛五六寸许。"

《筠廊偶笔》载宋郡高辛集有异人，不言姓氏，貌若五十许。乡之白发者，自言为儿时见之已如是。每夏饮人以水，有过者，辄呼曰"吃水吃水"。烈日下被羊裘无汗流；裸卧雪中，时饮以酒，一石不醉。

流贼中有号一堵墙者，即孙可望也。

应潜斋《性理大中》云："科场搜检，始于贾似道。"

玥字，鱼厥切，音月，神珠也。

康熙十三四年间，畻城知县赵昕贪黩，所得货载归故乡。时荒乱，乡人夺之，焚其居，赵亦随以狂疾卒于官。引发，畻人争拾瓦砾击之；又佯为儋负者，没其余赀。妻子贫馁，至不能营葬。代之者，平湖陆陇其也。到官之日，除弊政，绝馈遗，薪水取给于家，夫人率婢妾以下纺织给鱼菜。日与绅士之贤者，讲道论学，当午辄出粗粝共食。二年诖误去。去之日，留者𪨊𪨊殷殷遮道而哭，海内争欲望见其颜色。都人士称循良吏，必以陆当之，卒以魏总宪保举复其官。呜呼！贪黩者惨报若彼，廉洁者受用若此，居民上者，可以悟矣。

康熙戊午四月五日未时，娄东地震。

顺治间，吴梅村被召，三吴士大夫皆集虎丘会饯。忽有少年投一函，启之，得绝句云："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语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举座为之默然。

明初军制，仿佛汉之南北军。锦衣等十二卫，卫宫禁者，南军也；京营等四十八卫，巡徼京□者，北军也。而所谓春秋班换兵，独取山东、河南、中都、大宁者，则又汉调三辅之意也。然太祖以卫兵分隶五府，独称五军营。自成祖聚兵北伐归，结营团操，始设五军、三千、神机三大营。时有胜兵四十万，以勋臣二人提督之。至已巳之变，于忠肃选骁骑十五万，分为十营，名曰团营。而其余者曰老家营，仍用勋臣提督，属大司马。天顺初，革团营，八年而复。成化初再革，二年而复，又增为十二营，曰奋武、耀武、练武、显武、敢勇、果勇、鼓勇、效勇、立威、伸威、扬威、振威，用中贵人监之，曰监枪。正德间，又简精锐六千人，分隶东西官厅为听征。嘉靖庚戌，罢团营东北厅，复设三大营，而改三千营为神枢营，特设提督勋臣一人；又时命文臣协理之，号曰戎政府。崇祯间，外有龙骧左、龙骧右、武骧左、武骧右四卫，为天子禁旅，名勇卫营；后又选京卫幼官应袭舍人六千充护卫，名选练营，而可用者，独有勇卫营而已。

杨可师曰："康熙己未，遣官祭长白山，集议封典。部覆引五岳例，封为长白山之神。予时心窃疑之，以为岳宜称帝，而仅曰神者，不知始于何代。及壬戌冬，适泰安州，谒岱庙，读洪武初祭告碑文，有云：'予起布衣，不敢循旧典，妄加封号，敬称为太山之神。'乃知历代原有封号。神之号，始于明太祖，而昭代因之，议者特未言其故耳。"刘献廷曰："此百王之所不能易也，岂独昭代哉？"

康熙中，于成龙有三。一为总督，一为知府，一为参将，皆有贤声。

康熙丁未，见邸钞云："六合开河，得黑玉指玦一枚，上嵌金牌，凿'翼德'二字，疑张桓侯故物，但未知字是何体。"

宁都邱邦士维屏，临没，示子钚云："食有菜饭，著可补衣。无谲戾行，堪句读师。"此真有见之言也。

姚江孙见龙，祝发为僧，号水月，居武林坝子门外。言人祸福，辄奇中，浙抚范觐公承谟师事之。康熙十九年庚申十一月十五日，卒于昆山，计其年盖一百五十有

九云。

大原王茂京言：吴梅村于壬子元旦，梦两青衣来呼曰："先帝召汝。"梅村以为章帝也，急往，乃见烈皇帝，伏哭不能起。烈皇帝曰："何伤？当日不止女一人也。"语毕，命之退。至午门，见悬白牌一面，大书"限吴伟业于八月二十二日到此"。遂惊觉。后果以是年月日病卒云。

龙安梁抟九言：绵州生员张三颠，为张献忠所获。至成都司马桥，题诗桥柱云："生为明朝人，死作明朝鬼。今赴此江流，不负此江水。"卒遇害。

又云：崇祯十年，李自成陷梓潼，教谕会稽詹嘉言遣百姓出城，贼杀之于坑子上。詹生平所著，有《蜀越互奇》一书。

台湾延平王郑氏，起于明天启四年甲子，至清康熙二十二年癸亥。福建提督施烺逼降之。

郑芝龙子成功，成功子锦，锦子克塽，凡四传，计六十年。

施烺于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破澎湖，七月十三日自澎湖进兵，十九日至鹿耳门，入台湾。二十二日，延平王郑克塽奉故明鲁王第八子朱柏、朱慈爌、侯刘国轩、伯马锡蕃等，奉表归降。荆南宁静王朱术桂一门八口，即日自尽。

清康熙二十二年，明永历三十五年也。钱，大于康熙钱，重一钱六分。以红铜为之，每千文作银二两(三十五当作三十七。时距永历亡已二十一年，郑氏铸永历钱)。

台湾郑克塽投诚后，设台湾一府，台湾、凤山、诸罗三县，而以台湾、厦门巡道统之。

明宗室同郑克塽降者九人：鲁王第八子朱柏，舒城王孙朱慈熺，荆州府宁静王子朱俨钞，建昌府益王孙朱镐，宗室朱熺，南昌府乐安王孙朱浚，荆州巴东王孙朱江，建昌府奉南王孙朱逵(原封建昌，永历改住广东)，滤溪王朱慈浚。后朱江、朱柏、朱逵、朱俨钞，安插河南垦荒；朱慈爌、朱浚、朱慈熺、朱镐，安插山东垦荒。

郑克塽降日，奏缴延平王册一付，延平王印一颗，招讨大将军正印一颗、副印一颗，盖副印用以随带军前者。又郑成功受明御营御武副中军勋戚关防一颗，御营协理行在宗人府关防一颗，御营御武副中军总统御营军务印一颗，忠孝伯印一颗。

甲子东巡，衍圣公献孔融琴一张，周簋一具，王羲之《乐毅论》墨迹一卷，宋拓《圣教序》一卷，文与可《竹》一幅。

阎古古《塞上诗》云："地高天近星辰大，春少秋多草木穷。"又《栈道诗》："峰末有峰青汉插，地根无地黑江流。"又《观潮诗》："月转中宵成白昼，水吞平地作青天。"皆奇句也。

莱阳董樵云：登州海市，不止幻楼台殿阁之形。一日见战舰百余，旗仗森然，且有金鼓声。顷之，脱入水。又云：崇祯三年，樵赴登州知府萧鱼小试，适门吏报海市。盖其俗遇海市，必击鼓报官府也。萧率诸童子往观，见北门外长山，忽穴其中，如城门然。水自内出，顷之上沸，断山为二，自辰至午始复故。

长山长四十里，去登州府北门亦四十里。

又云：涉海者云，尝从海中望岸上，亦有楼观人物，如岸上所见者。

乙丑年正月二十日，京师旧火药局地轰，坏屋伤人无数。丁大年云：明自洪武时，即藏火药于地。穴地深三十尺，实火药于中，上盖石板，再加横木，复覆以土，以备不虞。至崇祯十五年忽轰。十六年更藏八窖，今复发其五。

浙江学使者张衡，丁艰北归。将至高邮，烧其次子坐船。火光不上燎，船中器具皆无恙，尽囊橐镜子铜盘等皆镕。王金樵《读律佩觿》有云："雷发徽州典肆，内外扃藏金铁物，皆以类化，而封识如故。"两事颇相似。丁大年云："雷有阴阳，阳者有声，阴则无声而能化物。张衡之事，非火也，亦雷之阴者也。"

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巳时地震，京城倒房一万二千七百九十三间，坏房一万八千二十八间，死人民四百八十五名。

乙丑八月初六夜二更，浙抚大堂内火光如斗，自梁滚下，忽化为童子。惊呼守宿将卒逐之，下露台而梁折堂圮。

《史记·外戚世家》：窦太后崩，"遗诏尽以东宫金钱财物赐长公主嫖"。则是东宫者，太后所居之宫也，而后世概以称太子。考之西汉太后居东宫；东汉以后，太子居之，而东汉太后居长乐宫。

康熙二十三年七月，暹罗国由广东进贡方物三十九种，内象二只；孔雀八只，毙其二；六足龟八只，毙其三，余莫能知。

直隶获鹿县海山石，皆成松形。

康熙二十四年八月，建议侯林兴珠、提督刘兆麟，率福建藤牌手征罗刹国，胜之。

乙丑年九月，蒙古科尔沁多罗札克萨图郡王鄂齐礼、科尔沁镇国公和硕额驸那木齐、科尔沁和硕额驸二等台吉纳苏儿毕力克儿由喜峰口；巴邻多罗郡王纳木达、巴邻多罗额驸阿尔布潭由古北口；多罗郡王沙克沙僧厄由独石口；鄂尔多思多罗贝勒宋赖普由张家口，入阙(一本作关)问安。于十八日亲赐宴于城外芦沟桥，陈兵以观之。

宁古塔多榛树，止三尺许，而花大于车轮。夜开，人多不见，相传见者多死云(辽省处处皆有)。

宋牧仲云："春花落瓣，秋花落朵。"

徐芳《悬榻编》云："辛丑夏，如皋县伐木造海船，锯一十数围柏木，中有观音像，崖石、水竹、童子、鹦鹉之形皆具，乃止勿解。今以一面嵌县西门僧寺壁中，其一面不知所在。"

广东海关，二年额税银十八万三千四百二十九两一钱五分。

江南海关，二年额税银五万三千六百三十七两九钱。

宁波海关，二年额税银七万四千。

唐祭北海于洛州；宋、明祭于孟州；本朝改祭于混同江，从副都御史徐元珙请也。

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四日，添设贵州七县，曰贵班，曰清镇，曰安平，曰安南，曰修文，曰永宁，曰毕节。而偏桥等二十五卫所，悉行裁并。

崔兔牀先生《赠王克诚（克诚，疑王克承）先生园亭诗》有句云："石身偃仰犹堪丈，松意萧疏不受官。"先生取为座联。

有叩阍人蓝理，自言破澎湖时，洞腹出肠，力战不已。上授以副将，未几，迁总兵。案前古纳肠而战者三人，晋郤克、齐彭乐、唐郭琪也，今得蓝理而四矣。

宋时，殿试分五甲。朱考亭中高宗绍兴十八年状元，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此其据也。

明宗室科举，始于天启辛酉年，允大冢宰李日宣之请也。盖欲借此以减宗禄云。

张司马煌言《甬东道上诗》："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惭将赤手分三席，特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是鸱夷。"

三族始于秦孝公；五族始于北魏太武帝；九族始于隋炀帝；十族始于明成祖。

祁班孙，字奕喜，山阴之梅市人。父彪佳，崇祯时巡按南京；弘光时，又为巡抚，俱有清节。国变，衣冠正笏，坐荷花池沈死。班孙不应试，肆力为诗古文，好结客。康熙元年，以与魏畊交，流宁古塔，至则赂其督帅弛约束。四年，脱身归，匿梅市一年，颇为人知。守令以下物色之，乃下发为尧峰僧某弟子，号曰咒林明，主常州马鞍山寺。喜谈议古今，而恶讲佛法，缙绅先生多疑之，而莫有知其姓名者。言明末事，辄掩面恸哭。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忽沐浴曳杖绕室大呼曰："我欲西归，有缘者随我。"如是者终日，观者如堵，骇不敢近。入暮，跏趺垂眉，久之，忽张目曰："动一念矣。"遂卒云。

李壮序《杜诗》，称元太监纽怜，请以草堂崇祀杜甫，得谥文贞。载在《虞奎章集》中。

汉光武时，省官止七千五百余员；唐时文武官一万八千八百余员；明洪武初，武职二万八千余员，锦衣卫二百十一员；至成化间，武职增至八万一千余员，锦衣卫一千七百余员。

康熙间，文武一万五千六百员，而八旗武职不在是数。文职在京正杂大小二千五百四十六员；直隶正杂五百四十六员，学官三百十五员；江南正杂七百五十九员，学官二百五十六员；山东正杂四百五十七员，学官二百三十八员；山西正杂三百九十二员，学官二百零一员；河南正杂三百四十八员，学官二百三十员；陕西正杂四百八十七员，学官二百九十员；湖广正杂六百三十员，学官二百八十六员；浙江正杂四百二十四员，学官一百七十四员；江西正杂四百八十四员，学官一百八十二员；福建正杂三百四十七员，学官一百三十四员；广东正杂四百五十员，学官一百九十一员；广西正杂三百十八员，学官一百十四员；四川正杂三百五十三员，学官一百九十八员；云南正杂二百六十五员，学官一百一十员；贵州正杂一百四十四员，学官八十二员（共一万一千九百五十一员）。武职，直隶、山西三百六十六员；陕西三百三十九员；山东一百二十八员；河南三十五员；江南四百十六员；浙江二百零六员；江西一百零九员；福建一百九十七员；湖广一百八十九员；广东二百七十六员；广西一百九十八员；云南一百员；贵州九十二员（共二千六百五十三员）。

明设蓟辽总督，辖顺天、永平二巡抚；宣大总督，辖宣府、大同、山西三巡抚；三边总督，辖延绥、甘肃、宁夏三巡抚。

明之内阁，中书省也；六部，尚书省也，惟无门下省耳。然六科之设，即所以补之。

阁拟上，或改票，或依拟；司礼秉笔票朱，发下锦衣卫直房，分送六科；六科然后发部。

阁票分送诸辅，其权则在中书。

锦衣卫职掌有四：护卫一也，缉访二也，刑名三也，直房司□四也。　明制：诸镇先有总兵，后添设巡抚，其署衔则曰参赞军务；其无总兵官及后设总兵者，则曰提督军务。

明蓟辽总督驻密云，三边总督驻固原，宣大总督驻□□，甘肃、宁夏、延绥曰三边。后以总督驻固原，更曰四镇。

今人称督抚纠参之本曰"露章"，不知露章之名，盖始于汉时何武也。武为扬州刺吏，所举奏二千石长吏，必先露章，服罪者为亏除免之而已。今其名存而其义不可问已。

丙寅年，荷兰噶嘐吧王耀汉连氏甘勃氏，差使者宾先巴芝、通事林奇逢等，进贡方物四十种：大珊瑚珠一串，计六十八颗；照身大镜二面；奇秀琥珀二十四块；哆罗绒十五匹，内黄色一匹、白色二匹、乌色四匹、朱红色二匹、葡萄色一匹；中哆罗绒十匹，内红色二匹、乌色八匹；织金大绒毯四领；乌羽缎四匹；绿倭缎一段；新哔叽缎八匹；中哔叽缎十二匹；织金花缎五匹；白色杂样细软布共二百一十九匹；大自鸣钟一座；大琉璃镫一员；聚耀烛台一悬；琉璃盏异式计五百八十一块；丁香三十担；冰片三十二斤；蜜甜肉豆蔻四瓮；镶金小箱一只，内丁香油一罐、蔷薇花油一罐、檀香油一罐、桂花油一罐；葡萄酒二桶；大象牙五枚；镶金鸟铳二十把；镶金马铳二十把；连彩色皮袋二十佩；精细马铳十把；连绣彩皮袋十佩；精细小马铳二十把；短小马铳二十把；连火石一袋；精细鸟铳十把；镶金佩刀十把；起花佩刀二十把；双利刃剑十把；起金花单利刃剑六把；照星月水镜一执；照江河水镜二执；雕制夹板三只。

丙寅五月，内土鲁番国回王阿不喇米札法儿灭的也民巴哈都儿阿子汉，遣使无路火者等，进贡西马四匹，达马十匹，单峰骆驼二只，鸦虎一联，黑鹰一联，西洋布二匹，玉石一千斤，金钢二钱，西弓二张，西品二块。

粤东人有《咏时事诗》:"大将赐来黄带子,亲王自领绿旗兵。"又《送人发遣辽东诗》,中联云:"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皆绝唱也。

王文恪公曰:"周之时有三朝,库门之外为外朝,询大事在焉;路门之外为治朝,日视朝在焉;路门之内曰内朝,亦曰燕朝。"玉藻曰:"君日出而视朝,退适路寝听政,盖视朝而见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听政适路寝,所以通远迩之情。唐皇城之北南三门曰承天,其北曰太极殿,又北曰两仪殿,古之外朝、正朝、内朝也。宋时,常朝则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则垂拱殿,大朝贺则大庆殿。侍从以下,五日一人上殿,谓之轮对。必述时政利害,内殿引见,亦或赐坐,盖三朝之遗意焉。国朝,大朝会则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朝则奉天门,即古之外朝,而内朝独缺。然华盖、谨身、武英等殿,犹内朝之遗制也。"

梁蕉林先生《赠崔兔牀诗》曰:"白头何处说中原,短筑无声泪已吞。筚路半荒公子室,鹥虬谁返大夫魂。秋惊韔矢呼龙子,戍冷蒿藜走兔村。惜杀函关旧兵法,西风吹恨上夷门。"

万都尉炜第七子,出姓许,在旗。为仪真知县时,刘雪舫在江北往拜之,刺署眷弟。许见之,甚怒,不为礼,以其布衣而俨然眷弟也。王昆绳曰:"其怒也固宜。许为瑞安大长公主子,与光宗同行辈;刘则新乐侯公子,与烈皇帝同行辈,是当称晚矣。"克承先生曰:"先朝戚畹通不叙行辈,大率以眷弟往还。瀛国太夫人八十寿,嘉定伯周奎署锦屏,亦止眷弟,他可知矣。"异哉!

梁蕉林先生《赠栖霞瞿庵和上诗》,其一云:"入眼残山十五年,大江南北影凄然。六朝水逝荒钟下,百战人余夕照边。白首芦花悲雁塞,枯心柏叶问龙禅。石铛折脚黄梅熟,消息应先智者传。"其二云:"孤磬残椒礼白云,高丘兰若再逢君。三生梦冷鹧鸪语,万壑声消雀鼠群。雪窟坐从天外老,风涛不向定中闻。晨宵起看峰头日,别有心香柏子焚。"

王昆绳曰:"二十一史中,两汉、晋、六朝、隋、唐皆曰'书',南、北、五代、宋、辽、金、元皆曰'史',不知史乃官名,不可以名书也。虞、夏、商、周皆名'书',而'史记'云者,史官之所记也,名不正则言不顺。千年以来,无人发此义。一字之失,所关不小。"

刘青士、潘文山、朱子皇偕隐处州缙云县,易衣而出,耦耕而食。岁轮一人出游,一人办赋役,一人力田圃。所著之书甚众,前朝史传,已有成书。张苍沧云。

人当少年时,用力于心思;中年时,用力于言行;老年时,用力于文章。

中湘王何腾蛟,字云从。镇国公堵荫锡,字牧游。阁部史可法,字宪之。

蔡瞻岷曰:"治天下必用申、韩;守天下必用黄、老。"

又曰:"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

瞻岷论史,于司马子长后,最叹服陈寿,以为有良史之才。

马嘶如笑,驴鸣似哭。

凡泛水诸禽,其脚中空外连,如鹅鸭之类是也;水边诸禽,其脚皮半连,如鹤鹭之类是也;若鸡不近水,则中实不连矣。李含英云。

临洺关在邢台县南。关左倚高山,右临洺水,势甚雄壮,然山顶之烟墩炮台,今诚虚设矣。个臣云:彰德府道南半里许有土台,台高二丈余,阔里许,上造小圆城,城内松柏甚茂,扁曰"古羑里城"。

明世宗命内臣苏杭织造,大学士杨廷和曰:"历考洪武、永乐,下及天顺,并无此。有之,惟成、弘间一行耳,可谓织造为累朝故事乎?"廷和由此致仕。

凡木围五六尺长八九丈者,非数百年长养不成。即有成者,中多虚空,凡虚空起于内灌。有天灌者,自上灌注而下;有地灌者,自下蒸湿而上;有人灌者,中有朽眼,湿从而入,气蒸而上,湿注而下。故大木即有十余株,可采用者,不过三四而已。

丰熙,鄞人。与其子坊,皆善造伪书。

乳香、薰陆香考异。恭曰:"薰陆,形如白胶,香出天竺者色白,出单于者夹绿色,香亦不甚。"珣曰:"案《广志》云,薰陆香是树皮鳞甲,采之复生。乳头香生南海,是波斯松树脂也,紫赤如樱桃,透明者佳。"禹锡曰:"案《南方异物志》云,薰陆出大秦国。在海边,有大树,枝叶正如古松,生于沙中。盛夏,木液流出沙土,状如桃胶。夷人采取,卖与商贾;若商贾不至,则自食之。"宗奭曰:"薰陆木叶类棠梨,南印土界阿叱厘国出之,谓之西香。南番者更佳,即乳香也。"

江宁孝陵之侧,为灵谷寺,乃太祖以此地易宝志公塔处也,颜曰"天下第一丛林"。大殿悬齐景阳钟,钟界为二十四方,方悬一杵焉;界各为律,清浊高下,各为一音,略如今之韵锣焉,而备之于一钟,异哉!

吴三桂即伪位于衡州雁峰寺侧,筑坛而祀。祀文用檀香版镂字,涂以石青;燔柴用纯牛杀之,去污秽,实以檀末而柴焉。

董显忠,绰号董浑,为王铁山标下将官。尝送铁山归高邮,以铁山力,至云南布政。子廷恩,字天与,今为衡永郴道。

云南曲靖府知府李率祖,字素园,铁岭李氏也。王辅臣为总兵时,与之交好。辅臣升平凉提督,王景为总兵,与率祖不协。率祖参其放饷不会同文官,平西参其多事。上命大臣勘问,景革职,率祖降级。

宣城令吴正中,绍兴人。起家吏员,入为兵马司,随洪经略至湖广长沙守道。

长沙总统将军高起龙,妻陈氏,庐州人,幼为张献忠所掳,后归高氏。起龙总兵云南时,有云南府经历陈某者,庐州人,往谒高,值高他出。其妻闻陈庐州人,疑之,立屏后,问其家世、居处、父母名氏皆合。又曰:"有姊幼为贼掳去,不知所在。"高夫人曰:"汝识其人否?"曰:"忘之矣。但予幼时顽劣,姊强负予,予曾啮姊臂伤焉。惟记此事。"高夫人大哭而出,乃兄弟也。陈因以

得所，升武清知县云。

楷树子如蔓荆实，有红黑二色。黑子打油，可以点灯；红色者中空，无用也。

郝天挺《唐诗鼓吹》，出手腐板可厌，何近人家弦户诵乃尔！无怪其出手即作学究语也。

偶与宗夏论《易》，因谓之曰："《易》无思也，无为也，本是说易，易即是蓍卦。诸家皆就人上说去，于是有无将迎不安排之说。此处，考亭之说为得之。"

又论《老子·不尚贤章中》云："'不见可欲，使心不乱'，乃承上二句言。盖贤也货也，皆可欲也。上之人尚贤贵货，是示民以可欲而乱其心也；惟不尚不贵，则不见可欲，而使民之心不乱。本是明白直截，后人却截出此句，就自己学术上说，反说老子说得不是。嗟嗟！不深理会其言，而遽非之，宁不令柱下笑人邪！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四其字皆就使民上说。"

偶与日宏论诗，因谓之曰："性情一也，而有十五国之不同，微乎危矣。"

乘除之法，唐九执婆罗门，以书为计，其学不传久矣；回回土盘，未广流布，世亦无有知者；泰西来宾，书数始为合一。余别有《序》一通，推论其故。汤道未更制方筹，尤为奇创；与盘珠而三，皆绝世之奇构也。

徐炳文，梅堰人，孔东塘门人，尝辑《二十一史孝子传》。读其《两晋》一册，殊有可观。

辛未春，戛尔旦提兵忽抵西口（噶尔丹内犯，在庚午夏，此误），京师戒严，每牛录下枪手派至八名，几于倾国矣。城内外典廨尽闭，米价至三两余。

曾天妹，青藜幼子也。青藜死，榇归，其如夫人亦死。天妹幼无所归，奉世抚之如子，此今人之所难也。

舟中读张戴人《儒门事亲》一书，觉耳目一新，颇有悟入处，真医学士中申韩也。

寒山赵凡夫先生六书之学，近代人无出其右者。其《说文长笺》，虽未尽合于理，然亦弘博可观矣。先生以谐声之故更求之等字。有真定淖公，先生师之，供养于法螺庵，与先生衡宇相望也。

淖公精《五天梵书》，以大梵书题法螺庵额，曰"达摩商佉"，至今犹在。

洪武二十三年，《洪武正韵》，颁行已久。上以字义音切，尚多未当，命词臣再校之。学士刘三吾言："前后韵书，惟元国子监生孙吾与所纂《韵会订正》，音韵归一，应可流传。"遂以其书进。上览而善之，更名《洪武通韵》，命刊行焉。今其书不传，仍行《正韵》。

今爰书中，有大诰减一等，自死罪外，无一不然，此未知立法本意者也。明太祖颁行《大诰》，一切官民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有者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今民间虽有此本，顾概有减等，而不闻有加等，此因仍之误也。然徒杖笞减一等者，犹未相远；流配一减，即为徒罪。以律"二死三流"，同为一减故也，因以流罪废而不用，而律为空设矣。然流罪下死刑一等，尽有情罪深重者，降而为徒，法实不蔽，奈何因仍而不改乎？

明禁中，端午有龙舟骠骑之戏。骠骑者一人，骑而持帜前行，后骑继之，各于马上呈弄伎巧，盖以习骑乘云，实元制也。龙舟，似亦有习水师之意。

永乐时，禁中有剪柳之戏。剪柳，即射柳也。陈眉公云："胡人以鹁鸽贮葫芦中，悬之柳上，射之。射中葫芦，鸽辄飞去，以飞之高下为胜负。往往会于清明端午日，名曰射柳。"

宣德十年十一月朔，当颁历，以是日日食，移于十二月朔；成化十五年十一月朔，值冬至，移十月朔；弘治三年十一月朔，值冬至，移望日。前此颁历，皆在十一月朔，嘉靖间，始改十月云。

旧制，殿试在三月朔日。成化八年，以悼恭太子发引，改于十五日，至今因之。

正统十一年正旦日立春，礼部言："二节同一日，宜杀立春日。"从之。天顺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万寿圣节，又值冬至，礼部言："二节当行庆礼。"然致词各异。

儒者谓管仲煮海，为伯国之术，然历代行也，未有能废者。明朝国赋，所资于盐尤溥，以近日计之，岁岁入余盐课税等银约一百万三千两有奇。各边中盐引价约五十六万七千两有奇，其于全赋，盖五之一云。

永乐取举人监生年少者，入翰林院习夷字，以通事为教师。科举时，任其应试，卷尾识译书数十字。三场毕，送翰林院定去取，仍送入场填榜，盖优典也。中榜后，改为庶吉士，仍习译。其后习译益多，中第者益众，有一榜中三十余人者。天顺中，以奔竞者多，乃革之，而用民间子弟。

洪武乙丑科，丁显为状元，练子宁为榜眼，花纶为探花。子宁有《送花状元归娶诗》，以状元称花，不晓其故。考宋时称鼎甲者，皆为状元，或以是也。是年，黄子澄以三甲改庶吉士，今状元考与翰林题名，皆以黄为探花，而遗纶名。盖是科题名碑有缺，故误传耳。

曹鼐以典史中状元，人皆知之。洪武辛未，榜眼吴言信，福建邵武人也，以钞局副使中，人多未之知也。正统壬戌，又有松陵驿丞郑温中第。

嘉靖中，南给事高鹤者，绍兴人也。尝具疏劾严氏姻亲，忤旨降县丞，稍迁凤阳属邑令。偶有严氏家奴，乘传过其邑，鹤执之，杖至六十，曰："烦尔以此杖寄尔主。"不久为严所中，免官。陶祭酒撰《高墓志》，不载此事。

严嵩末年，有分宜令，麻城人也，忘其名。在京候嵩于私第，坐旁室中，俄有家奴从内出，令见而起，奴乃叩首令前，令惊曰："若何为行此礼？"奴曰："我主盛满已极，旦夕祸作，奴辈皆不免，此时得公稍宽捶楚足矣。"严氏败，令治其家，是奴亦在治中。令识其人，特释之。呜呼！此奴贤知，过其主远矣。

杨继盛《劾严嵩十恶》，内有子孙冒边功一事，下兵部查覆。聂公豹为本兵，袖一稿，谓诸司曰："吾意已定，此功皆实不虚，诸君勿多言。"是时王公遴为主事，与同官齐声曰："此稿乃某人所为，不可用。公今日当为万世持公论，何但为一时免祸计耶？"聂艴然起，入火

房，且行且诟，趣具稿奏。时杨公博、张公时彻为左右司。杨默然无言，张言此事不可但已，牵杨袖随之人，谓聂曰："如公所言，则事激而祸延缙绅不休，不便。愚以为第缓之可耳。公何不说严公，使自辞军赏，则部可无覆，而诸司意释，公论且不废矣。"聂大悟，从之，于是疏入。肃皇听其辞，而更受锦衣百户，诸贤幸无摧折，张一言之力也。

陈文伟，武昌人，膂力过人。尝五更之田间，猛虎扑地而来，乃两手搏虎肩，而足蹴虎势，虎死。后应会试，场屋火，以右手抵墙头，左手持同事人履，肩而出者几千人。火势迫，乃揖后至者曰："吾力只此矣。"遂名动天下。后为山东安丘令，流贼百余人掠库，文伟敕群吏："第谨簿书。诸宝藏，吾无虑也。"群贼大掠库金去。良久，问左右曰："贼去几何？"曰"三十里矣。"敕左右以一骑一弹来，驰赴之，问诸贼孰为首者，弹左耳，中之；又弹右耳，中之，贼大骇，伏地请死。文伟曰："好为我送库金还。"群贼惟命，文伟以一骑尾其后。抵县，群贼请死，文伟曰："我何有诸贼奴？"各杖三十遣之。文伟自负拓弛，意不以见功也，御史竟以纵贼论劾，免官罢归。

穆庙在裕邸时，邸中例有所给，于常禄外，积户部者三岁弗敢请，岁用窘甚。承奉谋之曰："非贿世蕃不可。"请王帑得千金，以王命谒世蕃而致焉。世蕃欣然受之，以属户部，即与三载给。世蕃时夸于人曰："天子儿尚行金我，谁敢不行金者？"华亭谈其事曰："世蕃真天大胆也。"

乡贤名宦有祠，公典也。不惟有司不当私其人，虽子孙亦不当私其祖父。昔刘阁老健为相时，河南有司欲以其尊公及一某公并入乡贤，告之刘，刘谢曰："吾乡贤祠，有二程夫子在，吾父何敢并焉？至如某公，固自当入。"呜呼！刘公之见远矣。夫祖父无明德，而强列俎豆，是辱之，非荣之也。近日士夫无一不入乡贤，木主委积，至列之案下，谓此乡宦祠，非乡贤祠也。

画者，象也；值其画者，变也。潜龙勿用者，辞也；用其辞者，占也。斯义不明，而附会无不至矣。

《易》终于《未济》，斯天道之不穷乎？《书》终于《秦誓》，斯气运之将变乎？《诗》终于《商颂》，斯文弊之复质乎？《春秋》终于《获麟》，斯王道之永久乎？

泾野先生尝言："居要有九病，见善忘举者妒；知恶不劾者比；依违是非者谲；借公行私者佞；意存觊觎者狡；惧祸结舌者偷；指摘疑似者刻；怒人傲己，盖其所长而论者忿；喜人奔竞，护其所短而荐者贪。九者有一于此，终亦必亡而已矣；开诚布公，九病可以勿药而愈矣。"

古诸侯多天子继别之支子，故不得犯天子以祭始祖；大夫多诸侯继祢之支子，故不得犯诸侯以祭先祖，周道然也。汉唐以来，则无是也。礼以义起，报宜从厚，今士大夫之家庙，虽推以祭始祖亦可也。

李长卿《松霞馆赘言》曰："问鼠无牙，牛无齿，虎无脾，兔无唇，龙无耳，蛇无足，马无胆，羊无神，猴无臀，鸡无肾，犬无肠，猪无筋，十二属各有不全，草木子论之当矣。然子何以属鼠也？曰：天开于子，不耗则其气不开。鼠耗虫也，于是夜尚未央，正鼠得令之候，故子属鼠。地辟于丑，而牛则辟地之物也，故丑属牛。人生于寅，有生则有杀，杀人者，虎也。又寅者，畏也，可畏莫若虎，故寅属虎。卯者，日出之候，日本离体，而中含太阴玉兔之精，故卯属兔。辰者，三月之卦，正群龙行雨之时，故辰属龙。巳者，四月之卦，于时草茂，而蛇得其所。又巳时，蛇不上道，故巳属蛇。午者，阳极而一阴甫生，马者至健而不离地，阴类也，故午属马。羊啮未时之草而茁，故未属羊。申时，日落而猿啼，且申臂也，譬之气数，将乱则狂作横行，故申属猴。酉者，月出之时。月本坎体，而中含太阳金鸡之精，故酉属鸡。戌时方夜，而犬则司夜之物也，故戌属犬。亥者天地混沌之时，如百果含生意于核中，猪则饮食之外，无一所知，故亥属猪。"

"问二十八宿之属，其义何居？曰：即前十二属加一倍者也。亢金龙，辰宫也，角木蛟附焉。蛟，龙类也。房日兔，卯宫也，氐土貉心月狐附焉。貉狐，兔类也。尾火虎，寅宫也，箕水豹附焉。豹，虎类也。牛金牛，丑宫也，斗木獬附焉。獬，牛类也。虚日鼠，子宫也，女土蝠危月燕附焉。蝠燕，鼠类也。室火猪，亥宫也，壁水貐附焉。貐，猪类也。娄金狗，戌宫也，奎木狼附焉。狼，狗类也。昴日鸡，酉宫也，胃土雉毕月乌附焉。雉乌，鸡类也。觜火猴，申宫也，参水猿附焉。猿，猴类也。鬼金羊，未宫也，井木犴附焉。犴，羊类也。星日马，午宫也，柳土獐张月鹿附焉。獐(案，獐原作甯)鹿，马类也。翼火蛇，巳宫也，轸水蚓附焉。蚓，蛇类也。子午者，天地一定之位；卯酉者，日月所出之方。故八宫皆二，而四宫独三。"李长卿何人？可谓发人所未发。

崇祯壬午十二月十六日，贼众数十万，于钟祥石牌作梁渡兵。二十七夜，风大作，船尽碎，次日复成之。三十日平明逼郢城，惟援剿总兵贵州温如珍先日方至，立营未定，力战不胜，死伤者众，率麾下数百人冲阵而去。癸未元日，贼分兵破江陵，总兵钱申选、巡抚李振声、钦天监博士杨永裕俱为贼擒，五营将士或杀或降者无算。巳时陷城，抚军宋一鹤、留守沈寿崇、邑令萧汉、巡抚中军李佳应死之；守备王玿、知府王玑降贼；守道张凤翥、通判张国运越城潜逸。闯贼李自成伪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罗汝才亦称伪元帅；诸贼目，则有伪政府侍郎、从事、防御、府尹、州牧、县尹等名；改承天府为扬武府。

崇祯十六年春，左帅移师东下，掠两岸船俱尽，止于九江。夏五月晦日，陷会城。先是，张献忠为督师杨武陵困于玛瑙山，仅以数十骑遁去；追破襄阳，其众不满千人。乃遁于六安山中，逾年始出，陷蕲州蕲水。既陷黄州，益以麻城里人叛党洪明诸逆及黄属新附之众，各数万人，其势益张，渐有饮江之志。密遣奸谍，遍布城中。而楚藩所募护卫新兵弁领张以敬者，黄冈诸生也。尝奉教，楚藩督过之，因与贼通，约为内应，献贼遂

从樊口涉江而上。故相贺文忠闻之，亲启楚藩，请发镪犒士卒，议守御。楚藩不以为虞，曰："终朝寇警。寇若骑母猪，亦应至矣。"监军王杨基，适奉巡抚江北之命，闻寇逼欲去，贺公涕泣挽留不得。二十八日，遽扬帆西渡，防守镇筸兵亦逃走，人心汹汹。前三日，有发以敬等逆谋，冯生云路以告贺公，公不决，密问抚军。抚军大笑，斥为狂生。于是以敬等惧诛，谋益急矣，遂酿成鄂城之陷。

周献之云：洋铅查滓在上，锡之查滓在下。

经略图海围平凉，据高原以临城中，日发巨炮，历半载余始克。城中人拾炮子十三斤者万余，小者更仆不能数也，然止伤一老人行汲者，余皆打空地中，堆积如山。事定，居人创火神祠以报神德，即以炮子砌祠地，彰神功也。

凡新考选给事到任后，三日不出门，待诸先辈来拜，行交拜礼也。交拜起坐礼，礼后连叩首。凡曾任给谏者，皆来交拜。三日后，始出门答拜诸客，不敢为客以僭先辈之故也。

凡巡防盐关差，皆有精微批一纸，以为凭限。批发自内阁，而科臣批之。

大兄云：满洲掳去汉人子女，年幼者，习满语纯熟，与真女直无别。至老年，乡音渐出矣，虽操满语，其音则土，百不遗一云。予谓人至晚年，渐归根本，此中有至理，非粗心者所能会也。予十九岁去乡井，寓吴下三十年，饮食起居与吴习，亦自忘其为北产矣。丙辰之秋，大病几死。少愈，所思者皆北味；梦寐中所见境界，无非北方幼时熟游之地。以此知汉高之思丰沛，太公之乐新丰，乃人情之至，非诬也。

陈砀(一本作阳)，字石文，江西南昌人。曲靖府同知，以科场入帘。《礼记》"仁者如射"，如误作若，降三级。后授益阳知县，无任可到。闻平西死，自请来衡招抚胡擎天等，吴国贵斩之于泉溪渡。

孔明之出祁(案，祁原作岐)山，以攻为守者也。隆中已知天下大势终于三分矣，而出师不已者，不如此；欲求三分，不可得也。譬之弈棋，能侵人，始能自治，否则坐而待之耳。彼谯周辈何足知之！

《青田事功》，不少概见。"独与太祖论相"数语，不惟知人，并能自知；而为相之道，圣人复起，亦不能易也。可谓天挺人豪矣。

藤黄出海南，聚蛇屎熬炼而成，故有毒，能杀人。王维章云。

麂皮之有挖搭者，乃以粟米压成者也。余向以为生成者，茹紫庭言，始知之。

李胡拜为湖广提督；杨来嘉为襄阳总兵，驻谷城。胡拜来谷城，来嘉擒之，以献平西。胡拜后死于贵州。

明南京御史外转者，止于知府耳。谚曰："南道如老虎，转出作知府。"

明季，两司见巡按，用青壳手本，外贴一红签。

嘉、隆两朝书目：《明伦大典》，《钦命大岳录》，郑晓吾《学编》，高岱《皇明鸿猷录》，薛应旗《宪章录》，王世贞《国朝纪要》，吴瑞徵《两朝宪章录》，范守己《肃皇大纪》，王世贞《史乘考误》，劳堪《宪章类编》、《皇明名臣类苑》，夏言《桂洲奏议》，胡端敏公《世宁奏议》，严嵩《南宫奏议》，刘天和《关陕奏议》，刘天和《督抚奏疏》、《渭崖疏要》，毛伯温《议处安南疏稿》，王仁《抚夷节略》，王世贞《异典述盛事述》，刘天和《安夏录》，司马泰《西虹疏草》，沈越《案陕马政》、《皇明经济录》、《皇明疏议类钞》、《两朝疏钞》、《嘉隆疏钞》，樊继祖《云中抚平录》、《湖北民隐录》，汪宗尹《少泉疏稿》，杨允绳《抑斋疏草》，冯南江《行谊录》，高拱《南宫奏牍》、《功臣封爵考》、《名臣言行录》、《史鹿野奏议》、《鹿野云中奏议》，沈越《清查京卫冗食奏疏》，沈越《嘉隆两朝闻见记》。

洪承畴经略滇、黔，兵饷之外，岁给银五万两，以供其用。

倮倮奉土主之神甚谨。其像三首六臂，项挂髑髅。有讼官不能决者，则令其誓于土主之前，甚则于神前热油锅百沸，置一钱于油中，两造以手入油拾其钱。直者略无损伤，屈者臂手糜烂。

倮倮娶妇，则请兵于官以劫之，妇家亦以兵守。劫归未合，妇辄逃去，入深山中，与私男子野合，有孕而后迎归。所欢曰马郎，归夫家，永与马郎断绝矣。

巡按，七品官耳；其中军，则参将也。

巡按于诸有司卓异者，荐之于朝；次则奖之，给之以银两而已。顺治初年，一有司，满洲人，按君奖之以银，大怒，掷之于地。

明季总督巡抚宴按君，按君以赏封犒其中军。清初犹有行之者。

只旧草井，盐井也，在云南武定府元谋县。

康熙甲戌殿元胡任舆，江南上元之胡氏，世有厚德。鼎革后，南京旧家仍守故宅者，惟胡氏耳。殿元之祖，字复之。每于除夜置酒，男女分坐，诸家人男妇，亦下坐于两旁。必举杯训其子曰："吾徒读书人何所能？经营家计得以温饱者。"指诸奴曰："皆若辈力也，当善视之。"江南人咸目为长者。其长子禹冀，字□赞，领乡荐。任舆，江南解元，今又大魁天下，人以为积善之报。胡氏祖以打金箔为业，至今人犹称之为"胡金箔"焉。

复之有庄，与马士英之庄邻，田甚腴。士英令其子以三千金强买之，复之无难色。未几国变，田仍归胡，官价半原直耳。田中秋成已熟，马氏之工本也。

江宁殿元，焦弱侯竑、朱之蕃兰嵎、今任舆，甫三人耳。

李太白诗曰："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茹紫庭曰："王昌龄为龙标尉。龙标，即今沅州也。又有古夜郎县，故有'夜郎西'之句。若以夜郎为汉夜郎王地者，则相去远甚，不可解矣。甚矣！古人之诗，不易读也。"

明时，群僚被劾者，自衙归私宅，则下轿帘以障之，于门揭"注籍"二字，闭门以待命。

明南畿，凡阅操分二日。第一日，则兵部职方司郎与科道莅其事；次日，则内外守备与大司马莅其事。第

一日，职方为主，有待科不待道之规例焉。

崇祯间，左懋第以吏科查阅南京兵马钱粮，与大司马并坐。

明三边总制，驻札固原，军门为天下第一，堂皇如王者。其照墙，画骐骥一，凤皇三，虎九，以象一总制三巡抚九总镇也。河西巡抚驻蓟州，河东巡抚驻花马池，陕西巡抚驻西安；甘、凉、肃、西、宁夏、延绥、神道岭、兴安、固原，各一总兵。

韩世琦，乃蒲州韩爌之孙也。幼被掳，故隶汉军籍；其母其弟，犹在蒲州。母终身不一至其子衙署，以满汉衣服不便故也。母亦贤矣。

祖心大师，乃韩日缵之子也。

霍山黄鼎，字玉耳，霍山诸生也。鼎革时起义，后降洪经略，授以总兵，使居江南。其妻独不降，拥众数万，盘踞山中，与官兵抗，屡为其败。总督马国柱谓鼎“独不能招汝妻使降乎？”鼎曰：“不能也。然其子在此，使往，或有济乎？”国柱遂使其子招之。鼎妻曰：“大厦将倾，非一木所能支。然志士不屈其志，吾必得总督来庐一面，约吾解众，喻令薙发。然吾仍居山中，以遂吾志，不能若吾夫调居他处也。”其子覆命，国柱自来庐州，鼎妻率众出见，贯甲铁兜鍪，凛凛如伟丈夫，如总戎见制台礼。遂降，终不出山。黄鼎居江南久，后屡与郑氏通。郎总督时，事败，服毒死。

明成化辛卯，北京慈仁寺刊《篇韵》，礼部左侍郎眉山万安《序》云：“粤自开辟以来，卦画书契之文生；而后篆隶行草之体出，虞庭康衢之歌谣兴；而后《雅》《颂》《离骚》之词作。逮汉哀平时，杨雄采《史籀》以下诸体，著《训纂》。永元中，许慎兼采之为《说文》，梁顾野王增加为《玉篇》，凡偏旁同者，皆以类而聚；沈约始分四声，为《切韵类谱》，隋陆词辈又增加为《韵略》，凡音响协者，皆以类而集。唐天宝中，孙愐兼收雅俗，改《切韵》为《唐韵》。大历中，李阳冰崇尚《说文》，以其无翻切，乃取孙愐《切韵》附益之。祥符中，陈彭年校勘《玉篇》，又增修《唐韵》，更名《广韵》。然《玉篇》类形而不类声，《广韵》类声而不类形，类形主母以统子，类声主子以该母也。景祐中，丁度加修《广韵》为《集韵》，司马光为《类篇》，此“篇韵”之名所由始也。司马又尝科别清浊，为二十图，以三十六母列其上，推四声相生之法，为《指掌图》，自谓天造神设，以便学者。厥后，李焘作《类韵编》，郑樵作《六书略》，黄公绍又作《韵会》，六书之义，至此大备矣。金王与秘推广《玉篇》，区其画段，为《篇海》。荆朴取司马之法，添入《集韵》，随母取切。韩孝彦改《玉篇》归于五音逐三十六母，取切最妙；复述论图词，署诸篇首，以便检阅。及仲子道昭，虽其学出自家庭，而独得尤精。见篇中部目太烦，即形相推，杂在他部者，悉加改并。如吅品随口入溪，雔雥随隹入照，麤随鹿，羴随羊之类是已。又见韵中，门法多杂，即声相协，散在别音，亦加改并。如以幽随尤，以添随盐，臻随真，谭随谈之类是已。仍增减俗字于篇韵各母部下，凡若干，读者一阅，而艰声奇字，趣了目前，无复含糊嗫嚅之状。道昭父子，可谓有功于后世学者矣。”

永历时有女总兵丁国祥，骁勇善战，能于马上打弩。其夫姓杨，亦总兵。秦王出降后，丁亦投诚，住贵州，常男妆与士夫交接。

延绥祁三昇，流贼也。后在云南，为三桂后营总兵。今上初即位，册封亲王大人至滇，云皇上颇闻三昇勇，请一见。归为上言之，三昇于未乱时死。其死也，预知时至，坐脱而去，且知未来诸事。其兵为滇南诸营最，遗表请三桂以亲臣统其军，三桂命卫朴领之。朴字完初，三桂之幼婿也。后其兵归王绪。夫三昇武人，且起于寇，而生死之际，乃能如此，人固不可以迹论也。

咸阳人蔡世科，少年窜身行伍，有异能。手足便捷；殊方异域，住三日，即能通其语言，操其乡音，人不能辨也；牴牾诸戏，一经其目，辄能之。伪周时，王千城据四川，松潘总兵吴之茂降，呼千城为叔。之茂行三，军中目为吴三将军云。世科隶其军中，与靖逆侯张勇对垒，为官兵所擒。将僇之，世科呼曰：“予有机密要语，闻之提督。达此语讫，就僇未晚。”勇命之前，屏人语久之，大喜，立释其缚，宠任之，预闻机密。勇军令严，帐中惟一二亲信人，他人不得入也；令箭十二枝，各有暗记，与时辰相应，置榻前，连之以锁，有要，乃亲发。世科一夜潜入其榻前，解锁取箭而出，军门验箭放行，世科乘马呼噪奔吴垒，军中大哗。靖逆惊绝，大恨，自此军令愈严。未久临阵，世科马蹶，复为官兵所获，靖逆欲寸脔之。临刑，世科曰：“余更有机密，欲闻之将军。语得达，寸磔无恨，然非面陈不可。”靖逆笑曰：“令之前。”盖欲观其措辞，以为一笑也。世科曰：“语不得闻之他人，请屏左右。”靖逆命急其缚，置榻，屏人耳语，刺刺不可了。久之，靖逆呼人释其缚，不知其以何语动靖逆也。自此置之官廨中，令二人软监之，不如前之舒散矣。靖逆死，不知所往。弟世杰稍识字，曾为道人装，卖药于平凉市中，为吴氏散札收买雁翎，今其年不过四十矣。

俗以章疏为本，不知始于何时，古未有此。今时章疏，有题本，有奏本。凡奉部文成例而行者，谓之题本；有私意启请者，曰奏本，体例各不同也。

闽人黏本盛自礼科主试滇中，丙午岁也。时功令，凡旗下人不第者，勒令披甲。吴藩下人，皆贵游子弟，顶故辽学生名应试者，三百余人。三桂待本盛礼数甚异，属其破额广收；都中诸事，三桂力肩之。是科，辽人中式者，一百五十余人，从来所未有也。

道邻史阁部死难，太夫人、夫人皆在南京。总督马国柱岁给银米，后即为例，给之终身。

金陵人翟天葵，出身行伍。道邻拔为都司，以好汉目之，出示曰：“将以为好汉榜样也。”道邻死后，天葵即住其家门首，为之守门终身。此义士足传也。

云南鹦鹉山上，有真武行宫，制如太和殿，中亦范铜为小殿，一如金殿之式。

洪经略入都后，其太夫人犹在也。自闽迎入京，太夫人见经略大怒骂，以杖击之，数其不死之罪，曰：“汝

迎我来，将使我为旗下老婢耶？我打汝死，为天下除害。"经略疾走得免。太夫人即买舟南归。

高丽书，以牛为鱼，以鱼为牛。谓四足者，宜为牛；无足长尾者，宜为鱼也。读矮为射，读射为矮，谓委矢宜为射，而寸身宜为矮也。高丽人号称能读书，而不能究六书之源委，杜撰若此，固夷狄也。

江西吉安安福人胡耐庵，下总制幕友也，后题授云南易门县知县。倮倮反，被杀。其子大仁，来滇省亲，则已死矣。扶榇无赀，诸僚友方思醵金，共襄其事。有按察司经历刘公曰："前耐庵有千金寄某处，人无知者，某分毫未动，今见在。只此扶榇有余矣，无劳诸公云云也。"耐庵之榇，以此得归。刘本吏员，乃能为古人事，可敬也。刘公，武昌人。

大仁归葬后，复来滇中，冒籍为诸生，受知于左将军吴应期。前馆祖树勋家，继入前将军幕。变后，吴命其薙发，走吉安，通韩非有之信。大仁因通马臬司穆将军，复来河南复应期命，王公贵人多喜之。后随人滇中受职，见滇事去，谋反正归诚，事觉被僇。昆明令程石门，亦在其内。

磁石吸铁，隔碍潜通。或问余曰："磁石吸铁，何物可以隔之？"犹子阿孺曰："惟铁可以隔耳。"其人去复来，曰："试之果然。"余曰："此何必试？自然之理也。"后见一书，曰："蒜可以避磁石之吸铁。"尚未之试。

楷木，即今之黄连头树也。楷有瘿，可以为器。

以柿子汁涂蟹壳而蒸之，壳皆爆碎。以漆点蟹壳上，点处皆成穴，将蟹黄自穴流入滚汤中为蟹粉。

鲎鱼之血，其色碧。渔人得雌鲎，则其雄守而不去；得雄鲎，则雌者远逝矣。

潮有竹蛄(一作蛏)，狭长尺余，而壳如蛤，味甚美。又有海豆菜，形如豆牙菜，其首如泥螺，蘸醋生食。初食之，遍体生瘾块，不痒，少时即消。

马子腾云：陕西边西番一路西宁、庄浪等处，多三脚蟾蜍，其胶可软玉如泥。西番取蟾蜍，将眉割开，其酥皆成块者，不待和合晒晾也，此为最佳。若中土人掐取酥浆，合面成饼，晒干用者，力甚薄，难取效也。

郑公三俊，池州建德人。南京户部尚书，转吏部尚书，取入北京吏部尚书，以事充江宁驿徒。公至南京，青衣小帽，至驿前，向驿四拜而去，遂归建德。鼎革时，年九十矣，以老得不出。经略洪公，公之门人也。至池州，以舟迎公，公怒骂不纳其使，经略大哭曰："老师弃我矣。"终不得见而去。

崇祯季年，有言孝陵朽木甚多，恐致火灾。有旨蒐芟孝陵朽木，内官因之斩伐无忌。数百年乔木，尽罹斧斤；孝陵杉板，沿街贱售矣，而百姓遂有"皇帝伐卖祖宗坟树"之语，不祥莫大焉。

平西同墨勒根虾取四川，兵至叙州府。蜀王刘文秀，兵多而锐不可当，平西兵不战而走。至保宁，墨勒根虾已决意去蜀矣。时郝雪海巡按四川，驻陕西境，上疏劾平西不能取蜀，更引敌兵人秦境。平西计无所出，固山杨珅力持进兵议曰："王威名震天下，今退走，则一旦扫地矣。今日之计，有进无退。"墨勒根虾惧敌众难之，珅曰："固山若却，请自退，吾王独进，与敌不两立矣。"遂进兵。吴国贵尚幼，血战而前，所在有功。大捷，平西即上疏曰："臣之退走，所以引敌出险以歼之也。兵家之计，不可先传。按臣书生，不知兵事，妄言摇惑众心，几败大计。"上谴谪雪海于辽东，后以魏环溪之荐复起。杨珅，字秀函，明涿州指挥。在山海为平西标下将，谋画多出于珅。乞师东方，皆珅往也。珅子彦先，字毅叔，未乱已死。其人高朗，有古人风。

明户部印有三方。通行印外，更有户部盐引之印，户部茶引之印，未知今日犹因之否。

有明时，凡腰玉者，轿前必用一人执朱拂以行。拂以竹为之，如今京师响竹之制，而竹丝极细，长四五尺，自上至下，皆以朱漆涂之；行风中，摇飏有声。

赐姓之围金陵也，分兵掠上流，安庆守土之官皆逃，惟司理黄公熙绩不去。非不去，不能去也。兵至城下，闻金陵兵败，即解围去。熙绩以此行取入科，而世袭拖沙剌哈番。熙绩，福建泉州晋江人也。

明季，南京人沈向，为四川巴山县令。献贼至，隔江而营，列数十里，城中人皆逃，向以病不能去。献贼以其城小而陋，不人而去，向以守土功行取为监察御史。二事绝相类。

许盛，少贫贱，与母相失，贵后不知母之存亡所在。有术者，江西人，召卜之，曰："不死，可复相见也。"乃记其八字而去。后遇老妇，使推禄命，与许母八字合，且闽人也；因问踪迹，果许母，即走告盛而迎养之，亦一奇事也。

孙延龄死，四贞亦迁云南。伪周吴大将军闻清兵且至，退走南宁，城中无主。孙氏之人，犹有数千城守，而傅将军尚未至。时平西诸溃卒，屡过城下，坚闭不纳。有李将军廷栋，为枪所伤，死。城中人惧，皆薙发，而傅将军前行，周孝思亦至矣。孝思，字之遴，郁林道也。

崇祯二年，京城被围，诏诸道勤王。时范景文质公巡抚河南，首提兵入援，兵备杨嗣昌先行至保定。保定守方公一藻见嗣昌曰："京都被围，勤王之师，未有至者，今敌师老，亦将倦归。某方练兵秣马，思赴君父之急，但望轻位下，恐不胜任。得公来，我附骥尾，此千古一时也。"因问兵之多寡。知军中乏骑，方曰："破□非骑兵不可，今奈何？某有战骑五百匹，日夜操练，令士马相习，愿助公解都城之围。"嗣昌大喜，即深相结纳。抚军至，方入谒，长揖不拜。抚军怒，方公曰："某畿辅吏，礼宜如此。"抚军敛容谢之。嗣昌以告，抚军大奇之，即偕之入援。围解，力荐杨、方二公于朝。方后为辽东巡抚，即光琛之父也。光琛，字献庭，号云鹤，为伪周长沙巡抚。质公，吴桥人，其父曾为别驾。

云南倮倮，挽发时，以木四五寸，竖顶中为结，以布勒之，如独角兽然。此即古之椎髻也。

湖广境内，有一种箭桿傜。妇人以箭桿横簪于首，长三四尺，处子则簪七枝；嫁则簪五枝；生子后，递减至

一而止。郴州亦有此一种。在郴时，门人仆夫曾亲见之。

周祚新，贵州人，弘光时兵部司官，遂家于南京。善画竹，号墨奴，今其遗迹，已贵如拱璧矣。

弘光时，兵部职方司刘泌，户部新饷司王燧，字子京，皆马党也。又有王重，字有三，士英将用以掌选，为高杰所参而止，疏中目重为狡童。藩镇骄横至此，从来所未有也。

东吴犹重世家。宜兴推徐、吴、曹、万，溧阳推彭、马、史、狄，皆数百年旧家也。宜兴许氏、溧阳包氏，皆新发，而欲自附巨族之后，乡人嘲之曰："彭马史狄包，疯痨瘢膈哮（方音作蒿）。徐吴曹万许，马赵温关鬼（方音作举）。"吴人嘴舌轻利，一至于此。

枭首之尸，弃之水中，则直立而不仆；水灌入腔中，出没动荡，甚可畏。

南都各部，皆有花园，凡公会宴饮，于是乎在。吏部名文园，兵部名衎园，工部名藏春园，独礼部无之。后孔玉衡贞毓为宗伯时，亦建园，先名瀛洲，会后题其名曰"噻噻"，此二字不知何来，作何解也。堂联曰："咫尺恐为羞，献于夔，献于墙，俎豆闻之矣；斯须不可去，谋之野，谋之邑，王帛云乎哉。"

潮州十里外有栖凤亭，云昔时有凤栖于此。林武陵守潮时题云："十里江亭，昔日鳄鱼今去尽；千重云树，当年凤鸟复来仪。"

"阙下晓云笼树起，城头秋月过江来。"衡州府署联也。"江声回石鼓，日影上花砖。"衡州词林堂联也。"座间只可谈风月，诗里偏能耐瘦寒。"吕黍士《赠钱鉴涛掌选堂联》也。

黔之人物，尹珍已上无论已。明以理学文章气节行谊著者，如孙应鳌、李渭、陈尚象以及王训、詹英、黄绂、秦禺、蒋宗鲁、徐节、田秋、徐卿伯、熊文灿、易楚诚、张梦弼、许奇、申祐、吴淮、邱禾实、潘润民、王祚远、蒋劝善，而文恭为之最。黔之名宦，庄跻、唐蒙以前无论已。明之清操惠政武功赫奕者，如郭子章、朱燮元、江东之、应朝卿、王重光，以及尤安礼、吴讷、萧象烈、成务、胡宥、刘大直、王象乾、吴国伦、冯晋卿、陈士奇、王三善、李云、刘锡玄、郭成、胡从仪，皆今日所尸祝俎豆之者也。

黔苗之先，有际际火者，随武侯讨孟获，所在有功，云即安氏之祖也。黔人祀侯，必塑际际火之象侍立于旁。

东海所属淮安海州，去岸三十里。其地居人，皆以鱼骨为椽柱桌椅等物。

彭夏琴《咏台湾七律》四首，其一云："台湾绝域贡降笺，举族归朝尽内迁。历授尧封千载后，地开禹贡九州前。人民半与鱼龙杂，郡县全依岛屿偏。四十年来空倔强，至今始得罢戈船。"其二云："当年犀甲下扶余，衔璧谁怜轵道车。西市赭衣魂已渺，南朝紫盖事终虚。帆来日本通商近，邑改天兴置吏初。一自孙恩分战舰，烽烟边海几丘墟。"其三云："高华遗屿自隋朝，营垒依然识旧标。淡水鸡笼虽竞渡，飓风蜃市岂全消。乘桴何意真浮海，叱石无能远驾桥。抽调可怜诸将士，不教辛苦说征辽。"其四云："穷岛军需飞檄催，蔗霜兼买鹿皮来。生番穰（一本作禳）社三冬集，互市洋船六月开。浪峤山形随地尽，厦门风信逐潮回。荷兰故土非瓯脱，窥伺将毋隐祸胎。"

朱媚儿，秦淮倡也，归耿章光。章光，山东人，明季进士。投诚寓金陵，后受秦王孙可望札，与通谋。事觉，被僇，以尸归，其妻妾环而哭之，媚儿止之曰："此非哭泣时也。国法，叛人妻孥，收入官，发满州为奴。此时不早为计，则耻辱狼籍，更为死者羞。"力劝其主母并女媳妾媵等投井死。媚儿独后，更坚闭前后门，从容入井死。呜呼！媚儿，倡也，不惟能死其主，且能全主母一家之节，何见之明而行之决也！明末士大夫，愧此倡者多矣。

滇南俚俚俗无文书，官征其赋，先与官刻木为符，以一画当一数，百十两钱分，以长短为差。画讫，中分之，官执其半，届期持而征之，符合不少迟欠也。此亦足想结绳之制矣。

六盘山，在平凉之西，虎山原在平凉之北。虎山高临城中，而六盘则转输之途也。图海围平凉，先取虎山，以窥城中；次断六盘之饷道，而平凉不守矣。

陈福，宁夏人，屠人子也，后为宁夏总兵。王辅臣反，尽有平凉，福以兵围固原，八阅月不克。辅臣之子吉贞，自平凉来援，内外夹攻，福大败。归宁夏，将更练兵，以图再举。兵变，为其下所杀。嗟乎！辅臣于斯时，不能北联宁夏之叛卒，以断河西之声援，而坐守平凉以待毙，此实不可解也。

伪周授王辅臣陕西东路总管平远大将军，授张勇陕西西路总管平远大将军。

广东韶州府乳源县，有地曰梅花，潦水峻险，不与外通。居人数百千家，有张邓二老为之主，皆听其指挥。二老，明季诸生。鼎革后，不薙发，据险自守，官不得入，而租赋输纳不缺。追呼者，山下遥呼之，缒租而下，如数不少欠。平西之变，胡国柱过乳源，二老以野服见。事定后，二老已死矣。众以地归朝廷，朝廷以其地建置花县，属广州府。今人所谓梅花洞者，即其地矣，产良马。

简尔泰，云南诸生。李定国入滇，阉为内侍。后入吴三桂宫中，以能鉴古得幸。云南平，取入京，今亦为上所用。

弘光元年郑鸿逵守镇江时，北兵将至淮扬，瓜埠士民舟载家口将渡江避难者甚众。鸿逵以巨炮碎其舟，露布中外以告捷。

六科在朝内，六部皆用平行手本，红印，盖紫粉印不可行之于朝内也，其体统尊严如此。此明时之制也，未知今日何如耳。

吴、李、解、魏，为兴化四大族。

兴化士人，凡应举者，必醵分延道众，诵经礼忏以为祈祷，亦可笑也。

彭秋水在禄劝时，猎人以虎献。剖之，有胎胞形如藕，而三节，剖视有三子焉。方二寸许，尾与身等，眉目诸形皆未具，而爪牙先生。其威之所在，有独异也。

秋水云：有一土巡检，人言其常变形为驴入山，已复为人。秋水曾见其人，痴呆不了了云。

马子腾云：鹌鹑，皆虾蟆所化也。

台湾知县某，闽闱聘之入帘，过海为风飘至香山，广人送之还闽，盖庚午科也。

自桂林至思恩府归顺州交趾路程：桂林府陆路西南行五十里，至思桥上船，西南永丰县，又西南容县、牛摆、象州，从此正西，则坌河上柳州。若自象州南，则为黄龙江，至白沙，起旱南行，经武缘、上林、迁江三县地，至宾州，又南至思恩府。自思恩府而南，经田州、向武、泰康，上应果化、归顺，又南二百里，即交趾界。　自思恩府西南行，为泗城州路。　自上林县转东南，经困龙关，为南宁路。

归顺土州，东界镇安，西界泗城，北界果化，南界交趾。

彭秋水堂联云："向平婚嫁贫中毕，庾信文章老更成。"亦佳集也。

黄仲霖参马士英，召对归署，以白纸大书于门曰："得罪权奸，命在旦夕。"诸客赐顾，门官一概禀辞。

黄斌卿，闽之漳州人。崇祯十七年，破家募兵勤王，行至山东，闻北都已陷。至南京，锡以镇南将军印，镇芜湖。后方国安至，马士英欲夺其印以与国安，以关防易之。斌卿上表送印于朝，散其众而归。

马锡，士英之子也，为禁军提督。大兵渡江，枭其首于市。

留都六部，以大司马为第一班，在冢宰上。西班首领魏国公，独出一席领班。魏国公前，有小羊角灯一盏，校尉执之，以为兴拜之节。兴则灯起，拜则灯下，不独鸿胪寺鸣赞之胪唱也，想北都亦应尔矣。北都领班，则朱成国云。

留都拜牌，在礼部堂上，故宗伯堂署独大，百官皆由后门入。烈皇帝发丧举哀，亦在礼部。

由衡州至广西桂林府旱路：衡州南九十里排沙，南九十里祁阳县，南一百一十里永州府，西南九十里黄沙河，西南全州，西南界牌，再南兴安县，再南三十里盐官，再南临州，再南六十里即桂林府。　由衡州之广西桂林府水路：衡州府南，由松柏司、八枋、河洲、归阳、黄杨司、冷水滩、木瓜埠、湘口，转而西南，由石谿站、江口（东安县在北）、余塘、全州、界牌（分水塘过斗）、兴安县、大沿江、临川县，正南即桂林府也。由桂林而南，为平乐府，又东南为梧州府，又东南即广东界。自湘口正南，经永州府、道州、江华县、永明县，至广西界。

何光显，金陵诸生，何遵之后也。遵有专祠，曰"廉直"。光显平日与马士英有隙，弘光即位，光显知不免，即上疏劾奏士英，枷示于市，以瓦钵合头而死。

常开平之后，世袭定远侯。明季常某奉烈皇帝旨，册封海外某国王，及归复命，则弘光帝已即位于南都矣。未几，即上疏特参马士英，免为庶人。国朝兵至，以此得免于北，即以南门外常家庄庵中，薙发为僧，人独呼为常太爷云，开平可谓有孙矣。庵在太平途中，当访其名暨法号。

弘光帝至南京，即位于内官监，盖大内诸宫殿虽存，而颓败不可居。即位后，始建武英殿。上所居曰兴宁宫，太后所居曰慈熙宫。其额，皆王孟津所书。

弘光时，提督禁军太监李国辅，秉笔司礼太监韩赞周也。

永宁府已为西夷攘去久矣，而铨部尚注选人同知，无任可到，驻北胜州以待升调。

袁九叙抚滇时，丁外艰归，轿围用白毡。或曰："昔某公遭艰归，于轿顶之中，为一小龛，奉纸位一，载而行。"九叙将用之，一友曰："公非宗子。神所依之主在六完老先生所，若公复奉一主，是神有二矣。此礼，惟长房长子得行，公奔走可也。"九叙拜而谢之。

云南武定府城西北，有师子山，形如师子，即蒙氏五岳之东岳也。武定城正员，当师项下，形家目之曰"师子系金铃"。山有寺曰正续，相传建文帝驻锡处也。彭秋水牧禄劝时，林武陵亦官河曲，同游正续。彭有诗四章，林和焉，皆一时绝作也。彭一联云："蒙岳千年传帝释，孝陵坏土忆王孙。"林一联云："岂是勾吴披发去，翻令同泰舍身来。"只此一联，妙绝千古矣。

潮州总制刘进忠，号刘猴儿。甲寅之变，进忠纳款郑氏，封平□将军。尚之信伐之，为其所败。后漳州府同知林学杭往招降之，林以此升潮州知府。

贵州章尔佩，故相马士英之婿也，字灵药。起家孝廉，为瀓江太守，以循良称。平西问曰："尔有何善政得此于民哉？"对曰："岂有他异，不过与民相安耳。州县之吏，亲民事，催科听断，安能悉孚人意？即有善政，得誉亦难。太守稍远于民，苟无大害于民，易于见惠，与民相安，人即循良目之矣。"平西语人曰："此长者之言也，其后必昌。"未几，其子萃冠贵省军。尔佩尝谓人曰："弘光时，身在南京，忽思家而归，以此得免。若北兵至时，犹在白门，必为百姓之所菹醢矣。"

陕西固原之北，宁夏之南，有灰盐堡，井中出盐。筑地为池，方一二丈，筑而平之，四围筑土为小堤，挽井水灌池中，经夜放去鹻水，池中盐皆成白牙。有盈尺者，味佳美，不待煎也。有盐茶厅董其务。

秦州盐，出山溪泥淖中，民取煎之。

云南琅井在昆阳州，白盐井在姚州，黑盐井在楚雄，皆有提举司井。皆在万山中最下处溪河之中，咸水冲突而起，如济南之趵（案，趵原作跑）突泉然。即其处甃石为井，缭之以栏，覆之以亭，构桥以通来往。环溪数千家，皆灶户也。每担咸水，税若干，有司出入者，烙桶以印而稽之。　又有硝井水，煎之，皆硝，僳僳饮此水以下饭。

川北盐水，民所开也，深数百丈。堪舆指示其处，捐数千金以从事，井径三尺许耳。若不得，则倾家矣；百丈而及泉，犹幸甚也。用辘轳牛转，取之亦甚难。川

东盐井，取之较易，且有火井以助煎熬。贵州所食者，皆川东之盐也。

襄阳府至陕西商南县：襄阳府水路九十里半扎店，一百四十里小江口湾船处，名沙陀营；西北由汉江一百二十里至均州，又一百八十里至郧阳府，北行入小江，即淅水也；六十里至李官店，八十里淅川县，一百二十里荆子关，二十里梳洗楼，陕西界矣；一百里徐家店，一百一十里竹林关，一百里龙驹寨。

淅川县南至李官桥八十里，北至梳洗楼一百二十里，边河为县，河西皆楚地。从间道至郧阳府一百二三十里，至均州一百二十里，均州至郧阳亦一百二十里。均州至武当山顶一百二十里。淅川县西南行六十里至火龙观，六十里至均州；又一路，四十里至稻田坪，四十里过赛岭至青塘，四十里至均州，路稍宽大；又一路，九十里至李官桥，三十里至党子口，六十里至均州，乃大路也。

襄阳府西北九十里太山庙，九十里近邓州。州在平陆，其西百余里皆山，河路崎岖难行。西北乃入内乡，过土岭，犹宽平可行车；又径路西北行九十里至韦散集，九十里至淅川县，不必由内乡县。自邓州西北一百二十里为内乡县，六十里丹水，五十里巡检司，一百二十里魁门关，六十里花园关。东北去九十里黄沙，九十里滩河脑，九十里庐氏县，九十里永宁县。自花园关西北六十里商南县，徐家店在县西四十里。商南县北五十里武关，山路崎岖，一百二十里龙驹寨；西北一百六十里雒南县；北九十里商州。

茹紫庭曰："余癸酉泛舟之役，在邓。问华阳人孟姓逃荒，自潼关西十里铜峪，由老君川至雒南县来雒河。由雒南、卢氏、永宁、伊阳、洛阳，至黑石河，入黄河，小船载四五十石。由府城西上七八十里至伊阳县。水长时，洛南山中木排下汴梁。意汉川龙首渠，自征引洛至商颜下，岸善崩，乃凿井，于井下行水，即此地。而龙驹，即龙渠之误也。但征为今城澄县，远隔渭水，俟再考。"

襄阳府至均州所属小江口二百八十里，大江直西往郧阳府路万山茶等共二十七滩。去小江口不远，南为榖城，北为光化县。船长三丈，阔六尺，可载百石，春水涨可用百五十石船。　小江口淅川县南渡河一百六十里，内太白、官方、殷家别、堰子、白兔滩为险。端工等四十四滩，自小江口数至蜂儿岩，为第七滩，系内乡县界，有界河；又九滩为杨家嘞，系淅川县界；又至南马蹬，有板桥，河水自东北注之，去淅川三十里。　淅川县至荆子关一百零五里，至梳洗楼二十里，有月儿岩，系商南县界。虎窝等六十二滩，自虎窝滩数至滔河口，为第十五滩；又十九名黄河滩，为小黄河，平浅多淤沙。淅川至荆子关所用扒河船，长二丈余，宽三尺，每船载米十五石，夏秋二十石。　荆子关至陕西商南县所属徐家店一百一十五里，有王家浅等八十二滩。有大连滩、厢沟、长乐、猴儿石、背阴滩、猪槽滩、五龙滩、炭沟、侯家算、白石、草长、八龙、龙虎诸滩，俱最险。徐家店西北数里，有香油河，水自洛南刘坪沟流入此处，每船载米十石，春夏可十五石。　徐家店至商州龙驹寨二百二十里，有大涧宿沟等一百七十五滩。内大贾、峪沟、大柳树湾一连五滩，大桑园一连七滩，小鹰石五滩，大鹰石四滩，屹嶝岭五滩，共有三十余滩，石大滩险难行。自大宿涧数至武关河口，共四十四滩，有武关河水从洛南乱庄流入；又过二十滩，至背峪河大周滩，有背峪河水从商州八里陂流入；又经开峪河四滩，有开峪河水从商州乔家陂流入；又过四滩，至稻田河滩，有稻田河水从木札沟流入；又过六滩，至桃花缵滩，为商州交界；又过九滩，至银花河龙嘴四滩，为竹林关，有银花河；又过四滩，为大桑园七滩。以上总计百滩。又七十五滩为龙驹寨，此处船上载七石，春夏水大可十石。　徐家店至龙驹寨，有师婆滩、瓦滩、屹嶝滩、周家滩、朱泥沟、王家堑、皮脖子、大象园、孤山、苏沟口、鹰石滩、骨尸峡、湘子滩、长滩、毛家别、张家别、曹口滩、鸡儿关为最险难行。　淅川县至荆子关，有三里桥、石门滩、老人仓、官滩、滔河口、罗山嘴、背漏滩、鄢家曲、清风岭、娘娘庙、摩民湾、货家坡、老虎滩、即鍼田寺、乱石滩、邵市沟、百神庙、黄河滩、黄河湾、八龙庙、蓼儿滩、石羊滩、吴村滩、龙泡滩为有名。

卷　二

马绍先，山东长山县长白山人。其尊人马负图，字希文，甲午举人。绍先尝患病，夜不得寐，医皆不效，乃自以其意，为园圃十余亩，亲操耒耜，学为圃于其间，久之疾愈，是亦可为善治疾者矣。

壬申春日，于茹司马署中，与虞臣卧地看《楚地全图》。图纵横皆丈余，不可张挂，而细如毫发。余既短视，立则茫无所见，遂铺图于地，而身卧其上，俯而视之，楚地全局，见其梗概矣。命虞臣执笔于侧，书身所经历诸水道，所恨者无界画则里至不能详尽耳。自晋颜作《准望》（当作晋裴颜），为地图之宗，惜其不传于世。至宋朱思本，纵横界画，以五十里为一方，即《准望》之遗意也。今之《职方图记》，即用此法，非此则方向里至皆模糊不可稽考。然其事甚难，至十里一方，则竟无从著手。四至八到，方方凑合，求其毛发不爽，难矣。今之舆图，奉旨所写，如此已足。彼若为界画，是自穷之术也。

王而农先生，住查江，在衡州府西南约九十余里。而农讳夫之，衡阳县人，壬午举人，与兄介之，弟参之，皆为时所推重。先生之父王修侯先生，讳朝聘，一定逸生，性笃孝友，衡守李公焘嘉其行，为表其父茔以旌之。少从伍学父先生游。学父讳定相，一字玉铉，衡州人，与李若愚、魏说为文字友。游讲席，得二王、罗、李之要，博综天文、地纪、人官、物曲、兵农、水利之学，皆淹贯。早岁喜吟咏，因选汉魏以来十一代诗文，各成一部，为诗文二垒。尝谓诗文古今未有合一者，合诗于

文，则文不宜理；合文于诗，则诗不达情。以贡入南雍。间盱衡中土，见庙谟颠倒，上《安民定乱十三策》，奉旨存部。天启三年疾革，呼修侯先生曰："丈夫不死于妇人之手。子，丈夫也，吾死子手矣。"遂逝。著有《风雅集》。刘继庄曰：伍学父疾革时，独呼修侯先生而托死焉。予观其意，讵止目其妻妾为妇人哉。王氏父子末年行径，果丈夫也，则学父为知人矣。修侯先生既得其学，已而走安成亭州，以广其识力。比归，而邹东郭泗山先生讲学于南岳，遂受业焉。天启辛酉闱试，主考缪昌期识之，语触副主考，不得隽，遂置副榜，因以贡游北雍。会乌程秉均选郎，承意旨索赂，遂投袂归。闭户潜修，乡人化之，州县长闻风造请，皆以疾辞不见。所授生徒，咸知名士，同郡谭允都、欧阳珠、周应诏、欧阳瑾、夏汝弼、文之勇、刘近鲁及泸州马之训，其最著也。后卧病南岳莲花峰，临终戒其子介之、夫之曰"吾幸全首领，固愿从先人墓下。而时命如此，不欲以遗骨经城市，得葬此峰下。镵片石于墓道，题曰'明处士某人之墓'，足矣。"遂卒，如遗命葬之。其仲子参之先殁。参之字立三，性至孝。壬午，将就乡试，以父母春秋高，不行。癸未，流贼陷衡，走匿山中，不就伪试。伪吏呈不顺者，以参之为首，几不测，会贼去，乃免。为文婉折有风度，受知于督学芝田周公学。乙酉恩选，未仕卒。而农先生于壬申岁已八十矣，隐居山中，未尝入城市。其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耳。

余闻张献忠来衡州，不戮一人，以问娄圣功，则果然也。

杨于两为余言台湾赐姓公之贤，以为诸葛忠武、郭汾阳、岳武穆后之一人也。赐姓少时，思文帝绝爱之。其父芝龙怀逆谋，赐姓屡谏以尊朝廷，恢复中原，遭其父之怒骂。后芝龙、鸿逵皆提兵出关。思文诏赐姓谋，赐姓劝思文出关。思文曰："芝龙、鸿逵，朕将谁依？"赐姓曰："臣父臣叔，皆怀不测，陛下宜自为计。"与帝相持痛哭。帝曰："汝能从我行乎？"赐姓曰："臣从陛下行亦何能为。臣愿捐躯别图以报陛下，此头此血，总之已许陛下矣。"思文出关，赐姓遂入海，聚众至数万，据厦门、金门，而芝龙已降本朝矣。思文至邵武，知大势已去，有二宫人缢死，敕取三棺，皆钉之而出，则皇后曾氏亦在其内也。呜呼！思文皇后之死在行在，烈皇后之死在宫中，永明皇后之死在系虏，虽先后不同，其成仁取义则一也。思文后此不知所之。赐姓之妻董氏，其父讳飏先，号沙筑，晋江人也，先朝进士，于两之表叔。于两与赐姓幼同笔研，赐姓既据厦门，沙筑住金门，后于两以贫困往干沙筑，赐姓知之，召至厦门，遂留之。表奏永明，授以兵部车驾司郎中，以其未曾薙发，遣之往来京师。永明以延平王爵封赐姓，而赐姓不敢受也；清使往招抚之，而赐姓不屈也。曰："和则可矣，奈何曰'抚'？大国若存此弹丸之地于海外，以延有明之一线，请从安南、朝鲜之例，不废贡职。大国苟不以为然也，则亦惟命耳。"上知抚之不就也，召芝龙温语曰："汝子有书至乎？汝知厦门抚议之就乎？"芝龙曰："臣不知也，亦无书来。"上曰："汝子诚反矣，汝无罪也，已往不究。今后汝子使人来，汝即以闻。"芝龙得旨未两日，而于两适至都门，祸几不测。幸芝龙以方得旨而遽有人至，恐上见疑，遂命于两走，得脱。后为人告发，发遣芝龙于关东。后遣大兵征厦门，赐姓命居人迁徙，空其地以诱清兵，舟楫之费，皆赐姓任。于两不知，以为赐姓弃厦门也，事则败矣，遂徙其家人于内地，而身送之。既渡海，肩舆行，与清兵遇。远望见，亟取田塍间间道以走，清兵追之，马辄陷，其道非土人不知也。走匿村中，田夫则于两之故仆，少焉，已发兵围而搜之。于两薙发以免，而置敝箧故靴于海滨渡口，若由此以济者然，清兵信之。清兵渡海而败，于两从此亦不得复归厦门，然以其兄同苏立在广东，不敢出投诚。赐姓军法，凡有一人投诚，则其宗族皆在必诛故也。苏立与许隆、杨文广，皆广东尚王之客，为尚王行商海上，颇跋扈，尚王患之。鸩杀文广，苏立、许隆自此与厦门结连，不可杀。后苏立乃为一游兵所杀，其事杨符五曾为余言之，尚未详其颠末，更当留心。文广之子，今候补同知。昨从湖南北上，留于两处，一宿而去。赐姓之死也，面目皆爪破，曰："吾无面目见先帝及思文帝也。"余曰："赐姓提一旅之师，伸大义于天下，取台湾，存有明正朔于海外者，将四十年。事虽不成，近古以来未曾有也，贤于文信国远矣。然赐姓既死，无人继起，则其当日成就人材者，必不得其道矣，亦未闻有非常之人为之辅也。"于两曰："恶，是何言也！吾闽向为文胜之邦，今一变而为用武之国，居方镇，握重兵，十之八九皆闽人也。姑以我晋江一县言，则一公二侯二伯，其余任将帅之职居八座者，共十有八人。若通八闽计之，指亦不胜屈矣。前此阿罗斯之捷，昨岁阿鲁特之退，皆敝亲家林兴珠之功也。兴珠今老，然持藤牌而舞，辟易万夫，前跃八尺，后退一丈，不可敌也。诸如此者，实繁有徒。濒海之地，风土柔弱，一变至道，伊谁之力？凡此皆赐姓之余勇也。其成就人材，为何如耶！"余闻此言，爽然若失。虽然，武勇之士，为他人所贾，多至富贵；忠义之士，则从未之闻矣。慨然曰："黄金用尽教歌舞，留与他人乐少年。"遂投箸而起。

黄石斋先生被执，拘禁中，洪承畴往视之，先生闭目不视。洪既出，先生举笔疾书一联，曰："史笔流芳，虽未成名终可法；洪恩浩荡，不得报国反成仇。"盖成仇与承畴同音也。杨于两云。

衡山县城外康王祠内，有阁临潇湘上，扁曰"水月林"。高爽轩豁，东南向，望月为最。中奉义勇武安王，颜曰"云拂潭空"。柱联曰："楼外山川，知是何年图画；槛前烟雨，须看此日天工。"中尊三韩孙维震题也。

湖南多异术，凡肢体折伤，以符水禁咒治之，立刻可愈。前向禹门见余伤臂，殷勤言之；又作字与向亦周，必令此辈一看，若犹可治，何惮而不为。余不敢辞，故至衡山。时亦周与术士二人偕来，视予臂，言伤已老，须使之脱，而后符水可施。必也频频举动，力不胜

任，则再肿痛，然后可为也。余此臂已安之如命，且亦无大碍，不废作字揖让，亦何苦而必欲为此？遂笑谢之。

南岳紫盖峰下，有罗克生者，豪杰士也。隐居不仕，以诗酒自放，以朋友为性命。四方之客至南岳者，必延过其家，尽宾主之礼，款宴连日夜，陪游山林，朝夕不倦。故户外之屦恒满，尊中之酒不空，过衡山，未有不识克生者。且熟谙南岳典故，问无不知。惜于丁未之秋去世，今山中无复人矣。

衡山县正当南岳之东，自县治西南三十里为岳庙，南岳之都会也。九仙观则在岳庙之北十里。余考南岳山形正西北向，湘乡县乃其正南，衡山岳庙反在其背。周回八百里，回雁为首，岳麓为足，游者非经年不能尽。五峰以祝融为最，崔巍云中，非极晴朗不见其顶，登此则诸峰皆在目前矣。游岳不登祝融，犹入朝不见天子，会灵山不睹释迦也。

祝融峰之东南，有福严寺，乃思大禅师飞锡所定之福地，三生骨塔皆在焉。而怀让大师最胜轮垣，与马祖之磨镜台，皆在其侧。石头希迁之见相宝塔，去亦不远。李邺侯之祠即在寺左。夫思大乃天台智者，本师亲受三种止观，而怀让、希迁，又五宗鼻祖。然则若宗若教，皆发原于南岳，地灵人杰，信有然矣。

衡山舆夫，矫健冠天下，走及奔马。上峻阪，走独木危桥，舆在肩侧，其足逡巡，二分在外，舆平如衡，无少欹仄。吁！亦异矣。

九仙观有坛，曰"九仙坛"，在南斗注生殿前西阶下。一巨石与地平而稍高，如我苏虎丘之千人石，差小，特四分之一耳。坛面镌六字，字大如屋，曰"九仙飞升之坛"，作两行东西向，遒媚藏锋，法颜鲁公《麻姑仙坛》体，化极小而为极巨，气势逼人。旁有款识，尽凿去，不知何故。案，九仙皆晋、宋、齐、梁间人，《云笈七签》详载其事，其飞升皆有年月。

南岳五峰，皆环拱祝融，惟祝融是向。独紫盖一峰，直走东北，别为一支。杜少陵《望岳》诗所谓"紫盖独不朝，争长业相望"也。

南岳水帘洞，即所谓朱陵洞，有石刻"朱陵大虚"四字，为道书第三洞天。山上有泉，至洞门如垂帘状。洞口有石，方正，可坐可眠，在水中，上刻"冲退醉石"四大字。九仙云：此洞与罗浮相通。彭禹峰云：字镌瀑水石上，为水所激溅，不知若干年矣，字形模楷，固无恙也。

岳庙前乃四通之衢，百物辐凑，列肆而居者数百家，无异五都市。中岳坊刻"天下南岳"四字，相传为宋徽宗笔，柔媚如妇人，无天子气，且与南岳不相称。南岳不在天下，得无倒挂天上耶？

韩公祠，即所谓"云开台"也。祠门西向，堂中奉韩文公木主，悬之梁际，亦剥落不堪。折而北，有堂南向，中供观音大士像，守祠僧所居在焉。嗟乎！今天下之书院祠祀，十之八九皆守之以僧，名不正，言不顺，莫此为甚。儒有书院，而无主持其事之人；僧则不居兰若，而为俗士守祠，是何异飞者入池，而棺椁异处也。且昌黎平生以辟佛为事，今乃与佛同处，而奉事香火者皆僧，僧岂皆大颠哉？无怪其烟寒火冷，木主倾欹也。衡生乃起而争之，以取僧贿，不亦悲哉。

祝融距岳三十里，虽高插云汉，而路称平坦，石磴逶迤，可骑可舆，为南岳之一胜。但舆须二人以布兜之，拽之前行，俗呼纤夫，犹舟之逆风以牵百丈者也。

余案蔡九峰言：岷山之支为衡岳，尽于洞庭之西，绵亘八百里。山列七十二峰、十洞、十五岩、三十八泉、二十五溪、九潭、九井。山之最大者五，曰祝融、紫盖、天柱、芙容、石廪。祝融高九千七百三十丈，余皆高四千五百丈。从天柱峰起祖脉，历师子、烟霞，过南天门，番身一支，尽于祝融峰。直下一支，递至朱明峰，首结岳庙。昔陈、隋间，思大禅师登祝融峰，与岳神会，神曰："师何来此？"师曰："求檀越一坐其地。"神曰："诺。"即飞锡以定其地，今福严寺是也。神曰："师已占福地，弟子当何居？"师即转一石鼓，下逢平地而止，今岳庙前一石是，此岳定基之始也。庙制规模宏阔，直拟皇居，历唐至念，禋祀弗替。韩昌黎诗所谓"粉墙丹柱动光彩，鬼神图画填青红。"当年庙貌，亦可想见矣。宋范致能有《骖鸾记》，记庙制甚详。淳熙二年庙灾，令有司给钱五千缗，粟三千斛，复新之。元以谶文有"朱明"字，乃于朱明峰下，截断龙脉，引水过庙后，又建黑神祠以卫赤帝。不知太祖以朱氏起兵灭元，国号有明，应实在彼而不在此也。此与亡秦者胡，事绝相类。元复有虞世魁《重修南岳庙记》，岁久颓毁。正统壬戌，楚之藩臬檄长沙衡州共建，其高弗及旧五尺，忽风雷交作，白昼晦冥。霁视其柱，已徙去半里许矣。官民畏悚谢过，复崇制如初，久之复圮。至成化庚寅，知府乐平郑冕、给事中郡人刘昊相继题请，巡抚繁昌吴琛任其事，出公帑三千金，命衡州卫指挥同知王纲往市川江巨木，得楠四十五章，以充栋梁之用，余木取之近地，凡四年观厥成，商辂记焉。至嘉靖壬寅，前门暨两廊圮废殆尽，正殿穿漏，阶除鞠为茂草。分守藩司宁夏潘九龄请上重修，得荒银一千七百余两，乃估买故雍藩废府房七十间。府在衡州，后桂王府，即其地也。别驾杨公美冕修完东廊四十八间，西廊三十五间；后副都御史金公灿委郡丞王道补完西廊一十三间，凡五载落成，刘巘记焉。正殿七十二楹，案七十二峰之数；正坐子午向，案《石氏星经》云："南宫赤帝，其精朱鸟，司夏司火。"南岳姓崇名嵩，即神农为赤帝治南方者。黄帝定五岳，以潜霍为衡之副。汉武帝南巡狩，以衡山辽远，徙南岳之祭于庐江潜县之霍山，然不过一时事耳，非古今不易之定位也。正殿后为谨身殿，圣像高二丈八尺，象天二十八宿，圭长七尺二寸。自唐虞三代，举望祀之典，秩视三公。唐天宝中，加王爵。宋真宗易以帝号，至明太祖始去之，惟曰"南岳衡山之神，为百王不易之正典。"洪武四年，赐金合一，重一斤，祭则奉香以献，铜香炉巨不可围，今皆亡矣。铁钟二，共约三千斤，一以司晨昏，一遇朝使大祭，声先振焉。颜曰"百王秩礼"，星沙吉藩笔也。台东静瓶以注水，西炉以藏火，中香炉磴高丈余，桂藩所筑。

磴下御祭台、五凤楼，东西演乐亭，东西北廊房，共九十六间。东廊铨德观，又名宰牲墀，西廊□。忠靖王赵葵，宋学士也，其父梦岳神降生，后立大功，为祭祀监牲神。再下为南台寺，次嘉应门七间。谨身殿后为广生殿，崇祯壬午暮春，有龙出水涨，洗去其殿，神像亦顺流而下，至龙隐港而止（案，止原作至，依《畿辅丛书》本改），梦报住持，迎归之，右辖神庙。神有殊勋于岳，姓陈名尚，时享祀。左有老万寿宫、新注生殿。后宫奉圣父圣母，适地生石笋如二人形，雕镂成之；右列太子像。又其后为接龙桥，即元人凿断龙脉之地。有朱明亭，凡游观者，皆宴乐于此。管大勋有碑记其事曰：嘉靖壬午，上以震位方虚，遣官祝釐名山。大司徒刘凝斋曰："衡岳旧水道，由东北直绕庙前而西南以会于湘。自元凿庙后，引水以断龙脉，而太祖龙飞，已应'朱明'之谶；世宗降生于郢，皆其兆也。兹者皇嗣未广，心窃念之。"大勋于是上其议于两台，出藏金若干两，命知县车鸣銮经理之。运河土以填后龙，使新涧由集福碑右，历万寿宫，左跨东街以归于桥，堤甫成而皇子生。呜呼！亦奇矣。此南岳庙未毁以前之规模梗概也，邑人吴士寅有小引详记之。至戊子冬，为顺治五年，溃兵经过，四出掳掠。衡沙二郡富商大贾，皆避入南岳，争以财赂布帛贮岳庙复板上。板距地数十丈，其道以神像为梯，履神之身手肩臂以及头目颠顶而上，藏货财数十万。无何，溃兵至，缚庙祝肆加拷打，不胜痛楚，告其处，引而登焉。复板之上不通光，遂持炬而登，遗火延烧布帛，不可扑灭，殿毁。火半月不熄，并谨身殿后宫荡无存矣，惟中门以外不及于火。越二年，定藩内书院黄惟煅，改门楼为殿，权设帝座，像称殿，高丈有六，稍如旧制。辛丑夏，衡宰官士民又从而广之，太守刘公进礼复新之。衡岳庙废兴之大概如此。

衡山朝岳门佛子坳，有子抱母树，如孩提之童，依依膝下，见之令人动孺慕之悲。后为愚民所斧，今不可得见矣。

余闻普陀法门，以唱韵为小悟门，其中必有玄奥，与余所悟四字无迥异者。然求之二十年，吴楚燕齐之僧，无能言其学者，抑又何也？

衡山水月林主僧静音，馈余閛林茶一包，蕈菜一瓶。閛，则安切，音钻，平声，衡人俗字也。此茶出石罅中，乃鸟衔茶子堕罅中而生者，极不易得，衡岳之上品也，最能消胀。蕈，土音坎，字书音罕，曰其味辛，与黄豆同煮，以器罨之，而沃之以腊醋，久之辣极，与京师之辣菜味同，而鲜美过之。以芥为之（以上疑脱"辣菜"二字），而蕈亦芥类也。二物虽皆土产，然佳妙。杜少陵诗曰："深藏供老宿，取用及吾身。自顾转无趣，交情何尚新。"今日之谓矣。

长沙小西门外，望两岸居人，虽竹篱茅屋，皆清雅淡远，绝无烟火气。远近舟楫，上者下者，饱张帆者，泊者，理楫者，大者小者，无不入画，天下绝佳处也。

梁质人留心边事已久。辽人王定山，讳燕赞，为河西靖逆侯张勇中军，与质老相与甚深，质人因之遍历河西地。河西番夷杂沓，靖逆以足病，诸事皆中军主之，故得悉其山川险要部落游牧，暨其强弱多寡离合之情，皆洞如观火矣。著为一书，凡数十卷，曰《西陲今略》。历六年之久，寒暑无间，其书始成。前在都中，余见其稿，果有用之奇书也。方舆之学，自有专家，近时若顾景范之《方舆纪要》，亦为千古绝作，然详于古而略于今，以之读史，固大资识力；而求今日之情形，尚须历炼也。此书虽止西北一隅，然今日之要务，孰有更过于此者？在都门匆匆衮衮，无片刻之暇，不得录一通为恨。盖其书规模虽定，尚未脱稿，涂乙改窜满纸，须余自录，不可假手他人也。地北天南，会合莫必，每与宗夏言而恨之。壬申之春，余与质人遇于星沙，狭路相逢，而其书在簏。别来一载有半，质人亦鹿鹿道途，未尝改订一字。余留星沙尚有旬余，趁此光阴，夜以继日，了此一愿，则河西五郡，即为我囊中物矣。书凡五册，册各百余纸，共计五百余纸。思欲节其繁文，撮其纲要，然不敢太略，亦不下四百余纸。乃缩为蝇头小草，草草成形，一纸可括其三四纸，不过百余纸耳。遂奋然下笔，与日竞先后，夜焚膏以继之。经始于辛未二月初一日，至二十二日，近疆夷地暨诸夷小传皆录毕矣。尚有一册，乃西域诸远国及筹边方略，皆质人未定稿也，此则俟之异日。纵有余力，亦不必写，而余书已成全璧，乐何如之。始悟天下事得寸即寸，得尺即尺，不可因循过日，若前者以为日无多，不发勇想，则此书便当面错过。始而九卫大局已定，继而边堡内地已周，终而边疆诸夷，全书已竟，无处不可住笔。此即《金唱经·六才子中》所谓挪展法也，今已亲证之矣。

长沙府二月初间，已桃李盛开，绿杨如线，较吴下气候约差三四十日，较燕都约差五六十日。五岭而南，又不知何如矣。

袁尧文盛言湖南之妙，宜卜筑于此，为读书讲学地。柴米食物庐舍田园之值，较江浙几四分之一。前紫庭亦有此言，将为余买田置舍于衡山之阴，以待四方之来学者。而质人甚非之，以湖南无半人堪对语者，以柴米之贱，而老此身于荒陋之地，非夫也。乃口占一联云："只图柴米贱，不顾子孙愚。"袁、梁议论，从此参差矣。

长沙有李氏女，其母尼也。年将二十，已许字人矣，忽变为男子，往退婚。夫家以为诈，讼之官，官令稳婆验之，果男子矣。遂薙发留辫，解足缠，易男子装，学薙头取耳以为业。今三年余矣，列肆于市。质人使人招之薙头，不来。盖闻其为当道，寓中人客杂沓，羞赧不前耳。虞臣同紫华尔声往其肆，令其薙发，归言其声音相貌，举止意态，犹俨然是一女子。因细询其原委，果然也。余忆泰西人身之说，言女变为男，只内肾脱出便是；若男变为女则决无此理矣。说在《脉络图说》中，可检也。

长沙至江西路程：自长沙至湘潭县九十里，至渌口九十里，至醴县三十里，至湘东一百里；起旱至萍乡县三十里，至虑镇九十里；觅舟至宜风五十里，至袁州府

五十里;又觅舟至分宜县九十里,至新喻县九十里,新喻属临江,至黄土镇七十里,至临江府五十里,至樟树镇三十里,至丰城县八十里,至市叉镇到江西省城南昌府,共一千零四十里。

自衡州由南昌下湖口水路:自衡州府三十里至樟木市,十五里至七里滩,十里至大浦,十五里至杜光埠,十五里至川州,八里至螺师滩,十七里至斗米洲,五里至大严滩,二十里进小河至吴集,一百四十里至攸县,一百二十里至茶陵州,九十里至高垄,若从陆止六十里。起旱六十里至潞江,十五里至楮塘李田黄梅树下,共六十里至永新县,三十里至容江。自容江历方郧桥而(案,而原作面)上马吉坪、上周垣、枕石头、敖城、刘江、正阳渡、白水狼、湖兰村,共一百六十里至水阳市。自永阳历三挑、石山头、高沙,共一百里至吉塘桥,十里至神冈山,十里至吉安府。雇张家渡渔船往赣州,水程四百五十里。吉安甚难搭船,至此停舟问访。自吉安历峡江、樟树、丰城县、河泊所,至江西省停舟。由广润门至吴城,共一百八十里,由吴城一百八十里出湖口县。

符天乙以《写算四例》见示,其除法则泰西新式也。泰西除法,始见于《算旨前编》,发挥于《西镜录》,此新式大约创自南敦伯。旧法自上而下,逐层以法除实,每商一数,必一一勾抹;新法自下而上,惟记除余而已,颇为简便。

仲逊述李天生之言曰:"人若一日不食二三升米饭,四五斤肥肉,如何可以读得书?"壮哉斯言!精神可想见矣。

仲逊又言长安故城,汉唐之所都,皆在高阜。今省城,元至正中建也,移于洼下矣。若壅八水,则西安之人可使为鱼鳖。当更考之。

王智侯苦心五十年,白首无成,以其心得著书三部。一《攻守心法》,凡二册,若干卷,大约以戚南塘《纪效新书》为主,附以诸家之说,参以心得,皆可见诸施行者,奇书也。其一名《兵机类要》,凡六册,若干卷,皆采之《通鉴》、二十一史,以类相从,各有题目,亦粲然可观。其一尚未成书,则治平诸大要也。

高邮舟中,值晚晴,日色熠远帆上,皆作杏红色;春草映之,皆成绀绿。眼色为缘,生于眼识,光色与相参相值,而识生焉。吾又乌乎知其所在哉。

杭人欧阳君宠,精相术,人称其"重瞳子"。余向疑古之所谓重瞳者,皆别有故,若果尔,则睬一物必成两物。恨不与虞舜、项羽智者同时,以求其故。今问之君宠,乃一黑翳如瞳也。归与宗夏言之,一笑,向曾与之论及故尔。

杜移年早岁曾识王孟津,述其言曰:"书法之始也难以入帖,继也难以出帖。"可谓入理深谈矣,然诗文又何独不然耶!

张岫民出其近作一卷,中有与泛日本者谈海沟之异。序曰:"去西岸东行,帆过海沟,程居其半,其水黝黑,约三百里,奔流剽急,自北而南,海为之陷,有若沟然,故因其状以名之。又有糠洋,亦日本必由之路,有物浮于海面,其状如糠,几数百里,风涛激逐,凝聚不散,盖水脉有以限之也。"

维扬精忠庙,乃梁昭明太子文选楼故址,其殿额"大雄之殿",乃唐颜鲁公所书。尚有诸天牌位,皆出鲁公手,今为王阮亭易去,惟存殿额耳。后为岳武穆王改建,报忠也。其楼联云:"一代忠臣寺,千秋帝子祠。"

张岫民出其所藏霹雳斧二,竹叶符四,皆妙丽瑰异。霹雳斧,其一上下相等,下薄如刃,稍具斧形。其一上狭而厚,下阔而薄,底铦利,俨然斧也。中有一空若受柄者,去首十分之三,去底十分之七,外大可容拇指,中小不能穿小指,而反覆背面皆然,则又示人以决不可施柄也。吁!寰宇之内,莫奇于雷矣。竹叶符,长可六七寸,阔七八百分,右偏淡黄色,有自然符篆文,出粤东罗浮山。人传昔有刘仙栖岩石中,投竹符以驱木魅,竹遂为林。叶符篆,亦异物也。

张岫民之《丁卯编》,乃纪是年所见之古人书画名迹也。书则论其笔法,画则列其图状,凡宋、元、明名人题跋诗歌,悉载于后,而殿之以顾维岳之品目次第,前后附之以诗,奇书也。晋王右军《气力帖》卷一,晋王右军《二谢帖》卷二,褚河南临黄素本《兰亭序》卷三,唐碑宋拓《化度碑》卷四,唐周昉《春宵秘戏图》卷五,宋林和靖《诗帖》卷六,米敷文司马端衡合璧卷七,赵彝斋《花卉》卷八,赵松雪《饮马图》卷九,赵文敏蕙石管仲姬《竹枝合璧》卷十,梅花道人水墨山水大轴十一,梅道人《风竹》长幅十二,元释雪牕《兰蕙》卷十三,元胡廷晖山水小长幅十四,曹云西《贞松白雪轩图》卷十五,沈石田《夜雨止宿图》轴十六,沈石田《设色自寿图》轴十七,唐子畏《折枝墨梅》长幅十八,仇实父《青绿采芝图》轴十九,无名氏《独舞翠盘图》二十,籀史二十一,太原所藏书画归南中者目二十二,书籍目二十三,共为一册。盖是年枝安顾维岳延岫民于家校订经史时,出其所藏,共为欣赏焉。维岳吴中第一收藏家,故所见之博如此。

维扬禹王庙中,有巨石一块埋土中,名曰"浮山"。相传神禹以此石镇海眼者,可发一噱。

隆云师言天台诸师,地无赋税,皆刀耕火种。以刀薙茅草,焚之成灰,以萝卜子下于灰内,灰犹温也。他物不可种,野兽率取而食之矣。

天下钱谷总数,每岁所进,通共三千四百八十四万四千九百七十五两,遇闰加一十七万七千二百八十二两。内地丁银二千九百六万八千六十二两,遇闰加二十万四千六百七两一钱。杂税银七十二万八千三百九十两,增减不一。盐课三百六十六万八千七百三十四两六钱零,遇闰加一万二千一百五十一两六钱。关税银一百三十七万九千七百八十八两三钱。各布政司细数列后:

一北直地丁银二百四十四万五千一十两七钱,当杂税银三万二千二百三十八两一钱,共二百四十七万七千二百四十八两八钱。一山东地丁银三百二十九万六千九百六两,当杂税银五万八百八十七两八钱,共三

百三十四万七千七百九十三两八钱。一河南地丁银二百七十二万三千八百九十五两一钱，遇闰加三万四千三百四十五两三钱零，当杂税银一万二千四百六十七两二分，共二百七十三万六千三百六十二两一钱二分。一山西地丁银三百一万八千九百四十六两八钱三分，遇闰加二千三百六十三两六钱，当杂税银二万八千九百七十八两八钱六分，共三百四万七千九百二十五两六钱九分。一陕西地丁银一百五十八万九千五百九十四两三钱，遇闰加二万三千五百二十七两六钱零，当杂税银四万三千九百六十五两三钱九分，共一百六十三万三千五百五十三两九钱。一甘肃地丁银二十八万三千七十两七钱九分，当杂税银一万八千二百五十六两七钱，共三十万一千三百二十七两四钱九分。一安徽地丁银一百六十九万八千九百六十两四钱，遇闰加四百一十八两三钱，当杂税银五万九十九两七钱，芦课银四万一千八百九两八钱一分，共一百七十九万八百六十九两九钱。一江苏地丁银三百九十九万六千一百七十六两三钱六分，遇闰加二万六千五百九十三两四分，当杂税银一十二万九千三百八十两八钱，又钱二万一千六百文，芦课银一十一万七百五十四两九钱，共四百二十三万六千三百三十三两。一江西地丁银二百二万八千二百八十九两七钱三分，遇闰加一万九千八百六十六两四钱七分，当杂税银四千三百二十六两八钱一分，芦课银五千四百一十七两三分，共二百三万八千三十三两五钱七分。一浙江地丁银二百九十三万九千八百八十二两九钱七分，遇闰加二万二千五百九十六两七钱，当杂税银一万一千六十一两九钱，共二百九十五万九百四十四两八钱。一湖北地丁银一百一十二万七千九百六十六两六钱，当杂税银二万一千五百八十四两八钱，芦课银五千一百一十六两六钱六分，共一百一十五万四千六百六十八两一钱。一湖南地丁银七十九万三千四百二十九两七钱五分，当杂税银一千六百九十二两五钱一分，芦课银六百八十七两五钱九分，共七十九万五千八百九两八钱五分。一福建地丁银一百二十四万八千三百四十四两三钱，关税银一万四千五百六十六两六钱六分，当杂税银一万二百一十八两九钱，共一百二十七万三千一百二十九两九钱。一广东地丁银一百二十七万二千五百一十九两一钱，遇闰加一万六千六百三十一两一钱，当杂税银三千四百八十两，共一百二十七万五千九百九十九两二钱。一广西地丁银三十三万八千六百七两一钱五分，遇闰加一万一千四百二两五钱一分，当杂税银二万五千八百六十八两七钱二分，遇闰加一千五百七十一两二钱七分，共三十六万四千四百七十五两八钱七分。一四川地丁银六万三千三百三十七两六钱九分，遇闰加一千八百三十四两九钱，当杂税银一万七千七百七十一两一钱六分，遇闰加七百五十七两一钱五分，共八万一千一百八两八钱五分。一云南地丁银八万四千八百三十五两八钱八分，杂税银三万一千一百三十六两四钱八分，共一十一万五千九百七十二两三钱六分。一贵州地丁银六万三千五百三十三两一钱，遇闰加四百八十六两四钱，杂税银一万二千七百八十五两四钱，遇闰加八百五十两六钱，共七万六千三百一十八两五钱。一关税银一百三十七万九千七百八十八两三钱。一盐课银三百六十三万八千八百九十四两八钱，遇闰加四万一千九百四十两九钱。

京省需用俸饷总数：在京俸各色共七百八十万二千五百八十三两零；各省存留俸饷驿站修河颜料漕项共七百四十一万五千六百七十六两；各省驻防及绿旗官兵俸饷共一千三百四十九万二千七百五十五两。细数分列于后。

一在京需用列后：王以下满洲官员两季俸银一百一十二万一千九百三十五两七钱五分八厘；汉官两季俸银三万七千九十四两一钱；蒙古王俸银五万九千九百二十七两五钱；各部院杂项一百一十七万三千三百一十二两二钱；各部院公费银六万一千五百一两七钱。

一在京每岁需用兵饷列后：盛京俸饷银八十五万二千六百四十八两八钱；八旗月粮四百一十四万五千七百三十二两三钱；八旗拴马银一十五万九千一十一两五钱；八旗前锋护军披甲喂马银一十八万五千六百二十二两；八旗牛种银五千八百五两七钱五分。

一各省每岁需用存留列后：北直每岁存留银七十三万八千七百八十五两一钱；山东每岁存留驿站河道俸银六十八万五千九十四两；河南每岁存留驿站颜料河工银四十四万七千四百九十两八钱；山西每岁存留颜料绸价银三十三万九百六十一两九钱；陕西每岁存留驿站等银二十一万八千二百三十二两；甘肃每岁存留驿站等银九万三千三百九十八两九钱；安徽每岁存留漕河驿站等银七十六万四千六百六十七两；江苏每岁存留漕河驿站俸工等银一百二十九万四千五百二十九两；江西每岁存留驿站轻赍本折颜料银四十七万八千四十六两五分；浙江每岁存留各项银八十三万二千四百四十五两零；湖北每岁存留俸工驿站漕项茶价三十一万八千七百四十七两三钱；湖南每岁存留俸驿站漕项银一十七万六千八百二十七两九分；福建每岁存留俸食银二十一万七百五十六两六钱零；广东每岁存留俸食改征米银四十五万五千五百五十八两；广西每岁存留颜料俸工银八万七千七百九两六钱零；四川每岁存留俸食驿站银四万二千四百二十二两五钱；云南每岁存留银九万一千七百九十七两三钱；贵州每岁存留银六万四千九百六十六两六钱。

钞关每岁存留办铜缎匹颜料貂皮共银四十二万九千四百四十两。

一各省岁需兵饷列后：直隶岁需兵饷银八十二万八百一两一钱八分；山东岁需兵饷银三十五万五千七百七十四两零，遇闰加二万七千六百三十六两；河南岁需兵饷银一十九万八千三百五十九两四钱，遇闰加一万五千九百七十两四钱；山西岁需兵饷银四十八万二千六百八十三两八钱，遇闰加二万八千五百九十二两九钱；陕西岁需兵饷银一百五十六万五千七百四十九

两,遇闰加一十五万三千一百一十六两八钱;甘肃岁需兵饷银一百四十八万七千九百二十四两;安徽岁需兵饷银五十二万八千八百八十七两七钱九分,遇闰加六千四百六十二两三钱;江苏岁需兵饷银七十四万六千四百七十三两九钱一分,遇闰加一万三千九百两八钱三分;江西岁需兵饷银二十五万八千一百四十二两零,遇闰加二万二百七十两六钱;浙江岁需兵饷银九十七万五千四百三十四两九钱,遇闰加一十万七千二百四十二两三钱;湖北岁需兵饷银六十万八千四百六十五两四钱七分,遇闰加三万七千四百八十两五钱三分;湖南岁需兵饷银三十五万一千四百二十七两三钱,遇闰加三万二千四百五十二两四钱八分;福建岁需兵饷银一百三十九万五千五百五两八钱七分,遇闰加一十一万九十五两六钱;广东岁需兵饷银一百三十五万八千六百九十四两五分,遇闰加一十二万五百八十四两一钱七分;广西岁需兵饷银三十四万六千五百二十两八钱,遇闰加二万八千六百六十两;四川岁需兵饷银六十八万六千九百六十两六钱,遇闰加六万二千五百五十八两一钱;云南岁需兵饷银八十万五千九十五两三钱九分,遇闰加六万五千四百二十七两三钱;贵州岁需兵饷银三十七万七千一百七十一两,遇闰加二万九千九百三十八两六钱。

关税内岁拨兵饷银二十九万二千四百二十五两五钱。

天下钱粮出进存剩总数列后:每岁进银三千四百八十四万四千九百七十五两,加闰在外。每岁出银二千七百三十八万八千五百八十八两,加闰在外。每岁存剩银七百四十五万六千三百八十七两。

案天下之饷,合满汉之兵,岁需者不过一千三百五十万而止耳。明天启郑宗周疏云:"嘉靖十年,兵饷共六百八十万。至万历四十年后,顿增至四千余万。"则今之兵饷尚不及万历年间三分之一耳。

吴三桂据湖南,兵驻松滋久。乙丙之间,和硕安亲王统大兵自江西袁州直趋湖南,兵至长沙之东。三桂闻穆将军为战将,不敢轻敌,丙子二月,自松滋退军长沙距战。梁质人自江西为韩非有求援,三桂之意先败安王而后援吉安,订于三月初一日合围,留质人曰:"汝于壁上观吾军容。归以语东方诸豪杰也。"官山在长沙东南,与浏阳相值。安亲王军长沙东,官山之后;三桂军长沙西,连营岳麓山,亘数十里,军容之盛,近古未有也。三桂欲自与安亲王决战,诸将苦谏而止,皆誓死以战。三桂坐浏阳门楼,质人以三桂命立城上。安亲王发兵十九路,自城北铁佛寺后布阵至城之西南,长数十里;三桂亦发兵十九路以应之。将军王绪先陷阵,清兵合围之数重,旗帜尽偃,金鼓无声,城上人尽失色,以为此军全没矣。少顷,闻交枪连发如急鼓,清兵纷纷堕骑,王绪军冲突无前,莫有撄其锋者,深入敌境,获全胜而返。伪将军吴应贵者,三桂之侄也,搏战为流矢所中,贯腮堕马,夏国相力战,救之而归。穆将军追至城下,三桂于近城设伏以防,巨象伏冈下,敌至,起而冲之,清兵披靡而走。交锋者凡三路,马宝军大捷,余杀伤略相当,呼声动天地。血战至日中,天忽大雨,交枪不得开,各敛军而退。三桂初意气吞官山,先发十九路,余军驻岳麓,留为更番地,不胜则后军继之,必平官山而后已。及见应贵伤,复值大雨,为之夺气。曰:"天意不测。"遂入城而守,清兵亦掘濠不复出。未几,应贵死。

吉王见浚,英宗第五子,天顺丁丑,封于长沙。六传至宪王子由栋,天启辛酉袭位。后流贼犯湖南,王与桂王同舟奔粤西而死。今其府基为官仓,当年规模,犹可想见焉。

明初,太祖第八子潭王梓,封长沙,后以妃家坐事国除。太祖第十七子谷王橞,初封宣府,永乐中徙封长沙,后以事国除。仁宗第五子襄王墡,宣德己酉,封长沙;正统元年,徙封襄阳。

武夷茶佳甚。天下茶品,当以阳羡老庙后为第一,武夷次之,他不入格矣。

江西有行水碗卦术者,至人家以碗贮水,投白米数粒于中,立能知其家事。凡祖先之姓字相貌年寿,一一不爽;间有一二字讹者,亦必字异音同,如之为知,朱为猪之类,似有人告之者。然必有一同行人立门外,强执途人而与之言,刺刺不休;而室中之人,其言如见,否则一无所知矣。此理之最不可晓者。

长沙万福禅林主僧素默,以藏字画一束求售。董元宰临《二王帖》一卷,破门石浪和上临智永《千字文》,陈正言水墨花鸟一卷,魏国公徐瞻草书大幅一纸。董字极佳,真迹无疑。破门石浪住南岳飞来船下,深入晋、唐阃奥,绝无近人蹊径,黄慎轩而后,不可多得。陈正言,近时湖南人,笔墨有士夫气,非工匠手所能。徐瞻不知魏国公第几世子,亦雄伟可观。此皆铁目和上所遗以镇山门者。素师索价过高,余不能酬也,遽返之。又有石浪草书,其自作山居诗二十二首,别为一体,佳绝,乃为俗僧借去临摹。数日而还,则于每字之旁,皆以恶札书楷字以释之,如杨升庵之释岣嵝禹字碑者然,见之令人骇绝、笑绝、恨绝,此罪当加于焚琴煮鹤数等。昔有人以方竹杖赠一僧,后问之,则已规而漆之矣。古今蠢人,未尝无对也。《山居即事诗》,自写性灵,不落体格,绝无烟火气,今录其十八首:"一间茅屋不堪夸,不是云埋雾便遮。幸得老来无个事,扫些竹叶煮松花。"(一)"门径深深路又荒,草头多露月来光。其中亦有忘年者,日日焚香坐草堂。"(二)"年来无事可当心,一把锄头斫古今。翻转溪云睡去好,长留明月伴松阴。"(三)"山中日日有云飞,飞的飞来归的归。惟有这些归不得,留为山寺补僧衣。"(四)"小桥流水入山幽,一径松阴脚底收。处处白云堆谷口,家家黄叶堕枝头。"(五)"一村深树一村烟,村树深烟断欲连。不断不连分野色,浓浓淡淡夕阳边。"(六)"昨来相送出柴扉,冷雾寒烟湿我衣。一路脚尖深冻里,溪声踏作雪声归。"(七)"十年无梦到乡关,为个蒲团债未还。幸有月来常问问,不知身在几重山。"(八)"幸得为僧不甚贫,

东来西去皆云屯。其中滋味无端的，手指青山一故人。"(九)"山中有事不寻常，云满溪来月满床。处处花枝皆梵字，山山鸟语说文章。"(十)"一间茅屋住山湾，烟雾层层石上斑。几日欲消消不得，看来身在米家山。"(十一)"红霞远散夕阳残，日暮还家鸟雀寒。茅屋半间云外出，梅花一树月中看。"(十二)"沿门竹外种芭蕉，嫩绿分阴过小桥。乍得一番新雨后，明朝色亦胜今朝。"(十三)"一山黄叶唤秋风，阵阵飞来诗眼中。不是老僧吟不得，溪声送出曲无穷。"(十四)"春到春山草木齐，清泉白石燕衔泥。有时步出溪头看，片片春云挂树枝。"(十五)"踏断云根问路忙，春风阵阵野花香。无心石上看流水，不觉穿云到草堂。"(十六)"山中十月正飞寒，打煞梅花雪一团。不及故园青竹子，枝枝叶叶好相看。"(十七)"日日山窗梦不惊，床头书卷半公卿。山僧未醒禽先醒，过我篱边三两声。"(十八)

文墨师说湖南义象事。吴三桂之来湖南，有象军焉，有四十五只，曾一用之，故长沙人多曾见之。象各有一奴守之，与奴最有情。奴死，人为之制棺讫，象必来亲殓，以鼻卷奴尸置棺中而盖之，不下钉。人先于旷野中掘地为坎，告象以其处，则以鼻卷棺而来，自置坎，复为掩土，徘徊留恋，垂涕而去。一二日后必复来，去土开棺，谛视其尸，重为掩盖。嗣后或一日来，或三五日一来，必待其尸腐烂，人形脱尽而后已。凡象之于奴皆然也。有一奴牧象，私与一妇戏，偕入草屋中。象见之怒，以鼻扃其门。奴恐，逾垣而出，象以鼻掷奴掷之，颠扑而下，复以牙触奴糜烂而死。象忽自杀其奴，乃从来未有之事，官司拘象而问之。象忽奔逸而去，人皆披靡，以为其逃也。少焉，卷一妇人来，置之官前，而自跪其官，以鼻触妇人使言。妇人战悸失音，久之始吐其实。官义之，贷其罪，别选奴以牧之。余谓此象可以为刑官，可以为律师，世人目乱男女之伦者曰禽兽，象独非兽耶？胡可以之而詈人也？叹息者久之。

偶与紫庭谈及河州、西宁、凉、甘、肃等沿边地方，太祖不设州郡而置卫者，盖以边远重地，提此线索于五军都督府也。紫庭为之击节，因诵李天生《潼关诗》云："圣主垂裳西顾深，前星已兆翠华临。风雷卜鼎浑非故，朔漠开基遂至今。万里自天提锁钥，三王同日贡球琳。终怜战骨崤函左，雪暗春迟白草吟。"第五句亦即此意也。

质人云：今堂子中所祀邓将军，讳子龙，江西南昌丰城之间人。少饶膂力，家贫，事母至孝。常遇贼，负母而走，贼追及之，将军曰："吾将避汝，汝来寻我，是当死也。"遂与贼战，数十人莫撄其锋，人始知其勇。后人行伍，以功得官。归有联云："百战归来，剩得鬓边白发；千金散尽，惟留江上青山。"风度亦可想见矣。后起为辽东游骑将军，死王事云。向在洞庭山，华亭李如山曾言之，今益得其详矣。

质人言江西建昌有广济上人，大方师之徒也。立关募造建昌之太平桥，三年而桥成，皈依者甚众。有兵家子，逸其姓及贯，投师披剃为弟子。忽有悟，一日于师前作礼曰："师父，我们去罢。"师问其故，沙弥取草一束，手执两端，而穹其中，如桥状，以火烧之，作礼而去。至十里外旷野中，露地坐化。广济师闻之，三日后，积薪于野，辞别大众，趺坐于上，举火自焚。火已及脐，犹端坐不动，举数珠掷火外，万众环视，唱佛号，声振四野。师化数日，而太平桥忽为火毁，众始悟前沙弥之焚草，盖其象也。此事建昌人多有见者。

质人少时犹识大方。后病热昏，梦走荒山旷野中，忽遇大方，偕行数武。私自念言彼出家人也，我儒者，奈何与之同行？遂驻步看大方远去，复取别道而走。又遇二人偕行，久之亦失伴。行乱石草莽中，虎迹纵横，甚可畏怖，遂自悔曰："适同大方走，或跟定后二人，皆不至此。今将奈何？"忽见一茅屋，有一人出，曰："汝死矣，来此汝欲何所为？"答曰："平生所愿，惟清勤二字耳。"其人走入屋，持索而出，曰："恁麽则作牛去。"遂失声大叫，狂走而觉。此梦亦奇，先生当深思之。

镇江钱邦芑，字开少，后出家，号大错。其弟字驭少，能诗。质人诵其《居庸关诗》："居庸千尺蓟门间，旧是中原第一关。属国久通高丽使，边墙直界朵颜山。天无私警兵才息，统有专归成自闲。只羡庐龙田子泰，炳然高节迈尘寰。"其二云："髫髫生当战伐年，南军正戍白狼烟。饷输沧海千艘粟，门接医闾万仞天。将略何人雄虎豹，庙谟终岁辇金钱。一从解甲投戈后，博得中原日宴眠。"此诗共三首，今逸其一矣。

明成祖，非马后子也。其母瓮氏，蒙古人，以其为元顺帝之妃，故隐其事。宫中别有庙，藏神主，世世祀之，不关宗伯，有司礼太监为彭恭庵言之。余少每闻燕之故老为此说，今始信焉。

躬庵于燕都曾见一箧，中藏乌思藏欢喜佛像二躯，作男女交构状，非金非石非木，俨然血肉也，须发皆真，不知其为何物。

邓子喻，江西人，在郴州助紫庭丈量田地，偶来谈及何督师腾蛟，死潭州，埋沙港，其地已为人筑室于上矣。康熙中见梦于其子，并一老仆，言其地，且令扶归。其子来中湘，如言得之，颜色如生，遂以棺敛，扶之而归。

萧山县人来度，官滇中，尝睡去，于冥中列坐审判世间事，亦有千古未结之案。后语人曰："余不久矣，今将实授也。"未几果死，其生时尝亲为尧文言之。

上因修《一统志》，令天下皆具舆地图册，以考疆域道理之远近，皆聚于统志馆中。余向虽曾泛览，然未及钞写，将以俟之异日也。

萧孟昉，太和县人，富可敌国，然能应接四方之士，躬庵先生每过其家。后因韩大任在吉安，应接其粮饷，上闻及之，而老于囹圄焉。

泉州同安县人林时山，字楼船，在台湾以功封伯。后因保举施烺，烺叛，遭杖削职。其子前在都，忘其名字矣，有书十数卷，曰《明季纪事》。自隆武二年起，癸亥郑氏国亡止，皆台湾事也。文笔虽不能矫健，而纪载详明，杨于两在都门曾见之。

刘益其言：吉安乌兜人陈箕南，字狂奴。其弟陈遴，字二止。鼎革后不薙发。狂奴死于甲午；二止隐山中，惟一奴供炊汲，子弟外不见一人。后因山贼之乱，诸郡县发兵剿除，兵过其居，见其有发，以为贼也，执之以归县。乡人皆知其贤，谋劫之途，二止曰："无以我一人故，累及一乡。立谕众散，使归报吾子弟，可舆棺一具来县前，吾将死矣。"时知县萧恒夜鞫之，曰："吾不忍先朝，逃深山穷谷中，以全吾发，为圣世之夷、齐，一奴外无他人往来，室无寸铁，予将何为？"知县审其非贼，谕令薙发，曰："是不能矣，惟有一死，已令子弟具棺于外矣。"令益贤之，详录其口供而上之于郡守。郡守谕之再四，坚执如前。守大奇之，曰："是非贼。"纵之使归，全发山中，数年后始死。

康姓，本江西吉安府福县人。其始祖姓匡，讳恂，宋艺祖时，与梁灏同榜。因姓犯帝讳，请易之，帝书王康姜三字，令其自择，定康姓焉。

长沙四十八愿，门临清池，地当山麓，境颇幽折。开山之祖，为秀白大师教下座主也。今堂头师别韵卞山下人为余言，石头希迁之见相宝塔，乃衣钵塔也，其肉身塔在兜率寺。寺在衡山衡阳之间，临湘水。言出师口，未敢即信，存之以备考订可耳。

饶卿云：丰润县南二十五里，有车轴山，上建无量阁，尼甯氏居。甯氏年五十余，一日告众坐化曰："三年后启龛，吾复活矣。"遂泊然而逝，众以全身封龛中。届期，众数千人启龛，颜色如生。以手指案其肉，颤动而血不凝，以针刺之，血出如注。然竟不复活，遂封龛而建塔焉。

杨涵斋述建义侯林兴珠阿克萨之捷甚详。建义本江西南安副将，后升辰州协镇，平西兵至，降于周。后在湘潭，涵斋劝之投诚，伪周平，封建义侯。甲子之冬，上在景山召见，语良久。论及火器之利，因问所以御之者，曰："惟滚被为第一。"上问滚被为何物，侯曰："即人家所用之棉被也。"上笑曰："是何能为？"侯曰："柔能制刚耳。"因详言其进退滚闪之法，上颔之。又问曰："滚被之外，更有何法？"曰："有滚牌，臣家有其器。"上立命取至，曰："汝家有能用此牌之人否？"曰："有数人耳。"遽召六人来，于上前舞跳。上命善射者数人，以雹头射之，数发皆不能中，矢未发已滚至面前，疾于飞鸟。上大喜，问能用滚牌之人，何方可以召募，得人几何，可以成一旅？曰："多则一千，少或五百，可以用矣。惟臣乡漳泉之人，多善此者，须于闽募之。"上曰："此去闽远，往还非数月不可。今直隶、山东、河南多台湾投诚垦种者，皆闽人，召用之，五百可得也。"侯曰："诚如上谕。"遂召募教演，未几而成，亦未知上之将何用也。至乙丑春夏间，上命往征罗刹国阿克萨城。罗刹国在极西，绝荒远，幅员极广。阿克萨，其极东之边界也，在乌龙江侧，与梭伦邻。栅木为城，一将守之，兵不满千。其人猛如虎豹，而火器尤利，发无不中，梭伦时被其害，子女参貂，抢掳殆尽。梭伦之貂，为天下最，以罗刹故，不得时贡，且数以罗刹之过上诉。上既平三藩，未尝一日忘罗刹也，乃命彭椿公领铁骑三千，为陆路将军；林兴珠领滚牌五百，为水路将军，往征之，水陆并进。上曰："阿克萨城，吾得其地，众少不能守，多则馈饷难。吾非欲其地，特以梭伦时来哀诉，吾不忍其侵暴，命汝往讨其罪，汝彭椿体朕此意。林兴珠老将知兵，宜听其方略，以时进取。边地早寒，不宜久驻，林侯南人且老，不能寒，城克令其先归；汝彭椿抚其众，欲归罗刹者放之归，有降者与偕来。毁其城栅，践其土地，蹂躏之使不可复耕牧，则自外四十八旗扬兵而归。若五六月间不克，亦即罢归，待来岁再计之。"兵进，五月间至其地，以梭伦人为向导。初，罗刹屡得志，二十年无一骑至其地者，城既狭小，则皆散处于外，备益弛。梭伦人导吾众，走深山中，亦不深谙迳路，略识方向耳。见有人烟，趣围之，数家聚耳，屋皆以桦皮，甚坚致。执其人问之，则去阿克萨不远矣。有一人逸而走，林侯曰："宜亟进矣，掩其不备而围之，令其在外者不得入，在内者不得出。少迟众合，不可当也，无待舟师。"彭椿公遂以铁骑三千进，比其人至，兵已迫城下矣。城中人不多，众散处不得合，内外隔绝。城四门皆有巨炮，猛烈不可当。然司炮者皆隔于城外，无能施放者，遂困之，而城坚不能骤下。城有守将，其父亦守一城，相距七百里，城传烽燧，其父率众五百，自上流乘木筏顺流而下。五月二十三日围阿克萨，二十五日，救兵已至，侦知之。林侯曰："是兵自水来，若使登岸，则不可当。吾以水军往迎之，皆毙之于江中，大军之围不可撤也。"则皆令众裸而入水，冒藤牌于顶，持揙刀以进。罗刹众见之，惊所未见，呼曰"大帽鞑子"。众皆在水，火器无所施，而藤牌蔽其首，枪矢不能入，以长刃掠牌上，折其胫，皆踣江中，杀伤大半，余奔溃而逸。兴珠不丧一人，复围城。兴珠曰："此幸胜。城若不克，大军至，无噍类矣。"令三千五百人，人取草一束，堆城下；不下，即火之。城中呼号，请降而出。纵其守将归，有降者置军中，坚守之。三日而城下，侯遂先归。侯之众在沈阳坠骑而死者一人，病死于途者三五人耳，未尝亡一夫于敌也。陛见，上大喜曰："林侯之功，史册所未有也。"下部议赏，不酹其劳，上命更议。彭椿公既平其地，甫归报，而罗刹已于其地复建城，比前愈巨，益其众，耕牧如故，掠梭伦益甚。上怒彭椿公践踏其地之不力也，以前功折其罪，并侯之功亦不叙焉。林兴珠虽老，不能一日无妇人。清制惟王行师可携妇人，贝勒、贝子、公皆有定数，公以下不得有。林以女子髡其顶，诈为男子装，置帐中。兴珠不能交结诸当事，更不善事上之左右。初，上命侍卫佛宝、关宝随师东，兴珠以帐有妇人，不令二人坐，来则坐之帐外烈日中，二人以此怨之。归谮之于上曰："兴珠固善战，然轻佻不持重，无大臣体，且私携妇人。"上曰："彼老非妇人不适，可无问也。"然以此少之。

子霖在秦，欲游太白。李雪木曰："兄气弱，不宜往。地高，寒冷侵人，且多雹。有片云起，雹即落，有大如屋者。路见云色异，即疾走匿山岩下以免；若行迟或不谙径，多为雹伤。故谚云：穷不游武当，富不登太

白。”

饶卿言：有马医子病癖，脊间有块碍手。病日甚，百药不效，死矣。其父恨之，取刀刮其脊，有物如筋状，韧甚，取出，刀斧不能割断。其物既出，而子之鼻间栩栩然，抚其胸前微温，遂缝刀割处，置之于地，久之渐苏。经一昼夜能言，索汤水，竟生矣，调理久之而愈。此事虽怪诞，然有至理，华陀之方，皆从此入想，惜其学不传耳。聪明而能深思者，当于此别开一路。

李棠，字绍林，桂林府临桂县人，以御史降广东雷州知府。三桂变后，槛车逮至常德。棠在朝曾特疏纠三桂，故欲得而甘心焉。至则以其人望宥之，以为中书舍人，来衡即位，升大理寺丞，后投诚于韩抚军世琦。棠昔亦尝论韩，韩不以介意，厚遇之。入朝，上怒其反覆，谪戍辽左。仲翔在常德，尝主其家。

在衡时，三月中闻蟋蟀声，虞臣以为异。非曾曰："吾乡四时常鸣也。"又有蟢蛛堕于前，色烂然如白银，此亦中原及东南所未见者。

偶阅《正杨》二册，乃汝南陈耀文之所著，以正杨升菴者也。升菴之书，固多谬戾，而陈氏正之，亦十得二三耳。闻更有《正正杨》一书，尚未得见。正正杨与非非国语，千古奇对也。

紫庭言：西洋有制南铅法，每铅一石，追出银四两铜六斤，余皆变为黑铅，亦厚利也。余向以黑铅置南铅，则南铅皆变为黑铅，然为时颇久，若不多折耗，则利亦可倍。

杨升菴云：《史记》："旁罗日月星辰。"《文选·陆佐公新刻漏铭》："俯察旁罗，升台登库。"《尚书·考灵曜》云："冬至十月，在牵牛一度。求昏中者取六项，加三旁蠡，顺除之(除，朱笔改作却，依郑注也)。"郑玄注曰："尽行十二项，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项也。蠡，犹罗也。昏中在日前，故言顺数也；明中在日后，故言却也。"据此则旁罗乃测天之器，如今之日晷地罗也。十二项者，十二时分为十二方也，此可补《史记注》之遗。此说有据，而晦伯非之。傍罗为测器，即不可以证《史记》，而今人名向盘曰罗经，则确本之此也。余谓十二项，即十二向也。

杨云：唐诗"暮云生岭上，积雪在嚣间。"山凹之地堪为墟市者曰嚣。《周礼》曰："禁其斗嚣。"注："斗以力争，嚣以口争。交市之地必多争，故禁之。"此亦可以证嚣之为市，其义所从来远矣。后世市谓之墟，归市曰趁墟，言有人则嚣，无人则墟也。蜀谓之场，滇谓之街，岭南谓之务，河北谓之集，此解唐诗嚣字甚可。而陈力非之，亦太过矣。

考得汉高祖起沛时，年四十八，崩时年六十三。

与紫庭谈诸葛孔明之出祁山，屯兵五丈原之失；叹陈寿之论孔明，分寸不失。观场矮人，未可与论古今也。紫庭见解超卓，迥出伦类，天下不多见也。

衡岳集贤书院在集贤峰下，祀李邺侯、韩昌黎、赵清献、周濂溪、罗洪先五先生。明太常夏良卿谪守茶陵时，同编修张治、知县彭簪所议建者。后因朱晦庵、张南轩二祠毁于方广，郡人曾凤仪重修是院，遂以朱、张二子之主附之，春秋合祀焉，今亦以僧守之。书院地基颇宽敞，屋宇皆修整，守祠者有数僧，差觉不寂寞。环院皆松篁，左数武为退子头，胡文定公专祠在焉。又半里为湛甘泉书院，院旁紫云洞，左上有陈白沙先生祠。甘泉少承白沙之学，以白沙尝寤寐衡岳，卒于是，构祠于此。院左有甘泉坐石，有端默石，有甘泉洞。

南岳规模宏阔，过于岱宗，无论嵩华。初陟山麓，即觉气象迥别。群峰罗列，层层浮出，各极奇秀，而雄浑博大，绝无巉岩刻削之状。正如雷尊象鼎，虽丹碧烂然，而太朴浑沦之气，非鬼工匠手所能拟议。又如杜少陵诸绝作，必非清新俊逸超脱幽奇等目所可形容者也。

南岳络系潭，当华岳岭之右，其上飞流数道，穿诸岭而来，汇于潭。潭在两山峡中，乱石林立，急流触之怒跃，旋而成潭。盖水安流浑而为一，则其色绀碧，一遇击搏，冲破水面喷溅而起者，其色如珂如雪；如跃冶之银，凡水皆然。兹急滩遇石而碎，急不得复合，而求合愈急，则漩而为螺文。水当方破未合之际，色白如霜雪；水为石碎，千条万缕而下归于潭，皆细如蛛丝，重重漩澓。潭如一极大车轮，运转于下，而缫诸岭之水，抽为银系以下泄，不知化母于何年月日。理此一副机杼，轧轧至今，历终古而不穷也。初命此名者为谁氏？可谓善于体物者矣。

络系潭而西，路反稍就平坦，石益奇秀森列。诸峰稍稍出，泉左右交流，淙淙若琴瑟笙竽。路当平衍处，皆良田畴，引山泉以灌溉，至绝顶而犹然。人言南岳无地非泉，或隐或见，或缓或驶，或上下承之，或左右分之汇之。细若鸣弦，状如奔雷，俯为垂珠，仰为喷雪。僧厨举炊，不汲而至；伐香为碓，起止自如。泉所至为田，所不至为圃，乃此山之独盛，信有然矣。

南岳玉板桥，或曰御班，言宋徽宗尝至此，故名。按徽宗未尝南狩，安得至此？野人之言，不止齐东不足信矣。

于玉板桥回望，岳庙在咫尺；天朗无云，湘流亦明灭可见。诸峰继续起伏，如龙蛇蜿蜒，或见其首，或见其尾，或见其爪牙，盘旋纠结，势无定向，真奇观也。

上封寺西一里为湘南寺基，寺踞烟霞峰麓，竟极奇峻。有巨石峭壁，镌"大观"字，赵岍笔也。其下有隐身岩，唐懒残以指画石曰："身健端须饱此心，问山临水极幽寻。待余书遍湘南寺，却向山中老定林。"

余谓南岳乃一幅《朝会图》也：祝融一峰，独尊最上，群峰不能望其面目，如圣天子端拱穆穆于九重之上；天柱诸峰，环列左右，如公孤岳牧垂绅正笏侍立于丹陛之旁；七十二峰罗列其下，如群寮庶采，扬尘舞蹈于阶墀也；紫盖一峰，别向而走，如大将受命于朝，凿凶门而出，得专征伐以讨不庭；五岭诸山，拱从天末，如四夷八蛮，稽首向阙于绝塞也。中国威仪，已定粉本于此山矣。

南岳有飞来石船，在祝融峰下，长数十丈，篷桅篙橹，无不逼肖。嵌空架两石上，昂首耸尾，俨然百万斛

之艘，凌空御风以行，而暂维于此者。国初，有僧号破门，结茅于其下。师能诗善书，书法为湖南第一。庚寅顺治七年，南阳彭禹峰先生来游南岳，与师把臂入林，相得甚欢。赠之以文，中有云："石船有时飞去，如和上头颅何？"次年辛卯三月十二日夜，大雷电，石船震碎，禹峰之文遂为谶云。闻之山僧曰：是日午后，见有野狐曝其上，忽紫云垂下，雷声大作而狐毙。半夜，大雨如注，山水泛涨，推船去，疑以击狐之故，惊起蛰龙也。翌日，有南天门道人于其所拾得雷楔一，长四寸，阔一寸六分，其上脑崩去少许。亦异矣。

南岳群峰皆向祝融，独紫盖别为一局，然其支皆界湘而止。湘水自西来，绕衡之南而东，九背九向，历历可数。蒸水、耒水、茶陵之水，皆在目前。诸峰不能一一知其名，浩然罗列，殆以百数，焉止所谓七十二哉？昔人盖目其巨者耳。

身之所处者高，则目之所及者远。人立平地，平目而视，不过数里。目光之所切，止于此矣。

武昌县城甚小，即古之武昌也，孙吴之所都，庾亮、陶侃之镇皆此地。今之武昌府，则江夏也。县城临江，庾楼在焉。元次山之退谷，苏长公之九曲亭，皆在县城西。吴宫故址，则西山寺也。

《喜雨亭记》后段云："归之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然；归之太空，太空冥冥。"慎庵曰："'天子曰不然'，当作'天子曰否'。"盖上下皆用韵，而此句独不然也。

《后赤壁赋》："盖二客不能从焉。"钱慎庵曰："此句之上，必脱一句，而焉字当衍。"盖从字与茸字宫字韵叶，而上句脱去，亦不成文理也。

慎庵摘崔考功《黄鹤楼诗》之五、六云："六之'鹦鹉洲'，乃见成语，'汉阳树'则扭捏成对耳。且'芳草萋萋'，亦属见成，而'晴川历历'则何所本？且'历历汉阳树'截以成句，而'萋萋鹦鹉洲'成何文理？古乐府云：'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是'历历'字贯下'树'字，而'萋萋'字则连上'芳草'字矣。律本二对，今上四句皆不对矣，而五六又草率如此。太白阁笔，而千古更无异辞，实不解也。若云只取气格耳，既云律矣，何乃只取气格耶？"慎庵此言，细入毛发，吾恐考功、青莲复起于九京，亦无以对吾慎庵矣。

吾少读东坡《赤壁》二赋，已知即此一题，将错就错。原自绝妙千古，而后人殷殷考订校正，一何愚也！赤壁本赤鼻，见郦道元《水经注》，昔临大江，今壁下长巨洲成陆地，距大江远甚，沧海桑田之变，亦甚速也。赤鼻者，乃一大石，突出于外，形如象鼻，其色微赤，故名，即毛宝放龟处也。鼻下有亭，中竖石碑一座，大书"白龟渚"三字，亭前凿白石为巨龟形，矫首水崖。白龟渚之上，复有亭，中塑子瞻像，有子瞻《临江仙》诸词。亭中有额，徐子星题曰"万古风流"，亭西向。亭之东，上有堂三楹，榜曰"二赋"，南向，两壁镌诸名士诗文甚多。又东北，上有石级数重，上建杰阁，曰"留坡"。庭中巨碑镌《前赋》，乃元赵松雪所书，嘉靖中，黄冈令孟津刻之于石。又《念奴娇·大江东去》词，大梁邹凤仪所书，皆俊伟可观。阁已废，不可登。阁之南，下有亭，扁曰"酹月"。转而东南，为新构王公新祠，昨为霹雳所震，今更新之。夫赤壁诸亭阁，皆坡公旧迹，颓败零落，不可名状；而王公之祠，巍峨轮奂乃尔，宜乎神之怒也。

王公祠东一小庵，又东为晏公庙。相传大江昔经其下，为泊舟所，祠祷最盛。今距江既远，略无牲牷之献矣。嗟乎！势之所在，人争趋之，势去则冷。虽明神不免，而况于人乎？

白龟渚去江虽远，以水大犹存沟港焉。缅想石临大江，所谓"巉岩蒙茸，虎豹虬龙"，皆极形容之致。今地既平坦，石亦不高，无足观矣。

太白诗云："衡山苍苍入紫冥，下看南极老人星。"老人星近南极，中原不可见，必登衡山之顶而下望之。今时中原夏夜，老人星出地平数度矣，则南北差为之也。余意祝融之顶，夜观象纬，必能见近南极诸星，如十字架、蜜蜂等。世之通天文者绝少，故世罕知焉。余至衡山，又不能留信宿，以见世人之所未见，亦付之无可奈何已。

衡山有望日亭，僧云：惟此地可望日出。当天气晴朗时，鸡初鸣，坐此以俟，日出如车轮，奇莫能状，而山下方夜半全暗云。登岱宗日观者，言亦如此。

望日亭之东壁，刻岣嵝峰禹碑七十七字。碑本在岣嵝峰，韩昌黎诗曰："岣嵝峰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薤倒披，鸾飘凤泊拏龙螭。事严迹闷鬼莫窥，道士独上偶见之。我来咨嗟涕涟而，千搜万索何处有，森森绿树猿猱悲。"刘禹锡《寄李衡州诗》曰："传闻祝融峰，上有神禹碑。古石琅玕姿，秘文龙虎形。"韩以为在岣嵝，刘以为在祝融，盖唐人多未之见也。迨宋朱晦翁、张南轩博采广搜，竟不可得。晦翁著《韩文考异》，谓衡山实无此碑，以韩为传闻之误，故六一居士《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郑渔仲《金石略》，皆不载此碑。嘉定中，蜀士因樵者引至其所，以纸打碑，刻之夔门峡中，后亦不知所在。佥宪张孚文自长沙得之，云是宋嘉定中何致子一摹刻于岳麓书院者，字皆科斗，不可识。嘉靖初，国子生沈镒自谓能辨此，因为之释，且谓有神人授之梦中者，益怪诞，而湛甘泉信之，为文书释文后。而杨慎、郎瑛亦各有释文，字多不同，管大勋宪使又翻刻于此。余睹流传刻本久矣，形声意象，展转求之，不得其故，大都古今人非自欺则欺人，与为人所欺耳。六经诸史暨三藏十二部诸家之书皆然，不止一岣嵝碑已也。

衡山有观音洞，洞上有石桥，陵空架石，自下望之，非复人间境界。桥畔苍松倒垂，云昔已枯死，今其半复活焉，罗念菴所手植也。

衡山山峡中，遍地皆野兰。叶不及福建者，花绿色如碧玉，香远过之。

灵岩继起和尚，应南岳福严寺之请，携数千金，领职事人等至衡山。时继公名震海内，道俗数千人送之入山。至福严一宿，监院方营斋，夜大风拔木飞屋，殿

瓦落尽，达旦不休。师召众问曰："福严向多风否？"众曰："福严数千年道场，向若多风，何以安众？"继公默然，率众即去，至中山上堂而归，此后无复兴之者。继公东归，讳言其事，故知之者少。

凡读书、交友、登临，皆须全副精神应之。若当精神劳瘁之时，少一懈堕，反成窒碍，不可不慎。

余宿衡山云开堂时，夜半梦醒，闻雨声如注，风撼屋宇皆动。晓起，主僧来言，夜来峰顶大雪。亟出屋后仰望，自香炉峰以上，皆为雪覆，如银堆玉砌；香炉而下，依然翠霭千重。时风雨犹未止，想上封正在撒盐飞絮也。雪景之奇，于斯极矣。

武昌县之西山寺基，即吴大帝之避暑宫，晋之灵泉寺也。寺左有九曲亭，乃东坡之所创造，而子由之所记焉者。扁曰"文章名义"，乃于北溟之所书；又曰"九曲烟峦"，则徐子星之所书。联曰："身世总虚浮，酾酒临江，笑孙郎宫名避暑，霸业而今安在；江山真面目，登高作赋，独东坡亭称九曲，风流千古犹存。"亦徐子星笔也。境佳绝，东坡眼力，固自过人。

雪峤《山居诗》云："不定游方不恋家，下床移步即天涯。无心遇境境偏胜，生眼看山山转佳(佳当作嘉)。头带晓烟行薜荔，身沾残雪卧蒹葭。村斋一饱乐无事，满钵擎来尽落花。"此诗别为一格，清硬极矣。又有《题画诗》曰："买个小舟撑，村南与村北。何时撑上山，抛舟抱云宿。"又《题画》句云："石梁横云翠满空，一片秋山响飞瀑。"又句云："沙锅无盖煮青天。"皆奇句，非人力所能到也。

余自幼有五岳之志，自壬申之春，始登衡山，上祝融，望七十二峰，纪游览当自此始。虽然，昔人五岳之游，所以开扩其胸襟眼界，以增其识力，实与读书、学道、交友、历事相为表里，而有显秘之殊，为益于语言心思之表，故其益益大。观成连先生之教伯牙，可以悟此矣。吾辈登一名山，览一奇境，而自审其胸襟眼界，依然吴下阿蒙，又何苦费时日，丧精神，劳仆夫之筋骨，减香积之法食，而登降上下为耶？反不若酣寝于茅屋之下之为安且适矣。不可不猛自警省。

李栁机，不知何许人，行乞于汉口，不畏寒暑，不择饮食。喜噉生肉，语蹇涩不可辨。至人家，辄取纸笔乱书不止，字多不识；间有一二成句者，四方人言其语多奇中，有乩仙降笔，称为"仙人李栁机"云。不庵先生尝见之，曰："其所书诗句，多宗门语，盖宗门中人也。"《汉皋小草》中有《李异人传》，纪其事。余遇之汉上。立一木器店前，群儿围绕无隙处，栁机带笠，衣绿布棉袄，口喃喃作声，眼时睫无已，持烟筒连吸数十筒犹不止。岳涛以其所书之纸呈予，首幅云："鬅鬙头发，黑白眼睛。天童法子，金粟的孙。"其后字多不识矣。观此则是费隐，或石车会下之人，果一禅客也。每幅之后，必有"南京报恩寺"，恐此人乃金陵遗老，逃而之禅，别成心疾者也，亦可怜矣。而世人反以仙人目之，不亦冤哉？呜呼！世间事类如此者，亦复何限？为之三叹。

甲戌四月十六日，于郴州见毛虫化为胡蝶，张翼盈尺，几与罗浮争雄长矣。

郴州又有物，形如虾蟆，色甚绿，四足长过于身，指爪甚异，能援树木升其颠，附墙壁而上行如猿猱，虫豸也，不知何如？前可中、文石辈于后园见此物于树杪食花，执而缚之，投水中，亦能游泳。今日更见其一，皆所未尝见者。

《料理秦边九卫图》著色毕，丹碧灿然，亦可喜也。虽未尽余胸中境界，然山川之阨塞险要，驿站之迂直远近，兵将之所驻札，外夷之所游牧，已纤悉毕具矣，图边塞者未之能过也。

李楚玉有友数十人，皆闽会少年英俊。人各有长，相约各执一艺，务尽其理；数日一会，较其所得。必快聚一二日，有不中程者，必罚焉，今皆斐然可观矣。此与予教诸子之法，不期而同，闻之不觉狂喜。然余风尘奔走，未卜归期，诸子四处，合并无时，不如诸公多矣，为之慨然。

图麟曰："宾主必相忘而后可久。"余曰："忘履，足之适；忘带，腰之适也；忘宾，主之适也。"图麟为之击节。

彭岳放住善化县右鸡公陂，门径幽寂，有山林之致。书其门曰："白发消穷达，青山傲古今。"读此联可想见其人矣。

松坪《咏一人送陆稼书去官诗》中一联云："有官贫过无官日，去任荣于到任时。"佳绝，非陆先生谁当此者？

嘉定宝山卫，筑于明永乐七八年间。时转漕尚用元人海运，行海者望海收帆。此地皆平壤，而黄浦乃入吴之口，特筑土山三百余丈于江东对岸，所谓宝山也。有卫城久废圮，其基犹在，今上命移其砖于内地云。

文玺师出家于会宁，尝游学于宁夏。宁夏城北二里许有海宝塔，古道场也，圮废久矣。有山西商何雍真兄弟六人，以拳勇武断乡曲，为人报不平，贾于宁夏。偶于途中避雨，闻梵呗声，乃六僧结制修净业者。雍真有省，慨然曰："我于何日亦得如此足矣。"游海宝，见塔心动，遂捐数千金，建造丛林，规模宏大，请慧光和尚主持佛事。慧光，广东人，入终南山习静，苦行数十载，龙天推出，允为一方唱导之师。不受他人炉拂，亦不偏执一家言，或禅或讲，违学者之意。尝榜于柱曰："大檀越不见僧过，善知识能顺物情。"戒律精严，福慧具足，憨山、紫柏而后所仅见也。文玺师在塔下曾为库头，故言之甚悉。

影余处有《三悟书》。三悟者，《星悟》、《穴悟》、《人悟》也，云其书出荣国姚恭靖手。《人悟》一书，为他人假去，余取《星悟》、《穴悟》二书观之。《星悟》则取《神道大编》天文实用之说，以地平环上星安命宫，而杂以中国五行生克之理而成之。《穴悟》则堪舆家言耳，而发端于地员经纬度，乃近时稍知西学者伪为之，托名荣国耳。术数之书，大抵太公、子房、武侯、药师辈无一得免，况荣国耶？向者止于奇壬风角禽星阵图等，今又灾及泰西之学矣。然惟《神道大编》出于洪武中，有吴伯

宗之序(赵之谦按,《神道大编》,乃山阴周述学撰。述学生明中叶,不当又有洪武中吴伯宗序,此条有误)。天文实用及地球经纬图,皆利氏西来后始出,姚荣国安得有此一副学问耶?市井小人,被其愚弄,无足怪者;独是读书明理之儒,亦从而信之,凿凿言,真不可解也。

小谢新居宏敞,正堂颜曰"融中",盖取"天台员融三观"义。于三观内独挈"中"字,则已不融矣。当曰"融三",庶无偏倚。

吴三桂之婿王长安,尝于九日奏女伎于行春桥,连十巨舫以为歌台,围以锦绣;走场执役之人,皆红颜皓齿高髻纤腰之女,吴中胜事,被此公占尽。乃未变之先,全身而没,可谓福人矣。

张硕忱有自制自行时盘,暨两响小铳,皆精妙不让西人也。

金华府武义县明招山惠安禅寺,乃晋阮遥集之宅舍以为寺者也。唐有德谦禅师号独眼龙者,尝主斯席。"疏山见沩山,因缘不契。"沩山指见独眼龙者,即谦公也。宋吕东莱寓此著《大事记》,朱晦庵、叶水心、陈同父皆往来于此。有金貂亭、蜡屐亭,皆阮公遗迹;玩珠则东莱遗迹也。自元迄明,无复兴者,今颓败甚矣。

诸葛景门于粤中见一异事:长寿庵者,今石濂和尚所居地。本庵有耆旧,迁化已十四载矣,封龛于室,尚未人塔。石濂偶有兴造,将荼毗焉,已择日矣。忽见梦云:"我龛中肉身,坚固不坏,它日当出,不可焚也,请开龛以示四众。"石濂疑信相参,乃祷于龛前曰:"若予一人独言,恐涉诞妄。如师有灵,乞见梦于大众。"其日大众果皆有梦。遂遍告诸山耆宿长者居士,四众云集,而启龛焉。颜貌如生,端坐拱手,指爪甚长,惟腮及颈上有小蛀孔二,置高座供养焉。四座惊叹,咸以为得未曾有也。

林西仲,闽之闽县人,戊戌进士,为徽司理,汰冗家居。耿精忠之变,不屈,系狱两载。丙辰九月复闽,得释。西仲于乙卯二月,梦头落几上,已而飞去。至丙辰八月,忽梦头复归,而王师于次月复闽。新安回龙寺僧尝为西仲塑小像,彼时头亦自堕失去,逾年方得之鼠穴中,用漆黏合,宛有颈瘢可验。其断续年月,与梦仿佛相符,幻异极矣。

于开元宫看《贡獒图》,虽不能辨其真伪,亦佳绝矣。画至元人,别开一路,堕入十里云雾中,惟松雪守定唐人规矩。此图本唐阎立本粉本,载在画苑,松雪盖临之也;有吴匏菴跋文,亦遒逸,乃虞山钱介王所藏弆者也。

庐山僧书红叶上一诗,佳绝。隐公录之笺上,字亦佳。诗曰:"小叶飞来不忍看,赤颜专为太虚寒。树头零落秋将晚,一片丹心血未干。"隐公云:"此僧乃金道隐之侄也,惜失其名。"

崇祯庚午,阿迷州土司普明声作乱。初,阿迷州邻土司禄洪之父,曾杀明声父叔及侄,久图报复。洪乃纠浓昂沙龙诸土司合谋,共肆萋斐于当事,明声滋惧,遂成骑虎。至次年辛未,所残破州邑如弥勒州十八寨,所村屯如竹园、朋溥、罗洪寨、一亩田等,俱蹂躏一空。朝议大师征之,更议用土攻土法,令禄洪辈协力合剿,不知其原为狐兔,阳相仇而阴实和也。是年秋,云南布政使周公士昌,受命监军,统大兵七万,而阿迷州围数月。明声密侦我伍哗卒涣,突入大营,禄洪佯逃,各将惊北奔溃,自相践踏,死者甚众。士昌骂贼死,文武官被害者共十八员。明声乘胜益猖獗,即攻围临安三日夜。知府秦懋观登城数其罪,贼归罪中朝,谓系滇将商士杰所为,飞火砖上城,几焚秦侯裘。城中诸绅共虑不守,凑万金坠城下,并责以桑梓谊,围乃解。先时,明声与土官吴必奎有鸿沟约,更欲攻广西府,经路宜良,径入省会以践前盟。时乌合之兵,散不能收,而司帑告匮,惟闭门死守耳。广西知府张继孟,时摄行道事,极知兵饷不敷,欲图权宜计,乃数明声十罪,令门将张质、生员王见可持檄往说之。及城,贼惧我,从城上按檄读毕而泣曰:"数我罪,义也;知我仇,智也;招我降,仁也;更不我疑,信也。有此四德,夫复何虞?"并问及乡贯,使者以扶风对。明声拊掌喜曰:"事何奇也!昨交趾武懿公寄札云:东汉时交趾作乱,扶风马伏波将军招之降,至今有岭南铜柱。今招我者亦同是邑,未必非天所以宥小人而赐之生全也,不降何待?"即令兵目阿补,付以降文,随二使诣府乞降,请于息宰河投见。郡侯曰:"息者,止也;宰者,杀也。息宰二字,有止杀之义,即诗所云'遏刘'也。"允其请,达之当事。辄再四谕阻,恐中贼狡搒而挟抚焉。侯曰:"所虑固然,但使兵连不解,馈运不休,古犹忌之。矧今日兵无可连,馈无可运,徒束手自毙何益?且忠信笃敬,蛮貊可行。息宰之约,自许而自食之,若之何其以示疑耶?"遂坚意整驾行,时二月二十有五日也。继孟弟继周暨郡人士诸随侍员役苦口交阻,继孟不顾。历深林大箐,经三日夜至息宰。贼尚在疑信间,以隔河投见报。继孟笑对使者曰:"彼欲诉彼情,我亦欲申我法,隔河,非礼也,渡之便。"贼夜侦无兵,始率众渡河,札兵松林下,只身伏道左,叩首乞降。继孟马上鞭指曰:"汝是普明声乎?光天化日之下,何以为祟?已犯不赦之条,但既来降,应以不杀降之法待汝矣。"命于息宰寺候鞫。及至寺前,贼千余执械围绕,以防我谋。诸从者毛悚,继孟不之惧,冲群以入。明声敬迓如神,俯伏阶下,汗淋漓,泣诉被诬之由,备悉其款,再泣乞容。继孟曰:"余莅任后,不即整军问罪,正怜汝无知,姑自悔过,以开自新之路。今既知罪,自应达之御前,可待汝以不死。"遂令画供。明声感泣,众皆帖服解散。且献铳捧刀,指而誓曰:"小人不自量力度势,敢狡焉以逞。兹者首领之保,君侯恩,其敢谖也。倘负德意,有如此刀。"又叩谢曰:"昔伏波招交趾降,见有铜柱;今小人投君侯,可云铜柱重光。"即传兵目搜采贞珉以纪其事。乞留一言,继孟援笔题之于壁。见檐扁书"皈依寺",继孟曰:"汝既归顺于兹,当易去扁上'反'字,改曰'归依'。"明声叩谢而去。继孟虑郡人惊疑,乃兼程归郡。汉夷人士,郊迎而贺,当事者靡不叹服。及夏,案滇李君下车,悉其事,达之当宁。是年七

月，明声乘抚旨未下，欲报禄仇，围禄之甸尾城，三日而下，洪仅以身脱。继孟闻之，远冒风雨，七日至宁，面为呼叱。明声跪泣，以父叔侄之仇诉。继孟曰："人谁无仇？解而乃释，愈结不愈深乎？"乃促之令去。仍责还禄之母，及二妾一幼子，两青衿弟，臧获十八人，俱解之当事给洪矣。至九月，明声恨家奴何天衢投汉，授以爵，复欲甘心于何。兵已屯三乡，而明声尚未赴也。继孟密令张质用间于有子之妾万氏，令氏弟万人英达之伊子，谓此时受抚后子当袭，不则几百世基泯矣。万氏依其说苦责其夫。时三乡屡以兵北报，而内又掣之肘，兼陡发疮恙，阅三日中气而死，人幸祸根绝矣。比次年春，适普兵头奈何奴逃投临安兵道，称万氏不备，渠作向导，一鼓城可破也。时武弁辈误信其言，急欲邀功，报之当事者，请兵饷举行。值继孟人省，与闻，力止之。当事者阳听而阴已发兵，且继之饷。适继孟中恙伏床，闻之大不怿。兵果围阿迷城，万氏初以为奉旨之兵，守死以待；访知之，更以逐寇兵为名，丧我军五六百余。当事者始怨及首事，已成噬脐。案滇姜君星夜遗札继孟，令入阿迷解其棼。而继孟疾正剧，强起卧于舆，历八日夜而至临安，见姜君议其事，即日带疾以入。万氏泣迎道左曰："氏以少年嫠妇，守龆龄之儿，闭户安居，不期上之人何苦借人性命，要自己功名耶？即署州事何二守亦密令其死于此，则氏之所不解也。向非君侯来，合郡士民当不分玉石矣。"继孟乃慰以温言，令撤其兵。阅三日，氏始不疑，兵乃始撤。继孟旋郡，万氏携其子福远，投见姜案君，泣诉之词极悲切。案君怜其状，且谅其无它，奏之御前，允其抚，而滇南始获宁谧云。

子霖言：北都正阳门西月城中有关壮缪庙，东月城有观音大士庙。其观音庙乃崇祯中敕建，以祀经略洪承畴而配关壮缪者也。后知洪生降，改祠大士焉。

涵斋言：嘉靖以前，世无白糖，闽人所熬，皆黑糖也。嘉靖中，一糖局偶值屋瓦堕泥于漏斗中，视之，糖之在上者，色白如霜雪，味甘美异于平日，中则黄糖，下则黑糖也，异之。遂取泥压糖上，百试不爽，白糖自此始见于世。继庄曰："宇宙之中，万美毕具；人灵渺小，不能发其蕴。如地圆之说，直到利氏西来而始知之；硝硫木炭和合而为火药，方济伯偶试而得之，以此知造化之妙。伏而未见者，非算数譬喻所能尽。而世人之所知者，特其一二端倪耳。吾知千世而后，必有大圣人者出而发其覆也。"

赐姓之攻南京，总统余新为梁化凤所愚，约降有日，遂不为备。值其诞日祝寿，开神策门。攻之，余新、甘辉、洪复皆成擒。余新跪而请降，甘辉不屈而死，洪复亦骂敌而死。

洪复，泉州同安人，初为优旦，赐姓拔以为将。丰姿娇艳如妇人，而勇冠三军，射能百步穿杨。赐姓尝曰："观汝才略，可为大将，惜汝之性情气质柔媚耳。"复曰："复蒙主恩，今至于此，必为鬼以报主，大将则何敢云。"赐姓曰："何为也？"复曰："为将者，阵前阵后，岂能必胜？复效力行间，惟一死以报主恩，复之愿也。"赐姓尝攻漳州营，为敌所劫，披靡而走。思文所赐七印，一囊贮之，遗失于营中。复独骑随敌后入营中，挟囊而走。敌始觉，追之。复发三矢，连毙三人，敌不敢追，遂以印反命。后果死江南之难。

郑芝龙幼逃入日本，为人缝纫，以糊其口。余赀三钱，缝衣领中，失去，旁皇于路以求之，不得而泣。有倭妇新寡，立于门内，见而问之，芝龙告以故。妇曰："以汝材力，三百万亦如拾芥，三钱何至于是？"盖其妇夜有异梦如韩蕲王之夫人也。遂以厚赀赠之，而与之夜合。芝龙后得志，取以为室，即赐姓之母也。

郑鸿逵，字羽公，晚年得痿痺之疾，手足废不用。夏月必以油入浴桶，通身浸之。安平之人，无敢食油者，皆以供鸿逵之用也。疾后不起，有医曰："此疾惟人胎可愈。"鸿逵即剖孕妇，取胎为药，未几死。赐姓杀医以偿孕妇母子之命。

郑鸿逵之子，曰小国姓，思文时亦同成功赐姓。黄夫人之入都也，惟小国姓不欲往，曰："吾入海寻森哥去矣。"赐姓幼名森，字大木。遂渡海至厦门，未几而死。因失此人，福建通省之官俱坏。

安平城去泉州府城四十里，乃郑芝龙所筑，海舶直至城下。

涵斋曾见古铜器有名"洗"者，有名"丞"者。余疑"丞"即"水中丞"，当于《博古图》中考之。

郑鸿逵家于白沙，白沙距石井十里。海滨之沙也，潮长不没，水落有路可通安平。距安平约三十里，鸿逵筑半月城于其上（案，上原作止），曰钓浦。后鸿逵驻金门。

蔡道宪，字元白，号江门，福建泉州晋江人。丁丑进士，死之时年二十九。初授滇南推官，至中途丁外艰，辛巳改长沙府推官。时堵公牧游为长沙守，公尝梦米芾来拜，自以为芾之后身云。癸未崇祯十六年，贼张献忠陷武昌，七月陷岳州，公督战不支，为贼所执。降将尹先民说公降，公骂贼不屈；贼支解公，公骂不绝口，贼遂据长沙。十二月，进陷衡、永还，忽拔众渡江。明年甲申正月，王师恢复长沙。三月，堵公复任，始发丧治墓虚，葬公于长沙府城南醴陵坡。堵公为之志圹，复建祠肖像以祀之。

在衡州时，课倪茹二子，对句云："人归雁后，思发花前；花药寺前，回雁峰后。"隋薛道衡《聘陈作人日诗》曰："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三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盖回雁峰在衡州城南，而花药寺则少北，且是日适人日也。天然巧合，二子不能属，改为二联课之。

陈允康《赠鹧鸪（鹧疑当作鸪）山百拙和尚联》云："淡月能描竹，清风解弄琴。"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事天治人莫如啬。""绝学无忧。"书此三言，以代铭座。

宋司马光云："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其诚乎？"刘安世问其所从入，曰："自不妄语始。"偶思及此语，深有悟入。光卒于哲宗元祐八年九月。

余观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戏者，此性天中之《诗》与《乐》也；未有不看小说听说书者，此性天中之《书》与《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与《礼》也。圣人六经之教，原本人情，而后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势而利导之，百计禁止遏抑，务以成周之刍狗，茅塞人心，是何异壅川使之不流，无怪其决裂溃败也。夫今之儒者之心，为刍狗之所塞也久矣，而以天下大器使之为之，爰以图治，不亦难乎？

余尝与韩图麟论今世之戏文小说，图老以为败坏人心，莫此为甚，最宜严禁者。余曰："先生莫作此说。戏文小说，乃明王转移世界之大枢机。圣人复起，不能舍此而为治也。"图麟大骇。余为之痛言其故，反覆数千言。图麟拊掌掀髯，叹未曾有。彼时只及戏文小说耳，今更悟得卜筮祠祀，为《易》、《礼》之原。则六经之作，果非徒尔已也。

黄厢岭有望苏亭，施茶所也。其上有庵，僧见修母子出家于内。衡人全俊公请予为联以赠，予题茶亭云："赵州茶一口吃干，台山路两脚走去。"题堂前云："奉亲入道成真孝，教子离尘是大慈。"题山门云："门外鸟啼花落，庵中饭熟茶香。"

天下事有明知而故犯者，只是不勇耳，此孟子所以有养勇之说也。余谓有作勇，有断勇。遇事敢为，此作勇也；决于不为，此断勇也。孟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则断勇又作勇之本也。养大勇者，宜自断勇始。

事之成败，犹兵之胜负，固不可以此动我天钧，所谓"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然既败之后，则须思失著在何处，自以其失为它日前车之鉴，如弈者然，则善矣。若冥然悍然，不悔不悟，而漫然曰："吾不以得失动心。"而更诿罪它人，则其人更无出头之日矣。

在郴州时，门人辈游白鹿洞归，掘得仙桃数十枚。剖而视之，太乙余粮类也。

甲戌元宵前一日，于郴阳旅邸，北风阴雨，觉冷甚。盖新春以来，无风不南，无日不晴，梅柳桃李，旧腊已如锦绣。昨风转北，天即阴晦，寒气逼人，如北方之冬室中，非火不足以御寒。天之阴晴，由于风之南北；地之寒燠，由于天之阴晴，湖南大抵然也。饭后益冷，沽酒群饮，人各二三杯而止，亦皆醺然矣。饮讫，某某者忽然不见，询之则知往东塔街观剧矣。噫！优人如鬼，村歌如哭，衣服如乞儿之破絮，科诨如泼妇之骂街，犹有人焉，冲寒久立以观之，则声色之移人，固有不关美好者矣。夫登徒子之好色也，非好色也，宋玉固已言之。若夫观郴郊之剧，吾不识声色之外，复何所有也，而声色止若是焉已矣，此其故有非推测而知者也。虽然，有至人焉，见吾之深探化元，细推名理，钻故纸以终日，惟陈言之是耽，不犹诸子之立观村剧乎？而诸子之视吾也，亦犹之吾之视彼也。庄生有言曰："其视下也亦若是（此下疑有阙脱）。"某人三往台下觇之，皆不见云，不知其已登酒楼轰然群饮矣。口之于味，取其适耳，家饮之于肆酌，其味同也。问其地，则歌楼耳，未有胜于密室围炉之安也；问其肴，腐一而已，此固室中之所可办也，饮必于肆焉，徒取其亵而费耳。少焉，某人先挟某人醉归，归而卧，卧而起，起而吐，吐而复卧焉。某人复去，饭已具矣，使招诸子，则复至台下立而观矣，且云："请余先饭。"观之不足，犹未返也。余饭未竟，而轰轰之声自远而近，渐至室中矣。以礼饮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乱，而况以非礼饮者乎？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仍之，而况非礼为之而求其必应乎？争而至于攘臂也，亦势之所必至也。某人闻之，投箸而起，解之而归；某人挫某人之锐，以解其纷；某人和衣伴某人以醉眠，某人则竟解衣而登榻矣。四体之即安佚，人之情也；恶安坐而乐久立，岂人情乎？攘臂相仍，至痛也，以至痛为至乐，吾未之前闻也。饮而陶然，斯为乐矣，必也翻肠倒胃，尽出而后已，譬之饮药，以求病也，某人某人则皆然矣。夫目之于色，耳之于声，口之于味，四体之于安佚，则既尔矣，但未知鼻之于臭何如也？夫集数百十人于台下，则酒气汗气下泄之气，氤氲郁酿，可想而知。根尘和合，而识生焉，意识了别于中，而好恶因之以立。人之与人，比量而知，不甚相远也，而此则乌乎测之。夜饮时，某人起而不酌，某人饮而誓之，余与某人，皆有戒心焉。余反复中夜，究不测群公之境界为何如也。呜呼，异哉！

甲寅康熙十三年（伪周元年），三桂之变，郴已归周，三桂兵距江与清兵相持。乙卯春，康熙十四年（伪周二年），扬威将军和硕亲王在吉安，为韩大任所败，走取萍乡。时大任进取吉安，而夏国相留守萍乡。萍乡城南有七星台，高出城上，上列三营以守。清兵卒至，于二月十四、十五日与国相连战。十六日国相掣七星台兵以助战，清兵乘隙取七星台，下临萍乡而攻。国相不支，弃萍乡西走。时马宝自岳州来援萍乡，留长沙高会三日，兵出至半途，值国相兵败，即与偕走。巡抚方云鹤、布政李子受一阳、总统将军高起龙亦随出城，至涝阳河而止。使反觇之，七门大开，空城无人，清兵犹未至也。盖十六日夜，长沙湘潭人闻清兵且至，于二日中已逃尽，然清兵力竭，亦不能乘胜席卷而前。十八日夜，马宝、国相等复入长沙守城。未及浚濠，而清兵于二十二日至城下，围攻三日不克。有王子擐金甲，登云梯而上，与猓猡相持。马宝自后并猓猡斩于城下，而断其梯，清兵竞抢王子之尸，致毙数百人。退于七里山阿弥岭，掘濠而守之，自此吉安之援绝矣。初，龙泉人郭公子起义兵以应伪周，奄有龙泉、太和、安福等四县。后与大任不协，不相接应，而吉安之势已孤矣。至丁巳春，康熙十六年（伪周四年），将军穆占至，与扬威将军兵合攻长沙。占骁勇善战，三桂闻之惧，自澧州、常德来长沙，三月初一日有官山之战。先是，穆占自陕西来至岳州，将攻之，贝勒以三桂所筑土城不可攻，不与占偕。占知不能取，即由平江走湘阴、浏阳山中至官山，与扬威兵合取长沙。官山之战，杀伤相当，穆占军为平西战象之所蹴踏，亦不战而退守。至戊午春，康熙十七年（伪周五年），占南取郴州。自醴陵、茶陵、攸县、安仁

至永兴界，有乡人熊和尚者为之向导。自永兴之东北十八都，走廖江市之郴州之百丈（郴州兴宁界万寿山在东十里），走下都桥口秧溪田心坌路口，至梯子岭皂角树、于苏仙桥东郴江祠后而营。闰二月十八日取郴州（伪历闰二月，清历闰三月，是盖三月十八日也），州牧刘汉翊与居民相率而逃。易将军、石固山、佟固山、达汉太、马斯良（按察佥事），皆在军中。以随征韩德鸿为知州，久之，郴州定。取永兴而守，而观音崖为伪周兵所据。时三桂已在衡州即位（三桂于丁巳四月初一日至湘潭，十一月至衡州，戊午三月初三日即位，七月十八日死），穆将军留镇郴州，易将军等统大兵数万人，将由永兴之北，直取耒阳以窥衡州。三桂命马宝以兵迎敌，宝等设伏于盐沙岭以待。山在永兴北六十里，形如蟹螯。宝等俟清兵入谷，伏起，军于谷口，设拒马而阻之。清兵不得出谷，于峻岭之上发火器以击之，清兵歼焉，易将军、石固山皆死，佟固山等仅免，以数骑遁。宝追至永兴，将渡便江，有神兵见于鸡公山，始退军焉。兵虽败而穆占坐守郴州，终为衡州牵制云。

熊和尚以向导功授前锋千总。小人得志而骄，淫掠暴虐，穆将军命韩知州杖毙之。

石固山死，传首衡州，枭于市，后一老僧收而瘗之。简亲王至衡，其家人子弟有在军中者，悬重赏以购之，人言老僧。召而问之，固山之齿，镶之以银，言而相符也。发而奉以归，以百金赂之。

鸡公山奉真武像，今敕封佑国寺，命达尔汉（兵部郎中）、马斯良（太常）致祭，改山为凤皇山。

穆占征南大将军。

予在郴州时，有巫登刀梯作法为人禳解者。同诸子往观之，见竖二竿于地，相去二尺许，以刀十二把横缚于两竿之间，刃皆上向，层叠而上，约高二丈许。予至少迟，巫已登其颠矣。以红布为帕而勒其首，束其腰者亦用红布，更为红布膝裤著足胫间，如妇人装，而赤其足蹲踞梯上。梯之左悬一青布旛，并一篮，贮一鸭于中。下又一巫，鸣金鼓向之而祷。久之，梯上之巫，探怀中出三筊连掷于地，众合声报其兆焉。巫乃历梯而下，置赤足于霜刃之上而莫之伤也。乃与下巫舞蹈番掷，更倡迭和，行则屈其膝，如妇人之拜。行逡于梯之下，久之而归。旁人曰："此王母教也。"吾闻南方蛮夷皆奉王母教，事皆决焉。呜呼！圣人不作，天下人心莫之依归，而鬼神因之出焉。祷祀之事，纷纷杂出矣。刀梯之戏，优人为目连剧者往往能之，然其矫捷腾跃，远胜于巫，非奇事也，而其中亦有鬼神之说。又闻南巫有打油火法：热油于釜，百沸而沃之以水，绿火腾上，巫以袖收之，至病人见魔之所，启其袖而数放之，碧焰满空，物遭之而不燃也。此所谓阴火矣，惜无从见之。

誓自今日始，除经史典册外，其余一切文玩，悉皆屏除。资生之具，惟储最下者，如瓦缶布衾之类，不得营金铜细磁细帛等物。事皆易办，舍亦不难也。以此自誓，如受诅盟。

余于甲子初夏，在包山沈茂仁家，偶有所见，奋笔书曰："眼光要放在极大处，身体要安在极小处"。迄今十年，乃不克践斯言也，甚矣知之易而行之难也！

耒阳有杜陵祠，祠后有冢，以为公墓，僧守之。按史，大历五年，公至耒阳，聂令馈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故耒阳有杜陵墓，自宋以来祠祀之。然以诗考之，公是秋又下洞庭，欲归襄阳，尚有《别湖南幕府亲交及过洞庭湖诗》，则公不卒于耒阳可知。余闻岳州更有公墓，但未知的在何许。此地虽有可疑，然不可谓非公经行流连处也。

彭蠡，字秋水，溧阳人，寓江宁。顺治末，云南抚军袁九叙（懋功）、藩司颜乃来（讳敏，号淡叟），皆聘之入幕。康熙元年，题授武定州、禄劝州知州。八年丁外艰。十一年服阕赴部，复补澄江府新兴州知州。次年三桂叛，下狱，未几释出。后授翰林院编修，出为行营兵曹，随胡国柱取乐昌，攻韶州。又随攻永兴，授职方司郎中。伪周平后，归隐长沙。

马子腾言：襄阳名医张岳来（湘），用附子必择重三四两者，始得奏效云。此语发人所未发。今人用附子必择重一两四五钱者，过重则以天雄目之矣，余向亦以为然。乍闻此言，爽然自失矣。嗟乎！物理无穷，人知有限，胡可轻言格致耶？

彭秋水《放余吟》，凡一百三十六韵，前一百韵用杜陵夔府排韵次第已，更用本韵三十六字以足成之。叙滇事甚悉，亦奇才也。

紫庭在淅川县督粮之暇，取邓元锡函史纂成《职官考》一册。出以见示，眉目亦自画然，所惜者缺六朝与五代、辽、金、元、明焉。予讽其补成全璧，有益于后学之事也。

秋水言：人以谦和退让、含忍宽厚，为治人事天第一义。盖深有得于犹龙之学者也。

卷　三

偶与紫庭论诗，诵魏武《观沧海诗》："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洪波涌起。"紫庭曰："只平平写景，而横绝宇宙之胸襟眼界，百世之下，犹将见之，汉魏诗皆然也。唐以后人，极力作大声壮语以自铺张，不能及其万一也。"余深叹服其语，以为发前人未发。紫庭慨然诵《十九首》曰："'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非但能言人难，听者正自不易也。"

紫庭曰："有明时，州县之吏，俸薪而外，杂项公费，不一而足。其大者若城池、桥梁、仓库之修葺，皆有经费，故税赋之外，杂役不派之民，而官亦不困。独催科无术，强有力者坐而免焉，而贫弱重困，催科抚字，胥失之矣。今监有明之失，无不完之粮，最为得之。独是一切经费，尽行裁革。有司无点金之术，以供诸役而给上官之求也，势不得不取之里下，于是杂役之派，有倍于赋税者矣。上之人于何知之？官民之困，未知所止也。"

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上谕本朝满州官兵："从来精锐骁勇，所向无敌。前厄鲁忒噶尔丹之役，官兵不能悉体朕意，即行剿灭，致失机会，罔奏肤功。朕每念及，时罣于怀。故比年以来，简阅官兵，岁凡两举，朕躬亲临，指示训诲。顷阅武时，见诸士卒行列整齐，队伍明晰，进退娴熟，严肃无哗，所有军令，无不遵守；该管官员，号令约束，既严且善，此皆官兵协志同心，各加奋力所致，朕心深喜。八旗前锋护军拨什库骁骑兵等，各赏给一月钱粮，闲散官员火器骁骑兵，亦照护军赏给。有管辖职官，赏给内库缎匹，其缎匹，户部会同总管内务府衙门议奏。这次阅武时，官员内有降级罚俸者，俱准开复，以示朕体恤将士、申明赏罚之至意。至八旗步军官兵，有察缉盗贼、巡理道路等役甚多，极为劳苦，亦各赏给一月钱粮。步军官员，亦给缎匹，奖恤勤劳，用称朕意。"

兵部题："晋抚噶疏称，宣大军站，俱系营马改拨，止照营马之例，春冬日支干四分，夏秋支干二分。今宣府站马已增，干料照民驿支给在案，并据管站守备舒龙韬等，比照宣府加马增干之例，造册详请。查大同十一军站，额马仅四十匹不等，在昔差少之时，犹能支持，年来差使络绎，额马不敷，以致越站应付，瘦毙逾多。部臣照例议处，然以宣属站每马八九十匹，料草又照民站支领，尚有瘦缺。今大同与宣府同应一路之差，同系极冲之站，每站设马，仅及宣府之半，实不足以供差使；料草银两，又止二分、四分，不及民驿之半，不足以资喂养。伏乞准照宣府之例，一体加增支给，具题前来。据册，自天成至杀虎口八站，每站应设马八十六匹，除现设马匹外，共应添马三百五十匹等语。查杀虎口一站，先经臣部具题撤去，其余七站，俱设额马五十匹在案。今该抚既云云，应将天成等七站，照宣府驿站添马二十匹，凑为七十匹，共增马一百七十匹。再查各属驿站马匹，每匹日支草料银七分五厘，今大同十站，马匹干银，亦照宣属支给可也。"

兵部题："直抚郭疏称，宣化地方改为郡县，尚有宣化等驿递夫马名色，工折银两，及各属供应车价。长安等驿应设廪粮等项，应宜改设，与各府县画一，便于遵行，条奏前来。一款宣化等驿，原属把总管理，故有军夫名色，每年夫马工折，在宣镇兵马册内预拨。今既归县驿，工折银请照顺、永等府之例，留支本处地丁钱粮，或有不敷，再于守道库内权给；旧额夫马粮料，仍动仓粮折支，其军夫名色，改为马槓轿夫，与直省驿站同册奏销等语，应如议。一款宣化属供应车价，旧例俱赴大同请领，隔省请银，动逾经年。应照八府之例，改为本省支销，并将本年车价十分，先给六分，俟准销日照数找给等语，应如议。一款长安雕鹗二驿，支应勘牌廪粮，俱系各官捐赔，恐不肖官吏藉名，有派累里民之弊，请于地方地丁钱粮内动用，一体报销等语。查榆林等驿，凡应付勘牌廪粮，俱准支应在案。今长安等驿，亦照榆林等驿支应，年终报销可也。"

宗夏述杨耕夫之言曰："学者岂有择地而隐之理。随寓而安，斯真隐矣。"斯言也，予久见及之，所谓学而后知不足，居则自无求安也。然大段著力不得，学岂易言哉。

新安潘今伊，著有《大易图说》一册。今伊不知何如人，其说不袭陈言，发自胸臆，虽不免附会穿凿，然不可谓无见者，亦奇书也。又《十三只做式图》一册，宗夏得之芜湖市者，不知作者何人，发明何事，有图无书，惟标名像，非我佳人，莫之解也。宗夏留以俟予，予见之而魂惊魄惕：此予向者意地中固有之局，何斯人之先得我心邪？其图以一平方面，截为十三块，或长方，或半长方，或锐角，或钝角，展转那移，互相牉凑，或为圭形，或为磬形，或为屋宇形，或为桥梁形，或为飞燕形，或为舞蝶形，此宇宙之殊形异相，总不出其范围矣。予意取一平方板，从横界画，如棋罫然，而经纬皆以百分为率，以便算也；然后如其式而截之，增减离合，以度求数，数无遁情矣。若更于大方之外，增四弧矢，如《周礼》衍羡之法，以证《围径》真旨，而《方田》、《少广》诸章，其余事耳。呜呼异哉，安得遇斯人而与之谈度数之学哉！

年来过饮，一觉之后，达旦不寝。盖酒性热，催血入心故易寐；血聚于心，即催之而入百脉，心虚，而继之入者少，故易觉耳。此亦非摄生所宜也。

乙亥春，同诸子游壑庵。庵本汪氏园亭，俗称赛西湖者也。岁在辛亥，予年二十三岁，偕顾小谢初游临安时，予乡达卢瑞臣分司嘉兴盐鹾，予友兄李虎文赘于其家，往访焉。虎文设席于此，款小谢及予，为终日欢，如昨日也。屈指计之，二十六年矣，瑞臣、虎文皆作古人，予与小谢亦头童齿豁，而壑庵颓败零落，尽改当年面目矣。自非金铁为怀，能不凄然泪下也！

卢子由，武林人，聪明博奥，间世异人。医道迥出寻常，著有《伤寒论金錍》，用教典释文之法，解仲景《卒病论》，精深微妙，世人不复能读，板废不行久矣。予来杭，不及见先生，获与其诸子游，亦皆不能言其父之学矣，惜哉！

余在西湖，从未尝一识玉泉寺。前在汉上，王鹿田先生极言玉泉观鱼之妙，乙亥春特往观之。寺在岳坟之西，池中鱼色异常，多蓝青色，有极大者飞鱼二，皆四翼；又有白鱼，遍身青花，俨如江西景德镇所烧窑器，瓌玮可观，可谓名下无虚矣。

我友梅定九，中华算学，无有过之者。著有《中西算学通》一册，凡若干卷，易泰西横行之术为直行筹，甚简明也。

林益长著有《声位左编》一册。益长名本裕，辽左人，滇抚林天擎第四子也，向与龙友、时可辈为友。龙友札予，言其人后同汤建五过吴门，访予不值，留此书于宗夏处。益长之学，盖本之马盘什。马盘什，马三宝第二子。少年，形丰伟过人，乳下垂，长尺许，以巨碗藏乳下，不假系缚，行数武不脱落。聪慧绝人，不假师授，自悟等韵字母之非，更为新韵。雄视宇宙，尝谓人曰："假我数年，以尽声音之变，虽鸦鸣鹊噪，吾有以通其语

言矣。"滇、黔平，盘什亦就僇，《广陵散》于今绝矣。其书已经版行，予求之数年，伪周降将皆武人，不知书，无有藏弆者，竟不可得。家忠嗣云："其父成璧，亦异人。少为群盗，未尝读书识之无，乃古今之世代治乱，是非成败，烂如指掌。所著见闻录若干册，明末清初杂事，皆口授小史书之，文亦可观。"其籍忠嗣有之，余尚未之见也。益长之学得之盘什为多，以开承转纵合，配宫商角徵羽，即阴阳上去入也。竖照华严字母十二位，别立闰位一，共十三摄；横开二十五声，华严字母之二合三合，皆具一焉。别有有音无字一位，为号识之，有字音者，亦止二十二位耳。以一入声收六平三上去入，如公、巩、贡、谷；孤、古、故、谷；句、狗、彀、谷，是也，余不异人，意惟六平收一入声，为创获耳。予向以平声倍于仄声，上去多于入声，以一收三，尚未确见也。义理无尽，心思亦无尽，人苟能格致，不患其穷也。儿子阿燮，因林本著《音谱》一册，不分五音，以入声为门，每门收三韵，如谷字一门，收公句孤三，余仿此。界画精工，字亦端楷。宗夏在秦中，与之深论此事，互有发明，然二子皆以五声为非，谓上去皆有阴阳，则大愚也。普天之下，皆不知有四声，而此窍发之于沈约。沈氏四声，平声独二已伏五声之根矣，但未确分阴阳耳；周德清、萧尺木等，确知有五声矣，而世之言音韵者，尚多未悟。予幼未见诸家韵书，已确见此理，所定韵谱悉五声。马盘什、林益长之说，后圣复起，不异同也，而阿燮毅然著书，宗夏作书与龙友，辨论宿闻习见，封锢聪明如此哉。旧冬宗夏初归，始为之倡明此事，阿燮正不知何日方有出头之会。嗟乎！物理幽玄，人知浅眇，安得一切智人出兴于世，作大归依，为我启蒙发覆耶。

注疏家以经纬为星，次舍为辰，又有以无星处为辰者，非也。予谓五纬为星，经星为辰，此非臆说也。《论语》以北极为北辰，又大火为大辰，皆可证也。《记》曰："日月星辰系焉。"既言系，则非次舍与无星处矣。

征诛，一大局也；郡县，一大局也；人主混一，一大局也，其相距皆一千五百年，奇哉。

一十二铢为籥。籥，管也，二管合二十四铢，二十四铢为两。两，双管也，故字像之，十六两为斤，则三百八十四铢。故曰易重一斤，三十斤为钧，月数也。

"文胜质则史"，注家以史官胥史解，皆不可通。史，祝史也，惟司威仪，诚敬非其事也。

姑苏华山之西，有庵名合流，门临小池，古树一株，夭矫盘曲，数百年物也。门额乃赵凡夫题，王百谷所书。

屠俭名，浒墅人，陆西朋故人之子。西朋受其父之托，而无地可置，暂寄友人家。西朋一身，尚无置足之地，今又多此一番承当，心身俱累矣。吾辈最易犯此病，不可不痛自戒慎也。

顾（一本作颜）俊之曾识心诚和尚，云在山见古树一枝，大数围，为之作礼。此真古人，何处见斯人耶？

"酒食先生馔"，注家皆云："先生，父兄也。"胡不曰父兄而曰先生？且对父兄言，宜云子弟；而云弟子，则先生云者，非父兄明矣。

献字旧解云，贤也。钱慎庵曰："若以贤释献，则文献不足云者。岂有夏商遗老至春秋时犹有存者邪？"

武林凤山门，即正阳门也，国初改今名。

钱唐江中之舟，类湘中之扒桿，大抵滩行皆此类也。所张布帆，大约有二，一如常式，一横张，如壁中横披，如军中号旗，或左或右，此他方之所未有者。吾闻海舟有为羽帆者，左右斜张，如鸟之舒翼，云甚便。此得毋类之，但不审何故独用之此水也。

七里泷，山水幽折，非寻常蹊径，称严先生之人。但所谓钓台者，远在山半，去江约二里余，非数千丈之竿不能钓也。二台东西峙，覆以茅亭，其西台即宋谢皋羽痛哭之处也，下有严先生祠，今为营兵牧马地矣。悲哉！

李伟公侨寓兰溪，大书一联曰："郭有道扫地则可，王子猷种竹不能。"名士风流，居然可见。

姜子发云："曾闻朱未孩言，火炮中弹子，必于沙中磨之极圆，出炮门后，空中之气，不能阻碍，其去必远。捣蚯蚓成浆，以箭括淬之，其锋之铦利，过于磨错。"此二语余所未闻者，拜教多矣。

金华形势，南北山高峙，前后双溪之水，汇而西流，自是大国规模，然非用武之地也。

子发言其令伯端公，讳应甲，后更字聃翁，明季甲榜进士。家于盘上，自号盘上先生。国变后不入城市，发毵毵垂两耳。著有《名山四藏》等书，今亦不可得见矣。景门亦言其令伯，崇祯朝拔贡，鼎革后即弃去，终老荒村，未尝见一俗人。家贫好饮，尝袖残帙，提壶易酒，蹩躠行风雪中，绝不受人怜。能诗，善填词，景门诵其一二首，皆泠泠可听。此等人物，皆当为之作传，无使漠漠无闻也。

总河靳辅疏，言从淮安运粮二万石，自黄河溯流而上，以赈关陕之饥。周郎风便，直抵秦川；漂没之舟，五只而已，此亦千古之所未有也。

子腾言：黄河之水，泥沙在上，其下乃清流也。靖逆侯张勇，令人于兰舟桥施百尺之绳，而沈桶于河底。桶上有盖，以机约之，桶至底而机张，盖启水入，缴之而上，则机复闭其盖，浊水丝毫不混也。以之烹茶，美过金山第一泉矣。

衡阳县学在小西门外，门临西湖，相传为周元公母舅家故宅，元公曾寓此。学之西偏有爱莲祠，祀元公也。

涵斋言：朝廷今将于襄阳开河，直抵潼关，以通楚漕。大人来襄阳，会同川陕总督佛伦、湖广总督丁思孔议其事，正月十三日所差内阁学士德珠等即其人。

今之学者，率知古而不知今，纵使博极群书，亦只算半个学者。然知今之学甚难也。农政一事，今日所最当讲求者，然举世无其人矣。即专家之书，今日甚少，以予所闻，惟此帙耳。徐玄扈先生有《农政全书》，予求之十余年，更不可得。紫庭在都时，于无意中得

之，予始得稍稍翻阅。玄扈天人，其所著述，皆迥绝千古。然此书先生未竟之稿，而方国维、方岳贡重为编辑者也，故读之不能畅。人间或一引先生独得之言，则皆令人拍案叫绝。意欲摘其数十则，录于《日知录》内，而卒不暇也。

意将《楚水图记》所标古今沿革城池里至堤防等，更摘《水经注》中有合于今日者，更录一通，分为四册，以江、汉、沅、湘为之经，而诸水纬之，亦少可观矣。

正黄旗都统公常泰启奏：八旗每佐领添设满州炮手一名，于二月二十日在芦沟桥放演红夷大炮，十日奉旨去。

直隶巡抚郭题为申严盗马之罪等事，嗣后有盗马一匹以上者，不分官私，其窃主不分初再犯，及马数多寡，概发边卫充军。其牧马人自盗私卖者，亦照盗马治罪。

大学士伊桑阿等传上谕："闻得厄鲁特噶尔丹乏食甚窘，向伊所属番人索食，有前来哈密信息。哈密地方，与边口甚近，应将宁夏驻防满兵，发往甘肃提督孙思克处预备。孙思克亦将伊所属官兵，整饬预备。此外伊省内就近官兵，有应调遣预备之处，孙思克一面调遣预备，一面奏闻。又贝子察汉巴儿弟班第从虎诺儿来时，从西喇他喇行走边内，会著一拉固山库图克图，亦从边内出去。似此私窃行走，边上官员如何竟无觉察？将此处亦行文孙思克，将边上官员，严行申饬，尔等会同兵部察议具奏。"

会议西安等处流民，招徕复业。查顺治十年定例内，在盛京招民一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百名以下，六十名以上者，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总；五十名以下者，文授县丞主簿，武授把总。若数外多招，每百名加一级。其辽东地方广阔，田地最多，招去官民，任意耕种，俱照开荒之例，一百名每户给播种牛一只，并犁具等，给银五两，雇觅人工银二两，不论旗民，文授知县，武授守备；招徕七十户给以播种牛只、犁具、谷种、雇觅人工银两者，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总；招徕五十户给与播种牛只、雇觅人工银者，文授县丞主簿，武授把总。其招徕人送至西安府，将户口数目、牛只、谷种、雇觅人工银两，照数交给之日，布政司给发实收。该抚将所招民人花名数目，造册咨报户部之日，移咨吏兵二部，案所招数目，议叙即用。俟命下之日，通八旗包衣佐领并直隶各省遵行可也。

予寓衡时，偶过吴舜德。适有数十人来买笔，则靖州人来此买鱼种者也。予问舜德曰："靖州至此甚远，且路由宝庆、武冈州、万山，道甚艰险，何故至此收买耶？"舜德曰："楚省惟衡州产鱼种，他处皆不生。"予曰："衡州鱼种，产之塘中耶？"曰："非也，即在湘江中。上自常宁界之柏坊铺，下至樟木市，凡一百余里内，天地自然之利，独钟于此。四方之畜鱼者，率于夏初来衡收鱼种焉。土人居之，以罔四方之利，税于官者不下千余金，其利可知矣。"噫，异哉！夫湘水发源粤西，历永州、衡州、长沙、岳州，合洞庭以入江，不啻千里，谁为界限？独衡之百里内产之。湘水浩浩北注，乃不移而之他邪？此亦物理之难于推论者矣。

癸酉四月望后二日，舟泊昭陵，夜卧至夜半即觉。碧天如洗，皎月自篷隙照入舟中，如白昼也，对之凄然。予尝有诗曰："孤舟寂寂更无邻，惟有长安月照人。"亦十七夜舟中也，而苦乐之致，不啻天渊矣。

涵斋言，许盛未遇时，以饮博为性命，贫甚，衣不蔽体。涵老见其胸襟意气，迥出俦辈，以飞将军目之，曰："天下若乱，子必大贵。"盛感涵老之言，携鱼沽酒，与涵老痛饮而别。然闻其贵后颇骄纵，涵老以此少之。

图麟言，有张道人来长沙，以玄门清静导引治病，有效。图老问之曰："予每见人因坐功而致病者多矣，未见有坐功治病有效者也。今先生用之而效何也？"道人曰："世人执一死法而治诸病，如医以一方而疗众疾，非独不效，必致杀人。今我因病以用法，如医者诊病以处方，所以起沈疴如操佐券也。"予曰："此《与禅波罗密合摩诃止观》中有观病境一科，即其事也。"图老曰："彼人于法门经典暨诸家语录皆通晓，而堕此窠臼，何也？"予曰："道家有南北二宗，南宗不言性，北宗则曰性命双修；南宗有五祖，北宗有七真也。真皆祖王重阳，各有语录，而邱长春《盘山语录》为最。其学先了心性，谓之性宗；后以坐功得丹得药，谓之命宗，故曰性命双修。其言曰：'修命不修性，却似鉴容无宝镜；若还修性不修仙，万劫阴灵难入圣。'其通晓释典语录者，特藉此以了性也。"图老曰："彼又言有添油接命之法，何谓也？"予曰："此清静而兼阴阳者也。彼以人之色身或有变坏，或值迟暮，色力已衰，不能修清静以了性命，则置鼎器，取坎离，以补完失天，然后清静可修，谓之泥水金丹。其言曰：'竹破还将竹补宜，抱鸡须用卵为之。'更有始终皆用阴阳，全不讲清静者。两家互相是非，哄争未有已也。"图老曰："予复往，值与人谈炉火烧炼事，曰：'神丹一就，服食而拔宅飞升。'"图老问之曰："飞升者，飞向何处？"道人曰："升天耳。君独不见旌阳许真君之事乎？"予曰："此等语皆为《列仙传》所欺耳。"予因出壬申正月十八日《游南岳日记》，共读一过，至金庭王振公为董冲阳所惑，及岣嵝禹碑下云"古今人非自欺则欺人，与为人所欺耳"之三语，以相印证。图老大笑曰："先生可谓先得我心者矣。"

图老曰："念佛以了生死。今之念佛者，只欲了死，未尝欲了生也。宜乎举世念佛，未尝有一人能出生死者也。"

阅紫廷所收藏《西岳图》，共三十四幅，乃钱塘人蓝谢青所作。谢青名流笔墨，大得蓝田叔家法，必田叔之族人矣。三十四幅中，法荆浩、关仝者十之七，法李营丘、范华原诸家十之三耳。盖关仝长安人，虽未作华山图，而笔法皴染，皆从华岳来。又尝师事荆浩，合而成家。犹之李思训生成都，便有三峡气象；米海岳游宦京口，便多北固山色，此古人不师人而师造化之明证也。此册多仿关、荆，深为得之。

第一幅为登太华初地，东为中方瓮肚峰，西为山荪

亭玉泉观，由老子洞入谷，迤东为三里厂、五里关，入则灵官殿。谷口窍坎，镗鎝有声。第二幅为希夷峡，有古木蟠根，石外飞湍瀑流，东山峭壁，一线直下。第三幅莎萝坪。东壁为小上方、大上方，凿石攀梗而上，多楼居；迤南为会仙台、白鹿龛，俱在云台峰下。第四幅为凌云台。木桥高架，横涧而渡，东上为凌云台。宗武曰："当作凌虚。"第五幅为青柯坪。跳石越涧，委蛇上陟，过十八盘至青柯坪。第六幅出青柯坪眺望，三峰壁立与天接，众山皆成培塿。第七幅雨过行云，瀑泻五千仞，如匹练下注。第八幅北斗坪，南为卧虎石，北为玉女峰。南一石，廉隅方整，为毛女拜斗石；径下一穴，为古烈丈夫祠。第九幅为青柯坪而上，东折为茅庵，北折为藏经阁，复东为回心石。第十幅回心石北上，登千尺峡，从石罅中悬梯陡陟，出百尺峡、二仙桥、温神洞，折而南为铁牛台，北为胡孙愁、车箱峡，抵云台峰。过此峰，石愈崎险，皆伛偻磬折而行。第十一幅为北峰。俯视城郭村墟，俱在有无中。第十二幅由石坊附壁蟹行，蒲伏至仙人砭，下临黄神峪；再附壁上金天洞，临深莫测。第十三幅为苍龙岭，长五六百丈，径止二尺许。西崖峻削几千仞，行者股栗，即韩昌黎痛哭寄书处也。过此灌木仄径，抵将军面及五将军树，虽蚕丛鸟道，无以逾此。第十四幅过五将军树前，一巨石若囷，截巅横阻而出。又一小石若堵，虚悬径外，皆极险难陟，逾此则见仙掌矣。愈峻愈危，有径如括，曰天门，所谓"箭括通天有一门"也。曰宗土祠，地形稍坦，东壑则黄神峪、飞鱼诸山，罗列三公山前，若拱若伏。第十五幅为中峰顶，经茅庵石版再上文昌阁，俯视万松如青玉案。登西峰顶则有摘星台、舍身崖、飞来石、莲花峰，南折则为莲花洞，为帝之别宫。石岭下为帝之上宫，玉井在前，浸淫而出，凡二十八坎，注北壁，泻下为飞瀑。第十六幅为西峰下诸山。第十七幅为西峰下白石岭，曲径层折，登老子练丹处，再由草径东转，则南峰之半。第十八幅南峰高出东西峰上，观日出最奇。北下而东，峰曰落雁，曰显灵宫。第十九幅从显灵宫穿白石峡为避召崖，大石偃覆若云，内一洞似希夷像。第二十幅东走为雷神祠、避召崖，一石坊曰"天门"，石径下趋南壁，复东上，曰聚仙台。下一石中空，东南两隙如牖，内一石榻，外一石龛，供八仙像，天造不假人工。第二十一幅乃太华南峰之南壁，直下五千仞，却对三公山。从天门小径附壁走木栈，为贺老避静处，悬崖奇险，上峰下壑，各去数十丈。书"全真崖"三字，大几如屋。第二十二幅为博台，相传为秦昭王从天神博施以钩梯悬崖东峰之东径，由华阳洞握索悬空而度，太华绝险处也。第二十三幅玉女峰，突附于东峰之半径。从石隙上，一巨石若龟升立，建祠其背。前一石坎为洗头盆，水四时不竭；北临仙掌。第二十四幅东峰下眺城堡，烟景苍茫，清洛诸水，流入于渭，渭与河合，东折注潼关。倚华麓，南扼首阳，北接中条，遥指龙门韩郃诸山，秦晋界限，于是乎分。第二十五幅为华岳全图。第二十六幅《西岳图》。案，汉始立畤，唐乃立庙，世代屡迁，迹多湮没，独老子系青牛枯桧犹在。今筑城为卫，校唐稍隘，五凤楼前为璧亭，左右为坊为门，四角为台为楼。入櫺星门为宫门为大殿，次入内宫门为寝殿，再入内宫门，引水为池为桥为台，台上为阁，额曰"万寿"，高二十余丈，正对南峰。第二十七幅《华阴曙望华岳图》。第二十八幅进仙谷，过石梁，出石门转东，望毛女峰图。第二十九幅《青柯坪秋深图》。第三十幅《苍龙岭云气图》。第三十一幅《玉井泉声松韵图》。第三十二幅《西峰晚霞图》。第三十三幅太白呼吸通帝座处，秋月为最。第三十四幅《太华雪图》。

馥庭（一本作庵）向在广西太平府，极言其山川奇秀，草木鸟兽之玮奇，而水土大恶，外乡人不可居。人蛇之毒最异，遇妇人未有不缠之至死者，见其来急解裙以覆蛇，蛇即盘旋于裙而不能去，人遂得而杀之。以内典之说推之，则多淫好内者之业报也。

魏德真言：砂汞八石，一遇黑铅，如油入面，永不得清，惟炼丹须用之耳。此言深合予心，非久于其事者不能为此言也。

因忆往事于白云迁客之章，见其中之委曲，盖有大不得已之苦衷，未可为人道者也。余当时已见及于此，反以深求而失之。今其中尚有可疑之处，然已得其八九矣。

宗武言：朝邑县民妇罗氏，其夫铁工也，随大兵征云南不归，不知存亡。姑病革，妇祷于西岳金天圣帝，若姑病愈，誓于舍身崖投崖以报。姑病果愈，妇同其姑其兄登山完愿。登大顶，至舍身崖，以裳覆面，奋身而下，疾于飞鸟，其姑其兄，临崖大哭。时宗武尊人长发先生令华阴，众报县，令人从瓮峪至山后觅尸，绝无踪迹，华阴县存案移朝邑。逮其姑归，而妇则安居室中矣。云投崖时已昏去，耳中闻风声甚久，既苏则仆于其家庭中云。朝邑令回文至华阴述其事，自华山至其家约八十余里（朝邑在华阳之北，而舍身崖则华岳之南峰也）。时康熙十六年也。此事经华阴、朝邑二县勘核，决非虚诳，然非思议所及之境矣。

孙宗武言，今世全真道人所谓龙门法派者，皆本之邱长春，其地则王刁山也。王刁山在华阴太华之东，奇峭次于华岳，开山之祖，乃王刁二师，故以人名山。邱长春曾主其席，演派至今遍天下也。其法派凡二十字，曰"道德通玄静，真常守太清。一阳来复本，合教永贞明。"至真字辈有马真一者，世号颠仙，言其不死，今犹在辽东云。今兴复白云观道人王莱阳，乃其嫡派，莱阳名清正。今白云观已焕然非故矣。盖宗武于华阳时已与之友，知其人甚悉。又言华阳道派有二，一太华，一王刁也。太华宗陈希夷，王刁宗邱长春。

宗武尊公讳云锦，字长发，四川成都人，蜀府仪宾也。绥寇之乱，出奔京师，遂寄籍顺天。辛卯举人。

华山之背，东为潼峪、蒲峪，西为瓮峪，又南则雒南县界。

王刁山之口为杜峪，有甘露寺。寺有月季花树，大四五围，枝荫一院，天下所无有也。

癸酉五月二十一日，湘水大涨。传言永州出蛟，地陷、漂没民居，见有佛像、大树顺流而下，其言匪诬。但传言不一，未知何地。

癸酉九月初三日，茹经之子莲舟，同众饮酒大醉，至初四夜犹不醒，移出二堂。予诊之，六脉俱绝矣，至初更时死。异哉！予今而后知酒之能死人矣。

余枚吉详述其尊人去世之异。枚吉尊人字西厓，卒于六月十五日。两手结印，端坐三日夜，垂鼻玉筋至腹，顶上气蒸如火，更有风雷之异。予问枚吉："先生平日作何等工夫？"云："先人素不信内典，一日客淮安静土庵，恍然有悟曰：'吾几错过矣。'自此持诵《金刚经》不辍，遂能作禅家语。辛未春，梦游佛国，遍参数万金身云。"

图麟述其前日见里巷邻家有丧，往来杂遝，而己独立门前，萧然无事，援笔书云："世俗之礼不行，世俗之人不交，世俗之论不畏，然后其势孤；势孤然后能中立。"予闻其语，亟令图老书其语于便面，以赠伯筠。盖此语乃伯筠对鍼之（按原重之字，今删）妙药也。

李殿公先祖讳□，于崇祯末为临洮总兵，屡立战功，与曹文诏齐名。详载《绥寇纪略》。

殿公极言觉罗淮大之贤。淮大一名朱克，号松厓，随简亲王南征至广西，忽有志于学，与殿公友善。殿公偶与临桂巫山隐者王佐人雨中相遇，见其貌而知其贤，同僧浑融入山访之，留信宿而返。遂请其人城，为松厓讲《论语》，松厓从此识义理，有志于圣贤之学矣。一日郊行，见张别山墓，荒芜不修，问知别山为明末死事忠臣，遂大恸，归出橐中金，并毁金银酒器，共得百余两，大修别山墓道，立碑碣，置田若干亩，招农夫一家六人为之守冢。事竣，招诸宾设祭。礼毕，自拜守冢者，又以银六两并礼物赠之，涕泣而去。呜呼！仁心为质，慕义无穷，松厓有焉。

又有辛公者，亦满洲人，读《周易》深有所得。自广西出兵滇中，穷不能办行装，能义命自守，随寓而安。后归粤西，萧如也。

僧浑融者，督师何云从之部曲也。何督师亡后，遂披薙发为僧。

观音岩在永兴县西五六里，岩高数十丈，临江壁立，悬崖覆洞，山足至洞顶，高八丈许。洞之厂上附顶处，架木为龛，可布三四席，中奉普门大士象。悬梯以登，梯凡三十四级，下临江处为僧舍，还望之如方壶蓬岛。自庵后循梯以登龛，梯三接皆陡立，自下望之如登天。登龛纵目远眺，心神为之条畅。江中岩前有师子石，爪牙头目逼真，水涨时，舟遭之立碎。耒人以形家言，凿碎其唇齿云。庵之西别有静室一所，为楼三楹，亦在悬崖之上，有平地丈许，凿石级三层；不可凿者，补之以梯。去平地有六七丈，壁有石坎，大如斗，中有泉水盈一掬，冬夏不涸，镌"观音泉"三字。静室之结构犹未就也。

永兴城中，地高于城墙者丈许，亦一奇也。

永兴以上，山益奇峭，无寸土。溪流曲折，层累而上，多滩险，舟行甚艰。东南五里许有弹子崖，石壁临流，壁上有小孔无算，员如弹窝，俗云汉李广过之，弹壁而成此，荒诞可笑。又东二十五里为侍郎窥，石崖下有穴，可泊舟，俗传唐韩愈谪阳山令时曾泊舟于此云。

程江口在永兴县东九十里，有程江水自东来，流入耒水。案程江水发源有四，一出回龙山，一出梧凤山，一出九峰山，一出周源山，合流而西，至程江口入耒水。其地出煤炭，贾舶所聚也。

郴州地当骑田岭峤，高在天表。相传郴地与南岳祝融峰齐，理或然也。自瓦窑坪而东南，山皆秀丽，林木丛茂，溪流湍激，漩覆处为转水之车。设架置轴，贯二轮于轴端，外巨于内十之一有奇，轮周列三十幅，组藤为之，以凑于轴。两轮之间，相去约六七寸，编竹为方莂，置之两辐之间以为齿，以水之高下为低昂，没于水际者十之三。齿端横竹筒如辐之数，外轩而内轾，轩者低，留节而窍其轾之端，顺水之势而斜带焉。湍水激其莂，莂行而轮动。水只知带莂而流也，而不知莂之反出水而上矣；只催前莂之上也，而不知后莂之复水而下矣；只知带莂而动也，而不知筒之已携水而升矣。筒携水而升，势既低斜，水必下注，迭出迭入，迭注迭转。刻木为槽，横于轮旁以受水焉，承之以枧，分灌田间，名曰筒车。此法不用人牛之力而水自升，亦水法之最善者矣。中原江浙地水平衍，但有山水处，即堰坝而为之，惜无讲究及此耳。郴谚曰："一滩高一尺，十滩高一丈。仔细思量起，郴州在天上。"信矣。

苏仙桥有郴江祠，祠祀柳毅。俗传，毅，郴人也。

郴州涌泉门乌石矶，在溪侧，平地突出一矶，嶙峋秀皱，亦一奇观。若移此石于中原，不知受米老辈几许隆重也。

乌石矶旁有断碑一片，题曰"唐宰相刘瞻故里"。郴土俗传有九仙二佛，刘瞻，九仙之一也。瞻为唐名臣，以直谏显，乃有"刘氏三仙"之说，不知何据。

郴州城东橘井观，为苏瞻故里，道书中第十八福地也。宫观规模，稍存古意。庭前古柏二十围，滑泽无皱皮，夭矫三十余尺，赵宋以前物也。橘井在庭中，甃砌严整，古迹中之最有据者。

义帝冢有祀，乃郴州旧学宫。故碑数十座，略无可观。天下废物，无过于善知识语录与学宫碑碣者矣。《登陇读古碑》，乃元至元中所立者。义帝灭秦兴汉，为世界升降之机枢，拟作一诗以悼之。

江南僧廓然者，建庵于宜章中途。武勇绝人，与贼斗，皆披靡而去，或有归依为弟子者。

苏仙山上为静思宫，中为中观，下为白鹿洞。静思宫在山巅，亦颇高，中奉苏耽母子像，屋宇皆坚致，略无登眺之致。宫后有亭，亭中一石临崖，垂垂欲落，镌"沈香石"三字，云苏耽跨鹤升仙处也。亭中有苏耽跨鹤像，鹤形肥胖如鹅，见之令人失笑。其上更有茶盘石。此地稍可，然苦无水。中观门临流水，绝胜静思，然屋宇颓败，僧亦不堪。上一层有小阁，可以眺远。观前地有仙桃，乃土中石子，掘得之，云磨服可治腰痛，又云能

治百病。此物形如腰子，治腰肾痛，理或有之。白鹿洞石秀绝，洞宏敞，东南向，高丈余，深寻常，石乳所结，如华萼下垂。东北一小洞，可伛偻而入，云极深远，可通永兴，瑰玮可游览，使在下江，不知装点何似矣。洞前一亭，乃州牧陈允臣所建，石壁上镌宋淳熙中诸人名氏，字亦可观，予为之徘徊流连而不能去云。

郴州吏目陈思安，初随大兵驻荆州，后从奋威取宝宁，乃仅得此一命，功名之会，难言之矣。昔人言军功河功为古今取奇之二窍，一往语耳。

思安言：郴州脚夫盗取广客货物，变怪百出，皆有至理。如广锡式如门槛者曰门槛锡，每块约重五六十斤，廉隅方正，凿之印记，亦非负之而走，乌能于中盗取分毫乎？其法取锡块，以绳缠缚入釜中，水煮百沸，锡块周围虽极热，然为水沃，则不得烊化；其中心去水既远，热气所逼，全在乎是，则已化为汁矣。取锡离水，以热铁箸透取一窍，而轩轾其两端，锡汁从孔中流出，取足而实其窍焉。锡块周围不改旧观，而中心已虚矣。又广锡每十口为一捆，捆载而过岭者，踵相接也。先置最小者一捆，而易客之次小者，所争分寸耳，客固不觉也。既又以次小者易差大者，层叠偷换，日计不足，月计有余，不数番，化最小而为最巨矣。嗟乎！盗亦有道，不止妄意室中之藏称圣已也。天下事未有不从格物致知入门者，观郴贼之盗锡可知。而今之读书学道者，皆卤莽灭裂以从事，何怪乎役役终身而无所得也，为之浩叹。

万寿念禅师之道场，在兴宁界上之万寿山。

忆予年十四时始见《南华》，便有放翻宇宙之眼界，所苦者字句之间，时有窒碍，遂搜诸家注释读之。家塾之中，藏书不广，郭向古注而外，惟《副墨》与《会解》耳。《会解》乃明乌程潘基庆良耜氏之所集，以内七篇为宗，取诸家之注，总注于每篇之后，又以外篇、杂篇各以类从附之，即以庄注庄也。《逍遥游》则附以《缮性》、《至乐》、《外物》、《让王》四篇，《齐物论》则附以《秋水》、《寓言》、《盗跖》三篇，《养生主》附以《刻意》、《达生》二篇，《人间世》附以《天地》、《山木》、《庚桑楚》、《渔父》四篇，《德充符》附以《田子方》、《知北游》、《列御寇》三篇，《大宗师》附以《骈拇》、《徐无鬼》、《则阳》三篇，《应帝王》附以《马蹄》、《胠箧》、《在宥》、《天道》、《天运》、《说剑》六篇，而以《天下》一篇冠于册首，曰《庄子自序》。先君所藏本，只有《逍遥》、《齐物》、《养生》之三卷，后四卷，遍觅不得也。后游吴门，见金圣叹先生所定本，亦依此序而删去《让王》、《渔父》、《盗跖》、《说剑》四篇，而置《天下》篇于后。予尝问金释弓曰："曾见潘本《会解》否？"释弓曰："唱经堂藏此本，今籍没入官矣。"则圣叹当时印可此书可知。予求兹全帙，久而未之见也。寓郴时，于无意得之，自《人间世》以后，皆当日所未见者。《道德会解》，则节取古今释道典籍，及诸家注疏，拉杂注之，无义例伦次，殊不足观也。《南华会解·人间世》篇引罗勉道曰："庄子为书，虽恢奇佚宕于六经外，譬犹天地日月，固有常经常运，而风云开合，鬼神变幻，要自不可缺。古今文人每奇之，顾其字面，自是周末时语，非后世所能悉晓，然尚有可征者。如正获之问于监市履狶，乃大射有司正司获，见《仪礼》。解之以牛之白颡者，与豚之亢鼻者，与人之有痔病者，不可以适河，乃古天子春有解祠，见《汉·郊畤志》。庸子乃掌堂涂之子，犹周王侯之子称门子。义台乃仪台，郑司农云："故书仪为义，其脰肩肩。"乃见《考工记》："梓人为磬文，数目顧脰，肩即顧字。"如此类不一而足。而士无古学，不足知之；作者之意，郁而未伸；剽窃之用，转而多误。

苟非迥出人情之外，必不能成大计。若夫王道本人情之言，为天下人言之也。

王腾蛟家有一狗，斑斓其毛，呼曰"斑狗"焉。每月初二、十一、二十一，必斋三日，值斋日则不食终日，粪秽水浆，略不入口。置饭于其前，必卧而守之，有鸡猫等物来食其饭者，必起而逐之，复卧而守之如故。至次日始食，百不失一也。

计数之学，不能独恃明悟，必假器以为加减乘除之具焉。若古之六觚之筹，今之七珠之盘，皆所记繁多之数，补记载所不及者也。余以为凡物之有数者，皆可用以为计数之器。物之大者，莫如苍天，然彼苍者，特寰宇中一大算器也。何以言之？浑天之形，两极不动，赤道中分，界而为二，是计数之一大盘也。宫次十二，县象昭然，三百六十五度，井然不紊，是盘中之三百六十五位也。二曜五纬，参伍错综，或入北陆，或出南陆，少者二十七日一周于天，多者二十八年一周于天，则位位皆具算珠，而二曜所以纪总，五纬所以纪零也。于是章蔀气朔定，而百千万世之岁月时分秒(案，秒原作杪)莫不可纪矣。彼圣人者，敬授民时，俟百世而不惑，岂有异能哉？不过以苍天为一大算子耳。

王元颖《题画竹》二首："削尽秾华是此君，碧栏银沼醉氤氲。全凭出格幽微韵，体出无声太古文。定里只消风引月，梦来惟觉水依云。袜材写尽湖州派，清影知他闻不闻。"(一)"解箨初篁叶未开，纷纷何物点苍苔。非关何宴眉间落，应是湘娥泪里来。无力岂堪题汉署，不妆空自散梁台。王猷正喜看新绿，飞雪还惊堕酒杯。"(二)

《野语》云："古有数九九之语。"盖自至后起数至九九，则春已分矣，如至后一百六日为寒食之类也。尝闻判太史局邓宗文曰："岂特此为然，凡推算皆有约法。《推闰歌括》云：'欲知来岁闰，先算至之余。更看大小尽，决定不差殊。'谓如来岁合置闰，止以今年冬至后余日为率，且以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本月尚余八日，则来年之闰，当在八月；若小尽止余七日，则当闰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则以望日为断，十二日足，则复起一数焉。《推节气歌括》云：'中气与节气，但有半月隔。若要知仔细，两时零五刻。'假如正月甲子日子时初刻立春；则数至己卯日寅时正一刻，则是雨水节也。《推立春歌括》云：'今岁先知来岁春，但看五日三时辰。'谓如今年甲子日子时立春，则明年合是己巳日卯时立春；若夫刻数，则用前法推之。凡朔望大小尽算，悉有歌

括，惜乎不能尽记。然此亦历家之浅事耳，若夫精微，则非布算乘除不可也。余叹旧历乃为此等歌括之所限，其疏漏不合天行可知，然亦不可不知也。”

明弘治十六七年间。荆涂峡间，忽有水怪作孽，阻拒峡口，淮水不得泄，则壅而旁溢，春六濠颍之间，田庐没。商舶至湖，时遇怪风浪，多颠覆。往来棹渡小艇，或至中流，或近岸，若旋风起，大浪三四，掀逐而来，人艇俱没。以是土人名其怪曰“赶浪”，相讳不敢犯。又或夜静月明，梢人见有物若巨木，偃卧沙际，方报告惊谛，则倏然入水，风浪遽作，于是又名神木。如是者又四五年，正德以后患息，人复见于涡河中。己巳岁，涡河干涸通骑，相传又徙于颍水。后颍水复涸，或又传入黄河中。墨谈曰：“此物或即巫支祁也。”余闻洞庭湖中，近亦有巨木作怪。盖木有生性，较飞潜之物，特未脱根于地耳，不如金石之冥顽也。木既经数百年之久，其得于天者既厚，而复脱根于地，又漂没于水中，常得水土之滋，其为怪也，不亦宜哉。

汝州之治诸井，皆以夹锡钱镇之，每井率数十千。问其故，一老兵曰：“此邦饶风沙，沙入井中，人饮之则成瘿。夹锡钱，所以治沙土也。”楮记室曰：“因思惠山泉清甘于二浙者，以有锡也。”余谓水与茶之性最相宜，锡瓶贮茶叶，香气不散；锡壶煎水，久则土下沈，皆成咸也。

古者一井之地，以二十亩为庐舍，因为市以交易，故曰市井。楮记室《引调言》云。

宋崇宁年，西都修筑者，患苑中池水易涸。或云置牛首池中，则水不涸，置之果然。

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为何物，其问人讨钱，皆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窟，漫不知忠君报国之为何事矣。刘继庄曰：“若明初，吾不知也。明季耳目之所睹记，何一不然耶？”

《全边略纪》，桐城方孔昭潜夫之所著也。潜夫于崇祯初为兵部职方郎时所著，共十二卷，其书略录一代事迹耳，未见历朝《实录》，闻见浅陋，而诸边形胜道里远近暨诸堡塞，毫无考订。明末人留心边计者，胸襟眼界只于是耳，可叹也。

古人以谓饮茶始于三国时，谓《吴志·韦曜传》：“孙皓每饮群臣酒，率以七升为限。曜饮不过二升，或为裁减，或赐茶茗以当酒。”据此以为饮茶之证。案《赵飞燕别传》：成帝崩后，后一日梦中惊啼甚久，侍者呼问方觉，乃言曰：‘吾梦中见帝，帝赐吾坐，命进茶。左右奏帝云：‘向者侍帝不谨，不合啜此茶。’’然则西汉时已尝有啜之说矣，非始于三国也。

衡州六十里泉溪，五十里插草，五十里小江口，六十里新城街，六十里快（一本作块）牌头，四十里耒阳县，十里皂头市，六十里上宝街，六十里瓦窑坪，四十里郴州。

吉坦然，江宁人，流寓衡阳。其尊人扈从永历帝上云南，坦然时尚少，亦随之往。甲午开科中式，授大理府云龙州知州，后改授姚安府姚州知州。清兵至，投诚，授蒙自县知县。坦然随其父往来于迤东迤西诸处，知滇事最详。后出滇，流寓粤东，移衡阳焉。余问以滇中诸事，坦然多目击者。永历之自缅归也，吴三桂迎入坐辇中，百姓纵观之，无不泣下沾襟。永历面如满月，须长过脐，日角龙颜，顾盼伟如也。有满洲人见之，以为真天子，遂有密谋以图中兴者。事泄，诛四十余人焉。予曰：“我向闻其人，而遗其人之名，先生犹忆得否？”坦然曰：“亦忘之矣。然于法场上见为首者长七尺余，形如虎豹，皆言其膂力绝人，骑射为满洲之冠，永历以此益不得更延时日矣。”予曰：“闻帝崩之日，天有风雷之变，果然否？”曰：“吴三桂既得密旨，请帝于北门库饮弈，遂弑之，百姓初不之知也。是日天极晴朗，忽有黑云起，风雷交作。城外里许，有金汁湖，在归化寺侧，民储水灌田者也，有龙出于中，蜿蜒升天，头角爪牙皆见。众方骇观，忽喧传帝崩于北门备梓宫矣。”嗟乎！人心天象如此，而明竟亡，天道果不可测也。

本朝赐吴三桂四满妇，凡行军必随往，此清制所以宠异诸王也。

通天塔，即自鸣钟也。其式坦然创为之，形如西域浮屠，凡三层，置架上，下以银块填之。塔之下层，中藏铜轮，互相带动，外不得见。中层前开一门，有时盘正圆如桶，分为十二项，篆书十二时。牌为下轮之所拨动，与天偕运，日一周于天，而盘亦反其故处矣。每至一时，则其时牌正向于外，人得见之。中藏一木童子，持报刻牌，自内涌出于中层之上，鸣钟一声而下。其上层悬铜钟一口，机发则鸣，每刻钟一鸣，交一时则连鸣八声。钟之前有韦驼天尊象，合掌向外，左右巡视，更上则结顶矣。此式未之前见，宜供佛前，以代莲花漏。予恳坦然拆而示之，大小轮多至二十余，皆以黄铜为之，而制造粗糙，聊具其形耳，小用即坏矣。坦然未经师授，曾于唵答公处见西洋人为之，遂得其窾窾，然于几何之学，全未之讲，自鸣钟之外，他无所知矣。

坦然善医，涵斋颇称之，予未暇领教，然甚言其难，似可与论此事者。

唐子霖言：华山道士范上右，明季司礼监秉笔太监也。与王山史游有诗云：“非求不死栖名岳，有愧贪生远帝宸。”亦中官中之有品节者。

紫廷言：“有明弃大宁，弃河套，弃哈密，而边事日非。土木之变不至于靖康者，幸也。”余曰：“其崔浩之论刘裕，克长安而不能守，将急归以成篡弑。明英宗之得归，燕都之不陷，不但于少保之功，亦因乜先谋图普化，思结好于中国。精神之所注射，在彼不在此也。”紫廷为予击节。

紫廷论赵宋规模，远逊汉唐。今之称复三代者，当曰汉唐明，不当曰汉唐宋也；宋只可比司马晋耳。予曰：“然，邵尧夫已见及于此矣。客有问国祚于尧夫者，

尧夫以《晋史》封示之。后世只知神尧夫能预知靖康之祸与怀愍一辙，而不知两宋之事事合符两晋也。"

周献之言，其姊之舅姓沈，字龙阳，山阴人。在都门，妻怀来人，生一子，不茹荤，得钱即买香以供佛，年十八，以疾卒。其将死也，父母环而哭之，子曰："吾非父母之子也。吾前身乃老僧，寄灵于父母家，今去矣。后十年，吾更送一子以还父母，送老人之终也。"十年后，母年已将六十，复生一子。生三岁，而献之南来，音信断绝，不知其后何如也。

揭仲翔云：福建邵武府太宁县有石网山，四周危峰峭壁，中围平地八十余里，惟一径可入，一径可出。百物毕具，惟乏盐耳，恐桃源不能过也。彭躬菴曰："他日功成归老，鉴湖一曲，吾已卜之石网矣。"

涵斋曰："闻广东省出兵，传言剿谢厥夫之余党也。"厥夫，闽人，为盗于海上者。

黄明，亦闽人。前聚众于黎平，官军征讨，平其众，得其首上闻，然实非其首也。

虚谷大师，本无锡秦氏，其祖为长沙太守，遂流寓衡山，宗族间已久不通音问矣。师年七十有六，而精健如少年，视听尚不稍衰。其教下法派，则本之二楞一两，固贤首也。曾听《南华·内七篇》于耳观师有省，自此深好外典。为人直逼前古，好学之诚，出于天性，更能诲人不倦，毫无覆藏，见处亦自超脱。尝受等韵之学于语拙韵主，韵主真定钜鹿县人，为黄山第二代教授师。当明中叶，等韵之学盛行于世，北京衍法五台、西蜀蛾眉、中州伏牛、南海普陀，皆有韵主和尚，纯以唱韵开悟学者。学者目参禅为大悟门，等韵为小悟门，而徽州黄山普门和尚，尤为诸方之推重。语拙师幼不识字，年三十矣，入黄山充火头，寒暑一衲，行住坐卧，惟唱等韵，如是者六年。一旦豁然而悟，凡藏典缙绎，无留难者，遂为第二代韵主教授师。岁在丁卯，传法南来，五台颛愚和尚甚器重之。桂王闻其名，延入藩府，执弟子礼，学等韵，后养于南岳以终老焉。虚谷师尝从之学，深有所得，受付属，迄今五十年矣。尝抱人琴俱亡之惧，逢人即诏之学韵，闻余至甚喜。予于声音之道，别有所窥，自谓颇窃造化之奥，百世而不惑。然于等韵必殷殷访问者，则以唐宋元明以来诸书，切脚咸宗等韵，苟于门法稍有龃龉，则不能得字；而未经唱诵，则声韵不真。三四十年以来，此道绝传久矣，间有一二人留心此事者，未经师承口授，终属模糊，不足学也。大师始遇予于康甲夫家，为余唱诵《通释》一过，梵音哀雅，令人乐闻，确有指授，非杜撰也。余既愿学，大师复不吝教，留彼数日，而等韵之事毕矣。

余髫年于燕都仁寿寺遇蜀僧大悦，自言善唱等韵，少少为余言其梗概，不及学也。后至吴门，与朱甡庵为友。甡庵精音律，而于等韵未有传授。槜李陈啸菴先生著有《皇极统韵》一书，亦精唱韵，余虽得一晤，而不及久作盘桓。其后访之缁流，竟无一人矣。

虚大师言：攸县人陈五簋，字逸子，别号南云拾残。有《憩岳吟》于南岳，死已久矣。虚师藏其手书一卷，出以示余，犹是性灵之作，东南不睹此音久矣。余录其《自西山路归文殊庵纪异》一首："太乙司元精，天地受悃愊。人有一双眼，正能悃愊中。视天地，数(一作敌)身理，无为一山数里宕神奇，安得不凛然肃穆以为造物之险夷。西山两日雪，客予正其期。眠餐非细故，主人赖扶持。主人忽有行，客亦匆匆就道去。御寒虽有衲，力弱还存杖。投杖于水不能止，衲亦随身陨树底。森竦荒洌，险邃荒杳。用杖扶身杖不起，四顾维目泉塞耳。将欲开口何所语，但见乌无巢，亦见虎有踪，深涧冰腹泉生齿。祇畏生勇忿，还于寒威相料理。纵然步步成倾，我杖我足不受耻。穿林得疏竹，树间残红子，□心亦觉适然喜。方过溪头渡远水，唐突弥漫烟四起。謦咳震谷岳未大，安知乾坤莽莽界。灏灏肃肃神顽朴，冥冥昧昧从所触。眼光咫尺落树根，将凭何物为身尊。注听山犬吠无声，徘徊何处是山人。由来此山抱惺惺，怨尤摄尽收灵明。倏然西林见一树，石出溪流不知烟去处。振衲拂杖到谷口，见篱逢桥如逢叟。杖亦逸，衲知寒，还坐石头看林峦。他家童子远道回，遇我问我何处来。我将语其故，为我言，昨日不到野鸡潭。前山后山晴颗颗，我行其间曾倮倮。言晴未已山真晴，五峰拥出太阳精。沾及炤襟霭停停，我吟童笑度高磴。神怡气爽阅一纯，向时过处无鸡鸣。南天门上微风雨，穿袂收汗庾浸浸。杖得东指到于城，恍如有家作归人。十步百步易玄妙，磴磋又似西山道。西山道窈冥(一作冥茫)，从此发深峭。鹳雀飞起衣带边，奔泉吼怒使之鸣不全。苍复苍，玄复玄，须鬓依然白悬悬。吾闻元化所居，混沌所游；又闻须弥顶，日月出其半。麟凤不敢遭，赤帝驾言驰骤(一本作驱)。我是俗下顽鲁质，独趣桥上看波激。前此桥，趺双足，今日与杖谋。寒杖不能立，催我急下层层石。将抵文殊庵，又是灿灿雪。苔映水晶玉界道，引我登堂坐堂奥。"此诗运笔造语无不奇肆，足见其人。集中尚有数十首，俱瓌玮可观，不及录矣。

逸子有句云："将心与岳安。"悠悠可思。

虚大师又述一人句云："一家寒露叶，万事暮秋蝉。"

甲夫言：吴氏军中有乐器曰知(一本作花)角，以竹为之，如铜招军式。上安箬叫子，以吞吐为高下，其声悠扬悲壮，调以宫商，前此无有也。

衡岳岣嵝峰，古禹碑在焉，乃昌黎、朱、张诸君子亟思一见而不可得者。神奇恍惚，虽不可以理论，然非晚近物也。

小嵩山有静室，衡阳先辈陈正典有书万卷藏弃其处。前方逊一曾为予言之，许为予觅其书目来，不知何故杳无音问，或其家人不肯以书目示外人。

双石峰有双石寺，神禹迹在焉。予主康甲夫时，往游之。三五里外望见双石峰，有瀑流如匹练垂天半，石桥当其前，横跨空际，奇秀如唐人画。土人云："此名禹王桥，过此即双峰寺径矣。"余谓二子曰："此何异海上三山也？昔人有'若作一日神仙，即死亦甘心'之语。

少时从此桥经过,讵非一日神仙耶?"山下有石,在田中,长丈余,其形如鱼,头尾鳞鳍毕肖,曰鲤鱼石。又一石,形状大小如前石,而半身埋土中,前半出土外,想见通州漫叟石鱼湖上之乐。取路登山,更半里至禹王桥,即山下之所望见者。桥在半水岭之前,石壁陡立,瀑流挂壁上,横飞斜挂,万态千状。俗传此水为罗汉运粮处,鄙俚可笑。圣元曰:"时有鱼自下逆水而上,乘水势沿石壁而登其巅,不知其为水往也,此为雨兆。若自上顺流而下,虽久雨必晴矣。"余曰:"必鲇鱼也。"曰:"然,非鲇鱼即墨鱼耳。"过禹王桥折而下,有方巨石二,相距一二尺,曰仙人对弈石。更半里至双峰寺,寺在两山相夹处,扁曰"禹阁流声"。坐处黑暗,热郁不可耐,南岳名山而无精舍,缺陷世界也。

聚元言:衡山草市人单循良,少习举子业,长弃去。无赖,以事到官。知县孙维震见其儒雅,询知其为读书,命题为文,称赏之,赏以银,令其归读书,后为弟子员。其人知音律,自以其意谱汉魏乐府入调,皆合律吕。尝乘舟夜泊湘潭,月明如昼,叩舷歌《离骚》,声裂金石,邻舟数百多寝者,皆起听,无不泣下沾襟。歌竟,东方已白矣。自此疾作,竟不起,今其墓已有宿草矣。循良奇士,惜其生于衡,无所闻见而早死。使其今日尚在,相见时必有一番绝世讲究,而今已矣。衡山人或有知其学,他日入县,当悉访之。

仲翔言:福建□氏之事,坏于易明。明,旧包衣人也,仲翔知之甚详。

娄胜功构竹屋于筏上,随水上下。门有联云:"接天烟水横三楚,映水楼台别一家。"座中联云:"水底有天行日月,座中无地著尘埃。"问之,其令侄笔也,今寓中湘云。

听唐子腾与唐子霖谈宁羌州王辅臣之变。助之乱者,虽有董九畴、李国梁、李国栋等,而先杀宁羌知州者,蔡元也。子霖甚悉蔡元前后事,叙其取秦州,守关山,及关山失而复取,困清兵于内。后由阶州入川,求救于王屏藩,取汉中以通归路,王平凉与官兵对垒。尝独骑追贝勒王入连营十三座,无有撄其锋者,闻之令人勃勃有生气。今此公总兵于古北口矣,不胜浩叹。

听子腾谈赵勇略、王奋威不合始末。盖自勇略镇宁夏时也,入川相遇于宁州,几成吞并,奋威亦危矣。余谓子腾曰:"古云:'山东宰相关西将。'今之将帅,半皆闽人。然靖逆、勇略、奋威功业,尤为俊伟,三人皆秦产也。极西北与极东南,豪杰皆为时出,吾徒亦何为哉?"

衡州苦瓜,即北方之癞葡萄,江南之锦荔枝也,闽、广、滇、黔人皆喜食。味甚苦,非虚寒所宜也。

亦舟以优觞款予,剧演《玉连环》。楚人强作吴歈,丑拙至不可忍,如唱红为横,公为庚,东为登,通为疼之类;又皆作北音,收□开口鼻音中,使非余久滞衡阳,几乎不辨一字。余向极苦观剧,今值此酷暑如炎,村优如鬼,兼之恶酿如药,而主人之意则极诚且敬,必不能不终席,此生平之一劫也。

康继武,吉安安福人。予因问以安福风物,继武言侄孙康放仁,奇士也。放仁字雾孙,天资过人,性颖悟。家贫无书,曾经其目者,无不通晓。通音律等韵、天文历法,不经师授,自能解了。占验未来事,多奇中。平西昭武中,知后必复康熙年号,终身绝意仕进。尝自言腹有藁二十二卷,囊括万象,未经笔之于书。继武兄弟虽其叔也,而以师事之,尝欲授之以学,曰:"汝等稍有出头日,当为我觅写书人数十辈,舂半年粮,以成此书。书成走下江,请政于诸大人先生,然后藏之名山,以待其人。"继武曰:"余兄弟以奔走衣食,沈酣举业,□八比之外,他无所言。岁月悠悠,以为有待,不意其遽尔长逝也。"逝之时,年五十二,今年亦不过五十三耳。死于去年辛未之季春,无诸疾苦。时寓一僧庵,先一日呼其子至,子年尚幼,无所知。属曰:"吾即死,汝敛我以白布二匹,以还我洁白之体。买棺只须银一两余,不得至二两也。"无他属。次日死,其子于研池下得一纸,乃细书其死之时日并诸未完事,云其妻不得于舅姑,自父母死后,终身不见其妻。少时留心禅学,晚年乃言禅学无用。余意其或得闻佛典也。继武曰:"曾来南岳访破门笔墨,几欲狂死。使今日尚在,得先生来,把臂入林,不知作何许盘桓也。"异哉!余之此行也。如此人物,正予日夜之所祷祝而求之者,纵千里万里,犹将买草鞋得得而往,乃在安福取道江西陆路之所必由者耶!余意其人远胜王而农,其学不由闻见而入,得之于天者为多,且名心净尽,不假外饰,真吾友也。先余来而殁,不及一载,而更无一人传持其学者;生既同时,且来其地,而竟不得一见,令人气尽。因思天下之大,亿兆之众,安能必其无绝伦超群之人,好学深思心知其事者,然真实学问之人,必不奔走风尘以求名誉。我既不知如此人物乃在何许,而彼亦不知天下有余,相须甚殷而会合无由。彼苍苍者性与人殊,不惟不足以恃,且似有意播弄颠倒者然,不知余生尚能得一二人以摅怀抱否?写至此不知涕泗之何从矣。安福更有吴翁水者,名云,年八十矣,以文名,深于理学,《大全》《纲目》,皆有纂述。久客都下,今归老山中矣,明末明经也。又有管珏者,字石楠,善画竹,亦先朝明经。此二人者,为世所知,今皆在安福,然此等人又非余所敢亟见者。

继武言:"安福之西六十余里,袁州之界,有武功山,高与南岳齐,而险峻过之。中多古道观,朝山者四时不绝也。又有蚣山,山有洞曰石城,深远莫知所止,潜通闽广诸省云。中有大川三,有舟可济,游者秉烛入,数十里至风花雪月四洞,炬恐不继,多届此而返者;更前则阻水,跋涉维难矣。风洞中四时昼夜常有风;花洞中石五色陆离,嵌空如雕镂,至此俨入万花谷;雪洞中石白如霜雪,琐细如堆盐坠絮;月洞上有一窍透空,天光所烁,俨如半月,亦天下之至奇也。先朝郡人刘孔当字喜闻者,未第时读书于此,尝见二老者相对坐石上,踪迹之忽不见,如是者数四矣。后觅隐处以待之,见其来也,追而就之;二老者走入洞,追而求之,洞由此开,前此未闻也。此洞中宽衍宏敞,远胜包山之林屋,

而世人尚多未知。孔当后为名进士，著有《五经难字》、《五经叶韵》，共若干卷，上附琉球红夷字，甲夫家有其书，曾见之。”余闻此不胜惊叹。前在甲夫家一住数日，乃不知有此异书。《难字》《叶韵》，不关有无，若红夷琉球，则正余所悬金而求、募贼以窃者，乃面失之于康甲夫也。红夷文字，必用蜡底诺语以合其土音，必稍有异同；琉球字又不知宗何国矣，归途当更过清溪以访之。（瑚案，开石城洞者，乃刘泸潇非刘喜闻也。泸潇讳元当，见先师日记。）

继武又曰：放仁昔同继武在书舍，其邻即继武之叔日修之所居也。时当八月，晚露坐纳凉，日修年方壮健，醉后呵骂奴婢。放仁闻其音，谓继武曰：“日修叔祖不久矣。音与神离，当不出两月也。”后一月余，果暴疾而卒。

安福西门外，明三百年科甲，不可以更仆数，至烂木桥而止，烂木桥无有登甲榜者矣。桥东地名鱼鳞，刘氏聚族居焉，乌兜陈氏则在桥西。陈二止先生晚年静极而慧生，有来访者，必先知之；或不当晤，身先避去。

于途中思得谱土音之法，宇宙音韵之变迁，无不可纪。其法即用余《新韵谱》，以诸方土音填之，各郡自为一本，逢人即可印证。以此法授诸门人子弟，随地可谱，不三四年，九州之音毕矣，思得之不觉狂喜。由此而思，方舆之书所纪者，惟疆域建置沿革、山川古迹、城池形势、风俗职官、名宦人物诸条耳，此皆人事，于天地之故，概乎未之有闻也。余意于疆域之前，别添数条。先以诸方之北极出地为主，定简平仪之度，制为正切线表，而节气之后先、日食之分秒、五星之凌犯占验，皆可推求。以简平仪《正切线表》为一则。诸方之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岭南之梅，十月已开；湖南桃李，十二月已烂漫。无论梅矣，若吴下梅则开于惊蛰，桃李放于清明，相去若此之殊也。今历本亦载七十二候，本之《月令》，乃七国时中原之气候也；今之中原，已与《月令》不合，则古今历差为之。今于南北诸方，细考其气候，取其确者一候中，不妨多存几句，传之后世，则天地相应之变迁，可以求其微矣。余在衡久，见北风起，地即潮湿，变而为雨，百不失一。询之土人，云自来如此，始悟风水相逆而成雨。燕京吴下，水皆东南流，故必东南风而后雨；衡湘水北流，故须北风也。然则诸方山之背向、水之分合，支流何向、川流何向，皆当案志而求，汇为一则，则风土之背正刚柔，暨阴晴燥湿之征，又可次第而求之矣。诸土产此方所有他方所无者，别为一则，而土音谱合俚音谱共为一则，而其人性情风俗之微，皆可案律而求之矣。然此非余一人所能成，余发其凡，观厥成者，望之后起之英耳。

乌兜二陈，高风被于乡里，至今乌兜二十余里，人皆化之。耕读不应科举，深衣幅巾，见官长亦不变，此风海内无有也。

陈狂奴，旧字元闻。刘渤，字巨溟。前刘益其言之，然遗其名，并讹其字，今正之。

安福城东门有复真书院，邹东郭先生祠也，祠中藏书甚富。东郭为姚江门下第一人，在龙溪之上。

安福武功山，高大与南岳等。千峰万壑，皆用南岳之名，如祝融、天柱、石廪，亦有马祖磨镜台焉，古迹之可笑类如此。石城洞，鸽湖之水出焉，故曰鸽山，非蛤山也。武功皆道院，有僧舍曰白发庵，皆耆德之所驻锡。四方耆宿至，以银数十两贮常住，衣食不外求矣。蕲济言。

衡山之西南，地名白杲，在中山之后，行盐之市井也。今有北来僧寓其地，书大字，以笔缚于肘，濡墨而运之，不以手，极奇。

《昭代典则》，晋江黄克叔所编辑，共二十八卷，自太祖高皇帝至穆宗庄皇帝。仿朱子《纲目》例，然详于制度，略于事迹；虽闻见疏陋，而体例尚有可观。

秦优新声，有名乱弹者，其声甚散而哀。

子腾言：流客木雅零者，本姓朱，河南大潢也。能制奇器，多异技。有铁标十二枚，藏两袖中，举手即发；又有屏风置座后，中藏万弩，机在座下，军中下营，施之坐后，猝有奸宄，举足万弩齐发；又有折叠船，可藏巾笥，有急欲渡，即凑合而成篷桅云。今其人尚在。尝为木牛流马，人以为怪而毁之，即其子亦不传也。人有求其法者，曰：“以宝剑赠佳人，乌乎用之。”

壬申之夏，于衡州署中，初定韵谱。先立鼻音二。鼻音声韵之元，有开有合，各转阴阳上去入之五音，共十声，而不历喉腭舌唇齿之七位，故有横转而无直送。横转为平上去入，而平声则有阴阳，故五等韵惟不达此，故多重叠。次定喉音四为诸韵之宗。太西蜡等话以□阿咿呜午之五音为韵父，然午即呜之横转上声；女直国书则有六音，而第六字实即第五字也，盖外国皆不知有横转之五音，故有此惑。惟梵音十二字，恰合此式，然喉鼻不分，则父子无别矣。今定□为喉之喉开之开；阿为喉之腭开之合；咿为喉之齿合之开；呜为喉之唇合之合，四音定而万有一千五百二十之声，举不出其范围矣，是之谓正喉音。又从□字追出□字，为□之半音；从阿字转出而字，为阿之转音；从咿字想出□音，而见之于齿之□思兹雌，故□之伏音；从乌字究至于字，于为乌之送音；□而□于田字为变喉音。又以开口鼻音为韵，分配□阿咿乌，则为鸯鞥英翁，此四音为东北韵宗。又以开口鼻音为韵，配以□阿咿乌，则为西南韵宗。此八韵立，而四海之音可齐矣。次以喉自互交合，凡得音一十有七；喉鼻相互交合，得音一十。又哀爊二音，有余不尽，三合而成五音，共三十二音，为韵父；韵历二十二位，则韵母也。横转各有五子，子凡若干，万有不齐之声，无不可资母以及父。随父而归宗，因宗以归祖，由祖而归元，天地之秘藏，一朝启之。归山后次第成书也。

紫廷与余露坐蕉阴下，论《周易》乾坤二卦，深有理会。其论四德，实见传义之谬。

紫廷论内政军令，有心得焉。

壬申五月二十八日奉旨点心，每佐领下挑摆牙喇

八名，枪手二名，噶把什一名，共十一名，候旨备边。

李默斋，讳而炽，与之谈医，似有所见。盛称休宁人汪昂所著《医方集要》之妙。又言隆、万间，黄州人万全字密庵者，名医也，所著有《万氏家传》，又名《医心法》，医家秘要也。

临川为抚州附郭，在江西之东南，与福建交界，阳明当日驻于此。

李默老言：宁都有卞醇醇者，黄冠有道士也，今化去矣。

默斋又言：兴化莆田县，万历时有林龙光者，以三教名，有三教堂，今其法派犹有存者。默斋有其书，多至数百卷云。《方钥纪要》，默斋所著注古方也，以方为钥，而溯通乎立方之意，以尽其变。为类一十，曰表，曰里，曰寒，曰热，曰虚，曰实，曰气，曰血，曰痰，曰火，曰郁，曰广嗣。类各若干方，方有若干变，共为《目录》一卷。

《伤寒纂旧》，胞与堂祖陶节庵六书集之为歌，凡四十五则。蒋仲芳从而和之，加入十则，共五十五则。默斋为之更订者二十一则，又增补四十五则，共为百则，分为九门。《伤寒六经本证》八则，《伤寒正病》二十三则，《类伤寒症》六则，《伤寒瘥症》三则，《妇女胎前伤寒》四则，《产后伤寒》四则。则分几条，条下补注，注内录法，法辨同异；注后纪方，通为《凡例》一卷。《明医规则》，亦默斋所著，曰《规则自序》；曰《慎药择药法》；曰《求病之原》；曰《上清下补说》；曰《南北异宜》；曰《处方调剂十八法》，即古之十剂，而增入温清、慎和、推断、安养以佐之者也；曰《阴火弃位》；曰《埴听》；曰《追非集自序》；曰《问心录自序》，共为一卷，而《埴听》为妙绝。《问心录》、《追非集》二书，惜不见全本，然如此立题，必有可观。

西安将军马喇特差笔帖式阿兰图，于壬申五月二十日申时至畅春苑奏云：憨顿私自逃走，将军马喇并提督孙令肃、州总兵官潘育（案育原作有）龙遣发官兵追杀，并祝囊来京等语。上闻大喜，云："朕当日说憨顿要逃走，今果然逃走去了。他跟的人少，官兵追赶，必定杀得他。"又云："将军马喇将祝囊亲身从内地带来甚好。"余曰："祝囊为西域中雄杰，无素奈尔定合骨气，则夷狄中之圣贤也，二人竭力以奉其主。憨顿为边患者十余年，乃一旦为人所擒，如缚鸡然，则又何耶？憨顿虽逃去，得脱与否，尚未可知，然吾闻祝囊信儒生言，劝其主以读儒书，亲近儒者，则其为人所擒宜矣。"子腾尚不解余言，紫廷则不以为河汉也。

偶阅《戎政便览》，见四川巫山营游击有名于成龙者，因思今天下有四于成龙，皆循良吏，此于成龙未知其人何如也。

子腾言："陕西诸帅，如陈福，西宁人，即为西宁总兵，后加提督。赵勇略，亦西宁人也，为西宁总兵，亦加提督。王奋威，固原人，为固原提督，乃千古之最少者。"予问张靖逆何处人，乃临潼人也。

夜梦同一人携儒儿在一处看云，有赤色如丹砂，成龙形，如雕镂刻划，头角爪牙鳞鳍，纤细毕具，正南向下，自南而东北，久之而殁。其一人者不见，惟予与儒儿见之。少顷，又有赤云自南来，亟呼其人同看，而云形如马，纤细生动，如前龙也，则三人同见也。境界灵异瑰玮，此何祥耶？（瑚按，龙，乾象也；马，坤象也，或者以此欤？）

问涵斋以蔡长仁之为人。长仁，蔡元字也。元自海上投诚，投而复反，反而又投，后授陕西、平凉守备，黄九畴标下。饮酒不事事，王辅臣怒，欲以军政填黜之，元曰："当太平时，无用元为；若一旦边廷有警，恐无觅元处也。"辅臣奇其言而止。

紫廷诵关中刘石声诗曰："华岳三峰如虎踞，黄河一线下龙门。"关中形势，被此二句写尽，而雄浑高亮，名句也。又唐昭陵联云："健儿莫纵秋山火，褒鄂英灵不可当。"盖褒鄂二公皆从葬昭陵云。又李子德《爱妾换马》句云："十斛五花如反掌，惊鸿飞兔不同行。"可谓妙绝千古矣。

与紫廷偶谈及经略图海至平凉，初与王辅臣合围，平凉兵势不可当。海放孱马三五百匹冲之，平凉兵乱，奇兵乘之，败平凉兵。城北虎山原平瞰城中，且为饷道，海疾趋，取而据之。城中乏食，遂克平凉。

子腾言：四川多狨，食猴者也。鼻孔反上向天，见云起，闻雷声，即趋避隐处，取树叶以覆其鼻；少雨滴入，辄死矣。

子腾又言：平凉静宁之间，有物如猫，而首大色黄，人呼曰黄妖。家猫见之即随之去，饮于河以涤其肠胃，至妖前听其食。妖以舌舔之，毛随舔落，磔猫而食之，此不知何物。后偶（案原作偶后）检字书，瀫字，呼木切，烘入声，犬属，似豹而小。郭璞曰："似鼬而大，腰以后黄，一名黄腰。"《汉书音义》曰："瀫，白狐子也。"案此即子腾所言之黄妖，妖乃腰之误。久不读《尔雅》，不意于此遇之，当更检《尔雅注疏》及《汉书音义》耳。

紫廷言："人君之治天下，惟是非赏罚、喜怒好恶为之枢机。是非赏罚随喜怒好恶则乱，喜怒好恶随是非赏罚则治。"紫老好读《管子》，以为与圣经相表里，此等语皆深有得于管氏者也。

壬申五月二十一日，甘州提督孙密题夷情，奉旨："憨顿等屡谕勿令其逸去，前旨甚明。官兵既尾袭憨顿，何故复令遁去？该总督严察具奏，余著兵部理藩院会同议奏。"

紫廷言：太平府当涂县有曹先生者，而遗其字，理学家兼精医药，有神奇之目，与王山史相与甚深。紫廷尝请其诊脉，曰脾胃疾也，待其发痔，则自愈矣。后果然。

紫庭吟其旧句云："燕妥阶泥湿，花迟槛露温。"余谓此"迟"字当作去声读，音稚，若平声即迟速之迟，不如此解。

陆龙患眼痛，药不愈。有眼科黄冠师，前治蓝桥甚效，其方亦了不异人，惟用皂角子数枚，必有传也。

紫廷偶述《奥府》之言曰："精神生于喜悦，智慧生

于精神。”名言也。《奥府》乃彭树庐先生所著，余未之见，当觅观之，必能益人神智也。

子腾向有嗽疾，端午后吐血一二日，服山羊血及山漆而血止，然病日深，胸肋痛不可转侧，嗽益甚，夜卧精神恍惚，此非参芪不能回阳。余先用八味地黄汤二三剂，已有起色，又感冒风寒，用发散药一二剂，汗出甚多，虚弱已极。亟用六君子汤加附子一剂，已愈其半矣，然每为寒邪所伤辄病。余问之，曰背寒，少冷即从背寒至四肢矣。余悟曰：此督脉为病也，须用鹿角胶或鹿茸即愈。从紫廷处觅得两许，始服一剂，而精神迥异平日。此事难知，余滋惧焉。

子腾言：平凉一带，夏五六月间常有暴风起，黄云自山来，风亦黄色，必有冰雹，大者如拳，小者如栗，坏人田苗，此妖也。土人见黄云起，则鸣金鼓，以枪炮向之施放，即散去。或有中者，必洒血雨，云则渐低而去，入山穴中。人逐其迹，围其穴，以火药薰之，久之其物死。掘而出之，非大蛇则大蟆也，口中腹中皆冰块云。

赐姓公未得台湾也，积蓄皆贮海澄。铁甲十万副；谷可支三十年；藤牌滚被铳炮火药，皆以数万计。公时在厦门，黄梧降本朝，海澄失，公闻之神色不变。本朝封梧为海澄公，世袭四十余代。施烺起身行伍，随郑飞虹字（案此‘字’字疑衍）于隆武时为将，后随赐姓在厦门取台湾，将不利于赐姓。赐姓觉，烺降本朝，后卒灭台湾云。

紫廷欲作四渎入海图，取中原之地，暨诸水道，北起登莱，南至苏松，西极潼关为一图，苦无从著手。余为之用朱墨本界画法，以笔从横为方格，每方百里，以府州县按里至填之，府州定而水道出矣。

梦中忽悟归乘算术之理。归之而尽者从乘来，归之不尽者不可乘也。有实于此，不知其从横之数，以开方法求之可得也。

紫廷家藏《楚地全图》，从横皆丈余，张挂甚难，流览亦苦。紫庭欲改为书册，可置案头，以便披阅，而请其法于予。予为之先造经纬表一通，从横相遇，可合可离，亦图中之变调也。

紫庭言：襄阳总兵王化行，昔于陇州上山攻贼，不得上。将退矣，虑敌之尾其后也，先令一半以铳仰攻，一半先退数十步，立定仰攻，先攻者退数步仰攻，先退者复退，更番而下，退毕不失一人。满洲（案，洲原作州）见之，以为诸葛复生云。

鲁监国世子，今开垦于许州五女坟。

涵斋言：黄庭，漳州人，善战持重，百战不败。赐姓之攻金陵，庭留守厦门，于康熙二年以五千铁甲投诚，封慕义伯，后令其开垦于邓州。

涵斋又言：海澄公黄梧，既据海澄以降，即条陈《平海五策》：一迁徙沿海居民于内地，距海三十里，不令人居住；一言郑氏祖坟，风水甚美，当令人发掘；一郑氏有五大商，在京师苏杭山东等处，经营财货以济其用，当察出收拿；一郑氏虽居海中，而其田产财贿皆在漳泉等处，当察出收官；一造八桨小船数十只，无风时出海以取厦门，四面环攻，令彼疲于奔命。上然其策，惟迁海一条未行。郑氏始祖之茔，在泉州之石井，发掘时不得尸，在漳州者无遗骸矣。梧，漳州平和县皂隶也，与门役赖玉谋，潜通赐姓，杀知县以降。赐姓用二人以为将，使守海澄，而梧之报赐姓也，不遗余力矣。三藩变后，郑氏攻破海澄，梧已死久矣，发棺而僇其尸，尸用汞殓，肢体犹未僵也。其子投井中，出而剐之，人见其眼胞睫睫不已云。赖玉为泉州提督标人所僇。迁海之策，施烺复言之，始行。

向闻陈亮工有《天下驿路图》，而未之见也，更须留心购求。向欲取天下水道，依《水经注》体例为一书，以川水为经，支水为注，分合起止，悉以见在者为据，久之未得下笔。今因料理《楚地全图》，三楚江山，灿如列眉指掌。副本虽已写就，究不如原本之善，乃就原本造《楚水图记》，以江、汉、湘、沅为经，而贯串百川。

琴之十三徽，犹十二经络之穴也，以泛音观之，乃天地自然之妙，非人力所能为也。张一弦于弓，鼓之作泛音，与琴之十三徽无异。琴之定徽，中疏而两端密，乃变员为方之法，以七徽居中，左右各六分之，故有十三也。法以规作半员，平分十三格，变为直线，则成疏密之度矣。声音之体本员，见之于器，则不能不方也，此前所未言者。

紫廷言：朝廷设驻防兵一千于汉中，而西安、荆州、江宁各添驻防兵一千。昔将军图海议于汉中、荆州各设驻防，诚为局外要著，后撤去汉中兵。今因饥荒流离，复添设焉，绸缪牖户之计，盖本之图公云。

吉坦然为子腾定一方，以敛肺止嗽为主。用知母（蜜蒸）、贝母（人乳浸）、桑皮（人乳浸）、沙参、苡仁（饭上蒸）、诃子、薄荷、肉桂、沈香，曰润白散。后复来诊，言前润白散用白丑一两，煎汤浸之，晒干而服，以引肺气下行。余曰：“此即张子和于壮阳药中加牵牛之意。”坦然以余为知言。

紫廷发兴，作《衡山五言古诗》一首。共读之而乐也。衡岳自杜、韩而后，鲜见作者。余尝言诸大题目如岳渎等，决不可率意落笔题诗一首。世人只为不知利害，随意涂抹，以贻笑于大方。浣花先生于此事中，绝类离群之圣，而于岱宗、西华、南岳，皆题“望岳”，不敢正作。我辈何人，顾敢为浣花老人所不敢为耶？紫老亦颇见及于此，故于泰华诸题，皆无题咏；今忽技痒，不禁邀余同赋，余不能辞也。

道林吉刹，员悟勤、洪觉范皆尝主斯席。有明中叶有杨指挥者，阴图风水，毁其寺。今之道林，兴复未几也。

长沙北门外有关帝庙，神座下有石，上有自然之文，俨如梅树根也。

紫廷破《二十子全书》，以《管子》四册贻余。《管子》虽不全出敬仲之手，而其经世，允为一家之言，自是宇宙间不可少之大章句，三代而后经纶天下者，俱不能出其范围。儒者过信孟轲氏之言，束之高阁，不思仲尼

以仁许管仲是何意旨，可叹也。

文墨师出诗集一编，标题云《钱荆山先生集》。予不识荆山为何如人，乃一会稽陶姓自浙东携来者，大约亦浙人也。诗虽不入彀，而笔力甚雅，每出人意表，近人中不数见者。中有朱竹垞、范季友诗，则斯人年亦不高，而复有《送雪峤大师诗》，似亦非后辈也夫。

长沙西临湘水，浩浩北(一本作如)注，无泊舟地，故四方船筏，辐辏中湘。昔兴中丞抚军时，曾于开福寺前开一河套，为泊舟所，工未就而罢。王抚军因之大兴版筑，开渠绕开福，引湘水东北流，复注于湘，可半里许，则四方舟楫，无风涛之虞。做工者人给钱六十文，米一升，又柴菜钱三十文，故人乐于趋是。有讼于官者，先令原告出赀督工；待审判而负罪者，量其轻重，罚之出赀做工。今北门沿湘一带，新造草屋，俨然如市矣，先筑堤塘数十丈以遏水。余此来见星沙气象甚旺，迥异春初。此渠开，则中湘之胜，将移于此，然亦不过一时计耳，日久坍颓，渐就堙塞，可计日而待。若能大兴工作，更引浏渭之水西来，冲刷汙塞，方为永久之计。然去浏渭稍远，且多冈阜隔阂，工费浩烦，非此公所能办也(瑚忆先业师有云，长沙西临湘江，苦无泊舟之处，故四方商贾皆聚中湘，而省会之地，舟车不便。抚军于北门开新河一道，亦星沙之急务，与此河互相发明)。

《管子》虽不纯乎一家言，自是经世奇书。自刘向校雠，订为八十六篇。后有唐房玄龄注，而语颇浅缪，恐不出玄龄手，或曰出唐博士尹知章也。芦泉刘氏绩间为补订，简明贯穿，多所发明；又有赵用贤标本亦可观。明天启间，宣城文学梅士亨(一本作亨)有《诠次管子成书》十五卷，以其言之纯者高一字，其解说暨驳杂者低一字为传，篇皆附以论说，虽未必一一皆当，然用心亦云勤矣。紫老深好此书，前与余谈上下千古，至《管子》，语多与余合，紫老惊曰："先生亦好读此书耶？"予曰："三代而后，欲经纶天下者，非颍上遗言，何从著手？诸葛孔明为千古一人，其学术全从此书出。"紫老洒然异之，出其所删定之者以示余，更惠白文一书，乃照其删定者涂乙之。

吴锦霞言：崇明开基者，为王、顾、董、施、宋、陆六家，而王施二家皆巨族矣。崇邑从二百里，横五十里，周五百里，数年前兵万人，台湾平后，裁汰至四千矣。

长沙药王宫后，有竹圃小亭，幽寂可爱。亭联集杜句云："身世双蓬鬓，乾坤一草亭。"甚佳。

岳涛持小叶鹿含草一握来。此草性同肉桂，有引血归经之功，佳品也，星沙在处有之。

楚中佛事，钹鼓之外，加以铜锣，哀雅梵音之中，忽闻此声，令人惊悸。问其所诵经卷，则《普门品》暨《三官经》也。呜呼！彼三官者，乃五斗米贼所设之教，顾有经焉？此地且与《普门》并驾而驰矣。

庐州人陈继绪言，硝出开封、归德二府所属八县内，不在亳州也。

烟壳纸出铅山县。

贵竹黎平有赖峒、高峒，皆生苗。有汉人往贾，为所杀。官差旗牌吏目往问之，不服，亦皆为其所杀。贵西道副使张奇抱往抚，而巡抚卫既齐已具题矣。今朝中差大人往审，闻将调兵往剿，此抚军之失算也。

庐州人呼牛作阿有(一本作盂)二音，亦奇。

倪用照，嘉兴人，尝为广西柳州前营守备。乱后罢官，伪周时改授融县尉，又调怀远尉，未几辞官，遁入曹头土司。乱定后，载其母柩，将归嘉禾，至中湘，阻夏逢龙之乱，暂寓湘潭，今已六七年矣。予问以粤西诸事，用照多身历之，其言多可听。用记一二事，以备参考。

孙延龄，孙大堂之子也。大堂为定南中军，定南既死国事，孔四贞尚幼，已曾许字延龄矣。被虏，后乱定，流入满洲家，询知为皇姑也，遂送之入京，盖四贞曾为太皇太后义女云。上问定南旧人，四贞曾许聘人否，众皆言延龄，遂嫁之，以延龄为将军。平西之叛也，四贞、延龄俱少不更事，诸都统皆定南故部曲，多战功，延龄其后进也。四贞待诸人礼仪如定南时，诸将皆以跪拜四贞为耻，尤不能为延龄下，积怨非一日矣。延龄有婢，其父千夫长也，婢还其父家，父嫁其女于汉人而不告延龄。延龄知之，怒执其人，杖之三十。王都统以延龄之责其官也，亦怒，唆其人告之巡抚；更怀利刃，欲刺延龄，延龄遂以其事上奏，四贞亦具疏请于上。上命大人来粤西审其事，罪坐王都统，余皆免究。大人入都覆命，收王都统于狱。未几，滇南告变，上命宥都统，仍管滇南主藩事，征云南。延龄内不自安，而四贞又平西义女，反谋遂决。一日，请诸都统入府议事，议毕而出，伏兵于门，尽歼焉，投桂林城反。时提督马雄驻柳州，延龄使人持高脚牌往招之。雄故不为延龄下，见牌益怒曰："竖子无礼！"碎其牌，纵其使。延龄提兵往攻，为雄所败，然平西势日甚，雄亦不能守，曰："吾降平西，不降延龄也。"乃使使自间道往松滋，请降于平西。平西大喜，以雄为怀宁公，然雄与延龄怨如故，屡相攻。平西左右多不喜延龄，延龄又不能调和议用事者，平西心亦疑之，命吴大将军往为二家讲和，密授之意，使杀延龄。吴大将军至桂林，驻城外，使人请延龄议事，议毕出营，将上马，使人自后斩之，孔四贞遂以册籍出降。后送四贞于云南，而吴大将军守桂林。未几，长沙势败，桂林亦震，遂弃桂林，退守南宁，而傅弘烈之兵乘隙遂入桂林。弘烈向为司马时，曾疏言平西必反，以毁谤亲王，流之岭南。当延龄之叛，弘烈自土司出见之，延龄授以守备，札使守梧州。江西人刘晓，向弘烈在土司中相与结为昆季。弘烈谓晓："吾有取粤西策，然必须面皇上言之。然吾不能离此土，须一人为我行。"即请往，从间道走京师，见上密陈其策。上大喜，以弘烈曾言平西，深信其忠，遂以七千人饷给晓，使于广东收兵，以应弘烈。曰："捷，以汝为平乐知府，行监军道事。"久之，值吴大将军退南宁，而简亲王之兵犹未至，桂林城空。弘烈以七千人先据桂林，平粤西功第一，上授以抚蛮灭寇大将军印，巡抚广西。后平西死，伪周军退入滇南，马宝守风木岭，清兵攻之不下，相持甚久。粤东人王圣，

昔为黎平参将，平西之变，使守岳州。林兴珠投诚后，以书招之，误投他人，平西削其职。后逃入粤西，与傅弘烈为友。及弘烈入桂林，圣闻之，由土司中来说弘烈曰："今马宝守风木不下，天下豪杰皆思下滇南。将军幸辞巡抚印，说马承印，令提兵入云南。将军将兵由古泥出通道，至靖州，则出风木岭后，大兵攻其前，将军断其后，马宝兵必溃而走。将军追之，直至滇南，取滇南如拾芥耳。此不世之奇功，千古一时也。"弘烈为然。时马雄已死，其子承印袭父职守柳，已降于清矣。弘烈发兵出古泥，率二百余人往说承印，恐多人起马氏之疑也。马氏诸将有王明、刘烂然、范大头等，皆枭杰，不肯为清。弘烈说承印，已有成说，泊舟江口，以待会兵。弘烈之意，必待马氏之兵出境而后走古泥。时王明等必欲反清，而承印年少，不能正主，遂劫执弘烈以归伪周，周授以司农，不受而死。方巡抚之辞巡抚提兵入滇也，惟刘晓谏不宜往，而弘烈不听。时晓已为平乐府矣。后晓升浙江粮储道，罢官流寓江南池州府。清兵复攻柳州，承印之叔若弟，皆先薙发，促承印降，而王明等军皆在外，清兵既入柳州，明等皆隔江遥拜。马氏率众走庆元；刘烂然以不给军饷，为其下所杀；范大头亦走死；惟王明遁入八万，屡攻之不能得。后报明已死，得其首，然非真也，明亦不知所往矣。

岳涛云：张又瞻之仆陆其标者，能服信石。余问之，云"果然，自祖父以来，皆能服。以砒为末，可尽二钱，能却寒暨诸虚寒疮疥之疾，但夏日不可服。若人食之发热，以豆腐一块拌皮硝食之即愈。若未经久服之人，误食而中其毒者，但采乌桕叶四五斤，咀食之，吐清水一二碗即解云。桕树叶又能治蛇咬，取叶捣汁，烧酒冲服，以渣贴伤处，无不愈也。若无病饮此汁，则能害人。"余向亦闻乌桕叶能解砒毒，但未得试，今知其果然矣。昔读《神农本草》，见诸金石毒药条下，多云可以服食，延年益寿，颇疑之，而历代名医，亦皆以为不可信。客岁舟中，杨符五言有人服巴豆者，今又见服信石者，不益奇乎？益知天下事经纬错综，决非印板所能印定，而出格之语，不可与拘墟者道也。

涵斋言：见邸钞有理藩院郎中马迪奉旨差往噶尔旦处，提督孙思克差守备一员，肃州总兵潘育龙差千总一员，共三十余名，往送之哈密。遇噶尔旦夷目领兵杀马迪，拘守备千总于哈密城，惟剩通事人逃回。提督奏闻其事，上云："前理藩院二郎保已奏闻矣。前有噶尔旦使者来，今已差人随之而往，拘其通事人于肃州，待使回发落也。"此事甚奇，难以拟议，须觅全钞一看。

张振先自街坊叫一卖药猺人至。有浙人吴姓者，与振先同寓，欲售猺药以治之也。猺人姓戴，地近冈州，其人能汉语。值余薙头，未及看其所用何药。岳涛云："猺人背负药笼，出锉刀药一把，口作咒，观药片下，即知病愈之迟速。配成二剂，加灯心、桃仁、火酒为引。"

余问涵斋云："吾闻台湾向为红夷地，郑芝龙得而复失，赐姓公复取之，有诸乎？"涵斋曰："非也，台湾向为番地。嘉靖中，红毛国人取其一角，为诸国贸易之所。盖红毛国人领其主之船只，于各国占地为市，而岁输租赋，地多而大者加官焉。台湾口岸故巨，其西则淡水，山石林立，不可泊舟，惟东南有水潆折而下，可通舟楫。红毛人筑城于内，曰赤瞰城；有山对峙如鹿耳，曰鹿耳门，舟必从此入。红毛人于弯环处皆有炮台，设巨炮以守，不可攻也，台湾之名，盖取之此。赐姓公江南之败，复回厦门，念厦门金门不可守。海澄公黄梧又议无风时出小舟环攻，疲于奔命，遂思东取台湾。本意原欲由彭湖入，而一夜风起涛涨，诸石皆没，前此所未有也。由淡水径至赤瞰境下，鹿耳之险，无所用之，使求救于本国，而往返须三年。围城两月，食尽而降，赐姓纵其舟归本国，台湾遂为郑氏有。后红毛国合清兵以巨舟来攻，郑氏以小舟往，而钉小舟于巨舰之旁，人没于水而火其舟，此后不敢复至云。自厦门出洋，七更至彭湖，入师屿泊舟，必待顺风，一日而至台湾，凡八更。而更约六十里，否则为海沟急流所漂而东矣，此台湾之大略也。"

涵斋又云，向在辰州遇一僧，曰天放，云南人，膂力绝伦，饮啖甚健。人问曰："和尚何不持斋？"曰："假和尚方持斋，余真和尚也，持斋何为？假和尚人前持斋，私下食肉；余则人前食肉，独居持斋，何为不可耶？"为云南卫指挥之后，曾杀人，亡命出家。左手出镯一，盖其母命之以戒其性云。亦异人也。

卷　四

舟过中湘石头，洪涵斋立鹢首呼余出，言此地伪周时，本朝披甲五百人驻此，以绝其粮饷，有舟过，以巨炮打之。后以去长沙远，孤军不能久驻，即撤回，今其上犹有寨基存焉。有石滩横截江中，曰过江龙，其上为柞树市。

德山在常德，龙潭在澧州，沩山在宁乡。德山沩山，今日规模尚在。

何楷，字玄子。思文时，曾弹郑飞虹并及赐姓。玄子归，为盗所伤，截其耳，人云："郑氏使人为之。"何、郑自此为世仇矣。后赐姓据厦门，有人来闽，玄子必捕之。其第三子常涕泣而谏其父，人皆知之。玄子死，三公子为赐姓所禽，置之狱中，因曾劝其父也，得以不死，勒令造铁甲千二百副而后释之，比校时曾受刑杖。玄子著有《周易订诂》，奇书也。

郑飞虹，幼姣好。其父为府吏时，知府蔡善继园有荔支树，飞虹同其弟自墙外以石打荔支，误中善继之头，善继怒，呼其父子至，一见飞虹而怒解。后飞虹烝其后母某氏，其父欲杀之，逃往海盗李旦舟中，有宠于旦。旦死，欲置主，卜之于神，飞虹十卜皆吉，遂立以为主。其弟莽二，名之豹，枭勇绝人，遂雄踞海上。弟之彪，后改名鸿逵。

杨晋叔夫人，郭氏也。父名郭羲，与陈秀皆飞虹同时人，鼎足而立者也，后不相能，归诚后皆世袭精奇尼哈哈番。夫人因长沙之乱，合家避居于官山，四王兵至搜山，家人皆走，夫人独不去，自缢死。后晋于星沙大作佛事，以资冥福。僧以旛往官山招魂，有鸟如燕而长尾，随旛飞至星沙，栖庭树上，每旛绕坛，鸟辄随旛飞转，毕，复栖树上，凡三日夜。佛事既毕，化纸送佛讫，即飞向官山而去。夫人平日事姑事夫，孝谊备至，宜乎有此灵异也。涵斋尝为之立传。

王明，亦闽人，在广西提督马雄标下为参将。孙延龄之攻柳州，雄数败。雄素轻明，兹忽自荐，请以三百骑往冲其营。雄初不许，后听其以百五十骑往踏延龄营四层而返，不失一骑，延龄自此不支，而明声震粤西矣。

李卓吾，晋江人，为府前李氏，与林氏同宗，盖其祖本姓林也，故泉人有"林李同宗"之语。今李厚菴乃其族人也。

赐姓攻金陵之前，经营海上，舟泊羊山。山在普陀之东，有鸡山、羊山，鸡山一山皆鸡，羊山皆羊也。其地有龙，不可泊。赐姓曰："吾有命在天，龙何能为？事苟有成，自有百灵拥护，不成死此耳。"舟泊，金鼓作，龙起震荡，见纱帽红袍人揖赐姓上小舟，风吹小舟上岸，得不死。舟覆甚众，精锐十丧五六矣。

世庙时有吕四官，以力闻，为暴于乡，不容于闾閈，走海上，引倭时入寇四十余年。后年八十矣，更来闽，省其父母坟墓，人皆不识，曰："吾吕四官也，流寓他乡久，今暂一归省耳。"即去，人亦不敢踪迹之。

衡山之大堡，烟火一百八处，行盐之市井也。

柚出闽广，盖橙类，大如巨升，色黄如梨。案，柚一名櫾，亦曰条，《唐本草》曰壶柑，《食性》曰臭橙，亦曰生栾。李时珍曰："柚色油然，其状如卣，故名壶，亦象形。"今人呼其黄而小者，正此意也。柚树叶皆似橙，其实有大小二种，小者如柑橙，大者如瓜如升，有围及尺余者，亦橙之类也，今人呼为朱栾。形色圆正，都类柑橙，但皮厚而粗，其味甘，其气臭，其瓣坚而酸，其花甚香。南人种其核，长成以接柑橘，云甚良也。《尔雅》有櫠，音废。郭璞云："櫠，大柚也。"范成大云："广南臭柚大如瓜，可食。其皮甚厚，染墨打碑，可代毡刷，且不损纸也。"《尔雅》亦曰："樌，音贾。"《列子》云："吴越之间有木焉，其名为櫾。碧树而冬青，实丹而味酸，渡淮而北，化而为枳。"《广雅》谓之櫺柚，櫺亦柚也，皆此物耳。予在衡州时买而食之，亦可口也。

予在衡署中度岁，日闻堂中竞掷《升官图》喧笑，不知此中有何意味。而诸公耽之至此，予欲取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选举职官，各为《升官图》一纸，《升官图说》一册，置学舍中，节日暇时，病余课毕，以此消遣，久之而历朝选举、职官、考课、铨选之法，皆了了矣，亦读史之一助也，贤于博弈远矣。

癸卯年工部题：清河县仲家庄闸迤下陶家庄地方建一石闸，估计银三万四千九百二两零。此闸与仲家庄相去不远，令该闸官就近兼管。新建闸拟名康济，仲家庄石闸改名广济，奉旨依议。

旧春上元在衡山县曾卧听《采茶歌》，赏其音调，而于辞句懵如也。今又□衡山，于其土音虽不尽解，然十可三四领其意义，因之而叹古今相去不甚远，村妇稚子口中之歌，而有十五国之章法。顾左右无与言者，浩叹而止。

川陕总督佛抡《筹秦第四疏》，谨陈潼关收粜米粮，请敕邻省督抚动帑，招商贩抵关，亟济被灾兵民事。户部议于潼关地方，选委贤能道厅等官，酌动捐纳银两，随米价消长收买。再令直隶、山东、河南、山西、湖广五省督抚，各动库银十万两，招殷实商人给发，令于粮贱处，无论米谷麦豆，收买抵潼关粜卖，其多出利息不计，止将原给本银收取可也。旨依议。

紫廷家废书套甚多，委积壁角以饱蛇鼠耳。虞臣取而裁之，制成研匣一，傅会之以胶漆，锦不可得；即以油纸饰其外，下藏小匣，可以贮墨。函盖相称，廉隅端直，俨然成器矣。自此与吾周旋，晨光夜火，形影相接，又不知其历几年月也。夫天下之良材佳质，委之无用之地者，不知何限，念之惘然。

川陕总督拂抡奏："钦奉上谕，将西安纳米事例移在商州捐纳，而西安在于司库，止令捐银。但捐纳米石数目，如仍照三十一年八月以后十分之数，每石折银六两捐纳，恐数多而捐纳者少。将请西安捐纳，仍照三十一年八月以前，以十分减四，每石折银六两，准于西安司库捐纳。至于商州既通水路，其捐纳米数，应照三十一年八月以后之例，在西安则纳银者众，而商州得以积贮米粮矣。"

工部题请：昭陵寝殿倾，请重建造，旨依议。

山西巡抚叶题："钦奉上谕，截留漕粮二十万石，分贮秦、晋、蒲州等处。布政司舒书称两省之员，在孟津等处公同斛米，运至观音堂，交晋接运。两省官员于潼关、蒲州等处公同斛米，先将秦省应贮之米十万石，于十二月初三日运至蒲州等处，同豫员交兑。取获秦省贮米之韩城、朝邑、华阴、潼关卫，并晋省贮米之蒲州、荥河、临晋各收米实收详报。"

东坝有上下二坝，上坝地名广通镇，有小石碑。言地古名艮林镇，初筑堤以障水，易今名。其地四通八达，东至邓埠、无锡，西至高淳、芜湖，南至广德、泗安，北至溧水、江宁，东南至溧阳、宜兴，东北至金坛、丹阳，西南至宁国，西北至太平府。向无此坝，宣、歙、广、德、建平诸水，一由苏州出刘家河，一由吴江出松江入海。洪武初，没吴中田禾，户部题请筑坝，引水由太平、芜湖入于江，遂将高淳、黄池一带田没成湖，其地粮税，加派于苏、松二郡办纳。案此坝颠末尚未究悉，当于《地志》暨《实录》中考之。

梁山，即所谓天门山也。二山横截江中，东西对峙，正当采石西南。天设此山为金陵门户，蹲踞江边，如二饿虎，隔江眈眈相向。山上长松古柏，郁然参天；山后人家，参差隐见于松柏中。风帆盘于两山之间，予

以玻璃镜照，毫发皆见。采石镇闾阎相接，不下万家。临河人家，隙地皆接以白石栏楯，壮丽如画，此天下所无也。

立人言："江行顺风至六百里，则钉板俱热，不可复行，行则虞其败矣。"虞臣未信其理，予为之往复推论，始得豁然。

采石矶有然犀亭，晋温峤然犀照水处。此事史载甚详，予尝思之不得其解。古今相传，如此类者多，皆别有其故，非好学深思者，未可与共商此事也。

采石矶临江有三元洞，在山半石壁中，下瞰大江。土人施木架阁于洞穴中，供大慈尊像，颜曰"妙远"。有巨鼠数千，穴石壁中，游人来，僧击壁呼"鼠道人"，鼠应声出，不畏客，以饭饲之而去，盖人无害鼠之心，故鼠亦不惧也。唐人诗曰："童子亦知善，众生无惧心。"悠悠可思。昔钱龙友尝为予言之，而吴游亦曾阻风过其地。予入楚时，尝至其洞，见窗几萧然，万里江流，横过窗下；佛前灯火荧荧，老僧正在定中，令人肃然畏仰。其地虽幽邃，而往来过客，以阻风故，多来访之，非真阿练若也。予问鼠道人安否，僧曰："前年有客放爆竹惊之，今不至久矣。"可叹也。

高孔霖有《颍上风物记》一书，约五六十叶，记颍上风土人物甚详。其舆地考之二十一史及《方舆纪要》，皆有原委。

孔霖所作五言古诗，逼真唐人，叹此调今人不弹久矣。李于鳞曰："唐无五言古而有其五言古。"斯言一出，而世皆趋汉、魏，遂不复见唐五言古矣，哀哉。

王望文扇头有崔兔床诗，先生的笔也："学道人同霹雳居，电光转处一身余。战争文字秋坟骨，见为神仙拓素书。"(一)"廛阁糟丘样子殊，罡风正厉片时无。因缘随受罡风转，大笑携镫照暗衢。"(二)"严冷人难浪得名，浮云久谢大虚争。但寻寂寞山川里，定有渔樵掉臂行。"(三)"大事难明心正哀，能明此事慎旃哉。人生共许生悲仰，何用阎罗对面来。"(四)"莲花火里斗新妆，白日看天不用忙。自有阿师家具在，碎捶磁枕饱黄粱。"(五)"云内雄鸡叫五更，孤怀如月向谁明。秦家鸾镜无年月，箫歇而今子晋笙。"(六)

望文又诵兔床《题燕子矶》一绝云："大江蹙浪鼓渔罾，石上苔花绣几层。燕子不来今又去，那堪西望是金陵。"久不见先生诗，举目所见皆青燐，倾耳而听皆鬼啸也，见此如睹青天而闻霹雳。

星维言：有妇人患小腹中痛，气冲上不得卧，百药不效，已骨立矣。有吴人诊之曰："此乃经时不谨所致。"用白芍二两，香菌一两，猪外肾一对，煎汤；滑石、白矾各五分，共为末，以豆腐衣包之，煎汤送下。下黑血甚多，一剂而愈，亦异方也。龚首骧夫人病头风，已数年矣，每发时痛欲死，骨节间格格有声，已坏一目而痛不止。今发愈甚，延予入内诊之，予曰："是不难，一剂可愈也。"出定一方，用酥炙龟板二钱，麻黄一钱，槁本一钱，甘草五分。后更为定一方，用何首乌、苡仁、牛膝，令服二剂而愈。

望文诵阎古古《赠陈伯史诗》："海上生还九死余，老亲未葬故踟蹰。绝无世上弹冠想，徒有年来却聘书。伏腊不关新晦朔，湖山犹伴旧樵渔。侍郎若问田园事，先帝丘陵亦已墟。"

子儒言：明末高邮有袁体菴者，神医也。有举子举于乡，喜极发狂，笑不止，求体菴诊之，惊曰："疾不可为矣，不以旬数矣，子宜急归，迟恐不及也。若道过镇江，必更求何氏诊之。"遂以一书寄何。其人至镇江，而疾已愈，以书致何。何以书示其人，曰："某公喜极而狂，喜则心窍开张而不可复合，非药石之所能治也。故动以危苦之心，惧之以死，令其忧愁抑郁，则心窍闭，至镇江当已愈矣。"其人见之，北面再拜而去。吁！亦神矣。

予寓维扬时，听望文谈崔默庵医学。默庵，太平县人。余寓白云观时，闻镏一庵数道其人，述其医多神验，而望文尝从之学医。有《时疫流行与伤寒不同方论》一书，实前人所未发。有一少年新娶，未几发疹，遍身皆肿，头面如斗，诸医拱手，延默庵诊之。默庵凡诊一症，苟不得其情，必相对数日，沈思数问，反覆诊视，必得其因而后已。诊此少年时，六脉平和，惟少虚耳，骤不得其故，沈思久之。肩舆远道，时已饥饿，即在病者榻前，设馔对食，见病者以手擘目，看其饮啖，盖目眶尽肿，不可开合也。问曰："女思食否?"曰："甚思，奈医者皆戒予勿食何也。"崔曰："此症何碍于食?"遂命之食，而饮啖甚健，愈不解。久之，视其室中床厨桌椅，举室皆新，漆气薰人，忽大悟曰："予得之矣。"亟命别迁一室，以螃蟹数斤，生擣遍敷体上，不一二日，肿消疹见，则极顺之症也。盖其人为漆所咬，他医皆不识云。

崔默庵论疹症曰："今人治疹，率用升麻葛根汤，使其毒气尽升头面，后多难治。戒升麻勿用，多用葛根及横解之剂，少加桂枝，令其毒气散于四肢，即险逆之症亦可为矣。"其治血热之症，用苏木三四两，浓煎一碗顿服，用之无不应手愈。一妇人患眼症，用大黄四两，煎少许，服之立愈。此等方法，皆能益人神智，故备记之。

张枚臣，武陵人，讳锡信。其尊人弘载先生，讳嗣陇。初任无为州同知，甲寅随征，授福清县丞。与戴文开为中表兄弟，文开火攻之学，半得之弘载。枚臣令祖少室先生，与孙大东同事。少室先生字惟照，少室，其别号也，仁和县籍，由材望天启六年四月授守备，升广东游击。奉命取西洋大炮，制造施放。崇祯辛未，计功升参将，又升江东副总兵，又升大凌河挂印总兵，左府都督同知，赐蟒玉，又调山东。壬申七月二十三日登州失陷，殉难。

子庞扇头有黄自先诗五首，甚佳，录之于此："蓟北重阳雪已飞，何人萧飒不思归。风号万里寒吹角，月霁千门乱捣衣。秫酒枣糕香野店，蟹螯鰕菜荐鱼矶。送君引我家园梦，惆怅西山黯淡晕。"(一)"怜君廿载历风尘，落落何求独此身。元亮归来宁傲世，梁鸿热处不因

人。豹斑自信应能变，龙性难云尚未驯。别去试观东海上，狂波不动日华新。"(二)"日暮鸦群集禁园，天南孤雁独高骞。归从熟路经淮海，游待来春过太原。韩信祠荒秋短草，武侯庙拱塞长垣。临歧驻马登台望，动地西风别绪繁。"(三)"手揲神蓍自转环，目县冰镜照人颜。频闻鼓角心犹壮，每卜勋名鬓欲斑。定远玉关飞食肉，伏波铜柱老征蛮。古人器业抛章句，别后雕虫取次删。"(四)"与君对月两回圆，此别重逢未定年。江左名家寻顾陆(谓幼铁、西明二子)，天涯老将滞幽燕。千杯绿酒醺僧舍，一路黄花送客船。途遇洪遵如许我，依然长剑倚青天。"(五)后书"秋九月望，客燕门永宁僧舍，送子庞先生还南，兼怀洪去芜。"

夷陵颇苦土司之横，而朝廷则最左祖土官。盖由吴三桂在滇时，以土司为鱼肉，上主先人之言故也。有永美宣慰司田顺年者，骄悍异常，朝廷尝诏入陛见，加以宫保，今亦少戢矣。

符五舟中携寒沱石砚三方，石出夷陵，中有花纹如笋。石淡黄色，而笋洁白如玉，若横截之，纹极圆，无少偏欹，俨如世之图太极者。但石质坚硬，不受墨，非砚材也。

符五言："荆西有虾蟆洞水坑石，黑色；贵州饭甑山有金星石，皆砚材之良者。"金星石予家有之，未知出饭甑山否，若虾蟆洞则从未之闻也。

符五云：有查如龙者，下江人。弘光朝曾为部郎，后流落江湖，未尝一日忘天下也。康熙初年，伪造天下督抚提镇书札、官封、印信、花押、图章，一一逼真。书中之意，皆联络声气，共图举事，恢复中原。皆有报书草稿，汇为一册，辞皆俊伟。携之走滇南，寓山中僧舍，去省不远，为血书一通上平西，言天下督抚提镇及朝中大臣，皆有同心，待王为盟津之会。王，华人也，当年之事，出于不得已。今天下之机杼在王，王若出兵以临中原，天下响应，此千古一时也。令一童子于王府上之，其意欲露布此书于人，胁王以不得不从之势。童子至王府，不得其门而入，逡巡归。后以假银事败露于曲靖府。曲靖知府李率祖，号素园，向与平西有隙，得此甚喜；然见其书稿牵连天下，无一遗者，遂取而焚之，唯以上平西血书申督抚，闻之于朝，命千总董三纲解之入京。如龙临发时呼三桂曰："我死，尔九族之灭亦不远矣。"至京，凌迟处死。朝廷之疑滇，自此愈深矣。

刘玄初，蜀人，为蜀王刘文秀幕客。蜀平，平西王复罗置幕中。癸丑，闽粤二王皆上书，请解职东归，吴世子应熊使人启平西曰："朝廷久疑王，今二王皆有辞职疏，而王独无，朝廷之疑愈深。速拜疏发使来，犹可及也。"平西命玄初具稿，玄初曰："上久思调王，特难启口，王疏朝上而夕调矣。彼二王辞者自辞，王永镇云南，胡为效之耶？不可。"平西怒曰："予疏即上，上必不敢调予；具疏，所以释其疑也。"怒刘，出为盐井提举。未几，有贵州之变，三桂思玄初言，以之留守学士。至夷陵，驻兵松滋，三月不进。玄初上启曰："愚计此时当直捣黄龙而痛饮矣，乃阻兵不进，河上消摇，坐失机宜，以待四方之兵集，愚不知其为何说也。意者王特送诸大臣入朝为王请乎？诸大臣辱国之臣，救死不暇，乌能为王请也！若曰待世子归乎？愚以为朝廷宁失四海，决不令世子返国也。夫弱者与强者斗，弱者利乘捷，而强者利于角力；富者与贫者讼，贫者乐于速结，而富者乐于持久。今云南一隅之地，不足当东南一郡；而吴越之财货，山陕之武勇，皆云翔猬集于荆、襄、江、汉之间，乃案兵不举，思与久持，是何异弱者与强者角力，而贫者与富者竞财也？噫！惟望天早生圣人以靖中华耳。"平西不报。未几，玄初亦死。

符五曰："予少年曾梦一比丘尼携之礼忏，起，见一菩萨如观音大士，而缁其衣。符五问其名，尼曰默慧菩萨也。菩萨厉声曰：'默慧，汝身是也。'遂恍然而觉。未几有愚山知止和上建大悲忏，为符五取法名明心，号默慧，适符梦境，亦大异矣。又五六年前，梦中甚觉心痒，取刀剖之，中有六鼠，坠地散走，遂缝合如故，此即彼法中所谓六识六贼也。余平生不信释氏之学，而梦中所见如此，殆不可解。解梦虽如是，而予之不信如故也。"予意符五聪明绝世，而梦境又神异如此，必再来人无疑。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必有其时矣。符五有友刘子裔，少年有才气，英颖过人。曾梦至一处，见禅床几杖萧然，而阒无一人。床前书一联云："弥桃余味今安在，董袖遗香孰可留。"凄然而觉。刘最癖美男子，自疑前生必是破戒沙门，然而不能改也。

螃蟹矶在江中，不见形，而水石相激之声，轰轰如雷，去里许声犹在耳。名曰螃蟹，必一小石，而犹若是，瞿塘三峡，如象如马，又不知当何如也。

获港居人不下数千家，百物皆具。市井辨接，屋宇宏丽，有石桥精致如大内之制；游击开府于港内，门境萧然。太平景象，可乐也。

符五云：云南有土司三家最强，一曰龙鹏，一曰黎世屏，一曰黎思进，皆有众数万，火器兵仗坚利绝伦，而黎世屏尤为强悍。此南土之隐忧也。

武昌贺逢圣门前，有石坊曰"天恩重问"。后石折中断，宗人有戏为联者云："承不起天恩，当不起重问，断断乎有理；上不能致君，下不能泽民，默默乎无言。"

云南永历朝丁酉科举人江彧才，望士也。洪经略入滇，彧将随公车北上会试，谒见经略，经略不许，云崇祯朝举人许会试，永历朝举人不许会试。彧曰："若以大清龙飞之日计之，则自天命元年始，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举人皆将不许。若曰崇祯固中国之主也，永历先帝，圣子神孙，西南半壁，固大明之江山也，奈何所取之士，有异于崇祯之朝乎？吾知之矣。崇祯先帝曾为公设御祭九坛，固公之恩人，其所取士得为举人，许其会试，所以报也。永历先帝，公之仇也，所取之士亦仇也，其不许会试，宜也。"公怒，命扶出。

辛未八月朔日，舟泊大通，大风雨不能开船，听符五谈沙定洲妻万彩云事。万，江西人，初生时有彩云覆其屋上，其父见之，曰："若男子必非常人，惜其女也。"长随父入滇南，家于临安。美而艳，土官普明声见而悦

之，娶以为小妻，与其室异地而处，生子曰小普。彩云有机智，未几，普氏之权，尽归掌握。明声死，小普嗣，刚很淫乱，而彩云亦多淫行，常蓄美男子数十人，以次入侍，小不当意辄杀之。有沙氏子，土司之后也，彩云悦其魁吾，宠之专房。一日，彩云早起他出，沙子尚卧帐中，小普潜入室内，刺杀之。彩云哭之，如丧伉俪。后又得定洲，宠过前沙。定洲生于贫贱，然有权略，知书。时小普已死，普氏之业遂归定洲。后乘乱，逐沐天波而踞滇省，彩云助之也。彩云亦人妖矣。

王辅臣，本姓李氏，河南人。少为宦官家奴，后闻其姊夫在流贼中，往依之。骁勇善战，而樗蒲一掷，饶有刘毅之风，尝一夜输银六百两。其姊夫知而谋杀之，弯弓于门内以待辅臣归，一发不中，反杀其姊夫而逃。后流入姜瓖营，为料某帐下健儿。有王进朝者无子，与料善，问料曰："汝帐下人有可为我义儿者否？"料曰："此有二人，其一知书，一不知书，惟公择。"不知书者，则辅臣也。王择不知书者，自此为王氏子矣。辅臣长七尺余，面白皙，无多须，髯眉如卧蚕，如世所图吕温侯像。勇冠三军，所向不可当，号曰马鹞子。清兵之围大同也，辅臣乘黄骠马，时出剽掠，来则禽人以去，莫有撄其锋者。清兵远望黄骠马骋而来，辄惊曰"马鹞子至"，即披靡走。辅臣与白成功、葛秉贞三人更迭乘黄骠马出，清兵亦不辨乘马者之为谁也，见即走耳。城克，姜瓖降，八王子以辅臣为虾，随入都，都中满汉，无不以一识马鹞子为荣矣。八王得罪死，辅臣没入身者库。久之，章皇帝亲政，尝拊髀谓敖拜曰："闻有马鹞子者，勇士，今不知何在，安得其人而用之。"拜亦不知也。一日，拜之仆骑而过市，遇一少年，下马而避道左，仆怪而问之，曰："我马鹞子也，向者于某所识公，公忘之邪？"仆喜曰："我主甚念尔，尔来朝不可不早来谒。"归以启敖，敖亦喜，俟其来即率之以见上，上大喜，立授御前侍卫一等虾。未几，洪承畴经略河南，上命侍卫二人随侍，一为张大元，一则王辅臣也。大元敖慢无礼，经略待之少不如意，辄悻悻见于词色，尝曰："我奉朝廷命来随女，岂女家奴？劳苦如是，不当题我为一镇总兵耶？"经略亦微闻之。辅臣事经略惟谨，经略未食不敢食，未衣不敢衣。视经略所向，经略行辄左右之，遇险阻必下骑自执其辔，有冈峦泥滑不可行者，必背负经略而过，虽家人不是过也。勤敏谦恭，未尝以御前人自居，经略绝怜爱之，曰："儿竢有好缺，我题女官。"辅臣辄泣曰："臣奉命随相公，死随相公耳。相公勤劳王事，臣安忍离相公左右而安居好爵耶？"经略对之亦泣下。经略以夷陵为川湖要地，土司杂处，题请设镇，而大元为请，虽酬其愿，亦即为辅臣地矣。大元之镇，经略携辅臣上云南。云南平，设援剿五营，而题辅臣为右营总兵，辖云南迤东地方，驻曲靖府。后经略归朝，遂隶平西王藩下。辅臣之事平西，无异经略，而平西之待辅臣，有加于子侄，念王辅臣不去口，有美食美衣器用之绝佳者，他人不得，必赐辅臣。辅臣为人，恭以事上，信以处友，宽以待人，而严以御下，然有功必赏，虽严，士亦乐为之用。尝奉平西命征乌撒，与诸将会食于马一棍营中，吴应期亦在坐。应期者，平西之侄也，为固山额真。饮酒薄醉，将饭矣，辅臣饭盂有死蝇焉。王总兵者见之，呼曰："饭有蝇，饭有蝇。"时马一棍为主人，御下酷厉，每以微过责人，一棍立毙，故有斯号。辅臣恐其以死蝇故而杀庖人，曰："我等身亲矢石人也，得食足矣，安暇择哉！倥偬之际，死蝇我亦尝食之矣。"王总兵性愚戆，不解辅臣意，乃曰："公能食此蝇，吾与公赌，输吾坐下马。"辅臣念言既出诸口，遂勉强吞之。吴应期在旁曰："奈何王兄马直如是好骑耶！人与兄赌食死蝇，兄便食之；若与兄赌食粪，兄亦将食粪耶？"辅臣怒骂曰："吴应期，女恃王之犹子，当众辱我。人惧女王子王孙，吾不惧也。吾将食王子王孙之脑髓，而嚼其心肝挖其眼睛矣。"遂挥拳击食案，案之四足皆折，案上十二磁簋暨菜碟饭盂酒杯等一一应手碎。左右侍从以百数，皆辟易，应期乘间逸去，诸人亦劝辅臣归。来朝酒醒气平，亦自悔之。左右劝辅臣往谢应期，曰："固山之言，本出无心，公怒骂过甚，往谢而解可耳。"王甫出门，而吴已飞骑来矣。执手入，拜伏不起，曰："昨以酒故无状，出语伤兄，兄罪吾诚是。愿兄恕之，无藏怒。"王亦拜，掖之起，曰："我醉，出语伤兄，兄不罪我，何反自责为！"遂招诸镇来，开筵痛饮，极欢而别，从此相好如初，无间言矣。或有以此言闻之平西者，词多溢恶，平西不善也。适曲靖差将官入省领饷银，事毕辞平西归，平西劳之曰："女归言，吾问尔帅众各营将士无恙。更语而主，前征乌撒时与吴应期酒后争嚷，少年兄弟，使酒骂座，此其常事，乃至老拳相向，亦复何妨。谁是妇人，腹有私孕，惧其打落耶！打即打耳，何必牵引老夫，乃云'女是王子，吾将食王之脑髓心肝'，此诚何语，令他人闻之，揜口笑我曰：'吴三桂老子平日爱惜王辅臣如珍宝，今一旦思食其脑髓，岂不令人寒心。'归语尔帅，今后更无作此等语。"王辅臣闻之，亦怏怏曰："我与女皆朝廷臣，岂女家人，而受制于女。女自向女之侄，视我为外人。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安能郁郁久居此耶。"乃密遣人持金钱入都，遍赂朝廷左右暨用事者，人人交口王辅臣，上闻之亦耳热矣。适平凉提督缺出，上以边镇须材，特点王辅臣。报至滇南，平西闻之，如失左右手，叹曰："小子费亦不赀矣。家私几何，乃如此胡为耶！"及至省辞王，王待之愈厚，执手涕泣曰："尔至平凉，无忘老夫。女家贫，人口众，万里迢迢，何以当此。"遂出帑二万两以为路费。辅臣至都，久不得陛见，盖其平日专力于近侍之人，阁部九卿，全不留意，故满汉大臣多少之，无人引见。兵部曰："事关仪制，在礼部。"礼部复曰："提镇引见，兵部事也。"两相推委，而王辅臣又不肯更以金璧贿赂部臣，惟随众常朝而已。一日朝，上赐群臣茶，有近侍曾识王者，行茶至前，私问无恙，曰："来几时矣？"曰"久"，匆匆不得款语。后上燕居，偶念平凉提督何久不至，近侍奏曰："至矣。前常朝赐茶时，奴亲见其坐班。"上曰："何不引见？"亟令人出外访问，立诏之入。上坐内廷以待，望见喜曰："有武臣如此，朕复何忧！"此

自恩泽频加，赏赉屡及，无日不诏入，语必移时，廷臣骇然，不知其何自也。都下哄传，以为平西有密语令王人奏；又讹马鹞子为马儿头，种种不经之语，令人发笑。上问辅臣出身，曰“身者库”。上惊曰：“如此人物，乃隶身者库耶！”立命出之，改隶旗下，因谓之曰：“朕欲留女于朝，朝夕接见，但平凉边庭重地，非女不可。”其命钦天监择好日以行。时值岁暮，而定期岁内。上又谓之曰：“行期近矣，朕不能舍。上元在迩，其陪朕看灯过而后行。”更命钦天监再择吉日于上元之后。届期入辞，温语良久，授以方略，重加赏赐。御座前有蟠龙豹尾枪一对，上指谓辅臣曰：“此枪先帝所遗以付朕者，朕每出必列此枪于马前，以无忘先帝。汝，先帝之臣；朕，先帝之子。它物不足珍，其分此一枪以赐女，女持此往镇平凉，见此一枪如见朕，朕见此枪如见女矣。”辅臣拜伏于地，泣不能起，曰：“圣恩深重，臣即肝脑涂地，不能稍报万一，敢不竭股肱之力，以效涓埃！”涕泣而出。癸丑，平西王反，念陕西为天下之脊，而王辅臣、张勇实握兵权，又皆旧部曲，辅臣尤为亲密。云南援剿右营标下听用官汪士荣，向为辅臣之所亲信，三桂访得之，以书二通札二道付士荣，令其从间道走平凉，以致辅臣；而令辅臣以书一札一转致张勇，不别遣使。辅臣得书，立使人拘执士荣，令其义子王吉贞赍逆书二通伪札二道，解逆使汪士荣星夜入朝。上见之喜，置士荣于极刑，留吉贞于朝，晋职为卿，而嘉辅臣之忠贞也。张勇闻之怒曰：“吾二人事同一体，女即欲作忠臣，亦宜先使知，会同遣使人。背我独献忠于朝廷，令朝廷疑我，是卖我也。我看女作忠臣者作至几时。”自此张、王遂成参商矣。秦州之变，世多知之，兹不具记，然初非辅臣本意。方其下之谋为变也，辅臣以死自誓曰：“宁杀我，无负朝廷。”言之至再。迨变局已成，而辅臣亦无如之何矣。平凉之兵既杀经略，陕西督抚以反状上闻，上亟召王吉贞入内，曰：“女父反矣。”吉贞曰：“不知也。”上即以陕抚之状示之，吉贞战栗，噤不能言。上曰：“无恐。朕知女父忠贞，决不及此。由经略不善调御，平凉兵变，胁女父不得不从耳。女宜亟往，宣朕命，女父无罪，杀经略罪在众人，女父宜竭力约众破贼立功，朕赦众罪，不食言也。”吉贞星夜归平凉，时辅臣尚在秦州，平凉居守诸将技痒正不可奈，忽见吉贞归，欢呼曰：“大总爷至矣。”拥之入城，奉为总兵，设官分守焉，吉贞亦将上命置脑后。自吉贞归平凉，而王氏之反势成。辅臣既杀经略，讵不思疾取西安，而张氏雄踞西陲，眈眈虎视，一举足而东，则张氏卷甲尾其后。踌躇首鼠，退保平凉，而大兵已四集矣。辅臣初在大同，城破之日，有结发妻自缢而死；后贵，复置妻妾七人。平凉被围时，辅臣顾七人叹曰：“死大同者，今无其人矣。”七人闻之，同时皆自缢而死。辅臣出战虽屡胜，而孤城坐困不支，经略图海招之降，与之钻刀设誓，保其无它，辅臣出降，随经略转战有功，事多不具录。事平，上撤经略还朝，即召辅臣入京。鞍马已具，行有日矣，乃出其后妻。自七人缢后，辅臣复娶一女，至此忽与之反目，怒不可解，登时欲出之。召其父来，与之决绝，而密语之曰：“领汝女亟离此，他方远嫁。我出汝女，所以保全之也。”有工匠随征久，具呈于辅臣，求批归省，辅臣取其呈手裂之，曰：“汝归即归耳，尚须此物耶！汝归不宜复来，逢人不可道一王字。”命取银赏之，工匠涕泣辞去。随命司计者取库中银，多少分之，各为一封，多以百计，少或数两，一一标识。余一二万金，置之库中，以印条封之。更录簿一册，记银数并诸杂物，曰：“吾为提督久，岂无余赀，令人动疑，累女后人也。”取旧帐目悉火之。召诸将卒亲随人等至前曰：“女等随我久，东西南北奔走，犯霜露，冒矢石，亦良苦。今我与女等辞，女等宜远去。”随其人之功绩，各以银一封与之，曰：“女持此，愿归田者亟归，愿入行伍者速投他镇去，无言向在我处。”众皆哭，挥之行曰：“速去，我事自当，无累女等，从此决矣。”既发遣众，乃命酒独酌高歌，饮讫，见盛鱼银碗在案，重二十余两，沈吟曰：“此物当与谁？”适有童子捧茶至，顾曰：“女在此几年，曾娶妻否？”童子曰：“未娶也。”遽命取石，槌碗令扁，以授童子曰：“与女归娶一妻，勿更来矣。”复酣饮高歌二三日，问门下尚有几人，则惟数十人在矣。召之来共坐，呼酒欢饮，至夜半，泣谓众曰：“我起身行伍，受朝廷大恩，富贵已极。前迫于众人，为不义事，又不成，今虽反正，然朝廷蓄怒已深，岂肯饶我。大丈夫与其骈首僇于市曹，何如自死。然刀死、绳死、药死，皆有痕迹，则将遗累经略，遗累督抚，遗累女等。我筹之熟矣，待极醉，絷我手足，以纸蒙我面，冷水噀之立死，与病死无异，女等以痰厥暴死为词。”众哭谏之，怒欲自刎。众从其言，天明以厥死闻。后经略入朝，上问王辅臣，经略言反非其本意，上怒曰：“女与王辅臣一路人也。”图海惧，吞金而死。惟张勇坐镇河西，始终不变，三秦赖其保障。上嘉其忠，封靖逆侯，世袭。人谓靖逆之功，实王辅臣激成之云。

江西风土，与江南迥异。江南山水树木，虽美丽而有富贵闺阁气，与吾辈性情不相浃洽；江西则皆森秀竦插，有超然远举之致，吾谓目中所见山水，当以此为第一。它日纵不能卜居，亦当流寓一二载，以洗涤尘秽，开拓其心胸，死无恨矣。

岷江万里奔流，至江南已就坦途，逶迤东去。若安庆以上，其浩荡之气犹未尽敛，又受彭蠡之流，阻以小姑之险，澒洞震动，不可方物。江南两岸，固不乏山，亦皆宽衍平舒，此则层峦叠嶂，与江势争雄峭，森秀如荆关之画，而情为之移。

湖口县下石钟山，石无巨细，皆插空壁立，如吴郡范坟万笏朝天之状。石壁数百仞，下临无地，秀极，绝胜震泽之石公。有渔人为栈道于壁间者，望之如飞仙，予与虞臣叫绝。符五云：“先生若入蜀，寸寸皆是物也，久之亦厌极矣，何奇之有。予思自幼熟读少陵诗，若不入蜀，便成唐丧。倘遂兹愿，则一草一石，皆别有妙悟，斩新更读一部活杜诗，其境当何如也？唱经堂于病中无端忽思成都，有诗云：‘卜肆垂帘新雨霁，酒垆眠客乱花飞。余生得到成都去，肯为妻儿一洒衣。’想先生亦

是杜诗在八识田中作怪，故现此境，不然，先生从未到成都，何以无端忽有此想耶？”

郦道元所谓石钟山，东坡泊舟于此作记者，乃上石钟山也。

下石钟山有阁曰“江声”，在山半，踞石壁上，南望彭蠡，西对大江，游览之地，于斯为最。乃其地为公所，荒芜不治，北牖下有槽枥，马矢堆积，令人叹绝，此与才士流落不偶者何异！若此阁在吴下，所遇不知当何如也。

同舟有刘公者，庚午曾随征阿鲁得，辛未随驾□□，其言与予向之所闻无异。朝廷以觝戏愚北卤，信有之矣。

湖口县南望彭蠡，不见涯际；鞋山峙湖中，浮图如笔插天；大孤山尚缥缈云外也。

上下二石钟山，为湖口名胜。万历时，宦官李道奉设关榷税于此，于上钟山大治台榭，颜曰“学圃”。后李去关撤，其地亦废，今无片瓦存矣，山坞中草深数尺。尧峰僧坦然自京师归，访友于此，不值，有穷途之哭，囊中惟钱十八文耳，日坐江边卖药以度朝夕。环视石钟，恻焉心动，髯苏旧迹，渺无存者；不有梵刹，为山灵羞，即毅然以募建为己任。乃坐于关使者之门，昼夜不卧，凡二十五日。使者心动，施银十两，公即募人薙草除砾，筑地为基，而架木于其上，覆之以席，禅诵于内。值使者解任归，泊舟山下，见而异之，曰：“吾以女得银他往矣，乃果为此难成之事耶？”复施银二十两，书吏人役等各以其力，众擎而举，此庚午夏秋间事也。为庵一，颜曰“潮音”，中奉大悲尊像，西向，像前灯火荧荧。庵之后半厦为公禅栖处，面绝壁而开东牖，旁一小厦为香积，屋止此耳。庵前尚无墙垣，旁有隙地而无邻屋，恐其易倾，以木支之。山风时来，吹落簷瓦，公之愿盖未竟也。

符五云：“打仗之际，刀惟一掠耳，不可直斫，斫必伤刀，为他人制矣。马上枪法，决无向前直刺之理，惟有回身一枪耳。打仗不可不多备鹞子鞋，鞋须穿过二三日者方妙，新恐与足不相得也。必备干饭一包与肉脯置腰间，饥时食之，精神十倍。更带米一二升，若饭尽，可于地掘一小坑，筑土令紧，水溼之，铺树叶一层，置米上，米淘过，更以水溼之，米上覆之以树叶，叶上铺土，以火煨之，即成饭矣。此法大妙，非独行伍人当知也。带白蜡米一包，朱砂少许，遇暑热暨急难扑跌损伤时食之，可以护心不死。若兵散，不可晚入人家。”语皆从经历中得来，故亲切而有味也。

蕲州道士洑在江之西南，山极奇峭，有兰若临江，树木丛茂，大石数十丈，踞江边。舟过其下，仰望之，复自看身在舟中，舟在江中，恍如画里，佳绝。

武昌县在江之西南岸，即古武昌镇也。陶侃、庾亮所镇皆此地，东坡游赤壁时所望亦此。今之武昌则江夏也。

辛未秋，予寓汉上时，卧处共有四官象，乃天地水火也。三官始于黄巾，而道士家因之，不知何时益之以火，汉口皆是也。天地水火为四正，益以风雷山泽，为八卦之神，亦是一说。

冰鉴和上，为费隐和上之孙，而独冠敬和上之法嗣也。冰鉴尝参天童密老人，天童曰：“荆州有天王道场，女能重兴之，不胜如亲近老僧耶。”天王即道悟之道场，废久矣，惟存一铁块耳，基皆为人所侵占。和上遂于此发愿，寻访久之，而后得其道基，竭力恢复，今已轮焉奂焉，俨然一祖庭矣。愚按，天王天皇，音既相同，其人又皆名道悟，皆在荆州，亦一奇也。由此济洞二宗，各以其所见，互相是非，浴血而战，兵连祸结，至今犹未已也，夫岂所谓斗诤坚固者非耶？洞庭橘香同岑和上，洞下尊宿也，尝谓予言天皇实非其人，自古未有以天皇名寺者。济宗所据之铁案，以《五灯会元·邱玄素之碑》为证。夫邱为荆州节镇，考之《唐书》，实无其人，夫节度岂无关者而史遗之耶？济洞二宗之子孙，各祖其祖，门户既立，则两造之言，俱不可信。竢予少暇，为彼考之，自有定案矣。

汉阳渡船最小，俗名双飞燕。一人而荡两桨，左右相交，力均势等，最捷而稳，且其值甚寡。一人不过小钱二文，值银不及一厘；即独买一舟，亦不过数文。故谚云：“行遍天下路，惟有武昌好过渡。”信哉！

龟山原禹贡之大别，形肖龟，故俗名之。

黄鹤楼，建汉阳门城楼上，巍巍百尺，西向大江。楼前有白石浮图，工丽无比，如西番阿育王塔式，四周皆镌大梵书，恨不能译其语。南向建石坊，题曰“胜像宝塔，大元至正中威胜王太子建”。楼南之台曰涌月，有粗黄石，大书“涌月台”三字，高古遒媚，俗以为曹孟德所书。夫曹公未尝至此，其说附会可笑。

黄鹤楼中，层层皆奉纯阳像。黄鹤仙踪，乃费文祎事，与吕洞宾全无干涉。吕，咸通中人，而崔考功之诗作于天宝，有何难考，而昧昧至此哉。盖文祎无人知之，洞宾则名喧天壤故也。人不可无名，神仙犹尚如此，又何怪今之人趋走如骛邪！予尝谓佛菩萨中之观音，神仙中之纯阳，鬼神中之关壮缪，皆神圣中之最有时运者，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矣。举天下之人，下逮妇人孺子，莫不归心向往，而香火为之占尽。其故甚隐而难见，未可与不解者道也。

潘太邱弟燕邱，绍兴上虞县人，流寓都门三世矣。尊公明季乙卯北闱举人，任太原府同知，国初补江西崇义县。太邱昆季来武昌，入籍府学，顺治初拔贡，出为云南黑盐井提举，升云南鹤庆府剑川县知县。县在西南极边，与丽江府界邻。丽江府乃土官，有澜沧江，渡江而西，则西番乌斯藏大宝法王地界矣。先生在滇久，见吴三桂所为多不法，知必为乱，遂归武昌，未三年而变作。夏逢龙之变，人争出城，入山逃避，先生独闭门，饮酒高歌，曰：“无能为也，即平矣。”先生之识加人一等矣。

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焉转输，虽欲不雄天下，不可得也。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

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惟汉口耳。

汉口三元庵后有亭，曰快轩，轩后高柳数百株，平野空阔，渺然无际，西望汉阳诸山，苍翠欲滴。江南风景秀丽，然输此平远矣。

汉水之西南，距大别之麓，皆湖渚，茭芦菱芡，弥漫苍莽。江口筑堤，走龟山之首约里许，自西达东，石甃平整；循堤而东，南望湖渚，有江南风景。

大江自南迤北，武昌城在北，即古江夏地。城南为鹦鹉洲，汉江夏太守黄祖杀祢衡处。洲近南岸，而江流绕出其东；洲北武昌，南流而之大江者曰鲇鱼套。使无此洲，则江势之浩淼为何如耶？

龟山有钟子期听琴台，不知在何许。古迹谬妄，概不足访。昔神禹道汉水至于大别，会于江，俗呼大别为龟山，以形似也。隔江有山蜿蜒东出，俗曰蛇（案蛇原作它）山，遥遥相望，半生以来，登览之胜，无有逾于此者。盖山虽不高，而当江汉之汇，四顾空阔，潜沱数重，环拱于此，支交脉会，左右盘据，目穷于应接矣。案《尚书·禹贡》："汉水南至大别入江。"《左传·定公四年》："吴师伐郢，楚子常济汉而陈，自小别至于大别。"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大别，汉东山名也，在安丰县南。"杜预《释地》曰："二别，江汉之名，无缘乃在安丰也。"桑钦《水经》："沔水自沌阳县北，又南至江夏沙羡县北，南入于江。"郦道元曰："沌阳处沌水之阳，沔水又东经林障故城北。晋建兴二年，太尉陶侃为荆州都督镇此。"庾仲雍曰："汉口一名沔口矣。案《地记》汉水东行，触大别之陂，南与江合，则与《尚书》相符，但今不知所自矣。"予尝谓郦善长天人，其注《水经》，妙绝古今，北方诸水，毛发不失；而江、淮、汉、沔之间，便多纰缪。郦，北人，南方之水，非其目及也。小别不知在何许，竢更考之。

自铁门关西上，为龟山首，有楼巍然，曰晴川，与黄鹤对峙，盖取崔灏诗以名楼也。旁有禹稷庙，昆陵人毛会建，刻南岳岣嵝碑于庙前，而纪其事。楼临江东向，轩豁开爽，远胜黄鹤。盖龟山之首，走江中数百步，而大江横过其下，左右无遮蔽，与市廛稍远，纵目所之，山水之情，与精神融洽，不如黄鹤之散漫无章，可谓后来者居上矣。

予意黄鹤楼即黄鹄矶，后人讹鹄为鹤，而附会以费文祎事，一经崔考功题，而青莲阁笔，已成千秋铁案，乃今又转而为吕纯阳。字经三写，乌焉成马，天下事已往者皆成冷风荡烟，又何是非可论。只要事理灿然，悦人耳目，吾亦任之矣，又安从起古人于九京，而问其果然果不然耶。无奈展转荒谬，词不雅驯，令人难为听耳。

郦道元曰："黄鹄山林涧甚美，谯郡戴仲若野服居之。山下谓之黄鹄岸，岸下有湾，目之为黄鹄湾。黄鹄山东北对夏口城，魏黄初二年孙权所筑也，依山傍江，开势明远，凭墉藉阻，高观枕流，上则游目流川，下则激浪崎岖，实舟人之所艰也。对岸则入沔津，故城以夏口为名，亦沙羡县治也。"予意桑钦之所谓叹父山、鲁山，与郦善长所谓翼际山者，皆今之所谓蛇山一带耳，有鹦鹉洲口为据矣。黄鹤楼旁涌月台有小石碑，云此山即元之高冠山也，"高冠"二字，未之前闻。意者因郦注有"高观枕流"四字，元人于此置观，后遂因之名山，复讹观为冠邪？不然，山自太古，何独隶之元邪？当更考之。

黄鹤楼后有道院，甚精丽，其额颜曰"觉岸"，内塑纯阳睡像，亭曰仙枣。邯郸道上，卢生与纯阳各分半席而酣寝，大觉而后知大梦，祖生之鞭，必有先之者矣。亭南有小门，下距地数百尺，施磴道，曲折而下。盖汉阳门建于蛇山之首，而黄鹤楼复建于城上，据地最高；蛇山逶迤东去，兹则南出，故陡绝耳。门上有官告谕："禁人往来"。盖兹地为汉阳捷径，若不禁止，热中者群趋于此，商山佳处，即成通衢矣。

蛇山界武昌城为南北二区，巡抚布政皆开府于山北，而总督公署则在山南藩司之前，凿山脉而断之，建鼓楼于其上，为南北通衢。用形家言也，汉阳大别之铁门关亦如是矣。妖言邪说，殃及山川，此天地之蠹；乃世之号为儒者，以穷理格物为宗，亦乐其说而娓娓言之，何也？

洪山寺建于武昌东门外蛇山之麓，为明楚王所建，道场宏丽，为天下第一。照墙有碧琉璃交龙，壮丽晃耀，墙宇高峻，如都门西山诸梵刹制。南向为山门，为执金刚殿，为四天王殿，为弥勒殿。有丰碑一座在钟楼前，纪年景泰，开山为碧空鉴禅师，余文不暇详也。至大雄宝殿，已山半矣，南望数十里，湖光潆洄，与冈阜互出没。殿宏丽如大内乾清宫，三世天人师三十二相，圆满具足，胜妙殊特，皓如宝山。阿难迦叶侍立左右，诸大菩萨退坐天人师后，诸声闻众列坐两庑。二秽迹金刚神，捧宝杵东西向，各长二十尺，金甲胄，威猛如生。殿柱皆合抱蟠龙，梁栋榱题，悉施金碧，耀人心目，平生所见庄严佛土，未有若斯之至者。吾恐天台智者大师，于大苏山入法华三昧前，方便亲见灵山一会，俨然未散，亦不过尔矣。大雄殿后为弥陀殿，中供无量光世尊，而观音势至左右之，旁列二十四诸天像，安养净土，逊于鹫岭。殿之东上，别为一区，有亭二进，为上官往来游观饮讌地。其后浮屠七级，则登临之最胜处也。

予在武昌，见盐店招牌，书曰"重砠白盐"。余不知砠为何物，思之久而不得也，问之宗夏，宗夏曰："砠，秤锤也，音租。盐每包重八斤四两，制权两之而衡其轻重曰砠，如其数者为重砠也。"

郦道元博极群书，识周天壤。其注《水经》也，于四渎百川之原委支派，出入分合，莫不定其方向，纪其道里，数千年之往迹故渎，如观掌纹而数家宝。更有余力铺写景物，片语只字，妙绝古今，诚宇宙未有之奇书也。时经千载，读之者少，错简脱字，往往有之，然古玉血斑，愈增声价。但其书详于北而略于南，世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宜详，正在北而不在南也。余在都门，为昆山定河南《一统志》稿，遇古今之沿革迁徙盘错处，

每得善长一语,涣然冰释,非此无从问津矣。北方为二帝三王之旧都,二千余年,未闻仰给于东南,何则?沟洫通而水利修也。自五胡云扰以迄金元,沦于夷狄者千有余年,人皆草草偷生,不暇远虑,相习成风,不知水利为何事。故西北非无水也,有水而不能用也。不为民利,乃为民害,旱则赤地千里,潦则漂没民居,无地可潴而无道可行。人固无如水何,水亦无如人何矣。元虞奎章奋然言之,郭太史毅然修之,未几亦废。有明三百年,更无过而问之者矣。予谓有圣人出,经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水利兴而后天下可平,外患可息,而教化可兴矣。西北水道,莫详备于此书;水利之兴,此其粉本也。虽时移世易,迁徙无常,而十犹得其六七。不熟此书,则胸无成竹,虽有其志,何从措手?有斯民之志者,不可不熟读而急讲也。《水经注》千年以来,无人能读,纵有读之而叹其佳者,亦只赏其词句,为游记诗赋中用耳,然亦千万中之一二也。吾友虞山黄子鸿,独能沈酣此书,参伍错综,各得其理;好学深思,心知其事,吾于子鸿见之矣。千世之后,复有子云、善长,抑何幸与!更得宋人善本,正其错简脱讹,支分缕析,各作一图,其用心亦云勤矣。惜其专于考订,而不切实用,尺有所短,无可如何。予东归后,思以此本照宋板割裂改正,装裱成书,命门人钞录其图,并《二十一史舆地志考》。而顾景范有《读史方舆纪要》,传是楼有《一统志》稿,皆辑录之以为疏《水经注》之资云。

古书有注复有疏,疏以补注之不逮,而通其壅滞也。郦道元《水经注》,无有疏之者,盖亦难言之矣。予不自揣,蚊思负山,欲取郦注从而疏之,魏以后之沿革世迹,一一补之。有关于水利农田攻守者,必考订其所以而论之,以二十一史为主,而附以诸家之说,以至于今日,后有人兴西北水利者,使有所考正焉。予既得景范、子鸿以为友,而天下之山经地志,又皆聚于东海,此书不成,是予之罪也,当与宗夏勉之。

历代史册,浩繁极矣,苟不提挈其纲领,便如一屋散钱,无从着手,如《春秋》《通鉴》《目录》《大事纪》,皆苦其太略;而朱子之《纲目》,又多书迂阔不切之事,关系重大者反多遗漏。前人之书纵极尽善,不经我手,如观它家宝,与予无益也。予最爱《竹书纪年》,有绝人之识,《春秋》而外别为一家。久思取《竹书》以后迄于有明,照例勒成一书,以备遗忘,年来奔走四方,无一日之宁,更有十倍于此者,亦皆置之高阁,况此考订编辑之末乎!两日兀坐僧房,看倪、黄二子阅《通鉴大全》,此等书不知出于何伧之手,乃托文章巨公之名,以诳世之聋瞽。人家子弟辄奉以为圣经贤传,不敢别置一喙,闻人出一议,辄摇手闭目,以为侮圣人之言。嗟乎!学者识古今之成败是非,以开拓其心胸,为他日经济天下之具也,乃以此等粪秽瓦砾填塞心胸,牢不可破,求其磊落轩天地者,又胡可得邪?哀哉,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然取之以考年月,纪姓名,亦胡不可,乃其中谬讹亦复不少。予令宗夏置简二册,上横书甲子,每简二十二行,后一册每简十行,自尧甲辰始,每年纪其年号并大事。上一册纪唐虞三代,其事简;后一册则入《通鉴》,事烦矣,故止十行。寓中无他书,惟据此耳,聊以此为《续竹书纪年》之草稿,经营一过,诸事皆有头绪,他日可以读史矣。倪、黄二子学史,实自此日始。

《通鉴》托始于周威烈王戊辰初命三晋为诸侯,其距《春秋》"获麟"尚七十年,所以避续《春秋》之嫌也。《通鉴》以前事,则宋京兆刘恕有《通鉴外纪》,起《三皇本纪》,至周共和。又一,兰溪金仁山履祥有《通鉴前编》,起陶唐至威烈,所以补《通鉴》之未载,令学者知古今之全也。乃《外纪》则取诸子书,暨谶纬之说,以图画虚空于洪荒之世。今之小阅,率取此二书合为一册,牛鬼蛇神,纷然满纸,不复可以寓目矣。言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

自尧甲辰至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共一百二十六年,是为乙酉,而夏禹即位,则在丁巳,中间相去七年。此七年者,当何所属?抑果如孟子之言,辟之于阳城耶?抑别有故邪?今亦不记《皇极经世书》以此七年归之于谁,而《竹书纪年》有异同否邪。

《外纪》记商王纣三十二年,以长历通之,是为戊子,而武王即位,则书乙卯,若是则纣之二十三纪也。夫武王即位于己卯,而谓纣亡于戊子邪?无书可检,故提纲仍以己卯推之。

予寓汉上时,汉阳令张寿民招饮,竹箸瓦杯,寥寥五簋;庭中黄菊粲然,二白鹤饮啄于其侧,叔度清风,萧然可乐。世风一变至此,天意诚不可测也。归与宗夏言而叹之。

林障山有故城。晋建兴二年,太尉陶侃镇荆州治此,后移沙羡,此处遂废。今土人呼曰"城头山",在汉口之西三十里鄂家口,人烟辐辏,百物皆具。宗夏言此地近日气象日隆,人物趋此,汉口衰象已现,汉衰此其昌乎?盖上游繁盛,古说荆襄,后则团风镇,明季移于武昌,汉口之兴利在清初,今鄂家口又将继汉口而起矣。

长湖口渔罾,数百里星罗碁布,更是一重境界。予尝言渡江令人雄毅,入湖令人深静,验之于此,益信然矣。

荆州护国寺,庄严华整。殿后有大鼎一座,以石台承之,古色斑斓可爱,俗云"大禹九鼎之一",不觉失笑。

报国寺乃关壮缪祠,极其壮丽。江陵旧城,乃羽所筑,祠之宜也,而遂以江陵为古荆州,相去远矣。

谓宗夏曰:"余平生以来,未曾见花,惟见竹耳。六七岁时,曾见山水,少长不更见矣。前在石钟大别,依稀如隔罗縠,不谓之见。"此语索解人不得。

焕章云:"荆州沙市,明末极盛。列巷九十九条,每行占一巷,舟车幅凑,烦盛甲宇内,即今之京师、姑苏皆不及也,今则寥寥一带尔。盛衰变迁,令人感慨系之。"

荆城最窪下,江水经其东南,以长堤障之,故沟洫皆坝断,不能相通,决江水则荆州之人可使为鱼鳖,不可守也。

昙瑞师言：襄阳穀城县牧竖穴地得古延庆寺道场，有殿三层，皆在地中。前殿亮槅，皆凿石为之，后有延庆祖师塔。昙公不记其何代人，又不知何故陷于地中。沧海桑田，高岸深谷，信然矣。

岩头道场在武昌西南门外过渡处，德山、鳌山皆在常德，荆州南门外五里许即大江，名曰御路口。江正东西流，江之北限以长堤，障江水也。江不甚阔而流颇急，已有川江之势。案江陵即古之南郡治，其地东南倾，故缘以金堤。自灵溪始，桓温令陈遵造堤。遵善于防攻，使人打鼓，远听之，知地势高下，依傍创筑，略无差失。夫陈遵之测量，以耳不以目。予尝见瞽者张浩庵以舌恬银，而知银色之高低，则五官未始不可以互用；不获圆通，只是心粗耳。俗传明初马后至江陵，于此登岸，故名其地为御路口。江洲载芦荻，率于此泊捆入江陵焉。

泽口，别汉入潜之地也，属安陆府，与潜江县治相距不过十余里。宗夏云："若向西北泝汉而上，则向郧阳、襄阳、汉中矣。由泽口向西南顺流而下，三十里至梅家嘴，若再顺流而南下，则出大江达新堤、汉口等处。欲至荆州，则自梅家嘴复逆流西上也。"

四绝名蓝者，天台、玉泉、栖贤、灵岩也。栖贤在润州，今隶江南境；灵岩在兖州，今山东；玉泉在当阳县，今湖广；天台在台州，今浙江境，皆智大师道场。栖贤、灵岩，尚俟考订。

金粟寺乃吴大帝赤乌年康居僧会所建。僧会于江南建三刹：一金陵之保宁，一太平之万寿，一海盐之金粟也。

荆州大晖观两庑画壁，图写静乐国太子降神、出家、修道、上升诸圣迹，大约依仿悉达雪山事而为之，不知创自何人，胆大乃尔，然亦天地自然之致也。呜呼！今诸山知识，往往互诋为魔，释迦之预记，胡不爽乃尔耶。然诸公自不识魔字，魔字之义，坏于梁萧衍之不知妄作。译场微意，失已久矣。

黄二玉言：人中药箭者，细嚼黄豆涂之，可不死，立愈。奇方。

沙翁偶述雪峤老人《语风居》句云："粮空夜雨滋黄独，屋漏春风补翠藤。"近代尊宿之能诗者，无逾老人，恐无可、齐已、不是过也。

章华台在荆州沙市古城隍庙东约二里许，路北有阊，曰古章台，未知何故，去一"华"字。自此而北，长堤里许，堤旁有废刹曰章华寺，南望苍然。寺之东北，有眢井一口，甎砌周致，曰沈香井，土人言此为楚宫故迹，数丈之下始有水，倒影杳然，人影在下，俯而上窥。自井畔□上而东折，路尽有地隆起，上建八角石亭，屹然孤立，相去不过一箭道，而逶迤曲折，有路转峰回之致。亭之东北，湖水断续，水落之后，犹有数亩澄波，萦带其侧；残荷败芰，飘零水际，予与宗夏颇赏其位置。土人以此为古章华台基，又云此亭为前藩司李公所重建，栏楯皆精丽古雅，夹堤梅桃弥郊野。由此而东北，二百里中，皆莳夫渠，春夏间乾坤绣错。后吴三桂兵驻松滋时，大军适屯此地，蹂躏蹴踏，梅柳桃杏，无一株存者；台基甎石，崩圮堕落，此与武林之西湖同一伤感。今西湖稍复旧观，此地废兴，当亦有时矣。《郡志》言章华有二，一在沙市，一在监利县离湖之侧。予考之旧册，在监利者乃章华台，此则所谓楚王钓台也。郦道元曰："江陵城西南有赤坂冈，冈下有渎，水东北流入城，名子胥渎，盖吴师入郢所开也，谓之西京湖。又东北出城西南，注于龙陂，古天井水也。陂北有楚庄王钓台，高三丈四尺，南北六丈，东西九丈，今核之正在沙市，又曰扬水。又东入华容县，有灵港水，西通赤湖，水口地多下，湖周五十里，城下陂池，皆来会同。水东入离湖，湖在县东七十五里，《国语》所谓楚灵王阙，为石郭陂汉以象帝舜者也。湖侧有章华台，台高十丈，基广十五丈。"左邱明曰："楚筑台于章华之上，韦昭以为章华亦地名也。王与伍举登之，举曰：'台高不过望国之祲祥，大不过容宴之俎豆。'讥其奢而谏其失也。"言此渎灵王立台之日漕运所由也，此则监利之章华台矣。监利古华容地，今离湖之迹犹在也。

因读史谓宗夏曰："古之诸侯，即今之土司也。后之儒者，以汉、唐、宋之眼目，看夏、商、周之人情，宜其言之愈多而愈不合也。"

破封建而为郡县，固时势之不得不然，孟子已先言之矣："天下乌乎定？曰定于一。"李斯之说，必受之于荀卿者也。

沙市之西有观音寺，中有浮屠五级。甲寅之变，大军与平西之兵，隔江而陈，浮屠遂为瞭望之所。浮屠之东，少北，有石尊胜幢，浙江僧卓然言此地旧有龙潭，毒龙居之，大为民害，自无方禅师建幢于此，其患永息，今成平陆矣。予意此潭即天井水也。天井水亦曰龙陂，郦道元曰："广圆二百余步，在灵溪东江堤内，水至渊深，有龙见于其中，故曰龙陂。以方隅求之，毫厘不失，亦可乐也。"

焕章言："蜀中黄连蛇，乃近时新出之异药，流行尚未遍中土，医家犹不能尽知。此蛇产黄连地中，形甚小，惟食黄连花，土人取而阴干，性与连同而功什百。用时以水蒸之，水气成露者黄色作连气，一匙之水，胜黄连数钱。"予习闻之，而未经目见。昨在都门，吴侍御翼生自蜀中携来者，予亦未及索看。焕章处亦有一条，袭而藏之，苦不甚佳，以其形稍大耳。兹一寓目，他日举以示人，不为涂说矣。

焕章谈江陵形胜往迹，亦略知其概。云荆江西上有万人堤，最为险要，若掘此堤，则荆人皆鱼鳖矣。昔曾有人以此说进三桂，三桂惜此百万生灵而不用也，予为沈吟感叹者久之。

予以小时多事，手未肯认笔，故艰于拈弄。学者若欲笔墨成章，须一二年苦功，眠食于此，他日自能操纵如意，横视一世矣。若其中之提挈纲领，批隙道窾，予虽不能，而知之无有复过于予者矣。

近人文字，目中所见者，惟燕峰暨易堂耳。燕峰孤立，未见有与唱酬者；易堂文雅，邱邦士集，予未见。然

当推躬菴为第一，莽苍浩瀚，有大气以举之，南宋以来，未之多见也。

涵斋言：大人托赖等奉旨至贵州审黎平府高冈土司金倒一案，即将黎平府知府张潡、城守副将侯奇立刻处斩，更有武弁三四员问绞，监候处决，盖大人已奉严旨而出也。总督范承勋降四级调用，巡抚卫既齐革职。覆旨后更命部议，卫既齐拟斩，奉旨著解来京更议。盖自三藩平后，今上于诸土司加意抚恤，以反平西之所为也。

汪杲叔，徽人，名关，字尹子，一字东阳。以篆刻游于娄东，得钱随手散尽，不事家人生产，终于玉峰。其学原本秦、汉，杂以宋、元章法，何雪渔而后，亦近代之杰出者。

张未园，名珵，嘉定人，黄陶菴先生之门人。未园稍丰于财，尝赍三百金，衣锦绣，泛舟金陵，收古书籍，满载而返。中流舟漏，以襟袖拭之，通身淋漓，漏犹不止，遂仰卧于漏所，以背抵之，舟得近岸，舣之而行。前辈风流，今犹溢人齿颊也。

再生和上，初名澄如，嘉定人。精修苦行，常食淡，刺血写经，因出血过多昏去，百日后复活，故易今号。昆邑之新漾江东，有长者王国良，丰于财，其子病瘵垂毙。长者入城完官税，日暮出城，以子故必欲抵舍，至江干为渡船所苦，遂露宿江浒，平明始得渡归，而子死久矣。长者恨子死不得一见也，遂发愿于新漾江造桥，以便往来之利涉。先出三百金，造木桥一座，又念不能经久，若石桥则非巨万不可。长者即披薙为僧，法号万圆，以募桥工自任。往见石奇和上，和上以其老而易之，曰："若要石桥成，须是再生来。"长者归，鸠工经始，未办而卒。时再生在瑞光为化头，偶至昆山，有杜居士知其事，谓再生曰："石桥之谶，是'再生来'。今师法号适符此记，讵非桥工待师而成乎？"师遂发愿，以桥工为己任，初然一指，继然一指，桥工已就半矣。值康熙十四年吴中大水，时既诎于财，而谤言复沸，桥工几于中辍，盖渡船之人，恨桥成而废其业，故散布流言以阻之。再生遂抽刀于县前，断左臂，血流如注，起走数武，复回故处，血晕而仆。众善信延名医，以万金良药敷之，血止得不死。徐果亭知之，为募之于慕抚军暨县令，皆出赀倡首，而桥工次第告成，今惟石阑碑亭未完耳。呜呼！观和上之所为，知有众生耳，视丧其臂犹折槁枝也。今世之高谈性命、传佛心宗者，固不乏人，而争名竞利，有甚于贩夫屠沽，乃自以为真善知识矣，悲夫！

辛未春，予寓荐严寺中，狂风怒号，雨如覆盆。静坐无聊，无端忽念诸故人死已过半，今日之存者，如深秋败叶，零落萧条，天各一方，不能聚首。余已置身妻子兄弟之外，所恃以为性命者，惟朋友耳，乃所遇又复如此，斯泪亦不能为之堕，心亦不能为之哀矣。中年以来，苦多忘失，庚午孟夏，始有日记。又录《友谱》一帙，记丁卯入都以来之新相知，大都有三百余人。而丙寅以前、丙午以后所交四方之士，其间事关性情学问，振古今而轩天地，虽海枯石烂，精神不可磨灭。若夫杯酒言欢，意气推许，虽实繁有徒，亦记一不识十矣。每思追录存没诸友姓氏，录成一卷，置之座右，暇时偶一披阅，其性情意思之所在，历历见之目前，以代把晤。年来奔走风尘，略无宁晷，今雨窗独坐，无客无书，遂取笔研，游神往昔，见二十年来衮衮诸公，去来我前，如野马尘埃之奔驰于窗隙也。人人有此一种境界，但未一静观耳。尽一日心力，忆得三百余人，草录一纸，他日有触绪而来者，可以续入，亦非何、刘、沈、谢矣。

偶念《小雅·绵蛮》章，因念蟭螟巢于深树，不过一枝，知止乎其所不知，至矣。吾将止于斯乎？进而观之，天人上下之间，未尝有一息之或止也。草木不止于地也，鸟兽不止于草木也，人不止于禽兽也，何也？草木若止于地，胡为乎脱(案脱原作说)甲而蒙芽也；鸟兽若止于草木，胡不树根于土，而走陆飞空也；人若止于禽兽，胡为乎不披毛而戴角也。由此观之，则天固不止于人矣。天之不止于人，犹气之不居于水下，而火之不伏于地中也。气居水下，必泡而起；火伏地中，必奋而出。天不止于地，故必学以求通也。圣人因是，故天池为鹏之所止，而王畿为民之所止也，至矣哉！《大学》之言曰："止于至善。"噫！微至善，吾将谁止焉？

追忆往昔，念四十以来，惟学问一事，冷煖自知，余皆蜣螬耳。《语》云："鉴于水，不若鉴于人。"予曰："鉴于人，不若鉴于己也。"又曰："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予曰："前步之蹶，即后步之戒也。"取譬莫近于此矣。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未知今之所是者，非四十九年之非乎？虽然，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夫惟此一为无过之地，故曰："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渊乎微乎，吾将语谁？

赵邻初言：无锡秦留仙之弟，号赤仙，有奴子七人。于甲子年，五人同谋，手刃其主，肢体零落，五人皆逃，一颠死于水中，一死于厕，余三人者，次第擒获。时值捕获法宝，闭城门者四日，而翠华北来。锡人凶惧，奉旨三人凌迟处死，刑毕，刑人之桩已拔置室中矣。其夜忽自起立，如人相杵而行舂者然，下筑于地，周行室中，五日夜而后仆。室中之砖，皆糜碎如粉，亦千古未有之大异也。抑五人之死皆冤乎？而实非冤。邻初言："予闻之其甥，当必不缪也。"他日至梁溪，当询之秦雒生也。

邻初又言：秦赤仙有异相，性奇淫，弃其内而狎比顽童，故及于难，七人皆其所宠也。以千金买宝刀二，一挂床头，一置枕畔，时执以自舞，后奴即取此以弑其主焉。有女一人，聪慧绝伦，适陆氏，陆氏丰于财。其夫之文章书法、威仪言辞，皆妇自教之，才能为梁溪之冠云。

辛未之春，予至玉峰，诊立斋先生之脉，颇异于常时。盖立斋本六阳脉，加平人一倍有余，始得其平，少弱即病矣，今脉如常人而少弱，其病可知。惟左关一部独旺，其病在肝。余为之书一方，用乳金丹以调胸膈之血，二陈汤以豁其痰，钩藤以平其肝，黄连以清其热，朱砂、黑铅以队其逆，淡秋石以开其关，疾其有瘳

乎?

立斋先生始患隔食,继复呕血,红黑相间,举家遑如也。余曰:"公肝脉独旺,食隔不下,皆此物为之祟。黑者瘀血,红者新血也,瘀者不可留,新者不可吐。"一日诸医麕集,共议一方,平妥耳,用石斛、阿胶、丹参等。余窃意立斋久郁,肝脉不平,且见膈症,适又吐血,则其胸中必多瘀积,法当用升麻、红花,尽吐其胸中之瘀血,瘀尽自愈。否则用九蒸大黄为丸,徐徐服之,而愈少迟也。富贵人惟喜温补,闻用此等法必大惊异,虽卢扁当前,亦不听信,予亦无如之何也。

与吴修龄论业字之义,业乃钟磬簴上横木如锯齿者是也。

吴修龄先生论声音之道,颇为有见,深以守温字母、刘鉴门法为非。以二合翻切收尽诸法,立二十四条,以尽谐声之变,亦可谓振古人豪矣;然以二合为局狭门,乃实不知二合之奥理。以谐声通翻切,而立法太多,实无异于刘鉴。若取其书删之,附予音韵书后,亦可备中华翻切之一法。其言曰:"圣人言治平之道,必本之身;审声之士,顾可外其身以求用乎?作声有鼻、腭、喉、舌、齿、唇之六体,竭耳目以自审六体所作之声,可以纤微不混,其法有二,曰二合,曰翻切。二合乃佛法祕密中事,字声之晦昧者,合两字之声为一声以显之,最为亲切,如多翁合成东字也。翻切大同而小异,翻之多者有二十余声,切声有二百之外。以摩荡之法行之,可得翻切千数,如多翻宗切登,翻翁切都,翻风切东字。二合如以父母求其人,必无第二;翻切如以兄弟求其人,或妻妾求其人,不能不多也。与二合同条而稍异者,又有切身之法,乃译场中所立。有东字乃可合多翁二字以显之;并无东字,将何以显?于是切身之法生焉。合二字之声以为声,即合二字之形以为字也,如丁也为㐌,丁可为㓅是也。翻切为震旦之法,颜之推以为三国时孙炎所作(见《王肃传》中);近日顾炎武以为《左传》之鞠穷为弓,句渎为彀,已是翻切,皆未穷源。《说文》万言,谐声者八千,其中自成声者十之一,余九皆以翻切得声者也。苟无翻切,字内但有二千字,何以周用?八千字中,谐本声、谐四声、谐翻声、谐切声辈,凡有二十四条,朗然可据,此岂先有字后立声乎?翻切必出于始制文字者形声一时所就耳。东汉为殇帝讳,改隆虑为林虑,隆林一翻故也。《周易兼义》及《洛诰释文》,皆言马、郑已有翻切,而未盛行;其曰孙炎,就所见者言之耳。炎书不传,而所立翻切之名,最为精当。昔人之丁颠寅言,虽未成书,翻法甚密。六朝人能通翻语,史册载之。唐高宗有通乾天穷之避。李阳冰云:'臬不从自得声,从劓,省也。'德宗时有任饶调甜珍张药鉴之翻,皆灼然不谬,守温作字母三十有六,翻法遂坏。后人著述如林,皆醉以狂泉者也。又有言翻即切,切即翻者,夫既即一,多翁翁多皆可得东邪。天地即一,阴阳即一,人物皆废失矣。梓人作博子,先作长条,乃为方块。长条,翻也,切则截之为方块也,此岂有难解者,而愦愦至此乎?二合立体为本,翻切旁通为用,无二合则无以质翻切之错误。然二合本能生一切诸声,而不能自生其声,藉翻切以棂出之。又二合虽得一字之真声,而不旁通诸字,得翻切乃可旁通也。二合、翻切二法,犹有不能显之声,不得已而用四声、四呼、阴阳、切声四法以助之,十得八九,不知昔之居然自任者何故。二合、切身,佛家纲要,绝非僻书也,儒生不知;神珙、守温、清泉,佛弟子而茫然,诚不可解。平论昔人著述,孙愐翻切虽不缜密,犹能传近似之声,有功斯道;四呼束于字母,破碎汩乱,而能显撮口字声;门法为字母四呼所夹束,进而愈穷,然其局狭音和,阁合于二合、翻切;惟守温蠢尔--物,所立字母,一母兼三四翻之声,误杀后人,直当投溷者也。夫声发于形,不关心事;心有智愚,形无凡圣。《列子》云:'圣人废心而用形。'知此则牧竖之审声与孔孟等矣。又曰:"孙叔然翻切之书失传。"唐有孙愐之《唐韵》,守温之三十六字母,何人之四呼,刘鉴之门法,余如司马君实、清泉、韩孝彦,著述纷然,要不出于四家。孙愐不知翻经切纬之意,广收杂物,金矢一囊;四呼如盲人摸象,仅得一肢,以为全体,而所得者是真非赝;门法如唐肃、代之朝,行间非无李、郭,不能专任,使与七节度为等夷,令出多门,终至相州之败;至于守温,直是无知妄作,贻毒后人而已。"予谓先生之论局狭音和二门、二合、翻切之说,暨评论昔人,皆精微确当,有功声韵。先生亦尝自负夸予曰:"谐声之道,苍帝而后,直至小生,独是于二合之说,犹未能心知其事也。"先生虽发悟于华严字母,而《金刚顶大海陀罗尼》暨《涅槃十四首》,未尝寓目,于五天梵音、半满字学茫如也,二合之中,已不辨其多含,况三合以上乎?盖先生于天竺《陀罗尼》、太西蜡话、小西天梵书,暨天方、蒙古、女直诸书,皆未究心,其所为声韵者,特震旦一隅之学耳。若其合翻切于谐声,实发前人所未发,而列门过多,失同刘鉴,使苍帝本意如此,亦可云漫无纪纲者矣。

修龄有自著书三十余卷,纪流寇事甚详。半藏家塾,半在潘次耕处。

陈青来执贽于予,问为学之方,予言为学先须开拓其心胸,务令识见广阔,为第一义;次则于古今兴废、沿革、礼乐、兵农之故,一一淹贯,心知其事,庶不愧于读书;若夫寻章摘句,一技一能,所谓雕虫之技,壮夫耻为者也。

与青来言赵寒山草篆。予之恶草篆者,非恶寒山之草篆,恶今人之学寒山者耳。若寒山者,所谓从容于法度之中,故能变化于规矩之外。今人未尝一日从事于玉筯,执笔辄拟寒山,所谓学邯郸之步,未有不失其故者也。

人有不由楷法竟学章草者乎?无有也。篆籀何反不然邪?

辛未夏,诸商人闻江北旱蝗相继,争籴米而东,舳舻首尾相衔,蔽江而下,汉江之间,米价日增,而江南依然如故。利之所在,人争趋之,反贵为贱,翻贱成贵,甚矣。白圭、计然之术,不可不讲也。

姜西溟有端砚一方，长五寸，阔四寸，式制古朴，绝爱之，予昔亦甚赏鉴。近为顾华峰醉后使酒所碎，虽以胶漆附会之，非完璧也，西溟言及，气犹填塞胸臆也。西溟又言，旧有一砚，乃天然石子，十倍于此，乃为某人窃去。贫士一佳砚亦不易蓄，可怜哉。

余前阅《客座赘语》，标云"遯园居士撰"，皆记金陵事。余意遯园必金陵前辈也，问之黄予郃，果出顾陵初手。陵初本姓张，尊公讳国辅，嘉靖中甲科，官太守。陵初名起元，戊戌会元，鼎甲，有文名，故其书多可观。

南浔朱相公有《大事记》、《大政记》二书，旧已有版，庄氏因此以成《明史》，贾祸者也。更有《续大事记》三卷，皆逆案以来事。南浔与蒲州交好，蒲州当国时，一一录记，以成此书。更有《列传》数千纸，皆未流布。南浔之孙，与陶子师交好，已许借钞矣。《明史》又获此秘本，不啻贫儿忽发覆藏也。

顾景范家有书曰《三朝纪略》，纪泰昌、天启、崇祯也，未知出何人手，言记载甚详。

子师言诸省志书，多有纪其地之时事者，皆当采出以备参考。今《广东通志》后一卷，已经割出，余取而观之，果皆诸书之所未载者。年来郡县诸志，汗牛充栋，聚于东海，乃无一人能发此窍，遍为搜出。今已不及，可惜也。

西溟言家藏《宝晋斋帖》二十卷，甚佳。余向所见，只十卷耳，他日过甬东，当索观之。

黄子鸿有《元丰九域志》一部，乃毛斧季所藏善本，远胜传是楼者。

辛缵修《陕西统志》，余问以连昌宫故迹，亦不辨也。查之《通志》、《西安府志》，皆不见。余意其或在东京，更检《河南统志》，亦不见。问之景范，云在陕州，而《方舆纪要》不载，当必不谬耳。元朗言其尊人欲著"春秋八考"，一天文，二舆地，三职官，四世族，五礼，六乐，七兵，八刑，惟《舆地》、《世族》已经成书，后世之沿革皆备载。春秋八考，主意绝佳；若分类而求，尚不止此也。

向予见《楚辞听直》一书，能使灵均别开生面。每出一语，石破天惊，虽穿凿附会不少，然皆能发人神智，闽人黄文焕所著也。予意必予郃族人，询之果然，即赞玉之父，予郃之族兄也，前在淮阳，乃当面错过。予郃言：文焕字惟章，号坤五，名进士，明季流寓南都，鼎革后卒于浙中。所著之书，《听直》而外，有《陶诗析义》、《杜诗掣碧》、《批老庄史记》等书。

黄漳浦之囚于南都也，洪经略门人山东傅觐光为江宁同知，字对扬；与坤五友，奉命监视。漳浦问闽人之在江南者，觐光以坤五对。漳浦索宣纸百幅，草出闽入浙以来之诗文，以半寄坤五，半赠对扬；又画巨松一幅。后人刻其原书于池州，复有汇刻之于浙江者，名《大涤函书》，又合倪鸿宝、刘念台、陈卧子集为一部。

东山翁式金同一少年来会子师，曰路同文，名炜。询之，则路文贞之曾孙也。文贞名振飞，字见白，广平曲周人。明季，总督漕运于淮安。弘光朝，公奉太夫人避居吴，而南都已不守矣，遂卜居洞庭之东山。有家丁三百人，一方赖以保障，乡人至今德之。乙酉，思文即位于福州，召公为左都御史。丙戌三月，驾幸延平，公居守建宁，进太子太师武英殿大学士。八月，仙霞关陷，上苍皇西幸，命公以文渊阁印视师安关，公趋赴延平，遂与乘舆相失，航海走广州。广州复陷，依国姓于厦门，造隆武四年历，用文渊印颁行。戊子六月，永历御极于端州，手诏召公，公力疾赴命。三年己丑四月，道卒于顺德，享年六十，赠太傅，谥文贞，荫一子中书舍人。夫人王氏，守太夫人丧于吴，公之丧至自粤，一恸呕血，逾月遂不起，己亥十一月也，合葬于东山法海坞中。男三人，长中书舍人泽溥，字苏生；次中舍书人泽淳，戊戌省墓卒；次泽浓，奉思文诏改名太平。孙五人，长玄龄，后改玄鼎，泽溥子也。同文乃玄鼎之孙云。

次宣言其昔年阻风江上，邂逅土人赵茂先者，因主其家。其所居地属镇江府，与焦山相值，名大港镇，有山曰瞿，半出江岸。其始乃宋艺祖之后，南渡后一人居此，后成巨族，今已二万余丁矣。有总祠一人，族长八人职之，举族人之聪明正直者四人为评事，复有职勾摄行杖之役者亦八人。祠有祠长，房有房长。族人有讼，不鸣之官而鸣之祠，评事议之，族长判之，行杖者决之，有干名教、犯伦理者缚而沈之江中以呈官，无不厌众心者。后有族人与他姓讦讼，族长请之于官，判决明允，官民皆服，后遂以为常。余尝谓圣人之治天下，自宗法始；宗法不立，民事日烦，天下不可得而治也。余别有专书论其事，今闻赵氏之风，益自信其不谬矣。茂先之父，魁梧奇伟，长七尺余，日饮酒四五十斤以为常，家赀八千金，以饮尽。自言终身曾有二更不饮酒，以病故耳。鼎革之后，常泛巨舟往来海上，曾遭风飘至一岛，阒无居人。见有石桥，壮丽瑰玮，桥上置一铜盘，径可二三丈，复有一亭，范铜为之。有人云名乘仙岛，桥乃秦始皇所筑以望安期生者，不知何据，当更考之。后又遇风，飘泊既久，时值昏黑，吹入一港中，而帆樯数丈，戛戛有声，若与物相触者，舟亦止而不行矣。迨明视之，舟在山岸石洞中，樯之有声者，石碍之也。其洞石下垂者，五色陆离，玲珑万状，水皆绀碧色，奇花异卉，遍满山谷，不可名目。后复往求之，不复见矣。

金陵人林六，牛仲云侄婿，玉工也。其人多巧思，工琢玉，言制珠之法甚精。碾车渠为珠形，置大蚌中，养之池内，久则成珠，但开蚌口法未得其要耳。旧法用碎珠为末，以乌菱角壳煎膏为丸，纳蚌腹中，久自成珠。此用车渠，较为胜之。

张东昇言：有盐城人韩震，字雷门，自言昌黎之后，能作一丈二尺大字。

邻初言："余淡心所著有《汗青余语》，部帙甚广，皆记明末党局事。"此书当极力求之。

邻初诵修龄自序文一联云："腧麋易尽，终磨海岛之头；侧理若穷，愿写彭城之背。"上联不审所出，晤修龄时问之。

武曾述闽抚张仪山义仆事。武曾向馆于仪山，故知之甚详。仪山有世仆李国华，待之厚，而朴素无异寒

士家人。仪山有别业在绍兴，使往守之，与乡绅沈姓者同居。沈宦得罪于乡人，乡人毁其居，并及李氏，遂复归于闽。仪山罢官后，怜其忠，除其籍使为民，国华服役如故。乃将入都，使先于浦城具舟楫，州县官以其罢任，甚怠其事，国华忿曰："主人数万之赀，皆为它人赔累，待人如此而获此报，天道焉在？且未出境，人已蔑之，余不忍见也。"遂四日不食，人劝之不应也，一夜，于鹢首旌竿自缢而死。仪山至浦城，抚其尸，恸哭而殓之。予谓仪山之仆，贤于翟公之客矣。既脱籍为良民，方有飞鸟出笼、困鳞纵壑之乐，乃能舍其生以报主，以愧天下之负恩者，尤人情之所难也。相与感叹久之。

伊在言："童西爽尝为予作画册二十八副，藏之久矣，昨闻其凶问，遽命装裱之。《广陵散》于今绝矣。"遂出二册以视予，幅幅精妙绝伦，惜尚无人题跋耳。犹忆丁卯春，予将北上，西爽为予作画屏一曲。予向苦图《本草》者不得其真，学者案图而索，茫如也，因谓先生曰："予南归，取《本草》所载草木鱼虫，请先生图之，汇为一册，天下之伟观止此矣。"西爽亦慨然许之。予南归而西爽死矣，天也。

犹忆亡友王寅旭尝为予言《天元历理》一书，嗤其妄诞，且曰："曾见有开方者自中心开至四面者乎？此千古未有之奇也。"后于朱甡菴座上见之，其纰缪实甚，真无知妄作也。

大东先生，松坪之祖，深有得于西学，曾译《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小测全义》三书，皆世所未有者。《几何原本》有十二卷，徐玄扈所译者只前六卷耳，线则备矣，体未之及也。《原本》推论其理，作用全未之及。即《几何要法》四卷，刻之于崇祯历书者，只取有关于历者《大测》二卷，割圆八线之本也，若三角形、锐角、钝角诸测法，未之有也。余闻松坪有此三书，如获异宝。松坪许予已三年矣，当力索之。

与熊占论三礼，颇有入微语。其言曰："出继之子，惟降弟兄姊妹之服，以《仪礼》为证，不当并降伯叔诸姑之服。知家礼之非，皆确当不易。"以所著译书及诸经论出以示予，予读其论《孟子》"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叹其能发古之所未发也。

熊占又论今人称庶祖母之非：经有明文曰"祖庶母"，置庶字于母上，以别于祖母也；若置庶字于祖上，是别庶祖于祖矣，天下安有所谓庶祖者哉？予闻而甚乐之，为之解颐。

西溟出《晋唐小楷》一册视予，则宋拓《乐毅论》、《破邪论》也。余见宋拓多矣，《破邪》推此本为第一，乃嘉定程孟阳所收藏者，孟阳、西溟皆有题跋。

孟阳题《乐毅论》云："平生见《乐毅论》二善本，一为昆山张氏物，其一汪象武所藏，今在方季康家，后十三行《洛神赋》及《东方像赞》皆精妙。偶从都下购得此本，又兼《黄庭》、《曹娥》，可以乐之忘老矣。壬戌正月，偈菴老人书。"

孟阳题《破邪论》云："小楷帖，世所传模而已，其筋骨神彩，非真旧本，遂无由见，以故识真者愈少。若唐书中《破邪论》，似此拓平生未一二见也。偈菴老人书。"

西溟跋云："《乐毅论》是右军书付官奴者，正是王氏家法，故旧推楷书第一。予家藏宋拓宝晋斋所刻最善，此本差可伯仲。永兴《破邪论》亦旧本，此二帖皆程孟阳所收，程不以书名，其风流故足重也。"

又云："右军之书《乐毅》，劲笔偏多，而婉丽不乏；永兴《破邪》，变为险峭，筋多肉少，此晋唐之分界也，若不善学之，便堕近来王雅宜一种恶道矣。此临池家所以贵于运腕，运腕得法，下笔自无枯蘖之病。隐人甲子清明第二日又识。"

西溟出手卷二，一明祝枝山《离骚经》墨迹，一宋拓定武本《兰亭》。枝山《离骚经》纯本章草，其结构转换多得之孙过庭《书谱》，西溟以为似《藏真》，闻余言深以为然。自始至终二千余言，无一笔溢出规矩之外，绝无平日狂怪怒张之态，非此卷几不识枝山本领矣。

允明自跋小楷佳绝。跋云："东国纸，此佳品，其笔亦甚好，予有而失之，使用此写，不啻尚可观也。两美难合，《骚》中语亦世事人情。丙戌佚老堂记，六十七岁祝允明。"

王雅宜跋云："山居雨雪，长林风吼，塞墐拥炉，纸窗明映，但闻竹树淅沥，寒鸟悲哀，茗笥时荐。展枝山翁《离骚经》，快读数次，真觉太古以前人也。壬辰仲冬廿又三日，雅宜道人王宠识。"

又一跋云："予向藏祝京兆书法二卷，一用金粟笺书《古诗十九首》，用笔模大令；一为此卷，其运用处少有不同，要之皆本章草，诚临池之神品。伯兄蘖令称赏之极，谨各藏其一，以志同好。乙未孟冬前二日，弟彦晖敬志。"

西溟跋云："此书虽本章草，其结构之法，多得之《藏真》，余所见枝山《十九首》真迹，远不如此脱尽蹊径，独造天然。明一代书法，推枝山第一，此帖又枝山第一。乙丑六月，因暑展玩终卷，遂记之。"

其宋拓定武本《兰亭》卷，有高丽国库收藏印，前有唐萧翼僧辨才象。书非子昂，而印皆松雪，结构虽佳，其衣褶皆用细笔勾画，绝非文敏笔意。此卷本秦辛缵先世家藏，后有人以重价购求，献之成容若，而此本石刻则藏西溟家。西溟于成容若斋中见此卷言及，容若遂举以相赠。辛缵云："松雪图后，尚有董宗伯跋一纸，不知何故割去。"予曰："此不难解。割此真迹，装入他赝卷矣。"辛缵亦跋一纸，文甚长，后跋亦多，俱不及录矣。

王子秀言："昔闻薄子珏曾制一镜，能返照桅竿斗中鸟雀，历历可数，凡物之在高在深，非有盖覆者，皆可照见。"余思之不能骤通其故。必于一处摄光返映，如蜃楼之现于海气中然，但其制器之方，尚大费思索耳。

许激云，枫江人，豪杰士。能诗，向与崔兔牀辈往还，其人可知。在金陵与诸游侠同寓，有相士密语激云曰："我观诸少年皆当过铁者也，公胡久与处耶？"激云不解所谓，曰："头临白刃，非过铁而何？"激云惧而辞

归。诸少年果皆朱光灿党，以此得免。过铁二字甚新奇。其《金陵诗》数联云："端门有店堪沽酒，内殿无墙好种田。"又云："耆老尽参新幕府，野人还避旧宫门。"又云："若向西山问遗老，依稀只说旧吴宫。"又云："南去妇轻鸾凤佩，北来人重虎狼皮。"又云："自束弓刀看虎去，却惊车马载麋来。"似此数联，中原老成尚不易得也，当觅其全帙读之。

顾畇滋，梁溪人，与其弟恒修、萧嘉猷、谭洪舟、黄斐然，武进章我仁、吴斗文，宜兴谢弼臣、蒋景文，靖江朱式屏辈，同究性命之学。畇滋、弼臣曾受学于宜兴汤世调先生。先生讳之珂，读高忠宪遗书，悟其微旨，潜修三十余年，人无知者，常州金廓明先生师事之。廓明别号阍斋，住靖江县。世调先生去世，畇滋辈遂以阍斋为师，讲东林之学，以默认天理为宗旨，主静存养为工夫，常结社静坐。宗夏于庚午中秋尝就之问学，稼躬亦与偕焉。畇滋为之结七日之期，教其默坐体认，宗夏恍惚有得，稼躬坐久成劳，因之致疾。自予南归，宗夏随予南北奔驰，曾无晷刻暇，前之所得，已成唐丧。畇滋迩日复于锡山建学舍一区，约诸同志共修静功。余谓畇滋正人杰也。当此时，士之为学者名闻耳，词章而外，不复有学，乃畇滋独能以身心性命之故，阍然自修，且能捐重赀筑学舍以待同人，诚斯世之祥麟威凤也。

娄胜功有侄，清初在李定国营中，曾至缅国哇哇城。余问以往事，及城中风土，恨其人愚懵，言之不甚了了。地多番僧精舍，满贮梵书贝叶；永明入缅，晋藩兵驻孟坑；其地人居，以板为之，上大下小，如桅竿之斗然。

康甲夫有恙，诸公子皆病癫症，从者亦莫能兴，湖南人多此症。病癫忌食鱼，并家人皆不得食鱼。病者不得见鱼，若犯忌则他日必复病；更忌韭，误食韭，他日必发九次，此理之不可解者。

揭昭仪曾客交趾，余问以其地之风土，云安南与交趾今分二国，安南王，今交趾之婿也。地产象，以象为陈；善火攻，交枪为天下最；然其人柔弱，不堪用也。又曰："台湾地向有大肚、礼嘉二种番人，郑芝龙始开其地。后红毛国假于郑氏以开市，国姓以金门、厦门逼近内地，恐不能守，遂复取台湾以建国。"余今日始知台湾为芝龙所开，当更政之于杨涵斋也。

壬申夏，紫庭失马，适某处捕盗同知被盗，予笑曰："司马失马，捕盗被盗。"

偶同紫庭考青绿出处。案《本草》有空青、曾青、绿青、扁青、石胆五条，予以法制炼之，皆可成精铜，几能乱金也。

空青，杨梅青也。《别录》云："生益州山谷及越嶲山有铜处。铜精薰则生空青，其腹中空，能化铜铁铅锡作金。"弘景曰："越嶲属益州，益州诸郡无复有，恐久不采之故也。今出铜官者色最鲜深，出始兴者勿如。凉州西平郡有空青山，亦甚多。"恭曰："出铜处兼有诸青，但空青为难得，今出蔚州、兰州、宣州、梓州。宣州者最好，块段细，时有腹中空者；蔚州、兰州者片块大，色极深，无空腹者。"藏器曰："铜之精华，大者即空绿，小者即空青也。"宗奭曰："真宗尝诏取空青中有水者，久而方得。其杨梅青，信州穴山而取，极难得。"《庚辛玉册》云："产上饶，似钟乳者佳，大片含紫色，有光彩；次出蜀严道及代北山，生金坎中，生生不已，为青为□丹。有如拳大及卵形者，中空有水如油，治盲立效。出铜坑者亦佳。又有杨梅青、石青，皆是一体，而气有精粗。"《造化指南》曰："曾空二青，乃石绿之得道者，均谓之鑛。"李时珍曰："方家以药涂铜物，生青，刮下，伪作空青者，终是铜青，非石绿之得道者也。"刘继庄曰："予昔在杭，遇一满洲老人，双目皆矇，药不能立时奏效。有货空青者，索价颇高，甚言其效，满洲人信之，酬以重价。将用之矣，始问之予，予曰：'此物生铜坑中，必铜精也。铜性能伐肝，有余之症，自无不愈。今公年老，而症俱虚，法当用温补之品，若用此，恐无益有损。'闻予言，且信且疑，乃破青取水，先点右目，效则遂用之。一夜大痛无□，目睛爆碎，始悔不用予言，而犹赖予获全其左目也。后用养肝滋阴之剂，将及一载，左目复明，学者不可不知也。予有一法曰：假空青，用古镜一圆，以硇沙砒石等分为末，水调涂镜背上如钱，上以瓷碗覆之，埋入土中尺许，必在人走路之下。月余取起，则镜蚀成一窝，中包青绿水少许，用之与空青无异也，何必重价购求石中之水哉？余意此石以法制炼，得铜必多，然未之试也。"

曾青，《别录》曰："生蜀中山谷及越嶲。"普曰："生蜀郡石山。其山有铜处，曾青出其阳，青者铜之精。"弘景曰："今铜官无曾青，惟出始兴。"恭曰："出蔚州者好，鄂州者次之。"时珍曰："但出铜处，年古即生。形如黄连相缀，又如蚯蚓屎方棱，色深如波斯青黛，层层而生，打之如金声者为真。"《造化指南》云："曾青生铜矿中，乃石绿之得道者。"刘继庄曰："此物予未之见，盖亦石青类也。《造化指南》以此等为石绿之得道者，其言怪诞殊可笑，见之令人喷饭，而时珍亦为此言，何邪？"

绿青即石绿，亦曰大绿。《别录》曰："生山之阴穴中。"颂曰："《本》经次空青条上云：'生益州山谷及越嶲山有铜处。'此物当是生箕山之阴尔。今出韶州、信州。"时珍曰："石绿生铜坑中，乃铜之祖气也，今人呼为大绿。"范成大《桂海志》云："石绿，铜之苗也，出广西古江有铜处。生石中，质如石者名石绿。一种脆烂如碎土，名泥绿，品最下。"刘继庄曰："石绿以法制炼，每两得铜五钱，如金。今丹家每以此诳人，不知此即取鑛法也。"

扁青即石青，一曰大青。《别录》云："生朱崖山谷、武都、朱提。"弘景曰："朱提音殊匙，在南海中。"普曰："生蜀郡。"恭曰："此即绿青也。朱崖以南及林邑、扶南舶上来者，形块如拳大；武昌者片块小，而色更佳；简州、梓州者形扁作片而色浅。"时珍曰："苏恭言即绿青，非也，今之石青是矣，楚蜀诸处亦有之。而今货石青者，有天青、大青、西夷、回回青，种种不同，而回青尤贵。《本草》所载扁青、曾青、碧青、白青，皆其类耳。"刘

继庄曰："真老坑佛头青，以法制炼，每两可得真赤金二三钱，然真者不易得也。"

石胆即胆矾。《别录》云："生秦州羌道山谷大石间，或羌里句青山。"恭曰："此物出铜处有之，出蒲州虞乡县东亭谷窟及薛集窑中。"颂曰："今惟信州铅山县有之，生于铜坑中，采得煎炼而成。又有自然生者，尤为珍贵。"李时珍曰："石胆出蒲州山穴中，鸭嘴色者为上，出羌里者色少黑，次之，信州又次之。沈括《笔谈》载，铅山有苦泉流为涧，挹水熬之，则成胆矾。所熬之釜，久亦化为铜也。"刘继庄曰："胆矾以水银制之成精铜，与石绿中所分者无异。若以分石绿法分之亦得，但甚少，此理予尚未究其微也。"

卷　五

湘江之源出粤西阳海山，入冰州与潇水合，入衡州与蒸水合，入沅州与沅水合。《寰宇志》称湘乡曰上湘，湘潭曰中湘，湘阴曰下湘。

癸酉正月十三日部议，议得原任总河靳辅疏："山东东昌府通判原管十一州县卫河道，共计六百余里，道理绵长，不能分身兼顾。今查德州原设有管河州判一员，但德州河道，止于一十八里，诚可兼归州同带管。将此州判裁出，添入东昌府，改为下河通判，分辖德州一州二卫、恩县、夏津、武城、直隶之清河、故城八州县卫河道，驻札武城县。仍以现任通判改为上河通判，分辖聊城、唐邑、博平、临清、馆陶六州县河道，驻札郡城。又直隶河间府管河通判一员，专辖景州、吴桥等十一州县卫河道，绵长八百里；内天津同知，止于分催沧州、青县、静海并天津三卫、六州县卫之重空漕船，其修防疏浚之处不与焉。今应将景州、吴桥、东光、交河、南皮五州县河道，与夫重运回空漕船，旧责令通判修防、挑浚、催儧外，其沧州、青县、静海三州县，并天津三卫河道，与夫重空漕船，一并分与天津同知专管修防、挑浚、催儧。至青县河道二百余里，主簿一员，不能兼顾，应与该县兴济镇巡检分管料理。又直隶故城县河道，夹在山东武城、恩县二县之中；江南沛县河道，夹在山东鱼台、滕县二县之中。故城现隶河间府管河通判专辖，远住泊头；沛县现属徐州同知专辖，远住徐州，俱不能兼顾，应照直隶清河县例，将故城改隶山东东昌府下河通判兼辖，将沛县改隶山东伽河通判兼辖。至凡有河道州县，俱有管河丞簿以专司之，今山东博平一县，直隶之香河、南皮、吴桥、故城、清河五县，俱无专员，乃系典史带管。夫典史有城社捕盗之责，不能兼管河道。查邻近城僻之县，可以不设县丞，并有丞簿兼设之县，如山东之冠县，直隶之魏县、南乐、清丰、东明、元城、滑县等县，俱可通融裁并。应将冠县之丞裁去，改为博平县管河县丞；将魏县之县丞裁去，改为吴桥县管河县丞；将南乐县之丞裁去，改为故城县管河县丞；将清丰县之丞裁去，改为清河县管河县丞。再查大名府元城、滑县，各有县丞、主簿两员，应将元城县主簿裁去，改为香河县管河主簿；将滑县主簿裁去，改为南皮县管河主簿；所遗元城、滑县卫河河道，并长垣县新泾黄河徙至境内创筑堤工，俱应归并各县之丞。又大名县亦有卫河，并无专员，应将东明县县丞裁去，改为大名县卫河县丞，专管而责成之，并内黄、濬县二县管河县丞，俱令大名府通判管辖。至于河南丹、卫两河，每年春夏之交，资其东流清运，而修武、汤阴二县，并无专设河员。应将尉氏县县丞裁去，改为修武县丹河县丞，并河南武涉县管河县丞，令怀庆府通判管辖；再将永城县之丞裁去，改为汤阴县卫河县丞。又安阳县恒水流入卫河济运，令该县县丞专营疏浚，一并交与彰德府通判管辖。又卫辉府汲县、新乡、获嘉、淇县管河县丞，辉县管河主簿，相应交与该府通判管辖。再江南扬州府管河通判，管辖高、宝、江、仪四州县之运河，事务颇烦；更兼兴、泰、如、通四州县之下河，地方辽阔，一员不能兼顾。且下河已设立运河减水坝，且又建闸疏通一切沟洫渠堰，不必专员，岂可置之不问？应将下河兴、秦、如、通并范公堤、串场河等处，分与扬州府管粮通判兼管，移驻泰州。幅员甚广，州判一员，亦难综理，应与该州州同酌量分管，以期无误。若夫如皋县亦无管河专员，查泰兴县僻处空间，亦应将县丞裁去，改为如皋县管河县丞。其通判兴化、盐城、海州四州县河道，俱应责成该县州州同、州判、县丞管理，而令庙湾同知兼辖等因，具题前来。查通判、县丞、主簿，俱各因事设立之员，倘若更调各官职务以致废弛，亦未可定。且黄、运两河俱设专员责成分管，已经年久，若照所题更调，事属繁多，相应无庸议。奉旨管河官员分调调立之处，俱照该督题行。"

颜乃来堂联云："明哲保身，醉月高风杯在手；大夫告老，餐霞旧德杖于朝。"又云："性不因人热，情能到处流。"亦佳。

康熙二十七年平武昌塘报："六月二十四日，湖广提督徐治都督兵驰抵金口，初遇贼，击败之，随广发牌谕，招携逆党。二十八日，据陷逆抚标把总沈朝相等五人密款称，夏包子于五月二十二日密纠裁兵，乘各官上抚院衙门，蜂拥擒绑胁从，拨随逆总兵杨兆先统驻蒲圻，共一千四百余名，约期进剿，请为内应。臣思我兵已捣逆贼肘腋，咸、蒲二邑，关系岳、常一带要害，随给谕密授机宜，属期速行。去后，于七月初二日，朝相等擒杨兆先，并先兵九百余名投降，其父母妻子俱被杀僇。自六月二十四夜击败之后，夏逢龙窥我兵单，私回武昌，起发战船，悉兵赴金口，又密期杨兆先七月初二日抄我后路，合兵齐犯。臣军前止有本标官兵二千余员名，偏抚标兵三百，辰协水师六百，衡协二百，岳州洞庭共二百余员名。令由岳州一路前进蒲圻，恢复咸宁县。余宝庆等营尚未调到，倏闻此信，惟戒严以待。至初二日，逆兵水路之船只泊金口龙床矶下达磨亭边，陆路伪兵扑我营盘，密布山头，施放枪炮，自辰至酉，揣知蒲城已经投诚，于戌刻各处齐发，喊声震天，攻近各营，被我兵枪炮弓矢击死甚众。初三、初四，彼此对放枪

炮。初五日午刻，乘北风顺便，又发沙船战船三十余只，由北岸而上，顺风放下，施放大炮，陆路大肆猖獗。见我官兵船只抢风上迎，水陆严整，不敢亲迎，又将船只忽拢矶下，船兵上岸，齐力攻我营盘。臣督率兵将，登墙迎敌，杀死逆副将、大小首领官数十员，逆兵不计其数，天晚方收兵。停未寸晷，又复攻犯各营，直至初六，昼夜截杀，枪炮之声闻四野。又初七日初更时分，乘暴风天黑，大队齐犯，我兵冲敌数阵，击退回巢。见今攻打不休，前后接战六昼夜，官兵不能刻停，臣损赀赏赍，人人思奋，虽极劳而未见甚疲。臣思此项叛兵，见臣深入肘腋，拚命迎敌，以求逃遁，乃敢如此大胆，公然四犯。且思在城从叛原兵无几，何以有如此之多？审据拿获逆兵供称，在城兵丁，除抚标几百名已投诚外，原兵不过三千，兼招来裁兵三四千，以及招募无赖等，合二万多人；今来金口者，有老本兵三千多人，夹挟新募水陆共八千多人等语。臣查此会接战，若非抚标官兵擒获逆首投献，则我有首尾之劳矣云云。"

"逆以各路汉满官兵船只尚未逼近，惟臣驻札金口，扼彼咽喉，势所必争，是以自七月初二日起，今止，旬有余日，昼夜未曾停刻。臣惟亲列行伍，鼓励官兵，水陆督战，逆被枪炮矢石击死甚众，我兵伤亡无多。岂逆于十三日五鼓，陆路站队架梁，直迫我营；水路乘驾战沙船四十余只，顺风前来，施放枪炮，意谓我疲，若水陆拚命一战，以为死中求生之策。臣随将本标辰协、衡协等营，水陆俱分二股。其陆路令一股出营站梁逆杀，一股暗伏栅内，施放枪炮矢石；水路船兵一股抢风上逆，遏来势以便下压，一股静泊江岸，密排枪炮矢石，更番迭出，联络水陆。自五鼓鏖战至酉，逆首施放号烟，陆路约有三千余众，一齐奔我木栅，被我枪炮矢石打死、跌落陷坑甚众；余逆奔溃，被我站梁官兵掩杀回巢。其水路兵扑我泊岸船，被炮子击人逆船中火药桶内，烧逆沙船二只，沈四只，逆众大败。"

"逆自十三日败后，复调存省兵万余，于十五日黎明，乘北风大起，驾沙船四十余只，夏包子亲领，直至纱帽山对江鲤鱼料地方拢岸。臣知其牵制官兵前去抵敌，乘虚攻我大营狡谋。臣密调中军前去，会合彼处驻营衡协都司剿杀，去后移时，上游烟起，贼船下奔。臣指挥沿岸及先锋营开放战船枪炮，打坏沙船二只，淹死逆兵五百余名。该将驰至杨都司营，会同密商，案兵休息，俟逆船兵尽数上岸，以便一鼓追擒，贼果移兵扛抬挡枪，率逆众布作方阵，以为冲我营盘之势。值大风猛雨，乘彼安置未定，我兵齐力一拥，推毁挡枪，平踏贼营，枪炮弓矢击死逆兵七百余人，赶落水中淹死八百余名，活擒伪总兵一员，众官二十余员，兵三百余名。夏包子奔命上船，官兵追赶去讫。臣以贼胆已丧，亲率水陆官兵，合力齐攻，昼夜不休，奋勇夺彼山梁。贼众如山崩海泻，奔溃上船，于十六日夜半，水陆逃遁去讫，至三十里外聚住。夏逢龙十六日带残兵数百，连夜逃回武昌，不得入城。十七日至黄冈县，被民擒赴振武将军瓦代军前磔死，随从止三人。十八日伪中军总兵胡耀乾等杀妖僧伪军师大员，赴军前投诚。武昌平。"

张耕烟，嘉兴人，云南江川县知县、伪周时教授诸世子。

阚鹤滩，江川人，进士，出家为道士，被征。其师兄临江贡生，于云龙山出家。

四川狱囚黄金玉，安酋之乱，执兵扞贼，守囹圄而不去。

程兼，字抑若，号樵髯，黄山人。家繁昌，有《峨溪外谱》，尤悔庵为之序。

雷如，满州人，长沙守备，郑司直尝授以兵书。夏逢龙之变，鲤鱼料有功，徐提督荐之，今为贵州黎平府副将。

李希膺，字雪村，平西时儒将也，与韩非有齐名。

周少参、陈海槐，广东蜡丸皆此二家所制。周卖中土，陈主外夷。

张靖逆幕客宋适之，娄子柔极言其人，今出家于华山为道士。

施雄山，陇州人，在秦州围城说伪监道马□投诚者。技勇绝人，不可一世，翰墨杂艺无不通，惟以傲物不合于人，今出家矣。汪天倩友也。

嘉定四先生，乃程嘉燧孟阳、李流芳长蘅、娄坚子柔、唐时升叔达也。孟阳号松圆。

衡阳邹统鲁，字近野，与王而农先生同登壬午贤书。

江出岷山，其源自西羌万山来，至嘉州而沫水自嶲州合大渡河、穿边界千山以合之，至叙州而马湖江会之，又十五里而南广江会之，至泸州而内江又自资、简会之，自涪州而黔江合南番诸水会之，至万县而开江水自开、达等州会之，然后总而入峡。是江自峡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峡而下岳阳，则洞庭湖所受南北诸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则会之者汉口与兴元诸水也；又自是而下黄州东四十里，则会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九江，则会之者彭蠡，今名鄱阳湖，所受江东西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则皖水所受淮西诸水也，然后总而入海。是以自峡而东，又受大水凡五。略计天下之水，会于江者居天下之半，其名称之大而可考者，凡十有三焉。

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升莱州府胶水县为平度州，以潍州为潍县，并昌邑县隶之。

《孤树裒谈》，闽人赵可与著。

黄性震，字静庵，漳浦道士，为郑氏百夫长，投诚后为千夫长。在姚总督麾下，以招刘国轩说姚，姚命往探，得其肯綮，顾假□以间之，为《致国轩书》，误遗台湾，遂有疑，因说国轩来投诚。

汉阳府，魏晋末为沔口重镇，盖汉水入口处，屈完谓楚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魏初定荆州，屯沔阳，复移夏口。晋陶侃为荆州刺史，镇沔口。宋绍兴中，贼成留汉上经营襄邓，赵元镇上疏，乞下湖北帅司提备贼情是也。至长江之险，与武昌共为门户，曰大别山。三国吴之所守者，禹功矶也，矶之旁为铁门关，古

置戍守，商舶鳞集，阛阓外屏，则今之汉口。而蔡店、沌口（音撰）、新滩、百人矶，亦皆要害，至刘家隔居汉、沔之间，湖泊辽旷，萑苇丛密，盗逆窜匿之区。明正德间，邱仁、杨清倡乱于汉川之同冢，啸聚万人，立寨沔阳之麻阳，伪称大王。台臣奏闻，以右布政司陈镐、副使蒋昇率汉土兵擒之。嘉靖间，汉川风门河一带上下数百里，群盗出没，截掠商贾，知县昌应会率兵捕之，盗拒战，割应会左耳去。隆庆元年，群盗白昼入刘家隔市镇，杀捕盗人役，解其支体，地方团保不敢窥。其猖獗如此，皆防御当严之地也。

晋宋间佛学初行，其徒犹未有尊称，通曰道人，其姓则皆所从授学者，如支遁本姓关，学于支谦为支；帛道猷本姓冯，学于帛尸黎密为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释迦，今为释子，宜从释氏，乃请皆姓释，世以释举佛者，犹言杨、墨、申、韩。今以为称者，自不知其为姓也。贫道，亦是当时仪制定以自名之辞，不得不称者。疑示尊礼许其不名云耳，今乃反以名相呼而不讳，盖自唐已然，而贫道之言废矣。

颜鲁公《吴兴地记》："乌程县境有颛顼冢。《图经》曰：'晋初，衡山见颛顼冢，有营丘图。'衡山在州之东南，《春秋传》所谓楚子伐吴克鸠兹至衡山者是也，今谓之衡山。或疑颛顼都帝丘，今濮州是，无缘冢在此。古今传流，虽不可尽信，然舜葬苍梧、禹葬会稽，何必其都耶？今州之西南有杼山，亦隶乌程，其旁有夏驾山王邨，相传以为夏杼巡狩所至。杼，夏之七王也。禹葬会稽，则杼之至此，固无足怪。庸俗之言，未可谓全无据也。越王句践，本禹之后，盖吴越在夏皆中国地，其后习于用夷，故商周之间，变而为夷，岂真夷狄也哉？六合之大，自开辟以来，迭为华夷，不知其几变，如幽燕故壤，沦陷不满二百年，已不复名为中国矣。而闽、广、陇、蜀列为郡县者，亦安知秦汉之间皆夷狄耶？"

常德万人杰，其父伪周时守备。后因安插归常德，以贩木在武昌。适夏逢龙之变，授以伪总兵札，并以伪空数十通，银数千金，令归常德招来诱煽。后武昌平，人杰伏诛。

李登、周颙、沈约、陆词之书及《唐韵》，今皆绝传。《宋韵》屡易，皆一东二冬三钟者也，最后为平水韵。夫切为源，韵为流，源密流疏，源分流合，今欲为其密者分者，岂可不遵疏者合者乎？度曲须知，亦有见于诸声之道。为韵所束，遂致支离破碎，岂可蹈其覆辙耶？

汪涯，字万顷，汉阳人。贾似道为宣抚时，请为客。元世祖围武昌，似道乞和，师退，当作露布献功，涯瞋目曰："啖以利而退其师，又儿弄主上，何露布为？"似道怒，挝杀之。其母闻之曰："汝以直死，我则不辱，可以下报先君矣。"亦自沈。涯有《江帆诗》及《采石独酌》之咏。《江帆诗》："江帆去去可肠断，千古万古越王台。扫风黄叶晚风定，□□飞尽碧鸟回。平生无成作笔研，万事不理问樽罍。年年看梅今白首，已矣英雄留七哀。"《采石独酌诗》云："欲落不落月在手，百年几何持钓纶。不知春色万象表，绿烟漠漠入江滨。天翻地覆有今夕，酒醒诗成无可人。向来谈笑今黄土，堕泪未了鸡司晨。"

天童《悟赴黄蘗请上堂》云："双叶扁舟泛海中，乘风来往福城东。洪波浩渺无余事，只作抛纶掷钓翁。"

金粟费隐，讳通容，闽之福清县人。《唱水岩诗》云："岩上草色肥，岩下水流急。策杖上岩头，空山人独立。"

吴畅春，字梅初，汉阳人。崇祯八年，以吏员为潜山县天堂寨巡检。时流贼自河南东，蔓延安、庐、黄、麻间，畅春谓天堂虽小镇，而北扼舒、六，西连英、霍，南包桐、太，势为贼所必争，苟或飘忽突据，且震惊江、皖矣。造器械，积糗粮，募勇敢，练乡兵，结死士，据岩险，誓书衣裾，有"誓死报国，负盟天诛"之语。史阁部可法方备兵安庆，心知畅春贤，驰札相慰劳，且曰："贼氛未殄，主上焦劳，凡为臣子，皆当枕戈饮血，共奋同仇。官有崇卑，忠义无两。"畅春益感激自命矣。是年十月，贼来犯乾坎，畅春督兵拒之，身中二矢，斗愈疾。贼欲走金钟潭，闻路已先断，始大惧宵遁。乃于明年二月，焚掠英山，以渐近天堂寨。畅春结草千束，深夜举火为疑兵，贼复惊退。可法又致手书，以寇虽退而必来，新谷既登，正宜预备，且深嘉畅春积粮守险，语谆谆如家人。畅春太息曰："此一腔血为知己者洒矣！"又逾年丁丑正月，劲贼十余万漫入至槎水龙潭，畅春用炮弩力战却之。贼更从牖羊岭捣查林河，畅春再战再捷，相持至二月壬午，侦者来言，贼仅七八十骑，可破也。畅春奋往，遇贼于埭口，斩首十七级，然已堕贼围中矣。丁亥，贼伪以百人诱战，畅春穷追至梅家寨，伏兵四起夹击，我师且尽，畅春犹力斗久之，手刃数贼，力屈被执。贼且逼降，畅春大骂，不屈而死。因南蹂太湖，守备赵荫亦死之。可法闻报，深加悼惜，以其事白应天巡案御史张萱，萱为请议于朝，命兵部查议，于是尚书杨嗣昌等奏曰："赵荫以加衔守备领新兵三百人，去太湖九十里，战于鸡飞滩，势穷身陷，怒贼自亡，居然壮夫之概也。畅春以卑卑末职，练乡勇当贼者两年，著奇功挫贼者七次，死于梅家寨。报国勒铭，征裳遗墨，凛凛烈士之风也。盖自有贼患以来，文武大吏中，愧此两人者多矣。当武宗、世宗之时，知县段豸、王铁、唐一岑，头目钟富等，俱以流贼倭寇战亡恤录。今宜赠赵荫怀远将军，褒畅春本身三等，赠迪功郎安庆府经历，荫一子世袭外卫所镇抚，仍入祠潜山太湖名宦，以慰忠魂。"而畅春子诸生卿，请于宛城刘太史若宰，为作《吴梅初传》。

《史记·伯夷传》所谓"青云之士"者，谓圣贤立言传世者附青云则伯夷、颜渊是也。后世谓登仕路曰青云，谬矣。《京房易传》云："青云所覆，其下有贤人隐。"《续逸民传》："嵇康有青云之志。"《南史》："陶弘景年四五岁，曰：'仰青云，观白日，不为远矣。'"梁衡阳王钧谓孔稚圭曰："形入紫闼，而意在青云。"又袁彖《赠隐士庾易诗》曰："白日清明，青云辽亮。昔闻巢许，今睹台尚。"阮籍诗："抗身青云中，网罗孰能施。"李太白诗："猎客张兔罝，不能挂龙虎。所以青云人，高歌在岩谷。"合而

观之，青云岂仕进之谓乎？自宋人用青云字于登科诗中，遂误，至今不改。

《史记》载尧舜皆黄帝后，今试考其相传世系，则尧之二女，乃舜高祖辈矣，以之作配，渎伦甚矣。案黄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祁、酉、己、滕、葴、任、荀、僖、姞、嬛、依是也。然尧姓伊祁，而舜之姚氏，不在十二姓之列，非同姓可知矣。且年命修短，不甚相远也，黄帝至尧止四世，至舜已八世。盖皆缘秦人焚书，太史公得书不多，故有此等谬误耳。

《方言》："凡葬无坟者谓之墓，有坟者谓之垄。"《檀弓》："古者墓而不坟。"是，邯郸淳《曹娥碑》"丘墓起坟"，盖言丘其平墓而为高坟也。后世以坟墓浑而为一，遂疑其重复，改为"立墓起坟"，非也。

《左传》："楚成得臣与晋文公遇，曰：'请与君之士戏。'"戏者，兵也，三军之号戏下者是也，若曰以兵相见云耳。林尧叟谓得臣轻用民命，便解作戏弄之戏，学者习而不察，以为实然。夫得臣亦英雄，岂有此失，真千古不白之冤。杜征南不下一字，盖已得其解矣，否则左邱明能无扼腕！

世传西施随范蠡去，不见所出，只杜牧之诗，有"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之句，而附会之耳。案《墨子》曰："吴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沈，其美也。"此吴亡后西施亦死于水，不从范蠡之证。墨子去吴越之世甚近，所言得其真，然犹恐别有见。后检《修文御览》，见《吴越春秋·逸篇》云："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乃知此事正与墨子合，杜牧之未审也。盖吴既灭，即沈西施于江。浮者，沈也，反言之也。随鸱夷者，子胥之潛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鸱夷，今沈西施，所以报子胥之忠，故云随鸱夷以终。范蠡去越，亦号鸱夷子皮，牧之遂以子胥鸱夷为范蠡鸱夷，乃堕后人于疑网之中。

今三年一乡试，谓之大比，不知其语不侔也。《礼记·小司徒》："三年则大比，使天下简阅名数财物。"岂是校士。

俗云："夏至有风三伏热，重阳无雨一冬晴。"验之殊不然。及阅《感精符》云："夏至酉逢三伏热，重阳戊遇一冬晴。"乃知俗说之误。

周室卜年八百。始武王己卯，终赧王乙巳，凡八百六十七年，而孟子曰"七百有余岁"。夫孟子生定王三十七年，终赧王一十六年，当其时宜云八百岁，而云七百岁，何与？因孟子杂考他书，知为七百而非八百，后人误增周历一周，无疑也。汉皇甫谧曰："武王即位在乙酉。"与所称己卯，相去六年，予谓从乙酉为是。商汤之后，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孟子》亦有明文，而纪商者失之。武王之误六年，疑即失纪六年与□归商者也。昭王南征不返，实二十五年，而云五十一年，则又误二十六年矣。厉王以二十三年出奔，二相共和听政，凡十四年。王崩，乃立太子，统厉王凡三十七年，共和十四年已在其中，世传在厉王三十七年之外，宣王四十六年之前，则又误十四年矣。由数端而推之，孟子所云七百余岁，信不诬也。

《禹贡》曰："既修太原。"修者，因其功而修之也。后世功禹而忘鲧，是执于成败之见耳。案北方尚有鲧堤，城郭亦始于鲧，当时备水而作，至今因之，鲧之功德信远。然后知舜不宗瞽瞍，而禹独宗鲧，鲧诚有可郊之理也。

天王天皇考。　天王道悟，法嗣马祖，所出龙潭崇信，信出德山宣鉴，鉴出雪峰义存、岩头全豁。其云门、法眼二宗，实乃天王之系也。有宋景德年间，吴僧道源条集《传灯》，未识从上碑版，谬收龙潭系于天皇之下，云门、法眼，相随而去，是故混淆之始。由于道源，百世而下，竞起而争，亦始于《传灯》也。张无尽公窃尝疑之，雪峰、迅速，当出马祖，后得达观颖公所获节度使邱玄素所撰《天王塔铭》，始知雪峰为马祖五世孙。无尽眼目，择法验人，果不谬矣。诸家辩论，代有其人，奈何久假，一期难归，此径山容和上《五灯严统》之所为作也。然辨而不能清者，已有《景德传灯录》矣；不辨而自清者，已有唐之侍郎归登所制《南岳让碑》："列法孙天王道悟。"圭峰《答相国裴公宗趣状》："马祖之嗣，首曰江陵道悟。"权德舆所撰《马祖塔铭》："弟子十一人，道悟在焉。"历代帝王稽古略引载天王，详而且明。宋有《佛国续灯》，叙明雪窦重显为马祖九世孙；吕夏卿《铭雪窦显之塔》，亦系马祖九世孙；觉范《林间录》辨天王；拱辰《祖源通要》，乃载天王于马祖之下；大川《五灯会元》辨清天王；晦岩《人天眼目五家宗派序》，亦博论天王；云壑《心灯》并续天王。元有《念常佛祖通纪》，载入《天王碑铭》，现载《北藏我字函》中。明有《少秋联芳碑记》，原载天王于马祖之派；《汝稷指月录》亦载天王；黎眉《教外别传》，天王系于马祖之统；天童《直说》明析天王；虎岩《传灯世谱编》正天王；吴定氏之《定祖图》，亦收天王归于马祖之谱；大兴善寺《一花五叶之图》，云门、法眼，详于天王；王谷《正名录》，备悉天王之由。或谓传史无玄素之名，殊不知宋儒避国讳，玄素为元素。欧阳□贬夷陵令，尝集《神女庙诗》，李吉甫一首、邱元素一首，贞元十四年石刻黄牛峡下，夔州巫山界石刻亦然，可考也。

东汉严光本姓庄，因避显宗讳，遂称严氏。范晔作史，不究其由，遽曰严光，其台滩俱以严称。又如苏州因吴杀子胥投之江中，后人怜而立祠山上，人亦称为胥台也。吴灭，人又称为孤胥山，言独胥山在耳。奈何吴人称胥为苏，讹孤为姑，后隋平陈，因山名遂更为苏州。

《邠风》曰："无衣无褐。"郑氏云："褐，毛布也。"此说非是。褐乃编絮短衣，不黄不皂，贱者之服，非毛布也。孟子曰："若刺褐夫。"以褐夫对万乘，亦言贵贱之殊耳。郑氏误以褐为毼，遂云"褐，毛布也。"不知褐字从衣，毼字从毛，乃今之斜毼，价贵于苧麻多矣，岂贱者服乎？

《左传》："辅车相依。"林注："辅，颊辅。车，牙车。人颊骨似车辅，故曰辅车；左右相持，故曰相依。"唐韩文公诗云："近者尤衰惫。"左车第一牙无故脱去，今人

不知，直以为辅车。若诗无弃尔辅之义，则"唇亡"一句，何所附丽乎？

《易·讼卦》曰："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健字句。如此之彖有八。讼之外，蒙、豫、随、蛊、恒、解、井，皆于卦名上截句。"童蒙初学时，塾师点句混上，遂以健讼相连，今日顽民好讼者曰健讼，殊为大谬。

《离骚注》："皇览揆予初度兮，肇锡予以嘉名。初度，犹言初节也。古者子生三月，父命之名，谓命名之初节，非谓生也。"今自小至壮至老，但遇生辰，辄云初度，是期颐皆三月时矣，岂不大谬（瑚案，先师尝曰："初度，谓初生之时日，尚未离初度也。"）！

今人呼私印为图书，非也。古者图画书籍，皆有印记，后以印记为图书，正如竖碑于某处，必有记铭，后遂以碑为文章之名耳。日久相沿，恬不知怪，惜无有正之者。

自厦门至澎湖七更，自澎湖至台湾五更，凡十有二更。

海舶上司罗盘者曰伙长。置一龛，下铺细砂，安盘于上，取平，周回置灯，伙长昼夜视之，较之以刻漏而定方向焉。其水之浅深，泥之颜色臭味，皆知之，验之毛发不爽。一见山，则事在舵工，伙长之任卸矣。

台湾土蛮，男子皆赘妇家，而从其姓氏，故族贵女而贱男。向也男女皆无衣裳，今女亦以布缠身矣。今台湾已立学塾，乡试必举一人。

台湾惟有一城，乃红毛国所筑者，临海畔，俗呼红毛城，郑氏向居之。今台湾府治，不在此城内。

台湾知府蒋集公家人翁总管，于康熙二十三年自台湾归，过澎湖遭风折舵，急安橹，橹亦折，遂斫去其桅，割断篷索。舟中惟本锭四具，以缆沈之海中，随风浪飘泊，任其所之耳，凡二十八日。水久竭矣，舟中二百余人渴死者四分之一，死者之尸，以毡裹之，从水门投海中，巨鱼日俟其下，随取吞之，惨甚矣。后至一处，见竹木葱葱，知有地矣，然未见其人，随放铳炮以惊之。久之有象四十余骑，自丛篁中出，其人言语不通，画沙为字则可识，盖安南国界也。既登岸，则以兵围之。食以鱼饭，馆之茅屋中，奏闻国主，然后具舟送至琼州界。

人初入海舶，必晕眩呕吐，久亦安之矣。迨震荡既久，初登平地，反昏瞀摇颤，行则颠仆。甚矣惯习之能移人也，能不慎哉？

杨雄《甘泉赋》："属堪舆以壁垒兮。"《说文》："堪舆，天地之神也。"今称地师为堪舆，非是。

《金刚三昧经》，失译人名，附《北凉录》。案梁慧皎撰《道安传》有云："自汉魏迄晋，经来实多，而传译之师，不言其名，后学追究，莫知年代。安乃总集名目，表其时人，诠品新旧，撰为经录，众经有据，实由其功。"又隋朝费长房（汉亦有费长房，地仙也），先为沙门，周武沙汰反俗。隋兴，文帝诏为翻经学士。开皇十七年，进《历代三宝录》十五卷，于中载《金刚三昧经》，是梁僧佑新集道安《凉土异经》，而目录中为失译源，今还附《人凉世》。又如《三慧经》等，皆标"僧佑录安公《凉土异经》"。今附《北凉录》云："考安师入灭于晋孝武大元十年乙酉。明年丙戌，吕光称后凉。又越十五年辛丑，沮渠蒙逊始称北凉。"今据《人凉世》，应是凉州张氏称国时，非必北凉也。又《三宝记》载苻秦道安亦尝译经二十四部。况称"僧佑新集道安《凉土异经》"，或即道安法师之所译与？

又案，《金刚三昧经》有新罗国元晓法师疏。考宋赞宁《高僧传》载，元晓国师新罗国人，初与义湘法师发心航海求法，至唐州，抵暮遭雨，宿于土龛间，乃古冢骸骨旁也。已而致疑，恍然悟三界惟心之旨，即还国中，著《华严疏大弘员顿教义》。一日，新罗国王因夫人脑瘿痈肿，巫言应往大国求药，王即遣使渡海。舟行将半，龙王邀入宫中，曰："有《三昧金刚经》，乃二觉圆通示菩萨行也。今托夫人之病，为增上缘，令持此经至彼流布。"又云："汝去上白国王，当请元晓法师造疏讲演，夫人之疾自愈。"使还具陈，王即请法师造疏，晓乃悟是经以本始二觉为宗，白王具角乘，将几案在两角间置笔研，始终于牛车造疏，成五卷，夫人之疾果愈。王刻日请晓于黄龙寺演义，又因簿徒盗其疏去，复重录成三卷，名为《略疏》。后广略二本，俱行本土，略本传入中国，后有翻经三藏改为论云。宋时觉范禅师《林间录》中，亦载前事。明万历末，显圣澄禅师有注，而《华严玄谈宗镜录》、《智证传》等，皆引用《金刚三昧经》语。员觉《略疏》，又引《东海疏》说，略见一斑，第全书不可得见矣。又《翻译名义集》中，载僧道（法眼嗣）有注，今亦无传。

天台华顶沙门诛震，撰《金刚三昧经通宗记》十二卷。师号仁山，法嗣尉剖公，退居姑苏天平山白云禅寺。华顶仁叟自著书目：《金刚三昧经通宗记》一十二卷。《禅宗正传灯史》二十五卷，辑两土诸祖迄于天童，凡六十七代之传，各系以表。《名宿分化灯史》四十卷，辑四祖下法嗣，及六祖下二支五宗尊宿，止于第十五世佛鉴佛眼一辈，凡一百六十四家。《济宗续补灯史》一十六卷，辑临济十二世至三十世，自东山演及昭觉勤下旁出法系，除径山杲，余皆《指月录》所未载者，凡一十九世，计四百八十四家。《三峰灯史》八卷，辑三峰邓山两世下诸尊宿，共为一编。《济洞灯史续略》六卷，辑天童下两世尊宿，及洞宗先辈并法嗣世数未详者，合成一编。《法苑献征录》五卷，编辑古今尊宿唱明之语，及天童三峰授受事实，并法中先辈交谊，如序跋、简牍、书铭、笔记、法语、机缘之类。《灯史纪年》三卷，校定周昭王甲寅至明崇祯甲申传灯中考年纪事。

惕厉，本《乾·九三》古注"夕惕若厉"句。《淮南·人间训》："夕惕若厉，以阴惜也。"《汉书》："张竦为陈崇奏王莽功德，夕惕若厉，公之谓矣。"张衡《思元赋》："夕惕厉以省𠷣兮。"唐白居易《贺雨表》："发于若厉之诚，散作如膏之泽。"今人亦常用"忧勤惕厉"。

淮北沛、陈、汝南、南郡，西楚也；彭城以东吴、广陵，东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南楚也。见

《史记·货殖传》。今人以湖广为三楚，太狭矣。

苏州，东吴也。润州，中吴也；湖州，西吴也，见《地理指掌图》。今以苏州为三吴，非。

魏斯、赵藉、韩虔共灭范中行氏而分其地，谓之三晋，今山西、河南、北直三处也，见《资治通鉴》。今人直以山西为三晋者，非。

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司马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董翳为翟王，王上郡，谓之三秦。见《史记·项羽本纪》。今人以陕西为三秦者，非。

《诗·小雅》："景行行止。"景训明，行训道，言人有明道当效而行之，如山之高当仰也。魏文书云："高山景行，深所仰慕。"今人但用景仰二字者，非。

洪武三年五月初一日，初设科举条格，诏内开第一场五经义，各试本经一道，限五百字以上。《易》程、朱氏注，《书》蔡氏传，《诗》朱氏传，俱兼用古注疏。《春秋》、《左氏》、《公羊》、《穀梁》、张洽传，《礼记》专用古注疏。四书义一道，限三百字以上。至十七年三月初一日，命礼部颁行科举成式，始定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第一年试四书义三道，二百字以上；经义四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许减一道。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朱《传义》，《书》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穀梁》、《公羊》、《胡氏》、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案此兼用古注疏暨诸家传。后不知何缘，遂斥古注疏不用，《春秋》止用胡传为主，《左》、《公》、《穀》第以备考；张洽传，经生家不复知其书与人矣。《礼记》专用陈澔《集说》，古注疏尽斥不讲。近日举子文，师心剿说，浮蔓无根，诚举明朝初制一申明之，使通今博古者得以自见，亦盛事也。

永乐十二年，上在北京，应天乡试，皇太子命洗马杨溥、编修周述为考试官。至十五年，命侍讲梁潜、陈全，十八年命修撰张伯颖、左赞善陈仲完，皆监国事也。时犹以宫赞列修撰之后。至七年己丑会试，取中陈璲等，以上幸北京，俱寄国子监读书。至辛卯始廷试，而皇太子乃以副榜第一人孔谔为左中允赐出身，尤为异典。

"阳沟"有书为"羊沟"者。崔豹《中华古今注》曰："羊沟，为沟以阻羊之抵触也。"又曰"杨沟，植高杨于其上也，详之当是阴阳之阳。盖潜行地中者曰阴沟，则显行于地面者为阳沟矣。"

《周礼·春官》："小史掌诏王之忌讳。"郑氏注："先王死日为忌，名为讳。"观此则忌讳二字，胡可妄用耶？

《汉书·东方朔传》："谈何容易。"何容，犹言岂可也，则容字不连易字读矣。

《常棣之华》，《小雅》第四篇，宴兄弟之诗也。《唐棣之华》，逸诗也。今人论兄弟事，多引棠棣为言，而因常误唐，间有书唐棣者。及考《尔雅》诸书，乃知常棣，棣也，子如樱桃，可食。唐棣，移也，似白杨。凡木之华，皆先合而后开，惟此花先开而后合，故曰"偏其反，而反则不相亲矣。"岂可以比兄弟乎？

《左传》："成公二公。"杜注云："不中为之役使。"《史记·始皇本纪》："吾全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晋人尤多此语。中字，皆作去声读。

明季，台谏与部疏议，漕运总兵改用流官，不必沿推□世爵。案，此官旧制，流官世爵，原相兼并推，不待改也。嘉靖中，刘都督玺、黄都督印，皆以卫官任至总兵，管漕运。议者不举此以闻于上，第云欲革世爵，改用流官，遂奉旨。祖宗旧制，原用勋臣，不知兼用流官，正祖宗朝旧制也。

受人仪物，谦曰"拜领"。然不独我受，望人受亦言领。赵松雪与人柬云："辄有素绸一匹，以表微意，伏冀笑领。"又云："拜手持纳，祈笑领之。"

捭阖，捭音摆，开也。今书作押，谬。

漕运旧例，军民各半，互相转运。民运淮安、徐州、临清、德州水次，交收漕运官分派官军，转运于通州、天津二仓。往返经年，多失农月，于是周忱议将民运粮储，俱于瓜州、淮安补给脚价，兑与运军，自是转运变为兑运。至成化七年，右副都御史滕昭议罢瓜、淮兑运，令南京各卫官与浙直等处官径赴水次州县交兑，民加过江船费，视地远近有差，由是兑漕又变为长运矣。

《汉书·司马迁报任安书》："李陵张空弮，冒白刃。"弮音圈，又音患，亦作絭，皆训为弩末。《史记》："长平四十万众，张空弮，犹可畏也。"已先用此字。《汉书》师古注曰："弮，丘权反，读以为权声之权。"大谬，乃至竟有刻作拳字者。

《尚书》音上，官名与书名皆当作去声读，平声者误。

里中字音，有相沿而呼而与本音谬，相习而用而与本义乖者。或亦通之海内，而竟不知所从始，姑就南都举一二言之。如惹之音人者切，野之音羊者切，写之音悉姐切，且之音七也切。在二十一马韵中，宜与鲊叶，而南都惹作热之上声，未有作马韵呼者；士之音鉏里切，是与氏之音承纸切，视之音承豕切，在四纸韵中，上声也，而作去声呼，皆如肆；跪之音去委切，兄弟之弟徒礼切，上声也，而音作贵与第呼，属去声；皂隶之皂，造作之造，音与早同，而读作去声，如躁字；大之音不作徒盖切，亦不作口个切，而别音打之去声；人之音，本与日同也，而作人音，此与本音谬而呼相沿者也。又如钞，略取也，而写书曰钞书，官曰钞案，造纸曰钞纸；吊，问终也，而官府取文书曰吊卷，或曰吊钞粮；打作都冷切，今作丁把切，本取击为义也，而今预事曰打叠，探事探人曰打听，先计较曰打量，卧曰打睡，买物曰打米、曰打肉，治食具曰打面，张盖曰打缴，属文起草曰打稿；禀，赐谷也，与也，供也，给也，受也，而今以下白事于上者曰禀；殴，以杖击也，律有斗殴之条，而今人故以言相谑嬲曰殴；帐之为言张也，一曰帱谓之帐，而呼簿册纪物事用度者曰帐；仰，持也，资也，下托上曰仰，今公文自上而行下曰仰；票，一作熛，疾也，急疾也，今官府有所分付勾取于下，其札曰票；疋，正也，音与雅同，《诗·大疋·小疋》用此字，今借为布段之疋音匹者，分别事辞也，称此个为者个是也；今以称人之不老实者，曰假，音

贾,至也,又借也,今官府借为休暇之假,音嫁,造假给假,此与本义乖而用相习者也。

汉制以右为尊,以贬秩为左迁,居高位曰右职,仕诸侯曰左官。陈平以右丞相逊周勃,位第一;平为左丞相,位第二。周昌相赵,高帝曰:"吾极知其左迁。"凡谓"左戚右贤"、"居客之右"、"朝廷无出其右"、"右文之世",并用此意。自宋设左右仆射、左右谏议、左右正言,明因之,有左右都御史、左右侍郎等官,皆尚左,不复以右为尊矣。今人贬官犹曰左迁,称尚文犹曰右文,不合于今,然循习已久,不可变,且亦雅驯,无害于义。

敭历之敭,即扬字,古通用。今人称人居官日久,中外屡践者,曰敭历,即书历试诸艰之意。乃见有读敭作剔或写敭作剔者,何不考之甚耶!

张端义《贵耳集》曰:"尝闻老儒言,汉之《周易》,不以乾坤为首卦,然后知《太玄经》以中孚为首卦,即汉之《易》。"邵尧夫曰:"凡一代之国,必有一卦,一君亦有一卦,所谓'大横庚庚'是也。"《周礼·簭人》言凡国之大事,先簭而后卜。簭字,字书作筮,《六书正讹》曰:"从竹从巫。巫,古巫字,巫主筮。古者以竹代蓍。会意。"

今人称隐士见用,多曰"渭水飞熊",盖用吕尚事,而不知飞之为非也。《史记》:"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彲非虎非罴。"后汉崔骃《达旨》云:"渔父见兆于元龟,注引《史记》'非龙非螭非熊非罴'为证。"然《史》实无"非熊",独见于此注。杜诗:"田猎旧非熊。"孟诗:"罴猎有非熊。"则往往循用,而李瀚《蒙求》,亦有"吕望非熊"之句,特无有用飞字者,且熊又安能飞?俗士可笑,一至于此。

今人不知甲字义,而谓令甲即法律,大误。《汉书·宣帝纪》:"令甲死者不可生。"如淳注曰:"令有先后,故有令甲令乙令丙。"颜师古曰:"甲乙,若今之第一篇第二篇也,则令甲为最先之令矣。故《江充传》有令乙骑乘车。"可以互证。至于房室有甲乙次第,科目亦有甲乙次第,汉谓大世宅"甲第",隋唐以来谓登科目亦曰甲第。

古时之茶,曰煮曰烹曰煎,须汤如蟹眼,茶味方中。今之茶惟用沸汤投之,稍著火即色黄而味涩,不中饮矣,乃知古今之法亦自不同也。

学舍曰学官,俗谓学宫,非也。汉贾谊《治安策》曰:"学者所学之官也。"师古注:"官谓官舍,盖官者,管也,一职立一官,使之典管,故以官舍名官。"又《刘歆传》:"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

今以学作黉宫,其字于古无据。考《白虎通》:"诸侯之学曰頖宫,半者象玉之璜也。"是黉当为璜。字书虽收黉字,而《说文》甚辨其非,论字者当以《说文》为正。

《诗·召南》:"于嗟乎驺虞。"宋戴氏《鼠璞》曰:"驺虞,二人也。言文王田猎,虽驺从虞人之贱,皆有仁心,故叹美之。"其说极是。

安石著《新经周礼义》二十二卷,熙宁中设经义局,自为《周官义》十余万言。后杨中立著《周官辨疑》一卷以攻安石。

张采曰:"《周礼·冬官》之亡,不尽系秦禁。《孟子》曰:'诸侯去其籍。'今案冬官所属,皆应□□畎浍,度地量居,则当井田不行,《冬官》已先漫灭,盖战国时固不可诘。然《别书》载沅州刘有年,洪武中为监察御史,永乐中上《仪礼·逸经》十八篇。一云永乐初,太平守刘有年进《逸礼》。则知唐所亡之书,明初犹有表献者矣。"

谒见,师古注:"谓谒者书刺自言爵里,若今参见尊贵而通名也。"又《史记》:"郦生踵军门上谒,案剑叱使者,使者惧而失谒。跪拾谒,还走入报。"则谒即今之名帖矣。凡言谒见,谓先帖而后见也。

昔人谓"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蒙山在蜀雅州,其中峰顶尤极险秽,蛇虺虎狼所居,得采其茶,可蠲百疾。今山东人以蒙阴山下石衣为茶当之,非矣。然蒙阴茶性亦凉,可除胃热之病。

《尔雅·释亲》:"父之舅弟,先生为世父,后生为叔父。女子谓舅弟之子为侄。"皆学者所当知。而今乃称父之舅弟为伯叔,兄弟之子曰侄,舛矣。盖伯仲叔季,舅弟中之次。《诗》曰:"伯氏吹埙,仲氏吹篪。"又:"叔兮伯兮"。《书》:"仲叔季弟。"《唐书》:"狄仁杰谏武后曰:'未闻侄为天子而祔姑于庙者。'"则古人称伯仲叔侄之义也。今父之兄弟,当称伯父叔父;兄弟之子,当称犹子。

古人量酒,多以升斗石为言,不知所受几何。或云米数,或云衡数,但善饮有至一石者,其非一石米及一百斤明矣。案朱昱《杂记》云:"淮以南酒皆计升,一升曰爵,二升曰瓢,三升曰觯。"此言较近。盖一爵为升,十爵为斗,百爵为石。以今人饮量较之,不甚相远耳。

《礼》有醯酱、卵酱、芥酱、豆酱,用之各有所宜,故圣人不得其酱不食。今江南尚有豆酱,北地则但熟面为之而已,宁辨多种耶?又《桓谭新论》有脡酱,汉武帝有鱼肠酱,南越有蒟酱,晋武帝与山涛致鱼酱,《枚乘七发》有芍药之酱,宋孝武诗有匏酱,又《汉武内传》有连珠云酱、玉律金酱,《神仙食经》有十二香酱,今闽中有蛎酱、鲎酱、蛤蜊酱、虾酱、鱼酱、珠螺酱,岭南有蚁酱,则凡聂而切之腌藏者,概谓之酱矣。乃古之醢,非酱也。

六朝时呼食为头。晋元帝谢赐功德静馔一头,又谢赍功德食一头,又刘孝威谢赐果食一头,一头即今一筵也。然古未前闻,不知何义。

稻有水旱二种。又有秫田,其性黏软,故谓之糯米,食之令人筋缓多睡,其性懦也。作酒之外,产妇宜食之。又谓之江米。

百谷之外,有可以当谷者,芋也,薯蓣也。闽中有番薯,似山药而肥白过之,种沙地中,易生而极蕃衍,饥馑之岁,民多赖以全活,此物北方亦可种也。

娄坚,字子柔,苏州府太仓人,书法为三吴第一。尝曰:"董华亭质美而未学者也。"

《后汉书》:"梁鸿娶孟光,举案齐眉。"注:"以案为古椀字。"又《汉书·霍光传》:"许后五日一朝皇太后于

长乐宫，亲奉案上食。”注：“已前解为椀矣。”

《尸子》曰：“楚人有粥矛及盾者，曰：‘吾盾之坚，莫能陷也；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无以应也。”矛盾二字，盖本之此。

《诗》：“夏屋渠渠。”毛注：“夏，大也。”郑笺：“屋，具也。渠渠，犹勤勤也。言君始于我厚，设礼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正与字书以夏屋为大俎相合。自朱子以屋为房屋，谓渠渠为深广，吕氏严氏皆从之，今人则通称房屋为夏屋矣。

唐初温大雅撰《创业起居注》，后房玄龄、许敬宗、敬播等以编年体为《实录》，姚思廉始撰《纪传》三十卷。显庆初，长孙无忌与于志宁、令狐德棻、刘胤之、杨仁卿、顾胤接其后事，复为五十卷。龙朔中，敬宗又领史职，所作纪传，或希时旨，或释私憾，毁誉多失其真。后李仁实、牛凤及皆有续传，而凤及悉收姚、许诸本，欲使其书独行，唐事遂残落殆尽。已而刘知几与朱敬则、徐坚、吴竞更撰之，韦述因加笔削，刊去《酷吏传》为一百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后，于休烈、令狐峘等又足之，柳芳又仿编年法作《唐历》四十卷。

《孟子》注：“公输子名班，鲁之巧人也。”世尽以公输鲁班为一人。□阅《太平广记》，载鲁班，燉煌人，莫详年代，巧侔造化。又六国时有公输班，为木鸢以窥宋城，似两人。又《古乐府》：“谁能刻镂此，公输与鲁班。”则明系两人矣。

案《博古图》，古器俱有款识。款谓阴字，是凹入者；识谓阳字，是凸出者。款在外，识在内，夏器有款有识，商器无款有识。识音炽，今人读款识如见识之识已谬，而有以器物形象为款制者，尤谬之谬也。

康熙戊辰年夏逢龙之变，殉难者乃湖北巡抚科□粮道叶映榴、松江人□□□□□□等诸公耳。其他授伪职者，则有督标中军傅尔学，受伪职为巡抚；督标左营靳其功，受伪职为粮道；督标右营王相、城守李□、督标前营李□及抚标沈嘉相，皆受伪职为总兵。其中惟沈嘉相骈杨兆先、于嘉鱼，首先反正，而王相继之，其他皆骈首受戮。

夏逢龙于金口败后，逃至黄冈县，为生员易为胜所获，送至将军瓦代军前磔死。其始事于五月二十二日，获于七月二十二日，仅两月耳。

夏逢龙倡乱时，以谭以礼为伪东阁大学士；蔡□为伪西阁大学士，以胡耀乾为伪中军，赵得为伪总兵，镇守黄州府；汉阳人方□为汉阳府伪知府，易正印为关防。

湖广提督徐治都，自常德提兵由西南来，军驻金口，檄辰州协镇郭忠孝。忠孝至后二日，盛言金口失地利，不可驻兵，与提督左，遂命驻大均山。提督出兵屡不利，失二把总，急招忠孝来，忠孝恐失大均，辞，得檄而后至。提督见忠孝，涕泣以全军付之，令其总统，后卒成功。

夷陵镇总兵严弘自西来，驻兵蔡甸。偏沅将军马□自西南来。荆州将军噶□，统满兵由北来，至应城县，为贼所困。江南将军瓦□，统兵自东来，未至而贼灭。

《史记·始皇本纪》曰：“夫寒食者利裋褐。”《汉书·贡禹传》：“裋褐不完，班彪王命论思有裋褐之亵。”注：“裋褐之裋，音树，谓僮竖所著布长襦也。褐，毛布之衣也。”荀卿、淮南诸子亦有之，皆音树，绝无言短褐者。杜诗“颠倒在短褐”应是误刻。

宋初有《内庭日历》，枢密院录送史馆，所记不过朝见辞谢而已。景德中，始诏王旦、杨亿等十九人撰太祖、太宗两朝史。天圣□年，诏吕夷简、宋绶、陈尧佐等加入真宗朝史，共为一百五十卷，王珪、蒲宗孟、李清臣又撰英、仁两朝史，为一百二十卷。非寇准而是丁谓，盖托之神宗诏旨。神宗又使曾巩合纂五朝国史，曾巩以忧去。绍兴末，李焘、洪迈始修神、哲、钦、徽四朝史。迈奏四朝诸臣虽贵显，而无事迹可书者，用迁、固史刘舍、薛泽、许昌例，□为列传，书成，共三百五十卷。建炎后，有赵甡之、李心传、陈均等书，皆编年也。辽有室昉、萧韩家奴、耶律庶成、耶律严等所记，金有完颜勖、宗弼、纥石烈良弼、王若虚等所纪。

膑，五刑中去膝盖骨之名。齐将孙膑，为庞涓断其足，故称孙膑，其名逸不可考，膑非名也。黥，墨刑在面之名。汉英布尝坐法，黥，人称黥布，黥非姓也。今人不察，而称武官有“媲膑并黥”之语，岂不可笑？

《世说》曰：“殷仲文读书半袁豹，则笔端不减陆士衡。”盖惜其有才而不学也。若以半豹作称颂语用，似有未妥。

周宾《所识小篇》曰：“唐以来六曹尚书各有四司，以本行为头司，余为子司。头司者，吏部郎中、户部郎中之类是也。明初亦仍其职，但改本部郎中皆为总部郎中。洪武二十三年，乃改吏部总司曰选部，户部曰民部，礼部曰仪部，兵部曰司马，刑部曰宪部，工部曰缮部，二十九年始定令称焉。”近见南京一仪部郎为人撰文，自称曰总部，彼盖止知礼部之有总部，而不知各部皆有之也。明初官称与今异者甚多，余尝纂为《明初官制》一卷。

眹音引，目眶也；兆，灼龟也，二者著见几微，皆先事而知之。《韵注》云：“吉凶形兆，谓之兆眹。”今人误以眹为朕，又倒为朕兆，于古无据。

《韵会》注：“生曰名，死曰讳。”《左传》：“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礼记·祭义》曰：“文王忌日，必哀称讳。”是名讳二字，其别久矣。今问人之名曰尊讳，自道其名曰贱讳，谬矣。

广东新语

[清]屈大均撰　吴捷文　艾　平整理

《广东新语》二十八卷，清初屈大均（一六三〇——一六九六）撰。屈氏为广东番禺人，明清之际著名学者，曾参加过抗清复明的活动，失败后隐居不仕，以著述终生。有《皇明四朝成仁录》、《广东文集》等多种著作行世，深为学界所推崇，为清代"岭南三大家"之一。《广东新语》专记广东地区历史变迁，人文环境、地理民俗等，侧重于明清之际，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屈氏作品清代曾被列为禁书。现行世者有清康熙年间刻本、乾隆年间翻刻本及今人断句本等。

自　序

《广东新语》一书，何为而作也。屈子曰：予尝游于四方，闳览博物之君子，多就予而问焉。予举广东十郡所见所闻，平昔识之于己者，悉与之语。语既多，茫无端绪，因诠次之而成书也。或曰：子所言止于父母之邦，不过一乡一国，其语为小。予曰：不然。今夫言天者，言其昭昭，而其无穷见矣。言地者，言其一撮土，而其广厚见矣。言山言水者，言其一卷石，言其一勺，而其广大与不测见矣。夫无穷不在无穷，而在昭昭。广厚不在广厚，而在一撮土。广大不在广大，而在一卷石。不测不在不测，而在一勺。故曰：语小，天下莫能破焉。夫道无小大，大而天下，小而一乡一国，有不语，语则无小不大。然而何以"新"为名也。曰：吾闻之君子知新，吾于《广东通志》，略其旧而新是详，旧十三而新十七，故曰《新语》。《国语》为《春秋外传》，《世说》为《晋书》外史，是书则广东之外志也。不出乎广东之内，而有以见夫广东之外。虽广东之外志，而广大精微，可以范围天下而不过。知言之君子，必不徒以为可补《交广春秋》与《南裔异物志》之阙也。书成，自《天语》至于《怪语》，凡为二十八卷，中间未尽雅驯，则嗜奇尚异之失，予之过也。番禺屈大均翁山撰。

卷一　天语

日

罗浮称朱明之天，日之初出，山上辄先见之，有见日台焉。俯临三千余仞，所处高，故所见早。人见之于旦于昼，予则尝见之于中夜，求之于未出之前，得之于将出之际。为之恭敬导引，寤寐不遑，而取火气之精，光明盛实，以丽其德焉。盖夜中见日，自昔皆言罗浮之异。尝有客宿于山巅，夜分见第三重峰有块火，大如车轮，光怪回翔，与他火异，怪之。一客曰："此为天灯。久之当有鸡鸣，所谓天鸡也。梵书云：日宫一树而有鸡王栖其上，彼鸣则天下鸡皆鸣。天鸡者，日中之鸡也。"已而空中果闻鸡鸣，声亮而长，则日出于苍莽中矣。太白云："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刘梦得云："咿喔天鸡鸣，扶桑色昕昕。"子瞻云："人间有此白玉京，罗浮见日鸡一鸣。南楼未必齐日观，郁仪自欲朝朱明。"山故有二石楼，其南楼，则观日之所也。然扶胥之口地以卑，而见日若浚倒景，比罗浮所见乃益奇。郁溪云："日自地出而行于水之外，水自天来而行于日之中，故观日尤宜于水。"扶胥者，广东诸水之汇也，南海之神庙焉。其西南百步有一峰，岿然出于林杪，是曰章丘。俯瞰牂牁之洋，大小虎门之浸，惊涛怒飓，倏忽阴晴，洲岛萦回，远山灭没，万里无际，极于尾闾，诚炎溟之巨观也。一亭在其上，以浴日名。吾尝中夜而起，四顾寥寂，潮鸡始声，月影未息。俄而狮子海东，光如电激，由红而黄，波涛荡涤，半晕始飞，鸿濛已辟，火云一烧，天海皆赤。潮头高以数丈，日体大可百尺，因咏子瞻"坐看旸谷浮金晕"与白沙"赤腾空洞昨宵日"之句，心荡神摇，欲拟之而茫然未得也。盖日之初出，其体甚大，故《泰山记》云："日观鸡一鸣时，见日始欲出，长三丈所。"而吾尝舟出零丁，四更月上，忽见大洋东畔，涌出一山，甚大，色深红，其形如覆半月。舟人呼曰："日出矣。"已而渐升，尽出水，约之尚可三五十丈，比泰山所见乃益大。又日中有青色四道，一直而三横。其左一横最长，欲出

轮外，右二横微短，皆以为树也。予谓不然。盖日以离为体，而震为用，离始乎震。日中之青，则震之象也。震为天地玄黄之始，玄出为青，青出为红，红转为黄。青则火之始，红则火之中，黄则火之终。郁溪云：凡月以玄为体而生光则白，金之生水也。日以黄为体而生明则红，木之生火也。黄者离之元，玄者坎之元也。混沌之初，天欲开而一真之泄于坎为玄，地欲辟而一真之泄于离为黄。日也者，一真之泄于离是也。如曰日中有树者，日以震生，震为木。而扶桑者，震木之大，在于海东。故郑渔仲云："日在木中曰东。"木，若木也，日所升焉者也。日中有树，是或扶桑之影所入也。又日生于木，木者日之本，本在于日体之中，无象而有象者也。日体之大，则南方距日不远，故见日大。南溟距旸谷不远，故见日大。又见其外体，故大也。外体者明也，内体者光也。初出时先见其外体，明而未光，阴而未阳，为山林川泽之气所映盖，故大而且沧凉也。亭曰浴日者，《淮南子》云："日浴于咸池。"咸池者，旸谷也。凡日出之处，昔曰旸谷。南海阳明之谷，谷之大者也。《书》云："宅嵎夷。"嵎，海隅也。章丘在海隅，亦嵎也。嵎夷、旸谷，一也。日出于谷，而天下皆明，故观日者必于谷。上有罗浮，下有章丘，于高见日之小，于卑见日之大，而皆在于夜中。然西樵亦有见日台，在大科峰顶，冬时日行南，无罗浮之蔽，则见日尤早。盖月姤于午之半，故昼中生月。日复于子之半，故夜中生日。而夜中生日，天下惟泰山与罗浮见之，以边大海也。西樵亦然，见日台犹之乎日观也哉！

戴日

《尔雅》言："距齐州以南，戴日为丹穴。"盖南人最事日，以日为天神之主，炎州所司命，故凡处山者，登罗浮以宾日；处海者，临扶胥以浴日，所谓戴日之人也。又日之所中，在其首上，故曰戴，其地亦曰日下。日下者，《尔雅疏》云："去中国以南，北户以北，值日之下，其处名丹穴是也。"

日南

汉明帝时，合浦人张重为日南郡从事，举计入雒。帝问重："日南郡北向视日也。"对曰："天下北有云中，南有日南，云中非必在云之中，日南岂必在日之南，日南之日，亦出于东耳。"帝善其言。吾以为日南者，非在日之南，乃日在于南也。日南者，又天之南也，不曰天南，以其地在南方，积阳之极，人多文明，物多瑰丽，皆日之精华所发，故曰日南也。南方为离，离为日，以日名南，以其得日之多也。日出于南，是南为日之所有。月出于坎，是北为月之所有。日有其南，而月不得有，故曰日南也。又《易》称："日月得天而久照。"日得天之南，而天遂以南归之，若天不有其南然者，故曰日南也。

月

南海水咸，月出时，光照波涛，有如白日。盖光生于咸，咸为火气，月得咸而益光，非月光也，咸之光也。故曰山之月光如水，海之月光如火。庄子云月固不胜火。非不胜也，为火之光所乱也。然吾意月之在南海也，得水之精十之四，得火之气十之六，何也？月无光，以日而为光。日无光，以火而为光。日以火而为光，则月亦以火而为光也。又火无体，因物而为体，人心亦然。心体于物，而日体于火，月又体于日，则日者火之精，得之于昼者也；月者火之气，得之于夜者也。故谓南海之水火水也，南海之月火月皆可也

星

秦二世二年，五星会东井，倍于南斗。说者曰：东井秦分，未分也；南斗越分，丑分也，丑与未相背。秦失王气，则越得霸气，故尉佗应之而兴也。按《星经》，河戍六星夹东井，当南北两河各三星。南曰南戍，主越门。北曰北戍，主胡门。则观南越之星者观南戍，观南戍者观南斗。故汉元鼎六年春，荧惑守南斗，而建德以亡。梁大同五年冬，彗出南斗，东南指，长一丈余，而李贲称帝交州。隋大业九年夏五月丁亥，荧惑入南斗，其八月，贼帅陈瑱陷高要，九月贼帅梁慧尚陷苍梧。十二年秋九月，有二枉矢出北斗魁，委曲蛇形见于南斗，而豫章刘士弘自称楚帝，地及番禺。宋皇祐元年秋九月乙巳，太白犯南斗，而广源蛮侬智高反。四年夏五月，寇封川，复围康州破之，直攻广州。十月丙子，太白复犯南斗，而智高败死，广南平。绍定元年秋七月，荧惑犯南斗。咸淳五年夏五月，有星孛于斗牛。其后南恩州、肇庆、新封等州俱降于元。祥兴元年秋八月庚申，月贯南斗。乙巳，星陨于海如雨。其明年夏五月，师溃厓山，丞相陆秀夫抱帝赴海死。元至元二十一年秋九月癸巳，太白犯南斗，时岭南义兵数起，发江西等兵击破之。二十五年秋九月癸卯，荧惑犯南斗，时贺州贼焚掠封川。大德七年秋九月，荧惑犯南斗。明年，傜贼李宗寇新州。元统三年冬十月甲寅，荧惑犯南斗，其后增城朱光卿等兵大起。明洪武八年冬十月，有星孛于南斗。永乐十三年夏，有星孛于南斗。其后德庆傜凤广山、泷水傜赵普旺作乱，僭称将军，高要民吴大甑聚党应之。又其后南海盗黄萧养起，僭称东阳王，攻犯广州。天启三年六月望，荧惑入南斗，自下而上，守斗中十有四日，自西转东。其冬，流贼自新会焚掠高明、四会。南斗之于越，古今皆有占验如此。南斗固越之司命也。然《后汉书》云："粤地牵牛、婺女之分野。"《宋书》云："牛宿六星，三星主南越。"韩愈云：百粤之地，其次星纪，其星牵牛。故汉献帝永建六年十二月壬申，客星出牵牛。于时士燮保郡二十余年，疆埸无事，民得安生。羁旅之徒，皆蒙其荫。而伪南汉时，月食牛、女间。刘晟叹曰："吾当之矣！"是秋而卒。则牛、女之间，皆可以占南越也。司马迁云：凡濒海泽国，当系南斗。粤之平陆上游，则系牛、女。然以度数考之，得牛、女为多。以灾祥考之，则独系于南斗。然晋义熙六年春三月乙巳，月掩斗衡，而始兴太守徐道覆反。四月，卢循寇湘

中,陷没巴陵,率众逼畿辅。衡者,北斗之第五星,实殷南斗者也。而广州与廉相去仅千余里,而廉属翼、轸,与江楚同度。故宋熙宁八年十月,彗星入轸,未几交趾蛮陷钦州灵山,则斗衡与翼、轸,亦可以占南越也。

老人星

粤尽溟海,其次居丙丁,秋分之曙,南极老人见其位。《星书》云:"老人星常于秋分见丙丁之位。"是也。老人星亦曰南极老人星,以在南极之上,近于南极,故曰南极老人。亦犹之乎北斗之非北极也。

南越之星

南越之星,多于天下。唐时有人行琼海,以八月时见南极老人星下有大星无数,皆古所未名。元微之云:交间南极渐高,北极渐低,规极外星辰至多,《星经》所不能载。有诗云:"规外布星辰。"方愚者云:南极下有海石、金鱼、飞鸟、小斗、附白诸星,于南极甚近。《汉书》载《海中星占》一卷,或即此等星。均按:琼州于芒种日以星候秧枷,犁尾星出则秧死,猪尾星出则秧黄。此二星亦老人星下古所未名者。

星　聚

日月星起于斗宿,古之言天者,由斗牛以纪星,故曰星纪。星纪为十二次之首,而斗牛又二十八宿之首。故斗牛与中星明,则其地儒道大兴。中星在正南,又吾粤之所宜候者。洪武、永乐间,五星两聚牛斗,占者谓:黄云紫水间当有异人,已而白沙先生出。其后成化丙戌,中星明于越之分野,而甘泉以是岁生。自此粤士大夫多以理学兴起,肩摩趾接,彬彬乎有邹鲁之风。祭酒伦右溪尝筑二堂于越山,一曰中星,一曰聚星,与名儒十有一人讲学,以应其祥。王青萝云:五纬惟三星合者有之,四星合则鲜矣,五则又鲜。四星合曰昌,五星合曰祥,故五星聚东井,余气及于越门,而南武霸业以立。五星聚牛斗,光芒射于南海,而江门道学以兴,天象诚不虚垂示也。罗公洪先云:甘泉考终之夕,有一星从东南来,其大如斗,光景烛天,至贡院之中而陨,声若雷震。先生之生,应中星之见;其没也,应中星之陨。噫嘻!岂非一代之哲人者哉!

风

南粤之风,当寒时天明无雨,从西北暴至,为颓为猋,其名曰飓,亦曰飓。当暑时天昏有雨,从东北暴至,其气纯青,是曰青东。青东之起,气甚寒,亦曰青冻。天昏无雨,从西北暴至,如雨雹声,又如乱石搏击,是曰石尤。其气赤,亦曰赤游。赤,火气也,游谓火之游气也。天色淡然,微有日光,无雨而作,如龙气往来不常,是曰狂龙。余则夏秋之交多飓,冬则多搅霜,以红霞暮起为兆,或腊月而大南骤作曰送年南,大北骤作曰暴北、又曰咸头,曰泥浪,此皆风之变者也。平常则多南风,然南风暖,利于物而不利人。盖岭南阴少阳多,故四时之气,辟多于阖,一岁间温暑过半。以日在南,故风自南来者恒暖。嘘噏太阳之气与火俱舒,又多起于赤天之暑门,故恒暖。暖风所至,百螣蠕蠕,铁力木出水,地蒸液,墙壁湿润生咸,衣裳白醭,书册霉黦。而粤人疏理,元府常开,毛腠不掩,每因汗溢,即致外邪。盖汗为病之媒,风为汗之本,二者一中,寒疟相乘,其疾往往为风淫。大抵岭南春夏多南风,秋冬多北,反是则雨,故凡疾病多起于风。故《观》卦,风行地上,而君子必以观我生、观其生为务。盖风主虫,人为倮虫之长,以风生,亦以风死。风之不正,莫甚于广南,故多疯疾。疯字从风,可以知其患之所自矣。《内经》云:"卑下之地,春气长存。"故东南之民,感风症多。《陆胤传》云:"南海岁有旧风、障气之害。风则折木飞砂转石,气则雾郁,飞鸟不经。自胤至州,风气绝息。"孝陵敕使臣云:"炎方多热少寒,其气柔弱,最易冒风,非仁人君子不得而寿,并不得而寿斯民。"圣言哉!

谚曰:"南风尾,北风头。"盖地势北高而南下,南风从下而起,故为尾。又南风愈吹愈大,其大在尾。北风初起即大,其大在头故也。粤处南方,当岁寒时,每三二日南风则有雾。北方不然,三二日南风则有雪。凡雾从地起,南风之尾为之,是曰南风雾。其散必以北风,以暖而起,以寒而止也。雪自天来,北风之头为之,是曰北风雪。其晴必以南风,以寒而起,以暖而止也。

海南三四月时,昼有南风,夜则无之。至五月乃有过夜南。谚曰:"半北半南三二月,南风过夜必端阳。"然琼周岁皆东风,夏秋必飓。琼苦飓风,崖则南风亦苦。盛夏时士庶出入,率以青布裹头。盖南风为厉,一侵阳明,则病不可起云。

风之起,潮辄乘之。谚曰:"潮长风起,潮平风止。风与潮生,潮与风死。"凡朔望越二三日,潮初起,风必大。上下弦越二三日,潮渐退,风必小。盖风者水之母,水生于风者谓之阴水,潮是也。雷者水之父,水生于雷者谓之阳水,雨是也。雨起于山,潮起于海,海为阴,故潮亦阴。潮以阴故咸,风乘咸潮而起,谓之咸头。

凡海中,以子时末阴与阳合而潮生,为阳水。午时末阳与阴合而汐生,为阴水。水乘气而生,风亦因之。气为水之本,风为水之末,气自北来而水长,风自南来而水消。长者自北而南,为南海之潮,消者自南而北,为北海之汐。

旧　风

南海岁有旧风,亦曰风旧,盖飓风也。其起也,自东北者必自北而西,自西北者必自北而东,而俱至南乃息,谓之落西,亦曰荡西,又曰回南,凡二昼夜乃息,亦曰风痴。若不落西,不回南,则逾月复作,作必对时,日作次日止,夜作次夜止。谚曰:"朝北暮南子夜东。"又曰:"朝三暮七,昼不过一。"盖其暴者不久,或数时,或一日夜。其柔者久,或二三夜。有一岁再三作者,有三四岁不作者。凡岁有一鬼打节,则有一飓。有二鬼打节,则有二飓。鬼,鬼宿也。打节者,或立春、立夏等

节，值鬼宿也。又凡六月有北风必作飓。谚曰："六月无闲北。"北风为正风旧，东风为左风旧。风旧以铁飓为大，无坚不摧，故曰铁，回南时势尤猛烈。

粤在南方，故其风起于南者为顺，起于北者为逆。顺者为正风，天地之仁气也。逆者为飓风，始于北而终于南，从不仁以归于仁也。仁，阳也。不仁，阴也。飓起多以仲夏以午，仲夏与午，阴长阳消之始也。飓得阴气之先，初起时有雷则不成飓，未纯乎阴也。飓作数日有雷则止者，阴气为阳所夺也。起于朝者三日，于暮者七日。暮而阴气益盛，故飓发之久也，然七日而无雷，则飓亦止。七者数之尽，阴与阳皆以七日而复也。又飓之暴者不久而柔者久，柔，阴之极也。夺雷者阳畜之极，故不终日。飓者阴畜之极，故多日。不终日之雷，其雷多吉，终日之风，其风多凶。飓，终日之甚者也，凶之气也。天地之道，雷欲其有初而无终，雷而有终，斯为振恒之凶。风欲其无初而有终，风而无终，斯为终风之暴。

《说文》有颶而无飓，或以为颶即飓也。予谓飓起于日南，日之风也。日者火之本，飓者风之本，颶与日交，风随火发，故为最烈之气，则谓飓曰颶亦可也。昌黎诗："雷霆逼飓颶。"飓、颶二字相连，则飓、颶一也，颶从日者。《律书》："南方景风夏至至。"景，大也，日至夏始大，阳气长养也。飓风大者皆以夏月发，日气过盛，故掀山簸海而訇哮不止也。唐官制有颶海道，不曰飓海者，以琼海为日南之地，飓多从琼海而起，故海曰颶海也。

飓者，具四方之风也。凡飓以东北方而始，必以北以西而中。以西北方而始，必以北以东而中，而皆以南而终。盖南方之风，以南为正。始于不正终于正，故飓必回南乃止，归于其本方也。南人以飓为惧，飓又惧也。惧于始，复惧于终，惧其再作，终而又始也，故曰飓者惧也。当惧之时，人不望飓风之止，惟望迅雷之作，雷作而飓止矣。然雷亦必以飓回南而后作，飓不终，则雷不作也。二者必相代而不相夺，以为天地之用者也。飓莫甚于琼，雷、廉次之，广又次之，至韶南而力末矣。故琼人最惧飓风，其发也，先期数日，有声微作，作而旋止，急而旋缓，谓之练风。于是炎云郁结，雷声殷殷，有虹欲断欲连，下饮海水，海翻声吼怒，波浪沸腾，矶石搏触。有浊气凝结成破布，或若烂苔，遍流而北，水鸟惊飞，木叶南侧，于是飓风作矣。益之以暴雨以惊潮，则其势弥暴，屋飞于山，舟徙于陆，颠仆马牛，摧拔树木，海水涌高数丈，洋田浸没，卤咸所留，稼穑不育，是之谓铁飓。

风　候

广州风候，大抵三冬多暖，至春初乃有数日极寒，冬间寒不过二三日复暖。暖者岭南之常，寒乃其变，所以者阳气常舒，南风常盛。火不结于地下而无冰，水不凝于空中而无雪，无冰无雪故暖。

凡水之气欲其升，故传曰："水无沉气。"火之气欲其降，故传曰："火无灾燀。"广中火之房，气尝不降，故多燠。又传曰："天无伏阴，地无散阳。"广中之阳多散，故四时常燠。大抵阳贵聚而不贵散，阴贵散而不贵聚，故《易》之《离》言："畜牝牛吉。"畜者何？言贵乎阳之聚也。

凡地之阳气，自南而北，阴气自北而南。比年岭表甚寒，虽无雪霜，而凛烈惨凄之气，在冬末春初殊甚。北人至止，多有衣重裘坐卧火炕者。盖地气随人而转，北人今多在南，故岭表因之生寒也。予诗："边人带得冷南来，今岁梅花春始开。头白老人不识雪，惊看白满越王台。"又云："一自边人至，南中得雪看。炎天无旧暖，涨海有新寒。"

立春宜微寒。谚曰："春寒春暖，春暖春寒。"盖南中以春寒为祥，其望春寒，所以望春暖也。春，立春也。一春之寒暖，以立春卜之。立春又宜晴。谚曰：春晴一春晴，春阴一春阴。"而元日则宜微雨，宜北风，宜西北东北风，不宜南风。东风有微雨，而北风则寒，寒亦为春暖之兆。又以是日权水，水重则雨多，轻则雨少。日直其月，至十二日而止，以测十二月之水旱。寒故水重，水重者多雨，而年丰之兆也。

岭南之地，其属韶阳者，秋冬宜寒而反热，春夏宜热而反寒。青草、黄茅二瘴，即土著亦有染者。大抵冬不甚寒而春寒，夏不甚热而秋热，似与岭北气候较迟。而风鸢之戏，岭北以八九月，岭南以二三月，则地气升降，不惟稍迟，亦似相反，则亦楚之风候也。旧以隶属桂阳，盖亦有说。

岭南濒海之郡，土薄地卑，阳燠之气常泄，阴湿之气常蒸。阳泄，故人气往往上壅，腠理苦疏，汗常浃背，当夏时多饮凉冽，至秋冬必发痎疟。盖由寒气入脾，脾属土，主信，故发恒不爽期也。阴蒸，故晨夕雾昏，春夏雨淫，人民多中歷湿，间发流毒，则头面四肢，倏然瘇痒，医以流气药攻之，每每不效。是曰走马胎。以灯火回环爆之，或男左女右，于手尺泽穴以艾灸之。其或霍乱、痞疟。腹痛不堪，是曰急沙，以炒盐沃清水饮之，或于足下股上，寻其紫色筋脉，以镊刺血出之，谓之刮沙，皆可愈。谚曰："缓沙急沙，刺出血花，走马之胎，火爆如雷。"

雷　风

东粤之地，阴阳二气恒不得其和，而雷、琼二州尤甚。雷州在海北多阴，雷生于阴之极，故雷州多雷。琼州在海南多阳，风生于阳之极，故琼州多风。凡风生于火者阳风，生于水者阴风。雷出于山者阳雷，出于泽者阴雷。琼州在水中，其风多阴。雷州在山中，其雷多阳。而二州雷风，往往相应。雷州雷则琼州风，琼州风则雷州雷，琼州风甚，则雷州雷亦甚，雷州雷甚，则琼州风亦甚，其气常相摩荡也。雷人事雷，琼人事风，皆甚谨。风以飓为大，凡南海之飓皆起于琼，琼之飓又起于崖，崖为海之极南，其地最虚。去州东百有余里，有一巨穴，飓风恒出其中，呼于山则为迅雷，吸于泽则为淫

雨、常与之终始，盖地气不得其平所致。黎人虔祷是山，飓风辄息，名曰息风之山。琼有息风，雷有擎雷，二山洞窍皆相潜通者也。擎雷为雷州镇山，或谓雷州以擎雷之山得名，非也。州多雷，而是山高大能擎是州，雷多从之而出，故名擎雷。所以然者，州之南地濒于海，其陂塘堤岸不能自固。鲲鹏之所变化，瘴母之所凭陵，民日夜以怀襄为惧，疆域虽延袤千里，求一夕之安，未易数数然也。所恃擎雷之山，以为砥柱，所关不小，风水之灾，皇皇焉拜跪不宁。噫嘻，雷州则诚危地也哉！嗟夫！地至雷州极矣。北极出地仅二十度有奇，琼又少一度。自雷至琼，浮海百余里耳，度数已别。则地势之卑，视北海不啻倍蓰。昔人谓地形敧，信矣。地以卑，故阳力微薄，不能厚畜其震惊之性，而雷动往往非时，州名曰雷，言多雷之变也。

冬　雷

岭南以冬雷为常。盖濒海地薄，不能固畜其火，故阳气早泄而冬雷。又其地最下，而雷州地形如舌，吐出海滨三百里，为卑下之极，故多雷。语云：北方寒有无雷之国，南方热有无日不雷之境。地最下故热，以其与日近也。与日近故与雷近，无日不热，故无日不雷。阳气太盛，常奋击而为声耳。然冬雷终属灾异。

旧　雷

雷州之俗，以雷在春前者为旧雷，交春为新雷。岁除时，旧雷与新雷相接，其占为明年大稔。有咏者云："腊底雷鸣是旧雷，新雷声向岁朝开。"旧雷之称奇甚。雷州有旧雷，琼州有旧风，可以并举。

阴　雷

雷州之雷，其无声者曰阴雷。阳雷以生，阴雷以杀，天之所以为道也。其阴雷何也？有受害者诉于神，其仇雠忽震以死，人皆弗闻也者。顶有一孔，气出若硫磺，背篆书数行莫可辨，雷州人以为阴雷也。盖阳雷在天，阴雷在人，阴雷之出无时，人实为之，故君子畏阴雷也。

雷　耕

相传雷州阴晦之夕，谓之雷耕。晓视田中有开垦迹，非雷耕也。雷州地暖，春初时雷始发声，农则举趾而耕，故曰雷耕。雷出田中，故疑有开垦之迹也。又雷州无日不雷，故农人无日不耕。其稻有六十日而熟者，有九十日而熟者，有二月种而十月熟者，有十一月种至明年四月而熟者。或历两时，或三时，或四时，其稻无日不种，亦无日不获也。雷人之耕，盖有异乎他郡之耕也，故曰雷耕。

云

粤地每多赤云。盖粤本炎方，火之用事。火在地中则丽而为丹山，在水则澄而为碧海，在天则光怪而为赤云，是皆离明之所发也。而广州北山多白云，或以为珠海之气所化。海，大泽也。大泽者，吐嗡兑之精华，其气多白。气成形为云，云之诸色，则昏旦之日与水气相映而成者也。山临珠海，每当晴霁，如积雪浮空，半天皆素，或作龙文，或鱼鳞，微带金彩。语有云："越云如龙。"殆谓是也。

客有登新安杯渡山者，见一缕烟从海出，渐次缭绕上天，化作稠云，顷之海中复有千万烟缕上出，天乃大雨。盖雨者云之所为，而云从山中出者多晴，从海中出者多雨。《易》曰："云上于天。"需，云者雨之所需也。气始为烟，中为云，终为雨也。

山之湿气，蒸而为云。泽之燥气，动而为风。风生于燥，云生于湿，故山气清则月明，泽气清则日丽。广州治背山面海，地势开阳，风云之所蒸变，日月之所摩荡，往往有雄霸之气。城北五里马鞍冈，秦时常有紫云黄气之异，占者以为天子气，始皇遣人衣绣衣，凿破是冈，其后卒有尉佗称制之事。故粤谣云："一片紫云南海起，秦皇频凿马鞍山。"而新会当宋皇祐间，龙山下有黄云郁起，水色变为紫者旬日，人以为文明之瑞。明兴，白沙遂符其兆。故今学宫书云："圣人门青天白日，新会学紫水黄云。"

或云，南海多蛟蜃，故云色驳。盖蛟蜃乃雉所化，雉有文采，形虽化而其气未化，气杂于海云之中，故云色驳也。大抵海之云生于水气者十之七，生于蛟蜃气者十之三。《记》曰："天降时雨，山川出云。"此真云也。

雨

凡天晴暴雨忽作，雨不避日，日不避雨，点大而疏，是曰白撞雨，亦曰过云，亦曰白雨。谚曰："下白雨，娶龙女。"白雨者，炎热之气所蒸，夏间为多，其势苦暴，邵子所谓火雨也。岭海炎方，夏日火尤盛，故多白雨。六月火在天上，故先下火雨，乃为水雨而滂沱也。子瞻诗："夏畦流膏白雨翻。"升庵云："俗以暑雨乍落乍晴，日光穿漏，谓之天笑。"即白雨也。白雨宜早稻。谚曰："早禾壮，须白撞。"或日色微黄，且日且雨，是曰黄日雨，亦曰黄雨。其气溽而蒸，是生螟螣，禾最患之，故曰白雨宜禾，黄雨不宜禾。予诗："炎天白雨早禾宜，更为园林熟荔支。今岁无多黄雨下，农夫相庆酒杯持。"又早禾宜朝雨，晚宜夜雨。广州夏雨恒多，宜早禾。高、雷秋雨恒多，宜晚禾。其或东望浓云，有雷电而雨，西则否。或南望浓云，有雷电而雨，北则否。是曰分龙雨，亦禾之宜。其不宜者二蛊，蛊者，虫也。其生于雨者曰雨蛊，生于风者曰风蛊。

琼于广州，风气绝殊。琼冬至宜雨。谚曰："冬乾年湿，禾米莫粒。"而广冬至不宜雨。谚曰："干冬湿年，禾黍满田。"琼元日宜晴。谚曰："冬湿年干，仓廪团团。"而广元日宜微雨。谚曰："年湿冬干，农夫加餐。"琼三月三日雨，天蚕损秧。四月八日无雨，虫盛禾苗坏。而广四月八日雨，十四日无雨，则谷多。琼端午日暮而雨宜田，早而雨则下田伤，不雨则高田伤。而广五

月朔宜雨，雨则井泉浮，年丰。初二日不宜雨，雨则井泉干，年歉。五日亦不宜雨。琼七月七夕有雨，则八月有雨。广七月七夕有雨，则八月无雨。处暑无雨，则白露有雨。白露雨谓之苦雨，禾沾之白飏，果生虫，蔬菜味苦。凡雨有甘苦，故《诗》曰："以祈甘雨。"《左传》曰："秋无苦雨。"盖春雨为甘，秋雨为苦，甘则生物，苦则杀物。"

冰

粤无冰，其民罕知有南风合冰、东风解冻之说。岁有微霜，则百物蕃盛。谚曰："勤下粪，不如早犁田。"言打霜也。冰生于霜，粤无冰，以无霜也。故语曰："岭南无地著秋霜。"又曰："天蛮不落雪。"即或有微冰，辄以为雪，或有微雪，以为冰。人至白首有冰雪不能辨者。大抵阳火之气下积阴水之气上凝则为冰。岭之南，阳生多而阴杀少，火畜于地而水不敛于天。天之水尝融，地之火尝结，故隆冬之候，泽腹不坚，间有薄冰，亦不崇朝而释，故其人辄不识冰也。冰者霜之终，霜者冰之始。凡九月而阳未尽，则霜不严。十二月而阴未纯，则冰不厚。岭南地暖，阴道不凝，故或以露始，而不以霜终。或以霜始，而不以冰终。坤道之驯，至于寒极而战，未尽与大《易》准也。或极寒亦有微霰，然未至地已复为雨矣。少陵云："南雪不到地。"是矣。

霜 露

广州有霜而无雪，然霜亦微薄不可见，秋深以木叶微红，知其为霜耳。霜者，白露凝戾而成。广州地暖，白露出于土者难晞，故霜在有无之间。所以然者，露者，纯金之气也。岭南火盛而金衰，秋深犹热，金气不能成液，故少露。露少，故不结为霜而杀草也。然亚岁后霜亦微降，贫者无絮以御冬，手足微有皲瘃，亦非疾痛害事，盖以霜不严故也。

甘 露

方文襄尝与王青萝、邓敬所、何古林讲学西樵，甘露连降三日。青萝诗云："同德之磋，如气之和。同心之涵，如露之甘。"

雾

岭南之地，火气多而常郁积。火极则水生，生之时未成水而先成雾。雾者瘴之本，以雾始必以瘴终。每当日出，山野间有白气缕缕自下而上，须臾渺涨四布，蒙如轻尘，咫尺不辨人物。此乃浊阴乘太阳而升，为瘴之所从出，而与风相因者。盖瘴者风之属，气通则为风，塞则为瘴。《易》曰："山下有风，蛊。"风止于山，故成蛊。瘴者，蛊之所蕴酿者也。故凡浊阴胜，则为冷风冷瘴。浊阳胜，则为热风热瘴。其源因于雾，亦因于风。盖雾之为瘴十而七，风之为瘴十而三。岭南多雾瘴，滇、黔多风瘴，是皆气候之最恶者也。岭南之雾，近山州郡为多，自仲春至于秋季，无时无之。暖极而雾，是谓南雾，言南风之雾也。寒极而雾，是谓北雾，言北风之雾也。南雾三日，必有大雨或大风。北雾必晴，晴而自旦至午，雾犹不分。暑雨冲激，其气毒淫，瘴之所结，蓊勃如云，而香花瘴尤甚。当木樨开时，山岚气随之而发，行者闻有异香出林，味如桂菊，氤氲不散，则香花瘴之所为也。瘴以香诱人，爱其香而以鼻呼吸，则其毒灌入心脾，不可药矣。近海州郡，地气稍舒，风潮之所荡涤，清淑之所扶舆。虽一日之间，昼多燠而夜多寒，晴甚燠而阴甚寒，寒或多积雾，燠或多淫霖，而偏沴之气，方生即散，故为诸瘴绝少。天以阳施，地以湿感，寒暑相搏，但为疟疾而已，无甚疫疠之害也。故凡瘴之中人也，疾多黄羸，足重而偏枯，癖疥不一。雾之中人也，体倦而脚酸，上呕下泻。疗治之法，有宜散其寒邪，有宜下其热毒，必诊视所中何如，然后针药从之。

凡十月朔有雾，则明岁正月雨。初二有雾，则明岁二月雨。一日应一月。是日无雾，则明岁是月无雨，雾者，雨之征也。十月为水生之始，水将生，先之以雾，雾为雨始，雨为雾终。

瘴

岭南之地，愆阳所积，暑湿所居，虫虫之气，每苦蕴隆而不行。其近山者多燥，近海者多湿。海气升而为阳，山气降而为阴，阴尝溢而阳尝宣，以故一岁之中，风雨燠寒，罕应其候。其蒸变而为瘴也，非烟非雾，蓬蓬勃勃。又多起于水间，与山岚相合。草莱沴气所郁结，恒如宿火不散，溽熏中人，其候多与暑症类而绝貌伤寒，所谓阳淫热疾也。故入粤者，饮食起居之际，不可以不慎。当唐、宋时，以新、春、儋、崖诸州为瘴乡，谪居者往往至死。仁人君子，至不欲开此道路。在今日岭南大为仕国，险隘尽平，山川疏豁，中州清淑之气，数道相通。夫惟相通，故风畅而虫少。虫少，故烟瘴稀微，而阴阳之升降渐不乱。盖风主虫，虫为瘴之本。风不阻隔于山林，雷不屈抑于川泽，则百虫无所孳其族，而蛊毒日以消矣。在《易》之《蛊》，刚上而柔下，则不交，故巽而止，止而蛊。父之蛊，父之气止也。母之蛊，母之脉止也。天气止，则为父之蛊。地脉止，则为母之蛊。干之者，静则为阴，以通水之脉。动则为阳，以通火之气。吾之中和致，则天地之中和亦至，故曰干。今之岭南，地之瘴亦已微薄矣，独人心之蛊未除耳。犀、象、珠玑、金玉，心之蛊也。沉、速、多罗绒、雨缎，心之蛊也。客游于斯者，其亦以清廉之药治之，毋徒自蛊以蛊其子孙，可乎？

瘴之名不一。当八九月时，黄茅际天，暑气郁勃，有若釜鬵，人行其间，苦为炎毒所燃，昏眩烦渴，轻则寒热往来，是谓冷瘴。重则蕴火沉沉，昼夜若在炉炭，是谓热瘴。稍迟一二日，则血凝而不可救矣。最重者，一病失音，莫知所以，是谓哑瘴。冷瘴者，与痎疟相似，秋来多患之，天凉及严寒少有。若回头瘴，则因不能其水土，冷热相忤，阴阳相搏，遂成是疾。摄养者知此，亟宜自慎，毋多早行，毋多露宿，毋多日中而驰。盖日中酷

暑，骤雨初消，阴阳之气交剥，草木蒸变，行人最忌，宜少驻驾以避之。而又毋轻解衣，衣解即服，凉勿逾时，斯为勿药之喜。又尝有温中固下升降阴阳之法以相济，使其天和不伤，真气不耗，则亦何瘴之足云。嗟夫！天地一气之始甚微，粗而为风，浊而为烟雾，为瘴，而天地之真气隐矣。惟人亦然，神明荡则其真气亦隐，于是而阴阳俱浊，为烟，为雾，为瘴，以自昏蒙，有不能保其天年者矣。故惟心存而后气存，气存于一念之中，而心周于天地之外，斯能清明在躬，志气如神，而无瘴疠之患。

瘴之起，皆因草木之气。青草、黄梅，为瘴于春夏，新禾、黄茅，为瘴于秋冬。是名四瘴，而青草、黄茅尤毒。青则为草，黄则为茅，一盛一衰，而瘴气因之。盖青草时，恶蛇因久蛰土中，乘春而出，其毒与阳气俱吐。吐时有气一道上冲，少焉散漫而下如黄雾，或初在空中如弹丸，渐大则如车轮四掷，中之者或为痞闷，为疯痖，为汗死。若伏地从其自掷，闭塞口鼻，不使吹嘘，俟其气过方起，则无恙。盖炎方土脉疏，地气易泄，百虫之气易舒。而人肤理亦疏，二疏相感，汗液相诱，而草木之冷气通焉。其名中草子，吐与下之皆不可，宜于中脘、气海、三里灸之，或于大指、五指灸之，或以针刺额及上唇，以楮叶擦舌出血，徐以药解之，内热除则愈。此邝露之言也。

半 虹

雷之州，每见天边有晕若半虹，长数十丈，初圜而黑，渐乃广阔如破帆，其名风篷，亦曰飓母。又曰瘴母。瘴母起则飓风随之，飓生于瘴，瘴为气，飓为风，气者风之母，故曰飓母。飓母先成形而为半虹，胎风其中，经四五日而后飓发，积之久者发之暴，其候不爽。故苏过云："断霓饮海而北指。"断霓一作断虹，即半虹也，广州四时虹见，半虹则以将飓而后见。半虹饮水，水气腥，又吐为犁头云，是曰飓云。先为虹而后为云，虹断而云作犁头状，夹日以翔于南，其色纯赤，此火之气也。火以生风，故为飓之母。又飓将作，先期一二日，有云片漫空疾飞，海人称为飏潮。风本云也，而以为风，见云而知其为风也，云得气之先者也，此阴云也。阳之云为雷之始，阴之云为风之始也。

河 汉

宓山谓："河汉以十月隐，二月见，天下皆然。"而岭南腊月晴暖之夜，河汉仍见不隐，予谓河汉亦海之散气也。南海水大而气温，水暖则天亦暖，故河汉至冬不隐。凡水之精华，以春而上浮于天，则河汉见；以冬而下沉于地，则河汉隐。南海之水，其精英常浮，以阳气太盛，其地又疏理，闭藏不坚，故冬有雷，有河汉。予诗："炎天河汉异，南海大星多。"

雹

吾粤无雹。盖雹者冰之所为，冰以盛阴而坚，盛阴胁乎盛阳，则雨冰而为雹。吾粤盛阳之地，阴气不凝，当寒时不结而为冰，则当暑时不散而为雹。左氏云："雹者，冬之愆阳、夏之伏阴所致。"吾粤冬而愆阳多有之，夏而伏阴则少。白首老人，不识冰之为冰与雹之为雹也，故或见霰而以为雪，见霜而以为冰，见白雨而以为雹，以为珍珠雹也，不知其为白雨也。粤在天南多白雨，白雨在北则为雹，雹在南则为白雨，白雨者雹之所散，雹者白雨之所凝也。白雨盛夏益多，谚曰："六月六，白雨足。"

变 风

风之始发，恒以月七八之日及早暮二时，过此即甚暴烈，多不终朝。谚曰："七风八到，九日无来风过造。"又曰："朝三晚七，半夜下风无过日。"然近海多风，亦不尽如所云。三伏时有飓母起，数日间即有巨风起东北，必回南转西而后解，或未转西而解，则数日必复暴发。凡先西北而后东南曰左飓，辄起辄止曰石尤。石尤多以夏秋间潮上时发，发必三日连发，望西北云起如蝤蛑脚，瞬息即至，船行宜早避之。

琼州有知风草，每能变化，乃虫所变。叶面背岁或一拆，或二三拆，或无之。每岁叶叶相同，无间彼此，土人以候岁之飓风有无多少。王佐诗："飓母崩腾山岳移，方当海未练风时。琼南琼北无消息，独有知风小草知。"琼州最多飓风，飓风有祠，岁五月五日，郡守而下视祭，他郡则否。

风 火

火生于雷，亦生于风。丁巳八月二十夜，顺德县有大风起，暴雨随之，拔木发屋，破坏民居无数，凡三日夜乃止。风触物辄有火光，木摧朽处皆焦烂，此乃天之阴火也。阴火生于风，阳火生于雷，阴火多生于海，阳火多生于山。

卷二 地语

地

地至广南而尽，尽者，尽之于海也。然琼在海中三千余里，号称大洲，又曰南溟奇甸。他若广之大奚，为急水、佛堂一门之障，周回有三十屿，广二百里。其西南之老万山又过之。潮之南澳，中分为四，与肇庆之海陵，皆广三百余里。廉之龙门岛，高之硇洲，雷之涠洲、蛇洋洲，皆广百里，开辟之可以为一县，皆广南之余地在海中者也，则地亦不尽于海矣。地不尽于海，凡海中之山，若大若小，其根蒂或与地连，或否，是皆地矣。虽天气自北而南，于此而终，然地气自南而北，于此而始。始于南，复始于极南，愈穷而愈发育，故其人才之美有不生，生则必为天下之文明。盖其位在离，离中虚，故广南之地多虚，极南之地在海中尤虚。虚而生明，故其人足文而多智，学得圣人之精华，辞有圣人之典则，以

无忝乎海滨邹鲁。盖自秦、汉以前为蛮裔，自唐、宋以后为神州，虽一撮之多，非洲非岛，在烟水渺㳽蛟鼍出没之间，亦往往有衣冠礼乐存焉。地之尽于海者，与诸夏而俱穷，其不尽于海者，不与诸夏而俱穷。南而又南，吾不知其所底矣。

南交

南交者，粤也，陶唐之南裔也，故举南交而可以概粤矣。然史称周武王巡狩，陈诗南海。又《诗》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则举南海又可以概粤矣。汉称粤为交州，盖本于唐，秦分粤地为南海郡，盖本于周。然扬雄《交州箴》，有曰："南海之宇，圣武是恢。"又曰："交州荒裔，水与天际。"则举交州而南海在其中矣，举交州亦可以概粤矣。其称曰交趾，交州之趾也。粤趾于中原，而交趾趾于粤也。交趾自高阳时已砥属，而尧名为南交，故论地名以南交为古，论事以宅南交为古。

越裳

越裳，在象林界外，越之裳也。越诸上郡为衣，而诸下郡为裳也。南极入地，至南海而益下，故称交州为天下之趾，而象林界外为越之裳也。谚曰："裙田裙沙"，言乎为边之幅也，裳之说也。又古言疆域皆曰服，越为荒服。汉文帝赐尉佗书曰："服、领以南，王自治之。"《史记》："领南沙北。"刘安云："其入中国，必下领水。"《汉书》岭亦作领。领者，衣领也。五岭之于荒服，犹衣之领，故曰岭。其边海之地，则曰裳也。越故剪发文身，非中华冠带之室。汉高帝尝遗尉佗蒲桃宫锦，而文帝赐上、中、下褚衣，其欲以衣裳袭彼鳞介也。春秋重衣裳之会，盖以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天下而皆有其衣裳，而天下治矣。衣裳取诸乾坤，无衣裳，斯无乾坤矣。越西有瓯骆，其众半羸，南面称王。越裳之地而有衣裳，是犹知夫礼义，非同裸国之民也。古者衣与裳相连，犹乾与坤不相离也。越裳而欲通于中国，盖欲以其裳连乎中国之衣也。

越

《元命苞》云：牵牛流为扬分为越国，故越号扬越，谓扬州之末土，扬之越也。《尔雅》曰："越，扬也。"注谓发扬也，又其性轻扬也。李巡曰："江南其气燥劲，厥性轻扬。"《太康地纪》云："以扬州渐太阳位，天气奋扬，履正含文，故取名焉。"越又曰蛮扬，《风俗通》云：蛮，慢也，其人性慢，故又曰蛮越也。其曰百越者，以周显王时，楚子熊商大败越，越散处江南海上，各为君长也。曰勾越者，《淮南子》云：吴人语不正，言吴而加以勾也。勾，夷俗之发声也。颜师古云：吴与越音声多同，太伯自号曰勾吴，故越亦曰勾越也。大均按：春秋书于越，于亦勾也。勾践名践，勾亦语发声也。曰大越者，勾践自称其国也。曰于越者，始夏少康时。曰扬越者，始周武王时。曰荆越者，以在蛮荆之南，与长沙接壤，又当周惠王时归附于楚也。若蛮扬则始于汤也。曰南越者，吴王夫差灭越筑南越宫，故佗因其旧名，称番禺为南越也。佗自称南越武王，已而又称武帝。生而自谥为武，此蛮夷大长之陋，盖始于秦政也。当是时，梅铜与无诸摇，皆起兵从楚灭秦，又从汉灭楚，有大功劳，不愧为勾践之子孙。顾佗倔强一隅，乘机僭窃，甘与冒顿分南劲北强以苦汉，斯诚勾践子孙之所深恶痛疾者也。盖勾践之霸，少康之余烈也。铜与无诸摇之勳，勾践之余烈也。佗非其种族，故宜其弃冠带，反天性，甘与嬴国之王争雄长也。夫使南越之不得早为中邦，渐被圣化，至汉兴七十有余载，始入版图，佗诚越之罪人也。

三关

湟溪、阳山、洭口皆有秦关，名曰三关。清远、汇口亦有之。盖粤东要害，首在西北，故秦所置三关皆在连州之境，而赵佗分兵绝秦新道亦在焉。佗既绝新道，于仁化北一百三十里，即今城口筑城，以壮横浦。于乐昌西南二里，上抵泷口筑城，以壮湟溪。盖仁化接壤桂阳，乐昌接壤郴州，当时东岭未开，入粤者多由此二道。即使南安有守，而精骑间道从郴、桂直趋，可以径薄韶阳，横断南北，此佗设险之意也。或曰乐昌古城，任嚣之所筑。其在隔河二里之城，乃佗所筑，以夹武溪之水者。盖自宜章而下，三泷水最湍急，舟可两日至韶，二城夹扼泷口，则西北之要害据矣。自韶至英德，水路一日，故佗又筑万人城于浈水也。伏波出桂阳，下汇水为奇兵，即此道也。楼船出豫章，下横浦为正兵，其道直，无泷水之险，故先至。攻陷寻陕，伏波从衡岳而下，道远，亦以二城夹扼，费攻坚之力，故后期也。武帝平南粤，以曲江、浈阳、浛洭三县属桂阳郡，隶荆州，所以扶粤之门户，为犬牙参错，意深哉！

海门

南海之门最多。从广州而出者曰虎头门，最大。小者曰虎跳，曰鸡踏，曰鸡蹄，曰三门，曰东洲，此中路之海门也。从东莞而出者曰南亭，从新安而出者曰小三门，曰屯门，曰急水，曰中门，曰鲤鱼，曰双箸，曰南佛堂，曰北佛堂。从新宁而出者，曰大金，曰小金，曰寨门，曰官门。从惠来而出者曰甲子，从潮阳而出者曰河渡，从澄海而出者曰水吼，此东路之海门也。从新会而出者曰崖门，曰松柏，从顺德而出者曰黄杨，从香山而出者曰金星，曰上十字，曰下十字，曰马骝，曰黄麖。从吴川而出者曰限门，从海康而出者曰白鸽，此西路之海门也。凡三路，东起潮州，西尽廉，南尽琼、崖，皆有水寨以守。水寨在潮者曰柘林，在惠曰碣石，在广曰南头，在高、肇庆曰恩阳，在雷曰白鸽，在琼曰白沙，凡六寨。六寨之信地，其港深者，在南头有屯门、佛堂，在柘林有东山、下河渡，在恩阳有神电、马骝，在白鸽有北隘头，可泊大船。余则港浅，洋中皆有暗沙，大船不利。在白沙有清澜，可泊大船。若白沙与万州，其港亦浅，鬼叫门亦有暗沙。在碣石有白沙湖，可泊大船。余港多外浅内深，难于出入。碣石卫则海石巉岈，船易冲

磕。甲子门其港亦浅。盖海防甚难，一遇飓风，船无湾泊之所，每多覆溺，船少又难以战守，故必量各寨广狭置船，多为之备。

虎头门

广州山有三路，分三门，而以大庾为大门。海亦有三路，分三门，而以虎头为大门。虎头者，天地之阳气所从入，刘安所谓阳门也。地体阳而用阴，海者地之宗，故祀南海神于虎头门之阴。门在广州南，大小虎两山相束，一石峰当中，下有一长石为门限，潮汐之所出入，东西二洋之所往来，以此为咽喉焉。出虎头咫尺，则万里天险，与诸番共之，诸番非表而吾非里也。大唐之地止乎此，然止而不止，天下山川之气亦止乎此，然止而不止。止者地之势，而不止者天之行也。自虎头而入为滥口，次曰大滥，又次曰二滥，至滥尾则为波罗之江。予家在其上，终岁间南风多而不大热，以海水盛也。北风多而不大寒，以山火盛也。盖得安居之乐焉。

厓　门

厓门，在新会南，与汤瓶山对峙若天阙，故曰厓门。自广州视之，厓门西而虎门东，西为西江之所出，东为东北二江之所出，盖天所以分三江之势，而为南海之咽喉者也。宋末陆丞相、张太傅，以为天险可据，奉幼帝居之，连黄鹄、白鹞诸舰万余，而沉铁碇于江，时穷势尽，卒致君臣同溺。从之者十余万人，波涛之下，有神华在焉。山北有一奇石，书"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字。御史徐瑁恶之，命削去，改书"宋丞相陆秀夫死于此"九字。白沙先生谓当书"宋丞相陆秀夫负帝沉此石下"，瑁不能从。光禄郭棐谓，如白沙者，则君臣忠节胥备，其有关于世教更大。而予则欲书"大宋君臣正命于此"。凡八字，未知有当于书法否。

甲子门

甲子门，距海丰二百五十里，为甲子港口，有石六十，应甲子之数。又有奇石十八，屹立如人。宋承奉郎范良臣，常刻"登瀛"二字于石，取十八学士之义。景炎元年，端宗航海而至，良臣给军食三日，留帝像登瀛石上，今石中像端然临者，帝也，跪而进食者，良臣也。予铭其上云："天留一石，以作天家。君臣遗影，苔蚀如霞。芜蒌之饭，化作琼沙。衔珠青鸟，以瘗重华。"

澳　门

凡番船停泊，必以海滨之湾环者为澳。澳者，舶口也。香山故有澳，名曰浪白，广百余里，诸番互市其中。嘉靖间，诸番以浪白辽远，重贿当事求蠔镜为澳。蠔镜在虎跳门外，去香山东南百二十里，有南北二湾，海水环之，番人于二湾中聚众筑城，自是新宁之广海、望峒、奇潭，香山之浪白、十字门，东莞之虎头门、屯门、鸡栖诸澳悉废，而蠔镜独为舶薮。自香山城南以往二十里，一岭如莲茎，逾岭而南，至澳门则为莲叶。岭甚危峻，稍不戒，颠坠崖下。既逾岭，遥见海天无际，岛屿浮青，有白屋数十百间在烟雾中，斯则澳夷所居矣。六十里至关，关外有番百余家，一寨在前，山巅有参将府，握其吭，与澳对峙。澳南而寨北，设此以御澳奸，亦所以防外寇也。初至一所曰青洲，林木芊郁，桄榔、槟榔之中为楼榭，差有异致。又十里至澳，澳有南台、北台，台者，山也。以相对，故谓澳门。番人列置大铜铳以守。其居率为三层楼，依山高下，楼有方者、圆者、三角者、六角、八角者，肖诸花果形者，一一不同，争以巧丽相尚。己居楼上，而居唐人其下，不以为嫌。山顶有一台，磴道横贯，常登以望舶。其麓有东望洋寺、西望洋寺。中一寺曰三巴，高十余丈，若石楼，雕镂奢丽。奉耶苏为天主居之，僧号法王者司其教。凡番人有罪至寺，法王不许忏悔，即立诛斩。许忏悔，则自以铁钩钩四体，血流狼藉，以为可免地狱之患。男女日夕赴寺礼拜，听僧演说。寺有风乐，藏革櫃中不可见，内排牙管百余，外按以囊，嘘吸微风入之，有声呜呜自櫃出，音繁节促，若八音并宣，以合经呗，甚可听。有玻瓈千人镜悬之，物物在镜中。有多宝镜，远照一人作千百人，见寺中金仙，若真千百亿化身然者。有千里镜，见三十里外塔尖，铃索宛然，字画横斜，一一不爽。月中如一盂水，有黑纸渣浮出，其淡者如画中微云一抹，其底碎光四射，如纸隔华灯，纸穿而灯透漏然。有显微镜，见花须之蛆，背负其子，子有三四。见虮虱毛黑色，长至寸许，若可数。又有自鸣钟、海洋全图、璇玑诸器。花则贝多罗、丁香，禽则红白鹦鹉、么凤、倒挂，兽则獴猣、短狗以为娱。人以黑氈为帽，相见脱之以为礼，锦毺裹身，无襟袖缝绽之制。腰带长刀，刀尾拖地数寸，划石作声。其发垂至肩，绀绿螺蜷，鬅如也。面甚白，惟鼻昂而目深碧，与唐人稍异。其侍立者，通体如漆精，须发蓬然，气甚腥，状正如鬼，特红唇白齿略似人耳。所衣皆红，多罗羢、辟支缎，是曰鬼奴。语皆侏儒不可辨，每晨食必击铜钟，以玻璃器盛物，荐以白氎布，人各数器，洒蔷薇露、梅花片脑其上。坐者悉置右手褥下不用，曰：此为触手，惟以溷。食必以左手攫取。先击生鸡子数枚啜之，乃以金匕割炙，以白氎巾拭手，一拭辄弃置，更易新者。食已皆卧，及暮乃起，张灯作人事。所积著西洋货物，多以妇人贸易，美者宝鬘华襦，五色相错，然眼亦微碧。彼中最重女子，女子持家计，承父资业。男子则出嫁女子，谓之交印。男子不得有二色，犯者杀无赦。女入寺，或惟法王所欲，与法王生子，谓之天主子，绝贵重矣。得一唐人为婿，举澳相贺，婿欲归唐，则其妇阴以药黧黑其面，发卷而黄，遂为真番人矣。澳人多富，西洋国岁遣官更治之，诸舶输珍异而至，云帆踔风，万里倏忽，唐有司不得稽也。每舶载白金钜万，闽人为之揽头者分领之，散于百工。作为服食器用诸淫巧以易瑰货，岁得饶益。向者海禁甚严，人民不得通澳，而藩王左右阴与为市，利尽归之，小民无分毫滋润，今亦无是矣。

南　澳

南澳在饶平东南二百里，盖海中之山，而潮之边幅，全粤之东蔽也。地周三百余里，中分四澳。东折为青澳，风涛险恶，泊舟者患之。西折为深澳，环以黄、赤二屿，一口裁通，可容千櫓。而隆澳其门户也。其曰钱澳，则宋帝所尝驻跸。是为四澳。钱澳有洲曰辞郎，景炎元年，帝舟迁于甲子门，邑人张达率义徒扈从，其妻陈璧娘送之至此，故曰辞郎。其名甚悲，夫妇之义，盖与此洲而长存焉。洲之青径口，有陆丞相疑墓及丞相母赵氏太夫人墓、少子九郎墓。周弘禴诗："身死厓山勤少帝，魂归南澳恋慈闱。"是也。其曰沙园者，有学士馆遗基，莲花石磉高丈许。海涯有太子楼，垒石为之，旁有行宫及指挥司甬道。区区尺土，在波涛浩渺之中，为闽越闰余地，天偶忘之，故患难君臣得以相保须臾耳。噫！

铜柱界

钦州之西三百里，有分茅岭。岭半有铜柱，大二尺许。《水经注》称：马文渊建金标，为南极之界。金标者，铜柱也。林邑记云：建武十九年，马援植两铜柱于象林南界，与西屠国分疆。铭之曰："铜柱折，交趾灭。"交趾人至今怖畏。有守铜柱户数家，岁时以土培之，仅露五六尺许。铜柱不一，考唐、晋皆立铜柱，马援所立，在林邑南大浦，其铜柱五。唐开元时，何履光以兵定南诏，取安宁城及盐井，复立铜柱。其后安南都护张舟，立铜柱。元和中，马总为安南都护，又立二铜柱于汉故处。镵著唐德，以名伏波之裔。晋天福五年，楚马希范平群蛮，自谓伏波子孙，立二铜柱于溪州。铜柱故不一。马援所立在林邑，则分茅岭铜柱，必马总之遗也。今人但知为马援铜柱，岂以后人所立，亦即前人之所立乎？然柱之以铜何也？吾粤不多产铜，而伏波所为铜物，处处多有。吾意古时蛮里多以铜为兵，伏波既平交趾，或尽收其兵销镕，既铸铜柱五以表汉疆。又为铜船五、铜鼓数百枚，遍藏于山川瘴险之间，以为镇蛮大器。于钦州北，又铸铜鱼为窦，今有铜鱼之山焉。而伏波善别名马，又尝以铜铸马式上于朝，而合浦之北铜船湖，复有一大铜牛，时浮出水。横州乌蛮滩，亦有铜船，每风雨晦冥，有铜篙、铜桨冲波而出，声若震雷，舟人往往见之，是皆铜之物也。伏波故有神灵，为徼外蛮酋所畏，自汉至今，恪遵约束，岁时媵腊，或祭铜柱于西屠，或祠铜船于合浦。其涉乌蛮之滩，渡朱厓、儋耳之海者，亦必精心祈祷，乃得安流。今虽山川移易，铜柱湮沉，而蠢尔跣夷，犹惴惴然以遗鐖为忧，不敢埋没故迹，盖震慑将军之威灵若此。吾观交趾之山，其脉发自贵州，贵州为川之余，其山自巴蜀而来，大率过龙，如波涛万叠，奔腾不止，直至交趾而后结成国土。云南为其后门，广西为其前户，东界则广东钦州也。其地城郭不完，兵止徒卒，器止交枪，绝无中国长技。向者乘我艰危，阻绝天使，某将军以数百骑突之，夷椎数万，踉跄溃走。所乘象，闻丛雷大炮，亦辄崩奔，其脆弱可见矣。汉弃朱厓，今朱厓为文物奥区，名公卿比肩而出。明弃交趾，使铜柱旧封，日沦异域。极目关河，非复元封、建武之盛。使有伏波其人者出，安知不可荡平，复为衣裳礼乐之地耶！霍尚守云：永乐中讨平陈氏，收复交南，千载之奇勋也。倘于斯时，地濒广东者，割二三郡隶之。濒广西者，亦割二三郡隶之。各置大帅，屯重兵，以分其势，命张英公世镇，如沐西平故事，交趾之境，岂不若泰山而四维之哉！马骐贪暴，而酿祸于先。王通弃地，而委弱于后。柄国者复执贾捐之之说，于是封疆竟归黎利矣。嘉靖中，黎、莫变生，廷议征讨，文敏公欲遣大司马按兵境上，诏谕交人，以郡归者授之郡，以州归者授之州，使人自为守，若广西之土官然，可不血刃而定。湛文简权论亦如此，人咸惜其议不行云。且夫交趾其为郡十七，为州四十有七，为县一百五十有七，岁入司农一千三百六十余万，举闽、广、滇、黔之赋，犹不足以当之。乃宣德初，当国者弃若弁髦，且旋师仓卒，曾不少待，使中国官吏工商，沦陷异类，无虑数十万，计亦左矣。豪杰之士，恶得不以此为痛恨哉！

考伏波铜柱，一在钦州东界，一在凭祥州南界，三在林邑北为海界，五在林邑南为山界。林邑者，秦之林邑县，地属象郡，汉之象林县，属日南郡者也。自伏波削平其地，至后汉末，有区连者，杀县令自号为王。连死，外孙范逸代立。逸死，奴范文篡位，攻并旁国，及日南郡据之。文死，子佛立，犹屯日南。晋九真太守灌邃，率兵讨佛，走之，追至林邑。今横州东三十里有地曰平佛，疑即灌邃战胜处。其后隋文帝平陈，乃遣行军总管刘方击之，其王范志，率蛮徒乘象而战，大败走。方入其都，护庙主十有八枚，皆铸金为之，盖有国十八叶矣，此亦一小南越也。尉佗王后，凡五世九十三岁而亡，而林邑自桓、灵之季至隋，乃得十有八传，蛮酋之力，其亦强盛也哉！《赤雅》云：林邑王范文，本牧羊奴，于涧中得二鳢鱼。欲私食，郎知捡求之。文曰：非鱼，砺石也。郎至，鱼化为石，其质如铁。文异之，就冶作刀，刀成，举之向石祝曰：文当有国，石即中开。石破，遂王林邑。子孙宝之，以鱼刀比之斩蛇剑云。林邑即越裳，今曰占城，在厓州之南，风顺一二日可至。丘文庄言：昔史臣纪禹贡山川，而终以圣化所至。其东、西、北皆以地言，至于南，独言其方。盖以圣人体天为治，面之所向，目之所视，其明德之光被，初不可以地里限计也。数千年以来，三方皆未尝越之而有加，惟南则日辟日远，崖州在当时远在荒服之外，今既开拓为提封，则占城他日安知不复为吾郡县之地耶！去崖州南六百里即占城，每南风顺，闻占城鸡声如洪钟，自海外悠扬而至，其近若斯。琼、崖屏障广东，占城亦可以屏障琼、崖者也。

河　南

广州南岸有大洲，周回五六十里，江水四环，名河南。人以为在珠江之南，故曰河南，非也。汉章帝时，

南海有杨孚者，举贤良，对策上第，拜议郎。其家在珠江南，常移雒阳松柏种宅前，隆冬蜚雪盈树，人皆异之，因目其所居曰河南，河南之得名，自孚始。岭南天暖无雪，而孚之松柏独有雪，气之所召，无间远迩。雪其为松柏来耶，为孚来耶？予诗云："能将北雪为南雪，为有苍苍自雒来。松柏至今虽已尽，花田尝见雪花开。"花田者，河南有三十二村，旧多素馨，花时弥望如雪，故云。

孚字孝元，其宅在河南下渡头村。越本无雪，至是乃降于孚所种雒阳五鬣松上，可谓异矣。唐许浑诗："河畔雪飞杨子宅，海边花发粤王台。"有张琼者，尝掘地种萎，得一砖云杨孝元宅。琼异之，因号南雪。

安澜门地

会城南，有安澜门。其地自伪南汉时，从百宝水浮来，上有田，禾苗方茂，其主以为天赐，甚喜。识者谓地宜静定不宜动，一旦浮至，在水旁而有米有田，于字惟潘，禾者五谷之美，其必有姓名潘美者来获斯土乎？未几，宋太祖遣潘美平粤，符其兆焉。

西　场

陆贾初至南越，筑城于番禺西浒以待佗，名曰陆贾城。其遗基在郊西十里，地名西场，一曰西候津亭。出城凡度石长桥一、短桥二，乃至。予之生实在其地，所居前对龟峰，后枕花田，白鹅潭吞吐其西，白云山盘回其东。泉甘林茂，有荔支湾、花坞、藕塘之饶，盖贾之所尝经营者也。其汤沐在锦石之山，其魂魄或尝游此。予尝欲以宅地作贾祠，私俎豆之。

陈　村

顺德有水乡曰陈村，周回四十余里，涌水通潮，纵横曲折，无有一园林不到。夹岸多水松，大者合抱，枝干低垂，时有绿烟郁勃而出。桥梁长短不一，处处相通，舟入者咫尺迷路，以为是也，而已隔花林数重矣。居人多以种龙眼为业，弥望无际，约有数十万株。荔支、柑、橙诸果，居其三四。比屋皆焙取荔支、龙眼为货，以致末富。又尝担负诸种花木分贩之，近者数十里，远者二三百里。他处欲种花木及荔支、龙眼、橄榄之属，率就陈村买秧，又必使其人手种搏接，其树乃生且茂。其法甚秘，故广州场师，以陈村人为最。又其水虽通海潮，而味淡有力，绍兴人以为似鉴湖之水也，移家就之，取作高头豆酒，岁售可数万瓮。他处酤家亦率来取水，以舟载之而归，予尝号其水曰"酿溪"。有口号云："龙眼离支十万株，清溪几道绕菰蒲。浙东酿酒人争至，此水皆言似鉴湖。"又云："渔舟曲折只穿花，溪上人多种树家。风土更饶南北估，荔支龙眼致豪华。"

茭　塘

茭塘之地濒海，凡朝虚夕市，贩夫贩妇，各以其所捕海鲜连筐而至。甿家之所有，则以钱易之。蛋人之所有，则以米易。予家近市亭，颇得厌饫，尝为渔者歌云："船公上樯望鱼，船姥下水牵网。满篮白饭黄花（皆鱼名），换酒洲边相饷。"又云："鳝多乌耳、蟹尽黄膏，香粳换取，下尔春醪。"

沙　贝

增城者，五岭山水之丛。盖大庾西来，由韶、英德、番禺至增城而止。罗浮东来，由汀、惠、博罗至增城而止。北江自南雄北来，由韶、英德趋虎门而入海。东江自惠东来，由龙门、博罗趋虎门而入海。甘泉湛公，世增城之沙贝，前对虎门，为山水汇会之区。语曰："山川孕灵，不其征欤！"大抵中原之山，至岭而穷，至虎门而益穷。其水亦然。然而穷之所在，大通以之。予尝欲移居沙贝，以翕受地灵，且所产多荔支异种，与香柚、甘蕉之美，实野人乐志之胜区也。况予沙亭乡去沙贝仅五十里，扁舟乘潮，半日可至。沙贝在扶胥之北，沙亭在南，或渡江先至南海神祠，从祠外东行三十里即至。有湛子钓台，在于江曲。五湖烟水一亭，在于林间、前贤之流风，悠然其未远也。昔白沙以江门钓台授甘泉，而甘泉以蒲葵笠与弼唐以为传道之契。予亦垂竿人也，先哲神明，其必有以默相予哉！

梅　村

梅村，在翁源县北三十里。自梅鋗至越，而岭有梅岭。岭之上有红梅驿、红梅村，翁源则有梅村，是皆鋗之汤沐地也。梅村有一岩，上隙通明，为宋进士梅鼎臣读书之所。乾道乙酉，梅氏举族避寇岩中，寇以火烟熏之，仅一孕妇以口伏地得不死，产子名继祖，实嗣梅氏。宣城、麻城，是其分支，盖梅鋗之后裔云。鋗以兵从汉破秦，有大功德，子孙番衍有由哉。

梅　瀼

自乳源治北行，出风门，度梯上、梯下诸岭，磴道崄巇，尺寸斗绝，民悬居崖壑之间。有出水岩、双桥、梅花、瀼水四处尤险。其险皆在石，石之气，使人多力而善斗，跳荡而前，无不以一当十。以石为盾，火为兵，虽傜蛮亦畏惮之，勿敢与争。子生八九龄，即以鸟枪、鹿铁教之，发必命中。予诗："人人持鹿铁，处处见熊伸。"

洸　口

自英德南山寺，沿城西北行，一路清溪细流，随人萦折。路皆青石甃砌，泉水浸之，人家各依小阜以居。茅屋周围，有石笋千百丛，与古木长松相乱。草柔沙细，水影如空，薪女露趺，乱流争涉，行者莫不踟蹰其际。行数十里至洸口，山渐平豁。湛文简尝欲于此立石，刻衡岳东门，以识重游之路。有诗云："洸口寻常路口，岂知衡岳东门。"洸口为南楚咽喉，湟川、桂水之所会，宋设浛洸县于此，米芾尝为尉，有"宝藏"二大字刻石在焉。自洸口而上，皆高滩曲峡，直至连州，山水之

最胜处也。

虚

粤谓野市曰虚，市之所在，有人则满，无人则虚。满时少，虚时多，故曰虚也，虚即廛也。《周礼注》云：廛，市中空地也，即虚也，地之虚处为廛，天之虚处为辰，辰亦曰躔，其义一也。叶石洞云：昔者圣人日中为市，聚则盈，散则虚，今北名集，从聚也。南名虚，从散也。商征而市井之租不入于少府，或封君汤沐邑，自开阡陌，岂惟爰田，市亦非县官矣。豪殖之徒，役财兼并，以武断于乡曲，恣睢囷夺，擅管山海之利。故先仁义，后争夺，上教化，下货贿。公利于人而恶其私于己，莫善于东莞之章村。章村有虚，为肆若干，或肆有常人，或肆有常人无常居。十日为三会，坐肆之租有常，负戴提挈贸于涂者无常，薄取之，岁入若干缗。会民读法，春秋赛祠，问高年，宾髦士，凶荒祈望，一岁经费皆取给焉。粤之虚，立法惟章村善。

四　市

东粤有四市：一曰药市，在罗浮冲虚观左，亦曰洞天药市。有拷药禽，其声玎珰如铁杵臼相击。一名红翠，山中人视其飞集之所，知有灵药，罗浮故多灵药，而以红翠为导，故亦称药师。一曰香市，在东莞之寥步，凡莞香生熟诸品皆聚焉。一曰花市，在广州七门，所卖止素馨，无别花，亦犹雒阳但称牡丹曰花也。一曰珠市。在廉州城西卖鱼桥畔，盛平时，蚌壳堆积，有如玉阜。土人多以珠肉饷客，杂姜齑食之，味甚甘美，其细珠若粱粟者，亦多实于腹中矣。语曰："生长海隅，食珠衣珠。"粤东所在，颇多难得之货。士大夫逾大庾而南，罕有不贪婪丧其所守。濠畔之肆，佛山、澳门之肆，其为灵台之蟊贼者不可数计。噫！

新兴村落

新兴村落，多以云为名。东有云盏，西南有云稠，正西有云秋、云芜，西北有云洞，正北有云座、云吟、云山、云硬，东北有云敏、云河、云礼、云罗、云端、云右。山则有云斛，在县北一十五里，高百余仞，岩谷幽深，岁旱祷之，石中泉出即雨。有云秀，在县东南四十里，常有五色云见。有曰云干，在县西，高二百余仞，直如木干，上耸云霄，下有桄榔古寺。盖新兴在万山中，其地多云，居人所见无非云。云之静者为山，山之动者为云，云与山一也。地在山中，不以山名，而多以云名，从其动而能变者也。

珠玑巷

吾广故家望族，其先多从南雄珠玑巷而来。盖祥符有珠玑巷，宋南渡时诸朝臣从驾入岭，至止南雄，不忘枌榆所自，亦号其地为珠玑巷。如汉之新丰，以志故乡之思也。

石　涌

石涌在顺德西南二十里。吕嘉败时，与其王建德亡入海，伏波将军路博德追至石涌，得嘉。今有桥在顺德南门外，名伏波桥。有吕姓者，家其傍及石涌，云嘉之后。南越之亡以嘉，而土地人民得去蛮为华亦以嘉。

卢　村

新兴卢村，乃六祖生身之所，至今屋址不生草木。近其居者，毛发稀秃，此地之不幸也。

雷州海岸

雷郭外，洋田万顷，是曰万顷洋。其土深而润，用力少而所入多，岁登则粒米狼戾，公私充足，否则一郡告饥。然洋田中洼而海势高，其丰歉每视海岸之修否。岁飓风作，涛激岸崩，咸潮泛滥无际。咸潮既消，则卤气复发，往往田苗伤败，至于三四年然后可耕。以故洋田价贱，耕者稀少。故修筑海岸，最为雷阳先务。修之之法，分顷计方，每田一方，大约种稻百石，一石出夫一人。夫至百人，则领以岸长。秋成后，官督岸长，岸长督夫，以修所分得之岸。修之不已，约十年，积成丘阜，斯风潮之患永绝矣。雷地偏，民无生业，多半托命于田，而虞干虞溢，莫东洋为甚。东洋田延袤数十里，大都资灌溉于罗湖、特侣二渠，藉捍御于长堤、乌岸。修则穰，弛则荒，固往事之验也。雷人冯彬有此说，其诗曰："长堤隔断咸潮水，曲堰萦回特侣泉。"罗湖者，西山诸流所汇，自宋时何、戴二太守筑堤成湖，而开东西二闸，引水西流以溉白沙田，引水南流以溉东洋田，民大获利。岁久湮塞，治雷者能以此为先务，则雷民其不饥矣。又潮称海郡，海水咸卤，不宜于田。凡三农皆藉溪潭以收灌输之功，水少则引之溉田，水多则泄之归海，于是乎岁无涝旱，而田亦无荒废。潮民之以水讼者比比矣，有司者当询其利病以断之。

沙　田

广州边海诸县，皆有沙田，顺德、新会、香山尤多。农以二月下旬，偕出沙田上结墩，墩各有墙栅二重以为固。其田高者牛犁，低者以人秧莳，至五月而毕，名曰田了，始相率还家。其佣自二月至五月谓之一春，每一人一春，主者以谷偿其值。七八月时耕者复往沙田塞水，或塞簖箔，腊其鱼、虾、蟮、蛤、螺、蝗之属以归，盖有不可胜食者矣。其田皆一熟，或种秋分，或白露，或霜降，必兼种之。使自八月至十月，月月有收，其以八九月熟者曰小禾，秋分、白露、霜降等种是也。以十月熟者曰大禾，赤秥是也。沙田咸卤之地，多种赤秥，粒大而色红黑，味不大美，亦名大秥，皆交趾种也。其黄秥、花秥，惟内地膏腴者多种。禾既获，或贮墩中，或即舟载以返。盛平时，海无寇患，耕者不须结墩，皆以大船载人牛，合数农家居之。丧乱后，大船为官府所夺，乃始结墩地居。自癸巳迁海以来，沙田半荒，主者贱其值

以与佃人，佃人耕至三年，田熟矣，又复荒之，而别佃他田以耕。盖以田荒至三年，其草大长。佃人刈草以售，每一日之功，可充十日之食。又有鱼、虾、蟮、蛤、螺、蜆之属，生育其中，潮长辄塞簇箔取之，其利甚饶。草之未尽刈者，则燔以粪田，田得火气益长苗，而田荒之至三年又复肥沃。故佃人每耕之三年，必荒之三年，不肯为田主长耕，如数纳谷，此有沙田者之苦也。沙田既多荒弃，于是赔赎虚粮，为累未已，而阴以其田贱赁于沙头，有司捕问，则里长以沙头告。沙头乃上限状于有司，请先输粮而后获。沙头者何？总佃也。盖从田主揽出沙田，而分赁与诸佃者也。其以沙田为奇货，五分揽出，则取十分于诸佃，不俟力耕，而已收其利数倍矣。此非海滨巨猾不能胜任。当盛平时，边海人以沙田而富，故买沙田者争取沙裙。以沙裙易生浮沙，有以百亩而生至数百亩者。今则以沙田为累，半委之于莫可如何者矣。

粤之田，其濒海者，或数年或数十年，辄有浮生。势豪家名为承饷，而影占他人已熟之田为己物者，往往而有，是谓占沙。秋稼将登，则统率打手，驾大船，列刃张旗以往，多所伤杀，是谓抢割。斯二者，大为民害，顺德、香山为甚。岩野先生尝请著为令，凡浮生沙潬，悉以入官，官募民耕种，以其租为赈饥饷军之需。如有能清察报闻者，与垦田同功。此则既绝争端，又资国用，诚为长利之策。或曰：古时五岭以南皆大海，故地曰南海。其后渐为洲岛，民亦蕃焉。东莞、顺德、香山又为南海之南，洲岛日凝，与气俱积，流块所淤，往往沙潬渐高，植芦积土，数千百畮膏腴，可趼而待。而农民又辄于田边筑坝，以致封岸之田崩没，而流其泥沙至坝，以为浮生，以故争讼日甚，有司者每不能平。使能于沙田已报税者，按籍给之。无籍者即没于官，召民承买，而取其价以供公，斯则绝讼之术也。

香山土田凡五等。一曰坑田，山谷间稍低润者，垦而种之，遇涝水流沙冲压，则岁用荒歉。二曰旱田，高硬之区，潮水不及，雨则耕，旱干则弃，谓之望天田。三曰洋田，沃野平原，以得水源之先者为上。四曰咸田，西南薄海之所，咸潮伤稼，则筑堤障之，俟山溪水至而耕，然堤圮，苗则槁矣。五曰潮田，潮漫汐干，汐干而禾苗乃见。每西潦东注，流块下积，则沙坦渐高，以蒉草植其上，三年即成子田，子田成然后报税，其利颇多。然豪右寄庄者，巧立名色，指东谓西，母子相连，则横截而夺之，往往构讼，至于杀人。其或子田新生者，田主不知多寡，则佃人私以为己有，有田而无税，利之幸而得者也。故凡买潮田者，视其不至崩陷。而大势又可浮生，虽重价亦所不辞矣。香山人但以田之纳谷多少为度，不以亩为度，问其田若干，则曰纳谷若干，不曰亩若干也。以故田主寄命于田客，田主不知其田之所在。惟田客是问，礼貌稍疏，其患有不可言者。田客者何？佃人也。

买官田

东莞袁伯益令南安，欲捐赎锾买官田，田在某乡，则以某乡为仓，立仓长以司出入。春夏青黄不接，米价高，则开仓发粜。其银随以买田，如官能于赎锾外设法多买，上台量行奖励，以示将来。官任其劳，上稽其力，十年之外，可使田谷如京，民无不足之患。

义田

湛文简常设义田，族人冠、婚、丧葬者，读书者，给谷有差。庞弼唐请分为三等，以田七十亩为上，五十亩为中，一二十亩为下。上者勿给，中者量给，下者全给。若田至三五顷以上，须每年量出租谷入于家庙，以助周急之需，庶所积厚而施无穷。

议建府县治

清远向称寇盗渊薮，庞惠敏公有疏，谓清远当萧梁时，尝建为郡，乃全省西北之要冲，而韶、广二州之襟喉也。据其形势，宜于此增设一府，而割广之连州、阳山、连山，肇庆之四会、广宁，梧之怀集隶之。又移连山一县于洸口，以扼上游，而堵截傜贼渡水之路，则南雄、韶可以无虞。如怀集有言，则以肇庆之开建易之。盖开建与贺切邻，去梧甚近，且田粮户口相当，宜无不可。夫惟设一府治，控山带江，与广、韶相望，势如常山之蛇，上足增西北之门户，下足树东南之屏蔽，斯亦久安长治之计也。又肇庆当两粤冲，大司马节镇之所，环郡阻山，独阳江一面濒海。西枕高凉，引四郡，通交南，孤悬海上，错列于神、电、广、海之间，去郡五六百里，议者亦欲别立郡治。又嘉桂岭去会城之北二百余里，当番禺、南海、三水适中，连接从化、清远山峒，为盗贼往来冲要。隆庆间，何端恪、王青萝同游中洞、玉蕊诸山，见嘉桂双峰独秀，其地在万山之中，盘据五邑之界，云峦环抱，土田衍平，风气聚而海潮通，可以建城立县，控制要害，安戢峒蛮，为保障一方之利。昔人谓治广以狭，诚上策也。订议多年，以浮论而止。为剧寇巢穴，直至于今。又新会多盗，有议者欲因仓步旧城，益以新会之古博、平康，新兴之双桥，置县，招集流亡，复里甲。又有议者，欲复高凉旧县于电白废基，以控诸寨，卫府城。又谓博白县介高、廉二州之间，自石城至合浦，陆程五百余里，往来不易，欲以肇庆之开建易博白，在梧、肇庆不为损，在廉则甚利。此皆经略之上策。

开拓黎地

琼之地，譬之人身。黎岐，心腹也，州县，四肢也，心腹之疾不除，势且浸淫四肢，而为一身之患。黎之为害何以异？自昔以来，叛服无常，始之萌芽不折，终则斧斤寻之。明兴百余年，以大征见者凡三，其间近者十数年，远者四五十年，辄复蠢动，黎情亦大略可知矣。海忠介言，黎峒其地四方仅可三四百里，不能及罗旁三之一，诚能以兵三五万纵横其中，势同压卵。荡平之后，伐山开道，立州县以治之，移一二屯所，若南流、青宁等处以守之，不过数年，可使尽入版籍，化为编民。斯亦王者无外之举也。

禁凿石砺

广州东有石砺山，在滘洲之下，虎门之上，高数十丈，广袤数百顷。其势自大庾而来，一路崇冈叠嶂以千数，如子母瓜瓞，累累相连。人村大者千家，小者数百。自广州治至茭塘，大岭凡百余里，皆在瓜蔓之中，互相钩带，或远或近，或合或离，血脉一一相贯，以受地灵蜿蜒磅礴之气。山至虎门，则耸为大兽者五，以收海口而控下关。有一浮莲塔，上矗云霄，与赤冈、滘洲二塔东西相望，为牂牁大洋之捍门，南越封疆之华表，盖一郡风水之所系焉者也。比者奸徒盗石，群千数人于其中，日夜锤凿不息。下至三泉，中訇千穴，地脉为之中绝，山气为之不流。一峰之肌肤已剥，一洞之骨髓复穷，土衰火死，水泉渐焦，无以兴云吐雨、滋润万物而发育人民。此愚公之徙太行而山神震惧，秦皇之穿马鞍而山鬼号哭者也。崇祯间，尝勤有司之禁，所以为天南培植形势，其意良厚。今宜复行封禁，毋使山崩川竭，祸生灾沴，是吾桑梓之大幸也。

迁 海

粤东濒海，其民多居水乡，十里许，辄有万家之村，千家之砦。自唐、宋以来，田庐丘墓，子孙世守之勿替，鱼盐蜃蛤之利，藉为生命。岁壬寅二月，忽有迁民之令，满洲科尔坤、介山二大人者，亲行边徼，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以绝接济台湾之患。于是麾兵折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弃赀携累，仓卒奔逃，野处露栖。死亡载道者，以数十万计。明年癸卯，华大人来巡边界，再迁其民。其八月，伊、吕二大人复来巡界。明年甲辰三月，特大人又来巡界，遑遑然以海边为事，民未尽空为虑，皆以台湾未平故也。先是，人民被迁者以为不久即归，尚不忍舍离骨肉。至是飘零日久，养生无计，于是父子夫妻相弃，痛哭分携，斗粟一儿，百钱一女，豪民大贾，致有不损锱铢，不烦粒米，而得人全室以归者。其丁壮者去为兵，老弱者展转沟壑，或合家饮毒，或尽帑投河。有司视如蝼蚁，无安插之恩，亲戚视如泥沙，无周全之谊。于是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数十万计。民既尽迁，于是毁屋庐以作长城，掘坟茔而为深堑，五里一墩，十里一台，东起大虎门，西迄防城，地方三千余里，以为大界。民有阑出咫尺者，执而诛戮，而民之以误出墙外死者，又不知几何万矣。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戊申三月，有当事某某者，始上展界之议。有曰：东粤背山而海，疆土褊小。今概于海濒之乡，一迁再迁，流离数十万之民，岁弃三千余之赋。且地迁矣，又在在设重兵以守，筑墩楼，树桩栅，岁必修葺，所费不赀，钱粮工力，悉出闾阎，其迁者已苦仳离，未迁者又愁科派。民之所存，尚能有十之三四乎？请即弛禁，招民复业，一以补国用，一以苏民生，诚为两便。于是孑遗者稍稍来归，相庆再造，边海封疆，又为一大开辟焉。

大小箍围

下番禺诸村，皆在海岛之中，大村曰大箍围，小曰小箍围，言四环皆江水也。凡地在水中央者曰洲，故诸村多以洲名。洲上有山，烟雨中望之乍断乍连，与潮下上，予诗："洲岛逐潮来。"

珠玑巷名

珠玑巷得名，始于唐张昌。昌之先，为南雄敬宗巷孝义门人。其始祖辙，生子兴，七世同居。敬宗宝历元年，朝闻其孝义，赐兴珠玑绦环以旌之。避敬宗庙谥，因改所居为珠玑巷。予沙亭始祖迪功郎讳禹勤，初从珠玑巷而至。族谱云："南屈珠玑实始迁。"

茶 园

岭南香国，以茶园为大。茶园者，东莞之会，其地若石涌、牛眠石、马蹄冈、金钗脑、金桔岭诸乡，人多以种香为业。富者千树，贫者亦数百树。香之子，香之萌蘖，高曾所贻，数世益享其利。石龙亦邑之一会，其地千树荔，千亩潮蔗，橘、柚、蕉、柑如之。篁村、河田甘薯，白、紫二蔗，动连千顷，随其土宜以为货，多致末富。故曰："岭南之俗，食香衣果。"

永安县

自归善水东，溯东江而行，凡二日，至苦竹泒。取轿历桥田、月角岭至义容屯，涉溪四五，夕宿宽清溪砦。次日历员墩、白溪，上岭者六七，涉溪十有二三，岭路逼仄，皆蛇盘。沿溪以行，或在溪左，或溪右，穿竹披茅，雾露沾湿，至午岚气不开，郁燠蒸人，甚苦之。一路山谷间皆茅屋，或一二家，或十余、二十余家。高者曰砦，平者曰围，或曰楼。或在山绝巅，或在隘口，一径微通，一夫可守，皆绝险。自白溪以东，道旁多古松，樵火所燔，膏液迸注，往往凝结成芝菌，大者如盘，色莹白。松或被斫伐横卧，鳞甲四散，磴道多为所碍。至林田，渐有大村，高下棋列，稻田随山势开垦，徂夷相半，多狭长细畛，无有方广至数十亩者。十里间两涉秋乡江，至铁潭渡抵县。县所处稍卑，丹嶂宫之。嶂者何？盖于诸山杰出，最高大，如屏障横空，故曰嶂。其最著者，如羊角、燕尾、鸡冠，以形名。白叶、帘紫、乌禽，以五色名，鸡公、鹿母、黄麖、鹿獭，以鸟兽名。柏树、柏兴、漆木、黄草、黄花，以草木名。余如天字、宝峒、描眉、上濑、宝山、企壁、吹螺、茅滩等，凡分三纪，其名一一皆美，状亦奇秀。而鸡冠嶂当予所居紫金书院前，大小为峰者八九，色丹紫多变，烟翠欲流，尤可爱。羊角嶂南当学宫，其旁一峰，与县庭相直，名文笔。锐而不高，县中士夫倘能人以一畚一瓮实土覆其上，立可培高数丈，势益峭拔矣。县境多水，水从诸嶂而出，大小皆数百折。大者为江，江有五，以为之经。小者为溪，为坑涧，凡百余道，为之纬。四面争流，或分或合，而秋乡江最长，自火带迳以下二百余里，皆号秋乡江，纳小水三十有八，自

南而北而西，又而南而西以入东江。使从城南铁潭口至牙溪以下，稍疏浚之，排其阏沙，燔其礌石，使滩泷三百六十，一无所阻，三篷、四篷船子可通行，则谷贾四方辐辏而谷贵，谷贵则种畬者多，益尽地力，田虽稀少而畬多，无农不畬，则无山不为村落，县之富庶，可计日而俟也。

永安三都

永安者，惠州府岩邑。先是，嘉靖三十九年，蓝能贼长驱府之东郊，破涌口，旬日乃去，不能以一矢加遗。自是两江群盗并兴，弥满归善、长乐、海丰之间，大群数千人，小群数百，凡数十百群。执官吏，攻乡保，齮龁坟墓，系累子女，屠戮人民，首身分离，暴骸骨于薮泽，假息城郭，不能尽去，高垒相守，往往陷没，从衡六七百里，攻劫恣行。或至郊垧，乃遣一卒道归，且行且劫，狠去爰处，上下相匿，以文辞避法，百姓瞀瞀无所控诉。自万历初年，五军合剿，贼乃荡平。府以归善秋乡、凤凰冈、磜头等，违县五日。海丰鹅埠岭，违归、海两县亦各二日。山海之寇，倏忽出没。最要害，度地创县控制便。南赣督府下其议，竟寝。叶春及谓，昔人论广，以狭治之。广中一县，常五六百里，缓则不驯，急则啸聚，未可归之山川与有司绥抚失策也。贼不畏民，朝廷之畏官亦然。故贼敢犯城，官惟城兢兢，民蔑如也。永安县，民乃免于锋镝，咽而固有，食可废哉！永安既县，违惠州府城二百余里，重茧三日乃至，水行自倍，皆崎岖万山中。异时未县，罪人黎来者鲜。龙蛇易生，盗贼猬毛而起，其地然也。县宜矣。县有古名、宽得、琴江三都，幅员几七百里，连嶂复嶂尽其地，徯隧谽谺少夷衍，或二三十里无室庐，然地肥美，饶五谷，三都皆然。三都一曰古名都，自榄溪入，笮行二百里至火带。自火带以下皆秋乡江，旁溪注之甚众，水道纡曲，舟行半日。从陆以趋，尚不及数里云。两山蘑沓，江流如线，树木蔚荟，多郁燠之气。民皆佃作，地腴多谷，秋冬间，衔接漕归，水湍石径，滩三百六十，乃至泷头。上益浅，不可漕，载不过十石。邑令常议疏浚之，排其填阏而凿横江之石，亦锐矣。春夏水涨，沙随之行，石礌礌京积，恐不能卒就也。围子囗、李郊、苦竹、车肖间，皆有傜，依凭崖谷，伐山而畬，爇草而播，患吾扰，彼不为患。一曰宽得都，北界河源，二合南趾、古名东人县，而佛子凹绾毂其口。龙川江西下，都之门户在焉。义容、神两江皆皇流，衡贯都内入龙川江，而神江之源最远，聚落数十，盘错两江间。被山排崎，丰草茂树，散为夷陆，原隰衍沃，自昔以为上田。沥口其望姓也。蓝能作难，则柏埔不能安枕，桃子园阸塞，弄兵之民负焉。上下窖铁冶，昔尝鼓铸，下凤凰冈，踰梁化。因材于山，以人幕府佐馕。后贼大起，因之是惧，不敢言鼓铸事矣。一曰琴江都，石马西驰，突起鸡公嶂，过芙蓉径人都，白叶、帘紫官山诸嶂，怵臭南走，踰貉獠坪至南岭山漏里，海丰、归善之山，由此始矣。是为邑之脊旅。水东西分流，若两胁然，西皆人秋乡江，东会琴口人横流渡。民务稼穑，饶积聚，有余以出米潭、大梧至潮，上镇、中镇，其会也。上方近河源、密坑、海丰、长乐之间，逃军坑直其下方。异时两处矿开，奸民趋之，如水赴壑，则南岭、赤溪以至上镇，当其要道。日夜行輷輷不绝，东与海、揭、程乡地比，三县盗起，不得安枕而卧矣。故昔垒寨，是都为独多云。宋末文信国提兵至循，屯南岭。南岭信险固，不义之民，往往负之。乃设文武将吏，屯戍其地，今空垒矣。狡然思逞其凶，何日蔑有，其可忽诸。

火　带

火带，在永安县古名，距城四十里，一径如带，丹崖翠壁夹之，日射霜林，絶艳如火，故名火带。永安景有火带长林，火带名亦佳。有咏者云："逼侧双崖道，长林一带红。嶂从丹竹见（南有丹竹凹相对），路向鹧鸪通（径由鹧鸪塘入）。鸟语泉声里，人行树影中。沿溪看不尽，恍与赤城同。"又有咏者曰："石路纡回古木深，梁霜枫叶满高岑。知谁昔日烧丹灶，一带长林絶至今。"

秋　乡

秋乡，在永安县西南，川流自铁潭渡汇合众水，奔泻而西，距城二百余里为县水口，合于大江，凡艘艇皆泊于此。怪石嶙峋，惊涛湍急，村灯渔火，隐映垂杨深竹之间。此地又多枫林，秋时叶丹，如火艳艳，一望烧空无际，绝与秋色相宜，故名秋乡。予诗："人家秋色在秋乡。"

卷三　山语

梅　岭

梅岭者，南狱之一支。《星经》曰"南戒门户"，《汉书》曰"台山"，《舆地志》曰"台岭"，其名不一。其曰秦关者，以始皇三十四年，所适治狱吏不直者所筑也。《南康记》云："南野三十里至横浦，有秦时关，其下曰塞上。"是也。南越吕嘉叛，杀汉将军韩千秋，函封使者节置塞上，即此。故又曰汉塞也。曰东峤者，以居五岭东偏也。曰台者，以高而平。曰峤者，以高而峭锐。台专言梅岭，峤则兼言五岭也。五岭，一岭也，其在东则为梅岭也，然自昔皆以梅岭为五岭之第一岭也。五岭皆越门，若台关则秦所筑，故亦曰秦南门也。汉之北塞至寒门，南塞至暑门，台关又暑门之大者也。以其山曰台山，故关亦曰台关，又曰横浦关。而梅岭之名，则以梅铜始也。铜本越句践子孙与其君长避楚，走丹阳皋乡，更姓梅，因名皋乡曰梅里。越故重梅，向以梅花一枝遗梁王，谓珍于白璧也。当秦并六国，越复称王，自皋乡逾零陵至于南海，铜从之，筑城浈水上，奉其王居之，而铜于台岭家焉。越人重铜之贤，因称是岭曰梅岭。其曰大庾岭者，汉元鼎五年，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击南越，裨将庾胜，城而戍之，故名大庾。其东四十里胜弟所守，名小庾。是则岭名梅以铜，岭名庾以胜兄弟，秦

之时岭名梅，汉之时岭名庾也。然汉时亦称梅岭。《史记》云：汉破番禺，东越兵不至，杨仆请从便击之。上令屯豫章梅岭以待命，余善闻之遂反，入白沙、武林、梅岭，杀三校尉。上乃遣仆出武林，王温舒出梅岭击之是也。然此或豫章梅岭也。《史记索隐》云：豫章三十里有梅岭，在洪崖山，当古驿道。要之梅岭皆以鋗名，非以梅，盖鋗奉其王，自梅里至豫章，又至台山，亦名台山曰梅岭。其姓为梅，复从梅里至，以台山为梅岭，犹之乎以皋乡为梅里也。然鋗之王亦姓梅，则梅岭又非以鋗名，盖以鋗之王名也。今俗称梅岭为越王山，人皆以为赵佗，不知乃鋗之王故治。故予诗云："禺峡本因黄帝子，梅关亦以越王孙。"而世乃谓陆凯折梅寄友，岭遂名梅，因筑折梅亭其上，谬矣。岭有红梅驿，驿有城，当岭路之半。累石为门，南北以此为中，相传鋗所家在焉。自驿至岭头六十里为梅关，从大庾县而南者，望关门两峰相夹，一口哆悬，行者屈曲穿空，如出天井。从保昌而北者，一路冈阜绵亘，岩磴倾斜，梅与松石相亚涧林间，或蔽或见，偃松大皆合抱，或数百或千年物，有张文献手泽存焉。关路乃文献所辟，行者歌之，以关出入甚易，号为人关，以与西粤北流鬼关相对。鬼，鬼方也，在西为阴，故曰鬼方。东阳，故曰人，故梅关一名阳门。

腊　岭

五岭之第二岭，在郴州南境曰骑田，骑田之支曰腊岭，在乳源西境。壁立峭拔，高四百徐仞，周三十里，盖天所以分骑田之险者。大岭为骑田，而腊岭其小者也。曰腊岭者，以乳源在万山中，风气高凉，于粤地暑湿不类，是岭尤寒，盛夏凛冽如腊也。一曰摺岭，以岭高不可径度，从岭边折叠而行，如往如复，故曰摺也。又西北境有关春岭，岭之左为梅花峒，山谷阴寒，夏多积雪，梅花繁盛亚梅关。一名小梅岭，一曰梅花路，亦曰小岭，盖又以梅岭为大岭也。初梅岭未辟，小岭为西京孔道，韩昌黎赴潮时，以昌乐泷险恶，舍舟从陆道出乳源蓝关。蓝关，或即此小岭也。梅岭自张文献开凿，山川之气乃疏通，与中州清淑相接，荡然坦途，北上者皆由之矣。予尝谓昔称五岭，以人迹所绝，车马不通，天地所以隔内外，故尉佗绝新道，拒三关，而盗兵即不得至。今梅岭之旁，连峰叠嶂间，小[illegible]纷纭，束马悬车，纵横可度，虽使千夫扞关，万人乘塞，而潜袭之师已至雄州城下。又况郴之腊岭，与连之星子、朱冈，皆可以联镳径入乎！雄州居五岭之首，为二广冲，韶石耸其南，大庾峙其北，豫章、吴、楚、闽、越皆以此一关为限，诚东南天地一大枢键，非仅为岭表第一门也。或谓任嚣称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盖秦时以负北一带为番禺，其南皆为南海。佗移檄告横浦、阳山、湟溪关，乃备粤之北门。汉五将军或出桂阳下汇水，或出豫章下横浦，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或发夜郎兵下牂牁江，而咸会番禺，此则粤之门户俱入矣。其东则隔于东越，此东越王余善所为请以卒八千从楼船将军至揭阳，以海风波为解也。横浦之道为直，故杨仆先陷寻陕、石门，桂阳由衡岳下，稍纡浅，故道远后期。观于此，则所以为越守者不难矣。予曰：虽然，夫以南越窃据为雄，已历世五王，历年九十有三矣。天将以土地归神华，为衣冠文物之区，所以爱斯民也甚厚。使建德、吕嘉善守，终亦覆亡。故刘鋹时，广人见群星北流，知为举国归中原之兆，天之所废，虽阻险无所用之。故曰："固国以德。"

五　岭

唐李侗以衡阳为五岭门，以五岭之中，皆南岳之奥室也。南岳，君也。罗浮，其东诸侯也。罗浮分南岳之司以治五岭，而朱明洞与南岳之朱陵洞相通，则罗浮者，南岳之神气所聚者也。南岳之都在南岳，而离宫别馆在罗浮，故亦称罗浮为南岳。北之太行，西岳之臂也。南之五岭，南岳之臂也。然五岭以大庾为首，则始安、临贺、桂阳、揭阳，又大庾之臂也。故予诗："五岭南拖衡岳臂，迢遥直与海天长。"或谓台城之峤在大庾，骑田之峤在桂阳，都庞之峤在九真，萌渚之峤在临贺，越城之峤在始安。是岭有五，而广东得其一，广西得其三，湖广亦得其一。然骑田今属阳山，去阳山城北二里，一名黄岑，即古湟溪关也，则广东得岭之二矣。又乳源西五里有腊岭，为五岭之一，亦名骑田。连揭阳而言，则广东又得岭之三。五岭之称，始《史记·张耳传》，曰："秦南有五岭之戍。"师古曰："西自衡山，南东穷海，一山之限耳，而别标五者。"裴渊《广州记》曰："大庾、始安、临贺、桂阳、揭阳。是为五岭。"郑德明《南康记》曰："大庾一，桂阳骑田二，九真都庞三，临贺萌渚四，始安越城五。"《舆地记》："一曰台岭，一曰塞上，即大庾也。二曰骑田，三曰都庞，四曰萌渚，五曰越岭。"方以智谓九真太远，当以裴说为是。王伯厚曰："骑田即郴州腊岭，都庞即道州永明岭，甿渚即道州白芒岭。"则道州有二，可疑也。大抵五岭不一，五岭之外，其高而横绝南北者，皆五岭不可得而名也。

三　峡

自英德至清远有三峡，一曰中宿，一曰大庙，一曰浈阳。大庙介二峡之间，尤险狭，故尉佗筑万人城于此，汉杨仆先陷寻陕。姚氏云："寻陕在始兴三百里，地近连口。"即此。然其险盖与蜀异。蜀三峡其险在滩，粤三峡其险在峡，自皋石山而下，危峦峻巘，为铁步障，为玉屏，凡数百里不断。其在中宿者，有南北二禺，南禺峰三十有六，北禺少其四，峰峰相抱，一水萦迴而出。水如环肉，北禺为之好，而北禺之山且憩，南禺之山且行。行而南以东，至广州为白云诸峰，又东至海上为罗浮。其憩者，耸而为峰，两两壁合，镵锐绝特，望之若攒玉插天，其下苍磴屈盘，箐丛茂密，临危飞石与古木互相撑拒，往往有崩陷之患，盖粤山之第一崄。南禺路陡绝，挽舟者率从北禺，衣钩箐挂，乍却乍前。至浈阳，路益紧束，彼此绳索相牵，腾藉而上，踝血沾溅利石，往往

至剧。陈岩野先生诗云："双峰若人立，举手相攀摘。步障四十里，恺崇势均敌。磴道虽新凿，猿猱苦绝壁。往年胥牵夫，山鬼至今嗅。"其险如此。大庙峡，一曰香炉，当虞夫人庙右，有一峰状若香炉，故名。其前有二小峰，曰狮子、眠羊，横当湾环之间，舟人畏之。歌曰："朝见眠羊，估客烧香。暮见狮子，梢公化纸。"自此至清溪、濛里二驿，一路多虎，又歌曰："清溪濛里，早眠晏起。"而中宿峡往时尝有潮至，经宿乃返。予则歌曰："潮上飞来，一宿即回。飞来潮上，二禺皆响。"峡中又有望夫台，予歌曰："望夫台，侬今化为石，郎且不须回。"望夫台，一名望夫山，又歌曰："望夫山，侬虽化为石，犹自待郎还。"自南禺以下有七湾，则歌曰："一湾复一湾，朝流侬泪去，暮流郎泪还。"又歌曰："一湾复一湾，朝流郎泪去，暮流侬泪还。"盖皆言行旅之苦也。凡自韶阳而下先浈阳，自广州而上先中宿，予歌曰："浈阳头，中宿尾，中央一峡香炉是。"又歌曰："头中宿，尾浈阳，香炉一峡是中央。"峡中复多怪石，或有两两相抄，状如牛斗者，曰牯牛滩，则歌曰："过得牯牛，舟子白头。"有名龙头硬者，鳖背者，歌曰："舟上龙头，一沉一浮。舟上鳖背，一进一退。"有曰狮子角者，歌曰："水冲石口，狮子哮吼。水石争飞，舟船却走。"有时滩水甚浊不见石，石激水成花乃敢行，歌曰："船行莫行，看石花生。"有名银瓶钓丝滩者，则歌曰："大银瓶，小银瓶，酒香鱼味美，沉醉卧沙汀。"又歌曰："天晴钓丝短，天雨钓丝长。但求滩水满，不用鲤鱼尝。"有曰磨刀滩者，歌曰："石为刀，舟为砺。朝磨暮磨，人与之敝。"又歌曰："舟石相磨，舟奈石何。"有曰弹子矶者，远望之，一峰锐竦、歒壁千仞，绝似太华南峰之背。上有穴，亦与蜖腿穴相似，云黄巢弹子所穿，是中空洞，一声入之，如震雷盘旋石腹，四山传响。壁上花木，与石色青白红紫相间，若锦屏。其南有数十峰，亦皆绝壁，石乳下滴，半空沾濡，时时坠一巨石，与惊湍日夜舂击。过此又有数峰相连，一壁横出，高广不及弹子矶，而迤逦若层城，盖皆与弹子矶本一圆峰，而削其半以为壁者，此巨灵斧凿之迹也。山翠空濛，阴者如烟雨，晴者如云霞，为日光所夺，不能自主，日午色多绿，薄暮多青，青而岸嶂千百乃可数。越十余里，又一峰若弹子矶，上有洞曰碧落，僧嵌壁为楼，俯临潭水，势甚危。

二禺

二禺在中宿峡，相传轩辕二庶子，长太禺，次仲阳，降居南海，与其臣曰初曰武者隐此。太禺居峡南，仲阳居峡北，故山名曰二禺。在南者曰南禺，北曰北禺，七十有二峰相对，一一奇峭，而北禺以飞来寺尤称胜，由十九福地坊而上，有嘉会亭，迤而西。一崖曰苍雪，异石矗立，如叠古琼，老榕横架其上，轮囷盘攫，风尝飕飕不绝。踰涧，有轩辕二帝子别业，祠二禺君。二禺君者，太禺、仲阳也。右为山晖堂，祠二禺臣，则初与武也。其下复有二帝子读书台，皆邑人朱叔子所建。台旁为飞来新寺，折而西，地稍夷旷，有叔子清音楼，泉自上行，锵锵有声，乃子瞻所谓"仰看泉落珮，俯听石转毂"者。四壁多青脂石乳，及海棠红踯躅之属，有泉渗出，萦纡伏流凡九曲，可以泛觞。左折沿涧而上，东望有一瀑布，其下为淙碧轩，子瞻以溪水太峻，当少留之，教寺僧于轩北作小闸，潴为澄潭，使水尝雷轰雪溅。又夏秋水暴，可为启闭之节，用阴阳家言，寺当少裕云。历磴二百余级，至一洞，镌"仙源"二字，瀑布发源处也。下有桥曰流香，是为第三桥。沿涧西行，竹林中有阮俞径，昔二帝子善音，采阮俞之竹吹之，凤凰来集，至今月明，犹彷佛闻其遗响焉。两崖摩挲皆作翠褐色，古木苍藤，垂阴水际，烟波隐映中，时有渔舠往来。篙落一声，岩壑四应，是为石洞最幽之处。其巅最高峰，林木益深，希见天日。有一岩广数百步，多钟乳，地下有石棋子，大者径二寸，凡百余枚。下为和光洞，安昌期丹灶在焉，常产五色榴花。折而西，为归猿洞，孙恪妻留玉环之处也。又一岩有古窑器，函黄金蜕一具，壁上刻"秦时五百人避难于此"九字。上即古飞来寺，梁普通年，二帝子自舒州移至此，一角遗于梅关，今为云封寺。粤故有客山二，一曰浮，一曰逃石。有客寺二，一曰飞来，一曰云封。飞来寺颇多题咏，区海目云："客帆山寺两依依，闻道飞来便欲飞。若使客帆同此寺，不烦一宿也能归。"予和云："潮至胥江力渐微，峡门开处野猿归。空王亦爱禺阳好，飞寺而今更不飞。"寺后绝壁有"云隐"二字，罗隐所篆，上尝生异云，祷之辄雨，称云台峰。距古寺数里，又有一岩，内分三洞，甚高广。唐时望气者言：南海有灵山产神草。遣使求之，果于此得金芝数十茎，锵然作金钱声，因名金芝岩。岩中床、几、瓶、炉悉具，一丹井与海眼通，石盂中有乳英满注。岩上又有天池二，一大一小，其水散为北禺诸泉。南禺巅为缥幡岭，与北禺之巅并高。下有钟楼冈，一巨钟旧悬其上，俄飞入水，每寺中伐鼓，水底钟隐隐相应。今渔者歌有云："山上钟声水底闻，南禺飞落北禺云。"谓此也。由冈西折有一洞，又数百级有岩二，坞三，平台一，皆产金粟花。泉分数道而下，流为花溪，自一湾至于五湾，湾尽为百花洲。第五湾上有奇石三叠，高五十尺，平衍而白，名瑶台。下有花阡，叔子瘗落花之所也。二禺皆多水，凡山罅辄有流泉迸出。而南禺尤多泉，所冲啮崖崩堑断，每为桥以便牵挽。宋时有栈阁七十余间，今易以石，岩路如丝，缭绕峰麓，舟上者百缆纠缠，钩藤罥石，乍断乍连，呼号多凄惨声，如哭如相杀。一散为百，百散为千，远近相应，自二禺至浈阳，凡三日皆然。浈阳峡小而长，其西壁益巉岩，可蛇行者仅尺许，故于东壁凿梯为平路。浈阳有连州水口出贼，大庙峡径路四通。花山、铁山诸寇，率从此乘龙艇出，每艇二十余桨，首尾如一。上下互为首尾，轻捷如飞，多用砂炮利器，遥见黑烟一点，即已中人。又数从庙东杀鸡坑而出，坑口下，又有滃江、大燕两水口，及黎峒坑，皆贼要冲，戍兵往往与通，咫尺间辄不赴救。哨船塘铺，皆在大庙对岸，不当隘口，名为御寇，实避之。

连 峡

自洭口西北行，有数坻石横江，状若桥，云神人之所设，滩势澎怒，篙者胸肿痛，钩者手酸，十人之力尝不给。上一峡不知其名，连峡自此始。越三十里又一峡，下有豆豉村，望前山如千叶芙蓉，半包半解，解者为峰峦，包者为石，绝与西华相似。峰峰有树，树树有峰，瀑布横穿而出，其不成瀑布者，纷披四注，如雨雪。密叶丛箐中，有影无声，每与猿鸟幽咽，此连峡中第一境。如此者二十余里，上一峡，绝壁颇宽广，上有石窟数口，前后相穿，绠藤梯棘，从峰罅而上，人方营治飞巢，为避乱之所。自此水益湾环，滩益高，石益廉利，鱼陂高低，水车砯击，舟行益艰苦。既至阳山县，县西二里有石刻，曰"韩文公钓矶"。矶左为祠，一石刻文公像，为南海陈昂所写。城绝卑小，郭外屋高于城，茅茨数十间，火烟寥落。文公所云："隔江荒林密箐，小吏十余家，鸟言夷面"，今恍然在目也。二十里至老牙、大理二峡，夹壁欹叠，状若颓城，无数古木支拄，石色苍绿，皆作云水纹。松、杉、茶子诸树羃之，怪藤千尺，多有黄猿啸牵而下，或戏丸堕之，空中犹能翻接柔枝。已入晾纱峡，水叩石牝，鸣咽有声，水石相吞，久之始答。有数复岩喷水，从风飘滴，峡尽犹沾濡不已。又入一峡名同冠，壁之石皆为白笋芽，丛乳葳蕤，倒披而下。有一洞甚大，多文石，丹青绮分，树影森沉，瀑光明灭。驻舟其下，久之，峡转峰旋，舟层层如入螺尾，乍出阴崖，乍入阳窦、凄神寒魄，一日不知几变。一潭曰龙湫，湫旁有三穴甚深，水出穴中，为瀑布者二。上有洞，洞中石柱无数，自上生下，复自下生上，望之有如堂厦。又有小瀑布五六道，与峰上诸水相连为大水帘，其前有滩，滩上为羊跳峡，言峡小羊可跳而越也。一巨石塞峡，沿石角欹侧过之，一岩张其口，若吸舟状。数里得楞伽峡，峡势欲堕，两崖相碰，石皆雕镂通透，如破莲蓬。内外有悬乳千万枝，长者踰千尺，白者成人，黑者成物，石脉所出者色多白，石肤所出者多黑。有一大瀑布作数折，大风一激，腾跃三四峰乃散。一石人传为丁兰所化，旁多篆刻，苔蚀不可读。越半里，林上又一瀑布，参差与数折者对，土人谓之双龙灌水。水在峡中又绝异，日光所荡，含草色则绿，含石色则青，亦多金沙丹砾，粼粼可拾。自此至铜鼓、龙涎二峡皆然。龙涎峡去连州南五里，其水发源九陂，流二十里或隐不见，乃自峡之腰吐一小乳，喷薄而出，因曰龙涎。予以为此真龙乳，易名龙乳峡，刻石其上。盖自洭口至此，峡凡十余，皆绝奇。奇在两壁，奇在多瀑布，奇在水，而峡止矣，而上滩犹甚峻也。

诸 峡

峤南之山，自西自北，自西北自东北，皆两山相夹成峡。西自德庆至高要，有大湘、小湘、羚羊三峡。北自英德至清远，有浈阳、香炉、中宿三峡。西北自乐昌、平石下六泷，有泠君、蓝豪二峡。东北自连州至涟溪口，有楞伽、羊跳、同冠三峡，而乐昌二峡尤险。其险在六泷，六泷之险在水，诸峡之险在山，连州兼山水之险，羚羊峡山水稍平。东上揭阳，则蓬辣、乌蛮诸滩亦甚险，盖以居上流多石故也。柳子厚谓：楚之南，少人而多石。石者，未化之雷。雷者，已化之石。峤南多石，故亦多雷。隆冬而雷未收声，新雷与故雷常相接也。《易》艮为石，反艮则震，震始于十一月，故冬有雷，雷者，石之反也。雷之斧与霹雳碪，皆石之所为化而未尽化者也。其化也多在峡中，峡中为石之薮，故亦为雷之薮。

两三峡

浈阳、香炉、中宿为北三峡，大湘、小湘、羚羊为西三峡。从西而下者先大湘，从东而上者先小湘。小湘下二十余里，有小峡曰香炉，香炉峡尽为高要。城东二十里则羚羊峡至矣，羚羊比大、小湘较长，渔者歌云："长者羚羊，短者二湘。香炉一峡，亦在中央。"盖中宿、浈阳以香炉峡为中，此亦如之。或谓香炉即小湘，然小湘与大湘本一峡，长仅十里，其首名大湘，其尾故名小湘耳。予诗："大湘未尽小湘来，两岸丛峰束不开。直到羚羊江始放，西江倒卷北江回。"西江既出羚羊，势乃沛然，与北江合为一大川，每当夏涨，水如万马奔腾，岩壑尽崩，舟与惊涛相为勍敌。其性既湍悍，又苦峡门隘小，稍失势，则帆樯倒下千尺。予诗："六月滇黔水大来，端州城门不敢开。左右双江争一口，白波倒捲失崧台。咽喉最苦羚羊小，水花四飞如白鸟。洪涛鼓舞不因风，一出峡门成浩渺。"又云："水如奔箭穿霞壁，舟与浪花相拒敌。千岩万壑势将崩，一石中流犹盪击。"又云："北江势比西江缓，水性西江尤劲悍。时时一口似龙门，万里飞流束欲断。"峡口之西有亭，曰束江。其上为灵山寺，登之俯视建瓴，水头十丈，排山而下，真滔天之势也。

三 山

会城中故有三山，其在番禺治东南一里者曰番山，迤逦而北一里曰禺山，其北曰粤秀。昔人尝以尧山及番禺为三山，与五岭并称。今尧山莫知其处，疑即粤秀也。三山之脉，自白云蜿蜒而来，为岭者数十，乍开乍合，至城北耸起为粤秀，落为禺，又落为番，禺北番南，相引如长城，势至珠江而止。自刘龑凿二山以为宫阙，而番禺遂平。今郡学有小丘高仅数丈，则番山之余也。禺山自谯楼、双阙，连西竺至玄览台一带皆是。登高望之，犹见其盘旋不断、回抱三城之势。盖司马迁所谓"番禺一都会"，刘安所谓"一军处番禺之都"，任嚣所谓"番禺负山险阻"，皆指此三山之中也。番禺之名最古，《山海经》云：黄帝生禺阳、禺号。禺号处南海，生傜梁。傜梁生番禺。番禺者，贲隅也。禺阳、禺号者，黄帝之庶子也。番禺，黄帝之曾孙也。则番禺之名，以黄帝之曾孙也。若中宿之山曰二禺，亦曰禺阳，则以二庶子也。然番禺之山甚大，《山海经》云：桂林八树，在番隅东。隅，禺也。又曰：南禺之山，鹓雏是出。而《罗浮

记》云：罗山之顶有桂，所谓贲隅之桂。贲，番也，则又以罗山为番禺也。或曰：罗浮之西麓为白云。番禺者，白云之南麓也，则白云、罗浮皆可名番禺也。《山海经注》曰：丹穴之东，是曰南禺之山，其广四千七百三十里，有凤凰、鹓雏。或曰南禺谓罗山之南，番禺之东也。则禺山甚广大，处处皆可名禺山也。今会城之禺山虽没，而自清远至博罗，谓皆禺山之所磅礴焉可也。番禺之山甚大，故秦汉时，以广州之地总称番禺，不然者，城中之番、禺二小山，特培𡐓耳。昔人合之以名广州，其义何居。地理家众山皆尊，小者为主，夫岂其然耶！番与贲同音潘，禺与嵎通作隅。《史记》宅隅夷。《列子》隅谷亦作禺。禺之名，惟广州有之，而说者谓番禺旧读翻容。故谚有云："北人不识番禺，南人不识盩厔"，然不知又何以读番禺也。西竺山名，在今城隍祠后，然亦平矣。而南海县治西南，有坡山高五六丈，俯临大市，亦皆三山之支云。粤秀耸拔三十余丈，旧有番、禺二山前导，今巍然三峰独峙，为南武之镇。城跨山腰而出，下有二门，左曰大北，右曰小北，中峰之正脉，落于越王故宫，故都使司署是也。山上有朝台故址，相传台象北斗为之，圆基千步，平顶三亩，复道飞轩，逶迤曲折。是南越王朔望升拜以朝汉，自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之处也。《南越志》云：熙安县东南有固冈，高数十丈，冈西面为羊肠道，尉佗登此望汉而朝宗，故曰朝汉台。台从西历番、禺二山以上，石路纡回，《广州记》以为直峭百丈，螺道登进是也。台西有歌舞冈，乃佗三月三日修禊之处，刘龑叠石为道，名曰呼銮。夹栽甘菊、芙蓉其间，与群臣游宴，又名此冈曰游台。台久废，今但曰台冈。此三山之大概也。

白云山

白云者，南越主山，在广州北十五里，自大庾逶迤而来，既至三城，从之者有三十余峰，皆知名。每当秋霁，有白云蓊郁而起，半壁皆素，故名曰白云。其巅为摩星岭，岭半有寺，亦曰白云。左一溪曰归龙，其上飞流百仞，盘舞喷薄，陈宗伯潴以为湖，湖东北为楼馆十数所，环植荔支梅竹之属，名云淙别业。下有古寺二，右景泰，左月溪，林径水石皆绝异，黎太仆譬之仙女见人，散发垂腰，而姿态自远，绝不染烟火之气，亦一说也。月溪下有九龙泉，流为大小水帘，志所称重重挂玉帘处。其北为鹤舒台，安期昔上升，有白鹤舒翅以迎，故曰鹤舒。又北一里有峰曰宾象，上有动石，游人叱之辄动，前有泉，因虎跑而得，甚甘。其西南五里有太霞洞，泰泉之水出焉，故有李忠简玉虹饮涧亭、小隐轩，及孙典籍白云山房，今皆废。又一里有洞曰玉虹，其南曰聚龙冈，折而西，有宋高宗御书阁。又七里为蒲涧水，安期旧居此，始皇遣人访之。太白诗所云"秦帝如我求，苍苍向烟雾"是也。《记》称："安期将李少君南之罗浮，至此涧，采菖蒲一寸十二节者服之，以七月二十五日仙去。"今郡人多以是日采菖蒲，沐浴灵泉，以祈霞举，而宋时郡守，尝醵士大夫往游，谓之鳌头会云。涧旁有寺曰蒲涧，前为丹井，水甘温，微有金石气。其阳有滴水岩，水瀸微不断，无风则滴，有风则不滴。上有一石状悬钟，人至辄铿然有声，其下又有水帘，溅洒如雾，时大时小，下注为流杯池。沿涧而南为文溪，为上、下二塘，至粤秀山麓则分流为二，左曰菊湖，右曰越溪。又会东溪之水至此山下，为甘溪，冰驰雪骤，喧豗震山，是曰辟辟水。吴刺史陆胤、唐节度使卢均，常疏浚以通舟。胤传云：州治临海，海流秋咸。胤畜水，民得甘食。是也。均又筑堤百余丈，潴水给田，建亭榭其上，列植木棉、刺桐诸木，花敷殷艳，十里相望如火。伪南汉引以流觞，与宫人荒宴，称甘泉苑。是山之胜尤在水，其大水凡二，其源于月溪者为溪一，曰双溪，溪本一而名曰双，以其上为月溪，而下复为此溪也。溪上瀑布交流，陈宗伯尝筑邀瀑亭焉。其源于泰泉者为涧一，曰蒲涧，涧流为溪者二而湖一。

灵洲山

灵洲山，在广州西北七十里郁水之中，西北二江之来，至广州，先以灵洲为砥柱，次以海珠，次以海印，次以禺珠，皆在水中央，所谓鳌峰也。而灵洲尤高大，山根如鼎足，其西曰象岭，曰三台。南曰鹿马，曰钵盂。北为读书冈，上有宝陀院，超然、妙高二台，苏学士遗迹存焉。伦公以训云：岭南英气，钟于会城，而秀发于灵洲，其溢而出者为海珠，奇观相望。郭璞占之曰："南海盛衣冠之气。"盖后千古而言益征云。灵洲以北一带，古谓肃连山，其势若断若续，春夏水溢，与灵洲同一浮沉，尝欲远于江岸然者。盖炎方在大海滨，地薄而多浮，山之浮者有浮山，而浮丘为之门户。石之浮者有海珠，而灵洲为之肺腑也。而韶州城北二十里旧有浮岳山，其地蹑一处则百步内皆动，后没于五溪水，然则浮者亦终必沉欤！

罗　浮

蓬莱有三别岛，浮山其一也。太古时，浮山自东海浮来，与罗山合，崖巘皆为一。然体合而性分，其卉木鸟兽，至今有山海之异，浮山皆海中类云。《汉志》云：博罗有罗山。以浮山自会稽浮来傅之，故名罗浮。博，傅也。傅转为博也。浮来博罗，罗小，浮博而大之。罗卑，浮博而高之，故曰博罗也。或曰：罗山亦蓬莱一股，故浮来依之。罗主而浮客，客蓬莱而依主蓬莱，故袁宏、竺法真作《登山疏》，皆言罗而不及浮，言主而客在其中也。然罗为浮主，而罗浮之东麓有博罗之白水山焉，西麓有番禺之白云山焉，与之鼎立，人亦以为三岛，则罗浮又为白水、白云之主矣。其峰四百三十有二，罗与浮半之，游者自西而入，则罗多而浮少，自东而入，则浮多而罗少。罗之巅曰飞云，其西有三峰亦峭绝鼎峙，往往中夜可候日。而浮山极巅，每当雨霁，白云汹涌四出，大风荡漾，乍往乍回。若尚在大海之中，浮而未定，尝欲远于罗山然者，或曰首阳、太华，一山而分，罗与浮二山而合，实有巨灵主之。分之者所以通黄河，合之者

所以镇南海。然二山下合而上分，其巅有分水凹，是曰泉源，山之交嶼也。水分于西则为罗，分于东则为浮，浮之水与罗相吐吞，罗之山与浮相补缀。水分其上而山合其下，故观其合，而得山之情状焉。观其分，而得水之情状焉。当二山之交，有磴穹然如衡，二砥柱峙其两端而色苍黝，是曰铁桥。非桥也，一石飞空，袅袅数十百丈，上横绝巘，下跨悬崖，以接二山之脉，故曰桥也。盖浮山善浮，下有浮碇冈以定之，上又有铁桥以贯之，而后与罗长合而不离也。山故有二铁桥，皆天生石梁，而此为上铁桥，其在大石楼南者曰下铁桥。大石楼在上铁桥西，相去五里许，有小石楼，三石对峙，上下俱方，峻削崭空，岌岌欲堕。登之则重檐四柱，窗户相通，烟霞开阖，常若有人往来。度其高，仅得山顶十分之四，然俯视沧溟，夜半见日，亦不减飞云之上焉。二石楼两峰相际，其脊乃铁桥，故凡登飞云者，自二楼而上，必度此桥，率以此为铁桥矣，不知乃下铁桥也。盖石楼二，以大小分；铁桥二，以上下分也。下铁桥西有一大瀑布，所谓分水嶼泉源，为二山之界者。罗浮瀑布凡九百八十有奇，流为长溪者七十有二，潴为潭七，为神湖一，为渊池者六，天下名山未有瀑布多于此者。最高为分水嶼之泉源，从二顶而下约三千丈。大则蝴蝶洞之水帘。次高则明福观之小水帘，黄龙洞之二瀑布，夜乐洞之瀑布，流杯池之二瀑布，龙王坑之瀑布，东麓之白水，皆以数百仞计。其在神湖者，上一瀑布输之，下众瀑布派之，转相高下，倾泻如注霤，尤奇。其他渊潭之水，一一皆然。大约水斜则为帘，直则为布。石壁平则合悬而为布，不平则分落而为帘也。罗浮石壁多平，故水之为悬布多，而为垂帘者少也。水帘凡二，有大小之名，自梅花村西行二十余里，及大水帘，冬时水势小，从旁披洒，不及石上三之一。春夏之交，水尽冒出石上，内澎湃而外霏微，乃极穿云络雨之致。或曰：凡水以山为屏，山以水为障。大水帘在罗山，所以蔽二石楼。小水帘在浮山，所以蔽蓬莱、夜乐二洞。是山盖有璇台、瑶室七十二所，多隐于瀑布之中。而朱明洞者，尝有人缒下至五丈许，下视无底，日月星辰无不备，初有白云，须臾散漫五色。茅君传谓，其北与句曲洞天相通，中皆大道，可达林屋、岱宗。甘泉云：朱明在冲虚观后，左倚虾蟆、玉女，右挹麻姑、石楼，流水瀡瀡，从岩口而出，有大石刻曰"朱明洞"者是也。泰泉云：罗浮之洞，周回五百里。盖举其全，犹人之一身也。以朱明洞为在冲虚后者，犹人之有腧穴也。而叶䌹斋谓山两肘下，右砠卓起，曰麻姑峰。蒲伏而东，左蜿蜒乘之，缩毂其口，环中皆朱明。

秦置博罗县，言博罗而浮之，奇可知矣，故不言浮。然浮博于罗，其事荒诞，而始皇信之，至以名县，亦可谓好怪者矣。考浮来之说，本《封禅书》，谓三神山未至，望之如云，及至，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浮山乃蓬莱一股，是必此山无根，随风来往，故方士可望不可即。其与罗山合也，浮而遂定，故其东麓、北麓有二小山，皆名浮定，谓昔浮而今定也。始皇尝使人入海求三神山，未能至，以其一峰澌来，傅于罗山，因以博罗名县，盖亦甘心之所至也。罗浮之名，自陆贾始言之，而后司马迁称之为南岳佐命。贾者，开辟罗浮之祖也。

大庾东驰至海而尽，广州宅南之陬，自为堪舆。而罗浮离立天外为之镇，有浮而罗山益其博厚，县曰博罗。博者，博厚之谓也。其博也，环博罗之山皆罗浮也。有曰象头山者，在博罗东北二十里，其高大几与罗浮埒。南有白水山，云萝杳冥，号为仙窟。其佛迹岩，则梯山首路也。罗浮之东麓迄白水，而西麓迄番禺之白云，博罗之四履皆罗浮，则白云亦罗浮也。其专以四百三十二峰为罗浮，犹华山周回千万峰皆华山，而独以落雁、明星玉女、莲华三峰当之也，则番禺亦罗浮之主也。

罗浮之状，雨则二山相合，晴则二山相离，尝有白云如水，汪洋数十百里，诸峰漂散，如有海在于山中然者。铁桥者，天之所以拘系二山，使之不随白云流浪者也。铁桥一石也，其形如鞍，横亘倒垂，从二石楼间登之，高五十余步，两端有石柱二，色如铁，名曰铁柱。铁桥以羁锁二山，铁柱以镇铁桥，巨灵之用心苦矣。

罗浮乍合乍离，变态不定，予有《罗浮曲》云："可怜罗浮山，离合亦有时。天雨罗浮合，天晴罗浮离。"盖其合也，以铁桥而合。其离也，以铁桥而离。铁桥者，罗浮之司命也。予又有《铁桥曲》云："浮山不复浮，与罗合为一。若非一铁桥，安得如胶漆。"又云："罗浮若夫妇，一合不复离。只恐铁桥断，大川来间之。"又云："飞桥天半接罗浮，铁柱双标在两头。锁住蓬莱东一股，浮山不逐海潮流。"

浮山有二碇石，其在博罗西者曰浮定冈，在增城东者曰焦石岭，亦曰浮定冈。高可三百余丈，盘踞二十里，相传浮山初来，以此二山为碇。盖天地之象，天在水外，地在水中，地以山为碇，而山以石为碇，势诚如是。宋人诗云："乃知云浮山更浮，二山长与三山流。"二山谓罗与浮也，盖罗以碇而后长有浮，浮以碇而后长不浮，一卷之多，浮恃之，罗亦恃之。

向称罗浮在海之中，不知海乃在罗浮之中。自朝至暮，白云如波涛，浩浩无际，予身渺然，乃一叶之舟。尝言登罗浮有如浮海，赋诗云："茫茫太古云，至今未开辟。山气日汹涌，随风洒精液。触石生洪波，微茫在咫尺。登山若浮海，舟航即轻策。浮山复浮去，与罗万里隔。仅余玉女峰，娟娟在肘腋。"

罗浮向在海中，今离海甚远，岂岁久陵谷变迁耶！罗山以在海中，故浮山自海浮来傅之。自远望之，浮小而罗大，浮卑而罗高，罗之大之高本以浮，浮既以其大其高与罗，而以小以卑自处，可谓有谦德者矣。罗善取而浮善与，其体合，其神气亦复不分，二山之得其友如此。自惠阳东下，两山夹江，忽一峰横出中流，形如蒲卢，谓之蒲卢岭。博罗县城环之，以为主山，遥望罗浮，如昆仑巨舶，此山在其东三十里为碇，若罗浮之大小二石楼，则帆樯也，故是山名浮碇冈。风涛作时，冈势隐

隐欲动，故名浮碇。浮山为蓬莱之一股，是冈亦浮山之一拇指耶！

山远视之，一云也，大约阴则云在上，晴则云在下，半阴半晴，则云在中以为常，顶曰飞云，言常在云中不可见也。又罗山在西多阴，故云常在其上，浮山在东多阳，故云常在其下。日之出，浮山先见，而罗山次之，以云在其下故也。天晓时，云如万箭从崖石隙飞出，遇风则彼此相射，如战斗状。山大，故气盛，盛而其势怒发不可御，为石所压，故缕缕触之而出。大抵云出于石不于土，石刚，故云必触之乃出。出时四山摇荡，惟闻风雨驰骤声，岩岫漂流，乍远乍近，乱峰浮者如泡沫，沉者如坠云，日光隐隐如五采绮罗。日东则雨西，日西则雨东，日下则风雨上。风雨下则日上，是皆云之所变怪。非亭午云在山腰来往，不复上绕，罗浮二顶不可得而见。《山志》云：山高绝处，匪惟人迹不到，即日月亦不曜。烟雾霏霏，四时若雨，故顶以飞云名。

罗浮之洞凡十余，最胜者曰黄龙，葛洪西菴之故基也。南汉主刘𬬮，尝梦神人指罗浮之西，有两峰相叠，一水对流，可以为宫，访之，得斯洞。又梦黄龙起宫所，因名洞曰黄龙。两峰相叠者，大小石楼也。一水对流者，洞左右交飞瀑也。瀑水落厓下成潭，潭上有歌舞石，可坐千人，而麻姑、玉女诸峰隐见林际，若窥人微笑然者。玉女峰在小石楼旁，小石楼状似老人伛偻，一名老人峰。予诗："笑他玉女峰娟妙，长伴云边一老人。"杜少陵诗："南为祝融客，勉强亲杖屦。结托老人星，罗浮展衰步。"山中有老人峰，一石老人向北箕踞而坐，俯视石楼，相传老人星降精为之，结托老人星者，结托老人之峰也。

从黄龙洞后以上，路皆壁向，有一峰绝锐，童石戴之。侧有微磴，陟者顶踵相接，磴尽为玉女峰。当罗浮肩脊之交，险势稍平，上有地数丈，上戴罗浮两顶，若冠若髻。下则诸峰累累，如腰肿之附于身，而肢体脉络无弗相贯然者。从玉女旁以上，至锦绣峰，有一岩可达绝顶，身屈折如穿九曲之珠，下视大小石楼，皆培塿也。玉女在群峰中，秀丽而小，绝与太华玉女峰相似。太华玉女峰在东峰右腋间，婉娈怀抱，状若有情，予尝有"东峰襟玉女"之句。

朱明洞为一山之根本，譬之人身之脐，精神所穴，日月归宿其中，故曰洞天。临菑有天齐，当天中，斯洞其亦天齐乎？曰朱明者，言纯阳无阴也。盖天好阴，地好阳，洞中而有天，乃阴含阳，太极未分之象也。朱明洞群峰如环，中虚以成奥室，于卦为离，离为日，故曰朱明之洞。日为天之主，洞而有日，天之精神在焉，故曰洞天。天数七，第七洞天，又天之所都也。又凡地皆虚，惟虚，故多其窍穴以为洞府。其曰朱明耀真者，言南粤为大火地，其洞府皆火之所从出，朱明耀真，乃天下之火府也。水府实而火府虚，故与五岳相通，而玉笥之山有八窍，南窍为罗浮，而勾漏句曲洞天，亦南通罗浮，皆大道。又罗浮在东，西樵在西，彼此相望，日生于东，故罗浮为朱明耀真之天。其曰第七洞天者，七为火之成数，日复于七，罗浮为日之奥府，故为第七洞天也。

凡地中之虚，皆天也。《记》曰："地载神气。"神气者，天也，天以地而载，神气出于地中，实出于天中也。仙家所称洞天，皆在地中。仙人出入于洞天之中，盖出入于神气之中也。罗浮者，洞天之大者也，其小者凡山之虚处皆然，以其洞，故有天之名，洞者，虚也。山即地也，《易》言天在山中。盖天不在天中，而在地中也。《大畜》者，大畜其神气以为风霆，为风霆以流庶物之形者也。

三者，洞天之象也。上之一为山，下之一一为洞，而天在其中矣。第七洞天者，罗浮在南，南之数为七，少阳之数也。少阳为日，故曰朱明之天。朱明之天者，又《尔雅》所谓距齐州以南，戴日为丹穴也。日之光华所映射，故丹。此炎方之色也。谓日者，内明玄黄，五色无主，不可以一色名者，非也。

公孙卿言，仙人好楼居。罗浮有大小二石楼，仙人尝见其上。又有瑶石台一，石色如玉，直耸六百余丈，广七十丈，天之茎台也。台有铜柱，谓之茎，瑶石者，台之柱，其上无盖，张衡所谓通天渺以竦峙者也。铁桥之两端，皆有铁柱，高亦数百丈，是亦茎台之类。又昆仑县圃，有五城十二楼，仙人之所常居。罗浮多天成楼台，瑶石而外，有见日、凤凰二台，各为一石，盘踞飞云顶上，旁无依附，色如锴铁，然内则玉白莹然，亦一瑶石台也。其下大小麻姑台、华首台，皆与十二楼仿佛，而二石楼相去仅五里，各有门俯视沧海，夜半见日，云霞中常若有人开阖，则仙人之大府也。

石洞多石，一山之石，若皆以此为归，大小积叠无根柢。有曰挂冠石者，一砥一峙，峙者高数寻，砥者可坐人百许，尤杰出。自石罅行百余武，夹壁一悬泉，仅三十尺。影蔽枫林而下，猿猴饮者出没水花中，见人弗畏，此洞之最幽处也。

幽居洞后有岩水，从上滴下，既滴又弗即滴，意其上为风所遏，故滴而断续不常。滴间不宜久立，往往寒凛袭人。

石楼之南，有一青石鉴，朝阳倒射，光景照耀林壑。名麻姑妆镜。其旁有麻姑台，尝有登者，见一丽女子，散发踞坐，旁有童女十余，彩衣丫髻，手持乐器，其人趋而避之。童娥皆鼓掌以笑，倏然不见，惟余歌管声，隐隐空中者久之，意麻姑狡狯之所为也。石鉴下有棋局，黑白棋子各一十有六，执之不起，仙弈也。稍上至飞云顶，南有磨石，甚圆大，两两相叠，中有一小石支之，登山者暮辄隐其下。又南有峰亦平圆，号曰石鼓，上有二石，叩之逢逢，与潮相应，予诗："石鼓声声应海潮。"又书堂坑南有石臼三，药槽一，乃葛稚川炼药之遗。石臼似华山洗头盆，槽亦天成，生在一处，水注自臼至槽，槽下为一瀑布，以石障槽口，则潴为潭也。旁多红翠，一名捣药禽，予诗："玎珰禽捣药，飞向药槽边。"

罗山上有神湖，周回五里，陆贾所谓罗浮山顶有湖，环以嘉植者也。贾两至南越，于诸山川皆无称，称止此湖，非以其所处至高，与海潮相应耶！凡高山上皆

有天池玉渊，以自滋润，其洞穴与大泽通，故一开而潮升，一阖而汐降，湖本非神，其神皆山泽之气所使耳。飞云顶上，又有瑶池、阿耨池，深二四丈，广数尺，亦与潮应，分为诸峰瀑布，山中人以为罗浮二目云。

山中有罗阳溪，水甚浅，可筏而不可舟。吾尝恨南汉刘𬬮于增江水口穿渠达罗浮，其事未成。此渠成，则北从增城舟入罗浮之阴，南从东莞舟入罗浮之阳，无不可矣。

庾岭之脉凡二支，其一南行，自南雄至广州，其末干直走潮州，于潮州又分二支。其一西下惠州至罗浮，而水亦因之，或以为无水不流东。此水乃自龙川县夹城十里西流，道书最贵逆水，此罗浮所以为仙源云。

罗浮二山接处，一道飞泉界之，东流于博罗，西流于增城，萦回百折，为诸溪涧之源。道书所谓第三十二泉源福地，仙人华子期治之者也。二山欲合，而泉故离之，使人得见二山离合之迹者。此泉也，大抵山水之情，合必有分，分必有合。合而不分，无以为形，分而不合，无以为气。有时水合之而山分之者，山之为主者也。有时山合之而水分之者，水之为主者也。水之为主，故福地号曰泉源。盖山水之情，山多则主水无分一勺，水多则主山无分一卷，语山水者，所宜知之者也。罗浮山之奇在合，水之奇在分，予尝至分水嶼纵观，因忆苏子瞻诗："何人守蓬莱，夜半失左股。根株互连络，崖峤争吞吐。"此言其奇在山也。又云："神工自炉鞴，融液相缀补。至今余隙罅，流出千斛乳。"此言其奇在水也。子期专治此水，以其为罗浮之主也。予诗："罗浮主客一泉分，泉影天边似白云。汤沐东西双瀑布，仙人谁似子期君。"

飞云顶之南，有夜乐池。每夜池底有乐声，人以为怪。予疑池底空虚，石多孔窍，风水相激，故成种种音声，有如奏乐耳。以夜始闻者，盖又夜静响沉，龙鱼吐噏，助成天籁也。

宝积寺有卓锡泉，子瞻以为过于清远峡水，实岭外诸泉之冠。岭外惟惠人喜斗茶，此水殆不虚出云。泉久湮塞，山中人莫知其处。崇祯间，有僧湛若者，尝于昧爽，见白气从压石下缕缕而上，疑有异物燔石。发之得一井，深二尺许，有碑云："古卓锡泉"。饮之味甘以冽，始知为子瞻所称之泉，其石乃震雷所坠也。予为铭曰："天生灵泉，以石封之。甘而不食，渊默自持。素华夕上，白气朝滋。寒含水玉，暖吐金芝。养蒙既久，时出如斯。于其始达，贵即充之。放乎四海，有本宜师。"又七星坛北，有九眼井，晋王叔之所凿，味亦甘，与卓锡泉相似，饮之除病。黄才伯云："凡水出罗浮者，大抵金液濡滋之所委，清冷甘美，可以蠲邪而起痼。虽人力所凿者皆美。"盖谓此也。然此穴本一泉眼也。

冲虚观后，有葛稚川丹灶，夜辄有光，见于龙虎峰上，或以为霞光，非也。取灶中土，以药槽之水洗之，丸小粒，投于水中。辄有白气数缕，冲射四旁，生泡不已，哈哈有声，顷之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然后融化，服之可疗腹疾。道士号为丹渣，尝以饷客。灶高五尺，周六丈，旁有八卦石一方，盖昔时镇炉之用者。黄泰泉云："四山皆有稚川坛址。"而丹灶当罗山中脉，可谓神解道之妙徼者，有为铭者云："坚如石，赤如日。灶虽存，火已息。民鲜知。争饵食。岂泥丸，生羽翼。各自有，不爱惜。至哉仙公，万古无极。"

梅花村在山口。前对麻姑、玉女二峰，深竹寒溪，一往幽折，人多以艺梅为生，牛羊之所践踏，皆梅也。冬春之际，以落梅酤酒，于村南麻姑酒田卖之。一茅茨有碑曰"师雄梦处"。予因书高季迪句于楹云："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而自号曰花田酒田之农。酒田一曰卖酒田。属之麻姑者，以麻姑峰在其前也。罗浮故多田，唐有尚书常衮，捐赀开垦千余亩，以供游者，是曰岚田。自中阁之南，尽梅花村西，皆稻区，畬蛮之所耕种。田上膏，所产白粳岁两熟，《山志称》，浮山有平田七亩，水旱不及，禾稼异常。今二山皆腴田嘉谷，虽高顶可以耕耘，估客多往彼中籴取，信乐土也。

安期生常与李少君南之罗浮，罗浮之有游者，自安期始。自安期始至罗浮，而后桂父至焉。秦代罗浮之仙，二人而已，安期固罗浮开山之祖也。其后朱灵芝继至，治朱明耀真洞天。华子期继至，治泉源福地，为汉代罗浮仙之宗，皆师乎安期者也。安期报始皇书云：后千岁求我于蓬莱山下。而少君云：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罗浮者，蓬莱之一股也。菖蒲之涧，九节绿玉、三花紫茸，安期之所服饵而得仙者。合则见人，不合则隐。其见始皇也，与之语三日三夜，可谓合矣。千岁之期，始皇岂有千岁者耶！当时何不使徐市、卢生等，往求之于罗浮之间耶！要之安期、徐福之流，皆以始皇为戏，方朔之于汉武亦然，所谓神仙多狡狯，非耶！安期在秦汉间名最著，故栾大以能往来海中。见安期、羡门之属，而汉武即心艳之。妻以公主，然当时方朔在前，何不以安期事迹一问之耶！

南海冼少汾有书台在青霞洞，王青萝访之，赋诗云："惟有山泉知此意，至今犹作读书声。"是时湛甘泉、方西樵皆在罗浮。甘泉治朱明，西樵治金牛。其后黄泰泉治泰霞，庞弼唐治黄龙，叶䌹斋治石洞，于时讲学之盛，海内莫有过于罗浮者。罗浮遂为道学之山，佛老之宫皆废，此诚四百三十二君之幸也。考罗浮始游者安期生，始称之者陆贾、司马迁，始居者葛洪，始疏者袁宏，始赋之者谢灵运，然皆不如豫章先生者，以圣人之徒，来此讲学，辟二氏之烟云，而悬仲尼之日月者也。白沙虽未至，然尝梦长髯翁，遗以罗浮，尽四百三十二峰，一囊括之。开半面以待游筇之人，则未知罗浮在白沙之中耶，抑白沙在罗浮之中耶，章枫山尝寄诗云："有美罗浮仙，金声玉为质。安得辞世纷，云山随杖舄。"噫！必如白沙者，德为圣儒，始可称罗浮之仙也已。白沙诗："长髯遗我一囊山，铁桥流水非人间。我今决策山中去，踏断铁桥无路还。"可想见高逸之致。或曰：长髯翁，先生所自谓也。

四贤祠，在黄龙洞，罗浮最胜处也。祀者为濂溪、豫章、延平、白沙，以四先生皆于罗浮游息，故合祀之。

洞在山之南，凡东自浮山，西自罗山入者，皆以之为中。刘张尝作天华宫，其际有黄龙出见，故名。弼唐尝讲学此洞，谓龙当乾之九二，乃黄龙也，龙而正中者也。此爻既动，则乾变为离。有天下文明之象，故讲学者当以此洞为归，以利见四先生之大人云。叶化甫云：弼唐先生醇儒，结发学孔子之道术，而一禀于六经，士抱一艺而来，如水赴壑，先生为度堂都授其中。黄龙为汤沐邑，施于无穷，是天所以奉先生也。予不佞，逃于石洞，石洞帅四百三十二君，为先生保黄龙。

罗浮凡有约必不成游，昔梁公实常与黎瑶石约游罗浮，观沧海日出没，探勾漏令丹鼎，庶几其人一遇，而属海飓作，不可以舟，乃止宿田舍者三夕，飓益甚，山木尽拔，道为徙，而公实亦意尽，乃赋诗而归。是时属寒疾中凑矣，归而疾大作，遂不起，年仅三十有六也。使公实不即旋归，于黄龙冲虚之间葬骨。罗浮有一诗人冢焉，以与葛洪衣冠冢为邻，岂非罗浮之幸事乎哉！罗浮固灵山也，得游与不得游，良有命焉，观公实可以知之矣。

叶化甫有逃庵在石洞，其铭云："叶子迁宾州守，倦游，至竟上书乞骸骨归，广西巡抚郭应聘劾守春及逃，两广提督殷正茂劾如郭，奉诏削为士伍，臣春及顿首，世之尘垢，欲逃久矣。天地囿我，阴阳缚我，臣安逃哉！逃于罗浮之间，无所往矣。四百三十二君闻之，邀于石洞，筑逃庵以居，遂不复出。万历丁丑"云云，洞左有石如砥，方广丈余，南海朱完者隶书镌之，字大六寸许，至今犹存。

元次山尝谓九疑当为南岳，予谓罗浮可以当南岳，故常大书南岳二字于朱明洞口，而赋诗云："罗浮亦南岳。"又云："南岳临南海，祝融之所都。"夫北岳在浑源，为天下之极北，罗浮在博罗，为天下之极南，罗浮固宜称南岳，以与北岳对。予所居，书曰"南岳草堂"，不知者以为身在罗浮而有怀南岳也，岂知身在南岳而不见其为罗浮也，故以罗浮为南岳佐命者，史之陋也。

西　樵

广州有三樵，曰东樵，曰南樵，曰西樵。西樵者，南海之望，而东樵罗浮之佐也。去广州治西百余里，奇秀峭拔，挹云霄而上之，望若青莲之华，而四面方立。立皆内向，诸峰大小相联属，皆隐于削成之中，又若芙蕖之未开然者。山之东凡二十峰，南十有五，西十有八，北亦十有八，合为七十二峰，而以大科为绝顶。岩二十有一，洞有十，其飞泉散出于诸峰间，乍合乍分。合者为卧泉，分者为立泉，状各不一。凡泉三十有二，其一在喷玉岩，一在锦岩，一在漱玉岩，二在垂虹洞。左右交流，如双虹下饮，故曰垂虹。又有二泉在云谷，谷中群峰回合，势若层城，有白沙书院，瀑布左右夹之，合流行石上，委曲数里，从岩顶喷飞，因名其下岩曰喷玉。又有泉二，在天峰左者曰左天泉，右者曰右天泉，合奔云谷，注于九曲之溪。有二亭，曰左瀑，曰右瀑，以收其胜。其在广朗洞口者，凡作三级，逶迤而下，冰轰雪吼，倒射青冥，势益暴。又一在水帘洞，是曰水帘，为九曲溪下流，披洒壁间，霏微若珠箔。又一在云端村，其曰泻钱泉者，从空细下，倾击有声，石薄岩虚，琮琤相应，亦一瀑布也。其在碧玉洞者，擘厓而出，横直恒无定势，余气为烟为雾者，冥濛竟数十丈，望之常若非泉然。盖自喷玉岩至此，为飞泉者十有三矣，而以此碧玉之瀑为最奇。予尝冒雨从飞玉台至泉顶观之，绝爱友人陈中洲"壁立一片雪，风含白云端"之句，书于石上，以与山中人共赏。是山故多泉，诸飞泉外，其迸出石间者，或仄或涌，为乳为汤，大澜小沦，无不极其变怪之态，盘舞喷薄，响振一山。盖西樵一泉山也，山中人沿溪以居，或截流为湖，或筑堑为塘，于四十余里间，以泛以渔，随舟所至，盖不知山在水中抑水在山中矣。山中又多平地，可以种茶，茶田中有村十余，鸡犬鸣吠，若近若远，杜鹃、兰、杜之属，掩苒含风，花栈参差，云畦历乱，游者往往迷路。

霍　山

霍山在龙川县北，周旋七十余里，为峰三百七十有二，最秀者曰大佛迹。秦始皇时，有霍龙字灵阳者居之，因名霍山。其巅有二岩，东向者曰望月，尤甚奇。西向者曰太乙，深八九丈，广倍之，高二丈余。上有覆石，平如掌，左右两峰夹之，是为霍山洞天。其东有横岩在半壁，岩中有一石，出地数尺，人偶撼之辄动，及力撼之反不动，亦一异也。岩上峰名酒瓮石，崛起平地百余仞，上锐中博下顿如瓮然。泉涓涓倾出，味甘如醴，因名酒瓮泉。所注成潭，大亩许，清深不测，旁多万年松、风兰、仙人掌、金星草、黄精、白术之属，远近随风，处处芬馥，如入罗浮之百花径矣。大佛迹峰在山南，石上有大人迹十四所，迹有黄牛浆，甚澄澈。邻峰曰石楼，亦有巨人履迹。下有一石，可坐数十人，为仙乐石。又有捣药石，常闻杵声而不可见。寻之，多在志公楼峰之腰。又有七星石井，大各如盆，深数尺，水随汲随盈，不汲不盈，盈必七井一时盈。其上一峰曰船头，凌晨望之，若大舶在海岛中，云气往来，山如鼓枻摇动，亦一异也。酒瓮石，予尝欲终老其间，有诗云："酒瓮峰头石，涓涓出醴泉。愿同鲸吸者，长傍白云眠。"

斧柯山

斧柯山海内有四，其在端州者，宋时凡采石斧柯，祭以中牢，不尔则雷电晦冥，失石所在。烂柯处在山高顶，王质事，有无不可知，然山下姓王，多有称质子孙者。成化间，东溪严氏子入山，方一假寐，家中妻子已失之二月矣。所裹未及果腹，启视秔香无恙，土人至今骇言之。山乃桂源第二峰，有仙奕枰，枰中棋子隐起，黑白判然，有手掌痕迹。石如屏如几者七八聚，旁有树甚怪，千百年物也。不知其名，但称之曰仙树。又有树生附石，非椒非榕，冬月作白花，颇香，盖兹源之桂云。山石巉峄，游人项背相抵，行于剑脊者，马鬃者，蜗穴者，皆不能有所攀援。得猿梯鸟栈，以为康庄矣。如此

者,凡历三十六峰乃达。东望山窝数十峰,有青湾傜,西出谷口,有滥湖傜,其外有硐田与西岸十三村,皆腴沃而污莱半之。大抵桂源山为峰百数十计,皆黑坟肥饶,巅亦滋润,盖土膏泉脉透灵结液所致,是宜畲禾。及桐油、茶、笋、豆、芋之属,而傜稀力薄,弃为灌莽,极望无一茂阴,可叹也。旧有烂柯寺,今无。

顶湖山

顶湖者,端州镇山,去郡四十里,从羚羊峡望之,紫翠滴沥,若在帆际。舍舟后,沥水从大蕉园取道入,有白云寺,当山之正麓。寺右溪向产嘉禾,每粒双米,不垂穗已三十年矣。沿涧而东里许,有锄云精舍。又十里为上龙湫,所谓上飞水潭也。若不甚深而黝黑可怖,砰訇作势。转下三四折为大龙湫,垂绠测之,百余丈不得其底,旁通乾穴,可达七星岩水洞,每大风雨,有青白气一缕从中起,其黝黑过于上湫。又东有数叠泉,经小潴潭二,一大瀑布长可三十余丈,是谓大飞水潭。自西庵而下,又有短瀑布八九,小湫潭四,是皆所谓顶湖也。广中之山,其顶多有积水,而是山为湫为潭者八九,绝与西樵相似。

东安诸山

自六都水口三十余里至石夹,自石夹以上,峰皆纯石。其中一一空洞,水声入之,鞺鞳四应。瀑泉大者潴成潭,小者成涧,诸小石亦各自为岩穴,鼻口相呀,有惊泉喷薄其中。有一谷两壁嵚岈甚隘,仄身以入,渐宽豁,可藏数百家室。山高林黑,阴风飒飒然,不能以久立也。三十里许至东安山,尤诡怪。城北有天柱峰,拔地峭秀,民居其下,环引清泉,灌溉花竹丛中,与猿鸟相为主客。城南有天马山,乱石惊飞,势若风雨,自天而下者,其石大,自地而上者,其石小,望之以为奔马也。其东为锦鲤峰,上盘危磴百级,四壁皆穿石,中有圆窍六七。窥其下,百千孔穴相连如藕心钱,泉水喷射,作数道而下,注于陂塘。其在城西者,有翠屏山,方正如削。在城东北者九星峰,日光照之,如太阿出匣,赤精芒耀。左右有数峰,黛横紫拥与争胜。西南一峰稍平,圆峰半吐,一舌为宫观,有栏楯飞接,下有岩曰九星,轩明爽垲,滴水不漏,石气暖干,绝去蝙蝠松鼠之迹,石乳穿地,履之丁丁有声。其西又有一岩与众峰连,两水潜出其下,澎湃争流,石梁茅宇,参差映带,有数十人家依之。此近城之山胜概也。其在西北十五里为大绀山,山高绝,云霞常罩其半,樵采者每见有池馆数所,碧桃垂实,白犬吠人,倏忽不知所在,盖仙窟也。其西有路通罗定,从山麓仰行,攀林援葛,手口并运,凡百余里,经溪涧者四五,皆在积叶之中。谷中时有白云填塞,一望渺泺,间漏出苍厓碧树不可计。自白石墟度桥,桥长者数百步,或木或石架之。溪多砥石,可作鱼梁,水峻急,乃反多鱼,居人持以为鲊。其在西南五十余里者曰云雾山,在杨柳都者曰圣山,并高千仞。圣山有神祠,岁旱拆去数瓦,以竹引泉过祠下,霖雨立至。其曰书山、厓牢、铁岭、云扶诸山,皆绝高大,则近城之山大概也。

锦石山

山在德庆州西,高百余丈。一石状大柱,削成而圆,旁有数大石,若箕踞而坐然。盖自崧台而西,舟行三日,夹岸皆土山绵亘,惟此石拔起,若莲茎上矗,旁无附丽。汉大夫陆贾使南越,从桂岭取道至此,施锦步障以登。尝祷山灵,若佗降,当以锦为报。其后佗去帝号,受南越王封,与贾泛舟珠江,溯牂牁而上。贾因以锦包山石,锦不足,植花卉代之,遍岩谷间,望若霞绚,因名锦石山。至今异花甚众,终岁如春,采撷者多不识其名。山之西五十里陆溪,水口旧有大中祠祀贾,祠今毁。予谓贾功名以南越终始,其魂魄当不忘此,宜建祠锦石之下,为贾汤沐,一以报贾安南越之功,一以昭是山效灵于汉之德,此亦炎方之盛事也。又是山当罗旁水口,万历初,泷水诸傜为贼,常从水口出劫,以此石状若兜鍪,因妄称石天将军,私祷其下。其后傜贼平,分其地为罗定、东安、西宁三州县,石虽隔大江二十里,而罗旁之口,藉以屏蔽,使九十九湾之水,不至直泻,有补于西宁形势不小。制府凌云翼常属黎舍人民表,大书"华表石"三字刻其上,以比伏波铜柱。故今行者讴云:上不见华表是封川,下不见华表是德庆,此诚西江之望,而罗旁之镇也。始有功于汉,继有功于明,又为南越之桢干,不可以不铭。《铭》曰:"繄惟天柱,实砥牂牁。万里南湊,至此无波。效灵汉室,臣服王佗。蛮椎大长,罔敢称戈。大夫奉使,来指山河。梅关拥节,桂岭鸣珂。肃心致祷,步障婆娑。既刑白马,遂表青螺。蒲桃宫锦,覆步岩阿。植花代绣,五采陂陀。木棉烽火,石乳酥酡。斑骓容与,蛮女讴歌。存神过化,精爽相摩。金装宝剑,留与烟萝。频消越霸,永去秦苛。一峰鼓舞,五岭包罗。金标共峙,铜界谁过。舟乘青雀,潭浮白鹅。来斯秩礼,牲醴孔多。山神献异,奇畜纷葩。果骝双脊,鱼翠千窠。一群马鹿,三尺鸡驼。收香作室,吐绶争柯。绿毛倒挂,清响相和。貍呈玉面,蝶弄修蛾。瘴消青草,烟堕红荷。芙蓉九叠,为尔峨峨。西南作镇,奠此江沱。由汉迄明,岩岩瞻尔。神庙初年,傜蛮蜂起。助贼凶威,妄遭谗毁。大藤既诛,永清泷水。建县东西,开疆千里。维尔之功,盘瓠披靡。花角洞酋,白衣山子。刀税咸输,黄龙永矢。藤弦响绝,铜鼓声死。水口罗旁,险隘无比。汝作塞门,咽喉扼彼。万障盘回,千峰纲纪。苍翠如濡,云霞有喜。锡名华表,大书山史。字渥丹砂,擘窠谁似。玉表岩岩,翠屏几几。削成四方,茫无首尾。崧台为终,都峤为始。罗定之宗,所宜禋祀。并为汉臣,筑宫其址。重舰山灵,千葩万蕊。以荐大夫,以惠女士。"

丹霞山

丹霞山,从别传寺右折为锦石岩,岩中多石花,如千瓣芙蕖,大小黄白红绿不一,倒生石腹,朵朵可以攀

摘,盖钟乳之所为。左折至海螺岩绝壁下,其悬厓相倚,下如层城,上如列屏,须飞梯垂緪乃可上。上至兰若,其地蜿蜒伸缩,开麓者九,或深三四十丈二十丈十余丈,如西番莲,一一花瓣相附丽。其下临大江,明砂绣发,清澜镜莹,外则远近峰峦,争奇竞峭,多上丰而下削,状若倒生苞笋,盖山水之绝怪处也。有松数百株,瀑水交飞其际,壁半一巨石南向曰紫玉台,隐者郁彬如先生旧居之,其曰半砦,尤险。

官富山

官富山,在新安急水门东,佛堂门西。宋景炎中,御舟驻其下,建有行宫。其前为大奚山,林木蔽天,人迹罕至,多宋忠臣义士所葬。又其前有山曰梅蔚,亦有行宫,其西为大虎头门,张太尉奉帝保秀山即此。秀山之东,有山在赤湾之前,为零丁山,其内洋曰小零丁洋,外洋曰大零丁洋。文丞相诗所云"零丁洋里叹零丁"是也。小零丁洋有二石,一乌一白,对峙中流,高可百余仞,当时以为行朝双阙,今渔人称曰双箸,其海门则曰双箸门,此皆亡国遗迹也。嗟夫!大命已去,即一洲一岛之微,天亦不肯以与残华,使之暂为根本。浩浩沧波,必尽委君臣于鱼腹之中而后已。天之所以厚其惨毒于宋,抑何甚也!白沙尝作哀歌亭于厓门,其诗曰"义尽君臣俱死节",感之深矣。

翁　山

翁源县东百里有翁山,相传周王以翁山封庶子,子孙因以山为氏,故曰翁山。山高千余仞,四面有崇山宫之,襟罗江而带雷溪,延袤三百余里。上有八泉,会合于灵池中。张文献庙碑所谓"八泉会而为池"是也。八泉曰甘、曰香、曰乳、曰涌、曰温、曰龙、曰珍、曰玉,分为飞流而下,入于浈江。古时有二仙翁临流洗药,居人饮其水,往往眉寿,故号其水曰翁水。而县名翁源,论者谓山以水而使人寿,饮其流当思其源。以翁源名县者,欲人不忘其源也。予尝梦登其峰,有一白玉台,高可百尺,一人散发箕踞,手执卷书。旁有一人指曰,此子之身,所谓翁山者也。觉而异之,因以翁山为字。天下之知有翁山者,实自兹始。然人徒知翁山而不知翁水,吾将以翁水字吾妻,若生八子女,则以八泉分字之,其亦于翁山不负矣乎!

舂　山

予所居沙亭宅后,有山曰覆船,其名不美。予以山上多古松,其声与风涛相舂,响震四壁,因名之曰舂山。匾曰舂山草堂,舂音与翁相近。予字翁山,使人或误称为舂山,无不可者。考《穆王传》云:舂山天下之至高。而《淮南子》云:日经于泉隅,是谓高舂,顿于连石,是谓下舂。《名山藏》云:傅说舂于深岩以自给,梦乘云绕日而行。《汉书》:梁鸿为人赁舂。予也少而遭乱,思以耕稼终其身。杵臼之间,其敢自以为苦乎!高舂而作,下舂而息,与日而无穷焉,其志足矣。

五指山

五指山在琼海中,亭亭直立,上参霄汉,若端人正笏峨冠之象。以故琼州诸邑,多出瓌玮卓特士。五指而外,又有小五指。余崚嶒巀嶪,若琼山、白石诸岭,皆其支派也。迤逦而来,至丘文庄、王尚书弘海所居之左,有马鞍冈,与文笔、金鸡二山,错立掩映。文笔从平地特起,高数百仞,天色晴霁,辄有苍烟一道,界破碧空,若天门华表。岁多科第,则吐光如炬。王尚书诗云:"不知浩渺中,地脉潜何寄。突然五指伸,复此擎一臂。"由文笔渡清溪而西,为金鸡岭。尝有金鸡飞鸣其上,故名。苏子瞻诗:"人间文笔无双士,天上金鸡第一星。"至今文士举者,多以酉科。

北甘山

阳江东北二十里有山,名曰北甘。甘非甘苦之谓,土人以穴为甘,以穿为娄,故高要东七十里有古娄水。《春州记》云:"岩泉有甘娄之奇。"北甘者,言其山多穿而在北也。山壁立千仞,有泉飞流,相传凤巢其上,大风雨尝坠其雏。盖鹖雀之类,予《春州歌》:"生憎雏凤无情性,飞向南甘又北甘。"

三白水山

阳春西南一百三十里有白水山,高二百余丈,其周四百余里。上有天池龙井,注为飞泉,一派十三叠,一叠一状,或横或直。在壁中则直,在壁外则横,各随石壁之势。增城之西二十里有白水山,高千仞余,上宽平,状若仰盂,可田百亩。有飞泉长百余丈,直至山足,缭绕丹丘而东,水车所激,无高不至,灌田数千百亩。两崖怪石夹束,如砥柱悬桥者,不可胜数。其旁多云母石,是曰白水丹丘。博罗东北三十里许有白水山,北连象头山,为罗浮东趾,有悬泉百仞下注。山凡八九曲,一曲一潭,深者坠石四五丈不能穷。苏轼诗:"劈开翠峡走云雷,截破奔流作潭洞。"又云:"坐看惊鸟投霜叶,知有老蛟蟠石瓮。金沙玉砾粲可数,古镜宝奁寒不动。"旁有巨人迹数十,下有汤泉,是为东粤三白水山之胜。

白鹤峰

归善有白鹤峰,下临东江,与丰湖诸山对耸,苏学士故宅在焉。学士上梁文所谓"鹅城万室,错居二水之间;鹤观一峰,独立千岩之上"是也。中有思无邪斋。其《铭》云:"饮食之精,草木之华。集我丹田,我丹所家。昼炼于日,赫然丹霞。夜浴于月,皓然素葩。金丹自成,曰思无邪。"予爱其语,书之于座间。斋前又有德有邻堂,其左为朱池,右为墨沼,木棉榕梡之属,古色萧森,学士之所手植也。

圭　峰

圭峰在新会城北二里许,秀拔玉立。其顶四方,名

玉台，上有两瀑布，从肘腋间飞出，下注百仞。白沙诗"弄罢飞泉下玉台"谓此。庄定山云："吾闻南海之山名玉台者，有巨人。静而无欲，深知所谓潜之道者。"沈石田因作玉台图，以寄白沙。山上又有绿护屏，登之可望崖门。邝湛若诗："绿护天荒南渡迹，玉台钟蠡建和年。"屏半神皋奥衍，灌为天田。田方百亩，有界水三分，与白虹亘天而下，中纽汇处，是曰圣池。池中龙吹息成云，儵欻万状，白沙尝与周镐为云潭之游，有《云潭记》。庄定山见之，谓即濂溪《太极图》云。

春冈

春冈在增城城中，一名凤冈，其东麓有唐时何仙姑宅。《罗浮经》云：其阴云母峰，峰之西北曰凤凰冈，神女居之。是也。仙姑常往来罗浮，其行如飞，天后遣使召赴阙，中路失之。天宝九年，五色云起，麻姑坛有仙子，缥缈而出，道士蔡太一识其为仙姑也。大历中，又见于小石楼，广州刺史高翚上其事，赐明霞衣一袭，取所作饵云母诗入大内。诗云："凤台云母似天花，炼作芙蓉白玉芽。笑杀狂游勾漏令，却从何处觅丹砂。"仙姑故善诗，孙典籍尝记其罗浮口占寄家三绝，留研屏一绝。又昔有人见其题黍珠庵东壁一绝，字比晋人差清婉少骨。壁时半毁，惟馀"百尺水帘飞白虹笙箫松柏语天"十三字。其下必风也，越女以能诗知名者自绿珠始。至唐初有南海七岁女子，若仙姑，尤其清丽者也。予诗云："绿珠艳曲先南越，争似仙灵更有才。"

七星冈

龙门县有崇冈环之，冈从平地特起，大小相联若七星，其顶皆圆，名曰七星冈。冈之外，自高明、铁冈以迄天岭、圣礤诸峰，由北而西，西而复北，而东而南，为山千万，皆如楼台屏障，森列无际，而七星冈其堂奥几席也。譬之大树，千万山为枝为干，七星冈则果实也。果实为精华所钟，其发也必有人文之异。其地在崇山峻巘中，寒冽易生，四时间，清温多而炎燥少，风候与广州诸县稍殊，则又灵气之聚也。

茶托冈

茶托冈，在阳江西二十里。冈上有"父母"二字。大二丈余，深至尺。冈周遭多有青竹，独字画中岁久不生，亦一异也。

七星岩

七星岩，在沥湖中，去肇庆城北六里。一曰冈台山，一曰员屋，七峰两两离立，不相连属。二十余里间，若贯珠引绳，璇玑回转，盖帝车之精所成，而沥湖则云汉之余液也。玉屏居七峰之东，是象玉衡，或以七峰纯作金形，上应西方白虎七宿。予谓《易》称效法谓坤，天有七星以为象，则地有七峰以为法。象者精气之所为，峰无精气，以星为精气。其含云吐雨，居禽兽而生草木，皆星之所为之。石乳者星之津液，宝藏者星之光芒，一卷之多，皆珠斗之子孙也。其或岩间积湿生光，荧荧若星，则咸之所作，咸始于润下，终于炎上。润下为火之阴，炎上为火之阳，亦皆星之变化也。七峰皆中空，各为一岩，岩毕南向。一小者名阿波岩北向，南向者阳明之洞。道书所谓"大天日月，分精照之"者也。日月忽然起灭，不由孔穴，则阳明之所为也。大岩当诸岩中央，有南北二门，前后相通，是为崧台正室。其顶穹窿如盖，高数百丈，上开天井，云气可以直出。折而北，洞户益敞，有龙床，坐人百余，其平如砥。又有龙磨角石，有大小龙井三四，与潮汐上下。岩中复多石乳，始滴为乳，终滴则凝为石，长者玉柱，短者瑶篸，自上而下，复自下而上，互相撑抵，如此者以千万计。其为人物诸瑰异，五色间错，亦皆石之余髓非他物，大抵山空则气蒸于内而为乳，山实则气蒸于外而为云，云暖故散，乳寒故凝，云与乳同类，故皆诡怪万状，变化成章。乳者山之精液，云者山之华也，岩外之石色多白，琼脂的皪，一一穿漏。亦有乳流注其间，乳乾者膏腻，嚼之淅淅有声，其薄而成片者，声皆清越，中窅窍穴，以衣覆而叩之，作鼓声，杖击则作钟声。其一在崖间者小如碗，吹之呜呜若海螺。又以石击岩余地亦作鼓声，谓之地鼓。曰河鼓岩者，亦两门，然皆南出，中有水，圆积如叠鼓。又如半月之弦，其浅处清见数丈，诸岩皆水环石，此独石环水，澄注渊深，故以水胜。曰辟支岩者，距后沥水二里许，舍舟循平田北入，奇石森列，房栊户牖咸具。有水自岩端下注，溉田数百亩，土人于此祀禾花仙女以祈岁。当西水涨时，诸岩皆可舟游，宛似武夷九曲。古时肇庆称两水夹州，盖西江之水，一从城南出羚羊峡，一从七星岩前出后沥水。今此水淤塞，半为田，半为沥湖。沥湖者，言西江之余沥所成也。两水夹州，则西江势分，无泛滥之患，形势更宜。非常之人，当复有疏凿之者。

东峰名玉屏者，以磴道胜。初折而上，一石半嵌山腰，大丈余，甚平，为扶啸台。又折而上，峻石夹立如堵墙，中通小迳百余步，一石横卧崖上，若门楣然，长丈。大可五尺，质苍黑，作斧劈皴，与诸岩石不类，疑飞来客石也。两端仅及崖际，离崖寸许，若不著崖然者，欹斜若醉，左右二石扶掖之，是名醉石。自醉石而上，有一罅，两崖相夹，容一二人，上有一石圆而小，半当唇齿之间，旧名含珠迳。予以其状若华山千尺㠉，因刻云"小千尺㠉"。

七星岩岁久石长，磨崖篆刻皆浅，多所漫灭。李北海书"景福"二大字在岩口，微有画痕，其深不能指许矣。崖门张弘范所刻字形如梯，亦因石长所致。山以石为骨，其生气盛则骨长，所在皆然。

玲珑岩

去始兴江口十里，有二山在城南，崟岑对峙，左大而右小，左山多岩穴，大者曰玲珑岩，岩中有岩，以大小相间，燠室凉房靡不备，类巧者之所为。其最胜者凡八岩，初自南壁上为二小岩，形如半月相环，外隔而中通，

数十步一岩差大。上至山半，一岩甚大，可容人数百，日月盛实其中，名天光岩。路左一岩差小，石乳垂莲，有红绿苍翠色。稍上又一岩，两柱屹立如楼阁，一窍当东，日初出则阳光先贯，朝霞满壁。内有洼，注水可饮，是谓下岩。自天光前绳屈而上数十级，有一岩穹然，其石乳悬者为杵，陷者为臼，云葛洪炼药之所。又级而上有一岩，石龙势欲昂举，泉自颔垂滴，味甘以冽，下有坎不盈不涸。又有琉璃草生其上，可疗风疾，曰风药。折而左，路稍黑晦，火行数十步，一窍圆明上通，是谓上岩。自半月至此，凡八岩，而山中人但称为上三岩、下三岩云。岩之外，奇石丛罗，谽呀豁闸，诡环万状。凡绕玲珑岩者数匝，一一中虚。盖石之上拔者下必有根，根为云之所畜，故中虚，石山多岩洞，土山则否。云生于石，不生于土也。

扬历岩

扬历岩，在保昌西北二十里，以汉将军杨仆经其下，故名。绝壁有瀑布，瀑布中有祇林寺，瀑布为寺之屏，游者以为入瀑布中，不知其且入寺中也。岩高深各数十丈，广三之，可置室十余间，而瀑布之横悬，正足蔽之。从外望之，但见瀑布不见寺，并不见有岩。岩下又有一岩，如巨口吸水，水喷薄至雨花台乃成溪，潭旁有大小蒲团石甚怪。

三洲岩

三洲岩，在德庆州东七十里，哮豁靓深，如堂如房者半。两旁有隙拆二，日光分透。从右壁而上，初甚暗，不数十武即洞，如飞磴盈尺，行者前后不相顾，从穴中屈首穿而出，乃至顶。有一亭，古木丛荫，丹灶砚池，仙羊窝、石柱皆在焉，古有皎叟修真于此。李纲书"玉乳岩"三大字，祖无择铭之。其石皆苍绿色，摩挲如玉，可爱也。其南又有亭，泷江缭绕足底，下视烟波，茫然无际矣。

白面岩

白面岩，在翁源县东南七十里，石色中青外白，故曰白面。其宽敞可容千人，黑暗处炬之，约深数里，不能穷也。春夏时，有泉下滴，日供三四人饮，击其石，片片音响各别，又谓玉磬岩。常有神飞至，居岩一二年辄去，去之日，有大风雨，拔木发屋，人以为异。

穿镜岩

穿镜岩，在灵山县西二里，峰半一孔相通，有如穿镜，望之以为前后二镜也。旁有三海岩，皆高广，石乳森森四垂，肖诸物象。又有吕君洞，出入上下，如环无端，绝与穿镜相彷佛。宋州守陶弼登此。见有螺蚌之异，疑古沧海之变，其玲珑穴漏，或泡沫所成，赋诗纪之。

阳春岩洞

阳春县夹江奇石，自云霖铺至下马水，峰峰峭削，岩岩勾漏，凡百余里不穷。最著者有空同岩，从郭西三里度水而南，又四里，矗石五六，中方横不甚锐拔者，空同岩峰也。岩口前后斜出，深广数十丈。上下层叠如巨厦，二石柱支之，上有天坼甚光耀。一石名龙床，云气尝湿，其钟鼓石，左扣左应，右扣右应，左右扣则一岩皆应，以是山中空故也。凡石山皆中空，盖艮象一实二虚，二虚其洞穴也。山以虚，故能通泽之气，山无气，气皆从泽而出，气凝则为乳，洞穴所有物象，皆乳所成。岁久乃坚为石，石者气之渣滓也。岩中又有暗窦，炬行十余丈，昔有金膏银液之异。出岩，从高流河口行十余里，有三峰出水。东曰潭西石，道书所谓"潭西玉髓"是也，一穴深广百余笏，古溜所积，多为云霞鸟兽形钟乳，随手折之，轻松莹透，疑即玉髓。四壁作龙鳞，有草斐亹下垂若龙髯，金翠相映，土人云：此金芝也。嗅之辛辣。从潭西乱流数里为高冈岩，未至岩，一峰庳小为角石，一峰张其口为马口石。二峰相属为莲塘口石，水穿洞腹而出，势甚喷薄。冬月捕鱼人始能行洞底，里许无所触碍，西二里为南岩寺，有元至正碑。束炬稍北为银辉洞，循崖行。螺旋蝼屈，可数十穴，极其幽窅。石莹腻，得火发光，钟乳悬冰，层砢交拄，传有银瓮涌出，不知何世之物也。又循崖行至西岩，得天然洞阙，稍加追琢为之，左右支洞，委宛各高数丈。其奥有一古龙蜕，土人疗疾，每琢石出之，是曰龙蜕岩。又前有童真人骑赤豹处，曰赤豹洞，广敞得龙蜕之半。入里许，上通日光洞，前为合水口，从水口而东，越陂陀三四里，有寺曰川山，旁倚危峰四五。一洞下广上锐，两扉仄暗，扪其壁，高下隐起有鸟迹书，为苔藓所蚀，罅光射处，时见片片琉璃，是曰玉玻岩。从水口而西，一石曰下那虹石，有虹阳洞在水次，其旁小峰曰小那虹石，北有数峰不相属，曰上那虹石。又北有瑯阳洞，洞上有三峰，曰大瑯、小瑯、瑯背。从水口而北五六里，经凤罗口，其西岸有峰四五。南户之岩一，北户之岩一，东户之岩一，北户在山麓，不甚广邃。东户去地二百尺，铁壁平削，非人可度。又三四里则皆东石也，凡三十余峰，或相属，或不相属，谓之石城。其南巅则多甃垒，北壁直瞰江堧，又有二十余峰曰合窠石，作四连。北四峰为焦青石，又北三峰为中部石，又北八峰相属为中青石，四峰不相属为乱坑石，又北六峰相属又不相属为兵营石，四峰相属为那青石，东北五峰不相属为那乌石，那乌水所自注也。其东三峰为鲸石，又东三峰为荔石，又东二十余峰为潭葛石，自石城至潭葛凡百余峰，屈蟠十余里，隐隐皆有洞穴。崖岫多蘸水皴，潭葛北有石角洞，其悬溜高下相溅，其凝乳洁晶相积，其藓花若剪玉而成，其岚烟时吐五色，土人云"宝玉气"也。又北三四峰相属，半出陂陀，半入湖浸，为浮曜洞，亦曰小铜石岩。人家在岩口，蕉竹连阴，甚有致。去岩里许，东北有四峰，平坡带岨曰隔冈石，又北六七峰曰铜石。其东南去人家半里，有磴道数曲至下岩，又百余级至中岩。岩，刘仙蜕所也。炬探之，乱花瑶芝，倒垂四壁，壁光莹射，炬如玉。旁有一石房，床屏盂筐，宛若鬼作。又数十级，壁有周

敦颐、祖无择题刻为玄鹤岩,下坂则黄泥湾矣。自湾至天塘,道旁有六七峰相属,曰黄泥湾石。北五里许有八九峰不相属,曰梧桐石。又十数峰横倚平嶂,曰石盎,往往洞户出翠微,或隐林际,或覆重崖下,凡五六见,非钩梯飞緪不可至。又三四里在群峰相矗间,曰云霖砦,负石而居曰客砦,前踞泓湖曰三砦。砦下夹路数峰,高四五丈许,尺尺皴皱,络藤垂篠。青翠涓滴石上,猿狙狎人,冬寒时群至就火,抚弄不去。湖外有云霖洞,历数十磴乃至,瀺灂之声与风叶相答,洞中急溜,又若汎瑶瑟然。里许,循仄径行,高下不知其几,四旁委洞,时仄身蹲膝窥之,不能悉达也。数百步出后洞门,有白水飞瀑十三叠,岚烟拥蔽其半,与响石、大岩、石窟三宠皆奇绝。白水之山最高大,在阳春西南,去县远,其在城北,有峰隆然起如宝幢者,凉缴冈也。左右则云林、射木、磁木之山,烟翠隐见,皆面江互相映带。江由黄泥湾七十里至县,与左泷水合,又南五十里与轮水合,入漠阳江。一路皆奇石,或有名或无名。或石也而以峰名,或峰也而以石名,无不峻削奇诡,玲珑穿空,不可得而穷也。

碧落洞

英德之南约五里,一石壁高千余仞,上有洞曰碧落。循磴而上至一洞,其广二丈。袤倍之,高四五之。从洞右仄行,未及半石断,有飞梯出于壁外,阁道空悬,两翼为楯槛承之。仄行复至一洞,两壁牙交容一人,既束复舒,为虚楼一叠,一石吐出,上平下锐,可坐而临水。从洞左仄行,又有虚楼一,其石皆如花草云霞,所垂乳变态千万,将雨则乳枝湿润生云,僧常炽火以辟云,一水窪深二尺许,乳之涓滴所成也。有鱼长数寸,见人弗畏,上有石棺,古仙人蝉蜕于此,盖灵窟也。伪南汉命为云华御室,有记,唐人周夔为到难篇云:"浈阳之石室,两崖卷束。势合如屋,孱颜百间,开待朝旭,峭然岚壁,宛矣仙躅。羽容霓色,霏逶瑶局。"又谓:"忽惊呀豁,危赴腾立。背倚青壁,久而汗浃。是此洞也,洞外峰峦四合。一屏前立,江光树色。掩映虚无,境绝幽丽。"

穗石洞

穗石洞,在会城坡山之下,坡山向在江干,称坡山古渡头。山本不高大,为刘龑所凿,今仅一培塿耳。昔有五仙人,持穗骑羊降此,仙人去而羊化为石,故名穗石洞。有一巨石,广可四五丈,上有拇迹,迹中碧水泓然,虽旱不竭,似有泉眼在其下,亦一异也。城中天然之石惟此,余皆客石。

甘泉洞

甘泉洞,在增城东洲西岭下,湛文简之母陈,因祷是洞,生文简,故文简以为号,而建甘泉书院其上,其后文简所至,辄为楼,名曰见泉,以示不忘所生之地。王文成尝至甘泉洞中,有题甘泉居诗云:"渴饮甘泉泉,饥餐菊坡菊。"又云:"遥拜罗浮云,奠以双琼环。"洞去罗浮甚近,文成尝与文简相约,未及往游,亦罗浮一憾事也。

紫霞洞

琼州治南二里苍屹山之北,有紫霞洞。洞口一石版题曰:远七里,近七里,不远不近七里。壁间复有盘龙屈曲自何起伏八篆书,郡人产子者,多镌名石上,以朱涂之,谓可得长命云。

泐溪石室

泐溪石室,在乐昌治西北三里,其山曰泐溪岭。泐溪在岭下,岭以溪名,石室亦如之,高三丈许,广倍之,左右各有斜窦甚深,渐入若螺蛳尾。一飞来碑,刻真武赞八句,字如岣嵝碑,不能尽识。云飞自武当,有陆羽题名及枢室二楷书,字大四尺。右有石床,长二丈,平整可卧。其东四里,又有岩,纵横十字,平广若大衢,名十字岩。横者甚深,有地道可通泐溪石室,似有阴晖主夜,阳精主昼。形如日月,飞在玄空之中,流入洞天之内,其光明与外无别者。

山　火

粤之山每夜多有火光,郦道元所谓荧台,若罗浮之珠灯是也。珠灯之出,大或丈许,小或六七尺,铁桥、瑶石间,吞吐无常。每子夜日出,珠灯与相照耀。岩壑皆光,此皆山火之所为。俗以为火山,非也。然此乃阴火也,盖山之阳火不可见,可见者阴火,以阴火故见于夜而有灯名。庐杭之野灯,常至万炬,杖击之,其光爍然。噫,吾直以流萤视之矣。

山　影

龙川之霍山,当大旱时,有影山于天际,大小峰峦,与霍山一一相似,移时方没。乡人咸曰:霍山影见,不出三日雨矣。凡山影在地不在天,在天之影,惟霍山为然。他处云也,非山影也,霍山之影似云而非云,盖霖雨之兆,其神气有以异乎群山也。予诗:"山影在天知有雨,云光如水似非晴。"又云:"山因欲雨偏生影,影满天边不是云。"

南　岭

南岭,在永安貉老坪东,去县东南八十里。其高四百余丈,周百余里,四崇中衍,一路微通,险阻可据。旧有城,有守备官,有抚民通判公署。万历二年,分守岭东道参议赵可怀议,归善、海丰、永安、河源、长乐,皆岩邑也,贼今幸平,补牢是急。新田,海丰屏翰;南岭,永安藩篱,宜城之。移惠参将于新田,兼制海丰、归善。移惠潮守备于南岭,兼制永安、长乐。盖新田、南岭在万山中,昔为巨贼某某窟穴,诸巢环布,膏壤沃野,诚吭背之区,而扃鐍不可缓也。其形势,新田宜城垒左,二水交流,南岭城宜垒右,据高临下,亦东西两溪环之。

但南岭当永安、长乐之中，新田踰海丰而东，归善悬隔西江，垒寨攒聚，何止百余。此皆新抚之民，跛不忘起。而明溪之地，内可以控归善，外可以接海丰，城之，与新田更戍便。当事者以众建力诎，第城新田，令参将督捕通判戍之。城南岭，戍以守备及抚民通判，奏可。万历四年，南岭城及公署成。南岭者，岭东诸山最险要，宋文丞相天祥，常以景炎二年，兵败于永丰空坑，十一月至循州，屯南岭。三年二月，出海丰。三月，屯丽江浦。十一月，进屯潮阳县，讨贼陈懿、刘兴，执兴诛之。十二月十五日，闻元张弘范兵水陆并进，又入南岭，栅险自固。邹渢、刘子俊以民兵至自江西，弘范步骑尚隔海港，懿道弘范济潮阳，使弟弘正轻兵直指帐下。二十日，丞相方饭五坡岭被执，渢自刭不殊，扶入南岭，踰十日死。叶春及云，永安有南岭，南岭有文信国、邹处置之迹，邑若增而重焉。信国祠在南岭城中，大均议以邹渢配享，渢死国在丞相之先，精灵与文公当长在此。文公为永安重，邹处置讵不足以重永安乎哉。南岭当内寅岁，有李唐宗者，起兵据之。既败，有司夷其城及公署，惟文公祠独存，与五坡岭表忠祠，岿然相望云。又南岭之西有帘紫嶂营者，在琴江丫髻峰东二十里，文公亦常与邹枢密渢驻兵于巅。闻黄麖鸣，徙南岭，故嶂又名黄麖嶂，亦曰闻麖。上有阶石尚存，此皆忠臣之遗迹也。

端州山水

何硁云，自广州过三水县而西，山石奇险，峡江屈曲，高岭之上，小峰万叠，闻斧声丁丁，仰而瞩之，乃辨樵子之与尺树。俨在云岚开合间，长绛泝流，人百其力，舟行迟迟，看山良足也。过峡三十里至烟萝山，山半有束江亭，此为高峡口，牂牁西来，束以入峡故名。泉甘石润最可玩。至端州北门，望有茂林飞阁为宝月台，老树参霄，日景微漏，北窗正对七星岩，南临牂牁，江光明灭，盖为郡城烟火所蔽。台下百顷洿池，时雨平堤，芰荷数里，坐久凉生，非复炎境。二里为七星岩，端州之山，近而易登者无若七星岩。平地自起小峦，白石如雪，一名玉屏，雨之所淋，黑若点漆。树自石壁挺出，根无所著，而冬夏深翠自固。虽名七星，然大小不齐约八九峦，高者百仞。北海李邕镌记石壁，风雨剥落，犹可辨识，有洞有泉，却暑避暄，允为佳胜。

韶阳诸峰

自韶阳而下，多奇峰林立，状如丛笋，插天争出，横斜离合不一。或有诗云："应是箨龙争化石，灵根一一长儿孙。"予诗："削出枝枝是箨龙，无人道是一峰峰。山灵作意为韶石，欲使巉岩似次宗。"次宗，华山也。

东　峤

粤有五岭，大庾在最东，故称东峤。孙氏云，东峤在大庾县南，岞崿横云，斗上斗下。初陟，弥望荒冈，登降，田畴靡靡。阡陌二十里外，乃连峰侧立，隔树见行人累累从峰上度。将至岭，削壁横亘半空，凿石开径，然后可度。有卓锡泉涓涓出凿中，分岭两注，漱石长鸣岭西下，深溪广肆，砂树平连，一小冈起溪中，与怪石出没。长松被阪三十里，松声随流，波涛四起，一岭南北，顿殊凉燠矣，故又称凉热山。

石砺山

石砺山，在番禺茭塘都，四周裹海，磅礴中流。外即牂牁大洋，中有石壁，蹲踞状如狮子。狮腹中空，可坐六七人。飞泉百丈，为虎门捍山，一岩名锦廊，石如回廊，可百余步，形家以山为南海捍门，控制内外，险若金汤，故筑城置堠，以为御寇重地。予尝有公揭云：粤省灵秀，全注于牂牁巨溟，所恃狮石、虎门、南冈头诸山，屹然横峙，以峻外防，而留旺气。所谓水口之重关，海门之金锁，非耶。乃有亡命奸徒，蜂屯蚁聚，凿石纲利，岁致金以十万计。潜导番夷，阴藏剧盗，且运艘出没，讥关难察，铸钱赌博，多匿其间，为乡村蟊贼，种种可忧。况山脉穿海浮沉，肺腑首郡，上则鸭墩、独洲诸阜，下则五兽雄冈，灵气泄藏，兆官民之灾沴。下关崩陷，致形势之不完。近者牛口一屯，喷流黄血，浮莲一塔，迸出黑烟，崖倾石坠，岁岁压死多人，鬼哭连村，山灵哮怒。沿茭塘一带，五里成渊，十里成谷，闾井窪窞，坟墓倾沉，长此不止，势必丘陵大小尽平。高者既下，下者岂能复高，风水既伤，渊薮未已，其为全粤祸患，曷可胜言。万历、崇祯间，屡行封禁，今复公然盗凿，群豪虎视，莫可谁何。痛心疾首，其谁同此隐忧也哉，噫！

卷四　水语

西　江

西有三江，其一为漓，一为左，一为右。右江至浔而汇左为一，而右江之名隐。左江至梧而汇漓为一，而左江之名亦隐。惟曰西江。西江在西粤为三，在东粤为一，一名郁水。唐志称，南海名山灵洲，大川郁水，亦曰牂牁江。予以其源远委长，经流四省，可为一大渎，而岣嵝碑有"南渎衍亨"之语，因名之曰南渎。盖东粤江之大者无如牂牁，故南海一名牂牁海，亦曰牂牁大洋。南海固以江而重也，则祠牂牁于广州以为南渎也亦宜。牂牁者，江中两山名。左思云吐浪牂牁，西江之水。以牂牁之山为始，以厓门之口为终，牂牁其亦西江之岷山也。

牂牁江即今巴盘江，黔之水惟此为大。由滇阿迷、罗雄，径广南泗城、田州乃至粤。自广南以上，皆崎岖不通舟楫，而唐蒙以为一奇，欲从夜郎浮船制南越，计亦疏矣。光武时，牂牁大姓龙、傅、尹、董氏，与郡功曹谢暹保境为汉，自番禺江奉贡，盖陆至广南乃由水道耳。用兵贵取奇道，然深入人国，其势在分，武帝攻南越，兵分五路，其命驰义侯发夜郎兵下牂牁，特以为奇耳。正兵以下横浦为先，下横浦至番禺，水道平而径，

故楼船先至寻狭。

西江发自夜郎，尽纳滇、黔、交、桂诸水而东，长几万里。然趋海之道，苦为羊峡所束，咽喉隘小，广不数武。霪雨时至，则狂波兽立，往往淹没田庐人畜，民居城上，南门且筑三版。故老言，伏波平定侧、贰，筑堤于其国，使交水不为粤患。自是交人恒虞泛滥，贿粤吏去石一版，遂以我为壑。考《水经注》，马文渊积石为塘，达于象浦，盖以防交水之患也。文渊此举，与史禄皆有功于粤。粤之上游，如涯，如漓，如横浦，如牂牁，皆湍急多石，其可舟行者，或皆史禄所凿，不止灵渠。自史禄凿灵渠，而两伏波赖之以下楼船，唐蒙所以请从夜郎浮舟直至番禺西浦者，亦以禄尝开辟此道云。

南 江

南江，古泷水，一名晋康水。其源出西宁大水云卓之山，会云河松抱坎底上乌之水至大湾，又会东水至德庆南岸入于西江。予诗："西江一道吞南北，南北双江总作西。"北谓浈水，南谓晋康水也。西江之源最长，北江次之，东江又次之，南江最短。然其水清于西江，西江岁五六月必暴涨，瘴气随之而东而南，饮者腹胀。惟北江绝清，潮之力仅至中宿，故禺峡之水，甘冽不减中泠。流至羚羊峡外，每厓门潮至，由截西江之水使逆流，或半入于北江，而北江之水浊矣。江间见泡沫色黑，即知天将寒，风雨且至，白则否，西江亦然。

三 水

三水者，自肇庆而来者曰牂牁江为一水，自清远而来者曰浈江为一水，自广宁而来者曰绥江为一水，皆会于三水县东南之昆都山下，是为三水。《志》以牂牁、浈二江达于广州入海者为一水，非也。绥江至四会，会龙江顾水，东南出南津口以入浈江，又分一支。西南出清岐口以入牂牁江，其水甚大，不减浈江，一源而二流，西北二江皆受其灌注，可以为一水与二水参。夫以一水而能灌注二江，天下之所少。入西江以为上流，入北江以为下流，而不得合西北二江以称三水，此前人志山川者之疎也。

涨 海

万州城东外洋，有千里长沙，万里石塘，盖天地所设，以堤防炎海之溢者，炎海善溢，故曰涨海。《后汉书》云：交趾七郡献贡，皆从涨海出入。涨者嘘吸先天之气以为升降，气升则长，长则潮下虚，下虚十丈。则潮上赢十丈，气降则消，消则潮下实，下实一尺，则潮上缩一尺，皆气之所为，故曰涨。凡水能实而不能虚，惟涨海虚时多而实时少，气之最盛故涨，若夫飓风发而咸流逆起，大伤禾稼，则气郁抑而不得其平，亦涨之说也。涨海故多飓风，故其潮信无定。雷州调黎之东，一日两潮而两汐，西则一。调黎之潮，东消而西长，那黄则西消而东长，其风不定，其潮汐因之，风者气之所鼓者也。平常则旧潮未去，新潮复来，常羡溢而不平，故曰涨海也。或曰涨海多瘴，饮其水者腹易胀，故入涨海者必慎其所养，亦一说也。

海 水

炎洲之水，其边大洋以北者，清而绀。边大洋以南者，碧而黑。西涨暴下则黄浊，黄浊故淤泥壅积以成田。碧而黑，则性劲味咸，水卤所生，火膏所发，鬻之可成盐末。故凡海水，秋冬咸而春夏淡，咸则益清见底。谚云："咸水清，淡水浊。""咸水满洋，不如淡水一掬。"言淡者虽浊而可食也。虎门外之水重，咸也。虎门内之水轻，淡也。舟入虎门，则低五寸，出虎门，则高五寸，水咸故有力也。凡下海之船日以轻者，水咸且劲，入木而木质坚，故轻也。上江之船日以重者，水淡且柔，入木而木质松，故重也。入夜则海水纯丹，火光万里，波浪乘风，如千万火山冲击，物触之辄生火花，咸故生火也。然海中生火，亦尝不必以咸，凡水中必有火也，天地间水不足则火不生，海者水之至足者也。火之体虚，必丽于物而明，水亦其所丽之物也。水贵乎行，火贵乎畜，畜于山亦畜于水也，故海色之碧与味之咸苦，皆火之所为也。董子谓火至阳而有凉焰，此凉焰也。木华谓阴火潜然，此阴火也。邵子谓有温泉而无寒火，此寒火也。大抵火生于山与生于水皆半，山之光，火之所为，水之光亦然。火在山则阳，在水则阴，在山则热，在水则寒。而南海独称炎海者，既接旸谷，复迩扶桑，其精气与日相摩而生火，故曰炎海也。

出澳门，其水纯黑，至琼海则蓝。其分界处水，一蓝一黑不相杂，舟人谓之海畛。盖水积厚则纯黑如靛，以咸故兼碧色，淡则黄白，其咸淡同流，当中必有一直路，两色判然。然掬之在手，黑者亦清，黑者水之真色。又海大天色沉冥，日月为之不曜，兑之一阴与天同玄，故水黑。

凡潮水两边落至三尺，中间潮心乃高，潮心者俗谓之畛水，畛者界也。潮心行乎江中，其白如雪，明明可辨，故曰界。以其在江中流，故曰潮心。心从中而行，独高出于左右之流，盖坎中一阳之象，坎之心亨以此。水非火之力不流，水之流，地二之火所使也。天一能生水而不能流，须地二生火以流之，地二之火阳火也，无形之火也，有形则海中之阴火也。故夫求阳水于火中者必于山，求阴火于水中者必于泽。新安海中之火，每成块，大如车轮，随风入城，人惊以为天降火也，风止即旋消灭。以阴火故著物不焦，得湿而愈炎，以水折之，则光焰至天，物穷乃止。盖阴火喜湿，阳火喜燥，阳火可以水灭，阴火可以火灭，以湿伏阳火，以燥伏阴火，其理一也。

凡江阳而海阴，阴故海水重而沉，阳故江水轻而浮。新安灶丁煮盐，俟潮至取注缸中，以饭粒试焉，饭粒之所止，乃可分其咸淡，咸则留之，淡则去之。盖海水阴，有力而能任重，故饭粒止而不沉，能胜饭粒，则可以为盐也。盐与火同类，咸故生火，火故生盐，火者盐之本也，阳也；盐者火之末也，阴也。凡人食淡则血红，

淡阳也。阳纯故红。食咸则血黑,咸阴也,阴纯故黑。水者天地之血也。

祝融之汪,南海也,停水曰汪。楚曰汪,闽广曰洋。从广州虎门而出,水皆曰洋,在东为东洋,西为西洋。五月南风大盛,舟始开洋,亦曰飘洋。从洋皮观水,近低远高,如千重云山,上接霄汉,与在江湖观水,近高而远低者不同。每望黄气,知有人烟国土,白气知有山峰,黑气则水,是谓望洋。洋中空旷,风起即知,落帆下矴亦无恙。惟经山岛防旋风,若漏发,载重难寻则沉溺矣。然舟不能轻,轻须以土石实之,风浪既大,非重载不能镇压也。

万州一港,四围有天然石堤,常伏水中不见。港颇宽广,海艟争避风其中,稍不虔,则港口忽生一沙横塞之,须祭禳乃灭。盖海中沙礁,时有时无,皆有鬼神于其间。

廉州海中,常有浪三口连珠而起,声若雷轰,名三口浪。相传旧有九口,马伏波射减其六。予有《伏波射潮歌》云:"后羿射日落其九,伏波射潮减六口。海水至今不敢骄,三口连珠若雷吼。"

琼州以海水占年,凡海水热则荒。谚曰:"海水莫热,禾谷将结。海水其凉,禾谷登场。"

潮

广人以潮汐为水节,或日一潮而一汐,或日两潮而两汐,皆谓之节。其在番禺之都,朝潮未落,暮潮乘之,驾以终风,前后相蹙,海水为之沸溢,是曰沓潮。一岁有之,或再岁有之,此则潮之变,水之不能其节者也。若以岁之十月,自朔至于十有二日候潮,朔日潮盛,则明年正月必有大水。二日则应二月,日直其月,至于十有二日皆然,此亦潮之常而人罕知之。盖水之神于节者也,然大率潮与月相应。月生明则潮初上,月中则潮平,月转则潮渐退,月没则潮乾。月与日会,则潮随月而会,月与日对,则潮随月而对。月者水之精,潮者月之气,精之所至,气亦至焉,此则水之常节也。盖水与月同一坎体,故以月为节者,在在有常,而以日为节者,在在有变也。余靖云:月之所临,则水往从之。故月临卯酉,则水涨乎东西。月临子午,则潮平乎南北,彼竭此盈,皆系于月不系于日是也。

张潮谓潮者气之所为,故谓潮应月可也。谓水往从月,潮系于月则不可。《临安志》云:潮汐往来,天地之至信。气升而地沉,则水盈而为潮,气降而地浮,则水缩而为汐。然谓水随气而往来可也,谓水因地而盈缩则不可。尝有候二海之潮者,谓平于东者尝先,平于南者尝后,每差三时,又有谓北水南来则潮长,南水北来则潮落。夫潮长何以自北而南哉,盖河图一六水居北,后天卦位,坎亦居北。夫北,水之汇也,气之关也。天地之喘息,一翕一张,而潮之长落因之。气之张于地也,则水自北奔南而潮长,张之极,则水益南而潮平。张极而翕,翕则水北还而潮落,夫惟气之张翕无停机,故潮之长落应期而不爽,若夫小大早晚之异。《临安志》又云:当卯、酉之月,则阴阳之交也,气以交而盛,故潮之大也,独异于余月。当朔望之日,则天地之变也,气以变而盛,故潮之大也,独异于余日。盖时有交变,气有盛衰,其气机一与月应,故谓海潮应月,理亦昭然。若夫踏残之水,则天地余气,吸将尽而复出也,春夏昼有踏残,昼之永也。秋冬夜有踏残,夜之永也,永故余气复出也。若夜短则汐水无踏残,昼短则潮水无踏残矣,盖皆乘气而往来也。袁昌祚云:有人于北海往来,见正北一望,海皆平水无潮。返东北隅,始渐见潮有消长。盖正北方位,先天为坤,后天为坎,皆天一始气。潮从此生而常平,渐乃通诸四海,若循环然,大率应昼夜子午二气为消长之候,有不尽由于月者。虽月常一月而一周天,潮亦常一日而一周地,然皆以先天之气,流行于后天之方位,世儒乌所据而云月配先潮配后也。

广州潮

广州潮,以朔日长,至初四而消。以望日长,至十八而消,谓之水头。以初四消至十四,以十八消至廿九、三十,谓之水尾。春夏水头盛于昼,秋冬盛于夜,春夏水头大,秋冬小,故防倭者,自清明前三日,至大暑前一日,谓之春汛。春汛为大,以水头故,言大汛也。自霜降前一日,至小寒前一日,谓之冬汛。冬汛为小,以水尾故,言小汛也。渔者歌云:水头鱼多,水尾鱼少。不如沓潮,鱼无大小。沓潮者潮之盛也,一名合沓水,水之亲旧者,去来相逆,故曰沓。沓,重沓也。当重沓时,旧潮之势微劣,不能进退,鱼去而复来,故多。鱼大者始能乘潮,故大。沓潮者渔人所喜。又粤人以为期约之节,予有《沓潮曲》云:"与郎如沓潮,朝暮不曾暇。欢如早潮上,依似暮潮下。"又云:"两潮相合时,不知早与暮。与郎今往来,但以潮为度。"

琼 潮

琼州潮,每月不潮不汐二三日,冬不潮不汐三四日,八九月潮势独大。夏至大于昼,冬至大于夜,二十五六潮长,至朔而盛。初三大盛,后渐杀。十一二又长,至望而盛,十八大盛,后又渐杀。大抵视月之盈虚为候,以为随长短星者,妄也。以为半月东流,半月西流,亦非也。盖地形西北高,东南下,琼、雷两岸相夹,见水长而上,则以为西流。见水消而下,则以为东流耳。然陈让云:天下潮汐消长皆同,惟琼海两岸,东西异流。每南岸水流东而长,则北岸水流西而消;北岸水流东而长,则南岸水流西而消。同此一海,两岸异流,彼逆此顺。然东流日仅廿四刻,西流则计时有九,又或数日不流,盖伏流也。天妃庙碑言:十六七八九四日伏流可渡,至中流始有怒涛,乃东西合流处所,所谓中洋合巢浪也。过此可勿戒心,如风大则半日可渡。又岁三月二十三日,天妃渡海南,必有北风,舟楫宜候之,以是日须臾可渡。是日广东边海地,亦皆有风雨。

惠州西湖

罗浮介广、惠之间,为二州所瞻。今行者歌云:"下

不见罗浮是广州，上不见罗浮是惠州。”其厚趾盘回数百里，支走通衢将并海，复奋起为揭岭，其势逆趋而上，蜿蜒不断。至惠则攒峦叠巘，如扆如屏，为一城之拥蔽，其灵秀皆潴于西湖。而惠环城皆水，龙川、淡水会为江，而萦于左。槎溪、濂泉汇为湖，而漾于右。右则密迩罗浮，为朱明之水所归。于是湖遂为罗浮之有，而曰罗浮西湖。罗浮上有神湖、瑶池与海通，下有西湖与江通，以其在惠州西，故曰西湖。又以惠有丰山，自疆西迤逦而止于湖，而湖中之利弗禁。鱼、鳖、菱、荷、莼菜之属，施于民者普，故曰丰湖。湖回环二十余里，分里外湖，为三堤间之，水颇高，注江如建瓴，恃三堤以为蓄泄，故堤岁必修筑。三堤各长里许，有桥六，曲曲相通，中有漱玉滩、点翠洲、明月湾及大小岛屿。每当烟雨之际，乍有乍无，远近望之，有海上神山之势。吾粤故有三西湖，一在潮，一在雷，而以惠西湖为胜，子瞻以为不让钱唐明圣湖云。

樵　湖

西樵下有湖，环山东南，随水势曲折而成，长亘六十余里。湛甘泉尝标为二十八曲，与弟子棹歌其中，予追和三章，其一曰：“二十三泉一半飞，飞为大小水帘肥。湖中尽是飞泉水，曲曲随舟上翠微。”山上有二十三泉，皆瀑布也。其尤大者水帘。其二曰：“东北湖头接白云，东南湖尾大江分。诸峰不在烟波外，七十芙蓉总与君。”山四围皆江水，环有七十二峰，若芙蓉注其趺，故云。其三曰：“芙蓉一朵一飞泉，流作湖波荡碧天。廿八花湾行不尽，江风吹上瀑花边。”山上又有天湖，方文襄尝畜三瀑布为之，亦称三瀑布湖。三瀑布者，其一出大科峰北麓为双泉，流至云表村为西竺泉，注于宝鸭池乃为瀑布而下。其一出小科峰北麓，合碧云二泉注观翠岩，又合紫云溪，迳白山村、伏虎台乃为瀑布而下。其一出诸度坑，历银瓶、盘龙石而下。又有二小泉，一出盘龙石侧，绕石泉书院门而东。一出后冈浮石，并会东涧之水而入天湖。天湖凡受大水三，小水二，烟波浩淼，望若无际。流至山下复为湖，下湖之水，即上湖之水也。每当雨过，辄有飞鱼挂林杪，罾人截湖口而取之。湖口有方子钓台，予尝垂竿其中。

二　湖

会城中故有二湖，其一曰西湖，亦曰仙湖，在古瓮城西，伪南汉刘龑之所凿也。其水北接文溪，东连沙澳，与药洲为一。长百余丈，岁久淤塞，宋经略陈岘疏浚之，辇龑故苑奇石置其旁，多植白莲，因易名白莲池而湖亡。其东偏，今有仙湖里遗焉。其一曰兰湖，《南越志》“番禺北有芝兰湖。”《广州志》“兰湖在双井街，其水常潴。”今亦亡。其地亦犹曰兰湖里云。城中又有二洲，一曰粤洲，在玄览台西，为白云之水所注。一曰药洲，在越王台西南一里，即龑所凿仙湖，与之为一者也。二水既广，复与番禺二山青苍映带，每当春秋佳日，登临者不出三城之外，其观已足。今也三城连而为一，三山亦失其二，番与禺仅存培塿，而洲与湖之烟波浩淼皆不可问矣。王于一有言：世之变也，志风雅者，当纪亡而不纪存。呜呼，吾粤之所亡者，今岂惟二湖二洲之胜概而已哉。

陷　湖

遂溪有陷湖，湖故托、宁二村也。相传隋开皇时，有一白牛过之，村人杀之以食，风雷暴作，二村遂陷为湖，至今渊深不测，有龙居焉。旱则有司杀一白牛沉于湖以祷，霖雨立至，盖激龙之怒云。其水痕晴则日增，雨则日减。或曰：此为海眼，潜通于海。凡雨皆自海生，雨则水气上于天，此泉下趋，故日减。晴则水气复涨于海，此泉不泻，故日增。

照镜湖

番禺治东北五十里有小湖，每旦，湖中有一轮，光明如月，大四五尺，朝日射之，摇荡照耀，土人以为古镜，因名湖曰照镜。有歌曰：“湖中有镜长如月。”然淘之亦无所有。自掘断后山龙脉，镜光遂隐。

夫　溪

夫溪，在仁化东北百里，昔有妇送其征夫至此，故名。予有《夫溪曲》云：“夫溪溪水水分流，流向东西似御沟。恨绝当年征戍妇，潮痕长与泪痕留。”又德庆东五十里，有夫号水，其十里，有思夫水，昔有征夫不归，其妻思之哭以死。比夫归，未及家十里，闻妻死，亦号泣死之，乡人因名其村及水曰夫号。水有二派，东派出西源，西派出富豪，合流入于西江，即思夫水也。水旁有思夫村，其歌云：“思夫之水，流声呜咽。夫号之水，与之同绝。”

月　溪

月溪，在广州白云山之阳，群峰掩映，若云间之月，故曰月溪。宋时有月窟庵，予诗；“月溪如月在云间。”

银　溪

银溪，在大埔西七十里，所产鱼不腥，以其水澣衣，不用粉浆，自然皓白，故曰银溪。咏者云：“水有银光是月华。”

陆　溪

陆溪，在德庆西四十里，其源出佛子岭，东流四十里入于江。自陆贾至此，溪名陆。山名锦石，江名锦水，亦曰锦江。以贾所曾濯锦，又名濯锦川。人知蜀有锦水锦江，不知东粤亦有之。旧有大中大夫祠，在锦江上。有咏者云：“陆庙春晴候，花飞锦水香。”又云“陆贾祠前锦水香。”仁化亦有锦水，其源一出崇义仙人岭，一出太平山，会于长江水口过龙石，水中石五色如锦，亦曰锦江。

香 溪

有人自石龙得一小水，沿洄于断峡深林之间，三日而至罗浮，舍舟八里，则冲虚观在焉。盖此水即罗阳溪，为罗浮七十二长溪之一。然自来游罗浮者，而东莞，而增城，而博罗，皆由陆路以入，未有荡桨溯流，竟可达朱明之洞者也。此水无名，予以山中贩香屑者，时时驾筏往来，因名之曰香溪，以为入山奇道。为诗云："不用仙人绿玉笻，朱明门户水重重。因君识得香溪路，舟入罗浮四百峰。"又云："三日仙源路不穷，冲虚观口系孤篷。自来渔父无寻处，曲曲千岩万壑中。"

沉香浦

沉香浦，在南海治南十里。昔无名，自吴隐之投沉香其中，浦遂名，浦亦幸矣。沉香在隐之，不如其在浦，浦存则沉香长存。士大夫有欲得沉香者，其问诸水滨可矣。自晋至今，南海无沉香也，有则惟浦中沉香而已矣。

沉香浦又一，在临高城南。昔有县令，投沉香其中，沉香时隐时见。后一县令，使人没水取之，沉香长丈许，大三四尺，出水时波涛汹涌，声若惊雷，久之复自沉没，盖亦有神云。

沉香浦凡二，而墨研沙一。沙本无沙，以墨研而成沙。浦亦无浦，以沉香而成浦。然浦犹有其二，而沙仅一。然则投沉香者，犹易于投墨研者耶。浦与贪泉，皆以隐之得名，能饮贪泉者，能投沉香。今之不能投沉香者，皆其不能饮贪泉者也。吾将浚贪泉之源，而决其流，放乎三江，盈于五岭。使士大夫饮者，多为沉香而作浦。

昌乐泷

昌乐泷，在乐昌县西北六十里。自泷口以上至平石，凡有六泷，乃郦生所称。崖壁峻阻，岩岭干空，交柯云蔚，霾天晦景，谓之泷中者。泷中之山名监豪，两峡相抵触，欲崩欲陷，枫、楠、豫章诸大木撑之。天从石罅中出，仅寻丈许，随峡势以为大小，屈曲萦回，百余里至泷口，乃稍开豁。峡中一名武溪，其水源出桂阳王禽山，入临武，经鸬鹚石南流，合泸水泠君之水，激为大泷，滩流赑怒，惊湍飞注。凡有六处最险，其曰寒泷者，涛风沫雪，凛冽如深冬，舟出没者，衣尽湿。如裸而泅，冻不可忍。上有庙，祀汉桂阳太守周昕，报始疏凿之功也。庙左祀昌黎韩愈，愈昔至此，不敢涉。有《泷吏》诗云："险恶不可状，船石相舂撞。"故亦称韩泷。一曰金泷，其崖昔为雷击，倾裂数百丈，颓波所入，众壑砯冲，鼓若山腾，转如电掣，尝有金银光怪。一曰白茫泷，一曰垂泷，悬洪百余仞，汇为巨潭，渹㶁腾沸，望之茫洋。一曰梅泷，上多梅树，有兽白毛而长臂，旦夕吟啸，人以为猿公。一曰腰泷，言在泷之腰也，亦曰穿腰泷。舟人率以两篙穿腰，舁舟而上，日不能十里二十里。舟下者，势如劈箭，直入九渊，离巨石尝一发许。路或穷，折而入岩窦，则山液滴沥，阴湿毒淫。若有蛟蛇鬼怪之物，欲相搏噬，令人凄神寒魄，不能自持。自寒泷至此皆绝险，舟上者与石争，下与水争，与石争者势在篙，与水争者势在船。其可为力者，人半之，不可为力者，天亦半之。出峡至泷口，有鹅公石，在水中险若滟滪，过此乃敢泊舟。岭南谓水之湍浚者曰泷，诸州皆有泷，英德有泷头水，罗定有泷喉，而以此六泷为大，六泷又以穿腰为大。予有《泷中号子》云："舟子穿腰欲上天，下泷船笑上泷船。上泷争似下泷险，一片风帆乱石边。"又云："舟随瀑水天边落，白浪如山倒翠微。巨石有时亦却立，白鸥欲下复惊飞。"泷口东岸，有赵佗古城，佗昔自王，首筑此以扼楚塞，盖以秦新道惟此泷中最险。彼北从湞水、西从漓水以入者，险皆不及泷口。有望泷楼，去县西北三十里，县西门曰西泷，其东曰东川，南曰武水，武水至县南有龟峰，横当水口，水为萦纡倒流。上有一亭，予书曰武溪亭，有记。

白鹅潭

珠江上流二里，有白鹅潭。水大而深，每大风雨，有白鹅浮出，则舟楫坏。丙申五月朔，二白鹅状如小艇，随波下上，时无风雨。舟经此者皆见，以小铳逐之，飞数百步没于水。相传黄萧养作乱，船经此潭，白鹅为之先导，亦妖物云。

赌妇潭

赌妇潭，在龙门蓼溪水口。相传有二童男女戏赌，各持竹一边，从上流掷下，云两竹相合，即为夫妇，至下流观之，竹果相合如生，遂成夫妇，故名潭曰赌妇。潭上竹林名媒竹，予有谣云："两边生竹合无痕，生竹能成夫妇恩。潭上至今媒竹美，枝枝慈孝更多孙。"又博罗有合竹洲，其事亦相类。

十龙潭

十龙潭，在东莞县东南三十里，其山曰深溪，与彭峒、大岭、青嶂相连，甚幽邃。山有一大瀑布，注处辄为一潭，凡十注，遂成十潭。初潭在谷口，春水初生，潭上之石辄掩其直泻，水皆横飞以入潭，状甚诡激。右折为第二潭，水稍平，石齿历历可数，其上苍壁平削，飞溜溅空，白昼轰雷砰磕，破顶门而出，毛骨为之寒竖。其下潴水相环，如双轮回转，为第三、第四两潭。又上峰益巉峻，水益湍驶，溪中多有美玉，色如绀青，樵人以砺斤斧，异花芬郁，云雾晦冥。白沙朱草之间，虎迹尝暖，此山之最深处也，是为第五潭。上百步为第六潭，左右多怪石，突怒偃蹇，横抵飞湍，势若熊罴决斗，以与潭水冲击。常有火光熊熊，随风四射。然火光非生于石也，凡海水寒则生阴火，潭水热则生阳火，此阳火也。潭水寒而与石冲击之，过则热，热故生阳火也。如是者，凡在第七、第八、第九潭皆然。磴道峭危，往往中绝，涉涧蛇蝮行，乃得至大瀑布下。大瀑布高千尺余，排峰直注，水花成片如云，既坠复起，从空旋舞，备极环诡之观。

其下为第十潭，水甚黝黑，是为激龙之渊，天旱，人辄怒其龙而投以热铁，则大雨，故曰激龙。石上有古刻"飞泉"及"紫虚洞天"六大字，笔法用颜鲁公。

瀶 川

瀶川，在高明城南，区太史海目之所居也。尝有泛瀶川出三洲口溯大江至石洲诗，又有《瀶川花树歌》云："正月二月春风微，瀶东瀶西花乱飞。著水纔冲青雀舫，因风复上白鸥矶。"

思乡水

思乡水，源出廉州之废石康县思峒山，至武利江复还本县界内，人晏江，以其去而复还，故名思乡水。予有谣曰："水亦思乡向故山，人流不似水流还。人流若似思乡水，那有离愁在世间。"

黄 塘

端州七星岩西有仙掌峰，峰下有湖曰黄塘，相连数塘为一，广百余顷。野生荷花菱芡之属甚众，以水深，莲茎长至二丈。予棹歌有云："一丈莲茎二丈花，枝枝高过钓鱼槎。"又云："莲花二丈穿莲叶，莲叶虽长不及花。"

黄泥湾

舟自黄泥湾乘流至阳春县，一路重峦复嶂，与罗旁诸山相接，百余里不断，平畴中往往削出奇石。每一石高百余尺，皆有古木槎桠其上，藤萝下垂如瀑布，苔积如云，苍翠阴寒，停午失景，如此者数十百石。人家在岩洞中，与蝙蝠分其芝房，与猢狲争其果蓏，偃卧者乳床，漱饮者窪尊，多有巢居穴处之遗焉。竟日倚篷玩赏，恨奔流太驶，不能细加领略耳。岭南多佳山水，此乃羊肠小路，行旅罕经，故无有言及黄泥湾者。

迷 坑

广宁县北五十里有圆岭山，横亘十五里。其坑凡九十有九，坑坑相似，失道必三日乃得出，采笋者一一记其处，称曰迷坑。山歌云："莫采广宁圆岭笋，迷人九十九条坑。"

潮水泉

韶州清溪驿东五里许，有潮泉。泉有雌雄，雄大而雌小，一雄长则一雌消，日凡三长三消。初以鸡鸣，次午次酉。消则涓滴不留，惟秋冬间泉无消长，乃有细水长流。土人以泉应潮，名曰潮泉。湛文简云："此泉或如龙蛰，或如雷声，倏忽无时，天下之灵。"予诗云："一泉天半有神灵，吸得江潮上翠屏。千里潮来清远峡，不教一宿返南溟。"连州南亦有潮泉，仲春至孟秋，每日从丑涌流至申。仲秋至孟春，每日从申涌流至丑。其下流又有斟泉，一曰斟溪，或经年无水，或一日十溢十蘸。始兴城东百里，有朔源泉，长于朔，消于晦。新兴北蕨村有井，水泉溢出，高于他水尺余。平时澄澈可鉴，至辰未则泉浑浊，流出木屑灰尘诸物，良久如常，是皆与潮通者也。

贪 泉

石门有泉，饮之辄使人贪，名曰贪泉。语云："登大庾岭，则芳秽之气分。饮石门泉，则清白之质变。"由来久矣。然泉独不能得之于隐之。隐之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则是泉之力，亦有时而穷也。嗟夫，粤处万里，禁网故号疏阔，异时吏者因得以操柄取盈，念无以谢粤民，则委罪于石门之泉。曰："是饮焉，而能使人易心而墨也者。"而东莞之南，黄岭有廉泉焉，长令者亦未闻有饮之而廉者也。何均之泉，而廉者不能使人廉，贪者乃独使人贪，其人累泉乎，泉累人乎。

贪泉一在连州之五溪水，与在石门者为二。二贪泉为吾粤大患，饮者自陸大夫始，数千金之装，捆载而西，千载下士大夫莫不艳之。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奏，视者犹外府也。至辄甘心焉。曰泉实然，泉之见罪，非有吴刺史不能释。泉乎泉乎，盖望吴刺史也如望岁哉。

丰湖二泉

惠州丰湖有二泉，曰清醒，曰古榕。清醒在丰湖南姚坑，泉口仅如盂，日汲数十石不竭，水比他泉稍重。古榕在湖峰西麓，迸出石隙，甚芳洌，清醒则甘。然冬尽春初，古榕泉味复与清醒埒，清醒不变而古榕独变，亦异甚。

醴 泉

醴泉，在开建县一里，从石中流出，味甘如醴，一名酒井，人声一呼，辄有白沙滚起，泉随沙上，涓涓不息。予诗："泉应人声出，潺湲滚白沙。"

寿 泉

寿泉井，在兴宁东二十里，每大雨，诸坑堑浊水交流于井，井水独清，土人名其地为井子唇。浊在唇而清在腹，汲者去其唇之浊，取其腹之清，味甚甘，饮之多寿，是曰寿泉。

三 泉

琼州有三泉，其在府城东北者曰双泉，相去咫尺，一甘一咸异味，苏子瞻名曰泂酌，有诗云："酌彼两泉，挹彼注兹。一缾之中，有渑有淄。"其在州北郭三里者曰粟泉，出石罅中甚甘，泉底多银沙星，有粟叶长青，时时浮出粟米，啖之香美，子瞻名为粟泉。或曰泉非真浮粟可食者也，泉脉上涌细白沙，累累若浮粟耳。凡佳泉多兑之所出，乃天地血脉之水，最养人。山中石泉，则天地精髓之水，坎之所出，味寒洌，不甚养人。此泉与大泽相通，又含粟米之气，是真可以久服者。

瓮泉

瓮泉，在龙门南四十里，有石瓮七，大者径二丈，小者一丈，其深莫测。上有泉，自石间涌出入于瓮，涛声春天，如雷阗阗。予诗："石瓮东西七星列，天泉日夜一雷春。"

十三叠瀑泉

春州十三叠瀑布，为天下飞泉之冠。庐山三叠泉方之，畛如也。予诗云："匡庐三叠挂虹梁，复有黄山九叠长。争似春州十三叠，交飞白水一天凉。"又云："阳春白水十三叠，势比增城白水长。更有崆峒嵥洞好，龙床偃卧绝清凉。"又云："一叠冰霜一叠云，峰峰露湿女萝裙。白猿不敢潭间饮，镇日雷轰隔岭闻。"予平生绝爱瀑泉，尝亭于三叠泉之下，为三叠泉操以落之，兹于十三叠泉，益用流连忘返。斯三诗亦将写之于琴，而名其琴曰十三叠泉。铭之曰："春州十三，匡庐三叠。于此琴中，流声相接。"

海中淡泉

海中淡泉凡六，其在新安七都大洋中者，曰鳖泉。在五都蚊洲者，曰蚊洲泉。在阳江西北六十里，三丫港西水旁者，曰三丫泉。在澄迈东海港中者，曰那陀泉。在文昌七洲洋山大海中者，曰淡泉。在陵水东大洋双女屿者，曰淡水井。皆不以海而咸者也。盖天一之水，上出而果行，故淡，此源泉之混混者也。海水者，众流之委，以润下故咸，咸故不能生物。古人祭川先河，重其有源。又淡而能生物也，物生于淡，淡者一阳之真味，出于坎之心，浮于兑之面，而不少变，阳实于中故也。

朋泉

陈文忠以抗疏罢归，于城北白云山筑馆，曰云淙别墅。中有镜机堂、宝象林、无畏岩、海曙楼、邀瀑亭、余箫阁、清泠庵诸胜。尝榜少陵句于门云："天下何曾有山水，老夫不出长蓬蒿。"识者知其有忧世之心焉。公以云淙喷薄，为瀑布下流，其水湍激悍怒，不可瀹茗。一日摩挲岩石，忽有两乳泉从指间觱沸而出，甘冽清寒，具中泠之味。公大喜，谓斯泉有偶，如贤哲之不孤生，因名之曰朋泉。自公殉节，云淙沦于烟草。予视斯泉，犹公之碧血，而不能饮。

温泉

电白县西三十里，有冷水池。池中有温泉喷出，缕缕如贯珠，至溪则怒流澎湃，触石生烟，热乃愈甚，一二里犹炎蒸，郁郁不散。其余山谷，亦有温泉四涌，遥见火云蓬勃，丹气炎煴，行者莫不汗流浃体。泉微作硫黄气，其热可以汤鸡瀹卵，而寅、午、酉三时尤灼，他时则稍杀。盖丙火生于寅，丁火生于酉，有帝旺于午故也。斯乃神人所暖，主疗人疾，痿、瘵、痱、疴，浸之则痊。故张平子云："览中域之珍怪，无斯水之神灵。"盖火德所钟，非同井之冽寒者也。粤本炎徼，得阳明之精气居多，故其地皆产五金八石。五金之水寒，八石之水热，有五金之所即有八石，有八石之所即有五金，而温泉则多为硫之华、丹砂之英之所融液。岭南纯火之地，生八石之所十之六，生五金之所十之四，故温泉之旁，皆有凉水以和其汤，处处皆然。博罗之白水山，有二涌泉，相去仅步武，而东泉热西泉寒，游人以西泉解东泉，然后调适可浴。唐子西以为吹气为寒，呵气为温，而同出一口，不知西泉之寒，五金之水也，东泉之热，八石之水也。五金八石，相比而生，故咫尺间一寒一热各异也。又惠州城北有三井相连，其泉一冷一温一热。而英德湘陂村有圆水，广二百步，一边暖，一边冷。冷处清绿甚深，暖处白而浑，玄素既殊，凉燠亦异，是名除泉，亦犹江乘之半汤泉也，此皆五金八石之水所分也。英德又有热水湖四，一在潭头，三在太平庵溪左，皆涌沸如汤。乳源县西二十里，有鞋田温泉，出于石长盆中，溜涌如沸，名天汤，人多以蘼芜香茅杂投其中浴之。其西二十五里，有小汤盆，又西三十里，有西田温泉。西北二百二十五里，有大坪温泉。而海岱温泉有四，与榔木桥水尤热。曲江东南五十里有温泉，每霜雪时，益沸涌，炎气云浮，以熟生物，与炊者等候。然时有细赤鱼游其中，弗为灼也。化州有温泉，在州北。为罗水之源。遂溪有温泉，在涠洲，其泥黑，以浣衣可白如雪。新安有汤井，在玉勒村，秋冬尝有烟气。新会有汤湖，在城西南一百十里，迤逦长溪，中流一带，其热如汤，上下之流皆冷。东安有热泉，在城西南之西山。从化有温泉，在县东山麓。阳山有温泉，在龙阪滩侧。翁源有温泉，在县北桂竹峒，与韶城通，常有芝麻浮出。龙门有温泉二，一在县西十里，一在县南六十里。清远有温泉二，一在邑东湛江阳塘村，一在邑西善化乡。乐昌有温泉三，一出冷君山下，一出县北之周山，一出九峰汤塘。始兴有温泉，出灵水源上，当隆冬时，蒸气数丈，凡二井。上浴而下烹。又有四温泉，一出凉源，一出跃溪，一出葫芦洞，一出清化。兴宁有温泉三，一出吉湖傍，既泛湖湄，复潜行地中，自窦涌出，居人焊盥以为常。一出南墩，其一出北墩尤热。一出县南泥沙中，广可百尺，如蟹眼者百余。河源有温泉六，一在和溪，一在黄沙，一在热水，一在立溪，一在黄田，一在康和。和平有温泉三，一在汤坊水，一在马塘江，其一在浰头者尤热。长乐有温泉六，曰鸡子嶂，在县东南三十里。曰横陂，在县东南五十里。曰下埠，在县东南六十里。曰排岭，在县东南七十里。曰大渡，在县东百里。曰嵩口，在县西二十里。海丰有温泉，在县西北鹅哺岭下。潮阳有温泉二，一在新田山后，深广四五尺。一在县西坤柄山，地曰汤坑。饶平有温泉，在东十里汤溪，流为别溪者三，入于海。惠来有温泉，在西坑，冬时益热。平远有温泉潭，在城东南五十里铁矿山侧。琼山有温泉，在县南西黎都上十三峰下。文昌有汤泉，在县南五十里多寻都，周百余步，冬夏常温。乐会有温泉二，一

在县西上北偏乡，一在城南十五里，嘉濂小河之侧，名温泉河。万州有温泉，在西四十里普礼村，凡五六所，而西田埇者尤热。陵水有温泉，在西北五十里。崖州有温泉，在蒠笋岭下。又有热水塘，在州北三里。感恩有温冷池，在城东十里许，池周三丈，中分两脉，一温一冷。又有温汤泉，在城北七十里。昌化有水曲泉，在县南黎都，四时恒温。澄迈有温泉三，一曰南滚泉，在县西封平都田中，夏冷冬温。一曰滴艳温泉，在县西青岭东。一曰水曲泉，在县南黎都，四时常温。临高有冷热泉，在县西南百里，其源自讨伦岭，中分冷热。罗定有温泉二，一在平窦白龙堡柏水坪，一在云际山麓，广二尺，一名云沙。信宜有温泉二，一在谭峨乡，一在县城南半里许，春夏温，秋冬大热。阳江有温泉二，一出北惯官路南，秋冬尤热，气蒸蒸尝若烟雾，一出南河蚺蛇冈东。阳春有温泉二，一在城东之南乡，方广四丈，深二尺，香洁无硫黄气。一在城西北丹竹村，广可三丈，长四尺，深半之。恩平有温泉三，一在那吉峒，一在云立山，一在仕峒之马蹄冈。石城有温泉，在县东北八十里，石洞山之北，冬夏如沸。龙门有热水潭，在鸬鹚石上，隆冬水暖可浴。灵山有旺泉，冬温而夏凉。盖岭南十郡，无地不有温泉，而泉又善变，忽寒忽热。盖五金与八石相为制化故也。其多夏凉，则以夏时火在天上也。多冬热，则以冬时火归地中也。温泉者，火之水也，禀纯阳之烈气，为养生者所取资，故古之丹客，率来岭峤，借此正阳津液，以变其纯阴金骨。以水中之火补其阳，以火中之水还其阴，温泉之为功也，盖莫大焉。

毒　泉

长乐有两毒泉，其一在曾峒嶂下，相传宋邹太尉引兵征铁板僧，去毒泉二尺许，以剑刬地，泉即随剑入地不为害。一在黄麝岭，有军士误饮而死，文文山移营其上，祷而止之。曲江濛瀼驿对岸，亦有毒泉，沾足溃烂，泉所注田数十顷，食其田谷者，一二年辄死，号蛊毒田。斯乃地之孽气所注也，安得有邹、文二公者，以至诚消其患害乎。

风　井

风井，在阳江西北五十里南河都山巅，广丈余，深不可测。天将大风，井中先鸣三日，鸣止则大风起，盖地至虚之所也。凡雷生于地之实，风生于地之虚。以实故雷出地而后鸣，以虚故风在穴中而已鸣，惟虚故生声也。顺德西南三十五里之美山，旁一石孔，有声则风且雨。感恩城东二十五里，有一峒，春夏之间，窍中常发南风，猛烈如飓，晨起暮息，或至数日不息，亦皆以虚之故。然此皆阴风也。凡阴风出于地之虚，阳风出于天之虚，出于天之虚者其风生物，出于地之虚者其风杀物。

九眼井

九眼井，在歌舞冈之阳，相传尉佗所凿。其水力重而味甘，乃玉石之津液，志称佗饮斯水，肌体润泽，年百有余岁，视听不衰。又尝投杯于井，从石门浮出，舟人得之以为神，名越王井。《通典》谓南海有天井门，天井者越王井，门者石门也。井又名越台井，以在越王台之下也。广州诸井此最古，南汉主亦尝饮之，号玉龙泉。其广丈余，有九孔，文石为盖，汲者欲得井华，分绠而下，瓶罂各满，毋相抵触，人甚便之。自汉至今，以为尉佗之遗泽云。广州故多佳泉，其知名者有十。正德间，学士黄谏撰《广州水记》，谓城中井水九眼殊胜，城外则鸡爬井甘冽，因名学士泉。次则九龙泰泉，次蒲涧帘泉，次越井，次双井、甜水巷井，次蕣蕣水，次洗白井，次居士泉，次藩司、郡廨二井。学士泉去九眼井五里，石泉也，今烹庙后界者皆用之。九眼井又一，在龙川治西赵佗故城，名赵佗井，味亦甘冽。

绿珠井

博白县本高凉白州，东粤之地。其西双角山下，有梁氏绿珠故宅，宅旁一井七孔，水极清，名绿珠井。山下人生女，多汲此水洗之，名其村曰绿萝，以比苧萝村焉。绿珠能诗，以才藻为石季伦所重，不仅颜色之美，所制懊侬曲甚可诵。东粤女子能诗者，自绿珠始。今双角山下及梧州，皆有绿珠祠，妇女多陈俎豆，其女巫亦辄歌乔知之绿珠篇，以乐神听。绿珠又善吹篴，传其弟子宋袆，篴谱旧存祠中，邝湛若常手录以归，有《苍梧访太真》、《绿珠遗迹诗》云："云里玉环妃子井，绿萝金谷懊侬村。霓裳数散华清舞，玉篴难招博白魂。"妃子井在容州云凌里，水最冷冽，饮之美姿容，旁多香草。容州又有绿珠江，予有《容州咏绿珠遗事诗》云："绿珠江水绿，人向镜中留。金谷知谁似，翔风见亦愁。月中教横笛，花里坠飞楼。自作懊侬曲，风华不可求。"又云："自舞明妃罢，何曾秘玉颜。裁缝丝布澁，游戏犊车间。笛响虚无外，楼高烟雨间。容州谁不羡，双角美人山。"湛若云："绿珠玉篴有尸渗，土花斑驳如绣。"昔宋袆持入宋明帝宫，袆死以此篴为殉，巢贼发宋诸陵得之。后人交趾，清夜闻歌，每能自叫，檠公以名马五十匹易之。其井汲饮者，生女必丽，土人以巨石塞其一孔，女绝丽者，亦损一窍。予尝说其父老使除之。"大均曰："绿珠之死，粤人千载艳之。爱其人并及其井，使西子当时能殉夫差，则浣纱溪与此井，岂非同为天下之至清者哉。"予诗云："懊侬曾照井泉清，一代红颜水底明。"又云："一自绿珠留此井，风流不道浣纱溪。"

何仙姑井

井在增城会仙观，其深不测，水比他水重四两，味清甘，人多汲之。何仙姑去时，脱履其上，故井上有亭曰存仙。吾疑井脉通罗浮，仙姑当时从井中潜出，见于罗浮麻姑之峰，令人取其遗履井上，盖以水府为解也。浮丘为朱明门户，有珊瑚井，井者朱明门户地，地道四通，以一窍为往来之所自，此井如之。人见以为井，不知其为洞天也。

亚姑井

罗定界石村，有曰东西二井。万历间，村中有妇善淫，人或犯其小姑，小姑沉东井而死。妇惭悔，亦沉于西井。今东井水至清，居人汲饮，称曰亚姑井。西井则甚混浊。予为铭曰："水不能清，以姑而清。姑之清兮，水之荣兮。水不能浊，以嫂而浊。嫂之浊兮，水之辱兮。惟妇与女，水其因汝。人不知之，水则知汝。吁嗟妇兮，畏此水之知兮。吁嗟女兮，畏此水之因兮。"

龙　井

西宁治东五里，山半有龙井，大仅尺许，深五寸，渗出沙中，不盈不竭，饮之味洌以甘。予诗云："泷西一龙井，涓滴是真泉。有本云根里，无声瀑布边。"

海月岩井

东莞海月岩侧有石井，深六七尺，窥之辄见风帆来往。或有诗云："井底风帆人尽见，非关倒影海中来。"

官　井

乐昌治东南百步，石上有涌泉数穴，味甘洌，名曰官井，亦曰玉井。井水流入水溪，潺潺有声，上有古榕数株，垂阴茂密，人家列居其旁，不用繘井，而水无不至满而溢焉。则溪分两道以流之，溪之水为其所夺，浊而使清，轻而使重，溪盖有厚幸焉。凡井水从地脉远来者为上，近为江湖所渗出者次之。玉井伏流山谷间，至此趵突而出，乃天然美泉，非井也。古之为井者，底以黑铅，镇以丹砂，使长得纯阳之气，饮而无疾，凡以补泉之不足也。泉而天然，则金膏玉髓之所凝，所谓神仙美禄，名曰官井，以在官道之傍，人不得私，亦并受其福之意也。

肇庆七井

包孝肃为端州守，尝穿七井。城以内五，城以外二，以象七星。其在西门外者，曰龙鼎冈井，民居环抱，清源滑甘，为七井之最。此郡城来脉，山川之秀所发也。大丹幽溪邃涧之水，饮之消人肌体，非佳泉。佳泉多在通都大路之侧，土肉和平，而巽风疏洁，乃为万灶所需，食之无疾。孝肃此举，端之人至今受福，大矣哉。君子为政，能养斯民于千载，用之不穷。不过一井之为功，亦何所惮而不为乎。《易》曰"君子以劳民劝相"，言凿井之不可缓也。江城妇女，冒风雨出汲，在在皆然。惠州城中亦无井，民皆汲东江以饮，堪舆家谓惠称鹅城，乃飞鹅之地，不可穿井以伤鹅背，致人民不安，此甚妄也。然惠州府与归善县城地皆咸，不可以井，仅郡廨有一井，可汲而饮云。

流杯曲水

流杯曲水有二，其一在增城张老岩，石版斜铺十余丈，一水从石罅中流，萦纡百折，游人每以小石障下流以畜其势，乃两两夹水而坐，使人酌杯酒置上流，听浮游所至，取而饮之。然有不得饮者，有一再饮者，有杯流至前，忽复流而之他者。有顺流而下，忽复旋回而上者。于是哗然争饮，相欢以笑。其一在从化之北四十里，一泉自山巅飞下，分为两带，上下凡二级，曰百丈带。其深处汇为渊潭，不可测，浅者流离四出，引之可以浮觞。又龙门有圣磜岭，流水九曲，注为飞泉百十丈，下成深潭，亦可以浮杯逐暑。

湳

琼山县西北二里下田村，有第一水桥，名湳一。又一里有第二水桥，名湳二。又三里，水桥名湳茂。其南十六里有湳涓溪，西南六十里有湳天桥，澄迈有湳滚泉，有湳渚上都、湳濛陂、湳坑陂、湳艳温泉，定安有湳白江，儋州有湳滩港、湳滩市，万州有湳陵山、湳陵水，崖州有湳漏岭、湳西岭。湳之称，惟琼独有，他处无之，岂以琼在天下之南，名水多以湳者，其犹曰南之水耶？

漈

龙门县其溪滩之极险者，名之曰漈。有曰濠双十二漈，有曰白水漈。漈与泷，皆天下绝景。六泷可比闽之九龙，十二漈可比浙之五泄。舟子歌云："宁上十九龙，莫上一六泷。"

七夕水

广州人每以七月七夕鸡初鸣，汲江水或井水贮之，是夕水重于他夕数斤，经年味不变，益甘，以疗热病，谓之圣水，亦曰天孙水。若鸡二唱，则水不然矣。广州竹枝歌云："七夕江中争汲水，三秋田上竞烧盐。"

水之异

白水山在阳春西南，上有飞泉一道，注于潭中。天霁，潭有声则雨，雨有声则霁。九牛泷在南雄城南五十里，一名龙罩水，下有深潭，雨久，响则晴；晴久，响则雨。临高之东南迈龙村，江中有滩，久旱，滩响则雨；久雨，滩响则晴。琼山博落溪中，有大石横亘曰铜铙石，下有六大岩，水注其中有声，旱闻之则雨，雨闻之则晴。澄迈县南王家都有东巽泉，流泻可三丈余，朝响则雨，暮响则晴，称圣井。仁化有龙王坑，一泉涌出，溉田千余亩，霪则小流，旱则大流。天久无雨，云自其泉腾至山巅则雨。澄海县南有鸣洋，在南湾海中，声起若雷，自东则风，西则雨。广宁之西三十里有石涧，山泉自窦出，旱则声闻数里，雨则否。南海县治之北有日泉井，东有月泉井，日出则日泉井中先见日，与月泉井相望，月出则月泉井中先见月，与日泉井相望。南海西樵山有金银井，一赤一白，相距尺许，乌利丹井也。注赤水于银井，赤水不白，注白水于金井，白水不赤。茂名观音山上有金玉井，潘真人昔炼丹于仙坡，其烟通于金井烟则黄，通于玉井烟则白。茂名上宫湾之水，与府治后龙井相通，名曰龙眼。下宫湾之水，与宝光寺虎井相

通，名曰虎眼。信宜东有龙山，其南有石孔曰风窖，北有石孔曰雨窖。韶州有雌雄泉，一日两潮，雄长则雌消，雌长则雄消。始兴有朔水，朔长而晦消。博罗有白水泉，东热而西寒。翁源有燕子泉，春出而秋伏，与燕子同其来去。镇平有长潭，与绿水湖相通，湖清则潭清，浊则潭浊，清远有米贵水，在金钗湾上，中有二水，有谣云："米贵水流朱溪岸，米贱水流绿林塘。"甘竹滩在顺德之南四十里，凡滩水皆一流，而甘竹滩两流，潮长则水满而下滩，潮消则水乾而上滩。谚曰："水消水上滩，水长水下滩。"是两流也。盖潮自滩入，汐自滩出也。舟行者，每纡道象山之阴以避之，名偷洋滘。文昌有浮山，屹立海中，分潮水西东。朝潮至浮山而东，暮潮至浮山而西，谓之分洲洋。琼海分东西二溜，凡渡海必候流水，东海鸣则风，西海鸣则雨，土人每占之以候渡。又琼海半月潮长则西流，海南易渡；半月潮回则东流，海北易渡。朔望前后潮大，上下弦前后潮小。雷之州东有调黎之水，日两潮两汐。西有那黄之水，日一朝一汐。予有《雷阳曲》云："郎心好似调黎水，不起风波春复秋。日日两潮还两汐，令侬消却别离愁。"又云："花下欢闻白马嘶，郎来日日在南溪。莫如琼海潮相似，半月东流半月西。"文昌西北有分水江，一水分两溪，左者色黑右者白，交流至海。始兴有墨江，水黑如墨，流至江口与浈水合，五里间，黑白判然。万州樟树岭石上有人马迹，或沙水上，迹隐则岁丰，见则岁歉。合浦南有涠洲，去海壖可二百里，天阴雨辄望见之，晴霁则否。定安江中有石人，令贤则石人出，否则隐。

广州城濠

广州城北无外濠，以其地纯石，又以山从南岳而来，其首大庾，其足粤秀。粤秀为广州主山，地脉一断，则数千里神气不相贯，故秦始皇凿马鞍冈而血流数日。冈在粤秀肘腋之间，灵异所结，乃东广人文所恃赖者。然此方近山，又不可不为豫防之计。议者欲于城外筑虚心墩台，台悉从城头而出，以将军大炮护之。又于城头一带，多筑横墙，自相隐覆，使敌人登高觇我，不能知城上虚实，亦一策也。

塞新河

郭光禄谓：会城妄将西翼龙沙从中擘断，以为新河，此几于蒙恬之绝地脉。盖会城沙水气脉，起伏周环，有情有势，真天地造设之奇。惟右臂中断，为害不小。今宜填新凿之河，以培其旧，塞大观之口，以折其流，使水徐至蚬子步乃出海，以顺其势。且也水循故道，性顺而易行，力浚旧河，功省而易集。又宜开通彩虹桥、荔支湾、半塘上流，以引随龙之水，使之迤南而会太平濠，东抱城郭，源既长而风气固，则地富庶而人文大出云。

开　河

陶三广公尝从高州开一河，直达肇庆，功垂成，为人所沮。今因前绪而继之，费不大而成永利。盖雷、廉、高、钦地方所以寥落，由水路不通，少商贩也。开此河，则四郡皆为沃壤，寇盗不治自弭。而雷、廉积滞之粟，由河至广州，广州因以资裕，地利至要也。又陶公欲开河三道，一从那龙渡东一里许凿之，以通恩平县南阶山之水，以达蚬冈。一从绵阳涌凿之，使西流以达麻濠之水，皆遇石而废。一从南津港沿海而西，以达丰头港，今淤。然那龙之水达于阶山，不过十里，南津之水达于丰头，不过三里。今取他道另凿，迄有成功，亦百世之利也。恩平诸父老尝以为言，守土大臣欲兴水利，其以此地为先。

南海治西四十里，有两山对峙，吕嘉尝积石其下，名曰石门，盖百粤山川之会也。史称杨仆先破石门，得越船粟，即此。水今乾浅。三江之水，一由大路峡迳九江以入熊海，一由黄雀冈迳分水以趋珠江，其分流西南潭者，夏月四之一，余月十之一，以故舟楫不由石门。郭光禄云：西南潭二支之派，一绕广州，一护顺德、东莞，旧势然也。今则沙淤水涸，不趋石门，会城无朝宗之水，无以贯通元脉，不得不勤君子经纬之虑。然则疏浚之功，不可阙矣。

潭滘河

潭滘河，在新宁县境。新宁最边海，明初设卫广海，以为备倭阨塞。其前五十里地曰铜鼓角，山势崒嵂，横截海湄，怪石张牙，参错沙际，风水冲激，噌吰成声，舟船每经，讋詟震悚。稍不戒，船辄倾覆，盖洋海之滟滪也。地去广州三百余里，一望汪洋无际，不可驻汛，猝有外寇，并力以渡，过险则扬帆直入，而新会、香山、顺德、番禺等县，边鄙皆震。闻我治兵，辄先出险，徜徉角外，我师至险，方与风水为敌，艅艎不支，惧其犄我也，往往水犀遄旋，阻险而止，寇虽遁而不能追。两广总制吴公巡海至此，念新宁百峰山下有潭滘乡，河形隐隐，湮塞已数百年，浚之径海，可以去患而就安，趋便而夺险，一日制胜，十世之利也，于是下令浚河。河成，逶迤三十里，下通上川、下川以至广州，上通广海大洋以出角背。口子设炮台若干，戍以水军，寇至既不得入，又不敢越我而过险。设或昧于一来，我潜师从潭滘出，表里夹攻，必将片帆不返矣。不宁惟是，潭滘所处，逼近百峰、蕉石诸山，层峦叠嶂，其民犷悍，往往阻深跳梁，不就戎索。自潭滘开为坦途，兵民络绎，至是奸宄失据，咸俯首而遵约束，此一举诚众善皆得云。薛炎洲记。

潮　泉

潮泉，在连州者有三，沈水洞、红毹坪、楞伽峡。在阳山者有五，潮水铺、滑石坑、潮下坑、桃江水口、莲塘村，皆潮泉也。在莲塘村者即斟水，其穴若井，或弥年而竭，或一日而十盈十竭，每大雨三日则竭。其出也，率以潮为信。自春至秋，丑出而申入，为阳之潮，乘天地之朝气者也。自秋至春，申出而丑入，为阴之潮，乘

天地之暮气者也。广南泉水，大抵应潮居多，而斟水尤不爽其候，岂山泽通气，独于斯有准耶。

三　井

广州有三井，一曰星井，在城西六里，古金肃外绣衣坊，始凿见星于井。一曰月井，在广州城内西南，古月华楼下，今盐仓街旧月泉庵址。旧志，月出则照映井底，光荧澄彻。又有日井与月井相望，在旧青紫坊千佛寺侧，今惟月井存，余皆堙。

罗汉井

罗汉井，在广州城内光孝寺西廊，即古乾明井地。《古图经》云："寺有诃子，取此水和甘草煎，乳白而甘，又谓之诃子泉。"

永安五江

永安县有五大水以江名，名曰五江。自鸡公嶂至小黄花佛子凹，冈脊之地，其水四驰，南为秋乡江，其流最长。西则神江诸水，东则琴江，北则蓝口水源、秋乡江、神江、义容江、琴江。其大者小水注之甚众，大者为经，小者为纬，源流见矣。五江，一曰秋乡江，在永安城西南一百二十里。其源二，一出琴江宝峒山，一出官山嶂下，合流而北，过火带社，西纳车峒水，东纳石坑、钟坑水，折而西，田子迳水南注之。至县，轿尾水东北注之，堤坑水北注之。南下，猪母坑水又北注之，至半江东纳牙溪水，至马头山西纳下濑水。又西纳官坑水，又东纳黄沙水，又东纳双螺浊水，又西纳逆坑水，东南纳军粮水，至凤凰冈北纳清溪水，又东纳南山水，又西纳龟坑水、吉田水，至曲泒纳下义水，入于东江。《广东舆图》云：其源一出县东，一出县北，众山环绕，万壑交流，百余折而经驯雉司前。又折而至梅花岭，入于江口。其曰牙溪者，一出羊角嶂北，一出公坑西，至番流水合流而北，纳罗坑村水，西至牙溪口，入秋乡江。曰黄沙水者，一出燕尾山，一出鸟禽嶂，至磜头合流，北过上下汤梅子泒，西入秋乡江。曰军粮水者，出梅坑迳，北过唐田西北入秋乡江。曰清溪水者，其出宝山嶂者为上下窖水，出狗头山者为员墩水，合流，纳瓦屋头水，过沙子迳、神宫前半迳至旱塘。其出天子嶂者，为苦竹水，至旱塘合流，至凤凰冈入秋乡江。曰南山水者，出犁壁山北，过南山至石屯。其在归善境者，一出黄草嶂，一出石塘，至滥塘合流，至上石屯合南山水，西北入秋乡江。曰下义水者，出碻石迳北为卷蓬水，出犁壁嶂，西为犁壁水，过上义高冈合流，纳梅子坝水，过下义至曲泒，入秋乡江。二曰神江，在县西北一百一十里。其源二，一源在林村埔北，东出小黄花，西出嶂下。一源在林埔南，东出佛子凹，西出鸡冠山，合流至龙潭迳，北受辣菜坑水，至黄竹迳，又北受曹坑水，至黄塘，南受白溪水，至横石，又南受苦竹坑水，至鲅口，北受陈田水，至鱼潭迳，又北受杨坑水，至陂角沙，南受龙头山木公坑水，至停塘，北受花坑水，至企山下，南受大梨水，至邓村，又南受禾坑水，入东江。《广东舆图》云：其源出鸡窓嶂，周回百折，众水注之，经梧桐山之前，又折而至江口，入于东江。三曰义容江，在县西七十里，发源蒋峒尾，至飞鹅岭合月角岭水，过义容屯至乌鹊潭，其出大鲁嶂、猫儿山者，至安全合流，至中田，合桃子园水，至乌鹊潭，入义容水，至黄坭塘，受汤坑，入于东江。《广东舆图》云：其源出大鲁山，折而至宽仁司之前，复折而入于东江。四曰东琴江，在县东四十里，自鸡公嶂发源，西受北坑水，至上镇，东受象鼻迳水，至水口村，西受塔凹水，至练坊，西受童坑水，至官屋埔，东受甘坑水，至杨梅埔，西受冯坑水，至寺坑，东受黄小塘水，至羊羔，西受黎坑龟湖水，过长乐米潭至琴口，会南琴江，入于横流渡，黎坑水出逃军嶂，龟湖水出宝峒嶂。《广东舆图》云：北琴江自帘紫嶂发源，由山谷嶂折四十里入长乐界琴口。按东琴江，初志称曰北琴江，故《广东舆图》本之。然此江在县之东，当名东琴江，称北琴江误，今改正。其曰塔凹水者，一出芙蓉迳过贺冈，一出解沙迳过袁田，至塔凹合流，入东琴江。五曰南琴江，在城东南六十里，其源自西来者，一出嶂下，一出横排岭，合流至龙窝，纳吉峒水。一出公坑嶂，一出岑里，合流至清溪，合施坑水，俱至明亭水合流，至中湖，纳松坑水至柘口，自南来者，一出磜头，一出黄坑，合流至小鳖，合貉老坪水，过细女滩，纳掩桑水至柘口，会西水，过长乐、大梧，至琴口，会东琴江。《广东舆图》云：自羊角山发源，沿流由南岭后曲折三十里，入长乐界琴口，与东琴江之水会合，入横流渡。其曰黄花水者，东出芙蓉迳，西出陈塘上，不至鲤鱼头合流，北至散滩迳，纳白溪水出康禾。

西樵三十二泉

西樵有三十二泉，其出于大科中峰之南，天峰之北，东流两崖之下，泻于云谷者为左天泉。南自福老峰，流于天峰之南，泻于云谷者为右天泉。二泉最高，西樵第一泉也。双流过仰眠峰，飞泻于喷玉岩下，出于大坑。又南则四峰之泉注洗研池。出于厓子坑，流于九龙洞，出于西坑口，至于大坑，会喷玉泉而东，入于江。西则烟霞洞泉，伏流洞口，会于锦岩泉，又会于铁泉，又会于龙泉，流于石子田，泻于乐尧庄，为左垂虹泉，其云端井泉二溢，流于龟头社，泻于乐尧庄，为右垂虹泉，合流洞口，出于罗汉岩，达于黄冈，而西入于江。北则大科村泉，流于西竺，会于宝鸭池，西出会于饮马泉，南下为泻钱泉，归于天湖。其碧云三泉，一出流清馆，一出山坳，一出村边，盈积五六池，泻于观翠岩，北会于阶梯泉，与贵峰大槽之泉，归于天湖，流出于猪坑，注无底井，又注于官山下，而北入于江。南则云路二泉，流于村南，出于大背山下帽峰，达于江村而南入于江。噫。一山之巅，九十六峰之间，飞泉四出，其多若此。或有诗云："谁信匡庐千嶂瀑，移来一半在西樵。"

日月二泉

广州城中有日月二泉，日之泉每夜辄有一日在其

中，月之泉每夜辄有一月在其中。日泉今失其处，惟月泉在金华夫人庙神座下，有巨石覆之。又有星泉。予诗："月泉西出日泉东，日月光生二井中。南海波潮从口上，朱明门户与心通。朝含真气知天一，夕有清光似碧空。汲取寒华供茗饮，仙人美禄此无穷。"

潮候

昼潮夜汐，天地呼吸之气。广州里海，视大海每迟数刻，径迅纡迴之别也。俗传初一十五，水上日午，初九二十三，水大牛归栏。盖潮候左券，琼海潮昼夜惟一汛，半月潮长则西流，半月潮消则东流。予诗："半月西流半月东，乘潮不必更乘风。"又临高、儋州接壤间，水性迥别，儋州东流，则临高西流，儋州西流，则临高东流。予诗："琼潮系星不系月，东流半月西半月。昼夜从无两汛时，临高儋耳东西绝。"王佐云：琼潮东西流之说非也。海水只有消长，无东西流，盖因地形西北高而东南下，琼、雷南北两岸相夹处，见水长上则以为西流，消下则以为东流耳。有分水漾在琼海中流，漾南属琼，北属雷州。予诗："一漾分流大海中，南潮北汐不相同。"

移肇庆水窦

肇庆江干多石矶，苦无泊舟之所。或谓东门外三里许有跃龙桥，其下水窦两重，为崧台石室一带山水之所从出，如徙此窦，深入三四里许，潴水成湾。可泊大小船数百，免风涛 不测之患，且于本城下关甚利。窦旁居人稀少，田畴不多，官买之筑堤，费约数千金而已，此似可行。

开浚河头小河

新兴河头，有渠形在林阜中，可以疏凿，使水南行三十里许，直接阳春黄泥湾，以通高、雷、廉三郡舟楫，免车牛挽运之苦，谷米各货往来既便，则东粤全省之利也，此宜亟行。

第十六条坑水

羚羊峡内第十六条坑，其水绝佳，不让灵山寺之水。予诗："羚羊高峡内，第十六清溪。水比灵山好，流当断岸低。"

南江水口

南江水口，有浮沉石在江中。舟人谣曰："要知风雨至，但视石沉浮。"

贵谷坑

增城之正果有贵谷坑，茂林修竹之间，有细泉涓涓流出。乡人云："岁谷贱则泉流而下，谷贵则泉流而上。"因名之曰贵谷坑。予为易曰贱谷泉，铭之曰："泉乎泉乎，毋以谷贵而害我农夫。"

卷五　石语

韶石

粤东之北之西北皆多石，其所为山皆石也。居人所见无非石，故皆不以为山而以为石。盖自梅岭以南，湟关以东南，千余里间，天一石也，而石外无余天，地一石也，而石外无余地。岩岩削出，望之不穷，其高而大者以千数，小者纷若乱云，亦无一不极其变。石多中空，或一峰为一洞，或数峰相连为一洞，此出彼入。四际穿漏，外视之皆无所有。色青蓝，间以白理，雨后若新染然。花木蒙茸其上，恍若锦屏，是皆绝奇石也。然尤以韶石为大宗。韶石在韶州北四十里，双峰对峙若天阙，相去里许，粤人常表为北门。旁有三十六石环之，一一瑰谲无端，互肖物象，各为本末、不相属联。有记其状者云："韶石前后怪石相望，直若危柱，削若堵墙，圆若廪囷，半削如瓠瓜，首尾翘翘似舟航，方幅如布帆，廉起如檐宇。"约略尽之。大抵韶之山多奇，而韶石为最，若双阙又韶石之最。他处石亦多诡，特以所处幽邃，故罕知名。然大抵形如火焰，森立崖谷间，以千万计，光芒四射，与日精争烈。盖吾粤处天下正南，其位丙午，火之奥府在焉。故火之山居十之六，水之山居十之四。火之山纯乎石者也，故多中虚而成岩洞，离之象也。韶石皆空心，窍穴相通，风入其中，大小声一时响应，箫韶遗音，犹可仿佛其一二也。东北一里有逃石，高三十余丈，广圆五百丈有奇。相传从武城逃来，临江壁立，与韶石相丽。语曰："蓬莱一山，合于罗山。东武一石，附于韶石。"盖谓此。大抵粤之山、罗浮最名。粤之石，韶石最名。浮傅于罗，逃依于韶。是皆能得其所主者也。

大英石

大英石者，言乎英德之峰也。英德之峰，其高大者皆石，故曰大英石。盖地至英德，有石而无土，土不生于英德，石独生焉。其为状多直而少横，每一直石起，辄至数千百仞，各自为根，不相缘引。一石一峰或数峰，峰无余石，石无余峰。卑者不相附，高者不相摩，卑者或侧出而多歧，高者必矗竖而特干。盖自英德至阳山，数百里相望不绝，皆直石之为怪。而英德之峰奇而野，阳山则奇而秀，英德之峰少树，阳山之峰多树。树少故其石尽见，见而数百里间似但有石而无山然者。又一似造物者以此地为无用而尽以委之石然者，尽以委之石，于是此地之山皆为石之所掩矣。噫，亦大异甚。

小英石

英州为奇石之薮，其有根者丛起而为峰，无根者散布而为石，石者峰之余也，峰者山之骨而石其齿牙也，凡以皱、瘦、透、秀四者备具为良。其出土者曰阳石，受

雨雪多，质坚而苍润，扣之清越。入土者曰阴石，则反是。石生山谷间，大小相叠，一一嵌空斗竦，具峰峦岩洞之状，即一卷许，亦辄芙蓉乱削，乳窦交通，巉岩勾漏，小心视之，须五日始尽其一峰，十日始尽其一谷，此以小而奇者也。其大者土人尝载至五羊，以轻重取值，使工层垒为山，连皴接笋，参差相配，卧者为嵩，立者为华，坐者衡而行者岱，千岩万壑，磴道周回，错植花木其际，宛若天成，真园林之玮观也。英石外有曰蜡石，以黄润如玉而有岩穴峰峦者为贵。又有凿取岩中玉乳，长至丈余或数丈，置水木间，标空峭竖，洁白皖然，是曰山芽。每与英石假山间列，而以蜡石平铺其下，为陂陀起伏之形。远视之，高者为群玉之山，卑者为黄金之谷，翠屏丹嶂，掩映如霞，虽炎洲多奇山水，而恒以此为绝胜。外有罗浮石亦贵。昔牛僧孺嗜石，东第西墅列致之，以太湖为甲，罗浮、天竺为乙。李德裕亦尝使日南太守致罗浮石。而张祐知南海，不持瑰货，惟载罗浮石以归。宋张愈亦尝升罗浮买石。今客于东粤者，珠香犀象之外，未闻有此清赏也。毋乃泉使人贪，而石使人廉耶。

蜡　石

岭南产蜡石，从化、清远、永安、恩平诸溪涧多有之。予尝溯增江而上，直至龙门，一路水清沙白，乍浅乍深。所生蜡石，大小方圆，磥砢多在水底，色大黄嫩者如琥珀，其玲珑穿穴者，小菖蒲喜结根其中。以其色黄属土，而肌体脂腻多生气，比英石瘦削崭岩多杀气者有间也。予尝得大小数枚为几席之玩，铭之曰："一卷蒸栗，黄润多姿。老人所化，孺子其师。"

三　石

会城有三石，东曰海印，西曰浮丘，中曰海珠，皆地之肺也。海珠在越王台南，广袤数十丈，东西二江水环之，虽巨浸稽天不能没。语云："南海有沉水之香，亦有浮水之石。"谓此也。相传有贾胡持摩尼珠至此，珠飞入水，夜辄有光怪，故此海名曰珠海，浦曰沉珠，其石则曰海珠云。石上有慈度寺，古榕十余株，四边蟠结，游人往往息舟其阴，端阳、七夕作水嬉，多有龙郎蛋女，鲙鱼酤酒，零贩荔支、蒲桃、芙蕖、素馨之属，随潮来往。遥望是寺，鱼沫吹门，蚝光次壁，朝晴暮雨，含影虚无，恍忽若鲛宫贝阙而不可即也。海印，潜石也。在下方之东，半出波际。其上有京观楼，周以雉堞，视海珠、浮丘，隐隐若三台象。浮丘去城西一里，为浮丘丈人之所游，古时浮丘在海中，与海印、海珠若离若合。宋初有百二十岁老人陈崇艺言，儿时见浮丘山足，舟船数千，山四畔篙痕宛然。今浮丘距水四里余矣，丘下有井，葛稚川尝饮之。有海神献珊瑚一株，因名珊瑚井。井旁多莃莶草，三月上巳，游人多往采撷。前有馆曰朱明，馆中有轩曰挹袖，堂曰白云，宋经略蒋之奇所建。盖以浮丘在罗浮之西，为朱明门户。罗浮东有浮碇，西有浮丘，皆朱明之所从出入者，浮山之来，以罗山而定。浮碇以始之，浮丘以终之，斯朱明之首尾也，故观曰朱明。郭弘农诗："左挹浮丘袖，故轩曰挹袖。"予诗云："浮丘舞袖长千尺，东拂罗浮西白云"是也。白云者山也，亦罗浮之西麓，而浮丘又白云之西麓也。罗浮之路，自浮丘而始，至白云而终，地道潜通，无间远近，故堂曰白云。浮丘又白云之门户也，万历间，学士赵志皋以谪官至，开浮丘大社，与粤中士大夫赋诗。而范浮丘、稚川二仙像祀之，以浮丘公与王子晋吹笙得仙，又为亭曰吹笙，而堂曰大雅，楼曰紫烟，轩曰晚沐，于此地一大开辟。既去，人为亭以留其舄，至今百有余年矣。荔支梅竹之植，手泽犹存，予每徘徊而不能去。《咏区海目诗》云："林里时藏蓬岛路，城头半出羽人家。"又云"羽人家在朱明口，却辟此丘为户牖。"又云"此丘往时在海中，三山烟雾晴濛濛。"今日丘林带城郭，惟余海月一片挂长松，不禁浩然而兴叹也。丘前有撒金巷，予家尝近焉，儿时数就珊瑚井旁嬉戏，为谣曰："浮丘叔、浮丘丈人同一目，撒豆成金人不知，肩上珊瑚担一束。"相传有二仙，一老一少，两人一目，彼此扶挈而行。居人遗以麦豆，撒之成金，视所荷之薪，则红白珊瑚枝也。老者浮丘丈人，少者浮丘叔也。考《列仙传》，浮丘伯姓李氏，不言浮丘叔，意丈人其即伯欤。然浮丘伯，班固以为荀卿门人，服虔以为秦时儒生。高后时，浮丘伯在长安，楚元王交尝受诗于浮丘伯，又遣子郢客与申公俱卒业。当时浮丘伯或与安期生为友，安期生至粤，而浮丘伯亦相从而至耶。

五羊石

周夷王时，南海有五仙人，衣各一色，所骑羊亦各一色，来集楚庭。各以谷穗一茎六出，留与州人，且祝曰，愿此阛阓永无荒饥。言毕腾空而去，羊化为石，今坡山有五仙观，祀五仙人，少者居中持粳稻，老者居左右持黍稷，皆古衣冠。像下有石羊五，有蹲者、立者，有角形微弯势若抵触者，大小相交，毛质斑驳。观者一一摩挲，手迹莹然，诸番往往膜拜之。薰以沉水，有烟气自窍穴中出，若石津润而生云也。予诗云："神灵所窟宅，厥惟祝融乡。浮丘与安期，来往亦不常。何者五仙人，各骑一色羊。手持五谷穗，芃芃三尺强。黍稷居两旁，粳稻居中央。羊亦衔果蓏，以种遗炎方。丰年再三祝，倏灭余景光。越人念粒我，春秋修蒸尝。报赛若先农，水旱仍遑遑。作观楚庭西，五仙列成行。少者反当中，老者左右方。膝前各一石，或蹲或翱翔。或立或偃卧，大小相低昂。抵触势有余，角形弯以长。言是羊所变，毛质皆青苍。一卷自周时，摩挲历帝王。斑驳见手泽，表里含光芒。番夷多膜拜，薰用苏合香。余窍出烟气，一缕何飞飏。恍若白云核，氤氲所含藏。尺寸天所留，所关乃雨旸。"

相　石

文信国尝于潮阳与元将李恒战，兵败，马蹶不能起，忽有巨石轰然，坠于道旁，追兵惊仆，公得脱。居人

异之，因名其石曰相石，今有相石亭焉。嗟夫，天能脱公于潮阳之一日，而不能脱公于燕市之三年，天之所以死公者，盖将以为元也。葛氏云：公在小楼三年，其意在赵氏之孤。盖宋绝于柴市之杀文山，非绝于厓海之溺秀夫。

望夫石

清远县有贞女峡，西岸一石状女子，是曰贞女。相传秦世有女数人，采螺于此，风雨昼昏，一女化为此石，即今望夫石也。羚羊峡南亦有望夫石，阳江西一百六十里，有望夫山，旁有丫髻石。四会西百里，有新妇石，皆与广西之留人石相反者也。留人石在南宁江之北岸，状如女子。谚曰："广西有一留人石，广东有一望夫山。"谓此。盖广东之贾，多赘于广西而不返，其怨妇皆以此石留人，西望而诅祝之。予尝代为之辞，其诅云："留人石，莫留人。风吹石，化为尘。"其祝云："留人石，既为尘。望夫石，复为人。"

南台石

南台石，在平远城西南八十里，高至四百八十丈，周四里余，四面壁立，中一径蛇盘而上，巅甚平，可居万家，此天下之奇石也。以其奇，故不以山为名而掩其石，以其平，故名曰台。名为台，而石之为用大矣。

九曜石

九曜石，在药洲旁，南汉主刘龑使罪人移自太湖、灵壁浮海而至者。石凡九，高八九尺或丈余，嵌岩嵲兀，翠润玲珑，望之若崩云，既堕复屹，上多宋人铭刻。一石上有掌迹，长尺二寸，旁有米元章诗。一石白色中空，一圆石为顶，若牛头大，可五尺，身中直通至顶，四旁有十余窦相穿。有刻云："花药氤氲海上洲，水中云影带沙流。直应路与银潢接，槎客时来犯斗牛。"一石通身有小孔如水泡沫，一石独大，合三石为之，下有数萌，长三尺许，瑳如雪。父老云：向未经见，此客石也。久而生笋，岂地之灵使然耶。然今亦摧折矣。

罗经石

罗旁水口有平石，约二亩许，在大江中，上多纹，纵横若罗经，名罗经石，一名锦被石。西水涨时，望之随波下上，与三水之龟纹石，香山之浮虚山，归善之浮碧山，皆南海浮石之一也。石名锦被，故其江名锦江。锦被石乍浮乍沉，常如浣濯之状，又名濯锦石。

雨之石

雨之石有二，其一在封川西南锦钱山，石上有巨人迹，岁旱以水濯之则雨，名圣石。盖五行金生水，金为气母，金在天为星，在地为石。星动摇为风雨之候，石津湿为雨水之符。石者气之形，星者气之精，以水灌沐，使之精形相合，而水生致雨，理亦固然。以为神人迹之所为，妄也。盖石上云而星降雨，劳其形以出其精，凡石皆可为之。其一在揭阳黄岐山，山有一洼池，容水数斛，旁有峙石，方厚二丈许，岁旱积水池中，以戛洒峙石，石滋润即云蒸而雨。有铭者云："元气之核，风雨之胎。我疑尔腹，定有潜雷。"邑人因名其石曰潜雷，岂亦以巨人足迹耶。又高要西南五十里，有白猪石，旱以白泥涂之辄雨。澄迈县西有奇石如龟，名石龟仑，石润则晴，乾则雨。是皆雨之石也。

狮象二石

有狮、象二石，在始兴玲珑岩。其色狮青而象白，土人取二石各一片，磨薄置盘中，以醋沃之，二石相去咫尺，辄能相就，离之复合。盖狮之青，阳也。象之白，阴也。磨薄者，以火之力使之阴阳相合，而醋又炎上之苦所作也。有鸡啼石，在从化县东二十里，高丈许，方广称之。相传自他所飞来，以鸡啼而止。有二鱼王石，其一在阳春城北，屹立江潭，古木苍藤羃其上，岁旱祷之，投藤药以毒潭水，有巨鱼纷纷浮出即雨。其一在阳江东南沸村，岁有鸡尾鱼来朝之。有鸳鸯石在肇庆七星岩口，石凡二，各长丈许，大四五尺，一俯一仰，号曰鸳鸯石。乙卯岁，岩上一巨石坠，击伤俯者，明年春兵乱，妇女多被掳掠，人以为此石破碎之兆。又有鸳鸯石，在德庆云蕴山上，石亦二，一大一小。崇祯间，大石先坠，去平田数里而止。后一日小石复坠，与大石同止一处，又号公婆石，是皆石之为怪者也。

海　石

海石有二，其一曰海花石，盖琼海咸沫所凝，有似假山者、花树者、人与鸟兽形者。初甚鲜翠，久乃枯槁，其状若盘者名荔支盘，质如荔支之壳，皱而红紫，以畜养金鲫鱼甚善。其一曰羊肚石，出阳江，大如拳许，浮游水上。左思所云，云雨所储。浮石若桴者也，以之濯磨污垢亦善。此二石皆水之质水之渣滓所成。若山之石，则火质火之精华所成也。火之精华者，以紫石英为最。紫石英出东莞爆山，大如指头，小者如石榴子。色纯紫，光明鲜艳，若漳浦茅晶，而多五棱，广人多以饰佩带器物，妇人绝孕十年无子者可疗，以为服食亦善。或有诗云："增城云母粉，东官紫石英。仙人所服饵，往往得长生。"云母亦火之精华也。有云核者，多产罗浮山中，其黄者出黄云，白者出白云，各以其色，盖亦云之母也。屑之调为浆，久饮之，口能吞吐五色云。

石　粪

从化之北九珠山，是多青石，居民燔灰以粪田，名曰石粪。盖田之瘠以石，而肥以灰，灰有火气，田得其暖而阳气乃生。火生于地，地之火不足，以人力之火补之，亦一道也。英德、阳山诸县，耕石田者十家而九，亦纯用石粪。以石而瘠，亦以石而肥，故其田多谷。予有《畬田诗》云："畬客石为田，田肥宜石粪。英州石太多，燔石无人问。"又云："火烧土膏暖，阳气发畬田。尽斩阴阳木，斜禾种绝巅。"

西樵石

西樵诸峰所产石，各各不同。狮脑之石其色白，性刚而粗理。松冈之石其色紫，禾仓之石多青，其用皆可为柱为砖为器。急水之石色红，性最柔，可斩削为炉或墁地。龙泉之石性坚而理细，色兼紫黑，可为碑及砚，其黄则杂于诸色中。夫以一山而备此诸石，异矣哉。由西樵延亘至王借冈，其下多白石，可甃垣屋，然久而浥烂。一种花膏青，粗而稍坚，经雨则白点星星然出，可为柱及础，性颇耐久。然旦旦凿之，未免损伤地脉。曩御史屠应坤有疏，谓广州背岭面海，左罗浮，右西樵、王借，南服一撮聚也。五岭西起衡阳，东尽汀漳，朱熹所云第三重案山也，今亦神京之案山也。罗浮、西樵，又五岭之门户也。盖山岳气完，则人才生而天下治。古者以山崩川竭为不祥，况于自伤残可乎。且乡民外名凿石，内实开矿，聚众多人为地方之患，不可不禁。

端　石

羚羊峡口之东有一溪，溪长一里许，广不盈丈，其名端溪。自溪口北行三十步，一穴在山下，高三尺许，乃水岩口也。匍匐而入，至五六丈为正坑，从正坑右转数丈为西坑，坑门最小。从其旁入为中坑，从正坑左转十余丈为东坑，东坑外即大江矣。坑中水渊停不竭，以罂瓮传水，注槽笕中，水稍竭，乃可下凿。石有三层，上层者稍粗，中层多鹳鸽眼，下层在水底，多破碎不受斧凿，凡西、中、东三洞皆然。三洞皆有蕉叶白、火捺，而东洞尤美。其美也以有青花微细如尘，隐隐浮出，或如虮虱脚者为上，粗点成片者次之。盖石细极乃有青花，青花者石之精华也。外则有若黄龙文者，朱砂点者，麻鹊斑者，水气萦折如一道川流者，圆文如水花珠涌有层数者，拖绿纤长如玉带者，黄若丝缕名金线者，斑蚀如虫啮名虫蛀者，两旁色赭名为鳢鱼之边者，凡十余种。其火捺以紫气奔而回礴，又如血晕散开，有若云雾之气。或小而圆轮若金钱者，蕉叶白以纯白成大片者，黄龙文以黄气散布，鸿鸿濛濛者，麻鹊斑以点黄如粟者，朱砂翡翠以红绿分明者为上。眼大者如五铢钱，小者芥子，以活而清朗有黑睛，非肉非泪非死者为上。眼又贵碧不贵黄，贵圆不贵长，贵阳不贵阴。黄明为阳，绿暗为阴，贵多晕，晕至十余重者。大率晕有奇无偶，然与黄龙金线等纹，皆石之病。火捺、蕉叶白亦乃石皮，而青花粗者，又岩底最下一层，不足贵。大抵上下及四旁者皆不精，上层为天花板，粗燥，最下为沙板，过细又不精。惟中层者，纯深秀嫩，一片真气，如新泉欲流。又如云霞氤氲，温柔长暖，斯乃石之髓也，得之可以尽废诸岩石矣。予尝得其一，名曰水肪，其序云：端石有五质，水质为上，此水之质也。水之精华所结，虚而为云，实而为石，人见以为石，吾见以为水，故以水肪称之，肪者水之膏腴也。铭曰："水为石命，火为石性。斯水之精，以玄而圣。其质尚柔，温然可敬。"

唐宋古砚，大率老坑、新坑等十余种，落墨而不发墨，虽有墨痕绣蚀，古色可爱。然不费水不费笔墨，未有如水岩之美者。他若黄坑、锦云、梅花坑、屏风背、宣德岩、朝天岩诸石，率燥湿，渴笔饮墨，久用辄成镜面。惟水岩石停墨不干，墨著笔端即起，积痕细薄，拔之尽脱，以姜及浮炭片磨洗宿墨，复坚细浮润如故。墨如云气蒸涌，少研辄满，其体重而轻，质刚而柔，摩之寂寂无纤响，按之若小儿肌肤温软，嫩而不滑，秀而多姿，握之稍久，掌中水滋，盖《笔阵图》所谓浮津耀墨，无价之奇者也。水岩在老坑之内，宋治平中于此采砚，东坡所谓千夫堰水，挽绠汲深，篝火下縋，百夫运斤而得之者。初从头洞至水坑，自高而卑，二里许，鱼贯而入，不得昂首直腰。中有轩有窦，或盘或援乃得至。以猪脂渍布燃照，沿洄曲水而行，行皆向东。初至者为西洞，其石无眼。又入为下岩，宋所开坑，名曰康子岩者也。此岩最寒，能伤人。又入为东洞，康子之前为南洞，多蕉叶白。其后为北洞，石弥纯粹水弥深，近外江水，久必有穿漏之患。昔人取石留数柱，虞其颓圮，今名为东留柱、西留柱，亦取之，以木柱代矣。凡石外皆有粗石，粗石内连膘，剖膘乃得石。火捺者，石之坚处，血之所凝，故其色红紫或黑。蕉叶白者，石之嫩处，膏之所成，故其色白。其一片纯洁无斑颣，真紫碧青，微有青花，如秋云绵密，或如水波微尘，视之不见，浸于水中乃见，必须心如毫发，乃知其妙。此石乃在穷渊，水之所凝，云之所成，玉而非玉，冰而非冰。水为其气，云为其神，其石之质欲化，而冰之体已坚，此真端溪之精英，其价过于瑶琼者也。凡香有结，石亦然，香木之结者为香，端石之结者为砚。其石大至数尺，去其不结者，取其结者，仅得掌许，故砚之大而佳者最难得。通水岩中，石之结者无几，非片片皆精好也。

端溪之南第一峰，第一条坑为水岩，第三条为文殊坑，当中一条为虎坑。水岩之上为屏风背，为朝天岩，为新坑，为岩仔，为宣德岩。宣德岩久已无石，西洞今亦凿穿，江水入焉，不可以复凿，即凿亦仅容二斧四人而已。中洞尚可容六斧十二人，东洞可容四斧八人，更番凿之。此岩自宋治平四年重开，有内官魏封勒名其上，封当与江西石匠数十人，被岩裂压死洞中。今岩口有魏太监坟，葬其客魂而已。石匠常为怪，叫呼掷砾以吓人，入洞者毛发凛然，忧鬼魅之为害，或亦山灵不欲精华尽出于人间也。他若亚婆坑在峡北，从第一条坑而入，黄坑在峡南，从龙华寺后而入，石皆有眼，而色紫质粗。梅花坑在峡口东，从沙步典水村而入，石亦多眼。眼大而晕重，不甚分明，质青亦粗，则山灵之所不甚吝惜者也。当宋时，水岩未开，皆于七星岩北将军岭之下，名为将军坑者取石。其石色黑无眼，质亦粗，至今黄冈砚估尚取之。然诸坑石皆易取，惟水岩积水渊渟，非具大力者不能取。取必于冬始，于春终。天寒江落，峡水浅，乃可列炬而入，杓泉而出，金钱之费虽不赀，然得佳石无几。盖天地之精华有尽，一卷之多，与蛟螭争于水府，崖壁一坼，性命齐捐。噫嘻，可不畏哉。大抵佳石之得，良有命焉，不可以人力强求。予少颇畜

砚，以熊制府所开石为最，次则某藩王所开石，今时石皆不如昔，盖端溪精华亦已尽矣。尝从友人得一砚，名之曰大璞，有《乞砚行》，颇能形容其美。辞云："羚羊峡东惟端溪，水岩之口临江低。石师匍匐下绝磴，中穿四洞先东西。使君最嗜紫云片，脚踏青天割为砚。青花细细似微尘，蕉叶白中时隐见。空濛雨气成黄龙，欲散不散浮水面。猪肝淡紫方新鲜，带血千年色未变。中间火捺晕如钱，半壁阴沉望似烟。翡翠朱砂非一种，斑斑麻鹊点多圆。斯是水岩石中髓，水之精华结渊底。就中纯粹含乾德，纷纷脂玉晰肌理。入手温然暖若春，浮动心花兼意蕊。姑射冰凝总在神，昭仪膏滑那濡水。玉骨虽刚按似柔，生气周身无不靡。鹳鹆何须活眼多，云霞亦是空天滓。使君命匠细磨砻，中有三方最高美。其余浸润水盘中，水碧金膏尽糠秕。分我东洞一大脔，似方非方非石子。纵横六寸甚端厚，蕉叶青花相间起。前者两片琢未成，赠我已与琼瑶似。使君割爱本非常，不贪为宝吾难已。"而《大璞铭》云："水岩一角，天然大璞。自成圭璋，不用追琢。蕉叶白凝，火痕丹渥。文圣之纯，潜龙之确。水涌云蒸，书成不觉。一气氤氲，其元在朔。与我心华，殷勤浣濯。"

磨砚，先以水岩口之前亚婆井粗石磨之，次以灵山寺前细沙和粗石磨之，次以蚺蛇坑之石细磨之。又以飞鼠岩之石，细细磨之，然后上蜡，使颜色增润。或伪为佳眼其上，蜡以沃之，亦可观。予诗云："石工欺汝只纤毫，翡翠朱砂总未高。鹳鹆眼多堪抵鹊，梅花坑好可磨刀。"大抵石以纯粹无诸瑕疵，色如羊肝淡紫，生气蒸蒸者为上，眼非所贵。水岩率无眼，眼者石之筋络，亦石颣也。然石美亦不妨有眼，相传下岩旧坑卵石，色黑如漆，细润有眼，眼中有晕，或六七眼相连。扣之清越，研之无声，著墨不热无泡，良久微浸，若油艳发，此至庆历间已少。中岩在山半，名半边岩。其卵石紫嫩肝色，细润有眼，小如绿豆，有条纹或白或绿，扣之及研皆无声。外有黄膘包络，久用锋芒不退，宋时此坑取之亦竭矣。中岩新坑，石色淡紫，眼如鹳鹆，有晕。其嫩者扣之无甚声，磨墨有微声，久用锋芒退乏，此不及下岩远甚。上岩旧坑有青紫，新坑石皆灰色，紫而粗燥，眼如鸡眼大，扣之磨墨皆无声，有松板纹。久用光如镜面，比中岩又远不及。总之，水岩石佳者有穷，自宋至今，英华日消日削，金矿、银坑、砂窟且已告尽，而况于九渊神髓，美逾琼瑶者乎。比年斧斤不辍，山灵告哀，有力者负之而趋，无以自保。予尝为文以吊水岩，又有歌云："水岩之石水精子，带血羊肝纯作紫。火捺金钱朵朵圆，白凝蕉叶为肌理。年来岩底采无余，鬼斧神工多得髓。纷纷散入富豪家，什袭文绫与绛纱。未雨那知泉有本，长乾争见墨生花。绿尘半与图书积，安得松烟饱朝夕。真气徒含天一深，空光未有云霞迹。琉璃作匣枉称珍，终日随身讵有人。风雅纷葩思赋客。春秋羽翼忆经神。君今欲采圭璋质，尺寸微瑕皆勿失。天留淳朴与遗人，鬼瞰高明悲巨室。"

羚羊峡西北岸，有村曰黄冈，居民五百余家，以石为生，其琢紫石者半，白石、锦石者半。紫石以制砚，白石、锦石以作屏风、几、案、盘、盂诸物，岁售天下逾万金。性多狡黠，善以赝坑石惑人，每得重价，白石即西洋诸番亦来买取。盖黄冈衣食于石，自宋至今，享山岩之利数百年矣。予有黄冈诗云："村小当高峡，家家拥石林。琢磨儿女力，挥洒圣贤心。"又云："此地耕桑少，人人割紫云。双缣天际至，一片水坑分。"其南岸金渡村居民，则以龙须蒲席为生。

宋熙宁中，杜谘知端州，禁民毋得采石，而知州占断，人号为杜万石。周濂溪时提点广南东路刑狱，恶其夺民之利，因为起请，凡仕于州者买砚毋得过二枚，遂为著令。叶石洞云：宋贡砚，惟赐史官，故端砚重于天下，杜谘遂以蒙诟。夫有尤物，皆足厉民。正统后，采砚之使不至，人直砺视之，非惟上所好耶，善乎子罕之辞玉也。曰："惧丧吾宝。"嗟嗟。吾宝无丧多矣，而奚人之宝为。传称唐有韦承庆左迁高要尉，有馈紫砚者，置案上。岁余起辰州刺史，复以还之。包孝肃知端州秩满，有一砚投于羚羊峡口。马晞骥判肇庆府，有潜以奇砚献者。晞骥曰：此亦长物也，谢之。噫。若三公者，可谓无丧其宝者哉。

锦　石

锦石，出高要峡，青质白章，多作云霞、山水、人物、虫鱼诸象，以为屏风几案，不让大理石，但质微脆耳。其纯白者产七星岩，名白端，为柱为础及几、案、盘、盂，皓然如雪，皆可爱。盖七星岩内外纯是白石，亦有白质青文，然望之苍黑如积铁，以岁久风雨剥蚀也。最白者妇女以之傅面，名为干粉，与惠州画眉石、始兴石墨，皆闺阁所需。

石　笠

西樵有一巨石，形如笠，文敏公镌曰"霍子笠"。予补之以铭曰："吾之笠，石所成。吾戴之。云之轻。"又有一石状冠，予镌曰："屈子冠"。铭之曰："白云为衣，瀑布为带。复此石冠，徜徉天外。"

四石镜

四石镜，一在东莞青紫峰，朝霞则青，暮霞则紫。一在和平仙径，山色明则雨，暗则晴。一在澄迈白石岭，色白则晴，黑则雨。一在罗定八片岭，体芒圆大可数尺，其下一水横流，水映日，日映石镜而光生焉。譬之月然，受日之光以为光。

石　船

高州潘仙坡有一石船，中圬，两端微起若荷华片，长八尺有半，广四尺。又有石篙一，在云炉洞，长二丈许，相传潘茂名真人遗物。予有《石船铭》云："至人餐石，以刚为柔。至人乘石，以沉为浮。风将气御，水以神游。芙蕖一瓣，泛泛如舟。虚无之滓，为尔长留。"

石的

会稽射的山，绝壁上有的，盖石的也，讹石为射也。英德弹子矶上有一孔，亦石的，的有重晕，然不能时玄时白。

石床

电白汤泉之上有石床，长二丈余，广七尺，镌"浴沂石"二字。行者浴汤泉毕，多卧其上。万历初，泉忽凉。今越八十余年，有客过之，以为阳郁为阴、热郁为寒也，因浚导之，三日后复温。

端溪砚石

侯官高兆固斋云："端州分野直星纪。"僧一行曰："天地两戒山河，与天之云汉始末。"谓星纪得云汉降气，为百川下流云。羚羊峡距郡东三十里，束三江之水。其山产石类瑊玏，唐宋以来，才人文士，采作砚材，苏文忠称为宝石，盖东西粤扶舆之脉蕴闷也。未至峡十里为大蕘山，皆牛毛细皴，宛如画境。峡山青苍对峙，江流泓净，颇似严濑。峡石矿凡十一，北岸坑曰阿婆，曰白婆坟，其石质黯黝不鲜，佳者亦有火捺纹、蕉叶白，可乱水岩、朝天岩。惟青花中，黄星密洒如尘，眼大于螺，若人张目，湛湛无神，真赏家以此辨定。碧点长斜，似眼无瞳，每石一片，可得十二三点十数点者。梅花坑在峡外三水境中，峡将尽岸，南山坳有洞。书宋治平四年，差太监魏某重开，土人名曰岩仔坑。其石叩之声泠泠，久磨能滑，旁有塚，相传其时开凿中虚，崩闭数百十人，太监死焉，守土者葬其冠服于此。坑下度小山曰新坑，其石细润微青，蕉叶白亦青，西上越水洞隔里，曰朝天岩(土人名山坑为隔里)。其石坚实，不能滑腻，火捺纹成结不运。若蜡炬着垩壁斜焰，及烧损几案处，蕉叶白色晦气黄，纯洁无痕者亦可贵。古塔岩其石比朝天岩，无火捺纹、蕉叶白。古塔岩后为屏风背，其石木如，譬猪肝曝于风日。宣德岩在屏风背下，去水岩二里许，其石仿佛水岩，今不可得。岩仔坑东有洞，广如屋，曰栖安洞，旧时开坑石工所栖之所。又东有小山圆阜，下为水坑，折上数十武，有万历二十八年，差督理珠池市舶内官监太监李凤，开坑封坑月日立石。洞临江口，小于圭窦，石工裸身，盘蹙豨膏，燃火腰锤螺旋而进。入洞西转，有渊不测，先投以石，闻水声，急转西折，不则坠深渊矣。正洞容工一二十人，由正洞入西洞，西洞渐宽，东洞旧纳四人，二人运凿，二人仰卧，膝前置磁盘灯于胸以烛之，不能坐立捧。今容七锤，且十四人矣(取石一人秉锤一人捧灯)。三洞，正洞石上上，次东洞，西洞又次之，土人皆名曰老坑。石三层，上层近山沙，透漏如蠹蚀曰虫蛀，其质微逊中层，常有翡翠杂拉。中层火捺纹、蕉叶白，其绝品，东瓜穰、青花及眼生蕉叶白。下石工所名下层石也。又下，麻鹊斑纹成鱼冻，或如唾涎，亦有眼。眼中瞳含沙多脱去，此中石时有蔚蓝者，秀色可餐，不一见。下此底坂石云。中层、下层火捺纹，如朝霞蔚起，散若马尾。若刷丝萦绕，绚采熊熊，大当钱，有芒，曰金钱火捺，品上上。黫然黑色曰铁捺，如蚓曰凤涎，皆石疵。蕉叶白上下四旁，必有火捺纹掩映，旧坑皎洁比纨素，近坑白中杂出青花也。青花上品，若涧沚细藻，朱碧莹然，缥缕隐隐。又如鱼儿队行，青花明显如石花菜者，石工称为芊纹，品中中。三洞眼各异，正洞眼赤，圜如珊瑚鸟目，石嫩眼侵土气者若象牙，其瞳分明亦足赏，东洞眼碧，色数晕，对之奕奕射人，曰鸜鹆眼。圆正明媚者不易得，他洞偶一有之。西洞眼黑，圜瞳一黍如豉。三洞石，正洞下层第一，入手温润柔腻有生气，鲜洁茜丽，磨之与墨相亲，摩挲心动。东洞西侧深处曰飞鼠岩，其石有纹曰黄龙，斜亘石面，工指为瑕。正洞亦有黄龙纹，游扬如云气如薄罗，亦移人情。三洞俱水中，冬日引水尽乃可取，正洞北潭底水深不可引，时有鬼神。东洞径倾仄，水工列小童，长跪举杯勺扬水，水乃涸。以故开坑先引水阅月，费金钱至累千金。旧制把总一员，专辖守坑，律令盗坑石比窃盗论，其厉禁如此。永乐、宣德间开坑，未几俱罢去。崇祯末，蜀人熊文灿总督两广日，指挥苏万邦致石工于江西，缒火中夜开坑，不敢自日中也。丁亥后守禁罢，至今凡六开坑，工受官役日有程，不择肤理，凿伐拆裂，宋元明五百余年未闻也。大抵石理日剥，精华日尽，气韵颜色，不能一执成说，要以老坑具妍姿者为定。予至端州值开坑，所见三十年前石与今异，访之石工，其言殊别，征其说各护所偏。予既喜身亲古人未言之见闻，复重慨夫文明之璞，一旦割裂而出，天地真蕴，山川元气，渐至竭耗，不数十年，此山便成陵谷，无有问津之处。爰述于编，庶几后之君子观览宝藏，知此石实云汉之钟萃，三江五州之荣卫，或可以小慰于真宰也。陈恭尹跋云：砚之用，发墨不损毫，二者尽之矣。不损毫常砚皆能之，唯发墨之妙，非亲试水岩不知也。他砚粗则锉墨，细则拒墨，水岩即不然，玉肌腻理，拊不留手，着水研墨，则油油然若与墨相恋不舍。墨愈坚者，其恋石也弥甚，以他砚并之。水之分数同，墨同，手同，而为研之数，水岩常少于他砚十之三四，每春夏间积雨时，墨竟日用之，则棱角软腐反张，唯水岩可免此病。骤以他砚易之，顷刻不胜其苦矣。砚槽之水，隆冬极寒，他砚常冰，而水岩独否。具此数妙，虽使椎朴无文，犹将拂拭用之，况其体质之美，千奇百变，不可殚穷，岂南离文明之德，独萃于端溪耶。固斋所考，剖析辨证，已无遗义。然近岁往往有一二所新出之石，气韵颜色，几足乱真，不深心识别，鲜不为所眩惑。亦有出自水岩，如固斋所云，精华日见，不能一执成说者。大均跋曰：予尝课《石语》一篇，言端溪石颇详核。而以天地英华，日消月剥为恨。固斋客端州，尽得三洞之精蕴，辩晳毫芒，大泄神理，俾羚羊宝藏，一一肺肝如见，美恶精粗，莫逃渊鉴。自唐宋以来，罕有能言及此者，真端溪之幸也。固斋来值开坑，所见三十年前石与今异，其美亦不如昔，因慨夫文明之璞，一旦割裂无遗，天地真蕴，山川元气，渐至竭耗。不数十年，此两峡将成

陵谷，将云汉之扶舆，三江之荣卫，无以复完，恐为斯地之灾眚。噫嘻，诚仁人君子之用心哉。予尝为文吊水岩，有曰："呜呼水岩，有此宝藏。斧斤自戕，精灵日丧。尺寸之肤，云情水状。气含九渊，无以自养。日燠月寒，昼夜摩荡。似刚似柔，面粹背盎。白叶青花，琼瑶不让。大璞难完，经营巧匠。天地大文，惟人酝酿。岂在一卷，光华可仗。水坑虽美，于宝无当。作者之圣，不以为尚。述者之明，不以相贶。嗟尔三洞，有消无长。山腹穹然，穿穴相向。无石可触，云不能上。发育无功，厉生腑脏。负之而趋，岩岩大创。有力之人，肩项相望。山灵自灾，敢云无妄。曷不崩颓，沦于沆漭。卷彼牂江，以自深广。"

洗头盘

永安苦竹泒梅花岩畔，有一石坎，名仙女洗头盘。相传女子就盘沐发，能使发鬒美而长。大均尝镌其下云："安得仙人九节杖，拄到玉女洗头盘。"

卷六　神语

雷　神

雷州英榜山，有雷神庙。神端冕而绯，左右列侍天将，一辅髦者捧圆物色垩，为神之所始，盖鸟卵云。堂后又有雷神十二躯，以应十二方位，及雷公、电母、风伯、雨师像，其在堂复，则雷神之父陈氏鈇也。《志》称：陈时雷州人陈鈇无子，其业捕猎，家有九耳犬甚灵。凡将猎，卜诸犬耳。一耳动，则获一兽，动多则三四耳，少则一二耳。一日出猎，而九耳俱动，鈇大喜，以为必多得兽矣。既之野，有丛棘一区，九耳犬围绕不去。异之，得一巨卵径尺，携以归，雷雨暴作，卵开，乃一男子，其手有文，左曰雷，右曰州，有神人尝入室中乳哺，乡人以为雷种也，神之。天建三年，果为雷州刺史，名曰文玉。既没，神化大显，民因祀以为雷神。此事诞甚，然厥初生民，皆由气化，虬卵吞于简狄，帝武感乎姜嫄，神圣之生，天必示之怪异，况雷于天地为长子。《易》曰：震，一索而得男。神生于霹雳，为天地始阳所孕，理诚有之。况雷与龙同体，其从龙而伏也则在山，从龙而起也则在田。雷者龙之声也，电者龙之光也。龙本卵生，故雷神亦卵生，卵不从天降而从地出，又所谓雷出地奋也。又雷与风牝牡也，雷风相薄，雷之精人于风之血，故卵生焉。卵得乾之初气，故为雷子。其生于雷州，则以雷州乃炎方尽地，瘴烟所结，阴火所熏，旧风薄之而不散。溟海荡之而不开，其骇气奔激，多鼓动而为雷，崩轰砰嗑，倏忽不常，故雷神必生于雷州，以镇斯土而壁除灾害也。庙名灵震，创于陈，禋祀于伪南汉，赐王爵于宋，明初改称雷司，定祀上元，俾雷神子孙世守之。岁之二月，雷将大声，太守至庙为雷司开印。八月，雷将闭藏，太守至庙为雷司封印。六月二十四日，雷州人必供雷鼓以酬雷，祷而得雷公之墨，光莹如漆，则以治邪魅惊痫，及书讼牒得雷屑，或霹雳砧，则以辟婴儿惊以催产。霹雳砧一名雷公石，郁溪云：天地之初，雷起于地。中则起于水，过中则起于石。起于石，雷之最迅烈者，故曰介于石，不终日。介者，言乎雷起于石之介也。夏间雷雨骤发，多在午后，而皆不终日，是其验云。又邵子云：石为雷，而龙常生石中，龙之生即雷之生也。雷以石为胎，其起也破石而出，石迸散于人间，故为雷公之石也。

飓风神

粤在离方，飓者，离风之郁而不得出、火气暴发而为灾患者也。粤岁有飓，多从琼、雷而起。离之极方也，故琼、雷皆有飓风祠。其神飓母，有司以端午日祭，行通献礼，诚畏之也。飓者具也，飓一起，则东西南北之风皆具而合为一风，故曰飓也。曰母者，以飓能生四方之风而为四方之风之母，分其一方之风，可以为一大风，故曰母也。又巽为风，乾之长女主之，雷以复万物之性，有父之道，故曰公。风以复万物之命，有母之道，故曰母也。大风为母，而微风则曰少男少女也。起于泽为少女风，起于山为少男风，而皆以飓为之母。又巽为风主，巽者月与水之本，月与水皆生于风，故曰母。或曰：飓母即孟婆，春夏间有晕如半虹是也。此盖以虹为飓母也，然婆即母也。

天地之神莫大乎雷、风，雷、风者所以生日月者也。事雷之神，所以事日，事风之神，所以事月。而雷之神在雷州，风之神在琼州，以二州南之极也。南之极其地最下，雷生于地之最下而风从之，故雷与风之神在焉。

罗浮山神

罗浮巍然高大，盖昌黎所谓最远而独为宗，其神必灵者也。考罗浮自安期生始游，而青精先生继之，故茅君内传云，罗浮山洞名朱明耀真之天，青精朱灵芝治之。今山中伏虎岩上有朱子庵，盖青精之所尝居。青精者，罗浮始开辟之人，故居人称之曰青精君，而号华子期曰玉源君。子期淮南人，相传角里先生弟子，居罗浮玉源，玉源在分水嶼，所谓泉源福地也。他如阴长生居铁桥，葛孝先居飞云顶，鲍靓居酥醪观，葛稚川居麻姑峰下，单道开居石室。苏玄朗居青霞谷，轩辕集居蛇穴，是皆罗浮君所与共治斯山者。罗浮君亦称四百三十二君，盖山之神也。罗浮君每尝出见，陈武帝时见于大石楼上，长三丈所，通体皓然，衣服楚丽，山中人莫不伏拜。其祀肇于晋，著于唐，唐玄宗尝于五龙堂南筑坛以祷，使道士申太芝主之。又于都虚观置守祠者十家，宋乃著为令，岁十月下元，长吏醮山以礼事神。淳熙甲午，守臣王宁奉祀，有庆云起于祠所，五色轮囷，绘图以奏，谓为太平之应。而先朝永乐中，遣官设醮，瘗所降玉简于观中，盖皆以罗浮之神绝灵，为望秩所必先焉者也。葛稚川云，罗浮乃正神所居，中多地仙之人，可以避难。若有道者登之，则山神援助，其药必成，故今人山者或是贤哲，山神辄遣五色鸟相迎，或有异云郁起如

幡幢华盖以覆导之，而神亦尝乘哑虎巡山，不使怪物为害。予二十年间数数往来，盖未尝佩五岳之图，服雄黄之粒，以辟除不祥也。

海　神

溟海吞吐百粤，崩波鼓舞百十丈，状若雪山。尝有海神临海而射，故海浪高者既下，下者乃复高，不为民害。父老云，凡渡海至海安所，闻涛声哮吼，大地震动，则知三四日内有大风雨，不可渡。又每月十八日勿渡，渡则撄海神之怒。又云，凡渡海风波不起，岛屿晴明，忽见朱旗绛节，骖驾双螭，海女人鱼，后先导从，是海神游也。火长亟焚香再拜则吉，其或日影向西，巨舶相遇，帆樯欹侧，楼舵不全，或两或三，时来冲突，火长必举火物色之，举火而彼不应，是鬼船也。火长亟被发掷钱米以厌胜，或与之决战，不胜，必号呼海神以求救。海神甚灵，嘉靖间有渡琼海者，见海神特立水上，高可丈余，朱发长髯，冠剑伟丽，众惊伏下拜。海神徐掠舟而过，有光景经久不灭，次日有三舟复见，大谍拒之，风波大作，舟尽覆。语云："上海人，下海神。"盖言以海神为命也。粤人事海神甚谨，以郡邑多濒于海，而雷州出海三百里余。琼居海中，号特壤，每当盛夏，海翻飓作，西北风挟雨大至，海水溢溢十余丈，漂没人畜屋庐，莫可胜计，盖海神怒二郡民之弗虔也。故以生人饷蛟鱼，蛟鱼食之而弗餍。又为之嘘噏咸雨，放为咸潮，使水卤积于洋田，逆流万顷，禾苗朽烂，数年而不可复耕，以病二郡之民也。噫嘻。民之生长于雷、琼，其不幸若是。然今粤人出入，率不泛祀海神，以海神渺茫不可知。凡渡海自番禺者，率祀祝融、天妃，自徐闻者，祀二伏波。祝融者，南海之君也。虞翻云，祝，大也。融，明也。南海为太明之地，其神沐日浴月以开炎天，故曰祝融也。祠在扶胥江口，南控虎门，东溯汤谷，朝暾初出，辄见楼殿浮浮，如贝阙鲛宫，随潮下上。每当天地晦冥，鲸呿鳌掷，飓风起乎四方，雾雨迷其咫尺，舟中之人，涕泣呼号，皆愿少缓须臾之死以请于祝融。其声未干，忽已天日晴朗，飘行万里，如过衽席。而天妃神灵尤异，凡渡海卒遇怪风，哀号天妃，辄有一大鸟来止帆樯，少焉红光荧荧，绕舟数匝，花芬酷烈，而天妃降矣。其舟遂定得济，又必候验船灯，灯红则神降，青则否。其祠在新安赤湾，背南山，面大洋，大小零丁数峰，壁立为案，海上一大观也。凡济者必祷，谓之辞沙，以祠在沙上故云。而二伏波将军者，专主琼海，其祠在徐闻，为渡海之指南。苏子瞻云，自徐闻渡海适朱厓，南望连山，若有若无，杳杳一带耳。艤舟得济，股栗魂丧，相庆再生，咸以伏波为恩我。李伯纪常祷于二将军，北得生还，乃书子瞻所作碑，刻石祠中。祠有二，正祠为新息，别祠为邳离。

南海神

南海神庙在波罗江上，建自隋开皇年，大门内有宋太宗碑、明太祖高皇帝碑，其在香亭左右，则列宗御祭文，使臣所勒者也。韩昌黎碑在东廊，宋循州刺史陈谏重书，神自唐开元时，祭典始盛，尝册尊为广利王，岁以立夏气至，命广州刺史行事祠下，祝文书御名，宋真宗锡王玉带。至和元年，加王冕九旒、犀簪导、青纩充耳、青衣五章、朱裳四章、革带钩鰈、绪韨、素单、大带、锦绶、剑、佩、履、韈。内出花钗九株、袿、襡、簪、镆，署曰赐明顺夫人。明顺者，王之夫人，皇祐所封号也。元时，数遣使奉锦幡、销金幡、金银香盒，吴莱古迹记言，南海庙有玉简、玉箫、玉砚、象鞭，林霭所献铜鼓，面阔五尺，脐隐起，有海鱼虾蟆周匝。及宗真宗所赐玉带、蕃国刻金书表、龙牙火、浣布，今皆不存。洪武六年，赐黄金香盒，重十六两，黄绫幡一副。藩臬大夫每春秋仲月壬日致祭，先出香盒于官库，赍至神前，祭毕复归藏焉。其礼器，柷一，笾四，豆四，簠二，簋二，爵三。铏如爵之数，篚一，尊一，羊、豕函各一，祭品羊一俎，豕一俎，和羹三铏，帛一篚，黍稷二簠，稻粱二簠，枣、栗、盐、藁鱼四笾，韭、菹、醓醢、鹿醢四豆，皆有司存。庙向无祭田，宣德间，吾从祖萝壁、秋泉、南窗三公，始施田六顷六十八亩，在波罗海心沙、东马廊、西马廊、深井、金鼎、石鱼塘，田乃潮田，岁一熟，淤泥所积，子母相生，今又增数顷矣。庙中有道士一房，僧二房，收其租谷。岁仲春，十二、十三日，有事于庙，萝壁子孙主道士，秋泉、南窗子孙主于僧，予从兄士煌有碑志其事。而吾乡沙亭，与庙仅隔一江，一舸随潮，瞬息可至，以有祭田之供，辄视之为家庙焉。而沙亭亦有南海离宫，高曾之所俎豆，灵怪之所凭依，世修其祀罔或懈。盖生乎南海之上者，祠南海。生乎南岳之下者，祠南岳。亦庶民之礼也，非僭也。予尝为文以祭曰："洪惟灵德，重润南中。茫茫百越，潮汐咸通。火膏滋沃，金气冲融。洋洋发育，天一之功。三门以外，浩淼如空。天墟洒北，日母浮东。君王百谷，莫不朝宗。扶胥南岸，有庙巃嵸。高阳苗裔，俎豆其恭。此方士女，所恃离宫。天吴海怪，饮食咸丰。咸波不溢，禾稼芃芃。分龙有雨，怒飓无风。清和春仲，远近来同。波罗望拜，相应雄钟。虔申礼荐，以达玄聪。"

南海之帝

予尝于南海祠书额曰"南海之帝"。盖以家语云：水、火、木、金、土，是为五帝。又庄生云：南海之帝为倏故也。南海之帝实祝融，祝融，火帝也，帝于南岳，又帝于南海者。石氏《星经》云：南方赤帝，其精朱鸟，为七宿，司夏，司火，司南岳，司南海，司南方是也。司火而兼司水，盖天地之道，火之本在水，水足于中，而后火生于外，火非水无以为命，水非火无以为性，水与火分而不分，故祝融兼为水火之帝也。其都南岳，故南岳主峰名祝融。其离宫在扶胥，故昌黎云，南海阴墟，祝融之宅，海在南而离宫在北，故曰阴墟也。体阴而用阳天之道，故以阴为宅也。四海以南为尊，以天之阳在焉，故祝融神次最贵，在北东西三帝、河伯之上。

祝融，赤帝也。《淮南子》云：南方之极，自北户之

界至炎风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是也。《正义》云：赤帝，南方赤熛怒之神。赤熛怒者，火赫赫炎炎之象。火者南人之命，南人之事赤帝，盖事火也，事火者事其命也。岁之冬日，必为火清之醮以答神庥，龙车冕服，极其珍丽为之，所在皆然。

真　武

吾粤多真武宫，以南海佛山镇之祠为大，称曰祖庙。其像被发不冠，服帝服而建玄旗，一金剑竖前，一龟一蛇，蟠结左右，盖天官书所称，北宫黑帝，其精玄武者也，或即汉高之所始祠者也。粤人祀赤帝，并祀黑帝，盖以黑帝位居北极而司命南溟。南溟之水生于北极，北极为源而南溟为委，祀赤帝者以其治水之委，祀黑帝者以其司水之源也。吾粤固水国也，民生于咸潮，长于淡汐，所不与鼋鼍蛟蜃同变化，人知为赤帝之功，不知为黑帝之德。家尸而户祝之，礼虽不合，亦粤人之所以报本者也。或曰真武亦称上帝，昔汉武伐南越，告祷于太乙，为太乙鏠旗，太史奉以指所伐国，太乙即上帝也。汉武邀灵于上帝而南越平，故今越人多祀上帝。

五　帝

汉武帝迷于鬼神，尤信越巫，尝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至今越祠多淫，以鬼神方惑民菑祥者，所在皆然。诸小鬼之神者，无贵贱趋之，况于五方之帝及五岳神，不更谄事乎哉。吴廷举知顺德，尝禁淫祀，其言曰：律，祀典神祇，有司致祭。不当祀而祭，杖。顷行龙山龙江，见五岳庙，中禺五帝，冕而执圭。夫五岳视三公，诸侯在其域内，乃得祭之。祭用木主，号如其山，坛而不屋，天子有事告以芗，无则已。今帝之而不知其公也，僭诸侯之事而不知其庶人也。季氏旅于泰山，孔子讥之，况庶人乎。淫昏之鬼，充斥闾巷，家为巫史，四十保大抵尽丛祠矣。岁时伏腊，醵钱祷赛，椎牛击鼓，戏倡舞像，男女杂沓，忽祖祢为出门之祭。富者长奢，贫者殚家，甚至攻剽嚚讼之徒，资以决筴，是奸盗之主而礼法之蠹也。知县不佞，有人民社稷之寄，民神杂扰，不可放物，罪则在予。四十保淫祠悉毁之，其材以修保之亭坛，有余输县营缮，象投水火，民孝弟力田奉公，自求多福。不然于我政人得罪，求助鬼神无及已。于是毁淫祠八百余所，御史汪宗器恶之，计竹木斤两以罪。呜呼，不辨善淫，而以其睚眦报，愧淫鬼矣。

五谷神

晋吴修为广州刺史，未至州，有五仙人骑五色羊负五谷而来，止州厅上。其后州厅梁上图画以为瑞，号广州曰五仙城。城中坡山，今有五仙观，春秋粤人祈谷，以此方谷为五仙所遗。一仙遗一谷，谷有五，故为五仙。而五仙当日复有丰年之祝，故皆称为五谷之神，州厅之绘以重谷也。城名曰五仙，亦重谷也。

禾谷夫人

香山村落，多祀禾谷夫人，或以为后稷之母姜嫄云。予谓里有社稷，社，土神也。稷，谷神也。祈年报赛，以二神为归足矣。乃立淫宇而享祀无度，非礼莫甚焉。姜嫄之祠在武功，天下无之，无已则改祠田祖乎，田祖者先农也。《诗》曰："琴瑟击鼓，以御田祖。"然古时田祖之祀，与社稷皆坛而不屋，社稷之坛有常，田祖之坛无常，有常以为主，无常以为客。然则社稷而外，民有侯禳禬禜之事，亦可以无之他所矣。

伏波神

伏波神，为汉新息侯马援。侯有大功德于越，越人祀之于海康、徐闻，以侯治琼海也。又祀之于横州，以侯治乌蛮大滩也。滩在横州东百余里，为西南湍险之最，舟从牂牁至广必经焉。滩有四，曰雷霹，曰龙门，曰虎跳，曰挂舵。每滩四折，折必五六里，出入乱石丛中，势如箭激，数有破溺之患。夹岸皆山，侯庙在其北麓，凡上下滩者必问侯，侯许乃敢放舟，每岁侯必封滩十余日，绝舟往来。新舟必磔一白犬以祭。有大风雨，侯辄驾铜船出滩，橹声喧豗，人不敢开篷窃视。晴霁时有铜篙铁桨浮出，则横水渡船必破覆，须祭禳之乃已，此皆侯之神灵所为云。凡过滩，每一舟拨招者四人，使舵者四人，前立望路者一人。左右侧竖其掌则舵随之，然此地仅一姓人知水道，世为滩师，余人则否，其人亦马流遗裔也。滩为交趾下流，征侧叛时，侯疏凿以运楼船，至今石势纵横，宛如壁垒，大小石分曹角斗，奇阵森然，戈甲之声，喧阗十余里外，侯威灵盖千年一日也。祠中床、帐、盘、盂诸物，祝人拂拭惟谨。居民每食必以祭，事若严君。予亦尝以交趾簳珠为荐，簳珠者薏苡也。

伏波祠广东、西处处有之，而新息侯尤威灵，其庙在交趾者，制狭小，周遭茅茨失火，庙恒不及，交趾绝神之。交趾人每惧汉人诉其过恶于侯而得疫病，于是设官二人守庙，不使汉人得入。而其君臣入而祭者，必膝行蒲伏，惴惴然以侯之诛殛为忧。侯之神长在交趾，凡以为两广封疆也。

飞来神

罗定州西五里许，地曰牛头湾，有尉佗庙。万历间，庙乘风雨飞越数里，至玉树冈谭石乡，民乃增饰而祀之，号其神曰飞来神，庙曰飞来庙。其钟与香炉未飞去者，数移入庙而数去。噫，异甚。越人故俗鬼，越人勇之谓汉武帝云。越人尚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百六十岁。佗固东瓯王之流也，以一人之身，而历中原七八主，享国数十年，寿至百有余岁，意者亦尝敬鬼耶。而其相吕嘉与佗同起，死时亦百有余岁，皆异人也。佗死而庙食至今，民畏其神，复示之以怪异，其以越人禨故耶。

天　妃

天妃海神，或以为太虚之中，惟天为大，地次之，故

天称皇，地称后。海次于地，故称妃，或曰非也。《易》：兑为泽。泽通于天，故曰天泽。以海为大，故曰天池。而兑为少女，故曰妃。艮之男为地公侯，故兑之女为天妃，然今南粤人皆以天妃为林姓云。

龙 母

龙母温夫人者，晋康程水人也。秦始皇尝遣使尽礼致聘，将纳夫人后宫，夫人不乐。使者敦迫上道，行至始安，一夕龙引所乘船还程水，使者复往，龙复引船以归。夫人没，葬西源上，龙尝为大波，萦浪转沙以成坟，会大风雨，墓移江北，每洪水淹没，四周皆浊，而近墓数尺独清。墓之南有山，天将雨，云气必先群山而出，树林阴翳，有数百年古木，人不敢伐，以夫人有神灵其间云。夫人姓蒲，误作温，然其墓当灵溪水口，灵溪一名温水，以夫人姓温故名。或曰，温者，媪之讹也。夫人故称蒲媪，又称媪龙。唐李绅诗；风水多虞祝媪龙，然媪非生龙者也。得大卵而畜之，龙子出焉。养之以饮食物，龙得长大，盖古之豢龙氏也。始皇以为神，遣使迎媪。以尝闻徐福言，海神之使者铜色而龙形，光上照天，意媪其同类也，求三神山患且至，船风辄引而去，岂亦龙之所为耶。

斗 姥

斗姥像在肇庆七星岩，名摩利支天菩萨，亦名天后。花冠璎珞，赤足，两手合掌，两手擎日月，两手握剑。天女二，捧盘在左右，盘一羊头，一兔头，前总制熊文灿之所造也。文灿招抚郑芝龙时，使芝龙与海寇刘香大战，菩萨见形空中，香因败灭。文灿以为菩萨即玄女，蚩尤为暴时，黄帝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符伏蚩尤。又尝下天女曰魃，以止蚩尤风雨。古圣人用兵，皆以神女为助，于是倾赀十余万为宫殿极其壮丽以答之。论者谓，文灿当时以此十余万金钱募召壮士，为朝廷办贼，必有功业可观。当剿贼时，菩萨何不再见，岂所谓福无重至者耶。

西王母

广州多有祠祀西王母，左右有夫人，两送子者，两催生者，两治痘疹者，凡六位。盖西王母弟子，若飞琼、董双成、萼绿华之流者也。相传西王母为人注寿注福注禄，诸弟子亦以保婴为事，故人民事之惟恐后。考西王母见《山海经》、汲冢《周书》、《穆天子传》、《汉武帝内传》。而庄子云：夫道在太极之先。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是则开辟以来，有天地即有西王母，而道家以为西王母者，金母也。木公生之，金母成之。人类之所以不绝于天地间者，以有金母之成之也。金母者，天下之大母，故曰王母。居于西，以成物为事，故曰西王母云。壁上多绘画保婴之事，名子孙堂，人民生子女者，多契神以为父母，西王母与六夫人像，悉以红纸书契名帖其下，其神某，则取其上一字以为契名，婚嫁日乃遣巫以酒食除之。

花王父母

越人祈子，必于花王父母。有祝辞云："白花男，红花女。"故婚夕亲戚皆往送花，盖取《诗》"华如桃李"之义。诗以桃李二物，兴男女二人，故桃夭言女也，摽梅言男也，女桃而男梅也。华山上有石养父母祠，秦人往往祈子，亦花王父母之义也。

金华夫人

广州多有金华夫人祠，夫人字金华，少为女巫不嫁，善能调媚鬼神，其后溺死湖中，数日不坏。有异香，即有一黄沉女像容貌绝类夫人者浮出，人以为水仙，取祠之，因名其地曰仙湖，祈子往往有验。妇女有谣云："祈子金华，多得白花。三年两朵，离离成果。"越俗今无女巫，惟阳春有之，然亦自为女巫，不为人作女巫也。盖妇女病辄跳神，愈则以身为赛，垂髾盛色，缠结非常，头戴鸟毛之冠，缀以璎珞，一舞一歌，回环宛转，观者无不称艳。盖自为身为媚，乃为敬神之至云。女巫琼州特重，每神会，必择女巫之姣少者，唱蛮词，吹黎笙以为乐，人妖淫而神亦尔，尤伤风教。

东莞城隍

洪武二年三月朔，上在朝阳殿，梦一臣幞头象简，一白髯老者随之，山呼舞蹈，称臣东莞城隍，老者县中钵盂山土地，谨奏陛下，东莞岁中致祭无祀。一次不敷，乞敕有司，递年祭三次，庶幽魂得以均沾。上觉而异之，召礼部议，乃封东莞城隍显佑伯，仍管城隍司事。赐伯爵仪仗，暨异锦龙缎一端，印曰东莞县城隍之印。递年三月三日、九月九日，有司以少牢致祭，别颁敕封钵盂山土地，赐以冠带，诏东莞及天下无祀者。岁中清明日、七月望日、十月朔日致祭，著为令，敕书今藏庙中。而钵盂山土地像塑冠带，与他处幅巾深衣者异。

祭 厉

叶石洞为惠安宰，淫祠尽废，分遣师巫充社夫。遇水旱疠疫，使行禳礼。又遵洪武礼制，每里一百户，立坛一所，祭无祀鬼神。祭日皆行傩礼，或不傩则十二月大傩。傩用狂夫一人，蒙熊皮，黄金四目，鬼面，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又编茅苇为长鞭，黄冠一人执之，择童子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十二人，或二十四人，皆赤帻执桃木而噪，入各人家室逐疫，鸣鞭而出，各家或用醋炭以送疫。黄冠倡，童子和曰，甲作食殈，胇胃食虎，雄伯食魅，腾简食不祥。揽诸食咎，伯奇食梦，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随食观，错断食巨，穷奇、腾根共食蛊。凡使十二神追恶凶，赫汝躯，拉汝干，节解汝肉，抽汝肺肠。汝不急去，后者为粮，此乃古礼，虽孔子所不敢违也。后世此礼废绝，每逢灾疾，乃至禳星告斗，作诸无益，其伤民财甚矣。予至东莞，每夜闻逐鬼者，合吹牛角，呜呜达旦作鬼声。师巫咒水书符，刻无暇晷，其降生神者，迷仙童者，问觋者，妇女奔走，以钱米交错于

道、所在皆然。而诸县寻常有病，则以酒食置竹箕上，当门巷而祭。曰设鬼，亦曰抛撒。或作纸船纸人燔之，纸人以代病者，是曰代人。人以鬼代，鬼以纸代，真愚夫妇之所为也。博罗之俗，正月二十日以桃枝插门，童稚则以桃叶为佩，曰禁鬼也。广州妇女患病者，使一妪左持雄鸡，右持米及箸，于闾巷间皋曰某归，则一妪应之曰某归矣，其病旋愈，此亦招魂之礼，是名鸡招。人知越有鸡卜，不知复有鸡招，亦曰叫鸡米云。至始死，则召师巫开路安魂灵，投金钱于江，买水以浴。而七七日百日皆为佛事，破家以从，无贫富皆然，善乎石洞之能导民以礼也。始下车，即召作佛事者云。知县到任二十日，礼教未敷，致百姓居丧而作佛事，罪在知县。即取幡幢鬼魍铃铎等焚毁。孝子僧众，听讲小学一章，有何选卿者，居丧不作佛事，石洞以为贤于峨冠博带诵法孔子者，特具羊酒，遣父老亲礼其庐，以示旌异。

绿　郎

广州女子年及笄，多有犯绿郎以死者，以师巫茅山法治之，多不效。盖由嫁失其时，情欲所感，致为鬼神侵侮。睽之象，兑女泽动而下，则见有豕负涂。离女火动而上，则见有鬼一车，此其征也。绿郎者，车中之鬼也。未得夫而张之弧，已得夫而说之弧。夫者雨也，遇雨则吉矣。又广州男子未娶，亦多有犯红娘以死。谚曰："女忌绿郎，男忌红娘。"皆谓命带绿郎红娘者可治，出门而与绿郎红娘遇者不可治，此甚妄也。咸之象，二少憧憧，则朋从其思。少女之思往，则绿郎之朋来，少男之思往，则红娘之朋来，皆婚姻不及其时所致。绿郎一曰过天绿郎，亦曰驸马。

二　司

崖有二司神者，一日降魂童言曰：欲与萧公斗法。于是二司神各发马脚。马脚者，神所附之人也。以枪自刺其腹洞贯焉，刺咽亦如之。有疾病者，许火棚。既愈，如数伐薪，请二司神酬愿。病者率众舆二司神，跣行烈焰，毫发无损。广有三界神者，人有争斗，多向三界神乞蛇以决曲直。蛇所向作咬人势则曲，背则直。或以香花钱米迎蛇至家，囊蛇而探之，曲则蛇咬其指，直则已。有许愿者不还，蛇则腾至人家索饮食。又或有仇怨，于神前书其人年生八字，以碗覆之。神前碗大小纷然，无有敢动其一者。有急脚先锋神者，凡男女将有所私，从而祷之，往往得其所欲，以香囊酬之，神前香囊堆积，乞其一二，则明岁酬以三四。新兴有东山神者，有处女采桑过焉。歌曰："路边神，尔单身。一蚕生二茧，吾舍作夫人。"还家果一蚕二茧，且甚巨。是夜风雨大作，女失所之，有一红丝自屋起，牵入庙中，追寻之，兀坐无声息矣。遂泥而塑之，称罗夫人。番禺石壁有恩情神者，昔有男女二人，于舟中目成，将及岸，女溺于水，男从而援之，俱死焉。二尸浮出，相抱不解，民因祠以为恩情庙，此皆从祠之淫者，民未知义，以淫祠为之依归，可悲也。

卷七　人语

高　固

高固，南海人，周显王时，以才能归楚，为威王相。时有铎椒者，以王不能尽观《左氏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由固进之，以故文教日兴。先是南海有勇获者，仕吴王夫差为将，黄池之会，夫差命王孙雄先与获帅徒师，以为过宾于宋，以焚其北郛焉而过之，南海介荆、扬裔土，周初始通中国。王会以翟贡称蛮扬焉，尚力而已，迄附于楚，乃显庸，有文事，则固之为功云。黄佐云："自会稽以南，逾岭皆粤地也。秦汉之先，盖已有闻人者。"邹阳曰："齐用粤人子臧而强威宣。"裴渊曰："南海高固为楚威王相时，有五羊衔谷之祥。"欧大任曰："固，越人也，世在越，称齐高傒之族。"

梅　锠

越人以文事知名者，自高固始。以武事知名，自梅锠始。当越人之复畔秦也，以锠为将，锠下令，户出壮士一人，领以户将，使合传、胡害将之。战则编为什伍，领以队将，使摇毋余将之。将士受命，乃率之归番君吴芮。锠劝芮西从沛公伐秦，芮然之，使锠先往。当是时，郡县苦秦法，多杀长吏以应陈胜等。项梁杀会稽守，田儋杀狄令，刘季以书杀沛令，东阳杀其令以推陈婴，使芮不听锠言，终为秦守，其不同于会稽、狄、沛、东阳者无几矣。锠既行，遇沛公于南阳，与言相合，遂从攻析郦，降之。又从攻武关，破之。秦既灭，项羽封锠为台侯，食台以南诸邑，其后沛公以锠能成番君功名，复封锠广德十万户，广德即今祁门县也。夫以锠之才为百粤人所归，设当大楚方张之时，使庾胜兄弟绝关自守，其智勇岂遂出嚣、佗之下耶。且是时，锠之王在浈水上，固勾践之本支也。锠即奉其王，以继禹、少康宗祀，亦孝子慈孙之所有事焉者。而锠以为秦者，周之寇仇，非仅越人与六国人之寇仇也，越人首畔秦，吾当帅之，以为周先王报怨。且先君勾践，能灭吴尊周室，其遗风余烈，子姓当继绍而起，毋以窃据一方为天下所指名为也。嗟夫，自唐、虞、夏而后，得天下之正者，莫如汉、明，而越人率为功首，能以大义鼓唱诸侯，锠与何真是也。锠可以为赵佗，真可以为刘岩，而皆不为。与冯盎者亟以二十州县归唐，皆可谓能知天命者也。台岭故锠汤沐地，今无锠祠，吾尝叹为旷典。夫任嚣且祀于泷口，佗亦祀于玉山，况锠之贤者乎。祁门地接鄱阳，有锠祠与鄱阳番君祠相望，今台岭亦即建之以为锠主祠可也。

士　燮

士燮字威彦，广信人。建安初，为交趾太守，中国士人往依者百数，陈国袁徽与尚书令荀彧书曰：交趾士府君，处大乱之中，保全一郡，二十余年疆场无事，民不

失业，羁旅之徒，皆蒙其庆。虽窦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阕，辄玩习书传、春秋左氏传，简练精微，皆有师说，其称之若此。燮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百蛮震服。会交州刺史张津死，汉赐玺书，以燮为绥南中郎将，董督七郡。是时天下丧乱，道路断绝，而燮不废贡职，复下诏拜安远将军，封龙度亭侯。建安十五年，孙权遣步骘为交州刺史，骘至，燮率兄弟奉承节度，权加燮左将军。建安末年，燮遣子廞入质，又诱导益州豪雍闿等东附，权益嘉之，迁卫将军，封龙编侯，论者谓燮不能始终于汉。权乃国贼，与昭烈力争交州，而燮兄弟乃助权为逆，岂诚识春秋之义也者。燮卒，而其子徽乃据交州，为吕岱所破，惜乎见之晚矣。后主建兴十三年，有廖式者，起兵苍梧，以应诸葛丞相，诸郡应之，此真汉之义士也，燮视之宁无愧于心乎哉。叶春及云，《一统志》，苍梧县即汉广信，苍梧郡治此，故陈元父子载于苍梧。而《肇庆旧志》谓封川西一里为广信县，虽非治所，固彼提封。陈氏之隶封川，未可知也。燮亦广信人，身本名儒，兄弟四人，拥兵据郡，岭海归心。中原丧乱，孙权、刘表皆窥南土，燮于此时，以甲兵之力，循赵佗之迹，西连蜀汉，庶几比美桓文哉。奉权节度，复诱益州附之，旄矣，岂度己审势耶。然燮名虽不终，亦可谓一时之豪杰也。大均云：当是时，又有揭阳吴砀者。砀，汉末为安成长，权使吕岱取长沙郡，砀据县以拒之曰：砀受天子命为长，知有汉而不知有吴也。又苍梧衡毅，与同郡钱博，皆为郡太守吴巨所信用。建安末，权以步骘为交州刺史，骘至，使人谕巨，巨纳骘而后图之。骘如巨，以诈斩巨首以徇，遂治船兵二万，下取南海，毅、博念巨部曲旧恩，且骘之来非汉命也，乃兴兵逆骘于高要峡口，与战三日。既溃败，毅与众皆投水死，死者千余人，无一生降。嗟夫，砀与毅、博，又皆汉之忠烈臣也，以列于季汉书内传，岂曰非宜。

韩　瑗

韩瑗，南海人，唐显庆中为宰相，谏废王皇后立武昭仪，高宗大怒。褚遂良又谏被贬，瑗救之，许敬宗、李义府因诬瑗不轨，贬海南卒。广人为宰相自瑗始。其直谏不回，盖古大臣之谊。张九龄继之，卓识风度，远迈姚、宋。天下称曲江公而不名，而瑗也实开其先。故称曲江者，当先称瑗。曲江县当有唐时，三百年而有张文献，又宋三百年而有余襄公，其忠言大节，不一而足。而谏用牛仙客，安太子瑛，诛安禄山，留范希文，排张尧佐、尤为治乱所关。三言不用而二言用，天宝之败，庆历之隆，夫岂适然而已哉。

崔清献

崔清献公八辞参知政事，十三辞右丞相，家大酉书其集云：东海北海天下老，亦有盍归西伯时。白麻不能起南海，千载一人非公谁。文文山云：菊坡天人，文溪，菊坡样人，菊坡不可作已，愿见文溪。文溪云：唐贤相起炎方者三，曰韶之张，曰日南之姜，最后得刘瞻于湟，然皆奇拔于支郡。管府以广名甚大，山伟海巨，秀灵鸠凝，又迟三四百载，菊坡翁始名在白麻卧龙蒲涧之阿，勤天使走半万里莫能致。古未有命之相不屑者，高风全节，可以兴起百世矣。白沙尝迎清献画像于家，隅坐瞻仰，若弟子之于师者。久之为文以祭，有云：卷舒太空之云，表里秋潭之月，淮蜀委之而有余，凝丞尊之而不屑，故能效力于当年，而全身于晚节。又有句云：万里归心长短赋，九天辞表十三陈。盖实录也。吾广辞相位者，清献而后，有若霍公文敏，而梁文康公迎世宗入继大统，宠眷方隆，乞归益笃世宗以为兼有张九龄之忠荩，崔与之之风概。若文襄方公，年甫四十，即解相归卧西樵，是皆急流勇退之哲人也。泰泉云，吾广带海陆为郡，山奥川豁，古称珍饶，于卷握若别出堪舆然，故其民素乐清旷而恬仕进。噫嘻，岂清献之流风所被欤。

何　真

东莞伯何真少时，有相者谓曰："公才兼文武，霸王之器。惜生南方，微带火色，爵位不过封侯。"后果如言。既贵显，先墓常有紫气，人或指为符瑞，辄斥绝之。比事孝陵，夙夜畏威惟谨，在朝名公如宋濂、方孝孺辈亟称重之。至论其保障炎邦，识时知命，则谓南越以来所未有云。

海忠介

世庙阅海忠介疏，大书曰："此人有比干之心，但朕非纣也。"持其疏，绕殿而行曰："莫使之遁。"一宫女主文书者在旁，窃语曰："彼欲为忠臣，其肯遁乎。"世庙寻召黄中贵问状，对曰："是人方欲以一死成名，杀之正所甘心，不如囚之使自毙。"世庙是其言，囚之三年得不死。公之学以刚为主，其在朝，气象岩岩，端方特立，诸臣僚多疾恶之，无与立谈。顾黄中贵何人，乃独知其为忠，曲为拯救，非至诚之极，而能感动若是乎。公尝言："今之医国者只有甘草，处世者只知乡愿。"又言孟子恶乡愿，其功不在禹下。湛文简云："老子乡愿一途耳。"乡愿似多一媚字，尤先得公心。公在狱，闻世庙崩，方食，尽吐下，一恸几绝。琼州有忠介石坊者，崇祯癸未春，石坊每日流血，淫淫若泪。明年五月，威庙哀诏至，血流乃止。盖公之神灵，存没无间，知国之将亡而主殉，故先之哀痛若此。嗟乎忠哉！

杨文懿

杨文懿公临终，于先墓衣冠北拜辞皇帝。或进曰："医诸。"曰："医者医病也，吾其病乎？"曰："祷诸。"曰："祷者有所愿也，吾所祷非吾所愿。"曰："若是将何以为归。"曰："亲在安归。"徐起徘徊四顾，若远行状，乃敛手足端坐而逝。公为学直窥性宗，而践履真至，故死生之际脱然。

黄宗大

黄宗大先生，香山人，名畿，尝谓中庸，《易》之疏义

也。太极通书、定性西铭，犹中庸也。其读邵子《皇极》，叹曰："自箕子以来，合术于道，其惟尧夫乎。"因作《皇极管窥》十三篇以通之。论学则曰：前之三代，由夏历殷而文成于周。后之三代，由汉历唐而文成于宋。名理醇粹，周、宋其齐轨乎。是故周至玄矣，道同乎伏羲。程至大矣，见卓于颜子。朱至博矣，功亚乎仲尼。再辟浑沦，不亦玄乎。心溥万物，不亦大乎。功在六籍，不亦博乎。先生所著，又有《皇极经世书传》、《三五玄书》及《易说》。盖粤人书之精奥者，以先生为最。

报仇三孝子

报仇三孝子。一曰黄卿，字庆锡，新会人也。其族有盗魁景贤者，尝杀卿祖父母、叔祖父、父与叔父三人。卿年十二，乞官兵往捕不获，获其一妾一女，某帅甚宠之，于是景贤因妾女以求抚，请输金五千，归就昆弟假贷。帅许之，使数十骑偕往。景贤伟躯多力，虬髭须，虎臂，日从数十骑奴，带刀执弓矢，招摇里市，时时过卿贷金。卿欣然许诺，伪与结欢除宿怨。景贤信之，遂留卿家饮食，卿乃阴约同仇数人，伏前厢室中反键之。一日景贤至，值酷暑，念卿文弱，所服侍仅一小僮无他，乃解衣简所贷金。小僮阴出启扃，卿乘间以匕首刺景贤，中腹，景贤创甚，走呼杀人杀人，伏者跿跔而出，共斫景贤。卿麾之，自割景贤首，剖心取血，祭其祖父母、叔祖父、父、三叔父。其母居隔一巷，卿怀景贤首诣母。未至，首重堕地，途人大惊恐，卿笑曰，此盗渠景贤也。左手持头，右手探怀中辞授令曰，景贤杀吾祖父母、叔祖父、父、三叔父。衔之十有二年，今得报之，愿归死司寇无憾。令念某帅金未偿，恐得罪，将加刑卿，卿曰，刑所以威不服，吾诛大仇自诣，且即死，又何刑为。问有同谋夥乎，曰无有。问小僮，曰；主刺杀之，吾割之，无他人也。令解卿至广州，卿喜曰：卿得报仇，以见先人于地下，死有余欢矣。下狱久之，卿以己无子，请释其无辜亲叔父，代己养母，有司许之，寻遇赦乃免。一曰李兼贵，字伯鸾，亦新会人。有大盗吕昌雄者，以小嫌导官兵杀其一家，兼贵寻于黄冈伺昌雄，白日格杀之，持其首，沥血二十里，走端州，有司以其壮士，奏授一官，兼贵固辞不可。一曰宋元亨，字应乾，程乡之贡士也。其父为总兵杨乾所害，元亨乘间即军中刺杀乾，有司系之。予贻以诗云："雄刀三载箭中鸣，报怨而今事已成。何必君恩频见赦，千秋人识子崔名。"

广州二孝子

广州二孝子，一曰曹麟，字圣瑞，番禺五凤庄人，其父以渡江遇盗自溺死。麟号哭水滨十昼夜，闻者哀之。麟曰："吾生不能得吾父之骸骨，吾其死以求吾父之骸骨乎。"遂抱其母木主，沉于江而死。一曰庞时倬，南海弼唐乡人，丙戌冬，闻敌兵将至，泣告其师曰："吾父性刚，兵至必将遇害，父苟遇害，则吾以死殉之矣。"师哀其志，然亦未之信也。比城拔。其父被俘执索金，果大愤骂敌兵，兵将杀之，时倬哭请代死。兵不从，竟杀其父。时倬伏尸哭踊，徐以衣衾覆父，投井而死。时年十有三岁，论者谓二子者，以其父母之身，还之父母，皆可谓不失其身。而庞生当兵未至，先能决其父之不屈。父子天性，夫岂偶然，然其年甚小，则尤异。

梁孝子

梁孝子名煌晳，别号生洲，东莞人。其所为孝，率本中庸，无有奇诡绝人之行。惟母病封股，稍为人之所难，然而封股非古也，或以为天伦之间，有市心焉。而孝子以为亲之遗体，固后于亲者也。亲疾苟瘳，夫亦何所爱焉。性之所至，身斯至之而已矣。孝子尝患背痈，痛楚垂死，谓其弟曰：吾行矣，人死固如是乎。吾左足大趾，初一点寒如雪冰，渐渐延及五趾。由下而上至胫膝，右足亦然。乃指其脐曰，寒至此，中气当绝矣。其弟曰：古人言，死生之际，正宜用力。孝子闭目须臾，乃曰：无可用力。但念老母在堂，情不能割，中心焚如，不觉火从脐起，脐中之热，直驱两足之寒。其母趋至，孝子遂力疾起，曰：儿无恙，寒气退尽，两足仍温矣。已而病如脱，痈亦旋愈。噫嘻。斯乃孝子性之所至也。盖性冷则身不可得而热也，故生而若死，性热则身不可得而冷也，故死而复生，不忍舍其亲以死，斯不死矣。肱可封也，痈可生也，而不可以死也。其斯以为孝子之孝也。孝子大母没，水浆不入口，杖乃能行，父没亦如之，母没哀恸过伤，里人为之罢舂，未期而卒。

一味孝子

孝子何珍，字嵩山，高明人，幼喜读书，以父母不见为恨，遂绝意功名。每日必恸，不兼味，人称一味孝子。

长寿人

崇祯间，东莞多长寿人，若温塘之龙翁，一百有四。寮溪之竹园公，一百有三。鹧鸪坑之尹南峰公，一百有一。石碣之梁翁，万家租之翟公，皆一百。同时同邑，诚天下之所罕者。比岁番禺陂头乡，有四潘翁者。一曰秉彝，年九十八。一曰岣嵝，年九十六。一曰庆存，年八十九。一曰庆余，年八十八，皆同母之兄弟也。有司表其闾曰，"一门四皓"。予谓四翁在异姓则过于商山之四老，在同生则过于南齐之徐伯珍兄弟，盖我八朝先君深仁厚泽之所培养而致者。予尝与岣嵝翁游，听翁谈说隆、万年间太平遗事，神往久之，尝以鹤顶杯引满为翁称寿。翁赋诗见答，可传也。

吾祖多寿人

吾先世人多寿考。有听泉翁者，年八十余，以耆儒为乡党师。梁文康公储铭其墓曰："刚毅正大由天成，缜纯温润锻炼精，考槃在涧王侯轻。"其配周氏安人，百有四岁。子沧洲翁讳渼，年八十余，有婴儿之慕。孙梅侣翁，亦年八十余。皆以齿德，屡举乡饮不赴，此吾之高曾也。而曾叔祖图南翁者，讳起鹏，尝十六赴省闱不得解，益攻苦。崇祯壬午，年八十有五，犹赴省闱，监临

御史怜之，讽以告老，翁不从。国变后，乃弃诸生，九十余时，犹设塾乡间，讲诵无虚日。时著高齿散屐，游行田间，有所得，即篝灯作蝇头小楷记之，成《野语》十有四卷。平生喜作经书制义，积稿数千以自娱，年九十八岁乃终。予乡大宗祠，岁冬至日，翁必率宗人千余奠爵献俎于始祖。予曾两侍翁饮福，随诸父兄上寿。翁举觞辄釂，酣畅无倦。予祝曰："天上有寿星，饮酒辄一石。人间有酒龙，为寿亦过百。"翁之谓也。翁大喜，赐以巨觥。

真粤人

自秦始皇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扬越，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又适治狱吏不直者，筑南方越地。又以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戍台山之塞，而任嚣、尉佗所将率楼船士十余万，其后皆家于越，生长子孙，故嚣谓佗曰，颇有中国人相辅。今粤人大抵皆中国种，自秦汉以来，日滋月盛，不失中州清淑之气，其真鄹发文身越人，则今之徭、僮、平鬃、狼、黎、岐、蛋诸族是也。夫以中国之人实方外，变其蛮俗，此始皇之大功也。佗之自王，不以礼乐自治以治其民，仍然椎结箕倨，为蛮中大长，与西瓯、骆、越之王为伍，使南越人九十余年不得被大汉教化，则尉佗之大罪也。盖越至始皇而一变，至汉武而再变，中国之人，得蒙富教于兹土，以至今日，其可以不知所自乎哉。

马　人

马人一曰马留，俞益期云："寿泠岸南，有马文渊遗兵，家对铜柱而居，悉姓马，号曰马留。凡二百余户，自相婚姻。"张勃云："象林县在交趾南，马援所植两铜柱，以表汉界处也。援北还，留十余户于铜柱所，至隋有三百余户，悉姓马，土人以为流寓，号曰马流人。铜柱寻没，马流人常识其处，常自称大汉子孙云。"其地有掘得文渊所制铜鼓，如坐墩而空其下，两人舁之，有声如鼙鼓。马流人常扣击以享其祖，祖即文渊也。有咏者云："铜鼓沉埋铜柱非，马留犹著汉时衣。"予亦有诗云："山留铜柱水铜船，新息威灵在瘴天。终古马留称汉裔，衣冠长守象林边。"又云："朝鸣铜鼓伏波祠，大汉儿孙实在兹。一任金标埋没尽，马人终古识华夷。"铜船在合浦，相传马援铸铜船五，以其四往征林邑，留一于此。天阴雨浮出湖面，樵捕者常得见之，因名湖曰铜船湖。邝露诗"铜船互奔流"，又云"冒险触铜船"是也。马人今已零落，而钦州之峒长皆黄姓，其祖曰黄万定者，青州人。初从马援征交趾，有功，留守边境。后子孙分守七峒，至宋，皆为长官司。元时以贴浪峒长黄世华有讨贼功，赐金牌印信。洪武初年收之，仍为峒长，其在时休峒者，祖曰禤纯旺，亦马援战士。永乐初，时罗峒长以事被革，移纯旺孙贵成守之，其如昔、博是、澌凛、鉴山、古森五峒，亦皆以姓黄者为长。盖皆万定后裔，马留之人也。然黄氏繁盛而马氏衰，亦独何欤。

黑　人

林邑记，有儋耳民以黑为美。《离骚》所谓玄国，即今儋州也。其地在大海中，民若鱼鳖。鱼鳖性属火而喜黑，水之象黑，儋耳民亦水之族，故尚黑也。然儋州今变华风，绝无缓肩镂颊、耳穿缒为饰之状，独暹罗、满剌伽诸番，以药淬面为黑，犹与古儋耳俗同。予诗："南海多玄国，西洋半黑人"谓此。予广盛时，诸巨室多买黑人以守户，号曰鬼奴，一曰黑小厮。其黑如墨，唇红齿白，发鬈而黄。生海外诸山中，食生物，捕得时与火食饲之，累日洞泄，谓之换肠。此或病死，或不死即可久畜。能晓人言，而自不能言。绝有力，负数百斤。性淳不逃徙，嗜欲不通，亦谓之野人。一种能入水者，曰昆仑奴，《记》称龙户在儋耳。其人目睛青碧，入水能伏一二日，即昆仑奴也。唐时贵家大族多畜之，有南海郡守，常赠陶岘昆仑奴摩诃，勇健善浮游入水。永乐间，娑罗国东王西王，遣使来朝，以黑小厮充贡物，亦是此种。其曰狁者，出暹罗之崛垅，举族巢林樾中，有同猿猱，身短小精悍，圆目黄睛，性专悫不知金帛。夷獠谙其性，常驯扰以备驱使，蒙以敝絮，食以鲑鲅，饮以漓酒，即跃然欢喜，举族受役，至死不辞，虽历世不更他姓。尝使之采片脑、鹤顶，皆如期而获。授以毒镖，有犀象辄往刺之，升木而匿，犀象怒，索之弗得，移时毒发而毙。狁取其齿角以输主人，他姓夺之，亦至死弗畀也。有曰奴囝者，出暹罗国，暹罗最右僧，谓僧作佛。佛乃作王，其贵僧亦称僧王，国有号令决焉。有罪者没为奴囝，富豪酋奴囝至数百口，粤商人有买致广州者，皆黧黑深目，日久亦能粤语。又红毛舶至，常以白小子赠人，长仅尺许，面与手足皆如玉雪，独发绀耳。见人辄能脱帽跪拜，语甚细，咿嘤不可辨，云小人之国所产，男女皆然，不能耕种，有自然粉豆取食可以饱云。

傜　人

万历初，两广寇之剧者曰罗旁傜，傜每出劫人，挟单竹三竿，炙以桐油，涉江则编合为筏，所向轻疾，号为五花贼。其寨有九星岩，一石窍深二尺许，傜辄吹之以号众。又有石，其底空洞，撞之渊渊作鼓声，傜亦以为号。其谣曰："撞石鼓，万家为我虏。吹石角，我兵齐宰剥。"而罗旁水口有竦石，状若兜鍪，高百仞，傜每夜隔江呼石将军，石应，则出劫无患，不应则否。将军陈璘以此石为贼响哨妖甚，烧夷石顶，有鲜血迸流，其怪遂绝，盖鬼物之所凭焉。傜故多妖术，又所居深山，丛箐乱石，易以走险。其谣曰："官有万兵，我有万山，兵来我去，兵去我还。"其大绀、天马诸山尤险峻，陈璘尝以马不能鞍、人不能甲为虑。大征时，勒兵二十万，部分十道，凡两逾月乃荡平。覆其巢穴八十余，斩获数十万。今东西山尚有云榄、云洋诸种人，率短小屏捷，上下如猱玃，带三短刀，持铁力木弩。弩长二尺，重百斤，头作双槽，钉以樵铜错铁。药箭长仅尺许，无事射猎为生，有事则鸣小锣，举众蜂起，以杀人为戏乐。虽设有

猺官、狼目以主之，然薄税轻猺，示以羁縻而已。猺、狼以语音相别，猺主而狼客，狼稍驯。初大征罗旁，调广西狼兵为前哨，今居山以西者有二百余丁，其后裔也。诸猺率盘姓，有三种：曰高山，曰花肚，曰平地。平地者良，岁七月十四拜年，以盘古为始祖。盘瓠为大宗，其非盘姓者，初本汉人，以避赋役潜窜其中，习与性成，遂为真猺。袁昌祚云：罗旁之地，土著之民多质悍，利入猺为雄长，客籍之民多文巧，利出猺为囮夺，兹固长蘖之媒也，则备诸猺当自齐民始。

罗旁猺，其稍驯者听约束与齐民无异，从不入城。有见官长者，还语其类，谓不畏中间坐者，但畏左右鸡毛官，谓皂隶也。妇人皆著黑裙，裙脚以白粉绘画，作花卉水波纹。僮则以红绒刺绣，猺贞而僮淫，猺之妇女不可犯，僮妇女无人与狎，则其夫必怒而去之。猺欲娶妇，入山见樵采女，辄夺其衫带以归，度己之衫带长短相等，乃往寻求其女负之，女父母乃往婿家使成亲，否则女仍处子，不敢犯也，西宁、东安诸生猺亦然。邝露谓猺人以十月祭都贝大王，男女连袂而舞，谓之踏猺。相悦则男腾跃跳踊，背女而去，此西粤之猺俗也。又谓僮人当娶日，其女即还母家，与邻女作处，间与其夫野合。既有身，乃潜告其夫，作栏以待，生子后始称为妇。妇曰丁妇，男则曰僮丁，官曰峒官。峒官之家，婚姻以豪侈相尚，婿来就亲，女家于五里外，以香草花枝结为庐，号曰入寮，鼓乐导男女入寮，盛兵为备，小有言，则啸兵相鏖。成亲后，妇之婢媵稍忤意，即手刃之，能杀婢媵多者，妻方畏惮。半年始与婿归，盛兵陈乐，马上飞枪走球，鸣铙角伎，名曰出寮舞，婿归则止。三十里外，遣猺眊持篮迎之，脱妇中袒贮篮中，命曰收魂，盖欲其妻悸畏而无他念也。猺眊者巫也，大均尝至西粤，宿僮人高栏之中，颇知僮习俗，其人名曰僮牯老，与猺不同。东粤有猺而无僮，吾故详言猺而略言僮。

曲江猺，惟盘姓八十余户为真猺，其别姓赵、冯、邓、唐九十余户皆伪猺。其男子穿耳饰银环，衣服采绣花边。首裹花帕，腰刀挂弩，下跣足。女人无袴系重裙，皆绣花边。其戴板者曰板猺，以油蜡胶发，裹于板上。光闪似蜻蜓羽，月整一次。夜以高物皮首而卧，下亦跣足，婚姻不辨同姓。食多野兽，以膏粱酿酒。七月望日，祀其先祖狗头王，以小男女穿花衫歌舞为侑，性亦工巧。或制器以易盐米，有山官约束之，号猺总。岁时一谒县令，其无板者曰民猺，耕山者花麻而不赋，耕亩者编户与庶民同，女子饰耳环，妇则屏之。

连山有八排猺，性最犷悍，其臀微有肉尾，脚皮厚寸许，飞行林壁，自号猺公，而呼连人为百姓。自称猺丁曰八百粟，言其多也。称官长则曰朝廷，月送结状至县庭，不跪，纳粮则以委县之里长，里长利其财物与交好，少拂则白刃相加矣。有猺目八人司约束，岁仲冬十六日，诸猺至庙为会阒，悉悬所有金帛衣饰相夸耀。猺目视其男女可婚娶者，悉遣入庙，男女分曹地坐，唱歌达旦，以淫辞相和。男当意不得就女坐，女当意则就男坐。既就男坐，媒氏乃将男女衣带度量长短，相若矣，则使之挟女还家。越三日，女之父母乃送牲酒使成亲。凡女已字，顶一方板长尺余，其状如扇，以发平缠其上。斜覆花帕，胶以蜡膏，缀以琉璃珠，是曰板猺。未字则戴一箭竿，发分数绺，左右盘结，箭上亦覆绣帕，自织麦秆帽戴之，出入丛箐，首频侧而不碍，是曰箭猺。其领袖皆刺五色花绒，垂铃钱数串，衣用布，或青或红，堆花叠草，名猺锦。女初嫁，垂一绣袋，以祖妣高辛氏女，初配槃瓠，著独力衣，以囊盛槃瓠之足与合，故至今仍其制云。《后汉书》言：槃瓠诸子，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干宝言：赤髀横裙，槃瓠子孙。是也。槃瓠毛五采，故今猺姎徒衣服斑斓，其性凶悍好斗，一成童可敌官军数人。又善设伏，白昼匿林莽中，以炭涂面，黑衣黑袴，为山魈木魅之状，见商旅则被发而出，见者惊走弃财物。呼曰：精夫赦我，乃已。精夫者，猺之渠帅也。自洸口至连州四百余里，嶐路艰险，商旅不敢陆行，行必从水。官军与交通为盗，而猺官岁入其租税千金，纵容弗问。四方亡命者，又为之通行橐橐，或为乡导，分受卤获，其巢窟与连山相对，仅隔一水。官兵至，尽室而去，退则击我惰归，踉跄丛薄中，不可纵迹。拒敌则比耦而前，执枪者，前却不常以卫弩。执弩者，口衔刀而手射人，矢尽则刀枪俱奋。度险则整列以行，遁去必有伏弩。往时常勒五省之兵征之，有谓其将者曰：猺每匿迹，不与吾战，乘暮乃出尾吾，宜麾诸军直进，而主将督狼兵于后，散伏险要，乘猺掩我，反出其后以掩之，归师夹攻，必可歼尽。此致人而不致于人也，其计诚善矣。

德庆有萏猺山、萏翁山，皆熟猺所居。猺曰萏猺，猺之长曰萏翁也。又曰萏马山，猺马之所生，故曰萏马。又猺人多以其人为马，马多力善走，倏忽百里，故羡之而以为名。其曰羚人者，猺之别种，羚犹诗所谓庐令令也。猛人者，旧居文昌东北百里东猛山，其人如猿，故云猛。诗：遭我乎猛之间。注谓猛山名，非也，猛犬类也。猛人一作狙人，庄生所谓狙公也。与羚人皆高髻雕题，状若猩狒，散居林莽，饥拾橡栗，故庄生有赋芧朝三暮四之言，皆所谓生蛮也。

黎 人

黎母山高大而险，中有五指七指之峰，生黎兽居其中，熟黎环之。熟黎能汉语，尝入州县贸易，暮则鸣角结队而归。生黎素不至城，人希得见。岁壬子，忽有生黎二十余，献物上官，旗书"黎人向化"四字，以槟榔木竿悬之。二人负结花沉一块，大如车轮，外色白，内有黑花纹。一人抱油速一树，长七八尺。二人舁一黑猪熊，二人舁一黄鹿，貌皆丑黑，蓬跣短衣及腰，以三角布掩下体，观者以为鬼物也。当额作髻，髻有金银钯或牛骨簪，其纵插者生黎也，横插者熟黎，以此为别。妇女率著黎補，以布全幅，上与下紧连，自项至胫不接续，四围合缝，以五色绒花刺其上。裙衩作数百细折，用布至十余丈，长不能行，则结其半于腰间，累累如带重物。椎髻大钗，钗上加铜环，耳坠垂肩，面涅花卉虫蛾之属，

号绣面女，其绣面非以为美。凡黎女将欲字人，各谅已妍媸而择配，心各悦服，男始为女纹面，一如其祖所刺之式，毫不敢讹，自谓死后恐祖宗不识也。又先受聘则绣手，临嫁先一夕乃绣面，其花样皆男家所与，以为记号，使之不得再嫁，古所谓雕题者此也。题，额也。雕，绣也。以针笔青丹涅之，有花卉虫鱼之属，或多或少，而世以为黎女以绣面为绝色。又以多绣为贵，良家之女方绣，婢媵不得绣，皆非也。黎妇女皆执漆扁担，上写黎歌数行，字如虫书不可识。男子弓不离手，以藤为之，藤生成如弓，两端有弰可挂弦，弦亦以藤，箭镞以竹无羽，但三丫为菱角倒钩，入肉必不能出。被射者以身就竹林下，屈垂竹尾，系箭箄于其上，以多人按定被射者，使身不动。徐放竹尾，镞即出，然筋骨俱已散碎，敷以药散，仅能不死而已。生黎最凶悍，其弓重二百余斤，戈以标刀，甲以角，盔以香木皮。熟黎弓则以杂木若担竿状，棕竹为弦，筋竹为箭干，而不甚直。铁镞锋锐有双钩，一小绳系之，临射始置箭端，遇猛兽，一发即及，兽逸而绳绊于树，乃就获焉。凡欲买沉香者，使熟黎土舍为导，至生黎峒，但散与纸花、金胜，及锄头长一尺者，箭镞三角者，或绒线针布等物，生黎则喜。每峒置酒饷客，当客射牛中腹，即以牛皮为锅，熟而荐客，人各置一碗，客前满酌椒酒，客能饮则一一尝之，否则竟勿尝也。如或尝或不尝，彼则以为有所轻重，虽尽与客沉香，必要于隘路而杀客，其凶暴若此。生黎以熟黎勾引，尝出盗劫，男妇尽室以行，跷捷如飞，官兵不能追逐。惟妇女以黎補太长，行稍缓，往往被擒，乃稍屈伏。其别种有生岐者，尤犷悍，虽生黎亦辄畏之。大抵五指山中多生黎，小五指山中多生岐。岐，隋所谓㐌也。黎，汉所谓俚也。俚亦曰里，《汉书》曰：九真蛮里，又曰归汉里君，是也。熟岐稍驯善，其巢居火种者为乾脚岐，与熟黎同俗，半生半熟者次之。计黎岐疆圉，凡一千二百余里，绝长补短，可四百有奇。山势盘旋若蠃然，黎举种尽落居其外，岐居其中，二三十里间辄有一峒。峒有数十村，土沃烟稠，与在外民乡无异。第层峰叠巘，林竹丛深，水毒山岚，氛翳四塞，外人不能恒入，故诸獠得以负固为患。诚能抚绥有道，守御有所，敷教有塾，则民黎熙熙，自可相安于无事，正不必以用兵为务耳。

黎有二种，五指山前居者为熟黎，山后为生黎。熟黎亦有二种，与生黎近者为三差黎，与民近者四差黎，征徭稍稍加焉。熟黎者生黎之稂莠，而粮长又熟黎之蟊贼，凡生黎蠢动，皆熟黎为之挑衅。而熟黎之奸欺，又粮长之苛求所激也。粮长者，若今之里长，其役黎人如臧获，黎人直称之为官。而粮长当官，亦呼黎人为百姓。凡征徭任其科算，尽入私囊，诘之则曰：此生黎也，激之恐变，其奸欺若是。官或诣黎村征粮，所至宜一一尝其酒馔，黎人喜官公平，乃相戒速完国课。如遗其一，即瞋恚，阴挟弓矢伏林间，凶其水草之性矣。赴州县，裸而额髻直竖一雄鸡尾，横插骨簪，斯则其冠冕也。官必欢然笑语，受其所献，赏以银牌红布，彼欣然持归，供之香火为遗爱。或鄙其裸裎，使著衣见，彼递相传语，见者遂希，而纳粮亦怠，不得不委之粮长矣。

黎多符、王二姓，非此二姓为长，黎则不服。欲立长，则系一牛射之，矢贯牛腹而出，则得立。黎长不以文字要约，有所借贷，以绳作一结为左券。或不能偿，虽百十年，子若孙皆可执绳结而问之，负者子孙莫敢诿。力能偿偿之，否则为之服役，贸易山田亦如是。黎死无子，则合村共豢其妇，欲再适，则以情告黎长，囊其衣帛，择可配者投于地。男子允则拾其囊，妇乃导归宿所，携挟牲牢往婚焉。父母死。敛所遗财帛，会黎长与众瘗之，以为父母恩深，我无以报，不敢享其遗赀，而旁人亦不敢窃取，惧其鬼能祟人云。每扛负诸物惟以一肩，登高涉险不更移。曰：祖宗相沿如是，不敢更也，其愚孝又有如此。

黎善咒鬼，能作祟，或与客商牴牾，即咒其已亡父母，逾时其人身如火炽，头腹交痛，知其故，勿暴其过。第曰：获罪土神，请为皈谢。觅酒脯与之，祭于地，喃喃其词。祭毕，夫妇分而啖之，病人欻然起矣。其或土商与贸易，欺以赝物，则出伏路旁，执涂人以归，极其箠楚。俾受者通信于家，讼其人偿以原物，始释之。如其人不可得，讼其同侣，闻官遣熟黎持牒晓之，虽不识字，睹印文而亦释遣焉。其俗最重复仇，名算头债。然不为掩袭计，先期椎牛会众，取竹箭三，刃其干，誓而祭之。遣人赍此矢告仇，辞曰：某日某时相报。幸利刃鍜矛以待，仇者谋于同里，亦椎牛誓众如期约。两阵相当，此一矢来，彼一矢往，必毙其一而后已。或曲在此，曲者之妻于阵前横过，呼曰：吾夫之祖父负汝，勿毙吾夫，宁毙我可也。其直者妻即呼其夫曰：彼妻贤良如是，可解斗，亦即释焉，如已报矣。若力微不能敌，则率同里避之，报者至，见无人相抗，即焚其茅茸曰，是惧我也，可以雪吾先人耻矣，凯还不再出。

峯人

澄海山中有峯户，男女皆椎跣，持挟枪弩，岁纳皮张不供赋，有峯官者领其族。峯，巢居也，其有长有丁有山官者，稍输山赋。赋以刀为准者曰傜，傜所止曰峘，曰峒，亦曰峯。海丰之地，有曰罗峯，曰葫芦峯，曰大溪峯。兴宁有大信峯，归善有窑峯，其人耕无犁锄，率以刀治土种五谷，曰刀耕。燔林木使灰入土，土暖而蛇虫死，以为肥，曰火耨，是为畬蛮之类。志所称伐山而畲，爇草而播，依山谷采猎，不冠不屦者是也。潮州有山峯，其种二，曰平鬃，曰崎鬃，亦皆傜族。有莫傜，号白衣山子，散居溪谷治生，不属官，不属峒首，皆为善傜。其曰斗老，与盘、蓝、雷三大姓者，颇桀骜难驯。乐昌有伪傜，多居九峰司诸山，其始也苦于诛求，以其田产质客户，而窜身傜中，规免旦夕，久之性情相习，遂为真傜。相率破犯条要，恣行攻劫，为地方之害，即善傜亦且畏之。傜或作繇，《汉书》，江都王建，遣人通越繇王，是也。越东多傜而无僮，僮惟粤西多有之，自荔浦至平南，僮与民杂居不可辨，大抵屋居者民，栏居者僮。

栏架木为之，上以栖人，下以栖群畜，名栏房，亦曰高栏，曰麻栏子。狼人则不然，自荔浦至平南多僮人，自浔阳至贵县多狼人，粤东惟罗定、东安、西宁有狼人。盖从粤西调至，征戍罗旁者，族凡数万，每人岁纳刀税三钱于所管州县，为之守城池，洒扫官衙，供给薪炭，性颇驯畏法。

疯人

粤中多疯人，仙城之市，多有生疯男女，行乞道旁，秽气所触，或小遗于道路间，最能染人成疯。高、雷间，盛夏风涛蒸毒，岚瘴所乘，其人民生疯尤多，至以为祖疮弗之怪。当垆妇女，皆击一花绣囊，多贮果物，牵人下马献之，无论老少估人，率称之为同年，与之谐笑。有为五蓝号子者云："垂垂腰下绣囊长，中有槟门花最香。一笑行人齐下骑，殷勤紫蟹与琼浆。"盖谓此也。是中疯疾者十而五六，其疯初发，未出颜面，以烛照之，皮内頳红如茜，是则卖疯者矣。凡男疯不能卖于女，女疯则可卖于男，一卖而疯虫即去，女复无疾。自阳春至海康，六七百里，板桥茅店之间，数钱妖冶，皆可怖畏，俗所谓过癞者也。疯为大癞，虽由湿热所生，亦传染之有自，故凡生疯，则其家以小舟处之，多备衣粮，使之浮游海上，或使别居于空旷之所，毋与人近。或为疯人所捉而去，以厚赂遗之乃免，广州城北旧有发疯园，岁久颓毁。有司者倘复买田筑室，尽收生疯男女以养之，使疯人首领为主，毋使一人阑出，则其患渐除矣，此仁人百世之泽也。

山海多劫质，盗得人，则窒其耳目，灌以蜡膏系之，遣疯人往候赎者于野。赎者至，亦复窒其耳目，束缚以归，既定要约，先纳花红手帕，次输金帛，乃使疯人导所释者于野，委之而去，疯人往往得厚利。或州县有司催粮，亦辄使疯人分行乡落，其人粮未尽输，则疯人相率饮食寝处于其家，日肆骂詈，以秽毒薰染之，使之亦成恶疾。盖有司以疯人为爪牙，盗贼以疯人为细作，其为无用而有用如此，疯人最为人害。家有庆吊，则疯人相率造其门，叫呼骂詈，大得财物酒肴而后去。其首者名曰亚胡，以钱先厚与之，使还分给，则亚胡以一花篮悬系门首，其曹辈见之，弗复至矣。广中丐者，惟疯人最恶，每行乞，男妇三五与俱，人不敢以疾声厉色相待。其为盗贼作耳目，山海间多倚任之，欲除其患，惟在收养园中，使毋他出，然疯人亦不欲他出也。

盗

粤中多盗，其为山盗之渠者曰都，都者多资本，有谋力，分物平均，为徒众所悦服，故曰都。每一营立，远近无赖者踵至，曰签花红。骁勇者曰花红头目，自大老以至十老，自先锋一以至先锋十，悉以十人为一曹，十人满则更一名号以相统。行劫时，惟都及公王所指。公王者，范铜为之，戴兜鍪持戟，长二寸许，使一妖人为神总，朝夕虔祝，且咒骂以激公王之怒，昧旦以浓茶为献，视茶路以知凶吉。茶路者，茶在碗中，其气散为波纹，凝为物象，有兵至则茶中分裂，珠花沸起，若出劫卤获众多无患，则茶气为刀枪形外向，否则内向。又以筊杯卜进止，凡盗渠死者，悉召其魂魄至坛，俾公王役使之。神总故多妖术，凡大而攻围，小而椎剽，诸盗皆遵行惟谨。每分赃，则神总坐得其半，盖盗听于公王，公王又听于神总也。其巢皆阻峭凭深，绵络群峒，俚獠蛮逻之属，皆与之扭红盟诅。行劫时，传筹为号，名曰赶马，须臾姎徒四集，蚁聚蜂屯，钯筅如林，不可止遏。其长在巢中者，曰飘子，亦曰飘马，在花山一带者曰东飘子，在铁山一带者曰西飘子，皆亡命之雄也。盗本徒卒，而曰马，不欲言人，亦以马有威武也。每十人为一钱，百人为一两，或问几何马，则曰几钱马、几两马也。其在巢外，闻出马而来者，曰搭马。于墟市间佯为商旅牙侩，乘机窃发者，曰牵白线。为细作者，曰亚妹。先登曰斩头，其都或分子营，则其都子都孙，称之曰太公，是谓老都。诸村落为所胁服者，曰开马路。未胁服者，曰生水。谓官兵亦曰水，以财赂官兵，曰买水，此皆山盗之所为也。海盗则以龙艇，其长数丈，数十人裸袒操之，出没如飞，亦多用拨桨飘风子。昼则瘗舟泥中，夜则起而行劫，其出沙田耕者，乘便利亦即攻劫。寄盗于农及佣作小贩之属，使人莫测，此其尤不逞者。凡山海盗，皆以捉人为先，勒金取赎，打票为约期，期过则拷掠烧钳，备行惨毒。或投之于豕圈马阑，或尽屠而肝其肉。女为妾婢，妇为干湿奶婆，或以鬻诸澳门，或以质诸当户，或以充作人事，馈遗藩丁。所捉男女，富者曰沉香，贫者曰柴，贼中有金多者，包买沉香以待赎，是曰挑香。金少则挑柴，更得厚利。然其为盗也，大屯小夥，皆有大猾主之。贼以大猾为资，大猾又以贪官为援，其人耳目甚广，牙爪多，急则行贿赂，缓则舞文，持吏短长，与胥役相为橐橐。又善阴行鸩蛊，稍睚眦不平，辄假手金蚕挑生毒杀之。或嗾其党与，词连善类，使污蔑无以自明，而又与藩前有势力者交为奸利，以瑰货子女相胶漆，以故群盗倚藉之，公行无忌。当事欲发官兵而剿，官兵或即其党，欲募土兵而征，土兵或即其人。而且县之令史，乡之巡简，亦往往受其珠贝，多所包容，以致良善之民，噤口而不敢一语。比年剿捕虽行，贼中有保结者得释，无则诛戮。然皆盗之散仔，无足重轻。诸魁渠根株甚固，皆有主持之者，未能芟除其二三也。稍市恩縻以招抚，彼则阳为悔过，阴复横行，出入官衙，与兵吏益习，表里为奸。其抚丁仍居故土，与抚目来往不衰，虽曰归农，其部落仍然未散也。乡民以其既抚也，益畏惮不敢侧目，一告讦，则先为所陷害，身死家倾，反不如其未抚之时。犹畏乡闾指摘，不致白昼纵横也。至有边海之豪，伪为强贼，以图有司招抚。有司不知，辄以询之乡长，乡长受其财物，亦指为真。一得招抚，奉委为首领官标，则负力怙威，横噬里党，父兄任其报复，子弟惟所诛求。诸轻薄之徒，与为羽翼，扬扬志满，反以真贼为荣，伪贼为辱矣。呜呼！民之不轨，丧失其心至此。所由者，内无贤父兄之教诫，外无威明大吏之督责，且上有好者，下必有甚。《易》曰：击

蒙不利为寇，利御寇。今牧民者，其皆以利为寇，以寇为利耳。四境之内不治，岂尽盗贼之罪乎哉。

广州诸属县多盗，最凶悍者新会。然新会盗又以新宁盗为先锋，千人中得数十新宁人，可以百斗而无敌。其根株往往钩连，山与海相为表里，不可以尽歼。如得一盗即杀一，得十即杀十，得百即杀百，久之其类自少矣。若抚之，使其渠率为兵为总，防汛要害，或放散使尽归农，彼仍然勾引群盗，为患未已。盖诸盗皆以抚丁勾引，无抚丁则无勾引，而抚目尤其臂指之使者。欲绝其患，惟宜择乡而剿。于十郡中分四道，使四监司者带领官兵，所至集其父兄子弟公言之。有五十人共指其姓名，或暗或明，则取而诛之。然亦必责之使首，被首者且勿行刑，多召保甲而质之，辞合则已，否则更加重刑，责之再首，如是者数四。彼盗见首同徒，尚可苟活，不首同徒，遂致立毙三木，未有不甘为共尽者也。大抵无事之时，有司宜时常防备，小有出没，即行捕擒，勿致养寇以遗患。又宜单骑巡行诸险，勤诱谕之，使之十家为甲，百家为堡，平居互相讥察，有事互相救援。有不足，互相周济，路径之险要，立为寨围，俾之戮力固守。凡大乡设乡夫哨二，小乡一，每哨乡兵二十人。选乡良夫为练长，募其强武子弟隶焉。其饷则取之乡之富人、大贾，及巨姓之蒸尝，与墟市地产之租税，有司无所利焉。乡中兵食各足，又十乡二十乡歃血连盟，一乡有盗，或为盗之哨探，则同盟诸乡共执而溺之于江，而勿以闻。以闻，则有司必须审鞫。囚停智长，为患有不可言者。盖彼凶人者，枭雄狡诈乃天性，不幸见擒，止憾其术之未工，岂有悔其为之不善。是以奇谋诡术，愈练而愈精微，出鬼入神，莫可方物，致有以官门，以囹圄而为巢穴者。其以囹圄为巢穴也，尤为深固。曩者盗遭俘执，必首同徒，今则惟扳良善，盖非义于同徒也。就擒者自知不可复生，必藉未败者供其口食，未败者利其不首，必勤劫以报厚恩。是虽身在幽囚，犹坐享四方之奉也，故诛盗贵勿逾时。

蛋家贼

广中之盗，患在散而不在聚，患在无巢穴者，而不在有巢穴者。有巢穴者之盗少，而无巢穴者之盗多，则蛋家其一类也。蛋家本鲸鲵之族，其性嗜杀，彼其大艟小艑出没波涛，江海之水道多歧，而罟朋之分合不测。又与水陆诸凶渠，相为连结，我哨船少则不能蹑其踪迹，水军少亦无以当其锋锐，计必兵恒有余于盗，毋使盗恒有余于兵。又设为严法，如盗杀一人，则以一兵抵，杀一兵，则以一官偿，劫一民舸，则夺一哨船之食。而责之立功，昼夜巡行，惟盗是索。而蛋人则编以甲册，假以水利，每十艇为一队，十队为一长，画川使守，略仿洪武初以蛋人为水军之制。择其二三智勇者，为之大长，授以一官，俾得以军律治其族，与哨船诸总，相为羽翼。又使诸县富民，仍得朋造乌槽、横江二船，专业渔盐，有警则船人皆兵，分班守直。凡出外海制贼用乌槽，里海制贼用横江船。又使东西二江日艘夜艘诸艘长，皆为哨长，而勿征其饷。如此，则上无养兵之劳，而水师自足，一有事，旦暮可集矣。

黄　盗

黄盗名萧养，初为盗下狱，卧榻枯竹生花，诸囚以为祥也。萧养乃率囚越狱，纠集战船数百艘，直犯广州，于五羊驿僭位，称东阳王，改授伪官百余人。珠江之南，有伪南汉离宫故址，增筑居之，船抵五羊门外，其手下衣貌与同者数十人，官兵莫能辨。乃以响箭向天射，萧养仰视，一箭直贯其喉，堕水死，其众尽降。于是广州始作外罗城，今南面新城是也。海寇之雄，莫过萧养，前有曾一本，后有刘香，皆力攻广州弗克，盖当盛世则然。

永安诸盗

永安重峦复嶂，昔固盗薮，磜头山与乌禽、天字、清溪等嶂，员墩、黄沙等山，联络归善、海丰、长乐、河源、龙川等县，绵亘险阻。而磜头山故有铁冶，贼往往巢穴其中，分道出掠，官兵屡扑不能绝。贼穷辄还磜头，结寨自固，已复盘据五县。山谷中多良田，流民杂居易啸聚，出则贼多，归则贼少，皆近巢居民半为贼党故也。乘其未获，以大兵临之，乏食自困，乃可擒矣。古名、黄沙贼常伏乌禽嶂，出掠柘园，执求盗通判。蓝能贼复袭郡城外东平，欲席卷去，未至十里而曙觉，遂破涌口营鹿游冈，掳掠子女，责赎捆载而归。当是时，烟火达于谯橹，不能以一矢加遗，东西两江群盗遂炽。先是长乐、海丰之间，逃军坑有银穴，河源密坑亦有之，两处矿开，则豪民往往趋附。及封穴，所获不足，更费折阅，遂剡戟而起，奸民潬沸，乘衅俱发，索随和建名号者不可胜数。程乡、揭阳之盗，又澒洞其间，大群数千人，小群数百，凡数十百群。东至兴宁、长乐、程乡、揭阳，北至河源、龙川，西至博罗，南至海丰、归善，以及东莞，无不罹其锋者。永安其蹂躏之区也，执官吏，质坟墓，掳人民，室妻女，焚庐舍，据土田，死者以谷量泽若蕉，即欲假息城郭，岂能尽容。数村一垒，贼去则耕，至则闭垒而守，往往陷没。凡贼有大总、二总至于五总，亦曰满总、尾总，分哨为哨总。禽总，演禽者也。书总，掌书记者也。旗总，职志者也。纪纲诸事曰长干，众贼曰散班，其上有甲头。合数群有都总，凡大总死，谋所立，建所授皂旗，束以青茅，以次拜旗，拜而张，则立之矣。张则阴风飒飒，若有凭之者云。其祭旗用人，使目于旗而后杀之，渍旗以血，括其发为旄头焉。其长技者有大布旗，旗端系以铁钩，有长竹枪，二三人执之，进如风雨。其出劫，卜于神以决胜负，以诱为知，以覆为奇，以望屋为粮，以阑出为用，以劫质为宝。当是时，盗贼孔棘，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妻子。鹅埠岭乃至千人尽屠，哭泣之声不绝，日夜乞师，有司缩朒主抚，置不省，贼或听，甫入城，辄言愿归旧巢，一出郊关，且归且劫，送者固在。自是良民御贼，反蒙激变之辜。贼益恣行，逼近城府，乃遣一卒导归，而以还乡上报，贼乡安在，其所据

者,皆良民之产也。计自万历之末,至隆庆之初,历十三四年,分巢诸乡,声势相倚,出入无时,靡处不到。归善、长乐、龙川三县所破寨,杀卤人民财币牛马,不可胜算。永安寨七十九,寨即围也。一围则数村人居之,多者千余人,少亦数百,尽破,完者厪八围耳。员冈围杀至千人,三角围杀四百人,樟村围独三人得存。凡破围即据之,其后五军分道大剿,虑各巢并力,遵庙议名讨蓝、赖二贼,而为质各巢。自十月至明年三月,诸贼尽平。盖贼皆草窃乌合之众,语险固则无深沟高垒,语粮食则无储峙飞挽,缓急不相援,利害不相救,得忠诚任事之臣,灭之故甚易也。若夫招抚,则贼愚有司、有司欺朝廷之计耳,乌可蹈哉。大抵寇有山,有海,有倭,其害则山寇为甚。盖海、倭去来有时,山寇常在境内也。岭东贼本细微,蔓延十三四载,庚夫为之涕下。揆厥所由、上下相遁,无异穆宗诏云:封疆以讲武为不急、以玩寇为苟安。盗贼隐容,不早扑灭,往往酿成大患,巡按御史参劾,圣明哉。

永安黄氏三孝子

永安黄氏三孝子者,父曰黄让,子曰启愚,曰启鲁,永安县琴江中镇社人也。让字逊斋,年十六,父母连没,让庐墓三载。其兄为贼所得,让罄私橐三百金赎之。未几,贼叶千复掘让父母冢,质其骨,责赎千金。让不能措,乃不告妻子,身自质贼,易其亲骨,使从者怀归。子启愚、启鲁闻之,哭不自胜,假贷亲友无所得。启鲁乃走贼壁,呼曰:吾家所有者田耳,非家长操书券,田不得鬻,愿质我而归父。贼然之,归让。让间行,又为他贼黄允所执,叶千以让久不至,乃以绳贯启鲁鼻,又贯其踵倒悬之。启愚闻其事,哭尽出血,昼夜不绝声。诸垒贼哀之,卒归其父与弟。于是让以策干督府吴桂芳,谓归善之古名,长乐之琴江,其地阨塞,多连峰沓嶂,凶人之穴也。去其县各二百余里,贼一哨,民无所归命,不如遂县之,以安集其民,然后出兵四讨,贼不足除也。桂芳以为然,遂上其事,其后卒县永安者,让之策也。隆庆四年,檄林天赐城永安,以让为巡方,让以军法部勒其傭,均劳逸,时糇粮,平板干,称畚筑,四阅月而毕,藩臬大夫旌其功者再。是年,率子启愚、启鲁为知县陈哲将乡兵,攻破刘汉江贼,杀汉江。明年,破苏允山贼,生擒允山,启愚为贼所伤死。又明年,督府殷正茂大举讨贼,让散家财,募死士百人,从监军道顾养谦为冲锋把总,与永安知县陈立中至各巢说贼,各以精锐相从。至南岭,贼江万松据险抗师七日,让说之,以身质于贼,诱出贼党,官兵遂乘间而入。启鲁以父在贼中,率所募壮士,大呼先登,贼尽披靡,斩十七级,夺让归,启鲁身被数创而死。让前后率兵剿贼,如泥山、帘紫嶂、施坑、南岭等巢,皆为所破,凡斩渠六首,生擒一百五十,贼帅二,说下贼巢四,降贼众一千七百四十八,还被俘者一百二十八。当事屡加厚赏。让为人谦退,志在报发冢之仇,不在军功也。每有功,不肯自上,推与同事者,以冠带哨官终。久之,巡按御史有教,访孝节之士,邑人咸上言,御史异之,授以义民冠带。让辞曰:"让遭不辰,祸及先人丘垄,破产赎骸,子职常事,何孝之足云。至于待罪行间,赖天子威灵,大将指麾,杀贼以雪家耻,不胜幸甚,敢言功绩乎。非分之荣,义不敢受。"卒不受冠带。御史益异之,记郡县礼奖。初启愚战死,知县陈哲葬而表之,及启鲁死。至万历十九年,邑人乃请于县,为启鲁建祠。让享年八十一,连举乡饮大宾,以考终。三十六年,有诏旌其闾,树坊于永安县,曰一门三孝。让工诗词,善书。

卷八　女语

五女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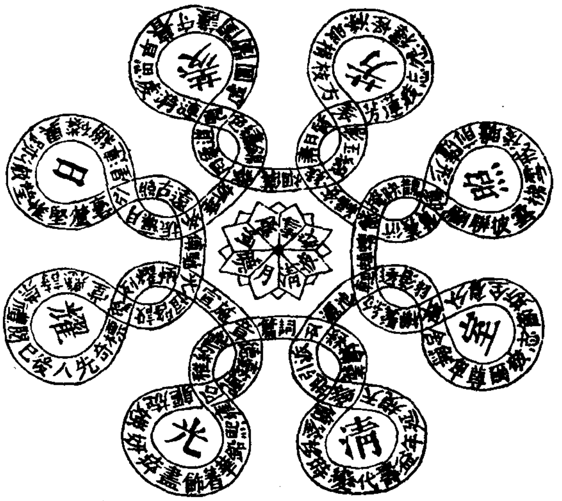
越女知名者,自征侧、征贰始。二女者,麊泠县雒将之女也。雒一作骆,交趾有骆王骆侯,其将曰雒将。二女初起,自称麊泠王,据九真、日南、合浦三郡,兵势张甚。伏波将军马援征之,凡逾两年乃灭。古女子僭号为王,华戎皆所未有,可异也。其后吴赤乌间,有军安县赵妪,尝著金箱齿屐,居象头斗战,此亦女贼之雄,然不足道。惟二冼氏及虞夫人、宁国夫人,可称女中豪杰云。冼氏,一在尉佗时,保障高凉,有威德。其知名又在侧、贰之先,故论越女之贤者,以冼氏为首。冼氏,高州人,身长七尺、兼三人之力。两乳长二尺余,当暑远行,两乳辄搭肩上。秦末,五岭丧乱,冼氏集兵保境,蛮酋不敢侵轶。及赵佗称王,冼氏乃赍军装物用二百担入觐,佗大欢悦,与论时政及兵法,智辩纵横,莫能折。乃委其治高梁,恩威振物,邻郡赖之。今南道多冼姓,皆其枝流云。又冼氏者,亦高凉人,其家世为南越首领,辖部落一万余户。冼氏幼而贤明,晓兵略,善抚诸蛮,罗州刺史冯融闻其贤,为子宝求娶焉。侯景反,高州刺史李迁仕遣使召宝。宝欲往,冼氏止之,既而迁仕果反,冼氏自将千余人,步担杂物,唱言输赋,至栅下袭击迁仕,大破之。遂与陈霸先会于赣石,还谓宝曰:陈都督非常人也,厚资给之。及宝卒,岭表大乱,冼氏怀集百粤,数州晏然。永定二年,其子仆,年九岁,遣帅诸首领入朝,拜阳春郡守。后广州刺史欧阳纥反,召仆至高安,诱以为乱。仆遣使归告,冼氏发兵拒之,纥溃散,诏册冼氏为石龙郡太夫人,赐绣幰卤簿如刺史仪。陈亡,岭南未有所附,共奉冼氏为主,号曰圣母。隋高祖以冼氏所献陈主扶南犀杖遗之,并遣陈主遗冼氏书。冼氏见犀杖恸哭,遣孙暄帅兵迎隋总管韦洸,岭南遂定。未几,番禺人王仲宣反,围洸于广州,冼氏攻破仲宣,领彀骑巡抚诸州,苍梧以西首领皆归附焉。高祖册冼氏为谯国夫人,开幕府,置官属,给印章,便宜行事。降玺书慰劳,皇后以首饰及宴服一袭赐之。仁寿初,年八十卒。夫人智勇兼备,至老未尝败衄,每战辄锦伞宝幰,敌望见以为神,诸蛮皆称锦伞夫人。祠在高州,民奉祀惟谨。有曰虞氏者,英德之虞湾人。唐末,黄巢破西衡州,虞夫为寨将,与贼酣战而死。虞躬擐甲胄,率

昆弟及乡人迎战，贼败去，虞亦死焉。其后兵傜为乱，每见虞朱衣白马率兵而来，贼辄惊溃。嘉定间敕曰：夫人生能摧黄巢之锋，殁能制峒蛮之寇，封为正顺夫人。立祠香垆峡中。有李氏者，雷州人，五代间，声教不暨，以强凌弱。李氏勇敢有谋，众皆信服，遂推以为主帅。伪南汉既平，余党剽掠，皆为李氏兵所败，一方赖之，号宁国夫人，祠于雷州。有詹氏者，东安人李漆之妻。丁亥，漆集兵勤王，以总兵官战殁。詹氏代领其众，攻复泷东西州县，以功得参将，未几病卒。自二冼氏至詹，粤人以为五女将云。

南海女子

唐上元初，南海女子所制有《擎鉴图》，名曰《转轮八花钩枝鉴铭》，凡一百九十二字，回环读之，四字成句。其构思精巧，寓词箴规，似有得乎风人之旨，可与苏若兰《璇玑图》、范阳杨氏《天宝回文》诗并传。旧有王勃序云："上元二年，岁次乙亥，十有一月庚午朔七日丙子，予将之交趾，旅次南海。有好事者，以《转轮钩枝八花鉴铭》示予云："当今之才妇人也。观其藻丽反覆，文字萦回，句读曲屈，韵调高雅，有陈规起讽之意，可以作鉴前烈，辉映将来者也。昔孔诗十兴，不遗卫姜，江篇拟古，无隔班媛。盖以超俊颖拔，同符君子者矣。呜呼！何勒非戒，何述非才，风律苟存，士女何算。聊抚镜以长想，遂援笔而作叙。太原王勃撰。"复有令狐楚跋云："元和十三年二月八日，子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夜直禁中，奏进旨捡事，因开前库东阁，于架上阅《古今撰集》，凡数百家。偶于《王勃集》中卷末，获此《鉴图》并序，爱玩久之。

擎　鉴　图



翼日遂自摹写，贮于箱箧。宝历二年，乃命随军潘玄敏绘于缣素，传诸好事者。太原令狐楚记。"考唐武后时，有南海七岁女子，武后命赋诗送其兄，即应声曰："别路云初起，离亭叶正飞。所嗟人异雁，不作一行归。"此女子不知姓氏，岂即为《擎鉴图铭》者欤。此图曾附《子安集》以行，复为令狐文公所赏。吁，亦异矣哉。

花上八字，枝间八字，环旋读之，四字为句，递相为韵。其盘屈纠结为八枝者，左旋读之，自篇字起至词字止，当就支脂字韵。右旋读之，自词字起至篇字止，当就先仙字韵。

卢眉娘

唐时南海多奇女子，为《擎鉴图》女子而外，有七岁女及何仙姑，能为诗。有刘三妹者善歌，称为歌仙。若卢眉娘者，巧于刺绣，皆古今绝奇女也。眉娘生而眉绿细长，人以眉娘呼之。唐顺宗初，南海贡奇女即眉娘，时年十四，能于尺绢绣《法华经》七卷，字如粟粒，而点画分明。又能以五彩丝一缕分为三缕，于掌中结飞盖五重，中有十洲三岛、天人玉女、台殿麟凤之象，外有执幢捧节之童，不啻千数。其盖广一丈，重三四铢，自煎灵香膏傅之，顺宗叹其工，谓之神姑。因令止宫中，日惟饭胡麻二合。元和中，宪宗赐金凤环以束其腕，知眉娘不乐宫掖，遂度为女道士，放归南海，仍赐号逍遥大师。尸解后，棺中仅一藕履云。

刘三妹

新兴女子有刘三妹者，相传为始造歌之人，生唐中宗年间，年十二，淹通经史，善为歌。千里内闻歌名而来者，或一日，或二三日，卒不能酬和而去。三妹解音律，游戏得道，尝往来两粤溪峒间，诸蛮种类最繁，所过之处，咸解其言语。遇某种人，即依某种声音作歌，与之倡和，某种人奉之为式。尝与白鹤乡一少年登山而歌，粤民及傜、僮诸种人围而观之，男女数十百层，咸以为仙，七日夜歌声不绝，俱化为石，土人因祀之于阳春锦石岩。岩高三十丈许，林木丛蔚，老樟千章蔽其半，岩口有石磴，苔花绣蚀若鸟迹书。一石状如曲几，可容卧一人，黑润有光，三妹之遗迹也。月夕辄闻笙鹤之音，岁丰熟，则彷佛有人登岩顶而歌。三妹今称歌仙，凡作歌者，毋论齐民与狼、傜、僮人、山子等类，歌成，必先供一本祝者藏之，求歌者就而录焉，不得携出，渐积遂至数箧，兵后，今荡然矣。

陈烈母

陈烈母者，东莞人，宋幼帝驻跸崖山，母命其子李佳应诏。既行，烈母亦趋广州，至黄木湾自沉死。佳赴行在，得潮州教授而还，哀陨莫及，乃筑望慈台于乌沙之阳，朝夕哭奠，闻者伤之。东莞陈琏为辞，有云："南海有烈妇，能执陵母节。泪血满衣裾，泣与爱子别。尔尽忠兮大崖山，吾尽节兮黄木湾。茫茫此恨同精卫，一堕沧溟不复还。"

屈美人

屈美人者，番禺人，洪武二十二年选入宫，擢为美人。屈氏有才德，奉侍恭谨，上恩宠之甚厚，召其父母兄弟诣阙，宴赉有加，复遣官送归。予撰《洪武宫辞》有云："新选珠娘作美人，潇湘香草满宫春。《离骚》数为

君王诵，讽谏心劳似楚臣。”又云：“三闾苗裔在番禺，有女多才似绿珠。一入宫中称第一，不曾歌舞上氍毹。”

冼　母

南海冼主事桂奇母陈氏，性方正，不喜世俗非鬼之祭。闻魏督学校毁诸淫祠，亟取先人旧所崇奉佛像，投诸水火，妯娌中有怵以祸者。陈氏曰：“有祸吾自当之。”桂奇字少汾，以理学称，盖得其母之训云。

欧阳桂

欧阳桂，连州处女，年十八，未嫁而夫亡，孀守至九十五岁乃终。年八十时，当门二大齿长至一寸，人以为异。予家有姻母何，九十四岁时，生三长须，黑色，皆寿征也。

东莞三贞女

东莞三贞女，一曰水南林氏，诸生翼龙女也。许字陈生元耀，生死，女欲奔丧，父母兄弟共难之，不能得。以语其舅，舅重伤其志，许以吉服迎归。既入门，伏夫位长哭，哭已，舅姑相见饮泣，遂易衰绖，执夫丧如礼。丧终，乃奉夫主，祔于先人之寝祀焉。尹守衡曰：“夫礼也殇不为后，女不为陈也妇，则陈之不得为殇也后明矣。女为陈也妇，陈不欲为女也后得乎，女归而陈氏子可勿殇已。世徒以女节论，犹浅之乎知女也。”一曰周塘黄氏女，许字张邦俊子，婿死，女欲往临视，母不能夺，与偕行。比至，犹及襄夫殡事，越三日，谢其母使还曰：“女为张家妇，不返矣。”夫葬，遂欲殉之，或止之曰：“而姑之初为此子哭也，皇皇不欲生，幸而至，姑乃强为而起，而即死，其若姑何。”女悟，姑哭亦哭，姑止亦止，朝夕奠，辄见有羽虫飞凭女身如俪然。其一曰莱湖陈氏女，许字于叶氏子，无何叶卒。女闻曰：生则氏郎君，死非氏郎君乎。因痛哭，偕媒妁于归。尹守衡曰：“嗟夫！藉三女皆不忍其死，三氏子之鬼其不食乎。三女之能不死也，殆有贤于死者也，若三女者，可以风矣。”

聂　娘

聂娘，增城人，崇祯庚午，贼于增江口掠得之，戏谓其眉未婉。聂娘从容语曰：“女醮始扫眉，若欲婉，请假我刀。”刀得而刎。黎美周作《聂娘婉眉歌》有云：“丈夫髭髯愧如此，半尺垂虬掀不起。紫石棱棱婉婉尔，翠蛾如铁真男子。”又云：“人生安能知死期，沙场血战吾当为。借娘眉锋不斩贼，先斩偷生巾帼儿。”

二　妃

二妃者，一曰益阳王妃。丁亥某月，王遇害广州，妃某氏，色美，兵欲妻之。妃曰：“王故夫也，亟具棺衾，得尽一哀，以事新者，当无复恨。”兵出市棺衾，妃阴置小刀数十袒衣中，整刃外向，丧服哭泣视殓含，与兵出葬北山。既毕，兵遽前犯妃，妃大骂。兵怒，抱持益急。身数十处触刃，血洒洒仆地，妃乃反刃自杀。予为歌云：“为我殓王，送之北邙。逝将从汝，不惜新丧。王魄已归土，同穴终何补。利刃怀满身。欲切奴为脯。奴血何淋漓，痛楚莫予侮。自刭以报王，黄泉相鼓舞。”一曰滋阳王妃，庚寅春，滋阳、铜陵、兴化、永丰、信阳、永宁凡五王，同客惠州。其六月，广州围急，奉化伯黄应杰者，与副使李士琏袭执五王，以惠州先降，既而悉缢杀之。王子在襁褓者，及宗室女已嫁者，皆捕杀无遗。滋阳既薨，其妃某氏，色美，应杰苦欲犯之。裸其上衣，系于柱。妃乘间细析下衣为缕，经死。予为之歌云：“夫为王，妃是我。皎如霜，身可裸。何必衣与裳，礼义为包裹。天留一缕丝，以为绝命资。徒劳强暴守，蝉蜕不曾知。”

某氏妇

某氏妇者，顺德人，其夫以贫弗克娶，夫之母自鬻得四金，以与之娶。妇入门知之，哭曰：夫以妇故，而令母自鬻以娶妇乎。得妇而失母，妇以夫故，而令姑自鬻以嫁夫矣。得夫而失姑，是皆不孝。然安所得金以赎姑。请于父，贷得四金，使甲往赎。甲匿金给以被窃，妇痛哭两日，计无所施，即自经。邻里闻之，执甲至妇尸所，震雷暴起，击甲死，火燔甲衣，金出于袖。妇闻雷声复苏。屈子曰：噫！雷之能死人而又能生人也。有如是哉，乃援琴为霹雳之操曰：一声倏兮雷轰，闻之者兮一死一生。呜呼噫嘻兮，雷乃救人，人可救兮，雷何独私于孝妇之身。

林氏李氏

林氏者，广州之河南乡人。丙戌城破，林氏投珠江而死，番禺罗宾王吊之，有曰：“黄泉随母逝，白璧为夫全。抱玉云飘海，沉珠月在渊。”又李氏者，番禺三元市人。庚寅广州被围，朔骑抄掠得之，不辱，赋诗十章而缢。有曰：“恨绝当时步不前，追随夫婿越江边。双双共入桃花水，化作鸳鸯亦是仙。”味其辞，其夫必先自沉者。又有王桂卿者，广州人，为张参戎之妾。丙戌，年始二十，兵至，拜辞其夫，弹琵琶一曲，自经死。邝湛若吊之，有曰：“坠楼未散香烟梦，被发犹存石鼓歌。雁柱只今余玳甲，为怜落木晚风多。”

天濠街妇

庚寅冬，广州城拔，天濠街有妇襁负婴儿，以长绳系腰，接于树，赴池而死。事定，引绳出之，色如生。予为之歌曰：“妾身不随波，岂必长绳系。所虑黄口儿，一去无根蒂。”

四孝烈

岁甲午，新会县被围，城中粮尽，守将屠居人以食。有莫氏者，诸生林应维之妻，姑将就烹，莫请于兵曰：“姑老矣，肉不可食，妾幸膏腴，可以供君大嚼也。”兵从之，姑得释，而莫就死。有李氏者，兵欲食其夫，哭拜曰：“吾夫五十无子，请君食我。”杀之，以首还其夫，使

葬焉。有梁氏女者，其父诸生学谦，女年十一，请代父死，兵不忍杀。女谓兵曰："君以女儿身小，不足以充一饱乎。"将夺兵刀自刭，兵乃杀之。诸生吴师让妻黄氏，亦代夫死，兵哭而杀之。是为新会四孝烈。予哭之有云："可怜窈窕三罗敷，肌如冰雪颜如荼。再拜乞充君庖厨，解妆请代姑与夫。妾年尚少甘且脆，姑与夫老肉不如。请君先割妾膏腴，味香不负君刀殳。食之若厌饫，愿还妾头颅。姑老夫无子，妾命敢踟蹰。有女年十余，缇萦亦不殊。哀求赴汤镬，保父千金躯。"

李　氏

李氏，名子秀，连州人，贡生绍英之女，举人莫矜之妻。丁亥，避乱浛洸。贼至，掏其夫及二子以行，李氏跣诣贼所，见其夫被缚甚急，指贼大骂。贼杀之，以其义烈，为之具棺殓葬而释其夫与二子。嗟乎，李氏者，盖善于救夫者哉。

麦　氏

麦氏，香山小榄乡人，诸生黄肇扬之妻。癸巳冬被掠，愤骂赴水，兵捉其发系船间，麦氏乘间断发又赴水，既没复涌出，作愤骂状，如是者三，兵竟射之乃没。予吊之云："入水不肯沉，骂奴犹未毕。身轻乘文鱼，三跃江中出。佳人一赫怒，波涛为羡溢。髇箭虽纷纷，难损芝兰质。去为湘妃娣，魂烈知无匹。"

顺德六贞女

六贞女者，顺德龙津李氏处女也。丙辰春，粤东大乱，有强暴谋胁致之，六女惧且不免，以酒相酹，一夕同赴水死，其家合葬之龟山之阴，好事者为植女青其上。予吊之曰："冬青一树分男女，近日男青让女青。不见龙津诸女子，万年枝上显精灵。"万年枝，即女青也。

谢　氏

谢氏玉华，番禺市桥人，同邑曹世兴之妻也。世兴卒，玉华誓不改节。其父母绐之归宁，车至门，女即自刎，家人亟救之。玉华左手探喉，右手引刀再割而瞑。又某氏者，南海兰石人。夫梁，庚寅城破，某氏誓决一死。取二小刀，一与夫，一以自佩。未几兵至兰石，夫被杀死。某氏视含殓讫，即取所佩刀自割。姑惊哭，视其喉未断，欲敷以药，某氏亟再割以死，此二事相类。予为双刃操以写之，辞曰："嗟烈烈兮佳人，知义兮不知有身。手持喉兮一再割，血洒地兮纷纷。夜有光兮非青燐，鬼伯抱持兮叩天阍。"

莫烈妇

烈妇莫氏，新会人，美而寡，守志不嫁。甲午，新会被围，妇家人登陴拒守，兵窥其室无人，抽刃胁之，妇以首触墙，血流被体。兵杀之，投其首于粪盎中。事平，其姊夫往而收瘗，首重不可举。叹曰："阿姨礼义人也，生与我未尝相见。"走告妇兄，兄举之，应手而起。予吊曰："螓首邱山重，蛾眉日月光。帘帷生不卷，巾帨死犹防。"又曰："一丝嫞妇命，九鼎美人头。"

二烈妇

二烈妇，皆番禺人，失其姓氏。癸巳、甲午间，有蜀人彭襄者，知县番禺，乡民逋赋，襄遣役人捕之，得其邻一妇甚美。襄使妇沐浴，将娆之，妇碎瓦罂自割死。又捕一妇，妇自诉，妾本诸生某妻，家无田，并未逋租，明府役人妄拘妾。欲行无礼，妾死不从，乞明府即治役人之罪。襄笑曰："汝本农家妇子，为吾衙役所爱，亦何负于汝乎。"妇大恚恨，即触阶石而死。是为番禺二烈妇。比年州县有司遣招抚丁，或疯人入乡催粮，妇女被其拘执，以不肯污辱死者，不可胜数。噫，予安得尽其姓氏而纪之。

顺德某氏女

顺德某氏女者，其父以许何氏之仆。何氏寻以讼破家，乃取聘金于女父，女父还之，将以其女改嫁。女使人谓仆，必无二志，且使再纳币焉，币至，女父怒而麾之。女潜出，与仆相持痛哭，约以舟来，至夜舟不至，女遂自经，时年十五。予尝为待舟操以写其悲，其辞有云："月将落兮潮水平，舟不来兮伤予情。独立沙洲兮涕泪零，无人知兮惟流萤。挂榕枝兮心战栗，裙带断兮泥没膝。舟迎魂兮更莫迟，波涛惊兮魂恐失。"

长乐兴宁妇女

长乐、兴宁，其民多骄犷喜斗，负羽从军者十人而五，盖其水土之性也。其男即力于农乎，然女作乃登于男。厥夫菑，厥妇播而获之，农之隙，昼则薪烝，夜则纺绩，竭筋力以穷其岁年。盎有余粟，则其夫辄求之酤家矣，故论女功者以是为首，增城绥福都亦然。妇不耕锄即采葛，其夫在室中哺子而已。夫反为妇，妇之事夫尽任之。谓夫逸妇劳，乃为风俗之善云。

黎　母

琼州府城西，故有黎母庙，相传雷摄一卵于山中生一女。有交趾人渡海采香，因与婚，子孙众多，是为黎母，亦曰黎姥，盖黎人之始祖妣云。黎本鸟兽之民，其种性自卵而来，固与人殊。自古至今，宜王化所不能及也。

罗浮女道人

罗浮女道人素月，尝募种梅千本于梅花村，雅能诗。有云："玉女峰头人冷笑，杜兰香去嫁人间。"

椓　者

刘鋹时，宦者有为三师三公者，其官号加内字诸宫使字，不啻二百。女官亦有师傅令仆之名，目百官为门外人。群臣小过，及进士状头，或释道有才略可备问者，皆下蚕室，令得出入宫闱，亦有自宫以求进者，由是

宦者近二万人。贵显用事之徒，大抵皆宦者也，卒用龚澄枢以亡其国。潘美平广州时，有宦者百余人，盛服来见。美曰："是椓人多矣。"悉令斩之。盖宦者自椓，亦椓人以盛其党，故美以为言。然当时宦者，亦有贤能如邵廷琄者，廷琄今祀东莞乡贤祠，天下宦者得祠，惟廷琄一人。其椓也或因小过，未可知。诗云："夭夭是椓。"夭者草之柔长，椓而断之，譬人方少好，荣如桃李，而人作祸以椓之，民之无禄，至于如此也。

割股妇

有李昌期妻者何氏，东莞人，乡贡士何汉臣女也。舅姑有疾，刲股炼糜以进，疾寻愈，乡人嘉异之。夫逝，守节三十年乃卒。宋咸淳十年，邑令袁梦册为立孝妇坊。景炎二年，旌表门闾，赐束帛。元初，重建孝节坊。永嘉梅时举曰：昌黎尝辩鄂人旌门为非礼。呜呼，人有不爱其身，起亲疾于垂死，乃以不孝律之，俾与好勇斗狠同科，为善者惧矣。仲尼曰：有杀身以成仁，亲亲仁也。苟可报罔极之深恩，缓终天之钜痛，虽生有所不爱，于尺寸之肤何爱焉。捐父母生我之身以还父母，一念之烈，虽通神明感天地可也。如虑其因毁灭性，则自古皆有死，鲜闻以刲股死者。不惟不死，父母疾鲜不因以瘳者，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旌之宜也。抑又有说，子事父母，妇事舅姑，一也。父子之合以天，自襁褓已知有父母，至亲也。夫妇之合以人，笄而嫁始知有舅姑，由疏而亲也。事至亲而不自爱其体肤，非人情所难。由疏而亲，虽体肤不敢爱，此人情之至难也。唐房玄龄妻剔目，五代李氏断臂，此各为夫尔。史尚夸诩为奇节，如何氏为舅姑刲股，当进于房、李一等，不谓之孝可乎。夫逝时，世方澒洞，何守志坚厉，尝装遣族女之孤者，倾囊笥，捐簪珥，绝无靳色。是不惟知有孝，且知有节与义者也。呜呼，贤哉。

坠楼妇

有林氏妇者，新会塘下村林子昭之女也。适邻村某，寇至，妇与其稚弟在楼中，楼高六七丈，甚坚，寇攻楼未下，欲焚楼。女曰：姊弟俱死，则父嗣绝矣。负其弟于背，从楼上覆身坠地，头面迸裂而死，卒存其弟。过者称其楼曰"孝烈楼"。予为之铭曰："妇一坠楼，节孝俱至。一完妇身，一全父嗣。负弟于飞，贤姊有翅。免孤毁伤，杵臼不易。背有鬼神，矢石皆避。前有梁媛，后有林氏。以坠楼传，仁义之事。"

锦桂女

欧氏女锦桂，连州人，其父绍裕，以女许贾继保，将行而继保卒，锦桂易服奔丧，自矢守节。邻妇劝之，剪发断一指以拒。家贫，手植花果，纺绩自给。有司屡旌其门，以细女红布答之。年八十卒，论者谓妇而守志者，礼因于情。女而守志者，情生于礼。昔王文肃之女昙阳，许字徐氏子，徐早死，昙阳为之缟素。文肃曰："尔尚未事徐，何以服为。"曰："隆庆皇帝宾天，士庶哭临，岂皆食君之禄耶。未嫁而可为夫服，则亦可为夫守矣。"嗟夫，女之节也，所以成仁。《易》有节卦，为女之仁者而言；有恒卦，为妇之仁者而言。锦桂、昙阳，其皆女之仁者哉。

卷九　事语

南越初起

秦以桂林、南海、象三郡，非三十六郡之限，乃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谓东南一尉也。嚣始为南海尉，佗为令，仅治龙川。秦之报佗也薄矣，然五岭以南，广运万里，秦直以三郡制之，亦疏矣。

秦略定扬越，以谪徙民与越杂处。扬越盖自古迁谪之乡也，他日任嚣谓佗曰："颇有中国人相辅。"中国人，即谪徙民也。佗之王，秦实资之，谪徙民得依佗以长子孙，与三千童男侲女，依徐福以安居海上，免于中原之锋镝，秦之德也。为秦留其遗民，非仙人不可，惜安期生计不出此，徒以一身逍遥于菖蒲之涧也。

秦以侲男女三千人与徐福，而百姓悲痛相思，欲为乱者十家而六，以女无夫家者万五千人与尉佗，而百姓离心瓦解，欲为乱者十家而七。然则徐福、尉佗，皆秦之陈胜也。

尉佗初起，移檄告横浦、阳山、湟溪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当是时，秦人皆以诸侯兵为盗，谓诸侯之客亦曰盗，史迁据而书之。始皇至博浪沙，为张良所击，而迁书之曰"为盗所击"。微行至兰池见窘，复书之曰"逢盗"。此盗不知何人，视良与荆轲、渐离似胜之，惜迁失其名氏。嗟夫。能为始皇之盗者，豪杰也，书盗亦荣甚矣。如佗者，假秦之土地甲兵以自王，乃真始皇之盗耳。

四路下南越

汉当时四路下南越。楼船以偏师先至，其道径也。先陷寻陕、破石门，则南越之险夺矣。复居前，得以自择便处，居东南面，则越之下流据矣。乘暮而疾攻，纵火烧城，计莫善焉。有楼船之锋锐，战如雷霆，而后伏波得以遣使招降，故破越者，杨仆也。然越人至今祀伏波不衰，未尝及仆，则以伏波遣使招降者赐印，复纵令相招，务行其德之故也。太史公以杨仆为酷吏，观其反驱越人入伏波营中，亦可见其惨暴之一端也哉。

两伏波楼船

汉孝武讨南越，遣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其后光武征交趾，亦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盖以越人素畏伏波、楼船之威，故仍其号，使闻之而知震惧也。然两伏波至今俎豆，而两楼船无闻，当时实以德济之，不纯用威，故民之不能忘若是。

白沙逸事

白沙先生尝戴玉台巾，扶青玉杖，插花帽檐，往来

山水之间。有诗云："惟有白头溪里影，至今犹戴玉台巾。"又云："拄地撑天吾亦有，一茎青玉过眉长。"又云："两鬓馨香齐插了，赛兰花间木犀花。"又尝披藤蓑垂钓，有诗云："何处思君独举杯，江门薄暮钓船回。风吹不尽寒蓑月，影过松梢十丈来。"其风流潇洒，油然自得。身在万物之中，而心出万物之外，斯乃造化之徒，可以神遇而不可以形迹窥者，所谓古之狂者非耶。王青萝云："白沙之学，从孔颜之乐而得。"然乐有虚实，颜子之乐实，曾点之乐虚，白沙其得颜子之实者耶。

白沙初应聘至广，车由城南至藩台，观者数千万人，图其貌者以百数十计，市井妇孺，皆称为陈道统，其感人若是。为人身长八尺，面方而玉润，左脸有七黑子，如北斗状。耳长贴垂，两目炯然如星，望而知为非常人。甘泉面上亦有黑子，具日月南北斗之异。庞振卿有瞻甘泉遗像诗云："精华日月在颅首，两耳之旁南北斗。"洪觉山云："先生生相甚异，额中双颅隆然若辅弼，两耳旁各有黑子，左七类北斗，右六类南斗。噫，天之生有道君子，固皆有以异于人乎哉。"

白沙先生受官，而康斋不受。一以处士，一以监生也。先生每题碑碣，必书翰林院简讨官衔，盖不敢忘君之赐。其不出而就职，非为高也，以终养故也。当宪庙之升遐也，哀诏至，先生如丧考妣。有诗云："三旬白布裹乌纱，六载君恩许卧家。"临终朝服北拜曰，吾辞吾君也，则忠爱之终也。

邓制府之于白沙，常令本县月给白米一石，岁致人夫二名。白沙辞之曰："执事所称逋、野，诚隐逸士。如今日之赐，使逋、野受之宜也。其不受，未见其让之过也。章何敢自列于古之名流哉。章无寸善可以及人，有田二顷，耕之足以自养，而又受赐于当道焉。以自列于古之名流，其怠于自修亦甚矣。"李副使又欲为买园池，亦辞之，其介如此。

悟主

梁文康公事武庙，当秦王请塞上沃地，嬖臣朱宁、江彬为援，公独当制。草上曰："高皇帝令，此地不以封，非有爱也。地广饶，产善马，士卒刁悍，易生戎心，奸萌纵谀，不利社稷。王受地，毋偭德，毋聚奸人，毋多畜士马谋不轨。"上览之，大骇曰："不意可虞若是，其勿与。"上欲自称威武大将军，而以彬副，召公草制。公奏曰："制不敢草，陛下为君，乃自卑而列于臣。臣草制，是臣名君，臣不敢草。"上手剑睨曰："不草齿此。"公免冠伏地，流涕请死，不敢奉诏。上不能强，掷剑叹息而起。予尝为乐府云："如何圣天子，乃称大将军。当制不敢草，嫌以臣名君。皇帝拔剑起，不草即诛尔。免冠伏殿前，泪流请就死。刚哉古大臣，不辱朝廷体。"

孝感

钟宝潭先生景星，东莞人，甘泉高弟子也。尝辑濂溪、明道、白沙、甘泉四先生论学精言，为《宋明道学四书》，又注释甘泉《心性图说》，学者多传习之。以宋李竹隐、明林南川与先生为东莞三理学。性至孝，父殁，欲绘遗容，默祷之，父见梦画工，一笔而肖。其后杨复所先生欲葬其父肖斋公，未得吉兆，堪舆使先生卜之。先生曰："枯龟何知，吾将卜之吾父。"是夕梦肖斋盘膝斗岭之墟，左右指曰：左列六十四，右列七十二。学问则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人丁则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复指坐席下曰：兹实祥也，吾其归乎。先生遂以斗岭定议。是皆孝思之所感，非二先生闻道，安能通于神明若此。

终养

东莞林公烈，以户部郎督赋江西，奉其父大桥公以行。或曰："故事，使者不随家。"公曰："吾岂以三公易一日之养哉。"已而大桥公卒于行署，公得视饭含，人始叹服。香山黄公佐，督学广西，闻母疾，即日疏乞致仕。方校《士怀集》，弃官竟归。南海伦公以训，年十五举乡试第七人，年十九会试第一，殿试第二，授编修。予告毕姻，遂侍母者七年，会兄御史公以谅告归养，公乃出而供职。后官南京祭酒，迎养太恭人邸中。一日太恭人有归志，即上疏奉板舆归。弟以诜，年十八举进士，官至武选郎中。例请归养，亦遂不复出。或讽之，则曰："隐居以求其志，吾盖遵孔子法也。"海阳林公大钦，廷试第一，授编修，寻以母老乞归。东莞陈公建，为教谕数年，擢阳信知县，以母老告归。东莞刘公存业，举进士一甲第二，授编修，简充经筵官。未四载，疏乞归养。时功令非六年不得请，孝宗以其至孝，特诏许之，后以母命趋朝，逾年复上疏乞归。孝宗循览其疏改容，复许之。逾七年，武宗登极，趋赴阙，复充经筵官，纂修孝庙实录。公不获已，垂涕行，遂卒于官。之数公者，皆岭峤伟人，其道可以济天下，才可以致公卿，乃以养亲为念，脱屣轩冕，是真可以为世之贪位而忘亲者之针砭也哉。

状元

吾广于舆图为极南，值离位丙午之间。离者，文明之气也。自禹八年入午会，上下二三千年，天地山川之运适合。故自汉晋以来，扶舆清淑之化始毓而生人才，其卓然首魁天下者，在唐有莫公宣卿，在宋有张公镇孙，在明有伦公文叙、林公大钦，然莫公记传无闻。张公遭国危亡，不幸遇变。林公以早丧，弗克建立。独伦公名重士林，德高朝野。初传胪时，当宁见其仪表，深喜状元得人，故庞公嵩诗云："南方间气旋贞会，北阙英标动圣颜。"

五里四会元

南海治西三十里，有村曰石头、黎涌、石硝。相去五里许，有四会元，世称五里四会元，是其地也。黎涌则伦公文叙、子以训，石硝则梁公储，石头则霍公韬，而文叙复中状元，以训榜眼，以谅解元进士，以诜进士，世复称父子四元双进士。海内科名之盛，无出其右，所谓

南伦北许也。陈公绍儒云：弘、嘉之际，伦氏一门鼎甲，需穗石公探花始全，故事胪唱后得谒相臣，诸进士咸在，相臣语公曰：君对策洋洋，贾、董之流。初列名一甲第三，今二甲，数乎。公冲挹自如，无几微见于颜色。例二甲为郎，公以次应得北曹，顾辞北而南，且局局户、兵两曹，徒以其间获事亲从兄，爱敬笃至。缙绅如公，谓之仁让兴邦非耶。湛公若水云；霍公生十九年而始学，即博而精，文雄而昌大。既中会元，权臣某者嫉之，勿与状元也，盖三印卷而三倒置云。又伦公文叙、霍公韬，皆以儒士入科中式，未尝一日为诸生，是尤可异。

解　元

正统辛酉，番禺陈公政者，以《诗经》发解。二场后，琼山丘公浚请诵所作，惊曰：解元属之子矣。遂不终场而去。揭榜果然，次科丘公乃解元。有江潮者，提学广东，谓霍公韬必发解，及考潮州还，亟召霍公语曰：今科解元当是萧与成，汝次之，然汝当连魁天下，勋名大出萧上。后果如言。又王世芳者，提学广东，谓魁元多出潮州，儒士林大钦必魁天下，是科解元胡一化，而大钦壬辰状元，皆潮州人也。杨公起元年二十，文大有名，督学罗某首拔之。语人曰："乡冠其惠出乎，予阅有人矣。"明岁果领解元，前辈识鉴，一一不爽如此。

文敏父子

霍文敏登第，谒座主不修门生礼，其后主南宫试，所得士三百人，亦不许称门生。其言曰："是进士者，天子不敢用为私臣，我岂敢曰士由我进，而以之为我家桃李乎。"里居，于台使者若监司郡县书帖，皆不称治字。曰："士既通籍，朝廷治之，尊无二上也。"其子勉斋知慈溪，称上官不曰大人而曰先生。关白上官，不用手本而用素简。某盐院檄营相府，先生不答，因被劾归，父子皆以古道自处，不肯同于流俗者也。

乡试命题

广东乡试，不以《大学》命题，其来旧矣。或以《大学》命题，则贡院被火。或主司者有祸患，而尤忌圣经一章云。

全作五经题中式者

明制科，以全作五经题中式者，仅有二人。其一为福建颜茂猷，颜中甲子乡试，时监察御史止誊录其本经，至甲戌会试，颜仍全作五经题。知贡举者左宗伯林某疏闻，奉旨，念其该博，准与誊录。主司不知上属意，以置乙榜之首。撤场后，宗伯陈公子壮，具揭代请，上准与廷试，取其墨卷进览，命会试录另为一项，列于正榜之前，廷试二甲第二，此异数也。其一为广东王鸣雷，乙酉乡试，以全作五经题，中式第八十四名，居榜之末，榜之末，其犹乙榜之首欤。

海外衣冠胜事

广于天下为远藩，仕籍华秩已少，况琼于广又边郡乎。成化二年秋，进薛公远户部尚书，邢公宥都御史，丘公浚翰林学士，皆在一月，虽天下望郡亦希覯，洵海外衣冠胜事也。琼本海中一大洲，去中国绝远，自孝陵称为奇甸，人文因以奋兴。若海公瑞清刚正直，又为琼之特出者，惟奇甸故产奇人，天语所符，知异时更有比肩而起者矣。

琼人无仕元者

宋末，琼州人谢明、谢富、冉安国、黄之杰，从安抚赵与珞拒元兵于白沙口，皆被执不屈以死。于是终元之世，郡中无登进士者。明兴，才贤大起，文庄、忠介，于奇甸有光，天之所以报忠义也。忠义之钟于人，于海外一洲一岛，殆有甚焉。天不得其子孙而报之，报之于其地，天之穷也。

五大司成

明兴，岭海人职大司成者有五人，若琴轩陈先生琏，若琼山丘先生浚，若甘泉湛先生若水，若白山伦先生以训，若泰泉黄先生佐，允若人师哉。湛先生有《雍语》、《南雍志》，尤有功于《大学》。

贤督学

吾粤督学使者，在嘉靖时有魏公校者，以德行简士。甫至任，不事考较文艺，辄行黜陟。尝使陈激衷、林克忠二人教诸生静坐，务见仁体，每晨入见，稽所得而开导之。大毁寺观淫祠，以为书院社学。使诸童生三时分肄歌诗习礼演乐，禁止火葬，令僧尼还俗，巫觋勿祠鬼。男子皆编为渡夫，一时风俗丕变，其崇正辟邪之功，前此所未有也。督学之官，非醇儒不可，使得其人复久任之。如代皇帝之用陈公政，提督北直隶学校，直至九年可也。如魏公者，得十有五人焉，分置省直，使之十年二十年专行其教，将见十五国风移俗易，先王之道大兴矣。

司　教

吾粤善司教者有六公。一曰海公瑞，其教谕南平也，以朱子白鹿洞五规乡愿忠信廉洁之，以孔子刚者之辩，孟子不见诸侯之守，日与诸生讲明，相见拜揖外，不许将一物为贽。一曰杨公守道，其教谕金乡也，诸生执贽见者受之，随以食诸生之贫而有志者。又以所余俸，置学田三百五十亩，以赡诸生。一曰翟公宗鲁，其教谕宣平也，以典试四川所得聘金，建文明书院，并置田以赡学者。一曰朱公仕夔，其教授南宁也，申苏湖科条以饬之，又作心学时惕图，图凡十二格，一格象闰，日凡八圈。上一大圈象卯，以考存养。下一大圈象戌，以考省察。中六小圈象辰、巳、午、未、申、酉，以考经书应酬。因时填圈，妨于事则朱之，协于义则白之，蹈于过则黑之，学存乎心，心存乎惕，惕存乎时与人，士勤而行之。一曰林公光，其教谕平湖也，以道为任，常上敦风化养廉耻一疏，言甚恳切，勉学者穷源探本，反身修行，一时

士习不变。而陈公思贤者，教授漳州，每直指使者至漳，参谒毕，必进问圣躬安否何似。靖难诏至，公恸哭曰："明伦之义，正在今日。"与其徒六人，坚不迎诏，即明伦堂为旧君位，哭临如礼。被逮至京，与六人者皆死之。噫，今之君子，有司教之责者，平居则以海、杨、翟、宋、林五公为法，临大节，则以陈公为师，其亦庶乎无忝于宫墙也哉。

教官不拜

海忠介为教官，御史诣学，公不拜，曰："若至台院，当以属官礼见。此堂乃师长教士之地，体不应绌。"两训导夹公长跪，公立当中，时谓笔床学士。盖教官者，能尊其身而后能尊先圣，不能尊其身，则何以代先圣而行其教，其辱先圣莫大焉。御史如贤，当以忠介之言请于朝，定为仪注。

辞署县

叶公春及为福清教谕，台使者委署连江苏。辞曰："洪武十四年，禁有司差遣学官，则学官教诸生外不当与矣。齐景公以旌招虞人，杀之不往，守道即守官也。学之于县，岂特旌与皮冠哉。职实欲附于虞人之义。"

乡约

御史季公本，谪簿揭阳，以化民为事，约为条规。乡立约长以总其教，约副以助其决，约正司训诲，约史主劝惩，知约掌约事，约赞修约仪，月朔会民读约讲义，数约复为一总约，以察诸约之邪正。月终，轮二人至县，传训诲语。行之二年，风俗移革，境内以宁。顺德何公淡知滨州，取吕氏乡约，教民榜行之，每乡慎选老人，亲为演说大义，使训闾里，按季稽考，民以恶闻，则召其乡老。泣谓之曰："吾不能化若，与若不能化乡，其罪一也。然吾则罪首也。民苟三犯，吾当自劾求退，于若何如。"各惭谢而去，讼为之稀。顺德黄公著知安溪，俗喜构讼。市师以爰书训其子弟，公痛除其弊，授以《孝经》，俗为之变。东莞林公培知新化，仿古敛散法，置义仓一十五所，均口赋，以粮为差。建社学，率二十一里一区，选行谊为师，与诸生言，朔望父老言，约法皆首、明伦，使还相告教，作四诫诗，令童子诵之，修古乡射礼于学宫。南海刘公焕知程乡，创小学四斋，聚童蒙肄业，月试分五等，率三十贯给之。又捐千缗市田为小学租，使学掾主之。宁都丁公积知新会，申明洪武礼制，参以朱文公四礼仪节，为《礼式》一书，每乡择三老主之，月朔进于庭，礼其能者，其不肖者榜门示耻，良家子游惰者聚庑下，使口诵《小学》，亲为讲解。顺德黄公璋知南康，立旌善惩恶二牌于要地，善恶直书其名，人服其公。之数君子者，皆以教养为务，所谓学道爱人者也，是皆可以为州县之法

唐氏乡约

明初，南海平步有六逸。其一曰唐豫，学者称为乐澹先生，尝立乡约，与乡人行之。有曰，婚礼旧俗，先一夕燕其子，子必据尊席而坐，以为渐老之宴，非礼也。今后止许开筵聚亲，子不得据尊席而坐，为父宜依醮礼命之，庶不违古人之意。有曰，《礼》云：父在，子虽老犹立。今后为子者不许坐，违者叱以辱之。有曰：父母之丧，不得饮宴。亲朋来吊，止宜待以蔬素。有曰：忌日之祭，当以丧礼处之。读祝后，孝子哭尽哀。是日不饮酒食肉，居宿于外，传所谓君子有终身之丧是也。其延亲宾散胙，必待祭毕，庶不分其祭祀之诚。此四约，最为礼之大者。

礼　议

广州风俗尚礼，南海冼桂奇尝建同母异父昆弟服议，曰：昔公叔木有同母异父之昆弟死，问于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仪有同母异父之昆弟死，问于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闻也。鲁人则为之齐衰三月。冼子曰：礼为出母嫁母杖期，乃同母异父之服大功，不已重乎。齐衰三月，则已轻矣，亡于礼者之礼，贵中也，小功其庶矣乎。其为嫂服议曰：人情于无服之亲则易犯，故服也者。所以饰哀而持情合危者也。今有闻嫂之丧而不戚然哀者乎，哀之斯服之矣。昔者子思之哭嫂也为位，夫既无服矣，而又为位焉，必其情有所甚不安者矣。故嫂叔不相为服者，礼也。而不得不服者，情也。礼本诸人情而已矣，其为长子为人后议曰，昔公仪仲子之丧，舍其孙而立其子，孔子非之。子思兄死，使其子白为嗣，后世无词焉。故宗子死，以嫡为后，礼也。若以庶继嫡，是谓夺宗，非礼也。礼曰长子不得为人后者，为支子后言之也。子夏曰，为人后者孰后，后大宗也。立嫡，正所以后大宗也。若所后非小宗大宗之嫡，而辄以长子后之，是谓诬礼。新会汤敬升曰：晋张湛曰；后大宗者，所以承正统也，必大宗之主。小宗五世之嫡，死而无后，然后为之置后。支子不得置后，不继祖与祢也。今之非所后而后焉，是曰诬礼。舍天性之爱而父他人，孝子不忍也，是曰抑本。二者皆自悖于先王之教者也。然则支子之无后者，不无厉乎。曰："《礼》曰：殇与无后者，祔食于祖，不斩祭也。如之何为厉也。"罗虞臣曰："《礼》曰：支子不祭殇与无后者，殇与无后者，祭于宗子之家，既曰后大宗，则小宗亦不置后矣，况其非小宗乎。既曰祭宗子之家，则不为之立后矣，故立后出继之礼，古所无也。自此说行，使人子舍其亲而事他人之亲，天理人情必不安。嗟乎，古今之以此陷于不孝不仁者，可胜道哉，汤氏族谱之不与为后者，有以也。"

嫡子不释丧服

西宁之连滩，凡家子有父母之丧未葬，终身不释丧服，庶子则否。虽市井鄙人，亦如是。《礼·丧服小记》曰：久而不葬者，惟主丧者不除。盖死者以归土为安，丧事既葬始毕，故记曰：兄弟之丧内除，亲戚外除。外除者，由外饬以散哀也。灵柩未安则服不变，服不变则

衰未衰。故《礼》云："主丧不除。"所以欲人子之葬亲当及时也。礼失而求诸野，连滩其亦可称也夫。

作　七

吾粤丧礼，亡之七日一祭，至七七而终，或谓七者火之数。火主化，故小儿生而七日一变，逢七而祭，所以合变化之数也。予谓人生四十九日而魄全，其死四十九日而魄散，始死之七日，冀其一阳来复也。祭于来复之期，以生者之精诚，召死者之神爽，七七四十九日不复，则不复矣，四十九日者，河图之尽数。数尽而祭止，生者亦无可如何也。

为师服

白沙先生之没，甘泉翁曰："道义之师、""成我者与生我者"等，为之制斩衰之服，庐墓三年，不入室，如丧父。然其告词有曰："成吾之身，孰与尽吾之性。教育之恩，何异生养之劳。在礼经则师无无服之文，在义起则例有缘情之制，昔者孔子没，门人有三年之丧，大抵礼缘情行，例以义起，亦天地之大经，古今之通义"云。

教　俭

湛文简为南大司马，令民毋得餐大鱼，市中毋得丛饮。除岁，庶民毋得焚楮祀天，糜财犯礼，盖导民以俭之一端也。

师弟六皓

甘泉讲学天关，有简翁者，年百有三岁。就而问学，将执弟子之礼，甘泉弗受也。延翁忠爱堂上南向坐，己东向坐以宾之，谓是翁容貌凝然，所养纯一，赤子之心已复，吾当师而事之。时甘泉年八十有五，观者谓其以三达之尊，而谦让不遑，致礼布衣一老，诚为有道者之风云。时有黎养真瑞鸾者，年八十二，黄慎斋民准年八十一，吴藤川纯年八十，皆游甘泉门下，甘泉称为三皓。有歌云："养真慎斋与藤川，三皓同时及我门。"而袁教授邮者，年七十余，与慎斋同注甘泉《心性图》书。一堂之上，师弟子皆庞眉鹤发，太古衣冠。好事者因与简翁合绘为图，称曰师弟六皓。其后甘泉年九十五，复开龙潭书院，时东莞有钟景星叔辉者，年七十有二，增城有张春冈潮者，年七十有三。侍之开讲，每展书发挥所得，声响不减少年，皆异人也。

九老雅集

何端恪公维柏家居时，有馈佳味者，即白其父，延里中九老宴集。九老者，达斋唐明府年九十二，沃泉邓宪副八十六，荔湾周太守八十三，狮山周明府八十二，端恪之父通议公七十七，豫斋曾佥宪与虚谷江明府皆七十二，北崖辛通府与惠斋张贰府皆七十一。端恪诗："五仙旧在三城里，九老今同一里间。春日蔬盘真率会，风流长得似香山。"时嘉靖甲寅岁也。

称　寿

世之称寿者，率以十为数。岭南及江西宁都，则以十之一为数。魏禧谓前十之年，必加一而后成，后十之年，必从一而生。此大易贞元之义，于礼为宜。

合　食

博罗周谦山，常仿花树韦家礼，同祖兄弟合食于四孟朔，同父兄弟合食于每月朔望。费咸己出，罄俸余置谷百余石，与兄弟均之，周族之不能给者。

养　士

甘泉翁官至上卿，服食约素，推所有余以给家人弟子。小宗、大宗有义田，有合食田，相从士二千九百有余。于沙贝乡，则有甘泉、独冈、莲洞馆谷。于增城、龙门，则有明诚、龙潭馆谷。于会城，则有天关、小禺、白云、上塘、蒲涧馆谷。于西樵，则有大科、云谷、天阶馆谷。罗浮则有朱明、青霞、天华馆谷。曲江则有帽峰，英德则有清溪、灵泉馆谷。南都则有新泉、同人、惠化馆谷。溧阳则有张公洞口、甘泉馆谷。扬州则有城外行窝、甘泉山馆谷。池州则有九华山、中华馆谷。在徽州则有福山、斗山馆谷。武夷则有六曲仙掌、一曲王湛会讲馆谷。南岳则有紫云馆谷。平生以兴学养贤为任，所至之地，咸有精舍赡田，以便来学。故所造就士，皆有得于先生之学，以淑其身，以惠诸人。孟氏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为乐，如先生者，可谓得其所乐也已。吾人为孔孟之徒，贵而有位，当以先生为法。

请迁寺

翟一东先生宗鲁，初为诸生，以博罗延庆寺逼近泮宫，上书督学魏公校曰："凤鸱不并树而栖，兰棘不同林而植。"今泮宫实压招提，庠声嚣于梵音，青衿杂于左衽，非所以息邪反经、崇儒贞教也。徙寺他所，以其地广学宫便，魏公从之，谓此议可行于天下。

过洋乐

东莞李竹隐先生，当宋末，使其婿熊飞起兵勤王，而身浮海至日本，以诗书教授，日本人多被其化，称曰夫子。比死，以鼓吹一部送丧返里，至今莞人送丧，皆用日本鼓吹，号过洋乐，乐人皆倭衣倭帽以象之。

狱中拜节

陈文忠在刑部狱，值履端及万寿圣节。圜中故事，是早，依官班向天北拜，或有谓囚服不宜拜节，有谓朝中亦有青衣小帽拜于墀下者，公谓君亲寿考，无日忘之。眇尔罪人，庸知改岁乎。于是拜圣节，不拜年节，人以为知礼。

白　血

保昌有丘必明者，宋咸淳中进士也。德祐丙子，与

东莞熊将军飞，力拒元兵于梅关，战败被执，死之，白血飞流，无涓滴红者。其后文丞相遇害，颈中涌白膏，直喷数尺。忠臣之死，每有奇异若此。

麦公雨

麦公贞庵，名秀岐，番禺人。万历间，以举人知万年县，县民弃女者载道，公于家乡取乳母十余人，拾而养之廨中。儿稍长，乃还其父母。天大旱，上官使公祈雨，公不肯祈，问之，则曰："万年百姓不仁，生女辄弃，天故以大旱罚之。民自今若不弃女，皆上要约于县。县乃为之祈雨。"上官诺之，公于是出教与民约，民皆乐从，愿勿复弃女，公乃徒跣出郊伏祷。大雨如注，民以为麦公雨云。

孝子粟

揭阳有周孝者，幼时问其母曰："我当何名。"其母曰："吾欲名汝以孝。"孝喜曰："甚善，吾能孝，即无读书亦可矣。"家贫，躬耕以养，每晨具衣冠拜母乃出，暮归复然。岁大旱，乡人念惟孝可以动天，请于县令，礼致之。孝至，祷焉，天大雨，民以有年，因称为孝子粟。觉浪丈人云：自古忠臣孝子，莫不以愚鲁而成，当王祥卧水时，彼惟知有母，不知有身与夫天地造化也。而天地造化卒为之逆施，以答其诚，所谓其愚不可及。吾于周孝亦云。

沉原壤

陈岩野先生，少应童子试，学使者命题，幼而不逊弟，长而无述焉。先生与彭忠愍曜并录进庠，既十余年，同案生八九十人，无有举贤书者。先生谓忠愍曰："是岂原壤为祟耶。"乃以刍为原壤像，为文祭之，沉于江。是年忠愍得举。越三年，先生授兵部主事，以拜官日举于乡，冠带就鹿鸣宴，人以为荣。已而与忠愍同死国事，以忠节著。其未经禳除者，卒无一人通显。噫，亦信有兆欤。

广州时序

立春日，有司逆勾芒土牛，勾芒名拗春童，著帽则春暖，否则春寒。土牛色红则旱，黑则水，竞以红豆五色米洒之，以消一岁之疾疹。以土牛泥泥灶，以肥六畜，元日拜年，烧爆竹，啖煎堆白饼沙壅，饮柏酒。元夕张灯烧起火，十家则放烟火，五家则放花筒。嬉游者，率袖象牙香筒，打十八闲为乐。城内外舞狮象龙鸾之属者百队，饰童男女为故事者百队，为陆龙船，长者十余丈，以轮旋转，人皆锦袍倭帽，扬旗弄鼓，对舞宝镫于其上。昼则踢毽五仙观，毽有大小，其踢大毽者市井人，踢小毽者豪贵子。歌伯斗歌，皆著鸭舌巾、驼绒服，行立凳上。东唱西和，西嘲东解，语必双关，词兼雅俗。大约取晋人读曲十之三，东粤摸鱼歌十之四，其三分则唐人竹枝调也。观者不远百里，持瑰异物为庆头。其灯师又为谜语，悬赏中衢，曰灯信。二月始东作，社日祈年。师巫遍至人家除禳，望日以农器耕牛相市，曰犁耙会。清明有事先茔，曰拜清，先期一日曰划清。新茔必以清明日祭，曰应清。三月二十三日为天妃会，建醮扮撬饰童男女如元夕，宝马彩棚亦百队。佛山则以上巳为真武会，放大爆竹，四月八日浴佛，采面茳槲，捣百花叶为饼。是日江上陈龙舟，曰出水龙，潮田始作。五月自朔至五日，以粽心草系黍，卷以柊叶，以象阴阳包裹。浴女兰汤，饮菖蒲雄黄醴，以辟不祥。士女乘舫，观竞渡海珠，买花果于蛋家女艇中。夏至磔犬御蛊毒，农再播种，曰晚禾。小暑小获，大暑则大获，随获随莳，皆及百日而收。七月初七夕为七娘会，乞巧，沐浴天孙圣水，以素馨、茉莉结高尾艇。翠羽为篷，游泛沉香之浦，以象星槎。十四祭先祠厉为盂兰会，相饷龙眼、槟榔，曰结圆，潮州则曰结星。二十五为安期上升日，往蒲涧采蒲，濯鐴鐴水。八月蓼花水至，有月，则是岁多珠，为大饼象月浮。桂酒剥芋，芋有十四种，以黄者为贵。九日载花糕萸酒，登五层楼双塔放响弓鹞，霜降展先墓，诸坊设斋醮禳彗。十月下元会，天乃寒，人始释其荃葛，农再登稼，饼菜以饷牛，为寮榨蔗作糖霜。冬至曰亚岁，食鲙，为家宴团冬，墓祭曰挂冬。小除祀灶，以花豆洒屋，次日为酒以分岁，曰团年。岁除祭，曰送年。以灰画弓矢于道射祟，以苏木染鸡子食之，以火照路，曰卖冷。

放 鹞

南海之佛山，岁九月十日为放鹞会。先期主者悬式于鹞场，鹞皆以白楚纸为之，凡两翼，一竿一弓。翼广一尺，以平为上。竿长三尺，弓二尺，弦以竹根片或铜片，以薄为上。主者察之，嵌以印。放日，主者立一竿于地，长二丈。人十人为耦，离竿二丈，约之曰，毋过竿，毋不及竿，出大竿，复出小竿，如是者赏。约已，依次而度，鹞出于竿末，则以线之直上者为上。线已直上，则竿中更吐一竿，高至三丈，又以线之直出于三丈之末者为上。线既直出于三丈之末，又以鹞之声清和中节，而其态回翔合度者为上。

拾 灯

海丰之俗，元夕于江干放水灯，竞拾之，得白者喜为男兆，得红者谓为女兆。或有诗云："元夕浮灯海水南，红灯女子白灯男。白灯多甚红灯少，拾取繁星满竹篮。"广州灯夕，士女多向东行祈子，以百宝灯供神。夜则祈灯取采头，凡三筹皆胜者为神许，许则持灯而返，逾岁酬灯。生子者盛为酒馔庆社庙，谓之灯头，群称其祖父曰灯公。八月十五之夕，儿童燃番塔灯，持柚火，踏歌于道曰：洒乐仔，洒乐儿，无咋糜，塔累碎瓦为之，象花塔者其灯多，象光塔者其灯少。柚火者，以红柚皮雕镂人物花草，中置一琉璃盏，朱光四射，与素馨茉莉灯交映。盖素馨茉莉灯以香胜，柚灯以色胜。

打 仔

下番禺诸乡，岁正月初旬，儿童先集山野间，以拳

棒相角,谓之打仔。已而壮者蜂拥至助之,以胜负卜其乡一岁之兴衰。阳江县西有厮打冈,岁五月五日,乡人无老少咸集奋斗,谓胜则一方吉利,此亦吴俗斗力之戏。各料强弱相敌,事类讲武,然非礼让之风也,宜禁。

吹角卖物

顺德之容奇、桂州、黄连村,吹角卖鱼。予诗:"吹角卖鱼人,拾灯求子客。"其北水古、粉龙渚、马齐村,则吹角卖肉。相传黄巢屯兵其地,军中为市,以角声号召,此其遗风云。

赌蔗斗柑

广州儿童,有赌蔗、斗柑之戏,蔗以刀自尾至首破之,不偏一黍,又一破直至蔗首者为胜,柑以核多为胜。有咏者云:"赌蔗斗柑独擅场。"

采　青

琼州风俗之敝,尤在上元,自初十至十五五日内,窃蔬者、行淫奔者,不问,名曰采青,此宜严禁。

永安崇巫

永安俗尚师巫,人有病,辄以八字问巫。巫始至,破一鸡卵,视其中黄白若何,以知其病之轻重。轻则以酒馔禳之,重则画神像于堂,巫作姣好女子,吹牛角鸣锣而舞,以花竿荷一鸡而歌。其舞曰赎魂之舞,曰破胎之舞,歌曰鸡歌,曰暖花歌。暖花者,凡男婴儿有病,巫则以五彩团结群花环之,使亲串各指一花以祝。祝已而歌,是曰暖花。巫自刲其臂血以涂符,是曰显阳。七月七夕,则童子过关。十四夕,则迎先祖,男子或结场度水、受白牒黄诰。妇人或请仙姐,施舍钗钿。仙姐与女巫不同,女巫以男子为之,仙姐以瞽人之妇为之,山深谷邃,淫昏之鬼或凭藉以为祸福,未可知。县令尝厉禁之,然其根株深固,未能剪除二三也。

祝　灶

永安岁除夕,妇人置盐米灶上,以碗覆之,视盐米之聚散,以卜丰歉,名曰祝灶。男子则置水釜旁,粘东西南北字,中浮小木,视木端所向,以适其方,又审何声气,以卜休咎,名曰灶卦。

吹田了

东莞麻涌诸乡,以七月十四日为田了节,儿童争吹芦管以庆,谓之吹田了,以是时早稻始获也。予诗:"芦管吹田了,中含祝岁辞。初秋几望日,早稼始收时。"

贪　吏

吾广谬以富饶特闻,仕宦者以为货府,无论官之大小,一捧粤符,靡不欢欣过望。长安戚友,举手相庆,以为十郡膻境,可以属餍脂膏。于是争以母钱贷之,以五当十,而厚责其赢利。其人至官,未及视事,即以攫金为事,稍良者或恣睢掠拾,其巧黠者则广布爪牙,四张橐橐,与胥吏表里为奸。官得三而胥吏得七,蚩蚩小氓,以边徼荒远见欺,淫刑枉法,其亦何求而不得乎。尝见一二婪吏矣,凡构讼者,两造皆勒其长夫。父告其子,则勒其父长夫。兄告其弟,则勒其兄长夫。而子弟亦不得免,皆勒长夫。家有美花珍果,墓有乔木,亦必勒其长夫。一长夫折金十四余两,胥役携之入署,此婪吏者匿笑而受之曰:吾不若是锱铢之取也,吾则无以应上官之诛求也。嗟夫,吾粤之为官者,计其诛求之状,亦大抵以上中下三等相吞而已矣。上官眈眈乎中,中复眈眈乎下,下则无所眈眈也,亦惟于匹夫匹妇之微,穷其巧力而已矣。所由者,官者戾虫,民者甘饵。京师者,饿虎之山。权贵者,择肉之主。其不足以为水者,东粤之膏脂,不足以为薪者,东粤之筋骨。其以珠贝为泥沙者,取之匹夫而不足。以金钱为粪土者,取之匹妇而已有余也。嗟夫,吾粤金山珠海,天子南库,自汉唐以来,无人而不艳之。计天下所有之食货,东粤几尽有之;东粤之所有食货,天下未必尽有之也。故今之官于东粤者,无分大小,率务朘民以自封。既得重赀,则使其亲串与民为市,而百十奸民从而羽翼之,为之龙断而罔利。于是民之贾十三,而官之贾十七。官之贾本多而废居易,以其奇策,绝流而渔,其利尝获数倍。民之贾虽极其勤苦,而不能与争,于是民之贾日穷,而官之贾日富,官之贾日富,而官之贾日多。遍于山海之间,或坐或行,近而广之十郡,远而东西二洋,尤不有也。民贾于官,官复贾于民,官与贾固无别也,贾与官亦复无别。无官不贾,且又无贾而不官,民畏官亦复畏贾。畏官者,以其官而贾也。畏贾者,以其贾而官,于是而民之死于官之贾者十之三,死于贾之官者十之七矣。嗟夫,在昔国之富藏之于民,今也藏之于官,复藏于官而贾者。藏于贾而官者,民日穷而盗贼日炽,其祸不知所底,非有圣君贤相,端本澄源,以节俭为之倡率,禁难得之货,明贪墨之刑,则东粤一隅,何以有匹夫匹妇之性命也哉。噫。

卷十　学语

白沙之学

吾乡理学,自唐赵德先生始,昌黎称其能知先王之道,论说亟排异端而宗孔氏者也。宋则梁先生观国,有《归正》一书,谓苏氏父子所为文,出入禅谛,饰以纵横,非有道者之言,胡待制寅亟称之。明兴,白沙氏起,以濂、雒之学为宗,于是东粤理学大昌。说者谓孔门以孟氏为见知,周先生则闻而知之者,程伯子周之见知,白沙则周之闻而知之者。孔孟之学在濂溪,而濂溪之学在白沙,非仅一邦之幸。其言是也。

白沙先生初学于康斋,而未有得。归坐春阳之台,潜心数年,乃恍然有得于孔、颜之所以为乐。其学盖本诸心,其功则得于静,故每以静中养出端倪教人,其言

去耳目支离之用，非去耳目也。去其支离之用也，其不事著述，而欲归于无言。盖以道之显晦，在人不在言。伏羲著述止数画，而画前又有易，六经而外散之诸子百家，皆剩言而已矣。又谓此理之妙不可言，吾或有得焉。心得而存之，口不可得而言之，比试言之，则已非吾所存矣。故凡有得而可言，皆不足以得言。

甘泉之学

甘泉初游江门，梦一老人曰："尔在山中坐百日，即有意思。"以问白沙，白沙不以为然，是则白沙亦未尝欲人静坐也。然明道见人静坐，辄叹为善学。紫阳亦曰"半日读书，半日静坐。"甘泉则谓古之论学，未有以静坐为言者，程氏言之非定论。盖孔门之教，皆欲从事上求仁，动时著力，何者。静不可以致力，才致力，即已非静矣。故《论语》曰："执事敬"。《易》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中庸》戒慎恐惧慎独，皆动以致其力之方也。故善学者必令动静一于敬。又云："涵养在敬，进学在致知，如车两轮。又如人行路，足目一时俱到。"明道云："学在知所有，养所有。"明道得孔孟之传者也，其语学也，上下体用，一贯中正而无弊，朱、陆各得其一体故也。朱语下而陆语上，宗旨各有所重。

白沙本于濂溪，阳明本于明道，其学未始不同。而当时二家弟子，各执师说不相下。有建宁太守者，为甘泉、阳明创大同书院于武夷，以见二家大同之意。甘泉闻之甚喜，谓己与阳明，戮力振兴绝学，一以濂、雒为宗，致良知以体道，犹磨镜以照物，不是一空知便已，故曰格物。物即为物不二之物，至善是也。知止、定、静、安、虑、能得，则格之矣。吾之言格物，与阳明之言致知，无二旨也。顾端文云："阳明之知，即甘泉之物。甘泉之格物，即阳明之致知。"大均谓知在于物，物外无知，物在于知，知外无物。知不可致，必格吾物以致之，物不可格，必致吾知以格之，格致一也。湛、王之说，善会之无有不同，格知中之物，致物中之知，而《大学》之道尽之矣。

甘泉先生尝开礼舍僧寺，来学者，令习礼三日而后听讲。讲必端坐观心，不遽与言，使深思以求自得。阳明云："甘泉之学，务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为禅。甘泉者，殆圣人之徒也。"青萝云："阳明之学过于高，惟甘泉所论，纯粹平正，上下皆可企及。至于宋儒之中，专信明道，尤为独得之见。"先是甘泉在京师，与阳明讲求正学，天下靡然从之。号阳明之派曰浙宗，甘泉之派曰广宗。而阳明早世，甘泉独以高寿作人，学者慕风而至，得以及门为庆幸。噫嘻，可谓盛矣。

甘泉翁年七十有五，始得致仕。作歌云："归来乎而，嗟余其归矣。东西南北之人兮，安所不之矣。水宿山栖兮，忍其饥矣。"因取道江浙，泛钱唐，游憩于武夷久之。常为《九曲櫂歌》，令诸生歌以相乐。有"一篙一篙至无终，篙篙相接终有通"之句。归至罗浮，日夕端坐石上，未尝至家。年八十复游南岳，筑室紫云峰麓，集衡阳人士而诲之，数月乃返。年九十二时，又游南岳，道过古州，邹文庄率同志数百人趋迎，戒曰："先生高年，犹殷殷访友，此可征其学矣。古云，宪老不乞言，吾侪无多问以烦长者也。"时文庄年亦六十，临别泪落沾襟，翁顾慰之曰："谦之何悲也，岂以予年老不复再会耶，后十年当再过子。"其后四年，翁九十有六，又欲往游武夷，未行而病，临终，为门人谆谆说《易》。昔人云"人不学便老而衰"。若翁者，其真自强不息之力也哉。

弼唐之学

明兴，白沙氏起。其学以自然为宗，无欲为至，盖天之学也。天无欲而四时行，日月无欲而万物以之变化，圣人有所不知，有所不能，以其无欲焉耳。白沙得其微，当时来学者至倾天下，甘泉扩其绪而大之，及门四千余人。然以为求友于南，得庞弼唐一人而已。初，弼唐讲学罗浮，官南都时，又讲学于新泉书院，年五十有三致政，乃请为甘泉弟子。甘泉命主天关讲席，都授广州，尝言吕泾野在北，庞弼唐在南。二子者，中分吾道而治，可谓不孤。自甘泉没，弼唐与陈唐山、林艾陵、刘素予、黄莱轩、岑蒲谷、邝五岭、何古林、霍勉衷为天山讲易之会。四仲月，则大集天关。弼唐谓阳明之所谓知，即朱子之所谓物，朱子之所以格物，即阳明之所以致知，与甘泉体认天理之说不相悖。良知莫非天理，天理莫非良知，原无二旨。当是时，甘泉、阳明二家弟子，各执其师之说，互有异同。自弼唐为之会通，而浙、广二宗，皆于弼唐悦而诚服。于时乡士大夫翕然和之。若何古林则讲学诃林，薛中离则于金山，黄泰泉于白云，钟叔辉于宝潭，杨肖斋、叶允中于归善，叶絅斋于罗浮，王青萝于粤秀。而其在广州者，遇朔望必偕至天关，就正于弼唐。絅斋云："先生圣儒，不言而躬行。其质行，诸儒不能逮也。而教人则尤精微纯粹，要而不烦，可谓笃论者也。"弼唐名嵩，字振卿，南海人。

事　师

白沙之于吴聘君也，为之执役数月，而不敢请益一言，其后贺黄门钦于白沙亦然。既别为白沙像事之，出告反面，周布政使于白沙，迎至藩堂，使之南面坐，受拜咨问以风一方。而丁知县积者，初至新会未视篆，即上谒白沙，事以师礼。凡有所闻，行之惟恐不及。姜进士麟者，始见白沙，则曰："吾阅人多矣，如陈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视听言动者，殆非人也。人问之，辄曰活孟子活孟子云。"嘉鱼李世卿，三至白沙，其始也居七越月，继也一岁，又继则居二岁矣。当是时，师弟子相与登高望远，追逐云月，赋诗饮酒以为欢。至于何物而为道，何物而为学，其师不言。曰："吾以待世卿之自得也。"弟子亦不问。曰："吾亦待吾自得之也。"而白沙亦尝言曰："吾与世卿朝夕无所不言，所未言者，此心通塞往来之机，生生化化之妙，非见闻之所及者，将以待世卿深思而自得之，非敢有爱于言也。"此白沙深于爱世卿者也。湛文简初至白沙，斋戒三日而后敢求教。举于乡，即焚路引，从白沙十有三年，既得其旨，乃出而

求仕,然犹一举足不敢忘师,所至辄为书院以奉之。又以白沙爱慕罗浮,向未能至,乃于黄龙洞为祠,以濂溪、豫章、延平与白沙并祀。又于衡山为岳麓精舍,专祀白沙。其后文简没,门人因以配享,论者谓文简此举,以高明广大之地,处其师而即以之自处,盖真善于为学者也。而庞弼唐者,于甘泉没,场居天蚕者三年,守天关讲席廿余年,朝夕瞻拜不倦。他若钟景星、郭肇乾、陈谟三公,则皆弃舍举业,从文简燕京,服勤数载而后归。洗进士桂奇者,初分司冬官,即上疏求南,以从文简于南雍。而方文襄以吏部郎中位阳明上,因论学,遂事以为师。黄梦星者,承其父命,数千里往浙从阳明,居数月辄一告归省父,去二三月复来,如是者屡屡,阳明甚嘉叹之。杨复所之于近溪,无须臾离,亦图小像事之,岁时与同志祭奠。薛中离举进士后乞归,侍阳明于虔。阳明之没,为位兴隆寺,率同志数十人,朝夕哭焉。以行人求使山东,暇即王氏家经理其事,遂自越反鲁,谒孔孟庙,集多士大会于峄山讲学。还京,即疏请陆象山、陈白沙入祀庙庭,制从象山。罢归,又白当道立祠宗山,以祀阳明。之数公者,皆可谓善事其师,如七十子之心悦而诚服者也。今天下异端盛行,释老多而儒者少,士大夫即欲为儒,而无贤师可事。南北分家,意见各别,又安得有白沙、甘泉、阳明三先生者,倡明洙泗之学,以开聋聩,予亦得周旋执御于其间也哉。

白沙弟子

《新会志》有《白沙弟子传》。弟子一百余六人,以伍云为首。云字光宇,新会人,与李子长并知名。然白沙之门,见道清彻,尤以林先生光为最。光字缉熙,东莞人,所上白沙书,得力过于甘泉,可直接白沙学脉,《弟子传》当首缉熙。白沙尝语人云:"从吾游而能见此道践履者,惟缉熙耳。"甘泉亦云:"白沙夫子,崛起南方,泝濂雒以达于洙泗。当是时得其门而入者,南川一人。"南川者缉熙也。

罗公为师

东莞罗公亨信,以给事中丁艰归,设塾授徒,凡宗人朋旧子弟皆就学,不受束脩,凡三年,乃起复还朝。孟子谓人之患好为人师,如罗公者,吾患其不好为人师耳。

翟先生善教

博罗翟先生宗鲁,字一东,砥砺节行,居处必恭,行必古礼之循,来学日众。于堂下置茅蕝三,一收放心,在两阶间,来者居之旬日,放心收矣。乃升堂,一有过,在西阶下,一改过,在东阶下,知改移之东,能改复升堂,学者遵教惟谨。

拜五经

南海人陈元,自恨不学,晨夕陈五经拜之,久之忽能识字。归善杨先生传芳,居尝读《易》,谓恐死去不见姬文、周、孔,每鸡鸣而起,焚香向《周易》再拜,日玩一卦,久之洞见象数之奥。新会人陈烈,读书苦无记性,一日读孟子求放心章,始知其故。静坐百日,遂能一览无遗。然甘泉云,此事若非知本,恐亦未有所得,仍须以不求记为善学。

斋居拜先师

南海陈先生激衷,号尧山,斋居设先师孔子位,朝夕礼焉。恒计勤惰以自罚,或立或跪,托先师让之曰:"激衷,尔有过盍改诸。"深自刻苦,家人罕见其面。不设枕席者二年,倦则凭几,少息复起,明灯正衣冠而读。尝苦强记,因读程伯子聪明睿智皆从此出,喜曰:"得之矣"。自是动静起居,一主于敬。尝言学者立志贵刚,观之乾为金,金百炼斯纯,纯斯刚。吾人之学法天,非刚不可。又言以吾心善念之微,敌百欲之攻,正如杯水胜车薪之火。苟非终日乾乾,顾諟警惕,恶能立而不变。故曰:尊德性而道问学。惟尊则不屈于欲,然后无以尚。学以充之,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易简而天下之理得者此也。又言圣人之教,小即大,浅即深。故曰下学而上达。夫子食不语,寝不言,此正是参赞天地所在。文王与太姒相对时,即对越上帝,天匹男女,何私欲之与有。理在是,心在是,德在是,道在是。生生之谓易也。

白沙从祀

薛文清从祀议,当隆庆时,朝臣以陈献章、王守仁并请,攻者纷如。上罢守仁,其后又罢献章。万历十二年,复以二子请,攻如前,上不听,乃与胡居仁并祀。四子学行不同,薛、胡宗朱子,陈、王宗大程子,而陈微兼濂溪,王兼象山。上兼收之,大哉圣学。

卷十一 文语

广东文集

予尝撰《广东文集》,其序云:"广东居天下之南,故曰南中,亦曰南裔。火之所房,祝融之墟在焉,天下之文明至斯而极。极故其发之也迟,始然于汉,炽于唐于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故今天下言文者必称广东。盖其地当日月之所交会,故陶唐曰南交,言乎日月之相交也。日在南则月在北,月在南则日在北,上下相望以为交。生其地者,其人类足智而多文,固日月之精华所吐噏而成者。汉曰日南,举日而月在其中矣。天之阳在南,故曰日南。又其时为夏,辰为午,位为丙午,于卦为火在天上之象。火丽为日,日在天上而天大有。其文明,君子当之,而以文章为富有之业,以大车载而享于天子。此文献金鉴之录、文庄衍义之补、文简格物之通、文襄皇极之畴之所以与皋谟伊训相彪炳也。自洪武迄今,为年三百,文之盛极矣。极而无以会之,使与汉唐以来诸书,其远而为王范、黄恭之所纪述,近而为

泰泉、梦菊之所编摩者，悉沦于草莽，文献无稽，斯非后死者之所大惧乎。嗟夫，广东虽一国乎，求文于人，人或不足于文。求人于文，文则有余于人矣。博取而约之，撰为一书，名之曰《广东文集》，使天下人得见岭海之盛于其文。文存而其人因以存，以与《广东通志》相表里，岂非一国人文之大观乎哉。嗟夫，一国之人文，天下之人文也。知天下于一国，知一国于一人。此一人者，其出则必如文献，处则必如文恭者也。典型既往，后学无师，吾安得不为斯文之绪有深虑乎。"又云："先是时吾粤有《岭南文献》一书，吾尝病其文不足，献亦因之，盖因文而求其献耳，非因献而求其文也。斯乃文选之体乎，以言乎文献，则非矣。且岭南之称亦未当，考唐分天下为十道，其曰岭南道者，合广东西、漳浦及安南国境而言也。宋则分广东曰广南东路，广西曰广南西路矣。今而徒曰岭南，则未知其为东乎，为西乎。且昭代亦分广东为岭南东西三道矣，专言岭而不及海焉。廉、雷二州则为海北道，琼州为海南道矣，专言海而不及岭焉。今而徒曰岭南，则一分巡使者所辖已耳。且广东之地，天下尝以岭海兼称之，今言岭则遗海矣，言海则遗岭矣，或舍岭与海而不言，将称陶唐之南交乎，周之扬粤乎，汉之南越乎，吴晋之交广乎，是皆非今日四封之所至。与本朝命名之实，其亦何以为征。凡为书必明乎书法，生乎唐，则书岭南。生乎宋，则书广南东路。生乎昭代，则必书曰广东，此著述之体也，以尊祖宗之制，以正一代之名，而合乎国史，其道端在乎是。且广东之文始尉佗，然佗真定人，或中国人相辅者为之，未必南武人之所作。即高固为相，尝以铎氏微进楚王，亦未闻有文可称。吾尝谓广东以文事知名自高固始，谓其能以春秋事君也，武事知名则始梅销，销亦无文。然则文其以汉之陈元为始乎。其请立左氏一疏，大有功圣经。次则杨孚有请均行三年通丧一疏，即其《南裔异物志》，辞旨古奥，散见他书，搜辑之亦可以为广东文之权舆。今徒以曲江冠简端，抑疏矣。嗟夫，广东自汉至明千有余年，名卿钜公之辈出，醇儒逸士之蝉连，操觚染翰，多有存书。其或入告之嘉谟，或谈道之粹论，或高文典册，纪载功勋，或短章数行，昭彰懿行。其义皆系于人伦，其事多裨乎国史。作者深衷，鬼神可质，岂可挂一漏十，令其泯没无传。将一邦人物之盛，著作之宏多，反不如瑇珠翠羽，犀象珊瑚，水沉伽楠诸珍怪，犹能尽见于世，是岂有志好古敏求者之所忍乎。大均尝臆度之，大约大家数十，名家数百，近而穗城，远而琼甸，及此兵火之余，搜罗残缺，出于壁中，求之枕上，犹可十而得五，一以慰孝子慈孙之心，一以开后生晚学之闻见。苟以卷帙浩繁为惮，务存简略，使先哲精神所注，耳目所存，虽有至文，不能溢乎数篇之外，如此即欲天下人尽征其文，已不可得，况于献乎。然欲多载乎文以资观者之厌饫，而其文分体而不分人，人存其名而不存其事实，又以文选之实而冒夫文献之名，名文献实则文选，斯则大均之所不敢出也。若专以识夫献焉，将如吾学编、列卿记、名臣言行录、献征献实二录、人物考之类，以献为主，文为客，斯则《史记》之流，又大均之孤陋寡闻所未能也。无已，则以张天如所撰汉魏百名家为例可乎？其例也，人各一集，集分诸体，体不必兼，即一体亦成一集。不成一集，则以其可附者附之，稍加裁择，咸使雅驯。一篇一字，亦必以内圣外王为归，痛绝释老之言，阴寓春秋之法。书成，总计三百余卷。集皆有原序、新序或书后，集末则以本传、行状、墓志附焉，俾其人生平本末尽见，易以考求。统名曰《广东文集》，分名则曰某人集。有谥称谥不称官，以朝廷之易名为尊也。无谥乃称官，官以其代之官，以一王之制，不可乱也。官又以所赠之官，荣君恤也。无官则称处士，重高节也。非处士则或称生员、贡、监生，以其尝欲求仕也。或称举人、进士，以其将出而仕者也。某某子与别号不称，以非其祖父之所命也。其集外诸家著书，非文体者，约有百余种，若丘文庄之《大学衍义补》，湛文简之《格物通》、《周易测》、《二礼经传测》、《非老》、《非杨》，黄宗大之《皇极经世传》，黄文裕之《乐典》，王光禄之《正学观水记》诸书，虽为体博大，为理精微，可以羽翼《圣经贤传》，概不编入，将别汇为《广东丛书》一部，俾与《广东文集》并悬日月，垂之无穷焉。斯二书也，丛书无所去取，贵大全也。《文集》中十汰二三，然亦宁宽毋严。盖以一省之书，非海涵岳负，无物不具，不足以称厥地灵，昭山海之精华，成人文之渊薮。即或瑕瑜不掩，弥见大家，譬之罗浮瑶石中有粗砾焉，不足以损其瑰丽也；旸谷扶桑上有槁枝焉，不足以累其轮囷也。嗟夫。广东者，吾之乡也，一桑梓且犹恭敬，况于文章之美乎。文者道之显者也，恭敬其文，所以恭敬其道。道在于吾乡之人，吾得由其文而见之，以为尚友之资，以为畜德之本，岂非吾之所以为学者乎。其不能一一镂版以传，则以贫也，有所待于有力者也。然予将终身以之，若愚公之徙太行，精卫之填东海，不以其力之不足而中辍也，知者鉴诸。"

尉佗书

南越文章，以尉佗为始。所上汉文帝书，辞甚醇雅，其中国人代为之耶，抑出于南越人之手也。文帝曰："朕高皇帝侧室之子也。以王侯吏不释之故，不得不立也。"佗亦曰："老夫故粤吏也，妄窃帝号，聊以自娱也。"盖文帝有舜禹有天下不与之心，佗亦有文王事殷之德，君臣之间，以至诚感应，如响与声，信一时之盛事也。论者以文帝赐佗书，纯作家人父子语，不用欺，亦不示恩，所谓以德服人。然亦佗明哲炳于几先，故能变逆为顺，以相安于无事耳。噫，文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哉。予课《广东文选》以佗始，佗孙胡次之，重其文，亦重其智也。

粤人著述源流

汉议郎陈元，以《春秋》、《易》名家。其后有士燮者，生封川，与元同里，撰有《春秋左氏注》，陈国袁徽尝称其简练精微有师说。燮后有番禺董正，年十五通《毛

诗》、三传《春秋》,知名公府。有南海王范,搜罗典故、为《交广春秋》,史称其事赡词密,谓交广之有纪载自范始。有黄恭亦南海人,以王氏《交广春秋》多所遗漏,乃为王氏《交广春秋》补遗。其论尹牙、丁茂、朱崖令女,皆以《左氏春秋》为断,后复广为《十三州记》。世以其书与杨孚《南裔异物志》、《临海水土记》并传。其族子整,博洽工文词,有集十卷,此吾广著述之源流也。而元父钦,得黎阳贾护之传,直接虞卿、荀况、张苍、贾谊、贯公、贯长卿、张禹、尹更始、尹咸、翟方进、胡常之一脉,源远流长。尝撰为陈氏《春秋》以自别,而《通志》谓陈元有《左氏训诂》及集若干卷,不言陈钦,岂元之所著,多其父未竟之业耶。嗟夫,《春秋》者,圣人心志之所存,其微言奥指,通之者自丘明、公、谷而外,鲜有其人。粤处炎荒,去古帝王都会最远,固声教所不能先及者也。乃其士君子向学之初,即知诵法孔子,服习《春秋》,始则高固发其源,继则元父子疏其委,其家法教授,流风余泽之所遗犹能使乡闾后进若王范、黄恭诸人,笃好著书,属辞比事,多以《春秋》为名。此其继往开来之功,诚吾粤人文之大宗,所宜俎豆之勿衰者也。元所撰,自请立左氏学宫与请勿督察三公二疏而外,有承诏与范升辩难书十余道。其子坚卿,亦有文章名,能传祖父之业。噫嘻,陈氏盖三世为儒林之英也哉。

郭从事碑

东汉郭从事苍,字伯起,曲江人,以博学能文举茂才,为荆州从事。灵帝熹平三年,桂阳太守周某,开导昌乐泷,治嶮为夷,以便舟楫,郡民颂之。从事为撰神汉桂阳太守周府君功勋记铭,曲江长区祉勒石泷上,至今知周府君之功,以此碑也。府君庙,在乐昌县西北一百八十里武溪之上。武溪者,伏波将军马援南征时,其门人袁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者是也。武溪之源,出湖广临武。唐时名昌乐泷,泷有六,今名六泷。其曰韩泷者,以昌黎韩愈尝至其上作《泷吏诗》,故名。府君祠在韩泷上,祠旁祀愈及任嚣,以泷口有城,嚣所治也。碑旧在府君庙中,碑末有云:"太和九年五月重修",欧阳文忠《集古目录跋》云。此君简汉书无之,今碑石缺亡,其名惜乎遂不见于世也。然碑文原云:"府君字君光。"不言其名。而宋蒋之奇则谓府君名煜,其续武溪深词有云:"飞湍瀑流泻云岑,砰激百两雷车音。"吾闻神汉之初始开斸,使君姓周其名煜。嗟乎,府君之功,以从事之文而传,而其名偏不可考。或云憬,或云昕,憬或作暻,则皆以讹传讹而已。从事碑文甚奇古,六泷山水之胜,形容殆尽,其才亦扬雄之亚云。

赵进士文

赵进士德,海阳人。唐元和间,韩愈刺潮州,牒请摄尉海阳为衙推官,专勾当州学督生徒,于时潮之学者,翕然奋兴,以进士明经贡于王庭者,岁有其人。苏轼云:始潮之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人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是也。愈尝以平生所为文授德,德饥餐渴饮其中,沛然满足,因为文录序一篇,愈见而称善。比愈改官袁州,欲与俱行。谢不往,愈益高其风操,作诗相别。有云:"我迁于揭阳,有子可与娱。心平而行高,两通诗与书。婆娑海水南,簸弄明月珠。及我迁宜春,意欲携以俱。掉头笑且言,我岂不足欤。人心未尝同,不可一理区。宜各从所务,未用相贤愚。"自愈入粤,所与交游贤士,德与区册、区弘三人而外,邈无闻焉。而弘尤与周旋久,愈迁法曹时,送至荆门。其后入为博士,弘随愈至丹阳而别,于是愈有《送弘南归诗》,张籍亦有诗送弘。而德乃独徜徉洲屿,以道自娱,致愈有簸弄明珠之羡,其相知也深矣。论者谓弘即册也,其从愈修业摛文,粹然一出于正。比于乐王侯葩,皆可谓能自得师。而德崛起海隅,节概文章,卓有植立,为潮学者之所宗,固非待昌黎而后兴者。今以配享韩山,称为天水先生,俎豆勿替。噫嘻,其亦豪杰之士也哉。潮之文自德而始,有文录一序,可与《昌黎集》并传。

《刘御史集》

自韩昌黎入粤,粤之人士与之游,而因以知名于世者,在海阳则有赵德,在南海则有区册、区弘。于时昌黎于德有牒,又有诗以别之,于册有序,于弘亦有诗送之,至今粤人以为荣。若曲江刘君轲者,其在匡庐、梦书生遗二鸡子事甚奇。昌黎过韶时,尝欲为文以传之不果。君故能文,当时与韩、柳齐名。学士大夫之称韩、柳者,未尝不言及君。上京时,白乐天以书荐之于庾补阙、杜拾遗、元员外、牛侍御、萧正字、杨主簿兄弟,称君为人慕孟轲,为文慕扬雄、司马迁。所著若《翼孟》,若《豢龙子》,若杂文,于圣人之旨,作者之风,皆往往而得,于是君名动一时。人谓曲江公之后,岭南复有君接武其人云。君生平问学多得力于朋友,为僧时,师月华寺惠朗禅师,即大小朗也。居罗浮,师寿春杨生,讲授《春秋》。在东林,则与隐者茅君游,又与扶风马植交善。植尝称其文为韩愈之流,疏荐于朝,君由此官至御史者也。先是时,君事黄老求轻举,继又参学浮图,习《南山疏钞》、《百法论》诸书,得其指归。已而尽吐弃之,专心儒述,直求三代圣王之道于春秋,得《春秋》之精微于三传。盖其睿智过人,非昌黎所谓魁奇而迷溺者可比也。昌黎尝以郴之为州,其忠信材德之民,不可多见。今曲江亦郴之接壤也。君生其间,于异端之中,入而能出。廖师虽或与游而不以告,而昌黎已深知之,其亦可以无憾于衡岳之精灵也已。君之祖,自淮入湘,其父服贾郴、桂,因生君曲江。君弱龄好学,博洽群书,遂以玉声如乐诗举进士。曲江之举进士,盖自君始。嗟夫,天地之气,自西北而东南,闽之建州,吾粤之曲江,亦西北也。汉之时,吾粤文始于西,为陈钦、陈元父子。唐之时,吾粤文始于北,为张文献与君。文献与君,其又为粤北之终而南之始者也。君所著书,若《三传指要》,若《汉书古史》,若《黄中通理》,若《隋鉴》,若《三禅五革》及《翼孟》、《豢龙子》,皆亡。仅存者文十余

篇，予录之为《刘御史集》。

钟左丞文

钟左丞允章，番禺人，南汉主刘晟喜其才思敏捷，诰敕碑记，多命为之。游碧落洞，有《云华御室记》，游罗浮，有《蓬莱上界诗》，皆见褒赏。拜工部郎中知制诰，声名藉甚。其后刘钅长于罗浮黄龙洞建天华宫，亦使为记，今不传，传其《云华御室》一记而已。南汉五十余年无文章，惟左丞微见华藻，其藏于刘龑墓所谓康陵碑者，则翰林学士知制诰正议大夫尚书右丞相卢应敕所撰，殊不工。然吾考钅长时曲江有刘宾王者，撰《南汉国史》十二卷，亦曰《刘氏兴亡录》，此书必有文采可观，惜乎不传，想欧阳《五代史》亦颇采用其说也。

易　史

黎美周读《易》，每以史系之，以爻配事，以事例爻。自谓不烦太卜立筮、詹尹拂龟，吉凶瞭如，其明炳烛。张天如谓孔子忧时之作，袍损褒讳，莫如《春秋》，深切著明，莫如《易》。后人以《春秋》言治乱，不若以《易》言治乱之尤长。故《易史》不可以不作。《易史》美周未有成书，予尝欲踵为之。

日本遗书

日本之学始徐福。欧阳公诗云："徐福去时书未焚，遗书百篇今尚存。"归善叶春及常上疏，请于纂修正史之日，檄至倭国，搜寻三代以前古书，或犹有什一之存，此议甚高。

二　礼

甘泉先生尝谓《礼》二而已矣，曰《曲礼》，曰《仪礼》。孔子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子思子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威仪其《曲礼》乎，礼仪其《仪礼》乎。乃于读《礼》之后，进少仪参《曲礼》为上经，而《仪礼》为下经，定《冠义》等十六篇为《仪礼》正传，其《王制》等二十三篇杂记不可以分系者，为二礼杂传通传。又别小戴《郊特牲》等五篇，与大戴《公符》等四篇，为《仪礼》逸经传。编既成，名曰《二礼经传测》。而吴文正之三礼，与二戴之全篇章句，补《仪礼》之缺者，则皆在所不取焉。

补乐经

甘泉谓礼之起在节文，节文者礼之经也。乐之起在度数，度数者乐之经也。节文者升降揖让之谓也，度数者律吕声音之谓也。二礼之缺，予既已正之经传矣。乐经之缺，自年四十而致意焉。间取诸家律吕之说，而损益更张以文之，拟为《古乐经》一篇，而以《乐记》诸见于载籍者列于后，以为之传。经以定其度数，传以发其义理，而乐其可知矣。又谓《乐经》之散亡久矣，《乐记》之言，盖孔门弟子及秦汉间诸儒所记，以发挥古乐之义者也。中多精妙之言，然每每以礼乐对言之，非专传乐也。故予以《乐记》为乐传，不以为经。盖古谓传为记，如《仪礼》中多有记字，亦其传也。

《乐　典》

香山黄文裕公，尝谓乐本于太极，函三为一，五声协五行，即《河图》也。八音合八卦，即《洛书》也。乃综核群籍，以《周礼·大司乐》为主，证以《乐记》，暨朱子、蔡氏诸编，登歌下管，参诸诗书，无一不合。羽水知崇，徵火礼卑。西汉以前，知音者类能道之。于是立乐均，述乐义，详载名物度数，而阐明其理。合《大司乐》、《乐记》、《诗乐》共三十六卷，名为《乐典》，多扩前哲之所未发者。张文襄谓《乐典》一书，箫韶可以复闻，而公尝示门人以所制琴、瑟、钟、磬、管、篴、笙、箫，皆分宫商以倡和。一日奏乐，有两雉自天而下，和鸣飞去，盖文明之瑞应云。吾粤先辈多明于礼乐之原，公《乐典》而外，若湛甘泉有《补乐经》、梁东溪有《乐书》，各若干卷。《乐书》今散佚矣，《乐典》、《补乐经》犹存，圣君贤相欲兴起古乐，其必有取于是夫。

《古小学》

甘泉谓古者小学大学皆有书。小学乃童子事，大学乃大人事。大学书杂于《戴记》中，程子既表章之。小学书今已残阙，散见于《礼记》诸篇，尚未有人简出复为一书。于是取《礼记》诸篇有小学事者，分为《蒙养洒扫》、《应对进退》、《事亲敬长》、《隆师亲友》、《礼乐》、《射御》、《书数》，凡七篇，有胎教之道，有接子见子之礼，有辅养太子之道，法通乎天子元子众子之事。其文则古，其事则小子之事，不敢以大人之事参之，恐其躐也。不敢以今文参之，恐其混也。书成，名曰《古小学》云。是书未成，予亦将继公之志。

《大学衍义补》

郭光禄梦菊，谓我粤士人释褐读中秘书，昔罕其俦。《尔雅》浩滈若丘仲深，藻泽璀璨如黄才伯，咸蔚为时宗工。然《衍义补》一书，尤足徵经世宏抱，则才伯逊席焉。才伯谓文庄公绩学修辞，直宗子朱子，而仰视圣祖睿制以为则，盎然而春阳和，炳然而象纬明，绳然如山河两戒相终始，真治世之文也。惜入辅已晚，平生德业之蕴，惟《大学衍义补》一编而已，盖惜之也。公进《大学衍义补》时，宪庙甚喜，谓有功于《大学》不小，以一部敕公建楼藏之。噫嘻，亦荣矣哉。

《三字经》

归善杨肖斋传芳，有《性理五经》、《子史摘要》，著为四字七字经行世，今不存。其童蒙所诵《三字经》，乃宋末区适子所撰。适子顺德登洲人，字正叔，入元抗节不仕，或问之曰："吾南人操南音，安能与达鲁花赤俯仰耶。"

《朱子学的》

丘文庄有《朱子学的》一书，分九篇以拟《论语》。

其言曰："王通自著书以己拟孔子。愚则采辑朱子语，而窃推之以继孔子之后，非效通也，效曾子、有子之门人也，岂谓僭哉。"

晦翁学验

东莞林南川先生，尝取《朱子大全》读之，见其多有自悔之言，因知朱子之学，其所以悔者，乃其所以进，暮年体认，盖有人不及知而己独觉者矣。因取其警切要会录之，名曰《晦翁学验》。是书不存，予亦欲补为之。

壶　教

《壶教》者，宋南海人梁观国所撰，凡十五卷。授其女弟为师，使训闾巷童女，以守礼法。真德秀、胡寅常称其书。明归善叶时，又尝著《阳礼书》以教子，《阴礼书》以教女若妇。诸女归，书醮辞于策，令习之。祭祀，夫妇洒扫涤器，菹醢必亲。朔望先生率男，孺人率女妇谒祠，退，登堂相拜，乃据坐，儿女上谒受教。及儿女长，两人春秋高矣。日揖让如宾，诞迭宾主再拜上寿，然后儿女更上寿，尽欢而罢。故叶春及称之云："惠江之学，造于夫妇，盖以身行其《壶教》者。"又香山黄佐有《姆训》一书，以内则、曲礼、诗传为主，而《列女传》、《女戒》、《家范》，皆采入焉，皆淑正风化之要典也。

《疑　耀》

《疑耀》者，博罗张萱所撰，坊刻以为李贽，非也。中有称予乡海忠介语，又萱不喜佛，《疑耀》中辞多辟佛，谓列子述孔子言。西方有圣人，西方圣人，即诗之西方美人，盖周文王也。此非贽之言，明甚。

同文编

南海庞公嵩，为曲靖太守，以云南滇池迤东、迤西，伯夷、猡、缅之俗，人各异音，书各殊字，致伦敦行秽，娶婚同姓，兄收弟妇，弟室兄妻，习以为常。行之者自诿蛮夷，而吾之治之者，亦以蛮夷待之，此非圣人有教无类之至意也。尝欲为同文编，首刻《三字经》以训夷童，次刻《圣谕》及《大明律》中关系人伦者，以训夷黎庶。因地审音，别为三类。大书汉字于前，附注夷字于下。一教曲靖、寻甸、武定、猡猡，一教迤东八百、老过、车里、孟良，一教迤西木邦、孟密、麓川、缅甸、于崖、南甸、陇川、孟定，使之幼习壮观，语由短以入长，文因浅以入奥，咸知圣字之可学，王道之易从。又以夷人无姓，止以者字阿字起音，以者一、者二、阿骂、阿遮等为名，彼此相同，不能辨别。欲奏请赐姓一千余字，多造红牌，刊刻赐姓于上，但无姓而原系一祖相同者，给以一牌。祖宗多异者，给以各牌，俾之定以为姓，永远勿易。有迁徙者，察明乃许寄居，仍禁不得同姓为婚，有犯者杖断离异，此亦正蛮风之一助云。予谓推其说以教吾粤之徭、僮、黎、岐，亦无不可。

外　志

叶石洞作《肇庆志》，其外志论云，无不覆帱，天道也。如天之无不覆帱，王道也。王者无外，志有外何，因其外而外之。孰外，仙也，释也，傜也，僮也，皆外也。仙、释、傜、僮之为外何，仙、释蔑弃人伦，而诡言出世，傜、僮傲狠王法，而自异齐民，皆外于圣人之教明王之治者也，故外之。然则遂外之乎，固将内之也。外而曰内之何，《易》称显比，《书》曰并生，《春秋》大一统，归斯受之而已。是故志而外之，所以明有义也。外而志之，所以明有仁也，仁义立而王道备矣。

《极　衍》

周杰，南海人，唐开成中进士，精历算。著《极衍》二十四篇，以究天下之数。占岭南可以避地，弃官而归。刘龑问国祚修短，杰筮之，得比之复。曰，卦有二土，土数生于五，成于十，二五相比，以岁言之，当五百五十，龑大喜。龑以梁贞明三年僭号，至宋开宝四年国灭，止五十五年，盖杰举成数以避害云。

二铁塔铭

广州光孝寺，有二铁塔。其在东者，南汉主刘𬬮所造，最下一层铭云："大汉皇帝，以大宝十年丁卯岁，敕有司用乌金铸造千佛宝塔壹所七层，并相轮莲花座高二丈二尺。保龙躬有庆，祈风历无疆，万方咸底于清平，八表永承于交泰，以四月乾德节设斋，庆赞谨记。"塔南面之左铭云："内殿大僧录教中大法师金紫光禄大夫捡校工部尚书晓真大师沙门监造。"南面之右铭云："教中大法师内供奉讲经首座金紫光禄大夫捡校工部尚书宝法大师沙门监造。"北面之左铭云："教中大法师内供奉金紫光禄大夫捡校工部尚书□□大法师沙门监造。"西面之前铭阙。北面之右铭云："教中大法师金紫光禄大夫捡校工部尚书□□沙门监造。"东面之左铭云："都监住持秀华宫使上将军上柱国□伯食邑十万户□□监造。"塔之在西者有铭云："玉清宫使德陵使龙德宫使开府仪同三司行内侍监上柱国龚澄枢，同女弟子邓氏三十三娘，以大宝六年岁次癸丑，五月壬子朔，十七日戊辰铸造，永充供养。"其东塔雕刻盘龙，西者惟宝莲花，而高大相等。秀水朱氏有书光孝寺铁塔记跋云："呜呼，僭窃之主，未有愚于刘𬬮者也。谓群臣有家室顾子孙，惟宦者可信，不知其植党纳贿更甚焉。铁塔建自大宝十年，凡七层，合相轮莲花座崇二丈有二尺，观其列名，皆宦者也。当其时，𬬮又范铜为己像，并肖诸子，列于天庆观，而今已亡之。盖金石刻之传于世，金之用博，故其铄也易。"以予所见，自唐以来，惟景云观、法性寺二钟铭及是塔记而已。

秋　痕

陈文忠在礼部时，所见朝廷大小政事，随书之以遗子弟，凡十九首，名之曰《秋痕》，中有可补国史者。其后在刑部狱，欲取文王以下人事稍著者，编为狱史，以犁心不果。

《赤　雅》

邝湛若上元跨马，值南海黄令行帨，下骑弗及，令怒拘之。梁御史森琅为讲罪弗释，湛若微吟曰："骑驴适值华阴令，失马还同塞上翁。"弃家走粤西，登陟鬼门铜柱之间，遍游诸岑及蓝、胡、侯、盘四姓土司，为傜女执兵符者云亸娘之客。尝纪其山川风土仪物，及女君天姬队歌舞战阵之制，为《赤雅》一书。奇怪若《山海经》、《齐谐》，华藻若《西京杂记》。其述征诸诗，多与《赤雅》相表里，好事者竞传于世。吾览之，知诸岑为汉将军岑彭之后，世为粤西君长，雄据蛮中。妇女亦称酋帅，岁时祭祀，以面为吴将军汉首，以代牺牲。而伏波苗裔，世称马流人，皆史书所未及载，亦一异也。

张孟奇所著

博罗张萱孟奇所著，有《汇经》、《汇史》、《史余》、《汇雅》、《闻见录》、《古韵心口语》诸书，凡千余卷。语人曰：世人贵远而贱近，吾且藏之罗浮石室中，百世下有同好者俟之。不尔，吾当还之于造化。孟奇诸书，兵火后散佚殆尽，惟《西园汇集》、《疑耀》二书犹存。噫，岂其还之于造化耶。

谶

罗浮旧志云：后唐明宗天成中，罗浮掘得古剑，有篆文曰："丁与水同宫，王将口耳同。尹来居口上，山岫护重重。"以献南汉主刘龑，国人莫之辨。及宋平广南，竞传其言。知者云：宋太祖以丁亥年降生，是丁水同宫也，于文口耳王为圣，尹口为君，重山为出，盖丁亥年圣君出也。又刘龑营构宫室，得石谶，有古篆十六，其文曰："人人有一，山山值牛。兔丝吞骨，盖海承刘。"解者云：人人有一，大人也。山山，出也。值牛者，龑建汉国岁在丑也。兔丝者，晟袭位岁在卯也。吞骨者，灭诸弟也。越人以天水为赵，为盖海，指宋国姓也。承刘者，言宋受刘氏降也。又刘鋹时，多火灾，令民家贮水，号防火大桶。时有童谣曰："羊头二四日，天雨至。"解者以羊者未之神，是岁辛未二月四日鋹国亡。又谓宋以火德王，房为宋分，天雨犹天水也，又王师如雨之义也。又侬智高为狄宣抚所败，先有童谣云："农家种。籴家收。"

土　言

广州谓平人曰佬，亦曰獠，贱称也。《北史》：周文帝讨诸獠，以其生口为贱隶，谓之压獠，威压之也。谓平人之妻曰夫娘，夫娘之称颇古，刘宋、萧齐，崇尚佛法，阁内夫娘令持戒，夫娘谓夫人娘子也，广州则以为有夫之娘也。东莞女子，未字者称曰大娘，已字称小娘，众中有已字、未字，则合称曰大小娘。广州谓新妇曰心抱，谓妇人娠者曰有欢喜，免俜而未弥月曰坐月，亦曰受月，谓子曰崽。《水经注》："弱年崽子。"是也。谓云孙曰衢，玄孙曰塞，息讹为塞也。谓父曰爸，曰爹。《南史》："湘东王，人之爹。"是也。阳春谓外祖父曰翁爹，外祖母曰婆爹，自称则曰依。高明谓外祖父曰公低，外祖母曰婆低。东莞谓曾祖曰白公，曾祖母曰白婆，或止称曰阿白。广州谓母曰嬭，亦曰妈，妈者，母之转声，即母也，亦曰𬶨。凡雌物皆曰𬶨，谓西北风亦曰𬶨，盖飓与瘴皆名母，故西北风亦曰𬶨也。妇谓舅姑曰大人公、大人婆，亦曰家公、家婆。贾谊曰"与公并倨"，《列子》曰"家公执席"。是也。子女谓其祖父曰亚公，祖母曰亚婆，母之父曰外公，母之母曰外婆，母之兄弟曰舅父，母之兄弟妻曰妗母，母之叔伯父母曰叔公，曰叔婆。孙谓祖母之兄弟及妻曰舅公，曰妗婆，谓从嫁老妇曰大妗。醮子之夕，其亲戚送花于新郎房中者，男曰花公，女曰花婆，子初生者曰大孙头，子女末生者多名曰獾。新会则曰长仔，或曰庭。奴仆曰种仔，惠州曰赖子，言主人所赖者也。广州凡物小者皆曰仔，良家子曰亚官仔，耕庸曰耕仔，小贩曰贩仔，游手者曰散仔，船中司爨者曰火仔，无赖曰打仔，大奴曰大獠，岭北人曰外江獠。小奴曰细仔，小婢媵曰妹仔，奴之子曰家生仔。螟蛉子曰养仔，盟好之子曰契仔。姻娅之使役曰亲家郎。东莞称无赖者曰趱子，又多以屎为儿女乳名，贱之所以贵之。男曰屎哥，女曰屎妹。谓赁田者曰佃丁，曰田客，赁地者曰地丁，曰地客。僦屋曰房客，巫曰师公、师婆。觋之夫曰觋公，琼女卖槟榔者曰山子，徭之搴者亦曰山子。广州谓横恣者曰蛮，又曰蛮澄鋹。鋹，刘鋹。澄，龚澄枢也。言其不循法度，若此二人也。谓外省人曰蛮果，兴宁、长乐人曰哎子，海外诸夷曰番鬼，司柁者曰柁公、梢公，在船头者曰头公。二人为舟司命，故公之，即三老也。摇橹者曰事头，《宋书》"萧惠开有舫十余，事力二三百人。"事头者，事力之首也。立桅斗者曰班首，司篙者曰驾长，打牵曰牵夫。香山谓佃而服役者曰人倩，谓田主曰使头，其后反以佃户之首为使头。广州谓美曰靓，颠者曰废，鲠直曰硬颈，迂腐曰古气，壮健曰筋节，轻捷曰辘力，言其力如车之辘也。角胜曰斗，转曰翻，饮食曰吃，游戏曰则剧，杂剧也，讹杂为则也。谓淫曰姣，姣音豪，又曰嫪毒。谓聪明曰乖，谓不曰吾，问何如曰点样，来曰厘，溺人曰碇。走曰趯，取诗"趯趯阜螽"之义。攻治金铁之器曰打，为醮事曰打醮，取事物曰逻，骂人曰闹，挈曰扱起。东莞谓事讫曰效，游戏曰瞭。顺德曰仙，曰欣。新会曰流，指何处曰蓬蓬。顺德谓欺曰到，《史记》"张仪曰：不如出兵以到之。"《索隐》曰："到，欺也。"犹俗云张到，谓张纲得禽兽也。到，得也，张仪善欺，故谓欺人者曰张到也。以言托人曰诀，一作呥。谓猥猿者曰魁摧，出贾谊《哀时命》篇，即诗之𪁇𪇊也。缝衣曰𦁚。《书》曰"𦁚乃甲胄"。凡细者曰缝，粗曰𦁚。著里曰缝，著边曰𦁚也。东莞谓光曰皎，皎音效，美好曰洒，持物曰的，肥曰凹，肉熟曰肹。《礼记》曰"腥肆爓腍祭"。注曰："腍，熟也。"爓或为脜也，广州谓烹物曰脜，亦曰炖也。谓港曰涌，涌，冲也，音冲。凡池沼皆曰塘，其在江中者亦曰塘，若白蚬塘、蟾塘、菱角塘是也，犹合浦海中之珠池

也。凡水皆曰海，所见无非海也。出洋谓之下海，入江谓之上海也。出洋曰开洋，亦曰飘洋。谓潮曰水，潮起则曰水大，潮落则曰水干。廉、钦州谓潮以朔望而大者曰老水，日止一潮者曰子水。谓水通舟筏者曰江，不通舟筏者曰水，二水相通处曰滘。称山之有林木曰山，无者曰岭。广州谓门横关曰闩，谓帆曰幔，绕索曰缰，旁出者曰缆枝，小舟曰艇，泅水曰游。《南州异物志》赞"合浦之人，习水善游"。芟草曰薅草，亦曰劳。谚曰"耕而不劳，不如作暴。"树椮水中以挂罾曰罾罭，亦曰罾门。西宁谓鱼种曰鱼口，小猪曰猪口。广州谓卵曰春，曰鱼春，曰虾春，曰鹅春，曰鸡春、鸭春。数食箩曰几头，晋元帝谢赐功德净馔一头是也。数槟榔曰几口，陆倕谢安成王赐槟榔一千口是也，亦曰几子。陈少主尝敕施僧智颢槟榔二千子是也。数蕉子曰几梳，苏轼诗"西邻蕉子熟，时致一梳黄"。谓衣一套曰一沓，沓，袭也，讹袭为沓也。楮钱一片曰一佰，线缕一绺曰一子。一家曰一主，一熟曰一造。掷骰子者一掷曰一手。禽之窠曰斗，雌鸡伏卵曰哺斗。石湖云，雌雄曰一斗，十鸡并种，当得六斗。是也。琼州数尚六，禾六束曰一把，钱六百孔曰一贯，物六十斤曰一担，万州则以禾十二把为一担，潮阳以钱八十为一佰，曰东钱。筑墙纵横一丈曰一井，化州石城间，贫者欲避火，门于野外，构茅以栖，名曰芋。雷州有芋村，有蒲芋，有新芋岛，吴川有芷芋镇，琼有芒芋港，儋有郎芋墟，定安有坡芋市，万有黎芋都，乐会有薄芋瀰陂，会同有李芋塘，文昌有罟芋墩，黎峒有岑芋、黑芋、居芋、陈婆芋。自阳春至高、雷、廉、琼地名，多曰那某、罗某、多某、扶某、过某、牙某、峩某、陀某、打某。黎岐人姓名，亦多曰那某、抱某、扶某。地名多曰那某、湳某、婆某、可某、曹某、爹某、落某、番某。其近汉者多曰嫁某，嫁音不。香山中秋夕，剧饮月下曰饾中秋，发引之日，役夫蹋路歌以娱尸，曰踏鹧鸪。海丰方言，其滨海者，大约与潮相近，如髻曰庄，鼻曰鄙，耳曰系，须曰秋，鸭曰哑，牛曰悟之类。其属于山者，语又不同，谓无曰冒，我曰碍，溪曰阶，岭曰谅。其蛋人则谓饭曰迈，筯曰梯，碗曰爱瓦，盆曰把浪，拿网曰今网。狼人谓父曰扶，我曰留，彼曰往。女谓男曰友友，又曰友二。男谓女曰有助，谓娶曰换。野郎曰苦郎，那家曰扶闰，有心有意曰眉心眉意。扁担曰闲，木曰肺，以榕木担相赠曰送条闲肺榕，头曰图，有歌曰："三十六图羊，四十只图鸡。"僮谓花瓣曰花脉，花朵曰花桃。傜谓鱼曰牛，不曰陷。有歌曰："牛大陷到石头边。"谓兄曰表，来曰大。有歌曰："表大便到木横底，娘大便到木横枝。"峯人谓火曰桃花溜溜，谓饭曰拐爑。琼语有数种，曰东语，又曰客语，似闽音。有西江黎语，有士军语，地黎语。地黎称峒名有三字者，如那父爹、陀横大、陀横小之类。有四字者，如曹奴那纽、曹奴那劝、曹奴那累之类。有六字者，如从加重伯那针、从加重伯那六、从加重伯那撘之类。有七字者，如从加重伯那白吾之类。其山多曰鹧鸪啼，村多曰荔枝。广州语多与吴趋相近，如须同苏，逃同徒，豪同涂，酒同走，毛同无，早同祖，皆有字有音。潮州或无字有音，德庆亦然。新会音多以平仄相易，如通作痛，痛作通。东莞则谓东曰冻，以平为去，谓莞曰官，以上为平。香山谓人曰能，番愚谓人曰寅，东莞之南头谓刀曰多，增城谓屋曰窜，广州谓父又曰爸，母曰嬭。或以阿先之，亦曰亚。儿女排行亦先之以亚，谓视不正曰乜斜，乜音哶。射覆曰估，以刀削物曰剕，音批。细切物曰劏，音速。削去物曰嫳，音撇。食饱曰飼，音救。以鼻审物曰嗅，许用切。谓多曰够，少曰不够，音遘。谓无尾曰屈，音掘，谓人无情义者亦曰屈。谓腿曰髀，音彼，髀也。以手搓物曰挪，音傩。以手按物曰捺，难入声。以拳加物曰搋，音钗。以手覆物曰揞，庵上声。以指爬物曰揢，乌寡切。般运曰揵，连上声。积腐秽曰攋搉，漱口曰敕口，敕音朔。谓人愚曰猥殑，怒目视人曰睞，音利。谓田多少曰几畛，肉动曰脜，音彻。疮肿起曰瞀，兴去声。以足移物曰蹴，裸体曰黐黐，音赤历。不谨事曰邋遢，鼻塞曰鼻鼽，音齆。露大齿曰齙牙。新妇入门，使亲属老妇迎之曰㰦步。是夕夫妇同牢食，曰煖房饭。次早见舅姑亲属，献币、帛、帨、履，曰荷惠。冬至围炉而食，曰打边炉。元夕黏诗藏谜，以示博物通微，曰打灯。以鸽翎贯皮钱踢之，曰踢毽，毽亦曰燕。谓云脚疏直曰风路。不知人之来历，曰不知风路。龙门谓娶妇时置酒延宾以迎之，曰接路，高要人谓婿曰郎家，女巫曰鬼魃。

讲　学

甘泉翁尝谓阳明，昔夫子忧学之不讲，夫讲必有同不同，不必同所以求其同也，然后义理生焉。如彼二磨，其齿不齐，然后粟米出焉。故天地之所以能化生万物者，以阴阳变合之不齐也。翁平生好游，所至辄与士大夫讲学，年八十九十时，两至衡岳，舆榇相随，不为首丘之计，辙经道旁，观者如堵墙，称为圣人复出，争拜门下。先生继往开来之心，为日不足，九十有五，犹悬桶于门以求规益，使天再假之年，敢自一息满足乎哉。

皇明通纪之谬

东莞陈清澜所辑《皇明通纪》，谓李空同宦江西时，与宸濠交欢，借势诬善，奏罢布政使郑岳之官。及濠事败，以交通系狱，禁锢终身焉。夫既与濠交欢矣，又借其势可罢人之官，而又一时自罢其官者何耶。濠之被俘，而词引空同，亦宿憾之所致也。赖见素林公持法不阿，遂已之。未尝逮系，其曰系狱禁锢皆无之，陈盖得之传闻之误耳。考霍文敏为吏部侍郎，雅好空同，尝与诸公议于朝堂曰："宋儒谓欧阳修今之韩愈也。若李献吉者，非今之韩愈乎？使之终老林下，得毋后世讹议吾辈耶。"诸公然之。文敏因疏荐，上命吏部起用，未果行，然文敏诚空同之知己矣。

卷十二 诗语

诗始杨孚

汉和帝时，南海杨孚字孝先，其为《南裔异物赞》，亦诗之流也。然则广东之诗，其始于孚乎？而孝惠时，南海人张买侍游苑池，鼓棹为越讴，时切讽谏。晋时，高州冯融汲引文华士与为诗歌。梁曲江侯安都为五言诗，声情清靡，数招聚文士，如阴铿、张正见之流，命以诗赋，第其高下，以差次赏赐之。此皆开吾粤风雅之先者，至张子寿而诗乃沛然矣。

曲江诗

东粤诗盛于张曲江公。公为有唐人物第一，诗亦冠绝一时。玄宗尝称为文场元帅，谓公所作，自有唐名公皆弗如，朕终身师之，不得其一二云。而公为人虚公乐善，亦往往推重诗人。为荆州时，辟孟浩然置幕府，又尝寄罗衣一事与太白。故太白有答公寄罗衣及五月五日见赠诗，而王摩诘有"终身思旧恩"之句，浩然则有陪公游宴诸篇。三子者，皆唐诗人第一流，他人鲜知罗致，独公与之相得。使玄宗终行公之道，不为小人谗间，则公之推诚荐引以为国家经纶之用者，又岂惟诗人而已哉！剑阁蒙尘，始潸然追念，噫嘻！亦已晚矣。少陵云："受谏无今日，临危忆古人"，盖谓公也。丘文庄言："自公生后，五岭以南，山川烨烨有光气"。信哉！

陈琴轩诗

东莞陈琴轩先生琏，当永乐初，铺张国家威德，为平安南、巡狩、平羌三颂及铙歌鼓吹曲十二篇以献。上大嘉悦，即以滁州守超擢西蜀宪使。文人之遇，视汉相如有过焉。

罗勉夫诗

顺德有罗彪者，字勉夫，永乐时，常游京师。有一王府命工人图松，当成，彪见之，书题松诗一首。工人重其绢无以复，遂论彪污图状于王。王目彪诗，奇其才，令给笔札复试之，彪受令顷刻奏。王悦，置酒饮彪，留为上客。彪顿首谢曰："今俊旄列裾大王之门，不可胜数，臣愧乏枚、路之才，无为菟园重声价也。且臣南人不能久客兹土，愿乞骨骸归。"王厚赐遣之。盖亦倪荡奇节士云。

神童诗

明初，惠来有苏福者，八岁能属文，举童子科赴京，以年小令还里中。有司给廪米，未几病卒，年十四。所著有咏月三十首，其《初一夜月》云："气朔盈虚又一初，嫦娥底事半分无。却于无处分明有，浑是先天太极图。"弇州谓末二句即湛甘泉亦说不到。论者谓维岳降神，以惠来地方百里，襟海扆山，其钟灵孕秀，亦非偶然。但其发泄太早，故享年亦促。譬之朝华之草，夕而零落，理固然耳。《中庸》云："苟不固聪明睿知，"乃知圣人未尝不神。然惟其固，所以圣也，猥谓海滨气薄不能容，岂定论哉！福人惠来乡贤祠。年十四而俎豆宫墙，亦天下之所希者。

白沙诗

白沙先生善会万物为己，其诗往往漏泄道机，所谓吾无隐尔。盖知道者，见道而不见物，不知道者，见物而不见道。道之生生化化，其妙皆在于物，物外无道。学者能于先生诗深心玩味，即见闻之所及者，可以知见闻之所不及者。物无爱于道，先生无爱于言，不可以不察也。先生尝谓人，读其诗止是读诗，求之甚浅，苟能讽咏千周，神明告人，便有自得之处。庞弼唐云，白沙先生诗，心精之蕴于是乎泄矣。然江门诗景，春来便多，除却东风花柳之句，则于洪钧若无可答者，何耶？盖涵之天衷，触之天和，鸣之天籁，油油然与天地皆春，非有所作而自不容已者矣。然感物而动，与化俱徂，其来也无意，其去也无迹，必一一记其影响，则亦琐而滞矣。此先生之所以有诗也。

粤人以诗为诗自曲江始，以道为诗自白沙始。白沙之言曰："诗之工，诗之衰也。率吾情盎然出之，匹夫匹妇胸中自有全经，此风雅之渊源也。彼用之而小，此用之而大，存乎人。天道不言，四时行，百物生，焉往而非诗之妙用。"此白沙诗之教也。甘泉尝撰白沙诗教以惠学者，然学白沙者难为功，学曲江者易为力。曲江以人，而白沙以天。诗至于天，呜呼至矣。

区海目诗

岭南诗自张曲江倡正始之音，而区海目继之。明三百年，岭南诗之美者，海目为最，在泰泉、兰汀、崙山之上，其集有《前使》、《后使》二编及《海目诗选》行世。而虞山钱氏不获见之，此《列朝诗集》之憾事也。陈云淙云：海目太史之为诗也，浚南园五先生之源，而汇梁、黎诸公之流，盖雅道莫尚已。其谒张文献祠云："一代孤忠在，千秋大雅存。诗才推正始，相业忆开元。曝日陈金鉴，蒙尘想剑门。更吟羽扇赋，摇夺不堪论。"即此一篇已工绝。海目有二子，启图、叔永，皆能嗣其音响。予尝与为雅约社，并序其诗，俾世之言诗者知吾粤，言粤诗者知区氏焉。

黎美周诗

美周诗五古最佳，有古侠士磨剑歌云："十年磨一剑，绣血看成字。字似仇人名，难堪醉时视"。结客少年场云："生儿未齐户，结客少年场。借问结交人，不数秦舞阳。泣者高渐离，深沉者田光。醉者名灌夫，美者张子房。感恩思报仇，相送大道傍"。其困守虔州临危时，击剑扣弦，高吟绝命。有云："壮士血如漆，气热吞九边。大地吹黄沙，白骨为尘烟。鬼伯舔复厌，心苦肉不甜"。一时将士闻之，皆为之袒裼争先，淋漓饮血，壮

气腾涌，视死如归。以视李都尉兵尽矢穷，委身降敌，韦鞲椎结，对子卿泣下沾襟，相去何啻天壤哉！美周又有花下口号云："生平不事求神仙，愿上东海求仙船。童男童女各三千，教之歌舞及管弦。逍遥行乐二十年，遂令婚配同力田。可得万人驰九边，大雪国耻铭燕然。老夫须眉图凌烟，结屋花国临酒泉。名儒侠客列四筵，等闲诗赋人争传，乞得一字十万钱"。此篇予亦爱之，是皆不失英雄本色。他体彷佛西昆，则伤于绮靡矣。

黎美周尝客扬州，于郑氏影园与词人即席分赋《黄牡丹》七律十章，已糊名殿最，钱牧斋拔美周第一。郑氏以书报曰："君已录牡丹状头矣"。以二金罍赍之。其后美周过吴下，人皆称牡丹状元。其诗有曰："月华蘸露扶仙掌，粉汗更衣染御香。"又曰："燕衔落蕊成金屋，凤蚀残钗化宝胎"，皆丽句也。是时邝湛若亦赋《赤鹦鹉》七律十章，其句有云："舞爱玉环低绛袖，歌怜樊素啭朱樱"。又曰："飞琼阆苑乘朱雾，小玉璇宫化紫烟"。一时人士传诵，有黎牡丹、邝鹦鹉之称。

邝湛若诗

湛若南海人，名露，少工诸体书。督学使者以恭宽信敏惠题校士，湛若五比为文，以真、行、篆、隶、八分五体书之，使者黜置五等，湛若大笑弃去。纵游吴楚燕赵之间，赋诗数百章，才名大起。岁戊子，以荐得擢中书舍人。庚寅，奉使还广州。会敌兵至，与诸将戮心死守，凡十阅月城陷。幅巾抱琴将出，骑以白刃拟之。湛若笑曰："此何物，可相戏耶！"骑亦失笑。徐还所居海雪堂，环列古奇器图书于左右，啸歌以待骑入，竟为所害。为人好恢谐大言，汪洋自恣，以写其牢骚不平之志，或时清谈缓态，效东晋人风旨，所至辄倾一座。至为诗，则忧天悯人，主文谲谏。若七哀述征之篇，虽《小雅》之怨诽，《离骚》之忠爱，无以尚之。其当事君行云："不哑吞炭漆为厉，殿屎人梁，匍匐人厕。更音易貌心苦悲，良友断肠，妻不与知。百年意气生命促，不斩君衣，何能瞑目。主雠未报白日逋，亮为国士，安得完肤。身无完肤雠未报，斩衣流血徒草草。褫仇之魄，以愧二心。臣命不如，臣心已穷。"盖可以见其志矣。子鸿，字剧孟，亦负不羁之才。年二十余，能诗及击剑。先时丙戌之变，率北山义旅千余，战敌于广州东郊死之，得赠锦衣千户。父子皆烈士也，而世徒以为风流旷达诗人也，噫！

僧祖心诗

祖心博罗人，宗伯韩文恪公长子。少为名诸生，才高气盛，有康济天下之志。年二十六，忽弃家为僧，禅寂于罗浮、匡庐者久之。乙酉至南京，会国再变，亲见诸士大夫死事状，纪为私史。城逻发焉，被拷治惨甚，所与游者忍死不一言，傅律殊死既得减，充戍渖阳。痛定而哦，或歌或哭，为诗数十百篇，命曰《剩诗》。其痛伤人伦之变，感慨家国之亡，至性绝人，有士大夫之所不能及者。读其诗而君父之爱油然以生焉。盖其人虽居世外，而自丧乱以来，每以澳認苟全，不得死于家国，以见诸公于地下为憾。而其弟骕、騄、骊以抗节，叔父日钦，从兄如琰，从子子见、子亢以战败，寡姊以城陷，妹以救母，騄妇以不食，骊妇以饮刃，皆死。即仆从婢媵，亦多有视死如归者。一家忠义，皆有以慰夫师之心。嗟夫！圣人不作，大道失而求诸禅。忠臣孝子无多，大义失而求诸僧。春秋已亡，褒贬失而求诸诗。以禅为道，道之不幸也。以僧为忠臣孝子，士大夫之不幸也。以诗为春秋，史之不幸也。《剩诗》有曰："人鬼不容发，安能复迟迟。努力事前路，勿为儿女悲"。又曰："地上反淹淹，地下多生气"。呜呼！亦可以见其志也矣。

零丁山人诗

山人姓李名正，字正甫，番禺诸生也。丙戌城破，其父及于兵难。山人乃髡首，名今日僧，遁居零丁之山。遇哀至放声曼歌，歌文文山正气之篇，歌已而哭，哭复歌，四顾无人，辄欲投身大洋以死，与崖门诸忠烈魂同游。既又自念吾布衣之士耳，与其死于父，何如生于君，死于父则无子，斯死父矣，生于君则有臣，其尚可以致吾之命，而遂吾之志也乎！于是弃僧服而返。性好独坐，然亦非习为禅观者。一室深闭，人莫知其所为，窃窥之，每一鬋发，即以纸钱包裹，具衣冠上山焚去，哭之呜咽。试问之，则曰："吾发欲还之父母也。全归之未能，故伤之耳"。酒酣慷慨为诗，有曰："身当病后哀歌短，家自亡来骨肉轻"。又曰："多病一身堪久客，故园诸弟尚重围"。又曰："夜夜哀魂同梦父，年年孤影愧称兄"。又曰："当天落日愁无影，到地悲风壮有声"。皆悲酸惨绝，如猿吟鹤唳，不堪人耳。久之郁郁竟以死，年三十七。悲夫正甫，士之不幸其至此耶！生既无可奋其才，死而忠孝之心又不白，后之人其终以正甫为何如人耶！其为桑门也，臣之终，其弃桑门也，子之始。终始之间，呜呼！难言之矣。正甫一字零丁，零丁亦大洋名，自文文山一至，数百年乃有正甫以哀歌招其魂魄，文山其亦幸矣哉！

张璩子诗

东莞张璩子家珍，年十六，从其兄文烈公起兵。常得良马绝爱之，摧锋陷坚阵，数有奇功。马死，璩子哭之恸，葬于龙门山中。既十年所，忽夜梦驰驱如昔，悲鸣恋恋，觉而为诗吊之。其辞云："久失飞黄马，空余血战衣。可怜横草后，不得裹尸归。力尽犹追敌，功高几溃围。年来生髀肉，梦尔泪频挥"。

屈氏诗谱

洪武初，予八世从祖讳仲舒者，以元帅府总护出镇紫荆，有诗云："塞上风霜旧，军中号令新。枕弓头印月，卧甲臂生鳞。慷慨酬明主，忠劳致此身。狼居封有日，归贺太平春"。十二世祖沧洲处士讳漠，著有《草虫鸣砌集》。十五世伯祖博翁处士讳群策，有《来薰书院

集》。翁耆年硕学,高旷绝伦,白沙尝过其家,书"背处从他冷笑,眼前任我清狂"二语赠之。甘泉想慕其风,自京师寄酒一尊,翁答诗云:"野老何堪太史情,醇醪分注玉壶清。天生我有江湖兴,独自推篷对月倾"。其子青野翁讳某,尝与诸从结社龙山,著有《交翠轩集》。龙山在番禺水门乡,林泉幽邃,于沙亭相近,南临狮海,东接虎门,天气晴明,罗浮隐隐可见,翁甚乐之。有琴曰一天秋日,抚弄以自娱。白沙题句云:"凿开鱼鸟忘情地,展尽江湖极目天"。

屈道人歌

南海陈乔生常作《屈道人歌》见赠,有曰:"云中龙变化,隐隐见其鳞。支公与林师,仿佛云一人。方袍白足采兰蕙,僧伽未必非灵均"。方是时,予虽弃沙门服,犹称屈道人,不欲以高僧终而欲以高士始。故乔生言之若此。

诗社

广州南园诗社,始自国初五先生。越山诗社,始自王光禄渐逵、伦祭酒以训。浮丘诗社,始自郭光禄棐、王光禄学曾。诃林净社,始自陈宗伯子壮,而宗伯复修南园旧社,与广州名流十有二人唱和。叶石洞云:东广好辞,缙绅先生解组归,不问家人生产,惟赋诗修岁时之会,粤人故多高致乃尔。粤诗自五先生振起,至黄文裕而复兴。陈云淙云:太史公谓齐鲁文学其天性,粤于诗则有然矣。我国家以淮甸为丰镐,则粤应江汉之纪,风之所为首二南也。五先生以胜国遗佚,与吴四杰、闽十才子并起,皆南音,风雅之功,于今为烈。欧桢伯云:明兴,天造草昧,五岭以南,孙蕡、黄哲、王佐、赵介、李德五先生起,轶视吴中四杰远甚。百余年来,经术贵而声诗绌。一振于弘治、正德,大都三河东西秦之产,淮南江左稍稍响应。当世宗皇帝时,泰泉先生崛出南海,其持汉家三尺,以号令魏晋六朝,而指挥开元大历,变椎结为章甫,辟荒剃秽于炎徼,功不在陆贾、终军下也。桢伯与梁兰汀、李青霞、黎瑶石皆泰泉门人,其诗正大典丽,泽于风雅,盖得其师所指授。桢伯、兰汀常以诗盛称京师,于鳞、元美辈欲连为八才子,旋以八才子中粤居其二,心嫉之,且桢伯又非甲科,乃舍桢伯。王敬美云:岭南故多娴于文辞,而欧先生为最,俯一第不足拾取,竟以常调为文学掌故。故事,掌故历郡国学,即止不复迁。欧先生所历皆上考,遂破选人格,为国学掌故。居久之,将选入中秘,弗果,已遂迁为廷尉平。上下百年内,徐迪功由廷尉平左迁博士,欧先生由博士右迁廷尉平,相望两人耳。夫物不有以少为贵乎?自先生用掌故得廷尉平,天下以为少而贵之。其学无所不窥,而比事属辞,壹禀于古,直溯建安大历而上之。而元美则谓瑶石五言古,自建安而下逮梁陈,靡所不出入,和平丽尔。七言歌行,有卢、杨、沈、宋之韵。近体渢渢,全盛遗响。诚徵其辞而奏之肉,叶以正始,铿然而中宫商,盖十得八九矣。知言哉!瑶石后有区海目者,直追初唐,置大历以下不复道。论者谓明兴,前后七子称诗,号翰林为馆阁体。海目始力袪浮靡,还之风雅,其《前使》、《后使》二集,虽使燕、许复生,亦不能有所加损。其论诗有云:弘正间,力驱宋元还之古,始合者什一。近世求多于古,自用我法,未免恣睢于情之中,而决裂于格之外,按之而不合节,歌之而不成声。其子启图亦云:国朝之文章,自北地以还,历下继之,盛于嘉隆而即衰于嘉隆。其病在夸大而不本之性情,率意独创而不师古,遂使唐、宋、昭代畛分为三,声气之元,江河不返。此皆笃论也。启图能承家学,与李烟客、罗季作、欧子建、邝湛若四五公者唱和,其雄才绝力,皆可以开辟成一家,而兢兢先正典型,弗敢陨越。所著悉温厚和平,光明丽则,绝不为新声野体、淫邪佻荡之音,以与天下俱变,是皆岭南之哲匠也。慨自申、酉变乱以来,士多哀怨,有郁难宣,既皆以蜚遯为怀,不复从事于举业,于是祖述风骚,流连八代,有所感触,一一见诸诗歌。故予尝与同里诸子为西园诗社,以追先达,然时时讨论,亦自各持一端。有举湛若之言者曰。诗贵声律,如闻中宵之笛,不辨其词,而逸云流月,自是出尘之音。王说作则谓,君等少年,如新华乍开,光艳动人,然不久当落耳。必敛华就实,如果熟霜红,甘美在中,悦目不足,而适口有余,乃可贵也。湛若之言尚华,说作之言务实,合而一之,斯为有体有用之作。噫嘻!吾其勉之而已。

宝安诗录

明兴,东莞有凤台、南园二诗社,其诗颇得源流之正。琴轩陈公琏尝为《宝安诗录》,自宋元以至国初。其后祁方伯顺,增损为《前集》。自琴轩至方伯时得数十人,为《后集》。外郡士大夫有为宝安作者,亦因其旧增附焉。吾粤诸邑,惟东莞诗有合集,区启图尝梓同乡先辈选诗曰《峤雅》,凡五百余家,其书未成。予撰《岭南诗选》前后集,前集自唐开元至明万历,后集自万历至今,人各有传,仿《列朝诗集》之体。积二十年亦未有成书,可叹也。

粤歌

粤俗好歌,凡有吉庆,必唱歌以为欢乐,以不露题中一字,语多双关,而中有挂折者为善。挂折者,挂一人名于中,字相连而意不相连者也。其歌也,辞不必全雅,平仄不必全叶,以俚言土音衬贴之,唱一句或延半刻,曼节长声,自迴自复,不肯一往而尽,辞必极其艳,情必极其至,使人喜悦悲酸而不能已已,此其为善之大端也。故尝有歌试,以第高下,高者受上赏,号为歌伯。其娶妇而亲迎者,婿必多求数人与己年貌相若而才思敏给者,使为伴郎。女家索拦门诗歌,婿或捉笔为之,或使伴郎代草。或文或不文,总以信口而成,才华斐美者为贵。至女家不能酬和,女乃出阁。此即唐人催妆之作也。先一夕,男女家行醮,亲友与席者或皆唱歌,名曰坐歌堂。酒罢,则亲戚之尊贵者,亲送新郎入房,

名曰送花。花必以多子者，亦复唱歌。自后连夕亲友来索糖梅啖食者，名曰打糖梅，一皆唱歌，歌美者得糖梅益多矣。其歌之长调者，如唐人连昌宫词、琵琶行等，至数百言千言，以三弦合之，每空中弦以起止，盖太簇调也，名曰《摸鱼歌》。或妇女岁时聚会，则使瞽师唱之，如元人弹词曰某记某记者，皆小说也，其事或有或无，大抵孝义贞烈之事为多，竟日始毕一记，可劝可戒，令人感泣沾襟。其短调蹋歌者，不用弦索，往往引物连类，委曲譬喻，多如《子夜》《竹枝》。如曰："中间日出四边雨，记得有情人在心"。曰："一树石榴全著雨，谁怜粒粒泪珠红"。曰："灯心点著两头火，为娘操尽几多心"。曰："妹相思，不作风流到几时。只见风吹花落地，那见风吹花上枝"。《蜘蛛曲》曰："天旱蜘蛛结夜网，想晴只在暗中丝"。又曰："蜘蛛结网三江口，水推不断是真丝"。又曰："妹相思，蜘蛛结网恨无丝。花不年年在树上，娘不年年作女儿"。《竹叶歌》曰："竹叶落，竹叶飞，无望鬅头再上枝。担伞出门人叫嫂，无望鬅头做女时"。《素馨曲》曰："素馨棚下梳横髻，只为贪花不上头。十月大禾未入米，问娘花浪几时收"。凡村落人奴之女，嫁日不敢乘车，女子率自持一伞以自蔽。既嫁，人率称之为嫂。此言女一嫁不能复为处子，犹士一失身，不能复洁白也。梳横髻者未笄也，宜笄不笄，是犹不肯在花棚上也。十月熟者名大禾，岁晏而米不入，花浪不收，是过时而无实也。此刺淫女，亦以喻士之不及时修德，流荡而至老也。"有曰："大姐姐，分明大姐大三年。担凳井头共姐坐，分明大姐坐头边"。言女嫁失时也，妹自愧先其姊也。有曰："官人骑马到林池，斩竿筋竹织筲箕。筲箕载绿豆，绿豆喂相思。相思有翼飞开去，只剩空笼挂树枝"。刺负恩也。有曰："一更鸡啼鸡拍翼，二更鸡啼鸡拍胸。三更鸡啼郎去广，鸡冠沾得泪花红"。有曰："岁晚天寒郎不回，厨中烟冷雪成堆。竹篙烧火长长炭，炭到天明半作灰"。有曰："柚子批皮瓤有心，小时则剧到如今。头发条条梳到尾，鸳鸯怎得不相寻"。有曰："大头竹笋作三桠，敢好后生无置家。敢好早禾无入米，敢好攀枝无晾花"。敢好者，言如此好也。其蛋女子荡恣，如吴下唱杨花者曰绾髻，有谣曰："清河绾髻春意闹，三十不嫁随意乐。江行水宿寄此生，摇橹唱歌桨过滘"。桨者，摇船也，亦双关之意。滘者，觉也。如此类不可枚举，皆以比兴为工，辞纤艳而情深，颇有风人之遗。而采茶歌尤善。粤俗，岁之正月，饰儿童为采女，每队十二人，人持花篮。篮中然一宝灯，罩以绛纱，以绳为大圈，缘之踏歌。歌十二月采茶，有曰："二月采茶茶发芽，姐妹双双去采茶。大姐采多妹采少，不论多少早还家。"有曰："三月采茶是清明，娘在房中绣手巾。两头绣出茶花朵，中央绣出采茶人"。有曰："四月采茶茶叶黄，三角田中使牛忙。使得牛来茶已老，采得茶来秧又黄"。是三章则几于雅矣。东莞岁朝，贸食妪所唱歌头曲尾者，曰汤水歌。寻常瞽男女所唱多用某记，其辞至数千言，有雅有俗，有贞有淫，随主人所命唱之。或以琵琶箫子为节，儿童所唱以嬉，则曰山歌，亦曰歌仔，多似诗余音调，辞虽细碎，亦绝多妍丽之句。大抵粤音柔而直，颇近吴越，出于唇舌间，不清以浊，当为羽音。歌则清婉溜亮，纡徐有情，听者亦多感动。而风俗好歌，儿女子天机所触，虽未尝目接诗书，亦解白口唱和，自然合韵。说者谓粤歌始自榜人之女，其原辞不可解，以楚语译之，如"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则绝类《离骚》也。粤固楚之南裔，岂屈、宋流风，多洽于妇人女子欤！

潮人以土音唱南北曲者，曰潮州戏。潮音似闽，多有声而无字，有一字而演为二三字，其歌轻婉，闽、广相半。中有无其字而独用声口相授，曹好之以为新调者，亦曰畬歌。农者每春时，妇子以数十计，往田插秧，一老挝大鼓，鼓声一通，群歌竞作，弥日不绝，是曰秧歌。南雄之俗，岁正月，妇女设茶酒于月下，罩以竹箕，以青帕覆之，以一箸倒插箕上，左右二人摙之作书，问事吉凶，又画花样，谓之踏月姊。令未嫁幼女，且拜且唱，箕重时，神即来矣，谓之踏月歌。长乐妇女，中秋夕拜月，曰椓月姑，其歌曰月歌。蛋人亦喜唱歌，婚夕两舟相合，男歌胜则牵女衣过舟也。黎人会集，则使歌郎开场，每唱一句，以两指下上击鼓，听者齐鸣小锣和之。其鼓如两节竹而腰小，涂五色漆，描金作杂花，以带悬系肩上。歌郎毕唱，歌姬乃徐徐唱，击鼓亦如歌郎。其歌大抵言男女之情，以乐神也。

东西两粤皆尚歌，而西粤土司中尤盛。邝露云：峒女于春秋时，布花果笙箫于山中，以五丝作同心结，及百纽鸳鸯囊带之。以其少好者，结为天姬队。天姬者，峒官之女也。余则三五采芳于山椒水湄，歌唱为乐。男子相与蹋歌赴之，相得则唱酬终日，解衣结襟带相遗以去。春歌正月初一、三月初三，秋歌八月十五。其三月之歌曰浪花歌。赵龙文云：傜俗最尚歌，男女杂遝，一唱百和。其歌与民歌皆七言而不用韵，或三句，或十余句，专以比兴为重，而布格命意，有迥出于民歌之外者。如云："黄蜂细小螫人痛，油麻细小炒仁香"。又云："行路思娘留半路，睡也思娘留半床"。又云："与娘同行江边路，却滴江水上娘身。滴水一身娘未怪，要凭江水作媒人"。傜语不能尽晓，为笺译之如此。修和云：狼之俗，幼即习歌，男女皆倚歌自配。女及笄，纵之山野，少年从者且数十，以次而歌，视女歌意所答，而一人留，彼此相遗。男遗女以一扁担，上镌歌词数首，字若蝇头，间以金彩花鸟，沐以漆精使不落。女赠男以绣囊锦带，约为夫妇，乃倩媒以苏木染槟榔定之。婚之日，歌声振于林木矣。其歌每写于扁担上，狼扁担以榕为之。又以五采齡作方段，齡处文如鼎彝，歌与花鸟相间，或两头画龙。傜则以布刀写歌，布刀者，织具也。傜人不用高机，无簪无梭，以布刀兼之。刀用山木，形如刀，长于布之阔，锐其两端，背厚而脊，如弓之弧，刃如弦而薄，刳其背之腹以纳纬，而窻其锐，而吐之以当梭。纬既吐，则两手攀其两端以当箸也。歌每书于刀上，间以五彩花卉，明漆沐之，以赠所欢。僮歌与狼颇相类，可长可短，或织歌于巾以赠男，或书歌于扇以赠

女 其歌亦有《竹枝歌》，舞则以被覆首为桃叶舞。有咏者云："桃叶舞成莺睆睍，竹枝歌就燕呢喃"。

采诗歌

古者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采诗，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吾越妇女，雅好为歌，谣诗多有发情止礼义，可以传于后世者。盖教妇人女子，莫善于诗。诚得老妇采之以献，如古之制，使闺门之内，无上下贵贱，皆用其风之正者，被诸管弦，一歌一咏，以陶淑性情，斯亦王化之一助也。考《风》之正者始《关雎》，而为文王妾媵之所作。文王善用其情，而宫中之人知之，未得淑女，则寤寐展转以思，已得则琴瑟以友，钟鼓以乐，非文王不能有此敦笃，非宫中之人，不能形容其风流。古之妇人女子能诗见录于圣人者，以此为首矣。然则诗歌者，妇人女子之事，所贵乎贞，贞斯可传而已矣。

卷十三 艺语

白沙书

白沙先生善书，其《书说》曰："予书每于动上求静，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动也。得志弗惊，厄而不忧，此吾所以保乎静也。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刚而能柔，形立而势奔焉，意足而奇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调吾性，此吾所以游于艺也"。甘泉云："先生初年墨迹，已得晋人笔意，而超然不拘拘形似，如天马行空，步骤不测。晚年造诣益自然，自谓吾书熙熙穆穆。有诗云：神往气自随，氤氲觉初沐。夫书而至于熙熙穆穆，岂非超圣入神，而手与笔皆丧者乎？此与勿忘勿助之间，同一天机，非神会者不能得之。学者因先生之书以得夫自然之学，毋徒役耳目于翰墨之间，斯为可贵焉耳"。甘泉亦善书，常与郑氏诗云："孔新爱我字，字者心之画。心苟有神妙，不画亦自得。由画以得心，立造神妙域。氤氲初沐时，太和未鸟迹。吾欲斩茅根，同子坐端默"。

白沙晚年用茅笔，奇气千万丈，峭削槎枒，自成一家，其缚秃管作擘窠大书尤奇。诸石刻皆亲视工为之，故慈元庙、浴日亭、庄节妇诸碑，粤人以为宝。甘泉亦能大书，南京燕子矶有"天空海阔"四字，刻绝壁上，旁一诗有云："新秋窈窕题诗还"。其梅关、五仙观、浴日亭三碑，人争搨之。吾粤先辈多善书。有赵东台者，于诃林书"梁唐嘉树"四大字。而黎瑶石于锦石山书"华表石"三大字，大径丈余，人皆以为神笔。瑶石真、草、篆、隶皆善。文徵明尝语人云："书法嗣吾后者，惟敬也"。卒后，有购其一纸，辄出数金。高丽使至，必求其笔迹以归。邝湛若八分绝得汉法，楷书仿颜氏家庙碑，自书所撰诗集，使工刻之，卷首篆"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八字。东莞周一士，以二王楷书书五老园稿，字若指头大，遒媚可爱，得之者珍犹美璧也。

诸家画品

白沙字，李子长画猫，梁市南、陈全人白描佛相人物，袁道生山水，黎叔宝印章，黄仲亨印纽，皆粤东之所贵也。尹伯阳花鸟，能曲尽其情状，稍惜笔重耳。凡写生必须博物，久之自可通神。古人贱形而贵神，以意到笔不到为妙。粤东以翎毛名者颇众，若吕纪、林良、张穆之皆神气生动，不甚著意，设色如生，故可贵。林良祖黄筌、边景韶，而枯荣之态、飞动之势似过之。章皇帝尝召良为待诏，一时画苑称雄。若马远以山水，刘鉴、陈瑞以松，钟雪舫以春草，皆自以为不及。白沙有《题林良林塘春晓图》云："烟飞水宿自成群，物性何尝不似人。得意乾坤随上下，东风醉杀野塘春。"亦贵之也。有官能者，香山千户所小旗，生有巧思，欲与林良抗衡，所画鳞鬣亦精绝。又有张千户善画松，白沙有歌云："张侯画松人不识，松不画横惟画直。上干青霄下盘石，倒卷苍龙二千尺。神物安可留屋壁，变化虚空了无迹，不然恐遭雷斧辟。左手执弓右持戟，取胜无过万人敌。侯莫画松费笔力，张千户松不多有"。观此歌，亦可想见其妙矣。穆之尤善画马，尝畜名马曰铜龙，曰鸡冠赤，与之久习，得其饮食喜怒之精神与夫筋骨所在，故每下笔如生。尝言韩干画马，骨节皆不真，惟赵孟頫得马之情，且设色精妙。又谓骏马肥须见骨，瘦须见肉，于其骨节长短，尺寸不失，乃为精工。又谓马相在骨，其腹前有两兰筋，尝微动者则良。前蹄后有灶，谓之寸金。马奔驰时，后蹄能击到寸金，谓之跨灶。跨高一寸者为骏，低者次之。寸金处常破损如豆大，有血流出不生毛，是为跨灶之验。凡马皆行一边，左前足与左后足先起，而右前足右后足乃随之，相交而驰，善骑者于鞍上已知其起落之处。若骏马则起落不测，瞬息百里，虽欲细察之，恒不能矣。故凡骏马之驰，仅以蹄尖寸许至地，若不沾尘然，画者往往不能酷肖。穆之画鹰及兰竹亦善。他若写山水者彭伯时、赖白水、英白石，花卉者赵裕子，兰者杨宪卿，竹者梁森琅、梁文震，皆一时高手。伯时名滋，性高简，不轻为人作画。尝有豪贵夺其田，曰："为我画，即归汝阳"。伯时唾之不为画，卒弃其田。

鼓 琴

唐末，连州陈用拙善鼓琴，著有《琴籍》十卷，载琴家论议操名及古帝王名士善琴者，以古调无徵音，乃补新徵音，谓商即徵音云。宋英德石汝砺亦善琴，所言乐律一以琴为准，著《碧落子琴断》一卷，郑樵最称之。二书惜皆不传。明南海陈元诚制六虚琴，准古协度，以雷张自况。白沙先生雅好琴，尝梦抚石琴，其音泠泠，有一伟人笑谓曰："八音中惟石音难谐，今子谐若是，异日其得道乎？"先生因自称石斋。有诗云："寄语了心人，素琴本无弦"。予为作《石琴歌》云："端州白石天下稀，声含宫商人不知。斲就瑶琴长四尺，轻如一片番流离。石音最是难调者，碧玉老人能大雅。由来太古本无弦，

不是希声知者寡。无弦吾欲并无琴，琴向高山流水寻。人籁岂如天籁好，空中写出太初心”。石琴今在江门，碧玉老人，先生所自号也。

邝湛若有琴曰“南风”，宋理宗物也，又有绿绮台，先朝武宗皇帝御琴，而唐武德年所制者也，其游辄与二琴俱。有西湖修琴社及琴酌送羽人诗，他所咏亦多言琴。平生喜畜古器玩好，贫则以质子钱家。俗谓质曰当，当主例付票以为验，故湛若有前当票序、后当票序，视其目，皆奇器也。而二琴亦时出入质家，有诗云：“三河十上频炊玉，四壁无归尚典琴”。庚寅城破，以二琴及宝剑、怀素真绩等环置左右而死，意若殉焉。越人莫不伤之，有为抱琴歌以吊者曰：“抱琴而死兮当告谁，吁嗟琴兮当知之”。湛若既殉难，绿绮台为马兵所得，以鬻于市。惠阳叶锦衣见而叹曰：“噫嘻！是毅皇帝御琴也”。解百金赎归。暇日泛舟丰湖，出以相示，予抚之流涕，因为长歌，有云：“中书乃自刘家得，似捧乌号泪沾臆。珍重君王手泽余，大弦小弦日拂拭。时飞纤指理南风，仿佛重华见颜色”。又云：“城陷中书义不辱，抱琴西向苍梧哭。嵇康既绝太平引，伯喈亦断清溪曲。一缕肠萦寡女丝，三年血变钟山玉。可怜此琴遂流落，龙唇凤嗉归沙漠。蔡女胡笳相惨凄，王昭琵琶共萧索。叹君高义赎兹琴，黄金如山难比心。我友忠魂今有托，先朝法物不同沉。”

南海陈拾遗善琴，有一古琴，不知其斲自唐代也。有客为言，向于某家见此琴，刻有“大历四年”四字，今底池旁惟新漆一方，盖旧漆剥去，字无存矣。于是拾遗欣然知琴之岁。为诗云：“端居珍所尚，三叹少知音。不遇丁年友，那称大历琴”。

黄仲亨刓玉

东莞黄贞仲亨，性绝巧，所制金石竹木诸弄物，及雕刻印纽，为天人、山鬼、螭虎、白泽、飞狐、虫、鸟，各依石玉之色，点黄缀白，一一天成。即瓦砾入手，亦生光怪。湛若有《刓玉歌》云：“宝安山人黄仲亨，离奇坎砢尤多能。文心赋手老莫展，乃与怪石争崚嶒。有时得钱但沽酒，蛟螭盘拿入双手。不知切玉与切泥，但见鱼凫飒飞走”。南海有朱未央者，所摹秦汉印章亦古雅，于晶玉上作蝇头真草字体，遒媚如二王，迅疾若风。

刻 印

陈乔生善篆刻，常为《四面石章赋》云：“印章之便者，莫如四面矣。六则妨持，两则罕变，酌于行藏，四始尽善。若夫青田旧冻，美石胜玉，净比菜心，润同栗熟。磨之方正，角八面六，随手皆安，平心各足。罔事螭蟠，奚容斗覆。或方孔横通，或混沌不窍。贯组何伤，待铭亦妙。小匠既治，名公始制。逖访甘（寅东氏），何（雪渔氏），迩推陈（元水氏），魏（石藏氏）。祖述秦汉，旁搜书契。龙信蠖屈，凤仪虎势。或虫籀以间斯冰，或斋堂以参名氏，或阴文而配阳字，或道号而隆私记。油朱璀璨，铁笔神丽。缓用勤拭。披文游艺。故足贵也。彼夫刻意龟跪，殚精绾纽，不解六书，徒作娇矮。玩物丧志，亦孔之丑。吾无取焉”。

制 砚

陈中洲有小端砚，其赋有云：“水岩紫云，砚惟此珍。谁其琢之，专诸巷人。堂似坳而非坳，池既凿而未凿。底欲刳而不刳，边务扩而即扩”。四语尽砚式之妙。

陈孟长瓦器

新会陈孟长，居崖门，称高逸士。美周谓其人性巧嗜奇，每拾沟中零瓦，因其方圆，磨大硫凑合，为盆盎瓶盂诸器，精雅绝伦。湛若谓孟长削竹为筋，琢瓦作釜，饰以箴铭，疾如风雨，使人得其精而忘其粗，尚其象而升其质，莫不以为异宝。其人深湛好书，工吟咏，尤善集古。能不自运，托古人以运，矢口成声，随触生变，腊其新容，夺其故相，如出一口一时之语。以彼之才，托之于诗与物如此。天固以无用奇孟长，而孟长亦欲以无用自奇耶！

卷十四 食语

谷

东粤少谷，恒仰资于西粤。西粤之贵县尤多谷，然其地僻在山溪，稻田亦少，其谷多半出于东粤灵山。《广州记》云：“交趾有骆田，仰潮水上下，是名雄田。其禾能风旱而早实”。今灵山亦交趾地也，土广而人稀，美田弥望，无分高下，皆有水泽沮洳之润。民务耕耘，尚畜牧，以牛之孳息为富。谷多不可胜食，则以大车载至横州之平佛，而贾人买之，顺乌蛮滩水而下，以输广州。盖西粤之谷，亦即东粤之谷也。东粤自来多谷，志称南方地气暑热，一岁田三熟，冬种春熟，春种夏熟，秋种冬熟。故交州有三田。又语曰：交人有三熟之禾，南海有九熟之禾。而其地边于海洋者，田无淳卤，潮汐之膏，鱼蛤之肥，打秧而不薅草，大禾尤易生育。东粤固多谷之地也，然不能不仰资于西粤，则以田未尽垦，野多汙莱，而游食者众也。又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木、蒲葵诸货，北走豫章、吴、浙，西北走长沙、汉口，其黠者南走澳门。至于红毛、日本、琉球、暹罗斛、吕宋，帆踔二洋，倏忽数千万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农者以拙业力苦利微，辄弃耒耜而从之。惟下番禺诸乡，其俗微重朴勤，能尽地力，早禾田两获之。余则莳菜为油，种三蓝以染绀，或树黄姜、麰麦，或蔓菁、番藷。大禾田既获，则以海水淋稈烧盐。其平阜高冈，亦多有荻、蔗、吉贝、麻、豆、排草、零香、果蓏之植。民皆纤啬筋力，以本业为孳孳。亦可谓地无废壤，人无游手者矣。然其谷亦不加多。往者海道通行，虎门无阻，闽中白艚、黑艚盗载谷米者，岁以千余艘计，甚为广人大患。

今也边禁既严，艚船稀至，而天下游食奇民，日以辐辏，若士宦，若工商，若卒徒白抢，若倡优游媚，增至数千百万，咸皆以东粤为鱼肉，恣其噬吞，如蝼蚁之附膻，蚕之食叶，斯亦已耳。谷之所由以空乏，不其然欤！地虽膏腴，而生之者十三，食之者十七，奈之何而谷不仰资于西粤也。然今西粤频年苦兵革，有司者罕以劝农为务，小民不以地著而安，服畴无人，死徙载道，而谷亦渐稀少矣。虽灵山产谷之地，其土沃，其水肥仁，亦且荒芜弥望，有司者苟能给发官钱，为之治草庐，具牛种农器，使得各尽地利，则民之良者，犹不致玩巧而事末，而暴者亦可不务兼并，或去而椎剽为盗也。不则尽迁广州招抚之盗以实之，使之屯垦荒田，以分其势。无复仍居故土，寓盗于农，以为乡间患害。则亦足食一良策也。

东粤之稻多种，有曰香粳，粒小而性柔甚香，其红者曰香红莲。有曰珍珠稻，粒圆而白，最早者曰六十日，种之六十日而熟，又曰蝉鸣稻。又有西风早、光早、乌早。最迟者曰芮稻，二月种至十月熟。曰界稻，十一月种至四月熟，界在两年，亦曰三时稻。其出于徐闻、阳春、澄迈者曰香稻。出番禺者曰斜禾，与吉贝、茶、豆、胡麻杂植丘阜间，名曰种斜，粒白而长，亦绝香。而从化有赤黏、白黏、黄黏、花黏、薯粱黏、鹧鸪黏、深水莲。糯则有黄、白、红、麻四种。粳有余粳、赤粳，宜作糍饵。皆谷品之良者。其生畬田者曰山禾，亦曰山旱，曰旱稆，藉火之养，雨露之滋，粒大而甘滑，所谓云子，亦曰山米也。当四五月时，天气晴霁，有白衣山子者，于斜崖陡壁之际，劙杀阳木，自上而下悉燔烧，无遗根株。俟土脂熟透，徐转积灰，以种禾及吉贝绵，不加灌溉，自然秀实，连岁三四收，地瘠乃弃，更择新者，所谓畬田也。而罗浮山上，神皋奥沃，瀑水流离四注，悉成天田，虽千仞之巅皆可稼。焚石本之，莳而不耘，岁且两收，此尤山田之美者。其生沙潬者曰大禾，三四月间，乘水节种之，潮而润至，汐而膏留，莳得其强，则毛蟛蜞不食，八月花收，九月垂头，粒大而饭多。其田在海濒，弥望斥卤，自一沙至于八沙，外沙岁有赢壤。三岁种草，四岁种禾，子田之利，常浮于其母，有肥毋硗，秋粮亦薄，此则水田之美者。凡粤之田，近海者虞潦，则有基围，近山者虞旱，则有水车，故凶荒之患常少。其大禾田，岁一收。早禾田岁种早黏、早糯，则二收。晚收于九十月，米得金气，多性凉益人。早收于五六月，米得火气，多性热而功用不及。然大率以黏米为贵。黏米似粳而尖小长身，其种因闽人得于占城，故名占，亦曰籼，籼音仙。先熟而鲜明，故谓之籼。气味清芬，性温无毒，最可以和脾养胃。郁溪云：百谷之早熟者应之火变，迟收者应之金成。故迟收者为嘉谷。梁氏谓谷之成而色黄者，得金之气正也。粟为西米，西金也。金为秋，秋之义取禾与火，禾为众卉之首，火有成金之功，成金所以成木，故粟以秋收者为贵。或谓粳米赤者粒大而香，水渍之有味益人，以其赤有火气也。白者凉，食之生痰。南韶诸处以白者蒸晒为炒米，和油茶食至极饱，体加和畅。此亦既济之道也。

广州之稻，每十月获终，即起土犁晒，根荄霜凝，则田可以不粪。立春后十日浸种，至小暑前五日尽熟。五月中即有新米，谓之吊犁早，稍迟者曰百日早，曰夏至白。此谷既升，又复插莳，曰莳翻利，亦曰翻稾。翻者，晚谷也。晚谷每亩所收，少于早稻三之一。是为两熟。其一熟者为潮田，秋分而获，寒露而获，至霜降而毕获。谚云：好禾不过降也。每亩丰者四石，芒长粒大，炊之多饭，胜早稻。早稻子粒小，炊之少饭不耐饱。耕者必兼二田种之，自夏至秋，无时不获，无谷不备，是为上农。琼南腊月而秧，四月而获，曰小熟，谓之春耕。五月而秧，九月而获，曰大熟，谓之秋耕。盖以穗粒之厚薄分大小熟，故有春秋之名。若勤于耒耜，则一年有三熟之稻矣。崖州左右曰东西里，西里如琼。东里则腊月种，三月收，四月种，七八月收，三冬皆可杂艺。相距十里，而气候迥不同焉。占城在崖之南，其谷益早而美，以天暖更多也。故吾粤最重占米。万州岁凶，则以藷蓣、桄榔面、南椰粉、鸭脚、狗尾等粟充饥，耕者颇少。然琼山人亦皆从事贸易，不甚力耕，禾虽三熟，而粳稌往往不给，多取盈于果蓏。家有槟榔之园、椰子之林，斯则膏腴之产矣。蓬荻中又多薏苡，玉粒绛珠，与葛藟相纠，可以为药为粮，而甜藷尤多。子瞻云：海南以藷米为粮，几米之十六。是也。

上番禺之粪以牛骨，下番禺以茶子麸、麻麸。他山粪以石，石以火之热去水之寒，其禾苗乃长。又能腌死鼋蛤以为肥，然其谷未免稀少。潮田则不然，愈低则愈肥，新生之沙则更肥。以海上淤泥，随潮而积，人居所流之恶归焉。流至田裙，旧沙母之，新沙则其子也。子尝肥于母，以污垢多而新也。其壤黑，其湴腥，故其稼壮大，少弟而多兄。其秆长，务出水上，故气力重而宜人。早熟于秋分，迟亦不过霜降，金气之精华在焉，故为养人之嘉实，是谓大禾。禾以潮田为大，故积谷者尚之，谓能久而不敝。

北方寒，粳性多凉，八九月收者即可入药。南方热，粳性多温，必十月收者乃可入药。以是时火衰而金王，金之气盛，故粳入肺而解热。粳者更也，去火故而取金新，故曰更。更，革也，金革其火也。早粳得土气多，故赤者益脾，而白者益胃。岭南之粳性热，惟土人宜之，而赤粳、新粳尤热。白粳、陈粳凉，晚白粳寒。新者乍食动风气，陈者下气易消。

岭南之谷多黏，有青黏、黄黏、花黏、银黏、油黏，又有鼠牙、虎骨、冷水、抛犁、麻包、锦黄、鱼串之目，而交趾黏为多。糯则有安南糯、斑鱼糯、白糯、黄糯、蕉糯、油糯、翻生糯、荔支糯、金包银糯十余种，而其性多变。苏子瞻言：海南秫稻，率三五岁一变。顷岁儋人最重铁脚糯，今岁乃变为马眼糯。草木性理，有不可知者。岭南以黏为饭，以糯为酒，糯贵而黏贱，其价倍之。盖以其性善变，罕得佳实云。

岭北多火耕，岭南多水耨。水耨者，地苦舄卤水咸，大禾难育，故必天雨水淡，乃多稼而米粒甘。山田两熟者以水淡，潮田一熟者以水咸。咸生于潮，潮者，

阴火之气也。苗以阳火之气而肥，此烧畲所以美稻粱也。大抵田无高下皆宜火，火者，稻秆之灰也。以其灰还粪其禾，气同而性合，故禾苗易长。农者稻食而稈薪，以灰为宝。灰以粪禾及吉贝、蔗、萝蔔、芋藷之属，价少而力多，自然之利也。

黎人性蠢，所居凭深阻峭，无平原旷野，伐树火之，散布谷种于灰中，即旱涝皆有收获。逾年灰尽，土硗瘠不可复种，又更伐一山，岁岁如之。盖天所以制其力也。或有诗云：火粒收畲客。凡畲田所生曰火粒，石田所生曰石粒。石灰咸，其粒颇苦，木灰淡，其粒绝甘。故琼人最重黎米，他处则重傜豆，傜豆绝大而甘，亦火粒也。盖琼田滨海洋者，苦风涛变为斥卤，附黎人者，患剽劫渐致汙莱，惟居中一带稍膏沃。然春秋之间，黎水横溢，又往往以淡伤为苦。故岁中亩无半收，田皆下下，即上田每亩不过五斗。三农率贪天功，所谓上次者不可得也。女妇不知布帛，惟以经营为计，不如畲人者举家力作，犹可给其谷豆也。

黍　稷

岭南少黍稷，然其黍见称于古，《吕氏春秋》云：饭之美者，南海之秬。秬，黑黍也。《尔雅》曰：粢稷。孙炎曰：稷者，粟也。岭南人不知稷之为粟，但有赤粱、白粱、青粱、黄粱之名，粱，粟也。黄者味甘性平最益人，青者比他谷稍大，能解小麦之毒，皆谓稷米。或谓不黏者为稷，黏者为黍。黍有赤黍、玉膏黍，可以作酒。玉膏黍一名玉膏粱。岭南少以为食，故见黍稷，往往不辨。

麦

麦属阴而粟属阳，岭南阳地，故多粟而少麦，多小麦而少大麦。晚禾既获，即开畦以种小麦，正月而收。然作面常有微毒，以霜雪少，麦花夜吐，又种于冬收于春，以春为秋，故其性罕良。惟雷州小麦，九月种至二月收者为良。然食必以北麦为上，次则楚南、粤西所产，又次增城，又次则长乐，长乐麦以产青树下者为上。

广人以面性热，不以为饭。燕客时，乃以擘面索面为羹汤。市中或卖温淘或冷淘，切成薄片，为蛱蝶双翾之状。傅玄所谓面游水而清引，进飞羽之薄衍者也，是谓水面。水面外，若乾饼、簑衣油饼、怀饦、水晶包、卷蒸之属，束皙所谓馒头薄持，起搜牢九，苏轼所谓"散流一啜云子白，炊裂十字琼肌香"者，一一有之，而广人亦不多食。不知新麦性热，陈麦则性平和。大麦味咸，性最凉，为五谷之长，不动风气，可以常食而无病也。岭南面自古所重，苏轼常于博罗溪水，日转两轮，举四杵，以作白面。有诗云："要令水力供臼磨，与相地脉增隄防。霏霏落雪看收面，隐隐叠鼓闻春糠。"轼又以面、米、水三物为真一法酒，其色如玉，有自然香味。有《酒经》云："吾始取面而起肥之，和之以姜液，蒸之使十裂，绳穿而风扊之，愈久而益悍，此面麴之精者也。始酿以四两之糯饼，而每投以二两之面，麴饼烈而麴和，必屡尝而增损之，以舌为权衡。"又有诗云："岂惟牢九荐古味，要使真一流仙浆"。其嗜岭南面若此。

豆

雷州有四收豆，新安有三收豆，其地暖，故物皆早成，每不及三月而熟。《月令》一书，固不为岭南而设也。又有小如米者，可以代米，名米豆，出雷州思灵岛，一年种，三四年收，《淮南子》以为豆之至美者。海丰有雪豆，熟于大小雪时，名寒豆。

仓　谷

龙门知县王许之，常立义仓，计一邑之通以为约，凡十家一甲，五家一保，二保一约。约择民有齿德者主之，副之赞之以协约事，以知约中贫民良否，应周多寡之实。仓置于约之当社，以贮义输公罚之粟。择社中廉干者为长，以董敛散出入之数。社凡五十五所，而居仁、由义诸仓隶焉。郊郭则附于公庾，远近相联、大小相比，公私相摄。于是知义之民，输谷若干，益以隐税之罚若干，以分入诸仓。岁春艰食，则听约中等差而散给之。秋成如数董敛，附以二分之息。凡领必同十人，互相恤而相察也。冒者、侵者有罚，需例者有罚。于是谷母常存，而息岁增，虽捐息亦且足给。论者谓斯政也，义以动民，民忘其积，大化也；艰以食民，民忘其死，大恩也；因以利民，民忘其庸，大道也。

东莞林公培知新化县，岁饥，令每乡各立义仓，上户出谷三斗，中户半之，下户七升。以仓长、仓书总其事，而官为之提衡。秋成敛之，青黄不接时散之，越明年则薄息收之。敛则多上户，散则多下户。盖无处不仓，无人不仓也，识者谓此即井田遗意。盖井田行则人人有田，义仓立则人人有谷。行之十年，粒米必且狼戾，虽有饥馑，而民不流移矣。

顺德胡先生杭，尝谓今天下富者田数十百顷，请令田自五顷以上，分其一顷，百顷者，分其二十顷，以为义田，半收租入以助边，半以备赈，隐欺诡寄者籍没，徙其家于边。又今富贵人绝嗣，则群族起而争继，粤俗为甚。诚令邑立祠宇，凡富人老而无子，欲立继者，告诸官，以财产半输为义田。其尽输不立继者听之，殁为纳主于祠，春秋有司谨祀之。其田租半以助饷，半贮当社，以赈其里族。择耆硕主之，凶年则先发而后报县，县以时核盈缩焉。又凡犯轻罪官，半以所赎实仓，重大没其产，或鬻之以实仓，有司无所利焉。又仿耿寿昌贵籴贱粜之法，如是而民可免馁瘠之患。此策诚善。

诸　饭

西宁之俗，岁三月，以青枫、乌桕嫩叶，浸之信宿，以其胶液和糯蒸为饭，色黑而香。枫一名乌饭木，故用之以相饷。南雄以寒食前后，妇女相约上丘垅，以乌糯饭置牲口祭墓。又以蜡树叶捣和米粉为粔籹，色青而香。长乐人以香桂皮叶蒸饭，食之亦香。东莞以香粳杂鱼肉诸味，包荷叶蒸之，表里香透，名曰荷包饭。琼

州以南椰粉为饭，曰椰霜饭。南椰与椰子树不同，其精液、形色、气味皆类藕蕨之粉，故曰南椰粉。性温热补中，《本草》以为莎木面也。予诗："树有天然粉，温香最饱人"。出万州之南万岭

茶素

广州之俗，岁终以烈火爆开糯谷，名曰炮谷，以为煎堆心馅。煎堆者，以糯粉为大小圆，入油煎之，以祀先及馈亲友者也。又以糯饭盘结诸花，入油煮之，名曰米花。以糯粉杂白糖沙，入猪脂煮之，名沙壅。以糯粳相杂炒成粉，置方圆印中敲击之，使坚如铁石，名为白饼。残腊时，家家打饼声与捣衣相似，甚可听。又有黄饼、鸡春饼、酥蜜饼之属。富者以饼多为尚，至寒食清明，犹出以饷客。寻常妇女相馈问，则以油栅、膏环、薄脆。油栅、膏环以面，薄脆以粉，皆所谓茶素也。端午为粽，以柊叶裹者曰灰粽、肉粽，置苏木条其中为红心。以竹叶裹者曰竹筒粽，三角者曰角子粽。水浸数月，剥而煎食，甚香。重阳为糕。冬至为米糍，曰冬丸。平常则作粉果，以白米浸至半月，入白粳饭其中，乃舂为粉，以猪脂润之，鲜明而薄以为外。荼蘼露、竹胎、肉粒、鹅膏满其中以为内。则与茶素相杂而行者也，一名粉角。又有以椰子以芝麻以豆糠为餈者，以蕨以葛以菱以茨菰以甘藷为粉者，皆谓之饨食。

盐

盐有盐田。盐之为田也，于沙坦背风之港，夹筑一堤，堤中为窦，使潮水可以出入也。天雨水淡，晴水咸。潮消则放淡水使出，潮长则放咸水使入也。凡盐田五亩，以其半分为四区。布之以细沙，周之以沟水，是曰沙田。日以鲎鱼之壳戽水者三，而沙田始不涸也。以鲎鱼壳者，以其坚而耐咸，不易坏也。浇溉三日，沙与盐相杂，乃耙松而干之，置于漏也。漏在沟之旁，长七八尺，两旁有墙，崇二尺，中广二尺，横以木，覆以草之荫蕤也。漏旁复有沟，置盐沙于荫蕤上，以沟中水再淋之，沙沉于底，盐卤乃流也。卤者盐之精，《尔雅》曰：天生曰卤，人生曰盐也。卤既流至三四丈，为一槽载之，以火照卤，卤气冲火火灭，则良卤也。投以鸡子或饭，或截小鱼为两以试之，咸皆浮矣。或杓卤而置莲子数枚，三浮五沉者淡，七八浮者则淳也。于是煮之则为熟盐，晒之则为生盐也。生盐浮游于面，不杂泥沙，其白如雪，则为盐花也。语曰：无云而雨，有日而雪。言戽水淋沙，如无云之雨也，日色烈而盐花始白也。白生于炎日，金以火成也，白者金之正色也。煮盐之釜以竹，周以蜃灰，涂以泥，横可八尺，深半之，置于灶背曰牢盆。受卤二十余石，画夜三四煮之，其竹不焦。盖盐与火同类也，盐，水中之火也。盐成则得十有六石也。其烟焰之所结，雨不得施，望之有如海市也。晒盐则以池，池底以石，广丈，深三寸，天晴泻卤于池，不及半寸。夏秋日盛，池一日成盐二石许，冬春日微，池一日成盐一石许。每一漏岁四十收，则得盐二百石也，斯上田也。盐田以高者为上，高则潮消先干，其沙易白也。计五亩之中，有沟，有漏，有槽，有池，其空处则曰沙田也。堤与窦，众之所同，槽与池，己所独也。咸水之来，从港以入堤，从堤以入窦，从窦以入沟，从沟以入漏，从漏以入槽，从槽以入池，而后乃成盐也。煮则不以池也。凡民之劳者农，苦者盐丁。竭彼一丁之力，所治盐田二三亩。春则先修基围，以防潮水。次修漏池，以待淋滷。次作草寮，以覆灶。次采薪蒸，逾月而后返。次朋合五六家，同为箐盘，一家煎乃及一家。秋则朝而扬水暴沙，暮则以人牛耙沙，晴则阳气升而盐厚，八九日一收淋滷。雨则阳气降，沙淡而盐散，半月之功尽弃矣。而筑田筑灶，工本繁多，往往仰资外人。利之所入，倍而出之。其出盐难，行盐之路又远，不得不贱售于商人，盖困弊未有极也。

生盐成于阳火，熟盐成于阴火。阴火以人，其成盐也难，故熟盐贵。阳火以天，其成盐也易，故生盐贱。阳火者，日也。日为火之精华，火为日之渣滓，而盐者又火之渣滓也。海之水咸，为火之渣滓所积，盐煮之成熟，暴之成生，亦因其自然而已矣。

凡水出于山下者为阳水，至海则为阴火而味咸。咸故成盐，盖阳水轻清而淡，不能成盐，必变为阴火，重浊而咸，然后成盐。盐者阴火之子，阴火者，盐之母也。海中无处非阴火，故无处非盐，子母相生，以人力成之。南海阴火太盛，其味益咸，故广盐为吴、楚所重，南赣人为醯酱者，必以广盐，谓气力重于淮盐一倍云。

茶

珠江之南有三十三村，谓之河南，粤志所谓河南之洲，状若方壶是也。其土沃而人勤，多业艺茶。春深时，大妇提籯，少妇持筐，于阳崖阴林之间，凌露细摘，绿芽紫笋，薰以珠兰，其芬馨绝胜松萝之荚。每晨茶估涉珠江以鬻于城，是曰河南茶。好事者或就买茶生自制，叶初摘者曰茶生，犹芥山之草子也。而西樵号称茶山，自唐曹松移植顾渚茶其上，今山中人率种茶，间以苦薆。薆树森森，望之若刺桐丛桂。每茶一亩苦薆二株，岁可给二人之食。其采摘亦多妇女。予诗："春山三二月，红粉半茶人"。茶人甚守礼法，有问路者，茶人往往不答。昔湛文简、方文襄二公讲学山中，其流风遗化有存者。文简尝治云谷精舍，中有稻田茶丘十余亩，旁有人居七八村，皆衣食于茶。其茶宜以白露之朝采之，日出则味稍减。或谓此茶甲天下，早春摘者尤胜。三日一摘，余则每月一摘，早春一月之茶，可当余月一年云。端州白云山，其上有湖，僧于岩际种茶，岁收石许，烹之作素馨花气，味甘淡而滑，称顶湖茶，然不能恒得。而罗浮幽居洞北有茶庵，每岁春分前一日，采茶者多寓此庵，其茶以受日阴阳，分味之高下，试以景泰泉水，芳香勃发，是曰罗浮茶。景泰泉者，罗浮诸泉之冠。淳祐中，有逍遥子为茶庵诗："活水仍将活火煎，茶经妙处莫虚传。陆颠所在闲题品，未试罗浮第一泉"。黎美周云："泉以茶为友，以火为师，火活斯泉真味不失"。

盖谓此云。曹溪茶气味清甜，岁凡四采，采于清明、寒露者佳。新安杯渡山绝壁，有类蒙山茶者，烹之作幽兰茉莉气，水瀹十余次，甘芳愈胜。或经一宿再瀹，气味不减。饮者无不惊异。山势高，云露滋润，得太清之精英多故也。乐昌有毛茶，茶叶微有白毛，其味清凉。潮阳有凤山茶，可以清膈消暑，亦名黄茶。蒌以产新安、河源者为良，其味最苦。而粤人烹河南茶者，必以点蒌少许为可口。《南越志》称龙川县出皋芦叶，叶大而涩，南海谓之过罗，今称为苦艼，艼一作蒌。长乐有石茗，琼州有灵茶，即江南黄连茶也。有乌药茶，以乌药嫩叶为之，能补中益气，一名山叶。或以金鹅蕊捣去苦汁，合儿茶、毛茶为之。东莞以芝麻、藷油杂茶叶为汁煮之，名研茶，谓能去风湿，解除食积，可以疗饥云。

酒

《唐国史补》：酒则有岭南之灵溪、博罗。灵溪在乐昌东北，源出泠君之山，以其水酿，曰灵溪酒。博罗蛮村有桂，以其花酿，曰桂酒。苏长公有《桂酒颂》，并与酿法刻于罗浮铁桥下，谓非忘世求道者不以授云。惠州有罗浮春，长公以寄山中道士邓守安，有诗云："一杯罗浮春，远饷采薇客"。又有海醞及万户酒，长公诗："岭南万户皆春色"。又有雪酿，长公诗："雪花浮动万家春"。盖宋时酒皆官酿，惟岭南以烟瘴不禁，谓之万户酒。唐子西以万户酒之和者名养生主，劲者名齐物论。梅尧臣云："越林多蔽天，黄甘杂丹橘。万室通酿酤，地远无禁律"。粤地故多灵泉甘液，终年花果鲜美芬芳，而当时人民饶裕，户户为酒，争以奇异相高，故名贤迁谪至此，多好嗜之。而粤又有酒泉焉。一在阳江之南，泉甘而香，以为酿，曰阳江香。一在龙川霍山之青华观，泉甘如饴，曰醴泉。昔时出酒极清异，日满数斗，今泉孔滴水，犹含酒味。有酒峡焉，东莞之龙潭峡是也。以其水酿，曰龙潭清。有酒山，在香山境，以其白泥为饼，杂药物酿之。有酒井，在开建似龙山之下，其泉如醴。有酒树，曰严树，产于琼州，捣皮叶浸之，和以香粳，或以石榴叶酿醞数日，即成酒，曰严树酒。又有酒花，以石榴花著甕中，经旬而成。其曰荔支酒，则土人赍持酿具，就树下以荔支焗酒一宿而成者。有倒捻酒，以倒捻子为之。倒捻子如棠梨而小，外紫内赤，有红浆甜美，食必倒捻，故曰倒捻子。其花如红海棠，花生于春，而实成于秋，醞酿日深，阳精纯固，以之为酒益人。有酒草，其形如艾，名曰甜娘，以为酿，曰甜娘酒。有酒藤，以叶之辛香者，和米粉酿。有曰酒香，则以角、沉、黄、熟等为酿，所谓七香酒也。大抵粤中花木多禀阳明之德，色多大红，气多香，红以补血，香以和中，故无不可以为酒者。龙眼之簺，橘之冻，蒲桃之冬白，仙茅之春红，桂之月月黄，荔支之烧春，皆酒中之贤圣也。荔支烧唐时最珍，白乐天云："荔支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琥珀春"。然以陈者为贵。《志》称广有十八仙，韶有换骨玉泉，皆名酒，今不可考。今广州所常用者惟龙江烧。细饼而陈者，以诸鲜花投其中，封缸两月，加沉香四两，以发群芳之气，名百花酒，一名百末酒。汉景星歌云："百末旨酒布兰生。"师古云："百草华之末"。曰兰生者，汉武之百味旨酒也。太宗赐魏徵诗"醽渌称兰生"是也。盖以百华十之为末入之，若广中则以鲜花为用，或专以松黄，以荔支花，以蒲桃壳，以香蕉子浸之亦佳，而龙眼花尤胜。予有赠单翁诗云："陈村果木多龙眼，一一花头饱露华。翁欲酒香还有法，春时兼与荔支花。"

嵇含草木状，南海多美酒，不用麴糵，但杵米粉，杂以三五草药。盖若今山桔、辣蓼、马蓼之属，和豆与米饭而成者也。一名草麴，新会、香山则用板杏，然味太甘有毒，惟专以面为麴者始无毒。余则剧，饮之既醒，犹头涔涔然。至于市酤逐旦夕之利者，色黄而苦多灰，饮之则泄，惟白酒号竹叶青者，比诸品稍良。又一种大饼烧，以锡甑炊蒸糟粕，沥其汁液而成。性热尤甚，嗜之者伤脾焦肾，往往有酒痿坠脚之患，致丧其躯，是不可以不禁。黄泰泉尝以为言。按烧酒之法自元始，有暹罗人，以烧酒复烧入异香，至三二年，人饮数盏即醉，谓之阿剌吉酒，元盖得法于番夷云。

油

韶、连、始兴之间，多茶子树，以茶子为油，客至辄以油煎诸物为献。燕、吴人购之为泽膏发，谓非是油则玫瑰、桂、兰诸香不入。梁简文云："南油俱满，西漆争然"。南油必茶子也。晋傅巽云："南中茶子，西极石蜜是也"。琼州文昌多山柚油、海棠油、山竹果油，儋州多麻子油，皆美。广州有露花油，露花生番禺蓼涌，状如菖蒲，其叶脊边有刺，叶落根露，以火煏之，则成枝干而多花。花生丛叶中，其瓣大小亦如叶，而色莹白，柔滑无刺芒，花抱蕊心如穗。朝夕有零露在苞中，可以解渴，又有粉。可涂儿女肌肤止汗粟，以其花结方胜戴之，或摺叠衣笥，经久犹香。其生于他土者，蕊落结子大如瓜，曰路头，花多不香，香惟露花。盛夏时，露花始熟，以花覆盆盎晒之，香落茶子油中，其气馥烈。是曰露花油，蓼涌及增城人善为之。洋舶争买以归，迟开者曰寒花，阳气微敛，香益清彻。然不可为油，其生东安山中者，丛卑叶小，自春至秋皆花，近水者尤香。然亦不可为油。东莞有蜜香油，以栈香子榨之，然灯明亮，蝇蛾百虫不敢近，触之辄折翼脱足而死，性大热，误入饮食令人吐，外有榄仁油、菜油、吉贝仁油、火麻子油，皆可食。然率以茶子油白者为美，曰白茶油，又有山茶油，以乌药子色红如珠者榨之，火麻产端州江岸间，黑色炒焦，以为小磨香油，名曰秧油，然以生榨者为良。

糖

广中市肆卖者有茧糖，窠丝糖也。其炼成条子而玲珑者，曰糖通。吹之使空者，曰吹糖。实心者小曰糖粒，大曰糖瓜。铸成番塔人物鸟兽形者，曰飨糖，吉凶之礼多用之。祀灶则以糖砖，燕客以糖果，其芝麻糖、牛皮糖、秀糖、葱糖、乌糖等，以为杂食。葱糖称潮阳，

极白无滓，入口酥融如沃雪，秀糖称东莞，糖通称广州。乌糖者，以黑糖烹之成白，又以鸭卵清搅之，使渣滓上浮，精英下结，其法本唐太宗时贡使所传，大抵广人饮馔多用糖。糖户家家晒糖，以漏滴去水，仓囤贮之。春以糖本分与种蔗之农，冬而收其糖利，旧糖未消，新糖复积，开糖房者多以是致富。

糖　梅

自大庾以往，溪谷村墟之间，在在有梅。而罗浮所产梅花，肥大尤香。予诗："罗浮山下梅花村，花开大者如玉盘。"他处花小，然结子繁如北杏，味不甚酸，以糖渍之可食。段公路云：岭南之梅小于江左，居人以朱槿花和盐曝之，其色可爱，曰丹梅。又有以大梅刻镂为瓶罐结带之类，渍以棹汁，味甚甘脆。东粤故嗜梅，嫁女者无论贫富，必以糖梅为舅姑之贽，多者至数十百罂，广召亲串，为糖梅宴会其有不速者，皆曰打糖梅。糖梅以甜为贵，谚曰："糖梅甜，新妇甜，糖梅生子味还甜。糖梅酸，新妇酸，糖梅生子味还酸"。糖榄亦然，有糖梅必有糖榄，榄贵其有雌雄，雄者花而雌者实也。凡女既入门，诸媵妗相与唱歌。其歌曰解，解糖梅者词美新妇，解糖榄者词美新郎。

荼蘼露

露本秋金凝液之气，味甘性凉，故凡百草之露皆可润肌，百花之露皆可益颜。取之造酒，名秋露白，绝香。而荼蘼露尤美，广人多种荼蘼，动以亩计，其花喜烈日，当午浇灌则大茂，有细瓣而蕊三四卷者，有瓣粗而蕊一二卷者。有细心者，疏苍者，以甑蒸之取露。或取其瓣拌糖霜，暴之兼旬，以为粉果心馅，名荼蘼角，甚甘馨可嗜，然犹以大西洋所出者为美。大西洋天气寒时，荼蘼始花，露凝花上，晶莹芬郁若甘露，诸花木则否。暹罗、满剌伽人购以银钱，贮以玻璃瓶，携至占城，占城妇女以香蜡调之膏发。客至，则以发拂拭杯盘之属以为敬。澳门番女得之，以注饮馔，或以沾洒人衣，外有蔷薇水，暹罗、爪哇、满剌加三国，囊以进贡。其蔷薇乃三佛齐所种，与中国蔷薇不同，广人多以土蔷薇浸水效之，试以琉璃瓶翻摇数四，泡周上下则真也。

燕窝菜

崖州海中石岛，有玳瑁山，其洞穴皆燕所巢，燕大者如乌，啖鱼辄吐涎沫，以备冬月退毛之食。土人皮衣皮帽，秉炬探之，燕惊扑人，年老力弱，或致坠崖而死。故有多获者，有空手而还者。是为燕窝之菜，或谓海滨石上有海粉，积结如苔，燕啄食之，吐出为窝，累累岩壁之间。岛人俟其秋去，以修竿接铲取之。海粉性寒，而为燕所吞吐则暖，海粉味咸，而为燕所吞吐则甘，其形质尽化，故可以清痰开胃云。凡有乌、白二色，红者难得，盖燕属火，红者尤其精液。一名燕蔬，香有龙涎，菜有燕窝，是皆补草木之不足者，故曰蔬。榆肉产于北，燕窝产于南，皆蔬也。石花亦然，石花出崖州海港中，三月采取，过期则成石矣。

石钟乳

乳源县西有乳岩，乳大者曰乳床，小曰乳枝，葳蕤下垂，一一空中相通。乳自其末溜至端，且滴且凝，滴者如冰，凝者如脂膏，乃钟乳之最良者。他岩洞及阴润之所，云气嘘噏，亦即生钟乳。盖石之精华，随寒暖而为融结，昌黎所谓泄乳交岩脉也。然惟石有脉有津气者方出乳，顽石则否。石之腴者，乳益湩流，瘠而透漏者则否。乳源多良乳，故县以名。其乳岩之水，流至白土，二三百里间，亦皆钟乳之纯英所注。饮之甘香，或谓乳穴之水皆味甘性温。重而有力，煎之似盐花，喷起皎洁如霜，是真所谓石髓，久服肥健，以酿酒尤宜，功过钟乳，钟乳性滥而凝精，不可服，服者多生奇疾。明初，乳源岁贡二十斤，其后乳户杂以砂石，抚臣以乳石不堪上用奏罢。然今钟乳亦竭矣。水土所生，神气所感，尝不足以供人力之所求，即如连山金穴、阳山银坑，昔有其名，今亦告尽。盖土日耗则金石日消，阳德之炳耀无所。昔之钟于物而为丹砂石英者，今且尽钟于人乎。

石钟乳生于岩穴阴处，以灵液渗漉而成。灵液者，山之精气，散之则为云霞，凝之则为钟乳，岁久滴溜则为石，盖纯阳之英也。长者六七寸，以轻清如蝉翼者为上，爪甲者次之，鹅翎管者为下，光明而薄，色白而微红，入水不沉，若此则可服矣。此物与云母相类。云母以云为母，云之渣滓所成也。钟乳以石为母，石之津润，生于阴而成于阳，故性寒。云母生于阳而成于阴，故性热，可为大药，故古仙人多服云母，少服钟乳。

云　母

罗江之上多云母，日照之宝光烨燿。昔有罗辩者，服之得仙，骑一白牛而去。今化州白牛潭，有石碓五六磉，是其炼云母之所遗云。增城有大溪，出云母粉，何姑服之亦得仙。《罗浮记》云："是溪有云母石，名云母溪，何姑尝炼其石如红玉。有句云：凤台云母似天花，炼作芙蓉白雪芽。"盖云母者，太阳之英华，五色备具。《淮南子》所谓"炼火生云，炼云生水。"王昌龄所谓"云英化为水，光采与我同。"皆此物也。其炼如红玉，所以为饴，融之成水，所以为浆，乃神仙之上饵也。凤台何姑所居，每朝旭初临，台色晃耀如霞，一名红玉洞。予少时常就洞炼取。近闻有石脑流出如茯苓，有僧取以为饵，可以辟谷云。

石　耳

韶阳诸洞多石耳，其生必于青石，当大雪后石滋润，微见日色，则石生耳。大者成片如苔藓，色碧绿，望之如烟，盖石之精英以寒而发。其花为雪蕈，其叶为石耳也。石耳亦微有蒂痕，大小朵朵如花，烹之面青紫如芙蓉，底黑而皱，每当味爽撷取则肥厚，见日渐薄，或且消化为水，或以为苔藓之变。北方有榆肉，此则苔藓之肉云。或曰：凡青石以烈日辄出汗，汗凝结则成石耳。

青为木气，故生石耳，白石则否。或曰此亦蕈之类，厚者曰蕈，薄则为耳。或曰：凡乳床必因石脉而出，不自顽石出也。其在阴洞者为乳床，在阳崖者为石耳。石耳之美，见称于伊尹，其言曰："汉上石耳。"盖上古已珍之矣。

菹

广中隆冬时，常得鲜蔬十余种，故人家绝少咸菹。谚曰："冬不藏菜。"宾客至，以菹荐之，谓之不敬。诸果亦然，率以鲜者不以乾。荔支之脯，橄榄之豉，羊桃之蜜煎者，人面之醋渍者，皆不登于器。嫁女则以乾湿诸果为女贽，多至数千百罂，而糖梅为长。无糖梅，虽多远方珍果，充溢筐筥，未为成礼也。故召宾之辞，皆曰梅酌，宾亦以糖梅展转相馈，务使人人口尝而后已。故曰：男贽茶麻女贽梅。梅七而榄三谓之敬，梅三而榄七谓之不敬。

鲑 脍

粤西善为鱼鲑，粤东善为鱼脍。有宴会，必以切鱼生为敬，食必以天晓时空心为度。每飞霜锷，泡蜜醪，下姜荽，无不人人色喜，且餐且笑。其脍也皆以男子，鲑则以妇人。凡女始嫁，其家必以数十黄罂与之，能善为鲑，使甘酸而香可饫口，是为好妇。粤东罗定，所居在山谷中少鱼，俗亦尚鲑。廉州则以珠柱肉为鲑，连州以笋虫脍之，色白如雪，甚甘脆。

硷

广人以山蕉豆枝或黄花莓，烧而沃之，而熬其灰以为硷。熬深则成沙，曰硷沙。熬浅则成水，曰硷水。以硷沙为角黍，光莹而香。以硷水浣衣，去油腻色转鲜好。

舟楫为食

广为水国，人多以舟楫为食。益都孙氏云：南海素封之家，水陆两登。贫者浮家江海，岁入估人舟算缗。中妇卖鱼，荡桨至客舟前，儵忽以十数。弱龄男女崽，身手便利，即张罗竿首，画钓泥中。鳖、蟹、蜃、蛤之人，日给有余，不须衣食父母。又舟人妇子，一手把舵筒，一手煮鱼，囊中儿女在背上，日垂垂如负瓜瓠，扳罾摇橹，批竹纵绳，儿女苦襁褓，索乳哭啼，恒不遑哺。地气多燠，既省絮衣之半，跣足波涛不履袜。或男女同屐，男子冬夏止一裤一褐，妇人量三岁益一布裙，如是则女恒余布。地惟粳稻，土厚获多，人日计米一升。加以鱼、蚌、乌菱、蕉、橘、藷、芋，减炊米十可二三，如是则男有余粟，故古称饶富居甲焉。按吾广多杂食物，而水居尤易为生。顾禾虫之埠，蠕蚬之塘，皆为强有力者所夺。以渔课为名，而分画东西江以据之，贫者不得沾丐余润焉，蛋人之蚬箩虾篮，虽毫末皆有所主。海利虽饶，取于人不能取于天也。

广州凡食物所聚，皆命曰栏。贩者从栏中买取，乃以鬻诸城内外。栏之称惟两粤有之，粤东之栏以居物，粤西之栏以居人，居物者以果栏为上。果蓏之实，四时间百品芬甘少于多湿，可爱也。

谷

永安县境方七百里中，山凡九之，田一之。土壤肥沃，多上田，无所用粪，种常七八十倍，下亦二三十倍。琴江都乃有稀藏，古名、宽得二都，多富人之产。秋冬间漕归，舟尾衔接，田家所有，仅二三而已。地多溪涧，以竹石障壅成陂堋。辐转过天车，水从下至高以溉，常有万夫之力。其不可陂堋者，皆有泉水。田在山罅，率津润成膏，不苦旱。旱田而瘠，则种大冬一谷，岁一收。余皆种早、翻二谷，岁二收。其乌禽、天字二嶂及下黄沙、罗坑一带，乃多畬輋，所种山旱及薯、芋、菽、苴、麻、姜、油茶诸物，与白衣山子同风。其初或是傜人采实猎皮毛，山濯乃徙，今悉化为齐民矣。

永安有三时谷，一早谷，一翻谷，田沃而有水者种之，岁凡两熟。一大冬谷，田瘠而无水者种之，岁一熟。早谷种于二月，收于五六月。翻谷种于六月，收于十月。大冬谷种于四月，收于九月。皆有黏有秫有粳。宽得都之谷，其种山者曰畬禾。琴江都之谷，多牸而藏之以炊，其米圆实以造麯，市于四方。

御 米

崖门内有村曰三家村，涧中有自生禾，粒长而白。有一红腰，传为御米，宋帝昺之所食，又有泉曰甜水，亦尝进御。

获

秋分后三日外，沙田所种早黏已熟，纳诸场，以二牛躏之，不以连枷。计一亩播种十升，谷成可得三石。芒长而粒大，其色花白，秆以为薪，灰以为粪，稻孙以为盐，遗谷在田者以饲鸭，此农人之利也。岁西江水大，咸潮不生，大禾尤易滋育。以牛犁其莱，以人犁其汙，其莳或一而再耘，或再而三。然蟛蜞出则吾苗半去其稚，飓风作则吾苗半去其壮，盖自夏徂秋，无日不以此芃芃者为忧也。早黏一名秋分黏，秋分之黏，于诸黏为早，故曰早黏。田肥而污，下多黑壤，乃能种之。其粒长大薄皮，胜于寒露、霜降二黏。获既登场，以三牛旋转其上，凡五反覆，谷乃尽脱其秆，余乃以连秆施之。田苦太肥，秆壮盛而谷稀不实者，常十而三四，白秕盈秭，不能一一粒米也。余穗多根株于田，乘北风大作，海水益咸，焚之，以其灰滤而成盐，其白如雪。秋末冬初，弥望波潮之际，有烟四起，濛如也。

火 酒

广人谓烧酒新出甑者，曰酒头。以水参之，曰和酒。和酒贫者之饮，市上所酤，以细饼为良，大饼次之，号曰细饼烧、大饼烧。其佳者曰龙江烧，陈至三四年者可口，然多饮皆有酒痰坠脚之患。盖痰生于火，酒以火

蒸，火之汁液所成，得火则焰起燃燎，其性最热，此元人之遗毒也。暹罗酒，以烧酒复两烧之，以檀香烧烟，薰之如漆，乃投檀香其中，蜡封埋土三年，绝去火气，乃出而饮，此烧酒之尤烈者，是曰火酒。饮一二杯，可愈积病杀虫。然广中烧酒，皆火酒也，亦曰气酒。其味过辛，其曲皆以良姜、山桔、辣蓼之属，和豆与米饭而成。新会、香山则用板杏，是曰草曲，皆有毒。番禺多糖烧、番薯烧，尤为酒之贱品。《南方草木状》：南海多美酒，不用曲蘖，但杵米粉杂以众草叶，谓此等酒也。海南酒，多以小黍为之，亦有以树皮草子为酿者，糯米朱曲，绝不经见。烧酒则临高有之，有鹅掌谷者，以酿酒最佳。或人诗："岭南生异谷，冬月尚含胎。细细舂成米，先持作旧醅。"又有以花为酿而杂以诸果者，花则以槟榔花为最，果则以倒捻子为最，倒捻子一名黏子，花于暮春，实于盛夏。谚曰："六月六，黏子熟。"熟以为酒，色红味甘，人与猿猴争食之，所在皆然，亦海外之异味也。五指深山中，猴采百花酿酒，土人得之石穴中，或五六升，或斗许，味最香辣。土人云："老猴率小猴群坐，以脚濡饮之，山有洞曰猴门，人不敢入，其酒益多。"此亦一奇酒云。

峑　物

永安罗坑一带多峑物，其茶尤善，茶又以洪峑所种为善。往时贵宝峒峑，积五六十年而变，今最贵洪峑茶云。

食　盐

粤有生盐、熟盐，熟盐产归德等场，成于火煎，性柔易融化，味咸而甘，便于调和，水居之民喜食之。生盐产淡水等场，成于日晒，性刚能耐久，其味倍咸，食之多力，山居之民喜食之。贫者以得盐难，可以省用，尤利之。旧制，生熟盐惟商所运，从无销生滞熟之虞。自藩下奸商霸夺熟场，欲其多售增价，熟引较生引课轻，承生引之埠者，又欲轻饷漏课，乃不论土俗之宜否，径于广、肇、惠、罗各埠，生三熟七，配搭强行。究之民俗之喜生者七，引之熟亦照全生，民俗之喜熟者三，引之生亦照全熟。厂官创为免盘之陋规，竟置生熟于不问，此非商之好作其奸，乃法令之不便于民也。计粤东之埠六十，生引二万余道，熟引四千余道，与其强民之所不好，以致二引难销，何如从民之所好，喜食生者与以生，喜食熟者与以熟，喜生熟相兼者，与以生熟相兼。既便于民，又惟商之所运，而以熟引照生引、以生引照熟引之弊，不禁而自绝矣。此盐政之首务也。

汰盐商

凡邑近盐场者，其盐引之饷，宜均派之粮丁，听民自便买食场盐，其邑引多者，按之钱粮不过十五而加一，引少者，不过三十而加一。民易办，县亦易征，责成本县解饷，而领引埠商，可以汰去矣。今归善、龙川无埠商，而民无扰，东莞埠商犹存，以致额外复有加派，以为商之费用。商仍冒称拆引行盐，高取数倍之价，专勒渔船，仍设仔埠帮饷，商收其利。民受其害，故商不可以不汰。商既汰，则卖私盐可以无禁，夫所谓禁卖私盐者，为其有妨于商而赚国饷也。若饷派之粮丁，而上无缺饷，听民自行买卖，而下无私盐矣。善乎李雯之言曰：盐之产于场，犹五谷之生于地，宜就场定额，一税之后，不问其所之，则国与民两利。又曰：天下皆私盐，则天下皆官盐也。顾炎武曰：丘仲深言复海运，引杜诗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为徵。予于盐法，亦引子美诗曰：蜀麻吴盐自古通。又曰：风烟渺吴蜀，舟楫通盐麻。又曰：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若如今日之法，各有行盐地界，吴盐安得至蜀哉。刘晏曰：盐宜任其所之。欧阳修曰：水之行于地中也，遇坎则止，盈科则进。盐之行亦犹是也。官何必限之，然且势之所不能限也，旨哉！

卷十五　货语

金

或谓黄本日精，白本月华，故近赤道之地多金。吾粤阳明之国，天地盛德，寄旺于火。火之英，丹砂之精，黄澒父之，黄土母之，以故往往产金。金生于丹砂穴者为上，其屑多在黑沙及逆流漩澓之所，没水取之。或掘地丈余，见有磊砢粉子石，石褐色，一端黑焦，是为伴金之石，必有马蹄块金。盖丹砂之旁有水晶床，金之旁有粉子石，物不孤生，天地之道则尔，其粉子石所在，土色如血，或如熟杏，烧作脂苏气香，其沙甚重而苦，鹅鸭啖其沙者，从鎞胵内淘之，亦有金屑。开建有金庄水焉，其源出金鸡涌，二百里间为大泷小泷者二，皆有瓜子金、麸金。越一山有金缕水，流声清激，亦产生金。土人淘其沙，日得麸金分许，不能多，或有得一金龟，则其地数日无金矣。崖州黎田，其水潆洄清彻，浮光跃金，有商人以百金贸而淘之，阳江木蓢白石山涧中。及广宁溪峒，亦有金坑，而生金甚微，色亦低劣，民竭一日之力，仅足糊口。英德之金山迳溪东西田脚亦有金，河源之蓝田濑，蒸煮其沙，日得生银钱许，若得三四钱，则三日不能复得，高明矿脉亦微。万历间，中使募民认税开采，寻以无利而寝，大抵晋康以掘铁为生，开建、河源以淘金银为业。一铁炉可养千人，一金潭银濑可活数百室，皆天之所以惠贫民也。许浑诗云："洞丁多斲石，蛮女半淘金。"若上官开采，则所得不足以偿所失，未有不因而生乱者也。盖岭南虽有金而无金，其金皆自吴门买归，□□者以银易之，以便致远。故贾人以金为货，利常数倍。民谣有云："黄金自吴来，精者十三倒。□□争卖时，白银不言好。"

银

粤之山旧有银穴银沙，《始兴记》云：小首山崩，崩处有光耀，悉是银砾。铸之得银，而英德、清远其山传

有银矿者，辄有白气上升，草木沾之皆白。或山石盛热时有银汗，白而味辛。其矿或红如乱丝，或白如草根，或衔黑石，或有脉，谓之龙口。循龙口挖之，浅者一二丈，深者四五丈，有焦路如灶土然，斯矿苗也，又挖则矿见矣。由微而盛，盛而复微，或如串珠，或如瓜蔓，微则渐绝，绝复寻焦，焦复见矿。若焦已绝，则又盘荒也。凡矿以有银星大点而柔者为上，小点而坚者次之，谓之明矿。次则夹石矿，以色绿者为上，红黑黄白者次之。又次则砂土矿，淘去浮者，留其沉重者煎之，以成瓜者为上，如瓜蔓者次之。然往往盘荒时，见有人骑白马望空而去，此银气也，气去则其银亦去，故往往不得银云。东莞东南百余里有宝山，其穴有银砖数百片，相传郭将军所炼，取之辄昏迷不得出。旁一深洞在水中，土人尝祭以白鸡，入水凿之，其刚者石也，柔则为铅，铅一石或得银数两。然每为神笞击，铸不及成。电白东有纱帽山，山有石大小数万，非石，皆银块也。取之亦辄昏瞀，曳以巨藤，藤尽断。有为斋醮以祷者，费三百金，第如其数以偿，余不能动。潮州西丰水有一穴，中有银饼数千枚，亦不可取。始兴林水源有斜潭，潭底有银数十瓮，以青石盖之，可开观而不可取。罗浮一洞，有大银版无数，有取其二者，夜梦山神诃责，复纳还之，雷即震击此洞，塞以巨石，至今遂不复识。夫非其有而取之者为盗，盗于人然且不可，况盗于天乎。大凡山谷之所藏，精灵之所秘，神物有归，必非贪者所得而觊觎也。然惟人爱之，天乃吝惜而不与，人苟不爱，天亦以之同于砂砾矣。然而银者多藏亦必厚亡，岁庚子，广州有白镪数万锭，飞于空中，自南而北，有方将军者焚香拜之，飞下近帘，儿童群笑之，竟复飞去，有为之赋飞镪行者。且银积久，虫蚁亦食之，或化而为水，或从土中徙他所，其开矿者，利赢则商，缩则寇，终于不得其死。噫嘻。银之为祟，亦何所益于人也哉。

夫用银何始乎，顾炎武云：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货，一皆以钱而已，未尝用银。《汉志》言：秦币二等，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臧，不为币。孝武始造白金三品，寻废不行。《旧唐书》：宪宗元和三年六月，诏曰：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矿。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人。其天下自五岭以北，见采银坑，并宜禁断。《通典》：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则全以金银为货。而韩愈奏状亦言：五岭买卖一以银。元稹奏状言：自岭已南，以金银为货币。自岭已外，以盐帛为交易。黔巫溪峡，用水银、朱砂、缯、彩、巾、帽以相市。《宋史》：仁宗景祐二年，诏诸路岁输缗钱，福建、二广易以银，江东以帛。《金史·食货志》：旧例银每锭五十两，其直百贯。《旧唐书·哀帝纪》：内库出方圆银二千一百七十二两，充见任文武常参官救接。是知前代银皆是铸成，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又云：更造兴定宝泉，每贯当通宝五十。又以绫印制元兴珍货，同银钞及余钞行之。行之未久，银价日贵，宝泉日贱，民但以银论价。至元光二年，宝泉几于不用，哀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市易，而不用钱。至于今日，上下通行用银，皆忘其所以然矣。考之《元史》：岁课之数，为银至少，然则国赋之用银，盖不过三四百年耳。故今之言赋者，犹必曰钱粮。夫钱，钱也，粮，粮也，亦恶有所谓银哉。嗟夫，用银之为害始于金，今有国者，不以唐宋以前为法，上下通行之货悉以钱，而独仍金人之弊，其欲财用之充足也，不其难乎哉。夫二广岁输制以银，以其地不产铜耳。如天下皆不用银，则二广亦不能独用，二广不能独用，而二广之民于是乎而不穷矣。嗟夫，古之为富者，菽粟而已。为其交易也，不得已而以钱权之。三代之赋，粟也，非钱也。汉唐之赋，粟也，钱也，帛也，非银也。用银始于闽、粤，以其地坑冶多而海舶利耳。然今二者皆不如昔，使能与天下十五省直悉废银不用，皆以钱以粮以布帛及诸土物易之，上之人以节俭倡率，禁瑰货，绝淫巧，贱贾而贵农，将使黄金与土同价，复见今日，斯言必非荒谬也。

闽、粤银多从番舶而来，番有吕宋者，在闽海南，产银，其行银如中国行钱。西洋诸番，银多转输其中，以通商故。闽、粤人多贾吕宋银至广州，揽头者就舶取之，分散于百工之肆，百工各为服食器物价其值。承平时，商贾所得银，皆以易货，度梅岭者，不以银捆载而北也，故东粤之银，出梅岭十而三四。今也关税繁多，诸货之至吴、楚、京都者，往往利微折资本，商贾多运银而出，所留于东粤者，银无几也，故谚曰：物贱银贵，无钱可替。大抵小民贸易喜用钱，上之人苟能以钱易银，尽弃银而勿用之，而银于是乎同于瓦砾矣。

粤东银，其在野者，多用大口锅，形如碗圆而高边，及双吹。在城者，多用砒倾硬锭、漳州锭、方槽，日趋于伪。其纹者若潮州饼、井栏酥与二洋之大小银钱，有九五六色。最高者交趾银条、银舌，若山银，则丹房所谓银笋，色至足矣。市井小人，争以巧伪为事，或荡锡于边，或镄瓯于腹。或洒铁沙于面，或钓铜于四角，或以白铜，药煮之为猡银，最易惑人。故便民莫善于钱。

铜

考唐建中初，赵赞判度支，采连州白铜，铸大钱一以当十，而韶州城南七十里，宋初置场采铜，曰岑水铜场，谓场水能浸生铁成铜，今不然矣，而连州亦绝无白铜。大抵广东无铜矿，惟广西右江州峒有之，往时掘地数尺即有矿，故蛮人好用铜器。然广东亦有赤铜，宓山云：凡赤铜一石，可取白银四两。从云、贵来者有光，盖未取炼者也，其价贵，从洋舶来者无光，其价稍贱，以取炼者也。赤铜铸钱，须以倭铅、卢甘石入之则黄。官诚能平价采买于洋舶，而取英德、仁化矿铅以铸制钱，钱既行，渐废银而不用。将见富者难以为富，贫者易以为贫，此亦便民之道也。说者谓地不产铜，而开局铸钱则铜价顿高，势不得不般杂以充课额。钱既般杂，质脆而色黯，遂启伪钱之端，此说亦未必然。

古 钱

自河头至高、雷二郡，用唐宋钱，廉州则用开元钱，开元钱以面有半月痕者为贵。相传开元铸钱，贵妃指甲误触其模，冶吏不敢擅易，此半月痕即贵妃指甲云。又高、雷、廉用元丰钱，以平头元为上，尖头元次之。平头元者，元字上一画平也，尖者作一点，行书也，前世钱文未有行书者。淳化中，太宗始以宸翰为之，既成，以赐近臣，名御书钱，其用万历钱，则以跂历者为上。跂者，历字左撇直下也，交趾亦用宋钱，以六十钱为一勺，琼用钱以六孔为一钱，六十为一两，六百为一贯，数皆以六。

铁

铁莫良于广铁，广中产铁之山，凡有黄水渗流，则知有铁，掘之得大铁矿一枚，其状若牛，是铁牛也。循其脉路，深入掘之，斯得多铁矣。然产铁之山，有林木方可开炉，山苟童然，虽多铁亦无所用，此铁山之所以不易得也。凡铁矿一枚，层层剖之，皆有木叶纹，向背不一，山有某木。则铁矿中有某叶纹，深掘之至数十丈，莫不皆然。岭南当隆寒时，木不落叶，惟产铁之山落叶，盖铁之精英所摄，金剋木之道也。铁矿有神，炉主必谨身以祭，乃敢开炉。炉之状如瓶，其口上出，口广丈许，底厚三丈五尺，崇半之，身厚二尺有奇，以灰沙盐醋筑之，巨藤束之，铁力、紫荆木支之，又凭山崖以为固。炉后有口，口外为一土墙，墙有门二扇，高五六尺，广四尺，以四人持门，一阖一开，以作风势。其二口皆镶水石，水石产东安大绛山，其质不坚，不坚故不受火，不受火则能久而不化，故名水石。凡开炉始于秋，终于春，以天气寒凉，铁乃多水，金为水之源，水盛于冬，故铁水以寒而生也。下铁矿时，与坚炭相杂，率以机车从山上飞掷以入炉，其焰烛天，黑浊之气，数十里不散。铁矿既溶，液流至于方池，凝铁一版，取之，以大木杠搅炉。铁水注倾，复成一版。凡十二时，一时须出一版，重可十钧。一时而出二版，是曰双钩，则炉太王，炉将伤，须以白犬血灌炉，乃得无事。铁于五金属水，名曰黑金，乃太阴之精所成。其神女子，相传有林氏妇，以其夫逋欠官铁，于是投身炉中，以出多铁。今开炉者必祠祀，称为涌铁夫人，其事怪甚。凡一炉场，环而居者三百家，司炉者二百余人，掘铁矿者三百余，汲者、烧炭者二百有余，驮者牛二百头，载者舟五十艘。计一铁场之费，不止万金。日得铁二十余版则利赢，八九版则缩，是有命焉。然诸冶惟罗定大塘基炉铁最良，悉是锴铁，光润而柔，可拔之为线，铸镬亦坚好，价贵于诸炉一等。诸炉之铁冶既成，皆输佛山之埠，佛山俗善鼓铸，其为镬，大者曰糖围、渡七、深六、牛一、牛二，小者曰牛三、牛四、牛五，以五为一连曰五口，三为一连曰三口，无耳者曰牛，魁曰清。古时凡铸有耳者不得铸无耳者，铸无耳者不得铸有耳者，兼铸之必讼。铸成时，以黄泥豕油涂之，以轻杖敲之如木者良，以质坚，故其声如木也。故凡佛山之镬贵，坚也，石湾之镬贱，脆也。鬻于江楚间，人能辨之，以其薄而光滑，消湅既精，工法又熟也。诸所铸器，率以佛山为良，陶则以石湾，其炒铁，则以生铁团之入炉，火烧透红，乃出而置砧上，一人钳之，二三人锤之，旁十余童子扇之，童子必唱歌不辍，然后可炼熟而为鍱也。计炒铁之肆有数十，人有数千，一肆数十砧，一砧有十余人，是为小炉。炉有大小，以铁有生有熟也。故夫冶生铁者，大炉之事也，冶熟铁者，小炉之事也。其钢之健贵乎淬，未淬则柔性犹存也。淬者，钢已炉锤，方出火即入乎水，大火以柔之，必清水以健之，乃成纯钢。此炼钢之事也。甘泉云：观洪炉之铸金，则知天地之终始矣。在炉而溶，生之也。出炉而结，成之也。溶也者，水始之事也。结也者，土终之事也。其溶也人以为屈，而不知生之始也，信孰大焉。其结也人以为信，而不知成之终也。屈孰大焉。始终相乘，屈信相感，而金未尝变，道之象也。

连

铅一曰连，徐广云：连，铅之未炼者。昔王莽铸作钱布皆用铜，殽以连锡。孟康云：连，锡之别名也。李奇云：铅，锡之璞，名曰连。应劭云：连似铜。许慎云：链，铜属也。连州有铅锡冶，故以名州。然今广东锡多从广西贺县而至，贺县出锡，故名贺。贺，锡也。语云：羊脂爽铜，牡羊角缩贺。然广东长乐、兴宁、河源、永安皆产锡，坚白甲于洋锡，有马蹄、蜈蚣、门限之名，贫民采者赖以生，天启末年以来甚盛。又韶州产锡，余靖云，韶处岭阨，杂产五金，四方之民，聚而游手，牒诉纷挐，常倍他郡，皆以争锡穴之故，则宋时韶实多锡矣。

珠

合浦海中，有珠池七所，其大者曰平江、杨梅、青婴，次曰乌坭、白沙、断望、海猪沙，而白龙池尤大。其底皆与海通，海水咸而珠池淡，淡乃生珠，盖月之精华所注焉。故珠生池中央者色白，生池边者色黄，以海水震荡，咸气侵之，故黄也。珠者蚌类也，蚌之阴精，圆泽为珠，故郭璞曰：琼蚌晞曜以莹珠，或以为石決明产，非也。珠一名神胎，凡珠有胎，盖蚌闻雷则瘯瘦，其孕珠如孕子然，故曰珠胎，蚌之病也。珠胎故与月盈朒，望月而胎，中秋蚌始胎珠。中秋无月，则蚌无胎。《吕氏春秋》云：月群阴之本，月望则蚌蛤实，群阴盈。月晦则蚌蛤虚，群阴拏。《淮南子》云：蛤、蟹、珠、龟，与月盛衰。又云：月死而赢蚌膲。语曰：澗蜯之精，孕为明月。又曰：蚌胎之珠，随月圆缺。予诗云："中秋月满珠同满、吐纳清光一一开。"明月本为珠作命，明珠元以月为胎是也。凡秋夕，海色空明，而天半闪烁如赤霞，此老蚌晒珠之候。蚌故自爱其珠，得月光多者其珠白，晒之所以为润泽也。凡蚌无阴阳牝牡，须雀雉变化而成，故能生珠，专一于阴也。曰珠牡者，言其蚌大无阴也，或以九孔赢为珠牡，非也。曰珠母者，言其无阳也。蚌以月为食，与蟾蜍相为性命，呼吸太阴之精，无大小皆有

珠，皆牝类也。称海曰珠母宜也。又珠母者，大珠在中，小珠环之也。予诗云："珠池千里水茫茫，蚌蛤秋来食月光。取水月中珠有孕，精华一片与天长"是也。凡采生珠，以二月之望为始，珠户人招集蠃夫，割五大牲以祷，稍不虔洁，则大风翻搅海水，或有大鱼在蚌蛤左右，珠不可得。又复望祭于白龙池，以斯池接近交趾，其水深不可得珠，冀珠神移其大珠至于边海也。予诗云："暮春争赛白龙池，挂席乘潮采不迟。千尺蠃筐垂海底，翻波不使巨鱼知"是也。采之之法，以黄藤丝棕及人发纽合为缆，大径三四寸，以铁为楹，以二铁轮绞之，缆之收放，以数十人司之，每船楹二，缆二，轮二，帆五六。其缆系船两旁以垂筐，筐中置珠媒引珠，乘风帆张，筐重则船不动，乃落帆收楹而上。剖蚌出珠，蚌有一珠者，数珠者，有绝无珠者，有仅得珊瑚碎枝及五色文石金银者，盖有数焉。珠身以圆白光莹细无丝络者为精珠，半明半暗者为褪光珠，次肉珠，次糙珠，药珠。大而稍扁者曰珰珠，所谓南海之明珰也。其曰走珠、滑珠、磥砢珠、官雨珠、税珠、篛符珠、稗珠。古有此名，今莫能尽辨。但以精珠龙睛粉白，重一分者银六倒，二分者四十倒，肉珠二分重者四倒，合八百颗而成一两者曰八百子，则十倒，合千颗而成一两者曰正千。八倒，其重七分者为珍，八分者为宝，故曰七珍八宝，其价则莫可定云。凡珠岁有丰耗，多得者谓之珠熟，少曰珠荒，然古时珠贱今珠贵，古时合浦人以珠易米，珠多而人不重。今天下人无贵贱皆尚珠，数万金珠，至五羊之市，一夕而售。奸人或以珠池为逋逃薮，与官吏交通，盗珠之人一，而买珠之人千百。产珠之池一隅，而用珠之国极于东西南朔。富者以多珠为荣，贫者以无珠为耻，至有金子不如珠子之语，此风俗之所以日偷也。圣明在上，不宝珠玉，以朴俭身先，是所望于今日矣。往总制林富有疏，请罢采珠，谓珠一采之后，数年始生，又数年始长，又数年而始老，故禁私采，禁数采，所以生长之。今经数采，即以人命易珠，有不能多得者，言甚剀切。珠本神物善徙，太守廉则珠复还。予尝至合浦，止于城西卖鱼桥，故珠市也。闻珠母肉作秋海棠或杏华色，甚甘鲜而性太寒。《草木记》云：采珠人以珠柱作鲊，今不可得。土人饷我珠肉，腊以为珍，持以下酒，谓珠比年皆他徙，即雷州之对乐池，高州石城之麻水池，旧多产珠，今亦无之。又元时，东莞之大步海媚珠池，产鸦蠃珍珠。又县之后海、龙岐、青蠃角、荔支庄一十三处，亦产珠母蠃及珠蠃树，今皆无之。元时张惟寅上状言：珠蚌生在数十丈水中，取之必以绳引而缒人而下，气欲绝，则掣动其绳，舟中人疾引而出，稍迟则七窍流血而死，或为恶鱼所噬。蚌逾百十，得珠仅能一二，乞申罢之。其言与林富相表裹，留心民命者，可不知之。

产合浦之地者，多称珠人。予尝有《珠人曲》云："一唇有数珠，大小相连缀。采珠乘月圆，扬帆入龙穴。"又云："珠母当秋孕，精华得月全。明珠无大小，都在口唇边。"又云："水淡珠多白，水咸珠多黄。月光化为水，来养明月珰。"又云："生长珠池旁，食珠如食米。日夕剖神胎，珠肉荐芳醴。"又云："儿女抱珠筐，细珠弃不取。珠母肉微红，色似海棠乳。"盖蚌蛤食月之光以成珠，珠者月之光所凝，故色白，其肉亦白而有微红，则月中之一阳也。白又以水之淡，其水取之于月中，故淡也。水者月之光所化，虽在咸海之中，而精华不混。蚌蛤实月之光于腹而成珠于唇，珠在唇，故尝吐之以自媚也。大抵蚌蛤以月为命，月者水之精，珠则月之精。其生不易，故得之亦不易。

合浦珠名曰南珠，其出西洋者曰西珠，出东洋者曰东珠。东珠豆青白色，其光润不如西珠，西珠又不如南珠。南珠自雷、廉至交趾，千里间六池，出断望者上，次竹林，次杨梅，次平山，至汗泥为下，然皆美于洋珠。宓山云：洋珠大如豆者，竟似夜光。但易碎又轻，一名玻璃珠。其中空故轻，凡珠有生珠、有养珠。生珠者以蚌晒之日中，其口自开，则珠光莹，谓之生珠。若剖蚌出珠，则黯黯矣，是谓死珠。养珠者，以大蚌浸水盆中，而以蚌质车作圆珠，俟大蚌口开而投之，频易清水，乘夜置月中。大蚌采玩月华，数月即成真珠，是谓养珠。养成与生珠如一，蚌不知其出于人也。蚌之精神，盖月之精神也。

吾粤所宝者珠，在古时凡生男子多命曰珠儿，生女多曰珠娘。珠娘之可知者，交趾王之女曰媚珠，双角山之女曰绿珠是也。大抵珠者粤之精华，月之所生，日之所养，以为士女之光耀。故凡还珠之郡，媚川之都，沉珠之浦，禺珠之乡，珠厓之国，生其地者，人多秀丽而文，是皆珠胎之所孕育者也。故夫月无光，以日而为光，故月有外景，皆日之景。珠无光以月而为光，故珠有内景，皆月之景。月生于日，珠生于月，而人物又生于珠。珠以月为母，以日为父，粤人之宝珠，盖所以宝日月也。粤故多珠，蚌、蛤、蠃生珠，鲛人慷慨以泣珠，鲸鲵目即明月珠。朱鳖吐珠，蠔亦有珠，复有骊龙之珠。骊龙珠产归善之笔架山，岁大比，辄有大光如斗，上下峰间。一出应举者一人，十出应十人，故其为士者祝云。今岁举贤书十人吐十珠，而河源桂山、茶山、龙川白额，亦有骊龙珠光见。粤又有龙珠，谚曰：种千亩木奴，不如一龙珠。又有蛇珠，谚曰：蛇珠千枚，不及玫瑰。玫瑰者，龙蚌之珠也。又海中有珠子树，其状如柳，蚌生于树，树生于石，蛋人尝玄身没海，凿石而得树，树上得蚌，蚌中得珠。予诗云："家家养得采珠儿，兼采珊瑚石上枝。珠母多生珠子树，海中攀折少人知。"

凡夜光之珠皆龙珠也。交广昔时人少而物多，故《南齐地理志》称：民户不多，俚獠猥杂。捲握之资，富兼十世，捲握之资，必龙珠之类也。合浦人向有得一龙珠者，不知其为宝也，以之易粟。其人纳之口中误吞之，腹遂胀满不能食。数数入水，未几遍体龙鳞，遂化为龙，所居室陷成深渊，故今谓之龙村。嗟夫，夜光之珠可宝也，然吞之则变为鳞介，失其性并失其身，人可以不慎乎哉。然今者岭南俗杂五方，人多而物不给，捲握之中，亦无甚难得之货，蚌珠且尽，况于龙颔之珠乎。

昔危祐为廉州守，吏进一聚珠扇，叹曰：身为廉州，而执此扇以对吏民，独不愧于州名乎，却之。嗟乎，如祐者可谓无失其性者哉。

玉

粤不产玉，而广志云：白玉美者可以照面，出交州。又曲江县东有玉山，卉木茂滋，泉石澄润，相传为昔人采玉处。又琼山石，白润如玉，故名琼山。高州海中有文魮，其鸣似磬而生玉。《山海经》云：文魮状如覆铫，是生珠玉。然则粤亦有玉矣。语曰：涸蚌之胎有玫瑰，文魮之腹有美玉。或有赋云：鱼孕玉而长鸣，鳖弄珠而延伫。

水晶

琼州五指山，多水晶，光莹照人，望如雪霁。取以为假山，高至丈余，价甚翔。其银晶及黄紫者，多从闽漳而来。或谓色红者火晶，可以取火，白者水晶，可取水亦可取火。水晶所在，夜辄有火光云。

珊瑚

珊瑚，水之木也。生海中磐石之上，初白如菌，一岁乃黄。海人以铁网先沈水底，俟珊瑚贯出其中，绞网得之。或以铁猫儿坠海中得之。在水直而耎，见风则曲而坚，得日光乃作鲜红、淡红二色。其五七株合成者，名珊瑚林，夜有光景，常烨烨欲然，南越王以为烽火树是也。状多如柏，亦曰烽火柏。或谓此物贵贱，并随真珠，大抵以树身高大，枝柯丛多，纹细纵而色殷红，如银朱而有光泽者为贵，色淡有髓眼者次之。其色善变，可以占灾祥。圆之为珠，带腕上，或以为簪。其人有福泽，则益红润。高明区《怀瑞赋》云：眂炎洲之宝树兮，实擢秀于重泉。抱巽德之曲直兮，分离象于洄渊。琼苞森其矗仄兮，丹柯宛以樛连。于是犀象之渠，贝蛤之长，命嬴舟，荡凫桨，缭金维，举镔网，以加于千仞之下，而出于湍厓之上。外有琅玕石，生海底，柯似珊瑚。色白者曰白珊瑚，青者青珊瑚。又有黑珊瑚，其色如漆，出安南。有海松，亦似珊瑚而多针眼。

琥珀

琥珀，来自云南者多血珀，来自洋舶者多金珀、蜜蜡、水珀，广人雕琢为器物特工，余则以作丸药之用。琥珀者，龙阳而虎阴，龙为魂而虎为魄。盖得松液之阴精，因己土而结者也。梁氏云：凡松老则其中所附之金精甚坚，坚则重而下注，潜伏于根节之中。夏月时太阳气盛，松以金水之精，受大火之蒸炙，于是通体融液，肤理有疏，皆渗泄而遗漏。而是时火在天上，地下之气寒而敛。以地下寒敛之气，而受松热液之精，二者相抱，遂凝而为琥珀。久在土中，愈坚而愈明莹。其内之光亮者精也，如金色者血也。故服琥珀，则宁心魄而利小遗，血经之药阴也。服茯苓，则安神魂而补脾胃，气经之药阳也，物以类各相从也。广中抱龙丸为天下所贵，以其琥珀之真也。其以油煮蜜蜡为金珀，吸莞草易，但不香。

贝

徐闻之西，每天霁，海水清澈见底，浑然砥平，皆石也。石上多有石栏杆、海菜、铁树、云根、石菌、灵榆、土芝等物。砂中复有蠃、蛾、蜃、蚶、蠔、蚶、蛸蛑之属。凡古之威斗、大锺、刑鼎、琼弁、敦牟、卮匜，以及罂、缶、甗、釜豆、区、棬、筥之状，无不毕具。磨荡既久，肌理滑莹，皆作五色光怪。有客尝摭拾之，凡得贝类三百余，蠃类五百余，蛤类二百余，石类一百余，树类五十余。其最精丽纤巧，如相思子、甲香、指甲蠃、石蠃、石蟹、石燕、砗磲、瑇瑁等有六十余种，一一不同，是皆所谓贝也。凡宝有天产自然者，有人工雕镂者，如猫睛、鹵子、组母绿、映青、映红、黄镴、白镴，皆宝也。贝海，贝也。又有客尝至吴川，见海浪至，辄如万条白练，诸蠃壳随浪去来，淘汰日久，光采陆离，可以监照眉须，不减水碧金膏也。海旁多细白沙，积如丘阜，潮落时，沙痕如波纹素縠。黑夜海中生火，蠃蛹之属，一一负火以行。盖离为蚌为蠃，文为蛤为蕌，皆火德也。姚宽云：蛤蜊、文蛤，皆一潮生一晕。予谓潮水咸，咸属火，晕生于潮，亦生于火也。阴火生于海中，为鳞介之文，阳火生于山中，为鸟兽之文。

玻璃

玻璃来自海舶，西洋人以为眼镜。儿生十岁，即戴一眼镜以养目光，至老不复昏矇。又以玻璃为方圆镜，为屏风，昔汉武帝使人入海市琉璃者此也。《南州异物志》云：琉璃本质是石，欲作器，以自然灰治之。自然灰状如黄灰，生南海滨，今西洋人不知亦用此灰否。每裁锯为大小物，或以镶嵌壁障。潘尼所谓灼爚旁烛，表里相形，凝霜不足方其洁，澄水不能喻其清者。广人或铸石为之，然殊不及。

骐𬳽竭

骐𬳽竭，紫铫树之脂也，以嚼之不烂如蜡者，掐之可透指甲者，烧之有赤汗出，而灰不变色者为上。此物与龙脑颇同，龙脑属金，故白，血竭属火，故赤。脑其树之膏，竭其树之血也，广州及南番诸国皆有之。

龙脑香

龙脑香，出佛打泥者良，来自番舶，粤人以樟脑乱之。樟脑本樟树脂，色白如雪，故谓之脑。其出韶州者曰韶脑。樟脑以人力，龙脑以天生者也。凡脑皆阳气所聚，阳香而阴臭，而龙者纯阳之精尤香。其脑与涎，皆香品之最贵者。

勾漏砂

嘉靖初，郁林苦采砂之役。有州同顾起纶者，谓葛洪南来，鲍靓留居罗浮，实未尝得砂于此。今日之役，

恐徒靡敝吾民，不如市之辰州便。台府不从，役三万工于菉山西岭，穿三池，得砂一斤。于绿珠涌渫深井，得巨砂二十余两，乃知勾漏亦无砂云。郁林古勾漏地，昔之所有，今之所无，亦天地气运使然。连州往亦产砂，至宋时已绝，又安知辰州、贵阳他日不如勾漏邪！

辟　珠

辟珠，质理坚重如贝，其生也常以椰子、槟榔、果谷诸实为胎，谓之圣铁。大者如菩提子，可辟铜铁，铜铁不能损。小者如黍粟，可辟竹木，竹木不能损。犯以他物则损矣。然大者或可辟竹木，小者或可辟铜铁，岛夷能辨之，以为奇宝。

绵　布

东粤之绵布，良苦不一，最美者白氎。《史记》：榻布者白叠，或作荅，是也。其布细腻精密，皑如雪，轻如茧纸，幅广至四五尺，吉络为之。其织为巾者，两头组结方胜、葳蕤及诸物象。织者每抛一梭，则念一佛，故广州人殓死者以为面衣。是曰西洋布，以来自番舶者为真。其出于琼者，或以吴绫越锦，拆取色丝，间以鹅毳之绵，织成人物花鸟诗词，名曰黎锦，浓丽可爱。白者为幛，杂色者为被，曰黎单。四幅相连曰黎幕，亦曰黎幔，以金丝者为上。又有花被假被，《汉书》：儋耳、朱崖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即今之黎单也。亦有织为巾帨与裙者。裙曰黎補，横幅合缝如井栏，皆素花假锦百褶而成，所谓迦盘之衣也。黄文裕赋云：布帛则攀枝吉贝，机杼精工。百卉千华，凌乱殷红。疏絺茜暑，密斜弭风。盖谓琼布也。斜谓斜文布，其文或作象眼，或卍字，或大小方胜，文皆侧理，故曰斜。广州有麻经、丝经兼丝布，或绵纬丝。有双纴布，甚厚实。有榜被，絮絁所织，其纬粗如小指，或谓即毦被，亦名毦罽，或方文、斜文。雷州有雷被，以白绵线为之，亦有红者、紫者。崖州多织绵，儋州多织生丝。崖州组织绵线如布帛状，绣人物花鸟其上，有十金一具者，名曰帐房，俗称儋、崖二帐。是皆越布也。志曰：南方之布葛越，木绵草本，亦越也。其曰织贝者，织为贝文，诗所谓贝锦也。贝或吉贝也。志称高昌有草，实如茧，丝如细纻，名白氎子。织之为布，白叠即吉贝也。岛夷以卉服来贡，而织吉贝之精者以入篚，故曰织贝。临川吴氏云：染其丝五色，织之成文曰织贝，不染五色而织之成文曰织文。是也。绵与丝一也。绵又有木棉之绵，即攀枝花絮也。其木高四五丈，花殷红，朵大于杯，花落则絮蕴焉。春暮时漫空而飞，采之，其粗者可以为褥。岭外以为吉贝即木棉，非也。吉贝草绵，如斑枝乃木棉耳。汪广洋诗：翠苞半拆渐吐绵，雪花填满行人道。又云：搓就琼簪腻如茧，丝成水缕细如烟。谓斑枝也。又有树绵，一曰树头绵，以吉贝枝接乌桕，俟生时截去乌桕，树长可八九尺，四季开花，夏秋尤盛。每一株生，数十年不坏。絮同木绵，德庆以上多种之。

葛　布

粤之葛，以增城女葛为上，然恒不鬻于市。彼中女子终岁乃成一疋，以衣其夫而已。其重三四两者，未字少女乃能织，已字则不能，故名女儿葛。所谓北有姑绒，南有女葛也。其葛产竹丝溪、百花林二处者良。采必以女，一女之力，日采只得数两。丝缕以针不以手，细入毫芒，视若无有，卷其一端，可以出入笔管，以银条纱衬之，霏微荡漾，有如蜩蝉之翼。然日晒则绉，水浸则蹙缩，其微弱不可恒服。惟雷葛之精者，百钱一尺，细滑而坚，颜色若象血牙。名锦囊葛者，裁以为袍直裰，称大雅矣。故今雷葛盛行天下。雷人善织葛，其葛产高凉、硇洲，而织于雷。为絺者绤者，分村而居，地出葛种不同，故女手良与沽功异焉。粤故多葛，而雷葛为正葛，其出博罗者曰善政葛。李贺罗浮山人与葛篇云：依依宜织江南空。又云：欲剪湘中一尺天。谓此。出潮阳者曰凤葛，以丝为纬，亦名黄丝布。出琼山、澄迈、临高、乐会者，轻而细，名美人葛。出阳春者曰春葛。然皆不及广之龙江葛坚而有肉，耐风日，凡此皆绘葛也。绘葛外有新会细苎，盖左思所谓筩中黄润，又曰黄润比筒者。凡叠布必成筒，一筒十端，而葛之大者率以两端为一连，苎则一端为一连，他布则以六丈为端，四丈为疋，此其别也。古时无木绵，皆以细麻为布，惟粤之苎则自上古已有。《禹贡》曰：岛夷卉服。《传》曰：岛夷，南海岛上夷也。卉，草也。卉服，葛越也。葛越，南方之布，以葛为之，以其产于越，故曰葛越也。左思曰：蕉葛升越，弱于罗纨。《正义》曰：卉服葛越，蕉竹之属，越即苎祁也。汉徐氏女赠其夫以越布。邓后赐诸贵人白越，是也。《汉书》云：粤地多果布之凑。韦昭曰：布，葛布也。颜师古曰：布谓诸杂细布。皆是也。其黄润者生苎也，细者为绘，粗者为苎，苎一作纻。《禹贡》曰：厥篚织贝。《传》曰：织细纻也。《疏》曰：细纻，布也。《汉志》所谓兰干细布也。兰干者，獠言纻也。翁源以为苎霜布，是也。其曰花练，曰谷纻，曰细都，曰弱折，皆其类。许慎云：南方筩布之属皆为荃。荃，绘也，蕉竹之属皆绘也。蕉布黄白相间，以蕉丝为之，出四会者良。唐时端、潮贡蕉布，韶贡竹布。竹布产仁化，其竹名曰丹竹，丹亦曰单。竹节长可缉丝，织之名丹竹布，一名竹练。庾翼与燕王书曰：竹练三端。是也。志称蛮布织蕉竹、苎麻、都落等。麻有青、黄、白、络、火五种。黄白曰苎，亦曰白绪。青络曰麻，火曰火麻，都落即络也。马援在交趾，尝衣都布单衣。都布者，络布也。络者，言麻之可经可络者也。其细者当暑服之，凉爽无油汗气。湅之柔熟如椿椒茧绸，可以御冬。新兴县阳盛，估人率以绵布易之。其女红治络麻者十之九，治苎者十之三，治蕉十之一，纺蚕作茧者千之一而已。又有鱼冻布，莞中女子以丝兼苎为之，柔滑而白若鱼冻。谓纱罗多澣则黄，此布愈澣则愈白云。外有藤布、芙蓉布，以木芙蓉皮绩丝为之，能除热汗。又有罾布，出新安南头。罾本苧麻所治。渔妇以其破敝者翦之为

条,缕之为纬,以绵纱线经之,煮以石灰,漂以溪水,去其旧染薯莨之色,使莹然雪白。布成,分为双单,双者表里有大小絮头,单者一面有之。絮头以长者为贵,摩挲之久,葳蕤然若西毡起羢。更或染以薯莨,则其丝劲爽,可为夏服。不染则柔以御寒,粤人甚贵之,亦奇布也。谚曰:以罾为布,渔家所作。著以取鱼,不忧风飓。小儿服之,又可辟邪魅。是皆中州所罕者也。粤布自《禹贡》始言,迁、固复言,官其地者往往以为货赂。昔孙幸调朱厓广幅布,蛮不堪役,遂作乱杀幸。而士燮献吴大帝细葛以千数,粤人苦之。宋恭帝时,广州献人筒细布,一端八丈,帝恶其精丽,蠹害女红,却之,诏岭南禁作此布。诚虑小民淫巧,风尚侈靡,使贪吏得以为暴也。

雷州妇女多以织葛为生。《诗正义》云:葛者妇人之所有事。雷州以之。予诗云:雷女工絺绤,家家买葛丝。又云:蛮娘细葛胜罗襦,采葛朝朝向海隅。又云:雷女采葛,缉作黄丝。东家为绤,西家为絺。增城亦然,其治葛无分精粗,女子皆以针丝之。乾撚成缕,不以水绩,恐其有痕迹也。织工皆东莞人,与寻常织苧麻者不同。织葛者名为细工,织成弱如蝉翅,重仅数铢,皆纯葛无丝。其以蚕丝纬之者,浣之则葛自葛丝自丝,两者不相联属,纯葛则否。葛产绥福都山中,以蔓生地上而稚者为贵。若缭绕树间,则葛多枝叶,不中为丝。采者日得数觔,城中人买而绩之,分上中下三等为布。阳春亦然。其细葛不减增城,亦以纺缉精而葛真云。凡葛以挼之有响,濡之明亮者为真。浣以梅叶之汁,和以清泉,摺幅为方而勿揉以手,则理不皱。其盎以瓦毋以木,则色不淄。湛之经宿,出而拍拍阴乾于檐端,毋以烈日则不脆。然纯葛者可浣,兼丝者浣之则缩。纯葛曰绖,言全乎葛也。

蕉类不一。其可为布者曰蕉麻,山生或田种,以蕉身熟踏之,煮以纯灰水,漂澼令乾,乃绩为布。本蕉也而曰蕉麻,以其为用如麻,故葛亦曰葛麻也。广人颇重蕉布。出高要宝查、广利等村者尤美。每当墟日,土人多负蕉身卖之。长乐亦多蕉布,所畜蚕,惟取其丝以纬蕉及葛,不为绸也。绸则以天蚕食乌桕叶者织之。史称粤多果布之凑,然亦夏布若蕉葛、苧麻之属耳。冬布多至自吴、楚。松江之梭布,咸宁之大布,估人络绎而来,与绵花皆为正货。粤地所种吉贝,不足以供十郡之用也。蕉布与黄麻布为岭外所重,常以冬布相易。予有《蕉布行》云:"芭蕉有丝犹可绩,绩成似葛分絺绤。女手纤纤良苦殊,余红更作龙须席。蛮方妇女多勤劬,手爪可怜天下无。花针白越细无比,终岁一疋衣其夫。竹与芙蓉亦为布,蝉翼霏霏若烟雾。入筒一端重数铢,拔钗先买芭蕉树。花针挑出似游丝,八熟珍蚕织每迟。增城女葛人皆重,广利娘蕉独不知。"

茧　布

程乡茧绸,为岭南所贵。其蚕分畦而养,各以其叶饲之,饲某叶则为某茧绸,其茧布则罗浮大胡�БЕ茧所成。有咏者云:仙遗衣化罗浮蝶,蝶化山蚕复作衣。大胡蝶者,葛稚川之遗衣也,衣化为蝶,蝶化复为衣,其异若此。文昌茧,其蚕惟食山栗叶,故吐丝坚韧,其绸可久服弗敝。新兴茧亦然。若南海官窑茧、顺德龙江茧,则劣矣。

鸟　服

朔漠多兽服,南方多鸟衣。鸟衣者,诸种鸟布所成,一曰天鹅绒,夷人剪天鹅细管,杂以机丝为之,其制巧丽,以色大红者为上。有冬夏二种,雨洒不泾,谓之雨纱、雨缎。粤人得其法,以土鹅管或以羢物,品既下,价亦因之。一曰琐袱,出哈烈国,亦鸟毳所成,纹如纨绮,其大红者贵。然服之身重不便,粤人仿为之,似素纺绢而自起云,殊不逮也。又有以孔雀毛绩为线缕,以绣谱子及云肩袖口,金翠夺目,亦可爱。其毛多买于番舶,毛曰珠毛,盖孔雀之尾也。每一屏尾价一金,一屏者一孔雀之尾也。以其尾开如锦屏,故曰屏。

纱　缎

广之线纱与牛郎绸、五丝、八丝、云缎、光缎,皆为岭外京华东西二洋所贵。予《广州竹枝词》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纸

东莞出蜜香纸,以蜜香木皮为之。色微褐,有点如鱼子,其细者光滑而韧,水渍不败,以衬书,可辟白鱼。南浙书壳,皆用栗色竹纸,易生粉蠹,至粤中必以蜜香纸易之,始不蠹。最坚厚者曰纯皮。过于桑料。细者曰纱纸,染以红黄。以帷灯,恍若空縠,以有细点如沙,亦曰沙纸。晋武帝赐杜预蜜香纸万番。岭表录异。广州多栈香,以作纸名为香皮。是此纸也。长乐有谷纸,厚者八重为一,可作衣服,浣之至再不坏,甚暖,能辟露水。縠纸自昔见重,唐萧仿为岭南节度使,敕诸子以谷纸缮补残书。子廪谏曰:州距京师且万里,书成不可露赍,必将贮以囊笥,贪者伺望,得无薏苡之嫌乎?仿曰:善,吾思偶不及此。此谷纸之故事也。从化有流溪纸,纸出流溪一堡,有上流纸艘、下流纸艘,二艘专以运纸故名。其竹名曰纸竹,与他竹异。男女终岁营营,取给篁簩,绝无外务。其法先斩竹投地窖中,渍以灰水,久之,乃出而椎练。渍久则纸洁而细,速则粗而渗。粗者一名后纸。

诸番贡物

诸番之直广东者,曰婆利,曰古麻剌,曰狼牙修,曰占城,曰真腊,曰爪哇,曰暹罗,曰满剌加,曰大泥,曰蒲甘,曰投和,曰加罗希,曰层檀,曰赤土。其直安南者,曰林邑,曰槃槃,曰三佛齐,曰急兰丹,曰顿逊,曰州湄,曰浡泥,曰阇婆,曰扶南,曰彭亨,曰毗骞,曰天方,曰锡兰山,曰西洋古里,曰榜葛剌,曰苏门答剌,曰古里班

卒。是皆南海中大小岛夷，见于明祖训、会典者也。其不可考者，有犨、罗兰、顿田、离其、门毒、右笪、罗越、佛逝、诃陵、个罗、哥谷罗、婆露、狮子、摩逸、佛朗机诸国，则未尝入贡懋迁有无者也。安南本汉交趾地，洪武初朝贡，其物有金银器皿、熏衣香、降真香、沉香、速香、木香、黑线香、白绢、犀角、象牙、纸扇。占城本古越裳氏界，洪武二年，其主阿苔阿首遣其臣虎都蛮来朝贡，其物有象、犀、象牙、犀角、孔雀、孔雀尾、龙脑、橘皮、抹身香、熏衣香、金银香、奇南香、土降香、檀香、柏香、烧碎香、花藤香、乌木、苏木、花梨木、芜蔓、番纱、红印花布、油红绵布、白绵布、乌绵布、圆璧花布、花红边缦、杂色缦、番花手巾帕、兜罗绵被、洗白布泥。暹罗在占城南，洪武四年，其王参烈昭毗牙遣使柰思俚侪剌识悉替等来朝贡，进金叶表，其物有象、象牙、犀角、孔雀尾、翠毛、六足龟、龟筒、宝石、珊瑚、金戒指、铜鼓、片脑、米脑、糠脑、脑油脑、紫檀香、速香、安息香、黄熟香、降真香、罗斛香、乳香、树香、木香、乌香、丁香、丁皮、阿魏、蔷薇水、琬石、紫梗、藤竭、藤黄、硫黄、没药、乌爹泥、肉豆寇、胡椒、荜拨、苏木、乌木、大枫子、苾布、油红布、白缠头布、红撒哈剌布、红地绞节智布、红杜花头布、红边白暗花布、绵棋子花布、织人象花文打布、西洋布、织花红丝打布、剪绒丝杂色红花被面、织杂丝竹布、红花丝手巾、织人象杂色红文丝缦。真腊本扶南属国，洪武六年，其王忽儿那遣使柰亦吉郎等来贡，其物有象、象牙、犀角、孔雀翎、苏木、胡椒、黄蜡、乌木、黄花木、土降香、宝石。爪哇本古阇婆国，洪武三年，其王昔里八达剌遣使八的占必等来朝贡，其物有胡椒、荜茇、黄蜡、乌爹泥、金刚子、苏木、乌木、番红土、蔷薇露、奇南香、檀香、麻藤香、速香、降香、木香、乳香、黄熟香、安息香、乌香、荜拔、茄龙脑、血竭、肉豆蔻、白豆蔻、藤竭、阿魏、庐荟、没药、大枫子、丁皮、番木鳖子、闷虫药、碗石、宝石、珍珠、锡、西洋铁、铁枪、摺铁刀、铜鼓、苾布、油红布、孔雀、火鸡、鹦鹉、瑇瑁、孔雀尾、翠毛、鹤顶、犀角、象牙、龟筒。满剌加在占城南，永乐三年，其王西剌八儿速剌遣使奉金叶表来朝贡，其物有番小厮、犀角、象牙、珠母壳、瑇瑁、鹤顶、鹦鹉、黑熊、黑猿、白麂、锁袱、金母鹤顶、金厢戒指、撒哈剌白苾布、薑黄布、撒都细布、西洋布、花缦、片脑、栀子花、蔷薇露、沉香、乳香、黄速香、金银香、降真香、紫檀香、丁香、丁皮、璓、胡椒、血竭、乌爹泥、肉豆蔻、没石子、阿魏、窠铅、片脑、肉果、玛瑙珠、竹布、苏合油、乌木、苏木、大枫子、番锡、番盐。三佛齐本南蛮别种，在占城南，洪武四年，其王哈剌札八剌卜遣使玉的力马罕亦里麻思奉金字表来朝贡，其物有黑熊、白獭、火鸡、孔雀、五色鹦鹉、诸香、兜罗绵被、苾布、龟筒、胡椒、肉豆蔻、番油子、米脑。浡泥本阇婆属国，洪武四年，其王马谟沙遣使亦思麻逸朝贡，其物有珍珠、宝石、金戒指、金绦环、金银八宝器、龙脑、牛脑、梅花脑、降香、沉香、速香、檀香、丁香、肉豆蔻、黄蜡、瑇瑁、龟筒、赢壳、鹤、熊皮、犀角、孔雀、倒挂鸟、五色鹦鹉、黑小厮。锡兰山，正统十年，其王遣使耶把剌谟的黑哑等来朝贡，其物有宝石、珊瑚、水晶、金戒指、撒哈剌象、乳香、木香、树香、土檀香、没药、西洋细布、藤竭、芦荟、硫黄、乌木、胡椒、碗石。苏门荅剌，永乐三年，其王锁丹罕难阿必镇遣使阿里来朝贡，其物有马、犀、牛、龙涎、撒哈剌梭眼木香、丁香、降真香、沉速香、胡椒、苏木、锡、水晶、玛瑙、宝石、石青、回回青、硫黄、番刀弓。大坭，称隶暹罗助贡国，其来贸易，有胡椒、乳香、血竭、没药、片脑、荜拨、乌爹泥、土檀、黄檀香、降香、沉香、沉粟香、丁香皮、乌木、苏木、藤黄木、贪子、龟筒、象牙、番牛角、瑇瑁、珠壳、宝石、打麻、西洋布、竹布、茭张席、灰筒。急兰丹，正德四年来贸易，有胡椒、乌木、丁皮。以上凡十二国，皆尝来往广东者。旧例，贡舶三艘至粤，使者捧金叶表，入京朝贡，其舶市物还国。次年三船复至迎敕，又市物还国。三年三贡，或五年一贡。一贡则其舶来往三度，皆以澳门为津市。黄文裕云：往者番舶通时，公私饶给，其贸易旧例，有司择其良者，如价给之，次则资民买卖。故小民持一二钱之货，即得握椒。展转交易，可以自肥。广东旧称富庶，良以此。助国供军既有赖，而在官在民又无不给，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者也。议者或病外番闯境之为虞，夫暹罗、真腊、爪哇、三佛齐等国，洪武初首贡方物，臣服至今。永乐时，浡泥入朝，没齿感德。成化间，占城被篡，继绝蒙恩。南方蛮夷，大抵宽柔，乃其常性，百余年间，未有敢为寇盗者。迩者佛朗机来自西海，其小为肆侮，夫有所召之也。见今番舶之在漳闽者，亦未闻小有警动，则是决不敢为害，亦章章明矣。霍文敏云：东南番皆由广入贡，因而贸易，互为利市焉，中国不可拒之以自困。惟佛郎机则贼人之桀也，不可不拒。因拒佛郎机并拒诸番，非策也。为今之计，在诸番之来则受之，在佛朗机则斥之，否则厉兵以防之，示之必诛。

黩货

东粤之货，其出于九郡者，曰广货，出于琼州者，曰琼货，亦曰十三行货，出于西南诸番者，曰洋货。在昔州全盛时，番舶衔尾而至，其大篷江，望之如蜃楼屭赑。殊蛮穷岛之珍异，浪运风督，以凑郁江之步者，岁不下十余舶。豪商大贾，各以其土所宜，相贸得利不赀，故曰金山珠海，天子南库，贪者艳之。《晋书》称：广州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然地多瘴疠，人情惮焉。惟贫窭不能自立者，求补长吏。故前后刺史，皆多黩货。朝廷欲革其弊，以吴隐之为广州刺史。隐之至郡，清操异常，每食惟乾鱼菜。帷帐器服，皆附外库。其后有王琨者，刺史广州，人言南中沃实，官此者常致钜富，世云广州刺史，一经城门，即得三四十万。琨无所取纳，表献禄俸之半。有王僧孺者，为南海太守，叹曰：昔人为蜀部长史，终身无蜀物，吾欲遗吾子孙，不在越装。有张田者，知广州，尝谓人曰：南海饶诸珍物，但身为市舶使，不欲以此自污。作钦贤堂，绘古昔清刺史像，师事之。有周穜者，知广州。故事：番舶抵郡，犀象香珠之属悉选以献，曰呈样。穜一无所受，

终任不至舶务。有余靖者，知广州，奏罢番舶之税，以来远人。又戒在任官吏。不得私市南药，及受给由苏息二钱。比自罢归，囊中无南海一物。有孔戣者，为岭南节度使，始至，免属州逋赋十八万缗、米八万斛、黄金税八百余两。番舶初来，有下碇税，有阅货宴，所饷犀象、香琲，下及仆隶，戣禁绝无求索。旧制，海商死者，官籍其货，满三月，无妻、子诣府，则没入之。戣以海道远，岁一往复，苟有验者，不为限，悉推与之。有卢钧者，为岭南节度使，番舶之来，旧帅皆作法兴利以致富。钧奏请监军领市舶使，己不干预。有韦正贯者，为岭南节度使，旧日番舶始至，大帅必取其上珍，而售以下直，番人厌苦之。正贯至，一无所取。之数公者，皆清廉自爱之君子，求其取所当取者不可得。况于身为大贾，斡山海之货，役利细民，与市井子孙争为奸利者乎！比年以来，岭海亦大空虚矣。所喜者大庾绾毂其口，百里间磴道巉岩，十郡之大阻恃焉。天欲留不尽之货财于南越，故以此台关一线为咽喉。俾玩巧事末之民，与夫呰窳偷生者，得仰机利而食。不然者，地之所产者有尽，而贪人之捆载者无穷。岭海虽为天下饶，所存以为生且养者，亦无几矣。嗟夫！国之富藏之于民，复藏之于其地之民，夫使其地之民各享其利，而无眈眈者虎视其间，而其国治矣。

卷十六　器语

钟

五仙观有大禁钟，洪武初永嘉侯朱亮祖所铸，然不敢击。岁乙酉，有司命击之，城中婴儿女死者千余。于是婴儿女皆著绛衣，系小银钟以厌之。越一年城破，乃止勿击。钟有雌雄，其雌者向飞入白鹅潭，往往与城中钟相应。予诗："雌雄海底应钟声。"钟故能飞，宋政和中，合浦灵觉寺钟一夕飞去，既明，悬于空中，其半犹湿。居人言：江湾每夜有钟吼声，是必与龙斗也。察之果然。乃去钟顶上龙角，遂不复飞，而名其地曰钟湾。每湾中风起，有一物大如车轮，蓝色，腾跃波中，必尝与钟斗者也。钟，金也，龙，木也。金木相斗，其必有不得其平者欤！

鼓

汉顺帝时，周敞为交趾刺史，尝至龙川，闻山木响异，因伐取为鼓，以下分鼓给桂林郡，上分鼓给交趾郡。每击一鼓，则二鼓皆鸣，俚獠警动，谓有龙潜而相应，莫不畏之，因名其山曰龙山。万历间，剿灭大藤峡贼，以大藤为三鼓榛，榛围一丈，长三四尺，黑润若角沉然。一置广州都司堂，一置肇庆府门上，一置梧州总兵府。其声逢逢，数百里亦时相应，皆灵器也。二者相类，皆木与藤之为怪。

铁　鼓

韶州忠惠公祠有铁鼓，一面微损，击之有声。先时江中有一蛟，舟行者多为所害。公以铁为鼓及船，使役人乘之，一日夜来往五羊，得蛟斩之，至今蛟骨二段存祠中。盖以铁物治蛟，乃金剋木之道，龙性畏铁，蛟亦然，是皆属木，故以金制之。伏波铸铁船沉于合浦，其亦以镇压毒龙而已。

铜　鼓

南海庙有二铜鼓，大小各一。大者径五尺，小者杀五之一，高各称广。大者因唐时高州太守林霭，得之于蛮酋大冢，以献节度使郑絪，絪以献于庙中者。其制中空无底，钧垂四悬，腰束而脐隐起，旁有两耳，通体作络索连钱及水縠纹，色微青如铺翠，半断起如辰砂，铜质尽化，金精独存，有光莹然可鉴，盖千余年物也。边际旧有蛙六，今不存。其小者或谓出浔州铜鼓滩。先是滩水湍急，舂石底作铜鼓声，入夜辄有光怪。一日水涸铜鼓见，太守取之，悬于四穿楼。其四角有金虾蟆五，为番人所窃，声遂稍石，乃归于南海庙中。色纯绿作鹧鸪斑，斜文纤丽，隐隐若八卦象。岁二月十三，祝融生日，粤人击之以乐神。其声阘鞳铿钩，若行雷隐隐，闻于扶胥江岸二十余里。近则声小，远乃声大，神器也。嘉靖间，海寇曾一本谋移去，铁索忽断不可举。有老父云：此铜鼓昔浮海至，其鸣应潮，自为大盗所移，灵蛙残缺，遂不复自鸣。又云：铜鼓之大者，旧雌雄各一，今庙所存者雄也，其雌向遇风雷，飞入狮子海中，今雄鸣，则其雌辄相应云。粤故多铜鼓，或谓雷、廉至交趾濒海饶湿，革鼓多痺缓不鸣，伏波始制铜为之，状亦类鼓，而稍埤，缩腹下杀，周以繁纹，面上八角，皆缀以坐蛙，名为骆越之鼓。或曰：《晋书》云：诸獠并铸铜鼓，以高大为贵。初成，悬于庭中，置酒召客，豪富子女则以金银为大钗，执以扣鼓，因遗主人，名纳鼓钗。攻杀时则声其鼓，至者如云。其所铸鼓，惟豪强称最，号为都老鼓。庙中铜鼓，盖诸峒獠所遗也。或曰：《周礼·司徒》有鼓人，掌六鼓四金之事。司马大阅，则群吏致其鼓铎镯钲，以听坐作。故范铜为鼓，皆属军乐。意汉时其制尚存，故伏波铸之，留西南夷中甚众。其形皆如腰鼓，而面脐在上方。出庙中所藏，其内有镌，云：汉伏波将军所铸。乃是阳识。凡三代铜器用阴识，其字凹。秦汉用阳识，其字凸。阳识易成，阴识难铸，此必汉物无疑。大抵粤处处有铜鼓，多从掘地而得，其状各异，皆伏波所瘗以镇蛮者。每遇风雨辄有声，诸蛮于深溪邃峒之间，循其声之所自，往往求得铜鼓。盖物之神灵者，岁久辄思自见。故永乐中，万州土官黄惠，于多辉溪中得一铜鼓，长三尺，面阔五尺，凸二寸许，沿边皆科斗，各衔线缕抵脐，束腰爹尾，若今之杖鼓然者，击之声如鹅鹳，闻数十里。万历间，茂名高田溪水暴涨，涌出铜鼓，径三尺，高二尺有奇，面列蛙蛤六，遍体作细篆文，有朱砂积翠，蜗蚀之孔十余。其声镗镗，或以革掩底，或积水瓮中盖而击之，声闻十余里外，叩蛙蛤则其声益远。而廉州有铜鼓塘，钦州有铜鼓村，灵山有铜鼓岭，阴雨则岭上作铜鼓声。文昌万州亦有铜鼓岭，皆以掘得铜

鼓而名。又博白县北有铜鼓潭，向有二铜鼓没其中。弘治己未，得其一以献两广制府。正德乙亥，又得其一以献县。罗定城隍庙有铜鼓，高二尺五寸，径二尺，州人争讼不平及被诬欲昭白者击之，则祸有归，无事而击，则祸击者。又雷州英灵冈雷庙，有铜鼓二，其式如镛，围径五尺许，高亦如之。在左者面边蟆六，右者蟆五，其旁皆有两耳。每耳又分而二之，耳下有一兽首，反俯下足，尾入于郛。左者土花剥蚀，声短而无光泽。右者质理莹然如碧玉，其面稍廉三分，檐覆下六分，中心微拱而平。其晕有十三圈，晕各一声，晕中夹平绨如波纹，两圈作连钱纹，旁纹人字如莞簟，其绨作雷纹、斜方斗纹，色翠绿彻骨。有一线丹，午后乘阴气苍润欲滴，午前象褐色稍淡，蚀处如蜗篆。又有一铜鼓在庑下，状亦如之，皆声闻十余里。雷人辄击之以享雷神，亦号之为雷鼓云。雷，天鼓也，霹雳以劈历万物者也，以鼓象其声，以金发其气，故以铜鼓为雷鼓也。吾视其碑，盖从天宁寺及英山掘而得者。昔伏波征交趾，欧阳颜守广州，皆以铜鼓进御。而伏波善别名马，得骆越铜鼓，皆铸为马式表上之。之数铜鼓，或皆铸马式之所余，未可知也。

粤之俗，凡遇嘉礼，必用铜鼓以节乐。击时先雄而后雌，宫呼商应，二响循环，音绝可听。其小者曰铛，大仅五六寸，凡击铜鼓必先击铛，以铛始亦以铛终。铛者，铜鼓之子，以子音引其母音也。然今铜鼓制皆小，最大者二尺余，圆脐突起，隆面而浅唇，不作虾蟆花绣纹，大小颇如钲式，不及二庙所藏者远甚，惟雌雄之别则同。凡为铜鼓，以红铜为上，黄铜次之。其声在脐，雌雄之脐亦无别，但先炼者为雄，后炼则为雌耳。然诸工不善取音，每铜鼓成，必置酒延铜鼓师。师至，微以药物淬脐及鼓四旁，稍挥冷锤攻之，用力松轻，不过十余锤，而雄声宏而亮，雌声清以长，一呼一应，和谐有情，余音含风，若龙吟而啸凤也。广州炼铜鼓师不过十余人，其法绝秘，传于子而不传女云。

琼州有黎金，似铜鼓而扁小，上三耳，中微其脐，黎人击之以为号，此即铛也。古时蛮部多以铜为兵，以铜为器，富者鸣铜鼓，贫者鸣铛，以为聚会之乐。故谓铜鼓为大器，铛为小器。

宝　剑

尉佗尝瘗宝剑以镇名山，今两广山中，往往有剑气，中夜烛天。唐明宗天成中，罗浮掘得古剑，有篆文二十字，识者以为己亥年圣君出也。其后宋太祖应之而兴，是岂佗之所瘗者欤！

彭中丞剑

东莞彭中丞谊，身既殁，其子孙以宪庙所赐剑，悬于祠堂。剑有神灵，每一动铮铮有声，则其宗人之不肖者辄自刭而死，以剑瘗香炉下，其鸣亦然。或者谓以公之灵，使以其所受赐剑用之于国，无徒用之于家，则奸贼之臣，何难尽诛以谢天下。然此剑销为门牛，人亦有取之铸为一龙文匕首者矣。

刀

粤多番刀。有曰日本刀者，闻其国无论酋王鬼子，始生，即以镔铁百觔，淬之溪中，岁凡十数炼，比及丁年，仅成三刀。其修短以人为度，长者五六尺为上库刀，中者腰刀，短小者解腕刀。初冶时，杀牛马以享刀师。刀师卜日乃冶，以毒药入之，刀成埋诸地中，月以人马血浇祭，于是刀往往有神。其气色阴晴不定，每值风雨，跃跃欲出有声，匣中铿然。其刀惟刻上库字者不出境，刻汉字或八幡大菩萨、单槽双槽者，澳门多有之，以梅花钢、马牙钢为贵。刀盘有用紫铜者，镂镌金银者，烧黑金者，皆作梵书花草。有小匕在刀室中，谓之刀奴。其水土既良，锤煅复久，以故光芒炫目，犀利逼人，切玉若泥，吹芒断毛发，久若发硎，不折不缺。其人率横行疾斗，飘忽如风，常以单刀陷阵，五兵莫御。其用刀也，长以度形，短以趯越，蹲以为步，退以为伐，臂以承腕，挑以藏撇，豕突蟹奔，万人辟易，真岛中之绝技也。其奥者以金银杂纯钢炼之，卷之屈曲如游龙，首尾相连，舒之劲直自若，可以穿铁甲，洞坚石。上有龙虎细纹，或旋螺花，或芝麻雪花。矾之以金丝矾则见，所谓绕指郁刀也。古有鱼肠剑，屈曲如环，此亦其类。刀头凡作二层，一置金罗经，一置千里镜，澳夷往往佩之。又有两刃如剑，隐出层纹，可沾积毒药，然皆不可多得。外有红毛西洋诸刀，镂凿亦异，其割食者，首以珊瑚琥珀嵌之，柄以金珠古窑器片镶之，率奇瑰夺目，轻薄如纸，可割裁，充文房佳器。有交蛮长刀，有槽无脊，轻利颇如日本，而精莹刚锐逊之。有苗刀，其纹以九帘为上，轻便断牛。有交趾刀，甚长，亦有槽无脊，精美如倭，然亦不能多得。寻常战斗之用，惟以惠阳刀为良耳。凡刀有相，张穆云："凡刀凛凛有霜威，持之增人意气者吉，引之精利。尝使人愁惨不乐，刀锋按之正及心坎者凶。无论长短广狭，以草自刀根至尾约之，草与刀长相若，已乃断草如刀根大，尽其草作数十寸，凑如口字，又重累之成且字，视其尾方，则刀无祸患，加一为虎尾有威，加二为虾须则凶。君子服刀，必以吉祥者为贵。"大均云："君子大抵以心剑为用。心剑者，天下之利器也。"甘泉云："磨剑剑气利，磨心心剑神。剑利一人敌，心神敌万人。"吾以为得用剑之本焉。

鸟　枪

粤人善鸟枪。山县民儿生十岁，即授鸟枪一具，教之击鸟，久之精巧命中，置于肘上，背物而击之，百步外钱孔可贯。鸟枪以新会所造为精。枪成置于掌上，击物而枪不动，掌亦无损，然后架之于肘用之。其人在前，则转身而横击之，无不妙中。枪既锤炼精熟，夜必悬于墙，否则曲而不直。引药又宜长带在身，使人气温暖，方易著火。炭则以糯谷为之。盖沙炮贵长，鸟枪贵轻，而药皆宜乾燥也。外有三眼枪者，有置于刀枪之末，本末互用者。有交枪者，其曰爪哇铳者，形如强弩，

以绳悬络肩上，遇敌万铳齐发，贯甲数重。其曰沙炮者，以百炼精铁为之，长者一丈五六或二丈，每一发可毙人于三箭地外。其为制也，皮宜厚，腹宜光滑，口宜稍大于身，使弹子易于喷撒。弹子多至升许，一发毙数十百人。杂以快钯藤盾，长短相救，每战辄无敌矣。予尝有《军行曲》云："沙炮都须丈六长，藤牌一一辅花枪。纵横只用鸳鸯阵，马战何如步战良。"又云："挑战时时踰白沟，刀牌好手夹蛇矛。镖枪先掷身随入，出没如风敌尽愁。"

大 铳

往塞上大将军铳，蓟镇岁声一次，以势大，人不敢发也。其重也，斤以一百五十计，以千斤铜母装放如佛朗机。少保叶公梦熊益为斤二百五十，长三倍之，得六尺许。以滚车发之，可及八九百弓。不以铜母，中以铅弹七斤者为公，三斤者为子，一斤者为孙，三钱、二钱者二百许为群孙，名曰公领孙。弹以铁磁片，杂斑猫毒药煮就者佐之。凡重三十斤，发时势如霹雳，可毙人马数百计。沿边以千万架处处安置，俾将士习熟，人人能发。又以滚车转运之，虽重大可以登高涉远，夷险皆宜，斯火器之最神者矣。其曰西洋大铜铳者，重三千斤，大十余围，长至二丈许，药受数石。一发则天地晦冥，百川腾沸，蛰雷震烨，崩石摧山，十里之内，草木人畜无复有生全者。红毛夷擅此大器，载以巨舶，尝欲窥香山澳门，胁夺市利。澳夷乃仿为之，其制比红毛益精，安置南北两台，以守要害。发时以铳尺量之，测远镜度之，无不奇中。红夷乃不敢犯。用于中土，则诚攻守重器也。顾夷人不恡重赀峻法，讲习演试，中土反之，以故不得其效。盖铜质欲醇，铜汁欲清，铸候欲齐，土范欲泽，引繊欲后，方可免迸裂之患。五者备矣，药又欲精欲燥，发火之人欲练，乘火之人欲整欲敏，而悬重赏以待之，然后守无夹砦，攻无金城。如徒曰重器而已，安知不反以资敌乎？

龙塘叶公，尝以甘肃无墙，仅有一夹把边，夹把者，夹草与沙而为把者也。公以大神炮为墙，一发可及六里，谓以两门更番而放，则六里无患。计东起金城，西至嘉峪，一千六百余里，北起镇番，南至西宁，一千七百余里，以大神炮一千门，分布其中，又以灭寇、三眼、百子，佛朗机、涌珠等炮，及火箭、火甎、火雷佐之，则三千余里无患。其炮洞也，有墙者穿墙为之，无墙者则安置土墩院中。每一门立炮长一人，加粮三斗，率领炮军五人，日夜练习。有急则聚而为阵，战则以大神炮歼敌于五六里之外。俟其将近，乃以灭寇、三眼等器杂施之。其步下兵，每人执一挨牌，牌中藏一窝蜂火箭九枝，夹以长枪一、长斧一。计挨牌一千，则得火箭九千，长枪、长斧二千矣。当齐发时，如天火下焚，铁石莫御，枪斧先锋而摧坚，马兵两翼而冲突。而又有贵州土夷，如罗鬼、仲家、黑苗之类，恒以一二千人而敌十万。诸蛮能骑野马，不用鞍辔，步下放弩，马上标枪，跣足踏冰，有进无止，所食者又皆血腥生物，不用烟火。寇人往往望而怖畏，以故所向无敌。

机 铳

澳门所居，其人皆西洋舶夷，性多黠慧。所造月影、海图、定时钟、指掌柜，亦有裨民事，其风琴、水乐之类，则淫巧诡僻而已。至如机铳者，名觌面笑，弢藏于衣袂之中，而突发于咫尺之际，杀机不测，良可寒心。其制也，小石如豆，啮皮函外，铁牙摩戛，火透函中，盖皆精铁分合而成。分之二十余事，邈不相属，合之各以牝牡橐籥相茹，纳纽篆而入蜗户，栝转相制，机转相发。外以五六铁梔梔之，大四寸，围长六七寸，以带系置腰间，带有铜圈，可插机铳二十枚。铅弹亦怀于身，用时乃入。弹重八九分，用止二枚，不可多，多则坏铳。危急时，一人常有二十铳之用，百不失一，此亦防身之奇技也。区怀瑞有铭云："有械咫尺，出自岛舶。具铳之型，缕烟小弱。支绪琐陈，炼钢而作。辐辏委蛇，洞空橐籥。节短势长，旋螺屈蠖。鱼乙眕分，犬牙绣错。关键相须，石金喷薄。浑合自然，不焚而灼。激射摧残，等于戏虐。迅击寻丈，不爽锱铢。蜕胎重器，巧捷于兹。触光毫末，锋镝为威。变生衽席，狃而不知。明信在躬，圣铁是衣。君子警斯，毋中于微。"

佛山大爆

佛山有真武庙，岁三月上巳，举镇数十万人，竞为醮会，又多为大爆以享神。其纸爆，大者径三四尺，高八尺，以锦绮多罗洋绒为饰，又以金缕珠珀堆花叠子及人物。使童子年八九岁者百人，倭衣倭帽牵之，药引长二丈余，人立高架，遥以庙中神火掷之，声如丛雷，震惊远迩。其椰爆，大者径二尺，内以磁罂，外以篾以松脂沥青，又以金银作人物龙鸾饰之，载以香车，亦使彩童推挽。药引长六七丈，人立三百步外放之，拾得爆首，则其人生理饶裕，明岁复以一大爆酧神。计一大爆，纸者费百金，椰者半之。大纸爆多至数十枚，椰爆数百。其真武行殿，则以小爆构结龙楼凤阁，一户一窗，皆有宝镫一具。又以小爆层累为武当山及紫霄金阙，四围悉点百子镫，其大小镫、灯裙、灯带、华盖、璎珞、宫扇、御炉诸物，亦皆以小爆贯串而成。又以锦绣为飞桥复道，两旁栏楯，排列珍异花卉，莫可算。观者骈阗塞路，或行或坐，目乱烟花，鼻厌沉水，辔珥碍足，箫鼓喧耳，为淫荡心志之娱，凡三四昼夜而后已。此诚南蛮之陋俗，为有识之所笑者也。丧乱之余，痍伤未复，小民蠢蠢无知，动破中人之产，奇技淫巧，自致其戎。良有司者，苟能出令禁止，教以节俭，率以朴纯，使皆省无益之费，以为有用之资，不惟加惠斯民，亦所以善事鬼神焉耳。

弩

古越人能为连弩。《南越志》称：交趾之地最腴。旧有君长曰雄王，其佐曰雄侯，地曰雄田，一曰骆田，食其田者曰骆侯，诸县则曰骆将，铜印青绶，如今之令尹

然。蜀王尝将兵三万讨雄王，灭之，以其子为安阳王，治交趾，其城九重，周九里，土庶蕃富。尉佗窃据番禺，遣兵攻之。安阳王有弩一张，一放杀越军万人，三放杀三万人，佗乃却垒息卒，还戍武宁，遣次子始为质通好。王之女媚珠，见始丰姿闲美，遂私焉。始求观神弩之妙，媚珠示之。因潜毁其机，驰使报佗。复兴师袭之。军至，安阳王如初放弩，弩败，师徒崩散，遂破之。佗遣二使者，典主交趾、九真，即瓯骆也。相传安阳王弩，有神人皋通教为之，其制不可考，使佗子孙能仿佛其大概，为弩以守，则伏波楼船必不能攻陷石门、寻陋如是之易。嗟乎！幅员虽广，几敌中国之半，而汉偏师一人，国即破灭，绵力薄材，乃一至于是乎！自古用兵，以弩为尚，《周官》有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荀子谓：魏武卒操十二石之弩。晁错谓：劲弩长戟，为中国之长技。汉制：将军有强弩、积弩之名。《唐书》：择宿卫勇者为番头，习弩射。宋有弓弩院，造床子弩、虎翼弩、马黄弩。自古有国未有不尚弩者也。至于历代以弩取胜，又多可稽，乃今日北方官军并未见有用弩者，惟南方民兵或用之，西南夷獠专用之。夫弦木削竹，费廉而工省，制造易而为用神，有国者何惮而不为。以之辅战车，射坚及远，争险守隘门，怒声劲势，遏动制突，非弩其何以胜。其奇制越人或有知之，诚下令有能献强弩法式者，奏予一官，知必有以神臂弓为献如李宏，以克敌弓为献如韩世忠者矣。此二弓者，皆弩也。多造战车，悉置强弩火器于车箱上，以御驰突，虽有强敌，未必不以万弩齐发为惧也。

木枪

龙门健儿，多以棉木为枪，长三丈余，三人持之，一进一退，以四尺为率，从地上挑起人马，敌不能近，谓之八步长枪。予有《龙门健儿行》云："龙门健儿身手强，棉木为枪三丈长。三人持一棉木枪，风旋电转谁能当。进四尺，退四尺，挑起人马半空掷。朔骑千群丧精魄、前锋夹以竹篙锥。三丈不足二丈余，藤牌絮被滚如珠。三眼鸟枪洞铁甲，绕指郁刀随卷舒。燋铜锋镝涂毒药，猛虎中之仅三跃，用短尤能精用长，纵横击刺千军却。"

战车

归善叶少保公，常以车战立功。其车用双轮，甚轻，平地二人推之，险阨四人挽之，上列枪刀，中施火器，又以斫马刀与长短兵，相夹前冲，然后铁骑从之。每车一辆，车正一人，挨牌六人，长枪二人，钩镰二人，佛朗机手二人，百子铳手二人，兼以火箭三层，推车夫二人，马八匹，马上各稍百子铳一，骡一头，驮灭寇炮一，百子铳十，共计步兵十七人，马兵八人。以二十五人为一队，十队为一司，十司为一部，十部为一军。分为三营，合为一大营。势小则分击，大则合击，又熟练而选其锋。其《车战录》一书，奇奇正正，靡不备极，古今兵法，一览而犁然在目。谚曰："轻车便道，无往不利。"叶公有焉。论者谓戚南塘在蓟时，所造战车多仿偏厢之制，环以为营，稍合古法。但其车太重，非马数匹卒十余人挽之莫动，盖宜于易而不宜于险，宜于守而不宜于战者。公所制，独有取于轻车，往来便捷，又翼之以拒马挨牌，藏之以巨铳神枪，止而为营，则有连城之固，进而冲锋，则有排山之力，神炮并发，则势如崩雷，精骑随驱，则功同拉朽。可险可易，可战可守，非所谓制胜之上乘者耶！用兵者能准是轻车之式，于步骑外皆置车战一军，选将简徒，预教而熟练之，敌至则诱之以步兵，试之以游骑，使之薄吾车营，而后千乘并驰，万炮齐响，数百步之内，有不全军崩溃者哉！

水车

从化之北有流溪，自上五指山至黄龙砯，惊滩草迳，凡百余里。两岸巨石相拒，水湍怒流，居民多以树木障水为水翻车。子瞻诗："水上有车车自翻。"水翻车一名大辋，车轮大三四丈，四周悉置竹筒，筒以吸水，水激轮转，自注槽中，高田可以尽溉。西宁亦然。每水车一辆，可供水碓十三四所。以樟、枫、鸡藤诸香舂末，以作线香，谓之香水车。

香碓

香碓，罗浮为多。罗浮众香之薮，其树木多芳辛酷烈。凡枯柯折幹，外皮虽朽，内心甚香。山人每采树之鳞甲名薰陆罗香者，及枫、桂、鸡藤、水松之属，以辐车车水，水激处，百杵齐举，而黄屑成焉。乃以浮濮载之，沿罗阳溪而下，售于广、惠二州。凡为香条、香饼者，皆取给。其香以天生，而末以水成，不费筋力，又有溪流以输运，真栖隐之幸也。予尝以此溪为香客所往来，易名曰香溪，以与山中之药市对。有诗云："采香秋自香溪入，采药春从药市还。"又云："七十二溪流水香，香随流水出罗阳。山中水碓家家有，香末舂成即稻粱。"又云："罗浮自是一香山，香使山人不得闲。一棹香溪贩香去，香如尘土满人间。"

木牛

木牛者，代耕之器也。以两人字架施之，架各安辘轳一具，辘轳中系以长绳六丈，以一铁环安绳中，以贯犁之曳钩。用时一人扶犁，二人对坐架上，此转则犁来，彼转则犁去，一手而有两牛之力，耕具之最善者也。吾欲与乡农为之。

罗浮古器

罗浮冲虚观，当宋时有道士，于朝斗坛下得铜龙六，铜鱼一。细玩之，非金非石非铜铁，其龙皆具四足而微鳞，鱼则空洞其中，无孔，坚若窑瓷，轻如木叶，盖神物也。苏长公尝以为异。均按：道书称真人传授，赍金龙玉鱼，盟誓天地。或即此物。嘉靖间，文移取去，今不可得矣。观又有乐器四十余种，为真人白玉蟾遗制，名云璈之乐。静夜月明，羽人一再奏之，猿鸟皆鸣，四山响应。今乐器亦零落殆尽，惜哉！

大甑

广州光孝寺有大甑，六祖时，饭僧之用者也。大径丈，深五六尺，韶州南华寺亦有之，大与相若。当饭僧时，城中人争持香粳投之。或有诗云："万户饭香诸佛下。"

冠巾

白沙有玉台巾，平顶四直，象玉台山形为之。有诗云："惟有白头溪里影，至今犹戴玉台巾。"文简有自然裳，其《谒石翁墓诗》云："夫君有嘉惠，赠我云锦裳。中绣自然字，服之永不忘。"又有心性冠，其铭云："嘻！为之上圆，以象乎天，分之八方，以象八卦。丽之十云，以象十干。垂之二带，总之一纽，以象始终主敬。周之重檐，以象大圈。是为甘泉翁心性之冠。"叶纲斋有平定巾，其赞云："流为水，凝为冰，冰液乃返其形。死为鬼，生为人，人死乃归其根。今为官，昔为民，官罢乃还其真。葛衣大带，平定之巾。乐尧舜之道，又何必游尧舜之庭邪！"平定巾一名民巾。絅斋迁宾州守，至境即弃官，归著民巾往役。其之官福清也，使者请衣朱韨任，先生曰：辟如鸟，有白有黑，安能一切，夫非化工。竟不朱。元旦，里长请为易绶，不许。迎春东郊，限于纲竟不花矣。其高致若此。此三公者，予取以为衣冠师焉。

瘿冠

广多木瘿，以荔支瘿为上，多作旋螺纹，大小数十，微细如丝。友人陈恫屺得其一以作偃月冠，大仅寸许，有九螺。铭之曰："文全于曲，道成于木。予亦得其一，以作瓢而有曲柄，字之曰箪友。"为诗云："拳曲千年成一节，半生半死沉香结。"又云："霜皮未尽尚磨砻，蛴螬半食心已空。螺纹如丝旋细细，左纽右缠文不同。"

笄

香山之俗，女笄用中秋。是夕召亲戚为丸羹，食而笄之。初加擎髻，既嫁变塌髻，形颇不雅。冬至，家以丸羹祀神，或以笄女，他时率不以笄也。东莞娶妇，入门庙见后，终身不复戴笄。南海、番禺妇人，平居不笄，有事则笄，女子出阁前一日始笄。笄多用莲花珠笄，乳媪笋壳尖笄，长乐、兴宁扁笄，大小如其首，以金为梁，或四六，或八十，有偶无奇。虽田家妇子，笄靡不华，靡不朝夕在首。

茅笔

白沙喜用茅笔。所居圭峰，其茅多生石上，色白而劲，以茅心束缚为笔，作字多朴野之致，白沙尝称为茅君。有诗云："茅君稍用事，入手称神工。"又云："长揖谢茅君，安静以待终。"又尝称为茅龙，其诗云："茅龙飞出右军窝。"今新会书家仿之，多用茅笔。

金鱼鋼

南海之石湾善陶，凡广州陶器皆出石湾。其为金鱼大鋼者，两两相合，出火则俯者为阳，仰者为阴，阴所盛则水浊，阳所盛则水清。试之尽然。

古瓦盘

阳春东有马鞍山，山巅一古瓦盘，围八尺许，中有清泉。登者掬饮将半，诘朝复满，虽积雨不益。盘乍隐乍显，若有心求之，不可必得。

屐

庄子云：以跂跻为服。跂者，屐也。跻者，屩也。木曰屐，麻曰屩，古人皆著屐。《异苑》云：晋文公哀介子推，拊木视其屐曰：悲乎足下。《孔丛子》云：孔穿振方屐见平原君。晋延嘉中，京师长者皆著木屐。妇女始嫁，作漆画屐，五色采为系。《汝南先贤传》云：戴良嫁女，布裳木屐。吴时粤有赵妪，常著金蹋踶，或著金箱齿屐，居象头斗战。今粤中婢媵，多著红皮木屐。士大夫亦皆尚屐，沐浴乘凉时，散足著之，名之曰散屐。散屐以潮州所制拖皮为雅。或以抱木为之，抱木附水松根而生，香而柔韧，可作履，曰抱香履。潮人刳之为屟，轻薄而爽，是曰潮屐。或以黄桑、苦楝，亦良。香山土地卑湿，尤宜屐。其良贱至异其制以别之。新会尚朱漆屐，东莞尚花绣屐，以轻为贵。史称邯郸女子，跕屣蹑利屣。利者，轻也。广州男子轻薄者，多长裙散屐，人贱之，呼为裙屐少年。

蒲葵扇

蒲葵树身干似桄榔，花亦如之，一穗有数百千朵，下垂子如橄榄，肉虽薄可食。新会之西沙头、西涌、黎乐、新开滘诸乡多种之，名曰葵田。周回二十余里，为亩者六千有余，岁之租，每亩十四五两。中人之产，得葵田十亩，亦可以足衣食矣。蒲葵最宜为扇，扇大者三四尺，可以蔽日。其叶末作蓑笠、簟席、坐团，亦以编屋。凡新会若男与女所以资生者，半出于蒲葵焉。子初种时，沃以肥腻，俟苗生至尺乃再莳。五年始割下叶，八年乃割上叶，岁凡三割。既割已，暴之兼旬，乃水濯之，火烘之，使皆玉莹冰柔，而随其叶之圆长，制而为扇。缘之以天蚕之丝，嵌之以白鳞之片，柄之以青聊玕之牌，缠之以龙须藤之线，铜钉漆涂，绘画为绚，然后粗者以货于近，精者以货于远。考此扇兴于晋时，自谢太傅执之，王丞相捉之，其价顿贵。其制雅，而出风和好，不致伤人，故大江以南尤尚。琼州亦有蒲葵，男女以为帽，竹胎而金银纸衬之，虽士人亦戴，不以巾帻为重也。或作麦草帽，则以白绸机头为绥。又以草之精粗，分人贵贱，其风俗如此。蒲葵风最美，胜于他扇。患热中暑者，以蒲葵扇烧灰，调水饮之，立解。

席

粤之席，以西洋荄文者为上。其草随舶而至，澳人得之亦能织，然皆复而不单。单者作细方胜斜纹，惟西洋国人能织。次则龙须席，龙须出广宁、高明二县，其

茎多倒垂，似莞而细，土人春取其萌于石穴，种之成田，名曰龙须田。谚曰："山种龙目，水种龙须。"龙须至芒种而肥，肥则勿壅，壅之生虫退色。至秋分而熟，熟乃与灯心草同收，而使金渡村人织之。长乐龙须磜亦产此草，而织手不及。有通草席，出高要白土村及新会。有莞席，出东莞县。莞丛生水中，其中茎圆美。《尔雅》曰：莞，苻蓠，其上蒚。蒚，中茎也。莞故与蒲相连，蒲下而莞上，故《周礼》司几筵，有蒲筵莞筵，蒲粗而莞细也。《诗》：下莞上簟。簟凉而莞暖也。《礼》曰：莞簟之安。言其细精可以安人也。汉文帝以莞蒲为席。颜师古曰：莞，夫离也。今谓之葱蒲。以莞及蒲为席，亦尚质也。《盐铁论》曰：大夫士，复荐草缘，蒲平单莞，庶人富者，闒坐平莞。《拾遗记》曰：穆王时，西王母来，敷黄莞荐。宋《起居注》曰：广州刺史韦朗，作白莞席三百二十领。莞音完，又音官。盖其为用最古，东莞人多以作莞席为业，县因以名。县在广州之东，故曰东莞，亦曰东官。卢中丞祥有《莞草诗》云："菀彼莞草，其色丸丸。厥土之宜，南海之东。菀彼莞草，丸丸其色。不蔓不枝，宜之为席。菀彼莞草，寒暑攸宜。长舒不卷，君子安之。"他若琼有藤席，有定安席，有椰叶席、槟榔席，皆席之美者。槟榔，山槟榔也。叶如兰，大三指许，长可数尺，淡白中微带红紫，绩为布，似葛而轻，亦可作席。人知粤多奇布，不知有槟榔布与槟榔席也。又澄迈染茜草为饰，久而愈滑，曰黄村席。又琼有红竹籧篨，潮有流黄席。

酒　器

粤酒器有鹲鹏杯，鹲鹏者，越王鸟也。其喙黄白黑色，长尺许，光莹如漆，以为杯，可受二升。有鹤顶杯，鹤者，海鹤也。其大者修项五尺，类淘河而味锐，顶色丹，坚润如金玉，以为杯，可受一升。有鹦鹉杯，本海赢壳也，出琼州三亚港青栏海中，前屈而朱，如鹦鹉嘴然。尾旋尖处作数层，一穴相贯，甚诘曲，可以藏酒。其色红白青紫相间，生取者鲜明。《异物志》云：扶南海有大赢如瓯，其体蜿蜒委曲，盛酒在中，自注至倾覆终不尽，以伺误相罚为乐。有红虾杯，红虾大者须数尺，以金镶口为杯，可受酒升许。有鸬鹚杯，磨海赢壳为之。有海胆杯，海胆生岛屿石上，壳圆有粟珠，粟珠上有长刺，累累相连，以漆灰厚衬之为杯。一名共命杯，以其取一带十也。有火鸡卵杯，受一升。有缠樱杯、椰杯。凡椰出于琼者，处处相似，独文昌铺前所产者，大小形殊，小者至如拇指，作杯以此为贵。寻常用则以沉速香杯，因香之大小方圆刳成，状千百出，以金银镶之。粤人颇尚奇器，以地之所少者相高。然大抵近山多用赢杯，近海多用香杯，而东西洋之金银器不与焉。

椰　器

椰壳有两眼谓之萼，有斑缬点文甚坚。横破成椀，纵破成杯，以盛酒，遇毒辄沸起，或至爆裂，征蛮将士率持之。故唐李卫公有椰杯一，尝佩于玉带环中。椰杯以小为贵。一种石椰，生子绝纤小，肉不可食，止宜作酒杯，其白色者尤贵，是曰白椰。粤人器用多以椰，其壳为瓢以灌溉，皮为帚以扫除，又为盎以植挂兰挂竹，叶为席以坐卧。为物甚贱，而赵合德以椰叶席献飞燕也。

槟榔合

广人喜食槟榔。富者以金银，贫者以锡为小合，雕嵌人物花卉，务极精丽。中分二隔，上贮灰脐、蒌须、槟榔，下贮蒌叶。食时先取槟榔，次蒌须，次蒌叶，次灰，凡四物各有其序。蒌须或用或不用，然必以灰为主，有灰而槟榔、蒌叶乃回甘。灰之于槟榔、蒌叶，犹甘草之于百药也。灰有石灰、蚬灰，以乌爹泥制之作汁益红。灰脐状如脐，有盖，以小为贵。在合与在包，为二物之司命。包以龙须草织成，大小相函，广三寸许，四物悉贮其中，随身不离，是曰槟榔包。以富川所织者为贵，金渡村织者次之，其草有精粗故也。合用于居，包用于行。

锡铁器

锡器以广州所造为良。谚曰："苏州样，广州匠。"铁冶亦然。广州之佛山多冶业，冶者必候其工而求之，极其尊奉，有弗得则不敢自专，专亦弗当，故佛山之冶遍天下。石湾多陶业，陶者亦必候其工而求之，其尊奉之一如冶，故石湾之陶遍二广，旁及海外之国。谚曰："石湾缸瓦，胜于天下。"

铜鼓器

宋陆游云：予初见梁欧阳頠传，称頠在岭南多致铜鼓，献奉珍异。又云：铜鼓累代所无，予在宣抚司见西南夷所谓铜鼓者，皆精铜，极薄而坚，文镂巧丽，叩之鼙鼙如鼓，不作铜声，秘阁下古器库亦有二枚。此铜鼓，南蛮至今用之于战阵祭享，初非古物，实不足辱秘府之藏。然自梁时已珍贵之如此，不知何取也。

温坑瓦瓮

永安温坑所作瓦瓮，内外纯黄，火炙不裂，以藏酒，味能不变。又有康禾白磁诸器，亦坚好。

石涌瓮

越人谓石瓮曰石涌，故地名石涌。今大瓮高至六尺，大倍之，名曰石涌瓮，家家有之，盖取瓮城之象。

笄制

永安妇人，粗棉大苎，衣多青黑。发左右盘，无鬓鬟，皆戴塌笄。笄广五六寸，与头相等，以羊皮金纸，剪擘为条者七或九或十一，名曰金缕子，以傅其上。笄亦以纸为之，外冒黑纱，四旁插大钗簪，自朝至夕，无或有妇不笄者。其未笄者有髻子，笄则无之。故常不去其笄，虽至贫，笄亦华好。嫁日，其姑来迎，其母送至夫家

乃还。贫者率务勤苦。其俗如此。

卷十七 宫语

楚 庭

越宫室始于楚庭。初，周惠王赐楚子熊恽胙，命之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于是南海臣服于楚，作楚庭焉。越本扬越，至是又为荆越，本蛮扬，至是又为蛮荆矣。地为楚有，故筑庭以朝楚，尉佗仿之，亦为台以朝汉，而城则以南武为始云。初，赧王时，越人公师隅为越相，度南海。时越王无疆为楚所败，其子孙遁处江南海上，相争为王。隅以无疆初避楚居东武，有怪石浮来镇压其地，名东武山，因于南海依山筑南武城以拟之，而越王不果迁。其时三晋，魏最强，越王与魏通好，使隅复往南海，求犀象珠玑以修献。隅久在峤外，得诸琛异，并吴江楼船、会稽竹箭献之。魏乃起师送越王至荆，栖之沅湘，于是南武疆土为越贡奉邑。或曰：《吴地志》称：吴中有南武城，在海渚，阖闾所筑，以御见伐之师。或曰：初，吴王子孙避越岭外，亦筑南武城。及越灭吴，遂有南海。其后为楚所灭，越王子孙自皋乡入始兴，有鼻天子城，令公师隅修吴故南武城。既不果往，而赵佗遂都之，故佗自称南武王，而宫亦号南武宫。或曰：阖闾所筑南武城在丹阳皋乡，吴既灭，其子孙南徙，遂移南武之名于岭外，亦犹越徙瑯琊，初筑东武，既归会稽，亦名其地曰东武也。吴王子孙不能有其南武，而越王子孙有之，越王子孙复不能有之，而佗实有之，遂以南武名其国，与汉争大，此劲越之所由称也。嗟乎！佗本邯郸胄族，以自王之故，裂冠毁冕，甘自委于诸蛮，与西瓯半嬴之王为伍，其心岂诚欲自绝于中国耶！诚自知非汉之敌，故诡示鄙陋以相绐，而息高帝兼并之心耳。其后自言老臣妄窃帝号，聊以自娱，岂敢以闻于天王。其词逊而屈，可谓滑稽之雄，盖犹是伪为魋结之意也。考楚之先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三子皆为王。论者谓其王三子也，姑顺蛮夷之俗，不自为王，犹存寅畏之心。其后十世熊通，求周室加位，不得，始自尊为武王。武者，生谥也。佗都南武，亦自称之曰武，盖师此意。佗宫故在粤秀山下，即楚庭旧址。粤秀一名王山，以佗也，其曰玉山者误也。宫之东为伪汉刘龑南宫。

四 台

赵佗有四台。其在广州粤秀山上者，曰越王台，今名歌舞冈。其在广州北门外固冈上者，曰朝汉台。冈形方正峻立，削土所成，其势孤，旁无丘阜，盖茎台也，与越王台相去咫尺。其在长乐县五华山下者，曰长乐台，佗受汉封时所筑。长乐本龙川地，佗之旧治，故筑台。又新兴县南十五里有白鹿台。佗猎得白鹿，因筑台以志其瑞。是为四台。自古诸侯王筑台以朝天子，始自佗。战国之筑帝宫，奉冠带以事强秦者，无斯恭顺，佗亦贤也哉！

三闾大夫祠

予之乡名曰沙亭，有烟管冈焉。其高大甲于茭塘诸峰，势与华山狮岭东趋海门，盖番禺之一镇也。冈之麓，予欲建三闾大夫祠，以宋玉、景差二大夫为配，而题飨堂曰忠过，仪门曰日月争光，寝室曰词赋之祖，又刻司马迁所作列传以为庙碑，岁时禴祀，率子姓灌献椒浆，弦歌《离骚》二十五篇，以乐神听，斯亦吾宗之盛事也。吾宗本荆楚人，文雅之士，固宜以《离骚》为家学。学其忠，复学其文，以无愧大夫之宗族，无负《离骚》之一书。吾尝谓《诗》亡而后《离骚》作，学《离骚》所以学三百篇。善学三百篇者，当自《离骚》始。祠既成，将使吾宗操觚之士，皆以祠为归，凡有所作，合之为《三闾家言》，附于《楚辞》之后，岂非大夫之所乐得于其苗裔者哉。嗟乎！吾宗自丧乱以来，二三士大夫，亦颇能蝉蜕垢氛，含忠履正，三闾之遗风，其犹未泯也。闻江南雷港有忠洁王祠，相传宋太宗平江南时，以此号封三闾大夫。则予之乡今亦名之为忠洁，使人因名求实，以为继述之美。又大夫故居在归州屈沱之上，楚人谓江之别流为沱，屈姓之所居，故曰屈沱。而大夫所耕之田，泪滴而生玉米，名曰屈田。吾之乡，其前有潮溪数曲，今亦命曰屈沱。有田数百亩，高者两三熟，低者一收，以供粢盛，今亦命曰屈田。盖追慕大夫之忠，一一袭其故迹，使吾宗有所观感，亦诚无所不可也。祠之后复祀女媭，则名其堂曰婵媛。女媭者，大夫之姊也。楚人谓姊为媭，故曰女媭。自昔屈氏女子，能辞令者自女媭始。其申申以詈，欲大夫之愚如甯武，不欲其伉直如史鱼以速死也。大夫之忠，忠而过，大夫之过，过于忠。世儒能言之，不知大夫之姊早已言之矣。噫！媭诚贤女，大夫传其名于《离骚》，有以也哉！

大忠祠

广州城南有三大忠祠，祀宋丞相文公天祥、陆公秀夫、太傅张公世杰。祠本南园旧址，洪武初，有五先生者，结社其中，开有明岭南风雅之先。其后当事者即其地建祠，以祀三大忠，以与崖门大忠祠并峙。其左有堂曰臣范，右有轩曰抗风。抗风者，典籍孙先生之所命也。典籍诗："昔在越江曲，南园抗风轩。"今以俎豆五先生，是为南园五先生祠。予尝谒祠，有诗云："词客旧多亡国恨，骚人今有礼魂篇。"其在崖门大忠祠，白沙先生尝作哀歌亭其侧，时酾酒以吊三公，有辞云："俨其堂堂，沛其洋洋。是谓正气，至大至刚。上有青天，下有黄壤。不亡者存，薰蒿凄怆。"

祖 祠

岭南之著姓右族，于广州为盛。广之世，于乡为盛。其土沃而人繁，或一乡一姓，或一乡二三姓，自唐宋以来，蝉连而居，安其土，乐其谣俗，鲜有迁徙他邦者。其大小宗祖祢皆有祠，代为堂构，以壮丽相高。每

千人之族，祠数十所，小姓单家，族人不满百者，亦有祠数所。其曰大宗祠者，始祖之庙也。庶人而有始祖之庙，追远也，收族也。追远，孝也。收族，仁也。匪僭也，匪谄也。岁冬至，举宗行礼，主鬯者必推宗子。或支子祭告，则其祝文必云：裔孙某，谨因宗子某，敢昭告于某祖某考，不敢专也。其族长以朔望读祖训于祠，养老尊贤，赏善罚恶之典，一一出于祠。祭田之入有羡，则以均分。其子姓贵富，则又为祖祢增置祭田，名曰蒸尝。世世相守，惟士无田不祭，未尽然也。今天下宗子之制不可复，大率有族而无宗，宗废故宜重族，族乱故宜重祠，有祠而子姓以为归，一家以为根本。仁孝之道，由之而生，吾粤其庶几近古者也。

庞弼唐尝有小宗祠之制。旁为夹室二，以藏祧主。正堂为龛三，每龛又分为三，上重为始祖，次重为继始之宗有功德而不迁者，又次重为宗子之祭者同祀。其四代之主，亲尽则祧。左一龛为崇德，凡支子隐而有德，能周给族人，表正乡里，解讼息争者；秀才学行醇正，出而仕，有德泽于民者，得入祀不祧。右一龛为报功，凡支子能大修祠堂，振兴废坠，或广祭田义田者，得入祀不祧。不在此者，设主于长子之室，岁时轮祭。岁正旦，各迎已祧、未祧之主，序设于祠，随举所有时羞，合而祭之。祭毕，少拜尊者及同列，然后以馂余而会食。此诚简而易，淡而可久者也，吾族将举行之。

明诚书院

明诚书院在增城县城中，湛文简所建。堂上有《心性图》及文简所书《心性图说》，右隅有王文成所书五言古诗，今《阳明集》中，《书泉翁壁诗》是也。行书字大如拳，漫灭不可尽识。堂后石刻文简像，幞头执简，上有隶书《心性图说》。甘泉书院遍天下，此其发祥之地。故尤重云。

白云书院

白云之山有三寺，中曰白云，左月溪，右景泰，盖山中之三胜也。嘉靖间，三寺既毁，于是泰泉黄公以景泰为泰泉书院，铁桥黄公以月溪为铁桥精舍，甘泉湛公以白云为甘泉书院。自作《白云记》，谓仙变释，释变儒。王青萝读而嘉之曰：其变之终于正矣乎！遂书白云三变匾而揭焉。

西樵三书院

西樵之西，有山从端州来，至南海黄冈，渡江而东，有石迹，为石头村。又南而北，绵延数十里，丘垤连累者百数，乃崛起而为西樵，中有书院三。其曰石泉书院者，方文襄所营，在紫云峰。曰大科书院者，湛文简所营，在大科峰。曰四峰书院者，霍文敏所营，在鸡冠、紫姑、龙爪、聚仙四峰之间。当时三书院鼎足而立，三公讲学其中者历十年。世宗御极，相与应召而起。方为内阁辅臣，霍为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入弼东宫，湛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同时尊显，世之所难也。论者谓山有神灵使然。父老云：昔年兹山，岚雾溟濛覆其半，昏旦莫辨。近三十年，明净秀露，无复岚雾掩焉。亦山之遭遇，非偶然也。

万卷堂

东莞陈琴轩先生琏，致仕后，开万卷堂。书多秘馆所无，四方学者至，必馆谷之。而丘文庄于琼州学宫为石室，藏书以惠学者，皆盛德事也。

合道山房

吾乡有烟管山，宠从特出，其脉逶迤而下，为丘陵者三四，复崛起为一大山。其冢高而长，形如船覆，因名之曰覆船。其大与烟管相若，而势稍平，四围冈阜宫之，扈者、岕者、峃者远近连属，凡数十百计，皆以二山为宗。形家者谓烟管上应太阳，覆船上应太阴，从太阳而落为太阴，一南一北，如日月相配，有妙道之象焉。予草堂在二山间，背覆船而右烟管，将以阴为体而阳为用，以师夫二山，于是题其堂曰合道，而为铭曰："烟管在北，覆船在南，吾居其中，与之相参。覆船在南，烟管在北，吾居其中，与之相翼。以身为宫，广如虚空，能与地塞，能与天通。以心为佩，光无外内，能与日明，能与月晦。"

三楼

三楼，一曰越华楼，故在广州城西戙船澳。南越王佗以陆大夫有威仪文采，为越之华，故作斯楼以居之。或曰：越华楼一名越华馆，佗作此以送陆贾，因迩朝台称朝亭，唐改曰津亭云。自古文人至越者，始陆贾，继终军，皆有光于越，而军与韩千秋节烈尤伟，予尝欲重建此楼以祀之。一曰越望楼，在藩司堂后。枕玉山而面珠海，山川千里，极目无际，亦南天杰构。今不存。一曰玉山楼，在粤秀山上。洪武初都指挥花英所建，以祀越先贤高固、杨孚、董正、罗威、唐颂、疏源、陈临、王范、黄恭九人。玉山为五岭山川之望，九贤为十郡人文之望。玉山有此楼，楼有此九贤，可以不朽。

六楼

广州有崇楼四，在南者曰拱北，故唐之清海楼也。其地本番、禺二山之交，刘龑凿平之，叠石建双阙其上，宋经略某改双阙为双门，民居其下，今号曰双门底云。北曰镇海，在粤秀山之左。洪武初，永嘉侯朱亮祖所建，以压紫云黄气之异者也。广州背山面海，形势雄大，有偏霸之象。是楼巍然五重，下视朝台，高临雁翅，实可以壮三城之观瞻，而奠五岭之堂奥者也。西曰观海，在大观桥上，今废。中曰岭南第一楼，在坡山五仙观中，洪武初行省参知政事汪广洋所建。四穿无壁，栋柱皆出石墙上，以悬禁钟而已。四楼惟镇海最高，自海上望之，恍如蛟蜃之气，白云含吐，若有若无，晴则为玉山（即粤秀）之冠，雨则为昆仑（番大舶也）之舵，横波涛而不流，出青冥以独立。其玮丽雄特，虽黄鹤、岳阳莫

能过之。外则有端州阅江楼。江，西江也。其水自梁、益二州，经流数千里，会五十余州之水而下。其大者为郁、黔、桂、绣、临、贺之水，分为二江，复合而为一。洪波涔瀁，无支流以疏播之。至端州，而羚羊之峡绾毂其口，不能遽泄，每当夏月，崩腾怒涌，载于高地，为暴涨以鱼鳖吾民。楼之建，所以砥狂澜而锁钥西疆者也。其基在石头冈上，冈临江崛起，巨石厜㕒，府治第一重捍门也。楼势峥嵘，望如山岳。前后楼二，各三重。左右楼二，各二重。左右耳楼四，各二重。凡大小八楼，合而为一。外此则惠州有合江楼。东、西二江汇其东，丰、鳄二湖潴其西，而象岭、罗浮前后屏拥。其水大而山雄，境清而气秀，又为岭以东之最胜。是为东粤六楼也。

碧玉楼

碧玉楼在白沙先生宅，小庐山西。碧玉长六寸许，宽半之，上锐下丰，旁有两耳，耳有孔可以组穿约，盖古命圭之属。《记》曰："命圭自九寸以下。"又曰："圭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是也。白沙以总督朱英之荐，于是宪庙以此圭聘先生，先生建楼藏之，名碧玉楼，又尝自称碧玉老人。郡人黄泰泉诗："百年闻道属斯人，碧玉中藏太古春。"邝湛若诗："碧玉楼前千仞雪，肯容狂简礼簪裾。"

高　楼

广州诸大县，其村落多筑高楼以居。凡富者必作高楼，或于水中央为之。楼多则为名乡。遥望木棉榕树之间，矗立烟波，方正大小，一一相似，势如山岳之峙，皆高楼也。楼基以坚石，其崇一丈七八尺。墙以砖或牡蛎壳，其崇五六丈，楼或单或复，复者前后两楼，盘回相接，雨水从露井四注，名回字楼。罩以铁网铜罛，隐隐通天。楼内分为三重，每重开三四小牖瞭望。顶为战棚，积兵器炮石其上，以为御敌之具。寇至则一乡妇女，相率登楼，男子从楼下力斗。斗或不胜，则寇以秋千架巨木撞楼，或声大铳击之，或以烟火焚薰，楼中人不能自固，争从楼窗自堕，以求缓须臾之死，惨不可言。是楼虽壮观瞻，亦寇盗之招，此乡落之莫可如何者也。

名　园

广州旧多名园。其在城东者，曰东皋别业，陈大令之所营也。初从山口关之东而入，有一湖曰蔬叶，尝有蔬叶自罗浮流至。湖中有楼，环以芙蓉、杨柳。三白石峰矗其前，高可数丈。湖上榕堤竹坞，步步萦迴，小汊穿桥，若连若断。自挹清堂以往，一路皆奇石起伏，羊眠陂陀岩洞之类，与花林相错。其花不杂植，各为曹族，以五色区分。林中亭榭则以其花为名，器皿几案窗棂，各肖其花形象为之。花有专司，灌溉不摄。司梅者则处梅中。客至梅中，司梅者供其茗果，而以梅之利输主人。他所有花木皆然。登其台，珠海前环，白云后抱，蒲涧、文溪诸水，曲曲交流，悉贯玉带桥而出。有彩舟四：曰只在，曰弄碧，曰渔长，曰浮家。客至随所欲乘，主人弗问。夹岸桃树有一坊，书曰："桃花源里人家。"越一曲为锦袍湾，二曲为九龙井。委折而西，与凫鸥相遂，日不知其几十里也。湖尽，万松谡谡，直接赤冈山径而止。桂丛藤蔓，缭绕不穷，行者辄回环迷路。文忠公与大令，兄弟也，有诗云："山水经营始宁墅，画图二十孟城坳。"此城东名园之故事也。其在城西者，曰西畤，为吴光禄所筑，梅花最盛。又五里有荔枝湾，伪南汉昌华故苑，显德园在焉。又五里三角市中为花田，南汉内人斜也，刘鋹美人字素馨者葬其中，鋹多植素馨以媚之，名素馨斜。有咏者云："花田近在城西社，素馨花气薰游冶。美人墓上多牛羊，当日人前面空赭。"其在半塘者，有花坞，有华林园，皆伪南汉故迹。逾龙津桥而西，烟水二十余里，人家多种菱、荷、茨菰、蕹芹之属，其地总名西园矣。城南有望春园，有芳华苑，亦伪南汉故迹。其南园，则国初五先生倡和之地。里许为斐园，文忠公所营，有阁曰桐君。公尝自称桐君，故以名。北则有芳春园，桃花夹水二三里，东接辟辟之水，可以通舟，一名甘泉苑，其桥曰流花。鋹与女侍中卢琼仙、黄琼芝、蟾姬、李妃、女巫樊胡子及波斯女，为红云宴于此。雨后往往拾得遗钗珠贝，知为亡国之遗物也。大抵鋹时，三城之地，半为离宫苑囿。又南北东西环城有二十八寺，以象二十八宿，民之得以为栖止者无多地也。其为无道若此。

祖香园

祖香园在沙亭乡，吾以园中草木，皆有先祖三闾大夫之遗香，故以名园。园之中有骚圣堂，其木主书曰：楚左徒三闾大夫先公屈子灵均之位。旁二主书曰：楚大夫宋玉先生之位，楚大夫景差先生之位。二先生皆高弟子，故以配享。而三闾大夫画像，则以渔父、詹尹参之。以尝相与问答，见诸楚辞者也。或谓渔父者，三闾大夫寓言；《沧浪》一歌，亦《离骚》之短篇。《离骚》之长，《沧浪》之短，是皆楚风之正。亦一说也。

狼家屋

自横州平佛水口渡江，三十里至白鸽墟，是灵山县境。墟中狼家一瓦屋，其屋脊东为广东界，脊西为广西界，狼目司之。予尝信宿其中。

慈元殿

慈元殿在新会崖山上，成化中方伯刘公大夏始建，以祀宋杨太后，上赐名全节庙。进士张公诩有赞云："朝闽夕广，提二弱孤。依臣张陆，为宗社图。曹娥死孝，贞义死信。惟后死之，仁至义尽。"太后有陵在崖山海滨，张太傅营葬。今莫辨其地云。

吕相祠

顺德桂洲堡有吕相祠，神甚赫。相传为宋吕文焕

于甲子门与元人战败赴水死，尸溯流至，乡民祠之。咸平间，封忠愍武灵侯。考《通鉴》，文焕以襄阳降元，为参知政事，每导元人入寇，德祐初，籍其家。宋亡，人见太后，尚出怨言。乃宋叛臣，无战甲子门事，况咸平乃真宗年号，先文焕二百余年，则所传者讹也。邑西南有地名石涌，南越相吕嘉故乡也。当汉兵南下，嘉于其乡筑石涌、金斗二城以为守。败后伏波追奔至此，编桥度兵，既获嘉，桥遂以伏波名。桂洲与石涌一水相连，溯流而至必嘉也。为南越相故称相，此乃嘉之子孙，居于石涌者之所祠也。嘉本越人之雄，尉佗得之，因越人之所服而相之，而南越以治。佗之能用越人如此。秦将屠睢不能用桀骏以败，番君吴芮能用梅铞以兴。越人之不可忽也如此。嗟夫！越人固多六千君子之遗烈者哉！

南海庙

何磻云：广州东去百里，有南海庙，祀南海之神，退之为南海庙碑，乃其地也。庙植波罗树，种自海外来，树不著花，土人刀斫其榦，液出而成实，丑若鬼面，剖之有房，熟而食之，如栗而香。若或不经刀砍，则液流于地，实成地中，香达于外，土为之裂。良亦怪矣。庙有此树，故亦号曰波罗庙。左为浴日亭，登以望海，森茫无际。然东去百里，乃有虎门，两山夹峙。虎门之外，群岛伏立，犹非大洋也。庙在扶胥江北岸，其南岸有最高峰，曰烟管冈，正与庙对。冈左右乱峰环叠，海树如城。翁山有书屋在其下。倚南面北，扶桑晓赤，罗浮晚青，山海之胜，甲于百粤，北海东海之滨，未易有此。村民千户，耕渔为业，皆屈大夫之流裔。田肥美而水苦咸，屋后小峰，甘泉涓涓，一村饮足焉。翁山之庐，倚烟管冈为屏，临南海为溪。想其扶桑日生，中夏犹夜，独登山阁，以受晓华，真神仙境界，岂人世王侯所能梦见。予为之作《海阁日华图》，题其上曰："天以布衣存日月，海滨山阁著藏书。"阁旁多木棉。其种自海外来，树高数十尺，喜温恶寒，莫能过岭以北。花类玉兰，色正赤而无香，结实如酒杯。老而飘絮，著土自生，盛于荒滩闲址。集其絮可席以坐，柔而少温，若芦花然。翁山谓广民种木，多择实之易售者，若荔支、龙眼之属，非是则不贵。以故木棉为弃种，而任其自生。若收之园林，当亦佳观也云。

文选楼

广州外城之南，有珠江义学。其西一楼，予居之，以撰《广东文选》，里人因名之曰文选楼。为诗有曰："自今南与北，文选有双楼。"

濠畔朱楼

广州濠水，自东西水关而人，逶迤城南，迳归德门外。背城旧有平康十里，南临濠水，朱楼画榭，连属不断，皆优伶小唱所居，女旦美者，鳞次而家，其地名西角楼。隔岸有百货之肆，五都之市，天下商贾聚焉。屋后多有飞桥跨水，可达曲中，晏客者皆以此为奢丽地。有为《濠畔行》者曰："花舫朝昏争一门，朝争花出暮花人。背城何处不朱楼，渡水几家无画楫。五月水嬉乘早潮，龙舟凤舸飞相及。素馨银串手中灯，孔雀金铺头上笠。风吹一任翠裙开，雨至不愁油壁湿。"是地名濠畔街，当盛平时，香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今皆不可问矣。噫嘻！

卷十八 舟语

操舟

越人善用舟。刘安云：越舲蜀艇，不能无水而浮。又云：汤武，圣主也，而不能与越人乘舲舟而浮于江湖。又云：九疑之南，陆事少而水事众。九疑之南，盖越也。又云：越地幽昧而多水险，其人皆习水斗。而左思云：篙工楫师，选自闽、禺。禺，番禺也。《山海经》云：番禺始为舟。番禺者，黄帝之曾孙也，其名番禺，而处于南海，故今广州有番禺之山。其始为舟，故越人习舟，古时吴楚之舟，皆使越人操之。刘向云：鄂君汎舟于新波之上，有越人拥櫂楫而歌。而越王句践，尝发习流二千伐吴，又作大翼、中翼、小翼以攻吴。战舰之制，至句践而渐备矣。越既灭，其子孙散处海峤。然当秦之时，始皇尝使尉佗、屠睢将楼船士卒平越。其后汉武帝亦遣五将军，率楼船十万师平越。何当时越人不能以水斗长技与之争耶？杨仆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锋，遂至番禺。汉将军凡分五路，皆以水军，南越之平，实以水军之力。故知将在勇，勇则神速，能使敌人长技不及施，策之上者也。

粤人善操舟，故有铁船纸人，纸船铁人之语，盖下海风涛多险，其船厚重。多以铁力木为之，船底从一木以为梁，而舱艎横数木以为担，有梁担则骨干坚强，食水可深，风涛不能掀簸，任载重大，故曰铁船。船既厚重，则惟风涛所运，人力不费，小船一人一桨，大船两三人一橹，扬篷而行，虽孱弱亦可利涉，故曰纸人。篷者，船之司命。其巨舰篷，每当逆风挂之，一横一直而驰，名曰扣篷。谚所谓："广州大艨艟，使得两头风。输一篷，赢一篷"也。横行曰输，直行曰赢。篷，驶也，以蒲席为之，亦曰篴也。或以木叶为之，曰帆叶也。每舰有二篷，风正曰八字，八字风在后则正，在前则横，故又有"后八字风，扬篷当中，前八字风，勾篷西东"之语。其或舟子撮唇为吹竹叶声，及鸣金鼓以召风。风至，二篷参差如飞鸟展翅，左右相当，其形亦如八字。是皆铁船乃胜任。上江自凌、浈、湟、武诸水以下至清远，一路滩高峡峭，水多乱石，其船食水浅，率以樟木为之，底薄而平，无横木以为骨，放之顺流，遇砐硪大石，一折而过，势如矢激，故曰纸船。其逆崩流而上者，触崖觝礐，随石回旋，撑者、钩者数人，牵者数人。牵者在隈岸或怪石间，为深林密箐所蔽，前后不相顾，舟子虑其或过或

不及，冲陷石棱，则终日大叫，叫且如哭，如相杀声，一一凄酸郁怒，或于石告哀，或与石拒敌。其船乍前乍却，前者如暴虎，后者如搏熊。一橇失势，舟破碎漂没，入于涡盘矣。故舟子非强有力者不能胜，故曰铁人。其上乐昌泷者，率以双橇穿舟，腰之而上。舟子谣曰："朝穿腰，暮穿腰，橇如铁一条。"又曰："上滩橇在手，上泷橇在腰。"其上乐昌滩者，舟人为籐圈于舟旁，橇在圈中，二人肩橇以行，名曰肩舟。舟行以肩，亦曰舟舆。其上乌蛮大滩者，每一落橇，男女则偃身船旁，以助其势，曰眠橇。行者笑之。有谣云："妇人撑右，丈夫撑左。估客笑人，眠橇不可。"是皆非铁人不能任。其驾诸乡艭船者，虽隆寒袒裸，血汗沾濡，摇橹之声，如雷霆，如战斗，常使惊波披靡，舟过而水痕不能合。虽逆水逆风，日犹百里，亦皆号为铁人云。广州故多艭船，而日艭夫尤壮。日艭多勤，夜艭多惰，勤者之力，恒使风潮无功。风潮不能厄其势，海寇不敢争其强，是皆所谓铁人也。

东莞艭船赶水，常以一人执杵在船头，以杵左右舂船，为摇橹疾徐之节。左舂则足左跃，右舂则足右跃，诸橹人以之作势，以之齐声，又口唱山歌，使诸橹人属和以苏其苦，于是筋力尽忘，舟行迅速，须臾至彼步头矣。此古舂堂之遗俗也。《寰宇记》云：新州俗，豪渠之家，丧祭则鸣铜鼓，召众则鸣舂堂。按舂堂状如小船，长丈余，两三人交击。一云：刳木为槽，旁约十杵，男女间立舂谷，槽声若鼓，闻数里。盖本舂器，因用召众也。一曰：椎塘。志云：罗浮山中人，凿方木为舂，曰椎塘，昧爽声震而虎潜。韶台诗："椎塘声合虎狼归。"即舂堂也。

战船

广之蒙冲战舰胜于闽艚。其巨者曰横江大哨。自六橹至十六橹。皆有二桅，桅上有大小望斗云棚。望斗者，古所谓爵室也。居中候望，若鸟雀之警示也。云棚者，古所谓飞庐也。望斗深广各数尺，中容三四人，网以藤，包以牛革，衣以绛色布帛，旁开一门出入。每战则班首立其中。班首者，一舟之性命所系，能倒上船桅，于望斗中以镖箭四面击射，势便，或衔刀挟盾，飞越敌舰，斩其帆樯；或同蛋人没水凿船，而乘间腾跃上船杀敌；或抱敌人入水淹溺之。其便捷多此类。舰旁有芘篱，夹以松板，遍以藤，蒙以犀兕绵被，左右架佛郎机炮、磁炮、九龙信炮、蒺藜锡炮、霹子炮、神炮数重，及火砖、灰礶、烟毬之属，尾梢作叉竿连棒。又有箐竹楼橹以隐蔽。又或周身皆炮，旋转回环，首尾相为运用，其捷莫当。此戈船之最精者也。其小者曰飘风子，曰大小拨桨。大拨桨，每船一艘，桨百余，小者亦五六十。人坐船内拨之，其行若飞。人各有所隐蔽，箭炮莫能中。桨之利胜橹，橹立桨坐，立则人在舱外易受敌，坐则人在舱中，每一桨有一鸟枪或三眼神枪辅之，桨动则群枪齐发。其飘洋者曰白艚、乌艚，合铁力大木为之，形如槽然，故曰艚。首尾又状海鳅，白者有两黑眼，乌者有两白眼，海鳅远见，以为同类不吞噬。其载人与货物者曰艭，制亦如斗舰，上施兵器及炮火、飞石、灰礶，旁布渔罛。小者曰横水艭。捕鱼者曰香舫，亦曰乡舫，曰大涝罾、小涝罾。其四橹六橹者曰小舫，八橹者曰大舫。曰缭罛船，曰沉罾。其曰朋罛者，以船十数椶为一朋，同力以取大鱼，故曰朋罛，亦曰摆帘网船。其上滩濑者，曰匾水船，即艑艖也，亦曰扒竿船。叉二木于船首，以张帆席，故曰扒竿。竿即樯也。蛋人所居曰艇，孔鲋云：小船谓之艇。《释名》云：艇，其形径挺，一人二人所乘行也。盗舟曰龙艇。长四五丈，裸无篷盖，数十人以桡拨之，奋迅如龙，最利攻刦。吾粤水道多歧，山海相通，盗贼易为出没，龙艇之为害，无处无之。其曰大龙艇者，长九丈七尺，宽一丈一尺六寸，两旁有桨四十四，橹十二。入洋则纯用桨，出洋则纯用橹及风篷。每橹八人，桨一人，更番出力。凡有三百余人，为两班。船上有木柜，其形方，长六七尺，可避波涛。两旁为铳眼及强弩架，弩亦四十有四。又有竹栏，以支牛皮、絮被、罾罛，为御矢石铳炮之具。其船轻而疾，受水浅，倏忽可数百里，白艚、乌艚最畏之，以其无风可行，不能追逐故也。其名生船，以乌、白艚无风则死也。其柜以水椰之木，帆以布，布以粗麻为之，染以薯莨，浸以矾水及盐。其底以铁力木或红卢桂木，性柔耐水，可长久。更佐以香舫之船，左右相夹，往往无敌。香舫长短与相等，宽亦如之，周以竹篱而头方，上亦有柜稍圆，惟不用桨而纯用橹耳。橹十四或十六，桅则三之，或于船两旁作代风轮二或四，以激水，水力即风力也。或止作空底一层，于最近水处，稳便愈甚。不然止在船两旁顺置长空匣，疾亦如之。

洋舶

洋船之大者，曰独樯舶，能载一千婆兰，一婆兰三百斤，番语也。次牛头舶，于独樯得三之一。次三木舶，于牛头得三之二。次料河舶，于三木得三之一。底二重，皆以铁力木厚三四尺者为之。锢以沥青、石脑油、泥油，填以礧石。矴以独鹿木，扎以藤，缝以椰索。其碇以铁力、水桫，钉以桄榔、篾箬，淬钉以蛇皮内膏。盖海水咸，烂铁妨磁石，故皆不用铁物云。桅凡三，一桅常植。二桅以风而植。桅长者十四五丈或二三接，中皆横一杆，上有望斗，容四十余人。又以木为人，或升或降，遍置梯绳之间，前木照后柁，以黑鬼善没者司之。其舶小者，四围皆密，腹中仅留一孔，自上而下。飘洋时，梢公缚身桅下，余悉在舶腹之中。凡上舶容人千余，中者数百，皆有舵师、历师，然必以罗经指南。尸罗经者，为一舶司命，毫末分利害焉。每舶有罗经三，一置神楼，一舶尾，一在半桅之间，必三鍼相对不爽，乃敢行海。大鱼至，以铜铳击而退之。大鱼去而波浪为怪，以长剑斩之。其人为西南诸番将卒工商之属，一一凶狠，海寇皆莫敢近。故得输其珠贝奇物，以辐辏五羊。尝有贺兰国舶至闽，有客往观之，谓其舶崇如山岳，有楼橹百十重，上悬五色幡帜，环飞庐皆置木偶以

疑远，内则含伏大佛朗机百位，外则包裹牛革数重，月以丹漆涂既一周以为固，梯以藤结而上下。客登，则番人从雀室探其首，眼皆碧绿，髮黄而面黧，以手相援，见之惊犹魑魅。登未及半，则施放火器，黄雾蔽人，咫尺渺不相见，声如丛雷，轰阗足底。译人云："此吾国所以敬客，愿毋恐。"其人无事皆细羢大笠，著红罽长褠，金纽连绵至地，或持骨朵，或负手闲行，自晨至暮不息。帆绳交结如网罗，或皆在其上坐卧。帆以布，凡七张之，绳以棕细藤，窗牖以玻璃嵌之。舱以辟支缎铺之。凡十数重。酒以葡萄以香春，器以宝玉椀，高倾以泻注成贯珠为礼。瓜蔬味皆酸脆碧色。笔管以木为之，如冠簪而细小。有一卷长二丈余，绘画山川，有番字识其下。考之皆五虎门内水深浅处，其心故不可测也。贺兰舶亦尝至广州，予得登焉。舶腹凡数重，缒之而下，有甜水井、菜畦。水柜水垢浊，以沙矾滤之复清。悬釜而炊。张锦绷白氍而卧，名曰奭床。人各以柔韦韬手，食则脱之。食皆以苏合油煎烙，曼头牛臑，皆度色如金黄乃食。其刀可屈信如蛟蛇，左右盘挐，类古之鱼肠剑。然时鼓弄铜琴铜弦，拍手弹肩，对舞以娱客，似有礼者。吾广承平时，西南诸番尝至者有十五国。其安南、占城、暹罗、真腊斛、锁里五国，岁一朝贡，余则或至或不至。所患者，吾奸民为彼舌人通事，时或椎髮环耳，侏儒人群，为之乡导，诱之以妇女妖淫，告之以官司重轻，示之以地形虚实，为我腹心祸患。正德间，佛郎机绐称入贡，自西海突犯莞城。大肆杀掠，此其明征矣。贺兰从古未至，而红毛鬼者，长身赤髮，深目蓝睛，势尤狰狞可畏。比年数至广州，其头目号曰白丹，每多闽漳人伪为之，其骄恣多不可制。红毛鬼所居大岛在交趾南，盖倭奴之别种也。常入洋中为盗。其船有五桅者、九桅者，首尾皆有舵。以利回旋。舵工分班使风，昼夜兼行，惟视罗经所向，时登桅视千里镜，见远舟如豆子大，则不可及，若大如拇指许，即接长其桅而追之。桅有雌雄二窍，箍而楔之，益左右帆，数百里之遥，逾时可及。吾船亦有三五桅者，两舷作木城，摇橹于中，且行且战。若大炮多、风顺，亦可逸去。倘众寡不敌，为所擒，则尽屠矣。红毛鬼之为恶若此。嗟夫！吾粤三面阻海，而南𡶴为左蔽，涠洲为右翼，虎门为前屏，此皆险要。倭与红毛若乘汛举连天之舶而前，则南𡶴必先受敌。虎门犄角二隅，未多置兵，则内户不键也。诸舶既往来飘忽，而山寇阴行勾引，其为祸可胜道哉！

藤埠船

琼船之小者，不油灰，不钉锴，概以藤扎板缝，周身如之。海水自罅漏而入，渍渍有声，以大斗日夜戽之，斯无沉溺之患。其船头尖尾大，形如鸭母，遇飓风随浪浮沉，以船有巨木为脊，底圆而坚，故能出没波涛也。苏轼云：番人舟不用铁钉，止以桄榔须缚之，以橄榄糖泥之，泥乾甚坚，入水如漆。盖自古而然矣。

洋船桅

洋船桅，其巨者一桅费千余金。每洋中风狂，船将覆没，以刀顺风势斩桅，桅大者合两人抱，皆立断，如鸿毛飘空。船人以桅为命，桅既断，则船随风所至，得至岸者无几矣。

船 帆

广州船帆，多以通草席缝之，名之曰艃。其方者曰平头艃，顺风使之。其有斜角如折叠扇形者，逆风可使，以为勾篷。勾篷必用双艃，前后相叠，一左一右，如鸟张翼，以受后八字之风，谓之鸳鸯艃。舟人有口号云："鸳鸯双篷，使风西东。"

泷 船

舟自宜章下平石者，曰单船，自平石下六泷至乐昌者，曰双船。单，小艑也。双，大艖也。六泷古名武溪，或以为即马援门生所歌武溪深者。水最湍怒，舟上下砯石，单船小水易漂没，故必用双船，其力能与石斗，船胜石则生之机，石胜船则死之机，固峤南之绝险处也。双船兼二独木为之，形若浮槎，单者止刳一木。每船三人，上水者篙人在水中，下者桨人在舟中，二人分左右打桨，一人在后，一手持舵，一手打桨，舵亦以长桨为之。故谚曰："上篙下桨。"予尝有《上泷谣》曰："篙直如箭，船石不见。篙曲如弓，船石相舂。"又歌曰："上泷下泷舟不同，双船与石相争雄。"双船一曰泷船。昌黎诗："仍将衰病入泷船。"泷船又即下濑船，方愚者云："东越传下濑将军。"南越传下厉将军。厉即濑也。海水深故用楼船，滩水浅故用下濑，下濑之船小者也。戈船者，戈音划，撑小舟曰划，音华，广陵以小舟为划子是也。舟进篙谓之划篙，一日挐庄子，方将杖挐而引其船。

蛋家艇

诸蛋以艇为家，是曰蛋家。其有男未聘，则置盆草于梢，女未受聘，则置盆花于梢，以致媒妁。婚时以蛮歌相迎，男歌胜则夺女过舟。其女大者曰鱼姊，小曰蚬妹。鱼大而蚬小，故姊曰鱼，而妹曰蚬云。蛋人善没水，每持刀槊水中与巨鱼斗，见大鱼在岩穴中，或与之嬉戏，抚摩鳞鬣，俟大鱼口张，以长绳系钩，钩两腮，牵之而出。或数十人张罛，则数人下水，诱引大鱼入罛，罛举，人随之而上，亦尝有被大鱼吞啖者。或大鱼还穴，横塞穴口，已在穴中不能出而死者。海䲙长者亘百里，背常负子，蛋人辄以长绳系枪飞刺之，候海䲙子毙，拽出沙潬，取其脂，货至万钱。蛋妇女皆嗜生鱼，能泅浮，昔时称为龙户者，以其入水辄绣面文身，以象蛟龙之子，行水中三四十里，不遭物害。今止名曰獭家。女为獭而男为龙，以其皆非人类也。然今广州河泊所，额设蛋户，有大罾、小罾、手罾、罾门、竹箔、篓箔、摊箔、大箔、小箔、大河箔、小河箔、背风箔、方网、辏网、旋网、竹箵、布箵、鱼篮、蟹篮、大罟、竹箪等户一十九色。每岁计户稽船，徵其鱼课，亦皆以民视之矣。诸蛋亦渐知书，有居陆成村者，广城西周墩、林墩是也。然良家不与通姻，以其性凶善盗，多为水乡祸患。曩有徐、郑、

石、马四姓者,常拥战船数百艘,流劫东西二江,杀戮惨甚。招抚后,复有红旗、白旗等贼,皆蛋之枭黠,其妇女亦能跳荡力斗,把舵司篷,追奔逐利。人言傜居拳而偏忍,蛋居水而偏愚,未尽然也。粤故多盗,而海洋聚劫,多起蛋家。其船杂出江上,多寡无定,或十余艇为一䑸,或一二罛至十余罛为一朋。每朋则有数乡艔随之腌鱼,势便辄行攻劫,为商旅害。秋成时,或即抢割田禾,农人有获稻者,各以钱米与之,乃得出沙。其为暴若此。议者谓诚以十船为一甲,立一甲长,三甲为一保,立一保长,无论地僻船稀,零星独钓,有无罟朋及大小艔船,皆使编成甲保,互结报名,自相觉察,按以一犯九坐之条,则奸舸难匿,而盗薮可清。然清艔船及澳艇,尤为先务。

大洲龙船

番禺大洲,有宣和龙舟遗制,是曰大洲龙船。洲有神,曰梁太保公。盖以将作大匠,从宋幼帝航海而南者也。公将营宫殿于大洲,未成而没,村民感其忠,祠祀之。每岁旦请举龙舟,覆珓得全阴,则神许矣。许则举,辄有巨木十数丈浮出江中,舟之长短准之,号曰龙骨。自崇祯丁丑以来,请辄不许。辛丑之岁,有泣诉于神者:"吾老矣,神今垂许,犹可传之后人,否则此法遂绝矣。"神乃许之。船长十余丈,广仅八尺,龙首尾刻画奋迅如生。荡桨儿列坐两旁,皆锡盔朱甲,中施锦幔。上建五丈樯五,樯上有台阁二重,中有五轮阁一重,下有平台一重。每重有杂剧五十余种,童子凡八十余人。所扮者菩萨、天仙、大将军、文人、女伎之属,所服者冠裳、介胄、羽衣、衲帔、巾帼、襁褓之属,所执者刀槊、麾盖、旌旗、书策、佩帨之属。凡格斗、挑招、奔奏、坐立、偃仰之状,与夫扬袂、蹙裳、喜、惧、悲、恚之情,不一而足,咸皆有声有色,尽态极妍。观者疑为乐部长积岁月练习,不知锦幔之中,操机之士之所为也。每一举费金钱千计,神之许以十年二十年之久,盖以惜民力也。龙之口,铁镤镤之。问之神,曰:不尔则雨。

龙　船

顺德龙江,岁五六月斗龙船。斗之日,以江身之不大不小,其水直而不湾环者,为龙船场。约自某所起,至某所止,乃立竿中流以为界。船从竿左右斗,不得逾界。先期定其敌,两龙船为一偶,大小长短相若,黄头郎相若也。主者书于册,又以两筹书某龙船,字中分,主者执其两半,而以两半酌卮酒与之。两船既斗,则胜者交其筹于主者,主者合筹不爽,则书于册曰:某船胜某船矣。以一标书胜字与之。其负者又与他船斗,或胜,则亦得一胜标。是日也,船连三胜,得三胜标者,是为初场最。次日三胜者又与三胜者斗,三胜者连得二胜,则得一五胜之标,是为二场最。次日五胜者又与五胜者斗,其一得全胜者,是为三场最。于是主者与以状头标,张伎乐,簪花挂红,为四六庄语送之还埠。凡出龙船之所曰埠。斗得全胜还埠,则广召亲朋燕饮,其埠必年丰人乐,贸易以饶云。

东莞有彭峡。两山夹蹲,芊绵起伏,怪石磊砢,若冈若阜者数十里,堪舆家称南行三紫龙,此其一云。峡西多居人,荔枝林郁翁蔽日,有高楼二十余座,与黑叶丹荔相映。舟贩酥醪花果之属者,交错水上,称水市焉。峡中一小山,山下为龙母祠,有老榕垂须百尺,与飞藤纠结,拂水葳蕤,游人争系舟其下。南望罗浮诸峰,隐隐可数。予诗云:"渐近罗浮紫翠分,纷纷瀑布下层云。"谓此也。峡东皆沮泽。五月时,洪流滂濞,放于百里,乡人为龙舟之会,观者画船云合,首尾相衔,士女如山,乘潮下上,日已暮而未散。龙舟长十余丈,高七八尺,龙髯去水二尺。额与项坐六七人,中有锦亭,坐倍之。旗者、盖者、钲鼓者、挥桡击楫者,不下七八十人。竞渡则惊涛涌起,雷雨交驰,舟去而水痕久不能合,斯亦游观之至侈者。广中龙船,惟东莞最盛,自五月朔至晦,乡乡有之,如彭峡者可纪也。

吾沙亭乡当海岸,有地曰石头,一巨石作鲤鱼形,名曰鲤鱼石。吾宗人岁于此装造龙船,与诸村竞渡,未尝不得胜夺标。有风雨,龙船益疾。他村墟有借此地以造龙船者,有请其神侯王像至彼船,冀得腾空疾渡者,吾宗人不之许也。沙亭龙船,比他所长大倍之,然出辄飞渡不可胜。斗罢汗血满船,油衣尽赤,可诧也。

琼人重龙船。四月八日,雕木为龙置于庙,唱龙歌迎之,而投白鸡水中以洗龙。五月之朔至四日,乃以次迎龙。主人先为龙歌,包以绣帕置龙前,其歌辞不可见,止歌末一字可见。诸客度韵凑歌,能中帕中歌字多者,得酬物多。其谚曰:"未斗龙船,先斗龙歌。欲求钱帛,中字须多。"

诸　舫

新会伍处士云,为光风艇,月夕乘艇而歌,其师白沙先生扣舷和之,飘飘乎任情去来,不知天壤之大也。南海陈秋涛宗伯,有舫名此花身,取唐人"几度玉兰船上望,不知原是此花身"之义。东莞邓参政云霄,有舫名天坐轩,取少陵春水船如天上坐之义。东莞尹冲玄先生,年九十余,读书不辍,常于竹杪为亭,翼以扶阑,盛夏竹叶阴浓,日光不漏,风一起,荡漾如舟,名曰荡云航。藏所著《皇明史窃》其中,客至,与梯而上观之。张西园有舫,曰五石瓠,尝载所著书,从罗阳水入罗浮。

梦香船

从肇庆新桥而上,人烟寥落,山路多歧,乃三县交界之区,盗贼之所出没。行者以艭船僦资贵甚,因附小船以行。舟人及此险地,即然梦香,客皆酣卧昏迷,遂被启镝。易资财以砾块,封识宛然。若枕间置水一盂,则迷魂之药涣散矣。又以药名破布叶者,煎汤服之,立解。行者歌云:"身无破布叶,莫上梦香船。"广州艭船多有趱舱之患,黠者或以骰子宝字盒诱人赌博,尽局财物而去。又或佯相斗殴,乘利便因而抢掠。或先伏盗跡于舱中,中道拔刀而起,斩舵工以应外贼。其害不可

枚举。

卷十九　坟语

鼻天子冢

始兴县南二十里，有鼻天子冢，或以为象，然象之称天子何也？《史记》云：禹践天子位，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礼乐如之。以客见天子，天子弗臣。象当时岂以天子之弟亦载天子旌旗为禹宾客，隐然有天子之望欤？其或尧为挚之弟，代为天子，象当时亦尝为禹所让，几几有代位之事，有鼻之人属望，因亦称之为天子欤？《山海经》称丹朱曰帝，则亦可称象天子欤？其葬始兴也，或当舜南巡狩，象尝朝见于南岳，因从舜以至曲江、始兴之间，象薨，即葬于其地欤？零陵县今有有鼻墟，而道州亦称有痺地。有痺者何？有鼻也。岂有鼻之地甚广，自零陵至始兴皆象之封内欤？然舜尝于曲江奏箫韶，曲江在始兴下流，舜崩葬九疑，而商均窆其阴。《大荒南经》称：赤水之东，苍梧之野，舜子商均所葬。舜崩而子弟陪葬，礼也。始兴密迩九疑，何当时臣庶不以象陪葬，抑象薨在舜陟方之先欤？《括地志》称：鼻亭神在道县北六十里。相传舜葬九疑，象尝至此，后人因立祠名鼻亭神。则象薨于舜陟方之后可知矣。传曰：舜葬苍梧，象为之耕。象，舜之弟也。耕者其为兄守视祭田欤？九州之大，舜乃封象有鼻以为其寝陵主，岂舜故有神灵，先知其将崩于苍梧欤？象既笃友爱之情，自宜遗命陪葬梧野。今二冢相望数百里而遥，岂舜神明之所安欤？《礼记》曰：舜葬苍梧，二妃不能从。或谓二妃葬衡山。衡山在零陵郡，地去苍梧不远。何当时二妃亦皆不得祔葬欤？吾闻象有神灵，宋时有掘鼻天子冢者，见铜人数十，拥笏列侍，俄闻墓中击鼓大呼噪，惧弗敢入。岂象时已有铜人殉葬之事欤？然零陵尝得白玉琯，乃西王母所献，而舜以殉葬者。则象冢中亦宜有异宝欤？舜之亲爱，天下莫不闻知，当烝烝乂时，象既为舜所化，必有功德于其国，国人之不敢犯斯冢也。自有虞时至宋，亦云久矣。舜崩，四海丧之如考妣，爱象者，所以爱舜也。舜放驩兜崇山以变南蛮，考《书疏》：崇山在衡岭之间，与有鼻不远。南蛮风俗于变为中华，意象必有力焉。南裔之人，为之建祠庙、守丘墓，必不偶然。予尝欲至其冢，立一丰碑，书之曰："古帝舜之弟有鼻国君之冢。"以示后人。或曰：按越灭吴，遂有南海，其后越为楚所灭，越王子孙自丹阳皋乡入始兴，有皋天子城。其曰鼻天子墓者，或越王子孙死葬始兴，因称墓曰皋天子不可知。鼻者，皋字之讹也。曰天子者，句践大霸称王，其子孙因僭称天子也。则亦一说也。

赵佗墓

南越武王赵佗，相传葬广州禺山，自鸡笼冈北至天井，连山接岭，皆称佗墓。《交广春秋》云：佗生有奉制称藩之节，死有秘异神密之墓。是也。孙权尝遣交州从事吴瑜访之，莫知所在。独得明王婴齐墓，掘之，玉匣珠襦，黄金为饰，有玉玺金印三十六，铜剑三，烂若龙文。而文王胡墓亦莫知其处。佗墓后有大冈，秦时占者言有天子气，始皇遣使者凿破此冈，深至二十余丈，流血数日。今凿处形似马鞍，名马鞍冈。其脉从南岳至于大庾，从大庾至于白云，千余里间，为危峰大嶂者数百计。来龙既远，形势雄大，固宜偏霸之气所钟也。冈南至禺山十二里，禺山南至番山五里，二山相属如长城。南控溟海，木棉松柏刺桐之属，一望葱青，实为灵穴之所结，故佗墓营焉。自南汉刘龑铲平二山，积石于番为朝元洞，积沉香于禺为清虚台，而地脉中断，然霸气亦时时郁勃。元至正间，广州人林桂芳兵起，称罗平国。南海人欧南喜兵起称王。又至元间，增城人朱光卿兵起，称大金国。他如邵宗愚、王成辈，争战纷纭，幺麽草窃。是皆以东粤天险，绝五岭，通二洋，可以篡赵、刘之业而抗中原也。独东莞何真，灼知天命有归，不敢妄为一州之主以祸生民，诚为识时俊杰也者。洪武初，永嘉侯朱亮祖戡定南粤，于越秀山巅建望楼，高二十余丈，以压其气，历二百余年，清平无事。黄萧养僭称齐帝，即位五羊驿馆，逾月而亡，盖其验焉。岭南形势，盖与曩时大异，风气既开，峤路四达，梅关横隘，车马周行，泷水漓川，舟航交下，虽有强兵劲马，戍守不给，一夫夺险，势若山崩矣。

任嚣墓

任嚣墓，在南海县西北二里，墓上旧有庙，今无。今镇海楼左，但有三君祠一区，祀嚣及赵佗、陆贾耳。当始皇时，南海尉屠睢以苛法钳制粤人，粤人不服，乘秦人疲惰，潜出奇兵攻之，遂破五军。嚣至，抚绥有道，不敢以秦虎狼之威，复加荒裔，于是民夷稍稍安辑。当是时，秦北有蒙恬，威詟漠庭，南有任嚣，恩洽扬越，而始皇乃得以自安。其后项、刘并起，豪杰纷争，莫知所向。而甘公乃教张耳曰：汉王之入关也，五星聚东井。东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自甘公此说一倡，而天下皆归心汉矣。嚣亦善识天文，能知五星余气及越门为南方偏霸之象，卒教尉佗成其业。故张耳之归汉也以甘公，而富贵数世，尉佗之自立也以任嚣。而享国五传，是皆以天文决之。

光孝寺后有楚冢，宋时有发之得宝玉剑佩之类。予疑楚冢即任嚣冢，盖嚣墓相传在南海县治西北二里，光孝寺正其地也。

刘龑墓

刘龑墓，在番禺东二十里。其地有南亭、北亭，海潮围绕，中不过十余里。墓在北亭洲旁，疑即昌华苑地也。崇祯九年秋，洲间有雷出，奋而成穴。一田父见之，投以石，空空有声，乃内一雄鸡，夜尽闻鸡鸣。于是率子弟以入。堂宇豁然，珠帘半垂，左右金案玉几备列。有金人十二，举之重各十五六斤。中二金像冕而

坐，若王与后，重各五六十斤。旁有学士十八，以白银为之。地皆金蚕珠贝所筑。旁有便房，当窗一宝镜，大径三尺，光烛如白日。宝砚一，砚池中有一玉鱼能游动。碧玉盘一，以水满注其中，有二金鱼影浮出。他珍异物甚众，不可指识。田父先持镜归，光动邻舍。亟扑碎之，有一珠，入夜辄作怪状，惧而弃之。于是邻人觉而争往，遂白邑令。令亟临其地视搜发，令得玉枕一、金人四以归。玉枕作卧虎形，长可尺许，大小珠见风悉化灰土，口含之而出，乃得完好。承棺有黄金砖四。棺既斧碎，有怀其发齿以出者。一碑当穴门中立，辞称："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翰林学士知制诰正议大夫尚书右丞相紫金袋臣卢应敕撰并书。"其所为大帝者，崩于岁壬寅四月甲寅朔越廿四日丁丑，号为大有十五年，葬以光天元年，陵曰康陵，盖刘龑墓也。龑者，清海军节度使刘隐之弟。伪梁常封隐南海王，隐卒，龑嗣。贞明三年，僭称帝于广州，改元乾亨，国号大越。又明年而更号汉。其九年白龙见，改元白龙。龑初名俨，至是复改名龑，以应白龙之祥。又二年，楚师来侵，龑惧，以《周易》筮之，遇大有，复以大有称元。十有五年而龑卒，子玢立，改元光天。龑即俗所称刘岩是也。岩乃俨之亥文也。考《奇名编》，无刘俨名。彼初实名严，后改龑，其字为俨，故遂讹为俨耳。龑字为严特制，取飞龙在天之义，盖效武后之作曌字也。龑在位，专以惨毒为事，所诛杀粤人，若刈菅草。死后数百年，粤人始得而甘心之。所谓天道好还，非耶！尉佗有功德于民，死葬禺山，人不忍言其故处。仁与不仁之报，盖若是哉！

刘鋹墓

刘鋹墓，在韶州治北六里白虎山，宋太祖尝封鋹为南越王，故亦曰越王山。降王而得返葬故园如鋹者，在昔无几，宋太祖之仁也。

永福陵

宋端宗崩于硇洲时，曾渊子充山陵使，奉帝还殡于沙冲马南宝家，佯为梓宫出葬，其实永福陵在厓山也。今新会寿星塘山中，有陵迹五处，以遗民隐讳，故得免于会稽之祸。予尝访其迹，吊之曰："一路松林接海天，荒陵不见见寒烟。年年寒食无寻处，空向春山拜杜鹃。"又曰："万古遗民此恨长，中华无地作边墙。可怜一代君臣骨，不在黄沙即白洋。"又曰："北狩南巡总寂寥，空留抔土是前朝。凭君莫种冬青树，恐有人来此射雕。"

杨太后陵

杨太后陵，在厓山海滨。番禺张诩铭云："朝闽夕广，提二弱孤。依臣张陆，为宗社图。所奔波者，赵氏块肉。今则亡矣，伊畴之属。茫茫大海，履之若无。止见仁义，不见其躯。曹娥死孝，贞义死信。惟后死之，仁至义尽。山陵峨峨，尺土孔多。六鳌擎负，毋使随波。"布政使刘大夏尝过慈元陵，泫然曰：后死国而弗祀，义弗称。谋立庙厓门之上，人感其意，不日而就，是为全节庙。

香头坟

香头坟，在新宁县境。宋末帝舟次厓门，新宁有伍隆起者，以三世受国厚恩，非死不报，于是贡米七千石，率其乡人捍卫。时贼臣张弘范已入广州，隆起奋身与战，累日不沮，潜为其下谢子文所杀，以首投降。丞相陆秀夫使人收葬，以香为首，其坟因曰香头坟。予铭之曰："天生沉檀，以为君首。血肉非香，乌鸢所有。斫以良工，其大如斗。玉粹金纯。黄泉不朽。"

李子长墓

李子长墓，在西樵云路村。其碑曰："明抱真先生李子子长之墓。"霍文敏公所书也。子长，顺德人，名孔修。初赴省试，以搜简过严，叹曰："此岂朝廷所以待士耶！"掷砚而去。今贡院右，有掷砚亭存焉。常从白沙先生问学，得无欲之旨，操行廉洁，人不可得而衣食之。布政使朱英饷米二十余石，固辞不获，乃悉举所有瓶、盎、盘、匜之属以贮米，才容一二石许，余则不受。遇空辄画猫儿卖之，毛骨如生，鼠见惊走。其山水、翎毛亦精绝，人争宝重，然皆不肯多画。平居大帽深衣，入夜不解，闭户静默，人希见其颜面。间出，则市人环观，以为异物。举止雍容，择地乃蹈，遇雨辄拱手徐行。人曰："先生何不趋，雨泷冻透衣矣。"曰："前路岂无雨耶？"行益从容。人皆笑之。至今广人言迂拙者，犹曰子长子长云。尝诣县输粮，令见其容止有异，问姓名，弗答，第拱手。令叱之，则再拱手，令怒以为不逊，笞之五，竟无一言而出。白沙戏之曰："如何叉两手，刚被长官笞。"传者以为美谈。晚于道深造，年九十余，无疾卒。文敏葬之西樵，称曰："白沙抗节振世之志，惟子长、谢佑不失。"或问子长废人有诸？陈庸曰："子长诚废，则颜子诚愚矣。"佑，字天锡，南海人。亦早弃诸生，从白沙游，安贫味道，人称为二高。子长无子，今西樵人以祭于社，为社师。

彭烈女墓

彭烈女墓，在广州大北门外白余武。烈女往为某家婢，色情婉美，其主已许字傔某矣。一夕欲娆之，坚拒不可，主乃逐傔以绝其意。傔临行有言弗逊，主怒挞之数百，肩背流血。烈女遂自缪，死前谓侪曰："某傔受大杖，凡以我也。我食主与母十余年矣，顾义有所不可。"言短而深，主懊悔无极，葬之郭外。番禺令冯藻表其墓，铭曰："夫为人奴，侬乃婢子。雠主不能，侬则当死。"

双燕窝冢

从化有殷氏女者，水西香家人，生员朝辂女也。年十六，许嫁锺氏子。锺氏子死，讣闻，女默然，徐更衣自经。两家合葬之，称其冢曰双燕窝。予为之赋，有云：

“双燕复双燕，生时不相见。相见在黄泉，雌雄何婉娈。”

丁公二子坟

丁公积知新会县，多惠政，有二幼子殇，葬黄云山。公既没，民为二子置祀田，其墓至今不废。黄孚诗：“黄云山下多黄云，云里鹧鸪啼小坟。”谓此。

山　场

广之著姓右族，其在村落者，人多襟冈带阜以居，庐井在前，坟墓在后。其濒海者，亦必多置山场，以为蒸尝之业。子姓以昭穆序，祔葬先茔。贫者乘凶血葬，毋有积久而不葬，或以无地而葬以水火者。而吾乡沙亭，其地半当山海间，山场凡有数所。自宋以来，奉宗千有余人，环祖宗之精爽以居，人与鬼数十世毋相离也。朝见祠而生敬，而求神聚于阳，暮见墓而生哀，而求气散于阴。人不出乡，鬼无为客。仁孝之风，庶几去古不远者也。吾祖父阡在涌口之山，山形如平沙落雁，两三峰正当草堂，松楸之声，不绝于耳，烟岚之色，不绝于目。吾不庐墓而墓咫尺吾庐，虽谓之庐墓，可也。

塔

塔本浮屠氏所制，以藏诸佛舍利者，即中国之坟也。华人今多建之以壮形势，非礼也。吾岭南在在有塔，其藏佛舍利者，惟广州城中花塔，是佛之大冢也。予推原浮屠氏之意，其塔非为形势而设，故以附于坟语。

六祖发塔

六祖发塔，在广州光孝寺佛殿后。六祖初剃度时，其徒为藏发于此，盖发冢也。佛以肤发为垢浊，委而去之，顾乃作塔以藏之，使人见而瞻礼，是犹有我相在也，失其旨矣。

四　塔

广州有四塔。其在城中者，一曰花塔，在六榕寺，梁大同间刺史萧誉所建。其形八方，凡九级，高二百七十尺。上有铜柱，柱上一金宝珠，以铜周回为圜，一级一圜，皆有铜链以护之。塔下有鲁般像，一手遮目仰视塔，所视处常为雷震去，凡数十葺之皆然。一曰光塔，在怀圣寺，唐时番人所建。高十六丈五尺，其形圆，轮囷直上，至肩膊而小，四周无楯栏无层级。顶上旧有金鸡，随风南北。每岁五月，番人望海舶至，以五鼓登顶呼号，以祈风信。洪武间，金鸡为风所堕，乃易以风磨铜蒲卢。上有榕一株，白鹤栖之。二塔为一城之标，形家者常谓会城状如大舶，二塔其樯，五层楼其舵楼云。其在城东五里者，曰赤冈塔。盖会城东郊之山，左臂微伏，两厓林峦，与人居相错，累累若釜钟然。形家者以为中原气力至岭南而薄。岭南地最卑下，乃山水大尽之处。其东水口空虚，灵气不属，法宜以人力补之，补之莫如塔。于是以赤冈为巽方而塔其上，觚棱峻起，凡九级，特立江干，以为人文之英锷。其东二十五里，有漶洲，当二水中，势逆亦面巽。有二山连缀，穹然若魁父之丘。其内一山，石冢高平，于是又塔其上。以其水常有金鳌浮出，光如白日，因名曰海鳌之塔。二塔既成，屹然与白云之山并秀。为越东门，而引海印、海珠为三关，而全粤扶舆之气乃完且固。盖吾粤诸郡，以会城为冠冕，会城壮，则全粤皆壮。乃今二塔在东，三浮石在西，西以锁西北二江之上流，东以锁西北二江之下流。而虎门之内，又有浮莲塔以束海口，使山水回顾有情，势力逾重，是为江上之第三道塔云。

榴花塔

榴花塔，在莞之桐岭，其乡曰榴花，因名塔曰榴花塔。乡为宋义士熊飞起兵之地，尝大战歼元兵于此，阴雨中，时闻金鼓之声。塔下为花溪银塘，有巨石，飞白刻“花溪银塘”四大字，乱之复整。

将军墓

将军墓，在永安古名都下陈田。将军姓字不详，自建县未有祀者。常有光气烛天，相传为古将军墓。下有铜鼓石一片，不尝作响。有闽人翁文珪者省墓，筑室于旁，其石辄响。大响则翁氏有大庆，小响则有小庆，世世衣冠。人谓即将军后裔云。

孝子墓

孝子墓凡二，皆在永安。其在县北牛塘大山头之下者，孝子黄让所葬。在县西林田张八岭者，让子启愚、启鲁所葬。父子三孝，故皆称孝子墓。让墓无碑碣，然永安人无不知为黄孝子墓者。大均尝过之，书于石曰：“父孝子，子孝子。牛塘与林田，两坟隔十里。牛塘不封树，行人罔不指。”启愚、启鲁墓，有石书曰：“大明孝子黄启愚、启鲁之墓。”石广二尺，长三尺五寸，左右白垔刻二鹤二兔，坛砌方砖五，花石方圆大小不一。父子事载《永安志》，墓则予所补书云。

忠僮陈添桂墓

陈添桂者，海阳人，诸生庄莅之家僮也。莅家海阳龙溪东沟砦，家颇富饶。隆庆二年，巨寇林道乾率众攻砦，砦陷，莅与家人尽匿复垣之内。寇执添桂，诘知为莅家僮也，穷其主所在，以先避郡城为解。寇怒，惧以危言，其对如初。已而断左手，不言。复断右手，亦不言。寇乃更断其首领以去。当是时，莅家人之在复垣者，并闻其语及受苦楚声甚悉，然不知为支解也。比出，见遇害状异常，相与恸哭。添桂时年十有八，未娶，莅殡之如家人子礼。墓在畸沟田，每伏腊，享祭以报。

二烈妇墓

新会吴村里，有烈妇庄氏墓。象山有萧烈女墓，无主。丁公积为知县，割废庙田六十余亩，命邑人守之，

主其祭。白沙有庄节妇碑。

历布衣所相坟地

宋有厉布衣者,善相坟地。今广州故家大族,其始祖二世三世坟,多厉布衣所定穴。予宗有其二焉。谚曰:"族有布衣坟,繁昌必有闻。"

王将军墓

王将军墓,在广州珠江南岸三山之阳。其碣曰:"皇明虎贲将军县伯电辉王公偕同节元配张氏一品夫人暨十五庶夫人之墓。"吾粤人所立也。天下罕此墓碣,荣矣哉!予尝为王将军作传,而陈子恭尹为之歌曰:"炎方有义士,姓王名曰兴。十三学杀人,十五手搏狼。三十建义旗,姓名惊一方。天子颁虎符,作镇鼍江阳。翠华日以远,地绝军弥张。百战环冈州,冒死披残疆。海滨富斥卤,重林与连冈。高者掩云日,远者浮苍茫。煮波致财货,铸冶成刀枪。宫室何所居,天家侯与王。藁粟何所馈,从驾子与娘。心胆何所赠,海内豪与英。敌兵四面来,众士各逞强。将军跃上马,命客持一觞。独出挥长戈,两目流电光。直取首来将,生挟归戎行。顾饮所持酒,昔热犹未凉。相持及三月,犷骑皆奔亡。来时三万人,半还仍重伤。奏功自间道,涉瘴徂昆明。黄金三千镒,玉帛各有筐。天驷方驱驰,下臣效刍浆。臣兴昧死上,帝曰兴卿良。赉爵列五等,高兽盘银章。其文曰虎贲,将军荡南荒。敌人闻之惧,虓虎盈千旗。来者左右贤,其君督责之。不得此弹丸,若辈何生为。上天仍助虐,其年兼荐饥。将军察天命,命匠搜良材。斫以为巨棺,彩翣悬葳蕤。约日出合战,敌怯不敢来。坚壁十里外,迤逦兴长围。沟垒内外防,突援无所施。始从戊戌夏,两及中秋期。战士饭草土,抱骨还登陴。所忧负将军,糜烂死犹归。将军曰呜呼,共尽终何裨。我乃报国恩,汝当全宗支。乃命幼子九,先出卑其辞。卜吉结欢会,敌将不致疑。是夜一更终,将军诀所知。夫人翠凤冠,有母头如丝。侍妾十五人,左右皆肩随。肃肃何雍雍,俱集园东陲。上有古梅树,樛结垂高枝。白石为几席,皎月明苍苔。将军命夫人,拜别而慈闱。拜毕与将军,四拜中间居。十五妾罗拜,娉娟无参差。夫人命尊酒,有脯形如圭。酌罢提群妾,先挂临中闺。阿母大惊呼,将军言勿悲。著我锦绣袍,麒麟当心开。戴我七梁冠,簪缨郁崔嵬。玉带与玺书,次第皆抱怀。置敕中堂上,灯烛荣且辉。望阙遥谢恩,臣死有赧颜。报君一身少,妻孥同摧残。房中何所有,火药堆如山。将军未即死,先解夫人缳。次及妾十五,列置火药端。出户著朝衣,捧敕仍来还。飞身乃入火,烈焰贯高天。鸡鸣部曲入,白骨空巑岏。举哀建素旐,合敛归巨棺。敌人亦流涕,况在同肺肝。卜葬三山阳,隐约题墓门。岁时俎豆陈,宿草来攀援。"

孝女墓

孝女毕氏,番禺毕村人。甲寅夏,兵往花山剿贼,掠得之,杀其父母,系女以行。女中夜抽刀杀兵,割截肢体,弃池中。天明,众从女索兵,女绐以上山射生未返。一日见断尸浮出,问之,女曰:"是兵杀吾父母,吾故杀之以报雠,死今无憾。"其帅欲释之,诸将不可,乃射一矢以死。随殓之,葬于山麓。予铭其墓曰:"古有庞娥,亦有缑玉。手刃亲雠,白茅无辱。女不共天,以雠为肉。大却大窾,批导惟欲。割之折之,游刃于族。散弃大瓠,髓于沟渎。父母有神,谍然而速。动刀甚微,踌躇志足。一矢见射,以报鞠育。有岿哀丘,花山之麓。上啼母乌,下鸣麀鹿。中有婵娟,年可十六。魂魄毅然,鬼雄蒲服。"

戴节妇墓

南海人戴绮之妻邹,方娠而寡,哀毁逾礼。既生遗腹子晟,父母悯其少,劝之他适,邹截发自誓,守节三十七年而卒。巡按御史姚虞铭其墓曰:"绮也吾夫,晟也吾子。吾不夫绮,吾则有死。吾不子晟,畴奉绮祀。吾祀吾绮,吾心已矣。于戏!晟母绮妻,戴妇邹女。女不二夫,臣不二主。我勒兹碑,臣道之矩。"

素馨斜

素馨斜,在广州城西十里三角市,南汉葬美人之所也。有美人喜簪素馨,死后遂多种素馨于冢上,故曰素馨斜。至今素馨酷烈,胜于他处。以弥望悉是此花,又名曰花田。方信儒诗:"千年艳骨掩尘沙,尚有余香入野花。何似原头美人草,风前犹作舞腰斜。"予诗:"花田旧是内人斜,南汉风流此一家。千载香销珠海上,春魂犹作素馨花。"近崇祯间,有名姬张乔死,人各种花一本于其冢,凡得数百本,五色烂然,与花田相望,亦曰花冢。予诗:"北同青草冢,南似素馨斜。终古芳魂在,依依为汉家。"冢在白云山梅坳。

卷二十　禽语

凤

罗浮不见《山海经》,而《南山经》言: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南流注于海。有鸟五采,状如鸡而文,是曰凤凰。今铁桥瑶池之水,南注溟渤,穴土皆赤,而其洞曰朱明,则亦丹穴之义也。山有凤凰峰、凤浴潭。有异鸟五采而头大,名大头凤,飞则羽声震山谷。他若青鸾、碧鸡、五色雀、山喜鹊、鹓鸏、红裙、白练之属,人皆以为凤雏也,岂即所谓丹穴之山耶!凡鸟赤多者凤,南海鸟多赤,皆凤之族。而师旷《禽经》言:赤凤谓之鹑,南方取象鹑火。鹑,凤也。赤故云火也。《星经》言,南方七宿朱鸟。朱鸟,凤也。南方为朱雀之分,凤之所产,故诸鸟之有文采者,皆为凤之子姓。《记》称羽嘉生蜚翼,蜚翼生凤凰,凤凰生鸾鸟,鸾鸟生庶鸟。凡庶鸟皆生于鸾鸟,故谓之鹓雏。《山海经》又言:南禺之山,有凤凰、鹓雏。南禺者,谓罗山之南,番

禺之东也。《庄子》云：鹓雏发南海，飞于北海。是也。

有山凤凰者，大如鹅雁，伏卵时，雄者以木枝杂山桃胶封其雌于巢，而留一窍。雄飞求食以饲之，子成发封，否则窒窍杀之，盖凤之不仁者也。而大头凤者卵于石，积柴封之，雏则抉石而起。邝露云：博白渌含之山多凤，有高三尺者，五彩冠似金杯，天晴则双飞而出，众鸟随之。又有大如鹅者，尾甚长，羽声薨薨，响若轮转，诸鸟见之，敛翼俯首，伏不敢鸣。名大头凤。傜僮间射得之，肉备众美。犅娘握兵者，多以其毛为裘。或以鷫鷞羽代之，色久逾鲜，涅而弗滓。有句云："蛮女鷫鷞裘，庖烹凤大头。"

小凤凡数种，有曰桐花凤，丹碧成文，羽毛珍异，其居不离桐花，饮不离露。桐花开则出，落则藏，盖以桐花为胎，以露为命者也。儿女子捕之，饮以蜜水，用相传玩，渔洋有词云："郎似桐花，妾似桐花凤。"谓此也。有曰么凤，似鹦鹉而小，绿衣黄里，色甚姣丽。常倒悬架上，屈体如环，东西相穿，转旋不已，一名倒挂子。东坡词云："倒挂绿毛么凤。"罗浮梅花村多有之，倒挂梅花枝上，人至不去以为常。志称：惠州梅花上珍禽，多倒挂子，似绿毛凤而小，其枝亦香，俗人畜之帐中是也。有曰凤头雀，大小毛片皆如燕，惟头作凤冠而尾红，儿女养之驯，放去一二日复来。有曰金凤，出儋州，大如指许，身五色，冠首修尾，俨如钗上金凤花。有曰凤鸡，毛色花斑似鹌鹑而小，尾短身圆，度之仅及荔支大，足胫微细如一发，袅袅欲断。岁十月，从罗浮飞至新安田上，或至东莞茶滘，人以红丝为网，见辄惊人，畜久驯习。然畏寒，至腊月必死，其声颇似鸡雏，故名曰鸡。喉小，谷麦不能进，食惟芝麻稗米而已。多巢花萼中，亦桐花凤之类。

鹤

南方之鹤皆灰色，白者则小，去顶二寸许毛始丹，亦能鸣舞。有水鹤，亦小，状类白鹭。其性通风雨，有风雨则鸣而上山，否则鸣而下海，寻常多在榕树。广人以其顶丹可贵，故曰丹歌。有诗："丹歌时引舞。"

孔雀

孔雀者，炎方之伟鸟也。孔，大也。鸾之大者曰孔鸾，凤之大者曰孔凤。故雀之大者曰孔雀也。孔雀生深山乔木上，高三四尺，通身金晕，五色层叠如锦钱，隆背细颈，口丹黄辅，有三采毛在顶，参差直上，长三四寸许，锺会所谓"戴翠旄以表弁，垂绿蕤之森纚"是也。其文尤在尾。尾有小大，小者成以三年，大者五年。茎长四五尺，珠毛相串，翘翘然若顺风扬麾，而其色多变，红黄不定。盖草木之精华在焉。故其金翠以始春而生，花萼荣则金翠盛，春暮花萼凋，金翠亦衰。性绝畏雨，雨则金翠损坏，犹花萼之忌沾湿也。凡兽毛如草，鸟羽如木叶，文禽羽如木之华。孔雀以其金翠当木之华，故荣茂于春而畏濡湿。其栖宿必择置尾之所，雨至犹珍顾不复骞举，宁为罗者所得，而不肯伤其羽毛，盖爱文之至也。孕以音，或以影相接。音则以风，风之上下，其雌雄鸣必随之。鸣曰都护，声必三，三声而其精已传。精之传以风，是谓风化，亦曰风胎。凡鹤以声交，鹳以影接，而孔雀兼之，故谓孔雀与蛇交者非也。予尝畜其二，朝则飞向人家取食，暮则归宿榕树。宾至，使童子呼之，翩然俱下，徘徊轩翥，顾影自矜。芳时媚景，歌管杂陈，辄喜而舒张秀毛，盼睐以舞。性好采色，喜与美人相狎。美人鼓掌或弹指，则应节起舞。儿童衣锦绮与戏，或拍其尾，则与儿童对舞。儿童不舞，辄趁而啄之。敝衣垢面者尤啄之，恶其不类己也。谓其性妒忌，非也。故凡畜者，食必以竹实，饮必以凝露，所以养其芳洁也。卧必以细沙，所以磨莹其文藻也。居必以文轩，所以宠异其淑灵也。性解人语，能周旋宾客。以之珥门户焉，代童子焉，所以增长其聪明也。粤人谓其舞曰开屏，凡宾至而孔雀开屏，是为敬客。故唐诗云："屏开金孔雀。"孔雀一名孔雉。《易》：离为雉。南方，离也，故多雉。孔雀，雉之大者也。白鹇，雉之皎洁者也。雉以文明为尚，文明在于冠带，岭南多冠带之鸟。冠之高者孔雀、美者白鹦鹉、戴胜、官雏。带之长者白练、山喜鹊。绶之华者孝鹝。孔雀顶有三翠毛，直竖如华三峰，古人制华山之冠，盖彷之。白鹦鹉顶毛，每开则外白内黄，如千瓣芙蓉，志所谓毛花成胜也。戴胜色灰绿，大如脊鸰，颅有髻，高六七分。南海谓其雄者丁髻郎，雌者丁髻娘，阳江谓之钉髻鸬，高要、高明谓之冠髻。官雏喙距皆红，身五采，顶有缨碧绿。处山谷中，群鸟附之，谓之山判官。山喜鹊身蓝嘴红，面臆皆黑，白腹，尾甚长，如两白带，飞则罥挂树间。鹝，旨虉也，其绶藏于咽下小囊，每吐之，烂然文锦以自娱，一名绶鸟。

越鸟有三客，孔雀曰南客，白鹇曰闲客，鹧鸪曰越客。古诗云："越鸟巢南枝。"谓三客也。予诗云："天产珍禽为越客，山留梅树作南枝。"岭上之梅，其向南者花先发，故称南枝者以梅当之。

白鹇

白鹇者，南越羽族之珍，即白雉也。周成王时，越裳贡白雉。建武中，南越徼外蛮献白雉。唐肃宗时，日南徼外蛮究不事人献白雉，皆白鹇也。素质黑章，喙丹，雄者有朱冠，背纯白，腹有黑毛，尾长二三尺，时衔之以自矜。神貌清闲，不与众鸟杂，故曰鹇。耿介不欲近人，故曰雉。雉，挚也。雌雄挚而有别，终日并游，人未尝见其乘居而匹处，雌雄不相戏狎，若朋友然，故曰雉。雌者多朱毛白中，由朱而变为纯白，亦以黑为边襕，如水波形。其音咮咮，藏喉间，甚隐而微，未尝出诸其口。当面听之，不知声自何出，若在隔垣，若在屋上，如有如无，恍若琴之泛音。雌雄常相谷谷以相娱，又若击木鱼声，幽静可听。暮栖枝上，则雄上雌下，类有礼者。

鹦鹉

澳门有西洋鹦鹉，大红者内毪毛黄，大绿者内毪毛

赤。每抖擞其羽，则赤者为黄，绿者为赤，表里俱变。有纯白者，五色者，翅尾作翠缥青，黄里白腹者，皆来自海舶。琼州所产多绀绿，羽有极细花纹，名曰鹦哥。儿女喜与之狎，故哥之。以其如婴儿之学母语，故曰鹦鹉，鹉作鹉者误也。其性畏寒，然抚摩其背则瘖，触尾则颤，名曰鹦鹉瘴。解之以余甘子。寻常饲以绿豆、白粳，欲其喜而多语以香蕉。五色者，能兼番汉二语。白者黑嘴、乌爪、凤头，抚之有粉粘著指掌，如蛱蝶翅。顶上有黄毛上耸，喜则披敷，状若兰花瓣，又若芙蕖，名曰开花，亦名芙蓉冠。予诗云："不如白鹦鹉，头有芙蓉冠。"此鸟亦能言，常侧其脑视客，类有知者。其产罗浮者，大如母鸭，色玉雪，亦人舌能言。凡鸟四指，三向前，一向后。独此鸟两指向前，两指向后，行则啄地，然后两足从之。有秦吉了者，彩毛绀黑，丹味红耳，头有黄肉冠，顶毛一缝如分发，午日剪舌能人言，比鹦鹉尤慧。鹦鹉声如儿女，秦吉了如丈夫。嫩则口黄，老则口白，口白其声更壮。又以眼为别，眼黄者金了，白者银了，黑者铁了。铁了品最下，一名了哥，亦曰唰哥，亦曰唰唰。常有畜者，番酋以多金买取，唰唰言：我汉禽，不愿入番。遂不食而死。其义若此。性绝恶烟。而倒挂鸟喜香烟，食之复吐，或收香翅内，时一放之，氤氲满室。顶有黄茸，舞则茸开，亦名曰开花。花开顶上，香放翅中，辄自旋转，首足如环以自娱。入夜必倒垂笼顶，两两相并。亦间能言。身嫩绿色，额大青，胸间有朱砂一点，小如鷦鷯，出琼州。予诗："已食沉水烟，复藏双翅内。时放烟氤氲，帏中香久在。"又云："黑润与黄沉，持薰倒挂鸟。不教双翅间，收得香烟少。"其出西洋国至澳门者，以银十字钱四五枚，可易其一。性极娇柔难畜，饭以香稻，饮以荔支之浆，毋见尘埃风日，爱之至必养之洁，与秦吉了皆鹦鹉之族也。

五色雀

五色雀，产罗浮山，比鹦鹉而小，羽仪四时鲜明，未尝氄毨。一雀二色或五色，其大绛者君也，朱蓝相间若朝服者大臣也。飞则数千百为群，不杂他鸟，而以两铁冠乌色者司进止。有贤人入山则出见，一日数集，如数朝，山中人谓之小凤。白者大如鸠，素表黄里，独见亦以为瑞。《异物志》谓：山神使木客鸟迎贵人。即此雀。余襄公云：罗浮有五色雀，非时不见。若士大夫将游，则先翔集，庵僧以为候。苏文忠尝至儋州，五色雀来集庭下，客见而异之。文忠举酒祝曰：若为吾来者，当再集也。已而果然。杨文懿云：鸏艟鸟近乎仁，五色雀近乎智。以贤人为贵，人亦贵之。故今入罗浮者，必求一见五色雀与大蝴蝶，不得见以为愧恨。《异物志》又云：木客鸟大如鹊，数千百头为群，飞集有度。其白黄文者君长，有翼有绶。飞高而正赤在前者曰五伯，居前正黑者，铃下细色而颓杂者功曹，左胁有白带似鞶囊者主簿。庐陵郡东有之，即五色雀也。今产罗浮者，则以铁冠为长。文忠在海南见者，以两绛者为长，进止必随。文忠诗云："粲粲五色羽，炎方凤之徒。青黄缟玄服，翼卫两绶朱。仁心知悯农，常告雨霁符。"是又能预报阴晴，不特迎贵而已，斯真可称灵禽。岭南花鸟，与中州不同，而罗浮花鸟，又与岭南不同，浮与罗又复不同。罗浮固珍禽之薮也，而五色雀尤异，一名子弟雀，俗称精致者为子弟。又以此雀从其长者如师，一依进止，尊卑有序，如子弟之恂恂也。又名五姊妹，数千百同巢共哺，每岁于博罗城隍庙树翔集，一春中不窠不雏，既去，他时亦不再至也。

鹧鸪

鹧鸪，随阳越雉也。天寒则口矜。暖则对啼，啼必连转数音。其飞必向日，日在南故常向南。而多云但南不北。虽复东西回翔，而命翮之始必先南翥。其志怀南，故谓之南客。飞数必随月，正月一飞而止，十二月则十二飞而止。山中人辄以其飞而计月，人问何月矣，则云鹧鸪几飞矣。早暮有霜露则不飞，飞必衔木叶以自蔽，霜露微沾其背，声为之哑，故性绝畏霜露。一雄常挟数雌，各占一岭，相呼相应以为娱。有侵其地者则斗，猎以囮诱之，鹧鸪闻囮声，以为据其丘阜也，亟归与斗，遂陷堕网中。其性好洁，以糯竿粘之亦可得。畜久驯稚亲人，然不鸣。鸣必在万山丛薄中，鸣多自呼，其曰行不得也哥哥，声尤凄切，闻者多为堕泪。古诗云："山鹧鸪，尔本故乡鸟。不辞巢，不别群，何苦声声啼到晓。"噫！亦古之羁人思妇所变者欤。

山鹕画眉

山鹕青紫，画眉红绿，形色小异，而情性相同。畜之者雌雄必异其筊，异之则弄声相唤，同则否。异之则其雄见雄，雌见雌，必隔筊而斗，虑其雄其雌之为所夺也，同则否。鸟之最妒，斗以色者也，鹌鹑则斗以食者也。山鹕一名山鸟，其铁脚者，眼赤而突者，善斗，臆间有黑毛一片，圆小而长者善鸣。雄者尾长雌尾短，雄者音长雌音短。画眉则两眉特白，其眉长而不乱者善鸣，胸毛短者善斗。欲其善鸣，以生鸡子青调米饲之。欲其善斗，以马蝗螂、蚱蜢兼嚼肉饭饲之。又必越两日一浴，使毛衣光泽，身不生虱，则其音流丽。二鸟皆然。然画眉喜栖山，自调其声，与岩石相应以自娱。山鹕喜栖水，自调其声，与流波相应以自娱。画眉尤善转声，转转不穷，如百舌然。山鹕稍不及。画眉嘴爪最利，其斗至三四百合，胜者羽毛不动，曼声长引，以鸣得意。败则羽毛鬆松，伏而无响矣。昼离之，夜必合之，合之则四翼相交，屈首垂尾，团团然雌雄莫辨。独寐则畏寒而苦忆，不能久活。二鸟者，盖伉俪之敦笃者也。阳春、东安人喜斗此鸟及黄头，购以重金，致有以骏马易之者。美食雕笼，视若娇子，家家皆有之。画眉性燥，山鹕性静，尤易畜。一名珊瑚，珍之也。予诗："人家尽养珊瑚鸟"是也。翁源有画眉村，以多画眉鸟，故名，亦贵之也。自化州至石城，一路深林邃谷，画眉尤多。予尝过之，有诗云："野花含笑满，山鸟画眉多。"

翡　翠

粤产翠羽，而人不珍，妇女不以为首饰。故语曰："南海之羽，出疆始珍。"羽，翠羽也。其大者毛充贡，小者名水翠，宿食各占矶塘，自衔其毛。日浴水中，乃益鲜缛。美于山翠，一名鱼翠，即鹬也。大于鸾，羽长寸余，雄赤为翡，雌缥青为翠，合之色碧，是曰翡翠。翼尾俱十二条，以毳毛光明者为上，颜色暗者曰秋毛，次之。其生于深黎者，茂林峻岭，人希得见。晴霁，日中始一出。小大仅侔梁燕，五色离披。人必积久探视，密罗其巢始获之，是山翠也。取者又或俟其生子乃得。杨孚《异物志》云：翠鸟先高作巢，及生子，爱之，恐坠，稍下作巢。子生羽毛，复益爱之，又更下巢也。予诗："雌青雄赤是鱼师，日夕清波浴不迟。低处为巢因爱子，花工捕向月明时。"

红　翠

罗浮有红翠，每更则鸣，响彻山谷。日出时，碧鸡先鸣，则红翠、山鹧鹕以次相应。白乐天诗："红翠数声瑶室静。"予诗："红翠碧鸡知客至，相迎直至玉溪阳。"邝露云：罗浮有天鸡，朱冠锦尾，天晴则回翔对舞。凡天鸡鸣而潮鸡鸣，潮鸡鸣而家鸡鸣。天鸡者，碧鸡也。语云："天鸡知日，潮鸡知潮。"

鷦　鷯

鷦鷯，诗所谓桃虫也。因桃虫而变，故其形小，性绝精巧。以茅苇羽毳为房，或一或二，若鸡卵大，以麻发悬系树枝，虽大风雨不断。一名巧妇鸟。久畜之，可使为戏及占卦，名和鹄卦。其身小，又曰相思，亦曰想思仔。仔者，小也。相思者，身红黑相间如红豆。红豆者，相思也。予有《杨柳枝词》云："山禽最小是相思，隐花枝，钗头偷立已多时，未曾知。郎处不须红豆子，殷勤寄，双双取得系红丝，到天涯。"

比翼鸟

比翼鸟，一名鹣鹣，背青腹赤，一翼一目，相比而飞。《水经注》云：林邑有比翼鸟，不比不飞，其名归飞。终日自呼，一名蛮蛮。《山海经》：崇吾之山，鸟曰蛮蛮，如凫，一翼一目。即鹣鹣也。蛮亦作鹳。予有《代闺人寄远曲》云："鹣鹣一赤一青衣，比翼多年在翠微。南海有禽皆不北，如何夫婿不归飞。"

花　燕

雷州西湖，每夜有紫燕数万巢荷花中，州人呼曰花燕。予为谣曰："燕燕燕，飞入荷花寻不见。荷花落尽燕无依，归去犹衔花一片。明年花发莫东西，还向荷花深处栖。人间不似荷花好，莫使空梁有燕泥。"

石　燕

石燕，产西樵岩穴中，大如乳燕，足生翼末，山人小儿羸瘦，取食之。谚曰："婴儿瘦，探石彀。"香山有山燕，黑而健疾，众鸟畏之，隼也。

青　骓

青骓状如鸽，青色，喜食橄榄乌者，囫囵吞之，肉烂乃吐其核，一名橄榄骓。秋深自粤西来，春半乃去。宿则倒悬一足树杪。弋得之，肉厚味腴。其生于槟榔林者曰槟榔骓，喜食槟榔之未熟者，性亦相类。山歌云："多谢青骓鸟，槟榔要与郎。宁食我橄榄，莫食我槟榔。"又云："青骓且莫来，槟榔犹未熟。莫食槟榔青，宁食槟榔肉。"琼人谓槟榔之未熟者曰槟榔青，熟者曰肉子槟榔。肉亦作玉。琼人嗜食槟榔青，故云。

四　雀

四雀，一曰吉吊雀，状如鸲鹆而大，青首翠翮，其名自呼曰兜兜，一名兜兜雀，产东莞大奚山中，其出则风。一曰玄钩雀，产高明粟砦山中，其鸣则雨。予诗："鸟鸣山雨至。"一曰倒挂雀，产琼州，有风则倒挂，无风则否。予诗："风来禽倒挂。"一曰钩割雀，四五月夜半向东飞鸣，如云钩割则年丰，钩钩割则年必歉。

诸　鸡

岭南多珍鸟，予少时尝喜畜养。有诗云："仙禽亦有白鹦鹖，顶上一花莲倒垂。么凤可怜毛太绿，画眉亦自白双眉。"又云："花里青鸡与锦鸡，青鸾亦共白鹇栖。青鸡顶上丹砂好，来自朱明洞以西。"青鸡比秦吉了稍大，尾长，头上一点如丹砂。锦鸡一曰鹧鹕，山鸡也。其冠甚小，背有黄赤文，绿顶红腹，每照水即舞，目眩而死，其照镜亦然。有碧鸡，似孔雀而小，足重距，背连钱文，色碧，一名越王山鸡。《六帖》云：罗浮有碧鸡，群飞绝巘，或独鸣空林，曰先顾先顾。予尝于浮山见之。每当日出，则碧鸡先鸣，山中人乃以为天鸡云。凡鸡皆天鸡也，鸡为积阳，南方之象，故阳出而鸡鸣，以类感也。阳为天，故曰天鸡。谓日中有天鸡者，盖日出于卯，卯之属为兔，而兔之宅在月中，月出于西，西之属为鸡。而鸡之宅在日中，盖鸡以金为质，以木为气，木中有火，则日之精也，金中有水，则月之精也。岭南阳明之地，乃鸡之宅，故多锦鸡、青鸡之属。其似雉而尾长三四尺者为鹳鸡，似鹳而尾长五六尺，能走且鸣者为鸫鸡。有金鸡，项鬃毛纯黄，身红黄杂有文采，目微色白。有金钱鸡，通身作金钱如孔雀尾，足四距。有翻毛鸡，翮翎皆翻生，弯弯向外，尤驯狎。有客鸡，状如鸡而五采，出则岁穰。有真珠鸡，体有珠点文，能反哺，亦曰孝藕。每春夏天晴气爽，则鼓翅而舞，口中微出物如锦绮，长数寸，渐长覆胸，灿然眩目，顷之渐收入喉中，剖之无所有也。大如鹳鸽，头颊似雉，有锦囊在臆前，大如斗许，具五色，一名锦带功曹，一名吐绶，亦曰绶鸡。杨慎云：绶鸡曳彩而骈罗，能辟火灾。有竹鸡，形如鹧鸪，褐色斑赤文，居竹林中，见俦必斗，以囮诱其斗，网之。性好啼，啼曰泥滑滑，白蚁畏之。谚曰："家有竹鸡啼，白蚁

化为泥。”有鹖鸡，类雉而大，黄黑色，有毛角如冠。性爱其党，有被侵者，直往赴斗，虽死犹不置。食之令人勇健。有鸧鸡，食于田泽洲渚间，大者如鹤，青苍色，长颈高脚，群起飞鸣则有雨，一名雨落母，亦曰麦鸡。有芦鸡，亦曰茅鸡，生阳江山谷中，状如鹊而身微赤，晴呼则雨，雨呼则晴。有石鸡，特小，亦曰潮鸡，潮长则鸣，其声长而清，有如吹角。李德裕诗：“三更津吏报潮鸡。”予诗：“鸡声若吹角，知是海潮来。”又云：“海气夜成潮，潮鸡唱泬寥。”有西洋鸡，短足昂首，毛片如鳞，与孔雀彷佛。有郁鸡，可疗郁病。有豁鸡，鸡头而乌喙，色黄，腹毛纯黑，尾长下垂，鸣声豁豁。性嗜蛇，人捕食之，能治骨节折伤。其哺子时，取雏折其两足，乃以蛇饲之，三日即复，屡折屡复。有白脸鸡，即春魂鸟也。有鸬鸡，似青鸡而高大，顶有两角。有长鸣鸡，昼夜长鸣，鸣声甚长。有英鸡，状如鸡而雉尾，体热无毛，腹下毛多赤，飞翔不远，常食碎石英，秋时即无之。有火鸡，大如鹳，多紫赤色，能食火，吐气辄成烟焰，出满剌加国，春夜先鸡而鸣，粤间有之。有驼鸡，高三尺许，花冠翠羽，背有双峰，似驼，肉鞍可乘，能食铁石，近有献于京师者。或咏之曰：“广南异物进驼鸡，锦背双峰一寸齐。只道紫驰来绝塞，鸡林元在大荒西。”一名锦驼鸡。此皆鸡之族也。青鸾即乌凤，状如喜鹊，色绀碧鬃，头有冠，类雄鸡，尾垂二弱骨，各长一尺四五寸，及杪始有毛羽一簇，若垂旄而秉纛然。鸣声清越，恍惚笙箫度曲，妙合宫商，又能为百虫音。

蠓艟

蠓艟，一名越王鸟，大如孔雀，有黄白黑色，喙长尺许。罗山疏云：越王鸟，其状如鸢。口句末可受二升许，南人以为酒爵，珍于文螺。不践地，不饮江湖，不唼百草，不饵虫鱼，惟啖枫楠诸木叶，故其粪香似薰陆，山人以为香末，又治杂疮。其名一曰象雕，亦曰越王雕，言其大也。有咏者云：“山鸟状如人。”谓此。予诗：“蝴蝶仙人服，蠓艟越客杯。”又云：“粪香越王鸟，餐火外蛮鸡。”

鸭

广州濒海之田，多产蟛蜞，岁食谷芽为农害，惟鸭能食之。鸭在田间，春夏食蟛蜞，秋食遗稻，易以肥大，故乡落间多畜鸭。畜鸭有埠，埠有主，以民有恒产者为之。凡鸭食人田稻，责之埠主，埠主责之畜鸭民，按名以偿，无有敢为暴者。秋获时，鸭价甚贱，佃户纳租，必以鸭副之。然皆海鸭，滋味腥不美。美者山鸭。故南雄烟鸭特重，次则从化所产。

宝鸭

宝鸭，似凫而小，头有绿毛，身文采，鸳鸯之属也。一种名琵琶鸭，与相类，皆池塘之玩。渔歌有云：“琵琶洲上琵琶鸭，一样鸳鸯两样看。”

野鸭

野鸭，比家鸭稍小，色杂青白，背上颇有文，短喙长尾，卑脚红掌，性肥而耐寒，常入水取白蚬食之，又名蚬鸭。重阳以后立春以前最可食，大益病人。予诗：“十月南风白蚬肥，纷纷水鸭掠船飞。”一名水鸭，其有冠者曰冠凫，或谓石首鱼秋时所化。

松凫

松凫，栖息松上，四会、广宁间有之，盖野鸭之类。《尸子》云：“野鸭为凫，家鸭为鹜。”《尔雅》云：“鸭为舒凫。”以其喜在松间，故名松凫。其随潮下上者曰潮凫，亦曰信凫。

灵鹅

从化有灵鹅，状如水鹅，每至夜中则鸣，乡落无更鼓，多以为候，谓之鹅更。

淘鹅

淘鹅，即鹈鹕也，曰逃河者，淘鹅之讹也。阳江人则谓水流鹅云。其大如鹅，能沉水取鱼，或竭小水取鱼。颐下有皮袋，尝盛水二升许以养鱼，随水浮游。每淘河一次，可充数日之食。渔童谣云：“水流鹅，莫淘河。我鱼少，尔鱼多。竹弓欲射汝，奈汝会逃何。”

鸦

昌化无喜鹊，感恩无鸦。儋州有乌鸦能食火，每衔火置人屋上，以翅煽焚，则群鸣飞舞。其名火鸦，居人多以食物禳之。

鹌鹑

鹌与鹑其形相似。鹌色黑无斑，始由鼠化，终复为鼠，夏有冬无。鹑毛有斑黠，始由虾蟆黄鱼化，终以卵生，四时常有。今通呼为鹌鹑矣。番禺狮子里多鹌鹑，其价颇贵，斗者率以此为良。张网田中，以犬惊而得之。其麻翼黑爪而足高者雄也，黄眼赤嘴而足卑者雌也。其夫斗也，使童子左握其雄，右握其雌，时时在掌出入不离。又处之于囊，以盛其气，沃之于水，以去其肥。其将斗也。则注以金钱，诱以香粟，拂其项毛，两两迫促，于是奋怒而前，爪勾喙合，洒血淋漓，尚相抵触。斗之既酣，胜者与禄。此戏传自岭内，今广人皆以此为事。而潮人有斗鹅之戏。鹅，力鹅也，重者三四十斤，斗时以咬眼为上，咬舌次之。

鸽

鸽之高下在目。目有黑底天青者，黑底插黄者，黄油白气者，焦油者，以此四种为上。其睛清而深，有重晕，以日照之，精光四闪，晕边复有血粒，如石榴子，则极聪慧者矣。其头宜小，尾宜短，翼宜与尾齐。翼与尾齐则飞高，飞高则可免鹰击之患。故鸽之佳者，价之重

轻与金等。翼凡大毛十二茎,每出彀至二三月则调毛,四调五调六七调曰初王,则可用,调至十一十二则老。调者何?脱其胎毛更生新者,故曰调。广人有放鸽之会。岁五六月始放鸽,鸽人各以其鸽至,主者验其鸽,为调四调五调六七也,则以印半嵌于翼,半嵌于册以识之。凡六鸽为一号,有一人而印一二号至十号、百号者,有数人而合印百号者。每一鸽出金二钱,主者贮以为赏。放之日,主者分其二,一在佛山曰内主者,一在会场曰外主者。于是内主者出教,以清远之东林寺为初场、飞来寺为二场,英德之横石驿为三场,期以自近而远。鸽人则以其鸽往,既至场外,主者复印其翼,乃放鸽。一日自东林而归者,内主者验其翼印不谬,则书于册曰:某日某时某人鸽至。是为初场中矣。一日自飞来而归,一日自横石而归,皆如前验印,书于册,是为二场。三场皆中,乃于三场皆中之中,内主者择其最先归者,以花红缠系鸽颈,而觞鸽人以大白,演伎乐相庆。越数日,分所贮金,某人当日归鸽若干,则得金若干。有一人而归鸽数十者,有十人千鸽而只归一二者。当日归者甲之,次日归者乙之。是为放鸽会。

鸽之大者曰地白。广州人称鸽皆曰白鸽,不曰鹁鸽。地白惟行地不能天飞,故曰地白。人家多喜畜之,以治白蚁,亦以其多子可尝食。其子每四十日一乳,乳时雄者餐米至咽,米成浆液,乃吐出以喂其子。雌复受孕。性绝淫,雌尝乘雄,故多乳。富者畜至数百头,惟所指使,以谷令就掌饲之。予诗:"家余地白粮。"又曰:"地白有粮多哺彀"。彀,方言曰斗,一乳则为一斗,斗者,彀音之讹也。又斗者,窠也,乳子一窠曰一斗也,人卧处亦曰窠斗也。又斗,古作彀。

焙鸭

广州每北风作,则咸头大上,水母、明虾、膏蟹之属,相随而至。咸积于田者,其泥多半成盐。鸭食咸水而不肥,又咸多则稻无孙,鸭不得以为食,乃益不肥。予诗:"北风吹获后,咸早稻孙稀。"又云:"今年咸水少,鸭食稻孙肥。"故岁北风少作,则咸头小而鸭肥且多。广人善焙鸭,以鸭卵五六百枚为一筐,置之土墟,冒以衣被,环以木屑,种火文武其中。卵小温,则上下其筐而更易之,昼夜凡六七度,至于十有一日乃登之床。床第亦以衣被覆藉,时旋减之。通一月,而雏孳孳啄壳出矣。雏稍长大为子鸭。当盛夏时,广人多以芘姜炒子鸭,杂小人面子其中以食。芘音紫。《上林赋》:"芘姜蘘荷。"《四民月令》:"生姜谓之芘姜。"张揖云:芘姜,子姜也。谚云:"老姜蒸牛,子姜炒鸭。"鸭至秋深,乃以船载至沙田食稻。稻熟农必齐获,获稍迟,往往为鸭所食,农颇苦之。

白头公

白头公者,似瓦雀而尾稍长,头有白毛,五更鸣啁哳可听。予诗:"春来催早起,最是白头公。"

江鸥

江鸥,在涨海中随潮上下,常以三月风至,乃还洲屿,颇知风云。若群飞至岸,渡海者辄不敢渡。

卷二十一　兽语

虎

高、雷、廉三郡多虎,商旅遇之,辄诟骂以夺虎气,斥之为大虫。凡风主虫,虫,风族。虎乃风族之大者,故虎之来必有风,其声飚疾。山行者闻风声有异,则知有虎。常有人入山燔木,一虎来直竖其尾,大哮吼,风起,火即尽灭。久之虎去,风飕飕犹在树间。盖虎在地上行甚缓,遇林木则其行如风,竟若风行非虎行,故曰风从虎。虎得风其威乃生,风者,虎之羽翼也。

木之性宜雷,草之性宜风。虎者风之兽,故虎啸而风生。风以生草,草之柔非露不能滋润。秋天多露,故虎毛滋润。虎毛如草,故以秋而变,其文炳如。粤之虎毛率短浅,不及西北边者斑而深厚。则以南方火盛,霜露少而金气微也。

从化山中多虎,常绯衣幞头盛陈仪从而出,夜则灯火煌煌射林薄,见者以为山神也。欲食人,则脱幞头绯衣,复变为虎,乃大哮吼而前。盖帝命山神以治虎,而虎即假山神冠服以食人。谓虎即山神耶?是帝命山神为虎也。吾不知其解矣。

罗浮有哑虎,不啸不咥。相传葛真人上升,留二丹粒,以与其隶黄野及哑虎食。为罗浮四庵守者,今冲虚观葛真人像旁,有黄野及一蹲虎,是必哑虎也。然土人皆云:山中虎率不啸不咥,从不伤人。八九十岁老人,未尝闻有虎哮吼。亦可异也。山中人即或遇虎,亦狎易之。然山中亦自少虎云。有咏者云:"捣禽应臼杵,暗虎怀仁让。"

犀

入蚕蛊乡,饮食中以犀角搅之,有毒则白沫生,以煮毒药则无毒势也。犀角出暹罗者,内凹外凸,气微腥。出占城者,四周圆整,注沸酒且香。照之有血晕者,价两倍。

鹿

雷州之野多鹿。鹿以清明前后三日生子,子生三日始开眼,遇雨乃起而跑,未雨虽堕地一月,其胫犹软,跬步即颠踣。故雷人每乘其候捕之。邵子云:"雨化物之走,风化物之飞。"鹿麝以雨而始跑,所谓雨化物之走也。雷人喜捕鹿子,尤重胎皮及红玛瑙茸。盖鹿以一阴生而为茸,可以补阴,麋以一阳生而为茸,可以补阳。故男宜食麋,女宜食鹿。万州六连岭有鹿市,崖州左右旷野,亦多麂鹿。黎人谒州守者,必以为贽。其茸嫩者如紫茄,长三四寸,红鲜可爱。然不逾时,末溃而本干,

剖之有如坚木，所谓柴茸。不如蜀产者，茸已歧枝，解开犹嫩。故入丸宜以川茸。

德庆青旗山有三足鹿，初秦时，龙母蒲媪，常乘白鹿以出入。农人恶其害稼，母乃断一足以放之，至今鹿有三足者。三足鹿善鸣，鸣辄有验。在山上隅鸣，则贵官诣龙母庙，自上流而至。在下隅鸣，则自下流而至，甚不爽。

牛

上番禺诸乡，地瘠而民呰窳。耕者合数十家牛，牧以一人，人以一日。其牧牛之田曰牛田，所生草冬亦茂盛，食牛肥泽。其种稻者曰人田。上番禺牛田多，下番禺人田多。

广州凡潮田稍高者，犁必以牛。牛必以吉贝核渣饲之，乃肥有力。核中有仁，榨油已，其渣尚有润泽，故牛嗜之。牛皆水牛，春以犁田，冬以驮榨。榨者，榨荻蔗以为糖也。水牛多产神电，志云："电白旄牛。"

韶州十月朔日，农家大酺，为米糍相馈。以大糍粘牛角上，曰牛年。牛照水见影而喜，是日牛不穿绳，谓之放闲。

西江有潜牛，牛身鱼尾，能上岸与牛相斗，角软，入水既坚复出。牧者歌云："毋饮江流，恐遇潜牛。"

琼州多山牛。牛也而两睛红，常百十成群，见人吆喝弗避。或曰山牛有四眼，以其眼上有两旋毛，状似四眼，故云。琼州又多山马，似鹿而大，千百为群，角弯而内向无歧，眼下复有二眼，日闭夜开以烛物。善人棘丛，黎人得之，以其皮易布。皮可为卧具御湿。其毛牛也，不识者以为山牛也。

果下马

罗定之罗镜，西宁之怀乡，产小马，高仅三尺，可骑行树下，名果下马，一曰果骝，多海石榴色。骏者有双脊骨，能负重凌高蹑险，轻疾若飞。予有山歌云："花練初著时，郎乘果下马。何处遣相寻，知在荔枝下。"又云："果下紫骝嘶，郎来自水西。折侬花不得，花不为郎低。"又有果下牛，出高凉郡，《尔雅》所谓犤牛也。郭璞云：犤牛绝卑小，可行果树下，故又呼果下牛。粤谣云："果下马，果下相逢为郎下。果下牛，果下相逢为侬留。"果下马者，以其小而坚壮，亦名石马。粤人凡物之小者皆曰石。然果下马非有种，马中偶然产之，不可常得，故其价绝贵。

马会

东莞盛时，喜为马会，以驰骋相雄。每会日，于平原广野，设步障，陈鼓乐，数百里外皆以名马来赴。其下者不得杂驰，即上驷，亦须主人举觞以请乃驰。有黎姓者，以控纵之道名。当其出马，皆屏气敛容以观其驰骤，有踯躅、横排、小行、大行、中行、拆脚诸法，一步不乱。时有一马，两目如紫琉璃，高项广膊，骏甚。人不能骑，两壮夫牵之，昂首频嘶，踯躅不定。黎已年老，力不逾中人，然执鞭蹑镫，马为战栗。往返十余次，奔腾超逸，足不参错，观者皆为神王。有赠以诗云："一片红尘随电去，只闻风雨在空冥。"

熊

岭之南，熊有三种，曰人熊，曰猪熊，曰狗熊。狗熊即《尔雅》所谓熊虎丑其子狗者也，郭璞谓熊之子名狗，非也。狗熊者，熊之小者也。以其小，故曰熊子也。璞又言：律曰：捕虎一，购钱三千，其狗半之。今岭南捕得虎与狗熊皆受上赏，以其食人之兽，而狗熊尤嗜小儿也。又熊多力，黎人搏而获之，一峒毕贺，以熊多则其地不祥。崇祯间，乐会有熊无数自山中出，捕得百余首，自是频年大旱，盖旱徵云。人熊即狒狒，多力而好笑，一名山笑。见人则笑不止，以投其嗜也。胸间有脂绝美，名熊白。人患发毛黄者，以熊白一升涂之，伏床底，食顷即尽黑。有臖臖者，如人面，唇黑，身有毛，反踵，见人亦笑，笑则上唇掩目，大者丈余，俗呼为山都。邝氏云：山都形如昆仑，青毛有尾，见人辄闭目张口而笑。臖臖见人则握手而笑，人以竹筒置臂，姑与之握，握则必笑。笑而上唇掩目，因曲臂以锥穿其唇于额，格而杀之。《吴都赋》云："猩猩啼而就擒，臖臖笑而被格。是也。狒狒状如猕猴，红发鬖髿，人言而鸟音，能知生死，笑似臖臖，上吻覆额。得之生饮其血，可见鬼物。是皆人熊之属也。又云：熊名子路，僮人于熊馆呼之子路可出，熊即出，子路可斗，熊即斗。有绿者，土司、傜僮取其皮为骏马障泥，尘不敢扬，威慑虎豹，一尺百金。其牝曰罴，披发人立，力能拔树，指爪利如锋攒，遇虎豹樵牧，皆抗其喉捏鲜血饮之。其脂亦曰罴白，味过于前掌后蹯也。猩猩人面猿身，一名熊人，谓其熊而人也。曰人熊者，谓其人而熊也。一曰红人，则谓其毛发纯红也。性机警，通八方言，声如幼女子，啼亦清越，间学虫鸟语音，一一曲肖，盖兽中之百舌也。最嗜酒，人以酒满注瓮中，复置高屐其旁。猩猩见辄毁骂而去，去已复还，姑以指染酒尝之，遂至醉，著屐而笑。人因缚取问之曰：汝饮我酒，须还我血。猩猩许以血一升，即得一升，不能多。血以染绯，久而不变，最可贵。有腾豺者，生高要西七十五里腾豻岭，状类沐猴，头正方，发长丈许，覆其面，欲有所视，辄摇头以两手披之。一名腾豻，上树甚捷，故以名。东粤无豺狼，惟此岭有之，疑亦人熊之类。

猿

大庾岭有白猿洞，洞多梅树，白猿尝攀挂其上，花与猿，皓然莫辨也。行者闻风生，始知为白猿吟啸。复有绯猿，善啼，啼必三声。高州青山镇，其山多猿，有黄绯者绝大，毛彩殷鲜，有黄色玉面者，有身面俱黑者。罗浮则有金丝猿，毛如织绒，其啼声绝大。琼州多猿，射之辄腾跃树杪，于四周伐去竹木，然后张网得之。尝于石岩深处得猿酒，盖猿以稻米杂百花所造，一石穴辄有五六升许，味最辣，然绝难得。封川之北三十里有猿

岭，多猿，牡黄而牝黑。牝能啸，牡不能也。或云：纯黑者雄，金丝者雌，雄者能啸，雌不能。琼州又有石猿，小者拳许，饮以井水即长。粤故多猿，予自二禺以至英德，自洸口以至连阳，自石夹以至东安，自六泷以至郴口，一路高峰绝巘，崖谷连绵，古木蔽天，百里阴黑失天日，群猿聚族其间，声声相应，恻恻凄凄。予辄落泪伤怀，不能自已。

猴

琼州多猴，以小者为货，曰拳猴。大者曰弥猴，亦曰母猴。母，非牝也，母音转为马，犹鱼有马鲎，蛊有马蛊，蓟有马蓟，蓝有马蓝，皆其类之特大者。凡物之特大者曰马，故又曰马猴也。

狨

东粤山中有狨，大小类猿，色纯黄，名金线狨，一名猱，以毛柔长可缉藉也。尾绝自爱，中药矢即自啮断其尾。跷捷善缘木，猕猴绝怖畏之，其以猕猴为食也甚怪。元孝有赋云："维猴于狨，若见大吏。缩爪战唇，相泣而跪。狨呼猴前，膝行蒲伏。伸手探喉，扪胸抵脊。验其腹腰，孰肥孰瘠。瘠者遣之，肥首戴石。使自湔洗，使自拔毛。须臾之间，饫彼贪饕。"有猓然者，生从化山中，似猴，身黑面白，其尾长过于身，数以尾自度其身以自娱，其自爱尾亦似狨。狨尾短，以金色而温柔，不能自保。猓然尾长，以无所可用而自保。亦各有幸不幸欤！

兔

粤无兔，比年乃稍有之。盖兔者太阴之精，一兔居于月腹而顾天下之兔，天下之兔皆望之而孕，故曰顾兔。上顾而下望，其精自口而入，故兔吐而生子，兔与月相为性命。鸡在日中亦然。故曰中秋月光多兔少鱼。月者，兔之命也。北方多兔，月之世也，南方少兔，日之世也。

麂

麂，一名麖，旄尾狗足，牡者有短角，黧色，喜食橄榄，高州宝山多有之，其声如破钹，每鸣则赦书至，居人以为瑞。予《高凉曲》云："宝山春色照珠台，中有龙湫万壑回。父老时时望苍翠，麖鸣知有赦书来。"其皮软腻，以作履袜良，故广人以为货。或谓麖多智，闻犬而奔，一息已去犬千百步，亦足以免夫犬矣。乃使智以泯其迹，周遭走数匝，复膝行数匝，方一跃丈余而去。犬善闻气，亦从其迹周遭几许，又蹑其膝行奋逸之迹而追之，往往得麖。麖尽其智适足以自戕，向使不用其智，犬虽智不得而追之。

獐

獐，似鹿而小，黄黑色，无角，雄者有牙出口外。秋冬居山，春夏居泽，猎者得之以酿酒，有消风之功，八月至十一月食之胜羊肉。谚曰："秋冬食獐，春夏食羊。獐以酿酒，羊以为粮。"

獴猿

獴猿，似狸，高足而结尾，有黄、白、黑三种。其产于暹罗者尤善捕鼠，澳门番人能辨之，常以易广中货物。番人贵畜而贱人，视獴猿不啻子女，卧起必抱持不置，吾唐人因其所贵而贵之，亦何心哉！

狗

韶州有赤狗穴居，吠则不祥。雷州有喙夜食，尾大而喙甚长，夜从树上取食不以昼，故曰喙夜食。盖狗之族，其曰豺狗者豺也，曰毛狗者狼也。粤东少豺狼，故不识者以为狗，或曰封川多狼，青色，尾特大，作声诸窍皆沸，能食犬羊，攫小儿。

番狗

蚝镜澳多产番狗，矮而小，毛若狮子，可值十余金，然无他技能，番人顾贵之。其视诸奴囝也，万不如狗，寝食与俱，甘脆必先饲之，坐与立。番狗惟其所命。故其地有语曰："宁为番狗，莫作鬼奴。"

乳羊

广东绵羊，少有所产，羊肉味甚滲，惟英德乳羊食仙茅，肥甘补人。予诗："仙茅春食乳羊肥。"凡羊脑不可食。《医经》云："羊食百草，其病在脑。"乳羊则不然，一名茅羊。《本草》云："羊食钩吻而肥，食仙茅而肪。"石湖云：羊食仙茅，举体即化为肪，不复有血肉，食之宜人。外有花羊、石羊。石羊色黑，类人家羊而跷捷。无闷云：羊膻而鱼腥，二者鲜食之则美，故字以鱼羊为鲜。东南少羊而多鱼，边海之民有不知羊味者。西北多羊而少鱼，其民亦然。二者少得而兼，故字以鱼羊为鲜。

獭

水獭，一名猵獭，类青狐而小，喙尖足骈，能知水信高下为穴，广人以占水旱。善捕鱼，一岁二祭鱼。《淮南子》云："畜池鱼者必去猵獭。"广人谓蛋家，男曰獭公，妇曰獭婆，以其能入水取鱼也。其以猿为雌者，插翘山獭也。语云："猿鸣而獭候。"庄子云："猿猵狙以为雌。"言非类为牝牡也。邝氏云：山獭性淫而无偶，傜女采樵，歌欷为猿声以诱之。山獭闻之，即跃抱傜女，因扼杀之，以其骨续骨，解箭毒，以阴茎入药，名插翘春。

箭猪

箭猪，即封豕也。封者，大也，故象亦曰封兽。封豕初本泡鱼，泡鱼大如斗，身有棘刺，故化为毫猪。毫在项脊间，尺许如箸，白本黑端，人逐之则激毫以射人。妇女以金银镶之为簪，能止头痒，除白屑。其毫如蒿然，亦曰蒿猪。又有山猪，雄大而多力，口旁出两牙，长六七寸，甚猛利，肉味美多脂，以多食禾稻故也。一名

懒妇,以机轴纴织之器置田间,则不敢近。齿长辄入海化为巨鱼,状如蛟螭而双乳垂腹,名曰奔鲟。谚曰:"朝为泡鱼,暮为蒿猪。朝为懒妇,暮为奔鲟。"刺妇女之不能服勤者也。以奔鲟油为烛,照饮酒则紫焰生花,照读书则昏昧作晕。湛若诗:"丁年误买奔鲟烛,丙夜谁传太乙书。"箭猪以鱼始,山猪以鱼终,物之相变如是。

香　狸

雷州产香狸,所触草木生香,脐可代麝,《本草》称灵猫,自为牝牡者也,亦名果狸。其食惟美果,故肉香脆而甘,秋冬百果皆熟,肉尤肥。予诗:"食果三秋美,眠花一尺长。"又云:"果香生骨肉,花味入膏脂。"南越有狸无狐,香狸外有玉面狸,白面红爪牛尾,亦食果,饭则以水淘淡乃食。有猫狸,文如锦钱。有火狸,毛色如金钱豹,其钱差大,岁久辄化为豹。有藤狸,生长藤间,食藤实而多倒挂。有香獐,味甘性温,食之不畏蛇毒。脐名麝香,非獐也,狸之似獐者也。傜女当春时,多采生香麝子以为佩,动则香气远闻。山歌云:"生麝香吹傜女风。"

硕　鼠

广中近多硕鼠,状如兔,色白,皆以为白兔也。嗜食芭蕉、蕹叶,四十日一胎,子产一日即受孕。番舶至,购以重金。盖广中无兔,且无白兔,故以硕鼠当之,雌者多黑褐色而小。父老云:"此物颇关理乱,以少为贵。"诗人所以歌食黍云。

竹　鼯

竹鼯,穴地食竹根,毛松,肉肥美亦松。肉一二脔可盈盘,色紫,味如甜笋,血鲜饮之益人,傜中以为上馔,谓之竹豚。予诗:"海人花蜃蛤,山子竹鸡豚。"

义　象

癸巳夏,西师至肇庆,久攻不下。使群象往,皆缩栗,独一象牯跳跃而前,蹴死蕃兵数百,以鼻卷起人马掷于半空,既堕,复糜烂之。已而疫气大作,士卒多死,西师退,群象遂为所得。有两大象,一不跪,一不食,死,余象流涕终日。蕃帅叱之,一象虓怒奋起,将甘心焉,几不能制,乃悉送之入都。有为泣象行者曰:"云南象来举国嘻,缠头赤脚蛮子骑。云是粤东新战获,道出江楚北归旗。还遵前朝加品秩,照品给俸沿途支。大开城门容象进,独有一象不肯随。印官当街再拜请,象奴附耳前致词。先言礼节劳县主,后言官职如前时。去南日远北日近,此是本国知不知。象闻此言泪双垂,淋漓满路观者悲。语象且勿悲,汝来粤东五千里,即今放归归已迟。我闻西有独牙象,摧坚陷阵功尤奇。昨日被执不肯屈,掘坑纵火焚其尸。汝辈不战复不死,中道涕泣将何为。"

凶年虎

从化县凶年多虎,猎者为机阱林中,而击土以致虎。虎每伏地,击土则必跳跃而出,出时其饱易击,饥则难,故尝以甘饵投之。传曰:"虎者戾虫,人者甘饵。"噫嘻!虎不食人,人自为甘饵以投之,奈何哉!

卷二十二　鳞语

龙

南海,龙之都会。古时入水采珠贝者,皆绣身面为龙子,使龙以为己类,不吞噬。在今日人与龙益习,诸龙户率视之为蝘蜓矣。新安有龙穴洲,每风雨即有龙起,去地不数丈,朱鬣金鳞,两目烨烨如电,人与龙相视久之,弗畏也。其精华在浮沫,时喷薄如瀑泉如雨,争承取之,稍缓则入地中矣,是为龙涎。或谓龙涎者,多积于海上枯木,如鸟遗状,其色青黎,其芗腥,杂百和焚之,翠烟千结,蜿蜒蟠空,经时不散,可以剪分香缕,然多不真。从番舶来者,出大秦、波斯,于雨中焚之,熇爆有声则真。盖龙本纯阳之精,故其气绝香。又龙属木,木之气得太阳多者必香。故诸香以龙涎为最。得盂水径扑其中,不落空外。龙以水为用,见水则精入焉。盖龙用精则为雨,用气则为云。

海中苦龙气。每龙气过,辄嘘吸舟船人物而去,置之他所,然舟船人物亦无恙也。舵师知龙起,但擂金鼓,或焚鲎壳诸臭物,或洒青矾却之。海滨多高楼,楼角兽头,每为龙气所掣,置兵器其上亦止。以龙性畏铁,铁辛,为目害故也。

罗浮多龙潭。尝有人小遗潭中,庵僧见之,使之蒲伏土上。俄有白气千百道,从谷中起,迅雷乘风雨如注,海上舟船已破溺无数矣。人必蒲伏土上乃免,若在木石之间,必为龙所掣矣。又有人戏投巨石岩中,巨石左右砰击,久而不下,龙惊以为雷也,即时白气四起,雨点如盘盂。盖龙与雷同类,雷出则龙出,雷入则龙入。而其气不起于潭洞中者,山泽相通,地中虚无之处,皆龙之窍穴也。又新兴有天露山,其顶有潭,岁旱,以石投之,声震如雷即雨。又有井干湖,其深莫测,岁旱,以土掊击之亦有雨。盖亦惊龙之意。龙听以角,谓之聋虫,故善惊。

石　龙

化州有石龙,其首蟠州廨之左,其尾注于江中,身多窍穴。每为风潮所激,则喷沙如雪,霏霏满空。有时鸣以一岁,鸣以二三岁,其声隐隐,与鹅鹳同。在上如石,在西如东,有探其尾于急湍之下者,皆得古钱,或为五铢,或为开元,或古或近,或缺或全,紫碧交错,青黄杂楦。其为数,歉不八九,盈不二十,虽百十人,各有所给。

金　龙

茂名灵湫中有一龙井,晋时有潘茂名真人者,以金铸五龙纳井中。自永嘉至今,每遇旱,高凉太守出五金

龙祭之，雨立至。或谓金龙者，丹砂所成，然非能为雨也，为雨者祭金龙者也。然亦灵异，万历间，有太守尝窃其一，行至中途，金龙飞入于水，今止存四。然大旱时，汲龙湫之水以祷亦得雨，不必定出金龙云。

土 龙

广人亢旱，以水日雩祭于社而请雨。以土为龙，身皆黑而尾白，长九尺，使丈夫八人，小儿八人，皆衣黑衣，丈夫舁龙，小儿欢呼曰：乌龙头，白龙尾。小童求雨天公喜。"自北而南，又自南而北，乃归于社息焉。复取五虾蟆错置社之中，掘池方五尺，深一尺，置水，埋虾蟆其中而闭之。

蜃 气

东莞合兰海，其水漩洄而黝黑，三江之所汇，有龙窟焉。尝有积气如黛，或如白雾，鼓舞吹嘘，倏忽万化。其为城阙、楼台、塔庙诸状，人物、车骑，错出于层峰叠巘之间，尤极壮丽。舟行其中弗见也。自外望之，变幻斯见，即之辄远，离之复近，虽大风雨不能灭，人以为蛟蜃之气所为云。其气或大或小，晴则大，阴则小，五色光芒不定。或如旌旗戈甲，则兆其地有兵革，如仓廪，则兆其地丰登，居人每候之以知灾祥。岁正月初三、四、五日必一见，不见，则以为怪。或谓此乃海气，春晴始见，非也。此蜃气也。蜃者，千岁之雉所化，其为物最神。庄生云：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章者，云物之气也。蜃，龙类也。其能静则为阴，动则为阳。阴而含万象于无，阳而吐万象于有，固于龙具体而微也。然蜃气之起，大抵为舟船多，为楼台者少。《天官书》云：南夷之气，类舟船幡旗。《晋志》云：南夷气如阁台，或类舟船。凡云气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积。蜃气多象舟船，亦南夷之气所杂为变怪也。必以春正月见者，盖青阳始动，而龙见于田，蜃亦龙属，故其气与龙皆当春而发，至秋而收也。蜃气与海市不同。海市多见于靖康场，当晦夜，海光忽生，水面尽赤，有无数灯火往来，螺女鲛人之属，喧喧笑语，闻卖珠、鬻锦、数钱、量米麦声，至晓方止。则海市也。或曰：海上有珊瑚之市，在虎头门西，盖即海市。或曰：其地故有沉洲，每月出辄有鬼物就海中为市，所谓沉洲夜市也。陈云淙诗："月出珊瑚输海市。"盖南海蜃气，有气而无声，海市有声而无气，以此为别。而靖康海市，又与青州不同。靖康海市见于夜，青州见于昼。《番禺杂记》云：海边有鬼市，半夜而合，鸡鸣而散，人从之多得异物。殆所谓狼脘之民也。《水经注》：狼脘之民，冥夜为市，以鼻嗅金，即知美恶是也。

海 鳅

海鳅之出，其长亘百里，牡蛎、蚌蠃积其背，峍屼如山。舟人误以为岛屿，就之往往倾覆。昼喷水，为潮为汐。夜喷火，海面尽赤，望之如天雨火。予诗云："势欲吞舟去，光先喷火来。"又云："海鳅吐阴火，千里波潮红。"盖阴火生于海，阳火生于山。阳火为雷以起龙，阴火为风以起大鱼，固造化之常。而石尤风则海鳅益起，艚船弗及避，为所吞噬，犹夫鰕蛆之微。鳅非有意于吞舟也，其气呼吸所致也。有海龙翁者，大如屋宇，亦知风。

海鳝，长数百里或千里，穴居海底。入穴则海水为潮，出穴则水潮退。其出入有节，故潮水有期，是名潮鱼。昔人多以为潮者海鳝之所为，不知潮长则海鳝随之出，潮消则海鳝随之人，海鳝之出入以潮，非海鳝之自能为潮也。此海鱼之应潮者也。

怪 鱼

海上多怪鱼，大小不一，开洋时，随风鼓舞，往往飞入舶中，人不敢取。有一鱼长数十丈，其首有二大孔，喷水上出，遇舶则昂首注水舶中，须臾而满。亟以钜瓮投之，连吞数瓮则逝。有一鱼嘴长丈许，有齬刻如锯，能与力战而胜，以救海舶。又有鱼长二十余丈，性最良善。或渔人为恶鱼所困，此鱼辄为渔人解围。又大风雨时，有海怪被发红面，乘鱼而往来。乘鱼者亦鱼也，谓之人鱼。人鱼雄者为海和尚，雌者为海女，能为舶祟。火长有祝云："毋逢海女，毋见人鱼。"人鱼之种族有卢亭者，新安大鱼山与南亭竹没老万山多有之。其长如人，有牝牡，毛发焦黄而短，眼睛亦黄，面黧黑，尾长寸许，见人则惊怖入水，往往随波飘至，人以为怪，竞逐之。有得其牝者，与之婬，不能言语，惟笑而已。久之，能著衣，食五谷，携至大鱼山，仍没入水。盖人鱼之无害于人者。人鱼长六七尺，体发牝牡亦人，惟背有短鬣微红，知其为鱼。间出沙汭能媚人，舶行遇者，必作法禳厌。海和尚多人首鳖身，足差长无甲。

暨 鱼

暨鱼，大者长二丈余，脊若锋刃。尝至南海庙前，谓之来朝。或一年数至，或数十年一至。若来数，则人有疫疾。《志》称：南海岁有风鱼之灾。风，飓风，鱼谓暨鱼也。有乌白二种，来辄有风，故又曰风鱼。暨一作鲃。谚曰："乌鲃白鲃，不劳频至。"

潜龙鲨

南海有巨鱼，曰潜龙鲨，盖鱼种而龙者也。有网得者，长五尺许，重百斤。其小鱼从者数千，至不可网。肉甚甘，诸骨柔脆，惟鳞坚不可食。鳞大者如掌，可为带及酒器饰，小者中杂佩。脊一行，腹二行，鳞皆十三。两翅两行，鳞皆三十。琼州唐伯元以为其脊一行，腹与翅行皆两者，五行也。天地之数各五也，脊一腹二，阳奇阴偶，天一地二也。十者天地之成数，天十而余三，三三为九，乾元所以用九也。地二十而余六，阳进而阴不能也，坤元所以用六也。翅三十者，一月之数也。两翅合而甲子一周也。总之九十九鳞，群龙所以无首，河图所以虚中，大衍之用所以不满五十也。盖《易》教也。

黄雀鱼

有黄雀鱼者，多产惠州，八月化为黄雀，十月后复化为鱼，鱼与黄雀迭相化也。吾不知其始为鱼而终为黄雀耶，抑始为黄雀而终为鱼也。鱼与黄雀，化于何始于何终，他鱼不化，而黄雀鱼独化，其必有故矣。《交州记》云：南海有黄鱼，九月变为鹑。鹑，黄雀也。鱼本黄鱼而曰黄雀鱼，黄鱼本于黄雀，故曰黄雀鱼。闻其名则知其为黄雀所化矣，然则黄雀先而鱼后矣。然黄鱼以黄雀为始，而黄雀不以黄鱼终，则又何也。有秋风鸟，产雷州，亦鱼之所化。化必以八月望前五日，从风而起，自南至北，中秋后则无之，故曰秋风鸟。其亦黄雀鱼之为怪乎？有海鳇者，亦能化。岁二八月群至沙洲，移时化而为鸟，是曰火鸠。海人噪而惊之，化者十五，鳞鬣不开者不全化矣。食之自秋至冬，濒海皆足。有以为馈者，发之，鸟首而鱼身者二。客愀然曰："是欲化而不可得者也，无乃人离造化之情耶？尚忍食哉！"命弃之。

鼠鲇乌贼

有鲇者，产于南海，每暴尾沙际以绐鼠，鼠见之，谓且失水，舐而将食之，被卷入水。有乌贼者，腹中有墨，吐之以自卫。尝浮水上，乌见以为死矣，往啄之，被卷入水。二鱼皆性黠，为鼠与乌之贼。然鼠与乌，以高而为下者所食，亦可以为贪而下求者之戒。或曰：乌贼鱼相传乌所化，乌所化而还食乌，故曰乌贼。乌不贼乌，化为鱼乃以贼乌，鱼乐而乌苦矣。

鱼

广州地多池塘，所畜者鲢、鳙、鲩、鲮、鲫，皆以鱼秧长之。鳙一名鲔，语曰："网鱼得鲔，不如啗茹。"言不美也。鲩之美在头，鲤在尾，鲢在腹。语曰："鲩鱼头，鲤鱼尾，鲢鱼之腹甘且旨。"又曰："水鲮土鲫，病人宜食。"鲮浮鲫沉，可以滋阴。盖鲫属土，其性沉，长潜水中。鲮属水，其性浮游，长跃水上。鲫食之可以实肠，鲮食之可以行气。鲫守而鲮行，故以为美也。江海鱼之美者，语有曰："第一鲍，第二鲥，第三第四马膏鲫。"又曰："黄白二花，味胜南嘉。"又曰："寒鲚热鲈。"黄者黄花鱼，白者白花鱼也。又春曰黄花，秋曰石首也。凡有鳞之鱼皆属火，二花不然，其功补益而味甘，故美。鲚鱼至冬益肥，故曰寒鲚。鲈至夏益肥，故曰热鲈。言一以寒而美，一以热而美也。凡鲈鱼以冬初从江入海，趋咸水以就暖。以夏初从海入江，趋淡水以就凉。渔者必惟其时取之。语曰："鱼咸产者不入江，淡产者不入海。"未尽然也。白花鱼咸淡之水皆有，黄花惟大澳乃有。大澳者，咸水之边也。自十月至十一月，以日昃尽浮出水，渔者必以暮取之。听其声稚，则知未出大澳也，声老则知将出大澳也。声老者，黄花鱼啸子之候也。其啸子必于大澳，故于大澳取之。取鳂及黄皮蚬、鲚、青鳞，亦皆听其声，声齐则开罛取之。鲥鱼以孟夏随鲚鱼出，其性喜浮游，网入水数寸即得。或候其自海入江，逆流至浔州之铜鼓滩，触石壁不能西上则多得。语曰："黄鱼不上双鱼石，三鬣不上铜鼓滩。"三鯠者，鲥也。黄鱼每新水长则出，嘉鱼以孟冬天大雾始出，出必于端溪高峡间。其性洁，不入浊流。尝居石岩，食苔饮乳以自养。霜寒江清，潮汐不至，乃出穴嘘吸雪水。凡嘉鱼在蜀中丙穴者，以三月出穴，十月入穴。在粤中大小湘峡者，以十月出穴，三月入穴。西水未长，则四五月犹未入穴。蜀嘉鱼畏寒而喜热，粤嘉鱼不然。白沙诗："两山断处小湘峡，十月嘉鱼出水鲜"是也。鯠鱼、鳝白，皆以仲春出，大者重数十斤，入自大洋，望之如黑云。至虎门，则鯠鱼之稚者多变为鲥，渔者辄合围取之。又鯠鱼大至时，其下堆积至数十百丈，不可底极。以枪刺一鱼取之，次鱼饮其血复上，复枪刺取之，如是者相连不断，不可胜取。故鯠鱼时节，所在人民餍饫，多糟之为终岁食。盖鯠鱼放卵，雄者为雌者含卵口中，卵不分散，故类繁。彼此尾相衔，无一断续，故得其一，则千万源源可得。竹鱼产二禺连口，以盛夏出，色如筱叶青翠，鳞下多朱砂点，味甘。马膏鲫以腊月出至三四月。有马伍者，以九十月出，似鲈而肉厚，为马膏鲫之次，故曰马伍。贴沙一名版鱼，亦曰左鲆，身扁喜贴沙上，故名。市归以贴墙壁，两三日犹鲜。即比目鱼也，一名鲽，一边青绿一边白，一目在青绿边，亦有两目合而为一者。《吴都赋》云："双则比目，片则王余。"河鲀以番禺茭塘所出者为美。自虎头门至茭塘六七十里许，其河鲀小，色黄而味甘，少毒，与产他县大而板牙色白者异。其价贱，土人以当园蔬。秋时竞为河鲀之会，以火燔刺，以沸汤沃涎，浣至再三，杂肥肉烹之，皮骨脱落，斯可食矣。河鲀终岁皆有，入秋尤宜多食，益胃暖人，可减一衣，产妇每以为补。其腴在膏，即肝也，俗以为八珍之一云。鲆鱼状如鲈，肉松少刺味甘，大者重数十斤，出海丰。鲟鱼多产端州，以春时出浮阳，见日则眩，渔者辄于阳处取之。一曰鲟龙鱼，长至丈，有甲无鳞，鱼之至贵者也。鲇鱼出流水者色青白，出止水者青黄，故以滩濑中者为美。鲍鱼状如鳊，圆头缩尾狭鳞，肉厚而细，一脊之外，其刺与骨皆脆美。新安人每以奉客，味甘以平，食之肥健益气。一名镜鱼，以其圆也。鲨有犁头鲨、剑鲨、斑点鲨、虎鹿锯鲨，背鬣而腹翅，大者丈余。皮有沙，圆细如珠，可以治木发光润。海水将潮，天将雨，毛皆起湿，虽千里外不爽。一名潮鲤，腹中有两洞，以贮水养子。子必二，皆从胎生，朝出口，暮则入脐。其肉淡而松，以翅作银丝菜，称珍品。蜡鱼产阳江，似鲫而白，肉柔腻，性喜温暖。腊月时，渔人立水中，鱼争附足，可掇也。红者肉稍粗。鲳鱼一名狼藉。笋鱼如笋，长尺许，与鲭、鳗二鱼皆惠州出。鲭鱼大者盈丈。鳗鱼大如指许，长七八寸，脊骨美滑宜羹。龟鱼如小儿臂大，有腹无口，其足三十如笋簪。章鱼足有八，一名章举。昌黎南食诗其五为章举鱼是也。石冷鱼似虾蟆而黑，生石穴中。倒挂鱼鲜食醉人。宜鲊，出万州。凤尾鱼一名马鲚，其子宜醢。葵鲤出罗旁水口，

圆如葵扇。已上皆鱼之美者，大率出于海者十之七，出于江者十之三，然皆美于池塘者也。其最微细而美者，曰鳝鱼。春时自岩穴中出，状似初化鱼苗，宜干之，食以姜醋。曰银鱼，以秋九月出，九月有风，曰银鱼风。予诗："九月银鱼出水长，银鱼风起水泱泱"是也。其出惠州丰湖之第一桥下者，长二黍许，光滑无鳞，表里朗彻，以白磁盆浥之，与水无异，惟见两目莹漆。希贵弗多，渔者但量器计值，煮以湖上清醒泉及姚坑水，有味无渣，而出于清明节者尤美。曰鹅毛鱼，取者不以网罟，乘夜张灯火艇中，鹅毛鱼见光辄上艇，须臾而满，多则灭火，否则艇重不能载。其气味绝香，一曰香鱼。外则锦鳞鱼者，大可二指，长寸许，身有横理十二道，鳞如错锦，具五色，尾长于身如带，金彩缕缕。以盘盂畜之，于午日中，投花一二瓣，皆争覆阴，不得者忿而相斗，翩反鼓舞，各有态度，斗罢复比目而游。又有金鱼者，分鲤、鲫二种。春深咬子，咬子者，雄以口咬雌者眼，子则出腹。子出腹宜亟取之，否则雌者还食之矣。或不食，则子著萍藻间，遇雷雨辄随电光而去。子初出色黑，由黑而红，而黄，则纯金矣。以鬣小三尾、五尾者为贵，谓之虾尾咬子，又名跌子。当跌子时，以大虾盖之，则多虾尾。尾又以撒开象木芙蓉叶者为贵，谓之芙蓉尾。此二种则鱼之可玩者也。

鱼 花

南海有九江村，其人多以绣鱼花为业，曰鱼花户。鱼花产于西江。粤有三江，惟西江多有鱼花。取者上自封川水口，下至罗旁水口，凡八十里，其水微缓，为鱼花所聚，过此则鱼花稀少矣。鱼花之步凡数十，步皆有饷，鱼花户承之，岁纳于朝。当鱼汕种时，雄者擦雌者之腹则卵出。卵出多在藻荇间，雄者出其腹中之膭覆之，卵乃出子，然见电则子不出矣。土人谓鱼散卵曰汕。膭者，鱼之精也。子曰花者，以其在藻荇之间若花，又方言凡物之微细者皆曰花也。亦曰鱼苗，以当春出于苗始生时，与苗俱生也。亦曰鱼秧，农人种禾兼种鱼，视鱼犹禾也。而多言鱼花者，又以其类不一，故曰花也。凡取鱼花，自三月至于八月，当日落时，望某方电脚高，则知某方无雨。某江之水不长，某方电脚低，则知某方有雨。某方之水长，长则某鱼花至矣。西南为南宁左江，其水多土鲮。正西为柳州右江，其水多鳙、鲩。西北为桂林府江，其水多草鱼。草鱼者，鲩也。鱼花以此四种为正，畜于池易长，故务取之。他鱼花则弗取也。鲤、鲫则或取诸蛋人，以其雌者放子也。凡取鱼花，以苎布为罾，罾尾为一木筐而无底，半浮水上，鱼花从罾入至筐，乃杓于船中。罾之状如复斗帐，凡两重，外重疏，以布四十丈，内重密，以布一丈为之。大步置筐八九十，小步十或二十。上步取已，复于下步取之，其出不穷，然多在江水湾环之所。取之盛以白磁，方如针许，已能辨其为某鱼。拣为一族，其浮而在盆上者鲩也，在中者鳙，在下者鲮，最下则鲮也。分养池中，水浅而向阳则易长。稍长者曰萆鳃，谓可以食萆萍也。岁正月，始鬻鱼花。水陆分行，人以万计，筐以数千计，自两粤郡邑，至于豫章、楚、闽，无不之也。其鬻于近者鱼花大，远者小，日以米汤和鸭子黄饲之，又数易以生水。其在舟中者，则舟旁为两水车，昼夜转水，使新水入舟，故水不留，而后鱼花不病也。价则鲩、鳙贵，以易长而不费草也。鲩贱，以费草，每鲩百尾，日需草百斤也。土鲮贱，以其难长，罕有重至一斤者，又必冬寒而始肥也。凡池一亩，畜鲩三十，鳙百二十，鲩五十，土鲮千。日投草三十余斤，鲩食之，鳙、鲩不食。或食草之胶液，或鲩之粪亦可肥也。楚虽多鱼，而所产鱼花，楚人不重，率重九江人所鬻者，以粤之鱼花易长也。鱼花难伪，楚鱼胞一重而直，粤鱼胞两重，上大而下小，以此为辨也。九江之地如棋枰，周回三十余里，其黑脉者堤也，方罫者池塘也。池塘之水，养鱼花者十之七，养大鱼者十之三。养鱼花水浊，养大鱼水清。视其水色，则知所养为何等鱼也。地狭小而鱼占其半，池塘以养鱼，堤以树桑，男贩鱼花，妇女喂爱蚕，其土无余壤，人无敖民，盖风俗之美者也。人之富多以谷估及贩鱼花，史称水居千石鱼陂者此也。

鱼花产北江者不贵，以北江多石灰水，鱼花食之不肥，取之又不易畜，而北江绝少渊潭故也。凡鱼皆藏于渊潭，鱼花从渊潭出者易养。西江多渊潭，而其源从滇、黔、交趾而来甚远，故鱼花多而肥，池塘中可以多养。故谚曰："北江鱼种让西江。"然广西人不解取，即取之，而西江上流恒不如下流。故谚又曰："下流鱼花上流鱼。"又曰："上江鱼放下江花。"

鱼 生

粤俗嗜鱼生，以鲈，以鲩，以鳙白，以黄鱼，以青鲚，以雪舲，以鲩为上。鲩又以白鲩为上。以初出水泼剌者，去其皮剑，洗其血鮏，细刽之为片，红肌白理，轻可吹起，薄如蝉翼，两两相比，沃以老醪，和以椒芷，入口冰融，至甘旨矣。而鲥与嘉鱼尤美。予尝荡舟海目山下，取鲥为脍。有诗云："雨过苍苍海目开，早潮未落晚潮催。鲥鱼不少樱桃颊，与客朝朝作脍来。"又云："羚羊峡口嘉鱼美，不若鲥鱼海目鲜。黄颊切来纷似雪，绿尊倾去更如泉。"又云："刮镬鸣时春雪消，鲥鱼争上九江潮。自携脍具过渔父，双浆如飞不用招。"鲥以樱桃颊为上，黄颊、铁颊次之，烂鳞粉颊为下。其肪在鳞，鳞不可使烂，烂则脂流而味损。盖鲥亦自惜其鳞，每一丝罥鳞，即不复动。故取之必以丝网，使柔弱而不伤鳞。嘉鱼亦多脂，尝食乳泉石沐，冬则出穴饮雪水，而所处大小湘峡、端溪、锦水、杨柳沙，潮咸不到，故肥美不腥，脍之益美于熟食也。雪鲮以冬而肥，其性属水，喜游泳波上，得漭流则跳跃寻丈，生食之益人气力。鲈、鳊、鲳、塘虱亦可脍。然食鱼生后，须食鱼熟以适其和。身壮者宜食，谚曰："鱼生犬肉糜，扶旺不扶衰。"又冬至日宜食，谚曰："冬至鱼生，夏至犬肉。"予诗："鱼脍宜生酒，餐来最益人。临溪亲举网，及此一阳春。"所以者，凡有鳞之鱼，喜游水上，阳类也。冬至一阳生，生食之

所以助阳也。无鳞之鱼，喜伏泥中，阴类也，不可以为脍，必熟食之，所以滋阴也。或云：凡鱼行随阳，春夏浮而溯流，秋冬没而顺流。其浮时可脍，其没时必须烹食，乃不损人云。粤人多有鱼生之会，以天晓空心食之佳。或以鳝之乌耳者、藤者、黄者为生，亦有以蚝为生者。岭内人不知此味，不足与之言也。

渔 具

渔具多种，其最大者曰罛，次曰罾。罛之类有曰深罛，上海水浅多用之。其深六七丈，其长三十余丈。每一船一罛，一罛以七八人施之。以二罛为一朋，二船合则曰罛朋。别有船六七十艘佐之，皆击板以惊鱼。每日深罛二施，可得鱼数百石。有曰缯罛，下海水深多用之。其深八九丈，其长五六十丈。以一大緌为上纲，一为下纲。上纲间五寸一藤圈，下纲间五寸一铁圈，为圈甚众，贯以缕以为放收。而以一大船为罛公，一小船为罛姥，二船相合，以罛连缀之。乃登桅以望鱼，鱼大至，水底成片如黑云，是谓鱼云。乃皆以石击鱼使前，鱼惊回以入罛。鱼入，则二船收缕以阖罛口，徐牵而上。有曰板罛，以小船施之，小船有罛姥而无罛公，故一名罛姥船。有曰围罛，制如缯罛而小，深二三丈，广七八十丈，连合二罛为一围。以二船一前一后施之，亦以板惊鱼。凡鱼首有石者，皆惊入罛，无者则否。首有石者，曰黄花，曰鲷，曰鲕子，曰鯀鱼，曰鹋，曰鲈，曰马鲚，曰鳊，此八者善惊。有曰墙罛，则以缯罛为之，专以取鳚白及黄、白花鱼，亦曰黄花罛。每一船一罛，罛深六七丈，长三十余丈，相连数百千罛以为一墙，横截海水。鱼触墙罛不能去，大小壅积，起罛时鱼多不可胜取，每割罛之半以放鱼。大抵缯罛疏，专以取大鱼，春则取鳚白、鯀，冬则取黄花，一岁仅两用之。围罛密，以取杂鱼，终岁用之。此罛之事也。罾之类，有曰缯罾，其形四方，广三丈有六尺，以舟施之。以二竹为罾子，竹长四十丈许，上有多圈，贯绳以为放收，而为一罾柾以架罾。鱼至乃下罾，以石击鱼，有曰沉罾。沉，音朕，方言也。长十余丈，口大而尾小，尾旁有一穴，以出水母及鲎鱼之属。而浮二木于水中，以支罾口。又于水中，置二木搅水，以系支罾口之木，是曰罾门。其口广三丈有六尺，常向上流，潮缓则罾口合，急则口张而鱼大入。凡一沉罾，以纻麻十二石为之，九人舁之，罾之巨者也。有曰知州罾，其广丈余，树二木于水中以绷罾，是曰硬门。常浮而不沉，费人力少，罾之小者也。有曰车罾，其形方，以三石臼置罾竿，坠而起之。有曰绞罾，形亦方，周五丈余，以四角系于柱中施之，人在岸上离罾十余丈，鱼至则转辘轳以起之。此罾之事也。大抵罛皆用于海，罾皆用于江。罾之利常不如罛，罛者，渔具之可大得志者也。罾之外，有以箔者，以笼者，以涂跳者，以跳白者。箔以坚竹编之，《尔雅》所谓篧，亦曰罩也。其注曰："篧，编细竹以为罩"是也。又曰："今楚篧也。"无竹则以荆，故谓之楚篧也。篧，薄曲也。《史记》：绛侯周勃，以织薄曲为生。韦昭云：北方谓薄为曲。《淮南子》云：曲，苇薄也。《诗》曰：烝然汕汕。注：汕，樔也，以薄汕鱼也。樔，郑氏曰：今撩罟也。方氏曰：独漉也。独漉，乐苑作罜鹿，荀子作独鹿。成相辞曰：独鹿弃之江。注：网也。箔亦网之类也。每一箔，其崇五尺，广丈。渔者尝合五十箔而为一，其长五十丈，虞其过大，则箔口为鱼房二重以藏鱼。岁三月，大禾已莳，鱼始上田。渔人以箔三方依田塍，一方依水。潮至则张而大，潮退则卷而小，是为塞箔。箔亦曰簖，陆龟蒙诗："织作中流万尺簖。"故凡以石为梁绝水者曰洪，以竹为梁取鱼者曰簖，亦曰沪。皮日休《渔具诗》："列竹于海澨曰沪。"今有沪渎是也。鱼笼长五六尺，宽二尺，口通尾塞，以山藤系之，置于上流，鱼入则为倒叩须所罥不能出。又中置树枝以聚鱼。涂跳以木为之，长三四尺，厚半寸，首尾翘然，状若上弦之月。前有二木直之，上有一木横之，其底则舟，而两旁无墙，所谓橇也。当海水干落，鱼、虾、蛤、鳝之属，胶黏浅沙，跳踏之，辄惊人渐洳不可得。渔者于涂跳，曲其左足而以右足踔泥，左扶横木而右手捃拾。板轻坦滑，擿行若飞，盖大禹泥行之所乘者也。跳白者，船也。其制小，仅受一人，于湾环限澳间，乘暮入焉，乃张二白板于船旁，而鸣其榔。鱼见白板，辄惊眩入网。然诸鱼不惊，惟鲚、鲍、鳉三者惊。三者味甘美，故粤人最重跳白之鱼。鱼以晓散而暮聚，聚必于水之涯涘。故跳白船之出以暮，而多在岸草蒙茸之际，无风波患。予诗："花中藏跳白，出没少鱼惊。向夕鸣榔去，知予是月明。"其照公鱼，则以火枝摇飏，公鱼抢火，乃以罾漉之。取花鱼，则以藤竹为竿。竿长丈有三寸，贵软而轻，以左纽丝为线，长丈有四寸，系以四钩，钩分四方。施于沙泥之上，足轻手疾，日可得花鱼半石。花鱼者，七星鱼也。取鲍鱼以钓。其竿五尺，系以天蚕之丝，饵以公鱼、腾鲤。取鲥以泼生钓，以轻丝为之，往来游飏，则不损其鳞。取河豚以秋潮始盛，垂千百钩于网中，河豚性嗔，触网辄不去，欲与网斗，以故往往中钩。又或以一大绳为母，以千百小绳为子。子绳系于母绳之末，而母绳之末各系一钩。一河豚中钩，则众河豚皆中钩，是名兄弟钓，亦名拖钓。其钩皆空不以饵，亦曰生钓。然生钓之河豚多雌者，雌者多子，味不美。惟南亭海心冈撒网而取者，其河豚多雄，雄者多腴，味绝美。予诗："风俗河豚美，秋来乐事多。乘潮下生钓，滥口峭帆过。"取贴沙鱼以细钓，先一夕放之江中，次日乃收。一细钓有钩数百，渔者夫妇，各放细钓至数千，好水旬则得贴沙数十百斤矣。细钓以虾，以七星鱼，或蚯蚓为饵。鲥鱼亦如是取。是皆渔之具也。予生长海滨，知渔事，故具记之。然此乃吾番禺茭塘都取鱼之具，非全粤如此。

鳝

鳝之族有曰鳗鲡，背有肉鬣连尾，无鳞，口有舌，腹白，大者长数尺，脂膏最多。其有黄脉锦纹者，名金丝鳗鲡，善穿深穴，冬时穴热乃出，名走风鳗。有曰白鳝，以产池塘中乌耳者为佳。有曰黄鳝，黄质黑章，多涎

沫，大者长二三尺，小者佳。有曰藤鳝，其曰泥鳅，长二三寸，无鳞，以涎沫自染。曰温鱼，与泥鳅相似而多肉，与诸鳝皆喜伏水土之下，味甘可以滋阴。大抵鳝与鱼相反，鱼属火可以滋阳，故蛋人多子，以多食鱼。又方书，鱼鳔白为丸，可以种子。鳝属水滋阴，故患痰火者宜食之。白鳝或塞箔或装笼取之，箔鳝为佳。黄鳝以钓，或于坑田掘取之。凡鳝畜于盆中，夜以火照之，其腾而抢火，火辄灭者，喷火蛇也。与鳝相类，而颔下有细鳞数片，食之杀人，故凡食鳝者不可不慎。谚曰："鱼浮鳝沉，沉者滋阴。虽则滋阴，其毒亦深。"言蛇鳝之难辨也。

养鱼种

广州诸大县村落中，往往弃肥田以为基，以树果木。荔支最多，茶、桑次之，柑、橙次之，龙眼多树宅旁，亦树于基。基下为池以畜鱼，岁暮涸之，至春以播稻秧。大者至数十亩，其筑海为池者，辄以顷计。九江乡以养鱼苗，鱼苗之池，惟九江乡有之。他处率养大鱼，即养鱼苗，不繁滋也。谚曰："九江估客，鱼种为先。左手数鱼，右手数钱。"凡岁三月始有西水，西水长，故有鱼苗，八月西水尽则无之。自封川江口至羚羊峡口，皆有鱼花步，步凡六七十处。鱼花者，鱼苗也，亦曰鱼秧，以其利与田禾等，故曰苗，曰秧，而常名则曰鱼种云。鱼种皆出于左右两江。左右两江者何？《赤雅》云：左江发源交趾，右江发源牂牁，至浔而两江合为一。至梧而桂江入之，而三江合为一，而左右江之名不存然。地形左宜为右，右宜为左，而今从溯流而言分左右，不从地形分左右也。又南宁亦有左右江，左出广源，右出峨利，会于合江镇以入横州。是左江之中，又有左右江也。然出广源者，古夜郎豚水也，古名郁江。出峨利者，古交濛泓水也，古名黔江。则谓郁、黔为小左右江可也。

鱼牌

鱼苗，本粤西溪潭中巨鱼散卵，至端州境内始出子，九江堡民于湾环处所取之。自封川江口至高明，为鱼苗埠者九百所，每埠分上中下，纳税于府，名曰鱼牌。其曰鲤簰者，南雄每寒食大水，鱼之逆流而上滩者，多鲤、鲩、鲫、鲮、青鱼之属，土人作簰迎之。鱼入辄不得出，谓之鲤簰，不言他种鱼者，以鲤为群鱼之长，鲤来则众鱼皆来云尔。

龙虾

龙虾，巨者重七八斤，头大径尺，状如龙，采色鲜耀，有两大须如指，长三四尺。其肉味甜，稍粗于常虾，以壳作灯，光赤如血珀，曰龙虾灯。东莞、新安、潮阳多有之。昌黎诗："又尝疑龙虾，果谁雄牙须。"

鲨虎

南海多鲨鱼，虎头鳖足，有黑纹，巨者二百余斤。尝以暮春至海山之麓，旬日化为虎，惟四足难化，经月乃成。有虎皮、白皮、料影三种。鲨鱼亦能化虎，故凡炳炳成章者，虎之虎也。纹直而疏且长者，鲨之虎也，有见鲨之虎者，但击其足则毙之。或曰：鳄鱼一名忽雷，秋时亦多化虎而三爪。然则南海之虎类多矣。鲨与鳄之所化者，人犹能识之，人之所化者，未知何状。或曰：今之世未见有人如牛哀之化虎者也，止见有虎之化人耳。噫！

鱼饷

九江乡濒海，粒食惟艰，多以池沼养鱼为业。弘治间，各水蛋户，流亡所遗，课米数千石。总制刘大夏上疏，将西江两岸河阜，上自封川，下至都含，召九江乡民，承为鱼阜。分别水势，上者纳银五钱，下者二钱五分，贮肇庆府，给帖照船捞鱼，永著令典。其后总制凌云翼，荡平泷东西两山，复开罗旁并都含下诸处鱼阜，岁饷约有千金。所谓鱼阜者，鱼花步也。盖九江乡搤西北江下流，地窊，鱼塘十之八，田十之二，故其人力农无几，终岁多殚力鱼苗。鱼苗出西北诸江，清明后雷雨大作，鱼孕育，乘潦流下，其种柳、庆为上，南宁次之。郁、桂又次之，富、贺又次之，北江为下。长年蛋户，当夜分西望电光，即知鱼苗来自何江，至以何日。柳、庆越三旬两旬，南宁则两旬旬半，余各迟速有差。或电光远，则知过斗门不来，辨析部位微茫。若操左券，鱼苗入塘，养至下年春，乃以船载往两粤州县，兑换谷米。于广、肇二府有正饷，于龙川、南雄、罗定有额输，于始兴、开建、永安、香山、桂林、平乐、浔、贺又有例征。且所兑谷石，非苦遏籴，则厄上仓，鱼商罢困极矣，而龙川为甚。故谚有曰："龙川不可往，鲶鱼不可养。"然通乡鱼花，大半售在龙川。"往则倾赀，不往则有余，鱼为患正未已也。

插箔

廉阳自永安至干体一带，种谷之地无几，濒海居民，非插箔无以为生。然有箔无船，箔又何利。近者关榷印烙海船，蛋人率舍舟楫，致插箔日少。有司者宜于插箔船免其征收，不与诸船纳税同科，庶泽国谋生有藉。然有箔而无船，犹无箔也，有鱼而无盐，犹无鱼也。宜令沿海诸箔，请于阜引，按箔之多寡，以纳盐课之多寡。大约岁中每箔一所，课银五六钱许，俾鱼盐交资其益而不相害，则箔户殷盈，而国课亦因以裕矣。

飞鱼

海南多飞鱼，或谓《吴都赋》"文鳐夜飞而触纶"，即此。有句云："飞鱼从未见，渔父说文鳐。"飞鱼有两翅，飞疾如鸟，触纶辄有光射潮，夜见渔火，争投船上。烹之味甚美。

似嘉鱼

四会有乌龙潭，在县西二百里。潭底石隙中，多产

鲜鱼，柔鳞肥甲如水晶，土人谓之似嘉鱼，其味如鲥。盖四会为二江所汇，地多白荡，其鱼多野生，不俟下种。德庆之嘉鱼，其种至此而变未可知。似嘉鱼者，嘉鱼之庶孽也。

鲥 鱼

顺德甘竹滩，鲥鱼最美。其滩上鲥鱼，以罨取之，滩下鲥鱼，以大网取之。罨小，一罨仅得鲥鱼一尾，以滩小不能容大网也。南海九江堡江中有海目山，所产鲥鱼亦美而甘，竹滩尤胜。予诗："甘滩最好是鲥鱼，海目山前味不如。丝网肯教鳞片损，玉盘那得鲙香余。"又曰："滩下肥过滩上鱼，罨中泼剌溯流初。冰鳞触损烹无及，玉箸殷勤食有余。"相传鲥乃鳍白所变，在海为鳍白，在江为鲥，鳍白于春，鲥于夏，其味皆美。鳍白之鲜者，阳江最多。予诗："鲳黄鳍白鲚花香，玉箸金盘尽意尝。"鲳味美。谚云："一鲳二鳗。"鲳体圆，一名镜鱼。予诗："镜鱼春向镜中游。"又云："鱼在镜湖多似镜。"鱼生以鲥鱼为美。他鱼次之。予家在沙亭乡，池沼颇多，亲戚相过，必以斫鲙为欢，以多食鲙为韵事。予有《过某族翁斫鲙诗》云："出水鲜鳞作鲙宜，蛮姜蜜酒沃红肌。相过一味鱼生足，不必重为鸡黍期。"又曰："鲙成双蝶食如流，冬至鱼生绝胜秋。明岁方塘思佃取，养鱼思向范公求。"又有渔歌调《行香子》云："第一鱼鲳，第二鱼魟，第三鱼是马膏鲫。潮咸潮淡，一任渔郎。喜春风来，黄花短，白花长。　　江水鱼香，鱼子滋阳，大罾船满载盐霜。罛公罛姥，两两开洋。更鲚鱼寒，鲈鱼热，鲙皆良。"

卷二十三　介语

鲎

鲎大者尺余，如覆箕，其甲莹滑而青绿，眼在背，口藏在腹。其头蜣螂而足蟹，足蟹而多其四，尾三棱，长一二尺，其血碧。凡诸血皆赤，惟鲎碧色。碧生于咸，赤生于淡，海之水咸，故色碧。鲎之血与海水同，得咸之气多故也。其子如粒珠，出而为鲎者仅二，余多为蟹为虾虾麻虾及诸鱼族。盖淡水之鱼，多生于鱼，咸水之鱼，多生于鲎，鲎乃诸鱼虾之母也。鲎者，候也，善候风，诸水族亦候之而出，故曰鲎。性喜群游，雌常负雄于背，背有骨如扇，作两截，常张以为帆，乘风而行，雌雄相积，虽遇惊涛不解，名曰鲎帆。渔者每望其帆取之，持其雄则雌者不去，如持其雌则雄去矣，然失雄亦不能独活，故曰鲎媚。取之又多以夜，凡海中夜行，举棹拨浪，则火花喷射。鲎蟹之属，缘行沙滩，亦一一有火花。水咸成火，渔者每拾一火，则得一鲎蟹之属。盖海族多生于咸，咸，火之渣滓也。海族得水之清虚者十之三四，得火之渣滓者十之五六。介之类属离，离为火，鲎蟹者，火之渣滓所生者也。水之清虚所生者知雷，火之渣滓所生者知风，豚鱼与风相孚，鲎亦然。

昌黎咏鲎诗："鲎形如车文，背眼相负行。"其咏蒲鱼云：蒲鱼尾如蛇，口眼不相营。蒲鱼者，鲟也，形如盘，大者围七八尺，无鳞，口在腹下，目在额上，尾长有刺，能螫人。肉白多骨，节节相连比，柔脆可食，二物口眼皆与众鱼异，故昌黎并言之。又昌黎《南食》诗："一曰鲎，二曰蚝，三曰蒲鱼，四曰蛤，五曰章举，六曰马甲柱。"其诗曰："南食惊呈怪。"又曰："南烹多怪味。"又曰："我来御魑魅，自宜味南烹。"鲎亦佳味，故昌黎首言之。鲎壳可代甲香以合香，其势力均，尾尤佳。

鲎，雌大而雄小。谚曰：香山鲎，雌长雄幼。雌稍大，常负其雄，得其双者乃可食。单者及身小名鬼鲎者，与尾有锯刺者，不可食。渔者杀而卖之，中有清水二升许，不肯弃，云以其水同煮，味乃美。非水也，血也，以色碧，故不知其为血也。

水者火之本，水润下作咸，则火炎上作苦，海族生于润下，即其生于炎上者也。凡鲎蟹之属，置阴处皆有火光，鳇鱼亦有火。元微之送客游岭南诗："曙朝霞睒睒，海夜火磷磷。"火磷磷，谓鲎蟹之属也。

珠 鳖

珠鳖，产高州海中，其背隆起者有珠，珠或从口吐出。予《高凉曲》有云："蚌含明月浮沧海，珠鳖江中亦吐珠。"又记云："珠鳖三足，有珠百碧。"或云六足。珠鳖味甚美。伊尹云：鱼之美者醴水之鱼，名曰朱鳖。

玳 瑁

玳瑁，产廉、琼州，一作瑇瑁龟。夜伏沙汀，注目上视，与月争光，月之精华因入焉，而为文介。渔人捕得之，覆其背即不能去，比晓，其介文采益鲜明，因陁于沙而磨莹焉，自脊两分，得十四版，以厚而黄多有物形者为贵。区怀瑞赋云："其物也，非鼋非鼍，非蜴非蛙。鼍皮鹦喙，六甲千葩。组采斑驳，若云若霞。"又云："是为瑇瑁，穴于丹水，游于桂海。饵于珠苗，吸于琼瀣。既异蠵蠵，又非蓍蔡。珍隃百朋，章含九贝。菡茄五英，以为幅背。映日凝丹，流文菱葤。绣错金相，飞潜谲怪。变幻出没，螭镂鬼绘。血御鸩毒，甲摇蛊憝。岛之诸夷，是带是佩。"蠵蠵，山巨龟也，巧匠以其甲黄明无日脚者，煮而拍之，陷黑玳瑁，状甚明媚。日脚，谓甲上有散黑晕也。一种赤鲟与相似，然介脆薄，文采亦晦。

龟

毛龟出韶州，大如钱，以水养之，其毛披放色碧绿，置之几案可辟蝇。有六目龟，出钦州，本两目，其四目乃金黄花纹，圆长中黑，与真目排比，状似六目，故名。有卜龟，出雷州，俯行者灵。有巨龟，出惠州，背生树木，望之俨如洲渚，然不常见。有红白二龟，在文昌北石井中，旱祷之，红出则雨，白出则否，亦神龟也。

蟹

蟹善候潮，潮欲来，举二螯仰而迎之，潮欲退，折六

跪俯而送之。渔人每视其俯仰以知潮之消长，蟹以潮之消长为多少，潮长则蟹少，消则蟹多。予家在茭塘，当蟹浪时，使童子往三沙四沙捕蟹，随潮下上，日得蟹数筐。或乘潮干，蟹从稻田求食，其行有迹，迹之得其穴，一穴辄一辈，然新穴有蟹，旧穴则否。其匡初蜕，柔弱如绵絮，通体脂凝，红黄杂糅，结为石榴子粒，四角充满，手触不濡，是名奭蟹。其未蜕者曰膏蟹，盖蟹黄应月盈亏，为月之精所注，故以膏为美。膏多则又曰母蟹，蟹以有膏为母，犹蚌以有珠为母也。次者肉蟹，自扶胥以上，水淡，多肉蟹，近大小虎门，水咸，多膏蟹。盖水淡则蟹多肉，水咸则蟹多膏，咸者火之所为，火之膏也，淡者水之所为，水之肉也。蟹以奭者为贵，其字从解，言以甲解而美也。甲解者，蜕也。蜕则奭，蜕必以秋，然每年四月八日，潮不大长，是日奭蟹尤多。故谚有云："四月八日，奭蟹争出。"则蟹亦以夏而蜕矣。蜕则益肥。然大抵潮减则蟹肥，潮满则蟛蜞肥，每月初九、二十三两日潮必干，潮干而蟹食泥则肥，潮满而蟹食水则瘠。又蟹一月一解，自十八以后月黑，蟹乘暗出而取食，食至初二三而肥，肥则壳解。月皎时蟹不敢出，则瘠矣。然蟹率以秋深以盛寒而肥，以月黑潮水小而解，盖蟹产于咸淡水之间有白蚬之所，盛寒时白蚬子肥，故蟹食之而肥。又蟹以流水生者色黄而腥，止水生者绀而馨，得白芷则黄不散，得葱及五味子同煮则色不变。

蟹类甚多，有曰小娘蟹，其螯长倍于身，大者青绿如锦，味与诸蟹同。而新安人贱之，惟熟其螯以进客。有拥剑，五色相错，螯长如拥剑然。新安人以献嘉客，名曰进剑，为敬之至。有飞蟹，小者如钱，大者倍之，从海面飞越数尺，以螯为翼，网得之，味胜常蟹。此三者，蟹之异者也。寻常以膏蟹为上。蟹之美在膏，而其容善于俯仰，俯以八足之折故曰跪，仰以二螯之倨故曰螯。螯者，敖也。以螯敖人，故昔人食蟹上螯，今则上膏。予村居多暇，秋日辄出扶胥钓蟹。有诗云："紫蟹得霜肥，衔禾上钓矶。闲垂兄弟钓，更得白鱼归。"兄弟钓本以钓河豚者，蟹触之亦往往多得。又或纬萧为断，承流而取之。或置小石数百枚罟中以为饵，二人持罟截港口而取之。予又有《捕蟹辞》云："捕蟹三沙与四沙，秋来乐事在渔家。随潮上下茭塘海，艇子归时月欲斜。"又云："紫蟹迎潮复送潮，纷纷衔穗上兰桡。蟹黄应月秋逾美，乱掷金钱向市桥。"又云："匡螯初蜕及秋肥，母蟹膏多肉蟹稀。饱食沙田霜降稻，潮干拾得满船归。"又云："虎门潮水接牂牁，春淡秋咸蟹总多。水肉金膏随月满，精华更柰稻花何。"

石　蟹

环琼水咸，独崖州三亚港水淡，故产石蟹。石上有脂如饴膏，蟹食之粘螯濡足而死，辄化为石，是为石蟹。取时以长钩出之，故螯足不全。或谓石蟹浮游海中，见风则坚，误也。或谓石蟹水沫相著所化，多生海潮出入处，随风漂出，善水者没而取之，于水中洗刷，出水则泥不能脱云。

蟛　蜞

凡春正二月，南风起，海中无雾，则公蟛蜞出。夏四五月，大禾既莳，则母蟛蜞出。其白者曰白蟛蜞，以盐酒腌之，置荼蘼花朵其中，晒以烈日，有香扑鼻。生毛者曰毛蟛蜞。尝以粪田饲鸭，然有毒，多食发吐痢，而潮人无日不食以当园蔬。故谚有曰："水潮蚜，食咸解。"咸解者，以毛蟛蜞入盐水中，经两月，熬水为液，投以柑橘之皮，其味佳绝，解其渣滓不用，用其精华，故曰解也。蚜者，蛤之属。谚曰：蟾蜍、蛤、蚜。三者形状相似，而广州人惟食蛤不食蟾蜍、蚜，蚜惟潮州人食之，故名曰水潮蚜。蚜有一种生海泥中，长二三寸，大如指，两头各有两歧，以其状怪，故曰蛏。气味甘温，能去胸中烦闷，然病后不可食，食惟白蟛蜞称珍品。予诗："正月蟛蜞出，雌雄总有膏。绝甘全在壳，虽小亦持螯。"又云："风俗园蔬似，朝朝下白黏。难腥因淡水，易熟为多盐。"

蚝

蚝，咸水所结，其生附石，磈礧相连如房，故一名蛎房。房房相生，蔓延至数十百丈，潮长则房开，消则房阖，开所以取食，阖所以自固也。凿之，一房一肉，肉之大小随其房，色白而含绿粉，生食曰蚝白，腌之曰蛎黄，味皆美。以其壳累墙，高至五六丈不仆。壳中有一片莹滑而圆，是曰蚝光，以砌照壁，望之若鱼鳞然，雨洗益白。小者真珠蚝，中尝有珠。大者亦曰牡蛎，蛎无牡牝，以其大，故名曰牡也。东莞、新安有蚝田，与龙穴洲相近，以石烧红散投之，蚝生其上，取石得蚝，仍烧红石投海中，岁凡两投两取。蚝本寒物，得火气其味益甘，谓之种蚝。又以生于水者为天蚝，生于火者为人蚝。人蚝成田，各有疆界，尺寸不逾，逾则争。蚝本无田，田在海水中，以生蚝之所谓之田，犹以生白蚬之所谓之塘，塘亦在海水中，无实土也。故曰南海有浮沉之田。浮田者，蕹簰是也。沉田者，种蚝种白蚬之所也。其地妇女皆能打蚝，有《打蚝歌》，予尝效为之。有曰："一岁蚝田两种蚝，蚝田片片在波涛。蚝生每每因阳火，相叠成山十丈高。"又曰："冬月真珠蚝更多，渔姑争唱打蚝歌。纷纷龙穴洲边去，半湿云鬟在白波。"打蚝之具，以木制成如上字，上挂一筐，妇女以一足踏横木，一足踏泥，手扶直木，稍推即动，行沙坦上，其势轻疾。既至蚝田，取蚝凿开，得肉置筐中，潮长乃返。横木长仅尺许，直木高数尺，亦古泥行蹈橇之遗也。

香山无蚝田，其人率于海旁石岩之上打蚝，蚝生壁上，高至三四丈，水干则见，以草焚烧之，蚝见火爆开，因夹取其肉以食，味极鲜美。番禺茭塘村多蚝。有山在海滨，曰石蛎，甚高大，古时蚝生其上，故名。今掘地至二三尺，即得蚝壳，多不可穷，居人墙屋率以蚝壳为之，一望皓然。

蠕

蠕，比黄蚬而大，闻雷则生，故文从雷。《杂录》云：番禺每震雷，有大蛤从空而下，名天蛤，非也。白蚬从雾中落，可名天蚬，而蛤多因黄雀入海而化，不可名天蛤，故谓蠕曰天蛤，非也。蠕者雷之所感，白蚬者雾之所感也。然阳江有红蠃焉，壳黑而肉微红，味绝甘，生海中，千百成群，若蜂房相结，海人钩取其一，则千百群起。其年若地震则不生，闻雷则死，又与蠕异。粤故有蠕田，在番禺市底之南，春初取小蠕种之，至冬乃取，故曰蠕田。田在咸海中，亦曰蠕塘，犹夫白蚬之塘也。蠕与蚝、白蚬、蛳、蚶，虽生于天，亦恒生于人，惠潮多蚶田，蚶与沙蛤、蠕皆味甘性温益人。蚶从甘，不用调和，自然甜美，愈大愈嫩。志称，岭南炙之名天脔，是也。一名花蠕，沙蛤不可种，故粤人贵沙蛤而贱蠕。蠕凡沙坦皆有，冬月时渔者以足取之，谓之踢蠕。蠕以天寒乃肥，其以仲秋孕者腹黑，广人有酿蠕之食，以白者为贵。

白 蚬

番禺海中有白蚬塘，自狮子塔至西江口，凡二百余里，皆产白蚬。岁二三月，南风起，霞气蔽空，辄有白蚬子飞落，微细如尘，然落田辄死，落海中得咸潮之力乃生，秋长冬肥，积至数丈乃捞取。予有谣云：“南风起，落蚬子。生于雾，成于水。北风瘦，南风肥。厚至丈，取不稀。”殷勤祭沙浄，莫使蚬子飞。”外有黑蚬、黄蚬，一名扁蠃，遇风雨亦辄飞徙，蛋女率于黑沙泥处取之。贫者以为蔬，然味不如白蚬。凡生于海者曰白蚬，生于江者曰黑蚬、黄蚬，而金铵蚬者，生大海中独珍。刘钅长时，取以自奉，禁民不得采，亦曰金口蚬。有无耳蚬，产韦涌。相传宋帝昺幸韦涌时，食蚬而美之曰：惜不令其无耳。至今帝泊舟处，蚬皆无耳，甘美异常，进蚬渔人配祀将作大匠梁公庙中，人称蚬子丈人云。蚬之美可以解蛊，以为腊，不能水土者宜之。

白蚬多生于雾，每当春暖，白雾弥空，濛濛霂霂之中，土人知为白蚬落也，名落蚬天。白蚬者，雾之屑也。雾白者曰南雾，南风之雾也。白蚬以春南雾而生，以冬南风而熟，皆宜暄暖。若天盛寒则瘦矣。又雷多则蚬子亦瘦。蚬子盖风之族，宜风而不宜雷，风之南者生物，故又宜南风也。南风之起，旧蚬子未尽，新蚬子复积其上，厚至数十百丈不可极，过春则化为泥滓。故取之贵及其时。有南风蠃，形大如荔支，肉颇坚韧，风从南来则群至。亦其类。

凡取蚬之蛋曰蚬箩，取虾之蛋曰虾篮，其富者则出洋皮取大鱼。蚬之利以白蚬塘为最，豪右家擅夺海中深澳以为塘，白蚬之所生，或多或少，视其人造化所至。蛋人佃其塘以取白蚬，亦复如之。故谚曰：“今年白蚬多，蛋家银满箩。”

蛤

蛤生田间，名田鸡，冬藏春出，篝火作声，呼之可获。三月三日，农以其声卜水旱，声小水小，声大水大。谚曰：“田鸡声哑，田好稻把。田鸡声响，田好荡浆。”又田鸡上昼鸣上乡熟，下昼鸣下乡熟，终日鸣上下齐熟。唐诗：“田家无五行，水旱卜蛙声。”蛙，蛤也。或谓大声曰蛙，小声曰蛤。韩退之《南食》其四曰蛤，未知是此否。珠蚌亦名蛤，然非常食。一种肖田鸡而无腰股，鸣长声，俗乎为蜴，主瘰疬，即蝼蝈云。

璅 蛣

璅蛣，状似珠蜯，壳青黑色，长寸许，大者二三寸，生白沙中，不汙泥滓，互物之最洁者也。有两肉柱能长短，又有数白蟹子在腹中，状如榆荚，合体共生，常从其口出，为之取食。盖二物相须，璅蛣寄命于蟹，蟹托身于璅蛣。郭璞谓：璅蛣腹蟹。葛洪谓：小蟹不归而蛣败。是也。然璅蛣清洁不食，但寄其腹于蟹，蟹为璅蛣而食，食在蟹而饱在璅蛣，故一名共命蠃，又曰月蛄。每冬大雪则肥，莹滑如玉，日映如云母，味甘以柔，盖海错之至珍者。谚曰：“霜蟹雪蠃，味不在多。”凡蠃皆以雪肥，蟹则以霜。予诗云：“霜肥蠃有柱，月满蟹多黄。”有红蠃，腹中亦有小蟹，渔者率钓取之。又有海镜，二壳相合甚圆，肉亦莹洁，有红蟹子为取食，一名石镜。其腹中小蟹曰蚌孥，任昉谓之筯。

蠃

蠃种最多，以香蠃为上，产潮州，大者如盘盂，其壳雌雄异声，可应军中之用。次则珠蠃，出东莞大步海，南汉常置三千人采之，名其地曰媚川都，人曰珠蠃户。有银母蠃，状若蚌，内多小珠，而珍色不及，壳厚而莹，可以截镶器皿，亦名珠母。其曰银母者以壳言，曰珠母者以多珠子言也。其肉最珍而性寒。有九孔蠃，产珠与蚌珠类。有鹦鹉蠃，珠光隐隐可烛，文采五色类鹦鹉，有指甲蠃，一名紫蜐。荀子：东海有紫紶。紶即蜐也，一名石蜐。味甘咸，能利小水。江淹谓：石蜐有足翼，得春雨则生华。郭璞谓：石蜐应节而扬葩，是也。味绝鲜美，虚损人以米酒同煮最补益。有马甲柱，形如指甲蠃，壳薄肉少，味颇清。昌黎《南食》诗：“章举马甲柱，斗以怪自呈。”有寄生蠃，生咸水者，离水一日即死，生淡水者可久畜，壳五色如钿，或纯赤如丹砂。其虫如蟹有螯足，腹则蠃也。以佳壳或以金银为壳，稍炙其尾，即出投佳壳中，海人名为借屋，以之行酒，行至某客前而驻则饮，故俗以为珍。有蝓螯者，二螯四足似彭蜞，其尻柔脆蜿屈，则蠃每窃枯蠃以居，出则负壳，退则以螯足扞户。稍长更择巨壳迁焉，与寄居虫异名，多足蠃亦曰窃蜾。《越记》：负屋之螯，饲以云母，能产白珠。《梅华国志》：屋蜾千岁，出海为螯龙。盖此物也。有神仙蠃，产罗浮，曾经仙人所啮，尾端尽破，味甚甘。有流蠃，大如小拳，一名甲香蠃，肉亦视月盈亏。有蛤蜊生海滨土中，白壳紫唇，一名赤口蠃，以壳为粉曰蛤粉，可入药。凡蠃类两壳相合皆名蛤，而此蠃肉壳并利于人，故曰蜊。有车螯者，似蛤蜊而大，甲厚而莹，有斑点如

花、绝水佯死，乌鸟信而啄之，辄为所得。一名沙蛤，有海胆，生岛屿石上，壳圆有粟珠，大小相串，粟珠上又有长刺，累累相连，取一带十。如破其一，余皆死粘于石上，壳破流浆，终不得起。肉色黄鲜，以作酱味佳。以上诸赢，皆举其知名者。史称：楚越之地，饭稻羹鱼，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盖谓此。

语曰："蠃饥蚬肥。"凡年丰，则白蚬、乌蚬多，凶则沙蠃多。沙蠃亦雾露所为，雾露之渣滓为白蚬、乌蚬，其精华为沙蠃，故沙蠃不能多有。沙蠃者，�珧也。岭南蛤蜊，不如江浙，璟珧则胜之。予诗："璟珧羹清绝，河豚美在肝。"凡河豚以三月从咸海入者可食，以冬十一二月从淡江出者不可食，以其在江之湾澳，食胡蔓草汁益其毒，其肝虽美，亦毒之所聚，不可不慎。

蚌

蚌，川泽处处有之。凡狭而长者皆曰蚌，广而圆者皆曰蛤。车白与蚬皆蛤属。车白即车螯，土人以为沙白者，谬也。蚬老，则肉出小蛾而蚬死，小蛾复散卵水上为蚬，蚬在沙者黄，在泥者黑，蛋人以捞蚬为生。有谚曰："饥螺饱蚬。"谓螺多则岁不熟，蚬多则岁大丰云。广中蚬特多，人以为蔬，贫者不能买鱼，惟买蚬而已。有先达都宪何公经者，罢官家居，偶思食蚬，蚬适过门，探囊中无钱，夫人曰："何不书清字售之？"公笑而止，此蚬之佳话也。

鲎 子

鲎，雌者子满腹中，殆无空隙。炎海之蟹不孕，子皆鲎子所化，九为蟹，十一为鲎也。鲎者蟹之母，然独炎海之蟹母之，他处无鲎，蟹之所生又异矣。

白 蚬

凡南风雾重则多白蚬，北风雾则否，盖白蚬之生生于雾，雾味咸，咸为白蚬之生之本。始生时，白蚬之形如雾，自空而下，若无若有，人见之以为雾也。渔人知之，以为天雨蚬子也。蚬子既成，以天暖而肥，寒而瘠。在茭塘、沙湾二都江水中，积厚至数十百丈，是曰蚬塘。取之若泥沙，量之以舸艓。以食，以粪田，以壅蔗，以饲凫鸭，其利颇大。自冬至春，淘者、鬻者，所在有之。

杀鳄鱼

昔韩愈守潮州，鳄鱼为暴，为文以祭弗能去，后刺史至，以毒法杀之，其害乃绝。按《周礼·秋官》：壶涿氏之职，曰掌除水虫。以炮土之鼓以驱之，以焚石投之。永乐中，吴淞陂塘坏，壅水横流，漂没庐舍，田屡不登，官赋匮缺。朝遣使者治之，治辄坏。居民告曰："水有怪焉，穴于塘澳，塞土填石，不胜其一奋，必杀怪而后塘可成也。"于是使者相继谋杀怪，卒无计策。朝廷忧之，遣夏原吉往。原吉至，命具舟数百，载以焚石，布塘之上。下令曰："闻鼓声，齐下焚石。"于是两岸击鼓，竞投焚石，急散舟以避之。须臾波涛狂沸，水石搏击，震撼天地，辗转驰骤，赤水泉涌，有物仰浮水面，焦灼腐烂，纵横数十丈，若鼋若鼍，莫可名状。怪绝而塘成。假使昌黎读《周礼》，得此杀怪之方，则尽鳄鱼之种类以诛，何暇与之论文哉！鳄鱼而祭，祭且用文，彼爰居之，祀又何讥焉。此何磻之说也。

玳 瑁

玳瑁，如龟，大者如盘盂，上有鳞，发之因见其文，有光辉，可作器，生带之。遇有蛊毒，则其甲自动摇，每以为验。一种名脊鳞，大如巨鼋，甲上有膜一层，以火向下焙之，可拆而起，文似玳瑁而质薄，广人所饰器用皆以此。陈震诗："玳瑁脊鳞采不殊，吊膏熊胆功堪比。"

吊

吊，介之属也，产琼州海口港中，蛇头鼍身，水宿不栖，其膏甚轻利，贮以铜瓦皆渗出，惟鸡卵盛之则不漏。以治诸肿毒，功同熊胆。

白 鳖

白鳖，可以愈痰火症，其初得之神授，广人甚珍之。有口号曰："乌耳鳝、白脚鱼，滋阴降火只须臾。"

仙 蟹

仙蟹，产罗浮阿耨池旁，形如钱大，色深红、明莹如琥珀，大小数十，群行见人弗畏。以泉水养之，可经数月，见他水则死，相传仙人掷钱所变。

鲮 鲤

鲮鲤，似鲤有四足，能陆能水，其鳞坚利如铁，黑色，绝有气力，能穿山而行。一名穿山甲，盖陆之鱼也。杨孚《异物志》：鲮鲤吐舌，蝼蚁附之而因吞之，又开鳞甲，使蝼蚁入之，乃奋迅而舐取之。予诗："穿山有陆鱼，蝼蚁食无余。水中鱼尚可，只解食沮洳。"其甲灰可治蚁瘘，血入土则堤岸渗漏。语云："百丈之堤，遗于蚁穴。"其鲮鲤之故耶！

卷二十四　虫语

八 蚕

广蚕岁七熟，闰则八熟。《记》曰：一岁八茧出日南。是也。广自三月至九月，月一熟蚕，以三十二日为度。岁当立春，桑谷生，蚕驹始出。凡蚕初出曰蚁，而曰蚕驹者，蚕与马同神，本龙精而首类马，故曰蚕驹。蚕驹既出，以桑芽喂之，二眠三眠，食叶渐有声，至四眠而蚕熟矣。凡蚕三日一蜕，蜕则不食，是谓一眠。眠至四而茧成。然眠必齐眠乃良，齐眠曰大眠，若九蚕眠，一不眠，则九为一所累而俱败矣。茧既成，时当正月，是曰大蚕。大蚕一岁一熟，熟至八日而出蛾，配其雌

雄。又至八日而蛾卵，卵则蛾死，以纸裹卵藏之。至立春，蚕驹复出，故曰大蚕。其二蚕、三蚕曰小蚕，亦曰连蚕，言相连不绝，月月熟也。茧既成，大蚕茧四千，小者六千，可获丝一斤。大蚕丝光滑而细，小者不及。计一妇之力，岁可得丝四十余斤。桑叶一月一摘，摘已复生，计地一亩，月可得叶五百斤，蚕食之得丝四斤。家有十亩之地，以桑以蚕，亦可充八口之食矣。坡山之丝线良，龙江之线绸良。然龙江蚕种，率购之于九江，而为丝及线乃独良，非女手之不同也，水色异也。然李商隐诗云："八蚕茧绵小分炷。"又云："小炷八蚕绵。"左思赋：乡贡八蚕之绵皆言绵而不言丝。盖以蚕养至第八次，不中为丝，但可作绵，然吾广第八蚕皆可为丝。所谓珍蚕也，凡蚕再熟者谓之珍，况于八辈蚕乎。《本草》言：南粤蚕，有三眠、四眠、两生、七出、八出者。盖蚕属阳，喜燥恶湿，南粤火之所房，炎精盛实，故蚕至于八辈也。

天　蚕

天蚕，出阳江，其食必樟枫叶，岁三月熟，醋浸之。抽丝长七八尺，色如金，坚韧异常，以作蒲葵扇缘，名天蚕丝。亦有成茧者，大于家蚕数倍。《禹贡》：厥篚檿丝。或即此类，然不可缫为丝。入贡者，齐鲁之山茧也。有沙柳虫，腹中丝亦可作缘。

蝉

罗浮东峰下有石洞，洞中枫树千万株，尝有蜩蝉数百种，数里间鸣则齐鸣，止则齐止。无一参差断续者。又有异鸟和之，声若木鱼以为节。黄冠云：昔白玉蟾真人，于冲虚观制云璈八曲，有客，常命道童奏之，玄鹤唳空，山鸟相应。今乐器零落矣，听此蝉声，犹髣髴云璈音节也。

大胡蝶

大胡蝶，惟罗浮胡蝶洞有之。尝止花树间，见人弗动，即动亦依依不远，采者连枝持出，辄飞复故处不他之。其生以茧，茧中有一卵，小于鸡子，重胎沁紫，包以乌桕木叶，络以彩丝，山中人尝以冬月往采，好事者购取藏之。明年二月，以茧置梧柳间，辄有一大胡蝶，展翅径尺，飞来就茧，不饮不食，抱伏缠绵。经七日，茧破子出，大可六七寸许。越数日，挟之飞去，其出茧绝不使人见，虽昼夜伺之，弗觉也。雌雄不离，千里外必相寻觅，至则绕笼翔舞，不得入。以翅触笼，金翠委损，放之，两两相逐，翩然高举。盖羽族之至神者，精气相通，无间远迩，所谓仙灵之使令，非人间所得而羁也。予尝有远行，有一大胡蝶飞来，止庭柯三日。友人陈子，谓大胡蝶既美文章，舍仙山而集兹，与予气类相感，非无意也。为诗云："罗浮大胡蝶，言是小凤凰。六足盘胸间，四翅交文章。修眉若杨叶，绣腹如垂囊。仙人爱文采，挟之游帝傍。四海安足飞，来下君子堂。堂中有行子，比德共翱翔。"一时诸子属和，绘图以传。予亦有诗云："翩翩大蝶谁所为，庄得其雄老得雌。芙蓉沆瀣日餐服，流将一气母群儿。"又云："变化不离玄牝内，世上蜉蝣那足配。南郭今为槁木藏，葛洪不见丹砂在。"其亦得物化之旨欤！大胡蝶以花为粮，予尝于华首台，见有花如红芍药，大胡蝶食之，倏尽数朵。道人掩取其一，误伤之，以翅为团扇，五色绚烂，金粉流光，真神仙之服玩也。广州人士向有大胡蝶会。冬月，使人入罗浮，以针及绵丝带，易茧于牧竖。春间大胡蝶出茧，文采各别，虽百十无一同者。以丝竹笼贮之，携往浮丘、穗石间，以胡蝶大小较胜负，买花犒之。其花或使人采于罗浮百花径中，径多异花，四时烂若锦绣，大胡蝶之土物也。罗浮诸洞，皆有异花，瞥见之，欲折不折，行数武。远视辄失之。惟径中花可常取。予诗："只愁胡蝶大如箕，食尽山花人不知。红翠纷纷难与守，芳菲又过艳阳时。"

大胡蝶本洞中仙种，相传麻姑遗衣所化，二三月间出洞，山中人索其子藏之。至六七月，如蚕成茧，茧破成蛾，乃化为胡蝶，初化时大五六寸，雌雄成配，无一孤者。留雌则雄不去，留雄则雌去复来。数月生子，子生半月而化，其子如弹如雀卵，大小不等，其生化亦随大小而成。广州春夏之交，市上有卖大胡蝶者，每枚数十钱，大仅五六寸许，悬竹竿上，兼旬不飞不饮食，生卵十余，渐不能动，以为乾死矣。触之辄蠕蠕然，如是者数月乃化。予诗："二月大胡蝶，家家出茧来。儿童争凤子，买取及花开。"

罗浮山中人，所见无非凤凰者，不惟以红翠、碧鸡、五色鸟之属为凤，即大胡蝶亦以为小凤凰。王说作诗云："罗浮胡蝶翼如箕，彩云晴日向天飞。锦光金色相离披，盛世文章仙人姿。胡蝶双飞如凤凰，仙人骑入道士房。房中诞育凤凰子，四百山头山气紫。"

胡蝶大如蝙蝠者，名凤车。其大如扇，四翅，好飞荔支上者，名鬼车，亦曰鬼蛱蝶。又有大如扇，纯黑，为橘蠹所化，名玄武蝉。此皆非仙种，与罗浮所产者迥别。予诗云："胡蝶元生胡蝶洞，仙胎不必鲍姑衣。天教凤子如箕大，不向梅花岭外飞。"

罗浮人喜以胡蝶茧饷客，予入山必盈袖以归。有《胡蝶茧歌》云："罗浮胡蝶有洞穴，天蛾吐丝白如雪。千丝万丝作一茧，仙胎只为凤车结。终日缠绵如有情，变化一一通神明。茧中久蛰经霜雪，雌雄之雷不能惊。枝间厚裹乌桕叶，山人采得盈筐箧。四百峰边大小村，家家皆有大胡蝶。"

蝙　蝠

粤山多岩洞，蝙蝠宫之。以乳石精汁为养，夏间出食荔支，冬则服气，纯白者大如鸠鹊，头上有冠，或千岁之物。其大如鹑而未白，亦已百岁。而皆倒悬，其阳精在脑，脑重，故倒悬也。余则背腹茜红而肉翼浅黑，多双伏红蕉花间，雌雄不舍，捕者得其一，则一不去，妇人佩之为媚药。予诗："罗浮蝙蝠红，双宿芭蕉叶。相与带在身，媚郎兼媚妾。"或谓即肉芝，以药制服之，身可

肥健。未知然否。仁化有夜燕岩，蝙蝠多至数万，旦暮分二道往还，声如飘风，倏忽数十里。罗定有催生鼠，状如兔而鼠首，以其髯飞，飞且乳，声如人呼，喜食火烟。能从高赴下，不能从下上高，其毛可治难产。一名飞生，亦即蝙蝠也。又从化鳌头岭之右，有蝙蝠石，石穴中多黄白蝙蝠，有大五六尺者。肇庆七星岩，有五色蝙蝠，生黑洞中，游人以火入多见之，名伏翼。予诗："岩中伏翼扑人飞。"

蛀　蜂

阳春有蛀蜂，尝附橄榄树而生，虽有首足，与木叶无别，须木叶凋落乃得之。土人以置箧笥，每遇蛊毒必鸣，鸣则自呼，又以其声之清浊卜祸福，粤以鸡卜又以蛀蜂卜，人罕知之。司马迁所谓昆虫之所长，圣人不能与争者也。

蜂　蜜

阳春多蜂蜜以为货。蜂为房于岩石林木间者，其酿白蜜脾，谓之山蜜，亦曰蜂糖。霜后割之，白如脂，味胜家蜜。家蜜取以夏冬为上，秋次之，春易发酸。冬曰梅花糖，最甘香。唐诗云："天寒割蜜房。"然其性热，多食发湿热病，生虫䘌。新兴有姜蜜，尤忌，不若川蜜温。西南蜜凉，为可嗜。

凡海滨岩穴，野蜂巢焉。其蜜曰石蜜，多泛溢于草间石罅，露积日久，必宿蛇虺之毒。舶人入山者，虽草木鱼蟹之属，糁以胡椒，熟而食之无害也。设遇石蜜以为甘而过食，必大霍乱以死。故食蜜必以家养者为贵。

虾

虾字始见于贾谊《吊屈赋》，曰："夫岂从虾与蛭螾。"虾莫多于粤水，种类甚繁，小者以白虾、大者以竽虾为美。竽虾产咸水中，大者长五六寸，出水则死。渔人以丝粘网，其深四尺有五寸长六尺者，，仄立海中。丝柔而轻，竽虾至则须尾穿罥，弗能脱也。两两乾之为对虾，以充上馔。鲜者肉肥白而甘，其次曰黄虾、白虾、沙虾，最小者银虾，状如绣针。以竽布为网，绸大丈有二尺，以二罾䍐系之，口向上流，取虾卵及禾虫，亦复如是。银虾稍大者出新安铜鼓角海，名铜鼓虾，以盐藏之味亦美。其虾酱则以香山所造者为美，曰香山虾。其出新宁大襟海上下二川者，亦香而细，头尾与须皆红，白身黑眼。初腌时每百斤用盐三斤，封定缸口，俟虾身溃烂，乃加盐至四十斤，于是味大佳，可以久食。一种名虾春，粤方言，凡禽鱼卵皆曰春，鱼卵亦曰鱼春子。唐时吴郡贡鱼春子，即鱼子也。然虾春非虾之卵也。江中有水蝨，大仅如豆，其卵散布，取之不穷。产新会者卵稍粗，滋味益好，烧之通红，红故鲜明多脂而可口。次则番禺深井江勒海所产。村落间家有数瓮，终岁腌食之，或以入糟，名泥虾。

丹虾产惠州西湖。其色青，煮熟丹红，绝鲜美。谚云："湖上渔家，白饭丹虾。"白饭者，水晶鱼也，长不盈寸，大不过分，其色瑳洁，无乙有丙，八九月有之

天　虾

天虾，色白，西江多有之，状如蛱蝶。四五月间，从空飞入水化而为虫，黄鱼食之而肥，名黄鱼虫。渔人取其未化者炙食之，云味甘美，或以为虾所化，以其自天，故曰天虾。崔豹云："海间有飞虫如蜻蛉，名缯绀，七月群飞暗天，夷人食之，云鰕所化。"或曰："腐草为萤，朽麦为蝵。"蝵为虾，天虾者蝵之所化，未知然否。戊申冬，韶州相江雨天鰕，大如灯蛾而多两翅，人以为异，非异也。

水　母

水母，生海中，以咸水之渣滓为母，故名水母。鲜煮之辄消释出水，一名海蜇。气最腥，为虫之所宅，虫者虾也。水母以虾为浮沉，故曰水母目虾，性冷，能化物，不能自化，脾胃弱者勿食。乾者曰海蜇，腹下有脚纷纭，名曰蜇花。八月间乾者肉厚而脆，名八月子，尤美。

禾　虫

夏暑雨，禾中蒸郁而生虫，或稻根腐而生虫。稻根色黄，禾虫者，稻根所化，故色黄。大者如筋许，长至丈，节节有口，生青，熟红黄。霜降前禾熟则虫亦熟。以初一二及十五六，乘大潮断节而出，浮游田上。网取之，得醋则白浆自出，以白米泔滤过，蒸为膏，甘美益人，盖得稻之精华者也。其腌为脯作醢酱，则贫者之食也。

萤

萤之类初如蛹，腹下有火，数日能飞者，茅根所化，为萤。其长如蛆，尾有火不能飞者，竹根所化，为熠耀。萤飞而熠耀行，故曰宵行。岭内秋夕萤始飞，广则夏秋俱见。熠耀四时有之。或谓熠耀即放光虫，如百足而小，夜缘屋壁，身有火，色杂红绿，以手触之成粉，粉所著处生光，逾时不灭。其光生于咸，咸故作火光也。萤亦湿热所化，腐草与阳气相蒸，故生焉。

金花虫

金花虫，大者如斑猫，有文采，其背正绿如金贴，有翅生甲下，一名绿金蝉。喜藏朱槿花中，一一相交，取带，令人相媚。予诗："持赠绿金蝉，为卿钗上饰。双栖朱槿中，相媚情何极。"

荔支龙眼二虫

荔枝树有虫名曰石背，喜食荔枝花蕊。荔枝多虚花，花十子乃一。又以石背之为贼，场师必务去之。石背闽中尤多，冬伏荔枝叶下，荔始花，虫亦生子。一生十二粒，数应一岁，闰则增其一。荔花时，石背辄溺，溺则全枝脱蒂，雨时尤盛。其背坚如石，故曰石背。广中

荔花所苦多雨耳，石背无甚害事。而龙眼者，地一亩仅可种二十株，多则翳风而生金鸡虫，虫食龙眼花立尽。岁大寒节，场师必摇树，使金鸡虫尽落，乃扫除而溺之江。非大寒节，虽摇树，虫亦不落也。有黄虫者，状类蜜蜂，春社后，江岸地中乘日暮而出，食百树叶，色转翠，盖叶之所化，而尤嗜荔枝之叶。予诗云："叶化黄虫还食叶，花生石背更餐花。"又有桂蠹者，桂上蠹也，生于桂而还食桂。其大如指，色紫而香辛。色紫则桂之花所为也，香辛则桂之叶所为。蜜渍之，可为珍味，去阴痰疾。其名因尉佗以五器献文帝而传。然《楚辞》云："桂蠹不知所淹留。"则已为三闾所知矣。又露花中有蠹，色白，亦大如指，熟则化为飞蛾。乘未化取之，炮炙充盘，味甚甘。

蚊

蚊，多生于腐叶、烂灰及阴湿地，或臭沟沙虫所化。而新州有蟁母焉。邓氏云：鹕也，类乌而大，有黄白杂文，吐纳皆蟁。又有蚉母草，蚉自其花实中出。有蚉母木，《南越志》云：古度树也，一名那子。南人号曰柁，不华而实。实从皮中迸出，如缀珠珰，色赤味酢。煮为粽食之，迟则化蛾，亦有为蚊子者。又从化有树实如枇杷，将熟，则壳中飞出蠓子。又榕子中多有数小蚊，亦皆蚉母木也。蚉母木与夜兰相反。夜兰木本，高尺许，叶似槐，花如粟米，至夜则芳香如兰，折之可以辟蚊，插门上则蚊不敢入，一名蚊惊树。有病取其叶生啖或煎水，即吐痰，数日而愈。叶上有篆文如符，又名神符树。

海珠

海珠，状如蛞蝓，大如臂，所茹海菜，于海滨浅水吐丝，是为海粉。鲜时或红或绿，随海菜之色而成，晒晾不得法则黄，有五色者可治痰。或曰：此物名海珠母，如墨鱼，大三四寸，海人冬养于家，春种之濒海田中，遍插竹枝，其母上竹枝吐出，是为海粉，乘湿舒展之，始不成结。以点羹汤佳。

蜈蚣

蜈蚣，短者也，其长者节节有足，是曰百足。足赤腹黄，有双须，尾歧，螫人最毒。以酱敷，或以纸钱作燃薰之，或以蛞蝓涎涂可解。性畏鸡，人见百足亟唤鸡，鸡未至而百足僵矣。或触饮食，误食之令人腹痛欲死。饮烧酒，或鸡肉羹亦可解。百足，《尔雅》作蝍蛆，能伏蛇，每自口入食蛇腹。山行，筒置蝍蛆，蛇不能近。又能嗅龙腥，天将雨，争就木最高处，盖闻龙腥故也。广中多蝍蛆而少蜈蚣，绝无蝎。蝍蛆多生古墙中，盛暑辄出，大者有珠，雷常搜而击之。

蜞

蜞，有青黄二种。青者生深山树叶中，名曰飞蜞。闻声辄飞，刺人取血，专集耳后，使人不知。始如针，血饱则如指，随手拔去，稍迟深入肤理矣。凡山行，以无患子，或蒜，或姜汁，或茶子末涂身，则飞蜞不敢近。黄者生地下，吮血如蚂蝗，入水则死。蚂蝗一名水蛭，池泽处处有之，入人肌肉咂血。误吞之，则生子腹中，嗽食脏血，饮黄土水数升可解。或以蜂蜜，则蚂蝗化水而死。有狗鼻揩者，生阴湿处，似山蜞而长，好入犬豕鼻中吮血。间入人鼻，血出不止。口含酽醋，塞两耳，自低其首，则此物翛然而出。被刺时人不可拔，重力拍之则自坠。有沙虱者，生水中，大不过虮，喜入皮肤害人。以茅根竹叶刮之，或以苦苣汁涂之，可愈。或以火炙身，则随火去。有飞蛟者，生于瘴雾，有三足，无身，呼吸间入人肺腑，则食渐减而毙。或入鱼腹牛马腹中，令食之者剧病。先毒物以毒人，虫之最恶者也。然亦傜黎中乃有之。又有蛇蛊，状如蜘蛛而足短，最毒，出琼州。见者以为蜘蛛也，易视之，忽为所中。有谣云："生恨蜘蛛无结网，无丝无绪最伤人。"

雨师云师

霍山有雨师、云师，云师如蚕，长六寸，雨师如蛔，长七八寸。每出则有云有雨。山人以为验

蛊

西粤土州，其妇人寡者曰鬼妻，土人弗娶也。粤东之估客，多往赘焉。欲归则必与要约，三年返，则其妇下三年之蛊，五年则下五年之蛊，谓之定年药。愆期则蛊发，膨胀而死。如期返，其妇以药解之，辄得无恙。土州之妇，盖以得粤东夫婿为荣。故其谚曰："广西有一留人洞，广东有一望夫山。"以蛊留人，人亦以蛊而留。

粤东诸山县，人杂傜蛮，亦往往下蛊。有挑生鬼者，能于权量间，出则使轻而少，入则使重而多，以害商旅。蛊主必敬事之。投宿者视其屋宇洁净，无流尘蛛网，斯则挑生鬼所为。饮食先嚼甘草，毒中则吐，复以甘草、姜煎水饮之，乃无患。入蛮村，不可不常携甘草也。挑生鬼亦蛊之属，盖鬼而蛊者也。以人蛊人已不可，况于以鬼乎！

下蛊皆出于僮，出于僮之妇，若傜娘则不能下蛊也。蛊有鬼，名曰药鬼，药鬼之所附，僮妇恒不得自由。代代相传，必使其蛊不绝以为神。其中于人得解者，或吐出生鱼、生虾、生鸭子之属，皆药鬼之为之。粤东无僮，故无药鬼。

水蛊

粤西有三江，而左江之水尤毒，其源自交趾而来，皆蚺蛇、孔雀之粪所渍，夏间尤忌之。流至端州始平淡，然五六月西水涨溢，往往令人腹疾。又恩平水中多蚯蚓屯结，每水一升，可得蚯蚓数十许，色黄浊，饮之立蛊。又罗旁之水，多有桐木叶、木犀花叶浸其中，饮之亦辄胀满以死。是皆水之蛊，不因人力者也。

木蠹

高、雷间，木之所为者，皆有蝎蠹。善啮木心，其声

人夜尤甚。木既穿穴，雨后化为天牛，飞满室中，角两而黑，背有黄白点，盖木之蛊也。凡器久不用而虫生，谓之蛊。故凡物皆有蛊，蛊者，虫之所为。虫，风族，风郁而不舒则为蛊，于文三虫食皿为蛊。二蚰食耆为蠹。然蠹之为患在物，而蛊之为患在人。人为天地之皿，物为天地之耆。耆而蠹焉，物不能全归于天地矣。人而蛊焉，人不能全归于天地矣。故圣人必务致中和以顺天地之风，风顺，而二虫、三虫乃不为害。

蟋蟀

蟋蟀，于草中出者少力，于石隙竹根生者坚老善斗。然多以东莞熊公乡所产为最。其地名花溪银塘，熊公飞昔与元人大战之所也。其产于东莞伯何公真、罗中丞亨信、彭中丞谊、陈少保策墓上者皆最。广人喜斗蟋蟀，岁于此间捕取，往往无敌。其立于蛇头上者，身红而大，尤恶。五公勇烈绝人，皆多战功，精气盖及于昆虫也。

大蚁

广中蚁冬夏不绝。有黄赤大蚁，生山木中，其巢如土蜂巢，大容数升。土人取大蚁饲之，种植家连巢买置树头，以藤竹引度，使之树树相通，斯花果不为虫蚀，柑橘林檬之树尤宜之。盖柑橘易蠹，其蠹化蝶，蝶胎子，还育于树为孩虫，必务探去之，树乃不病。然人力尝不如大蚁，故场师有养花先养蚁之说。向称岭南有树蚁、树蜂、树胡蝶，皆连于树上，树蚁即此。树蜂者，蜣蜂也。树胡蝶者，木叶所化，状如丹青，与木叶相缠绵不去者也。其为胡蝶也，犹其为叶也。叶已非叶，而胡蝶犹然叶也。

白蚁

广多白蚁，以卑湿而生，凡物皆食，虽金银至坚亦食，惟不能食铁力木与棂木耳。然金银虽食，以其渣滓煎之，复为金银，金银之性不变也。性不变，故质亦不变。铁力，金之木也，木中有金，金为木质，故亦不能损。

潮州大马蚁山，有蚁祖庙，岁五月，群蚁来朝。有咏者云："马蚁山头马蚁朝，年年五月趁江潮。"蚁祖者，主蚁之神之名，犹《周礼》蝈氏、蝈氏之命其官者也。土人以蚁害稼而载牲击鼓致赛于蚁祖，盖亦曰昆虫毋作，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贼，以无害我田稺之意云尔。广东多蚁，蠡蝝之属亦名蚁，故攻荣之术是勤。蚁祖者近乎古之田祖，致其祈焉，亦礼也。

蚺蛇

崖州多蚺蛇。新官至，黎人辄以蚺蛇为献。其长至丈，巨盈尺，秋时眼矇而休，茅草萌芽，自其腹出于鳞甲，春暖始可屈伸，行者视茅草盘旋即知之。性畏箕披木，猝遇之，以箕披木为御，人多则掊击毙之。首尾两分，犹奔胜数十里，以有水旱二胆转运周身，故逾半日乃死。其性淫，以妇裙衣置穴外，蚺蛇闻气出蟠伏，黎人以藤圈加颈上，逆鳞牵之。藤名蚺蛇藤，凡有蚺蛇之所，即有此藤，见此藤，即知有蚺蛇在咫尺间。黎人又以牛为饵。蚺蛇嗜食牛，其口小，见牛则啮其足，任牛所之，久之牛力绝，乃缩其身而吞焉。入水闭气，牛即毙。逾日肉骼融化，以尾挂树杪而吐其骨，黎人因击杀之。邝露云：蚺蛇尾有鉤，口无齿，其声甚怪，似猫非猫虎非虎，击之则鸣。其长九十丈者吞赤蚁、六十丈者吞象，三十丈至九丈者，吞豺、狼、、虎、豹、鹿、豕及人。吞之法，始以尾鉤之，继以气冲之，濡湿之。吞毕，悬树上，绞至糜烂。骨角悉从皮出，望之若神龙之蜕。西粤土司，凡蚺蛇过三十丈者皆称龙。其拿龙部署也，缉妇人裙裾以为旗，斩乌盐以为枪，葛藤以为缆。凡蛇长一丈，旗一人，枪一人，弩五人，金二十人。蛇长十丈，人十之。长百丈，人百之。金者藤，藤以束之。枪者盐，盐以剥之。旗者酒，酒以劳之。旗者得胆，枪者得皮，金者得肉，弩者、牌者得眶。眶辟邪杀鬼，佩之吉祥。肉辟风寒，皮五采可绷鼗鼓。其过三十丈者曰龙皮，一端千金，波斯市之为鼓，声振百里。胆有三，旱胆能疗目疾，水胆止泻，护身胆随月，击其处则随而至。

诸蛇

蛇之类甚众。中其毒者，以蛇药敷之即愈。凡有蛇之所即有蛇药，见有蛇药，即知有毒蛇在左右，不可践履。蛇每遗精草上，及饮行潦之水而留涎沫。行者宜择地而蹈，择泉而饮。忽焉肿痛如蛇蟠状，是中其毒。求蛇药不得，亟以酒和熊胆服之亦可愈。诸山峒多蛇。有曰乌梢者，野遇之，杀伤不死，能尾其人至家以报之。以酿酒，可治疮疥。有曰量人者，长五寸许，见人即标起，欲高过人。有曰藤蛇，善附物，袅袅如藤，见者以为藤也，遂为所中。有曰山乌蠡，一名飞梢，头如鸟，声如马嘶，每逐物，身则腾起，惟尾著地。有曰土锦，将生子，必当大道，俟人击之，腹破子始出，否则其子食母而出，故粤人称不孝者曰土锦蛇。有曰两头蛇，有曰九首蛇，《天问》所谓雄虺九首者也。亦曰王虺。此皆毒蛇之异者也。其无毒而异者，曰时辰蛇，状如蜥蜴，十二时转十二色。曰猫蛇，其声如猫。曰雷公马，产雷州，可食，故北人谓雷州人食雷公云。蛇种类绝多，有一字名、二字名、三字名者。三字名如筲箕笶、金角带、七寸锦、过树蝣之类。予不欲言，宁言猛虎，不欲言毒蛇也。

蛤蚧

蛤蚧，长五六寸，似蜥蜴，四足，有毛尾绝短，尝自呼其名以鸣，一岁则鸣一声。有鸣至数十声者，人以为神，罗浮多有之。《方言》曰：桂林之中，守宫能鸣。即此。一名吉度蛇，吉度者，象其声也。其背色绿，有黄斑点若古锦。自旦至暮，常变十二种色。有得其一，闭于笼中玩之，止见变黄、褐、赤、黑四色。多居古木窍间。人以其声与色之异，喜捕取之，得其雌雄合者益

阳。

白蜡虫

粤人以虫大如虮虱者，芒种后置之菁紬树上，树状类冬青，虫食树汁，吐沫粘嫩茎上，化为白脂。至秋取之，以水煮鎔滤成蜡，文理莹彻，若石膏然。以之浇烛入药，甚适用。虫嫩时白色，作蜡及老则赤黑。其结苞于树枝，初若黍米，入春渐长如鸡头子大，色紫赤，累累抱枝，宛如树之作实，是称蜡种，亦白蜡子。子内有白卵，一苞数百。次年立夏，以箬叶包之，系于树上。芒种后苞拆，白卵化虫，乃复上树作蜡也。黄蜡成于蜜蜂，白蜡成于此虫，各有其能若此。白蜡琼州最多，以之为炬，大者可五六斤，每夜宴用至数百石，其价颇贱。谚曰："东家白蜡虫，西家黄蜡蜂。养蜂得蜜食，养虫得烛红。"

禾　虫

禾虫，状如蚕。长一二寸，无种类。夏秋间，早晚稻将熟，禾虫自稻根出。潮长浸田，因乘潮入海，日浮夜沉，浮则水面皆紫。采者以巨口狭尾之网系于杙，逆流迎之。网尻有囊，囊重则倾泻于舟。杙之所，在江两岸，其名曰埠。埠有主，争者辄讼。与罾门、白蚬塘，皆土豪所私以为利者也。论者谓：国家渔课，达于山谷溪涧之水，芥为之舟，课亦不免，故皆敷于里甲。然渔业有浮、实，乘潮掇取，若棹艇往来，浮业也，缯门、禾虫埠之类，实业也。广州边海诸邑，其渔而实业者，尽入豪宗，利役贫民，而不佐公家之赋，所在皆然。鸭埠起于洪武、永乐间，其图具在，虽非渔业，以之抵课有四善焉：免逋负一，去蟊贼二，抑兼并三，弭暴乱四矣。禾虫埠、白蚬塘亦然。当事者尚亦留心于此。

蝇　异

嘉靖间，三水何维柏以御史按闽，疏论严嵩被逮，闽人哀号攀送。有无数蝇，小而绿色，朋飞薨薨，如泣如诉，止于舆，止于桎梏，止于校人之衣，扑之不去。出郭十余里乃散。既抵京下狱，蝇集如前。高明罗一中，为撰《苍蝇传》。

蝶　异

林光禄培，知新化县，有饶贵者，与妻男四人暮归，盗杀之。骈尸于野，主名不获。为文告山川城隍之神毕，有蝶前飞，飞良久，心识之。寻单骑历里社讲约，适见蝶飞集一稚子衣背，尾得其父王忠瑚，捕至鞫之。稚子背即饶男故衣，立伏罪。诸生为作《蝴蝶记》，以神其政。

蚱蜢异

香山黄双槐先生瑜官长乐时，有豪氓杀人匿其尸，讯不词服，法司欲从疑释。先生请自讯，忽有蚱蜢折左股毙于砚池。谓曰：女折其左股，沈黑水池中，神告我矣。氓惊服。其洗浊冤奸，多此类。

断草乌

断草乌者，蛇也，大仅指许，长五六寸，头如龙形而小，身纯乌。其行也，百草沾之立断，人见断草，辄迹得之，故蛇每离地丈许。使身如矢，直以入穴，使不沾草，故人莫得而取之。以酒煮食，愈痳疯。

虾　母

捕鱼者言鱼之情，水涨逆水而行，水退顺水而去。五更出于浅水，天明潜于深渊。虾亦然。虾之母名曰水母，块然如破絮，黑色，有口无目，常有虾随之，食其涎沫。水母以虾为目，每浮水上，或取之，欻然而散。有曰虾姑者，一名海马，亦曰水马，虾类也，主催生。其扁如蜈蚣者，烧服，主夜遗。

卷二十五　木语

松

罗浮七星坛下，旧有七星松，甚怪。尝化为剑客，从道士邹葆光入朝，见帝凝仙殿。又化道士七人，往来山下。葛稚川云："千岁之松，其中有物。或为青牛，或青犬，或人。"殆谓是耶。《化书》云："朽麦化为胡蝶，老枫化为羽人，自无情而之有情也。"予谓万物之生，有情与无情一耳，情之所有，即为情之所无，情之所无，即为情之所有。天地之化醇，男女之化生，皆莫知其所以然，而又何疑于松与枫麦之化乎！

梅岭多松，大者十余抱，枝柯百寻，袅袅若藤萝下垂而多倒折，叶黝黑，望若阴云。夹道有数百株，左迴右转，多张曲江手植。然苦为斤斧所侵，火入空心，膏流断节，半如《枯树赋》所言。向有议者，欲使有司者籍其株数，记其抱围，部署什五。俾红梅巡简掌之，月一察验，伤毁必偿，诸古梅亦皆如是，可以更历数百年无恙。此诚奇伟之策。嗟夫！人知梅岭之梅而不知松，梅以梅将军，松以张丞相，重其人因以重其树，昔湛甘泉以松为髯翁。有句云："髯翁作人拜。"而于梅岭松坐卧其下不能去，风流良可慕也。

琼州无松，海忠介尝植数株祖墓，今惟其祖墓有松，他处植之不生。盖松性宜寒，琼州极南之地，其气太暖，即使生松，亦为不材之木，不可梁栋。苏子瞻云："罗浮地暖，生松而不识霜雪，如高才胜人生纨绮家，与孤臣孽子有间矣。"

水　松

水松者，樱也，喜生水旁，其干也得杉十之六，其枝叶得松十之四，故一名水杉。言其干则曰水杉，言其枝叶，则曰水松也。东粤之松，以山松为牡，水松为牝。水松性宜水。盖松喜乾，故生于山，桧喜湿，故生于水。水松，桧之属也，故宜水。广中凡平堤曲岸，皆列植以

为观美，岁久苍皮玉骨，礧砢而多瘿节，高者麈骈，低者盖偃，其根浸渍水中，辄生须鬣，嫋娜下垂，叶清甜可食，子甚香。又尝有木生其旁，举起于地，与相抱若寄生然，名曰抱木，甚香，亦曰抱香。质柔弱不胜刀锯，乘湿时刳而为履，易如削瓜。既乾，则韧不可理矣。嵇含言：土人不甚珍此，亦不大香，岭北人爱之，香乃殊胜。予诗："侬如抱香枝，不离水松树。裁为木屧轻，随郎踏霜露。"

柏

广中松多而柏少，以其地乃天之阳所在，松，阳木，故宜阳而易生。其性得木气之正，而伏金其中，故为诸木之首，凌冬不凋。梁氏云：松为阳而柏为阴。松木鬆，色白而多脂，象精。柏木坚，色赤而多液，象血。精以形施，血以气行，故松出肪而柏生香。然以类言，松似夫而柏非妇，柏得阴厉之气胜也，似妇而为血属者，其惟漆乎！况松文从木从公，木之公也，漆从水，水含金为女，木生火为男，亦有夫妇之义。大均谓：柏树向西，西方白，故字从白，金之木也。松向东，木之木也，木之木为夫，金之木为妇，金之木向阴，受月之精多，是则柏终乃松之配也。

漆

梁氏以松为夫漆为妇，谓松脂，精也，木之火也，漆液，血也，金之水也。服松则神气清明，服漆则精血坚固。而宓山谓广漆黄，江漆黑。予谓黄者火之神也。南方火盛，漆得火之神多，故黄也。《易》曰：黄离。黄为火之神，赤为火之气。松，坎之木也，漆，离之木也。

杉

东粤少杉，杉秧多自豫章而至，鬻者为主人辟地种就，乃如株数受植。粤多材木，用杉者十止四五，故罕种之。柏亦然。潮阳多紫柏，木香而文，可为器。其生他州县者，岁久空心。

梅

梅花惟岭南最早。冬至雷动地中，则梅开地上，盖其时火之气不足于地，而发其最初之精华，故梅开。水之气上足于天，而施其最初之滋润，故雪落。雪，洩也，从肃杀之中，洩其一阳之精，以为来春之生生者也。雪深则水气足，梅早则火气足。火气足而为天地阳生之始，阴杀之终，使万物皆复其元，梅之德所以为大。

广中梅于一之日已花，二之日成子，得春独早，故群卉资之以为始。斯时也，天地一阳之复不可见，见之于梅，梅其得气之先者也。故欲见天地之心者于梅，欲见梅得气之先者于粤。

韶州梅，长至已开，腊月大雪，梅复开尤盛，有于旧蒂而作新花者。其地属岭北，故梅以腊以正月开。广则秋末冬初，梅且开尽，往往不待长至，以地暖故开更早，气盛则开而又开。予诗："岭梅一岁再开花。"

梅岭多梅，《唐六帖》言：庾岭梅花，南枝已落，北枝未开。而宋之问有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之句，好事者往往植梅其上。宋淳熙间，知军事管锐，植三百株。明正统中，知府郑述复补植。正德中，参政吴廷举增植及松，至万五千余株。有某推官女，亦植梅三十株，镌诗于石。崇祯初年，博罗张郎中萱植三百株，知府赵孟守题曰梅花国，书额于红梅驿以旌之。是皆于梅鋗将军有功。梅将军以梅岭为汤沐，又有梅花为俎豆，亦荣矣哉！岭上梅微与江南异，花颇类桃而唇红，故驿名红梅。盖岭头雪少，积阳之气所发，故梅多红而香烈。予诗："南枝多红北多白。"多红以其向日，多白以其背日也。

琼之州比年梅花六出。予谓梅花五出者也，五，阳数也。冬至一阳始复，梅即吐花，得阳之先者也。今六其出，则得阴数矣。盖以地气而变，苦于严寒，故不用其五而用六，同于雪花也。以梅花为体，以雪花为用，使人见以为雪花，则梅也，以为梅，则雪花也。人见其六而不见其五，其五在六之中，犹河图之五在十中也。且也河图之一生水，梅得水气之先，故花于冬至与雪同时。雪者水之气所凝，梅者水之形所结，其卦皆为坎，坎为水。水在天而未至乎地，而先凝为雪，先天之水也。水在地而未上乎天，而先发为梅花，先地之水也。水之数六，寒极则雪花与梅皆六其出，应其数也。北方地寒，以暖为祥。南方地暖，以寒为祥。琼州之梅早，以暖也，其六出，以寒也，是乃祥也。

桂

古多以桂为舟。《楚辞》云："沛吾乘兮桂舟。"盖古时番禺多桂。《山海经》云："贲隅之东，八桂生焉。"故舟楫多采桂为之。故曰：番禺之桂，爰始为舟。

饮食中，古称蜀姜越桂。越桂以高州肉桂为珍，杂槟榔食之，口香竟日。秦时罗浮有桂父者，象林人也，尝服肉桂及葵，以龟脑和之。《列仙传》赞云："伟哉桂父，挺直遐畿。灵葵内润，丹桂外绥。"

枫

岭南枫多生山谷间，罗浮连亘数岭皆枫，每天风起则枫鸣。语曰："柽喜雨，枫喜风。"凡阳木以雷而生，阴木以风而生。枫，阴木，以风而生，故喜风，风去而枫声不止，不与众林俱寂，故谓之枫。凡草生于雷，木生于风，故文雷上著草为蕾，有蕾无檑，风旁著木为枫，有枫无葼。枫者，风之所聚，有瘿则风神聚之，曰枫子鬼。嵇含云："枫老有瘿，中夜大雷雨。"

瘿即暗长，一枝长可数尺，形如人，口眼悉具，谓之枫人，越巫取之作术，往往有神。予有《枫人歌》云："小雨枫人长一尺，大雨枫人长一丈。女巫取得水沈薰，一夕枫人有精爽。小妇持珠来，求子步迟迴。大妇持钱至，问郎归尚未。"

木 棉

木棉，高十余丈，大数抱，枝柯一一对出，排空攫

拏，势如龙奋。正月发蕾，似辛夷而厚，作深红、金红二色，蕊纯黄六瓣，望之如亿万华灯，烧空尽赤，花绝大，可为鸟窠，尝有红翠、桐花凤之属藏其中。元孝诗："巢鸟须生丹凤雏，落英拟化珊瑚树。"佳绝。子大如槟榔，五六月熟，角裂，中有绵飞空如雪。然脆不坚韧，可絮而不可织，絮以褥以蔽膝，佳于江淮芦花。或以为布，曰緤，亦曰毛布，可以御雨，北人多尚之。绵中有子如梧子，随绵飘泊，著地又复成树。树易生，倒插亦茂，枝长每至偃地，人可手攀，故曰攀枝。其曰斑枝者，则以枝上多苔文成鳞甲也。南海祠前，有十余株最古，岁二月，祝融生朝，是花盛发。观者至数千人，光气熊熊，映颜面如赭。花时无叶，叶在花落之后，叶必七，如单叶茶。未叶时，真如十丈珊瑚，尉佗所谓烽火树也。予诗："十丈珊瑚是木棉，花开红比朝霞鲜。天南树树皆烽火，不及攀枝花可怜。南海祠前十余树，祝融旌节花中驻。烛龙衔出似金盘，火凤巢来成绛羽。收香一一立华须，吐绶纷纷饮花乳。参天古干争盘拏，花时无叶何粉葩。白缀枝枝胡蝶茧，红烧朵朵芙蓉砂。受命炎洲丽无匹，太阳烈气成嘉实。扶桑久已摧为薪，独有此花擎日出。"

舟自牂牁江而上至端州，自南津、清岐二口而上至四会，夹岸多是木棉，身长十余丈，直穿古榕而出，千枝万条，如珊瑚琅玕丛生。花垂至地，其落而随流者，又如水灯出没，染波欲红。自春仲至孟夏，连村接野，无处不开，诚天下之丽景也。其树易长，故多合抱之干，其材不可用，故少斧斤之伤，而又鬼神之所栖，风水之所藉，以故维乔最多与榕树等。予诗："西江最是木棉多，夹岸珊瑚十万柯。又似烛龙衔十日，照人天半玉颜酡。"

榕

榕，叶甚茂盛，柯条节节如藤垂，其干及三人围抱，则枝上生根，连绵拂地，得土石之力。根又生枝，如此数四，枝干互相联属，无上下皆成连理。其始也，根之所生，如千百垂丝。久则千百者合而为一，或二或三，一一至地，如栋柱互相撑抵，望之有若大厦，直者为门，曲者为窗牖，玲珑四达，人因目之曰榕厦。其根下蟠者，剔去土石，又往往若岩洞，容十许人。其树可以倒插，以枝为根，复以根为枝，故一名倒生树。干多中空，不坚，无所可用，故凡为社者，以之得全天年。大者至数百岁，故夫望其乡有乔木森然而直上者，皆木棉也，有大树郁然而横垂者，皆榕也。榕，容也。常为大厦以容人，能庇风雨，又以材无所可用，为斤斧所容，故曰榕，自容亦能容乎人也。又榕，离之木也，外臃肿而中虚，离之大腹也。其中常产香木，炎精所结，往往有伽楠焉。粤人以其香可来鹤子，可肥鱼，多植于水际。又以其细枝曝干为火枝，虽风雨不灭。故今州县有榕须之征。其脂乳可以贴金接物，与漆相似，亦未尽为不材也。性畏寒，逾梅岭则不生，故红梅驿有数榕，为炎塞之界。又封川西三十里分界村，二广同日植一榕，相去三丈许。而东大西小，东荣西瘁，东榕又不落叶，咫尺间地之冷暖已分如此。自韶州西北行，榕多直出，不甚高，与广州榕婆娑偃蹇者异。高州道中，榕夹路垂阴，凡百株，状甚诡怪，皆束千百根以为一身，一身之上皆根也。根包其身，身隐于根，枝柯长至数丈，多直少曲，曲而至地为身，直而横空为干。有红白大叶小叶诸种，有子无花，子落时常如密雨。中多岭西副使吴廷举所植，父老称吴公榕，新兴东北一带亦有之。先是宋延祐间，有仓振者知新州，夹道植榕，其后高芝复植松。于是行旅歌之曰："仓榕高松，手泽重重，高松仓榕，夹道阴浓。"而佥事刘洵者，修高、仓故事，自高要南岸至新兴，令里胥分地植榕，遣官以时验勤怠，至今榕树存者大十围。又归善叶春及知惠安，令民植榕。下教曰：榕者，容也。其阴大，当驰道植，自白水至雒阳，五丈而树，田间恐妨榖。凡植几本以报。呜呼！远者种德，近者种树，吾无德且种树。此皆仁人之泽也。其榕凡四百二十一本云。

榕易高大，广人多植作风水，墟落间榕树多者地必兴，鸟衔落子，寄生他木上，岁久根下至地，则根反为干。千百根蟠结，大至合抱，其故干失，其所寄者亦失，所寄者反若寄生于榕焉。而榕老空心，复有榕子或他木寄生其中，竟不知其孰为本根也。榕之怪在根，自上生下。语曰："榕木倒生根。"根小者俗称榕须，拂水生波，千丝万缕，始为须，中为根，终为干。故干在中，新干在外，表里相合，状益臃肿可爱也。

韶州城中古榕，每吐烟则有兵革，榕故火树，亦老树生烟之征也。凡物久菀则生火，榕多空心，湿热郁积于中，故发而为烟燄，昏夜望之，常若炎炎勃勃。岁乙亥，刘香寇广州，时南海县治有古榕，白昼腾烟，弥日不息。识者曰：香其平矣。《阴符经》谓：火生于木，祸发必克。物殆云告也。不月余，香平。又壬午，乐昌至善寺古榕，空中火起如焚膏，三日乃尽。又癸未，高州府署榕烟接天。丙戌之腊，清远城隍庙榕出白烟气三日。明年二月，晏公庙又与城隍庙榕，并出烟气二日。其秋九月，遂有屠城之祸。是榕又可以卜休咎也。

龙门有连理树，在平康都油田铺，盖两榕也。相去数丈，其上枝叶缪结，根干所出，结成一门，下通车马往来，宋时物也。桂林有榕树门，状亦相似。门，古桂州南门，两榕根相夹为之，元至正间忽悴，平章唐元公祭之复生。

棕

广州故屯田道署，有一树，通体根须蟠结，大可数十抱，枝短而劲。叶初发，细卷如辛夷之蕾，叶开则色殷红，望之如花。其树无花，叶即其花，叶至冬而落，春间乃发，初发又如笔管，粤人因名为管树。父老云："此棕树也。"旧有一碑在树腹，兵妇得之以捣衣，有闻石声清越者求之，则冢宰李默所撰《孤树裒谈记》也，默常为屯田副使居此。予有《老树歌》云："少参堂侧有老树，似榕非榕榕所寓。叶叶含苞如木笔，叶开忽似花争吐。

花亦非花花不如，红浅绿深带膏露。千万根须作一身，虎倒龙颠应有故。"

菩　提

诃林有菩提树，萧梁时，智药三藏自西竺持来，今历千余年矣。大可百围，作三四大柯，其根不生于根而生于枝，根自上倒垂，以千百计，大者合围，小者拱把。岁久根包其干，惟见根而不见干。干已空中无干，根即其干，枝亦空中无枝，根即其枝。其叶似柔桑而大，本圆末锐，二月而凋落，五月而生。僧采之浸以寒泉，至于四旬之久。出而浣濯，渣滓既尽，惟余细筋如丝，霏微荡漾，以作灯帷笠帽，轻弱可爱，持赠远人，比于绡縠。其萎者以之入爨矣。予尝为菩提诗，有云："菩提有灵树，植自萧梁年。智药所移根，航海来炎天。岁久干中空，苍皮相纠缠。根须自上生，千百垂连卷。大者成虬螭，小者藤萝穿。结束成一身，四体何拘挛。下枝多洞穴，崩陷至三泉。上枝虽臃肿，亦自方且圆。雷霆日大索，鳞爪无留奸。神火所焦灼，千寻亦童颠。二月叶始陨，槎枒余一拳。叶状如柔桑，五月争新妍。僧伽汇成纱，弱薄如翅蝉。持以遗远方，恍忽鲛绡烟。南中多怪木，巨者惟木棉。柯作女珊瑚，丹葩烧天边。开时无一叶，一一烽火然。光如十日出，吞吐海东偏。么凤巢蕊中，血染绿毛鲜。复有细叶榕，交阴连陌阡。根须亦倒生，合抱为一椽。纵横作广厦，户牖相盘旋。腹大容十牛，亦可藏舟船。皮肤左右纽，瘿瘤以万千。士女所婆娑，伏腊拜必虔。菩提更神怪，与之难比肩。大士昔灌溉，甘露流涓涓。左与诃子接，右与蘋婆连。蒲葵居门外，其寿亦彭篯。下滋达磨井，上蒙虞翻园。肥沃多火膏，咸气不能宣。菩提所覆被，细草皆芊绵。累石作香台，虫蚁愁攀援。"

荔　枝

荔字从艹从劦，不从劦，劦音离，割也。劦音协，同力也。荔字固当从劦，《本草》谓荔枝木坚，子熟时须刀割乃下。今琼州人当荔枝熟，率以刀连枝斫取，使明岁嫩枝复生，其实益美。故汉时皆以为离支，言离其树之支，子离其枝，枝复离其支也。

南方离火之所出，荔枝得离火多，故一名离支，亦曰丽支。丽，离也，丽文从两日，天地之数，水一而火二，故丽从两日。日为五行之华，月为六气之精，日丽乎支，犹之乎日出于扶桑也。丽支乃震木之大者，震木以扶桑为宗子，而丽支其支子，故曰丽支也。日出于离，离尽午中，故丽支以夏至熟。离为坤之中，其色黄，故曰黄离。丽支之核，外赤而内黄，则黄离之美也。坤之中其味甘，故曰甘节，丽支之肉，少酸而多甘，则甘节之吉也。又荔枝核之小者名节核。

荔支以腊而萼，以春而华，夏至而翕然子赤，生于木而成于火也。皮红肉白而核复纯丹，火包其外复孕其中也。肉白为金，金为内外火所炼，故味醇和而甘。其液乃金水之精，甘又属土，备五行之粹美，而以火为主者也。粤以火德王，凡花多朱色皆火花，实多朱实皆火实，太阳烈气之所结。火实之属凡百种，而荔枝为长，火为母，荔支则火之长子也。荔支以增城沙贝所产为最，土黄润多沙，潮味不到，故荔支绝美，自挂绿以下数十种，色、香、味迥异他县。好事者当未熟时，先以兼金购之，乃得。其状元红等，贱如菽粟，岁收数千万斛，贩于他方，非所急矣。自挂绿至状元红，皆山枝，火山之属也。火山善变，滋味百出，随其土为高下，然迟熟，熟必在水枝之后。水枝以黑叶为上，黑叶又以番禺古坝所产为上。顺德之三贵次之，龙眼以顺德之陈村北滘为上。番禺之韦涌次之。龙眼必经博接乃子，花头十汰七八，子乃甜大而多，荔枝花头不可汰。语曰："荔枝惜花，龙眼惜子。"又曰："荔枝十花一子，龙眼一花十子。"荔枝又贵以沃土厚培，使根深不拔，膏泽上行，沙水下渗。然后枝条郁茂，实不裹刺，上广下尖，樽肩壶腹而成嘉种。语曰："荔枝宜肥，龙眼宜确。"又荔支属火，宜使向阳，龙眼属水，宜向阴，荔枝之阳子甜，龙眼之阴子甜。语曰："当日荔枝，背日龙眼。"予诗："龙眼独从阴处长，荔枝先向日边红。"其甜曰上糖，酸曰上水，三月熟者曰三月青，四月熟者曰犀角子，七夕曰七夕红，而大熟于小至。以蝉鸣为候应，此时熟者曰金钗子，实大核小，昔人解金钗而得其种，或谓即黑叶也。荔支叶青绿，此独黑，故曰黑叶。广人为荔脯者多黑叶，次曰进奉，曰大造，曰塘垦，是皆水枝之贵者也。当摘时宿之井中，沃以寒泉，火气既去，金液斯纯，以正阳精蕊，而配以正阴津液，水火既济，斯为神仙之食。予诗云："露井寒泉百尺深，摘来经宿井中沈。日精化作月华冷，多食令人补太阴。"火则寒之，水则热之，此食荔枝之法也。水枝食罢，乃食山枝，山枝之美者多无核，近蒂一点檀晕，微作核痕，又多双实，实皆宽膊尖腰。一种大如拇指，长而不圆，状若玉兰之蕾，味香以脆，触其壳即爆开成两，亦无核，即有亦甚微小，名马口铃，出番禺平山。又一种大如龙眼，亦无核，绝香，名曰香荔，出新兴。然皆不如挂绿之美。挂绿者，红中有绿。或在于肩，或在于腹，绿十之四，红十之六。以阳精深固，至秋而熟，生只数十百株，易地即变，爽脆如梨，浆液不见，去壳怀之，三日不变。其曰凝冰子者，以日照之，内外洞彻，微核在中，半明半灭，又绝异。予诗："照人最是凝冰子，五月光生一片寒。未启朱苞光已出，可怜更在水精盘。"其曰水浮子者，重而不沈，以置水中，随波下上。又有如素馨香者，如露花，如丁香者。丁香有大小之分，与小华山、绿罗衣、交几环三种皆绝美，是皆火山之属。湛文简公昔从枫亭怀核以归，所谓尚书怀者也。又有名公领孙者，每一大者有十余小者环之，其色红绿各半，味亦美，大者微有核。有曰丫髻，形最小，生皆并蒂，故曰丫髻。多无核，即有亦小，名曰焦核。有曰将军荔，最大，核亦大，然肉多不觉。是皆山枝之贵者也。东粤故多荔枝，问园亭之美，则举荔枝以对，家有荔枝千株，其人与万户侯等。故凡近水则种水枝，近山则种山枝，有荔支之家，是谓大室。

当熟时，东家夸三月之青，西家矜四月之红，各以其先熟及美种为尚。主人饷客，听客自摘，或一客而分一株，或一株而分十客，各以其量大小，受荔枝之补益。莫不枕席丹肤，沐浴琼液，既饱复含，未饥先擘，或辟谷者经旬，或却荤者连日。其有开荔社之家，则人人竞赴，以食多者为胜，胜称荔枝状头，少者有罚，罚饮荔枝酒数大白。盖荔枝多食，未尝伤人，饮蜜一杯即解。或以青盐调白火酒饮，或饮荔枝酒过醉，则以荔支壳浸水饮。又荔支多露，有过食者，昧爽就树间先吸其露，次咽其香，使氤氲若醉，五内清凉，则可以消肺气，滋真阴，却老还童，作荔支之仙。白沙云："我是荔支仙，得此法也。"

广州凡矶围堤岸，皆种荔支、龙眼，或有弃稻田以种者。田每亩，荔支可二十余本，龙眼倍之，以淤泥为墩，高二尺许，使潦水不及，以刍草盖覆，使烈日不及。而龙眼之干，欲其皮中之水上升，以稻稈束之。欲其实多而大，以盐瘗之。生虫，则以铁线濡约刺之，否则树尽蠹。凡龙眼用接，荔支用博。博之法，当花发时，以其枝削去青皮寸许，傅之以土，子结后枝即生根，乃落之为栽。接之法，以核漏出萌芽，长至三四月为栽，乃以龙眼之枝屈而接之，其栽之枝叶尽脱，乃以树上之枝叶为栽之枝叶。其法与闽中异。闽之龙眼树，三接者为顶圆。核种十五年始实，实小不可食，则锯木之半，以大实之幼枝接之。至四五年，又锯其半接如前。如此者三数次，其实满溢，倍于常种。若一二接即止者，形小味薄，不足尚也。二接者曰鍼树，未接者曰野笼，广之龙眼，大率野笼多，故不及闽。广荔枝种之四年即实，龙眼必至五年。荔支岁初而蕾，二月而花发，发时多电，则花落实小，多雨则花腐，少雨则花液相胶而不实。估计者，视其花以知其实多少而判之，是曰买焙，其人名曰焙家，龙眼亦然。顺德多龙眼，南海、东莞多荔枝，多水枝，增城多山枝。每岁估人鬻者，水枝七之，山枝三四之，载以栲箱，束以黄白藤，与诸瑰货向台关而北，腊岭而西北者，舟船弗绝也。然率以荔枝、龙眼为正货，挟诸瑰货，必挟荔枝、龙眼，正为表而奇为里，奇者曰细货，不欲居其名，所谓深藏若虚也。广人多衣食荔枝、龙眼，其为栲箱者打包者各数百家，舟子车夫，皆以荔枝、龙眼赡口。而予家在扶胥南岸，每当荔枝熟时，舟自扶胥历东西二洲至于沙贝，一路龙丸凤卵。若丘阜堆积，估人多向彼中买卖，而予亦尝为荔枝小贩。自酸而食至甜，自青黄而食至红，自水枝食至山枝，自家园食至诸县，月无虚日，日无虚晷，凡四阅月而后已。比邻有大石村，荔枝尤盛，以予不及往，则以荔枝为酒相饷。而予又得藏荔枝法，就树摘完好者，留蒂寸许蜡封之，乃剪去蒂，复以蜡封剪口。以蜜水满浸，经数月，味色不变，是予终岁皆有鲜荔支之饱，虽因之辟谷可矣。伊尹言："丹山之南，有凤丸。"沃民所食，凤丸必荔支也，所谓仙人之美禄非耶。

龙　眼

荔支与龙眼皆成于火，而荔支先熟，龙眼继之，故广人名曰荔奴。予谓荔支火之牡也，龙眼火之牝也，牡大而牝小，故荔支大于龙眼。而龙眼以初秋熟，又得金气，金以黄为纯，故龙眼色黄，火以赤为正，故荔支色赤。荔支肉白而核赤，火在金中也，龙眼肉白而核黑，水在金中也。火在金中，故荔支性热，水在金中，故龙眼性寒。而皆为乾之木果，乾为金，金得火而热，荔支之所以为阳也。金得水而寒，龙眼之所以为阴也。龙眼花时，以天昧爽取其露以点饮食，绝甘美，胜于荔支花露，此又金水之精也。

闽中龙眼熟时，儿童食之而肥，谓之龙眼长。广中不然，儿童多食辄患瘢，以焙乾者为贵。其黄皮者子大，皮黄而薄滑无点，青而有点者，子在大小之间，皆甚甜。最大者孤圆，次金字、山字、南字，小者蜜糖埕，迟者秋风子。每一年多，则一年少，闽中谓之歇枝，广中谓之养树，岁岁丰盛，则树易衰。养之而后，经久不坏，子且繁大。盖树自养，非人养，或龙眼荔支皆养，或各养。

顺德之锦鲤海，诸邑龙眼若于此贸易，谓之龙眼市，增城之沙贝，则荔支市也。予诗："端阳是处子离离，火齐如山入市时。一树增城名挂绿，冰融雪沃少人知。"又云："六月增城百品佳，居人只贩尚书怀。玉栏金井殊无价，换尽蛮娘翡翠钗。"盖市中所贩，大抵状元红、小华山诸种，皆火山之属，所谓尚书怀者也。若挂绿、玉栏、金井，则夜光无价，非可以金钱而得之。

舟自南海之平浪三山而东，一带多龙眼树，又东为番禺之李村、大石，一带多荔枝树。龙眼叶绿，荔枝叶黑，蔽亏百里，无一杂树参其中，地土所宜，争以为业，称曰龙荔之民。

龙眼多食益智，予诗："采摘日盈筐，香生比目房。食多能益智，本草有仙方。"又诗："益智为龙眼，蠲愁是荔支。"龙眼产廉州者尤美。东坡云："廉州龙眼，色味殊绝，可敌荔支。"

梨

予所居覆船山下曰沙梨园，地皆黄细沙，多井气，掘地尺许，水沄沄上溢。天大雨，水迸出庭际有似濼泉，所食井深四尺许，水尝汎滥至眉，冬不乾涸，味甘冽。上有梨一株，根得美泉滋沃，结实独异，以二月花者八月熟，九月花者正月熟，岁凡两熟。正月熟者曰雪梨，稍小，味益清。叶凡二落，落于七月者深红，于正月者色微紫，予斋中煮茗多用之。树甚古，作五大柯，横直者半，直者高出檐端。月夕布影扶疏，叶丹花白，离离相间，若在罗浮老梅之下。予诗云："春来始落叶，叶尽梨花开。"又云："先秋叶半红。"又云："儿小方垂髻，能争掌上梨。"谓此。

橄　榄

橄榄，有青、乌二种，闽人以白者为青果，粤中止名白榄，不曰青果也。白榄利微，人少种，种者多是乌榄，下番禺诸乡为多。种至两岁，乌榄秧长八九尺，必扦之

乃子，扦至三年而子小收，十年而大收矣。其树本高而端直多独干，至顶乃布枝柯，有雌有雄，雌子而雄花，雄者俗曰榄公。榄公不实，以雌者扦之，使雌雄相合乃实，雄为主，雌为客，犹妇之归于夫也。子如枣大，长寸许，光无棱瓣，先生者下向，后生者上向，八九月熟。梯之击以长竿，或刻其干东寸许，纳以红盐，则其干东子落，刻其干西或南北寸许亦然，古诗所谓"纷纷青子落红盐"也。白榄以白露后食不病疟，其性热，食时须去两端，初嚼苦涩，久乃回味而甘，故一名味谏，粤人有欲效其友忠告者，辄先赠是果。其色白，可以和气，虽有愤戾，食之潜消。以沸汤点之，色淡碧，芬如兰臭，可以香口，绝胜鸡舌香。乌榄子大肉厚，其性温，故味滴甘，以温水泡软，俟紫脂浮溢乃可食。水冷则涩生胶，热则肌肤反实，故必温水之和乃醇，其性亦有婉谏之道焉。白者亦曰雄，乌者亦曰雌，白阳而乌阴，阳故色白而行气，阴故色红而补血，阴故乌者有仁可食，阳故仁小而不成，此其别也。《酉阳杂俎》以枝南向者为橄榄，东向者为木威，高、雷间则以乌者为木威。予诗："山果木威香。"有龙莶果者，木干中空，高二三丈，亦有雌雄，雄者不实，雌不花，雄之花即雌之实，雄不自为实，雌亦不自为花也。雄雌并植始实，实如王瓜，一枝环绕数十枚，煮之味类匏，特出惠州，亦橄榄之类。

槟榔

槟榔，产琼州，以会同为上，乐会次之，儋、崖、万、文昌、澄迈、安定、临高、陵水又次之，若琼山则未熟而先采矣。会同田腴瘠相半，多种槟榔以资输纳，诸州县亦皆以槟榔为业，岁售于东西两粤者十之三，于交趾、扶南十之七，以白心者为贵。暹罗所产曰番槟榔，大至径寸，纹粗味涩，弗尚也。三四月花开绝香，一穗有数千百朵，色白味甜，杂扶留叶、椰片食之，亦醉人。实未熟者曰榨榔青，青，皮壳也，以槟榔肉兼食之，味厚而芳，琼人最嗜之。熟者曰槟榔肉，亦曰玉子，则廉、钦、新会及西粤、交趾人嗜之。熟而乾焦连壳者曰枣子槟榔，则高、雷、阳江、阳春人嗜之。以盐渍者曰槟榔咸，则广州、肇庆人嗜之。日暴既干，心小如香附者曰干槟榔，则惠、潮、东莞、顺德人嗜之。当食时，咸者直削成瓣，干者横剪为钱，包以扶櫺，结为方胜，或如芙蕖之并跗，或效蛱蝶之交翻。内置乌爹泥石灰或古贲粉，盛之巾盘，出于怀袖，以相酬献。入口则甘浆洋溢，香气薰蒸，在寒而暖，方醉而醒。既红潮以晕颊，亦珠汗而微滋，真可以洗炎天之烟瘴，除远道之渴饥，虽有朱樱、紫梨，皆无以尚之矣。若夫灰少则涩，叶多则辣，故贵酌其中。大嚼则味不回，细咽则甘乃永，故贵得其节。善食者以为口实，一息不离，不善食者汁少而渣青，立唾之矣。予尝有竹枝词云："日食槟榔口不空，南人口让北人红。灰多叶少如相等，管取胭脂个个同。"谓此。粤人最重槟榔，以为礼果，款客必先擎进，聘妇者施金染绛以充筐实，女子既受槟榔，则终身弗贰。而琼俗嫁娶，尤以槟榔之多寡为辞。有斗者，甲献槟榔则乙怒立解，至持以享鬼神，陈于二伏波将军之前以为敬。按《本草》以小而味甘者为山槟榔，大而味涩者为猪槟榔，最小者曰蒳子，又名公槟榔。圆大者名母槟榔。雷氏言：尖长有紫文者名槟，圆大而矮者名榔。榔力大，槟力小，今医家亦不细分，但以状作鸡心，稳正不虚，内有锦文者为佳。予谓宾与郎皆贵客之称，嵇含言：交广人客至，必先呈此果。若邂逅不设，用相慊恨，槟榔之义，盖取诸此。越谣云："一槟一榔，无蒌亦香。扶留似妾，宾门如郎。"宾门即槟榔也。又云："槟榔为命赖扶留。"

桄榔

桄榔似椶榈而多节，巨者径二三尺，干长五六丈，至杪乃柯条相比。叶生于杪，不过数十百叶，叶下有须，长短如鹿马尾，微风动之，萧疏可爱。花开成穗，绿色，子如青珠。每一树辄有青珠百余，条须多于叶，珠又多于须，风飘飏之，若水帘缤纷而下垂也。广人遇旱，每以珠结香亭，舁之祈祷，谓可致雨。子红熟者，连瓤食之颇甜，皮中有白粉，曰桄榔麸，故海南人有"槟榔为酒、桄榔为饭"之语。其心似藤心。以为炙，亦滋腴极美。南方奇木故多樱樵本，而皆可食，恍榔盖其一云。桄榔一名须木，语云："毋言天涯，可以为家。食有须木，饮有酒花。"谓此。木色类花梨而多综纹，珠晕重重，紫黑斑驳，可以车镟作器，须可织巾及扫帚，肌甚刚，可作锲锄及枪以代铁，番人多用之。下四府人以其小者为屋椽，为梁柱，然多空心，与槟榔、椰、蒲葵三种，皆号木中之竹。槟榔叶小椰叶大，二种取其实。桄榔取其材，蒲葵取其叶。一种南椰取其粉。皆南天之奇植也。诸祠宇多植桄榔、蒲葵、木棉，佛寺多植菩提，里社多榕，池塘堤岸多水松、荔支。广州诃林，旧多诃子、频婆，其菩提树，植自萧梁年间，为诸寺菩提之祖。南海庙波罗蜜树，亦为十郡波罗蜜祖。广州屯田道署有梡树，若榕非榕，榕冬时叶不萎落，梡则尽落，亦数百年物，为诸梡之祖。故广州城中老树，以诃林菩提及此梡并称，而桄榔则最古者少矣。

椰

椰产琼州。栽时以盐置根下则易发，树高六七丈，直竦无枝，至木末乃有叶如束蒲，长二三尺。花如千叶芙蓉，白色，终岁不绝。叶间生实如瓠系，房房连累，一房二十七八实，或三十实，大者如斗，有皮厚苞之，曰椰衣。皮中有核甚坚，与肤肉皆紧著。皮厚可半寸，白如雪，味脆而甘。肤中空虚，又有清浆升许，味美于蜜，微有酒气，曰椰酒。苏轼诗："美酒生林不待仪。"言椰子中有自然之酒，不待仪狄而作也。琼人每以槟榔代茶，椰代酒，以款宾客，谓椰酒久服可以乌须云。予诗："琼南无酒家，酒向椰中取。椰子有一心，出酒如娘乳。"又云："椰心在酒中，大似银桃子。浸以玉浆寒，食之甘且旨。"椰心色白而甘在酒中，大小不一，宜以槟榔兼嚼之。雷、琼妇女多鬻槟榔于市，以浮留叶结叠鸳鸯相饷，潜点椰心其中。予有竹枝词云："数钱争出手纤纤，

叶结鸳鸯满翠奁。莫道槟榔甘液好，买侬椰子更心甜。"凡拣椰子，以手摇之，听其中水声清亮，则其心大而甜，其肉厚，其壳亦坚，水声浊则否。盖椰心以水而养，椰无水则无心，往往而是。琼州歌有云："不买椰衣只买心。"

橘　柚

吾粤多橘柚园，汉武帝时，交趾有橘官长一人，秩一百石，其民谓之橘籍，岁以甘橘进御。王逸云："东野贡落疏之文瓜，南浦上黄甘之华橘。"是也。唐有御柑园，在罗浮。按罗浮柑子，开元中，始有僧种于南楼，其后常资进献，其属有赭、黄二色，大三寸者，黄者柑，赪者橘也。化州有橘一株在署中，月生一子，以其皮为橘红，瀹汤饮之，痰立释。曩亦进御，今为大风所拔，新种一株，味不及。化州故多橘红，售于岭内，而产署中者独异其类。有曰橙者，皮厚而皱，人多以白糖作丁，及佛手、香橼片为蜜煎糁，货之。橘囿有红白，大者曰柚，最大者曰镭柚，小曰逻柚，熟于早禾时曰禾辘，以其极圆，故曰逻曰辘也。春时，儿女蒸取柚花油，以作香胆口脂，谓可美颜。有香柚者，出增城，小而尖长，甚芬郁，入口融化。然其性能化物，不能自化，虽香液饴津，甘浆浸齿，多食之辄能病人。近为贪令所苦，每出教，取至万枚，需金以代，今树亦且尽矣。柑亦橘之类，以皮厚而粗点及近蒂起馒头尖者为良。产四会者光滑，名鱼冻柑，小民供亿亦苦，柑户至洗树不能应。产增城者，以沙贝、东洲、西洲为贵，其土高，多细白沙，与海潮远，咸味不接，故甘美。荔支亦然。凡食柑者，其皮宜阳擘，不宜阴擘，阳擘者自上而下，下者蒂也，阴擘自下而上，则性太寒，不宜入药。其未熟而落者青皮，年久而芳烈入脑者陈皮，逾岭得霜雪气益发香。橙皮辛性温，主消肠胃中恶气，兼醒宿酲。外有水橙，似柑而稍大，皮甜可食。又有桔，亦与柑类。曰蜜柑者，小而甘。曰松皮桔者，皮红不粘，肉微酸。其皮皆不及柑。一种名黄淡子，色黄味酸，花可薰香，是曰塌橘。又有壶橘、山橘，性皆畏冷不宜肥，肥则春分后多死，故宜种于山谷间。其木善生蠹，而蚂螘气辛，可以养之。有曰岑梨，即橙梨，大如橘味。又有金橘，最小，剥皮则酢，合食则甘，皆厥包之珍也。香橼，一曰枸橼，以高要极林乡为上，其状如人手，有五指者曰五指柑，有十指者曰十指柑，亦曰佛手柑。有单拳有合掌不一，花开即见其子于蕊中，子成长如小瓜，皮若橙柚而光泽，肉甚厚，色白如肪。然亦鬆虚，味短，惟香芬大胜香橼，经久不歇耳。捣大蒜罨其蒂上，香更充溢。以汁浣葛纻，绝胜酸浆，一名飞穰。

番禺鹿步都，自小坑火村至罗冈，三四十里，多以花果为业，其土色黄兼砂石，潮咸不入，故美。每田一亩，种柑桔四五十株，粪以肥土，沟水周之。又采山中大蚁，置其上以辟蠹。经三四岁，桔一株收子数斛，柑半之。柑树微小于桔，桔茂盛可至二十余岁，柑亦半之。熟时黄实离离，远近照映，如在洞庭包山之间矣。自黄村至朱村一带，则多梅与香蕉、梨、栗、橄榄之属，连冈接阜，弥望不穷，史所称番禺多果布之凑是也。吾粤自昔多梅，梅祖大庾而宗罗浮，罗浮之村，大庾之岭，天下之言梅者必归之。若荔支，则以增城为贵族，柑、橘、香橼，以四会为大家。岁之正月，广利墟卖柑橘秧者数十百人，其土良，其柑甜美，胜于四会、新兴。其种散在他处，香味迥殊，以故居人擅其利。番禺土瘠而民勤。其富者以稻田利薄，每以花果取饶，贫者乃三糯七秥，稼穑是务。或种甘蔗以为糖，或种吉贝以为絮。南海在在膏腴，其地宜桑，宜荔支。顺德宜龙眼，新会宜蒲葵，东莞宜香，宜甘蔗，连州、始兴宜茶子，阳春宜缩砂蔤，琼宜槟榔、椰。或迁其地而弗能良，故居人利有多寡。

波罗树

波罗树，即佛氏所称波罗蜜，亦曰优钵昙。其在南海庙中者，旧有东西二株，高三四丈，叶如频婆而光润。萧梁时，西域达奚司空所植，千余年物也。他所有，皆从此分种。生五六年至径尺，削去其杪，以银针钉腰即结实。其实不以花，成实乃花。然常不作花，故佛氏以优钵昙花为难得。每树多至数十实，自根而干而枝条，皆有实，累累疣赘。若不实，则以刀斫树皮，有白乳涌出，凝而不流则实。一斫一实，十斫十实，故一名刀生果。其以乳而实者，乳，血也，犹人以母之血孕育而成形也。其根或行旁舍，则实潜结地中，熟而地裂，闻香始知，较枝干所生者尤美，此所谓无花之果也。广南无花之果，若古度子，若猕猴桃，若杨摇子，凡有三四种，以波罗蜜为大。盖果之胎生者，果不以花，果成或一生花，盖其花不为果而生，可以花可以无花者也。天下有有花无果之花，即有有果无花之果，造物者固以不齐为道。《天问》云："女岐无合夫焉取。"九子夫亦无花之果焉耳。波罗熟以盛夏，大如斗，重至三四十斤。皮厚有软刺，礧砢如佛头旋螺。肉含纯瓢，间叠如橘柚囊，气甚芬郁，有干湿苞之分。干苞者，液不濡腻，味尤甜。每实有核数百枚，大如枣仁，如栗黄，煼熟可食，能补中益气，悦颜色。天下果之大而美者，惟此与椰子而已。庙中二树已朽，今所存是其萌蘖，亦大数十围，薜萝纠缠，枝柯臃肿，与诃子、槐、榕诸树，森列阶下，皆数百年物也。相传波罗国有贡使，携波罗子二登庙下种。风帆忽举，舶众忘而置之。其人望而悲泣，立化庙左。土人以为神，泥傅肉身祀之，一手加眉际，作远瞩状，即达奚司空也。庙以故及江皆名波罗。庙外波涛浩淼，直接重溟，狮子洋在其前，大小虎门当其口，欠伸风雷，嘘吸潮汐，舟往来者必祇谒祝融，酹酒波罗之树，乃敢扬飒鼓柁，以涉不测。

诃　子

诃子，一作苛子，树株似无槵，花白子黄似橄榄，皮肉相著，以六路者为上。广州光孝寺，旧有五六十株，子小味不涩，多是六路，以进御，今皆尽矣。寺本虞翻

旧苑，翻謫居时，多种苹婆、苛子树。宋武帝永初元年，梵僧求那罗跋陀三藏至此，指苛子树谓众曰："此西方诃梨勒果之林也，宜曰苛林制止。"于是寺名诃林。寺中有达磨洗钵泉以此。木根蘸水，水故不咸，每七八月子熟，寺僧辄煎诃子汤延客，和以甘草，色若新茶，谓可变白髭发云。诃树不知伐自何时，今惟佛殿左有菩提一株，殿前有榕四株，门有蒲葵二株为古物。予诗云："虞园虽是古浮图，诃子成林久已无。一片花宫生白草，牛羊争上尉佗都。"

羊桃

羊桃，其种自大洋来，一曰洋桃。树高五六丈，大者数围，花红色，一蒂数子，七八月间熟，色如蜡，一名三敛子，亦曰山敛。敛，棱也。俗语讹棱为敛也。亦以其味酸能敛颜色也。有五棱者名五敛，以糯米水浇则甜，名糯羊桃。广人以为蔬，能辟岚瘴之毒。中蛊者，捣自然汁饮，毒即吐出。脯之，或白蜜渍之，持至北方，不能水土与瘧者，皆可治。苏长公诗："恣倾白蜜收五棱，细斸黄土栽三桠。"注：广南以田为棱，收五棱。则所种酒稻白蜜以言酒，皆非也。五棱正与三桠对，人参赞曰："三桠五叶，背阳向阴。"

山桃

山桃，大于寻常桃，陆贾云："罗浮山顶有杨梅山桃，海人时登采拾。止于饱食，不得持下。"罗浮固多异果，不知贾当时何自知之，岂尝一至罗浮耶！广中又有冬桃，似橄榄而圆，色绿，味甘酸。有扁桃，似桃而扁，一曰偏桃。大者若鸭卵，色青黄，味酸微甜，皆山桃之属。

蒲桃

蒲桃，树高二三丈，其叶如桂花，开自春至冬，丛须无瓣，如剪黄绿丝球，长寸许。广中儿童，多为十穗髻象之。予诗："十穗蒲桃髻，其实如苹果。"色亦黄绿，而香甜在壳。壳厚半指，核小如弹子，与壳不相连属，摇之作响。罗浮涧中多甚，猿鸟含啄之余，随流而出，山人阻水取之，动盈数斛。以酿酒曰蒲桃春，经岁香气不减，作膏尤美。

夹竹桃

夹竹桃，一名桃柳，叶如柳，花如绛桃，故曰桃柳。枝干如菉竹而促节，故曰夹竹。本桃类，而其质得竹之三柳之七，柳多而竹少，故不曰夹柳桃。终岁有花，其落以花不以瓣，落至二三日，犹嫣红鲜好，得水荡漾，朵朵不分。开与众花同，而落与众花异，盖花之善落者也。故又曰地开桃，似落于地而始开然。有曰芙蓉桃，千叶深红，后桃花一月始开。一花而兼二，以为芙蓉则桃，以为桃则芙蓉，不可以专名之，故曰芙蓉桃。又有菊桃。琼州有李桃，一枝有红白，或一花有红白，然大约红多于白，其白则李也，言色者先白而后红，故曰李桃。八九月时与桃花盛开，故谚曰："桃李争秋。"肇庆七星岩有四季桃。

蜜望

蜜望，树高数丈，花开繁盛，蜜蜂望而喜之，故曰蜜望。花以二月，子熟以五月。色黄，味甜酸，能止船晕，飘洋者兼金购之，一名望果。有天桃者与相类，树高亦数丈，巨者百围。正月花，六七月子熟，大如木瓜，味甜酢，以羹鱼尤善。凡渡海者食之不呕浪。然年荒乃多结实。粤谣云："米价高，食天桃。"故广人贵望果而贱天桃，贵之故望之。蜜望其花，人望其果也。

宜母

宜母，子似橙而小，二三月熟，黄色，味极酸，孕妇肝虚嗜之，故曰宜母。元时，于广州荔支湾作御果园，栽种里木树，大小八百株，以作渴水。里木即宜母子也，一名梨檬子。吴莱诗："广州园官进渴水，天风夏熟宜檬子。百花醞作甘露浆，南国烹成赤龙髓。"盖以里木子榨水煎糖也。凡木果之汁，皆可为之，香酸经久不变。蒙古以为舍里别，即渴水也。宜母子以盐腌之，岁久色黑，可治伤寒痰火，一名药果。当熟时，人家竞买以多藏，而经岁久为尚。汁可代醋，染大红，以其汁调乃上。

人面

人面，子如大梅李，其核类人面，两目鼻口皆具。肉甘酸，宜为蜜煎。仁绝美，以点茶，如梅花片，光泽可爱，茶之色香亦不变。以增城水东所产为佳。水东在城南雁塔下，其树仅数十株。子皮薄，落之使溃烂，乃乾其核囊之。其仁门宽，稍摇即脱。去水东咫尺，所产不然。有买者，随多寡取核摇之，不预出其仁也。此树最宜沙土，沙土松则根易发，数岁即婆娑偃地。山居家，其祖父欲遗子孙，必多植人面、乌榄。人面卖实，乌榄卖核及仁，百余年世享其利。番禺大石头村，妇女多以斲乌榄核为务。其核以炊，仁以油及为礼果。有咏乌榄者云："只应人面子，与尔共成仁。"盖粤中惟此二果以仁重。

诸山果

广中山果，曰谷子者，大如橄榄而长，初亦苦涩，后甘，嫩者蜜渍之可食。曰余甘子，树高丈余，叶如槐，子如川楝，白色，有文理，核作六棱，亦初苦涩后甘，行者以之生津，一名庵摩勒。曰鬼目子，大如梅李，皮黄肉红，味甚酸，人以为蔬，以皮上有目名鬼目。一曰麂木，麂者，鬼之讹也。曰山枣子，叶似梅，子如荔支，九月熟。曰卍果，果作卍字形，画甚方正，蒂在字中不可见，生食香甘，一名蓬松子。曰柑欓子，树似甘蕉，子如马乳而小，俗称牛奶柿，亦曰牛乳子。广人言乳曰奶，中有美浆若牛乳，故曰牛奶子，一名梗枣。曰五子，其状如梨，有五核。曰千岁子，蔓生，子在根下，有绿须交加

如织，一苞恒二百余子，皮青黄，干者壳肉相离，撼之有声，似肉豆蔻。曰秋风子，色褐，如梨而小，味酸涩，熟乃可食。曰金纽子，色红黄，味甘，大如秋风子。俗歌云："一双金纽子，无计上罗衫。"曰青竹子，如桃而圆，味酸色黄。曰羊齿子，一曰羊矢，如石莲而小，色青味甘。曰不纳子，实如圆枣，十月黄熟，味甜酸，盖苹果之小者。粤中少苹果、花红二种，以不纳子代之。曰山葡萄，一名蘡薁，其茎细袅，花紫白，实比葡萄而小，色赤味酢，可为酒，八九月熟。曰山韶子，类荔支，而鲜丽过之，微有小毫，一名毛荔支，亦曰毛珧子，肉薄而酸涩，著核不离，盖荔支之变者。曰胭脂子，子赤如胭脂，味甜酸，谚曰："不采红蓼花，但采胭脂子。持以作朱颜，其余入玉齿。"曰都捻子。朴樕丛生，花如芍药而小，春时开，有红白二种，子如软柿，外紫内赤，亦小，有四叶承之，每食必倒捻其蒂，故一名倒捻子。子汁可染若胭脂，花可为酒，叶可曲，皮渍之得胶以代柿。苏子瞻名曰海漆，非漆而名为漆，以其得乙木之液，凝而为血，而可补人之血，与漆同功，功逾青黏，故名。取子研滤为膏，饵之又止肠滑。以其为用甚众，食治皆需，故又名都捻。产罗浮者高丈许，子尤美。曰黄皮果，状如金弹，六月熟，其浆酸甘似葡萄，可消食顺气除暑热，与荔支并进。荔支餍饫，以黄皮解之。谚曰："饥食荔支，饱食黄皮。"有曰白蜡子者，与相似，其味尤胜。谚曰："黄皮白蜡，甜酸相杂。"曰苹婆果，一名林檎，树极高，叶大而光润，荚如皂角而大，长二三寸，子生荚两旁，或四或六，子老则荚迸开，内深红色，子皮黑肉黄，熟食味甘，盖栗栗也。相传三藏法师从西域携至，与诃梨勒、菩提杂植虞翻苑中，今遍粤中有之。梵语曰苹婆，以其叶盛成丛，又曰丛林。一种水棚子，与相似，多生水间。或谓林擒为雄，水棚为雌。粤歌云："水棚林檎大小同，盘中不辨是雌雄。"

苦 楝

苦楝最易生，村落间凡生女必多植之，以为嫁时器物。花紫多实，实苦不可口。故童谣云："荔支好食不生子，苦楝无甘坠折枝。"花可入香。子瞻云："温成皇后阁中，香用松子膜、荔支皮、苦楝花，沉檀、龙麝皆不用。"盖亦见珍于古。

牡 丹

广州牡丹，每岁河南花估持根而至，二三月大开，多粉红，亦有重叠楼子，惟花头颇小。花止一年，次年则不花，必以河南之土种之，乃得岁岁有花。予诗："由来南海上，未有雒阳花。"又云："香教天早暖，红使露多华。"又云："花估持来远，兼金买几枝。"又云："地暖重楼少，天晴淡粉滋。"芍药亦花，然亦不能大朵，地气使然。语曰："南花宜暖，北花宜寒。"

木芙蓉

木芙蓉，本名拒霜，以其状似芙蓉生于木，故曰木芙蓉。《楚辞》："搴芙蓉兮木末。"楚之芙蓉有水而无木，故三闾以为言也。木芙蓉以秋深开，水芙蓉既谢，花乃继之，至冬深而罢。虽岸生，亦喜临水，得水则容颜益媚。予诗："芙蓉面面笑窥池，在水还如在木时。"又云："人家尽种芙容树，临水枝枝映晓妆。"一名木莲。予诗："郎如木莲发，妾似水莲开。可怜花与叶，不得两莲来。"又云："可惜芙蓉发，烟波隔几重。那能将水木，合作一芙蓉。"其重台者多露，而颜色不定，一日三换，又称三醉。将红曰初醉，浅红曰二醉，暮而深红为三醉，故亦曰酒芙蓉。又有添色芙蓉，初白花，次日稍红，又次日深红，又谓三日醉芙蓉。予诗："芙蓉三日醉，菡萏一秋香。"其子自秋至春不落，皮可为笔为布，故广州有芙蓉布。

夜 合

夜合，木本，叶如栗，花如茗茶，色白。其开以夜，开而其半若合，一似开于晓而合于夜，故曰夜合。山歌云："待郎待到夜合开，夜合花开郎不来。只道夜合花开夜夜合，那知夜合花开夜夜开。"夜合四时有花，而当暑尤盛，与含笑类。大含笑则大半开，小含笑则小半开，半开多于晓，一名朝合。小含笑白色，开时菩蕾微展，若菡萏之未敷，香尤酷烈。古诗云："大笑何如小笑香，紫花那似白花妆。"又有紫含笑，初开亦香，是子瞻所称"娟娟泣露，暗麝著人"者。罗浮夜合、含笑，其大至合抱，开时一谷皆香。

木 樨

木樨，与桂相似，而花多过之，秋深尤盛。白沙有《九月木樨盛开寄贺黄门诗》云："香逐西风起，氤氲入杳冥。不知从此去，几日到辽城。"以香相寄，可谓吾无隐矣。

月 贵

月贵，有深浅红二色，花比木芙蓉差小，盖荼蘼之族也。月月开，故名月贵，一名月记。宋子京云：花亘四时，月一披秀，故又名月月红。广东为长春之国，虽涸阴冱寒，花开不辍，月贵其一也，佛桑亦然。而琼州芙蓉一种，自五月开至冬尽。佛桑多与牡丹相似，花朵大，有重楼子而香，终岁盛开。梅、菊亦大朵，梅不以春，菊不以秋，二花时时相见也。儋州有四季莲。

茉 莉

茉莉，本有藤有木，其花有实珠，有千叶，有重台。春间分种，或黄梅时扦之，六月六日种尤宜。以残茶、米浆及鱼腥水沃之，则花繁。语曰："六月六日种茉莉，双瓣重台香扑鼻。"藤本尤香，然皆以柳州所产者为贵。花大至十余瓣，香似黄檀味甚厚。茉莉与素馨皆以日入稍阴乃开，夜合亦然。香皆旖旎近人，沾之者竟日芬腻。予诗："花以月明开，香因人气甚。"陆贾常称茉莉不着风土而变，可谓爱之深者。雷、琼二州有绿茉莉，

本如茑萝。有黄茉莉、名黄馨。又有紫茉莉，春间下子，早开午收，一名胭脂。花可以点唇，子有白粉可传面，然皆不如白色者香。有番茉莉，花大至二十余瓣，作重楼宝珠，香染衣裾，益不易脱，茉莉之第一种也。当春尽摘其叶，叶少花乃繁，然苦为飞丝虫所食，未开而蕾已损，盖日午摘花所致。予诗："未开先食蕾，虫细苦飞丝。"

贝多罗

贝多罗，来自西洋，叶大而厚，梵僧尝以写经。唐人诗："贝叶经文手自书。"是也。花大如小酒杯，六瓣，瓣皆左纽，白色，近蕊则黄，有香甚缛，落地数日，朵朵鲜芬不败。

杜鹃花

杜鹃花，以杜鹃啼时开，故名。西樵岩谷间，有大粉、红、黄者，千叶者，一望无际。罗浮多蓝紫者、黄者。香山凤凰山有五色者。是花故多变，而殷红为正色。予诗："子鹃魂所变，朵朵似胭支。血点留双瓣，啼痕渍万枝。"

丁　香

丁香。广州亦有之，木高丈余，叶似栎，花圆细而黄，子色紫，有雌有雄。雄颗小，称公丁香。雌颗大，其力亦大，称母丁香。从洋舶来者珍，番奴口尝含嚼以代槟榔。其树多五色鹦鹉所栖，以丁香未熟者为饵，子既收，则啄丁皮。

女　青

女青，一名万年枝，一名冬青，亦曰女贞木。身大合抱，肉厚皮粗，经冬不谢，结子青黑色，有瓤核，飞禽嗜之，亦名冻青。予诗："有美云堂树，冬生翠负霜。少阴精自固，名以冻青香。"又有男青与相似，絛蕊皆朱色，尤易植，人罕知之。予诗："行人只道冬青树，不识男青定女青。"庞韶台诗："男青蕊干赤离披，插土旋生逸短篱。岁岁冬青寒更好，行人错认万年枝。"

山　丹

山丹，一曰山大丹，其花四出，自根开至杪。一树作数千百大花，有四叶承之。一大花又作数千百小花，攒簇为一大球，微有丝缕，类马首繁缨，数月不落。色大绛，入夜光艳如火，名不夜花。盛夏当烈日种之易生，终岁皆花。五月得太阳之正，花尤大，殷红若玛瑙盘，日照弥鲜，儿女多戴之，取其不易凋落，经久变黄尚可爱。予诗云："愿君如山丹，花红至百日。"又云："愿君似山丹，红颜得长保。一开三月余，黄落犹能好。"山丹或谓即赪桐，木棉即刺桐，盖岭南珍木多名桐，非桐而以为桐，亦犹水松非松以为松也。或曰：《唐本草》以山丹为卖子木，其名不美，变乱以来，民多穷困，虽有山丹红艳，儿女不能与之相保。有咏者云："昨日官钱鬻一儿，今日官钱鬻一女。山丹更莫生红花，我家儿女无如许。"其感伤若此。或曰："卖当作买。"

山丹，一名珊瑚林。予诗："亦是珊瑚种，花开大似盘。石家如意好，击碎作山丹。"又云："珊瑚亦作林，红绝知三岁。自红开至黄，不忍离头髻。"盖珊瑚三岁已绝红；而山丹生花甚早，故云然。山丹亦有淡紫者，盖以不大向阳也。

佛　桑

佛桑，枝叶类桑，花丹色者名朱槿，白者曰白槿，有黄者、粉红者、淡红者，皆千叶，轻柔婀娜，如芍药而小，盖丽木也。一曰花上花，花上复有花者，重台也。一名爱老，不爱老也。"不爱老而曰爱老，饰词也。予有《爱老曲》云："枯肠能生荑，卿乃不言好。不如朱槿花，姿容能爱老。"其朱者可食，白者尤甜滑，妇女常以为蔬，谓可润容补血。一名福桑，又一名扶桑。予诗："佛桑亦是扶桑花，朵朵烧云如海霞。日向蛮娘髻边出，人人插得一枝斜。"

瑞　香

乳源多白瑞香，冬月盛开如雪，名雪花。刈以为薪，杂山兰、芎䓖之属烧之，比屋皆香。其种以挛枝为上，有紫色者香尤烈。杂众花中，众花往往无香，皆为所夺，一名夺香花，干者可以稀痘。

合　欢

高州有合欢树，枝叶若拘系然，亘相交结，风至辄分解，一离一合，状若有情，故名合欢。花兼红白色，有丝茸甚香，佩之可以蠲忿。番禺有合欢菜，四叶相对，昼开夜合。予有《合欢词》云："郎种合欢花，侬种合欢菜。菜好为郎餐，花好为郎戴。天生菜与花，来作合欢配。合欢复合欢，花菜长相对。"又有《定情曲》云："愿作合欢草，夜则为一茎。与郎缠绵死，地下犹相并。"

合欢木似梧桐，枝柔弱，叶细而繁，每风来，辄自相解不相牵缀。五月花发，上半白，下半肉红，散垂如丝。秋实作荚，子极其薄细。其叶至暮即合，一名合昏，亦曰夜合，盖夜合花其花夜合，合欢木其叶夜合，性各不同。予诗："合欢合叶不合花，花合何如叶合好。夜夜相交不畏风，令君蠲忿长相保。"

指甲花

指甲花，颇类木樨，细而正黄，多须药，一花数出甚香。粤女以其叶兼矾石少许染指甲，红艳夺目。唐诗"弹筝乱落桃花片"，似谓此。一种金凤花，亦可染，名指甲桃，叶小如豆，花四瓣层层相对，一干辄有二种花，一深红，一黄边红腹。其蕊大者为凤头，小者凤尾，尾修长缕缕。又有两翅，粤女多象之作钗。二三月时栽之，与指甲花为一丛。儿童向街头卖者，多此二花。

南　烛

南烛，生罗山高处，初生三四年，状若菘，渐似栀

子,二三十年成大株,盖木而似草者也。叶似茗而圆厚,冬夏常青。枝茎微紫,大者高四五丈,肥脆易折。子如茱萸,九月熟,酸美可食。昔朱灵芝真人以其叶兼白杭米九蒸暴之,为青精饭,常服,人称青精先生。今苏罗徭人,每以社日为青精饭相饷,师其法也。苏罗乃罗浮最深处。予诗:"社日家家南烛饭,青精遗法在苏罗。"

四种花

西樵向有四种花,他处所无。曰山石榴,三月盛开,称满山红。曰锦莺花,叶如碧兰,花瓣上红下白。曰白鹤花,叶如三薐,茎上出花,状白鹤,头颈翅足皆具,头又有黑点如眼睛,开于暮春。曰粉蝶花,枝条甚柔,花如粉蝶然。湛文简尝为四花亭玩之。又有月桂二株,石榴一株,在烟霞隐居之前。月桂多花,石榴多实,则是年禾茶皆熟,山人以为验。

栎

阳春县署有栎,高十丈余,垂荫数亩,根干如古藤,下垂延络墙壁,复屈盘生入地中,穿出阶砌,以不材而益其怪。怪而不材之,寿益以久长,为一邑之名树,可异也。或谓栎与榕及鹰不泊,火之皆不然,故樵苏弗施斤斧。嗟夫!木而不然,木之变也,火之力至是而穷矣,其真不材之木也哉!

九里香

九里香,木本,叶细如黄杨,花成艽,色白,有香甚烈。又有七里香,叶稍大。其木皆不易长。广人多以最小者制为古树,枝干拳曲,作盘盂之玩,有寿数百年者。予诗:"风俗家家九里香。"

山矾

山矾,叶如栀子,可辟书蠹,灰其叶以染紫为黝,可不用矾,故名。三月作白花六出甚香,亦曰白婵子,入药名山栀子。予诗:"结时但道山栀子,不记花开是白婵。"

蝇树

西樵多种茶,茶畦有蝇树,叶细如豆,叶落畦上,则茶不生蠓。旱则蝇树降水以滋茶,潦则蝇树升水以熯茶,故茶恒无旱潦之患。又夏秋时,蝇皆集于蝇树不集茶,故茶不生蠓而味芳好。盖蝇树者,茶之所赖以为洁者也,己受蝇污,而以洁与茶,为德于茶者也。然下山茶畦种之,山上则否,以山上云雾多,不生蝇也。

药树

化州石城之间有药树,状似木棉,其精液色白,见风则黑,是名药脂。土人以濡箭镞为瞑药,以射虎,虎三跃死矣。或有人误食之而不死者,以其五脏无损血,与药脂不相遇也。或有手足微破,药脂沾之立死者,以其血与药脂相遇,血为逆流,直引毒入于心髓也。或以射山猪而不死,则以其皮厚多肉,不易见血也。山猪中药箭,则啮木槵根以自疗。土人知之,用药箭必含一木槵子或橄榄,盖药树与橄榄性相犯,凡药树之山无橄榄,则药脂验,能死虎,有橄榄则否。

花不应候

岭南花不应节候。予诗:"花到岭南无月令。"又云:"梅喜炎洲暖,长开在菊前。"谓十月间梅与菊齐发也。正月菊亦有花。白沙诗:"春到东篱花亦知,红桃白李正当时。东风自领芳菲去,也为秋香作意吹。"海南荷花,尝与梅菊相接,蕊小而香清,腊月尤胜。陈觉诗:"五月芙蕖冬更香,解陪梅菊到冰霜。"嵇含云:"岭外多花,在春华者冬秀,夏华者春秀,秋华者夏秀,冬华者秋秀。其华竟岁,故妇女之首,四时未尝无花。"昌黎诗:"二年流窜出岭外,所见草木多异同。冬寒不严地恒泄,阳气发乱无全功。浮花浪蕊镇长有,才开还落瘴雾中。"诸花亦多香,盖炎德之所韫发。而陆贾言:"南越境百花不香",然今兰、蕙、桂、莲、玫瑰等花与中州同,亦未尝不香。岂地气日盛,视昔有以异欤!

岭南花不可以时序限之,予有《秋日对花诗》云:"重阳节过即芳菲,么凤枝头啄不稀。梅蕊竟先黄菊放,却嫌绿萼得霜肥。"又云:"花历天南最不同,吹嘘不必定春风。东君自解行秋令,先遣梅开九月中。"又《冬日对花》云:"六种争开向药栏,冬来花事不曾残。天南春色无来去,长与东皇共岁寒。"六种者,梅、菊、月贵、高丽菊、雁来红、水仙也。岭南花大抵盛于秋冬,至初春已尽。花朝时,但有绿叶及结子青青而已。昌黎诗:"南方二月半,春物亦已少。"

花木历

元旦鸡鸣,以火照桑、果无虫,以斧驳斫树,则子繁不落,是曰嫁树。嫁李以石安枝间,嫁石榴以石累根上,嫁诸果以长竿击树稍。是月也,诸果以望前种则多实,忌西南风、火日。竹栽宜初二日,蔗栽宜望日。桃栽宜密,李宜疏,杏宜近人室家。诸果未芽,则凿去正根以骗之。二月宜插芙蓉、杨柳,顺插则杨,倒插则柳。葡萄宜插萝蔔中,芙蓉宜插堤岸,梨以春分插,漆以根三四寸插。移种诸花木宜上旬,宜分兰,宜接博果木。凡接果木,腰接离地二尺许,根接离地二寸许。栎上接栗,桑上接杨梅,梠柳上接核桃。或皆用桃树,两两相交,封以黄土,壅以肥垢,烧腐草以拒霜,勿使冻著接枝,则易生。花既芽,勿浇粪水,俟嫩条长,花头出,结实稍大,乃浇粪水。实时以虀泼之则实多,春根则实固。清明前后亦宜博接果木,梅上接李,杏上接梅,柿上接桃,桐上接栗,接蜀茶以山茶,接玉兰以木棉,接瑞香以榕。陈村人尤善博接,凡花木同类者,各候其津液所至之时,博接之无弗活者。非其类则气不相贯,虽活不久。故或去支护本,使气在本,实乃壮大。或去本护支,使气在支,花乃繁茂,其巧不可缕数。物性虽殊,而

不能逃人之智。予尝得其法，以辛夷、木兰合为一。有诗云："辛夷与玉兰，一白复一紫。二花合一株，颜色更可喜。"清明又宜种荔支、龙眼。种荔支必使枝叶东向，斜其本使叶荫根，每亩二十余株，以土培壅高二尺，下为沟洫。龙眼以稻草缠之，自干至枝，使易上水。夏至宜嫁枣，宜酵竹根，宜种山丹、茉莉。八月宜锄竹园。十一月朔宜囊诸种窖之，越五十日，取视其多寡，则知明岁所宜。以糟水浇海棠，以雪水埋地中以浸诸种，则耐寒不蠹。十二月宜添果木土。

海南文木

海南文木，有曰花榈者，色紫红微香，其文有鬼面者可爱，以多如狸斑，又名花狸。老者文拳曲，嫩者文直，其节花圆晕如钱，大小相错，坚理密致，价尤重。往往寄生树上，黎人方能识取。产文昌陵水者，与降真香相似。有曰乌木，一名角乌，色纯黑，甚脆。其曰茶乌者，来自番舶，坚而不脆，置水中则沉。有曰鸡翅木，白质黑章如鸡翅，绝不生虫，其结瘿犹楠斗斑，号瘿子木。一名鸡刺，匠人车作素珠，泽以伽倘之液，以绐买者。有曰虎翅木，文如虎斑，皆出文昌、陵水。有曰苏方木，汁红可染，黎山野生者良，其花即金凤。有曰铁索木，质坚皮黄，剥落时如榆，可为器，黎山为多。有曰香楠，产崖州，童童若幢盖，亭擢而上，枝枝相避，叶叶相让，干甚端伟。一名端正树，肤有花纹，色黄绿而细腻，剖之香辣。有曰相思木，似槐似铁力，性甚耐土，大者斜锯之，有细花云，近皮数寸无之，有黄紫之分。亦曰鸡翅木，犹香榔之呼鸡鹕木，以文似也。花秋开，白色，二三月荚枯子老如珊瑚珠，初黄，久则半红半黑，每树有子数斛。售秦晋间，妇女以为首饰。马食之肥泽，谚曰："马食相思，一夕膘肥。马食红豆，腾骧在厩。"其树多连理枝，故名相思。唐诗："红豆生南国。"又曰："此物最相思。"邝露诗："上林供御多红豆，费尽相思不见君。"唐时常以进御，以藏龙脑，香不消减。有曰铁力木，理甚坚致，质初黄，用之则黑。其性湿，赤手凭之令脉涩，黎山中人多以为薪，广人以作梁柱及屏幛。南风天出水，谓之潮木，亦曰石盐。作成器时，以浓苏木水或胭脂水三四染之，乃以浙中生漆精薄涂之，光莹如玉，如紫檀，其潮亦止。紫檀一名紫榆，来自番舶，以轻重为价，粤人以作小器具，售于天下。花榈稍贱，凡床凡屏案多用之。若香楠、虎子楠、铁力，则凡为栋梁、船碇皆是也。香楠有紫贝、金钗之名，金钗色黄赤，紫贝黄中带绿，皆香辣细润。黄楠木理粗疏。有水杪者，叶如罗汉松，肤理细润，可方铁力，以作棺不朽。有飞云木，文如波浪到心，可为杯。有秋风木，类梓，生子数十成艽，味酸甜可食。有胭脂木，高三四丈，叶类波罗，色如胭脂红艳，与秋风木、紫荆性皆耐土不易朽。有榇，根叶俱类桃，而肤理轻细油腻，性耐水。有橡木，分青、黄、白三种，黄者最良，坚而腻，不招虫蛀。有槌子木，一名员子，一名赤梨，橡之别种也。子如珠玑可食，亦曰珠子木，子多则岁歉，长乐人每以为验。有水椰，叶如鱼子兰稍尖，其质有文如牛角者良。有曰栌，性坚而理疏。有金丝樏，可为弩，其白樏如象牙者，可为器皿，性最韧。有椅，一名云楸，琵琶、棋、枰多用之。有吐珠木，坚如铁力，色比紫荆较赤。此皆海南之文木也。海南五指之山，为文木渊薮，众香之大都。其地为离，诸植物皆离之木，故多文。又离香而坎臭，故诸木多香。香结于下则枝叶枯于上，有科上槁之象，故欲求名材香块者，必于海之南焉。自儋州至崖千里间，木多杂树，又多树上生树，盖鸟食树子，粪于树枝而生者，巨且合抱，或枝柯伏地下，连理而生。亦多铁力、石梓、香楠、水杪之属，惟地暖少霜雪，松木不生，即生亦质性不坚，脂香液甘，易为白蚁所食。故岭南栋柱榱桷之具，无有以松为用者，亦以多文木故也。

山　木

德庆悦城水口，有龙母祠，祠南之山曰青旗，是多古木。有一巨桂，土人伐之作龙船，从水口至广州五百余里，一日往还。惮其太疾也，为四足于船底以阻水。不知龙飞以足，疾乃益甚，一击鼓，即越三湾。土人大惧，沉于水。明岁端阳复出之，周船身悉生鳞甲，乘至杨柳沙，骧首振尾，遂与舟人俱沉。金鼓声隐隐潭底，久之乃绝。至今风雨晦冥，船辄浮出，土人或于端午日祭之。山上多香楠、水杪、铁力诸木，某将军以金二千市于神，神不之许，强伐得八九株，雷雨暴至，木尽腾踊入江。又有人舟至庙口，坏其舦筒，入山断一木为之，置金神座而去。已而舟至南宁，舦筒忽失，一鲤鱼入舟，剖得金，封识宛然。其灵异多此类。吾粤濒海之山，每大风雨，龙辄拔其大木以为用，比岁高梁山中，数有水杪浮出，长三四丈，大数尺，皆龙所弃之余材也。凡山中巨木，皆有龙主之，龙之所弃乃可取，否则巨木为灾患。盖龙属木，龙之所在，巨木不令人伐，恶伤其类也。又龙多藏木中，雷雨而龙起则木拔，龙非拔木也，木自随龙者也。故龙不欲伤其木，虎不欲伤其草者，性也。

西宁在万山中，树木丛翳，数百里不见峰岫，广人皆薪蒸其中，以小车输载，自山巅盘回而下，编簰乘涨，出于罗旁水口，是曰罗旁柴。其古木数百年不见斤斧，买田者必连柴山，山近水者价倍之。西宁稻田所以美，以其多水，多水由于多林木也。凡水生于木，有木之所，其水为木所引，则溪涧长流。故《易》曰："木上有水井。"从化流溪之地，万山绵亘，林木蓊郁，居民以为润水山场，二百年来，斧柯不入。万历季，有奸民烧炭市利，尽赭其山，木既尽，无以缩水，于是泉源渐涸，田里多荒。故知川竭由于山童，林木畅茂，斯可以言水利。

移　榕

东莞城西上清观，有榕五株。故老言：昔有道士，其妻戏以雷印击案，忽有雷神五，来止庭前不去，妻大惊怖。道士归，乃言观前无树，吾召雷，欲移数大树庇荫山门耳。须臾风雨大作，有巨榕五株列植观前，状甚

怪,至今犹存。

柊　叶

有柊叶者,状如芭蕉叶,湿时以裹角黍,干以包苴物,封缸口。盖南方地性热,物易腐败,惟柊叶藏之可持久,即入土千年不坏。柱础上以柊叶垫之,能隔湿润,亦能理象牙使光泽。计粤中叶之为用,柊为多,蒲葵次之。有油葵者,似樱叶而性柔,以作簑衣,耐久不减蒲葵。谚曰:"油葵簑,蒲葵笠。朝出风干,暮归雨湿。"又曰:"只卖叶,休卖花。花贫叶富,二葵成家。"广州竹枝词云:"五月街头人卖叶,卷成片片似芭蕉。"谓柊叶也。"参差叶尾作簑篷,"谓蒲葵也。篷形方,大三尺许,以施于背遮雨,名曰葵篷。葵曰蒲葵者,以叶如蒲而倒垂,盖蒲之木也。

山大丹

山大丹,花大如盘,蕊时凡数十百朵,每朵四瓣合成球,与白绣球花相类。首夏时开,初黄色,渐红如丹砂,将落复黄,黄红相间,光艳炫目,开最盛最久。八月又开,俗名马缨丹。有以大红绣球名之者,又以其瓣落而蒂枝矗起,槎枒成簇,与珊瑚柯条相似,又名珊瑚球。言大红绣球者,以开时也。言珊瑚球者,以落时也。唐诗"越人自贡珊瑚树",意即此,然亦不让海底女珊瑚矣。惜汉宫积草池旁,未尝植此耳。是花多野生,移至家园培养,乃益茂盛,故曰山丹。予诗:"山丹无大小,寸寸是珊瑚。"考宋徽宗赐此花名珊瑚林,黄圣年以为即赪桐。有句云:"花似彩丝堪续命,树惊榴火合中天。"其花开以端阳,开又最久,故云。

步　惊

步惊,木本,以嫩叶和米数粒微炒,煎汤饮之,可愈呕泻寒疾。花有幽香,步行遇之,往往惊为蕙兰,故曰步惊。永安人每以嫩叶干之,持入京师作人事。

槌　子

槌子,一名员子,多生则岁歉,永安人每以为验。

红　豆

红豆,本名相思子,其叶如槐,荚如豆子。夏熟,珊瑚色,大若芡肉微扁。其可以饲鹦鹉者,乃蔬属藤蔓子。细如菉豆,而朱裳黑喙,其结实甚繁,乃篱落间物,无足贵也。其木本者,树大数围,结子肥硕可玩。万红友有词云:"拂砌青阴,垂檐绛荚。暖风薰坼,串剪珊珠。琤琤点苔石。鹦哥啄雨,衔不去诘多香粒。(唐代宗时,日林国献红豆,大而有光,名诘多珠)珍惜。谁唤小梅,僭红儿名色。"又有赋云:"其荫也如槐之敷,其结也如豆之腴。其荚维绛,其实则朱。其色炜炜然如屑南海之珊瑚,其质磊磊然如采合浦之明珠。若是物者,即为之佞琫瑁,梓车渠,联以冰蚕之缕,而缀诸翠凤之襦,不亦宜乎。"又曰:"爰有扶桑小墅,刺桐别院,黎女青鬟,蛮姑素面。挹深翠于林间,检轻红于槭畔。莞榴粒之羞圆,嘅芡肥之输茜。混火齐而光搀,匀銖鞨而颜乱。讶丹砂其九还,似琥珠之一串。戏藏阄而赌胜,裹鲛绡以持荐。偶玫钏之误触,随杏裙而不见。岂徒蓄艳于香闺,实足袭珍乎玉案。"又红豆花,形似莲而小,色白,中有红心一缕。汪碧巢诗:"冰洁花丛艳小莲,红心一缕更嫣然。"王摩诘诗:"红豆生南国","此物最相思"。按相思子,朱墨相衔,豆大莹色,山村儿女,或以饰首,婉如珠翠,收之二三年不坏。相传有女子望其夫于树下,泪落染树结为子,遂以名树云。

果　日

雒阳独以牡丹为花,岁一月十五日,牡丹盛开,曰花朝。古诗:"牡丹开日是花朝"。广州以荔枝、龙眼为果,岁夏至日,贾人以板箱载荔枝、龙眼而北,曰果箱。予诗云:"舟车北去果箱多。"荔枝大熟,曰果日。予诗云:"南中欢果日,竞献荔枝盘。"荔枝汉已有之,相如云"楛樑荔枝。"枝亦作支,张衡云"荔黄支甘"。荔字或作离,音力致反。

粤东荔支早熟

粤东荔支,社日,犀角子先熟。郭梦菊诗云:"未摘龙牙开笑口,先尝犀角沁诗脾。"龙牙亦荔支名。又三月熟者曰三月青,四月熟者曰四月红。予诗:"三月青连四月红,离支早熟让南中。"盖以先年十月作花,故早熟也。又粤中荔支、先闽一月而熟。陆放翁诗:"北岭空思擘晚红。"自注云:"北岭在福州"。予少时,与友人朱景参会岭下僧舍,时秋晚,荔子独晚红在。

大荔细荔

《潮州府志》:大荔、细荔。大荔荔枝,细荔龙眼也。龙眼本荔支之族,具体而微,故曰细荔,亦曰荔奴。粤人以荔支、龙眼为业,随土壤所宜种之,种荔奴之利多于荔支。然荔奴之美不若闽,荔支则过之矣。秀水朱氏云:闽粤荔支,优劣向无定论,世之品荔支者不一,或谓闽为上,蜀次之,粤又次之。或谓粤次于闽,蜀最下。以予论之,粤中所产挂绿,斯其最矣。福州佳者,尚未敌岭南之黑叶。而蔡君谟《谱》乃云:广南州郡所出精好者,仅比东闽之下等。是亦乡曲之论也。

御摘荔支

宋端宗幸沙涌处士马南宝家,荔支方熟,帝手摘一枝,后经摘处,风味独殊,人以为异。予诗:"一株高出少微家,膏叶当年覆翠华。一自端皇亲摘后,至今香烈胜群葩。"南宝自厓门变后有诗云:"众星耿耿沧溟底,恨不同归一少微。"故予首句云。

龙　眼

合浦龙眼,色味殊绝,可敌荔支,苏长公尝以为然。其诗曰:"香割蜜脾知味胜,价轻鱼目为生多。"

泡 木

泡木，千百成行，出于江海堧沙水间，乃无始以前之木，质不朽烂，火之不然。渔人斫之以系罟网，尚其性甚浮故也，高明、高要有之。

海苔树

海苔树，出阳江海中石上，状如树枝，根如铁，亦称铁树。柯条蟠结，有枝无叶，分红黑二种。火稍炙之，随手作各种古树，甚有画意。予诗云："非铁非苔树，珊瑚软未成。"

油 葵

油葵，生阳江、恩平大山中，树如蒲葵，叶稍柔，亦曰柔葵。取以作蓑，御雨耐久。谚曰："蒲葵为扇油葵蓑，家种二葵得利多。"

海 枣

海枣，俗名紫京，坚重过铁力木。铁力木不甚宜水，此则入水及风雨不朽。以作屋，嫌小皱裂，故不贵。

盐醋子

盐醋子，阳江山林多有之，高四五尺，叶如苦楝，秋生白花，结子最繁，冬即枯死。子味酸如醋，酷日暴之，能出白盐，故名。予诗："贫家爱向阳江住，盐醋多从树上求。"

刺 桐

刺桐，花形如木笔，开时烂若红霞，风吹色愈鲜好，绝无一叶间之。有咏者云："一林赤玉琢玲珑，艳质由来爱著风。日暮海天无暝色，满山霞作刺桐红。"或谓刺桐即苍梧。

香桃花

香桃花，与中州桃花不异，独于八九月盛开，有微香。中宿峡秋海棠亦香。大抵岭南众香之国，花木多香，盖阳德之所勃发也。

散沫花

散沫花，一名指甲花，树高五六尺，枝条柔弱，花繁细如半米粒许。广人多使丐者著敝垢衣种之，花香尤烈。其叶以染指甲，故名指甲花。粤女歌云："指甲叶，凤仙花，染成纤爪似红芽。"凤仙花一名金凤。

朱 槿

朱槿，一名日及，亦曰舜英。叶如桑，光润而厚，树高止四五尺，而枝叶婆娑。自仲春花至仲冬，一丛之上，日开数百朵，朝开暮落，色深红五出，大如蜀葵，瓣卷起，势若飞飏，层出如楼子。有蕊一条，比瓣稍长，上缀金屑，日光所烁，疑有火焰。江总木槿赋："朝霞映日殊未妍，珊瑚照水定非鲜。千叶芙蓉讵相似，百枝灯花复羞燃。"是也。粤女多种之，插枝即生，以其花蒸醋食之，能美颜润血。苏子瞻诗"焰焰烧空红佛桑"，谓朱槿也。佛桑又有殷红、水红、黄、紫各色，花比朱槿差小，称小牡丹。四时有花，绕篱种之，烂熳若锦屏。白者以为蔬菜，甜美可口，女子食之尤宜。予诗："花当园蔬有佛桑"。徐文长谓佛桑即扶桑，有句云："蛮花长忆烂扶桑。"

琼南花木

琼南气候，大抵在新夏初秋之间，半凉半燠。谚云："叶茂四时，花开八节。"扶桑自春，木芙蓉自夏，桃菊自秋，皆开至冬春而止。莲亦有四季花者。木兰花如粟，淡黄，芳似珠兰而蕴藉过之，树本大者围数尺，真可以为木兰舟也。木槿花比广州较大，名土牡丹，皆从夏至冬有花。有青茉莉，本如藤萝，盘结成盖，花时香甚酷烈，土人多结竹为亭，坐卧其下，为消暑之会。有仙人掌，自下而上，一枝一掌无花叶，可以辟火。有铁树，叶朱绀色，形如江南老少年，其本则棕也。有人面竹，可为杖，琼南竹此为佳种，他竹率生荆棘。有藤竹，坚实耐久，长逾寻丈，皆与诸花杂植，以为园林之玩者。

添色芙蓉

广州木芙蓉，其色一日数换，晨正白，午后微红，夜深红。有半红半白者，有先红后白者，名曰添色芙蓉。种之当年成树，高二三丈，其蒂有四花，开其二剖之，复有二花在焉。少陵诗："并蒂芙蓉本是双。"古人立言，其根柢如此。外有江南玉芙蓉一种，色稍白，名南金花。

孔雀花

琼州有孔雀花，可以辟暑。有为苦热诗者云："葛衣半解方流汗，冻杀墙阴孔雀花。"是花性宜阴湿，对之生寒，故云。

椰 叶

琼州多椰子叶。昔赵飞燕立为皇后，其女弟合德献诸珍物，中有椰叶席焉。椰叶之见重也，自汉时始。琼州人无分男女，首皆戴笠，以竹丝为之。其用椰叶为笠者，贵之也，以为席则贱之矣。

刺桐叶

琼州田家，以刺桐叶粪田，门巷多种之，耕时视其花为候。王佐诗："东君三月剪猩红，分著枝头片片工。海国乡村随处有，田家门巷一般同。离披风火寒生焰，烂熳晴霞暖闹空。地僻喜无车马到，闲看花候毕农功。"

椴 末

琼州人以茱萸为椴末，杂辛香物煮之，以竹筅泼起

白沫花饮之，清晨以奉老者。王佐诗："藤钵晓茶吹檄末，又以槟榔白为茶。"槟榔白者，槟榔始花未结实，以花苤嫩者食之以代茶。有谣曰："槟榔白，不食花。食花蒂，当灵茶。槟榔青，子初成。食青子，当茶清。"槟榔青者以子言，槟榔白者以花言也。琼州人以槟榔为菽粟，其嗜之过于诸郡，毋须臾而去于口。予诗："槟榔为口实。"又云："欢口槟榔花，依口槟榔子。花香子不如，子甘花不似。甘香得相同，何必求连理。"

卷二十六　香语

沉　香

峤南火地，太阳之精液所发，其草木多香，有力者皆降皆结而香。木得太阳烈气之全，枝干根株皆能自为一香，故语曰："海南多阳，一木五香。"海南以万安黎母东峒香为胜。其地居琼岛正东，得朝阳之气又早，香尤清淑，多如莲萼、梅英、鹅梨、蜜脾之类。焚之少许，氛翳弥室，虽煤烬而气不焦，多酝藉而有余芬。洋船所有番沉、药沉，往往腥烈，即佳者意味亦短。木性多，尾烟必焦。其出海北者，生于交趾，聚于钦，谓之钦香。质重实而多大块，气亦酷烈，无复海南风味，粤人贱之。海南香故有三品，曰沉，曰笺，曰黄熟。沉、笺有二品，曰生结，曰死结。黄熟有三品，曰角沉，曰黄沉，若散沉者，木质既尽，心节独存，精华凝固，久而有力。生则色如墨，熟则重如金，纯为阳刚，故于木则沉，于土亦沉，此黄熟之最也。其或削之则卷，嚼之则柔，是谓蜡沉。皆子瞻所谓"既金坚而玉润，亦鹤骨以龙筋，惟膏液之内足，故把握而兼斤，无一往之发烈，有无穷之氤氲"者也。凡采香必于深山丛翳之中，群数十人以往，或一二。日即得，或半月徒手而归，盖有神焉。当夫高秋晴爽，视山木大小皆凋瘁，中必有香。乘月探寻，有香气透林而起，以草记之，其地亦即有蚁封高二三尺。随挖之，必得油速、伽傋之类，而沉香为多。其木节久蛰土中，滋液下流，既结则香面悉在下，其背带木性者乃出土，故往往得之。

香之树丛生山中，老山者岁久而香，新山者不及。其树如冬青，大小不一。结香者百无一二。结香或在枝干，或在根株，犹人有痈疽之疾。或生上部，或疡下体，疾之损人，形貌枯瘠，香之灾木，枝叶萎黄。或为风雨所摧折，膏液洒于他树，如时症传染，久亦结香。黎人每望黄叶，即知其树已结香，伐木开径而搜取。买香者先祭山神，次赂黎长，乃开山以藤圈其地，与黎人约，或一旬或一二月，以香仔抓香之日为始。香仔者，熟黎能辨香者也。指某树有香，或树之左之右有香，则伐取之，香与平分以为值。凡香多在大干上，树之枝条不能结，以力微也。生结者，于树上已老者也。死结者，斫树于地，至三四十年乃有香而老者也。花铲则香树已断而精液涌出，虽点点不成片段，而风雨不能剥，虫蚁不能食者也。诸香首称崖州，以出自藤桥内者为胜。而藤桥有一溪，饮之即死，盖诸黎瘴毒所聚。谚云："不怕藤桥鬼，只怕藤桥水。"其香美而水毒如此。

香产于山，即黎人亦不知之。外人求售者，初成交，偿以牛酒诸物如其欲，然后代客开山，所得香多，黎人亦无悔。如罄山无有，客亦不能索其值也。黎人生长香中，饮食是资，计畲田所收火粳灰豆，不足以饱妇子。有香，而朝夕所需多赖之，天之所以养黎人也。香曰沉香者，历年千百，树朽香坚，色黑而味辛，微间白疵如针锐。细末之，入水即沉者，生结也。黎人于香树，伐其曲干斜枝，作斧口以承雨露，岁久香凝，入水亦沉。而色不甚润泽者，死结也。伽傋与沉香并生，沉香质坚，伽傋软，味辣有脂，嚼之粘齿麻舌，其气上升，故老人佩之少便溺。上者莺哥绿，色如莺毛。次兰花结，色微绿而黑。又次金丝结，色微黄。再次糖结，纯黄。下者曰铁结，色黑而微坚，名虽数种，各有膏腻。匠人以鸡刺木、鸡骨香及速香、云头香之属，车为素珠，泽以伽傋之液，磋其屑末，酝酿锡函中，每能给人。油速者，质不沉而香特异，藏之箧笥，香满一室。速香者，凝结仅数十年，取之太早，故曰速香。其上四六者，香六而木四，下四六者，木六而香四也。飞香者，树已结香，为大风所折飞山谷中，其质枯而轻，气味亦甜。铁皮香者，皮肤渐渍雨露，将次成香，而内皆白木，土人烙红铁而烁之。虫漏者，虫蛀之孔，结香不多，内尽粉土，是名虫口粉肚。花划者，以色黑为贵。去其白木且沉水，然十中一二耳。黄色者质嫩，多白木也。云头香者，或内或外，结香一线，错综如云，素珠多此物为之。最下则黄速、马牙，如今之油下香。以上诸香，赝者极多，即佳者亦埋于地窖，覆以湿沙，卖时取起。半沉者试水亦沉，如大块沉香，须试于江。江水流动，非真沉香不沉。若置缸缶中，水少自然沉底，不可不察也。然此等尚可识之，惟夹板沉难识，以水浸一宿，即涣散矣。

沉香有十五种，其一，黄沉，亦曰铁骨沉、乌角沉。从土中取出，带泥而黑，心实而沉水，其价三换最上。其二，生结沉。其树尚有青叶未死，香在树腹如松脂液，有白木间之，是曰生香，亦沉水。其三，四六沉香。四分沉水，六分不沉水，其不沉水者，亦乃沉香非速。其四，中四六沉香。其五，下四六沉香。其六，油速，一名土伽傋。其七，磨料沉速。其八，烧料沉速。其九，红蒙花铲。蒙者背香而腹泥，红者泥色红也，花者木与香相杂不纯，铲木而存香也。其十，黄蒙花铲。其十一，血蒙花铲。其十二，新山花铲。其十三曰铁皮速，外油黑而内白木，其树甚大，香结在皮不在肉，故曰铁皮。此则速香之族。又有野猪箭，亦曰香箭，有香角、香片、香影。香影者，锯开如影木然，有鸳鸯背、半沉、半速、锦包麻、麻包锦。其曰将军兜、菱壳、雨淋头、鲫鱼片、夹木含泥等，是皆香之病也。其十四，老山牙香，其十五，新山牙香，香大块，剖开如马牙，斯为最下。然海南香虽最下，皆气味清甜，别有酝藉。若渤泥、暹罗、真腊、占城、日本所产，试水俱沉，而色黄味酸，烟尾焦烈。至若鸡骨香，乃杂树之坚节，形色似香，纯是木气。

《本草纲目》以为沉香之中品，误矣。

伽 　楠

伽楠，杂出于海上诸山。凡香木之枝柯窍露者，木立死而本存者，气性皆温，故为大蚁所穴。大蚁所食石蜜，遗渍香中，岁久渐浸，木受石蜜，气多凝而坚润，则伽楠成。其香本未死蜜气未老者，谓之生结。上也。木死本存，蜜气膏于枯根，润若饧片者，谓之糖结，次也。岁月既浅，木蜜之气未融，木性多而香味少，谓之虎斑金丝结，又次也。其色如鸭头绿者，名绿结。掐之痕生，释之痕合，挼之可圆，放之仍方，锯则细屑成团，又名油结，上之上也。伽楠本与沉香同类而分阴阳。或谓沉，牝也。味苦而性利，其香含藏，烧乃芳烈，阴体阳用也。伽楠，牡也。味辛而气甜，其香勃发，而性能闭二便，阳体阴用也。然以洋伽楠为上。产占城者，剖之香甚轻微，然久而不减。产琼者名上伽楠，状如油速，剖之香特酷烈。然手汗沾濡，数月即减，必须濯以清泉，膏以苏合油，或以甘蔗心藏之，以白萼叶苴之，瘗土数月，日中稍暴之，而后香魂乃复也。占城者静而常存，琼者动而易散，静者香以神行，动者香以气使也。藏者以锡为匣，中为一隔而多窍，蜜其下，伽楠其上，使薰炙以为滋润。又以伽楠末养之，他香末则弗香，以其本香返其魂，虽微尘许，而其元可复，其精多而气厚故也。寻常时勿使见水，勿使见燥风，霉湿出则藏之，否则香气耗散。

莞 　香

莞香，以金钗脑所产为良。地甚狭，仅十余亩，其香种至十年已绝佳，虽白木与生结同。他所产者在昔以马蹄冈，今则以金桔岭为第一，次则近南仙村、鸡翅岭、白石岭、梅林、百花洞、牛眠、石乡诸处，至劣者乌泥坑。然金桔岭岁出精香仅数斤，某家有精香多寡，人皆知之。马蹄冈久已无香，其香皆新种无坚老者。凡香，先辨其所出之地，香在地而不在种，非其地则香种变。其土如鸡子黄者，其香松而多，水熟沙黑而多土者，其香坚而多生结，能耐霜雪。又以泥红名朱砂管者，或红如曲粉者，硗确而多阳者为良土。莞人多种香，祖父之所遗，世享其利。地一亩可种三百余株，为香田之农，甚胜于艺黍稷也。然可种之地仅百余里，他处弗茂且弗香。凡种香，先择山土，开至数尺，其土黄砂石相杂，坚实而瘠，乃可种。其壤纯黄纯黑无砂，致雨水不渗，潮汐润及其香，纹或如饴糖，甜而不清，或多黑丝缕，味辣而浊，皆恶土也，不宜种。香木如树兰而丛密，行人每折枝代伞，谓之香阴。其叶似黄杨，凌寒不落，种五六年即结子。子如连翘而黑，落地即生，经人手摘则否。夏月子熟种之，苗长尺许，乃拔而莳，莳宜疏，使根见日。疏则香头大，见日则阳气多。岁一犁土，使土松，草蔓不生。至四五岁，乃斩其正干斸之，是为白木香。香在根而不在干，干纯木而色白，故曰白木香。非香故曰白木，而不离香，故曰白木香，此其别也。正干已斩，留其支使益旁抽。又二三岁，乃于正干之余，出土尺许，名曰香头者，凿之。初凿一二片，曰开香门，亦曰开香口。贫者八九岁则开香门，富者十余岁乃开香口。然大率岁中两凿，春以三月，秋以九月。凿一片如马牙形，即以黄土兼砂壅之，明岁复凿，亦如之。自少而多，今岁一片，明岁即得二三片矣。然贫者凿于三月，复凿于九月耳，富者必俟十阅月乃再凿，盖以十月香胎气足，香乃大良也。既凿已，其为雨露所渍而精液下结者，则其根美。其雨露不能渍，水不能腐者，其精液渗成一缕，外黄内黑，是名黄纹黑渗。以此为上。盖香以岁久愈佳，木气尽，香气乃纯，纯则坚老如石，掷地有声，昏黑中可以手择。其或鬃纹交纽，穿胸而透底者，或不必透底而面渗一黑线者，或黑圈斑驳如鹧鸪斑者，或作马尾渗者，或纯黄者，铁壳者，皆为生香。生曰生结，亦曰血格。曰黑格。熟曰黄熟，亦曰水熟。黄熟者，香木过盛，而精液散漫，未及凝成黑线者。又土壅不深，而为雨水所淋者，是为黄熟。生结者，香头之下，间有隙穴，为日月之光所射，霜露之华所渍，日久结成胎块，其质不朽，而与土生气相接者，是为生结。以多脂膏润泽，洽于表里，又名血格，曝之日中，其香满室，不必焚爇，而已氤氲有余矣。

凡凿香贵以其时，秋冬凿则良，霜雪所侵，精华内敛，木质尽化，瘠而不肥，故尤香。春凿则多水气而湿，夏凿多火气而燥。然香既凿，夜必雾露之，昼必曝之，使其木气尽去。恶者为佳者所薰染，则又一一皆香，不可以湿霉沾之，使色味损坏。若香气日久不发，濯以温汤，磨以木贼，其香复发。然当南风爇之，或有水气，不如当北风时，天气干爽，爇之乃大香。香之生结者，爇之烟轻而紫，一缕盘旋，久而不散，味清甜，妙于沉水。黄熟则反是。然黄熟亦有美者。其树经数十百年，本末皆朽，揉之如烂泥，中存一块，土气养之色如金，其气静穆，亦名熟结。至马尾渗，则香之在朱砂黄土中者，岁久天成一线，光黑如漆，浸润香上，质坚凝而肌理密，乃香之津液所渍，气味与生结相等而更悠扬，此所以为贵也。

凡种香家，其妇女辄于香之棱角，潜割少许藏之，名女儿香，是多黑润、脂凝、铁格、角沉之类。好事者争以重价购之，而尤以香根为良。香根亦多种，盖香木善变，有种至二三十年，其根已绝美，色若黑牛角者。有种至百余年，其根松脆，绝无可采者，则以其地不同而香种亦变也。故凡凿香师，见香木叶小而黄，则知其下根必异。盖其精华下坠，水不能自根而上，故叶小而萎黄也。香师知其然，每窃掘之，私藏沙土之中，故主人须督视惟谨。然今种香家皆能凿香，香师亦无所施其诈矣。凡香，此半凿，彼半旋长，香皮不损，则香之肉复生。培以砂土，其香头渐大，至于百年之久。香头中空，可坐数人，其香成窝穴形，在于中空之旁者，是曰岩香。无水土之气，雨泽之滋则尤美。或曰，香之老者以巉岈似英石，凿痕久化，纹纽而节乖错，破之参差不顺开者为良，其形殊，其气亦异。故辛者为铁面之族、恬

者为蛤窝之宗，静者为菱尖，浓者为虎皮，透者为鹧鸪斑，咸有山泽云霞之气，无闺阁旖旎之味，故可重云。自离乱以来，人民鲜少种香者，十户存一，老香树亦斩刈尽矣。今皆新植，不过十年二十年之久，求香根与生结也难甚。

莞香度岭而北，虽至劣亦有馥芬，以霜雪之气沾焉故也。当莞香盛时，岁售逾数万金。苏松一带，每岁中秋夕，以黄熟彻旦焚烧，号为薰月。莞香之积阊门者，一夕而尽，故莞人多以香起家。其为香箱者数十家，藉以为业。其有不经制造者，亦曰生香。以上香杂次香中蒸炙成纹，以应贾人之急，亦曰熟香。其以瓦罂烧热，投劣香于中，厚盖之，使火气逼而精液盈，面点点成斑综纹，以为此生格也，熟结也，斯则伪香。而吴下亦多售之，故香估易以致饶。

德庆有香山，高明、新兴有老香山，《南越志》：盆允县利山多香林，名香多出其中。又朱崖有香洲，洲中出诸异香，往往无名，而并未言及东莞。盖自有东莞所植之香，而诸州县之香山皆废矣。昔之香生于天者已尽，幸而东莞以人力补之，实之所存，反无名焉。然老香二山至今未尝无香，而地苦幽深，每为虎狼所扼。盖山谷之珍，固不欲尽出于人世也。东莞香田，盖以人力为香，香生于人者，任人取之，自享其力，鬼神则不得而主之也。然东莞出香之地多硗确，种香之人多朴野不生文采，岂香之能夺其灵气耶。香择其地而生，香无美恶，以其地而为美恶，购香者问其所生何地，则其香之美恶可知矣。地之硗确者，不生他物而独生香，有香而地无余壤，人无徒手。种香之人一，而鬻香之人十，爇香之人且千百，香之为用亦溥哉！

鹤顶香

古榕之腹，常有鸟衔香子堕落其中，岁久香木长成，其枝叶微出榕杪，白鹤之所盘旋，朝夕不散。久之香木作结，坚润如脂，人取而爇之，香烟翔舞，悉成白鹤之形，白鹤大小，则视香烟之秾薄，是名鹤顶香。东莞或时有之，或曰是遁香也。身在榕中，而气与鹤相感，盖以榕为体，以鹤为用者也。闻成化间，有南海人于水濒得朽木，大如钵盂，知为沉香也，爇之。其烟作七鹭鸶，飞至二三丈，以献于朝，得官锦衣百户。识者谓沉香在水次，七鹭鸶饮宿其上，积久精神晕入，因结成形。此亦鹤顶香之类也。

兰　香

莞香之精者不可变，其粗者可变，变之以兰。以兰变之，其香遂为兰香。盖兰以香为质，香以兰为神，兰之神无所寄，寄于香。寄于香，而兰之神于是乎长留矣。然诸兰之神不可留，惟树兰可留。树兰大者数围，其叶大者叶三，名三叶。小者叶五叶七，名五叶、七叶。五叶、七叶者，花香而味幽细，夏月盛开。以莞香之粗者，茗以濯之，杂置树兰于其中，包以蜜香之纸，曝以烈日，兰焦复易。如此四五度，乃封贮之。爇则兰气清芬，宛如黄粒初熟，露华尚凝，如游于金粟之林矣。然香薰晒于夏，不可即爇，爇必在冬春之间，阳气既纯，味乃恬永。其兰干者亦勿弃，留在香中使相养，兰气善还，虽隔岁，犹可研末以作香线也。

诸　香

诸香，有曰鸡骨香，枝条似鸡距故名。一曰鸡香，一曰鸡藤香，一曰鸡骨香。有冷生香，似降香而小。降香，一曰降真香，杂诸香焚之，其烟直上，辄有白鹤下降。有马眼香，其藤大如臂，岁久心朽皮坚甚香，周遭有小眼，如雕刻香筒状，粤人多以供神，谓之比降。降之真者，从海舶而来，曰番降，根极坚实，色素润似苏方木，烧之初不甚香，得诸香和之特美，其屑可治刀伤。有水藤香。有枫香，即枫胶也。一曰白胶香，有左纽香、石檀香，有海漆香，产文昌海港，色甚黑，焚之油出如漆。有龙骨香，其树丛生有刺，汁甚毒，枝老而根结者美。有芸香，山中树液所结，杂诸香焚之，能除湿气。有思劳香，状乳香而青黄褐色，气似枫胶。有橄榄香，橄榄之脂也，如黑饴状，以黄连木及枫胶和之，有清烈出尘之意。有薰陆香，一名马尾香，《山记》：罗浮有越王捣薰陆香。其曰白木香，则东莞香木之枝干也，经斫伤则成黄熟，否则岁久亦止白木，故曰白木香。广中香族甚多，其未知名者，味皆酷烈。广人生长香国，不贵沉檀，顾以山野之香为重也。

檀　香

岭南亦产檀香，皮坚而黄者黄檀，白者白檀，皮腐而色紫者紫檀，皆有香。而白檀为胜，与紫檀皆来自海舶。然罗浮亦有白檀。竺法真谓：元嘉末，有人于罗山见一树，大三丈余围，辛芳酷烈，其间枯条数尺，援而刃之，乃白旃檀也。比年三水县西北百余里，有香树一株，大七八丈围，其干至四丈乃发枝，垂阴二亩，通体纯白，土人称白银香，盖白檀也。某帅使数百人伐之，仅于树根一窍为雨水所浸渍者，得香二十余斤，味如沉水，其余枝条皆不香。又新安黄松冈，有香树三株，叶细如豆，类九里香，然不降不结，以不经斩伐，故精液不凝而皆散为枝叶也。枝叶为香之累，枝叶多，则其香在枝叶不在根节。然不在根节，则其香亦不在枝叶。盖根节者，香之精华所聚，藉斧斤之力而凝，去其累精华者，而后精华有所归。然此为莞香及沉速而言，若旃檀则寸寸皆香，不必其降其结，而以遭鬼神嫉忌，故尔质变而不香。噫，神物固不可以贪求也哉！

煎　香

香之美者，宜煎不宜爇，爇者有烟而无气，煎则反是。盖气者香之魂，烟者香之魄，魂清而魄浊，魂轻而魄重。善焚香者，取其气弗取其烟，取其魂弗取其魄，故常煎而不爇。煎之之法，以生结之囫囵者，浣以新茗，芟其松浮，磨其棱角，而置香面于下，底于上，微沾少水，使香质滋润，火既活而灰复干，乃以玉碟或砂片

隔之，使之不易就燥。香质不焦，脂液不流，则香气生空，若无若有。香一片足以氤氲弥日，是名煎香。盖五行木主藏魂，金主藏魄，故气者香之魂也，木也。质者香之魄也，金也。其质贞者其气清，金之气多也。其质脆者其气浊，木之气多也。故煎香以取金气，金气不热，则香魄长存。然惟生结囫囵者乃多金气，黄熟则不及。

心字香

《骖鸾录》云："番禺人作心字香，以素馨、茉莉半开者，著净器，薄斯沉水香，层层相间封之。日一易，不俟花蔫，花过香成。"蒋捷词云："银字筝调，心字香烧。"予诗："多烧心字是心香，茉莉黄沉共作芳。香是番禺心字好，紫烟一缕结鸳鸯。"

南方花皆可合香

南方花，如素馨、茉莉、阇提、佛桑、渠那、大小含笑之类，皆可合香。又有麝香花，夏开，与麝香木皆类真麝香。或传美家香用此诸花合之。温氏云：素馨、茉莉摘下花蕊，香才过，即以酒噀之复香。凡生香蒸过愈佳，如梅花、瑞香、酴醿、栀子、茉莉、木犀及橙、橘花之类，皆可蒸。他日爇之，则群花之香毕备，见《香乘》。

种排草香

予沙亭乡江畔，有沙地二三十亩，其种宜排草，农人以重价佃之。春以播秧，至六月始种排草，十月收之。其根长五六尺，卖以合香，叶以泥渍使干，卖与番人为药。每地一亩，以半种姜芋，以半种排草，以菜麸壅之。次年则以种姜芋者种排草，必相易也。农人喜种排草，其利甚厚。惜宜种之地，不能多有，沙亭之外，如潭山、大岭间，亦有数十亩焉。

卷二十七　草语

竹

竹曰华草，言草者故当以竹为首。东粤多竹，多异竹。有碧玉间者，其茎黄，有青丝间之，名碧玉间黄金。有黄金间者，其茎翠碧，有黄丝间之，名黄金间碧玉。有桃丝竹，黄黑丝间之，如棕竹而纹微粗。有青皮竹，大寸许，高二丈余，皮冬夏长青，如初笋时去青作篾，与白藤同功。有黄皮竹，凡竹非青则绿，此独黄。古诗云："林中枝枝金琅玕，一丈二尺拂云端。"谓此。有人面竹，节小而中大，小处如人面，大处如腹，亦曰佛肚竹。有鹤膝竹。有马蹄竹，竹干如马蹄。有马鞭竹，节逆生而无枝。有牛角竹，本大末小。有象牙竹，色如白象牙。有石竹，大者径三寸，质实微空最坚，老者斧斤不能入，倭刀触之立断。有筋竹，茎直节平，不蛀，宜为矛。有竻竹，一名涩勒。勒，刺也。广人以刺为勒，故又曰勒竹。长芒密距，枝皆五出如鸡足，可蔽村砦。子瞻诗："涩勒暗蛮村"。一名篣竻。新兴向无城，环种是竹，号竻城。其材可桁桷，篾可织，皮可剉物，土人制为琴样，以砺指甲，置于杂佩之中。用久微滑，以酸浆渍之，复涩如初。有蒲竹，性坚而直，亦可作屋材。有大头竹，叶如芦，径五六寸，长者三四丈，宜为枧通水，以作篾，风浪不惊，然须尽去青皮，否则坼裂。有单竹，节长二尺，有花穰、白穰之别。白穰篾脆可为纸，花穰柔而韧，篾与白藤同功，练以为麻，织之，是曰竹布。故曰：南方食竹而衣竹。有篱竹，大者径寸，削之利如剑戟，小者镞羽为箭能及远，其叶箬亦曰白叶。叶生甚密，状如苇，可编篱落作罩及船篷。有水竹，水居者以为障蔽，作撑篙非此莫胜，故种者虽多，而价常倍于他竹。有长节竹，节长至丈许。有筀竹，叶细节疏，宜作篾丝。有扶竹，枝干相扶而生。有苦竹，类茅而节高茎曲，宜编织，性寒宜作沥青，其根穿行山谷，延蔓成林，又名过山苦。予诗："笋爱穿山苦。"

罗浮有大竹，《六帖》云：罗浮第三峰有竹，大径七尺围，节长丈二，谓之龙公竹。尝有鸾凤栖宿。其东有溪曰罗阳。永泰中，暑雨溪涨，有竹叶若芭蕉叶大，随水流出。须臾一竹阔二尺余，长二丈，随之。盖龙公之竹也。按龙公一作笼葱，旧志：笼葱竹大可十围，世但闻其名，不识其物。水帘洞有道人庵，忽一人自称姓黄，来寄宿，及去，留青竹篾一条，长二丈余，无节。又《北户录》云：贞元中，有人至罗浮第十三岭，见巨竹百千万竿，竹围二十一尺，有三十九节，节长二丈，笋甚瞒直。此必笼葱之竹也。罗浮故多异竹，千百其类，予尝自分水嶼至瑶池，二十余里，皆行竹林中。枝叶交加，以两手分披而过，欲寻笼葱，视之无有也。客云：昔湛文简入罗浮，舆竿将折，就道傍老父取篾缚之。至暮，舆人视篾，长二丈余，无节。又崇祯间，一老父买篾环于广州，一钱一环，环大八九寸，率无节无端，此皆异竹，必无意乃可遇之。其常可遇者，有箣簕竹，大如脚指，坚厚修直。竹成时，笋皮未落，辄有细虫啮之，其文赤白似绣画。又双髻峰下百十步刘仙坛侧有符竹，竹不甚大，高止数尺，叶上有文如蜗涎，如古篆籀，其行或复或单，或疏或密，叶叶不同，若今巫觋所书符者。一竹中有一叶二叶，或数十竹中无一叶，叶虽枯而文色不改。文多白，与叶色不同。山人谓之竹叶符，每以饷客。又有沙箸竹，长尺许，其心如骨，白而劲，可以为箸。采者须轻步从之，不尔，闻人行声辄缩入沙中不可取，名越王余算。此皆异竹也。大者笼葱，小者沙箸，盖罗浮最知名者。其美者有桃枝竹，大至四寸，疏节篾茎，上下如一。皮光滑而黄，蘖而不萎，名真琅玕。《南越志》云：博罗东洲足箪竹。或有赞者曰：箪竹既大，薄且空中，节长一丈，其直如松。此言桃枝竹也，以为箪，曰桃笙。又有桃竹，产青霞谷中，叶如棕，身如竹，密节而实中，犀纹瘦骨，高丈余，傜人以为弩弦。铁桥、石楼诸峰多慈竹，有斑点者，有黄如金者，有绿色密节者，不畏水旱，随处可植。亦有邛竹、方竹。有观音竹，小如箸，高二三尺，叶细离披如草然。大抵罗浮竹类甚众，

东北数十里皆产竹，居人每以春夏采笋脯之，秋冬破削为篾，以售广、惠二州。

岭南奇草，大抵多蕉、竹类。叶多如芭蕉，干多如竹，若槟榔、桄榔、椰、蒲葵，皆木之竹也。木之竹以叶而失其木，竹之木以干而失其竹者也。罗浮有芭蕉竹，有槟榔竹，信宜之东山有木竹，皆以叶而名之为竹，故岭南竹类绝繁。

岭南笋不如江、浙，以其地火房少霜雪。火炎上，故笋味多苦。盖竹冬生之草，生于冬仲，得一阳初复之气，其时火足于地中。雷以火足而动，故竹以火足而萌。萌得火气之先，故味苦。其稍甜者惟油筒竹，笋名龙芽，及甜竹、笙竹、猫竹、筋竹、篱竹五种笋耳。凡竹有雌雄，第一节歧枝者雌，雌者多笋，是曰孕笋。有思摩竹，甚高大，笋生于节，笋成竹已及春。笋复生节，节之笋七，根之笋三，节节有笋，期年遂成大丛。然其笋绝不可食。

笋者，竹之初气，勃然始生，其性迅锐而行，益人气力，而其味以甘为贵。而山中采笋者，辄鬻其甜而自食其苦，谓甜者胀人，苦者可久食耐饥云。然笋最难克化，其味削，能瘦损人。惟韶阳冬笋，于雪中得一阳之先，未出土，其真气全。未经雷雨甲拆，其神全。此箨龙之至精者，食最宜人，惜山中野人未之知。外从化有马竹，笋大如盘，长至二尺。西宁有银竹，笋长三四尺，虽至梢与其母齐，箨犹不陨，剥之肥白而脆。增城有圣笋，阳山有春不老。崖州有藤竹，其性坚实耐久，长逾寻丈，笋亦美。

芭 蕉

草之大者曰芭蕉，虽复扶疏若树株，而茎干虚软，苞裹重皮，皮之中无所谓肤也。即有微心，亦柔脆不坚，盖得草之质为多，故吾以属于草。其大者兼围，高二丈余，叶长丈，广尺至二三尺，中分如幅帛，有双角。其叶必三，三开则三落，落不至地，但悬挂茎间，干之可以作书。陆佃云："蕉不落叶，一叶舒则一叶焦巴。"是也。花出于心，每一心辄抽一茎作花，闻雷而拆。拆者如倒垂菡萏，层层作卷瓣，瓣中无蕊，悉是瓣。渐大，则花出瓣中，每一花开，必三四月乃阖。一花阖成十余子，十花则成百余子。小大各为房，随花而长。长至五六寸许，先后相次，两两相抱，其子不俱生，花不俱落，终年花实相代谢，虽历岁寒不凋，此其为异也。子以香牙蕉为美，一名龙奶。奶，乳也。美若龙之乳，不可多得。然食之寒气沁心，颇有邪甜之目。其叶有朱砂斑点。植必以木夹之，否则结实时风必吹折，故一名折腰娘。曰牛乳蕉，曰鼓槌蕉，曰板蕉，皆大而味淡。鼓槌蕉有核，如梧子大而三棱。曰佛手蕉者，子长六七寸，小而皮薄味甜，是皆甘蕉之知名者。蕉之可爱在叶，盛夏时，高舒垂荫，风动则小扇大旗，荡漾翻空，清凉失暑，其色映空皆绿。其高五六尺者，叶长干小，萧疏如竹，曰水蕉。其花如莲，亦曰莲花蕉。一种瘦叶，花若蕙兰而色红，日拆一两瓣，其端有一点鲜绿，春开至秋尽犹芳，名兰蕉，亦名美人蕉。宜种水中，其最小可插瓶中者，曰胆瓶蕉。此三种皆花而不实，但可名芭蕉，不可言甘蕉。言甘蕉者，以其实，言芭蕉者，以其叶也。巴者焦也，其叶巴而不陨，焦而长悬，故合言之曰芭蕉也。粤故芭蕉之国，土人多种以为业。其根以蔬，实以馔粮饼饵，丝以布。其绨绤与荃葛同而柔韧逊之，名布蕉。布蕉多种山间，其土瘠石多则丝坚韧，土肥则多实而丝脆，不堪为布。谚曰："衣蕉宜瘠，食蕉宜肥。肥宜蕉子，瘠宜蕉丝。"子熟时，大小排比，或以十余二十余为一梳，彼此相饷。子瞻诗："西邻蕉向熟，时致一梳黄。"其形如梳，子长短者如梳齿，黄时生割之，置稻谷中，数日即熟，熟乃大香，可食。增城之西洲，人多种蕉，种至三四年，即尽伐以种白蔗。白蔗得种蕉地，益繁盛甜美。而白蔗种至二年，又复种蕉。蕉中间植香牙蕉与蜜桔、羊蓣等，皆得芳好。其蕉与蔗，相代而生，气味相入，故胜于他处所产。予家园蕉，每生一岁即结子，花将谢，摘去花端，使滴出精液，益大结子。结子已，此株即不复结，须伐去此株，使他株萌蘖者结子。将结子时，先出一短红叶为信，夜中爆蕾声甚响，然恒不使人见。蕾出为花，花谢乃成子，子经三四月而熟。婴儿乳少，辄熟蕉子饲之。又以浸酒，味甚美，而蕉心嫩白者以为菹。

朱 蕉

朱蕉，叶芭蕉而干棕竹，亦名朱竹。以枝柔不甚直挺，故以为蕉。叶绀色，生于干上。干有节，自根至杪，一寸四五节或六七节，甚密，然多一干独出，无旁枝者。通体铁色微朱，以其难长，故又名铁树。吾家种之成林，客有见者，爱其叶，则以为朱蕉，而朱竹之名隐。爱其干，则以为朱竹，而朱蕉之名隐。爱其花，则以为铁树开花不易，而皆以为铁树，而朱蕉、朱竹之名并隐。嗟夫！一物也而三名，三名而不得其成，其亦善于自隐者欤！

蔗

蔗之珍者曰雪蔗，大径二寸，长丈，质甚脆，必扶以木，否则摧折。《世说》云："扶南蔗，一丈三节，见日即消，风吹即折。"是也。其节疏而多汁，味特醇好，食之润泽人，不可多得。今常用者曰白蔗，食至十梃，膈热尽除。其紫者曰昆仑蔗，以夹折肱，骨可复接，一名药蔗。其小而燥者曰竹蔗，曰荻蔗，连冈接阜，一望丛若芦苇，然皮坚节促不可食，惟以榨糖。糖之利甚溥，粤人开糖房者多以致富，盖番禺、东莞、增城糖居十之四，阳春糖居十之六，而蔗田几与禾田等矣。凡蔗，以岁二月必斜其根种之，根斜而后蔗多庶出，根旧者以土培壅，新者以水久浸之。俟出萌芽乃种，种至一月，粪以麻油之麸。已成干，则日夕揩拭其蝨，剥其蔓荚，而蔗乃畅茂。蔗之名不一，一作竿蔗，蔗之甘在干在庶也，其首甜而坚实难食，尾淡不可食，故贵其干也。蔗正本少，庶本多，故蔗又曰诸蔗。诸，众也，庶出之谓也，庶

出者尤甘，故贵其庶也。曰都蔗者，正出者也，曹子建有都蔗诗，张协有都蔗赋，知其都之美，而不知其诸之美也。增城白蔗尤美，冬至而榨，榨至清明而毕。其蔗无宿根，悉是当年，故美。榨时，上农一人一寮，中农五之，下农八之十之。以荔支木为两辘，辘辘相比若磨然，长大各三四尺，辘中余一空隙，投蔗其中，驾以三牛之牯，辘旋转则蔗汁洋溢。辘在盘上，汁流槽中，然后煮炼成饴。其浊而黑者曰黑片糖，清而黄者曰黄片糖。一清者曰赤沙糖，双清者曰白沙糖，次清而近黑者曰瀵尾。最白者以日曝之，细若粉雪，售于东西二洋，曰洋糖。次白者售于天下，其凝结成大块者，坚而莹，黄白相间，曰冰糖，亦曰糖霜。

兰

兰为香祖，兰无偶，乃第一香，以桠兰为上，桠者茎多歧出，其叶长至三尺，蕾尖花大且繁，多有一茎及桠开至五十余花者。色黄有紫点，香味甚厚，称隔山香。次则公孙偪，每一大茎，辅以二小茎，若公领孙，其花从上开下。次曰出架白，花高出叶上，甚洁白，从下开上。次则青兰，叶长二尺，小而直，其花青碧，以白干者为上。青干、紫干次之。次黄兰，叶长而稍大，花淡黄有小红纹。次草兰，以短叶白干者为上，其花肥，喜食霜雪，不资灌秽，有双花单花之别。外有风兰，花如水仙，黄色，从叶心抽出，作双朵，系置檐间，无水土自然繁茂。又有花如秋海棠，蕊则兰，花紫蕊黄，甚幽媚，名鹿角兰，叶细如鹿角海藻。有石兰，生于石上，与相类，叶长四五寸，小而柔韧，花色淡白。有小玉兰，花亦作淡白色，甚清香。有倒兰，花倒垂，紫色。有报喜兰，如蜡梅而色红紫，香味亦同，每茎作七八枝，悬树间勿侵地气，遇有吉事则开。寤生者，以花根悬户上即生，亦曰催生兰。是皆以空为根，以露为命，乃风兰之族。有贺正兰，每当立春及元日开。有夜兰，寻之不见，夜乃闻香，罗浮多有之。凡兰生深林中，微风过之，其香蔼然达于外，故曰幽兰。林愈深则茎愈紫，香更有余，而夜兰开于夜，尤为幽绝，斯又兰之隐者也。有翡翠兰，六瓣三蕊，色如翡翠。有鹤顶兰、凤兰、龙兰，皆以花形似名，然不香。鹤顶兰花大，面青绿，背白，蕊红紫，卷成筒形，微似鹤顶，一茎直上，作二十余花，叶甚大。有朱兰，花小色丽，开只一朵，朵六出，叶如百合。有球兰，开至五十余朵，团圆如球。有竹叶兰，叶似竹似萱，花则兰也，深紫，丛生，有微香。有文殊兰，叶长四五尺，大二三寸而厚，花如玉簪如百合而长大，色白甚香，夏间始开，是皆兰之属。或谓兰与蕙难辨，凡生下湿，方茎赤花者为蕙，所谓薰也；凡多花者皆蕙，非真兰。真兰者，叶短而柔，一茎一花，色如玉瓣，中无黑脉紫纹，蕾未出土，香已喷人，幽谷中亦不可多得，是为真兰。然大抵春芳者为春兰，色深，秋芳者为秋兰，色浅。而桠兰四时有花，春秋尤盛，故为兰之伯长。旧说，谓楚人贱蕙而贵兰，故其室西养蕙而东养兰。南粤亦然。予有《种兰经》云：植以兰盎，培以兰泥。沃用豨毛之水，或兼白蚬之肥。半阴半阳，风日迟迟，温汤最善，人气尤宜。美人膏沐，灌之繁滋。于是芽抽不已，葩吐无时。发箭九节，开桠十枝。三岁一分，根忌盘结。瘠则少花，腴则多叶。凡兰生虱斑，谓之鹧鸪斑，以佳茗和茶子油洒叶，斑则自除。兰性畏寒，而荆棘气可以温之。燥则叶黄，湿则蠛，置之橘柚树下少蠛，龙眼树下多蠛。

《离骚》香草，皆服御恒珍，而尤以兰为贵，言兰必兼言蕙。兰花少而香多，蕙花多而香少。兰，兄也，蕙，其弟也。兰又女类，故男子树之不芳。草木之性，惟兰宜女子树之。一名水香，以其多生水旁，故溱、洧士女，秉之以祓禊也。然此兰古谓都梁香，《本草》以为大泽兰，其花叶皆香，而燥湿不变，故可刈而为佩，凡香草皆然。今之所谓兰者，花虽香，叶乃无气，又其花质弱易萎，皆非可刈而佩者，斯乃蕙也，非兰也。沅沣所生，在春而黄，在秋而紫，秋紫之芬馥，胜于春黄。岭南之兰不然，其非三闾之所采也明甚。予诗："猗彼幽兰花，春黄而秋紫。颜色能随时，所以媚君子。"又云："花叶皆有香，乃可持为佩。幽幽君子心，非兰无所爱。"

种兰之泥，宜色黑，以日暴之。泥既干，则隔以尿，以火燔烧之，亦勿过熟，使生气多留。盖暴以取日之阳，烧以取火之暖，亦使泥一一成块而爽水也。泥不可满，水不可多，燥湿得宜，兰斯茂发。故疏之使其不逼，密之使其相亲，深之使其根固，浅之使其易芽。芽生于松不于实，花生于暖不于寒，故冬勿覆盖，春勿灌溉，夏勿晒而秋勿肥，依时以为珍护。而后兰乃畅盛也。兰者，花之君子，能知恩义，有喜则报，有哀则知，所手植之人死，必以衰麻一片挂之，否则立槁。

赛兰

赛兰，长二三尺，茎叶离披甚弱，盛以美盎，以竹圈数重护之。性喜阴润，亦勿过湿，及以烟火相近。花如珍珠，如金粟，一枝辄作数串，分布若鸡爪，一名鸡爪兰，亦曰碎兰。四时有花，色黄绿而香经久不散。白沙诗："南有赛兰香，名花人未识。光风散微馨，甘露洗新碧。一月薰蒸来，氤氲在肝膈。乃知方寸根，中禀天地塞。"一名暹兰，以来自暹罗斛，故名。

菊

岭南菊，冬乃盛发，子瞻在海南，以十一月之望，与客泛菊作重九。有云：岭南地暖，百卉造作无时，而菊独后开。考其理，菊性介烈，不与百卉并盛衰，须霜降乃发。而岭南尝以冬至微霜故也。大均谓：记称菊，穷也。华事至此而穷尽，故谓之菊。岭南华事，以菊始而不以菊终，华于正月，又华于十一二月。菊故名节华，又曰女节，至岭南则非节矣。盖岭南地最晚寒，故菊晚开，黄菊应寒者也。予诗："未敢违霜露，宜寒故晚开。"又曰："不是花难发，炎洲故晚寒。"

薏苡

薏苡，一曰蘈米，亦曰薏珠子。交趾人呼为竿珠。

食以代米，或杂米中熟之。谚曰。“食米得薏，薏一米二，从郎二米，侬只一薏。”又曰：“郎是竿珠儿，侬是薏珠子。自怜同一珠，甘苦长相似。”

仙茅

仙茅，产大庾岭，自岭之巅折而东，稍下为嫦娥嶂，相传葛稚川弃其余丹，生仙茅。叶似兰蕙，花六出，其根独茎而直，傍有短细根相附。八月采之，濯以嶂下流泉，色白如玉。以酒蒸晒，常服补益真气，土人多以饷客。罗浮仙茅，高仅一二寸，八月生黄花，根如指大，长寸许。外有白茅生山谷中，状如排草，以作浴汤，合诸香甚良。又有香茅，名辣草，皆瑶草之族。

素馨

珠江南岸，有村曰庄头，周里许，悉种素馨，亦曰花田。妇女率以昧爽往摘，以天未明，见花而不见叶。其稍白者，则是其日当开者也。既摘，覆以湿布，毋使见日，其已开者则置之，花客涉江买以归，列于九门。一时穿灯者、作串与璎珞者数百人，城内外买者万家，富者以斗斛，贫者以升，其量花若量珠然。花宜夜，乘夜乃开，上人头髻乃开，见月而益光艳，得人气而益馥，竟夕氤氲，至晓萎，犹有余味，怀之辟暑，吸之清肺气。予诗：“盛开宜酷暑，半吐在斜阳。绕髻人人艳，穿灯处处光。”花又宜作灯，雕玉镂冰，玲珑四照，游冶者以导车马。故杨用修云：粤中素馨灯，天下之至艳者。儿女以花蒸油取液，为面脂头泽，谓能长发润肌。或取蓓蕾，杂佳茗贮之，或带露置于瓶中，经一宿，以其水点茗，或作格悬系瓮口，离酒一指许，以纸封之。旬日而酒香彻，其为龙涎香饼香串者，治以素馨，则韵味愈远。隆冬花少曰雪花，摘经数日乃开，夏月花多，琼英狼藉，人夜满城如雪，触处皆香，信粤中之清丽物也。庄头人以种素馨为业，其神为南汉美人，故采摘必以妇女，而彼中妇女多不簪戴。有咏者云：“花田女儿不爱花，萦丝结缕饷他家。贫者穿花富者戴，明珠十斛似泥沙。”可谓善言土俗也。语云：“珠浦之人以珠为饭，花田之人以花作衣。”是也。素馨本名那悉，亦名那悉茗。《志》称：“陆大夫得种西域，因说尉佗移至广南。”《南中行纪》云：“南越百花无香，惟素馨香特酷烈。”则素馨之名，在贾时已著。广南多花木，贾未尝言，惟言罗浮山桃、杨梅，及茉莉、素馨耳。素馨因陆大夫而有，今花田当祀陆大夫，以素馨为荐。犹梅岭之上，以梅花荐梅将军销也。花田者，陆大夫之汤沐也。

东莞称素馨为河南花，以其生在珠江南岸之河南村也。儿女子以彩丝贯之，素馨与茉莉相间，以绕云髻，是曰花梳。以珠围髻，则曰珠掠。予诗：“珠掠盘明月，花梳间海棠。”

广中七七之夕，多为素馨花艇，游泛海珠及西濠、香浦。秋冬作火清醮，则千门万户皆挂素馨灯，结为鸾龙诸形。或作流苏，宝带葳蕤，间以朱槿以供神。或当宴会酒酣耳热之际，侍人出素馨球以献客。客闻寒香，而沉醉以醒，若冰雪之沃乎肝肠也。以挂复斗帐中，虽盛夏能除炎热，枕簟为之生凉。谚曰：“槟榔辟寒，素馨辟暑。”故粤人以二物为贵。献客者先以槟榔，次以素馨，素馨贵而茉莉贱，茉莉宜于女子，素馨宜于丈夫。

广州有花渡头，在五羊门南岸。广州花贩，每日分载素馨至城，从此上舟，故名花渡头。花谓素馨也，花田亦止以素馨名也。盛平时，花多而价贱，十钱可得素馨升许，家有十余口簪戴皆足。今也人尽凭彫，花无所著，亦渐以稀少矣。诸花户皆贫，芜其花田而弗种，即种亦不蕃滋，盖时为之也。南人喜以花为饰，无分男女，有云髻之美者，必有素馨之围。在汉时已有此俗，故陆贾有“采缕穿花”之语。

蒌

蒌以东安富霖所产为上，其根香，其叶尖而柔，味甘多汁，名曰获扶留。他产者色青味辣，名南扶留，殊不及。然番禺大塘、康乐、鹭冈、凤冈头诸村，及新兴、阳春，所产亦美，冬间以茑草覆之，稍沾霜雪立萎矣。凡食槟榔，必以蒌叶为佐，或霜雪盛，少蒌叶，亦必屑其根须。或以山蒌藤代之，而以蚌灰为使，否则槟榔味涩不滑甘，难发津液，即发亦不红。凡食槟榔，以汁红为尚，然汁不可吐，吐则无余甘。先忍蒌叶之辣，乃得槟榔之甘，槟榔之甘，生于蒌叶之辣。谚曰：“槟榔浮留，可以忘忧。”言相须之切也。浮留者，扶留也，其藤缘墙而生，槟榔树若笋竹竿，至颠吐樾。二物为根不同，所生亦异，而能相成至味若此。俗聘妇，必以二物及山辣、椰子、天竺、桂皮、蒟子为庭实。蒟子，蒌之实也，状如桑椹，熟时色正青，以作酱，能和五味，见珍于尉佗、唐蒙。潮阳所产蒟尤美，辛而微甜，以火炙干其叶，或蜜藏之，可行远。粤又有榄酱。

蒌与槟榔，有夫妇相须之象，故粤人以为聘果。寻常相赠，亦以代芍药。予诗：“欢作槟门花，侬作扶留叶。欲得两成甘，花叶长相接。”又云：“赠子槟榔花，杂以相思叶。二物合成甘，有如郎与妾。”相思树其叶可食，而蒌亦名相思叶云。

蒟即蒌也，湛若谓：蒟酱傜中家家用之，以荜茇为主，杂以香草，味虽佳，不足为异。荜茇者，蛤蒌也。赵佗云：蒟酱道西北牂牁而至。吴都赋云：蒟酱流味于番禺之乡。以蒟酱出自牂牁，故云流味也。大均云：吾粤产蒟，而不知为酱。然今为滋味者，多以蒟叶调之，亦酱之义。予诗：“越辣调扶留，吴酸瀹露葵。”又云：“蒿蒌瀹为虀，吴酸古所尚。”

西洋莲

西洋莲，蔓细如丝，朱色，缭绕篱间。花初开，如黄白莲十余出，久之，十余出者皆落，其蕊复变而为菊，瓣为莲而蕊为菊。以莲始而以菊终，故又名西洋菊。有时更从残萼吐花，累三四重，经月不谢。其花始则一大者变为一小者，继则一旧者变为一新者。一而二，二而三，三而四五，花花不穷，盖花之善变而不失其本者也。

其种来自西洋，广人多杂以玉绣球、蔷薇、凌霄等花，环植庭除，开时诸色相间，谓之天然锦屏。

秋海棠

秋海棠，无香。有客尝从禺峡归猿洞采得秋海棠，甚香，谓岭南诸花，其香者多生深谷，人所罕见，不独秋海棠为然。予谓南州炎德，阳多而气常泄，阳多故花厚于色，气泄故花薄于香。邃谷幽岩之间，阴积寒凝，日光稀照，故花气不泄而多香。故夫花薄于香者，阳气纯在色也。薄于色者，阳气纯在香也。端州羚羊峡有春海棠，花与秋海棠相似，亦香。而叶大有毛，叶面红绿色，有细白点如粟甚多，背红紫如古番锦，茎淡紫而长。西宁有野海棠，开在春夏之交，花稍大不香。又有金丝海棠，五出而大瓣，与须蕊皆黄，一名金丝桃。其花如桃而大，故名桃。其须多而长如海棠丝，丝末各有一小蕊珠，故名海棠，亦不香。是皆野花。大抵粤花之美者多在野花。

凤尾花

凤尾花，叶与穗皆若凤尾，叶长五六尺，木有花纹，节节相通可玩，植之辟火，以花置书帙中辟蠹。有咏者云："凤尾花香辟蠹鱼。"一名凤尾蕉，亦曰火蕉，烧铁钉之则茂，然其花必数十年，实亦如之。

凤仙花

凤仙，叶似桃叶而有锯齿，桠间作花，头翅尾足皆具，翘然如凤之形，一名金凤花，有红、白、紫、碧数色，妇女以花及茎叶包染指甲，亦称指甲草。有歌云："指甲花连指甲草，大家染得春纤好。"

露头花

露头花，多产番禺蓼涌，其叶如剑脊，边皆有芒刺。花抽叶中，与叶仿佛相似，色白而柔，花中有蕊，如珍珠粟形，常含清露涓滴，故名露花。以火燔其根，使成大头出土上，花乃茂盛，故又名露头花。夏月大开，以花置油上晒之，香落油中，芬馨隔岁不灭，以膏发，照读书，芳盈一室，广人甚珍之。予《荔支诗》有云："朱楼初日上窗纱，镜里妆成阴丽华。不用胭脂边地草，但调南国露头花。"其笺云："蓼涌之上，花曰露头。花中有粉，傅面光流。采花曝日，香落兰油。持为膏沐，发美而柔。荔子一种，芳气同俦。亦名露花，珍果之尤。"

水　仙

水仙头，秋尽从吴门而至，以沙水种之，辄作六出花。隔岁则不再花，必岁岁买之，牡丹亦然。予诗："冬尽人人争买花，水仙头共牡丹芽。"

换　锦

换锦者，脱红换锦，脱绿换锦也。叶似水仙，冬生至夏而落，独抽一茎二尺许，作十余花。花比鹿葱而大，或红或绿，叶落而花，故曰脱红脱绿。花落而叶，故曰换锦。花与叶两不相见，花以换其叶，叶以脱其花，故又曰脱衣换锦。红者叶小花短，绿者叶大花长，花多七瓣，与蕊各在一边，瓣有卷纹，蕊特长

胡蝶花

有胡蝶花者，状似胡蝶，微风至，摇荡若飞，一名金茎花。谣云："不戴金茎花，不得入仙家。"有胡蝶树，高三五尺，叶皱而有棱，蓓蕾丛生至二三十许，花皆四朵相对，须眼微具。一花谢一花复开，相续不断，新会白水为盛。又有胡蝶花，其叶类萱而扁，花六出，色黄，上有大红点，中抽一心，心外黄须三茎绕之，绝似胡蝶。又一种，叶如射干，而花六出如胡蝶，大径四寸，有三小瓣如兰，其蕊色紫，名紫胡蝶。又一种，如玉绣球，四围有胡蝶环之，一球或四胡蝶，或六或八，有偶无奇，色红白各随其花。又有如兰草者，吐茎开花状胡蝶，花卸则随风飘飏，直上为真胡蝶。又有丹青树者，其叶尝化胡蝶，有翠绀、缕金眼、丁香眼、黑花、绀脉不等，大者如蝙蝠，小者如榆叶。庄子谓："乌足之叶化胡蝶。"是也。又百合花亦尝化胡蝶，罗浮多有之。胡蝶为花为叶，花与叶复为胡蝶，变化之妙若此。予诗："胡蝶花所变，复为胡蝶花。与郎共一体，亦如云与霞。"又云："愿似胡蝶花，花开红烨烨。花落随风飞，复作双胡蝶。"

夜落金钱

夜落金钱，大如钱，六瓣，五蕊耸出，中一蕊特长如孔雀翳，蕊黄，花大绛，日午始开，至子时而落，名子午花。古诗云："花犹知子午。"予诗："金钱花不久，花莫作金钱。"有白色者，名银钱。

雁来红

雁来红，以雁来时开。按梼素赋云：见禽华以麃色。注：禽华，菊也。一种名雁来红。秋深时茎叶俱红。麃，敷也。禽者雁也。花比素馨差小，五瓣鲜红，亦名红素馨，然无香，一名老来红。予诗："秋来花亦解还童，菊叶凝丹与尔同。衰白不愁青镜笑，玉颜吾定老来红。"一名老少年。吕氏云："其品有三，一红黄相间。一纯黄，由碧而变。一纯红，由紫而变。变皆以老，皆以秋，故谓老少年。"

蕹

广州西郊，为南汉芳华苑地，故名西园。土沃美宜蔬，多池塘之利，每池塘十区，种鱼三之，种菱、莲、茨菰三之，其四为蕹田。蕹无田，以蔑为之。随水上下，是曰浮田。予诗："上有浮田下有鱼，浮田片片似空虚。撑舟直上浮田去，为采仙人绿玉蔬。"浮田一名架田，亦曰葑。冬时去葑以种芹，而浮田不见矣。蕹叶如柳而短小，其茎中空，性冷味甘，以城南大忠祠所产者为上。芹生冬春之交，得木气先，长至四五尺，茎白而肥，以西园所产为上。谚曰："南蕹西芹，菜茹之珍。"

藤　菜

藤菜，一名落葵，蔓叶柔滑可食，味微酸，宜以羹鱼，出惠州丰湖者尤美。子瞻诗："丰湖有藤菜，似可敌莼羹。"其子有液紫红，可作口脂。或有诗云："口红藤菜子，不用市胭脂。"或以子蒸过，去皮作粉，涂面鲜华。

莼

莼，出惠州西湖之莼浦，叶似凫葵，花黄白，子紫，以鲫鱼羹之能下气。予诗："羹鱼必紫莼。"

葱

葱，有木葱、丝葱，木葱经年不萎，丝葱冬收春种，气香不大辛，与琼州珍珠葱皆贵品。木葱一名胡葱。予诗："胡葱大叶穿沙早，越蕹长茎出水秋。"

茄

广州茄，有两年宿根者，名为茄树。咏者云："种茄成树子，岁岁矮瓜多。"茄一名矮瓜，产东莞者特圆，名荷包茄。

莲　菱

广州郊西，自浮丘以至西场，自龙津桥以至蚬涌，周回廿余里，多是池塘，故其地名曰半塘。土甚肥腴多育物，种莲者十家而九，莲叶旁复点红糯，夏卖莲花及藕，秋以莲叶为薪。其莲多红，以宜藕宜实也。花白者任人采之，红者则否，叶则否。采叶恐伤其藕，采红花恐伤其实也。予诗："采花莫采叶，采叶恐伤藕。"又云："莲白多生花，莲红多生子。采白莫采红，留红在叶底。"又云："水肥多并蒂，色映白成红。叶大偏宜藕，田田满浦东。"凡种藕之塘宜生水，种菱亦然。菱毕收，则种茨菰。菱去其三角四角者，以三角四角者败种，盖芰也。两角乃菱也。菱花随月，故镜背多作菱花。镜者，月之类也，月为金之水所生，镜，金也。其光如水，菱花依之，如在池塘之中也。又菱花背日，芡花向日，故菱寒而芡暖。予诗云："愿郎如芡暖，勿复似菱寒。"又云："菱花背日寒，芡花向日暖。同是水中根，为心有长短。"

瓜　瓠

广瓜岁种二次，二月至四月者为黄瓜，二月至三月、七月至八月者为梢瓜，亦曰越瓜。三月至九月者为南瓜，亦曰番瓜。三四月蕃者为甜瓜，冬月亦结者为西瓜，为水瓜，为冬瓜。冬瓜以白皮者及小者其名节瓜为良。节瓜蔓地易生，一节一瓜，得水气最多，能解暑热。有金钗瓜，产罗浮，冬熟，味甜美。有番木瓜，产琼州，草本也，而形似木，高丈许，随其节，四季作瓜，一节数瓜，以酱制之，味脆隽。有瓠瓜，形长尺余，两头如一，与葫芦皆以腊月下种。以二三月结至五六月，故谚曰："瓜暑瓜寒。"盖终岁间无日不断瓜矣。有金瓜，小者如橘，大者如逻柚，色赭黄而香，亦曰香瓜。五六月熟，与荔枝争其芬馥，瓤中酿味甚甘，解渴生津。番禺人多于吉贝畦与西瓜杂种之。其地沙白而细者，其瓜尤香。

苦　瓜

苦瓜，一名菩荙，一名君子菜。其味甚苦，然杂他物煮之，他物弗苦，自苦而不以苦人，有君子之德焉。又诸蓏性寒者多不克化，而苦瓜其性属火，以寒为体，以热为用，其皮其子皆益人，又有君子之功，故今北人亦嗜之。然大抵南交喜食苦，其地火房，火炎上，炎上作苦，故人多以苦味解暑。《内则》：调味夏多苦，《周礼注》：夏多苦者，南方火，味苦。属夏，夏时调和，食苦多于余味一分，故云夏多苦。粤人盖此意。故茶以苦艼点之，馁以苦瓜杂之。

姜

越姜为古所重。《记》称妹嬉嗜珍味，必有南海之姜。越之新兴多姜，田种者十三，山种者十七，其性亦异。语曰："在田姜多腴，在山姜多辣。"粤俗，凡妇娠，先以老醋煮姜，或以蔗糖芝麻煮，以坛贮之。既产，则以姜醋荐祖饷亲戚，妇之外家，亦或以姜酒来助，名曰姜酒之会。故问人生子，辄曰姜酒香未。姜中多母姜则香多，子姜则否。白沙诗："隔舍风吹姜酒香。"

黄　姜

番禺多种黄姜，以其末染诸香屑，为香线、香饼，是名黄香。又干龙眼必以黄姜末糁之乃不蠹，故果箱度岭必资之，又可使龙眼色黄为上果。

高良姜

高良姜，种自高凉，故名。不曰凉者，言为姜之良也。其根为姜，其子为红豆蔻。子入馔，未拆开者曰含胎，以盐腌入甜糟中，终冬如琥珀，味香辛可脍。其根不堪食，而药中多用之，人不以其子而掩其根，所重在根，故不曰红豆蔻，而曰高良姜也。蔻者何？扬雄《方言》云："凡物盛多谓之蔻。"是子形如红豆而丛生，故名红豆蔻。然其花亦以红豆蔻名，花发于春末，先抽一干，有大箨包之。箨解花见，一穗数十蕊，淡红鲜妍如桃杏，蕊重则下垂如蒲萄。每蕊心有两瓣相并，色兼红白。予诗云："心如红豆蔻，两瓣苦相连。"又云："与郎同一身，如彼豆蔻蕊。蕊心红复红，两瓣相依倚。"一名山姜花，刘禹锡诗："故人博罗尉，遗我山姜花。堆盘多不识，绮席乃增华。"外有白豆蔻、草豆蔻、肉豆蔻，皆就其子而名之，花与根皆不足重。有草姜者，即射干，其紫花者之根，研汁服之，通二便。以其花之美，亦曰花姜。

猴　姜

猴姜，西宁多有之，蔓生石壁如藤，蔓即姜也，味甚辣，猴以为姜，故曰猴姜。一名树鸡，叶生蔓上，不作

枝，采之为笠，甚轻。

三 藾

三藾，根似姜而软脆，性热消食，宜兼槟榔嚼之，以当蒟子。或以调羹汤，微辣而香。聘妇者，以三藾雕镂花鸟胡蝶诸状，薄金傅之，佐槟榔、椰、肉桂、姜花等以实筐。三藾一名山柰，亦曰廉姜，可为齑。予诗："山辣作金齑，蛮姜为玉鼓。"山辣者，三藾也。蛮姜，高良姜也。以其子合细辛末，可辟口疾。

鲜草果

鲜草果，人多种以为香料，盖即杜若，非药中之草果也。其苗似缩砂，三月开花作穗，色白微红，五六月子结。其根胜于叶，味辛以温，能除瘴气，久服益精明目，令人不忘。《楚辞》云："山中人兮芳杜若。"其亦以服食耶！

香花菜

香花菜，丛生，茎、叶、花、子皆辛香，花绝小，紫色。妇人多以香茅并植之，以香手爪去垢秽。干之香气不减，持以相贻。广州竹枝歌云："香茅香菜家家有，妇女先教手爪香。"

缩砂蔤

缩砂蔤，阳春、新兴皆产之，而生阳江南河者大而有力，其种之所曰果山，以缩砂蔤为果山，犹专以素馨为花田也。曰缩砂者，言其壳。曰蔤者，言其仁。曰缩砂蔤者，言其鲜者。曰砂仁者，言其干者也。八月采之，以嫩者蜜渍为货，售于岭外最珍，其税颇重。

益智子

益智子，与缩砂蔤相似而形长，花实皆作长穗，分上中下三节，其实熟否，以候岁之丰歉。下节以候早禾，上节以候晚禾，大凶岁则皆不实。盖罕有三节并熟者，非能益人智也，使人验之以知岁丰歉则智也。又有知风草，可以占风，一节一风，无节则无风。

葳 蕤

葳蕤，产罗浮铁桥诸峰，茎干强直似竹箭，节节有须。叶狭长，表白里青，其尖处有小黄点。三月开青花结实。根大如指许，长一二尺，补益之功逾黄精，方家称黄芝，亦曰青黏。以漆叶同为散，可以延寿。外有放杖竹者，似竹非竹，浸酒服之理腰脚，老人一月可放杖。出罗浮第十四岭，与黄精、葳蕤，皆竹之别种云。

椒

椒，苗蔓生，茎柔弱，叶长寸半。枝上结子相对，黑光如漆，谓之椒目。叶晨开暮合，合则卷其子于叶中，若闭目然。产广州者，色浅皱少不大辣，名曰土椒。以来自洋舶者，色深黑多皱名胡椒者为贵。胡椒产红毛国，亦蔓生，常时红毛鬼子乘大艨来，掳掠唐人以炒椒，椒气酷烈有毒，役至年余则毙。得唐人价值百金，辄埋下体地中，以防其逸。故广人以为大患。有荜澄茄者，与椒相类，椒向阳，荜澄茄向阴。广人多以白豆蔻杂之为干末，以治噎食。

芝

芝菌，处处皆生，生于刚处为菌，柔处为芝。芝生罗浮最多，有二十四种，其知名者，曰石芝、木芝、草芝、菌芝。葛稚川以为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泽漆，青者如翠羽，黄者如紫金，而光明洞彻皆如坚冰。见即禹步采之，阴干百日，色不变者为真芝。盖芝者，川岳之灵，其形千出，或如人，如龙，如亭盖。多有五采云覆其上，非有德之士不能见。山中见小人乘车马，长七八寸者，是为肉芝。肉芝最不易得，予尝入罗浮采之，有诗云："凤凰玎珰捣灵药，二十四种黄金芝。就中肉芝最神异，仙人持作长生师。"

薯

东粤多薯，其生山中，纤细而坚实者，曰白鸠薯。似山药而小，亦曰土山药，最补益人。大小如鹅鸭卵，花绝香，身上有力者，曰力薯。形如猪肝，大者重数十斤，肤色微紫，曰猪肝薯，亦曰黎峒薯。其皮或红或白，大如儿臂而拳曲者，曰番薯。皆甜美可以饭客，称薯饭，为谷米之佐。凡广芋十有四种，号大米，诸薯亦然。番薯近自吕宋来，植最易，生叶可肥猪，根可酿酒，切为粒，蒸曝贮之，是曰薯粮。子瞻称海中人多寿百岁，由不食五谷而食甘薯。番薯味尤甘，惜子瞻未之见也，芋则苏过尝以作玉糁羹云。

芋

广芋之美者，首黄芋，次白芋，次红牙芋，皆小。惟南芋大，南芋色紫生沙甚可食，而白者尤良。凡以春种以夏收者曰早芋，以夏种以秋收者曰晚芋。与红薯并登如稻，故有大米之称。芋大者魁，小者奶。奶赘魁上下四旁，大小如乳，奶者乳也，魁亦曰㹠。俗以妇人多子为南芋㹠，犹以茨菰一乳十二子为慈姑也。又芋奶应月生子，称十二奶。芋奶宜为蔬羹，其性与茯苓皆属土，性重厚，故皆养脾，和鲫、鳢鱼食之，调中补虚。有银芋，苗茎莹白，与叶皆可生食。广芋多种，然苗茎必熟乃可食，银芋不然，故多以为齑。

地 肾

罗浮多地肾，盖松之膏液，因郁蒸之气而成，或松花落地而成。一名松黄旦，松黄未落为松实，已落而英华未散为地肾，盖松气之盛所致也。其为状小若弹丸，大若鸡卵，红黄相错，一一晶莹。熟之味甘以香，庵僧尝以甜薯、百合、笼簏、竹胎、涌生葛乳，杂之为素馔。其生无根蒂，散布松下，土松石濈润处辄有之，意《菌谱》所谓松蕈也。凡物出于松者，无不可爱，而地肾之

生，无所附丽，气与松合而形与松离，则尤异。或曰：地肾亦茯苓之类，皆假松气而生。凡松上有菟丝，则下必有伏菟之根。无此菟根在下，则丝不得生乎上，然其实不属也。地肾者，伏菟根之类也。然茯苓虽附松根而伏于土中，茯者伏也，地肾散布地上，则松花之所变也，亦松实也。

茯苓

茯苓，得松之阳，合戊土以成形，故外类木而内类土，气味淡而性和平。以为末，入牛乳伴匀，饭上蒸之，随次服食，可与松脂同功。松脂者，阴金之精，男子之身，禀阳木之气，须得阴金之精以滋养，故服松脂者多寿。粤之松得太阳之气太甚，其精多在于脂，其神多在于茯苓。神宜伏，茯者伏也，神伏于土中而为苓，故曰茯苓。苓者灵也，神能伏则灵。人服之可以安神，故养生者贵之，而岭南所产尤重。外有土茯苓，则薯莨也。能解诸毒，多以售于番舶。有竹苓，生石城山谷中，竹之余气所结。生无苗，蔓在土中累累相连，以皮黑肉白者为良。服之杀三虫，除小儿百病。

木耳

阳春、茂名，多以木耳为货。其山深，故多朽木，而木火之精华未尽，得水气复蒸为耳，耳亦朽株之萌蘖也。《易》曰："困于株木。"株木，枯槁者也。菌生于枯槁，故曰菌，木耳亦然。木耳得一阴之气而生，若稊荑，则得一阳之气者也。木耳以桑、槐、榆、柳、榕树上生者良，柘木次之。生于桑者治痢，生木香者治泻，生于梅者治腹痛，枫木生者令人笑不止。

菌

从化多香菌，冬采者良。其木曰羊矢。畬人伐置山间，至冬雨雪滋冻，腐而生菌。无蛇虺之毒，谓之雪菌，色白而香，亦曰雪蕈。或以朽桑、樟、楠三者尺断，当腊时，于肥阴处埋之，为深畦如种菜法，春月以米泔水浇灌，不时菌出，日灌之三，即大如拳许，是谓家蕈。他蕈产于木之根土处，精华郁结。有白者，有淡黑者，其茎皆白，皆甘美不下蘑菰，性温补益阳。然湿气薰蒸，未免有毒，若夏间瘴雨所成与最大者，煮时投以姜片饭粒，其色不黑，乃可食。大抵冬春无毒，夏秋多毒，以有蛇虫从下而过，不若石耳生崖壁上，得雾露之气，可以明目益精也。

凡香蕈感阴湿之气而成，善发冷气，多和生姜食乃良。惟石耳味甘腴，性平无毒，多食饫人，能润肌童颜，在地耳、木耳之上。地耳味甘性寒，春夏生雨中，乘雨急采，见日则不可用，俗名地踏菰。其品在石耳之下，木耳之上。

落花生

落花生，草本蔓生，种者以沙压横枝，则蔓上开花，花吐成丝，然成丝而不能成荚。其荚乃别生根茎间，掘沙取之，壳长寸许皱纹，中有实三四，状蚕豆，味甘以清，微有参气，亦名落花参。凡草木之实，皆成于花，此独花自花而荚自荚，花不生荚，荚不蒂花，亦异甚。予有赞曰："爰有奇实，自沙中来。以花为媒，不以花为胎。花生于蔓，子结于荄。香如松子，一荚数枚。和中暖胃，乃豆之魁。"

粤多藤族，故凡草之蔓皆以为藤。藤菜者言其蔓柔如藤，非藤之菜也。落花生其蔓亦曰藤，花生藤上，一花落土生一子，故曰落花生，以土为胎，故有暖胃之益。

藊豆

藊豆，有红边、青、白三种。一曰蛾眉豆，象形也。其白者良，四月八日漏其子，则多荚不蠹。其蔓多隔岁者，谓之旧根。稚食其荚，老食其子，子老者入药，广中凡瓜棚豆架多不除，豆者藊豆也。

留求子

留求子，草本，广州多有之，状如栀子，有五六棱瓣而两端锐，半黄已熟，壳脆薄，中有白肉微甘。小儿患食积者，煨熟与之食，以当干果，食辄下虫而疾愈，一名使君子。语曰："欲得小儿安，多食使君子。"

桃金娘

草花之以娘名者，有桃金娘。丛生野间，似梅而末微锐，似桃而色倍赪，中茎纯紫，丝缀深黄如金粟，名曰桃金娘。八九月实熟，青绀若牛乳状，味甘，可养血，花则行血。或谓产自桂林，今广州亦多有之。粤歌云："携手南山阳，采花香满筐。妾爱留求子，郎爱桃金娘。"

二兰菜

二兰菜，一曰马兰，其叶似兰而大，马者大也，故曰马兰。花似菊而紫，味辛，性微温，以作茹甚良，能养新血。一曰芥兰，叶如芥而绿，花黄花，比叶尤甘，叶有铅，不宜多食，以微蓝故，又名芥蓝。谚曰："多食马兰，少食芥蓝。"予诗："三花与二兰，朝夕上蔬盘。"三花者菜也，一曰黄花菜，即鹿葱，一曰白花菜。一曰红花菜。红者味甘，黄者甘而微苦，白者苦而辛，皆吾之藜藿也。鹿葱先食其苗，次食其花，可以和胃，可以忘忧，鹿之葱胜于人之葱也。

百合

百合，罗浮最盛，根如葫蒜而大，重叠二三十斤，相合如莲瓣，故名百合。色白，和肉煮之，或作粉，益人。五六月一本一花，花红白如文殊兰。种常倾侧名天香，中有檀心，色黄味甘，宜蜜蒸食之，山中之仙蔬也。

麻蓝

麻多旧根，一年凡四刈，五月刈者曰首苎，性柔，末

刈者脆。其苗之稚者可芼，是曰麻蓝。广人多以醋炒食之。广州多青麻，高州多黄麻，青麻蓝最美。

葛花菜

葛花菜者，葛乳也，高州名种葛，雷州人市之为绨绤。秋霜时，有葛乳涌生地上，如芝如菌，色赤，味甘脆微苦，其性凉，乃葛之精华也，亦曰葛蕈。予高州诗有云："夫寒衣葛布，妇饥食葛乳。"

蕨

从化山中多蕨，以雷鸣出土，故蕨惟雷鸣乃可食。蕨，决也。乘怒气决然而生，故曰蕨。其芽薇也，初生萌甚微，故曰薇。以其根为粉，曰蕨萁，以土茯苓杂之则性寒，多食病臃肿。或谓蕨以猿啼而生，凡有猿之所则多蕨，每猿一声，蕨生万茎。故食蕨能使人悲，而夷齐食薇三年，颜色不异。盖薇美而蕨恶，故昔人多采薇而少采蕨。予诗："食薇三载容颜好，谁道夷齐不是仙。"

藜

藜，白者叶心有粉如灰，名灰藋，亦曰盐菜，红心者曰胭脂菜，嫩时可食。茎老以作杖，谓之莱。予有圃曰莱圃，欲藜之老而为莱以杖，不欲莱之稚而为藜以食也。相传老莱子以莱为杖，故称老莱，吾兹且自称曰少莱。可乎？

薯莨

薯莨，产北江者良。其白者不中用，用必以红，红者多胶液，渔人以染罛罾，使苎麻爽劲，既利水又耐咸潮不易腐。而薯莨胶液本红，见水则黑，诸鱼属火而喜水，水之色黑，故与鱼性相得，染罛罾使黑，则诸鱼望之而聚云。

莓苔

高州道中，苔藓多如梅花，所谓莓也。予诗："上有梅花下有苔，苔花亦似落残梅。行人不识苔花好，只道梅花不是莓。"有槟榔苔者，生槟榔木上，如松身之艾蒳，单爇极臭。以合泥香，能成温麐之气，功用如甲香。一名苔香，有石蕊者，石上苔衣也。一名蒙茶，以水瀹之至十度，清香不减，味亦如之，多产罗浮山中。是三者，莓苔之异者也。

睡菜睡莲

睡菜，一名瞑菜，叶类茨菰，根如藕。采根为盐菹，食之使人好睡，与五味草食之不睡名却睡草相背。睡莲，布叶数重，叶如荇而大，花有五色，当夏昼开，夜缩入水底，昼复出也，与梦草昼入地夜即复出相背，广州多有之。谚曰："毋佩睡莲，使人好眠。"

海菜

海菜，产琼之会同。岁三月，菜厂主人置酒，广集菜丁，使穿衣蕤人海采取。海有研石，广数里，横亘海底，海菜其莓苔也。白者为琼枝，红者为草珊瑚，泡以沸汤，沃以姜、椒、酒、醋，味甚脆美。一名石花。以作海藻酒，治瘿气，以作琥珀糖，去上焦浮热。大抵琼之利，槟榔、椰为上，海菜次之。海菜岁售万金，然巨姓兼并，利不及民。旧志云：琼人以槟榔为命，以薯芋为粮，以安石榴为酒，以琼枝为薪，贩者竟自取载。今不然矣，有纸菜，其薄如纸，乃咸水之皮所成，其色如青苔，则以日光而成。潮退时附沙滩上，土人浣白之为蔬。有紫菜，薄而叶大。有石发，蒙生海石上，春时采之，色碧绿。有海带，亦薄而长，或散条，或结绳缕，或如短马尾，黑绀色，与鹿角、龙须皆海之菜也。

落树

南海有落树，附石而生，有枝无叶，侧类石柏。气似落，岁久坚凝，风日雨露不能浥损，色黝以苍。大者咫尺，小数寸，根干为决明、蛤蛎所因依，波涛所喷啮，沙石所轧蹙，嶖岈窟窦，劲陗曲诘，大类绣湿古铁，亦谓之铁树。其红者，脂腻莹滑，曼衍柔脆，又若珊瑚然。以火揉之炙之，随其形状，为松、栝、梅、柳诸树，可供几案之玩。石柏，生阳江、电白海上，色洁白而质坚脆，扣之铿然，乃浮沫所积，海苔所化，入水不泛，火不焦，枝叶理致于侧柏亦无不肖。皆石树之珍者。

仙人掌

仙人掌，多依石壁而生，其叶劲而长，若龃龉状，其花形如凤。子生花下曰凤栗，叶则曰凤尾，笋发苞外类芋渠，内攒瓣如球，各擎子珠于掌，一枝一掌，自下而上。子自青赤而黄，有重壳，外厚内薄，熟其仁食之，味兼芡栗，可以轻身延年。一名千岁子。黄文裕赋云："有仙人之瑶草，惟龙洞之嘉生。展青鸾之羽叶，攒威凤之球英。子珠擎乎翠掌，侔蒸栗以芬馨。谅抗时而耀质，遥作对乎男贞。"此草可以辟火，广人多植之堂侧，性宜沙土，恶肥腻。

慎火

慎火者，可以御火，广人多种屋上以防火。一名戒火，其形如火始然，又名火秧。扁者不枝不叶，圆者多枝叶，丛生成树，四棱有芒刺，皮中有白浆，能盲人。广人以作篱落，村墟间笋竹为围，火秧、露头花为界，在在皆然。谚曰："尔有垣墙，我有火秧。"又曰："露兜花，牛屎勒。"

诸异草

粤多异草，有曰万年松，非松也，苔成树而枝叶类松者也。高数寸，茎端布叶，叶上有毛，干之数岁不死。渍以泉水，二三日碧绿如故。以他水及秽手触之皆死，得天雨仍生，罗浮山中所产。一名卷柏，亦曰苔松。予有赞云："罗浮草木，变化不穷。或大或小，与天无终。小而可大，竹有筅篾。大而可小，松有苔松。苔松之

生，枯而能荣。不资水土，柯叶长青。身虽数寸，亦作龙形。何须合抱，自有神灵。”有曰千岁竹，其叶类竹而无枝，长数寸或尺，干之不死。有曰朱草，状如小桑栽，长三四尺，枝叶皆丹，朔望生落如蓂荚，周而复始。有汁如血，以染绛成黼黻章，以金银投其汁，辄成圆泥成水，为金浆玉醴，饮之长生。有曰挂兰、挂竹，皆生于空中，雨露沾濡，久而弥秀。有曰长命草，多产潮阳。咏者云：“潮阳女儿梳掠好，鬓边斜插长命草。”琼州有长生草，亦相类。有还魂草，一名地胆，叶如芥，花如地茶，以蛤试之，能起死回生，产阳江山中。有接骨草，丛生，高二三尺，叶大如柳而厚，茎有节，色绿而圆，花白，午开，自三月至九月不绝，折伤者裹之即愈。始兴玲珑岩有琉璃草，茎如芹，食可已风，与肇庆七星岩风药相类。风药丛生石隙，其叶圆厚，和酒嚼之，治风疾。一曰风草，亦曰风叶。谚曰：“风病须风菜”。此皆不死之草也。其可为饵者，曰石菖蒲，以小者为贵。有一寸十二节者，以甲子日采，阴干至百日为末，每日服三四匕，能益智聪耳明目。罗浮东涧石上所产，质甚坚，气味清芬，他产则辛。有曰白菖蒲，溪荪也，根肥白，节疏，作菹食杀虫。有曰凉粉草，茎叶秀丽，香犹藿檀，以汁和米粉煮之止饥，名仙人冻，山人种之连亩，当暑售之。有曰香薷，生石上，叶似白苏，甚香柔，煎水及为饼，消暑散肿。一名石香葇，亦曰香茸。有石莼，似紫菜色青，味甘平。此皆草之可资服食者也。其可佩者，曰排草，状如白茅，对节生叶，叶两两相连，长五六寸，而干中穿，以细嫩者为贵。番禺人种之，动至数亩，以其叶售于海外诸番。诸番岁有疮痏，煎其叶为汤，浣之即愈。其根茎以合诸香为囊，能使众味久而不灭。予有赞云：“有美芳草，其香在根。众香得之，长存其魂。穿心故灵，灵故返生。香之丹药，奇莫能名。”故一名留香草，亦曰养香。一种夏开，细粉紫花如莳萝，干之香，亦名排草。有曰千步草，香闻十里，然不可多得，或谓千步草即排草。广人种之成畦，长至千步，故十里闻香。有曰瑶草，生罗浮山顶，如白茅而小，茎圆而香。有曰金绫草，色赤如金，云麻姑金钿所化，罗浮麻姑峰有之。其可用者，曰龙刍，与莞、与莅、与龙修，皆以充席簟及坐团。曰蒉者，种之流沙则成田，有方圆二种。曰咸草，多以束物为箔席。其无所可用者，曰白草，丛生三四寸许，茎叶与众草无异，每天雨，先一日变白，晴则如常。产仁化扶溪都。有曰知羞草，叶似豆瓣相向，人以口吹之，其叶自合，名知羞草。有曰鹤草，叶似鹤，嘴、翅、尾、足皆具，曲尘色，名鹤草，其叶如眉而短，亦曰蛾眉草。

毒　草

毒草，有曰断肠草，一名苦吻，亦曰苦药，曰苦蔓公，然皆以为胡蔓。花如茶花，黄而小，又名大叶茶。叶按月数多寡，一叶入口，血溃百窍，肠断而死，其死之缓急，则视所下之水缓急，急水者湍激之水也。高、雷间人，有仇怨者辄茹之，或置食物中，以毙其亲。或自含口中，勒人财物。急则咽下，讼于官，以人头钱偿则不终讼。人头钱者，被诬之人，以钱抵命也。高、雷人号为妖草。近之，叶辄蠕动，捋取毒人，则招摇若喜舞状。盖以杀为性，所谓毒也。陶贞白云：“断肠草其花美好，名芙蓉花。”太白云：“昔作芙蓉花，今为断肠草。”予诗云：“萱草不曾消客恨，芙蓉偏解断人肠。”皆谓此。中其毒者，以路旁垂鞭草捣烂和糯米泔，或以卵中鸡子细研和清油，或以生羊血解之。相传羊食此草而肥，虎食之百日不饥，盖以其花润泽云。有曰虎耳草，多产阳春山谷，叶有六尖，尖各有一刺，屑之为末，遇贼盗，顺风扬之，著身则骨痛七日，不可忍，痛不敢言，言则加痛七日，有曰羊角揭者与相似。有曰白木香，蕊食之杀人。琼州有牛心茄子，一核者入口立死，两核者可以粪清解之。语云：“欲速死，请二子”是也。又有黄金茄，状若槟榔，色黄，一种毒树无花，其子如牛奶，食之立死。以虾酱解之。阳江人轻生多食此。往有良有司，欲救其弊，凡讼自尽者，审无威逼，皆以服毒草之故，立使尸亲买棺自瘗，重治之。民有事陈诉，皆令纳断肠草百根，方与受理，积而烧之，朞年绝种，讼遂止。此良法也。

藤

南藤有数百种，其可食者曰甘露藤。蔓如箸，花如指甲花，性甘以温，久服令人肥健。一名肥藤。有凉口藤，状若葛，叶如枸杞，去地丈余，绝之更生。中含清水，渴者断取饮之，甚美，沐发令长。一名断续藤，常飞越数树以相绕。予诗云“隔树女罗飞”，谓此。一名东风菜，先春而生，东风乃至，农夫以验土膏之动。东风一作荼风，又名绿耳，可为蔬。有白花藤，味如甘蔗，以美酒调服，能补衰老。有浮沉藤、兰子藤，子皆如梨，色赤如鸡冠，生食甜酢。有红藤，可代槟榔食。有小藤，产于东莞，微细如发，直起数丈无一节，常飞越数树，如百千游丝牵缀。红者名红龙须，紫者紫龙须，凡有五色。然生无根蒂，以秽物投之，即消释不知所去。土人以其液和细土石灰涂艓糖釜，其坚如铁，虽猛火不裂。其花及子，浸酒可补骨筋。有盒藤，其荚有白子数枚，壳扁，状如盒子，水浸数日，炒食之，味佳。有乳藤，蔓如悬钩倒挂，叶尖而长，断之有白汁如乳。妇人产后，以藤捣汁，和米作粥，食之乳湩自通。此皆食藤也。诸藤初生嫩条，为藿为笋，而以其大实曰冬荣子者、大如柚子，中有瓢瓣瓣相叠，白如猪脂，炙食皆甘美，身怀数日香不灭。秋末冬初间，采以相饷，矜为服食之珍云。其可为药者曰黄藤，熬其汁，则藤黄也。性最寒，以青鱼胆和之治眼疾。间有白者，叶如土茯苓，身小而长，外有箨，包以茎，浸水洗目，并除肿痛。有丁公藤，蔓生著地，高尺许，叶长二寸，面绿背微白。伤风者，以一二叶煮酒服之，汗下如雨，即愈。有皆治藤，蔓延墙壁野树间，长丈余，叶似泥藤，中暑者以根叶作粉食之，虚损者杂猪胃煮服。有买麻藤，其茎多水，渴者断而饮之，满腹已，余水尚淋漓半日，可解蛇毒，干之亦然。性

柔易治，以制履，坚韧如麻，故名，言买藤得麻也。藤名而麻实，人争买取。又以他藤多而贱，听人自取，是藤适用颇贵，必须买之。而其子味微苦，可食，因曰买子也。有青藤，仔叶长三四寸，多芒刺，茎大如指而坚韧，人日用之，比北地之用柳条。花名假素馨，煎汤以洗疮疥甚良。有忍冬藤，名左纽，凡藤皆右纽，故牵之使左不能，而忍冬藤独左纽。有曲藤，琼州酒无曲糵，以此藤叶辛香，杂米粉为饼以酿，亦曰酒藤。有曰金藤，以为箸，遇毒则烟气迸出。此皆药之藤也。其为器物者曰白藤，子斑驳可为素珠，出文昌山中。曰五色藤。以红者为簟，曰桃笙，色如夭桃，甚莹滑。白者名琼枝，以红紫间之，为席，为盘，及屏风、盔、甲、马鞭之属，其用甚奢。其可以为屋桁桷者曰泥藤，可以驾牛。其大如笙竹者曰苦藤，稍小而性柔，可为牛绳、船缆。曰括藤，以磨砺器物，能发光腻。曰湿皮藤，其叶饶有芒刺。曰剉叶。可为香者曰鸡香藤，坚而酷烈，能辟水雾之气，山中多用之。大抵岭南藤类至多，货于天下，其织作藤器者十家而二。五羊、汾水之肆，衣食于藤，盖多于果布也。

人 蓡

粤无人蓡，苏长公尝种于罗浮。有诗云："上党天下脊，辽东真井底。灵苗此孕育，肩股或具体。移根到罗浮，越水灌清泚。地殊风雨隔，臭味终祖祢。"公又种地黄、枸杞、甘菊、香薯，为罗浮五药之圃。予尝欲仿之。

同心兰

广中兰多种，有同心兰者，八瓣分张，双心联缀，比并头者更胜。万红友有词云："鱼魫凝烟，凤髾承露，怀春久因抱孪胎，吹香远早垂骈乳。半窗月睨，正玉立翠绡群聚。只杜兰苏蕙，携手双双私语。"

烛 竹

烛竹，多产永安天子嶂，土人采以代烛。昔宋丞相天祥，屯军南岭，每生燃此竹，火光照人，今名丞相竹。其生于南岭者，叶有符纹，与他处颇异。他处产者，一名江南竹。

油 草

油草，永安县水际多产之，每开花结米，可占有年。予诗曰："油草花开卜有年。"

蕨 粉

蕨，永安最多，凡有二种，一食其芽者名龙头菜，一以其根为粉者名粉蕨。性寒，多食患黄肿。或谓粉蕨岁凶乃出，非也。岁凶，民乃取之，稔无事此，然农家当早晚稻未收，多以蕨粉为食。广州蕨以青者为美，红者次之，春间争以饷客，曰蔨蘵莚，曰拳菜。

水蜡烛

水蜡烛，草本，生野塘间，秋杪结实，宛与蜡烛相似。有咏者云："风摇无弄影，煤具不燃烟。"

卷二十八 怪语

黄野人

黄野人，相传葛洪弟子，洪仙去，留丹柱石间，野人服之。居罗浮为地行仙，往往与人相遇，或为黄冠，或儒者，或为溪翁、山妇，或牛，或犬，或鸟，或大胡蝶。凡山中所有物，皆能见之。苏子瞻常游罗浮，见一田妪负儿，嘲其黑乳，妪答歌多言子瞻隐事，子瞻大惊，欲就语，妪忽不见。子瞻尝云：罗浮有一野人，相传为葛稚川之隶。有道士邓守安者，尝见其足迹长二尺许。大均尝至罗浮，一人云，有僧于黄龙洞遇一老者，意其为黄野人也。拜求丹药，老者指虎粪示之，僧见虎粪犹暖，有气蒸然，且杂兽毛，腥秽不敢尝。俄而虎粪渐消灭，仅余一弹丸许。一樵者至取吞之，异香满口，后得寿百有余岁。又有见黄野人，冠乌方帽，著靴，往来黄龙、华首之间，见人则大笑反走。一日醉归，以煤书壁上云："云意不知沧海，春光欲上翠微。人间一堕千岁，犹爱梅花未归。"又有人于石岩间见一无衣人，绀毛覆体，异之。再拜问道，其人了不相顾，但长啸数声，响振林木。有一伛偻者遇之，令于道上俯拾一石以进，及起则腰膂自如。又有樵者，患脚疮不愈，一老人隔溪唤之使前，手削木皮傅之，其疮即愈。又有采笋者，夜宿深谷中，然木以辟云气，一木客就火而蹲，眉目如人，而黄发离披，以薪触之，稍稍退缩，相对寂然无言，至明乃跳跃而去。又有僧于聚霞峰侧，见一人从竹丛中惊出，披发至地，大呼疾奔入涧，视足迹长二尺许，是皆黄野人之所为云。黄野人故有庵庐，在冲虚观西，遗蜕尚存。宋太守王宁，登山寻其庵，一樵夫持一竹篾授之，随即不见，视竹篾三丈无节。又有采药者，至大石楼下，洞门忽开，一披簑美者少年，腰插斧柯，手携一幼女，顾视采药者曰："女识吾否。"问之，则书数字于其手，行十余步忽不见，洞门复合，惆怅者久之。亦意其为黄野人也。山中仙灵颇众，人稀得见，惟黄野人数数与人遇，其事见《山志》，不可枚举。大率每年九月六日至九日，黄野人必出，以是日候之，然往往见之不识云。

幻 女

南方海外之国，多幻术师，能使鬼执烛持茗供客，客徒见烛茗出入，不见其人。有孔氏子者，往从学之，则曰："且留为我女婿，当以法授。"于是见女，夜与之处，美而艳，亟欲就之，辄展转床席间，如隔墙壁。与语则在，索烛照之，婉娈丰泽来亲人，欲抚而搂之，又不可近。凡数夕，无如之何。孔氏子亦美而艳，女心动，悦之。则曰："席间有红丝一缕，盍取而去之。"去之，乃遂

得接合为夫妇，甚欢。师知而将杀之，其女以告，使亟去。且曰："幸以手执一雄鸡，顶一铁釜，剑飞至，得鸡若手指血。可厌而返也。"曰："若此赘我何为。"女曰："以子美故。我私而就子，其他或来与处，相狎昵久不得接，彼将神荡魂离，以至于死。死则师命我裸裎招之，故能役之执烛茗以事客。以是为赘耳。"乃决去，涕泣甚悲。女曰："无思我，我固老且丑也。"因脱其面，若蝉蛇蜕然。或以语美周黎子，黎子曰："固然。夫色之美者皆能役人，然而固未尝美也。"

三烈魂

女以烈见，不幸也。而烈以魂见，使人得传其名氏，则犹为大幸。予得三人焉。一曰韩氏女。初，广州有周生者，于市买得一衣，丹縠鲜好，置之于床。夜将寝，褰帷忽见少女，惊而问之。女曰："毋近，我非人也。"生惧趋出。比晓，闾里争来观之，闻其声若近若远，久之而形渐见，姿首绰约，有阴气笼之，若在轻尘。谓观者曰："妾博罗韩氏处女也，城破被执。兵人见犯不从，触刃而死。衣平日所著，故附而来耳。"予哀之以辞曰："彼绡者衣兮，水之不能濡，美人之血红如荼兮。彼衣者绡兮，火之不能爇，美人之心皎如雪兮。毋留我绡兮，吾魂与之而东飘兮。毋留我衣兮，吾魂与之而西飞兮。噫嘻烈兮，不自言之而谁之知兮。"一曰湛氏，增城湛翼卿之女也。及笄，受聘吴氏子。丙戌，广州不守，女投井而死，吴生欲迎丧以归。其亲串止之。有李生曰："凡女子许嫁，字而笄之，死则以成人之丧礼之，况死于节者乎。"于是吴生迎丧以归。一夕月明，李见一好女子身被湿衣，前拜曰："妾湛氏女也，非君执议，游魂无依矣，请赋诗志妾之死。"言毕而灭。予抚琴而为之操曰："呜呼噫嘻，井之阴阴兮，美人以其魂嫁犹不沉兮。匪一日之沉兮，何以得君子百年之心兮。谢君之友兮，以礼而合幽明之瑟琴兮。"一曰苏氏妇。甲寅春，广州有请觇仙者，忽有自署苏氏者来，问其谁，曰："妾广州绣花街人，年十七，嫁汪叔茂季子。庚寅冬，城破，兵杀吾夫，吾以几击兵，兵破头额，因磔我而死。"予为之歌曰："击奴击奴，奴虽不死已碎颅，脑血可以溅吾夫。纤纤女手有霹雳，泰山难与秋毫敌。丈夫何必是荆轲，死为鬼雄随所击。"

卢琼仙

卢琼仙者，刘鋹之才人也。崇祯间，有请觇仙者，琼仙至，题云："身轻不许风中立，腕白愁教月下看。"琼仙故能诗。同时有苏才人者，亦能诗，南汉宫中称大家，刘龑宠之。至鋹时，有女学士十余人，琼仙其一也，与苏皆南海人云。

王小姑

王小姑，东莞石冈人。及笄，适陈氏子，无何，得疾不火食，日嚼梨枣饮水而已。殁经一日，颜色如熟寐。向夕，诸姊妹并立庭中，月色凄清，霜叶微坠，有物随风而至，灭于阶下，流香馥郁，冷然袭衣。诸姊妹曰："岂小姑来惊人耶！"小姑微吟，若流莺出于叶底，就之弗见。良久曰："世缘未尽，复来相对耳。"骨肉掩泣。小姑取架上巾为之拭泪，亲戚来观，婉娈如昔。每晓妆，皆见其衣紫绡，挽颓云，与近态异。因戏疾抚其臂，玉腕如冰。小姑怒，以钗刺之。兄举子，代命名曰栋隆，手制巾领与之，时时抱行空中，儿弗畏也。越数年，忽见身，与所亲泣诀曰："缘尽矣。"倏然而灭。

黄宾臣

有黄宾臣者，字敬而，琼山诸生也。庚申七月，至高州，值天大旱，有司祈祷不应。宾臣曰："凡求雨必得奇门真传。"或异其言，亟报有司往请之。宾臣使取竹片十二为令牌，及大锅一，黑雄鸡一，鹿脯五器以待。明日于观出寺为坛，宾臣服道衣，被发仗剑，于坛上步罡捻诀，以目视日，竟日不下一睫。明日申刻果雨，不甚大，观者称其术之神。曰："未也。俟明日观之。"明日烈日如故，宾臣曰："此劫数，非独高凉一郡为然，柰何！"有司以其左道讥之，宾臣愧甚。于是至发祥寺，登浮图，居第四重，上下左右悉以符箓封之。越三日，谓观者曰："明午雨必至，但从东南来可保无事，否则当有性命之忧。"因作书与家人诀。明日未时，烈日中狂风大作，宾臣谓其仆曰："雨从西北方起，不祥，尔当速去。"其仆甫下塔，霹雳一声，雨如注。有老人见一麻鹰，口含火丸，从塔第一重飞入，势甚可怖。须臾霹雳再震，远近闻硫磺扑鼻。驰视之，宾臣僵仆塔外，口存微息，鼻旁与右臂微破，一孔如针，血流不止，以沸水饮之，不受矣。高州人以宾臣为百姓而死，立庙祀之。

北门邪

自琼至崖，所历州县，皆杜北门不开。曩时，琼郡午后鬼入市廛，以纸钱贸物，核之仅灰烬存焉，于是皆试钱水中，验浮沉以别人鬼。有堪舆言："宜杜北门，作真武庙以镇之。"有司如其言，鬼怪遂灭，故十州县皆效之。此甚妄也，北非鬼门也。鬼无形，随在可以出入，有司者尽人道以杜之可耳，何必门。故曰："有道之国，其鬼不灵。"

孝　陈

孝陈者，恩平文安寨人，不知其名。人以其始为女而终为男，不可以复女之，而掩其今之为男也；亦不可以竟男之，而掩其昔之为女也。于是但称之曰陈云。陈之为孝则何？曰：陈及笄时，以其父贫而无子，将如北宫婴儿之所为，不嫁以养。其父强遣之，陈时时提持酒食，归饷其父。虽大风雨，崎岖山谷，豺虎之间弗少避。路有乌风大王者，祷之，祷已而哭，哭辄失声。痛其身之女，不幸而不为男，使其父老而无依也。一日匍匐坛前，见有山果随流，拾食之，得疾。迷闷数日，梦有人以刀截其下体而接以他体者，惊寤，则居然男子矣。其夫以闻电辉王将军，将军嘉叹，以为孝之所致，命麾

下给养其亲。未几，文安寨破，蕃王得陈，怪之，配以女子，而使掌管鹿园，于是陈又为人夫焉。屈子曰："甚矣哉！天固无不足于人，而人尝不足于天。人固无不足于人，而人尝不足于人。夫苟足于天，虽女而男之可矣。苟足于人，虽妻而夫之可矣，孝陈之事是矣。嗟夫！女而男之，非祥也，而在陈则祥；妻而夫之，非祥也，而在陈则祥，祥则复何怪之与有。"

觚　剩

[清]钮　琇撰　南炳文　傅贵久整理

《觚剩》正编八卷、续编四卷，清钮琇撰。钮琇，字玉樵，江苏吴江(今属苏州)人。康熙十一年拔贡生，历任河南项城、陕西白水、广东高明知县。卒于康熙四十三年(一七〇四)。著有《白水县志》、《临野堂诗集》等。

该书为作者任高明知县时所撰。正编包括《吴觚》、《燕觚》、《豫觚》、《秦觚》、《粤觚》，续编包括《言觚》、《人觚》、《事觚》、《物觚》。全书以笔记体裁，记述了作者在各地的所见所闻，"可补正史之阙"，为研究明清之际的政治变迁、社会状况、风土人情、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这次整理以国学扶轮社辛亥本(一九一一)为底本，参校他本及旧籍，择善而从，凡确属错讹者，均加迳改，不另出校记。

正　编

自　序

原夫天为石补，光乃丽乎三辰；地以鳌胜，力且维乎四极。莲生岳上，巨灵运掌而山开；乌走云中，后羿弯弓而日落。若其游神六合，抗想千秋，都非易测之情，实有难穷之理。然则庄生《齐物》，何得置北溟而不谈；屈子《离骚》，能无仰东皇而欲问乎？况夫鬼盈睽载，《易》留语怪之文；神降莘言，史发兴妖之论。杏坛书垂笔削，辨六鹢之昼飞；龙门事著兴亡，志一蛇之夜哭。是知虞初小说，非尽出于荒唐，郭氏遗经，固无伤于典则也。余也生虽已晚，世不逮夫郏鄏，思则靡涯，心常倾夫荟蕞。幼而就傅，延吴札于枫江；长且服官，谒徐陵于柏府。初垂缟带，便学长吟。继傍玉台，每聆《新语》。入燕都而怀故国，记览《梦华》；登梁苑而晤名贤，书携行秘。迨夫哀缠素韡，贫典黑貂，旅食三年，不断皋鱼之泪；宦归千里，无余刘宠之钱。游迹则雁池凫渚，阅历遍赊；行装则玉格贝编，讨搜独富。既而听鸡函谷，策马芦关。叹密法于秦灰，欲辨怪哉之气；怀和声于周风，还题吉了之名。碑洞文章，收诸绿笈；桥山陵寝，绘以黄图。今则仍绾银章，更临珠海。鹧鸪啼处，朱旗锦石之乡；蝴蝶飞时，丹灶羽衣之洞。官逢斗毂，得虎说于荒江；语习娵隅，成鱼吟于蛮府。檠花宾至，快雄辩之当筵；话雨人归，喜华笺之在箧。于是倾觚授简，抄以小胥，因而别地稽时，汇为全帙。言其大略，盖有三焉。尔其箫断吴门，曲留小海；筑摧易水，歌起悲风。嵇散挥弦，《广陵》之音欲绝；潘郊阁笔，重阳之句无多。苟非阐此嘉名，谁复求之幽壤？至乃江头孝女，黄绢无传；塞外文姬，青蛾莫赎。帘窥燕子，新愁锁夜月之楼；门倚桃花，旧笑忆春风之径。维美昭于绣管，斯艳发乎得簌。更若大夫观止，雅擅多能；君子至斯，夙推博物。疏不遗乎草木，学遡葩经；注兼及乎虫鱼，功期翼雅。爰以资其考索，非止袭夫传闻。然而宇宙茫茫，人如粟渺；江河滚滚，世亦萍浮。目不越于方隅，每以常而为怪；心苟通乎大造，将何幻而非真？念兹得失之林，总归陈迹；悟彼逝来之境，庶得遐观。姑存此日琐言，岂曰珠能记事；倘附他年野史，亦云稗以备官焉尔。

康熙庚辰三月既望，吴江钮琇玉樵甫书于高明官署之根青阁。

卷一　吴觚上

岁寒集

余幼从吴南村先生于家塾，受《尚书》、《左氏传》及时制义，所见著述甚富，惜在髫龀，不及抄缀成编。未几夫子下世，遗稿零落，越今三十余载；偶于故簏中，搜得数章，敬录于此。《拟道路忆山中》云："微阳澹遥薄，羁客困尘鞅。珪帛策今志，烟霞厉曩想。迟迟楚粤郊，一步一回仰。灵境隔紫霄，夙昔凭诞放。坠萼荐春屐，归云丽秋鬓。轩开纳曙景，襟豁眷初爽。自生性情悦，愿领丘壑长。浩浩九门津，恢恢千目网。野犊被文锦，

虽贵非所赏。铜斗瞻渐碧，禹穴顾已莽。新游非故乡，登顿益慨慷。空抱嵇生琴，戚戚发哀响。"《追和孟东野审交》云："枳棘初生时，青青似柑柚。滋养待成林，芒刺伤我手。结交非其人，不但初心负。名义如日星，斯人等埃垢。君子田中禾，小人田中莠。同亩而异根，安得秋实茂。宁为管华薄，莫效苏李厚。厥初或依违，鲜终谁执咎。"《咏梅花》云："百卉千妍竞艳阳，有人篱角问孤芳。寒交近与苍松绝，滥籍秦官亦可伤。"《赋得城春草木深二首》云："名区屯宿莽，春向几人家。衙晚听啼鸟，碑残卧落花。堂巢无主燕，池唱在官蛙。何必曾侯印，东门遍种瓜。""百战余荒垒，阳和尚草莱。青帘花外肆，乌鹊雨中台。怨气流为火，腥痕绣作苔。登高如可赋，愧乏鲍生才。"《田家秋兴》云："九月筑场后，田家事事幽。断桥霜下坂，修竹水边楼。鸡犬无心昼，菰蒲有望秋。莳蔬携锸短，栽枳结篱稠。灯火邻春共，鱼书社饮修。落桑杭入瓮，覆草稑成丘。帘曝贪朝坐，溪云动晚讴。牵萝闲补漏，策杖遍寻俦。梦以无因永，行缘得句留。所须无冻馁，城市有何求。"《寡女行》云："明月夜照井上霜，如花寡女开中堂。当轩轧轧朝复暮，机中之锦他人裳。夜阑月转灯烬灭，独向空床抱冰铁。君不见东家鹤发娘，垂老嫁人为媵妾。"《西门行》云："西门有高冢，乃是城中富家儿，当年不乐，为后人嗤。后人嗤，后人仍效之。日复一日，坐令青鬓丝。疏布裘，屈木卮，此物我所制，奈何坐令他人嬉！城中车马客，不向西门冢上驰。即向西门冢上驰，冢中之人不能复起相追随。请尽今日欢，明日非我知。"《东门行》云："出东门，意欲前，欲前未及得前，远闻儿啼女泣，使我仆马为流连。君但行，勿留连。堂上有两亲，机中有丝日一缣，贱妾馎糟糠，终不令君亲饥且寒。道傍之水泥浊浊。长安马，多食粟。一车覆，一车续。愿君为臣忠，为吏廉，吹风到茅屋。结驷归来非我欲。"《西山爽气》云："雨歇池馆凉，开轩睇原隰。遥峰如螘栉，苍翠净可吸。竹树延清晖，苔阶响余滴。群鸟次第起，远背晨光没。我意亦悦之，曳杖遥与即。旷然融心魂，神领兴自给。松风塞双耳，米盐讵容入。出门无可营，坦坦任所适。"《寄题周蛰庵新居二首》云："周子幽栖处，浮名信可逃。竹才埋瓦屋，水足受鱼舠。近渚饶菰蒋，低帘见桔槔。从知予去后，双板没新蒿。""苎通小径，鸡犬自成村。乱水绕三面，数家同一门。塾童来问字，邻叟共携尊。纵遣桃花出，无人解觅源。"《寄故乡诸友》云："白云红树隐溪塘，何处登高可望乡？百里畏途天外梦，两年愁鬓客中霜。刺秦惭负千金诺，归蜀空回九曲肠。倘有贫交问流落，尚悬双眼看苍苍。"夫子为王昆仑山人之甥，明末食饩归安，名驰三吴、两浙间。鼎革后改名宗汉，号南村，与兄东里、弟西山偕隐，日以文酒相娱，并手辑同志之诗，曰《岁寒集》。先生为人温厚而严正，终其身绝迹城府。吴兴庄氏子聘修《明史》，坚拒之，卒免于祸。

贞白楼诗

余族兄易庵先生，名棨，与先君同受知于黎博庵副使。鼎革后，筑楼溪滨，绕以修竹，而种菊其下，赋诗饮酒，绝意人世。自南村师殁，先君即命余从易庵游。今易庵年已八十有二，无子以继其传，手抄《贞白楼诗》寄余，若冀余之传之者。存其一二，亦可以见兴象之恬，襟怀之峻矣。《闰上巳》序云："上巳不诗，闰而诗，纪异也。兰亭已矣，禊事犹存，虽迹类嬉游，而志存蠲祓，怀洁之士，实欣尚焉。于斯时也，澄泽流鲜，朗区披秀，洛川名阙，抚令节以舒光；洧水丽姝，激景风而吐艳。斯诚骚迈之欢辰，咏喁之良遘矣。乃者节序乖疏，宾朋散逸，黄龙梦杳，白水吟空。言念曩今，能无涕悼！当右军作记，年冠永和，乃其临流感慨，犹至叹于世殊事异，揆厥所悲，一何遐也。至元嘉祖道之篇，永明禊饮之什，金石毕陈，钧天杂奏，窅眇寂寥，风斯迈矣。南楼倦倚，觸绪兴哀，漫赋五言，忘其拙率。"诗云："入春饶胜事，我复爱花辰。曲水门阑旧，熏风节序新。祓除如有待，觞咏岂辞频。寂寞寻芳侣，重来访隐沦。"《上巳日种菊》云："未肯忘秋兴，霜花手自栽。力锄非种去，悬想故人来。宿土承新露，疏篱傍老梅。相依成密友，日夕共徘徊。"又《秋怀》十首，殊有靖节风致，今录其二："风霜颇威厉，败叶走阶儿。我庭日寥廓，一望尽披靡。人事苦衰谢，天道有倾否。古桂发幽馨，吾无隐乎尔。俯仰观幻化，斯理本如此。"又云："西风顿凉冷，衣被应装绵。妻儿负单夹，欷歔当我前。问我我不应，四顾空茫然。南邻贫彻骨，北里富薰天。造物本不齐，岂复关愚贤！"

西山五七言

吴西山重晖，行十，南村先生之弟。少年诗名甚著，惜早卒。其诗长于写景，如《野眺》云："花明背郭寺，柳暗入村桥。"《醉归》云："荇乱牵摇橹，鸥惊触过船。"《村居》云："木脱云辞径，禾登鸟集门。"《吴兴旅次》云："老藤随树倒，危石带沙崩。"《村桥远眺》云："天长众鸟去，林远细烟升。"《春窗对雨》云："窗雨沈花影，檐风落鸟声。"《游硖石东山》云："柳深莺坐稳，柏老鹤巢危。"《晓寒》云："霜花骄古木，水骨压狂流。"《春夜步月》云："暗香花隐月，迷路树钩衣。"七言如《题画》云："远水日斜渔倚棹，空山云起客登楼。"《入山》云："江寒雁落芦花国，山冷人归枫叶村。"《秋霁》云："槛外雨过群壑响，檐前风定一蝉闻。"《春怨》云："惊残好梦憎啼鸟，催理新妆恼侍儿。"《新迁》云："竹孙脱箨看过屋，鸥母携雏并浴川。"《雨望》云："废苑亭台新牧陇，孤村烟水旧渔家。"《秋夜》云："幽砌露寒蛩近榻，荒园槿落犬穿篱。"皆可传也。

布囊焚余

张玄著先生起自海中，部落解散，窜身僧寺。杭守臣觇得之，与爱仆杨贯玉、幕友罗自牧同被执。就逮之日，公乌巾葛衣，不言不食者数日，惟啜水而已。临刑，二卒以竹舆舁至江口。先生从舆中出，见江上青山夹岸，始一言曰："好山色。"因索笔研，作绝命词，付行刑

者。自牧与贯玉俱从死焉。所著诗词，贮一布囊，悉为逻卒所焚。其遗在僧寺及民家者仅数篇。近体三首云："义帜纵横二十年，岂知闰位在于阗。桐江空系严光钓，震泽难回范蠡船。生比鸿毛犹负国，死将碧血欲支天。忠贞自是孤臣事，敢望千秋青史传。"又："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惭将赤手分三席，特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尽鸱夷。"又："何事孤臣竟息机，鲁戈不复挽斜晖。到来晚节惭松柏，此去清风笑蕨薇。双鬓难容五岳往，一帆仍向十洲归。叠山迟死文山蚤，青史他年任是非。"《古风一首》云："苏卿仗汉节，十九岁华迁。管宁客辽阳，亦阅十九年。还朝千古事，归国一身全。余生独不辰，家国两荒烟。飘零近廿载，仰止愧前贤。岂意避秦人，反作楚囚怜。蒙头来故里，城郭尚依然。仿佛丁令威，魂游华表巅。有靦此面目，难为父老言。智者以为辱，愚者笑我顽。或有贤达士，谓此胜锦旋。人生七尺躯，百岁岂复延。所贵一寸丹，可逾金石坚。求仁而得仁，抑又何难焉！"

虎林军营唱和

吴愧庵名炎，潘力田名柽章，才望相埒。康熙癸卯二月，同以史事株连，逮系虎林军营。吴有《营中送春》诗云："一半春光缧绁过，唾壶敲缺待如何。莺声啼老听难到，柳絮飞残扑转多。晼晚斜阳连雉堞，朦胧短梦绕岩阿。不堪往事成回首，总付钱塘东逝波。"潘《漫成四首》，其一："抱膝年来学避名，无端世网忽相婴。望门不敢同张俭，割席应知愧管宁。两世先畴悲欲绝，一家累卵杳难明。自怜腐草同湮没，漫说雕虫误此生。"其二："吴关一路作羁累，棘木庭前听五词。已分残形轻似叶，却怜卫足不如葵。下堂真愧先贤训，抱璧几同楚客悲。从使平反能苟活，他年应废《蓼莪》诗。"其三："圜土初经二月春，薰风又到絷维身。流萤夜度绨袍冷，采蕨朝供麦饭新。敢望左骖归越石，还期长珮拟灵均。多情最是他乡侣，闲谱龟兹慰苦辛。"其四："阅历风霜只自疑，难将身世问时宜。穷愁只合吾侪事，姓氏羞为狱吏知。见说成书刑铸鼎，不闻有梦召胥靡。南山此去躬耕好，未可重题酒后诗。"吴《怀古》四首，《咏岳忠武》云："将军野战最知名，半壁河山一力撑。义在《春秋》臣节殚，法过韬略阵云明。运移宋历终江海，功就蕲王敢弟兄。痛饮黄龙千载恨，钱塘夜夜有潮声。"《咏伍相国》云："闻阖行歌未死身，一言投契作宗臣。报仇暮日忘荆国，抉眼衰年看越人。罗刹江头潮最怒，姑苏台畔草长新。虫沙猿鹤无穷化，愿向波涛问大神。"《咏苏文忠》云："杭州刺史最风流，箫鼓楼船春复秋。讥诮每撄丞相怒，判书常应老翁求。六桥花柳蒙遗泽，两岸湖山纪胜游。当日怜才岂无意，峨嵋夜月照高丘。"《咏于忠肃》云："开元城外黑云屯，土木营边日月昏。手挟六龙群喙定，身担一线国威尊。战争有几禁南牧，缯币无多返北辕。两字狱成明主惜，高名赢得并乾坤。"《与美生对酌绝句》云："平生恨不学屠沽，输与高阳一酒徒。"此日尊前须尽醉，黄泉还有卖浆无？"是岁五月，吴与潘俱磔于杭之弼教坊，同死者二百余人。先一日吴语其弟曰："我辈必罹极刑，血肉狼籍，岂能辨识？汝但视两股上各有一火字者，即我尸也。"闻者无不流涕。

力田遗诗

潘柽章著述甚富，悉于被系时遗亡，间有留之故人家者，因其罹法甚酷，辄废匿之。如《杜诗博议》一书，引据考证，纠讹辟舛，可谓少陵功臣。朱长孺笺注，多所采取，竟讳而不著其姓氏矣。余幼从学吴南村夫子时，曾录其古近体诗数篇，留敝簏中，今检而存之，并著《博议》所自，以俟能表章者。其《读五代史》云："唐室乱天纪，鸷猛化侯王。健者夜一呼，万乘起徬徨。取守既同道，贻谋安得良。遂令燕云地，化为狼与羊。倒受太阿柄，失势还自戕。有宋鉴其弊，居重御四方。矫枉失之过，国威遂不强。善哉府兵制，作法贵于凉。"《卜居二首》云："每爱西山好，烟霞无蚤昏。茶香晴送鹤，果熟晓争猿。得意花颜色，会心鸟语言。幽寻偏得性，独往志空存。""极望草萋萋，春原肥乳羝。青桐谁见实，朱凤尔何栖？短褐晨霜重，征尘夕照低。浣花溪有约，杖履不应违。"《关山月》云："绣衣金匼匝，宝马铁连蜷。出身誓向边场死，那能宛转妻儿前！离家复见故乡月，见月思乡情不歇。天山飞鸟却向南，陇头流水分呜咽。幕前健儿歌且悲，霜寒风劲胡马肥。闺中远不闻吹笛，塞上愁谁听捣衣？可怜夜夜关山月，只照从军不照归。"《丁亥春与文心兄理平川旧业，归途有感》云："草堂幸已赋归来，别业蓝田且共栽。废驿旧经征战尽，野花初向别离开。数通画角连笳起，一树斜阳带鸟回。照水独怜华发改，诗书两事老余才。"《忆戊子秋过外家东衡里，因寄表弟章伯升》云："数载烽烟隔渚隈，清溪野色望中开。山将落日排云去，水抱孤帆拂岸来。巷口燕巢春绕树，门前虎迹晓冲苔。援琴四壁贫何恨，孙叔当年不治财。"《奕隐赠云间谢绎之用枰字》云："扁舟问我霅溪行，坐觉九峰秀色生。当局尽从疑处失，先机谁向败中争。白云侵户明书几，红叶当阶覆石枰。身世渔樵何处稳，独能蝉蜕任浮名。"《酬王云顽夕坐有感见寄》云："虚无映卷帘，林壑尚余炎。露咽蝉高树，风吹月短檐。雄谈曾压胆，怪事几张髯。郑重瑶华赠，聊从紫气占。"《灵严怀古》云："半空塔影迥参差，人眼兴衰欲问谁？麋鹿有情伤地僻，草花无主恨年移。溪山尚倚吴王剑，江月空弯西子眉。薄暮老僧为指点，白云封处六朝碑。"《和陶乞食诗，赠乞食诸公并序》云："辛卯秋，村民十百为辈，望门投食。予谓救灾恤邻，谊也。况上无所呼号，下不为剽克，而俯首一饭，犹良民也。渊明旧谷既没，新谷未登，日月尚悠，为患未已。乞食贤者之事，乃众人优为之。慨然有作：沟壑势所迫，贸贸行安之。促步望烟火，低头好言辞。善悉主人意，高义无嗟来。升斗竭所余，满腹辄废卮。感激话畴昔，内热胖羊诗。同里无赈恤，曷云济世材。愧客供给

薄，强饭以相贻。”《移居诗赠人》云：“近知卜筑到江滨，遁迹聊依水岸分。波底白鸥渔有国，天边苍葭雁为群。故乡回首桑麻接，曲径通人鸡犬闻。吾亦经营沧海计，乘槎浩荡一从君。”

序赋创格

陈鹤客三岛，长洲人。崇祯末为博士弟子，有声。国初晦迹授徒，然故国《黍离》之感，不去于怀，终以忧愤成疾，年三十有四而卒。曾为余内兄毕西临作《当泣草序》曰：“毕子西临，以终生上策之年，怀太傅度湘之志。被明月于江皐，爰歌《九辨》；悲雨雪于阪道，兼作《四愁》。乃示予以诗，其自命曰《当泣草》。噫嘻，悲夫！仙人羽盖，望姑射以何归；帝子霓旌，仰桥山而莫及。玉泉河畔，水涨桃花；铜马门前，风吹秀麦。故府久为拜月之庭，行宫竟作祭天之宅。朝围猎骑，万里扬沙；暮起夷歌；九门落日，西山草绿，谁传社饭于诸陵？北殿貂黄，徒思腊酒于故阙。逢荆卿之故友，相对生悲；登乐毅之空台，自然饮泣。若夫道指金陵，客归江表，风景萧条，河山绵邈。金凫银雁，尽出人间；细柳新蒲，悲从父老。凤凰台上，朝来麋鹿之游；鳷鹊观前，夕作牛羊之道。刘琨既逝，啸未举而楼空；祖逖云亡，鸡既鸣而天晓。山中公子，谁共攀夫桂树？道上王孙，独自寻夫芳草。遂乃下云阳，登石屋，望远则目属青龙，临空则悲生黄鹄。弹筝拊筑，佣工歌变徵之声；短笛横箫，乞食吹《小海》之曲。华屋增羊子之悲，穷途起阮公之哭。于是驾云螭，乘白霓，王良为御，造父前驰，巫咸申命，詹尹陈辞。远游谁去？猋举何之，横四海其焉极，望夫君而太息；吊玉米于江陵，奠椒浆于太乙。风吹寂寞，空存云母之山；鸾盖飘零，徒忆辛君之邑。仙城飞鹤，怀往日以悲鸣；蜀道啼鹃，见故家而饮血。浮云白帝之乡，羽旗何处？细草黄陵之庙，珮声俱没。斯则怀古思今，悲从中起。表松柏于林间，不独齐君；歌乌鸢于江上，宁唯越子。乘犊过翟义之台，咸歌《薤露》；执绋拜田横之墓，尽唱《蒿里》。闻者无不心伤，见者为之发指。然则人寿几何，河清难俟。问道则路无朱烛，寄书则江无赤鲤。候旭日于成山，文鸟不来；望飞云于海曲，青羊莫止。锦江彩石，信穷河汉之槎；金马碧鸡，日断岣嵝之使。所以仲连绝迹于海滨，伯鸾息影于吴市。庄舄之思越国，哀感旁人。钟仪之操南音，情惟故主。萱草非可忘忧，荼苦其如甘旨。嗟乎！世修曼以多艰，心悱恻而永叹。往路忧多，焉得化蜺于婴茀；来日苦少，不逢斟雉于鼓钱。悠悠苍天，其已焉哉！乃为之歌曰：上有汉兮云漫漫，望北斗兮不能攀。舒长啸兮心未安，感皇穹兮独无言。歌既阕，毕子泣数行下而去。”诗序以赋体用韵，此为创见。又有赋而全不用韵，别创一格，如南邨先生《病赋》，皆极文心之奇变，不斤斤摹古求工者也。赋曰：“人之生也，如天之风，如水之漪，如耳之鸣，如驷之骤，如巫之祝，如蟒蝀之脐，如灯之葩，如蜃，如沸，如冰，如烟，如铁之出于火、入于水，如露，如花，如富家儿，如仕，如观史，如乐，如御宫女，如月之魄，如夜之旦，如旦之昼，如昼之夜，如交，如问途，如咒，如邹鲁哄，如财，如战，如聚，如笑，如男女合，如魇，如儿言，如婚，如君臣，如茧，如白云，如黄云，如黑云，如青云，如电，如爆，如仙，如佛，如霰，如醉，如老生之讲学，如弟子之从师，如佞，如蒂，如盗，如云之出于山、归于山，如水之泄于山、蓄于山，如优，如博。而其死也，幽幽尔，荒荒尔，蘧蘧尔，沈沈尔，冲冲尔，墨墨尔，而水然，而夜然，而石然，而槁然，而客之归然，而草之秋然，而冰之澌然，而偶然，而块然，而角然，而铜锡金璧种种然，而瓦砾罂缶种种然，而楹棁柱牖种种然，而矛殳钲戟种种然，而胫然，而背然，而愚然，而瘖然。而其生未极、死未及也，而鬼为之祟，而人为之祟，而寒为之祟，而暑为之祟，而风为之祟，而日为之祟，而饮食为之祟，而仁为之祟，而义为之祟，而医为之祟，而巫为之祟。而其耳也与天通，不然胡雷？而其目也与林通，不然胡花？而其鼻也与鱼鳖通，不然胡腥？而其舌也与道人通，不然胡铎？而其发也与狐通，不然胡毡？而其髯也与秋通，不然胡凋？而其腹也与军通，不然胡战？而其胆也与大将通，不然胡怖？而其心也与缫通，不然胡繁？而其背也与山通，不然胡石？而其尻也与朝士之口通，不然胡结？而其溺也与斧通，不然胡割？而其膝也与弩通，不然胡劲？而其股与足也与金通，不然胡沉坚而不能举？而生也，而死也；而非生也，而非死也；而或生也，而或死也；而未生也，而未死也；而生忘其为生也，死忘其为死也；而病也。”

纫兰词

三吴词家，称朱、陈两检讨。陈以苍雄擅奇，朱以生新标隽，俱已誉高黄绢，价重乌丝。若黄子鸿所著《纫兰别集》，风流俊迈，非不可追响东堂，齐踪西麓也。摘录数阕，以见其概。《昭君怨·咏落花》云：“每爱春来偏蚤，纵是雨过也好。小径不生尘，簇香裀。　几点秾苔绿衬，一捻绣鞋红印。生怪燕喃喃，带泥啣。”《踏莎行》云：“宿雨随收，春寒顿软，博山销尽沉烟篆。越罗裁得称身无？黄昏蚤是停刀剪。　烛影偏明，花阴又浅。井桐休放月痕来，玉阶刚卧金铃犬。”《风流子·题城西某氏园亭》云：“柳岸试维舟，苍苔路，彷佛认层楼。想晓燕催妆，春莺教伎，云翻舞掌，雪喷歌喉。谁曾管、疏帘难隐笑，小扇不障羞？紫陌尘香，重停五马；红墙月冷，悄候千牛。风流浑未厌，奈珠沈翠殒，是事休休。忍看雕甍画栋，冷落山丘。但云去云来，有时有梦。花开花谢，无地无愁。题取断肠词句，当我缠头。”《一剪梅》云“迤逦山根带浦沙，也有樵家，也有渔家。酒旗挑出竹篱笆，映朵桃花，映朵梨花。　宿雨初收日向斜，几点飞鸦，几点栖鸦。碧江偏是渺天涯，半被山遮，半被云遮。”《水龙吟》云：“霜容莫笑龙钟，少年曾是推豪兴。高阳伴侣，三春逐日，联镳飞鞚。山北山南，芳菲赏遍，别寻幽胜。记披襟直上、云峰绝顶，浑欲唤、青天应。　谁道多生蹭蹬。旧情怀、都来难称。十年回首，交游嚼蜡，功名坠甑。除却枯吟，酒肠碁胆，消磨无剩。

但秋来犹爱，断鸿声苦，把危楼凭。”《浪淘沙·江上晚眺》云：“万里泻长洪，雪卷秋空。自凭天堑界江东。北向投鞭南击楫，多少英雄。 闲拟话从戎，夕照沈红。布帆萧索挂西风。无限沧波量不得，付与渔翁。”子鸿名仪，常熟之莺沙人。

芷崖诗句

萧诗字中素，号芷崖，居华亭之壮行镇。以攻木为业，博学能文，尤长于诗。斤削之暇，间以吟咏。盖吕徽之、朱百年之流，而以艺隐者也。所著有《南浦集》。适于沈子竹西斋头，得其诗若干首。其五言若《闻雁》云：“稻粱谋自远，霜月韵偏哀。”《过坨堰庵访澄初上人》云：“水清鱼入定，林静鸟忘机。”七言若《春夜同友集南陔斋》云：“雄心每为风流折，逸兴能教礼法疏。”《过澄怀草堂忆王子井庐》云：“庭前孤直看槐树，池上丰神望柳丝。”《挽桐月较书》云：“空阶蕙草遗香佩，小院榴花忆舞裙。”《赠别诸远之》云：“山寺落梅伤别易，天涯芳草寄愁难。”可称佳句。其《度关》一律，最为时所传诵。诗曰：“独身游万里，深雪度重关。辽海吞边月，长城锁乱山。马随鸡唱发，心逐雁飞还。东道多贤主，葡萄壮客颜。”

秋　灯

元宵张灯，是处皆然。而我邑独盛于中秋，且作龙舰数十，俱笼灯为鳞甲，蛇蜒垂虹、钓雪间，波光月色，上下辉映。香舆夹路，画舫盈湖，箫鼓管弦之声，达曙不辍。顾英白有《江城秋灯》篇云：“吴中灯市元宵盛，万户千门共辉映。土风又见赛秋灯，龙舟采鹢相夸竞。昔日天家正太平，秋宵灯火彻江城。争连冶袂探花饮，共踏长桥玩月行。家家赌胜经营遍，插竹悬球光彩现。制成采胜出文鸳，剪就银花回舞燕。还将百宝结流苏，绣户珠帘拟画图。灿灿游人齐袪服，盈盈艳女特当垆。豪门得赏鳌山景，深夜宁愁凉露冷。钓雪滩边火树新，垂虹亭下星桥整。别有殊方献鬼功，机关走马实玲珑。雕镘云母矜滇巧，错落珍珠羡闽工。最是龙舟喧夜棹，满湖丝管争欢笑。枫岸遥闻兰气香，芦洲震听鼍声闹。谁知鞞鼓揭天来，人去城空事可哀。女墙吊月啼寒蟪，露井临风坠绿槐。凄凉亦止十年余，江上繁华转胜初。何人不庆升平乐，每事还嫌旧日疏。土谷灵祠高树帜，建作勾栏呈百戏。歌时画栋遏云流，舞罢朱栏丛绮缀。清秋明月胜元宵，宝镜悬空驾彩桥。仙乐霓裳云外听，天香丹桂月中飘。秋灯更比春灯好，是处楼台似瑶岛。步月争看响屧来，踏灯又听清歌绕。借问观灯孰可夸，千行宝炬拥香车。竞梳高髻称浮渲，并曳新裾号月霞。先时甲第多更主，宴乐灯筵靡旧侣。游侠欢邀馔玉珍，屠沽意满尊金缕。窄袖轻衫样最时，边关曲调有情痴。止知胜赏年年是，岂料沧桑事事非。萧条独有杨雄宅，不藉余光来照壁。闲吟聊备采风篇，独看江秋芦月白。”顾英白名伟，以字行，吴江之同里人。笃志好学，所辑有《唐诗、明诗汇选》、《古文粹选》。惜其后嗣不振，而卷帙浩繁，无有能行之者。英白论诗，专以格律深细、对属精切为工，故微伤于气。然《秋灯》一篇，婉丽悲宕，而奢俭盛衰之感寓焉。洵无愧为风人也。

虎丘题诗

虞山钱宗伯以谴归，有题诗虎丘刺之者曰：“入洛纷纭意太浓，莼鲈此日又相逢。黑头蚤已羞江总，青史何曾借蔡邕。昔去尚宽沉白马，今来应悔卖卢龙。可怜折尽章台柳，日暮东风怨阿侬。”或云云间陈卧子作。

逸老堂对

苕中吴磐，家饶于赀，工书博学。鼎革后，绝意进取，学使者张安茂题其居为“人才节士之庐”。然负气自高，未甚韬晦。顺治中，官方山备兵吴兴，与之友善，因重修逸老堂，乞其长句一联，镌悬堂柱。吴走笔书曰：“山川无恙，叹前辈风流何处！见冷烟衰碣，古道斜阳。尽悲凉人物，止剩寒鸦。 台阁重新，问苍穹英雄谁是？有补天巨手，回日弭戈。待整顿乾坤，再来杯酒。”词既悲壮，书复蔚跂。有怨家潜录其语，以吴阴蓄异谋，首之帅府，祸几不测。方山知之，乘夜撤去。力为回斡，费千余金，事乃已。

秀门三绝

寒山赵均室人文淑，工写形画，并无粉本，但咏玩山中花草蜂蝶，遇物成图，自得天趣。其姑陆卿子妙有文笔；均蚤善篆书，淑精能绘事，一家三绝，吴中以为秀门。

酒　芝

江右李太虚为诸生时，嗜酒落拓，而家甚贫。太仓王司马岵云备兵九江，校士列郡，拔太虚第一，引见之，谓曰：“吾固多子，择师无若子者。顾远在娄东，子能一往乎？”李许诺。次日即遣使送至家。时王氏二长子已受业同里吴蕴玉先生。蕴玉者，梅村先生父也。而太虚教其第四、五诸郎。两人共晨夕甚欢。梅村甫髫龄，亦随课王氏塾中。李奇其文，卜为异日伟器。岁将阑，主家设具宴两师，酒半，出所藏玉卮侑酒。李醉挥而碎之，王氏子面加诮让，李亦盛气不相下。席罢后，谓吴曰：“我安可复留此！”遂拂衣去。吴知其不能行也，翼日蚤起，追于城闉，出馆俸十金为赠。乃附贾舶归。然所赠赀，大半耗于酒，及抵家，垂橐萧然，亟呼妇治具。妇曰：“吾绝粮已久，安所得粟？忆君去后，犹存故人酒一罂。请佐君软饱可乎？”妇往邻家觅薪，李即发罂。罂内产一芝如盘，紫光煜煜。喜且愕曰：“此瑞徵也，顾酒败不可饮奈何？”挹之，则清冽异常。乃泛白独斟。妇负薪归，则罂已罄矣。是秋登乡荐，明年成进士，入词馆。数载后，以典试复命过吴门。王氏子谒于舟次，李亟询吴先生近状，是时梅村亦登贤书，因购吴行卷，携以北上，为延誉京师。辛未，梅村遂为太虚所荐，登南宫第一，及第第二人，年仅弱冠。蕴玉先生享荣养者

三十年,可为疏财敦友之报。而岵云诸子,自司马没后,家渐替矣。

陶庵刚正

黄陶庵先生少有盛名,馆于同里侯氏,以道义相切劘。虞山钱宗伯有一子名孙爱,甫成童,欲延师教之,而难其人,商之程孟阳。孟阳曰:"我有故人子嘉定黄蕴生,奇士也。与同里侯氏交三世矣。未可轻致。公雅与侯善,以情告侯,公可得也。"宗伯乃具厚币,遣门下客李生,至嘉定延之。李先是侯,道宗伯指。侯力为劝驾,黄意不悦,强而后可。遂与李偕至宗伯家,宗伯待以殊礼。居浃月,孟阳出海棠小笺示黄。黄询唱者为谁。孟阳曰:"宗伯如君柳夫人作也。子于帖括之暇,试点笔焉。"陶庵变色曰:"忝居师席,可与小君酬和乎?"孟阳曰:"此何伤?我亦偕诸君子和之矣。"陶庵曰:"先生耆年硕德,与主人为老友,固可无嫌,诸君亦非下帷于此者,若淳耀则断不可。"孟阳惭退。先是,曾馆某抚军幕府,有邑令闻先生在署,橐数百金,赂先生父,令致书,俾为之左右。先生复父书曰:"父生男之身,尤望生男之心。若行一不义,取一非有,男心先死矣,尚何以养父乎?"其自命刚正如此。忠孝大节,岂临时激于意气者所能为乎!

释氏亲送

吴易字日生,其母夫人善绣观音,技同针绝,乞绣者一金始得一幅。生易之夕,遥见双灯前导,有帕首少妇引朱衣童入室,倏然不见,而易堕地。盖释氏亲送也。长而文誉日著,膂力过人。以癸未进士,授兵部职方司。时南都已陷,归举义旗,聚舟师数千,结营长白荡。吴提督兵下吴江,众遂解散,全家俱溺于水。易乘小舴艋遁去,匿嘉善钱氏园中,日夜酣饮,痛哭不发一言。为逻者执送武林,军门谕降,不从,竟磔于市。

奏毁淫祠

旧传明祖既定天下,大封功臣,梦兵卒千万,罗拜殿前,曰:"我辈从陛下四方征讨,虽没于行阵,夫岂无功,请加恩恤。"高皇曰:"汝固多人,无从稽考姓氏,但五人为伍,处处血食足矣。"因命江南家立尺五小庙祀之,俗称"五圣祠"。是后日渐蕃衍,甚至树头花前,鸡埘豕圈,小有萎妖,辄曰:"五圣为祸"。吾吴上方山,尤极淫侈,娶妇贷钱,妖诡百出。吴人惊信若狂,箫鼓画船,报赛者相属于道,巫觋牲牢,阗委杂陈。计一日之费,不下数百金,岁无虚日也。睢州汤公巡抚江南,深痛恶俗,康熙乙丑奏于朝而毁之,奉有俞旨。并檄各省如江南土木之俑,或畀炎火,或投浊流,五圣祠遂斩无孑遗。

扁舟访隐

徐俟斋不出山者几四十年,巡抚汤公慕其品望,悉屏驺导,止从一小僮,驾扁舟访焉。鹤迹满径,松影在门。候之良久,竟不获见,叹息而返。吴人两高之。

公归集

平湖陆稼书龙其,改名陇其。初为嘉定令,以小舟载纺具抵任,内子躬自辟纑,易日用蔬菜。而慈惠字民,强毅任事,一时有神君之颂。忽有瞽者诣案自陈曰:"聪明正直谓之神,公即神也。我不幸两目无见,特乞公一字,批断来生作有目人。地下冥王,必不违公言耳。"稼书笑而允之。不二载,被劾去。嘉定士民数千,泣留不得,因刻《公归集》为赠。山右魏总宪上疏,称以天下第一清官,复其职,仍补灵寿县,内擢监察御史。罢官归朱泾,著书自娱。康熙乙亥年殁时,并无疾苦。午倦卧床,口喃喃若与人谈者,有顷,呼其家人曰:"忠愍公在此交代,我其去矣。"遂闭目而逝。空中箫鼓喧阗,合村无不共闻,殁后寂然矣。

怨鹤行

客有南州生者,钱塘人,少年出游,久不得意,流馆西吴。其闺人郁郁以没,一日托形野鹤,飞集生馆。生方沉醉,对鹤诉其愁苦。鹤忽堕泪,生遂闷绝,欹仆书床。既而呜咽为闺人语曰:"君不如归去,妾死矣,然依恋不已,魂魄渡江寻君至此。"言绝而苏,鹤亦飞去。董若雨为之赋《怨鹤行》云:"白鹤复白鹤,独立兀如醉。驱汝汝不飞,那作仙人骥。"(一解)"不鸣亦不舞,斜阳傍行子。低头语白鹤,惆怅依如许。"(二解)"白鹤长鸣,行客沾裳。白鹤泪垂,一何琅琅。鹤鸣尚自可,鹤泪愁杀我。"(三解)"呼郎来前,念郎愁苦。侬不愿封侯,愿君还故宇。欲知肠断绝,衣上钱塘雨。"(四解)

鬼 误

骥村严氏为苕中旧族,其亭馆皆芜秽不葺。有客宿其外楼,败槛断棂,积尘满几。客殊胆弱,人静后蒙被而卧,忽闻楼上橐橐声,心慄焉,以为鬼来矣。俄而声渐绕榻,心益怖,以手启被,出两目视,于黑影中见渺小鬼褰帏直入。客大骇跃起,持被扑鬼,而裸踞其上。坚坐达曙,主人出,呼客下榻共视之,则其家捕鼠狸也。

术者言

顺治元年夏五月,嘉兴角里街徐圃臣,偕同人三五中堂暑话。闻堂柱中膈膊三响,柱忽开裂,跳出一缁衣雏僧,长二寸许,背负黄袱包绕地疾走。众皆骇愕,环而逐之,随手攫得,咥然有声。以漆盒缄覆,移时阒寂。启视,则化为燕窝,残泥零落,他无所有。是时天下初定,王师南下,所至归命,禾郡已改服薙发矣。而人情摇摇,潜蓄异谋。适遇柱僧之怪,亟召术者黄姓占之。黄颦蹙良久曰:"此大不祥。夫僧者,薙发之象也。负包而走者,无家可归也。燕泥零落者,破巢之下无完卵也。吾郡其有大厄乎!"未几徽人入禾,倡乱举兵。王师闻变,自闽返旅攻城。城陷,焚戮之惨,竟符前兆。

僧虎

会稽宋廿一者，家贫少孤，居日铸山下，其业樵。事母至孝，每早起为母汲爨，候母饭罢，乃负担入山薪樵，归易甘旨供母。一日客至，留共早餐，比去，日亭午矣。入山行里许，一老僧坐道傍，语廿一曰："我待若久矣，若来何晏也？子虽果腹，如老僧之馁何？"廿一不解所谓，曰："我素不与师期，曷我责为？"僧曰："我期即若期，若岂忘之耶？余惫甚，请藉子为拄杖，子可乎？"竟起扑廿一背。廿一不得已，负之行。行觉体渐重，戏之曰："黄面瞿昙，何食而肥若是？"僧曰："四大本空，老僧与居士，俱以未能解脱为恨。毋独哂老僧也。"且行且语，其山中人刳竹为器者，自高冈望见之，曰："此非宋廿一耶？曷为乎负虎而走？"共击竹大叫，虎乃自背跃下，跨涧而去。廿一惊仆涧水。刳竹者趋至问故，廿一曰："向者我视为僧，不意其为虎也。微尔辈，几不免虎口。"众视宋所着絮袄左肩黄土五点，掌迹宛然，右肩则爪透三分矣。廿一由是奉其母徙居近市，改业负贩。姚竹友曰："人兽之机，转于孝子。孝德所感，不大且速欤！"

今乐府

李西涯《拟古乐府》，久传于世。我邑潘、吴二子分类作《明史记》成，各撰今乐府，咏有明一代之事，复辑《解题》三卷，俱于被难时散轶。余家易庵夫子，亦潘、吴同志也，《贞白楼诗稿》中有《今乐府》，其辞曰："权门犬，吠权门。好官自我为，笑骂谁复论。嗥以南，嗥以北，权门有窦恣出入。卤簿都城天地黑，徒令志士空叹息。一朝权门冷落车马稀，群犬狺狺失所依。犬兮犬兮良可悲，摇尾权门空尔为。"（右《权门犬》）"椒山胆，何壮哉！一月官四迁，远自狄道万里来。君恩一何渥，臣心安敢灰！一腔热血不敢冷，九死百折终不回。宁与夏曾同日死，不顾权奸怒若雷。捐此七尺躯，上报明天子。忠臣之心聊复尔，刀锯鼎镬甘如旨。十罪五奸义不移，疏草一入人人危。椒山自有胆，何用蚺蛇为！"（右《椒山胆》）录存遗响，以著题所自始焉。

内外蛾述

顺治十六年海上之变，金坛荐绅，罹祸最酷。王公明新，名在逆藉，身戮家徙，有妾方孕，行至山东红花浦，产儿旅舍。杨老仆密启曰："覆巢之下，已无完卵。一线之系，在兹客婴。此去冯益都家不远，我主为其门下士，受知极深，驰告求匿，必能纳也。"妾是其言。杨乃襁儿于怀，痛哭夜走叩益都之门。时冯公在告，慨然曰："此我事也。"疾挥杨去。遂命侍姬乳之，名曰"协一"，示与己出无二。协一年至弱冠，昆山徐司寇高益都之义，女内侄以字协一，内外蛾述，闻者传为美谈。今协一以益都荫，历仕至广州太守。而金坛王氏之孥，复以输金归自塞外，完聚骨肉，仍享朊仕，皆益都存孤之德也。

愤僧投池

孙倓字商声，张西庐先生高弟也。诗古文简洁有法度，性孤冷不喜谐俗。自康熙癸卯西庐遭变后，尝谓："斯文既丧，世无可交者。乃与此龌龊辈同其食息，不如无生。"故有"一生不得文章力，百里曾无臭味人"之句。每就砚席，辄怒其馆主，不合而去。所著《海棠缘传奇》，痛诋伧父，盖以此也。苏州承天寺僧慕商声名，厚聘学诗。初至，见其曲房密室，酒气薰蒸，心已愤愤。阅三月，有贵人携妓而来，设宴招提，是僧隅坐酗饮。商声窥视大怒，亟欲辞，又不能即出。适见书斋前池水甚清，奋投而死。是年元旦，商声家祭，悬其故妇之像于堂。童孙侍立其侧，指谓商声曰："祖母泣而来下矣。"未及半载，果获此祸。

卷二　吴觚中

仙根

李子静学士，少随其父如石先生官于吴，遇国变，不能归蜀，僦居锦帆泾侧，馆于乡间柴氏。柴氏子世俊，梦入玉京，试得状头，师得榜眼。以告子静。子静心喜自负，因拆"榜眼"二字之半，合为"根"字，改名仙根，仍回原籍应举。辛丑传胪，果一甲第二，状元则马世俊也。柴本姓马，名偶符耳。如石先生名实，癸未进士，明末为吴县令，著有贤声。鼎革后，杜门著书，不以子贵易操，方巾布袍终其身。

樵隐

黄九烟名周星，性极简傲，或以诗文就见者，非面加姗侮，则哂而置之。其寓武水也，遇隐士崔金友于市，蚩蚩然肩负担而口吟哦。黄遽揖之入室，并索观所著。崔出《樵隐近咏》相示。其五律《书怀》云："花落无人径，云飞到处山。"《访友》云："野旷天垂远，花深月出迟。"《咏萤》云："扑扇怜儿女，窥书见圣贤。"七律《忆旧》云："因风去住怜黄蝶，与世浮沉笑白鸥。"《赠友》云："吟思白社倾佳酿，坐对青山看异书。"黄不觉惊赏曰："此真铿金霏玉之音也！我向所厌薄者，大率皆蛙鸣狗吠耳"

事类翁子

孙天闲名胤骥，泉州人，家甚贫，屡赴童试不售。其妻已生一子一女，力欲离异，孙不得已听之。未几孔文在自洙督学闽中，拔置榜首，旋令食饩。甲午乙未联捷，妻乃偕后夫至，愿鬻身为奴。孙坚不许，妻愧恨而死。此与朱翁子事绝类。孙贵后，谋再娶。有宦室女已受聘而夫病瘘，改适于孙，不半载而病瘘者愈。孙督学江南，不甚惜名节，以渔色没于任。其不善后，亦类翁子焉。

鹤癖

长山王进士蚪生，素有鹤癖。谒选得令如皋，皋故产鹤，乃大喜。抵任后，即于署内购畜十余双，庭空夜静，唳声彻云。俟其蹁跹竞舞，则辍案牍而玩之。忽见一鹤吞蛇，以为鹤固甘带也，乃谕诸丐户每人日纳一蛇，有罪应罚锾者，亦许以蛇赎。由是一境之内，捕蛇殆尽。后移癖貍奴，见其面空扑蝶，俯仰可观，遂令百姓捉蝶，因此罣吏议，罢去。

沉香街

嘉兴项墨林，名元汴，游金陵，昵院中一妓，久而欲别，妓执手雪涕，意殊恋恋。项归，乃广购沉水香，斲为卧床，玲珑工巧。复以名纨美锦制衣数箧，装巨舰访之。入门值有客在，妓顾项若不复识。项前通姓名，且言有所持赠，妓始婉容加礼焉。项命洁前堂，舁床置其中。阖院争来致贺，群艳纷集。项乃大张绮筵，钗细丝管，分行接响。酒半，忽抗声指妓云："我以世上有情种，多在章台，故不惜千金以买一笑。讵期月之别，便已相忘。絮薄花浮，于今乃信。"呼仆出箧中衣，悉裂之。奋大槌碎床，焚于庭。烟焰袅空，遍城闻异香，经四五日不散，因名此街为沉香街。

借卧鱼缸

乌程唐宜之，名时，才而狂，同人以为绝类桑民怿。其就试京师也，携一猕猴为伴。家贫患病，寄身枯寺，向僧借鱼缸，昼夜坐卧其中。后为凤阳通判，倪鸿宝先生赠以诗曰："帝陵秀复添龙卧，客路清惟有鹤随。"

泥无身

吾邑盛泽卜孟硕，名舜，年少负隽才，工书画，云间陈仲醇、董玄宰俱爱重之。其自榜所居绿晓斋曰："濯足须加汉光腹，抵掌欲捋梁武须。"又曰："斗歌喉，鸟众人寡；赌笑面，花输我赢。"常于暑月，首挽高髻，身衣大红苎布袍，跣足行歌市中。所用障面，长三四尺，而袖小，盖仅方广数寸。见者皆指为狂。性喜视鬼，每于阴云晦月之夕，独至荒塚中露宿，冀得一遇。年三十二而殁。临没之岁，人有乞其书画者，卷后但题曰："泥无身。"近日越中有符致乩仙者，亦称"泥无身"，盖已仙去矣。所著有《绿晓斋集》。其自为墓志铭甚佳。诗歌诞率，不拘绳律。如"莺坐一身柳，蜂归两股花"，何减唐音！

史痴

嘉兴东门外有史痴者，娶妇甚美，遣之别嫁。佯狂行乞于市，所乞之家，货必倍售。以是遇其来，辄施以钱。或有过门不入者，虽招与之，掉头不顾也。蓬首，发如乱丝。冱寒时身衣草衫，以破絮缠两足，日至河中濯之，曳冰而走，琤琮有声，以为乐。乞钱沽酒，饮辄醉，余钱置道旁墙隙中，云："有缘者任得之。"间与人言祸福，多奇验。有老妪素相识，忽诣之曰："诘朝当有少钱助汝。"是夜即于妪门，端坐而逝。人闻其死，争致赙钱，妪果大获。既举棺，轻若无人，盖尸解矣。

小杨枝

如皋冒辟疆，家有园亭声伎之胜。歌者杨枝，态极妍媚，知名之士，题赠盈卷，惟陈其年擅长。阅二十年而杨枝老矣，其子亦玉人也。因呼小杨枝。一日宴集，辟疆出前卷相示，虞山邵青门题其后曰："唱出陈髯绝妙词，灯前认取小杨枝。天工不断消魂种，又值春风二月时。"

白月

楚中杜于皇，名濬，以诗文往来淮扬间，复善诙谑。适中秋于广陵豪家宴集，同席十余辈举令，须各诵唐律，月在第二字。坐间有纨袴子，初不解诗，口撰一语曰："白月照诗人。"众哄问："此系谁作？能颂其上句否？"逡巡未对，杜遽曰："是'黑风吹酒鬼'也。"合坐大笑。

佞佛

魏里丁清惠公之后，有伯仲二人，续学工文，而酷嗜佛法。仲于内室供准提画像，凌晨必焚香诵咒，跪而礼之。一日偶触妇怒，手裂像掷地。仲不能堪，潜诣伯曰："弟获大罪过，无复生理。当捐此秽臭，以图忏悔。何如？伯曰："弟言是也。"于是仲径出门，伯送于后。仲至岸，正衣冠，一踴投河。伯合掌曰："善哉！"遂高唱往生咒而还。适其家人见之，援救得免。

去年此日

戴秇野名笠，我邑之同里人，高隐工诗，妙达禅理。康熙庚戌，寓烂溪周氏，王寅旭，潘次耕邀余同访，是岁之八月二十一日也。周留宿小饮，戴举一令，以几案食物为问。能辨对明晰者，免饮，否则罚。随手拈豆一颗，问予曰："或云豆形似蚕，或云豆熟蚕时。二说孰是？"予曰："豆熟于蚕时者不一。《酉阳杂俎》载：刀豆荚，形似剑，脊三棱，谓之挟剑豆。则此豆亦以似蚕得名耳。"戴然之，又指盘中鸡卵，问寅旭曰："先有鸡而后有卵乎？先有卵而后有鸡乎？"王以形化、气化之说应之。复问次耕曰："去年此日，是何物耶？"潘曰："酉二十一日，乃醋也。"众共服其超隽。

邵邑侯前生

邵士梅，济宁人，自记前生为栖霞处士，生四子。年六旬余乃卒，值四子皆出，独孙女垂涕送诀。一青衣卒引见冥王，语之曰："汝后身当复为男，登乙榜，官至邑宰。"遂生邵家，历历皆能忆之。既领乡荐，秉铎青州。适栖霞广文缺，往摄篆，乃寻其故居。巷陌门庭，无不认识。四子并已物故，惟孙女孀居，发且白矣。邵具道其故，叙前生及没时景状悉符。女甚贫悴，因解俸

金赗之。令吴江不三月，即解组归，自言冥数如此，不可久于官也。

桃花鱼

吴公慈受，名晋锡，司理永州。崇祯壬午入闱校士，夜梦一妇人素妆丽质，携馔饷吴，指鱼羹曰："此桃花鱼也。"因出诗相贻。中一联云："桃花鱼漾桃花水，濯锦人吟濯锦诗。"次夕梦复如前。寻获一卷，其二场表联，乃有此二语。心甚惊异，因荐之人毂。及榜发，则江陵姚士升也。偶与同年友眉山朱公拙修话其事，朱曰："此我姨某氏诗也。氏少而慧，娴于篇咏。夫蚤殀，苦节十余载，以某岁卒。第不知何缘入梦。"未几姚入谒，询其生辰，正氏卒之岁。

蛟桥幻遇

宜兴许郎行二，农家子也。康熙二十年间偶入城，至蛟桥，遇一女绝艳。许将与目成，已失所在。是日薄暮抵舍，则所遇女先在室内，迎谓许曰："来从绛阙，暂寄红尘，三生夙契，今当与君偿之。幸无疑惧。"问其姓名，曰："何淑贞。"从婢年可十三四，曰秋鸿。是时许妇适归宁，许因诡言："我妇美不逊汝。"何曰："邑中金闺之艳，幽谷之姝，遍数止某三人，差不惭巾帼，我犹胜之。若君妇，则历齿蓬头，既疥且痔，直登徒所爱者耳。又何足言！"妇闻甚恚，率其诸姑姊坌集哄观，仅闻语声出户，并不见形。乃共指而詈之。何曰："我与许君缔未断之缘，命自真宰。汝辈某与某私，某为某事，此岂贞静者，而亦毁我乎？"所刺幽隐皆实，众遂嘿然散去。何善谈论，其言皆古宫闱事，于汉时尤详。远近好异之士，履满其门，或与稽往牍，或舆晰奥理。酬答泉流，虽赡博者莫能难之。如是月余，颇厌嚣烦，挈婢辞许，不知所往逾旬，瞥见前婢持衣履来贻，且招许。许叩以所在，婢言但闭目行，少顷可达。许如言，觉两足冉冉若乘烟雾，经丘穿壑，恍入仙源，曲栏重阁，花木幽深。何薄鬓约袖，躬自纺绩。许至，洁卮而进，山肴芳腆。酒阑，起曰："我姊妹五人，各有所适。北堂老母，往河南访我第二姊矣，君留信宿，无害也。"因相与缱绻。逾夕惝恍出门，遥见晓村旧径，忽然抵家。

藏金券

昆陵周文山，名起岐，顺治末督学于楚。试未及半，适故乡有奏销之信，例应左迁，郁居省院。院有一室，凡入卧于内者，辄见金甲神叱起，人皆畏避，指为凶室。文山不之信，设卧具于土床，寝焉。梦一金甲神前来曰："吾待君二十余年矣。床下白金万两，可速取以归，释我典守之责也。"诘朝发其藏，获一小匮，匮中有券，其文云："视学事竣，积有万金。家无子女，适逢丧乱，瘗金于此，俟福厚者取之。愿秉公遴士，勿负我意。"券无姓字，大约为明季学使者。灿然白镪，悉如券数。橐之南返，家用以饶。

吴充墓

桃墩旧有宋大臣吴充墓。充之后，贫不自存，鬻其墓之土于里人顾姓者。顾遣人平其封，发石椁。充赭袍碧带，伟焉如生，见风忽化；两夫人朱氏、戴氏，金钗及缠臂之属，光焰犹新。其墓志则贾平章笔也。按贾与吴不同时，盖吴之后人乞贾为铭耳。桃墩亦吾邑地，去吴兴之南浔，可四五里许。

疮　言

金陵神乐观陆道士，十七岁时殴死一仆，即火其骨，人无知者。十余年，足外臁发毒成疮，疮口似唇而有舌，能言，曰："我即仆也。"日索饮食，饲以脂膏，自能吞化。饮以酒，四周皆红。但开口言，必大痛垂绝。如是载余，忽曰："我欲他往，冤亦解也。明日下山，遇樵者可求治之。"陆如其言，果遇樵者，恳焉。樵厉声曰："孽畜敢言我乎？夜半疗汝。"忽不见。是夜梦金甲神诣陆卧室，指谓之曰："有药在几，煎服。取渣，以左手持向水西门外，见妇人泼水，急弃于道而返。"陆旦起，视案有物，如乱发而无端。因依所戒，至门外第十二家，果见一妇，随弃药而归。疮遂愈。后探此妇，竟亦无他。

炉中造化

常州银工居甘棠桥畔。一日有以银二两就镕者，出冶，忽化异状：中为小锭，如拇指甲，四围细如梧子，珠贯其间，数之得九十七锭，窝丝悉具，棱角宛然。咸谓之炉中造化。

木偶出号

王司理绳河公，寄籍槜李，实居吴江之茅塔村。其未遇时，借村中仲氏小楼三楹，为授徒地。仲辞以此楼多怪，不可居。王不之信，遂于其内置榻设几。夜分燃烛而坐，见东壁有四五寸小人，各执旌盖数事，列队前行，末后一人冠带肩舆，如州府官之出号者。王熟视良久，击案叱之。朴落一声，皆木偶也。聚而焚焉，怪遂绝。

吴介繁

秀水吴介繁，年三十许。康熙庚午之秋，卧病经月，垂绝者屡矣。家人左右环视，更番不辍。一夕介繁昏然似稍安者，众皆垂头而睡。少顷，其妇先觉，移灯就床，将进汤药。忽不见介繁，衾翻枕横，状如蝉蜕，深幕重门，并未启也。举家惊愕，达旦，四出访觅，闻村农相告："离此半里，有一男子，沾首濡足，宛转泥中，绝似吴介繁。然久知其病，何得露宿于田也？"亟至其处，舁以归。盥濯而诘其由，懵不能对。越数日，其神小复，乃曰："我方病剧时，每日向暮，辄有三青衣伺我于床。是夜汝辈守视偶懈，青衣者扶项牵臂，负我从窗旁板隙而出。倏至田间，遇白衣老人怒叱之，遂委我遁去。"今

介繁尚存，常口道其异。

笠泽古柏

笠泽三贤祠前古柏，鳞枝黛肤，盖千年物也。前人历有题咏。崇祯甲申之次，渐就枯萎，今止存根株而已。先是祠后竹圃中，忽于地出一花，如木芍药，并无枝叶。里人施姓者见之，以为下必有异，持锸坎之，尽花之茎，则有细丝缘络土中。丝断锸止，亦无所见。又阅月，复生一花。施坎之如前，其丝蜒蜿丈余，得物圆大如土茯苓；碎之，中脱而出，则宛然一鹿也，头角尾足皆具。于是好事者争穴土而入，见柏根回环无端，大可二十围。中径之，木色光润而清芬。触手皆有细丝分悬其间，迹丝求取，若茯苓者，盈畚累椈。或为人形，或为禽形，或为兽形。土人以鬻于吴门，多得善值。是岁有客从吴兴来，道遇寄舟者，服制朴古，而形神憔悴。问其姓，曰："姓柏。"问其家若何，曰："曩颇饶，今衰矣。"问所往，曰："将之杭州。今日已晡，欲宿于震泽之普济寺。"既至，舣舟寺前，趋而入，顾榜人曰："少待即归汝值。"久之不出。遍索寺内无若人，从古柏下瓦砾间拾碎镪少许，则所偿寄舟之值也。俗传此柏能为神，达观禅师其化身也。观此，信有之乎！抑柏既能神，而何以槁死？岂神以树为形，其萎也，亦如仙家之遗蜕而去耶？

白鸽红豆

吴门东禅寺白鸽禅师，偶拾红豆，种之寺内，指而嘱曰："汝宜速长，但他日不许无故开花。世变有大小，则花开有疏密。"今其树已数围。人所见者：崇祯九年小开，十七年大开，随遘国变；顺治十六年小开，有镇江之扰；康熙十二年复开，是冬滇黔寇作。花色如梓，荚小于槐角，霜后荚落，其子深红可爱。

羊　珠

陆佃曰："龙珠在颔，蛇珠在口，鱼珠在眼，鲛珠在皮，鳖珠在足，蛛珠在腹。"是知物类皆能孕珠，非独蚌也。近日嘉兴九里汇农人徐心桥，畜一牂羖，已五六岁。因为子娶妇，宰以飨客。屠者觉羊肚中累累然，剖而濯之，得珠盈掬，圆大如豌豆。有老人云："羊食仙草，或雷雨时与龙交则生珠。"然博物之书所未载也。

疥　虫

曹溪金孟常短视，离物寸许，即模糊不辨，近则能察毫末。年逾七十余犹然。见人有疥者，辄为搜取其疥内虫。云："疥虫有雌雄。雄者颔下有须，种种然可数。亦有老少，少者色白，但其口稍黑耳。"

浮　桶

明甲申六月大旱，吾邑十九都沉荡浮木桶七，土人争取之，即沈水中。捷足者得其一，内盛牛头、马头瓦瓶各二，瓶质甚粗，碎之表里莹澈如镜。是后吴日生易举义旗，败于此，杀人无算。桶浮处，每年生草七丛，菁葱倍常。

芧　栗

杜工部《南邻》诗"园收芧栗未全贫"，或作"芋栗"或作"芓粟"。芓粟不必植之园中，而芋与栗不当类举，朱愚庵注杜，定作"芧栗"为是。余往湖口，路经南陵，访王进士五清于山居。留宿具餐，杂陈野蔌，中有粉叶子，和醯醢以进者，王谓余曰："此即锦里之芧栗也。"芧似栗而小，山家率于冬月取实去皱，磨而溲之以水，然后用之。是知芧、栗皆属园果。况《庄子·徐无鬼》篇所载甚明，益信杜诗无字不有来历。

水灾风变

康熙庚戌六月十二日，大水猝至，间以狂飚。村落之家，漂床沈灶，人皆露处，绕郭诸所，罹祸尤烈，枕尸大小以数百计。先一夕有渔舟宿太湖滨，夜半见水神列坐烟波间，绛服雕冠，如廷议国事者，争论久之而散。忽于湖中起一长堤如虹，横界水面，风涛大作，明旦遂有此异。"吴江县"三大字额，向悬邑门谯楼，万历三十六年水至，邑令上楼，向额再拜，取以投水，势遂定。是日赵令促骑出署，水没马腹，不能行，耆老言邑有故事可行。如其言，果验。时荧惑入箕，与南斗只差一度，箕主风，故风力猋疾。康熙丙子七月廿三日午后，北风陡发，雨如悬瀑，平地涌水，骤至数尺。夜半返风而南，势益狂猛，篝灯密室中无不尽灭，屋瓦交飞，颓墙覆屋者十家而九，所在乔木，倒折殆尽。城隍庙有四古榆，大皆合抱，连根尽拔，真异变也。先一日，句容县水发时，士子录科者，多寓城外，水骤至不及避，淹死数十人。吾邑仲姓亦与焉。

科名异数

常州巢仪部震林，号兼三。辛卯举于乡，壬辰成进士一百六十二名，以磨勘被落。乙未再成进士，名次仍在一百六十二，前后相符，一时惊羡。韩中丞赠额有"科名异数"之题。

赋梅释云

余所交海内三髯，一为慈谿姜西溟，一为郃阳康孟谋，其一则阳羡生陈其年也。其年未遇时，游于广陵，冒巢民爱其才，延致梅花别墅。有童名紫云者，儇丽善歌，令其执役书堂。生一见神移，赠以佳句，并图其像，装为卷帙，题曰"云郎小照"。适墅梅盛开，生偕紫云徘徊于暗香疏影间。巢民偶登内阁，遥望见之。忽佯怒，呼二健仆缚紫云去，将加以杖。生营救无策，意极徬徨，计唯得冒母片言，方解此厄。时已薄暮，乃趋赴老宅前长跪门外，启门者曰："陈某有急，求太夫人发一玉音。非蒙许诺，某不起也。"因备言紫云事。顷之，青衣媪出曰："先生休矣，巢民遵奉母命，已不罪云郎。然必得先生咏梅绝句百首，成于今夕，仍送云郎侍左右也。"

生大喜，摄衣而回，篝灯濡墨，苦吟达曙。百咏既就，亟书送巢民。巢民读之击节，笑遣云郎。其后紫云配妇，合卺有期矣，生惘惘如失，赋《贺新郎》赠之云："小酌荼蘼酿。喜今朝、钗光钿影，灯前滉漾。隔着屏风喧笑语，报道雀翘初上。又悄把、檀奴偷相。扑朔雌雄浑不辨，但临风、私取春弓量。送尔去，揭鸳帐。六年孤馆相依傍。最难忘、红蕤枕畔，泪花轻飏。了尔一生花烛事，宛转妇随夫唱。努力做、藁砧模样。只我罗衾浑似铁，拥桃笙、难得纱窗亮。休为我，再惆怅。"此词竞传人口，闻者为之绝倒。

酒　兵

唐人有"酒冲愁阵出奇兵"之句，余常赏其豪隽。然余饮不能一蕉叶，故遇酒兵时绝少。近得姚竹友《庚辰中秋夕醉后放歌》，可谓善用酒兵者矣。其诗曰："丁丑之年仲秋节，珠江放舟看明月。酒徒多挟少年狂，痛饮高歌晓未辍。凌空拟驾鼋鼍游，波底乖龙魂欲慴。星移物换秋复秋，此乐至今思忽忽。人生鹿豕岂长聚，客散天涯我归浙。秋泾桥东初把茅，婚嫁因之罄囊箧。举觞对月月无光，一夜烦忧头盖雪。昨年飘转瀛州城，闲置官衙类羁绁。主人独酌罗浮春，高腔小队喧私宅。令我有酒不敢饮，霜娥夜怨无情客。长揖飘然信所之，西归复理羊城楫。一椽初赁伯通庑，二三好友重接席。佳时恰遇蟾魄圆，触著狂怀兴蓬勃。画箧搜衣质库还，瓶之罄矣那复惜。陈村豆酒买十瓮，绿柚黄蕉随意设。广寒宫妃试新妆，雨洗铅华倍莹洁。微云薄缀霓裳轻，凉飔细曳凌波袜。如此好景若不醉，天公笑我真痴绝。四筵狂客鼓掌起，君言适与同调协。会须较户陈酒兵，立监视师分挞伐。旗标两翼各张军，射覆藏钩随弄剧。济阳骁骑称蔡髯，一鼓而下气先竭。亚夫之师天上来，转战中原伤一蹶。大树将军气最雄，露布敌逢袁彦伯。昆仑关破酒尚温，大笑三军尽投帻。赘翁老兴复不浅，制胜出奇伺敌隙。居如处女行脱兔，量而后会战必捷。强吴劲楚埽箨空，何有江黄与滕薛。冬冬鼓绝喧未休，惊起邻翁骂唐突。邻翁劝汝一杯酒，尔何不乐此今夕。百年几遇月中秋，宛其死矣空悲咽。今年今夜共此月，明日明年遂陈迹。感我此言促引觞，请为赘翁歌一阕。歌残月落杯影空，不知东方之既白。"竹友名东明，嘉兴之秀水人，年四十后，颔下生小瘤如盎，因更号赘翁。夙负经世之略，兼工书绘，而时无知者。其落拓江河也，必载酒以行。其挥豪染翰淋漓子墨也，得酒乃益入神。尝自题《醉画》绝句云："醉中画树醒添石，醒笔不如醉笔佳。安得青州六从事，百年同伴作生涯。"余观赘翁，豪于酒而不沈湎于酒，盖意不在酒也。所著诗文若干卷，曰《弄酒余闲集》。

黑漆漆

天同一生王锡阐，别号余不。精究历理，兼通中西之学。遇天色晴霁，辄登屋卧鸱吻间，仰察星象，竟夕不寐。作书与人，俱用古文奇字，人多不识，王亦不欲人识也。里中有询以水旱之占者，答曰："若将此事问先生，先生肚里黑漆漆。"王隐居笠泽，有自著《天同一生传》。

钓叟慨言

雪滩钓叟曰："昔苏季子云：'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今世异是：富贵则父母不子，贫穷则亲戚畏惧。"此言殊有感慨。

卷三　吴觚下

姜楚兰

刘东平泽清，建阃淮阴，兴屯置榷，兼课鱼盐，不赀之富，几亚郿坞。淮浦名倡姜楚兰者，色艺冠时，尤善琵琶。素与某生交欢，生金尽，则每出缠头锦为生取酒。一日闻刘巡视浦上，兰特凝妆登临街小楼，鼓数曲，繁音彻外。刘从肩舆中谛听良久，意兹丽曲，必成纤手。亟遣从骑索之，得兰，大喜。即携至幕府，宠之专房，时以弦歌自娱。居逾月，兰启刘曰："君侯牙树名邦，绂膺高爵。帷幄之谋，金鼓之役，皆非贱妾所敢预闻。至于披较琴书，品置服玩，窃有微长。妾固不惜纤躯，晨夕于君侯之侧也。"刘掀髯大笑曰："解语花，亦欲窥我清秘耶？"因命以筦钥之任，金玉锦绣，悉以委焉。未几天旅南下，刘惶惧出阅黄河。兰折简致生曰："资虬髯之帑，济鹧裘之困，未为过也。愿假昆奴，速完邛遇。"生遂泛画舫于城下，缃载宵行。刘归视兰室，么弦在壁，黼帐阒如，抚膺太息而已。鼎革后，东平远窜，兰自越返淮，与生偕老。

云　娘

密云汪参将，广陵人也。有仆王忠，常往来酒肆李家，久之相善，李以女云娘归焉，年十八矣。汪解任，将还维扬，呼忠谋备舆具，并所以载云者。云曰："主之行李甚壮，取道河北，征途不靖。请效军人装，执弓矢以戒不虞。可乎？"汪闻而异之，召云娘至，授五石弓，折之如断梗。凡易数弓，悉不称意。顾谓忠曰："须取我家弓来"遂腰箙插矢，乘骏马以从。时岁在己卯，群盗塞路。行至一荒原，云纵马而前，遥见十余骑，拥尘突至。飞矢拂云袖，云挥袖矢落。又一矢到，云随以手承之，即彀而发，骑骇反奔，中项仆地。又于箙中出矢毙一骑，余皆散遁。由是参将抵家无寸箸之失。云貌殊艳，参将子一见心动，欲狎之。云曰："妾下走陋质，不意为公子怜。然有忠在，何忍及此。无若遣忠而纳以礼，我乃从。"公子喜过望，遂厚给忠，云指示令去。公子治吉席，将为小星催妆，云忽易戎服，掣所佩刀，出立堂上，责公子曰："尔家忝建高牙，不能出奇报国。偶遇萑苻，茶焉胆栗。妾以一妇人，奋卫长途，讫于安吉，所以报公子者至矣。乃恣行不义，玷我贞素耶？"遽以刀拟公子，且前且却，曰："有追我者，我即断其头，如河北

盗矣。”公子惊悚丧魄。云娘行及门，门外已有碧衫奴控马以待，遂驰去，永不复返。

沉香瘗狸

合肥宗伯所宠顾夫人，名媚，性爱狸奴。有字乌员者，日于花栏绣榻间，徘徊抚玩，珍重之意，逾于掌珠。饲以精粲嘉鱼，过餍而毙。夫人惋惜累日，至为辍膳。宗伯特以沉香斲棺瘗之，延十二女僧，建道场三昼夜。

河东君

河东君柳如是，名是，一字蘼芜，本名爱，柳其寓姓也。丰姿逸丽，翩若惊鸿。性狷慧，赋诗辄工，尤长近体七言，作书得虞、褚法。年二十余，归虞山蒙叟钱宗伯，而河东君始著。

先是我邑盛泽归家院，有名妓徐佛者，能琴，善画兰草。虽僻居湖市，而四方才流，履满其室。丙子春，娄东张西铭以庶常在假，过吴江，泊垂虹亭下，易小舟访之。佛他适，其弟子曰杨爱，色美于徐，绮谈雅什，亦复过之。西铭一见倾意，携至垂虹，缱绻而别。爱于是心喜自负，谓：“我生不辰，堕兹埃壒。然非良耦，不以委身。今三吴之间，簪缨云集。膏粱纨袴，形同木偶。而帖括咿唔，幸窃科第者，皆伧父耳。唯博学好古，旷代逸才，我乃从之。所谓天下有一人知己，死且无憾。矧盛泽固驵侩之薮也，能郁郁久此土乎！”遂易“杨”以“柳”，而“是”其名。闻茸城陈卧子为云间绣虎，移家结邻，觊有所遇。维时海内鼎沸，严关重镇，半化丘墟，虎旅熊师，日闻挠败，黄巾交于伊雒，赤羽迫于淮徐。而江左士大夫，曾无延林之恐，益事宴游。其于征色选声，极意精讨。以此狭邪红粉，各以容伎相尚，而一时喧誉，独推章台。居松久之，屡以刺谒陈，陈严正不易近，且观其名纸，自称女弟，意滋不悦。而虞山宗伯与陈齐望，巍科赡学，又于陈为先辈，因昌言于人曰：“天下惟虞山钱学士始可言才，我非才如学士者不嫁。”适宗伯丧偶，闻之大喜，曰：“天下有怜才如此女子者耶？我亦非才如柳者不娶。”钱之门多狎客，往来传致，迄于庚辰冬月，柳始遇宗伯。为筑“我闻室”，十日落成，促席围垆，相与饯岁。柳有《春日我闻室》之作，诗曰：“裁红晕碧泪漫漫，南国春来已薄寒。此去柳花如梦里，向来烟月是愁端。画堂消息何人晓，翠幙容颜独自看。珍重君家兰桂室，东风取次一凭阑。”盖就新去故，喜极而悲，验裙之恨方殷，解珮之情逾切矣。辛巳初夏，结褵于芙蓉舫中。箫鼓遏云，麝兰袭岸，齐牢合卺，九十其仪。于是三泖荐绅，喧焉腾议，至有轻薄之子，掷砖彩鹢，投砾香车者。宗伯吮毫濡墨，笑对镜台，赋催妆诗自若。

柳归虞山宗伯，目为绛云仙姥下降。仙好楼居，乃枕峰依堞，于半野堂后构楼五楹，穷丹碧之丽，扁曰“绛云”。大江以南，藏书之家无富于钱。至是，益购善本，加以汲古雕镌，舆致其上。牙签宝轴，参差充牣。其下黼帏琼寝，与柳日夕晤对。所云“争先石鼎搜联句，薄怒银灯算劫碁”，盖纪实也。宗伯吟披之好，晚龄益笃，图史较雠，惟柳是问。每于画眉余暇，临文有所讨论，柳辄上楼翻阅，虽缥缃浮栋，而某书某卷，拈示尖纤，百不失一。或用事微有舛讹，随亦辨正。宗伯悦其慧解，益加怜重。国初录用前朝耆旧，宗伯赴召。旋罢史议放还，由此专事述作。柳侍左右，好读书以资放诞。登龙之客，沓至高间。有时貂冠锦靴，或羽衣霞帔，出与酬应。否则肩筠舆访于逆旅。清辩泉流，雄谈锋起，即英贤宿彦，莫能屈之。宗伯殊不蔕慸，曰：“此我高弟，亦良记室也。”常戏称为柳儒士。越十载庚寅，绛云楼灾。时移居红豆村庄，良辰胜节，必放舟湖山佳处，留连唱和，望者疑以为仙。其《中秋日携内出游》诗曰：“绿浪红兰不殢愁，参差高柳蔽城楼。莺花无恙三春侣，虾菜居然万里舟。照水蜻蜓依鬓影，窥帘蛱蝶上钗头。相看可似嫦娥好，白月分明浸碧流。”柳依韵和曰：“秋水春衫澹暮愁，船窗笑语近红楼。多情落日依兰棹，无藉轻云傍彩舟。月幌歌阑寻尘尾，风床书乱觅搔头。五湖烟水长如此，愿逐鸱夷泛急流”其他篇什，多附见《有学集》，不尽载。生一女，嫁毗陵赵编修玉森之子。康熙初，嗣子孝廉君迎宗伯入城同居，而柳与女及婿仍在红豆村。逾二年而宗伯病，柳闻之，自村奔候。未几，宗伯捐馆，柳留城守丧，不及归也。初宗伯与其族素不相睦，乃托言宗伯旧有所负，枭悍之徒，聚百人交讧于堂。柳泫然曰：“家有长嫡，义不坐受凌削。未亡人奁有薄赀，留固无用，当捐此以赂凶而纾难。”立出帑千金授之。诘朝喧集如故。柳遣问曰：“今将奚为？”宗人曰：“昨所颁者，夫人之长物耳，未足以赡族。长君华馆连云，腴田错绮，独不可割其半以给贫窭耶？”嗣子惧不敢出。柳自念欲厌其求，则如宋之割地，地不尽，兵不止，非计也。乃密召宗伯懿亲及门人素厚者，复纠纪纲之仆数辈，部画已定，与之誓曰：“苟念旧德，毋渝此言。”咸应曰：“诺。”柳出厅事，婉以致辞曰：“妾之赀尽矣，诚不足为赠。期以明日，置酒合宴，其有所须，多寡惟命。府君之业故在，不我惜也。”众始解散。是夕执豕炰羔，肆筵设席。申旦而群宗麕至，柳谕使列坐丧次，潜令健者阖其前扉，乃入室登荣木楼，若将持物以出者。逡巡久之，家人心讶，入视，则已投缳毕命，而大书于壁曰：“并力缚饮者而后报官。”嗣君见之，与家人相向号恸。绋绛之属，先一日预聚于室，随出以尽缚凶党，门闭无得脱者，须臾，邑令至，穷治得实，系凶于狱。以其事上闻，置之法。夫河东君以泥中弱絮，识所依归，一旦遭家不造，殉义从容，于以御侮，于以亢宗，讵不伟欤！

方宗伯初遇柳时，黝颜鲐背，发已鬖鬖斑白，而柳则盛鬋堆鸦，凝脂竟体。燕婉之宵，钱曰：“我甚爱卿如云之黑，如玉之白也。”柳曰：“我亦甚爱君发如妾之肤，肤如妾之发也。”因相与大笑。故当年酬赠，有“风前柳欲窥青眼，雪里山应想白头”之句，竞传人口。而不知一与之醮，终身以之，即奉雁牵丝，有所不逮也如此。

汤素畹

汤氏素畹，字雅卿，大都吴啸雯中馈也。侨寓吴中，以避风鹤之警。画轸文楸，藉以永日，偶尔点笔，辄亦悲艳。《丙戌除夕》诗云："病余弱质困烽烟，鬓入今宵怕说年。腊尽不知秦岁月，春来犹见汉山川。何劳茂草牵乡梦，自有梅花作客缘。眉案未输鸿与耀，只愁时事正纷然。"

墨　池

李研斋之继室，曰"钟山秀才"，浮渲梳头，凝妆特妙。每一出游，则秦淮丽人，急相窥仿。其婢墨池，性亦明慧。秀才常画兰竹，池辄侍侧，宜墨之淡，令以口受笔退其墨。李诗云："别有香在口，莫畏胭脂黑。"此墨池所由名矣。

睐　娘

睐娘者，姓易氏，居松陵之舜水镇。祖某以阀阅世宦，累赀亿万。其父某尽散其赀，畜古名画。环室为香木城，城有十架，架藏百卷为率，各以镂金牌记之，其锦韬玉轴者为最品。睐方四五岁，性聪良，善记诵。父尝戏举古人姓名，叩以所作某画，睐即指第几卷中，靡不悉符。父以是爱之，令其掌镂金牌而司画城，呼曰"画奴"。长及齿龀，作花鸟小图，工刀札，善吟咏。姿体绝丽，未尝假粉脂，而浮香发艳，盈盈欲仙。星眸流离，远黛明媚，复嫣然善睐，故其母氏更"画奴"名为"睐娘。

明甲申岁，海内鼎沸，兵燹所被，诸郡县皆陆沉。秋八月，睐与父母夜饭罢，画楹间列绣灯，围以紫丝步帐，月光掩映帘幙，睐方研墨濡颖，手摹吴道子画观音像，将赛于邻侧醉香庵，施其庵之女冠。未举笔，忽闻号呶成雷，燎火四张，外宅大呼曰："兵至矣！兵至矣！"睐仓卒入内阁，取画城之锦韬玉轴者，持以出，从父母走僻巷中，潜达金牛村。居金牛村三载，卖珠以缀衣，佣绣以佐馔，备旅食之困。时舜水庐室悉为灰烬，乱稍定，睐父将理故业，而无资可缮。睐泫然曰："吾家世业隆大，不幸蹈于离乱，茕茕飘寄，非长策也。闻女之姑在午溪东新巷，姑以艾孀守贞，女可就访合居，共为晨昏。女装中有古画十余卷，售之当得千金。父以其值稍葺故庐而新之，女时可从父母从容完聚耳。"父然之，为买小舫，从一女奴曰问香，赋诗泪别。诗曰："漂泊何由返故园，桃花春雨照离魂。凭将别后双红袖，记取东风旧泪痕。"遂至东新巷，次于姑家。

姑字倩娘，夫家姓言氏，于新巷亦豪族。倩夫以痫瘵之病，走死乱军，无子。倩故甚爱睐娘，视睐娘若子也。倩有表之自出潘生，绪其亲与倩乃异姓之叔嫂。生故世胄，其父母以行秽见黜于族，僦倩之侧舍以居。生能诗文，然无士君子行，窥倩寡处阒寂，日以事请见。睐目哆口，敛肩摄足，以意挑倩娘。倩娘意惑焉，久而相悦。睐之卧室，去倩之卧室可百武，在东厢小红楼，锁帘闭帏，旦晚不下楼级。倩之事，问香稍知之，以告睐，睐嘿不应。倩之家有一园，名隔梦，景颇幽胜。时暮春初旬，倩娘辟诸女从，邀睐娘往游，睐辞以午绣方倦，倩频促之，乃启隔梦门，转曲池上小山左侧，憩半峰亭。绿柳数树，红栏三折，茶以竹垆，碁以石磴。复转而左，隔太湖石累丈，海棠盛开，烂如绣屏。缘海棠行数十武，一径皆樱桃花，一径皆蔷薇花。倩曰："樱桃未子而花容少媚，不若蔷薇红香足爱也。"挈睐左腕，低扇微笑，乃至蔷薇架下，瞥然一声，片花乱舞，落红落鬟鬓间，垂垂拂衫袖，有细彩流苏贯相思子，缀以同心凤凰结，杂花而坠，中睐之右肩。睐惊愕，隔花望见一生，乌巾倩容，凝睇于睐。问香遽呼之曰："潘秀才从谁来耶？"倩娘曰："潘郎从樱桃径来耶？郎素不识睐娘，何敢唐突西子？"生视而笑，倩亦视生而笑。遂散去。睐知倩之卖己也，赪颜不怿者累日。盖倩娘素悦于生，耻睐之独为君子也，故潜生于园以俟睐之至，将市秽于睐。倩知事不可谐，于是始不慊于睐，而为生计益深。

一日睐娘晓妆方竟，绮窗无事，偶叠红笺作细字，集唐句成一绝云："蚕是伤春梦雨天，莺啼燕语报新年。东风不道珠帘隔，引出幽香落外边。"盖隐刺倩事也。书毕，以玉篆狮镇纸。忽闻楼级有点屐声，乃倩娘至。睐拾袿连屧趋迎倩，红笺诗犹在镇狮下。睐急取置镜台锁槅内，而尾纸半露。倩出读之，纳于杏衫左袖，遽下楼级。睐止之不能，惋悒而已。倩出中堂，适遇生于梧桐轩下。倩出笺于袖，望生而投曰："樱桃径上，有援琴之挑。梧桐轩下，乃无掷车之果耶？"生舒笺展视，乃绝句云云，后有"画奴戏草"四楷书。倩曰："画奴，是睐娘小字。红笺，是潘郎良媒也。"生携笺而去。

后累日新霁始凉，金风初扇，沼荷零香，庭草凄绿，睐孤坐凝眸，惘惘有思归之意。见问香携斑竹锁丝篮，篮置画金小方奁，进曰："倩娘以为娘午茶，少润诗脾。"开奁视之，乃石榴子二盒，金柑四蒂。果尽覆奁，奁衣下文锦尺幅，绣带双结，密缄重重。发缄而观，则薄赫蹏也，得五十六字云："球楼十二夜初长，秋恨应知怯晚妆。巫水有云通楚佩，贾墙无梦问韩香。锦弦旧瑟调鹦鹉，兰酒新罏忆鹔鹴。落月斜廊无限意，可能流影到西厢。"篇末著云："米在田而可实，水非米而何炊？"睐以指画者久之，作"潘"字状，懑焉起立，碎纸而掷于地。堕鬟拂衣，遂往见倩。时倩方坐绣裀，裁凤花细袜。忽见睐，以睐至，意必有合，移席骈坐，为睐整髻上坠钗。睐晕脸潮红，严容噎气。良久乃言曰："侄以稺年，背慈就外，孤迹单心，托命于姑。以姑之惠，被以绮绣，饵以珍错，良厚矣。乃不训之以德，而假道于不令之生，传以亵词。姑纵不爱侄，独不自爱乎？曩者以楮墨闲情，染成小句，姑掠而取之，致以秽意见诱。修筠有节，高柏有心，岂相浼也？陌上之金，尚不能乱桑中之妇，而谓红闺流叶，乃自媒于东墙宋玉哉？侄非敢断绝雅恩，然久安于此，实败令名，请从此辞。"欷歔再拜而起。倩以好言固留，不许。时舜水已成小筑，睐之父母将欲迎睐，睐适归，惊喜道故，睐所不悦于倩娘者，匿不以告也。

先是生父母为生婚于王氏，自溺志于倩，遂背婚于王，王亦以生狂荡无检，字女他姓。至是，生欲因倩娘求合于睐，而不惬其愿，故扬红笺之诗以诬睐，使闻于睐之父母，因而求娶。阅岁余，倩以他事至睐父母家，起居外，并为睐议姻。口筹心语，未白其人，而数目睐父。睐父无忤色，因极口潘生之才，而讳其贫。又附睐母耳密语。睐父母嘿然，相顾微叹，遂首肯之。倩归，即为生致六礼。睐父母择吉，将赘生于家，而绝不以闻于睐。至宴尔之夕，银缸斜照，黼帐高张。夜阑撤妆流盼，见此良人，则即隔梦园樱桃花下生也。睐大号恸，绝而后苏。问香驰走，惊呼睐父母至，睐悲极不能言。良久唯曰："倩娘误我。"父母再四救解。然伉俪之际，非其本情，虽勉为笑语，而眉妩间锁愁驻恨，如不胜致。

居又二年，生亦构数椽别墅，挈睐以归。生之父母穷悍极虐，素知睐之不礼生也，为盛怒以待睐。睐拜告方毕，含啼入室，意不聊生。岁辛丑，生以不给家食，为砚耕之谋，复隙窥馆之邻女，见黜其主。睐愈不礼生。生大愠睐，叱詈之声，达于庭户。睐支颐语生曰："薄命之薄，唧冤可知。狂童之狂，负心若此。何须何眉，无耻无礼！我死为鬼，尔生尚能为人乎？"语未竟，鞭楚乱下，散发蒙面，流血被肩。维时明月入户，青灯荧荧，睐朦目呜咽而叹曰："命尽此矣。"令问香于故箧中取《愁盐》一卷，诗词若干首，及绿窗小写百叶，皆幼时所画花鸟粉本，悉焚之火。乃裂帛盈尺，和泪为书，授之问香，曰："迟明，汝为吾送易氏爹娘。"书略云："女不幸少逢离乱，骨肉飘依，两地异处。况复长年羸病，自知弱蕙易殇，薄云难寿。然从垂髫以来，溺情芸艺，散志签图，将谓结褵名族，执爨良家，俾慈帏二人，得慰心于白发，窃所愿也。不意媒妁之欺，近在至戚。涅我素名，织彼萋计。致匹合于琐类，终身之仰，失在一朝。怨魄不舒，愁魂欲断，岂知有生之乐哉！女自春首分袂而后，郁为沈疾，尝累日一粥，而见粒则呕，薄饮不及蠡勺，悲苦之状，不可殚陈。当夫兰门暮掩，薄寒中人，檐雨淅沥，灯花频落，砧声远飘，谯鼓断续。女于斯时，凄其泪零，倚枕竟夕，不知忧之何从也。及夫画窗晓开，丽花笑暖，慧鸟争啼，凭栏数回，因思稚年西园随伴，踏青始归，泛锦瑟于芳楼，驰红衫于细马，匏丝稠杂，谐笑为欢。方之今时，遂若隔世。同是一身，而苦乐顿异，命之不犹，夫复何言！今秋负心人以窥逾失意，迁怒于女，笞楚千态，垂垂待毙，无复生理。爰令丫鬟问香告情父母，即夜是命尽之日。父母一来垂视，永以遐隔。绿香帐里，岂有冷翠零膏；红叶窗前，莫问韶颜稚齿。将见柳眼露凝，埋春化泪，莲心风折，劈恨成丝。明月三更，天涯草碧，还家之期，当在晓风新梦间耳。父母春秋已高，强饭自爱，无以女为念。幸收女余骨，覆以抔土，得以脱迹人间，销形天上，粱黄槐绿，烟冷云荒，遂毕此生矣。孟光同隐，未得是人；弄玉俱仙，徒为虚语。独念父母畜我不卒，绕膝之欢，邈矣难再。梅花犹在额乎？莲花犹在足乎？镜台旧影，翠帷余香，姗姗其来迟者，知是亭亭倩女魂也。"及晨，睐父母得书，愤骇长恸而至，则睐已缢于前轩左槅间矣。生与父母俱逃，莫晓所在。睐父母及易氏诸戚，乃棺睐于两楹，而以问香归。

盖睐之为人，风神散朗，亦珊珊流雅，而幽情如缄，慧心长结，艺能穷巧，而貌若不知。咳唾生珠玉，而寡于辩给，援管成牍，而挥染必本于性，故写愉则墨以欢露，道哀则字与泪并。盖孝穆所谓妙解文章者也。惜紫纨无托，红颜非耦，才丰命啬，生短恨长。悲哉！睐生才二十四岁。殓后数日，忽有豪士，戟髯拳发，红巾绿缨，跨剑跃马而驰，后从碧眼奴背负血囊，至睐之门，排门直入。豪立马柩前，掀髯大呼曰："负心人已杀之矣。"从者下囊前倾，血糊模一髑髅着地疾走，乃生之首也。其明年，午溪盗乱，倩娘虏去，不知所终。人咸以为睐冤之所雪云。

颜吴才媛

颜芳在，字柔仙，桐乡工部雪臞公女也。归我邑烂溪周氏，所著有《偶叶草》，其《送春诗》，佳，诗曰："岂是春归候，凭栏意忽离。绿酣莺语涩，红瘦蝶魂痴。澹泊无群好，幽闲与古期。欠伸方欲起，风雨到窗时。"工部第五子祁之妇吴，亦能诗，《月夜梦归有感》云："假寐承颜到膝前，花枝明月话欢然。正当絮语牵衣际，白鹤一声悲远天。"工部示祁书曰："闺阁之咏，不嫌婉弱。唐诗所选，亦无高老之什。看其用笔灵活，若'白鹤一声悲远天'，直可与诸姑相伯仲。"芳在妹宛在，绮才兰质，不逊柔仙，以所适非耦，抑郁而夭。吴名徽，字似音。

李妇金氏

距余居里许，有民家女金氏，幼无以自育，年十二，归里人李乙。乙之父以治皮为业，人呼之曰"皮"。皮性茂而愚，受人值，为其驱使，即利害无所避。康熙戊申，里中大姓有事，臧获无可使者，以命皮，皮慨然任之。及事发，词株及皮。已就缚，乙奋身走郡，告郡守曰："此皆乙所为，无与吾父事。"于是郡守释皮拘乙，论法当流于秦。金氏计且偕往，间关数千里，不免多露之虞，泣曰："我从我夫，而不获终事我夫，不若完节以报我夫之为民愈也。虽然，我夫未行，吾不可以先死。虽贫家无簪珥可鬻，而竭手指劳，犹足供饘粥，俾累人无患饥渴。"乙在禁数月，金氏拮据纺织，因得制衣置食，往来饷乙，见者为之泣下。己酉夏，郡遣流人，乙之里同累者二，其二人之妇，皆促装为从行计。氏独托其三岁女于姻，乃往见乙于狱曰："勉之自爱！新妇将为君养姑地下耳。"归未至家，恐有觉其将死者，遂自裁于他氏室。时年二十二。金氏死阅月，同里诸君子为位于崇义寺，设醮三日，各以诗文吊祭，嘉其得死所也。

栖梧阁

桐城吴氏，年二十五而寡，以其所居有栖梧阁，世遂称为栖梧阁吴氏。秉性高洁，好读历代群史，而艳词小说，屏绝弗观。今闻其年六旬有奇，乙届梳雪之辰，

尚勤操觚之业。著有吟咏，苍古悲凉，无脂粉气，若置之《朱鸟集》中，又为闺阁另开一生面矣。余于番禺辛姚公官署，得《金陵怀古》诗八章，录其四而存之。《咏南齐》云："六贵同朝激虎彪，横江勒马下雍州。银枪酒市春双靥，玉屧莲台月半钩。赵鬼西京谙汉赋，阿兄东阁压通侯。谁知讲武旄头入，芳乐茄吹碧麝秋。"《咏南梁》云："同泰斋中拜佛罗，寿阳千骑渡江波。金瓯突向中原缺，宝剑空嗔万卷多。五月谁勤君父难，七官先反弟兄戈。江淮废后襄阳促，秋草台城放橐驼。"《咏南陈》云："临春阁上万花妍，宝帐朱帘袅蕙烟。鼙鼓飞冲朱雀路，军书压损绣床边。嫦娥人月昏银镜，狎客还家碎锦笺。剩有景阳宫畔井，胭脂春水咽残弦。"《咏南唐》云："江南一剑卷秋霜，半壁山河入雒阳。百尺楼空莲叶碎，翠微亭冷鸟声荒。临城凄怆填宫曲，辞庙仓皇听教坊。日夕泪痕谁洗面，锦书封恨报红妆。"

小　鸾

我邑叶工部与其夫人沈宛君，才华绝艳。子女数人，无不具有彩笔。而小鸾字琼章者，其幼女也。鸾方十龄，与母氏初寒夜坐，于时银蟾漾影，金粟凝香，瀼瀼既零，渐成涓滴。宛君口占一语曰："桂寒清露湿。"鸾即应声封曰："枫冷乱红凋。"宛君惊其敏慧，尤心怜之。惜未笄而卒。其诗词附《午梦堂集》行世。

宛　在

颜芳在之妹宛在，适吴兴贵公子。其性蠢愚，偏多忿忌，每出则键宛在于深闺。庭凉月皓，径煖花芳，不许一至吟玩。宛在以苕中人呼之。结褵而后，意不聊生，憔悴经年，遂至奄逝。余见其遗稿二绝句云："秋入重门夜似年，麝兰香烬不成眠。梧窗坐听潇潇雨，挑尽残灯独黯然。""黛痕消减两眉峰，强起临妆意已慵。对镜自疑非似我，可能描取旧时容。"似此愁言，读者尚堪肠断，况拈管之人乎！

张丽人

丽人姓张氏，其母吴倡也，以善歌转籍入粤，生丽人。体貌莹洁，性质明慧，幼即能记歌曲，尤好诗词。每吟唐人"铜雀春深"之句，自名二乔。客或语："二乔，双称也，不如呼为小乔。"丽人应声曰："兼金双璧，名有相当。"因笑指镜中影曰："此亦一乔也。"于是"二乔"之名，艳称于时。丽人稍长，其母将择伶之美者赘焉。仙城豪贵，谋为落籍，有以三斛珠挑之者。丽人坚不为动，长叹辞曰："我母爱我，不可暂离，且已委身字人。蝶粉可污，燕巢终在，不聊胜于入他人手，吼狮换马，又随风漂泊哉！"年甫及笄，丽人随诸伶于村墟，赛神作剧，夜宿水二王庙，梦王刻期聘之为妃。醒以语其母，泫然泪下。拍板而歌罗郎《比红》诸绝，宛转悲怆。及期，无疾而逝。粤人黎美周志其墓曰："嗟乎！予知丽人故不屈于势者，王何由致之？岂洛水凌波，乃符铜雀之谶耶？若夫粉黛何假，美人何真，艳色等空，春花易谢。后之过者，知为丽人埋香处，明月为镜，清风引箫，好鸟和歌，蛱蝶自舞，徘徊其间，倘有雾鬓风鬟一唱三叹者出焉，能不为传书之柳毅乎？"

卷四　燕觚

朱圈墓表

燕市旅舍，有庐陵贡士，述其土故事云：欧阳文忠公为其考崇公及太夫人撰《泷冈阡表》成，勒诸石，遣吏赍之归，并檄郡守董墓事。渡江风涛大作，有龙蜿蜒夹舟，舟欲覆。篙师呼曰："客有怀宝者乎？请投之以禳此厄。"客曰："无之。唯碑在焉。"因共挤之江，龙乃冉冉去，波亦平，遂得竟渡。吏持檄以实告郡守，守讶之，令吏祭墓，且以告。则碑已岿然植于其侧矣。守墓者曰："昨之夜震电发土，碑于是出也。"薄视之，见表文中，独以朱圈"祭而丰，不如养之薄"八字，滴水淋漓，自额及趺不绝。朱迹炳然，阅数百载如新。嗟乎！椎牛而祭，不如鸡豚之逮存，昔贤著之矣，而发之自公，有甚痛于中者，故言之足以动鬼神、致灵异若此。夫非尽人之子欤？读是文者，其尚有感于斯！

诮　郑

潘稼堂未遇时，常游京华，与余同主于柯都谏家。柯同乡郑文溪，少年善谑，以潘夙有高尚名，口占一绝嘲之，起曰："夷齐陆续到皇畿，日向朱门乞蕨薇"云云。潘即和韵答曰："蒲东回首思依依，欲向关西心事违。输却樱桃红一点，春风重着绣襦归。"每句隐一事诮郑。予笑谓："其词绝妙，而意极虐。"

西园兰石

山右旅店旧有彭西园姬人所画兰石，雨昏红壁，芳墨摧残。王阮亭士禛题其后云："无复湘中见汜人，西园兰石怆犹新。回思十五年前事，空有蛛丝络暗尘。"

延平女子

邮亭旅舍，好事者往往赝为巾帼之语，书以媚笔，以资过客传诵，多不足信。沈公子二闻夜宿垛庄，所见延平女子题壁诗，骑尘未远，墨痕犹新，小记短章，凄惋可诵。惜其依违寡断，阅者不无夫人少商量之叹也。序云："妾闽峤名家，延平著姓。十三织素，在家赋娇女之诗；二八结褵，新妇获参军之配。何异莫愁南国，得嫁阿侯；庶几弄玉秦楼，相逢萧史。方调琴瑟，顿起干戈。夫死于兵，妾乃被掠。含羞辞故里，魂销剑浦之津；掩面强登舆，肠断西陵之路。兹当北上，永隔南天，爰题驿舍数言，聊破愁城百叠。嗟乎！昔年薰香染翰，粉印青编；今日滴血濡毫，绡封红泪。秋坟鬼唱，哀似峡猿三两声；青冢魂归，恨拟《胡笳十八拍》。"诗云："野烧猎猎北风哀，细马毡车去不回。紫玉青陵怅已矣，泉台当有望乡台。""那堪驿舍又黄昏，桦烛三条照泪痕。

想像延津沉故剑，相期青冢一归魂。”“昨夜严亲入梦来，教儿忍死暂徘徊。曹瞒死后交情薄，谁把文姬赎得回？”“不道临时死亦难，强为欢笑泪偷弹。同行女伴新梳裹，皂帕蒙头压绣鞍。”后书“庚申季秋，延平张氏，题于沂水县垛庄驿舍”。

杜　亭

德州卢世潅营杜亭，设子美像，自称杜亭亭长。著《杜诗胥钞》。役竣，祭告诗曰：“十年曾有约，三岁始能成。”

刘将军

刘将军绽，勇敢善战，每奏功，以负气难下人，故旋起旋废。畜健儿战马，虽家居，豢养如平日。黄贞父令进贤，将军款之。偶及技勇，命取板扉，以墨笔错落乱点，袖箭掷之，皆中墨处。又出战马数十匹，一呼俱前，麾之皆却。喷鸣跳跃，作临阵势。见者称叹。将军曰：“某投闲何足惜？独令群马伏枥、思战场，为可惜耳。”言已欷歔。贞父亦改颜良久。

李侍御

山左李侍御望石，初名立。其选庶常也，世祖举御笔改名“赞元”。后以监察御史出按楚。时鄂渚有大猾段世昌，稔恶万端，而神谋四达，前台使莫能谁何。李至，佯置不问。一日饯客江干，乙微醉，从一尉一僮夜往叩门。世昌仓皇趋出，径前手絷之，命尉牵其颈，踏月还署，即置之狱。远近显要为之求解者，书牍盈案，李概不发，立杖杀之。当世昌入狱时，语其家人曰：“我少时见一道人，能知未来事。询以终身，道人曰：‘他日所遇，非桃非杏，非坐非行，即禄尽时也。’今按君姓名适符，尚欲觊生乎？”

癸未榜

崇祯癸未一榜，结有明全代之局。然是科殊多盛事。子先登第，则南丰汤绍中子来贺庚辰进士，壬午绍中乡荐，来贺以扬州司理分校南闱，所取徐征麟，与绍中同登会榜，而门生乃为年伯。父子同科，则常熟王曰俞，丁卯孝廉，六上春官，至是与子澧偕捷。而榜中复有一王曰俞，阳城人。兄弟同科，则全椒吴国鼎、国龙，并为诗魁。四代进士，则武进吴刚思，而刚思母丁氏乃观察亮之媵，三子并贵，柔思壬戌进士，简思辛未进士。五经中式，则嘉兴谭贞良，慈溪冯元飏。仕于本朝者有五相：陈名夏、张端、成克巩、杜立德、梁清标；六尚书：王崇简、张玄锡、胡统虞、白胤谦、姚文然、朱鼎延。后人继起者，有状元归允肃，榜眼李仙根、吴昺，探花张豫章，会元宫梦仁，解元何龙文。其外甲乙榜百余人，皆前科所未及。

鬼　徒

宣城高检讨遗山言：其族兄某，于崇祯中训蒙村庙。暑夕散徒，纳凉庭间，忽见庙殿青灯影影，因从窗楞窥之。内有一人，危冠方袍，南面而坐。两傍童子，以次侍立，约十余人，深目巨鼻，貌极狰狞。高拍窗惊呼。殿内人从容徐步出揖曰：“吾亦师也。所训诸徒，皆三十年后公侯将相。上帝悯其目不识丁，欲使稍习文字，略知仁义。天下将乱，孑遗之民，不至被其卤莽啖噬也。吾身隐少微，适奉帝命来此，分方授业，暂假庙席，月余事毕矣。”语后入殿息灯，寂无所见。

半　仙

李道人言未来事多奇中，甲午从山东入京，皆称为半仙。朱少宰鼎延，有子应顺天试，询得隽否。李大书云：“有田皆种玉，无马不成龙。”朱以为嘉兆。及榜发，解首乃田种玉，而末名马成龙也。梁司马清标尝邀之饮，同会六七人，请预道今夕事。李即书片纸，置烛檠下。顷之，座中共话关壮缪出处。俄有致书与梁者，发示无一字，翻柬背则字在焉。李因取纸出视云：“客所谈者，皆关公事。有送柬者，至颠之倒之，大可笑也。”众为拊掌久之。

驴孕石

京师有宋姓者，武定相公邺园之仆也。自其家来至京邸，去彰义门尚数里，忽黄雾四起，拥驴不得行。少顷雾散，驴踉跄抵门，腹陡胀而毙。剖视其肠，有卵一枚，大可容升许物，其色白紫相间，而坚如石。回人云：“乘热取置麦肤，经宿尚可复大一围。”试之果然。

粤藩豫定

颜方伯敏裁缺家居，久不得调。康熙十六年江南藩司缺出，客有以经营之说进者。颜曰：“吾向在西秦，元旦假寐，梦乘官舫。舫中白榜青书，有‘月临波作案，云倚树为屏’之联。出观两岸，绅士稠杂，皆云迎方伯公者，行已至广西界矣。十年前曾有此兆，异时当补粤藩，他非所望也。”阅二载，颜以旧例引见，忽钦点粤西，竟殁于任。

再世婚

京城东偏有民家生一女，能言之岁，忽曰：“我工部郎中郑濂妇也，何以在此？我欲归我家矣。”迹郑之居，与女家相去二里许，某秘之不以告。女甫能行，即出户觅郑居。或时趋出巷外，其家辄抱持之，防其逸，而女之求归益坚。不得已，以闻于郑，郑乃迎之，盖八龄矣。重堂邃室，皆若素游，直入踞床，南面而为妇言曰：“我之子与媳安在？不速出见？”众方匿笑旁睨，濂适自外来，起而曰：“我别夫子日久，岂遂不相识耶？”笼箧之皮，香履之存，靡不一一指点其处。郑郎中以事近怪，不逾宿而遣之。然闻者惊相传告，旋彻内庭。今上召询濂，濂不敢隐，因命续再世之婚。濂辞以“年齿甚悬，且臣之子已生孙矣，居室名言，恐有未顺。”上曰：“天命之也，待十三岁而婚，谁曰不宜？”濂奉旨届期成礼，伉

俪如初。

圆　圆

延陵将军美丰姿，善骑射，躯干不甚伟硕，而勇力绝人，沈鸷多谋。弱冠中翘关高选，裘马清狂，颇以风流自赏。一遇佳丽，辄为神留，然未有可其意者。常读《汉纪》至"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喟然叹曰："我亦遂此愿足矣。"虽一时寄情之语，而妄觊非分，意肇于此。

明崇祯末，流氛日炽，秦豫之间，关城失守，燕都震动，而大江以南，阻于天堑，民物晏如，方极声色之娱，吴门尤盛。有名妓陈圆圆者，容辞闲雅，额秀颐丰，有林下风致。年十八，隶籍梨园。每一登场，花明雪艳，独出冠时，观者魂断。维时田妃擅宠，两宫不协，烽火羽书，相望于道，宸居为之憔悴。外戚周嘉定伯以营葬归苏，将求色艺兼绝之女，由母后进之，以纾宵旰忧且分西宫之宠。因出重赀购圆圆，载之以北，纳于椒庭。一日侍后侧，上见之，问所从来。后对："左右供御鲜同里顺意者，兹女吴人，且娴昆伎，令侍栉盥耳。"上制于田妃，复念国事，不甚顾，遂命遣还。故圆圆仍入周邸。

延陵方为上倚重，奉诏出镇山海，祖道者绵亘青门以外。嘉定伯首置绮筵，饯之甲第，出女乐佐觞。圆圆亦在拥纨之列，轻鬟纤屐，绰约凌云，每至迟声，则歌珠累累，与兰馨并发。延陵停卮流盼，深属意焉。诘朝使人道情于周，有紫云见惠之请。周将拒之，甚昵者说周曰："方今四方多事，寄命干城，严关锁钥，尤称重任。天子尚隆推毂之仪，将军独端受赈之柄。他日功成奏凯，则二八之赐，降自上方，犹非所悭。君侯以田、窦之亲，坐膺绂冕，北地芳脂，南都媚黛，皆得致之下陈，何惜一女子以结其欢耶?"周然其说，乃许诺。延陵陛辞，上赐三千金，分千金为聘。限迫即行，未及娶也。嘉定伯盛具奁媵，择吉送其父襄家。

未几闯贼攻陷京师，宫闱歼荡，贵臣巨室，悉加系累，初索金帛，次录人产，襄亦与焉。闯拥重兵，挟襄以招其子，许以通侯之赏。家人潜至帐前约降，忽问："陈娘何在?"使不能隐，以籍人告。延陵遂大怒，按剑曰："嗟乎，大丈夫不能自保其室，何以生为!"即作书与襄诀，勒军入关，缟素发丧，随天旅西下，殄贼过半。贼愤襄，杀之，悬其首于竿。襄家三十八口，俱遭惨屠。盖延陵已有正室，亦遇害，而圆圆翻以籍人无恙。闯弃京出走，十八营解散，各委其辎重妇女于途。延陵追度故关至山西，昼夜不息，尚未知圆圆之存亡也，其部将已于都城搜访得之，飞骑传送。延陵方驻师绛州，将渡河，闻之大喜。遂于玉帐结五彩楼，备翟茀之服，从以香舆，列旌旆箫鼓三十里，亲往迎迓。虽雾鬓风鬟，不胜掩抑，而翠消红泫，娇态逾增。自此由秦入蜀，迄于秉钺滇云，垂旒洱海，人臣之位，于斯已极。圆圆皈依上将，匹合大藩，回忆当年牵萝幽谷，挟瑟勾阑时，岂复思有兹日！是以鹤市莲塘，采香旧侣，艳此奇逢，咸有咳吐九天之羡。

梅村太史有《圆圆曲》曰："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天玉关。恸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红颜流落非吾恋，逆贼天亡自荒宴。电扫黄巾定黑山，哭罢君亲再相见。相见初经田、窦家，侯门歌舞出如花。许将戚里箜篌伎，等取将军油壁车。家本姑苏浣花里，圆圆小字娇罗绮。梦向夫差苑里游，宫娥拥入君王起。前身合是采莲人，门前一片横塘水。横塘双桨去如飞，何处豪家强载归？此际岂知非薄命，此时只有泪沾衣。薰天意气连宫掖，明眸皓齿无人惜。夺归永巷闭良家，教就新声倾坐客。坐客飞觞红日暮，一曲哀弦向谁诉？白皙通侯最少年，拣取花枝屡回顾。早携娇鸟出樊笼，待得银河几时渡？恨杀军书抵死催，苦留后约将人误。相约恩深相见难，一朝蚁贼满长安。可怜思妇楼头柳，认作天边粉絮看。遍索绿珠围内第，独呼绛雪出雕阑。若非壮士全师胜，争得蛾眉匹马还！蛾眉马上传呼进，云鬟不整惊魂定。蜡炬迎来在战场，啼妆满面残红印。专征箫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车千乘。斜谷云深起画楼，散关月落开妆镜。传来消息满江乡，乌桕红经十度霜。教曲伎师怜尚在，浣纱女伴忆同行。旧巢共是衔泥燕，飞上枝头变凤凰。长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当时只受声名累，贵戚名豪竞延致。一斛明珠万斛愁，关山漂泊腰肢细。错怨狂风飏落花，无边春色来天地。尝闻倾国与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君不见馆娃初起鸳鸯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迳尘生鸟自啼，屧廊人去苔空绿。换羽移宫万里愁；珠歌翠舞古梁州。为君别唱吴宫曲，汉水东南日夜流。"此诗史微词也。

皇朝顺治中，延陵进爵为王。五华山向有永历故宫，乃据有之。红亭碧沼，曲折依泉；杰阁丰堂，参差因岫。冠以巍阙，缭以雕墙，袤广数十里。卉木之奇，运自两粤；器玩之丽，购自八闽。而管弦锦绮以及书画之属，则必取之三吴，细载不绝，以从圆圆之好。延陵既封王，圆圆将正妃位。辞曰："妾以章台陋质，谬污琼寝。始于一顾一恩，继以千金之聘。流离契阔，幸保残躯，获与奉匜之役，珠服玉馔，依享珠荣，分已过矣。今我王析珪胙土，威镇南天，正宜续鸾戚里，谐凤侯门，上则立体朝廷，下则垂型裨属，稽之大典，斯曰德齐。若欲蒂弱絮于绣裀，培轻尘于玉几，既蹈非耦之嫌，必贻无仪之刺。是重妾之罪也，其何敢承命?"延陵不得已，乃别娶中闻。而后妇悍妒绝伦，群姬之艳而进幸者，辄杀之。唯圆圆能顺适其意，屏谢铅华，独居别院，虽贵宠相等而不相排轧，亲若姒娣。圆圆之养姥曰陈，故幼从陈姓，本出于邢，至是府中皆称邢太太。居久之，延陵潜蓄异谋，邢窥其微，以齿暮请为女道士，霞帔星冠，日以药罏经卷自随。延陵训练之暇，每至其处，清谈竟晷而还。府中或事有疑难，遇延陵怒不可解者，邢致一二婉语，立时冰释。常曰："我晨夕焚修，为善是乐，他非所计耳。"内外益敬礼焉。

今上之癸丑岁，延陵造逆，丁巳病殁。戊午滇南

平，籍其家，舞衫歌扇，稺蕙娇莺，联舻接轸，俱入禁掖。邢之名氏独不见于籍。其玄机之禅化耶？其红线之仙隐耶？其盼盼之终于燕子楼耶？已不可知。然遇乱能全，捐荣不御，皈心净域，晚节克终，使延陵遇于九原，其负愧何如矣！

李旂六

嘉善李旂六，寓京师胭脂巷，有微疾。邻之兄弟二人居肆者也，傍晚阖户，纤月流照窗间，其弟方寝，见窗外有人欻然而过，惊以为贼，呼兄出，共攫之。无所获，因携灯扃室。其弟忽仆地为鬼语曰："吾欲至某家摄人，误入汝室，汝何闭我而不出耶？速出我，毋失我期。"遂洞开其门，仆者寤而起。是夕，李旂六卒。

水　树

喇麻国僧至京师，其所经塞外地，累月无泉。道旁有树极高大，僧渴则以佩刀斸之，辄水出如注。饮之清甘，驼马亦给。抽刃水止，树肤复合。不知其何名也。

姜　郎

玉峰姜郎绣者，性柔姿媚，宛然金闺质也。踏青之暇，雅憩山亭，偶歌《步芳尘》一阕，珠声圆于莺啭，吴生适至，悦其佳唱，横笛和之。绣凝睇良久，意惬神投，吴携归缔盟，密于伉俪。时有十八公，风流荣达，心倾于绣。婉转致之门下，分桃断袖，莫逾其宠，视人间丽姝，皆为赘物。然绣情终属吴生，虽饷以重宝，配以名姬，非所好也。十八公晋秩北上，偕绣以行，吴生追送湖干，仅于箫鼓官船，黯焉目别，长恸而返，几不欲生。于是日责其妇揣称玉趾，制云兰之履十双，复于鹤市孙家买干膦十瓶，缠携襁负，徒步入都。露餐风寐者三十余日，始达十八公之第。而朱阁海深，难成良觌，遂手提卧具，夜宿其门。绣闻之，辄为向隅饮泣。十八公廉知其状，愤怜交至，乃褫绣之服，裸而坐之于石，责其忘尊忆贱，恝贵怀贫。绣嘿无一言，娇啼而已。维时红日垂檐，纤肌雪耀，转侧低徊，益增妍艳。十八公翻然心动，随以绣襦覆体，许其与吴生一见。乃有都下婉娈之徒，钦兹情种，蓬池月鹿以青狐之裘至，柏府云鸥以紫貂之冠至，韦曲烛奴以双鸳之被至，杜陵琴客以五花之裀至。或输钱而僦华屋，或秩俎而进丰肴。韶颜环坐，玉映四筵。既而银蟾入户，角枕灿陈，群髻毕退，二美相携，迨于春明钟动，十八公亟遣健者促绣还第，且将收吴而置之法。忽失所在，遍索九衢，莫知所之矣。

琥珀案

元辅巴公籍没时，宝货不可胜纪。有一书案，纯以琥珀琢成，面嵌水晶，方广二尺，下承以替，高可三寸，亦以水晶为之，贮水蓄金鱼数头，朱鳞碧藻，恍若丽空，见者叹为奇器。

竹垞词

竹垞朱十中年以后，出其诗古文之余力，专攻于词，故指事肖物，有从革之工，无雕绘之迹。即其裘马清狂，昵昵儿女，亦偶然遥情所托，非若浅斟低唱、滴粉搓酥，专引红妆为知己者也。其《自题江湖载酒集》云："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题竹垞壁》云："赋新词竹山竹屋"，言所宗也。以余观之，殆又过焉。己未奉诏入都，时余亦在青门，相约和宋人《乐府补题》，有《桂枝香》、《齐天乐》等调，其咏蟹一阕云："纬萧截水，见半漾湖波，半撑湖嘴。此际菱歌渐少，满塍香穗。鱼师菰饭新炊后，任敧斜、撅头船舣。爬沙响处，连江露白，一灯红细。便八跪双螯都利。被�掩就，仄行无计。试放闲塘蓼岸，描成秋意。须愁解甲随潮去，添瘦苇一枝扶起。履霜听遍，声声宛似，玉琴丝里。"再咏蝉云："蜕余不作游仙梦，炎天爱浮凉吹。抱柳眠慵，栖槐影合，随分小园堪寄。绿阴满地，惯独自悠飏，一丝风里。咽住残声，哀吟又听别枝起。　柴门乱喧雨后，湿云斜照落，霞断鱼尾。南陌离亭，西风故国，多少愁人盈耳。儿童此际，胃蛛网檐牙，筠竿树底。为恁惊飞，弦桐移素指。"玩两词意，岂萦怀簪绂者？迨其入芸局，典棘闱，珥笔禁近，受眷最隆，非常之遇，不且过于扶醉寻钿、一朝释褐哉！

碧　血

瞿城黄陶庵先生为诸生时，即深究性命之学，晚年始达，以国事日非，不肯出就官。乙酉城破，投笔慷慨，扼吭而死。弟伟恭，与其徒侯几道云，同日并命焉。后二十余年，幼弟洪耀出应郡邑试，是夜家庙神主震动作声，微闻愀然若叹息者。己未岁，余于都门遇陆翼王元辅，即先生门人也，以博学鸿儒召试。试时，忽有风掣其卷，恍惚间先生入梦，大书"碧血"二字示之。陆为悚悟，投笔而出，遂不与荐。

三别号

嘉善柯光禄岸初先生常言："昆山徐氏三昆季，皆世间伟人，其别号健庵、果亭、立斋，各道性情，无不极似。"余从游日久，信其知言。相国面方口大，双眸有光，寡于言笑。与客饮，至酒深，或述往事，或发谐语，乃始微哂。庄坐移晷无倦容。盛暑必肃衣冠，虽门生故吏，不以亵见。少时嗜奕及叶子戏，自晋秩大司成，遂绝不为。昔李九我为南祭酒亦然，盖先后贤有同揆也。司寇温厚凝重，短视，而善鉴人，凡受其赏识者，次第尽掇巍科。吐握之勤，晨夕靡暇，常至口酬辨问，手缮简笺，耳受陈禀，兼施并给，曾不阙误。宾退而后，辄事铅椠，即饮阑寝倦，从无释卷之时。宫詹性恬荣进，称疾家居。筑室山南曰"耘圃"，榱桷朴素，列贮缥缃，竹坞萧森，莲池淡荡，游其门者倏然有遗世之思。年五十有二，始举一子，遂命地师相地。客有问者曰："相地何用？"宫詹自指曰："将以藏此躯耳。"时司寇与相国尚无恙，而宫詹方在盛年，遽为此语，亦足以见达天之致矣。不数载而司寇与相国相继谢世，果亭先生特膺宠命，洊陟宫詹。嗟乎，达天者，其得天独厚哉！

程公引

程汲字公引，其先本徽人，以行盐寓居扬州。明末全家罹难，汲方十二岁，兵劈其首，仆久复苏。迨于既壮，身长八尺，状貌魁梧，惟自顶及颐，创痕尚在。顾生产已尽，漂泊江湖间。适大贾方姓者，自楚反吴，汲附其舟。方呼与奕，奕甚善。饮之酒，酒尽数斗，神犹卓然。方心异之，因相约为兄弟，假以万金，仍使行盐以继前业。汲悉散其金，结交当途贵客，康熙戊午，以太学生入赀，得杭州府同知。莅任之明日，自持帚笔大书署门曰："官居佐贰，不受民词。"往时颇以碁酒自豪，至是楸枰杯勺，悉皆屏绝。凡谳上之狱，必孚而输，临以权势不为屈，诱以贿赂不能通，讼庭之肃，等于宪府。未几方姓者至，将理旧逋，嘉其室冷如冰，太息而去。阅三载，以卓异闻，迁河间府太守。旋升直隶巡道。己巳皇上南巡，命于中丞扈从，汲以巡道护理巡抚事。銮回之日迎候，舟车仓卒不备，因削秩归。乃还扬州故居，逾岁而殁。其没也，门无宾客，室无媵婢，怀无子女，积无帑藏，孤灯缞帏，老妇啜泣而已。观其列驺树戟，距布衣北行时，仅十有一载耳。勃然而兴，奄然以逝，当是槐下淳于，重成一梦也。

福寿难兼

人生之幻，原无常境，然以俗情而观，必俟结局乃定。河阳赵玉峰士麟，为江浙巡抚，内升少宰。康熙丁丑，子宸黼弱冠成进士，入词林，太夫人适当百岁，御题"百岁寿母"以赐。是夏，太夫人忽患脾泄，一夜数十起。旋即安善，强饭如初，举朝共相羡庆，称为"萱瑞"。不逾年而宸黼卒，少宰以哭子过痛，亦殁于己卯五月。观其临终疏语云："上有百岁老母，下无三尺遗孤，忠孝两违，抱憾奚极！"言念及此，寿母虽有奇龄，固不若先少宰而以脾泄之疾终也。常熟归孝仪允肃，中年登鼎甲，其夫人相从京邸二十余载。孝仪卒于官，无子，止生一女，远嫁维扬，夫人孤身扶柩而归。未几，婿家以女病告，仓皇买舟抵扬，肩舆入视，女瞑目矣。遂长恸而出，亟命舆还舟。从婢揭帘请行，夫人拔笄自刺，已死舆中。夫幼育儒闺，长称命妇，岂不谓荣？而迍邅并遘，至不欲生，何如綦缟者流，反得悠悠卒岁乎！是知目前之境，其幸获之富贵，固无足欣，即现享之寿考，亦未足庆也。

服禁

宜兴任葵尊弘嘉，性俭朴而貌恭谨，玉峰相国最器爱之。丙辰成进士，馆选有期矣，葵尊犹然蓝缕。相国谓曰："廷见天子，衣冠不在华侈，然亦须楚楚。"葵尊曰："敬依夫子命，当借之同舍生。"相国哂焉。嗣以考选为监察御史，多所建白，独《请定服制》一疏，满汉大臣意颇不惬。京师为之谣曰："九卿六部两衙门，尽脱貂狐猞猁孙。待漏五更寒彻骨，人人致怨任葵尊。"

晚遇

高咏字阮怀，别号遗山，宣城人。姜宸英，字西溟，慈溪人。俱以诗古文见重于时，其跅弛不羁，性亦相似。阮怀十五省试不售，年近六旬，始岁贡入太学。昆山徐相国为大司成，奇其才，延之家塾。常谓曰："先生弱冠蚤致盛名，余甫就傅，愿一见颜色不可得。今乃屈至门下，实惭且幸。"阮怀唯唯，绝无逊让意。又数年，召试博学鸿儒，授翰林院检讨。未几，以老病去官而卒。西溟长身多髯，尤工书法。相国监修《明史》，疏其名以闻，因得借秩史馆，屡试京兆，乃得隽，康熙丁丑成进士。时圣驾亲征葛尔旦，奏凯旋京，举朝献颂，诸体毕备，唯西溟文最古雅，适遇传胪，皇上特拔置一甲第三名，已七十有余岁矣。西溟书素以行草擅长，登第后乃喜作小楷。以三指撮管端悬腕疾挥，分行结体，疏密合度，其纸尾图记曰"丁丑后书"。

燕京元夜词

京城元夜，妇女连袂而出，踏月天街，必至正阳门下摸钉乃回，旧俗传为走百病。海宁陈相国夫人有词以纪其事，词云："华灯看罢移香屧。正御陌游尘绝。素裳粉袂玉为容，人月都无分别。丹楼云淡，金门霜冷，纤手摩挲怯。三桥婉转凌波蹑。敛翠黛，低回说。年年长向凤城游，曾望蕊珠宫阙。星桥云烂，火城日近，踏遍天街月。"相国夫人姓徐名灿，字湘蘋，才华敏赡，此其从宦京邸所作。

五经中式

康熙丁卯顺天乡试，海宁查嗣韩、侯官林文英，皆全作五经题文。监察御史以违例不准誊录。榜发后，知贡举者疏二人名以闻，上许其一体会试。戊辰俱成进士，登词苑，盖特典也。比来呫哔之家，以帖括窃取科第，自本经而外，一无通晓，仕路之登进日繁，学殖之荒落日甚。查、林二公乃能于风檐刻烛时，立就二十三艺，洵未易才。若非幸遇圣明，则格于成例，终至淹沈矣。考之有明三百年来，五经中式者仅二三人，崇祯甲戌会试则福建颜茂猷，癸未则浙江谭贞良、冯元飂。今一科之内，两获奇隽，又仍出于闽浙，于以征化成天下，为尤盛焉。

卷五　豫觚

训吏名言

余筮仕陈之项城时，昆山徐立斋夫子掌宪南台，以手书来云："嘉政设施，遂有次第，足征蕴养有素。昔贤为政，三年而后颂声作，然其始未免怨谤。民誉不失，亦何容易？程子有云：'节用爱人，常愧此四字。'足下今为民父母，庶几时存此心。无论更弦而张，仍贯为治，要实有与民疴痒相关之意。情隐既孚，久而共信，

卓然之绩，何施不宜？岂特百里无负已哉！”此真训吏名言，凡为守令者，皆当敬书一通，置之座右。

鸣钲荐试

梅长公之焕自巡抚甘肃归里，暮年以乏嗣渔色，颇为乡评所轻。然好奖掖后进，亦以此望重于时。崇祯末，麻城之就童子试者，不下三千人，而府录甚狭。有周水心等四十五人，皆府录所遗，怀刺谒梅，因阍者言求见。梅故缓步而出，佯呵之曰：“若辈皆博徒豪饮者耳，业荒于嬉，而乃溷我为？”诸子不敢致辞，逡巡下阶。遽止之曰：“若辈饭乎？且少休，我为若辈具一餐。”须臾，出酒脯极腆。食毕，诸子告退。又止之曰：“若去乎？若来云何也？我且试若矣。”因面课而甲乙之，曰：“可售者仅二十人耳，周水心其首也。”遂许其致剡牍于学使者。时堵学使莅黄已久，试麻城限止隔一日，自悬至州，且百有六十里，度事不济。乃令两健仆骑而驰，各与一小钲，结束为驿使状，诸子随其后，夜分抵州，急鸣钲如警报者，随辟门而进。学使者方启镣燃烛，见二骑直入投檄，惊怖发观，则梅中丞之荐童子试者也。即鱼贯收之，四十五名内取十七名，周水心果冠一榜。

除夜觇士

陈楚产号五不，读书甚苦，寄食砚田三十余载，齿逾知非，始补弟子员。随捷两闱，筮仕莱阳令。时值除夕，欲觇莱俗与楚风同异若何，徒步出郭。所见烘罏戏鼓，爆竹粘符，比户皆是。行至郊墟，忽闻茅屋有书声出，潜窥之，见一士子与其妇坐拥败絮，一吟一纺，青灯荧然，色甚凄瘁。夜向午矣，陈殊叹异。即还署，呼役舁酒面肉米相饷，并赠以诗曰：“破灶无烟火，寒门蛛结丝。斯人今日事，似我少年时。”元旦士子来谢，则童生观光也。时楚产尚艰嗣，立迁其家于署内，饮食教诲如子者数年，亦成进士，官至粤东司臬。楚产累官知府，适为其属，观光执弟子礼，不改在莱之日。麻城接壤豫省，其里人言先辈好文爱士，必举前二事为称首。

呼名批颊

佟中丞凤彩巡抚河南，年已老，每日五鼓，燃烛治文书。或坐倦假寐，少顷，辄矍然起，自呼其名曰：“佟某，汝为朝廷大臣，封疆之重，皆汝肩之，奈何老不任事若此！”辄以手批颊数四，侍者为之悚栗。中丞在豫，如论罢修河夫役、协济柳梢及调剂西征大兵，秋毫无犯，豫人感其德者，犹绘像祀之。

潜窜衿录

永城有张生者，屡就童子试不遇，读书芒砀山天齐寺。攻苦之暇，散步殿庑，见东帝座下判官，像貌伟丽，戏拊其背曰：“人间安得如公者！吾与论心订交乎？”是夕，生篝灯禅堂，披简孤坐，忽闻扣门声，且曰：“君所愿交者来矣。”启扃而迎，则昼所见判官也。始颇疑惧，继稍款洽。坐谈之顷，温语庄言，缅缅动听。生且喜得佳友。由是定更辄来，夜分乃去，率以为常。生久之与习，因自陈辖轲有年，莫测荣枯所诣，乞其搜示冥册。神颦蹙曰：“君无显秩，即一芹犹难撷也。奈何！”生不觉愤恸，坚请为之回斡。神徐曰：“当为君图之。”阅数夕至，曰：“已得之矣。山东某邑有与君同姓者，应于明年入泮。吾互易其籍，可暂得志。然事久必露，君其慎之。”嗣后神不复见，生亦归里。试果获售，悉如神言。浮沈黉宫十余载，忽梦神仓皇前诉曰：“吾因与君一日之契，潜窜衿录，已蒙帝谴，法当远戍。兹行与君永别耳。”生觉而惘然，未几亦以试劣被黜。

李通判

李通判者，山西汾州人。其前世为乡学究，年逾五旬，闲居昼卧，梦二卒持帖到门云：“吾府延君教授，请速往。”挟之上马，不移时，至一府第，如达官家。青衣者引之入，重闼焕丽，曲槛纡回，最后书室三楹。坐顷，两公子出拜，锦衣玉貌，皆执弟子礼，日夕讲课不辍。书室外院地逼厅事，时闻传呼鞭笞之声，特不见主人为怪，且不晓是何官秩，请于二子。二子曰：“家君即出见先生矣。”未几，主人果出，冠带殊伟，晤语间礼意款洽。学究因言：“晚辈承乏幕下，久且阅岁，不无故园之思。”主人微哂曰：“君至此，已不可归。然自后当有佳处，幸勿复多言。”学究凄然不乐，竟忘其身在冥府也。一日主人开宴，邀学究共席。辞以寒素，不宜与先辈抗礼。强之乃行。厅事设有四筵，扫径良久，一僧肩舆而至，极驺从之盛，曰“大和尚。又一僧至如前，曰“二和尚”。直据南面两筵。学究、主人依次列坐。主人与二僧语，学究皆不解。肴果亦并非人间物。酒半，忽见一梯悬于堂檐，二僧出蹑之，冉冉而去。主人促学究从而上，攀援甚苦，倏然堕地，则已托生本州李氏矣。襁褓中能语如成人，但冥府有勿言之约，不敢道前世事。生四岁握笔为制义，评骘其父文，可否悉当。后登崇祯一榜，顺治初通判扬州。天兵南下，出迎裕王，王手掖之，如旧相识，曰：“当时事犹能记忆耶？”一笑驰去。潜窥裕王状貌，即所见二和尚也。而大和尚未知出世为何如人。

淡如

祥符、中牟之间，水月庵高衲，姓平，号淡如，年八十五而示寂。先一日嘱其徒曰：“吾死当归骨于龛。俟三岁后发之，如体已腐，焚之可也。倘此身不坏，必有更吾衣者至。汝其志之。”其孙寂凤，亦浮屠之有行者。奉其遗教，如期发龛，则淡如端坐于内，衣化尘飞。抚其体，坚过铁石，扣之铿铿有声。远近观者云集。中牟韩令亦适至，愕然曰：“是师昨入吾梦，乞吾银五两有奇为一衲。其将欲饰金以示不坏之身乎？”随召匠而问其所需，果符所乞之数。今金像尚在庵中，士女焚礼不绝。有一营卒心疑其伪，潜以刃刺臂，血缕缕随刃涌出。营卒大惧，投地忏服，急以金涂所刺处，刃口终不可合。庵僧因加扃键，遇诚者始启观焉。

古古诗

律诗全首用事，而高浑绝伦，不嫌繁重者，近时惟白牟山人擅长。由其熟于群史，故遇一题，援笔立就，而对属精切，有天成之妙。太康轩姓者，梦刘将军绖入其室而子生，因名曰绖，字以公刘。修髯伟干，膂力过人，有声介胄间，然数奇不甚显于世。山人赠诗云："江湖万里破征云，秋水微茫白鹭群。旅舍自称前进士，夜亭谁识故将军？锟铻动星辰气，鞬韬涵沈虎豹文。泗上重来歌舞地，空楼凉月落纷纷。"篇内所谓"前进士"、"故将军"，正指其再生之事，点染极工。其他如《题古函谷关》一联"范叔入来人不识，田文归去吏犹眠"，可与胡宿"望气竟能知老子，弃繻何不识终童"语相伯仲。《咏史》一联"大夏远求筇竹杖，长秋私典羽林兵"，"大夏"、"长秋"，巧于"白头"、"苍耳"，而典雅过之矣。偶过黄子载公近鸥居，出古古诗相示，因略举其佳句而笔之。

息　壤

《淮南子》："鲧堙洪水，盗帝之息壤。帝使祝融杀之羽渊。"据《续博物志》："息壤在荆州南门外，状若屋宇，陷土中，而犹见其脊。旁有石记云：'不可犯。'犯之颇致雷雨。有妄意掘发，水坌上不可制。"考东坡诗序亦然。康熙乙丑春，余晤太康王司训钿于汝上，言壬寅岁从其先大人官荆南，时值大旱，土人请掘息壤。初不之信，阅三月不雨，不得已从其请。出荆州南门外堤上，掘不数尺，有状若屋而露其脊。复下尺许，启屋而入，见一物正方，上锐下广，迫视非木非土非石非金，其纹如篆。土人云："此即息壤也。"急掩之，其夜暴雨不止。历四十余日，大江泛溢，遂决万城堤，几陷荆州。可为前志之证。石记今亦不存。

牡丹述

欧阳公《牡丹谱》云："牡丹出洛阳者，天下第一。唐则天以后始盛，然不进御。自李迪为留守，岁遣校乘驿一日夜至京师，所进不过姚黄、魏花数朵。"又贾耽《花谱》云："牡丹，唐人谓之木芍药。天宝中，得红、紫、浅红、通白四本，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会花开，明皇引太真玩赏，李白进《清平调》三章，而牡丹之名，于是乎著。"然考之杂志，炀帝开西苑，易州进牡丹二十种，有飞来红、袁家红、天外红、一拂黄、软条黄、延安黄等名。则花之得名，不始自天宝年也。明皇时有进牡丹者，贵妃面脂在手，印于花上，诏栽于先春馆，来岁花上有指印迹，名为一捻红。则花之繁植，不仅在沉香亭也。钱维演进洛下牡丹，东坡有诗云："洛阳相公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则花之入贡，不止于李留守也。余官陈之项城，去洛阳不五百里而遥，访所谓姚魏者，寂焉无闻。鄢陵、通许及山左曹县，间有异种，唯亳州所产最称烂熳。亳之地为扬、豫水陆之冲，豪商富贾，比屋而居，高舸大艑，连樯而集。花时则锦幄如云，银灯不夜，游人之至者，相与接席携觞，征歌啜茗，一椽之僦，一箸之需，无不价踊百倍，浃旬喧谯，岁以为常。土人以是殚其蓺灌之工，用资赏客。每岁仲秋多植平头紫，剪截佳本，移于其干，故花易繁。又于秋末收子布地，越六七年乃花。花能变化初本，往往更得异观，至一百四十余种，可谓盛矣。然赏非胜地，莳不名园，上林无移植之荣，过客无留题之美。周子有言："牡丹之好宜乎众"，嗟乎，岂牡丹之幸也哉！项与亳接壤，余日踬于簿书，不能一往。阅三载复以忧归，游览之怀，竟未获遂。余之不幸，甚于花也，而终不忘于余心。友人刘子石友、王子鹤洲艳称之，因其所言，以类述于左：

花之以氏名者十有八：

支家大红	支家新大红	支家新紫
甄家榴红	宋红	
蔡家银红	孟白	石家大红
支家银红	武家遗爱红	
董红	魏红	雅白
雅二白	大焦白	
王二红	二焦白	马家黄

次品一：

王家红

花之以色名者十有六：

花红平头	花红无对	银红大观
御衣黄	中黄	
瓜瓤黄	鳌头红	水獭银红
拖地白	大黄	
小黄	鹦羽绿	佛头青
花红胜妆	斗口银红	
花红叠翠		

次品二：

花红楼子　宫袍红

花之以人名者十有七：

太真晚妆	郭兴红	老郭兴红
健红	洛妃妆	
绿珠琼楼	杨妃沉醉	健白
貂蝉轻醉	飞燕妆	
醉玉环	杨妃初浴	软枝醉杨妃
杨妃一捻红	蕴秀妆	
孟烈红	碧玉红妆	

花之以地名者八：

瑶池春	汉宫春	明堂红
阆苑仙姿	陕西大白	
太和红	生白堂	绣谷春魁

次品三：

玉楼春	蕊宫仙颜	沉香亭

花之以物名者二十有七：

金玉变	花红绉纱	藕丝霓裳
醉仙桃	金轮	
绿衣含珠	出炉金	金玉交辉
紫罗斓	界破玉	

斗金	金不换	斗珠
无瑕玉	琉瓶贯珠	
黄绒铺锦	白舞青猊	白雪锦绣
砖色蓝	出水芙蓉	
栗玉香	一匹马	千张灰
五色奇玉	海市神珠	
锦帐芙蓉	银红球	

次品十有一：

霞天凤	蕊珠	软玉
丹凤羽	笑雪乌	
屑绮	蜀锦	胭脂楼子
花红剪(一)绒	雪魄蟾精	
菱花晚翠		

花之以数名者三：

第一红	十七号	十九号

花之以境名者十有二：

金乌出海	湖山映日	扶桑晓日
万叠云山	碧天秋月	
秋水妆白	水月妆	琼楼玉宇
冰轮乍涌	金精雪浪	
寒潭月	一朵红云	

次品一：

雪塔

花之以事名者六：

夺锦	泥金捷报	十二连城
绿水红连	朱颜傅粉	祥光罩玉

次品三：

夺元	墨魁	缟素妆

花之以品名者八：

花圣	万花一品	天香一品
夺萃	夺萃变	
羞花伍	独胜	天葩奇艳

次品七：

花王	花祖	夺艳
姿貌绝伦	群芳羞	
娇容三变	胜娇容	

以上皆异种。其尤异者支家大红，太学生支薇甫手植，千叶明霞，鲜艳夺目，殊非深紫可比；新大红色亦如之，绽蕊结绣，蜷曲下垂，二红并妍，难第甲乙。一匹马，色红，有以匹马易之者，名遂著。健红之名，始于土人健宇所嗜，向无支红，则健红固一时之冠也。御衣黄，俗名老黄，晓视甚白，午候转为浅黄，嫣然可爱。绿珠琼楼，色白，每瓣绿点如珠，虽丹青叶叶为之，无其巧幻。出炉金，娟娟妩媚，艳并海棠，枝干亦小。金轮为黄中第一，古之姚黄，恐亦逊此。魏红如傅粉美人，钱思公常曰："人谓牡丹花王，今姚黄真可谓王。而魏花乃后也。"《谱》云："姚黄出于姚氏。魏花肉红色，出于魏相仁溥家。"今之魏红，其遗种欤？焦白，明秀为白中上品，与健、雅伯仲。界破玉，嫩白色，每花片上红丝一缕印之。砖色蓝，蓝间带红，望若红衫女子贮碧纱笼中。十二连城，白次雅、健。五色奇玉，白又次于连城，而花瓣各有红紫碧绿诸色丝络其间，洵云奇矣。金玉交辉，白花错以黄须；绿衣含珠，红花缀以翠缕，亦奇玉之亚。古以左紫称最，近唯红白擅场，然支家新紫，娇腻无俗韵，固宜与大红、新红名甲海内云。其次者虽非本州所贵，岁以售之花贾，好事之家购而得，犹不止吉光寸羽，昆山片玉，况其尤者乎。虽然，盛衰无时，代谢有数，后日之谯，安知不为今日之雒？则繁英佳卉，泯灭无传，是花之不幸，又甚于余，余乌能以无述也？时康熙癸亥七月望日。

人　猬

祥符县三教庵，距城十余里，僻在荒野，邻近并无居民。适有武衿王生者，康熙壬戌七月，自远道访旧而回，孑身无伴，暑渴且甚，暂憩斯庵。庵僧以茶饮之。生遂懵然不能言，但两目瞪视，形同木偶。随有一僧，以二寸许针从左手腕刺入，初觉微痛，渐乃不省。遂解去生衣，髡其顶。复将百针自腰以上，凡肩背胸膊，悉用密钉，竟成人猬。乃以柳舆舁之出庵，周行村镇，口称佛号，且曰："有能施银钱者，为拔一针。"檀施颇集。旋至城市，观者如堵。众中一人迫视久之，亟呼曰："此我表弟王生也。何以至是？"僧即骇走。市人擒僧鸣县，押取解药，为生去针尽乃苏。时蒲圻黄岵云令祥符，鞫治得实，置僧于法。

孙家庄

扶沟有孙家庄，惟孙姓者居之，性黠而鸷，多行不义；颇赡于财，危楼高台，构至百楹，周以缭垣，甃甓甚固；佃户之依以居者，茅舍三十余家。康熙十三年七月初八日雨中，忽见庄东北有巨人，长十丈许，去庄前半里地，拔一大柳树，望空旋舞。狂风刮地，其声若雷，孙姓之屋，荡扫无遗，摧压而毙者九人，傍居佃户，完然如故。是日孙氏有一甥，为巨人掣置别村楼脊，见其两掌如箕。风定后，居人量所履之迹，长五尺八寸。吾邑官溪吴圣揆家，白昼晦冥，有龙自中门入，夭矫倏忽，破屋而逝。榱桷甍栋，挟以俱飞，耕牛三头，摄至云中而堕。闻圣揆为人颇与孙相似，故亦致此异。时康熙三十二年七月间事也。

雠　驴

闯贼之党袁鹰儿屯众河北，亦时时渡河焚劫。去陈州二十里，州民黄鸣梧之父为其所杀。梧年方少，日夜思报父仇，念众寡不敌，遂单身投贼。梧能骑射，善琵琶，贼爱而容之。居贼营七阅月，阴求杀父者，则鹰儿之弟袁三也。鹰儿遣三人陈侦候官兵，梧从之，因潜至其家，约其族党敢死者八十人，乘夜劫贼营，缚袁三归。时官兵适至，余贼各散去。梧见三佯为不知者，曰："何惊吾主也？"急解其缚，以好酒食啖之。直遇其父死日，梧怒目持刃前曰："袁三，尔非去年此日之杀吾父者乎？杀人者死，请就缚！"剥其上下衣，捆束如祭豕

状,贮柳筐中,陈于父墓前,酾酒灌衰耳。痛哭祭告毕,刳其腹,握心肝,焚瘗之。去梧家三里许,有一柳树,其下即杀梧父处。梧乃挈衰首挂柳树,乃归。半载后,家产一驴,其色纯黑,甚健且良。有以十五金易之者,梧爱不与。一日跨是驴自州还家,行至前柳树下,驴忽作人语曰:"我衰三也。我杀尔父,我死宜矣。何刳腹屠肠之酷也?"随啮梧左股堕地,自肩至背,啮无完肤,复折其臂。偶攲帽掩项,未至断喉,得不死。适旁有枯井,急转身入之。然驴犹望井跳跃不已,旋舐其井旁血至尽。里人过其地,见梧,遂舁以归。疗治数月,乃愈。梧复欲杀驴,有识者谓曰:"冤冤相报,何时了也?不如舍之。"梧是其言,命奴牵去鬻于市,获银六两。今梧见存,犹折一肱。

云虫

中州山岭间有物如蜥蜴,俟天将雨,则群虫从石罅缘沿而上,仰口嘘气如珠,青白不一,直上数丈,渐大如瓮,须臾合并散漫,滃然弥空,遂成密云。山中人称为云虫。

尸行

颍上舒子将言:其乡人死而未敛,其子出备棺衾之属,嘱所亲守之。夜室阒然,枕肱注目。忽于灯次见尸踽踽有动意。因大惧起坐,尸亦起。急奔户外,户已扃,尸尾其后,绕阶逐之。遂逾墙走,尸抱其足不得出。迨晓其子返,犹僵立墙下,持所亲足愈坚,百计救治,乃脱。所亲已迷昧无人色,久之始苏。舒曰:"是必天地不正之气,凭之为妖。如豕立于齐,石言于晋,当非豕与石能然耳。"

判官荐才

项城王尔固允贞,好学能诗,以副车贡入太学,与余友善。自言康熙癸丑之冬,遘疾几殆。至明年上元日午,僵卧榻上,忽见一隶戴白宣帽,衣蓝布半臂,露肘及足,乘小赤马,于草堂西北隅,冉冉自壁间下,揖王而前曰:"请若官里去。"王笑应之曰:"世岂有秀才仕宦者乎?"隶曰:"第去则官可立至。"当时室中之人,不闻其应对何语,即王亦不知隶为鬼也。适其母夫人以茶来,呼之乃悟,因话其事。阖室悲啼请命。王复见隶,似悯之者,曰:"若辞以母老子幼,多焚楮帛,可免此行。薄暮盍少饭我湖边。幸勿于家,于井、于路,恐为他神所攫。"因索纸商定辞职之状,扬鞭破壁而返。是夜二更,忽前隶见于灯下,津津有喜色曰:"得所请矣。"手探夹袋中,取禀帖一幅示王,并无人名,其词则曰:"禀为荐才事。役自掌文案以来,已经九十余载,未蒙更换,情实可矜。今有项城县生员王允贞,年少老成,堪掌文案。恳乞俯准更换,庶寒儒不致淹滞,而下役得以超升矣。"帖尾作行草大字批曰:'据禀王允贞近方立志从善,前此之心,岂可问乎?文案之掌,夫岂细故?所禀不准。"王始自信无恙。因问:"禀我者为谁?"隶初不答,三问之,乃曰:"莲池东岳庙东廊第一殿判官衣青者是。"又问:"汝为谁?"曰:"我则土地祠隶也。"遂去。莲池集在沈、项之交,庙中果有青衣殿判,如隶所言。

产龙

窦四者,沈丘槐店窦生之佃也。康熙庚午夏日,四妇将逼娩期,梦黑丈夫颀而髯,谓之曰:"我欲暂托汝家,幸勿加害,当有以报。"次日之晡,产一龙,蜿蜒逾尺,鳞角俱备,项间有黄鬃如马鬣,拂拂而动。妇极惊怖,意欲斫除。忽飞蟠屋梁,因忆前梦,姑置豢焉。不三日骤长数丈,天矫游行,就乳则体仍缩小如初生时。熟习日久,饲以鸡卵,亦能啖也。沈丘范令,亲往其家视之

刘船

康熙初,沈丘程家村有刘船者,字小舟,充县捕役,其年已老。夏月雷雨暴至,倚门南望,遥见云雾中,一人乘马而至,两腋各挟石碢,将举碢击船。又一人大呼曰:"非此刘船也。"遂去。是时沈丘王邦溜南岸,别有刘船,亦字小舟,方于河滨锄地,雷至击死。程村之刘船,一足及碢,肿如盎,旬余而愈。

秦大汉

沈丘枳店民秦大汉,名光甫,状如金狄,绝有力。鲖阳之门,伛而行,乃得入。鬻所获秫秆于市,每担四十捆。适积雨后,市有大车陷淖泥中,三牛不能出。光甫脱牛而以手出之。康熙十三年,时方用兵,亲王出镇荆州,有荐于军前者。王赐袍一领,制布十二疋,尚不掩胫。其足尺有四寸,楦其靴,高与食案等。健驴肥马,莫能胜载。刀矛之属,不足供其展用。乃骑以橐驼,而铸三十斤铁枪与之,始得称意。然不宜于慓疾之战,废归,以病死。

木介

语云:"木生介,达官怕。"余于康熙乙丑冬杪,将从项城扶亲柩南归,士民故旧,相送郊外。时雨雪已霁,地无积素,而树枝多有凌泽对凝,厚至二三寸,虽晴旭耀射,经旬不化。余指示项人曰:"此木介也,必有受其咎者。"未几,睢州汤公,鄢陵王公相继徂谢,内而阁学以及卿贰,外而各省督抚,亦屏黜殆尽。

笋根稚子

西华县黄湾寨李泰真家堂前,有竹一丛,不甚茂密。童戏其间,喧言竹根见三寸小人,往来跳跃。泰真怪而觇之,已没土内。随掘土,果得一人。眉目口鼻皆具,两手各分指形,足指拳踢如鸟爪,色极嫩白。康熙乙丑秋日医士陈子俊言。

自怡编序

康熙十六年,余筮仕陈之项城,迎养两大人于官

舍。先赠君芥莽公，春秋六十有八，性喜读书。适有昆山徐大司寇所赠《资治通鉴》在署，每日端坐绎阅，常至夜午乃就寝。暇则饮酒赋诗，与幕中诸子相唱和，汇成一帙，题为《芥莽自怡编》，而引其端曰："忆余七龄，先大人教以诵诗，时尚未谙声律。既而攻举子业，无庸也，年十七，外父黄羽冲先生携余就浙试，偶得'烟树随船走，渔榔杂浪闻'句于湖中，外父颇颔之。中岁以来，累遭外讧，倦于翰墨。事既已，辄欲研露注《离骚经》，焚膏检较涑水《通鉴》，为之标举建储、绥远、用贤、黜佞、重农田、定赋役、正礼律、兴学校诸大典，编辑成书，付儿诵习。讵意天不假我父母年，相继见背，益悲不自胜，未暇卒业。会皇朝定鼎，南北未靖，乃悉所有葬我先人，志决鹿门偕隐。爰命我子从吴南村游。南村雅擅诗古文名，与相唱和，得《秋日杂感》若干首。复和其伯氏《东里绝粒吟》十律。方愧未工，而我子亦窃窃然习壮夫弗为之所为。余投笔诫曰：'尔尚以典常作之师，其毋采华㯳厥实。'诚欲进我子以经纬之策，弗徒绘风镂月，与庾、鲍角胜也。又二十余载，余诗学益落，而吾子则受知于玉峰徐大司成，三薙追琢，德业稍进，捧檄来令古项。辛酉孟夏以篮舆迎养，入其邑，观吾子于治赋、兴学、宽徭、平狱之政，次第修举，足副余编辑曩志，而见之施行，余心大慰。爰喟然曰：'吾向谓作诗者，唯闲衲子与宦游人尔。汝今于莅任之暇，抚弦调鹤之余，始可与言诗也已。余且优游官阁，复理前业，庶效闲衲之所为，以毕我先人始教之意。'因命诸孙日录署中所咏题，曰《芥莽自怡编》。康熙辛酉夏五，书于古项子国之听松轩。"其明年九月，先赠君抱疾，十一月弃世。又明年我母黄孺人亦终于项寓。呜呼，痛哉！余家酷贫，至无以为菽水欢。勉就禄仕，以几古人致亲之义，乃天不假年，相继见背，余复痛先赠君之所痛也。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而逮存之难如此。为人子者，其可不惕心于爱日哉！

腊月雷

康熙辛酉十二月十七日，项城大雨雪，积素盈尺，入夜益甚。二鼓霹雳陡发，电光照射室内，纤物毕见，轰雷之声达旦。东城王孝廉海曙家，龙入其堂，爪破窗槅而去。《诗》称十月震电，尚曰"不宁不令"。今乃腊月而雷，岂瑞雷乎！

屋梁三花

陕州慈钟集何贡士家筑堂初成，堂东偏置贡士卧榻。每闻堂有膈膊声，如是数夕。晨起视之，忽堂梁中坼缝生花，其色纯赤，大如红牡丹，鲜艳夺目。阅夕，其左右复生二花而差小，一碧一黄，相去各二尺许。观者云集。三花累月乃萎。

廷式再见

项城韩云门，名埛，聘戚氏女，未几两目失明。戚谓韩郎年少能文，必成远器，而配以盲女，非偶也，欲毁婚而终女于家。韩之父母将许之，云门毅然不可，如礼迎娶以归。戚不得已，媵以美婢。云门曰："人情见欲则动，不若无见，以全我居室之好。"遂遣婢还戚。后以壬子拔贡举于乡，出为教谕，挈妇偕行，伉俪无间。豫人称其笃行，以为宋之刘廷式再见于今。

卷六　秦觚

两大文章

人生大节，首在忠孝。若夫縻之爵禄不为荣，临之斧钺不为屈，以全其致亲之义，以成其不负国之贞，非性分定而学力优者，盖难言之。皇朝摛华之彦，叠迹兰台，捍圉之才，蜚英鳞甸。如近日李征君陈情辞职，叶方伯见危致命，忠孝之诚，洋溢楮墨，洵天地间两大文章也。

李征君因笃，字天生，一字子德，西安富平人。康熙己未，诏海内博学鸿儒至京师，因笃试授翰林院检讨，以母老上疏辞归，得允。其词："奏为微臣母老多病，独子万难远离，泣血陈情，吁恩归养事；窃惟幼学而壮行者，人臣之盛节，辞荣而乞养者，人子之苦心。故求贤虽有国之经，而教孝实人伦之本。伏蒙皇上敕谕内外诸臣，保举学行兼优之人，比有内阁学士项景襄、李天馥，大理寺少卿张云翼等，旁采虚声，先后以臣因笃姓名，联尘荐牍，获奉俞旨，吏部遵行陕西督抚，促臣应诏赴京。臣自念，臣母年逾七旬，属岁多病，又缘避寇坠马，左股撞伤，昼夜呻吟，久成废疾，困顿床褥，转侧需人。臣止一弟因材，从幼过继于臣叔曾祖家，分奉小宗之祀。臣年四十有九，儿女并无。母子茕茕，相依为命，躬亲扶持，跬步难离，随经具呈哀辞，次第移咨吏部。吏部谓咨内三人，其中称亲、援病，恐有推诿，一概驳回。窃思己病或可伪言，亲老岂容假借。臣虽极愚不肖，讵忍藉口所生，指为诿卸之端？痛思臣母迟暮之年，不幸身婴残疾，臣若贪承恩诏，背母远行，必至倚门倚闾，夙病增剧。况衰龄七十，久困扶床，辇路三千，难通啮指。一旦祷北辰而已远，回西景以无期，万一有为子所不忍言者，则毛义之捧檄，不逮其亲；温峤之绝裾，自忘其母，风木之悲何及，缾罍之耻奚偿？即臣永为名教罪人。亏子职而负朝廷，非臣愚之所敢出也。皇上方敬事两宫，聿隆孝治，细如草木，咸被矜容，自能弘锡类之仁，推之士庶。宁忍孑然母子，饮泣向隅，夺其乌鸟私情，置之仕路？盖阁臣去臣最远，故以虚誉采臣，而不知臣之有老母也。臣云翼与臣皆秦人，虽所居里闬非远，知臣有老母，而不知其既病且衰，委顿支离至于此极也。即部臣推诿之语，概指三人而言，非谓臣当必舍其亲而不之顾也。且臣虽谫陋，而同时荐臣者，皆朝廷大臣，其于君亲出处之义，闻之熟矣。如臣猎名违母，则其始进已乖，不惟渎斁天伦，无颜以对皇上，而循陔负疚，躁进贻讥，则于荐臣诸臣，亦为有靦面目。去岁台司郡邑，络绎遣人催臣长行，急若风火。臣趋朝之

限，虽迫于戴星，而问寝之私，倍悬于爱日。然呼天莫应，号泣就途，志绪荒迷，如堕云雾，低头转瞬，辄见臣母在前，寝食俱忘，肝肠迸裂，其不可渎官常而干禄位也明矣。况皇上至圣至仁，以尧舜之道治天下，敦伦厚俗，远迈前朝。而臣甘违离老亲，致伤风化，有臣如此，安所用之？乃臣自抵都以来，屡次具呈具疏，九重严邃，情壅上闻。随于三月初一日扶病考试，蒙皇上拔之前列，奉旨授臣翰林院检讨，与臣同官纂修《明史》。闻命悚惶，忝窃非分。念臣衡茅下士，受皇上特达之知，天恩深重，何忍言归！但臣于去秋入京，奄更十月，数接家信，云臣母自臣远离膝下，哀痛弥侵，昼夜思臣，流涕无已，双目昏眊，垂至失明。臣仰图报君，俯迫谂母，欲留不可，欲去未能，瞻望阙庭，进退维谷。乃于五月二十一日具呈吏部，未蒙代题。臣孺切下情，惟哀祈君父。查见行事例：凡在京官员，门无以次人丁，听其终养。臣身为独子，与例正符。伏愿皇上特沛恩慈，许臣遄归，扶养其母，叨沐圣泽，以终天年。臣母残病余生，统由再造。不惟臣母子唧环镂骨，誓竭毕生，而报国方长，策名有日，益图力酬知遇，务展涓埃矣。”

叶方伯映榴，号苍岩，松江上海县人。康熙戊辰，映榴以湖广粮储道摄布政司事，适夏逆作乱，先遣仆奉其母出城，由水道还家。乃刺血书表，潜达御前，于藩署大堂朝服正坐自刎。其词：“奏为临难沥血陈情，恭谢天恩事：切臣一介竖儒，幸中辛丑进士，选擢庶常。叨沐皇上高厚深恩，历任今职。常以洁己奉公砥砺夙夜，但愧才具庸虚，寸长莫效。兹于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初九日署理布政司印务，忽于本月二十二日督标裁兵，陈夏包子倡乱，闭城造反，劫夺抚臣敕印，分兵围臣衙署，百计胁从。臣幼续诗书，粗知礼义，虽曰刃在前，岂肯丧耻苟生？此时即欲率同妻女，阖门殉节。第念臣母年已七十六矣，随臣任所，长子监生叶敷又远在原籍，其余二子年未成童。茕茕孤嫠，死将安归？臣心不忍，因遣妻女，奉臣母于水沟遁出潜逃。臣此时微服匿影，或可幸免，以图后效。伏念臣守土之官也，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义所当然。谨将粮道衙门及布政司道号印五颗，封付家人叶善林，嘱向所过衙门呈缴具题。复谨缮谢恩一疏。嘱付家人叶升等，俟臣尽节之后，奔赴京师，诣通政司衙门赍投。臣谨于本月二十六日，朝服向厥九叩谢恩毕，随升臣衙门骂贼，以佩刀自刎。勉尽一死，以报国恩。但恨事起仓卒，既不能先事绸缪，默消反侧；复不能临期捍圉，独守孤城。上辜三十载之皇恩，下负七旬余之老母。君亲两负，死有余愧。伏惟我皇上庙算如神，兵威丕振，么麽小丑，指日扫灭。但臣不能忍死须臾，以睹荡定，惟有生生世世，唧结无尽而已。”上览奏恻然，褒恤有加。

呜呼，世有视终南为捷径，而绝裾不顾，藉槛车为福堂，而系颈自甘者。彼何人哉？读二公之文，亦可以少愧矣！

蒋山佣

顾亭林先生炎武，行奇学博，负海内重名。玉峰三徐先生，皆其宅相也。有《答监修徐学士书》，以龙门雄健之笔，间作丽词，以商山沈隐之年，深言时事，览其遗编，别为一格。岂谊切渭阳，不觉语之工而思之迫欤？书曰：“幼时侍先祖，自十三四岁读完《资治通鉴》后，即示之以邸报，泰昌以来，颇窥崖略。然忧患之余，重以老髦，不谈此事，已二十年，都不记忆。而所藏史录奏状一二千本，悉为亡友借观。中郎被收，琴书俱尽。承吾甥来扎，惓惓勉以一代文献，岂非生平至愿？恐衰朽未足副此。然既遇周情，兼叨下问，观书柱史，不为无缘，正未知绛人甲子，郯子云师，可备赵孟叔孙之对否耳。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忆昔庚辰、辛巳之间，国步阽危，方州瓦解，而老臣硕彦，品节矫然。下多折槛之陈，上有转圜之听。思贾谊之言，每闻于谕旨；烹弘羊之论，屡见于封章。遗风善政，迄今可想。而昊天不吊，大命忽焉，山岳崩颓，江河日下；三风不警，六逆弥臻。以今所睹，国维人表，视崇祯之代，十不得其二三，而民穷财尽，又倍蓰而无算矣。身当史局，因事纳规，造膝之谋，沃心之告，有急于编摩，固不待汗简奏功，然后为《千秋金鉴》之献也。关辅荒凉，非复十年以前风景。而鸡肋蚕丛，尚烦武略，飞刍輓粟，岂顾民生？至有六旬老妇，七岁孤儿，挈米八升，赴营千里。于是强者鹿铤，弱者雉经，阖门而聚哭投河，并村则张旗抗令。此一方之隐忧，而庙堂之上，或未之深悉也。吾以望七之龄，客居斯土，饮瀣餐霞，足怡贞性，登岩俯涧，将卜幽栖，恐鹤唳之重惊，即鱼潜之匪乐。是以忘其出位，贡此狂言，请赋《祈招》之诗，以代《麦丘》之祝。不忘百姓，敢自托于鲁儒，维此哲人，庶兴哀于周《雅》。当事君子，倘亦有闻而太息者乎？东土饥荒，颇传行旅，江南水旱，亦察舆谣。涉青云以远游，驾四牡而靡骋，所望随示以音问。不悉。”先生在南时，号蒋山佣，中年以后，迹绝故乡，遍游燕、齐、秦、晋间以终。常言：“生平最憎者舟舆，而炊粱跨卫，乃此身安处也。”其持论畸僻，往往类此。

秦将礼客

张靖逆侯、赵勇略将军皆秦人，勋望相埒，而气度各殊。靖逆驻军甘州，客有往谒者，所次旅舍，必细询姓名，注簿送驿，每日飞骑入报。比至州城，候吏前迎曰：“某非从某地来者乎？”随导入馆舍，饮馔供帐，莫不腆备。客入见，多在宅内书堂，丽僮八人，肩舆载靖逆而出，辞以足疾不拜，捧手延坐，寡于词对，然宴币稠叠，虽疏交必饫意而返。勇略功懋性刚。其入成都时，浙人王某弃伪职来归。勇略知其夙负文望，置幕下掌书记。凡削稿进览。必候其升坐，而无忤色，始从屏后转出，逡巡捧纸置案，肃然退立。勇略小不当意，遽拂纸于地，亦不言应有点窜处。王蒲伏取藏袖中，仍从屏后嘿嘿归馆，易稿更呈，率以为常。故士人每惮从之。平滇后家居，身被宽袖直领之衣，首冠黑绒帽，以帕围额，虽王公至，不为改服。唯故旧寒素款门求谒，则礼接有加。是知风尘延揽，即功盖天下者，未常不留意

也。

槲叶集

李雪木名柏,武功人。关中三李,中南山人李子德因笃、二曲山人李中孚颙与雪木也。雪木所著《槲叶集》,冷艳峭刻,如其为人。《阅耕者》云:"农无谷,不农则肉。农无服,不农则縠。农蔽恶木,不农则渠渠夏屋。"有古谣遗响。《雁字绝句》云:"纸有长空砚有山,毫端蘸雨拂云间。年年绝笔衡峰上,剩得南天万里闲。"咏雁字多矣,无似其落想空妙者。《凤泉别墅》云:"斗室无尘小径幽,柴扉昼夜掩寒流。日沈涧底鱼窥镜,月上松梢鹤踏钩。才弱羞陈《三礼赋》,家贫难买五湖舟。唯将碧眼酬黄卷,莫待青山叹白头。"亦皮、陆佳篇。

杜曲精舍

李雪木本武功人,后迁郿县。余同年友宋澄溪,以商南令调住省城,闻雪木名,礼致之,不可得。因捐二百金,买田一区、屋数楹于杜曲,迎而居之。雪木既移家杜曲,以书复宋曰:"自到杜曲,神隐壶天者数晨夕矣。五陵固多胜概,而杜曲为最。所买精舍,又在山水会聚处。昔司马温公、富郑公与康节营安乐窝;一二宰相协力为之,乃在雒阳繁华之地,或少闲旷幽静之致。此则林壑环庐有闲致,郊垧散步有旷致,老辅老农衣冠古穆有静致,鸥鹭飞于水田,麋鹿游于苔径有幽致。春则红桃万树,冬则白雪千峰,夏则月丝曳柳,半入青天,冬则霜叶醉枫,忽成丹嶂,加以鱼鸟之会心,烟霞之娱目,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鹦谷凤原,岂足方比!老李生坐卧于中,可以读书,可以乐道,可以养老,可以足衣食而长子孙,唯有偕耘锄之妇、梨枣之儿,共戴高谊耳。"雪木孤介绝俗,非澄溪诚于礼贤,未易即致。存此书,以见缁衣之好,盘涧之安,两得之也。

一　康

郃阳康乃心,字孟谋,为邑诸生。有文誉,尤工于诗。康熙乙丑,王少司农士禛奉使祭告西岳,遍访名胜,偶游荐福寺,见乃心题壁数绝句,嘉叹久之,曰:"关中三李,不如一康。"录其《吊秦庄襄王墓》二首而去,康誉大播。其明年,学使者贡其名于太学,蜚英驰藻,望重三雍。己卯归试秦省,以第五获隽。观乎晏元献之于王琪,杨铁崖之于袁凯,以今准昔,事有同符,盖具天下才者,未有不爱天下之才者也。

石　经

余既购西安石经全本,而未详书者姓名及刊立始末,走书频阳,询李子德内翰。李遣其嗣子叔青往盩厔,从赵子函家抄示云:"汉灵帝光和六年,刻石五经于太学讲堂,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议郎张训、韩说,太史令单飏,求正定六经文字,帝许之。邕乃书丹刻石,立于太学门外,此再刻也。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隶三体石经,古文用蝌蚪鸟迹体,篆用史籀、李斯、胡母敬体,隶用程邈体,此三刻也。魏世家神龟元年,以王弥、刘耀入洛,石经残毁,□崔光之请补之,此四刻也。唐天宝中刻九经于长安,《礼记》以《月令》为首,从李林甫之请,此五刻也。文宗时郑覃以经籍刓缪,建石仇刊,准汉故事,太和七年敕唐玄度复定石经字体,于国子监立石,九经并《论语》、《孝经》、《尔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样四十卷,开成二年告成,此六刻也。按六朝以前用分隶,今石经皆正书,且多仿欧、虞法,知其唐人书无疑。《礼记》首《月令》以尊明皇,讳'纯'字以尊宪宗,又知其非天宝以前人书矣。则今西安府学石经,乃唐文宗敕定,而成于开成时者,旧在务本坊,韩建筑新城,弃之于野。朱梁时刘鄩用尹玉翁请,迁故唐尚书省之西隅。宋元祐中,汲郡吕公始迁今学。明嘉靖乙卯地震,石经倒损,西安府学生员王尧惠等,按旧文集其缺字,别刻小石立于碑旁,以便摹补。《唐书》谓文宗朝石经违弃师法,不足观。然其用笔虽出众人,而法犹不离欧、虞,恐非晚近所及。唯王尧惠等补字,大为纰缪。今华下东生文豸家,有乙卯以前拓本,庶几称善焉。"赵子函名崡,启、祯间孝廉,盩厔人。所著有《石墨镌华》。按"光和"在"熹平"后。钱牧斋注杜亦云:"刻立石经,受诏在熹平,而碑成则光和也。"今分初、再刻,似误。

景龙观钟铭

西安府学宫,唐宋之碑林立,俗称碑洞。长安县有景龙观钟铭,为唐睿宗书,因去洞远,而拓者必塞其内空,缘梯而上,乃可椎刷,故罕传于世。然文体简雅,书法遒媚,极可爱也。文曰:"原夫一气凝真,含紫虚而构极;三清韫秘,控碧落而崇因。虽大道无为,济物归于善贷,而妙门有教,灭咎在于希声。景龙观者,中宗孝和皇帝之所造也。曾城写质,阆苑图形。但名在骞林,而韵停霜虡。朕翘情八素,缔想九玄,命彼鼓延,铸斯无射。考虞倕之懿法,得晋旷之宏规。广召鲸工,远征凫匠。耶溪集宝,丽壑收珍。警风雨之辰,节昏明之候。飞廉扇炭,屏翳营罏。翥鹤呈姿,蹲熊发状。角而不振,侈而克扬。庶其晓散灵音,镇入鹓鸾之殿;夕腾仙韵,恒流鸩鹊之闱。聋俗听而咸痊,迷方闻而永悟。洪钧式启,宝字攸镌。"其铭曰:"紫宸御历,青元树因。倾岩集宝,竭府收珍。杜夔律应,张永规阵。形包九乳,仪超万钧。上资九庙,旁延兆人。风严韵急,霜重音新。自兹千岁,从今亿春,悬玉京而荐福,侣铜史而司辰。"其后款为:"景云二年太岁辛亥金,九月癸酉金朔,一十五日丁亥土铸成。"

曹全碑

汉曹全碑,出于郃阳之莘里村,明万历中得之。其石完好,止缺一因字。无书撰人姓名,俗谓蔡中郎者,以其文格似汉,又为八分体也。碑阴有市掾、曹史、督邮、啬夫、三老、将军、令史、门下、祭酒诸人,醵钱竖石。

盖亦去思遗制。

兔

《曲礼》:"兔曰明视。"陆佃曰:"兔,吐也。明月之精,视月而生,故曰明视。"王充《论衡》:"兔,舐雄毫而孕,及生子,从口中出。"余见蒲城原子《兔说》,以为:"兔之雌雄,其孳尾无异他兽。每月一孕。子生则以土培之而壅其穴,出入必然。或窃启其户,子辄不成。"盖古所谓"视月"者,视月之候而孕,又谓"吐生"者,得土而生,"土"讹为"吐"也。

七月天

淮上金道洲人望,初任粤西马平,余初任河南项城,丁艰服阕,皆补秩关中。余至白水一载,道洲乃令长武。夙好既谐,偏隅相望,因走役候之。其复书云:"才到鹑觚,刚刚一月,欣传鲤素,耿耿生平。感旧雨之弥新,捧新诗而溯旧。鸿宾雁旅,曾经十换星霜;虫臂鼠肝,不啻重逢笑语。沾青衫而欲湿,是诚何心?指白水以为盟,恭惟执事。粤自君袍方绿,予服犹缁。佯羡马上之鞭,中多毾㲪;私挟怀中之锦,会有逢迎。讵料仪不下秦,总由旁窦;瑜何生亮,都付荒唐。惧甚我之有人,遂易名而去国。斯时也,江边舴艋,尚插征旗,岭上烽烟,浑如毒雾。艰虞万里,既地老而天荒;荏苒三年,徒风悲而日惨。兼之携来僮仆,半葬于懊恼泽边;卖去琴书,行吟于汨罗江畔。辱藩侯之招简(今楚南方伯),问生涯原是之无,窃骈语以飞翰,操丹铅何工四六。节佣书之辛苦,一岁累有千金;填在任之逋亡,百劫幸留残喘。谓斯人之不死,绝意希荣;念垂白之高堂,奉甘唯禄。爰束带而重瞻三殿,又极巍峨阊阖之观;下除书而分列五方(补止五人,分五省),偏处萧瑟间关之地。潘舆未遂,毛檄遄征,一至于斯,亡无日矣。顾长武者,割邠国之一隅,当边陲之三面。驿骚而罢于奔命。岁俭而苦于频仍。地大如丸,封函者此物;居凹唯穴,营窟者何嫌?更且赋逋万千,万皆鸠鹄。授受类玄黄之战,前者已伤;飚电若神鬼之惊,后来尤酷。不受则明明民欠,难逃揞㩳之条;受之则累累帑资,立蹈考成之罚。昔仅忧生于瘴疠,今则坐败于催科。望之未解者一也。忆彼炎疆十二城,裒然居首;俯兹冯翊三十长,瞻之在前。岂鸡口之福难消,毕竟因差果错;乃牛后之羞旋至,大似谷震钟鸣。望之未解者二也。愿有请焉,大可怪者。罗池树耸,柑阅腊而仍丹;南服阳生,花未春而尽紫。蛮女擎荷包饭,冰无迨泮之时;峒客擫箬裹盐,地有不死之章。夫何三冬衣葛,未闻范叔啼寒;顿易五月披裘,应被严陵叫屈。天心如此,生意可知。望之未解者三也。若就服食居处而言,以及风土人情之变,真堪发人一噱,笑我长贫者矣。偕兄人雒,老米三餐,追弟居夷,豆芽两顿(记与君京邸,有"老米三餐两豆芽"之谑,比官柳下,犹然旧家风也)。庭前朱荔,偏间岁而方苞;江上秋风(鸟名,立秋十日,小鱼出水能飞。予有句云:"状类原鸽殊少肉,试同乳燕未全衣。"其味颇佳,逾时则不出),甫逾时而不见。今者一望周原,百年豳地。市无兼味,官厨以剪韭为丰;圃乏嘉蔬,土人以烹葵为诞。将使公刘囊底,馂即称珍;芜令釜中,尘仍是宝。嗟乎,噫嘻!来日大长,居者不易。沈沈夜柝,如送铁拨清凄;种种颠毛,怕听铜琵劈裂。谓鲍明远擅苍凉之调,我则何人?奉张燕公富制诰之才,卿其雅匹。胡为淹滞,尚尔卑栖?谬荷长怀,仰叨高谊。走七百里之使者,慰十八年之故人。翻笑成悲,情所必至。铭感人骨,口总难宣。本同学之少年,竟一官而老大。圣明在上,望吾兄于掖梧台柏之间;局蹐难容,当谂我于塞柳关榆之下。"道洲才调风流,即此书已见一班。其抵长武也,题一联于堂柱曰:"家临漂母千金地,人到邠风七月天。"未几,以受代诖误去,计其时止七阅月耳,盖亦有预兆焉。

米画

蒲城米侍御襄,家藏南宫真迹,许鲁斋、方正学两先生各有题咏,非易见之宝也。许云:"树色模糊藓迳平,人家只隔水泠泠。白云不解宠炊出,绕却峰岚一半青。"方云:"海岳庵前觅旧踪,苍茫云树隐南宫。别来几点青山影,付与寒鸥一篷风。"

慈净

山左邢子愿之妹,名慈净,嫁于马氏,善画观音像,其书法亦有子愿风格。《来禽馆帖》所称"比日贤妹将佳儿佳妇抵舍中,后楼一带,严密深靓可居,驰装欣𢡟"者,即谓慈净也。郃阳康子孟谋为余言之。

筠湄幽婚

宜君杨筠湄素蕴,缔婚中部刘氏,未娶而刘夭。筠湄年方弱冠,书斋夜读,有垂髫女子碧襦红裳,含笑款户曰:"妾即君之妇刘氏也。良耦未谐,早归泉壤。然谊托丝萝,理无幽显,故不惮远叩书帏,以成委身之愿。"筠湄性本清狂,遽近拥之。衾裯缱绻,贞体宛然。自此及夕即来,逾岁乃绝。将离之辰,掩泣流连曰:"君福位远大,尚期勖之。"筠湄因询以科名爵禄之事,遂口占四语云:"中举中进士,做官做御史,督学在山西,巡抚江南止。"其后一一皆验,果由安庆中丞迁楚而卒。

粟儿

磐玉之山,有丽人焉,姓宋,小字粟儿。生而清眸纤指,竟体柔艳。同闾绝爱怜之,皆曰:"宋家粟,其宋家玉乎!"陇西刺史典其州,心闲政裕,工于子墨。州之乡老以粟名上刺史,署为侍砚青衣。刺史雅善鼓琴,退食之暇,每于月亭松阁,兴至挥弦。粟辄携小狻猊以从,拂石几,爇名香,终奏氤氲,肃立无倦容。以是辟扉而入,放衙而归,粟唇恒沾墨沈,麝兰余芬,拂拂出袿袖间,见者无不叹刺史风流,亦羡侍者之若仙矣。岁在甲戌,粟年二八而赢,奉刺史教令日久,词解弥隽,从刺史至长安,馆于萧寺。适有清河公子,号天下才,亦客秦,

与刺史之居相望。刺史熟公子名，肩舆往谒。公子丰躯岳峙，雄辨泉流，豪迈英悍之色，惊照四座。粟立刺史后，数目公子，公子亦窃见粟，忽若神移者。刺史微觇之，归问粟曰："汝有所眷于公子乎？公子年少而才，负天下重望。汝能从之游，则栖托之佳，无逾于此。"粟再拜，嘿无一言。乃遣粟至公子所。时维夏五之杪，雨霁凉生，新月半窗，清簟如水。公子孤坐引酌，惘焉有思。粟适至，遽起欢迎，辍所饮酒饮之而曰："仙乎，仙乎！其羽衣之坠空霄乎！其莲花之涌净土乎！今夕何夕？我无以喻我怀也！"粟性不胜勺：捧卮徐进，三釂以后，双靥潮红，前启公子曰："儿家刺史，贤声溢于关中，貂毂珠履，日集其门。以儿视之，率麟楦耳。绣虎英雄，今乃得公。辞彼严霜，就尔薰风，儿不自知，魄化心融。"言未已，悄乎变容，泪绳绳下，哽咽不能成音。公子亟以文帯承其媚睫，浴以沈水，袒以轻绡，吹芳语綢，拥之忘曙。居久之，渐及昵狎，因戏谓粟曰："严霜之云，汝固畏刺史者耶？"曰："刺史有父母之尊，云何不畏？"公子曰："我异日建绥入境，面城南临，俨然刺史也。能勿畏耶？"粟笑攘皓腕，微拂公子颐曰："寻春较晚，惆怅芳时，怨且不免，遑言畏乎？"公子感其意，随命丹青善手，为图小像，以志弗谖，粟曰："儿对镜自看，差亦无恨。唯写眉时，小损其黛，则芙蓉远山，千秋于马卿之侧，窃所愿耳。"公子长揖向粟曰："某所不如教而抱影南归，珍为夜光，以终此生者，有如日！"当刺史过公子时，公子方袒跣洒翰，烟云历落，顷刻尽数纸，付乞书者去，然后掔袴踞榻，拱客就坐，相对啜茗，剧谈上下今古，衮衮不少休，意气闲放，旁若无人，而一遇婉娈，其倾倒缱绻如此。然刺史益心重公子，曰："此情贤也，我当终成之。"既而曰："嗟乎，物莫不各有遇也！龙潜于狱，掘之则云雷之气升；鹊蕴于石，剖之则忠孝之章出。非皆清河已事哉！穷巷幽姿，奚独不然？世有诎于知，屯于合，思友白鸟而客青蝇者，观于粟可以慰矣。"刺史嗣奉府符，仓卒治装还州，濒行回顾粟曰："善事公子。"太息登舆而去。

牧 化

山东平原县离城三十里有杨姓者，年二十许，牧羊山陂，偶暝坐石上，久而不起，群牧呼之亦不应，迫视之，但见其口烟出如缕，俄有青焰从喉间吞吐不已。阅二时焰乃熄，而体壳挺然，盖已逝矣。村民远近奔骇，以为是子得道，焚香罗拜。白水方尉元贞曾目睹其事。

空中黄繖

余内兄毕西临自滇南归，偶来粟署，为余言：康熙二十七年春夏之交，去云南省城四十里，西南有山，每遇天晴之午，辄有黄色宝盖，从山顶渐起渐高，耸入天半，烂曜飞扬，徐徐而下，仍复轩举。薄暮黄色始淡，至暝乃没。如是者两月余。山麓旧有龙王庙，方伯遣府佐致祭，究不知其何异也。

对 羊

罗次县山素无野竖登牧，忽见群羊数百，遍散岭谷。齿者、奔者、卧者、奋者，各自成对，不紊匹耦。县人异之，上山竞观，萋草苍然，一无所睹。未几遂有吴逆之乱。

崆峒鹤

天下崆峒山五，其在秦地者，庆阳平凉之间，相传为黄帝问道处。山之绝顶有洞，每天日晴霁，则玄鹤一双，从洞中盘旋而下，翅大如车轮。石壁古文刻云："此鹤为尧时甲申载始见。"顺治四年，复见二雏。今是山遂有四鹤。

树 蜜

《尔雅翼》："北方地燥，蜂多在土中。南方地湿，蜂多在木中，故多木蜜。"杜工部《入乔口》诗云："树蜜蚤蜂乱，江泥轻燕斜。"钱笺引《古今注》"枳椇子，一名树蜜"证之。按：枳椇子，秦中呼为拐枣。其实拳曲，如老人杖，核在肉外，味甘与枣同。余官白水，曾有以此果相饷者。初无关于早蜂也。况蜂以酿蜜绕树而喧，则见其乱；燕以临江衔泥而舞，则见其斜，正写水国春华之景。又何必强援以为奥博耶！

水鸦儿

关内呼黄莺为"水鸦儿"，旱乾累月，气如焚柴，忽树头睍睆数声，则滂沱立至，故获此名。夫一莺也，春啭上林，则巧同歌凤；雨占下里，则拙并啼鸠。可知物无定名，亦在所遇之时，与所值之地耳。

乳 彝

扶风县田者，偶见河岸土崩，镢之，得一铜器。状如盂，高八寸，围径六寸，乳周其体，朱翠斑斓，中有古文，莫能辨识。田者橐以入城，医师席姓出千钱易之。遍询博古家，曰："此殷之乳彝也。古文为'祖丁'二字。"席乃珍焉。合肥许四山孙荃视学西秦，席以彝献，因录其子于邑黉。

旱 草

岁欲丰，甘草先生。甘草谓"荠"，刘伯温《旱春词》"喜见儿童相报，墙边荠菜先生"是也。岁欲旱，旱草先生。旱草谓"蒺藜"。康熙壬申西安大饥，余自彭衙摄事奉先，散赈东乡。有以蒺藜子献者，余却之曰："岂有斗米千钱之时，而受人馈遗者乎？"献者曰："野无青草，惟此则不濡而繁，敢以代芹。"余因黯然，得句云："野献蒺藜为旱草，泽鸣鸿雁是哀禽。"

天雨虫

害稼之虫，螽螣螟特，生必以渐，故可禳可捕也。庚午八月七日，忽有小黑虫，长寸许，从空而坠。转瞬

间蔽地盈林，穿窗登几，几欲无隙。蠕蠕之状，恶不可耐。如是两日，倏然不见。西延近邑，河东蒲、汾皆然，颇菑秋谷。此异亦史传所未闻者。

神　僧

蒲城罗秀才，家贫授徒，馆于邑之东偏。暇日缓步池上，天正晴朗，闻树杪飒飒声，风雷骤作，罗生阖户少息。出遇一僧，毵毵披发，覆被肩面，布衲芒鞋，貌甚奇古，生揖之曰："师从何来耶?"僧笑而不答。因邀至书馆，授以一餐。僧曰："明日幸俟我于东岳神祠，当设筵相酬也。"如期而赴，良久僧至。祠内空无一物。时已昏黄，僧乃于袖出圆纸，吹上屋梁，忽成皎月，光彩煜煜四照。向祠东壁，以手指画门双扇，门豁然开。长须平头者数人，从壁门出，布席设坐，锦屏绣褥，海错山珍，靡不备具。酒既再行，僧曰："寂寂无以娱宾，可命妓之能歌舞者来。"俄见十六丽姝，亦出自壁门，纤讴乍发，雅乐杂鸣，既而咸呈妙技，或凌屧缘屏，或反腰贴地，或雪飞双剑，或星走三丸。罗本寒素士，观之目眩神骇，逡巡求退。僧举袖一挥，妓仆器物，俱隐入壁。梁月随人，移照岳祠外。听谯楼鼓声，已三严矣。罗向僧拜曰："我师固天上人也，不谓尘途，遘兹神异。我将从师为汗漫游，师许之乎?"僧曰："子有穷相而无仙骨，未易言此。"罗哀祈再四，仍于袖出一小木龙，令罗乘之。鳞角飞动，倏长数丈，千林万壑，瞬息而过，狂涛怪浪，泂湃盈耳，罗震悚欲坠。僧已在前途呼曰："可下矣。"下则一海岛茅庵也。翠峰插汉，孤灯荧然。僧曰："君且止此，我往觅怀茗，为君解醒。"庵外白额虎跳跃而来，张口向罗，僧至叱去。罗生凄怖欲绝，涕泣求归。僧曰："我固知君之不能从我游也。然君常饭我，有薄物奉君，为壶餐之报。"因倾小瓶药丸如豆，断庭前细竹数寸赠罗。谓曰："君归后，殷邦十五，鬼井奇祲，用此乃免耳。"罗祗受。假寐少顷，开目，依然身在岳祠门外。残漏未终，天甫向晓，怅惘步回书馆，竹枝丸药，犹在掌中，投置敝箧，不复省视。阅三载，果遇奇旱，罗益贫困，取僧所赠药，偶向门屈戌磨之，药化火发，屈戌镕为黄金，重二两许。又以细竹枝划地成圈，辄得胡饼一枚，啖至三枚，再划则不成矣。日以为常，以此不致困乏，次年谷稔，遂失竹枝所在。"殷邦"盖谓嘉靖，"十五"，即七八两年，而"鬼井"，乃秦之分野也。

屈　曼

崇祯末，蒲城人屈曼者，为县隶，性嗜酒。一日持檄下乡，中途醉卧。夜半乃醒。时朗月如画，见古槐树间有年少书生，乌巾绒袍，仰月呼吸。俄而口吐一珠，色赤于火，以手承弄。曼踉跄而前，遽向生手夺取吞咽。生怒争不已，既而曰："假汝经年，仍当归我耳。"随失所在。曼吞珠后，觉体甚飘忽，举念即至其所。旋有黠者雇曼入省会投文，距西安二百余里，食顷已到，并不见其跋涉之迹。试之他事皆然。众咸谓其得隐形术。适御史巡蒲，录诸讼牒，怨家重赂曼，径入堂掣牒，左右无见者，御史微觉阶前有半体人，案牒翻翻自动，心甚骇异。急以所佩印重按之，忽得人手，其全体亦遂现。立命棰毙。曼埋逾夕，其地坟起成一小穴，若有物出入状。盖书生取珠为之。

白　巾

叶石林《避暑录话》谓："李思训画《明皇幸蜀图》，尝见其摹本。方广不满二尺，而山川云物，车马人畜，草木禽鸟，无一不具。岭谷间民，皆冠白巾。以蜀人为诸葛孔明服，山居深远者，后遂不除。"余在关中时，其民人依制宜戴缨笠，而皆冠白巾，虽遇吉筵亦不易。大抵雍梁之俗，自古然也。

金虾蟆

杜工部《灵湫》诗曰："坡陀金虾蟆，出见盖有由。"按《潇湘录》："唐高宗患头风，宫人穿地置药罏。忽有虾蟆跃出，色如黄金，背有朱书'武'字。宫人奏之，帝颇惊异，命放苑池。"拾遗所咏，是当年实事。乃钱虞山笺注，援《酉阳杂俎》所载月光属林，寻化金背虾蟆事，以为月者阴精，后妃之象，托喻贵妃之昵禄山。似近附会。

飞浮石

飞服山在黄河中，出没不时，峰峦下垂，上平如几，山势可三四里许。近河好事者，或棹舟敲取其石为玩。石窍皆空，能吸水倒升。顺治丁酉岁，出浮河面，不久而没，非常见也。史又作"飞服山"。

乩　书

陕西粮盐道祖公允图，事乩仙甚谨。康熙丙子科，祖襄典试出闱，偶询他事，乩忽书云："我乃延安府清涧县受冤人李奉河也。"问何以至此，又书："我随仇生入场，污其卷而出。"祖公潜访其实，为之雪冤，适被召入京，未果。夫一乡举何关荣辱？而行一不义，至为怨鬼所阻，既夺其名，复暴其过，不大可畏乎？

高宫詹

中南山人常言：高宫詹生有异质，身御盛服，虽时当酷暑，曾无点汗。便遗之事，终日不行。以是出入禁闼，从容中礼。凡侍从诸臣，俱莫能及。

卷七　粤觚上

五　瘴

宋景祐初，龙图梅公挚以殿中丞出知昭州，著有《瘴说》，镌之崖石，曰："仕有五瘴：急征暴敛，剥下奉上，此租赋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恶不白，此刑狱之瘴也；昏晨醉宴，驰废王事，此饮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实私储，此货财之瘴也；盛拣姬妾，以娱声色，此帷簿之

瘴也。有一于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病，病者必殒，虽在毂下，亦不可免，何但远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归咎于土瘴，不亦谬乎。"夫梅公所指五瘴，切中仕者膏肓，苟其知而反之，非止却疾，亦以延生。则真疗瘴之良方也。余仕粤载余，五者幸无一犯，身泰心间，极于平善。然是说也，中土之人。既远不获闻，而仕兹土者，又或非所乐闻，谁复扪石剥苔以传于世？己卯秋，潘太史稼堂从西粤来，以拓本见示，予亟录之，不敢自秘，用以公诸仕于瘴土者。

仆木自起

高明县治东南六七里，有村曰禾仓头，陂塘屈曲，丛灌阴翳。海王庙侧鹤木一株，大可合抱，俯荫潭水。康熙丙子五月，为飓风所拔，村人剪截其枝而薪之。其本则枯仆水中已三年矣，己卯五月初十日，忽自起立，于本上复生新枝，其叶排比尖长，苍翠偏反，殆如鹤羽褵褷，势将飞翥也。合邑惊相传告，以为余莅兹土，致有此瑞，欲以上闻。余曰："此天地国家之祯祥，余何有焉。"众议乃息。是村又有龙眼树而荔枝实者，已二十年，皆可异也。

六贞女墓

顺德县陈村，土沃人稠，李氏之族尤盛，皆夹水而居。丙辰春，伪马雄从广州窃据新会，有武进士伍皇多者，村中大猾也，首先纳款，为雄征饷于乡，倚势作威，唯意所欲。李氏六女，以伍强暴日甚，惧必不免，潜以酒相酹，期于子夜潮生尽命，一夕俱赴水死，了无知者。诘旦失女，传告惊愕，迨于潮落，女尸见焉，红罗连臂，明妆俨然。其家合葬于龟山之阴，当事者立石表之曰"六贞女墓"。过客多有题咏，而陈元孝"乘鸾合上三珠树，化雪应为六出花"之句，最称工妙。

啖石丐

广州市上有丐者，年二十余，貌极尪羸，而腹大如瓠，每晨出，则行且呼曰："收买瓦石磁器。"群竖闻声即走随其后，好事者与以银钱少许，拾块石片瓦命之食，即纳口咀嚼，无异藕蔗，东莞红米石，其所最甘也。唯与以磁器，必索重赏而后食，瞪目伸颈，微有哽咽难下之状。暮栖三界神庙，天暑必浴于庙前之江，如瓠之腹，浮水不溺，群竖噪而聚观焉。

焚旗

两广总督辕门两旗竿，东西省各主其一。康熙甲寅二月，白昼飞火，忽焚其右，焦灼过半。晋卜史曰："火焚其旗，不利行师。"是年逊延龄叛，窃据桂林，攻之屡挫，盖亦凶兆之先见者欤。

天涯亭

番禺黎方潞，字台引，甲午省试，谒文昌于桂香宫而占焉，得"萧然流落在天涯"之句，意甚快悒。及榜发有名，窃谓神语无验。比下第归，道经山东，行李悉为贼掠，萧然一身。又十余年，得廉州府钦州学正，入境仰首，忽见天涯亭，暗忆前占，始信数皆预定，而中心益怀隐忧。未几，尚藩谋叛，以从逆失职，流落而终。

雪遘

浙江海宁县查孝廉，字伊璜，才华丰艳，而风情潇洒，常谓满眼悠悠，不堪酬对，海内奇杰，非从尘埃中物色未可得也。家居岁暮，命酒独酌，顷之愁云四合，雪大如掌，因缓步至门，冀有乘兴佳客，相与赏玩。见一丐者避雪庑下，强直而立，孝廉熟视良久，心窃异之，因呼之入坐，而问曰："我闻街市间，有手不曳杖，口若衔枚，敝衣枵腹，而无饿寒之色，人皆称为铁丐者，是汝耶？"曰：'是也。"问："能饮乎？"曰："能。"因令侍童以壶中余酒倾瓯与饮，丐者举瓯立尽。孝廉大喜，复炽炭发醅，与之约曰："汝以瓯饮，我以卮酬，竭此醅乃止。"丐尽三十余瓯无醉容，而孝廉颓卧胡床矣，侍童扶掖入内，丐逡巡出，仍宿庑下。达旦雪霁，孝廉酒醒，谓其家人曰："我昨与铁丐对饮甚欢，观其衣极蓝楼，何以御此严寒？亟以我絮袍与之。"丐披袍而去，亦不求见致谢。明年，孝廉寄寓杭之长明寺，暮春之初，偕侣携觞，薄游湖上，忽遇前丐于放鹤亭侧，露肘跣足，昂首独行。复挈之归寺，询以旧袍何在，曰："时当春杪，安用此为，已质钱付酒家矣。"孝廉奇其言，因问曾读书识字否，丐曰："不读书识字不至为丐也。"孝廉悚然心动，薰沐而衣履之，徐诠其姓氏里居。丐曰："仆系出延陵，心仪曲逆，家居粤海，名曰六奇，只以早失父兄，性好博进，遂致落拓江湖，流转至此。因念叩门乞食，昔贤不免，仆何人斯，敢以为污。不谓获遘明公，赏于风尘之外，加以推解之恩，仆虽非淮阴少年，然一饭之惠，其敢忘乎！"孝廉亟起而捉其臂曰："吴生固海内奇杰也，我以酒友目吴生，失吴生矣。"仍命寺僧沽梨花春一石，相与日夕痛饮，盘桓累月，赠以屝屦之资，遣归粤东。

六奇世居潮州，为吴观察道夫之后，略涉诗书，躯游卢雉，失业荡产，寄身邮卒，故于关河孔道，险阻形胜，无不谙熟。维时天下初定，王师由浙入广，舳舻相衔，旌旗钲鼓，喧耀数百里不绝，凡所过都邑，人民避匿村谷间，路无行者，六奇独贸贸然来，逻兵执送麾下，因请见主帅，备陈粤中形势，传檄可定："奇有义结兄弟三十人，素号雄武，只以四海无主，拥众据土，弄兵潢池。方今九五当阳，天旅南下，正蒸庶徯苏之会，豪杰效用之秋，苟假奇以游扎三十道，先往驰谕，散给群豪，近者迎降，远者响应，不逾月而破竹之形成矣。"如其言行之，粤地悉平。由是六奇运箸之谋，所投必合，扛鼎之勇，无坚不破，征闽讨蜀，屡立奇功，数年之间，位至通省水陆提督。

当六奇流落不偶时，自分以污贱终，一遇查孝廉解袍衡门，赠金萧寺，且有海内奇杰之誉，遂心喜自负，获以奋迹行伍，进秩元戎。尝言"天下有一人知己无若查孝廉者"。康熙初开府循州，即遣牙将持三千金存其

家，另奉书币邀致孝廉来粤，供帐舟舆，俱极腆备。将度梅岭，吴公子已迎候道左，执礼甚恭，楼船箫鼓，由胥江顺流而南，凡辖下文武僚属，无不愿见查先生，争先馈贻，篋绮囊珠，不可胜纪。去州城二十里，吴躬自出迎，八驺前驰，千兵后拥，导从仪卫，上拟侯王。既迎孝廉至府，则蒲伏泥首，自称"昔年贱丐，非遇先生，何有今日！幸先生辱临，糜丐之身，未足酬德"。居一载，军事旁午，凡得查先生一言，无不立应，义取之赀，几至钜万。其归也，复以三千金赠行，曰："非敢云报，聊以志淮阴少年之感耳。"先是苕中有富人庄廷钺者，购得朱相国《史概》，博求三吴名士，增益修饰，刊行于世，前列参阅姓氏十余人，以孝廉夙负重名，亦借列焉。未几私史祸发，凡有事于是书者，论置极典，吴力为孝廉奏辩得免。孝廉嗣后益放情诗酒，尽出其橐中装，买美鬟十二，教之歌舞，每于长宵开宴，垂帘张灯，珠声花貌，艳彻帘外，观者醉心。孝廉夫人亦妙解音律，亲为家伎拍板，正其曲误，以此查氏女乐遂为浙中名部。昔孝廉之在幕府也，园林极胜，中有英石峰一座，高可二丈许，嵌空玲珑，若出鬼制，孝廉极所心赏，题曰"绉云"。阅旬往视，忽失此石，则已命载巨舰送至孝廉家矣。涉江逾岭，费亦千缗。今孝廉既没，青蛾老去，林荒池涸，而英石峰岿然尚存。

百岁观场

顺德人黄章，年近四旬，寄籍新宁，为博士弟子；六十余岁，试优补廪；八十三岁，贡名太学。康熙己卯，入闱秋试，大书"百岁观场"四字于灯，令其曾孙前导。同学之士，有异而问之者，曰："我今年九十九，非得意时也，俟一百二岁乃获隽耳。"督抚两台召见授餐，其饮啖俱过常人，各赠金币遣之。

逍遥居士

番禺隐士蒲衣子王隼生而善病，癯体鹤立，结篆卢于西山之麓者二十年。夫人潘氏，通《史》、《汉》诸书，乐贫偕隐，字之曰"孟齐"。有女瑶湘能诗，择婿得故人子李孝先，遂妻之。蒲衣子性嗜音，常自度曲，孝先倚而和之，瑶湘吹洞箫以赴节，雨阑更静，则声发篆庐中，听者有月笙云璈之想。未几孝先卒，瑶湘怡然矢节，自称"逍遥居士"。蒲衣为刻《逍遥楼诗》。梁太史药亭寄示瑶湘书云："闻瑶湘读书，余甚喜。余与汝祖若翁交，凡两世矣，视汝一如己出子，故甚望于汝之成也。余有女龙端，少汝一岁，颇聪慧，余授以诗，上口即能背诵，而余性懒不能常授，以此龙端之学不及汝。闻汝近读漆园《南华》，《南华》之文章善幻，而其言道也，必溯乎未始有道。其言物也，必主乎齐，齐而列以不齐之状，总归于化。善读《南华》者当知之。又读《礼经》，《礼经》，汉白虎诸儒之所著也，二戴、大小夏侯，各师其传，然不越天下国家朝会燕飨嘉劳赠答仪文缛节，至言闺门，则礼之节盖谨矣。更读《离骚》，楚臣屈原不得于君，发为奇文，香草美人，芳兰君子，三湘九疑之间，左倚桂旗，右揽揭车，汝诵之倘亦有恍焉如见者乎？乎何时得来汝父西山，见汝于篆卢，使汝将所读书各诵一遍，俾我泠然称善也。"观太史书，精深雅丽，其寄示当在瑶湘未字孝先时。瑶湘非奇女子，何以得此于药亭哉！

花乳糖

食物生于树，亦有成于树者。桄面、椰酒而外，又有樺糖。占城国柬蒲寨及东洋诸处，树名丹樺，其本在草木之间，微有疏节，干似槟榔，叶似蒲葵。三四月间白花生于叶底，异穗同茎，香朵累累。揉其茎，则白乳淋漓而出，系筒盛之，取熬成糖，较蔗霜更为甘莹。然必成于花时，犹妇人之育而始乳焉。

不昧堂

长寿寺僧寄生，童真入道，精纯一职。中岁忽示微疾，白其师石濂曰：某二十年后，再来助和尚，重兴飞来旧刹，乞塔全身于此。"石濂许诺，泊然而逝。阅辛酉到甲戌之闰五，洪潦侵龛，意将荼毗，见梦于和尚，以法体不坏为言。合山禅众，梦亦如是。启龛而观，庄容俨若。乃于长寿西偏建不昧堂，迎供肉身。余于戊寅八月至堂瞻礼，犹见其修髯皓齿，结趺冥坐，无异定中僧也。

粤社以榕

学者目览群籍，而足未履方州，不特见闻之隘，即四子书亦未得其解也。如《伯牛有疾》章紫阳小注，曲为之说。殊不知邹鲁之家，土床俱在南牖下，伯牛卧床，夫子从牖外执其手而叹耳。南方桥梁之以木成者，数十岁而一易，北方则一岁一易。孟子曰："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盖冬月潦尽，然后徒杠、舆梁可成，春水大至，则撤其材而藏之，策马褰裳，各因深浅而涉。苟非逾晋越秦，岂识"厉揭"之章哉！余补官东粤，其土之宜木，唯榕最高大而寿。郊廛乡遂，无不有社，社皆依榕而立。始知夏氏殷人之以松以柏，亦犹粤之以榕也。朱竹垞曰："北方之人，四体不勤。南方之人，五谷不分。"顾亭林曰："北方之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南方之人，群居终日，好行小慧，难矣哉。"此皆周行南北，熟悉其人情土风，乃有是语。

巡检附魂

河源县蓝口司巡检王学贡，浙江山阴人，康熙戊寅十一月卒于司署。有女长而未字，以哭父成疾，逾月亦夭。就木之顷，忽蹶然起坐，俯视其体曰："我固王巡司也，何以作妇人装。"遂亟解其足纨，投于地。复命左右剃发留辫，索戴缨笠，披袍曳履，若患狂谵者，内外胥仆，无不愕骇。良久渐已豁悟，乃呼其子宗昌来前，言："我阳历未终，幸邀冥王慈命，复来人间。惜汝姊心伤失怙，悲恸而亡，今假其宅舍以托余年，然庄行之志，尚热于衷，未知可闻之上官，还我微秩否？"因欲往谒县

宰，宗昌止之不能，竟持版入见，肃行曲跽，不愆曩仪，偻指轮词，犹志陈牍。宰为顺天刘肇琨，已心讶其事，座次酬答，形貌妍媚，戏语之曰："贵司行年几何？"则拱而对曰："卑职犬马齿五十七矣，职既返生，尚祈还秩，惟堂公实主之。"刘微笑而已。维时陇干殷公建牙惠州，宗昌冠带其姊，侍叩军府，殷公极为叹异，赠以多金，己卯二月二十二日也。

荔根屏

粤土疏而沃，名花珍果，是处繁朊。而老树之产于幽厓邃谷者，历年既久，蟠根屈曲，变幻象形，好事之家，搜剔遐险，置为几案清玩。然工巧天成，无若高明谢氏之荔根屏者，色纯紫，高五尺许，横斜二尺，铁干离奇，新枝挺出，宛如画梅满幅，其疏花散布枝间，包苞拆蕊，细大不一。复有寒雀三四，或翥或栖，各具生态。最上一枝倒垂，尤极夭矫。夫天之生物神矣，而以物肖物，天夺人工，抑又神也，枫叟梓牛，曷足异乎？

相思子

红豆名相思子，其树之叶如槐，盛夏子熟，破荚而出，色胜珊瑚，粤中闺阁，多杂珠翠以饰首，经年不坏。相传有怨妇望夫树下，血泪染枝，旋结为子，斯名所由昉也。维扬吴薗次为吴兴太守，有词云"把酒祝东风，种出双红豆"。梁溪顾氏女见而悦之，日夕讽咏，四壁皆书二语，时因目薗次为红豆词人。

花田花冢

珠江南岸行六七里，为庄头村，家以艺素馨为业，多至一二百亩。昔南汉刘𬬮有美人小字素馨者居此，故其植独繁，而芬芳酷烈，亦胜他所。花时珠悬玉照，数里一白，是曰"花田"。南海布衣岑霍山诗："珠江南岸晚云晴，处处桑麻间素馨。灯事尚传游子艇，墓田曾志美人铭。迎风暗入秋衫腻，笼月微闻夜梦醒。肠断卖花声去后，当年朱户已长扃。"明崇祯中，名姬张乔殁后，风流之士，醵钱捧土，葬之白云山梅坳，人致一花，种其葬处，得数百本，五色相间，烂然如锦，是曰"花冢"，遥与"花田"相望。

语字之异

粤中语少正音，书多俗字，如谓平人曰"狫"，谓新妇曰"心抱"，谓父曰"爸"，谓母曰"妳"，谓子曰"崽"，子女末生曰"孻"，衣一袭曰"一沓"，稻一熟曰"一造"，禽之窠曰"斗"，禽之卵曰"春"，此粤语之异也。其字之随俗撰出者，如：稳坐之为"奀"，音稳。人物之短者为"矮"，音矮。人物之瘦者为"奀"，音芒。山之岩洞为"岦"，音勘。水之矶激为"泵"，音聘。蓄水之地为"氹"，音泔。通水之道为"圳"，音浸。水之曲折为"氹"，音囊。路之险隘为"卡"音汉。隐身忽出为"閄"，音或。截木作垫为"不"，音墩。横木上关为"閂"，音拴。此粤字之异也。至于士子行文，亦多变体，以华作華，以兹作茲，以帐作痕，以阅作阅，以睨作脱，以曷作曷，以闻作奄，以邻作伶之类，率皆仍讹袭陋，有乖六书之旨。然而师以训弟，父以训子，授受相沿，遂成锢疾，司文柄者，尚宜出而正之。

鸳鸯圹

长洲倪士义与其妇杨氏伉俪甚笃，有同穴之誓。明崇祯末，士义年未三十而卒，杨亲诣虎丘，相地葬之。复营一穴于旁，命工凿"鸳鸯"两字圹上，归即自刭，遂合葬焉，吴人称为"鸳鸯圹"。番禺屈大均过此，感其事而题曰："血溅良人墓，婵娟事可伤，阖庐无此剑，紫玉不成香。侠烈光吴岳，流传自野王。千秋莲沼上，人见紫鸳鸯。"

南海神庙

南海之神，唐天宝间封为广利王，其庙遥对虎门。韩昌黎碑文首序神秩之贵，次序海涛之恶。今庙前止成小涌以通官舫，南望水田千顷，沟塍相错，与韩碑绝不符矣。余昔在关中，游慈恩寺，访所谓曲江池者，只见高陇平畴，往来耕牧，当年则宫殿绕其外，菰蒲积其中，而风浪之兴，或至覆舟者也。是知山川之形虽亘古常存，而沧桑之幻亦何时不见哉！

两海贼

周玉、李荣皆番禺蛋民，以捕鱼为业，所辖缯船数百，其上可以设楼橹，列兵械，三帆八棹，冲涛若飞。平藩尚可喜以其能习水战，委以游击之任，遇警辄调遣防护，水乡赖以安辑。自康熙壬寅，奉有海禁之旨，于是尽掣其船，分泊港汊，迁其孥属于城内，玉等鹯獭之性，不堪笼絷，诈称归葬，请于平藩，可喜许之，即日携家出海，纠合亡命，声势大张。癸卯十一月，连樯集舰，直抵州前，尽焚汛哨庐舍，火光烛天，独于民居一无骚扰，复破顺德县，执县令王胤而去。可喜闻变，亟发舟师剿捕，获贼首周玉，余党解散，出王令于贼舟，释其缚，令得不死。是时尚藩与督、抚两院俱讳其事，王仅罢职而已。

徙 民

甲寅春月，续迁番禺、顺德、新会、东莞、香山五县沿海之民，先画一界而以绳直之，其间多有一宅而半弃者，有一室而中断者，浚以深沟，别为内外，稍逾跬步，死即随之。迁者委居捐产，流离失所。而周、李余党，乘机剽掠。巡抚王公来任，安插赈济，存活甚众。公以病卒于粤，遗疏极言其状，始得复界，流民乃有宁宇。

产 卵

番禺县市桥村民家女谢氏，康熙丁丑归于王，阅岁而孕。及分娩之期，腹痛经旬，委顿欲绝。其姑亟投以催生丸，产一物，形如鹅卵，连下六枚。阖室惊异，裹而埋之，妇竟无恙。

浚濠得碑

吴逆之乱，潮州镇刘进忠首叛，遥为声援。平藩尚可喜发兵讨之，此次子尚之孝督师，屡出无功，凤凰山一战，挫衄尤甚。乙卯，可喜于粤秀山后浚濠、筑垒，为固守计，于土中得一石碑，其上有文云："挖破老龙伤粤秀，八风吹箭入佗城。种柳昔年曾有恨，看花今日岂无情。残花已自知零落，折柳何须问废兴。可怜野鬼黄沙碛，直待刘终班马鸣。"其文似诗似谶，未有能解其意者。

西园瘗烬

康熙丁巳五月，朝廷宽尚之信从逆之罪，仍命袭父爵为平南亲王，率师讨孙延龄，驻宣武县。有藩下人张伯全，素不悦于之信。而张士选者，之信弟之孝之私人也，亦与之信有隙。至是之信忽召伯全至军，伯全惧祸，密约士选入京告变，谓其心怀怨懟，放言讪上。有旨遣宜大人同伯全至粤勘问。是时藩下之兵，悉隶于固山王国栋，国栋方与巡抚金儁交欢，儁授意国栋，偕尚之璋赍诏至广西。之信闻命，即解王印还广州，待罪羁留五仙门提督行台，设兵严卫。适李天植愤杀王国栋，儁遂以反状闻。庚申八月十七日，赐死于府学名宦祠，焚尸扬灰。沈上达家人钟姓者，收其骸骼余烬，瘗之西园报资寺。

舒氏义烈

尚之信之羁于五仙门也，内外音信不能相通，时之信母万福金与其弟若子尚在旧府，徬徨涕泣，不知所为。藩下总兵李天植密与府中人谋曰："王国栋与吾辈同起厮养，沐恩日久，洊加拔擢，位至固山，兵枢归其掌握，宝货充其帑藏，王之所以待国栋者，不可谓不厚矣。俺达公纳款伪周，曾无一言谏阻，亦受辅翼将军之秩。今公已弃邪归正，承袭王封，因二三宵小谗构，致见羁执。为国栋者，自宜剖肝沥胆，力白其诬，否则继之以死，此正竭忠效命之秋也。乃阴阳其间，冀卖主以易富贵，忘覆翼之洪慈，肆反噬之惨毒，王之抔土未乾，而使全家骨肉，危如累卵，国栋之罪，其可逭乎？不若诱而杀之，庶足慰在天之灵，而纾合门之愤。"因传福金命，召国栋入，商移家还京之计。先伏武士于两廊，及国栋至，共出擒之，之信之子剜去两目睛，天植与尚之节等寸割其肉，投与群犬啖之。国栋家人奔告金巡抚，捕同谋者，皆慷慨就缚，天植对狱无讳词，词气甚壮。巡抚以其状闻，坐反伏诛，同死者一百八人，即俺达赐剑之日也。当天植受戮时，其妻舒氏尽出家财，散与亲旧，及其部卒，复捡取箧内券约，聚而焚之。手执白刃，呼二女至前，告之曰："汝不幸生我家，命不得长，与其污而生，不若洁而死。"挥刃各劈其首而殒。又顾谓诸侍妾曰："我夫以死报我主，我辈可不以死报我夫乎。"闺中之姬十人，皆令自裁，乃立刎于堂上，其凛凛义烈，粤人尝艳称焉。

广东月令

正月：蜃气成楼　水仙来宾　荷钱浮于水　二麦黄　木叶微脱

二月：蔗初芽　蕨拳输粉　鱼苗生　蚬降于雾　木绵吐英

三月：杜若芳　石蚴扬葩　江鸥避风　孔雀之尾开金　槟榔包坼

四月：佛桑红绽　高榕荫日　仙掌立　鲨入山麓化为虎　树兰缀珠

五月：荔支丹　菩提舒叶　椰含浆　群蚁朝其祖　钩割鸣年

六月：白雨足　西潦至　芭蕉子垂　苦瓜入馔　早禾乃登

七月：秧针重碧　龙眼熟　蝴蝶营茧　素馨结为灯　蕹田浮

八月：飓母息影　茶徙蝇于树　纸鸢翻风　黄柑分指　河鲀乘潮而上

九月：红薯登　白榄落　嘉鱼出于峡　南烛迎社　香门开

十月：耕牛放闲　八蚕之功毕　岭梅芳　橘柚锡贡　银河夜见

十一月：桃李花　鹧鸪蔽叶　黄雀复为鱼　岩蜂聚粮　瑞香霏雪

十二月：蚊不绝吟　池塘竭　稚笋出　风兰贺春　旧雷有声

天之节候，见于地之物产，故《月令》一篇，载自《礼经》，后人遂著于授时之历。余宦游所至，其风土大略相同，唯粤中则不特与朔方绝异，即较之江淮，亦甚悬殊。爰采屈翁山《新语》，参以耳目见闻，戏为《广东月令》乃知炎陬谲诡，固不止于再稻八蚕已也。

惠士陈言

康熙四十一年，莆田彭公古愚巡抚粤东，时逢春旱，有惠州拔贡生卢毓华者，借蕴隆之隐忧，指谬悠而婉讽，揣斯众惑，伏吁严铃。其词曰："陈为密云锢雨向日问天事。窃惟宪台，遇隆圣天子之知，得君何厚；官拜大中丞之职，受任匪轻。耳目寄自九重，视听必无壅蔽；抚绥加诸百粤，恫瘝应未悬殊。夫莅兹土者，宋有包孝肃，正独胜邪；生是乡者，明有海忠介，刚能无欲。缅二贤之清范，实我公之前规。况草木知名，久企祥云过岭；而父老观化，弥殷甘雨随车。何意三春出作之时，尚违十郡来苏之愿，始觉说痴说梦，无非附影附声。空传活佛者千家，杨枝不滴水；漫道福星兮一路，蔀屋无余光。讵仁泽之已枯，乃和风之未动，惟有摇摇佞草，环生棨戟之间；止余汩汩贪泉，曲注庭闱之内。于是凭社之狐，媚思竞献；吠篱之犬，谄欲争行。蜮射潜飞，中含沙而谁恤；鲸吞迭告，置漏网于弗闻。以致鱼泣釜中，未见扬汤止沸；猿啼树里，更逢纵火烧林。非止同室操戈，亦等乡邻缓视；盍思孺子入井，奚堪秦越

殊观。甚则剥肤之吁靡申，惨捐生而刎颈；戴盆之冤莫雪，甘就死而投渊。负十四载之枭名，仅凝香于卧阁；委三千人之讼牒，同落絮于空庭。如谓采访宜真，何处无溃川之口；如谓谮言多妄，遍省非载鬼之车。不然干谒阻于故人，岂热语遂镕冷铁；不然投金溺于暮客，岂外铄立化坚冰。或者恐逆鳞之祸烈，而公则鱼水之契方深；或者疑晚岁之气衰，而公则薑桂之性未泯。倏矣岁将改籥，持弩犹是藏机；胡然期已及瓜，解悬不辞袖手。倘一日者，元龟协卜，召对枫宸，丹凤衔纶，敕还荔浦。何武去后之思，嗟靡及矣；寇恂请借之举，将何补耶？某也蛙沉井底，仍拟窥天；蠡测海隅，辄思就日。昔者涞水作相，直言曾恕坡公；今而阳城旷官，持论或容韩子。虽勺水无多，未可代驱旱魃；而灵源犹在，何妨仰渎神龙。敢削牍以陈辞，谨伏辕而待命。"

木中少女

维杨汪舟次奉使硫球，甫出海，见浮木丈许，铁镭两头。取而剖视，中有一女裸卧，缜发冰肌，以右手掩面，左手蔽其丑，哑尔微笑，随凌波以去，而狂风旋作。盖风之有少女者，殆谓是乎？

八分书

独漉子陈恭尹，为领南三家之一，盛有诗名，兼工八分书法。而晚年好道，结愿放生。人有乞其书者，笼禽而至，辄欣然洒翰，视禽之多寡，则赢缩其书以应之。阁笔开笼，淋漓满志。其四方碑版之酬，亦即遇物买放，赀尽乃已。盖珊钩麟罽，未免以多藏取议，而追仿昙礦之换者，其致远矣。

卷八 粤觚下

张将子

张孝起，字将子，吴江人。崇祯十三年特赐进士，任廉州府推官，城陷被执，永历元年始得出狱。从幸梧州，迁兵科给事，兼掌吏科。四年，会十三营自楚战败，入行在，跋扈不法，孝起疏劾其罪，直声大震。有郧国公高必正者，闯贼李自成之妻弟也，骄蹇尤甚，孝起责以大义，卒慑服焉。五年，从幸南宁，孝起出为高、雷、廉、琼四府巡抚。未至，四府已陷，乃入廉州山中，依靖氛将军鄧耀于龙门岛，后依漳平伯周金汤。金汤败走，孝起仓卒被执，不食七日死之。

共　冢

顺治庚寅正月，耿继茂、尚可喜兵入广州，屠戮甚惨，城内居民几无噍类，其奔出者，急不得渡，挤弱以死，复不可胜计。浮屠氏真修曾受紫衣之赐，号"紫衣僧"者，乃募役购薪，聚胔于东门隙地焚之。累骸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即于其旁筑为大坎瘗焉，名曰"共冢"。乱定后，延侣结坛，设伊蒲之祭，番禺王孝廉有《祭共冢文》，颇行于世。

白石狮

粤东既定，建平南、靖南二王府，东西相望，备极雄丽。而靖藩性尤汰侈，谓门前两狮，必用白石琢成，而石以星岩者为良。乃飞檄肇庆，行高要县取之。时浙中杨自西雍建为邑令，承命开凿，督促频繁，斧斤丁丁，昼夜不得暂息，仅获胚石二具，驾以艨艟，行至峡口，舟不胜载，与石俱沈。复命更取，其督愈亟，藩官日喧询于堂，令唯俯首隐忍而已。未几，雍建内擢兵垣，疏言粤东不堪两王，条其累民之弊二十余事，因迁耿于闽。今其府已改将军第，而狰狞列峙于门者，犹是杨公经营之石也。

洪庙神梦

严学思，高明县平步村人。弱冠补博士弟子，意气傲岸，谓掇科第如拾芥，而久困棘闱，年将四十，始举于乡。又复自负，谓南宫之捷，转瞬可俟，仍下第归。由此惘惘若失，卜筮之询，殆无虚晷。或言："我村洪圣庙，其神甚灵，盍往祈焉？"学思即携襆被夜宿殿庑，恍惚梦神告曰："汝欲成名，须俟麦而炫，乃同榜耳。"惊喜而寤。及遍访知名之士，并无其人。偶一日自村入城，东门外亦有洪圣庙，见塾师训课其中，相与谈论，忽一童子呈书于前，视其姓名则麦而炫也。因细问年岁里居，嘿志而去，不以告人。是时炫方髫龄，越十有余载，炫一举获隽，学思欣然资以行李，偕入京师。崇祯辛未科俱成进士，联舫旋乡，乃话前梦。

五华山故宫

云南五华山，永历故宫在其上。顺治丁亥，洪承畴督师由贵竹大路取滇，李定国拒战曲靖，吴三桂由广西、四川旁捣其虚，至黄草坝，入省城。永历遁至阿瓦，三桂重购得之，缢于贵阳府。三桂以功封平西王，遂据山上故宫，增修二十余载，备极崇丽。康熙癸丑三桂反，出攻长沙抗命，乙卯僭尊号，丁巳病死。伪周洪化其孙也。戊午，诸王贝勒讨贼，驻军曲靖。赖将军平耿精忠，由福建进征西粤，亦由四川黄草坝直薄省城，俘伪洪化斩之，滇南大定。康熙癸亥，金陵邵子为章赴幕楚雄，访其父老得实，题四截句于壁，一时争相传和。诗曰："百万雄师睥睨间，先朝一脉绝南蛮。擒人即是人擒路，谁道天公不好还！""军威南朔敢称雄，转眼兴亡一瞬中。他日龙门成纪传，君臣父子总无公。""行营历历草萋萋，铜柱摩崖手自题。虎豹无睛威尚在，老军犹说旧平西。""岧峣天半起觚稜，不尽亭台取次登。心力刚枯人事去，秋风谁与哭西陵。"邵子诗笔敏妙，惜有濡头之癖，落魄寡俦，故不甚显于时。

琉球使

康熙二年，科臣张立庵学礼、王巢云垓，奉使琉球，册封国王尚质。其所纪入海之舟，为梭子形，上下三

层，广二丈二尺，高如之，长十八丈，桅之高如之。桅头有斗，可容数人。舟设水井二口，官司启闭。柁用广西铁力木。入洋有白水一线，横亘南北，谓之分水洋。过此洋，水绿白红蓝，历历如绘，汲而视之，其清则一。行三日后，见一山横于舟前，首尾约长千丈，以镜照之，乃巨鱼也。缁黄赞呗，其鱼渐沈，然鳞鬣矗峙，犹沙屿芦苇然，至晚潜消，舟始得进。又数日，将近伊蓝埠，倏泊龙潭，二龙垂天而下，风云四起，恍惚晦冥，舟师大怖。风稍定，急移帆而南，次温镇，抵那坝港，入琉球界矣。凡宴使臣，击鼓而歌者大夫以下等官，舞则十龄幼童，皆贵官子弟为之。考之旧册，大约渡海以夏至前后两三日，归以冬至前后两三日，故使臣之在其国也，有迎风宴，中秋宴，重阳宴，冬至宴，饯别宴。是役于五月启行，十一月始回舟复命。

献花寺僧

武昌小南门外献花寺僧自究病噎，百药不效，临殁谓其徒曰："我毒罹此患，胸臆必有物为祟，逝后剖去殓我，我感之入地矣。"其徒如教，得一骨如簪，收置经案，久相传示。阅岁适有戎帅寓寺，从者杀鹅，未断其喉，偶见此骨，取以挑刺，鹅血喷发，而骨遂消减。自究之徒亦病噎，因悟鹅血可治，数饮遂愈。遍以此方授人，无不验者。明太祖破陈友谅诗，兵环其城，寺中忽开异花，兵去而萎，寺名"献花"以此。

俺达纵暴

俺达公之信，尚王可喜之长子也，酗酒嗜杀，壶樽杯斝与弓刀矛戟之属，随其所至，必兼携以行，坐则辄饮，饮醉则必杀人。深宫静室，无以解酲，即引佩刀刺其侍者，虽宠仆艳姬，瘢痏满体。性喜蓄狗，筑狗房，设狗监监之，下隶以健儿数十人，阅旬必纵之出府，所过屠肆，例应各给豕肉饲之，街中人狗塞途，行者辟易。一夕闻有哄声，亟呼监往视，监遇瘈狗而奔，不敢复往。之信大怒，命左右割监肉啖狗，肉尽而止。又取民间子十五以下为把竿之戏，二竿长丈，以筼筜为之，砻节莹皮，其光可鉴，教之攀缘上下，盘舞竿头，之信把盏观笑为乐。其习技未熟者，多至颠殒，或穿腹折肢，恬不介意。

跛　金

金光字公绚，浙江义乌人，知书，有权略。尚可喜从辽阳入关，得光甚喜，置之幕下，凡有计议，必咨于光而后行。然光颇自负，意不欲屈人下，乘间潜逃。可喜遣健卒追还，抉其足筋，令不可走，而礼爱益加，于是跛金之名遂著。顺治中，可喜人粤，进爵平南王。其长子俺达公之信，酗酒暴逆。王之宫监，适有事于公所，偶值其醉，忽指监曰："汝腹何大也，此中必有奇宝，我欲开视之。"以匕首刺监腹，应刃而毙。王之堂官王化者，年已六十余，盛夏苦暑，袒而立于庭，之信憎其年老，笑谓化曰："汝须眉太白，我当黑之。"遂缚化曝烈日中，自巳至酉，百计求免，始得脱。王大忿恚，呼之信杖之三十，而专恣益甚。光因乘间言："俺达公刚而多虐，勇而寡仁，若以嗣位，必不利于社稷，请废而立次子固山。"王深然其说，因循犹豫，终未即行。光窥王无废立意，恐谋泄见疑，遂曲顺之信所为，凡凿山开矿，煮海鬻盐，遣列郡之税使，通外洋之贾舶，无不从光擘画。以是藩府之富，几甲天下，而光之富亦拟于王。丙辰二月，郑锦下东莞，马雄入南海，赵天元、谢厥扶俱以舟师迎降。之信计无所出，乃杀光以辞于敌，谓向之抗衡上国，久持弗下者，皆此人之为也，遂纳款伪周。时可喜屏居旧府，闻之，深悔不用光言，以速光之死，流涕太息者累月，不久亦殁。

祸兆斩头

康熙丙辰二月，尚之信约众谋逆，送印伪周，自称暂管辅德将军。次年丁巳五月，反正归朝，自称暂管平南亲王。识者谓其前后两衔，俱以"暂"字冠首，于义为"斩头"，祸形已兆，宜天诛之难逭也。

伪牍谕降

泉州人江几，少年无赖，逾墙窃人妇，堕地伤足而跛，共呼"拐子"，海中郑氏之党也；受伪命为将军，聚众邵武山间，蔓延衢、信。其所领卒，皆裹头露足，轻捷善走，峭壁百丈，攀缘如飞，频出摽掠，官兵莫能谁何。时吴留村公开府八闽，计欲谕降，而以未得通使为忧。江右有翁韬、郭国祚，因相与谋作吴公伪牍，既成，步行三百余里，越壑逾岩，抵其账下。江发书怒，将杀之。伪总兵高茂方谏曰："将军雄据险要，勒兵数万，水战凫轻，山斗猿捷，而驰骤平原，非其长也。况地无千里之饶，粮无一年之积，出则势不能远，守则师无所资，其能久乎？许之犹不失我富贵。"江是其言，遂释二人归，然纳款之期，犹豫未决。韬与国祚径造吴公辕门，请见言机密事。公命延入，因抵掌陈江几可抚状，且权宜擅假公书，罪应死。公闻之大喜曰："壮士，可用也。"立作手札，择标下之有干略者，偕以行。先是茂方力劝几，几已心动，至是遂率其所部伪官百员众七万余人出降。吴公奏闻于朝，各与爵赏有差。康熙辛未，吴山瞿修龄在吴抚军幕，亲见国祚，年止二十余，美如冠玉，乃能深探贼巢，直登凭府，负荆、飞之勇，成连、贾之功，可谓奇矣。男蕙卜识曰：庚寅夏五，蕙寓羊城，有持副帅郭公刺以《觚剩》为请，惠携谒焉，羽扇流风，令人钦挹。揖蕙而言曰："予即《粤觚》中所载《伪牍谕降》之郭某也，片纸功名，谬辱先公采拾，幸矣。惜乎予不及见公，而未得尽为公所知者。予自江贼既抚，成功不居，负勇莫试，改名世耀，应选翘关，拔任千夫长。值台湾未靖，师驻泉州，距彭湖三十六岛，势阻险要，师不克进。金门总制陈公龙谓予善习流筒，率甲士结陈扬帆，指挥鹢首，不数日而尽捣其穴，台湾以平。靖海将军施公琅，题叙载功，加衔都督，推授古北口镇标游府。恭遇銮舆北幸，得邀顾问。时上御日本贡刀，令予跨赤骝以试，

深蒙嘉叹，随手授曰：'资尔武备，戮力王家。'越日载锡龙章，昭示奖劝。寻转参戎，量移副帅，此粤之干城所由寄也。塞雁北征，岭鸿南集，风尘戎马，老我岁华，而英龄锐志，犹若从觚余勃勃欲发，请续志之，无负表微之遗意。"蕙窃念先严秉笔时，颇以公不见用为惜，讵公建牙东来，而墨庄久闭，已不复有扬其伟烈耶？用录其言于后，庶不虚此乞书之一遇云。

投江诗

长沙朱氏女，遇吴逆之乱，尽室星散，弱质无依，遂为营卒所掠，氏志坚意决，众莫敢犯。舟行至小孤山下，奋身投江。其尸逆流三昼夜，浮于故居水滨，梦诉于其父母。父母惊起迹之，果获女尸，恸哭收殡，玉颜如生，解其襦，得怀间绝句十章，重缄密纫，字不沾濡。今存其最警痛者二首：一曰："少小伶娉画阁时，诗书曾奉母为师。涛声向夜悲何急，犹记灯前读《楚词》。"一曰："狂帆惨说过双孤，掩袖潸潸泪忽枯。葬入江鱼浮海去，不留羞冢在姑苏。"

金首

厦门远在海中，郑氏平后，始拓有其地，置一府三县。通州王孝廉兆升令台湾，其家人归言：县南百余里，山林蓊翳，僚民居之，盖亦一蛮地也。其俗男女皆裸，各以方幅布蔽其丑处。并无屋宇，即于深树间屈枝结叶为居。中国人误入其地者，缚而杀之，以金涂首悬于家，有此者众号强宗。祭则拜而祝曰："愿汝来世再生为人，仍入吾国，复为吾杀，受吾享祀。"其愚诞如此。

肉球

广西镇安府止设通判一官，衙署荒凉，半邻鬼域。通判每莅厅事，辄有两大肉脚下垂檐间，肉球如五斗盎，滚至案前，迫而捉之，阒无所见。其地瘴疠时作，至此遂无生还之望，故选人甚惮之。

阿魏

《诺皋》载：波斯国阿虞长八九丈，皮色青黄，三月生叶似鼠耳，断其枝，汗出如饴，久而坚凝，名阿魏。《本草》亦从之。近有客自滇中来者，乃言："彼处蜂形甚巨，结窝多在绝壁，垂如雨盖，滇人于其下掘一深坎，置肥羊于内，令善射者飞骑发矢落其窝，急以物覆坎，则蜂与羊共相刺扑，二者合并而化，久之取出杵用，是名阿魏。所闻特异，因并志于此。

月中仙乐

明万历末，顺德县有吴章者，儒家子也，素好神仙之术，复耽音律，学业遂废，生计亦疏，乡人以其善书能解事，推为里老。夏五月，吴自乡输粮于县。逆旅主人国荔初熟，簇盘供客，吴以啖剩数枚，纳之衣囊，将归贻其妇。薄暮步出郭外，行十余里，凉月皎然，隐隐闻笙箫声。往前迹之，仰见祥云一队，前列旌幢，中拥彩舆，从者十人，或驾青牛，或乘白鹿，鹤氅缤纷，霞裙缥缈，手中各执乐器，所奏之乐，绝不与人间相类。吴奔追谛听，足若离地，而趋走甚速。未几天色向晓，从者顾谓吴曰："子来已远，得无迷于归路乎?"吴因询坐彩舆者为谁。从者曰："我泰山主碧霞元君，巡游南极，炎海天妃设凝冰果会，留宴三日，今始回宫耳。"转瞬间祥云四散，吴从空坠地，乃山东布政司署内。适阍人启扉，惊以为盗，执送藩伯。藩伯坐厅事鞫之，吴曰："章本顺德民人，途遇仙乐，随之而行，不知何以至此。"藩伯诧其妖妄，搜检衣囊，一无所有，唯鲜荔数枚尚存，剖之甘芳，如新摘于树者，始信其言，遂檄还粤东。吴自后颇厌烹饪之物，举体轻逸，寿至九十八岁。

绿瓢

滇中倮㑩有黑白二种，皆多寿，一百八九十岁乃死。至二百岁者，子孙不敢同居，舁之深谷大箐中，留四五年粮。此倮渐不省人事，但知炊卧而已。遍体生绿毛如苔，尻突成尾，久之长于身，朱发金睛，钩牙铦爪。其攀陟岩壁，往来如飞，攫虎豹獐鹿为食，象亦畏之，土人呼曰"绿瓢"。

石言

端溪砚石，古今所贵。余官端州之高明，嗜砚而不蓄者，无辩砚之识，无购砚之力，而又无笔精墨妙以发其英华，恐负兹石也。然嗜砚之意，终未释然，因取客游于端而文之善言砚石者著之。

侯官高兆固斋记曰："端州分野直星纪。僧一行曰：天地两戒山河与天之云汉始末，谓星纪得云汉降气为百川下流云。羚羊峡距郡东三十里，束三江之水，其山产石类珷玏，唐、宋以来，才人文士，采作砚材，苏文忠称为宝石，盖东西粤扶舆之脉蕴闷也。未至峡十里，为大峣山，皆牛毛细皴，宛如画境。峡山青苍对峙，江流泓净，颇似岩濑。峡石镢凡十一，北岸坑曰阿婆，曰白婆坟，其石质黯黝，不鲜佳者；亦有火捺纹、蕉叶白，可乱水岩、朝天岩，惟青花中黄星密洒如尘，眼大于螺，若人张目，湛湛无神，真赏家以此辨定。碧点长斜，似眼无瞳，每石一片可得十二三点十数点者梅花坑，在峡外三水境中。峡将尽，岸南山坳有洞，书'宋治平四年差太监魏某重开'，土人名曰岩仔坑。其石叩之声泠泠，久磨能滑。旁有冢，相传其时开凿中虚，崩闭数百十人，太监死焉，守土者葬其冠服于此坑下。度小山曰新坑，其石细润微青，蕉叶白亦青。西上越水涧，隔里曰朝天岩(土人名山坑为隔里)，其石坚实，不能滑腻；火捺纹成结不运，若蜡炬着垩壁斜焰，及烧损几案处；蕉叶白色晦气黄，纯洁无痕者，亦可贵。古塔岩，其石比朝天岩无火捺纹、蕉叶白。古塔岩后为屏风背，其石木如，譬猪肝曝于风日。宣德岩，在屏风背下，去水岩二里许，其石仿佛水岩，今不可得。岩仔坑东有洞，广如屋，曰栖安洞，旧时开坑石工所栖之所。又东有小山圆阜，下为水坑，折上数十武，有万历二十八年差督理

珠池市舶内官监太监李凤开坑封坑月日立石。洞临江口，小于圭窦，石工裸身，盘盛稀膏然火，腰锤螺旋而进；人洞西转，有渊不测，先投以石，闻水声急转西折，不则堕深渊矣。正洞容工一二十人。由正洞入西洞，西洞渐宽。东洞旧纳四人，二人运凿，二人仰卧，膝前置磁盘灯于胸以烛之，不能坐立捧，今容七锤，且十四人矣(取石，一人秉锤，一人捧灯)。三洞，正洞石上上，次东洞，西洞又次之。土人皆名曰老坑。石三层，上层近山，沙透漏如蠹蚀，曰虫蛀，其质微逊。中层常有翡翠杂拉。中层火捺纹、蕉叶白，其绝品东瓜穰青花，及眼生蕉叶白。下石、工所名下层石也。又下麻鹊斑，纹成鱼冻，或如唾涎，亦有眼，眼中瞳含沙多脱去。此中石时有蔚蓝者，秀色可餐，不一见。下此底坂石云。中层、下层火捺纹，如朝霞蔚起，散若马尾，若刷丝萦绕，绚采熊熊，大当钱，有芒，曰金钱火捺，品上上。黵然黑色，曰铁捺；如蚓，曰凤涎，皆石疵。蕉叶白上下四旁必有火捺纹掩映，旧坑皎洁比纨素，近坑白中杂出青花也。青花上品，若润沚细藻，朱碧莹然，缡缕隐隐，又如鱼儿队行。青花明显，如石花菜者，石工称为芋纹，品中中。三洞眼各异：正洞眼赤，圜如珊瑚；鸟目石嫩眼侵土气者，若象牙，其瞳分明，亦足赏。东洞眼碧，色数晕，对之奕奕射人，曰鹳鸽眼，圆正明媚者不易得，他洞偶一有之。西洞眼黑，圜瞳一黍如豉。三洞石，正洞下层第一，入手温润柔腻有生气，鲜洁蒨丽，磨之与墨相亲，摩挲心动。东洞西侧深处曰飞鼠岩，其石有纹曰黄龙，斜亘石面，工指为瑕。正洞亦有黄龙纹，游扬如云气，如薄罗，亦移人情。三洞俱水中，冬日引水尽，乃可取。正洞北，潭底水深不可引，时有鬼神。东洞径倾仄，石工列小童长跪，举杯勺扬水，水乃涸，以故开坑先引水阅月，费金钱至累千金。旧制把总一员，专辖守坑，律令盗坑石比窃盗论，其厉禁如此。永乐、宣德间开坑，未几俱罢去。崇祯末，蜀人熊文灿总督两广日，指挥苏万邦致石工于江西，组火中夜开坑，不敢自日中也。丁亥后守禁罢，至今凡六开。坑工受官役，日有程，不择肤理，凿伐拆裂，宋、元、明五百余年未间也。大抵石理日剥，精华日尽，气韵颜色，不能壹执成说，要以老坑具妍姿者为定。予至端州，值开坑，所见三十年前石，与今异，访之石工，其言殊别，征其说，各护所偏。予既喜身亲古人未言之见闻，复重慨夫文明之璞，一旦割裂而出，天地真蕴，山川元气，渐至竭耗，不数十年，此山便成陵谷，无有问津之处，爰述于编，庶几后之君子，观览宝藏，知此石实云汉之钟萃，三江五州之荣卫，或可以少慰于真宰也。"

我邑潘耒《稼堂赋》曰："潘子久客端州，自秋徂春。蓬门昼掩，蜡屐生尘。有客过访，寂若无人。披帷何有，砚石错陈。叠架磊砢，堆床轮囷。主人方盘礴其间，穷日达晨。摩挲品题，乐以忘贫。客顾而笑曰：'是奚为者也！岭表珍奇，是不一类；珊瑚砗磲，明珠文贝，沈檀通犀，象齿翡翠，却尘之纨，辟雨之毳。子曾不是求而耽情于片石，甚无谓也。且是块然者，非有声色香味之可娱。购之兼金，载之专车。赠遗不名珍宝，藏弆不如图书。两手三砚为已多，而累累者将焉用是，无乃近于愚乎？'主人听然而笑曰：'客但未知石之美耳，诚知，将嗜之不已，而奚暇笑余？'客曰：'试尝言之。'主人曰：'二仪之英，五材之精，在地为石，在天为星。石之为质，顽然粗丑，迨其神奇，万象无偶。所以怪石作贡，文石呈祥。甲乙品于卫公，袍笏拜于元章。要其程功而致用，无若砚石之最良。武夫宝剑，文人宝砚。晦明与居，寒暑无间。淬笔锋之铦铓，发墨华之葱蒨。贵利用而不穷，故宜取于尽善。砚材上品，厥惟端溪。万里沧江，一峡束之。秀气回薄，灵液潜滋。是生石宝，美胜悬黎。尔其岩分三层，下层在水。石歧三洞，中洞最美。造化所秘，邃古莫启。谁凿鸿濛，创割端紫。唐斫其肤，宋人肌理；转凿转深，今得其髓。三冬水落，良工是谋。传瓢涸水，燃膏烛幽。斧之登登，削粗铲浮。菁华乃出，如琳如璆。其质则腻若传粉，缜若刷丝，润若含冻，柔若凝脂。其色则渊然而光，黝然而矛；望之有形，抚之无迹。南离炳晖，蒸为紫云。马肝纯色，火痣间纹。芙蓉出水以照灼，初阳升天以鲜新。美人薄醉而酡颜，天孙七襄而锦文。水月清华，凝为蕉白。平铺鲛绡，横截昆璧。云霏霏其幂林，河耿耿以湛碧。削春葱之始萌，雪秋藕之乍擘。青花最贵，隐起石肤。乍沈乍浮，如有如无。雁行过于遥天，鱼儿戏于清渠。绮縠之理蹙沓，蘋藻之影扶疏。惟人至灵，乃有双瞳，石亦有眼，巧出天工。黑睛朗朗，碧晕重重，如珠剖蚌，如月丽空。红为丹砂，黄为象牙，圆为鹳鸽，长者为鸦。或孤标而双映，或三五而横斜。象台斗而可贵，惟明润而最佳。至若点号翡翠，轮名金钱。玉带横亘，黄龙斜缠。鹧鸪之班，蟮血之边。各绚采以发色，咸争奇而斗妍。天质美矣，复贵裁制。追之琢之，乃成佳器。尔乃选良工，考旧谱；量厚薄，程细钜；审背面，定颜武；留精纯，去苦窳。因圆成规，遇方为矩。妙随材而适用，任师心而法古。爰有唐模宋范，贡式藏型。端方是尚，朴雅为经。间标新而树异，有象物以赋形。或尊肩而壶腹，或璧沼而珠庭；或瓢身而瓦脊，或凤咮而鹤翎；风田之文惟肖，琴笏之德可铭。于是镳以散粟之砂，砥以切玉之石。文以莹而愈明，理以细而弥泽。温润之色可餐，鲜秀之采欲滴。口嘘呵而成津，手捧握而成液。其受墨也，差差鳞鳞，融洽停匀。石与墨得，墨与石亲。沛然膏流，油然酎醇。磨之无声，浣之无痕。其宜笔也，沾濡不留，运转无滞。墨饱固恬，墨竭亦利。中山柔毫，迅扫不敝。使心忘手，使手忘器。故当妾视龙尾，媵蓄金星。澄泥敛色，雀瓦销英。彼洮河与鼍矶，迥莫敢与抗衡者也。夫其盛夏不燥，隆冬不冻，君子之节也。涅不藏淄，涤不留垢，幽人之洁也。廉芒内含，温文外著，贞臣之烈也。瑕不掩瑜，赝不乱真，介士之别也。端凝静默，有励俗之守焉。厚重不毁，有阅世之寿焉。无色之色，是为真色；无味之味，是为至味，吾是以中心好之，拊之抱之，浴之澡之，心赏神怡而不可以告客者也。今夫珠玑象犀珍怪难得之物，美则美矣，固

权门豪家之所宜蓄，而于我乎何有？其求之也伤廉，其藏之也招咎。岂若山川之美，文翰之需，广坐可以共赏，一室可以自娱。石户之封可守，石田之获不虚。传子孙而无累，贻朋友而欣愉。且人之归自斯土者，莫不连载兼乘，轰隐道涂。而吾舟小于叶，身轻于凫。唯此硌硌，与吾为徒。连箱累箧，负挈以趋，犹足诧奇珍于乡里，而压风涛于江湖也。'客乃惝恍自失，逡巡而去。主人遂婆娑砚林，不知日之既暮。"

夫不持一砚，包孝肃之清风，岂能复继？我得二公之文，虽不持一砚，而端州之石，尽为我有矣，所取不已奢乎！

著书三家

著书之家，海内寥寥，近唯《日知录》、《正字通》、《广东新语》三书可以垂世。《日知录》为吾乡顾亭林先生所著，而廖昆湖、屈翁山皆东粤人。夫著书必兼才学识，而又有穷愁之遇，斯立言乃以不朽。《正字通》出衡山张尔公之笔，昆湖为南康太守，以重赀购刻，弁以己名，实非廖笔。顾与张与屈，皆隐君子，所谓有穷愁之遇者也。称粤山者必曰罗浮，称粤石者必曰端砚，称粤果者必曰荔枝，故翁山语焉独详。

孟谋绝句

关中诗派，多尚沈郁。郃阳康孝廉孟谋，清新豪荡，自成一家，而七言绝句，尤所擅长。渔洋先生见其《题秦庄襄王墓》二首，以为用古甚奇，遂有一康之目。诗曰："庄襄冢并白云齐，頫视长安万井低。谁使韩生传古墓，教人错认灞陵西。""园庙衣冠此内藏，野花岁岁上陵香。邯郸鼓瑟应如旧，赢得佳儿毕六王。"庚辰孟秋，镌《觚剩》将成，门人惠宏从八千里外以此诗见寄，因补录于末。

续　编

自　序

斯人谁与，世已滔滔；此日不回，年何冉冉。悲虞翻之骨相，孤负明时；老潘岳之鬓毛，栖迟拙宦。心如鹤静，自忘冲举之劳；政与弦清，亦鲜更张之扰。翠飞断霭，常迎城上群峰；红点疏林，最惜帘前永昼。倚床偃息，神惝恍而若移；凭几沈吟，思纷纶而乍起。则有故人万里，文传海国之奇；往事十年，书坠云车之秘。春风说剑，每期丝绣平原；秋雨挑灯，辄忆珠霏彦国。百花绡，水中宫阙，出龙女之新谣；三生石，月里关山，得牛童之旧梦。汇非一族，集有百端。拈脉望之衣，惊逢创获；启兜玄之郭，欣拾遗闻。此皆曩牍之所未登，而余音之所欲奏者矣。若夫睕树小园，曲载宠桃之谤；簸钱弱岁，猥加赋柳之诬。《碧云騢》实败友声，《黑心符》奚关世教。挥毫成锦，惨即类于铄金；濡墨留蝇，疵遂生于玷玉。事可鉴也，义无取焉。近者读伏波训子之篇，始悔向人谈过；观德操处时之术，允宜即可称佳。因抒会粹之衷，用补消摇之录。德由潜发，故惩寡而劝多；道以迩存，讵洪详而纤略。偶仿西斋之记，藉耳为通；宁希东观之藏，写心则止。遥怜松菊，从此抽簪；漫卷诗书，并当焚砚。冠裳委之蛮府，闻见黜乎愚溪。倘遇苏公，复有姑且妄言之请；愿随严子，应以毋庸求益之辞。壬午闰六月立秋日，钮琇书。

卷一　言觚

字　训

先赠君曰：刻之为义，刀竖其侧，将自戕也；薄之为言，冰承其下，将自陷也。有一于此，灾必及身，可不戒哉！

文章有本

传奇演义，即诗歌纪传之变而为通俗者，哀艳奇恣，各有专家。其文章近于游戏，大约空中结撰，寄姓氏于有无之间，以征其诡幻，然博考之，皆有所本。如《水浒传》三十六天罡，本于龚圣与之《三十六赞》，其赞首呼保义宋江，终扑天雕李应，《水浒》名号，悉与相符。惟易尺八腿刘唐为赤发鬼，易铁天王晁盖为托塔天王，则与龚《赞》稍异耳。《琵琶记》所称牛丞相即僧孺。僧孺子牛蔚，与同年友邓敞相善，强以女弟妻之。而牛氏甚贤，邓元配李氏，亦婉顺有谦德。邓携牛氏归，牛、李二人各以门第年齿相让，结为姊妹。其事本《玉泉子》，作者以归伯喈，盖憾其有愧于忠而以不尽孝讥之也。古以孝称者，莫著于王氏，哀祥其首也。若夫万里寻亲，则《滇南恸哭记》，亦系王绅之事，故近时传奇行世者，两孝子皆姓王，岂无所本而命意乎。

昼

《坦园通编》云：孟子去齐宿于昼。"昼"当作"画"，音获。按《史记·田单传》：闻画邑人王蠋贤。刘熙注：画，齐西南近邑。后汉耿弇讨张步，进军画中，遂攻临淄拔之。即此可证。近闻顾氏格轩曰：宰予昼寝，"昼"亦当作"画"，音话，谓施画于寝也。礼，诸侯画寝。今以士人而用诸侯之制，是欲雕朽木而圬土墙也，侈而且僭矣，故夫子责之。不然，宰予为四科之贤，岂有志气昏惰当昼而寝之事乎？

格轩杂咏

潘稼堂叙《格轩遗书》曰：其书约有三种，一撰述，二编纂，三评选，皆细书密注，计三十余帙，可谓富矣，独其遗诗少传。盖格轩于诗不苟作，亦不多作。余已录其《秋灯篇》于《吴觚》，今复得《村居杂咏》，犹可想见其人于槃阿空谷之间也。其一："小筑聊成隐，衡门绕径斜。每多惊枕鸟，不断映窗花。秋月横渔艇，春风响

纬车。苦吟时有得，把酒玩年华。"其二："震泽东回渚，鲈鱼是旧乡。池菰鲜入馔，畦韭剪初香。绿树遮低屋，青苔绣短墙。更多堪画处，渔网挂斜阳。"其三："绿满平芜处，轻风媚柳条。蝶衣原自舞，燕语故相招。竹里斜通径，门前半枕桥。喧尘终不染，隔市亦非遥。"其四："地僻人来罕，机忘鸟自群。鱼苗能种水，雁字得书云。香静凭风度，琴幽带月闻。溪边帆影出，一望已纷纷。"其五："篱下黄花径，凝眸直远天。竹深留雉宿，草暖藉牛眠。艳倚过墙杏，酣垂出水莲。情唯希种秫，难买傍湖田。"其六："流水桃花路，来游可问津。指梅酸沁齿，摘芰冷侵唇。客见将迎少，书成借贷频。乾坤容啸傲，我敢任天真。"

总戎佳论

项城于大海，永历时予铁券封伯。皇朝质其母而招之，乃始归命，改授总兵。顺治中，由滇南还项，椎牛设宴，大会故乡父老，曰："向者捐亲戚，背井闾，藐是一身，远游万里；一旦躬擐甲胄，出入戎马间，兵刃雪飞于前，炮石雷斗于侧，当是时，余岂复有生之心哉！战必受伤，伤必重创，甚则洞胸穿腹，自期必死，而卒未尝死也。懦夫弱卒，锋镝未交，心怀退缩，而枕尸于疆场者不少矣。避死者顾反得死，忘生者顾反得生，是有天焉，无容逆计也。"因袒其体遍示坐客，瘢痏之痕如绣，见者无不惊叹。彝陵总兵张忠孝，贤而好文。康熙三十一年，余亲家杨允文惊一以中军守备为其属，谒张，张必降阶握手，备致谦抑，曰："君以文章魁天下，致身戎轩，顾仆何人，而屈君于麾下乎。仆固武昌一守城卒耳。犹忆少时与亡妇栖止茅舍，岁暮绝粮，丐恩主帅之阍，赐钱二百，易面一斗。将藉为夕餐，而腹枵心棘，趋蹶仆地，斗面遂失其半。归而告妇，相对垂涕，以为无复伸眉之日也。惝恍出门，负暄东墙，偶以柳枝画土，晃然若有物耀于目者，手坎之，得白金三两。是年进百夫长，家亦小阜。今幸圣明拔擢，建牙于兹，而糟糠之侣，久游泉下，念之未能辄忘。仆举此以告君者，要知困极则亨，理有必然。凡人遇小不如意，动生怨尤，此自绝于天耳。彼苍仁而爱人，俟命者乃知天之君子也。"二公虽武人，然其言皆当于理，笔之以为偷生疾贫之鉴。

故友箴言

余有故友王师石，尝言："嘉善丁清惠公为南畿操江时，巡视郭外，偶过刻字店，顾指左右，呼其人来，而肩舆已行。阅三日，中军押一人投之阶下，曰'刻字店主到。'公已忘之，熟视良久，乃曰：'汝店前所刻扁字，笔画有讹，呼汝命改耳，无他也。'其人自公呼后，随有夜役锁至军府，锒铛周其身，叱咤盈于耳，昼夜不能食息。逮其还家也，中人之产，已费其半矣。是知慎尔出话，为民上者，尤所宜亟。子他日学成而仕，尚其念之。"余时甫十一岁，已有味乎其言。既壮而后，幸叨一命，奉之益恭。故余宰白水，题一联于后堂云："丹毫一点，乃吾民利害攸关。须念悖出必将悖入；白日三竿，即尔室公私毕照，莫谓知显不在知微。"念故友之箴言也。

玉剑讹

《中山狼传》为宋谢良所著，虽游戏之笔，当时必有所指而不欲明言，托此以抒愤耳。《玉剑尊闻》曰：李献吉下狱时，刘瑾欲杀之，急，乃书片纸出，谓对山救我。家人往告康，康即上马，驰至瑾门白之，明日即赦出。其后献吉反嫉害对山。马中锡撰《中山狼传》以刺献吉。夫对山之救献吉，原非望报于献吉也，献吉即有忮忌，何至若中山狼之甚乎？况其文体丰茂，非宋人不办，马东田或有憾于献吉，书此相诮，遂以为撰自东田，《明文英华》仍之，盖亦未深考矣。

京师竹枝词

指挥陈铎旧有《京师月令》，其二月云："是月也，壁虱出，沟中臭气上腾，妓靴化为鞋。"都下传之以资唱噱。近日桐城方尔止有《京师竹枝词》云："清晨旅舍降婵娟，便脱红裙上炕眠，傍晚起来无个事，一回小曲一筒烟。"亦可笑也。

艺林名句

石门吕晚村，初名留良，字冀野，中年以后，屏黜风骚，精研理学，然其少时每一点笔，辄成佳咏。五言一联云："病嫌宾客满，贫觉子孙多。"吴蔺次为吴兴郡守，地接常、苏，宾朋麕至，才名交累，不久罢官。吴梅村赠诗云："官如春梦短，客比乱山多。"两押多字，艺林并称名句。

醉隐记

区大相，字用孺，高明人，前朝万历间居词垣十五年，所著多馆阁之作。其孙崇喆手抄全集来贽，中有《醉隐记》，萧疏醇雅，其事可记 ，其文亦可传也。记曰："去余乡三十里，濒江而居，有隐君子者，号曰醉隐公。醉隐公于他物无所嗜好，而独寄其情于酒。方其寄情于酒也，沈冥酩酊，尝累日月，凡家之有无，亲戚之往来庆吊，世之理乱否泰，身之穷通荣辱，一切弗问也，以是数者为妨于醉也。年十二三即好读古书，有志著述，寻以为妨于醉而去之。举于有司，彯缨系组，谓可券取，以为妨于醉又去之，终身不仕。或劝之仕。闭目摇头，急呼家人取酒涤其耳然后快。其才可以仕竟不仕，其不仕直以酒，故曰醉隐也。醉隐公既浮沈于酒，于是乡之好事者，多载酒从之游，耕夫牧子，有招辄往，往辄尽醉，而人亦乐公之易与。于是风日之朝，月露之夕，或藉花蹊，或荫竹屿，或杖山烟，或棹水郭，皆无不醉之时，无不醉之地，遗形骸，忘物我，以自适于天地间，乃自号其乡曰'醉乡'。乡之前大江曰'酒池'，江之对岸大雁山曰'糟丘'。尝命家人曰：'我死，魂气往来于是，祭我多具酒，亲戚或见忆，以杯酒相酹足矣。'醉

隐公既殁，其子中书君仕鉴，即所构楼貌像思焉，曰‘醉隐楼’，岁时陈设浆醑肴核如存日。亲友过者必酹以杯酒。属余为记。余维古之以酒为隐者多矣，未必其真好也。彼生不遇时，或才不遇世，窜匿瓶罍，浮泊糟糵以避名而远害，所谓有托而逃焉者。醉隐公生遇明时，怀才不仕，无所托而逃于酒，殆真隐者耶？昔屈到嗜芰，以子荐不以芰，君子讥之，其以饮食之故而违亲之命；中书君是举，可谓善思其所嗜者乎！余唯不能酒，然喜酒，又喜人饮酒。常迟客不至，或客至不能具觞，终日谈无趣味。尝恨不与醉隐公同时，观其沈冥酩酊之态，以发我趣；又束缚绅弁，无所逃于名义，不能如醉隐公之脱然无累，以适其酣畅之怀。谋于归日后括所积俸余，尽付酒家，日与酒氏酣畅其间，以庶几所谓醉隐者也。然且未遑也，故乐道其事而记之。”

禅　讽

留村吴公总制两粤时，扬州吴薗次以同谱旧好，来游羊城，寓长寿寺。寺僧大汕者，法筵甚侈，而道力未真，知薗次为总制重客，晨夕请见。常攒眉而言两台延召之频，三司应酬之密，六时并无暇逸。薗次曰：“汝于此间受诸苦恼，何不出了家？”大汕赧焉惭悚。此虽文人雅讽，实可作禅门棒喝。

牡丹状元

崇祯戊辰，扬州郑元勋集四方才士于影园，赋黄牡丹诗，推虞山钱宗伯为骚坛盟主，品题群咏，最者赉以金罍。番禺孝廉黎遂球下第南还，亦与斯会，即席成七律十章，宗伯评置第一，时号“牡丹状元”。其诗有“月华蘸露扶仙掌，粉汗更衣染御香”；又曰“燕衔落蕊成金屋，凤蚀残钗化宝胎”，皆丽句也。而读其全篇，尚未尽体物之妙，兼与扬州少切。余因点笔题四韵于后：“闻道姚家种绝伦，雕栏重见一枝新。色分莺羽迎风艳，香染蜂须浥露匀。小草岂能齐富贵，群花从此辨君臣。碧箫声里红桥畔，金带徒夸往日春。”

清客天

太仓王太常子孙众多而贤，颛庵、麓台，尤所钟爱。康熙庚戌，俱以弱冠试捷南宫，泥金之报叠至。适吴梅村在坐，戏曰：“彼苍者天，当是君家门下清客耶？”太常骇问云何，梅村曰：“善探主人所欲而巧于趋承、事事如意者，门客也。今日之天无乃近是。”太常不觉莞尔。

三　通

书贾钱桂林尝见云间陈卧子言：“人而不读‘三通’，安得谓之通。”“三通”者，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马端临《通考》也。按扬子《法言》：“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谓之伎。”读“三通”庶几通乎人矣。富哉斯言！

书　名

著书必先命名。所命之名，与所著之书，明简确切，然后可传。若意尚新奇，字谋替代，一有谬误，遂生訾议，不可不慎也。太仓吴梅村与客坐语，适有送《姑苏志》者，梅村斜睨标题，呼童置几，略不展览，客颇疑讶。梅村曰：“睹其书名，其书可知。考之于古，吾郡或称会稽，或称吴郡，或称平江，国朝则踵唐制而曰苏州，则志苏州者，自应名《苏州志》。今称姑苏，将志姑苏山乎？抑志姑苏台乎？于理未达，何寓目为！”番禺屈翁山曰：“吾粤有《岭南文献》一书，常病其文不足，献亦因之，而岭南之称尤未当。按唐分天下为十道，其曰岭南道者，合广东西漳浦及安南国境而言也。宋则分广东曰广南东路，广西曰广南西路。今徒曰岭南，则未知为东乎？为西乎？故为书者生乎唐，则书岭南；生乎宋，则书广南东路；生乎昭代，则必书曰广东；以尊王朝，以合国史。其道端在乎是。”合观二公所论，可以知著书之体矣。

圣武成功诗

康熙丁丑，今上亲征葛尔丹，歼魁系孥，大定漠北。闰三月十三日，奏凯而旋，万骑骎骎。六师烈烈，天子櫜鞬戎服，从德胜门入，诸王群臣蒲伏郊迎，珪组充溢，髦倪抃舞，诚所谓敷天之鸿休，无前之伟绩也。还宫而后，在朝者摛藻彰勋，诸体咸备。京江张公、新城王公，各有凯歌数十首，裔皇肃穆，盛世元音。其他以苍健称者，有慈溪姜西溟之颂。以雄丽称者，有海宁查声山之赋。而昆山徐公果亭仿唐杨巨源体，献《圣武成功诗》五言十章，章十二句，尤为典雅。其第一章云：“玉帛朝宗会，车书定保年。显承扬往烈，钦若契真传。协律姚风奏，恢纮姒日悬。时巡龙驭出，清问凤纶宣。紫禁桐频锡，黄壤赋屡捐。巍巍唯帝德，丕冒本如天。”二章云：“敷文凝定命，奋武讫方隅。跋扈歼三孽，披猖蹶一夫。才当收猰貐，即已靖萑苻。海国云沈舰，天山月挂弧。式围真有截，咨牧正无虞。共仰垂衣治，淳风叶瑞图。”三章云：“正朔通鱼海，舆图拓象胥。岂期遗小丑，尚敢极恣睢。负险营区脱，凭遐树拂庐。诏曾驰博望，名每窃扶余。蚕食侵藩部，鸱张震里闾。安民行一怒，中外有宁居。”四章云：“帐殿神居迥，戎衣睿虑长。韎韦珠作服，鞞琫玉为装。蓄众仁无敌，胜残武独扬。旌旃林蔽影，组练日流光。鱼丽成前列，龙韬运上方。军容分左右，黄钺在中央。”五章云：“贞卜师行吉，狂知贼势微。自违鸡犬诅，遂失虎狼威。乍遇朱旗合，何当赤羽飞。倒戈膏染锷，积甲藓生衣。路有千辎委，人无六骑归。渠魁亡可待，蚤已决神机。”六章云：“嘉岁逢柔兆，仁声浃狄鞮。载驱勤展辂，众望慰扬霓。傑休陈歌合，蒲萄饮醑齐。系婴收乳䝉，纳赍上文犀。驿络投青海，攲斜舞白题。垂恩行大赉，天外醒群迷。”七章云：“金錞谐雅奏，玉帐启高雯。两届芳春节，三占绝塞云。长征轻险阻，胜略重忧勤。骇浪平浮马，危峰远缒军。枯源泉自涌，冻泽草能薰。瑞应由诚感，群神仰大君。”八章云：“大武张皇地，洪勋赫濯时。山形规聚米，士气鼓行麾。寇自归连尹，威犹斩郅支。倾心输鞑靼，流唱

息胭脂。溢路联冠珮，充闾拥旄倪。天街迎万乘，歌舞看班师。”九章云：“銮发秦川永，龙回晋水清。睿情周隐蔀，朗鉴肃彫缨。兵自天河洗，功因月窟成。三农安袯襫，一宿落欃枪。大漠烟何峻，周行砥似平。无穷宵旰意，浩荡及苍生。”十章云：“三灵环黼座，万寿进箫韶。廷集瞻云颂，衢盈击壤谣。祖功分栉沐，天德共钧陶。银汉奎章丽，金瓯甸宇遥。池开非舞骏，门辟更询荛。自昔闻恭己，尊光独圣朝。”韩学士见而叹曰：“我辈当焚砚矣。”是时上在畅春苑，奏进称旨者加秩有差。其文书以叶金之笺，韬以文锦之帙，而各镌姓名衔职于牙签以束之。一帙之备，所费多金，装潢善手，获利颇厚。

曹娥碑辨

华州王山史著有《山志》一书，其《曹娥碑辨》曰：“《世说新语》载魏武与杨修解曹娥碑事，注云：曹娥墓在上虞。魏武未尝至上虞，是矣；即蔡中郎避难在吴，亦并未尝至越也。今按《典略》云：魏文为世子，经陈太丘墓，见碑题曰‘黄绢幼妇，外孙齑臼’，思之不解。杨德祖答曰：‘陈实之墓，蔡邕之辞，钟繇之书，绝妙好辞也。’与《世说新语》大异。余尝谓此皆后人传会之说，必无之事也。或又谓当时有两蔡邕，皆字伯喈，一陈留人，即中郎；一上虞人，以孝行举，终隐不仕，乃辨柯亭之竹，撰孝娥之碑者也。事固有巧合者，遂致传讹耳。”

家国同慨

元僧雪庵《题三山万岁峰》诗云：“一沼曾教役万民，一峰曾使九州贫。江山假设方成就，真个江山已属人。”近有缙绅周姓者，致政家居，见其子日事营造，口占四语示之云：“块块黄砂石，锭锭雪花银。老夫归天后，依旧与他人。”家国之理，虽大小各殊，而无德以居之，劳民伤财，转瞬易主，同一可慨也。

西溟书

姜西溟临王廙帖贻余，题其后云：“王廙字仲将，其书真学元常，草法伯英。廙乃右军之叔，而传书法于右军者也。然右军虽云出蓝，不如仲将多矣。”又题余《述哀》诗后云：“尝怪子美有东郡趋庭之句，而不闻蓼莪之悲，岂逸之耶？得此补之。”二意皆前人所未发。西溟逝矣，览其遗墨，不胜凄然。存此以志故人之感。

棉村丽句

尚栎山之子玉藻，号棉村，康熙辛巳以事暂假出京，题其《游七星岩》诗于素箑，晤余高明官舍，诗曰：“谁凿云根一罅开，青排古木翠铺苔。倒笼日月疑无地，深贮烟霞忽有台。星斗象从岩畔挂，鼓钟声向窟中来。浮生如寄几回到，又被猿啼聒耳哀。”余见其年姿韶令，辞笔超警，延之根青阁，索观旧篇。次日，以所作来示，片纸零书，琳瑯触目。《咏燕》云：“雨昏南浦飞偏急，帘卷东风昼正长。”《茉莉》云：“枕畔梦回罗帐月，鬓边香绽玉钗风。”《纸鸢》云：“毛骨已轻归不去，云霄虽近到无因。”《梅花纸帐》云：“风烟纵少何曾隔，雨露虽多总未沾。”《美人病》云：“窃去始怜灵药误，瘦来终爱舞腰纤。”《梦》云：“五更酒醒人归后，三月莺啼花落时。”《醒》云：“重门夜静梨花雨，孤馆春寒柳絮风。”《白鹦鹉》云：“挂当玉树春难辨，栖向琼楼夜不知。”非神拟西昆者，无此丽以则也。

诗　圣

古来诗材之富，无若老杜，诗律之细，亦无若老杜。而律细于属对之工见之：“风蝶勤依桨，江鸥懒避船”，“烟花山际重，舟楫浪前轻”，对以板为工也；“沈牛答云雨，如马戒舟航”，“竹叶于人既无分，菊花从此不须开”，对以活为工也；“侧塞被径花，飘飖委墀柳”，“卑枝低结子，接叶暗巢莺”，以叠韵相对为工也；“羁栖愁里见，二十四回明”，“白狗黄牛峡，朝云暮雨祠”，以沓字自对为工也；“西岭纡村北，南江绕舍东”，以四方合两句对为工也；“遥拱北辰缠寇盗，欲倾东海洗乾坤。边塞西番最充斥，衣冠南渡多崩奔”，以四方分四句对为工也；“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以隔句对为工也；“神女峰娟妙，昭君宅有无，曲留明怨惜，梦尽失欢娱”，以下句对申上句对为工也。老耽诗律细，非即孔子之“从心所欲不逾矩”乎？此之谓“诗圣”。

脱换法

“乐行不如苦住，富客不如贫主”，本佛经语，而高季迪《悲歌》则曰：“贫少不如富老，美游不如恶归。”“寄愁天上，埋忧地下”，本仲长统语，而陈卧子《秋怀》则曰：“不信有天常自醉，最怜无地可埋忧。”是知不论何语，一经脱换，便成佳句。格轩尝称：吴门女子《秋风》一联云“清同月色归深院，冷带天香入画楼”，其为《落叶》诗则曰“黄随寒影埋荒寺，红带芳心出御沟”，亦善于脱换者也。

樾巢近体

近时有选岭南五朝诗者，意在胪列时贤，而不在表章前哲，故四朝之诗止三之一，而国朝之诗反居其二。然求其律细词清，则自梁、屈、陈三家而外，惟何子巩道五七律为可诵也。巩道字皇图，香山相国之仲子，著有《樾巢集》，余就其家购得藏稿，选而录之。其《过澹园忆欧子建》云：“斯人不可作，怀古向残园。末路独相念，高风谁与言。壁虫乾有字，篱竹老无孙。莫问三千客，年年燕在门。”《寄匡山石西堂》云：“武夷回短棹，庐岳住高秋。旧路皆红叶，孤僧想白头。岭遥乡梦人，江逼道心流。三十浮家客，无因学水鸥。”《坐雨得月》云：“秋风江上城，残月雨中明。愧我青尊尽，教人白发生。湿灯摇草露，凉叶动虫声。共作天涯客，登楼正有情。”《雨中作》云：“高栋烧银烛，层檐送雨声。壁空孤影见，帘静薄寒生。铁笛催三弄，铜龙报五更。庭花将尽落，

莫遣夜啼莺。"《重过西园》云:"几啭初莺语,西园春尽宜。每于好花处,转忆少年时。紫玉纫兰叶,红牙按竹枝。徘徊行酒地,空见粉墙诗。"《甘滩口占》云:"步月出滩上,夜归人语稀。竹风喧一巷,萤火候双扉。独赏兴逾远,冷吟声渐微。几时卧空谷,终日抱金徽。"《过武侯祠》云:"天涯争奉武侯祠,千古精灵想在兹。鱼水亦知能遇主,江山终恨不逢时。南阳大势言曾蚤,西蜀偏安计已迟。徒使老臣频拜表,出师心事至今悲。"《春夕》云:"黄蝶飞飞又夕阴,数重帘幕隔平林。水边对月难寻影,楼上看花尽见心。渐老忽惊潘岳鬓,多愁空抱马卿琴。青春只道时时在,不谓柔桑已有椹。"《日日》云:"日日悲笳海上来,萧条风景暗相催。怒潮打鹤犹闲立,深雨迷花尚斗开。晓出不知心所往,夜吟唯有影相陪。天涯纵得投间地,庾信江南未免哀。"《归至铁冈》云:"舟路苍茫数里烟,风吹秋思晚凄然。十年故国人空老,一夜他乡月可怜。下濑船从波底起,临崖灯向树头悬。菰芦自古容鸥鹭,怪得闲身到水边。"《怀李东苑》云:"树里阴浓昼寂然,湿云蒸作一溪烟。愁中生计沈杯底,梦里功名到枕边。野水流来初落蕊,江风吹起欲吟蝉。蓬门若肯停车从,经授侯芭或敢传。"《寄虞山严伯玉》云:"零落苍梧老一村,乡心空倚夕阳门。路遥尽怨王孙草,地古能淹帝子魂。新药店中多病债,旧朝衣上有啼痕。凭君莫问平原石,共化寒灰总负恩。"《登平湖阁》云:"人烟乱后半穷荒,湖上登楼见一方。路合烧痕溪草黑,窗分斜照县山黄。叶当秋落心先觉,水自天来梦更长。四海茫茫身未老,胜游多感在他乡。"《宿准提阁寄陈元孝》云:"秋深高阁静中登,一榻山光宿上层。别梦暗迷红叶寺,病身闲对白头僧。流萤入雨能为火,冻瀑临风不化冰。莫怨离忧隔江水,此时吟尽佛前灯。"《登中峰塔》云:"凭高竟日对斜曛,一片乡心在白云。绕寺磬从天际入,向城帆到水中分。窗开山色层层见,地抱江声处处闻。便欲忘忧共杯酒,不堪明发更离群。"《暮冬归访西山呈草堂主人》云:"草堂西望女墙遮,一片松窗晚送霞。学道渐知归有路,看山休叹老无家。斜阳静对吟边鹤,浅水间开饮处花。心恋石楼食独宿,满房寒瀑月初华。"《赠家博士任生》云:"买得寒云一片山,朝簪抽罢住人间。忧时亦为偏安出,避世谁能未老闲。雨冻围棋敲半夜,竹深孤鹤款重关。旧游记得西湖月,满匣诗题不忍删。"《和赠云美》云:"上清秋夜降真仙,月里霓裳曲尽传。电影射帘知一笑,柳痕遮殿惜三眠。书成招手呼青鸟,歌罢翻身上紫烟。不是人间能买笑,后园辜负落金钱。"《赠老人》云:"望见双瞳碧几层,冬残留得满须冰。一家金锁皆持钥,十亩嘉禾半饭僧。日午看棋眠社树,夜深扶婢点河灯。洞中知有能骑鹤,不敢投君七尺藤。"《夜舟》云:"江灯忽向老渔分,照见潮生远处闻。独鸟半天啼到水,余霞终夜散为云。楼边海气昏钟乱,树里秋声落叶纷。西舫有人歌白苎,寄将红泪赠罗裙。"《寄梁药亭》云:"几欲披缁念有亲,闭门依旧水边人。菖蒲作剑难消恨,荷叶为衣易洗尘。月色此时看濯濯,车声何日听辚辚?为谁红蕊参差落,吟断空园一片春。"《昼坐》云:"昼坐高斋新放晴,当门山色背南城。花飞苔径日千点,蝇打纸窗时一声。病后客怀多寂寞,梦中人事最分明。十年买酒醒还醉,醒学灵均醉步兵。"《秋吟》云:"隔竹西风送暮蝉,萧萧疏雨意茫然。数茎白发添诗债,七尺青藤挂酒钱。地静野鸥长占水,日斜村树自生烟。交游十载凋零尽,犹有遗民似葛天。"《咏帘》云:"一幅湘烟半掩门,几双春燕绕黄昏。每当月到通花气,不待风来作水痕。私语传多斜见影,秋波遮断两消魂。为谁返挂珊瑚冷,愁坐空宫忆旧恩。"《元夕坐西山草堂感旧》云:"雨晴荒县有春灯,照入西山路几层。屋暖渐低鸡树月,石寒犹响马蹄冰。新愁绿酒酣千日,往事红灰化五陵。不用更歌金管曲,十年王谢半为僧。"《同王方之游大小石楼》云:"数里轻阴到石楼,远天斜照一时收。村烟未出松门冷,人影欲空潭水秋。蝙蝠昼藏诸洞湿,薜萝深锁一泉浮。无端更听山阳笛,泪落西风忆旧游。"皇图以贵公子而遭逢离乱,刻意抒怀,音多哀飒。方在盛年,为怨家夜杀于道,其业未竟,识者惜焉。

律　例

自捐纳之门辟,虽贫如颜子,无不市箪瓢瓢,争求一命之服。自风雅之道衰,即愚若胡生,亦必捉风捕月,自诩五言之城。计改亭曰:"捐纳者遵例而行,宜然已。大清律无'一人不作诗则九家连坐'之条,何以效苏、陆者比户,谈王、李者塞途也?"可谓善谑矣。

园竹诗

湖州白雀寺,绿竹盈园,枝修节巨,有女子刻诗于上云:"闲拔金钗拨翠筠,寻春人自惜残春。幽情无限谁能见,疏雨东风总未真。"后书"吴门苏氏碧虬题"。

首尾限字体

余与频阳李太史天生相晤于薜萝庄,剪烛论诗,旁及杂体。太史言:"往居雁门,卢制府出限韵春闺题,属诸贤赋,傅征君青主以盖头'雨丝风片烟波画船'八字,为《牡丹亭》曲中语,一笑而罢。然搦管则实难绮靡而妥贴也。"余曰:"琇幼年曾有此作。"随命小胥抄示。太史曰:"辨加哉!诗审博,惟博故冥搜广引,妙趣纷披,虽未免割鸡牛刀之惜,而成千花塔,造五凤楼,亦何不可?其勿以少作姑舍。"因遂存之:

雨脂红染女儿溪,丝幌朱甍旧姓西。风剪巧裁钗作燕,片云闲织锦成鸡。烟销香篆金猊冷,波动帘纹彩凤齐。画阁时携诸女伴,船浮绿蚁听莺啼。

雨马声过柳外溪,丝帏沈醉玉东西。风帘上押垂银蒜,片锦安笼斗木鸡。烟羃铜沟红杏发,波萦琼涩碧苔齐。画眉的是金闺鸟,船外楼头伴妾啼。

雨屐寻芳傍晚溪,丝幡簪髻过邻西。风姨月姊春时酒,片石孤花午后鸡。烟薄绡衣珠腕弱,波

凌罗袜玉趺齐。画桥一自刘郎别，船去天台空鸟啼。

雨脚初收瑟瑟溪，丝栏寄恨宋墙西。风尘久隔占晨鹊，片梦难成恼夜鸡。烟锁梨花魂欲断，波摇蘋叶影初齐。画栏十二凝眸处，船望江头掩泪啼。

雨坠添瓶水注溪，丝丝草绿小楼西。风涛几误缄书鲤，片羽空怜舞镜鸡。烟炮蜡销珠泪合，波笺香腻墨痕齐。画堂欲写琵琶怨，船里青衫莫浪啼。

雨珠盈掬撒寒溪，丝线春量日影西。风柳半垂藏水鸭，片花时落打山鸡。烟凝瑟户熏兰罢，波峭回栏倚袖齐。画出江南三月景，船行芳渚鹧鸪啼。

雨润如酥霁晓溪，丝绒刺绣碧窗西。风流解舞衔珠鹤，片段成文吐绶鸡。烟里赌钗香草集，波间传札锦鳞齐。画衣渍尽芳闺恨，船载车量玉箸啼。

雨燕飞飞下夕溪，丝笼绣帐忆征西。风绡雾縠飘荀麝，片纸单书写庾鸡。烟点残梅妆额就，波涵纤月影蛾齐。画屏掩烛春寒浅，船子声过乌夜啼。

雨槛星窗倚碧溪，丝绳彩柱杏园西。风旛暖护探花凤，片枕寒惊候日鸡。烟绕远山眉黛蹙，波横秋水额黄齐。画楼春晓东风劣，船系垂杨百舌啼。

雨淋铃阁唱南溪，丝鬓难玄日易西。风淡花疏愁里月，片山孤水梦中鸡。烟飘弱絮才如谢，波织轻纨服似齐。画戟朱门夫婿在，船归封寄数行啼。

桃花园

宋侍郎杨绍云，吴江人，去官归里，于震泽镇之中，筑桃源洞，至今犹存。去镇西三里许，地名马甫，明万历时诸生钱泊庵自凫湖徙居焉，有桃园十二亩，中坎小池，外环幽竹，春时花光灿照两岸，日与诸名人觞咏其中，风流胜地，足继名贤。百年来宅废园空，子孙俱尽，无有过而问者。余表弟钱云，字宛朱，其族孙也，好古工文，怆然怀旧，遍索追题诗句，汇而成集，自冠以序云："千株夹岸，记写幽源；百亩盈庭，句吟紫陌。醉归杜老，赋韦曲之家家，棹去白仙，歌武夷之处处。乃至揣刘郎之路，满涧连溪；忆曼卿之山，倚天照海。桃花胜地，作者名篇，自昔为然，于今亦有。如我泊庵公少爱园居，老多花癖。营成别业，槎浮笠泽之家；选遍名葩，核裹龙门之种。激流植援，伫雨露之三年；渍酒涂笺，候风光于二月。流脂点点，晓放千娇；罥粉重重，午分一笑。犬吠红阶之影，人惊客到门中；鱼吞碧水之香，风送春流村外。几度诗成金谷，曾自解花贪结子之嘲；一时宾集兰亭，亦共有觞泛流霞之乐。境殊不隔，争看棹入渔郎；心既常闲，尽谓岩栖云客。地止逾乎十亩，原对衡门；时忽阅夫百年，已成古路。池欹衰柳，黯萦数树荒烟；径没平芜，冷堕半轮残月。苍凉之后，难言香迹成蹊；零落之余，孰睹紫丝若障。渺矣话传送果，玉井常分；慨焉意识逃名，柳桥共访。园中事往，缅小亭覆绮之年；江上村多，溯蜜树烘云之处。李吟锦浪，近体生新；韩赋红霞，古风绝丽。叙宾朋之觞咏，述士女之游观。竹里芳华，恍见有一家占住，林间春色，俨如从当日看来。故或只语生香，江花独灿；亦有数章叠绮，蜀锦纷披。一问栖山，永怀傍井。将比诸人面东风之忆，句可流传；抑视为兔葵燕麦之嗟，序堪并录。云也居虽分乎北阮，同在吴乡；路亦出乎南塘，常过甫里。斜阳燕子，无地寻芳，流水鳜鱼，有时怀旧。子孙何处，洞中几世人家；书卷谁传，《陌上》一篇风月（公诗失传，止留《陌上吟》一幅）。正赖诗题西瀼，识杜氏之花潭；已多韵用东坡，品我家之锦树。遂使人歌一曲，兴紫云红雨之思；因令客唱数声，动白草黄桑之感。不必过读书之坞，始知树接溪桥；无须访载酒之堤，已见烟迷村路。纵多诸体，皆比琼瑶；爰勒一编，共登梨枣。冀永垂艺圃，争看好句如花；且共识桃园，续赋佳篇似画。"

天 粘

"离离山抹云，窅窅天粘浪"，此少游《松江》诗也。"山抹微云，天粘衰草"，此少游《满庭芳》词也。其用意在"抹"字"粘"字，盖屡见矣。况庾阐赋"浪势粘天"，张祐诗"草色粘天鶗鴂恨"，俱有来历。俗本以"粘"作"连"，益信其谬。

东里奇句

吴东里先生，名宗潜，崇祯末以诸生负重名于时。鼎革后隐于医，有《中秋家宴》诗云："大烹豆腐瓜茄菜，高会荆妻儿女孙。"句法极为奇创。康熙丙寅，年已八十余，其将易箦也，忽起坐曰："尚有诗债未了。"亟呼孙口授《挽沈介轩长歌》，令书之，烂熳数十韵，诗成，瞑目而逝。

支 干

支干以纪天时而无关地理。然长安有子午谷，杜少陵云"故人今居子午谷"是也。润州有丁卯桥，许浑别业在桥畔，因名其诗曰《丁卯集》。吴兴有癸辛里，周密寄家里中，因名其书曰《癸辛杂识》。我邑亦有庚申亭，今虽其址已废，而其名绝雅，可与"问莺""垂虹"并传。

卷二　人觚

淄川小圣人

淄川孙先生，名若群，学赡品端，言动有则，乡里咸称为"小圣人"。蚤岁成进士，谒选京师，任少司寇克溥

延之官邸，训其子彦方。处以广厦，坐不易床，供以丰肴，食不兼豆，虽隆冬盛暑，衣冠襜如。司寇知孙有二子，已就童试，适是时山左学使者与司寇有旧，将为之地，而未详二子名，屡欲请之，惮其严正，终不敢发。先生端居缄默，遇有问难，辄指画谈议，滚滚滔滔，竟晷不倦。凡及门与辇下诸子以制艺就正者，一一评骘，务惬其隐，而运之菀枯，年之修短，皆能于文预决之。康熙癸丑出为交城令，携家以行。既而遣其长子归淄就婚，课以书艺，忽惊叹曰："嗟乎，吾子其不返乎！"泫然而别。归未匝月，忽无故自缢死。治交多异政，秩满，迁蜀中州牧，卒于官。迄今过其故里，询孙姓名，或不尽识，询"小圣人"，无不识也。

严拒夜饮

亭林先生，貌极丑怪，性复严峻。鼎革后独身北走，凡所至之地，辄买媵婢，置庄产，不一二年即弃去，终已不顾。而善于治财，故一生羁旅，曾无困乏。东海两学士，宦未显时，常从假贷，累数千金，亦不取偿也。康熙丙辰，余在都下，而先生适至，两学士设宴，必延之上座，三爵既毕，即起还寓。学士曰："甥尚有薄蔬未荐，舅氏幸少需，畅饮夜阑，张灯送回何如？"先生怒色而作曰："世间惟淫奔纳贿二者皆于夜行之，岂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学士屏息肃容，不敢更置一词。陆舒城常言："人眼俱白外黑中，惟我舅祖两眼俱白中黑外。"非习见不知其形容之确。

芙蓉阁

昆仑山人，少时家贫，出赘于秋泽钱氏。钱以鬻腐为业，每夜五鼓起，篝灯磨豆，山人辄携书就灯读之，妇翁弗善也，慨然出门，从所善商生至铜雀台，无所遇，遂抵都下。山人以诗酒豪推重当时，所历交游之盛，山川之奇，不尽述。其口之所啖：如雪蛆远馈于蜀山；荔浆遍尝于闽海；紫蟹一夕五百螯，擘膏于瓜步；黄鱼一头六百斤，割脆于江陵。其目之所睹：如华家玉树高至四五丈，玲珑月地；魏园名菊多至四千本，烂熳霜篱；娄江老梅一株，虬枝远覆，穹如楼阁，其中置酒可十四筵；滇江山茶五色，彩瓣重楼，大于盘盂，其下积花常二三寸。此皆古今所罕觏者。晚年倦游归严墓，筑堂村中，曰蟂螟寄。东偏芙蓉阁，为太仓王文肃公题，今其阁已易主矣。余访购遗稿，仅得杂文墨迹一本，草法皆祖二王。山人不以书名而书复绝佳，才大者何所不可哉！山人之初入都也，客淮南李公春芳所。时世宗斋居西宫，建设醮坛，敕大臣制青词一联，悬于坛门。春芳使山人为之，山人走笔题曰："洛水灵龟单献瑞，阳数九，阴数九，九九八十一数，数通乎道，道合元始天尊，一诚有感；岐山威凤两呈祥，雄声六，雌声六，六六三十六声，声闻乎天，天生嘉靖皇帝，万寿无疆。"李以进呈，深加奖赏。由是公卿互相延誉，其本传谓大臣应制青词多假手山人者，以此。乃他书移之别氏，则以雕虫为山人讳也。

食德祠

琼士之赴省试者，越海溯川，途经三千里，往往困于裹粮，多至中阻。顺德梁廷佐为定安教谕，迎养其母冯氏，冯目击其艰，呼廷佐而语之曰："汝忝为人师，教与育皆汝事也。今定安之士，贫不能应试，而汝能漠然乎？我手治丝葛，得绢布若干匹，并鬻我簪珥，买田于是邑，取其人以供往来行李，俾单寒士子，俱踊跃于功名，则我之留此方者，较之贻尔子若孙为久且大矣。"廷佐遵命，置腴田三百亩于居丁庄，诸生群感其德，即于庄之左为冯建立生祠。康熙辛未落成，设位于内，至者千有余人，属屈翁山题其额曰"食德"，志弗谖也。冯年二十，嫁廷佐，七月而寡，抚廷佐，慈而严。皇朝制应剃发，剃则令廷佐藏之，积盈数缶，廷佐亦于祠侧筑藏发陇焉。考之妇人生祠，前所未闻，今适与冼夫人庙相邻。冼受禄保民，冯置田育士；冼以功显，冯以节成，岿然海南，允堪并峙。

英雄举动

熊公廷弼当督学江南时，试卷皆亲自批阅。阅则连长几于中堂，鳞摊诸卷于上，左右置酒一坛，剑一口，手操不律，一目数行。每得佳篇，辄浮大白，用志赏心之快，遇荒谬者，则舞剑一回，以抒其郁。凡有隽才宿学，甄拔无遗。吾吴冯梦龙，亦其门下士也。梦龙文多游戏，《挂枝儿》小曲，与《叶子新斗谱》，皆其所撰。浮薄子弟，靡然倾动，至有覆家破产者。其父兄群起讦之，事不可解。适熊公在告，梦龙泛舟西江，求解于熊。相见之顷，熊忽问曰："海内盛传冯生《挂枝儿》曲，曾携一二册以惠老夫乎？"冯跼蹐不敢置对，唯唯引咎，因致千里求援之意。熊曰："此易事，毋足虑也。我且饭子，徐为子筹之。"须臾，供枯鱼焦腐二簋，粟饭一盂。冯下箸有难色。熊曰："晨选嘉肴，夕谋精粲，吴下书生大抵皆然，似此草具，当非所以待子。然丈夫处世，不应于饮食求工，能饱餐粗粝者，真英雄耳。"熊遂大恣咀啖，冯啜饭匕余而已。熊起入内，良久始出曰："我有书一缄，便道可致我故人，毋忘也。"求援之事并无所答，而手挟一冬瓜为赠。瓜重数十斤，冯伛偻祗受，然意甚怏怏，且力不能胜，未及舟，即委瓜于地，鼓棹而去。行数日，泊一巨镇，熊故人之居在焉。书投未几，主人即躬谒冯，延至其家，华筵奇馘，妙妓清歌，咄嗟而办。席罢，主人揖冯曰："先生文章霞焕。才辩珠流，天下之士，莫不延颈企踵，愿言觏止。今幸亲降玉趾，是天假鄙人以纳履之缘也。但念吴头楚尾，云树为遥，荆柴陋宇，岂足羁长者车辙哉。敬备不腆，以犒从者，先生其毋辞。"冯不解其故，婉谢以别，则白金三百，蚤舁致舟中矣。抵家后，熊飞书当路，而被讦之事已释。盖熊公固心爱犹龙子，惜其露才炫名，故示菲薄，而行李之穷，则假途以厚济之；怨谤之集，则移书以潜消之。英豪举动，其不令人易测如此。

妙霓

贞姑妙霓，字静韶，我邑江髯翁之仲女也。情忘衿袨，道悦苾蒭，坚守不字之贞，妙解无生之谛。以是口诵青莲，虔皈摩埵；手裁紫凤，巧迈因祇。售针绝之文章，广施贫子；假贝多之岁月，永侍高堂。迨乎尘劳欲息，禅悟已深，预示冥期，遂游净域。若非玉卮之偶谪，岂到人间；此盖金粟之再来，应还天上。爰吟长句，用志奇踪。诗曰："天香飘处雁来时，太息人间失女师。文熟五千通妙觉，仪闚九十见贞持。组纠功为慈云积，滫瀡心唯孝笋知。慧业净因谁得似，千秋空说宁馨儿。"

王价人

秀水布衣王价人，高隐工诗，与王言远同里相友善。顺治中，言远为广州太守，约价人携稿入粤，将梓行之。价人欣然命棹，至瑞洪镇，镇有张睢阳公庙，即鄱阳湖神也，渡湖者必割牲祀庙，然后敢发，以是帆樯所集，香火纷稠，膋血池殷，羽毛阜积。价人以睢阳公义炳千秋，功撑半壁，阴主楚粤之灵封，默相风涛之巨险，自应轸民财而纾物力，乃明禋之侈，同于暴殄，神意当不其然，因为文祭告焚于鼎。解维渡湖，行不数里，忽逢群盗劫舟，同舟之赀已罄，搜及价人箧衍，唯诗稿四五帙，怒投于湖。迨至羊城官署，言远欲理前约，一无以应，乞其副墨，竟不能记录只字。郁居岁余，复得诗余百阕，缄之藤笥而归。到家发视，诸物不改，而词稿碎如刀划，迎风片飞，无完纸矣。故价人著作甚富而传者绝少，其《金陵怀古》十绝句，极为时所传诵。犹志二章云："钟山王气绕飞龙，云外参差紫阁重。遥想当年明月下，宫人初听景阳钟。""水满秦淮长绿蘋，千秋王谢已灰尘。春风燕子家家入，无复当时旧主人。"

李生孝友

李生中德之父，京师东城骁骑校也。康熙十二年，从征入闽。十三年，中德参军陕西，携家入秦。秩满偕母而归，其父已自闽回，娶妾生子，恐嫡至，非妾所乐，遂不许相见而休之。中德涕泣蒲伏启父曰："我母少时从大人入关，盥栉于鞍马之间，炊纫于锋镝之下，艰难险阻，备尝之矣。今头且半白，男幸获升斗禄，承菽水欢，方以团圞为庆。母之贤，大人所知也，于七出之条无所犯，何忍中道弃之！茕茕迈年，徬徨何倚？我母止生一男，而勿使男终母之养乎。"言未既，以头抢地，流血沾衣，父终不听。再请别室而居，亦不可。中德念留母违父，非人子自靖之谊，乃于东直门外，营密室居母，复买一媪一僮，供其汲爨之役。每日下直后，蚤晚侍父侧，视膳问寝，无几微憾容，与庶弟燕笑如常，伺有间则潜往母所定省，而父不知也。如是者六年，迨父病棘，始告其父迎母还。父深自悔咎，垂泪而瞑，未几妾亦随殁。遗有四子，其母不以前事芥蒂，视如己出，而中德亦抚若同生，岁延师训之。其后食指渐繁，不能设西席，乃自为师位于堂，列坐诸弟，讲诵无辍。余尝过其家，书声琅琅，从户牖间出。长幼之服，裘葛以时，寒燠必备。其子六龄，亦在塾，短襦敝缊而已。余因叹其处人伦之变，而孝友不失其常，可谓贤矣。中德字子峻，受业于余，通满汉文，能诗。

献诗保寨

戎马盈郊，干戈塞路，当斯时也，守土之臣，建牙之将，或系组而款迎，或匿章而潜窜，贻辱含污，踵相接于世矣。若夫智足保人，辞能却敌，鲁仲连系矢一书，郭子仪立马数语，自古逮今，未易数见，而况问之巾帼者流乎！前朝俞指挥良辅南征入粤，诛诸寨之未附者。潮阳郭氏贞顺从其夫周伯玉依溪头寨，俞兵将临，远不数里，贞顺手制长歌，题为《俞将军引》，献投麾下。其诗曰："将军开国之勋臣，蚤附凤翼攀龙鳞。烟云惨淡蔽九野，半夜捧出扶桑轮。前年领兵下南粤，眼底群雄尽流血。马蹄带得淮河冰，洒向江南作晴雪。潮阳僻在南海滨，十载不断干戈尘。客星移处万里外，天子亦念遐方民。将军高名迈千古，五千健儿猛如虎。轻裘缓辔踏地来，不减襄阳晋羊祜。此时特奉明主恩，金印斗大龟龙纹。大开藩卫制方面，期以忠义酬高旻。宣威布德民大悦，把菜一笠谁敢夺。黄犊春耕万陇云，黧龙夜卧千溪月。去岁壶阳戍守时，下车爱民如爱儿。壶山苍苍壶水碧，父老至今歌咏之。欲为将军纪勋绩，天家自有麒麟笔。愿属壶民颂太平，摩崖勒尽韩山石。"良辅览诗大喜，敛兵而回，一寨得全。贞顺后与伯玉卜筑偕隐。寿至一百二十五岁。洵乎闺帏奇杰，亦词翰雄才也。

赵公裕后

赵佥宪公之符，字尔合，武清人，慷慨谦和，甚著声望，而延师训子，尤极留意。予同年友项松心，以文品见重于公，适馆三年而病，公令其子昼奉汤药，夕视寝兴。迨其殁也，棺衾之属，无不腆备，复为送柩归乡。庇子入监。承项之后者，为宣城高阮怀。是时适有博学鸿儒之选，公以阮怀应诏，得入词苑，仍割京寓之半居之，岁供米炭如故。武清县学宫圮坏，公捐二百金首倡修整。康熙戊午，地震复倾，公独力重建，庙貌聿新。其隆文爱贤，非寻常搢绅可及。以是公子四人，三举孝廉，一成进士。世之欲裕后者，当以赵公为法。

预草典礼

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文皇后宾天，上询仪制于宗伯，仓猝无以应。萧公永藻为仪制司主事，已预草典礼，精详周备，由是深加器重，不次拔擢，遂至广东巡抚。其为巡抚也，一介不取。纪网之仆张二，洁如其主，以赂进者，亦正色峻拒，立品于臧获中，此在近世尤难。

月涵

吴兴董说，字若雨，华阀懿孙，才情恬旷。淑配称

闺阁之贤，佳儿获芝兰之秀，中年以后，一旦捐弃，独皈净域，自号月涵。所至之地，缁素宗仰。于是海内无不推月涵为禅门尊宿矣。月涵于传钵开堂、飞锡住山之辈，视若蔑如，而身心融悟，得之典籍，每一出游，则有书五十担随之，虽僻谷之深，洪涛之险，不暂离也。余幼时曾见其《西游补》一书，俱言孙悟空梦游事，凿天驱山，出入庄老，而未来世界历日，先晦后朔尤奇。

得树

昆山徐相国仲子树本，字道积，常与余言：人要于安乐中求生，须以坚忍为性，容忍为度，因自号"忍斋"。康熙丁丑成进士，与宫詹先生同寓京邸。每日蚤膳罢，辄闭门谢客，置几于堂，恭跪几前，习写御试策一通。其书端匀遒媚，小有错误，则易卷重写。如是者一月而后廷对，心以象贤为期，二甲第二人翰苑，非其志也。先是相国于宅后度土筑园，偶得邻家老树，耸临池上，顾而乐之，乃经始焉。迨乎园成，取子美"老树空庭得"之句，名曰"得树"。忍斋韶岁巍科，继美前哲，追念嘉名，洵非诬矣。

简公雪冤

蜀中简公谦居，天姿绝人，凡有记览，过目不忘。康熙辛亥，视学江南。江南财贿所都，前学使者无不藉营金窟，公至力反其弊，势挟利诱，屹不为动。每发榜后，进诸生而面诲之，某某解题中款，某某用古人化，并不摊卷于案，皆能背诵其文。余亦在列，所目睹也。试苏州，题中有"上"字，一生因公名"上"，遂写"上"为"尚"。公呼是生问故。生曰："宪名未敢正书耳。"公怒曰："汝将以此求媚耶？士人行己，贵乎立品。即小可以见大，即穷可以征达，推此意也，他日微幸立朝，则婢膝奴颜，汝必安为之矣。"跪生于庭，立令改正。又数年，公补粤西右江道。北地崔维雅者，倾险人也，向与公同官，屡有干请，公薄其为人，不甚应之。是时升任粤藩，护理院事，遂以故巡抚郝公与公有交，借事诬奏，系公于狱。公无以自明，吞金而殁。其明日之午，维雅方启门视事，忽狂呼曰："简公来矣。"仓皇亟趋下阶，伏地叩颡不已，复起立，投帽脱衣，反手面缚。左右扶入内室，乃绝。维雅疏下部议，白公无罪，而公已殁，天下莫不冤之。

汤司空

睢州汤潜庵先生，以江南巡抚内迁大司空。其殁于京邸也，同官唁之，身卧板床，上衣敝蓝丝袄，下著褐色布裤，检其所遗，惟竹笥内俸银八两。昆山徐大司寇赙以二十金，乃能成殡。其清介若此，而生前犹有以伪学劾之者。独为君子，不其难乎！

傅征君

傅征君山，字青主，山西人，擅皇甫玄晏之重名，秉司马子微之高节，兼以笔精墨妙，为世所珍。康熙己未，诏求博学鸿儒，当事竞为推荐，青主以老病辞。强之再三，乃令其子执鞭，乘一驴车，至崇文门外，称疾荒寺。八旗自王侯以下，及汉大臣之在朝者，履满其门，坚卧不起。朝廷遂听其还乡。是年应试中选者，俱授翰林院检讨，然其人各以文学自负，又复落拓不羁，与科第进者前后相轧，疑谤旋生，多不能久于其位，数年以后，鸿儒扫迹于木天矣。天下莫不叹征君贞志迈俗，而有先见之明也。

西台笃行

李伯熙名化龙，自号木洲居士。生时跏趺从母胎出。幼常夜见光明无际，有大士于光中现，提命伯熙甚殷，顷之乃失，自是可以不然灯烛，能昏坐读书。其家在波罗南海神庙之西，名曰西台。年十三，偕诸小儿往来庙前，题二绝句，人争传诵，遂俨然有诗名矣，后以明经入成均，归教子于家塾，分人禽二门，稍不率，则令之从禽门出入。至人家，多命子执雨盖随侍，或其子不在，遇雨假盖与屐，晴辄委弃途间，不琐琐以小信为意。日以一驴负薪而炊，家人父子，相与折葵煨芋食，虽耕夫渔父，即留共餐，执手语，终日无倦容。偶以苦吟，行人一少妇家，思不属，遽入其帏卧，鼾声如雷，少妇为具蕣以待。比其夫及翁媪还，伯熙尚抚枕推敲，成篇乃起，索笔题之，相笑语，各无嫌猜也。朋友有过，则直言切谏；见通家故人子弟，则坐而诏之，不肖者诲之，相与流涕，甚至杖挞交下，无不跪而受命。晚年卧病西台，有刘生者，见其盛衣冠入学宫，问之，笑语如常，而伯熙已于此日逝矣。其笃行遗风，至今不衰，过西台者，哦其壁间诗，如见木洲先生焉。

阿颠

端州白云山，其顶有湖，俗讹为鼎湖。湖与山相吞郁，故其云时时蒸动而出，人入其中，如虱行破絮，恒对面不可相见。山宜莳茶，山僧恃此而给，聚居其上，不待行乞也。有阿颠者，不知其所从来，投寄僧寺，为之采茶，常竟日不食。虽值甚寒，不肯衣布，自编草作衫裈，织为履，较其足倍长阔，曳之行；或挂杖头，置墙隙，辄跣足出入白云深处，呼之多不应，与人语多不能解，因共呼为"阿颠"。其腰间怀如黑石者二，无事则出而就火烧之，见人来即从火取出，收还故处，曰："烧尚未熟，熟则与尔共啖之。"其卧席中间，有双手掌痕，夜分喃喃似语，亦无有解其语者。山故多虎，一日啞二牛去，寺僧戏谓颠曰："尔能擒此虎否？"颠曰："诺。"遂编草为索，请系之来。至日暮，返照射入峻阪，遥于云破处，忽见颠以草索系一白额虎，自阪叱叱而下，约二里许，直至寺前，指谓僧曰："经盗食吾牛者。"随引虎颈索，鞭虎腹背数百。众畏索断不可测，咸请放之，乃听去。虎垂尾疾走，若犬畏人击状。人以此识颠之异，而颠固如常也。盖至今犹在白云中。

二潘

潘力田尝戏谓吴愧庵曰："世有潘、吴之目，岂不以

潘胜吴耶?"吴曰:"世皆言蛟龙,未见龙逊蛟也。"近日博学鸿儒,复称南潘北李,李谓天生,潘谓稼堂也。稼堂与力田为异母昆弟,虽隐显殊途,而才名接武,可方二儁。

亚䆀成神

明万历戊午岁,增城县狱卒名亚䆀者,素称朴健。是年十二月逼除,狱有重囚五十余人,号哭不止,声闻于外,亚䆀亟止之,兼问其故。众曰:"岁朝将临,合邑之人,无不完聚,我等各有父母妻子,不能相见,且系重犯,势不可出,是以悲耳。"亚䆀俯首良久,忽曰:"无难也。我与尔等约,今夕各还尔家,俟正月二日齐来赴狱。我释尔罪应死,尔俱不来,我亦死;尔来而或失一人,我亦死;尔人人来,我至寿尽亦死。等死耳,何如行此善事而死也!"是时法网少疏,且值改岁,不甚严稽,悉放回家。明年初二日,前囚陆续至,而按名呼入,不少一人。亚䆀鼓掌大笑曰:"善哉!"遂趺坐而逝。狱众感德,浣濯其体而加漆焉。以其事言于县,县上巡按御史,请为县狱之神。今肉身尚在狱中,凡有疾病瘟疫,祷无不应,尊之曰"亚䆀爷"。䆀字不见于书,唯闽粤之俗有之,谓末子为䆀。亚读如阿,䆀读如来。

张羽军

张翚,字羽军,一字采舒,吴县人,工诗善琴而豪于饮,性喜交游,重然诺,即利害无所避。年十八,从其父于京师,闻旗人有法宝者,才而好士,以诗谒之,一见倾倒,宾于家,礼意优渥。往来酬唱者半载,翚父促归,宝以五百金为赠。翚固辞曰:"大丈夫一日定交,则终身生死以之,彼须金而结者,悠悠世上人耳,非所望于公也。"挥手而别。宝倚国戚,且数以吟咏傲其侪辈,行事不甚循理。上闻之不悦。宝惧祸,挈妻子奴婢十数人出走,买舟直抵湖广,访其旧友总兵某,而某已殁,惘惘无可依。因念吴中有故人张翚,侠者也,家在虎阜,犹忆曩年分歧之语,投之必能纳我。初泛长江,由毗陵潜达姑苏。一日山塘晚市初罢,翚侍其父夜酌,忽有叩门者,翚出见,乃宝也。翚延之坐,入告其父曰:"法公为我知己,被罪出亡,于国法无赦,留者罪与之均。今穷而归我,畏法则执而首于官,死法公矣,昔孔融藏匿张俭,义声炳于千秋。敢告严君,将背友而保家乎,抑舍生而取义乎?"翚父张目奋髯曰:"北海之母何人,我岂不及一巾帼哉?其留之。"因致诸窟室居焉。先是宝出奔时,九重震怒,命大索天下。宝寄翚日久,恐事露累翚,乃与故所善邹生谋,更移无锡之惠山。康熙二十四年,翠华南巡,宝之仆告宝谋逆,且历指所匿处,捕宝并逮翚与父。翚力辩父脱罪,翚竟论斩,减等流秦。凡官于秦者,高其义,皆愿与交,不以流人目之,为之营居长安市中。造其庐,萧然环堵,花木幽疏。客至携入小楼,辄具尊酒,酒阑,鼓琴一曲,或赋诗四韵,若忘其身在异乡矣。余惟翚慷慨自命,知难不避,意必有英悍之色,见于眉宇,如朱亥、郭解之流。今观其貌,恂恂扮雅,弦歌终日,则儒生也而烈士哉!乃其父亦非常人也。

义娘

泉州府同安之厦门前朝中左所地也,顺治初为海寇郑锦所据。壬辰,我师进剿郑寇,大掠子女而还。有骑士挟一妇人于马上,过同安东关,妇见道旁有井,绐骑士下马小遗,即跃入井。骑士窥井大怒,连发三矢,中妇肩而去。越十日,有村民薛姓者,由村入城,行至半途,天甫向晓,忽于烟雾中见一妇人,韶年丽容,身衣碧色短襦,腰击淡黄裙,双趾纤细,文履高屐,迎前泣告曰:"妾乃厦门难妇王氏也。夫死于兵,而妾被掠,矢志不辱,投身东关道傍之井。闻君夙有高义,幸出我于井,拔箭敛尸,埋棺井侧。妾当随事默祐,以报君德。"薛应曰:"诺。"妇忽不见。是日,薛适有事于县,如意而出,因于东关往求井,妇宛然在焉。偶遇博场,薛欲验妇语,遂入场下采,复获大胜。囊钱还家,与子弟语其事,即以钱买棺,约子弟同至井所,出妇尸,颜貌如生,为之拔箭整衣履,殡而埋之。其地去井丈余,前临大道。又月余,薛梦妇拜谢而言曰:"妾荷君之义,幸获安葬,妾身虽朽,而妾心之感君者不朽也。阴府悯妾之节,命妾香火于此。君若为妾立尺五之庙,则妾之报君,当不止曩昔矣。惟君终始之。"薛觉而惊异,次日,舁运砖土,筑成小庙,并以瓣香酬赛。自后举家安顺,事事获济。远近竞相传说,不数年,绅士商民各致钱镪,大启神宇,丹碧轮焕,而肖像于中,题其额曰"王义娘庙"。入庙庄诚,有祷辄应;遇衣冠不洁,或出秽亵语者,立致谴责。以是土人及往来之客益加敬畏,焚叩骈集,至今不衰。

观人之法

孔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不特持己之道宜然,即此亦可得观人之法。康熙初,先赠君挈余同表弟徐元灏就童子试于江阴,僦一楼为寓。旁有小楼,一人设几榻其中,终日兀坐,不闻有步履謦欬之声。先赠君异而询之主人,则武进赵申乔松伍也。先赠君因引余与元灏谒之,兼以课艺就质。时赵年止二旬,容颜肃穆,言语安详,手评所质之文,亦甚简雅。先赠君退谓余辈曰"此真读书人,必不以诸生终者。汝其志之。"后二十年,余筮仕项城,赵已成进士,宰商丘,与余为同官,而先赠君见背。今又二十年,赵以刑部主政家居,特起为浙江藩伯,未几进秩巡抚。昆山徐相国,神貌庄重,作书尤极端楷,即便纸小札,从无一笔潦草。犹忆戊辰之春,相国方以阁学解职在京,余将之任白水,相国谓余曰:"我有斗酒诗三十章,姜西溟已序于前,汝骈体文甚佳,为我题一跋于后,兼可留别也。"余以稿呈,中有"滁"字,讹写作"涤",相国粉涂其上,然后用细楷改正,而命登于卷。其于一字之微,敬慎若此,他可知矣。盖人未有意气傲慢,举动疏忽,而能成大器享大名者也。

归 痴

昆山归庄字玄恭，依隐作达，结庐于墟墓之间，萧然数椽，与儒人相酬对。尝自题其草堂曰"两口寄安乐之窝，妻太聪明夫太怪，四邻接幽冥之宅，人何寥落鬼何多。"吴俗每逢改岁，必更易红笺，以吉语书门。忽一元旦见其门有"北平都督佥事；南台御史大夫"一联，贺岁之客，讶而未解其意。玄恭曰："我亦欲集福寿，求平安耳。"玄恭于行草法甚工，乞书者，每作极不羁之语应之，以是宝其墨妙，多藏庋于家，不敢轻以示人。一时遂有"归痴"之目，然玄恭实不痴也。

卷三 事觚

新城家法

新城王氏自参议公而后，累世显秩。家法甚严，凡遇吉凶之事，与岁时伏腊祀庙祭墓，各服其应得之服，然后行礼。子弟各入泮宫，其妇始易银笄练裙，否则终身荆布而已。膺爵者缨绂辉华，伏臈者襜褕偃蹇，贵贱相形，惭惶交至。以是父诫其子，妻勉其夫，人人勤学以自奋于功名。故新城之文藻贻芳，衣冠接武，号为宇内名家。

喉簧腹鼓

《酉阳杂俎》云："许州有一老僧，自四十年以后，每寐熟，喉间有声如鼓簧。许州伶人伺其寝，即谱其声，按之丝竹，皆合古奏，僧觉亦不自知。《稗史汇编》云：陈子直主薄之妻有异疾，每腹胀，则中有声如击鼓，远闻于外，腹消则声亦止。一月一作，经数十医莫能治。腹鼓可对喉簧，竹革之音，由肉而得，此乃古今所创闻者。

哑 樵

会稽东南有山曰平水。康熙初，樵人经其下，见一大蛇如蟒，蜿蜒涧泥内，久之，涂附其身。樵人释担而观，涧旁有洞，蛇曳泥而入，随以泥封洞口。樵归遂不能言，与人酬对，唯张手作状而已。如是者三年，复过前遇蛇处，阴云乍合，雷雨骤至，霹雳一声，有龙从洞中出，腾空而出。樵人不禁大呼曰："向我卷舌不能出声者，正此物为之也。"于是能言如初。

海天行

海忠介公之孙述祖，倜傥负奇气，适逢中原多故，遂不屑事举子业，慨焉有乘桴之想。斥其千金家产，治一大舶，其舶首尾长二十八丈以象宿，房分六十四口以象卦，篷张二十四叶以象气，桅高二十五丈曰擎天柱。上为二斗以象日月，治之三年乃成，自谓独出奇制，以此乘长风，破万里浪，无难也。濒海贾客三十八人，赁其舟载货，互市海外诸国，以述祖主之。崇祯壬午二月，扬帆出洋，行至薄暮，飓风陡作，雪浪粘天，蛟螭之属，腾绕左右，舵师失色，随风飘至一处，昏霾莫辨何地。须臾云开风定，遥见六七官人高冠大带，拱立水次，侍从百辈，状貌丑怪，皆鱼鳞银甲，拥巨螯之剑，荷长鬚之戟，秉炬张灯，若有所伺。不觉舟忽抵岸，官人各喜跃上舟，环视曰："是可用已。"即问船主为谁。述祖不解其意，匆遽声诺。诘朝呼述祖同入见王。约行三里许，夹道皎如玉山，无纤毫尘土，至一阙门，门有二黄龙守之，周遭垣墙，悉以水晶叠成，光明映彻，可鉴毛发。述祖私念曰："此殆龙宫也。"又逾门三重，方及大殿。其制与人间帝王之居相似，而辉煌巍岦，广设千人之馔，高容十丈之旗，不足言矣，王甫升殿，首以红巾围两肉角，衣黄绣袍，髯长垂腹。众官进奏曰："前文下所司取二舟，久不见至，今有自来一舟，敢以闻。"王曰："旧例二舟陈设贡物，今少一奈何？众曰："贡期已迫，臣等细阅此舟，制度暗合浑仪，以达天衢，允宜利涉。且复宽大新洁，若将贡物摒挡，俟到王宫，以次陈设，似无不可。"王允奏曰："徙其凡货凡人，涤以符水，速行勿迟。"众唯唯下殿，仍回至舟，将人货尽押上岸，置之宫西琅玕池内。唯述祖不肯前，私问曰："贡将焉往？"众曰："贡上天耳。"述祖曰："述祖虽炎陬贱民，而志切云霄，常恨羽翼未生，九阍难叩，幸遭奇缘，亦愿随往。"众曰："汝浊世凡人也，去则恐犯天令，不可。"中有一官曰："汝可具所生年月日时来。"述祖亟书以进。官与众言："此人命有天禄，且系忠直之裔。姑许之。"俄顷舁贡物者数百人，络绎而至。赍贡官先以符水遍洒舟中，然后奉金叶表文供之中楼。次有押贡官二员，将诸宝物安顿。述祖私窥贡单，内开：赤珊瑚林一座，大小共五十株。黄珊瑚林一座，大小共七十株，高者俱一丈四五尺。夜光珠一百颗，火齐珠二百颗，圆大一寸五分。鲛绡五百匹。灵梭锦五百匹。碧瑟瑟二十斛。红靺鞨二十斛。玻璃镜一百具，圆广三尺，各重四十斤。玉屑一千斛，金浆一百器。五色石一万方。其他殊名异品，不能悉记。安顿已毕，大伐鼍鼓三通，乃始启行。逆风而上，两巨鱼夹舟若飞，白波摇漾，练静镜平，路无坦险，时无昼夜。中途石壁千仞，截流而立，其上金书"天人河海分界"六大字。众指示述祖曰："昔张骞乘槎，未能过此，今汝得远泛银潢，岂非盛事。"述祖俯首称谢。食顷之间，咸云南天关在望矣。既而及关，赍贡官、押贡官各整朝服，舁宝诸役俱易赭色长衣，亦令述祖衣之，登岸陈设。足之所履，皆软金地，间以瑶石，嵌成异彩。仰视琼阙璘堂，绛楼碧阁，俱在飘渺之中，若近若远，不可测量。门下天卿四员，冕笏传旨，令赍贡官入昊天门，于神霄殿前进表行礼。述祖及众役叩首门外，唯闻乐音缭绕，香气氤氲，飘忽不断而已。随有星冠岳帔者二人为接贡官，察收贡物，引押贡官亦入行礼毕。玉音宣问南方民事，北方兵象，语甚繁，不尽述。各赐宴于恬波馆，谢恩而出。于是集众登舟，述祖假寐片时，恍忽不知几千万里，已还故处，因启领所押货物与同行诸人。王下令曰："述祖之舟，曾入天界，不可复归

人寰，众伴在池，宜令一见。”则三十八人俱化为鱼，唯首未变，述祖大恸。前取舟官引至一室，慰谕之曰：“汝同行人，命应皆葬鱼腹，其得身为鱼，幸也。汝以假舟之故，贷汝一死。尚何悲哉？候有闽船过此，当俾汝归。”日给饮食如常。居久之，忽有报者曰：“闽船已到。”王召见，赐白黑珠一囊曰：“以此偿造舟之价。命小艇送附闽船，抵琼山还家。壬午之十二月也。家人蚤闻覆溺之信，设主发丧，乍见述祖，惊喜逾望。述祖亦不言所以，但云狂风败舟，幸凭擎天柱。遇救得免。次年，入广州，出囊中珠，鬻于番贾，获赀无算，买田终老。康熙丙子，粤僧方趾麟亲访述祖，具得其详。时述祖年已九十六，貌如五十岁人。元时陈孚出使安南，其国宴享之际，以朱盘进炙鱼，人面鱼身，置之席上，孚举箸取双目啖之，鱼味在目，彼国服其多识。三十八人之首未变者，盖亦将为人面鱼也。

丙辰会状

吴门彭修撰定求，为云客先生之子，幼奉乩仙甚谨，云客严禁之，终莫能夺。篆练既久，遂能通神，废乩运腕，不假思索，始为诗文，继为制艺，随笔疾书，悉成佳构。棘闱获隽，用此技也。康熙丙辰岁，计偕入都，余友吴大冯与彭有旧，得其经义秘本示余，内有朱书“元君许我必中丙辰会状”十字，余窃异之。及礼闱榜发，与殿试传胪，果皆第一。盖功名之事，原有定数，而元君独能预告之。所谓元君者，岂即所奉之乩仙耶？或云乩仙是前朝进士松江杜麟徵。

综

蒲城王孝齐名综，谒选县令，唱名读如梁，王不应，唱至再三，王趋进曰：“知县名读如京而呼作梁，未敢应耳。”吏部哄然曰：“汝进士出身，即已名尚未识耶？综为击冠之绳，古谓之帻梁，故字书止有梁音。汝乃以偏傍读之，谬矣。”又吴江有廪生沈龛，顺治中江南督学御史岁试点名，不解龛字，乃破龛为两，呼云“合龙”。识字之难如此。王综以知县内升礼部，康熙三十二年出为江西督学道。今之司文柄者，其学问大抵然欤！

鱼　头

陈州环城皆水，水产佳鲫。康熙初，旗人张自用巡抚河南，陈州牧以鲫馈之，揭书“鲜鲫百头”。张甚骇愕，促召中军，以手折示之曰：“送鱼者皆称‘尾’，此独称‘头’，陈州牧由进士得官，当必有说。”中军曰：“职有知书之胥白谦，可令入对。”须臾谦至，跪而答曰：“小人常读《诗经》，有《在藻》之篇，其首章云：‘鱼在在藻，有颁其首。’其次章云：‘鱼在在藻，有莘其尾。’故鱼有称尾，亦有称首者。今州牧之称头而不称尾，正见其尊上之意。”张大惊喜，手扶谦起曰：“汝有此大学识，岂可屈居下役！汝即入我幕府，专掌书记可也。”自后事必谘谦，谦行则行，谦止则止，不逾年，拔为本省提塘，复改文职，以同知解秩归，俨然据开封搢绅之座矣。昔人有一字师，今之白谦其一字官乎！唐贾岛骑驴游东都，得“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之句，又欲用“敲”字改“推”字，沈思未定，不觉堕驴。适昌黎韩公舆从而出，遇于涂，岛以质公，公曰：“敲字佳矣”，岛起而下拜。宋范文正公撰《严子陵祠堂记》成，末句为“先生之德，山高水长”。李太伯在座曰：“公此文一出名世，只一字未安。”公曰：“何字？”李曰：“‘先生之德’不如以‘风’字代‘德’字。”公欣然从之。元萨天锡有诗《送笑隐住龙翔寺》，颈联云：“地湿厌闻天竺雨，月明来听景阳钟。”虞学士见之曰：“诗固好，但‘听’‘闻’字意重，唐人诗有‘林下老僧来看雨’，改作‘地湿厌看天竺雨’，音调更胜。”萨大服而去。皆所谓一字师也。

季氏之富

江南泰兴季氏，与山西平阳亢氏俱以富闻于天下。季自沧苇以御史回籍后，尤称豪侈，其居绕墙数里，中有复道周巡，健儿执铃柝者，共六十人，月粮以外，每夕犒高邮酒十甕，烧肉三十盘。康熙九年，霖雨连旬，恐霉气侵浼，命典衣者曝裘于庭，张而击之，紫貂、青狐、银鼠、金豹、舍利狲之属，脱毛积地，厚三寸许。家有女乐三部，悉称音姿妙选，阁晏宾筵，更番佐酒，珠冠象笏，绣袍锦靴，一妓之饰，千金具焉。及笄而后，散配僮仆与民家子，而娇憨之态，未能尽除。日至高舂，晨睡方起，即索饮人参、龙眼等汤，梳盥甫毕，已向午矣。制食必依精庖为之，乃始下箸。食后辄按牙歌曲或吹洞箫一阕，又复理晚妆，寻夜宴。故凡娶季家姬者，绝无声色之娱，但有伺候之烦，经营之瘁也。

溺妾入梦

山东单务孜，号秋厓，仲弟务嘉，皆举进士，同官于京师。秋厓有妾少而艾，甚见珍宠。居久之，请假归省，虑妾随舆而东，不免风尘之困，因买舟潞河，俾其母偕以行。甫出津门，狂飚骤发，舟覆而殁。秋厓抵家后，妾讣至矣，闻之不胜震悼。阅二载，复之京就补，道由德水，去州城尚数里而遥，西日已落，投宿村店。店主辞曰：“茅舍土床，固不足以求尊客，且小有不靖，恐惊从者耳。”维时道路昏黑，仆马饥倦，遂强而入宿焉。秋厓疑于店主之言，展转不能成寐，残灯在几，乍灭乍明，忽于东壁影出红绡一缕。顷之，又于红绡上叠现青绡一缕，宛似妇人衣带。未几湘裙垂地，玉颜半露，拥髻低徊，移步而前，则昔年沈水之妾也。欷歔而言曰：“妾荷君厚爱，不幸罹兹水厄，与君永绝。久俟于此，以求一见。行当再生君家，为君犹子。君亟入京，延僧于长寿寺，设水醮一昼夜。幸藉祈禳，庶免殇殀。”言讫，仍隐壁而去。秋厓如梦始寤，大呼有鬼。群仆燃炬四照，阒无所见。晓起蓐食。兼程入都。是时务嘉果于五日前举雄，与妾语适符。方妾之溺于津门也，求其尸，再宿乃得，锦靴未脱，金环在指，但两手坚握不展，展之则掌中各有黍米在焉。秋厓季弟孝廉务劭，尝与客道其握黍之异。

象声

都下有为象声之戏者，其人以尺木来，隔屏听之，一音乍发，众响渐臻。或为开市，则廛主启门，估人评物，街巷谈议，牙侩喧呶，至墟散而息。或为行围，则军帅号召，校卒传呼，弓鸣马嘶，鸟啼兽啸，至猎罢而止。自一声两声以及百千声，喧豗杂沓，四座神摇。忽闻尺木拍案，空堂寂如，展屏视之，一人一几而已。吴南邨先生尝言：古法之不传于今者有三，啸其一也。象声之戏，盖得啸之遗意而极于变者。今其人已没，而法亦不传。

白蕈散

明万历间，龙溪林茂废学溺赌，家产荡尽。适有表兄李姓者，经商广州，将往依焉，至羊城太平门访之。李去香山县贸易，不得遇。急欲觅香山渡，而心绪忙迫，闽粤语音不相通，遂误上肇庆渡。渡法：人给一牌，将抵埠，计牌收钱。同载六十五人，俱交牌与钱毕，及林则实无一钱，乃解衫为质，渡主怜而免之。迨于登岸，则肇庆府而非香山县也，益徬徨无措，仍以衫质食于店。闲游街市，仰见督院榜示："府中公子患病，有能治者与百金。"是时吴公元夫总制两粤，亦龙谿人，中年止生一子，甫弱冠而身染黄病，吐呕膨胀，不能饮食。两粤名医，延致殆遍，百治不效，故有此示。茂自度穷困已极，姑妄应之，以博一饱，不则谊属同乡，当无大咎，遂揭榜纸纳于怀。为守役所见，执茂赴辕，传鼓言其故，即命延入。吴坐中堂，茂憔悴蓝褛，蒲伏阶下。吴问："知医乎？"曰："知。"问其姓，曰："林。"问其居，曰："龙溪。"吴曰："同乡大姓也。"命起而与之坐。少顷左右扶公子出，面黄如金，而腹大于瓠，奄奄仅存一息。茂略作按脉状，漫曰："不难治也。"左右皆掩口笑。吴问："应用何药？"林复漫曰："此症非君臣佐使之剂所能愈，进一草方，当获神效。"吴赐以酒食，遣中军官与同骑而出，茂枵然已久，忽餍珍味，腹作痛几欲堕马，行至城外旷地，请停骑于此间觅草，实遗矢也。而于粪土中见鲜蕈一枝，色白肥大，采取入袖，告中军曰："仙草已得。"联辔还府，而日向夕矣。茂固不知白蕈之能疗疾也，聊藉以塞责，兼可晚餐耳。亟命煮汤进公子。是夜宿府中，展转不能成寐。明日天尚未晓，内传林先生甚急。茂惊惧不知所为，曳履而入。见公子坐床啜粥，魂魄始定。公子曰："昨饮汤更余，大吐浓痰一器，中有三红筋。析而细视，则血裹人发，纠缠成团。今自吐后，胸膈空洞思食，与无疾同。非先生其孰奏此再生之功！"未几，总制公亦至，再三称谢。茂意甚惝恍，惟唯唯逊让而已。留阅数日，设宴召茂，赠以冬夏之服一箧，黄金十笏，白金三百两，楼船甲士，送归龙溪。方茂之出制府也，潜往遗矢处，发白蕈之根，乃从败梳而生。盖梳能治发，梳发为蕈，以驱发瘕，宜得速效。茂因悟药理，还家后，遂习岐黄之术，而家日以饶。嗟乎，天下之人，中鲜实学，而盗虚声。享厚利者，独一林茂乎哉！

嗣姑化男

荆州马洋潭有黄姓者，朴老而鳏独，为乡塾师。一女名嗣姑，生有慧质，幼在塾随父读书，年十四，自绣白衣大士，悬之室中，礼供甚虔。一夕，忽梦大士呼而语之曰："汝父固乡里善人，数宜有子，其奈年老何！我欲以汝子之。"因遍抚其体，啖以红丸。甫下咽，觉有热气如火，从胸臆下达两股间。迷眩者七日，欻然而起，则已化为男子矣。先是翁以嗣姑许字同里谭姓，因往告以此异。谭怒诧其妄，鸣于官，质验果真，乃解婚。四方观者云集。康熙丙辰初夏，渭川孙静庵适过其地，亦造门请见，嗣姑冠履出迎，黛粉之痕未消，瑱犹在耳也。孙有句云："梦中变化真奇创，红颜忽作男儿相。卸却罗衫蝴蝶裙，博带宽衣相揖让。见人低首尚含羞，珠环小髻乌蛮样。"

名字前定

金文通公之俊，世居吴江之曹村。村分南北，如南北阮，南居者贫而勤学，北居者富而寡文。方公在娠时，其翁姥宿南村小楼，一夕忽有炮声，梦惊偕寤，闻空中语曰："今夕吉时，为汝家德儿上梁。"诘朝访之，则北村兴筑新宇，鼓乐升炮也。地极闳敞，制尤壮丽，广庭夹道，环以流泉，庶民之家，所未曾有。公生而弥月，太姥襁携外氏，舅问甥有乳名否，曰："未也，舅命之。"舅曰："观其形貌端纯，似有德者，可名德儿。"太姥忆空中语，心颇喜讶，然秘不告人。阅三十余载，公已贵，而北业渐替，以其居出鬻，太翁受之，今之端清堂是已。叹息数有前定，始与贺者言其事。公少时遇运乩者，询终身禄命，乩曰："汝岂凡人也耶！"故字"岂凡"。

饿饿

丁丑状元李蟠，字根大，书法不甚精楷，文思亦复迟涩。当廷试日，诸进士薄暮皆出，而蟠独留殿前，护军催督甚急。蟠泣告曰："毕生之业，在此一朝，幸毋相促，以成鄙人功名。"护军哂诺，直至四鼓，始获呈卷。上廉知之，以为苦心之士，拔置一甲一名。同榜探花，则慈溪姜宸英也。姜作五言戏赠云："望重彭城郡，名高进士科。仪容如绛勃，刀笔似萧何。木下还生子，虫边更着番。一般难学处，三十六饿饿。"蟠伟干虬髯，状似武人，其为诸生时，以刀笔闻，廷试怀面饼三十六枚，餐之至尽。饿饿，都下方言也。

双双

吴门有名妓蒋四娘者，小字双双，媚姿艳冶，儇态轻盈，琴精奕妙，复善谈谑。花月之筵，坐无双双，不足以罄客欢也。毘陵吕状元苍臣遇于席，一见倾悦，以千金买之，携至京师，扃置花市画楼，穷极珍绮，以资服馔，自谓玉堂金屋，称人间佳配。而双双以为琼盎芙蓉，雕笼鹦鹉，动而触隅，非意所适。顺治甲午除夕，共相饯岁，出两玉卮行酒。吕斟其旧者奉蒋曰："此我家

藏重器，为卿浮白。”蒋以新者自与，仍以旧者还吕曰：“君虽念旧，妾自怀新。”吕意怫然。明年放归吴门，双双构室南园，颇有卉木之胜。昆山徐生，其旧识也，泛扁舟访之，蒋留茗话。徐生曰：“四娘已作状元妇，何不令生状元儿，而重寻旧游耶？”双双曰：“人言嫁逐鸡犬，不若得富贵婿。我谓不然。譬如置铜山宝林于前，与之齐眉举案，悬玉带金鱼于侧，与之比肩偕老，既乏风流之趣，又鲜宴笑之欢，则富贵婿犹鸡犬也，又奚恋乎！尝忆从苍臣于都下时，泉石莫由怡目，丝竹无以娱心。每当深闺昼掩，长日如年，玉宇无尘，凉蟾照夜，徙倚曲栏之间，怅望广庭之内，寂寂跫音，忽焉肠断。此时若有一二才鬼，从空而坠，亦拥之为无价宝矣。人寿几何，难逢仙偶，非脱此苦海，今日安得与君坐对也？”徐生大笑而别。

泽民实事

《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为邦本计者，莫先于兴利除害，害不除，则利亦不能兴也。故出而在外，入而在内，凡有地方之责，其于民间疾苦，或因时陈告，或即事籲闻，其始相其可行而后为，其既期于必行而后止。议定一朝，泽流万姓，则言与人俱不朽矣。河南自闯贼蹂躏之后，田野半化污莱，天朝底定，荒者减其额税。惟灵宝一县，以许姓族大粮多，当事避嫌，未经豁免，虚粮二万，贻累日久。康熙十七年，江采白甫至其邑，夙夜筹画，三请于院司，竟得奏蠲，合境欢腾，江亦因之内擢。旧例顺天狱之罪犯军流者，必俟咨行各省佥妻到日，然后发遣。康熙四十年，钱再亭为京尹，请先掣定地方，押赴本省，领妻同解，则去者不致淹滞于囹圄，行者不致欺辱于道路，三便之奏，奉诏允行。又琉璃亮瓦二厂，旧例除官房富户外，小民计屋输租，而贫苦之氓，倒坏之舍，糊口未能，算缗何出，请悉贷之，于是岁免租四千三百有奇。当再亭在垣中时，建白俱切政要，而其尹京兆也，犹不忘民瘼，天下称之。江采白名蘩，汉阳人。钱再亭，名晋锡，太仓人。

于家琵琶

蒲州于孝廉有爱姬曰红桃，美容止，善谈谑，尤擅名琵琶。北地闺闱，多娴此技，而红桃纤指娇喉，拢弦叶曲，其调与众绝异，故才一发声，闻者即知为于琵琶也。崇祯末，闯寇所至蹂躏，河汾间罹祸尤酷。孝廉被执，闯帅将杀之。牛金星见其年韶质秀，且已登科，丐为子师而免。红桃亦于此散失，不知所往。孝廉从金星于军，数月后，馆之晋王府中，晋府初经兵燹，虽重楼叠阁，而栋折垣颓，金粉凋落，沼荒林败，竹柏倾欹。孝廉于最后之宫，置一榻焉，妖狐昼啸于庭，奇鬼宵窥于牖，诡形怪响，百态千声。孝廉斯时，虽偷息人间，实同冥域，而心念红桃，如醉如痴，一切可憎可怖之境，翻置度外矣。又逾一载，闯兵进逼京师，列营保定城北。序届残冬，云间霰集。孝廉与牛子共一行帐，薄暮雪下愈密。二鼓初报。孝廉启帐小遗，四望皎然，隐隐闻琵琶声，触其夙好，遂跣足踏雪潜行求之。越数十行帐，独一帐有灯，声从帐出，俯而谛听，是耳所素熟者，大恸一声，身仆深雪不能起。帐中人疑其奸细，捆缚入帐，识为金星西席，乃释而询其故。孝廉曰：“家有小姬，素善琵琶，兵间散去，已逾二载，愿见之私，虽寐不忘。今宵万籁俱寂，清调远闻，恍出吾姬之手，不胜悲痛，于触麾下，疏狂之咎，尚期宥之。”帐中人亦豪者，慨焉出姬相见，果红桃也。乃复行酒列炙，俾孝廉与姬欢饮达旦。明日言于金星，以红桃归孝廉，仍遣二骑送回蒲州。孝廉入本朝，以扬州通判终。

夜光

蓝田幕客瞿修龄言：于康熙三十年四月阴晦之夕，从其主人勘地至一山间，时方二更，豁然天曙，红光浮岭，朗照林谷，行三四里许，仍复昏黑。昔于頔在海南时，三更忽晓，如日初出，移时复暗，是夜海中大金鳌浮出有光，照耀天地，遍岭南悉见，乃知是鳌所为。秦地去海万里，何由得光？盖深山大泽，俱有龙蛇之属，不第金鳌有光也。

豹仙

徐州李蟠以文望雄于乡，跌宕自喜。其家去州城一二里，有赵翁者，所居之村与李村相望，晨夕往来无间也。赵翁颇饶于赀，小筑数十楹，外周以垣，中分两院而空其半，栏槛曲折，花木幽深。忽一日，有美髯老人从空屋中曳杖而出，自号“豹仙”，颜如童孺，衣冠甚古，长揖赵翁，偕入其室，则屏帏之丽，几案之精，皆非素有。翁顾视骇愕，豹仙曰：“老夫生无氏族，居无井里，所至之地，安即为乡。昨从天目、天台渡江而北，遍访幽栖，曾无惬意。适见君有间馆，绝远嚣尘，暂顿妾婢于此，当图留珠之报，用酬割宅之恩，幸无讶也。”言未既，美姬渐次出见，焚香于炉，瀹茗于碗，更侍递进，光艳照座。豹仙笑指诸姬曰：“此皆老夫养生之具矣。”赵翁告退，念其礼意既殷，谈论复雅，顿忘怪异，转与亲昵，暇则辄相过从。豹仙自言得道汉时，市朝屡变，转瞬间不觉千有余岁。赖有狐氏八仙，从侍巾栉。红粉四班，命曰“阴猎”，逾月则遣一班于三百里外媚人取精，挹彼注兹，合同而化，运之以气，葆之以神，延生之术，实由于此。赵翁度其必能前知，因叩以吉凶祸福，无不奇中。惊传乡曲，咸以真仙奉之。蟠独不信，一夕痛饮极醉，直造豹所，大呼“妖兽”数其惑众之罪。豹则蚤已避去，其室阒如，而蟠仍毒詈不止也。赵翁隔院闻其声，亟往谆劝，令仆夫乘月扶归。明日豹仙复见，赵翁曰：“吾友无状，深获罪于老仙。醉人当恕，幸无较焉。”豹仙曰：“此君天禄甚高，老夫辈法当退避。计其年满三十，当魁天下，四十六岁，位至三公。但其生平有二隐事，实伤阴德，致干天罚。且性近鬼躁，功名虽显，不免淹阻，或至迁谪。若老夫则迹本萍浮，呼当马应，既被遣驱，无庸留滞矣。”辞别出门。有顷过觇其居，鸟语在檐，落红满地，依然一空院也。他日赵以二

隐事询李，李嘿而不悦，似有悔咎之色。康熙丁丑，蟠果状元及第，寻以事去官。

猿风鹰火

天津徐纬真素嗜方技，纵酒落魄。康熙初，偶有江淮之行，道经山东古庙，忽闻庙中大呼："徐纬真救我！"乃解鞍小憩，又闻呼之如前。入庙遍视，并无一人，唯有一大铁钟覆地，语出钟内。徐问曰："汝是何怪，而作人语，且呼我望救耶?"钟内语曰："上古猿公，黄石老曾从学剑，我即其裔也。以剑术之疏，误伤良善，蒙上帝谴责，囚此钟已百有余年。今限满当出，幸君开之。"徐曰："我无千钧之力，岂能独发此钟？"钟内语曰："不劳君手发也，君但去钟上十二字，我即出矣。"钟体泥封，篆文苔绣，取石敲磨，有顷立尽。钟内语曰："可矣。然须速走，稍迟半刻，不无于君有害。"徐遂跨驴疾行二三里，回望来处，云霾风暴，响若山崩，遥见大白猿从空飞堕，叩首驴前，倏忽不见。徐生南游半载，仍还都下，天街夜静，明月满户，闻剥啄声甚急。启户纳之，则年少书生，仪容妍雅，再拜 称谢，而曰："余济南之钟囚也，赖君拯拔之恩，得超沈沦之厄。上帝赦其夙愆，仍还仙秩。感君厚德，没齿弗谖。念君志切鼎鑪，学求图纬，今于天府琼笈，窃得道书三卷授君，以申环珠之报。必于一夕篝灯毕抄，慎毋缓也。"出书置几，匆匆辞别。徐生展阅第一卷，其文如《论语》、《孝经》，曰："平平无奇耳。"展阅第二卷，其文如《阴符》、《鸿烈》，曰："此亦不足习也。"展阅第三卷，其皆文言吐火吞刀之秘，徵风召雨之奇，乃大喜曰："我所求者，正在于是。"遂亟录之。天甫向晓，而少年已至，窥徐意在末帙，色若不怿者。叹曰："我所以报公者，岂谓是乎？第一卷具帝王之略，第二卷成将相之才，第三卷术数之书耳，用之而善，仅以修业，用而不善，适以戕生。然缘止于此，当可奈何！"言未既，人与书俱失矣。徐原籍山阴，自获书后，尝以其术试于故乡。或捉月于怀，悬之暗室；或捏雷于掌，放之晴霄，以法为戏，取薄酬而资旅食。一日饮酒大醉，时值炎暑，袒而坐于门，适凉飔骤起，向空书符，招之入袖，良久不放。怒触风伯，于袖中大吼 ，破袖而出，雷火继之，肤发焦枯，随以致毙。又康熙庚申，高州大旱，有琼山诸生黄宾臣者，自言得奇门真传。有司往请之，宾臣结坛观山寺，披发仗剑，以目视日，竟昼不下一睫，天果微雨。诘朝烈日如故，有司诮其左道无验，宾臣于是由观山迁坛于发祥寺，登浮图第四层，上下左右，悉封以符，谓观者曰："明午必雨，但从东南来，则吉，否则当有性命之忧。"因作书与家人诀。明日未时，烈日中狂风大作，宾臣谓其仆曰："雨从西北来，不祥。尔当速去！"其仆甫下塔，霹雳一声，雨如注，有老人见一麻鹰口含火丸，从塔顶飞入，霹雳再震，宾臣颠仆塔外，右臂一孔如针，血涔涔流不已而死。此皆素无修道之真，妄习亵天之术，宜其干神怒，遭冥诛也。

东坡亭

昔苏公子瞻在惠州时，结亭白鹤峰上，今名东坡亭，面临东江，而附州之归善县城，适当其前。自有亭以来，城墙颓坠，广四五尺许，屡筑屡圮，久不修治。康熙三十四年，县令林宸书决计完之。士人以为东坡胜迹，应仍其旧，林不以为然。卜吉鸠工，以蠓灰累石，备加坚巩，月余又复崩陷如故。盖苏公之神栖游于此，不欲障其眺望也。亭之左右，有水二泓，一曰"朱池"，一曰"墨沼"，燃烛亭内，虽风狂雨暴，其焰不熄不摇。

奇　嗜

南海孝廉李杺，字倩为，性嗜腌鸭尾，每膳必需。家人以全鸭进者，则割尾而弃其余。亲友设宴，以为亵而不供，则怫然谢去，虽珍错盈前，不肯下箸。佛山镇有一豪家，筵宴不时，烹饪狼籍，其用腌鸭，日以数十计，恶其尾羶，未下釜时，即命家人刲投墙处。倩为闻而叹曰："委明珠于粪壤，抵尺璧于污泥，天下有拂人之性如此伧父哉！世不实宝，我不忍其弃于地也。"遂徙居与豪家结邻，日享其腌尾焉。粤中荔枝，必俟五六月红熟，方以甘鲜擅名，非其候则攒眉蹙口，不可下咽。倩为独嗜纯青者，蘸以香山盐蝦医，一啖百枚。尝曰："人间至味，无逾于是，惜不能与腌鸭尾日夕慰我馋耳。"蔗霜米饴，皆所深嫉。其令河内时，见民有姓唐者，以其音之似糖也，辄怒目曰："万姓谱中何一不可姓，而必姓此乎！"遇有罪者必倍其笞。

两　梦

尚栎山名崇乾，其先番禺人，本姓蔡，鼎革后，尚藩立为嗣，因冒姓尚，自言："藩生之有文名者，唯余与盛某相埒。"壬子秋闱试后，盛某之弟，梦一贵人乌帽绛袍，鼓吹登堂，指挥胥役，上文魁匾额。诘旦，告其母与嫂，同是梦也。后二日，复梦前贵人到门，除去匾额，付年少头陀，投匾于水，头陀坐其上，荡漾而去。旦又告其母与嫂，梦亦如一。及榜发，栎山获荐，而盛某被斥。访之房考官，乃知盛某七艺已入彀，因二场表语不合，以栎山卷易之。栎山又言："彻棘之晨，梦过荒寺，恍若旧游，因于佛前嘿祷，心期获隽。展拜间，闻有'自然祐尔'之语，出金刚口中。再登后殿，见一人手敲桐鱼，坐而诵经，余侧窥之，亦头陀也，貌与余酷似。未几，喧呶聒耳，懜然惊寤，则报捷者在门矣。"尝观人世之事，变态万端，悉如梦幻，科名特其一耳。有梦而失之者，有梦而得之者，是又梦中之梦也。盛子失意后，不久徂谢。栎山由县令起家，生有象贤，文誉显著，此亦头陀之善梦者哉。

红衣土偶

京师刘光廷，有枣 园在东直门外，其实长白甘脆，称为佳果。熟时园丁晨起看视，逾夕辄减，而莫测其故，走告光廷。光廷曰："此必有窃者，汝特守之不密耳。"遂自往诣园，恰值月夜，持桃棓伺于树隐。至四更后，见有红衣女子从墙外飞入，不假攀援，不惧钩刺，往来轻捷，甚于猿鸟，摘其肥而熟者，即纳口中。光廷植

棓大喝，红衣者飘瞥飚去。光廷开门迹之，经三四里，天色已明，红衣者至一土地祠而隐。光廷入祠追索，诸土偶积埃盈寸，唯右侧红衫侍女，露首如沐。光廷怒视曰："汝是窃我枣者。"举棓奋击，破其像，获腹枣斗许而归。

相墓四大惑

人之生也，有耳目可以视听，有手足可以持行，尚不能精攻文以取贵，善治产以致富，信堪与家言，求诸冥冥之朽骨，茫茫之顽土，谓富贵当安坐而致，一大惑也。相墓之书曰："前有洿池，后有丘陵，东有流水，西有长道，谓之正穴。"然岩居者绝少围潴，泽居者难求崇阜，居在山水之间，又安能恰兼四者有之？而必曰"此为正穴"，一大惑也。陈魏公俊卿父墓在莆田南寺之侧，本一富民葬处也，葬后二十年间，其子若孙无不病目，多至失明。有术人语之曰："此害由墓而起，当急徙之。"富民子大惧，即别卜改窆，而故穴为俊卿所得。富民病者愈，而俊卿官至右仆射，封魏国公。柯四者，甫田之小民也。有一山人善相地，为富家卜葬，夜卧于穴，土神呵之曰："此柯状元祖穴，奈何犯之，可速迁免祸。"明旦以告主人，其家遂别葬。然郡中大族，并无柯氏。他日山人假坐米肆，肆主姓柯，问家有葬者否，曰："我父枯骨，尚在浅土。"遂以地言于柯，移父骨瘗于其中。生子曰潜，景泰辛未及第，仕至翰林侍读。然则宅兆之吉，若有所待，苟非其人，不容妄冀。乃祖父之殁，辄延地师，遍求善地，一大惑也。古今称地师之神者，晋有郭景纯，宋有张鬼灵。然景纯自知命尽，而不能逃于刑诛；鬼灵自知数促，而不能免于夭折。况其术万不如景纯、鬼灵，而欲为他人祛祸就福，避凶趋吉，有是理乎？一大惑也。

树　怪

石涛和尚以前朝宗室，遁迹桑门，结茅于徽之黄山。岁暮雨雪，与一二禅侣围火庵内。更定以后，突见一人排户直入，其形甚钜，蓝发紫面，张口若箕，亦于罏旁踞坐。诸禅侣惊愕散匿，石涛凝然不动，徐举铁火箸夹一红炭置其口中，其人衔炭箸负痛疾趋而去。阅三日，雪霁，石涛携筇出游，离庵里许，见路侧核桃树，槎枒如人，树本上有横坎，广七八寸，铁箸与炭在焉。乃知前宵之排户者，即此怪也，遂命僮斫而薪之。石涛道行超峻，妙绘绝伦，太仓王麓台谓："海内丹青家，不能尽识，而大江以南，当推石涛第一，余与石谷，皆所未逮。"

还　金

顺治十年三月，龙溪老农黄中与其子小三操一小船，往漳州东门买粪，泊船浦头，浦傍厕粪，黄所买也。父子饭毕，入厕担粪，见遗有腰袱一具，携以回船，解袱而观，内有白金六封。黄谓其子曰："此必上厕人所失者。富贵之人，必不亲自腰缠；若贫困之人，则此银即性命所系，安可妄取？我当待其人而还之。"小三大以为迂，争之不听，幸幸径回龙溪。黄以袱藏船尾，约篙坐待。良久，遥见一人狂奔而走，入厕周视，徬徨号恸，情状惨迫。黄呼问故，其人曰："我父为山贼妄指，现系州狱。昨造谒贵绅达情，州守许以百二十金为酬。今鬻田宅，丐亲友，止得其半。待州守许父保释，然后拮据全馈，事乃得解，故以银袱缠腰入州。因急欲如厕，解袱置板，心焦意乱，结衣而出，竟失此银。我死不足惜，何以救我父之死乎！言讫，泪如雨下。黄细询银数与袱色俱符，慰之曰："银固在也，我待子久矣。"挈而授之，封完如故。其人惊喜过望，留一封谢黄。黄曰："使我有贪心，宁肯辞六受一？"挥手使去。是时船粪将满，而子久不至，遂独自刺船归。行至中途，风雨骤作，舣棹荒村之侧。村岸为雨所冲洗，轰然而崩，露见一甕，锡灌其口。黄亦不知中有何物，但念取此可为储米器，然重不能胜，力举乃得至船。须臾雨霁风和，月悬柳外，数声欸乃，夜半抵家。小三以前事告母，两相怨詈，黄归扣户，皆不肯应。黄因诳云："我有宝甕在船，汝可出共举之。"子母惊起趋船，月光射甕头如雪，手舁而上，凿锡倾甕，果皆白镪，约有千金，黄愕然悟蕉鹿之非梦矣。黄之邻止隔苇墙，卧听黄夫妇切切私语甚悉，明日以擅发私藏首于官。龙溪宰执黄庭讯，黄一无所讳，直陈还银获银之由，宰曰："为善者食其报，此天赐也，岂他人所得而问乎？"笞邻释黄，由是迁家入城，遂终享焉。

红娘子

陆云士之宰江阴也，汤西崖以孝廉来游，有情必达，他则不然，群客交妒西崖。云士曰："公等无多言也，公试观天下有几西崖乎？"是时西崖甫逾弱冠，颜美如玉，而词笔媚秀，所至倾坐。邑有妓号红娘子者，已在杜秋之年矣，西崖悦其妍媚，比于啖蔗之甘，客装所蓄，尽散罏头而去。阅岁西崖登第入翰院，遣人致书云士，云士大喜，以为汤君心念旧交，不以云泥有间也。发其缄，寒暄外，唯惓惓问红娘子无恙，且言："红有假子，颇能文，已令采芹于泮否？"绝不及畴昔礼遇之雅。云士大怒，裂书投地，作长牍谩语复之。余闻云士盛有男宠，老而艰嗣，畜爱童字鹤书者为子，委以邑政，因致夺秩。云士家于杭，杭人称云士为"子梅妻鹤"。则云士亦不得专以昵红咎西崖也。

少陵骨

至元十年，乔中山以东漕掾出使延安，道经鄜州，土人传有少陵枯骨在石中者，因往观之。石树州市道傍，色青质坚，人骨一具，趺坐于内，与石俱化而状若生成。按《唐书·文苑传》：甫携家避乱荆楚，寓居耒阳，永泰二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年五十九。其子宗武流落江湘，不久亦殁。元和中，宗武子嗣业自耒阳迁甫之柩，归葬于偃师县西北首阳山之前。则少陵枯骨。应在首阳，何由而见于鄜地乎？"今夜鄜州月，闺中只

独看”，此少陵寄家鄜州，在长安忆其儿女之诗，亦不久居于鄜也。乃后之好事者，因拾遗官号，而讹改妇人之妆；因偶寓鄜州，而妄指石函之骨。少陵身已逝矣，而犹不免为名累也如此哉！

十力前知

十力禅师者，空隐和尚之上座也。十公能诗，工八分书，为人慷慨有才略。少时久游西北边关及滇黔秦蜀，多识天下豪杰，与曹文诏、虎大威两总戎交厚。年五十，始皈依空隐，出家匡庐。崇祯辛巳，从空隐说法于广州光孝寺，与二樵薛起蛟同乡旧识，梵修之暇，辄抵掌谈四方兵将强弱与险要塞阨处，娓娓不倦。密语二樵曰：“汝辈经生，不知兴废大势，尚搦管咿唔何为者？”二樵因叩其兴废之由。曰：“朋党乱于朝，盗贼乱于野，大事去矣，不久且将革命。”二樵问：“闯李连营十八，大者十万，小者不下四五万，已破豫楚，复据秦晋，意欲窥伺神京，朝中贵臣，多有为其心腹者，草野之民，忧之久矣。代兴者岂即此寇耶？”曰：“非也。天降祸乱，以致闯贼披猖。然中国之民，不过与中国之君相终始。日月既没，虽有爝火，尚不能以微光自存，矧兹腐草之萤哉！”二樵曰：“然则谁得之？”曰：“有天命者得之，老僧不及见矣，汝等行当自知，毋多言。”癸未八月，十公坐化于罗浮。次年甲申，怀宗殉国，弘光偏安江左，不久亦亡，而本朝太祖以天命建元，其言悉验。

小座师

潘稼堂素与南州交好。康熙乙卯，徐太史果亭典试浙江，偕潘入闱。潘得许汝龙卷，极赏其后场五策，亟称于太史，因此人彀 。撤棘后，许谒徐，并见潘于武林行馆，尊为小座师。己未，潘以布衣应诏，授翰林院检讨。康熙壬戌，分校礼闱，许卷仍以潘荐成进士，遂为真座师矣。汝龙改名汝霖，今官至礼部侍郎。

岳家神兵

余家吴江之北麻村，居濒麻湖。康熙四十一年四月晦夕，遥见燎火遍野，列如繁星，穿林登陇，其行甚速，钲炮喧震，而绝无人声。湖内之舟，舳舻相接，桅灯高入天际，其灯皆书“岳府”二字。村人举家出走，惊以为盗。久之乃灭。及晓访之，远地百里内，无不有此，咸以为忠武神兵，道经吾邑也。

卷四 物觚

行在贡献

岁当夏秋之交，上尝巡幸口外。康熙四十年七月，驾至索尔哈济，有喇里达番头人，进彩鹞一架，青翅蝴蝶一双。上问：“此二物产于何地？”头人回奏：“生穹谷山中，鹞能擒虎，蝶能捕鸟。”天颜大喜，赐以金而遣之。又驻跸郭哈密图七立，有索和诺蛇哈密献麟草一方，奏云：“此草产于鸣鹿山雷风岭，自利用元年至今止结数枚，必俟千月乃成，非遇圣朝，不易呈瑞。”

画　水

我邑盛泽镇，牙侩所集，然往往有畸人才士挺生其间。自卜舜年、汤三俊后，三俊之孙豹处，号雨七，沈思好古，散其素封之业，遍购法书名画，日夕摩玩，故所作行草，得枝山笔意，而画尤入神。尝以为古今绘事，唯于林岩楼阁花鸟求工，至若写无形而为有形，写无声而似有声，则未能也。乃独创意绘水，余家藏有百幅，灵幻恢奇，殆难名状。其题为“严滩急濑”、“盘谷回泉”、“习池影月”、“桃源落英”，则往哲栖隐之水也。其题为“雁荡飞泉”、“匡庐瀑布”、“三峡惊湍”、“五湖夕照”，则胜地垂名之水也。其题为“晓月乘潮”、“晚虹收雨”、“风卷寒漪”、“烟含秋浸”，则晴雨朝昏之水也。其题为“炎浦蒸霞”、“寒溪飞雪”、“秋水驾浦”、“夏淙盈谷”，则水之寓景于四时也。其题为“暖沙卧鸳”、“芳洲飞蝶”、“萍渚繁英”、“海滨群介”，而水之假形于百物也。若夫曲渚平川，长波郁浪，触其溯拜，忽若撼城，引其沦涟，辄欲放艇，临其潋滟，花月迷江，遡其潆洄，云烟涌壑，而水之变态极矣。余族兄素庵雅擅丹青，见而惊叹曰：“此旷世仙笔也，人间画师皆凡品耳。”雨七体貌清瘦，挥毫余暇，复耽长生之学，饵石茹丹，年未五旬，呕血而卒。

白　蚬

广州海中有白蚬塘，长三百余里，皆产白蚬。二三月南风起，雾气蔽空，辄有白蚬，微细如尘，飞落海水，秋长冬肥，贫者买以代蔬。前朝何公经以副都御史罢官家居，偶思食蚬，适蚬过其门，探囊无钱。夫人曰：“何不书清字售之？”公笑而止。

吐火兽

上虞顾族聚居西华村，去海不远。康熙二十九年八月，顾氏子偶与客登楼南望，遥见晴空有青色龙飞逐怪兽。其兽遍体纯赤，状如巨狗。青龙扑舞而前，此兽吐火迎斗，龙喷雪花拒之，奋爪张鳞，火腾雪绕，盘旋久之，俱入于海。

物尤命

盐官朱子薄游西山，见五色蝴蝶毙于崖间，抔土覆之，曰“蝴蝶塚”，吊之以辞，悯其文而不永于年也。苕中吴太守，有饷水禽者，见鸳鸯一双，义不忍食，命童子瘗于岘山之阴，自为文祭之，立碑明霞亭侧，曰“鸳鸯碑”，怜其文而偕罹于祸也。呜呼，文章尤命，独人乎哉？物亦有之。

狨

狨生东粤山中，柔毛，善缘木，陆佃曰尾作金色，俗谓金线狨。杨亿《谈苑》曰：“大小类猿，长尾绝自爱，尾

中毒矣，即自啮断。未闻其以猕猴为食也。余阅南海陈恭尹《狨赋》而甚怪之，因录以补《博物》所未备。赋曰："猛虎之搏，健走可避；鹰鹯之击，伏者不挚。狡兔畏虞，三窟入地；维猴与狨，若见大吏。唇战爪缩，相泣而跪；狨呼猴前，膝行蒲伏。伸手探囊，扪胸抵脊，验其腰腹，孰肥孰瘠。瘠者遣去，肥者戴石。使其湔洗，使自拔毛，须臾之间，饫彼贪饕。瘠猴得免，各归其所，聚族相戒，嗷嗃尔汝。有介葛卢，颇闻其语。猴之言曰：榛栗之林，楂梨橘枣，上干层云，危柯夭矫。棘蓬未剖，青柎未老，彼肥轻捷，独得先饱。空山断蹊，无乡之社，鬼啸儿嗥，以恐行者，连臂上屋，搴门掷瓦。彼肥便巧，欺童虐寡。白昼大都，聚人索钱，操刀学割，屡舞跹跹。彼肥颜厚，沐而衣冠。吾闻福始，是曰祸先，果为狨饱，更被恶言。谓汝不臧，饮水刮肠；谓汝不洁，倮濯于江。故曰足可跃，陷于机，翮可奋，弋于丝，坐客辨肴，大胾先之，方今之时，慎哉勿肥。此之谓也。"恭尹此赋，岂目击狨之为状而著之于词欤？抑有见于同类者之择肥而食，故假狨以况之？而多方以致肥之猴，亦其所自取欤！或曰：宋文武二品以上用狨坐，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大吏之喻，寄慨深矣。

孝 牛

江西德安县有王甲李乙同至南郭门外，是日牛集，李谓王曰："集有母牛而孕者，买之，是费一牛价而获二牛也。"王然之，遂买以归，不数月果产一犊。又逾年，而犊且角矣。李复谓王曰："母牛有子，则母之价已偿。今其母老，无能于田事，不如杀而鬻其肉，既增一健牛之用，复省一疲牛之食，不两得乎？"王又然之，烹而置之衢，收其值与初市 之价等。犊自失母后，垂泪不止，每出耕，遇李辄怒目视。一日，乡人散牧于野，犊亦在焉，李偶经其地，犊从山蹊间突出触李仰仆，更以角刺其腹，腹溃而死。乙子讼甲于官，王之耕业尽废，而孝牛之名于是乎著。康熙二十三年，玉樵子适在湖口，闻而叹曰："五常之理，赋于人而不及于物，是以万物之生，唯人为贵。然观于往籍，有义犬矣，能御害也；有义虎矣，能酬恩也；有义骗矣，能助勇也。若夫牛则庞然蠢然，尤物之顽钝无知者，而乃以孝称。呜呼，彼人也，而背亲忘雠，其尚得靦颜而襟裾于世耶！"

白 蚁

粤处天下之南，地以阳胜，而为害于粤者三，皆阴类也。一、山水多盗，一、墙屋多鼠，一、果木多蚁。蚁之属，唯白蚁无所不蚀，其害尤甚。康熙辛巳，粤东藩库交盘，每箱贮银以千计，独一箱少十二两，或洞其腹，或陷其边，则白蚁据为银窝矣。

粤之猫

鼠之横，无过于粤，而猫之昏庸猥惰，亦无过于粤，盖其地使然，非尽物之咎也。尝读高太史启《乞猫》诗云："鼠类固甚繁，家有偏狡狯。厥质亦陋微，朋聚工造怪。舞庭欲呈妖，凭社期免败。馋同善饭颇，暴比横行哙。仓偷自诧肥，穴窜宁辞隘。唯思淮南举，不悟河东戒。嗟余守穷僻，有屋如敝廨。公然肆相欺，远告来别界。嘐嘐鸣龛频，窣窣缘幙快。伺暗忌灯然，闻腥喜餐餲。空床印凝尘，高壁陨堕块。核遗椠果亡，汁覆罂韭坏。轰霆骇怒斗，急雨疑流嘬。书残费补装，裀涴烦烘晒。人厕客惊吁，守舍奴忧诫。岂无老乌圆，昔壮今何惫。不修司捕职，垂头象痞聩。难求许迈符，莫具张汤械。寻蹊谩设机，熏隧徒吹铺。遂令不眠人，中夜长抑噫。君家产衔蝉，许赠不以卖。愿得纵驱擒，净若刈菅蒯。尽杀岂匪仁，去害容少懈！高枕幸无苦，君惠当再拜。"薛文清瑄《猫说》云："余家苦鼠暴，乞得一猫，形魁然大，爪牙锯且利，私计鼠暴当不复患矣。以未驯，维絷之，群鼠闻其声，窥其形，类有能者，屏不敢出穴者月余日。既而以其驯也，解其维絷，适睹出壳鸡雏，鸣啾啾焉，遽起捕之，比逐得，已下咽矣。家人欲执而击之。余曰："毋庸，物之有能者必有病，噬鸡是其病也，独无捕鼠之能乎？"遂释之。已而伈伈泯泯，饥哺饱嬉，一无所为。群鼠复潜视，以为彼将匿形致己也，犹屏伏不敢出。既而鼠窥之益熟，觉其无他异，遂历穴相告云："彼无为也。"遂偕其类，复出为暴如故。余方怪甚，然复有鸡雏过堂下者，又亟往捕之而走，追则啮者过半矣。余之家人执而至前，数之曰：'天之生材不齐，有能者必有病，舍其病，犹可用其能也。今汝无捕鼠之能，而有噬鸡之病，真天下之弃材也哉！'遂笞而放之。"观于高与薛之词，则猫之衣钵相授，固以此擅能于天下，又不仅在粤矣。

蜂君臣

汝南张生善养蜂，生之言曰："养蜂必先治室，治室必于爽垲向阳之地，上而林木不得翳，下而虫蚁不得侵。室以板为之，背穹而旁杀，四周加以墼茨，前后多穿小隙，为出入之门。蜂王大如人指，首黑腰长，其集有常处曰蜂台。王以下有蜂相、蜂将，将相各率其属以朝于王曰蜂衙。侍王之侧为蜂博士，其数十八，寒则拥翅以燠之，热则鼓翅以凉之。博士与将相皆享蜜俸，不采花。采花之蜂，得梅与桂者倍其粮，惰则刺而舁投室外矣。蜂王之子岁一生，两王不得并立，老王居室，则稚王分封而出；稚王居室，则老王逊位而出。其出也有从，其送也有使，从者一去不返，使者送至其所，则仍归也。王之出，或栖屋瓦，或栖树枝，群蜂列队伍以为环卫。若其所从之王，须翼有缺，飞息无常，则群蜂散而他往。故累日不散者，良蜂也，养蜂之家，遂收而别为室以居之。"余因叹蜂有君臣之礼，信然。嘉靖初，杨公一清致政归，游北固山，见群蜂拥蜂王而出，遇鸷鸟攫蜂王杀之，群蜂环守不去，数日俱毙，杨公命家僮瘗焉，而为文以祭，谓之"义蜂"。此与海岛五百人从死田横何异？又岂得以寻常之君臣同类而并视哉！

石 长

扬州江郢上家中庭有石，苔藓乍开，茧栗徐涌，察

而视之，日有加焉，郢上名为瑞石。有赋之者曰："如人累善，惟不觉而常增；似物迎年，非有培而自益。"雉城钱霏玉未显时，其父墓在吴兴，地极褊小，棺后有石如笋，止高尺许。霏玉官日尊，石亦渐长。至山东巡抚罢归，是石高已八尺，亦可谓瑞石矣。

挲画

王秋山工为挲画，凡人物、楼台、山水、花木，俱于纸上用指甲及细针挲出，较纸高止分许，大劈小衬，吮粉研硃，设色浓淡，布境浅深，无不一一法古名绘，其技绝神，无有能传之者。红豆词人赋《沁园春》赠之曰："天壤王郎，具天下才，而巧若斯。向边生腕里，撇开彩笔；薛娘针下，碎襞灵丝。缀就成春，呼来欲活，展卷同惊未有奇。真奇也，比千秋图画，高一分儿。　相逢别具襟期，看湖海风流一笑时。爱谈兵席上，公髯如戟；衔觞烛底，人醉如泥。技至此乎，谁为是者？长啸翻疑不是伊。何疑尔，疑红窗金剪，另有蛾眉。"

奇觚

长兴朱羲人，好古之士也，筑一精室，名"鸠柴"，列于室者，酒筹、韵叶、茗碗、食箸，多取诸竹木自然之质。其最异为瘿觚。觚之属凡十具：一曰西母觞，合之则一巨桃，分之二桃而殊形也；一曰醉绿天，形肖蕉；一曰高士觚，形肖梧；其次曰古锦囊，曰洞庭波，曰鉴湖冠，曰鲸涛，曰露珠明，曰一卷书。参差轮囷，名肖其形，用以觞客，洵称奇器。其室名亦质而新。

塔影

松江城内旧有四塔：曰普照，曰延恩，曰超果，曰兴圣。夏监运家在四塔之东，而小室内有一塔影，长五尺许，倒悬于西壁上，不知何来。昆山徐大司寇宅亦在城内，宅后新筑憺园，园中楼榭参差，桂竹蓊荟，屏蔽重重。又去山尚五六里，而山上塔影，乃于园西偏小池见之，藻波峰石间，宛然小浮图在焉，因即池上构轩曰塔影轩。其园中之他池与他园之池则无此，皆理之不可晓者。

谄虎

山东莱州戈二者，村野人也，依山而居。一日采薪荒冈，腥风乍起，转盼间遇一斑斓猛虎，惧而伏地。虎以唇含其颈，竟不啮噬，衔二衣领，逾岭两重，置于山沟。沟中落叶积四五尺，虎以足开叶，藏二于内，仍以叶覆，眈视良久而逝。二度虎去已远，从叶出，四望沟旁，适有大树，亟援以上，隐身高枝。缚薪之绳，犹在腰也，更解绳自缚于树，使不易堕。遥见前虎背负一兽。遍体斑文，状亦类虎，而马头独角，负之矩步缓行，若舆卒之舁贵人者。渐近叶沟下而坐之，将献二以供其饱。忽失二所在，惊惶战栗，屈足前跪，兽怒以角触虎额去，虎脑溃而死。二乃下树脱归。按兽属有名六駮者，如马，黑尾，一角，锯齿，能食虎豹，戈二所见，殆所谓六駮者欤？夫戈二之为虎攫也，虎欲以二享駮也，全其肤骨而不敢伤，密其皮藏而不使出，于是俯身为舆，画沟为俎，以餍其欲，虎之谄駮，可谓至矣。而莫赏其劳，反责其诈，卒之凶名扬而膻体裂，行谄不效，乃以致败。天下之得失，固有出于意外者乎。

桃核舫

姑苏金老，貌甚朴而有刻棘镂尘之巧，其最异者，用桃核一枚，雕为东坡游舫。舫之形上穹下坦，前舒后奋，中则方仓，四围左右，各有花纹。短窗二，可能开阖。启窗而观：一几，三椅，巾袍而多髯者为东坡；坐而倚窗外望，禅衣冠坐对东坡而俯于几者为佛印师；几上纵横列三十二牌，若欲搜抹者然；少年隅坐，横洞箫而吹者，则相从之客也。舫首童子一，旁置茶铛，童子平头短襦，右手执扇，伛而飏火。舫尾老翁，椎髻芒鞋，邪立摇橹。外而柁篙篷缆之属，无不具也。舷槛檐幕之形，无不周也。细测其体，大不过两指甲耳。康熙三十七年春，江南巡抚宋公家藏一器，左侧窗败，无有能修治者，闻金老名，赠银十饼，使完之。金老曰："此亦我手制也。世间同我目力，同我心思，然思巧而气不静，气静而神不完，与无巧同。我有四子，唯行三者稍传我法，而未得其精，况他人乎！"

大甑湾

东安、西宁与罗定州三接壤之间，群山盘郁，瑶僮屯聚。前朝陈伦进兵开复，即于其地设立墟场。墟上建一社坛，坛前小河，汇而为潭，潭广亩许，水深窅不可测，名大甑湾。环墟二十余村，每岁二八月丁后一日，各村长幼咸集，约二百余人赴社。其将祭也，潭内必有大锅浮出水面，取以炊米烹肉，不溢不漏。祭毕合饮，则人人足给。仍以其锅还潭，锅自沉潭底。及届祭期，锅复浮出，岁岁皆然，大甑之名所由昉矣。墟有碑记之。

味圣

味之圣者，有水族之河鲀，有林族之荔枝，有山族之玉面貍。比诸佳人，西子以浣纱始，以泛扁舟终，盖其性乐水，而一入吴宫，便能亡国；河鲀于桃花春涨时，盛鬻于吴市，偶中其毒，或至杀人，似之。赵合德纤肌玉莹，珠汗生香，兰汤晚浴，出水不濡；荔枝初擘绛囊，状若晶丸，液不染指，啖之甘芳溢口，似之。杨太真丰体丰艳，名在仙籍，一骑红尘，嗜其所独；玉面貍以果为粮，至秋乃肥，面裹蒸食，脂凝无渗，似之。不得已而思其次，则宁波江瑶柱，洞庭杨梅，宜兴柿狐，亦其流亚，然总非宫闱绝色也。

苏州土产

长洲汪钝翁在词馆日，玉署之友，各夸乡土所产，南粤象犀，西秦裘罽，齐鲁有檿丝海错，楚豫有精鋈良材，侈举备陈，以为欢笑，唯钝翁嘿无一言。众共揶揄

之，曰："苏州自号名邦，公是苏人，宁不知苏产乎？"钝翁曰："苏产绝少，唯有二物耳。"众问："二者谓何？"钝翁曰："一为梨园子弟。"众皆抚掌称是，钝翁遂止不语。众复坚问其一，钝翁徐曰："状元也。"众因结舌而散。

天 井

处州南明山山隙间，不施人力，形圆如井，莱州天井山亦然。《孙子兵法》曰地陷、天井，皆言天成之井也。江南人家建造堂室，必于其前空方丈之地为庭，亦曰天井，盖取象于此。

萃仙丸

康熙癸酉十月三日，户部尚书山东王鹭奏事上前，上问："卿年几何矣？"鹭对曰："臣不敢隐，臣今实年八十。"上问："居常用何药饵？"对曰："向者科臣陈调元贻臣一方，名萃仙丸，非有奇草异味，而甚能益人。调元服之，八十尚生一子，存年九十六岁。臣亦用之日久，以是幸享余龄，效犬马之报于陛下耳。"上命以方进，次日恭进缮呈，上见鹭跪起轻捷，顾左右曰："八旬之人，矍铄如此，真福德老翁也。"鹭出，即敕太医院依方修合，其方用白莲蕊（阴干，四两）、川续断（酒炒，三两）、韭子（微炒，二两）、枸杞子（四两）、芡实（四两，乳汁拌蒸）、沙苑蒺藜（微炒，四两）、兔丝饼（二两）、覆盆子（酒炒，二两）、莲肉（乳汁拌蒸，三两）、怀山药（二两，乳汁拌蒸）、赤何首乌（四两，九蒸九晒）、破故纸（三两，酒炒）、核桃肉（二两）、龙骨（三两，水飞）、金樱子（三两，去毛）、白茯苓（二两，乳汁拌蒸）、黄花鱼鳔（三两，炒成珠）、人参（二钱）。炼蜜丸如梧子，淡盐汤下。武进邹言伦常游其门，闻之王曰："吾自中年以后，所御娈童姹女，共六十有八人，而体未尝疲，萃仙丸之力也。"此语人邪，不足为训。

雪 姑

上海王元翰在都下，见揭小榜者，曰："虞太博失去猫儿，色白，小名雪姑。"名物以人，不减琼花公主之衔蝉奴，昆仑妲己也。

玉 笼

芜湖朱人瞻，为高陵令时，携有家藏白玉笼，高广二寸有奇，四面皆作连琐格眼，上下卍文，较旁稍疏，外有一童，伏而俯窥，中有一猿；坐而仰视，意态俱极生动。其雕镂精巧，疑鬼工所成。

鼠 魂

岳松禅师，姓毕氏，余室之族弟也，习静于新城之地藏庵。忽得异疾，遇有微响，如蝇翼之动，辄惊怖欲绝。因键锢其户，潜卧邃室，馈以食者，于暗中嘿然进之，师亦瘖不能语，首点指画而已。昼夜不合眼，二年有余，百药不效。康熙辛巳秋月，平湖医士崔维岩初设肆于市，群医即以岳师之疾告。崔曰："闻之方书云：凡猫逐鼠急，鼠则先失其魂，遂伏不动，猫乃擒噬，病者偶感其气，以鼠魂易人魂，故获此疾，然易疗也。"岳师延崔诊视，投以解毒安神之剂，不旬日而愈。

雁翎刀

山东文登县，僻在海隅，其濒海之地，于康熙二十二年秋，有怪物出入其间，居民互相惊告，以为鬼至，每日向夕，辄闭门墐户。如是两月，不得已而闻于县。县宰之仆高忠勇敢有大力，告其主曰："海怪扰民，家不贴席，此我主之事，而亦即忠之事也，愿赐良马一匹，铦枪一枝，忠能除之。"宰如所请，忠即跨马挟枪，独至海滨。新月初上，平沙如雪，比至二鼓，见一蓝面鬼，身长一丈有余，耸角枝牙，毛肱鳞背，坐于沙上，列置熟鸡五只，浊酒十瓶，举觥独酌，运掌若扇。忠驰马直前，以枪拟其肉角，鬼惊窜入海，忠遂据其坐，裂鸡釃酒，神气益壮。少顷海水涌立，前鬼骑一怪兽，随波而出，舞刀迎斗，相持久之，忠乘间枪刺其腹，鬼遗刀而遁。忠拾刀还县，其上有"雁翎刀"三字，宰命收贮县库，于是濒海之怪遂绝。

顷刻酒

台湾所蜀之澎湖，其对岸皆瑶僮部落也。中国有贾于其地者，必设席于家，延之环坐，置盆水席中，主人之妇，出采树叶，裹糯米少许，纳口细嚼，吐于盆。主人与客共酌，初饮淡泊无味，顷之面颊发赪，皆酩酊而散，谓之顷刻酒。

豕 蜕

康熙辛巳二月，肇庆府北门王道士家畜一牡豕，约五十余斤，晚卧墙下，饲之不食，捶之不起，视其颈有红痕如线。道士以其病也，将刲而鬻之，而日已暮。次日侵晨，召屠未至，忽见是豕遍体作粉红色，委皮于地，若蚕之蜕壳者，然口嚘嚘有声，起而疾走。道士心嫌其怪，驱豕并携所褪之皮送于福田禅阮。阮僧以酥油涂之，新肉日渐光坚，而旧皮连蜷，尚挂于壁。

瓦溺器

东粤省城甜水巷旗人丁姓者，入市买一溺器，命童携归，置于卧床之侧。夜起小遗，而壶口闭塞，且举之颇重，就月视之，口内外皆黄蜡封固。丁以石碎之，忽见三寸小黑人跳跃而出，顷刻间长八九尺，身衣墨色布袍，手持利刃，入室登床，将杀丁妇。丁随于床头拔剑格斗，至鸡鸣时，黑人倏然而隐。次夕更余，复见灯下，丁仍挥剑逐去。越十余日，其邻余秀士之妻告丁妇曰："我闻五仙庙法师善治妖，盍往求焉？"是夜，黑人竟奔秀士家，大声詈曰："我与丁妇有三世夙仇，诉之冥界；其父母兄弟死亡无遗，唯此女在耳，将尽杀以雪我冤。何与汝事而令遣妖道驱我为？"悉碎其日用器物，愤愤出门，遂不复见。丁妇自是无恙。

助雷殪蛇

英德县含洸司有猎人负弓弩射于山，适雷雨骤至，隐身蓊翳。遥见数武外老树上盘绕巨蛇长十余丈，首大于瓮，迅雷轰轰，将迫蛇，蛇仰首吐火上冲，红光如彗，雷渐引去。少顷雷声甚怒，复迫蛇，蛇复吐火敌雷。猎人恶其猛毒，彀弓发弩，中其尾，蛇首顿缩，霹雳大震，蛇遂击死，而猎人亦惊仆矣。闻空中有语之者曰："无恐，当即苏也。"良久清醒还家。家人见其背有朱书"代天除暴，延寿二纪"八字，浣之不去。此康熙辛酉四月间事，今距射蛇时已二十余载，英德人言其雄健犹昔，盖天锡之龄固未艾也。

噬　逆

康熙壬申、癸酉两岁，西安洊饥，斗米千钱，道殣相望。渭南县民赵午，鬻其子女已尽，家有一母一妻，无所得食，担其釜甑，就粟湖广。赵以其母老而善饭，常生厌弃之意，其妇王氏事姑至孝，随侍益谨。癸酉四月，行至商州山中，午谓妇曰："老母步履艰难，汝负担先行，俟我挟之徐走。"妇是其言，遂于前途息肩以待。午狂奔追及，妇问姑何在，午曰："少顷即至矣。"妇怒曰："龙钟老人，何以令其独走！"以担授午，仍回旧路觅姑，午掌掴其妇数十，携担竟去。妇回至一僻所，见其姑面缚于树，以土塞口，气将绝矣。妇亟解姑缚，揠口出土，捧泉水灌之乃苏。伛偻负姑，行二里许，其夫已为虎噬，投担委衣，残骨狼籍。妇视而啼曰："天乎！赵午大逆，遭此虎暴，非死于虎，死于神也。"道傍闻者，无不叹息，称妇之贤，而快午之毙。是时商州守戴良佐散账龙驹寨，妇负姑行久，色状馁疲，适经寨下，戴守召询得其详，厚赐以金，令妇还渭南养姑，感泣而归。

金银变化

余同学友王仔衡言：其亲某以红纸作简，封银三钱，致贺婚家；婚家返银，拆简展视，忽变小虾蟆一头，眼若点朱，通体白如水精，莹洁空明，骨脏俱见，趯然从纸窝跃出；捕而藏之箧，阅三日失去。广州陈弘泰贷钱于人而征其息，其人将鬻虾蟆万头以偿，弘泰睹而心恻，命悉放之江中，遂与焚券。数月后骑行夜归，路间有物，光焰闪铄，惊马不前，视之乃尺许金虾蟆也，取以还家，自此益致饶裕。夫金银本无定质，变易不常，故其聚散，每因人心以为去留。天下之溺于富贵者，取之既非以义，守之又无其道，而欲据为子孙百世之业，不亦傎乎？

古夫于亭杂录

[清]王士禛撰　赵伯陶整理

《古夫于亭杂录》又名《夫于亭杂录》，清王士禛撰。王士禛(一六三四—一七一一)，字子真，号阮亭，晚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淄博市桓台县)人。顺治十五年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刑部尚书。康熙四十三年还乡闲居，专事著述。

该书内容广泛，举凡诗歌品评、书画鉴赏、字义辨析、僧道杂史、典章制度、文人轶事、奇谈异闻、医道药方乃至书信往还，均有涉及。

现取康熙年间原刊六卷本为整理底本，参校五卷本及广陵本，并取五卷本多出的三条，作为补遗附于卷末，以便读者窥见全貌。

序

余居京师四十年，前后撰录有《池北偶谈》二十六卷、《居易录》三十四卷，既刻之闽，刻之东粤矣。辛巳请急，五月还都，历壬午、癸未，逮甲申之秋，复有《香祖笔记》八卷。是岁冬，罢归田里，迄明年乙酉，续成四卷，通十二卷，又刻之吴门。余老矣，目昏眵不能视书，跬步需杖。白日坐未久，即欠伸思卧，讵复劳神于泓颖之间，以干老氏之戒。然遣闷送日，非书不可，偶然有获，往往从枕上跃起书之，积成六卷，无凡例，无次第，故曰“杂录”。所居鱼子山下有鱼子水，郦氏所谓“泷水又西北至梁邹东南，与鱼子沟水合，水南出长白山东抑泉口，即陈仲子之所隐者也”。山上有古夫于亭，因以名之。渔洋老人自序。

卷　一

袈裟本字

盘山释拙庵访宋牧仲中丞于吴中，一日会沧浪亭，唱和裟字韵，拙庵以通首黏连不谐，遂押衲裟。近读唐人李群玉《恼僧自澄》诗：“当闻天女会，玉指散天花。莫遣春风里，红芳点架裟。”则袈字从木，作去声。唐人用字必有据依，惜向来未之知也。按“袈裟”，本作“毠毮”，葛洪始改今字，从衣(毠与袈音同)。

苏过书法

释觉范《文字禅·跋苏叔党书》云：“叔党行草，皆蝉蜕尘壒，笔法亚乃翁，惜其早世。不秋。邵阳俭上人携此帖见过，翛然如见其父子角巾竹杖，行小港榕林之下，不胜清绝。”又《跋本上人所蓄小坡书后》云：“鸡苏，《本草》：‘龙脑薄荷也。’东吴林下人夏月多以饮客，而俗人便私议坡误用鸡苏为紫苏，可发一笑。予将发鸾溪，上人出示此轴，笔势飞动，学坡而未臻坡巇处，政如马巷中遇王、谢子弟，步趋状貌，蕴藉风流，有自来矣。”观此，则知小坡不独工诗赋，而书法亦不愧家学，矧其忠孝大节，尤卓然者哉(《黄氏日抄》云：觉范本是医士)！

何家奇石

寂音《石门文字禅》有云：“何忠孺家有石如砚，以水灌之，则枝叶出石间，如丛桂状。”亦奇物。

东坡画弥勒

世但知东坡善画枯木、竹石，寂音集中有《东坡画应身弥勒赞》云：“相传始作以寄少游，卿上人得于少游之家。”则坡老亦工画道、释人物也。

干言山

今顺德府唐山县有干言山。《水经注》：“泜水又东南经干言山”。《一统志》：“《卫风》‘出宿于干，饮饯于言’，即此地。”《里志》：“东郡有发干县(今观城县)，曹氏曰，即所谓干路史卫，县南有干城。”《诗》所云“出宿于干”者，或以为今之顺德，或以为今之东昌，或以为今

之开封，孔氏云："卫女所嫁，不知何国。"诸书参错不同如此，未可据依也。

徐世溥

豫章徐世溥巨源以古文名家，余素爱其文。中间《诸葛武侯论》一篇，持论甚谬，余既著说以驳之。其集末《诗话》一条云："王劭《冬夜对雪》诗'隔牖风惊竹，开门雪满山'云云，使先读唐诗，后看六朝，掩姓名而阅之，鲜不以为左司者。"此右丞诗，而巨源以为王劭，以为六朝，舛讹甚矣。此亦如李君实不知韩退之"山石荦确行径微"一篇，同一笑柄也。

龙王造宫殿

康熙三十年，宁海州有木工十数人浮海至大洋，忽沉舟，其家皆已绝望矣。阅八年，乃俱归。言舟初入洋，倏有夜叉四辈掣其四角入水，至一处，宫阙巍焕，如王者之居，曰："此龙宫也，王欲造宫殿而匠役缺，故召尔辈至此，无恐也。"寻传王命令入，亦不见王。遂至工所，各使饮酒一瓯，即不饥渴。如是八年，不思饮食而工作不辍。工既竣，夜叉复传命："尔辈久役于此，今可归矣，王有犒直已在舟中，可自取之。"各令饮蜜浆一碗，夜叉引入舟，复撮其四角，舟已出水上。其行甚驶，顷之抵岸，忽觉饥渴，乃觅酒肆饮食，而舟中先已有钱数百千，持以归。舟主杨御史也，操舟者得珊瑚树一株于洋中，持以献，盖亦龙王所酬也。初诸匠至工所，有督工者，自言亦宁海人，诸生，冯姓，春名，字大年。比归访之，则冯得狂疾，闭置室中八年矣。匠至而疾瘳，如旧相识者，所言悉同。杨名维乔，字岱桢，顺治己亥进士，以御史外迁口北道参议，有廉干称。

赵南星集

高邑赵忠毅公(南星)、高阳孙文正公(承宗)，皆北方之伟人，天下望之如泰山、北斗。二公集皆吴桥范文贞公(景文)刻于金陵。予儿启汸官畿南，属购二集，仅得忠毅公集十四卷，已轶其半，有公之子清衡印记，盖其家藏本也。公诗长于古选，颇有法度，而又能自见其才思，惜近体轶不可见。文尤长于碑版，如吏部尚书孙清简公(铙)、山西布政使王公(述古)、兵部职方郎中张公(主敬)诸志铭，翰林侍读学士吴公(中行)传，少傅兵部尚书李公(化龙)、兵部侍郎魏公(允贞)、光禄少卿顾公(宪成)诸碑，于国是之是非、人才之枉直，痛切言之，可裨信史。牧斋钱公称其文滔滔莽莽，输写块垒而起伏顿挫，不能禀合古法，要其雄健磊落，奔轶绝尘，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予谓读其文，居然有壁立万仞之概。

觉范诗

予作《浯溪考》，颇搜抉僻秘，如李易安二长句，皆世所未习见。顷读洪觉范《石门文字禅》，有《同景庄游浯溪读中兴碑》长句一首，恨此书版行已久，不及收入，亟录于此，以补漏略。诗云："上皇御天功最盛，生民温饱卧安枕。醉凭艳姬一笑适，薄夫议之无乃甚。长安遮天胡骑尘，潼关战血深没人。哥舒臣贼不足惜，要脔国忠如脍鳞。苍黄去国食不暇，赐死马嵬谢天下。反身罪已成汤心，奈何犹有讥之者。取非其子又遽匆，灵武君臣无作容。何须呜咽让衮服，自控归鞍八尺龙。谁磨石壁湘江上，揩拭云烟溅惊浪。龙蛇飞动忠义词，颜元色庄俨相向。与君来游秋满眼，闲行古寺西风晚。道人兴废了不知，但见游人来读碑。"(此诗与易安二篇皆未佳，但珍其僻秘耳)

徐文长诗欠雅驯

《中州集》诗"石鼎夜吟诗句健，奚囊春醉酒钱粗"，豪句也，然不如南唐"吟凭萧寺旃檀阁，醉依王家玳瑁筵"风调娴雅。予向谓徐文长诗欠雅驯者以此。

药名谱

唐侯宁极《药名谱》："人参曰皱面还丹，荠苨曰贼参。"

群芳谱

先大父尚书公《群芳谱》一条云："马患诸病，白凤仙花连根叶熬膏，不论何症，抹马眼四角上，即汗出而愈。"

鰕须帘

帘名鰕须，人多不晓其义。升庵《丹铅录》云："《尔雅》以鰝为大鰕出海中者，长二三丈，游行则竖其须，高于水面，须长数尺，可为帘。"《洞冥记》："马丹常折鰕须为杖。"

湖熟菜

故侯常某，开平裔孙也，鼎革后居湖熟，种菜自给，人谓之"湖熟菜"。其妻即中山女也，至是已先逝。汪于鼎(洪度)《湖熟菜歌》云："腰围宝带盘罗珍，笙歌丛里暮连晨。头戴箬笠手鉏土，烈焰光中日卓午。昔人身未离朱门，自道心如游蓬户。今观此翁殊不然，早向朱门曾晏眠。天倾地坼身何惜，蓬户还容受一廛。开门江天直人座，生涯况有鉏能荷。耕砂耘砾代菑畲，细风飘飘吹雨过。霜根得气乳膏蒸，迸泥甲拆声最清。绕塍顾盼色飞动，栩栩黄蝶知余情。一肩入市晨光烂，道涂所过香风散。只数金钱莫问名，买鱼沽酒归来惯。遥望钟陵土一抔，有时落日首频回。凤皇已逐青冥去，无梦吹箫引下来。"

铁券叹

于鼎又作《铁券叹》，甚有史笔。其序云："明成祖即位，封驸马都尉王宁永春侯铁券，旌德民得之田间。券载宁受通燕之谤，拘系三年，靖难师至始得释，褒其始终不改之节。则其人可知矣。""老农得券垄亩旁，人

间因得瞻龙光。琢铁嵌金为文章，山河带砺凭永长。一代旧制何辉煌，惜哉名以靖难扬。金枝玉叶同苞桑，岂导姬旦来辅王。不然潜通奚所望，华兖字字褒忠良。承家只道永流芳，岂知隙影驹奔忙。吹箫台空无凤皇，铜驼陌上随沦亡。此券流传天意藏，金铁不灭名弥彰。"

建文钟

又《建文钟》云："天留正统还让帝，如以黍谷存阳气。岁晚冰霜律未回，一线微阳正藏闭。我来深山憩古寺，瞥见孤钟思往事。风雷未敢信流言，贵戚何当轻易位。粗砂磨治碑版文，烈火销融金铁制。普天尽易洪武年，何处还称建文岁。其时钩连尽十族，断支交首盈衢市。轻生不乏有心人，百年犹为存苗裔。赫赫雷霆九天怒，威有难加势难至。正学绵绵一孑遗，孤钟历历半行字。天轴地维未倾折，万古千秋此维系。"

汪于鼎

革除一案，万古公愤，右二篇发挥痛快，故备录之。于鼎，新安歙人，余门人也，其《息庐诗集》，余所论定。

会试考官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会试，总裁官止用二员：吏部左侍郎李录予、工部右侍郎彭会淇。房考皆新差直省督学科道官，余止部属二人。盖所以杜揣摩之弊也。会试总裁，近例用四人，正考皆大学士、尚书为之，变例自是科始。

东坡论战国士

东坡于战国之士独取鲁仲连、颜斶，而皆惜其未闻道，升庵以为名言。今吾邑锦秋湖上有鲁连陂，有颜斶墓。

文心雕龙史通训故

黄山谷云："论文则《文心雕龙》，评史则《史通》，二书不可不观。"明王侍郎损仲（惟俭）作《雕龙》、《史通》二书训故。以此二训故援据甚博，实二刘之功臣，余访求二十余年始得之，子孙辈所当宝惜。

程嘉燧选中州集

程孟阳嘉燧常选元遗山《中州集》，新安有刻本。余观其去取，率不可解。即如刘迎无党之七言古诗、李汾长源之七言律诗，乃集中眼目，虽北宋作者无以过之，顾多从刊削，所收反丛脞不足观。牧斋先生称其"老眼无花，照见古人心髓"，然欤，否欤？于鼎以此书寄余，求增删重刻之，余谓存而不论可也。

桯史取名

唐人《常侍言旨》记明皇迁西内事，云出朱崖太尉所续《桯史》。朱崖者，赞皇公也。宋岳侍郎珂著《桯史》，盖袭取赞皇之书以为名字。

钩弋夫人

常疑汉武杀钩弋事不可解，或以为雄猜之主不近人情，事亦有之耳。考之《西京杂记》："钩弋夫人从幸甘泉，告上曰：'妾相运，应为陛下生一男，年七岁，妾当死。今必死于此不得归矣，愿自爱。'言终而卒，香闻十余里，因葬云陵。上哀悼之，发冢开视，惟衣履存，乃为起通灵台于甘泉。"据此，则钩弋去来皆非常人常理，安得有"去去不得活"之语邪！

百岁耆民

康熙四十二年，恩诏耆民百岁者，给与银两建坊。甘肃巡抚题报三人：宁夏右卫莫进忠一百三岁，肃州卫于国良一百岁，秦州李刚一百四岁。

厮役高寿

邑耆民刘才旺者，少曾为先伯祖大司马公圉人，康熙乙酉，年一百八岁尚无恙。一夕，其子某与数客饮榻前，才旺已卧，亦引满，自歌一曲，复引满，又歌如前，凡三釂，歌亦三阕，遂鼾睡，明晨视之，已化去矣。虽本厮役，亦达人也。

词牌改名

唐于頔以乐府有《想夫怜》，其名不雅，或曰南朝相府有瑞莲，因歌为《相府莲》（或是因王俭莲幕事耳）。至今诗余有《相府莲》，頔所改也。余昔与邹程村（祇谟）同定《倚声集》，长调有《秋思耗》者，余嫌其名不雅，改为《画屏秋色》。今诗余遂有此名，余所改也。

御史反覆

平原董默庵（讷）以御史大夫改江南江西总督，有某御史者造之，甫就坐，大哭不已，董为感动，举坐讶之。某出，旋造大冶相余佺庐（国柱），入门揖起，即大笑。余惊问之，对曰："董某去矣，拔去眼中钉也。"京师传之，皆恶其反覆。未几罢官。

白银树

平原高苑城，晋宁州刺史辟闾允墓前有白银树二十株。高苑，吾县邻邑也，竟不知白银树何状。按《洞冥记》："影娥池北鸣禽苑，有青金树，皮间有屑如金。"《西京杂记》："上林有白银、黄银树各十株。"

木兰舟

陆鲁望《咏木兰花》诗云："几度木兰舟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述异记》："七里洲有鲁班刻木兰为舟，至今在洲中。"（或以为李义山诗）

女珊瑚

汉元封二年，郁林郡贡珊瑚妇人，命植殿前，号曰

女珊瑚。

鹿尾

京师极贵鹿尾，余向引陈子昂赋、耶律楚材诗证之。考《酉阳杂俎》所记，乃不始于唐，魏使崔劼、李骞在中丞刘孝仪坐，考仪曰："邺中鹿尾，酒肴之最。"劼曰："生鱼、熊掌，孟子所称；鸡跖、猩唇，吕氏所尚。鹿尾乃有奇味，竟阙载籍。"骞曰："郑氏称益州鹿痿，但未是尾耳。"观此，则自南北朝已贵之（痿，乌魁切，弱病也。鹿痿之义未详）。

马戴行谊

余常谓唐末诗人，马戴为冠，其行谊亦不可及。《摭言》记戴佐大同军幕，许棠往谒之，流连数月，但诗酒而已。忽一旦大会宾友，出棠家书授之，启缄，乃知潜遣一介恤其家矣。此事亦古人所少。

玉雕物

唐相杨收，每下朝常弄一玉婆罗门子，高数寸，莹彻精巧，云是于阗王内库中物。周时渠胥国献玉骆驼，高五尺。

弹棋藏钩

今人误以弈棋为弹棋，固谬，然弹棋之制终亦不解。《广记》云："今弹棋用棋二十四色，色别贵贱。又魏戏法，先立一棋于局中，余者间黑白围绕之，十八筹成都。"曹子桓云："昔京师妙工有二，合乡侯东方安世、张公子，常恨不得与之对也。"《国史补》：唐有吉达、高越。藏钩，亦谓之意驱，亦曰行钩，见庾阐赋。其制：众人分曹，或有奇，则往来于两朋，谓之诶鸥，亦曰飞鸟（诶，吾何切，吟也。《说文》：嘉言也，与哦同）。

跳脱

唐文宗一日问宰相："古诗云'轻衫衬跳脱'，跳脱竟是何物?"宰臣未对，上曰："即今之腕钏也，《真诰》有'斵粟金跳脱'，是臂饰。"又宣宗常赋诗，上句有"金步摇"，遣求进士对之，温庭筠以"玉条脱"为对，宣宗赏焉。二事皆见唐小说，或是一事而传闻异辞邪（上条出《卢氏杂说》，下条出《北梦琐言》）?

画钟馗

吴道子画钟馗，手捉一鬼，以右手第二指抉鬼眼，时称神妙。或以进蜀主孟昶，甚爱重之。一日，召示黄筌，谓曰："若以拇指掏鬼眼，更有力，试改之。"筌请归，数日看之不足，以绢素别画一钟馗，如昶指，并吴本进纳。昶问之，对曰："道子所画，一身气力、色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拇指，今筌所画，一身气力、意思并在拇指，是以不敢辄改。"此虽论画，实诗文之妙诀，读《史记》、《汉书》，须具此识力，始得其精义所在。

龚万二郎中

昔在郎署，有龚、万二郎中，同舍相狎，龚长身而万短小。一日，同僚毕会，龚复以短小为谑，万徐曰："左氏云'筮短龟长'，殆为兄发耳。"一座大笑。

文章迟速

文章迟速不同，此由天性，不关工拙，故汉人云："飞章驰檄用枚皋，高文典册用相如。"唐人诗云："潘纬十年吟《古镜》，何涓一夕赋《潇湘》。"又吴道子、大李将军俱画嘉陵江山水于大同殿壁，明皇曰："李思训数月之功，吴道玄一日之迹，皆极其妙。"盖又不独文章为然。

边鸾丹青

唐边鸾攻丹青，尤长于花鸟，折枝之妙，古所未有。晚客泽潞，貌五参连根，精妙之至。（《画断》）

药方

《朝野佥载》云："被马咬者，烧鞭鞘灰涂之。蜘蛛啮者，用雄黄末傅之。筋断者，取旋复花绞取汁，以筋相对，以汁涂而封之，即续。"

靛水治噎

《广五行记》云："绛州一僧病噎，都不下食，遗命弟子开其胸喉，视有何物。如其言，开视胸中，得一物似鱼，有两头，遍体肉鳞，置钵中，跳跃不止。以诸毒药内之，药悉化为水。一僧以蓝靛致钵，此虫惬惧，绕钵驰走，须臾化为水矣。故世传以靛水治噎疾，此与余《香祖笔记》所记鹅血治噎相类。然鹅血试之，亦不甚效。

人参愈疾

唐天宝中，有赵生者，其先以文学显，兄弟俱以进士、明经入仕。生独鲁钝，年已壮，不为郡贡，发愤笈数百编，隐晋阳山中。旬余，有翁衣褐造之，谓生曰："子志甚坚，老夫虽然无术有补于郎君，幸一谒我耳。"且曰："吾段氏，家于山西大木之下。"言讫，忽亡所见。生遂往山西寻其迹，果有椴树甚茂，生曰："岂所谓段氏者乎?"遂以锸发其下，得人参，长尺余，肖翁形貌。生曰："吾闻人参能为怪者，可愈疾。"遂瀹而食之。自是，豁然明悟，目所览书，尽能穷其奥。岁余，明经及第（《宣室志》。按字书，椴，举雅切，音贾）。

须考典故

画家画古人图像，皆须考其时代，如冠舄、衣褶、车服之类。一有舛误、杜撰，后人得而指之。诗赋亦然。宋史绳祖《学斋占毕》称杜牧《阿房宫赋》"烟斜雾横，焚椒兰也"二句，尤不可及。谓《六经》止以椒兰为香，《楚辞》言"椒浆兰膏"亦然。若"沈檀龙麝"等字，皆出于西京以后。近世文士作《婕妤怨》、《明妃曲》，而引用"梅

妆莲步”,更为可笑。此皆齐、梁间事,汉时宁有之邪?故知作诗赋、作画,皆贵考据典故,乃不贻讥后人。

命妇八阶

宋政和初,定命妇八阶,孺人次以室人,后改安人。见《占毕》。

西汉墓铭

《占毕》载汉西京时,南宫寝殿内有醇儒王史威长《葬铭》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陇原野,非宁非康。不封不树,作灵垂光。厥铭何依,王史威长。”云见张茂先《博物志》。此西汉墓铭之最古者。

白居易集

白乐天东林寺藏集,唐末为高骈取之,宋真宗重令缮写装潢送东林。其龙门香山寺本,经乱亦不复存。后履道宅为普明僧院,后唐明宗子秦王从荣,又写本置院之经藏,即今本是也。乃知右文好事,不但真宗。

宋祁诗

余观宋景文诗,虽所传篇什不多,殆无一字无来历。明诸大家,用功之深如此者绝少,宋人诗何可轻议邪!

上元中元下元

宋初上元、中元、下元,京师皆张灯。上元御乾元门,中元、下元御东华门。后罢中元、下元二节。见《春明退朝录》。

五经中式

科场旧例:凡兼作《五经》文字者,以违例贴出。惟顺治乙酉龙飞首科,胶州法若真黄石以《五经》疏请上裁,世祖皇帝特恩准作举人,仍授中书舍人,丙戌成进士,入翰林。此后至康熙戊辰,始有查嗣韩(余太学门人)、林文英二人亦经御史疏请,特赐进士,查榜眼及第,林选庶吉士。壬午京闱,又有庄令舆、俞长策二人亦疏请,特赐举人。遂有旨:以后愿作《五经》文字者听。乙酉,各直省习《五经》者骤多,顺天解元张南龄、陕西解元王承烈皆《五经》,而吾山东中式者亦三人,可谓盛矣。又第二场,故事,有诏、诰二道,乃具文自明,相沿已久。至是,九卿议,凡习《五经》,并令全作诏、诰。直省进呈试录增诏、诰两篇,自康熙乙酉科始也。丙戌会试第十一名索太,满洲人,亦《五经》中式。

举人公券

宋开宝二年,诏西川、山南、荆湖等道举人,皆给来往公券。自初起程以至还乡,费皆给于公家,不独右文盛典,亦忠厚之至也。其享国三百余年,终食士大夫忠义之报,宜矣。

捐纳为官

募民实粟塞下,古有此例,然宋时出粟赈饥,不过补三班借职及将作监主簿而止。顷自滇、闽、两广用兵,始开捐纳之例。始犹经户部斟酌,不至过滥,其后陕西赈荒、出塞运饷等事,则渐泛滥矣。始商人巴某等,初捐即补知府,言官论之,因革去。其后于振甲为运饷都统,则不由户部及九卿集议,径移吏部铨补。于是佥事方面显官亦在捐纳之列,初任即得补授,不惟知府矣。后左都御史张鹏翮疏言州县守令、教职,捐纳冗滥,九卿集议,遂欲通改幕职、佐贰等官。予时为户部侍郎,谓诸公曰:“朝廷不可失大信于天下,已往可勿论,但当慎之于将来耳。”众以为然。

铁　钱

南唐李氏铸铁钱,宋太宗始令收民间铁钱铸农器,给江北流民复业者。仁宗庆历初,诏江、饶、池三州铸铁钱助陕西经费,民苦之,后停罢,其患方息。山谷诗“紫参可斸宜包贡,青铁无多莫铸钱”,盖谓此也。

御笔改名

宋李遵勖,本名勖,尚长公主,真宗御笔加“遵”字,使升为其祖崇矩之子,以父继昌为兄。此最无义理,后竟为例。至神宗始降手诏,述英宗治命,停罢之。见《燕翼贻谋录》。

追赠父母

李文正昉为相,为本生父故工部郎中超、母陈留郡谢氏请以郊祀覃恩追赠,太宗嘉之,诏赠超太子太师,谢氏郑国太夫人。此封赠本生父母之始。王沂公曾、欧阳文忠公修,皆幼育于叔父,祈恩追赠。此又宋朝忠厚立国之一端也。

宋宗正司

宋制:京师置大宗正司,其后又于西京置西外宗正司,南京(今归德府)。置南外宗正司。殊非理体。

唐书明史

宋贾魏公昌朝建议修《唐书》,初命王文安、宋景文、杨宣懿、赵少卿、张尚书、余尚书为修撰,曾鲁公、赵龙图周翰、何密直公南、范侍郎景仁、邵龙图不疑、宋集贤次道为编修,而贾为提举。贾罢相,用丁文简。丁卒,用刘丞相。刘罢,用王文安。王卒,又用曾鲁公。中间景文以修《庆历编敕》不到局,赵守苏州,王丁母忧,张、杨皆补外。后景文独秉笔久之,欧阳文忠领刊修,遂分作纪、志,曾亦以编敕不入局。周翰亦未尝至,公南迁开封幕,不疑以目疾辞去,以王忠简秉彝补其缺。顷之,吕缙叔入局,刘仲更修天文、律历志,将卒业而梅圣俞入局,修方镇、百官表。嘉祐五年始成书。近修《明史》,初以徐阁学立斋(元文)为监修,翰学叶讱庵

（方蔼）、左庶子张素存（玉书）为总裁，分撰者数十人。后或迁官给假去，勿论撰修官，即总裁亦迁替不恒。最后乃益以熊相国青岳（赐履），首尾二十余年，成书之难如此。盖事权不专，其在宋时已有然矣。司马子长《史记》、班孟坚《汉书》，皆成于一家父子之手，故其书千古不朽，而成书亦易，惟专故也。

两周甲子

宋太宗至道二年，司天冬官正杨文镒建言，于历日六十甲子外更留二十年，帝命存两周甲子，共成上寿之数，使期颐之人犹见当生纪年，遂造新历颁行。知宋时历日皆载两周甲子，今亦可仿而行之。

公署方位

今六部、都察院公署，吏、户、礼在禁城之东，兵部、工部在三部后街之东，皆沿明旧。惟三法司及兵部督捕侍郎公署与太常寺在禁城之西。刑部乃明之镇抚司署，都察院乃明之通政司署。前代通政司题名碑尚在，而本署题名反为阙如。近都察院刻顺治已来掌院、副院以下题名，与前代通政司题名对立于正厅之东、西，而刑部无之。督捕裁归刑部，公署亦废矣。余昔由副都御史迁督捕侍郎，由户部左侍郎迁都察院左都御史，由左都迁刑部尚书，皆在西，故详著之。

螺中出蜂

宋太宰牧仲（荦）寄近所著《筠廊二笔》中一条云："四明周屺公（斯盛）曾于人家见一螺，贮水中，别取水一盂，入盐少许，置螺于内，则螺壳自开，飞出一蜂，高尺许，蜂尾一线缀壳中，飞舞良久。以螺还纳原盂，蜂即缩入。"其理殆不可晓。

白玉宝物

又云："福唐叶文忠公有白玉观世音一，高尺余，唇朱发漆，相好天然，不假人力。宜兴故相家一白玉太真妃睡相，乃宋制，近为武林一贵人购去。"

宋代赐御书

宋时学士院赐御书玉堂者有二：前则太宗赐苏易简，后则高宗赐周麟之。

五帝三王

《国老谈苑》以"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为徐骑省对宋太宗语，与他书所载不同。

御书赐臣

上常御书"清慎勤"三大字，刻石赐内外诸臣。士禛二十年前亦蒙赐。按此三字，本吕本中居仁《官箴》中语也。

受辛解

余昔在京师，有《答宣城梅耦长（庚）送木瓜》诗云："作贡当年事已陈，烟林摇落重含辛"之句，陆冰修（嘉淑）、施愚山（闰章）诸公皆次韵，陆用"受辛"字。按宋景文公《笔记》云："钵捣辛物作齑，所谓'金齑玉脍，东南佳味'。古说齑臼曰受辛，是臼中受辛物捣之。"盖杨德祖解"黄绢幼妇，外孙齑臼"之语。

古文刻书

同年汪钝翁（琬）晚刻《类稿》，字画多用古文，时人亦有效之者。宋景文云："吾友杨备得《古文尚书释文》，读之大喜，于是书讯刺字皆用古文，僚友多不之识，指为怪物。"要之，亦有所不必也。

论郑风卫风

吾乡武城王文定公（道），嘉靖中官吏部侍郎，名臣也。其《文录》议论纯正，节录数条于此。论郑、卫二国风曰：《郑风》二十一篇，其的为淫泆之词者，《野有蔓草》、《溱洧》二篇，可疑而难决者，《丰》一篇而已。其他《缁衣》、二《叔于田》、《清人》、《羔裘》、《女曰鸡鸣》、《出其东门》七篇，语意明白，难以诬说。至于《将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车》、《山有扶苏》、《箨兮》、《狡童》、《褰裳》、《东门之墠》、《风雨》、《子衿》、《扬之水》，凡十一篇，序说古注，皆有事证可据。而朱子一切翻倒，尽以淫奔目之，而蔽以"放郑声"之一语，殊不知孔子论治则放声，述经则删诗正乐，删之即所以放也，删而放之，即所以正乐也。若曰放其声于乐，而存其词于诗，则诗、乐为两事矣。且使诸篇果如朱子所说，乃淫泆狎荡之尤者，圣人欲垂训万世，何取于此而乃录之以为经也邪？反正诡道，侮乱圣言，近世儒者若马端临、杨镜川、程篁墩诸人皆已辩之矣。又曰：郑、卫多淫声，如《桑中》、《溱洧》男女戏谑之诗，盖亦多矣，孔子尽删而放之。其所存者，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可以为法戒者也。中间三、四篇，盖皆删放之余，习俗所传，而汉儒于经残之后，见三百之数有不足者，乃取而补之，而不知其为世教之害也。

左传赋诗

按《左传》：韩起聘郑，郑六卿饯于郊，宣子请皆赋，子齹赋《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太叔赋《褰裳》，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箨兮》，宣子曰："二三君子，数世之主也，可以无惧矣。"夫饯大国之使，而所赋皆淫奔之诗，辱国已甚，宣子又何以叹其为数世之主乎？此亦一证，且知《野有蔓草》亦必非淫诗也。

卷　二

新唐书刊削诏令

余每怪《新唐书》不载诏令，往往不详事之首尾。《笔记》一条云："史近古对偶宜，今以对偶之文入史，如

以粉黛饰壮士,笙匏佐鼙鼓。"乃知其刊削之意。然此亦一隅之见,若陆宣公、李卫公论事之文,何尝非对偶?但须分别观之耳。

乩字解

景文云:"唐苏廷硕《朝觐坛颂》有'乩虞氏'字,翰林校雠官辄点'乩'字侧云'疑'。不知'乩'即'稽'字。"愚按:今召仙决休咎曰"乩",俗语却近古。

说文系传

《笔记》云:"颜之推说唐末文籍散亡,故诸儒不知字学。江南惟徐铉、徐锴,中朝为郭忠恕。锴为《说文系传》,忠恕作《汗简》、《佩觿》。"愚按:《佩觿》,汇书有之,《汗简》,今歙人汪立名得古本,刻之吴中,甚古雅。惟《说文系传》未见,不知海内藏书家有传之者否也。然谓颜之推语则误。之推,后魏黄门侍郎,而预知南唐、宋初事邪?疑是传写之讹。

由字解

余再使蜀,于绵州山中见群鹿,赋诗云:"远游忽忆杨岐语,只有渠侬得自由。"用宗门杨岐方会禅师语,盖自言行役万里,不及鹿之饮食、止息得自由也。余儿启涑和之,用唐吕温《由鹿赋》曰:"由此鹿以致他鹿,故曰由鹿。"可谓工切,能押险韵。宋景文云:"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䍃。䍃音由,吕得其意而不知《说文》有此䍃字。"䍃盖与囮字、媒字义同。

焉为单名

景文云:"焉,本鸟名;为,猴名。"愚按:此二字,多以为单名。如汉有刘焉,苻秦时有李焉,今秀水徐阁学胜力(嘉炎),本名徐焉。唐有丘为、张为,南唐有江为,余门人御史温为,皆是也。然终未雅驯。

生　象

又云:"老子云:'无物之象。'韩非子曰:'人希见生象,得死象图之,又按其图以想其生也。'"愚按:今生象,滇南常贡,何希见之有?且《诗》云"元龟象齿",不应战国时反不见生象也。

雅人深致

又云:"'萧萧马鸣,悠悠旆旌',颜之推爱之;'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谢玄爱之;'讦谟定命,远犹辰告',安石以为有雅人深致。"愚按:玄与之推所云是矣,太傅所谓"雅人深致",终不能喻其指。

晋人佳句

又云:"左太冲'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不减嵇叔夜'手挥五弦,目送飞鸿。'"愚按:左语豪矣,然他人可到,嵇语妙在象外。六朝人诗如"池塘生春草"、"清晖能娱人",及谢朓、何逊佳句多此类,读者当以神会,庶几遇之。顾长康云:"'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兼可以悟画理。

言尽意不尽

又云:"庄周云:'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远矣。'令人萧寥有遗世意。"愚谓《秦风·蒹葭》之诗亦然。姜白石所云"言尽意不尽"也。

刘镇南碑

蔡邕集有《刘镇南碑》,即刘表也。按:献帝初平二年夏四月,诛董卓,夷三族,邕亦庾死。初平四年改元兴平,又二年改元建安,而表以建安十三年卒。邕之死至是已十六年,安得复起九原而为其碑颂邪!碑又云:"太和二年葬于先茔。"太和乃曹叡年号,按:丕以建安二十五年篡汉,改元黄初,在位七位而叡嗣立。自建安十三年至是又二十一年,距邕之死且四十年矣。然则此碑果出邕手否乎?

讥武则天

武则天祔葬乾陵,过客有讥毁谑浪者,辄报以风雷之异。丙子余再使蜀,过广元县,县,古利州,武所生处。江干黄泽寺有则天尼像,余投以诗云:"镜殿春深往事空,嘉陵祸水恨难穷。曾闻夺婿瑶光寺,持较金轮恐未工。"盖用《洛阳伽蓝记》"瑶光寺尼工夺婿"之语以谑之也。是日风平浪静,更无风雷之变。余笑谓则天:"虐焰独能施于乾陵,而不能神于利州邪?抑薄余诗为不足较邪?"

五木呼卢

五木呼卢,世但知有刘毅耳。潘氏《纪闻》云:"骰子饰四以朱者,因明皇与贵妃彩戏将北,惟重四可转败为胜,上连呼之,骰子宛转良久而成重四。上大悦,顾高力士,令赐'四'绯,遂不易云。"

马嵬乃人名

马嵬乃人名,于此筑城以避兵,因名。见景安《征途记》,《学圃萱苏》载之。

唐冯绍正

杜诗:"近时冯绍正,能画鸷鸟样。"《历代名画记》:"绍正,开元中官少府监,八年为户部侍郎,喜画鹰鹘、鸡雉。"《谈宾录》云:"高力士父丧,左金吾卫大将军陆伯献、少府监冯绍正二人,于丧前被发而哭,甚于己亲,人皆笑之。"即是人也。

黄巢墓

世以徐敬业、骆宾王皆为僧,且老寿,即不知果然与否,亦稍为忠臣义士吐气。若一雪窦禅师,而一以为庞勋,一以为黄巢,必傅会之以叛贼,何也?此真名教之罪人矣。又《雪窦寺志》辩黄巢墓云:"按巢传,唐僖

宗乾符中，巢寇浙东，高骈击破之，后未尝至浙东也。及中和四年，始为尚让所败，巢甥林言斩首以降，安得有墓在雪窦山中邪？”而《挥麈录》言雪窦山有黄巢墓，邑官岁时遣祭之。然则巢墓亦载在祀典邪？如此不经之语，固乱臣贼子所乐闻耳。

王安石

王安石之奸、文、富诸贤皆为所欺，其预识之者，惟苏、李二公耳。然《贵耳集》所载安石初读书钟山，一长老谓之曰：“先辈必做宰相，但不可念旧恶，改坏祖宗格法。”则此僧识之又在二公之先矣。又谓安石为秦王后身，不知因果何以应尔。岂衔太宗之怨毒，必欲乱其天下，虽以真、仁、英三宗之贤，亦不能挽回邪？秦王报怨而为安石，钱王索土而都临安，宋欲不南渡，得乎？

中州集

弇州《卮言》评《中州集》云：“直于宋而太浅，质于元而少情。”二语最确。牧斋先生推之太过，所未喻也。

刘澄甫

余极喜山泉翁“山藏柳市无车马，水隔桃源有子孙”之句，《池北偶谈》载之矣，然不详为何许人。阅《寿光县志》，乃知山泉名澄甫，姓刘氏，字子静，文和公珝之孙。正德戊辰进士，官御史，有直声，与弟渊甫范泉皆工诗。归田后与冯闾山(裕)、黄海亭(卿)诸老为海岱吟社。其叔铳，号西桥，八岁通五经，成化中以神童召见文华殿，以荫累官太常少卿，与何、李、康、边诸公相唱和。有《西桥集》。

鲧禹化熊

舜殛鲧于羽山，化为黄熊，人于羽泉。是鲧既为熊矣。《淮南子》又云：“禹通轘辕山，化为熊，涂山氏惭之，至嵩高山下化为石。”若然，则大禹父子皆化熊，不根甚矣。古传记荒唐谬悠如此者甚多，不可枚举。

宋椠南唐书

大名门人成文昭，字周卜，相国曾孙也。寄陆务观《南唐书》，宋椠本也，凡十五卷，与今刻十八卷编次小异。前有“陆友私印”、“陆友仁印”、“燕处超然”小印。

张　易

张易，字简能，元城人。高祖万福，唐金吾将军，后徙掖县。易性豪举尚气，少读书于长白山，又徙王屋、嵩山。苦学自励，食无盐酪。齐有高士王达灵，居海上，博学精识，少许可。易从游数年，入洛举进士不中。升元二年，归南唐，官终右谏议大夫，改勤政殿学士判御史台。采武德至宝历论奏骨鲠者七十二事，为七卷，曰《谏奏集》上之。见陆《书》本传。马《书》不立易传，余撰《长白山录》偶遗之，补录于此。

先太师刻书

康熙丙子，余奉朝命祭告华山，憩王山史待庵。阅架上书，有《赵松雪集》，乃先太师大司马公较刊本，遂告于主人携归。先太师所刻书甚多，乱后惟《文选删注》、《沈文端公(鲤)集》尚存，余悉不可问矣。得此如拱璧也。

宋武帝庙诗

老杜《玉华宫》诗千古绝唱，张文潜用元韵拟之，作《别黄州》诗，自谓似之，特其音节耳，未神似也。吾观《谷音》下卷所载临江杨雯《宋武帝庙》诗，虽不摹杜，反得神似。此非深于诗者未易知也。诗云：“溪声答松风，巨石出老拳。古树不知名，岌岌蛟龙缠。”云云。按：宋武帝庙在新淦县四十里尚乐山，《山经》云：“本秃女皇后庙，秃女少孤，后母苦之，令牧豕于陂。陂生藕，因取食，聚藕丝结为履，灵鹊衔于武帝殿下，帝异之，取以为后。”其说不经。《临江府志》载之，亦传疑也。或云：“唐光化中，邑人刘辉以尚乐山罗公坑地形之胜，创为庙址，而设宋武帝像，与秃女并为一祠，遂称宋武帝庙。要无所考据云。雯，临江人。

诗用虚字

放翁《笔记》言：“王中父、韩持国作诗喜用语助，如：‘用舍时焉耳，穷通命也欤。’‘居仁由义吾之素，处顺安时理则然。’”殆可发笑。天启后，竟陵派盛行，后生效之，多用“焉哉乎也”等虚字成句，往往令人喷饭，不知宋人已有先之者矣。

王钦若

《湘山野录》载：冀公王钦若微时，应举过圃田，为令公邀饮大第。明日迹之，乃裴晋公庙也。后以翰林学士使西川，回至褒城驿，将吏见驺导云：“是唐相裴令公来谒。”密告大用之期。以晋公勋德品望，何数百年后独惓惓于钦若如此？且宰相拜罢亦寻常事，何与晋公事而仆仆预告之？此或其门生亲党傅会造作之语，传闻失实，而文莹遂记之耳。如唐小说戴李林甫为神仙事亦类此，皆诞漫不足信。

老成典型

刘念台先生(宗周)以御史大夫罢归，舍于逆旅，身衣布褐，一童子侍侧，萧然如田父野老。鄞县秦进士祖襄，亦能文之士，初第南归，仪从甚都。将入舍，于正厅见有一叟，方危坐，遣仆“谁何”之，知为刘公，急避去。宋杜祁公致仕居南京，新榜一巍峨者出倅巨郡，导从呵拥甚盛。祁公遇于通衢，无他路可避，公乘款段，裘帽暗弊，二老卒敛马侧立道旁，举袖障面。新贵问从者曰：“谁乎”？对曰：“太师相公。”此二事颇相似，少年得志者当知此，而杜、刘二公老成典型，尤可师法也(淄川韩浚官御史时，有疏云“刘宗周何物幺麽”云云，人笑之

齿冷)。

吟诗送别

同年刘吏部公𡙇,顺治己亥官刑部主事,将假归颍川,作诗别余及苕文、周量、曰缉,有句云:“燕市酒人稀。”未几,余作《九日》诗云:“十年长事少衰丝。”公𡙇见之,笑曰:“何相报之速邪!”

斗将史万岁

古者斗将,见于书传者不一,余已著之《池北偶谈》。又《隋书·史万岁传》:“万岁戍敦煌,窦荣定击突厥,万岁诣辕门请自效。遣人谓突厥曰:‘士卒何罪,但当各遣一壮士决胜负耳。’突厥许诺,遣一骑挑战。荣定令万岁出应之,驰斩其首而还。”此亦斗将也。

房豹考

《酉阳杂俎》载:“北齐房君豹山池在济南,有诗云‘风沦历城水,月倚华山树’云云。”初不详何许人,按:《隋书·房彦谦传》:“彦谦事伯父乐陵太守豹竭力,四时珍果,口弗先尝。”乃知豹即彦谦之伯父,玄龄大父行也。

周罗睺能诗

武人能诗,史载沈庆之、曹景宗,而不知周罗睺。按本传:“罗睺在陈为太子右卫率,时参宴席。陈主曰:‘周率武将,诗每前成,文士何反后也?’都官尚书孔范曰:‘罗睺执笔制诗,还如上马入阵,不在人后。’”

称父为哥

《日知录》云:“唐人称父为哥。《旧唐书·王琚传》:‘玄宗泣曰:“四哥仁孝,同气惟有太平。”’睿宗行四故也。《棣王琰传》:‘惟三哥辨其罪。’玄宗行三故也。”(《日知录》,昆山顾绛宁人著)

司马光家仆

温公家老苍头称公曰“君实秀才”,东坡教之,始改称“端明”。人谓东坡教坏君实家仆。《黄氏日抄》云:“温公创独乐园。洛俗,春月放园,园子得茶汤钱,与主人平分。一日,园子吕直纳钱十千,公命持去。后十余日,吕直创一井亭,问之,乃用前不受十千也。”观此二事,温公平日修身、教家可知。近代权门豪仆,如严嵩之严年、张居正之尤七,视司马公仆,不居然舜、跖徒之分哉!而其主人人品、相业,从可知矣。

玉　堂

黄氏云:“太宗飞白题翰林学士院曰‘玉堂之庐’。此四字出《汉书·李寻传》。玉堂,殿名,而待诏者,有直庐在其侧。元丰中,有学士上言,乞摘去二字,使榜院门,以为光宠,诏可。是以殿名名其院,不典甚矣。”今相沿既久,知此者亦少。

东坡寄参诗

东坡《以紫团参寄王定国》诗:“谽谺土门口,突兀太行顶。岂惟团紫云,实自凌倒景。刚风披草木,真气入苕颖。旧闻人衔芝,生此羊肠岭。纤攕虎豹鬣,蹙缩龙蛇瘿。蚕头试小嚼,龟息变方骋。矧予明真子,已造浮玉境。清宵月挂户,半夜珠落井。灰心宁复然,汗喘久已静。东坡犹故目,北药致遗秉。欲持三桠根,往侑九转鼎。为予置齿颊,岂不贤酒茗。”

皮陆唱和人参

皮日休《谢人惠人参》诗:“神草延年出道家,是谁披露记三桠。开时的定涵云液,斸后还应带石花。名士寄来消酒渴,野人煎处撇泉华。从今汤剂如相赠,不用金山焙上茶。”陆龟蒙和:“五叶初成椵树阴,紫团峰外即鸡林。名参鬼盖须难见,材似人形不可寻。品第已闻升碧简,携持应合重黄金。殷勤润取相如肺,《封禅书》成动帝心。”

东坡咏人参

东坡《小圃五咏·人参》一首:“上党天下脊,辽东真井底。玄泉倾海腴,白露洒天醴。灵田此孕毓,肩股或具体。移根到罗浮,越水灌清泚。地殊风雨隔,臭味终祖祢。青桠缀紫萼,圆实堕红米。穷年生意足,黄土手自启。上药无炮炙,龁啮尽根柢。开心定魂魄,忧恚何足洗。糜身辅吾躯,既食首重稽。”

钱起紫参歌

钱起《紫参歌并序》:“紫参,幽芳也。五葩连萼,状飞禽羽举,俗名之五鸟花。起故山道人兰若丰此药,校书刘公咏歌,俾余继作:远公林下满苍苔,春药偏宜闲石开。往往幽人寻水见,时时仙蝶隔云来。阴阳雕刻花如鸟,对凤连鸡一何小。春风宛转虎溪旁,紫翼红翘翻霁光。贝叶经前无住色,莲花会里暂留香。蓬山才子怜幽性,白雪阳春动新咏。应知仙卉老烟霞,莫赏夭桃满蹊径。”

周段咏人参

周繇《以人参遗柯古》诗“人形上品传方志,我得真英自紫团。惭非叔子空持药,更请伯言审细看。”段成式《求人参》诗:“少赋令才犹强作,众医多失不能呼。九茎仙草真难得,五叶灵根许惠无。”(按周诗殊劣。伯言非抗,字亦误也)

为文祭仆

元和中,裴晋公为盗所伤,隶人王义扞刃死之。公自为文以祭,是岁进士撰义传者十有二三。余儿汸官唐山令,夜有盗警,小仆纪纲以身卫主死之,余亦为文祭焉。

帖　黄

"帖黄"二字，前已引王文贞所云著之。《唐国史补》云："黄敕既行下小有异同，曰帖黄，一作押黄。"此与今章奏帖黄不同。

四朝风气

《国史补》云："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

赵璧善弹五弦

唐赵璧善弹五弦，人问其术，曰："吾之于五弦也，始则心驱之，中则神遇之，终则天随之。吾方浩然，不知五弦之为璧，璧之为五弦也。"此语与庄子相似。

凤头枕

南唐徐知谔好蓄奇玩。从粤商得一凤头，彩翠夺目，朱冠绀毛，金嘴如生，广五寸，其脑平正可为枕。以钱五十万偿之。

元稹李贺

《剧谈录》：元和中进士李贺善歌诗，元相国稹年老，以明经擢第，常愿交结。执贽造门，贺览刺，遽令阍者谓曰：'明经擢第，何事来看李贺？'相国惭愤而退。"按：元擢第既非迟暮，于贺亦称前辈，讵容执贽造门，反遭轻薄？小说之不根如此。

琅嬛记药方

经霜冬瓜皮同朴硝煎汤，治翻花痔立愈。或以萝卜代瓜皮，亦可。　乌药细磨冷浓茶，治汤火疮。　生白矾末半分入脐，以一指甲水滴之，治妇人小便不通。　细辛、白芷、雄黄以好酒研末，人麝香少许服，治蛇犬伤。　盐和油敷，治蜘蛛咬遍身生丝。　乱发灰吹人鼻，治鼻衄。　黄连一两，酒浸晒；吴茱萸一两，滚汤泡七八次。闻桂花香止晒，干用神曲为糊，作丸如桐子大。食后以荷叶汤送下三十丸，治梅核膈。　蜜陀僧、滑石等分，生姜汁调敷，治肾囊疮。　金丝荷叶捣汁涂患处，治蛇伤。　甘草浓煎汁，调地龙粪涂搽，治小儿肾囊虚肿。人中白，火煅存性，一钱；铜绿三分；麝香为末，一分；搽治小儿走马牙疳。　端午日收桑叶，阴干为末，空心滚白汤下，治痔。　旧棕烧灰，置瓦上收火气，清晨温茶调服三四钱，治妇人血山崩。（已上俱见《琅嬛记》）

解河豚毒

橄榄解河豚毒。槐花微炒，与干胭脂各等分，同捣碎，水调灌，亦能解毒。（见《辍耕录》）

庞居士湖

新城东北有庞家湖，亦名庞居士湖。相传以为庞居士沈金处，然不知居士何许人也。陶南村《辍耕录》云："相传庞居士家赀钜万，殊用劳神。自念曰：'若以予人，又恐人之我若，不如置之无何有之乡。'遂輂送大海中，举家修道，总成证果。"即此事也。湖在锦秋湖之西，青沙湖之东。邑志当补入（载第十九卷）。

陈去非语

陈去非语人云："本朝诗慎不可读者，梅圣俞也；不可不读者，陈无已也。"见《却扫编》。如此议论，殊不可解。

陶宗仪疏谬

陶南村述历代医师，列殷仲堪于西晋，又分贞白先生陶弘景为两人，疏谬甚矣。

论诸葛亮

元人俞文豹称其兄文龙驳诸葛忠武之言曰："孔明之才，谓之知时务则可，谓之明大义则未也；谓之忠于刘备则可，谓之忠于汉室则未也。"又龙泉叶氏《习学记言》论昭烈、武侯，谓其："以一隅而抗天下，与公孙述相去几何？"又谓："'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然以上当更有事。"又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此全不是议论。"又谓："其于义利之际，更宜详处。若其义不深，其效不远，故材薄而功陋。"且与荀彧并称，凡诋諆忠武者，无所不至。若二子者，可谓名教之罪人，亦薛能之比与。

论伯夷叔齐

叶氏论《史记·伯夷列传》云："负刍、吴光皆弑君窃国，子臧、季札尚不耻立于其朝，况武王、周公以至仁大义灭商，夷、齐奚为而恶之？"云云。以此尚论古人，是长乱臣贼子之风，短忠臣义士之气，其罪可胜诛哉！

论温峤

叶氏论晋人物，首推温峤："智以纬忠，再匡晋室，取与伸缩，一本至诚，充其所能，非东晋人才也，一人而已。"此论得之。

论梁武帝

叶氏亟称梁武帝："情念在民，精择守宰，拔举人才，不隔前后，博雅通经，精义不穷。所谓游畋、声色、玩好致败之具，色色无之。不特江左所无，秦、汉以来语贤君者，皆未易及。"此论亦自有见。

论诗经

叶氏谓："《诗》'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序《诗》者谓'男女思不期而会'，余固疑其非是。按孔子引此以况程子，然则凡《诗》称美人，皆谓贤者，其于刺淫贬色，要须特有所指乃可从尔。不然，则

彼何足以污简策，而复载重出，谆悉不已哉?”此论得之。

人参果

《书奕》云:“小说载人参果亦有据。大食王遣人之海上，见一方石，石上有树，枝赤叶青葱，生小儿，手足著枝上，不语能笑。”(《书奕》,黄秉石著)

犀　带

张横浦家蓄犀带一，胯中有一月，过望则见。盖犀牛望月之久，故感其影于角。

论韩苏好士

古今推好士者率以韩、苏并称。余尝考之，退之非子瞻比也。李翱《与韩侍郎书》云:“如兄者颇亦好贤，然必甚有文辞，兼能附己。顺我之欲，则汲汲孜孜引拔之矣，若不能然，则将乞丐不暇，安肯汲汲孜孜为之先后?”云云。由此观之，退之但喜附己者耳，安能尽天下之才如子瞻之好士者哉!

白玉佛

元丞相伯颜使于阗国，于井中得一玉佛，白如截肪，高可四五尺。

王　惠

刘宋王惠为吏部尚书，兄鉴好聚敛。惠谓曰:“何用田为?”鉴怒曰:“无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何用食为?”余尝慕其人，故从宦四十余年，只守先人田庐，惟增一别墅，以其在山水之间耳。

独孤后之妒

隋独孤后性妒忌，后宫莫敢进御，此犹妇人之常也。以太子勇多内宠，则谗而废之。高颎，贤相也，其妾生子，后闻而恶之，屡谮于帝，竟杀颎。乃至诸王、群臣有妾孕者，必劝帝斥之。一妇人之妒，而其祸家国至此，异哉!

进　士

《双槐岁钞》记宣德癸丑，论改进士为翰林六科庶吉士，分两等，合三科进士共选二十八人。前此，解学士缙亦为中书科庶吉士。

南北科道

成化中，南京给事中王渊、王徽合疏劾内阁被谪，时以言路风力，北不如南，为之语曰:“南京科道猛如虎，九年考满升知府。北京科道绵如羊，九年考满升京堂。”盖因渊、徽二人发，非谓例也。

会试录

洪武初进会试录，止刻序文与执事官及中式姓名、三场题目，至乙丑、戊辰，始刻文。见黄瑜《双槐岁钞》。

揭傒斯书法

华亭门人周庶常策铭(彝)寄元人揭曼硕泥金细书《金刚经》,工妙不减二王，末题字云“翰林国史院编修臣揭傒斯奉敕焚香盥手拜书，至治二年二月吉旦”。

留耕园灵验

明大理莆田林炳章有留耕园别业，殁后建祠其中，子弟辈延师许国器读书祠侧。万历己酉，许科试不录，无意秋闱，暑月昼寝，梦林告之云:“君今岁当荐贤书，胡不赴省试?”觉而异之。果以遗才入试，中式。己未登第。又彭副使宪范，诸生时读书园中，祷于神。一日坐桐下，忽一叶飘坠其前，有虫蚀成文，曰“今科而举”。是年万历戊子，果中式。其弟某亦来祷，复有叶坠下，其文曰“子亦能科”。某喜，颇自负，后竟老于诸生。其子汝亨举崇祯庚午科乡试。其灵验如此。此与九鲤湖皆在莆，而知之者少。

西岩寺穴

康熙二十九年九月，闽兴化府西岩寺发地得一穴，甃以巨砖，砖上有花卉纹，三面凸起。旁篆“太康八年八月日作辟亭使(阙)”。中获古镜一、古剑一，金环数枚。环径二寸，剑脊有字，土花剥蚀不可辨。

六朝乐府

徐巨源(世溥)云:“‘江陵去扬州，三千三百里。已行一千三，所有二千在’(叶音泚),此有何情何景，而古雅隽永，味之不尽。”凡作六朝乐府，当识此意，故录其语。

同官同姓

古同官同姓者，率以所居之地别之。如西杨、东杨、南杨，东王、西王(直、英),皆君子也。刘文和(珝)、刘文穆(吉)同居内阁，称东刘、北刘，而邪正判然。

知人实难

知人实难，文、富、司马诸公不能预烛王安石之奸。明英宗以李文达公之殁，谕王忠肃公，使举可任内阁者，忠肃荐五人，而万安与焉，殆不可晓。若焦芳能荐刘文肃(忠),亦不可解，岂以乡里故邪?

何真赏罚

何左丞真，初以义兵剿东莞贼王成、陈仲玉等，仲玉就擒，悬赏购成，成奴阿巢伺闲缚成以出，真如格赏之，而使具汤镬烹阿巢。此事与窦建德诛王轨奴事相类，光武愧此多矣。

印　石

莱州府城东北满家亭子有水石之观，地产石，色理

如碧玉,莹如水晶,可为印章,但苦质脆耳。先兄考功客莱时,余寄诗云:"雁门石砆谷,昆山玉子冈。古人风流入笔墨,每恨道远难携将。满家亭子水清妙,试采瑶华来锦囊。"兄有答诗载集中。南阳门人李鸿常贻余墨晶印章,色如点漆,而温润如玉,尤可爱,余刻其文曰"茗柯有实理"。鸿,名相文达公裔孙也。

林　瀚

史载,陈伯献称林文安公(瀚):"贱者即之,不知其为贵;卑者即之,不知其为尊;愚不肖即之,不知其为贤;智独非、意相干者即之,始知其凛然不可犯。"余尝服膺斯言,窃私淑之而愧未能也。

王道论朱子

王文定(道)"论朱子不取《东莱读诗纪》"一条最为确论,今录于此。云:"《东莱读诗纪》多是裁剪先儒成说,择其理之正者用之,间有少出己见,又皆谦退和平,深得诗人本意,且恪守序说。惟其甚难解处,方以别义代之,亦不犯程子说《书》必非古义,转使人薄之。"戒学者不可以朱子之言而遂轻视之也。又曰:"朱子说《诗》,大意尽具于此,然甚是偏拗,恐不得圣人删述本意。马端临《文献通考》逐一辩之,甚明切,且使朱子见之,当心服矣。"

南明补谥议

南渡欲谥刑部尚书王世贞为文宪,而孟津为相,力沮之,不识何意。时同议补谥者:高启,文愍;周新,忠直;况钟,肃惠;陶鲁,襄靖;王思,文端;王三善,襄烈;朱燮元,襄宁。亦格不行。

邓艾庙

四川剑州有小庙,祀邓艾,余欲告州守废之而未果,追赋一诗云:"申屠曾毁曹瞒庙,常侍(高适达夫)还焚董卓祠。剑阁至今思伯约,蜀巫翻赛棘阳儿。"后阅唐彦谦诗云:"昭烈遗黎死尚羞,挥刀斫石恨谯周。如何千载留遗庙,血食巴山伴武侯。"三代之直,古今人所见略同也。

卷　三

边贡四绝句

边华泉尚书集有《送于利》四绝句。利,吾县人,弘治己酉举人,官扬州府同知,苑马寺卿璧之子也。边诗云:"送君城南桥,笑折城南柳。归来掩关坐,皎月当窗牖。""露下夜已久,清轩调玉琴。凄凉《湘水曲》,窈窕《白头吟》。""一别春城雨,两回秋月圆。樽前不尽醉,书札但空传。""离肠似连环,宛转不可绝。相送淮水秋,相思燕地雪。"

正字避讳

《觚不觚录》云:"故事:投刺通书,柬面皆书一'正'字。及万历丙子,入朝投刺,俱不书'正'字,初亦以为雅,既而知其为江陵讳也。"是"正"字一讳于秦始,再讳于江陵矣。

王世贞笔记三则

弇州先生《明盛事述·父子至三品九卿》:"工部尚书毕公亨,子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昭。"《早达》:"十九岁,今王方伯象坤中解元。二十岁,登第。"已上俱吾县人,方伯即二先伯祖也。又《异典述》:"天顺七年庚辰会试,贡院灾,举人死于火者九十人,俱特赠赐进士出身。"内荣华,新城人。

张　綵

弘治中,太监李广败。吏部员外郎张綵疏言:"太监汪直、梁芳挠乱国典,荧惑圣心,脱死幸矣,久摈不用,而陛下复召还之。李广招权纳贿,致陛下受奸谀蛊惑之名而不自知,军民罹贪残剥削之害而无所诉。今纵不追僇其罪,岂可并置其恶党漫不惩戒乎?伏望断自圣心,凡营求馈遗者,大臣致仕,小臣罢黜。"云云。其言颇正。乃正德初刘瑾乱政,綵与焦芳首相比附,躐致通显,卒陷大辟,身名俱败,贻笑千古。前言竟自蹈之,何哉!

王云凤

正德中,给事中屈铨、祭酒王云凤,先后疏请刊定正德元年以后现行事例,编集成书,颁布中外。又请瑾释奠,如鱼朝恩故事。铨不足言,云凤号称名臣,乃亦腼颜为此,何也?云凤与乔庄简、王琼齐名,号河东三凤,庄简尚矣,琼与云凤何异华歆之龙尾乎!《虎谷集》诗文皆未成家,然一时名流如石邦彦、乔白岩、储柴墟、邵二泉、王阳明、韩苑、洛五泉,皆与唱和。

张雄杖父

中官张雄,幼为继母所凌,遂怨其父锐。既贵,不与相见。同类或劝之,雄乃立中堂,垂帘,杖其父二十,既乃相抱而泣。此亦千古奇闻。

钱宁家宝

钱宁家有祖母绿如来像、白玉琴、白玉琵琶各一。

联语解颐

王宁波方田(崇义)《笔谈》一条:"嘉靖甲辰榜,诸公取其名之相近者作一联云:'萧一鹗,余一鹏,罗一鹭,何一举以登科;李九功,方九叙,金九成,戈九章而作乐。'盖以四人名辏合之,其巧如此。又乙未榜有劳姓者,号原野,为屯田郎中。时都水郎顾,号一江,同年也。戏劳曰:'原野屯其田,空劳碌碌。'劳应声曰:'一

江都是水，四顾茫茫。'闻者绝倒。"

山东乡试

顺治戊子山东乡试，解元伊辟，吾县人；三名连应郑，乐安人；四名綦汝舟，高密人；五名戚延锡，黄县人。皆稀姓，时谓之"五花榜"。辛卯，九十九名韩魏，胶州人；一百名柳焘，临清人。时谓"韩柳押榜"。及丁酉，末二人：王飏昌，高密人；谢某。时又谓"王谢押榜"。

汃读音

杜牧诗："小溪光汃汃。"宋黄仁杰诗："汃月不虚为朽月，今年赖得是丰年。"杨用修云："汃，怕平声，又丈加切。"按《正字通》："普八切，攀入声。"《尔雅》："西极于汃国。"汃，西极水名，又水相激声。韩愈诗："獠江息澎汃。"与湃同。张衡《南都赋》："流湍投濈，砏汃輣轧。"注："音八。"汃有平、去、入三声。

律诗作法

予少时有一联云："山云遥变夏，水草静当轩。"汪苕文、程周量皆喜之。六合李侍郎圣一独云："律诗一联中，铢两须字字相称，'轩'字恐对'夏'字不过。"予深服之。又予少时最好李太白"牛渚西江夜"，孟浩然"挂席几千里"诸篇，数数拟之。董侍御玉虬规予云："律诗须句句做，未可但骋逸气。"予亦深服之。此皆予五十年论文益友，今俱宿草，追思怆然，聊记之以示来者。

梅林之义

陆放翁诗"扁舟系著古梅林"，初以为泛然语耳。按宋缙云冯时行："从诸朋旧十有五人，携酒具出西梅林，分韵赋诗。林本王建梅苑，树老，其大可庇一亩，屈盘如龙。孙枝业生直上，尤怪古者凡三四。酒行，以'旧时爱酒陶彭泽，今作梅花树下僧'为韵。"然后知"梅林"之义。盖"梅林"，即所谓"梅龙"者也。

炼字炼句

虞伯生《送袁伯长扈驾上都》诗中联云："山连阁道晨留辇，野散四庐夜属橐。"以示赵承旨，子昂曰："美则美矣，若改'山'为'天'，'野'为'星'，则尤美。虞深服之。盖炼字、炼句之法与篇法并重，学者不可不知，于此可悟三昧。

辩东坡词

《丹铅录》载东坡赠青神杨栋词云："允文事业从容了，要岷峨人物后先相照。见说君王曾有问，似此人才多少。"而引小说高宗问马骐"蜀中人才如虞允文者有几"云云。按：允文采石之功，在南渡以后，时东坡之殁久矣，安得先有此词？误甚矣。而曹能始《蜀中十志》亦载之，略不驳正，何也？

三都赋

《左思别传》云："皇甫谧，西州高士；挚仲治，宿儒知名，非思伦匹。刘渊林、卫伯舆并早终，未尝为思序注，皆思自为以重其文。"按：太冲《三都赋》自足接迹扬、马，乃云假诸人为重，何其陋耶！且西晋诗气体高妙，自刘越石而外，岂复有太冲之比？《别传》不知何人所作，定出怨谤之口，不足信也。太冲，吾乡临淄人。

点金成铁

右丞诗："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兴来、神来，天然入妙，不可凑泊。而《诗林振秀》改为"山中一丈雨"。《潼川志》作"春声响杜鹃"，《方舆胜览》作"乡音响杜鹃"。此何异点金成铁。故古人诗一字不可妄改，如谢茂秦改宣城"澄江净如练"作"秋江"，亦其类也。近余姚谭宗撰《唐律秋阳》，诸名家诗无不妄加点窜，古人何不幸，横遭黥劓如此！

物类相感志

《蜀中十志》以《物类相感志》十八卷为东坡著，谬甚，不知何据。按此书是宋初僧赞宁著。

普曜经诞妄

《普曜经》言："太子萨婆悉达手七弓，一发透七铁鼓。又一手执大象，掷著城外，还以手接，不令伤损。又发一矢，穿过大铁围山。"诞妄不经极矣。且如来为人天师，讵与孟贲、乌获角力耶？何其鄙而无识邪！

高宗怜才

勾涛，字景山，成都人。官史馆修撰，重修哲宗、徽宗实录。高宗一日谓相桧曰："勾涛久闲，性喜泉石，可进职，除一山水近郡。"桧对："永嘉有天台、雁宕之胜。"上曰："永嘉地远，可以湖州命之。"高宗此事，可谓怜才矣。

东都事略

王偁《东都事略》，淹贯有良史才，与曾子固《隆平集》颉颃上下。然《蜀志》载偁父礼部侍郎赏著《玉台集》、《东都事略》一百二十卷，则此书亦如迁、固之《史记》、《汉书》本于谈、彪邪？但未得此书全本，不知是百二十卷否，偁于父书之外有所增益否。偁亦不当没其父之名，掩为己有也。俟更考之。赏，眉山人。

任　渊

新津任渊，字子渊，尝注宋子京、黄鲁直、陈无已三集，号称博洽。又摘山谷诗文为《精华录》。按：渊，绍兴元年乙丑类试第一，仕至潼川宪。其称"天社任渊"者，新津山名也。

汉乐府

汉乐府"鼓吹"二十二曲，今所存《朱鹭》已下是也。魏缪袭、吴韦昭、晋傅玄皆拟之，率浅俗无复古意，其词尤多狂诗。如昭之《关背德》，袭之《平南荆》，玄之《宣

受命》、《惟庸蜀》等篇，狺狺狂吠，读之发指。而左克明、郭茂倩皆取以附汉曲之后，何其谬也！无已，宁取柳宗元、谢翱耳。

文字遇合

文字之于先达遇合，似有夙缘。有不可解者，如高阳李文勤公之于曹祭酒颂嘉(禾)，真定梁公之于汪刑部季角(懋麟)，临朐冯文毅公之于陈舍人赓明(玉璂)，柏乡魏公之于董秀才文友(以宁)，服膺赞叹，不啻若自其口出。然诸君皆及门，若文友与柏乡，则平生未尝识面，而倾倒如此，更可异也。余门人吴江叶进士元礼(舒崇)，神清不减卫叔宝，少负隽才，尝注庾子山《哀江南赋》，为时所称。康熙己未，博学宏词之举，阁中诸老亟荐之，皆欲为之道地，盖公论也。元礼至京师而病，病旬日竟死，岂非命乎。是时文友已前殁，而柏乡罢相久矣，汪、陈亦连蹇不遇。惟颂嘉以中书舍人改编修，累官国子祭酒。

潘阆诗

宋初潘阆，跅跎不羁，然其诗实有可观。如"久客见华发，孤棹桐庐归。初月无朗照，落日有余晖。渔浦风水急，龙山烟火微。时闻沙上雁，一一皆南飞。"右诗在唐人中亦推高作。

东坡文

虞山钱先生云："吾读子瞻《司马温公行状》、《富郑公神道碑》，如万斛水银，随地涌出，茫然莫得其涯涘也。晚读《华严经》，称性而谈，浩如烟海，无所不有，无所不尽，乃喟然而叹曰：子瞻之文，其有得于此乎！文而有得于《华严》法界，事理开遮涌现，无门庭，无墙壁，无差择，无拟议，世谛文字固已荡无纤尘，何自而窥其浅深，议其工拙乎？子由为子瞻行状云云，然则子瞻之文，黄州已前得之于庄，黄州已后得之于释。吾所谓有得于《华严》者，信也。中唐已前，文之本儒学者，以退之为极则。北宋已后，文之通释教者，以子瞻为极则。孟氏曰'孔子之谓集大成'，二子之于文也，其庶几乎！"此跋论东坡，语语破的，诸家序论皆可废矣。余昔有题坡集后绝句云："庆历文章宰相才，晚为孟博亦堪哀。淋漓大笔千秋在，字字《华严》法界来。"

高攀龙

钱先生《题高忠宪公村居诗卷》云："存之今方为御史大夫，踞独坐双籐倚，户外群僚奉手屏气。不知存之居太微执法之署，视菰芦中老屋数间何如也。"忆予昔官御史大夫时，退食谢客，焚香扫地，下帘读书，自一二韦布故交以风雅相质外，门雀可罗也。然则执法之署与菰芦老屋岂有异哉？试以质之忠宪，必相视一笑也。

袁安卧雪图

往在京师，于卞中丞家观《袁安卧雪图》，人物生动，林木篱落间积雪皓然，须眉、衣裘皆有寒色。因忆宋真宗尝以此图赐王钦若，令至金陵择江山最佳处张之，因置诸赏心亭。太平佳话，千载而下谈之，齿颊俱芬，不知即此本否。但以之赐钦若，不免夜光暗投耳。数年来，此画往来胸臆，欲赋一诗，终不能成，聊记于此。

清明上河图

先大父尚书府君，明天启中，以仪制郎扈惠王之国，著《翦桐载笔》一卷，载铜梁张襄宪公肖甫家，藏《清明上河图》第二本，后病中戒子孙曰："此图有名于世，初本为豪贵胁取贾祸，他日有求者，便可与之。"公殁后几年，中丞某宦于蜀，以三百金檄铜梁令，往求之，公之子某如其所戒而返其直。中丞得之喜甚，再使铜梁令将命，终辞其直不受。令乃大张供具、伎乐，召公诸子姓宴饮，尽欢而罢。按：张择端《上河图》曾入严分宜家，所云"豪贵"者，谓世蕃也。肖甫之见，过李卫公远矣。

平生知己

予初以诗贽于虞山钱先生，时年二十有八，其诗皆丙申后少作也。先生一见，欣然为序之，又赠长句，有"骐骥奋蹴踏，万马喑不骄。勿以独角麟，俪彼万牛毛"之句，盖用宋文宪公赠方正学语也。又采其诗入所撰《吾炙集》。方翕山自海虞归，为余言之，所以题拂而扬诩之者，无所不至。予常有诗云："不薄今人爱古人，龙门登处最嶙峋。山中柯烂蓬莱浅，又见先生制作新。""白首文章老钜公，未遗许友入闽风。如何百代论《骚》《雅》，也许怜才到阿蒙。"今将五十年，回思往事，真平生第一知己也。

傅扆秋柳诗

侍御傅彤臣(扆)，余同邑同年也，博雅能诗，为词曲亦有致。顺治辛丑请急归。康熙戊午，应博学宏词之征，明年报罢。往来沧州道中，感秋柳赋诗二十首，多可诵。身后著述散佚，聊录数章于此，以见一斑云："灞桥桥畔美人居，性慧能为倒薤书。一睹靓容频问讯，十眉新样近何如。""绝代容华照眼明，几年声价重金城。谁言青鬓垂垂老，一到临风百媚生。""零露萧晨半未干，日高犹自怯轻寒。连钱骢马骄嘶过，青眼楼头带笑看。""残照芙蓉溢颊红，珊珊骨节玉珑璁。几番眠起娇无力，披拂偏宜少女风。""垂金小篆不曾讹，叶叶纷披撇与波。截柳编蒲无用处，只传新样似元和。""灵和前殿见丰姿，成辟耽情写艳词。九月受风秋色里，冶游心醉麴尘丝。""拂堤又复映征帆，折赠还宜女手掺。薄暮一番微雨后，江州司马湿青衫。"

东汉张华

东汉末有议郎张华，与蔡邕同以博奥著，在茂先之前，今人止知茂先著《博物志》耳。右见从伯文玉(与

玫)《笼鹅馆集》,惜不记出处。

王士纯

从兄孤绛(士纯)《咏新月》诗云:"乍见一帘水,回头月抱肩。黄如浮醉酒,瘦比压琴弦。"孤绛少有叔宝神清之目,书法擅绝一时。弱冠,殉崇祯壬午之难。

洪觉范

洪觉范作《夹山本禅师铭》云:"白塔林间,矫如飞鹤。不涉春缘,碧岩花落。"宛然坡、谷语。

慈仁寺摊

昔在京师,士人有数谒予而不获一见者,以告昆山徐尚书健庵(乾学),徐笑谓之曰:"此易耳,但值每月三五,于慈仁寺市书摊候之,必相见矣。"如其言,果然。庙市赁僧廊地鬻故书小肆,皆曰摊也。又书贾欲昂其直,必曰此书经新城王先生鉴赏者,鬻铜玉、窑器,则曰此经商丘宋先生鉴赏者,谓今冢宰牧仲(荦)也。士大夫言之,辄为绝倒。

邵　铜

林子羽《鸣盛集》四卷,其同郡邵铜所编。铜作后序,称"中宪大夫温州府知府,成化三年丁亥岁也"。按:邵铜,天顺间以御史言事,忤权奸,与张鹏等十三人皆左迁知县。载叶文庄《水东日记》。

墓文碑志

叶文庄公(盛)云:"古人所作墓文碑志,叙述子妇者甚少,详书其子之行实、生卒及妇家之世出者加少也。惟欧阳圭斋于圭塘之父独然,岂变例欤?"圭塘者,元中书省参知政事、鲁郡公许公有壬也。予平生为人撰碑版文字多矣,率遵古法,而世俗不知,多以为怪事,至有诘其不书之故者。盖皆不读书考古之过也。

骊山吊古图

华阴王伯佐(宜辅)来求其父山史(弘撰)墓铭,以文五峰画《骊山图》润笔,上方自题云:"万历乙亥孟夏四月,以董巨墨法写《骊山吊古图》。盖唐世游观胜地,贞观建之,天宝成之,吊之者,后之鉴也,岂直区区楮墨之间哉。五峰山人文伯仁书,时年七十有四。"予昔登骊山,山之佳处在东绣岭、石瓮寺一带,林麓涧壑,映带如画。而西绣岭平旷,但可造宫殿、宜辇路耳,故华清、朝元诸遗址皆在其处。详予《秦蜀驿程后记》。

属　对

童子入家塾,讲诵之余,令其属对,凡以调声律、觇器识,不为无补。昔程篁墩举神童,以此得名。余邑前辈沈澄川(渊)先生幼时,塾师夏楚之,负痛投地。师曰:"'一滚滚下地',能对则贯汝。"公应声曰:"两登登上天。"师大奇之,后果以嘉靖乙丑登进士,入翰林,官国子司业。予八九岁时,先大父尚书府君召叔祖洞庭(象咸)饮,叔祖豪于酒,而工草圣,有张颠之风。大父顾予兄弟曰:"醉爱羲之迹。"予应声对曰:"狂吟白也诗。"公大喜,赏以名人书画扇,谓先君曰:"此子必早成。"后顺治辛卯,幸叨魁荐,府君时年九十一,犹及见之。乙未成进士,历官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府君暨先君皆累赠如其官。

干支地名

谢在杭(肇淛)与友人登张秋之戊己山,酒间征古来干支命名者,如子午谷、丁戊山、丙穴之类,而不及丁卯桥、癸辛巷,汉宫之甲观、吴兴之癸亭,何也?

山东泉水

唐刘伯刍品水,以中泠为第一,惠山、虎丘次之。陆羽则以康王谷为第一,而次以谷帘、惠山。古今耳食者遂以为不易之论,其实二子所见不过江南数百里内之水,远如峡中虾蟇碚,才一见耳,不知大江以北,如吾郡发地皆泉,其著名者七十有二,以之烹茶,皆不在惠泉之下。宋李文叔格非,郡人也,尝作《济南水记》,与《洛阳名园记》并传,惜《水记》不存,无以正二子之陋耳。谢在杭品平生所见之水,首济南趵突泉,次以益都孝妇泉(在颜神镇)、青州范公泉,而尚未见章丘之百脉泉。右皆吾郡之水,二子何尝梦见。予常题王秋史(苹)二十四泉草堂云:"翻怜陆鸿渐,跬步限江东。"正此意也。

治喉闭

明世宗末年患喉闭,江西一粮长运米至京,以山豆根煎进,立愈。后徐文贞阶病,亦以此方奏效。

奇疾怪症

余《居易录》载奇疾数事。又谢在杭云:"浙有士人,一手指忽痛,指甲间生珊瑚,高二寸许,气成海市,有人物、城郭、楼台,医皆不识何症。或以为火也,投以大黄而愈。此与穆桂阳吏部晚年额上皮内肿起晶莹,中有一人骑驴往来,终日不少休,同一怪症,即缓、扁,未必知也。

古　镜

宋庆历时,有宦官蓄一古镜,背铸鬼形,而其影在鉴中。

洗　马

明人小说载:驿丞问杨文懿公:"官名洗马,日洗几马?"公答之云云。《水东日记》又载一事:"刘洗马定之与兵侍王伟遇于朝,伟戏刘曰:'吾太仆马多,公须一一洗之。'刘应声曰:'何止太仆,诸司马不洁,我固当洗之耳。'闻者快之。"伟即媚王振者也。

孟 子

日本国重儒书，十三经而下无所不有，独无《孟子》。中国人有私携过海者，辄有风涛蛟龙覆舟之患。此理之不可晓者。余谓孟子，泰山岩岩气象，于此犹见一斑，历数千年肸蚃如在也，《刺孟》、《非孟》之属，其亦可以不作矣。

柴窑片

柴窑于陶器中最古，流传至今者，碎片与金翠同价。亡友刘吏部公戬(体仁)，每自诩其诗文为"柴窑片"，虽谑语，亦有所本也。

骡駃騠駝駱

《说文》：驴父马母曰骡，马父驴母曰駃騠。《玉篇》：驴父牛母曰駝駱。

平妖传

元至正间，有范益者，京师名医也。一日，有妪携二女求胗，曰："此非人脉，必异类也，当实告我。"妪泣拜曰："我西山老狐也。"与之药而去。今小说《平妖传》实借用其事，而所谓严三点，则南昌神医也，予已别记于《居易录》。又传中杜七圣与蛋子和尚斗法斩葫芦事，见《五杂俎》，乃明嘉、隆间事，皆非杜撰也。

钱吴书四通

余少奉教于虞山、娄江两先生，五十年来书尺散佚，偶从鼠蠹之余得两先生赤牍手书，不胜感叹，谨录左方。

钱牧斋先生书三通

玉峰郎中，忽奉长笺，温文丽藻，晔如春华，东风入律，青云干吕。捧读数过，笑继以抃。自分以木桃之投而致琼瑶之报，私心怦营，愧无以仰副德音也。衰迟潦倒，卖身空门，旧学无几，遗忘殆尽，惟有日缮贝叶，销闲送老。世间文字茫然，如前尘积劫；门下散华落藻，如卿云在天，有目共睹。老人未免枨触童心，鼓动习气，欲从蒲团上飏去，以此自笑耳。近日诗家如稻麻苇粟，今得法眼刊定，又有伯玑玄览，共为鉴裁，广陵当又筑文选台矣。西樵诗渴欲请教，邮中都未见寄，惄如调饥，我劳如何。邗沟一水，不能办十日春粮，趋侍铃阁。京江间阻，便如明河天堑，可一叹也。乱后撰述，不复编次，缘手散去，存者什一。荆妇近作当家老姥，米盐琐细枕藉，烟熏掌簿，十指如椎，不复料理研削矣。却拜尊命，惭惶无地。杜诗非易注之书，注杜非小可之事，生平雅不敢以注杜自任。今人知注杜之难者亦鲜矣，可叹也。西江王于一，苦心学四大家文字，溘逝之后，遗文散佚，倘得属伯玑搜缉，序而传之，俾此子不为草亡木卒，诚艺林所仰望也。贵门人便邮，草率奉复，老怀缕缕，都无伦次，惟高明亮之。

仆于君家季木兄有同年、同志之谊，而司马中丞暨令祖方伯，咸以年家稚弟畜我、爱我，松茂、柏茂，如草木之有臭味，不但孔、李通家也。陵谷改迁，故旧寥阔，东望岱宗，未尝不郁纡感叹。顷闻门下雄骏绝出，整翮云霄，鸿裁艳词，衣被海内。才笔之士靡不捧盘执匜，愿拜下风。私心庆幸，以为大槐以后复产异人，新城门第，大振于灰沈烟烬之余，禽息之精阴，庆在季木可知也。舍甥北还，复示大集，如观武库，如游玉府，未敢遽赘一言于简端。丁老继之枉过，言门下驻节水亭，讨论风雅，风前烛下，眷念衰朽，以为孤竹老马犹能识道，不惜过而问焉。禅力未固，猎心复萌，缮阅再过，放笔为糠秕之导。良以古学日远，流俗波靡，如门下应半千之运，苕竖颖发，回浣狂澜，鼓吹大雅，故敢倾吐朴学，申写狂言，直道其所厚望于门下者。此时稂莠一区，乌鼠同穴，闻仆之言，必将群喙争鸣，众口交诅。区区之意，但得以片言自效于高明，斯世有一人知己，岂复与铨才小生争宴数于鼠穴哉！序言草略，有怀未尽，扇头古诗一章，聊当百一。邗沟、京江，盈盈一水，贫病屏迹，投老荒村。东风解冻，尚期裹粮襆被，奉扣铃阁，庶几樵苏不爨，明灯永夕，上下扬扢，成千古佳话耳。君家群从，比复何如？季木儿郎，得免负薪否？牍末附问，不尽驰念。

余生暮年，销声息影，风浪簪起，突如焚如。介恃天慈，得免要领，噩梦已阑，惊魂未整。远承慰问，深荷记存，惟有向长明灯下，炷香遥祝而已。伏读佳集，泱泱大风，青丘东海，吞吐于尺幅之间，良非笔舌所能赞叹。词坛有人，余子皆可以敛手矣。老耄丛残，仰承推许，三复德音，惭惧交并。铨材朴学，本不敢建立门户，厕足艺林。幸奉先生长者之训，稍知拨弃俗学，别裁伪体，采诗余论，聊示发挥，遂使谣诼纷如，弹射横集。俗习沈痼，末学晦蒙，醯鸡井猿，良可愍叹。日星在天，江河万古，欧阳公有言，岂为小子辈哉。八十老叟，余年几何，既已束身空门，皈心胜地，义天法海，日夕研求。刳心刻肾，如恐不及，何暇复沈湎笔墨，与文人才子争目睫之短长哉！非旁行之书不观，非对法之论不作，世间文字，一一皆回向苦波呗赞之余，游戏讽咏。禅则寒山、梵志，儒则《击壤》、江门，可以助发道情，消除荫界。假年送老，如是而已。《秋柳》新篇，为传诵者攫去，枚生已老，岂能分兔园一席，分赋忘忧。白家老妪，刺促爨下，吟红咏絮，邈若隔生。无以仰副嘉命，徒有永叹而已。伯玑想尚在幸舍，幸道相念。寒窗裁谢，临风怅然。

吴梅村先生书一通

增城渡江一札，想已得候见竹西，正求传示。论诗大什，上下今古，咸归玉尺。当今此事，非得公孰能裁乎！江表多贤，正恐不鸣不跃者，或漏珊瑚之网。如吾友许九日兄，为寒斋二十年酬唱之友，十子才推第一，篇什流传，定蒙鉴赏。近诣益进，私心畏且服之，而独苦其食贫无依，即宿舂办装，亦复不易，而出门求友之难也。今春坐梅花树下读《阮亭集》，跃起狂叫曰："当吾世而不一谒王先生，谁知我者！"襆被买舟，素筝浊

酒，特造门下。虽幸舍多贤，谁复出九日上者乎？其姿神吐纳、书法之妙，见者倾倒，当以为长史、玉斧之流，不徒继美乎丁卯桥也。门下延华揽秀，或亦倦于津梁，然如此客，急宜收之夹袋，咳唾所及，增光长价。且此君青鞋布袜，由是而始，无使寥落，便增旅况，则皆名贤传中佳话耳。

唐人万首绝句

宋洪容斋撰《唐人万首绝句》，曾表进孝宗御览，批答甚优，又赐茶一百夸、清馥香十贴、薰香二十贴、金器一百两。当时右文之盛，可以想见。然余观其书，舛讹淆乱。如何逊、沈警，乃梁、陈间人，概行采入，何警句"江暗雨欲来，浪白风初起"，改作绝句。至唐小说如《东阳夜怪录》诸诗皆载之，"敬去文"、"卢倚马"之类亦载之，更为不根。而四唐之诗，略无诠次，有一人之作而分属数卷者，尤难检阅。盖当日只欲取盈万首，都无持择故也。余每病之，归田后选钞数百首，别为一集，以继《文粹》、《诗选》之后，面目差改观矣。

山东风雅

吾乡风雅，明季最盛。如益都王遵坦太平、长山刘孔和节之，尤非寻常所及，王，巡抚�子，刘，相国鸿训子也，余为作合传。他如益都王若之湘客，诸城丁耀亢野鹤、丘石常海石，掖县赵士喆伯濬、士亮丹泽，莱阳姜埰如农、弟垓如须、宋玫文玉、弟琬玉叔、董樵樵谷，淄川高珩葱佩，益都孙廷铨道相、赵进美韫退，章丘张光启元明，新城徐夜东痴辈，皆自成家，余久欲辑其诗为一集传之，未果也。孙本朝拜相。高，吏部侍郎。赵与琬，俱按察使。丁、丘皆以教职迁知县。丁自有集，余仅记丘《马上见》一绝云："薄罗衫子凌春风，谁家马上口脂红。马蹄踏入落花去，一溪柳条黄淡中。"

太学祭礼

太学春秋祭，例遣大学士一人主之，翰林官二员分献，公宴惟祭酒与大学士南北相向，司业则侧坐。余为祭酒时，值高阳李文勤公代祭。公与余有师生之谊，余欲移席，公曰："古礼不可废也。"卒从之。时太常卿薛君、梁公(杜斗)辈皆侧坐。朝廷重师儒如此。

王晋溪

王晋溪一生仇彭襄毅，然迹其行事，邪正判然。侯元毂《一闲录》谓王祀乡贤久，万历四十六年，督学某始革之为非。此乡曲之私言，非公论也。

呵胶

《一闲录》云："呵胶出塞外，可以羽箭。妇人贴花钿，呵嘘随融。"此与兖州阿胶非一物，世多不知。

处州山中

故友山阳丘洗马季贞(象随)与张虞山(养重)游浙东，行处州山中，各有《即事》诗。一云："西风黄叶无人径，破庙山神对古松。"一云："百年无与人间事，老死深山古木中。"今人穰穰入市者，不知世有此境。

娄敬神像

永寿明月山娄敬祠神像，是其真身，后溃，里人贮之石匣，更为装塑。石匣尚存祠中，水旱、疠疫，祷之辄应。

卷　四

刘体仁

故友刘吏部公㦷(体仁)尺牍、题跋，风味不减苏、黄。往与余往复最多，今并佚失。偶从蠹简中得其小札一通，书法、言语皆可宝玩，因付大儿涑藏弆，别录于此：

润州握手，谓我犹游戏人间，喜极泪下。不知公㦷何人，而先生眷眷若此。扬署再晤，见退衙时小书一屏，书《洛神赋》，壁上悬松圆诗老小景一帧，匡床棐几，萧然无点尘，令人意消。白沙客舍，下马踞床，为我特留一日，集诸胜流，修谈宴之娱。昔人有言："不幸生末俗，犹幸识元紫芝。"仆既幸识先生，又辱眷眷若此，想曾于无量阿僧祇劫，供养承事一切慧业文人，故兹生乃享此报，不落落也。尝与同人言，读同时他人作，虽心知其什倍于我，窃复漫臆，傥假以问学，似若可追。至吾阮亭，即使我更读书三十年，自觉去之愈远。正如仙人啸树，其异在神骨之间；又如天女微妙，偶然动步，皆中奇舞之节。当使千古后，谓我为知言。近所作既不欲刻布，可时写一通见示。仆所撰《汝颍集》，蒙宣索，缮写寄呈。先君子遗集一卷并呈，不知能邀先生跋数语不？侄子诗一幅、闺房诗一册，附发一笑粲，亦委巷语耳。近日儿女颇爱文术，但为之父兄者愧无以教之，然不可不令先生闻之也。欲言无穷，忽已纸尽。西风有便，时望嗣音。

公㦷为诗，矫矫有奇气。尝寄余五言云："离居才几日，兰叶春风生。门外即流水，布帆东下轻。野处寡新友，良辰多远情。思君如草色，迢递向芜城。"

洛神十三行

又简得友人董侍御玉虬(文骥)临《洛神十三行》一卷，自题后云："宋思陵《十三行》，贾似道所购，九行后四行有'悦生'小印，此子敬真迹。余从宋拓、唐摹力追而不得其形模。华亭公云：赵松雪临之，少《洛神》疏隽之法，当从此悟入耳。"

千年人参枸杞

千年人参根作人形，千年枸杞根作犬形，中夜常出游，烹而食之，则仙去。相传有女道士师弟二人居深山中，一日其徒汲水，于井畔见一婴儿，抱归，成一树根。

师大喜，烹之未熟，以粮尽下山，为水阻不得还。徒饥，闻甑中气香美，遂食之，比师归，已飞升矣。又扬州一老叟，常扰众酒食。一日治具邀众，令丐者数人捧二盘至，一蒸小儿，一蒸犬也。众踧踖不敢食，叟乃自食之，以其余分群丐。语众曰："此千年人参、枸杞，求之甚难，食之者白日飞升。吾感诸君，特以相报，而乃不食，信矣，仙分之难也。"言未已而叟已上升，群丐随之矣。（五杂俎）

人参优劣

人参出辽东、上党者最佳，头面、手足皆具。清河次之，高丽、新罗又次之。今生者不可得见，其入中国者，皆绳缚蒸而夹之，故上有夹痕及麻线痕。新罗参虽大，皆数片合而成之，其力反减。择参，为取透明如肉及近芦有横纹，则不患其伪矣。（五杂俎）

人参价

人参在本地，价不甚高，过山海诸关纳税，加以内监高准檄取，动以数百斤计，故近日佳者绝不至京师，其中上者，亦几与白镪同价矣。（五杂俎）

党　参

王介甫云："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按：紫团，上党山名也。《本草》及唐、宋以来皆贵党参，今惟贵辽东及高丽产。佳者每一两价至白金五两，而上党每一斤价止白金二钱。近人参禁严，价骤贵，始稍以党参代之，每一斤价至白金一两有奇，而购之亦不易也。

治嗽药

宋宣和间，有妃嫔病嗽，侍医胗治，百计无效。后遇卖药者，以十钱得十贴，携入进之，一服而瘥。以百金购其方，乃天花粉、青黛也。

治湿疾方

唐郑相国年七十五，为南海节度使，以粤地卑湿得疾。有诃陵国舶主进一方，服之良验，乃录而传之：破故纸十两，择净皮洗过，捣筛令细；胡桃肉三十两，汤浸去皮，细研如泥，入前末，用好蜜和匀，盛瓷器中。清晨，以暖酒二合调药一匙服之，随以饭压。如不饮酒，以滚白水代之。久服，延年益气，悦心明目，兼壮筋骨，但忌食芸台、羊血耳。

论诗一则

秦少游五言："雨砌堕危芳，风轩纳飞絮。"六朝佳句也。予少时在广陵有句云："露槛簪孤鹤，风棂散丛菊。"汪钝翁《说铃》取此一联云："二句已逗漏柳柳州矣。"今全篇删去，不载集中。盖予《论诗绝句》云："风怀澄澹推韦柳，佳处多从五字求。解识无声弦指妙，柳州那得并苏州？"与东坡之论特相反，故钝翁云云。

竹坡诗话

《竹坡诗话》云："李白、柳公权俱与唐文宗论诗。"夫太白与文宗安得相及？少隐讹谬，不应至此。岂传录之误耶？

姜宸英用典

慈溪姜编修西溟（宸英）为举子时，表联中用"涂抹《尧典》《舜典》字，点窜《清庙》《生民》诗"语，监试御史不知出处，指摘令改易。西溟曰："此出李义山《韩碑》诗，非杜撰也。"御史怒，借微错贴出之。

大家名家之别

许颉彦周云："东坡诗如长江大河，飘沙卷沫，枯槎束薪，兰舟绣鹢，皆随流矣。珍泉幽涧，澄泽灵沼，可爱可喜，无一点尘滓，只是体不似江河耳。"余谓："由上所云，惟杜子美与子瞻足以当之；由后所云，则宣城、水部、右丞、襄阳、苏州诸公皆是也。大家、名家之别在此。"

僧重喜诗

宋熙宁中，会稽僧重喜有诗云："地炉无火一囊空，雪似杨花落岁穷。乞得苎麻缝破衲，不知身在寂寥中。"此诗甚佳，惜不遇坡公与佛印、参寥、守诠、清顺辈同蒙品藻耳。

紫微诗话

《紫微诗话》载张子厚诗"井丹已厌尝葱叶，庾亮何劳惜薤根"，按："三韭二十七"乃杲之事，与元规何涉？张误用而居仁亦无辩证，何也？

诗中二十四友

长洲尤太史悔庵（侗），晚年作《诗中二十四友歌》，乃仿杜《饮中八仙歌》之体，所载皆海内名士之已殁者，而中亦及余，盖因先兄西樵考功而连类及之也。诗见本集，辞多不录。

送　历

《菽园杂记》言：明时颁历后，各布政司送历于诸司大臣，旁午于道，每百本为一块，有一家送至十块、二十块者。诚亦太费，然亦可以见当时物力之饶。余为侍郎总宪时，本衙门司务领历不过二十册。至为刑部尚书，则不过十余册耳。及家居，本院司所送，总计不过五六册。此亦物力盈绌之一征也。

不落夹

明故事：四月八浴佛日，赐百官不落夹。按：万历中，慈圣李太后宫中祀九莲菩萨，四月供不落夹。先从祖季木（象春）考功诗云："慈宁宫里佛龛崇，瑶水珠灯照碧空。四月虔供不落夹，内官催办小油红。"盖故事，

四月供佛后即赐百官，不始万历也。“夹”，《菽园杂记》作“荚”。

明初功臣

明初功臣，中山而下，唯傅颍公功最大，而始终无纤毫之过，乃终不见容，至于不保其身，不保其子，论者冤之。南渡后，始以给事中李清言，追赠丽江王，谥武靖。而冯胜亦赠宁陵王，谥武壮，又进祀于功臣庙。二百七十年之缺陷，至是始快人心而孚公论矣。二公见梦于李，肃衣冠谒谢，盖英爽尚未泯也。

建文景泰二帝

李先请追议建文、景泰二帝庙号，于是上故懿文太子庙号曰兴宗，建文帝庙号曰惠宗，景泰帝庙号曰代宗。已又疏请修《建文实录》，略云：惠庙历载有四，其实录成之甚易，只缘当时珥笔诸臣摇手革除，于是化国史为家乘，而子虚乌有皆佐笔端，则《史彬致身录》其最也。若非先臣吴宽集中载彬墓铭甚详，安知从亡之说赝，而从亡十臣之说皆赝之赝乎云云。寻以金陵不守，其言不果行，然而正议不可泯已。

词曲非小道

李白谓五言为四言之靡，七言又其靡也。至于词、曲，又靡之靡者。词如少游、易安，固是本色当行，而东坡、稼轩，直以太史公笔力为词，可谓振奇矣。元曲之本色当行者不必论，近如徐文长《渔阳三弄》、《木兰从军》，沈君庸之《霸亭秋》，梅村先生之《通天台》，尤悔庵之《黑白卫》、《李白登科》，激昂慷慨，可使风云变色，自是天地间一种至文，不敢以小道目之。

治咽喉法

《菽园杂记》云：“凡咽喉初觉壅塞，一时无药，以纸纹探鼻中，或嗅皂角末，喷嚏数次，可散热毒，仍以李树近根皮磨水涂喉外，即愈。”

文章遇合

乡前辈某公入秋闱，策问天文，不能悉，偶忆地理一篇，遂用塞白，自谓必无望矣。榜发，中式，及领卷阅之，批云：“题问天文，而子兼言地理，可称博雅之士。”文章遇合，信有命哉！

貌　似

李西涯乐府，谢铎、潘辰所评。按：辰，青田人，父流清游太学，与岳文肃公季方友善。流清早卒，辰少孤，流落京师。文肃一日过陈缉熙，见其友李斯式，愕视久之，曰：“此吾友潘流清也。”命工写其真以遗辰，辰持归示其母，母涕泣而藏之。事载《菽园杂记》。近日嘉定李长蘅与景陵谭友夏貌相似，友夏有诗云：“他年谁后死，优孟免踌躇。”（文正乃岳之婿。）

相　术

陈其年（维崧）少有文名于江左，数奇落魄。一日过京口，有相士熟视良久，曰：“君五十后当入翰林，然不由科甲。”人皆笑以为妄。或赠诗云：“朝来日者桥边过，见说功名似马周。”后康熙己未，果以博学宏词荐人翰林为检讨。吾乡张官玉（琯）为诸生时，一星士决其丙戌必中乡试，亦以为妄。后顺治丙戌再行乡试，果中式。又邹平马骢御（骕）以顺治丙戌中乡试，己亥中会试，皆添设之科也。

老枣树班

掖县张大司寇北海（忻）夫人，陈大学士文安公端母也。张与胡中丞为姻家，胡故有优伶一部。一日，两夫人宴会，张谓胡曰：“闻尊府梨园最佳。”胡古朴不晓文语，辄应曰：“如何称得梨园？不过老枣树几株耳。”左右皆匿笑。莱人因号胡氏班为“老枣树班”。

陈其年诗

陈其年以四六、诗余冠绝一世，然其诗亦豪迈有奇气。尝赠先西樵兄及予诗云：“名士终朝能妄语。”盖反用《世说》语也。又赠山阴吕生云：“马中赤兔人中布。”用成语尤奇。

三家词

本朝诗余颇有十数名家，惟禾中曹讲学顾庵（尔堪）《南溪词》冲澹如陶靖节田园诗，彭少宰羡门（孙遹）《延露词》清新俊逸，逼似秦、李二家，尤天然难及。毗陵董孝廉舜民（元恺）《苍梧词》感慨悲凉，不减横槊，亦后劲也（三家词皆予所选定，故特论之）。

何国马耳

宋孙奕季昭《示儿编》云：“《泗洲大圣传》：‘和尚，何国人也。’考《隋书·西域传》，有何国。”“东坡《雪夜》诗：‘试扫北台看马耳，不随埋没有双尖。’次公曰：‘马耳，山名。’殊不知王晋之与霍辩雪夜对谈，曰：‘看北台马耳莱何如？’左右曰：‘有两尖在。’坡正用此事。赵未见而妄为是说耳。”然孙亦不注出处。

方邵邨侍御

桐城方邵邨（亨咸）侍御，坦庵詹事（拱乾）次子，幼而颖慧，父奇爱之，命小名曰“姐哥”，以娇女况之也。坦翁寓广陵，余时为扬州节推，以年家子见。明日语人曰：“王君才美，胜吾姐哥。”邵邨亦语予曰：“吾书画、度曲，事事过子，惟作五七字则远不及。”尝为予画两扇，其一，花树上作一雀雏；其一，子母鸡，小者如豆，意态如生。殆入神品。其诗初未入格，后游汴梁，手书近诗作长卷，寄予京师，风调、格律，无一不合。惜未装潢，今亡之矣。

句读

《示儿编》云："句读字自汉有之。《周礼·宫正》'春秋以木铎修火禁，凡邦之事跸'，郑司农读'火'绝之，云'禁邦之事跸'，若今之卫士填街跸也。郑康成注'春秋以木铎修火禁'，句绝，读，徐音豆。韩退之《师说》云：'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也。'洪曰：'读，音豆。'马融《笛赋》云：'睹法于节奏，察度于句投。'注：'投，徒斗切。句投，犹章句也。'其字画异而音训同也。"

章句

又云："章句，孔安国曰：'自古而有篇章之名，故那序曰"得《商颂》十二篇"，《东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则古者谓之言。《论语》曰："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则以一句为一言。赵简子称子太叔"遗我以九言"，皆以一句为一言。秦、汉以来，诸儒各为训诂，乃有句。'诗家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则又以一字为一言也。"

黾勉

孙季昭说经，释《诗》"黾勉从事"句云："黾，蛙属也。《周礼》'蝈氏掌去蛙黾'注：'谓蛙为蝈，黾。耿黾也。'蛙黾之行，勉强自力，故曰黾勉，如犹豫、狐疑之类。"此说甚新。

鹰化为鸠

又云："《月令》仲春言'鹰化为鸠'，喜其能变不仁之心也。如《王制》言'鸠化为鹰，然后设罻罗'，《周礼·司裘》注亦云'仲秋，鸠化为鹰'，而《月令》于仲秋当言而不言者，嫌其变而之不仁也。"康熙癸丑，予邑新城之曹村有群鸠食麦，则鸠之害稼有同于螽螣。所谓鹰眼未化者非邪？又何变不仁之有！

哀公问社

孙氏解《论语》"哀公问社"章云："哀公患三桓之侈，欲以诸侯去之，为日久矣，而恶其强，故假古人'弗用命，戮于社'之意为问。宰我谓'周人以栗，使民战栗'，劝之以诛也。夫子警之曰'成事不说'云云，谓三桓自宣公以来，势偪公室，积威五世，莫能制之，一旦欲诛之，则昭公之事可鉴矣（昭公二十三年，季平子作乱，昭公奔晋）。哀公能自治，三桓之祸自息，无事于诛也。"

南子

"子见南子"章："说者皆引《史记》以谓孔子见卫灵公宠姬南子，非也。考之《家语》：'孔子适卫，子骄为仆（颜高），灵公与夫人南子同车出，使孔子为次乘，孔子耻之。'且夫子方以季桓子受齐女乐去鲁适卫，至卫又耻为次乘，岂肯轻身以先于匹妇哉？此必鲁之南蒯耳。昭公十四年，南蒯奔齐，侍饮于景公，公曰：'畔夫。'对曰：'臣欲张公室也。'南蒯欲弱季氏而强公室，夫子故欲往见之，将以兴鲁也。"此等议论极有见。

老彭

"'窃比于我老彭'，按《大有》卦'匪其彭'，陆音步郎反，子夏作旁。老彭当读如'匪其彭'之彭，音旁。旁，侧也，欲自比于老子之侧，盖谦词也。考《曾子问》，记孔子问诸老聃者屡矣，《家语》亦云'孔子问《礼》于老聃'，此孔子欲自附于老聃之侧之验也。旧说以为彭祖，彭祖，六经所不载，圣人所不道，岂孔子之愿比者哉！"

束修

"'自行束修以上'，束修，汉儒谓十段脯为束修，盖因《礼记》'束修之问不出境'误之也。郑康成注：'谓年十五以上也。'后汉杜诗荐伏谌曰：'自行束修，迄无毁玷。'注：'谓年十五以上。'然以经意详之，亦非也。《郑均传》曰：'均束修安贫。'太守荐刘般曰：'束修至行。'《延笃传》曰：'吾自束修以来，为人臣不陷于不忠，为人子不陷于不孝。'皆同此意。方性夫解《礼记》'束修之问'，谓《论语》名同而实异。其说以为约治其身，则无不海之深，得之所谓'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之意。"按：已上数条，皆不易之论，录之。

官名

陆容文量曰："驸马都尉本秦官，汉有奉车都尉主车舆，驸马都尉主驸马，骑都尉主羽林骑，是谓三都尉。今数列侯曰'公侯驸马伯'，省文耳，若施之章奏，当云驸马都尉，乃止称'驸马臣某'，误也。"予按：唐、宋已来，中书省为宰相之署，今内阁中书舍人尚沿古中书舍人旧名，官衔应称中书舍人。每见乡、会试录列衔，止云内阁中书，则是以古署名为官称，舛误甚矣。不可不正。

赵瑾杨思本

顺治初，有太原进士赵瑾，字懿侯，官长洲知县。江西新城贡士杨思本，字因之。其诗皆似《才调集》，非一时啖名者所及，而世罕知之。

本朝诗选

撰本朝诗者数十家，大都以为结纳之具，《风》《骚》一道，江河日下，皆若辈为之。惟钱牧斋先生《吾炙集》、施愚山《藏山集》、叶讱庵《独赏集》、陈其年《箧衍集》，卷帙不多，犹有殷璠、高仲武唐选之风。陈伯玑（允衡）《国雅》，始甚矜贵，不妄人一篇，后遂泛滥，可惜。其《诗慰》一编，先已成书，乃可传，盖无所瞻徇故也。上元龚贤，字半千，撰《诗遇》，率近体，专宗晚唐，亦不至恶道。

治噎塞疾方

猫生子胎衣，阴干，烧灰存性，温酒服之，治噎塞疾。然猫生子后即食胎衣，必伺而急取，方可得。

王　庭

明弘治中，学正王庭病大便下血，濒危，昏愦中闻人语之曰："吃小水。"果饮溺一碗而苏。乃日饮之，渐愈。

李仲章

康熙己未博学宏词之征，御试于体仁阁，首题《璿玑玉衡赋》。前苏松粮储道参议、壬辰进士临川李仲章来泰冠场，虽彭羡门少宰压卷，亦当逊之。李改翰林院侍讲，一典湖广乡试，未几卒。

诗社和诗

宋末，浦江吴渭清翁作月泉吟社，以范石湖《春日田园杂兴》为题，中选者若干人，谢皋羽所评定，至今人艳称之。顺治丁酉，予在济南明湖倡秋柳社，南北和者至数百人，广陵闺秀李季娴、王潞卿亦有和作。后二年，予至淮南始见之，盖其流传之速如此。同年汪钝翁在苏州为《柳枝词》十二章，仿月泉例征诗，浙西、江南和者亦数百人。

姜宸英

亡友姜编修西溟（宸英），以古文名当世。其文滂沛英发，于苏分为多。未第时，以荐举入《明史》馆，分撰《刑法志》，极言明三百年诏狱、廷杖、立枷、东西厂卫、缇骑之害，其文痛切淋漓，不减司马子长。其论文，则谓六经而下衰于《左氏传》，而再振于《战国策》。盖其为文本挟纵横之气，故云尔。尝选《唐文粹》之文，出以示予，惜未借钞，今其家尚存此本与否不可知。曾语其从弟孝廉宸蕚访之，未见示也。

方文诗

桐城方盒山（文），少有才华，后学白乐天，遂流为俚鄙浅俗，如所谓打油、钉铰者。予常问其族子邵邨（亨咸）曰："君家盒山诗，果是乐天否？"邵邨笑曰："未敢具结状，须再行查。"

陆机铜车

《菽园》载："成化间，提督徐州仓太监韦通于桓山寺凿井，得独轮铜车一，色绿如瓜皮，洗而视之，上有识文'陆机造'三字，重三十钧，推之轮转而可行。进于朝。"但不知当日造此何所用之，徐又非士衡常游之地，何以瘗桓山地中？不可得而详也。

霍　乱

病霍乱，煎香薷汤，冷饮之。或掘地为坎，汲井水于中饮之，亦可。最忌饮热汤，若饮热米汤，必死。

陶诗田子春

姚宽《西溪丛语》于陶诗"闻有田子春，节义为士雄"，引《汉书·刘泽传》"高后时齐人田生"云云。《楚汉春秋》："田生，名子春。"按：此诗上句云："辞家夙严驾，当往至无终。"无终，正田畴居处，《田畴传》云："字子春。"有何可疑？况《刘泽传》之田生，乃齐人，其说谒者张卿，乃游士说客之流，安得称节义，而渊明企慕之至形于篇什如此邪？宽字令威，宋人。出处见《叶水心集》。

猪　异

康熙四十六年，邑东唐山店民家有猪生子，人面，眉、目、口、鼻悉具，惟两耳及身则豕也，击杀之。又辘固庄猪生四子，其二：一人面人身，手足亦如人，惟爪似豕，而两耳则居然豕也。其一人身，手足亦如之，而无首，两耳生肩上。怪而击杀之。同时徐家店有猪生象，堕地即死。是年六月霪雨，大水害稼。

女化为男

是岁七月，吴郡木渎有谭氏女子纳凉于庭，忽坠一星，如石压焉，顷之复苏，则已化为男子。

山水之作

古人山水之作，莫如康乐、宣城、盛唐王、孟、李、杜及王昌龄、刘昚虚、常建、卢象、陶翰、韦应物诸公，搜抉灵奥，可谓至矣，然总不如曹操"水何澹澹，山岛竦峙"二语。此老殆不易及。

强　记

《扪虱新话》载："蔡相当国日，适有美阙两选，人竞欲得之。蔡曰：'能诵卢仝《月蚀》诗乎？'一耆年者应声而诵，如瓶泻水，一座尽倾。蔡大喜，遂得美除。"近日昆山顾炎武宁人，号强记。在京师，一日会于邸舍，予谓之曰："先生博学强记，请诵古乐府《蛱蝶行》一过，当拜服。"顾即琅琅背诵，不失一字。盖此篇声字相杂，无句读，又无文理可寻，最为难读故也。

王　涣

王涣，字群吉，唐末人，常作《惆怅》诗者，载在《唐诗纪事》。而《才调集》讹作王之涣，洪容斋亦仍之。勿论诗之气格相去霄壤，而开元间人预咏霍小玉、崔莺莺故事，岂非千古笑柄？余选《才调集》、《万首绝句》，乃为正之。

朱温弑逆

唐末朱温，躬为弑逆，尽灭昭宗诸子，而盗取神器。时藩镇声大义以讨贼，名正言顺者惟河东耳。而《通鉴》以"寇"书，与书武侯寇魏同。不知温公与刘道原、

范淳父辈当日何所见，而好恶拂人之性乃至于此。使非新安《纲目》、琼山《世史正纲》改书"讨"，君臣大义将澌灭于天下矣。孰谓温公大贤而有是哉！

治小便不通

章丘诸生李观，善医。尝传治小便不通一方：用犀角、玳瑁二味研水服之，果立效。

卷　五

诗品舛谬

钟嵘《诗品》，余少时深喜之，今始知其舛谬不少。嵘以三品铨叙作者，自譬诸"九品论人，七略裁士"，乃以刘桢与陈思并称，以为文章之圣。夫桢之视植，岂但斥鷃之与鲲鹏邪！又置曹孟德下品，而桢与王粲反居上品。他如上品之陆机、潘岳，宜在中品；中品之刘琨、郭璞、陶潜、鲍照、谢朓、江淹，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下品之徐干、谢庄、王融、帛道猷、汤惠休，宜在中品。而位置颠错，黑白淆讹，千秋定论，谓之何哉？建安诸子，伟长实胜公干，而嵘讥其"以莛扣钟"，乖反弥甚。至以陶潜出于应璩，郭璞出于潘岳，鲍照出于二张，尤陋矣，又不足深辩也。

赵沨应制诗

金人刘祁京叔《归潜志》："章宗春水放海青，赵黄山沨应制，立进诗云：'驾鹅初暖下陂塘，羽骑星驰入建章。黄伞轻阴随凤辇，绿衣小队出鹰坊。搏空玉爪凌霄汉，瞥眼风毛堕雪霜。共喜园陵得新荐，侍臣齐捧万年觞。'章宗大喜之，以为非宿构不能至此。"此诗虽唐、宋名人应制，不能过也。

刘　备

小说记汉昭烈帝有一玉人，常置甘夫人帐中，月映之，与玉人一色。此真不经之谈。昭烈在刘景升座上感髀里肉生，慨然流涕，乃屑作此儿女态乎！唐人有《题刘郎浦》诗云："吴蜀成婚此水浔，明珠步障幄黄金。谁将一女轻天下，欲换刘郎鼎峙心。"此语差识得英雄本色。

息夫人

息夫人庙，今曰桃花夫人庙。王摩诘诗云："莫以今时宠，能忘旧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杜牧之诗云："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度几春。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坠楼人。"近益都孙相国沚亭（廷铨）诗云："无言空有恨，儿女粲成行。"则以诙嘲出之，令人绝倒。

温庭筠诗

温庭筠诗："古戍落黄叶，浩然离故关。高风汉阳渡，初日郢门山。"此晚唐而有初唐气格者，最为高调。至于"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乃近俗谛，世人顾亟赏之，而罕知前作之妙，岂知诗者哉！

魏象枢语

故大司寇蔚州魏敏果公（象枢），在京师与予投契甚深，所作诗文每相质证，一句一字，瑕颣必指，公顾大喜，语其子今宫谕无伪（学诚）曰："吾在都数十载，阅人多矣，所心折者，惟有阮亭耳。"谕德甲申秋入都，为予言如此。

吴　雯

吴天章（雯）天才超轶，人不易及。尝为予题倪云林画云："岂但秾华谢桃李，空林黄叶亦无多。"寻常眼前语，正自百思不到。晚买小圃中条之阴，有竹数百竿，梅、橘各数株，予题之曰"中条竹隐"。乃未及归老，而天章死矣，惜哉！其集，遗言属予删定，后世必有知之者。

论历代文章

唐末之文，吾喜杜牧、孙樵；宋南渡之文，吾喜陆游、罗愿；元文，吾喜戴表元；明初之文，吾喜徐一夔；明季之文，吾喜嘉定娄坚、临川傅占衡、余姚黄宗羲。

钟惺早朝诗

竟陵钟伯敬集中《早朝》诗一联云："残雪在帘如落月，轻烟半树信柔风。"阅之不觉失笑。如此措大寒乞相，乃欲周旋金华殿中，将易千门万户为茅茨土阶邪？

朱竹杖

闽有朱竹，色如丹砂。予尝寄书门人李中丞质君、殷太学彦来，求一枝作杖，彦来云："旧惟古田县一僧舍有之，周栎园侍郎求以为杖，自后官闽者竞取之，遂成故事。僧苦之，竟铲去，其种绝矣。

鹿　矮

予前言"鹿矮"二字未详，适阅王伯厚《汉制考》，引《周礼》"麋鹿鱼为菹"注云："今益州有鹿矮者，近由此为之矣（矮，于伪反）。"疏："益州人将鹿肉畜之矮烂，谓之鹿矮也。"

素　沙

又"素沙"注："素沙者，今之白缚也（缚，音绢）。六服皆袍，制以白缚为里使之张显。今世有沙縠者，名出于此。"则古"沙纱""缚、绢"，字皆通用。

吉道人秋香事

小说有唐解元诡娶华学士家婢秋香事，乃江阴吉道人，非伯虎也。吉父为御史，以建言谴戍。道人于洞庭遇异人，得道术，能役鬼神。尝游虎丘，时有兄之丧，

上袭麻衣，而内著紫绫袢。适上海一大家携室亦游虎丘，其小婢秋香者，见吉衣紫，顾而一笑，吉以为悦己也，诡装变姓名，投身为仆。久之，竟得秋香为室。一日遁去，大家迹之，知为吉，厚赠奁具，遂为翁婿。华则吉之本姓云。

浯溪诗

唐郑谷《浯溪》诗："曲曲清江叠叠山，白云白鸟在其间。渔翁醉睡又醒睡，谁道皇天最惜闲。"又唐岭南节度使蔡京《泊浯溪》诗："停桡积水中，极目孤烟外。借问浯溪人，谁家有山卖？"右二诗，余作《浯溪考》亦遗之，今从《万首绝句》录出，当补入之。远搜僻秘，而近失之眉睫之间，殊自笑也。

徽　言

司马文正公《徽言》，仅二卷。公杂采《春秋外传》、《孔子家语》、《孟子》、《荀卿》、《韩诗外传》诸书之言为之。又有有其目而无其辞者，《春秋繁露》、《法言》、《太玄》、《文中子》、《新书》、《新序》、《说苑》、《潜夫论》、《管子》、《庄子》、《墨子》、《意林》、《李翱》十余种。陈氏曰："司马温公手钞诸子，题其末曰：'余此书类举人钞书。然举子猎其辞，余核其意；举子志科名，余志道德。'其首书'迂叟年六十有八'，盖公在相位时，且将属疾，而好学不厌，克勤小物如此。所钞自《国语》而下六书，其目三百一十有二，小楷端谨，百世之下，使人肃然起敬。真迹藏邵康节家，其诸孙迈守汉嘉，从邵氏借而刻之，携其板归越，今在其群从述尊古家。是书无门类，无义例，盖未成之书也。东莱张夙行刻之大梁，有尉氏、阮汉、闻太冲序。"

梁　颀

安丘女子梁颀，字秀中，号袖石道人，归韩生。颇能诗，尝有句云："梨花皓月元同色，风竹流泉不辨声。"早卒。

高珩诗

高侍郎念东（珩）和寒山子诗云："诋佛耽空处，空于世何益。此言影响耳，原未究实际，空者空情想，空者空欲嗜。空者空烦恼，空者空荣利。未发之谓中，试想归何处。真空乃妙有，此中生天地。空有即中和，岂得妄同异。鸱鼠笑鸿鹄，下士多苛议。学术本上乘，反诋无利济。试看王阳明，勋业名当世。吹毛诋良知，又谓学乖刺。旨哉古人言，蚍蜉撼大树。"又："世儒诋仙佛，此亦不足怪。弟子不如师，门风坐颓败。两家之儿孙，其行同乞丐。都是师子虫，反把师子坏。即如所谓儒，科第事冠盖。岂徒周孔羞，那是程朱派。所以秦始皇，辣手亦痛快。"前一首破却顽空，后一首说尽三教末流之弊。

咏李后主诗

江都门人宗元鼎，字梅岑，以诗鸣江淮间。有《咏李后主》绝句云："江南歌舞寻常事，便遣曹彬下蒋州。"余最爱其措语之妙，取入《感旧集》。近覆阅之，乃知其误。南唐自元宗时，周世宗屡侵淮南，国势削弱，至迁都豫章以避之，非始宋也。后主仁爱，无荒淫失德，但溺于释氏耳。宋太祖谕徐铉曰："江南亦有何罪？但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邪！"亦非以歌舞为兵端。宗语非事实矣。

题榜不易

有求竹轩名于东坡者，久之书扁还之，乃"竹轩"二字。甚矣，题榜之不易也。余再入蜀，谒武侯庙，见某中丞题榜曰"丞相祠堂"，余深叹其大雅，不可移易。又吾郡重修历下亭，或题其榜曰"海右此亭古"，亦叹其确。此所谓颠扑不破者也。

诗中叠字

七言律有以叠字益见悲壮者，如杜子美"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江天漠漠鸟双去，风雨时时龙一吟"是也。有以叠字益见萧散者，如王摩诘"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徐昌谷"开轩历历明星夕，隐几萧萧古木秋"，王敬美"山鸟自呼泥滑滑，行人相对马萧萧"是也。《诗·小雅》"萧萧马鸣，悠悠旆旌"，"杨柳依依，雨雪霏霏"，此用叠字之始，后人千古受用不尽。

洪武纪年

昆山顾绛亭林作《革除辨》，其言确当不可易，此史馆所当知者。略曰："成祖以建文四年六月己巳即皇帝位，夫前代之君若此者，多即其年改元矣。不急于改元者，本朝之家法也；不容仍称建文四年者，历代易君之常例也。故七月壬午朔诏文一款'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其改明年为永乐元年'。并未尝有革除之说，即云革除，亦革除七月以后之建文，未尝并六月以前及元二、三年之建文而革除之也。故建文有四年而不终，洪武有三十五年，而无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云云。或曰：'洪武有三十五年，而无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可乎？'考之于古，后汉高祖之即位也，仍称天福十二年，其前则出帝之开运三年。故天福有十二年，而无九、十、十一年。与成祖之仍称洪武，岂不暗合者哉。"

少年才人

近少年才人负奇夭折，有云间夏完淳存古，故吏部瑗公允彝之子，十七岁著《大哀赋》，不减庾子山，世多传之。豫章黎祖功耆尔，前浙江提学博庵元宽之子，诗甚奇崛，意不可一世，亦十七岁江行死于盗。先是赋《吁嗟行》一篇，不数日遂死，若谶然。其诗云："山何不攒峰，为刃以绝我脰。天何不降玉，为棺以封我尸。区区姓字人不知，面目尘土何所为。鲁连好倜傥，曹公无威仪，肯如小儒举举衣裳学仲尼。起啮我笔燔我诗，手

中提携三尺儿，谁搏白兔两丸泥。荒鸡惊起夜乱啼，神鬼豗豗得志天地悲。”南城陈伯玑允衡取其遗集入《诗慰》，新建陈士业宏绪序之。序亦奇。

齐衰

《檀弓》：“季武子寝疾，蟜固不说齐衰而入见，曰：‘斯道也将亡矣，士唯公门说齐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昔萧颖士不脱齐衰谒李林甫，近谢通判良琦不脱齐衰谒胡佥事在恪，亦犹行古之道也。李与胡怪而叱退之，则不读书之过也。然公门脱齐衰，而颖士不脱麻衣何以得至政事堂？不可解也。

论君臣

明世宗读《孟子》，至对齐宣王“礼，为旧君有服”云云，几罢配享。今观“寇雠，何服之有”一语，亦诚过矣，以此垂训后世，且为乱臣贼子口实。然吾观《檀弓》子思对穆公之词曰：“古之君子，进人以礼，退人以礼，故有为旧君反服之礼。今之君子，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坠诸渊，毋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礼之有。”此语亦太过当，殊不类子思之言，恐记者有所傅会耳。总之，此等议论犹是战国谲诈相倾气习。如豫让不报中行氏而报知伯，皆是此一种见解。只从恩怨起见，非天理民彝之正。余昔《题国士桥》一绝句云：“国士桥边水，千年恨未穷。如闻柱厉叔，死报莒敖公。”此诗自谓可以敦薄。

刑章之失

唐初削平群雄，杀窦建德、萧铣，而赦王世充。宋太宗忌李后主，赐牵机药，必置诸死，而赦穷凶极恶之刘铢。古今刑章之失，未有如是之甚者。

唐藩镇

唐藩镇跋扈，至河北三镇极矣，而皆起于仆固怀恩之养寇自重，其祸遂与唐相终始。中间止一魏博田弘正、田布父子乃心王室，尽变悖逆桀骜之风，不愧忠臣孝子，而皆不良于死。天之报施善人，何太愦愦邪！宜朱滔、王庭凑之流不绝于世也。

僧道

姚文献公崇《遗令》云：“佛以清净慈悲为本，而愚者写经造像以求福，汝曹勿终身不寤，追荐冥福。道士见僧获利，效其所为，尤不可延之于家，当永为后法。”近淄川高念东（珩）侍郎夙昔好佛，而遗令“勿请恤典，勿作佛事”，可谓达观矣。

君子之逝

涓来大宗伯（泽弘），余同年兄弟也，以康熙辛巳致仕，侨居金陵。戊子春捐馆舍，寿八十有三。安丘王叟升华云：“初无病苦，但数日不思饮食，隐几而逝。”宗伯，善人君子，宜其如是。高念东少司寇以丁丑年无疾而终，寿八十有六，去来与宗伯同。二公皆达禅理，殆释氏所谓“入无余涅槃界而般涅槃”者邪（司寇乃宗伯之师）。

常熟冯氏

常熟冯班，字定远，著《钝吟杂录》，多拾钱宗伯牙慧，极诋空同、沧溟，于弘、正、嘉靖诸名家，多所訾謷。其自为诗，但沿《香奁》一体耳，教人则以《才调集》为法。余见其兄弟（兄名舒）所评《才调集》，亦卑之无甚高论，乃有皈依顶礼，不啻铸金呼佛者，何也？班之子曰行贤，字补之，诗学白乐天，却有自得之趣，与吴雯天章善。尝求余论定其诗，惜逸其本矣。

彭王倡和集

汪钝翁（琬）《说铃》云：“二王好作《香奁》诗，倡和每至数十首。刘公甗（体仁）曰：‘此虽慧业，然并此不作可也。’”盖余少时，与兄西樵及海盐彭少宰羡门（孙遹）倡和《香奁》体诗，世多传之。彭有句云：“仙路无缘逢巨胜，珠胎有泪滴方诸。”西樵有句云：“下杜城边分驿路，上兰门外足长亭。”余亦有句云：“洛浦神人工拾翠，魏家公子妙弹棋。”“梅根冶里春逢信，兰叶舟中晚趁潮。”详载《彭王倡和集》。

山川写照

余两使秦蜀，其间名山大川多矣，经其地，始知古人措语之妙。如右丞“秋山敛余照，飞鸟逐前侣。彩翠时分明，夕岚无处所”，二十字真为终南写照也。余丙子再使蜀，归次嘉陵江，有绝句云：“冒雨下牛头，眼落苍茫里。一半白云流，半是嘉陵水。”盖牛头山最高，一径螺旋而下，人行云气中，云与江水相连，沆瀣一气不可辨。诗语虽不工，亦写照也。

丁耀亢丘石常

诸城丁耀亢野鹤与丘石常海石友善，而皆负气不相下。一日饮铁沟园中（东坡集有《铁沟行》，即其地），论文不合，丘拔壁上剑拟丁，将甘心焉，丁急上马逸去。丁著《天史诗》，多奇句，如《老将》云：“低头怜战马，落日大江东。”《老马》云：“西风双掠耳，落日一回头。”此例皆警策。丘晚为夏津训导，《过梁山泊》诗云：“施罗一传堪千古，卓老标题更可悲。今日梁山但尔尔，天荒地老渐无奇。”丁迁惠安令，丘迁高要令，皆不赴。

释氏书

释氏书最不可信者，如云：“太子初生，为起三时殿，择取五百妓女，形容端正，才能巧妙，皆以名宝璎珞其身，迭代宿卫。后太子启王出游，止阎浮树下。王恐其出家，唤令回国，更增妓女而娱乐之。”既为纳妃，又增妓女而娱乐之，不知宫中须许多妓女何为？古来有此豫教之法否？其鄙倍，殊可一笑。

布　施

《妙法莲华经》，诵写皆有利益，然其开卷即说布施。如言："或有行施，金银珊瑚，真珠牟尼，砗磲玛瑙，金刚诸珍，奴婢车乘，宝饰辇舆，欢喜布施。"又云："名衣上服，价值千万。或无价衣，施佛及僧。千万亿种，旃檀宝舍。众妙卧具，施佛及僧。如是等施，种种微妙。"云云不知出世人需此许多长物将焉用之？抑与身心有何关涉？只令俗僧援为口实，为清净寂灭之累而已。大善知识，必能辨之。

佛如麻苇

毗婆尸已来才有七佛，而《内典》云："成劫已过，人住劫来，释迦牟尼如来于住劫中，当第四佛，尚余九百九十六佛，于后续次而出。"信如经言，何佛如麻苇之多邪？然释迦之后，降而为祖，历一十八代，不闻有佛。东土自初祖达摩而后，止于六祖，亦不闻有佛。所谓九百九十六佛者，将俟何日邪？亦幻而无稽矣。

兴　渠

《梵网经》："修行之人，不得食五辛。五辛者：一葱、二薤、三韭、四蒜、五兴渠。"兴渠出于阗国，根粗如细蔓菁根而白，其臭如蒜。或云芸苔、胡荽者，非。

须　臾

僧祇律云："二十念名一瞬，二十瞬名一弹指，二十弹指名一罗预，二十罗预名一须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须臾。"

彭尧谕

彭尧谕，字西园，中州人，仕为某府通判。顷见某为作传云："尝在京师人家席上，遇竟陵钟惺，谈诗不合，欲拳殴之，钟避去乃已。"余读之失笑。方钟名盛时，如尧谕辈者遇之，方屏息不暇，而敢与之论诗，且拳殴之邪？不度德，不量力，姑妄言之，适足供识者一笑耳。

张复我编修

前辈如以甲子科举者犹及见后甲子科，则与新榜中式举人称同年。此余幼闻诸先祖方伯赠尚书府君者。吾乡胶西张编修复我（应桂），举于顺治戊子，昨乙酉秋，送其孙赴试济南，过余信宿，大椿轩神，气不衰。今又三年戊子，闻又送其孙来济，年八十二矣。八十时游吴，纳一小姬，年才十六。

章　秀

章秀，徐州人，家于汴，能小诗。初适市人负贩者，厌之，已而弃去，独居。孙检讨予未（勷）游梁，与相倡和，遂归之。时康熙丁亥，章年六十又五，而倡随甚相得也。尝在中牟有和余三绝句云。

神女楼

今真定府隆平县，汉之广阿也。《史记》赵武灵王尝游于此，梦见神女，使群从赋之，以侈其事。然则梦神女者不惟楚襄王也，彼犹寓言，此则真梦，而古今词人赋咏概不之及，何欤？按：真定有神女楼，余壬子过之，有诗云："神女楼高望杳冥，恒阳缥缈乱峰青。百年河北蟠三镇，千里行山入五陉。"即此楼也。

平　泉

《天下名胜志》云："平泉庄距赞皇县一舍许，周回十里，堂榭百余楹，奇花异草、珍松怪石，靡所不致。今为玉泉寺。"按：平泉自在洛阳，此出傅会耳。

何　采

春坊中允何采，字第五，桐城人，相国文端公如宠之孙，黄州太守应璜子也。工书法，诗亦有名，然好骂詈刺讥，在翰林，名陷轻薄。方邵邨亨咸，何氏之甥，又黄州君之婿也。顺治丁亥登第，铨授兰溪知县，黄州饯之，并延其父坦庵宫詹（拱乾）。邵邨，詹事之爱子也。将就坐，詹事戏语黄州曰："姐哥（邵邨小字）今日正客，当占上坐，吾两老人皆前席主位可乎？"黄州曰："但不知有此例否？"第五在旁应声曰："有之。"众愕然，问出何书。第五曰："出《孟子》'尧率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众大笑。法方伯黄石（若真）在金陵，方典武闱而奉家讳，仓卒不得出，黾勉终事。第五遣人送诗云："门人只读《孙吴传》，何必教渠废《蓼莪》。"巨商某者，其母大寿，走厚币请故相至金陵游山，主于其家。是日，宾客方群集上寿，第五送诗曰："朝贩纲盐暮沸笙，满堂宾客尽鸡鸣。可怜丞相张苍老，也拜高台寡妇清。"金陵人竞传之。

史　断

史断自胡致堂《管见》而后，以东阿于文定公《读史漫录》为最。竟陵钟退谷《史怀》多独得之见，其评左氏，亦多可喜。《诗归》议论尤多造微，正嫌其细碎耳，至表章陈昂、陈治安两人诗，尤有特识。而耳食者一概吠声，可叹。

龙　光

龙光，字二为，望江人，康熙丁未进士。自记前身太白山湫龙也，每雷电风雨，辄心喜，意气飞动。然仕途辘轲，仕止福建某府同知。

海岱诗社

吾乡六郡，青州冠盖最盛。明嘉靖、万历间，官至尚书者八九人。而世宗时，林下诸老为海岱诗社，倡和尤盛，其人则冯闾山、黄海亭、石来山、刘山泉、范泉、杨渑谷、陈东渚，而即墨蓝北山亦以侨居与焉。倡和诗凡十二卷，无刊本。余近访得钞本，诗各体皆入格，非浪

作者。间山名裕，即四冯之父(惟健、惟敏、惟重、惟讷)，文敏琦之曾祖。山泉、范泉，则文和琢之孙也。此集惜不行于世，乃钞而藏之。其后大司空龙渊钟公晚年里居，复举真率之会，多至三十人，而诗歌倡和不及前矣(《海岱社诗》即文敏公所选)。

明诗选

陈大樽《明诗选》，于弘、正间持择甚精，嘉靖以来，便稍皮相，什得七八耳。至《拟早朝》应制之体阑人，未免可厌。万历以下，如汤义仍、曹能始，不愧作者，概置之桧下无讥之列，此则大误。须合牧斋《列朝诗集》观之(弘、嘉间，虞山先生之论不足为据，当以陈为正)。

傅国逸事

傅国，字鼎卿，别字丹水，临朐人，其父老儒也。少贫，而读书慧甚，里人感异梦，以女妻之。无居以娶，某广文者捐庙壖隙地，筑一室为娶焉。尝适市为妻市布作衣襦，恐其给己，令尺剪而酬其直。弱冠乡举，怒一妓不时至，械其手令歌，不中节辄笞之。成进士，由通许令人户部为郎，督饷辽东。罢归，卜筑云黄山中，以石为门，望之如墟墓间物。自作传刻两扉上，中作一楼，名凝远，聚书万卷。每春时出游，乘肩舆，去襜帷，进贤冠，朱衣束带，遍历村墅。以其女嫁时贫无奁具，召之归，盛治奁具，择吉日，令婿亲迎。其任诞如此。甲申鼎革后，足不下楼。一日寇至，积薪焚其楼，遂与图书俱烬。居常为其戚殷生言："吾右臂时时汗出如滴泉，法当死于火。"至是果然。寿光安致远静子状其逸事。

卷 六

文人写真

王右丞画《孟襄阳吟诗图》，至今流传，以为佳话，不知宣和所藏，又有厉归真所画《常建冒雪人京图》。当时文人高士为世艳慕如此。梁溪严中允荪友(绳孙)以布衣游京师，见先兄西樵洎余，遂欣然为之写真，亦古人之亚也。

历代正气

孟子云："其为气也，至大至刚。"吾于汉末得二人焉，曰孔北海融、关壮缪羽；于唐得二人焉，曰宋文贞璟、颜忠烈真卿；于宋得三人焉，曰韩忠献琦、范文正仲淹、苏文忠轼；于明得一人焉，曰王端毅恕。

封禅巡狩

曹颂嘉(禾)在翰林疏请封禅，王岳生(承祖)为给事中，疏驳之，而请举巡狩。二者皆著于《白虎通》，未识两说孰为是非也。

唐九经

唐九经，字行一，浙之山阴人，崇祯癸未进士，性好谄。里人有官学士者，其封君家居，唐日往造焉。或嘲以诗云："九经第一不修身，只为年来敬大臣。"久之，学士殁，而里中有以监司家居者，唐又日造之。或问之："唐近日何为?"应曰："近日不敬大臣矣，体群臣矣。"闻者皆大笑绝倒。监司后官至尚书，而唐已前殁，不及见。

沈夫妇

吴江沈君庸自征作《霸亭秋》、《鞭歌妓》二剧，浏漓悲壮，其才不在徐文长下。乃其妻张亦才女也，常有《寄外》词云："漠漠轻阴笼竹院。细雨无情，泪湿霜华面。试问寸肠何样断。残红碎绿西风片。万转相思才夜半。又听楼头，叫过伤心雁。不恨天涯人去远。三生缘薄吹箫伴。"(张名倩倩。)

阴符经墨迹

米南宫写《阴符经》墨迹，细行书，结构精密，神韵溢于楮墨，大似褚河南，与世所传刻米书迥别。卷首有黄帝像，两童子捧剑印侍，前有一鼎。亦名笔也。经后有元章书与刘巨济倡和《龙真行》二篇，字尤佳。自题云："秘府右军书一卷，有一龙形真字印，故作。米芾。"二诗甚奇伟，不具录。米又书后云："芾自命此书为跋尾，书惟题于家，真迹后不写以遗人。"又云："枢密太尉论书法奥，前篇有'天真难力至'语，后篇知刘侯收书自芾始，故写献。"《阴符经》后题"甲申初夏廿日，南山米老学书课。"又坚白老人跋"《米氏小录》"云云，不知是何许人。此帖昔在京师见之，今不知归谁氏矣。

韦皋造兵器

唐韦皋在西川造兵器，皆有"定秦"字。朝廷疑其跋扈，按问之，云是工人名字。然《刀剑录》云："秦始皇三年，岁次丁巳，采北祇铜铸二剑，铭曰'字秦'。"于古已先有之矣。

王 乔

世言叶令王乔与仙人王子乔本是两人，而应劭《风俗通义·辩叶令》一条，引周灵王太子与师旷事，则是三人混而一之矣。按《后汉书》，王乔载《方术传》，传末云："或云即古仙人王子乔也。"而刘向《列仙传》以为即灵王太子，劭之说本此。《列仙传》多诞谩不经，如载范蠡，而云事周师太公望，其可笑如此。后来《真诰》、《真灵位业图》诸书之滥觞也。

太山石敢当

齐鲁之俗，多于村落巷口立石，刻"太山石敢当"五字，云能暮夜至人家医病。北人谓医士为大夫，因又名之曰"石大夫"。按："石敢当"三字，出《急就篇》，师古

注但云"所当无敌"。石贤士祠,本汝南田间一石人,有妪遗饵一片于其下,民遂讹言能治病,是两事而讹为一也。"太山"二字,义亦难解,或以劭为太山太守而转讹耳。

荞麦花入诗

稻花、豆花,《麦秀》、《黍离》皆以入《诗》。荞麦为五谷最下之品,而其花殊娇艳。唐人诗云:"日落鸦飞散,满庭荞麦花。"荞麦自田野间物,讵可植之庭中?此较边华泉"庭中何所有,有萱复有芋"尤可议。白乐天诗:"自起开门望野田,月明荞麦花如雪。"差不谬耳。

直言无隐

《颜氏家训》云:"江南文制,欲人弹射,遇有所累,随即改之。山东风俗,不通击难,吾初入邺,遂尝以此忤人,至今为悔。"余谓此亦存乎其人耳,不关南北也。余夙昔于朋辈诗文就质,凡佳恶必直言无隐,故翰林侍读施愚山先生尝曰:"吾交游满天下,直谅多闻唯王先生耳。"故刑部尚书魏环溪先生,每有所作,必属余指其瑕,即欣然改定。尝有《谢劄》云:"于论文较艺之中,见吾心不欺之学。"又语其子宫谕(学诚)曰:"吾在京师三十余年,惟心折一阮亭耳。"故翰林检讨唐先生济武亦然。晚年有京师官以诗相质,余为指摘窜改,不少隐,后遇之,颇有愠色。余始知古道不可尽行也,悔之。此事不独颜氏,唐刘梦得与牛僧孺亦有然矣。

勿袭形模

颜之推标举王籍"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以为自《小雅》"萧萧马鸣,悠悠旆旌"得来,此神契语也。学古人勿袭形模,正当寻其文外独绝处。

犹 豫

犹豫,颜介所释甚详,今录之:"尸子曰:'犬五尺为犹。'《说文》曰:'陇西谓犬子为犹。'或以《尔雅》曰:'犹如麂,善登木,闻人声,则豫缘木上下也。'"

虙子贱

虙子贱,虙羲之后。单父东门有子贱碑,云济南伏生即子贱之后。

写 真

写真一技,古称顾虎头。此艺虽精,终不能与山水、竹石、花鸟、龙鱼等埒。近日如曾鲸、谢彬辈,以此擅名,吾见其晚年笔墨亦草草耳。近有鸿胪序班禹之鼎,名重辇下,曾为余作《放鹇》、《荷锄》、《雪溪》、《诗思》数图,时有利钝。颜氏称:"武烈太子偏能写真,坐上宾客,随宜点染,即成数人,以问童孺,皆知姓名。萧贲、刘灵、刘孝先,并文学已外,复佳此法。又有西朝中书舍人吴郡顾庭、平氏县令彭城刘岳。"昔王右丞、赵承旨并擅此长,不以为讳,然今之名世,亦罕觏矣。

顾大申

顾大申,本名镛,字震雉,号见山,善丹青,尤工设色。为诗精深华妙,兼有寄托,在松江派中大樽之下,诸人之上。尝刻《诗》三百篇及《楚词》、《选》诗为一书,名曰《诗原》。康熙己酉,以工部郎中奉使榷赣关,作画别余,自后不复相见。

毕九歌

毕九歌,字调虞,吾邑大司空亨之裔。能诗,今仅传其一绝云:"芍药花残布谷啼,鸡闲犬卧闭疏篱。老农荷锸归来晚,共说南山雨一犁。"

陈其年

昔人云:"一人知己,可以不憾。"乃亦有偃蹇于生前而振耀于身后者。故友阳羡陈其年(维崧),诸生时老于场屋,厥后小试,亦多不利。己未博学宏辞之举,以诗赋入翰林为检讨,不数年,病卒京师。及殁,而其乡人蒋京少(景祁)刻其遗集,无只字轶失,皖人程叔才师恭又注释其四六文字以行于世。此世人不能得之于子孙者,而一以桑梓后进,一以平生未尝觌面之人,而收拾护惜其文章如此,亦奇矣哉。

元 稹

唐张祜,长庆、宝历间诗人之翘楚。或荐于上,时元稹为相,力沮之,不得召见,罢归。祜见知于乐天而沮于微之,此理之不可解者,而元之相度、人品,亦可想见。

开元天宝二事

开元二十三年,裴耀卿为江淮转运使,置河阴、集津、太原诸仓,自太原入渭输关中。时命三百里内刺史、县令,帅所部音乐集五凤楼下。怀州刺史以车载乐工数百,皆衣文绣,服箱之牛皆为虎、豹、犀、象之状。鲁山令元德秀,惟遣乐工数人连袂歌《于蒍于》。上曰:"怀州之人,其涂炭乎!"立以刺史为散官,而叹德秀为贤。天宝初,江淮租庸使韦坚引浐水抵苑东望春楼下,为潭以聚江淮运船。三月,上幸望春楼,坚以新船数百艘各榜郡名,陈郡之珍货于船背。陕尉崔成甫著锦半臂,缺胯绿衫而裼之红袙,首居前船,唱《得宝歌》,使美妇百人盛饰而和之。坚跪进诸郡轻货,仍上百牙盘食,上置宴,竟日而罢,加坚左散骑常侍,僚属褒赏有差。观此,则怀州刺史左官,何以令其心服。天宝之乱,即一事可预知矣。

玄元灵符

天宝元年,陈王府参军田同秀上言:"见玄元皇帝于丹凤门之空中,云我藏灵符于尹喜故宅。"上遣使于函谷关尹喜台旁求得之,同秀除朝散大夫。间一岁,清河人崔一清复上言:"见玄元皇帝于天津桥北,云有符

在武城紫薇山。"使往掘，亦得之。东京留守王侹知其诈，按问，果首服，奏之。此事与宋真宗之天书先后一辙，可发一笑。

俞 儿

俞儿，无终山之神也，而《庄子·骈拇》篇："属其性于五味，虽通如俞儿，非吾所谓臧也。"与师旷、离朱并举，则是易牙之类人名也。

七言歌行

七言歌行，杜子美似《史记》，李太白、苏子瞻似《庄子》，黄鲁直似《维摩诘经》。

沈鲤奏疏

山阴王文端公家屏，先高祖太仆公门生也。江夏郭文毅公正域，先曾祖大司徒公门生也。先伯祖太师公会试（隆庆辛未）。实出商丘沈文端公鲤之门，故三公之集，吾家皆有之，而沈公正、续两集，则太师所较刻也。士禛三复其文，叹其经术闳深，议论正大，真一代伟人。谨节录其议建文位号、景泰实录一疏，以见梗概云。

臣看得国子监司业王祖嫡奏，为循史职修阙典，以昭祖宗心事，以隆继述大孝事。窃惟人君有位号，则有纪年；有政令，则有实录。此《春秋》不易之法，自古及今，未有以兴亡隆替而因革予夺其间者。我朝自太祖开基，列圣相承，金匮石室之藏具在。乃建文以革除而概称洪武，景泰以分附而并系英宗，则皆为我朝阙典矣。所据司业王祖嫡因在史馆纂修，知其始末，所以建有此议。臣请先述二事大略，而后及所以当正之故，为皇上陈之。太祖高皇帝在位，懿文太子先薨，至洪武三十一年，太孙嗣位，改元建文。建文者，太祖之嫡孙也，在位四年。成祖文皇帝靖难登极，乃削去建文年号，仍以洪武纪年。及重修《太祖实录》，遂将四年实历附作洪武虚数，此则革除之大略也。正统十四年，也先入犯，英宗睿皇帝躬驭六师，自行天讨，至土木北狩。景皇帝时为郕王，奉章皇太后命监国，旋正大位。次年八月，恭遇英庙回銮，后七年复辟，是为天顺元年。其时奸臣石亨辈，奏将景皇帝废为郕王，加谥曰戾。成化元年，修《英庙实录》，遂以景泰七年事迹附于正统之后，天顺之前，注曰"郕戾王附"。成化十一年十二月，宪宗纯皇帝追体英宗本意，始敕廷臣复景帝位号，上恭仁康定尊谥，改修陵寝，无所不用其情。而景泰七年事迹原附《英庙实录》者，仍称"郕戾王附"，此则附录之大略也。嗣是以来，朝野公议非不昭然，而修遗举坠独未之闻，则有由矣。盖郕戾附录纂修在成化元年，位号之复在成化十一年也。当时惟以复位号为重，而实录之改与不改，以为往事。历数十年竟无言及之者，乃因循以至于今，非为其不可而遂已之也。夫宪庙追尊之举，为帝王盛德之冠，乃独于附录一节不行厘正，于推广德意毋乃有阙乎？不知位号既复，则实录自当改正，许其大，不许其细，是未体夫宪庙之心而已矣。建文年号，在成祖登极诏书，不过以建文四年为洪武三十五年，然犹称为少主，未闻降削位号，是在成祖亲亲之心，亦必有不忍绝者。而一时宣力归命诸臣，或务张功伐，或苟存形迹，遂赞成革除之事，其亦未达夫成祖之心耳。夫成祖奉天靖难，再造邦家，骏烈宏功，缵承高庙，正使年号不除，何损万一，而曲为掩讳若此？且天下后世各有耳目，安可尽泯？稗官野史各有纪载，安可尽革？此不但无益于事，适足示人以疑耳。故议复革除者，非为建文，为成祖也；议更附录者，非为景帝，为英宗也。兹皆所不必讳者也。方今圣明在上，修遗举坠，以弘先德，正此其时。臣等不敢为更张之议，惟以附录改正，将《英庙实录》于正统以后、天顺以前，摘中间七年事迹，名曰"恭仁康定景皇帝实录"，无相混淆，如斯而已矣。至于建文位号，诏书中原无降削之文，今亦无凭议复，亦惟于《高庙实录》中摘出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事迹，复称建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以存其年号，传信万世，如斯而已矣。昔我太祖甫定天下，即首命儒臣纂修《元史》，又追谥其主为顺帝，渊哉圣心，至公至厚矣！成祖、英宗之心，同符太祖，而建文、景泰又非胜国之君之比，元主可谥，何忍没其号于建文，《元史》且修，何可阙其录于景泰。且景泰之位号既可复，则建文年号亦可复，建文之死事诸臣，且蒙我皇上之恤录，而况其君乎，况其为太祖之嫡孙乎！慰祖宗在天之灵，伸寰海久抑之意，彰微显阐幽之烈，寓兴灭继绝之仁，斯举也、实圣德圣政之第一事也，独称昭代之信史而已哉！奉旨：景皇帝实录，著候纂修，改正建文年号罢。

葛守礼文

德平明御史大夫葛端肃公（守礼），嘉、隆名臣，以世宗之猜忍，而独终始见信，虽陶仲文恶之，而谗言无自而入，固德望素孚，亦福人也。其《家训》已载余《池北偶谈》。其文如奏疏、序、记，皆明白正大，不事雕饰，真大人君子之言。今节录《东方先生祠记》一篇，以见梗概。

汉平原厌次废县，今为神头镇。其西原有东方先生冢焉，镇是以有祠，盖殁而可祭于社者也。晋夏侯常侍赞之，唐颜鲁公记而书之，由来远矣云云。或问于余曰："先生电发于汉，当时莫拟其伦，民到于今称之，卒亦莫知其故，竟何人也？"余曰："先生神异人也，孔氏所谓犹龙者也。汉之武帝，雄迈无前，士生其时，亦无端不有，各有以当帝心者，而弃置诛夷，曾不少惜。多欲横发，无可谁何，汉之天下殆岌岌矣。天生先生，应时而出，上书满公车，帝诵之累月始毕。既足以降其心而夺之气，而其触机随应，飙发无方，直谏、戆谏、讽谏、谲谏，要在格君心之非而不居其名，他不具论。如廷诘董偃三罪，人为惕息，而武帝立罢宣室之宴，非汲长孺万一可几者。其转移之神，不可以常理知，即帝亦不知其所以也。武帝虽肆欲，而不遂身为祸主者，先生力也。故尝论之：先生陆沈于俗，避世金马门，其迹也。逢占

射覆，其余也。不为富贵宠荣而妄希冀，其素也。横放不羁，陵轹万类，其气也。一龙一蛇，变化至于不可穷，其源本也。直谏、戆谏、讽谏、谲谏，而卒归于正，其大节也。至于谑浪侵犯而暴君不能怒，诙嘲傲侮而廷臣不知怨，斯则圣人之所不可必，贤人志士之所不敢望者也。故曰神异人也。夏侯太初以为其道犹龙，信矣。夫若扬雄之谓'似优似直'，司马迁之谓'滑稽'，班固之谓'恢谐优畜'者，皆不足以知先生之深者也。余非能知先生者，故不敢知，而卒归之神异，或者以为信然也。"故识其重修岁月，而因以尚论其人，盖为不知先生者言之也。

此文在宋南渡后颇似陆务观，后必有知之者。先生集凡十八卷。

苕文訒庵之言

康熙丁未、戊申间，余与苕文、公詠、玉虬、周量辈在京师为诗倡和，余诗字句或偶涉新异，诸公亦效之。苕文规之曰："兄等勿效阮亭，渠别有西川织锦匠作局在。"又叶文敏訒庵云："兄歌行，他人不能到，只是熟得《史记》、《汉书》耳。"余深愧两兄之言。

陈际泰集

陈大士（际泰）命其集曰"己吾"。按《水经注》："汴水又东，谷水入焉。谷水又东南，径己吾县故城西，故梁园宁陵县之种龙乡也。汉成、哀世，始置县。永元十一年，陈王削地，命以嘉名曰己吾，犹有陈楚之俗焉。"《名胜志》："乙吾分己氏县置，故城在今宁陵县西南三十里。《魏书》'武帝初起兵于己吾'是也。"大士岂以其陈姓而取以名集邪？与友人偶谈及，记之。

古　乐

沈约云："乐人以音声相传，训诂不复可解。凡古乐录，大字是辞，细字是声，声、辞合写，故致然尔。"此言甚明白，故今人强拟汉《铙歌》等篇，必不可也。

九河不宜竹

戴凯之《竹谱》云："九河鲜育，五岭实繁。"九河皆在今德州平原、德平之界，余常见德州士夫家种竹，间有生者，仅如麻苇。九河地不宜竹，盖自古而然矣。

治中风

治中风方：用荆芥穗以酒调下三钱，立愈。（焦氏《说楛》）

治暴吐血

治暴吐血：以蛛网为丸，米汤饮下，立止。

治蛇伤

治蛇伤：用香白芷为末，入鸭嘴、胆矾、麝香各少许，糁疮上。（俱同上）

治犬伤

《南史》：张畅弟为猘犬伤，食虾蟆脍而愈。

平妖传

《平妖传》载蛋子和尚三盗猿公法，亦有所本。广州有大溪山，有一洞，每岁五月始见。土人预备墨渖、纸刷入其中，以手扪石壁上有若镌刻者，急拓出，洞亦随闭。持印纸视之，或咒语，或药方，无不神验者。见焦尊生《说楛》。不仅严三点、杜七圣、马遂之有所本也。

康　洽

盛唐诗人多有赠康洽之作，最传者，李欣所谓"西上虽因长公主，还须一见曲阳侯"，盖指杨国忠暨秦、虢辈也。后长庆中，白居易作忠州刺史，亦有赠康诗云："殷勤怜汝无他意，天宝遗民见渐稀。"天宝至是已历六朝，而康犹在，则禄山之乱流落西蜀，至元和、长庆之时，亦已老矣。又按段安节《乐府杂录》："有康老子者，是长安富家子，常与国乐游处，家产荡尽。后以半千从一妪买得冰蚕丝褥，遇波斯胡酬直千万，不经年复尽，寻卒。伶人嗟惜之，遂制此曲，亦名《得至宝》。"似又别是一人。

五木皆卢

五木皆卢，世止知刘毅东府摴蒲事耳。《北史》："梁主萧詧献玛瑙钟于周，文帝顾诸丞郎曰：'掷摴头得卢者赏之。'薛端后至，掷之，五木皆卢，即以赐之。"事有相类如此，而知之者少。

李　贽

余素不喜李贽之学，其《藏书》、《续藏书》未尝寓目。近偶观之，其最害道者莫如《论狂狷》一篇。其言谓放勋狂而帝，文王狂而王，泰伯狂而伯，皆狂也。舜也、禹也、汤、武也、太公、周、召，皆狂也。汉高帝，狂之神；文帝，狂之圣也。此等谬论，正如醉梦中呓语，而当时诸名士极推尊之，何哉？若以李斯、桑弘羊、吕不韦、李园、贾诩、董昭为名臣，温峤为逆贼，所谓好恶拂人之性者也。以扬雄、胡广、谯周、冯道为吏隐外臣，亦大谬。

非圣侮法

非圣侮法，学士所当深戒。如《尸子》谓"舜多膻行"，又唐诗人李群玉《题黄陵庙》诗，自言遇二女，或戏之曰："君乃虞帝之辟阳侯耶。"此真无忌惮之小人，泥犁果有狱，当为此辈设耳。

古人事相类

古人事有极相类者，故周栎园（亮工）侍郎作《同书》，来元成（集之）《樵书》尤多搜摭。近观《南北史》，

偶得数事记之。江革除都官尚书，还都，赠遗一无所受。唯乘台给一舸，舸艚偏欹，将济江，或请徙重物以迮轻艚，革既无物，乃于西陵岸取石十余片实之。此与陆绩郁林石相似。魏使尚书李孝伯聘宋，宋孝武帝骏遣长史张畅与语，而帝微服观之。孝伯目帝不辍，出谓人曰："张侯侧有人，风骨瞻视非凡品也。"此与曹孟德床头捉刀相似。又中书舍人王弘为宋太祖所爱，谓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乃当判耳，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弘如言往，球举扇挥曰："若不得尔。"弘还白太祖曰："我便无如此何。"此与江敩移床远客相似，而又在其前。

老 刘

元、白《长庆集》皆有"老刘"，白谓梦得，元谓太真，非一人也。

唐彦谦诗

唐彦谦《齐文惠宫人》诗："认得前家令，宫人泪满裾。那知梁佐命，全是沈尚书。"余以事实考之，误也。文惠太子，武帝长子，郁林王之父，早薨。郁林即位，西昌侯鸾辅政，郁林失道，鸾遂谋篡弑，尽害高、武诸王，是为明帝。鸾之子东昏侯无道，无罪杀尚书令萧懿，懿弟衍乃起兵于襄阳。盖明帝乃高、武二帝之雠，而梁之革命在东昏之世，与文惠相去远矣，不应舍萧鸾而怨及梁也。诗人之不核史事如此。

马 人

马人，见韩诗"衙时龙户集，上日马人来"注："马人，出《后汉书·马援传》。"又马人，繁昌山名，在铜官乡，山多奇石，形肖人马。宋人诗："雾浴千峰失马人。"

梁朱买臣

梁亦有朱买臣，元帝将也。王僧辩既平侯景，表请还都建业，宗懔、黄罗汉阻之而止。及魏师逼江陵，买臣拔剑欲斩二人以谢天下，元帝曰："此出朕意，非二人之罪。"乃已。

疑耀撰者

余家有《疑耀》一书，凡七卷，乃李贽所著，而其门人张萱序刻者。余尝疑其为萱自撰，而嫁名于贽，盖以中数有"校秘阁书"及"修玉牒"等语。萱尝为中书舍人，撰《文渊阁书目》，而贽未尝一官禁近也。及观《论温公》一条，中云"余乡海忠介"，益信不疑，萱，广东人，与忠介正同乡里。然必嫁名于李，又何说也？

补 遗

毕亨父子

弇州《盛事述》载父子官三品以上者：工部尚书毕亨，子副都御史昭。吾邑人也。司空为弘、正间名臣，今墓在系河北岸，中丞祔焉。碑版尚存，而宰树剪伐尽矣，每过之，辄为叹息。（辑自康熙间刊五卷本《古夫于亭杂录》卷二）

旧人新人

国初目满洲及辽人为旧人，各直省汉人为新人。一汉人入馆选，在院中一满洲同官谓之曰："先生绝似旧人，而背立尤酷似。"旁一同年同官者口号赠之曰："相君之面，不过新人；相君之背，旧不可言。"众大笑。（辑同上）

帽 套

明时，京师士大夫冬日制貂为套，著冠帽上以御寒，名曰帽套。一词林乘马谒客，有骑而过者，掠而去之。明日入署，诉于其僚，同年某公好谑，改崔颢《黄鹤楼》诗赠之云："昔人已偷帽套去，此地空余帽套头。帽套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空悠悠。"众皆大笑。（辑同上卷三）

刻古夫于亭杂录附记

庚寅春，余随侍南归，过济南拜渔洋先生于里第。家君，先生门下士也。先生门生故吏遍宇内，邃后出五十年，如昔人得见鲁山已为大幸，又与家君前后捧贽，附名弟子之籍，与有荣焉。先生见示《夫于亭笔记》，车中枕上诵之忘疲。私念《池北》、《香祖》诸巨编，已炳如日星，为学者津筏，而此六卷尚阙流布，乃携归刻之广陵，以餍远近慕好者之意。其卷册先后一仍原本，不敢妄加排纂。至于依据辨证，上可以畜德，而次可以资博闻，犹前志也。刊竣，因识其岁月于卷尾。如皋范邃。（录自广陵六卷本《古夫于亭杂录》）

古夫于亭杂录跋

渔洋先生，一代宗工，总持风雅。生平著作，侈侈隆富，久矣风行海内，传播艺林。即偶然杂著，除诗话外，如《池北偶谈》、《皇华纪闻》、《陇蜀余闻》、《香祖笔记》、《居易录》等书，亦不下数十种，读者恍如搴帷奉席，亲承风论焉。余觅得《古夫于亭杂录》六卷，亦先生晚年笔墨。在先生为遣闷送日、兴到笔随，然而名手出人，心眼迥别。原板既毁，急为重锓，以开其端，则先生之全集固可次第复刊也。按古夫于亭，即世称鱼子亭云。时在光绪丁丑孟夏，仁和葛元煦理斋氏识。（录自《啸园丛书》六卷本《古夫于亭杂录》）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古夫于亭杂录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王士禛撰。士禛以康熙甲申罢刑部尚书里居，乙酉续成《香祖笔记》之后，复采掇闻见，以成此书。自序谓无凡例、无次第，故曰杂。以所居鱼子山有古夫于亭，因以为名。其中如据《西京杂记》钩弋夫人事以

驳正史，则误采伪书；据《贵耳集》以王安石为秦王廷美后身，则轻信小说；据《诗》"元龟象齿"之文，谓《韩非》"希见生象"之语，不足为信；据《易》"匪其彭"之文，谓《论语》"窃比老彭"，彭当音旁，训为侧；据《子华子》证《诗》"有美一人"；据《示儿编》解《诗》"黾勉从事"，则附会经意。以张为为南唐人，以俞文豹为元人，亦失于考核。然如谓岳珂《桯史》之名出于李德裕，辨刘表碑非蔡邕作，辨贴黄今古不同，辨《剧谈录》元稹见李贺之妄，辨《丹铅录》载苏轼词之谬，辨洪迈《万首绝句》，辨《西溪丛语》误引田子春，辨《才调集》误题王之涣，辨唐彦谦误咏齐文惠太子宫人，皆引据精核。品题诸诗，亦皆惬当。而记董文骥论拟李白、孟浩然诗，记汪琬论新异字句，不讳所短，若预知其诗派流弊而防之者，可谓至公之论。异乎沾沾自护者矣。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 胡玉缙

古夫于亭杂录六卷

其中如据《西京杂记》钩弋夫人事以驳正史，则误采伪书；据《贵耳集》以王安石为秦王廷美后身，则轻信小说，据《诗》"元龟象齿"之文，谓《韩非》"希见生象"之语，不足为信；据《易》"匪其彭"之文，谓《论语》"窃比老彭"，彭当音旁，训为侧；据《子华子》证《诗》"有美一人"；据《示儿编》解《诗》"黾免从事"，则附会经义。以张为为南唐人，以俞文豹为元人，亦失于考核。

张宗泰《所学集》有跋云：

《世说新语·德行》注，引《李康家诫》曰："昔尝侍坐于先帝，有三长史俱见，上曰：'为官当清、当慎、当勤。'"先帝谓司马昭也。《杂录》谓"清、慎、勤"三字始自吕本中《官箴》，尚未得其出典也。《隋书·高颎传》及《后妃列传》，颎妾生子，独孤后闻而恶之，屡谮于帝，除名为民，事在文帝开皇十九年。自是历二十年，又仁寿四年，至炀帝大业三年，颎以谏征散乐事忤旨见杀，时后已崩数年，顾谓后谮颎于帝而见杀，失其先后之序矣。祝穆《方舆胜览》，宋真宗以《袁安卧雪图》赐丁谓，谓至金陵，遂张至水心亭，《杂录》谓赐王钦若，不知是偶然误记，抑所见异词。《春秋》昭公二十五年传，公伐季氏不克而孙于齐，嗣是淹滞于齐与郓者三年，至二十八年始如晋，复归于乾侯。《杂录》谓昭公二十三年平子作乱，昭公奔晋，于情事之前后未合。温庭筠《商山早行》诗"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于旅馆寥落之况，侵晨凄清之境，摹写入微，乃谓其近于俗谛，评殊未允。

池北偶谈

[清]王士禛撰　唐立馨整理

《池北偶谈》二十六卷，清王士禛撰。王士禛(一六三四——一七一一)，字子真，号阮亭，晚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淄博市桓台县)人。顺治十五年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刑部尚书。康熙四十三年还乡，专事著述。

据作者自序言，此书为平日与客谈论文章流别、经史疑义、国家典故、历代沿革、名臣大儒言行、神怪游艺等，由儿辈记录，并增益在京二十年间的见闻，整理而成。内容广泛，颇具参考价值。

本书有康熙己巳闽中刊本，庚辰临汀郡署本、金溪自怡堂校勘本、汀州张氏励志斋刊本等，现据康熙己巳本作底本，参校他本标点整理。

序

予所居先人之敝庐，西为小圃，有池焉，老屋数椽在其北。余宦游三十馀年无长物，唯书数千卷庋置其中，辄取乐天池北书库之名名之。池上有亭，形类画舫曰石帆者，予暇日与客坐其中，竹树飒然，池水清澈，可见毛发，游鯈浮沈，往来于寒鉴之中，顾而乐之，则相与论文章流别，晰经史疑义，至于国家之典故，历代之沿革，名臣大儒之嘉言懿行，时亦及焉。或酒阑月堕，间举神仙鬼怪之事，以资嘔噱；旁及游艺之末，亦所不遗。儿辈从旁记录，日月既多，遂成卷轴。因忆二十年来官京师所闻见于公卿大夫之间者，非甚不暇，未尝不笔之简册，散在箧中，未遑编划。一日，乃出鼠蠹之馀，尽付儿辈，总次第为一书，区其条目：曰谈故，曰谈献，曰谈艺，曰谈异；其无所附丽者，稍稍以类相从，凡二十六卷。藏之家塾，示吾子孙，大之可以畜德，小亦可以多识，贤乎博奕，昔闻诸圣人之言矣。康熙辛未秋，渔洋山人王士禛序。

卷一　谈故一

銮仪卫

本朝銮仪卫銮仪使，秩二品。朝制，武臣不乘肩舆，康熙六年銮仪使王鹏冲上疏陈请，奉旨："王鹏冲著与尚书等。"遂张盖肩舆，视六卿矣。鹏冲，精鉴别书画古器，直隶长垣人，前冢宰永光子也。

特赐进士及第

戊戌春，世祖亲覆试江南丁酉贡士，以古文诗赋拔武进吴珂鸣第一。是年礼闱榜后，上谕特赐珂鸣进士，与中式举人张贞生等一体殿试，寻改庶吉士。同时昆山叶方蔼试瀛台，赋甚工，上深喜之；逾年己亥秋复行会试，叶中式，赐一甲第三人及第。

部曹入词林

郎中与司业较俸，升内院侍读，自张允钦始。内院词臣与台省一体，年例外转监司，自宋之绳始。寻皆罢不行。吏部自十八年停内升，与五部一例，选郎金拱敬以加衔仅得太仆寺丞，康熙九年始复，故云。

二程后

康熙八年，车驾幸太学，后允御史傅世舟请，求二程子后于河南。抚臣以明道二十一代孙宗昌、伊川□□□代孙延祀名上，俱为五经博士，如朱坤例。坤，歙文公裔也。十二年，衍圣公孔毓圻疏请以子张子裔孙灏孙好贤为博士，某年湖南巡抚请以濂溪裔孙周冕为博士，部议皆格不行。

上　考

癸卯、甲辰之间，更定内外官考满之例，营竞纷然，未数年辄罢。《因话录》载：裴充为太常寺太祝，语卿长曰："本设考课，为奖勤劳，若一以官高下为优劣，则卿合上上考，少卿合上中考，丞合上下考，主簿合中考，协律合下考，某等合吃杖。"语虽诙谑，实切情事。古今一辙，可叹也。

配　享

宋初定帝王庙配享功臣，多不惬人意者。如魏武以荀攸、程昱配，文帝以贾诩、王朗配；唐玄宗配享不及曲江、广平，肃宗配享不及汾阳、邺侯，皆不可解。

经筵日讲

康熙庚戌七月，上召翰林学士熊赐履至瀛台进讲“道千乘之国”一章，继讲“务民之义”一章，上大喜，随命取经筵日讲仪注以进。是岁十月，有旨谕礼部：“帝王图治，必稽古典学，以资启沃之益。经筵日讲，允属大典，宜即举行。尔部详察典例，择吉具仪来奏。”

复内阁

康熙九年十月，内院复为内阁，复翰林院官属，一遵顺治十五年之旧。以图海、巴泰为中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索额图、李霨为保和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魏裔介、杜立德为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对哈纳为文华殿大学士管刑部尚书事，折尔肯、哈占为中和殿学士，塞赫达都为保和殿学士，马朗古、张凤仪为文华殿学士，靳辅为武英殿学士，田种玉为文渊阁学士，陈敳永为东阁学士，折库纳、熊赐履为翰林院掌院学士，俱兼礼部侍郎。

傅而都嘉利亚国

康熙己酉，大西洋傅而都嘉利亚国贡使玛讷撒尔达聂入贡，有旨：“该国从来未通中国，凡赐赉皆加一等。”其人物贡物与荷兰略同。

起居注

康熙十年二月，讲筵初开，工部尚书王熙、翰林学士兼礼部侍郎熊赐履进讲《大学》“康诰曰克明德”章，及《尚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二句。三月，礼科给事中吴国龙疏请复设起居注，得旨报可。

药树监搜

《文昌杂录》载元相诗：“松门待制应全远，药树监搜可得知。”云唐时殿门外有药树，监察御史监搜之位在焉。唐制，百官入宫殿门必搜，御史掌之。太和中乃下诏，宰臣奏事，停其监搜云云。康熙初，御史李秀奏请百官佩刀，虽上殿奏事亦尔。后李御史棠疏罢之。

俄罗斯

俄罗斯国以顺治十七年遣使人贡，不知正朔，自称一千一百六十三年。

（读王弇州所记有明盛事及徐应秋《谈荟》所载，因忆本朝盛事数则，记录于左。）

兄弟九列

真定梁公清宽、清远、清标，兄弟相继为吏部侍郎。清标历户、礼、兵、刑四部尚书，大拜。清宽、清标皆给事中维本子，清远山东佥事维枢子，皆前吏部尚书梦龙曾孙。

父子尚书

宛平王公崇简，以太子太保礼部尚书致仕，子熙以礼部侍郎加尚书，迁左都御史、兵工二部尚书，大拜。公时六十馀，尚无恙。

父子同时显贵

掖县张尚书忻，以大司寇家居，子文安公端拜相，年三十六。沧州戴尚书明说为户书，子编修王纶以顺治乙未及第第二人；王缙戊戌进士，官御史。

父子宰相

高阳李公霨，前明文敏公国䅳子；大名成公克巩，前明文穆公基命子，皆父子宰相。

父子尚书

灵寿傅大司空维鳞，前明太宰永淳子，父子皆尚书。

戊子北榜三及第

顺治戊子，顺天乡试第四名张永祺，壬辰榜眼及第；第五名戴王纶，乙未榜眼及第；第八名熊伯龙，己丑榜眼及第。

甲午浙榜三状元

顺治甲午，浙江熊钟陵读学（伯龙）主试一榜，状元及第者三人：乙未史大成，鄞人；甲辰严我斯，归安人；庚戌蔡启僔，德清人。

德清蔡氏二状元

康熙庚戌状元蔡启僔，壬戌状元蔡升元，俱德清人。升元，即启僔从侄。

戊戌三及第

顺治戊戌鼎甲三人：常熟孙承恩，盐城孙一致，全椒吴国对，皆江南人，皆中甲午顺天榜。

苏州会元状元

顺治以来，苏州会元六人：乙未秦钺，长洲人；丁未黄礽绪，崇明人；癸丑韩菼，丙辰彭定求，乙丑陆肯堂，丁丑汪士鋐，俱长洲人。状元七人：戊戌孙承恩，常熟人；己亥徐元文，昆山人；丁未缪彤，吴县人；癸丑即菼；丙辰即定求；己未归允肃，常熟人；乙丑即肯堂。兼会状者三人。

昆山徐氏三及第

昆山徐氏兄弟三人：长乾学，康熙庚戌探花及第，

刑部尚书;次秉义,癸丑探花及第,右庶子;次元文,顺治己亥状元及第,以户部尚书大拜。同胞三及第,前明三百年所未有也,惟宋李宗谔子昭遘,昭遘子果卿,果卿子士廉,三世探花及第。

同邑一榜及第

顺治己亥,状元徐元文(榜姓陆),探花叶方蔼,皆昆山人。丁未,状元蔡启僔,榜眼孙在丰,皆德清人。明崇祯癸未,榜眼宋之绳,探花陈名夏,皆溧阳人。

僚婿状元

武进杨修撰廷鉴,吕阁学宫僚婿也,一明崇祯癸未状元及第,一顺治丁亥状元及第(廷鉴二子:大鹍,己亥庶吉士、按察使;大鹤,乙未谕德)。

一邑甲科之盛

本朝一邑科第之盛者:无锡,壬辰状元邹忠倚;乙未探花秦𫓶(长洲籍),秦又会元也;己亥榜眼华亦祥;(榜姓鲍)甲辰探花周弘。(榜姓秦)昆山,三徐兄弟及第外,又有己亥探花叶方蔼。德清,庚戌二及第外,又有丙辰榜眼胡会恩;壬戌状元蔡升元。常熟,戊戌状元孙承恩,丙辰探花翁叔元,己未状元归允肃。

全椒吴氏兄弟

全椒吴氏兄弟同胞五人,其四皆进士:长国鼎,前癸未进士,官中书舍人;三国缙,顺治己丑进士;四国对,顺治戊戌进士,榜眼及第,官翰林侍读;五国龙,亦前癸未进士,官礼科都给事中;国对、国龙、孪生也。国龙子晟,康熙丙辰进士;昺,辛未进士,榜眼及第。

父子学士

桐城张礼书英,兼翰林院学士掌院事,子廷瓒,同时官翰林侍读学士,又同为日讲官。

兄弟学士

华亭王左都鸿绪,先为内阁学士。二兄顼龄、九龄,皆翰林侍讲学士。

特恩赐会试

顺治乙酉乡试,山东法若真,以《五经》疏闻于朝,特旨授中书舍人,仍与会试,丙戌遂入翰林。其弟若贞,同科进士,给事中。

长洲彭氏二及第

长洲彭氏定求,丙辰状元,宁求,壬戌探花,同曾祖兄弟。

难荫异典

顺治中,御史张煊以忤溧阳相死,世祖皇帝亲政后,特以其子诸生基远为太常少卿,累升兵部侍郎,外迁苏松兵备副使。康熙中,直督尚书朱昌祚、直抚尚书王登联中法死,上亲政后,其子颂冤,以朱之子绂为兵部督捕理事官,王之子盛唐为大理寺少卿。

两五经入翰林

康熙丁卯顺天乡试,海宁查嗣韩、候官林文英皆以《五经》疏闻,特赐举人,明年戊辰俱中式,嗣韩榜眼及第,文英庶吉士。

土鲁番表文

土鲁番自顺治十三年入贡,至康熙十二年,国王玛墨忒塞伊忒韩复遣其臣兀鲁和隥等献马,其表略云:"土鲁番国王某,上言于乃圣乃仁天下治平皇帝陛下:恭惟皇上一统攸同,何异于古之占什特;惠泽群生,相同乎昔之达剌汗;法纪军威,比隆于楷黑塞劳;聪明格物,媲美乎伊思谦达尔。皇上睿知天锡,如日升之无不照;皇上拨乱为治,如月恒之无不临。旌旗闪烁,超越乎墨乌咸尔;皇恩浩荡,实出于度量宽仁。国祚无疆,而万国咸宁;洪福靡际,而皇图应运。"后称一千八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予昔在礼部,见荷兰、暹罗、琉球诸国表文,用金花笺,文义皆如中国,或谓是闽、粤人代作也。

北岳祀典

五岳皆祭于山,独恒岳祭上曲阳,自汉宣帝神爵元年始。而恒山实在浑源州,相传舜望于山川,北至大茂山,大雪不能前,有石飞堕,遂祀焉,即今曲阳庙。庙石长不满丈,阔仅四尺馀,濮阳苏谷原(祐)侍郎疑石晋后燕云陷辽,宋遂遥祀于此。然《史》《汉》《唐书》之文明甚,不始宋也,沈存中《笔谈》云:"北岳谓之大茂山,半属契丹,以大茂脊为界。岳祠旧在山下,石晋之后稍迁近内,今祠乃在曲阳。"云云。苏说本此也。明弘治中,马端肃公曾请改祠于山,事下礼部,竟格于倪文毅公。按《南园漫录》云:"倪公父谦,常奉命祀曲阳,祷于神,神指旁侍一人与之,遂生公,因名岳。以是固执不肯改祀"云。顺治十七年,上允刑科给事中粘本盛之请,罢曲阳庙祀,祀浑源,千年因循之讹,至是始厘正焉。

却鹦鹉

康熙二年,西边大帅某得黄鹦鹉,以黄金作笼。表上,上却其献,严饬之。

祭酒题名

国初设祭酒,满洲一员,蒙古一员,汉人一员。顺治十七年,裁去蒙古祭酒。其满洲祭酒题名:姑儿马吽(起顺治元年,迄康熙四年七月,凡二十二年)。阿都里(起四年,迄七年六月,卒于位)。贾禄(起七年,迄十二年四月,左迁吏部员外郎)。宜昌阿(起十二年,迄十七年二月,升詹事府詹事)。阿礼瑚(起十七年,迄二十二年,升盛京刑部侍郎)。汉祭酒题名:李若琳(天启壬戌

进士，顺天大兴人)。薛所蕴(崇祯戊辰进士，河南孟县人)。胡统虞(崇祯癸未进士，湖广武陵人)。高珩(癸未进士，山东淄川人)。李呈祥(癸未进士，山东霑化人)。王崇简(癸未进士，顺天宛平人，谥文贞)。李奭棠(顺治丙戌会元及第，顺天大兴人)。单若鲁(丙戌进士，山东高密人)。沙澄(丙戌进士，山东蓬莱人)。冯溥(丁亥进士，山东临朐人，拜相，谥文毅)。吴伟业(崇祯辛未进士，会元及第，江南太仓人)。张士甄(己丑进士，顺天通州人)。金铉(壬辰进士，顺天大兴人)。章云鹭(丁亥进士，顺天宛平人)。熊伯龙(己丑进士及第，湖广汉阳人)。李中白(丁亥进士，山西长(于)〔子〕人)。李仪古(己丑进士，直隶任丘人)。綦汝楫(乙未进士，山东高密人)。陈敳永(乙未进士，浙江海宁人，谥文安)。单若鲁(补任)。熊伯龙(补任)。王守才(旗人，时更易官制，汉军汉人通用，后停)。宋德宜(乙未进士，江南长洲人，拜相，谥文恪)。李仙根(辛丑进士及第，四川遂宁人)。杨正中(戊戌进士，顺天通州人)。徐元文(己亥状元及第，江南昆山人，拜相)。沈荃(壬辰进士及第，江南华亭人)。冯源济(乙未进士，顺天涿州人)。王士禛(乙未戊戌进士，山东新城人)。李元振(辛丑甲辰进士及第，河南柘城人)。翁叔元(丙辰进士及第，江南常熟人)。曹禾(甲辰进士，江南江阴人)。汪霦(丙辰进士，浙江钱塘人)。吴苑(壬戌进士，江南歙县人)。张榕端(丙辰进士，河南磁州人)。孙岳颁(壬戌进士，江南吴县人)。

司业题名

国初设司业，满洲二员，蒙古一员，汉人一员。顺治十七年，裁去蒙古司业。其满洲司业题名：东四旗司业，李虎沙、傅达礼、白清额(后任陕西巡抚，副都御史)。尹布葛思泰(后累升总督川陕，兵部侍郎)。拜山。西四旗司业，蟒吉兔、鄢代、曹尔和、花善满都、虎达鼐。汉人司业题名：薛所蕴、罗宪汶(崇祯癸未进士，江西南昌人)。刘肇国(癸未进士，湖广潜江人)。吕缵祖(顺治丙戌进士及第，直隶沧州人)。李奭棠、单若鲁、王熙(顺治丁亥进士，顺天宛平人，文贞公子，拜相)。曹本荣(己丑进士，湖广黄冈人)。姜元衡(己丑进士，山东即墨人)。张永祺(壬辰进士及第，顺天大兴人)。杨永宁(壬辰进士，山西闻喜人)。陈敳永、田种玉(乙未进士，顺天宛平人)。马晋允(戊戌进士，浙江馀姚人)。张贞生(戊戌会元，江西庐陵人)。熊赐履(戊戌进士，湖广孝感人，拜相)。熊赐玙(戊戌进士，湖广孝感人)。宋德宜、李仙根、胡简敬(乙未进士，江南沭阳人)。田麟(壬辰戊戌进士，辽东自在人)。杨正中、吴国对(戊戌进士及第，江南全椒人)。杜臻(戊戌进士，浙江秀水人)。吴本植(戊戌进士，直隶安平人)。陈廷敬(戊戌进士，山西泽州人)。王飏昌(戊戌进士，山东高密人)。谭篆(戊戌进士，湖广景陵人)。李天馥(戊戌进士，江南合肥人，拜相)。吴本植(补任)。王封溁(戊戌进士，湖广黄冈人)。苏宣化(己亥进士，顺天大兴人)。周之麟(己亥进士，浙江萧山人)。叶方蔼(己亥进士及第，江南昆山人，谥文敏)。蒋弘道(己亥进士，顺天大兴人)。朱之佐(己亥进士，顺天大兴人)。张玉书(辛丑进士，江南丹徒人，拜相)。王维珍(庚戌进士，旗人)。田喜霦(辛丑进士，山西马邑人)。刘芳喆(辛丑进士，顺天宛平人)。彭孙遹(己亥进士，浙江海盐人)。徐倬(癸丑进士，浙江德清人)。彭定求(丙辰状元及第，江南长洲人)。董訚(癸丑进士，江南吴江人)。徐倬(补任)。秦宗游(己未进士，浙江山阴人)。吴涵(壬戌进士及第，浙江石门人)。彭会淇(丙辰进士，江南溧阳人)。张豫章(戊辰进士及第，江南华亭人)。

按国初官制，祭酒升内院学士后，品级考既定，遂升读、讲学士，多或一年，少或数月，即迁去。至康熙十二年，重定品级考，改读、讲学士为五品；祭酒仍旧四品，与读、讲学士较俸升迁。故昆山徐公任祭酒者馀三年，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以去。华亭沈公继之，时复设詹事府，遂升少詹事兼侍讲学士。康熙初，詹事府两坊衙门既裁，史官必历司业，然后得升侍读(时侍讲亦裁去)。故编修、检讨无不为司业者，率不数月即迁去。康熙十四年，复设坊局，于是修撰、编、检多升中赞，而司业与之较俸，升读、讲、谕、洗，亦非三年馀不得迁矣。祭酒、司业自国初未有题名，予任祭酒，与宛平刘公议补其阙，因志梗概云。

补乡试

自庚申已后，诸僭逆以次削平，各省次第补行乡试。故福建有庚申科，主考户部郎中刘元勋、大理寺评事白梦鼐；广西、贵州皆壬戌科，广西主考翰林院编修乔莱、刑部员外郎杨佐国，贵州主考翰林院编修沈旭初、户部主事陆钟吕；云南、四川皆癸亥科，云南主考翰林院编修米汉雯、户部主事高琯，四川主考翰林院编修方象瑛、吏部文选员外郎王材任。

坐　次

詹事府少詹事，旧与掌詹同三品，在京得乘四人肩舆。后重定品级考，改为四品，在朝班列左右通政、大理少卿下。至大朝，则三宫詹与大学士、内阁掌院学士、都御史列坐殿上，两坊掌坊庶子、侍读、侍讲、谕德、洗马诸官，皆五品翰林，而坐太常、太仆、少卿、顺天府丞、鸿胪正卿四品之上，是又不论品级崇卑也。壬戌癸亥间，崔夏章(蔚林)、蒋裕庵(弘道)、为少詹，皆四人肩舆，则以讲官加正詹故耳。

祭酒四品，与读、讲学士较俸升迁，朝班则坐诸学士下两坊庶子上。康熙二十一年正月赐宴乾清宫，座次在东面西，与朝班同。二十年七月赐宴瀛台，在南面北，则序坐于太常卿、佥都御史下太仆卿、光禄卿上。

翰林结衔

今翰林官结衔，独列散官于本官之下。如詹事、祭

酒等官，则散官在上，与部院诸司无异。按周宗伯《识小编》云："唐翰林学士，皆以他官兼，故学士结衔在本官下。五代后唐置端明殿学士，以赵凤、冯道为之。后凤迁礼部侍郎，因求宰相任圜，升学士于本官之上，盖示贵重耳。宋因之，惟宰相则否。本朝翰林，列散官于本官之下，与诸司异，亦祖此意。若宫坊以上兼翰林官者，皆列兼官于本官之下，散官亦列于上，不复与翰林同矣。"翰林故事相沿，多不知所出，惟此考据为详。又按《五代会要》云："初置端明殿学士名目，如三馆之例，职在官下，及赵凤转侍郎，令人讽任圜，移职在官上，至今为例。"

中　堂

明洪武十五年，设内阁大学士，上命皆于翰林院上任。十八年，又命殿阁大学士、左右春坊大学士俱为翰林院官，故院中设阁老公座于上，而掌院学士反居其旁。诸学士称阁老曰中堂以此。按《湘山野录》，钱希白见王冀公钦若，戏曰："中堂遂有如此宰相乎。"又《闻见录》，富郑公与康节食笋，公曰："未如中堂骨董之美"云云。元王恽秋涧有《中堂事记》，记元初中书省事，皆前此矣。

起居注

明初甲辰年，设起居注，秩正四品，以宋濂、魏观为之。吴元年，改正五品，后革。十四年复设，改正七品，以单仲立为之。久之复革。万历初，张位始请复设，江陵相定议以修撰、编、检、史官充日讲者，日轮一员记注起居，兼录圣谕诏册等。今日之制，即本江陵遗意也。盖明初起居注别为专官，而万历后乃归之史官尔。然今制，自掌院掌詹以下皆得充起居注官，不专史官，此其异也。按《唐六典》，起居郎二人，从六品，上掌录天子之动作法度，以修记事之史，属门下省；起居舍人二人，亦从六品，上掌录天子之制诰德音，以修纪言之史，属中书省。此即古左右史之分职，至明而合为一官，今仍之耳。

郊　劳

安亲王平湖南，康亲王平闽、粤，章泰贝子平滇、黔，凯归，上皆郊劳于芦沟桥西二十里，诸王、都统、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阿思哈尼哈番以上大臣皆从。既至，诘朝，皇帝对天行三跪九叩头礼，诸王大臣及出征王、将军等随行礼。毕，上御黄幄，诸王大臣侍班，鸿胪寺引出征王、将军等朝见，行三跪九叩头礼。礼毕，赐茶回宫。

禁师生

唐人、五代最重座主门生之礼，明代尤甚。万历中，门户既成，一为师生，终身以之，惟嘉靖八年，张璁、霍韬为主考，戒诸生不得修弟子礼。本朝沿明之旧。顺治十五年戊戌科，给事中胡悉宁建言："乡会试不分经房，不称师生。"至康熙十八年己未科，始复分房旧例，而师生之禁仍旧。

初选方面

顺治己丑会试后，以两广初定需人，遂用新进士候铨者，二甲授参议，三甲授知府，进士释褐，即为四品监司、郡守。盖创例也，然止此一科为然。

赐生员金

康熙二十二年春二月，驾幸五台，驻跸完县，召父老慰问赐金。有蔡丹桂者，自陈县学生员，家贫无以为养。上命讲"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及"德輶如毛，毛犹有伦"句，称旨，赐白金五两，金盘苹婆果六枚，仍谕曰："尔当努力读书，开卷有益也。"事载《西巡日录》。

赐御笔讲义

初，上以御笔颁赐内阁翰林起居注诸臣，即部院大僚皆不得与，惟刑书蔚州魏公（象枢）一拜赐耳。康熙二十一年，广西巡抚郝浴疏请颁赐御笔"清慎勤"三大字，部议俞其请，遂遣官遍赐各直省督抚云。壬戌翰林检讨汪楫、中书舍人林麟焻册封琉球，癸亥翰林编修孙卓、礼部郎中周燦册立安南，亦以为请，皆获颁赐。琉球得"守礼之邦"，安南得"忠孝守邦"各四大字。其讲筵《四书、书经讲义》成，例颁赐在京三品大臣；国子祭酒四品，亦得拜赐，在外则三品督抚及在籍三品大臣亦与焉。二十四年颁赐《易经讲义》，士禛以少詹亦得拜赐（汪今官福建布政使，林今官贵州提学道佥事，皆予门人）。

巡　方

世祖皇帝时，时用部主事及中书舍人、行人、评事、博士等官假监察御史衔，巡按各直省。差竣，都察院殿最之。最者得内升京堂五品，馀则仍回居本职，不真授御史也。后仍归御史，而巡方亦停不遣。康熙六七年间，复用各部郎中以监察御史衔巡视盐课，未几复旧。

土黑勒威勒

顺治中，百官罚俸者有"土黑勒威勒"之名。康熙初尚沿旧制，未久停止。

翰林卿寺属

太仆寺旧有丞，后裁去，增设满洲员外郎八人。翰林院本无主事，起居注馆既设，增记注满洲主事四人、中书舍人六人。

大　中

明太祖初定天下，建国号，意在"大中"，既而祈天，乃得"大明"，故当时钱文有"大中通宝"。

阅江楼

友人纪伯紫（映钟），金陵人，尝有诗云："惆怅天涯

头尽白，杨花空满阅江楼。"佳句也。按洪武初，欲于狮子山（即卢龙山）顶作阅江楼，先令儒臣作记，故潜溪诸公集皆有此文，楼实不果作。

发 陵

康熙二十二年，陕西平凉府盗发韩康王、定王二冢，法司按律拟罪。上以发掘前代帝王陵墓，特令加等；因谕历代帝王陵，应加守冢人户，下九卿杂议；并禁称"故明""废陵"等语。圣谕云："凡云废者，必如高煦等有罪废为庶人，然后可。彼生为藩王，谁废之耶?"上之仁明如此。

督抚内升

康熙中，总督内升者：秦督莫洛，刑部尚书；漕督帅颜保，工部尚书；浙督李之芳，兵部尚书；川陕总督哈占，兵部尚书；浙闽总督王骘，户部尚书；浙闽总督王国安，刑部侍郎。巡抚内升者；广东巡抚冯甦、安徽巡抚薛柱斗、山东巡抚张鹏、贵州巡抚田雯，俱刑部侍郎；甘肃巡抚巴锡，工部侍郎；伊图，户部仓场侍郎；江苏巡抚余国柱，左都御史；贵州巡抚杨雍建，兵部侍郎，山东巡抚徐旭龄，工部侍郎，江苏巡抚赵士麟，兵部督捕侍郎。

会元解元入翰林

世祖极重科名，自丙戌迄己亥，会试第一皆入翰林。惟丁亥李人龙不与，后以阁荐为中书舍人。壬辰，程可则以磨勘被黜。乙未，邑同年伊翕庵（辟）举进士，引见南海子，上顾学士曰："此人山东解元也。"遂改庶吉士。后授御史，官至都御史、巡抚云南。自辛丑至庚戌，例又一变。康熙癸丑，上以会元韩菼为状元，榜中解元，皆改庶常。丙辰，亦以会元彭定求为状元。乙丑，以会元陆肯堂为状元，凡一榜解元亦然，遂为定例。人遭逢，固有幸不幸也。按《梦粱录》，宋时中省魁者，殿试有升甲恩例，前十名亦如之。

京 堂

京堂，本以待吏部科道官内升者，无径授之例。康熙中，张靖逆侯勇子云翼、马文毅公雄镇子世济、陈海巡启泰子汝器，皆授大四品；广西平乐进士袁景星、陈忠愍公福弟寿，皆授小四品；赵都督应奎子衍祥、许都督占魁子登隆，皆授五品。

伯 高

《檀弓》："伯高死于卫，赴于孔子。孔子曰云云。吾哭诸赐氏，遂命子贡为之主，曰：'为尔哭也。'来者拜之。知伯高而来者勿拜也。"金陵白评事仲调（梦鼐）为汤阴王东皋（伯勉）吏部门生，康熙丁巳吏部卒于家，讣闻京师，仲调为位而哭，又于萧寺中受吊，凡吊者拜之，如子弟执父兄之丧，盖古礼云。

外国封使

国朝声教之远，梯航至者数十国，而受封遣使者惟安南、琉球二国。安南又凡三遣：始则康熙三年谕祭黎维禔，奉使者侍读学士程芳朝。继则康熙五年册封黎维禧，奉使者编修吴光也。六年八月维禧逐都统使莫元清，夺其谅山高平地，元清奔皈朝，两广守臣以闻。七年遣使宣谕，则侍读李仙根、职方主事杨兆杰为正副使。琉球封王；顺治中遣给事中张学礼、行人王垓为正副使，居闽数年，罢归。康熙初复遣，时张已改御史，王已迁户部郎中矣。康熙十二年暹罗请封，上以海道穹远，令以敕印付其使臣带往，于事理甚便，而亦不失柔远之体。按嘉靖二十年降安南国为安南都统使司，仍以莫登庸为都统使。国初定粤，莫敬耀来归，未受爵，卒，授其子元清都统使。黎维禔亦来归，未受封，卒，子维禧立，康熙五年册封维禧安南国王。康熙二十一年琉球、安南复入贡，遣编修孙卓、仪制司郎中周灿往安南，检讨汪楫、中书舍人林麟焻往琉球。二十三年暹罗复入贡云。

殉 葬

八旗旧俗，多以仆妾殉葬。朱御史小晋（裴）始建议禁止，得旨允行。朱历官至户部侍郎。

试录齿录

科场试录齿录，其来已久，《东观奏记》载："郑颢知举，宣宗索科名记。颢属祠部员外郎赵璘采访诸家科目记，撰成十三卷，始武德元年，至大中十年，敕付翰林，自今放榜后，并写及第姓名及所试诗赋题目进入内，仍仰所司逐年编次。"明三百年乡会试并沿其制。康熙初停止。至庚戌会试，乃复旧例，乡会试录仍进呈。乙卯乡试，以兵饷不足，再停止。寻又复。

布政升尚书

李文达公《天顺日录》载："天顺二年，以山东布政使陆瑜为刑部尚书。四年，以朝观官布政使萧晅为礼部尚书；又欲以布政使贾铨为户部尚书，不果。"明盛时，中外用人如此。天启时，以布政使张五典为兵部尚书，则以其子御史铨死节，盖异数也。本朝顺治中，布政使往往入为侍郎。康熙初，定品级考，布政使内升止于太常、光禄卿，而又不及太仆，何也?

阙 谥

予乡启、祯名臣阙谥者，如钟司空龙渊（羽正）、毕司徒白阳（自严）、曹司空见素（珖）、先太师大司马霁宇公（象乾）。其尤著者，曹通议葆素（珍），司空之兄也，躬行实践，号为醇儒，品不在龙渊先生之下，然名位稍卑，例不得谥。窃谓朝廷易名重典，亦顾其人何如耳。今例，尚书以上乃得谥，国史三品以上乃得立传。其以名位湮没者多矣。近王给谏北山（日高）疏请，死节诸

臣不必拘定品级，皆当予谥，以鼓忠义之气。其论最正，格于部议不行。

欧阳从祀

今言嘉靖中议祀典，进后苍、文中子、胡瑗、欧阳修四人从祀。欧阳以濮议故，故乎敬特进之也。予谓欧阳公人品学术，亦自不愧，然以世庙君臣之私进之，则谬矣。公之生也，以此负谤；其殁也，以此从祀。所谓求全之毁，不虞之誉者也。

世祖御书

西山新法海寺，前对裂帛湖。世祖皇帝翠华驻此，瞻眺湖光，因赐今名。殿有巨碑，刻"敬佛"二字，笔势飞动，世祖御书也。

文武互用

本朝用人器使，有不拘文武资格者。以武臣改文职，如顺治中总兵官李国英改四川巡抚，后为总督川陕兵部尚书；总兵官胡章改山东右布政使；游击王肇春、黄明改知府。以文臣改武职，如庄浪道参议朱衣客改随征四川总兵官；吏部侍郎陈一炳、户部仓场侍郎周卜世、前总督浙闽兵部侍郎刘兆麒俱改都督、同知、佥事等衔，充山西、山东、直隶等处援剿提督总兵官。

学士赠尚书

本朝大臣身后例有恩恤，或予谥，而赠官者绝少。康熙十八年十一月翰林学士喇沙里卒，以侍讲筵久，特赠礼部尚书，谥文敏，盖异数云。

卷二 谈故二

钟恭愍恩恤

明景帝易储，钟恭愍公(同)、章恭毅公(纶)、廖恭敏公(庄)皆极谏。恭愍公疏先入，死杖下，被祸尤惨。至英宗复辟，特擢恭毅礼部侍郎；恭敏复官大理少卿，寻进侍郎，成化中卒，赠尚书；而恭愍止赠大理寺丞，恩恤独薄，当时亦无言之者。

五学士

国朝官制，设内三院：曰国史、曰秘书、曰弘文，院各有学士一员。既设翰林院，以内三院为内阁，则止设阁学二员，而别以一人掌翰林院事，俱兼礼侍。康熙十九年庚申，乃有学士五人：内阁徐立斋(元文)、李容斋(天馥)、掌院叶讱庵(方蔼)；而张敦复(英)以讲学内直，特升翰林院学士；李厚庵(光地)以军功超擢学士，至是入京陛见，奉特旨入内阁。四公皆兼侍郎，叶则加尚书云。

近李谏臣(应廌)、王藻儒(掞)、李倚江(枏)、顾懿朴(藻)同时为内阁学士，亦四人。李去，陆义山(棻)代之。王擢户侍，徐胜力(嘉炎)代之。陆乞休，韩慕庐(菼)代之，亦四人。

李选侍

明光宗朝选侍李氏，鼎革后尚存，至康熙甲寅岁五月十八日始卒。

明熹宗

有老宫监言："明熹宗在宫中，好手制小楼阁，斧斤不去手，雕镂精绝。魏忠贤每伺帝制作酣时，辄以诸部院章奏进，帝辄麾之曰：'汝好生看，勿欺我。'故阉权日重，而帝卒不之悟。"

会　议

《翰林记》："正统十年，始命内阁与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六科掌印官会议，遂为例。如合会儒臣，则本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经局、国子监皆与。"国朝制，凡大事及章奏会议，内则亲王、贝勒、大臣，外则九卿、詹事、科道，而内阁、翰林院不与。詹事府凡事皆得与，坊局不与。

不避庙讳

唐避太宗御讳，率改"世"曰"代"。予读皮袭美《文薮》，多不讳"世"字。鹿门《隐书》一条云："三王之世，民知生而不知化。五帝之世，民知化而不知德。"又与元征君书云："惧来世圣人责乎，无意于民。"又皆"世民"二字连用。

大名居士

《金史·卫绍王本纪》，载尚宫左夫人郑氏骂胡沙虎事，赞云："于金掌奏目女官大名居士王氏所纪，得资明夫人援玺事，附著于篇。"则金时宫掖盖有记载女官矣。

读讲谕洗

康熙中，更定品级考，后又定朝班坐次，侍读、侍讲班在谕德、洗马之上，然凡郊庙祭祀，谕、洗皆与陪从，而读、讲则否。及推升祭酒，则庶子与读、讲皆得开列，而谕、洗则否。又左右掌坊庶子，正五品；侍读、侍讲学士，从五品，而庶子必升讲学。皆品级考之宜加审详者。

张真人

隆庆中，江西守臣言："张氏职名赐印，不载典制，宜永裁革。"诏革去真人之号，以为上清观提点。万历初复之，相沿至今无厘正者，使与衍圣公公然并列，何哉？

有　子

万历初，训导侯贵上言："《论语》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子张不及有若，进子张而坐有子于庑，非是。"予

尝谓十哲未允，当进有子而黜宰我、冉有，贵之言诚不易之论。及予为祭酒，已具疏欲言之，同人谓恐涉纷更而止，至今以为憾。

宁陵城

侍讲汤先生（斌）言："初宁陵城小而卑，吕新吾先生以刑侍家居，谋大之。县人难于改作，或生怨谤。公曰：'三十年后当知吾意。'至流贼之乱，适三十年矣，境内百姓携家入保者以数万计。县人德之，为立祠。"

明太宗称祖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太上皇崩，洪迈请庙号世祖。尤袤言："光武以长沙王后，布衣崛起，不与哀、平相继，称祖无嫌。太上继徽宗正统，以子继父，非光武比。"乃定号高宗。明嘉靖十七年，加上太宗庙号曰成祖，岂未闻袤之言耶？

翰詹官朝班

《翰林记》载："翰林院朝房在午门外右第六区，殿阁大学士、本院学士以下皆在焉。詹事府在右第十八区，詹事、少詹事以下皆在焉。"今制，内阁大学士、本院学士、詹事、少詹事皆拜于殿上，不与部院同班。

起居注

康熙十年复设起居注馆，在午门内之西，与实录馆相对。其官则自掌院学士、詹事以下，史官以上，皆得充之。初止八人，后增至十六人。今桐城张公（英）以礼书兼掌院事，亦为起居注官，吏侍常书公兼掌院事亦然。

序　秩

《翰林记》："凡修书考试等事书职名，学士序于春坊、大学士、庶子之上；读、讲学士序于谕德之上；侍读、侍讲序于府丞、中允之上；修撰序于赞善、司直之上。"今春坊、大学士、府丞、司直罢不设，大抵学士在詹事之上（学士兼礼部侍郎为三品。詹事本三品而兼侍读学士）。少詹事在读讲学士、祭酒之上；庶子在侍读、侍讲之上；读、讲在谕德、洗马之上（升迁则同较俸次）。中允、赞善、司业次之，史官又次之，庶吉士又次之。

批　旨

《翰林记》："宣宗时，始令内阁杨士奇等及尚书兼詹事夏原吉、蹇义，凡中外章奏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以进，谓之条旨；中易红书批出，今谓之票旨，尚沿其制；而批红则内阁学士之职。

国初明史总裁

国初顺治二年，曾奉旨纂修《明史》，大学士刚林、祁充格、范文程、冯铨、洪承畴、李建泰为总裁；学士詹图赖、衮伊图、宁完我、蒋赫德、刘清泰、李若琳、胡世安，侍读学士高尔俨，侍读陈具庆、朱之俊为副总裁；郎廷佐等九员为纂修官。

荐举优异

康熙戊午荐举文学，洪洞进士范鄗鼎以病辞，巡抚疏参，温旨令遵前谕来京，以副求贤至意。比诸人至京，又谕户部月给银米。其不与五十人之选，择高年者授以官。部议皆授司经局正字，特旨改内阁中书舍人。初，太原傅山、定兴杜越年皆七八十，以老病请于吏部不与御试，故部议不及，特旨："傅山、杜越等，文行素著，俱著授内阁中书。"右文之盛，古未有也。

四布衣

上尝问内阁及内直诸臣以布衣四人名字，即富平李因笃、慈溪姜宸英、无锡严绳孙、秀水朱彝尊也。后公卿荐举，独宸英不得与。绳孙目疾，是日应制，仅为八韵诗。阁中阅卷已不录，上特令与因笃、彝尊二人同授翰林。是时宸英方在京师，不免向隅，信遇合有定命也。阅卷四人：大学士高阳李公、宝坻杜公、临朐冯公、掌院学士昆山叶公。

上　赐

上优礼儒臣，癸丑赐宴瀛台，翰林官皆与。戊午，士禛同陈、叶二学士内直。时四五月间，日颁赐樱桃苹果及樱桃浆、乳酪茶、六安茶等物。其茶以黄罗缄封，上有六安州红印。四月二十二日赐天花，特颁御笔上谕云："朕召卿等编纂，适五台山贡到天花，鲜馨罕有，可称佳味，特赐卿等，使知名山风土也。"用乌丝阑书。又赐御书，人二幅，士禛得"存诚"二字、唐人张继《枫桥诗》，廷敬得"龙飞凤舞"四大字、唐诗一首（曲江垂柳一条条）。方蔼得"存诚"二字、唐人崔国辅诗（遗却珊瑚鞭）。别赐士禛石刻二幅，一"清慎勤"三大字，一"格物"二字。谕云："去冬曾以石刻赐经筵诸臣，时尔士禛未与，故特颁赐。"八月入直，又同陈、叶、张三学士和御制《赐辅国将军俄启诗》，仍命次日携名字印章入内，各书一幅，即发养心殿装潢，随御笔同赐之，皆异数也。

考　察

《翰林记》载翰林官考察之法，成化间，本院学士会同内阁考察；弘治元年，令翰林官亦从吏部考察。本朝翰林京察在吏部过堂，例凡数变：顺治中，读、讲、谕、洗、中、赞、司业以上，皆后堂相见，具迎送之礼；康熙癸丑，始在前堂，过半堂，呼官及姓不呼名。至己未，则自少詹、读、讲学士直呼名矣，京堂官自佥都御史、大理少卿、左右通政亦皆呼名。体统凌替，非古制也。

赐　衣

《翰林记》载洪武十四年，赐翰林官罗衣各一袭，永乐中，赐内阁七人二品织金纻丝衣。康熙中，每冬赐内阁及学士、日讲起居注官貂裘，人一袭。自癸丑后，滇、

黔用兵，辍赐。

赐居第

《翰林记》：洪武中，赐编修罗复仁居第。宣德中，赐杨溥第于东安门。康熙丁巳，上命左谕德兼修撰张英内直讲书，特赐第西华门内；翰林院侍讲高士奇亦然；后杜编修讷亦赐第厚载门。

明史开局

康熙十七年，内阁奉上谕，求海内博学宏词之儒，以备顾问著作。时阁部以下，内外荐举者一百八十六人。十八年三月朔，御试体仁阁下（《璇玑玉衡赋》、《省耕二十韵诗》）。中选者彭孙遹等五十人。有旨俱以翰林用，开局编修《明史》。候补少卿一人邵吴远改侍读；监司汤斌、李来泰、施闰章三人，郎中吴元龙一人改侍讲。进士彭孙遹、中书舍人袁佑等授编修；贡、举、监生、生员、布衣倪粲等，授检讨。以原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徐元文为监修官，翰林院掌院学士叶方蔼、右春坊庶子兼侍讲张玉书为总裁官，开局内东华门外。

五十相

《石林燕语》云："本朝宰相，自建隆元年至嘉祐四年，一百四十年，凡五十人。"明崇祯十七年间，命相亦五十人。可以观治乱矣。

加侍郎衔

本朝监寺官加侍郎衔者绝少，康熙元年以来，惟钦天监管理历法南怀仁加工部侍郎，殁后赠礼部侍郎；太医院使马之俊殁后亦赠礼部侍郎 。

陈澔从祀

康熙二十六年，江西巡抚安世鼎疏言："宋儒陈澔，南康府都昌县人，著《礼记集说》，学者宗之，当与程、朱、蔡沈、胡安国并议从祀。"部覆："陈澔《礼经集说》，上有师承，源流明白，但性理精深之处，未能遽逮程、朱，即较之蔡沈、胡安国亦觉有间，且生平行实湮没无考，既已专祀于乡，其著书立言之功亦足云报，崇奉两庑，未敢轻议。"

西园杂记之诬

海盐徐咸著《西园杂记》，述嘉靖初议大礼，极言张、桂之论确不可易，诸元老大臣徒以大功出一书生，不胜其愤。不论事之是非，义之当否，相率群相力排之，非正公正当之论云云。又载慈寿皇太后饰美姬数十人列左右以惑帝，尤为悖诞。所谓不知世有廉耻事者矣。

内大臣

本朝官制，满洲勋旧别有内大臣，不为阁部院官及八旗都统等官，有军国重事，在禁中与满洲大学士尚书等杂议，谓之黑白昂邦。按唐制，两枢密使、左右中尉称内大臣，然彼乃中贵，实异而名同耳。

夺　情

夺情非盛德事，唐、宋名相多蹈之，贤如曲江公亦所不免。明新都杨文忠公屡疏力辞起复，升庵谓国朝宰相不起复自公始。前此三杨、蹇、夏诸名臣，夺情者习为故常，不知何以李文达独受恶名？明末武陵夺情，则有军旅之事，较之无事之时自可末减。湘潭王山长（岱），常著说雪武陵之冤，亦自有理。然漳浦之论，固万古不易也。

从祀疏

康熙二十年，都察院佥都御史张吉午疏言："故明翰林院学士方孝孺，当建文靖难之际，平居则阐道黜邪，临难则成仁取义，能以理学为天下倡，其所著《逊志斋集》，自程、朱而后，未多见也。吏部尚书罗钦顺，当正、嘉之际，学者蔑弃渊源，谈空好异，钦顺作《困知记》以正人心，斥杂学似是之非，明心性毫厘之辨。至万历、启、祯间，圣道式微，异端益炽，赖有光禄少卿顾宪成、都察院左都御史高攀龙倡正学于东林，都察院副都御史冯从吾倡正学于关右，都察院左都御史刘宗周倡正学于浙东，皆能羽翼圣经，发挥贤传，有功于理学名教。并当急议从祀，以光大典。但此六臣，或阻于忌讳，或扼于权奸，所以故明未及表章，实为胜国之阙。今正在纂修《明史》之时，伏乞覃恩从祀，登之学宫两庑，使天下知正学。"云云。

常　参

《文昌杂录》载："宋时百官日赴文德殿，东西向对立，宰相一员押班，再拜退，谓之常朝。"又云："唐制，京司职事官有朔望参，有五日参，唯职事官五品并供奉官八品以上，及员外郎、监察御史、太常博士则每旦参，有常参官、九参官、六参官等。"云云。《春明退朝录》："唐有职事者谓之常参，今隶外朝不厘务者谓之常参。"本朝顺治中，月凡六朝，世祖皇帝嫌其频数，定以三旬，逢五日常朝。壬戌夏，有旨："文武官每日五更入朝，列班午门外，候部院启奏官出，始散归署。"既而大理寺司务赵时揖上疏言之，寻有旨："九卿、詹事、掌印给事中、掌道御史如故，馀并停。"赵，杭州人。

琉球入学

康熙二十三年册封琉球，翰林院检讨汪楫、中书舍人林麟焻等疏言："中山王尚贞亲诣馆舍云：'下国僻处弹丸，常惭鄙陋，执经无地，向学有心。稽明洪武、永乐年间，常遣本国生徒入国子监读书，今愿令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业。'"云云。事下礼部。部覆："史载：唐贞观中兴学校，新罗、百济俱遣子入学。琉球自明初始内附，《会典》载：大琉球国朝贡不时，王子及陪臣之子皆入太学读书，礼待甚厚。"又载："洪武、永乐、宣德、成化

间，琉球官生俱入监读书。今该国王尚贞，以本国远被皇仁，倾心向学，恳祈使臣汪楫等转奏，愿令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业，应准所请，听其遣陪臣子弟入监读书。”云云。

时予为祭酒，咨覆礼部，略云：“查《太学志》载：洪武二十五年秋，琉球国遣其子及陪臣之子日孜等入监，命工部给罗绢为秋衣。冬，琉球中山王遣其舅仁悦慈等至。永乐二年，琉球中山王从子三五良亹等九人以谢恩至，奏请入监，给赐一如洪武中故事，令工部建王子书房于监前以处之。三年，琉球山南王遣寨官子李杰至。四年，中山王遣寨官子石达鲁等六人至，其后李杰、石达鲁等每在监三年，得乞归省。九年，中山王遣王相之子怀德、寨官子祖鲁古至。十一年，遣寨官子周鲁等三人至。是年有奏归省者，命礼部厚赐，以荣其归。是后乞归省，或令候其使者还国以行。永乐以后至于正德，常三四遣。至嘉靖五年，中山王遣官生蔡廷美等四人至，十一年归国。十七年遣梁炫等四人至，二十三年归国。寻又遣蔡朝用等五人至，今在南雍，处以光哲堂，岁时给衣物如例。向慕文教，琉球于诸国为最笃，国家待之亦为最优”云。康熙二十七年，琉球国王遣耳目官魏应伯等恭进朝贡方物，又遣陪臣子弟梁成楫、郑秉均、阮维新、蔡文溥等四人同贡使赴京，入监读书；于正贡方物外，敬加屏风纸三千张、嫩蕉布五十疋。

四　相

顺治中，阁臣无定员。自康熙元年至今二十年，汉大学士止三人，存内三院之旧也。壬戌岁，宝坻杜公、临朐冯公同致政归，而宛平王公以前兵书大拜。又两月馀，钱唐黄公以吏书、汉阳吴公以礼书同日大拜，始有四相。前此癸丑岁，李、杜、冯三公在内阁，而孝感熊公以翰林学士大拜，亦四相。

大臣宫衔

自康熙元年以后，阁部大臣无加宫衔者。壬戌十一月，以《太宗文皇帝实录》告成，加武英殿大学士礼部尚书勒公、明公俱太子太傅。少傅保和殿大学士户部尚书高阳李公太子太师。致仕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学士礼部尚书宝坻杜公太子太师。致仕文华殿大学士刑部尚书临朐冯公太子太傅。故太子太傅中和殿大学士吏部尚书都统公图公追赠少保，仍兼太子太傅。二十馀年所未有也。

建　祠

壬戌冬，广西巡抚郝中丞（浴）上疏，为死节前巡抚广西都御史赠兵部尚书谥文毅马公雄镇、平蛮灭寇将军巡抚广西兵部尚书谥忠烈傅公弘烈请建双忠祠。诏允之。疏略云：“原任抚臣马雄镇，当逆氛狂炽，矢志不二，幽禁三年，骂贼而死。原任抚臣将军傅弘烈，仗义兴师，临危不屈，杀贼之心死而益烈。”云云。二公真不愧俎豆者矣。

土鲁番表

康熙二十一年，土鲁番上言：“伏以我皇上，犹昔者斯堪达尔之君，一统金瓯；扎穆西特之君，藻鉴五□；亦若化日普临率土，景星光照万灵；抑犹哈地穆之君，广□恩惠；汝思他穆之君，勇力绝伦。譬之矛锋之锐，龙爪之威，莫敢正向而视，兹者恭候圣安，切照前经遣发进贡乌卢火者，曾上谕‘五年一次进贡。钦此’。所以误此进贡者，原因臣国遭逢荒乱，今幸太平，亟遣亦思喇木火者前往进贡。至于以后应进贡物，合当照密尔焦地音阿克剌罩进贡旧例。但天朝建都极东，臣国地居极西，应否照旧进贡，表请裁夺。”

蒙古表

康熙二十一年，蒙古为请旨事：“外藩蒙古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诸臣诚惶诚恐谨奏者：向因逆贼吴三桂相率叛乱，军民极其荼毒，幸我皇上不惮身心之劳，孜孜图治，仰见天朝早臻太平，是以祭告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世祖皇帝，复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徽号，涣颁恩诏，大赦天下，爰加赐赉，率土俱欢。恭上我皇帝尊号为至神大德治平天下圣皇帝，伏祈皇上俯准臣等所奏，臣等不胜欣跃。”奉旨：“朕自御极以来，夙夜孜孜，勤求化理，期于中外乂安，生民乐业。今逆寇虽已荡平，治化尚未孚洽。前诸王、大臣等请上尊号，已经有旨。这藩王等所请，亦不必行。该部知道。”

御　书

康熙十九年，以御书手卷赐日讲起居注诸臣。学士叶方蔼《太极图说》，詹事沈荃《心经》，侍读学士张玉书《庄子·说剑篇》。

增起居注官

辛酉四月，增起居注日讲官八人。汤荆岘（斌）、秦对岩（松龄）、徐健庵（乾学）、曹峨眉（禾）、王瑁湖（项龄）、朱竹垞（彝尊）、严藕渔（绳孙）、潘稼堂（耒）。合旧讲官共十六人。

誊　卷

唐阎际美铺试《蜡日祈天宗赋》，误书“卫赐”作“卫驷”，榜出，登第，往参座主曰：“诸君试曰，天寒急景，写札或不如法，恐文书到西京，须呈宰相，请先辈各买好纸，重来请印，如法写净送纳，抽其退本。”旧时直省小试，解卷送礼部，例须别誊净本，亦是唐人遗意。至乡试朱墨原卷解部，即不得尔。

绿头牌

国朝六曹章奏，悉沿明制。惟紧急事或涉琐细者，则削木牌而绿其首，以满州字书节略于上，不时入奏取旨，不下内阁票拟，谓之绿头牌子，盖古方策遗意也。

官 年

三十年来士大夫履历,例减年岁,甚或减至十馀年;即同人宴会,亦无以真年告人者,可谓薄俗。按洪容斋《四笔》,宋时有真年、官年之说,至形于制书。乃知此风由来远矣。独寇莱公不肯减年应举,又《司马朗传》:"伯达志不减年以求成。"则汉、魏间已有之。

柳条边

哈达城在抚顺东北,有哈达河。其东插柳结绳以界蒙古,长亘千里,南至朝鲜,西至山海关。有私越者置重典,名柳条边。见高宫詹(士奇)《扈从东巡日纪》。

朝鲜疏

康熙十五年,朝鲜国王李淳奏:为臣先祖臣穆庄王横被野史诋诬,敢陈冤痛情节,冀许删改,特示昭雪事:

臣五代祖昭敬王,于明朝万历戊申岁薨逝。元妃朴氏无子,继妃金氏生一子甫三岁,庶子光海君珲嗣位。盖以金氏遵先王意,舍己出而为之请于中朝,得准封也。光海既立,听信谗贼,自生猜怨,仇视母后,幽闭别宫,僇辱备至,而戕兄杀弟,屠灭诸侄,殄绝彝伦,无复人理。内作色荒,嗜欲无节;外营宫室,十年未已。斥逐耆老,昵狎群小,繁刑重敛,下民嗷嗷,神人咸怒,宗社将坠。

时有金瑬、李贵等,以昭敬王旧臣,不胜邦国危亡之忧,奋发忠愤,誓靖内难。乃于天启癸亥三月,纠合义旅,大集廷臣,奔告王太妃于别宫,宣教废珲,迎立昭敬王孙绫阳君倧,即臣曾祖父穆庄王也,以太妃命,权署国事。遣使请命于明,明朝始不允许,后乃洞察本国事情,特降封典。此实当时天下耳目共所闻知。穆庄王匡复之烈,虽不敢上拟殷周废立之正,亦可谓无愧汉宣。此所以临莅东国二十有七年,而功光往牒、业垂后裔者也。

顷年,陪臣之使还也,偶于沿途买得《皇明十六朝纪》,其中记本国癸亥年事,直以篡逆书之;其他污蔑之言,不啻狼籍。臣先父王渊自得此书,居常腐心,复虑明朝国乘复有诬谬。方拟赴诉天朝,祈加厘正,不幸奄忽,赍志未伸。茕茕微臣,奉此遗戒,何敢一刻忘于中而重哀荐祸?事有未遑,淹延迟回,遂至今日,此固臣之大罪,而亦臣之日夜衔痛者也。兹敢历陈先祖臣穆庄王受诬事略,冀皇上之哀怜垂察焉。

其所谓《十六朝纪》,不知撰次者为何许人?而乃遽张讹伪,掇拾怨谗。一则曰倧走马试剑,谋勇著闻,常在废君左右用事;二则曰密约继祖母王太妃,以救火为名,令兵入宫;甚至谓绑缚废君,投之烈焰。嘻,此岂人理之所可有者乎!复有登莱巡抚袁可立、侍郎毕自严诸人之疏,至以媾倭等语,大加诋诬。夫以穆庄王之聪明仁孝,素有令闻,留心经术,不学武事;而谓之走马试剑。自际昏乱,弟死谗口,屏处危懔,莫保朝夕;而谓之常在左右。金墉十年,内外隔绝,圜门棘户,穴通饮食;而谓之密约祖妃。其虚罔谬盭,固已极矣。而当废君之在位也,戮太妃之父,窜太妃之母,夺太妃怀中八岁之儿而杀之。废君之与太妃,非特子道已绝,亦太妃父母之仇也。然而终使昌邑、山阳得以自全于放废之日者,实赖我穆庄王泣涕惓惓,上以宽太妃,下以救群臣,以克尽乎保护之道也。居则赡其衣食,病则济以医药,矜恤之谊,始终不替。故光海君癸亥三月见废,至辛巳七月以天年终,葬以壬午,礼官供祭祀,恩礼之厚,无愧古昔。彼投焰等语,又何诬妄之太甚耶?至于媾倭一款,尤万万无理。日本即小邦先世之深仇,而隔海之外种也。虽强弱不敌,姑与之羁縻,而既是我之仇邦,又非我之匹偶。今以童孺之呆,僮隶之贱,若指之为婿于倭,则亦必骇然而愤,怫然而怒。矧以王室之亲,贵介之尊,宁有忍事忘耻,结秦晋于异类之理哉?穆庄王妃,即昭敬王朝宰臣领敦宁府事韩复谦之女。王之在邸,以礼委禽,及至癸亥,进主中壶,与王同受天子诰命冠服。而其氏族之详,亦既具于当时请封之奏。臣不知登抚诸人,何所征据而作此不伦之语,至上诬天子也。

伊时辽阳既阏,登海初开,中朝声息之流布于小邦者,只是江东毛镇一路而已;小邦情实之得达于中朝者,亦只有江东毛镇一路而已。文龙方且占据一岛,积货自卫,饰功行贿,西面而邀勋爵,凭威肆喝,东向而责馈饷,首尾将十年矣。及其骄虐日肆,意欲无厌,或俵散低货,而勒取貂参;或多纵黠校,而尽括民产;或诱斩边民,而虚充首级。西圉骚然,若在涂炭。穆庄王既缵序,知民不堪,义责常切。彼不悛改。祗益嫌衅。而小邦之所以受怼于文龙者,有不可以一二计。则文龙之巧作蜚语,肆然构诬于废兴之际者,又岂可量哉!因此而督抚有奏,因此而礼部有疏,始则以无罪见疑而为忧,终则以至冤将伸而为幸。上自先太妃,下至百官民庶。悉举废君淫暴无道、斁伦乱纪之罪,先穆庄王宽仁孝顺、天与人归之状,或直奏于天子,或呈申于当路。文龙亦反前说,更上题本。及其事实悉暴,诬冤大伸,明朝乃于天启乙丑岁遣太监胡良辅等许准封典,仍赐诰命;丙寅,又遣翰林院编修姜曰广等来颁诏敕,兼以锡赉,恩纶洊叠,昭雪无馀,则环东土数千里,亦既脱离覆盆,而获见天日矣。

不料阅历数纪之后,兴亡百变之馀,尚有一种传讹,未尽除于私相记载之中者也。夫末俗多诐,流言易讹,斯固叔季之通患,而齐东之人或未悉于秦雍,交南之事多不详于燕代,则草野之所纪述,稗家之所论著,容亦有此孟浪之失矣。至于任当日之记注,执当日之简策,考证有据,闻见亦该,想不至于颠倒纰缪如野史者。而倘或溺于传说,眩于去取,以之而布诸天下,以之而传于后代,其将为先祖九地之冤,小邦百世之痛者,为何如哉?

今臣仄闻天朝方修明朝史书,其于传信纪实之际,必有以正讹厘舛,以成一代之正史。小邦呼吁,此正其时。兹专差陪臣福善君李柟、议政府参赞郑晳等,毕陈

卑悃，仰渎天聪，伏乞皇上特命修史诸臣细考明朝行查始末及小邦前后申奏，删除诖误，快许湔雪，以示劝惩，以裁成永世之令典。仍将印本宣赐小邦，则非但小邦今日君臣受恩衔结，糜粉是期，抑臣之先祖、先父亦将感泣于冥冥之中矣。臣不胜大愿，谨具奏闻。

特赐谥

本朝最重易名之典，官至尚书大学士乃得赐谥。近惟翰林院掌院学士喇沙里公以讲筵旧劳，又勤王事以死，特赠礼部尚书，谥文敏；掌院学士叶公方蔼以讲筵旧劳，特加礼部尚书，寻迁刑部侍郎，仍带掌院学士，加礼书旧衔，卒亦谥文敏；掌詹学士沈公荃亦以讲筵旧劳，加礼部侍郎，仍掌府事，卒谥文恪。皆异数，非常例也。

谥　典

古易名之典，太常博士议之，吏部考功奏行之；有未允者，所司驳之，其重如此，明掌于礼部，本朝则内阁典籍司之，每一人拟八谥或六谥以上，内阁阁臣择其三四进呈御览，钦定其一。

琉球世缵图

琉球国，或云流求，或云留求，自元已前不通中国，明洪武五年中山王察度始遣使入贡，入本朝为属国，职贡不绝。然纪载诸书，不详其世次。予门人汪翰林舟次（楫）使琉球归，作《中山沿革志》进呈御览。云世系沿革，彼国有厉禁，秘不以告。多方购得琉球《世缵图》一卷，今译者以汉文释之。知其国自南宋始称王，元延祐间国分为三（中山、山南、山北）。明宣德时，复合为一（明初，山南王承察度、山北王帕尼芝亦遣使入贡受封）。自宋及今，代已四易，所谓姓欢斯者无据；谓皆尚姓者，亦非也。《世缵图》载之如左：

大琉球国中山王舜天以来《世缵图》：舜天、舜马顺熙、义本、英祖、大城、英慈、王城（二城、或作成）。西威、察度（始通中国）。武宁、尚思绍、尚巴志、尚忠、尚思达、尚金福、尚泰久、尚德、尚圆、尚宣威、尚真、尚清、尚元、尚永、尚宁、尚丰、尚贤、尚质、尚贞（即今袭封世子）。

题名碑

刘公《嘉话录》：“慈恩寺题名，起于进士张莒，题姓名于雁塔下。后书之于版，遂为故事。”宋庞文英《文昌杂录》云：“本朝进士题名，皆刻石于相国、兴国两寺。”赵升《朝野类要》云：“进士及第，各集乡人于佛寺，作题名乡会，起于唐之慈恩寺塔也。”予按进士题名列诸梵刹，于义无取，至明乃立题名碑于国学。题名记，或学士或祭酒撰，其典始重。永乐壬辰已前，在南雍，今京师太学持敬门内诸碑，则自永乐十四年丙申科始，至崇祯十六年癸未科止，螭首龟趺，星罗林立，一代之钜观也。本朝最为右文，而题名碑止顺治丙戌一科，丁亥已后无之。当时不知何故废而不举，后遂相沿，此阙典也。

土　地

今吏部、礼部、翰林院衙门土地祠，皆祀韩文公。明南京吏部土地祠，则祀蹇忠定公。

卷三　谈故三

太学题名碑

予前记本朝国学进士题名碑未立为阙典，官祭酒时，欲疏请未果。丁卯，御史言之，礼部覆疏允行。按《水东日记》云：“内官阮安督工建太学时，悉取前元进士碑磨去刻字。今三年一立石，皆是物也。”此虽与五代时刘鄩守长安取古碑甃城事微不同，然古迹湮没，亦可惜也。

祭禹陵

康熙己巳二月，上巡幸武林，因渡钱塘，亲谒大禹陵，谕总督侍郎臣王骘曰：“朕巡行江表，缅怀禹德，躬率群臣，展祭陵庙。顾瞻殿宇圮倾，礼器缺略，人役寥寥，荒凉增叹，愚民风俗，崇祀淫祠，俎豆馨香，奔走恐后，宜祀之神，反多轻忽，朕甚慨焉。自昔帝王陵寝，理应隆重培护，况大禹道冠百王，身劳疏凿，奠宁率土，至今攸赖，岂可因循？特书‘地平天成’四字，悬之宇下。着地方官即加修理，毕备仪物，守祀人役，亦宜增添，俾规模弘整，岁时严肃。兼赐银二百两，给与守祀之人，此后益令敬慎。地方官亦须时为留心，以副朕尊崇遐慕之怀。其即遵谕行。”盖是行原因视河，故于禹陵特加崇重如此。

翰詹之长

康熙二十七年，掌詹事府事礼部尚书汤公斌改工书，以礼部左侍郎张公英兼管詹事府事；二十八年，翰林院掌院学士李公光地调通政使，以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徐公元文兼管翰林院事，皆不设正员。其后张公以礼书兼掌翰、詹二衙门事。

正副考试官

旧例：翰林　给事中同为考试官，则翰林为正，给事为副。吏部与五部同为考试官，则吏部为正，五部为副。独康熙壬子科，户部郎中郭昌、吏部主事彭襄同主广东试，以郭为正，彭为副（以郎中、主事为序，不论衙门）。辛酉科，工科给事中许承宣（予门人）、翰林院编修汪霦同主陕西试，以许为正，汪为副。今丙子科福建乡试，亦以给事中党声振为正，检讨王者臣为副（者臣，予门人）。此出偶然，非故事也。

七品衔

宋制，见任官得应制科，文官许二次，武官一次，谓

之锁厅。国朝惟内阁中书舍人贡、监出身者许应乡试，举人出身者许应会试，他即无之。近江宁黄虞稷、慈溪姜宸英以诸生荐入馆修史，特加七品服俸，覃恩得以其品貤封父母，而实未授官也。

状元出典乡试

旧例，词林第一甲一名及第者止充会试同考官，不出典各布政司乡试。自康熙己酉科，己亥状元徐元文以侍读典陕西试，甲辰状元严我斯以修撰典山东试，始变常例。其后壬子科，庚戌状元蔡启僔典顺天试；乙卯科，癸丑状元韩菼典顺天试；丁巳科，丙辰状元彭定求典顺天试；辛酉科，己未状元归允肃典顺天试；丁卯科，乙丑状元陆肯堂典江西试，遂沿为例。

阁　学

明《殿阁词林记》有殿学、阁学、詹学、翰学之名。国朝阁臣大拜，只称中堂，或称相公，而内阁学士则称阁学。按叶石林《避暑录》云："宣和末，陈亨伯以捕方贼功，进龙图阁直学士，称龙学。显谟、徽猷二阁直学士欲效之，而难于称谟学、猷学，乃易为阁学。"此称阁学之始。

广　文

唐、宋以来，仕宦多乞乡郡以便养，犹有古意。明代始不得官本籍。至广文寒官，亦有越在万里者。本朝广文皆铨本直省，但不仕本郡耳。

印　文

明嘉靖中，大同五堡之变，失总兵官所佩"征西前将军"印，职方请给新印。海盐郑端简公时为主事，议改印文柳叶篆，或称别将军，或增减其字，以防诈伪。且言："胡忠安公在礼部，失行在礼部之印，改铸，易为行礼部印。此在内衙门且然，况边镇兵权，又反侧不靖时耶！"近用兵诸省，恢复地方请印，吏科给事中赵之符亦有此请。部议未行，然识者韪之。

癸　未

永乐癸未初即位，天顺癸未南省火，皆改于明年会试，至崇祯朝六会试竟以癸未终，此亦数也。

八　股

康熙二年，以八股制艺始于宋王安石，诏废不用，科举改三场为二场，首场策五道，二场《四书》、《五经》各论一首，表一道，判语五条，起甲辰会试迄丁未会试皆然。会左都御史王公（熙）疏请酌复旧章，予时为仪制员外郎，乃条上应复者八事，复三场旧制，其一也。尚书钱塘黄公（机）善之，而不能悉行，乃止请复三场及宽民间女子裹足之禁、教官会试五次不中者仍准会试三事，皆得俞旨。馀五事，后为台省次第条奏，以渐皆复，如宽科场处分条例、复恩拔岁贡，复生童科岁两考等是也。

督　捕

督捕衙门始兵部兼摄之，顺治甲午尚书王公（永吉）奏，增设兵部督捕衙门，满汉左右侍郎各一员，满汉司官各六员。后以太仆寺少卿协理，旋改左右理事官，秩四品，视常、仆少卿。寿光魏昭华（琯）以大理寺卿首迁督捕侍郎，后以建言徙塞外卒。至康熙三十八年复裁，事归刑部。

特旨内升

顺治初，太子太保永昌王公（弘祚）以户部郎中修《赋役全书》，加太仆寺卿；书成，升本部侍郎，至尚书。其后工部营缮郎中霍叔瑾以大工加仆少，至通政使。顺治乙未科予举南宫之岁，洪士铭以经略辅臣文襄公子、耿效忠以靖南王子，世祖特旨留部。又特旨以京堂内升，洪以仪制郎中迁太常少卿，至太常卿；耿以武选郎中迁太仆少卿，至顺天府尹。

考　选

黄训《读书一得》云："罗豫章文质公撰《遵尧录》，称宋仁宗明道中，宰相欲除二亲故为正言、司谏。帝谓祖宗法度，台谏官须宸选，若自大臣除，则大臣过失，谁敢言者？"仁宗此言可以为万世法。

结　衔

《辍耕录》云："中书右丞相伯颜所署官衔，计二百四十二字。"明天启中，魏阉擅权，仿《缙绅》为《内官便览》，首列己衔，亦至二百许字。古来权奸，如出一辙。《酌中志》略云："天启中，凡司礼监题本，年月之下，上层排臣王体乾、臣魏忠贤，下层排梁栋、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诸人。及刻《内臣便览》，体乾复让忠贤居首，特高一字。"

汉军汉人

本朝制，以八旗辽东人号为汉军，以直省人为汉人。元时则以契丹、高丽、女直、竹因歹、竹亦歹、术里阔歹、竹温、勃海八种为汉人，以中国为南人。

义　王

孙可望与李定国，皆张献忠义子，冒张姓，号东府、西府。后献忠败死，俱走入滇，二人以争权，积不相能。可望战败乃降，世祖皇帝方以文德柔远，封可望义王，世袭，赐第东长安门外。可望死，其子征灏袭封，康熙十二年台省以为言，下诸王大臣、九卿会议，降封义公，改慕义公。蜀绵州鹿头关庞士元祠，可望重修，有石坊，大书伪衔柱国太师兵部尚书，凡数百字，犹称张可望云。

义字谥

明大学士高公谷，谥文义，二百七十年谥义者，止

此一人。本朝顺治初，大学士德州谢公升卒，谥清义。

阁谥

本朝谥法，阁臣不由翰林，皆得谥文。如洪公（承畴）谥文襄，宋公（权）谥文康，王公（永吉）、金公（之俊）皆谥文通，孙公（廷铨）谥文定，卫公（周祚）谥文清，李公（之芳）谥文襄，皆非翰林也。

詹事府

国朝顺治中设詹事府，皆以汉人翰林官兼之，止设满洲詹事一员，康熙初省。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立皇太子府，复设，自詹事至正字，满人汉人各一员，而满人不兼翰林官。初，詹事府与九卿议政之列。初设时失考故事，久之乃复，詹事次通政使、大理卿之下，少詹事次左右通政、大理少卿之下。然故事，詹事与学士俱为实录等副总裁，侍经筵。今则有已迁正詹而仍为纂修者。御史言之，竟未厘正。二十二年，沈宫詹绎堂（荃）移文吏部争之，是年春讲始侍经筵矣。

臣下私讳

晋咸和三年，拜王舒为抚军将军会稽内史，舒疏父名会，乞换他郡，朝廷乃改会作郐。宜城有夷水，以桓温父名彝，改蛮水。后唐同光三年，以郭崇韬父名弘，改弘文馆为崇文馆。长兴四年，以冯赟父名璋，不欲斥其家讳，改同平章事为同中书门下三品。南唐元宗以董思安为漳州刺史，思安辞以父名章，特命改名南州。又后主嗣位，以钟皇后父名太章，尊后为圣尊后。于礼，君所无私讳。为臣下讳，失礼意矣。

宰辅编年录

宋《宰辅编年录》，宋太常博士永嘉徐自明撰，起建隆庚申，迄嘉定乙亥，凡二十卷。明吕邦耀又为《续录》，起嘉定九年，迄祥兴二年，凡二十六卷。明雷、郑、王、李诸公，各撰公卿等表。吴郡许重熙又为《殿阁大臣年表》。近予从姊夫益都高梓尝为《续表》，迄南渡乙酉而止，惜其无年，著书散佚，殊可惜也。

赐御笔

康熙丁巳夏，以御笔“格物”二大字、“清慎勤”三大字石刻赐日讲官翰林院学士陈廷敬、侍读学士叶方蔼、侍讲学士张英。寻又赐英“忠恕存诚”等墨迹，又赐詹事府詹事沈荃“龙飞凤舞”、“忠恕”等墨迹大字。

讲筵问答

丁巳春、夏，上日御弘德殿讲书。是时初进讲《通鉴讲义》，上每先自讲一过，德音清朗，义理贯彻；每有诘问，皆出意表。一日，问：“诸葛孔明何如伊尹？”陈学士（廷敬）对以“诸葛亮三代王佐，伊尹之亚”。上问：“诸葛亮成就如何比得伊尹？”陈对以“所遇之时不同”。叶读学（方蔼）对云：“伊尹圣人，诸葛亮大贤。大抵伊尹可比孔子，诸葛亮可比颜渊。”上首肯。一日，讲“博学之”节，上云：“知行孰重？”叶对云：“宋臣朱熹之说，以次序言，则知先而行后。以功夫言，则知轻而行重。”上云：“毕竟行重。若不能行，则知亦空知耳。”又一日，讲“一日暴之”节，上云：“古来君子小人不并立，君子进则小人退，小人进则君子退，一定之理。孟子此语说得最好。”

于成龙陆陇其

近日廉吏，方面有黄州知府于成龙；有司则嘉定知县陆陇其。于，永宁人，贡士。陆，平湖人，庚戌进士。陆后补灵寿知县，特旨为御史。于为上所深知，数年中历藩、臬司使，巡抚顺天，辛酉岁入见，赉予甚厚。上亲制诗赐之，有“郊圻王化始，锁钥重臣膺”之句。寻擢兵部尚书，总督江南江西。

宋官制

宋初至元丰以前，官制最为繁猥，六部九寺皆为空官，特以寄禄秩、序班位，而别以他官判职事。如兵部事归枢密院，户部、工部归三司。设审官院、三班院，流内铨判吏部之事。设判礼部、判贡院，判礼部之事。设判审刑院及详议官，判刑部之事。又有使，有权使，有权发遣使之名。他如太常归判司礼院，太仆归群牧司，鸿胪归客省之类。官自官，职自职，名实舛互。范文正公在政府奏言：“今六尚书九卿之职，皆权知、权判，无一正官。并是权假，数易无定，莫安其职。如欲复三公九卿六尚书之任，则体大难举。愿且命两地辅臣兼领纲要，仿周官三公下兼六卿，如召公领冢宰、芮伯领司徒、毕公领司马遗意，又杂引汉制三公分部九卿、唐太宗时宰相兼职掌以为证。又条列审官、流内铨、三司、司农寺、群牧司、国子监、太常、礼院、三班院、殿前马步军司、审刑院、大理寺、刑部等职事，并令两府兼判。”云云。然以宰执分判六卿九寺，更为侵官。至元丰新制行，六部置尚书、侍郎，而各以郎官属焉。九寺各置卿、少卿及丞、簿之属，为寺监官。国子监置祭酒、司业及丞、簿之属，为学官。又有御史台，有两省，通谓职事官。以唐文散阶换部寺省监官，归厘本职。如以金紫光禄大夫易吏部尚书，银青光禄大夫易五部尚书，正议大夫易列曹侍郎之类，通谓阶官而食其俸，即明制所本也。但明制以六部合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谓之九卿，与詹事府俱得会议大政，而太常、太仆以下为小九卿。本朝官制率沿明旧，特于六部外设督捕，隶兵部，置满汉侍郎各一员；理藩院尚书一员，侍郎二员。又设宗人府正令，以觉罗为之；府丞二员，以汉人或汉军为之，秩在副都御史下通政使、大理卿上。又设启心郎二员，以乌金超哈为之（后裁），即古之宗正也。顺治十六年，裁去尚宝寺，迄今未置。（《震泽长语》云：“宋制所谓官，乃古之爵也；所谓差遣，乃古之官也；所谓职，乃古之加官也。”）

国朝官制

国初内三院满洲大学士谓之榜式，乌金超哈官大学士亦称榜式，如范文肃公、甯文毅公是也。六部初不置尚书，率以贝勒管部事，置侍郎以佐之，有满洲汉军、(即乌金超哈)。汉人各二员。后置尚书。久之又省去汉军侍郎，定为满汉尚书各一员，侍郎各二员。汉军亦有为汉侍郎者。满洲郎中、员外郎初称理事官、副理事官，后乃改从汉官之称，惟协理兵部督捕、太仆寺汉少卿二员改称理事官。科道初亦称理事，后改同汉人，俱称给事中御史云。

宋四圣御押

《格物要论》载王鲁斋押字跋云："予观司马文正公之押，署名而小花，精神风致自然，见于诚意之表。唐末五季诸人押字，莫不怪诡飘扬，倾欹放荡，宜乱亡之相寻也。"昔人重押字，至有荟萃刻石以传者。孙文定公(廷铨)《颜山杂记》载凤皇山玉皇宫宋艺祖以下四圣御押，惟仁宗㓸㓷。因摹于此：艺祖㞢、太宗㕛、真宗㐀。

宋祠录

宋士大夫多领宫观，食其祠禄。予尝以问叶读学讱庵(方蔼)。叶云："宋置宫观官，罢官者领之，俾食其禄，亦宋朝忠厚之一端也。"予考之不然。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创制置三司条例司，始行青苗、均输等法；出吕诲、范纯仁、钱公辅、郑獬等于外，罢富韩公弼平章事，是年始增置宫观官。丘文庄公《世史正纲》云："王安石行新法，而欲去异议者，彼皆先朝旧臣，素有闻望，一旦去之无名，乃为祠禄处之。"不知所为宫观者所业何道，为之使者所治何事，而一时士大夫甘心受其豢养，何耶？此盖安石增置之法，非祖宗故事，然终宋之世不改，亦不典甚矣。

大学士兼尚书

国朝入阁，皆仍兼尚书衔，惟康熙初益都孙文定公、柏乡魏公前后俱以吏部尚书大拜，而不兼尚书。其后复改内三院为内阁，魏公得兼礼部尚书，文定则告归久矣。

学士大拜

本朝以学士大拜者二人：高阳李公，丙戌进士，戊戌大拜，兼工部尚书。孝感熊公，戊戌进士，乙卯大拜，兼刑部尚书。李年三十四，熊年四十一。

学士兼侍郎

《琐缀录》：正统中，陈、高、曹、苗皆遥授各部侍郎，仍供事翰林，一时以为馆阁盛事。今内阁学士、掌院学士例皆兼礼部侍郎，不为异典矣。

读　卷

今内阁、九卿读卷，但拟十卷呈御览。各以首卷进呈，候旨命读则读，不命则否。《水东日记》载："景泰辛未廷试日，陈阁老得三卷，向南房纸窗圈点。"云云。则是明制读卷官亦著丹黄，今无此制矣。又九卿但论衙门，不论官之崇卑，如己未魏双凤以督捕理事官、壬戌科张鹏以通政司参议，皆得读卷。而宗人府丞、太常卿等三品，例不与。翰林讲、读学士多为收掌官，于事体殊未当也。

先授编检科道

世祖皇帝最重庶吉士，每亲自考较。乙未馆选，丙申特先授汉书庶吉士王益朋、王命岳等官六科给事中、监察御史(内刘祚远授吏科给事中，寻以族祖大学士正宗嫌，改吏部主事)。戊戌馆选，己亥御试于南海子，特先授清书庶吉士马晋允、富鸿业(后改鸿基。)等十人为编修、检讨，而陈敬(北通州人，与今说岩礼侍同名，皆同馆也；说岩寻奉旨加廷字)。殷观光二人革职。旨非散馆故事。

国朝状元

国朝状元，多不永年，中间惟丙戌傅阁学(以渐)、丁亥吕阁学(宫)大拜卒。己丑刘修撰(子壮)、壬辰邹修撰(忠倚)、戊戌孙修撰(承恩)、辛丑马侍读(世俊)，皆不数年而殁，岂气数为之耶？孙修撰之殁，世祖章皇帝深悼惜之，赐白金三百两归其丧，盖旷典也。

三国贡物

康熙丁未夏，荷兰国甲娄吧王油烦吗绥极遣陪臣卑独攀呵闰等入贡，内有刀剑八枚，其柔绕指；旃檀树四株，各长二丈许；西洋小白牛四，高一尺七寸，长二尺有奇，白质斑文，项有肉峰；荷兰马四，锐头卓耳，形态殊异；又玻璃箱、牡丁香、哆啰尼绒之属。是岁，暹罗国王森烈拍腊照古龙拍腊马呼陆坤遣贡使握坤司答喇耶迈低礼，贡六足龟、孔雀、驯象等物。回回国贡牛，三角三目云。

国书之制

本朝文移书疏之制，国书则自后而前，汉书则自前而后。凡宫城榜书，率用清、汉、蒙古三体。按《草木子》载："元朝行移文字，汉字自前而后，蒙古字自后而前，畏吾儿字则横书之。"

试卷称名

宋吕申公试卷中自称名，王柏题其后，谓古意尚存。盛如梓云："淳化中立糊名之法，祥符中立誊录之制。"则又在申公之前矣。

伐　木

江南造战舰，下令郡县伐木。洞庭民家孀妪止一

女，县吏至其家伐木，复令具舟送木至郡。既至郡，候县府、道院查验，动淹旬月。妪计无所出，乃粥女以偿诸费。施彦执《炙輠录》载："宋创都钱唐，需林木甚大，所在鼎沸。邓光祖知严州，殊不经意，徐集各里正，以朝廷所降木色丈尺，人予一纸，令各具界中寺庙馆驿官道木与所降色样合者供之。既供，令匠往视皆合。令里正自伐，官特予粮，须臾木大集，民间毫无所苦。"康熙二十一年，以太和殿大工，凡楚、蜀、闽、粤产木之地，皆差部员往采，明旨严禁骚扰。姚给事濮阳（祖顼）疏请禁伐祠庙冢墓间树，得旨允行。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优　老

通政使司参议虞虞山（世璎），云南昆明人，以书受知世祖皇帝，特授光禄寺署正，供奉内庭。康熙十六年，世璎年八十馀，上念其先朝旧臣，特自光禄寺丞擢本寺少卿，迁通参。久之，御史或言其老病不任职，上特令以礼致仕，仍给全俸。二十一年云南平，世璎疏辞俸禄且乞骸骨，特赐白金三百两，驰驿回籍，途次贵州，病卒。

赐宴褒忠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正月上元，赐群臣宴于乾清宫，异数也。凡赐御酒者二，大学士、尚书、侍郎、学士、都御史，皆上手赐；通政使、大理卿以下则十人为一班，分左右列，命近侍赐酒，且谕：醉者令宫监扶掖。独光禄卿马世济以文毅公（雄镇）子，右通政陈汝器以赠兵侍前福建巡海道副使（启泰）子，特召至御座侧赐酒，上之褒忠优厚如此。翌日，上首唱柏梁体《升平嘉宴诗》（诗别载）。群臣继和，汝器句云："励节褒忠感赐觞"，盖纪实云。

御制诗

御制登城诗云："城高千仞卫山川，虎踞龙盘王气全。车马往来云雾里，民生休戚在当前。"真帝王诗也。

善果寺御书

世祖御书赐弘觉禅师云："洞房昨夜春风起，遥忆美人湘江水。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唐人岑参诗也，在都城西善果寺。

乘肩舆

本朝顺治初，汉人京官亦多乘马。予壬辰计偕入京师，见高邮王文通公，每入朝皆乘马。其后始易肩舆，三品以上用四人肩舆，四品以下则二人耳。然旗下大官，例乘马无肩舆；有之，自近年始。宋《朝野类要》云："百司出局，人从先报上马者，盖旧礼只是乘骑。自中兴以来，始得乘肩舆也。"《建炎朝野杂记》云："东都旧制，耆德大臣或宗室属近行尊者，特旨许乘肩舆。建炎初，上以维扬砖滑，谓大臣曰：'君臣一体，朕不忍使群臣奔走危地，可特许乘轿。'"《麈史》谓唐时宰相乘马，五代始用檐子。本朝近年，惟文潞公以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司马温公始为门下侍郎，寻卧疾，就拜左相，不可以骑，二公并许乘檐子，皆异恩也。外官肩舆，不用帷盖，盖古褰帷之意。今惟江宁、开封督抚、司道、府厅、县官皆用暖轿，盖沿宋、明都城之制，至今未改耳。

兼　衔

翰林官迁吏部侍郎，例兼翰林院学士；至尚书则否。其特用为他部侍郎者，亦不兼学士。近如李容斋（天馥）迁户侍、项眉山（景襄）迁兵侍，皆不兼衔。惟叶文敏讱庵（方蔼）以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加礼部尚书管刑部侍郎事，前此未有也。又杜肇馀（臻）以吏侍兼翰林学士，服阕补刑侍，遂不兼衔，及再迁吏侍，亦不复兼学士，则铨部之疏也。甲子秋冬，严存庵（我斯）以詹事府少詹事、董默庵（讷）以翰林院侍讲，皆超迁礼部侍郎，则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其后王子言（飏昌）以正詹迁礼侍，亦止兼侍读学士。庚午，予自少詹迁副都御史，又迁兵侍，亦不复兼学士衔矣。

宫　衔

康熙元年已后，大臣无加宫衔者。惟阁臣高阳、宝坻、临朐三公，以《世祖皇帝实录》成，晋宫衔。其后宛平、汉阳、长洲三公，以《太祖实录》、《圣训》告成，亦晋宫衔。甲子四月，刑侍南宫宋公（文运）以老病乞休，上嘉其廉慎，特加太子少保致仕。丁卯四月，巡抚直隶佥都御史于公（成龙）亦加太子少保，皆异数也。

谒陵诗

康熙辛酉二月，上谒孝陵，诸公卿三品已上皆从，多赋诗纪事。刑书蔚州魏公环溪（象枢）一诗，极令人感动。诗曰："蓟门西望望皇畿，共侍銮舆展谒归；礼罢祾门云自阖，梦回寝殿泪频挥。老臣将去填沟壑，何日重来拜翠微；廿载承恩无寸补，钟鸣漏尽尚依依。"予谓五六句最沁人心脾，然是后汉宦者张让语耳。

安南始末

安南人本朝，顺治初，莫敬耀来归，未受爵而卒，授其子元清为都统使，居高平。黎维禔亦来归，未受封而卒。康熙三年，遣编修吴光、礼部司务朱志远谕祭维禔。五年，遣侍读学士程芳朝、礼部郎中张易贲册封其子维禧为安南国王。六年，维禧夺元清高平地，遣侍读李仙根、兵部主事杨兆杰谕还之。粤西孙延龄、马雄叛，元清负恩助逆，病死，其弟敬光为黎氏所讨，来奔，令地方官送归本国，死于泗城土府，爵除。维禧死，弟维禔嗣。维禔死，弟维禛嗣。康熙二十二年，遣侍读明图、编修孙卓册封维禛为安南国王，仍赐御笔扁额"忠孝守邦"四大字；又遣侍读邬黑、礼部郎中周灿谕祭两故王维禧、维禔。二礼并举，称盛事云。

周礼部使交趾诗

周礼部星公(灿),陕西临潼人,自安南使归,有诗一卷,颇见风土,粗载数首于此。"谅山南去万峰稠,细雨深林石径幽;一水随人千百折,中宵勒马问安州。"(夜抵安州)"回首燕台不计程,空山坐待月初生;乾坤自是无遗照,行尽天南一样明。"(屯麋见月)"一枝挺出森青玉,两叶分披展绿云;名是千秋兼可啖,长栽篱落护山村。"(千秋草)"四围山色映晴岚,此地交人号格甘;竹树参差冬稻熟,风光触目似江南。"(茶山早晴)"沧江岸上有荒祠,移叶棉枝近水湄;短柱高龛双锦鹤(国俗,祠庙以木雕双鹤为侍),报功异域礼同之。"(黎英王,交之功臣,城镇人)"宸翰亲挥日月光,龙书凤篆照遐荒;交人奉比羲文画,首出中天颂圣皇。"(册封其六)"才名奕奕世无双,三译常思戴上邦;别后怀君何处是,寒风落日富良江。"(留别阮司马公望、黎司空僖、阮金宪廷衮、黄大参公置)"关门晓日拜天颜,得识南郊青琐班;记得深林风雨夜,多君相伴出茶山。"(留别阮廷柱、武维匡、宋儒、陈琦四给事)"翠干森森傍水涯,梢垂雀尾乱纷拿;秋来结就槟榔果,交子逢人代煮茶。"(槟榔树)"衣冠文物重南疆,何事关名太不祥;题曰畏天思此义,万年带砺控炎荒。"(易鬼门关曰畏天关)周,顺治己亥进士,庶吉士。

林舍人使琉球诗

康熙甲子,莆田林舍人玉岩(麟焻)使琉球归,有竹枝词一卷,与周礼部同时示予,并录数篇,以志本朝文物之盛云。"手持龙节渡沧溟,璀灿宸章护百灵;清比胡威臣所切,观风先到却金亭。"(明使臣陈侃建)"徐福当年采药馀,传闻岛上子孙居;每逢卉服兰阇问,欲乞嬴秦未火书。""日斜沙市趁虚多,村妇青筐藉绿莎;莫惜簪花无酒盏,人归买得小红螺。""疋练明河牛斗横,咚咚衙鼓欲三更;思乡坐拥黄绸被,静听盘窗蜥蜴声。"(蜥蜴能鸣,声如麻雀)"三十六峰瀛海环,怒潮日夜响潺湲;楼西一抹青林里,露出烟萝马齿山。""射猎山头望海云,割鲜铜酒醉斜曛;纸钱挂道松楸老,知是欢斯部落坟。""心斋生白室能虚,棐几焚香把道书;读罢凭阑笑幽独,藤墙西角对棕榈。""庙门斜映虹桥路,海鸟高巢古柏枝;自是岛夷知向学,三间瓦屋祀宣尼。""王居山第兔园开,松枥棕花倚石栽;多少从官思授简,不知若个是邹枚。""奉神门内列鹓行,乞把天书镇大荒;唤取金縢开旧诏,侏儒感泣说先皇。""闷宫甍桷压山原,将享今看几叶孙;二十七王禋祀在,厘圭锡卣见君恩。""译章曾记莋都夷,檠木白狼归汉时;何似岛王怀圣德,工歌三拜鹿鸣诗。""宗臣清俊好儿郎,学画宫眉十样妆;翘袖招要小垂手,簪花研帽舞山香。""望仙楼阁倚崔嵬,日看银山十二回;笙鹤彩云飞咫尺,不教弱水隔蓬莱。""纤腰马上侧乘骑,草圈银钗折柳枝;连臂哀歌上灵曲,月明齐赛女君祠。""久稽异域岁将徂,自笑流连似贾胡;三老亦知归意速,时时风色相铜乌。"林,康熙庚戌进士。与林同使者,为汪检讨舟次(楫),别撰《中山沿革志》若干卷,进呈御览。二君皆予门人也。

卷四　谈故四

亲谒孝陵

康熙甲子冬,大驾幸金陵,亲谒明太祖孝陵。上由甬道旁行,谕扈从诸臣皆于门外下马。上行三跪九叩头礼,诣宝城前行三献礼;出,复由甬道旁行。赏赉守陵内监及陵户人等有差。谕禁樵采,令督抚地方官严加巡察。父老从者数万人,皆感泣。总督两江兵部侍郎王新命刻石纪事。己巳春,南巡,再谒孝陵。古今未有之盛举也。

殿试改期

国朝每科殿试之期,在三月十五日。自辛丑科后,以三月十九日为万寿节,遂改殿试于二十日,至今为例。壬戌科,驾幸盛京谒陵,改殿试于九月二十日。戊辰科,以大行太皇太后升遐,改会试于二月十九等日,殿试改三月二十六日云。

会试二亥

顺治三年丁亥,重行会试。十六年己亥,复重行会试。

日　讲

今上亲政后,选翰林官直讲禁中,先在弘德殿,后移于乾清宫。讲官始则熊赐履,继为史鹤龄、孙在丰、张英、徐元文、陈廷敬、叶方蔼、张玉书、汤斌、归允肃。大抵以掌院学士一员与翰林官一员同讲,止二员。惟戊午,陈、叶日讲,而上幸南海子,叶偶病假旬日,以张代之。后叶疾愈入直,遂三员同直讲。史以编修归,殁于家。将赐祭葬,其恩礼非外庭所敢望也。

朝　报

今之朝报,或曰邸报,亦有所本,见王明清《挥麈录》。赵升《朝野类要》云:朝报日生事宜也,每日门下后省编定,请给事判报,方行下都进奏院报行天下。其有所谓内探、省探、衙探之类,皆衷私小报,率有漏泄之禁,故隐而号之曰新闻。盖自宋时已然。又六科纶音册子,号晚帖,以当晚即知之,次日乃登邸报,故曰晚帖。亦有小报,谓之小抄。

台湾府县

康熙二十二年,台湾平,设府一,曰台湾府;县三,曰台湾、曰凤山、曰诸罗。又设总兵官,分巡厦门道,各一员驻焉。幅员之广,古未有也。

东野氏世袭

康熙二十三年，上东巡。周公后裔七十三代孙世袭奉祀生员东野沛然上疏吁恩，奉旨交与该部，礼部覆无庸议。奉旨："周公承接道统，继往开来，功德昭著，其子孙应给职衔，着九卿詹事科道会同确议。会议得周公后裔应授官职，拨给祀田，修葺庙宇，行文该抚查明，以沛然世袭五经博士，如孔、颜、曾、孟、仲氏例。"先是沛然上疏行在，上召问："周公姬姓，尔疏称东野，何故？"沛然对曰："昔鲁公伯禽季子鱼，赐东野田一成，因以为氏。"上曰："周公庙庭何在？"对曰："在阙里城东北二里。"上悦，随御制祭文，遣恭亲王致祭，礼部尚书介山、御前侍卫观保、鸿胪寺卿穆成格、阎兴邦、太常寺寺丞张量馨、山东提学道副使唐赓尧陪祭。其后沛然卒，子枝盛嗣为博士云。是时子贡后裔端木谦、端木直亦上疏请，部议不允。

阶官避家讳

予尝疑六朝以来，朝廷为臣下避家讳，至改州郡名者有之。考《愧郯录》，乃知宋时律文，有私讳冒荣徒一年之禁。四铨之法，遇磨勘阶官之称，与其三代讳相值者，许其自陈，授以次官，谓之寄理，遂以系之官称之首。又李文简焘奏疏亦载雍熙二年，有诏凡除官内有家讳者，三省御史台五品、文班四品以上，许用式奏改，馀不许。嘉祐六年，翰林学士贾黯知审官院，奏准下太常、礼院、大理寺同议，言祖父之名，子孙所不忍道，不系官品之高下，并当回避。乃诏凡府号官称犯祖父名而非嫌名及二名者，并听回避。其后韩绛除枢密副使，自言枢字与祖名下一字同，乞避免，不许，遵嘉祐之诏也。宋敏求提举万寿观，敏求父名绶，自言寿字犯父嫌名，诏改醴泉观，则嘉祐之诏复不行矣。及吴中复提举荆湖北路兵马，中复父名举，乞改称提辖，诏以朝廷官称，不当避守臣私讳，遂不许。然后知回避私讳，唐宋以前，载在律文，亦孝治天下之意。明代以来始刊削耳。又焘疏引晋江统言，其叔父春为宜春令，与县同名。故事：职与祖父名同皆得改选，而未有身与官职同名改选之例。统以为身名所加，亦施于臣子。凡佐史，朝夕必称厥官，倘指实而语，则触尊者讳；或诡词回避，则以私废公。统以为身名与官职同者，宜与祖父名为比，武帝许之。据此又不独回避先讳矣。《朝野类要》云：授职任而犯三代名讳者，许避之。而开禧初，张嗣右除起居郎，以犯讳辞免，改名修注官。其馀若一名偏犯，则不避。

武职丁忧

武职旧无丁忧之例。康熙二十四年，四川提督何溥疏言：窃惟议礼制度，圣王御世之大权，地义天经，人子立身之大本，养生莫如送死，教孝所以作忠。据夔州副将孙斌呈详，云云。通丧制礼，既无贵与贱之殊，沿例宅忧，乃有文与武之别。俱属毛而离里，忍绝裾以灭亲。豺獭尚有一祭之知，介胄岂无三年之爱？臣久失怙恃，见素韡而兴怀，恭际休明，沥丹心而上请，实天下万世之公义，非孙斌一人之私情。伏恳特涣纶音，定武职三年通丧之例，垂光史册云云。得俞旨，遂为定制。孝治之隆，夐绝千古矣。

又浙江提督陈世凯上言：武臣丁忧，特其一节，宜令读书，识忠孝大义。得温旨：已后武臣俱当留心典籍，责令提镇倡率之。

访遗书

康熙二十五年四月，上谕礼部翰林院：自古帝王致治隆文，典籍具备，犹必博采遗书，用充秘府，以广见闻，而资掌故，甚盛事也。朕留心艺文，晨夕披览，虽内府书籍篇目粗陈，而裒集未备。因思通都大邑，应有藏编，野乘名山，岂无善本。宜广为访辑，凡经史子集，除寻常刻本，其有藏书秘录，作何给值采集及借本抄写事宜，尔部院会同详议具奏，务令搜罗罔佚，以副朕稽古崇文之至意。旋又奉旨：关系经史，方许采进。时礼侍徐乾学疏进宋朱震《汉上易传》并图说十五卷，宋张浚《紫岩易传》九卷、《读易杂说》一卷，魏了翁《大易集义》六十四卷，曾穜《大易粹言》十卷，吕祖谦《东莱书说》十卷，元金履祥《尚书表注》十二卷，宋李樗、黄櫄《毛诗集解》三十六卷，赵鹏飞《春秋经筌》十六卷，王与之《周礼订义》八十卷，蔡节《论语集说》十卷，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一百六十八卷，《唐开元礼》一百五十卷。共十二部。

御　书

康熙二十三年驾幸阙里，御书"万世师表"四字，悬大成殿。次年，以四字颁行天下学宫。又御书"白鹿书院"额庐山白鹿洞，并赐监本《五经》《四书》。其河南府二程祠、邵康节祠、凤翔府横渠书院、建宁府紫阳书院、徽州府文公阙里、长沙府石鼓书院，皆颁御书"学达性天"大字。古今罕觏之盛举也。

毁淫祠

康熙丙寅，擢江宁巡抚都御史汤斌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汤濒行，疏毁吴下淫祠五通、五显、刘猛将、五方贤圣等庙，恭请上谕，勒石上方山。得俞旨通行直省。初，汤以阁学迁巡抚，过予邸舍，予为言吴中妇女，好入寺院烧香，首当禁止，汤以为然，在吴遂力行之，风俗一变。若淫祠一节，尤于世道人心裨益不小。汤自言昔为方面时，只遵宁陵吕叔简先生《从政录》行之，其抚吴亦此志云。

戊己二官名

汉元帝初元元年，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班书师古注：自甲至癸，皆有正位，唯戊己寄治，今所置无常居，故取戊己为名。或云：戊己居中，镇覆四方，今所置校尉，亦处西域之中，抚诸国也。然戊己自是两

官。后汉耿恭为戊校尉,关宠为己校尉,是也。

荷兰贡物

荷兰国自康熙六年入贡,今二十五年。台湾平,设郡县,其王耀汉连氏甘勃氏遣陪臣宾先吧芝复奉表进贡,表词有云:外邦之丸泥尺土,乃是中国飞埃;异域之勺水蹄涔,原属天家滴露云云。贡物大珊瑚珠一串,照身大镜二面,奇秀琥珀二十四块,大哆啰绒十五疋,中哆啰绒十疋,织金大绒毯四领,乌羽缎四疋,绿倭缎一疋,新机哔叽缎八疋,中哔叽缎十二疋,织金花缎五疋,白色杂样细软布二百一十九疋,文采细织布一十五疋,大细布三十疋,白毛里布三十疋,大自鸣钟一座,大琉璃灯一圆,聚耀烛台一悬,琉璃盏异式五百八十一块,丁香三十担,冰片三十二斤,甜肉豆蔻四瓮,厢金小箱一只(内丁香油、蔷薇花油、檀香油、桂花油各一罐),葡萄酒二桶,大象牙五支,厢金鸟铳二十把,厢金马铳二十把,精细马铳十把,彩色皮带二十佩,厢金马铳中用绣彩皮带十佩,精细马铳中用精细小马铳二十把,短小马铳二十把,精细鸟铳十把,厢金佩刀十把,起花佩刀二十把,厢金双利剑十把,双利阔剑十把,起金花单利剑六把,照星月水镜一执,江河照水镜二执,雕制夹板三只。

四詹事

本朝詹事府屡裁。康熙十五年,立皇太子,乃复设正詹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少詹兼翰林院侍讲学士。至故友华亭沈文恪公(荃)始以讲筵劳加礼部侍郎。二十五年,东宫出阁读书,乃召江宁巡抚都御史汤公(斌)以礼部尚书兼詹事。时詹事为郭公(棻),少詹事为卢公(琦)、归公(允肃),三公皆仍其旧,故同时有四詹事。未几,郭迁阁学,即以汤为正詹,不另补。东宫初出阁,钦定讲官五人:汤、郭二公外,则满洲正詹尹(泰)、少詹舒(淑)、左春坊中允阎(世绳)、左春坊赞善黄(与坚)也。郭既迁去,以右春坊谕德徐(潮)补充之(予以少詹事予告,在乙丑九月,出阁在丙寅闰四月)。

起　复

赵升《朝野类要》云:已解官持服,而朝廷特再推用者,名起复。起复,即夺情也。今人以禫后即吉为起复者,误。

试　官

今诸司官,初选即实授,唯监察御史、中书舍人,必先授试职。一年满,内阁、都察院方题实授,沿明旧例也。按明初,范敏试吏部尚书,李冕试礼部尚书,徐恢试户部尚书,茹常试兵部尚书,开济试刑部尚书,杨靖、王暹试侍郎,詹徽、茹太素试都御史,又有试给事中。至正德中,陆完为试都御史。此例今人不知。

八旗开科

八旗乡会试开科,始于顺治辛卯、壬辰,至丁酉停止。康熙己酉、庚戌复举行,至丙辰停止。丁卯夏五月,以亢旱肆赦,再复开科之例。

按开科之例,前后稍有不同。顺治壬辰、乙未,满洲、蒙古用满文,另为一榜(壬辰状元麻勒吉,两江总督。乙未状元图尔宸,工部侍郎)。庚戌、癸丑,满洲、蒙古概用汉文,即附汉人通为一榜。辛未、甲戌复开科,例仍之。

征聘不至

康熙己未博学宏词之征,内外荐剡百八十馀人,不至者四人:浙江应㧑谦嗣寅、江西魏禧冰叔、山西范鄗鼎彪西、陕西李颙中孚。范登顺治辛丑进士,阐明绛州辛复元(全)先生之学,与应、李以理学著于南北。唯魏以古文擅名,其兄际瑞、弟礼,皆有诗名,时号宁都三魏。

祭北海

丁卯四月,副都御史徐元珙疏请厘正祀典,其略云:臣按历代祀典,唐望祀北海于洛州,即今河南府也。宋望祀北海于孟州,即今怀庆府也。明亦望祭于怀庆府。我朝典制,东海祀于莱州,南海祀于广州,二祀近海,诚为允当。西海则于蒲州望祭,盖西海遥远,循宋、明之旧而望祭之,宜也。至北海则仍祭于怀庆。夫宋都于汴,而怀庆在其北,彼时幽燕皆非宋土,即出国门而望北一祭,亦权宜之计。有明定鼎燕京,仍往南而祭北海。我朝因之,殆非宅中以莅四海之义。伏查北镇医无闾山,在奉天府属,今为北镇。山海关迤北之海,非北海乎。况盛京发祥重地,土厚水深,源流绵邈。皇上声教四讫,幅员之大,亘古未有。长白山水并乌龙、鸭绿诸江,亦尽朝宗于海,则北海之祭,不应仍在怀庆。此祀典之急宜厘正者。伏查顺治十七年,科臣粘本盛题请改祭北岳于浑源州,祈下部议,嗣后告祭,更定于迤北近海地界云云。得旨:下九卿詹事科道会议。上言:明臣丘浚言京师东北乃古碣石沧海之地,于此立祠,就海而祭为宜。浚所云碣石,今在永平府,但我朝幅员广大,混同江水发源长白,流入北海,今北海之祭,应改混同江边望祭可也。得旨允行。

周张后裔

康熙二十四年,佥都御史姚缔虞言:宋儒周敦颐有开继之功。下部议,得旨以敦颐二十九代孙嘉耀世袭五经博士。二十六年,户科给事中汪晋征言:孔孟以来,道学之统,至宋周、程、张、朱而始著,乃程、朱二氏,久置世袭博士,周敦颐子孙亦为博士,其张载子孙,应一体恤录云云。九卿等覆议。顺治十二年八月,据江南布政使司呈请朱熹裔孙煌,礼部题授世袭五经博士。康熙九年五月,礼部覆御史傅世舟疏题授二程裔孙程宗昌、程延祀世袭五经博士。二十四年四月,九卿詹事科道会议,佥都御史姚缔虞疏题授周敦颐裔孙嘉耀世袭五经博士。张载关中大儒,与濂洛并重,载裔孙亦应

照例授世袭五经博士。陕西巡抚副都御史布哈疏请以载裔孙张梦熊应诏，梦熊未及袭而卒，以其子从先为博士。

台湾开科

康熙丁卯夏四月，福建提督张云翼疏请台湾乡试，宜照甘肃、宁夏例，于闽场另编子号，额中一二名。礼部覆准：台湾新经归附，文教初开，应将台湾一府三县生员，照甘肃、宁夏之例，另编字号，额外取中举人一名，得旨允行。是科五十一名苏峨，凤山县附学生，习《易经》。

满洲乡试

丁卯夏，恩诏"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原有定例，同汉人一体开科取士。前因用兵，暂行停止，今仍照旧举行"。礼部题请于直隶举人额外，满洲、蒙古取中举人十名，另编满字号；汉军取中举人五名，另编合字号（汉军称乌金超哈故也）。会试亦于汉进士额外，满洲、蒙古取中四名，汉军取中二名，皆与汉人一体作文考试。盛京生员，附入在京八旗。本年乡试期迫，俟庚午，辛未科举行云。

汉尚书

顺治初，始设汉尚书。吏部陈名夏、户部谢启光、礼部李若琳、兵部刘馀祐、刑部党崇雅、工部张凤翔、都察院掌院事左都御史房可壮。后惟陈、党二人拜相。

阁 臣

世祖时拜相者，自同安洪文襄（承畴）外，直隶四人：涿州冯文敏（铨）、静海高文端（尔俨）、大名成公（克巩、）高阳李文勤（霨）。江南四人：溧阳陈公（名夏）、武进吕公（宫）、吴江金文通（之俊）、高邮王文通（永吉）。山东四人：德州谢清义（升）、掖县张文安（端）、安丘刘公（正宗）、聊城傅公（以渐）。山西二人：曲沃李公（建泰）、卫文清（周祚）。河南一人：商丘宋文康（权）。陕西一人：宝鸡党公（崇雅）。浙江一人：海宁陈公（之遴）。四川一人：井研胡公（世安）。康熙已来拜相者，直隶四人：柏乡魏公（裔介）、宝坻杜文端（立德）、宛平王公（熙）、真定梁公（清标）。江南五人：长洲宋文恪（德宜）、昆山徐公（元文）、丹徒张公（玉书）、合肥李公（天馥）、桐城张公（英）。山东三人：益都孙文定（廷铨）、临朐冯文毅（溥）、武定李文襄（之芳）。山西一人：沁州吴公（琠）。湖广三人：孝感熊公（赐履）、汉阳吴文僖（正治）、大冶余公（国柱）。浙江一人：钱塘黄文僖（机）。熊公罢相后，再起为礼部尚书，己卯复相。

千秋康氏

本朝顺治已来，直省民间一产三男者，岁有数十，多不胜纪。定例官给米三石、布十疋而已。按南唐时，金陵人康国辅娶司马氏，一产三男。唐主以为瑞，皆封将军，号千秋康氏。《柳子厚集》有为广南郑尚书奏百姓一产三男状，侈为休征，想尔时此事绝少，故以为祥瑞，而优异如此。

暹罗表

康熙二十三年，暹罗国进表云：启奏大清国皇帝陛下，伏以圣明垂统，继天立极，无为而治，德教孚施万国，不动而化，风雅泽及诸彝，巍巍莫则，荡荡难名。卑国世荷皇恩，久沾德化，微臣继袭践祚，身属遐方，莫能仰瞻天颜。幸遇贡期，敢效输款，虔遣正贡使坤孛述列瓦提、二贡使臣坤巴实提瓦抒、三贡使臣坤司吝塔瓦喳、正通事坤思吝塔披彩、辨事文披述嗒新礼呼等，梯航渡海，赍捧金叶表文方物译书，前至广省，差官伴送京师，朝贡进献，代伸拜舞之诚，恪尽臣子之职。恭祝皇图巩固，帝寿遐昌。伏冀俯垂鉴纳，庶存怀远之义，微臣瞻天仰圣，不胜屏营之至。

太皇太后朝仪

旧制：元旦、冬至及太皇太后、皇太后万寿节，上诣两宫行礼，大学士、尚书、都统已上随驾诣宫前行礼，侍郎已下则否。二十年，御史任某条奏，部议随驾官如故，侍郎已下，于午门前行礼，遂为定制。

裙带官

宋时亲王南班之婿，号曰西官，又谓之裙带官。见《朝野类要》。

郕

郕水在予邑东鄙，古西安城下；又姓也。《左传》文公十一年，宋公于是以门赏郕班。《汉书·功臣表》有芒侯郕跖；刘熙《释名》曰：耳，郕也。

停止闰月

杨光先者，新安人，明末居京师，以劾陈启新，妄得敢言名，实市侩之魁也。康熙六年，疏言西洋历法之弊，遂发大难，逐钦天监监正加通政使汤若望而夺其位。然光先实于历法毫无所解，所言皆舛谬。如谓戊申岁当闰十二月，寻觉其非，自行检举，时已颁行来岁历，至下诏停止闰月。光先寻事败，论大辟。光先刻一书，曰："不得已，自附于亚圣之辟异端。"可谓无忌惮矣。

王蜀闰丙戌年正月，后因胡秀林向隐异同，求得唐历，乃闰乙酉年十二月，遂改用之。宋元丰元年，岁在戊午，闰正月，知定州薛向缴进辽国历，乃在十二月。古亦有此，见吴曾《漫录》。

长白山

内大臣觉罗武等谨题为遵旨看验长白山事。康熙十六年四月十五日，内大臣觉罗武、一等侍卫兼亲随侍卫首领臣耀色、一等侍卫臣塞护礼、三等侍卫臣索，奉

上谕："长白山系本朝祖宗发祥之地，今乃无确知之人，尔等四人，前赴镇守兀喇地方将军处，选取识路之人，往看明白，以便酌量行礼。"臣等钦遵上谕，于五月初四日起行，本月十四日至盛京，十六日由盛京起行，本月二十三日至兀喇地方。转宣上谕于将军等，随查兀喇、宁古塔及兀喇猎户所居村庄等处，俱无确知长白山之人，佥云：曾远望见。惟都统尼雅汉之宗族戴穆布鲁，原系采猎之人，今已老退闲，口称我辈原在额赫讷阴地方居住，我虽不曾跻长白山之巅，曾闻我父云，如往猎于长白山脚下，获鹿肩负以归，途中三宿，第四日可至家。以此度之，长白山离额赫讷阴地方不甚遥远。我不知其他等语。因访问虽不曾至长白山，如赴额赫讷阴地方，水路几日可至，陆路几日可至，亦有知往额赫讷阴地方陆路之人否？据管猎户噶喇大额黑等口称：如乘马由陆路前赴额赫讷阴地方，十日可至；如乘小舟由水路而往，途中全无阻滞，二十日可至；倘遇水涨阻滞，难计日期。有猎户喀喇者，知赴额赫讷阴地方陆路等语。臣等随议，每人携三月粮而往，又思或三月粮尽，或马匹倒毙，不能归家，亦不可定。随语镇守宁古塔将军巴海，可载一船米于额赫讷阴地方豫备，倘我辈米尽，以便于彼处取用。将军巴海云：大船不能过松阿里河大险处，当即载米十七小船，至额赫讷阴地方豫备。臣等即拟于六月初二日起行，又思由水路而往，倘遇水涨阻滞，稽迟时日，不能即至。因与噶喇大额黑约：我辈乘此马匹肥壮，速由陆路往看，俟看过长白山回时，再由水路逆流而上，前赴额赫讷阴地方。约定，臣等带领固山大萨布素，于六月初二日起行，经过文德痕河、阿虎山、库勒讷林、祁尔萨河、滹沱河、沙布尔堪河、纳丹佛勒地方、辉发江、法河、木敦林巴克塔河、纳尔浑河、敦敦山、卓龙窝河等处。及至讷阴地方江干，不意噶喇大额黑乘小舟而行半月程途，七日齐至。因语固山大萨布素，我辈乘小舟，由江中逆流前赴额赫讷阴地方，汝带领官兵马匹由瓦努湖河逆流而上，由佛多和河顺流而下，前来额赫讷阴相会。约定，遣发去后，臣等于十一日至额赫讷阴地方，固山大萨布素等于初十日已至。因前进无路，一望林木，臣等与固山大萨布素商议，令萨布素闲散章京喀达与识路径之喀喇带领，每旗甲士二名，前行伐木开路，并谕如望见长白山，可将行几日方得望见、有几许路程，相度明确来报。我辈住二日，亦即起行矣。随于十二日遣发前行去后，本日据固山大萨布素差人顾素前来报称：我等别大人们行三十里，至一山顶上，望见长白山不甚遥远，似止有一百七八十里等语。又续差艾喀来报称：先差人来后，又至一高山顶上，望见长白山甚明，约有百馀里，山上见有片片白光等语。臣等趁未有雨水之时，急往看验长白山，因留噶喇大额黑督捕珠玮，于十三日起行，十四日与固山大萨布素等会于树林中，揣摩开路前进。十六日黎明，闻鹤鸣六七声。十七日云雾迷漫，不见山在何处，因向鹤鸣处寻路而行。适遇路蹊，由此前进，直至长白山脚下。见一处周围林密，中央平坦而圆，有草无木，前面有水，其林离住札处半里方尽。自林尽处，有白桦木宛如栽植，香木丛生，黄花灿烂。臣等随移于彼处住札，步出林外远望，云雾迷山，毫无所见。臣等近前跪诵纶音，礼拜甫毕，云雾开散，长白山历历分明，臣等不胜骇异。又正值一路，可以跻攀，中间有平坦胜地，如筑成台基，遥望山形长阔，近观地势颇圆，所见片片白光，皆冰雪也。山高约有百里，山顶有池，有五峰围绕，临水而立，碧水澄清，波纹荡漾，殊为可观。池畔无草木，臣等所立山峰，去池水约有五十馀丈地，周围宽阔约有三四十里。池北岸有立熊一，望之甚小，其绕池诸峰，势若倾颓，颇骇瞻视。正南一峰，较诸峰稍低，宛然如门。池水不流。山间处处有水，由左流者，则为扣阿里兀喇河；右流者，则为大讷阴河、小讷阴河。绕山皆平林，远望诸山皆低。相视毕，礼拜下山之际，峰头有鹿一群，他鹿皆奔，独有七鹿如人推状，自山峰陆续滚至山下闲散章京毕杨武里等驻立之处。臣等不胜骇异，因思正在乏食，此殆山灵赐与钦差大臣者。随望山叩谢，收其七鹿。臣等上山之时，原有七人也。自得鹿之处，退至二三十步，回首瞻望，又忽然云雾迷山。臣等因清净胜地，不宜久留，于十八日言旋。回见先望见长白山之处，因云雾蒙笼，遂不得复见山光矣。二十一日回至二讷阴河合流之处，二十五日回至恰库河，此河乃讷阴东流会合之所。二十八日正行之际，适遇颁到敕旨，臣等不胜欢忭，捧读敕旨，感激靡尽，当经叩头谢恩讫。二十九日因马瘦不堪驰驱，自恰库河水路乘小舟而归，经过色克腾险处、图白黑险处、噶尔汉险处、噶大浑险处、萨满险处、萨克锡险处、法克锡险处、松阿里大险处、多浑险处。乘一叶小舟，历此大江九险，得以无恙而渡者，皆仰赖皇上洪福之所致也。七月初二日，回至兀喇地方，又往看宁古塔等处地方，于本月十二日至宁古塔，遍看会宁府等处地方毕，于七月十七日自宁古塔起行，八月二十一日抵京师。臣等奉命于人迹罕到之处，创辟路径，行于不见日色深林之内，无一日阻滞，得见长白山，皆我皇上敬念祖宗、诚心感格神明之效也。缘系钦差事宜，谨疏奏闻。

奉旨："长白山，祖宗发祥重地，奇迹甚多，山灵宜加封号，永著祀典，以昭国家茂膺神贶之意。着礼部会同内阁详议具奏。"礼部覆疏：《金史》大定十二年，封长白山为兴国灵应王；明昌四年，又加封开天弘圣帝；明洪武三年，并去岳镇王公封号，止称为神。今本朝祭五岳五镇，俱称岳镇之神，相应将长白山封为长白山之神，相择吉地，建祠照五岳例，每年春秋二季致祭。祭祀所行礼仪应用等物，亦照五岳。今未建祠之前，应特遣大臣往封致祭。其封神祭文及每年春秋二次祭文，交与翰林院撰拟。工部酌量题请建造祠宇，成日，始行春秋二祭可也。奉旨："这建祠致祭事宜，着再详议具奏。"

山东解元

山东解元在明时，仕多不达。至顺治戊子，吾邑伊

中丞翕庵(焞)以乙未改翰林,授御史,今至节钺;甲午,大嵩赵庶常浮山(作舟)以己未;丙午,郓城魏侍读子相(希征)以丙辰;壬子,滨州王检讨甲先(鼎冕)以癸丑;乙卯,德州李编修紫澜(涛)以丙辰;丁巳,诸城王编修何思(沛思)以己未;辛酉,德州孙检讨子未(勷)以乙丑;丁卯,阳谷刘庶常(琰)以辛未:凡历十五科,而入翰林者八人。

崇祯纪事

《崇祯纪事》,吴郡姚宗典所著。其中纪载多失实,而独于宜兴故相,盛称其功。又见《弘光大记》一书,亦多出传闻,如云某年月日,刘泽清杀其叔孔和,孔和长山故相国青岳先生鸿训子,部领义兵至淮,泽清忌而杀之,非其族也。又云:流贼伪制将军某至济南,推官钟性朴死之。钟字文子,顺天人,癸未进士,本朝顺治初为济南府推官,后擢提学道。予即其庚寅首取士也。而谓死流贼之难,何也?

县名避年号

顺治中,改嘉兴府崇德县为石门县,以避太宗年号也。明穆宗朝,亦改隆庆州为延庆州。许重熙《五陵注略》曰:宋时皆改郡邑名以就年号,如祥符、绍兴之类。国初亦以洪武名其门,避年号,非古也。

玄　狐

本朝极贵玄狐,次貂,次猞猁狲。玄狐惟王公以上始得服。康熙十一年,重定衣服等威之制,三品以上始得服貂及猞猁狲。未久,复故。日讲官每岁赐貂,自滇中告变停赐。康熙十九年,乃遍赐讲官九人。

遵化改州

康熙十六年,以孝陵故,升遵化县为州,以丰润县属之。知县郑侨生即升知州,后历官湖广提学佥事。

乡饮酒礼

康熙己酉,顺天府尹疏请八旗一体行乡饮酒礼。从之。

卷五　谈献一

朱公遣婢帖

总河尚书义乌梅麓朱公(之锡),温然长者,以清慎受知世祖皇帝,后赍志以殁,又无嗣子。近见公遣婢帖,真盛德事,录之以示后生,知前辈用心如此。帖云:"前送回张氏女子,原无大过,只是娃子气,好言教导,不甚知省。诚恐声色相加,流入婢子一类。所以量给衣饰,还其父母。初时原是待年,五六日后便有遣归之意,故自后并无半语谐谑,犹然处子也。而此女临去时,哭泣甚悲,既恐人笑,又恐人不相信。不肖甚怜之,足下可将此女原无大过、完璧归赵一段缘由,向其父母、中媒昌言明白,以便此女将来易于择婿也。"康熙中,徐、兖、淮、扬间人,盛传朱公死为河神。十一年,总河王中丞徇民情,疏请建祠济宁,下部议,寝其事。按公此事与宋张乖崖及明左都御史沂州王公璟事略同。王事见《西园杂记》。

畸　士

杜牧之所记《燕将录》,陈同甫所记龙伯康、赵九龄事,宋景濂所记《秦士录》,近日钱牧斋所记《东征二士录》,皆瑰玮倜傥。鼎革之际,不乏畸士。友人汪苕文、刘公㦷皆作《乙邦才传》,汪又作《沈通明申甫传》,予常作《刘孔和传》,每欲广搜成一书,未暇也。

申殷张

永年申和孟(涵光),节愍公长子,有文章志行,以诗名河朔间。同学多为大官,申独隐居不出,有故人自京师寄书,申报以诗云:"日日秋阴命笋舆,故人天上落双鱼;荷花未老新醪熟,为道无闲作报书。"其简傲如此。一时同隐广羊山中者,有殷岳宗山、张盖覆舆。殷工五言古诗,平生不解为近体;常为睢宁令,辄自罢归。张善草书,通轻侠,晚值乱离,凿坏以居,不与人接。人有侦之者,或夜读经传达旦,时或痛哭。张赠申诗云:"草泽贤豪尽上书,奎章阁外即公车;我甘渔父因衰老,独有涵光是隐居。"后发狂死,和孟为立传,刻其遗诗二卷。

韩　计

北平韩鼎业,字子新,流寓中州。李空同墓在禹州山中,为流贼所发,韩收其骸骨葬之。吴江计孝廉甫草(东)游河北,访谢榛墓于邺西门外,为立碣表曰:"明诗人谢茂秦墓。"二事皆有古人之风。按空同山在禹州,与具茨接。献吉本扶沟人,且生于汴,故取为号,殁即葬焉,非平凉之空同山也。

张学士

辛亥秋,驾将出关谒陵,又有遣大臣巡察之议。侍讲学士张贞生于乾清门面奏,言过戆,下考功议,革职为民。蒙恩止镌二级,于九月廿二日扁舟南归。学士居富川,有讲学园,即文信国故居也,一时赋诗赠行者甚多。宋荔裳按察云:"三殿衮衣何事补,西江迁客累朝多。"高念东侍郎云:"读书学道千秋事,士所当为正自多。"家兄西樵云:"言听便为天下福,计违不负一生心。"学士留别诗云:"秋风送客复乘船,江远帆孤一梦悬;焚草灯前期报国,披肝殿上愿回天。圣明岂是诚难格,臣戆还应术未全;赖有宗工交勖勉,临岐申赠绕朝鞭。"张为国子司业时,刻邹南皋先生《宗儒语略》,颇阐阳明良知之说,其后仍一宗考亭。尝书邸壁云:"至危是人禽之介,吃紧在义利之关。"居京师,寓吉安馆中,蓬蒿满径,突无炊烟,濒行至不能具装,故人馈赆,一无

所受，其狷介如此。予亦赠诗三首，其一云："上殿似闻辛庆忌，行吟休拟楚灵均。"学士寻奉特旨召用，圣主知人之明，度越千古矣。

骆金吾

骆养性字泰如，京师人，崇祯朝为大金吾。熊鱼山（开元）、姜如农（埰）二公，俱以直言得罪，下锦衣狱。一日，漏下二鼓，一小中官持怀宗御笔至云：谕骆某，即取熊、姜二犯绝命缴。骆附奏缴旨，略云："言官果有罪，当明正典刑，与天下共弃之。今昏夜以片纸付臣，杀二谏官，臣不敢奉诏。"奏上，帝怒为之霁，二公皆得不死。骆至顺治中尚在，宋荔裳尝识之。

左良玉

左良玉偃蹇武昌，不奉朝命，其东下以讨马、阮为名，实叛逆也。侯方域为《宁南侯传》，以私恩语多失实，论者犹以是予之。《董卓传》：卓既废立，乃与司徒黄琬、司空杨彪，俱带铁锁，诣阙上书，追理陈蕃、窦武及诸党人，以从人望。古来奸贼依倚盗名，类同一辙如此。

张　黻

庐陵张于臣学士（贞生）世祖黻，明成化时仕为后军都督府经历，尝以救林见素得罪，与陈白沙交善。予从学士处见白沙送别诗手迹云："草阁春风忽两人，坐临江水看江云；寻常肝肺诗中写，六十头颅镜里分。落絮风惊还著树，行人日出又离群；布帆远下南京道，望断梅关不见君。"张氏以理学直谏为家学，其渊源有自矣。

王烈女

张秋王烈女名娇，诸生王碧侯女，风姿绝世，而骀宕不羁。崇祯辛巳冬，张秋被兵，将犯烈女，女大骂而死，血凝河冰，经春不化。

葛端肃公家训

德平葛端肃公，为明嘉隆间名臣。东阿于文定公称大臣有德望者，独推公。公与予家世姻娅，先太师公长女，公孙妇也。尝读公《家训》，谨录数则于左：

予初仕为彰德府推官，视府篆，遇冬至，在赵王府庆贺毕，王传令旨，各官即以朝服见。予谓朝王旧礼，皆吉服，今遽更变，不敢从。王令长史持一册来云：此书开载，应朝服。予谓既非沿习，又无素考，一旦改度，理不可从，所持不知何典记，未可遽信。长史复启，王大怒，将引礼官拷掠，欲以恐喝。长史复来云：殿下盛怒，不具朝服，恐不容见。予曰：不见亦得，即请于朝，违令旨之罪亦可认，若不应服而服，则关系甚大，各官罪不可测。闻宁藩初令各官朝服，惟李梦阳不肯，事竟如何。长史往复良久，日已高，王遂令照常吉服朝见。后见崔后渠公云：不图子有是识，有是力也。

予在邺三年馀，每公出，必自赍盘费，县驿私馈下程，俱不敢受。尝至汴城，查盘事毕，以馀金买铜茶壶一具。遇大风雪，黄河冰不可渡，待于河上，仍鬻壶以为途费。今闻里甲驿递之费，至于不可纪极，如之何民不贫困流亡也。

予遇急缺风宪，行取时，年二十九岁，限以十月到部。旧例：选科道，三十以上方得与，若迟两月，即合例。予平生谓处事最不可用意，才用意，便非顺天命，故依限赴部。吕文选从周诧曰：君年二十九，例不得选台省。予曰：自知无分。居数日，授兵部主事，守山海关。冢宰汪诚斋语左都御史王浚川公曰：葛君年二十九，更两月则及格矣，渠不肯候，是其人亦可取。公曰：是予山东提学时门生也，在彰德甚有声，崔后渠亟称之。公又语予曰：君不谋台省，良有见，居官何必台省，能称职即是好官耳！

予乡平度李正夫，以文选副郎改翰林。部例：一人出衙门，则举同乡一人为代。武城王舜渠及邢北原先荐予于正夫，正夫遂告之冢宰、文选，皆曰可。予素不识正夫，特相过访，屏人曰：今见乡兄，吾所举可谓得人。且曰：吕东汇欲兄一见。予有难色。正夫又曰：兄谓铨曹不易见耶，我当同兄一往。予曰：否否，既已见矣，则当有言，是涉于求，吾弗能也。正夫曰：今求者多以为事当出于某，故皆不得，而兄顾以一见为难乎。予曰：鄙志以为不可求，故不能从。正夫又曰：昨王道思荐李中麓，东汇谓某已荐兄，今胡如此？予曰：中麓两同年也，素相厚，得吏部犹我也。况中麓不在京师，岂可令士大夫谓某潜与之争乎，请乡兄遂荐之。正夫乃怅然罢去。于是决用中麓矣。予诣正夫谢相负之罪，正夫曰：予初不知兄之高如是，山东正气也，吾重之，有加于代吾为吏部矣。郭君弼亦称道，以为君子立身当如是。后中麓以文选升太常，值予服阕，以予前相让之意，仍欲荐予，与冢宰许松皋公暨文选王象山嘉宾言，皆允，乃作书促予北上。时以日浅，不可遂行，比至都，有旧吏部林东城春、周枣山卿，皆以起复先至，中麓甚憾。予迟既数日，偶吏部有胡缨溪鲸者，不为众僚喜，议欲出之于外，以为予地。中麓间来语予，予曰：挤人而夺其位，此岂君子之心，果如所云，予当乞病归，必不忍就也。且前日吾能让兄，今顾可攘人乎！中麓曰：迂哉葛子。予曰：诚然，宁迂勿躁也。中麓意乃止。越数日，祠祭主事缺，乃补之。

予在山海时，陶真人仲文以辽阳库官任满回，夹带军妻，至关诘出。予发巡捕指挥徐凤仪问究，军妻解回原卫，仲文家人依律问拟追问。渠甚衔之。渠妻与关民张鸾妻结为姊妹，仲文至京，有真人之宠，鸾与妻遂相往来。徐是山纬守关，因盘诘武定侯郭勋家人，被其诬奏，至于逮系。仲文语人曰：山海主事亦可拿乎！意盖在予也。时予以起复至京，詹角山语予曰：此人不可不防，予曰：祸福固有定数，不能宛曲求解，听之而已。予寻补礼部，迁仪制郎中。仲文时加礼部尚书，择日来部到任。予与众僚议不可相见，是日当托故皆不入部，

众以为然。至日渠来，见四司无人，各留一名帖而去，竟亦无如之何也。

宁府宸濠反，同谋者郡王将军而下若干人，本犯皆令自尽，家属发高墙禁锢。后命科道官各一人至彼看议，姑容回本府为庶人。既得脱禁，辄复营谋请封。夏桂洲掌礼部时，为之题覆酌量，俱准袭中尉，女皆为乡君，已封若干人矣。予在仪制，有接踵奏请者。予查刑部移来原题稿，其祖若父，皆亲同谋反人。遂具稿参驳，呈严介溪宗伯。严曰：此事桂洲久已准行，今遽变易，桂老在阁，岂不取怪；况予亦江西人，先已准封，我乃参之，人其谓我何？予曰：郎中亦知桂翁在阁，翻异所行，必当致怒；然法不可行，只得据正题覆，意外之祸，听之而已。既具题，桂洲竟拟旨云：某等你部里既查系谋反者子孙，都不准袭，今后再有奏扰的，治罪不饶。全无怒意。盖亦自知先题准之非，得此一解，永无后虞也。

宁藩逆废，只令弋阳王以本爵管理府事。渠乃无涯之心萌，初求审理理刑，吏部题覆与之，既以教授辅导职卑，耻同各府，奏欲以审理辅导。予在仪司参之，以为郡王府止有教授，亲王乃有审理，弋阳王虽理府事，爵实郡王，据称添有审理，已为非分，今又卑薄教授，欲以审理辅导，理刑之官，非可以兼辅导，若如所请，将来陇蜀之请，又不知其如何。所据弋阳王拱樻非望奏渎，祈天语严加戒饬，雅宜安分，恪守成宪，无得仍前妄意奏扰，自取罪愆。奉旨：是。拱樻屡有奏扰，不务安静，着今后恪遵宪章，保守禄位，毋得听信拨置，自取罪愆。明旨昭然，宜知警戒，各衙门亦当稍知裁抑矣。未几，奏乞长史，吏部郎选与长史二人。又乞校尉，兵部又题与校尉五十名。其校尉巾带奏乞照例给与，事在仪制司。予谕其赍本人曰：亲、郡王各有体制，原不相同。今弋阳王欲全比亲王，是入继亲王也，何谓以本爵管理府事？汝速归启，王宜安分，吾决不与。渠曰：兵部已与校尉，校尉应有巾带。予曰：此自兵部大错，校尉可有，巾带决不可得。后长史亦竟被言官参革云。

予自陕西布政使入觐，帑羡一无所携，有时相子官太常尚宝，同众邀饮，亦只照常送一帕仪。吏白他省藩司，未尝有以此送严管家者，而顾以贻其主人，恐嗔怪。予曰：厚则吾力实有不能，相谅与否，听之而已。严管家者，分宜家人严年也。

巡抚培养一方元气，不比巡按，专有发奸擿伏之任，故贵宽简长厚。予在河南，只重循良有司，不奖喜事猎虚名者，更严禁贪酷之吏。常刻木榜曰：尔之俸薪，皆出于民，更残民以逞，取充囊橐，不有明罚，必有幽责，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孙。后予在吏部，佐中外考察数四，旧属官鲜以贪墨败者，不可谓无所感乎也。然待人而兴，犹属庸士，若豪杰则自知砥砺矣。勉之勉之。

予在吏部四载馀，两推太宰，一次相公，各有所托，且曰即以元辅次辅所荐为正陪。予谓冢宰统百官，均四海，一遂柄用，大关君子小人之进退，须从人望，乌可徇人，竟推南太宰周公延。疏上，大拂时相意，得调旨另推两员来看。二公复申前请，谓阁中已秘揭荐过，非此二人不可。予不能从。明日，东阙会推，更推总宪屠公侨，一廷相顾，不言而罢。予径出至端门，杨虞坡兄趋来同行曰：今日之举，正人增气多矣，兄不见环听者悚然乎！疏上，相公大怒，果各具揭荐所嘱者；且云：吏部偏执意见。越三日，疏揭俱不发，闻上共纳袍袖中，左右莫测。又数日，忽宣召吏部，守礼趋至迎和门，中官捧御笔特旨出批部疏面云：着默复职之任。默者福建李古冲，时家居，故云。圣明总揽乾断，不惑私议，两相受上眷知之深，费许多心计，竟不能用一私人，岂寻常世主所及哉。

陶仲文既荷宠异，常入直万寿宫，时于便殿赐坐赐食，从容谈论。闻上两次询大臣臧否，至守礼，则先发云：此朕所素知，是在礼部、山陕、河南有声者，闻他清操如故。陶出，辄恚愤累日，语其徒曰：葛与川公好造化，上每访问诸大臣，便先称之。盖修旧怨不能遂其中伤也，此自鬼神呵护，然圣德高明，埒于大造，吾子孙当世知所以报称可也。

丙辰，自南京谢政归里，旧宅已推与弟侄辈，始自营第一区。检笥中得二百馀金，查庄上畜粮仅数百石，于是年期起室一进，约数年竣工，兴作之费，每至称贷。尔辈其知缔造之艰，兢兢保守之。此宅以有家庙家塾，几世未析，百口同居，势不得不从阔大，以后子孙出居，每宅宽只许五楹，深约三四进，勿妄扳援此宅规制。其同爨弟侄辈，欲析居时，除尔曾祖见产瓜分之外，各与城宅一区，乡庄一所，田二顷，茔地数亩，以称予亲亲之谊。

予在仕途三十年，今得优游林下，于世味淡然相忘，似皆得简静力。士大夫但有为名使人喜之心，做官就要矫激自炫，以急人知，煦煦行惠。至违道以要虚誉，居乡必不能修己远利、表正风俗；即知自好，亦多甘为乡愿之行。俟命君子，所谓无入而不自得，盖以立身行己，自有法度，对不自失而言耳。顾居乡无难，只要在家读书静坐，不管闲事，敦伦理，屏嗜欲，勿干请有司，禁绝假托用势者耳。若做官，要做人，事事念念，为义为公，成败利钝，皆无足计。须先知内外检点，卓然自立，不依阿澳泌附人。持法公平，宅心忠恕，勿恃一守而轻侪慢民，勿为宦成而肆志傲物。兢兢翼翼，作事谋始，凡自我行，务上有益于朝廷，下有利于生民，而无求赫赫之名，其庶矣。大凡人能清约，即能秉正，事无不可为。夫出处一机，尔辈自今即学廉静无欲，异日居官，自当得力，使人称为清白吏子孙可矣。

又二则曰：同年中，天植忠直，吾不如郭君弼。嘉靖癸巳十月，予行取至京，君弼为御史，暇则相见。十二日夜，星陨如雨，无一人建言者。五日后，君弼过我曰：兄能为程舜敷否？予曰：兄欲为杨实卿乎！盖杨曾论邵真人下狱，追主使之人，并逮舜敷，不隐得谪，故戏及。君弼因曰：星陨大变，举朝无言者，我言官也，数日

来甚不得已,已草奏矣。兄为我讨论之。疏上三日不下,君弼复过曰:事不测矣。少顷,逮锦衣狱。复奏,上著拿来午门前打四十棍,锦衣夹拶已近百矣,两腿露骨,死而复苏。予视之初无悔意。既而巡按苏松,厘奸剔弊,临满,止为朱玉峰建一坊,题曰:崇德;为文衡山建一坊,题曰:表节。虽顾味斋在阁中,亦不及也。后迁顺天巡抚,时夏桂洲起用南来,各巡抚皆候境上,保定巡抚苏舜泽以书邀君弼,君弼辞之。未几以地方小事,票令闲住,既以太宰熊北源荐,起督宣大。总兵张达轻出犯敌营阵亡,事出顷刻,君弼驻阳和,相去二百里,比夜始知。给事中唐禹劾其不救,下锦衣械系,打一百,谪戍镇鲁,今十馀年矣。行乎患难,无所怨尤,忠直之性,挫而愈厉,是吾所瞠若者也。雅性恪介,吾不如吴汝荐。盖其幼时,性慕冲玄,故于世味澹然无欲。予在仪制时,汝荐为户部郎中。一日来司中,见架上纸十馀刀,问曰:此何用?予曰:将以换书。曰:此官物,换书则其私也。予曰:户部亦有之,兄何所用?曰:公则用,馀则贮司库,以待来者。后守庐州,府治对有山,所出柴木,旧供府用。曰:此官物也。计其值,皆入库作正数。他可知矣。母卒于官,扶丧归。宅为水所坏,借其族兄房三间停柩,且居之,不谓陋也。继补保定,则宿于堂之东间,十日始一入宅。廉静之风,僚属皆化。时谷近沧为属高阳令,深服之。巡抚真保时,山陕地震,阁臣以考察京官应之,李南渠任其事。九卿以下,皆列为等第,汝荐以李同年,得在一等,与严世蕃、徐陟、陆炜、赵文华辈同列。渠甚病之。时予免归,遗予书曰:今次考察及九卿,甚异事,所谓一网打尽矣,吾尚可久居此乎!未几,竟引疾归,避居山寺,数月不一至其家。如此高举,岂吾所及。公隆万间复起,历户部尚书、左都御史,功名气节,一代仰之如山斗。及其殁后,每生忌日,祷祀家祠下,辄千百人。文集若干卷,孙尚宝卿昕、翰林编修曦刻之家塾。

荐隐逸

康熙十年,浙抚范中丞荐山林隐逸鄞县葛世振,明崇祯庚辰第二人,翰林编修也,既以老疾辞不赴。复奉温旨敦迫,再以疾辞,遂允其请。又荐布衣董汉策,以科道试用,寻为御史劾罢,至下诸法司。而秦督鄂善荐盩厔布衣李颙,辞不至。颙起田畯,尝一就科举,遂隐居读书,修明横渠、蓝田之学。富平李天生因笃,昔尝为予言之。

蔡卞白敏中

人有不可以一节取者。《宋史》载蔡卞历扬、广、越、润、陈五州,广州宝贝丛凑,一无所取。及徙越,夷人清其去,以蔷薇露洒衣送之。即此一事论之,虽与沉香载石同称可也,而乃出于卞之巨奸。白敏中在郎署,李卫公器之,多所延誉。遗钱十万,俾会省阁诸公宴,已有日。时秋霖涉旬,贺拔惎员外求官不得,将欲出京来别。惎与敏中同年,阍人告以方候朝官,惎驻车留书,叙灞游之困。敏中得书叹曰:士穷达当有时命,岂有美馔上邀当路豪贵,而反遗故人!遂召惎先宴。既而朝贵闻与惎宴,众皆去。异日敏中谢卫公,以留故人,负于推引。卫公称之曰:此真古人所为。以此一节观之,敏中过人远甚。然史称敏中受知德裕,荐知制诰,寻为翰林学士,至大用;及德裕之贬,诋之不遗馀力。议者訾恶敏中,相业略无足称,怙威肆行,卒谥曰丑。而党附宗闵,摈斥卫公,尤为当世鄙薄。秦太虚著论,谓敏中不独负德裕,抑且负国家。

联 语

张忠定公(延登)一为司空,两为总宪,以功名著累朝。又乡会试得人最盛,如刘文正理顺、吴忠节麟征、冯中丞元飏、尚书元飈、夏考功允彝及周挹斋延儒辈,皆门生也。少时见公厅一联云:"门多将相文中子,身系安危郭令公。"

先忠勤公家训

先高祖泺川公,登嘉靖辛丑进士,为贵州参议,以王事殁于黔,赠太仆寺少卿。子六人:长赠布政使之翰;次户部左侍郎赠尚书讳之垣,即先曾祖也;次户部员外郎之辅;次淮安府同知之城;次浙江按察使之猷;次高阳知县之栋。公教诸子最严,家训云:所存者必皆道义之心,非道义之心,勿汝存也,制之而已矣。所行者必皆道义之事,非道义之事,勿汝行也,慎之而已矣。所友者必皆读书之人,非读书之人,勿汝友也,远之而已矣。所言者必皆读书之言,非读书之言,勿汝言也,诺之而已矣。今刻石忠勤祠中,先祖方伯公督不肖兄弟,恒举此训,厅事屏壁间,亦皆书之。

忠勤公诸孙

高祖忠勤公,一日拥诸孙膝上。时伯祖太师公象乾、方伯公象坤、光禄公象蒙,皆方七八岁。公戏问太师曰:汝将来中第几?应曰:第二。问方伯,曰:第一。问光禄,亦曰:第二。公喜。其后方伯中嘉靖甲子解元,光禄隆庆丁卯、太师隆庆庚午,皆第二人,如其言。四伯祖孝廉公象泰,癸酉亦第二人。其后叔祖户部公象斗、翰林公象节、中丞公象恒皆以戊子。先祖方伯公象晋以甲午、叔祖考功公象春(初名象巽)以癸卯,相继乡荐,皆成进士。向见《谈荟》诸书,所载多讹舛,详述之。

司徒公历仕录

曾祖大司徒公常自纂《历仕录》一卷,谨录数则于左,以为家训云。

予初选荆州府推官,出京时,即闻彼地士大夫有好请托者,予概不敢从。时如江陵相公乃翁、曹都宪年伯纪山公,亦不徇从,后遂绝无以竿牍来者。乡官薛太守云泽自京师回,传江陵公语曰:王公大有执持,我甚服之。

楚抚某公升任，取荆州杉板二十副，计费数百金。太守赵公难之，以问予。予曰：公政绩甚著，且屡登荐牍，今送杉板，是贿而求荐也，不可。赵公韪之。已而荐竟居首。赵公名贤，汝阳人，历官南吏部尚书。

荆州府库有王府故禄银，辽王差校尉取讨，未发。时孙太守入觐，通判王某署府事，王提库吏雷大夏，立毙杖下。其兄具告抚按，俱行推官。王三月不发犯人，予欲报参。长史不得已，始发下犯人十四名，皆羁监。王怒出府往道署，署门闭，遂至府前，登鼓楼。予与太守赵公同至鼓楼谒王。王怒甚云：王推官辱我，我何面目管束诸宗仪。赵公力辞罢去。予随以事至省，过荆门州，谒巡抚同乡谷近沧公。公曰：王府事不可激。予应曰：亦不可徇。公曰：昔有神童儿一老僧，僧曰：汝进一步则死，退一步则亡。神童应曰：旁行一步亦有何妨。子正宜旁行时也。予曰：云何？公曰：子令家累且归，而身出查盘，俟王稍气平，仍具文来，我再添一官会鞫，庶好担当。予曰：诺。归，即送家累杞县令侄象坤处。次日，遂赴永州，月馀回，同岳州推官辛君会讯。凡问军一徒五，王怒愈甚，然竟无所施。王素不道，后发高墙禁锢云。

予为举人时，以太仆府君忠勤死事，入京乞恤。时严世蕃用事，贿赂公行，予谓纵赂得之，适足为先人辱，遂竟归。归督诸弟子侄昼夜闭户读书，相继成立，竟得恤典。

予以给事中充正使，与礼部员外郎同年蹇理庵公，册封郑府崇德王。事完，即日行，馈谢甚腆，一无所受。理庵与予意同。后理庵官至蓟辽总督兵部侍郎。

穆宗时，陈皇后出中宫，中外人心不安。予具疏请皇后正位中宫，以端治本。奉旨：后侍朕久，无子多病，移居别宫，以畅意耳，汝不知内庭事，妄言耶！再上疏言：皇后乃先帝选择以遗陛下，有关睢樛木之德，抑郁成疾，已为不可，乃云别宫畅意，岂有夫妇暌离而畅者哉！奏旨：后疾调理稍愈，即还本宫。

湖广有大奸曰何心隐，即何夫山，即何两川，即梁无忌，即梁光益，的名梁汝元，本江西永丰人，以侵欺皇木银两，犯罪拒捕，杀伤吴善五等六人。初拟死罪，后得末减，充贵州卫军，逃去各省及孝感县，倏往倏来，假讲学为名，聚众扰害地方，种种不法，各省历年访缉不获，皆有卷案。万历七年，新店把总朱心学于祁门县获之，予发候按察使查卷问理。已而心隐病死。后数年，台省诸公尚有为何称冤者。盖以假讲学之名，遂为所惑，实不知其有各省访拿卷案耳。迄今公论始明。

予为户部侍郎，管太仓，见仓斛斗，其一独大异常。问之，云：凡粮到仓，该仓斗级，每人先支一斗，此旧规也。予曰：是何言！即照常私与，亦是违法，况另置大斗乎。即禁革之。是年修总督仓场公署，或云：此银例出各仓斗级。予曰：是乌可行，宜乎大斗私索也。乃与大司农张心斋公言，部发帑金修之，著为例。

予平日不嘱托官府，故人仕亦不徇人请托。万历十八年，太夫人寿日，乡人具轴礼来贺者三百馀人。予曰：某素不敢管人家闲事，有何德于乡党，敢劳诸君？答曰：正以公不说事，不害人，大家阴受其赐，故来耳！

予初考选刑科，即请益于掌科朱后庵公（绘）。公曰：切记不可听人主使，为他人报私仇，坏自己名节。予佩服之。后果有具稿暗送，欲书予名者，急谢去之。月馀，同乡一道长却持此本问予，予以实告不可染，但唯唯；越数日，竟上之，识者骇异，果以此败官。

前辈涉历事久，多有高见，有疑难事，不能自决，不可不以咨问。予曾有二事，一请教兵部侍郎吴公望湖，一请教兵部尚书张公心斋。二公论甚透切，予深服之。

予生平得朋友之益居多，同学于公华峰等，同僚吏部尚书赵公汝泉等，同年兵部尚书刘公节斋等，刘公在省尤相得。予家居，刘总督两广，闻予病，书来，若疾痛之在其身，寄桑寄生药者再。兵部尚书邯郸张公弘轩总督蓟辽，书来林下者二。每自念未能酬报，吾子孙记之报之。

业师魏云汀先生，讳智，任知县。同僚：荆州府知府赵公汝泉，名贤，河南汝阳人，吏部尚书。徐公思重，名学谟，直隶嘉定人，礼部尚书。孙公斗山，名用，福建人，知府。江公心源，名一麟，都御史。

省中，何公来山，名起鸣，四川人。韩公元川，名楫，蒲州人，通政。梁公静斋，名问孟，河南人，都御史。张公湖东，名卤，仪封人，都御史。丁公观峰，名懋儒，东昌人，知府。朱公后庵，名绘，平定人，少卿。温公一斋，名纯，泾阳人，尚书鸿胪寺。贾公虚庵，名儒，鸡泽人，左少卿。

南太仆刘公仁轩，名稳，衡阳人，少卿。许公敬庵，名孚远，海盐人，侍郎。

顺天府丞朱公越峥，名南雍，山阴人，太仆卿。

户部，张公心斋，名学颜，肥乡人，兵部尚书。刘公紫山，名思问，盂县人，南户部尚书。杨公梦山，名巍，海丰人，吏部尚书。王公云泽，名廷瞻，黄州人，尚书。王公后斋，名友贤，宁乡人，尚书。

公生平笃于师友，魏岁贡智，公之师也。公既贵，常遇诸涂，让其乘骑于魏，扶持上下，而身跨蹇驴以从，乡人至今称之。

方伯公遗事

先祖方伯公年九十馀，读书排纂不辍，虽盛夏，衣冠危坐，未尝见其科跣。常揭一联于厅事云："绍祖宗一脉真传，克勤克俭；教子孙两行正路，惟读惟耕。"斋中一联云："容人所不能容，忍人所不可忍。"癸巳岁，作自祭文，有云："不敢丧心，不求满意，能甘澹泊，能忍闲气，九十年来，于心无愧，可偕众而同游，可含笑而长逝。"盖实录云。公年虽大耋，时时夜梦侍先曾祖司徒府君，或跪受扑责，如过庭时云。

方伯公同学

方伯公少在京邸，从青州张见尧先生学，同学者临朐冯文敏公（琦）、蒙阴公文介公（鼐）。冯与公同年生，

方伯少两岁,兄事之,后为诸生,受知提学理庵蹇公(达)。召入书院凡四人,则公及济宁于中丞若瀛、临清柳尚书佐,其一即文介也。(公公万历辛丑进士,改庶吉士,时冯公以吏部侍郎教习庶吉士。)

方伯公答人诗

方伯公素不喜修炼之说,恒揭宁静澹泊四字于壁,读书眠食外,惟瞑坐调息而已。尝有答侯晋阳大参一绝句云:"问予何事容颜好,曾受高人秘法传。打叠身心无一事,饥来吃饭倦时眠。"公殁时,不肖年二十矣,回忆公一言一行,真羲皇以上人也。按"饥来吃饭倦时眠",乃《传灯录》义海禅师语,王阳明与人论学,亦曾引之。

方伯公知人

二伯祖方伯中宇公(象坤)年十八领解,为嘉靖甲子。明年乙丑成进士。历仕山西左布政使,卒官,贫至无以殓,抚按以下为醵金治后事,乃得归。清正名臣也。公藻鉴尤精,为河南提学时,万历壬午乡试,榜将发,直指问公曰:解头当属何人?公曰:杞之周九皋,否则汝阳李宗延耳。已而周果领解,李次之。李公仕至户部尚书。

侍御公殉节

伯父侍御百斯公(与胤),登崇祯元年戊辰进士,入翰林,改御史。甲申,公家食已八年矣。闻三月十九日之变,同妻子尽节,于几案间得手书一纸云:"京师卒破,圣主殉社稷。予闻之雪涕沾衣,不及攀龙髯而殉命,遂偕妻于氏、子士和并命寝室,命也奈何,葬从薄从速,随时也。"公清介忠信,言笑不苟,须眉若神。葬日,会者万人,莫不流涕。南城陈伯玑允衡论次公遗集,比之宋江文忠万里云。昆山归庄元恭诗云:"鼎湖痛绝竟攀龙,城守诸公继扈从;谁是简书无消责,独捐顶踵又从容。九泉骨近平原庙,千古名齐日观峰;欣慕执鞭嗟隔世,好凭诗句想遗踪。"

王刘二奇士

予乡王遵坦,字太平,益都人,太仆少卿溱之子。刘孔和,字节之,长山人,相国鸿训之子。二人皆负气跅弛,相友善。王居家桑谷,刘居长白,皆有林泉之美。崇祯间,见天下将乱,散财结客。甲申岁,孔和杀闯贼伪令,率精骑万人,南赴金陵,至淮阴,以兵属刘泽清。泽清与孔和素交,时为藩镇,贵重无比,然好为诗。一日大会将吏,广坐朗吟,宾佐交口誉之,孔和仰视,独无语。强问之,曰:"公诚名将才,然此事定复不急。"泽清怒,罢酒,宾客皆惶惧失次,孔和傲然而出。泽清益怒,遣人追及舟中,杀之。已而金陵以为副总兵官,则孔和死数日矣。遵坦入本朝,随肃王平蜀,为巡抚四川都御史,卒于阆。刘有《弈棋赠丘将军长歌》云:"伏生之里大将出,生来所志惟马革。幕中已多指视功,疆埸血战不胜笔。堪嗟再谒典连敖,不知三世还执戟。别君十载一瞬间,历尽锋镝与梏桎。背贵那可入韩罪,睛白聊足嘲吴刻。多君谈笑贯索中,坐待明光销蠹蚀。昨闻广武拜军师,圣主怀邦丈人吉。如今驱战真市人,聒聒怒蛙谁与轼。愿君横臂障东海,莫令桑梓生荆棘。安有健儿把犁钽,但见春林巢小鳦。从来外攘必内安,隐忧不在河北贼。夜凉浮白戒谈事,更向局中问劫急。已知文伟能办贼,不待当场辨白黑。赞君敛手推棋枰,论兵艾艾终羞吃。君功定可勒燕然,我诗空须锦罽织。"王有诗云:"怪鸱扑人山鬼叫,草际幽磷旧年少。古冢老狸夜宴宾,髑髅为盘罗八珍。玄熊文豹甘作使,噤不敢言但相指。夫君意气不自持,拔剑向风剑光死。一身谁遣困蓬蒿,呼天喝月未足豪。驴脊如柴少鞯勒,小挫风期非我曹。愁多欢少天白头,倒掷河水西向流。一寸之心括千古,元气茫茫生百忧。金盆濯足锦为厕,以此相酬已堪恚。寄语昕冰九尾儿,鹧鸪啼上寒枫枝。"刘又有赠王诗云:"都无杀者黄江夏,岂有食之严郑公。"后竟死刘泽清手,与黄祖事绝类云。丘名磊,邹平人,少为诸生,有才名,后走辽东,诣军门上书,积功至总兵官,佩镇东将军印,亦死泽清之手。

节　义

王氏,亳州人,李殿机妻也,殿机父死于法,母张氏没官,给配象房校尉王福殿,机因冒王姓,继粥于红旗厄尔库家。王氏在本籍,年三十四岁矣,叔兄强之嫁,誓死不从。康熙二十八年,觅夫至京师,时殿机已配萧氏矣。南城御史阮尔询具疏上闻,竟为夫妇,殿机、萧氏皆断出为民,同归于亳。

封丘古迹

同年岳给事镇九(峰秀)起家封丘知县,有古循良之风。唐高达夫尝为县尉,向无专祠,岳于西门外创祠祀之。县南黄池、北虫牢,皆春秋古迹,又有青陵台、韩凭妻冢,岳皆为建祠立碑表之。此事近今长吏所少。

卷六　谈献二

李太守

近日廉吏,以松江知府李正华为第一。正华贡士,献县人。予乡李御史(森先)按下江,诛钽豪右,有海忠介之风,中谗被逮,吴民号泣攀送者数万人。既登舟,僚属皆在,相视挥涕。正华最后至,携一酒瓢,满酌送侍御,慷慨言曰:"吾曹期不愧天日,不愧朝廷,不愧百姓耳。成败利钝,造物司之。公今日之行,荣于登仙,诸君何至作楚囚相对耶!"侍御掀髯大笑,诸君改容谢之。后以考成不及格,镌级去。行之日,囊无一钱,松江人醵金数百,强投舟中,复人制一衣献之,凡数千领,正华一无所受。松人走白巡抚,中丞下檄使受之,移书慰勉,乃量受为行李之费。既归家,骑一驴,往来田间,

岁一至郡城，南鼎甫（廷铉）官河间时，与之往还甚稔。予过献，问其所居，在县西门，数椽仅蔽风雨云。

重庆三忠

献贼自荆州上峡，攻陷重庆，蜀抚都御史陈公（士奇）、重庆太守王公（行俭）、巴县令王公（锡），同日骂贼被磔死。酆都林君明儁作《三忠传》，今巴人立三忠祠祀之。

杨太常

杨怀玉者，以琴供奉明怀宗，官太常丞。鼎革后，携赐琴流转吴越间，文士多为赋诗，绝似宋末汪水云也。同时有伊尔弢者，会稽人，亦以琴供奉禁中。兴化李镜月（滢）有长歌赠之，凄婉可诵。

二烈女

丙寅六月，福建巡抚张仲举疏言：闽县未婚烈女吴淑凤，从容尽节，矢志靡他；连江县未婚烈女杨联姐，投缳就义，百折不回。部议奉旨旌表。

文　柔

文柔者，李之仪端叔配，胡武平宿孙女也。为东坡所知，呼为法喜上人。东坡南迁，手自制衣以赆曰：我一女子，受此等人知，复何憾耶。见端叔自撰墓志。

二文正墓

元耶律文正（楚材）、明李文正（东阳）墓，皆在都城西近畏吾村。王文贞公（崇简）云，为孝廉时，见耶律王墓上断碑尚可读，二十馀年来，墓田归旗下，此碑无从复问。西涯墓抔土仅存，明万历时，有进士王文迈者，曾为封树，《畿辅人物志》云，公墓在阜城门外畏吾村，后人式微，丽牲之石，不复有矣。

张　綵

张綵、焦芳、刘宇、曹元皆为逆瑾爪牙腹心，而綵又其乡人也。苑洛《见闻录》独称綵遏止逆瑾功德数事，谓大学士焦芳导瑾为恶，刘宇首阿附瑾，綵皆劝退之，如是不下十馀条。孝子慈孙，百世不改，而苑洛以乡曲之故，乱天下万世公是非，亦见其愚矣。

蔡道宪

蔡公道宪，闽人，以进士为长沙府推官。数梦与宋李忠节公芾酬酢。后天兵下湖南，蔡殉节。潭人岁时报赛，常见二公往来，车骑甚盛。全州谢石臞（良琦）记其事云。

事叔至孝

宣城施愚山（闰章）少孤，事叔誉至孝。一日，值叔诞辰，大集亲戚上寿，而叔以小故忤意，坚卧不起，愚山跪榻前移晷。辛亥，客都门，每忆叔，辄涕泗。事叔如此，古人所希有也。誉有遗诗一卷，愚山属予为论定，序而行之。

张待问

予邑新城，本长山县地，元始为县。阅《长山志·名宦》，宋止知县翟大顺一人，丞簿则有明以前无考。适阅《东轩笔录》，得张待问一人，知志之阙漏多矣。张待问为淄川长山县主簿。县有卢伯达者，与曹侍中利用通姻，复凭世荫，大为邑患，县令惮其势，莫敢与较。张一日承令乏，适伯达以讼至庭，即数其累犯杖之。未几，伯达之侄士伦来为本路转运使，人皆为张危之，或劝令自免去。张曰：卢公贤者，肯衔隙以害公正之吏乎！了不婴意。一日，士伦巡案至邑，召张语之曰：君健吏也，吾叔赖君惩之，今变节为善士矣。为发荐章而去。待问固不愧名宦，乃士伦亦乡之贤大夫也。录之以补志乘之阙。（范文正公幼随母改适长山朱氏，《笔录》讹作睢阳，宜正之。）

孔公父子

史载孔道辅原鲁使契丹，优人以文宣王为戏，道辅艴然径出。《渑水燕谈》载，元祐中，上元，驾幸迎祥池，宴从臣，伶人以先圣为戏。刑部侍郎孔宗翰奏：唐文宗时有为此戏者，诏斥之，今圣君宴犒群臣，岂容有此。诏付检官，置于理。二事绝相类。宗翰字周翰，即原鲁子也。（宋至道二年，皇太子诸王宴琼林苑，教坊以孔子为戏。宾客李至言：唐太和中以此为戏，文宗答伶人以惩无礼，鲁哀公以儒为戏尚不可，况先圣乎！）

庞　严

《因话录》角部载：江淮一举人，姓严，登科记误书庞，严遂赁舟丐食，往寿春，谒从事庞尹，事极可笑。按《唐书》：庞严，寿春人，元和中登进士第。元微之喜其文体类己，历太常少卿、京兆尹。姓名、地里皆巧合，其一人耶？

刘富川

刘钦邻，字邻哉，号江屏，其先江右人，籍扬州之仪真。顺治庚子举人，辛丑进士，筮仕广西富川知县。甲寅，贼陷富川，刘不屈，死之。两广总督疏闻，得旨：刘某忠愤死节，深为可悯，应得恤典，从优议奏。予在扬州时，刘初释褐，识其人，恂恂儒素，而大节如此，可敬亦可哀也。适见徐御史敬庵（旭龄）疏云：守土者，必有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之义，然后可以固封疆；敌忾者，必有宁使进尺、勿使退寸之心，然后可以克大敌。今贼来则以请兵救援而出，贼退又以随兵进剿而入。守令逃窜，而委责任于将弁；将弁怠弛，而望恢复于禁旅。又云：国家深仁厚泽，培养臣工三十馀年，承平日久，文武燕安，绸缪牖户之计不深，故捐躯徇国之志不决。昔安史之乱，杲卿力徇河北，故十七郡皆归朝廷。淮蔡之平，裴度誓不与贼俱生，不浃月而扫清巨寇。臣就目前

事势而论，立欲削平僭逆，必先振刷纪纲云云。真药石之言也。

张商英

宋张商英反复狙诈，小人之尤。杲禅师与天觉论元祐人才，因问温公如何？天觉曰：大贤也。杲曰：相公在台谏时，如何论他？天觉曰：只是后生时，死急要官做，故如此。予尝谓便要官做，亦何至仆温公之碑耶。吾乡益都房安恪公（可壮），天启中为御史，为东林部党之魁，而晚节不终。顺治初，为溧阳相所逐，时年七十馀矣。京师邸舍器用，皆自扃钥。或以为言，公曰：老夫不久当复召耳。予尝问其侄孙星显云：公尝自言，少年血气盛，只是要官做。其言与天觉相类。孟氏云：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论人者不可不辨。

致身录

虞山极辩史仲彬《致身录》之伪，而予乡赵隐君士喆著《建文帝年谱》，多取之。刘公子孔和亦有《题致身录》一篇云：国初杀运烈不除，越三十载还相屠。以仁守之真不足，虽有节士谋多疏。哀哉中山诚意辈，已尽大计环顾徒。嗟吁圣祖信数不建辅，使作皇觉之裔馀。鬼门一出四十载，归来老佛惟雪颅。窜身万里伏滇国，泰伯不得终封吴。坳葬西山一笏地，岂有方遂之疑乎。当时二十有二人，左右食屦相携扶。未必才智似狐赵，不可及者武子愚。二百馀年士最盛，摧伤太过今如无。千秋直史不可灭，帝在均房应屡书。

刘元子

光州刘元子黄裳，嵩阳先生绘之子也，好谈兵，倜傥负奇。嵩阳守重庆，铜梁大司马张襄宪公（佳胤）以童子见知，爱如己子，致署中，与元子兄弟读书。时元子十许岁，妒襄宪之才，夜与弟黄鼎潜往缢之，赖太夫人走救得免。后襄宪开府，元子尚在公车，过襄宪公，酒酣耳热，辄谩骂，襄宪逊谢而已。元子后以兵部郎参谋征倭军事。

徐东痴

吾邑徐隐君夜，字东痴，又字嵇庵，年二十九，弃诸生，隐居东皋郑潢河上，掘门土室，绝迹城市，有朱桃椎、杜子春之风。癸亥春，予及先兄过之，欲约同志为构草堂，又遗书县令云：元道州状举处士张季秀，请县官为造草舍十数间，给水田一二顷，免其当户徭役，令得保遂其志，使士庶识廉耻之方。又杨君谦《苏谈》所记中峰和上草堂，乃冯海粟炼泥、赵松雪搬运、中峰涂壁。吴人至今传为美谈。明府能为此盛举，继三公之后者，亦佳话也。竟不果。

朱　浚

卢奕之有杞，华原柳氏之有璨，韩忠献之有侂胄，吴玠、吴璘之有逆曦，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也。何燕泉《馀冬序录》载：朱文公曾孙浚为浙漕，值贾似道当国，时每有札子白事，必称某万拜。按文公世系，公长子塾，塾生鉴，鉴生浚。浚仕至朝散大夫、右文殿修撰、两浙转运使、吏部侍郎。丙子，元兵至福安州，浚不屈死之。浚能杀身成仁，而不能不失身于权贵。明末亦有之，如张捷、杨维垣是也。浚死节事，《宋史》及《纲目》皆不书。

王　李

掖县王汉，字子房，倜傥有经世才，中崇祯丁丑进士，为高平、河内二县令。上书言事，怀宗奇之，召对，擢御史，巡按河南。进巡抚都御史，死永城贼刘超之难。予少见其奏疏及《小武当诗》一篇，真奇才也。同邑李森先字琳枝，崇祯庚辰进士，入本朝为御史，屡上疏，论事切直，三下刑部，不少摧折。巡按下江，清刚端劲，置淫僧三拙、优人王紫稼于法，江南人莫不快之。中忌者被逮，吴中罢市，哭送者万人。世祖廉知之，寻内擢卿寺，而李不幸死矣。李修髯长身，饮酒无算，家有椒雨园，在南郭外，日与酒徒酣饮其中，醉则衣白衣，徒步歌呼过市，巾帻欹侧，酒痕狼籍，有阳城之风。

黄熙绩

顺治己亥，海寇破京口、瓜、仪、宁国等处，金陵几不守。寇安庆，推官黄熙绩力守全城。辛丑论功，罪监司守令以下，死者数十人。熙绩以前功特擢给事中，仍世袭阿思哈哈番。通判李皇诏亦得叙升员外郎，世袭阿达哈哈番。黄，闽人。李，楚人。

米元章二婿

段拂、吴激，皆米元章之婿。拂字去尘，元章有洁癖，见其名字，喜曰：既拂矣，又去尘，真吾婿也。以子妻之。拂南渡后，仕至参知政事。激字彦高，入金为翰林学士，以诗乐府知名，与蔡松年齐名，号“吴蔡体”。

笃师谊

汴梁王金章（紫绶）参政，常从老儒刘文奇学。崇祯末，刘家没于水，王为置田园庐舍于苏门山中。后年七十馀病卒，为之营葬，情礼甚备。予见其哭师诗，哀乐有过人者，其警句云：“门无司马求书使，室有黔娄正被妻。”馀不具录。陶九成载槜李顾德玉，葬其师新昌俞观光事，此近之矣。

两郝天挺本末

金元间有两郝天挺，一为元遗山之师，一为遗山弟子。予考《元史·郝经传》云，其先潞州人，徙泽州之陵川。祖天挺，字晋卿，元裕之尝从之学。裕之谓经曰，汝貌类祖，才器非常者是也。其一字继先，出于朵鲁别族，父和上拔都鲁，元太宗世，多著武功。天挺英爽，刚直有志略，受业于遗山元好问，累拜河南行省平章政

事，追封冀国公，谥文定，为皇庆名臣。尝修《云南实录》五卷，又注唐人《鼓吹集》十卷。元时汉人赐号拔都，惟史天泽、张弘范，见《辍耕录》，汉言勇也。近常熟刻《鼓吹集》，乃以为隐逸传之晋卿，而致疑于赵文敏之序称尚书左丞，又于尚书左丞上妄加金字，误甚。

孙灵晖

新城僻陋，其在南北朝则长乐、武强二县地也。长乐今青州之高苑，武强今济南之长山。偶读《北齐书·孙灵晖传》，乃予乡前哲，而志不载，因录于此："孙灵晖，长乐武强人也。魏大儒秘书监惠蔚，灵晖之族曾王父也。灵晖少明敏，有器度。惠蔚一子早卒，其家书籍多在焉。灵晖七岁便好学，日诵数千言，唯寻讨惠蔚手录章疏，不求师友。《三礼》、《三传》皆通宗旨，时就鲍季详、熊安生质问疑滞，其所发明，熊、鲍无以异也。举冀州刺史秀才，射策高第，授员外将军。后以儒术甄明，擢授太学博士，迁北徐州治中，转潼郡太守。天统中，令朝臣推举可为南阳王绰师者，吏部尚书尉瑾表荐之，征为国子博士，授南阳王经。王虽不好文学，深相敬重，启除其府谘议参军。绰除定州刺史，仍随之镇。绰所为猖蹶，灵晖惟默默忧悴，不能谏止。绰欲以管记马子结为谘议参军，乃表请转灵晖为王师，以子结为谘议。朝廷以王师三品，启奏不合。后主于启下手答云'但用之'，仍手报南阳书，并依所奏。儒者甚以为荣。绰除大将军，灵晖以王师领大将军司马。绰诛，停废。齐亡数年，卒。子万寿，聪识机警，博涉群书，有辞藻，尤甚诗咏。齐末，阳休之辟为开府行参军。隋奉朝请、滕王文学、豫章长史。卒于大理司直。"

忠勤公黔志列传

先高祖太仆府君，死事于黔，明世庙谕祭文，有忠勤报国之褒，故称忠勤公。黔记《名宦传》云：王重光，济南新城人，以进士为司空曹郎，嘉靖中，贵州左参政。会赤水黑白羿蛮叛，公与参将於某，冲岚冒瘴疠，勤事以死。事闻，赐祭，赠太仆少卿。公祠在永宁卫，有指挥王之屏、张朝者，奉委采木，不避险艰。水涨，有巨木阁滩头，朝、之屏先卒徒入水，掀拨巨木，溺死。事闻，赐葬。今从祀公祠。蜕衣生曰：予闻王之先有王叟者，与其妪力田作苦，家赢担食之储。有穷措大夜穿其墉，叟觉，以戒妪：是偷儿也。扼其吭而烛之，曰：嘻！君故儒士，而顾穿窬耶！夫妇甚怜惜之，耳语曰：勉旃勉旃，吾终不暴君之短。因出粟与之。庚人无知者。太仆盖其孙云，由太仆而后益昌大，今所称新城王是已。此传同年某中丞抚黔时特录相寄。时曲沃卫少师方有纂修一统志之请，不一载，滇黔告变，志未进呈，故具录于此。

死　节

富川知县刘钦邻死节之后，又得数人，谨书之。饶寇陷浮梁，知县王临元死之。陷新昌，典史诸士英死之。临元，山东平山卫人，顺治辛丑进士（叛将以紫衣诱降，不从，自缢死）浙寇陷武义，署县事兰溪丞徐喆死之（贼索印，力拒而死）。喆，山西广昌人，贡生。海寇薄温州，总兵官祖弘勋迎降，巡道佥事陈丹赤死之（叛将议勋之降，大骂遇害）。丹赤，福建闽县人，顺治辛卯举人，初赠光禄寺卿，加赠通政使司通政使。朱龙据定边堡以叛，守备刘士英同其妻妾郭、李俱死之。孙崇雅以神木叛，榆林道参议杨三知全家死之。三知，顺天良乡人，顺治丙戌进士（其妻□氏与二女先死，妾□氏不死，为贼所得，大骂遇害），赠光禄寺卿。王赠光禄寺少卿，喆赠浙江按察使司佥事，刘士英赠参将、世袭拜他喇布勒哈番，诸士英赠江南宣城县主簿。

段复兴

段公复兴，兖州阳谷人，明末为秦中监司，有威惠。崇祯癸未冬，李自成入关，西安陷，诸郡瓦解。贼檄至庆阳，公怒裂之，斩其使，誓以死守。十一月十六日，贼陷庆阳，公巷战，力竭死之。母夫人、妻杨氏、妾刘氏、宗氏、张氏、子瑞、女成、暨婢仆七人，皆自焚死。秦人立祠，春秋飨祀，有祷辄应。以比唐段太尉，关中人称二段云。

蒋氏王氏

蒋氏，淮安大河卫人，许字山阳高昂，未娶而昂夭，女趋丧，哭甚哀，自矢不嫁，每岁寒食必往祭墓。今五十馀尚在。又康熙十六年，闽逆初降，巡抚杨熙疏请旌表孝子王鉴女惠贞。惠贞年十六，许字儒士杨俨，俨死，谋以身殉，家人止之，因请奔丧，自缢夫柩之侧。

王应熊

巴县刘孝廉非眼（道开）作《故大学士王公应熊传》，颇纪实，无谀词。其赞云："立朝孑孑，居乡赫赫。峻整方严，夏日冬雪。天资则美，圣学未充，责人无已，居己不洪。仗钺秉旄，入相出将，遇非其时，用违其量。民之焦垫，其何能淑，翰林有馀，宰相不足。"应熊以崇祯癸酉冬，内传入阁办事，不由枚卜。在政府仅五月，攻之者众，遂罢归。归后，弟应熙与同邑户侍倪斯蕙子天和相轧，遂成大狱，倪氏倾覆殆尽，巴人少之。癸未，周延儒罢相，举应熊自代，诏起田间，比至，周已赐死。陈演不欲其入，给应熊止涿州，而上疏力辞。上以问陈，陈对曰：此要君之术耳。上怒，遂勒归。南渡以为督师，专办蜀寇。甫抵遵义，献贼已据成都隘，将曾英拥众数万驻重庆，应熊无师可督，蟒衣玉带，端坐受庭谒而已。丙戌冬，肃王诛献贼于南部之凤皇山，假子孙可望奔重庆，堕其城，南入滇黔。明年丁亥秋，应熊卒于永宁之土城。

倪所居有巴字园，俯临城堞，南对涂山，下有龙门浩，擅巴郡江山之胜。自题一联云："居临巴水真成字，家对龙门好著书。"予昔过重庆，闻之门人林举人云。

魏尚书格言

蔚州魏环溪尚书(象枢),顺治中,以光禄丞养亲家居。服阕,以临朐冯相国易斋(溥)荐,起为御史,不五载至尚书。所著有《庸斋闲话》,与薛文清《读书录》同旨。偶录数则于此:

有不可知之天道,无不可知之人事。

好名是学者病,是不学者药。

居大臣而德不纯,学不粹,不如下僚。居下僚而政不平,刑不中,不如素士。为士而理不明,学不正,不如庶民。

偶见水与油而得君子小人之情状焉。水,君子也。其性凉,其质白,其味冲,其为用也,可以浣不洁者而使洁。即沸汤中投以油,亦自分别而不相混,诚哉君子也。油,小人也。其性滑,其味浓,其为用也,可以污洁者而使不洁。倘滚油中投一水,必致搏激而不相容,诚哉小人也。

五伦之外无道,六经之外无文,四书之外无学。

贫贱立品,富贵立身,方是天地间真男子。

成德每在困穷,败身多因得志。

为仙为佛,论死后地位。为圣为贤,论生前地位。此虚实有无之别。

世间第一种可敬人:忠臣孝子。世间第一种可怜人:寡妇孤儿。

恭谨忍让,是居乡之良法。清正俭约,是居官之良法。

吴芾云:"与其得罪于百姓,不如得罪于上官。"李衡云:"与其进而负于君,不如退而合于道。"二君皆宋人也,合之可作出处铭。

父母有过,子犹几谏,谕亲于道,心无欺慢。兄弟有过,岂容背讪,面吐衷肠,谁能离间。匿怨而友,良朋所患,一人作伪,一家习惯。骨肉手足,诪张为幻,人而异情,犬豕之豢。

家门喻

魏环溪尚书圣人家门喻,略载于左:

圣人门(观者自下而上,取君子上达意),门辟正路三条:中行(中路)。狂(左路)。狷(右路)。门阈内外二界:喻义(阈内)。喻利(阈外)。门内戒规三节:老在得(终戒)。壮在斗(中戒)。少在色(始戒)。门内畏箴三则:畏天命(一则)。畏大人(二则)。畏圣人言(三则)。

门内赏罚二格:怀德(赏)。怀刑(罚)。门内才品四种:刚(第一种)。毅(第二种)。木(第三种)。讷(第四种)。门内课士三等:行己有耻,不辱君命(一等);宗族称孝,乡党称弟(二等);言必信,行必果(三等)。门内黜士四等:患得患失之鄙夫(下等)。无忌惮之小人(又下等)。德之贼(最下等。此段自上而下,取小人下达意)。门内取士四科:德行(一科)。言语(一科)。政事(一科)。文学(一科)。叩门三法:反三隅(力叩法)。悱(口叩法)。愤(心叩法)。入门一步:致知格物。

圣人家(自下而上,同前)。孝(基)。弟(址)。门户堂室,圣人(室)。君子(堂)。善人(户)。有恒(门)。护家四壁:信(四壁)。忠(三壁)。行(二壁)。文(一壁)。向上三阶:乐之(上层)。好之(中层)。知之(下层)。自外达内四程:权(四程)。立(三程)。适道(二程)。共学(一程)。自内达外四程:礼动(四程)。庄莅(三程)。仁守(二程)。知及(一程)。传家四法:游艺(家外)。依仁(家内)。据德(家内)。志道(家内)。成家四事:乐忘忧,愤忘食,诲不倦,学不厌。

圣门戒律

庐陵张学士干臣作《圣门戒律八条》:一名穿窬之类(多方钻刺觊觎者是)。一名患得患失鄙夫(夤缘以猎荣贶者是)。一名妾妇(阿附取容者是)。一名垄断贱丈夫(指为奇货者是)。一名墦间乞人(望门干谒者是)。一名无忌惮小人(侮法作奸擅行者是)。一名德之贼(游移不可方物者是)。一名不远禽兽(横逆不悛,淫荡无耻者是)。

图　谶

汉光武好以图谶决事,宣布天下,桓谭以此得罪。而苻坚以读谶杀王彤、王佩,此一事过光武远矣。其后乃以谶文入五将山,竟为姚苌所执,当是末路愦愦耶!

朱　肜

朱肜,京兆人,隐居不仕。阎负使凉,以肜与王猛并称,坚以猛为侍中。猛表让于肜。其后猛死,坚欲南寇,引群臣会议太极殿,苻融、石越等皆谏,肜独赞之。卒致淝水之败,以至亡国。此岂景略匹耶!处士盗虚声,何代无人。

冯可宗

益都冯起震,字青方,老儒也。工画竹,有名启祯间,时号冯竹子。有子二人:长可宾,成进士,官给事中,好声伎,侍妾数十人。其弟可宗,南渡掌锦衣卫事,为马、阮牙爪,尤豪侈自恣,居第皆以紫檀为窗槛。乙酉死于金陵。同时有马文室者,贵阳相之厮役也,亦官都督。金陵破,官于其居宅井中淘金,得数万两,或为赋《淘金行》焉。

刘吏部

刘吏部公戢(体仁),慷慨任侠,意气自许。尝游睢阳,睢阳守赠遗颇厚,归经人家墓田,徘徊久之,曰:此地自佳,惜葬不合法,不急迁,且有奇祸。因迂道访其家,具为主人道之,曰:公诚长者,顾力不能迁奈何!刘曰:是易耳,尽解橐中装,与之而去。此与《汉书》原涉事颇相类。

王公家书

故尚书王公德完，字希泉，蜀广安州人。万历庚子，临朐冯公琢庵（琦）、南充黄公慎轩（辉）同侍皇长子日讲。退谓王公曰："今日皇长子闳言母后忧危状，殆不自保。"冯又曰："今日之计，母后安则皇长子安，而天下安，否则危矣。须得一人拚性命说破，庶有济乎！"王公慷慨起曰："此言官责，公词臣，可无言，然某言之必死，老母弱子，以累慎轩矣。"疏入，神宗大怒，下诏狱究问主使之人。当是时，冯公自分不免。王公备任惨毒，但云道路喧传，高皇主使。语不及他。拜杖谪归。天启中，起废籍，至户部尚书。公之孙有冯，予门人也，以公狱中家书及冯、黄二公手札示予，敬录于此。

家书云："十月二十八日，男上中宫本。盖中宫危则皇长子危，长子危则宗庙社稷危，此回天机括，曲突徙薪上策。男赤心为国，奋不顾身，冒昧陈言，致皇上震怒，拿送镇抚司考讯。人臣尽忠报国，独立敢言，谁为主使。皇上初震雷霆，计且不测。幸赖二祖列宗在天之灵，皇上梦一金甲神人，持鞭而挞，宫殿动摇，因此上心惊惧，男遂免于廷杖，止系镇抚司中，出则无期也。各衙门上三疏救，皆不报。男思人臣为宗庙社稷，即死亦可不朽。矧仗我祖宗父母积德累仁，今得不死，非圣主恩深，焉能再造耶！万里长途，两位老母，暮年闻此信息，惊惶忧虑，恐致成病，则不孝之罪无所容于天地间矣。"冯公书云："千古纲常，万年宗社，系兄此举，盖向来所言，止及国本，而兄所言者，事之本也。烈心奇节，与邹尔瞻等，而所关比尔瞻更大。国史野史，大书特书，不一书矣。雷霆之下，笞箠惨并，百僚悸心，千夫陨涕，寄九死于九关，幸而不死，社稷实式灵之。既逆隆旨，干天谴，士之处此，当以忠智相兼。有身在无忘主恩，有舌在无谈国事，事在身外，身在世外，鸥波萍迹，足寄此生。柴车就道，形迹宜晦，即遇故旧，一夫一马，亦勿受之。貂珰满途，百凡宁过慎耳。行矣足下，相与浅而意则深，业已成千秋之事，为千秋之人，事事须与此举相称。令龙逄、黄绮，合为一人，乃为全盛。若异日出而肩大任，建大业，则在天不在我。然聊以兄之出处卜之也，勿烦作报书，有所欲言，异日觅便相闻可耳。"黄书略云："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此语至当，真见古人之心。辟如父母反目，泣谏不从，大杖而走，岂须臾忘怨慕哉！常存此心，自不见直言得罪有毫发之可矜负也。天下人公共大事，被兄一肩担尽，所关至大，而弟所言，欲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盖责备贤者、爱不能已耳。"此事孙北海侍郎《益智录》载之，止言黄而不及冯，且录名臣亦不及文敏，何哉？

陈忠愍

陈都督福，字东海，陕西定边堡人，积功至右都督，驻夔州。予壬子使蜀见之，真儒将也。与予登夔府东城，观八阵图，谒白帝城昭烈庙，奏军中之乐，行酒极欢。酒酣，送予江岸，执手殷勤而别。此后予庐居，闻陈迁宁夏总兵官。寻滇黔告变，陈百口尚在夔门。时蜀中已陷贼，以左将军印诱之，招致百端，陈皆执其使以闻。朱龙辈叛乱，据花马池等城，讨平之。进围固原。朝论方倚为长城，谓必办贼。一日，贼忽以五百人伪降，陈坦然不疑，置之左右。陈部下有九营，而自居中，号令严肃。日晡，诸营不得相往来。夜二鼓，降人发难，中军惊扰。时大风雪，诸营无敢趣救者，遂刃陈，取其元去。此乙卯冬事也。陈忠勇，乃心王室，今大帅无出其右。其死也，上震悼，特赠为公，谥忠愍。擢其弟参将奇为天津总兵官；寿为光禄寺少卿，今为右通政。

曹植司马顺

吴江顾生庶其（万祺）《三馀漫笔》云：三叔周之畔臣，实殷之忠臣也。说本陈同父。若曹丕篡汉，陈思王植变服而哭。司马炎篡魏，习阳亭侯顺叹曰："事乖唐虞，而假为禅名。"遂悲泣，由是废黜而卒。二公非汉、魏之忠臣欤！

门　户

吾家自明嘉靖中，先高祖太仆公以甲科起家，至隆万而极盛，代有闻人。当明中叶，门户纷纭之时，无一人濡足者，亦可见家法之恭谨矣。先伯祖太师霁宇公（讳象乾），出入将相六十年，与叶文忠公、沈文端公、郭文毅公辈师友之谊最厚。故小人造《东林同志录》，东林籍贯皆列焉。先祖方伯公（讳象晋），为礼部主事，时乡人亓诗教、韩浚势张甚，以公名阀，素有清望，饵以铨曹，欲引入其党，公力却之，遂触其怒。丁巳，以察典中伤，里居者十馀年。此其梗概也。至从叔祖吏部（象春），为东林闻人，而才浮于□，家法始一变矣。夏瑗公（允彝）《幸存录》云：辛亥京察，孙丕扬主之，曹于汴、汤兆京佐之，而所处汤宾尹、王绍徽辈，则攻东林者也。绍徽有清望，而宾尹负才名，故秦聚奎直纠其不平。丁巳京察，郑继之主之，徐兆吉、韩浚佐之，而所处皆东林也。世之所谓清流者，一网尽矣。是时有齐、楚、浙三党鼎峙：齐为亓诗教、韩浚辈，楚为吴亮嗣，官应震辈，浙为刘廷元、姚宗文辈，而汤宾尹辈阴为之主。于是有宣党、昆党种种别名，宣即宾尹，昆则顾天埈也。

亓　韩

亓诗教，莱芜人。韩浚，淄川人。赵忠毅著论所目为四凶也，皆同郡。会山东缺铨司，先方伯时官仪制主事，同乡前辈皆属意。亓、韩欲攘以为德，冀为之用，属张华东公（延登）通殷勤。时伯祖太师以蓟督召入中枢，公曰："朝廷威柄，惟铨与枢，讵有兄在本兵，弟复为铨曹者。"力谢辞之。亓、韩怒不附己，遂以察典中伤。夏考功云："丁巳之察，不平弥甚，竟无一人起而争之者，盖在朝清流驱逐尽矣。"谅哉。先是癸丑考选，诸公皆以名德首推公。时太师方以大司马召，寓家书曰："弟以资望，应得台省，且欲假归，俟考选后乃入。弟即

回避，例亦当改翰林。”公复书言：“王事孔棘，且君命不宿于家，不可以弟故迟君命。”即具呈回避。公生平恬退如此。

高忠宪

高忠宪公自言：少年以气节自许，以此一念，受谴亦不畏。及得罪远窜，值风雨，困卧舟中数日，天晴霁，登岸入旅店中，忽推窗见桃花烂然，遂有悟，并气节之想亦冰消矣。

崇祯三相

夏瑗公云：烈皇英明勤敏，自当中兴，而卒致沦丧者，以辅佐非人也。庶几如范景文之博大好贤，方岳贡之清勤忧国，不失贤相，惜用之稍晚。谢升不徇物情，不违公论。三公于二鄗，皆虚公不滞。但闯寇之难，范死节最烈，照耀千古。方以直精微房入内，闻变即自缢，为仆所释，欲再缢而寇已入，受刑至惨，终不屈死。或惜其死稍晚，然大节终无贬也。谢又出方下矣。

郦道元

郦道元，史称严猛，为中尉。汝南王悦嬖人丘念，弄权纵恣，道元收付狱。悦请于胡太后，太后赦之。道元杀念，并劾悦。时萧宝寅在关中，反状已露，悦遂奏道元为关右大使，行至阴盘驿遇害。世但知其文士耳。

二王好佛

王右丞兄弟好佛，多与名僧游处，其山川梵宇之作，往往精妙。然《唐书·王缙传》载，缙喜饭僧徒，对扬启沃，辄以因果为证。每西番有警，辄使群僧诵《仁王经》禳之。大历刑政，日以凌迟，缙又纵弟妹女尼等广纳贿赂，如市贾焉。孟子谓颂诗读书，必知人论世。旨哉言乎！

薛佩玉

予年来访求殉节者，谨书之。近又得贵州都匀知县薛君殉节状于同年子吴雯天章。薛君讳佩玉，山西芮城人，辛丑进士，出予友李宫詹容斋之门。为人孤介质直，临事不苟。康熙十三年正月十一日，滇逆至都匀，戍将及兵士数千人内叛，胁受伪印，薛君不可，登楼自缢，仆薛策、薛健救之，曰：“汝误我，非爱我也！”急麾去，遂死。其子镛，今为诸生。

卷七　谈献三

陈　氏

康熙十五年丙辰春，甘肃抚臣疏称：“会宁县典史汪玉虹妻陈氏，被执，骂贼不辱，投井死。”得旨：给银三十两，立贞烈碑。

毕孺人

叔祖翰检公，讳象节，字子度。中万历壬辰进士，选庶吉士第一。元配毕孺人，年甚少，于邸中从容立嗣，告于柩前，自缢死。奉旨旌表，冯文敏公（琦）为传。比葬，有双鹤翔于墓所，良久而去。《弹园杂志》云：“万历乙未夏，翰林检讨王象节病危，妻毕氏皇迫自缢，家人觉之，救免。夫卒，竟闭户缢死。辛亥夏，户部主事陈原道卒。妻计氏，哀恸不食，泪尽血出，死于柩旁。道臣皆请旌表，从之。卓哉两烈妇，事正相类，纪之以劝天下之为人妇者。”偶阅此，录附家乘。

马文肃家书

无锡马文肃公（世奇），以崇祯辛未登进士，报至日，其父涵虚公梦人告曰“忠臣不事二君”。又少时梦自吟“从今别却江南日，化作啼鹃带血归”之句，后果殉甲申之难。

其答成忠毅公（德）二柬云：“吾辈舍一死别无法，吾不为其难，谁为其难者！国家大运，一身大数，总有天主之，天予我以成仁取义，固无憾也。勉之！吾辈正不必逊古人耳。”又云：“读教所谓是母是子，羡之敬之。”成忠毅公（德）柬云：“慷慨仗节易，从容就义难。吾辈将为其难乎？抑为其易乎？”又柬云：“弟幸老母、舍妹俱在此，老母争欲先引决，弟止之，以从容慷慨二义为告。弟志在为其难，惧变起仓卒，我辈无以自明，故复以二义相商也。”

文肃自跋云：“玄升（忠毅字）。一门四人俱死。吾一室三人，庶可相匹（妾朱氏、李氏俱赠孺人）。士夫多有削发为僧者，虽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之义，未免有碍，然亦不得已之苦心，彼念上犹在南也。”与儿书略云：“忠孝二字，是吾家风，好守之。一姐先死（朱氏），玉润后死（李氏），女流得之，尤称殊节，吾可无憾矣。玉润父母，可善视之。”又云：“吾少于梦中曾吟诗二句云云，此文文山语也，曾向汝母言之。旧岁又梦汝祖父语我曰：‘汝六十一岁，羁星在命，过不得。’或谓必无是。以中一填起金星，为恩星也。今成我以千秋之节，又有两侍妾为我添此光彩，何必非恩乎！特与汝识之。”公孙翀，字云翎，康熙壬子举人。年少有志节，工诗文，不愧家学。与予善，惜早卒，未见其止耳。

苏门孙先生言行

苏门孙征君钟元先生（奇逢），以康熙乙卯卒，年九十二矣。其自赞云：“问尔为谁？曰岁寒氏。岁既云寒，尔何为尔？曰幼读书，妄意青紫；长知立身，颇爱廉耻。虽困公车，屡蒙荐起；骨脆胆薄，不慕荣仕。衣厌文绣，食甘糠秕。隐不在山，逸不在水，隐于举人，七十年矣。绕膝多男，及门有士。老而学《易》，欲探厥旨。聊以卒岁，如斯而已。”

先生十四岁，谒杨忠愍子尚宝补庭。补庭问：“设在围城中，内无粮刍，外无救援，当如何？”先生应声曰：

"效死勿去!"尚宝叹曰:"足卜子生平矣!"

天启中,左浮丘、魏廓园、周蓼洲三公,以珰祸被逮,皆先生与鹿忠节(善继)之父及其甥婿张于度果中,周旋于患难之中。左公弟光明、魏公子学洢、周公友朱祖文皆主其家。又与高阳孙文正公书曰:"左、魏诸君子,善类之宗,横被奇冤,谁不扼腕?昔卢次楩一莽男子耳,谢茂秦以眇布衣,行哭燕市曰:'诸君子不生为卢生地,乃从千载下哀湘而吊贾乎?'李献吉在狱,何仲默致书杨邃庵,求为引手,康德涵义急同调,至不自爱其名。浮丘、廓园之品,固当直踞献吉,何次楩敢望?某一介书生,尚负惭于茂秦;阁下功德,前无邃庵怜才扶世之感,谅必激于中,岂无意乎?"及三公死,各坐赃数千,先生又与鹿太公醵金代上之。先生晚年语门弟子云:"吾生平尚友凡三变:乙丑丙寅之际,则慕陈太丘、郭林宗;癸甲之间,则管幼安、田子春;今耄矣,其惟卫武公乎?"

奉圣夫人客氏弟光先,介所知以名马贻先生,以家贫不能具刍茭辞;光先再致养马之需,以病躯不能乘辞。

先生常语门人曰:"读有字底书,要识无字底理。"又曰:"予五十年始识得一贫字。"尝有诗云:"为人百岁只为子,学道终身总学贫;定力原从贫处得,猿啼鬼啸也成邻。"

先生家祭仪注略云:晨起栉沐后,入祠三揖。自入小学,便不可废。朔望日,焚香拜。元旦昧爽设祭,四拜。四仲月,用分至日,各设祭,行四拜礼,子孙供职事。凡佳辰令节,寒食寒衣,皆拜,设时食。忌日设食,拜,子孙素食,不享客。有事出门,焚香拜。归亦如之。吉庆事,卜期设祭。儿女婚姻,焚香以告。生辰弥月,设食以献。新妇庙见,设祭,主妇率之行礼。凡祭,妇人另行礼,各如仪。

先生尝题壁云:"人生最系恋者过去,最冀望者未来,最悠忽者见在。夫过去已成逝水,勿容系也。未来茫如捕风,勿容冀也。独此见在之顷,或穷或通,时行时止,自有当然之道,应尽之心。乃悠悠忽忽,姑俟异日,诿责他人,岁月虚掷,良可浩叹!"

先生孝友堂家规云:"迩来士大夫绝不讲家规身范,故子孙鲜克由礼,不旋踵而辱身丧家者多矣。祖父不能对子孙,子孙不能对祖父,皆其身多惭德者也。家中之老老幼幼,夫夫妇妇,各无惭德,此便是羲皇世界。孝友为政,政孰有大焉者乎?"

先生前后庐墓六年,常言少年妄意功名,自双亲见背后,哀痛穷苦中,认取本来面目,觉向来气质之偏。

先生尝言:"七十岁工夫,较六十而密。八十岁工夫,较七十而密。九十岁工夫,较八十而密。"汤孔伯斌云:"先生之学以慎独为宗,以体认天理为要,以日用伦常为实际。"康熙甲辰,先生以大难录一事,牵连北上,途中语门人曰:"忧患恐惧,最怕有所。一有所,则我心无主。古来忠臣孝子,义士悌弟,只是能自作主张。学者正在此处着力。"先生病革时语学者云:"近得一语,实为要诀,但未敢拈以示人。许平仲能化老僧还俗,此语通彻,天德王道,一齐了贯。"

苏门三贤

张果中,字于度,容城人。少从学于江村鹿公(善继,崇祯中殉难,赠大理寺卿),左浮丘、魏廓园罹珰祸被逮,皆主其家。牧斋赠以诗,所谓"夕阳亭下频留客,广柳车中每贮人"是也。后从孙征君入苏门,高蹈远隐,卒葬夏峰村北原,征君为之传。彭了凡,蠡县人,旧为诸生,甲申后游河朔,依征君以居。土人授粟不受,竟坐死啸台旁。征君题之曰"饿夫墓"。理岂和,字寒石,西华人,本姓李,耻与闯逆同姓,改今姓。有诗文若干卷,乱后散轶。征君尝贻书西华左令,恤其老母幼孙,称为鲁连后一人。予尝作苏门三贤诗云。

王董两烈妇

王贞烈孔氏,河南仪封人,进士贞坛女,适诸生王碧壶。碧壶,肃敏公七世孙也。乙巳七月,夫死,自缢以殉。死三日,父母往哭之,目忽开,移时而瞑。董烈妇孙氏,山东福山人,归莱阳董樵子道广,道广死,亦自缢,将死,语其弟曰:"归语父母,勿悲我。父母劬劳,无以为报,是所以报耳。"(贞坛,先兄门人)

刁蒙吉

刁蒙吉先生(包),祁州人,天启丁卯举人,隐居讲学。曾见其《潜室札记》二卷,录二条于左。

为盖世豪杰易,为慊心圣贤难。

《易》言趋吉避凶,盖言趋正避邪也。若认作趋福避祸,便误。

左翼宸

左翼宸先生(光图),应州人。少失爱于继母薄氏,以孝闻。后举孝廉,为嵩县令。闯贼寇其境,竭力拒守,城陷被执,将杀之。薄以身蔽先生,泣曰:"我,继母也,儿事我孝,愿以身代孝儿。"贼感而释之。居乡一介不取,冬常单衣。有老苍头世宝者,制絮衣以进,曰:"主人义不他受,此衣宝力所营,愿主人安之。"竟力却不受。所著有《知非集》。

范吕二公

范文忠公梦章(景文)甲申绝笔云:"坐卧小楼,竟亦难耐,故此决绝。"万历中,文忠为东昌府推官,时睢阳吕忠节公(维祺)为兖州府推官,后同入为吏部郎。天启甲子乙丑间,同以忤珰归。崇祯中,又相继为南京参赞兵部尚书。文忠撰《忠节太翁墓志》,谓"予与介孺生平、行径、臭味,无一不同"。卒皆以大节著。吕公子兆琳,字敬芝,顺治己亥进士;官御史,与予善。孙:履恒,康熙甲戌进士;谦恒,癸酉举人。

长白先生

元张慎与,名临,读书长白山中,淹贯经史,生徒千

里负笈。屡征不起，学者称长白先生。元明善《完颜令去思记》云："与齐处士张临善。"杨廉夫撰《鲍孝子志》，又载先生至元间，由丘园官至祭酒。状元张梦臣、中丞张朴、大参张诚等，皆先生门人。又邹平县北地名河沟，有先生为其父阡表，中自云"为司业，贰上庠，仅半载"，与廉夫言相近。元太史与先生同时，记称处士，不知何谓？今长白山五龙池上有三贤祠，祀伏生、范文正公及先生也。嘉靖中，邹平丞朱仲恩梦一丈夫，冠服朴异，不类时人，自称予有名无爵，世所称长白先生者，乃太学生张松远祖也。松尝记其事，侄孙中丞仁轩公（一元）、曾孙尚书华东公（延登），建先生祠于县东七里，尚书为之记。

丘方山

丘方山，名凤，河南新安人，以刀笔仕至南京龙骧卫经历。少读小学、《大学》、《中庸》、《礼记》，躬行有德，日以朱、墨二圈，记别理欲。有弟芜其田，以为己分田多瘠，先生即以己田易之。已而沃，弟田复芜，先生又易之。初仕献县丞，称清官第一。后自南京告老归，居方山下，乡党以为钱宣靖公后一人。先生与洛阳尤西川时熙友善，西川门人孟云浦化鲤状其行，吕忠节公维祺作谥议，予于纂修《明史》时，曾以其行状、谥议送史馆。

沈文端公家书

归德沈文端公（鲤）家书一通。略云："王父母赐扁，曾央大哥往谢否？尔已后只以不相见为主，宁可礼节上差些，勿要开了此端，出入公门，招惹是非，且受劳苦。拜客只可骑马，不可乘车；家下凡百俭素恬澹，不要做出富贵底气象，不惟俗样，且不可长久。大抵盛极则衰，月满则亏，日中则昃，一定之理。惟有自处退步，不张气焰，不过享用，不作威福，虽处盛时，可以保守。近者江陵张老先生，一败涂地，只为其荣宠至极，而不能自抑，反张气焰，以致有此，可为明鉴。我今虽做热官，自处常在冷处，必不肯多积财货，广置田宅，使身终之日，留下争端，自取辱名。尔能体我此意，凡百学好，已知持满之道；只愁尔一向做得门面大了，无富之实，有富之名，日后子孙不免受累。为今之计，要减些田土，损些受用，衣服勿太华美，器用宁可欠缺，留些福量，遗与后人，此至理也。秋夏粮及早上纳，多加与些火耗，各庄上人，常约束他，莫要生事。舍与穷人绵袄一百个，趁早预备；亲戚中贫者、孤寡者（阙），暮年光景，顷刻可过，何苦如此？只图洒落为快也。我求归之意，已与申老先生说过，尚未见许。沈埭近日颇知读书。坊牌既不能止，随府县建在何处，只是不可妨碍人家，既有自备木料，官木料不必用之。"又寄子域云："昨相知有书云地气自南而北，今吾乡人半入南中矣。"（此段似为四明相而发）

予跋之云："右归德沈文端公家书一通，字字圣贤忠恕之旨。予欲续《名臣言行录》，因从宋牧仲所借归，手录藏之。然以文端公敬慎如此，而犹不免四明之忌，仕路真可畏哉！"公为先伯祖太师公隆庆辛未会试房师，其文集正、续稿皆太师序刻之。

施允升

宣城施允升先生（大猷），愚山之祖也。万历中，倡明讲学，私淑盱江罗近溪，与邹南皋、焦澹园诸公游。尝有罗姓者，兄弟阋墙，先生要之家，反复劝譬，声泪俱下，兄弟遂相抱而哭；先生为之讲学歌诗三日，始散去。其叔祖某绝产千馀金，应归先生，一介不取，捐为义田以赡族；又置义学以教族之子弟。所著有《中明子集》若干卷。

王端毅公遗事

三原王端毅公遗事，凡四十则，公子康敏公所述。夏日京邸，偶得一编读之，因录一二则以自警。

公家法甚严，子承虽孩提，无敢嬉笑于侧；盛暑中必使著衣袜始侍左右。尝曰："教尔曹读书，非为利达计也，正欲使知为人底道理。"

公谢政后，有一通家子在官，寄茶一篓，公受之；后复寄二篓，亦受之。但答书云："令先君为时名臣，吾子宜清白律已，勿替家声。何劳为老夫之故，数数寄赠，吾受之心甚不安。此后勿再寄，寄亦不受矣。"

公门人蔡虚斋《发志录》一条云："公尝问'今学者满天下，何故异才难得？'予对云：'是固有由上之人所以养之者，本未尽其道；下之人又幸际时之升平，而售之急耳。以生所见言之，如生稍知章句训诂，人便举而进之于学宫矣；未几作经义，甫成篇，便得补廪；又未几作三场文字，便期中举人、中进士矣。一中进士，则官已到手，或无暇于学，或自以为无用学矣。其仕而能学者无几。盖识见既浅，践履必薄，规为必粗，非所谓俟其熟而食之者也。况自幼入小学，所学多非学做人之实事，人才之不如古以此。'公曰'然。吾儿子承裕今年二十三，丙午年已中举人。然吾未欲其急于仕，且令静览群书，间阅世务，冀他日得实用尔。'"承裕即康敏公，仕至户部尚书。

杨斛山先生

富平忠介斛山杨公，清节冠一时。其以建言罢，出都，夫人乘一驴，公自步从。三原马溪田光禄生日，声伎满堂，闻公至，急挥去，设齑盐相对而已。关中士大夫至今能言之。公裔孙绍武，顺治己丑进士，与予友，尝遗公文集。

杨以斋

海宁杨以斋（雍建）通政，予同年进士，知高要县，入为给事中。初上谏猎疏，世祖皇帝震怒，亲幸南海子，召九卿以下至晾鹰台，然后召杨入，谕以安不忘危之意，责以沽名。天威甚厉，众皆为危惧。然世祖实奖其敢言，有意进用之。康熙初，彗星见，上天变修省疏。

廷议遣满洲大臣巡方，上疏止之。凡所论奏，皆关天下大计。给事中旧司封驳，久废不行，杨独行之，直声震一时。本朝谏官当以以斋为第一，御史当以李琳枝（森先）为第一，铨曹当以王东皋（伯勉），为第一。天下公论如此。

王东皋

王东皋（伯勉），河南汤阴人，丙戌进士。久于铨曹，一介不取，恒居官廨，虽胥吏亦服其清正。同年范印心，以平阳监司入觐，念其贫，怀金将遗之，约同年馆卿钱綖同往，语久之，卒不敢言而退。寒冬惟一羊裘，数年不易也。御史李某过汤阴，见其居室庳陋，叹其清节，特疏荐之。时王已自选郎改御史，内升京卿，归里。上有意以都御史召，竟未及用而卒，海内惜之。满洲总宪某，尝叹盐法之弊，合肥龚端毅公曰："古云有治人，无治法。但以两淮付王伯勉，两浙付魏象枢，各加佥都御史久任，何患盐政不肃清乎？"

丘文庄

丘文庄公浚，著《世史正纲》，持论严正。至其为相，则逐三原王端毅公，恶庄定山欲诛之。何其明于论古，而暗于立身如此？

耿公祖孙

馆陶耿大参，明成化丙午举人，弘治丙辰进士，官御史，以忤刘瑾谪官；累官山西参政。其曾孙中丞如杞，字楚材，亦中万历丙午举人，丙辰进士，廷对甲第悉同，官遵化道副使。以忤魏忠贤为阉党巡抚刘诏所诬，逮系；累官山西巡抚。干支状貌，无一不同。中丞孙愿鲁，亦中康熙丙午举人，庚戌进士，今为翰林编修。

周将军

前明崇祯十五年，本朝大兵入畿辅、山东，次年始北归。封疆大帅无敢一矢加遗。周将军遇吉，时调防天津。大兵至，巡抚冯元飏令出战，周以五百骑伏杨柳青，大兵至，邀击之，自辰鏖战及酉，其夜大兵徙营北去。闻满洲诸公言："壬癸入关之役，往来数千里，如入无人之境，惟见此一战耳。"周后与其夫人御闯寇，死偏关，最烈。

三公荐人

明弘治中，闻朵颜将入犯，孝宗召阁臣刘文靖、谢、李二文正三公，议遣廷臣整理边关粮草。初拟顾佐、王俨，上云："掌印须留管家当，各衙门官先生辈知之，可举其有才力者。"三公退，拟侍郎陈清、李士实以进，上改批用都御史刘仲宇，通政司参议熊伟。按士实，南昌人，武宗时佐宸濠为大逆，不识当日三公何以荐之？

自比古人

王俭自比谢文靖，张浚自比裴文忠，王昭远自比诸葛忠武侯。

史阁部

康熙二十年，吴江吴汉槎（兆骞）自宁古塔归京师。驻防将军安某者，老将也，语之曰："子归，可语史馆诸君，昔王师下江南，破扬州时，吾在行间，亲见城破时，一官人戴巾衣氅，骑一驴诣军营，自云'我史阁部也'。亲王引与坐，劝之降，以洪承畴为比。史但摇首云：'我此来只办一死，但虑死不明白耳。'王百方劝谕，终不从，乃就死。此吾所目击者，史书不可屈却此人云。"

乙将军

乙将军邦才，山东青州人。以总兵官随史相守广陵，同日授命。

任太守

任民育，山东济宁人，中甲子乙榜，为扬州知府，亦不屈死。志皆轶之。

南尚书

工部尚书渭南南公二太（居益），巡抚福建时，红毛番以明月珠珊瑚树异香火马诸珍宝物，贿请互市，公绝其使，焚其贡物，口占一诗云："明月珊瑚贵莫言，番书字字诳军门；牙前立下焚珠令，不敢持将献至尊。"授部将以方略，讨之，系其酋高文律。闽人立石平远台，以纪公绩，此崇祯间事也。康熙六年丁未五月，荷兰贡使卑独攀呵闰等入贡。时公侄廷铉为主客郎中，与予共事，为述之如此。

李忠定公从祀

宋南渡人物，李忠定公第一，张魏公生平不强人意处甚多，而为宋齐愈劾罢，忠定尤南渡治乱之关。予往读《名臣言行录》，恒欲著论以明之。顷见邓左之（履中）：张浚不当从祀历代帝王庙议，明白正大，千古定案，遂为阁笔。其略云："建功于中兴之际，首当联络公忠之人。宋至靖康、建炎之间，人臣皆以缄默柔媚、输国于人为奉职，而以恢复雪耻为不忠，宋齐愈、黄潜善、汪伯彦之徒，其尤也；非李纲秉国，整立规画，何以成朝廷哉？浚乃甘以身为潜善客，与齐愈厚，而隐其书立邦昌之罪，劾纲以私意杀侍从，致纲罢黜。纲罢而两河相继沦陷，失身非类，得罪君子，虽有随时幸立之功名，而其亏丧已不可赎矣。夫从祀重典也，谓宜黜浚而陟纲。"云云。邓有《仰止堂文集》，清峭可诵。

赵忠毅公择言

康熙丁未，读高邑赵忠毅公《闲居择言》，谨录数则于此。

太宰陈公有年典选，予为主事。一日，谓予曰："仆不敏，必多过失，幸教之。"予曰："人惟清净，日复一日，安得有过？"陈公大笑曰："是谓我不作事也。"因议用海

公瑞、何公以尚。二公皆废弃，而刚直为天下所畏。陈公力言于政府，竟皆起之。

沈户部榜，湖广临湘人，尝一再见予。予癸巳春得罪归，户部送之郊。予抵里未几，而使人来书曰："夏季领俸，念大贤家居，而碌碌如榜，乃食禄于朝，可耻也。谨以原封奉上。"予受之。

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非以位言也，如是乃为大臣耳。故鲁两生可为大臣；近日如太宰孙公钺、陈公有年、蔡公国珍可以为大臣矣。孙太宰丕扬、杨少宰时乔，可惜也；而杨更可惜，以其廉慎耳。

近日讲学者，薛文清之外，崔后渠而已。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者也。

《论语》之文，和平冲雅。如楚狂衰风之歌，《庄子》所载，乃其全文，而《论语》删之。若迷阳迷阳等语，断不可溷入《论语》中，知此则知文体矣。

宋灾，伯姬以待姆不至而死，《左传》谓其女而不归。女待人妇，义事也。是时伯姬六十矣，以待姆不至，宁死于火，此妇德之至也。而曰不妇，以为妇与女不同，可不待姆而逃火，岂不谬哉！

荷蓧丈人遭乱世而农隐，而子路以为无议，以为乱伦；然则孔子所谓无道则隐非耶？《论语》之文，此为难解。

寺人勃鞮，晋文公之雠也。及即位而见之，初不肯见，既而见之曰："不见者，是吾恶心也，吾请去之。"人孰无恶心，皆能去之。则为善人矣。

宋鄂州知州罗愿，以父汝楫为御史时，常附秦桧论岳武穆，不敢入武穆庙。一日，自念吾政善，姑往祀之，再拜遂卒。鄂州廪廪为乾道、淳熙间名臣，其卒，朱子尤痛惜之，恨未见其止。鄂人感其德，为之图像以祀。欧阳宜诸曰："愿素行无愧于侯，其卒也，未必侯所为。意者善恶之报，不于其身，则于其子孙。栾盈非为汰，而受栾黡之恶，以杀其身，亦理之或然者。"予谓罗公贤者，以其父之构陷武穆，而又近于其庙，愧恨不敢入，五内切剥久矣。一旦瞻其遗像，大命遂倾。惜哉！小人之子孙，惟宜愚不肖耳；稍贤智则其苦皆若鄂州，求死不得也。（按：元郑师山玉序《鄂州小集》，以为南渡后文章有先秦、西汉之风者，新安二罗。大罗名颂，尝知郢州，小罗名愿，即鄂州也，字端良，号存斋，乾道二年进士。《尔雅翼》即其所著也。）

宋太祖出兵下江南，后主遣其臣徐铉来，将以口舌胜。赵普屡请择馆伴铉，乃中批差三班院下名使臣以往。铉反复问之，其人声喏，言不识字而已，铉无如之何也。即此一事，太祖之智过普远矣。所谓无言谁敢酬，可为处世之法。

王维王缙同名

《唐书》宰相世系，出琅邪文宪公俭后者，有兰州刺史景，景子缙，秘书郎。好畤丞昱，昱子维。此别一维、缙也。又河东王氏，始赵州司马儒贤，儒贤子扬州司马知节，知节子协律郎胄，胄子汾州司马处廉。处廉子五人：长维，字摩诘，尚书右丞；次缙，字夏卿，相代宗；又次绛，江陵少尹；次弦；次纨，太常少卿。又太原王氏，始右武卫大将军靖，靖子右金吾卫大将军瑰，瑰子缙，太子詹事，为雁门郡王智兴之父，太原节度使宰之祖。又别一王缙也。宋王缙，严州人，官右司谏，忤秦桧者。凡四王缙。

邢太仆

吾乡太仆邢公子愿（侗），以书法文章名神宗朝，然其行谊甚高。初知南宫县，同年渭南南公（宪仲，工书居益之父），为枣强令，会御史按真定，皆在郡候察，而南公病殁，后事一无所备。先生直入白御史曰："南枣强死，无为经纪后事者，某愿请旬日之假，驰往治丧，毕事后，赴郡听察。幸甚！"御史素重公名，许之，竟为停察事，听往治丧。至今南氏子孙感公高谊不忘。御史亦贤者，惜逸其姓字。

左公逸事

左公（懋第）居亲丧，至孝，不出户者三年，拈慎终追远题文，读者无不泣下。一日，县令梦天帝榜其门云："大孝格天。"又其从弟某家，有狐为祟，先生时在京师，家书偶及之。先生复书云："邪不干正，可善谕遣之。"书未至，一日狐忽语家人云："公在都谕我使去，我何敢留？"遂无他。公浩然之气，通乎鬼神如此。

左公母

徐烈母，宁海州儒家女，莱阳左公母也，知书、有大节。明崇祯甲申，左公衔命督饷江左，母居京师。三月，京师陷，公从兄吏部郎懋泰以车载母，间道东归，而身与张尚书（忻）、郝侍郎（晋）徒步以从。至白沟河，仰天叹曰："呜呼！此张公叔夜绝吭处也。"呼懋泰前，责以不能死国，吾妇人，身受国恩，不能草间偷活，寄语吾儿勉之，勿以我为念。又见二公责之曰："公，大臣也，除一死外，无存身立命处，二公勉之。"言讫而死。盖出都不食已数日矣。与左公之死相距仅一载。莱阳宋孝廉林寺（琏）为予说。

朱子论苏王

孔文仲，号正人，而攻伊川至谤为五鬼之魁。朱子以蜀洛之故，甘心苏氏。更有甚焉，其与汪尚书书云："苏氏之学，害天理，乱人心，妨道术，败风教，不在王氏之下。其徒若秦观、李廌，皆浮诞轻佻，士类不齿。"云云。至其推尊张浚，全以南轩交谊。甚矣！不党之难也。可叹！

李忠定公

周益公云："淳熙末，李忠定诸子皆不存。其侄申之进公奏议，请谥于朝。孝宗似未习其人，予为历陈本末。上曰：'张浚比耶？'有司请以'忠定'易名，制曰'可'。"呜呼！忠定岂浚之比哉！孝宗贤君，忠定名臣，

同时而不相知如此。则忠定在绍兴中，其弃置屏斥，不亦宜乎！

二蔡后

文丞相云："莆中有二蔡。其一派出君谟，其一派出京、卞。京、卞子孙惭其先人所为，多自诡为君谟后。"予顷见《江右齿录》，分宜相子孙中式者，竟不列其高祖名爵。孝子慈孙，百世不改。可畏哉！

牧斋诗传

钱宗伯牧斋作《列朝诗传》，本仿《中州集》，欲以庀史，固称淹雅；然持论多私，殊乖公议。略举一二：如徐有贞、陆完，以桑梓之故，一则称其文武兼资；一则举其功在社稷。欲以一手掩万古人耳目，可乎哉？李文凤《月山丛谈》云：徐有贞力主南迁之议，及贞性险贼云云。今吴人举其乡望名臣，以有贞为称首。上自王济之，下及今时能言之士，莫不皆然。后世宜有公论，固不始于牧斋也。

元 人

元名臣文士，如移剌楚才，东丹王突欲孙也；廉希宪、贯云石，畏吾人也；赵世延、马祖常，雍古部人也；孛术鲁翀，女直人也；乃贤，葛逻禄人也；萨都剌，色目人也；郝天挺，朵鲁别族也；余阙，唐兀氏也；颜宗道，哈剌鲁氏也；瞻思，大食国人也；辛文房，西域人也。事功、节义、文章，彬彬极盛，虽齐、鲁、吴、越衣冠士胄，何以过之？

康 马

武功康状元德涵，三原马光禄伯循，相友善。康词锋如云；马言不出口。或靳之，伯循曰："但听德涵言论，自足快意，何待吾言？"

孙太仆

孙沙溪太仆（绪），故城人，博雅有风调。嘉靖间，尝著《无用闲谈》四卷，颇足解颐。然持论时有过偏。如驳考亭、阳明，俱为已甚；又载彭文宪时信星士谈命，言公百四十馀岁当有腹疾。彭谓家人曰："尔曹谨识之，是年勿进吾生冷。"按此乃五代王祚事，载宋人小说，何得驾言文宪？以此推之，其纪述未必尽实录也。

戴京兆

戴京曾，初名曾，子京，字型远，杭州人。登顺治己丑进士，官山东提学，清方孤峭，人不可干以私，所拔皆一时名士，与施愚山（闰章）先后齐名。内升大理寺丞，予告；久之起补，稍迁顺天府丞，再予告归。幅巾野服，参学径山，绝迹公府，人品为武林第一，康熙辛酉卒。两子亦相继卒。天之报施善人何如哉？先兄子侧为诸生，戴拔第一，复拔充贡赋，最蒙击赏，每侍坐奉教，如父兄焉。

重 师

汉人最重其师，门生故吏，至有弃官行服者。荀爽师事李元礼，贻书云："久废过庭，不闻善诱，陟岵瞻望，惟日为岁。"直如子事父矣。薄俗要当知此（膺以爽父淑为师）。

抱松女

宣城诸生罗恺妻孙氏，年始笄，遇兵乱，从姑避山中松下。兵获姑，将杀之，孙亟出，请以身代，兵胁之去。孙抱松大呼曰："死耳，义不可辱。"遂见害，三日，犹抱松不仆，人呼为抱松女。

苏少公葬地

眉州蟇颐山，有老翁泉。叶石林云："东坡晚亦号老泉居士。"《墨庄漫录》云："苏黄门薨于许，王定国作挽词云：'徒泣巴山路，空悲蜀道程。弟兄仁达意，千古各垂名。'注云：'公与东坡常泊巴江，夜雨，相约伴还蜀，竟不果归。今东坡葬汝，公归眉。王祥有言归葬仁也，留葬达也。'"又少公自作《颍滨遗老传》云："先君之葬，在眉山之东，昔尝约祔于其庐，虽远，不忍负也。"又《卜居赋序》云："昔先君相彭眉之间，指其庚壬曰：'此而兄弟之居也。'今子瞻不幸，已藏郏山。予年七十有三，异日当追蹈前约。昔贡少翁为御史大夫，年八十一，家居琅邪，一子年十二，自忧不得归葬，元帝哀之，许以王命办护其丧。谯允南年七十二，终洛阳，家在巴西，遗令其子轻棺以归。今予废弃久矣，少翁之宠，非所敢望；而允南旧事，或可庶几？"其赋云："诸子送我，历井扪天，庶几百年，归扫故阡。"按长公葬汝州郏城县钧台乡上瑞里嵩阳峨眉山，少公祔焉。今《河南志》并载二公墓。而《四川志》止载老苏墓，不及少公。定国之诗，《遗老传》《卜居赋》之语，岂不果耶？外兄徐东痴（夜）适书来订此疑，因书此复之。

白 氏

白氏，许州人，苏宗之母，颍滨先生五世孙妇也。年二十馀即寡，外家迎归，窃议改醮。白氏微闻之，牵车径归曰："我为苏学士家妇，乃失身乎？"于宅东北为祭室，画两先生像，图黄州龙川故事于壁，香火严洁，躬自洒扫。金天兴元年，许州被兵，白拜辞两先生前曰："儿子往京师，老妇死无恨。"即自缢于室，年七十馀。见《金史·列女传》。

卷八 谈献四

介 推

《说苑》，介子推十五为荆相，堂下有二十五进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是又一介子推也。

壮节王公传

宋壮节王公复守徐州，阖门死节。《宋史》仅附书《赵立传》，亦不详何许人。一日，读刘昌诗兴伯《芦浦笔记》，乃知公为吾乡人，传载世系官阶始末甚悉。笔记十卷，乃万历中绥安谢兆申所钞，丹阳贺氏藏本，流传甚少，因全录之。传云：

公讳复，字景仁，淄州淄川县人也。曾祖昊，国子博士。祖珍，尚书虞部员外郎。父愈，澶州濮阳县令，赠光禄大夫。公少好读书，博通史传，慷慨有气节。家有唐以来名臣画像，每指颜杲卿像谓人曰："士当艰难，捐躯殉节，当如颜公矣。"以门荫补官，试大理评事，迁本寺丞。

公家故饶财，不乐私蓄，尝率其里之贵豪，遇郊岁，各输银绢十万以助赏赉，郡国效之。久之，除京东辇运，迁京东转运判官，按部过淄川，父老迎候，公下车慰谢。先是，淄川苦调外苛征，公尝与父老言："他日或能奏蠲之。"至是以白公。公曰："官卑不敢言。然重食吾言，以为父老羞，敢以私田之入代输。"

三年，除两浙转运副使。时太平日久，民不知兵，方腊初叛，所过，守将望风奔骇。公下令所部，严保垒，修战备，竭力讨贼，屡战有功。贼平，擢徽猷阁待制，迁都转运使。朱勔以花石奉艮岳，多取漕舰以载，号直达纲。公曰："今寇起仓卒，飞挽繁困，而佞幸之徒，犹实苑囿，惑上心。"固执不与。勔潛于上，公疏奏谓"不可以不急之务，疲民费财。"擢龙图阁直学士，以事忤宰相王黼，降充龙图阁待制(《宋史》止称此官)。移知成都，兴利去害，民绘像立祠刻石。

高宗皇帝诏公知徐州(史云："以龙图阁待制知徐州。"已上官阶俱不书)。粘罕以众数万薄徐，徐城孤势危，公合战，数不利，遂闭城拒守。金人重围夹攻，昼夜不息，城中兵粮单竭，死者甚众，敌势益张，凡二十馀日，城陷。公躬擐甲胄，巷战竟日，度不可御，乃返州治，易朝服，南乡再拜曰："臣受国厚恩，当以死报，今日得死所矣。"谓贼曰："死守者我也，监郡而次亡与焉，可独杀我，而舍僚吏与百姓。"(一段史同)其帅凛然叹异曰："使南朝皆如公，我岂得至此！今汴京已陷，二帝北去，公尚为谁守乎？"公骂不绝口，帅复说之曰："必欲全活生灵，请立降，当为易官封，就知此州。"公骂曰："汝勿诱我，我誓有死耳！"帅察其无降意，命左右挝其口；流血，公含血噀之。子倚在旁，不胜愤，突出见粘罕，顾手无挺刃，得布囊，盛砖掷之，中其旁千户长，毙。粘罕怒，执倚剖其心以祭千户长，欲俱公速降；公不顾，为帅敲死。阖门百口俱遇害。时建炎三年正月二十九日也。帐下赵立求得公尸，拜伏痛哭，裹以裀褥，藁葬于黄楼之侧，累甓以志之。敌退，立具奏其事，天子震悼，诏特赠资政殿学士，谥壮节。给恩泽五资，赙赠绢帛各二百匹。初，公未遇害，敛而遇乾六体不变，术者曰："灭门之象也。"公曰："死生定数也，苟获死所，敢逃乎！"卒时年五十二。徐人立庙祀公及倚，亦号"双庙"，敕赐名曰"忠烈"(史云立庙楚州)。积官至正议大夫，累赠光禄大夫。娶赵氏，濮邸肃恭僖王宗博之女，封安平县主，赠永康郡夫人。再娶刘氏，章献明肃皇后之侄，徐州陷，不食三日卒，赠咸平郡夫人。

先是，公长子佾，从高宗过维扬。及赵立已亡，徐州有武卫军，旧隶公，义不他属，愿从佾。高宗闻之，诏于枢密院创计议官，特命佾为之，仍领武卫。绍兴八年，和议成，奏乞访先臣遗骸，优诏许之。行至泗州，得疾，抵徐城驿，暴卒。明年，奉使蓝公佐迎护徽宗梓宫，交割地界，贻书当路漕使，访公瘗所。漕委幕属王之翰往焉，故迹漫没，莫得其处。忽有老媪指谓之曰："君非求王待制瘗所乎？其在此间。"即所指求焉，有冢岿然，盖以兽瓦，启视，见大鼋覆其上，回视老媪，化为虎。撤甓取骸，联络不断，如锁子骨，独一手指阙。之翰炷香祷，须臾，有指一节浮水上，观者莫不叹骇。之翰易棺敛，菆于京师资圣院。后子孙徙葬于兖州莱芜县先茔云。

绍兴十年，承宣使田谔扈从显仁太后回銮，佾子逵留淄川一诗送谔云："两地音尘隔死生，十年常效执圭吟；羡君已作辽东鹤，顾我空存魏阙心。日下既蒙新眷遇，海边休忘旧知音；倘怜万里亲庭在，为向云山处处寻。"诗至，而佾卒已一岁矣。蓝公佐使还，一日侍上，语次，上曰："王佾有儿女否？"奏曰："佾五子，流落中原，居江南，所生儿女尚幼弱。"上恻然。诏令诸女入禁中，命宫嫔保养之，十馀年，赐金帛遣嫁。

右传得于公之玄孙默。(按：史附公于《赵立传》，已非体，又剪截太略，若非兴伯笔记，公之始末，无从考镜矣。稗史可无作乎！)

傅山父子

傅山，字青主，一字公之他，太原人。母梦老比丘而生，生复不啼，一瞽僧至门云："既来，何必不啼？"乃啼。六岁食黄精，不乐谷食，强之乃复食。读十三经诸子史，如宿通者。崇祯中，袁临侯(继咸)督学山西，为巡按御史张孙振诬劾被逮。山橐饘左右，伏阙上书，白其冤。马君常(世奇)作《义士传》，比之裴瑜、魏劭。乱后，梦天帝赐以黄冠衲衣，遂为道士装。医术入神，有司以医见则见，不然不见也。康熙己未，征聘至京师，以老病辞，与范阳杜越君异俱授中书舍人，归。山工分隶及金石篆刻，画入逸品。子眉，字寿毛，亦工画，作古赋数十篇。常粥药四方，儿子共挽一车，暮抵逆旅，辄篝灯课读经史骚选诸书，诘旦成诵，乃行；否即予杖。

叶文庄论陶南村

孙大雅作《沧螺集》，有《陶南村传》，载其不应浙帅泰不华、南台御史丑驴辟举；张士诚开府姑苏，以军谘屈之，亦谢不往。洪武癸丑，命守令举人才，复以病免。艺圃种菊，有靖节之风。又称其所著《辍耕录》，文献足征。其人品著述为世所重如此。乃《水东日记》谓《书史会要》为杨文贞所不取；又谓《辍耕录》可鄙。岂恶其

人者，恶及储胥，文庄亦有所不免耶？何雌黄之过至此。

蔡赵二相子

蔡絛，京之子，撰《西清诗话》。宣和五年，或言絛论议专以苏轼、黄庭坚为本，奉旨特落职勒停（见吴曾《漫录》）。《后山居士集》有与鲁直书云："正夫有幼子明诚，颇好文义，每遇苏、黄半简数字，必录藏，以此失好于父。"正夫，挺之字也。蔡、赵辈势能禁天下不敢习苏、黄诗文，而不能得之于其子，异哉！（明诚撰《金石录》）

孙 垓

孙垓，字艾庵，浙人，为福宁总兵官吴万福客。闽逆叛于福州，以书招诸大帅。垓力劝吴公斩其使绝之，发兵拒守。而贼兵奄至，吴公死之，垓从死。林舍人石来（麟焻）有诗吊之云："誓师幕府劝移兵，青史应传慷慨名。死节千秋比袁粲，肯教人笑褚渊生。"同时有嵇永仁者，字留山，无锡人，古文有名，为制府范忠节公（承谟）客，亦从死。

欧 刘

刘原父与永叔相友善。然原父常言："好个欧九，可惜不读书。"仁宗尝问宰执："刘敞何如？"魏公极称其才；欧对曰："刘敞文亦未佳，其博雅足重也。"二公似以名高相失。后村江西道中诗云："每嘲介甫行新法，常恨欧公不读书。浩叹诸刘今已矣，路傍乔木日萧疏。"

梅宛陵取士

元人刘性作《宛陵集序》云："仁宗嘉祐二年，欧阳公知贡举，梅圣俞为试官，得人之盛，若眉山苏氏、南丰曾氏、鄢张氏、河南程氏皆出其间。"叶石林《诗话》谓："是榜得苏子瞻为第二人，子由及曾子固皆在选中。"今人止知苏、曾为欧公门生，不知张、程二氏皆出其门矣。又东坡兄弟生平于六一师弟之分极深，然于宛陵，只称梅二丈，亦所未解。

谥文公

刘后村云："谥，古也。复谥，非古也。"封演云："谥二字者，一字为文，一字为质。"世言欧阳永叔卒，将谥文，常秩时为太常博士，议当谥文忠。或谓必留此以待介甫，已而果然。然唐宋以来，谥文者，独韩退之、朱元晦为不愧。他如白居易、李翱、陆希声、权德舆、杨亿、王安石、姚燧、欧阳玄辈，皆谥文，亦未尽允也。独孤及云："二字不必为褒，一字不必为贬。果在字数，则是尧、舜、禹、汤、文、武，不如威烈、慎靓王也；齐桓、晋文不如赵武灵、秦庄襄、楚考烈也。"唐人论如此，则谓文必优于文忠，亦未必然。初，元晦议谥文忠，刘后村时年十七，代其父尚左作驳议，因止谥文。其略曰："正主庇民之学，郁而未伸；著书立言之功，大畅于后。合文与忠谥公，似矣而非也。有功于斯文而谓之文，简矣，而实也。请以韩子之谥谥公。"右谥议见《后村集》第二十五卷。

乌 程

予乡长山刘青岳相国，崇祯间殁于戍所。予内大父张忠定公（延登）及诸乡大夫于朝房候乌程相，祈代题给勘合，温不可。比入阁，即日具揭，次日而准给勘合之旨下矣。杨凫岫宫谕（士聪）《玉堂荟记》载此事云："乌程之结主知，亦非偶然也。"

秦襄毅公年谱

康熙癸亥冬十月，偶从同年汶上岳给事镇九（峰秀）得单县秦襄毅公（纮）自撰年谱一卷，乃公八十岁以户部尚书家居时自述，时嘉靖十七年也。吾东新纂通志，出庸妄之手。前代名臣如公，及曹县李襄毅公秉、沂州王恭靖公璟，皆削其名氏不载。目今奉旨修《一统志》，将何所据为文献之征耶？因寓书高侍郎念东，俾与巡抚徐中丞敬庵（旭龄）言之；而录公言行数则于左方，以补《言行录》之阙云。

为御史，数忤内官，谪沅陵县北容驿驿丞。都御史轩公上章，为予分辨，留中不出。同僚或谓予曰："足下何以处此官？"予曰："事上临下，素位而行，持节守廉，誓死不改。"

景泰七年，年三十一，在北容，构茅屋三间，题其扁曰"安遇"。日读五经诸史，日夕泛江以渔钓为乐。又于轩前自题联云："处困而亨，有言不信。"予为御史时，量褊不能容物；由此一谪，器量渐宏，去就渐轻，识趋渐明。虽一时谪官，而得终身受用，天未必无意也。

天顺元年，迁知雄县，治民惟用絜矩二字，御吏惟用《易·大畜》"豮豕之牙"一爻，至于刑罚一以钦恤为主。忠国公石亨令人来讨雄县南坛旧基，许以知府，予不从，人皆尤予。未一载，亨事败，出其门者皆坐严谴。

有京差捕猎，内臣害民，予执法禁革，诬奏系御史狱。雄民击登闻鼓代诉者五千馀人。调府谷县，县乃极边戎马之地，予亦不敢鄙夷其民，修学庙以兴文教，筑城堡以严边防。里甲公用钱，每人一年，上户不过二钱。

八年，巡抚徐公廷璋保任葭州知州。释冤滥，宽租赋，五七日不用鞭扑，同僚退而笑之。予曰："本州负税，事有所由。正当征收时，吏书兵隶投托催粮，惟事求取。民既纳赂，得有所挟，因而延缓。是岂徒民之罪哉！"时在坐致仕官数辈，皆为泣下。

成化元年，在葭州，欲以二月十三日斋沐祈雨。有父老百馀诣县告曰："本州边地苦寒，每岁至四月方有雨。此时祈雨，徒劳心耳。"予曰："天道焉可知也。"至期，行香焚檄，十五至十七连雨三日。予乃发粟赈贷，给民子种，通借牛犋，民大悦。四月，麦苗将黄，乃选差公当老人催征，五月十五日催完发运，六月初三日告缴通关。在葭七月，里甲公用每人止用银六分。祷雨四

次辄应。或以事出境公干，百姓闻予将回，则喜曰："雨来矣。"

巡抚项公忠奏予才堪治繁，调秦州。道经西安，项公谓予曰："秦民难治，皆以刁民作梗，尔到彼，有此等即打死申来。"予曰："刁民，人皆恶之，所恶不同：上司于刁民，则恶其害人；州县官于刁民，则恶其害己。但患御之无道耳。苟御之有道，刁民将化为良民。若专事诛锄，反使贪官得计耳。"项公笑而不言。到秦一年，三年拖欠粮草皆完，健讼与盗贼敛迹。项闻之喜曰："秦州得人矣。"里甲公用钱，上户一年不过银二钱。

秦州有啰哩户，乃回回别种，汉人不与通婚姻，自相嫁娶，有以兄弟娶姊妹者，有以姑姨配甥侄者。予访得清水、秦安等县，亦有啰哩，乃移文各县，令其共为婚姻。秦俗尚鬼，每岁清明日，各办花山丧仪，费至三四千金。临期于城壕拾取死囚骨殖，棺敛葬之，云不如此则厉鬼降祸。予严禁之曰："尔民遇节，弃祖墓不拜扫，却妄费财物，谄事疠鬼，何耶？使疠果能为祸，予愿以身当之。"此风遂息。

服阕，秦人三疏保留，吏部不准，秦人日哭于东拱辰门，吏部不得已，将见任奏调别州，仍授予秦州。郭定襄伯赠行诗云："早登金榜列儒绅，谁不争先睹凤麟。曾以霜威消瘴疠，还将和气布阳春。庙堂正拟征黄霸，父老俄闻借寇恂。不独儿童骑竹待，郊原草木亦欣欣。"

二王公荐士

宋王文正公在政府，谨惜名器，叙进材品，使人各得其所，虽咈于己者，亦不以私废公。王沂公当国，未常显拔一人，范希文以为言，公曰："恩若己出，怨将谁归？"二公真古大臣之风。下此则朋党而已，又下此则贿赂而已。

蒋虎臣

翰林修撰蒋虎臣先生（超），金坛人，自号华阳山人。幼耽禅寂，不茹荤酒，祖母梦峨眉山老僧而生。生数岁，尝梦身是老僧，所居茅屋一间，屋后流泉绕之，自伸一足，入泉洗濯，其上高山造天；又数梦古佛人己室，与之谈禅。年十五时，有二道人坐其门，说山人有师在峨眉，二百馀岁，恐其堕落云云。久之乃去。顺治丁亥，先生年二十三，以一甲第三人及第，入翰林。二十馀载率山居，仅自编修进修撰，终于史官。性好山水，遍游五岳及黄山、九华、匡庐、天台、武当，不避蛇虎。晚自史馆以病请告，不归江南，附楚舟上峡，入峨眉山，以癸丑正月卒于峨眉之伏虎寺。临化有诗云："偶向镬汤求避热，那从大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场中物，妻子枯髅队里人。"尝自谓蜀相蒋琬之后，在蜀与修《四川通志》，以琬故，遍叩首巡抚、藩臬诸司署前。其任诞不羁如此。

隐逸传

《宋史·隐逸传》载种放而遗郭延卿。延卿少与吕文穆、张文定游，隐居水南。钱惟演留守西京，常率欧、尹诸公访之。《旧唐书》阳谏议入隐逸，《元史》余阙不入忠义，皆不可解。

孔明之学

徐庄裕公（问）《读书续记》云："汉儒为学，能见得静字，惟孔明一人。学以广才，静以成学。"等语。亦得规模领要。

王恭靖公逸事

徐庄裕（问）《读书续记》所载名臣六十四人中清古一条云："王璟，字廷采，山东沂州人。左都御史，为巡抚，坐忤权要免官。后起为吏部侍郎、左都御史。正德末，士大夫当权竖乱政之后，多营私殖，政以贿成。公门下不受私谒，澹然如布衣时，家无僮仆之奉、田园之适，惟读书课子孙而已。去之日，言官惜而留之。公嘉靖中谥恭靖。近见新修《山东通志》削去公及李襄敏公秉、秦襄毅公纮名不载，因详著于此（李公谥诸书皆作襄敏。叶秉敬《谥法考》作襄毅）。

按：恭靖公一字东皋，成化进士，以清节著闻。擢南台御史，改北，巡视保定诸郡。进光禄寺卿、佥都御史，总理两淮盐法。浙东大饥，被命赈济，所全活四十万人。巡抚保定，乞罢皇庄以苏民困，孝宗嘉纳之。正德丙寅，入协理院，事忤逆瑾，矫旨罢。瑾诛，起抚山西。时流贼入河东，设险防御，多所斩获。召为吏部侍郎、左都御史，掌院事，风裁清峻，朝廷倚重之。嘉靖初，进太子太保，乞归，卒。

公未遇时，肄业琅琊山寺，夜半有巨手自窗入，类人掌而有毛。公取朱笔书一山字于上，怪哀号乞免，且言："公贵人，异日当至都宪。"公复援笔书一山字于下，怪乃得出。

公为诸生，与友人胡某同读书别业。夏夜，胡每苦热，公辄言凉，因易地而寝，胡觉清风徐来，都忘炎暑。忽闻有人语曰："此非王都宪，乃胡教官耳。"叱之不见，遗二莲叶于榻前。

公赴省试，在途为雨阻三日。逆旅主人子妇为狐所祟，忽三日不至，问之曰："王公在此，故不敢耳。"比公归，主人以告，求为除之。公书"王璟在此"四字，令置壁上。狐遂绝迹。

公诸生时，夜读书，有嫌家持枪隔窗刺之，公走避得免，月下窥知为某，阅三十馀年，未尝告人。公后显贵，其人以俵马差累，求救于公，公略无难色。但笑曰："某日夜若刺我死，谁当救汝，此后慎勿害人。"其人感泣谢罪。其厚德如此。

穆文简论王安石

堂邑穆文简公（孔晖），弘治中，乡举领解，出王文成公之门，为理学大儒。然其学多入禅宗，其古文精劲，自子书出，可匹崔文敏公后渠，如送沈朝绶、送王如行诸序可见。予尤喜其与武城王文定公（道）论王介甫

书，今录于此。

孔晖顿首纯甫先生足下：昨在阳明先生坐上，同观象山《荆国祠堂记》，予时未敢谓然者，必象山之意，多为荆公恕；不为人之社稷计，不为天下生灵忧，不为后学虑。恕一夫而不悯天下后世，此何心哉？不然，乃象山之偏见自喜也。将以正名定罪，释天下苍生之愤，为社稷大计，不当姑随也。大舜殛鲧于羽山，鲧之恶不大于安石，安石之罪浮于鲧。予谓以安石拟鲧可也，鲧名重，安石亦名重；鲧悻直自用，安石亦悻直自用；鲧圮族，安石亦圮族；鲧堙汩，安石亦堙汩，鲧不能除天下之害，亦不能成功；安石祸及天下生灵；生灵何辜？宋之元气，遂不复振，其罪尚为不浮于鲧乎？夫以倾人社稷，流毒四海者，尚取其志，尧舜当取鲧之志矣。何者？鲧之志，欲平水土也。孟子曰："食志乎？食功乎？"安石之操介，在古人一节之士甚多，未可以一节而掩元恶也。非圣人无法，圣人作《春秋》以训万世，安石独废之，此不容诛矣。安石秉《周礼》，盖功利之心胜也。何者？《周礼》之政，天无旷时，地无旷利，人无旷力，此圣王所以富天下者，尽三才之道者也。安石慕其近似，专以利言，又无管仲之才，所以万无一利，而害不可胜言矣。天下以为君子者，安石恶之；天下以为小人者，安石好之。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此之谓拂人之性，辟则为天下僇矣。欲恕安石者，是求为过高之论，恐诬后学不浅。不审聪鉴以为何如？孔晖顿首。

穆文简论格物

穆文简《大学千虑》论格物曰："仓颉篇云：'格，量度之也。'见《文选·运命论》注，此朱程以前书，乃训诂之最古者。以其书久废，故见之者鲜。考之内典，隋智颢《法华经文句解》分别功德品云：'格量功德。'又云：'格量多少。'其一篇内，格量字甚多，此又在唐以前者。《大庄严经论》云：'况复如来德，何可格量？'格量之义，古皆用之。而程子未之见，意虽暗合，而解释弗畅，故使圣经难明。然其为说，合于圣门无疑，岂前人所及哉？问：格之训至，可终废乎？曰不可。当云格量物理，以求其至，其义始备。"此解甚新，然文简学近于禅，亦可见。

三进士出处

本朝进士出身最奇者三人：一予同年任暄猷，杞县人。明末团结乡勇，以御流寇，南渡授官后军府左都督靖边伯。豫王下江南，投诚，遂隶旗下。中顺治壬辰进士，以磨勘被黜，复中乙未进士，官至江西南赣道佥事。一吴李芳，邵阳人。崇祯已卯举人，粤西时，官至左都御史。投诚，愿以科第进，中康熙甲辰进士。一钱世熹，五河人。南渡为副总兵官，既而为浮屠。久之，复补诸生，中康熙庚戌进士，年已七十馀，未几卒。

杨文公

宋王文正公尝言："昔杨文公有言：'人之操履，无若诚实。'吾每钦佩斯言。"云云。文公为文正诵法如此。而石介作怪说，乃谓其蠹坏圣人之道，讵不诗哉？

王东皋

汤阴王东皋（伯勉）官文选郎中，清介有执持，为本朝吏部第一。尝语同官尹澜柱（源进）曰："宋岳忠武王，吾汤阴人也。王之言曰：'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怕死。'吾生平服膺斯言，惟求无愧耳。"又曰："作吏部无他才能，只须守定'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八字。"

宋开之

王在吏部，同时以清直称者，南宫宋开之（文运），亦以文选郎内升，归卧不出。魏环溪（象枢）疏荐之，起鸿胪寺少卿。庚申四月，光禄寺少卿缺人，应宋序转，适光禄正卿亦缺，特旨以宋为正卿。后至刑部侍郎，卒谥端悫。

薛忠武

明鄞国忠武公薛禄，胶州人。其父居海岛，为人牧羊，时闻牧处有鼓乐声出地中，心识之。语忠武兄弟曰："死即葬我于此。"后如其言葬焉。已而，勾军赴北平，其兄不肯行，忠武年少请往。后从靖难师，累功至大将军，封阳武侯，追封鄞国公。其地至今号薛家岛。

苏章事

宋人小说载坡公与章惇题名石壁事，顷见《耆旧续闻》又一事极相类。子厚为商州推官，子瞻为凤翔幕签，因差试官开院同途，小饮山寺，闻报有虎，二人酒狂，同勒马往观，去虎数十步，马惊不前。子瞻乃转去，子厚独鞭马向前，取铜锣于石上戛响，虎遂惊窜。谓子瞻曰："子定不如我。"旧闻，乃槜李项氏抄白本也。

徐公长者

宣城徐翁，尚书元太父，官浙江某县典史，偶以言忤巡按御史，受辱扑责，羞愤自免归。时尚书与弟通政元气皆失学，翁每流涕，忽忽不乐。尚书兄弟跪请其故，曰："而兄弟皆废学，吾无后矣。"因述受扑直指事，复流涕不已。尚书兄弟曰："儿辈不类，自今愿力学以慰大人心，愿勿悲也。"乃发愤下帷，兄弟相继登第。尚书谒选得某府推官，即直指之家也，心私喜得报父怨。濒行置酒，戚友毕集，候翁出称觞，翁称疾坚卧不起。尚书入，跪问故，且言此行冀得报夙怨，何反不乐为？翁曰："此吾所以病也，吾为小吏，当日诚不为无过，但直指稍过当耳。且缘渠扑责，激而罢归，教子以有今日，则直指乃吾恩人，非仇也。汝思报怨，吾所以病。汝往，当以吾言开心告之，尽捐夙嫌，是吾子也；否则非吾子也。"尚书唯唯，翁乃起，尽欢而罢。时直指久失职家居，闻尚书来，恐甚，郊迎尽礼。尚书首述父命，誓无芥蒂，自是情好甚洽。后翁跻大耋，三子皆成进士，两登九列焉。此与蔡确父黄裳濒死，属其子必报陈氏；确

既登政路，遂以事置恭公子世儒极典，贤不肖胥壤矣。

王　伦

王伦，宋臣，其死不失为忠义，《金史》不应载，且与宇文虚中同贬，尤非是。

张尚书

堂邑张蓬玄(凤翔)，自明时已为尚书，入国朝为大司寇，年已七十馀。一日，侍宴上前，下阶而仆，世祖命内侍掖以行，出长安门，尚有诏追问能骑否？徐讽令以礼致仕，遂进所撰《礼经》《乐经》而去。张公在明时，为东林所推，尝自作年谱，谓："甲申之变，欲死而不得。吏部侍郎孙二如(昌龄)谓己曰：'箕子不死者，以《洪范》也。公有《礼》《乐》二经，道统在焉，亦箕子之九畴也，何必死？'"

盛王赞

宝应乔圣任(可聘)，崇祯中，以御史按浙江，至金华，遇山水暴涨，舟不得进，索挽舟者。县令盛王赞呼曰："农忙矣，令请以身挽。"乔遂改而陆行。仍荐之于朝，时两贤之。此与唐何易于事相类。

高文襄

新郑高文襄(拱)为相，恣横已甚，至以赐恤大礼大狱，建言赠杨忠愍诸臣官，起用葛端肃、赵文肃诸公，指为徐文贞之罪。其疏有曰："皇上，先帝之亲子也。议事者，先帝之臣遗诸皇上者也。而乃敢于悖君臣之义，伤皇上父子之恩，非所以训天下也。"云云。此与章惇一辈小人，倡为绍述之论者何异？

石　琚

《玉堂嘉话》载：金丞相石琚致仕居乡，闻司隶呵导过门，即起立。客曰："丞相何为如此？"公曰："参军虽微，朝廷命官也，吾敢不敬？"先曾祖司徒公居乡亦然。

元　法

元宋子贞作《耶律文正公神道碑》云："河南初破，被俘掳者不可胜计。及大军北还，逃者什八九，有诏：停留逃民，资给饮食者皆死；无论城郭保社，一家犯禁，馀并连坐。由是百姓惶骇，公进说曰："十馀年间，存抚百姓，以其有用故也。若胜负未分，虑涉携贰，今敌国已破，去将安往？安有因一俘囚罪数百人者乎？"上悟，诏停其禁。

张　璁

毅宗孝静皇后崩，礼官议当循累朝故事，后谥用十二字。张璁独谓当用四字，其党霍韬亦非之，卒用八字。璁寻以病告归。他日，世宗与李文康公时言及此事，亦以为非是。璁以庶僚，躐致宰相，惟敢于负孝宗、敢于犯名教而不之恤，术已售矣。以故主之嫡后，骨肉未寒，虽数字之虚文，亦断断持之，徒欲以仇孝宗者媚世宗，而卒为世宗所薄。小人用心，竟何益哉！

陆　完

吴中士人，多私其乡之先达，时有曲论。如陆完党于逆濠，最为奸邪，有某者送钱牧斋宗伯入朝，作古诗数篇，历述吴中先贤，致期望之意，陆与焉。此讵可欺天下万世乎？

史兵部

吾邑旧令史公，讳能仁，河南鹿邑举人。崇祯间，来为县，清正而才，刚柔互用，至今尸祝之。庚辰辛巳，岁大祲，人多流亡，时邑境甘露降于林木，地生羊肚菜。公赋诗曰："上天降甘露，遍地生羊肚。饥食羊肚菜，渴饮甘露乳。涕泣告吾民，慎无去乡土。"真仁人之言也。后调繁淄川，迁兵部主事去。顺治辛卯，复至县，虽三尺之童，亦束炬欢迎，至十馀里不绝。可称循吏矣，惜至今未祀名宦。

刻言行录

顷见嘉靖中锓《文信公集》，乃鄢懋卿所刻；《宋明名臣言行录》，浙人刘廷元所刻，而序则出南乐魏相手笔也。向见故相某公以书诫其孙，谆谆以忠孝为训；而考其平生，大相剌谬，亦此类。

伍宁方著书

吴人伍宁方袁萃撰《林居漫录》、《弹园杂志》、《续眉山论》诸书，攻李三才，自比于苏明允《辨奸论》。而其于当时台谏所推重定国是者，则徐绍吉、徐兆魁、邵辅忠、刘廷元数人也。其后熹宗之际，皆为阉党。兆魁、廷元至大司寇，辅忠至大司马，绍吉至都御史。崇祯初，定逆案，数人皆褫职定罪，是时袁萃已前殁矣。至其书并攻孙立亭、吕新吾诸公，语尤狂悖。

金忠节

金忠节公(铉)素精易理，读《邵康节先生集》，手书于后曰："甲申之春，定我进退。进虽遇时，外而勿内。退若苦衷，远而弗滞。外止三时，远不卒岁。优哉游哉，庶毕吾世。"至甲申三月，以兵部主事巡视皇城，尽节玉河，时有中官吕胖子同死，二公骨不可辨，其家人遂同葬玉河之岸焉。公少好诵邹汝愚先生诗："龙泉山下一书生，偶占三巴第一名。世上许多难了事，市人何用苦相惊。"后果一十八岁领顺天解，忤珰削籍，大节视汝愚无愧云。

姚端恪

刑书桐城姚端恪公(文然)，真实经济人也。其好生之念，尤出天性。常拈句云："尝觉胸中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命诸子各录一纸粘于壁。淄川高世豪，公戊子所得士也，任南郑令，卒官，逋官粮二千馀两，妻

子十三人，例当没官。公捐赀数百锾，复醵金代输，高妻子竟获免。好行其德皆此类。公戊子典山东试，闱中得先考功兄卷，异之，曰："他日必为风雅名家。"

遵典集

《遵典集》，亦伍袁萃撰，所取章疏，大抵党邪丑正。如赵兴邦攻汤兆京、孙居相，亓诗教攻孙玮、周起元，徐兆魁攻顾宪成，孙光裕攻高攀龙、岳元声，赵兴邦攻吕坤，韩浚攻刘宗周，姚宗文荐徐大化，胡来朝荐邵辅忠、徐兆魁，皆推为千古公论。而刘光复辈之论李三才，尤详哉言之。光复揭内，訾及福清，并及先少师。谓少师以位育颜三才之堂，去有馀幸。其诋毁君子，可谓不遗馀力。至所标榜，如邵、赵、二徐、及刘廷元、周应秋、吕图南辈，皆逆案中人。而周忠惠、刘念台诸公之死，卒与日月争光。桀犬之吠于君子，何损毛发，徒自秽耳。若先少师之见毁于光复，先方伯之被摈于亓、韩，今日观之，何啻华衮乎？袁萃自负乾坤正气，然乎否耶？

张　氏

甲寅，闽贼作乱，有陈某妻张氏，早孀，抚孤十二年矣。贼至，题诗壁上，有句云"乾坤此际当自决"，遂雉经。思南守陈君某为作传。

双　烈

灵璧有诸生王餐秀者，生二子，长已娶而病，其妇某氏，侍汤药五年，终始如一日，疾亟，既视含殓毕，遂缢死。其季未娶亦病，妇，某氏女也，随其母来省夫疾，遂不肯归。父母趣之归，曰："身已字人，嫁不嫁等耳，病如是而秦越人视之乎？"遂侍左右，五日夫死，亦自缢殉之，知县马君骢御（骕）亲诣其家吊祭。

卷九　谈献五

鲁仲连

新城东北锦秋湖上，有鲁仲连陂，传为鲁仲连所居。按《前书》，《鲁仲连子》十四篇在儒家。

辕　固

新城有地名牛固，相传辕固故里也，未知所据。《前书·艺文志》：《齐后氏故》二十卷，《齐孙氏故》二十（七）卷，《齐杂记》十八卷。辕固齐人，说诗，独不见于班史。史但云："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云。

李　颙

种放赐告西归，有一高士隐居三世，以野蔌一盘、诗一章赠放，云："接得山人号舍人，朱衣前引到蓬门；莫嫌野蔌无多味，我是三追处士孙。"《宋史》列放《隐逸传》中，予尝非之，若此君差无愧耳。近盩厔李颙两经征聘，不出，有古人之风。颙以理学倡导关中。

刘念台先生

刘念台先生居常敝帷穿榻，瓦灶破釜，士大夫饰舆骑而来者，多毁衣以入；偶服紫花布衣，士大夫从而效之，布价顿高。会稽令赵士谔问疾至榻前，见其单陋，出而叹曰："岂意今日得睹管幼安！"万历丁巳京察，韩浚、刘廷元寻怨东林，士谔时为考功，争之曰："刘大行之清修，人所不堪，此谔所亲见者。"乃止。给事中徐耀使浙，渡江来见，先生辞之，耀曰："昔人不得见刘元城，以为如过泗洲不得见大圣。耀如徒返，何颜见乡之父老乎？"先生乃见之。其为世所企慕如此。黄少詹石斋祭告禹陵事竣，谒先生，及门者三，先生不见，曰："际此乱朝，岂大臣徜徉山水之日？"石斋闻之即行。

海宁吴忠节公麟征初第时，常梦至一古寺，有角巾而书碑者，所书乃文信国零丁洋诗。问之旁人，曰："山阴刘宗周也。"后二公先后殉国。

沈文端公

商丘沈文端公（鲤）家居生日，族人上寿。时明神宗遣使存问。从弟某私语公曰："兄位宰相，蒙恩存问；而群从子姓，济济如此，可谓盛矣！"公愀然久之，曰："弟以为盛，吾方忧其衰耳。"弟愕然问故，公曰："吾乡宋立庵太宰（纁），家法可敬，彼方当贵盛，吾家不及也。顷立庵生日，吾预其家宴，座中子弟数十人，不闻饮啖声。昨吾生日，见诸子弟饮啖，不顾长者，家法如此，是以知其衰也。"后沈再传，遂不振。而宋庄敏公从孙文康公（权），位宰相，文康长子中丞（荦），今为江苏巡抚。

商丘三张

张昉，字于东，崇祯庚午举人，潜心伊雒之学，不言而躬行。甲申后，居一土室，不入城市。时为五言诗学陶靖节，书学颜平原。守令欲一见不可得。今七十馀尚在。其兄某，少慕神仙，弃家访道，五十年不归。弟翮，字大羽，頳面修髯，状貌奇伟，倜傥通轻侠。一旦渡江走大雄，薙发为沙门，独留其髯，数年，刻期端坐而逝。

常给事

常若柱，山西人。顺治丁亥进士，改庶吉士，授给事中。居京邸，惟孺人及一老仆供给使，贫不能具饘粥。居谏职数日，上疏劾闯贼伪相牛金星当明正典刑，以雪普天之恨。坐褫，即日赁一车，夫妇共坐出国门，老仆步从。行路皆叹息。

李忠定公

《世史正纲》于李忠定公殁，书观文殿大学士陇西公李纲卒；于张浚则不书。又引何彦澄家藏朱晦翁墨迹一帖云："十年前率尔记张魏公行实，当时只据渠家

文字草成。后见他书所记多不同，常以为恨。”揭徯斯云：“宋之不能中兴，由张浚之逐李纲、杀曲端，引秦桧杀岳飞也。”《中兴宋鉴》云：“张魏公有不可解者二：力攻李忠定，而宁与汪、黄同朝，维扬之变，国危矣，曾微一言声时相之咎，一不可晓也；力引奸桧，使至得政，而宁与赵忠简语不相下，二不可晓也。”《中兴大事记》云：“使浚移其攻忠定之笔而攻汪、黄，岂不快公议哉！浚徒以有子南轩，至今称为正人，无识者至比之武侯，谬矣。”江右邓左之（履中）著《张浚不当从祀辩》，语载前卷中。

秦桧复谥

宋宁宗嘉泰四年，追封岳飞为鄂王；开禧二年，追夺秦桧爵，谥谬丑。此天下万世公议。然实韩侂胄欲用兵，而先有此举也。乃边衅既开，又诛侂胄以媚敌，遂复秦桧爵谥，则谬矣。

王东皋逸事

王东皋（伯勉）长文选时，内大臣某尝奉世祖皇帝旨，逮工部侍郎张某至部，以旨示满洲尚书韩代。尚书以无汉字，召公至，属书之。公难之曰：“以译字命郎中，出上意耶？某不敢不书；大臣意耶？某腕虽断，不敢书也。”二公皆叹服其有执。公尝宿部，休沐甚少，而选郎章奏甚烦，五鼓启事，视他司为多。一羊裘着之十馀年，毛尽脱，满洲同官聚谋曰：“王长官一寒至此，奈何？”醵金制狐裘一、貂帽一，持遗公。公不受，曰：“伯勉生平不受人一钱，何敢拜公等赐。”同官公言于冢宰，冢宰力劝，始受。公改御史内升，时都御史以两淮盐法敝，欲举公往。公力谢不可，曰：“内升借补之员，例不奉差；今必以此事相付，从前弊窦，不敢欺隐，以负主上。”遂止。

癖

阮遥集有屐癖，祖约有钱癖，初不辨得失。后客诣约，有财物摒挡未了，见客至，便倾身障簏。诣阮，阮方吹火蜡屐，叹曰：“未知此生当著几两屐。”神色闲畅。于是胜负始判。阮公高流，何至与钱奴较优劣耶？和长舆亦有钱癖，当时与杜元凯、王武子辈並称。典午人不顾名教，流弊至此。

孙文定戒子

益都孙文定公（廷铨）服官居乡，恂恂廉慎。其子宝侗，有高才，侍公京邸，每乡试，必遣归家，戒不得入京闱。尝曰：“吾为大臣，汝又薄有文誉，使或以一第相溷，为结纳之阶，平生廉隅扫地矣。”宝侗至今尚为诸生。文定此一节，真有唐质肃、王忠肃二公之风。

杨国忠

天宝九载，杨国忠请复张易之兄弟官爵，陆务观诗“何至诏书褒五郎”是也。此与宋复秦桧谥、明英宗立王振庙同。

成相国二世厚德

大名成文穆公（基命）大拜后，改作居第，购得民居，有树贞节坊者，令勿毁，其第遂低一隅。其子青坛相国（克巩）大拜后，修家庙，地为前明陈鸿胪之室，有少卿坊适当辟门之冲，当毁。其后人式微，召而告之曰：“吾亦故家也，忝居相位，讵忍坏故家之绰楔。”遂改辟门。其屋当改造，坊久而欹，赖屋以支；修屋则坊圮，乃并其坊新之。人称其两世厚德云。

翰林建言

康熙间，翰林建言者四人：始则孝感熊相国（赐履），以论时政阙失得薄谴，上亲政，擢学士，不三年，遂大拜。继则庐陵张学士干臣（贞生），谏差满洲大臣巡方，镌二级去，后诏以原官起用，辞不至，再召至京，卒于位。又海陵陈编修雁群（志纪），上书论督抚大吏贪污，又劝上用威刑。上亲鞫，遣戍宁古塔，连及台省数人。又猗氏卫检讨尔锡（既齐），上书条列时政，上御乾清门，奏对，不称旨，既而卫以祖母丧归。归六年，复至京，奉旨调外补霸州判。二十六年，以原官起用。二十七年，特旨升山东布政使。然四君子人品各有不同，熊受特达之知，固不必言。张居王山，与木石为伍，读书刻苦，一介不以取与。卫教授汾西，在姑射山中，虽长吏罕睹其面，皆非陈所及也。

韦苏州

韦苏州，史失为立传；宋沈明远始补传其生平端末，终亦未详。集中有逢杨开府一篇，“少事武皇帝，亡赖恃恩私”云云。后人遂疑为三卫，而《韵语阳秋》因附会以为恃韦后宗族云云。呓语武断可笑，腐儒之见乃如此。

叶忠节

叶映榴，字丙霞，江南上海县人。顺治辛丑进士，由庶吉士改部曹，出视陕西学政，稍迁湖北督粮参议。戊辰，武昌兵变，从容拜疏，公服自刭死。奉旨褒嘉，特赠工部侍郎。己巳，上南巡，其子叶敷迎驾。上谕礼部等衙门：“当楚省兵哗之际，叶映榴尽节捐躯，朕心深切悯悼，特诏所司优赠亚卿，兼予恤荫。今巡行江南，见其子叶敷迎伏道旁，弥增轸恻！忠节之臣，应特与谥，以彰异数。尔等会议具奏。”部覆特□□□□□谥忠节。丙霞，故刑部侍郎有声子，弱不胜衣。在部曹与予为文章之交，尝以虔州围城中诗二百馀篇属予序论，竟未及报。乃甫脱赣围，复遭楚难，疾风劲草，大节凛然。赠官易名，迥出令甲之外，死不朽矣。

姚平仲

《老学丛谈》载陆务观姚将军、赵宗印二诗，惜不得姚名字。今《渭南文集》有姚平仲传，庶斋岂未睹之耶。

郭希颜邪说

明嘉靖中，中允郭希颜以谪外家居，上疏建储，婴世宗之怒，传首九边。后人怜其罪酷，有为请谥者；又或入其疏于名臣奏议中，可笑。按希颜此疏，本以迁谪，妄有覬觎，固不必言。其在词林，见议礼诸臣骤贵，又见相嵩以议兴献王祔庙称宗得大拜。希颜遂建言，欲黜孝宗、武宗二庙，不与九庙之数；而以兴献上接宪宗，公论恶之，遂以计典罢斥。其人穿窬之不若，而论者不察，犹厕诸直谏之列，何哉？黄毅庵宗伯（汝良）《野纪矇搜》备详其事，且谓二祖列宗之灵，实褫其魄。此万世公论，论世者之所当知。

边尚书

弘治末，孝宗上宾。予郡边尚书华泉（贡）为兵科给事中，疏劾太监张瑜、太医刘泰、高廷误用御药，逮瑜等下狱。大理卿杨守随谓同谳诸臣曰："君父之事，误与故同；例以《春秋》许世子之律，不宜轻宥。"此事与泰昌时孙文介（慎行）论红丸事相类。尚书工诗博雅，为弘正间四杰之一，世但知其文章，而不知其丰裁如此。又先生仲子习，字仲学，颇能诗。其佳句云："野风欲落帽，林雨忽沾衣。"又"薄暑不成雨，夕阳开晚晴。"而老鳏贫窭，至不能给朝夕以死，则先生清节可知也。

王文成

王文成公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踞绝顶。康熙中，开明史馆，秉笔者訾謷太甚，亡友叶文敏（方蔼）时为总裁，予与之辩论，反复至于再四。二十二年四月，上宣谕汤侍读荆岘（斌），令进所著诗文，且蒙召对。中有《王守仁论》一篇，上阅之，问汤意云何？汤因对以守仁致良知之说，与朱子不相剌谬，且言守仁直节丰功，不独理学。上首肯曰："朕意亦如此。"睿鉴公明，远出流俗之外，史馆从此其有定论乎！

仁宗徽宗

元臣巎巎曰："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炙輠录》记周正夫曰："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此语在巎巎之前，可谓绝对。

苏叔党大节

宋人议苏过叔党附梁师成，师成妻死，为服缌麻云云，顾略其大节。元袁伯长《清容集》有跋叔党竹石牧牛图云："小坡竹石，绰有父风，后倅定武，骂贼不屈，死之。其气节不坠，光于前人矣。"事详《挥麈录》。刘后村跋小米画云："叔党之才，百倍元晖，元晖至侍从，叔党死小官，命也夫！"《挥麈录》又载叔党，政和中，召入禁中画窠石，而终不遇。

武陵起复

予尝谓杨武陵夺情事，后人论之过刻。闻之山长教授（岱）云，其父客严首升、周圣楷辈，为武陵所抑，遂腾谤书。又当时与黄石斋先生矛盾，故论者多少之耳。予按《礼·曾子问》云："子夏问曰，三年之丧，金革之事无避也者，非与？子曰：吾闻诸老聃曰：昔者，鲁公伯禽有为为之也。"注曰："鲁有徐戎作难，丧卒哭而征之。"《公羊传》，闵子要绖以赴公难，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春秋》亦纪晋襄公墨缞之事。汉唐以来，遂有起复之礼。《能改斋漫录》云："前汉翟方进丧，既葬，二十六日除服，起视事。后汉桓焉为太子太傅，以母忧自乞，听以大夫行丧；逾年，赐牛酒夺服。"宋王性之《默记》云："本朝不独宰相，即百执事，皆起复，惟富郑公以太平而辞。儒臣如杨大年、王元之、晏元献，皆未持服。富公之后，如陈升之亦百日起复。此盖朝廷体貌，况在兵革之际。"云云。按已上诸公，非尽有金革之事，若武陵则金革之事也。顾论者不责彼而责此，何欤？又考明初名臣，亦多起复，至罗一峰论李文达后，此风始息。夺情固非美事，然南阳以一峰，武陵以石斋，独受恶名，则不幸也。

圣楷，字伯孔，湘潭人。有才名，后为献贼伪常德知府，发掘杨相祖墓最惨，卒为献贼所杀。

真谛

《乐郊私语》载，杨琏真伽至海盐州，寓城北德藏寺，欲发掘陆左丞、朱提举妻女之墓，寺僧真谛闻之，怒形于色。杨五更肩舆拥众出，真谛忽起，抽韦驮杵奋击，从者数百人不能拒。人见真谛于众中超跃，每逾寻丈，捷如鹰隼，杨大惧遁去。后二年，真谛行脚峨眉，不知所终。此僧殊快人意，但恨不在贼髡发诸帝陵寝时耳。

浙江人物

《西园杂记》论两浙人物，刘文成为谋臣之首，宋文宪为文臣之首，方正学为忠臣之首，于忠肃为功臣之首。宸濠之变，孙忠烈首输忠死节，王文成首倡义勘乱，此皆尟也。独谓世宗之初，张罗峰首建议以成大礼，此所谓貂不足，狗尾续者耶。

两薛居正

五代宋初有两薛居正。其一钱唐人，仕吴越武肃王，官太尉，卒谥贞显。

神鱼井

何腾蛟，字云从，明末以都御史抚楚。其先山阴人，戍贵州黎平卫，遂为黎平人。所居有神鱼井，素无鱼，腾蛟生，鱼忽满井，五色巨鳞，大者至尺馀，居人异之。后腾蛟尽节死，井忽无鱼。

野纪矇搜

黄毅庵尚书（汝良）作《野纪矇搜》，明二百馀年间大事稍备，其持论颇正。然不可解者二事：其一谓李西

涯与刘文靖、谢文正为三仁;其一嘉靖初大礼议,主张、桂辈而诋杨文忠也。

吴康斋李文达

世论吴康斋太刻,《野纪矇搜》云:“与弼以布衣老儒,一旦授五品侍从,人皆诧为殊荣,宁复过望。盖与弼之聘,荐自石亨,亨小人,后来败露,舆论推求,能无为盛德之累?如蔡邕受知董卓,遂丧生平,故不受耳。与弼好遁不污,见险能止,见地优于杨时多矣。”此论甚公。《矇搜》又云:“王文恪评李文达云:‘国朝三杨后,得君最久者,无如李贤,亦能展布才猷,然当时亦以贿闻。’云云。文达相业,视三杨有过无不及。后王亦人阁,相业如何?勿亦不自见其睫乎?”顷见施愚山(闰章)在史馆作《文达列传》,颇致微词,不敢谓然。施或未睹毅庵此论耳。

司空表圣

史谓司空表圣躁于进取,前人辨之屡矣。考《一鸣集》有《答孙郃书》,益证史官之妄。书略云:“古之山林者,必能简于情累,而后可久。今吾少也,忿然不能自胜于胸中,乃不诚于退者,然亦穷而不摇,辱而不进者,盖自审已熟,虽进亦不足救时耳。彼一饭之罄,或请济于其邻,虽童子不可以空器给之也。矧当艰否之运,吾君吾相,方以爵秩来天下之贤,将与之共拯,其可沽虚而自售耶?”又云:“愚虽不佞,为士大夫独任其耻者久矣,其可老而冒之耶?韩吏部激李桂州之必行,责杨道州无勇,虽致二贤,适自困,亦何救于大患哉?”观此书,躁进者肯为此语否?史之妄,不辨可知。

岘山幢宋人题名

襄阳岘山羊公祠,有石幢一枚,凡六面,高六尺,每面阔九寸,有盖有座。一面直书,下第一行刻“使帖襄阳县”;第二行刻“准庆历七年十一月六日,中书札子,襄州奏当州城南五里,有岘山一所,上有古祠碑,又有晋太傅”;(已下俱磨灭,仅存圣旨字)末行上存“帖到速采石”,大字书刻上件。其四面界作六层,刻诗,下题名。又一面大书题名。又幢一,卧岘山上,其文可辨者十三字,曰:“石于山巅,播清芬而不已”,馀尽漫漶。末云:“开国男张九龄撰。”

前一幢诗可辨者三首。尚书工部员外郎直龙图阁知襄州事王洙七言古诗云:“襄阳南出大路奔,小山曰岘名特尊。山形卑隤不峻极,屹若巨首临江渍。大山半宫不成霍,绝水阙左非为亹。硐巅赑屃戴危石,箕踞曼衍罗芳荪。汉流长骛滨其足,东望弥迤皆平原。楼头下瞰罟罶集,蔡洲近眺田园蕃。何物兹山匪秀出,得使今古闻听喧。自昔羊公好登览,山名直为贤者存。鹿门望楚镇区境,凤林冠盖延山樊。丹岩翠壁互幽胜,日月亏蔽烟岚屯。公胡遗彼而乐此?谈者未始聊诊纶。吾谓圣达竟超豁,高览便欲周乾坤。孔登泰山小天下,阮升广武歎竖(缺一字)。会稽探穴禹书出,之罘望海云涛翻。此中风景亦虚远,极目见尽江山源。东吴未定劳机策,置酒啸咏纾劳烦。数顾温甫恤躬后,誓将百岁游精魂。对公盛德与山永,正唯湛辈如公言。今兹去公仅千载,凛然英气犹轩轩。我来追古一长息,旧迹废毁成悲吞。民豪占山童其木,嘉植不得容本根。利取薪苏积稛秦,粥之陶旊供烧燔。羊公无庙忽不祀,但纵淫鬼歆牲繁。中亭有碑即堕泪,至今观者怀仁恩。于民何诛不足问,非民忘德由官惛。下教里邑复祠宇,叙诸祭典跻之元。思仁爱树恭所茇,禁止樵伐修壖垣。且欲王命得守固,誊言状事驰九阍。书闻天子(缺一字)报可,金石款刻垂后昆(缺五字)。遗爱,勖尔风化常(缺二字)。”给事中知蔡州事吴育绝句:“羊公千载得清吟,芳迹虽遥契昔心。更与岘山为故事,凛然风格照来今。”尚书屯田员外郎知光化军事李宗易律诗:“叔子祠荒岁已深,异时贤守重登临。岘山岑寂瞻风概,汉水灵长想德音。奉诏始闻新缔葺,有知那复叹湮沉。又刊翠琰留南夏,先后功名照古今。”其端明殿学士尚书礼部侍郎李淑诸人诗,皆缺。已上每面十一行十二字。名字可辨者范仲淹、李淑、吴育、刘敞、李宗易、张去惑、孙抗、韦不伐、李康伯、贾黯、裴昱、马云、黄通、连庠。

又宋人饮饯题名甚多,知名者张唐英、赵德麟、魏道辅、岑岩起、李方叔。已上凡七则。大者方员径寸,小者杀其半,字画端劲,非俗书也。

予以康熙壬子过襄阳,徘徊祠下,未及摹拓,止录诸公题名。予门人淮阴张力臣(弨),有嗜古之癖,辛亥过襄,曾有拓本,顷索之略录如右。

苏汝霖陈光龙

广西孙延龄、马雄之乱,死节者:前则巡抚马公雄镇、富川知县刘公钦邻,后则巡抚将军傅公弘烈。又有间关贼中,百折不回,乃心王室,如提学道佥事苏公汝霖、平乐县知县陈公光龙,亦疾风劲草也。苏弃家逃至肇庆,军前题补布政使,部议以品级太悬不允,苏寻死于粤。然军前题补品级相悬者,不可胜计,如胡一琏以佥事题补布政使是也。独苏格于部议,可叹!陈仅题授梧州府同知,寻以病请;一妾邓氏,一子粤郎,皆死猺峒中。读其与袁太常书,甚可悲也。苏,字鹤洲,石埭人,壬辰进士。陈,黄陂人,举人。

王秋澄

王秋澄先生(教),万历中,官吏部文选郎中,力持公法,政府权珰,无所措手。继者为顾泾阳、孟云浦、冯思豸(生虞),皆效之,遂相继黜逐。伍袁萃《林居漫录》云。然又尝荐起邹忠介、赵忠毅诸公,为正人所倚。先生,吾乡淄川人也。

王邦直

王邦直,字子鱼,又字东溟,即墨人。以岁贡官盐山丞,上疏罢归。殚精声律之学,聚书千百卷,坐卧一小阁二十年,成《律吕正声》六十卷。其说谓君声最清,

管以三寸九分，本《吕氏春秋》，其数配之，扬子云《太玄》，缕析比合，而以诸家九寸之说为非是。万历甲午，诏修国史，翰林周公如砥上其书史馆，深为大学士南充陈公所叹赏。周公云："班固《律历志》载即墨徐万且氏治太初历第一。而子鱼追配之于千载之后，其外孙黄御史宗昌序刻之。"康熙十八年，予在明史馆，亦上其书。

杨襄毅

蒲州东门外，有两阜蜿蜒，形家相传，以为贵地。杨襄毅公（博）为吏部尚书时，命堪舆择吉壤，得此地以告。公曰："此关阖郡文章科第，我曷为私之？"即于其地建文昌祠，人皆服公厚德不可及。后公长子俊民，官至户部尚书；第四子俊卿，官锦衣；馀三子皆官监司。俊卿子元祥，元祥子世芳，皆官詹翰。世以为公厚德之报云。元祥未弱冠，登第入翰林，早死，母哭之恸，一夕见梦曰："母勿过伤，儿当复来。"未几生遗腹子，即世芳也。未弱冠，亦登第，入翰林，母犹及见之。吴天章雯说。

大椿堂

蒲州有大椿堂，为杨襄毅（博）、王襄毅（崇古）、张文毅（四维）三公读书之所。其后三公相继登进士第：一大拜，一至吏书，一至兵书。张，即王之甥也。山西至今传为盛事。

黄诗

黄先生端伯，江西人，精禅理。少时，见其《瑶光阁集》一卷，皆宗门语。乙酉，以给事中殉节金陵，将授命，有报恩寺僧一轮趋过，黄呼令代书一绝云："对面绝思量，独露金刚王。若问安身处？刀兵是道场。"书毕，从容就义死。此诗载《甲乙事案》。

两萧后

辽圣、道二宗，享国皆最久，皆有宫闱之变。圣宗仁德皇后，善琵琶法。天后耨斤诬其与琵琶工燕文显、李文福通，投书圣宗寝帐。圣宗不之信，其后竟为耨斤所杀。道宗宣懿皇后工诗，尤善琵琶。耶律乙辛诬其与伶官赵惟一通，搆死。才艺足为妇德之累，况可耽音乐乎？仁德事载《契丹国志》，《辽史》本传不载。宣懿事详《焚椒录》。

王若之

王若之，字湘客，益都人。明南京户部尚书基家孙。为人潇洒疏诞，有晋人风致。工尺牍，好弹琴，善五言诗，尝刻《尺牍五言》四卷。以门荫入官，仕至长芦都转运使。南渡，官金陵。大兵渡江，若之转徙，寓姑孰佛寺，以书画鼎彝古金石文字自随，车尚兼两。洪文襄公（承畴）谕之降，不屈死。王所宝古琴名桐笙，今尚在其家。

徐铉

南唐以徐铉使北，请缓师。后主曰："卿行，当止上江救兵，勿令东下。"铉对曰："今社稷所赖，惟此救兵，何可辄止？臣此行未必能纾国难，但置之度外耳。"此不惟纯臣之谊，亦识事机。后金人围汴京，唐恪、耿南仲辈专主和议，止各道勤王兵，遂致二帝北狩之祸，非铉之罪人乎？

李师中

苏明允预识荆舒之奸，人皆服其先见。同时李待制师中，因邸吏报包希仁参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师中曰："包公无能为。今鄞令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乱天下，必此人。"明允拟之王夷甫、卢杞，师中拟之王敦，其识不相上下，皆不减张安道、吕献可。今人但知老泉，何也？

马骕

马骕，字骢御，一字宛斯，济南邹平人。顺治已亥进士，仕为淮安推官，终灵壁令。生而清羸，博雅嗜古，尤精《春秋》左氏学。撰《辨例》三卷，《图表》一卷，《随笔》一卷，《名氏谱》一卷。又著《绎史》，凡分五部：一曰太古（三皇五帝，计十篇）。二曰三代（夏、商、西周，计二十篇）。三曰春秋（十二公时事，计七十篇）。四曰战国（春秋以后至秦亡，计五十篇）。五曰外录（纪天官、地志、名物、制度等，计十篇）。合一百六十篇，篇为一卷。始开辟原始，迄古今人表，其书最为精博。时人称为马三代，昆山顾亭林（炎武）尤服之。康熙癸丑岁，卒于官，灵壁人皆为制服云。

芜湖烈妇

江南初入版图时，有裨将于芜湖掠一妇人，义不受辱，衣服上下，缝纫周密。其夫访赎之，主将坚不许，妇悲愤投水死。至晚泊舟，舵前窸窣有声，则妇尸已在，次日泊舟复然，以篙逐之，俄顷复至，又次日复然，乃舁而弃之岸。月馀，此将在船头纳凉，忽大叫曰："妇又至矣！"翻身落水而死。

二尹

成化间，历城尹恭简公（旻）为小人所挤。尹直著《琐缀录》，尤极诽谤，其书久行于世，至有不辨二尹邪正者。一日，阅李文凤《月山丛谈》，公道较然，因录于左方：李云"成化末，小人用事，南昌李孜省，挟左道干进，位尚书，掌通政司，托言神降，有'江西人赤心报国'之语。以太宰历城尹公，不右江西人，乃计谋极力挤罢，而用丰城李裕代之。及荐泰和尹直入内阁，起永新刘敷长宪台，高安黄景贰礼部，四人皆世称寡廉鲜耻者。而新建谢一夔、安成刘宣，俱不保晚节。一夔进工部尚书，宣贰吏部，物议沸然不平。独服盱江何公乔新，节行介特。未几孜省诛死，直等相继免，公论始明"

云。当时谣曰："公道不如王恕，选法不如尹旻。"

张　昭

张昭，济南蒲台人，忠义前卫右千户所司吏。英宗复辟，石亨、曹吉祥等恃宠卖官，至三千馀员，昭奏之。直隶、山东大饥，复上书言六事，上皆从之。后任南昌府司狱，学士张元祯谓之曰："君昔三疏，位卑而议论甚高，官小而事业则大。已写入金縢，令名无穷矣。"《蒲志》出庸手，恐遗此公。因读《月山丛谈》，录之以存其人。

图文襄厚德

大学士谥文襄图海公，既定平凉，军中论功，取诸将偏裨士卒记功牌报部；记过牌悉聚焚之，不以语人。其厚德如此。子诺敏公，今为刑部尚书，人以为阴德之报。前宝鸡令高君某云，在军前亲见之。

钧阳二老

一日，与客谈及逆瑾时阁老刘宇、曹元、不知何许人？及考列卿年表：元，南直隶含山人；宇，则河南钧州人，与马端肃公同时同里。马公勋德如泰山北斗，至今人称钧阳公；而宇曾不得比于蚍蜉之细。官位之不足重人如此。

光孝寺铁塔文

广州府光孝寺有铁塔一，乃刘鋹所造。上有文曰："大汉皇帝以大宝十年丁卯岁，敕有司乌金铸造千佛宝塔一所，七层并相轮莲花座，高二丈二尺。保龙□有庆，祈风历无疆。万方咸底于清平，八表永承于交泰。善资三有，福被四恩。以四月乾德节，设斋庆赞。谨记。"后列中官姓名(予《广州游览小志》别详之)。

三帝陵诗

"一路荒山秋草里，行人惟拜汉文陵。"唐人诗也。"四十二年如梦觉，春风吹泪过昭陵。"宋人诗也。"祠官如可乞，长奉泰陵园。""先帝侍臣空洒泪，泰陵春望已模糊。"明人诗也。文帝、仁宗、孝宗三君，德泽感人之深如此。

至　诚

古来名臣多矣，然千百年后，读史至诸葛忠武侯、司马文正公之薨，辄感动流涕者，至诚为之也。

朱忠庄公遗疏

明中丞朱忠庄公，讳之冯，本名之裔，字德止，号勉斋，京师人。金忠洁公铉，其妹之夫也。二公平日以理学相砥砺，后皆死甲申之变。公子丁未进士敦厚，示公殉节时遗疏及家书各一通，敬录之。疏云："我国家金瓯全盛，不谓人心离散，财用困穷，一至于此。此臣之所为痛哭流涕也。臣力已竭，臣罪滋深。南望九叩，一死以报我皇上。念我太祖高皇帝功德高厚，我皇上忧勤独深，历数无疆，中兴可待。唯以收人心、培节义，二者为先务而已。收人心在爱民力，爱民力在拔廉官，此《大学》所以反复于用人理财也。我朝士气原振，自逆珰摧折，遂致廉耻风微。从来仗节死义之士，多在敢言极谏之中，此宋朝所以待士仁厚也。"云云。遗书云："吾弟吾儿，读书须读经世书，占毕之学无用也。吕新吾先生《呻吟语》，不可不读。我以死报国，此心慊然，朝闻夕死，原无二也，勿以为念。"公死时，有宣府诸生姚时中，同日自经于学宫。

在疚记

忠庄朱公著《在疚记》一卷，语多精诣。略载数条于左。

深山静坐十年，使习与性离；尘世顺应十年，使外与内合；为学之事，或几化矣。

人自昼至夜，当知何所事？知者，则性命生死俱了。

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即是仕止久速。

古之人修身见于世，非诚不能，诚则贯微显、通天人；一世不尽见，百世必有见者。

纪纲之坏，存乎风化；气节之坏，存乎培养；人心之坏，补偏救弊，存乎执中；约言之，存乎朝廷。

圣人之死，还之太虚。贤人即不能无物，而况众人乎？

实变气质，方是修身。

士憎兹多口，则何以故？曰：持介行者不周世缘，务独立者不协众志；小人相仇，同类相忌，一人扇谤，百人吠声。予尝身试其苦者数矣。故君子观人，则众恶必察。自修，惟正己而不求于人。

待小人尤宜宽，乃君子之有容。不然，反欲小人容我哉！

中者不落一物，庸者不遗一物。

随事无私，皆可尽性至命，而忠孝其大者。

平日操持，非实试之当境，决难自信。

隐恶扬善，圣人也。好善恶恶，贤人也。分别善恶无当者，庸人也。颠倒善恶以快其谗谤者，小人也。

赴大机者速断，成大功者善藏。

同是中庸，而有君子小人之别，微矣哉！

卷十　谈献六

崇祯五十相

崇祯朝，阁臣五十人：韩爌、孙承宗、黄立极、张瑞图、李国榗、施凤来、来宗道、杨景辰、李标、刘鸿训、周道登、钱龙锡、成基命、周延儒、何如宠、钱象坤、温体仁、吴宗达、郑以伟、徐光启、钱士升、王应熊、何吾驺、文震孟、张至发、(始由外僚入阁)、林钎、孔贞运、黄士俊、贺逢圣、傅冠、刘宇亮、薛国观、杨嗣昌、程国祥、方

逢年、蔡国用、范复粹、姚明恭、张四知、魏照乘、谢升、陈演、蒋德璟、黄景昉、吴甡、魏藻德、李建泰、方岳贡、范景文、丘瑜。

初夫人刘太夫人

先始祖妣初夫人，诸城人，年始笄，一日，忽为大风吹至新城之曹村。时始祖琅琊公，方为某大姓佣作，未婚，遂作合焉。三世至颍川公，而读书仕宦。四世至太仆公，始大其门。二百年来，科甲蝉连不绝，皆祖妣所出也。万历中，吴门伍袁萃著《林居漫录》记其事。后嘉兴贺灿然作《漫录驳正》于此条下云："王氏之兴，必有阴德，此类语怪。"云云。不知此事乃实录也。

又，先司徒公，万历间以终养告归，旧有抚楚时铜瓜二，命工熔之，忽成峰峦洞壑之状，及南极老人、西王母、八仙之形，无不酷肖。是日，先高祖妣一品刘太夫人九十寿辰也，观者皆悚异。此事载朱平涵相国（国桢）《涌幢小品》中。（伍以王氏发祥于司徒公，而不云太仆公，则误也。太仆公登嘉靖辛丑进士，司徒公登嘉靖壬戌进士，谓司徒公登丁未进士，亦误。朱公《小品》又记先太师公宣大出粟事，谓推之九边皆可行。然谓为王见庵中丞，误也。先司徒公别字见峰，太师公别字霁宇，朱笔误耳。）

溪州铜柱记

五代楚王马希范复溪州铜柱记云：

天策上将军江南诸道都统楚王希范。天策府学士江南诸道都统掌书记通议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李弘皋撰。粤以天福五年，岁在庚子，夏五月，楚王（凡空一字，碑皆另行）。召天策府学士李弘皋谓曰："我烈祖昭灵王，汉建武十八年，平征侧于龙编，树铜柱于象浦，其铭曰：'金人汗出，铁马蹄坚，子孙相连，九九百年。'是知吾祖宗之庆绪绵远，则九九百年昌于南夏者乎。今五溪初宁，郡帅内附，古者天子铭德，诸侯计功，大夫称伐，必有刊勒，垂诸简编，将立标题，式昭恩信，敢继前烈，为吾纪焉。"弘皋承教濡毫，载叙厥事。

盖闻牂牁接境，盘瓠遗风，因六子以分居，入五溪而聚族。上古谓之要服，中古渐尔羁縻，洎帅号精夫，相名姎氏，汉则宋均置吏，稍静溪山，唐则杨思兴师，遂开辰锦。迩来豪右，时恣陆梁，去就在心，否臧由己。溪州彭士愁（通鉴作仕愁，《五代史》作士然，吴任臣《十国春秋》作仕然），世传郡印，家总州兵，布惠立威，识恩知劝，故能历三四代，长千万夫，非德教之所加，岂简书而可畏？亦无辜于大国，亦不虐于小民，多自生知，因而善处。无何，忽承间隙，俄至动摇。我王每尔含宏，常加姑息，渐为边患，深入郊圻，剽掠耕桑，侵暴辰、澧，疆吏告逼，郡人失宁，非萌作孽之心，偶昧戢兵之法，焉知纵火，果至自焚。

时晋天子肇造丕基，倚注雄德，以文皇帝之徽号，继武穆王之令谟，册命我王，开天策府，天人降止，备物在庭，方振声明，又当昭泰，眷言僻陋，可俟绥怀。而边鄙上言，各请效命。王乃以静江军都指挥使刘勍，率诸部将，付以偏师，钲鼓之声，震动溪谷。彼乃弃州保险，结砦凭高，唯有鸟飞，谓无人到。而刘勍虔遵庙算，密运神机，跨壑披崖，临危下瞰，梯冲既合，水泉无汲引之门；樵采莫通，粮糗乏转轮之路，固甘衿甲，岂暇投戈。彭师杲为父输诚，束身纳款，我王愍其通变，爰降招携，崇侯感德以归周，孟获畏威而事蜀。王曰："古者叛而伐之，服而柔之，不夺其财，不贪其土。前王典故，后代蓍龟。吾伐叛怀柔，敢无师古？夺财贪地，实所不为。"乃依前奏，授彭士愁溪州刺史，就加检校太保。诸子将吏，咸复职员，锡命有差，俾安其土。仍颁廪粟，大赈贫民。乃迁州城于平岸。溪之将佐，感恩向化，请立柱以誓焉。

於戏！王者之师，贵谋贱战，兵不染锷，士无告劳，肃清五溪，震詟百越，底平疆理，保乂邦家。尔宜无扰耕桑，无焚庐舍，无害樵牧，无阻川涂。勿矜激濑飞湍，勿恃悬崖绝壁。荷君亲之厚施，我不征求；感天地之至仁，尔怀宁抚。苟违诚誓，是昧神祇。垂于子孙，庇尔族类。铁碑可立，敢忘贤哲之踪；铜柱堪铭，愿奉祖宗之德。弘皋仰遵王命，谨作颂焉。其词曰：

昭灵铸柱垂英烈，手执干戈征百越。我王铸柱庇黔黎，指画风雷开五溪。五溪之崄不足恃，我旅争先若平地。五溪之众不足凭，我师轻蹑如春冰。溪人畏威仍感惠，纳质归明求立誓。誓山川兮告鬼神，保子孙兮千万春。

推诚奉节弘义功臣天策府都尉武安军节度副使判内外诸司事永州团练使光禄大夫检校太傅使持节永州诸军事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扶风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马希广奉教监临制造（按：希广即废王）。

天福五年正月十九日，溪州刺史彭士愁，与五众归明，众具件状，饮血求誓。楚王略其词，镌于柱之一隅。

右据状：溪州静边都，自古已来，代无违背，天福四年九月，蒙王庭发军，收讨不顺之人。当都头将本营诸团百姓军人及祖父本分田场土产，归明王化。当州大乡、三亭两县，苦无税课，归顺之后，请祗旧额供输，不许营界团保军人百姓乱入诸军四界劫掠，并盗逃去户人。凡是王庭差纲收买溪货，并都幕采伐土产，不许辄有庇占。其五姓主首州县职掌有罪，本州申上科惩。如别无罪名，请不降官军攻讨。若有违誓约，甘请准前差发大军诛伐。一心归顺王化，永事明庭。上对三十三天，下将宣祇为证者。

王曰："尔能恭顺，我无差徭，本州赋租，自为供赡本都，兵士亦不抽差，永无金革之虞，克保农桑之业。皇天后土，山川鬼神，吾之推诚，可以玄鉴。"

静边都指挥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太保使持节溪州诸军事守溪州刺史上柱国陇西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彭士愁。武安军节度左押衙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前溪州诸军事守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彭师佐（此下有检校尚书左仆射龚明芝，检校尚书左仆射

田弘赟，检校左散骑常侍覃彦仙，检校国子祭酒朱彦瑀，检校太子宾客向宗彦，检校司徒彭允瑫，检校司徒田伟晖）。武安军节度左押衙充溪州副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守溪州三亭县令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彭师俗。武安军节度左押衙左义胜第三都将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刑部尚书前守富州别驾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彭师杲（此下有检校太子宾客龚贵，检校左散骑常侍覃彦富，检校司马田弘佑）。武安军节度左押衙充砂井镇遏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彭师楝。武安军节度讨击副使左归义第三都将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彭师晃（此下有检校尚书左仆射覃彦胜，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彭允臻，检校右散骑常侍田彦道）。

铜柱高一丈二尺，内入地六尺，重五千斤，并石莲花台。维天禧元年十一月十五日移到，至十六日竖立记。

予按陆游《南唐书》，谓彭师暠不知其世家，希萼与弟希崇争国，希萼败，见执。希崇避杀兄名，于是命师暠幽希萼于衡山，使甘心焉。师暠叹曰："留后欲使我弑君耶，吾岂为是哉？"至衡山，与廖偃护视甚谨，遂筑行府，奉希萼为衡山王，请命金陵，元宗为出师定楚乱，希萼遂入朝，偃、师暠俱从行。马令《南唐书》云：希崇遣彭师暠、廖偃偃囚希萼于衡山，师暠奉希萼为衡山王，臣于南唐。《十国春秋》云：希萼入府视事，吴宏、彭师暠见，希萼皆释不杀，赐希广死。彭师暠葬之浏阳门外。师暠，疑即师杲也。然则彭氏虽溪蛮，乃马氏之忠臣与！周行逢据湖南时有谣云："满天太保，满地司空。"观此碑所书，盖自马氏时已然矣。

杜公厚德

宝坻杜文端公（立德），德器厚重，人不见其喜愠之色。京师有无赖子，偶与驺卒哄，乘醉随公舆后辱詈，公若不闻。无赖子随至邸第，詈不止，久之，公遣问曰："詈可已乎？"无赖子归，酒既醒，或告以昨辱宰相，仓皇诣第谢罪。公慰遣之，仍予二金，令改行生理，无赖子感泣而去，岁时必至公门叩拜，卒为善人。予乡文定孙公（廷铨），司寇高公（珩）居乡亦然，皆可为士大夫法。

成给事

初，益都冯公荐起魏光禄（象枢）于田间，并及成主事性。于是魏授御史，成授给事中。成，即魏己丑门生也，曾以中书舍人假御史巡按福建，有清声。在京师，却扫绝交游，亦廉介之士。然其著书自述，有云"不用磁器，以木代之"。夫磁器，非玉杯象箸之比，讵可废之？亦矫矣。在省中无他建白，惟请遣官清丈蜀省田，增加赋税。会有兵事，其说不行。

琐缀录

尹直《琐缀录》，极诋尹恭简公（旻）。予顷阅《月山丛谈》，已录其说，二公邪正，了然可见。又骆两溪（文盛）《南野杂谈》云："吴康斋、陈白沙卓然一代人物，即有所短，亦白璧微瑕；而尹直《琐缀录》肆其丑诋。所谓丑正恶直，小人而无忌惮耳。"可见公论自在千古。但骆议梅圣俞以私憾作《碧云騢》毁范文正公，则非是。《碧云騢》出魏泰之手，假名圣俞耳。泰，即作《东轩笔录》者。

边大绶

明末，任丘人边大绶为米脂令，发贼李自成祖父墓，贼旋败衄，走死。王氏《闻见录》载：唐末巢寇犯阙，一道人诣安康守崔某，请斸黄巢谷金统水泉源，中得窟，窟中有黄腰人，举身自扑而死。道人曰："吾为天下破贼讫。"未几巢灭，大驾还京。古今事相类乃如此。

歆　向

《后书·祭遵传》：诏与骁骑将军刘歆、武威将军刘向等伐公孙述。按《刘植传》：歆，植之从兄，字细君，与植弟喜，皆继植为骁骑将军，封浮阳侯。向，植之子，嗣植为昌城侯，徙封东武阳侯。歆，乃向之从伯父也。

周　璆

《陈蕃传》：蕃为乐安太守，郡人周璆，字孟玉，高洁之士，蕃字而不名，特为置一榻，去则悬之。此亦仲举事，在徐穉前。

二八俊八顾八及

东京之末，党人有八俊、八顾、八及之名，太学所标榜也。李膺、杜密以下为八俊，郭泰、范滂以下为八顾，张俭、刘表以下为八及。至俭乡人朱并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则以俭及檀彬、褚凤、张肃、薛兰、冯禧、魏元、徐乾为八俊，田林、张隐、刘表、薛郁、王访、刘祗、宣靖、公绪恭为八顾，朱楷、田槃、疏耽、薛敦、宋布、唐龙、嬴咨、宣褒为八及。中间惟张俭、刘表同，馀皆异名字。

两黄祖

孔融为北海相，左丞黄祖，劝融结袁、曹，融怒杀之。此别是一黄祖，皆汉末人。

楼护养吕公

《前书·楼护传》：护为广汉太守，莽子宇，与吕宽谋以血涂莽第门。发觉，莽怒杀宇，而吕宽亡。宽父与护相知，宽至广汉，过护。到数日，有捕宽诏书至，护执宽，莽大喜，征护入为前辉光。

又云，护有故人吕公，无子，归护。护身与吕公、妻与吕妪同食。及家居，妻子颇厌吕公。护闻之流涕，责其妻子曰："吕公以故旧穷老托身于我，义所当奉。"遂养吕公终身。按此吕公即吕宽父，所谓与护相知者，当是既执献宽，而收养其父母耳。护出入王氏，以势利交

得官，又患难中杀故人子以媚权奸，纵养其父母终身，罪难末减。孟坚既误收之《游侠传》中，又载此事以为美谈，首尾自相矛盾，又误之误者也。

韩定辞

唐末诗人韩定辞，仕为镇、冀、深、赵等州观察判官、尚书祠部郎中兼侍御史，为王镕聘。刘仁恭与马彧倡和所谓“崇霞台上神仙客，学辨痴龙艺最多”者，事载《全唐诗话》。按《安阳集·重修五代祖茔域记》：定辞，乃忠献王琦四世伯祖。忠献五代祖又宾，称庶子府君，历仕镇帅王绍鼎、景崇、镕三世，有子二人，长定辞，次昌辞。昌辞仕为鼓城令，即忠献王高祖也。东坡尝书前诗，而云定辞不知何许人？岂未考其家世耶？

烈　妇

康熙十八年十月，署江西巡抚布政使王新命上言，浮梁县县丞饶绍德妻朱氏、母权氏，遇贼搜洗，虑被污辱，皆投缳死。十九年三月，偏沅巡抚韩世琦上言，浏阳县生员汪天溥妻鲁氏，于十五年六月，遭棚贼为乱，于炉烟涸遇贼，露刃迫胁，抗骂不屈被杀。礼部议旌表。

应徐二高士

杭州应嗣寅征士，名㧑谦，性至孝，母病数年，㧑谦侍疾，昼夜不懈。母怜之，强为娶妇，终不入私室。母卒，逾祥禫，始行合卺礼。坐卧不下楼，人罕梯接。以经学教授里中，生徒甚盛。所著有《周易应氏集解》、《易学图说》、《书经蔡注拾遗》、《诗传翼》、《礼学汇编》、《春秋集解》、《古乐书》、《今文孝经辩定编注》、《古本大学中庸本义》、《语孟朱注大全拾遗》、《较定文公家礼》诸书。康熙己未诏征不至，卒于家。自撰《无闷先生传》，略云：学不适时，不好禅，不喜王陆家言；为文章不诡合，自怡悦而已。密友多穷交，经年不见与日见无异。足迹不出百里，而泰华溟渤皆于书册见之。生不及古人，而羲、农、尧、舜若接声响也。著书若干万言，人来观者亦不吝。云云。

同郡徐介，字孝先，陆圻景宣之甥也。食贫隐居，三十妻死不更娶。一麻布头巾，数十年不易。尝集陶、杜诗各一卷。

秦李宗吴

苏门之秦、李、李、王，同时之宗吴诸子，其文词高下不知何如？然皆不失为君子，而朱文公、郑端简皆力诋之。盖诸子恃才凌物，或不能无；以为小人，则二公亦难以一手揜万世耳目也。朱子左袒王介甫而诋二苏公，论苏、王二氏门人之文，则宁取吕惠卿而不取少游；又左袒张浚，而终不得不推重李忠定。君子不党，吾不谓然。

司马公和安石诗

司马文正公为中丞，奏弹王安石言非行伪，王制所诛，非曰良臣，实为民贼。安石亦云，自新法之行，始终以为不可者，司马君实也。公集中载和安石二诗，如安石《明妃曲》云：“汉恩自浅胡自深。”公则云：“妾身生死知不归，妾意终期寤人主。”和《烘虱》云：“醯酸蜹聚理固然，尔辈披攘我当坐。”直如水火枘凿之不相入。而君子小人之用心，亦可见矣。张子韶云：“温公之门，一传而得刘器之，再传而得陈莹中。介甫之门，一传而得吕惠卿，再传而得蔡确，三传而得章惇，四传而得蔡京，五传而得王黼。”

张献忠黄巢

张献忠乱蜀日，城市祠庙焚毁无遗，唯于梓潼县七曲山张亚子庙盛有增饰，遇张桓侯庙亦不敢毁。唐黄巢之乱，所过多被杀伤，然独厚于同姓。如黄姓之家，及黄冈、黄梅等县，皆以黄字得免。盗贼行事，相类如此。

罗文毅

《菽园杂记》载状元罗应魁复官，以病请告还乡，从游者颇众，遂立为乡约：凡为不善者不齿，大恶者弃之。于是有强梁一二人被执，投之水。乡人不平，讼于官，而应魁适已卒，其徒十馀人，皆坐谋杀人，为罗伦从者律。使应魁不死，将置重辟矣。予谓文毅嫉恶已甚，不可为法，适足为盛德之累耳。

从　氏

文登从大司空兰，本汉秺侯金日磾之后。相传日磾四十五代孙永，迁县之从家岘家焉，遂以为姓，至今科名甚盛。江西多淦氏，旧传亦日磾后。有金赋者，为制置使，宋高宗为加点水，遂有淦姓，详载予《皇华纪闻》。

耿逸庵张仲诚

耿介字逸庵，河南登封人。顺治壬辰进士，翰林简讨，迁大名道副使。康熙丙寅腊月，礼部尚书掌詹事府汤潜庵（斌）疏荐之，略云：“原任翰林院简讨转直隶大名道副使丁忧回籍河南登封人耿介，赋质刚方，践履笃实，服官冰蘖自矢，家居淡泊自甘，潜心经传，学有渊源。今虽年逾六旬，精力尚健，老成宿素，罕见其俦。迩者，皇上念卫既齐之贤，复其原官，凡有寸长，谁不思奋！臣才具最下，恩遇过隆，岂敢窃位蔽贤，自昧举知之义。倘蒙鉴臣愚诚，将介征取来京，赐以引见；可否录用，自有睿裁，非臣愚所敢擅议也。”云云。吏部覆准，下河南巡抚起送入京。奉旨“从优授翰林院侍讲学士”。未几，升詹事府少詹事。予曩为汤公作绘川书院诗，有云：“轘辕有耿介，上蔡有张沐；著书各满家，众流汇川渎。耿公实廉吏，斋厨甘杞菊；张公赴征车，万里向巴蜀。”正谓是也。沐字仲诚，顺治戊戌进士，曾知内黄县，后以魏尚书环溪（象枢）荐，起知四川资县，谢病归。

烈　女

闽县旌表孝子王鉴女慧贞，年十六，许字儒士杨俨。夫死，谋以身殉，家人防之，因请奔丧，遂自缢。

林　氏

丁卯夏四月，巡抚浙江金中丞（鋐），以海宁县民陈云生母林氏年一百八岁，尚勤纺绩，疏请旌表。部议给银建坊，曰“贞寿”。

召　平

《汉史》召平凡两见：一在《萧何传》，劝何“悉以家私财佐军”得免祸。一在《齐哀王传》，诸吕欲为乱，朱虚侯使人阴出告其兄齐王，齐王与中尉魏勃谋发兵，齐相召平闻之，乃发兵入卫王宫，使魏勃将。勃既将，以兵围相府，召平曰：“道家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遂自杀。一召平耶，智愚之悬殊乃若此。

杨尚书古道

蒲州杨大司马（守礼）既贵，休沐归里。有父执某，老儒也，所居陋巷蓬荜，公往谒，下车徒步，拜于床下，老儒直呼其名。蒲人至今传之。

王方伯

王庭，字言远，嘉兴人。顺治己丑进士。初仕为广州府知府，历官山西布政使，廉介不苟，所至以清惠称。罢官归，足迹不入城市，常衣布袍行田间，人不知其二品大僚也。年逾八十乃卒。五言诗清真古澹，有陶、韦风，与石湖邢昉相上下，足称逸品。

何颜伪道学

何心隐在万历间，屡变姓名，诡迹江湖间，所胁金帛不赀。尝游吴兴，诱其豪为不轨；又与一富室子善，偕之数百里外，忽曰：“天下惟汝能杀我，我且先杀汝。”缒之湖中，取其家数百金，然后纵之。其党吕光者，力敌百夫，相与为死友。又入蛮峒煽惑，以兵法教其酋长，事闻于朝。先曾祖时为湖广巡抚，捕之，获于岭北，置诸法，罪状昭然。有御史赵崇善者，挟私憾，追劾先公杀心隐媚江陵。而推心隐讲学时，先曾祖久以户部侍郎养亲家居矣。虽事之本末，自有公议，而崇善捷捷幡幡，良可畏也。此事之详，具载大宗伯周寅所先生（应宾）《识小编》。王弇州先生《别集》，其所载颜山农挟诈赵文肃千金，与奸良家妇为心隐所殴事，尤丑。山农，即心隐讲学师也。道学狼籍至此，可叹可叹！崇善此疏，刻入万历疏钞，或未详何、颜颠末者，恐辄信之，聊复述及，以质公论云。

宋两唐伯虎

宋唐伯虎，字长孺，初名瞻，丹陵人，庚之兄也，治《易》《春秋》，皆有家法。性孝友，史载其迎父泸南及临邛狱事，时人以为难及，附见《文苑传》。王巩《随手杂录》云：全州进士唐伯虎，至冥司，主者放还，语伯虎曰：“到人间为我转《法华经》，亦当劝人诵之。”后仕为梧州推官，六十馀卒。

纪载失实

鼎革时，小说纪载多失实。尝于史馆见一书曰《弘光大事记》，内言甲申年山东大姓新城王氏、淄川韩氏起义兵。尔时先伯父御史公（与胤）全家殉节；先祖布政公年八十馀，家居，祭酒公奉侍避兵山中，无义兵事。其云韩氏，盖韩氏有仆王某、李某，皆乘乱聚众为群盗，亦非义师。其济南以东举义者，有长山刘相国（鸿训）之子孔和、李侍郎化熙，而记不及之。又云流贼伪制将军至济南，推官钟性朴死之。按：钟公字文子，顺天人，崇祯癸未进士，国初为济南府推官，迁本省提学道佥事。予顺治庚寅自童子为诸生，中辛卯乡试，皆钟公所拔，乌有甲申死难事耶？野史之不足信如此。

翟　黄

《新序》：“魏文侯与士大夫坐，曰：‘寡人何如君也？’翟黄曰：‘君，非仁君也。’云云。文侯怒而逐翟黄。次至任座，对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曰：‘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黄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复召翟黄，拜上卿。”唐魏文贞直谏，忤太宗，长孙皇后朝服而贺，亦同此意。

赵孝廉

赵孝廉起凤，字羽圣，德州人，笃于行谊。常撰《一本歌》以劝宗族；作《师友俎豆录》，人各为传赞。又作一室，合祀之，每节，家祭后必及焉，仍以馂其子孙，加以粟帛，岁时不绝，乡里化之。康熙甲寅，年七十卒。

黄　绾

黄绾，阳明之门人，以议大礼附张、桂得进用，永嘉呼为平原十九客。讲学之流弊至此。

烈　女

林氏清玉，武平县人，许字钟廷楷。楷以康熙十八年四月自京回，中途病亡。清玉闻讣痛哭，竟往夫家，拜灵慰姑，候丧葬事毕，解金耳环吞之而绝。部覆旌表。

贺医闾

《贺医闾先生集》一条：先生闻巡按御史考试丁忧生员，叹曰：“坏人伦，坏风俗，莫甚于此。古人凡有丧者，天子之命，三年不过其门，教孝也。忍心害理，君子肯为之乎？”近日风俗日下，方面大僚、郡县有司，凡地方富饶者，无不营谋夺情，督抚公然题留，吏部公然覆准。不知一郡一县，何以必不可少此一官？而上下以贿成，至于蒙面丧心如此！使医闾而在，不知如何扼腕

矣。

《医闾集》又一条云："内外文武，罕不出于宦官宫妾之门，安望天下之治？"予谓宋仁宗谋相于王素，而欲得宦官宫妾不知名者，此一事便卓绝千古。

王山随札

张篑山讲学（贞生）以言事谪归，居庐陵王山，有定岩、覆笥峰、木琴涧、虎子岩诸胜，皆伐木开道，手自创辟。篑山住此二年，复应诏出，殁于京邸。又一年，予入都门，见其居王山时《茅屋随札》一卷，想见此公学道刻苦，非人所及，略录数则于此：

王山金顶之胜在于高，尤在于孤。然不高则不孤，愈高则愈孤。君子立身亦然。

绝顶惟高而孤，虽天清气朗，无昼不风。风声四声，众山动摇，人立其上，脚根不稳，风欲挟之而翔，行者相顾裹足。予独欲于震撼处放步，然而危矣。

王山笋类多苦，烹之亦有真味。又产苦菜，浸之一宿，饥来啖之，颇胜园蔬，然以其苦，多为人弃。人生营营，无日不苦。日在苦中，安之若饴。至饮食细故，非刀俎物命，便不可下箸。安得携此二苦味，令饱尝耶。

王文成访地藏洞一异人，值其睡方醒，问第一义谛，不答。徐曰："周濂溪、程明道，汝儒家两个好秀才。"语毕复睡。张子坐卧岩中，有以仙术告者。回思自幼识字，及壮奔奔波波，老忽将至，鸡鸣而起，便秀才二字做不了，何暇言仙。

岩栖一年，日月逝矣，内省多疚，深自战兢，敬写圣容，奉以出入，道大莫名，非敢赞扬，聊以自警。赞曰：古今一人，大哉孔子，天地终始！要其立言，非有殊旨。道不远人，躬行而已。诸儒沾沾，新奇自喜。门户异同，恍惚疑似。行非所知，言大而侈。悯我童蒙，茫茫涯涘。逐影捕风，出彼人此。行不顾言，人视人指。而今而后，求归于是。未能希贤，尚勉为士。登高自卑，行远自迩。不善则改，闻义则徙。恭对圣容，庶几有耻。

宿云雾座，大雪。忽念及康斋先生，十月单衾彻夜，至以夏布帐加覆，毫无厌贫之意，顿使人不暄自暖，不火自温。

客来山中者，辄赠竹杖，强之登临。或曰孝子不登高、不临深，或曰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予曰不然。天下惟看破生死底人，方不为生死所夺，可为忠臣，可为孝子，可以乐天，可以立命。

冷孝子

冷孝子名升，益都颜神镇人，诸生。父植元，好远游，崇祯己卯岁适岭表，鼎革后，兵戈阻绝三十年。孝子发愤，依肇庆道赵君韫退（进美）住端州，冀便咨访。一日，有乔某者，亦山东人，往西粤，孝子跪请访求。阅岁乔返，微闻其父殁于龙州土司。孝子遂辞去，溯牂牁而上，历三百七十馀滩，自横州达南宁，又经迁隆、思明，行五千里，遇那利人蔡、郑二叟，询知与其父旧为龙州土司客，乃与偕往。复与葬师谭姓者遇，竟得父榇于龙州北门交带桥侧，负骸骨归。孝子自叙其事为《龙州扶榇记》。冷一寒士，父殁三十年，竟能觅遗骸于蛮荒万里之外，视王绅《滇南恸哭记》尤难。书之以风世云。

范文肃家法

文肃范公（文程）家法最严，子弟不稍假色笑。长子官户部侍郎，次子官翰林学士，往往侍立终日，不命之坐不敢坐。故忠贞（承谟）历官督抚，皆以清节著闻，终殉逆藩之难，论者以为家教云。忠贞弟承勋，今为云贵总督侍郎。

六　女

广州顺德县李氏简姑、定姑、介姑、洁姑、寅姑、璇姑，遭滇寇之乱，誓志同死，联臂投渊；又南海县樵夫陈茂，逢虎毙命，妻张顺娘，觅遗骸，筑坟殉节，礼部题准旌表。南海县义女黄随香，骂贼捐躯，赴焰死，礼部覆无旌表仆女之例。

陈太守

陈龙岩，福建晋江举人，累官江宁知府，居官以清介闻。随州妖人朱方旦，左道蛊惑四方，督抚藩臬所至郊迎，为立书院。至金陵，总督某公方延之衙署，忽辕门传鼓声甚急，遣问之，陈立辕门外直对云："无馀事，知府某以朱方旦左道惑众，来请发下鞫审正法，以安地方耳。"制府虽怒其戆，然素知其廉干，亦不罪也。后陈卒于任，总督于成龙亲吊哭之。

足下黑子

《画墁录》云，郭忠武使浑忠武瑊洗足，见汾阳足下有黑子，捧玩久之，汾阳问其故？浑答云："瑊也，足亦有之。"汾阳令跣而视之，笑曰："不及我。"《明皇杂录》：安禄山初事张韩公仁愿，韩公尝令洗足，韩公足下有黑子，禄山窃窥视。韩公问之，禄山曰："某，贱人也，不幸两足皆有黑子，比公色黑而加大。"韩公观而异焉，因加宠荐。两令公功名相埒，若禄山叛逆，亦与韩公相似，相岂足贵哉！又《北梦琐言》载西门军容与吴行鲁事亦同，岂一事而传闻异词耶？

秦罗子孙

《说听》载，秦桧裔孙某，宰汤阴，绰有政声，每欲谒忠武祠，辄逡巡弗果。将及瓜，谓同僚曰："少保虽与先世有恶，岂在后嗣耶？且吾守官，无愧神明，往谒何害！"遂为文祭之，拜不能起，呕血数升而死。事在嘉靖初年。魏庄渠提学河南归，为所亲言之。此与宋御史罗汝楫子鄂州知州愿事全相类。汝楫附秦桧劾忠武；愿即著《尔雅翼》，以古文名，朱子称为南渡第一者也。

宋公子鲍

《春秋》：文公十六年，宋公子鲍礼于国人。鲍美而

艳，襄夫人欲通之，乃助之施。既而夫人使昭公田于孟诸，使帅甸攻而杀之。左氏曰："书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无道也。"予以为丘明之言悖矣。弑昭公者，公子鲍为首恶，罪不可薄。观鲍日数于六卿之门，又竭粟以贷国中，此与商人田常辈何异？襄夫人以祖母欲淫其孙，为昭公之不礼于己，辄先杀公子卬等，而昭公不能救。令之田，欲杀之，荡意诸言之，而昭公不敢适诸侯。盖襄夫人平日有冯太后、武曌之恶，公素畏之，而鲍因嬖幸，以阴肆其篡弑之谋，非一日矣。故昭公弑，鲍遂立。虽曰王姬，实鲍之谋。善乎刘原父权衡曰："公子鲍为不臣，襄夫人为不母，而宋公未有无道之实也。"且公子鲍欲盗其国，而先施于民。襄夫人欲通于鲍，而遂弑其君。宜推公子鲍为首恶，不得轻此两人之罪反恶宋公也。昔儒谓左氏是非谬于圣人，不其然欤！

卷十一　谈艺一

公文介公诗

吾乡公文介公（鼐），万历中，为词林宿望，诗文淹雅，绝句尤工。如习家池云："岘首岧峣汉水长，习池烟树野亭荒。羊公流涕山公醉，并枕残碑卧夕阳。"西郊金主钓台云："花石遗纲入战图，蓟门衰草钓台孤。不知艮岳宫前叟，得见南军入蔡无？"畿南问宋辽战地云："战胜河东下蓟丘，高梁失御阵云愁。六飞不入燕山府，直见銮舆下广州。"明湖独眺云："窄岸平桥万柳斜，半城春水半人家。东风吹雨宵来急，一片乡心到海涯。"别邢子愿云："南浦分携暮雨微，平林望断送将归。新诗一一题团扇，陇首秋云片片飞。"衍元白诗寄冯用韫云："千里襟期付此词，邮筒珍重寄相思。将来莫遣玲珑唱，泪尽夷陵缓棹时。""生平有意皆成幻，死去凭谁得报君？灯影幢幢对疏雨，一声哀雁入秋云。"济南晤李季重云："一望并州雁影沉，三年幽梦峿湖阴。历城四面寒泉水，堪照青陵台下心。"泉林寺云："百里天涯一夕分，月华中断怅离群。坐闻庄子城头水，却忆夷吾台上云。"兰溪望金华山水云："新安水色括苍烟，煜煜金华婺女连。灵异果应仙路近，始知此是蔚蓝天。"（杜子美梓州金华山诗"上有蔚蓝天"，谓潼川之金华山，此乃借用）"百折桐江绕钓台，四明云起接天台。半空突出冰轮涌，定是龙湫雁宕开。"南楼云："十二楼开列玉京，分明天上落层城。檐前寂寂三珠树，半夜鹤飞来上鸣。"掖县道中云："齐疆行尽海云生，处处看山自问名。麦秀渐渐桑柘绿，马头不见曲侯城。"襄阳云："江上轻帆落浴凫，镜中倒影数峰孤。林莺送客岩花笑，曾见铜鞮歌舞无？"南竺寺云："晚霞挂重塔，微月碧殿空。林壑松桧响，十里闻秋风。"皆不减唐人风致。而《列朝诗》取之甚少，不可解。盖牧翁多抑西北人也。

安磐诗

安磐，字松溪，弘嘉间为都给事中，有直声，蜀之嘉定州人，升庵先生友也。其诗风神独绝，而世罕知之。予登凌云寺，石壁刻诗甚夥，惟松溪四绝句最为高唱，记其二云："青衣江上水溶溶，隔岸遥闻戒夜钟。暂借竹床听梵放，月华初到第三峰。""林竹斑斑日上迟，鸟啼花暝暮春时。青衣不是苍梧野，却有蛾眉望九疑。"盖凌云九峰，枕青衣江之东；而蛾眉三山，正直其西。至其地，知其诗为工也。

彭西园

彭尧谕，号西园公子，河南鹿邑人，官通判。崇祯末，颇擅诗名。予年十八九时，与先兄考功同上公车，于北道逆旅，见壁上画兰石，甚有风致，其旁细字注曰："西园侍儿乔施同写。"中书舍人吴郡文启美（震亨）题其后云："令人羡煞西园老，携得西施共小乔。"后十馀年，重过之，画犹宛然，题一诗云："无复湘中见汜人，西园兰石怆如新。低回十五年前事，只有蛛丝络暗尘。"此诗不复忆，在京师彭庶子羡门为予诵之。附识于此。

黄徐诗

黄鲁直晚自刊定其诗，止三百八篇。徐昌国自选《迪功集》，亦止三百馀首。昔人自爱其名如此。

倪仁吉

女郎倪仁吉，义乌人，善写山水，尤工篇什。予尝见其宫意图诗，其一云："调入苍梧斑竹枝，潇湘渺渺水云思。听来记得华清夜，疏雨银缸独坐时。"先考功兄曾得其全集。倪手种方竹数十竿，甚爱惜。莱阳董樵处士游婺郡，倪高其人，斫一枝赠之。

尹子求

虞山诗："挥毫对客曹能始，帘阁焚香尹子求。"子求，名伸，蜀宜宾人。予过叙州，询其后人，无有。得其遗诗及《泝峡记略》一卷于其门人樊星炜。樊云："蜀乱，尹先生死之。有胡生约之者，携此集避兵芒部，胡亦死，此集流落一彝生家。久之，叙州士人某客游其地，一日，与论先生诗，彝生摇手曰：'浪得名耳。'出此集，则涂抹几遍，士人遂乞取以归。而予略为论次刻之。"樊字子景，老儒也。子求止有一孙，名懋，字若鲁，亦樊云。

岐梁倡和集

苏文忠公《凤翔八观诗》，古今奇作，与杜子美、韩退之鼎峙，文定皆有和作，谓之《岐梁倡和集》，然魄力不逮文忠矣。文定作文忠墓志，谓：自黄州后，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乎不能及。然此早岁之作，亦自不敌也。《颍滨集》中如《魏佛狸》、《湖阴曲》等篇，亦是高作。

纪映淮

金陵纪青，字竺远，能诗。少为诸生，弃去，入天台

国清寺为僧。久之,复舍去。其子映钟伯紫,尤负诗名。女名映淮,字阿男,尝有《秦淮竹枝》云:"栖鸦流水点秋光,爱此萧疏树几行。不与行人绾离别,赋成谢女雪飞香。"及笄,嫁莒州杜氏,早寡,年五十馀,以节终。予在仪制时,下有司旌表之。予昔在秦淮赋诗云:"十里清淮水蔚蓝,板桥斜日柳毵毵。栖鸦流水空萧瑟,不见题诗纪阿男。"伯紫见之,殊不喜。后二十年,从子启大,官莒学正,访得其遗诗数篇。其一云:"清溪有桃叶,流水载佳人。名以王郎久,花犹古渡新。楫摇秦代月,枝带晋时春。莫谓供凭揽,因之可结邻。"又:"李花一孤村,流水数间屋。夕阳不见人,牯牛麦中宿。"

锦秋亭辨

自夏庄桥渡时水(俗名乌河)而东,并河北行,内河外湖,浩淼无际。十里至湾头,新、博二邑分界处也。时水自南而北,小清故河自西而东,汇于湾头,与湖相望,中亘长堤。湾头烟火数百家,夹河以居,艖舟渔艇,鳞次市桥。再渡湾头桥而北,市廛尽处,堤直如弦,属于博昌城,凡十里,榉柳夹之。两岸皆稻塍荷塘,篱落菜圃,与纬萧交错。时十月下浣,过之,烟雨空濛,水禽矫翼,黄叶满地,人行其中,宛若画图,时见牧人蓑笠御觳觫归村落间,邈然有吴越间意。明日晴,遂由东城骑行而南,舍骑过石梁,登架笔山。山叠土为之,三峰起伏,杂植桃柳,锦秋亭在东峰。此亭元中统所建,《齐乘》以为在东南城上,而山乃嘉靖甲辰佥事黄鳌所筑,则亭之移,当在是时也。北枕城堞,西望河堤,东南俯临极浦,备烟波旷渺之趣。因忆徐隐君(夜)旧示予《锦秋亭辨》,具录于此,以备兹亭故实,使来者有所考焉。

北湖名锦秋,新城、博兴二县志,皆以为本于坡诗,其所谓诗,即今志所载:"霜风收绿锦"五言八句者是也。予独疑诗中北阙字,不类宋时事迹;而《东坡全集》及单刻《胶西集》,都无此首;诗之气格亦不类,然无据以夺之。及阅元兵部侍郎于公钦《齐乘·锦秋亭》一则,乃知此诗即于公作,所谓取坡诗命名者非。此诗乃取《和文与可横湖绝句》而名之也。后来作志者,据钦书采入,不细详文义,牵连读去,以致承袭讹误而不之改。据钦所记,亭为中统间邑人所建,中统乃元初年号,后苏公百数十年,当时岂遂有亭可赋诗耶?然何以知其取诗即《横湖绝句》也?以其篇中连缀"锦秋"二字而知之也。今钦诗"霜锦云秋"等字,亦仍本此。辄录钦原文并录苏诗于后。

《齐乘》一则:锦秋亭,博兴东南城上,中统中邑人所建,取坡诗命名(此下于自叙述)。盖齐地淄、时、般、泺诸水,汇为马车渎以入海,博兴宛在水中,舟楫交通,鱼稻成市。昔尝过之,爱其风景绝类江南,赋诗亭上云:"霜风收绿锦,万顷水云秋。海气朝成市,山光晚对楼。舟车通北阙,图画入南州。且食鲈鱼美,吾盟在白鸥。"其鲈虽小,亦四腮,不减松江,有莼菜,齐人不识,目鲈为豸云。

苏公《横湖绝句》:"贪看翠盖拥红妆,不觉湖边一夜霜。卷却天机云锦段,从教匹练写秋光。"

外祖季木王公,世目博洽,公《北湖游记》载:"钦常自济南华不注山下,经小清河,东入此湖;折而南,入时水,至索镇,舍舟归益都(此亦本《齐乘·时水》条下所载)。则知钦过此赋诗,是其常所往来之地矣。独记中于此诗偶失简察,尚沿旧志之讹。而外伯祖康宇先生作志亦仍之,安知后来不有据此而编入苏集者,是不可不辨也。谓宜于湖之北岸胜处,祠苏、于二公,额以"盟鸥",更榜"卷云写练"四大字于其上,庶俾后来知此缘起。特为笔述,俟吾地之大人君子有志乘籍者折衷焉。岁在庚戌五月九日,湖上老渔徐夜记(康宇先生,即先祖方伯公也)。

雷雨津

雷兵部雨津(起剑),蜀之井研人,明崇祯甲戌进士。尝过楚,题洞庭庙云:"我是人龙君亦龙,吾今胡为乎泥中?凭君借得青骢雨,手揽风云满太空。"甲申后,从张公玉笥监军死。予识其子吴江知县珽,珽字笏山。

张鲲诗

邹平长白山醴泉寺,即范文正公画粥处,四山环合,一溪带潆,溪上有范公祠,祠中多前代石刻,有嘉靖十三年崧少山人张鲲八绝句最佳。节录于左:"危阁烟霞出,峰檐麋鹿来。春泉落西硐,声绕读书台。""台前碧玉树,叶叶上青霄。工师求大木,隆栋万年朝。""风昼溪杨色,烟春岩蕙香。人言背绝壑,才是上书堂。""山护埋金窟,泉通画粥厨。传灯衣钵在,曾伴老龙图。""灵刹群峰合,名祠半日游。难逢浮海术,易集下山愁。"鲲,河南钧州人,诗名不甚著,而诗之工如此。

张　闪

滇永昌张含愈光集,升庵先生所定;又闪继修允迪,亦永昌产,在启祯间,有诗名。端简王公(弘祚)以二公皆其乡前辈,常欲合刻其诗。丁未戊申间,公为大司农,以二公集属予选较刻之。予谓闪集可删者过半,非张匹敌,当专刻张集,而以闪集附后。公以为然。庚戌,公乞骸骨,归卧金陵,不知竟果此志否?

粤　诗

南海屈介子(大均),少为诸生,有声。旋弃去,学浮屠法,释名一灵,字翁山。居罗浮久之,出游吴越。又数年,忽加冠巾,游秦陇,与秦中名士王无异(弘撰)、李天生(因笃)辈为友,作华岳百韵诗。固原守将某,见而慕其才,以甥妻之。翁山爱玩少室,赋诗云:"同栖红翠三花树,对写丹青五岳图。"自固原携妻至代州上谷,再游京师,下吴会,自金陵归粤。妻随病死。翁山之诗,尤工于山林边塞,一代才也。同时陈恭尹字元孝,王邦畿字说作,梁佩兰字芝五,王鸣雷字震生,陈子升字乔生,皆广州人,工诗。元孝诗尤高,如"积雪回孤棹,寒湘共此心。离忧在湘水,古色满衡阳。"又"乡山

小别吟兼梦，水驿多情浪与风。桄榔过雨垂空地，玳瑁乘潮上古城”之类，皆佳。说作句如：“云低沧海树，潮上夕阳城。”“曙色寒山外，秋风古渡前。”殊近钱、刘。又有绝句云：“昨冬归去今春信，言是端阳人楚山。吟取荆州旧时事，洞庭秋尽客应还。”乔生昔昔盐云：“鸳鸯楼外乌欲栖，玳瑁梁间燕吐泥。月晕圆随汉东蚌，天河倾向汝南鸡。万方仪态华镫出，一笑横陈翠帐低。愁见晓鸿征塞北，不知天将定辽西。”又有《南中塞下曲》一篇，极似杨用修格调。翁山诗，予曾为选百篇，以为唐宋以来诗僧无及者。五律如“帆随南岳转，雁背碧湘飞。”“久病悲欢尽，新寒衣衲重。”绝句如“荧荧桃李花，薄命寄君掌。河水虽东流，河鱼自西上。”又归风词：“南越轻绡似碧云，裁为飞燕御风裙。中流舞罢将仙去，万岁千秋复就君。”客雁门云：“三年作客傍滹沱，听尽哀笳出塞歌。白发不愁明镜满，秋霜只怨雁门多。”此类不能悉记也。予尝语程职方云：“君乡东粤，人才最盛，正以僻在岭海，不为中原江左习气熏染，故尚存古风耳。”

李因笃

富平李天生因笃，年三十，弃诸生。博学强记，《十三经注疏》尤极贯穿。长律得少陵家法，常以四十韵诗赠曹秋岳，曹叹曰：“数百年无此作矣。”李有句云：“林谷关音本，乾坤老象才。”予谓理语经语，最不易下，坡公写杜诗，至“致远恐终泥”，停笔谓学人云：“此句不足为法。”王敬美云：“曹子建后，作者多能入史语，不能入经语；谢康乐出，而易辞、庄语无不为用。”然则用经，固以康乐为宗也。

陈伯玑

陈伯玑允衡，建昌南城人，御史本子，清羸如不胜衣。五言诗古澹，自成一家，如“寒日明孤城，斜风下飞鸟”，又“篮舆望归鸟，日暮空城曲”，此类二十馀篇，不减王、韦。乱后寓黄山，移鸠兹，再移白下，贫甚。撰《诗慰》、《国雅》及《娄坚徐世溥遗文》之类，凡十馀种，又著古人几部若干卷。康熙癸卯，归豫章。时施愚山（闰章）、周伯衡（体观）皆为江西监司，为卜筑苏云卿东湖故居。后数年，竟羸病死。

滕王阁诗

南州滕王阁，毁于金声桓之乱。顺治中，蔡尚书（士英）开府江右，重新之。海内名流多赋诗，惟海盐彭羡门（孙遹）擅场，其警句云：“依然极浦生秋水，终古寒潮送夕阳。”彭今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诗　帐

施愚山分守湖西，制苎帐，题诗其上，寄林翁茂之。一时名士多属和，名曰“诗帐”。或一绝句云：“斗帐殷勤白苎裁，使君亲自写诗来。孤山处士朝眠稳，朝日烘门懒未开。”

飞廉馆瓦

元王文定（恽）《秋涧集》，有《飞廉馆瓦砚歌》，略云：“刘郎杳杳秋风客，神鸟冥飞忆初格。豹章爵首尾蟠蛇，建章千门风冽冽。”云云。此亦在铜雀之前，知汉瓦无不可为砚也。

赵州画水

赵州画水，世传是吴道子笔。陆俨山《大驾北还录》云，宣德间定州何生作也。

施　宋

康熙已来，诗人无出南施北宋之右，宣城施闰章愚山，莱阳宋琬荔裳也。昔人论古诗十九首以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施五言云：“秋风一夕起，庭树叶皆飞。孤宦百忧集，故人千里归。岳云寒不散，江雁去还稀。迟暮兼离别，愁君雪满衣。”此虽近体，岂愧十九首耶？己未在京师，登堂再拜，求予定其全集。宋浙江后诗，颇拟放翁，五古歌行，时闯杜、韩之奥。康熙壬子春在京师，求予定其诗笔，为三十卷。其秋，与予先后入蜀。予归之明年，宋以臬使入觐。蜀乱，妻孥皆寄成都，宋郁郁殁于京邸。此集不知流落何地矣？

二　戴

戴本孝，字务旃，和州人，诗画皆超绝。尝在京师，夜与友人谈华山之胜，晨起，即襆被往游，其高旷如此。弟迻孝，字无忝，四十不娶，亦有诗名。皆老于布衣。本孝贻予画，自题诗云：“丛薄何蓊秽，乔木无馀阴。斧斤向天地，悲风摧我心。不知时荣者，何以答高深？”又云：“草木自争荣，攀援与依附。凌霄桑寄生，滋蔓尚可惧。惜哉不防微，良材化枯树。”

邝　露

邝露，字湛若，南海人，狂生也。负才不羁，常敝衣跛履，行歌市上，旁若无人。顺治初，王师入粤，生抱其所宝古琴，不食死。其诗名《峤雅》。过贾谊宅、三闾庙云：“浮湘七泽下灵渠，牢落残云伴索居。庚子日斜闻鹏鸟，重阳沙涸见江鱼。天高未敢重相问，年少何劳更上书。此去樊城望京国，定从王粲赋归与。”露，少客金陵，游阮大铖之门，尝为阮序其集。

徐　波

吴中诗老徐波元叹，康熙初，年七十馀，尚在。居天池落木庵，与中峰、灵岩二高僧往还，虞山先生寄诗云：“皇天老眼慰蹉跎，七十年华小劫过。天宝贞元词客尽，江东留得一徐波。”“落木庵空红豆贫，木鱼风响贝多新。常明灯下须弥顶，雪北香南见两人。”元叹自撰《顽庵生圹志》云：“喜登陟，而筋力遽衰。未废吟诗，而发言莫赏。”又为《落木庵记》云：“癸酉十月，与竟陵谭友夏寓其弟服膺德清署中，晓起盥漱，见予白发盈

梳，云：'子从此别，计必住山，请择嘉名，以名其居。'服膺出幅纸，俾作擘窠大字，友夏执笔拟议曰：'子还吴，可谓落叶归根矣。'遂有此目。今三字揭诸庵门，松栝数株，撑风蔽日，元冬霜月，萧萧而下，双童缚帚，扫除不给，斋厨爨烟，皆从此出，事之前定如此。"元叹中年，见知胶西相国砼斋高公，公常劝之出山，辞曰："母病三年，子生未弥月，此身非我有也。"竟亦无后。乙酉后，有《寄楚僧寒碧诗》云："楚鬼微吟上峡谣，中元法食可相招。凭君为讐兴亡恨，雨打秋坟骨亦销。"寒碧少游钟谭间，此诗盖为二公作也。

下僚能文

近下僚中往往多才人。娄县县丞施鸿，字则威，闽邵武人，著《史测》十卷，论南北朝事甚可听。又雄县马之骦，字旻徕，两为江都、寿张管河主簿，撰《诗防》及《张秋志》各若干卷。泰州州同知赵三麒，字乾符，韩城人，颇能诗，有绝句云："虞舜昔南巡，不见南巡迹。但馀此墓旁，一片潇湘石。"

诗兆

顺治己亥，客京师日，听刘公馘吏部鼓琴，赋诗赠之云："与君更作他年约，黄鹄山中访戴行。"至壬寅岁，相遇于京口，京口有黄鹄山，在城南五六里，即招隐寺，宋戴颙故居也。始悟前诗，盖有定数云。

对句

小说载李空同督学江西，有一生姓名偶同，李出对句云："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生应声云："费无忌，长孙无忌，公无忌，我亦无忌。"空同喜。不知此对自宋有之，见《齐东野语》云"司马相如，蔺相如，果相如否？长孙无忌，费无忌，能无忌乎？"盖后人傅会空同，如夏忠靖尚书给事之对耳。

史辰伯

史兆斗，字辰伯，吴江人，处士明古（鉴）之后，徙居长洲。博雅多藏书，少及与刘子威、王百谷交，尤熟吴中典故。康熙初卒，年八十馀。汪苕文曰："此翁死，吴中文献绝矣。"

秦中诸志

志以简核为得体，康德涵《武功志》最称于世。嗣是关中继起者，则有赵浚谷之《平凉府志》，胡可泉之《秦州志》，汪来之《北地志》，乔三石之《耀州志》，王渼陂之《鄠志》（邑人刘璞增益），韩五泉之《朝邑志》（邑人王学谟增益），张光孝（号左华山人，对山之甥）之《华州志》，马慥之《同州志》，刘九经之《郿志》，皆称作者。而渭南史莲勺记事，尝知汾州之介休，作志七卷，义例精核。以上皆秦人，而北地又秦疆也。何大复《雍大记》，亦与康同时作于关中。

韩畕

韩畕，字石耕，北平人。乱后游江南，遍历台、宕诸胜，客死平湖。畕善鼓琴，尤工五言诗，有句云："春愁当二月，酒渴起三更。"

程明房

宣城梅渊公（清）常遗予墨朴一，其坚如石，文曰"程明房造"云。程君房，初字明房，此盖其早年所制。

右车

自广武君后，古今人多以左车命名者，《汉·功臣表》有中牟共侯单右车。

严感遇

严感遇，乌程人。少豪宕，举止与俗异。常畜一白鹊，行止与俱，鹊死，哭之数日。老而贫，居山中穷僻处，忍饥赋诗。一日米尽，友人遗白金一饼，携之市米，遇小汉玉器，辄买以归，玩弄之，饿而僵仆，几绝。

高镛

高镛，字渊颍，保定人，少从孙钟元先生学。嗜酒，好游名山水，自负锤凿，每得诗，必题石，手镌之。常游林虑，竟日忘返，闻峰下耕者喧呼，回视向所来处，乃知冲虎过也。镛有集数十卷，其门人陈僖蔼公编集。

张文峙

张可仕，字文寺，更名文峙，字紫淀，楚人。家金陵，能诗。与归安茅元仪善，茅死，有姬杨宛，以才色称，戚畹田弘遇欲得之，以千金寿文寺，求喻意，文寺绝弗与通。范文贞公礼为上客，公殉国，文寺设位雨花台，为文哭之。崇祯末，集子史成句为四言诗一卷，讽切时事，号《击磬集》。弟可度，字厕筏，好佞佛，一食清斋，逌然终日。

费密

费密，字此度，成都人。少遇逆献之乱，窜身西域不毛之地。已乃溯汉江下，游吴楚，居淮南老焉。常寓泰州，泰州守知其贤，为除徭役。予曾见友人几上一卷，偶取视之，其首篇云："大江流汉水，孤艇接残春。"询之，乃密作也。遂赋诗与定交。密跛一足，后往苏门，谒孙钟元称弟子，著《鹿峰集》。

马黄

马应龙，字伯光，安丘人，都御史文炜子。万历壬辰进士，历礼部郎中卒。博雅好古，注《道德经》二卷，考订《古本周礼》六卷、《参同契》二卷、《尚书》七卷、《毛诗》七卷、《艺林钩元录》二十六卷。初为杞令，纂《杞乘》四十八卷。今《安丘旧志》二十八卷，最精赡，有体裁，署其父文炜撰，实应龙少时手笔也。

黄桢，字德兆，亦安丘人。嘉靖癸未进士，历文选郎中，与乐安李太仆舜臣齐名，号为李黄。有《拟骚》行于世。

伏生光武二图

王维画《伏生图》，今藏北平孙侍郎退谷（承泽）家。吴道子画《光武燎衣图》，今藏新安程穆倩（邃）家。

和韵词

先吏部兄作长调，往往好压险韵，一调叠韵有至十馀阕者。在杭州，与宋荔裳、曹顾庵倡和满江红词，同用上、杖、状等字，兄句云："雨渗一犁田犊喜，波添三尺河鱼上。"用《史记》河鱼大上语也。又"自课织帘还有手，便从荷蓧非无杖。"又"易得浊醪谋若下，难逢春水如天上。"又"司马高才元和腐，彦渊博学真须杖。怪吾徒、底事昵虫鱼？臣无状。"又"堤柳已随坡老没，竹枝谁驾廉夫上。"又"漆后断纹仍可鼓，削馀方竹还堪杖。"又"顾我已甘居庑下，如公才合居楼上。"叠出不穷，皆奇句也。后在扬州与陈其年辈倡和《念奴娇》词，同用屋字，亦至十馀往复。如："还似离骚传屈子，句里龙堂鳞屋。削迹艰虞，擅场风雅，未遣中书秃。"又"十载名场相犄角，戎子支驹逐鹿。"又"我似小乘初禅，愧他杯渡，肆啖人间肉。羡汝机锋殊自有，已似南能稻熟。"又"更贪清晓晶帘，卧看膏沐。"此类甚多。兄常自跋云："右小词诸阕，皆杂次诸公韵，诸公率谬许其押韵之工，仆则自谓此实欲省思力。如昔人云"匆匆不暇草书耳"。尝谓"诗不宜次韵，次韵则虑伤逸气；词不妨次韵，次韵或逼出妙思。"其持论如此。

高司寇诗

淄川高念东侍郎，少时与兄解元绳东（玮）同举省试，公车北上，谒邹平尚书华东张公（延登）。公言："君辈少年登第，不啻登仙。老夫少年，意气亦尔，今老矣，回忆五十年中，功名官职，都如嚼蜡。更数十年，君阅历当自知之。"公辛巳以南总宪考满过家，薨于里第。司寇及兄，癸未、丙戌先后成进士。司寇入翰林，十年至佐铨，已，乃以事左迁。又十馀年，再贰司寇，忆尚书之语，慨然赋诗云："翘车北指五云边，绪论追陪岂偶然？晚节功名如嚼蜡，少年科第似登仙。旷怀久矣推先辈，微语还堪悟后贤。毕竟山中煨芋好，十年宰相亦堪怜！"

白堕琴高

叶石林举东坡"独看红蕖倾白堕"，白堕，人名。此正如吴下馔鹅设客，云"请共过食右军。"不知此例正多，如山谷诗"春网荐琴高"，琴高，亦人名。皆自曹瞒"惟有杜康"作俑。

文太青

文光禄太青（翔凤）戏作口吃诗云："黠子向客共哆口，漆栗笔蜜手柳酒。"本《墨客挥犀》："凤州有三出：手、柳、酒。宣州有四出：漆、栗、笔、蜜也。"予使蜀，过凤县，弹丸小邑，在栈道中。所谓伎手纤白，固无从见之。驿酒殊薄劣。柳自入栈，亦颇稀少。予近和海盐门人陈子文（奕禧）咏《凤县金丝柳诗》云："凤州三绝无纤手，又少旗亭酒共倾。惟有金丝几株柳，临江映驿拂人行。"

中州集

元裕之撰《中州集》，其小传足备金源一代故实。虞山极喜之，晚年撰《明列朝诗集》，略仿元例。然元书大有纰谬，如载诸相诗，取宋叛臣刘豫、杜充之类。蔡松年史称便佞，元首推其家学，且取其论王夷甫、王逸少之语，略无贬词。曲笔如此，岂足征信，而顾效之哉？

龚陈诗

先兄考功常云："合肥公'流水青山送六朝'，才子语也。陈其年（维崧）'浪卷前朝去'，英雄语也。"龚公自东粤归，过金陵赋诗云："绮阁临春玉树飘，空江铁锁野烟消。兴亡何限兰亭感，流水青山送六朝。"陈有《乌丝词》三卷，多瑰奇，闺房游侠之词尤妙。如"春阴帘外天如墨"，又"玉梅花下交三九"，虽秦、李不能过也。

一絇丝

往在京师，吴门文点为予作《读书图》，汪苕文题诗云："借问邻家竞笙管，一絇能络几多丝？"后改作"一絇丝络几多时？"一日，读马永卿《懒真子》云："谚云，一絇丝能得几时络，喻小人逐目前之乐也。"絇字当作緰。《太玄经》络之次，五曰，蜘蛛之务，不如蚕一緰之利。緰音七侯反，与絇音同。

阿字音

宋人谓汉唐人多以阿字为发语，如阿娇、阿谁、阿家、阿房宫之类。则阿房之阿，亦当作去声。又山谷诗"语言不韵无阿堵"，阿字反作平声。予《蜀道集》诗有句云"绿苔未央瓦，黄土阿房宫"，本此。

韩翃诗句

韩翃诗："春衣晚入青杨巷，细马春过皂荚桥。"按青杨巷在荆州。梁何妥居白杨巷，萧眘居青杨巷，时人语曰："时有二俊，白杨何妥，青杨萧眘。"皂荚桥在扬州，晁无咎扬州诗曰："皂荚村南三四里，春江不隔一程遥。双陂斗起如牛角，知是隋家万里桥。"

裹鲊帖

王右军《裹鲊帖》真迹："裹鲊味佳，一一致君；所须可示，勿难，当以语虞令。"凡十九字。后有米友仁跋，赵子昂诸人图记。藏北平孙侍郎退谷家。前有亡宋南廊库经手人郭墨印记。

凫　翁

黄诗"春溪蒲稗没凫翁"。乐府"化为白凫如老翁"。《急就篇》:"春草鸡翘凫翁濯",颜师古注:"翁,颈上毛也。象凫在水中,引濯其毛也。"黄诗盖出此,与老翁义别。《汉·郊祀志》:"凫翁杂五采文。"又北齐武成帝湛,小字凫翁。北齐童谣云:"中兴寺内白凫翁,四方侧听声嗈嗈,道人闻之夜打钟。"

三　六

王彬工篆隶,与王志齐名。时人语曰:"三真六草,为天下宝。"刘孝绰称其兄弟孝仪、孝威曰"三笔六诗"。

僧　诗

在京师,出城送客,偶憩野庵,见壁上题诗甚有意义。诗云:"春风迢递忆天台,五月冰寒说五台。无数好山游未尽,秋霜又欲上眉来。"考之,乃明嘉善西林寺僧雪溪圆映作也。映有《西林集》。

梅村病中诗

太仓吴梅村(伟业)祭酒,辛亥元旦,梦上帝召为泰山府君。是岁病革,有绝命词云:"忍死偷生廿载馀,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须填补,纵比鸿毛也不如。"馀三章不具录。先是,先生尝病中赋贺新郎词云:"万事催华发。论龚生天年竟夭,高名难没。吾病难将医药治,耿耿胸中热血。待洒向西风残月。剖却心肝今置地,问华佗解我肠千结。追往恨,倍凄咽。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沈吟不断,草间偷活。艾灸眉头瓜喷鼻,今日须难决绝。早患苦重来千叠。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时浙西僧水月,年百馀岁,能前知。先生病亟,拏舟迎之,至则曰:"公元旦梦告之矣,何必更问老僧?"遂卒。

公文介论乐府

"郑渔仲曰:'继三代之作者,乐府也。乐府之作,宛同风雅。今之行于世者,章句虽存,声乐无用。崔豹之徒,以义说名;吴兢之徒,以事解目。盖声失则义起,乐府之道,几乎熄矣。"此言乐府原为诗乐之用,而事义则必有所由起,均不可废也。愚谓风雅之后有乐府,如唐诗之后有词曲,声听之变,有所必趋,情辞之迁,有所必至,古乐之不可复久矣。后人之不能汉魏,犹汉魏之不能风雅,势使然也。如汉《朱鹭》、《翁离》之作,魏晋诸臣拟之,以鸣其一代之事,易名别调,各极其长,岂以古今同异为病哉?后世文士,如李太白则沿其目而革其词,杜子美、白乐天之伦,则创为意而不袭其目,皆卓然作者,后世有述焉。近乃有拟古乐府者,遂颛以拟名,其说但取汉魏所传之词,句抚而字合之。中间岂无陶阴之误,夏五之脱?悉所不较。或假借以附益,或因文而增损,蹋踖床屋之下,探胠滕箧之间,乃艺林之根蠡,学人之路阱矣。以此语于作者之门,不亦恧乎?夫才有长短,学有通塞,取古今之人,一一强同,则千里之谬,不容秋毫,肖貌之形,难为觌面。若曰乐府,则乐府矣,尽人而能为乐府也。若曰必此为古乐府,使与古人同曹而并奏之,其何以自容哉?李于鳞曰:'拟议以成其变化。'噫,拟议将以变化也,不能变化,而拟议奚取焉?予知其不可而不能不为也。第命曰古乐府,而不敢以拟称云。"

右蒙阴公文介公孝与(鼐)乐府自叙也。虞山钱牧翁,尝亟取东阿于文定公论乐府之说,不知文介此论,与文定若合符节。予尝见一江南士人拟古乐府,有"妃来呼豨豨知之"之句。盖乐府妃呼豨皆声而无字,今误以妃为女,呼为唤,豨为豕,凑泊成句,是何文理?因于论诗绝句著其说云:"草堂乐府擅惊奇,杜老哀时托兴微。元白张王皆古意,不曾辛苦学妃豨。"亦于、公二公之绪论也。

林程诗句

林君复诗:"阴沉画轴林间寺,零乱棋枰葑上田。"写景最工。近程孟阳(嘉燧)有句云:"古寺正如昏壁画,层湖都作水田衣。"语意本林,而工又过之。

五代史草

徐东痴(夜)高士冬夜过宿,因及从叔祖季木考功(象春)昔所藏书画,云曾见有欧阳公《五代史草藁》一卷,又《杨廉夫诗草》一卷,涂乙宛然。欧卷其后人漫送一许姓武弁,不知流落何处矣。又叔祖立宇中丞(象恒)家,有王右军画《纺绩图》。

朱璧揭钵图

《揭钵图》,凡见数本,最后见朱璧本,有邓文原、赵仲穆及秋壑、钤山二相图书,最为奇古。旧为先伯祖太师公所藏,今归徐隐君东痴。后有董思白书宝积经宾伽罗事,又有吴匏庵、沈石田二跋。予所见太师故物,此卷与李伯时摹《支道元十六应真》、周文矩《说剑图》而三耳。《说剑图》今人秘府。按张袤《吴中人物志》云:"朱玉,字君璧,昆山人。王振鹏界画,见称于时,玉尽得其技。至顺壬午,奉中宫教金图藏经佛像,方不盈矩,曲尽其妙。所居虹月楼,杨廉夫作记"。刘璋明《书画史》云:"何景高善界画,宗朱君璧。"玉,盖以字行也。

阮怀宁

金陵八十老人丁胤,常与予游祖堂寺,憩呈剑堂,指示予曰,"此阮怀宁度曲处也。阮避人于此山,每夕与狎客饮,以三鼓为节。客倦罢去,阮挑灯作传奇,达旦不寝以为常。《燕子笺》、《双金榜》、《狮子赚》诸传奇,皆成于此。"《所知录》云:"大铖既降本朝,在营中,诸公闻其有《春灯谜》诸剧,问能自度曲否?大铖即起,执板顿足而唱以侑酒。"

卷十二 谈艺二

淅川二诗

南阳淅川，古商于地，同年于道子（先登）尝令其地，为予言金人侵宋时，伐香严寺木造舟，木中有纹理成诗，云："栽松种柏兴唐日，解板乘舟破宋时。可惜香严千载树，等闲零落岁寒枝。"又顺治辛卯岁，雷山道人伐松葺回阳观。诸生李霁明者，祷于神，质明，松上有绝句，字如虫蛀者，云："修庙还窗庙里松，庙成松去鹤巢空。不如留却青松在，待得长生老化龙。"众异之，遂止。

彭侍郎诗

《淅川志》载，县人彭侍郎（凌霄）龙巢寺诗句云："残碑犹宋字，逝水自秦川。"最佳。侍郎字用沈，万历甲辰进士，先方伯公同年也。新野马仲良（之骏）有寄彭诗云："春山春日好，高枕若为情。窗户白云里，朝昏芳草生。把书看鸟灭，卷钓数鱼行。"云云。

三家店词

涿州三家店，题壁一词，不注名氏，甚工："客面京尘，登临目送飞鸿绝。不堪重说，故国烟波阔。一点孤灯，一片朦胧月，交明灭。双眉寸结。忍听秋蛩咽。"又上谷旅店有题壁云："一将有馀魏武帝，百身莫赎楚怀王。"语极豪健，亦无名氏。

霍亮雅

霍亮雅，曲周人，倜傥任侠，喜酒，好樗蒲之戏，亦工文章。卒后，申和孟（涵光）为作传，其邑人刘津逮（逢源）哭以诗云："门前债客雁行立，屋内酒人鱼贯眠。"或曰：此十四字是败家子弟小影耳。

丁野鹤诗

徐东痴言，少时于章丘逆旅，见一客，裤褶急装，据案大嚼，旁若无人。见徐年少，呼就语曰："吾东武丁野鹤也。顷有诗数百篇，苦无人知，子为我定之。"因掷一巨编示徐，尚记其一律云："陶令儿郎诸葛妻，妻能炊黍子烝藜；一家命薄皆耽隐，十载形劳合静栖。野径看云双屐蜡，石田耕雨半犁泥；谁须更洗临流耳，戛戛幽禽尽日啼。"野鹤晚游京师，与王文安（铎）诸公倡和，其诗亢厉，无此风致矣。

新淦笔工

宋岳侍郎珂《玉楮集》载，唐世有刺郡江表者，时宰嘱以新淦出笔，托制以相寄。刺史至，召佳手，一老父应命，百日才得二管，驰贡相府。既讶其迟，又薄其鲜，试之，乃绝不堪。大怒曰："数千里劳寄两管恶笔来。"刺史闻之惧，欲罪老父，老父诉曰："使君勿草草，我所制乃欧、褚所用，丐先示以相君翰墨，再制；苟不称，甘就鼎镬。"既示之，笑曰："如此，只消三十钱笔。"不日献五十管，驰上之，相一试大喜，优赐匠者。夜窗偶试毗陵张颢笔，因为赋诗云："世间未必无皋夔，九疑虞舜不可追。武皇锐意开绝漠，摧锋乃亦有卫霍。嗟哉格物本一理，顾人所用何如耳？笔工在昔本市佣，束毫傅管求售同。谁云进伎不进道，意匠辄与欧褚通。虔州刺史觅佳笔，双管何堪须百日？星驰一骑到长安，试手凤池随弃掷。老奴恂栗丞相嗔，能用此笔能几人？愿窥翰墨减工制，必使挥毫夺入神。斗柄初回开电笑，橐籥果符人所料。中山聚族倘未殚，束帛那容及年少。是知人才用舍识别惟一心，皋夔卫霍无古今。妍媸能否惟在上所使，此笔区区正其比。我生识字仅一丁，眼前所见徒毗陵。未知当年新淦定何若，正恐钟卫二王无合作。君不见此老一去知几年，当时鉴裁无复传。纷纷鹅毛抱筒卖，恰费书佣三十钱。"岳公，忠武王孙，所著有《桯史》、《金佗粹编》等书。此集凡八卷，乃故衡王府抄本也。集中又有赠李微之秘监诗，自注云："微之以吏馆牒来，索予所撰《东陲笔略》。"此书不知尚传于世否？识其目，当更访之。又《学圃萱苏》载：唐宣州陈氏，世能作笔，家传右军《求笔帖》。至唐柳公权求笔于宣城，先予二管。语其子曰："柳学士能书，当留此笔；不尔，退还，即可以常笔予之。"柳果以为不入用，别求，遂予常笔。陈曰："吾先予二笔，非右军不能用也。"与此绝相类。

沧溟蔡姬

李沧溟先生，身后最为寥落。其宠姬蔡，万历癸卯，年七十馀矣，在济南西郊，卖胡饼自给，叔祖季木考功见之，为赋诗云："白雪高埋一代文，蔡姬典尽旧罗裙。"云云。邢太仆子愿有与孙月峰巡抚书云："窃见李沧溟先生攀龙，葆真履素，取则先民，熔古铸今，蔚为代宝。而今五亩之宅，已非文靖之旧；襄阳之里，空标孟亭之名。侗每询访人士，皆云李驹沦丧，有子继亡，止遗孽孙，又复无母，才离襁褓，寄命嫠媪，僦居穷巷，托迹浮萍，并日无粗粝之食，经年鲜浆汁之馈。伏愿明公，下记所司，略损公帑，为赎数椽之敝屋，小复白雪之旧居，月或给米一石，布若干疋，藉以长养壮发，绵延后昆。一线犹龙之绪，实被如天之福。斯文一脉，其畴逆心。"观二事，沧溟清节可知矣。

二中字音

中兴中酒，二中字音，予尝言之。适读《王敬美集》一段，附著于后，云中酒二字，始见《徐邈传》"中圣人"义如中著之中，而音反从平声。《樊哙传》："项羽既飨军士，中酒。"颜注云："饮酒之中也，不醉不醒，故谓之中。"义宜从平声，而音乃竹仲切，何也？然古人诗如"气味如中酒"之类，皆从平声，无竹仲一读。又宋王观国《学林》云："老杜'新数中兴年，百年垂死中兴时'。中，并去声。《烝民诗序》曰：'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

陆德明《音义》曰：'中，丁仲反。'观国按：中字有钟、众二音。音钟者，当二者之中，首尾均也。音众者，首尾不必均，但在二者之间尔。此中兴之中，所以音众。又如中年、中叶、中天、中涂、中诎之类，皆当从众。"

论五言诗

作古诗，须先辨体，无论两汉难至，苦心摹仿，时隔一尘，即为建安，不可堕落六朝一语。为三谢，不可杂入唐音。小诗欲作王、韦，长篇欲作老杜，便应全用其体，不可虎头蛇尾。此王敬美论五言古诗法。予向语同人，譬如衣服，锦则全体皆锦，布则全体皆布，无半锦半布之理，即敬美此意。又尝论五言，感兴宜阮、陈，山水闲适宜王、韦，乱离行役、铺张叙述宜老杜，未可限以一格，亦与敬美旨同。

王奉常论诗语

明诗本有古澹一派，如徐昌国、高苏门、杨梦山、华鸿山辈。自王、李专言格调，清音中绝。同时王奉常小美作《蓺圃撷馀》，有数条与其兄及济南异者，予特拈出。如云"今之作者，但须真才实学，本性求情，且莫理论格调"。又云"诗有必不能废者，虽众体未备，而独擅一家之长。如孟浩然洮洮易尽，只以五言隽永，千载并称王、孟。有明则徐昌国、高子业二君，诗不同而皆巧于用短。徐有蝉蜕轩举之风，高有秋闺愁妇之态。更千百年，李、何尚有废兴，二君必无绝响"。此真高识迥论。令于鳞、大美早闻此语，当不开后人抨弹矣。先兄考功曩有题襄阳集一绝云："鱼鸟云沙见楚天，清诗句句果堪传。一从时世矜高唱，谁识襄阳孟浩然？"

用　事

作诗用事，以不露痕迹为高。往董御史玉虬（文骥），外迁陇右道，留别予辈诗云："逐臣西北去，河水东南流。"初谓常语，后读《北史》魏孝武帝西奔，宇文泰循河西行，流涕谓梁御曰："此水东流，而朕西上。"乃悟董语本此，深叹其用古之妙。

忆秦娥词

无锡秦简讨留仙（松龄）从军荆州，雨泊仙桃镇，中夜闻琴声甚清越，迹之，乃一老书生也。破檐数椽，风貌朴野，秦赋忆秦娥词赠之云："西风切，雁声凄断重伤别。重伤别，水村孤棹，雨丝残叶。　天池雅调删繁节，乱离时候谁人说。谁人说，朱弦暗响，茅堂清绝。"

记观宋子昭画

丙辰二月二十一日，过商丘宋子昭（炘）户部观画，李伯时白描十八应真最为奇妙，有"友谅""益之"二小印。巨然山水，为贾秋壑故物，有《悦生》小印，首有"宣和之宝"。又勾龙爽《蜡屐图》、吴仲圭山水卷，为东原杜琼家藏，后归沈恒吉。恒吉，即石田父。后归吴文定，有石田跋。郭忠恕雪景、黄居宝花鸟、胡廷晖山水、沈石田《秋林读书》、宋元人画二册。其高房山小幅，有鲜于伯机题云："素有烟霞疾，开图见乱山。何当谢尘迹，缚屋住云间。"赵松雪题云："每爱侍郎山水，绝与画史离群。谁似高怀如许，曾看香炉晓云。"展子虔画《高欢归晋阳图》最奇。子虔，高齐、宇文周时人。即不必确出其手，亦唐、宋高手所临摹也。

范氏诗画

吴桥节孝范氏，名景姒，文忠公（景文）女弟也。好读书，通经史，尤工书画，绘大士像，仿佛龙眠，有《冰玉斋诗》若干卷。归同邑王世德，二十而寡，年三十九卒。文忠撰墓志，见集中。

反　锦

《左传》僖二十三年，晋重耳及曹，僖负羁馈盘飧，置璧焉；受飧反璧。今却馈曰反璧，本此。又："昭十三年，卫人馈叔向羹，与一箧锦；叔向受羹反锦。则以反锦为词亦可，而世无举此者。右见《瀛南子》。《瀛南子》邹平张松所著。松字瀛涯，博学好古，读书十行俱下。固安杨状元方城，布政山东，致先生于塾，许以领解。先生不可，谢归，竟不遇。后以太学生仕止祁县令。

古刺水诗

左公萝石手书一帖云：乙酉年五月，客燕之太医院，从人有自市中买得古刺水者，上镌"永乐十八年熬造古刺水一罐，净重八两，罐重三斤。"内府物也。挥泪赋此："玉泉山下水，远流帝陵前。芦沟桥下水，其流声溅溅。瓶中古刺水，制自文皇年。制之扃天府，元石流清泉。列皇饮祖泽，旨之如饔然。逆寇犯天纪，守陴臣匪贤。君不弃社稷，鼎髯垂自天。经筵赤金几，斤斧生炊烟。况兹天府水，宁不落市廛？小臣侍筵者，睹水心如煎。再拜尝此水，含之不忍咽。心如南生柏（自注：子卿墓柏，大小数百株，枝皆南向，在韩城。予曾为文记之），泪似东流川。捧之以南旋，跪咏丰芑篇。"

记观宋牧仲书画

丁巳四月初二日，过宋牧仲（荦）刑部邸舍观书画。《洛神赋全图》，卷长丈许，山用矾头，馀皆丹碧。上有元公主"金闺"小印，是宋人临阎立本笔。世祖顺治三年，赐阁臣内府藏画百轴，此其一也。一、郭河阳《江山雪霁》，卷长丈三尺。首有"政和"印，尾"宝"字小印、"振之"印。旧是睢州袁司马（枢）家物。一、《钟馗小妹图》，吴道子笔。妹卓剑于地，一鬼捧剑室旁侍，一鬼在前按板而歌。有元人"乔篑山东成"墨印，"乔中山"印，"希世之宝"印。一、宋人翎毛二十幅，多雪景，皆林椿、吴炳、马远作。一、宋、元名人真迹，首有道君飞白"看云"二大字，米芾、李之仪、陈升之诸帖，康里子山临十七帖，又无名氏临十七帖，后题"建文己卯三月临于海馆"。牧仲又云，在武昌某士夫家，见吴道子水墨普贤

像，甚奇。又京师愍忠寺有贯休画罗汉十八轴，世祖末，吴人持以进御，会崩，遂粥寺中，价七百金。

唐诗本六朝

唐诗佳句，多本六朝，昔人拈出甚多，略摘一二，为昔人所未及者。如王右丞“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本谢康乐“洪波不可极，安知大壑东”；“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本庾肩吾“何必游春草，王孙自不归”；“还家剑锋尽，出塞马蹄穿”，本吴均“野战剑锋尽，攻城才智贫”；“结庐古城下，时登古城上”，本何逊“家本青山下，好登青山上”；“莫以今时宠，能忘昔日恩”，本冯小怜“虽蒙今日宠，犹忆昔时怜”；“飒飒秋雨中，潺潺石溜泻”，本王融“潺湲石溜泻，绵蛮山雨闻”；“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本江淹“丹砂信难学，黄金不可成”；“如何此时恨，嗷嗷夜猿鸣”，本沈约“嗷嗷夜猿鸣，溶溶晨雾合”。孟襄阳“木落雁南度，北风江上寒”，本鲍明远“木落江渡寒，雁还风送秋”。郎士元“暮蝉不可听，落叶岂堪闻”，本吴均“落叶思纷纷，蝉声犹可闻”。崔国辅“长信宫中草，年年愁处生。故侵珠履迹，不使玉阶行”，则竟用庾诗“全因履迹少，并欲上阶生”也。

杜诗本古谣

汉桓帝时童谣云：“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夫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杜《大麦行》全袭其语，《兵车行》句调亦本此。

能　字

能，奴登切；又乃带切。兽名，熊属，足似鹿。《说文》曰：“能，兽，坚中，故称贤能而强壮，称能杰也。”音奴登切。字书：“三足鳖曰能。”音乃带切。阮嗣宗咏怀诗：“谁云君子贤，明达安可能。”与莱哉相叶。阮瑀七哀诗：“身尽气力索，精魂靡所能。”与来莱相叶。则是贤能之能，亦乃带切，叶平。

罘　罳

顾太初《说略》引郑康成、颜师古、崔豹诸说，辨“罘罳”之制甚详。以为阙屏间刻镂鸟兽云气，疏通连缀之状。唐苏鹗引《子虚赋》罘网弥山，证罘当为网。顾以为非是。予按柏梁诗上林令云：“走狗逐兔张罘罳”，则罘罳之为网明甚。罘罳之为网户，正以其象类网而借用耳。

阿房宫赋

杜牧之《阿房宫赋》，文之奇不必言，然于事实殊戾。按《史》：始皇三十五年，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阿房宫未成。二世元年，还至咸阳，曰：“先帝为咸阳朝廷小，故营阿房为堂室。今释阿房宫弗就，是彰先帝举事过也。”复作阿房宫。二年冬，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将军冯劫谏止作阿房宫作者。二世怒，下去疾等吏。去疾、劫自杀，斯就五刑。是终秦之世，阿房宫未成也。又考《史》：二十六年，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美人钟鼓以充入之。则牧之所赋“妃嫔媵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秦。朝歌夜弦，为秦宫人”者，指此。此实不名阿房宫，而谓“有不见者三十六年”，非阿房事实矣。予既辨此，后读程大昌《雍录》、赵与旹《宾退录》皆已辨之，大略相同。聊存之。

皎然贾岛诗

《唐文粹》载皎然古意诗云：“一朝力士脱靴后，玉上青蝇生一个。紫皇案前五色麟，忽然掣断黄金锁。”《才调集》载贾岛诗：“妾是九重天子女，身为一品令公孙。鸳鸯殿里参皇后，龙凤楼前拜至尊。”其俚已甚。予尝合《文粹》及唐人选唐诗删为一集，今刻于昆山。

尔雅翼序体

宋淳熙初，罗端良（愿）撰《尔雅翼》，其自序皆四言，间杂五六言，叶韵，文甚奇肆；洪焱祖为之注，序之变体也。端良以《淳安县社坛》、《陶令祠堂》二记得名。《小集》五卷，宋景濂、苏平仲为序，宋序亦仿《尔雅翼·序》体，而不及远矣。

李王二公书画

丁巳秋，嘉禾友人携示宋李公芾手札六通，云李君实太仆所藏也。其一云：“芾皇恐顿首，再拜上覆。芾阘茸无能，猥继清献之绪，为贫所迫，冒昧宦游，试吏于江陵司计之官。甫幸善罢，到侍郎选拟会稽，征廛迟次罹罚。继而间关淮壖，窃仪真鹾庾之禄几年，又以内艰而去。流离困踬，无所告语，静思庸戆，乃分之宜。自此绝意荣望，敢意字民，复在畿邑，斐然学制，宁逃伤锦之讥，旷败必矣。此芾之所甚惧也。不图夤缘幸会，获庇所天，当赖馀光下照，匿瑕之仁，庶免于戾。此心□切，私意自幸。芾皇恐顿首再拜。”又王岩叟画梅一卷，有“南昌袁氏家藏珍玩子孙永保”印，“忠彻”印，后有四明乌斯道十二绝句。

龟毛兔角

龟毛兔角，见《楞严经》。然《述异记》亦云：商纣之时，大龟生毛，兔生角。乃兵甲将兴之象也。故宋吴淑《事类·兔赋》云：为商纣而生角。

杜秋诗解

幼读杜牧之《杜秋娘》诗，考其始末，略记之。文宗太和五年春，上与宰相宋申锡谋诛宦官，申锡引吏部侍郎王璠为京兆尹，以密旨谕之，璠泄其谋。郑注、王守澄阴为之备。上弟漳王凑（穆宗之子）贤，有人望。注令豆卢著诬告申锡谋立漳王，上怒，罢申锡为右庶子，命守澄捕著所告晏敬则、王师文等，于禁中鞫之，诬服。左常侍崔元亮等，力争于延英，宰相牛僧孺亦言之，乃

贬漳王为巢县公，申锡为开州司马。九年，巢公凑薨，追赠齐王。初，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漳王傅母杜仲阳坐宋申锡事，放归金陵，诏德裕存处之。会德裕离浙西，牒留后李蟾如诏旨。至是，王璠、李汉奏德裕厚赂仲阳，阴结漳王，图为不轨。上怒甚。宰相路隋曰："德裕不至有此。果如所言，臣亦应得罪。"乃以德裕为宾客分司。"秋娘"，即仲阳也。"燕禖得皇子"，谓漳王也。"江充"，喻郑注、豆卢著辈也。"王幽茅土削"，凑自漳王贬巢公也。"四朝三十载"，自宪宗元和二年诛李锜，历穆、敬、文，凡四朝也。

又中字音

中兴，中字去声。杜诗"汉家新数中兴年"，杨仲弘诗"一代人才颇中衰"，此字概无平声。中酒，中字平声。如"气味如中酒"，"浊贤清圣时中之"，皆平声，此字概无去声。近人用二字，往往交误。姚福云："中酒作去声，于义为长，盖中有中伤之义。"又今两京有治中，呼作平声，非是。《周礼·天官》：凡官府都乡州及都鄙之制，治中受而藏之。郑司农曰："中者，要也，谓其职治簿书之要也。"

闺秀画

徐元叹《落木庵集》云，访江城毛休文于竺坞慧文庵，出其母汝太君画扇十八面，山水草虫，无不臻妙。三百年中，大方名笔，可与颉颃者不过二三而已。近日闺秀如方维仪之大士，倪仁吉山水，周禧人物，李因、胡净鬘（陈洪绶妾）草虫花鸟，皆人妙品。安丘张杞园说，曾见邢慈净发绣大士极工。慈净，子愿之妹。又崔子忠青蚓二女，亦工画。

女子善书

胶州宋方伯子妇姜，字淑斋，自号广平内史，善临十七帖，笔力矫劲，不类女子。又高密单某妾，学右军楷书，似《黄庭》、《遗教》二经。二人皆訾龇女子也。

陈洪绶诗

陈洪绶以画名，予尝见其小诗，颇有致，今录于此。"枫溪梅雨山楼醉，竹坞茶香佛火眠。清福不知今日忆，神宗皇帝太平年。"

阳关曲注

坡公阳关三绝，其二云："济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龙山马足轻。使君莫忘霅溪女，时作阳关肠断声。"龙山，在济南郡城东七十里，章丘城西南四十里，古平陵城，唐之全节也。次公注云："龙山，桓温九日所登之山。"按此龙山，在今江南之太平府，与济南了不相涉，诗意何缘及此？可见注诗不易，信如陆务观语周益公云云也。

杜律细

芜湖萧尺木（云从）以画擅名江左，常作《杜律细》一卷，以为杜律无拗体，穿凿可笑。而援据甚博，聊记一二条于此，以资抚掌。如："江草日日唤愁生"，草音骚，《诗》：劳心慅慅，又劳心草草，皆牢骚之转音也。"盘涡鹭浴底心性"，底即低，《说文》：下也。隋薛道衡使江南，作《人日》诗，首二句人笑之曰：是底言。低同，轻忽之也。"独树花发自分明"，发音飞。《左传》：建而不旆，音霏。《荀子·议兵篇》引作载发，注：发，旆也。分，去声，《尔疋》：律谓之分，郭璞读也，此应作仄者。若杜《社日》诗"陈平亦分肉"，当作平，然不合律，亦作仄声，盖此字元有二声。"十年戎马暗南国"，暗音庵。《书》：高宗谅闇。郑注作梁庵，小室曰庵，闭户曰闇，不明曰暗。"异域宾客老孤城"，客音开。元曲凡如青云客、读书客，俱作平声。孤音故，如姑作鼓、沽作估、箍作股例。"渭水秦川得见否"，得音登。《公羊传》：登，来也。注：登，得也。则得可云登。《易》：豫，繇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簪音尊，得叶之。又"一双白鱼不受钓"，白音杯。《七命》：燕髀猩唇，髦残象白，灵渊之龟，莱黄之鲐。叶鱼音勇。《荀子·礼论》：丝鮆缕翣。《礼记》作鱼，曰鱼跃沸池。鮆亦音勇。《易》贯鱼，叶宫人宠。不，平声。《沈韵》载十一尤，受音收。傅玄诗：悠悠建平，皇泽未流，朝选于众，乃子之授。"未闻细柳散金甲"，散，平声，生南反。元诗：酒户年年减，山行渐渐难，欲终心懒慢。转觉意阑散。潘岳《笙赋》：辍张女之妙弹，罢广陵之清散。散叶弹。诸仿此。

崔孝廉

予门人崔华孝廉，字不凋，太仓之直塘人。性孤洁寡合，画翎毛花卉甚工，尤工诗，清迥自异，吴梅村常目为直塘一崔。其佳句云："欹樯坐清昼，薄冷出苹间。"又"一寺千松内，飞泉屋上行。"又"此中枕簟客初到，半夜梧桐风起时。"又"丹枫江冷人初去，黄叶声多酒不辞。"吴人目为"崔黄叶"云。予论诗绝句云："溪水碧于前渡日，桃花红是去年时。江南肠断何人会？只有崔郎七字诗。"二句，亦崔诗也。

宋林唐两义士

陶南村《辍耕录》载：唐义士珏玉潜、林义士德旸景曦收葬宋陵骨事同异，或谓"昭陵玉匣走天涯"等四首为唐作，今考林集具载。又冬青花一首亦载集中。独所谓"马棰问髑形"一篇，集无之，似属唐作耳。考林集有答唐玉潜诗云："畎亩孤心老未衰，一篱瘦菊一瓢诗。黄埃赤日漫多事，苍狗白云能几时？山酒柏香春寿母，按书芸冷夜呼儿。横琴妙在无弦处，何必知音有子期！"盖二公同时友善，同为义举，尔时各有诗纪事，皆以冬青寄意。而王筠庵（国器）、郑明德（元祐）二君所记传闻异词耳。南村以东嘉去杭千里，冬青岂易持去？纵持去，岂能不枯瘁？疑是唐诗作林诗，此则未取林集参互考证之也。按林又有诗酬谢皋父云："夜梦绕勾越，落日冬青枝。"此尤可证。又有《精卫秦吉了》、《南山有孤树》、《蔡琰归汉图》等篇，皆可互相发明。《草木

子》亦以为林景曦、唐玉蟾二公事，叶世杰去元未远，所记多元朝遗事，闻见尤可据也。明嘉靖初，辽藩光泽王重刻《霁山集》，序之甚详。

吴画余绣

康熙丁未，从同年徐敬庵（旭龄）处，见秀水吴氏画扇二：一学李小将军山水，一洛神图，妙入毫发。吴字素闻，其人亦天人也。予在广陵时，有余氏女子，字韫珠，年甫笄，工仿宋绣，绣仙佛人物，曲尽其妙，不啻针神。曾为予绣神女、洛神、浣纱诸图，又为西樵作须菩提像，皆极工。邹程村、彭羡门皆有词咏之，载《倚声集》。

世祖御笔

康熙丁未上元夜，于礼部尚书王公（崇简）青箱堂，恭睹世祖章皇帝御笔山水小幅，写林峦向背水石明晦之状，真得宋、元人三昧。上以武功定天下，万几之馀，游艺翰墨，时以奎藻颁赐部院大臣，而胸中丘壑又有荆、关、倪、黄辈所不到者，真天纵也。

汪静宜

刘公戬吏部姬汪氏静宜，字稚娴，金陵人。有诗云："长信不知君意切，相思犹隔两重云。不须更买长门赋，但画蛾眉以待君。""六月高风振海吹，遥遥亲舍白云陲。谁知天上芳菲泪，湿却新愁似断丝。"康熙丁未在京邸作也。逾年归颍，至青县，覆舟死。

脱十娘郑妥娘

金陵旧院，有顿、脱诸姓，皆元人后没入教坊者。顺治末，予在江宁，闻脱十娘者，年八十馀尚在，万历中北里之尤也。予感而赋诗云："旧院风流数顿杨，梨园往事泪沾裳。樽前白发谈天宝，零落人间脱十娘。"又郑姬无美，顺治中尚无恙，虞山钱宗伯赠诗云："闲开闰集教孙女，身是前朝郑妥娘。"

安问狐狸

汉张纲曰："豺狼当道，安问狐狸。"西汉侯文署东部督邮，对京兆尹孙宝曰："豺狼当道，不宜复问狐狸。"语在纲前。

唐才子传

杨文贞《东里集》载：《唐才子传》，西域辛文房著，十卷，总三百九十七人，皆有诗名当时。其见于《唐书》者百人，其行事不关大体，不足为劝戒者不录。《研北杂志》记王执谦伯益事云：同时有辛文房良史，西域人，并称能诗。按《全唐诗话》、《唐诗纪事》二书例，皆以诗系人。文房此书，视二书当尤详备，惜今无传矣。《元文类》载文房《苏小小歌》一篇云："东流水底西飞鱼，衔得钱唐纹锦书。几回错认青骢马，著处闲乘油壁车。鹦鹉杯残春树暗，葡萄衾冷夜窗虚。莲子种成南北岸，苦心相望欲何如。"

黄媛介诗

禾中闺秀黄媛介，字皆令，负诗名数十年。近为予画一小幅，自题诗云："懒登高阁望青山，愧我年来学闭关。淡墨遥传缥缈意，孤峰只在有无间。"皆令作小赋，颇有魏晋风致。少时太仓张西铭（溥）闻其名，往求之，皆令时已许字杨氏，久客不归，父兄屡劝之改字，不可。闻张言，即约某日会某所，设屏幛观之；既罢，语父兄曰："吾以张公名士，欲一见之。今观其人，有才无命，可惜也。"时张方入翰林，有重名，不逾年竟卒。皆令卒归杨氏。

豁堂诗

钱塘正嵓禅师，字豁堂，赋诗清丽。予于金陵灵谷寺，见其《同凡诗集》二卷，爱之。略采数首于此："御教场中月直时，下山全不道归迟。三松影落半湖水，一路沿钟到净慈。""扁舟赤壁酹西风，千古雄雌在眼中。欲得周郎重回顾，铜弦铁板唱江东。""晋人名理宗庄老，剡县风流说谢支。虽为神州钟紫气，惜君未见马驹儿。""几日春游遍若耶，入城满面是烟霞。正愁仙福难消受，又吃人间御贡茶。"皆无香火气，《唐弘秀集》中所少。

记观杜氏书画

偶过杜子静编修（镇），出书画同观，记其尤者于左：

一、郭河阳摹《王宰平泉图》。署"臣郭忠恕奉旨摹"，有御府图书，后有东坡《李氏园诗》，子由书。书法类长公，署绍圣二年十月二日。按：长公以元祐八年自定州南迁，绍圣二年，公在惠州，少公亦在谪所。而此乃御府所藏，不知何从书之？此为可疑。又有洛阳富直柔绍兴癸丑春题字，景定壬戌重午臣贾似道敬观题字，襄阳李友真、陈懋钦、陆祖凯至正元年六月题字，张渥叔厚至正壬辰跋，吴兴赵孟頫子俊跋，商文毅公弘载跋。子俊跋以为李文饶洛阳平泉，且引陇右诸侯日南太守之句。而卷首署李将军，画中有伟丈夫，设皋比亭中，亭下壮士林立，挟弓矢，衣裤褶，顾盼自雄。按平泉为卫公别墅，不应称将军。若苏诗乃为李茂贞园作，凤翔八观之一也。茂贞以僖宗光启三年平李昌符，寻为凤翔节度使，园正其时营造。诗中所谓"云昔李将军，负险乘衰叔"者是也。俗又称皇后园，盖谓茂贞之妻。然又不应称平泉。又杜子美有王宰山水歌，所谓"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云云。则当是开元、大历间人，与文饶、茂贞皆不相及。皆不可解。然画图清丽，非俗笔，富赵诸题字尤精妙，聊记于此，俟博学君子辨之。

一、赵文敏山水卷。山浓水澹，一小舟出没烟霭中，舟上人小如蝇头，气韵生动可爱。江岸有牧人驱两乌牛，一啮水草，一前行昂首，若有待而鸣唤其群者。

署"延祐庚申岁子昂"七字。后有陵阳牟巘、汉东孟淳、吴兴周鲁三诗。又邹立诚一诗云:"王孙去后草萋萋,故国荒凉路欲迷。梦入江南图画里,绿阴愁煞杜鹃啼。"吴僧妙才诗云:"前汀水暖新蒲绿,鸂鶒䴔䴖日日来。路入平湖半烟树,片帆何日雨中开。"二诗尤佳。

一、米元章细楷《黄庭内景经》。自署"中岳外史"。首尾皆有"绍兴内殿秘赏"御印,及贾似道姓名小印,柯九思印。南宫墨迹,传者多大字,如此者尤为稀有。闻孙退谷侍郎极赏之。又元章行草《奕棋图长歌》。后署"元丰二年为宏斋",笔势奇拔,类黄鲁直。诗云:"'神仙缥缈何年别?忽此逢迎山石裂。前溪练瀑派玉帘,更后云林雾痕缺。聚头磕额方外人,担肩抱蟾骨法新。棋枰对奕环座看,谁信樵斧忘青春。我今发雪三千丈,尚要昆仑撑顶上。炉心且养九转丹,拂劫铢衣记无恙。'宏斋出此卷,皆方外一种阅世高人,面目相看,皆三生历劫中,昆仑顶上聚首磕额者,划然良觌,喜不自胜,为书其左方。元丰二年,米芾。"后有文休承、王元美二跋。又元章九月十一日晓渡扬子五言古诗墨迹,有"孤屿水中圆,遥空海边阔"之语,殊有阴、何风致。后有董宗伯跋。

一、梅花道人山水。上方有竹间题五言绝句诗,八分书。

苏黄诗品

苏文忠作诗,常云效山谷体。世因谓苏极推黄,而黄每不满苏诗,非也。黄集有云:"吾诗在东坡下,文潜少游上,杂文与无咎伯仲耳。"此可证俗论傅会之谬。《野老记闻》载,林季野目鲁直诗未必篇篇佳,但格制高耳。

同父论曹瞒之非

陈同父论曹操:"当合张鲁之资,乘汉中之势,整兵临蜀;则刘璋震恐,欲召刘备而无所及;备虽至,而亦不能御。况荆州用武之国,备必不释以与人而径入蜀,则璋不得不降,璋降蜀平,然后命夏侯渊、张郃守之,躬自还邺,整兵向荆。使许洛之兵冲其膺,蜀汉之兵捣其脊,绝吴之粮援,则荆州破,则备蹙。然后传檄江东,虽有智者,不能为吴谋矣。"云云。近日临川傅占衡平叔论刘晔云:"操破张鲁,刘晔说以乘胜取蜀,操不听。说者咎操失此机事,令蜀用法正计,遂破渊、郃军,得汉中。予以为不然。操既平张鲁,兵威已极,士皆思归,若复规益州,艰在转运,是强弩之末,非所以保胜而自全也。定河北,讨乌丸,犹踌躇前却。荆、吴果谋袭许,幸而未成耳。乌林以来,操有戒心于江东久矣,安肯远涉巴蜀?操之用兵,必顾万全,皆类此也。"二说殊相矛盾。予尝考其时,昭烈入益州在建安十九年,操破汉中在二十年,是时昭烈已领益州牧,有诸葛公为股肱,法正为谋主,赵、张、马超之属为爪牙,刘巴、彭羕之流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纲举目张,蜀中已成磐石之势,安得谓蜀人慑操之威,必不拒守?而且谓备不入蜀,璋必出降,如矇者之道黑白耶。

陶诗甲子辨

临川人傅平叔(占衡)《永初甲子辨》云:"陶诗中凡题甲子者十,皆是晋年。最后丙辰,安帝尚在,琅邪未立,虽知裕篡代形成,何得先弃司马家年号,而豫题甲子乎?自沈约、李延寿并为此说,颜鲁公醉石诗亦云:'题诗庚子岁,自谓羲皇人。'盖始以集考之,谓庚子后不复题年矣。不知陶公之出处大节,岂在区区耶?《晋书·陶传》削去甲子之说,《昭明·靖节传》亦无是语。一在《南史》前,一在《宋书》后,同时若此,不妄附会。"云云。及读宋文宪公集,乃知此论先发于潜溪,平叔特踵其说耳。宋跋渊明像云:"有谓渊明耻事二姓,在晋所作,皆题年号,入宋之时,惟书甲子。则惑于传记之说,而其事不得不辨。今渊明之集具在,其诗题甲子者,始于庚子,而迄于丙辰,凡十有七年,皆晋安帝时所作;初不闻题隆安、元兴、义熙之号。若九月闲居时,有'空视时运倾'。拟古九章,有'忽值山河改'之语,虽未敢定于何年,必宋受晋禅之后所作。不知何故,反不书甲子也。其说盖起于沈约,而李延寿著《南史》,五臣注《文选》皆因之,虽有识如黄庭坚、秦观、李焘、真德秀,亦踵其谬而弗之察。独萧统撰本传,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朱元晦述《纲目》,遂本其说,书曰'晋征士陶潜卒',可谓得其实矣。乌虖!渊明之节,其待书甲子而后见耶。"

羽阳宫瓦

《橘轩杂录》:"凤翔府,古雍州,秦穆公羽阳宫故基在焉。其瓦有古篆'羽阳千岁'字,昔云中马胜公得之。阴字,在砚之左,奇古,非铜雀所及。"《东观馀论》云:"长安民献秦穆公羽阳宫瓦十馀枚,若今筒瓦然。首有'羽阳千岁万岁'字",《老学丛谈》云:"铜雀瓦皆阳字,纪建安十三年造。尝闻其土著人云,瓦甚大,一片可为四砚。"

卷十三 谈艺三

林茂之

戊申九月十六日,偶过陈翰林子端(廷敬)所出手钞白云先生陈昂五言律二卷读之。因忆辛丑壬寅间,予在江南,常与林茂之(古度)先生游,为言白云出处甚奇。时林方携其万历甲辰以后六十年所作,属予论定,予谓:"先生昔能传一陈白云,吾独不能传先生乎?"因为披拣得百五六十首,皆清新婉缛,有六朝、初唐之风。施愚山(闰章)过广陵读之,惊曰:"世几不知此老少年面目矣,子真茂之知己也。"乙巳,予见之金陵,时两目已失明,垂涕而别;亡别,遂卒。今日读陈诗及钟退谷叙茂翁识陈始末,感慨书之。

张浚书

宋张魏公手书《谒范文正公祠》一绝云："拜公祠庙识公颜，神气如生晚不还。守土小生偏感仰，太平功业重如山。"后书"枢密副使绵竹张浚顿首题"，字画甚拙，诗亦劣。

御画牛

戊申新正五日，过宋牧仲慈仁寺僧舍，恭睹世祖皇帝画渡水牛。乃赫蹄纸上用指上螺纹印成之，意态生动，笔墨烘染所不能到。又风竹一幅，上有"广运之宝"。

放翁诗

"玉阶蟋蟀闹清夜，金井梧桐辞故枝；一枕凄凉眠不得，呼灯起作感秋诗。"小说载此为蜀中某驿卒女诗，放翁见之，纳以为妾，为夫人所逐。又有《卜算子》词，"不合画春山，依旧留愁住"云云。按《剑南集》，此诗乃放翁在蜀时所作，前四句云："西风繁杵捣征衣，客子关情正此时；万事从初聊复尔，百年强半欲何之？"玉阶作画堂，闹作怨，后人稍窜易数字，辄傅会，或收入闺秀诗，可笑也。

记观王氏书画

华阴王弘撰，字无异，工书法，博学能古文。顷来京师，观所携书画，聊记之。定武兰亭五字未损本，有米元晖、宋仲温二跋。又仲温临赵文敏十七跋。又兴唐寺石刻金刚经贞观中集王右军书、又汉华山庙碑、沈石田秋实图三物，皆华州郭宗昌胤伯家物，皆有胤伯跋。华山碑有虞山钱宗伯长歌，即所谓"郭香香察未遑辨"者也。又李营丘古木，贾秋壑题诗，语潦倒可笑，华亭董宗伯得之南充陈文宪公者，有跋。又唐子华水仙图，甚妙。

郭胤伯

华州郭胤伯(宗昌)，博雅好古，善鉴别书画金石，篆刻分法，为当时第一。所撰《金石史》，与盩厔赵孝廉(紫函)《石墨镌华》并行于世。常熟钱宗伯诗所谓"关中汲古有二士，郭髯赵崡俱嵯峨"是也。郭性孤僻，所居泏园，在白厓湖上，常构一亭，柱础瓴甓，皆有款识铭赞，手书自镌之，既极人工，旋复改作，凡三十年，亭竟不成。华阴王山史(弘撰)语予云。

柏梁诗句法

柏梁诗大官令云"枇杷橘栗桃李梅"，语本可笑，而后人多效之。如韩文公陆浑山火云"鸦鸱雕鹰雉鹄鹍"，苏文忠公韩干牧马图云"骓駓骃骆骊骝騵"，李忠定公题李伯时画马云"骍骐骝骆骃骊黄"，陈后山上苏公云"桂椒枏栌枫柞樟"，林艾山资中行云"钟镈鼎鬲匜盘盂"，韩子苍诗"莼藕藷芋蘘荷姜"，然皆施于歌行耳。若邓林"鸿鹄鹍鹏雕鹗鹘，鳟鲂鲦鲤鳗鲢鲈"，用之律，则非矣。盖皆本史游《急就篇》，如"鲤鲋蟹鳝鲐鲍虾"、"竽瑟箜篌琴筑筝"、"骍骢骓驳骊骍驴"、"牂羖羯羠羝羭"之类。又仰山答沩山云"瓶盘钗钏券盂盆"，禅语偶亦相似。

石经孟子

乔三石作《石经记》，恨独无《孟子》，谓"自开成至今七百年，无好事及此者"。近贾中丞(汉复)始为补刻，以成完书。

啸

唐天宝末，有峨眉陈道士善长啸，能作雷鼓霹雳之音，听者倾悚。大理评事孙广著《啸旨》一卷，有"流云龙吟"、"深溪虎"、"高柳蝉"、"古木鸢"、"巫峡猿"等名，其法不传。族叔与盛，字崧生，开封太守曙峰公(之都)孙也，美如冠玉，性聪悟，诗文伎艺寓目即工，尤能曼声长啸，响振林木，崇祯壬午年死于兵。

刘公猷诗

刘吏部公猷(体仁)诗，往往有风味，尝有寄友人绝句云："西湖小阁多晴月，好友同舟半是僧。寄语江南老桑苎，秋山紫蕨忆行縢。"公猷自编诗逸此，予为口诵之，公猷喜，以为予真能赏音也。又公猷友人某，素嗜琴，殁数年矣，公猷一日携诸姬郊行，过其墓，停车酹酒，使诸姬于墓下各操一曲而去，其标致如此。

汉　印

同年子蒲州吴雯，字天章，以博学宏词荐，在京师偶得汉铜印，文曰"河声岳色"。雯家蒲州中条山南永乐镇，临大河，对岸即华岳三峰也。雯有诗云："门前九曲昆仑水，万点桃花尺半鱼。"

江陵宅诗

荆州江陵相故宅，今为公廨。有人题诗云："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人传以为确论。李天生(因笃)说。

续后汉书

元郝经伯常撰《续后汉书》，窃取习凿齿《汉晋春秋》之义，年表一卷，本纪二卷，列传七十九卷，附录八卷，共九十卷。自云"奋昭烈之幽光，揭孔明之盛心，祛操、丕之鬼蜮，破懿、昭之城府。明道术，辟异端，辨奸邪，表风节，甄义烈，核正伪。推本《六经》之初，补苴二史之后。"谢陛少连《季汉书》所本也。经文集三十卷，黄俞邰家有之，惜此书不传。

姚燧《国统离合表》序曰："陈寿晋臣云云，《通鉴》因之，反帝魏而主蜀。后为目录，事皆书汉，岂晚知其非，欲正之而未及欤？至《纲目》书出，始曰'汉中王即皇帝位'，统斯正矣，而于其子独曰'后主'，何哉？且自

建兴以及炎兴，用天子制以临四方者实四十年，邓艾至成都，书'帝出降'，明年犹书'魏封故汉帝禅为安乐公'。亡国之馀且然，岂即位正始之年不'帝'，而反曰'后主'乎？其凡曰'后主'，皆溺于熟口顺耳，不思而失于刊正者也。"予按古来文人，称操率曰"魏武"、曰"曹公"，于昭烈反曰"先生"、曰"刘备"，亦习而不察耳。《刘后村集》云："翁仲山作《蜀汉书》，游丞相极称之，犹议其书'安乐公'之非。"又庐陵贡士萧常作《续后汉书》，大纲与仲山同，而书后主曰"少帝"，周丞相作序，谓"欧公议正统不黜魏，其客章望之作《明统论》以辨之"。《南轩经世纪年》直以昭烈继献帝，又引习凿齿《汉晋春秋》，以蜀为正，魏为篡，考订详备。二书不知尚存于世否耳？

双　行

《耆旧续闻》云："后唐进士谒前辈，各投所业一卷至两卷，但于诗赋古调中取其最精者行两卷，号曰双行，已谓多矣。桑魏公维翰只行五赋，李相愚只行五首诗，便取大名。裴说补阙只行五言十九首，至来秋复行旧卷。今投赞诗文，以多多为善者，乃疥骆驼也。"

时文诗古文

予尝见一布衣有诗名者，其诗多有格格不达，以问汪钝翁编修，云："此君坐未尝解为时文故耳。"时文虽无与诗古文，然不解八股，即理路终不分明。近见王恽《玉堂嘉话》一条："鹿庵先生曰：作文字当从科举中来。不然，而汗漫披猖，是出入不由户也。"亦与此意同。

唐　书

予尝论《新唐书》不及《旧书》，盖矜奇字句，全失本色。又制诏等文词，率皆削去，虽谓事增于前，辞省于旧，远逊《旧书》之详雅矣。

授正字诗

三原孙枝蔚，字豹人，老诗人也，以年授官，放还山。初得正字，赋诗云："一官如宠鹤，万里本浮鸥，献赋曾非宴，童年况异刘。山人今上路，小妇免登楼，临水看蝌蚪，惟添错字愁。"

王秋涧论文

元秋涧王恽，述承旨王公论文语曰："人手当如虎首，中如豕腹，终如虿尾。首取其猛，腹取其楦穰，尾取其螫而毒也。"见本集。乔吉梦符，论作今乐府法，亦云："凤头猪肚豹尾，大概起要美丽，中要浩荡，结要响亮。"见《辍耕录》。

秋涧又记鹿庵先生曰："《前汉》列传，多少好样度，于后插一铭词，篇篇是个碑表墓志，作者观此足矣，不必他求也。"

特　达

康熙己未春，御试博学宏词诸儒，阁臣拟进题，有"圭璋特达赋"，或未达其义。按礼，行人合六币：圭以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锦，琥以绣，璜以黼。圭，东方也。马，动物也。璋，南方也。皮，文物也。皮马不上堂，故圭璋特达于上，然则璧、琮、琥、璜，皆非特达矣。

三复姓表

"名非伯越，乘舟难效于陶朱；志切投秦，出境遂称于张禄。"此郑准为荆南节度使成汭复姓表也，见《钓矶立谈》。范文正公全袭用其语。又《蜀梼杌》："孟昶时，翰林学士范禹偁冒姓张，天成中登第，复姓；上郡守启曰：昔年上第，偶标张禄之名；今日故园，复作范雎之裔。"亦在文正之前，而引用尤切。

辽　史

夏日过汪钝庵(琬)谈及《辽史》，予言："辽自圣宗统和六年开贡举，岁放进士二三人及第，自二十四年放杨佶等二十三人后，及道宗时，遂至百馀人，汉人由进士至大官者甚众。然列传所载，皆耶律萧氏，所谓五院、六院，及二审密国舅贵族，而汉人不与。即文学传，王鼎外亦寥寥，岂当时汉进士无一人事迹可书者耶？"钝庵云："此当时无史官，失纪载之故也。"金国事迹人物，得元好问、刘祁数君而传。夫子曰："文献不足，杞宋无征"，正谓是也。

王振鹏

元仁宗在东宫时，材艺之士：文章则翰林学士清河元复初，书翰则翰林承旨吴兴赵子昂，画山水则集贤侍读学士商德符，而永嘉王振鹏其一也。振鹏，妙于界画，运笔和墨，丝分缕析，左右高下，俯仰曲折，方员平直，曲尽其体；而神气飞动，不为法拘。尝为《大明宫图》以献，世称为绝艺。延祐中，迁秘书监典簿，后拜千户，佩金符，总海运。见《虞伯生集》。

摘句图

予读施愚山侍读五言诗，爱其温柔敦厚，一唱三叹，有风人之旨。其章法之妙，如天衣无缝，如园客独茧。约略举之，若"别绪不可理"、"酒尽暮江头"、"人日日初晴"、"朔风一夜至"、"月明无远近"、"倚枕不能寐"数篇是也。至于清词丽句，叠见层出。予尝欲仿张为《主客图》之例，摘其尤者列以为图，与康乐"池塘生春草"，元晖"澄江净如练"，仲言"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并资艺苑谈助。或诘予曰："论诗固可摘裂如此耶？"予曰："谢公与子弟论《毛诗》何句最佳，或举'杨柳依依，雨雪霏霏'，公谓不如'订谟定命，远犹辰告'为有雅人深致。夫三百篇尚然，况《骚》、《选》以下乎？"因作《摘句图》：

尽日孤云在，青松满院寒。山月长清夜，江云无尽时。花亚岩中树，烟横溪上村。到门闻午磬，绕屋过寒泉。人烟梅市白，山色剡溪深。片雨前峰过，高松独鹤还。江路多春雨，山村易夕阳。野

桥沙际滑，山坞雪中深。泉闻深树里，山响乱流间。共看溪上月，正照城头山。松火围寒坐，溪窗闻夜渔。夕阳沉积霭，空翠辨前山。明月来天柱，长江入县楼。莺声花屿暖，龙气雨潭腥。水绿澄湘浦，天青入洞庭。山厨连马枥，官舍夺僧居。清泉逢谷口，老树识山家。不辨翠微色，秋山红叶重。江城连夜雨，山馆独吟身。柳叶藏洲寺，梅花杂吏人。明月非霜雪，满城生夜凉。春光门外水，夕梵雨中灯。黄叶连江下，孤帆冒雨归。野戍风中角，江梅雪后花。雨色江城暮，滩声野寺秋。谷云团小阁，松露响寒宵。乱山成野戍，黄叶自江村。波平岳麓寺，天入洞庭船。云树分曦早，江村出雾迟。云气凉依水，鹤声清满林。湖影涵官阁，泉声满郡楼。县门流水对，城堞半山衔。孤城春水岸，归鸟夕阳村。树叶春藏寺，溪声夜满楼。台迥收山郭，江清送酒杯。浦绝乂渔艇，人荒种蛤田。城郭千樯外，汀洲片雨中。芦渚起寒烧，枫林明翠微。风起帆争郭，渔归浦挂罾。看云孤阁暮，听雨万峰秋。孤村流水在，尽日白云闲。江帆连雉堞，烟树暖渔村。江桥红树外，山郭夕岚边。板桥三渡水，枫桕一林霜。溪藤翻翡翠，渔艇唤鸬鹚。云来见沧海，雪净闻清钟。树暗江城雨，天青吴楚山。野水合诸硐，桃花成一村。渌水通村港，黄鱼出板桥。高柳不藏阁，流莺解就人。片石此天地，荒祠自古今。欲问垂纶意，桐江秋水深。飞瀑林中雨，斜阳山半晴。翠屏横少室，明月正中峰。清磬昼长寂，片云晴自深。烟寺初低柳，江城半落花。野蔓没丹灶，天风来岳云。竹色翠连屋，林香清满山。寒云终日住，秋色一山归。潭烟依槛集，山色度溪来。露将松影白，泉与磬声寒。槛花经雨尽，沙鸟过江飞。果落跳松鼠，萍开过水禽。家传殉国剑，身老钓鱼矶。风流满江汉，只觉似君稀。村径半牛迹，山田多水声。亭空木叶下，风缓浦云留。暮烟随野阔，山翠入江明。松雨连山响，江云入寺来。暮雀依寒竹，仙猿下雪松。翠合江天色，愁连今古情。疏磬夕阳外，平田春水西。水气垂天阔，涛声裂地穿。月照竹林早，露从衣袂生。影孤彭蠡雁，路绕洞庭波。生猛安鼠穴，猛虎杂人群。人老三秋后，舟临十八滩。风笛荷花外，渔灯苇叶间。山势龟蛇斗，江流沔汉分。惊涛自风雨，树杪复重泉。鹫岭横天碧，龙湫到海深。微雨洗山月，白云生客衣。

予尝以暇日，撰《感旧》、《山木》二集，所录愚山诗为多，意犹未尽，因别取五言近体为《摘句图》，传诸好事者。

烛　雏

《说苑》"齐景公使烛雏主鸟而亡之，公怒，欲杀之。晏子曰：'请数烛雏之罪而杀之'云云。公止勿杀而谢焉。"《汉书》东方朔数汉武帝乳母，《五代史补》敬新磨责中牟县令，以滑稽回人主之怒，皆自晏子语得来。

林初文诗

宣城老儒丘华林者，工书法，尝赋梅花诗百首，以示梅禹金，梅但为点句读而已。一日，闽人林初文(章)孝廉以一绝句示梅云："不待东风不待潮，渡江十里九停桡；不知今夜秦淮水，送到扬州第几桥?"梅击节，逐字为加圈赞。丘见之愠曰："林诗二十八字，正得二十八圈。吾诗百篇，最少岂不直得二十八圈乎?"人传以为笑。

前辈墨迹

吴匏庵擢尚书告考妣文："五月二十八日久旱始雨，适校《白集》至春雨篇，因次韵一首志喜。"字极妙。李西涯诗："秋来霜露满东园，芦菔生儿芥有孙。我与何曾同一饱，不知何苦食鸡豚。"字极妙。

皇甫子循帖："鄙集虽完，甚不自满，惧有议之者，孰若爱我而删弃之乎。谨以一部奉览，足下深相知，必能益我也。即日。汸顿首。清甫表侄。"字甚拙。归熙甫帖："送行文为诸友所强，极不欲作，而出语辄犯时讳。见昨所示春容大雅之辞，知其褊浅矣。乞高明裁示，如不可出，当别作数语酬之耳。有光顿首。淀山尊兄执事。"字亦拙。钟退谷帖："上巳清明各赋得数诗，敬呈览。谭君诗及酒牌，看竟，乞付来手。惺上。彭举先生。"字亦拙。

张崌崃帖："明日之游，不审约元翁否？并问何时出城。不劳再速也。"又震川帖："□序文详委周尽，赠人当如是矣。僭复刊落数字，为公任校雠之职耳。鄙作令学徒誊稿，至今未来，容别上，更有言请教也。有光顿首。淀山尊兄。"

南来诗

南来苍雪法师，名读彻，居吴之中峰。常夜读《楞严》，月明如水，忽语侍者："庭心有万历大钱一枚，可往捡取。"视之果然。师贯穿教典，尤以诗名，尝有句云："斜枝不碍经行路，落叶全埋入定身。""一夜花开湖上路，半春家在雪中山。"此类甚多。己未二月，师弟子秋皋过访说此。秋皋有句云："鸟啼残雪树，人语夕阳山。"亦有家法。

黑猿图

康熙戊申岁在京师，见明宣宗御画《黑猿图》，上方有御笔云："宣德壬子之夏，广西守臣都督山云以猿来进。朕既一览而足，间因几务之暇，偶绘为图，以资宴玩。念卿辅理之勤，宜与同之，特用颁赐，以见朕意。赐少傅杨荣。"上有"武英殿宝"。按壬子，宣德七年也。文敏自建文四年太宗即位，以编修直文渊阁，至是在殿阁三十年矣。其进工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则在永乐二十二年甲辰九月仁宗即位之后；加少傅，则在宣德五年庚戌四月也。予又尝于祁县戴枫仲(廷栻)处，见宣

宗《栗猿》、《西山雪霁》二幅。

瘞鹤铭三则

门人淮阴张弨力臣，耳聋而博雅好古。康熙丁未十月，挐小舟渡江至焦山观《瘞鹤铭》，得仰石一，凡六行，存二十六字；仆石一，字在石下，存三十字，又二残字；又一石侧立剥甚，存七字。仆石之背，有宋人补刻三行。按图列见存字：

鹤（侧石第一行）。上皇（侧石第二行）。岁得于华（侧石第三行）。亭甲午岁化于朱方天其（此宋人补刻石第一行，属侧石第三行）。未遂吾翔（仰石第一行）。遽也乃裹以玄黄之币藏乎兹（宋人补刻石第二行，属仰石第一行）。山之下仙家（仰石第二行）。玄石旌事篆铭不朽词曰（宋人补刻第三行，属仰石第二行）。相此胎禽浮丘（仰石第三行）。华表留形义（仆石第一行）。唯仿佛事亦微（仰石第四行）。厥土惟宁后荡（仆石第二行）。洪流前固重（仰石第五行）。爽垲势掩华亭爰集（仆石第三行）。真侣瘞尔（仰石第六行）。夆山征君（仆石题名第一行，与铭三行斜连）。丹阳外仙尉（仆石题名第二行）。江阴真宰（仆石题名第三行）。

按宋刘昌诗兴伯《芦浦笔记》，载邵枢密亢摹本所存字：

华阳真逸撰（张今本俱阙）。上皇山樵（今阙"山樵"二字）。鹤寿不知其纪也壬辰岁得于华（原阙一字，当为亭，今"鹤"至"辰"九字俱阙）。甲午岁化于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原阙一字，当为冢，今"甲"至"其"九字俱阙，有宋人补刻，上有"亭"字）。廓耶奚夺（今俱阙，此下原阙三字）。遽也乃裹以玄黄之币藏乎兹山之下仙家（今"遽"至"兹"十二字俱阙。有宋人补刻）。无竹（此下原阙四字，"我原此字"不完）。故玄石旌事篆铭不朽词曰（俱阙，今"玄"字已下有宋人补刻）。相彼胎禽浮丘（今六字俱存，但"彼"字本作"此"，"此"下原阙二字）。予欲无言尔（今俱阙，此下原阙五字，当有"雷门"二字）。去鼓（此下原阙一字，当为"华"字，今张本"华"字见存）。表留（此下原阙二字，当为"形义"，今张本"表留形义"四字俱存）。唯仿佛事亦微冥尔将何之解化（此下原阙五字，今"冥"至"化"七字俱阙）。人（原本不完，此下又阙二字）。惟宁后荡洪流前固重扃右（今"惟宁"上又有"厥土"二字，俱存，"洪"至"右"七字俱阙）。□□（原本六字不完，此下又阙七字）。华亭爰集真侣瘞尔（原本有阙文，今"华"字上又有"爽垲势掩"四字，俱存）。丹阳真宰（原本此四字不知其次，今又有"征君外仙尉江阴"七字俱存）。

张云："原石'惟宁'上见存'厥土'二字，何以改作'解化'？'华亭'上见存'势掩'二字，何以改作'未下'？'势掩'上又存'爽垲'二字，何以改作'荆门'？"盖张今本视邵本又阙六十五字，内存宋人补刻三十二字，视邵本反多十三字，即"厥土、爽垲、势掩、征君外仙尉江阴"是也。其"竹人"已下不完八字，无形迹可考矣。笔记据《临海记》，有鹤飞入雷门鼓中，孙恩破鼓，鹤乃飞去，事在晋安帝隆安三年，断其非逸少书。而据《渔隐》断其为陶隐居书。张则据《焦氏笔乘》断其为顾况书。王观国《学林》引《颜氏家训》曰："学二王书之得体者，有陶隐居。"又引道书云"陶隐居道号华阳真逸，茅山又近焦，以是断其为陶书。"《学林》又云："今世所得碑本，不过二百字，未尝有欧公所得六百余字者。"然邵本止一百二十馀字。

叶文庄集

昆山《叶文庄公集》，世无刻本，所传止《水东日记》四十卷。予从其远孙翰林学士讱庵（方蔼）所，见公集稿二册，未编卷次，序记、碑志、杂文凡二百四十六首，附《宣府志》序例一卷，后有叶氏族谱，甚简质，自高祖以来，俱载干支八字，公自注三十五岁，干支则庚子、戊子、庚辰、丙子也。又一册，有巡抚宣府关防，诗文多手稿，皆公亲笔点窜，有涂乙至数行者。公文章平实条畅，盖德、宣以后弘治以前文体大概如此，亦杨文贞、王文恪诸公流派也。《国史经籍志》载公集四卷，不知何据？学士云："集至今未梓。"其弟方蔚则云："公集旧已版行，岁久失传耳。"

补汉纲目

宝应朱克生作汉孝平元始元年至光武建武元年《纲目》，序云："孝平之世，王莽以外戚擅权，宫闱恃太后，朝堂列奸党，弑帝弑后，篡夺国玺。朱文公《纲目》，初始二年编年之下，虽不与莽，而甲子则书莽而削帝婴，犹未敢以为然也。是年莽废帝婴为定安公，而婴尚存。光武建武元年正月，方望以帝婴复位于临泾，则婴俨然帝也。客曰：'婴废于定安第，及长，不辨六畜，方望以婴称帝于临泾，而《纲目》不许之，以其不成帝也。'应之曰：'帝婴二岁，太后已立为皇太子，后改元，安得不与以帝乎？王莽篡位，而帝婴在定安第，犹夫春秋之公在乾侯，宋末之帝昺在崖山也。既不许莽以正统，则甲子应书帝婴在定安第，而莽之伪号附焉。至于六畜不辨，乃莽使人守第，禁出入，则莽之罪也。'客曰：'莽之窃位，冠以帝婴编年，而汉帝玄更始元年，子亦附书，何也？'予曰：'《纲目》亦未之许也。《纲目》又不许玄以正统，则正统仍在婴矣。玄以诸将立之，其去刘盆子、刘信也几何？后身降赤眉，降王长沙，则更始之不得称帝，奚待辨哉？'予从《纲目》孝平元始起，迄初始二年以下，皆冠以帝婴之号，历十七年，至乙酉建武元年止。夫建武则汉有正统，而帝婴已灭。予乃韪朱文公之意，而非敢与文公诤也。自孝平元始元年至光武建武元年，凡二十五年。"

元　诗

双文诗，世以为元微之自寓。然吾观元氏《长庆

集》中诲侄等诗云："吾生长京城，朋从不少，然而未尝识倡优之门。"观此，则小说未必真微之事也。

黄幡绰书

唐明皇《霓裳羽衣曲碑》，黄幡绰书，今在蒲州，见于奕正《天下金石志》。

雩

史绳祖《学斋占毕》辨杜牧之《阿房宫赋》。"未雩何龙"，"雩"当作"云"。《猗觉寮记》亦议此句，引《北史》高那肱事，以为牧之之误；而又引《尔雅》"蝃蝀谓之雩"云，蝃蝀，虹也。如此则读属下句，意复而词不顺，且"龙"字无著，似当以史说为长。

绱

《猗觉寮记》，凡布物曰争，布网曰争网，布纸曰争纸，合用绱字。《楚世家》曰："绱缴兰台。"徐广云："系也，音争。"今齐鲁俗语尚然。

干　人

《丹浦款言》云：杜诗"千人何事网罗求"，当作干人。杜牧之诗"自滴阶前大梧叶，干君何事动哀吟?"按此说，则南唐元宗戏冯延巳云："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语固有本。然千家注、刘会孟本只作千字，钱本注云："晋作千，或作于，于字恐无义。千字对上句在字，亦未切。"子田之说是也。

评　泊

韩致尧诗："白玉堂东遥见后，令人评泊画杨妃。"李子田云："评泊者，论贬人是非人也。今作评驳者非。近诸本或作斗薄，或转讹陡薄，殊无意义。《万首绝句》本作评泊，当犹近古。"

唐诗字音

李子田举唐人诗用字，音与今人别者，如刘梦得"停杯处分不须吹"，分作去声。王建"每日临行空挑战"，罗虬"不应琴里挑文君"，挑皆上声。包佶"晓漱琼膏冰齿寒"，冰去声。段成式"玳牛独驾长担车"，长上声。予按：白氏《长庆集》中，此例尤多，如"请钱不早朝"，请作平声。"四十著绯军司马"，司入声。"红阑三百九十桥"，十读如谌。"为问长安月，如何不相离?"相，思必切。"燕姬酌蒲桃，烛泪粘盘垒"，蒲桃，蒲上声。"三年随例未量移"，量平声。"金屑琵琶槽"，琵仄声之类，子田皆未暇及。又刘梦得"几人雄猛得宁馨"，宁平声。"抛却丞郎争奈何"，争去声。独孤及"徒言汉水才容舠"，才去声。卢纶"人主人臣是亲家"，亲去声，读如靓。徐铉《骑省集》："莫折红芳树，但知尽意看"，自注云："但，平声。"予按《老学庵笔记》云：但，姓，音读如檀。又宋陶谷"尖檐帽子卑凡厮"，厮入声。宋文安《三十六所春宫馆》"郿州军司马，也好画为屏"，亦如白诗。又《猗觉寮记》举李商隐"可惜前朝元菟郡"，菟去声。"九枝灯檠夜珠圆"，唐彦谦"灯檠昏鱼目"，《释文》，檠音景；《前汉·苏武传》注，音警，唐人如此尚多，未能枚举。又陆游"烧灰除菜蝗"，蝗仄声。"拭盘堆连展"，连上声，今山东制新麦作条食之，谓之连展，连读如辇。东坡诗左元放，放作平声。司马相如，如作上声。

三原公诗

《三原王端毅公遗事》载公巡抚三吴时，题一寺壁绝句云："彩鹢西飞日未斜，江村两岸有人家。吉祥寺里梅千树，不到春来不著花。"亦宋文贞梅花赋之比。

杜茶村诗

黄冈杜浚于皇，晚号茶村老人，少时咏苏长公："堂堂复堂堂，子瞻出峨眉。早读范滂传，晚和渊明诗。"合肥龚端毅公酒间常击节诵之，以为二十字说尽东坡一生，真不可及。

魏文靖公

萧山魏文靖公诗，传者绝少。壬戌冬，偶见黄子久画《沙碛图》一卷，卷尾有文靖题诗云："江村望极际春明，匝地人家唤欲譍；芳草一川潮滟滟，娇莺随处柳层层。茅茨逼水通幽岛，苔径穿云接断塍；回首夕阳天末堕，老渔犹自未收罾。"秀丽可诵。

板桥诗

《白氏集》有板桥诗云："梁苑城西三十里，一渠春水柳千条。若为此路今重过，十五年前旧板桥。曾与玉颜桥上别，更无消息到今朝。"今讹作刘梦得，而说者疑《中山集》不载此诗，盖未考《长庆集》耳。

赵松雪书杜集

康熙辛酉六月，在慈仁寺市见赵松雪手书杜诗一部，用朱丝栏，字作行楷，末有新郑高文襄公跋云："赵文敏书，前人以为上下三千年，纵横十万里，都无此书。"云云。又有管志道跋。

冶　源

司马文正公《诗话》载青州刘概孟节诗："昔年曾作潇湘客"云云。概弃官居野原山。今州南四十里临朐县有冶源，亦名冶泉，有水竹之胜，或云欧冶铸剑之地，世为冯氏别业，即文正所谓去人境四十里者也。野原，盖冶源之讹。

李侍郎

六合李侍郎(敬)，字退庵，顺治戊戌、己亥间，予在京师，辱忘年之契，论诗文一字不轻放过。其诗有云："酒醒亭午后，人忆秣陵西。""瓜步新添水，清明远送行。"此例数十句，唐人绝调也。有集二十卷，手自编

划，去留甚严。甫刻成而病，临殁戒其子曰："我死后二十年始可行世。"今倏忽三十年矣，其集世竟无知者，实本朝一作手也。顺治辛丑过扬州，予造谒舟中。因论近日布衣诗，予举程嘉燧、吴兆，公曰："终须还他邢昉第一。"

四句诗

祖咏试终南山望馀雪诗云："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四句即纳卷。或诘之，咏曰"意尽"。阎济美试天津桥望洛城残雪诗，只作得廿字，云："新霁洛城端，千家积雪寒。未收清禁色，偏向上阳残。"主司览之，称赏再三，遂唱过。二事绝相类，题韵皆同。

僧郢子

僧澄瀚，字郢子，济宁人，工诗，有绝句云："昨宵初罢上元灯，又欲看山向秣陵。骑马乘船都不会，飘然谁识六朝僧。"为时所称。

归熙甫帖

归熙甫与门生王子敬一帖云："东坡《易》、《书》二传，曾求魏八，不与。此君殊俗恶，乞为书求之。畏公作科道，不敢秘也。"借书雅人事，乃亦徇势力如此，且在嘉靖间，世风已尔矣。

石鼓诗

《笔墨闲录》云："退之《石鼓歌》，全学子美《李潮八分小篆歌》。"此论非是。杜此歌尚有败笔，韩《石鼓诗》雄奇怪伟，不啻倍蓰过之，岂可谓后人不及前人也。后子瞻作《凤翔八观诗》中《石鼓》一篇，别自出奇，乃是韩公勍敌。

坡　诗

坡公送苏伯固五言诗云："三度别君来，此别真迟暮；白尽老髭须，明日淮南去。酒罢月随人，泪湿花如雾；后夜逐君还，梦绕江南路。"公自注："效韦苏州。"予云此生查子词耳。

三　尺

唐诗"空闻明主提三尺"，宋人云"三尺乃歇后语"。此说非是。予按《汉书·高帝纪》"吾以布衣三尺取天下"。师古曰："三尺，剑也。"《韩安国传》所云"三尺"亦同。而俗本或云"提三尺剑"，剑字，后人所加耳。"提三尺"三字，全用班书语，安得谓之歇后？

出帝论

《濮议·或问》中一段，全用《五代史》晋出帝论，故著尝试论之曰句，正谓出帝论也。

意　尽

祖咏试终南山雪诗云云，主者少之，咏对曰："意尽。"王士源谓："孟浩然每有制作，伫兴而就，宁复罢阁，不为浅易。"山谷亦云："吟诗不须务多，但意尽可也。"古人或四句，或两句，便成一首，正此意。

魏晋宋诗

予撰五言诗，于魏独取阮籍为一卷，而别于邺中诸子。晋取左思、郭璞、刘琨为一卷，而别于三张二陆之属，陶渊明自为一卷。宋取谢灵运为一卷，附以诸谢。鲍照为一卷，附以颜延之之属。盖予之独见如此。偶读《严沧浪诗话》云："黄初之后，惟阮公咏怀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晋人舍阮嗣宗、陶渊明外，惟左太冲高出一时，陆士衡独在诸人之下。"又云："颜不如鲍，鲍不如谢。"与予意略同。又晋人张、陆辈，惟景阳殊胜，在太冲之下，诸家之上。傅玄篇什最多，而可录极少，如拟"北方有佳人"云"一顾乱人国，再顾乱人家"，千古笑柄，较诸嘉隆七子剿袭古乐府尤纰谬也。

文　海

淳熙间，诏临安府开《文海》。周益公奏："《文海》乃近时江钿编类，殊无伦脊，莫若委馆阁官铨择本朝文章，成一代之书。"孝宗然之，遂以付吕祖谦。书既成，上问何以为名？益公乞赐名《皇朝文鉴》。见《玉堂杂记》。按朱子亦有与东莱论《文海》书，予在淮安榷关日，有书贾携故书求售，内有写本《文海》及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二书，不果售，至今以为憾。

卷十四　谈艺四

孙　氏

陆务观作《孙夫人志》云："夫人幼有淑质，故赵建康明诚之配李氏，以文词名家，欲以其学传夫人。时夫人方十馀岁，谢曰：'才藻非妇人事也。'"夫人，威敏公沔四世孙。李氏，即易安也。

苏子美雪诗

往读退之雪诗，"龙凤交横飞"及"银杯缟带"之句，不觉失笑。近读苏子美雪诗，有云："既以脂粉傅我面，又以珠玉缀我腮；天公似怜我貌古，巧意装点使莫偕。欲令学此儿女态，免使埋没随灰埃；据鞍照水失旧恶，容质洁白如婴孩。"更为喷饭。子美诗极为欧阳所推，与石曼卿、梅圣俞齐名，而其俚恶乃至此，何耶？子美尝自言"平生作诗，被人比梅尧臣，写字比周越"，可笑，所谓人苦不自知耳。

欧阳词

今世所传女郎朱淑真"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生查子词，见《欧阳文忠集》一百三十一卷，不知何以讹为朱氏之作？世遂因此词疑淑真失妇德，纪载不可不慎也。

桃源诗

唐、宋以来作《桃源行》，最传者王摩诘、韩退之、王介甫三篇。观退之、介甫二诗，笔力意思甚可喜。及读摩诘诗，多少自在！二公便如努力挽强，不免面赤耳热，此盛唐所以高不可及。

嵍字音

《全唐诗话》、《唐诗纪事》并载马彧赠韩定辞诗云："燧林芳草绵绵思，尽日相携陟丽谯。别后巏嵍山上望，羡君时复见王乔。"按字书：嵍，音务。《颜氏家训》云："柏人城东北有孤山，阚骃《九州志》以为舜纳于大麓即此山，世俗或呼为宣务山。予尝为赵州佐，共太原王邵读柏人城西门内碑，碑是汉桓帝时县人为令徐整所立，铭云：'土有巏务山，王乔所仙'，方知此巏务山也。巏字遂无所出，务字依诸字书即旄丘之旄也。旄字，《字林》一音忘付反。今依附俗名，当音权务耳。入邺，为魏收道之，收大嘉叹，其作赵州《庄严寺碑》铭云'权务之精'，即谓此也。"予按此则马诗当作莫毫反耳。定辞，即忠献曾祖行。东坡书此诗，乃云不知何许人，岂一时失于考据耶？

王损仲

钱牧斋于万历后文士，独许祥符王损仲（惟俭）为博雅。王尝删定《宋史》，累年求之不得，唯见其诗文二卷，《古事抄》、《玺史》，《史通》、《文心雕龙》二训故，凡若干卷。

空同诗

空同赠昌谷诗，峥嵘百年会一篇，略云："大历熙宁各有人，敲金戛玉何缤纷？高皇挥戈造日月，草昧之际崇儒绅。英雄杖策集军门，金华数子真绝伦。宣德文体多浑沦，伟哉东里廊庙珍。我师崛起杨与李，力挽一发回千钧。"其推唐、宋大家及明初作者可谓至矣。牧斋独不举此，何也？

二金石录

赵明诚与其妇李易安作《金石录》，其书最传。曾子固亦集古篆刻作《金石录》五十卷，见子开所撰行状。今《元丰类稿》第五十卷所载《金石录》跋尾仅十五条，盖未竟之书也。曾书在赵前，而世罕知者。

曾子固诗

刘渊才恨曾子固不能诗，今人以为口实。今观《类稿》中诸篇，亦荆公之亚，但天分微不及耳。若皇甫持正、苏明允、陈同父，乃真不能诗也。

潞公诗

文潞公承杨、刘之后，诗学西昆，其妙处不减温、李。五言如"云淡天迷楚，楼高地占秦。哀筝两行雁，小字数钩银。巷陌三条月，池塘十步春。府门初夜闭，多少夜游人。"（见山楼）"蘅薄频牵望，杨林久驻镳。香囊徒叩叩，云月自苕苕。翠佩传情密，微波托意遥。翩鸿渐高逝，翻恨隔神霄。"（蘅皋）"杨柳亭台暮，梨花院落深。玉池波湛湛，珠幌影沉沉。远思随庄蝶，春怀怯雍琴。萱苏不蠲忿，拥鼻独清吟。"（深院）"小槛风惊叶，幽庭露泫柯。芳尘千里远，幽恨九回多。萤影穿帘押，蛩声出砌莎。寸心无以写，望月但长歌。"（秋夕）七言如"小阁登临春暮时，绮栏飞阁映游丝。莺喧曲槛韩冯树，藓晦幽庭贡禹綦。闲对碧云吟桂水，狂思长袂宿兰池。徘徊望断江边客，采得瑶华寄与谁。"（登通山阁）"猎遍兰丛与桂枝，巢居未必有先期。灵台十仞乌随转，阿阁三重凤岂知？度柳暗催蝉嘒嘒，出云高送雁离离。汉宫玉树知何限？争忍重吟画扇诗。"（秋风）"高楼闲背夕阳登，眇眇长怀不自胜。锦瑟有时闻北里，钿车何日到西陵？地寒萱草犹难种，天远瑶华岂易凭？多谢苏门清啸客，了无尘事染壶冰。"（寓怀）"缥帙青箱次第开，慨然英气转难裁。莫言每事俱长往，须有清风属后来。弹铗始知皆琐旅，枕戈方信是雄才。平生自信真非薄，只是休容楚鸩媒。"（阅史有感）苏文忠公常称潞公长律无一字无考据，世犹未知其工妙如此。明内乡李子田撰《艺圃集》，近石门吕庄生、吴孟举撰《宋诗钞》，皆遗潞公。予偶读公集，摘录如右。

地 名

《容斋四笔》载："兴国宰书称'激水有驱策'云。激水者，彼邑一水耳，郡中未尝知之。"近时人自系乡里，多举其地一山、一水或一古迹，令人茫然不知何地。甚有割裂古名，如常州称南兰而去陵字；江宁称白钟，盖合白门、钟山而各去其一字，此何说也？又尝见诸城二士人诗卷，一称苏台，一称秦台。或问之，则苏台者谓超然台，秦台谓琅邪台耳，尤可绝倒。

王介甫诗

王介甫《白鹤吟》云："白鹤声可怜，红鹤声可恶。白鹤静无匹，红鹤喧无数。白鹤招不来，红鹤挥不去。长松受秽死，乃以红鹤故。"云云。当介甫得政变法，争新法者白鹤也，所谓招不来者是也。吕惠卿之流，乃红鹤也，所谓挥不去者是也。介甫之受秽，岂不以惠卿辈耶？此老好恶颠倒至此，可怜哉！

张伯成注杜

《怀麓堂诗话》云："《杜律》乃张注，非虞注，宣德初有刊本。"按张性字伯成，江西金溪人，元进士，尝著《尚书补传》。独足翁吴伯庆有挽诗云："笺疏空令传杜律，志铭谁与继唐碑。"予在京师，曾得张注旧本。

阎立本画孝经

阎立本画《孝经图》一卷，褚河南书，故明大内物，后归孙北海侍郎（承泽）家。相传明时东宫出阁，例以

此图为赐。吴祭酒梅村（伟业）诗"每见丹青知圣孝，累朝家法赐东宫"是也。壬戌冬杪，于宋牧仲斋见之。

杜于皇语

康熙三年，予与杜于皇（浚）、陈其年（维崧）辈同在如皋，修禊于冒氏水绘园，赋诗。或问杜："阮亭诗何如？"答曰："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洲。"又问："君诗何如？"曰："但觉高歌有鬼神，谁知饿死填沟壑。"

吴皇后临兰亭

唐文皇后，惟宋高宗最爱《兰亭序》，常御笔临赐群臣，至宫闱亦化之。按宋桑世昌《兰亭考》云："宪圣慈烈皇后尝临《兰亭帖》，佚在人间，咸宁郡王韩世忠得之，表献。上验玺文，知是中宫临本，赐保康军节度使吴益刊于石，时绍兴十七年秋七月丙寅。"又云："太后居中宫时，尝临《兰亭》，山阴陆升之代刘珙春帖子云：'内仗朝初退，朝曦满翠屏，砚池浑不冻，端为写兰亭。'刻吴琚家。琚亦善书，北固寺'天下第一江山'六大字，琚笔也。"刘后村跋高宗宸翰云："大将韩蕲王高价得硬黄本，以为逸少真迹，驰献，不知其为椒殿所书也。"周必大在翰苑时，作太皇阁帖子云："笔法似慈皇。"信哉！

应璩书语

应璩与满公琰书云："高树翳朝云，文禽蔽绿水。"甚似魏、晋间人五言。

舞　马

杜诗"舞马既登床"，《珊瑚钩诗话》云："舞马，藉之以榻也。"朱翌引《乐府杂录》云："有马舞者，拢马人著彩衣，执鞭于床上，舞马蹀躞，蹄皆应节，是登床而舞乃驭者，而马应节于下也。"二说未知孰是？

漫　兴

秀水朱竹垞简讨（彝尊）云："杜诗'老去诗篇浑漫与'，今本皆讹作漫兴，非也。"予考旧刻刘会孟本、千家注本，果皆作与字。赵云："耽佳句而语惊人，言其平昔如此。今老矣，所为诗则漫与而已，无复著意于惊人也。"《刘后村集》跋陈教授杜诗补注亦云："或信笔漫与。"云云。然近日虞山钱宗伯本，仍作兴字，略无辨证。又云："倪雁园（粲）简讨有宋刻十家宫词，内王建'太平天子朝元日'，作朝迎日，亦新。"

多父敦天马鼎

祁县戴枫仲（廷栻）有多父敦一，上有铭，云："多父作宝敦，用祁眉寿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凡十八字。又有天马鼎一，中凹处作马鼠形，或云《吕氏春秋》"周鼎作鼠，令马履之。"据此，当是周物。

祁工部诗

工部主事祁珊洲（文友），予同年也，广东东莞人。尝知庐江县，有诗云："一夜东风吹雨过，满江新水长鱼虾。"予每喜诵之。

二宋二程

元宋本诚夫与弟褧显夫，文学齐名，亦号二宋。程端礼敬叔与弟端学时叔，俱以道学著名，亦号二程（褧尝辑《国朝风雅》，见揭轨《光岳英华序》）。

寇主簿

叶石林《诗话》载吴县寇主簿国宝一绝句云："黄叶西陂水漫流，籧篨风急滞扁舟。夕阳暝色来千里，人语鸡声共一丘。"语甚工，且云："寇，徐州人，尝从陈无己学。"予考《后山集》，有赠国宝二绝句云："承家从昔如君少，得士于今孰我先。口拟说诗心已解，世间快马不须鞭。"又有和寇十一诗十数篇，所谓"画楼著燕春风里，杨柳藏鸦白下东"者是也。又有赠寇荆山诗，盖寇之字。陈又有《寇参军集》序，称寇氏兄弟曰元老、元弼。元弼名其仕，许州参军，盖国宝诸父云。

谑　对

莱阳姜吏部如须（垓），南渡后流寓吴郡，与徐孝廉昭法（枋）友善。一日同行阊门市，姜顾徐曰："桓温一世之雄，尚有枋头之败。"徐应声曰："项羽万人之敌，难逃垓下之诛。"相与抵掌大噱，市人皆惊。

后山诗

陈无己平生皈向苏公，而学诗于黄太史，然其论坡诗，谓"如教坊雷大使舞"。又有诗云："人言我语胜黄语，扶竖夜燎齐朝光。"其自负不在二公之下。然予反复其诗，终落钝根，视苏、黄远矣。任渊云："无己诗如曹洞禅，不犯正位，切忌死语。"恐未尽然。予独爱其二律云："林庐烟不起，城郭岁将穷；云日明松雪，溪山进晚风。人行图画里，鸟度醉吟中；不尽山阴兴，天留忆戴公。"又："白下官杨小弄黄，骑台南路绿无央；含红破白连连好，度水吹香故故长。蹲滑踏青穿马耳，转危缘险出羊肠；熟知南杜风流在，预怯排门有断章。"《后山集》，南阳王文庄公鸿儒弘治十二年刻于潞安，有公序及魏衍集记，元城王云、天社任渊二序；诗十二卷，六百七十九首；杂文八卷，一百六十九首；谈丛、理究、诗话、长短句附焉，共三十卷。

贺　若

琴曲有贺若，最古澹，相传以为宋太宗酷爱宫词中十小调子，乃隋贺若弼所撰，出《湘山野录》。朱翌《猗觉寮杂记》云："贺若，夷也。夷善鼓琴。见王涯传。"又云："东坡序武道士弹琴云：贺若，宣宗时待诏，即若夷也。"

鱼上木

元人竹枝词云："黄鱼上得青松树，阿侬始是弃郎

时。"然《本草》陶注:"鳗鲡鱼能缘树,食藤花。"《杂俎》:"鲵鱼能上树。赞曰:有足若鲵,大首长尾,其啼如婴,缘木弗坠。"宋祁《方物略》曰:"鲉鱼出西山溪谷及雅江,状似鲵,有足能缘木。"

秦镜诗

淄川袁松篱(藩)孝廉得秦镜,高念东侍郎为赋诗云:"河山历历看来空,万古消沉向此中;便是秦时明月在,可能还照栎阳宫。""兴亡转毂见何频?照胆咸阳迹已陈;多少人间怊怅事,金人辞汉镜辞秦。""炯如秋水了无尘,曾照阿房宫里人;惟有玉姜今不死,莲花掌上五云新。"

唐年世总释

戚光注云:"唐天祐元年(昭宗天复四年改元,朱温灭帝立哀帝,蜀仍称天复)。二年(蜀天复五年)。三年(蜀天复六年)。四年(蜀天复七年。朱温篡位,称梁开平元年)。五年(晋、岐、淮南。蜀,武成元年)。六年(晋、岐、淮南)。七年(晋、岐、吴。岐王承制加淮南杨隆演嗣吴王)。八年(晋、岐、吴。蜀永平元年,梁乾化元年)。九年(晋、岐、吴)。十年(晋、岐、吴)。十一年(晋、岐、吴)。十二年(晋、岐、吴。梁贞明元年)。十三年(晋、岐、吴。蜀通正元年)。十四年(晋、岐、吴。蜀天汉元年,汉乾亨元年)。十五年(晋、岐、吴。蜀光天元年)。十六年(晋、岐。吴武义元年,蜀乾德元年)。十七年(晋、岐)。十八年(晋、岐。吴(武)〔顺〕义元年。梁龙德元年)。十九年(晋、岐)。同光元年(晋庄宗复唐,改元。岐寻内属)。二年。三年。天成元年(明宗五改元。吴越宝正元年)。二年(吴乾贞元年)。三年(汉大有元年)。四年(吴太和元年)。长兴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应顺元年(闵帝立,遇弑,末帝立,改元清泰)。清泰二年(吴天祚元年。蜀明德二年)。三年(石敬瑭因契丹立,号晋,天福元年。自天祐至是三十三年)。升元元年(烈祖即位,古今之乱,唐未绝天,故清泰方绝。升元已建,天命人心无改也,孰谓五季无君哉!)二年(蜀广政元年)。三年(闽永隆元年)。四年。五年。六年(汉光天元年)。七年(元宗立,改元保大。殷天德元年。汉乾和元年)。保大二年(晋开运元年)。三年。四年。五年(晋亡)。六年(汉乾祐元年)。七年。八年(汉亡)。九年(周广顺元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周显德元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北汉天会元年)。中兴元年(再改交泰。元宗十六年始奉周显德年,去帝号。自升元至是三十二年。天祐至是则五十五年。自武德至是三百四十二年矣。使元宗能安天命,事大国,以右宗祀周,能世敦王道叨宾之则,三代之意也)。周显德六年(元宗十七年己未,周命城金陵)。七年(元宗十八年。庚申,宋建隆元年)。宋建隆二年(元宗十九年辛酉,元宗殂,后主即位,仍奉其正朔。宋又始称诏于唐)。三年(后主二年壬戌)。乾德元年(后主三年癸亥)。二年(后主四年甲子)。三年(后主五年乙丑)。四年(后主六年丙寅)。五年(后主七年丁卯)。开宝元年(后主八年戊辰)。二年(后主九年己巳)。三年(后主十年庚午)。四年(后主十一年辛未)。五年(后主十二年壬申)。六年(后主十三年癸酉)。甲戌岁(后主十四年。宋开宝七年)。乙亥岁(后主十五年。宋开宝八年,后主城陷被执,唐亡。自烈祖至是三主,凡三十九年。自高祖至是凡三百五十九年。殷周革命而杞宋国后,周隋之世梁犹祀焉,宋之君度不逮世宗矣)。

左传奇文

《左传》奇文,以上叛下亦曰叛,如"王叛王孙苏"是也。男子丧妻亦曰寡,"崔杼生成及彊而寡"是也。男亦曰媵,"以井伯媵秦穆姬"是也。《公羊》谓"昭公欲弑季氏",则以上杀下,亦可曰弑。

牛　耳

盟用牛耳,卑者执之,尊者莅之。鄟泽之盟,卫侯请执牛耳。发阳之役,卫石魋蒙之盟,鲁孟武伯,皆小国执牛耳。惟鄫衍之役,吴以大国执之,不合盟礼,故孟彘不从。

春秋谥

春秋谥有三字者,卫之贞惠文子是也。有生赐者,卫侯之于北宫贞子、析朱成子是也。有出奔而仍得谥者,臧武仲、中行文子是也。有作乱被诛而仍得谥者,崔武子、栾怀子是也(《困学纪闻》云:"卫侯赐北宫喜谥曰贞子,析朱成谥曰成子,是人臣生而谥也。魏明帝时,有司奏帝制作兴治为魏烈祖,是人君生而谥也。")。

左传引尚书

《左传》引《尚书》,以《禹谟》作《夏书》。僖二十四年,地平天成;文七年,戒之用休;襄三年,成允成功;二十六年,与其杀不辜;哀十八年,官占惟能蔽志,皆《大禹谟》也。《皋陶谟》亦作《夏书》。庄八年,皋陶迈种德,《皋陶谟》也。此二篇。今《虞书》以太甲作《夏书》。昭十年,欲败度,《太甲篇》也。今实《商书》。以《洪范》作《商书》。文五年,沈潜刚克;襄三年,无偏无党,皆《洪范》也。今实《周书》。虽古今叙书,或有不同。而《太甲》之为《夏书》,尤不可解。

旂　音

刘贡父《诗话》云:"司马君实论九旗之名,旗与旂相近,缓急何以区别。《小雅·庭燎》,夜向晨,言观其旂。《左传》,龙尾伏辰,取虢之旂,当为芹音耳。"康熙己未,御试博学鸿儒,施愚山侍讲(闰章)卷阁拟一等,上亲阅定名,第以旗字押韵偶误书旂,遂改置二等,亦由施素读二字不甚分别故也。

白莲诗

陆鲁望《白莲诗》:"无情有恨何人见,月白风清欲

堕时。”语自传神，不可移易。《苕溪渔隐》乃云：“移作白牡丹亦可”，谬矣。予少时在扬州，过露筋祠，有句云：“行人系缆月初堕，门外野风开白莲。”

袭勖华鳌

袭勖，字克懋，一字懋卿，章丘人。少贫牧豕，年三十始补诸生。时邑中李太常伯华、袁西野（崇冕）方尚金元词曲，勖谓伤雅道，独与济南殷正甫、李于鳞、许殿卿为古文辞，相友善。年六十，以岁贡仕江都县训导，迁威宁教谕、开平卫教授，归五年卒。所著有《懋卿集》、《太极图解》、《性命辨》。刘尚书白川称为朱元晦功臣、王伯安诤友云。勖父彪，尝以输租诣京师，见遗钱百缗于道，辇载而驰及前遗钱者，付之径去。

华鳌，字空尘，亦章丘人，御史珩之孙。邑诸生，妙于绘事，落笔辄题其上曰“空尘诗画”。人丐之画，辄瞪目不应。当其意得，迥出笔墨蹊径之外。诗亦如之，五言尤超诣。题王仁甫卜筑云：“大隐不在山，出处乃适意。”送吕中甫山人云：“秋老留红叶，风轻转白苹。”宿惠上人院云：“爱此疏林月，兼之一磬清。”孤坐云：“雨霁闻啼鸟，风停数落花。”过杨九山川上居云：“垆头留宿火，花径闭秋云”，人以拟浩然“微云疏雨”之句。鳌亦沧溟友。予少见其集，今无从购矣。鳌姓字亦见《杨升庵集》。勖有寄沧溟绝句云：“瓜田十亩济城东，云外青山小苑通。流水桃花迷处所，几家春树暮烟中。”鳌睡起自述云：“槐午睡方熟，息肩者稚子；老妻撼绳床，饭熟呼不起。不能工磬折，发乱无人理；我懒我自知，不要旁人喜。”

袁崇冕 附高应玘 张国筹 张自慎

袁崇冕，字西野，进士弼之子。兄公冕，弟轩冕，皆用科第起家，崇冕独以布衣终。工金元词曲，所著春游、秋怀诸曲，足参康、王之座。与李中麓唱酬，王渼陂曰：“雅俗相兼，沨沨有馀音。”杨方城曰：“神圣工巧，元人之俦。”中麓曰：“金石之音，元黄之色。”其为名流击赏如此。尝有客以《黄莺学画眉词》谒李太常，坐客皆言佳，西野后至，太常曰：“翁素负知音，试择佳句几何，予已有定评。”西野目毕，应声曰：“止起五字是词家语，馀无足取。”太常展手示之，云止“未老已投闲”一句。客皆大笑叹服。

同时有高应玘者，中麓弟子，亦工词曲，以贡仕为元城丞，见知王元美、魏懋权。所著有《醉乡》、《归田》诸稿，其《北门锁钥》杂剧，论者以为词人之雄。

又有张国筹者，以贡仕为行唐知县，善金元词曲。所著有《脱颖》、《茅庐》、《章台柳》、《韦苏州》、《申包胥》等剧，在袁西野、李中麓伯仲间。皆章丘人，与太常同时。

又有张自慎者，字敬叔，商河人，游中麓之门，著金元乐府三十馀种。太原万伯修曰：“北曲一派，海内索解人不得，眼中独见张就山耳。”就山，自慎别号也。

王鲁翁篆

宋穆宾廷秀墓，在女郎山之阳。有石表一，王寿卿鲁翁撰文并篆书。有黄山谷赞云：“见鲁翁用笔，可以酒酹阳冰之墓。”云云。今移置文昌祠中。

朱文公书

朱文公与徐赓载书云：“放翁诗，读之爽然。近代唯见此人为有诗人风致。如此篇，初不见其著意用力处，而语意超然，自是不凡，令人三叹不能已。近报又已去国，不知所坐何事？恐只是不合做此好诗，罚令不得做好官也。”文公于诗颇邃，故能识放翁诗佳处。洛阳刘文靖公谓李、杜只是酒徒，真孟浪语。

三　传

元盛庶斋如梓《老学丛谈》云：“《萧何传》不言律令，《李邕传》无一字及笔札，五代《刘昫传》不书修《唐史》。”

辛高陆

陆放翁晚年为韩侂胄作《南园记》，为世所讥。然当时文士实不止此。辛稼轩词用司马昭假黄钺异姓真王故事；高似孙献诗九章，每章用一锡字，皆一时名人。又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云：“莆阳陈说，文士也。输灵璧石以寿韩，刻金字于石，至称之曰我王。”

陈宣慰诗

元陈伯通宣慰云中，人跛而眇，自述云：“肢伤一体娄师德，目眇三分李雁门。”先兄西樵吏部，甲辰岁以磨勘事下西曹，锻炼良苦。兄谈笑赋诗，有句云：“纵跛尚如刁凿齿，有肠终类佛图澄。”较陈句又胜之。

联　句

联句，有人各赋四句，分之自成绝句，合之仍为一篇。谢朓、范云、何逊、江革辈多有此体。顷见朱太史《腾笑集》中，有古藤书坞送吴征君、魏上舍联句，甚得齐、梁之意，今录于此。“握手古藤下，秋深旅愁积。归来西溪旁，犹及种春麦。”（吴雯）“我亦袖轻鞭，明发辞紫陌。倦鸟不同飞，各自张旅翮。”（魏坤）“二子澹雅才，肯为时俗役。英词迭相应，如以桐扣石。”（陆嘉淑）“柳塘水漻漻，蒲坂山驿驿。改岁君到时，古藤花满格。”（查嗣琏）“大房一斗泉，酿酒冰雪白。酒熟君不来，落花良可惜。”（朱彝尊）益都董楠字孟才，工部尚书可威之叔也，常撰《古今联句诗集》六卷，与张之象《回文类聚》，皆不可少之书。

人参诗

人参诗昔人甚少，前已言之。适读《唐诗纪事》，又得段成式求人参诗云：“少赋令才犹强作，众医多失不能呼。九茎仙草真难得，五叶灵根许惠无？”周繇遗柯

古人参诗云:“人形上品传方志,我得真英自紫团。惭非叔子空持药,更请伯言当细看。”又高丽采参赞云:“三椏五叶,背阳向阴,欲来求我,椵树相寻。”椵,音贾,叶似桐。

湖湘诗

高念东侍郎(珩),以康熙戊申奉命祭告南岳,在湖湘间有诗数百篇。予喜其绝句录之。如“行人到武昌,已作半途喜。那识武昌南,烟水五千里。”“未入衡州郭,先看衡州城。城门垂薜荔,大抵似巴陵。”“绿净不可唾,此语足千古。天水澹相涵,中有数声橹。”“花放不知名,稻秀犹能长。芳草隐清流,但听清流响。”“两岸层层嶂,孤城面面山。横襟凭一叶,睥睨洞庭间。”“几月舟行久,今朝倦眼开。千峰翔舞处,一片大江来”“南岳云中尽,东流海上忙。他年图画里,著我在潇湘。”“芋火夜经声,悲喜寒岩寺。宰相世间人,何与山僧事。”“磨砖竟不成,磨铜何不可。寄语马大师,努力庵前坐。”高又有送人诗云:“故园小圃又东风,杏子樱桃次第红。明日春明门外路,清明消遣马蹄中。”

刘绮庄著书

《丹铅录》极称唐刘绮庄“桂楫木兰舟,枫江竹箭流”一篇。其诗果不减太白。升庵博雅,亦未详绮庄何许人也。按《吴中人物志》:“刘绮庄,昆山尉,研穷古今,博考传记,作类书一百卷,号《昆山编》”。其平生著作最夥,而所传只此一诗,可惜也。

诗使本朝事

或谓作诗使事,必用六朝已上为古,此说亦拘墟不足信。要之唐、宋事,须选择用之,不失古雅乃可。如刘后村诗,专用本朝故实,毕竟欠雅。如“炼句岂非林处士,鬻书莫是穆参军。”“艰虞夷甫方谋窟,老懒尧夫少出窝。”“未爱潘郎呼作友,便教米老拜为兄。”“山房惜未从公择,书局闻曾拟道原。”“立志如欧母,生儿似富公。”“野人只识羹芹美,相国安知食笋甘。”(自注富郑公事)“事先白傅求闲后,衔似温公约史年。”“公闲去伴种司谏,我懒思寻靖长官。”“清于坡老游杭市,俭似乖崖在剑州。”“军皆歌范老,民各像乖崖。”“贾董奇才无地立,欧苏精鉴与人同。”“安知李荐挥门外,不觉刘几入彀中。”此类数十联,皆宋事也。后见后村四六亦然。

乐天论诗

乐天作《刘白倡和集解》,独举梦得“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沈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以为神妙。且云此等语,在在处处应有灵物护之,殊不可晓。宜元白于盛唐诸家兴象超诣之妙,全未梦见。

樊川集

予旧藏杜牧之《樊川集》二十卷,后见徐健庵(乾学)所藏宋版本,雕刻最精,而多数卷。考《后村诗话》云:'樊川有续、别集三卷,十八九皆许浑诗。牧仕宦不至南海,别集乃有南海府罢之作,甚可笑。

朱新仲诗

南宋朱舍人翌,字新仲,著《猗觉寮杂记》,凡四百馀条,言甚博辨。刘后村尝称其读杜诗云,“纵之逼说剑,收之入檀弓”二句,未经他人道过。

人名字音

昆山顾宁人(炎武)诗,有云:“落日江头送伍员,秋风垅上别徐君;偶来圯上逢黄石,便向山中礼白云。”窃疑员字旧作王问切,唐人语曰“令君四俊,苗吕崔员”是也。后见吴曾引《春秋左氏传》,“伍奢子员”,陆德明释文:“音云,平声。”乃知顾诗用韵有据。又如马援,援字作延绢切,无作平声者。宋王景文诗云:“直翁(谓史相浩)自了平生事,不了山阴陆务观。”放翁见之笑曰:“我字务观,乃去声,如何把做平声押了?”此虽谑语,亦可为用字不详出处者戒(贞观年号及陆务观俱去声,今人皆读平声)。

心太平庵砚

有渔于道士洑者,得一砚,八角,制作古雅,背镌“心太平庵”字,盖陆放翁故物也。和州项副使得之,今归淄川毕载积州守(际有)。

唐舍人诗

亡友唐畊坞(允甲,)宣城人,故明中书舍人。工楷法,诗最清婉。尝有句云:“残花野蕨围荒砦,破帽疲驴避长官。”盖本徐文长诗“疲驴狭路愁官长,破帽残衫拜孝陵。”然宋王君玉已云:“疾风甚雨青春老,瘦马疲牛绿野深。”

未央宫铜奁

顺治中,渭南渔人于渭水中得秦时未央宫香奁一具,铜绿如鹦鹉毛,可爱。溧阳狄秋水(敬)为潼关道兵备副使,得之。副使子亿,予辛未所取士,今官翰林。

阎古古诗

阎古古(尔梅)在济南有诗云:“四围松竹山当面,一望楼台水半城。”虽本白太傅“灯火万家楼四面,星河一道水中央”,实难甲乙也。刘后村亦云:“地占百弓全是水,楼无一面不当山。”予少时在济南亦有句云:“郭边万户皆临水,雪后千峰半入城。”今前集不载。

唐人工书

唐人留意书学,即不以书名者,往往有欧、虞、颜、柳风气。苏绛作贾岛墓志云:“善攻笔法,得钟、张之奥。”元王恽《玉堂嘉话》云:“李阳冰篆二十八字,后有韦处厚、李商隐题。商隐字体绝类《黄庭经》。”然贾、李

不以书名。予在京师，所见元人诸题跋，字画多工，过今人远甚。

徐丰崖论诗

海盐徐丰崖（泰）《诗谈》云"本朝诗，莫盛国初，莫衰宣、正。至弘治，西涯倡之，空同、大复继之，自是作者森起，于今为烈。"当时前辈之论如此。盖空同、大复，皆及西涯之门。虞山撰《列朝选》，乃力分左右袒，长沙、何、李，界若鸿沟。后生小子，竟不知源流所自。误后学不浅。

商喜画

京师外城西南隅圣安寺，寺殿有商喜画壁。康熙庚申冬，高念东刑侍将归淄川，予与施愚山、宋牧仲诸词人饮饯于寺，共为联句五十韵。牧仲有句云"画壁商喜留"。按昆山刘璋圭甫《明书画史》：商喜善画山水人物，画虎得勇猛之势。今大西天经厂殿壁龙神，及大轴文殊普贤变相，亦喜笔。喜，宣德中授锦衣卫指挥，牧仲云内官，误也（西华门内玄都胜境，在弘仁寺西，有元人刘兰塑三清像甚奇）。

毛传如纪事

孔文谷序《唐诗纪事》云："诗三百篇，《毛传》盖其纪事，今为考亭所绌，欲究遗经，当必考之。"云云。实名通之论。宋王得臣《麈史》云："《关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此一句，孔子所题，其下乃毛公发明之言耳。"其以为子夏所传，必有授受之自，惜世远莫得而见也。升庵引朱子《白鹿洞赋》，有曰："广青衿之遗问，乐菁莪之长育。"或举以为问，先生曰，旧说亦不可废，然则考亭之尽去小序，终亦有不自安于心者乎？欧阳子作《诗本义》，其序问篇云："《毛诗》诸序，与孟子说诗多合。故吾于诗，常以序为证。惟《周南》、《召南》，失者类多，随而正之。"欧阳子所见岂出朱子下也？

读书台

济南近有人耕田间，掘得"读书台"三字石刻。按此为宋侍郎张公揆读书处，苏文忠公书也，见元遗山《济南行纪》。

汉瓷银槎

宋荔裳（琬）观察藏汉瓷盏二，内有鱼藻文，云在秦州时耕夫得之隗嚣故宫中。吾兄西樵为作歌。又有元人所造银槎，最奇古，腹有文曰："至正壬寅，吴门朱华玉甫制。"华玉号碧山，武塘人，见陶南村《辍耕录》。

灌婴庙瓦

吉水李梅公侍郎（元鼎）有砚，五瓣如梅花状，质如黄玉，杂翡翠丹砂之色，累累坟起，云是灌婴庙瓦。一时文士多赋之。故友邹程村（祗谟）作《砚考》，引洪文敏《容斋随笔》灌瓦砚铭为证。

外国墨

元人陆友友仁《墨史》，载外国制墨。高丽贡墨，猛州为上，顺州次之。其文曰："平卤城进贡"，或曰"顺州贡墨"，或曰"猛州贡墨"。李公择遗东坡墨半丸，其印文曰"张力刚"，云得之高丽使者。魏泰道辅云：'新罗墨，有蝇饮其汁立死"，常戒人和药勿用新罗墨。日本墨遍肌印文，如柿蒂形。陆子履奉使契丹，得墨，铭曰"阳岩镇造"者，其国精品。滕子济有墨一大笏，为龙凤之文，面曰"镇库"，万年不毁。又西域僧为苏太简言："彼国有佳墨，中国不及，是鸡足山古松为之。"金有刘法，字彦矩，常山人，自制墨，铭曰"栖神岩造"。杨文秀，金时以善墨闻，其法不用松炬，而用灯煤。子彬传其法，以授耶律文正楚材，文正授子铸，造一万丸，铭曰"玉泉万笏"。

中山狼传

《中山狼传》，见马中锡《东田集》。东田，河间故城人，正德间右都御史，康德涵、李献吉皆其门生也。按《对山集》有《读中山狼传》诗云：'平生爱物未筹量，那记当年救此狼。"则此传为马刺空同作无疑。今人唐人小说，亦如《天禄阁外史》之类。

三　剑

孙北海（承泽）家藏三剑：其一铜剑，长尺馀，有鸟篆十字，云"吴季子之子保之永用剑"，篆甚奇古。其一玉剑，长尺有二寸，博三寸，中凿一孔，剡其上若芒刃，云有人得之成汤墓中。其一鱼肠，秀水朱处士彝尊云："疑郑康成所谓大琰者也。考之桃氏作剑，未闻攻玉。玉剑之载于《六经》者无之，遂定以为圭，因作释圭。"

司马相如玉印

钱编修宫声（中谐）有司马相如小玉印，因忆元陆友仁得卫青玉印，翰林虞伯生诸公，皆有诗，友仁因著《印史》。按卫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唯其所好。自秦以来，唯天子之印称玺，又以玉，群臣莫敢用。"按此，宏说或不然。又后世谓诏令为玺书。按《国语》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冶逆予之玺书。注云："古者大夫之印，亦称玺。"

卷十五　谈艺五

文俶本草

寒山赵凡夫子妇文俶，字端容，妙于丹青，自画《本草》一部，楚词《九歌》、《天问》等皆有图，曲臻其妙。江上女子周禧得其《本草》临仿，亦入妙品。禧弟子姚，亦江阴人，美而艳，作画得俶遗意。《癸辛杂识》云："至元斥卖内府故书于广济库，有出相彩画《本草》一部，极

奇。又于杭太庙前尹氏书肆,见彩画《三辅黄图》一部,极精妙。"此亦其类也。文点字与也,文肃公孙俶从侄也,画有衡山家法,亦善花卉。汪编修(琬)赠之诗云:"君家道韫擅才华,爱写徐熙没骨花。曾向儿时窥指诀,笔端桃萼一枝斜。"

寒碧琴记

南昌王于一猷定作《寒碧琴记》云:"昔子瞻为登州司户参军,子由省之,携琴游大海。舟覆,琴堕海,后高丽人得之,献其王。王知为苏氏物也,藏之数百年。迨明崇祯间,高丽困于兵,请援。遣总兵某帅师救之。濒行,赠以琴,琴遂复还中国。"按《东坡年谱》:"元丰八年乙丑五月复朝奉郎知登州,到郡才五日,即以礼部郎官召。作别登州举人诗,有'五日匆匆守'之句。"公未尝为司户参军,且到郡非久即召;少公亦未尝省公于登也;崇祯间,亦未尝遣师援高丽。于一好奇诞,每为人欺多此类。

国风图

南宋马和之侍郎常写《毛诗》进御,画家称其行笔飘逸,时人目为小吴生。又云善画人物、佛像、山水,效吴装,务去华藻,自成一家。高、孝两朝深重其画,每亲书三百篇,令和之图写。戊申岁在京师,得其画《桧风》羔裘、素冠、苌楚、匪风四章,每幅书本诗于后,楷法殊妙,有御府图书。

耿夫人诗

吾邑耿侍御省亭(鸣世)妻徐氏,都御史华平(庭柏)之母也,有贤行,能文章。兵后失其集,仅传寄子诗云:"家内平安报尔知,田园岁入有馀资;丝毫不用南中物,好做清官答圣时。"有德之言,与捻脂弄粉者迥异。

朱文公书

益都高木王(梓),予从女兄之夫,博雅君子也。常遗予晦翁墨迹一卷,诗云:"风雪集岁宴,掩关聊自休;今晨展遐眺,倚此寒幽岩(颠倒一字)。同云暗空室,皓彩迷林丘;崩奔小涧歇,飞舞增绸缪。仰看鸾鹤翔,俯视江汉流;乾坤有奇变,澒洞惊两眸。三酌不自温,倚杖空冥搜;悲歌动华薄,璀灿忽满裘。向来一杯酒,浩荡千里游;亦复有兹赏,微言寄清酬。解携今几许,光景逝不留;怀人眇山岳,省己纷愆尤。对此奇绝境,一欢生百忧;茫然发孤咏,远思谁能收?雪中与林择之祝弟登刘园之宴坐岩,有怀南岳旧游,赋此呈择之属和,并寄敬夫兄。乾道三年冬十二月上浣,新安朱熹奉寄,时灯下走笔。"右诗盖书寄南轩者。昔人谓先生字学曹公,今此书正类东坡先生。卷首有柯敬仲题字,后有欧阳圭斋及大梁班彦功跋(彦功,元人,善词曲者)。

竹　枝

昔人谓《竹枝》歌词虽鄙俚,尚有三纬遗意。山谷闻人歌刘梦得《竹枝》,叹曰:"此奔轶绝尘,不可追也。"梦得后工此体者无如杨廉夫、虞伯生。他如"黄土作墙茅盖屋,庭前一树紫荆花。""黄鱼上得青松树,阿侬始是弃郎时"等句,皆入妙。近见彭羡门(孙遹)《岭南竹枝》深得古意,诗云:"木棉花上鹧鸪啼,木棉花下牵郎衣,欲行未行不忍别,落红没尽郎马蹄。""妾家溪口小回塘,茅屋藤扉蛎粉墙,记取榕阴最深处,闲时来过吃槟榔。""半年水宿半山居,冬采香根夏采珠,珠好须从蚌中觅,香烧还仗博山炉。"又山阴徐缄《竹枝》云:"勾践城南春水生,水中斗鸭自呼名,伯劳飞迟燕飞疾,郎入城时侬出城。"亦本色语也。

徐　氏

广陵徐氏女子(元端),工填词,有人李易安之室者。如"珠帘轻揭,憔悴怜黄叶。忽忆小亭人乍别,正是重阳时节。当初一段清秋,平分两地离愁。试向西风寄问,知他还似侬不?起来慵向妆台倚,乱绾凌云髻。归期曾说柳青时。镇日恹恹、只是恼春迟!小园昨夜西风劣,笑落漫天雪。侍儿佯笑卷帘纱,却道玉梅已放满枝花。""独坐数归期,花影重重日影低。无计徘徊思好句,支颐。除却春愁没个题。""闲倚画楼西,芳草青青失旧堤。犹记当时人去处,依依。红杏花边卓酒旗。"(自注:"白诗:摇膝支颐学二郎。")"看西风吹起,满庭碎叶。闭珠户,独坐还怯。窗外芭蕉点点,做尽凄切。禁不住芳心欲折。残灯挑尽,隐隐半明半灭。罗衾只借香温热。今夜里,这愁肠胜似离别。宽褪了裙儿几折。"

妇人经济

叶石林每令诸子女儿妇列坐说《春秋》。近日武林黄夫人顾氏,名若璞,所著《卧月轩文集》,多经济大篇,有西京气格。常与妇女宴坐,则讲究河漕、屯田、马政、边备诸大计。副笄中乃有此人,亦一奇也。

打球诗

《三朝北盟会编》载徽宗北狩至真定,金人高会击球,请帝赋诗。诗曰:"锦裘骏马晓棚分,一点星驰百骑奔;夺得头筹须正过,休令绰拨入斜门。"《挥麈馀话》载道君禋祀礼成再赐太师暹字韵诗,云:"归问雪中谁咏絮,冥搜花底自巡檐。"佳句也。

黜朱梁纪年图

长洲宋既庭(实颖)作《黜朱梁纪年图论》,其义严正。略云:"王莽不得为新,安禄山不得为燕,全忠岂独得为梁乎?且其时移檄兴复唐室者,有晋、岐、蜀、淮南四国,或为唐之臣子,或为唐之赐族,则唐实未尝亡也。今黜朱梁纪年,而以晋、岐、淮南之称天祐者为主,始于天祐四年,至后唐庄宗同光元年而止。亦《春秋》书公在乾侯之义也。图考:

唐昭宣光烈孝皇帝。

(甲子)天祐元年。
(乙丑)天祐二年。
(丙寅)天祐三年。
(丁卯)天祐四年。夏四月,朱全忠僭称皇帝,伪国号梁,伪年号开平,废唐帝为济阴王。淮南、四川移檄兴复唐室。
(戊辰)晋、岐、淮南称天祐五年。春正月,晋王李克用卒,子存勖立。朱全忠弑昭宣帝。夏五月,晋王伐伪梁夹寨,破之。
(己巳)晋、岐、淮南天祐六年。六月,伪梁刘知俊奔岐。岐遣刘知俊伐伪梁灵州,大败梁人。
(庚午)晋、岐、淮南天祐七年。伪梁遣兵袭镇州,取深、冀。镇、定推晋王为盟主,晋遣兵救之。
(辛未)晋、岐、吴天祐八年。伪梁改号乾化。晋王伐伪梁军于柏乡,大破之。
(壬申)晋、岐、吴天祐九年。春正月,晋王及镇定之兵伐幽州。二月,朱全忠救之,大败而还。六月,朱全忠为子友圭所杀。
(癸酉)晋、岐、吴天祐十年。二月,朱友贞杀友圭而自立。
(甲戌)晋、岐、吴天祐十一年。
(乙亥)晋、岐、吴天祐十二年。朱友贞改伪年号曰贞明。
(丙子)晋、岐、吴天祐十三年。
(丁丑)晋、岐、吴天祐十四年。
(戊寅)晋、岐、吴天祐十五年。
(己卯)晋、岐、吴天祐十六年。
(庚辰)晋、岐、吴天祐十七年。朱友贞改伪年号曰龙德。
(辛巳)晋、岐、吴天祐十八年。
(壬午)晋、岐、吴天祐十九年。
(癸未)晋、岐、吴天祐二十年。晋王李存勖建国号曰后唐,改元同光。冬十月,唐主入大梁,朱友贞自杀。唐毁伪梁宗庙,废朱温、朱友贞为庶人。
后唐庄宗光圣神闵孝皇帝。
(甲申)同光二年。

按:益都钟尚书龙渊先生(羽正)作《正统论》,略云:"三代、汉、唐、宋,正统也。东周君、蜀汉昭烈帝、晋元帝、宋高宗,正而不统者也。秦始皇、晋武帝、隋文帝,统而不正者也。虽非正统,不可不以帝予之也,以天下无久虚之理也。若夫王莽、曹丕、朱温,义既不正,势又不一,不得言正,又不得为统,而乃从而帝之,此司马、欧阳之误也。"

尤悔庵乐府

吴郡尤悔庵(侗)工乐府,尝以"临去秋波那一转"公案,戏为八股文字,世祖见而喜之。其所撰乐府,亦流传禁中,世祖屡称其才。既而世庙升遐,尤一为永平推官,以细故罢去,归吴中,时时以乐府寓其感慨。所作《桃花源》、《黑白卫》二传奇,尤为人脍炙。予尝寄诗云:"南苑西风御水流,殿前无复按梁州;凄凉法曲人间遍,谁付当年菊部头?""猿臂丁年出塞行,灞陵醉尉莫相轻;旗亭被酒何人识,射虎将军右北平。"尤为泣下。康熙己未,尤以召试入翰林,为检讨(近见江左黄九烟周星作"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制义七篇,亦极游戏之致)。

孙樵论史

孙樵云:"史家纪职官、山川、地理、礼乐、衣服,宜直书一时制度,使后人知某时如此,某时如彼。不当以秃屑浅俗,则取前代名品,以就简绝。"此病在唐人已有之,近日钱牧斋、艾千子訾謷沧溟、弇州本此,非创论也。

小乐府

杨廉夫自负其五言小乐府,尝云:"七言绝句体人易到,吾门章木能之。古乐府不易到,吾门张宪能之。至小乐府,二三子不能,惟吾能之耳。"向见吾友孙处士豹人(枝蔚)数章,颇奇,略记于此:"萧俨向舒州,君王怒未休。楼高苦无井,不及景阳楼。"又"置酒宣华苑,嘉王好酒悲。韩昭方用事,涕泪莫轻垂。"

史　笔

陈同甫作《忠臣传》,以武庚为忠臣孝子之首。孙可之作《西斋录》,发凡起例,大义凛然。惜其书不传于后世,是古今一大缺陷事。

诗地相肖

范仲阇(文光)在金陵,尝云:"钟声独宜著苏州",用唐人"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如云"聚宝门外报恩寺",岂非笑柄?予与陈伯玑(允衡)论此,因举古今人诗句,如"流将春梦过杭州","满天梅雨是苏州","二分无赖是扬州","白日澹幽州","黄云画角见并州","澹烟乔木隔绵州","旷野见秦州","风声壮岳州",风味各肖其地,使易地即不宜,若云"白日澹苏州",或云"流将春梦过幽州",不堪绝倒耶?

记观宋荔裳画

庚戌七月,予寓公路浦,莱阳宋荔裳(琬)北上过予,所携名画甚夥,因得纵观。最奇者为郭河阳《枯木》、刘松年《罗汉》(上有御府图书、皇妹图书各一)、赵松雪《百马图》、黄子久《浮岚暖翠图》、文征仲《松泉高士图》。又元孤云处士王振鹏画《维摩不二图》一卷,甚奇妙,楷法类赵承旨,自记云:"至大元年二月初一日拜住怯薛,第二日隆福宫花园山子上西荷叶殿内,臣王振鹏特奉仁宗皇帝潜邸圣旨,临金马云卿画《维摩不二图》草本。"又云:"至大戊申二月,仁宗皇帝在春宫,出张子有平章所进故金马云卿茧纸画《维摩不二图》,俾臣某临于东绢,更叙说'不二'之因。某谨按:释典有云(维摩诘所说经),故唐僧皎然诗云:'禅女来相试,将花

欲染衣。禅心定不起，还捧旧花归。'东坡有坐上戴花诗云：'结习渐消留不住，却须还与散花天。'又云：'毗耶居士谈空处，结习已空花不坠。试教天女御铅华，千偈澜翻无一语。'又云：'要令卧疾致文殊。'又臂痛谒告诗云：'小阁低窗晏卧温，了然非嘿亦非言。维摩未病吾真病，谁识东坡不二门。'又维摩塑像诗云：'当其在时或问法，俯首无言心自知。'杜工部题顾恺之画维摩像云：'虎头金粟影，神妙独难忘。'又东坡题石恪画维摩云：'试观石子一处士，麻鞋破帽露两肘；能使笔端出维摩，神通又过维摩诘。'某详观马云卿所作《维摩不二图》，笔意超绝，似亦悟人不二门，岂非神通过于摩诘者乎？某当时奉命临摹，更为修饰润色之。图成，并书其概略进呈，因得摹本珍藏，暇日展玩以自娱也。东嘉王振鹏。"又丁南羽画师利像，亦奇。按《元史》以功臣木华黎、赤老温、博尔忽、博尔术四族，世领怯薛之长。怯薛，犹言更番宿卫也。

皇甫湜评韩文

韩吏部文章，至宋始大显。其在当时，皇甫湜号为知公者，然其《谕业》一篇，备论诸家之文，不过曰"韩吏部之文，如长江万里，一道冲飚激浪，瀚流不滞；然而施之灌溉，或爽于用。"若有微词。反不如李北海、贾常侍、沈谏议之流无贬词也。若天不生欧公，则公之文几湮没而不彰矣。按持正此文，出自袁昂书评，后世敖陶孙、王弇州诸家文评、诗评皆仿之。

朝鲜诗

邹平张尚书华东公(延登)，刻朝鲜使臣金尚宪叔度《朝天录》一卷，诗多佳句，略载于此。晓发平岛云："三秋海岸初宾雁，五夜天文一客星。"初至登州云："南商北客簇沙头，画鹢青帘几处舟。齐唱竹枝联袂过，满城明月似扬州。"蓬莱阁云："桥石已从秦帝断，星槎惟许汉臣通。"登州次吴秀才韵云："澹云轻雨小姑祠，菊秀兰衰八月时。"水城夜景云："五更残月水城头，咏史何人独艤舟。不向东溟觅归路，还依北斗望神州。"夜坐闻击柝云："击柝复击柝，夜长不得息。何人寒无衣，何卒饥不食？岂是亲与爱，亦非相知识。自然同袍义，使我心肝恻。"九日云："黄县城边落日，朱桥驿里重阳。菊花依然笑客，鬓发又度秋霜。"东方曼倩里云："夜开宣室俨珠旒，执戟郎官走绿耩。首鼠辕驹俱碌碌，汉庭纲纪一俳优。"早春云："水际城边野马飞，渐闻宫漏昼间稀。东风日日靡芜绿，塞北江南总忆归。""王滩流水绕江涯，江上松林是我家。昨夜梦寻乌石路，山前山后早梅花。"

劳山说

劳山，在莱州府即墨县境中。昆山顾宁人(炎武)序《劳山图志》曰："自田齐之末，有神仙之论，而秦皇、汉武谓真有此人在穷山巨海之中，于是八神之祠遍于海上，万乘之驾常在东莱，而劳山之名由此起矣。山皆乱石巉岩，下临大海，逼仄难度，其险处土人犹罕至焉。秦皇登之，是必万人除道，百官扈从，千人拥挽而后上也。五谷不生，环山以外，土皆疏瘠，海滨斥卤，仅有鱼蛤，亦须其时。秦皇登之，必一郡供张，数县储序，四民废业，千里驿骚，而后上也。于是齐人苦之，而名曰劳山也。"杨太史(观光)，《致知小语》曰："山祖昆仑，起自西北，劳山居东南，为中国山尽处。行远而劳，所以名也。"二说未知孰是？以理揆之，顾说为长(顾近寄所著《日知录》，内辨劳山三则，又与前说不同)。

敬一主人诗

镇国公敬一主人讳国鼐，世祖章皇帝之庶兄也，居沈阳，以庚戌七月薨于京师。性淡泊，如枯禅老衲，好读书，善弹琴，工诗画，精曲理，乐与文士游处。常见其仿云林小幅，笔墨淡远，摆脱畦逕，虽士大夫无以逾也。有《恭寿堂诗》一卷，颇多警策，今略录数篇。

登医无闾山观音阁云："平生爱丘壑，历胜恣登眺。医闾夙所期，兹焉惬怀抱。鸟道薄层云，盘纡凌树杪。系马憩中林，拂石坐荒草。野衲候柴荆，朱颜发皓皓。问渠来何时？云在此山老。修岭逸惊麘，斜阳急归鸟。古洞驾长虹，细泉屡回绕。亭亭阶下松，百尺参青昊。托根获斯地，子落无人扫。逶迤度几峰，下瞰群山小。旷然豁心目，顿觉离纷扰。再上白云关，万象咸可了。石门破苍霭，返景堕空杳。烟霞情所钟，登涉险亦好。大海面岩岫，波光动林表。自古递相传，其中有蓬岛。安期与羡门，往事终缅邈。滉漾失端倪，气色变昏晓。岂识天地心，物理费探讨。泠然此游豫，何用心悄悄？"戊申春日行次蓟门登独乐寺云："春雨湿归鞅，行色藉以沐。落日投蓟门，遂寄禅宫宿。谁为初地功，高楼倚空筑。梯云历层楹，聊纵千里目。回飚递晚钟，薄雾笼寒竹。芳草丽郊原，新林变川陆。岂意道路人，复此慰幽独。临风思近睽，倚槛恣遥瞩。渤海杳漭沆，盘山亘纡曲。安期驻秦銮，广成降帝屋。圣哲既已往，陈迹遗岩谷。空同与沧溟，烟波恒断续。"宿向阳寺云："圣朝存象法，古寺复闻钟。花引山门路，云开野殿松。高斋谈静理，远屿淡秋容。日暮还携杖，月明林外峰。"赠正寓云："老僧多逸兴，五十学吟诗。意出烟霞外，情深摇落时。依岩营丈室，爱菊坐东篱。欲共探幽胜，邀君整杖藜。"游千山祖越寺登莲花峰云："七岭行初尽，千岩宿雾开。路回青嶂侧，寺入白云隈。洞户闻清籁，碑文暗绿苔。莲花天际出，渐觉绝尘埃。"龙泉寺云："梵宇起中天，重岩响碧泉。虚堂清晓露，幽壑静鸣蝉。窗引螺峰翠，松含象岭烟。空怜名胜地，尘世几高眠。"宿香岩寺绝顶云："雨霁空山夕，寻幽入杳冥。云封千涧白，露濯万峰青。飞鸟依檐宿，流泉伏枕听。朦胧空翠里，孤月自亭亭。"大安寺云："万仞盘危磴，千峰此独尊。山光澄宿雾，海色上朝暾。野殿松杉古，残碑文字存。悠然云外想，何必问花源？"悼剩和尚云："一叶流东土，花飞辽左山。同尘多自得，玩世去人间。古塔烟霞在，禅关水月闲。空悲留偈处，今日共跻攀。"赠御院焦冥

道士云："蓬壶连魏阙，羽客侍金门。丘壑心宁遂，烟霞气自存。谈经清漏永，扫径落花繁。西出函关叟，何曾返故园？"秋怀云："终朝成兀坐，何处可招寻。极目辽天阔，幽怀秋水深。浮云窥往事，皎月对闲心。兴到一樽酒，沉酣据玉琴。"立秋云："萧萧夜雨满皇州，景物凄其大火流。怀抱不堪闻落叶。相思何处是南楼。关河朔气催征雁，塞草西风劲紫骝。回首云山忘岁月，一声蝉噪又新秋。"秋怀寄耿驸马云：'八月霜飞秋色深，郊原草木日萧森。孤踪漫忆悬辽海，万骑还悲扈上林。曾记邮亭风雨夕，独怀京国岁寒心。他时花满西山麓，好对潺湲理玉琴。"丙午七夕立秋云："寂寞天孙驻七襄，殷勤乌鹊驾河梁。相逢预恨离筵促，别后应知清漏长。玉露初含丹桂冷，金风时动碧罗香。宵残归路迟环佩，机杼经年罢晚妆。"丙午中秋云："碧天如水夜初凉，三五蟾光满帝乡。何处笙歌侵晓漏，几家砧杵急秋霜。仙台深闭金茎露，月殿高悬桂子香。独抱幽怀浑不寐，西风雁唳到虚堂。"虞山孙旸录其诗传之。

岣嵝音

岣嵝，音训皆作去声。予向有金山寄友人诗："忆君楚泽佳风日，也上岣嵝九面山。"或以为误。按常熟顾充仲达《字义总略》云："岣嵝，一字三音：平声钩楼，上声莒旅，去声勾陋。"又按无可和尚《通雅》："岣，共于、居侯、果羽、古后四切。嵝，龙朱、郎侯、陇丑、郎豆四切。"《史记》音苟楼，犹宠炊，龙炊可平可上也。又张谓《长沙土风碑》："五岭南指，三湘北流，邻连沧浪，边遥岣嵝。"亦平读也。

集　句

《梦溪笔谈》亟称王介甫集句"风定花犹落，鸟鸣山更幽"，以为上句静中有动，下句动中有静。且云："公始为集句诗，有多至百韵者。"黄震曰："荆公集句诸作，其巧其博，皆不可及。"近代颇有之，然无如泗上施端教匪莪，平生集句诗数千首，属对精切，纵横曲折，无不如意。偶举一章，如赠鹦鹉长律云："莫恨雕笼翠羽孤（刘宪），主人情义自辛劬（王初）。人怜巧语情虽重（白居易），鸟忆高飞意正殊（李正平）。三舍郑牛徒识字（李山甫），千年丁鹤任歌呼（罗隐）。多言应伴高吟客（严郊），学语还称问字徒（崔璞）。始觉琵琶弦卤莽（白居易），终怜吉了舌模糊（孙繁）。文章辨慧皆如此（白居易），事业纷呶亦大都（魏朴）。归去不烦词客赋（罗邺），梦来还记陇头无（张谓）。劝君不必分明语（罗隐），且自三缄问世途（胡曾）。"格律寄托，两诣妙境，奇作也。

退谷论经学

辛亥五月望后一日，雨后过孙退谷先生城南书屋，先生教以读书当通经，因言"元儒经学，非后人所及。盖元时天下有书院百二十，各以山长主之，教子弟以通经学。经学既明，然后得人国学。即如吴渊颖、程普德辈，其集人多不知。明初，人犹多经学，皆元时遗逸，非后辈所及。"因出近日所撰《诗经集解》三十卷示予，意主小序，且言"生平学问以朱子为宗，独于《毛诗》不然。"予问：吕氏《读诗纪》、严氏《诗缉》如何？先生云："吕氏集众说，不甚成片段；严氏太巧，只似诗人伎俩，非解经身分。"又言："《春秋程传》，考事不尽凭三传，亦不尽离三传；取义不尽拘类例，亦不尽屏类例。朱子因此书不敢复注《春秋》，其推尊可谓至矣。然其时以党祸方作，至桓公九年阁笔，未为完书。予于是广集诸儒之说，妄为补之，有成书矣。"又言："古本《孝经》与今传本迥别。"且言："《五经翼》是十五年前所撰，不过集诸经序论耳，无当经学也。"时先生已七十有九，读书日有程课，著述满家，可谓耄而好学者矣。

孝经庶人章

《江行杂录》载："温公先垅在鸣条山，山有馀庆寺。公一日省墓至寺中，有父老五六辈上谒，进脱粟饭。公享之既毕，前启曰：'某等闻端明在县日，与诸生讲书，村人不及往听，今幸为略说。'公即取纸笔书《庶人章》讲之。既已，复前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诗》两句，此独无，何也？'公默然少许，谢曰：'某生平虑不及此，当思所以奉答。'父老出语人曰：'吾讲书难倒司马端明。'"昨见东郡耿君隐之（道见）云："曾见古本《庶人章》，末引《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绹。'"

朱淑贞璇玑图记

辛亥冬，于京师见宋朱女郎淑贞手书《璇玑图》一卷，字法妍妩。有记云："若兰名蕙，姓苏氏，陈留令道质季女也，年十六，归扶风窦滔。滔字连波，仕苻秦为安南将军，以若兰才色之美，甚敬爱之。滔有宠姬赵阳台，善歌舞，若兰苦加捶楚，由是阳台积恨，谗毁交至，滔大恚愤。时诏滔留镇襄阳，若兰不愿偕行，竟挈阳台之任。若兰悔恨自伤，因织锦字为回文，五彩相宣，莹心眩目，名曰《璇玑图》，亘古以来所未有也。乃命使赍至襄阳，感其妙绝，遂送阳台之关中，具舆从迎若兰于汉南，恩好逾初。其著文字五千馀首，世久湮没，独是图犹存。唐则天常序图首，今已鲁鱼莫辨矣。初，家君宦游浙西，好拾清玩，凡可人意者，虽重购不惜也。一日，家君宴郡倅衙，偶于壁间见是图，偿其值，得归遗予。于是坐卧观究，因悟璇玑之理，试以经纬求之，文果流畅。盖璇玑者，天盘也；经纬者，星辰所行之道也；中留一眼者，天心也。极星不动，盖运转不离一度之中，所谓居其所而斡旋之。处中一方，太微垣也，乃叠字四言诗。其二方，紫微垣也，乃四言回文。二方之外四正，乃五言回文。四维乃四言回文。三方之外四正，乃交首四言诗，其文则不回也。四维乃三言回文。三方之经以至外四经，皆七言回文诗，可周流而读者也。绍定三年春二月望后三日，钱唐幽栖居士朱氏淑贞书。"首有"璇玑变幻"四小篆，后有小朱印。予向见《断肠集》，不载此文。诸家撰闺秀诗笔者，皆未之载。宋

桑世昌泽卿、明云间张玄超之象撰《回文类聚》,亦未收此。家考功兄辑《然脂集》三百馀卷,多征奥僻,因录一通归之。后有仇英实父补图四幅,亦极妙。按张萱、周昉、李伯时辈,皆有织锦回文图,英此图殆有所本也。

鉴 铭

又《回文类聚》载唐妇人所作《转轮钩枝八花鉴铭》云:"花上八字,枝间八字,环旋读之,四字为句,递相为韵。其盘屈纠结为八枝者,左旋读之,自'篇'字起至'词'字止,当就支、脂字韵;右旋读之,自'词'字起至'篇'字止,当就先、仙字韵。"兹不具录。

蜀 产

明时蜀王府,例以三月三日取薛涛井水制笺二十四幅,以十六幅贡京师。近督抚监司稍募工仿制,殊不能佳。予使蜀时访之,井傍石臼尚存,雕镌精丽。井在锦江东,亦名玉女津也。按《续博物志》云:"蜀松花纸、杂色流沙纸、彩霞金粉龙凤纸,近年皆废。惟十色绫纹纸尚在。"今绝响矣。

裴 碑

成都遭张献忠之乱,金石文字一无存者,惟武侯庙碑尚完好。盖武丞相元衡帅蜀时,裴、柳二公皆在幕中,实元和四年己丑也。碑首称"节度掌书记侍御史内供奉赐绯鱼袋裴度撰,营田副使检校尚书吏部郎中兼成都少尹侍御史赐紫金鱼袋柳公绰书。"

千字颂

昔人欲另编千文,有难之者曰:"枇杷二字,如何破用?"遂止。曾见武林卓珂月(人月),崇祯初作《千字大人颂》,错综成章,甚有思理。枇字云:"郁尊黄金,膳枇素木。"枇音匕,义取祭用素枇也。杷字云:"姑妇任绩,夫男秉杷。"杷,田器也。开章云:"大人御天,君子名世,立千秋基,兴诸夏利。高文起家,建景闰帝,二百馀年,我皇陟位。河澄实出,凤举毛从,虞云两旦,汉日再中。群黎作乂,列州攸同,可谓高文,典册篇中。岳伯分佐,岁星可招,贡珠盈寸,舍矢五扶。投渊洁耳,何伤盛朝,帐染墨迹,帷集书囊。武功称甲,吉运始丁,诚推韩毂,令赏终缨。"皆警策。

方尔止

刘贡父平生未尝议人长短,有不韪,必面折之,退无一语,此长者之行也。亡友桐城方尔止,潇洒有天趣,每见人诵诗者,辄为窜改,其人不乐,方亦不顾也。然退未尝不称其长而掩覆其短。予以此重之。方事多可笑,秀水李良年,字武曾,方一日与札,故作增字。李明日见曰:"先生误矣,某字武曾,非增也。"方曰:"吾正恐人误作武曾(读如层)耳。"闻者皆笑。

宣炉注

如皋冒辟疆(襄),博雅嗜古,尝为桐城方詹事(拱乾)赋宣炉歌,自为之注,甚精核。云:"宣炉最妙在色。假色外炫,真色内融,从黯淡中发奇光。爇火久,灿烂善变。久不著火,即纳之污泥中,拭去如故。假者虽火养数十年,脱则枯槁。

宣庙时,内佛殿火,金银铜像浑而液。又云:宝藏焚,金银珠宝与铜俱结。命铸炉。

宣庙询铸工铜几炼始精?工对以六火则殊光宝色现。上命炼十二火条之,复用赤火熔条于铜铁筛格上,取其极清先滴下者为炉,存格上者制他器。炉式不规规三代鼎鬲,多取宋瓷炉式仿之。

宣炉以百折彝、乳足、花边、鱼、鳅、岫蜓诸耳,薰冠、象鼻、石榴足、橘囊、香奁、花素方员鼎为最;索耳、分裆判官耳、角端、象鬲、鸡脚扁番环、六棱四方直脚、漏空桶、竹节等为下。

宣炉仿宋烧斑,初年沿永乐炉制。中年嫌其掩炉本质,用番卤浸擦薰洗易为茶蜡。末年愈显本色,著色更淡。后人评宣炉五等色,栗壳、茄皮、棠梨、褐色,而藏经纸色为第一。金鋈腹下为涌祥云,金鋈口下为覆祥云。鸡皮色,覆手色,火气久而成也。

嘉靖后之学道,近之施家,皆北铸。北铸间用宣铜器改铸。铜非清液,又小冶,寒俭无精采,且施不如学道多矣 。南铸以蔡家胜,甘家蔡之鱼耳,可方学道。

真宣炉本色之厄有二:嘉隆前尚烧斑,有取本色真者重烧,有过求本色之露,如末年淡色,取本色真炉磨治一新,甚有岁一再磨。景泰、成化之狮头彝炉等,后人伪易凿宣款以重其价。宣炉又有呈样无款最真妙者,后人得之,以无款恐俗目生疑,取宣别器有款者凿嵌,毕竟痕迹难泯。皆宣之厄也。

石溪亭

蜀资江道中石溪桥,有无名氏粉书一诗,云:"桃花依旧放山青,曲几焚香对画屏。记得当年春雨后,燕泥时污石溪亭。"

先考功诗

先考功西樵兄少时,有诗曰:"雄风凉大壑,雌蜺贯秋城。"时推警策。按《法苑珠林》又有雄雷、雌雷。

惠诠顺怡诗

东坡最喜杭僧惠诠"落日寒蝉鸣"一篇,至为和作。施彦执又记其大慈坞祖塔上题一首,云:"谷口两三家,平田一望赊;春深多遇雨,夜静独鸣蛙。云暗未通月,林香始辨花;谁惊孤枕晓,涛白卷江沙。"此诗亦佳。《能改斋漫录》载湖僧顺怡诗"久从林下游"一首云:"韩子苍为予言后四句不同,结句云'唯闻犬吠声,更入青松去'。"按此即惠诠诗坡公所和者,但本作"青萝耳。《竹坡诗话》作僧守诠。《冷斋夜话》又载顺怡诗云:"久从林下游,颇识林下趣;从渠绿阴繁,不碍清风度。闲来石上眠,落叶不知数;山鸟忽飞来,啼破幽寂处。"又云:"荆公爱之。"则是惠诠诗自为坡和,顺怡诗自为介

甫所赏，韩误记为一耳。

弓　縛

道书谓一卷为一弓，佛书谓之一縛，禅学云《多罗树叶书》二百四十縛。縛与卷同。《砚北杂志》云："徐季海题佛经云：'上第几隔'，隔，如梵夹也。"

刘翼明

东武刘子羽秀才（翼明）有句云："桃花柳絮春开瓮，细雨斜风客到门。"

谢道韫砚

孙北海侍郎（承泽）藏谢氏道韫小砚一，有铭云："丝红清石，墨光洪璧，资我文翰，玉砅坚质。"末有道韫字。家兄考功云："详其文句，可回读，然倒正皆殊不工。砅音厉，水激石声，作冰字用尤误。恐非谢笔耳。"

戏　对

世传夏忠靖公奉使江南，与给事张某共事，一日张登厕，公戏之曰："解衣脱冕而行，给事给事。"（急给音同）张应声曰："弃甲曳兵而走，尚书尚书。"（常输音同）阅《墨庄漫录》，载前句乃张焘谑胡世将语，后句乃赵九龄戏对以谑李似矩尚书者也。忠靖事盖出傅会。

凤州古镜

《学斋占毕》载凤州有遁赤山，景德中，军人入一洞穴中，有石镜台一，镜围五寸，背铸水族，回环有铭三十二字，云："炼形神冶，莹质良工，当眉写翠，对脸傅红。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绮窗绣幌，俱涵影中。"方取镜，闻洞后有风雨声。此镜万历中胶州赵氏自汴京得之，海峚翁完璧自为记。按张君房《丽情集》载，王蜀时，天雄军节度使王承休妻严氏有美色，王衍爱幸之，赐以妆镜。其铭同。

卷十六　谈艺六

景范碑

邹平县西南五六里有小山，曰相公山，山前有景相公墓。墓上有碑，虽阙文，尚可读。近于奕正作《天下金石志》，亦未之载。录于左云。

大周故银青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柱国晋阳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赠侍中景公神道碑铭并序。

翰林学士朝议郎尚书水部员外郎知制诰柱国赐绯衣袋臣扈载奉敕撰。

翰林待诏朝议郎守司农寺丞臣孙崇望奉敕书。

帝轩辕乘土德之运，其臣曰奢龙、祝融，能辨方域，以制区夏。帝妫氏禅陶唐之基，其臣曰伯夷、后夔，能典礼乐，以和人神。上古佐命之道，（阙五字）焉。三政嗣兴，图吏寖盛，弥纶辅翼，代有其人。皆金策丹书，绚缋功业。垂其训聚而为坟典，形其美流而为歌颂。陋篆籀之质略，我则润之以（阙五字）之沦朽，我则镂之以贞珉。铭以纪功，碑以志行，千载之下，粲然可观者，其惟神道之表乎！故中书侍郎平章事景公讳范，皇朝元佐，（阙二字）显德二祀，冬十一月，薨于淄川郡之私第。天子废视朝，轸歼夺之念，制赠侍中，遣使赠奠，饰终之典优而厚（阙二字）诏词臣（阙一字）文（阙一字）琰盛矣。（阙三字）孔悝彝鼎，不出庙门；杜预丰碑，空沈汉水。姑自矜于名氏，诚未显于邦家，与夫辉煌帝恩，导扬休烈（阙八字）者可同日而语也（阙六字）纶有直而叙之，用丕显我大君之命。臣闻景氏之先，出于芈姓，从楚王于梦泽，差（阙一字）侍臣；画汉（阙一字）于云台，丹推名将。济美垂（阙六字）生伟人，维周之辅。长山之下，淄济为川，地胜气清，惟公故里。夫嘉遁绝世高卧于是者，足以（阙一字）颢气而为（阙七字）生于是者，足以（阙三字）而为世杰。故公之先，由烈考太仆府君之上，曰王父宾，大王父闰，皆贞晦不仕，介享天爵。而巢许（阙十三字）**（下阙）仲曰篆公（阙四字）世（阙二字）聿登相位，而申甫之祥著矣。昔者圣人之教天下也，本之以仁义，制之以经籍，是谓人文，是谓人（阙六字）以（阙一字）开物成务者，（阙四字）所于此（阙二字）以公辅之位，必由稽古升；廊庙之才，必以经术显。而公以明经擢第于春官氏，则贤哲之（阙六字）为吏于清阳（阙十一字）掾于高密郡，秩满而（阙一字），授范县令。大鹏之翼，铩北溟以未舒；蛰雷之声，殷南山而不（阙一字）。然则（阙七字）于之（阙十五字）通人之才变而顺，则方圆之量不能局。故公之佐县政也，人谓其勤且洁矣。典刑书也，人谓其（阙八字）邑恪（阙一字）以（阙八字）使（阙一字）政（阙一字）而从人者，则人谓其贤且能矣。粤若日月之彩，得天而大明；风云之期，遇屯而勃起。（阙十字）磻溪（阙一字）璜（阙十字）我大周圣神恭肃文武孝皇帝，建大功于汉室，为北藩于魏邦。初筵既开，得贤斯盛。于是我公（阙九字）而君臣之（阙九字）龙飞在天，躬载曜灵，至于霄极。皇业肇建，制以公为秋曹郎，进阶至朝散大夫。而（阙九字）万（阙十二字）之枢。惟圣人执左契，临万邦，经久制大命日政之机，国之大柄，总于枢务者，可谓重矣。而公（阙九字）忠而贤。（阙十一字）公为左司郎中，充枢密直学士，寻转谏议大夫，克职。今皇帝嗣位之时，登用旧臣，而并人乘我大丧，拥众南寇。亲征之举，迅若奔雷，分命大臣，保厘（阙七字）于公仍拜贰卿，（阙九字）振帝伐张，黄钺白旄，殪群凶而皆尽；参旗河鼓，导清跸以言旋。大祲既已平，九服又已定。（阙四字）时惟辅臣，而公昌言，可（阙八字）圣

谟硕望,可以镇流俗。爰立之命,帝心允孚。六府肇修兵赋,元大邦之调用。(阙五字)公自立不回,信而有守,(阙十字)哉。大运逢时,洪钧在手,资忠孝于君父,享富贵之崇高。而尽悴之劳,因成恙疢。封章叠上,优诏褒称,听解利权。(阙一字)专(阙七字)以列卿归第,悬车故乡。嗟风树之忽惊,诉昊天兮何极?见星而往,夕露方多,泣血以居,晨浆屡绝。哀与性尽,卧疾而终,享年五十有二。(阙七字)观夫公之行事,则其道也淳而粹,充充焉无能称。其言也直而肆,謇謇焉无所忌。耿介以自立,强干以自(阙一字)故其仕也,(阙一字)一命之卑,(阙一字)三(阙六字)无悔吝,古人之操何以尚也!秉笔者得无愧于词矣。许国夫人李氏,嗣子太庙斋郎严信等,(阙三字)灵(阙一字)光(阙二字)忝尝翼翼贤人(阙九字)子事终之礼。佳城闭日,长楸箨云,勒铭垂休,以示千古。其词曰:

长白苍苍,淄水汤汤。哲人之生,逢时会昌。哲人之逝,魂游故乡。(阙一字)高山兮峨峨,逝水兮惊波。(阙一字)而(阙一字)死(阙十九字)山有颓坂,水有高岸,人何世而弗新?善有名兮独远。猗欤公兮,时用丕显。

显德三年岁次丙辰十二月己未朔十日戊辰。

山泉翁诗

青州城南花林疃,泉石清幽,有尘外之趣。山泉翁题诗云:"山藏柳市无车马,水隔桃源有子孙。"冯宗伯(琦)爱其语,遂与锺司空(羽正)约,卜邻其地。

集 词

秀水朱竹垞(彝尊)集唐诗为填词一卷,名《蕃锦集》,殊有妙思。略录数阕于此:"燕语踏帘钩(李贺),池北池南草绿(王建)。京口情人别久(张继),与君歌一曲(李白)。""有时半醉百花前(李贺),山月皎如烛(韦应物)。赠瑶华之旖旎(陈子昂),得明珠十斛(李贺)。""秋风清(李白),秋色白(李贺),望尽青山独立(卢纶)。披硐户(卢照邻)度飞梁(同上),吟诗秋叶黄(杜甫)。幽兰露(李贺)香枫树(皇甫冉),吠犬鸣鸡几处?(同上)。苍翠晚(刘长卿)染罗衣(李贺),鸟还人亦稀(李白)。""江海茫茫春欲遍(刘长卿)。岸上无人(孙光宪),野色寒来浅(罗隐)。向晚因风一川满(薛奇童),兰闺柳市芳尘断(骆宾王),越女含情已无限(羊士谔)。洒雾飘烟(包佶),天畔登楼眼(杜甫)。此夜断肠人不见(顾况),纱窗只有灯相伴(裴说)。"此首咏春雨,尤字字入神。

耕者王清臣

天启初,颍川张远度买田颍南之中村,地多桃花林。一日,携榼独游,见耕而歌者,徘徊疃间,听之,皆杜诗也。遂呼与语,耕者自言王姓,名清臣,旧有田,畏徭役,尽委诸其族,今为人佣耕。少曾读书。客有遗一册于其舍者,卷无首尾,读而爱之,故尝歌,亦不知杜甫为何人也。异日远度过其庐,见旧历背煤字漫灭,乃烧细枝为笔所书,皆所作诗,后经乱不知所在。张独传其一篇云:"人生如泛梗,飘飘殊无根。饮啄得几许?营营晨与昏。对此春日好,荷锄出南原。近观草色敷,静听鸟语繁。诸有弄化本,杂遝呈真元。晓然似供我,宁不倒清樽?有身贵适意,穷达安足论!"此亦杜五郎之流欤?

草 贤

崔瑗善章草,王隐谓之草贤。此在草圣之前,而人罕知之。

考功诗

从叔祖季木考功(象春),跌宕使气,常引镜自照曰:"此人不为名士,必当作贼。"尝奉使长安,饮于曲江,赋诗云:"韦曲杜陵文物尽,眼中多少可儿坟。"其傲兀如此。有题项王庙乐府一篇云:"三章既沛秦川雨,入关更纵阿房炬,汉王真龙项王虎。玉玦三提王不语,鼎上杯羹弃翁姥,项王真龙汉王鼠。垓下美人泣楚歌,定陶美人泣楚舞,真龙亦鼠虎亦鼠。"此诗刘公鉽绝爱之。公与文光禄太青友善,诗亦齐名。钱牧斋尚书云:"文天瑞如魔波旬,具诸天相,能与帝释战斗,遇佛出世,不免愁宫殿震坏。王季木如西域婆罗门,邪师外道,自有门庭,终难皈依正法,然其警策处,要自不可磨灭。"《列朝诗》中仅录三首,又非佳作。

三 礼

杨太史用宾(观光)《致知小语》云:"《周礼》、《仪礼》、《大戴礼》曰三礼,丧礼、葬礼、祭礼亦曰三礼,(出丧礼。)天神、人鬼、地祇亦曰三礼(出舜典)。

唐宋诗句

晚唐人诗"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晓来山鸟闹,雨过杏花稀。"元人诗:"布谷叫残雨,杏花开半村。"皆佳句也,然总不如右丞"兴阑啼鸟缓,坐久落花多"自然入妙。盛唐高不可及如此。

蟹字韵诗

顾姒字启姬,杭州人,适鄂生某。康熙庚申,从其夫至京师。尝见所著《静御堂集》,小赋诗词颇婉丽。九日,予与同人饮宋子昭工部小园,限蟹字韵。翌日鄂诗先就,顾代作也。其末云:"予本澹荡人,读书不求解,尔雅读不熟,蟛蜞误为蟹"。予惊叹。顾善歌,所制词曲有"一轮月照一双人面"之句。予最赏之。

梵 雅

安丘马礼部(应龙)撰《梵雅》十二卷,释言第一,释义第二,释相第三,释教第四,释佛第五,释菩萨第六,释声闻第七,释外道第八,释人伦第九,释天文第十,释

地理第十一，释鸟兽第十二。

安邦试录

孙沙溪《无用闲谈》载安邦乡试录并其赋表，极佳，虽中华文士无以过之。安邦者，安南一道之名也。试录题云："洪德二年辛卯，（盖其国僭号。）初场《四书》义四篇、《五经》义五篇，二场制、诏、表各一篇，三场诗、赋各一篇，四场长策一篇。"交趾，明初为十四道之一。盖沿中国科举之制而稍损益之耳。其拟谢玄《让前将军表》曰："奈彼氐秦，生心猾夏，逞虎贪狼噬之恶，正尔凭陵；赖风声鹤唳之威，居然奔溃。谅本皇天之助顺，亦由庙算之先几。讵意图功，骤加异宠。言念百年之绩，犹后即诛；岂伊一战之劳，敢先受赏。"《木罂赋》曰："雪罍耻于荥阳，振槁叶乎潍水。士自闲于汔济，人何择于善泗。"又云："惜乎始终参差，仓皇反复，固陵之车桅不来，齐村之祸坑自速。智已局于挈瓶，悔犹追于鼎足。甓镭启衅，瓶羸告凶，槛车之困未几，钟室之恨何穷！"鸟言卉服，何以有此？亦奇矣。

粤风续九

粤西风淫佚，其地有民歌、傜歌、俍歌、僮歌、蛋人歌，俍人扇歌、布刀歌、僮人舞桃叶等歌，种种不一，大抵皆男女相谑之词。相传唐神龙中，有刘三妹者，居贵县之水南村，善歌，与邕州白鹤秀才登西山高台，为三日歌。秀才歌芝房之曲，三妹答以紫凤之歌。秀才复歌桐生南岳，三妹以蝶飞秋草和之。秀才忽作变调曰朗陵花，词甚哀切，三妹歌南山白石，益悲激，若不任其声者，观者皆歔欷，复和歌，竟七日夜，两人皆化为石，在七星岩上。下有七星塘，至今风月清夜，犹仿佛闻歌声焉。同年睢阳吴丹渠（淇），为浔州推官，采录其歌，为《粤风续九》。虽侏儒之音，时与乐府子夜读曲相近，因录数篇。

民歌曰："妹相思，不作风流待几时？只见风吹花落地，不见风吹花上枝。"（相思曲）"思想妹，蝴蝶思想也为花。蝴蝶思花不思草，兄思情妹不思家。"（蝴蝶思花）"娘在一岸也无远，弟在一岸也无遥。两岸人烟相对出，独隔青龙水一条。"（隔水曲）"妹娇娥，怜兄一个莫怜多。已娘莫学鲤鱼子，那河又过别条河。"（妹同庚）"嫩鸭行游塘栅上，娇娥尚细不曾知。天旱蜘蛛结夜网，想晴只在暗中丝。"（塘上）"妹相思，妹有真心弟也知。蜘蛛结网三江口，水推不断是真丝。"（妹相思）"科举秀才取红豆，相思及早办前程。黄菊花开九月九，枝枝叶叶有娘名。"（黄菊花）

傜歌云："思娘猛，行路也思睡也思。行路思娘留半路，睡也思娘留半床。"（一）"白马儿，白马端正也难骑。娘骑马头表马尾，马辔尖尖妹陷比？"（二。陷比。即怎骑）"邓娘同行江边路，却滴江水上娘身。滴水一身娘未怪，表凭江水作媒人。"（三。邓，与也）"黄蜂细小螫人痛，油麻细小炒仁香。鸭儿细细著水面，表缘细小爱怜娘。"（四）

俍歌："六吞六，齐度菊口笼（六，鸟也。吞，见也。齐度，大家也。菊，飞入也。口笼，山中也），大路无数岔，江河无数曲。望东西南北，花色一般红。"又"旧钱便好使，旧米好做糍。望北斗超生，望有彭照顾（彭，谓所私）。各想心各愁，心头如马践。条条腊真力，百色尽眉齐（腊，担也。真力，重也）。三十六图羊，四十双图鸡。"（言采礼之多，盛称夫家，与《罗敷行》同意）

僮歌："口三六四里，踏得耳花桃，花脉淋了好，花桃淋了密。淋了细丝丝，淋了离乙乙。养勒佛排摆，养勒花排菲。里样对鸳鸯，里样梁山伯。山伯祝英台。"（此进山踏歌之词。口，入也。脉，办也。淋，谛视也。离，陆离之意。乙，犹亚也。五六句承四五句，言桃花跗萼之秾艳。已下五句，专赋踏歌之人。勒，儿也。摆，整齐也。菲，美丽也。男女相悦，言男如佛、女如花耳。鸳鸯，比之于鸟。梁祝，比之于人。）

蛋歌：（蛋有三种：蠔蛋、木蛋、鱼蛋，此鱼蛋也。）"错畔行过苏行巷，鱼通水透到花街。木樨花发香十里，蝴蝶闻香水面来。"（一）"蛋船起离三江口，只为无风浪来迟。月明今网船头撒，情人水面结相思。"（二。今，拿也。三江：黔江、郁江、浔江）"鹿在高山吃嫩草，相思水面缉麻纱。纹藤将来作马匹，问娘鞍落在谁家？"（三。麻纱，网也。鱼蛋浮家泛宅，故所赋不离江上也）

俍人扇歌者，书歌于扇，字如蝇头，一面则花鸟。其词有云："比万两千金，眉心又眉意；比火帝龙师，结夫妻卦世。"（火帝，龙师，二人名。卦，过也）

担歌者，侗人多以木担聘女，或持赠所欢，以五采龂作方段，龂处文如鼎彝，歌与花鸟相间，字亦如蝇头。布刀者，侗人织具也，书歌于刀上，间以五采花卉，明漆沐之。又有师童歌者，巫觋乐神之曲，词不录。

彭氏诗

邓州彭氏，布政使禹峰（而述）女，适李鸿。鸿字青立，文达公裔孙，学士恒茂之子，予门人也。鸿亦能诗，而才不及妇。予尝序其《蝶龛集》，刻之京师。如咏白莲云："月亦骄花色，风偏送叶香。"刺绣云："针宜停午倦，窗喜趁新晴。"送外云："山川日以远，雨雪天将寒。"皆佳句也。又雷家湾云："峰峰斜倚俯清滑，一叶孤舟乱后身。洞口白云鸡犬在，此中大有避秦人。"金银洞云："绝壁绳桥万壑深，春风何意此登临？安禅暂借蒲团力，坐听神龙涧底吟。"又"阴崖如幄俯青萝，脉脉寒泉激素波。豆大一舟沙际望，四山香气鸟声和。"种桃柳云："绕畦烟水望迷离，种得桃枝间柳枝。好是年年芳草地，春晴须记听莺时。"惜香橙云："几经翦拂始成林，夏晚移床就绿阴。却怪一朝风雪恶，惜香空负十年心。"此类数十篇，皆可诵也。

超一子

超一子者，广陵殷氏女，早寡，学道三年，坐化。遗诗偈一卷，有云："静中无个事，反复弄虚空。地老天荒

后，魂飞魄丧中。有师开道统，无法度愚蒙。忽底虚空碎，夕阳依旧红。”又看花云：“土来浇灌水来栽，颠倒工夫任我来。满院春风花自语，不将颜色向人开。”

四六话

宋王铚作《四六话》二卷，与诗话、赋话、文话并传于时；又有作《四六谈麈》者，唐、宋以来重四六如此。故温公知制诰，以不能作四六辞。《识小编》载洪武六年，谕礼部尚书牛谅，禁止四六文字，并表笺亦然；谅等乃录柳子厚代《柳公绰谢上任表》、韩退之《贺雨表》以上，命颁行天下以为式。然其后制诰表笺，皆用四六，未尝变也。

宋元人集目

秀水曹侍郎秋岳（溶），好收宋元人文集，尝见其《静惕堂书目》所载宋集，自柳开《河东集》已下凡一百八十家，元集自耶律楚材《湛然集》已下凡一百十有五家，可谓富矣。近时石门吴孟举（之振）刻宋诗钞，亦至百数十家，多秘本，盖吴与其县人吕庄生（留良）两家所藏本；而颍滨、南丰尚不及载，则未刻尚多也。吴曾为予言：“唐樊宗师、宋二刘公是、公非集，其家皆有之。”又尝见金陵黄俞邰（虞稷）征刻唐、宋、元书目所载，有金赵秉文《滏水集》二十卷，元郝经《陵川集》三十九卷。癸亥，俞邰以徐都宪立斋（元文）疏荐入明史馆，予时向之借书，所见如《李观集》、司空图《一鸣集》、沈亚之《下贤集》、柳开《河东集》、王令《广陵集》、牟巘《陵阳集》、李之仪《姑溪集》、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皆目所未载者。又予家所有张养浩《归田类稿》、石介《徂徕集》、尹洙《河南集》、岳珂《玉楮集》，则黄氏之所未备也。近朝鲜人贡使臣至京，亦多购宋元文集，往往不惜重价，秘本渐出，亦风会使然。《水东日记》云：“《张文忠公全集》，今在故副都御史云中孙廷瑞家，盖齐府旧物，有欧阳圭斋序。”予所见本，有字术鲁翀序，而无圭斋序。

杼山集牒

释昼《杼山集》十卷，有湖州刺史于頔序，诗七卷，碑志传赞、书序二卷，联句一卷。首载敕浙西观察使牒，湖州当州皎然禅师集牒，得集贤殿御书院牒，前件集库内无本交阙进奉牒，使请速写送院讫垂报者牒，州写送使者故牒，贞元八年正月十日牒都团练副使权判兼侍御史李元使润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王纬。按《唐六典》，集贤殿学士掌刊缉古今图籍，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当时一衲子之集，至下敕观察 使牒本州写送，其于文事可谓勤矣。后世如此等事，岂可易得？张睿卿稚通所编《吴兴唐五家集》略同，但作四卷。

王威宁诗

予改官翰林侍讲时，淄川唐济武（梦赉）太史寄诗云：“蜡烛五侯新制诰，秋千三影旧郎中。”语虽巧，特工妙。后读王威宁诗，有云：“江浙老成新运使，户曹公道旧郎中。”乃知前辈已有此句法，但工拙异耳。

武侯集

宋龙泉叶氏《习学记言》序目云：“《诸葛武侯集》。荀勖、和峤令陈寿所定。亮之言，魏、晋所不欲闻，然且存之而不敢没。非亮至诚，孰能使之哉？”予谓是固忠武至诚动物之效，而晋武帝之视宋哲、徽二宗，勖、峤之视章惇、蔡京辈，务俾苏、黄诸公著作一字不存于世，明太宗靖难后举世以方正学文章为讳，其用心霄壤矣。”叶谓晋武好善忘雠，自是盛事，故其后裔，虽乱而尚延。旨哉！曹操杀孔北海，其子丕独爱融文辞，每叹曰：“扬、班俦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辄赏以金帛，此又在晋武之前，皆后世所不及。

叶水心论三国志

叶水心谓“陈寿《三国志》，笔高处逼司马迁，但少文义缘饰，终胜班固”。又云：“近世有谓《三国志》当更修定者，盖见注所载尚有诸书；不知注之所载，皆寿弃馀。”按陈寿之书，古今訾謷者非一；班氏良史，以寿胜固，殊不可解。若其称名“三国”，名义乖舛，自陈同甫、郝伯常诸人，皆改正其书。此外作者尤众，《林霁山集》有《胡君季汉正义序》，杨廉夫《正统辨》，其言尤著。近世歙人谢陛少连《季汉书》出，不惟名正言顺，抑且文词斐然，惜水心不及见耳。驷不及舌，叶氏之谓矣。

管夫人画

祁县戴枫仲藏管夫人道升小画一帧，有细书十字云：“出回新绮阁，竹掩旧朱门”。邢子愿太仆题云：“竹绕层楼罥网蛛，丝丝缕缕貌县瞿。倦来素面流轻粉，尚衣羊肝半臂无。”戴博雅有文，与傅青主善，有《半可集》。

毗陵集

唐独孤及《毗陵集》二十卷，有朝议大夫前守虔州刺史陇西李舟序，补阙安定梁肃后序（此序载《文粹》中）。末有祝允明跋云：“《毗陵集》二十卷，秘藏天府，世罕其传。吴文定公在东阁，抄藏于家。其孙经府君，与贞山给事为内兄弟。给事因得假归录之”云。诗三卷，通八十二篇，与今《诗纪》所载无异。馀赋一，表二十七，书二，议九，铭三，颂一，论一，说二，碑五，序五十一，集序三，赞六，记述十二，策书四，文十二，行状二，碑铭五，灵表一，墓志二十七，祭文九。康熙癸亥闰六月借抄于晋江黄氏。

林艾轩驳诗本义

宋林艾轩光朝，与朱子同时同里，说诗最不喜欧阳《本义》。与赵子直书云：“《诗本义》初得之，如

洗肠胃；读之三岁，觉得有未稳处。大率欧阳、二苏及刘贡父谈经多如此。”又一书驳《本义》关雎、樛木、兔罝、麟趾等解甚悉。大抵欧阳《本义》虽未必尽合，然较考亭尽去小序而以臆断，不啻胜之，未可厚非。

诵　诗

予六七岁始入乡塾受《诗》，诵至燕燕、绿衣等篇，便觉怅触欲涕，亦不自知其所以然。稍长，遂颇悟兴观群怨之旨。宋玉融、陈叔盥与乐轩陈藻读《国风》于古寺，至采蘋，藻掩卷而泣，顿悟中庸之旨。叔盥以告网山林亦之，网山遂以藻见于其师林艾轩曰："吾尝谓《诗》不歌，《易》不画，无悟人处，今于元洁尤信。”知此者，可与言《诗》。然采蘋之诗，亦未见可泣处。

学　杜

宋、明以来，诗人学杜子美者多矣。予谓退之得杜神，子瞻得杜气，鲁直得杜意，献吉得杜体，郑继之得杜骨。它如李义山、陈无己、陆务观、袁海叟辈，又其次也。陈简斋最下，《后村诗话》谓简斋以简严扫繁缛，以雄浑代尖巧，其品格在诸家之上，何也？

沈下贤集

唐吴兴沈亚之《下贤集》十二卷：古赋诗一卷，杂文杂著（如《湘中怨》、《秦梦记》、《冯燕传》之类）三卷，记二卷，书二卷，序一卷，策问对一卷，碑、志、表一卷，行状祭文一卷。有宋人序，题“元祐丙寅十月一日。无名氏”。末有万历丙午闽人徐𤊹兴公跋，云钞诸焦太史者。后附张祜、杜牧、李商隐三诗。黄俞邰（虞稷）得之周栎园户侍，户侍得之谢在杭方伯家。《下贤》文大抵近小说家，如记弄玉、邢凤等事。

鸡上木

予赠徐隐君东痴（夜）诗云：“先生高卧处，柴门翳苦竹；雪深门未开，村鸡鸣乔木。日午炊烟绝，吟声出茅屋。”云云。故友叶文敏公（方蔼）最爱之，而不解“鸡鸣乔木”之句，以为江南若见鸡上木鸣，则以为妖孽矣。然古诗已云：“鸡鸣高树颠”，陶诗云：“鸡鸣桑树颠”，而谚亦有云“鸡寒上树，鸭寒下水”。此皆目前习见语，讱庵岂忘之耶？

佛手柑诗

益都王太平（遵坦）有《咏佛手柑诗》云：“断此黄金体，施于祇树林。度人难下指，合掌即传心。味向骈枝悟，香从反覆寻。诸天有真诀，巨擘竞森森。”予每叹其工。太平又尝作禅意诗数十篇。

木瓜诗解

紫阳解诗多失本意。其甚者，如“木瓜”一章，尤为穿凿。辅广《童子问》亦知其非，而不敢斥师说，则欲尽抹倒小序、《家语》以傅会其谬，依违可笑。云有学者请于先生曰：“某于木瓜诗反复讽咏，但见其有忠厚之意，而不见其有亵慢之情。小序以为美齐桓，恐非居后揣度者所能及。或者，其有所传也。窃意桓公既殁之后，卫文公伐齐，杀长立幼，卫人感桓公之惠，而责文公之无恩，故为是诗以风其上。不然，则《家语》所谓吾于木瓜见苞苴之礼行焉，岂凿空而为此言乎？”先生以为不然，曰：“若以此诗为卫人欲报桓公之诗，则齐桓之惠，何止于木瓜，而卫人实未有一物报之也。”（此论呆甚，岂诗人言外之意）“愚谓（此下辅氏之说）以此言之，则小序之说，亦傅会之失，实无所据（何武断如此）。而先生疑以为男女赠答之词，则亦以为卫风多淫乱之诗而疑其或然耳（此段是）。至于《家语》所载夫子之说，乃王肃所纂集，固难尽信，而其言亦又无甚意味。且于小序之作，未知其孰为先后也。”（若是则秦火已后，《六经》、《四子》之书皆不足信矣。因傅会师说，而并欲废《家语》，可谓妄人也已矣。）其它解《有女同车》、《风雨子衿》等篇，皆傅会无理。诸家之说，斯为最下。

庙堂碑

虞伯施夫子庙堂碑真迹，康熙壬戌江南一士夫携至京师，或酬直五百金，不许，张学士素存（玉书）云亲见之。又有陆士衡真迹一帖，归户书真定梁公苍岩（清标），宋牧仲（荦）曾见之。

表语本乐天诗

宋任忠厚（惇）坐上书入籍，久不得调，投时相启云：“笼中翦羽，仰看百鸟之翔；岸侧沈舟，坐阅千帆之过。”盖用白乐天诗“沈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语。

后山师曾黄

《猗觉寮记》云陈后山平生尊黄山谷，末年乃云：“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人或疑之，非也。无己少学文于子固，后学诗于鲁直，各有师承。是诗（观兗文忠公六一堂圖書。）又有句云：“世虽嫡孙行，名在恶子中。”又与林秀州书云：“有闻于南丰先生，不敢不勉。”答晁深之书云：“始仆以文见南丰，辱赐以教。”云云。又妾薄命二篇，至有“杀身以相从”之语，自注为曾南丰作。其推尊至矣。至答秦觏书云：“仆于诗初无师法，一见黄豫章，尽焚其稿而学焉。”其自叙源流甚明白。惟于两苏公，虽在及门六子之列，而其言殊不然。其答李端叔书云：“两公之门，有客四人，黄鲁直、秦少游、晁无咎，长公之客也；

张文潜，少公之客也。”言外自寓倔强之意，此则不可解耳。

虞 揭

虞道园序范德机诗，谓世论杨仲弘如百战健儿，德机如唐临晋帖，揭曼硕如美女簪花，而集如汉廷老吏。曼硕见此文大不平。一日过临川诘虞，虞云“外间实有此论”，曼硕拂衣径去，留之不可。后曼硕赴京师，伯生寄以四诗，揭亦不答，未久卒于位。偶读梁石门寅集述此，记之。文士护前，卢后王前，千古一辙，可笑也。

艾轩用法语

吴子经，临川人，与欧阳文忠游，著《法语》。有云：“稚子夜啼，拊背以呜之而不止，取果饵与之而不止，于是其母灭烛，其父伏户下为鬼啸，为狐鸣，则其口如窒，此事所以贵乎权也。”韩子苍谓其绝似《庄子》。孝宗朝，林艾轩（光朝）在太学日，试兵势策云：“譬如婴儿夜啼，拊之不止，啖之不止，卒然灭烛伏户下，为虎啸狐鸣，则其喙如窒。”全用吴语，校文者传以为笑。少司成陈少南见之，大惊叹曰：“此笔当与太史公争衡，必置首选。”林希逸作《艾轩文集序》载其事。盖当时艾轩实窃吴词，讪笑与赏叹者皆不知其本《法语》也。

蜀 鉴

《蜀鉴》十卷，起秦人取南郑、秦人伐蜀，迄西南夷本末，有文子嘉熙丁酉跋云：“与资中郭允蹈居仁共为此编。”又有姚咨嘉靖丙寅跋云：“是编予得之罗浮外史顾玄纬氏，玄纬得之兵侍鄞范东明翁，翁又得之章丘李中麓吏部，辗转假录，越二十馀年，予始得手钞，凡六逾月乃毕。夙兴夜寐，无论寒暑，盖不知老之将至。”是书予壬子入蜀时，购之不可得，康熙癸亥，乃借之朱简讨锡鬯。朱好写书，多未刻秘本。跋中李中麓氏藏书百六十年未散，近始归昆山徐宫赞健庵（乾学）。梁溪顾氏书至孝廉修远（宸）尤富，后书归吴中丞伯成。（兴祚）惟四明范氏天一阁书不以借人，至今无恙，馀姚黄梨洲（宗羲）多就阅其秘本。

李元宾集

唐李观《元宾文集》五卷，附诗四篇，始《郊天颂》，终《邠宁节度飨军记》，凡杂文五十篇。诸碑铭亦有奇处。至与孟简吏部、奚员外诸书，粗率叫呶，如醉人使酒骂坐。盖唐中叶已后，江湖布衣，挟行卷干荐绅，延接稍迟，赠遗稍薄，则谤讟随之，浸以成习，观诸书可见。编首有陆希声序，谓“始元宾举进士，其文称居退之右。元宾早世，其文未极。退之穷老不休，故能卒擅其名”。又云：“元宾尚于辞，故辞胜其质。退之尚于质，故质胜其辞。”（此序载《文粹》中）予谓元宾视退之，如跛鳖欲追骐骥，未可以道里计也。

唐人不明理

唐人多不明理，如欧阳詹《自明诚论》，先云：“文王、周、孔，自性而诚者也，颜子、游、夏，得诚自明者也。”下却云：“尹喜自明诚而长生，公孙弘自明诚而为卿，张子房自明诚而辅刘，公孙鞅自明诚而佐嬴。”此等议论，可谓离经畔道，宋儒之罪人也。

熊 馆

予《蜀道诗》有“熊馆四时阴”之句，亡友叶文敏讱庵（方蔼）以为射熊馆乃汉上林馆名，不可借用。非也。《梦溪笔谈》云：“熊于山中行数千里，悉有跧伏之所，必在石岩枯木中，山民谓之熊馆。”讱庵或偶忘之耳。又有句云：“东道连朐䏰。”按朐䏰音润蠢，而颜师古《地理志注》音劬，予从颜音。

唐人歌乐府

唐人所歌乐府词曲，率是绝句，然又多剪截律诗，别立名字，殊不可晓。如王右丞“风劲角弓鸣”一首，截取前四句名《戎浑》；“扬子谈经处”一首，截取前四句名《昆仑子》，旗亭伶人所歌高常侍“开箧泪沾臆”一首，(《万首》作濡）本是长篇，截取前四句名《凉州歌》是也。又考教坊记诸曲名，如《胡渭州》、《穆护子》（又作砂)、《凉州》、《伊州》、《甘州》之类皆载，而无《戎浑》、《昆仑子》之名。

潘 高

金坛潘高孟升《南村诗》，雅语时入古人，予最喜一绝句云：“黄鸦谷谷雨疏疏，燕麦风轻上鲞鱼。记得去年寒食节，全家上冢泊船初。”

武风子

武风子，云南之武定人，名恬，或言其先军卫官也。尝行乞市中，或寄宿僧寺，状若清狂不慧，特有巧思，能于竹箸上烧方寸木炭，画山水人物台阁鸟兽林木，曲尽其妙。尝画凌烟阁功臣、瀛洲十八学士，须眉意态，衣褶剑履，细若丝粟，而一一生动。或以酒延致之，以箸散布其侧，醉辄取画，运斤成风。藩王、督抚、藩臬大吏欲邀致，即逃匿山谷，不见也。其箸一束，直白金数星。宦滇南者，远馈京师，用充方物，亦奇技也。风子醉后，或歌或笑，或说《论语》，有奇解。年六十馀卒。卢氏《杂记》云：故德州王使君椅，有笔一管，约一寸许，管两头各出半寸以来，中间刻《从军行》一幅，人马毛发屋木亭台远水，无不精绝。每一事刻《从军行》二句，云用鼠牙刻之。故崔郎中铤有《王氏笔管记》，此其类焉。

铜雀砚辨

崔后渠《彰德府志》辨砚云：“世传邺城古瓦砚，

皆曰曹魏铜雀砖砚，皆曰冰井，盖狥名而未审其实。魏之宫室，焚荡于汲桑之乱，赵燕而后，迭兴代毁，何有于瓦砾乎？”《邺中记》云：“北齐起邺，南城屋瓦皆以胡桃油油之，光明不藓。筒瓦用在覆，故油其背。版瓦用在仰，故油其面。筒瓦长二尺，阔一尺。版瓦之长如之，而其阔倍。今或得其真者，当油处必有细纹，俗曰琴纹。有花曰锡花，传言当时以黄丹铅锡和泥，积岁久而锡花乃见。古砖大者方四尺，上有盘花鸟兽纹，千秋万岁字，其纪年非天保则兴和，盖东魏、北齐也。又有砖筒者，花纹年号如砖，内圆外方，用承檐溜，亦可为砚。”宋刺史李琮，元丰中于丹阳邵不疑家得唐元次山家藏邺城古砖砚，背有花纹及万岁字，与《邺中记》合。又曰“大魏兴和二年造”，则唐贤所珍，已出于南城矣。

扈从清凉诗

高侍讲（士奇）扈从清凉山杂诗云：“仙跸陪游陟井参，年来万里阅崎嵚。东西行遍关山路，三度春风宿羽林。”（辛酉，扈从巡历喀尔沁。壬戌，扈从奉天府。癸亥，扈从清凉山。皆以二月出都。）“轻寒未放杏花枝，树底停鞭感岁时。不止今年负花事，漫将游迹比分司。”（元王恽宪州诗“谁著分司王老子，杏花香里过今春。”）“滱水溅溅出谷流，沙原路僻草新抽。鸡声亭午山村外，报道邮签过定州。”“佛顶分来五髻青，浮空凤刹玉舆停。茜衫黄帽摇金铎，宫锦齐开梵字经。”“紫府仙山实奥区，长松郁郁壑争趋。兴来那得勾龙爽，重写峰峦入画图。”（勾龙爽有《紫府仙山图》，载《宣和画谱》。）“新安城上有高楼，金粉香销几百秋。传是章宗游赏地，纤花细草满春洲。”“野淀弥漫一望迷，渔庄蟹舍接通堤。远天云树熹微里，只少楼台似浙西。”

卷十七　谈艺七

记观施愚山书画

辛亥秋，偶观施愚山（闰章）所携书画。东坡书二通：其一与柳子玉、宝觉师会金山诗。又其一云：“吕梦得承事，年八十三，读书作诗，手不废卷，室如悬罄，但贮古今书帖而已。作诗示慈云老师。”后有常熟严文靖公（讷）跋。又元人赵仲穆画竹，愚山作记，沈绎堂书之。又徐渭画芭蕉，自题云：“蕉叶屠埋短后衣，墨描铁锈虎斑皮；老夫貌此堪谁比？朱亥椎临袖口时。”笔墨奇肆之甚。

二曹诗

《南史》曹景宗赋竞病二韵诗，盖与古语暗合。僖七年，郑大夫孔叔，言于郑伯曰：“心则不竞，何惮于病？”又宋曹翰平江南后，久为环卫。一日内宴，群臣赋诗，翰以武人不预，自陈少习为诗，亦乞应诏，太宗限刀字韵。翰援笔立成诗云：“三十年前学六韬，英名常得预时髦。曾因国难披金甲，不为家贫卖宝刀。臂健尚嫌弓力软，眼明犹识阵云高。庭前昨夜秋风起，羞看盘花旧战袍。”太宗览之，骤迁数级。二曹事绝相类，大奇。

明怀宗御书

在京师士夫家，见明怀宗愍皇帝御书王维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十字。笔势飞动，上有“崇祯建极之宝。”

林茂之

林翁茂之（古度）居金陵，年八十馀，贫甚，冬夜眠败絮中。其诗有“恰如孤鹤入芦花”之句。方尔止（文）寄翁诗云：“积雪初晴鸟晒毛，闲携幼女出林皋；家人莫怪儿衣薄，八十五翁犹缊袍。”及卒，周栎园侍郎（亮工）葬之锺山。

松筠庵诗

康熙庚申，刑侍高公（珩）再致政，归淄川，未行，移居宣武门西松筠庵。相国益都冯公（溥）过之，流连竟日。高公赠诗云：“户倚双藤禅宇开，无人知是相公来；相看一笑忘朝市，风味依然两秀才。”冯公和云：“隐几僧寮户不开，天亲无著忆从来；而今老去浑忘却，祇识维摩是辨才。”予亦和云：“二老前身二大士，相逢半日画炉灰；它年古寺经行地，记取寒山拾得来。”

墓　誌

墓誌之始：《事祖广记》引《炙毂子》以为始于王戎；冯鉴《续事始》以为起于西汉杜子春；高承《事物纪原》以为始于比干；《楼上老舌》引孔子之丧，公西赤志之，子张之丧，公明仪志之之语。予按《檀弓》孔子之丧云云，盖职志之志，犹今之主丧云尔。改志作誌，不可也。《封氏闻见记》青州古冢，有石刻铭云：“青州世子，东海女郎，贾昊以为东海王越女，嫁苟晞子。”又东都殖业坊王戎墓，有铭曰“晋司徒尚书令安丰侯王君铭”，凡数百字。又魏侍中缪袭葬父母，墓下题版文，则魏晋以来，例有之矣。

曹能始

明万历中年以后，迄启、祯间，无诗。惟侯官曹能始宗伯（学佺）诗，得六朝、初唐之格。一时名士如吴兆、徐桂、林古度辈皆附之，然海内宗之者尚少。钱牧斋所折服，惟临川汤先生义仍与先生二人而已。能始官四川参政，与监司谒抚按，必于馆中别设一几，隶人置书几上，对众一揖，即就几披阅，不交一言，其孤亢如此。晚年大节如江万里，尤不可及。予生甲戌，以辛卯中乡试，乙未中会试，与先生相去一甲子，无不符合。

颍滨诗刻

古北口一寺中有石刻苏颍滨诗云:“乱山环合疑无路,小径萦回长傍溪;仿佛梦中寻蜀道,兴州东谷凤州西。”盖公元祐间奉使契丹时所题,而辽人刻石者。

汗 青

《青溪暇笔》云:“古者书用竹简,初稿书于汗青。汗青者,竹之青皮如浮汗,以其易于改抹也。既正,则杀青而书于竹素。杀,去声,削也。言杀去青皮而书于竹白,则不可改易也。”后汉吴祐父恢以火炙竹令汗,取其青写书,谓之杀青简。则汗青、杀青一也。姚说未知何据?

紫 泥

《青溪暇笔》云:“晋朝为诏,以青纸紫泥,紫泥犹今泥金之类。盖泥紫色以书字也。”予按汉旧仪,天子信玺六,皆以武都紫泥封之。青囊白素里,两端无缝。《西京杂记》云:“汉以武都紫泥为玺室,加绿绨其上,非以书字也。”《艺林伐山》云:“今之紫泥,古谓之芝泥,皆濡印染籀之具也。”姚说误。

宋诸帝书

宋诸帝多工书,如太宗及仁宗飞白,而高宗其尤著者。今徽宗书,往往从书画题跋见之。于京口鹤林寺,曾见高宗书石刻。《青溪暇笔》记明南京旧内“忠实不欺之堂”扁书,清劲奇古类朱熹,乃理宗御笔,以赐郡守马光祖者。太祖仍而不改云。

一 技

近日一技之长,如雕竹则濮仲谦,螺甸则姜千里,嘉兴铜炉则张鸣岐,宜兴泥壶则时大彬,浮梁流霞盏则昊十九(号壶隐道人),江宁扇则伊莘野、仰侍川,装潢书画则庄希叔,皆知名海内。如陶南村所记朱碧山制银器之类。所谓虽小道,必有可观者欤?

邓 燿

李宗城汝藩作《邓彰甫传》云:

彰甫名燿,江阴人也。其先世为唐宗人,罹武曌之乱,避地日南,迄宋大中时,遂君其国。凡八传至昊昷,无嗣。其女名昭圣,主国事,皆李姓也。闽奸人陈日煚,以诡计入赘,袭取之。始以避女主而逋,终以立女主而亡,事亦奇矣。昊昷遗腹子尊,育于舅氏,冒邓姓,实虞祸也。三世以宦显其国,至司空光远公曰明者,幼岐嶷,国王器之,妻以女,拜左参知,初不知其为李氏裔也。文皇帝时,伊国逆臣黎季犛杀其主,司空举义师伐之,竟以德报怨矣。寻奉其幼主间道诉于阙廷。季犛佯服,恳请幼主归国。甫入境,伏发,复杀之,并及天使。上赫然震怒,特遣成国公朱能、英国公张辅出师讨罪,三禽伪王,灭其国,悉郡县之。

司空实先内附为向导,厥功懋焉,拜行在工部尚书。公先世以宗亲王异域,兹乃以陪臣躐九卿,斯尤奇矣。子师晦任州守,以言事谪江阴尉,遂家焉。

彰甫为司空九世孙,虬髯白晰,双眸炯然。善细书,绝技擅场,所书洛神赋,纵横仅寸馀,竭目力始悉其缕析丝分,毫芒彪炳,八法精劲,行伍井然。又能于粒米上书一绝句,异哉!

按后汉师宜官,能于方寸间书千言,颇自矜重。间挈空囊过酒家,书其壁,观者云集,酒大售,因宽其直;饮酣,辄削书而去。梁鹄受其法,魏武重之,可方驾矣。

康海学柳

康德涵《武功·官师志》,学柳子厚《先友记》。柳作《独孤申叔墓碣》,末载其友十三人姓氏,与《先支记》同一奇格。

屏山诗禅

刘屏山子翚,朱文公师也。其《屏山集》诗,往往多禅语。如牧牛颂云:“软草丰苗任满前,苍然觳觫卧寒烟。直饶牧得浑纯熟,痛处还应著一鞭。径山寄道服云:“远信殷勤到草庵,却惭衰病岂能堪?聊将佛日三端布,为造青州一领衫。粲粲休夸绮与纨,纫兰制芰亦良难;此袍遍满三千界,要与寒儿共解颜。”此类是也。先生常语文公曰:“吾少官莆田,以疾病,时接佛老之徒,闻其所谓清净寂灭者,而心悦之。比归,读儒书,而后知吾道之大,其体用之全乃如此。”故文公讲学,初亦由禅人。

李镇东书

昔人评谢康乐诗,如初日芙蓉;颜延之诗,如镂金错采。梁武帝取其语以人书评云:“李镇东书如芙蓉之出水,文彩之镂金。”

姑溪集

宋李之仪端叔《姑溪文集》五十卷:古赋诗十一卷,铭赞一卷,表启书四卷,杂书一卷(此上下阙数卷),手简十七卷,序一卷,记二卷,题跋五卷,祭文青词二卷,墓志三卷,词曲三卷。《后集》二十卷:古赋诗十三卷,铭赞一卷,序跋一卷,手简三卷,志状二卷。端叔在苏门,名次六君子,曩毛氏《津逮秘书》中刻其题跋。观全集殊下秦、晁、张、陈远甚,然其题跋自是胜场。

杨铁崖二赋

杨廉夫作《悲舒王赋》,刺王安石云:“举周官之剿说兮,胡独忌夫春秋?宜天有变而弗畏兮,人有谗而易售。听鸣鸮以为凤兮,唾穷麟以为跛羊。松柏老而剪弃兮,喜植榆之骤长。”数语曲尽安石罪状,可当爰书。又《摩崖碑赋》云:“苟执温凊之小节兮,不匹马而北方,则千麾而万旆兮,肯复效忠于耄荒。”又云:“迎上皇以来归兮,呼长庆之欢声。欻南内其不祥兮,起膝下之天

兵。使权臣其鼠变兮，何李父之贷刑？此残碑之堕泪兮，与冻雨而交零。”两段或抑或扬，尤深当肃宗功罪，史笔也。廉夫有《东维子全集》。

沧浪集

宋苏舜钦子美《沧浪集》十五卷：首有欧阳序，古律诗八卷，志状二卷，书二卷，上书疏状启表二卷，记序杂文一卷。有南宋施元之跋，尾云：“《苏子美集》十五卷，欧阳文忠公为之首序。子美在宝元、庆历间，有大名，其文章瑰奇豪迈，自成一家。不幸沦落早世，故生平所著止此，而近时亦少见之，元之因俾镂版于三衢。又得尚书汪公圣锡所藏豫章先生诗，为子美作也。并附之左方。乾道辛卯六月己巳，吴兴施某书。”

徂徕集

宋石介守道《徂徕集》二十卷，诗卷辨说原释传录杂著五卷，论二卷，书六卷，序一卷，记一卷，启表一卷，石门吴孟举(之振)所贻宋刻也。守道最折服者柳仲涂，最诋諆者杨文公大年，观魏东郊诗怪说可见。其文倔强劲质，有唐人风，较胜柳、穆二家，终未脱草昧之气。

苏子美诗

《沧浪集》有及第后与同年宴李丞相宅诗云：“拔身泥滓底，飘迹云霄上；气和朝言甘，梦好夕魂王。轩眉失旧敛，举意有新况；爽如秋后鹰，荣若凯旋将。”一第常事，而津津道之如此，子美之早废不达，已略可见矣。昔人议孟郊“春风得意马蹄疾”之作，子美何以异此？

皮　陆

唐本《笠泽丛书》四卷，以甲乙丙丁为次，前有自序及江湖散人传，后有宋政和元年毗陵朱衮序，乃江西士夫家旧本，黄俞邰得之金陵饼肆中。自跋云：“出鲁望手编，唐本古雅，殊可宝惜。予旧藏皮袭美《文薮》十卷，有袭美自序，宋柳开仲涂序，亦皮所自编也。凡《松陵唱和集》诗，二编俱不载。”

柳仲涂集

宋柳开仲涂《河东文集》十五卷，附行状一卷，门人张景所编。其文多拗拙，石守道极推尊之，其过魏东郊诗，上拟之皋、夔、伊、吕，下拟之迁、固、王通、韩愈，殊为不伦。《东郊野夫传》，开所自述，与《补亡先生传》，皆载集第二卷。又穆修《伯长集》，代州冯秋水方伯(如京)顺治中刻之金陵，文拗拙亦与开类，诗尤不工。唐末宋初，风气如此，其视欧、苏，真陈涉之启汉高耳。景，字晦之，避难逋窜，改姓名曰李田。所至题曰：“我非东方儿木子也，不是牛耕土田也，欲识我踪迹，一气万物母。”景作柳集序，破题云：“一气万物之母也。”见《湘山野录》。

龙标宫词

李太白清平调行乐词，皆用飞燕昭阳事。然予观王少伯宫词，如“平阳歌舞新承宠，帘外春寒赐锦袍”；“斜抱云和深见月，朦胧树色隐昭阳”；“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皆为太真而作，皆用昭阳事。盖当时诗人之言多如此，不独太白。

徐介诗

钱牧斋先生注杜诗，卷首附录有《徐介题耒阳杜工部祠堂》诗云：“手接汨罗水，天心知所存；故教工部死，来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风骚共一源；消凝伤往事，斜日隐颓垣。”偶看王得臣《麈史》云：“熙宁初，调官泊报慈寺，阳翟徐秀才出其父屯田(忘名)诗，清苦平淡，有古人风。其过杜工部墓一首云：“水与汨罗接，天心深有存。远移工部死，(四五六句同)江山不受吊，寒日下西原。”字句稍不同，盖屯田即介也。前本手接二字不可晓，疑有误。

柳开论文

元盛如梓《恕斋丛谈》载柳开论文曰：“古文非在词涩言苦，令人难读，在于古其理，高其意。”然予读开《河东集》，但觉苦涩，初无好处。岂能言之而不能行耶？

刊　书

《恕斋丛谈》云：“书籍版行，始于后唐。昔州郡各有刊行文籍，《寰宇书目》备载之，虽为学者之便，而读书之功，不及古人矣。且异书多泯没不传，《后汉书》注事最多，所引书今十无二三。如《汉武秋风辞》，见于《文选·乐府》、《文中子》，晦庵收入《楚词后语》，然《史记》、《汉书》皆不载，《艺文志》又无汉祖歌词，不知祖于何书？”予按《五代会要》，后唐长兴三年四月，敕差太子宾客马缟、太常丞陈观、太常博士段颙、尚书屯田员外郎田敏充详勘九经官，委国子监于诸色选人中，召能书人端楷写出，付匠雕刻，每日五纸，与减一选。汉乾祐间，《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四经始镂版。周广顺三年六月，尚书左丞判国子监事田敏进印版九经书、五经文字样各二部。显德二年，中书门下奏国子监祭酒尹拙状校勘《经典释文》三十卷，雕造印版，欲请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叶梦得言：唐《柳玭训序》言在蜀见字书，雕本不始冯道，监本始道耳。《河汾燕闲录》隋开皇十三年，遗经悉令雕版，又毋昭裔有镂版之言。盖刊书始隋，暨唐至五代、宋而始盛耳。

吴　曾

宋临川吴曾虎臣著《能改斋漫录》十五卷，虞山钱公注杜诗多引之。当时有知麻城县郑显文者，遣其子之翰赴御史台论曾，事涉谤讪。有旨：曾、显文各降两官。赖臣僚缴奏，孝宗明圣，黜显文，其子送汀州编管。后京镗爱其书，始版行，见《恕斋丛谈》，著书之难如此。

今观曾书多不满王介甫之论，奸人殆犹袭党人故智云。

文 表

吴郡刘钦谟（昌），成化中督河南学政，刻《中州文表》一书，表章元六家遗文，皆中州产也。许文正公衡遗稿五卷，附录一卷。姚文公燧内集八卷，钦谟自跋云："闻之李中舍应祯云：'文公集五十卷，松江士夫家有之，南北奔走，竟莫能致。此乃录本，多残缺，视刻本不啻十之二。'又云：'在百泉召见姚裔孙，鄙野质实，不复事儒艺，有文献公枢手书碧色笺，特宝爱，纸墨如新'云。"雍古马文贞公祖常《石田集》五卷，跋云："得之光州兵侍霍公（予所见《石田集》十五卷，至元五年刊行），霍之居，即文贞故石田庄也。"又云："马中丞墓，在光州西南十五里，碑石赵孟頫书。"（愚按文敏殁于元英宗至治二年，而文贞以顺帝至元四年卒。是时赵前卒已久矣，疑必有误，或是集赵书耳。）许文忠公有壬《圭塘小稿》三卷。王文定公恽《秋涧集》六卷，跋云："公之子公仪、公孺，公孺子以可，皆能文。而子孙坟墓，漫不知其所在。"孛术鲁文靖公翀遗文二卷，跋云："文靖有集六十卷，今多不传。子远死于忠，远妇死于节。昌至邓州阅士籍，得其后之习业于官者，犹自称鲁参政家云。"钦谟博雅好事，尝撰《吴先贤赞》若干卷，此书尤可爱重。睢州汤潜庵（斌）学士出为江苏巡抚，予语以当重刻之，惜未果。

授经图

《崇文总目》有《授经图》，其书不传。明周藩西亭王孙，乃因章俊卿《考索图》，增定之为四卷，卷首有自序及西亭之子勤羹一跋。图首授经世系，次诸儒列传，次诸儒著述历代经解。此书旧无刊本，大梁水后，西亭藏书数万卷皆付巨浸。赖泉州黄俞邰家有写本，康熙间与朱检讨竹垞（彝尊）同较定，刻之金陵，其书始行于世。

吕衡州集

唐衡州刺史吕温和叔文集十卷：赋诗二卷，书序一卷，表状二卷，碑铭二卷，铭文一卷，颂赞一卷，杂著一卷。卷首有刘梦得序，末附柳子厚《故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有跋云："右《吕衡州集》十卷，甲子岁，从钱牧斋借得前五卷；戊辰，从郡中买得后三卷，俱宋本。第六、第七二卷均之阙如。越三年辛未，友人姚君章始为予录之。因取《英华》、《文粹》照目写入，以俟他年得完本校定。"又云："此本一照宋本钞写。第二卷闻砧已下十五首，宋本所无，案陈解元棚本钞人。孱守居士书。"

左传檀弓叙事

刘知几云："叙事之工，以简为主。"因思左氏记晋平公饮酒，杜蒉云："辰在子卯云云，几三四十言《檀弓》只以十七字尽之，云："子卯不乐，知悼子在堂，斯其为子卯也大矣。"语益简，味愈长，可为文章之法。欧、尹在洛，同作《双桂楼临园驿记》，永叔先成，凡千馀言；师鲁止用五百许字，永叔服其简古。他日志师鲁曰："文简而有法。"又云："简而有法，在《六经》中，惟《春秋》足当之。"可知简字不易到也。又《类苑》载真宗御制《法音集》，诏学僧于传法院笺注，杨大年充提举。一僧注六种震动，几三百字，大年都抹去；自下止二句曰："地体本静，动必有变。"其简当若此。

冯 班

冯班，字定远，常熟人。博雅善持论，著《钝吟杂录》六卷。尝云："朱子言《礼》称郑康成，后儒不从也，却用陈澔注。程子极信《诗》小序，后儒不从也，却从朱子。"又云："祝字有去声，后人别作咒诅字，钱牧斋不知；讯谇是一字，王弇州不知。"作文字不可不讲字学。定远论文，多前人未发；但骂严沧浪不识一字，太妄。

拟 古

乐府古诗不必轻拟，沧溟诸贤，病正坐此。前人拟古莫妙于陆机、江淹。冯班云："江、陆拟古诗，如搏猛虎，禽生龙，急与之角力不暇，气格悉敌。今人拟古，如床上安床，但觉怯处，种种不逮。"此论良是。若傅玄《艳歌行》云："一顾倾朝市，再顾国为墟。"呆拙之甚，所谓点金成铁手也。王弇州云："乎子四愁，千古绝唱。傅玄拟之，致不足言，是笑资耳。玄又有《日出东南隅》一篇，汰去菁英，窃其常语；尤可厌者，本词'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绰有馀味，乃益以天地正位之语，正如低措大记旧文不全时，以己意续貂，罚饮墨水一斗可也。"谅哉！

王慧诗

王慧，字兰韵，太仓人。同年长源督学（发祥）之女，有隽才，所著《凝翠轩诗》一卷，极多佳句。闺词云："轻寒薄暖暮春天，小立闲庭待燕还。一缕柳花飞不定，和风搭在绣床前。"又五言如：杏花都掩屋，杨柳半垂溪。花阴依略彴，竹色卷潇湘。风怀看绿柳，愁绪比黄杨。纨扇三春月，缃琴五夜霜。七言如：别去新篁方解箨，重来芳树欲过头。萧萧竹影遮红药，细细波纹映白鱼。才过轻雷收笋箨，旋斟新水试茶芽。一枝香供宜金屋，半醉红扶待画叉（莺粟花）。杨柳溪桥初过雨，杏花楼阁半藏烟。泪淹红袖伤离日，愁在黄昏细雨中。朱添小印思题扇，钏擘轻罗忆点筹。墙角红残桃结子，石盆青浅菊分芽。柳絮飞残青满径，豆花零乱绿围村。棠梨谢后犹花信，樱笋过时已麦秋。几处溪山留薜荔，一秋风雨在芭蕉。皆佳句也。又宿田家偶见粘窗破纸，乃韩偓香奁诗，惜而赋绝句云："丽情佳句有谁知？瞥见窗前字半欹。为惜风流埋没甚，自携红烛拂蛛丝。"此等怀抱，亦非寻常闺阁所解。

借禅喻诗

严沧浪《诗话》，借禅喻诗，归于妙悟。如谓盛唐诸

家诗，如镜中之花，水中之月，镜中之象，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乃不易之论。而钱牧斋驳之，冯班《钝吟杂录》因极排诋，皆非也。

会昌一品集

李卫公一代伟人，功业与裴晋公伯仲。其《会昌一品制集》，骈偶之中，雄奇骏伟，与陆宣公上下。别集《忆平泉》五言诸诗，较白乐天、刘梦得不啻过之。

伊川尊诗小序

程伊川云："《诗》小序便是当时国史作，如当时不作，虽孔子亦不能知，况子夏乎？如大序则非圣人不能作。"（泾野云，据此则小序不可改）又云："问小序是何人作？"曰："但看大序则可见矣。"曰："莫是国史作否？"曰："序中分明言国史明乎得失之迹。盖国史得诗于采诗之官，故知其得失之迹；如非国史，则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使当时无小序，虽圣人亦辨不得。"曰："圣人删《诗》时，曾删改小序否？"曰："有害义理处也须删改。"叶氏《习学记言》云："作诗者必有所指，故集诗者必有所系。或记本事，或释诗意，皆在秦汉之前。读诗者以其时考之，以其义断之，惟是之从可也。欲尽去本序，自为之说，失诗意多矣。"

题画诗三则

往见倪云林小画，自题诗云："萧萧风雨麦秋寒，把笔临摹强自宽。赖有俞君相慰藉，松肪笋脯劝加餐。"又在京师人家见一诗云："梓树花开破屋东，邻墙花信几番风。闭门睡过兼旬雨，春事依依是梦中。"末题云："至正癸卯呈德机征君。"右二诗皆佳。

又尝见《破窗风雨卷》，武夷山樵者钱惟善题云："一镫风雨寒窗破，读书不知秋怒号。恍如扁舟在江海，但觉四壁皆波涛。对床高卧无此客，倚剑长歌空二毛。晓看庭树故无恙，千峰云气落青袍。"金盖山人钱岳题云："敬亭山下读书庵，破纸窗寒尽自堪。但怪蛟龙嘶匣底，不知风雨暗江南。云横黑海秋帆断，花落彤楼晓梦酣。五色石崩天顶漏，须君手脱巨鳌镵。"（惟善，字思复，钱塘人。以《罗刹江赋》得名。号曲江居士，有《江月松风集》）

又罗塞翁画猿一轴，余铿题云："抛却故山久，披图眼忽明。老夫归未得，说与晓猿惊。"韩性题云："栗叶秋未黄，连臂撼山雨。白昼闻清啼，愁云梦天姥。"数诗皆佳作也（性，字明善，魏公八世孙，居绍兴，卒谥庄节先生，《元史·儒学》有传）。

朱佐日

张泉景春《吴中人物志》云："武后尝吟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云云。问是谁作？李峤对曰：'御史朱佐日诗也。'赐彩百匹。子承庆尝为昭陵挽诗，入高等。由是父子齐名。"按此诗诸集皆作王之涣，之涣开元间诗人，《纪事》《诗话》亦不载佐日名字，张说不知何据？

鲍　谢

唐鲍防，字子慎，襄州人。仕终工部尚书，工诗，与谢良弼齐名，时亦称鲍谢。见《全唐诗话》。

耶律文正诗

元耶律文正《湛然居士集》十四卷，中多禅悦之语。其诗亦质率，间有可采者，略摘数篇：

"管城从我自燕都，流落遐荒万里馀。半札秋毫裁翡翠，一枝霜竹剪琼琚。锋端但可题尘景，笔下安能划太虚？聊复赠君为土物，中书休笑不中书。"（赠李郡王笔）

"昔年萍水便相寻，握手临风话素心，刻烛赋成无字句，按徽弹彻没弦琴。风来远渡晚潮急，雨过寒塘秋水深。此乐莫教儿辈觉，又成公案满丛林。"（寄平阳净名院润老）

"班姬零落到而今，闻道翻身入道林。歌扇舞裙忘旧业，药炉经卷半新吟。闲眼白昼三杯酒，静对青松一曲琴。更看他年栖隐处，蓬山楼阁五云深。"（过武川赠仆散令人）

"狐死曾闻尚首丘，悲予去国十年游。昆仑碧耸日落处，渤海西倾天尽头。君子云亡真我恨，斯文将丧是吾忧。尚期晚节回天意，隐忍龙庭且强留。"（过燕京和陈秀玉韵）

"闲骑白马思无穷，来访西城绿发翁。元老规模妙天下，锦城风景压河中。花开杷榄芙蓉澹，酒泛蒲桃琥珀浓。痛饮且图容易醉，欲凭春梦到卢龙。""闲乘羸马过蒲华，又到西阳太守家。玛瑙瓶中簪乱锦，琉璃钟里泛流霞。品尝春色批金橘，受用秋香割木瓜。此日幽欢非易得，何妨终老住流沙。"（赠蒲察元帅）

"河中春晚我邀宾，诗满云笺酒满巡。对景怕看红日暮，临池羞照白头新。柳添翠色侵凌草，花落馀香著莫人。（朱淑真诗"无奈春寒著摸人"）且著新诗与芳酒，西园佳处送残春。"（河中游西园）

"万里西征出玉关，诗无佳思酒瓶干。萧条异域年初换，坎轲穷途腊已残。身过碧云游极乐，手遮西日望长安。年光迅速如流水，不管诗人两鬓班。"（壬午元日）

已上数作，颇有风味，皆从军西域之作也。

儒将诗

刘后村跋总管徐汝乙诗云："宋武臣能诗者贺铸、刘季孙，为坡、谷深许；其后有刘翰武子、潘柽德久，尤为项平庵、叶水心所赏重。"明景泰中，有十才子，汤参将胤勣最著，予见其《东谷遗稿》十卷，了无可取。成化间金陵姚福者，世袭千户，著《定轩集》、《避喧录》、《窥豹录》，及《青溪暇笔》若干卷。予尝见《暇笔》草稿，福手书也，记轶事颇亦可喜，而论诗肤陋。如自记蔡琰归汉图诗云："若使胡儿能念母，他年好作倒戈人。"所取

彭三吾咏明妃诗云："妾分嫁单于，君恩本不孤。画工休尽杀，梦弼要人图。"谓得风人之体，真三家村学究见识，可为喷饭！又尝见南皮李腾鹏撰《明诗统》，取一诗云："君王莫杀毛延寿，留画商岩梦里贤。"腐儒所见略同乃尔！又明名将如郭登、戚继光、陈第、万表，皆有诗名。

香奁诗

"眉山暗淡向残灯，一半云鬟坠枕棱。四体著人娇欲泣，自家揉碎研缭绫。"杨廉夫香奁诗也，见集中。今讹作韩偓，非是。

仲殊诗

《漫录》载僧仲殊诗云："瑞麟香暖玉芙蓉，画蜡凝辉到晓红。数点漏移衙仗北，一番雨滴甲楼东。梦游黄阁鸾巢外，身卧彤帏虎帐中。报道谯门初日上，起来帘幕杏花风。"右在平江呈黄左丞安中作，东坡所谓蜜殊也。

歌行引

《炙粿录》云："歌行引本一曲尔，一曲中有此三节。凡始发声谓之引，引者导引也。既引矣，其声稍放，故谓之行，行者其声行也。既行矣，于是声音遂纵，所谓歌也。惟一曲备三节，故引自引，行自行，歌自歌；其音节有缓急而文义有终始，故不同也。正如大曲有入破滚煞之类。今诗家分之，各自成曲，故谓之乐府，无复异制矣。"又姜白石《诗说》云："载始末曰引，体如行书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悲如蛩螀曰吟，通乎俚俗曰谣，委曲尽情曰曲。"

蓴　山

杜牧之吊沈下贤诗云："一夜小蓴山下梦，水如环佩月如襟。"坊刻讹作小孤，与本题无涉。按《吴兴掌故》，蓴山，在乌程县西南二十里。《易》曰"震为蓴"，蓴，花蒂也，《说卦》，山之东曰蓴。此山在福山东故名，福山又名小蓴山，与蓴山相连接。唐诗人沈亚之下贤居此。予乡华不注，不作跗解，亦与蓴同义。

胡钉铰诗派

《茶谱》记胡生以钉铰为业，居近白蘋洲，旁有古冢，每茶饮，必酹之。忽梦一人曰："吾姓柳，感子茗惠，教子为诗。"后遂名胡钉铰诗。若然，则钉铰诗派，乃本柳文畅耶？又《云溪友议》：列子墓在郑里，有胡生，家贫，少为磨镜镀钉之业，遇名茶美酝，辄祭。忽梦一人，刀划其腹，纳以一卷书；既觉，遂工吟咏，号胡钉铰。此一事而传载异耳。

排　律

唐人省试应制排律，率六韵，载诸《英华》者可考。至杜子美、元、白诸人，始增益至数十韵，或百韵。近日词林进诗，动至百韵，夸多斗靡，失古意矣。

吴惟信

宋吴惟信中孚，湖州人，寓吴嘉定之白鹤村。吴有糜先生者，于九经注疏，悉能成诵。尝见中孚赋绝句云："白发伤春又一年，闲将心事卜金钱。梨花落尽东风软，商略平生到杜鹃。"亟下拜曰："天才也，老夫每欲效颦，则汉高祖、唐太宗追逐笔下矣。"观此可悟作诗三昧。韩退之诗似论，苏子瞻词似诗。昔人谓如教坊雷大使舞终非本色，正此意也。

刘令娴诗

梁徐悱妻刘氏令娴，孝绰之妹，盛有才名。其祭悱文，清绮可诵。及读《玉台新咏》所载令娴诗，如光宅寺云："长廊欣目送，广殿悦逢迎。何当曲房里，幽隐无人声。"又有期不至云："黄昏信使断，衔怨心凄凄。回灯向下榻，转面闺中啼。"正如高仲武所云"形质既雌，词意亦荡"。勉名臣，悱名士，得此才女，抑不幸耶？

妄补古碑

昆山慧聚寺有毗沙门天王像，唐杨惠之所塑，旁二侍女尤佳。徐稚山纪其事，谓此像得塑工三昧，具戒后人不可妄加修饰。因思古人书画诗文，宁阙疑不可妄补，皆如此。《西园杂记》载杭州中天竺佛殿后壁山水，王叔明所画，岁久剥落，有逊斋子者补之，为方棠陵豪所讥，此今古通病也。近见秦中诸碑，如《九成宫》之属，下方多刓缺，俗人辄以恶书补之，更数十年，真面目不可复识矣。

卷十八　谈艺八

明宣宗画

予尝见明宣宗画黑猿一轴，有御笔题云："镇守广西都督山云所进。"图中一横木，猿臂挂其上，不解何谓。一日，予门人常熟钱玉友(良择)从粤东来云："岭外有黑猿，大不盈尺，二臂相通，寐则臂挂于横木上，一臂渐缩，一臂渐长，所谓通臂猿也。"乃知画贵格物。

妇人画

近日妇人工画者，海宁李因是庵，善画松鹰及水墨花竹翎毛；江阴周禧，善人物花鸟；其妹祜，与之颉颃；义乌倪仁吉、秀水黄媛介，皆工山水木石；桐城方维仪工白描大士。

张登集

《国史补》称："张登小赋，有织成隐起往往蹙金之状。"《摭言》亦云"如蹙金结绣而无痕迹"。王彦辅云："曾在汴京相国寺得唐漳州刺史张登《文集》六卷，权文公为序云：'诗赋之外，杂文合一百二十篇。'又云：'求

居、寄别、怀人三赋，与证相一篇，意有所激，锵然玉振。'然所得书肆镂版，裁六十六篇，已亡其半。"彦辅欲续姚铉《文粹》录登之文，不果，惜也。

朝鲜采风录

康熙十七年，命一等侍卫狼瞫颁孝昭皇后尊谥于朝鲜，因令采东国诗归奏。吴人孙致弥副行，撰《朝鲜采风录》，皆近体诗也。今择其可诵者，粗载于此。林悌诗："十五越溪女，羞人无语别。归来掩重门，泣向梨花月。"（闺怨）"羸骖驮倦客，日暮发黄州。可惜踏青节，未登浮碧楼。佳人金缕曲，江水木兰舟。寂寂生阳馆，孤灯夜似秋。"（中和道中）白光勋诗："秋草前朝寺，残碑学士文。千年自流水，落日见孤云。"（弘景废寺）"偶因休浣到沙门，把酒题诗古寺存。红藕一池风满院，乱蝉千树雨连村。深惭皓首从羁宦，犹喜青山似故园。闻说锦湖烟景异，何时归棹问真源？"（奉熙寺）吴时凤诗："地即黄冈胜，官如玉局闲。居然小雪日，唤作此堂颜。"（小雪堂）金宏弼诗："处独居闲绝往还，只呼明月照清寒。凭君莫话生涯事，万顷烟波数叠山。"（书怀）赵昱诗："十年长掩故山扉，尘土东华几染衣。想得鉴湖春夜月，子规应唤不如归。"（赠鉴湖主人）姜克诚诗："江日晓未生，苍茫千里雾。但闻柔橹声，不见舟行处。"（湖堂早起）郑碏诗："远远沙上人，初疑双白鹭。临风忽横笛，廖亮江天暮。"（闻笛）成运诗："江触春楼走，天和雪岭围。云从诗笔染，鸟拂酒筵飞。浮海知今是，趋名悟昨非。松风当夕起，萧飒动荷衣。"（竹西楼）白光勉诗："旅泊依村日，重游属暮年。钟声隔岸寺，人语渡湖船。月上蒹葭远，烟横岛屿连。夜深风更急，落雁不成眠。"（县津晚泊）金宗直诗："偶到仙槎寺，岩空松桂秋。鹳翻罗代盖，龙蹴佛天幽。细雨僧缝衲，寒江客舣舟。孤云书带草，猎猎满池头。"（仙槎寺）"为访招提境，松间紫翠重。青山半边雨，落日上方钟。语共僧居软，杯随客意浓。颓然一榻上，相对鬓蓬松。"（佛国寺）奇迈诗："南山松柏幽，北山烟雾深。游子暮何之？庭树生秋阴。归云向遥岑，宿鸟栖前林。幽怀香不极，清风吹我襟。"（直禁咏怀）郑道传诗："晓日出海东，直照孤岛中。夫子一片心，正与此日同。相去旷千载，呜呼感予衷。毛发竖如竹，凛凛吹英风。"（鸣呼岛吊田横）鱼无迹诗："马上逢新雪，孤城欲闭时。渐能消酒力，浑欲冻吟髭。落日无留景，栖禽不定枝。灞桥驴背兴，应与故人期。"（逢雪）权应仁诗："结屋倚青嶂，携瓶盛碧溪。径因穿竹细，篱为见山低。枕石巾粘藓，栽花屐印泥。繁华梦不到，闲味在幽栖。"（山居）赵希逸诗："春寒料峭酒微醒，羁宦连年恨不平。灯暗小窗闻马龁，梦回孤枕数鸡鸣。只凭吾友论交道，欲向何人说世情？已判此身同许国，与君终始寸心明。"（次延曙都邮韵）"鸭水西边是汉关，天扃地镉限重湾。荒烟乱碛麟州戍，落日孤云马耳山。风定空江波潋潋，雪消春郭溜潺潺。思家未得平安字，归思惟应梦往还。"（龙湾偶成）金堃诗："杨花落尽草萋萋，楚客伤离思转凄。佳节一年寒食过，乱山千叠子规啼。虞翻去国身全老，王粲登楼赋漫题。想得天涯回白首，昭阳江上夕阳低。"（寄友）李达诗："二妃昔追帝，南奔湘水间。有泪寄湘竹，至今湘竹斑。云深九疑庙，日落苍梧山。馀恨在江水，滔滔去不还。"（斑竹怨）郑士龙诗："随意摊书坐，孤吟对晚晖。岸风帆腹饱，洲雨荻芽肥。篱缺通江色，帘垂碍燕飞。谁知采兰节，和病试春衣。"（释闷）郑之升诗："细草闲花水上亭，绿杨如画掩春城。无人为唱阳关曲，独有青山送我行。"（留别）崔庆昌诗："危石才交一径通，白云千古秘仙踪。桥南桥北无人问，落木寒流万壑同。"（武陵溪）"水岸依依杨柳多，小船遥听采莲歌。红衣落尽秋风起，日暮芳洲生白波。"（采莲曲）柳永吉诗："落叶鸣廊夜雨悬，佛灯明灭客无眠。仙山一蹑伤迟暮，乌帽欺人二十年。"（福泉寺）金质忠诗："常苦愁肠日九回，忽惊啼鸟报春来。三年药物人犹病，一夜雨声花尽开。世事纷纷难自了，天机衮衮递相催。平生久负凌云气，怊怅如今半已摧。"（病出湖堂）林亿龄诗："寂寞荒村隐少微，萧条石径接柴扉。身同流水世间出，梦作白鸥江上飞。山拥客窗云入座，雨侵书榻叶投帏。飘然又作抽簪计，尘土何由化素衣？"（送友还山）崔寿峸诗："老猿失其群，落日古槎上。兀坐首不回，想听千山响。"（题画）金净诗："江南残梦日恹恹，愁逐年华日日添。双燕来时春欲暮，杏花微雨下重帘。"（江南春思）郑知常诗："桃花红雨燕呢喃，绕屋春山间翠岚。一顶乌纱慵不整，醉眠花坞梦江南。"（醉后）偰逊诗："一夜山中雨，风吹屋上茅。不知溪水长，只觉钓船高。"（山中雨）李植诗："春风急水下轻艘，朝发骊阳暮汉江。篙子熟眠双橹静，青山无数过船窗。"（泊汉江）权遇诗："衙罢乘闲出郭西，残僧古寺路高低。祭星坛畔春风早，红杏半开山鸟啼。"（竹长寺）许筠诗："重帘隐映日西斜，小院回廊曲曲遮。疑是赵昌新画就，竹间双鹤坐秋花。"（晚咏）朴弥题平壤馆壁西京古迹诗三十首，遗田仪曹，其六云："檀下神人始此都，至今遗庙古城隅。不知当日阿斯达，亦有攀髯堕者无？"（一）"太师杖铁笔犹存，旧事鸿濛未足言。惟有青山三尺墓，东人须与孔林论。"（二）"周家井制出邹贤，犹 是其详不得传。试向含球门外望，平郊十里是商田。"（三）"丹络元非赤土宜，清泉何事涌中逵？鹿卢汲取琼浆饮，千载令人说太师。"（四）"高句骊起汉鸿嘉，宫殿遗墟草树遮。怊怅乙支文德死，国亡非为后庭花。"（五）"朝天片石出江浔，麟窟苔封草树深。怊怅天孙何处去？野棠花发古祠阴。"（六）又送诏使还京师诗序，并载于左。"皇上纪元之十七年戊午，上驷、武备二大人颁大行皇后谥于下国，时则不佞谬膺寡君傧命之托，驰迓龙湾，因护其行。抵王京，二大人传宣帝命，以寡君有疾，停郊迎仪。前度使臣之回奏也，小邦君臣，且感且悸。惟是饮冰之行，莫肯虚徐，请少留而不可得。时值大歉，公私未立，殆不能备供亿之礼。二大人大加矗伤，一革浮费，所索者惟诗文与书法而已。寡君命朝绅或制或写以应，橐中所赍，萧然若寒士，前此所未有也。武备公仍将两朝

宸翰示不佞暨都监诸官，其书曰：'正大光明'者，即先皇帝笔，今皇帝手书跋尾者也。其曰'清慎勤'，今皇帝笔也。生龙活蛟之蜿蜒，银钩铁画之劲健，真可以参造化，惊风雨。跋语珠光玉洁，自有不可掩之华。盖公世懋勋庸，锡予蕃庶，最以此珍玩，不以出疆而舍之云。海外鲰生，非蒙天使眷顾，则亦何途之从而获此大观也哉！自临境至回旆，首尾四十有二日，不佞又伴至鸭绿江上，大人征诗若序，要作他日不忘之资。顾不佞素短于章句，重以筮仕数十载，劳攘簿书，抛弃翰墨，自惭不足以副大人之勤教也。辞之益固，命之益恳，因略叙其概，兼呈篇什，以供一粲云尔。诗五言十韵，有云：'纸上风雷隐，毫端造化奇。城路风旌掣，沧江鼓角悲。'云云。伴送使资宪大夫行司宪府大司宪兼成均馆大司成广州后人归岩李元桢。"（致弥后登戊辰进士，改庶吉士）

神韵

汾阳孔文谷（天胤）云："诗以达性，然须清远为尚。"薛西原论诗，独取谢康乐、王摩诘、孟浩然、韦应物，言："白云抱幽石，绿篆媚清涟。清也。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远也。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清远兼之也。总其妙在神韵矣。"神韵二字，予向论诗，首为学人拈出，不知先见于此。

梅诗

宋梅圣俞初变西昆之体，予每与施愚山侍读言及《宛陵集》，施辄不应。盖意不满梅诗也。一日，予曰："扁舟洞庭去，落日松江宿。此谁语？"愚山曰："韦苏州、刘文房耶？"予曰："乃公乡人梅圣俞也。"愚山为爽然久之。

周婴卮言

周婴字方叔，莆田人，撰《卮林》十卷，援据该博。偶记其数条可资诗话者，如石尤风引元相诗："罔象睢盱频逞怪，石尤翻动忽成灾。"义山古意诗："去梦随川后，来风贮石邮。"以石邮对川后，盖奇相飞廉之属。

又古咄唶歌："枣适今日赐，谁当仰视之？"引《方言》云："赐，尽也。"潘岳《西征赋》"若循环之无赐。"《维摩诘经》"如来钵饭，悉饱众会，犹故不赐。"《太平广记》引《启颜录》山东人谓尽为赐，是也。又《光明经》"食已饱足，饭不消澌"，澌与赐同。予按《集韵》儩，尽也。见《释典》澌泄水门。《南史》有石澌杼山诗，应思石澌访春泉，石澌清心胸，不云尽义。

又杨用修曰："唐人云：君苗无姓。《宛委馀编》曰：君苗姓应，玚之从弟，见《文选》注。非也。"按陆云与兄平原书云："前作登台赋，极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又云："君苗作愁霖赋极佳，见兄文，辄云欲烧笔研。曹志苗之妇公，其妇与儿，皆能作文。顷借其《释询》二十七卷，当百馀纸写之。"则君苗清河族也，休琏与二陆相距且百年，其从弟安得尚存，复修少年铅椠事耶？

又高似孙《纬略·金楼子》云："刘子玄为《水仙花赋》，时人谓不减《洛神》，予固不敢望知几。"云云。按金楼子者，梁元帝也，刘子玄，知几也。知几在证圣中，作《史通》二十卷。后以名类玄宗，改名子玄，在元帝后百馀年矣。《御览》引《金楼子》云："刘休玄为《水仙赋》云云。是南宋南平王铄也。水仙乃水上神女，陶弘景亦有赋。高氏以休玄为子玄，以水仙为花名，岂不谬欤？此类数十条，皆足解颐。胡元瑞、陈晦伯作《正杨》《笔丛》等书，以驳用修。方叔作《广陈诠胡》尤为杨氏功臣。予按以休玄为子玄，正如书家以刘德升为景升也。

常棣叶韵

《诗·常棣》："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每有良朋，烝也无戎。"刘原父《七经小传》云："戎，疑当作戍，戍，亦御也。"吴才老《补音》云："务字，古人读作蒙，疑侮当作雺，以叶戎。"《童子问》载朱子云："戎汝二字，古人通用，是叶音汝也。如南仲太祖，太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亦叶汝也。"予按，三说当以原父为长。

中晚诗句

北齐房君豹有山池在历城，参军尹孝逸将还邺，词人饯宿于此。自为诗曰："风沦历城水，月倚华山树。"时人以比谢氏。此自北齐诗（《诗记》未采）。《诗薮》误作中唐，且讹华山为华阳，方叔正之是矣。至云"猿啼洞庭树，人在木兰舟"句，格近六朝，而方叔疵之，谓是晚唐面目，则谬甚。吴郡皇甫少玄、百泉兄弟论诗，以此二语为五言极则，艺苑流传，焉可诬也？

一鸣集

唐司空图《一鸣集》十卷，杂著八卷，碑版二卷。前有自序云：所撰《密史别编》，又有《绝麟集述》，亦其自著也。其与王驾论诗曰："国初雅风特盛，沈宋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宏肆于李杜。右丞、苏州，趣味澄敻，如清沇之贯達；大历十数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又与李生论诗曰："江岭之南，凡是资于适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鹾，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酸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王右丞、韦苏州，澄澹精致，格在其中，岂妨于遒举哉？"晚唐诗以表圣为冠。观此二书持论，可见其所诣矣。

官衔

官衔二字，习俗相沿，不识其义。《家语·礼运篇》云："官有衔，职有序。注，衔，治也。"《执辔篇》云："古之衔天下者，以六官总治焉，故曰衔四马者执六辔，衔天下者正六官。"官衔之义本此。《封氏闻见记》云："铨曹闻奏之时，先书旧官品于前，次书拟官于后，使新旧相衔不断，如人口衔物。又如马之有衔，以制其首，古人谓衔尾相属，即其义也。"此臆说，殊无所据。

邵　潜

邵潜字潜夫，自号五岳外臣，南通州人。性傲僻不谐俗，好嫚骂人，人多恶之。及与李本宁、邹彦吉、黄贞父、陈仲醇诸公游，所著《友谊录》、《循吏传》、《印史》诸书，多可传者。年五十无子，娶后妻成，久之，嫌其贫老，弃去，一婢又为势豪所夺，遂只身客如皋城西门，年八十矣。康熙乙巳，予过皋访之，茅屋三间。黝黑如漆。邵筋骨如铁，白发鬖鬖被领，双眸炯然。具果蔌留予饮。尚尽数觞，与修禊冒氏洗钵池，尚能与予辈赋诗。陈其年（维崧）云：“古今文人多穷，然未有如邵先生者，听其言，怆然如刘孝标所自序也。”予去广陵，闻邵即以是岁下世矣。

沈嘉客

沈嘉客字无谋，河间故城人，居郑口，性孤迥，有洁癖。与德州卢德水侍御（世漼）、临清汪未央孝廉（大年）交好，以诗相倡和。于吴交姚孟长（希孟）、杨子常（彝）、顾麟士（梦麟），于梁六吴让伯（伯裔）、徐霖苍（作霖），与容城孙钟元（奇逢）尤善。中年作闭关疏，送客不出篱落。一亩之宫，花竹清深，图书充牣。县令至，必式庐，复其徭役。年八十馀乃卒。予尝爱其一绝云：“淮南作客逢春雨，破帽疲驴几日程。六合城南呼舴艋，绿阴相送到南京。”

名媛诗

周婴方叔极称辨博，然有不必辨者，如诠钟辨文明太后青台雀歌，杜兰香赠张硕诗数条，不知《名媛诗归》，乃吴下人伪托钟、谭名字，非真出二公之手，何足深辨？又向来坊间有《明诗归》，更俚鄙可笑，亦托名竟陵，又足辨耶？

坊刻又有《皇明通纪》，亦托名钟惺，内载左都御史曹思诚为魏忠贤建祠事。曹近刊冤揭云：“与惺素无仇怨，惺何不自惺？”等语。不知惺殁于天启乙丑，而坊贾伪托之也。曹氏遍诉京师，与钟为难，可发一笑。此康熙二十年事，去钟之殁已五十七年矣。

七子三独夫

陆机《五等诸侯论》：“六臣犯其弱纲，七子冲其漏网。”吕向注，七子谓吴王濞七国。《刘更生传》：“春秋地震，为在位执政太盛也，不为三独夫动，亦明矣。”师古曰：“独夫，犹言匹夫也。”七子、三独夫，皆奇文。

二王诗画

金陵王概，字安节，善画山水；其兄蓍，字宓草，工花卉翎毛；兄弟皆能诗，往往可诵。蓍本名尸，概本名丐，后改今名。尝见概两篇云：“虚窗吮笔临秋水，葭菼苍苍冷到天。为爱芙蓉江月好，小亭长伴鹭丝眠。”又“浔阳江水抱城流，庾亮曾经此夜游；亦是新凉当八月，遂教高会擅千秋。风骚接席无今古，乔梓凌云富唱酬；杰阁共传诗句好，飞扬兴不减南楼。”概，诗人方文尔止婿也。

王右丞诗

世谓王右丞画雪中芭蕉，其诗亦然。如：“九江枫树几回青，一片扬州五湖白。”下连用兰陵镇、富春郭、石头城诸地名，皆寥远不相属。大抵古人诗画，只取兴会神到，若刻舟缘木求之，失其指矣。

契丹大金二国志

《契丹国志》二十七卷，宋淳熙七年秘书丞叶隆礼奉诏撰进。其书：帝纪十二卷，后妃诸王外戚传三卷，列传四卷，石晋降表、宋澶渊誓书、关南誓书、议割地界书共一卷，南北朝馈献礼物、外国贡献一卷，四京州县沿革一卷，风俗官制科举等一卷，王沂公、富郑公《行程录》一卷，张舜民《使北记》等一卷，《诸番杂记》、《岁时杂记》二卷。又《大金国志》四十卷，宋端平元年淮西归正人改授承事郎、工部架阁宇文懋昭上其书，帝纪二十六卷，开国功臣一卷，文学二卷，《张邦昌录》一卷，《刘豫录》一卷，立伪楚伪齐册文、宋宗室随二帝北狩一卷，两京制度陵庙仪卫官制科举兵制等四卷，两国誓书一卷，京府州县一卷，初兴风俗一卷，许亢宗《行程录》一卷。《金志》记载与《南迁录》多相合，与史多谬。其文学传则全节取元好问《中州集》。或云宋人伪造，似也。《契丹志》简净可观，《金志》则仿其书而为之者耳。

王义山诗

予〔向〕谓刘后村诗，好用本朝人事。近见宋末王义山《稼村集》，效颦尤可厌，如：“争道老泉生二秀，最难锦水又三刘。”“师鲁仅存遗集在，乐天无限故人思。”“田园彭泽菊三迳，意思濂溪草一般。”“上帝遣符征范镇，斯民失怙哭温公。”“梅花窗下参同契，绿草庭前太极图。”“榜文争看乖崖押，士类欢呼常衮来。”“无己许令参后社，庭坚端的是前身。”“有时觅句寻欧约，不惯斟羔学党家。”此真下劣诗魔，恶道坌出矣。宋末如王义山、何梦桂之流，酸腐庸下，而诗文独传至今。文之传不传，信有命耶？

杜　注

钱牧斋注杜，主宋绍兴吴若季海本，若自序云：“凡称樊者，樊晃小集也。称晋者，开运二年官书也。称荆者，王介甫四选也。称宋者，宋景文也。称陈者，陈无己也。称刊及一作者，黄鲁直、晁以道诸本也。”又宋胡仔《苕溪渔隐》云：“《子美集》，予所见者凡八家。《杜工部小集》，则润州刺史樊晃所序也。《注杜工部集》，则内翰王原叔洙所注也（吴彦高集云：是元祐间秘阁校对黄本，邓忠臣慎思所注，托名原叔）。改正王内翰注，则王宁祖也。《补注杜工部集》，则学士薛梦符也。《校定杜工部集》，则黄长睿伯思也。《重编少陵先生集》并《正异》，则东莱蔡兴宗也。《注杜诗补遗正谬集》，则城

南杜田也。《少陵诗谱》，则缙云鲍彪也。”

王承旨诗

宋刻《鉴戒录》载前蜀兴圣太子随军王承旨（失其名）。咏后主出降诗云：“蜀朝昏主出降时，衔璧牵羊倒系旗。二十万军齐拱手，更无一个是男儿。”此与花蕊夫人诗大同小异，必有一误。（此诗《能改斋漫录》亦两载之）

卢延让

何光远《鉴戒录》载，王蜀卢侍郎延让献王建诗卷中，有“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之句。后建与潘峭在内殿平章边事，令宫人于炉中煨栗，栗爆出，烧损绣褥子。建多疑，每于炉中烧金鼎子，惟徐妃二妹妹侍茶汤而已。是夜宫猫误触鼎翻，建曰：“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忆延让诗有此一联，先辈裁诗，信无虚境，来日遂有六行之拜（自给事拜工部）。以俚鄙之词，遂获显擢，与孟公“松月夜窗虚”，迥异如此，人生穷通，岂非命乎！或云是卢延逊献宋太宗诗，潘峭作潘美。

慈恩塔诗

元白因传香于慈恩寺塔下，忽睹章先辈八元诗，吟咏竟日，悉令除去诸家之诗，惟留章作。其五六句云：“回梯暗踏如穿洞，绝顶初攀似出笼。”殊不成语，不知元白何以心折如此？盛唐高、岑、子美诸公同登慈恩寺塔赋诗，或云：“秋色从东来，苍然满关中，五陵北原上，万古青濛濛。”（岑）或云：“秋风昨夜至，秦塞多清旷。千里何苍苍？五陵郁相望。”（高）或云：“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杜）此是何等气概，视章作真小儿号嗄耳。每思高、岑、杜辈同登慈恩塔，高、李、杜辈同登吹台，一时大敌，旗鼓相当，恨不厕身其间，为执鞭弭之役。

陶　季

宝应布衣陶澄，字季，一字昭万有，著《舟车集》，予为删定。其客湖南闽中诸诗，多似高岑龙标，今日一作手也。过东阿曹子建墓，有句云：“可怜衰草地，犹是建安人。”为时所称。

琉球二僧诗

琉球天王寺有僧，号瘦梅道人。赋七夕诗云：“陶公帘外赤龙下，汉武殿前青鸟来。”又万松院僧不羁有诗云：“黄叶落三径，白云归数峰。”予门人汪翰林舟次（楫）、林舍人石来（麟焻），康熙癸亥奉使其国，见之。石来有诗云：“瘦梅道者人不识，梵夹吟题耸两肩；赋得赤龙青鸟句、樊南甲乙可同传。”“浮屠亦有不羁人，祗树萧萧绝世尘；唐体诗中风格好，白云黄叶斗清新。”

诗三百非孔子所删

孔子但正乐，使各得其所而已，未尝删诗，观《自卫返鲁》云云可见。且一则曰诗三百，再则曰诵诗三百，《家语》对哀公问郊，亦曰：“臣闻诵诗三百，不可以一献。”知古诗本来有三百篇，非孔氏自删定也。又《左传》列国卿大夫燕飨赋诗，率皆三百篇中之诗，多在孔氏之前，其非夫子手删，了然可见。叶水心《习学记言》云：“《史记》言古诗三千，孔安国亦言删诗为三百篇。按诗，周及诸侯用为乐章，今载于左氏者，皆史官先所采定，就有逸诗，殊少矣，不待孔子而后删十取一也。《论语》称诗三百，本谓古人已具之诗，不应指其自删者言之也。”辅广亦谓司马迁言古诗三千，传闻之误。其说与予见略同。

敏　速

《南唐近事》载处士史虚白尝对客弈，旁令学徒四五辈，各秉纸笔，先定题目，随口而书，略不停缀，数食之间，众制皆就。《封氏闻见记》：雒县尉张陟，在中书日试万言，令善书者三十人，各操纸执笔，俱占题目，身自巡席，依题口授，周而复始，午后，诗笔俱成，得七千馀字。《唐诗纪事》：长沙王璘日试万言，崔詹事廉问表荐于朝，先试之。璘请十吏，皆给笔札，璘口授，十吏笔不停缀，首题《黄河赋》三千字，复为鸟散馀花落诗二十首，皆可谓敏速矣。又韦皋尝于二十四化设醮，请符载撰斋词，于时饮摩诃池上，载命小吏十二人捧砚，人分两题，缓步池间，各授口占，其敏如此。

石敬瑭家庙碑

朱简讨云：“曾于庙市见五代石敬瑭家庙碑，梁周翰撰，文翰虽不甚工，亦是古物，惜未购之。”此碑石今不知所在。

东　绢

蜀盐亭县有鹅溪，（县）出绢，谓之鹅溪绢，亦名东绢。子美诗“我有一疋好东绢”是也。周紫芝诗：“百尺寒松老干枯，韦郎笔妙古今无。何如莫扫鹅溪绢。留取天吴紫凤图。”此虽谐谑，然北征自作于赴行在时，而题韦偃画松，则在入蜀之后，固不可同日语也。

魏野诗

宋小说载魏野同寇莱公游陕郊某寺诗云：“若得时将红袖拂，也应胜似碧纱笼。”《湘山野录》云：“添苏，长安名姬也。孙仅尹京兆日，野寄诗云：‘见说添苏亚苏小，随轩应是珮珊珊。’孙爱之，以示添苏，喜如获宝，求善笔札者，大署其诗于壁。野以事抵长安，孙邀置府宅，人未之知也。有好事者与密过添苏家，见其风貌鲁质，固不前席。野忽举头见壁所题，乃索笔于侧别纪一绝云：‘谁人把我狂诗句，写向添苏绣户中？闲暇若将红袖拂，还应胜得碧纱笼。’添苏始知是野，大加礼敬。”二说不同。

铁　帆

僧铁帆能诗，顺治末，予官扬州，铁帆住木兰寺。

刘吏部公勄(体仁)闻之,寄予书云:“是天寒衣衲重铁帆耶?”天寒衣衲重,乃粤僧一灵句,公勄误记耳。东坡在黄日,参寥往视之。京师士大夫寄书云:“闻有僧在彼,是隔林彷佛闻机杼和尚耶?”坡笑语参寥云:“此是吾师七字号。”公勄帖全用此语。

徐曹诗

徐祯卿“洞庭叶未下,潇湘秋欲生”一篇,非太白不能作,千古绝调也。曹学佺亦有《秦淮送别》一篇云:“疏篱豆花雨,远水荻芦烟。忽弄月中笛,欲开江上船。”情致殆不减徐。徐五集中有一绝云:“渺渺太湖秋水阔,扁舟摇动碧琉璃。松陵不隔东南望,枫落寒塘露酒旗。”曹一绝可以相敌,新林浦云:“夹岸人家映柳条,玄晖遗迹草萧萧。曾为一夜青山客,未得无情过板桥。”

题壁逸诗

予少时与先兄考功同上公车,每到驿亭,辄题素壁,笔墨狼藉,率不存稿,逸去多矣。数年来往往从友人口中得之,恍忽如梦,不忍尽割,略记于此。“河口花明锦缆春,砑缭绫子领边巾。不知何事牵依思,欲叠红笺赋洛神?”(徐隐君东痴尝口诵此诗)“不见湘中旧汜人,西园兰石怆如新。低回十五年前句,只有蛛丝络暗尘。”(彭少宰孙遹羡门诵之)“关河连夜雨,驿路一声蝉。”(汤右曾西崖、王戬孟谷诵之)“风回邸阁闻铃驮,日落关山见戍旗。彷佛梦中寻蜀道,打包身度栈云西。”(徐学士健庵诵之。且题其右云:“古驿斜阳听铎声,分明栈路蜀山行。读君题句成先谶,天遣才人过锦城。”)“往迹流传本事诗,廿年如梦不堪思。重来头白风情尽,谁记巡檐绕柱时?”(汪耀麟叔定诵之)“赵北燕南水四围,此中避地可忘机;垂垂芡实迎秋熟,拍拍鸥群接翅飞。蟹舍都连黄篾舫,钓人相映绿蓑衣;淮南小别今三载,鱼稻珠湖愿竟违。”(曹祭酒禾蛾嵋榜旅舍曰渔洋诗屋)

白洪崖

先世父侍御公,崇祯中巡视茶马,作西巡杂诗数十首,有云:“不须赤打白洪崖。”予幼诵之,不解为何语?顷见丁谓戏白稹诗云:“五百青蚨两家缺,赤洪崖打白洪崖。”盖用此。

论坡谷

许彦周《诗话》云:“东坡诗不可轻议,词源如长江大河,飘沙卷沫,枯槎束薪,兰舟绣鹢,皆随流矣。珍泉幽涧,澄泽灵沼,无一点尘滓,只是体不似江河耳。”林艾轩论苏、黄云:“譬如丈夫见客,大踏步便出去;若女子便有许多妆裹,此坡、谷之别也。”

明史乐府

长洲尤展成(侗),晚以博学宏词入史馆,在局中,仿李西涯体作《明史乐府》百篇,佳处殆不减李,今略载数首于此。作佳传云:“入学宫,辞孔子,衣带题诗自经死。出史局,别同官,官方饲猪不暇看。一死一生交情见,留与若翁作佳传。”阁门使云:“阁门使,铁简赐,谷长史兼理六王事,当局不敢让,臣谊应如是,殿下百世后,难逃一个字。下诏狱,徽发死,嗟乎!此真文成子,张辟强,豚犬耳。”生程济云:“为忠臣,为智士,死高翔,生程济。身免乎,军中祭,君免乎,宫中剃。君乘车,臣执辔,君登舟,臣操枻。寒则燎衣饥持糒,四海从亡多故人,道旁相见惟流涕。万水千山风复雨,送君还上金陵去,天外龙蛇有日归,鸿飞冥冥不知处。”靖难云:“七国反,诛家令,灌将军出山东定。北平起,讨齐、黄,曹国公出金陵亡。建文君,非景帝,燕王亦非吴王濞,靖难虽然百战功,成败何常总天意。太祖生男二十五,为王为庶知谁主?燕子高飞上帝畿,纥干冻雀无毛羽,可怜高煦亦英雄,顷刻烧死铜缸中。”威武大将军云:“平阳侯,张公子,威武大将军。三君一辙耳。汉家天子自待边,大同宣府往复还,朕称将军封万户,骠骑当属江与钱。旌旗猎猎向北驻,楼船摇摇望南渡,豹房家里乐未终,更觅春江花月处。朝登牛首山,夕宿凤皇台,鄱阳凯歌何雄哉!戎服簪花金银牌,扬鞭却指隋堤笑,一狩江都竟不回。”大礼云:“明伦典,问谁作?唱者璁,和者萼。笔者方,削者霍。浃与绾,唯且诺。天子有私臣,朝中皆党人,武夫何知咄郭勋。配尔祖,英烈传,中山瞶眙开平叹。”根本彗云:“根本彗,腹心彗,门庭彗,群妖扫地偷龙睡,彗未退兮李将至。大冯君,小冯君,忠臣孝子出一门,刺血上书动至尊。但看六月飞霜雪,君门之彗乃可灭。”河套冤云:“严夏两家鸡相斗,曾铣仇鸾分左右;严鸡方胜夏鸡孤,铣欲劾鸾胡为乎?套未复,身先死,朝玺书,暮西市。将军横尸何足言?宰相骈首宁无冤?君莫哭,君不见,朱仙镇上风波狱。”长生药云:“五利戮,文成死,致一真人上天去,复有紫府神霄两高士。天子斋居,日夜祷祠,相公宿直,争献青词,赭衣半道,断首满稽。杀人媚天,修玄奚为?四十五年元气削,王金方进长生药。”海瑞疏云:“世宗在位四十五,建言诸臣尽圜土,末年乃有海瑞疏,直讦乘舆干上怒。掷地不已绕殿步,忠臣岂肯逃亡去?大行宾天应释汝,狱吏酒肴相劳苦。但愿饱啖得死所,谁知晏驾惊闻讣?此日方看臣哭主,当时尚疑子骂父。”逐新郑云:“华亭去分宜,江陵逐新郑,贤否故悬殊,门户总同衅。主少国疑赖元老,一留一去由冯保,宰相踉跄出午门,先皇顾命寒秋草。大臣狱起重惊倒,不怜身殁无遗表,夫人泣涕致相公,敬为故夫献微宝。富贵何常忽易人,江陵簿录还如埽。噫嘻乎!前人跌,后人滑,古来名位多相轧,死姚崇算生张说。”赵高传云:“委鬼当头坐,茄花满地红,赵娆曹节竟私通,涿洲道上马游龙,月华门前车斗风。内操挝鼓鸣刀弓,犴狴流血朝班空,祠堂昭德兼崇功,干儿义子多如虫。读史至此再三叹,殆哉岌岌将作难,满朝弹章君不见,中宫独看赵高传。”

闱中诗

淄川袁孝廉松篱(藩),名士也,以康熙癸卯冠礼经,壬戌尚困公车。闱中赋诗云:"二十年前古战场,卧听谯鼓夜茫茫;三条画烛连心爇,一径寒风透骨凉。苦向缁尘埋鬓发,凭谁青眼托文章?明宵别后长安月,偏照河桥柳万行。"武康陈孝廉兴公(之群)吟之,至泣下。是科袁竟下第,乙丑病蛊卒。

无羊之什

《诗·国风》如《燕燕》、《蒹葭》、《豳风》、《东山》、《七月》诸篇,述情赋景,如化工之肖物。即如《小雅·无羊之什》云:"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糇,麾之以肱,毕来既升。"即使史道硕、戴嵩,画手擅场,未能至此,后人如何著笔?

卷十九 谈艺九

宋人绝句

偶为朱锡鬯太史(彝尊)举宋人绝句可追踪唐贤者,得数十首,聊记于此。"亭亭画舸系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春阴垂野草青青,时有幽花一树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冷于陂水淡于秋,远陌初穷见渡头。赖是丹青无画处,画成应遣一生愁。""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黄叶西陂水漫流,籧篨风急滞扁舟。夕阳暝色来千里,人语鸡声共一丘。""露白霜红郭外田,山浓水淡欲寒天。参军抱病陪清赏,一檄呼归亦可怜。""断肠声里无形影,画出无声亦断肠。想得阳关更西路,北风低草见牛羊。""梁州一曲当时事,记得曾拈玉笛吹。端正楼空春昼永,小桃犹学澹燕支。""断云一叶洞庭帆,玉破鲈鱼霜破柑。好作新诗寄桑苎,垂虹秋色满东南。""投荒万死鬓毛斑,生入瞿唐滟滪关。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江上荒城猿鸟悲,隔江便是屈原祠。一千五百年间事,只有滩声似旧时。""夜雨连明春水生,娇云浓暖弄微晴。帘虚日薄花竹静,时有乳鸠相对鸣。""目尽孤鸿落照边,遥知风雨不同川。此中有句无人见,送与襄阳孟浩然。""独凭危堞望苍梧,落日君山似画图。无数柳花飞满岸,晚风吹过洞庭湖。""来时秋雨满江楼,归日春风度客舟。回首荆南天一角,月明吹笛下扬州。""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西阑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到处相逢是偶然,梦中相对两华颠。还来共醉西湖雨,不见跳珠十五年。""乌塘渺渺路平堤,堤上行人各有携。试问春风何处好?辛夷如雪柘冈西。""扫地焚香闭阁眠,簟纹如水帐如烟。客来梦觉知何处,挂起西窗浪接天。""曾作金陵烂熳游,北归尘土变衣裘。芰荷声里孤舟雨,卧入江南第一州。""皂荚村南三四里,春江不隔一程遥。双堤斗起如牛角,知是隋家万里桥。""去年此日泊瓜洲,衰柳萧萧客系舟。白发天涯叹流落,今宵听雨古宣州。""山驿萧条酒倦倾,嘉陵相背去无情。临流未忍轻相别,吟听潺湲坐到明。""照江丹叶一林霜,折得黄花更断肠。商略此时须痛饮,细腰宫畔过重阳。""洞庭木落万波秋,说与南人亦自愁。欲指吴淞何处是,一行征雁海山头。""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遗民几度垂垂老,游女还歌缓缓归。""白发先朝旧史官,风炉煮茗暮江寒。苍龙不复从天下,拭泪看君小凤团。""濯锦江边忆旧游,缠头百万醉青楼。而今莫索梅花笑,古驿灯前各自愁。""济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龙山马足轻。使君莫忘霅溪女,时作阳关肠断声。""琵琶弦急滚梁州,羯鼓声高舞臂鞲。破费八姨三百万,大唐天子要缠头。""逍遥堂后千章木,常送中宵风雨声。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漂泊在彭城。""秋来东阁凉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卧北窗呼不醒,风吹松竹雨凄凄。""千诗织就回文锦,如此阳台暮雨何。只有聪明苏蕙子,更无悔过窦连波。""落日同骑款段游,倦依松石弄清流。蓬莱汉殿春分手,一笑相逢太华秋。""舟中一雨扫飞蝇,半脱纶巾卧翠藤。残梦未醒窗日晚,数声柔橹下巴陵。""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向来松桧欣无恙,坐久复闻南硐钟。隐隐修廊人语绝,四山滴沥雪鸣风。""自爱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夜暗归云绕柁牙,江涵星影雁团沙。行人怅望苏台柳,曾与吴王扫落花。""征帆一似白鸥轻,起揭船蓬看晚晴。梅子著花霜压岸,自披风帽过临平。"

苏词注

东坡词:"行优宝瑟僵",乃用《汉书·金日磾传》"行触宝瑟僵"语。解者顾引杨行密给朱延寿病目"行触柱僵",有何干涉?乃知注书之难。东坡、放翁犹不敢居,有以也。

胡恢书

《南唐书》今止传陆游、马令二本;胡恢书久不传,惟江阴赤岸李氏有之。李即忠毅公应升之叔,忘其名矣。按恢,金陵人,《梦溪笔谈》称恢博物强记,善篆隶。韩魏公当国,恢献诗云:"建业关山千里远,长安风雪一家寒。"公怜之,令篆太学石经,官华州推官而卒。

僧作制义

明时,南京五大寺僧,每季考校于礼部,命题即《法华》、《楞严》等经,其文则仿举子制义,文义优者选充僧录等官。某寺僧耳疑者,曾刻其制义。黄俞邰云曾见之。

孟子逸语

孟子逸句有云: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矣。见梁武帝《答臣下神灭论》,又见释道安《教指通局》。

又：君王无好智，君王无好勇，勇智之过，生平患祸所遭，正当仁义为本。见萧子良与孔中丞书，谢廷赞《维园铅摘》载之，其语殊不类。

法言语

《法言》“春木之芚兮，援我手下之鹑兮”二语，全仿《原壤歌》“狸首之斑然，执女 手之卷然。”

珑璁

刘节之（孔和）有诗云：“虚堂微月影竛竮，茗粥筵中解静听。已许来年仍小泊，未须催晓唱珑璁。”珑璁二字，出扬子《法言》“珑璁其声者，其质玉乎。”则商玲珑作商珑玲，亦何不可之有。

荀子语

“李广射虎，没石饮羽”，《荀子·解蔽篇》已云：冥冥而行者，见寝石以为伏虎也。唐诗：“山风吹空林，飒飒如有人。”《荀子》已云：见植林以为后人也。

船

蜀人谓衣纽曰船，盖方言也。海盐陆处士冰修（嘉淑）赠予诗，有“跣足到门衣不船”之句，用此。《谷水谈林》释杜诗“天子呼来不上船”，乃引方言，凿矣。

刘　李

《中州集》中如刘迎无党之歌行，李汾长源之七律，皆不减唐人及北宋大家。南宋自陆务观外，无其匹敌。尔时中原人才，可谓极盛，非江南所及。

诗　僧

新城释成楚，字荆庵，受五戒于法庆，今居灵岩，颇能小诗。落花云：“高枝忍别离，逝水随飘荡。”雨后云：“青猿临涧饮，白鸟向空翻。”秋日云：“风来夕沼绿荷败，霜落秋山黄叶多。”山居云：“险崖句后参宗旨，陷虎机前验作家。”新霁云：“岚气千重萦嶂背，清流万道出云根。”赠奚林大师云：“派衍灵山第一枝，无言得髓是吾师。偶然竖拂天花落，绝胜空生晏坐时。”记之当续访其全云。同时僧智泉者，亦新城人，有移竹诗云：“别去寒山寺，来依明月楼。”亦有致。

诏语似诗

汉光武诸书诏最有情态，西京所无，沿及明、章亦然。光武赐侯霸玺书云：“崇山幽都何可偶？黄钺一下无处所。”古劲绝似汉人诗句。又范书语往往有似诗者，如“柴门绝宾客”（《杨震传》）、“仆妾盈纨素”（《杨秉传》）之类是也。光武微时尝叹曰：“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亦似汉人乐府语。

蟛蜞集

闽人林小眉（嵋），明崇祯癸未进士，才甚隽异，以伉直死狱，与余赓之同难，著《蟛蜞集》十卷。同年张给事赤庵（松龄）及其子人中，走七千里，以序相属，引欧阳公序穆伯长、袁石公序徐文长为比。会予使东粤，失其集，聊识之，俟索其本为序之。

肃府淳化帖

予记陈卓曼仙补刻肃府淳化阁帖事，门人海宁陈奕禧子文适寄所著《皋兰载笔》至，中述兰帖始末甚详，采录其略，用备参考：“肃府淳化阁本，自庄王受封，太祖赐之宋刻（相传有龙胆壶、凤喙卮并帖而三）。宪王时，洮岷道颍川张鹤鸣得李子崇本于白下、材官本于皋兰，请肃王赐帖校雠，见古法帖数段久缺，而兹独全，知为马房光怪以前物也。姑苏温如玉、南唐张应台为之双钩，鹤鸣携之黔阳，宪王乃镌石于兰，未竟而薨。世子识鋐卒业于万历辛酉，先后七年。其初拓用太史纸、程君房墨，人间难得。拓工间有私购者，直五十千。刻用富平石一百四十四、叶二百五十三，藏府东书园殿。鼎革时，石几沦缺。顺治甲午，洮岷道扬州陈卓补刻，复成全璧。然神明不备，视初拓径庭矣。乙卯，平凉逆焰及兰，靖逆、奋威二将军自河西来，军于龙尾、皋兰之间，攻城不下，贼欲破石为炮，伪知州徐某力救得免。今移置州学，有张尚书鹤鸣、王尚书铎、宪王父子四跋云。”

进西岳赋表

杜甫《进封西岳赋表》有云：“维岳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按《旧书》纪：天宝九载正月，群臣请封西岳，从之。三月辛亥，西岳庙灾，制停封。三月，右相杨国忠守司空，天雨黄土，沾于朝服。杜所谓元弼、司空，谓国忠也。国忠以椒房进，夤缘三公，天下知其非据。而甫独引《大雅·甫申》之词以谀之，可谓无耻。他日作《丽人行》，又云：“慎莫近前丞相嗔。”乃自为矛盾。杜固“诗史”，其人品未可知，顾自许稷、契，亦妄矣。

蔡状元诗

庚戌状元蔡昆旸（启僔）公车过淮安，谒山阳令邵某。邵其乡人也，批其名刺云：“查明回报。”蔡怒而去，至京，遂状元及第。题一绝句于扇寄邵云：“去冬风雪上长安，举世谁怜范叔寒？寄语山阳贤令尹，查名须向榜头看。”蔡后官春坊中允，假归卒。

指掌图

东坡先生《指掌图》，于五代之君，书法各异。于梁曰梁太祖朱温，于唐曰后唐庄宗讳某，于晋周曰晋高祖姓石氏名某，周太祖姓郭氏名某字仲文，于汉则曰汉高祖睿文圣武昭肃皇帝姓刘氏名某。岂非以五代惟后唐及汉得国差正，而异其书法耶？郭周七国条下，书放钟离谟归江南。按史《钟谟传》，但云其先会稽人，不言本姓钟离，离字岂误书抑衍文耶？

罗鄂州

宋罗鄂州愿古文，南渡后第一，为朱文公所推重。其《尔雅翼》后序，通篇用韵，尤属奇创。宋文宪公序《鄂州小集》，因效其体，亦韩文公志樊绍述之意，然奇崛出鄂州下矣。

二内禅颂

宋高宗绍兴内禅，罗愿端良作《帝统》。孝宗淳熙内禅，王子后才臣作《内禅颂》。皆仿典引贞符之体。《帝统》有云："神器大宝，一朝可付，十世必复，留无嫌久，报无移德，俾我太宗之志获明于二百载之后。"又云："选世至七，复遇厥圣，还之于宸极，大统以正。"颂中有讽，盖深致不满太宗之意。此文似在王作之右。近梁溪顾修远（宸）撰《宋文选》，止取王颂，而不载《帝统》，岂未睹《鄂州文集》耶？

避讳当改正

古今避讳有沿袭不改者，如秦始皇讳政，以正月为征月。晋避司马昭讳，乐府以昭君为明君。唐祖讳虎，改虎林为武林。吕后讳雉，以雉为野鸡。武后讳曌，以诏书为制书，鲍照为鲍昭。杨行密据扬州，州人改蜜为蜂糖。钱元瓘据浙，浙人改一贯为一千之类。皆当改正。

西　施

程良孺《读书考定》云：《管子·小称篇》；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也。自管子至吴越二百一十三年矣，如果一西施，不应先及。

相鼠鼫鼠

《诗·相鼠》，孙奕云：相，地名。陆玑云：河东有大鼠，能人立，交前两脚于头上跳舞，善鸣。按《地志》：相州与河东相邻。《荀子》：鼯鼠五技而穷。《本草》、《广雅》皆谓蝼蛄一名鼫鼠。《易》晋如鼫鼠，孔颖达正义引蔡邕《劝学篇》云：鼫鼠五能，不成一技，《荀子》云云。并为蝼蛄也。

蜀恙泥妍孅

《尔雅·释山》：独者蜀，蜀，虫名，好独行。无恙，恙亦虫名。《风俗通》云："恙，毒虫也，春伤人。《神异经》：北大荒中有兽，咋人则病，名曰獇。獇，恙也，如泥。泥，亦虫名。妍、孅，皆虫名。妍，萤类，身有光采。蚩，形蠢蠢然也。

魏南阳

毕万之魏，今蒲州之永乐镇，非大名元城也。韩愈之南阳，今修武之南阳，非南阳邓州也。《汉书·地理志》修武，应劭曰：晋始启南阳，今南阳城是也。《秦昭纪》：魏入南阳以和。《白起传》：攻南阳太行道，绝之。《张仪传》："魏绝南阳。皆是。

酂酇

《菽园杂记》："酇有二音，一则旴切，一才何切。才何者县，属沛国，萧何初封邑。则旴者县，属南阳，萧何子孙所封也。《读书考定》萧何封酂侯，今《世家》作酇侯，字相似之误也。酂、才何切。孟坚泗水亭碑：文昌四友。汉有萧何，叙功第一，受封于酂。《古今字韵全书》酂、酇二字，并见十五歌，注云：酂、县名，在谯郡，或作酇。酇本音鹾。《前汉书·功臣表》：酇、直音赞。《史记·功臣侯年表》并同。索隐曰：酇县在沛。方以智《通雅》云：当时在南阳，今在襄阳之光化者，萧何封邑也。沛县之酇，本作酂，音嵯，今在考城县。《汉·地理志》载南阳酇县侯国，不言沛之酂侯国，非其明验乎。升庵弱侯定以沛酂为何封邑，而云师古无据者，谬也。按酂、酇两音，自是两字，菽园混而一之。《读书考定》主沛之酂，与杨、焦旨同，以何起沛，封必近之，而以班碑为据。《通雅》则以师古注为据，南阳，萧何封邑，音酇，本春秋阴国，唐为怀州阴城县，有何庙。高后封何夫人同为酇侯，小子延为筑阳侯。酇与筑阳同隶南阳郡也。二说正相剌谬。至沛郡之酇，应劭音嵯，师古曰：此县本为酂，应音是也。中古以来，借酇字为之耳，读皆为酂，而莽呼为赞治，则此县亦有酇音。然《功臣表》：元符三年，共侯庆以何曾孙绍封酇，不言别是一酇。菽园之说，未知何据？又按刘肃《唐世说》云：凡封功臣，多就本土。张良封留，是为成例。按班固泗州亭碑云云，《汉书》班氏所修，泗州碑孟坚所作，何须穿凿更制别音？此驳师古注，与杨、焦二说同。

吕太一

杜诗："自平宫中吕太一"，黄鹤注云："当作中官吕太一。"钱牧翁注：《旧书》广德元年，宦官市舶使吕太一逐广南节度使张休。又《韦伦传》：代宗即位，中官吕太一于岭南矫诏募兵为乱。按刘肃《唐世说》：吕太一拜监察御史里行，咏院中丛竹以寄意曰，"擢擢当轩竹，青青重岁寒。心贞徒见赏，箨小未成竿。"后迁户部员外，牒吏部云："当须简要清通，何必竖篱插棘。"又按《唐会要》：魏知古尝荐洹水县令吕太一。又张嘉贞荐吕太一及苗延嗣等，时号令君四隽。此又一吕太一也，皆与中官无涉。

王　苹

历城秀才王苹，字秋史，少年能诗，颇清拔绝俗，常有"乱泉声里谁通屐，黄叶林间自著书"，"黄叶下时牛背晚，青山缺处酒人行"之句。苹师田中丞漪亭（雯），而友吴征士天章（雯），丙寅秋，寄诗于予，予偶以书寓巡抚张中丞南溟（鹏）言苹之才，中丞特召见，引之客座，且赠金焉。苹之才，中丞之谊，皆尘中所少，故记之。

月泉吟社

宋末浦江吴渭倡月泉吟社，赋田园杂兴近体诗，名士谢翱辈第其高下，诗传者六十人，清新尖刻，别自一家。予幼于外祖邹平孙公家见古刊本，后始见琴川毛氏本，常遍和之。窃谓皋羽所品高下，未尽当意，因戏为易置次第如左：

春日田园杂兴。第一名子进（本名魏新之，号石川）。第二名魏子大（梁必大）。第三名全泉翁（全璧，字君玉）。第四名山南隐逸（刘应龟，字元益）。第五名蹑云（翁合老，仲嘉）。第六名仙村人。第七名方赏（方德麟，号藏六）。第八名高宇（梁相，字必大）。第九名俞自得。第十名槐窗居士（黄景昌）。十一名东湖散人。十二名徐端甫。十三名仇近村（仇远，字仁近）。十四名陈希邵（陈舜道）。十五名子直（魏石川）。十六名司马澄翁（冯澄，字澄翁）。十七名陈纬孙（何教）。十八名闻人仲伯（陈希声）。十九名君瑞。二十名田起东（刘汝钧，号蒙山）。二十一名罗公福。（连文凤，号应山，原第一名）

谷　音

《谷音》二卷，元清江杜本清碧所辑。其人皆节侠跅弛之士，诗亦岸异可喜，常疑清碧自撰，托名于人。及得其《清江碧嶂集》观之，殊庸肤无足取，与所辑迥不类《谷音》。吾友施愚山为湖西监司时，亦尝刻于临江。

韦苏州

《李元宾集》有代人上韦苏州书二篇，刺韦褊急躁露，殊不类其为人。今录于左：

月日于法司上书郎中阁下，彝不耽书，嗜酒已至于老，东西南北，无立锥之地。窃以阁下有经济之器，因敷小人直戇之性，非敢失色于左右，侥求于去就。不图行迕时禁，坐贻伊戚，惶怖无暇，系维不安，仰天椎心，收血续泪。所言奔鹿触网、飞蛾蹈火，颠蹶靡排，彝何以堪？彝知过矣！举家十口，儿女幼弱，寺中侨寄，目下绝粒。阁下锢彝在此，令吏推责，反覆忧难，词理俱屈，衰发一夕，如经十秋。素来无业，只惯饮博，罔曾负累，以至讯问，事过奇喘，无祸不有。且彝于天下，何异株块，比于阁下累蝼蚁。如国家之事，肉食者谋，虽鞭之长，胡及马腹？况中筹之子，如何敢及！早闻阁下清节玉立，洪量海纳，军谋在握，文藻盈帙，中外腾口，声归其高。彝是用□□微诚，庶彼知己，不测阁下以言罪之。尝闻不以言废人，阁下何必取威于懦夫，而后行令？且明主有诽谤之木，诸侯有乡校之议，今主上何愧于禹？阁下何短于郑卿？伏惟念彝之失，宽彝之责，使得□□，便当钳口，匍匐铃下，以救前非，则仗诸忠信，越境不敢留也。彝死罪死罪。

又代李图南上苏州韦使君论戴察书，文多不具录。

梦山诗

海丰杨梦山宫保太宰（巍）有存家稿八卷，五言最简古得陶体，明人所少。予喜其一绝云："前年视我山中病，落日独骑骢马来。记得任家亭子上，连翘花发共衔杯。"予在京师日，曾选订其集为三卷，谢员外方山（重辉）刻之。

黄夫人诗

杨升庵夫人黄寄外诗："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乃黄鲁直答初和甫诗句也，见《豫章外集》，诗云："君吟春风花草香，我爱春夜璧月凉。美人美人隔湘水，其雨其雨怨朝阳。兰荃盈怀报琼玖，冠缨自洁非沧浪。道人四十心如水，那复梦为蝴蝶狂？"

隃　糜

隃糜，墨名。《后汉书·西羌传》有隃糜相，曹凤注云：隃糜，属右扶风，今汧阳县也。

孙豹人诗

孙豹人（枝蔚）游焦山，中流风浪大作，舟人失色，孙长啸咏诗云："风起中流浪打船，秦人失色海云边。也知赋命元穷薄，尚欲西归太华眠。"孙，三原人，流寓江都。

辽宫词

莱州赵伯浚（士喆）尝作辽宫词百首，可与周宪王元宫词颉颃。伯浚隐居登之松椒山，躬耕著书，去家五百里，终身不归，著《皇纲录》、《建文年谱》。

平陵城

《后山丛谈》云："齐之龙山镇，有平陆故城，高五丈四，方五里，附城有走马台，其高半之，阔五之三，上下如一，其西与南则在内，东、北则在外，莫晓其理。今平陵城故址尚在，在历城、章丘界，所谓走马台者，不可复识矣。坡公诗'济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龙山马足轻'，即此地。孟子之平陆，则在今汶上县。此城本东平陵，唐齐王祐反，县人不从，太宗嘉之，诏改县名为'全节'。后山云平陆，亦讹也。

终南草堂图

程幼洪（邑）郎中阅宣和御府所藏摩诘《终南草堂图》，上方横书"王维终南□峰草堂图"九字，（阙一）为道君御书。倪元镇题云："予读岑参集，有归终南草堂诗，今摩诘之写是图也，岂其赠别之作耶？大抵高贤达士，于谢政归闲之际，不能无咏歌图绘以赠之。昔卢鸿有《嵩山草堂十图》，亦犹是也。故徽庙标书，以便后之览者。此幅向为杜南谷先生所藏，予得之，日夕展对，不惟诸品为之减色，而吾侪之进取，深有藉于斯图矣。"黄子久题云："右丞此图与雪溪捕鱼二卷，同一笔致，而秀婉过之，岂其后先之分耶！"又梅道人吴仲圭、紫芝俞和诗各一篇。

潞王琴

故明潞藩敬一主人，风尚高雅，尝造琴三千张。予犹见长安市上售其一，有隶书“中和”二字。又常仿宣和博古图式，造铜器数千枚，瘗地中。予昔在金陵，登弘济寺，见临江石壁上刻其画兰，极工。

焦山鼎诗

焦山海云堂，有古鼎一，高一尺三寸二分，腹径一尺五寸八分，口径一尺四寸五分，耳高三寸，阔四寸二分，足六寸一分，深八寸二分。腹有铭，其词曰：“惟九月既望，甲戌，王（及还）于周，宓（子）□于图室，司徒疑（治征）南仲佑□惠□立中庭。王呼史受册命，□惠曰官司（冶）王□侧□作锡汝元衣、束带、戈、蓺、戟、缟、韠、彤矢、鋈□銮旂，世惠敢对扬天子丕显敷休，用作尊鼎，用享于□烈考，用周（簋簠）寿万年，子孙永宝用。”此予兄弟手搨，属新安程穆倩（邃）译本，凡蚀二字，疑六字，阙九字。秀水朱竹垞（彝尊）云：“其曰立中庭，按毛伯敦铭文亦有之。薛尚功释为立，而杨南仲谓古立位同字，古文《春秋》书公即位为公即立，则是铭立字亦当读作位也。鼎故京口某公家物，分宜枋国时，闻此鼎，欲之，某公不即献，因嫁祸焉。鼎遂入严氏，严氏败，鼎复归江南，因置焦山寺中。家兄摹为图，赋长歌纪之。予亦有五言古诗三十韵记事，汪钝翁（琬）序之。

志公碑

常白山醴泉寺志公碑，唐开元乙卯立，文作齐梁体，可辨者十之三，书法圆劲，在欧、虞间，每行凡七十九字，其下多断礬不存，其碑阴乃志公像也。碑可辨者录于此。

大唐齐州章丘县常白山醴泉寺志公之碑

（阙二字）京大荐福寺奉敕（阙一字）庆（阙一字）缀文沙门玄伞（阙五字）荐福寺（阙二字）翻经院校勘沙门正智寺都维（阙一字）僧道寂建此寺（阙三十字）

（阙二字）昙花未出，庸讵知寂灭之名，觉日犹（阙一字）曷尝识苦空之相。（阙一字）夫金仪下降，舍灵（阙一字）净月之光；宝教旁流，（阙四字）云之润。三车（阙一字）驾，（阙二十九字）化工（阙三字）香不息，所以化身周流于别土，神（阙三字）于尘沙。或十大声闻，驻形（阙二字）一方菩萨，纳景凉台观（阙一字）背领以宣慈，清辨起（阙二十六字）未掩白足。（阙二字）佛法之（阙三字）月（阙一字）咸（阙一字）王城之舍盖（阙一字）生（阙一字）道（阙一字）境发（阙一字）若不人（阙一字）具（阙四字）谛幢高（阙一字）者与。今此醴泉寺者，是宋齐（阙二十八字）经文师即（阙二字）身之菩萨（阙一字）游神境，来届兹山，栖托岩阿，聿脩禅寂，以为此地玄武之分，青龙（阙四字）首以开疆，据天齐而划野，却（阙二十六字）尚父之（阙一字）居九合一匡，齐桓公之霸国。尔其常白山者，乃摩天（阙一字）地，晻映蔽亏，抱泉石以娱神，出云霞而养性，山毛地发，名花将软草连芳。（阙二十九字）人（阙二字）绘（阙二字）形胜（阙二字）招提。自后七级崇图，（阙一字）起舍佉之扌，五层纟（阙一字）重标战胜之门。海目山亭，妙相殚于变态，虹梁鸟革，大壮（阙三十字）彩画（阙二字）尘凡（阙二字）香（阙一字）水调八解之（阙一字）风（阙一字）五音之说。息心之辈，见流注以超升；回面之徒，仰幽关而悟入。时逢（阙二字）代属（阙三十二字）金林玉（阙一字）寥落幽岩。我国家灌顶四天，纂图千帝，以佛乘为舄马，用道品为城郭。八方起塔，（阙二字）道形九（阙一字）聚盐情殷，（阙三十二字）佛（阙二字）此精庐（阙一字）通尧日，三齐族姓，向梵境以翘诚，四履（阙二字）仰释天而矫首。又属中宗孝和皇帝龙兴汉道，人天经（阙二十七字）周法界去，景龙二年，岁次□子，爰有齐州正智寺都维僧仁万，俗姓李，字道寂，慨兹隳坠，抗表（阙一字）宗，天鉴至诚，特赐名（阙三十三字）否而还泰，山灵掩以重开。法俗欢康，人神一悦。初师之行进表也，梦乘船上山。及翌（阙一字）赴朝所刂无碍。岂非兴废（阙一字）定通（阙一字）悬期（阙二十九字）假装东上将（阙二字）州（阙二字）三藏义净法师，各代高僧，天下重德，先奉敕于大荐福寺。（阙三字）律以（阙六字）胜缘（阙一字）城在东倍增（阙二十六字）四（阙一字）降灵五（阙一字）德（阙一字）人天之表，名扬宇宙之间，圣（阙一字）难（阙一字）神功叵测，及将命星发，载达京（阙十字）时有（阙三十四字）身（阙二字）辍弦歌岁（阙三字）即以二月八日，亲率合境老幼，大会新寺，表庆天恩。又于（阙二字）之（阙一字）尊卑就列，雁行齐听。（阙三十三字）忽见有醴泉（阙四字）三四尺，深浅三尺馀，色净味甘，爰符瑞典，挹酌同饮，咸觉蠲疴。岂不以（阙一字）福（阙一字）圆三灵允答，光扬宝（阙一字）滋液金场，故（阙二十七字）上闻（阙二字）垂感，有敕改名为醴寺，仍更抽人册九僧住持行道。自玄波再委，玤题重开，日殿赫而（阙一字）升，月宫华而桂满。若乃（阙二十八字）海精勤以齐深戒月澄空（阙二字）密雾，禅灯焰室，巧避轻风，濯（阙二字）之龙（阙一字）洗毗（阙一字）之鸟眼，长袪五住，远效四心。刷（阙一字）雁以飞云，砻（阙二十七字）舍生之地续桂（阙二字）有情根轨足方（阙一字）鸣金鼓（阙一字）功不朽，流福无穷。斯并先帝之本愿，庄严法师，幽赞威神之所致也。又师游戏生死，示（阙二十五字）俨如亲对，即平时所将黑犬，亦彖具（阙二字）厥（阙二字）无愿不从。乃至有患心痛者，但取庙前少土，和水服之，应时便愈。遗形是托，神灵保持，由是（阙二十五字）梁寺史传师木，俗姓朱氏，金城人也。少出家，（阙二字）道林寺僧，俭法师为和上业存禅（阙一字）宋太

始初，渐彰异迹，居止不定，饮食无时，长发跣足。每(阙二十七字)词同谶记，言不虚发，应验如神。或(阙一字)视通于北(阙一字)分形遍于南国，奇怪忽恍，不可殚论。以天监十三年，岁次甲午十二月八日，(阙二十九字)相，奄然示终，时有异香，(阙二字)芬馥。特敕厚加殡送，葬于钟山独龙阜，仍于墓所(阙一字)开善精舍，敕陆倕制铭于冢内，王筠勒碑于寺阴，(阙二十六字)生，及其去也，以精灵度物，哀怜庶类，福祚皇王。且彼托钟山，此依常白，彼葬龙阜，此(阙一字)龙台。前王挹风建开善之坟，(阙一字)后帝倾(阙二字)醴(阙二十五字)至今大唐太极元年，岁次壬子，皇帝御天下之三载，凡一百九十九年。化化之缘，古今无尽，明明之德，日月弥新。其所变现之梗概。(阙二十七字)之(阙一字)众所未谅，恭敬者随时受福，疑慢者应念立征。事迹繁夥，不可备载。当嘉声上彻，先帝令左台监察御史宋务先，亲加检覆。(阙二十八字)八正所以知归，一属(阙一字)缘，获未曾有。(阙二字)复命，倍沃天心。刺史杨元禧，分符北极，露冕东藩，(阙一字)雨逐于行车，仁风随于转扇。黄金(阙二十八字)追鸟迹于上乘，想(阙六字)绳宝地(阙一字)动天宫，荐瑞香园，延光帝载。县丞、主簿、县尉(阙一字)舍(阙四十三字)群物，扬舲彼岸，录事(阙二字)乡(阙一字)等门滋兰(阙四字)芽，忠信满于州闾，因果(阙一字)于(阙四字)虔命(阙一字)奉(阙三十六字)九地荷于津通，贝树披春，帝王之遗文秩矣。金(阙三字)诸佛之正道通矣，迷津(阙一字)路，菩萨运载之乘行矣。(阙八字)之(阙二十七字)况玄天大造，充溢于尽空，净域鸿缘，牢笼于无外。昔迦(阙三字)如来垂赞叹之(阙一字)弥勒当(阙三字)表歌扬之偈。若稽古训，式树(阙一字)碑仍于(阙二十七字)铭曰："义天兆昧，优花未披，但迷五蕴，孰辨三伊？(阙二字)火宅，耀我金仪，神足继轨。(阙二字)扬蕤。(其一。阙一字)有(阙一字)成观方(阙二字)戴表灵(阙二字)开(阙二十七字)纲。毁我宝地，坏我金场。花残鹫沼，烟辍龙香，霞标歇灭，石径荒凉。(其三)万寓乘皇，千龄纂帝，日月连(阙一字)飞行(阙一字)契(阙一字)念新(阙五字)高(阙二十八字)精标五门，玉墀假感，银(阙一字)舆存。(其五)欲赴天泉，(阙一字)规国德，寄诚坟庙，传词翰墨。瑞醴通流，嘉祥允塞，重光佛(阙二字)题宸极。(其六)绀轩加(阙二十八字)沙。(其七)先帝圣灵，聿资神境，冥扶默赞，分形散影。既墓彼山，又坟兹岭，宝铎双振，金绳共炳。化(阙三字)真身永永。(其八)功(阙一字)泉(阙五字)天(阙二十七字)宣，闻诸典故，镌金镂玉，道该缁素，式赞王猷，(阙二字)净度，勒像贤劫，刊碑觉路。(其十)开元三年，岁次乙卯二月己酉朔十五日癸亥。(下阙)

米太仆研山

米太仆友石(万钟)家藏一研山，有七十二峰，洞壑奇绝。每天欲雨则水出，欲霁则先燥。太仆以五百金购之。明末流寇入京师，米氏奔迸，以古器数簏寄亲戚家，此物遂为一士夫所得。又宝一风字砚，太仆知六合县时，尝入觐北京，往返两月馀，砚墨犹未燥也。康熙戊午夏，公孙紫来(汉雯)知长葛县，行取入都，出砚示予，为说如此。紫来今官翰林侍讲。

卷二十　谈异一

博罗韩氏女

明末广州乱后，有周生者，市得一裤，丹縠鲜好，置床侧衣桁上。夜分将寝，忽一好女子搴帏，惊问之，曰："妾非人也。"生惧趋出。比晓，邻里闻之，竞来侦视，闻有人声自裤中出，若近若远，久之，形渐见，姿首绰约，若在轻尘，曰："妾博罗韩氏女也。城陷被贼俘掳，横见凌逼，骂贼而死。此裤平生所著，故附之以来。诸公倘见怜愍，为作佛事，当往生净土，永脱轮回。"言讫呜咽。众共叹异，乃为召僧礼佛焚裤，自是遂绝。程职方石臞说。

章格庵

黄州曹石霞(胤昌)，崇祯己卯解元，癸未进士，以文章名世。父卒官顺宁，旅榇未返，万里入滇。顺宁有民家，生一儿，七岁不言，一日，忽语父曰："楚人曹石霞，吾门生也，今日至此，当往见之。"家人疑怪不信，儿辄自往，父母尾之。至通衢，果有肩舆来者，儿从稠人中直前，止其舆，字而呼之曰："石霞，吾待汝久矣！"曹愕然，儿又曰："此地未可语，当至邸舍告汝。"既至邸，儿又曰："可屏人阖户。"如其言，儿南向坐曰："我章格庵正宸也，一念之误，三堕轮回。始在豫，继在粤，在此候汝，又数年矣。今可随我去乎？"曹叹讶再拜曰："某以父榇未返葬，间关万里，远涉南荒，未能即从夫子，请俟异日。"儿默然久之，曰："然则吾先行待汝耳！"遂至其家，是夕死矣。曹赋诗纪异，不数月，竟卒于顺宁。其子以榇归，至某郡，忽重不可举，视其壁上，乃有曹入滇时吊洪半石(天禄)诗。洪亦黄人，藁葬于此。乃启洪窆，祷于榇前，请同归葬，于是遂行。杨职方鄂州(兆杰)说。

道君画鹰

杨职方又言：武昌张氏，有子妇，为狐所媚，百计驱之不获。一日，置酒召客，张宣和御笔画鹰于堂上。比客去，狐夜分始至，云几不免。妇问之，狐曰："汝家堂上有神鹰，见我即奋欲搏击，微项有铁绾，将不免矣。"质明狐去，妇以语其夫，或谓之曰："画诚神物，曷燕去其绾，狐必不敢复至矣。"如其言。至夕，果有狐击死堂

下。后其家遭回禄，共见鹰从火中飞去。

道州祠堂

道州有濂溪先生祠堂，近岁周氏子孙，有为诸生逋赋者。州守张大成，辽东人，径诣祠堂，枷锁先生像三日，见诸弹章。比年吴中奏销逋税，唐荆川、缪西溪诸公名列官户，亦不免云。

刘云山

刘云山，常州医也。康熙丙午，杭州有巨室子某，病亟，忽有一医到门曰："我吴人刘云山也。"投一匕而霍然，赠之金，不受，曰："他日寻我于毗陵之司徒庙巷。"逾月，某至常询问，庙侧有老人曰："云山死三十七年矣！顾云山生时，信鬼神，曾授梦于斯庙之神，募地广其祠宇，因自为像于神旁，尚可识其形容也。"巨室子惊愕入拜，其像宛然，哭祭而去。陈椒峰（玉璂）记其事。

趵突泉异

济南趵突泉，地中涌出三尺许，馀则方塘漫流，清鉴毛发。康熙庚戌，藩臬置酒，邀提督杨宫保（捷），忽大雷雨，龙首入户，泉涌起丈馀，水大上。诸公急呼骑，水顷刻及马腹，踣坠而死者数人。从来未有之异也。

陈玉笥

济宁陈益修，字玉笥，恂恂君子也。明崇祯末，济宁有回回杨生花等，素豪猾，武断乡里。一旦欲毁关壮缪祠庙，拓其居廛。陈号召诸生，鸣于官，惩首事者，庙得以存。及鼎革之际，生花挟旧憾，帅其党，邀陈于天井闸，箠之濒死，仍以刀刓其睛啖之，以矿灰实目眶，弃诸野外。家人舁归，谓必无生理矣。至夜，陈昏愦中见绿衣神人强之以酒，外青内白，痛稍差。次夜，复见一神人，以手击其脑后，目中血出如注，痛良已。又次夜，见一老妪，食以杏李，又以羊眼盈把，令口吸之。比觉，双瞳炯然矣。生花及其侄朴，乘乱为盗，族诛，去陈事才八月也。陈乙酉与弟尚谦同举省试，丙戌登第，官贵池知县，仕至户部主事，予在京师见之。

锦裙宋绣

陆鲁望云：瓦官寺有陈叔宝羊车一轮、天后锦裙一幅。予在金陵，游上瓦官寺，犹见锦裙所制幡，裙绀碧色，锦作云龙纹，四角缀十二铃。焦山枯木堂有宋刻丝观世音像，亦奇古。

六足龟

暹罗国进贡，有六足龟十枚，比至京师，止存其三。其足前二后四，趺趾相连。予在主客时见之（按龟三足曰"贲"）。

罗 汉

予在海陵一士夫家，见毗卢国僧，号罗汉，自言明英宗土木之变，始入中国，能风雪中裸体而浴。一日，席上有胡桃，罗汉以齿碎之，凡数十枚。旧住通州之军山，以迁滨海界，徙居海陵。高邮守某之祖，传有小像一轴，像上画一老僧相向坐，自记此僧名罗汉，毗卢国人。一日，守闻军山有毗卢僧，心疑即其人。试往谒，乃与画上老僧了无差别。盖已阅三世百年矣。

丙丁龟鉴

丙午、丁未，从古以为厄岁。阴阳家云：丙丁属火，遇午未而盛，故阴极必战，亢而有悔也。康熙丙午冬，户部尚书苏纳海、督抚尚书王登联等搆死。丁未春，灾祲叠见，彗星出，太白昼见，白眚出西北，经月馀。是岁七月，辅臣苏克萨哈诛死。吾友程职方谓予欲裒辑前史所载丙丁灾变征应为一书。顷见宋理宗淳祐中柴望所上《丙丁龟鉴》十卷，自秦庄襄王五十二年丙午，迄五季后汉天福十二年丁未，通一千二百六十载中，为丙午、丁未者二十有一。备摭事实，系以论断。元至正中，又有《续丙丁龟鉴》者，补宋元事之阙。前人已有此书，当考据故明三百年中丙丁事应，以续二书之后。

白 乌

康熙庚戌，六合县民王振家庭树产白乌二，督府麻勒吉表进于朝。

奇 姓

予在仪曹时，见有宛平人碧某者，吏误呼作碧，其人不应，问之云：碧音如樊。此《万姓统谱》、《奇姓通》诸书所不载者。又任给事（琪）云：高密有啇姓，音闳；又禚姓，音卓；诸城有则姓，音支；又寿光有鳖姓，河南有驴姓，吾邑有俳姓。壬子典试四川，有副榜庹谋，音拓。明有指挥八通、副将九聚。近见山西乡试榜，有峰姓、因姓。

古铜器

庚戌，临淄人于古城畊田，得铜器数百枚，形制瑰异，白诸官，悉取入藩库，无从考其款识，殊可惜也。辛亥春，京师草场火，火烬得石数千百，皆有峰峦之形，不测其故。又明末，河南鄢陵人浚城濠，得石数百，皆有人物，须眉宛然，或谓恐伤地脉，掩覆之。后有兵。

地震定数

宋小说载崔公谊为莫州任丘簿，熙宁初，河北地震，而公谊秩满，挈家南归。一日，宿孙村马铺中，风电阴黑，夜半有急叩门者云："传语崔主簿，君合系地震压杀人数，辄敢擅逃过河，今已收魂岱岳，到家速来。"崔自度必死，乃兼程送妻孥至寿阳，次日遂卒。康熙戊申，山东地大震，莒州尤甚。莒与日照县邻，地震之夜，凡日照人客莒者，皆从崩压中得不死，莒人客日照者皆死，信有定数。己未七月，京师地震，通州尤甚，死者凡数百人。

梨花渔人

会稽姜铁夫(梗)说:其乡近岁有渔人,独居无家室,所居有梨花数十树,人呼为“梨花渔人”。一夜月明,放舟湖中,闻岸上有人呼渡,移船近之,未抵岸,其人已在舟中矣。视之尼也,年可十七八,衣缟而姿首甚丽。诘所从来,不应。将及家,登岸,穿林冉冉而去。渔人心知非人。明日晚归,灯火荧然,则尼已先在室中矣。渔人稍疑惧,尼曰:“我非人也,居湖边某村,父母自幼送我为尼,今年月日死,以与君有夙缘,故来相从。且君当得佳妇,亦须我为作合,幸勿讶也。”自此鸡鸣而去,夜即复来,如是将一载。邻里皆闻渔人室有异香。里中某氏,有女及笄,一日忽有鬼物凭之,言祸福,多奇中,且云:“汝女病,惟某渔人善医;且夙缘当为某妇,否者死矣。”其父母惧,邀渔人至其家,渔人不知所以,固辞归。迨暮,尼复来告曰:“我与君夙缘已尽,当从此辞。此女当为君妇,祟即我所为,君何辞耶?”渔人谊不负心,因与盟誓。尼感动泣下,亦不复强。明日,渔人以告女之父母,鬼遂不至。不数月,渔人竟卒。

麟

宋荔裳(琬)观察说:其乡赵鹏程者,官彰德太守。府库中有一麟,相传明武宗时土人所获,误毙之,以献于官,贮库中。赵任满,欲取之,吏不可。乃断其一胫携归。毛作黄色,纹理如刻画,蹄通明,类黄玉,宋常见之。

庆 忌

莱人张允恭,明天启壬戌进士,为南阳守。浚河役夫夜宿岸侧,闻桥下每夜有哭声,共伺之,乃一巨鳖,因置铁镬烹之。忽镬中人语曰:“勿杀我,我当利汝。”众惧,益烈其火,少顷无所闻,启视之,鳖已死,剖腹得一小人,长数寸许,眉目宛然,以献于守,携之归,识者谓即管子涸泽之精,名曰“庆忌”是也。康熙壬子岁,济南人炰鳖,亦于腹中得小人如回回状,人多见之。

杨 李

隋末酸枣邑所进玉李,一夕忽长,清阴数亩。是夕,院中人闻空中语云:“李木当茂。”帝欲伐之,左右曰:“木德来助之应也,不可伐。”又杨梅、玉李同时结实,帝问二果孰胜?院中人曰:“杨梅虽好,不若玉李之甘。”帝叹曰:“恶杨好李,岂人情哉!”又民间歌云:“河南杨花落,河北李花荣,杨花飞去落何处,李花结果自然成。”南唐将受吴禅,江西杨化为李,信州李生连理,其事前后略同。又《钓矶立谈》载,武义中童谣云:“江北杨花作雪飞,江南李树玉团枝。李花结子可怜在,不似杨花无了期。”与隋谣亦相类。

记前生

同年济宁邵嵋辉(士梅),自记前生为宁海州人,纤细不爽。后以己亥登进士,为登州教官,亲至所居里,访其子,得之,为谋生事,且教之读书,为诸生。又自知官止县令,及迁吴江县知县,遂辞疾归。又其妻早卒,邵知其再生馆陶某氏,俟其髫而聘之,复为夫妇。河南张给事(文光)能记三生事,李御史(嵩阳)、乐安李贡士(焕章),皆能记前生事。此耳目睹记之尤著者。

万维岳

顺天万维岳(嵩)中顺治丁酉京畿解元,康熙庚戌成进士。其人学题乃“夫子循循然善诱人”,食饩则“博我以文,约我以礼”。丁酉领解,首题即“颜渊喟然”章。明年,世祖御试题则“克己复礼为仁”。自谓平生与复圣有因缘。比庚戌会试,三书题无颜子语,自谓当落第。榜发中式,房师乃仪制主事曲阜颜修来(光敏)也。

丁贞女

丁贞女,聊城之沙镇人,靖难功臣某裔也。贞女幼孤,无兄弟,依母以居。及笄,母欲议婚,贞女曰:“母老矣,又鲜兄弟,不愿适人,愿终身养母。”母不能强。及母卒,从兄某为议婚,贞女又不许。独处三十馀年,年五十矣。闺范严肃,里中人咸称曰贞女。堂邑黄中丞(图安),七十丧偶。闻贞女之名,遣聘焉。贞女先一日召其从兄语曰:“明日当有议婚者至,吾将许之。”兄及娣侄辈谩应,弗之信也。诘旦,黄氏蹇修已及门。先是,贞女缟衣数十年,是日乃易色服。既许字,卜吉葬母,始于归黄氏,犹处子也。中外子孙多人,待之皆有恩礼,东昌人传为美谈。

魏舍人妾

魏舍人(麟征)纳妾京师,甫一月,妾病且殆,求归母家。已而延魏至榻前,操吴音曰:“某前生姑苏人,君前生逋吾五十金,今来索偿,事毕矣。此去当生平阳某氏,年十八,即中甲科,复与君有后缘。”语讫而逝。此康熙辛亥春正月事也。

莫 如

孙侍郎退谷先生说:“昔为祥符令,有人发一古冢,乃东汉马武妾葬处,中有石,即武为其妾自制志,文甚古,字画精绝。又有香奁一具,中贮脂粉,皆宛然。奁底一小铜印,镌“妾莫如”三字。印在孙处,碑归张给事文光家,今不知所在。《急就篇》有解莫如之句,注云:汉有毛莫如。

义 羸

同年张鹤洲行人(吾瑾),尝乘一裸,甚爱之。康熙甲辰,鹤洲以科场事下刑部,饘粥不继,乃以羸抵逋于人。一日过市,酸嘶悲鸣,堕其新主,而逸归张邸。稍近之,辄蹄啮不已。家兄考功为赋《义羸行》。呜呼!此羸胜华歆、贾充、褚渊、六臣之徒多矣。

龙 睛

吴江金文通公(之俊)生时,母夫人梦人告曰:"与汝子龙睛,将来位极人臣。"公大拜后,萧山瞽者陈生善相人,试令相之,曰:"乞儿相也!"众骇笑。已而至目,大惊曰:"此龙睛也!当贵极人臣。"众乃服。《能改斋漫录》载陆农师言:曾鲁公得龙脊,王安石得龙睛。

追写真

宋宪使荔裳(琬)幼失恃,每忆母夫人形容,辄泣下。吴门某生者,自言有术能追写真,人殁数十年,皆可得其神似。乃令设坛净室中,自书符咒,三日,陈丹青纸笔,令宋礼拜,出,扃锸其户,戒毋哗。比夜,忽闻屋瓦有声,已夜分,闻掷笔于地铿然,屋瓦复有声。生乃开户,引视之,灯烛荧然,丹青纵横,笔落地上,而纸仍缄封未启。启视,则像已就,宛然如生,宋捧持悲泣,重酬之。生云,过六十年则不复可追也。苏谷原《逌旃琐言》云,澶渊宋佥宪敬夫,幼失怙,不识父形容,请方海山人貌之,持归家,母夫人视之如生,悲不自胜。世或有此理耳。

善 谑

京师有市猾某者,本骡马行牙人,以附黄膘李至巨富。一日堂成,宴士大夫,壁间有孔窦,客疑问之,答曰:"手脚眼也。"盖工匠登降攀附置手足处。宋荔裳在坐应声曰:"吾有对句矣,乃头口牙也。"合坐大笑。又莱人某者,以散官居旗,常狎一妇,妇啮其舌,持赴刑部,令急骑追之。宋适往视,戏曰:"君所谓驷不及舌。"

前 定

世事莫非前定,所云动乎四体,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往予在淮南,好观栈道图。有兴化顾生符稹工此技,妙入毫发,予令画绢素屏扇,凡十数,自为长歌题之,复以其一赠姊夫刘大田(倬)。既而予有入蜀之役,同行即刘君也。辛亥岁,在京师,沈文恪绎堂(荃)为侍读,以小册索书,予为书陆放翁诗云:"残年作客遍天涯,下马邮亭便似家。三叠凄凉渭城曲,数枝闲澹阆中花。擘笺授简相逢晚,理鬓薰衣一笑哗。俱是邯郸枕中梦,坠鞭不用忆京华。"比入蜀,信宿阆中,乃忆前事,真诗谶也。因赋一诗寄沈:"葭萌关外极天涯,长忆西园夜斗茶。万事输他前定在,今朝真看阆中花。"

曩丁未岁四月二十九夜,梦中得绝句云:"溪铺翡翠映烟空,溪上飞桥落彩虹。爱玩花蘩忆元相,一枝浑卧碧流中。"既觉,不知所谓,末句则元微之使东川所赋亚枝红诗也。至是过褒城,亦验。予己酉奉使淮上,过奉高,阅《泰安州志》,至嬴博字,辄心恶之。辛亥壬子,遂连遭浑、沂两儿之痛。入蜀时,过百牢关,作一诗怀诸兄,结押庐字,忽心动曰:庐、庐居也,得勿不祥乎?又阅剑南诗,有云"成都放榜,第一人杨姓,具庆下,怆然有感",又心恶之。比榜放解元,果杨兆龙也,心益动。时先慈宜人已见背,予在万里外未知也。昔阮孝绪于钟山听讲,母王忽病,兄弟将召之,母曰:"孝绪至性冥通,必当自到。"果心惊而返,信有是哉!

工人善琴

万历末,詹懋举者守颍州,偶召木工,詹适弹琴,工立户外,矫首画指,若议其善否者。呼问之曰:"颇善此乎?曰:"然。"使之弹,工即鼓前曲一过,甚妙。詹大惊异,诘所自?工曰:"家在西郭外,往见一老人贸薪入城,担头常囊此,因请观之,闻其弹,心复悦之,遂受学耳。"詹予以金,不受,曰:"某,贱工也,受工之直而已。"又曰:"公琴皆下材,工有琴,即老人所贻,今以献公。"果良琴也。詹乃从竟学,一时琴师莫能及。

卢昭容

古月头陀,歙人,胡姓,名明勋,字半庵。顺治丙戌居京口,两膝忽患疡,痛入骨髓,数日宛成人面,眉目口鼻皆具,易医一百三十馀人,濒死者数矣。辛卯十二月七日,疮忽人言曰:"我梁时卢昭容也,子害我于洛阳宫,今日报汝,医何能为?诣佛忏悔可耳。"既苏,即谢医,发愿书经,书《水忏》至九卷,遂杖而起;终三十六卷,复闭关书《法华经》、《华严经》各一部,遂能行;又书《涅槃经》、《金光明经》、《心地观经》、《报恩经》、《金刚经》凡五百万字,疮竟愈。后在真州,有降乩者书:卢昭容邀半庵与会,自画生时像,首饰凤髻,衣宫衣,问半庵:"洛阳宫相见,今似否?"胡为悚然。胡天启中官中书舍人,尝收左忠毅公骸骨云。

义 虎

汾州孝义县狐岐山多虎。明嘉靖中,一樵人朝行,失足堕虎穴,见两虎子卧穴内,深数丈,不得出,彷徨待死。日将晡,虎来,衔一生麋,饲其子既,复以馂予樵,樵惧甚,自度必不免。迨昧爽,虎跃去,暮归饲子,复以馂与樵。如是月馀,渐与虎狎。一日,虎负子出,樵夫号曰:"大王救我!"须臾,虎复入,俯首就樵,樵遂骑而腾上,置丛箐中。樵复跪告曰:"蒙大王活我,今相失,惧不免他患,幸导我通衢,死不忘报。"虎又引之前至大道旁。樵泣拜曰:"蒙大王厚恩无以报,归当畜一豚县西郭外邮亭下,以候大王,某日日中当至,无忘也。"虎颔之。至日,虎先期至,不见樵,遂入郭,居民噪逐,生致之,告县。樵闻之,奔诣县厅,抱虎痛哭曰:"大王以赴约来耶?"虎点头。樵曰:"我为大王请命,不得,愿以死从大王。"语罢,虎泪下如雨。观者数千人,莫不叹息。知县,莱阳人某也,急趣释之,驱至亭下,投以豚,大嚼,顾樵再三而去。因名其亭曰"义虎亭"。宋荔裳(琬)作《义虎行》、王于一(猷定)作《义虎传》纪其事。

客氏刺

顺治己亥在京师,于慈仁寺市见鬻故书者卖一敝刺,大书"客氏拜"三字。宝应朱国桢(克生)以三钱得

之，赋《客氏行》。予笑曰："使当天启时，此一纸过诏旨远矣！"

䮝

先太师公曾于塞上得马，一角。按《尔雅》：䮝如马，一角。注：元康八年，九真郡猎得一兽，大如马，一角，角如鹿茸，即䮝也。《王会图》有俞人之虽马。注：虽马一角。

来阳伯

来阳伯（复），三原人，神于医，尤多技术。常使人脱靴，胫随之长，几丈许，靴亦如之。尤精女红，官吴中时，刺绣之妙，吴中闺阁无能及者。来，三原人，万历中进士，官至布政使。

啖　石

仙人煮石，世但传其语耳。予家佣人王嘉禄者，少居劳山中，独坐数年，遂绝烟火，惟啖石为饭，渴即饮溪涧中水，遍身毛生寸许，后以母老归家，渐火食，毛遂脱落。然时时以石为饭，每取一石，映日视之，即知其味甘咸辛苦。以巨桶盛水挂齿上，盘旋如风。后母终，不知所往。

周府驯虎

先祖方伯公为河南按察使时，周王府有驯虎，日惟啖豆腐数斤。猛虎如此，何异驺虞。

杨世荣

杨世荣者，汾阳人，以鬻器为生。夜梦人告之曰："汝富贵至矣！"觉则身忽长二丈馀，一衣须布十八疋，每食啖一烝羊，用一铁鞭重百六十斤。邹平张方伯（毓泰）时知县事，录为民壮，后迁宁武道，以之自随。会流贼乱，每步战杀贼，贼皆披靡，以积功至参将。鼎革后，不知所终。

金　蟆

先太师旧有金虾蟆一枚。崇祯辛未，溃卒陷城，一贼得之，置腰间，辄爬其腹，如是者数四。贼怒，击破之，有白气冲天而去。

刘张二仙

刘吏部公戫（体仁）《刘先生传》云："刘任，字弘父，颍川人。生而一瞳子正方，登隆庆丁卯贤书。尝著唐巾，衣浅红窄衫，乘骏马，挟弹林薄间。一日，谓家人曰："仙伯期我海上。"某日暂还，题一诗，有"明白来时明白去，君看直北起双凫"之句，遂瞑。后十五年，有故人从燕中来者云：见先生书一诗于西山兰若，僧曰，日者一先辈留此，亦时时往来寺中。问其状，则先生也。迟寺中数日待之，不复至矣。

又同里张葵孝廉者，发长等身，无一茎异。七岁时，读书楼上，忽一黄冠来告曰："从吾步空下，即仙矣！"葵有难色，黄冠叱之，即能步空下。居城东十里许，一日有道士服过之者曰："吾望气而来，乃子耶。幸勿堕落！"遂别去，然张竟无他异。

鸠食麦

康熙癸丑，吾邑旱，东山曹村，有鸠千百成群食麦，近羽孽也。

蚟蟔砚

张华东公（延登），崇祯丁丑三月游泰山，宿大汶口。偶行饭至河滨，见水中光芒甚异，出之，则一石可尺许，背负一小蝠、一蚕，腹下蝠近百，飞者伏者，肉羽如生，蚕右天然有小凹，可以受水，下方正受墨。公制为砚，名曰"多福砚"，铭之云："泰山所钟。汶水所浴。坚劲似铁，温莹如玉。化而为鼾，生生百族。不假雕饰，天然古绿。用以作砚，龙尾继躅。文字之祥，自求多福。"《尔雅》：蝙蝠服翼。郭璞注：齐人呼为蚟蟔。因又名之曰"蚟蟔砚。"公门人刘文正（理顺）、马文忠（世奇）、夏考功（允彝）、高中丞（名衡）诸公皆为铭赞，亦奇物也。

荆州镜冤

荆州有某氏子，素亡赖。一日，于后圃筑墙，夜梦一美女子前拜曰："妾在地下数百载矣，修炼将成，明日大劫，惧不可逃，惟君救之。妾胸前有古镜一枚，君慎勿取，但为妾复掩其藏，誓报厚德。"觉而历历能记。明日，集畚锸掘地，未丈许，果得一棺。发之，中有女子，古妆靓服，颜色如生，胸前有镜，方圆数寸，寒光射人毛发。某忆梦中语，欲掩之。其仆曰："镜必有异，第取何害？"某遂取之，女子忽化为灰烬；某骇甚，遽掩其棺。是夜复梦女子泣告曰："吾炼形已成，为汝所败，然自劫数应尔，于汝何尤？汝但珍护吾镜，吾当福汝。"某遂宝镜，虔奉之，镜时时有声，一旦女子来，曰："杨相公开府江陵，思得奇才共济，此功名之秋也。试往军门献策，吾当助汝！"时武陵杨相国督师驻荆，某信其言，遂往上谒。杨公与之语，某谈兵料敌，高议纵横，不可穷诘。公奇之，延致幕中，每有戎机，辄与参决，将闻于朝官之。一日，某以小过箠其仆，仆竟死，方在幕府，不知为计。女子忽至曰："无伤也，君但请暂归休沐，舆尸以出，吾能护汝。"如其言，至辕门，忽舆中血出如注，军校辈惊视之，得仆尸，驰报府中。召某问之，但云罪当死。既而语以兵事，亦懵然不复能对。公怒究其故，某始对以女子所教，已都不知，今镜尚在。公命取镜，镜忽作大声飞去，自是女子不复至矣。某竟瘐死狱中。郑礼部次公（日奎）在成都说。

吴道子水陆画

平阳普庵堂有吴道子画水陆百二十轴。明世宗朝，西河郡王城北有隙地，传为废寺址，其地中间方数

尺，雨雪不濡，中夜常见光怪。王令人持畚锸发之五丈许，得石函，以铁绲二道束其外，发之，又得锡函，最中函以木，木函启，轴见，乃吴道子真迹也。王甚珍之。王薨，嗣王以乞挥使吕某，吕又死，其家贫落，寺僧以恒直得之。此崇祯间事，予兄西樵使山右，为赋长歌，今载集中。

两中式

仪制郎中武进巢五一（震林），顺治壬辰会试中第一百六十二名，以磨勘革去中式。乙未会试，复中第一百六十二名，名次毫厘不爽，信事有定数也。兵科给事中周根部，南宫人，丁酉、庚子，亦两中顺天乡试，辛丑成进士。按宋章惇、曹冠，冠，秦桧客也，皆再登第。

鱼舅鱼爷

蜀中自嘉定至隆庆，江间有鱼，曰鱼舅。杨用修《异鱼赞》云："嘉州鱼舅，载新厥名。鳞鳞迎媵，夫岂其甥。其文实鳍，江图可征。"或以为嘉鱼，非也。嘉鱼出丙穴，在汉中府，桃花时，则从穴出，亦名鲀鱼，或名鲢。《尔雅》曰：鳍，当魱。郭注：海鱼，似鳊而大鳞，肥美多鲠，今江东呼最大长三尺者曰当魱。《说文》：鳍，当互也。《正字通》：魱，呼故切，鲥别名，一名鳍。鳍，其九切。俗作鲌，非。鲢，他鼎切。鲻，鱼名。《异鱼图赞》：鲻鱼极眇，一斤千头，名曰鲱鲢，不以网收。广东文昌县有井，出巨鱼，红顶，名鱼爷，见《一统志》。

卷二十一 谈异二

每牛虽马菌人竫人

予在礼部，见荷兰所进西洋小牛，异之。考《王会图》所载，有数楚之每牛。注：每牛，牛之小者。《王会图》又有俞人之虽马。注：虽马一角，大者曰麟。按《尔雅》：䮚，如马，一角，不角者骐。《大荒南经》曰："盖犹之山，有小人，名曰菌人。"《东经》有小人国，名靖人，或曰竫人。

银杏树观音像

辛丑、壬寅间，京口檄造战舰。江都刘氏园中有银杏一株，百馀年物也，亦被伐及。工人施刀锯，则木之文理有观音大士像二，妙鬘天然，众共骇异，乃施之城南福缘庵中。时苏州瑞光寺有观音像，亦大木中文理自然结成之。

唐童子

松江唐童子勋，五岁而瞽，年十二，诗多可诵。其先有汝询字仲言者，亦瞽而能诗，尝注唐诗传于世。周宿来（茂源）赠童子诗云："家风师旷远，家学卜商传。"又永平孟元辅（熊弼，）忠毅公子，少而失明，好读书，听辄成诵，尝选唐人诗五十家，亦奇人也。

体香

先考功西樵，于癸丑七月廿二日以哭先淑人不起。属纩时，口鼻中作栴檀、莲华、兰蕙种种异香，凡三日夜。益都高木王（梓），予从姊之夫，孝友忠信人也，以康熙甲寅春捐馆，病革时，体中亦有异香。此皆予闻见最确者。

黄须

宋范公称《过庭录》载《黄须传》，即今所传虬髯事也，然其间云：于汴州见太宗，殊纰谬。黄须儿，曹操呼其子彰。而此传李卫公所遇亦称黄须。

柳耆卿墓

仪真县西地名仙人掌，有柳耆卿墓。按《避暑录》，柳死旅，殡润州僧寺，王平甫为守，出钱葬之。真、润地相接，或即平甫所卜兆也。予真州诗云："残月晓风仙掌路，何人为吊柳屯田？"

普救寺

《西厢》传奇，河中有普救寺。《画墁录》：郭威宿师河中，逾年，登蒲阪以望城中，愤蒲民固守，曰："城开日当尽诛之！"幕府曰："若然，守愈固矣。"第告之曰："诛守城者，馀皆免。"城既开，乃即其地为普救寺。《蒲志》云：旧名永清院，院僧与郭威约，城克之日，不戮一人，因改名普救寺。二书大同小异。然寺名实始五代，传奇假以成文耳。

神女庙神鸦

巫峡神女庙有神鸦迎送客舟，陆放翁入蜀，恨不及见。予壬子冬下三峡，至十二峰，果有鸦十馀，往来旋绕，以肉食投之，即攫去，十不失一。其鸦比常鸦差小，栖绝壁石洞中，得食即入洞去。《天禄阁外史》曰：嘉陵之墟，其鸟曰鸢，临溪啄影则孕，吐于口而生。方密之（以智）《通雅》云：嘉陵漾江之口，下至巴东，皆有神乌。所谓嘉陵之鸢指此。或谓山乌穴乳，即《尔雅》之鷃。

三僧

坡诗有"琴聪蜜殊"，谓僧思聪、仲殊也。放翁《笔记》云：思聪，大观、政和中，以琴游权贵间，遂还俗，官御前使臣。仲殊自缢以死。参寥尤为坡公所喜，政和中老矣，亦还俗。又《墨庄漫录》载：吕温卿为浙漕，屡起大狱，复欲网罗参寥。参寥本名昙潜，东坡改之曰"道潜"，吕索牒勘验，竟坐刑之；还俗，编管兖州。

一字字

《笔记》云：钱緦字穆，范祖禹字淳，本皆一字。予按古如爰丝、房乔、颜籀、刘乂之类，皆一字字也。今文士有宝应陶澄字季，莱阳董樵字樵，二人皆以布衣游于都门，初不相识，予为介之曰："二君非但诗笔相当，即

一字字亦绝对也。"二君遂赋诗定交。按《龙川别志》有隋时道士屈突无为,字无不为。晁景迂一字伯以父,见《陆务观文集》。刘敞、刘攽兄弟字伯贡父、仲原父,见欧公所作《原父墓志》。前凉张天锡字公纯嘏,见《十六国春秋》,此又三字字也。陶一字昭万有,太原傅山,字青主,一字公之佗。

赵广戴禄

赵广,合肥人,李伯时小史。伯时作画,常令侍左右,久遂善画,尤工画马,几乱真。遭乱,为贼胁之作画,不肯从,斫其右手;乃以左手画大士。宋南渡,士夫家所藏伯时大士,多是广笔。

戴禄者,临邑邢子愿先生家僮,亦精六书之学,与子愿书往往乱真。邢与寒家有姻娅之好,予幼时多见屏幛间署子愿姓名,率戴书也。

古石刻

大梁城西水磨间,土人掘地得一石,有"日月逝酒浆"五字,乃古篆也。周栎园侍郎摹勒以传,谓非仙者不能道。施愚山有诗记之。

墨　鱼

蜀嘉州凌云乌尤山下有鱼曰墨鱼,行则噀墨,云郭璞注《尔雅》于此,鱼食砚墨所化。立春后泛子,渔人以灯火照之,辄止不去。《南越志》谓乌鲗怀墨而知礼。《蜀本草图经》云,乌鲗名海鳔鮹,九月乌鶂入水所化。不知即此一种否?予在蜀见之。

铁汉和尚

铁汉和尚居金陵牛首东峰下,独坐数十年,尝蓄二猿子自随,有所须,猿辄解意。与龙眠方学士坦庵(拱乾)善,特构一轩,方来即居之,号曰"坦轩"。和尚化去,二猿悲鸣不食死,葬于塔侧。学士题其遗像云:"两个猕猴杖一根,献花石上独称尊。怪公事事能超脱,留此赃私误子孙。"

驸　马

《懒真子》云:御马之副,谓之驸马。杜预尚主,武帝拜镇南大将军,给追锋车第二驸马。吾乡有为尚书子婿者,与妇兄同赴京师。一日,向友人诉廐吏云:"妇兄马肥,吾马独瘦。"友人笑答曰:"彼正马也,君驸马耳,那得一例。"合坐大笑。此虽戏语,深合故实。

厚葬薄葬

秦始皇穿治骊山,上具天文,下具地理。汉文帝遗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二君之贤愚,人皆知之。乃亦有相反者:宋寿州张侍郎、抚州晏丞相,俱葬阳翟,相去数里。有盗发张墓,得金宝珠玉甚多,遂完其棺椁,掩覆其穴。继发晏公墓,无所有,器皆陶甓,破其棺,惟木胎金裹带一。盗失望,大恚,以刀斧碎其骨而出。世谓张以厚葬完躯,晏以薄葬碎骨。事之不可知如此。

鸟　异

益都县颜神镇,康熙辛亥冬,凫雁驾鹅之属以千万计,飞过城中,皆堕地死,远近四山皆满。甲寅春复然。已而相国沚亭孙公(廷铨)薨于私第,公世为镇人。

二玉玺

顺治十七年,富阳典史孙某解饷北上,舟过高邮,见湖中夜有光,令榜人迹之,得玉玺水中,方四寸六分,盘龙双纽,辨其篆文,汉高帝《大风歌》也。十二月,疏卖于朝。邓州人丁象辉赋《大风玉玺歌》。又康熙四年十月初八日,溧水民耕田,得玉玺,其文乃"人心惟危"十六字,亦上于朝。

青原道场

龙眠无可和尚,本方姓,故明崇祯庚辰进士,早以文词知名,乱后为浮屠,曾住金陵高座寺。刘公戢见之,衣坏色破衲衣,行缠束腰,居然苦行头陀也。最后住吉安青原山,青原古道场也,明王阳明、邹东廓、南皋诸先生,亦讲学于此。住山后,有倒荆久枯,忽发三枿。会施愚山(闰章)分守湖西,讲学白鹭洲,与之往来,青原宗风,一时复盛。

冰　山

康熙戊申,予邑北锦秋湖中,冰立如山,高可数丈许,岩洞林峦皆具,千峰万壑,宛转关通,远近走观之。入其中者,如在深山,而表里洞彻类晶玉。旬日始消。

异　鸦

邑东北耿氏墓林中,有鸦一只,碧色,饮啄自异,不与群鸦为伍,亦不见其蕃育,人往往见之。按《唐书》:滕县有群鸟,嗛柴为城,中有白乌、碧乌各一。又城东旬召店有白燕二,居民家井中。皆康熙十二三年间事。

昭烈券

献贼破荆州时,民家有汉昭烈帝借富民金充军饷券,武侯押字,纸墨如新。见《绥寇纪略》。

蜀府鬼

献贼据成都,以蜀王府为宫,所居人鬼相触。一日,闻后殿有歌吹声,自往视之,见有数十人,手持乐器,而皆不见其首,大惊仆地,乃移居北城楼,不敢入宫。

马岱后

黎州土司马金者,蜀汉将军马岱之后。张献忠在蜀,以金印招之,金得印掷之地,誓众拒之。金时年十六,未几卒。

张 储

张储字曼胥，南昌人，大学士位之弟，多才艺，医卜、星相、堪舆、风角之术，无不通晓。万历间，游辽东归，语人云："吾观王气在辽左。又观人家葬地，三十年后，皆当大贵。行伍闾巷中儿童走卒，往往多王侯将相，天下其多事乎！"人以为狂。既而其言果验。储年七十馀卒，其外孙夏吏部抑公(以锋)云。

孝 芝

洛阳吕忠节公(维祺)撰《孝经大全》三十年，至崇祯十三年庚辰告成，梦神人锡以丹篆，又袖出一物，如黑饴，倏生二白角，化为黄羝羊，约七八寸，优游草际。谓公曰："此孝芝也。"明日，果有芝生庭中，凡十八茎，铲者误去一茎，明日复生。说者谓应十八章之数云。公自作《孝芝记》。

十具牛

王景略临终，托其子皮十具牛，为治田之资，不为求官，亦葛侯八百本桑之意。今江淮以北谓牛四头为"一具"，俗语亦有所本。

寿 冢

梁国儿仕姚秦，封平舆侯。尝于平凉自作寿冢，将妻妾入冢饮宴，酒酣，升灵床而歌，八十馀乃卒，可谓达者。近淄川高侍郎念东(珩)，亦自作生圹，时与友人唐翰林济武(梦赉)饮酒赋诗其中。德州程工部正夫(先贞)，自作一棺，题曰："休息庵"，自作铭，刻其上，酒酣便即偃卧。有诗云："版屋萧然密四周，愚人息矣圣人休；百年恍惚真疑梦，万事纷纭已到头。广柳何时催去驾，猗兰此夕咏闲愁；相烦雅客来欣赏，莫待遥怜土一丘。"

千里人

南燕慕容超时，高句骊献千里人十人。

毕尚书

淄川毕白阳(自严)先生，明崇祯初，为户部尚书，精心会计，为时名臣。时练饷新饷，诸项日增，台谏多归咎司农，一言官以亢旱上疏，有"烹弘羊，天乃雨"之语。先生笑谓人曰："此非烹弘羊，直是要烹白阳耳！"

谑 语

王完虚中丞(点)，明万历甲辰进士，好诙谑，初仕为邹平知县，县与章丘接境。一日，与章令某相见，令问："足下以何年生？"对曰："乙亥。"因问章令，答云："亦乙亥。"王笑云："某是邹平一害，兄便是章丘一害。"

排 调

同年薛给事(奋生)，以才气自许，常在淮阴，酒间谓予云："子文士耳，异日终依我幕下。"予答曰："恨吾子非严郑公耳！"汪苕文亦有诗调之云："十载雕虫稍擅名，未曾缚袴学长征；他年若得登三事，但取萧郎作骑兵。"

引 经

德清陈端庵(凝)，顺治己丑进士，筮仕为新城令。性仁厚，每杖人，辄对之泣。有王生者，宅为人所夺，不久给直，讼于官。陈不能决，第好语曰："《毛诗》云，'维鹊有巢，维鸠居之。'王秀才独不能作鹊耶？"闻者笑之。

士大夫

《南史》纪：僧真得幸齐世祖，请于上曰："臣出自武吏，阶荣至此，即时无复所须，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敩、谢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敩，登榻坐，敩顾左右曰："移吾床远客。"僧真丧气而退，告上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六代时士大夫之重如此。

两周盘龙刘桃枝

萧齐时，两周盘龙：一奉叔之父，于淮阳大破魏军；一徐州民，与建康僧法智作乱，为王元邈所诛。南北朝两刘桃枝：一北齐人，洋、湛间多拉杀诸王大臣，在凉风堂杀斛律明月者；一陈威虏将军，克齐朐山城。

程苏谑语

元祐初，司马公薨，百官方有庆礼，事毕往吊，伊川引"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东坡云云。然《檀弓》："卫太史柳庄寝疾，公曰疾革当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请于尸曰：有臣柳庄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闻其死，请往。不释服而往，遂以襚之。"又梁左军将军冯道根卒，是日上春，祀二庙，问中书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异引卫献公以对，上即幸其宅。伊川何未衷于此？《栾城遗言》载此条，则是颍滨事，非东坡。

孙忌语

南唐孙忌语冯延巳曰："仆山东书生，鸿笔丽藻，十生不及君；诙谐歌酒，百生不及君；谄佞险诈，累劫不及君。"

双 塔

京师双塔，乃安禄山、史思明所造，而刘侗《景物略》不载。元乃贤易之诗云："安史开元日，千金构塔基。世尊宁妄福，天道自无私。宝铎游丝罥，铜轮碧藓滋。停骖指遗迹，含愤立多时。"

何老庵

吾邑东六七里，有何老庵。何，元时人，修道于此，独居数十年，每夜有蛇虎伴之。庵后有积水，曰豢龙池，相传何老扰龙处。

虹桥板

榕城书肆有虹桥板一片，色黝而泽，文理坚栗，发声清越，材中琴瑟，云产武夷山中，不辨何木也。兴化林穆之(宾王)赋《虹桥板行》记其事。

汉人唐人秦人

昔予在礼部，见四译进贡之使，或谓中国为汉人，或曰唐人。谓唐人者，如荷兰、暹罗诸国。盖自唐始通中国，故相沿云尔。马永卿引《西域传》言秦人，我丐若马。注：谓中国人为秦人。各以通中国时为称，古今不易也。

真龙石龙

宋中丞牧仲(荦)说：顺治二年在京师，见大内所藏真龙，全身盘屈贮箧中，一角五爪，鳞甲如铁，长丈馀。陈宫詹说岩(廷敬)说：康熙十四年，阳城张侍郎东山(尔素)家凿石，中有石龙一，鳞甲头角，宛然刻画，亦长丈馀。

净池鸟

宗弟九青侍讲(豫嘉)，扶风人，家渭水上，去太白山二十里。云太白一峰，直上三十里，盛夏雪霰不绝，人无能登其巅者，惟六月可上。上有太白神殿，以铁瓦覆之，有五池，有鸟红色，大如雀，池有滓秽，则衔去之，名“净池鸟”。山奇寒，无林木鸟兽，此鸟亦不知栖止何所也。按《客座新闻》云，每堕叶，则鸳鸯鸟衔出之，红鱼有长丈馀者。

五　行

陆象山云：“五行书以人始生年月日时所值晨，推贵贱贫富夭寿祸福甚详，乃独略于智愚贤不肖，曰纯粹清明，则归之富贵福寿；曰驳杂浊晦，则归之贱贫夭祸。《易》有否泰，君子小人之道，迭相消长，各有盛衰。纯驳清浊明晦之辨，不在盛衰，而在君子小人。今顾略于智愚贤不肖，而必归之富贵贫贱寿夭祸福，何耶？”沙随程氏云：“《易》以道义配祸福，阴阳家独言祸福，而不配以道义。如此而诡遇获禽，则曰吉：得正而毙，则曰凶。故《文中子》曰：京房、郭璞，古之乱常人也。”二说可互证。

常熟三鼎甲

常熟南门地名山塘港，琴川水经处，三鼎甲居第相望：中孙扶桑(承恩)，前赵东田(士春)，后瞿文懿(景淳)。三公胪传年皆三十九，尤奇。扶桑弟举人旸为予说如此。

杜　氏

康熙丁酉，山东东昌府馆陶县民妇杜氏，年一百十三岁，载县志。

秦宣太后晏子语

《国策》：楚围雍氏，韩令尚靳求救于秦。宣太后谓尚子曰：“妾事先王日，先王以髀加妾之身，妾固不支也，尽置其身于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此等淫亵语，出于妇人之口，入于使者之耳，载于国史之笔，皆大奇。

又《晏子春秋》：景公盖姣，圉人视景公，僭者问之，曰：“窃姣公也。”公将杀之，晏子入见，公曰：“色寡人，故将杀之！”晏子曰：“婴闻拒欲不道，恶爱不祥，虽使色君，于法不宜杀也。”公曰：“然，若沐浴寡人，将使抱背。”此段问答亦奇。

姚康伯

崇祯时，内殿石骤长数寸，上以问大学士何文端公(如宠)，何谢不知。归问其老友姚康伯，康伯曰：“此璞也，中必有玉。”翌日以对。上命剖之，果得玉。上讶其博物，何谢曰：“臣友姚康伯教臣也。”因召见，欲授以官，不受。姚字休那，与文端俱桐城人。张学士敦复(英)说。

李　频

唐诗人李频，字德新，睦州人，名列《唐书·文艺传》。《才调集》所载“中流欲暮见湘烟”一篇，其作也。懿宗时，为建州刺史，卒，见神梨岳，郡人祠祀之。宋绍兴中，封“灵显忠惠公”，后加“灵佑善应王”，再加“广济王”，又加“福佑威济信顺王”。明洪武初，改“建州刺史之神”，载在祀典。宋真文忠公序其诗，今所传《梨岳集》是也。诗人殁而为神，未有如频之昭昭者。

宝　蕊

江浦周西水兵部，名于漆，幼不能言，然颇能记前世：为某邑人，所常栖止处，广庭中设一几，庭前有红蔷薇一丛。时时梦到其地。七岁时，戏门前，有僧过门顾之曰：“此郎有夙因。”周应声即能言，家人惊喜。因令读书，一过目如宿习，数月遍通经书《左》《国》《史》《汉》。年十四，读书山中精舍。一日日夕，憩溪边石上，遇老僧谓曰：“郎忘七岁门前相见时耶？”叩其名，曰：“我宝蕊也，闽人。”周因留之舍中，日夜与论象纬、律历、六壬、丁甲、勾股、洞章之术，未半载，尽通其说。濒行，复以黄河、海道、九边三图授之，且曰：“吾数学未传人，今当游四方访之。”又秘语周以十年之内，天下必大乱。君，异代人物也。自丙子讫甲申，果九年而明亡，皆如其言。周入本朝，以明经谒选人，常念宝蕊别时赠诗，有“元夕灯前寻贾子，秋风台下拜邹生”之句，未详所谓。及谒选，得房山令。上元与僚属宴于贾公祠，问之，唐诗人贾阆仙祠也。问有子孙乎？吏对有贾某者，其裔也，见以逋税系狱。周急令出之，代完其逋。是年秋，调平谷令，抵县日，即出勘田亩，夜宿山村古庙。比晨视其额，则邹衍祠也，于是悟宝蕊之语，一无

爽焉。周述其学，著《三才儒要》三十卷。

追尊始祖

唐以老子为玄元皇帝。蜀王衍追尊王子晋为圣祖至道玉宸皇帝。

沈石兄

莱阳沈石兄名迅，明崇祯辛未进士，官给事中，鼎革后家居。一日，其佣奴锄田，见禾叶上皆有篆书，如虫蚀者，其文曰："沈迅死。"是年沈祸作，举家自焚。

枣　栗

《白虎通义》曰："妇人之贽，以枣栗腶修。枣，取其朝早起；栗，战栗自正也。今齐鲁之俗，娶妇必用枣栗，谚云：早利子也。义本《白虎通》而稍讹。南宋时，太学生斋祭用枣子、荔枝、蓼花，曰早离了也，殊可捧腹矣。

一生七子

明天启中，大名民家一生七子，俱成立。每疾病，则七人同之。王比部（令）少寓天雄，犹及见其第三子云。康熙戊申，安徽巡抚张中丞（朝珍）疏报歙县民吴士全妻吕氏，一产四子。同年李望石（赞元）说：顺治中按楚，有汉川县民王某妻，一产六子。按北魏延兴三年，秀容郡妇人一产四男。四产十六男，与此相似。

郝推官

郝某失其名，尝为湖广某郡推官。一日，送直指宿驿中，夜坐篝灯，倦而假寐，恍惚见有白衣女子针刺其额，惊觉，遂就寝。既卧，又若有刺其股者，创甚，急呼童子然烛视之，果有针在左股。疑其刺客，乃秉烛巡视室中，空无所有，至屋隅暗处，有纬萧障之，隙而窥焉，见一物如大鸟，人立，遍体似水晶，脏腑皆见，见人即前攫，急以手中梃逼之，遂倚壁上不能起。大呼从人，破窗而人，梃刃交下，乃死，竟不知其何怪也？刘吏部公㦷说。

林四娘

闽陈宝钥，字绿崖，观察青州。一日，燕坐斋中，忽有小鬟，年可十四五，姿首甚美，搴帘入曰："林四娘见。"陈惊愕，莫知所以。逡巡间，四娘已至前万福，蛮髻朱衣，绣半臂，凤嘴靴，腰佩双剑。陈疑其仙侠，不得已，揖就坐。四娘曰："妾故衡王宫嫔也，生长金陵。衡王昔以千金聘妾，入后宫，宠绝伦辈，不幸早死，殡于宫中。不数年，国破，遂北去。妾魂魄犹恋故墟，今宫殿荒芜，聊欲假君亭馆延客，固无益于君，亦无所损于君，愿无疑焉。"陈唯唯。自是日必一至。每张筵，初不见有宾客，但闻笑语酬酢。久之，设具宴陈，及陈乡人公车者十数辈咸在坐。嘉肴旨酒，不异人世，然亦不知何从至也。酒酣，四娘叙述宫中旧事，悲不自胜，引节而歌，声甚哀怨，举坐沾衣罢酒。如是年馀。一日，黯然有离别之色，告陈曰："妾尘缘已尽，当往终南，以君情谊厚，一来取别耳。"自后遂绝。有诗一卷，长山李五弦司寇（化熙）有写本云。又程周量会元记其一诗云："静锁深宫忆往年，楼台箫鼓遍烽烟；红颜力弱难为厉，黑海心悲只学禅。细读莲花千百偈，闲看贝叶两三篇；梨园高唱〔升平曲〕，君试听之亦惘然。"

秦时人

辽东医无闾山中，有人斸参，见毛人长丈许，惊而却走。毛人招之曰："吾非妖魅，乃秦时筑长城卒。昔同辈数万人，今仅七人在耳。"因问其饮食居处状，曰："始饥食松柏实，渴饮溪水，久之不复饥渴矣。"言已，去如飞鸟。友人某亲闻之操江宜中丞（永贵）云。又巴山中有白髯叟，采樵者尝见之，自云唐时人。岳仪部石斋（贞）说。

离非女子

故友南粤陆汉东（卿）孝廉，有小砚，是南汉刘铱宫中物，有铱宫人离非女子篆铭。卿死子幼，此砚不知流落何所？石埭令姚六康（子庄）为予言之，姚亦粤人。

谢在杭

谢在杭（肇淛），闽之长乐人。少读书邑萧氏园，园素多怪异，人无敢居者，谢不之信。一夕坐灯下，忽一女子前，拜且泣。谢叱之，女子曰："妾负冤久，求公申之，非魅也。妾湖州德清人，幼随父客此。同行某甲者，中表戚也，利父囊橐，遂杀父，恐妾鸣于官司，并置诸死，今数载矣。公异日必官于湖，望逮甲穷治抵罪，使妾家知妾父子死所，父子目瞑矣！"谢许之，戒勿复出为祟，自是竟无它。是年谢中乡试，果筮仕湖州推官。抵任后，即檄县捕甲至，一讯立伏，遂抵罪，郡人以为神。姚礼部（琅）曾令长乐，为予言如此。

南江野人

蜀张献忠之乱，遗民奔窜山谷，久之遂为野人。南江有二野人，能手格猛虎，恒擘獐鹿啖之，悬崖绝壁，腾上如鸟隼。虽其家人亲戚招之，疾走不顾也。岳仪部石斋，南江人，为予说。

尼涵光

尼涵光，江西宜黄人，姓邹氏，归谭大司马纶之孙。其夫椎鲁不知书，涵光弃去，走京师，上书请南迁，不报。会鼎革，遂为尼。每谈故明门户事，源流甚晰，居宝应。朱秋崖（克生）曾见之。

陈百史

秀水张侍郎（天植）流塞外时，一夕召乩仙，仙至，大书云："我陈百史也，今为尚阳堡土地"，因谓"诸公可召吾儿来。"时其子掖臣徙居尚阳，家城外。张谓城门下钥，请俟明日。又书云："渠今夕饮城内某家。"往侦

之，果然。比至，凡书数百言，皆言家事及训诫之语。后在辽阳海宁相邸中，亦往往见形，与谈笑如平生。

宋齐丘语

宋齐丘表请与故吴太子琏绝婚曰："非独妇人有七出，夫有罪，亦可出。"此与《左传》"人尽夫也"之语，可为绝对。

汉碑异姓

《金薤琳琅》所载汉碑碑阴故吏门生姓名，有绝异者。如韩敕碑有廌（次公）、充（宙）、番（君举）、加（进）、亓（辉、鲁人，恐即亓官之后）、弓（如）、骨（通国）。孔宙碑有叔（香）、如庐（浮、北海剧人）、薤（章）。鲁峻碑敢（敦）、东乡（晨。河间阜城人）。景君碑羽（质）、临（照）、水丘（郎、营陵人）、中、（名阙，字季远）、炅（诗）、立（迁）。又汉碑阴有弟子（洪丞相《隶释》谓亲受业者）、门生（次相传授）、门童（未冠）、故吏（掾属）、故民（占籍）、处士（非吏非民）、义士、义民（非所莅）。又有故修行（赵明诚谓《后汉·百官志》注：河南尹官属有循行百三十人。《晋书·百官志》亦有之。修乃循之讹，都穆谓当信碑本，以正《汉书》之误）、故午（似是皂隶贱役）。

香山嶴

嶴门在香山县大海中，忽起一石，埂广十馀丈，长六里许，首尾相属不断，如莲之有茎，中途瓮城名关闸，逾之抵嶴门，则如莲药。番人依山筑城，广袤四五里，三面皆临巨浸，惟北通地脉一茎耳。海中诸峰包裹，前十里为十字门，如两眉横列，而缺其正中。又南十里为小横琴，塞隘口；又南稍折西为大横琴，重案也。番人之停舶必于湾，湾之所在，即名澳，香山故有澳，名浪白，诸番互市其中。而今之嶴门，则旧名濠镜地，有南北二湾。明万历中，有大西洋人至此乐之，遂请濠镜为澳，而就二湾停舶。久之，益自彼国遣众聚居，岁输税五百金，本朝除之。番人安其业者已数世，所居率依山为楼，三层，方者、圆者、三角者、六角八角者，俱为螺旋形以入。其教曰天主，其寺曰三吧，高十馀丈，于屋侧启门户，石作雕镂，金碧照耀。寺僧曰法王，以时集男女礼拜，其所奉曰天母，名玛利亚，抱一婴儿，曰天主，为耶稣，被服珍怪，障以琉璃，望之毛发生动，云汉哀帝时人也。寺有风琴，其琴铜弦，弹之以和经呗，并管箫诸乐器，藏机木柜，联以丝绳，轮牙相错，一人转机，则诸音并奏。有定时台，巨钟覆其下，立飞仙台隅，为击撞形，亦以机转之，按时发响，起子末一声，至午初十二声，复起午末一声，至子初十二声，昼夜循环无少爽；前揭圆槃，书十二辰，俟某时钟动，则蟾蜍移筹指某位。有千里镜，番人持之登高以望舶，械仗帆樯，可瞩三十里外。又有玻璃千人镜、多宝镜、显微镜、小自鸣钟、自行表，以及海洋全图、璇玑诸器，皆极工巧。花有贝多罗、丁香，禽有五色鹦鹉、么凤倒挂，兽有獴狈、短狗。其人昂鼻蜷发，目深碧不眴；贵女而贱男，昼卧而夜起。男有白黑二种，白者贵，黑者为奴。衣以多罗尼、辟支，曳高屐，戴黑毡笠，相见脱之以为礼。腰佩长刀，刀著地尺许；间有握赤藤者，则甚贵，嶴中四人而已。其女子则华襦宝靥，出以锦被蒙其首，而跣足不袜。其家政女子操之，父死，女袭其业，男子则出嫁女家，不得有二色，犯者，女诉之法王，立诛死，或许悔过，则以铁钩钩其手足，血流被体而免之。嶴中有议事亭，番目四人，受命于其国，更番董市事。凡市〔事〕经四人议，众莫敢违，及官司有令，亦必下其议于四人者，议得当以报闻。其行贾之地曰马西，以中国丝帛、白铅易胡椒、檀香、苏木以归，且与马西约：不得以所产市他国。康熙辛未，马西背约，私与他国市，嶴人怒，驾舸往所市之国责之。马西患之，遂相仇杀，死者三百馀人，市道中绝。稍西曰小西洋，去中国万里，半年始至，所产有碧琉璃诸器。极西曰大西洋，去中国九万里，三年始至，往者以其太远，只就旁岛迁贩，未尝亲至其地也。番舶之出以冬月，冬月多北风，其来以四五月，四五月多南风。既出，则嶴中黑白鬼一空，计期当返，则妇孺绕屋号呼，以祈南风，亦辄有验。其舵工素与海习，虽卒遇飓母浮椒，亦万不失一云。右见龚兵部蘅圃（翔麟）《珠江奉使记》。

卷二十二　谈异三

银瓦寺古镜

谢郎中方山（重辉）言：明末德州修河堤，于银瓦寺前地中得古镜一，规制甚小，照见隔城楼阁塔寺、人物往来，纤毫毕具。寺僧深匿之，今亡。

短　人

田少司寇漪亭（雯）言：德州兵器库，自明季扃鐍久。顺治初，有司开视之，于室奥壁下见一短人，身才尺许，形如老翁，遍体有毛，左膝长跪，左手垂而拳，右足履地，右肘拊膝，而手承颐，须发皓白，攒眉闭目，若悲苦之状。顷之雷电绕屋，失所在。

崂山道士

崂山又名劳山，在即墨界，山中多一二百岁人。有高密张生者，读书道观。观有老道士，形貌怪丑，执樵苏之役，张意忽之。一日买二牛，其家去山百里馀，若无人遣送，方踌躇顷，道士忽谓张曰："君似有所思，得勿以牛故耶？吾为君送之。"张异其言，逡巡已失牛。比归，问家人，曰："某日某时，有道人送二牛至。"忆其时正立谈顷也。自是知非常人，颇礼之。又一日，张为其徒说《周易》，道人从窗外听之，呼曰："君所述皆俗说。"试叩之，名理出人意表。生授其学，遂以说《易》擅东方。一日薄暮，大雷雨震电，张闭门，从窗隙中见天神数百辈，围绕道士房，如作礼状，惊愕不敢喘息。比

达曙，雨止，开门视之，道士门已反锸，寂无人矣。是夜，山中道观数十百处皆见道士焉。

宋孝廉数学

云间宋孝廉幼清(懋澄)，副都御史直方(征舆)父也，精数学。直方生时，预书一纸，缄付夫人曰："是子中进士后，乃启视之。"至顺治四年丁亥，捷南宫，开前缄，有一行字云："此儿三十年后，当事新朝，官至三品，寿止五十。"后果于康熙丙午，以宗人府丞迁副都御史，至三品；明年丁未卒官。年正五十也。又尝与淮南白孝廉同年友善，白亦精数学。一日晨起，谓夫人曰："今年九月某日，白兄当死。渠无子，我当渡江取别，为治后事。"遂买舟渡江。比至，白已候门，迎笑曰："我固知兄今日必来相送。"遂闭门相对痛饮数日；至期，白无病而逝。先生为治后事毕，乃归。归谓夫人曰："白兄事已完，吾明年三月，亦当逝矣！"如期而卒。宋有《九籥集》，如稗官家刘东山、杜十娘等事，皆集中所载也。

张谷山

张谷山，颍州人，日与小儿嬉戏，人不知其有道者也。张有表兄客蓟州，一日除夕，嫂方制馄饨祀先，念夫而叹。谷山在侧曰："嫂无忧，吾为嫂今日一至兄所，请寄馄饨为信。"颍去蓟二千馀里，日未移晷已返，云："适至蓟，见兄亡恙。"嫂笑其妄。谷山探怀出家书及夫昔所絮衣，云："此岂妄耶?"自是人始惊其神异。后人武当山，不知所终。遗二陶器，盛夏盛肉不腐。此与万回事相类，刘公㦷吏部说。

陶松云

陶松云者，居吴江，自云少时遇许旌阳谓曰："吾弟子三十馀人，皆在下界，汝其一也。今命汝以度人为功行，汝其慎之!"常有一士夫往谒陶，求养生术。陶语人曰："此人不久当死，安望长生。"问其故，云："凡人作亏心事，一事则神缩一寸。今观此君，神才数寸耳。"竟如其言。

李神仙

利津李神仙者，占卜射覆多奇中。霑化李吉津宫詹(呈祥)在京师，一日问李前程事，李书一联云："洗耳目同高士洁，披襟不让大王雄。"后半载，宫詹以建言流徙出关，途次永平，有一秀才迎道侧，具刺自言贫苦，求资助。视其名，则高士洁也，大骇叹。及出关，一守备王姓，素受宫詹恩，闻公至，远来相送，因为诵前诗，及第六句，王骇曰："雄，即某小字也。"李公太息，以为定数不爽如此。至康熙元年，诏许生还。李公一日偶举此事语长洲尤太史展成(侗)，尤又骇曰："此诗乃某昔年戏作《论语诗》中之一也。"李今已老，尚往来燕、赵、齐、鲁间。

洞庭神

宋牧仲(荦)言其乡梁中翰(逵)奉使西粤时，道出洞庭，风日晴明，呼风而渡。忽雷雨骤至，云气昼晦，舟中人共见一神人，美须髯，戴乌纱巾，骑异兽，行水上。兽身半在波涛中，仅露头角。后一人形貌怪伟，衔兽尾而行，其速如飞。去船里许，人兽皆渐腾上，云雨晦冥，遂不复见。舟人以为洞庭之神也(梁，丙戌进士，后官山东提学道佥事)。

雷侍御子

井研胡菊潭相国(世安)，尝说其邑雷侍御某为县令时，生一子，八岁而夭。后复生一子，年七八岁，一日晨睡不醒，唤久之，乃觉，自云：适见其兄来呼，入一山，似非人境；且赠之诗云："三生未了尘凡业，一夕初完浑沌胎。紫炁台前千劫尽，白罗天外百花开。"正吟末句，忽云："父母唤汝，可去为我致问安好也。"高念东侍郎说。

前知

郭学宪(谏)，福山人，兵部尚书君弼先生(宗皋)曾孙。言其县人刘某，少云游四方，馀二十年始归。明末山东乱，诸郡县皆严守御，县令召刘问休咎。刘云："城必无恙，守亦得，不守亦得。然某必死兵。"令笑曰："城既无恙，汝但留城中何患。"刘曰："数定矣，不可逃也!"遂辞去。至城西一村，村人皆避兵他徙，刘独止不去。适有两人避兵过之，刘指东路曰："此去直东，凡有山林处皆可避，即途遇敌骑，毋恐，必无害。"两人强之同行，不可，但云："明日觅我骸骨于村西某树下，即两君报我矣。疾走勿复顾。"两人不得已，趋去，道遇铁骑络绎，竟免俘执。兵去，如约访之，果死树下矣。城亦无恙，乃告于令葬之。

地震

康熙戊申六月十七日戌刻，山东、江南、浙江、河南诸省，同时地大震，而山东之沂、莒、郯三州县尤甚。郯之马头镇，死伤数千人，地裂山溃，沙水涌出，水中多有鱼蟹之属。又天鼓鸣，钟鼓自鸣。淮北沭阳人白日见一龙腾起，金鳞烂然，时方晴明无云气云。

梁尚书

鄢陵梁尚书(廷栋)官陕西，一日，按部河州，有通官四人迎于道左。其一人望见梁公，股栗伏地。比至，称病不谒。梁怪之，勒令出见。一见怒甚，即核其交通外彝、侵冒军实罪状，劾而杀之。将服刑，告人曰："吾死固矣。吾少时至一山寺，见寺僧饶于赀，吾以计杀而掠之，今三十馀年矣。顷望见梁公之貌，宛然僧也，又一目眇，吾死固矣。"尚书从孙曰缉侍御(熙)说。

刘尚书琴

鄢陵刑部尚书刘公讱，前刑书璟子也。性嗜琴，尝蓄一蕉叶琴，其轻如蝉翼，盖古物也。一日，昼寝初觉，见一黄衣人坐而鼓之，其声绝妙，起视则无所睹矣。公

自是琴理益精。河南乱后，失琴所在。

王祭酒

吾郡历城明翰林王公敕，字云芝，成化甲辰进士及第第三人。诸生时，读书卧牛山寺，夜见地有火光，发之，得石匣。匣有书二册，读之，遂能御风出神，知未来休咎。生平异事甚多，尝与僧采枸杞山上，僧先下扣门，公已先在启扃。官河南、四川督学，试日，诸生见锁院窗庑各有一公危坐。一日见白云一片，命骑追之，云落地化为石，色如雪，煮食之，其甘如饴，曰："此云母也。"行辉县山中，忽下舆拜曰："丈乃在此。"令掘地，得奇石，置之百泉书院。又于道左古垣中，开视得紫石砚二枚，各有鸳鸯一只，雌雄相向。尝云："地如竹筛眼，凡有异宝皆可见。"又采杞僧临终，公问所欲，曰："欲富贵兼之。"公曰："但堪作一藩王耳！"朱书其背曰："蜀王。"比王生第二子，背上隐隐有书字。尹恭简旻寝疾，问之，曰："有大鹤入室飞旋，已而飏去，公之神也。"果然。官终南国子祭酒，预知死期，怛化时，四城门皆见公羽衣鹤氅而去，如云水道人。乡人于良乡道中遇鼓吹从南来，视之，乃公也。王阳明素推服之，张尚书鹤鸣为作传。先赠司徒公生时，大父方伯赠司徒公，取公名名之。

民母鼻子

民母，嫡母也。见《汉》服虔注。又王伯厚《汉制考》云："始生子为鼻子。"

仓颉

仓颉祠墓，在寿光县城西门溯河。刘文和公（珝）县人也，幼时读书外塾，每往返涉水，辄有白须老人负之。久之，问何人？答曰："我仓颉所遣送迎公者，他日富贵毋相忘。"公既贵，后谒仓颉祠，有侍者形容宛如所见，遂新其祠墓云。

靖州鸡鹅

靖州观音寺，与副将某署相邻。一日，厨人宰鹅，鹅忽飞上寺殿鸱尾。僧异之，因乞施寺中。每朝夕课诵，鹅辄上殿谛听，日食蔬饮水而已。自顺治中，至今二十馀年尚在。又明季寺有一鸡，亦在佛前晨夕听经，如是四十年化去。一夕，见梦老僧曰："弟子已往生武冈王府，三年后，师可来一相视。"僧异其言。及期往，武冈郡王生子适三岁矣，不能言，见老僧至，忽问讯曰："别师三载无恙乎？"僧归，纪其事于石。有吴君者，从军湖南，至寺亲见之。蠢动俱含佛性，信然。

赵解元

赵浮山（作舟），登州大嵩卫人，顺治甲午领解，乙未公车入京师，居汾阳馆。馆中厅事有武安王神像，赵居其侧，偶狎一妓。其父赵翁曾官通判，里居，放榜之夕，忽梦入一大城，有伟丈夫自委巷出，揖翁问曰："君非赵某耶？"曰："是也。"曰："吾潘姓，关帝下直日功曹也。尔子本应今科高第入翰林，以近日得罪神明，奏闻上帝，且降罚矣。"顷之，鼓乐驺从骈阗而至，有神人峨冠盛服，手黄纸，功曹亟指示曰："旨下矣，可俯伏听之。"翁如言，窃视纸上，则大书"赵作舟"三字，以朱笔勒之。功曹曰："君可去矣。郎君罪止罚科耳。"作舟既下第归，入门，翁诘其故，且具述梦中所见，作舟悚然。后蹭蹬公车者二十四年，署东平州学正，康熙己未始登第，改翰林院庶吉士。亲述其事如此。

异马异牛

癸亥在京师，见一马，索值千二百金，通身毛如新鹅儿黄，无一茎异，惟尾鬣独黑。又一马索值五百金，通身如雪，上作桃花文，红鲜可爱。又额驸石公家一紫花㹀牛，文如海棠色，施衔勒，走及奔马，云得之南中。

波斯犬

尝于慈仁寺市见一波斯犬，高不盈尺，毛质如紫貂，耸耳尖喙短胫，以哆啰尼覆其背，云通晓百戏，索价至五十金。亦宋太宗桃花犬之属也。

梅异

宣城自本朝来，科甲久不振。康熙己未，施侍讲愚山（闰章）、高检讨阮怀（咏）以辟荐，孙编修予立（卓）、茆编修楚畹（荐馨）以鼎甲，四人同时入翰林。时施园有梅，三月复开四花，其方位恰应四人所居，人以为异。梅孝廉渊公（清）绘为图。壬戌，阮吉士（尔询）亦入翰林。或谓宣城有文昌阁久颓废，甫新之，五君遂相次入翰林云（壬戌，茆卒。癸亥，施、孙相继卒。乙丑，高卒。又不知何说也）。

签验

京师前门关帝庙签，夙称奇验。予顺治己亥谒选往祈，初得签云："今君庚甲未亨通，且向江头作钓翁。玉兔重生应发迹，万人头上逞英雄。"又云："玉兔重生当得意，恰如枯木再逢春。"尔时殊不解。是年十月，得扬州推官，以明年庚子春之任。在广陵五年，以甲辰十月内迁礼部郎。所谓庚甲者，盖合始终而言之。扬郡濒江，故曰江头也。然终未悟后二句所指。至庚申年八月置闰，而予以崇祯甲戌生，实在闰八月，过闰中秋四阅月，遂蒙圣恩擢拜国子祭酒。于是乃悟玉兔重生之义。谚云：饮啄皆前定。讵不信夫？

名龟

麟、凤、龟、龙，并称四灵。汉、唐、宋已来，取龟字命名者不可胜纪。至明遂以为讳，殊不可解。惟张太岳生时，其母梦一大龟入室，因名之曰龟。后梦神人谓泄天机，乃易名。

蜘蛛塔

京师城西慈慧寺，有蜘蛛塔。万历中，少詹南充黄

公平倩(辉)书碑。平倩耽禅悦，与僧愚庵善，尝住此寺。一日方诵《金刚经》次，一蜘蛛缘案上，向佛而俯，驱之复来。黄曰："尔以听经来耶?"为诵终卷，又为说情想因缘竟，蜘蛛立蜕化去。因以桑门法起塔，复书碑记其事云。

义蜂冢

金山有义蜂冢。镇江府廨有蜂一筒逸出，其王毙，群蜂相揉藉，争死之，不下万馀。嘉靖中，镇江严同知者为立义蜂冢，徐尚书养斋(问)作《蜂冢歌》纪事云："群蜂势方屯，主蜂自残折，意气许与成君臣，义心欲奋秋阳烈。摧躯抉股同死君，田横门客多如云。后人重死不重义，奉头鼠窜何纷纷。微虫感恩乃至尔，吁嗟万灵不如此！金山山高江水寒，孤冢苍茫为谁起?"《西园杂记》云：严名应阶。《绿雪堂杂言》云："在北固山，杨邃庵阁老表为义蜂冢。

万　孔

明成化中，万安为相，与万贵妃通族，为古今笑柄。然陈后主时，都官尚书孔范与孔贵嫔结为兄妹，已前此矣。乃知奸邪行事，亦有所本。

谢　凤

宋谢凤，康乐之子，超宗父也。元嘉中为鄞令(今奉化县)，屡著灵异，县人祠之。元大德十二年饥，有巨艘自南剑运米至鲒宁，闻有人招之者曰："吾谢凤也。"人赖以活。至正中，宁海贼犯境，官军逆战，仰见大旗飞扬，万骑云合，旗有"谢"字，贼骇而奔，斩获无数。贝琼《清江集》有谢公庙记。

懿徽二宗事相类

《学圃萱苏》载：唐懿宗于苑中取石造山，崎危诘屈，有若天成。又命取终南草木植之，山禽野兽，纵其往复，造屋室如庶民家。未及半年，奇花异草，自然生满宫殿。识者以为丘墟之象，与宋徽宗艮岳事绝相类。

木　晶

门人南阳李鸿，尝赠予印章，色类栴檀，质如玉，上作龟纽，甚精。云是木晶，海外产也。

宋诸相八字

宋人小说载蔡京八字：丁亥、壬寅、壬辰、辛亥，与东京郑粉儿子干支尽同。《猗觉寮杂记》：韩庄敏与吴冲卿、王禹玉同诣天禄山人卦肆，庄敏先云己未七月初九日寅时生，禹玉午时生，天禄皆云极贵。后俱宰相。《能改斋漫录》载曾布八字：乙亥、丁亥、辛亥、己亥，与章惇同乙亥生，章戏呼曾为"四亥公"。又萧注八字：癸丑、乙丑、乙丑、丁丑。王安石以辛酉十一月十二日辰时生。韩绛以辰年、辰月、辰日、辰时生。布以大观元年八月二日卒，其弟肇以三日卒，先后才一日。京与祖某、父准皆以七月二十一日卒，三世同忌日，见《老学庵笔记》。

何中官

《酌中志略》载：弘治时，中官何文鼎以寿宁侯事，忤孝宗，死后，于宫中常戛铜缸为厉。按《西园杂钞》云："孝皇始甚怒，既闻文鼎言，然之，止责置南京闲住。郑端简公《吾学编馀》云：文鼎素忠直，二张褰视御帷，文鼎持大瓜箠之，几死，泰陵竟不罪文鼎。三说皆不同，然死而为厉之说，非实录。

相国孙

云间某相国之孙某，乞米于人，归途无力自负，觅一市佣代之，嗔其行迟，曰："吾生相门，不能肩负，固也；汝佣也，胡为亦尔?"对曰："吾亦某尚书孙也。"此闻诸董苍水(俞)孝廉者。贵人子孙，不可不知。

宋三贤八字

富文忠公以甲辰正月二十日巳时生；苏子容以庚申二月二十二日巳时生；王正仲以癸亥正月十一日申时生。李公择、孙莘老相善，公择卒以元祐五年二月二日，莘老以三日，先后才一日。俱见吴曾《漫录》。

左手把笔

枣强宋中郎(师祁)，康熙丁未进士，工诸体书，后知获嘉县，忽遘风疾，遂以左手把笔，其工不减于旧。《老学庵笔记》载陆元长、宗室不微、梁子辅，皆用左手作字，胜于右手。又赵广以左手画观音大士，信有之矣。

故藩址

济南德藩故宫，面南山，负百花洲，宫中泉眼以数十计，皆澄泓见底，石子如樗蒱然。青州衡藩故宫，乱后尚存望春楼及流觞曲池，上有偃盖松，盖数百年古物。予顺治丙申饮于此，甘橘、绣球尚数十株。后丙午、丁未间，周中丞(有德)另建抚署，乃即德藩废宫故址，移衡藩木石以构之，落成，壮丽甚，衡藩废宫鞠为茂草矣。放翁记长安民家契券四至，有云：某处至花萼楼，某处至含元殿者。古今皆然。

山无僧寺

陆放翁云：天下名山，惟华山、青城、茅山无僧寺。吾乡劳山亦无僧寺。明万历间，憨山大师建海印寺于劳山，寻为道流所讼，谴戍粤东。

米太仆研

米紫来翰林(汉雯)说，其大父太仆公(万钟)知六合县日，蓄一古研，甚宝惜。一日渡江，沉于水，急悬重赏募善泅者下取之，百计不能得，但惋惜而已。次早将解缆，忽有红霞起水面，其光烛天，公曰："必吾研也。"

命舟人于其下索之，研果随手出。公大喜，赏之如格。

煞风景

予在江南时，目击煞风景者四事：一、金陵桃叶渡，顺治初，一县令邵姓者建桥其上，榜曰“利济”。一、青溪长板桥，明末为葛礼部寅亮所毁。一、焦山焦先祠，像设作冕旒如王者，旁设仪仗。一、金山筑城垒，有镇江孔知府者，曲阜圣裔也，于诸门朱书“乾坎艮震”等字。山有裴头陀藏金洞，孔改题曰：“开山第一洞。”每举似人，皆为捧腹。

白帽子

张影绣庶常（光豸），南宫人。康熙戊午，赴顺天乡试。时其父病，意不欲往，父强之再三，乃行。是夜宿旅舍，梦有人送一白帽子令著，觉而恶之。自是每夜必梦，心悸欲归，而父书至，言病良已，遂勉终场事。归涂梦亦如初。抵家，父已久愈，而报人寻至，则张领解矣。是夕遂不复梦。明晨贺客麕至，一客忽云：“邑中自大司马白公后久无冠冕者，喜君继之。”张始恍然而悟。白公讳圭，前明正统某科解元，累官兵部尚书。

宫侍御

泰州宫侍御宗衮（梦仁），初名弘宗，久困场屋，欲更名。一夕，梦乡前辈林会元东城（春）手书一册予之。林公字子仁，于是更名梦仁。是科己酉，遂举顺天乡试。明年庚戌，中会元。癸丑殿试，入翰林，改御史。

名　字

予兄叔子（士祜）十馀岁时，在家塾，一日会食，有举焦太史姓名为问者，或曰：“此无它，亦如魏相字弱翁之类耳。”兄在末坐遥对曰：“非也。此本《考工记·轮人》：竑其辐广以为之弱。”举坐惊叹，以为夙慧。

老　子

唐追尊老子为玄元皇帝。至宋政和中，崇奉道教，又诏升老子于列传之首，别为一帙，尊《道德》为大经，御制注解，令学者与《易》、《书》等经分习之，禁以耳、聃、伯阳命名。其为两代尊奉如此。

论语谶

《论语谶》云：孔子读《易》，韦编三绝，铁挝三折，漆书三灭。后世但知韦编一语，下二语遂不著。又王原叔云：颜子读书，铁镝三摧。《风俗通古今注》云：赵高用事，献蒲为脯，指鹿为马。郑康成《礼器注》：赵高欲作乱，以青为黑，黑为黄，今人但知鹿马一语。《高僧传》载：支道林尝养一鹰，人或问之，答曰：“当以神俊。”今人但知其赏马，不知其赏鹰，惟坡公有《支遁鹰马图诗》。《世说》，郭林宗还乡里，送车千乘，独李膺与林宗共乘薄笨车，上大槐坂。观者望之，若乔松之在霄汉。然世止知同舟而不言同车。

王延喆

明尚宝少卿王延喆，文恪少子也。其母张氏，寿宁侯鹤龄之妹，昭圣皇后同产。延喆少以椒房入宫中，性豪侈。一日，有持宋椠《史记》求粥者，索价三百金。延喆绐其人曰：“姑留此，一月后可来取直。”乃鸠集善工，就宋版本摹刻，甫一月而毕工。其人如期至，索直，故绐之曰：“以原书还汝。”其人不辨真赝，持去。既而复来，曰：“此亦宋椠，而纸差，不如吾书，岂误耶?”延喆大笑，告以故，因取新雕本数十部，散置堂上，示之曰：“君意在获三百金耳，今如数予君，且为君书幻千万亿化身矣。”其人大喜过望。今所传有震泽王氏摹刻印，即此本也。

又有持琥珀求售者，中有蜘蛛，形状如生，索直百金。延喆谓蛛果生耶？曰：“然。”然则碎而视之，果尔即偿百金，否则一钱不直。手碎之，果有生蛛自内跃出，行几上数巡，见风化为水。乃立以百金偿之，其豪快如此。

圣　泉

贵阳城西南，有圣泉，有贵人至，辄沸起，验之百不失一。滇逆将倡乱，云贵总督甘公文焜暨诸大吏，一日游泉上，泉不沸，怪之。未几乱作，甘死之。又陆郏县（次云）说，孙可望在黔中时，有僭逆之志，至泉卜之，水竟不至；可望怒，以炮击之，今泉上石栏，炮痕尚存。

苏　文

宋时谚云：“苏文熟，啖羊肉。”殿帅姚某性饕餮，每得坡公手帖，辄换得羊肉数斤，故坡有传语“本官今日断屠”之谑。杜祁公为相清俭，非会客不食羊肉。按宋时京官日支羊肉钱，故云。

厦门砖刻

明季崇祯庚辰岁，有闽僧贯一者，居鹭门，（即今厦门。）夜坐，见篱外坡陀有光，连三夕。怪之，因掘地得古砖，背印两圆花突起，面刻古隶四行，其文曰：“草鸡夜鸣，长耳大尾。干头衔鼠，拍水而起。杀人如麻，血成海水。起年灭年，六甲更始。庚小熙皞，太平千纪。”凡四十字。闽县陈衎盘生明末著《槎上老舌》一书，备记其语，至今癸亥四十四年矣。识者曰：鸡酉字也，加草头大尾长耳，郑字也，干头甲字，鼠子字也。谓郑芝龙以天启甲子起海中为群盗也。明年甲子，距前甲子六十年矣。庚小熙皞，寓年号也。前年万正色克复金门、厦门，今年施琅克澎湖，郑克塽上表乞降，台湾悉平。六十年海氛一朝荡涤，此固国家灵长之福，而天数已预定矣，异哉！

风　闻

陈衎云，风闻二字出《汉书·尉佗传》：“风闻老夫父母墓已坏削。”又《晋书》，顾和对王导曰：“明公宁使网

漏吞舟，何忍采风闻以察察为政？”

少　正

陈衎云：“少正卯其人名卯，而官少正也。当时鲁、郑皆有少正之官，列于卿，故子产亦称少正。”按《氏族博考》云：“以官为氏者有公正、宗正、少正、正令等。”盖卯官少正，其后列国为此官者，子孙因以为氏耳。

郝氏遇仙

霸州郝恭定公（惟讷）母李太夫人，户部侍郎杰之配也。孕公时，家有盗警，夫人仓卒坠楼伤股。忽有老妪诣门，自言能疗，且曰：“腹中儿当大贵，吾并活之。”先一手摩股，久之，投药少许，骨格格有声，遂相属，胎竟不堕。酬以金帛，辞弗受，竟去，不知所之。后公中顺治丁亥进士，历官左都御史、工、刑、礼、户、吏五部尚书。

神黄豆

神黄豆，产滇之南徼西南彝中，形如槐角，子视常豆稍巨，用筒瓦火焙去其黑壳，碾作细末，白水下之，可永除小儿痘毒。服法：以每月初二日、十六日为期，半岁每服半粒，一岁每服一粒，一岁半每服一粒半，递加至三岁，服三粒，则终身不出痘矣。或曰：按二十四气服之，以二十四粒为度。云南赵玉峰（士麟）中丞、王子玠（瑜）刑部说。

癸亥地震

康熙癸亥十月初五日，山西巡抚穆尔赛疏报：太原府属地震，凡十五州县，而代州崞县、繁峙为甚。崞县城陷地中，毁庐舍凡六万馀间，与丁未山东、己未京师之灾相似。

族　望

唐人好称族望，如王则太原，郑则荥阳，李则陇西、赞皇，杜则京兆，梁则安定，张则河东、清河，崔则博陵之类。虽传志之文亦然。迄今考之，竟不知为何郡县人，殊可恨。宋人罢官者多居近畿，不归其乡，死即葬焉，子孙亦遂占籍。如钜野晁氏、东莱吕氏、华阳范氏、梓州苏氏（易简），代居京师。又如欧阳居颍而葬新郑，苏公居许而葬郏。后世过庐陵、眉州者，岂复可寻其彷彿耶？此二者至明乃无之。

鱼　石

前即墨令周屺公（斯盛）说：沂阳县有鱼石，如馒头状，破之即成两石，各有一鱼形，鳞鬣宛然，以手摩揩之，作鱼腥云。此山一溪中所产石子尽然。溪有鱼石娘子庙，求石者必祷之，不祷则石皆无鱼也。前郏令陆云士（次云）又说：新昌县有水帘洞，洞口出石，亦如馒头状。人戏云欲得糖者，或肉或菜者，破之一一逼肖。造物狡狯如此。

叫　蛇

粤西有叫蛇，能呼人姓名，应之即死，然性畏蜈蚣。逆旅主人每以篋贮蜈蚣，客至辄授之，令置枕旁云：“夜半舍外有呼姓名者，慎勿应，但开篋纵蜈蚣，蜈蚣即径去食蛇脑，已，仍还篋中。”

泰山孝子

顺治十年四月，泰安州知州某于泰山下行，忽见片云自山巅下，云中一人，端然而立，初以为仙，及坠地，则一童子也。惊问之，曰：“曲阜人，孔姓，方十岁。母病，私祷太山府君，愿殒身续母命。母病寻愈，私来舍身岩，欲践夙约，不知何以至此。”知州大嗟异，以乘舆载之送归。

苏公墓

郏县二苏公墓，明末剧寇吴宗圣作乱，松柏剪伐无馀。顺治初，知县张石只（笃行，章丘人，丙戌进士）至，谒墓下，复为封树立碑，增植松树千馀株。题诗云：“峨眉遥望独伤情，树尽碑残野草生，莫道荒村烟火绝，山家今日是清明。”是夜梦一青衣曰：“东坡遣致谢。”问先生今何在？曰：“在临汝，公至彼当相见。”是岁七月，以事至汝州，有青衣款门，遗一卷，乃东坡墨迹《蜀冈送苏伯固之岭南》五言诗也。青衣忽不见，张异之，因命工摹勒于石，自记其本末如此。

洞溪物产

陆次云《洞溪纤志》所载物产有绝奇者，略记于此。风鬼，出黔中，无形无影，能以旋风摄人。夜叉，产蜀之黎州，穴生，长七尺，亦名曰玃，路见妇人，盗之入穴，生子以杨为姓。木客，产粤洞中，衣服举止与人不异，在恍忽有无间，野婆，亦产粤西，状如妪，陟险如飞，遇男子，负去求合。尝有人刺其腰间，得一玉印，篆文莫能识。黄丈鬼，生东粤，身著黄衣，能为疫疠。潜牛，居江中，能上岸与牛斗；角软，入水濡之，复斗，其力甚锐。肉翅虎，飞而下山，食人；食已，复飞去。《月山丛谈》云：“夔州府有鬼物，名小神子，高尺馀，一二十为群，依人以居，自景泰间始有之。皆异闻也。

成御史遇仙

前御史乐安成公宝慈（勇），明崇祯中，以疏救黄公石斋（道周）谴戍。鼎革后，隐昆仑山中。一日大雪，登绝顶，遥见松林中有人僵卧，意其冻死，趋而视之，四面皆积雪，无人迹。其人衣木叶，卧处丈许独无雪，见公至；蹶然而起，曰：“候公久矣。”问其年，云：“不记年岁，只忆少在京师见杨椒山赴西市，遂发愤出家学道耳。向见左萝石、沈周泉二公，托讯公起居，故候于此。”问二公何在？曰：“在上帝左右。”因又言，二公每欲荐公自代，沈公云：“成公正人，顾尝疑我，今其疑须释。”成公闻之，惘然有间，曰：“昔沈公疏论漳浦，遗书及我，我

不答。此事人无知者，诚不妄矣！"道人自言有长生术，当授公。公曰："吾陈人也，以速死为幸，长生何为？"道人曰："聊试公耳。二年后清明日，当偕二公候公。"言毕谢去，步履如飞。公果以康熙戊戌清明无疾而逝。

响　豆

同年李侍郎奉倩（迥）言：乐安县有孙公者，年九十，强健如四五十岁人，自言生平惟服响豆。每岁槐子将熟时，辄令人守之，不令鸟雀啄落。既成实，即收作二枕，夜听其有声者，即响豆也。因弃其馀，如是数易而得响豆所在。每树不过一枚，每岁服不过一粒，如是者数十年矣，无他术也。

卷二十三　谈异四

善庆庵老僧

颜神镇善庆庵，孙文定公香火院也。有住持老僧，年八十馀，辛未夏，一日早起，索浴罢，呼侍者曰："好语主人，吾去矣！"遂升座而寂。壁间留偈云："者个臭皮袋，撇下无罣碍。洪炉烈焰中，明月清风在。"惜忘其名矣。

万　岁

古亦有人主自呼万岁者。《新序》："梁君出猎，见白雁群，公孙袭下车拂矢，云云。梁君援其手上车，入庙门，呼万岁，曰："幸哉！他人猎得禽兽，吾猎得善言。"

命　名

《左氏传》申繻曰："名有五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生，不以器币。"按春秋诸侯、公子、卿大夫之名，犯此者甚众。沿及汉初犹然，如瘈、疥、疵、痤、虮、虱、狗、彘、掉尾（姓昭涉）之类。见于《史》《汉》者，不可枚举。陆龟蒙《小名录》序云："三代之时，殷尚质直，以生日名之，如太甲、太乙、武丁是也。周以伯仲次之，如太伯、仲雍、叔达、季历之类是也。自周以降，随事而名之，至有黑臀、黑肱之鄙，羊肩、狐毛之异，负刍之贱，御寇之强，杵臼、籧篨，髡顽、狂狡，不寿、不臣，皆名不正而言不顺也。然则繻之言何据乎？

东野氏

《东野志》世表载：鲁公少子鱼，始以东野为氏。子宗，宗子雷，雷子晖，弟晞。又六代灏，弟淳。七代缙，弟绅。十代绘，弟纯。十四代璋，弟珙、弟璜。十六代辅，弟输、轨、辕。三代无此等名，必出杜撰无疑。

独角青牛

明时六月十二日，御厩洗马于积水湖，导以红仗，中有数头，锦帕覆之。最后独角青牛至，诸马莫敢先之。见陆启浤叔度《北京岁华记》，盖崇祯年中事也。今三伏日洗象，亦导以红仗，在宣武门西响水闸上。明时洗象，则自八月十二日始，更三日为期。亦见《岁华记》。

前　定

唐人小说，记王涯、舒元舆兄弟事甚奇，《老学庵笔记》一事绝相类："苗刘之乱，有内侍秦同老者，被命荆楚，前一日还行在，尚未得对，亦死焉。又有萧中道者，日侍左右，忽得罪，黜为外郡监，前一日出城，遂免。"事皆前定如此。

南宋国学

南宋国学，即岳忠武王故第，其土地祠在东南隅，神即忠武也，封号曰"正显昭德孚忠英济侯"，见《梦粱录》。又云景灵宫即韩蕲王赐宅。

秦罗子孙

《说听》载秦桧裔孙某，宰汤阴，绰有政声，每欲谒忠武祠，辄逡巡弗果。将及瓜，谓同僚曰："少保虽与先世有恶，岂在后嗣耶？且吾守官，无愧神明，往谒何害！"遂为文祭之，拜不能起，呕血数升而死。事在嘉靖初年。魏庄渠提学河南归，为所亲言之。此与宋御史罗汝楫子鄂州知州愿事全相类。汝楫附秦桧劾忠武。愿即著《尔雅翼》以古文名，朱子称为南渡第一者也。

祀王右军

同年冯再来刑侍（甦）尝著《滇考》，有云：初，云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为先师。元世祖至元十五年，除张立道中庆路总管（立道，陈留人），始言于赛曲赤（名赡思丁，回回人），建孔子庙，置学舍，岁时率诸生行释菜礼。后立道卒官，与赛曲赤并祠鄯阐城，至今血食不绝。以王右军为先师固奇，且右军生平足迹未尝至滇，滇人何为祀之？皆不可解。

蜂分日

谢皋父《晞发集》有粤山蜂分日记云："瓯粤之南某山，其民老死不知岁历，惟户养蜂，四时旦暮悉候之。蜂之分也，其日必吉，人家无大小贸易，皆趣成之。事未及办，则以待后之分日。至于婚嫁兴作皆候焉。蜂移之家，若邻若仆，无远近递相报，不敢隐。有贩者至其地，留一年，书蜂分之日，凡百有奇，归取历验之，皆黄道紫微、天月德，吉曜也。其不分者，非凶星，则常日也。物性之灵能通造化如此。

斗驼斗象

《圭塘小藁》有《斗驼赋》，盖蹄角羽毛之属，无不可教斗者。康熙中，驾幸南苑，观象与虎斗，虎竟为象所毙。此又一奇也。

董宗伯

高念东先生书来云，昔闻宋直方（征舆）中丞说："董思白宗伯临终时，忽索镜自诧，作美人相。

郑刺史祠

王玙似，字鲁珍，益都诸生也。康熙元年，省父保宁太守玉生（字稚昆），归次凤翔横水西，迷失道。时方五月，暍甚，遥见山麓屋宇，隐隐出林表，策马赴之，可五六里。至则古木参天，藤蔓纠结，渐入阴翳，不见曦景。猬伏鼠窜，栖鹘磔磔，惊起丛薄间，心悸欲返。更误入败垣北，得一亭，蒿藜没径，阒无人迹，系马阶楹，转入东北隅，有堂巍然。堂后素壁上题诗，灭没不完，有云："残魂摇远梦，弱骨冷空山。"又云："金刀断织韩香事，千载衔冤泣月明。"方吟讽然疑之顷，忽墙下窸窣有声，一巨蛇出草间，拔刃逐之，乃引至别院。一室类祠庙，室中有塑像绿衣少年，衣冠甚古。室东西正黑如夜，西北隅微茫，有物如床几，不敢近，稍以刃穴坏牖土石视之，天光穿漏，则一败柩耳。睇其中，丰鬓纤足，女子也。虽衣花成土，而依稀可辨，胸压匕首，剪刀出其左胁。忆壁间诗，殆以此，因以土覆其身而出。比纡回出林木，日已将夕，僮仆方徬徨道左，乃觅路东行。恍忽见一女子，拊心倒行马前，既而形随目瞩，化身百千。投逆旅假寐，梦女子来云："荷君厚意，后十三年再得相见。"比觉，问店主人，云："郑刺史祠也。闯寇已来，久为豺虎之窟，欲焚其处而未果也。"然十三年后，竟无所遇云（王生，予门人）。

造　书

《法苑珠林》云：造书凡三人，长名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佉卢，其书左行；少者苍颉，其书下行。按佉卢虱吒书，隋言驴唇也。西域有驴唇书、莲叶书。佛书之妄不必言，其长梵而少苍颉，亦阴抑儒书，如谓宣圣为儒童菩萨之类。

坠　石

顺治十三年二月初十日午时，宁陵县忽有响声自东北来，黑气如斗，光芒甚异，坠落城中民家。其形如石，重二斤十四两。见总督李尚书（荫祖）报疏。

濮阳苏氏

濮阳苏氏，其先本元蒙古之后，至谷原兵侍（祐），始以进士起家，官至总制，以文章名海内。其祠堂藏始祖某所用铁槊，重百斤，至今尚存。

黄衣人

康熙甲子春，有刑部笔帖式某，素奉神佛甚谨。一日，忽有旋风起庭际，风息，见黄衣人衣冠甚伟，立庭中，呼其名谓曰："吾，天神也，以汝事神甚谨，故降汝家，可扫除东厢，吾居之。"某焚香拜礼如所言。次日，黄衣忽问曰："汝邻家有病者，吾能愈之。"某传语迎神，果即日愈。御史迈色者，有妹病剧，闻而拜求之。黄衣曰："当为汝查勘。"良久曰："宿业深重，以君虔祷，但可迟限三日，终不能生也。"果三日卒。已而求者踵至，黄衣人谓某曰："本以汝善人，故来栖止。今车马杂沓，久且不利于汝，吾当去此。汝福本薄，如甘贫，可延寿命，慎无妄求。若有赢馀，则促算矣。"遂去不见。

汤学士梦

左庶子汤潜庵（斌），夜梦登高山，已陟其半，忽一人自后越之先登。汤鼓勇继之，遂至山巅。顾一室空无所有，惟壁上悬《麻姑仙坛记》。既觉，不知所谓。癸亥腊月，阁学缺，特用右坊王庶子俨斋（鸿绪）。甲子二月，阁学复缺，汤遂继擢。上官日，适某督抚疏内有蔡姓名经者，宛平王相公笑云："蔡京宋奸臣，胡同其音？"高阳李相公曰："彼乃京字，此《麻姑仙坛记》中所云蔡经耳。"汤闻之竦然。事之前定如此。是年六月，特擢汤江苏巡抚。盖麻姑坛在抚州，而蔡经家吴之洞庭也。

蔡氏状元

德清蔡翁者，筑室落成，梦人持一盘授之，盘有四红笺，笺各大书一"一"字。后其孙奕琛为刑部侍郎，南渡拜相，官一品。奕琛子启傅，国朝康熙庚戌科状元及第。启贤子升元，康熙壬戌科状元及第，皆其曾玄也。两状元皆生于此宅。升元从弟彬，辛酉浙省解元，人始悟四"一"字之兆。升元生时，其父梦一金甲神人持红笺大书，悬其厅事云："第一甲第一名蔡升元"，遂以名之，而字曰征元。及壬戌殿试日，又梦如前。升元及第，其父年才四十六。《见只编》：德清老人蔡四者，以服鹿角胶寿至百八岁，岂即其人耶！

瓷易经

益都翟进士某，为饶州府推官，甚暴横。一日，集窑户造青瓷《易经》一部，楷法精妙，如西安石刻十三经。式凡数易，然后成。蒲城王孝斋（综）官益都令，曾见之。

吴汉槎

吴江吴孝廉汉槎（兆骞），以顺治十五年流宁古塔二十馀载。康熙辛酉，归至京师，相见出一石砮，其状如石，作绀碧色，云出混同江中，乃松脂入水年久所结，所谓肃慎之矢也。又高丽棋子一枚，乃砗磲所制。又云：宁古塔东北二百馀里，乃金之会宁府，有断碑尚存，书法如柳诚悬，顷为一流人所碎。碑文可以辨识者，有"俯瞰阙庭"，又"文学盛于东观"云。

羊　马

西域种羊，或云以皮肉埋地，或云以胫骨，率用初冬季春未日，其详见于《异物志》、《剡溪漫笔》诸书。吴立夫《渊颖集》有《波斯国种羊皮书褥歌》。又元僧楚石

诗:“自言羊可种,不信茧成丝。”予尝考之,不自立夫、楚石始也。北齐高昂诗:“陇种千口羊,泉连百壶酒。朝朝围山猎,夜夜迎新妇。”形诸歌咏,其来久矣。《双槐岁钞》以骨羊草马作对云。云南越赕故地之西,多荐草,产善马,始生若羔,岁中纽莎縻,饮以米渖,七年可御,日驰数百里,世称“越赕骏”。见《唐书》。(周婴《卮林》云:《太平广记》引《谈薮》,作垅种(于)〔千〕口羊。《诗纪》、《诗所》乃云千口牛,误也。)

赤虾子三都

《双槐岁钞》云:东粤顺德县,有地曰寿星塘,山水幽胜,有物名赤虾子,如婴儿而绝小,自树杪手相牵挂而下,笑呼之声亦如婴儿,续续垂下,甫至地而灭,俗谓蓬莱仙女遗类也。《诺皋记》载:昔有姚、汪、王三姓,食都树皮,饿死,化为鸟都,皮骨为猪都,妇女为人都,皆栖大树,即如人形而绝小,男女自相配偶。在树根者名猪都,在树尾者名鸟都,在树尾可攀及者名人都。左腋下有镜印,阔二分。其禁有山鹊法、打土垄法,食其巢,味如木芝。有术者周元大,能禹步为厉术,以左合赤索围木斫之,树仆,剖其中,三都皆不能化,乃执而烹之。周侍郎栎园诗:“人都拥树形同鸟”是也。

又《月山丛谈》载:广西思恩县近村树杪,有二人约长一尺五寸,武人装束,白竹缠,芒屝,其行如飞。此当即赤虾子之类,盖闽粤皆有之。

凖字讳两见

宋寇莱公准作相,诸司公移讳其名,改为准,至今相沿不易。汴京旧有平凖务,蔡京为相,以其父名凖,改为平货务。又官司公移皆避其名,如京东、京西皆改畿左、畿右。然予按《求古录》载,泰安州冥福寺,五代后唐长兴四年中书门下牒石刻,已用准字。《唐韵》二字并收,准字下注曰:俗。《庄子》:平中准;《管子》:怀绳与准钩准绳;《文子》:放准寻绳。皆用此字,不始寇公也。

师生同姓名

古人同时同姓名者,如毛遂、陈遵、韩翃、李益,(门第文章)往往有之。然不闻师生同姓名也。康熙癸丑会试,今翰林学士张敦复(英)为同考官,本房中式举人张英,海盐人;丙辰会试,编修马殿闻(鸣銮)为同考官,本房中式举人马鸣銮,河南人。

吹 笛

宋人小说记张子韶言:闾巷有人以卖饼为生,吹笛为乐;仅得一饱资,即归卧其家,取笛而吹,如此有年。邻有富人察其人甚熟,欲委以财千馀。初不可,坚谕之,乃许诺。钱既入手,遂不闻笛声,但闻筹算声耳。其人大悔,急还富人钱,于是再卖饼,明日笛声如旧。此与唐刘伯刍所言安邑里粥饼人,匆匆不暇唱渭城事绝相类。今士大夫不及吹笛人者多矣。

青 鸾

《双槐岁钞》有《贞莺》、《烈鸳》二诗,因忆昔在扬州署中,有青鸾二,饮啄必俱。一日其雄为鹿触死,雌日夜哀鸣,不忍听闻,数日亦死。予感其义,作《青鸾操》。

念佛鸟

唐韦蟾岳麓道林诗:“静听林飞念佛鸟,细看壁画驮经马。”按王得臣《麈史》:安陆有念佛鸟,小于鹳鸽,色青黑,常言“一切诸佛”。宋元宪诗:“鸟解佛经言。”张齐贤守郡日,为作古诗一篇。

鏊字擀字

鏊、鱼到切。字书曰:饼鏊。今山东俚语尚然。富郑公言:太宗既下并州,欲乘胜收复蓟门,咨于众。参知政事赵昌言对曰:“自此取幽州,如热鏊翻饼耳。”殿前都指挥使呼延赞曰:“此鏊难翻。”又《北梦琐言》:王蜀时,有赵雄武能造大饼,每三斗面擀一枚,大如数间屋,因号“赵大饼”。擀字亦俚语。

帨

《麈史》谓《野有死麕》之诗曰:“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妇人服饰独言帨者。按《内则》注云:帨,妇人拭物之巾也,居则设于门右,佩则分之于左,常以自洁之用也。古者女子嫁则母结帨而戒之。(徐太室径定《野有死麕》为淫诗,甚有理)

刀 圭

刀圭字常用之,而未有确义。《碧里杂存》云:在京师买得古错刀三枚,形似今之剃刀,其上一圈如圭璧之形,中一孔即贯索之处。盖服食家举刀取药,仅满其上之圭,故谓之圭,言其少耳。泉、布、错刀,皆古钱名。

风磨风扇

西域哈烈、撒马儿罕诸国,多风磨。其制:筑垣墙为屋,高处四面开门,门外设屏墙迎风,室中立木为表,木上用围置板乘风,下置磨石,风来随表旋动,不拘东西南北,俱能运转,风大而多故也。耶律文正诗:“冲风磨旧麦,悬杵捣新粳。”

又有风扇,于帐房中,高悬布幔,下多用头发当面,设绳索牵动,自然有风,不用挥扇也。见陈诚《西域录》。(录载沙尘海牙在撒马儿罕之东五百馀里,有草春生秋死,臭气逼人,取其汁熬以成膏,即阿魏也。又有小草高二尺许,遍身棘束,叶网如蓝,清秋露降,缀于枝干,甘如饧蜜,可熬为糖,名达郎古宾,即甘露也。)

笔 芦

姑熟青山李白墓;生芦,其形如笔,号“笔芦”。绩溪舒頔道原有诗云:“笔芦萧萧青山巅。”(頔,元末人,有《华阳文集》七卷)

捉卧瓮人

昔见朱竹垞简讨(彝尊)诗云:"捉卧瓮人选新格。"初不解,及观《通志》有赵昌言捉卧瓮人格、及采珠局格、旋棋格、金龙戏格等名,始悟所谓。

正德钱

于慈仁寺市,见正德钱二,面幕皆有文如蟠螭状,与今制殊异。正德,又夏国伪年号也,钱不知何年所造?

阎 罗

世传赵定宇、冯具区皆为阎罗王。近闻比部张屏公(四维)言:癸丑秋,居保定,忽夜梦至一官署,堂庑宏壮,见有官府衣冠坐于堂上,披览文书,视之,乃先兄西樵也。张与先兄昔同官,交甚厚,因前问:"此何地?君所览是何文书?"先兄笑曰:"此非人间。我已死为神,主此文书,察世人善恶耳。"张云:"然则我何为至此?岂非死耶!"先兄答:"君不应死,但此地不宜久留,当即送归。"倏而梦觉。张时未闻先兄之讣,特至京师问之,王太史曰:"西樵以今年七月死矣。"先兄殁时,遍体作种种香,当已证菩萨果位,然平生忠厚正直,死作阎罗王理亦有之。《释典》谓阎罗是嗔相报身,先兄以悲愤殁,岂其征乎?

虚 实

今墟市之称,义取朝实暮虚也。宛丘有羲神实。罗苹《路史》注:实者对虚之名,天文旗中四星为天市,其中星多则实,虚则耗,神农所在,人民常实,非若虚砦,朝实而暮虚也。地以实称,亦奇。

犀角刀子

周婴《卮林》载唐牛肃纪闻云:牛腾,唐郏城令,中书令裴炎甥也。炎遇害,腾谪牂牁建安丞。时中丞崔察用事,贬官例皆辞行,诛殛甚众。腾将见察,惧不知所为。忽遇一人谓曰:"公有犀角刀子乎?"曰:"有。"曰:"甚美。"授以神咒,令见察时,但俯伏掐诀(言带犀角刀子掐手诀乃可以诵咒,其诀左手中指第三节横文,以大指爪掐之),而密诵咒七遍,无患矣。咒曰:"吉中吉,迦戍律提,中有律陁,阿婆迦呵。"已而果免于难。婴自云:崇祯癸酉为县令所罗织,庭讯时,偶有象牙刀子以代犀刀,掐诀诵咒如前,亦获免。因录之以传于世。

关壮缪现身

袁太常密山(景星)言:顺治丙申年五月廿二日,关壮缪忽现身广东韶州府西城上,身凭女墙,以右手捋髯,时方亭午,须眉面目,历历可睹。廿三日、廿八日复现,举城官民奔走礼拜,总督尚书李栖凤亲诣庙祭焉(后甲子使粤,别详《皇华纪闻》)。

陆 舟

朱秋崖(克生)云:宝应西去十里,地曰黎城镇,古黎王城也。又西北七十里,曰张公铺,属天长县。康熙乙巳二月二日,张公铺人见平地中忽拥官舰数十,帆樯楼橹毕具,船首列羽旗大纛之属,仪卫森然,所过之地,迅如飞鸟,迹其过处,草木皆靡,竟不知何祥也。

兽 种

《家语》曰:马十二月而生,狗三月而生,豕四月而生,猿五月而生,鹿六月而生,虎七月而生,虫八月而生。《淮南子》本此。《魏略》云:黄牛羌种,孕身六月生。《广志》云:僚民皆七月生。《蜀郡记》云:诸僚娠七月生,盖兽种也。

官 衔

官衔二字,习俗不识其义。《家语·礼运篇》云:"官有衔,职有序。"注:衔、治也。《执辔篇》云:"古之衔天下者,以六官总治焉,故曰衔四马者执六辔,衔天下者正六官。"官衔之义本此。《封氏闻见记》云:"铨曹闻奏之时,先书旧官品于前,次书拟官于后,使新旧两衔不断,如人衔物,又如马之有衔,以制其首。人谓衔尾相属,即其义也。"此臆说,殊无所据。

博野妇人

郭宫庶快圃(菉)说:博野有一妇人,一生不饮食,而育男女数人,操作与常人无异,亦罕疾病云。

不敢欺

今市井俚语云不敢欺,亦有所本。《国策·秦兴师临周章》颜率谓齐王曰:"不敢欺,大国疾定所从出,敝邑迁鼎以待命。"

三西湖

《粤剑编》云:惠州丰湖在郡城西,人呼为西湖。东以城为储胥,西南北三方皆群山为卫,俨然与武林相似。苏长公曾买此湖为放生池,出御赐金钱筑堤障水,人号曰"苏堤"。是天下有两西湖、两苏堤也。颍州亦有西湖。坡知颍州,谢表云:"出守二邦,辄为西湖之长。"是又三西湖也。

天 医

俗说雷部击人,必有天医随之,或误击则旋活之。近云南府有二人,同行遇雷,皆殛死。其一人恍忽见一比丘坐其旁,以手摩其脑曰:"汝不应死,勿虑。汝家人寻至矣。"时有目击者,归告二人之家,家人皆号泣至,至则生矣,比丘亦不见。宗兄行人尔成(敬公)说。

火 神

武进诸生杨某馆于某氏,其人富而豪侈,每夜饮,

必三鼓。一日醉归，见馆中灯火甚盛，从窗隙窃窥之，见案边二烛卓立甚巨，有绯衣人据案观书，意其杨也。明日询之，杨对以实早寝，未尝夜读，然心怪之。至夜，假寐以伺，近三鼓，忽有大声传呼！排户而入，随有二巨烛出地上，已而红焰满室，仆隶杂遝，拥一绯衣人至，据案而坐，取案上书册翻之。杨惧而叫呼，绯衣人若不闻者。将五鼓，绯衣者徐起，径趋杨卧处，众皆从之。忽举床四脚，盘旋室中，复掷之空中者数四。天将曙，又闻传呼声，寂无所见矣。久之，杨始苏，起视门户，扃𫔎如故；问院中人，毫无所闻也。因急谢主人归。归数日，火大作，所居皆烬，始悟所见乃火神耳。杨后中乡试。

鸳鸯镜

楚人王兰士者，尝游江西，一日遇风雨，投宿古祠，遂假寐。门忽洞开，见翁媪二人入祠，直据上坐，仆从十许人旁列，复有二翁媪扶服入跪。其前坐者怒，数其罪，顾从者鞭之数百，跪者哀号乞怜，且曰："业生此不孝子，不敢辞罪，祈见释，当碎其鸳鸯镜，事犹可及也。"坐者沉吟释之。王忽嗽发声，遂无所睹。晨起雨霁，将行，忽有年少持一镜入，拜祠下。某怪而问之，曰："此鸳鸯镜，汉物也。"视之背作鸳鸯二头，益异之，谓少年曰："肯见售乎？"少年不可。展转间，镜忽坠地而碎。少年方惊惋，某告之曰："汝必有失德，坏人闺门事，不实相告，且有阴谴。"少年惧，吐实，乃与里中谢氏女约私奔，期会祠中，镜即女所遗也。因语以夜来所见，少年大悔恨，再拜而去。王视其额，乃谢氏宗祠也。

鹿尽心

顺治中，安邑知县鹿尽心者，得痿痹疾。有方士挟乩术，自称刘海蟾，教以食小儿脑即愈。鹿信之，辄以重价购小儿击杀食之，所杀伤甚众，而病不减。因复请于乩仙，复教以生食乃可愈。因更生凿小儿脑吸之，致死者不一，病竟不愈而死。事随彰闻，被害之家，共置方士于法。

内江石壁鱼

四川内江县儒学后有石壁甚奇，明三百年中，衣冠科第甲西蜀。顺治末，辉县冀应熊为成都知府，好作擘窠大书。一日，至内江谒文庙，爱石壁之奇，书而镵诸石。石破，有清泉一泓，鱼十馀头，游泳其中，见风水涸，鱼皆化为石。自是科第不振。《炙輠集》载：有人以石子压纸，或见欲得之，酬价二十缗。后破之，乃有一鱼跃出，其中泓然清流也。又李后主有小石弹丸置研池中，水终日不耗。陶谷取之投地，石裂，中有小鱼跃出死，自是研无复润泽矣。

松顶生兰

予门生翰林汤西崖（*右曾*），尝于湖南永州道中，见古松数万株，是宋刺史柳开所植，亘数百里。有兰寄生，长松杈枒间，可径丈，葳蕤四垂，时正作花，香闻远近。其地曰"奇兰铺"，草木寄生，理固有不可解者。

驴驹媚

座客偶举唐小说《霍小玉传》中有驴驹媚，不知何物。按僧赞宁《物类相感志》云："凡驴狗〔驹〕初生未堕地，口中有一物如肉，名媚，妇人带之能媚。

姓 异

一、两、双、五、六、七、柒、八、九、第二、第五、第八、九百，皆姓也。《闻见记》载县令妻伍氏、县丞妻陆氏、主簿妻漆氏事以为笑，不过音同耳。

剑 侠

某中丞巡抚上江，一日，遣吏赍金三千赴京师，途宿古庙中，扃𫔎甚固，晨起已失金所在，而门钥宛然，怪之。归告中丞，中丞怒，亟责偿。官吏告曰："偿固不敢辞，但事甚疑怪，请予假一月往踪迹之，愿以妻子为质。"中丞许之。比至失金处，询访久之，无所见，将归矣，忽于市中遇瞽叟，胸悬一牌云："善决大疑。"漫问之，叟忽曰："君失金多少？"曰："三千。"叟曰："我稍知踪迹，可觅车子乘我，君第随往，冀可得也。"如其言。初行一日，有人烟村落，次日入深山，行不知几百里，无复村疃。至三日，逾亭午抵一大市镇，叟曰："至矣。君但入，当自得消息。"不得已，第从其言。比入市，则肩摩毂击，万瓦鳞次。忽一人来讯曰："君非此间人，奚至此？"告以故，与俱至市口觅瞽叟，已失所在。乃与曲折行数衔，抵大宅，如王公之居，历阶及堂，寂无人，戒令少待。顷之，传呼令入，至后堂。堂中惟设一榻，有伟男子科跣坐其上，发长及骭，童子数人执扇拂左右侍。拜跪讫，男子讯来意，具对，男子颐指语童子曰："可将来！"即有少年数辈扛金至，封识宛然，问曰："宁欲得金乎？"吏叩头曰："幸甚，不敢请也。"男子曰："乍来此，且将息了却去。"即有人引至一院，扃门而去，日予三餐，皆极丰腆。是夜月明如昼，启后户视之，见粉壁上累累有物，审视之，皆人耳鼻也，大惊，然无隙可逸去，彷徨达晓。前人忽来传呼，复至后堂，男子科跣坐如初，谓曰："金不可得矣，然当予汝一纸书。"辄据案作书，掷之挥出。前人复导至市口，惝恍疑梦中，急觅路归。见中丞，历述前事，叱其妄，出书呈之。中丞启缄，忽色变而入，移时，传令归舍，并释妻子，豁其赔偿。吏大喜过望。久之，乃知书中大略：斥中丞贪纵，谓勿责吏偿金，否则某月日夫人夜三更睡觉，发截若干寸，宁忘之乎？问之夫人良然，始知其剑侠也。日照李洗马（*应廌*）闻之望江龙简讨（*燮*）云。

八才子图

今世传孟襄阳、王右丞辈七贤过关图，皆策蹇重戴。《青箱杂记》亦云：世传潘阆、安鸿渐八才子图，皆策蹇重戴。其为唐七贤、宋初八才子，不可得而详也。

《东观馀论》跋，滕子济所藏唐人出游图云：此卷据其名题，或有弗同时者，而扬镳并驱，睇盼相语，岂亦于世得意忘象者乎。题名云：宋之问、王维、李白、高适、岑参、史白凡六人，尤为不伦。

濮州女子

明末山东将乱，时濮州民家子周猱头者，居负郭之周家村，语多清狂，人谓不慧。一日自城中归，过真武庙侧，有双鬟女子立道旁树下，绝色也。谓周曰："与君夙缘，当为君妇。"遂携至家拜母，母疑其踪迹，俾子遣之。女子笑曰："我以夙缘奉天帝命为汝家妇，谁能遣我？"久之，事姑孝谨，即邻里无不敬爱之。周家素贫，又值荒歉，女子日具食养姑，皆丰洁。周被役筑城，同事者戏语曰："同执畚锸，能俾君妇治馔相劳乎？"周归语妇，答曰："此不难，但张帷幕，吾自致之。"如其言，果日获饱食。一日潜告其姑曰："此地不久必大乱，不可留也，曷避之？"乃遍辞邻里，挈姑与夫担负去，不知所往。未几，榆林贼起，濮被兵甚惨，果如其言。

浦回子

浦回子者，固原人，业染，所居对城隍庙。一道士夜坐庙门，火光绕身。浦意其异人，献以茗果，不纳，浦益恭，道士乃食其一枣，谓曰："子诚信有根器，他日访我罗山。"浦如其言访之，逾年归，以道授其妻，复去。王辅臣乱后还家，容色如少年。邻人曹文珽者叩之，曰："久居终南山，山中老人多眉长过面，扱之两耳间者。洞中有二黑猿，见我执手甚欢，其言即不能辨，饮以瓢水，清甘如醴。由此不饥不寒，雪天可著单衣，旬日不食，自若也。"归数日，求见其妻，妻拒之曰："各做自家事，何必相见。"浦因别去，徐步出郭门，邻人送之，奔驰不及而返。

静宁州道士

陕西静宁州一道士，卖药于市，手持小葫芦，修广仅寸许，倾之，得土数升，皆成金丹，以予病者，立已。求者日众，不能给，以麈尾一挥，人人袂间各得三粒。一日以小瓢贮丹，任人自取，极力多攫，止得三粒。数百人悉得药，而瓢仍不空。后不知所之。

王九皋

王九皋字鹤鸣，濮州人，万历壬午举人。自少至老，夜未尝寐，终身不知有梦。少时常遇关壮缪，亲指隙地，令为建祠。今濮州大关帝庙是也。

卷二十四　谈异五

一家完聚

浙东乱时，诸暨陈氏女年甫十六，为杭镇拨什库所得，鬻于银工。工逼之，坚不肯从。杭人郭宗臣、朱胆生、尚御公者，创义醵金，以赎难民，知女之义，赎之。方至，忽友人某赎一童子，问之，即其夫也。翌日赎一妪至，乃其母也。继又赎一妪至，其姑也。有两翁觅其妻，踉跄至门，即其父与翁也。两家骨肉，一时完聚。询之，盖将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婚，而兵忽奄至，遂被掠云。三人具衣帨，治酒肴，为之合卺，给装而归之。人以为女子贞节所感。

关　索

云贵间，有关索岭，有祠庙极灵。云明初，师征云南，至此见一古庙，庙中石炉插铁箭一鈒，其上曰：汉将关索至此。云南平，遂建关索庙，今香火甚盛。《月山丛谈》：云南平彝过曲靖，晋宁过江川，皆有关索岭，上各有庙。盖前代凡遇高埠置关，关吏备索，以挽舁者，故以名耳。传讹之久，遂谓有是人，而实妄也。

洗眼方

右通政袁密山（景星），广西平乐人，尝传一洗眼方云：宋元丰间，某太守年七十，双目不明，遇仙人传此方。洗一年，目力如童子，录之如左：

每岁立冬日，采桑叶一百二十片，悬风处令自干。每月用十片，水一碗，于砂罐内，煎至八分，去渣温洗。每洗眼日，清净斋戒，忌荤酒。正月初五日，二月初一日，三月初五日，四月初八日，五月初五日，六月初七日，七月初七日，八月初八日，九月三十日（月小则廿九日），十月初十日，十一月初十日，十二月初一日。

治鸟伤

凡鸟翅足折，喂以芝麻，仍嚼烂敷患处，即差。见《客座新闻》。宋三馆书目有《咊（以麦反）漱》二卷，皆养鹰之法，具医疗之术。

孙文定

益都孙文定公（廷铨），世居颜神镇。为童子时，常五鼓入塾，道遇一长人如方相状，目睢盱可畏，直前欲搏之。公方悚惧，自觉身骤长与之等，且搏且却，至孝水西岸玉皇宫，其物忽不见。公又常读书斋中，有狐贻金豆数枚而去，其家有金豆山房，至今存焉。

男子生子

福建总兵官杨富有嬖童，生二子，杨子之，名曰天舍、地舍，魏惟度（宪）亲见之。杨历官江西提督。近乐陵男子范文仁，亦生子，内兄张宾公（实居）亲见之。

采人参

《本草图经》：人参一桠至四桠，各五叶。今辽东采参者，识其苗，不语，急以纬帘（凉帽名）覆其上，然后集人发掘，则得参甚多。否则苗倏不见，发之无所得。礼斗仪云：下有人参，上有紫气，理或然也。康熙戊午，予直内庭，曾应制赋御苑人参诗，亲睹其树。唐人诗咏人

参者绝少，惟韩翃云："上党人参五叶齐。"温岐云："松刺流空石差齿，烟香风软人参蕊。"

白海棠

范烈女者，易州范良鼐女，许字田，未婚而夫死，烈女闻之，即自缢。庭前有海棠一株方花，时甚秾艳，女死，花忽变白。一时文人奇之，多为赋咏云。

端肃拜

《周礼·九㩁》，其一曰端肃㩁，今人止以为妇人之礼。近见元人题跋，末亦有书端肃拜者，犹有古意。

三相女

李腾空林甫女，得道庐山，李太白有"送内往庐山寻女道士李腾空》诗。金陵张可度诗所谓"父居黄阁女崆峒，流水桃花石室中"是也。茅山有秦桧女绣大士像，甚灵异，居人不敢托宿。见蒋说。王安石女最工诗，见觉范诗云云。曰："此浪子和尚耳。"见吴曾《漫录》。又蔡卞妻亦安石女，有文。三奸皆有如此女子，亦一奇也。

白骡异

濮州兵侍谷原苏公祐总督宣大时，一日闻边警，亲率偏师，出塞御之。战衄，与众相失，敌追急，马蹶而死。正仓皇间，忽山上一白骡驰下，公跃而乘之，得驰入塞。既至，骡忽不见。敌退，遣人至其山迹之，山有文昌祠，白骡宛然在焉。

异　性

近所闻见异姓，再识如左。若干、昭、涉、诗、移、絮、茄、节、栈、冕、招、产、腰、闭、坑、缩、维、防、戏、波、友、戾、虫、鳖、歹、奴、粟、竹、针、线、团、圆、续、赢、狡、灰、迮、旦、佴、俳、问、风、西、弟、谅、抗、朗、晃、角、细、答、扁、银、教、兴、行、赏、彦、要、蕫、庲、酓、睢、匽、焉、见、犹、玉、环、星、郃、是、汝、式、土、昶、驷、钞、树。

又甲子科山西举人有因必芳，曲沃人。降纬，介休人。又泰和县早禾市巡检逄修纪。涿州人。广德州杭村巡检爨矿，河南人。

两裴迪

唐有两裴迪：一天宝诗人，与王维、杜甫友善。一为王铎辟租庸招纳使。朱温镇宣武，辟节度判官，既篡位，拜右仆射。温自岐还，将吏皆赐迎銮叶赞功臣，人见，温目迪曰："叶赞之功，惟裴公有之。"见《五代史·杂传》。

黄　巢

黄巢自长安遁归，奔于太山狼虎谷，为其甥林言斩首送徐州，其死明甚。乃小说杜撰，称其遁去为僧，依张全义于洛阳。曾绘己像，题诗云："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著尽著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阑干看落晖。"按此诗，乃元微之赠智度师绝句，特改首句"三陷思明三突围"为云云耳。此宋陶谷、刘定之说。《癸辛杂志》又云，即雪窦禅师《宾退录》亦已辨之，为此言者、真乱臣贼子之尤也。

馀闻录之讹

《馀闻录》记湖州吴进士为父乞寿词于李西涯，西涯不许。吴问人曰："今爵位大于西涯者谁耶?"曰："太师英国公张辅也。"吴具币求英公，英公令门馆作诗与之。吴得诗，夸于人云。黎愧曾(士弘)笔记亦载其事。不知英国公辅死土木之难，与李相去甚远。黎博雅君子，亦仍其谬，何也?

禾山寺颜书

永新县禾山寺傍，有颜鲁公书"龙溪"两大字，镌于石壁，方广径丈。数百年已来，石壁如故，而二字每年辄徙下，今离地不二尺矣。

郭文毅

郭文毅(正域)贵盛时，与汉阳老孝廉刘某者为姻。一日，刘之女眷至郭氏，郭殊不加礼。归而诉之孝廉，郁郁以殁，既数十年矣。明末献贼屠武昌城市，人民稀少，有人入城，过城隍庙，见悬一牌云："郭正域刘某一案候审。"时正白昼，朱墨如新。汉阳宗侄孟谷(戬)说。

女化男

嘉靖中，山西男子李良雨化为女子，事载前史。近见《仁恕堂笔记》庄浪二事甚奇。一红尘驿军庄姓者妇寡，有一女已字人，年十二，忽变为男子。女羞不能自明，及就婚，其夫觉而闻之官，乃以聘礼还之夫家，听其别娶。而夫之母怜女之婉嫕，又以其女归之。今名庄启盛，现为庄浪厅书役。丁巳秋，又有庄浪女子十五岁，亦化为男。与庄事仅隔十年，皆在庄浪，亦异闻也。

范忠贞

范忠贞(承谟)抚浙日，杭之西溪有虎攫人，遣卒往捕。一日，自诣水月和尚卜之，告以故，和尚答云："山头大虫任打，门内大虫休惹。"范不悟而去。未几迁闽督，遇逆藩之变，竟以身殉，始悟门内大虫之语。

挑　战

挑战二字见《左传》，宣十二年，赵旃请挑战，弗许。唐人诗屡用之。《类要》云：两阵既立，各以将出斗，谓之挑战。《剧谈录》白敏中兴师讨吐蕃，有酋帅衣绯茸裘，乘白马，出阵，频召汉军斗将。有潞州小将善射，驰马弯弧而出，射中其项，抽短剑，踣于鞍上，脱绯裘金带，夺马而还。又李临淮将白孝德，斩贼将刘龙仙事亦相类。又《五代史·周德威传》有陈章者，号陈夜叉，乘

白马，被朱甲以自异，求阳五欲生致之，德威出挑战，禽之。唐宋已来实有斗将之事，非尽稗官之妄说也。

箐　鸡

箐鸡，产水西，长尾白羽，羽之周遭，黑文缘之，如澹墨所画。或畜之，见人辄避去，终不驯扰。门人黄自先（元治）官平远府通判云然。

乐颜枣

乐毅枣，产吾乡，大倍常枣，云是乐毅伐齐所遗种也。《太平广记》所载，有王母、仲思等名。又有安期枣，梁国夫人枣。《西京杂记》，上林有西王母枣，出昆仑山，而不及此。先方伯《群芳谱》云，乐氏枣，丰肌细核，多膏肥美，旧传乐毅自燕携来。《太平寰宇记》，潍州贡毅氏枣，今青城县产无核枣，一名虚中，即《西京杂记》之梬枣也。上林又有颜渊李，出鲁国。

井　溢

康熙二十四年，长山一废寺，有池水，忽大溢。众往视之，有物如牛，伏池中，人不敢逼。次年，邹平郭庄居民院中井鸣如牛吼，水忽上溢，祭之乃止。

短　人

丙寅春，长山之苑城周村间，有短人，长可尺许，须眉手足皆具，能按拍而歌。问之云：年三十馀矣。岂巨灵僬侥之类耶？

黑牡丹

曹州牡丹，品类甚多，先祭酒府君尝往购得黄、白、绿数种。长山李氏独得黑牡丹一丛，云曹州止诸生某氏有之，亦不多得也。

范祠鸟

长白山醴泉寺，即范文正公读书处，祠在佛殿东偏。康熙间，秋霖浃旬，祠上漏下湿，公像独不沾濡。寺僧疑而窃窥之，有大鸟张两翼，翼上有火光，正覆其上。天霁，遂失所在。

文昌阁鹳

济南府学文昌阁，有二鹳巢其上。一日翔西郊，为一军士射中其胫。此鹳每带箭出入，人皆见之。偶中丞阅军，将士皆集辕门，此军方负墙立，鹳忽飞翔其上，矢坠焉。军士异而取之，俄觉耳中痒不可忍，试以箭镞搔之，墙忽压焉。镞深入不可出。军士叹曰：此鹳报怨也，吾其死矣。数日果死。

万　岁

《后汉书·韩稜传》：窦宪为大将军，威震天下，尚书以下议欲拜之，伏称万岁。稜正色曰：礼，无人臣称万岁之制，乃止。然《马伏波传》：吏士皆伏称万岁。又《吴良传注》，《东观记》曰，门下掾王望，谄称太守功德，掾史皆称万岁。

无上将军

《滕抚传》：建康元年，阴陵贼徐凤，自称无上将军。《何进传》：帝（灵帝）躬擐甲介马，称无上将军，行阵三匝而还。人主自称将军，与明武宗先后一辙，至与剧贼同号，尤可异也。

师　资

老子曰："善人为不善人之师，不善人为善人之资。"资之云者，如《诗·小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义。今俗谓受业为师，同学为相资，语盖有本。然以同学为不善，义亦可商。师资之情，后汉廉范对明帝语。

厍　厍

松江有厍公山，厍音舍，字书注，姓也。《后汉·窦融传》，金城太守厍钧。按融传章怀太子注，引《前书音义》曰，厍氏，即仓库吏后也，本王嘉上哀帝疏。今羌中有厍姓，音舍，云承钧之后。《风俗通》云：古守库大夫之后，以官为氏。然则厍钧之姓为式夜切？为苦故切？《汉书》注亦未定其音训。《氏族博考》云：库氏有二，汉仓氏、库氏，以官为氏。又河南官氏志，库傉官氏改为库氏，则是苦故切之库，又有二族矣。《奇姓通》收入去声祃韵，从舍音。（按：式夜切，字从厂。苦故切，字从广。自是两字两读，因章怀注双引之，混不可辨耳。）

六　丁

祭酒，旧不一二年辄迁去，春秋丁祭无过四者。顺治中，淄川高念东侍郎（珩）为祭酒，久不迁。一日至阁，洪文襄（承畴）戏谓曰：高先生可谓五丁开山矣。高笑对曰：无妨六丁六甲。果三年始迁去。予在成均，迄四载始迁少詹。戏为口占寄先生云："嘉话曾闻役六丁，任教人笑钝司成。六丁今日还加二，始信前贤畏后生。"然此官清简，实宜恬静。《南史》丘灵鞠有言，人居官愿数迁，使我终身为祭酒，不恨也。独学舍廪给皆久废，用兵已来，捐赀者率许在籍肄业，期满该省布政使司径送吏部铨授，雍中人才寥寥，素餐为惭耳。

偏　诸

《治安策》："今民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又云："白縠之表，薄纨之里，緁以偏诸。"服注曰："如牙条以作履缘。"颜曰："偏诸，若今之织成以为要襻及褾领者也。"杜诗："客从西北来，遗我翠织成。"钱注，引《广雅》天竺有细织成。《宋书·礼志》诸织成，衣帽锦帐，纯金银器，云母从广一寸以上，皆为禁物。《高丽史》：献织成衣袄弓剑。按子美诗题，乃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盖褥帐衣帽要襻褾领，皆有织成。而偏诸以为衣履之缘者，乃织成之一耳。

银　杏

乡大夫有好为雅谈者，问邻县一友人云："闻贵乡多银杏，然否？"友人不应，问再三不已，旁人皆匿笑，终不悟。盖银杏淫行，音同也。又江淮间一御史疏陈水患，内云："臣乡下流之下流"，人亦传以为笑。

赵康敏

寿光赵康敏公（讷）故第，为裔孙所鬻，屡易主矣。居者每见朱衣人于堂中，辄病。后某官张姓者居之，初入宅，复见朱衣人悲叱咄啃，张设拜，遥谓之曰："公子孙自不肖，不能守先业；此宅且数易主人，与某无与。公生为名卿，何不达而屡此见祟耶？"言甫毕，朱衣以袂掩面，入壁而没。自是不复见。

墨芍药

馆陶人家有墨芍药，与曹州黑牡丹，皆异种。

邵进士三世姻

同年济宁邵士梅，字峄晖，顺治辛卯举人，登己亥进士。自记前生为栖霞人，姓高，名东海。又其妻某氏，死时自言，当三世为夫妇，再世当生馆陶董家，所居滨河河曲第三家，君异时官罢后，独寓萧寺翻佛经时，访我于此。后谒选得登州府教授，一日檄署栖霞教谕，暇日访东海故居，已不存。求得其孙某，为置田宅。已而迁吴江知县，谢病归，殊无聊赖。有同年知馆陶县，因访之，馆于萧寺。寺有藏经一部，寂寥中取阅之，忽忆妻语，随沿河觅之，果得董姓者于河曲第三家。家有女未字，邵告以故，且求县宰纵臾，遂娶焉。后十馀年，董病且死，与邵诀曰：此去当生襄阳王氏，所居滨江门前有二柳树，君几年后访我于此，与君当再合，生二子。邵记其言，康熙己未在京师时，屡为予及同年傅侍御彤臣（扆）、潘吏部陈伏（飏言）言之。

赛从俭

文登人赛从俭，卜地葬亲于黄山。南有邻某者，阴图其地，夜遗地主金，老妪赴茔，忽迷失道，有二童子执炬前曰："妪欲往赛氏茔乎？吾为妪导。"中途谓曰："此地诚善，但汝家不能有。赛氏当世科第，天启之也。"言已忽不见。妪乃在海港中，及觅路至茔所，则既葬矣。妪悔，述其故。从俭曰：汝言果不妄，吾子孙有仕宦者，即以十金为赠，书其言于券末。后从俭知三河县，子孙多仕郡县，皆不负约。康熙丙午元旦五更时，近村人遥见茔前有二炬绕行，曾孙玉纮以是秋举乡试，明年登第。己酉元旦复然，玉纮子璋以是秋举乡试，明年登第。

刘大成

天启中，文登生员刘大成以儒医耆德为乡党所推，董修学宫。凿泮池，得一石函，启之，有女骼钗钏，为徙瘗北城隍上。次日，复得一瓶，中贮竹浆，外勒八语云："浜人花母，刘支竹浆，一匕济人，广嗣功长，南文焕发，北屋城隍，妥予之灵。"云云。自后刘以竹浆施病者，辄愈。享年八十馀，生六子，诸孙科第甚众。

二狠石

京口北固山甘露寺有狠石，临潼骊山亦有狠石，皇甫湜《狠石铭》曰："狠石苍苍，骊山之旁。昔秦皇帝，谋之不臧。七十万人，兹焉逭逭。"是也。今人但知甘露寺矣。

舞蝇虎

《书》言百兽率舞。传记所载，如舞马、舞象、舞鸾、舞鹤之属不一。《杜阳杂编》载，唐穆宗朝（或云宪宗），飞龙士韩志和，本倭国人，于御前出一桐木合，方数寸，中以丹砂养蝇虎子，其形尽赤，分为五队，令舞《梁州》。上召国乐以举其曲，蝇虎盘回宛转，无不中节。每遇致词处，则隐隐如蝇声。曲终，累累而退，若有尊卑等级者然。又《续癸辛杂志》，临安呈水嬉者，以大斛贮水，小铜锣为节。凡龟鳖鳅鱼之类皆名，呼之即浮水面，戴戏具而舞。观此则虫豸水族皆能舞，不独鸟兽矣。

水　蚕

吾乡山蚕，食椒椿槲柘诸木叶而成茧，各从其名。故相国益都沚亭孙公（廷铨）作《山蚕说》，曲尽物性，文多不录。唐小说载元和八年，大轸国贡神锦衾，水蚕丝所成。云其国以五色石甃池塘，采大柘叶饲蚕于池中。始生若蚊睫，游泳其间，及长，可五六寸。池中有挺荷，蚕经十五日，即跳入荷中成茧，自然五色，亦谓灵泉丝。山蚕、水蚕，皆物产之异。

热洛河

《卢氏杂说》，明皇射鹿，取血煎酪，赐哥舒翰及安禄山，谓之热洛河。禄山帐下健儿名曳落河，恐因字音相近而傅会其说。今齐鲁间以荞麦作面食，名河洛，俚名亦有所本。

老神仙

献贼军中有老神仙者，本邓州陈氏子，少游终南，遇一道士，授异术，能生死人，后为献贼所得。贼监军孙可望被酒，刃其嬖妾，以刀圭药投之立起，于是贼中呼为神仙。既而献贼误刃其爱妾，洞胁溃腹，复俾陈活之，纳其肠，以针纫之，傅以药，夹以木版，以绳约之，七日而苏。献贼败，入滇，以病死。

蹇少保

明少保蓟辽总督蹇公（达），字汝上，四川巴县人。自记前两世为某卫指挥，以坠马死，往生山西某府赵氏，名某，登进士，官至重庆太守，与邑绅蹇公来誉善。

一日，蹇设席召守饮，守方坐堂皇，闻吏白蹇公有使邀请，即出就舆，甫出门，见大河阻路，方异之，若有人推坠河中，惊而寤，室庐非故，而形躯已小，在襁褓中。家人报蹇公入视，曰男也。继又传报赵太守以痰病死矣。蹇公为出涕，自往护其丧，寻送夫人及二子归里。心皆了了，然无可奈何，以义断割。早成嘉靖乙丑进士，自礼部郎出为故郡太守，两子已长，以通家礼来谒，欲言不可，姑隐忍之，惟时时存恤其家。居三年，迁山东提学副使，乃诣故居致辞，夫人请见，不禁泣下，夫人亦泣，以通家故，不知固即其夫也。及两子送至境，始屏人告以前生事，执手泣别而诀。

贺相国

明相国对扬贺公(逢圣)，崇祯中枚卜诣京师，舟至九江之鲟鱼嘴，风浪大作，公具袍笏拜祷，舟上人忽见空中有绯衣神人，执一黑鬼投水中，风遽息。公设祭大王庙以答神佑，自是香火益盛，日宰羊豕无算。十三年，蕲王欲兴复沩仰道场，延三昧律师入楚，过九江，梦神告曰，某九江神宋大王也。前生与师及贺相公三人同在山中修道，师不昧正因，今为大师；贺以福缘为宰相；唯某一念之差，为血食之神。昨因鲟鱼嘴树妖欲覆贺舟，某以前世因救之，缘此宰杀日繁，将来必堕无间地狱。师明日过此，必至庙中为我授记，更布其事于四方，使来祷祀者戒宰杀，幸甚。师如其言。自是鲟鱼嘴行旅坦然矣。此与《冷斋夜话》所记弄亭湖神托安息国王子建洪州大安寺事相类。

张道人

商丘高辛镇有道人，尝周游归德属邑，貌类少壮，虽长老自童幼见之，形容不改，莫知其年。自云张姓，鹿邑人，居少林若干年，武当若干年，劳山若干年，屈指百数十年矣。一日，募修某祠庙需石灰千斤，人问所出？曰自有之。忽至一寡妇姑媳门求布施，以孀且贫辞。道人曰："门前槐树旁有灰三千斤，何云无也?"如其言掘之，果然。或问，曰："渠先祖建楼所馀，我常见之，其家不知也。"颇能前知。有问之者，则曰："我是颠子，我是颠子。"日可行三百里。崇祯末，袁贼乱梁宋间，致道人，缚置地上，驱所掠妇女裸体淫之，遂败其道，日行仅百五六十里，亦谷食矣。语人曰，譬桶子已破，再箍便难。

日　者

宜兴陈其年(维崧)，年四十馀，尚为诸生。一日过京口，有日者谓之曰："君年过五十，必入翰林。"宣城梅杓司(磊)因赠以诗曰："朝来日者桥边过，为许功名似马周。"至己未，果以诸生应博学宏词荐，授翰林院检讨，时五十六。又有范骕者，字文园，善相人。谓武进周清原、吴江徐钪皆当不由科甲入翰林。己未皆授简讨。其言良验。范，海宁人，骧字文白之弟也。

龙异

康熙壬子岁，吾邑李嵯副仲嘿(鸿雷)家，日正午，忽有一物蜿蜒数尺，鳞鬣可畏，遍体如金色，烂然夺目。自院中入所居之室，已，复出，形渐长大，知其龙也。忽云雾滃然如烟云，庭中晦冥，遂不见。伊中丞翕庵(辟)云。

荷兰刀剑

康熙六年，荷兰国人贡，其贡物有刀剑八枚，皆可屈伸，萦绕如带。《剑侠传》载，种谔畜一剑，可屈置盒中，纵之复直。张景阳《七命》论剑曰，若其灵宝，则舒屈无方。斯之谓欤。

铜　人

闻西洋人钦天监管理监事加工部侍郎南怀仁言，自大西洋入中国，凡十万里。海舶甚巨，海口有铜人，高不知其几由旬，舶出其胯下，或出其胁间乃入海洋，不知何由铸造也?

山溪烈妇

旌德县地曰山溪，有民家女某氏，嫁甫数月，夫死，无子，又无舅姑伯叔，遂归母家，誓不更适人。久之，其父母私受乡人聘，旦夕且娶。女觉之，自请于父母，父母不能隐，遂告以故。女欣然曰，嫁则嫁矣，明日当一辞夫墓耳，许之。乃归房中，晨起理妆，易新衣，内衣皆自缝纫。行至溪上，时山水暴涨，女顾之喜，至桥半，急踊身入水死。乘流数里，罥岸树而止。有石工某见之，欲褫其衣，衣结不可解。忽以手自批其颊曰，吾以父母欲夺吾节而死，汝小人辄敢无状，吾褫汝魄矣。语毕而死，观者莫不叹异。父母为合葬故夫墓焉。

张巡妾

徐蔼，字吉人，会稽诸生。年二十五，得瘕疾，痛不可忍，年馀，瘕能作人言。濒死时，见一白衣少妇问曰，君识张睢阳杀妾事乎？君前生为睢阳，吾即睢阳之妾也。君为忠臣，吾有何罪？杀之以飨士卒。吾寻君已十三世矣，君世为名臣，不能报复，今甫得雪吾恨。言讫，妇不见，蔼亦随逝。庚申在京师，其门人范思敬说。

童　谣

万历壬子，山东乡试，济南童谣云："三人两小，太阳离岛。"是科解元乃长山徐海曙日升也。又某科有童谣云："山佳木，一旦挑。上天差我送羊角。"是科解元，平度崔桓也。康熙庚子，又有童谣云："一裹针，三条丝。"是科解元，新城李嗣真，解副益都高三思也。天启辛酉，朱纯领解，亦有"一牛两尾"之谣。

赵廷钺

顺治甲午，有某生者应试济南，濒入闱，其仆忽死，

但胸前微暖。及出闱，仆忽蹶然而起，生问之云：“适随主人入棘闱，见号舍有红黄二色旗，主人所居之舍则红旗也。”生喜曰：“果尔，当娶某氏女妻汝。”仆难之，生曰：“吾既为孝廉，何虑彼不嫁其女乎？”既入二场，其仆又死如前，比出复苏，连呼“可惜可惜”。生急问之曰：“主人已中解额，因昨日一言，今易莱阳赵廷钺矣。”生然疑且半，私心悔之。及榜发，榜尾一人，即莱阳赵廷钺也。

御　马

供奉周道言，御厩有千里马，毛色纯黑，惟颅及四蹄白，长可一丈，腹有逆鳞，高丽所贡也。

顾东桥

何元朗《丛说》载，分宜尝邀顾东桥，乐工盈庭六七十人，东桥顾从人，赏银五钱遣之。明日邀六卿则听命，如小生赏赐各二三两。比年各省督抚中丞宴监司，赏伶人多至四十金或六十金。视分宜当日，不啻什倍矣。

断肠草

康熙庚申春，有徽人方姓者，商于都门，与其徒八人合赀累千金往江南，次河间之南腰站，宿焉。其八人者，与骡夫先食，方以斋素独后。忽一人且食且语曰：“断肠草。”如是者三。方怪而问之曰：“君知食中有断肠草乎？宜勿食。”其人曰然。随视骡夫，已如中恶状仆地矣。方急呼，众人皆停箸，而身自走通衢，呼集居人，召医视之，曰中毒也。急解之，皆苏。而骡夫食独多，遂不救。方因问某，曰：“食时若有人在后告以断肠草者三，听其语，随出诸口，初不自知也。”诸商欲鸣之官，居人力免之，仅以百金赂骡纲，其主人竟漏网。道路间不可不知。

恪　妃

世祖皇帝恪妃石氏，滦州人，户部侍郎申之女也。申父维岳，明万历庚戌进士，官某省副使。会王府中官某鸩其王，反诬其妃某弑逆，抚按以下皆纳其贿，将具狱矣，维岳独持不可，力雪妃冤。至是申生恪妃，竟入宫掖，人以为妃之报云。

河套喇嘛

嘉禾谭舟石（吉璁）《延绥镇志》云，套中最尚佛教，距榆林三百里外，为砑抱山，山左有水曰河泥津古罗，右有泉曰法儿乌苏，中有寺曰堵王，延袤可十里，两水环其前而合流，其地名曰板升社，寺中住持则板地儿得喇嘛也。寺一门二殿，门名哈剌哈，殿亦覆以琉璃瓦。殿名撒藏，中塑大喇嘛像，傍皆供藏佛。第二殿名堵王，中亦塑大喇嘛像，称曰补儿罕板弟子，译言佛与祖师也。楹之东为莲花佛，佛身高二尺。顶涌一菡萏，长可五寸许，制甚巧，有机，捩之开，便成莲菂，上坐一三首佛，花瓣中亦各有一佛卧焉。楹之西为马头佛，一佛坐以俟。马头佛颈中挂三十六鬼头数珠，貌甚狞恶，当面飞来若欲扑噬状。坐佛作欢喜容，仰手舒臂迎之。复以两足钩出其后，是曰佛度。而鬼头者，皆以银凿成也。傍皆供小藏佛，设木龛三层，大小参差无数。四壁皆画天神及诸菩萨。而金刚者，长不过二尺馀，就次于东西墉下，左刀矛，右幡幢。少北皆虡置柱黄金涂，梁间悬缨络，结成花胜者四。殿立四柱，空其中，如楼不庋，板垂四阿，而室则十二，开窗牖于上，若重屋然。殿后有塔，名苏婆儿哈，即大喇嘛蜕骨处。山之半，创一小殿，名苏没。缭以周垣，南启一门。东西与北，皆有配殿，殿中供者名瓦窑圣，类牟尼；左供阿赤尔马仪，类普贤；右供红胜拨帝苏，类观音。其山无石而有石子，套部长以洁白圆润者，人各集一堆，名阿保，高丈馀，列山上，自王以下皆有。岁之初夏作醮，或三日，或一月，前期以佛头如盂者，银足承之，盛水，用酒或白糖供于殿上。佛头盂骨厚可寸许，不类人之髑髅也。经有三卷，皆梵文，诵或以百计，以千计，亦时时作乐。乐器俱用银，以人胫骨作管，银筒承其上下吹之，声如清角。诵经毕，取佛头盂中水，人以匙分之。自口至顶，用手娑娑，为获福矣。复用柏树一枝，缀五色小旗，并刻木作刀剑弓矢，植于堆上。或其主有远行，则以一矢告，反亦如之。皆插于柏树之傍。其镞或以金银为之，任其朽，人不敢犯。时或旱涝，亦往祈焉。旱则喇嘛首顶以瓷钵水祷于山，以口噀之，雨如期至。或雨时，喇嘛曰，此中不须雨，亦以顶水噀之，雨即分云而下。涝则左手指间揩一小红旗，掌中托一小净水瓶，右手捻诀而前，至山上，口诵梵语，雨即止。或有病，诵经以禳，兼以小红丸药救之即愈。或其人中鬼，以顶骨数珠压其顶，或绕其中指，是人即发颤，自呼伏，曰某鬼为祟。顶骨数珠者，以高僧顶骨中取圆厚如棋者为之，其数亦一百八云。其徒可三百人。戒行亦与浮图相似，但所饮食者，乳湩牛羊耳。

卷二十五　谈异六

刘吏部诗

刘公胾吏部在凤阳，与其友苏懋庤（铭）孝廉往龙兴寺，与某禅师扣击竟日，晚归，遂化去。是夜苏梦公胾来，微笑吟诗云：“六十年来一梦醒，飘然四大御风轻。与君昨日龙兴寺，犹是拖泥带水行。”

放生池

京师沙窝门有放生池一区，顺治中，浙人范思敬者，实创始焉。初，范尝梦到一院，旁有禅室，檐际悬木刻作鱼形，有人指示云：东坡先生居此。遂入，伏谒东坡，与语久之，云：“吾有王文正公泥金书《法华》一部，今予汝。”取授之，经尾署名王旦也。坐侧有一人侍立，云是何姓。觉而异之。既数年，放生池成，延一老宿居

之。范一日至院中，堂宇宛与梦中相似，禅室果有木鱼悬檐际。既而与老僧坐语移晷，老僧忽云，贫道有一法宝，藏之久矣，今赠居士。视之，即王文正公金书《法华经》也。室有募缘疏，为何侍御某书，岂僧即东坡后身耶？

钓　台

郯城东南有台，垒石为之，甚峻而坚，乡人传为钓台。或云大禹凿羽山，通沭水，作此台以镇水，俗又呼为镇水台。明世宗时，一县令毁台取石，及其半，有大石板，下有一巨荷叶，尚鲜好，有古剑尺馀，压其上。下则一水泓然，池中二鱼，鼓鬣游泳。令竟放鱼于河，置剑于库而毁之。自是郯罹水患，遂迁今治。黄给事(六鸿)说，黄尝为郯令。

熊仙人

楚人熊生者，客某公家塾为童蒙师。一旦谓其亲某生曰："我修真有年，合得仙道，有书若干卷，当以授子。"逾日又谓曰："昨子不合作某事，不应得仙，明日我午刻当逝矣，慎无窥伺，闻室中声响，乃启户。"至期阖户人，寂无所闻。顷之，忽闻霹雳一声，发窗视之，香气絪缊，熊生已端坐化去，现形云端，挥手别众，久之始没。崇祯年间事也，海宁陆冰修(嘉淑)说。

萧　氏

《钓矶立谈》载，契丹使至江南云，萧氏与耶律氏相为终始。谓江南诸萧，虽享国日浅，无大罪戾。是以辽之萧氏为梁后也。按《辽史》，太宗以小汉为汴京留守，赐姓名曰萧翰，因称萧氏，非本氏萧也。《立谈》失考。

杞县状元

明中州状元二人皆杞县人，一正德甲戌孙襄敏公贤，一崇祯甲戌刘文正公理顺，相距百二十年。礼部尚书汤公潜庵(斌)云。

蔡侍郎

睢州蔡侍郎石冈(天祐)，弘治中进士，方严正直，生平遇鬼神事甚多。汤荆岘先生(斌)言其为山西宪使时，行部至一驿，驿有鬼为祟，人不敢宿，驿卒以告，公叱之。比夜，秉烛独卧堂中，枕傍置一剑。三更时，忽风起，门洞开，有一人被发跪床下。公起坐，从容问之曰："汝何人？果有冤枉，当告我，为汝理之。"鬼径起，由廊下出，公拔剑随其后。廊外皆荒草断垣，至垣外眢井而殁。公卓剑识之，归而酣寝。及晓，从者皆至，公集众至其所，缒视，则有尸在焉。讯诸驿卒云，有某甲向开店于此，移去数年矣，此井其后圃也。公立令捕至，至则具服，某年月日有行客携重赀宿其家，谋而杀之，投诸眢井。家以此致富，遂迁居。公立置诸法。自后，驿遂无他。

超然琅邪二台

诸城李渭清(澄中)太史言，超然台上旧有苏文忠公三大字，嘉隆间，知县颜某，字琅邪，秦人，幼时尝梦登琅邪台，因以自号，后果筮仕诸令。秩满，窃载苏书归，而别以赝石易之，今台上止存八分题名九字。琅邪台上秦碑高数丈，形制甚朴，无趺首，今可辨者仅臣斯臣去疾数字。又台下入海十馀里，复有一碑，每海潮退时，乃可见。

荻港神

顺治丁酉十月，当涂荻港水忽涌丈馀，有宋某者卧官舫，梦神促之曰，移船移船。遽惊起，缆已解，俄岸崩如雷，他舟皆溺。

女化男

山东济宁有妇人，年四十馀，寡数年矣，忽生阳道，日与其子妇狎。久之，其子鸣于官，以事属怪异，律无明文，乃令闭置空室中，给其饮食。戊午年事也。

万眉山

高学士(士奇)在内直，一日，理内府书，见有明成化中大学士万安进房术书一册，装潢精致，署臣安进，字尚宛然。

剑　术

长兴人臧湘友，少逢异人，授以一卷书，中有剑术，臧颇得其传。海盐陆辛斋(嘉淑)云，尝见其剑合，乃以雷击木雕成，有铁丸二，即雌雄剑也。又方寸小戟一，又金挖耳一，又有白金二两许，馀物尚五六件，云炼剑须寒天乃可，炼时，时有雷电绕户，逼人毛发云。

岳阳改名

《宋史》：秦桧既杀岳忠武，以岳州与其姓同，改岳州为纯州，岳阳军为华阳军。其忮刻穿凿至此。

洞庭神

康熙十八年，湖广总督蔡毓荣疏言，舟至新祥，倏遇暴风，因虔祷君山龙神，灵应甚著。得旨封为"洞庭湖之神"，遣官致祭。

韩湘像

邯郸黄粱梦社会，有道人，疥癞遍体，衣履垢敝，见市中粥竹帘者，辄卧其上。恶而逐之，每一帘辄有一韩湘子像，须眉宛然，人竞市之，粥者得利亡算。

梦解元

万历壬子，山东乡试，济南西郭有单叟者，梦人告曰，今科解元徐日升也。明日，见一士人徒行西来，衣敝履穿，彷徨市中。叟试叩之，云东昌人，徐姓；叩其

名，即日升也。叟大惊异曰，君必解元，但留茆舍，一切饮食泊场屋之费，吾皆任之；他日富贵，毋相忘耳。徐惊喜不胜，及榜发，竟落第。领解则长山徐日升海曙也，后累官佥事。

尤生

江南尤生者，忘其郡县，将赴乡试，而苦贫无装具。夜梦人告曰，市桥下有白金二锭，重二十两，五更可往取之。如其言而往，无所见，夜复梦如前。又往，亦无所遇，桥侧有银工某者，怪其早行频数，邀而问之，尤告以梦，且叹鬼神弄人如此。至夜复梦如前，更促其早往。至则果有白金如其数。银工又邀而问之，对以故，出示，果白金也。银工曰，吾误矣。昨闻君述梦，聊熔铅锡为之，以戏君耳。不意误取箧中金以往，然神先告之，特假手于我，此定数也。即举以相赠。已而中式，乃倍酬银工焉。

李参政仆

己未七月廿八日，京师地震，前河东道参政李元阳，居采峪，死焉。其二仆皆死，逾二日，一仆复活云：初地震时，不知已死，但见二伟丈夫各高丈馀，驱出门，顾视同行者甚众，主人亦在焉。顷之，伟丈夫顾某曰，汝不合在此人数内，可速回，某曰，某主人在是，某将何之？又数里，复顾曰，汝未去耶？以杖击其背，遂苏。

泣笋

《蜀梼杌》载，蓬池人程宗雅母疾，泣竹林，得冬笋。则泣笋不止孟宗也。

洞庭丐者

洞庭山有丐者，貌似狂易，常行乞道上，夜则卧庵寺庑下，僧厌苦之，驱去复来。汪钝翁尝记其数诗云："不信乾坤大，超然世莫群。口吞三峡水，脚踏万方云。"又"有形总是假，无象孰为真。悟到无生地，梅花满四邻。"又"灯火辉煌庆此宵，夜深儿女不相招。破蒲团上三更梦，那管明朝是岁朝。"又"一杖穿云到上方，湖光山色总茫茫。乾坤有我能担担，明月清风底太忙。"

宣城烈妇

宣城北门内，旧有某烈妇坊，近许州守阮士鹏居宅，污秽不治。一夜，阮氏馆宾刘姓者，梦烈妇来言曰："吾苦节数十年，蒙朝廷旌表建坊，身后所得止此耳。今子孙零落，属之他人，潴潦秽杂，何以堪之！"刘瞿然醒。白主人，乃为重葺之。士鹏，今侍御尔询父也。

钱葆酚

松江钱少司寇艰于嗣，与夫人往天童祈子，大师为集众僧，问谁愿随钱居士往？众皆不答。一饭头，老矣，自言愿往。已而钱果得子，名鼎瑞，字宝汾，后易名芳标，字葆酚。词华丽藻，有名东南，中康熙丙午顺天乡试，官中书舍人。既而假归。戊午，以博学宏词荐，值丁内艰，不赴。一日，方与客坐斋中，有僧至门，持一椷书，云自天童来，舍人启视之，殊不骇讶。但云，仓卒奈何？明日晨起，遍召亲故与诀，索笔书一偈云："来从白云来，去从白云去，笑指天童山，是我旧游处。"微笑而逝。

定数

泰和萧太常伯玉（士玮）之侄孟昉，家素封，遭乱，携珍货直千万，至山中小庵。庵僻甚，人迹罕到，萧氏香火院也。有弥勒佛像直殿门，项可启，乃纳货其中，人无知者。忽大兵将袭赣州，取道山中，途出庵前，以其僻陋，初无意，但稍驻午炊即行。有卒系马弥勒像项上，寻又一卒亦系一马于侧，二马蹄啮，遂曳像于地，腹中珍货悉露。卒走告其帅，遂尽取之。物之有定数如此。

罗汉

米紫来（汉雯）言，知长葛县时，有剃发待诏名罗汉者，家卫辉，貌甚寝。一日方剃发，米家僮有吹笛者，罗忽曰："误矣。"命作一弄，甚妙。又令吹笙，曰："必和胡琴方可。"明日，自制胡琴，将来吹之，迥异凡调。米素善南曲，因与究极音律，虽吴中曲师，不能过也。时癸丑会试举人题，传至长葛，其孟子题则"尽其心者"一节，米叹其难。罗汉为阐发传注，名理灿然。又曰："此章与宗门某某公案相发明。"因引诸尊宿语录如翻水，米益奇之，扣其所学，颇记唐人诗数百篇，亦晓篆隶。自言有母妹在河北，今辞公去，当复来一别，即往五台不归矣。后亦竟不至焉。

徐蓉

米侍讲（汉雯）言，前令建昌县，有县署水夫文三郎者，颇文雅，不类俗人。米谢事居南昌，三郎亦随侍。一日，见家僮辈两素扇，一画梅，一画兰竹，又书唐人绝句二首。问之，即文三郎妻徐蓉所作，年才二十三。

化鹤

南昌府驿路旁有精舍，去江不远，溪水回绕，修竹万个，风景清幽。康熙初，忽有伟丈夫襆被来宿，貌甚雄奇，居止旬日，语操西音，自言爱此地风土，欲为僧。寺僧难之。曰："吾橐中有百金装，尽以相付，但仰饘粥于此足矣。"乃从之。遂落发。每日粥饭外，即面壁不语，或竟夕不卧，亦不诵经参禅，如是六七年。初不解衣，或窃视，两臂皆有铜圈束之，莫测也。一日，与侪辈晚立江上，有数人泊舟登岸，望见之大惊。趋前揖，则挥手止之，耳语移时，别去。戊申岁，忽沐浴礼佛，遍别寺僧云："明日当涅槃。"众皆不信。至期，登台敷坐，少顷，火自鼻中出，烟焰满空，有白鹤自顶中飞出，旋绕空际，久之始没。大众皆见。周伯衡（体观）时为南昌宪

副，述其事，作《化鹤记》。

汤氏佣

宋中丞牧仲（荦）言，睢州汤氏，有佣工人某者，夫妇佣其家数年，每闻主人与客谈诗文，辄窃听。一旦扃门去，留书千言，文词博奥，自叙悲愤，援据古今，多出意表。竟不知谁何也？

裴还卿

顺治中，蒲州秀才裴还卿，读书芮城，与任公子者为友。任豪贵，武断乡曲，一旦，为人击其首死。既数岁矣，裴再馆芮城，一日昼寝，梦任至，款洽如平生，但云："有一事在城隍处，非兄不能为我直之。"不得已，随之行，倏至一公廨，仪卫森肃，庭上一官人冠冕坐，睇视之，即故友蒲阪王秀才也。裴直前，语以任生云云。王作色而起，转入厅事后。裴随入，王以门扉拒之不得，乃诘曰："公堂何地，而兄顾私语相属耶？然兄，故人也，当不辱命"。语稍洽。裴因问顺治纪年有几？王疾语曰："十八。"亟挥出，令人送归。既觉，秘不敢示人。后顺治十八年辛丑，世祖升遐，裴始语人云。

黄大王

黄大王者，河南某县人，生为河神，有妻子，每瞑目久之，醒辄云："适至某地踢几船。"好事者以其时地访之，果有覆舟者，皆不爽。李自成灌大梁，使人劫之往，初决河水，辄他泛溢，不入汴城。自成怒，欲杀之，水乃大入。始，贼未攻汴，一日，黄对客惨沮不乐，问之，曰："贼将借吾水灌汴京，奈何？"未几，自成使果至。黄至顺治中尚在。

郑端清世子

郑端清世子让国，自称道人，造精舍怀庆郭外居之。每出，坐竹兜，四人舁之。精邵康节之学。宫中有一柜，手自缄鐍，每岁辄益一封，遗令遇急乃开。及其孙寿平王，值河北流寇之乱，发柜，得破布衫五，一阔大，四稍窄小。王躯干甚伟，其弟四人则短小也，遂衣而逃。某年，乱定归，王府一旧人忽遇端清于山中云："传语诸孙当速去，故里不可居也。"寿平兄弟以为妄，不听，未几及难。

平阳僧

平阳府南高河桥僧，甚愿朴，造桥工成，遂结庵桥侧，与一郡王交好。一日，王坐厅事，见僧从外来，问之不顾，径入宫去。未几，报后宫得世子，王心知其僧也。后袭郡王，寿九十乃终。

江河之异

己未秋，江南江鸣，水立如山，久之乃复其故。又顺天府东安县河水暴涨，居人见水中有物如蛟龙，而目赤色，后有白马随之，目亦赤，随涨徐去。

鄱阳湖异

南安守孔兴训，曲阜圣裔。一日渡鄱阳湖，见有物约长十馀里许，身有两翼，自空中飞入湖，黑质黄文，掉尾波上。行数里，犹仿佛于水中见之。时风日晴霁，舟亦无恙。竟不知其何怪也。

梦道士

临清胡给事某夫人，尝梦道士三人跪伏求救，以告给事，给事未之信。诘旦入署，道遇市侩驱牛三头，见给事舆过，三牛跪于前，若乞哀者。问之，则将入屠肆矣，捐白金九两赎之，置放生池上。是夕，夫人复梦三道士来谢。京师一妇人死，见梦其女甥曰："吾今为羊，生某处，汝赎我。"如言赎之，置池上。后夕，又见梦曰："感赎吾命，更劳诵经超度，我当往生。"翌日，延僧于池上诵经咒，羊亦随僧徒拜佛，佛事毕而羊死矣。

帛　白

帛、白姓同。按帛道猷，西天竺人，居剡之沃洲。然《白氏长庆集·沃洲山禅院记》但作白。其词曰："昔道猷肇开兹山，寂然嗣兴兹山（僧寂然亦白氏）。乐天又垂文兹山，异哉！沃洲山与白氏，其世有缘乎？"（《水经注》：瀘水西有真人帛仲理墓，仲理名护，巴郡人。）

石　镜

湖南祁阳县浯溪有镜石，高尺五寸，阔二尺五寸，石色黝黑如漆，光可以鉴：隔江竹木田塍，历历皆见。曾有人窃去，即昏昧无所睹，还之如初。乔侍读石林（莱）言如此。

老　僧

鹿邑张太室，字松麓，予兄西樵门人也。言顺治庚子年，客京师长椿寺，见一老僧，深目长头，略似世人图画寿星之状，问张乡贯，因曰，去夏邑几何？张对曰，百四十里。僧曰，彭嵩萝侍御亡恙耶？张讶曰，此百年前人也。又问其子成立否？曰，寿过八帙，考终久矣。僧歔欷久之。又曰，昔侍御与贫道为方外交，其公子方在襁褓，寄籍释氏，为我弟子。曾几何时，皆成古人。因携手入小院中，指阶前牡丹曰，此彭公手赠物，植此百馀年矣。张云，牡丹高六七尺，大十五围。曩见河南段凝之氏六十年牡丹，不及其半，信百年物也。因问其年，僧曰，忘之矣。

张又曰，于京师骨董店中，遇张翁者，苏州人。自言与雍丘孟调之曾大父游，历历能道其平生游猎处。孟氏兄弟严事之如曾大父行，亦百五六十岁人也。

玉　簪

韩城县相传有郭汾阳墓，实非是。墓石往往崩陷，出金玉之属。有诸生解某者，得块玉如簪形，簪之髻，不知其何物也。有贾胡一见请售，生云，须二十锾乃

可。贾即如数应之。生又云，适相戏耳，必欲售，非三十镮不可。贾亦无难色。既售，问之，曰，此字洗也。试以玉拂字，字皆灭。后转粥之西安，得百二十镮。比部张莲峰(顾行)说。

墓　树

张君又云，韩城有苏属国、司马子长二墓，苏墓树枝皆南向，司马墓树枝皆北向，验之良然(司马北向，理不可晓)。

张公洞树

康熙十八年，江南造战舰，凡千百年古树多被斧斤之厄。宜兴张公洞有大银杏树数株，相传数百年物也。巡抚下令苏松道方参议(国栋)亲往伐之，树皆血出。方惊悸得疾，旬日卒。方字干霄，称廉吏，又奉开府檄，而竟死。鬼神之灵谓何?

血影石

黄侍中祠，在金陵青溪之侧，祠中有夫人血影石。有无赖子醉溺石侧，石忽起击之，立死。白廷评仲调(梦鼐)说。

景　公

高座寺在长干雨花台，台侧即景、高二公祠。顺治中，一士人读书寺中，月色皎甚，开窗南眺，戏语寺僧曰："此景、方诸公尽节处，魂魄应犹恋此，吾乌得见之?"僧别去，士人独坐室中未寝，忽有紫衣伟丈夫立窗外曰："吾景大夫也。"士人惊起伏地，遂不见。亦白君说。

李道甫妾

李尚书道甫(三才)，性豪侈，姬妾数十人。道甫病将革，呼诸姬问："我即死，谁当从我?"诸姬争言愿从死。一姬最少，美而艳，独无语，众谯让之。道甫既死，姬更盛服靓妆。诸姬怪问之，曰："公之嬖我以色也，将从公地下而毁其貌，岂公意乎?"坐柩侧七日，不食死。诸姬竟不能从。

鸡公山神

康亲王疏言，大兵向驻永兴对垒之际，鸡公山神示竖旗列队之异，部议致祭。允行。

焦桂花

曹升六(贞吉)舍人，曾于内库检视书籍，见库房柱上有嘉靖间一帖，记乌玉、黄玉、绿玉、白玉、红玉各若干斤，玉璞七万几千斤。后书答应焦桂花传。

击砚图

吴匏庵尝蓄一铜雀瓦砚，甚珍之。一日，出示其友，某公恶曹瞒，拔剑击之，立碎。匏庵懊惜。时沈石田在座，乃援笔于便面作《击砚图》，匏庵大喜。崇祯间，有都司胡琳者游吴中，以十金购得之，珍惜甚。病且革，手握扇不可解，家人遂以殉。琳，武进士，商丘人。所藏又有蒲廷昌狮子一轴，亦神品。宋牧仲(荦)中丞说。

高阳民

高阳民家子，方十馀岁，忽臂上生宿瘤，痛痒不可忍，医皆不辨何症。一日忽自溃，中有圆卵坠出，寻化为石。刘工部(霦)以一金售之，治膈病如神。

颍州道士

刘进士祖向言，颍州一少年为邪所侵，病入膏肓。家人谓不可活，置之路傍。忽一道士过之，自言善医，命取铁锤重数十斤锤病者头面。父母泣谓病已至此，铁锤下，首立碎矣。道士笑曰："无伤也。"锤下，病者若无所知，辄有一美妇人长二寸许，自口中跃出而灭。凡百锤，口出百妇人，大小形状如一。少年立愈。道士亦不复见。

牡　丹

欧阳公《牡丹谱》云，牡丹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出越州，而洛阳为天下第一。陆务观作《续谱》，谓在中州洛阳第一，在蜀天彭第一，今河南惟许州，山东惟曹州最盛。洛阳、青州绝不闻矣。

客　星

光武与故人严光卧，客星犯帝座。桓帝与河南尹邓万博，客星亦犯帝座。

老　姜

《继世纪闻》云，李梦阳下狱，祸且不测，刘瑾家人老姜者告曰：昔公不得志时，李主事管昌平仓，曾许吾家纳米领价获利，乃忘之乎？瑾遂释之，令致仕。此与王振欲杀薛文清公事相似。华亭宋楙澄《九籥集》讹为逆瑾欲杀文清，误矣。且救空同者，不止康对山也。

二　相

《贻谋录》载，宋时，试礼部士人，皆祷于二相庙。二相，谓子游、子夏。游、夏二相之名，亦奇。

谨　空

黄鲁直云：太祝辨九㨎。㨎，即拜也。三曰空手。拜头至手，所谓拜手也。唐人书末云"谨空"，谓空手也。

风　异

康熙丙辰五月初一日，京师大风，昼晦，有人骑驴过正阳门，御风行空中，至崇文门始坠地，人驴俱无恙。又有人在西山皇姑寺前，比风息，身已在京城内。此灾

祥之甚者。丁巳三月，上谕谕礼部："帝王克勤天戒，凡有垂象，皆关治理，故设立专官，职司占候，所系甚重。一切祥异，理应不时具奏。今钦天监衙门，止于寻常节气，尚有观验；至今岁三月初霜雾，及以前星辰凌犯，应占奏者，并未奏闻。皆由该监官蒙昧疏忽，有负职掌，尔部即行察议具奏。"以后钦天监占候本章，内阁照例票拟批发。大哉王言，谨备录之。

涿州二生

涿州有二生修州志，偶削去二节妇，不为立传。一日，二人晚行，恍惚见二妇在前，直入城隍庙，二人不觉随之入。见二妇跪诉于神云："苦节数十年，久载旧志，今为狂生某某所削，冤苦无所伸。"二生亦前与之辨，妇人执益力。仓皇归家，是夜皆卒。

鱼腹书

张生太室言，顺治十三年，渡河至荆隆口龙王庙下，见堤夫买得大鳣鱼，长六尺许，剖其腹，得红锦袋一枚，中藏珍珠一，琲金约指四，玉条脱一，牛黄丸子一，红甲二片，香药一裹。又私书一纸，半已浥烂，词甚凄惋，似是妇人欲寄所私，不遂，投河死，而入鱼腹也。张赋《鱼腹怨》纪之。

名字之异

宋桑世昌《兰亭考》载三米兰亭本，有米尹仁、尹知二跋。注：尹仁即友仁。又范文度摹刻石本，有温公跋："旃蒙单阏厉陬壬戌晦，涑水司马某公实观。"注：温公曾字公实，吴虎臣《漫录》载曾子固怀友一首，其曰介卿者，即王介甫少字也。《研北杂志》云：张曲江初名博物，翟耆年《籀史》载李龙眠洗玉池篆款云："元祐惟五年庚午正月初吉，舒李叔时公麟。"韩文公慈恩塔题名，称李翱翔之，见本集。石守道有读安仁学士诗一篇，《后村诗话》云："石曼卿，旧字安仁。"

支机石

《画墁录》：元丰末有人自两浙以昭陵玉匣兰亭，与支机石同赍入京师，欲上之，不果。王钦若云：支机石予尝见，方二寸，不圜，微剜，正碧，天汉左界，北斗经其上。支机之说，本诞妄不经，此石不知何据？予在成都，见西城石犀寺后，严真观故址废圃墙隅，有石粗如砂砾，高六七尺许，围如柱础，蜀人相传为支机石。尤可笑也。

卷二十六　谈异七

三　僧

繁昌魏康孙进士之父，素封而无子。一日有僧造门，乞施三百缗造桥，不许。僧遂然一指，乞至再三，终不许；然三指，始许之，而僧死矣。桥成而康孙生，手缺三指焉。

又宣城孙榜眼予立（卓）之父勷，故给事中也。父孙翁艰于嗣。一日，见市中一僧以火然指，问之，曰："愿得一茅庵足供大士像，旁可坐卧诵经，足迹不出门，而免持钵之苦。久之，无一檀越办此者，故然指耳。"翁曰："吾为师了此愿。"僧即罢爇，延至其家，为结茅如僧言。居三年，一日送客，忽见僧入后堂，问之，则夫人临蓐得一子矣。方骇异，庵中人来云，僧已坐化。子一指然状宛然。

同年史状元立庵（大成），鄞人。其太公亦与一僧善，一日见僧入宅，觅之不见，而状元生。生而长斋，成顺治乙未进士，后官至礼部侍郎。或云大成，即僧之号。

大将军小将军

钱舜举《折枝牡丹》一卷，有蜀郡桑门公实悟光题云："三月江南媚景天，姚黄魏紫斗争妍。那知十丈将军树，却在青城古洞前。"自注云："青城山丈人观前牡丹二株，一高十丈，名大将军；一高五丈，名小将军。"

琅邪秦碑

诸城琅邪台秦碑，石壁俯临海岸，高数十丈。海中复有一碑，去岸数里，潮上则没，潮落则出。其上岁久皆蛎房所结，不可辨识。又始皇鞭石成桥处，石路长数百丈，无寸土，石罅皆生小松，才数寸，海上人鬻为盆盎之玩。

孙真人

三原民苟氏妇者，病蛊胀，诸医束手，气已绝矣。逾二鼓忽苏，家人惊喜，问之，曰："适已出门，若将远行者，途遇一老人云，吾已延孙思邈真人医汝，可速返也。及入门，见真人已先在，年可三十许，以连环针针心窍上，久之遂醒。不知身之已死也。"视之，果有上下二孔，七日始合，又十一年而终。三原医士王文之说。

盐山糖树

予昔使蜀，曾闻其地有油井火井。元人刘郁《西征记》云，殢扫儿城有盐山，如水晶状。方侍御邵村（亨咸）《怡亭杂记》云，缅甸有糖树、酒树。酒树实如椰子，剖之皆酒，色莹白而甘，能醉人。糖树细叶而柔干，以刀刺其本，汁涓涓不绝，经一昼夜始止；色味如饧，食之令人饱。

李子金

李子金，归德人，诸生，善钩股嘉量之术。尝与侪辈聚饮，邻有高楼，众谓子金能算此楼寻丈乎？子金曰诺。即用小尺就地上，纵横量之，良久，自卧地睨视，又久之，跃起曰：得之矣。使一人缒上，垂繘于地，试之不爽铢黍。又尝渡河，睨视水面，即能知水浅深。

石砮

《猗觉寮记》辨楛矢石砮，引《晋·肃慎传》，魏景元以来，供楛矢石砮。晋元帝时，诣江左贡石砮，其地有山出石，其利如铁。《唐·黑水靺鞨传》云云。予尝见吴江吴孝廉兆骞自塞外携来石砮，形如蛎石，色如蒸栗，云是混同江所产。盖江边松脂入水所结，非石也。

黄莲

鄠县东三十里秦渡镇，即文王丰邑故地，有灵台址。傍有灵沼，周数十顷，沼中产黄莲花，然不常见，花盛，则县士人多登科甲者。又有安石榴一株，传为汉上林种，不时结实，士人亦以为科甲之验。鄠，即上林故地也。

诗竹

鄠县多竹园，有诗竹，茎短而叶大，坚厚，土人以代笺幅。

花仙

花仙者，居鄠县终南山之圭峰。尝有武弁张某，裹粮访之，三日始至洞口，鸟道险绝。与之言，但劝以孝弟，更无他语。故太保梁大将军(化凤)供养甚诚，仙常往来其家，每至，则闻风作，自庭树而下。唯啖果实，不火食。自言在山中恒与康对山、王渼陂诸公相往还。其貌瘦健而长髯，声甚尖利，不类人，殆猿玃之属也。鄠进士文登令王十洲(郝)说。

行雹

邑北苏王庄民某，粥姜于平原。见主人次子昼卧不醒，问之曰：病乎？主人曰：非也，子昨往田间，忽云阴风起，不觉身入云中，见神人数十辈，形状诡异，各驾一车。驾车者似羊而狞。车中皆冰雹，教之以手撒雹，雹寒甚，令纳手羊毳间，顿暖如火。方撒之顷，或以蒲葵扇子障之，须臾不知行几百里。雹尽，恍忽已在原处矣，归家困甚，寝未觉耳。始知李卫公行雨非妄。

两五鬼

五代时，南唐冯延巳及弟延鲁，与魏岑、陈觉、查文徽等更相推唱，时人谓之五鬼。后蜀鹿虔扆、欧阳炯、韩琮、毛文锡、阎选，亦号五鬼。

李学颜

新城诸生李学颜，闱后于历下候榜，夜梦有人告云："君名在第十八。"觉而喜甚。榜将发，行过藩司街，旧例，自领解以下皆有官马候赴鹿鸣宴，会按名雁行排列。李径至第十八匹前，抚之曰："明日即乘汝矣。"顾视圉人，腰间有小牌，书名乃李学颜也。大恶之，果落第。

空中妇人

文登诸生毕梦求，九岁时，嬉于庭，时方午，天宇澄霁无云，见空中一妇人，乘白马，华袿素裙，一小奴牵马络，自北而南，行甚于徐，渐远乃不见。予从姊居永清县，亦尝于晴昼仰见空中一少女子，美而艳妆，朱衣素裙，手摇团扇，自南而北，久之始没。

济宁妇人

康熙丙寅岁，济宁南池侧居人王姓者，与众约会武当山进香，既再往矣，归为其妻述嵾岳奇丽之状，妻亦欲往，夫以道远艰费难之，妻恚而自经。夫归惊懊，言于众，众为置椋殓之，遂行。比至河南某邑，忽见其妻在路旁大树下坐憩，以为鬼也。曰："若死矣，胡为在此？"妻曰："吾未尝死。昨以需众，行期稍迟，故先行至此相候。不谓君辈濡滞，吾候且数日矣，今当同行，胡谓鬼耶？"其夫疑惧不知所出。众曰："吾等百馀人，渠即魅，何怯之有？"遂偕行。途中起居饮食皆无他异，事竣，归家登堂，夫指椋示之曰："尔既不死，前日殓者何人？"妻曰："吾实不死，曷开视之。"及开视，乃空棺耳。今妻尚在。

山市

文登昆嵛山有山市，恒在清晨。遥望之，山化为海，惟露一岛。岛外悉波涛弥漫，舟船往来，山下人但觉在雾气中。淄川西焕山亦有山市，每现城郭楼橹林木人马之状，一如蓬莱海市。嘉靖二十一年，县令张其协经山南麓，始见之，烟岚郁丽，移时乃灭。自后往往见之。东郡恩县白马营，在平马令庄，皆平原，时于雨后见此异，土人谓之地市。《老学庵笔记》云："太原以北，晨行，则烟霭中睹城阙，状如女墙雉堞者，《天官书》所谓气也。

黄连花

《本草》："黄连丛生，一茎三叶。叶似甘菊，凌冬不凋。四月开花，黄色。六月结实，似芹子，色亦黄。江左者叶如小雉尾，正月开花，作细穗，淡黄白色。"予闻蜀人云，明时，马湖府一缙绅，应巡抚某之求，求之深山丛箐中。凡一枝重可二两者，仅得十枝。其一枝生绝壁间，募人悬縆倒垂取之，重至三两。有老人云，儿时即见之，每春开花大如碗，红如山茶。与《本草》所云不类。

化虎

江都俞生说，曾署定番州事，亲见方番司土官之母化为虎，后旬日一至家，旋入山去。又安顺府陶生，有姊适人，生子矣，一旦随群虎入山，形体犹人，与群虎队行，趫腾绝壁，如履平地。亦数日一至家，抚视其子即去。久之渐变虎形，不复至。又八角井一农家妇，亦化为虎。皆康熙二十年间事。

一家上寿

康熙己巳春正月，予同衍圣孔公翌辰（毓圻）、大学士李公郿园（之芳）、兵部侍郎孙公祚庭（光祀）送圣驾于济南府西之千石桥。见历城耆民刘子全者，年八十五矣，尚矍铄。自云：生母魏氏，年百有三岁，尚在；一姑嫁郭氏，年百有七岁；一姑嫁夏氏，年九十有八。子全有五子十三孙，家药山下，子孙有为诸生者，群叹异之。又闻章丘堪舆聂翁言，曾游巨野县，至李家集，见一老妪年百四十七岁，尚能纺绩，忘其姓氏。

普陀石

浙定海县有普陀岩石，有大士像，华鬘天然，竹林、鹦鹉、善财、龙女之形，种种皆具。琴客程生曾见数枚。定海县今改镇海，舟山置县，赐名定海。

鬼粥砚

淄川王某，大理卿筠苍公曾孙也。康熙己巳上元日，游颜神镇城隍庙，时方卓午，遇一老叟，持古砚自庙中出。王曰："粥乎？"叟曰："适已粥之矣。家尚有一砚，与此类。明日幸过访，当以相赠，不须价也。"且告以家在某村，正王归路必经处。翌日，如言访之，至村外一林墓侧，有茅舍，叟已候门。见王曰："渴乎？有浆可饮。但所居湫隘，不敢延入，君候于此。饮毕，当出砚相赠耳。"少选，出浆饮之，饮甫毕，王遂发狂奔走，直上山巅，虽涧壑荆棘不避。遇樵人数辈识之，舁归其家，迷不知人。卧病数月始愈。

姓氏志

董复亨《章丘县志》，盖踵杨君谦《弘治志》而作，雅有体裁，末增《姓氏志》一卷。其所著异姓，有恩、术（术虎高琪之后）、沙、弭、芊、信、訾、鬲、法、裘、隆、鉴、东、类、部、德、绳、郇、勾、絮、楮、善、能、盈、匿、付、典、太、俎、杲、西、祃、书。

《新城旧事》云，邑有仉姓、俳姓、其姓、见姓。

物　异

三从兄士襄之妻张，夏夕已寝，榻忽离故处尺许，四顾无所见。忽睹梁间有小人二寸许，垂首下窥，小冠缁衣，须眉历历，久之飞去，遂失所在。遗其冠，乃以木为之，色黑如漆。

忠勤祠神现

康熙二十一年，新城大水，城不没者三版。先高祖太仆公忠勤祠在南郭外，水已及阶，势将入堂室，司香火者张应祥晨往视水，见一神人朝冠朱衣南面立，水竟不入。

白云湖

白云湖一名刘郎中陂，在章丘县西北七里许，周围六十馀里，有河泊所与泺湄（即今绣江）二水会同入大清河，邑乘载之甚明。而张中丞南溟（鹏）《重浚小清河议》乃云："在浒山泺之东，陶唐口之西。"按长山县无湖，西距白云湖尚百里，不知何据也？（章丘李中麓太常著《白云湖考》）

五羖大夫

河津人畅体元者，少时梦神人呼为五羖大夫，颇以自负。及流寇之乱，体元为贼掠，囚絷一室，冬夜寒甚，于壁角得五羊皮覆其身，乃悟神语盖戏之耳。后以明经仕为雒南知县。

贤　妾

益都西鄙人某，娶妾甚美。嫡遇之虐，日加鞭棰，妾甘受之无怨言。一夜，盗入其居，夫妇惶惧不知所为。妾于暗中手一杖，开门径出，以杖击贼，踣数人，馀皆奔窜。妾厉声曰："鼠子不足辱吾刀杖，且乞汝命，后勿复来送死。"贼去，夫询其何以能尔？则其父故受拳勇之技于少林，以传之女，百夫敌也。问何以受嫡虐而不言？曰："固吾分也，何敢言？"自是夫妇皆重之，邻里加敬焉。今尚在。

心头小人

安丘明经张某常昼寝，忽一小人自心头出，身才半尺许，儒衣儒冠，如伶人结束。唱昆曲，音节殊可听，说白自道，名贯一与己合，所唱节末，皆其平生所经历。四折既毕，诵诗而没。张能忆其梗概，为人述之。

天上赤字

顺治乙未冬夜，天上有赤字如火，其文云："白苕代靖否，伏议朝冶驰。"移时始散，沂莒间皆见之。

小猎犬

八座某公未第时，夏日常昼卧，忽见一小人骑而入，人马皆可寸馀，腰弓矢，臂鹰，鹰大如蝇。继至一人，亦如之，牵猎犬，大如巨蚁。二人绕屋盘旋，久之，甲士数千沓至，星旄云罕，缤纷络绎，分左右盂合围，大猎室中，蚊蝇无噍类。其伏匿者，辄缘壁隙抉出之。一朱衣人下辇，坐别榻，众次第献俘获已，遂上辇肃队而出，甲士皆从，如烟雾而散。起视一无所睹，惟一小猎犬彷徨壁间，取置箧中，驯甚，饲之不食，卧则伏枕畔，见蝇蚋，辄啮去之。事见蒲秀才松龄《聊斋志异》。

又宋中丞牧仲（荦）曾于柏乡魏相国座间见一小鹿，长二寸许，双角崭然，与大鹿无异。见中丞《筠廊偶笔》。

白　毫

乐安人左某，流寓淄川，能日行五百里，必攀援树枝数转，始得止。足底有白毫长三寸许，一日足痛毫落，遂不能行。又济宁人某，充总河承舍，畜一驴，日行

五百里，往返京师仅五日。二耳中有白毫各长五六寸，行驶则挺出。一日拔去，鞭策不复前矣。

钱　能

《南园漫录》载，太监钱能镇云南，有王姓者，业卖槟榔致富，人呼为槟榔王。能执其人曰，汝庶民，敢僭号二字王，贿之方免。近江宁知县陈永吉者，吴逆之甥，恃势贪恣，大吏莫敢问。常以迎上官至淳化镇，主一富人家，富人供奉极其丰腆，冀得其欢。陈视堂中有联云："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呼富人诘之曰："今海寇猖獗，汝乃谓海内知己，是欲反耳。"富人大恐，索千金乃释之。又过市肆，见有以甘蔗为龙凤形者，皆以僭逆吓诈，或至破家。后升中书舍人；为张俊升(登选)给事劾罢。

曾祖父母

今乡官称州县官曰父母，抚按司道府官曰公祖，沿明世之旧也。张司徒《南园漫录》言其非矣，谓称布政司为曾祖父母，则尤可笑。今不闻有此称矣。

女　侠

新城令崔懋以康熙戊辰往济南，至章丘西之新店，遇一妇人，可三十馀，高髻如宫妆，髻上加毡笠，锦衣弓鞋，结束为急装，腰剑，骑黑卫，极神骏，妇人神采四射，其行甚驶。试问何人？停骑漫应曰："不知何许人。"将往何处？又漫应曰："去处去。"顷刻东逝，疾若飞隼。崔云，惜赴郡匆匆，未暇蹑其踪迹，或剑侠也。从侄鹓因述莱阳王生言，顺治初，其县役某解官银数千两赴济南，以木夹函之。晚将宿逆旅，主人辞焉，且言镇西北不里许，有尼庵，凡有行橐者皆往投宿，因导之往。方入旅店时，门外有男子著红帩头，状貌甚狞。至尼庵入门，有厅廨三间，东向，床榻备设。北为观音大士殿，殿侧有小门扃焉。叩门久之，有老妪出应，告以故，妪云："但宿西廨不妨。"久之，持朱封鐍山门而入，役相戒夜勿寝，明灯烛，手弓刀伺之。三更，大风骤作，山门砉然而辟，方愕然相顾，倏闻呼门声甚厉，众急持械以待，而廨门已启。视之，即红帩头人也，徒手握束香掷于地，众皆仆，比天晓始苏，银已亡矣。急往市询逆旅主人，主人曰："此人时游市上，无敢谁何者，唯投尼庵客辄无恙，今当往诉耳。然尼异人，吾代往求之。"至则妪出问故曰："非为夜失官银事耶？"曰："然。"入白，顷之，尼出，妪挟蒲团敷坐，逆旅主人跪白前事。尼笑曰："此奴敢来此弄狡狯，罪合死，吾当为一决。"顾妪入，牵一黑卫出，取剑臂之，跨卫向南山径去，其行如飞，倏忽不见。市人集观者数百人。移时，尼徒步手人头驱卫而返，驴背负木夹函数千金，殊无所苦。入门呼役曰："来，视汝木夹官封如故乎？"验之良是。掷人头地上曰："视此贼不错杀却否？"众聚观，果红幧头人也。众罗拜谢去。比东归，再往访之，庵已鐍闭，空无人矣。尼高髻盛妆，衣锦绮，行缠罗袜，年十八九，好女子也。市人云，尼三四年前挟妪俱来，不知何许人。常有恶少夜入其室，腰斩掷垣外，自是无敢犯者。

僧三世报

桐城诸生姚东朗，有子三保，生九岁，忽病，三日不食，惟饮水念佛，倏变中州之音，告其父曰："吾前世河南僧也，与道侣某同居，吾有三十金，彼请贷之，不许。遂中夜劫金及度牒而逃，又杀吾以灭口。吾投君家为君弟，字嵩少。彼亦投君家为女，今嫁溧阳潘氏者是也。彼六七岁时，吾不忍杀。吾年十八，阳禄终矣，故再投君家为君之子。彼今远嫁，吾不能报，又须转世报之。君前世为河南县令，纳彼贿不之究，今来君家两世，二十七年衣食之费，与贿足相抵。吾往溧阳矣。东朗曰："冤尚可解乎？"曰："唯佛力可解。"语毕而逝，乙卯六月事也。东朗往花山求见月律师忏悔，师为礼水忏，且令以三十金供僧，忏罢，而女孕堕胎矣，竟无恙。前一夕，女梦僧登堂而噪，身有火光，久之乃去。盖师力云。

两戴逵

《艺文类聚》载戴逵皇太子箴。《广弘明集》有戴逵与释慧命书，此戴逵，隋人，非梁隐士戴安道。(二文梅氏采入《隋文纪》。)

貂　参

从祖考功公门生孙中丞(元化)，天启中自辽东迁登抚，考功从索貂参。孙答书云："貂不足，参也鲁矣。"人传以为笑。

甯尚宝

《汝颍集》云，甯尚宝中立，字尔强，万历癸未进士。家居不通宾客，阒居一室，人罕窥其户。或觇之，但见纸幅积座侧，上皆作墨点，或环之，累累如贯珠。人曰，甯善羯鼓，记柘枝之节耳。终莫测也。

沧溟见梦

施愚山(闰章)在济南时，为沧溟先生作墓碑文，且为立后奉祀。一夕梦三丈夫峨冠朱衣来谒，一白髯者南面坐，苍髯次之，末坐者尤奇伟。旦日拜墓下，则三墓累累相次，问其裔孙云，先生祖父三世葬此。始悟苍白髯者，先生之祖父也。愚山适将往南山购石，见墓道间有石仆地，磨砻如新，遂刻己文。此事与《研北杂志》所载嵇侍中谢赵子昂书庙额事正相类。

吕鸿胪

吕少卿(祖望)，沧州人，顺治壬辰进士。康熙乙巳冬病亟，梦天帝召为东岳之神，力辞不获，因订后期，遂引疾归里。舟过张家湾，忽沐浴更衣端坐曰："时日近，吾将去矣。"遂瞑。舟中人隐隐见空中鼓吹，驺从甚盛云。

罗池碑

柳州罗池庙碑"荔子丹兮蕉黄"一石尚存,相传为苏文忠公书。估客过柳江者,拓一纸,即无风波之虞。乱后失去,杂入筑城砖石中,每当筑处,城辄圮。有司知其异,物色出之,今置庙中,南礼部鼎甫(廷铉)尝理柳州,为予言。

祁侍郎

明金坛祁西岩侍郎(逢吉),少为诸生,有名。尝馆某氏,适乡试,东家之子已通关节于主司,临期忽病。以与祁素厚善,告之,比入场,立就七作,喜甚,自谓必售。及将誊写,手忽反背,不能握笔,遂纳卷太息而出,自谓不复有科第之望矣。下科竟中第,官至户侍。

西洋画

西洋所制玻璃等器,多奇巧,曾见其所画人物,视之初不辨头目手足,以镜照之,即眉目宛然姣好。镜锐而长,如卓笔之形。又画楼台宫室,张图壁上,从十步外视之,重门洞开,层级可数,潭潭如王宫第宅。迫视之,但纵横数十百画,如棋局而已。

陈丈人

陈丈人,居彝陵沙地坡,顺治初年百有四岁,步履视听不衰。远安知县周惠隆延之,询其所得,曰"知事迟,回头早耳。"予之钱帛,弗受。

起汕丫系

彝陵风俗,渔人春则起汕,秋则丫系。每三月初八、十八、廿八三日,相率扣拍,令声振水面,连歌彻昏晓,必悲怆慷慨,乃获多鱼。惟三游洞以下、十二碚以上数十里内为然,谓之起汕。八月九日捕取鲟鳇,先布网而后用叉,自钉头镇以往地皆曰系,或曰枋。有金钗系、丫髻系等名,谓之丫系。亦如吴淞之起丛也。

白牡丹

高淳县花山,有白牡丹,岁开数枝,种非人力,亦无恒所,有折者辄得疾。施侍读愚山(闰章)诗云:"空山石累累,独立天风吹。攀条莫敢折,含芳贻阿谁。"

九尾觥

泰兴季御史家,有古玉觥,质如截肪,中作盘螭。螭有九尾。作柄处,螭首如血正赤。觥底有窍,与尾通,九尾皆虚空,宛转相属,注酒皆满。人以为鬼工。

月中女子

德州赵进士仲启(其星),尝月夜露坐,仰见一女子,妆饰甚丽,如乘鸾鹤,一人持宫扇卫之,逡巡入月而没。此与予前所记二事相类。羿妻之事,信有之矣。

黄天应

康熙十五年,南海民黄天应,年十四,惟瞽母在堂。从兄天会者,亡赖也,欲并其产,绐天应同往伐竹,椎杀之而瘗其尸。既数月矣,其母思子,日夜泣,忽夜半有叩门者,告之曰:"尔子某月日为天会击杀,瘗某处,明日可往发之。"开户则阒无人迹。如其言,果得尸,告之官,实天会于法。

李 坤

蔡琠,字玉汝,闽人。以明经仕为粤东令,罢官不归,流寓山寺。一日于市肆独饮,忽有道人虬髯伟干,顾盼甚异,蔡揖之坐,询其姓名,曰秦人李坤,居华山数十年矣。因延至寺寓,见蔡案上有《周易》曰:"颇读此乎?"蔡曰:"然。"试举一卦,蔡为述其师说。曰:"全未全未。"蔡因拜求其学。曰:"可斋戒拜天四十九日,拜老夫亦如之,然后可教。"如其言,乃为剖晰河洛精义,皆出程朱之外。蔡因旁及天文、乐律、奇门、太乙、六壬诸术。曰:"此皆《易》之一端耳。"出一小箧,随所问刺取诸家之书,为蔡指示。书凡几百卷,皆出箧中,箧才方寸,而书不穷,竟不能测也。留止五年,尽得其奥。将别去,语蔡曰:"此后二十年癸丑岁,汝必游京师,是岁十二月二十日,即当扃门户,百日不见一人,否恐不免,慎之慎之。更几载某岁某日,与汝相见房山。"康熙十二年癸丑,蔡客京师,如其所戒。是时果有妖人杨起龙之变,都门戒严,多所刑戮,至二三月始定。又二年乙卯某月日,忽有童子叩门云,师在房山相待。蔡疾驰往,道人独坐树下,与语移晷,别去,云将归华山旧居。蔡以易卜垂帘都门,同年子吴天章(雯)与之游,云学《易》者,率莫测其蕴也。薛廷尉大武(奋生)云。坤,字果成。

骡生子

释典有三必死:谓人抱病,竹结实,骡怀胎。然康熙某年,旗下人家有骡生子,竟无恙。

居易录

[清]王士禛撰　樊　夫整理

《居易录》三卷、《居易续谈》一卷，清王士禛撰。书中记作者任官京师时见闻轶事，约自康熙十六年至四十三年。现据道光间木活字《学海类编》本整理。原本"士禛"均避讳为"士正"，现仍从其旧。

卷　上

同年户部王尚书鹭人岳，以御书"养素"二大字及御制诗一首见示。圆劲秀美，鸾停鹄跱，实希代之宝也。诗云："锦缆无劳列画艭，轻桡自爱倚船窗。勤民不惮周行远，早又观风向浙江。"此诗尤可仰见省事宁人之意，不惟书法之工也。又大书"地平天成"四字，是乃御书会稽禹陵庙额，钩摹镌刻。尚书疏请留真迹藏弆，许之。尚书时官浙闽总督兵部侍郎云。

翰林院署前积沙，号沙堤。形家言，衙门风水所系。明嘉靖初，张桂用事，去之，词林几至空署。近当事欲并开东西门，稍去其半。数月间，孟读学端士、（尧揆）、沈读学宗子（上墉）、王侍读龙洲（钟灵）等七人皆去位，曹祭酒峨嵋（禾）朱读学天叙（典）、赵宫赞仲符、（执信），亦以他事诖误去，其验如此。

近京师筵席多尚异味，予酒次戏占绝句云："滦鲫黄羊满玉盘，莱鸡紫蟹等闲看。不如随分闲茶饭，春韭秋菘未是难。"尝忆前辈有诗云："秋来霜露满东园，芦菔生儿芥有孙。我与何曾同一饱，不知何苦食鸡豚。"每喜讽之。此仁人所当念也。

陆启浤《客燕杂记》书："监板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修于万历二十三年，颇无差讹。崇祯十二年重修之，古字难读，悉遭改易云。"康熙二十三年，予为祭酒，疏请重莘经史刻板，得旨允行。

宋中丞牧仲（修）说："濮州守刘某家，有绿鸠一双，状如鹦鹉。"近京师花儿市鬻黄鸽二，毛羽作黄金色，索值甚高。又日照张琦言："其县人安鸿胪有孙，年十三矣。甚颖慧，读书楼上，忽见楼窗外树间有红鸽一只，惊呼示人。自探身往取之，坠而死，鸽亦不见。"

盘山和尚智朴，号拙庵，徐州人。能诗，居青沟。上幸盘山，尝御书"户外一峰"四字赐之。拙庵丁巳以诗抵予，以所著电光云鹤诸集属序，予亦有两诗怀之。庚午二月五日，侍者自山中来，寄诗云："宫詹学士老诗伯，笔扫时风绝世才。日把盘山怀我句，横肩概栗几时来。"

丁巳二月十二日甲戌，上御经筵。巳刻，出景运门，至文华殿。满汉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等衙门官，及起居注科道等官，立班阶之东西。上至殿门下辇，升御座，群臣东西分班。鸿胪引赞，行二跪六叩头礼毕，仍分东西班趋入请安。大学士兼掌翰林院事徐元文、礼部尚书张玉书、兵部尚书李天馥、刑部尚书杜臻、工部尚书兼詹事张英、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彭孙遹，立班前行东向。大学士伊桑阿阿兰泰、王熙、梁清标、吏部尚书张士甄、户部侍郎蒋宏道、礼部侍郎顾汧、刑部侍郎郑重、工部侍郎王承祖、左副都御史李迥、通政使黄斐、大理卿陈汝器、少詹事兼侍讲学士王士正，东西侍班。日讲起居注官、少詹事兼侍讲学士田喜霅，立西班，稍下，东向。给事中何楷次东班，西向。御史顾镡次西班，东向。讲官出班，行一跪三叩头礼毕，大学士徐元文、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库勒纳讲《论语·志于道》章。礼部尚书张玉书、刑部尚书图纳讲《尚书·无逸篇》毕，各官仍分东西趋出。至阶下，鸿胪引赞，行二跪六叩头礼。仍分班立，候驾出回宫，赐宴太和门。宴毕，谢恩而退。

二月十四日，予与工书兼詹事、桐城张公（英）、少詹兼侍讲学士马邑田公（喜霅）启奏：东宫春季会讲题目及讲官职名、讲官。钦点张公及左春坊李谕德（铠）四书拟进二题，"博学而笃志"节、"诚者非自诚己而已也"节。钦定"君子不重则不威"章，仰叹豫教之切。一命题，亦不忘训诫如此。闻上在宫中，亲为东宫讲授四书五经。每日御门之前，必令将前一日所授书背诵覆讲一过，务精熟贯通乃已，士大夫家不及也。

大学士宛平王公，招同大学士真定梁公学士涓来兄（泽宏）游怡园，水石之妙，有若天然。华亭张然所造也。然字陶庵，其父号南垣。以意创为假山，以营邱北苑大痴黄鹤画法为之。峰壑湍濑，曲折平远，经营惨

滄,巧夺化工。南垣死,然继之。今瀛台、玉泉、畅春苑,皆其所布置也。唐杨惠之变画而为塑,此更变为山水平远,尤奇矣。昔人谓俞清侍郎园,峰大小凡百余。众峰之间,萦以曲涧,旁引清流,淙淙然下注石潭。潭中多文龟班鱼,潭上巨竹寿藤,苍寒茂密,不见天日。未知视此何如耳!

田詹学(喜雾)子湄言,上在畅春苑,每引见诸臣,常御澹宁。居止三楹,不施丹雘,亦无花卉之观。其西即无逸殿,东宫读书处。殿外种艺五谷之属,盖欲子孙知稼穑之艰难,意深远矣。

三月初十日,上在畅春苑,命下,士正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先是,礼部侍郎缺,擢内阁学士王(泽宏)为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时予名列第四,至是应开列升阁学诸员,予名在第二,吏部疏未上也。前此,左副都御史许(三礼)迁兵部督捕侍郎,吏部列通政使黄(斐)、大理寺卿陈(汝器)等名上,留中久之不下。及命下,乃以予升补许缺。上用人之不测如此。

燕山樵儿涧有熊道人者,能辟谷。尝旬日不食,食即以其余饲虎,虎时时驯扰卧阶下。或问其术,道人曰:"人忘机于物,物亦忘其机,何术之有?"此与《列子》海鸥之说可相发明。

三月十八日,万寿节。上在畅春苑,不受朝贺。徐相国云:"太皇太后升遐,有上谕,引唐太宗母难之言。以后万寿节朝贺筵宴,俱行停止。今三年矣,圣人大孝,于斯而极。"

三月二十一日,内阁大学士伊(桑阿)等面承旨于午门外,会议蠲豁江南、苏松二府浮粮。先是,上谕阁臣云:"苏松浮粮一事,朕刻刻在心。此明之弊政,岂可踵而行之?其会同九卿、詹事、掌印、不掌印科道官,详议以闻。"

三月至四月,京师畿辅不雨。十三日,奉旨三法司赴刑部清理重囚,予以副宪与焉,原者百十八人。十五日,奉旨遣九卿分祭坛庙寺观祈雨。予至灵佑寺望祭四海,惟遣官祭东岳泰山,以户部尚书苏赫往。

莱芜张(四教),字芹沚,顺治丙戌进士,以部郎居京师。买一婢,年十四,姿首甚丽。询其家世,曰:"东御艾氏女也。"适迁山西提学,因纳之。携行至一驿,晚步驿圃中,有雉起草间,感之而孕。到官十月,张以公事,将往他郡。妾泣告曰:"弱质托体君子,今将娩矣。君事毕,当速归,冀可相见。"张慰之而去。去数日,妾生一子而殁。预留书与张诀,词极哀艳,多非人世语。又自画小像一帧,留奁箱中。张归见之,惋叹而已。自是夜必见梦,休咎皆预告。又时时来自乳其子。张悬像别室,食必亲荐。一日,蝇污其上,夜梦妾怒诘曰:"奈何污我?"旦视之,画已失,张怅怏弥日。致画师数辈,为言姿态折曲,仿佛追写,卒不肖。偶谒巡抚中丞,见屏风画美人绝肖,屡目之。中丞曰:"颇爱此乎?"张因自言其故,中丞即辍赠焉。携归,食奠如常,见梦亦如昔矣。尝语张君,不利宦途,稍迁即宜为退休计。及秩满,迁榆林道参议,遂罢归。李中丞奉倩说。

戊午,上幸内阁,偶问三老五更之义。仓卒奏对,皆未详晰。今大司马李公容斋,时为学士,以老人更知三德五事为对,本郑康成说也。按《小学绀珠》引,《月令》章句云:"三老,国老也。五更,庶老也。"卢植《礼记》注:"三公之老者为三老,乡大夫老者为五更。"《汉官仪》:"三公一人为三老,次卿一人为五更。"

四月某日,启奏,九卿等集后左门。侍卫传示上用食单,每日止肉九斤,米三升,他物称是。上之俭德如此。"

七月十四日,驾幸古北口外,寅刻,百官跪送于东华门,和硕简亲王从。先是,厄鲁特与喀尔喀交恶,厄鲁特兴兵侵喀尔喀,地近在边境。七月,命镇国公苏努、彭春等帅师出张家口,和硕康亲王、信郡王帅师继之,屯归化城。初六日,命和硕裕亲王为抚远大将军,与皇长子统大军出古北口,至是驾行。十六日,安北大将军和硕恭亲王继行。

康熙二十三年,上南巡。江南提督昭武将军杨捷迎驾,慰劳甚至。赐御书"丹诚"二大字额,揭御笔二字,钤以御玺,纸尾题"康熙甲子冬至前赐老将军杨捷"十三字。又御书御制五言一首:"岐阳方较猎,骤衰尽龙媒。仗下黄金勒,横秋号逸材。"纸尾题《咏马》二字。皆则御玺董御史文骥为记。

沈存中云:"信安、沧景之间,冬月作小坐床。冰上拽之,谓之凌冰床。"今京师尚有此制,名凌车,其来远矣。八月初八日,车驾还京师,入阁九卿迎驾于东直门外十二里。时雨泞,已二鼓矣。先是,大将军裕亲王以诸道兵破厄鲁特于乌兰布通。初一日,捷书闻行在。次日,至京师,宣捷午门。

八月十六日,上谕内阁:"甚欲一见内阁部院大臣。"先是,驾在塞外,偶违和,还宫,未御门接见群臣者十日矣。内阁九卿等,每日诣后左门起居。闻旨,皆踊跃。十九日,五鼓,集后左门。辰刻,上御乾清门,有旨,召群臣入。大学士、尚书等奏请圣躬万安,上微笑颔之。仰瞻天颜,神气充悦。群臣退,以手加额相贺。

九月二十三日,上御乾清门,召九卿奏事。旧例:六部都通大分曹次第上殿。是日,侍卫传旨,九卿一同入奏。盖上初愈,未可久劳也。

十一月切七日,会议端门。李少司马厚庵语予云:"是日蒙上赐。"谢恩散归后,上谕侍卫云:"王某如尚在外,可召令人见。"侍卫传旨,则士正已入城矣,复命。上云:"既回,不必往召。"上之恩遇至此。谨识以示子孙,世世勿忘。

康熙三十年辛未元旦,上御太和门受朝贺。午赐

宴,召满汉内阁大学士、学士、六部尚书、侍郎、都察院、都御史、副都御史上殿赐酒。是日,风日暄霁,仰瞻天颜悦豫,群臣皆喜。

初六日晨,内阁九卿启奏乾清门。辰刻,奉旨以户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张玉书经筵讲官,工部尚书陈廷敬、兵部右侍郎李光地经筵讲官,兵部督部右侍郎王士正为会试主考官,礼部左侍郎王飏昌为知贡举官,同考十八人、翰林院编修许丞家等七人、兵科掌印给事中卞三畏等四人、吏部郎中钟仪杰等七人,宴于礼部。赐金花彩缎,表里各有差。宴毕,入锁院。

二十七日,恭呈十卷进御览。次日奉旨,著考试官自定次第。先是,二十四年乙丑科会试,主考官刑部尚书张公士甄(今吏部尚书)等始进拟十卷,恭请上裁。钦定名次,以陆肯堂为第一。戊辰已来,遵为定例,然戊辰亦未钦定云。

盘山拙庵智朴禅师,以所创山志若干卷属参订,颇有体裁。所录碑刻诗文等,亦不泛滥。所述山中物产一卷,尤雅。

御门听政,冬春辰初三刻,夏秋辰正三刻,内阁部院官率以昧爽齐集午门。次至中左门稍憩,乃入候于乾清门外。驾出,升御座。六部都察院等衙门,以次奏事。如初一日首吏部,则初二日首户部,周而复始。若宗人府奏事,则恒居部院之首,三法司例居第三。部院奏事毕,然后台省官。奏事既毕,然后内阁大学士、学士至御前承旨。翰詹起居注官满汉各一员,轮直立西楹下。

海定在明时有戚里李氏园,米太仆仲诏(万钟)勺园亦在,卒即葬焉。畅春御园落成,而米之墓逼近苑外。其家欲改卜,上知之,特传旨令勿迁,仍许岁时上冢如常。上之曲体人情如此,真盛德也。

内阁传谕九卿及翰詹卿寺各衙门堂上官,书嵩山中岳庙济渎神祠、孟子游梁祠、二程子祠扁额各四字进呈,曰"嵩高峻极",曰"灵渎安澜",曰"昌明仁义",曰"功存河洛"。先是,河南巡抚阎中丞兴邦恭请御书也。

五月十八日,大驾还京师。二十一日,内阁、九卿、翰詹、府寺、科道等衙门,以喀尔喀土谢图汗札萨克图汗车陈汗,率诸济农那颜台吉等七旗之众举国内附,上表贺,请上尊号,不许。

总兵官蔡元,疏请修筑边墙,上命阁臣集九卿面询可否以闻。群臣未及对,大学士伊桑阿公传玉音云:"众志成城,岂在边墙?"群臣肃然曰:"真大哉王言也。"寻有旨,不准行。

殿试策例有规式,违式辄不得与上第。康熙戊辰,仁和凌绍雯少习清书,殿试对策,遂用清书汉书两体写之。读卷官奏请上裁,置二甲之末。

康熙三十二年,京城东田家有老妪已百三十岁,日饮啖止水米一酒杯。昼夜危坐,形如婴儿。

京师杀牛驴者,最为残忍。予为中丞时,尝谕五城痛禁杀驴者。而杀牛皆回回人,虽以世祖章皇帝之诫谕,不能禁也。一日,读李叔则《河滨集·爱牛说》云:"肉牛者十之三,革牛者十之三,角牛者十之四,天下于是无全牛矣。"为之恻然悚然。叔则古文才极横,特未简耳。论说诸篇,尤多可观。

辛未三四月,京师不两,多风霾。四月十八日,职方督捕员外郎郭里人署稍早。至皮市,忽大风起,见有神人,朱衣白马,自北而南,形貌甚伟。风既过,从人犹见其马尾。视郭里,已掷马下,所乘马屹立于旁。问之,懵然不觉也。归病三月余,始愈。

戊午夏,予与翰林掌院学士今刑部尚书泽州陈公(廷敬)、侍读学士故刑部侍郎谥文敏昆山叶公(方蔼)、侍讲学士今礼部尚书桐城张公(英)同内直,每有御制,必命和进。一日,赐侍卫辅国公俄启诗云:"观德由来尚古风,手弯满月绿沈弓"云云。俄启盖以宗室宿卫,有穿杨贯札之能,故圣制云然。臣士正　恭和云:"宸章高视汉歌风,绝艺争夸两石弓。自是君王勤拊髀,一时龙种尽英雄。"盖此题有三难:御制首倡,一也;旌俄启之射,二也;宗室而兼宿卫,三也。诗仅四句,句此三义,所以难也。壬戌,赐宴乾清宫,赋升平嘉宴,仿柏梁体诗。御制首倡云:"丽日和风被万方。"和者自内阁大学士已下凡若干人。士正时以祭酒领成均,句云:"三德六行为士坊。"翊日诗成恭进,上手制诗序。御书之诗,则诏故詹事、礼部侍郎曾板刻国子监。两厢题名,欲购石刊碑,会迁詹事,不果。顷亦语总宪陈公,当迁旧碑于通政司,而别刻都察院题名碑,不知将来得遂否。

戊辰春,予来京师。朱太史竹垞招饮古藤书屋,食半翅,甚美,不知是何鸟。阅《盘山新志》云:"尔雅鵽鸠冠雉。"郭璞注:"鵽大如鸽,似雉,鼠脚,无后指。歧尾,为鸟,憨急,群飞。出北方沙漠。盘山多有之,土人呼为半翅。"即沙鸡也,亦名铁脚。

卷　中

陈僖《酒间述》:崇祯中,浙西人祝渊北游上谷,寓其家。一日,与僖父□□翁饮酒酣,忽发愤曰:丈夫负此七尺,贵有传于后世耳,吾欲以诗文自见。则当世已有某某,度不能与争名。方今可为之事,惟上书救石斋耳。石斋,谓漳浦也。明日,遂入京师,诣长安门上疏论救。予门杖,旧例、门杖甚于廷杖,十死八九。祝谈笑解衣,无恐怖色。监杖内阉曰:"奇男子也。"令轻其罚。真定梁金金吾清宏左右护持之,得遣戍。盖明季士人好名如此。

辛未十月初三日，仁宪皇太后万寿节。是日，奉慈宁旨，免行礼。而法司乃先一日传集九卿于天安门议朝审会稿，予以为是日虽有旨免行庆贺礼，而各衙门不理刑名，况于朝堂集议之大者乎？大体所关，改日为是。力言之，乃各散去。

九月十八日，上谕："谕户部：朕顷巡行边外，入喜峰口，见有民间田亩，为蝗虫所伤。又闻榛子镇及丰润县等处地方，被蝗灾者，所在间有。秋成失望，则粒食维艰，朕心深切轸念。著行该抚亲历直隶被灾各州县，通加察勘，悉心筹画。应作何积贮，该抚详议具奏。其被灾各地方，明岁钱粮，若仍照例催科，小民必致苦累。著俟该抚察报分数到日，将康熙三十一年春夏二季应征钱粮，缓至秋季征收，用称朕体恤民生休息爱养至意。"

十二月初二日，内阁传集九卿，宣谕旨："欲尽蠲三十一年天下直省漕粮。"漕粮自前代无蠲免之例，浩荡之恩，三百余年创见也。时九卿议各不同；有谓正粮之外，向有余米，京师地大人众，胥仰给焉，若漕艘不至京师，米价翔贵，于事体未便；或谓此固当虑，只须分省分年，作三年递为蠲免，则皇仁普递，而京师米价亦平矣。遂具两议启奏，上以分省递蠲之议为然。寻颁上谕云："朕抚驭区宇，三十年来，早夜图维，惟以爱育苍生，俾咸臻安阜为念。比岁各省额征钱粮，业已次第蠲豁。其岁运漕米，向来未经议免，朕时切轸怀。所有京通仓米谷，撙节支给，数载于兹。今观历年储积之粟，恰足供用。应将起运漕粮，逐省蠲免，以纾民力。除河南省明岁漕粮，已颁谕免征外，湖广、江西、浙江、江苏、安徽、山东应谕漕米，著自康熙三十一年始，以次各蠲免一年。至江宁、京口、杭州、荆州，大兵驻防地方，亦应预行积贮。著将康熙三十一年起运三十年漕米，各截留十万石，存置仓廒，令该地方官敬慎守视，以备需用。尔部即尊谕行。"

辛未冬，京师民家生子，一身两首，眉目耳鼻皆具。

会试进士呈十卷，候御笔批定。会元已下名第，始于康熙乙丑。然考之《玉堂漫笔》宋朝故事，每廷试卷前十名，御药院先以文卷奏御定高下。高宗建炎间，始罢之，古之人亦有行之者。今殿试第三日读卷官，例拟鼎甲三人及二甲前七名凡十卷进呈御览。往往有改易者，不尽依所拟名第也。

上谕谕礼部："自昔帝王，敬天勤政。凡遇垂象示儆，必实修人事，以答天戒。顷钦天监奏，推算日食，当在三十一年正月朔日。夫日食为天象之变，且又见于岁首。朕兢惕靡宁，力图修省。大小臣工，务精白乃心，各尽职业，以称朕钦承昭格至意。其元旦行礼筵宴，著停止。"

予于慈仁寺，市得徐一夔《始丰稿文》十四卷，无诗。陈继儒尝称："一夔《宋行宫考》、《吴越国》考，研检清确。"予观集中，如《欧史十国年》谱，备证《钱塘铁箭辨》等篇，皆极精核，不独二考也。

壬申正月十一日，祭祈谷坛。上偶患疖未痊，令内阁礼部太常寺集议查照典例，请遣官恭代，上疑之。初七日，复下九卿集议，议如前。间臣启奏，得俞旨仍令照例追铜人于宫中斋戒。盖上登极三十年以来，凡效庙大祀，无不躬亲，虽大雨雪必出。敬天尊祖，久而勿怠如此（凡祭祀，则太常寺预进铜人，置乾清门。铜牌南向，铜人西向）。

京师冬月养花者，多鬻牡丹、芍药、红白梅、碧桃、探春诸花于庙市。其法，置花树于暖室地坑，以火逼之，犹《癸辛杂识》所记马塍塘花（亦作堂花）之类。康熙庚午三月，予自少詹事迁通都御史。又旬日，马邑田子湄喜霨，亦自少詹事迁内阁学士。一日，赴起居馆晤别翰林掌院学士、满洲掌院学士库勒纳公（今户部尚书）曰："公等亦见冬日鬻花者乎？置之密室，凿地作坎，绠竹其下，灌以牛溲，培以硫黄，笕引沸汤，扇以微风，盎然春温，经宿而花放矣，众花固未蓓蕾也。及二三月，众花应候而发，而冬花已憔悴。视其根，则已腐败久矣。盖春花，知命而待时者也；冬花，不知命而违时者也。仕宦亦然，吾见夫冬花之荣落亦多矣。公等今日之擢，乃春花也，虽迟发，亦不速败。"予深感其言类有道者，因记之。

地气北寒南燠，亦不尽然。庚午冬，京师不甚寒，而江南自京口达杭州里河皆冻。扬州骡纲皆移苏杭，甚至扬子钱塘江、鄱阳、洞庭河亦冻，江南柑橘树皆枯死。其明年，京师柑树不至，惟福橘间有至者，价数倍。齐鲁间竹多冻死。按宋时江南大寒，积雪尺余，河尽冰。凡橘皆冻死，伐为薪，叶石林作《橘薪》以志其异。元天历中亦然。

壬申二月初二日，内阁九卿会议明史。先是，正月二十六日，内阁奉上谕："纂修明史，事关重大。务期秉公持正，是非论断，归于至当，方可称一代信史。著部院诸大臣详议具奏。"议得应照唐太宗御制《晋书》之例，凡事关谊辟名臣纪传，恭进请御制论赞，其余不必概进。得俞旨。

六月十六日，满洲内阁部院赴畅春院启奏。御史、大学士伊桑阿、阿兰泰、吏部尚书库勒纳，各御书扇一。库勒纳公得素扇诗云："乱阴堆里结茅庐，已共红尘迹渐疏。莫问野人生计少，窗前流水枕前书。"末书"录唐山中"。前有小玺，文曰"漱芳"。后有小玺，文曰"含英咀华"。

钦天监疏请颁时宪历于蒙古诸国，仍载诸国名于历首，事下部覆准行。

十月初四日未刻，户部右侍郎王士正接出上谕："谕户部：陕西西安等处地方，连岁凶荒，继以瘟疫，因而闾阎失业，渐致流移。朕轸恤民艰，焦劳宵旰。自去

岁冬月以来，频发帑金，蠲免正赋，挽运积谷，转运漕粮。屡次特遣大臣察勘，多方赈济。念国家所重，惟在养民。目今秦省虽薄有秋收，但民间匮乏已极。倘非格外加恩，无以使积困尽苏，转徙尽复。陕抚所属府州卫所，康熙三十二年地丁银米，著通行免征。从前所有积欠未完钱粮，亦著通行蠲豁。务俾比屋同沾实惠，小民咸受更生，用称朕子爱元元，抚育安全至意。尔部即遵谕行。特谕。"

上幸红螺山，遣内大臣明珠，赍御酒祭奠故大学士谥文肃范文程，及其子福建总督谥忠贞范承谟。遣皇长子往祭西岳之神，以陕西连岁灾荒故也。以四月六月致祭，仍诏京官俱斋戒一日（礼部侍郎席尔达、兵部侍郎朱都纳从）。

万寿节，礼臣请御殿受朝贺。奉旨云："断不可行。"是日，内阁暨九卿翰詹坊局诸臣赴畅春苑，各进书画祝寿，皆不纳。惟取古名人墨迹入御览毕，仍发出。

内阁侍谕翰詹衙门，自讲读以下，各录诗赋，进呈御览。

国子监祭酒鄂拜、吴苑等，题为恭进御制碑文以昭熙朝盛典事，康熙二十八年闰三月，准翰林院移会。内称颜曾思孟赞词，已蒙御制发出，相应将四子赞词并孔子赞词，一并交与国子监勒石摹拓，转送礼部颁发各直省等因到监。臣衙门随于本年四月内，有恭请御书勒石等事一疏，奉旨："这赞字，著翰林院书写颁发。钦此。"随经翰林院书写发到，工部相地，诹吉庀材鸠工，建立碑亭，砻石镌刻。今年三月，工程告竣。臣等将御制碑文二道，敬摹拓本，装潢成轴，恭呈睿览。伏惟皇上德本生知，圣由天纵，王言典重，亲观德于桥门。帝学高深，振渊源于洙泗；夔墙可晤，构论赞于先师；华衮为荣，兼颂扬乎四配；彩亭耸峙，两楹之俎豆增辉；丽石穹窿，数仞之宫墙益峻。洵斯文之隆遇，为千秋之巨典也。伏乞皇上敕下礼部，颁行直隶各省。斯正学昌明，天下之观瞻尤惬。且誉髦蔚起，诸生之诵法弥殷矣。

平台在太液池西堤兔园东北，中有团顶小殿，本武宗所筑阅射之地。又后左门左翼室亦曰平台。今上曾召见内阁，于内赐诗，马文简公汝骥《西苑》诗云云。然后左门平台，自康熙初为内阁直房，今内阁仍移午门之内。内三院每九卿五鼓奏事，皆侯于平台。驾出御乾清门，乃入（以今揆之，当自中左门耳）。

六月，大雷震电右安门万寿宫侧，雷击一人，震死者三人，皆屠户耳。

六月二十五日，满汉大学士、满尚书、都御史、汉礼部尚书张英，赐游畅春苑。泛舟，赐肴馔。既而赐大学士王熙以御书长春宫颂，及满尚书人御书扇一。先数日，张家赐扇，御书唐诗："忽见寒梅树，花开汉水滨。不知春色早，疑是弄珠人。"其背面画梅一枝，左都御书沙海得登登山路行将画一首。

诸公言，在畅春苑见外国所贡玻璃瓶二。一贮水，去其盖覆，即有烟自水中出，夜有火焰；一水中贮小木一段，钓出，别以木拭之，可以取火。士正按《拾遗记》："西海有浮玉山，水下有穴，穴中有水。其色如火，涛波灌荡。其光不减，昼则通胧不明，夜则照曜穴外，是谓阴火。"《木华海赋》所云"阴火潜然"是也。《太平寰宇记》曰："不灰木，俗多为铤，予烧之成炭而不灰，出胶州，其叶如蒲。"《齐地记》曰："卢水侧有胜火木，方俗音曰柽子，即东方朔《神异经》不灰（或作尽）之木也。"又徐无山有不灰之木，色黑似炭而无叶，有赤石磨之，则火发。以然不灰之木，可以终日。郎瑛自言，得不灰之木，须石脑油涂之始然。又见《升庵新语》及《方氏通雅》。又《关尹子》曰："两木摩火生。"

七月十三日，汉人九卿卿寺赴畅春苑起居，有旨人见于澹宁居（澹宁居在苑东偏南向，仅三楹，制极朴素）。

上命内阁学士戴通，赍御书赐大学士李天馥母瞿曰贞松堂。上方有玺曰"康熙御笔之宝"。又赐天馥御书一卷，曰："儒者当学探本原，行迪醇茂；循序进德，守己冲虚；一言一动，罔有不谨；嘉谟嘉猷，必以人告。斯广誉翕闻，而为周行之士也。"凡四十七字，末书"癸酉仿松雪道人笔意"。卷首玺，亦用"康熙御笔之宝"。

八月初三日，户部左侍郎蒋宏道接出上谕，略曰："朕抚驭寰宇，早夜孜孜，以实惠及民，俾登康阜为念。广西、四川、云南、贵州四省，俱属边地。土壤硗瘠，民生艰苦，与他省舟车辐辏得以广资生计者不同。朕时切轸怀，历岁以来，屡施恩恤。兹念育民之道，无如宽赋。矧边省地方，非再沛优恤之恩，则闾阎无由充裕。所有康熙三十三年四省应征地丁银米，著通行蠲免。仍行文督抚，遍加晓谕，务令人沾实泽，以称朕加惠远省民生至意。"（广西银三千七万有奇、米七万八千有奇；四川银一十八万八千有奇、米一万三千有奇，云南银一十六万九千有奇、米二十八万四千有奇；贵州银六万三千有奇、米十万五千有奇。）

初三日，皇太后圣诞，皇上率东宫诸皇子、诸王行礼。其未入八旗公已下、尚书已下百官，行礼于午门。

九卿詹事科道，会同秋审毕，有人命三案，拟议未惬。予不敢默，至九月二十八日，刑部传集天安门覆议汇题。予乃侃侃言之，满太宰库勒纳公以下，幸皆虚怀以听，三案悉得平反。三案者：其一，于相元，聊地县人，年七十五矣。旧买薛慎言之田，契价久明，而慎言之孙小喜，自鬻旗下，逃归，挟索相元地价，其祖呵之不听。相元不得已，款以酒食，予以钱帛。不受而索金，乃议往市易白金给之。乡保以其旗人也，绳系而行，系急，脰绝，遂死。有司当相元故杀。予谓旗人索诈，原有禁例，况小喜之死，死于系，非死于殴杀也。且相元年七十五，老矣，于律例亦宜末减，得改缓决。其一，王

训，太平县人，太学生也。其父者佐素对，者佐父丧，其行财人关中键独不吊奠。者佐以逋欠告之县，中键因妻激怒，辄饮毒往王氏辱詈，者佐不能堪，殴之。归途，毒发死。有司索贿不得，遂当训故杀。予谓此一事，京辇士大夫皆言其冤。且训甘代父罪，至拟大辟。其父已死，是一命已有一抵。况向来秋审，凡以救父杀人者原情，率从末改。况训实不杀人，又身甘代父，反不得原，非向隅乎，得改可矜。其一，房得亮，齐河县人。有族人房怀德幼子阿群者，戏嘲其父名，得亮怒，掌击之。阿群又詈，适镰刀在侧，得亮取而刺之，中要害死，当以故杀。予谓此斗殴，非故也，得改缓决。劳书升（之辨）通政、梅桐厓（钼）大理，皆极叹服，谓"公平反三狱，我侪今日集议，不虚此行矣"。予每遇秋审朝审，必尽言以俟诸公决择，不敢缄口，类如此耳。

十月十二日，奉上输："谕户部：陕西西安、凤翔二府地方，连被灾伤，朕多方赈救，转粟蠲租。又招集流移，散给牛种。然后四方仳离之民渐次复还乡井。今岁雨泽沾足，百谷阜成，而人民甫脱饥寒，米饶生计。若明岁应征钱粮，即今输纳，诚恐闾阎储蓄，终难充裕。西凤二府属被灾州县卫所，康熙三十三年粮米，照旧征收外，其地丁银两，著通与蠲免。尔部即行文该督抚严饬各属，遍加晓谕，务俾均沾实惠，以称朕爱养休息至意。"

十一月二十五日，奉上谕："朕念切民生，时廑宵旰。或在宫禁之中，或巡经省之地，务以编氓疾苦备悉谘询。其从各省来京陛见官员及往来奉使人等，亦无不以该省雨泽曾否应时，田亩有无收获，并闾阎资生情形，一一体访。比年以来，因国家经费尚充，遂将各省地丁额赋及旧欠钱粮，节次蠲免。即从前未经停征之漕粮，亦逐年免征。总欲使海隅苍生，培固元气，以臻于家给人足之风。今岁畿辅地方，虽禾稼未获稔收，初意小民糊口之需，犹足资给，未必生计遂臻艰难。顷者展谒山陵，沿途访察民隐，见今岁雨水过溢，田亩被淹没者甚多。谷耗不登，米价翔贵。又闻顺天河间保定永平四府所属皆然。目前米价既贵，将来夏春之际，时值益昂，小民必艰粒食。此朕目所亲睹。若来岁钱粮，仍然收征，朕心实有未忍。顺天河间、保定、永平四府，康熙三十三年应征地丁银米，著通行蠲免。所有历年旧欠，悉与豁除。行文该抚，晓谕各属，务令人沾实惠，以副朕子育黎元至意。"

卷　下

上谕礼部，取霸州廪膳生员林佳荫充内官学汉文教习。旨曰："教朕书林师之孙，其家甚贫"云云。故旧不遗如此，真帝王之盛节也，恭志之。

总督湖广兵部右侍郎丁思孔，调补云贵总督，以在籍丁忧原任巡抚湖广兵部右侍郎吴琠为湖广总督，仍令服阕赴任。先是，户部尚书缺，吏部列名上，特谕候丁忧原任刑部尚书陈廷敬服阕启奏。皆异数也。

五月初八日，特谕翰詹衙门，自少詹至史官，日轮四员内直南书房。初九日，试"夏日内庭应制"（七言律）。初十日，试"赋得西园翰墨林应制"（五言排律），赐侍读学士徐嘉炎御笔陶诗临苏轼书（《间居三十载》一首。末云："元丰四年三月望后二日，书于绿雪斋中。眉山苏轼。"）。十一日，试"赋得膏雨润公田应制"（五言律），赐右庶子孙岳颁御笔临米芾书一卷，又赐庶子陈论等三人御书石刻千文。十二日，试"赋得紫禁朱樱出上兰应制"，限韵五微（七言律），赐侍读陆肯堂等二人御书石刻千文。十三日，试"咏五台金莲花诗"，限韵八齐（五言律），御制一首，又命掌院尚书张英、太常少卿励杜纳同赋。十四日，试"赋得崇文聊驻辇应制"，限辇字（五言古）。十五日，试"赋得衣露净琴张"，限韵五微（五言律）。是日，编修仇兆鳌进所注《道德经》。十六日，试"恭读御制览贞观政要诗应制"，限韵二萧（五言律）。十七日，试"恭读御制时巡近郊悯农事有作应制"，限韵八齐（五言律）。十八日，试"恭读御制懋勤殿读尚书至无逸篇有作应制"，限韵五微（五言律），赐编修张希良御书《白羽扇》赋。十九日，雨，试"恭读御制观天仪器诗应制"，限韵九佳。是日，入直者八人（五言律），赐编修宋天业御书李白诗（渭北春天树四句）。二十日，驾幸通州。二十五日，驾入。二十六日，试"圣驾夏日阅视河堤诗应制，"限韵六鱼。是日，入直者九人（五言律）。二十七日，试"恭读御制宫门听政示阁部诸臣诗应制"，限六麻（五言律）。二十八日，试"恭请御制咏史诗应制"，限韵十灰（七言律）。二十九日，上躬祀北郊，远宫，试"浑天仪诗应制"限韵十蒸（七言律）。闰五月初一日，试"赋得虚心高节雪霜中应制"，限韵十二文（七言律）。初二日，试"读朱文公文集应制"，限韵十四寒（五言律）。初三日，试"赋得辇华林侧应制"，限韵十三覃（五言律）。

翰林院掌院、礼部尚书张英、吏部右诗郎常书等，题为钦奉上谕事。康熙三十三年五月十七日，臣等奉上谕："朕流览载籍，见分类诸书，虽各有所长，尚多未备。《唐类函》可谓详赡，然唐以后典故艺文，亦未采录。可依《唐类函》体例，自唐迄明，辑成完书，以资观览。钦此。"钦遵。仰惟我皇上聪明天纵，问学渊涵，接尧舜之心传，发典谟之奥义。右文稽古，超轶百王。于六经四子、历代史籍通鉴纲目、性理诸书，以及诸子百家之言，靡不表彰阐发，昭垂日星矣。复念分类之书，所以备考索、资闻见，实为有益。而体例详赡《唐类函》为最。但以其采录止于唐初，而五代以及宋辽金元明典故艺文，阙焉罔续。特谕翰林诸臣，分门接辑，补前

代之缺略，焕本朝之臣观。益见我皇上广稽博考、好学不倦之盛心，盖无微不周也。(臣)等谨遵谕旨，分属诸臣纂修。自唐迄明典故艺文，博收精择，依类附入。俟编纂成稿之后，恭请皇上睿览裁定赐名，并御制序文冠于卷首。不独黼黻昭代，亦以嘉与千秋，有裨文治，诚非浅鲜也。其总裁分纂各官，俟命下之日，开列具题。

甲戌闰五月廿五日，慈仁寺市上得女史琼如擘窠大书"李白登华山落雁峰"云云，凡三十三字。笔势飞动，不类巾帼粉黛中人。末题"琼如"二字。小印朱篆文二字同。不知何许人也。

御制百家姓，首云："孔师阙党，孟席齐梁；高山詹仰，邹鲁荣昌；冉季宗政，游夏文章。"即开端数语，已见崇儒重道之盛心矣。

重建太和殿，自乙亥二月二十五日鸠工。李少司空贞孟元振言，有老工师梁九者董将作，年七十余矣。自前代及本朝初年大内兴造，梁皆董其事。一日，手制木殿一区，以寸准尺，以尺准丈，不逾数尺许。而四阿重室，规模悉具，殆绝技也。初明之季，京师有工师冯巧者，董造宫殿。自万历至崇祯末，老矣，九往执役门下数载，终不得其传，而服事左右不懈益恭。一日，九独侍，巧顾曰："子可教矣。"于是尽传其奥。巧死，九遂隶籍冬官，代执营造之事。一技之必有师承，不妄授受如此。柳子厚作《梓人传》，谓"画宫于堵，盈尺而曲尽其制，计其毫厘而构大厦，无进退焉。"殆类是与。

畅春苑荔支结实，颁赐内阁部院大臣。盖闽中急递进御，至是始熟也。近日，慈仁寺市亦有卖粤中佛桑花者，一株索值数十金。

六月，吏部文选司郎中谈九乾以事罢，有旨令各部堂上官保举可任选司者以闻。本部公举贵州司郎中袁定远(康熙庚戌进士)。奉旨点用。予念之曰："上以向来选郎，多不任职，特旨从诸曹拔尤调补。此例，从前所无，盖旷典也。予独蒙简用，遭逢不世，当积弛之后，须极力振刷。如昔选郎王东皋伯勉(顺治丙戌进士，河南汤阴人)。宋开之文运(顺治己丑进士，直隶南宫人，历官刑部左侍郎，谥端悫，加太子少保)。二公之所为，方足以副上旁求至意，而予辈亦得逭于咎戾。子勉之矣。"

十一月初一日，日食，集礼部行救护礼。是日，天阴，微雪，不见。

京师某梨园部，一旦有姿首，解文义，喜诵韩阁学元少(菼)制举文。一日，启奏后左门，予向韩询其人本末。孝感熊公赐履，因言金陵某乐部一旦，最喜诵杜于皇(濬)诗，陈大司徒曰："杜诗韩文，固自应尔。"众亦一笑。

一日，东阙门会议既毕，倦甚，与陈大司徒说岩(廷敬)同出端门。行稍疾回，顾诸公皆在后。予笑谓陈公曰："今日可谓高才捷足。"陈曰："否不，过急流勇退耳。"明日，集朝房述之，皆大笑。

六月十五日，于慈仁寺见文俶写生花鸟十二幅，极妍尽态中，落花游鱼尤萧洒。俶字端容，衡山征明之孙女，赵寒山宧光子妇也。

丁丑冬十月，右安门外有回回，买一牛，将入城屠宰。牛过裕亲王园，遂奋身逸入。回回逐之，牛初奔腾，继以跪伏哀鸣，百方不起。观者殆数百人，皆叹异。忽一市猾，从旁揶揄曰："汝何愚甚？牛既难致，何如取刀砧来，就此屠之，不易易耶！"回回如其言，牛遂立死。市猾归，是夜，觉遍身骨痛。明旦视之，生疔毒数百，痛不可忍。见一牛在前索命，呼号宛转，三日竟死。张杞园(贞)说。

丁丑十一月初九日，长至，上亲祀南郊。予与王颛庵少司徒(掞)、田漪亭少司寇(雯)、顾观庐詹学(祖荣)候驾午门，因谈及《新旧唐书》。予言《旧唐书》载薛怀义于外戚传，此最可笑。又《汉书·元后传》有弄儿，不知是何等人。大抵《汉书》宫掖，多难言之因，未易枚举也。

康熙辛未，京城内弥陀庵三官像。一夕，自移右安门外三官庙中，如人位置者然。

枯枯脑儿台吉、渣什、把兔鲁等人觐，十一月至京。廿七日，赐宴保和殿，并赐貂帽貂裘等物，封渣什为亲王；那木占额尔德尼，贝勒；彭苏太济，贝子。

康熙三十六年七月十九日，恩诏：三十九年会试，中式进士三百名，礼部疏题明。查会试，每科汉人取中一百五十名、满洲、蒙古取中六名，汉军取中三名，共取中进士一百五十九名。今应将恩诏所加一百四十一名内，汉人加中一百三十三名，满洲、蒙古六名、汉军二名。

戊寅六月，上闻厢白旗原任步军博尔辉，年九十有九，引见畅春院。召户部左侍郎庸爱谕，给全俸，米三十八石、银八十两，终其身。又命八旗都统，查男妇高年者以闻。又得三人：其一百六岁、一百三岁，皆赐银布有差。

五月，山东巡抚王国昌进长人郑克己，长六尺八寸。兵部以闻，召见景山，赐食，留侍禁中。克己，新城人，业农，故山西宁武道佥事独复浙江嘉湖道佥事问元之族也。是时年三十二(是秋陕西亦进长人某，其长与郑等，予于乾清门见之)。

上用人慎重，多命内阁下询九卿，予从来不敢徇请托，未尝轻荐一人。丁丑戊寅间，以吏部开列应升人数内，而闻见最真者三人，从公首言于众，幸不拂于清议，独蒙点用。则临江府知府李涛，以举升两浙都转运使；襄阳府同知鞠震，咨升潞安府知府；郧阳府知府卫台瑞，升陕西潼商道副使。内李、鞠，皆山东人。定例，同乡不得相荐举。予云："明旨下问，惟期得廉能之官。知而不言，则虚上咨询之意，故破例言之，以俟公论

云。"又尝举河南按察使孟世泰，寻升贵州布政使。予忝九卿已九年，所推荐不过此数人。然其人皆不知也。

副都御史额伦德公说："京师一少年，好吹横笛，每风月之夕，辄操数弄。一日，日未暮，坐院中手笛吹之。忽有彩衣小儿自外入，顷刻至数百人，结束如一，阶墀尽满。惧避室中，引被蒙头而卧。久之，寂然阒其无人，不知所往。自是不敢复吹笛。"

西华门外广济寺老僧湛佑，有东宫睿赐方竹杖一，乃文征明故物。上有征明篆书"凤尾"二字，又八分自记一篇，是八十七岁时书。

上谕，谕户部："朕谒孝陵，沿途体察民生。今岁雨水颇多，田禾失收，米价亦贵。来春至夏，米价愈贵，民食必致艰难，不得不预为筹画。朕意将通仓米每月发出万石。较时价稍减粜卖，止许卖与穷民，不得卖与多收贩卖商贾，似有益于民生。尔部即会同仓场侍郎议奏。"部议遵行。于今年十二月起，至来年麦收米价平贱之时价止。

康熙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恩诏："军民七十以上，许一丁侍养，仍免杂汛徭役，八十以上者，给绢一匹、绵一斤、米一石、肉十斤；九十以上倍之。"诏下郡邑，各抚臣上其数子户部。直隶九十以上五百三十五人，奉天九十以上五人，山东九十以上一千三百三十人、百岁以上九人，山西九十以上二百五十人，河南九十以上四百五十一人，江南九十以上一千六十五人、百岁以上三人，浙江九十以上九百八十二人，陕西九十以上三百十七人，湖广九十以上二千八百五十人、百岁以上四人，江西九十以上五百八十人，福建九十以上三百六十九人，广东九十以上五百九十一人，广西九十以上一百十四人，四川九十以上一十三人，云南九十以上四百五十人，贵州九十以上九十四人。按：宋开宝五年，鄢陵人许永罢庐氏县尉，诣匦上言："臣年七十五，父琼年九十九，长兄八十一，次兄七十九，欲乞近地一官，以就荣养。"上悦其父兄子弟，俱享遐龄，赐琼袭衣犀带银鞍勒马，帛三十匹、茶二十斤，授永鄢城令。是时，澶密齐沂莱江吉等州，各奏八十以上吕继美等二十九人，并赐爵恭侯史册书之以为盛事，然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故备列也。

礼部会九卿，题为会试关天下之人材，阅卷宜照从前之定例，仰请乾断，酌复成规，以光大典事，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梅铜题云云。该臣等会议："会试乃聚天下之人材，而拔其尤者，以光朝廷宾兴大典。旧例分南北中卷，衡量可谓至平。又分左右，未免分析太繁。相应仍照旧例，南北卷内，不必细分左右，将庐州等府、滁州等州旧保中卷者，俱归于南卷。其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四省，去其中卷名色。每科云南定为云字号，额中二名；四川定为川字号，额中二名；广西定为广字号，额中一名；贵州定为贵字号，额中一名。康熙三十九年会试，奉恩诏加额。明年会试，应将云南、四川各加中二名，广西、贵州各加中一名，庶人材不致淹抑。而远方士子，皆得均沾皇恩矣。"奉旨依议。

闻会试外帘诸公说：二月某日，贡院中忽闻小儿啼声，迹之，在明远楼上。登楼视之，果有一小儿，如初生者，卧而啼哭，莫知所从来。亦异事也。

今诸衙门满汉设官略同。其同而异者：如詹事府，满洲掌詹以下，皆不兼翰林院衔；左右春坊、司经局衔上，皆冠以詹事府；十三道监察御史，皆冠以都察院，而不分某某道是也。

五月初一日，命九卿举司道可内升京卿者，予举湖广武昌道参议庄擢。擢，江南武进人，康熙庚戌科进士，寻升通参。庄亦不知为予所荐也。

《菽园杂记》载，《苏州志》云："菘菜，北方种之，一年半为芜菁，二年菘种都绝，犹橘之变于淮北云。"此说大谬。今京师以安肃白菜为珍品，其肥美香嫩，南方士大夫以为渡江所无，不知《苏志》何据云然。岂南北地气遽反易有如此耶？按：先大父方伯赠司徒公《群芳谱》疏部云："白菜，一名菘，燕赵维扬所种最肥大而厚，一本有重十余斤者。"益可证《苏志》之妄。

五月初五日，御乾清门，选庚辰科进士张成遇（广东人，二甲第一）等四十三人为庶吉士。

江邻几《杂志》载，宋时一郊，费六百万，后至一千余万。今每岁南北郊，驾亦亲祭，亦无冗费。而昭事之诚，通于神祇，寖得礼意。不知宋时所费，何以不訾乃尔。

今京师腊月，即卖牡丹、梅花、绯桃、探春诸花，皆贮暖室，以火烘之。所谓堂花，又名唐花是也。按《汉书·召信臣传》：信臣为少府，大官园种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庑，昼夜复燕火，待温气乃生。唐人诗"内园分得温汤水，二御中旬已进瓜，"盖汉唐以来皆然。

上驾经宝坻，欲亲临奠故大学士杜立德墓。其子刑部郎中某恳辞，乃御书"永怀惟旧"四大字赐之。

涓来少宗伯说：刘修撰克犹（子壮），中明崇祯庚午举人。困于公车，至顺治己丑赴会试。初入京，居黄冈会馆。是夜，梦一神人，自空而下，类人间所绘画魁星者，连呼状元。刘惊起逊谢，顾曰："数定矣，何逊谢为？"是科，遂捷南宫，殿试果及第第一。既入翰林，又一夕，梦人告曰："君虽状元及第，然官不过五品，年不过五十，时遇覃恩，加一级，为从五品。"急请告归，归未久，病卒，年四十有三。卒时，命家人洞开窗户，仰视曰："天乐迎我，我逝矣。"又曰："我东华真君第三弟子也，今召复故位耳。"刘生平力行功过格，制行不减古人。

居易续谈

[清]王士禛撰　樊　夫整理

吕宋国所产烟草，本名淡巴菰，又名金丝薰。余既详之前卷，近京师又有制为鼻烟者，云可明目，尤有辟疫之功，以玻琉为瓶贮之，瓶之形象，种种不一。颜色亦具红紫黄白黑绿诸色，白如水晶，红如火齐，极可爱玩。以象齿为匙，就鼻嗅之，还纳于瓶。皆内府置造，民间亦或仿而为之，终不及。

京官旧例：各衙门称谓，有一定仪注，不可那移。如翰詹称老先生，吏部称选君、印君，员外以下称长官，科称掌科，道称道长是也。自康熙丙子祭告回京，见闻顿异。各部司及中行评博，无不称老先生者矣。此亦觚不觚之一也。

邯郸人侯二，素不孝。其母以米施乞者，二见而怒，痛捶而逐之，妻子泣谏不听。未几，二遍体生毒疮，溃烂而死。梦告其子曰："我以忤逆不孝，罚往京师宣武门西车子营张二家作猪，汝可速往赎归，迟无及矣。"子如其言，至京师宣武门，访张氏，果有牝豕，适生数子，其一，豕身人面，有髭，貌如其父。子痛哭述其故，愿以十金赎归，张不听而杀之。此康熙三十九年事。

江南道监察御史张瑗，题为逆恶之罪，既已正典于前朝，私竖之碑，岂宜传流于后世，亟请乾纲敕毁以儆奸邪，以垂鉴戒事："恭闻我皇上前岁翠华南幸，命修岳飞之墓，赐题于谦之碑，诚以此二臣者，忠贯日月，义壮山河，故特表而扬之，以风示天下，夫善在必彰者，则恶在所必瘅。臣奉命巡视西域，前往西山一带查阅。至香山碧云寺，寺后峻宇缭墙，覆压数里，郁葱绵亘，金碧辉煌，疑是前代王侯寝宫。询之土人，乃知为故明罪恶滔天、磔尸身后逆珰魏忠贤之墓。墓上有穹碑二，屹然并立，大书"钦差总督东厂官旗办事掌惜薪司内府供用库尚膳监印务司礼监秉笔总督南海子提督保和等殿完吾魏公忠贤之墓。"臣观览之下，不禁发指。夫魏忠贤者，在故明天启时，窃操国柄，屠毒忠良，恶贯满盈，一时群小皆出其门。德碑生祠，几遍天下，神人共愤，道路以目。至崇祯初年，罪状发露，押往祖陵，潜行自尽，磔尸河间。迄今公论在人，尚恨戮尸不足以蔽厥辜。乃畿辅近地，尚留此秽恶之迹，僭越之制，何以儆巨憝、昭大法哉？况当奉旨纂修《明史》之时，凡明季忠良被祸诸臣，无不立传表扬，以彰公道。光天化日之下，岂容奸孽余党，胆大泼天，目无三尺？仰祈天威乾断，敕地方有司立仆其碑，划平其墓，俾天下后世，知凶恶之徒不能逭宪典于身前，并不能保坟墓于身后。其于圣明瘅恶之义，不啻炳如日星，严如斧钺矣。"云云。奉旨："魏忠贤碑墓，著交与该城官员仆毁划平。该部知道。"瑗赋诗纪事云："彰瘅表天道，诛赏昭王纲。伊谁实职之，兰台凛秋霜。道惟锄奸宄，庶以全善良。揽辔出都门，眇睇西山冈。庐舍匝阡陌，各各营农桑。厥俗一以朴，民气尤悦康。榛莽化兰蕙，无复嗥豺狼。寻憩古佛刹，绀碧何辉煌。背负诸墓碣，封树皆貂珰。逆阉冢逾制，陵园相颉颃。穹碑矗霄汉，长松绕垣墙。以彼稔凶恶，万死奚足偿。搏噬纵鹰犬，汤镬烹鸾凰。天地尽瞑晦，白日无晶光。古多寺人祸，兹祸逾汉唐。国步倏觥飑，社稷旋沦亡。彼身已寸磔，墓胡留山阳。我见发上指，冲冠心激昂。及此不铲薙，无乃忤苍苍。拜疏请明旨，圣德奋乾纲。碑仆墓亦毁，狐兔将安藏。尧舜除四凶，海宇称平章。诛恶及胜国，来者心自臧。岩壑湔秽浊，草木回芬芳。聊以佐史笔，宪纪于焉张。"瑗字蘧若，祁门人。予辛未科南宫所取会元也。以编修改御史，一时赋诗纪事者甚众。按工部郎中万公爆疏云："臣于三月诣陵开工，过香山碧云寺，见魏忠贤所营坟墓，碑石峥嵘，隧道深闳，翁仲簪朝冠而环列，羊虎接驼马以森罗。制作规模，仿佛陵寝。"云云。则阉擅国柄时，自营生圹已久。特既诛之后，未有建议毁之者，故幸存至今耳。

京师鬻花者，以丰台芍药为最。南中所产惟梅、桂、建兰、茉莉、栀子之属。近日亦有佛桑、榕树。榕在闽广，其大有荫一亩者。今乃小株，仅供盆盎之玩。佛桑重台者，永昌名花上花。见《蓺林伐山》。

二十年来，京师士大夫不复用金扇。初则尚金陵仰氏、伊氏素纸扇，继又尚青阳扇、武林各色夹纱扇。未几，废而不行，独尚曹氏靴扇、溧阳歌扇。一时风会，虽小物亦然，殆不可晓也。

壬午六月初九日，召集内阁、九卿及翰詹、卿寺、科道各部郎中四品以上官于保和殿，传上谕云："寻章摘句，华丽词藻，非帝王之本。朕四十余年，惟日兢兢，未尝少称万几，自警有始无终之诮，念兹在兹也。政事之暇，颇好书射。历年以来，所积临摹字幅，赐卿等观之。"臣士正得绢素大字一幅，共二十七字云："惟正是视，元黄匪惑，非礼不观，仪型是则，慎尔所觌，无愆斯德。临米芾。"首尾凡小玺三曰："渊鉴斋"（长寸余，阔八分，白文）、"康熙宸翰"（方一寸三分，白文）、"敕几清宴"（方一寸四分，朱文）。是年七月二十三日恭纪。

盘山拙庵（智朴）和尚，自江南还山以，《沧浪高唱》画册来索题。盖师访宋牧仲开府于吴门，适朱竹垞（彝尊）太史自禾中来，会于沧浪亭，共赋诗见怀，而画史高简图之者也。宋诗云："清沟辟就老烟霞，瓢笠相过道路赊。携得一瓶豆苗菜（菜名，出盘山），来看三月牡丹花。因缘大事公能了，潦倒粗官我自嗟。好向沧浪亭子上，旃檀香里奉袈裟。经行斜日且观鱼，黄鸟缗蛮入耳初。接席金风旧亭长（竹垞），怀人蚕尾老尚书（阮亭）。春深玉版容参悟，岁晚花宫待扫除。拂子一挥怀小住，空林明月暮钟余。"

《异物汇苑》："巴旦杏出哈烈国，今北方皆有之。京师者实大而甘，山东者实小肉薄。少津液，土人贱之不食。独其仁甘，可以佐蔬。"

庚辰三月，朝阳门外东岳庙火，殿庑皆烬，独左右道院无恙。特发内帑，并令在京在外大小官员捐助，仍以裕亲王监视之，阅岁始毕，上亲临幸焉。庙中仁圣帝炳灵于司命君四丞相像，皆元昭文馆大学士正奉大夫秘书监卿刘元所塑。元最善抟换之法，天下无与比。至是皆毁于火。

壬午，顺天乡试五经监生二人：一庄令舆，江南武进人；一俞长策，浙江桐乡人。初以违例帖出，仍具题请旨。奉旨："俱著授为举人，准会试，嗣后愿作五经者，不必禁止。作何定例，九卿等详议具奏。"

二月二十五日，特命皇长子临故少傅、大学士王熙之丧，拜奠举哀，特恩异数，都人惊传，以为未尝有也。上谕："以世祖皇帝旧臣，故加殊礼。"内阁部院诸臣公疏谢恩，报闻。

十二日，在畅春院，御试庚辰科鼎甲汪绎等及庶吉士。十七日，命下，留馆授职者十三人。顾图河（甲戌一甲第一）汪绎、季愈皆鼎甲，余庶吉士，满汉共十人（戊辰庶吉士梁佩兰张尚瑗，辛未庶吉士狄亿，皆外用。外用者，共三十二人）。

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熊赐履，以老病请告，允之。仍令居京师备顾问。

五月十五日，朝退，御乾清门，赐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御书扇各一。士正得御制《虎邱》五言律诗一首（前有畅春小印，后有"康熙宸翰""稽古右文"二印）。

今京师宴席，最重鹿尾，虽猩唇驼峰，未足为比。然自唐已贵之。陈子昂《鹿尾赋》云："卒网罗以见逼，受庖割而罹伤。岂不以斯尾之有用，而杀身于此堂？为君雕俎之差，厕君金盘之实。"云云。若六朝已来，则以麈尾为谈柄耳，未闻充盘俎也。耶律楚材《西域》诗，亦以鹿尾、驼蹄作对。

胡氏《经籍会通》云："燕中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门外拱辰门西。花朝后三日，则移于灯市。每朔望并下浣五日，则徙于城隍庙中。灯市岁三日，庙市月三日。今京师书肆，皆在正阳门外西河沿，余惟琉璃窯厂间有之，而不多见。灯市初在灵佑宫，稍列书摊。自回禄后，移于正阳门。大街之南，则无书矣。每月朔望及下浣五日，百货集慈仁寺，书摊止五六。往间有秘本，二十年来绝无之。余庚申冬过之，有《两汉纪》初印本最精。又《三礼经传通解》，亦旧刻，议价未就。旬日市期早过之，二书已为人购去，懊恨累日，至废寝食。壬午夏，见旧版《雍录》雕刻极工。重过之，已为人购去矣。癸未夏，得《陈子昂文集》十卷，犹是故物。然如优钵罗花，偶一见耳。

米紫来（汉雯），宛平人，明太仆友石（万钟）之孙也。父寿都，字吉士，亦知名。紫来以顺治十八年辛丑登第，多技艺，工书画，书仿南宫，尤工金石篆刻。以长葛知县行取，适有博学宏词之举，改翰林编修。以典试罣误，久之，召入供奉内庭，迁侍讲，赐宅西华门。寻病卒。太仆有勺园，在京城西海碇，与武清侯清华园相望，亦曰风烟里。今畅春苑，即两园故址也。紫来少喜交游，所交游皆海内名士。与予最相善，颇有倡和。其诗惜为书画所掩，亦散佚无俦矣（紫来曾以其滇中诗属予论次）。

宋时武林马塍藏花之法：纸糊密室，凿地作坎、覆竹，置花其上，粪土以牛溲硫黄，然后置沸汤于坎中，候汤气薰蒸，则扇之，经宿则花放。今京师园丁亦然。予尝以冬月寄诸盆花，约明年花树不败，则酬其直。惟桂花不能如旧，《西湖志余》谓桂必清凉而后放。法当置石洞岩窦间，暑气不到处，鼓以凉飔，乃开。今与桃、梅、杜丹之属同置暖室地窖，宜其不殖也。此亦格物者所当知。

元时张追中者，字子正，都城书老，善制笔。管用坚竹，毫用鼬鼠，精锐宜书。吴兴赵子昂、淇上王仲谋、上党宋齐彦，皆与之善。尚方时，有所需，非追中制不用也。每自持笔以人，必蒙赐酒。今京师未有以善笔名者矣。

顺治初，京师有卖水人赵逊者，未有室，同辈醵金谋为娶妻。一日，于市中买一妇人归，去其帛，则发毵毵白，居然妪也。逊曰："妪长我且倍，何敢犯非礼？请母事之。"居数日，妪感其忠厚，曰："醵钱，本欲得妇耳。今若此，反为君累，且奈何？吾幸有藏珠一囊纫衣中，

当易金为君娶妇以报德。”越数日，于市中买一少女子。入门见妪，相抱痛哭则妪之女也。盖母子俱为旗丁所掠而相失者，至是皆归逊所。妪即为之合巹成礼，妪又自言洪洞人，家有二子。今尚存珠数颗，可鬻之为归计，乃携婿及女俱归。二子者固无恙，一家大喜过望。妪乃三分其产，同居终其身。人以为逊忠厚之报云。

康熙四十三年三月，西城外有盗发古冢，视其志铭，乃明特进荣禄大夫柱国食禄一千一百石修武伯沈清墓也。清字永清，滁州人。洪武壬申，嗣其父为燕山前卫百户，守御开平。永乐间，五从车驾北征有功，累升本卫，世袭指挥同知。洪熙中，升后军都督府佥事，赐蟒龙衣。充参将，镇守大同。寻命为总兵官，镇居庸。宣德中，征乐安州，破兀良哈，北狩洗马岭，皆扈从。升都督同知，总督官军匠作，修造京师城垣、濠堑、桥道。正统中，升左都督，敕谕提督营建奉天、华盖、谨身三殿，乾清、坤宁二宫。正统辛酉告成，特升今爵锡，诰券。子孙世袭，以八年夏四月戊戌薨，年六十七。葬阜城关北原。子荣、孙煜留守，中卫指挥王淳撰文，卞聚书，龚善同篆。予考弇州仁宣以后功臣伯表，无清名，故具录之。

本朝朝仪，大朝日，驾出乾清门，至保和殿稍驻。大学士、学士、都察院、左都御史以下，堂上官、翰林、起居注官，于保和殿门外行三跪九叩头礼。先行，自甬道入太和殿后门出，立詹下，内阁东立西向，都察院西立东向，然后驾至太和殿升座。惟起居注班殿内，在诸王之后，亦儒臣之极荣也。

康熙己卯，南巡视河工，回跸。有御制诗云：“行遍江南水与山，柳舒花放鸟绵蛮。明朝又入邳徐路，凤阙龙楼计日还。”会予以御史大夫被旨，与大司徒陈公（廷敬）、大宗伯张公（英）、大司空王公（鸿绪）入直南书房，因获恭睹，共叹为太平和吉之意云。

本朝新进士胪传后，自鼎甲授翰林修撰、编修外，余皆引见，钦选庶吉士。分清汉书，与鼎甲三人一体教习。顺治间，定例：清书者，升内阁学士；汉书者，升京堂官。或往升侍郎，如程其相（芳朝），以丁亥榜眼及第，至侍读学士，升太常寺卿；左虞孙（敬祖），以己丑会元，至侍读学士，升通政使；临朐冯易斋相国（溥），以读学升吏部侍郎；钱塘黄次辰相国（朴），以读学升礼部侍郎是也。如胜国甲科，即不拘此例。故王宗伯敬哉（宗简）、白司寇东谷（印谦）、高侍郎念东（珩）、胡学士此庵（统虞）诸公，皆为三院学士。三院者，国史秘书宏文院也。庶吉士，则专隶宏文，既设内阁，遂罢三院不设。而别立翰林院，以学士掌之。

鸟兽毛羽之奇异者，如红紫鹦鹉、五色鹦鹉、红鸽、红鸠、鹅儿黄马、桃红瓣点子花马、朱毛虎、山水文豹、朱砂鼠、绿胡蝶，予或见或闻，皆并录之。近日，京师金鱼颜色种种变化，尤为艳异。而白鱼朱砂点者，或在首，或在背，或在尾，置之盆池，游泳唫喁，灿若锦绮，信生物之不可测也。闻又有蓝其色者，惜未见。至于鸽之属、兔之属，亦多异种，不能悉记。又顾邻初《客座赘语》云：“全椒学博王忠征，曾以祷雨，见红鹅，疑是神物，非世所恒有。”莱阳姜如农埰别墅，有红鹅馆。陈其年（维崧）检讨诗余，有紫鹅桥。未详出处，不敢辄书。

予少游京师日，与汪苕文（琬）、刘公㦷（体仁）倡和，晨夕过从无间。一日，往汪邸舍，其小仆孙玉者，走报曰：“王贻上来。”苕文出，为予述之。予笑曰：“此子不减萧茂挺家仆。”

本朝遇内朝行庆贺礼，则上率东宫拜于两宫之门内，诸王公、贝勒、贝子等从拜于门外，阁臣亦与焉。六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已下，则拜于午门，最为得体。宋天圣中，明肃太后垂帘，诏皇帝率群臣上皇太后寿。范文正仲淹方为秘阁校理，上疏请皇帝率亲王皇族于内中上寿，诏宰臣率百僚于前殿上两宫寿，即今制也。事详《儒林公议》。

鳆鱼产青莱海上，珍异为海族之冠。《南史》有饷三十枚者，一枚直千钱。今京师以此物馈遗，率作鲍鱼，则讹作秦始辒辌中物，可笑。又一郎官馈岁单，有烧鸦，见之愕然。徐问之，乃鸭之讹耳。

京朝官三品已上，在京乘四人肩舆，舆前藤棍双引喝道。四品自佥都御史已下，止乘二人肩舆，单引，不喝道。宋人喝道，皆云某官来，以便行人回避。明代阁臣入直，呵殿至闱禁中，今则至棋盘街左右即止。凡八座皆然，行人，亦无回避者矣。

今京官四品，如国子监祭酒、詹事府少詹、都察院佥都御史，骑马，则许开棍喝道，肩舆则否。予同年徐敬庵（旭龄），由佥都御史巡抚山东，出都日，骑马开藤棍，此旧例也。凡巡抚入京陛见，多乘二人肩舆，亦不开棍喝引。

予为盘山释智朴题诗，用苗茨字，朴疑之，书询所出。按《洛阳伽蓝记》：“柰林南有魏明帝苗茨之碑。”杨炫之释曰：“以蒿覆之，故云苗茨。”

康熙中，尝命画苑写耕织图，御制诗冠其上方，刻印颁行。按此图，始于宋于潜令四明，楼玮（按他本皆作钥）作《耕织图》以献思陵，各系五言八句诗，逐段有宪圣皇后题字。

分甘余话

[清]王士禛撰　张世林整理

《分甘余话》四卷，清王士禛撰。王士禛（一六三四——一七一一），字子真，号阮亭，晚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山东淄博市桓台县）人。顺治十五年（一六五八）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讲、刑部尚书。康熙四十三年（一七〇四）罢官，后一直在家从事著述。《分甘余话》即其罢官家居时所撰。

本书记述的内容颇为广泛，举凡典章制度、诗歌品评、地名考辨、文人轶事、社会风俗、地方物产等均有涉及，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康熙四十八年序刊本是本书最早的刻本，七略书堂校刊本和民国间的石印本均由此出。现以初刻本为底本标点整理。

自　序

昔王右军在东中，与吏部郎谢万书云"顷东游还，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虽植德无殊邈，犹欲教养子孙以敦厚退让。庶令举策数马，仿佛万石之风"云云。仆少时读之，已有味乎其言。七十归田，读书之暇，辄提抱弱孙以为乐，其稍长者，年甫十岁，已能通《易》、《书》、《诗》三经。纸窗竹屋，常卧听其咿唔之声，不觉欣然而喜。夫人幼而志学，意在逢世，下而黄散，上而令仆，以为至足矣。仆生逢圣世，仕宦五十载，叨冒尚书，年逾七袠。迩来作息田间，又六载矣。虽耳聋目眊，犹不废书，有所闻见，辄复掌录，题曰《分甘余话》，庶使子孙辈知老人晚年所乐在此尔，不敢谓如袁伯业老而好学也。己丑腊月朔雪中书。渔洋老人王士禛。

卷　一

群芳谱及佩文斋广群芳谱

《群芳谱》一书，先祖前浙江右布政使、今皇赠经筵讲官、刑部尚书（臣）象晋所著。万历中，先祖官京师，为党人所忌，借丁巳京察谪官，家居十载，甘农圃以没齿，作为此书，名亭曰二如以见志，后刻于虞山毛氏汲古阁，流传已久。康熙四十四年六月十二日，奉圣旨开馆广续，命编修（臣）汪灏、张逸少等四人为纂修官，至四十六年二月告成，凡一百卷，赐名《佩文斋广群芳谱》，御制序文，冠于编首，仍存先臣自序及每卷小序，亦所不遗。（臣）感荷圣恩，荣施泉壤，谨录御制，并述缘起，以彰异数，备家乘云。原任经筵讲官、刑部尚书（臣）王士禛恭纪。

御制广群芳谱序

粤自神农氏尝草辨谷，民始知树艺医药；伊耆氏命羲和推步定历以授时，民始知耕获之不愆，而百工绩熙。伟哉，开物成务，启牖来兹，圣帝之功与天地并矣。朕听政之暇，披阅典籍，留意农桑，绘耕织之图，制永言之什，时巡所至，亲历田间，其稼穑之艰难、作劳之辛苦，既周知而洞悉矣。每思究百昌生殖之理，极万变消长之情，著为成编，以佑吾民。尝谓《尔雅》具其名物，而郭璞、陆佃、孙炎之流，疏注埤翼又加详焉。其明备者莫如《本草》。自本经以迄陶弘景、苏颂而下数十种，凡采治之法，无不该核。他如《齐民要术》、《月令广义》诸书，其莳植之宜，为更晰矣。遐稽往牍，撷其英华，归于简括，良匪易也。比见近人所纂《群芳谱》，搜辑众长，义类可取，但惜尚多疏漏，因命儒臣即秘府藏帙，捃摭荟萃，删其支冗，补其阙遗，上原六经，旁据子史，洎夫稗官野乘之言，才士之所歌吟，田夫之所传述，皆著于篇。而奇花瑞草之产于名山，贡自远徼绝塞，为前代所未见闻者，亦咸列焉。复允廷臣之请，益以朕所赋咏，依类分载，总一百卷，命名曰《佩文斋广群芳谱》。冠以天时，尊岁令也；次谷、次桑麻，崇民事也；次蔬茶、果木、花卉，资厚生溥利用也；终以药物，重民命也。其诸天时早晚之候，人事种溉之方，地力彼此之殊，物性

良楛之异，罔弗条举缕析，灿然可观焉。是书也，揽品汇之蕃滋，想群生之率育，一展卷间，化机洋溢，于兹毕呈，固不惟矜淹洽侈藻丽也。以是刊布天下，垂之久远，使吾民优游于农圃之中，家室盈宁，乐其业而不惮其勤，而大夫士以及民之秀者，因以区别物宜，审其淑慝，凛嗜好之常，慎节宣之度，于以跻仁寿而享泰平，亦不为无所裨助也哉。康熙四十七年五月初十日。

诗中酒楼

《青箱杂记》云："王安国诗好用酒楼，常问子诗有几酒楼？"余因忆康熙甲子奉命往祭南海，大雪渡浔阳江，后二十二年作诗赠郓城人樊棱（棱善琵琶）云："苦竹黄芦满目愁，嘈嘈切切似江州。茫茫九派多风雪，忆泊浔阳旧酒楼。"不知安国见之，以为何如也。

又诗中酒楼

陈仓有古卖酒楼，东坡尝赋诗，余丙子再以祭告人蜀过之，题一绝句云："昨向宜春下苑游，曲江烟草似悲秋。珠帘甲观俱黄土，何必陈仓卖酒楼！"故友余澹心（怀）咏孙楚酒楼云："江南城西酒楼红，无数杨柳迎春风。孙楚去后李白醉，千年不见紫髯公。"余选入《感旧集》，此亦二酒楼也。

清代视朝仪

本朝凡视朝，驾未出，则内阁大学士、学士、翰林、起居注官、都察院左都御史、副佥都御史先入候驾。驾出，先于保和殿升座，内阁、都察院、起居注官行礼毕，先自御路趋往太和殿，内阁立殿门外东，西向；都察院立殿门外西，东向。然后驾至升座。诸王分东西班鱼贯而人，敷茵于地而坐。起居注班诸王后，东向。其诸王谢恩则拜于台阶之上，毕，然后尚书已下文武官员谢恩，行三跪九叩头礼，毕，然后外国陪臣行礼亦如之。

梁王吹台

汴中梁王吹台，一名繁台，以繁姓家于台侧，故名。按繁姓，蒲禾切，音婆。汉有繁延寿，魏有繁钦，唐有繁知一。台以姓得名，当作蒲禾切，今读作符艰切，非是。

祖约苏涣

卢循盗贼，而沙门慧远与之友善；祖约叛逆，而少与阮孚齐名。王丞相尤爱重之，曰："昨与祖士少语，遂令人忘疲。"是皆理之不可解者。杜子美《赠苏涣诗序》云："苏大侍御涣，静者也。"涣竟煽动岭表，与哥舒晃作乱，亦其类也。

瓜瓤黛色

《画墁录》："襄邑义塘瓜，剖之色如黛，而味甘如蜜。"余昔寄同年刘考功公勇（体仁）句云："侧闻西湖水，嫩绿如瓜瓤。"用此。世必疑瓜瓤无黛色者矣。

梁世勋进贡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广西巡抚梁世勋进青驼二，长尾猿二，绿凤、绿鸠各一双。

录祖辈诗

三伯祖光禄少卿养吾公（象蒙），万历庚辰进士，起家阳城知县，擢监察御史，官止卿寺。近始见手书诗草一卷，谨录四篇，以存其梗概。《凤音曲》："凤兮凤兮集高冈，七德九苞称至祥，五音六律鸣朝阳。鸣朝阳，应明主；非帝庭，宁高举。"《鹤鸣曲》："苍松挺挺鹤相招，振翮翩翩来九霄，警霜戛戛鸣九皋，鸣九皋，声万里；明月来，清风起。"《瑶琴曲》："我携绿绮奏薰风，一曲相思弹未终，泪垂弦绝送归鸿。送归鸿，坐明月；人不见，心如结。"《暮雨曲》："忽忽白云罗神霄，霏霏暮雨平河桥，有美　人路迢遥。路迢遥，望无极；梦相见，醒相忆。"十叔祖翼吾公（象节，）万历壬辰进士，改翰林授简讨，少有诗名，稿今无传，惟郑简庵（独复）先生《新城旧事》载其二句云："古寺人来花作供，孤城春尽草如烟。"八叔祖伯石公（象艮）、十七叔祖季木公（象春）、十八叔祖用晦公（象明）诗，别详《三王公集》（季木公，元名象巽；用晦公，元名象履）。

南书房

大内南书房在乾清门内西廊下，内直翰林官居之，其出入皆奉旨由某门侍卫某人导引伴送。壬戌后，特旨内直官许于禁中乘马至所出入之门，故朱简讨彝尊纪恩诗云："回思身贱日，足茧万山中。"盖异数云。

绎　史

康熙四十四年，圣驾南巡至苏州。一日垂问故灵璧知县马骕所著《绎史》，命大学士张玉书物色原版。明年四月，令人赍白金二百两至本籍邹平县，购版进入内府，人间无从见之矣。

历下水记

《墨庄漫录》云："济南为郡在历山之阴，水泉清泠，凡三十余所，如舜泉、爆流、金线、真珠、孝感、玉环之类皆奇。李格非文叔作《历下水记》，叙述甚详，文体有法。曾子固诗爆流作趵突，未知孰是。"按文叔《水记》，宋人称之者不一，而不得与《洛阳名园记》并传，可恨也。吾郡名泉凡七十二，此云三十余者，盖未详也。

黄莲花

黄牡丹，今亳州、曹县皆有之，荷花则未闻有黄色者。《墨庄漫录》云："京师五岳观凝祥池有黄莲花甚奇，仅见于此。"

陈辅题壁诗

宋丹阳陈辅访建康杨骥题壁绝句云："北山松粉未

飘花,白下轻风麦脚斜。身似旧时王谢燕,一年一度到君家。"风致可爱。然辅不闻有诗名,若唐人任华、卢延让之属,诗反得传于后,名之显晦信有数耶?

苏轼张舜民诗

余尝谓东坡《凤翔八观诗》不减杜子美。宋人亦谓张芸叟《凤翔吴道子画记》不减韩退之。

柳永墓

柳耆卿卒于京口,王和甫葬之,然今仪真西地名仙人掌有柳墓,则是葬于真州,非润州也。余少在广陵有诗云:"江乡春事最堪怜,寒食清明欲禁烟。残月晓风仙掌路,何人为吊柳屯田。"

青山于蓝

余官祭酒日,有《送陈子文归安邑》诗,云:"月映清淮何水部,云飞陇首柳吴兴。"按叶石林云:"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又李易安云:"露花倒影柳三变,桂子飘香张九成。"或谓余句法本此,窃自谓青出于蓝,后当有知之者。

赵申乔

近岁遭逢之奇,无如毗陵赵中丞申乔者。申乔,康熙庚戌进士,初仕为商丘令,升刑部员外郎,引疾家居。特旨起擢浙江布政使,寻巡抚其地。弟申季,丁丑进士,自广西知县召入翰林。子凤诏,戊辰进士,知临汾县,甫一载,超擢太原知府。熊诏,己丑进士,特赐状元及第。

宋荦及子至筠

宋开府牧仲(荦)遭遇亦奇。牧仲以江宁巡抚、副都御史超拜吏部尚书。子至,庚辰进士,入翰林为编修,致福建佥事,未一载,擢按察使。筠,己丑进士,入翰林为庶吉士。

读书过用目力

《避暑录》言:"平生用目力常数倍于他人,安得不敝?"因历稽古左丘明、杜子夏、郑康成、高堂隆、左太冲诸人,皆以读书致然。余自幼小,凡博弈诸戏,一无所好,唯嗜读书,虽官户部侍郎、刑部尚书最繁剧之地,下直亦手不释书卷也。自甲申归田六年矣,目力益昏,始悔少壮之过用其力。然老矣,终亦不能废书也。

韩翃诗多传禁中

唐韩翃以"春城无处不飞花"一诗见知九重,召知制诰,传为佳话,世尽知之。《杜阳杂编》又载一事:德宗西幸有二马,一号神智骢,一号如意骝。贞元三年,蜀中进瑞鞭,有麟凤龟龙之形,色类琥珀。一日将幸诸苑,内厩进瑞鞭,上顾近臣曰:"昔朕西幸有二骏,称二绝,今获此鞭,可称三绝矣。"因吟曰:"鸳鸯赭白齿新齐,晓日花间散碧蹄。玉勒乍回初喷沫,金鞭欲下不成嘶。"亦翃作也。知翃诗流闻禁中者多,不独"寒食东风"之句而已。

张九征及诸子

丹徒张氏吏部文选郎中九征,顺治乙酉解元,丁亥进士,终河南督学。诸子:玉裁,康熙丁未进士,第一甲第二人及第,终翰林院编修。玉书,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仕可,康熙丙辰进士,亦以佥事为河南督学,迁湖广布政使司参议。恕可,康熙戊辰进士,浙江杭州府知府。玉书子逸少,康熙甲戌进士,翰林院编修。

李时谦为官廉正

李时谦字吉爻,淮安山阳人,顺治辛丑进士,初为潞安府推官,历乐陵、黎城二县知县,有清白名,内召为监察御史,号称廉正,久之引疾里居。陕西大饥,特起为督粮道参议,操守孤介,不名一钱,未几卒官。将军、督抚、布按已下往吊,蓬蒿满庭,至无含敛之具,皆为挥涕,醵金买棺,代为含敛,而归其丧于江淮。余昔官副都御史,识其为人,盖古之君子也。

北宋末习诗赋者杖

道君时,以言官建议,习诗赋者杖一百。有尹天民者为南京教官,至之日,悉取《史记》以下至欧阳《史》,焚讲堂下。王安石之学术,为害于世道人心如此。又按:建言者御史李彦章也,疏以诗赋为元祐学术,其意在黄、秦、晁、张四学士,而并劾及前代,陶渊明、杜子美、李太白皆贬之,尤可笑;定律令则何执中也。二子可谓失其本心,无耻之尤者矣!

崔湜辈皆人头畜鸣

唐中宗时,群臣多应制赋诗,如崔湜、郑愔、宋之问辈,皆人头畜鸣,张柬之等五王皆死此三人之手。盖将以拥戴武三思,危唐社稷,与宗楚客厥罪维均。乃鸱枭之音,亦溷风雅。每观唐诗至此,未尝不发指也。

封典回赠其兄

今朝廷凡覃恩有移赠之例,谓辍己应得封典而赠本生父母也。唐李德裕任荆南节度使、检校司徒、平章事,遇覃恩,当追赠祖父,乃乞回赠其兄故楚州刺史、工部侍郎德修为礼部尚书。此创例,古今未闻。

施闰章诗高妙不减潘阆

"久客见华发,孤棹桐庐归。新月无朗照,落日有余晖。渔浦风水急,龙山烟火微。时闻沙上雁,一一皆南飞。"右宋初潘阆诗也,高妙不减岑嘉州。又"夜凉疑有雨,院静若无僧",亦佳句。故友施侍读愚山(闰章)《宿越州天衣寺》云:"月照竹林早,露从衣袂生。"亦不减阆语。

淳熙八年中秋

淳熙八年中秋节，孝宗诣德寿宫，太上留宴香远堂。堂东有万岁桥，以白玉石为之，雕兰莹彻，上作四面亭，皆用新罗白木，与桥一色。大池十余亩，植千叶白莲，御榻、屏几、酒器皆用水晶，独召小刘妃吹白玉笙，作《霓裳中序》。每观此一段风景，不啻明皇梦游广寒也。今年中秋阴晦，薄暮遂雨，终夜淋漓不止，煞风景乃尔。因录此以当梦游。

於潜绢

余少官广陵，同年义兴万云骹（锦雯）罢於潜令，来扬州，揖罢，余亟问曰："还有於潜绢也无？"万茫然。既坐定，俯首思之忽悟，乃大笑，茶杯几覆。

醴泉寺溪

醴泉寺在长白山之西，西有大溪，溪中多巨石，红叶时最可游憩。石下产小蟹，百十为群，一二寸之鱼泳游其间，与日影相映，恍忽无定。去吾别业才七八里。余有诗云："千林红叶多，乱此一溪水。叶逝水空明，鱼苗可怜紫（唐诗："鱼鳞可怜紫"）。石根如蟹堁，螯跪五铢小。琐䖳腹中居，何似清流好。"

题王崇节画

崔子忠字青蚓，又字道毋，登州莱阳人，居京师，工画山水人物。王崇节字筠侣，文贞之弟，文靖季父也，官把总，生于阀阅而任诞不羁，视富贵蔑如也。画学青蚓，京师贵之，故相国梁公玉立（清标）常以筠侣画草虫索题，余赋二绝句云："髯翁任诞如忠恕，脱屣朱门傲五侯。肯为尚书写幽兴，碧花红穗草堂秋。""一幅丹青顾野王，草根纤意曲篱旁。风怀磊落如公少，便注虫鱼也未妨。"

高珩慕西湖严滩山水

高念东先生（珩）作少宰日，忽赋一诗，题曰《愿作杭严道》，或讶而问之，答曰："吾平生慕西湖、严滩山水之胜，聊以寄兴耳，官资高卑不暇计也。"其漫兴如此。

宋元祐禁福建造贡茶

宋丁谓为福建转运使，始造龙凤团茶，上供不过四十饼。天圣中又造小团，其品过于大团。神宗时命造密云龙，其品又过于小团。元祐初宣仁皇太后曰："指挥建州，此后更不许造密云龙，亦不要团茶。拣好茶吃，生得甚好意智？"宣仁改熙宁之政，此其小者。顾其言实可为万世法，士大夫家膏粱子弟尤不可不知也。谨备录之。

张旭书法

唐张旭以草圣名世。《画墁录》云："长安府录厅有唐吏部郎官题名碑，张长史书序，楷法整若军阵。"云云。世言长史书法传颜鲁公，观此信然。

阳宅三十六祥出处

吾家祖训，厅事屏风所书"心相三十六善"，余已于《香祖笔记》详其出处，惟"阳宅三十六祥"，不记所出。近始考得之，乃宋曾空青语也。空青名纡，山谷之友，元祐君子也。

御笔赐书

余官御史大夫时，尝蒙御笔赐一堂联云："烟霞尽入新诗卷，郭邑闲开古画图。"又尝被赐御书"带经堂"、"信古斋"二扁，今分悬东西二第中堂，志圣恩，示子孙，不敢喧也。

蒋　超

蒋修撰虎臣（超）先生，癸丑殁于峨眉，既二十五年矣。余丙子再使蜀，甫入剑门关，宿于驿舍，忽梦先生来迓，执手微笑而无一语，似以不二法门相示者，异哉！若先生者，真不死也。

术士不足信

先祖方伯赠尚书府君与伯祖兵部尚书太师府君为胞兄弟，太师笃信堪舆家，常有数辈在客舍，方伯常非之。自卜兆域于高祖忠勤公茔之西，恒语先赠尚书："初至此地，觉足下步步如登高然，然实平地耳，心以为吉壤"。即决意用之，葬两祖母夫人。而太师所择在淄川县，北距新城六十里，竟无后。方伯子孙众多，愚兄弟同胞四人，三人成进士。府君初赠户部左右侍郎，累赠刑部尚书，皆带经筵讲官，始知术士之言不足听，而府君高见为不可及也。

沈　渊

同邑沈澄川（渊）先生，幼时丧父，太夫人欲卜吉壤，不肯延致堪舆家。但每夜至舍后近地，纵横步之再三，忽曰："此即吉地也。"遂卜窆焉。后沈公成嘉靖乙丑进士，入翰林，官国子司业。卒，以东宫讲官旧劳，特予祭葬。

号与地名泉名峰名巧合

昆山顾炎武，号亭林。扬之通州有老儒，古姓，号辣泉。同年孟县薛给事奋生，号老峰。皆地名、泉名、峰名连姓字巧合者，亦奇。古人不记有此例否？当博考之。

古籍亡佚不可解者

《异闻录》言"宋太平兴国中，编次《御览》，引用书一千六百九十种。以今考之，其无传者十之七八矣。姚铉以祥符四年集《唐文粹》，其序云：'今历代坟籍，略无亡逸。'观铉所类文集，亦多不存"云云。当五代乱离板荡之后，而古书多存，历北宋太平全盛之世，而古书

反亡，殊不可解。岂金源入汴，其兵火之厄反甚于五代时与？

张 蕴

宋张蕴为淄州兵马监押。咸平中，契丹犯境，有全城之功。后为环州监押，虽处穷边，犹建孔子庙。庆历中，范文正过之，书其碑阴以美之。子揆、掞，以文学才行有名于世，皆登侍从。右见《渑水燕谈录》。今济南郡城东三十里王舍人店，有东坡所书"读书台"三大字石刻，耕者出之田间，掞遗迹也。

礼条店

范文正公幼随其母客济南长山县，而读书长白山之醴泉寺，今长山城外孝水南岸有公祠。城西十五里礼条店，公所常往来之地。后公守青州，过长山，父老迎候于此。从曾叔祖开封太守曙峰公(之都)作三贤祠于市之西北隅，以祀公与陈仲子、伏生，香火至今不绝。《文正集》旧刻大字本编首有《礼条店图》，俗讹为李三店，非也。

翟院深

翟院深与李成皆营丘人，而院深伶工也。一日太守宴会，院深击鼓失节，召问之，对曰："适仰见飞鸿，淡伫可爱，思欲图写，凝思久之，不知鼓声之失节也。"院深名在《宣和画谱》，与史邦卿以堂吏而名列词中大家，皆奇事。

章丘甯氏

章丘县西北有甯戚城，春秋齐甯戚采邑，今县有甯氏，尚为巨族。余尝挽从甥甯生一联云："相国悲歌扣牛角，仙人暂死食飞鱼。"次句用《列仙传》甯封事，皆甯氏也。

断肠草

田侍郎纶霞(雯)言："巡抚贵州日，署中庭砌间有草，结实红如珊瑚可爱，熟时，有小鸟红色，羽毛甚丽，来食此草。问之吏卒，云：'此断肠草也，鸟亦名断肠鸟，专以此草为食，皆有大毒。'"余观《冷斋夜话》云："断肠草不可食，其花美好，名芙蓉花出陶贞白仙方。"其说稍异。

边 鸾

唐边鸾，德宗时人，尤善花鸟。晚转徙泽潞，随时施宜，画带根五参，亦极工妙(《人参谱》)。

诗 思

唐郑綮云："诗思在灞桥驴子背上。"胡擢云："吾诗思若在三峡闻猿声时也。"余少在广陵作《论诗绝句》，其一云："诗情合在空舲峡，冷雁哀猿和竹枝。"用擢语也。后壬子秋典蜀试，归舟下三峡，夜泊空舲，月下闻猿声，忽悟前诗，乃知事皆前定尔。

雨后风光

己丑岁，自春夏至秋八月多雨，书屋后丛竹甚茂，雨后鹅儿鸭雏拍浮其间，颇似画本。余赋绝句云："紫竹林中水满塘，鹅儿得意弄轻黄。鞭材剩有鹅溪绢，合付边鸾与赵昌。"从侄磊字石丈，善丹青，当令补作一图。

柳诗蛇足

余尝谓柳子厚"渔翁夜傍西岩宿"一首，末二句蛇足，删作绝句乃佳。东坡论此诗亦云："末二句可不必。"

诗意与古人暗合

老杜诗"白鸟去边明"；坡公诗"贪看白鸟横秋浦，不觉青林没晚潮"。余少登京口北固山多景楼，亦有句云"高飞白鸟过江明"，一时即目，不觉暗合。

远公事可疑

洪觉范云："远公拒谢康乐入社，而与卢循执手言笑。谓远知人，则何暗于循？谓不知人，则何明于灵运？"余于此段公案，固常疑之。然又念远开莲社，众至百数十人，何其多耶？岂此百数十人者，心尽不杂过康乐乎？抑来者不拒乎？宜渊明之攒眉。而独拒一康乐，何说耶？恨不起远于地下而问之。

刘跛子诗

重阳前一日风雨，观《冷斋夜话》刘跛子事，戏为绝句云："不从勾漏觅丹砂，不借飙轮转法华。秖爱青州刘跛子，一年一看洛阳花。"又云："蜂蝶萧疏春日斜，洛阳花事委泥沙。野人久狎东篱菊，不爱铺堂富贵花。"(南唐徐熙画牡丹进御，谓之铺堂花。)

十七史外史书

余少与考功西樵兄言："史事自十七史外，如《史记》外则有苏氏《古史》。前后《汉书》外有荀悦、袁宏两《汉纪》。《三国志》外有谢陛《季汉书》。《晋书》外有崔鸿《十六国春秋》。《南北史》、《宋》、《齐》、《梁》、《陈》、《隋》诸书外有王通《元经》。《新唐书》外有刘昫《旧唐书》、范祖禹《唐鉴》。《五代史》外有薛居正《旧史》及马令、陆游《南唐书》、吴任臣《十国春秋》。《宋史》外，北宋有王偁《东都事略》、曾巩《隆平集》；南宋有李心传《三朝朝野汇编》、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元史》外有苏天爵《名臣事略》。凡此诸书，皆当兼收并采，不可以其不列学官而偏废之。"兄亟然其言。今五十余年矣，白首汗青，徒有愧叹，而西樵下世已三十七年。己丑重阳，秋霖乍霁，偶忆往事，援笔记此。

董其昌诗

东坡庐山诗云："溪声即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

身。”万历中，董思白（其昌）宗伯寄先大司马太师府君诗云：“铙歌即是广长舌，大纛岂非精进幢。”全袭坡语，稍变其意耳。时府君以兵部尚书视师行边，故云。

腐儒问妓

里中一腐儒，忘其姓名，一日赴友人妓席。妓起行酒，次至腐儒，忽色庄问妓曰：“卿业此几年矣？或不得已而为之乎？抑有所乐而为之乎？”合坐闻之皆大噱，而腐儒迄不悟。

马吊牌

余常不解吴俗好尚有三：斗马吊牌、吃河豚鱼、敬畏五通邪神，虽士大夫不能免。近马吊渐及北方，又加以混江、游湖种种诸戏，吾里缙绅子弟多废学竞为之，不数年而赀产荡尽，至有父母之殡在堂而第宅已鬻他姓者，终不悔也。始作俑者，安得尚方斩马剑诛之，以正人心、以维恶俗乎！或云宋杨文公大年好叶子戏。

戴嵩画牛

《东坡志林》记杜处士蓄戴嵩画牛一幅，甚宝惜之。有牧童见而笑曰：“牛斗力在角，尾当搐入两股间，今掉尾而斗，谬矣。”此与黄筌别画钟馗抉鬼眼，精神、意思俱在拇指同旨。

先人著述应早付剞劂

每见人家子孙留意祖父著述手泽，往往不多得。陆放翁记张子功枢密云：“先人有遗稿，满四箧，字画极难辨，惟某识之。某若死，则皆不传，岂容不急归耶。”此意今人知者盖鲜矣。余所见叶文庄与中（盛）遗集写册，皆手自点窜钩勒，藏其裔孙文敏讱庵（方蔼）处，文敏仕为学士侍郎加尚书矣，余屡劝刻之，竟不果。兴化李映碧（清）廷尉丞好著书，常以陆游、马令二家为经，别修《南唐书》，而以《江表志》、《钓矶立谈》诸书为纬，尊李氏为正统，其书颇可传。子木庵（柟）官御史大夫，延余门人嘉定张云章汉瞻专司雠较之役，荏苒数年，竟未剞劂，而木庵死矣。右皆有贤子孙，且官通显，而不及传先人之书，使流通于后世，况其下焉者乎？可叹也。

竹炭

《老学庵笔记》云：“北方多石炭，南方多木炭，蜀多竹炭。”余询之门人，南部李曲江少司马（先复）云：“蜀中初无竹炭，不知宋时何以有之。”或古有之而其法不传耶？

杨云翼李基和诗中佳句

《中州集》载杨云翼诗“金波曾醉雁门州，信有人间五月秋。万古河山雄朔部，四时风月入南楼。”云云，诚佳作也。近李梅崖中丞（基和）代州诗云：“谁识雁门今夜月，山川别样在冰壶。”亦是佳句，而彼土之高凉，可以想见矣。

李汾诗

金李汾长源诗：“烟波苍苍孟津戍，旌旗历历河阳城。”不减少陵、东坡。

邢侗书法

临邑行太仆卿邢子愿先生（侗）以书名万历间，取法晋人，不落唐、宋窠臼。其邑人王葱岳大司马（洽）萃其书为《来禽馆帖》，凡数十卷，时号“北邢南董”。今董书盛行海内，而邢书知之者鲜矣，余西城别墅“茂林修竹”四大字是其真迹。

名湖多被侵占

陆务观云：“吾乡镜湖，为人侵耕几尽，阆州南池数百顷亦为平陆。”古今胜迹，往往陵谷迁移如此。吾郡明湖，几分城之半，四五十年前，湖面甚阔，近为人家占作藕塘，此疆彼界，画为沟塍，舟行渠中，了无烟波浩淼之趣，几何不为镜湖、南池之续耶？为之一叹。

方文佳句

方嵞山（文）《冬日林茂之前辈见过》云：“积雪初晴鸟晒毛，闲携幼女出林皋。家人莫怪儿衣薄，八十五翁犹缊袍。”嵞山又有诗云：“乌衣巷口多芳草，明日重过是早春。”亦佳句。

又一李龟年

唐僖宗朝，南诏请和亲，遣宗正少卿李龟年充使，是又一李龟年。

李　绂

自科场许《五经》中式，而习者益众，数科以来，如直隶、陕西某某，皆以《五经》抡元。戊子江西解元李绂，临川人，《五经》文二、三场皆刻程文，悉博大精深，殆有万夫之禀，今官庶常。何澹庵（世基）翰林云：“渠读书，一览辄诵，不忘也。”

一　水

一水，水名也。郦《注》：“渭水又东，会一水，水发吴山。《地理志》：‘吴山，古汧山也。山下石穴，水溢石空，悬波侧注。’”按此即一水之源，在灵应峰下。所谓“西镇灵湫”是也。余丙子祭告西镇，尝品茶于此，与西山玉泉极相似。

吴天章诗

吴天章《答人》云：“自卜条南旧隐居，明星玉女对摊书。门前万里昆仑水，千点桃花尺半鱼。”又“至今尧峰上，犹上尧时日。”又“河声过雷首，雨气下风陵。”

西樵诗

西樵《古意》云：“鸡鹊两两栖浦沙，昨夜郎来眠妾

家。灭烛人门戴星去，看郎一似菖蒲花。”最质而古。

卷 二

临济寺

真定府临济寺唐义玄禅师道场，余以康熙丙子过之，荒凉颓落，阒无一僧。今临济儿孙满天下，名山大刹，开堂领众者，不可胜数，而祖庭败坏如此，无一人任兴复者。余因忆宋僧证悟法师题马祖殿云：“寄语江西老古锥，任教日炙与风吹。儿孙不是无料理，要见冰消瓦解时。”遂题是诗于佛殿之壁，今又十三年矣，不知竟有担当此事者否也。

黄始诗

黄始字静御，吴人，有诗云：“一声啼鸟半江月，才到两山天欲明。”

君子小人

李文饶、牛僧孺，君子小人判然也。颍滨并称为豪杰之士，而东坡戏为《酒令》云：“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斩小畜，后斩大畜。”然则僧孺之人可知矣，可与赞皇并称乎？明彭泽、王琼如参商水火之不相能，其为邪正亦易见也，乃李贽《名臣传》列琼，而泽则附见之，公议安在？

评陈子龙湘真词

余少时评陈卧子（子龙）《湘真词》：“如香车金犊，流连陌阡，转令人思草头一点之乐。”

诗文词曲贵有节制

凡为诗文，贵有节制，即词曲亦然。正调至秦少游、李易安为极致，若柳耆卿则靡矣。变调至东坡为极致，辛稼轩豪于东坡而不免稍过，若刘改之则恶道矣。学者不可以不辨。

佛经多出文士之笔

前辈多言诸佛经多出六朝、唐人文士之笔，初亦疑之，然观唐贞观中令玄奘法师译诸经，有译经使十余人。又谕有不稳当处，随即改正。则所云多出文士之笔，良然。

汉中府璞石

汉中府治月台东南隅有璞石，如鼓而方，高二尺六寸，围八尺，胆间作四兽，面有剖露痕，审视之，真碧玉也。门人陈子文（奕禧）《益州于役记》云：“制似罍，相传是楚、汉间物，未详。”

清朝状元多选书法优者

本朝状元必选书法之优者。顺治中世祖皇帝喜欧阳询书，而壬辰状元邹忠倚、戊戌状元孙承恩皆法欧书者也。康熙以来，上喜二王书，而己未状元归允肃、壬戌状元蔡升元、庚辰状元汪绎皆法《黄庭经》、《乐毅论》者也。惟戊辰进士中工二王体者，首推海宁查升，以其族叔嗣韩兼习《五经》，拔置鼎甲，升遂抑置二甲。丁未进士工书者，首枣强宋师祁，而不与鼎甲，又不与吉士之选，终于一令，亦可惜也（宋字中郎）。

罗纨

秦罗敷，敷字或作“纨”。李西台书小词亦作罗纨。《懒真子》引《汉书》昌邑王贺妾名罗纨，乃严延年女孙，然不言“敷”、“纨”二字何以通用。或有博雅者知之，俟考。

王铎张玉书饮食多寡

《归田录》言：“张仆射饮啖过人，晏元献所食至少。”近人亦有相类者。孟津王文安公（铎）在京师，诸公欲乞书，辄置酒邀之饮，无算爵，或烹鸡卵数十，盛以巨盎，破馎饦、蒸饼亦数十枚，杂投其中，而食之立尽。康熙辛未，余贰京江相国张公素存（玉书）典会试，每五鼓必秉烛起坐，夜则和衣而寝。食时，或切山药极薄，煮熟置盂中，不过五七片；或炒米少许而已。

韩菼嗜烟酒

韩慕庐宗伯（菼）嗜烟草及酒，康熙戊午与余同典顺天武闱，酒杯烟筒不离于手。余戏问曰：“二者乃公熊、鱼之嗜，则知之矣，必不得已而去，二者何先？”慕庐俯首思之良久，答曰：“去酒。”众为一笑。后余考姚旅《露书》：“烟草产吕宋，本名淡巴菰。”以告慕庐，慕庐时掌翰林院事，教习庶吉士，乃命其门人辈赋《淡巴菰歌》。

程石臞嗜槟榔

故友程石臞，南海人，嗜槟榔，官兵部职方郎中。一日早朝，余戏占口号赠之云：“趋朝夜永未渠央，听鼓应（平）官有底忙？行到前门门未启，轿中端坐吃槟榔。”闻者皆为绝倒。按舆轿见《前汉书》。

奇技淫巧

康熙乙丑，余奉使南海，见六榕寺一立佛像，皆以珠玉、珊瑚、玛瑙、琥珀、蜜蜡、砗磲诸宝庄严之，已为希有。顷闻京师鬻一紫檀坐椅，制度精绝，亦以珠玉等诸宝为饰。一方伯之子欲以百二十金购之，德州李庶常文众（棣）力止之，乃已。此真所谓奇技淫巧者也。

鼎甲同至八座

近科鼎甲三人皆至八座者甚少，同时者更少，惟癸丑状元韩菼、第二人王鸿绪、第三人徐秉义同时为八座。韩礼部尚书，王工部尚书，徐吏部侍郎，衣冠诧为盛事，本朝设科已来所未有也。《归田录》记首甲三人并登两府者，惟天圣五年一榜，此足相匹。

沈诗任笔

六朝人谓文为笔。齐梁间江左有"沈诗任笔"之语,谓沈约之诗,任昉之文也。然余观彦升之诗,实胜休文远甚;当时惟玄晖足相匹敌耳,休文不足道也。

直呼名

广平张盖字覆舆,申凫盟涵光友也,常有赠申一绝句云:"草泽贤豪尽上书,奎章阁外即公车。我同渔父因衰老,独有涵光是隐居。"金陵黄周星九烟,明末进士也,赠长洲尤悔庵云:"今朝喜得见尤侗",皆直呼其名。此以古道自处,故以古道待其友,非知己之深者不能也,俗人且以为倨傲无礼矣。明盐山王忠肃公(翱)官太宰,沧州马恭襄公(昂)官大司马,忠肃在朝,每面呼其名,此尤古道之不易行者,又非诗文之比。

吕蒙正得宰相体

有献古镜于吕文穆者,云可照二百里。公曰:"吾面不过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欧阳公以为得宰相之体。吾乡一先达家居,子姓偶言及曹县五色牡丹之奇,请移植之。答曰:"牡丹佳矣,然不知能结馒头否?"此与吕事相类,但其人非耳。

或云古诗坏人心术

一乡先达在明启祯初不为清议所许,常训子孙勿学为古诗,作古诗恐坏人心术。或闻之,笑曰:"沈休文始创四声,想当为君子第一,但不知何以处陶渊明。"

面似靴皮

田元均为三司使,厌权贵干请,然不欲峻拒,每温言强笑以遣之,谓人曰:"吾为三司使数年,强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皮。"此《归田录》所载,本非佳语,而《月泉吟社谢送诗赏札》中有云:"执事吟髯似戟,笑面如靴。"引用殊不伦矣。

傅　扆

傅彤臣(扆)修躯伟貌,须眉如戟,博学强记,冠绝一时。常过一友人家,友人有女,为狐所祟,闻傅至,忽语曰:"傅公正人,将来必贵,吾去矣。"果去,不复来。彤臣辛卯举乡试,乙未举会试,皆与余同年,仕至山西道监察御史。

三司使

唐三司使不专领财赋、盐铁之事,凡鞫狱,以尚书侍郎与御史中丞、大理卿为三司使,即明代及本朝之三法司也。

背嵬军

韩蕲王、岳鄂王皆有背嵬军。范石湖云:"燕中谓酒瓶曰嵬,其大将酒瓶皆令亲随人负之,故号背嵬。韩、岳取其名以名亲军尔。"

赵九龄

刘麟引众南侵,赵九龄献策:决淮西之水以灌其营。麟闻之,遂遁去。九龄字次张,与龙伯可皆奇士,陈同父作《中兴列传》,特标出之。此事见《云麓漫钞》,惜当时不能用也。

寺观由来

汉明帝时,西域僧迦叶摩腾、竺法兰以白马驮经至洛阳,处之于鸿胪寺,故后僧所居皆曰寺。元帝被疾,求方士,汉中送道士王仲都,处之于昆明观,故后世道士所居皆曰观。上见《洛阳伽蓝记》及《石林燕语》,下见《云麓漫钞》。

花翎玄狐

本朝侍卫皆于冠上带孔雀翎,以目晕之多寡为品之等级。武臣提督及总兵官亦有赐者,后文臣督抚亦或蒙赐,得之者以为荣。袍帽初以紫貂为贵,康熙以来,尤贵玄狐,非阁臣不得赐,尚书亦有蒙赐者。厥名玄狐,而色实苍白也。

大家衣冠之盛

渭南南氏,自大吉、逢吉而下,衣冠之盛,与灵宝之许、余姚之孙相鼎足。若吏部尚书企仲、礼部尚书师仲、国子祭酒居仁、工部尚书居益,其尤著者。余为礼部郎官时,与宗伯孙廷铉鼎甫同舍,相得甚欢。一日同人宴集,余两人接坐,偶谈及前明掌故,吏部刘公㦂(体仁)从旁叹曰:"大家儿固当不同。"

张何二考官

余同年张礼部者,河南人,面黔而好傅粉泽。顺治庚子,与同年何行人蕤音(元英)同典广西乡试。桂林人为之语曰:"本是个画眉张敞,倒做了傅粉何郎。"辛丑春,余客秦淮,适何归,自粤过金陵,酒间谈此,坐客皆为捧腹绝倒。

宋本两汉书

赵承旨家宋椠前后《汉书》,王大司寇弇州得之陆水邨完家,前有松雪小像。后钱牧斋大宗伯以千二百金购之新安贾人,复售于四明谢氏,自跋云:"此书去我之日,殊难为怀。李后主去国,听教坊杂曲'挥泪对宫娥'一段凄凉景色,约略相似。"此书后又归新乡张司马坦公。康熙中有人携至京师,索价甚高,真定梁苍岩大司马酬以五百金,不售携去。后不知归谁何矣。

删宋史

虞山钱先生跋《东都事略》,述归熙甫、汤若士、王损仲三家删《宋史》始末甚详,云:"熙甫未有成书,止别集有《宋史论赞》一卷。若士阅《宋史》,朱墨涂乙,某传

宜删、某传宜补、某人宜合、某传某某宜附某传，皆注目录之下，州次部居，厘然可观。天启中，损仲起废籍为寺丞，过余邸舍，必商《宋史》。时李九如少卿藏《宋宰辅编年录》及王秘阁偁《东都事略》三百卷。损仲从曳余传写，并约购宋李焘《续通鉴长编》以蔵此书。今损仲草稿及临川《宋史》旧本皆在吴兴潘昭度家"云云。余昔在京师，所见即临川手笔，所谓朱墨涂乙者是也。余曾钞其目录，祥符草稿则不可得而见矣。又闻吉水刘状元晋卿上公车，只携《宋史》删本一部，或即临川本耶？

仙佛傅会之说

慧持东林，慧远之弟也，游峨眉山，于树中人定。宋时有人见之，以闻于上，始言始末。问："今何往？"答言："欲往陈留。"又一书云明时复有人见之陈留，亦人定树中。似是傅会，以神其事。又宋时，或渔于潭，得一鸱夷，内有一人酣卧初觉，问之，曰："我谭紫霄也，宋齐丘窃吾书，沉吾水底。"渔者欲出之，曰："此间甚适，不须出也。"此亦似傅会之说，学仙佛者故欲神其事耳。

习学记言等三书比较

叶氏《习学记言》不如《黄氏日钞》，《黄氏日钞》不如弇州先生《读书后》。

冯班诋谋严羽

严沧浪论诗，特拈"妙悟"二字，及所云"不涉理路，不落言诠"，又"镜中之象，水中之月，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云云，皆发前人未发之秘。而常熟冯班诋諆之不遗余力，如周兴、来俊臣之流，文致士大夫，锻炼罗织，无所不至，不谓风雅中乃有此《罗织经》也。昔胡元瑞作《正杨》，识者非之。近吴殳修龄作《正钱》，余在京师亦尝面规之。若冯君雌黄之口，又甚于胡、吴辈矣。此等谬论，为害于诗教非小，明眼人自当辨之。至敢詈沧浪为"一窍不通，一字不识"，则尤似醉人骂坐，闻之唯掩耳走避而已。

吴越春秋等论子贡

孟子曰："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子贡又圣门高弟也，《吴越春秋》、《越绝书》言："子贡一出而存鲁、乱齐、亡吴、霸越。"若如所云，乃苏、张之前茅耳，不惟说坏子贡，亦辱圣门矣。

枫叶诗

余生平最爱枫叶，行吴、楚间所见多矣，尤爱雪中枫柏，浅深相间，有如画图。己丑九月下浣六日，未霜而有微雪，大儿涑以石帆亭枫叶十馀片至，微红可爱，辄从枕上赋一诗云："秋雨连宵响菊丛，石帆亭畔小池东。正衙无梦颁新历，六见池边枫叶红。"时去十月朔颁历才四日。

枫桥绝句

康熙辛丑春，雨中泊舟枫桥，寄先兄西樵二绝句云："日暮东塘正落潮，孤篷泊处雨潇潇。疏钟夜火寒山寺，又过吴枫第几桥。""枫叶萧条水驿空，离居千里怅难同。十年旧约江南梦，独听寒山半夜钟。"今荏苒五十年矣，西樵下世亦已三十余年，回思往事，为之怃然而叹。

琼林宴

今新进士赐宴谓之琼林宴。琼林，宋京城西御苑之一。《石林燕语》："琼林苑、金明池，每二月命士庶纵观，谓之开池。岁赐二府从官宴于此，进士闻喜宴亦在焉。"自明代相沿至今，犹唐之题名雁塔也。

宋仁宗论唐书

宋仁宗常问宰执："修《唐书》时何不专命欧阳修？"又谕《旧唐书》不可废，真圣人也。

宋濮议与明大礼议

明世宗时议大礼，与宋英宗时濮议事体稍异，盖仁宗养英宗于宫中，立为皇子已久，名分久定，于礼毫无可疑，故温公之疏曰："今上为仁宗子，而称濮王为皇考，则置仁宗于何地？"此万古不易之论也。世宗未为孝宗之子，又承武宗之后，故稍有不同。张孚敬、桂萼因得乘间抵隙逢迎，以售其说，而躐取大位。然杨文忠以下凡得罪者，其心不忍负孝宗，皆君子也。张、桂、方献夫、霍韬之徒，侥幸干进，志在逢迎，皆小人也。曩史馆开局时，诸人尚有纷纭之论。林下退闲，偶读欧阳、司马二公集，聊复论之：若欧阳公贤者，而其议濮事，则亦敢于负仁宗者，吾终不敢以为是也。

评蜀道集南海集诗

昔亡友叶文敏评余《蜀道集》诗：《毋论大篇短章，每首具有二十分力量，所谓师子搏象兔皆用全力者也。"余深愧其言。陈元孝(恭尹)评余《南海集》："虽不及《蜀道》之宏放，而天然处乃反过之。"此亦知言。文敏又尝语余："兄七言长句，他人不能及，只是熟得《史记》、《汉书》耳。"

通鉴书法之失

忠武侯讨魏，《通鉴》以"寇"书，千古公愤。故元人杨奂诗曰："欲起温公问书法，武侯人寇寇谁家？"余读《通鉴》至后唐庄宗欲讨伪梁，亦以"谋人寇"书，不禁发指，亦题一诗曰："一代清流尽丧亡，纥干山雀可怜伤。温公书法凭谁问，又说河东欲寇梁。"

老来三叹

如来会中，阿那律多无目而见；跋难陀龙无耳而听；殑伽神女非鼻闻香；骄梵钵提异舌知味；舜若多神

无身觉触。今吾年逾七十，有耳而不能听，有目而不能见，是见闻二根先去，虽欲读书娱老而亦不能矣。古人云："聪明智慧殊不再来。"为之三叹。

内升外升

世祖皇帝顺治中，各省布政使内升，有径升侍郎者，或通政使、大理卿、宗人府府丞。康熙中，重定品级考，布政使外升巡抚副都御史，内升则太常卿、顺天府尹，间亦迁光禄、太仆正卿。己丑，特命廷臣荐举翰林、藩臬可任京卿者，以江西布政使孟世泰为鸿胪寺卿；广西布政使李涛为太常寺少卿；江南布政使李法祖为顺天府府丞。旧制：按察使内升则大理寺少卿、左右通政，是外之三品升内之大四品也；布政使升常少、鸿胪、府丞，则以外之二品升内之小四品也，又与常例不同。

宗元鼎诗

余门人广陵宗梅岑，名元鼎，居东原，其诗本《才调集》，风华婉媚，自成一家。常题吴江顾樵小画，寄余京师云："青山野寺红枫树，黄草人家白酒篘。日莫江南堪画处，数声渔笛起汀洲。"余赋绝句报之云："东原佳句红枫树，付与丹青顾恺之。把玩居然成两绝，诗中有画画中诗。"顾字樵水，亦名士。

荐人不令其知

余在九卿时，荐举人才甚多，率不令其人知之，故时有冒窃居功者，闻之一笑而已。如孟世泰、李涛、鞠宸咨、庄搢、卫台瑺、刘元勋之属，盖不下十余人，至今屡被迁擢尚有不知者。宋苏魏公云："平生荐举不知几何人，惟孟安序朝奉岁以双井茶一瓮相饷。"古今一也，要视其出于公、出于私尔。闻往昔荐一人有酬谢不訾者。

杨巍诗

吾郡杨太宰梦山先生（巍），五言冲古淡泊，在高子业、华子潜季孟间，如"远道令人愁，况近单于垒。秋风入雁门，羽书日三至。微微霁景流，天壤色俱素。乡心生塞草，世事入秋风。风雨楼烦国，关山李牧祠。闲将流水引，梦与古人居。雨响残秋地，城分不夜天。石古苔生遍，泉香麝过余。"皆逼古作。

论交友

余平生交友不敢自居于薄，在京师遇施愚山、沈绎堂、李容斋、叶讱庵数公之丧，哭必尽哀。今人虽至交，指天日、盟肺腑，及势分相埒，声名相亚，遂忘夙好，而反下石者有之矣。可叹也。

听经蛇

古德云："水、鸟、树林皆为说法。"又云："狗子具佛性。"此非虚语。近耳目闻见，如京师某寺之蜘蛛塔，安陆之念佛鸟，靖州之听经鹅，皆昭灼在人耳目者。新城北郭真武庙老道士赵云山，戒行清苦，每诵经，辄有一蛇跧伏其旁，久益驯扰。云山殁，蛇亦去不见。以是推之，露柱瓦砾皆可知也。

礼拜豕

康熙丙子，余再以祭告使蜀，归次朝天关，土人云：某寺有一豕，每闻僧徒诵经，辄随其后礼拜，诵毕，即卧佛座之下。性好洁，欲溲溺则出往山间，皆有常度。过者必往看之，今尚在。

虎貔长斋诵佛

明大梁周藩有一虎，卫宫门，长斋不噬，虽投以豚蹄，亦不食也。先大父尚书公官汴臬时，亲见之。蜀中瓦屋山有貔貅，不食人及牛犬之属，惟食虎豹，口常诵阿弥陀佛，山中僧徒以为法护。

徐俯负心

宋南渡后，高宗最重苏黄诗文笔墨，求其子孙官之，徐俯师川亦以山谷之甥，驯至通显。其诗本江西派也。贵后，或以书贺之，稍及山谷渊源，师川答云："涪翁之妙天下，君其问诸水滨。"噫！安得此负心之语。

虾须帘

帘名虾须，鰝，海中大虾也，长二三丈，游则竖其须，须长数尺，可为帘，故以为名。

治腋气方

治腋气，热蒸饼一枚，擘作两片，糁蜜陀僧一钱许，急挟之腋下，少睡片时，俟冷弃之。

窦　泰

北齐窦泰，母期而不产，有媪教之曰："渡河湔裙，生子必易。"从之，生泰。胡文恭宿诗："犹余仙媪湔裙水，几见星妃度袜尘。"

治吐血方

治暴吐血，以蛛网为丸，米汤饮下，立止。

楸叶治疮

立秋日，日未出，采楸叶熬膏，傅疮疡，立愈。

消　痞

皮硝入鸡腹中，煮食，消痞。（以上方见《说楛》）

甈　瓻

甈瓻，盛酒器也，大者一石，小者五斗，亦作鸱夷。

纪侯台

纪侯台在今寿光县南三十里，春秋纪国也，耕者常于台下得一玉硊。宋太平兴国中，郑州修东岳庙，于地

中得玉杵臼，皆不知何所用之。

录清波杂志一条

余作《浯溪考》成，又得唐蔡京、郑谷，宋释惠洪数诗，录为补遗。适见《清波杂志》一条，姑录于此，云："浯溪《中兴颂碑》，自唐至今题咏实繁。零陵近虽刊行，止萃已入石者，未暇广搜博访也。赵明诚待制妻易安李氏常和张文潜二长句，以妇人而厕众作，非思有深致者能之乎？"李易安诗二篇，曩从陈士业（宏绪）《寒夜录》钞出，已入集中，忘其出处本周辉也。

王安石选唐诗

诸说皆言王介甫与宋次道同为三司判官时，次道出其家藏唐诗百余编，俾介甫选其佳者。介甫使吏钞录。吏倦于书写，每遇长篇辄削去。今所传本，乃群牧吏所删也。余观新刊《百家诗选》，又不尽然。如删长篇，则王建一人入选者凡三卷，乐府长篇悉载。何未刊削？王右丞、韦苏州十数大家，何以绝句亦不存一字？余谓介甫一生好恶拂人之性，是选亦然，庶几持平之论尔。

年家眷

顺治末，社事甚盛，京师衣冠人士辐辏之地，往来投刺无不称社盟者。后杨给事自西（雍建）疏言之，部议有禁，遂止不行。二十年来，京师通谒无不用"年家眷"三字，即医卜星相亦然。有无名子戏为口号曰："也不论医官道官，也不论两广四川，但通名一概年家眷。"亦可一笑也。余所见不随俗者，惟龚尚书芝麓（鼎孳）、劳中丞介岩（之辨）二公而已。

西樵罢乐

康熙甲辰，先兄西樵以中州科场磨勘事自吏部移法司。会中秋，合肥龚端毅之门生为置酒，呼梨园部奏伎。公愀然，曰："王西樵无妄，在请室吾辈可乐饮乎？"遂罢遣乐人，茗粥清谈而已。古道久废，特书此以励薄俗。

孙廷铨异征

益都孙文定公（廷铨）为诸生时数有异征，一日，天未明，自家赴塾，过大街西关（街名）见一人负檐而立，长过于檐，无他径趋避，其怪忽直前捽之。文定急奔溪西凤山玉皇宫，怪物亦涉水随至。文定方皇遽无计，忽自觉身骤长。与之相等，乃手搏之，怪物错愕逃去。又常读书家塾，有狐夜遗金豆十余枚，后既贵，人称金豆孙家。公顺治中历官吏、户、兵三部尚书，康熙元年拜相。

先人古镜端研

或贻古镜一，视之乃先太师公故物也，背有公自制赞云："《尔雅》曰：'鉴，谓之镜。'《释名》曰：'镜，景也，言有光景也。'古之人目短于自见，取诸镜以观其面，夫镜不设形而能有形，故人举其丑则怨，镜见其丑则善。《南华经》云：'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逆，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无伤。'吁，可以镜矣。"赞曰："荣兮玉，光兮珠，其用常明，其中常虚。"左有文曰"万历甲申年造"。上为乾卦，有小印为象形，公名也；右一小印，曰"桓台王子廓"，公字也。公故物惟此镜与端溪小研一，光洁如白玉，亦有刻字，曰"王子廓家珍藏。"端研无铭。

张丽华小祠

秦淮青溪上有张丽华小祠，不知何代所建，余赋诗二首纪之，以存古迹。云："璧月依然琼树枯，玉容犹似忆黄奴。过江青盖无消息，寂莫青溪伴小姑。""临春楼阁已销沉，遗庙荒凉碧藓侵。惟有青溪呜咽水，至今犹自怨韩擒。"唐修《隋史》，谓韩擒虎曰韩擒，避庙讳也。

邓艾庙

蜀剑州西郭有小庙，祀邓艾，余赋绝句《示州人》云："申屠曾毁曹瞒庙，常侍还焚董卓祠。剑阁至今思伯约，蜀巫翻赛棘阳儿。"明时有官阴平者，立一碑于道左，大书曰"邓艾入蜀路"。见者笑之，碎其石。今之立庙，得无类是耶？

若干

"若干"二字，出古礼乡射、大射，数射算云"若干纯"、"若干奇"。若，如也，干，求也，言事不定，当如此求之。又《曲礼》："问天子之年，始服衣若干尺矣。"《汉食货志》颜注云："设数之名也，亦曰如干。"又复姓，后周有若干凤及右将军若干惠。若音人者反。《释名》云："以国为姓。"右《癸辛杂识》所引极详，辄因或问而备录之。

岑诗非创

岑诗"山风吹空林，飒飒如有人"；黄庶诗"山精水怪衣薜荔，天禄辟邪眠莓苔。"余游庐山亦得句云："薜荔衣怪树，山风恐行人。"各写一时所见，而句法相似。然岑亦本古诗"罗帷卷舒，似有人开"意，非创也。

名心未忘

古人著述诗文，一生心力所寄，必有所托，以思传于后世。如白乐天写集三本：一付庐山东林寺，一付苏州南禅，一付龙门香山寺。陆鲁望诗文手稿，尽置白莲寺佛像腹中。唐求诗草寘大瓢中，投诸岷江之流。皆名心未忘故也。如来自言，四十九年未曾说著一字，乃亦以身后结集，属大迦叶，岂名心亦未尽忘耶？顷襄城刘太乙（青藜）翰林书来云欲自作八分，书余《渔洋》《蚕尾》诸集诗，藏于少林。代余谋所托，意良厚，因述此以报之。

水仙

水仙之名甚美，冯夷为河伯，名曰水仙；伯牙从成

连之海上，作《水仙操》；西湖有水仙王祠；陶岘泛三舟于江湖吴越间，号为水仙；他如雒妃、湘君之属，皆水仙也。乃盗贼如孙恩，流毒会稽、吴兴数郡，及势穷投海死，其党亦称为水仙，甚可笑也。脱清都仙籍果有此辈，正当与赵高、李林甫同班尔。

治喉闭急症方

治喉闭急症用鸭嘴、胆矾，研极细，以酽醋调灌，吐出胶痰立愈（《癸辛杂识》云：帐带散用白矾，不甚效）。

治障翳及赤眼方

《癸辛杂识》又云：熊胆少许，用净水略润开，尽去筋膜、尘土，入冰脑一二片，如泪痒，则加生姜粉些少，以银箸点眼，能去障翳及赤眼，最效。

治小便不通方

余戊子四月，患小便不通者三四日，诸方不效。章丘药李洞开者，用犀角、玳瑁二味，磨水服之，甚验。

小字入诗

同年汪钝翁，小字液仙。程石臞，小字佛壮。刘公㦷，每自称阿㦷。余在扬州日，常有诗寄西樵兄及三君云："佛壮谈诗登秘阁，液仙趋府算钱刀；还思阿㦷归清颍，仕隐无端愧汝曹。""天宁佛火共淹留，千里惊逢落雁秋；何处凭栏望西北，暮云明月满萧楼。"诗载《渔洋前集》。

囊　云

坡公作《攓云篇》，余昔行秦栈中，见道左石罅间烟气如缕，顷刻弥漫山谷。已而雨大至，行人衣袖中皆云也。始信囊云非妄。

街道厅

工部郎官有街道厅一，差出则二黑鞭前引，而一隶肩独板在马后。汪郎中玺以启贺其僚友某云："双鞭前导，宛两股之虾须；独板后随，如一条之狗尾。"闻者无不大笑。汪字樊桐，仁和人，作《肃松录》。

柳敬亭

左良玉自武昌称兵东下，破九江、安庆诸属邑，杀掠甚于流贼，东林诸公快其以讨马、阮为名，而并讳其作贼。左幕下有柳敬亭、苏昆生者，一善说评话，一善度曲，良玉死，二人流寓江南，一二名卿遗老，左袒良玉者，赋诗张之，且为作传。余曾识柳于金陵，试其技，与市井之辈无异，而所至逢迎恐后，预为设几焚香，瀹岕片，置壶一、杯一；比至，径踞右席，说评话才一段而止，人亦不复强之也。爱及屋上之乌，憎及储胥，噫，亦愚矣！

吴敏道诗

余小时见宝应吴敏道诗一卷，颇有佳句，仅记其一绝云："扬子江头雨，双桡倚绿芜；愁心将客梦，日夜向东吴。"惜不忆其全矣。

胡应麟论歌行

胡元瑞论明人歌行，极尊空同而略于大复，不知何《听琴》、《猎图》、《送徐少参》、《津市打鱼》诸篇，深得少陵之髓，特以秀色掩之耳。胡专举《明月》、《帝京》，陋矣。

明清之际歌行三派

明末暨国初歌行，约有三派：虞山源于杜陵，时与苏近；大樽源于东川，参以大复；娄江源于元白，工丽时或过之。

蜀八十老僧诗

蜀八十老僧果庵诗："轩窗无暑觉云起，竹树有声知雨来。"

卷　三

杨青藜答刘正宗书

潍县老儒杨青藜字禄客，又字石民，与安丘故相刘公宪石（正宗）老友也，相国假归，招之不往，答书略曰："侧闻直指程君，按部安丘，与尊伻并辔入城，观者莫不骇异。既入城，未至尊府半里许，即下马步泥淖中；既过半里许，乃敢乘。有势如此，阁下能无惧乎？阁下之所居与阁下之所行，众忌之而欲甘心焉者，匪朝夕矣。乃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窃为阁下危之。某伏处草泽，稍有异闻，如龚芝麓之镌十三级，则以蜀、洛分党也；赵韫退之坎壈终身，则以避马未远也；周栎园之拟立斩，则以报复睚眦也；陈百史之无辜伏法，则以争权竞进也。其他讹传尚多，事关鸿钜，有伤国体，有干名教，谅阁下所必不肯为者，愚不敢轻信而妄言之。即此数端，亦足以招悔尤而犯清议矣"云云。未几，而刘被祸甚烈，杨亦霍氏之徐福云。

秦氏摹宋刻小本九经

近无锡秦氏摹宋刻小本《九经》，剞劂最精，点画不苟，闻其版已为大力者负之而趋。余曾见宋刻于倪检讨雁园（粲）许，与秦刻方幅正同，然青出于蓝而青于蓝矣。

持银碗乞食

陈说岩相国（廷敬）说其乡有兄弟皆为名卿，而其孙愚骙不知书，家以中落，至持银碗乞食于市而不悟银可易米。人家子弟不读书者可以为戒。因书示子孙辈云。

先人刻书著述

先太师大司马公常刻小本《玉壶冰》，细入毫发，都

穆元敬所著也，又《文选删注》及《赵松雪文集》。先方伯赠大司寇公常刻贾侍郎三近《滑耀编》即《文府滑稽》之流；又张南湖綖《诗余图谱》、《少游南湖诗余合刻》，二公皆高邮人也。今版皆毁于兵燹。余所见者仅此。略记其目，以示后人。

先高祖太仆忠勤公遗墨，止有采三殿大木于黔中时所为祝嘏词，及史论数篇。先曾祖大司徒公著述，有《炳烛编》、《摄生编》、《百警编》，皆门生郭文毅明龙（正域）为序，及谏议疏稿。先伯祖大司马公著述，有《皇祖开天玉律》，并进疏经理胖舸奏议、总督宣大奏议，大半载陈大樽（子龙）《经世八文编》，而混入太仓王少司马思质（忬）疏数篇，弇州先生父也，舛讹当改正。本兵及署太宰奏议，无专刻，今邑志略载数篇。先祖方伯赠大司寇公著述，《群芳谱》最著，康熙四十六年特旨命翰林官汪灏、张逸少等四人续广之，又御制序文冠诸编首；余如《剪桐载笔》、《操弧剿说》、《心赏编》、《日省录》、《救荒成法》、《举业津梁》等凡十余种。先伯父侍御公著述，有《陇首集》。先兄吏部西樵有《然脂集》二百卷、《十笏草堂集》、《西湖竹枝》、《三舟倡和词》（与宋荔裳琬、曹顾庵尔堪）《广陵倡和词》（与陈其年维崧等）。先仲兄礼吉有《抱山堂集》。先叔兄叔子有《古钵集》。皆已刻梓。又从叔祖郡丞定宇公《迂园集》，少司马立宇公《西台奏议》、《巡抚奏议》，吏部季木公《问山亭集》、《齐音》、《李杜诗评》，大宁令用晦有《鹤隐集》，从伯文玉《笼鹅馆集》，余尝欲录其简要，合为一编，藏之家塾，奔走四方，卒卒未暇，今老矣，未必能终践此志，聊志其目，存之家乘云。

任弘嘉

近岁御史以骨鲠著闻者二人：宜兴任弘嘉，丹阳荆元实。一日，上命阁臣集九卿科道问一总漕才品治状，众相顾未发，任从末班抗声曰："某贪酷暴横，无一善状。"内阁授笔札持以入告，总漕者随罢黜，公论快之。任内升通叅，谢病归荆，封事十余上，皆劲直有声于时。忽引疾乞归，时余初代匮总宪，力挽留之不得，竟殁于天津舟中。可惜！

满汉状元

旗下满州人准乡会试，自顺治壬辰科始，康熙中停止，数科后复旧，遂行至今。然其例先后不同。顺治中满人、汉人分为二榜，壬辰满状元麻勒吉，汉状元邹忠倚；乙未满状元图尔宸，汉状元史大成。康熙庚戌科以后则满汉人同一榜，皆试汉文矣。麻官至江南江西总督、刑部侍郎；图官至陕西巡抚、工部侍郎。

释　耏

《春秋》耏班食于耏门，因为耏氏。按耏，今吾邑东时水也。《水经注》："时水，自西安城西南分为二，枝津别出西流，德会水注之。"耏水，即时水。《左传》齐晋盟于耏。京相璠曰："今临淄唯有澅水，西流入泲（即济字）。"《地理志》曰："耏，如声，相似澅水，即如水。"盖以澅与时合，得通称矣。《汉·功臣表》：宣曲侯耏为鬼薪。耏，轻刑也，音奈。按耏班，宋人，耏门当是宋地，非耏水矣。

曹东亩论诗

曹东亩论诗曰："四灵诗如啖玉腴，虽爽不饱；江西诗如百宝头羹，充口适腹。"余谓此齐人管、晏之见耳。四灵如袜材，窘于方幅。江西以山谷为初祖，然东坡云："鲁直诗如啖江瑶柱，多食则发风气。"

大历十才子

唐大历十才子传闻不一，江邻几所志乃卢纶、钱起、郎士元、司空曙、李益、李端、李嘉祐、皇甫曾、耿湋、苗发、吉中孚，共十一人。或又云有夏侯审。按发、审诗名不甚著，未可与诸子颉颃；且皇甫兄弟齐名，不应有曾而无冉；又韩翃同时盛名，而亦不之及，皆不可解。

尧舜为谥辩

昔人或以尧、舜为谥，人多疑其说。刘原父《五十谥法》一篇又云："神化无方曰尼，耄期称道曰聃，辰言日出曰周。"然则周公、孔子及老子皆以谥称乎？较尧、舜之说尤穿凿而妄矣。且历代以来亦曾有谥尧、舜、周、尼、聃者否？原父最为博雅，此说乃无稽，恐误学者，故辩之。

真止和尚塔铭

耿道见字隐之，东郡人，能古文，常作真止和尚塔铭云："和尚初名幻修，号雁汉，晚更字真止，本儒家，二十后喜读西方书，于《楞严》、《圆觉》多所证入。崇祯甲申，衣居士服，叅访南来，住武林。久之，往金陵，与其贤士大夫游。顾性好栖逸古寺，饭名僧。乙酉，年二十九矣，始薙发，缁衣蔬食，手钞《大藏经》盈尺许，与金山铁舟和尚最厚善。顺治十年癸巳十一月二十八日，示化于金陵三山街市中。庚子七月，所谓贤士大夫者，与铁公醵金钱，礼请牛首老禅以慈斋荐之于潮音庵。厝于安德门外青龙庵西竹柏间。或曰和尚之高祖洎父，曾仕正德、天崇间，世著忠节，有闻于时。和尚亦以进士起家，历南北部曹至京卿。余顾未详其世次"云。

治足疾方

《枫窗小牍》载东坡一帖云："足疾，用葳灵仙、牛膝二味为细末，蜜丸，空心服。"（又云："葳灵仙难得，真者必味极苦而色紫黑，如胡黄连之状且脆而不韧，折之有细尘起，向明视之，断处有黑白晕，俗谓之鸲鹆眼"）此方有奇验，凡肿痛、拘挛皆可愈，久服有走及奔马之效。二物当等分，酒及熟水皆可下，独忌茶耳。如犯之，不复有效。当收槐芽、皂角芽之极嫩者，如造草茶法贮之，以代茗饮。

台湾物产

台湾物产多异中土。按东郡太守孙湘南元衡《赤嵌集》所录有波罗蜜(状如米,顶中分十数房,似莲瓣抱生。其色黄,其味甘,房各一实,煮食似栗)、凤梨(通体成章,抱干而生,叶自顶出,森若凤尾,其色淡黄)、香果(花有须,无瓣,色白,其实中空,内如蜡丸)、羡子(俗曰番蒜,或作樣,其种云佛国所传)、剌桐花(色红如火,号刺桐城)、番茉莉(花千层,大如菊)、铁树花(状如竹丝灯笼,广张千瓣,瓣各一花)、蝴蝶花树、昙花(叶丛生如带,阔五寸许,旁生方筵著,花高五尺许,花色纯紫,在法华寺,亦西方种)、午时梅(色红,午开,子落)、红绣球、黄美人蕉、迎年菊(与秋花无异,惟紫色一种,开历冬春)、石榴花(腊月开)、新妇啼(鱼名,状本鲜肥,熟则拳缩)、飞籍鱼(传是沙燕所化,两翼尚存,渔人悬灯以待,则结阵飞入舟中)、鹦哥鱼(鸟喙红色,周身皆绿)、翠蝌(色如翠羽)、海龙(头鬣如龙形,无牙爪,冬日双跃滩上,以之入药,功倍海马,产澎湖澳)。

吴雯诗

吴天章(雯)过真定赋诗云:"镇州荷花一万柄,正对城门是酒家。下马当垆更斟酌,醉临明镜看吴娃。"风格殆不减杨廉夫。余与海内论诗五十余年,高才固不乏,然得髓者终属天章也。

奇　石

广州府城西长寿庵离六堂侧池上有石一株,云产七星岩。其色黄如蒸栗,莹润如蜜蜡琥珀,稍有皴纹,高可三四尺,真奇物也。从来太湖石以供园林假山之用;灵璧石、英德石可作研山悬磬;端溪石作研材;青田石作印章。迩来福州寿山石五色具备,而坚细莹润不减冻石,以开采太酷,石脉遂竭。土人以芙蓉山石(亦福州山名)。代之,以诳鬻者,然色与质皆劣,价亦顿减矣。吾乡章丘南山岩洞忽出石,色正绿,如翠羽之可爱,长有径二三尺许者,峰峦耸峭,坡陀迤逦,水道分明,置之盆盎,信是奇观。惜不数年,以开采过当,石脉亦竭,今亦不易得矣。

明诗人多早慧

明诗人多有早慧而年不得四十者,如高季迪、何仲默、徐昌谷、郑继之、高子业数公,卓尔不可及矣。薛君采、王舜耕、孙太初、殷近夫、梁公实、宗子相次之。至陈后冈、董中峰、常明卿之属,汗血方新,而筋骨未就,秀而不实,殊可惜也。

陈奕禧

门人陈子文奕禧,号香泉,海宁望族。其家簪笏满床,子文独以诗歌、书法著名当世。其书专法晋人,于秦汉唐宋已来金石文字,收弆尤富,皆为题跋辩证。米元章、黄伯思一流人也。康熙庚辰,以户部郎中分司大通桥。一日,东宫舟行往通州,特召之登舟,命书绢素,且示以睿制《盛京》诸诗,赐玻璃笔筒一。后亦召至大内南书房,赐御书。甲申,出知石阡府。戊子,补任南安。江西巡抚郎中丞重其名,求书其先世碑志,而子文忽以病卒官。妙迹永绝,清诗零落,所藏金石文字不知能完好如故否?其子世泰,以书名世。其家必能藏弆,不至散佚。生平与蒲阪吴天章雯最善,今先后下世矣,悲夫。

明史馆与熊赐履

康熙已未,开明史馆。其后总裁及纂修官迁转病假不一,屡易其人,最后乃增孝感相国熊公青岳(赐履)未几,熊以老病乞归,允解阁务,令居京师,以备顾问。久之,复求归田,允之,遂自进《明史》若干卷,命付内阁参详其书。熊自撰进,即同为总裁数公,亦不得而见之也。内阁参详,覆旨云何,余甲申冬归田,无从而知矣。

燕燕之诗

《燕燕》之诗,许彦周以为可泣鬼神。合本事观之,家国兴亡之感,伤逝怀旧之情,尽在阿堵中。《黍离》、《麦秀》,未足喻其悲也。宜为万古送别诗之祖。

古今冤狱

余常谓古今冤狱,首汉淮阴,次则明傅颍公耳。康熙丙子,被命祭告西岳,道出井陉,有诗云:"少日纷多慨,龙门《太史书》。劫残秦复赵,齿冷耳兼余。讵有无双士,而师李左车。到头钟室恨,功狗竟何如。"又甲子,奉命祭告南海,过定远,吊傅公云:"跃马千山外,呼鹰百战场。平芜何莽苍(俱上声),云气忽飞扬。寂寂通侯里,沉沉大泽乡。颍川汤沐尽,空羡夥颐王。"盖陈涉亦产此地,故结句云然。昔人云秦少恩哉,吾于汉、明二祖亦云。若宋文帝之杀檀道济,北齐高洋之杀斛律光,宋高宗之杀岳忠武,明世宗之杀夏言、曾铣,又各有断案爰书也。

曹禾论诗

曹颂嘉(禾)祭酒常语余曰:"杜、李、韩、苏四家歌行,千古绝调,然语句时有利钝。先生长句,乃句句用意,无瑕可攻,拟之前人,殆无不及。"余曰:惟句句作意,此其所以不及前人也。四公之诗,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余诗如鉴湖一曲,若放翁、遗山已下,或庶几耳。

乐府俚语

乐府:"江陵去扬州,三千三百里;已行一千三,所有二千在。"愈俚愈妙,然读之未有不失笑者。余因忆再使西蜀时,北归次新都夜宿,闻诸仆偶语曰:"今日归家,所余道路无几矣。当酌酒相贺也。"一人问所余几何?答曰:"已行四十里,所余不过五千九百六十里

耳。"余不觉失笑,而复怅然有越乡之悲。此语虽谑,乃得乐府之意。己丑十一月十八日,对雪读古乐府偶书。

李念慈汴梁竹枝词

泾阳李屺瞻(念慈)《汴梁竹枝词》云:"红油车子卖蒸羊,启盖风吹一道香。"余见之笑曰:"信陵宾客,东京梦华,古今来应有多少感概,而顾朵颐红油车子之蒸羊,此正吕颐浩所云措大知甚好恶者耶!"

周在浚

门人周雪客在浚,栎园先生长子也,有《汴梁怀古》诗云:"七朝享尽升平福,冷雨凄风哭靖康。"又有《孙吴天发神谶碑歌》,颇奇伟,即所谓囤碑者也,在义兴国山。

吴国对

同年吴侍读默岩(国对)在仪真常书《许彦周诗话》:"老杜《丹青引》'一洗万古凡马空'、坡公《观吴道子画壁诗》'笔所未到气已吞',惟二公之诗各可以当之。"而举余少作《周文矩庄子说剑图诗》"使笔如剑剑气出"之句,以为唯余诗足以当之,今五十年矣,默岩墓有宿草。其侄昺,辛未会试,余从落卷中得之,拔置第八名。廷对,鼎甲第二人及第,与默岩科名正同。戊子以侍读督湖广学政,卒官,亦略与默岩同也。

评柳宗元韦应物诗

东坡谓柳柳州诗在陶彭泽下,韦苏州上。此言误矣。余更其语曰:韦诗在陶彭泽下,柳柳州上。余昔在扬州作《论诗绝句》有云:"风怀澄澹推韦柳,佳处多从五字求。解识无声弦指妙,柳州那得并苏州。"又常谓陶如佛语,韦如菩萨语,王右丞如祖师语也。

寒瘦集东皋集

宗室玉池生又号红兰主人,常刻郊、岛诗,名《寒瘦集》。以天潢之贵,而嗜好如此,亦奇人也。又宗室东皋主人者,攻诗最久,有《东皋集》。今俱下世矣。

唐诗格韵

许彦周谓张籍、王建乐府、宫词皆杰出,所不能追踪李杜者,气不胜耳。余以为非也,正坐格不高耳。不但李杜,盛唐诸诗人所以超出初唐、中、晚者,只是格韵高妙。

忆张实居诗

康熙己丑,霪雨竟岁,屋漏床床,偶见曦景,则举酒相贺。十一月十八夜,始得微雪,晓起即晴,著屐过石帆亭,忆萧亭方卧病山中,赋一诗寄怀云:"愁霖昧昏旦,岁律俄已穷。今晨喜初霁,草木开春容。一径入雪竹,半岭闻风松。纷吾怀故人,卧病西南峰。爱而不可见,侧身欲相从。绿萼破轻素,玉茗舒新红。何时散花室,敷坐谈真空。"

垫巾亭与张秀卿

中牟县南门外有南湖,湖中有蒲卢亭。余以丙子使秦蜀归过之,惜其名不雅驯。以邑名士张林宗(民表)常饮酒赋诗于此,改名垫巾。题一诗云:"南郭孤亭野水滨,菰蒲猎猎水鳞鳞。林宗未远风流在,不愧亭名是垫巾。"又有《官渡》、《板桥》二诗,汴梁女子张秀卿皆和之。张幼适卖菜佣,后厌其夫,孑然独居。偶与孙子未(勷)翰林以诗相倡和,遂归之,年五十有七。

古人赠答

古人赠答有通篇用事切其人姓氏者,虽非诗家所贵,亦不易也。忆昔毗陵邹讦士(祗谟)、吴兴沈凤于(尔煤)有赠余长律及长短句,皆通篇用王氏事,组织甚工,惜不能记忆矣。

少时所作长短句

余少时喜作长短句,《咏杨花》云:"陌上楼前,消得香闺几日怜。"又云:"欲问三生绝可怜,又化浮萍去。"

骑驴觅驴

里中有人将祀先,挟其先人影像于腋下而忘之,遍索不可得。已而,顾见之,乃笑曰:"我适来真是骑驴觅驴。"人皆传以为笑。骑驴觅驴,市井谚语也。

拗体律诗二种

唐人拗体律诗有二种:其一,苍莽历落中自成音节,如老杜"城尖径仄旌旆愁,独立缥缈之飞楼"诸篇是也;其一,单句拗第几字,则偶句亦拗第几字,抑扬抗坠,读之如一片宫商,如赵嘏之"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许浑之"湘潭云尽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来"是也。

解酲语记元发宋陵事

元初西僧发会稽六陵事,亘古未闻。唐、林二义士《冬青引》诸篇,沉痛过于《黍离》、《麦秀》,载于《宋遗民录》、《辍耕录》者,与其人俱不朽矣。近偶阅李材《解酲语》,记诸髡发陵所得宝器录之。徽宗陵走花鸟、玉笔箱,又铜凉拨绣管;高宗陵珍珠戏马鞍(岭南刘鋹进太祖者)。光宗陵交加百齿梳、香骨案;理宗陵伏虎枕(七宝和成伏虎之状)、穿云琴(金猫睛为徽,龙肝石为轸,唐宫故物)。度宗陵五色藤盘、影鱼、黄琼扇柄。其余不可尽举。

花之寺

沂水县有花之寺,不解其义,张杞园问之土人,云以寺门多花卉,而径路窈折如"之"字形,故以为名。周侍郎栎园诗"月明萧寺梦花之",其长子在浚有《花之词》一卷。

汤右曾

门人汤西崖(右曾),仁和人,少以诗名,书法遒媚似东坡,以礼科给事中提督河南学政。作誓词告天甚苦。居官三载,不名一钱,此近日廉吏之尤著者,不可没也。在京师日,以黔游诗属余论定,惜东归匆匆,遂失其本。与吴雯天章、王戬孟谷皆布衣至交也。今为右通政。

一诗解纷

余昔为礼部郎时,同官吴兴沈郎中云中(令式)、内江岳员外石斋(贞)以事閧于堂,诸君解之不可得,余后至,笑曰:"仆鲁仲连先生乡人也,欲吟一诗,为二兄解纷可乎?"因吟曰:"长枪大剑日纷纷,谁识毛锥亦策勋。今日东阳逢瘦沈,公然来撼岳家军。"诸君皆一笑而罢。

韩翃事绝句

偶感韩翃君平事,作一绝句云:"寒食东风散蜡时,才名早被九重知。如何白首依戎幕,刚被儿童笑恶诗。"

雷琴铭

古琴铭:"山虚水深,万籁萧萧"四句,新建陈士业述之于《寒夜录》,乃姚宽《西溪丛语》所载,洛中董氏家藏雷琴也。

王概绝句

王概字安节,金陵人,方盦山(文)之女夫也,工诗画,常见其题山水小幅一绝云:"湖干路僻无车马,葭菼苍苍冷到天。长日接䍦慵不著,草堂闲对鹭鸶眠。"

看煞二字出处

"看煞"二字有两出处,《世说》看煞卫玠。东坡归自海外,在毗陵舟中,两岸聚观者不下千万人,坡笑语座客曰:"莫看煞轼否。"余过梁溪诗云:"买得蜻蛉小如叶,推篷看煞九龙山。"九龙即惠山也。

诗酒酬唱

德州罗酒擅名京师,清冽在沧酒之上。余自甲申归田,谢郎中方山(重辉)屡致家酿,己丑冬雪后,先以诗来云:"黄流初压室氤氲,亲贮陶瓶远寄君。非向故人夸酒旨,醉乡风味欲平分。"余以二诗报谢云:"白家乌帽重屏里,初试红泥小火炉。恰是陵州酒船到,不愁风雪压屠麻。""酒车冒雪远冲泥,尺素殷勤谢传题。一树山茶红破蕊,花前催进玉东西。"

文点画汪琬诗

长州文点,衡山裔孙,画有家法。常为鄢陵梁曰缉(熙)作《江村读书图》,汪苕文(琬)题诗云:"鄢陵野色平如掌,也有江南此景无。"余见之曰:"吴子乃尔轻薄耶?"苕文笑曰:"子勿多言,行且及子。"乃赋一绝云:"仿佛春江绿树阴,几回掩卷几沉吟。江南与汝干何事,赋得愁心尔许深。"以余诗有"江花江鸟不相识,写向丹青俱眼明"之句云。余又题《苕文读书图》云:"朱门鼎鼎厌粱肉,忍饥诵经无此人。娜如山中好泉石,他年真作孟家邻。"娜如即雅宜山也。

计东献诗

昔在郎署时,与刘公㦷、汪苕文、董玉虬、梁曰缉、程周量辈,无旬日不过从倡和,吴江计孝廉甫草(东)亦与焉。公㦷自刑部改吏部郎中,例应关防,一日甫草诣之,阍者拒弗为通。甫草退而献诗,云"隔墙空望马缨花",公㦷寓邸有夜合一株,最高大,花时常集饮于此,故云。长安传以为笑。

人 参

《西溪丛语》云:人参,许氏《说文》作人葠。扁鹊云:有毒。或生邯郸,三月生叶,小花,核黑,茎有毛,九月采根,有头足形,面目如人。《春秋运斗枢》曰:摇光星散为人参,废江淮山泽之利。摇光不明,人参不生。《礼斗威仪》云:君乘木而王,有人参生。《广雅》云:参,地精人参也。《梁书》:阮孝绪母需人参。旧传钟山所出,有鹿引之,鹿灭得此草。《异苑》与《广五行记》皆云地下有呼声,掘之得人参,如人形,四体备具,其声遂绝(入《人参谱》)。

煮枣城

汉《樊哙传》:"从攻项羽,屠煮枣。"晋灼曰:"《地理志》无,今清河有煮枣城。"《功臣表》有煮枣侯,颜师古曰:"既云'攻项羽,屠煮枣',则其地当在大河之南,非清河之城明矣。"姚宽曰:"考《后汉地理志》,济阴郡冤句有煮枣城,正大河之南也,可以补汉史之阙。顷偶徵县以枣名者,有枣强、枣阳、酸枣、煮枣等,而未详其处。"读《西溪丛语》,颇详晰,录之。

旧版韦集

韦集向所见诸本皆称韦苏州。昔奉使公路浦,常向门人张弨力臣借书,得旧版韦集,签题独称韦江州。平生仅见此本,惜不记其序出何人及锓刻年月郡邑矣。

陈奕禧梦

陈子文(奕禧)初丞安邑,梦至一山寺,殿庑像设极宏丽,顾见西北隅下临城堞,有园圃,新作一亭,尚未覆瓦,傍有人指示曰:"此君终身归宿处也。"后三十年,累官知南安府,一日游东山寺,殿庑像设宛如梦中所见,方心异之,忽顾西北林木缺处,下有园圃,中作一亭将成,尚未覆瓦,问之,则府署后圃,子文重建宋守李彝绿阴亭也,益异而心恶之,归遂寝疾不起(初,子文得南安,寄余书曰:"郡圃有宋人绿阴亭址,暇当重葺之,退食则吟诗作字于此。"亭将成而殁,竟未得一日居也)。

梅福之吴门

汉《梅福传》:"人有见之会稽者,变姓名,为吴门市卒。"或云吴门乃洪州,今有镇名吴门。然总非苏州也。

二宣室

宣室有二:殷宣室在朝歌,《淮南子》,武王破纣,杀之于宣室,殷宫名也,音如宣帝、宣王之宣。汉未央前殿有温室宣室,音如负暄之暄,见《集韵》。名同而音异。

李格非文

吾郡李文叔格非,闺秀清照之父,元祐君子也。其集不传,传者仅《洛阳名园记》一卷,可略见其梗概;此外遗文数篇,杂见《说部》,余已录之,以存文献。近从《枫窗小牍》又得元祐六年七月,哲宗幸太学,宰执侍从吕大防、苏颂、韩忠彦、苏辙、冯京、王岩叟、范百禄、梁焘、刘奉世、范纯礼、孔武仲、顾临等三十六人纪事倡和诗序一碑。雅洁是元祐作者风气,文多不录。他日或续郡志,不可遗此文。

吕 纪

吕纪《梅花双鹤》一幅最高雅,己丑岁除,题一诗于左方云:"嫩寒春晓游人少,系艇孤山篱落间。想见西湖林处士,妻梅子鹤一生闲。"纪,四明人,字廷振,与林良先后以花卉、翎毛得名。二人俱官锦衣卫指挥,名见《图绘宝鉴》。

为二图赋三绝句

新安黄生以《出塞》、《度岭》二图索题,为赋三绝句云:"戍楼吹角度渝关,回首孤城海气环。下马战场须痛饮,朔云飞雪十三山。"(右《出塞》)"曾询衣钵问南华,身到曹溪六祖家。今日披图犹仿佛,越王修竹佛桑花。""荔子初红江水长,鹧鸪啼处到蛮乡。岭南耆旧凋零尽,谁与斑骓送陆郎。"(右《度岭》)

白衣去污法

《游宦纪闻》云:"白衣为油污,石膏火煅研细,搽污处,以重物压之,过夜即如初,或新石灰亦佳。"

些字考

沈存中云:楚词"些"字,即梵语"萨婆诃"三字之合也。

治偏头痛一方

取新萝卜自然汁入龙脑少许,治偏头痛奇效。左痛则仰灌右鼻孔,右痛反是,皆痛则并灌之。宋禁中方也。

论律诗

律诗贵工于发端,承接二句尤贵得势,如懒残履衡岳之石,旋转而下,此非有伯昏无人之气者不能也。如"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下即云"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下云"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古戍落黄叶,浩然离故关",下云"高风汉阳渡,初日郢门山"。"锦瑟怨遥夜,绕弦风雨哀",下云"孤灯闻楚角,残月下章台"。此皆转石万仞手也。

古改官制官名者三次

古来改官制、官名者有三,皆乱朝也。一王莽,二周天元,三武曌。莽世尽改郡、县名,尤无谓。

黑山红丝砚

唐彦猷询《砚谱》以青州黑山红丝砚为第一,且云:"资质润美,发墨久,为水所浸渍,即有膏液出焉。此石之至灵者,非他石可与较,故列之于首。"按:黑山在益都西乡颜神镇,友人赵子和(作粪)采黑山石琢砚二枚相寄,虽发墨而甚损笔,且石理粗硬,非端溪比也。彦猷所云,不知何据。昔人品果,以绿李为第一,居荔枝之上,亦此类也。

梦神告盗

江神识山谷书扇事,世传以为异。又有一事,颇类此。沈辽睿达,存中之侄,善书,舟过富池吴将军甘宁庙,遇风,遥祷于神。风止泊岸,乃作赞,手书之,留庙中。后为好事者取去,郡守梦神告之,追获而还之庙。然则兴霸亦嗜书也。

邓氏农历不传

王氏《农书》,吾乡前辈所撰,今传于世。宋时有邓御夫者,字从义,隐居不仕,作《农历》百二十卷,较《齐民要术》尤详。济守王子韶上之于朝,其书不传,济上人亦无知者,仅《墨庄漫录》载其名字,惜哉!

铁 母

《名胜志》:太原府城内有巨铁,常露其顶,掘之则深入不出,曰铁母,今有镔铁祠。西樵游并州题诗云:"块尔留奇质,萧然覆古苔。气应干象纬,地已绝尘埃。知有藏锋用,无劳大冶开。风胡今已远,珍重宝刀材。"

纸织画

闽中纸织画,山水、花卉、翎毛皆工,设色亦佳,或言近日始创为之。余按《留青日札》嘉靖中没入岩嵩家赀,有刻丝、衲纱、纸织等画之名,则其来久矣。

文移之不可通者

康熙庚午,御史上疏请修本朝国史,上命士禛为副总裁,然提调所行文移有不可通者。如各盐差、关差、例行户部转行各差,查取旧案,而必言太祖、太宗朝档案云云。当时龙飞辽左,尚未一统,安得有各直省盐关

等差？屡为言之，终不易也。

刘孔和诗

刘公子节之（孔和）诗云："少陵诗竭情，右军书越媚。譬如今雅琴，乃是古郑卫。此语固颇高，何以处衰季？多巧伤元化，伪古逾堪畏。强拟《皇娥》篇，剿取《岣嵝》字。不如求真至，辛澹皆可味。"旨哉言乎。

胡应麟论歌行

胡元瑞论歌行，自李、杜、高、岑、王、李而下，颇知留眼宋人，然于苏、黄妙处，尚未窥见堂奥。在嘉隆后，可称具眼。

晋女子以放诞相尚

典午人以放诞相尚，即女子亦然。王浑妻钟语浑曰："使新妇得配叅军，生儿当不啻如此。"叅军，浑弟沦也。然当时京陵、东海，礼法并称钟郝，殊可笑。

卷　四

朱书作御书堂记

余门人朱书字绿，宿松人，攻苦力学，独为古文。癸未登第，改翰林庶吉士，未授职卒。常为余作《御书堂记》二篇，录之以存其人，今文士中，不易得也。

《御书带经堂记》。

古书契未立，天地民物之常理，灿然上下间。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备之于身，以成理万物，无经之名，而莫非经也。至孔子不得位，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而后世奉之为六经。盖措之于身则其事精，而天下法之以为治；笔之於书则其义详，而万世繇之以为学。其道一而已矣。新城王公为御史大夫时，御书"带经堂"额大字颁赐，朝士荣之。公侈君赐，既揭于所居之堂，而命（书）记之。"带经"之说，昉于汉，御史大夫兒宽少贫，常带经而钼。公生华胄，弱冠掇高科，历显仕四十余年矣，知遇之隆，近古未有。与夫颠顿贱贫之士，杂身都养赁作间，勤不废经者，相去甚远。宽虽能使酷吏如张汤知乡学，雄才大略如汉武与语经学而悦，其得力于经，有大过人者。公文章衣被天下，因公而知向学者皆是也。佐佑文治，不但悦所语；而欲使天下振兴经教，以袪邪慝，又未尝不存于心，求见诸行事。然则公之于经，固将与天下法之由之，而何带之与有？于乎！经之荒亦已久矣。以宽生平力学，不过采儒术、文封禅、邀明堂，一觞而止。经之用，顾若是与？孔子之圣，摄相三月，齗齗焉不能使鲁为东周，仅与其徒退而讲遗经于洙泗之滨，传之其人而已。于宽又何责焉？方宽之为御史大夫也，委曲迁就，以从人主之好，位盛贵极。倘回思耰钼之余，岂不曰吾今者御史大夫之尊，殆不若乡者都养赁作，得以优游一卷之书之为乐哉！公以天下万世所系赖之身，受六经之托，著书满家，望风求教于门下者，不可数计。名斯堂也，其将礼耕义种，与天下治人情之田乎？抑良农能稼而不能穑，藏之名山，待其人乎？朱子之诗曰："面似冻梨头似雪，后生谁与属遗经？"公其念经之久荒，而与吾徒钼治之，则当何如也？（书）固荷钼之田夫也，幸得从公游，故记公堂而卒以钼田之说进。

《御书信古斋记》

尊彝鼎俎陶冶之器，篆籀八分隶楷行草之书，设色淡墨之画，今皆去古远甚，弥古则弥佳，而惟人心之同然，无古今一也。列子曰："天下治乱，古犹今也；五情苦乐，古犹今也；四体安危，古犹今也。"此亦足见古今之大凡，而所言犹浅。至周子则曰："德配天地，古之极也"。是言也其至矣乎！是故莫古于人心之同然。而夏、商、周恃之以复，汉、唐、宋、明之所不及者，恃之以兴。即举世不足道古，而此心卓乎立于天地之间，期于德与之配而后止，则区区元会运世之迹，为同为异，亦旦暮而已矣。大司寇新城王公以信古名其斋，尝上请，得御书以赐，而命（书）记之，盖亦愿学孔子意也。夫孔子以信古自居，而又尝以渐不及见史之阙文为憾。坤乾之义，夏时之等，终无改于从周。然则其于古，宜有未之尽信者。乃千百世后，可信者必曰孔子，岂非德配天地，古之极者与？公莅民而事治，敷教而文变，掌宪而纪肃，祥刑而德洽，上信于朝廷、中信于卿大夫、下信于远近来游之学者与承风之民，亦可以泽今而传后矣。而犹不自信也，以信古名其斋。夫有所宜于古，必有所戾于今。自秦以降，以秦为师，自元以降，又以元为师，未尝不称说唐虞，颂美商周。及究其行事，在上者，不但井田、封建，邈若海上神山，即元鼎、贞观、庆历诸遗事，亦谁以为可复者？在下者，不但邹鲁之道，不可再振，即濂洛关闽之学，又谁不以为迂阔而不近人情者？古道之沦胥，固其所也，然返世于古，势有甚难。若自为古人，则在我而已，公之自为古人，固天下所不疑，而深得乎人心之同然者也。吾知后之人论世，至今数十年间，屈指可信于公卿大夫，必曰新城王公。则公之信于古，与后之信于公，又何以异哉？

徐祯卿少年诗

徐昌谷少年诗所称警句，如"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扬州树树花"，与唐子畏"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草梦中烟"伯仲之间耳，较之自定《迪功集》不啻霄壤。微空同师资之功，不能超凡入圣如此。

治痔方

新安罗医治痔方，用稀煞烧酒七斤、南荆芥穗四两、槐豆五钱，捣烂，煎沸五次，空心任意服，甚效。

郑独复新城旧事

吾县前辈郑简庵（独复）先生，明万历间举人，仕为山西佥事。常著《新城旧事》一书，其自序曰："旧事，逸史也。考古以旧事名者，《秦汉以来旧事》十卷、《汉魏

吴蜀旧事》八卷、《晋宋旧事》一百三十五卷、《晋东宫旧事》十卷、《天正旧事》三卷、《梁旧事》三十卷，前辈之留心旧事若此。南燕主登营丘，问晏谟以齐之山川丘陵，谟历对详辨，画地成图，则云山烟树都堪记忆也。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地人物之美，王云："其人廉且贞。"孙云："其人磊砢而英多。"则文人才士首应撰述也。汉太上作新丰，并移旧社，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鸡犬于通途，亦竞识其家，则乡亭宫馆尽入描摹也。沛公过沛置酒，悉召父老诸母故人，道旧故为笑乐。则酒瓢羹碗，可供谈谑也。郭璞注《尔雅》，陆佃作《埤雅》、《释鱼》、《释鸟》，读之令人作濠濮间想，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也。余窃放此意，编纂两年，为《新城旧事》若干卷，风土、人物，大略具此矣。邑幅员小，故实尠，而文献甲于六郡。肇吾邑者，为张元帅贵，字国宝。当金季豪杰并起，贵保聚驿台以至建县，迄今郁为名邑，则元帅固邑之开山主，而记所谓能扞大患，有功于民，元帅其人也。元帅祖茔在邑巽隅，以施地建学，迁茔于家堤。今墓表倾埋，余洗而读之，乃知元帅兄荣，字国昌，与济南张荣，字世辉，自是两人。保济南者，为元帅荣；保新城者，为元帅贵。贵兄荣，以山东行省佥议弃官归隐，立父忠墓表，刘赟之文甚晰。若误为一人，则国宝之功湮矣。此创邑有功之先贤，余故特书之。或病邑建在元，不妨远引，以示博雅。余曰：不然，邑名自近，地自古。戏马则周台也，安平则汉县也。系水见于《水经》，曾照秦时之明月；乾时书于麟笔，儿孙汉代之关河。又何借为？况一时之文献甲六郡，知异日之古迹甲千秋也。则编新城异时之旧事，应有一百三十五卷时乎。

夜半钟

唐张继《枫桥夜泊》诗，前人以"夜半钟声"为疑，《老学庵笔记》引皇甫冉"半夜隔山钟"，于邺诗"远钟来半夜"，以为唐时僧寺，或有半夜钟，不必姑苏也。《墨庄》云："今平江城中，自承天寺（后改能仁寺）。半夜鸣钟，诸寺乃以次而鸣，迨今如此，盖自唐而然。"据此，则夜半钟是姑苏故事，务观亦未之考也。

唐诗统签

海盐胡震亨孝辕辑《唐诗统签》，自甲迄癸，凡千余卷，卷帙浩瀚，久未版行，余仅见其《癸签》一部耳。康熙四十四年，上命购其全书，令织造府兼理盐课通政使曹寅鸠工刻于广陵，胡氏遗书，幸不湮没。然版藏内府，人间亦无从而见之也。

徐氏经解

昆山徐氏所刻《经解》多秘本，仿佛宋椠本，卷帙亦多，闻其版亦收贮内府。

妒妇津

妒妇津在临济，相传武后不敢渡，别取道以避之。先兄西樵有诗云："解使金轮开道避，斯人何减骆宾王。"妒妇之神，刘伯玉妻也。

殷誉庆书

门人殷彦来（誉庆）书至云：刘原父、贡父《公是》、《公非》集，吴下藏书家有之，许借钞录。又新安族人携一书目，有《汉上题襟集》、苏叔党《斜川集》，客腊转售吴兴贾人。今绩溪胡氏、宁国许氏尚有藏本，当多方购觅传写。余梦寐以之，聊记其语，以俟他日机缘若何耳。

诗　评

或问"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说。答曰：太白诗："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登高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明朝挂帆去，枫叶落纷纷。"襄阳诗："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浔阳郭，始见香炉峰。常读远公传，永怀尘外踪；东林不可见，日暮空闻钟。"诗至此，色相俱空，政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画家所谓逸品是也。

姜宸英

慈溪姜编修西溟（宸英），文章豪迈有奇气，本朝古文一作手也。其论文自唐、虞三代以来，盛于六经，衰于《左氏》，而再盛于战国。盖以《左氏》多迂阔，不似《国策》之纵横。持论太高，故世多河汉其言。西溟先以诸生入史局，分修《明史·刑法志》，极言廷杖、诏狱、东厂、缇骑之害，淋漓痛切，不减司马子长。后以科场事连染，竟病卒于请室。余时为刑部尚书，惟太息而已。

紫芝白芝

芝有五色，然紫多吉祥，白多反是。先曾祖大司徒公第，万历中梁上生紫芝，其年先祖方伯赠大司寇公登第。康熙甲申，余所居里第东堂老桐，朽窍中忽生芝，色白，余闻而心恶之，是冬，罢官归。未几，有儿妇王氏之丧。又正楼栋桡倾圮，压死者主、婢凡四人，始验其为真不祥云。

玉石弹棋局

陆放翁记大名龙兴寺佛殿有魏宫玉石弹棋局，上有黄初刻字，宣和取入禁中。

讳　毕

邹平县乡语讳"毕"。吾邑毕盖臣，字致吾，明季名医也。外祖孙氏家常有危疾，或言非毕不可，诸舅恶其姓，终不肯延致之，咸笑其迂拘。然唐杜牧之梦改名毕而卒，宋邹忠公浩梦道君赐笔而亦卒，则古已有此忌矣。特以姓为疑，则诚迂耳。

张贞杞纪

张杞园（贞）居杞城别墅，作《杞纪》十八卷，自星

土、舆地、山川、人物而外，有封建、年表、世次、原故、分国、系家、苗裔、春秋经传、经传别解，引书几二百种。余读一过，曰："异哉！可谓体大而思精矣。"或曰："范晔集谢承、华峤、袁山松、司马彪诸家之作为《后汉书》，自谓体大思精，人或未之许也。今所纪杞，庆国一隅，而扬诩之如此，不亦过乎？"余曰："不然。杞，宋无征，昔已叹之。今立乎二千年之下，以指乎成周、春秋之世，且自今杞而溯之东楼、西楼始封之杞。又溯淳于、溯州、溯斟鄩以旁逮。夫羿、浞之篡，夏后之臣靡灭有穷，立少康，而夏后氏之兴亡，备见于是。可补太史公帝相、杼以下之阙文。按之，则皆在杞城百里封域之内，可不谓体大而思精乎？"或乃谢曰："微先生言，几以《杞纪》为志乘之流，今而后知其良史才也。"余曰："然。"

妖僧大汕

广州有妖僧大汕者，字石濂，自言江南人。或云池州，或云苏州，亦不知其果籍何郡。其出身甚微贱，或云曾为府县门役，性狡黠，善丹青，叠山石，构精舍，皆有巧思。剪发为头陀，自称觉浪大师衣钵弟子，游方岭南，居城西长寿庵，而日伺候诸当事贵人之门。常画素女秘戏图状，以媚诸贵人，益昵近之，于是无所忌惮。官东粤者，落其圈缋，十人而九。余甲子奉使至粤，闻而心恶之。后闻其私贩往安南，致犀象、珠玉、珊瑚、珍宝之属，直且钜万，连舶以归，地方官亦无谁何之者。今河南布政使迁福建巡抚许中丞（嗣兴）为按察使，独恶之，辄逮治，诘其前后奸状，押发江南原籍，死于道路，粤人快之。余不识许中丞，即此一事，真颓波中砥柱也。闻其居官亦甚廉正，观此事，非饮贪泉而不易心者固不能也。

金姓僧假子金举人

国初有一僧金姓，自京师来青之诸城，自云是旗人金中丞之族，公然与冠盖交往。诸城九仙山古刹常住，腴田数千亩，据而有之，益置膏腴，起甲第，徒众数百人，或居寺中，或以自随。居别墅，鲜衣怒马，歌儿舞女，虽豪家仕族不及也。有金举人者，自吴中来，父事之，愿为之子。此僧以势利横闾里者几三十年乃死，中分其资产，半予僧徒，半予假子。有往吊者，举人斩衰稽颡，如俗家礼。余为祭酒日，举人方肄业太学，亦能文之士，而甘为妖髡假子，忘其本生，大可怪也。因书广州大汕事而并记之。

康熙帝笃念故旧

康熙四十九年二月，提督四译馆太常寺少卿员缺，特旨以部主事李敏启升补，故大学士高阳文勤公（霨）孙也。上之笃念故旧如此。

拒领仓米

康熙四十六年，济南属邑大旱，巡抚檄济东道佥事宋君澄溪（广业）临县赈饥，使各邑绅士造佃户册，按其名领仓米。众皆具册，余独不具册，不领米。宋使邑令赍手札敦劝，且云："朝廷之恩，不可虚也。"余答曰："某不敏，旧尝备位大臣，顷四十三年，二东饥，奉旨，官员各自养佃户。今虽居田里，敢忘前旨。"再三力辞，不领一粒。宋归，述于中丞，皆以为得大臣之体，称其廉正。然余以义利之辨，不得不然。其实瓶无储粟，乡人皆知之。

宜都内人谏武曌

宜都内人谏武曌之言曰："今之弄臣、狎人，朝夕进御。夫男，阳也，女，阴也，阳尊而阴卑。今狎弄日至，处大家夫宫尊位，其势阴求阳也，阳盛阴微，不可久也。大家能屏去男妾，独立天下，如是过万万岁，男子益削，女子益专。"右一段文字，大义，而以诙谐出之，有古人谲谏之风，东方曼倩不能过也。所谓责难于君者与？

论妄诋前辈

王稚钦目空一世，而能推重何仲默，爱薛君采、郑继之，古人作青白眼，故当如是。今人不知视梦泽何如，而妄诋前辈，一钱不直。少陵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昌黎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谅哉！

米元章研山

米元章研山，以南唐宝石为之，后归禾中朱文恪家。余常从文恪曾孙彝尊见之，真奇物也。高濂云："曾见宋人灵壁石研山，峰头如黄子久皴法，中有水池深寸许，其下山脚坐水，色白若波涛状。"余旧蓄一研山，长可五六寸，高半之，自峰顶至山麓，皴法天然，而岩峦秀绝。己丑夏，为大力者负之而趋，每一忆之，辄作米老蟾蜍泪滴之叹。

钱谦益之藏书

钱先生藏书甲江左，绛云楼一炬之后，以所余宋椠本尽付其族孙曾，字遵王。《有学集》中跋述古堂宋版书，即其人也。先生逝后，曾尽鬻之泰兴季氏，于是藏书无复存者。闻今又归昆山徐氏矣。

咏物诗难超脱

咏物诗最难超脱，超脱而复精切则尤难也。宋人咏猩毛笔云："生前几两屐，身后五车书。"超脱而精切，一字不可移易。

汪钝翁诗

汪钝翁《过石坞》诗云："主宾无语似相忘，净扫青苔坐夕阳。乳燕飞飞蛙阁阁，楚萍谢絮满池塘。"

评邓汉仪诗

邓汉仪字孝威，泰州人。常同合肥龚端毅（鼎孳）

使粤,过梅岭有句云:"人马盘空细,烟岚返照浓。"写景逼真,尤似秦蜀间栈道景物,梅岭差卑,未足当此。

魏禧吴晴岩

宁都魏禧叔子,以古文名世。余观其《地狱论》上、中、下三篇,殊非儒者之言。宣城吴肃公晴岩《街南集》,文品似出其右,而知之者尚少。

史能仁善政

史能仁字严居,河南鹿邑人,举人。明末崇祯己卯、庚辰间,为济南新城令,慈以惠民,严以弭盗,敬礼绅士,弹压吏胥,悬鱼捕蝗,善政不可更仆。庚辰大饥,百姓逃亡,而田野间遍生羊肚菜,甘美可食,四乡又有甘露之祥。公赋诗示士民云:"上天降甘露,满地生羊肚;饥餐羊肚菜,渴饮甘露乳。涕泪告吾民,慎勿去乡土。"以调繁改知淄川县,未久,内擢兵部主事以去。鼎革后,再来新城,百姓秉炬迎之,二十余里不绝,迄今七十余年,未入名宦,乃一大缺陷事。右一诗,朱竹坨选入《明诗综》。

徐东痴

徐东痴隐君,居系水之东,高尚其志。李容庵(念慈)为新城令,最敬礼之,与相唱和。李罢官侨居历下。继之者东光马某,亦知东痴之名,然每有诗文之役,辄发朱票,差隶属,其结撰稍迟,则签捉元差限比,隶畏扑责,督迫良苦,东痴亦无计避之。时傅彤臣侍御里居,数以为言,马唯唯,然终不悛也。容庵知之,乃遣人迎往历下,及马罢官始归。马作令亦平易近人情,独于东痴一事,殊不可解。山谷云:"士大夫惟俗不可医。"马令正坐一俗耳,使胸中有数卷书,定不至此也。

广群芳谱所载异花

《广群芳谱》所载异花凡一百一十六种,今略录数十种于左:

万年花　金莲　玭碧　九花树　金萱花　红绶花　优钵昙　迎辇花　金步摇　灵寿花　无忧花　那伽花　提罗迦　拘尼陀　系白象树花　簇蝶花　俱郍卫　石莲　洛如花　太平瑞　胜花　七宝花　娑罗花　鹅毛玉凤花　蝉花　石蝉花　锦带花　青囊花　上元红　泡花　枸那花　水西花　象蹄花　白鹤花　金茎花　白菱花　闽山丹　金钵盂　缫丝花　笑靥花　红麦花　龙女花　会城娑罗花　优昙花　金缕梅　璎珞花　紫云花　海罽花　仙都花　四照花　覆杯花　查葡花　山钗花　鹅群花　海琼花　宝网花　长乐花　优钵罗花　燕蓊花　玉烛花　杏香花　万蝶花　鹰爪花　阇提花　御带花　玉手炉花　茧漆花　散水花　孩儿花　练春红　长十八　波罗花　叠罗花　蓝雀花　翠蛾眉

君子小人势不并立

夏峰孙先生谓滏水老人曰:"神庙时,南皋、景逸、少墟三先生讲学京师,首辅叶台山为之主。此治平之机也,而三先生相戒不言朝政,竟无补于治,若学为无用之物矣。"滏水曰:"三公不言朝政,专言节义,异己者钼不用,于是不节不义者忌矣。未几,台山求去,诸君子留之,台山曰:'内外风波齐起,君等不平心而处我,在此何干?'因忆赵侪鹤先生为冢宰,高阳孙相国曾云:'朝廷官职,天下人皆有分,我辈必不与异己者共之。'此危道也,魏珰之祸,遂烈于此。"右见《游谱》中。余谓三先生相戒不言朝政,正所以防小人之忌,使言朝政,则书院之毁,不待逆珰时矣。至孙文正公之言,即范忠宣公调停元祐、熙宁之说。然君子、小人,势不并立。小人常密,君子常疏;小人得志,不尽逐善类不已。古今来小人常居必胜之势,汉、唐、宋以来,已事昭然,可为龟镜也。然则即以官职与小人共之,彼能终为忘机之海鸥否乎?《越绝书》云:"壁忘鼠,鼠不忘壁。"诚哉是言。因读《游谱》有感,遂书。

吴嘉纪

吴嘉纪字野人,家泰州之安丰盐场。地滨海,无交游,而独喜为诗,其诗孤冷,亦自成一家。其友某,家江都,往来海上,因见其诗,称之于周栎园先生,招之来广陵,遂与四方之士交游唱和,渐失本色。余笑谓人曰:"一个冰冷底吴野人,被君辈弄做火热,可惜。"然其诗亦渐落,不终其为魏野、杨朴。始信余前言非尽戏论也。

唐相裴休

小说言明州有人泛海遇风,泊一岛,见宫殿巍焕,如王公之居。堂上一老人据榻而坐,有乌巾者二三百人侍侧。问之,曰:"唐相裴休也。"《北梦琐言》:"裴相国休,师圭峰密禅师,自愿世世为国王,弘护佛法。后于阗王生一子,手文有裴休二字,闻于中朝。"然则裴所证仙耶?佛耶?抑皆小说傅会耶?

李　频

唐诗人李频为建州刺史,传其殁而为神,邦人祀之,有《梨岳集》行于世。然《北梦琐言》载频遗弃糟糠,别婚士族,内行如此,何以为神?此与宋刘公漫塘以道学正人而传为瘟神者,同一不经也。

自作二绝句

偶读《宣和旧事》,作二绝句云:"宣仁鸾驭上青冥,社饭明年一涕零。欲问宫中天水碧,都人惟说太师青。""平阳行酒著青衣,雨雪青城更可悲。汴上已亡金等子,临安空赏玉孩儿。"宋时禁中有金等子、玉等子;玉孩儿事详《西湖志余》;"天水碧",艺祖受命之谶;太师则蔡京也。

王摅与兄抃

娄江十子,虹友(王摅)才尤高,余尝序其《金陵

集》。鹤尹诗才不及，而独工金元词曲，所为《筹边楼》、《浩气吟》等传奇，不但引商刻羽，杂以流征，殆可谓词曲之董狐。

以骆宾王为封号

唐时有一书生，颇通经史，而不谙近事，乃以骆宾王为诸王封号，见《因话录》。然则杜拾遗、伍子胥又何怪耶？

南台故事

唐以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尚书省为文昌台，而以御史台为南台。故今都察院可称南台，不可称西台。惟唐人称李栖筠为李西台；宋人称李建中为李西台。按建中以分司西京，犹近理；栖筠官御史大夫而呼西台，则不可解矣。余康熙庚午为副都御史，常集《唐六典》诸书，作《南台故事》一书。未几迁兵部侍郎，遂不果成。己卯为左都御史，欲卒业此书，亦因循未果也。

铁汉和尚

金陵牛首山寺兜率岩，铁汉和尚故居。和尚京山人，枯坐岩窦数十年，有二猕猴侍左右。方坦庵（拱乾）少詹题其画像云："两个猕猴杖一根，献花石上独称尊。怪公事事能超脱，留此赃私误子孙。"

荷钽图

余为总宪掌内台时，蒙恩赐御书"带经堂"三大字，盖用汉御史大夫兒宽故事也。余因取杜子美"细雨荷钽立，江猿吟翠屏"句意作《荷钽图》。今年夏五月，汪文治（洋度）自广陵以《荷钽图》索题，亦用带经故事，余为赋绝句云："曾向欧阳受尚书，生涯常忆带经余。披图却爱林和靖，五字春阴入荷钽。"五字乃和靖句也。

宋荦书

庚寅六月，宋太宰牧仲书来，言近日益治西陂，得孔雀、五色鹦鹉，及宋椠《文选》、杜牧之书《张好好诗》真迹，有宣和御玺题字。

司马顺

司马顺，字燕克，温文正公裔孙。宋南渡，世居山阴，明祭酒恂、御史垔，皆其后也。顺尝游黔，谒先高祖忠勤祠于永宁，作长歌一篇。其序叙述平羿蛮功尤悉。庚寅四月过余里，又往拜家祠，赋五言古诗一章，且云："贵竹有二王公祠，祀阳明先生暨公也。"（二诗别录家乘。）

董钱法论诗

云间董钱法孝廉，俞之弟也，自京师寄余书，略曰："先生具不世出之才，悟最上乘之道，光焰万丈，仙佛一身，天下学人如百川之赴海。不肖幼侍先伯父得仲、从兄苍水，论诗必首推先生，全体学杜，而镕化诸家。敝乡吴日千、何次张、张洮侯、袁价人、张慧晓诸君子，时时过舍，亦必称先生昆仲之诗，为人天手眼。后养疾吴门，得见尧峰汪（钝翁）先生，屈指海内诗人，惟新城为大家，若某某，但可称名家，未能比肩也"云云。余深愧诸良友之言，而老成凋谢，墓有宿草久矣，可胜三叹。

有感诫子书

吾家虔公诫子书云："或身经三公，寂尔无闻；布衣寒素，卿相屈体。父子贵贱殊，兄弟声名异，何也？体尽读数百卷书耳。汝年入立境，方当从宦，兼有室累，何处复得下帷如王郎时耶？"余每感其言。人生聪明智慧，殊不再来，尤难得者，上有祖父之教、中无世事之扰、下无室家之累，于斯时也，正当努力下帷，毕志书史，聪明智慧乃不误用。所谓"王郎时"，讵可多得？一旦老大，悔无及矣。尼父有言："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凡吾子姓，当深维此训，庶几青箱家学，不坠于地，勉旃！勉旃！

治病二方

《癸辛杂识》又二方。其一，治痘倒靥色黑，唇白冰冷。用狗蝇七枚，擂碎，和醅酒调服，移时即红润如旧。其一，治痘后余毒上攻，眼成内障。用蛇蜕一具，净洗焙干；又天花粉等分为细末，以羊子肝破开，入药在内，麻皮缚定，用泔水熟煮，切食之，良愈。

陈大士

邑孝廉徐来顺，字动以，方伯公准之从子。崇祯甲戌上公车，闱中遇陈大士际泰，问其乡贯，曰："江西。"问姓字，曰："大士。"徐未达，再扣之，辄怒曰："大士两字尚不知，何足与语！"不顾而去，其傲诞如此。

狼　筋

《酉阳杂俎》云："狼筋在脞中，大如鸭卵，有犯盗者，薰之令其手挛缩。或云狼筋状如织络，小囊虫所作也。"

相人影相寺观

宝历中，有王山人者，取人本命日，五更张灯，相人影，知休咎。又有善炙人影治病者。又言相寺观当阳像，可知其贫富。

袁熙宇

武定袁熙宇先生，讳化中，明天启中官御史，劾逆阉，与杨、左诸公同死诏狱，谥忠愍。余向李翰林丹书（蛙麟）询其祠祀，访其子孙，则八十年来未有专祠，子孙寥落，夷为村农。丹书近考其遗事，为作传，又欲醵金立祠，庶少慰忠魂于地下，亦使邦人有所矜式云。特书以俟之。

王丹林

钱塘王丹林字赤抒，官中书舍人，常赋古意四首见投，曰《古鼎》、《古锦》、《古镜》、《古琴》，托意甚深，诗尤高妙。为人笃于师友，以病假归，遂不起，惜哉！

取诗不当

万楚《五日观伎》诗最为恶劣。沧溟持格律极严，而独取此首，殊不可解。卢纶，大历十才子之冠冕，而其《赠驸马都尉》诗云："鸳鸯殿里叅皇后，龙凤楼前拜至尊。"《才调集》顾取之，尤是笑柄。

汤右曾诗

汤西崖（右曾）使黔，诗多高作，《黔阳绝句》云："白白红红绣袂花，盘丝绘蜡尽堪夸。自吹木叶银环女，者卜河边问宋家。"《中丞席观剧》云："探喉一串玉盘珠，华屋神仙绝代无。恼乱中丞筵上见，梨园弟子李仙奴。""审音荀令与周郎，檀板铜槽共一床。山雨乍收帘月白，听风听水按《伊》《凉》。""管咽弦停意浅深，云窗六扇漏初沉。已迷秦客风花路，休笑吴儿木石心。"

胡应麟评诗之弊

胡应麟病苏黄古诗不为《十九首》、建安体，是欲绁天马之足作辕下驹也。

钱谦益訾杜诗评注

千家注杜，如五臣注《选》；须溪评杜，如郭象注《庄》，此高识定论。虞山訾訾之，余所未解。

胡应麟评中州诗人

元瑞历举中州诸人，特标出刘迎、李汾，亦是具眼。然刘不称其歌行，李不举"烟波苍苍孟津戍"一联，谬矣。

复社姓氏录

汪文冶（洋度）以《复社姓氏录》见寄，见先赠尚书府君名，不胜悲感。录中所载吾邑七人，吾家诸伯父居其五。内王补之（衮），则益都人，太仆少卿带如先生（潆）之弟，而误入新城者也。因忆天启中宵人造《东林籍贯》及《点将录》诸书，载先伯祖太师霁宇公、叔祖考功季木公姓氏。今日观之，何异宣和之《党人碑》乎？

诗如其人

先伯父侍御公《咏梅》云："繁英任似火，冰稜自如石。南枝与北枝，不作春风格。"陈伯玑云："公忠烈之性，已见于此。"

过襄阳诗

余过襄阳赋诗云："岂有酖人羊叔子，更无悔过窦连波。残碑堕泪回文锦，一种销沉可奈何。"首句用陆抗语，次句用山谷诗，皆成句。

杜牧书张好好诗真迹

唐杜牧之《张好好诗并序》真迹，卷用硬黄纸，高一尺一寸五分，长六尺四寸，末阙六字，与本集不同者二十许字。卷首楷书"唐杜牧张好好诗"，宣和御笔也。又御书葫芦印、双龙小玺、宣和连珠印，后有政和长印、政和连珠印、神品小印、内府图书之印。董宗伯跋云："樊川此书，深得六朝人气韵。余所见颜、柳以后，若温飞卿与牧之，亦名家也。"愚按《宣和书谱》，唐诗人善书者，贺知章、李白、张藉、白居易、许浑、司空图、吴融、韩偓、杜牧，而不载温飞卿。然余从他处见李商隐书，亦绝妙，知唐人无不工书者，特为诗所掩耳。此卷今藏宋太宰牧仲家。

香祖笔记

[清]王士禛撰　施纯德整理

《香祖笔记》十二卷，清王士禛撰。王士禛(一六三四——一七一一)，字子真，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山东桓台县)人。清顺治十五年(一六五八)进士，十六年选授扬州府推官。康熙三年(一六六四)内迁京官，四十三年罢官，归山东故里。《香祖笔记》主要为康熙四十二、四十三年所作。同时宋荦为此书作序，称书中所述，"或辨驳议论得失，或阐发名物源流，或直书时事，或旁及怪异"，大致可概括全书。特别记载清初北京胜迹，如北京书肆、京郊勺园等，都颇有史料价值。此次整理，以康熙四十四年序刊本为底本，以《清代笔记丛刊》本相校。

自　序

愚旧有《池北偶谈》二十六卷，刻于闽，《居易录》三十四卷，刻于粤，皆有成书。壬午后尽急还京师，偶有见闻，笔之简策。适所居邸西轩有兰数本，花时香甚幽淡，昔人谓兰曰香祖，因以名之，凡十二卷。渔洋山人王士禛。

卷　一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三月初五日，文华殿经筵。臣士禛以经筵讲官刑部尚书侍，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熊赐履、礼部侍郎罗察进讲《四书》"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一节，礼部尚书韩菼、工部侍郎舒辂进讲《易经·系辞》"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四句。讲毕，赐宴太和门。

初八日，东宫会讲持敬殿。臣士禛以尚书侍班，讲官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兼詹事府詹事来道、右春坊右谕德兼修撰沈涵进讲《四书》"亲亲而仁民"二句，少詹事赛音布、翰林院修撰胡任舆进讲《书经》"惟德惟义，时乃大训"二句。讲毕，赐茶文华殿门。

江南道监察御史张瑗题为《逆恶之罪，既已正典于前朝；私竖之碑，岂宜传流于后世，亟请乾纲敕毁，以儆奸邪，以垂鉴戒事》："恭闻我皇上前岁翠华南幸，命修岳飞之墓，赐题于谦之碑，诚以此二臣者，忠贯日月，义壮山河，故特表而扬之，以风示天下。夫善在必彰者，则恶在所必瘅。臣奉命巡视西城，前往西山一带查阅，至香山碧云寺，寺后峻宇缭墙，覆压数里，郁葱绵亘，金碧辉煌。疑是前代王侯寝宫，询之土人，乃知为故明罪恶滔天磔尸身后逆珰魏忠贤之墓。墓上有穹碑二，屹然并立，合书"钦差总督东厂官旗办事掌惜薪司内府供用库尚膳监印务司礼监秉笔总督南海子提督保和等殿完吾魏公忠贤之墓"。臣观览之下，不禁发指。夫魏忠贤者，在故明天启时窃操国柄，屠毒忠良，恶贯满盈，一时群小皆出其门，德碑生祠，几遍天下，神人共愤，道路以目。至崇祯初年，罪状发露，押往祖陵，潜行自尽，磔尸河间。迄今公论在人，尚恨戮尸不足以蔽厥辜，乃畿辅近地，尚留此秽恶之迹，僭越之制，何以儆巨憝、昭大法哉！况当奉旨纂修《明史》之时，凡明季忠良被祸诸臣，无不立传表扬，以彰公道，光天化日之下，岂容奸孽余党，胆大泼天，目无三尺。仰祈天威乾断，敕地方有司，立仆其碑，划平其墓，俾天下后世，知凶恶之徒，不能逭宪典于身前，并不能保坟墓于身后。其于圣明瘅恶之义，不啻炳如日星，严如斧钺矣。"云云。奉旨："魏忠贤碑墓著交与该城官员仆毁划平。该部知道。"瑗赋诗纪事云："彰瘅表天道，诛赏昭王纲。伊谁实职之，兰台凛秋霜。道惟锄奸宄，庶以全善良。揽辔出都门，陟睇西山冈。庐舍匝阡陌，各各营农桑。厥俗一以朴，民气尤悦康。榛莽化兰蕙，无复嗥豺狼。寻憩古佛刹，绀碧何辉煌。背负诸墓碣，封树皆貂珰。逆阉冢逾制，陵园相颉颃。穹碑矗霄汉，长松绕垣墙。以彼稔凶恶，万死奚足偿。搏噬纵鹰犬，汤镬烹鸾凰。天地尽暝晦，白日无晶光。古多寺人祸，兹祸逾汉唐。国步倏触

疮，社稷旋沦亡。彼身已寸磔，墓胡留山阳。我见发上指，冲冠心激昂。及此不铲薙，无乃怍苍苍。拜疏请明旨，圣德奋乾纲。碑仆墓亦毁，狐兔将安藏。尧舜除四凶，海宇称平章。诛恶及胜国，来者心自臧。岩壑湔秽浊，草木回芬芳。聊以佐史笔，宪纪于焉张。”瑗字蓬若，祁门人，予辛未科南宫所取会元也，以编修改御史。一时赋诗纪事者甚众。按工部郎中万公爆疏云：“臣于三月诣陵开工，过香山碧云寺，见魏忠贤所营坟墓，碑石峥嵘，隧道深闳，翁仲簪朝冠而环列，羊虎接驼马以森罗，制作规模，仿佛陵寝。”云云。则阉擅国柄时，自营生圹已久，特既诛之后，未有建议毁之者，故幸存至今耳。

羽纱羽缎，出海外荷兰、暹罗诸国，康熙初入贡止一二匹，今闽广多有之，盖缉百鸟氄毛织成。予按《异物汇苑》，唐安乐公主使尚方合百鸟毛织为裙，正视旁视，各为一色，日中影中，各为一色，而百鸟之形状皆见，然则古亦有之矣。又《南史》，齐文惠太子织孔雀毛为裘，华贵无比，武后有集翠裘以赐幸臣，皆其类也。又满剌加哈烈出锁袱，一名梭服，鸟毳为之，纹如纨绮。今闽中最多，价不甚高，非羽纱羽缎比。

浙江巡抚某疏：“明绍兴府知府汤绍恩，于三江海口筑塘建闸，旱涝无害。逮我朝定鼎，泄水驱沙，灵异尤著；御灾捍患，利益弘多。伏祈敕赐褒封祀典。”云云。下礼部议，允行。

京师鬻花者，以丰台芍药为最，南中所产，惟梅桂、建兰、茉莉、栀子之属。近日亦有佛桑、榕树。榕在闽广，其大有荫一亩者，今乃小株，仅供盆盎之玩。佛桑重台者，永昌名花上花，见《艺林伐山》。

鄞处士万斯同，字季野，与其兄斯大，字充宗，同游黄太冲之门。充宗研精经学，而季野贯穿史事，于明代三百年典故如指诸掌，史馆总裁诸公聘入京师，一切皆取衷焉。初先伯祖太师公（讳象乾）列传，汪编修（琬）、倪检讨（粲）各有撰述，季野从实录搜采十许事补入，视二君为详。其所撰《宋季忠义录》十二卷，一卷载恭帝、端宗、末帝本纪，陈仲微《二王始末》；二卷迄末自江万里、文天祥而下逮刘辰翁，凡四百六人，皆向来纪载所未备也。所著又有《南宋六陵遗事》一卷，《庚申君遗事》一卷，《补历代史表》六十卷，《历代宰辅汇考》八卷，《庙制图考》四卷，《河渠考》十二卷，《昆仑河源考》二卷，《儒林宗派》八卷，《群书疑辩》十二卷，《书学汇编》二十四卷，可谓通儒。壬午四月殁于京邸，甚可惜也。

自己卯顺天乡闱乾清门覆试举人后，直省考试官自侍郎以下，概行开列，恭候钦点。壬午乡试，以副都御史张睿主考陕西，御史吴甫生副之；吏部文选郎中陈汝弼主考江南，工科给事中黄鼎楫副之；御史刘子章主考江西；御史傅作楫主考浙江，翰林满洲阿尔赛副之。湖广巴海，（大理评事，予门人）山东满保，河南傅森，皆翰林，满洲人。山西孙致弥，戊辰庶吉士。副都御史、御史、庶吉士典乡试，自是科始。

二十年来，京师士大夫不复用金扇。初则尚金陵仰氏、伊氏素纸扇，继又尚青阳扇，武林各色夹纱扇；未几废而不行，独尚曹氏靴扇，溧阳歌扇。一时风会，虽小物亦然，殆不可晓也。

壬午七月，浙江巡抚赵申乔疏言，浙省每科试卷一万二千有奇，旧例同考官仅十三人，不能遍阅，请增三员。礼部覆允，并通行各直省，如有试卷数多，房考不足者，题明量行增加。得俞旨，是科浙闱解额视江南之数，并著为例。

丙子，予奉命祭西岳西镇，登凤翔灵山灵鹫寺，见如来泥洹像，诸弟子有悲泣者，窃以为疑。适观《世说》，顾敷七岁，言当由忘情，故不泣，未能忘情，故泣。寻味二语，大有解会。

康熙庚辰夏六月二十八日，蒙恩赐御书“带经堂”扁额，谨纪述于《居易录》末卷。今年壬午四月六日，再蒙恩赐御书“信古斋”扁额。回忆戊午夏初蒙恩赐“存诚”、“格物”二扁，已二十五年矣。二十五年中，三蒙御笔题赐堂额，荣宠逾涯。宋学士苏易简获赐飞白“玉堂之署”四字，一时辄侈为盛事。臣之蒙恩，何啻什倍。恭为摹刻，悬于蓬荜之居，而什袭御墨于宝椟，谨纪颁赐年月，以示世世子孙勿忘报称云。

壬午六月初九日，召集内阁九卿及翰、詹、卿、寺、科、道各部郎中四品以上官于保和殿，传上谕云：“寻章摘句，华丽词藻，非帝王之本。朕四十余年，惟日兢兢，未尝少释万几，自警有始无终之诮，念兹在兹也。政事之暇，颇好书射，历年以来，所积临摹字幅，赐卿等观之。”臣士禛得绢素大字一幅，共二十七字，云：“惟正是视，玄黄匪惑，非礼不观，仪型是则。慎尔所觌，无愆斯德。临米芾。”首尾凡小玺三，曰“渊鉴斋”（长寸余，阔八分，白文）、“康熙宸翰”（方一寸三分，白文）、“敕几清晏”（方一寸四分，朱文）。是年七月二十三日恭纪。

浙江乡试广额，既奉特旨允行，顺天府府尹钱晋锡上疏，以京畿国学首善之地，请照浙江例增广解额。礼部覆准顺天等府广额十人，国学八人，奉天府一人，宣化府一人，八旗满洲蒙古三人，汉军一人，共广额二十人；湖广总督郭琇亦以湖南北地大人众，援例疏请，部覆准照浙江例广十三人，可谓一时右文盛事。然止顺天国学浙湖三直省，而他省督抚未及疏请，部议遂未之及，未免向隅矣。至予乡为孔子阙里所在，解额六十名，而至圣裔四氏学二人，即在解额之内，则视他省尤

为未均，惜无言之者。

梵言薜荔，犹此言饿鬼，出《大藏》服字函。

盘山拙庵（智朴）和尚自江南还山，以《沧浪高唱》画册来索题。盖师访宋牧仲开府于吴门，适朱竹垞（彝尊）太史自禾中来，会于沧浪亭，共赋诗见怀，而画史高简图之者也。宋诗云："青沟辟就老烟霞，瓢笠相过道路赊。携得一瓶豆苗菜（菜名，出盘山），来看三月牡丹花。因缘大事公能了，潦倒粗官我自嗟。好向沧浪亭子上，栴檀香里奉袈裟。""经行斜日且观鱼，黄鸟绵蛮入耳初。接席金风旧亭长（竹垞），怀人蚕尾老尚书，（阮亭）。春深玉版容参悟，岁晚花宫待扫除。拂子一挥仍小住，空林明月暮钟余。"

提督山西学政、翰林院侍读汪灏，以大同府人文胜前，疏请撤去门字号，照福浙总督、侍郎郭世隆三十六年题请台湾一府撤去至字号，与通省一体匀中之例。部覆得旨允行。

河南巡抚、侍郎徐潮疏言：二程子后裔五经博士程佳璠病废，请以其子程举承袭。

明弘治中京口人钱宝者，善医，尝游齐鲁间，遇一老僧，能卧大雪中，雪为不积，问其年，数百岁矣。后至金陵，居天界寺，抚摩能疗诸疾。后尹蓬头客于钱氏，钱偶言僧状，尹曰："吾师祖也。别来久，尚亡恙耶？"已而尹去，老僧复至京口，钱为述尹语。僧曰："是吾孙也。"徐出度牒示钱，则唐大中四年所给，已八百年矣。僧秦人，不知名字。（见《外史》）

唐时升叔达《三易集》有《南翔八老人诗序》，云："南翔里有八老人为社，徐爵九十六，赵陆九十四，陆淙八十五，徐勋、张乐俱八十四，董儒八十三，朱梓八十二，陆球八十一。居止不一二里，而耄耋相望，日杯酒谈笑相娱乐，诚太平盛事也。"诗云："白鹤村头春日晓，香雾濛濛百花好。苍颜素发八老人，花前置酒相倾倒。笑说邻翁学语时，追谈邑子知名早。不知主客更劝酬，争引曾玄互提抱。今年孟春甲子晴，占云麻麦俱丰成。坐中祭酒九十六，敬酹社翁旨且清。其间迭起拜更祝，但愿脚健双眸明。桂林从事八十一，只闻唤弟无呼兄。南村翳翳桑榆日，出且持杯归散帙。但课儿孙种黍苗，何知道士餐芝术。香山居士有遗篇，九十不衰真地仙。公等康健逢圣世，能无旦莫歌皇天。愿炊香饭酿秫酒，日奉杖履长周旋。正嘉遗事多讹谬，欲问銮舆南幸年。"魏学礼《长林片叶集》有《九峰青崖先生年一百二十一岁》诗，尤奇。

乐府："碧玉破瓜时。"而《谈苑》载吕洞宾谒张洎赠诗云："功成应在破瓜年。"洎后以六十四卒，破瓜者二八也。老少男女皆可称破瓜，亦奇。

《山海经》云："北号之山，有木状如杨，赤华，其实如枣而无核，其味酸甘，食之不疟。"此即吾乡之虚中枣也，出青城县。汉上林苑有梬枣，见《西京杂记》。又东坡有《与蒲传正觅柿霜无核枣帖》，元遗山有跋，见《玉堂嘉话》。

《异物汇苑》：巴旦杏出哈烈国。今北方皆有之，京师者实大而甘，山东者实小肉薄，少津液，土人贱之不食，独其仁甘，可以佐茁。

汉上林令所记桃十种，有樱桃、含桃。含桃即樱桃，且非桃类。

金刚钻形如鼠粪，色青黑如铁石，产西域诸国，在鸷鸟海东青所遗粪中，以之镌镂，无坚不破。右《齐东野语》所记。或云扶南国刚金能切玉，扣以羖角则判。张洪《使缅录》云：缅蛮地有木曰金刚纂，状如棕榈，枝干屈曲，无叶，剉以渍水，暴牛马，令渴极而饮之，食其肉必死。此又草木之毒者，而名同。

京官旧例，各衙门称谓有一定仪注，不可那移，如翰、詹称老先生，吏部称选君、印君，员外以下称长官，科称掌科，道称道长，是也。自康熙丙子祭告回京，见闻顿异，各部司及中行评博，无不称老先生者矣。此亦觚不觚之一也。

《考工记》"珲人（音运）为皋陶"，郑司农注："皋陶，古木也。"

徐渭《路史》一条云："唐时高丽贡松烟墨，和麋鹿胶造，墨 名隃麋。"此说杜撰陋甚。按隃麋，汉县名，地出石墨，即今陇州之汧阳，见于《汉官仪》，其来旧矣，非始于唐，且与高丽无涉。

青藤山人《路史》云："中山酒，中山兔毫，并是应天府之溧水县，非古中山也。"不知何据，亦出杜撰。

高季迪，明三百年诗人之冠冕，然其《明妃曲》云："君王莫杀毛延寿，留画商岩梦里贤。"此三家村学究语，所谓下劣诗魔，不知季迪何以堕落如此，而盲者反以为警策。其后有彭三吾者，又云："画师休尽杀，梦弼要人图。"转入魔道矣。又胡虚白《咏绿珠》云："枉费明珠三百斛，荆钗那及嫁梁鸿。"郎瑛称之。皆所云痴人前不得说梦也。若永叔"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所谓诗论，亦自近腐。

以詹事府詹事兼侍读学士徐秉义（前吏部右侍郎），原任翰林院侍讲徐元梦（满洲人）为顺天考试官。

二君皆癸丑科进士。

郎瑛《七修类纂》举东坡《跋林和靖诗》"诗如东野不言寒,书似西台差少骨",以西台为南唐李建中,谬甚。南唐太弟太傅李建勋,非建中也。建中,宋初人,为西京御史,故称西台。其书与杨风子先后齐名,苏、黄常称之,郎未知耶?

刚卯或曰严卯,见《王莽传》。或曰毅改(音开以),见《说文》。《玉篇》以正月卯日作而佩之。服虔云:"长三寸,广一寸四分。"晋灼曰:"长一寸,广五分。"或用玉,或用金。予于慈仁寺市中曾见一枚,乃以象牙为之,八分书,六十六字。又按《后汉·舆服志》:"长寸二分,方六分。请侯王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黑犀,三百石已下以象牙。"

《类纂》载武林女子金丽卿诗"家住钱塘山水图,梅边柳外识林苏",郎瑛谓其不能守礼,出则拥蔽其面。时方食,不觉喷饭满案。又谓谢无逸以胡蝶诗得名,号"谢胡蝶",后李商隐袭其语,云云。则是以唐人蹈袭宋人矣,更可一笑。

己卯十一月,熊青岳太宰拜相。时宛平胥庭王公为首揆,沁州吴公铜川次之,而孝感乃故相再入内阁。或疑其位次王公,云若熊公径以大学士召还,自当为首揆,今以礼书召迁吏书,而始大拜,是由尚书大拜,非以大学士召还也,不当让熊,遂次吴,而桐城张公敦复又次熊。及王公引疾,则丹徒张公素存为首揆,桐城请告归矣。(熊乃王教习门生也)

御史刘子章条奏,外官禁止多带家口,下吏部议,督、抚止许五十人,藩、臬四十人,道、府三十人,州、县十五人,违例者革职,下九卿、詹事、科道集议。予谓自督、抚已下皆递减十人,胡为州、县之于道、府,顿减其半也。众韪之,乃定为二十人,而女口不与此数,违例者止于降级。再奉旨,以旗员差多,许倍之。

辛巳冬杪,得倪云林《乔柯竹石》小幅,潇逸绝尘,题字尤古劲,真迹也。诗云:"隐士江阴许士雍,钿山湖里泊烟篷。秋来鲈鲙莼羹美,亦欲东乘万里风。"后署"甲辰八月倪瓒"。(云林故居在厚山,地名厚阳)

庚辰三月,朝阳门外东岳庙火,殿庑皆烬,独左右道院无恙。特发内帑,并令在京在外大小官员捐助,仍以裕亲王监视之,阅岁始毕工,亲临幸焉。庙中仁圣帝、炳灵公、司命君、四丞相像,皆元昭文馆大学士正奉大夫秘书监卿刘元所塑。元最善搏换之法,天下无与比,至是皆毁于火。

罗泌《路史》云:"巢父友许繇,樊竖,繇居沛泽,其道日光,尧朝焉而逭之。父适闻之,洗耳于颍,竖方饮其牛,乃驱而还。"子莘注:竖字仲父。然则洗耳者巢父,饮牛者则樊竖,又别自一人。妄说纷纷,诸子谶纬之书。杜撰大抵如此,可发一笑。

虫牢,地名,见《春秋》,其地在今河南之封丘县。然《路史》杂国名又有虫氏、牢氏,虫氏条下曰郏地,后有虫氏;牢下曰古牢子国,后有牢氏。

武会试旧无廷对胪传之例,有之自明末崇祯辛未科始,从考试官方逢年之请也。

王孟端《仿云林古木丛篁》,自跋云:"幽篁古树玉森森,白石仙人翠作襟。夜月几惊龙虎立,秋风时听凤皇吟。画图人思曾飞笔,山水留情独抚琴。不是远寻高士宅,何能惬我出尘心。"又季迪《和东山逸叟》、《和青箬溪道人》四言一首。

壬午顺天乡试,五经监生二人,一庄令舆,江南武进人;一俞长策,浙江桐乡人,初以违例贴出仍具题请旨。奉旨俱著授为举人,准会试,嗣后愿做五经者不必禁止作何定例,九卿等详议具奏。

九月初六日辰刻,文华殿经筵讲官礼部尚书韩菼、吏部左侍郎傅继祖进讲《四书》"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一节,臣刑部尚书王士禛、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法良进讲《易经》"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句。讲毕,赐宴太和门。

初九日,东宫会讲持敬殿,臣士禛以尚书侍班,詹事府詹事来道、右庶子沈涵进讲《四书》"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二句,右谕德觉和托、修撰胡任舆进讲《书经》"德无常师,主善为师"二句。讲毕,赐茶文华殿门。

翰林掌院,旧皆以学士兼礼部侍郎,满官汉官皆然。自昆山徐相国以大学士兼掌,桐城张相国以礼部尚书兼掌,与往例不同。然凡启奏讲书等事,仍满前汉后,不论所居之本官也。今长洲韩宗伯兼掌院事亦然。

《唐国史补》谓"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乃右丞窃取李嘉祐语。论者或为王讳,以为增"漠漠"四字,便是点铁成金手段,此亦呓语。然此事往往有之。予门人太仓崔举人华,字不雕,贫而工诗,尝有句云:"溪水碧于前渡日,桃花红似去年时。"予在广陵作《论诗绝句四十首》,举此二句,云:"江南肠断何人会,只有崔郎七字诗。"后汪钝翁在京师,亦有句云:"溪水碧于前渡日,桃花红似去年人。"谓非取崔前语乎?汪于崔亦前辈也。

谭铬云:"刘季绪好诋诃文章,掎摭利病。徐陵为

一代文宗，未尝诋诃作者。"昔予与故友汪钝翁在京师，钝翁好诋诃人，前辈自钱公牧翁而下无得免者，后进以诗文请质，亦无恕词。予每劝之。故友计甫草东尝序予门人汪蛟门（懋麟）集云："钝翁性悁急，不能容物，意所不可，虽百贲育不能揜其口也。其所称述于当世人物之众，不能数人焉。阮亭性和易宽简，好奖引气类，然以诗文投谒者必与尽言其得失，不少宽假。"此数语颇得予二人梗概。顾施愚山又尝谓予："公好奖引人物，自是盛德。然后进之士，学未有成，得公一言，便自诩名士，不复虚怀请益，非公误之耶？"予思其言，亦极有理。

门人李少京兆子来（先复）言曩过汉中，闻南郑县之东有民家老妪，年百二十岁矣，尚强健无恙。李自往访之，云晨出往田间栽种，未及见。

广州府佛山有诸 生黄章者，年一百二岁，康熙己卯尚入省闱，自言："吾今科且未中，来科百五岁亦未中，至百八岁始当获隽，尚有许多事业，出为国家效力耳。"闻近岁已死，其言无验。

九月二十五日，车驾南巡视河工。

十月初九日夜，再雪竟夜，积素满庭，晚菊尚敷腴可玩。晨起忍寒坐信古堂，对雪看菊。忽梁溪琴僧岳莲见过，弹《平沙落雁》、《汉宫秋》二曲，古音萧寥，忘其身在长安，官是秋曹之长也。作二诗纪事。

台湾古荒服，在福建东南大海中，西界于漳，南邻于粤，北与闽安相直，其水道则东连日本，南邻琉球、暹罗、吕宋、荷兰诸国，其沿革莫得而详也。明嘉靖四十二年，流寇林道乾作乱，都督俞大猷剿之，追及澎湖。道乾遁入台湾，大猷不敢逼，留偏师驻澎湖岛，时哨鹿耳门外，徐俟其敝，道乾遁往占城。道乾既去，澎湖驻师亦罢。天启改元，有颜思齐者，为日本国甲螺（犹头目也），引倭酋归一王屯台湾，闽人郑芝龙附之，始建平安镇城。既而荷兰国人舟遭飓风至此，爱其地，借居之，遂与倭约，尽有台湾之地，而岁输鹿皮三万。荷兰国人善火器，其居台湾也，以夹板船为犄角，虽兵不满千，南北土酋咸畏之，又建赤嵌城以居。顺治庚寅，日本甲螺郭怀一谋逐荷兰人，事觉，怀一被杀于欧汪（在今凤山县界）。辛丑，郑成功自江南败归，势日蹙，顿军厦门。适日本甲螺何斌与荷兰酋长隙，潜诱成功进取台湾。鹿耳门诘屈回旋，沙浮水浅，猝难飞渡，成功舟至，水忽涨十余丈，巨舰纵横毕济，遂克台湾。荷兰国人与成功战不利，退保安平镇城。其酋归一王以死拒之，成功力攻不克，乃环山列营以困之。荷兰人势穷，以十余艘决战，成功用火攻，尽焚之，荷兰人遁归其国。成功既有台湾，以赤嵌城为承天府，改台湾土城为安平镇，总名曰东都。未几，成功死，其子经居鹭江（即今厦门）。成功弟世袭阴有窃据意，经攻逐之，世袭渡海来归，经僭立，改东都曰东宁，改县曰州，设安抚司三、南北路澎湖各一。辛酉经死，子克塽嗣。康熙二十一年壬戌，福建总督姚启圣用间谍阴结傅为霖为内应，事泄，为霖遇害。明年癸亥，靖海将军施烺奉命率舟师进讨，六月，自铜山抵澎湖，入罩湾，连克虎井、桶盘诸屿，誓师戒严。郑克塽奉表降，诏赴京师，隶旗下。于其地设台湾府，统台湾、凤山、诸罗三县，隶福建布政使司云。

十月二十七日，车驾回宫。

御赐内直吏部尚书陈廷敬、副都御史励杜纳、右谕德查升各松花江石小研一方，色澹绿如洮石，腹有御书研铭八字，云"以静为用，是以永年"。继又赐大学士张玉书、吴琠、熊赐履、工部尚书王鸿绪各一方。鸿绪所得有倭漆研匣，匣中有御用墨四笏。时十一月，偶召张及王入南书房编次御书，得赐，因及吴、熊二公云。

驾在德州，赐致仕在籍户部左侍郎田雯"寒绿堂"扁额，原任翰林侍读萧惟豫、编修田需亦蒙赐御书各一幅。

召户部郎中陈奕禧入南书房，命书大小字各三幅，赐御书御制《塞上》诗一幅，诗云："半岭黄云合，风悲鼓角闻。野狐沙草外，落日自成群。"御制《宋高宗父母之仇终身不报论》，命大学士熊赐履、礼部尚书韩菼、内直吏部尚书陈廷敬、右谕德查升同作，又命浙江举人查慎行（原名嗣琏），江南举人钱名世等同作进呈。

诏蠲甘肃等处地方四十一年、四十二年钱粮，江南上江下江四十二年钱粮。

十二月，诸王、内阁九卿、翰、詹、卿、寺、科、道请上尊号，奉旨："朕即位四十余年，未尝少刻不以民生休戚为念，远迩安静为本。虽或庆云景星，嘉禾瑞草，天书麟凤之奇，总无关于黔黎，亦无关于朕心，反为史书之讥。朕以实心为民，天视天听，故有其道，难免后人公论。若耀功德，取一时之虚名，朕之不悦甚矣，毋烦数陈。"

上召海宁举人查慎行、武进举人钱名世、长洲监生何焯、休宁监生汪灏于南书房，屡试诗及制举文，特赐焯、灏举人，明年一体会试。

考试新差提督各省学政翰林侍读学士张廷枢等、郎中翁嵩年等十一人于南书房，称旨，又赐御书一幅（八股题《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一节，诗题《恭和御制考试叹》）。

壬午冬，驾归自德州，考试内直诸词林官，至二十二日封印，后一日始毕。定一等十人，侍读学士陈元龙等；二等若干人；其三等五人调知县用：谕德王化鹤、中允吴晟、修撰戴有祺（辛未状元）、检讨赵尔孙、吴文炎。

命吏部右侍郎吴涵兼掌翰林院事。

山行虑迷，握响虫一枚于手中，则不迷，见《物类相感志》。虞山先生作《响言》，取此。

明文士如桑悦、祝允明，皆肆口横议，略无忌惮。悦对丘文庄言，举天下文章，惟悦，其次祝允明。世但嗤其妄人耳。允明作《罪知录》，历诋韩、欧、苏、曾六家之文，深文周内，不遗余力。谓韩伤易而近儇，形粗而情霸，其气轻，其口夸，其发疏躁；欧阳如人毕生持丧，终身不被衮绣；东坡更作儇浮，的为利口，哗犷之气，肆溢舌表，使人奔迸狂颠而不息；曾、王既脱衣裳，并除爪发，譬之兽啮腊骨；至于老泉、颍滨、秦、黄、晁、张，则谓不足尽及；惟柳如冕裳珮玉，犹先王之法服。乃其大旨，则在主六代之比偶故实，吁亦鄙而倍矣。论唐诗人，则尊太白为冠，而力斥子美，谓其以村野为苍古，椎鲁为典雅，粗犷为豪雄，而总评之曰外道，李则《凤皇台》一篇亦推绝唱。狂悖至于如此，醉人骂坐，令人掩耳不欲闻。论诗余则专祖太白、飞卿，稍许欧、晏、周、柳，以为缀旒，谓东坡木强疏脱，少游、鲁直特市廛小家之子。略举大端如右，所谓无忌惮者，不足置辨也。

《西园杂记》记明大臣寿考者，自王端毅公、魏文靖公而下十三人，而不及雒阳刘文靖公晦庵。文靖寿九十余，近百岁。又弘正名相也，何独遗之？

释氏言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古言云羚羊无些子气味，虎豹再寻他不著，九渊潜龙，千仞翔凤乎？此是前言注脚，不独喻诗，亦可为士君子居身涉世之法。

大竹破山和尚，天童密弟子也，蜀乱后居万峰。贼李鹞子者，残忍嗜杀，延师供养，请肉食。师曰："公不杀人，我便食肉。"李笑而从之，全活无算。师蹇姓，忠定公之裔孙也。

郑端简云："十哲，陈蔡一时与难之贤，非孔门定论，自开元至今，无敢议者。夫有若之言，四见于《论语》，大类圣人。公西赤志于礼乐，有为邦之才，不远优于宰我、冉求乎？求、我言行，不必征诸史传，《论语》中多有之矣，其视二子，优劣何如？宜进祀二子于殿上，改求、我于庑中。"右与予官祭酒时具疏大意略同，惜为友人中阻，疏不果上。即当时礼部未必果行，要当存此一段公论于天下后世耳，予至今悔之。

皮日休本字逸少，后字袭美，见《北梦琐言》。

康熙乙丑夏，予使粤东还，便道游庐山，宿开先寺，观阳明先生石壁大书纪功碑，末云"嘉靖我邦国"，若前知世宗入继大统者。按《碧里杂存》，阳明既平田州之乱，先是州有巨石，侧卧江浒，旧有童谣云："田石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宁。"岑猛恶之，夜遣人平之，明复如故。先生定乱后，其石即平。先生自往观之，洗剔苔藓，有古刻"新建伯"三大字，异之，遂续加九字，并刻于石，云"嘉靖岁戊子新建伯王守仁"。又记先生习静阳明洞，预知门人朱白浦、蔡我斋入山事。《中庸》云"至诚之道，可以前知"，阳明其庶几乎。

《乐郊私语》云：海盐少年多善歌，盖出于澉川杨氏。其先人康惠公梓与贯云石交善，得其乐府之传，今杂剧中《豫让吞炭》、《霍光鬼谏》、《敬德不伏老》，皆康惠自制，家僮千指，皆善南北歌调，海盐遂以善歌名浙西。今世俗所谓海盐腔者，实发于贯酸斋，源流远矣。

卷　二

《异物类苑》云："山都人面黑长身，有尾踵，见人则笑，笑则上唇掩目。"按诸书言人都鸟都猪都，皆不尔，此乃误以狒狒为山都耳。

仅字有少、余二义，唐人多作余义用。如元微之云："封章谏草，繁委箱笥，仅逾百轴。"白乐天《哭唐衢》诗："著文仅千首，六义无差忒。"小说《崔炜传》："大食国有阳燧珠，赵佗令人航海盗归番禺，仅千载矣。"《甘泽谣·陶岘传》："浪迹怡情，仅三十载。"《摭言》："曲江之宴，长安仅于半空。"《玉壶清话》："《南唐先主传》：吴越灾，遣使唁之，赉帑币粮镪，仅百余艘"之类。至宋人，始率从少义，迄今沿用之。

令狐子先，安陆高士，予尝著之《古欢录》矣。王彦辅《麈史》载其著书甚多，有《万卷录》、《易说精义》、《晋年统纬》、《世惣乐要注》、《默书》、《谗髓》、《琴谱》、《兵途要辖》等若干卷。又云令狐先生卒，阮逸天隐表之，林逸书，孟逸篆额，号"三逸碑"。

南齐侍中庾杲之家贫，每食生韭、熟韭、韭菹，时人为之语曰："孰谓庾郎贫，每食二十七种。"后魏陈留侯李崇为尚书令，性俭吝，食止韭菹，其客李元佑戏语人曰："李令公一食十八种。"问其故，答曰："二九一十八。"二事极相似。

《梅村诗话》云："尝与陈卧子共宿，问其七言律诗

何句最为得意，卧子自举‘禁苑起山名万岁，复宫新戏号千秋’一联。”然予观其七言，殊不止此，如“九龙移帐春无草，万马窥边夜有霜”，“左徒旧宅犹兰圃，中散荒园尚竹林”，“禹陵风雨思王会，越国山川出霸才”，“石显上宾居柳市，窦婴别业在蓝田”，“七月星河人出塞，一城砧杵客登楼”，“四塞山河归汉阙，二陵风雨送秦师”诸联，沉雄瑰丽，近代作者，未见其比，殆冠古之才，一时瑜、亮，独有梅村耳。

弹棋之戏，始见《西京杂记》，《后汉·梁冀传》注稍详之，似近投壶，而其制不传。今人诗多以奕棋当之，可发一笑。王建《宫词》云：“弹棋玉指两参差，背局临虚斗著危。先打角头红子落，上三金字半边垂。”读之亦不能通晓也。

《挥麈新谈》记费鹅湖初第谒彭文宪，文宪曰：“殿上金阶滑，须慢慢行。”吾乡高念东侍郎（珩）有句云“金阶路滑且徐行”，本此。

唐萧仿咸通四年知礼部贡举，责授蕲州刺史，有《与浙东郑大夫书》云：“韩绾即文公之孙，柳告是柳州之子，凤毛殊有，而名字陆沉。”皆仿是年所举士也。

千里马，人皆知之，王兆云《湖海搜奇》载陕西民家有千里驴，腰有肾六。又张翁言有友人省亲山东，亲家以一驴至，曰：“此千里驴也。”乘之倏忽抵家。

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禅，有得意忘言之妙，与净名、默然、达磨得髓同一关捩。观王、裴《辋川集》及祖咏《终南残雪》诗，虽钝根初机，亦能顿悟。程石臞有绝句云：“朝过青山头，暮歇青山曲；青山不见人，猿声听相续。”予每叹绝，以为天然不可凑泊。予少时在扬州亦有数作，如：“微雨过青山，漠漠寒烟织；不见秣陵城，坐爱秋江色。”（《青山》）“萧条秋雨夕，苍茫楚江晦；时见一舟行，濛濛水云外。”（《江上》）“雨后明月来，照见下山路；人语隔溪烟，借问停舟处。”（《惠山下邹流绮过访》）“山堂振法鼓，江月挂寒树；遥送江南人，鸡鸣峭帆去。”（《焦山晓起送昆仑还京口》）又在京师有诗云：“凌晨出西郭，招提过微雨；日出不逢人，满院风铃语。”（《早至天宁寺》）皆一时伫兴之言，知味外味者当自得之。

南昌陈士业（弘绪）言，尝登泰山日观峰，四更起候日出，见霞彩万道，碧绿交加，有赤盘从中涌出，晃漾不定，久之乃成日轮，因悟气至此始聚而为日，日生一日，非以昨日之日复为今日之日也。新吴宋长庚亦有此论，此说甚奇。《山海经》云：“羲、和，二国名，每日出，二国人为御，推升太虚。”语尤荒诞可笑。

七言律联句，神韵天然，古人亦不多见。如高季迪：“白下有山皆绕郭，清明无客不思家。”杨用修：“江山平远难为画，云物高寒易得秋。”曹能始：“春光白下无多日，夜月黄河第几湾。”近人：“节过白露犹余热，秋到黄州始解凉。”“瓜步江空微有树，秣陵天远不宜秋。”释读彻：“一夜花开湖上路，半春家在雪中山。”皆神到不可凑泊。

钱武肃王目不知书，然其寄夫人诗云：“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不过数言，而姿致无限，虽复文人操笔，无以过之。东坡演之为《陌上花》三绝句，云：“陌上花开胡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遗民几度垂垂老，游女还歌缓缓归。”五代时，列国以文雅称者，无如南唐、西蜀，非吴越所及，赖此一条，足以解嘲。

韩、苏七言诗，学《急就篇》句法，如“鸦鸱鹰雕雉鹄鹍，骓駓骃骆骊骍騵”等句，予既载之《池北偶谈》。近又得五言数语，韩诗“蚌螺鱼鳖虫”，卢仝“鳗鳣鲇鲤鳍，鸂鶒鸧鸥凫”，蔡襄“弓刀甲盾弩，筋皮毛骨羽”。然此种句法，间作七言可耳，五言即非所宜，解人当自知之。

武林女子王倩玉，貌甚美而工诗词，已字人矣，悦其中表沈生遹声而越礼焉。母家讼于官，杭守弋珽断离，鬻于驻防旗下。沈百方赎归，复为沈生一女而死。传其寄沈《长相思》一阕云：“见时羞，别时愁，百转千回不自由，教奴怎罢休？懒梳头，怯凝眸，明月光中上小楼，思君枫叶秋。”虽淫奔失行，其才慧亦尤物也。

癸未正月十六日，大驾南巡，视河工。

上谕：“官民人等及革职降级官员、赎罪人犯，愿赴山东被灾地方泰安州、沂州、新泰、蒙阴、郯城等县赈济饥民者，列名以闻，事毕议叙。”

会试总裁官：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熊赐履、吏部尚书陈廷敬、吏部右侍郎兼掌翰林院事吴涵、礼部右侍郎许汝霖。

本朝惟高阳李文勤公三典会试，今孝感熊公以癸丑、甲戌、丁丑、庚辰、癸未五典会试，泽州陈公以壬戌、辛未、癸未亦三典会试，可谓盛事。按明二百七十年，惟金溪王公英永乐戊戌、宣德庚戌、正统壬戌三典会试耳。

台湾风信与他海殊异，风大而烈者为飓，又甚者为台。飓倏发倏止，台常连日夜不止。正、二、三、四月发者为飓，五、六、七、八月发者为台，九月则北风初烈，或至连月，为九降。过洋以四、七、十月为稳，以四月少飓，七月寒暑初交，十月小春天气多晴暖故也。六月多台，九月多九降，最忌。台、飓俱多挟雨，九降多无雨而风。凡台将至，则天边有断虹，先见一片如船帆者曰破帆，稍及半天如鲎尾者曰屈鲎。土番识风草，草生无节

则一年无台，一节则台一次，多节则多次。飓之名以时而异，正月初四日曰接神飓，初九日曰玉皇飓，十三日曰关帝飓，念九日曰乌狗飓，二月二日曰白须飓，三月三日曰上帝飓，十五日曰真人飓，念三日曰马祖飓（真人多风，马祖多雨），已上春三月共三十六飓，此其大者。四月八日曰佛子飓，五月五日曰屈原飓，十三日曰关帝飓，六月十二日曰彭祖飓，十八日曰彭婆飓，念四日曰洗炊笼飓，七月十五日曰鬼飓，八月一日曰灶君飓，十五日曰魁星飓，九月十六日曰张良飓，十九日曰观音飓，十月十日曰水仙王飓，念六日曰翁爹飓，十一月念七日曰普庵飓，十二月念四日曰送神飓，念九日曰火盆飓，念四日已后皆曰送年风。（按升庵先生云飓当作颶，音贝）

凤山县有姜，名三宝姜，相传明初三宝太监所植，可疗百病。

诸罗县番首名大眉者，每岁东作时，诸番请其出射，射所及之地，稼辄大熟，号“灵箭”。

正月二十七日，前少傅兼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王熙卒。公礼部尚书文贞公崇简长子也，顺治丁亥进士，父子同官禁林，又同为学士。康熙壬戌，以兵部尚书大拜，居政府者二十年。辛巳，以病予告，至是卒，年七十六，赐谥文靖。王文贞公六子：长熙，保和殿大学士、礼部尚书；次櫄，桃源县知县；次然，广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次照，浙江金华道参议；次燕，贵州巡抚都察院副都御史；次默，刑部郎中。阀阅之盛，时无其比。

二月二十九日放榜，会元王式丹（江南宝应人）。

康熙中，以尚书拜相者，或进部衔，如宛平王胥庭（熙）相国，以司马大拜，而进兼礼部尚书；京江张素存（玉书）相国，以宗伯大拜，而进兼户部尚书是也。其后吴沁州铜川（琠）以刑部尚书大拜，止兼本部。

浙江巡抚张泰交以士民公吁，请前巡抚升浙闽总督谥忠贞范承谟春秋特祀，允行。

汤调鼎，淮之清河人，顺治初进士，著《辨物志》，议论多发人神智，偶笔其记人参二则于此：“隋高祖时，上党民宅后闻人呼声，求之得人参一本，根五尺余，具体人状。占者谓晋王阴谋夺宗，故妖草生。予曰非妖也，人参如人形者，食之得仙，根至五尺而具人状，盖岁久神灵之物，而上党又人参之所出。惜时无张华其人，故其物不著，而以为阴谋夺宗之应。文帝以丞相僭帝位，何尝不以阴谋得哉？”又“《元览》云，人参千岁为小儿，枸杞千载为犬子。按参以人名，伏土岁久，而具体人状，气类神灵之感，无足怪者。枸杞字不从犬，何以岁久为犬？《广韵》云春名天精子，夏名枸杞，秋名却老根，冬名地骨皮。是枸杞特四名之一。考《山海经》：建木上有九欘，下有九枸。枸根盘错也，与犬义绝不相涉。使枸杞而为犬，天精、却老、地骨皮又何化乎？”（《人参谱》）

吕与叔记二程子语云：“今日释氏未消理会，大患者在介甫之学。譬之卢从史在潞，朝廷将讨之，当时便使一处逐节度使，朝议欲讨之，而李文饶之意必欲先讨潞州，则不必治彼而自败。今日却要先整顿介甫之学，坏了学者。”

程子云：“《诗小序》（按：此处《清代笔记丛刊》本有一“云”字）必是当时人所传国史，明乎得失之迹者是也。不得此，何缘知此篇是甚意思。《大序》则是仲尼所作，要之皆得大意。”朱子学宗二程，于《诗序》独不然，何也？

伯淳道君实语，自谓如人参、甘草，病未甚时可用，病甚则非所能及。愚谓熙宁之病已甚矣，温公一出而立起膏肓，天下咸如更生。天不祚宋，遂使公年不永，岂云非所及哉！

三月十五日，上南巡视河回宫，内阁九卿迎驾于南海子西红门。

四川巡抚贝和诺请复设蜀省五十七学学官，下礼部议覆，得俞旨允行。

谢在杭肇淛《小草斋诗话》，殊多愦愦，启发人意处绝少。如云：“诗境贵虚，故仙语胜释，释语胜儒。”夫仙语如《步虚辞》等最易厌，释语入诗最近雅，今乃反之，岂非强作解事者。惟所云：“王右丞律选歌行绝句种种臻妙，图绘音律独步一时，尤精禅理。晚居辋川，穷极山水园林之乐，唐三百年诗人仅见此耳。”如云：“明诗远过于宋。”又云：“本朝仅数名家力追上古，然刻画摹拟已不胜其费力矣。其他作者，虽复如林，上乘隽语，人不数篇，要其究竟，尚不及宋。宋人有实学，而本朝多剽窃故也。”右二条自相矛盾，当以后论为允。又云：“国初诗，林鸿、高启尚矣。鸿一意盛唐，而启杂出元、白、长吉。”夫鸿之为盛唐，赝鼎耳，安得与启并称？而且语有轩轾，此真齐人之知有管、晏而已。又云：“李西涯乐府野狐外道。”夫西涯乐府虽变体，自是天地间一种文字，弇州晚年尚尔服膺，遽斥之为野狐外道，可乎？约略驳正数端，以例其余。至外篇、杂篇以下多载晚唐、五代、宋、元诗，无可采者，正与刘后村《诗话》同耳。

三月十八日万寿节，大赦天下。

十九日赴畅春苑，启奏刑部释放囚犯八百余人，是

日请旨，御批又减等二十一人。

二十六日巳刻，文华殿经筵，满礼部尚书席尔达、汉礼部尚书韩菼进讲"知者乐仁者寿"二句，满吏部左侍郎傅继祖、汉詹事府詹事徐秉义进讲《易经》"其德刚健而文明"三句。讲毕，赐宴太和门。

上南巡畿辅，在籍诸臣迎驾，诏复原任礼部右侍郎田种玉、国子监司业刘芳喆、御史戈英原官；至江南，诏起用原任河南巡抚侍郎顾汧、翰林编修杨瑄，加检讨尤侗侍讲，复内阁学士卢琦、谕德秦松龄、检讨潘耒、徐釚、冯勗、御史吴震方等原官。

二十八日午刻，东宫会讲，工部右侍郎兼詹事来道、洗马张豫章进讲"兴于诗"三句，庶子常寿、修撰胡任舆进讲"说命虑善以动动惟厥时"二句。讲毕，赐茶文华殿门。

特赐江南举人汪灏、何焯、蒋廷锡三人与癸未科会试中式举人王式丹等一体殿试。

宋中丞牧仲得王介甫《唐百家诗选》残本，自第五卷王昌龄、李颀起至第八卷钱起、卢纶、司空曙止；又自十三卷王建起（建诗二卷，逸上卷）至十六卷许浑止，中间第六卷沈千运已下全取元次山《箧中集》，而益以李嘉祐等七人，通三十八家，盖亦详于中晚而略于初盛。宋人选唐诗，大概如此。意初唐盛唐诸人之集，更五代乱离，传者较少故也。牧仲谓今所传十卷是章安杨蟠所改窜，非介甫元本，此虽阙本，而真面目尚在。山阳阎百诗（若璩）云，曾见闽贾持翻刻本，正二十卷，惜无从觅之。近牧仲有书至，云已购得全本，方刻之吴门云。

三月二十五日，特命皇长子临故少傅、大学士王熙之丧，拜奠举哀，特恩异数，都人惊传，以为未尝有也。上谕以世祖皇帝旧臣，故加殊礼。内阁部院诸臣公疏谢恩，报闻。

四月初四日殿试，初七日传胪。状元王式丹（会元），江南宝应人；榜眼赵晋，福建闽县人；探花钱名世，江南武进人。是科以违式黜者三人（吴时宽、沈淇、雷曾）。

十五日引见癸未科进士，选汪灏等四十九人为庶吉士，与鼎甲三人同入馆读书。

十二日，在畅春苑御试庚辰科鼎甲汪绎等及庶吉士，十七日命下，留馆授职者十三人，顾图河（甲戌一甲第二）、汪绎、季愈皆鼎甲，余庶吉士，满汉共十人。（戊辰庶吉士梁佩兰、张尚瑗，辛未庶吉士狄亿，皆外用，外用者共三十一人。）

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熊赐履以老病请告，允之，仍令居京师，备顾问。

以吏部尚书陈廷敬为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

以副都御史励杜讷为刑部右侍郎，刑部侍郎金玺以前任湖广巡抚红苗事调用。

以直隶巡抚、兵部侍郎李光地为吏部尚书，仍管巡抚事。

鄞县同年史及超少宗伯，前身为僧大成，予既书之《池北偶谈》第二十六卷。癸未二月，与同年屠少司马芝岩（粹忠）会于僧舍，屠亦鄞人也，因讯及史事。屠言其邑人戎通参上德，前身亦僧也，尝以铁炼锁项，募缘市中。通参之父戎翁者，尝施斋供，与之善，后僧化去，而通参以是日生，亦梦僧入其室。按宋相史弥远乃觉长老后身，即宗伯之先也。

唐武后游石淙倡和诗，首御制，自皇太子、相王以下，和者十六人。相王之后，次梁王武三思，次内史狄仁杰，次奉宸令张易之、麟台监中山县开国男张昌宗，又次鸾台侍郎李峤、凤阁侍郎苏味道、夏官侍郎姚元崇，奉宸大夫汾阴县开国男薛曜书，久视元年五月刊于平乐涧之北崖 。诸诗惟李峤、沈佺期二篇差成章，余皆拗拙，可资笑柄耳。黄冈叶井叔（封）知登封县，撰《嵩阳石刻集记》，始著录之，而删去九首，不为无见。而朱竹坨太史憾其阙略，以得睹全碑为喜，则亦好奇之过也。当牝朝淫昏之世，二张每侍行幸，预倡和，已令千古齿冷，而列衔于李峤、苏味道辈之前，诸人亦俯首甘之，当时君臣上下，岂复知有羞恶之心哉！

《文海披沙》记笔之异者，钟繇、张芝、王右军皆用鼠须，欧阳兰台用狸毛为心，萧祭酒用胎毛为柱，张茂先用鹿毛，陶隐居用羊须。郑虔谓麝毛一管可书四百纸，狸毛可书八百纸，又有丰狐、蚼蛉、龙筋、虎仆及猩猩毛、狼毫，虽奇品，而醇正得宜，不及中山兔毫。若淇源之鸭毛、雀雉毛，但取五色相间为观美耳。今吴兴兔毫，佳者直百钱，羊毫仅二十分之一，贫士多用之，然柔而无锋。臧懋循欲取貂鼠毛为之，辅以兔毫，谓钟、王所用鼠须必此也，然稍肥，举落运用，不如人意。已上谢在杭所记，备矣。近日湖州专用羊毛，殊柔软无骨，形貌亦丑。貂鼠珍贵，专为贵人裘帽之用，笔工当何从购之。

李沧溟食馒头，欲有葱味而不见葱，唯蔡姬者所造乃食。其法先用葱，不切入馅，而留馒头上一窍，候其熟，即拔去葱，而以面塞其窍。此谢在杭《文海披沙》所

载，即所谓“蔡姬典尽旧罗裙”者也。

扬州银杏树内有观音大士像，宁波洛迦山石有大士竹林鹦鹉像，予皆载之《池北偶谈》。阅《文海披沙》一则云，永州苏山多石淋，以水锯破，中有观音、弥勒、寒山、拾得等像。西方圣人神道设教，理或然也。

吾乡风雅盛于明弘、正、嘉、隆之世，前有边尚书华泉，后有李观察沧溟。《沧溟集》盛传于世，《华泉集》一刻于胡中丞可泉，再刻于魏推官允孚；又逸稿六卷，刻于王方伯桃溪；又有李中麓太常选本，山西台察赵侯斋刻于太原。予所及见者前三本，而中麓选本独未之见，诸本亦渐就澌灭矣。康熙己卯，予乃选刻于京师，凡四卷。予儿启涑以予私淑先生之切也，移书宗侄苹，访其后裔。久之，苹乃详其家世，报涑曰：“先生二子，长子翼，以荫官光禄寺丞，其后无闻；次子习，历城诸生，字仲学，号南洲，有诗名。习子治礼，治礼子节，节子庶，皆以诸生奉祀事。庶子材，材子绍祖。自先生至绍祖凡七世，其家尚有先生画像云。”先生祀郡邑乡贤，其奉祀至材始失之。材今年老，为人佃田，绍祖始十余岁，亦失学佣工。辛巳予假归，涑乃为予述之，而济南诸生某某以书导材，携绍祖及先生画像谒予里第。比予过郡，因与巡抚王中丞东侯、提学徐佥事章仲备言先生名德，而后裔仅有存者，遂以绍祖奉先生祀焉（先生墓在莱庄，亦苹云）。

黄子鸿名仪，常熟人，隐居博学，工书法。予刻《渔洋续集》，将仿宋椠，苦无解书者。门人昆山盛诚斋侍御（符升）闻子鸿多见宋刻，独工此体，因礼致之。子鸿欣然而来，都无厌倦。今《续集》自首迄尾，皆其手书也。尤工小词，有句云：“井桐休放月痕来，玉阶刚卧金铃犬。”人多称之。

安丘刘宪石相国（正宗）好为诗，尝赋《从军行》云：“匣里双雄剑，腰间两石弓。蓬蒿真浪死，何必怯辽东。”后竟以事隶旗下，人以为诗谶。

江南苏松粮储道参议马逸姿疏言：“臣父琾原任永嘉县知县，康熙十三年值逆藩耿精忠之变，与温处道臣陈丹赤恪守臣节，同时殉难。荷蒙皇恩矜恤，屡下温纶，从优议叙，赠臣父浙江布政使司参政，荫一子入监，并赐葬祭。康熙三十六年，抚臣疏请于温州府建双忠祠，复荷俞允。先是三十五年，丹赤蒙特恩赐谥，三十八年，皇上南巡幸浙，丹赤子湖州府知府一夔恭迎圣驾，复荷轸念，御书扁额，悬之忠祠，荣被万世。臣父琾殉难与丹赤同时，赐祠又复同祀，仰恳皇上破格，一体赐谥赐额，昭垂万世。”云云。礼部议覆，奉旨：“马琾著与谥。”旋赐谥忠勤。

㹢、犰二兽名，秉心忠直，今承天门内华表顶上者是，又卫辉府前石亦是。按此亦蒲牢、屃赑、蚩吻、睚眦之属，而龙生九子，不载其名。

世传羿妻奔月，谓之嫦娥，亦曰蟾蜍。又《酉阳杂俎》，月中有一人，斫桂树，名吴刚，又云月中仙人，名宋无忌。何月中人物之纷纷耶？又郁华一名郁仪，奔日之仙；结璘，奔月之仙，见《七圣记》。

钮玉樵（琇）云：有王秋山者，工为挐画，凡人物、楼台、山水、花木，皆于纸上用指甲及细针挐出，设色浓淡，布境浅深，一法古名画。按挐当作巩，音筑；字书：以手挐物也。近闽中有织画，乃破纸为条织成之，山水、人物、花鸟，布置设色，种种臻妙，与刺绣无异，亦奇技也。

南海友人陈元孝（恭尹）作《狨赋》，其文甚工。予按陆佃云，狨尾作金色，俗谓金线狨，一名猱。猱，猕猴也。楚人谓之沐猴，甚爱其尾，毛柔长可藉。宋制，官二品狨坐，不言食猴。又按石狮兽名食猴。则元孝之赋，当作石狮为是。狮音菊。《异物类苑》云：“狮如师子，苍黑色，瞑目耸耳，出武当山。”又《黄山志》：“卢狄似穿山甲而无鳞，嗜猿及蜂。每呼群猿至，罗跪于下，择肥者以木叶覆其顶而食之。”

《山海经》：“何罗鱼出谯明山谯水中，声如吠犬，食之已痄。”今登莱海上三月，何罗鱼始至，味甚美，即宁波之鲞也。

《谷音》三卷，皆宋末人诗，上卷王浍以下凡十人，率任侠节义之士；下卷詹本以下凡十五人，则藏名避世之流也；番阳布衣、潇湘渔父以下五人，不可得其姓字，要之皆宋之逸民也。其诗慷慨激烈，古澹萧寥，非宋末作者所及。是时谢皋羽、林霁山辈皆以文章节义著于东南，而又有此三十人者与之遥为应和，亦奇矣。此书毛氏汲古阁本与月泉吟社合刻最工，亡友施愚山备兵湖西，又尝刻之清江。盖杜清碧，其郡人也。适见黄少司马《雪洲集》记此书，初得之临淮顾德光氏，后又见江西刻本，多帝虎陶阴之憾，间托南都博洽之士是正，稍复其真。虞部主事吴时冕见而爱之，遂刻诸真州分署以传。知弘正以来，此书盖不一刻矣。集中诸人本末，各有耿耿不没者，宜有神物在在护持之也。黄名瓒，字公献，扬之仪真人。

五月十五日，朝退，御乾清门，赐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御书扇各一。士禛得御制《虎丘》五言律诗一首（前有“畅春”小印，后有“康熙宸翰”、“稽古右文”二印）。

《袁海叟诗集》若干卷，康熙壬午云间门人周庶常（彝）策铭所寄钞本，用罗纹笺写之，甚工。有大复、空

同二序，陆俨山序；又董宜阳题编首，谓海叟手定，国初刻于张氏者，久毁，俨山编次为别本。而陆序云："《海叟集》旧有刻，又别有选行在野集者，暇日与献吉共读之，又删次为今集云。"按明初诗人共推高季迪为冠，而大复独以海叟为冠，空同许为知言。今读其诗，古诗学魏、晋，近体学杜，皆具体而微耳，遽跻之青丘之列，未免失伦。故予谓从来学杜者无如山谷，山谷语必己出，不屑裨贩杜语，后山、简斋之属都未梦见，况其下如海叟者乎！

《诗小序》必不可废，古今通儒，论皆如此。然如郝楚望之每一诗必驳朱注，亦自不可。常熟顾大韶仲恭欲刊定一书，用《毛传》为主；毛必不可通，然后用郑；毛、郑必不可通，然后用朱；毛、郑、朱皆不可通，然后网罗群说，而以己意折衷之。严粲《诗缉》作于朱注之后，独优于诸家，大全之作，敷衍朱注，全无发明，用覆酱瓿可也。此论最公。（见牧斋《顾仲子传》）

益都孙文定公沚亭（廷铨）尝撰《颜山杂记》四卷，极称简核，然于建置设官缘起，犹未详。按黄瓒《雪洲集》议矿盗一疏，是瓒巡抚山东时所奏，略云："臣会同镇守太监黎鉴巡按山东，监察御史王相、徐冠议照御盗之法，本非一端，要在术以防之，令以禁之，严逐捕以销之，足衣食以安之而已。前项矿贼势虽颇众，其初实倡於一二不逞之徒，而市井无赖与凡穷困无聊者，遂相率而从之。臣等查得青州府益都县去郡二百余里，地名颜神镇，土多煤矿，利兼窑冶，四方商贩群聚於此，其中时有不逞之徒。此巡海道副使潘珍先有开立县治之议，今有特设通判之请，固欲得其要害而治之，诚有见也。但邻近州县复多党徒，亦未得专事乎此，而遽遗於彼也，合无准照副使潘珍及左布政使姚镆、右布政使盛应期、按察使王泰署、都指挥佥事马恺、分守左参政许淳、分巡佥事鲁铎所议，於益都县颜神镇地方听令垒石为堡，建立府馆一所，添设捕盗通判一员，许其兼制。前项邻近州县旧有矿洞，不时巡察，新编总甲严为约束，操练弓兵民快人等。遇有盗贼，小则密谋发卒，以收掩捕之效；大则移文纠众，以成合击之功。务在断绝奸萌，毋令复相屯聚。示已往于不究，开方来以自新。则贼党自此可消矣。"云云。《纪略》以为正德十二年巡按御史黄某奏请，兵部覆准，盖未详也。但黄疏有听垒石堡之语，而颜城实嘉靖二十六年王弇州世贞兵备青州时建，则正德中止设官而未建城耳。

黄雪洲《同毕嘉会送冯宪副还浙》一首："广陵淹毕諴，越山老冯唐。两贤师友间，力障波澜狂。翩翩游子衣，独与朔雁翔。汲古尚董井，销魂更雷塘。胡然歌式微，彩服恋故乡。惊心济南叟，桃李空门墙。江蘺未堪折，远思凭谁将。"嘉会，吾邑大司空毕公亨也。公官两淮运使，为茶陵李相所重，卒为名臣。止从《钓台集》得其一诗，余不概见，偶阅黄集，录之备公故事云。

余自少年与先长兄考功同上公车，每停骖辍轭，辄相倡和，书之旗亭驿壁，率不留稿。诸同人见之者，后在京师，往往为余诵之，恍如昨梦。近见吴江钮玉樵（琇）《觚剩》，亦载余逸句。因忆丙午自里中北上，戏题德州南曲律店壁一绝，云："曲律店子黄河崖（亦地名），朝来一雨清风霾。青松短壑不能住，骑驴又踏长安街。"语虽诙嘲不足存，亦小有风趣，聊记于此。

今京师宴席，最重鹿尾，虽猩唇、驼峰，未足为比。然自唐已贵之，陈子昂《麈尾赋》云："卒网罗以见逼，受庖割而罹伤。岂不以斯尾之有用，而杀身于此堂。为君雕俎之羞，厕君金盘之实。"云云。若六朝已来，则以尘麈尾为谈柄耳，未闻充盘俎也。耶律楚材西域诗，亦以"鹿尾""驼蹄"作对。

韩宗伯菼所居在宣武门外，与胡侍讲任舆为邻，韩逝未浃月，胡亦病卒。胡，甲戌状元也。乙丑状元陆侍讲肯堂先卒于此宅。陆是科会元，胡甲子江南解元，皆两抡元。樊川诗云："家住城南杜曲旁，两株仙桂一时芳。禅师都未知名姓，始信空门意味长。"谅哉！

《括异志》述《吴地记》云："昔有金牛粪金，村民皋伯通逐之，牛入山穴，山颓，兄弟皆死。"妄语无稽，岂又一金牛耶？又一皋伯通耶？《吴地记》又云："汉议郎皋伯通字奉卿，卒葬胥门，号伯通墩。"则伯通非村民，又不死于山矣。

古今论世者以尹吉甫为名臣，徒以伐猃狁及《崧高》、《烝民》、《韩奕》、《江汉》四诗耳。吾独疑吉甫惑后妻之言，至使其子伯奇衣苔带藻，作履霜之操，此与晋献、骊姬之事何异。夫不能齐家而妄称之曰万邦为宪，吾不信也。其犹后世词人之谀韩侂胄、贾似道者，动以伊、周拟之，其又足信乎？

姚士粦叔祥言：曾见赵松雪自书家用簿，运笔精妙，凡养蚕种桑等事，与今不殊，惟用面作食及乌豆之类，动至百斤百石耳。

姚叔祥又言，海盐有优儿金凤，以色幸于严东楼，非金则寝食弗甘。金既衰老，而所谓《鸣凤记》盛传于时，于是金复涂粉墨扮东楼焉。此一事较侯方域《马伶传》更奇。

《见只编》云："兰溪魏某尝客华州王槐野祭酒家，见架上有夏国书，凡阅三旬始遍。"则此书较《契丹志》、《金志》卷帙尤多矣。右二志予皆有钞本，夏国志则世罕知之。

明代自南部入阁者甚少，惟万历丁未叶文忠向高，

以南京吏部侍郎径授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文忠是时年四十九。

郑端简古言云，永叔毁《系辞》，君实诋《孟子》，安石非《春秋》，二程子改古《大学》，晦庵不用子夏《诗序》，皆不可解。

卷　三

《陈子昂文集》十卷，诗赋二卷，杂文八卷，与《陈氏别传》及《经籍志》合。子昂五言诗力变齐、梁，不须言，其表、序、碑、记等作，沿袭颓波，无可观者。第七卷《上大周受命颂表》一篇，《大周受命颂》四章，曰《神凤》，曰《赤雀》、《庆云》、《甿颂》，其辞谄诞不经，至云：《乃命有司正皇典，恢帝纲，建大周之统历，革旧唐之遗号。在宥天下，咸与维新。赐皇帝姓曰武氏。臣闻王者受命，必有锡氏。轩辕二十五子，班为十二姓，高阳才子二八，名为十六族。故圣人起则命历昌，必有锡氏之规。"云云。集中又有《请追上太原王帝号表》，太原王者，士彟也。此与扬雄《剧秦美新》无异，殆又过之，其下笔时不知世有节义廉耻事矣。子昂真无忌惮之小人哉！诗虽美，吾不欲观之矣。子昂后死贪令段简之手，殆高祖、太宗之灵假手殛之耳。

特加在籍原任刑部侍郎任克溥尚书衔。任，聊城人，顺治丁亥、己丑进士。寻卒。

予奉使广州，屡见红鹦鹉，又有五色者，尤珍丽。姚旅云滇中多红斑鸠，又云曩宫中有黄鹦鹉。屠长卿诗云："一入雕笼夺翠裳，羽毛新得染鹅黄。"此与汉赤雁、朱鹭，隋宦官刘继诠献芙蓉鸥，皆异物也。

熊掌最难熟，故楚灵王请食熊蹯而死。明秦府王孙不羁云，用草绳匝掌煮之，则易熟。

今世公卿士大夫下逮舆隶妇女，无不嗜烟草者，田家种之连畛，颇获厚利。考之《本草》、《尔雅》，皆不载。姚旅《露书》云，吕宋国有草名淡巴菰，一名曰金丝。醺烟气从管中入喉，能令人醉，亦辟瘴气。捣汁可毒头虱。初漳州人自海外携来，莆田亦种之，反多于吕宋。今处处有之，不独闽矣。

山水豹遍身作山水纹，故名。万历乙卯，上高县人得一虎，身文皆作飞鸟走兽之状。

峨嵋瓦屋山出貔貅，常诵佛号，予《陇蜀余闻》载之。雅州傅良选进士云，其乡蔡山多貔貅，状如黄牛犊，性食虎豹，而驯于人，常至僧舍索食。

独，兽名，似猿而大，能食猿。猿性群，独性特；猿鸣三，独鸣一。见《五侯鲭》。

《宣和画谱》所载最古者，吴曹弗兴耳，畜兽首晋史道硕。按《西京杂记》，汉元帝时有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宽，并工为牛马飞鸟，下杜阳望、樊育尤善布色，皆与毛延寿同诛。然则畜兽花鸟之类，汉已多有，不独文翁石室画古圣贤像而已；若山水，则后起者也。

石蛣音劫，《南越志》云形如龟甲（或云脚），遇春雨则生花。右丞诗"来经石蛣春"，"春"字非趁韵也。古人字无虚设如此。

自同州四十里至肃州，东望大山，金人云此新罗山，其中产人参、白附子，与高句骊接界。见许亢宗《行程录》云。

议政大臣管侍卫内大臣一等公费扬古，谥襄壮，康熙四十年九月二十三日。多罗平郡王讷尔福，谥悼，康熙四十年九月二十三日。镶白旗汉军都统雷继尊，谥敏悫，康熙四十年十月十一日。和硕简亲王雅布，谥修，康熙四十年十一月十三日。和硕显亲王丹臻，谥密，康熙四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都统管九门步军巡捕三营统领凯音布，谥肃敏，康熙四十一年闰六月十七日。福建陆路提督总兵官左都督赠太子少保王万祥，谥敏壮，康熙四十一年闰六月十七日。浙江永嘉县知县殉难赠布政使司参政马琜，谥忠勤，康熙四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太子少傅礼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致仕加少傅王熙，谥文靖，康熙四十二年五月初四日。吏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致仕伊桑阿，谥文端，康熙四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广西富川知县殉难赠太仆寺少卿刘钦邻，谥忠节，康熙四十三年月日。

以副都御史陈论为刑部右侍郎（海宁人，辛丑、甲辰进士）。

王彦辅《麈史》云："予在开封时，长子渝游相国寺，得唐漳州刺史张登文集一册六卷，权文公为之序，其略曰：'诗、赋之外，志、记、书、序等合为一百二十篇。'"彦辅又云："所得书肆镂本才六十六篇，已亡其半矣。予续文粹登之文，以至金石所传，裒而录之，以广前集。"惜彦辅之书亦无传。

古剔犀器以滑地紫屏为贵，底如仰瓦，光泽而坚薄，色如胶枣，曰枣儿犀，元时禾郡西塘杨汇所作。

汉僧徒著赤布，迦梨僧、秣陵僧衣色仿西竺。宇文周忌闻黑衣之谶，易以黄色，衣褐亦起于宇文。

郑康成《尚书中候注》云，比目鱼一名东鲧。见《绀珠集》。

内乡李子田蓘撰《宋艺圃集》二十二卷，凡二百八十人。时在隆庆初元，海内尊尚李、王之派，讳言宋诗，而子田独阐幽抉异，撰为此书，其学识有过人者。然于宋初载廖融、江为、沈彬、孟宾于之流，皆五代人也。又取马定国、周昂、李纯甫、赵沨、庞铸、史肃、刘昂霄诸人，皆《中州集》所载金源之产。定国又刘豫伪翰林学士也，而与平园、诚斋、石湖、放翁等并列，淄渑混淆，所宜刊正。

华州郭宛委宗昌，尝从辽左得倭帅丰臣书一纸，书间行草，古雅苍劲，有晋唐风。是朝鲜破后，求其典籍之书也。鳞介之族，乃能好古如此。王弘撰山史云。

东嘉赵士桢，字尝吉，能诗工书，明文华殿中书。一日出内府藏砚，悉刻前代年号，命士桢改制，刻万历字。内有一砚，乃唐文皇赐虞世南者，士禎奏云："太宗贤主，世南名臣，乞留此砚，以彰前代君臣相与之美。"从之。

《漱石闲谈》云："成都有耕者，得薛涛墓棺，悬石室中，四围环以彩笺，无虑数万，颜色鲜好，触风散若尘雾。"夫涛死而以笺殉，笺在地下，历千年不坏，皆理之不可信者，殆好事者为之耳。

两广云贵，多有蛊毒，饮食后咀嚼当归即解。

叶蒲州南岩传治刀疮药方，端午日取韭菜捣汁，和石灰，杵熟为饼，用敷疮处，血即止，即骨破，亦可合，奇效。

刘昚虚，盛唐诗人之杰。李华作《三贤论》，论昚虚与元德秀、萧颖士曰："刘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学著称，述《诗》、《书》、《礼》、《乐》、《春秋》为五说，条贯源流，备古今之变。刘在京下，常寝疾，太尉房公时临扶风，闻之通夕不寐，谓宾从曰："挺卿日若不起，无复有神道。"尚书刘公每诣与谈，终日忘返，叹曰："闻刘公清言，见皇王(上)之理矣。"殷直清有识，尚恨言理少对，未见刘面，常想见其人。渤海高适达夫，落落有奇气，是皆重刘者也。"又云："元罢鲁山，终于陆浑；刘避地，逝于安康；萧归葬先人，殁於汝南，无复下寿云。"昚虚学行，盖不仅诗人之冠冕，惜不概见于后世，而所传五言，亦止十四篇。新旧《唐书·儒学、文苑》皆不为昚虚立传，与韦苏州同一憾事(昚虚，字挺卿，今亦无知者)。

唐刘蜕《文冢铭》，自评其文粲如星光，如贝气，如蛟宫之水，此喻最妙。文冢在今潼川州，予康熙壬子曾过之，为赋一诗。唐末古文，并称樵、蜕，蜕《文泉子》，予所手录，然不逮樵远甚。樵之文，在大中时惟杜牧可称勍敌。

吾乡章丘县有术氏，乃金南渡奸相术虎高琪之后。

《归潜志》载刘勋少宣《济南》诗云："舟行著色屏风里，人在回文锦字中。"勋初名讷，字辩老，云中人。

金翰林学士赵秉文，尝述党承旨怀英论诗云："律诗最难工，五十六字皆如圣贤，中有一字不经炉锤，便如一屠沽儿厕其间也。"按此五代人刘昭禹语，党述之耳。

《大唐传载》："开元东封，有太原人于伯陇者，年一百二十八岁，两孙随之，各年七八十矣。诣阙引见，自言"臣神尧皇帝之臣也"。上赐紫袍牙笏，优恤有加。"

唐时知贡举皆预定，亲知权要皆得荐其私人，乃至榜帖亦属他人为之。如《摭言》所载郑颢托崔雍为榜，延至榜除日，待榜不至，但遣小僮寿儿者传云："来早陈贺。"日暮，寿儿寄宿院中，夜已艾，寿儿以蜡丸进颢，即榜也。主司在院，而榜自外来，且使命出入，更无关防，已可笑。尤可异者，杜黄门第一榜第三场，庭参之际，谓诸生曰："未有榜帖。"尹枢年七十余，独趋进，公欣然延之，从容授以纸笔。枢每札一人，则抗声斥其姓名，列庭闻之，皆咨叹，嗟其公道，唯空其元。公览读，致谢讫，乃以状元为请，枢曰："状元非老夫不可！"公大奇之，即命笔亲自札之。状头出于举子自定，殆近儿戏矣。又郑损舍人为主司，以陆扆为状元，帖皆请扆自定。

范传正作《李翰林墓碑》云："与贺监、汝阳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为酒中八仙。"周南之名，杜《酒中八仙歌》无之，《唐书》白本传所载酒八仙人，亦与杜诗同。

唐文宗太和中，诏以李白歌诗、张旭草书、裴旻剑舞为三绝，命翰林学士为之赞。僖宗广明元年，车驾幸蜀，诏曰："行在三绝：右散骑常侍李潼有曾、闵之行，职方郎中孙樵有扬、马之文，前进士司空图有巢、许之风，列在青史，以章有唐中兴之德。"唐代留意风雅如此，谈之芬人齿颊。

《风俗通》，汉有太守頝先井，音胆，有丼春，今误作井春。近在部，见爰书，有妙姓、岛姓、盘姓、民姓、缠姓、杵姓、剑姓、律姓、茶姓、烟姓、穰姓、首姓、卑姓、威姓、冰姓、坎姓、榻姓、揽姓、慈姓。

章八元赋慈恩塔诗，元、白见之，云"不意严维出此弟子"。其诗鄙恶俚俗，予于《居易录》已言之。姚园客乃以为卢照邻作，又似无目人语矣。

李格非文叔，易安之父也，尝著《洛阳名园记》，不见其诗。《露书》载其《临淄怀古》绝句云："击鼓吹竽七百年，临淄城阙尚依然。如今只有耕耘者，曾得当时九府钱。"颇可诵。

京山李东白者能诗，隐于衣工，有《登黄鹤楼》七律最佳，其中二联云："兴饶老子胡床上，秋在仙人铁笛中。鄂渚霜花沿岸白，汉阳枫树隔江红。"明诗诸选多录欧大任、青衣李英诗，而不及东白，因著之。李宗伯本宁常识其人，后舟过云梦吟诗，拍手一笑，跃入水死。

蜀青城山有牡丹二株，皆高三十丈，号大将军、小将军，见元人题跋。朱图南谓在羊亘见峭壁上秋海棠，高丈余，吐花如锦，连绵十里，尤奇。又《玉堂嘉话》云："海州东峡岛生海棠，作矮树，花深红，大如茶碗，香韵殊绝。每岁进御，以金牌记之。"

治难产方：用杏仁一枚，去皮，一边书日字，一边书月字，用蜂蜜黏住，外用熬蜜为丸，滚白水或酒吞下。此方乃异僧所传(《露书》)。

中州才士，近有襄城李来章礼山、刘青藜太乙，刘歌诗，李古文，皆有可传。刘庚辰公车至京师，杯酒间为余言郏县仝轨车同，诗文皆擅绝。壬午，仝寄余长句，浏漓顿挫，与刘勍敌也。因语巡抚少司马徐公青来(潮)、门人张侍御蘧若(瑗)，聘主大梁书院。予昔使秦中，偶游慈恩寺，见塔上康乃心题诗，亟为延誉，康遂以此知名当世。皆今士人之才而贫者也。康亦字太乙，其诗曰："园庙衣冠此内藏，野花岁岁上陵香。邯郸鼓瑟应如旧，赢得佳儿毕六王。"

杜子美黑白二鹰诗："干人何事网罗求？"南唐元宗谓冯延巳云："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旧唐书》明皇为楚王叱金吾将军武懿宗曰："吾家朝堂，干汝何事，敢迫吾骑从！"此语在前，见本纪。

五月二十五日，驾幸古北口外避暑。

弇州《卮言》载沧溟在关中，过许中丞宗鲁伯诚，许问今天下名能诗何人，沧溟曰："唯王元美，次则宗臣子相。"许请子相诗观之，沧溟勃然曰："夜来火烧却！"许面赤而已。余尝嗤之，夫子相诗未必能过伯诚，即索观亦属恒事，何至怫然如此。又蔡子木入觐，酒间自歌其夔州诸作，吴明卿辄鼾睡，鼾声与歌声相低昂，歌罢，鼾亦止。今观明卿诗品亦未能过子木也，文士护前，往往夜郎王自大，适足为识者轩渠耳。厥后蔡巡抚中州，吴谪归德府推官，与徐子与、张肖甫皆为属官。蔡身为行酒曰："吾安敢有其一以傲三君子哉！"子木固盛德，不知尔时明卿当复置身何地？特著二事，以为文士相轻之戒云。

胡应麟作《丹铅新录》、《艺林学山》以驳升庵，自负博辩，然舛讹复不自觉。如引《三国志》关某传注，谓羽欲娶布妻，启曹公，疑布妻有殊色，因自留之。按此乃秦宜禄妻，与布何涉？元瑞岂未一检《陈书》耶？又唐人"长安女儿踏春阳"一绝，见沈亚之集《异梦录》，胡止据《博异志》，似未睹沈集者。田汝成《西湖志余》又傅会以为宋人西湖事，谓为水仙与凤俱沈湖中，则剿袭司马才仲遇苏小事而为之，尤可笑。

嘉陵江岸有刀镮山，康熙丙子，余再使蜀，舟过之，口占绝句云："晨过赤铜水，望见刀镮山。闺中应计日，不见稿砧还。"(赤铜，亦利州水名)盖用古乐府"稿砧今何在，山上复有山；何当大刀头，破镜飞上天"语也。此诗偶逸之，未编入《雍益集》，聊记此。

范德机尝得十字云："雨止修竹间，流萤夜深至。"既复曰："语太幽，殆类鬼作。"吴正传师道《礼部集》一条云："闻之危太朴，昔与先生秋夜不寐，微步山中，得此二句，喜甚，且曰云云。当以他语映带之，因足成此章云。"右二语果佳，余少时有句云："萤火出深碧，池荷闻暗香。"故友叶文敏讱庵(方蔼)极喜之，取入《独赏集》。

胡氏《经籍会通》云："燕中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门外拱辰门西，花朝后三日则移于灯市。每朔望并下浣五日，则徙于城隍庙中。灯市岁三日，庙市月三日。"今京师书肆皆在正阳门外西河沿，余惟琉璃窑厂间有之，而不多见。灯市初在灵佑宫，稍列书摊，自回禄后，移于正阳门大街之南，则无书矣。每月朔望及下浣五日，百货集慈仁寺，书摊止五六。往间有秘本，二十年来绝无之。余庚申冬过之，有《两汉纪》初印本，最精，又《三礼经传通解》，亦旧刻。议价未就，旬日市期早过之，二书已为人购去，懊恨累日，至废寝食。壬午夏，见旧版《雍录》，雕刻极工，重过之，已为人购去矣。癸未夏，得《陈子昂文集》十卷，犹是故物，然如优钵罗花，偶一见耳。

康熙壬午年，吾乡有少年十余人，自登莱往济南，肩舁数笼，笼有虎一、熊一，又一羊六足，一犬三足。欲观者先以钱投之，攫资无算。

文殊普贤厮打，本释家语。宋参政钱象祖与史弥远合谋，殛杀韩侂胄，请和于金，时人为之语曰："文殊普贤自斗，象祖打杀师王。"盖侂胄以太师封平原郡王，佞者皆称师王故也。可谓善谑。

杭州灵隐寺飞来峰有杨琏真伽石像，嘉靖二十二年，福清陈仕贤知杭州，命斩之。田汝成记其事，比于申屠迪毁曹操之庙。顷张御史瑷请平西山碧云寺魏忠

贤墓，仆其碑碎之。有关名教，可并传也。

尝见一书，言今江浙所祀五通邪神，乃明太祖伐陈友谅阵亡士卒，诏令五人一队，得受香火，云云。而《武林闻见录》又载宋嘉泰中大理寺决一囚，数日后见形狱吏云："泰和楼五通神虚位，某欲充之，求一差檄，言差充某神位，得此为据可矣。"如其言。经数月，东库人闻楼上五通神日夜喧哄，如争竞状，吏乃泄前事，为增塑一神像，遂寂然。则宋时已有五通之说，不自明初始。至于决囚钻营伪牒，得补神位，则其为邪魅，昭然矣。吴越之人信而畏之，理不可解，宜汤潜庵（斌）碎其土偶，投畀湖中也。

唐肃宗赐李辅国香玉辟邪二，长一尺五寸，香闻数百步。南宋有李大卿者，其子娶韩平原之女，奁具中有香玉师子，高二尺五寸，精妙无比，后归福邸。

支硎山有泉自石罅流出，虽大旱不竭，相传支道林遗迹也。有贾胡过之，坐卧其侧，凡半月，取一玉蟹而去。

《五侯鲭》载薛琼至孝，家贫采薪，遇老父，以一物遗之，曰："此银实也。用四壁土种之铜盆中，当得银。"如言种之，旬日生苗，再旬开花，花有银色如钿螺，及结实，皆银也。银亦可种，与雍伯种玉，皆奇闻。

米紫来（汉雯），宛平人，明太仆友石（万钟）之孙也。父寿都，字吉士，亦知名。紫来以顺治十八年辛丑登第，多技艺，工书画，书仿南宫，尤工金石篆刻。以长葛知县行取，适有博学宏词之举，改翰林编修，以典试罣误。久之召入，供奉内庭，迁侍讲，赐宅西华门，寻病卒。太仆有勺园，在京城西海淀，与武清侯清华园相望，亦曰风烟里。今畅春苑即两园故址也。紫来少喜交游，所交游皆海内名士，与予最相善，颇有倡和。其诗惜为书画所掩，亦散佚无传矣（紫来曾以其滇中诗属予论次）。

药花入诗多新异，如陈白沙"恰到溪穷处，山山枳壳花"之类，予《居易录》载之矣。偶读南宋姜尧章集，一绝云："怜君归橐路迢迢，到得茅斋转寂寥。应叹药兰经雨烂，土肥抽尽缩砂苗。"亦佳。然以药兰为药物之药，则误耳。

唐人《柳枝词》专咏柳，《竹枝词》则泛言风土，如杨廉夫《西湖竹枝》之类。前人亦有一二专咏竹者，殊无意致。宋叶水心又创为《橘枝词》，亡友汪钝翁（琬）编修亦拟作二首，其一云："郎行时节橘花零，南风吹来香满庭；今年橘实大如斗，劝郎莫羡楚江萍。"

姜白石《诗说》，有数则可取，录之：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难说处一语而尽，易说处莫便放过。僻事实用，熟事虚用。学有余而约以用之，善用事者也；意有余而约以尽之，善措辞者也。篇终出人意表，或反终篇之意，皆妙。句中无余字，篇中无长语，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始于意格，成于句字。诗有四种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一篇全在结句，如截奔马，辞意俱尽，如临水送将归，辞尽意不尽；若夫意尽辞不尽，剡溪归棹是也，辞意俱不尽，温伯雪子是也。一家之言，自有一家风味，如乐之二十四调，各有韵声，乃是归宿处；模仿者语虽似之，韵则亡矣。右论诗未到严沧浪，颇亦足参微言（温伯雪子，目击而道存，见《庄子·田子方篇》）。

陈忠国字升揆，公安人，诸生，曾中四川乡试副榜，以冒籍黜。壬午来京师，其须长过于膝，行则自两肩搭于背上，每行过市，人竞随观之。赵统《诗话》：杭人陆涛言，其乡有役为老人者，须长委地，行则辫而绕之颈。又《白醉琐言》云，攸县有徐寨主者，须十余茎，以囊盛之，舒之则其修二丈。

元鲜于伯机记杭医宋会之者，善治水蛊。以乾丝瓜一枚，去皮剪碎，入巴豆十四粒同炒，以巴豆黄色为度，去巴豆，用丝瓜炒陈仓米，如丝瓜之多少，候米黄色，去丝瓜，研之为末，和清水为丸，如桐子大，每服百丸皆愈（宋言巴豆逐水，丝瓜像人脉络，去而不用，藉其气以引之也。米投胃气也）。

宋时武林马塍藏花之法，纸糊密室，凿地作坎，覆竹，置花其上，粪土以牛溲硫黄，然后置沸汤于坎中，候汤气薰蒸，则扇之，经宿，则花放。今京师园丁亦然。予尝以冬月寄诸盆花，约明年花树不败，则酬其直，惟桂花不能如旧。《西湖志余》谓桂必清凉而后放，法当置石洞岩窦间暑气不到处，鼓以凉飔，乃开；今与桃梅牡丹之属，同置煖室地窖，宜其不殖也。此亦格物者所当知。

从伯文玉讳与玫，号能诗。尝有咏宋高宗一绝云："千金空买玉孩儿。"不得其解。读《西湖志余》，高宗尝宴大臣，见张循王俊持扇，有玉孩儿扇坠，上识是旧物，昔往四明，误坠于水者。问俊所从得，对曰："臣从清河坊铺家买得之。"询铺家，云得之提篮人；复询之，乃从候潮门外陈宅厨娘处得之；询之厨娘，云破黄花鱼腹中所得也。上大悦，铺家、提篮人补校尉，厨娘封孺人。

中牟县城南，有湖数十亩，中有亭，额以蒲卢，为邑名士张林宗（民表）觞咏之地。予丙子以奉使祭告西岳，过之，惜其命名非典，因为易名垫巾，以存林宗之旧，使后来知名流故迹。按《毛诗·小宛》疏云："螟蛉，桑虫也。果蠃，蒲卢也。细腰土蜂，谓之蒲卢。"郭璞《尔雅注》："细腰蜂俗呼蠮螉，若水中之蒲，其根著在

土,而浮蔓多缘木,故亦或谓之果蠃。"是细腰、水蒲,得以互称,于命名之义,无一可者,不知当时义何居也。

予甲子冬奉使祭告南海之神,岁杪次桐城,大雪中,陈默公(焯)初未相见,即过予客署,二从者背负巨囊。揖罢,即呼具案,顾从者取囊书数十大册,罗列案上,指示予曰:"此吾二十年来所辑《宋元诗会》若干卷,闻公奉使当过此,喜甚,将待公决择之,然后出问世耳。"已过其涤岑,雪中远眺龙眠诸山,纵观是书,竟日宾主谈谐,无一言及世事,此亦冠盖交游中所少。默公顺治壬辰进士,二甲胪传第一,以耳聋,不仕终。

予以乙丑二月抵南海,始与陈元孝(恭尹)定交。揖甫罢,即出一端石小研相示,曰:"吾得此水坑石,甚宝惜之,将以梁子药亭公车之便,属寄公于京师;既闻奉使,当至粤,故留以俟。"视其侧,有铭八字,云:"独漉之贻,渔洋宝之。"元孝工汉隶,此其手书也。予甚珍之。独漉,元孝别字,亦自称罗浮布衣。子励,后中己卯举人。

陈衎《奇石记》云:"米仲诏嗜石,有五石最奇:一灵壁石,高四寸余,延袤陂陀,势如大山,四面皆画家皴法。近山脚特起一台,台上平下削,平处刻'伯原'二字,小篆绝佳。伯原,元清碧先生杜本字也。又一灵壁石,非方非圆,周遭如屏郛,有脉两道,作殷红色,自凹处垂下,如瀑布之射朝日。高八寸许,围径尺,纯黑,凝润如膏。一英德石,高四寸,长七寸,如双虬盘卧,玲珑透漏,千蹊万径,穿穴钩连。一兖州石,大如拳,坚致有声,得之峄山。一仇池石,亦如拳,峰峦洞壑,奇巧殊绝,刻其侧曰'小武夷'。"

明大内英华殿供西番佛像,殿前菩提树二,孝定皇太后手植也。《光禄寺志》云:"英华殿,四月八日供大不落夹二百对,小不落夹三百对。"叔祖季木考功诗云:"慈宁宫里佛龛崇,瑶水珠灯照碧空。四月虔供不落夹,内官催办小油红。"盖纪此事也。慈宁宫当作英华殿为确。

荆州南门有息壤,其来旧矣,上有石记云:"犯之颇致雷雨。"康熙元年,荆州大旱,州人请掘息壤出南门外堤上。掘不数尺,有状若屋,而露其脊者。再下尺许,启屋而入,见一物正方,上锐下广,非土非木,亦非金石,有文如古篆,土人云:"即息壤也。"急掩之。其夜大雨,历四十余日,江水泛溢,决万城堤,几坏城。

海宁孝廉查伊璜继佐,崇祯中名士也。尝冬雪,偶步门外,见一丐避庑下,貌殊异,呼问曰:"闻市井有铁丐者,汝是否?"曰:"是也。"能饮乎?"曰:"能。"引入发醅,坐而对饮,查已茗艼,而丐殊无酒容。衣以絮衣,不谢径去。明年,复遇之西湖放鹤亭下,露肘跣行。询其衣,曰:"入春不须此,已付酒家矣。"曰:"曾读书识文字乎?"曰:"不读书识字,何至为丐耶!"查奇其言,为具汤沐而衣履之。询其氏里,曰:"吴姓,六奇名,东粤人。"问何以丐,曰:"少好博逸,败其产,故流转江湖。自念叩门乞食,昔贤不免,仆何人,敢以为污。"查遽起捉其臂曰:"吴生海内奇士,我以酒徒目之,失吴生矣!"留与痛饮一月,厚资遣之。六奇者,家世潮阳,祖明世为观察,以樗蒲故遂为窭人。既归粤,寄食充驿卒,稔知关河阨塞形势。会王师入粤,逻者执六奇,六奇曰:"请得见大帅言事。"既见,备陈诸郡形势,因请给游札数十通,散其土豪,所至郡县壁垒皆下。帅上其功,十年中累官至广东水陆师提督。孝廉家居,久不复记忆前事。一旦,有粤中牙将叩门请谒,致吴书问,以三千金为寿,邀致入粤。水行三千里,供帐极盛,度梅岭,已遣其子迎候道左。所过部下将吏,皆负箙抱弩矢为前驱。抵惠州,吴躬自出迎,导从杂沓,拟于侯王。至戟门,则蒲伏泥首,登堂,北面长跪,历叙往事,无所忌讳。入夜,置酒高会,身行酒炙,歌舞妙丽,丝竹迭陈,诸将递起为寿,质明始罢。自是留止一载,装累钜万。将归,复以三千金为寿,锦绮珠贝珊瑚犀象之属不可訾计。查既归,数年,值吴兴私史之狱,牵连及之,吴为之营救,查遂获免于难。初查在惠州幕府,一日游后圃,圃有英石一峰,高二丈许,深赏异之。再往,已失此石。问之,则以巨舰载致吴中矣。今石尚存查氏之家。六奇后卒官,赠少师,兼太子太师,谥顺恪。

武昌小南门献花寺老僧自究者,病噎食,临终,谓其徒曰:"我不幸罹斯疾,胸臆间必有物为祟,殁后剖视,乃可入殓。"其徒如教,得一骨如簪形,取置经案。久之,有兵帅借寓。一日,从者杀鹅,其喉未殊,偶见此骨,取以挑刺,鹅血溅骨,骨立消。后其徒亦病噎,因前事悟鹅血可疗,数饮之,遂愈。因广其传,以方授人,无弗愈者。

唐初修隋史,不为文中子立传,千古疑之。且其时总裁者魏徵,秉笔者陈叔达,皆及门也,而房、杜诸人,又皆佐命,力岂不能为其师立一史传,而必待三百年后宋景文修《唐书》,始为之表章于王绩、勃、质诸传耶?顷阅仇俊卿《通史它石》,论此甚快,可破千古之疑。其说本于《宋史》,非创也。《宋史》谓通为长孙无忌所恶,当时畏无忌,故遗通。而无忌之恶王氏,则由于王凝次子勔劾贬侯君集,君集与无忌善,因而恶及其祖耳。初叔达撰《隋纪》,王绩欲借观,且曰:"吾芮城兄亦有《隋书》若干卷,欲续成以终其志。"殆讽之也。予谓《隋书》不为王通立传,《五代史》不为韩通立传,二公未尝以一传有无为轻重,独可为当时操史笔者惜耳(韩通不立传,亦别有说。通次子福畤,福畤子凝,凝子勔、勮、勃)。

卷　四

康熙四十年，驾临塞外，喇里达番头人进彩鹞一架、青翅蝴蝶一双于行在。问之，对曰："鹞能擒虎，蝶能捕鸟。"又哈密献麟草一方，云："草生鸣鹿山，必俟千月乃成，自利用元年至今，止结数枚。"

高陵令朱某有白玉笼，高广二寸有奇，四面皆作连琐格子，上下卍字文。外一童子俯首而窥，中有一猿坐而仰视，意态如生。钮玉樵（琇）官秦中，尝见之。

黄周星，字九烟，崇祯庚辰进士。性简傲。尝游嘉善，遇一人负薪过市口，作吟哦声，揖人，询其名氏，曰："崔姓，名金友。"出其诗，五言云："花落无人径，云飞到处山。"七言云："因风去住怜黄蝶，与世浮沉笑白鸥。"又云："吟思白堕倾家酿，坐对青山读异书。"自号樵隐。黄惊异，因与定交。

某大臣籍没时，有一书案，乃琥珀琢成，而嵌水精，方广二尺，下承一替，亦水精为之，高可三寸，贮水，畜朱鱼，红鳞碧藻，煦沫游泳，恍若丽空。按元时燕帖木儿于私第作水精亭子，四壁皆水精，镂空贮水，养五色鱼其中，剪彩为白蘋、朱荷诸花草，壁中置珊瑚阑干，光采玲珑。右李材《解醒语》载之，古今事相类有如此。

宜兴任弘嘉字葵尊，康熙丙辰进士，以行人改授御史，上疏请定服色，于是三品已上始许衣貂及舍利狲。一日，五鼓入朝，遇梅桐崖（鋗）少廷尉。时隆冬，梅有寒色，予口占绝句戏赠之云："京堂詹翰两衙门，齐脱貂裘舍利狲。昨夜五更寒彻骨，满朝谁不怨葵尊。"吏部侍郎赵公玉峰（士麟）曰："公诗大佳，尤难其押韵天然耳。"梅今为御史中丞，巡抚福建。钮玉樵（琇）《觚賸》记此，讹为京师谣语，盖不知为予戏作也。

元时张进中者，字子正，都城耆老。善制笔，管用坚竹，毫用鼬鼠，精锐宜书。吴兴赵子昂、淇上王仲谋、上党宋齐彦皆与之善。尚方时有所需，非进中制不用也。每自持笔以入，必蒙赐酒。今京师未有以善笔名者矣。

昌平红崖谷，有道人戒行甚严。一夜，有美妇人叩门求宿，时天寒，怜而纳之。妇以言挑，道人不为动。忽言腹痛，就盆产一儿，诘旦抱去。道人恶盆污，覆诸涧中，误染左手，五指皆金色，复视涧际，沙石亦皆金色矣。

大小劳山在莱胶州即墨之境。延安府甘泉县北二十里亦有大小劳山，狄武襄与夏人相拒，士卒疲困憩此，因名。

烈妇王氏，名富英，儒家女也。其母梦吞牡丹花而生，故以为名。康熙癸丑，归孙文恪公之孙槐。会土寇乱，妇被掠。贼帅慕其色，将犯之，坚不从，继以兵刃搒掠，亦不从。夜阑，伺守者倦而寐，遂以帛自缢死，貌如生。贼帅惊叹其贞烈，已而自悔曰："如此烈妇，而我逼之，以至于死，吾不知死所矣！"乃谢其侪伍，披缁入山，不知所终。

明末靖海卫向化，其父指挥某，投海死。化年十六，沿海岸哀号三日，亦投于海。次日，天方晴霁，忽西南有声如天鼓，雷雨大作，化尸以头戴父尸浮至海岸。观者如堵，莫不惊异泣下，其家乃祔葬焉。

顺治初，京师有卖水人赵逊者，未有室，同辈醵金谋为娶妇。一日，于市中买一妇人归，去其帕，则发毵毵白，居然妪也。逊曰："妪长我且倍，何敢犯非礼，请母事之。"居数日，妪感其忠厚，曰："醵钱本欲得妇耳，今若此反为君累，且奈何？吾幸有藏珠一囊，纫衣中，当易金为君娶妇以报德。"越数日，于市中买一少女子，入门见妪，相抱痛哭，则妪之女也。盖母子俱为旗丁所掠而相失者，至是皆归逊所，妪即为之合卺成礼。妪又自言洪洞人，家有二子，今尚存珠数颗，可鬻之为归计。乃携婿及女俱归，二子者固无恙，一家大喜过望，妪乃三分其产，同居终其身。人以为逊忠厚之报云。

张道济手题王湾"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一联于政事堂；王元长赏柳文畅"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书之斋壁；皇甫子安、子循兄弟论五言推马戴"猿啼洞庭树，人在木兰舟"，以为极则；又若王籍"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当时称为文外独绝；孟浩然"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群公咸阁笔不复为继；司空表圣自标举其诗，曰"回塘春尽雨，方响夜深船"。玩此数条，可悟五言三昧。

汉侯霸子孙称祖父曰家公，陈思王称父曰家父，母曰家母，潘尼称祖曰家祖，蔡邕书文称姑女曰家姑家姊，班固书集曰家孙。《颜氏家训》："姑姊妹已嫁，则以夫氏称之，在室以次第称之，言礼成他族，不得云家也；子孙不得称家者，轻略之也。"此说与班、蔡之称不同矣。

汉律，二千石有予告，有赐告。予告在官有功最，法所当得者也。赐告者，病满三月，当免，天子优赐其告，使得印绶，将官属归家理病。郡二千石赐告不归家，自冯野王始也。

《琵琶录》云："羽调绿腰。"注云：即录要也，本自乐工进曲，上令录出要者以为名，误为绿腰也。白乐天诗

注又讹为六么，乃其曲。又有高平仙吕，非羽调。吴楚材《强识略》云然。

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经局，皆东宫从官，虽居同署，而各有印信，不相统摄。今文移章奏，往往称詹事府春坊者，谬也。亦如十三道御史，例不冠以都察院，今或称都察院监察御史者，谬也。本朝设詹事府，沿明代之旧，而稍不同。明詹事率以礼部尚书掌府事，少詹事亦多加尚书或侍郎，皆与枚卜。今则班通政、大理之下，府丞罢不设，通事舍人亦罢不设。左右春坊，明初庶子之上有大学士，后罢不设，今沿之。司直郎、清纪郎。司谏俱罢不设。司经局洗马一人。洗，先也。《荀子》曰："天子乘大辂，诸侯持轮乘舆先马。"注：导马也。《国语》曰："勾践为夫差洗马。"如淳曰："前驱也。"晋太子詹事官属有洗马八人，掌太子经书图籍，其后止一人，今沿之。汉兰台东观有校书郎，北齐有正字。明司经局之属有校书，有正字，今校书罢不设，正字则以内阁中书舍人改充之。

世或疑文中子，以为房、杜、李诸公未必皆出其门者，陋儒也。予读司空图《文中子碑》云："天生文中子，以致圣人之用，得众贤而廓之，以俟我唐，故梁、卫数公皆为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济贞观治平之盛。"图，唐人也；又文中子乡人也。其言如此，可信耶？不可信耶？吾故特笔之，以结此辈之舌。若门人薛收等议谥文中子，则详《唐书·文苑·王勃传》，文中子之名则附见《王绩传》。

《礼》，生曰名，死曰讳。今世俗不辨，以讳混施之生者，极可笑。然汉人有之。吴楚材《强识略》言："汉《西岳庙碑》云"樊君讳毅"，毅时尚在也。然则俚俗相沿，亦有所本。

堂溪公曰：玉卮无当。当，底也，谓人主漏泄群臣之语也。譬玉卮，美矣，而无底，则水进散，不若瓦器有当，适用也（如所谓君不密，则失臣也）。

海船曰艆艚，江船曰艬，艬作蠢音。

明洪武初立宗人府，以秦王为宗令，晋王、燕王为宗正，周王、楚王为左右宗人，皆正一品，其后不然。本朝无宗令、宗正等名，率以和硕亲王、多罗郡王掌之，亦有多罗贝勒协理府事者。惟宗人府丞则以汉人为之，位次副都御史，与通政使、大理卿同列，曰"宗通大"。

古称宗室藩王之贤者曰"间平"，谓汉河间献王、东平宪王也；又古称"原尝"，谓赵平原君、齐孟尝君，皆举第二字言之。

今户部有总督仓场，满汉侍郎二人（满左汉右），总辖京通各仓；仓监督则以各部员外郎主事差遣，即汉之太仓令丞也。唐明皇以御史充太仓出纳使。五代改曰如京使，取《诗》"如坻如京"之义。宋沿之，故柳开称柳如京，举其官也。

兵部有督捕，满汉侍郎二人（满左汉右），左右理事官四人（满官二人，汉官二人），专司缉捕八旗逋逃之事。其属汉郎中一人，员外郎一人，主事六人，司务一人。今归之刑部，曰督捕司，止设汉郎中主事各一人，《管子》所谓"仆区"是也。昔耶律文正公楚材对元世祖曰："今天下一统，逃将安之？"此言最得大臣之体。予先曾官督捕侍郎，今十四五年，官刑部尚书，复兼领是事，惟以文正之意，仰承朝廷宽大之恩，宣布四方而已，故终岁不劾一失察之官，不治一窝隐之罪。非敢纵也，亦古人所云无扰狱市之意而已。

户部之属，古有民部、度支、金部、仓部，明改十三清吏司，分掌十三布政司之事，而各司吏书仍分民、支、金、仓四科。刑部之属，古有宪部、比部、司门、都官，明改十三清吏司，分掌十三按察司之事，而各司吏书仍分宪、比、司门、都官四科，存古制也。本朝因之。但明代以南北两直隶之事分隶十三司，本朝则增江南一司耳。刑部又增督捕一司为十五司。

工部四清吏司外，今增制造库，满洲司官外惟设汉郎中一人，即宋之文思院也（考工之官以文思命名，甚奇）。

六月初七日，和硕恭亲王病薨，谥曰□（讳长宁，世祖皇帝三子）。

六月二十六日，和硕裕亲王病薨，谥曰宪（讳福全，世祖皇帝长子）。

和硕裕亲王世子保泰，袭封亲王。

偶观明秦人赵统伯一《骊山集·崖鸡》一篇，略之如左，以补《物类相感志》所未及。"客有笼鸟者，谓为崖鸡，丹喙朱趾，佳尾鸠臆，大倍鸽，盖雉属也。因指其喙，此雏时殊黑，成翮而飞，始蜕其喙，褪黑出丹。鹦鹉之褪易其色，崖鸡之褪并脱躯壳。方褪时，喙吭肿蔽，如蛇蜕然。因言蛇蜕如蝉，蜕壳枯虚，裂顶而出，如更生然。座客或言麀蜕眼常求亡羊，得麀穷谷草中，故睛闭而新眶未启。又有言獭蜕肝者，曰獭肝，凡十二析，月腐一析，则他一析更新，循环岁更。故谚曰人心象胆，世事獭肝。又有言羱蜕角者。羱，野羊也，大者重千斤。方蜕时，自投绝崖，冀震撼以自解，而羱亦自决死矣。已苏而自逸，但不能得其蜕，期若麋鹿之冬夏云。有赵生者，因言其地多麝，曰前人言麝噬虺，食柏而香结，退脐而藏，覆以自珍。吾邑会宁无柏，麝将何

食？麝春和其脐自张，猎诸花卉，得其香而括之，蝇蠓集其脐膻，然亦括之，凡诸花香虫肉，皆香材也。遇蛇，回旋数周，撑足张脐以当之，蛇自起而纳诸脐。猎人得其脐，或收蛇，不既者，或收而未化化而不尽者，大抵蛇为其香之主也。言既，客有谈龙者，龙之蜕以首。昔见晁氏蓄药，尝得全首，置牖下，高可二尺许，或得之地中，或得之石中，然不得其蜕之详。"文娇异，甚可喜。

赵又辨《鸠逐妇》一则云：鸠逐妇，乃感天地之雨旸，而动其雌雄之情，求好逑也，非逐而去之之谓。欧阳永叔云："天将阴，鸣鸠逐妇啼中林，鸠妇怒啼无好音。"非也。

赵又云，韵书，"五噫"，噫本平声；杨眉庵"莫解梁鸿五噫歌"，赵大洲"梁君五噫今安否"，皆作去声，误。按字书，噫音依，恨声，又音隘，饱食气满而有声也。则依音为是。

杨用修言：何仲默谓宋人尚不能解唐人诗，以之解《三百篇》，真是枉事，不如且从毛、郑。

胡钉铰事，或言列御寇，或言柳文畅。王性之《默记》又载诸先生遇慈上座事，云"他日见胡钉铰者，知吾所在"。后诸为章惇引荐，特置第五甲，勉往置冠带。而作带者极有士人风范，问之，即胡钉铰也，惊问慈上座何在，曰："上座於人一举意即知之，且顷刻已万里矣，何可知其处也。"此胡钉铰又异人矣。一耶二耶？

宝应孝廉陶成，字云湖，朱升之大参妻父也，以画名家。偶阅王兆云《挥麈新谈》，载其行事怪僻甚，殆郭忠恕之流。成小时从师，见其妻，即图之；次见其女，又图之，皆逼真。师怒逐之。写花鸟人物最工，芙蓉尤入神品。然与物多忤，性不可测识。有富人欲求之而不敢言，乃于其游历之所遍栽芙蓉。秋日花盛开，成过之，喜甚，主人已预具绢素，张于庭，立成二十幅，索酒痛饮而去。尝同升之赴会试，距试期仅三日，忽语升之曰："闻张湾某氏丁香盛开，子其从我游乎？"升之不可。成买小车，径造其家，痛饮花下，五日乃去，遂悮试期。尝以挟伎事露，御史知其名，欲全之，观其赠伎诗曰："此殆非子作。"成争之曰："天下歌诗岂有出陶成之右者，而谓他人作乎！"竟坐除名。晚遇一伎甚美，而不肯与接，成自织锦裙持见之，精类鬼工，伎乃大喜。既遂挟伎以遁，坐谪戍边。

陈寒山（函辉）云：王立毂，字伯无，少入鸡足山，忽逢伽叶，引入石壁中，语之曰："汝堕火宅中，行慈忍戒，他日勇退急流，桥下前身犹在。"既出，壁合如故。王遂持戒杀终身。

高念东侍郎游山阴道上，有句云："筇杖古松流水外，蒲团修竹绪风间。"予爱之，命画师禹鸿胪（之鼎）写为二图。

《大唐传载》云："颜鲁公刻姓名于石，或置高山之上，或沉大洲之中，云'安知不有陵谷之变耶'。"此因杜元凯事而傅会之耳。鲁公碑版照曜天下，安用区区为尔，亦陋甚矣。

李龟年有弟彭年、鹤年，开元中皆有盛名。鹤年善歌，制《渭州》，彭年善舞，龟年善打羯鼓。见《大唐传载》。

康熙辛亥，宋荔裳（琬）在京师，一日招龚芝麓大宗伯、梁苍岩大司马及予兄弟饮梁家园子，予首倡偶用缬字。明日，梁问予缬字之义，对不能悉。按《潘氏记闻》云：唐明皇柳婕妤妹适赵氏，性巧慧，镂版为杂花，打为夹缬。代宗赏之，命宫中依样制造。又《西河记》，西河妇女无桑蚕，皆著碧缬，韵书但言文缯耳。

上己卯南巡视河，赐江苏巡抚臣宋荦"仁惠诚民"四大字，又赐"怀抱清朗"四字。癸未，以河工底绩，再南巡渡江，驻跸江天寺（即金山寺，御赐今名）。荦时扈从，奏云："臣家有别业在西陂，乞御书'西陂'二大字赐臣，不令宋臣范成大石湖独有千古。"玉音云："此二字颇不易书。"荦再奏云："二字臣求善书者多不能工，刑部尚书王士禛少与臣为同学，尝云二字倘得御书，乃为不朽盛事。"上笑而书之，即以颁赐，顷之驾回行宫，又命侍卫取入，重书赐焉，再赐"清德堂"大字。荦西陂有纬萧草堂、钓家茭梁诸胜，常邀予辈同人赋诗，今果获御书张之，不世之遇也。古名臣别业，最著无如午桥、平泉，皆地以人重，顾未闻有此，矧辋川、盘洲以下乎？荦有《扈从纪恩诗》纪其事，中一首云："御笔传来讶再三，西陂宝墨秘龙函。一时盛事流传速，已入渔洋续偶谈。"

李庶常丽生（暄亨），蔚州人，示予《云中节义录》。所录闯寇之难，大同殉节者五人，宗室二人：永庆郡王某，管理襄垣王府事镇国中尉俊寀，巡抚卫景瑗韩城人，监司朱家仕河州人，其一则诸生李若葵也。卫公本末，载诸他书甚著，馀得略而书之。永庆郡王，失其名，居大同。甲申正月，李贼将出雁门，掠云中，诸王府谋迎降，王独大言曰："堂堂亲藩，奈何降贼，持何面目见太祖列宗于地下乎！"贼至，王介胄率左右鼓噪出，将赴敌死，顾左右曰："今日乃孤毕命时也！卿辈宁死同时，勿辱贼手。"方抵城门，会总兵官姜瓖叛出迎贼，与王卫士战，射王中肩，王死之，官属歼焉，瓖遂以城降。镇国中尉俊寀，被服儒雅，善八分书，慷慨好谈节义。贼逼城，聚弟侄谋曰："所不遣汝曹先去者，欲同急难耳。然同死无益，汝不闻微子之去，伍员之覆楚乎？我死，使人知宗室有殉国之臣。若辈各从其志，惟不可降贼以

辱国。"乃阖户，大书于壁曰："襄垣管理殉国尽忠。"旁注"九二慧泉"四字，遂自刭。九二，行也；慧泉，其字。数日，家人归，殓之，颜色如生。朱家仕，中崇祯戊辰进士，巡抚卫景瑗雅重之。闻寇警，卫公召集文武众僚属，歃血汉寿亭侯祠下。卫既歃，总兵官姜瓖有异志，逡巡不进。家仕独义形于色，誓不与贼俱生，城陷前一日赴井死。诸生李若葵，率妻子等同缢，题壁曰："一门俱死，大节已完。"七日始殓，举家颜色如生(代王，明太祖第十二子，国大同，谥曰简)。

七月初一日，上闻裕亲王薨，自行在冒雨回京师。至东直门，望城而哭，未入宫，先驾临王府，率皇太子哭奠。既登辇，哭不绝声，入大内，避正殿，居延禧宫。诸王、贝勒、内阁部院、九卿、八旗都统等文武诸臣慰问起居，请节哀，仍赴苍震门请驾还宫，不许。王慈惠谦和，动必以礼，上素笃手足之爱，朝论以为不愧汉之间平云。

是日，又命皇太子诣恭亲王灵幄奠酒。

予前记云间有木工萧姓者，能诗，未详名字。近读《觚剩》，乃知萧名诗，字中素，别字芷崖。博学能文，尤长于诗，尝有五言云："辽海吞边月，长城锁乱山。"七言云："山寺落梅伤别易，天涯芳草寄愁难。"皆佳句也。

初五日，裕亲王殡于齐化门外郊园，皇太后、皇上、东宫皆临王府亲送，满汉内阁九卿皆送至园。奠毕，归入朝，上传尚书臣士禛、大理寺卿李斯义、掌河南道监察御史吕琨同内阁户部赴乾清门，问山东今年水灾情形，并问："前遣官照口外养蒙古例往赈，实有益于百姓否?"臣士禛奏："皇上轸念民艰，特遣人员照口外养蒙古之例赈济，地方大小官员仰体圣意，实心料理，不敢文具视之，自实有裨益于百姓。但今年之灾非比去年，去年被水不过十余州县，今年则六郡无不被水，加以丹灾，视去年不啻数倍。今旧谷已尽，新谷绝望，民间所苦，在于无米。"上谕户部尚书凯音布速发通州仓米往赈。

初六日，驾幸口外。

袁氏自江左已来，淑、粲、察、昂，历著高节。及唐初，文皇将选东宫官属，谓岑文本曰："梁、陈名臣，有谁可称? 复有子弟堪招引否?"对曰："隋师入陈，百司奔散，唯袁宪侍侧不去。王充受隋禅，群僚表请劝进，宪子给事中承家独不署名。父子皆称忠烈。"又袁朗自以中外人物为海内冠族，虽瑯琊王氏，继世台鼎，而累朝首为佐命，耻与为伍。朗孙谊，虞世南外孙也，为苏州刺史，谓司马张沛曰："门户须历代人贤，名节风教，为衣冠顾瞩，始可称举，老夫是也。"宜其高自位置如此。

崔信明"枫落吴江冷"五字，初唐所少。信明，吾乡益都人也。以五月五日午时生，有异雀数头，五色毕备，鸣于庭树。初仕隋为尧城令，窦建德欲引用之，族弟敬素为建德鸿胪卿，劝以立事，信明曰："昔申胥海畔渔者，尚能固其节，吾终不能屈身伪朝。"遂隐太行山。贞观中，应诏，举为秦川令，卒。信明不独才名冠一时，而大节毅然，尤为可书。其自负诗过李百药，非蹇傲也。郑世翼何许人，乃敢肆其轻薄耶!

全州谢良琦，字石癯，能为古文。康熙初，以明经通判常州，恃才傲睨，意不可一世。常以谒巡按御史，与予解后公廨，初未相识，彼此不交一言罢去；既而知其予也，乃遣使过江，致书问，通殷勤。后贻其刻集，中有为予渔洋诗序，予笑语人："谢君何前倨而后恭耶!"会同年江陵胡默斋(在恪)官江南提学，闻谢名，过毗陵，因召见之。谢时有母之丧，要绖而往。甫登舟，胡亦卞急人也，望见之，怒甚，急使麾去，谢傲然不屑。予按唐李林甫欲致萧颖士，时颖士居丧广陵，闻召，诣京师，缞麻谒林甫于政事省。林甫大恶之，即令斥去。颖士忿，乃作《伐樱桃赋》以刺之，与良琦事正相类。

《旧唐书》为李巨川作佳传，列于《文苑》，始终无贬词；《新唐书》则置之《叛臣传》，特书其导韩建杀十六宅诸王及定州行营将李筠之罪。使非宋景文，则巨川首恶网漏吞舟矣，《春秋》之义谓何? 然《新书》既以仆固怀恩、李怀光、李锜等为叛臣，又列李正己、师古、师道、吴少诚、元济等于藩镇，一进一退，其义何居? 每开卷至此，辄为愤懑移日。

致仕前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伊桑阿卒。公满洲人，顺治乙未科进士。康熙戊辰，以礼部尚书大拜，在相位十五年。壬午，以病予告，至是卒，年六十六，谥文端。

黄山汤泉，皆朱砂。天启中，或浴于泉，见一鼠跃出，纯赤色，长尺余，曰朱砂鼠。

古今文人，有名不大著而其诗实卓然名家者，世人多耳食，抑何从知之。如《归田录》所载谢伯初景山《送永叔谪夷陵》诗，中联云："长官衫色江波绿，学士才华蜀锦张。下国难留金马客，新诗传与竹枝娘。"明钦天监博士马轼，字敬瞻，《送岳季方阁老》云："五岭瘴高烟蔽日，两孤云湿雨鸣秋。"结句："祭罢鳄鱼归去晚，刺桐花外月如钩。"右二诗，即使当世专门名家操觚染翰，未必能到，论者不可徇名而失实，故特表而出之。

常爱杜诗"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又明初人诗"数家茅屋临江水，一路松风响杜鹃"，写蜀江风景，宛然在目。予曾拟作一联，送同年张仲诚(沐)知资县，云"子规声断处，山木雨来时"；又"嘉陵驿路千余里，处处

春山叫画眉"，皆眼前实景也。

欧阳公云："秋霖不止，文书颇稀，丛竹萧萧，似听愁滴。"苏公云："岁云莫矣，风雪凄然，纸窗竹屋，灯火青荧。时于此间，得少佳趣。"此等寂寥风味，富贵人所不耐，而予最喜之，政苦一年中如此境不多得耳，二公盖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欧公有《刑部海棠》及《刑部看竹》诗，今刑部讵复有此游观之胜耶！

予尝谓诗文书画，皆以人重，苏、黄遗墨，流传至今者，一字兼金；章惇、京、卞，岂不工书，后人粪土视之，一钱不直，所谓三代之直道也。永叔有言，古之人率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使颜鲁公书虽不工，后世见者必宝之，非独书也。诗文之属，莫不皆然。

《归田录》记陶谷召对便殿，徬徨不进，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顾左右取袍带来，谷乃趋入。予尝笑之，谷欲效汲长孺，而其奉使南唐、吴越，狼狈乃尔，疑出两人之所为，又何欤？

御史言事，不先白台长，自宋刘子仪为中丞始。

李方伯紫澜(涛)自桂林归，求为母夫人作传，贻予杨孟载手录《眉庵诗集》五大册，虽书法未为当家，然先哲故物，可宝惜也。每幅有"子京墨林"、"项叔子琴书清暇"等印，盖禾中项氏藏本也。卷首自识，行末有"业字号"三字，云："余自离吴门，未尝作诗，间有所述，不复存稿。迩来西江，意或得追理旧业，而案牍山积，虽罢竭驽钝，犹不及十之二，矧从容笔砚间哉！固知有愧于穆之也。冬十一月宜春侯上犹临江(冬字至侯字一勾，下又一圈，句疑有误)，余奉省檄执雁谒军门，修聘礼。自己未至丙寅，往返者八月。凡目所睹，身所历，念虑所思，得短章五七言古律绝句四十首，如春山早莺，初出深谷，舌强语涩，殊不成音。欲弃置水中，复念余友方君以常每以不得见旧稿为憾，姑存此以贻方君。君长于诗，尤工唐人五言，与余友张羽来仪为倡和友云。吴人杨基识。"后书五言一篇，云："今夕复何夕，梦我生平友。握手无所言，但道别离久。觉来闻秋虫，空堂竟何有。不知千里道，君魂果来否？当年亦如梦，聚散一回首。起坐谁与亲，钟鸣月穿牖。"其诗分体，不分卷，凡若干首，不止序所云"奉使四十首"也。按孟载始以荐为江西行省幕官，此盖江西时所自书，首卷起《寓怀十二首》，与今本同，但今本作《感怀》耳。按《眉庵集》中有《秋日怀方员外》诗，《张静居集》亦有《元日雪怀方员外以常》、《送方员外归吴兴》诗，所云"晴春入旧腊，积雪含清晖"是也。方盖吴兴人。

《王徵士集》四卷，都少卿元敬所定，有元敬及浦杲序。徵士名彝，字常宗，又号妫蜼子，洪武初与高季迪同修《元史》，后亦同死魏观之难。元敬称其古文明畅英发，又或以为吴中四杰之一，以常宗代张来仪者。今观其诗，歌行拟李贺、温庭筠，殊堕恶道，余体亦不能佳，讵能与高、杨颉颃上下乎？固知高、杨、徐、王之说，诞而无徵矣。此本嘉定门人陆廷灿扶照所刻。

王元之《五代史阙文》，仅一卷，而辨证精严，足正史官之谬。如辨司空图"清直大节"一段，尤万古公论所系，非眇小也。如叙庄宗"三矢告庙"一段，文字淋漓慷慨，足为武皇父子写生。欧阳《五代史·伶官传》全用之，遂成绝调。惟以张全义为乱世贼臣，深合《春秋》之义，而欧阳不取，于《全义传》略无贬词，盖即旧史以成文耳，终当以元之为定论也。元之，吾乡钜野人，其《小畜集》三十卷，黄俞邰(虞稷)千顷堂有传本，惜未及借录。

元吴师道《礼部集》二十卷：诗九卷，杂文十一卷。师道，金华兰溪人，与许白云讲明金仁山之学，而与黄晋卿溍、柳道传贯为友，故其学问文章，远有统绪，时称其为文清劲，善持论。友人朱简讨竹垞常称之。此本乃昆山徐少宰果亭(秉义)写以见贻者。吴至治辛酉进士，仕止国子博士致仕，加礼部郎中，故集称礼部云。

吴师道《仙山秋月图》诗，自注："宫扇，马远画，宋宁宗后杨氏题诗，自称杨妹子。"诗中感慨济王之事，以杨妹子为杨后，误。

陆广微《吴地记》所载，如语儿亭等，最为可笑。又多可疑者，如冯欢宅，谓在吴县东北二里五十步，有弹铗巷；又谓海盐县东十五里有公孙挺、陈开疆、顾冶子三墓，尤谬。按《齐乘》云，三士冢在临淄南一里，一基三冢。《晏子春秋》：公孙捷、田开疆、古冶子事齐景公，勇而无礼，晏子言于公，馈之二桃，云云，是事真妄固不足辩，然三子齐臣，死不葬近郊，而远葬吴地，此复何理？至于冯欢宅之讹谬，又不烦笔札者也。与张骞有墓在平原，班超有墓在长清，同一传讹，《齐乘》已辩其非矣。

世言琼花，天下惟扬州蕃厘观一株，故宋人作无双亭于其侧。然元遗山《续夷坚志》云："鄠县南十里炭谷，入谷五里有琼花树，大四人始合抱。逢闰即花，以初伏开，末伏乃尽。花白如玉，中有玉胡蝶一，高出花上，花落不著地，乘空而起。"按此则不止广陵有之矣。

卷　五

康熙己巳、庚午间，在京师，每从朱锡鬯、黄俞邰借书，得宋、元人诗集数十家，就中以长沙陈泰志同为冠，因钞其《所安遗稿》一卷，以周弼伯弜《汶阳稿》、临江邓

林性之《皇䓁曲》、金华杜旃仲高《癖斋小集》附之。数子者名不甚著，而其诗实足名家。按吴正传《跋杜端父墨迹》云："杜汝霖仁翁学于胡安定，为李公择所称。其孤陵。陵五子：斿伯高，旃仲高，斿叔高，旞季高，旍幼高。伯高登吕成公之门，同时陆务观、陈君举、叶正则、陈同甫咸称其文；淳熙、开禧中两以制科荐，有《桥斋稿》。仲高占湖漕举首，与吴猎、杨长孺善，著《杜诗发微》、《癖斋稿》。叔高尝问道考亭，与辛幼安诸公游，端平中以布衣召入秘阁校雠。季、幼文亦相上下，幼有《梓裘集》，叶正则为序。人称'金华五高，伯高为最。'旃子去轻，此帖乃去轻手笔，盖先大父碧溪翁之友。"宋末士竞举子习，而杜氏一门，子孙独尚古文章，今里中残碑断碣可见者，悉有家法，下至字画亦异，此纸深得山谷老人笔意，要非不习而能也。

白乐天论诗多不可解，如刘梦得"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等句，最为下劣，而乐天乃极赏叹，以为此等语在在当有神物护持，悖谬甚矣。元、白二集，瑕瑜错陈，持择须慎，初学人尤不可观之。白古诗晚岁重复什而七八，绝句作眼前景语，却往往人妙，如"上得篮舆未能去，春风敷水店门前"，"可怜八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之类，似出率易，而风趣复非雕琢可及。(敷水在华州东，水出罗敷谷。郦注：敷水又北径集灵宫西。予过其地，忆白诗，亦为之流连而不发也。)

明天启时，内官多购异花，种于临幸之处，有红水仙、蛱蝶菊、番兰秭之属。陈悰《天启宫词》云："春风香艳知多少，一树番兰分外红。"又云即美人蕉。

南唐名臣，如韩熙载、孙忌、王仲连，皆山东人，而著述之多，无如朱遵度。遵度，青州人，好藏书，高尚其事，闲居金陵，著《鸿渐学记》一千卷，《群书丽藻》一千卷，《漆书》若干卷，见郑文宝《江表志》。然陆、马二《南唐书》皆不为遵度立传。

予昔辑《谥法考》，颇以一字二字为疑。读独孤及《毗陵集·吕諲谥议》，初拟谥肃，而度支郎中严郢驳之，谓国家故事，宰臣之谥，皆有二字，以旌德章善，请谥忠肃。及复驳之，云："文王、周公、晋文，武功极盛，而皆谥文；冀缺、甯俞、随会，文德岂不优，而皆谥武。三代以下，朴散礼坏，乃有二字谥，非古也。唐兴，杜如晦谥成，王珪谥懿，陈叔达谥忠，温彦博谥恭，岑文本谥宪，唐休璟谥忠，魏知古谥忠，此皆当时赫赫以功名居相位者，不过一字。由此观之，二字不必为褒，一字不必为贬。若褒贬在字数，则是文、武、成、康不如威烈王、慎靓王也；齐桓、晋文不如魏安厘、秦庄襄、赵武灵、楚考烈也。"其言甚辩，卒用及议。是在唐时，已不知一字二字之例谓何矣(諲为宰相，而史入《良吏传》，亦所未喻)。

唐独孤及至之《毗陵集》二十卷，补阙安定梁肃所编，肃后序称门下生，盖其门人也。集首有虔州刺史李舟序，末有吴郡祝允明跋，云是吴文定所钞东阁本。予按皇甫湜《谕业》一篇，历评唐人文章，称独孤之文"如危峰绝壁，穿倚霄汉，长松怪石，颠倒溪壑"。今读其文，殊不尽然。大抵序记犹沿唐习，碑版叙事稍见情实，《仙掌》、《函谷》二铭、《琅邪溪述》、《马退山茅亭记》、《风后八阵图记》是其杰作，《文粹》略已载之。权德舆议及谥曰："立言遣辞，有古风格，濬波澜而去流宕，得菁华而无枝叶。其抠衣入室之徒皆足以掌赞善而秉方册，及之为文可徵矣。"卒谥曰宪(及位止牧守，而得谥，亦非常格)。

唐欧阳詹《四门集》八卷之中，《栈道铭》、《吊九江驿碑材文》最佳。其《自明诚论》有云："尹喜自明诚而长生，公孙弘自明诚而为卿，张子房自明诚而辅刘，公孙鞅自明诚而佐嬴。"安得此离经畔道，狂悖谬悠之论耶？韩文公与之同时同年，独作《原道》、《原性》诸篇，不愧称大儒矣。

蔡卞，壬人也，然其作《毛诗杂解》，颇有可取者。如《木瓜》诗云："齐桓信义及于诸侯，率怀其德，不专畏其力，故问遗得以称其重轻以为礼，孔子所以叹曰'吾于《木瓜》，见苞苴之礼行焉。'"

天启中，小人造《东林朋党录》、《点将录》、《天鉴录》、《同志录》、《东林籍贯》、《盗柄东林夥夥》、《坏封疆录》诸书，以媚逆珰，杀诸君子，与蔡京党人之碑、韩侂胄伪学之禁无异。然其中亦有以小人窜人者，如李清臣、章惇、曾布、张商英之属，与温、潞诸公同列，是又不可解也。如《朋党录》中之顾秉谦、周延儒、魏应嘉、冯三元，《点将录》中之许其孝、魏应嘉、郭巩、陈保泰、杨春茂，《同志录》中之张我续，《东林籍贯》之郭巩、张文熙、薛贞，《盗柄东林夥夥》安某等，是也。

宋《癯翁诗集》一卷，长乐敖陶孙器之所著。器之非江西诗派中人，而诗深得江西之体。其评诗最精，尝自云："此评手书两纸，一贻莆阳刘潜夫，一贻同舍朱仁叔。"其自贵重如此。韩平原当国时，题诗临安酒家壁吊赵忠定公云："九原若遇韩忠献，休说渠家末代孙。"几罹于祸，亦奇男子也。

《句曲外史杂诗》一卷，元张雨伯雨著，诗多拗体。予最喜其绝句，如："凌波仙子尘生袜，空谷佳人玉炼容。不奈天寒风露早，日高犹傍锦熏笼。"(《三香图》)"弁山南下幽人宅，万个长松水一瓢。月到三层楼上梦，鲤鱼风起驾春潮"(《万壑松涛》)。"鸡犬茅茨接暝烟，平林如荠远连天。急披奇句无人赏，已近飞鸿灭没边。"(《黄子久画》)颇有坡、谷遗风。自题云："乙酉岁，

自春徂夏，霪雨时多，日处幽篁中，未有裹饭过子桑者。闲弄笔研，写诗盈册，以自料理耳。诗凡五十五首，子英过之持去，勿示不知我者。雨告。"

章丘李中麓太常（开先），藏书画极富，自负赏鉴，尝作《画品》，次第明人，以戴文进，吴伟、陶成、杜堇为第一等，倪瓒、庄麟为次等，而沈周、唐寅居四等，持论与吴人颇异。王弇州与之善，尝言过中麓草堂，尽观所藏画，无一佳者。而中麓谓文进画高过元人，不及宋人，亦未足为定论也（《画品》略云：戴文进如玉斗，精理佳妙，复是巨器。吴小仙如楚人战钜鹿下，猛气横发，加于一时。陶云湖如富春先生，云白山青，悠然野逸。杜古狂如罗浮早梅，巫山朝云，仙姿靓洁，不同凡品。庄麟如山色早秋，微雨初沐。倪云林如几上石菖蒲，其物虽微，以玉盘盛之可也。唐六如如贾浪仙，身则诗人，犹有僧骨，宛在黄叶长廊之下。石田而下无讥焉）。

宋予祠之制，予昔与亡友叶讱庵侍郎辨之，载《池北偶谈》，然语焉弗详也。考赵升《朝野类要》云："旧制有三京分司之官，乃退闲之禄，神宗置宫观之职以代之，取汉祠官祝厘之义。虽曰提举主管某宫观，实不往供职也。故奏请者多以家贫指众为词，降旨则曰依乞差某处宫观，任便居住，惟京师宫观不许外居。"此虽优士大夫之典，而侪衣冠于道流，亦自非理。

笭箵之箵，有平上二读。元次山"能带笭箵，全独而保生"；苏子美《松江观渔》诗"拟来随尔带笭箵"；谢幼槃《严陵》诗"身前万事一笭箵"，皆在青韵。今小本诗韵止收笭字，误。

宋二谢，无逸逸、幼槃邁，皆江西诗派中人；潘邠老亦派中人也。幼槃《竹友集》云："邠老尝作诗云'满城风雨近重阳'。邠老亡后，无逸兄用此句足成四篇。今去重阳只数日，风雨不止，凄然有怀，作二绝句，念泉下二人不再作，不觉流涕覆面。"诗云："地下修文两玉人，清诗传世墨犹新。却因风雨重阳近，独立苍茫泪一巾。""阿兄温润玉介导，我友澹薄朱丝弦。只疑蝉蜕游人世，醉插茱萸若个边。"邠老诗句至今艺苑流传，为重阳口实，而二谢同时有诗，迄无知者，因识之续成一则诗话，亦使邠老不寂寞也。集十卷：诗七卷，杂文三卷。文雅洁，楚楚有法度，不减其诗。

陆放翁晚节以韩侂胄《南园记》为世口实。叶绍翁《三朝闻见录》云：有郑棫者，尝第进士，自作《南园记》，砻石以献。韩以陆记为重，仆郑石，瘗之地。韩败，棫竟得免。人固有幸不幸哉！

宋张孝祥《于湖集》，仅四卷，门人谢尧仁弟华文阁直学士孝伯序之。于湖，绍兴甲戌状元，高宗谓为谪仙人。天性倜傥，勇于为义。真西山目于湖生平虽跌宕，至于大纲大节处，直是不放过。每作为诗文，辄问门人视东坡何如。而尧仁谓其《水车》诗活脱是东坡，然较苏氏《画佛入灭》、《次韵水官韩干画马》等数篇，尚有一二分劣；又谓以先生笔势，读书不十年，吞东坡有余矣。观集中诗，亦是学步江西，尚未到后山境界，遽欲上拟坡公，妄矣。在南渡之初，亦下放翁远甚。

唐衡州刺史《吕温集》十卷：诗二卷，杂文八卷。温于诗非所长，赞颂等时有奇逸之气，如史所称《凌烟阁功臣赞》、《张始兴画像赞》，及集中《三受降城》、《古东周城》、《望思台》、《成皋》诸碑铭，皆有可传者，惟《武侯庙记》持论颇谬。同时刘禹锡、柳宗元亟称之。温亦伾、文之党，八司马之贬，以使吐蕃，独免于祸。与窦群、羊士谔共倾李吉甫，而其父渭亦附裴延龄，皆非长者，盖其门风如此。

宋姜夔尧章《白石集》，予钞之近百首，盖能参活句者。白石词家大宗，其于诗亦能深造自得，自序同时诗人，以温润推范石湖，痛快推杨诚斋，高古推萧千岩，俊逸推陆放翁。白石游于诸公间，故其言如此。其诗初学黄太史，正以不深染江西派为佳。

唐沈亚之《下贤集》十二卷，昔人谓其工为情语，善窈窕之思，观集中《秦梦记》、《异梦录》、《湘中怨词》、《歌者叶记》等，信矣。然颇类传奇小说，姚铉概不之录，毋亦以其诞漫不经耶？至以沧寇李同捷之诛，朝廷与柏耆牵连同贬，实以两河诸将之谮，姑谪罚以悦其心耳。而晁公武遽以为亚之狂躁，辅耆为恶，愚矣哉！吾读下贤《与郑使君书》而悲之。

李白云："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此独谓《三百篇》耳，若后来韦、孟等作，有何兴寄，但如嚼蜡耳，《风》、《雅》中如"燕燕于飞，差池其羽"，"我来自东，零雨其濛，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萧萧马鸣，悠悠旆旌"，"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等句，后千万世，纵有能言，更从何处著笔耶？

《徐公文集》三十卷，南唐徐铉宝臣著，宋都官员外郎胡克顺所撰天禧中表进，批答甚优。五代时中原丧乱，文献放阙，惟南唐文物甲于诸邦，而铉、锴兄弟与韩熙载为之冠冕。常侍诗文都雅，有唐代承平之风。入宋，与汤悦（即殷崇义）奉诏撰《江南录》，至金陵亡国之际，不言其君之过，但以历数为言。诔后主文，尤极悱恻，读者悲之。《老学丛谈》记常侍入汴，市一宅居，后见宅主贫甚，曰："得非市宅亏价而至是耶？吾近撰碑文，获润笔二百千，可以相济。"其人坚辞，亟命左右辇致之。其厚德如此。集外又有《稽神录》若干卷，予家亦有写本。

虎为西方猛兽，毛族皆畏之，然观传记所载，能制虎者，不一而足。如师子铜头铁色，能食虎豹；驳如马、一角，食虎豹；兹白出义渠国，食虎豹；酋耳似虎，遇虎则杀之；豹犬能飞，食虎豹；黄腰形似鼠狼，取虎豹心肝而食；竹牛能伏虎，生子竹中，虎行过即慑伏；又猬能制虎。《诺皋记》：狒胃食虎；猾无骨，入虎腹，自内啮虎。汉武帝时，西域贡兽如狸，以付上林，虎见之，闭目不敢视，或曰猛犭庸也。五色师子，食虎于巨木之岫。近见南海子象与虎斗，往往杀虎。则虎之威，亦仅仅耳。

康熙十五年，余姚有客山行，夜宿山神祠。夜半，有虎跪拜祠下，作人言，乞食，神以邓樵夫许之。明晨伺于祠外，果见一樵过之，逆谓曰："子邓姓乎？"曰："然。"因告以夜所闻见，戒勿往。邓曰："吾有母，仰食于樵，一日不樵，母且饥。死生命也，吾何畏哉！"遂去不顾，客随而觇之。樵甫采薪，虎突出丛箐间，樵手搏数合，持虎尾盘辟久之。虎不胜愤，乃震哮一跃，拔尾负痛遁去，樵逐而杀之。客逆劳之，樵曰："感君高义，盍导我至庙下。"既至，大诟，以死虎示神曰："今竟何如！"遂碎其土偶，樵一笑跃上神座，瞑目而逝。乡人重为建祠，额曰"邓公庙"。

上谕户部，蠲免山东康熙四十三年地丁钱粮。刑部尚书臣士禛、大理寺卿臣李斯义等公疏谢恩。

十月十一日，驾幸西安府，阅驻防满洲兵马。

上谕蠲免山西所欠谷草，大学士臣吴琠、臣陈廷敬等公疏谢恩。

蠲免陕西四十二年以前积欠钱粮，右春坊赞善臣范光宗等疏谢。

山西平定州知州刘学嘉上疏，为其父刘钦邻请谥，略云："臣父某系顺治辛丑科进士，原任平乐府富川县知县，康熙十三年值孙逆（廷龄）叛乱，骂贼殉节。仰蒙圣慈，温纶洊锡，优赠太仆寺少卿，荫子入监读书，特赐祭葬。以小臣叠邀异数，臣捐糜顶踵，难报高厚于万一。但查苏松粮道臣马逸姿，伊父马琾原任永嘉县知县，与温处道臣陈丹赤同时殉节，屡被圣恩优恤。四十二年，皇上南巡，逸姿为父请谥，仰蒙俞允。臣父钦邻死节与琾正同，幸逢圣驾西巡，诚千载一时之会，用敢披沥下诚，援例上请，恳照马琾之例，一体予谥。"奉旨下部议，赐谥忠节。

特起前赣南道副使刘荫枢为云南按察使。荫枢，韩城人，官给事中，有刚直声，外转诖误，革职家居，至是由废籍擢用，人皆诵知人之明云。

十月，蒙恩赐内阁九卿西域蒲桃，人二株，臣以尚书与焉。

十二月，恭领万寿节覃恩诰命三轴，祖、父皆资政大夫、经筵讲官、刑部尚书，祖母、母皆夫人，已阶资政大夫，妻赠夫人。

特擢提督山西学政翰林院侍读汪灏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兼督陕西学政。

礼部右侍郎王顼龄转左侍郎，以内阁学士王九龄为礼部右侍郎，同胞兄弟也。其胞弟鸿绪时为工部尚书，兄弟三人同时八座。

特谕蔚州壬戌进士魏学诚改官翰林，故刑部尚书象枢子也。以其父居官清正，故有是命。

学士初无大称，唐中宗欲以宠大臣，始有大学士之名。五代有文明殿大学士，为宰相兼职。明设华盖、文华、武英三殿，文渊、东阁大学士，凡五，正五品；后又添设谨身殿大学士，而为六，加尚书，乃为正二品。

王西宁仲威（钺）《暑窗臆说》说山茧一条，甚悉，可补孙文定（廷铨）《山蚕说》所未及，辄录于此。《药溪谈记》：《禹贡》"莱夷作牧，厥篚檿丝"，《尔雅》曰："檿，山桑。"师古曰："山桑之丝，其韧中琴瑟之弦。"苏氏曰："惟东莱有此丝，以之为缯，坚韧异常，莱人谓之山茧绸。"《尔雅》又曰："蟓桑茧，雔由樗茧。"今莱阳之山茧绸，盖樗茧也。按山茧即《禹贡》之"檿丝"，今之山绸樗茧，又别一种，乃今之椿绸也。樗，不才木也，土人嫌其名，故借名椿，取庄子"大椿"之义。然则《尔雅》所云"蟓桑茧"，即今山桑檿丝是也；"雔由樗茧"，今樗丝，借名椿茧是也（山东谓樗为臭椿）。

又记燕窝一条云：燕窝名金丝。海商云，海际沙洲生蚕螺，臂有两肋，坚洁而白，海燕啄食之，肉化而肋不化，并津液吐出，结为小窝，衔飞渡海，倦则栖其上，海人依时拾之以货。又云，紫色者尤佳。《湖海搜奇》又云，出广东阳江县，乃海燕采小鱼营巢，故名燕窝。

陈晋州士业（弘绪）云极喜古琴铭四句，云："山虚水深，万籁萧萧，古无人踪，惟石嶕峣。"能理会此段，便是羲皇以上人。王山史（弘撰）尝取俞益期笺云："步其林则寥朗，庇其荫则萧条，可以长吟，可以远想。"

士业又云：陆务观《梅宛陵别集序》："苏翰林多不可古人，惟次韵和渊明及先生二家诗而已。"是坡公又有和梅之作，今集中无可考见，亦未有知其事者矣。

宋闺秀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吾郡人，词家大宗。

其集名《漱玉》，而诗不概见。见西樵昔撰《然脂集》，采摭最博，止得其诗二句，云"少陵也是可怜人，更待明年试春草"，此外了不可得。陈士业《寒夜录》乃载其《和张文潜浯溪碑歌诗》二篇，未言出于何书。予撰《浯溪考》，因录入之，诗云："五十年功如电扫。华清花柳咸阳草。五坊供奉斗鸡儿，酒肉堆中不知老。胡兵忽自天上来，逆胡亦是奸雄才。勤政楼前走胡马，珠翠踏尽香尘埃。何为出战辄披靡，传置荔支多马死。尧功舜德本如天，安用区区纪文字。著功铭德真陋哉，乃令神鬼磨山崖。子仪光弼不自猜，天心悔祸人心开。夏为殷鉴当深戒，简策汗青今具在。君不见，当时张说最多机，虽生已被姚崇卖。"又："惊人兴废传天宝，《中兴碑》上今生草。不知负国有奸雄，但说功成尊国老。谁令妃子天上来，虢秦韩国皆天才。苑中羯鼓玉方响，春风不敢生尘埃。姓名谁复知安史，健儿猛将安眠死。去天尺五抱瓮峰，峰头凿出开元字。时移势去真可哀，奸人心丑深如崖。西蜀万里尚能返，南内一闭何时开。可怜孝德如天大，反使将军称好在。呜呼奴辈胡不能道，辅国用事张后尊，只能道，春荠长安作斤卖。"右二诗未为佳作，然出妇人手，亦不易，矧易安之逸篇乎？故著之。

冯吉少卿，五代相道之子。世但知其无赖，不知其颇有文学。释文莹《玉壶清话》云："吉凡宾僚饮宴，常为不速之客。酒酣辄弹琵琶，弹罢起舞，舞罢赋诗，自谓冯三绝。尝撰昭宪太后谥议，举朝嗟服。"予谓此子欲学晋人作达，当不减谢镇西，胜长乐老多矣，可谓干父之蛊者也。

宋戚密学纶初知太和县，每当岁时，与囚约曰："放汝暂归祀祖先，栉沐虮虱。"民感其惠，皆及期而还，无敢后者。此与唐太宗纵囚何异。近见吴江钮玉樵(琇)所记亚𧂎(音来)事，尤奇。亚𧂎者，广东增城县狱卒也，为人朴愿。万历戊午岁逼除，狱囚五十余人相聚而泣，亚𧂎问之，对曰："岁朝将届，邑之人父母妻子皆得聚首，吾曹独陷缧绁，相见无由，是以悲耳。"亚𧂎俯首良久曰："无难也。但汝曹勿负我。"众环叩其故，曰："与尔辈约，各还尔家，俟正月二日毕赴狱。我纵尔罪当死；尔不来，我当死；尔来而一或不至，我当死。即不释尔，而吾算尽，亦无所逃死。等死耳，何如为此一事，快然而死也！"言已，悉纵之。明年新正二日，囚悉至如期，集者按籍呼之，不逸一人。亚𧂎鼓掌大笑曰："善哉！"遂趺坐而化。众哭拜，浴其体而加漆焉。事闻于县，县上巡按御史，闻于朝，以为县之狱神，庙祀至今，疾病疫疠，祷之其应如响。陆文定公《耆余杂志》云："蕲州刺史吕元膺，当录囚，囚白有父母在，元旦不得归省。吕释械放归，如期而至，又临淄令曹摅因陷大辟，新岁问知其有父母，放令归家，至期归狱。正欧阳子所谓以君子之难能，责小人之尤以必能者也。然而太宗，贤君也，戚、吕、曹，士大夫也；亚𧂎一狱卒耳，而能为贤君名臣之所为，不尤异乎！

宋牧仲中丞行赈邳、徐间，于村舍壁上见二绝句，不题名氏，真北宋人佳作也。"横笛何人夜倚楼，小庭月色近中秋。凉风吹堕双梧影，满地碧云如水流。""渺渺孤城白水环，舳舻人语夕霏间。林梢一抹青如画，应是淮流转处山。"

历下孙氏有别墅在济南郡城西北十里，而近其地四面皆稻塍，与峼、华两山相望。圃中有泉，相传赵松雪洗砚泉也。一日，园丁治蔬畦，得石刻于土中，洗剔视之，乃松雪篆书二诗："'抱膝独对华不注，孤吟四面天风来。泉声振响暗林壑，山色滴翠落莓苔。散发不冠弄柔翰，举杯白月临空阶。有时扶筇步深谷，长啸袖染烟霞回。''竹林深处小亭开，白鹤徐行啄紫苔。羽扇不摇纱帽侧，晚凉青鸟忽飞来。'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赵孟頫题。"松雪篆不多见，此石刓缺处惜为石工以意修补，寖失古意。今其地名砚溪，在泺口之北。

康熙丙子，余以祭告使秦蜀，过剑州之南门外，有小庙一区，方改作，问之，曰："邓艾庙也。"余谓不祀姜伯约，反祀邓艾，于义悖矣，乃从来有司无昌言毁之者，何也？欲赋诗正之，未果。后见唐人唐彦谦一诗云："昭烈遗黎死尚羞，挥刀斫石恨谯周。如何千载留遗庙，血食巴山伴武侯。"已先我而言之矣。以此见三代之直不泯。

"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太液沧波起，长杨高树秋"，皆柳文畅诗也。六朝名句，灼然在人耳目者，而某诗话谓吴兴赵孟頫有句云云，置之齐梁，矫矫有气，可谓眯目人道白黑，而《诗话类编》取之，亦不注作者名氏，阅之不觉捧腹。当是松雪尝书二诗，渠遂谓是赵作耳。又如"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是坡公古诗首四句，而朱隗撰《明诗平论》，乃以为陈继儒绝句，盖亦以陈尝书此四句而误也。又姚佺撰《诗源》载一诗云："白日骑羊三洞远，青天扪虱万峰高。"乃宋末人诗，见谢翱《天地间集》而不之知。然如丽江木青太素轩诗"不是闭门防俗客，爱闲能有几人来"，即宋人"贺家湖上天花寺"诗，牧斋亦载之《列朝诗》，何也？

谢玄晖"洞庭张乐地"，李太白"黄鹤西楼月"二诗，同是绝唱。唐人刘绮庄诗："桂楫木兰舟，枫江竹箭流。故人从此去，远望不胜愁。落日低帆影，回风引棹讴。思君折杨柳，泪尽武昌楼。"妙处不减谢、李。徐昌谷"洞庭叶未下"一篇，尤为清警。右四诗皆奇作也。

顷有太学生某来谒，言近日旗下子弟竞尚一书，书肆价直为之顿贵。因叩何书，某俯首久之，对曰："似是《文选昭明》。"余匿笑而罢。

明诗至杨升庵，另辟一境，真以六朝之才，而兼有六朝之学者。其诗如《咏柳》“垂杨垂柳绾芳年”一篇，世共知之。又《古意》“凌波洛浦遇陈王”，《鹧鸪词》“秦时明月玉弓县”，《关山月》“迢迢贱妾隔湘川”，《出关拟唐人》“狼弧芒角正弯环”，《塞下曲》“长榆塞上接龟沙”诸篇，工妙天成，不减前作。又《清蛉行寄内绝句》亦绝妙，大抵皆自古乐府出。益都王遵坦太平论明诗，独推新都为性之者，亦自有见。

王端简公弘祚字玉铭，滇之永昌人。为户部尚书时，尝属余选张含《禺山集》。余尤喜集中《颍川侯祠》一篇，足称诗史，至结句云：“阴风古树无穷恨，长为英雄吊九泉。”可以泣鬼神矣。

《丹铅录》云：“《丽情集》载湖州妓周德华者，刘采春女也，唱刘梦得《柳枝词》云云。此诗甚佳，而刘集不载。”余按此乃白乐天诗，诗本六句，非绝句，题乃《板桥》，非《柳枝》。盖唐乐部所歌，多剪截四句歌之，如高达夫“开箧泪沾臆”，本古诗，止取前四句；李巨山“山川满目泪沾衣”，本《汾阴行》，止取末四句是也。白诗云：“梁苑城西三十里，一渠春水柳千条。若为此路今重过，二十年前旧板桥。曾与美人桥上别，更无消息到今朝。”板桥在今汴梁城西三十里中牟之东，唐人小说载板桥三娘子事即此，与谢玄晖之新林浦板桥异地而同名也。升庵博极群书，岂未睹《长庆集》者，而亦有此误耶？

南海邝露湛若峤雅有诗云：“峻岭极金潾，摩天见九真。”初见钞本作“金邻”，出《吴都赋》，后读《升庵集》云：“张籍《蛮中》诗‘铜柱南边毒草春，行人几日到金潾’，金潾交趾地名，《水经注》所谓金潾清渚是也。”潾与邻通，今刻本作麟，非。

《诗话类编》又一条最可笑者，并书之以发一噱云：“唐高适官两浙观察使，过杭之清风岭，题诗云：‘绝顶秋风已自凉，鹤翻松露滴衣裳。前山月落一江水，僧在翠微开竹房。’至台州事竣，复登僧房，欲改为半江。僧言：‘月前有一官过此，称诗佳矣，但一字不如半字。’适惊问何人，僧曰：‘义乌骆宾王也。’”勿论二人之世远不相及，此诗乃晚唐任翻《巾子山寺》诗，亦非达夫作，达夫又未尝为两浙观察使。乃骆既代宋之问吟“楼观沧海日”矣，又为达夫改此“半江”，何其不惮烦耶！遇宋时已称老僧，何时链形住世，又还俗为官人，而为此僧熟识耶？

《具区志》止载鞠信陵《投江祷雨文》，余读洪文敏《万首绝句》，载信陵诗三首，一《过真律师旧院》，一《酬谈上人海石榴》，一《出自贼中谒恒上人》，诗皆不工，而信陵篇什赖此尚存后世。按信陵贞元元年鲍防下及第，以六年为望江令。白乐天《秦中吟》云“身殁欲归葬，百姓遮路岐。攀辕不得归，留葬此江涓”。则信陵卒于官，未尝迁秩，审矣。不知其何时陷贼，岂未第以前事耶？

余康熙乙巳春将去广陵，偶以公事至如皋，冒辟疆（襄）约余修禊水绘园别业。时通州八十老人邵潜潜夫及宜兴陈维崧其年、县人许嗣隆山涛及冒氏诸子咸在坐，分体赋诗。余得七言古体，坐湘中阁，立成十章。黄冈杜浚于皇后至，他日或问之曰：“阮亭诗如何？”杜曰：“‘酒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洲。’”又问：“君诗如何？”曰：“‘但觉高歌有鬼神，谁知饿死填沟壑。’”

山西兴县，去城十里许有一洞，洞中有二小人，长尺许，衣似树叶，时出洞门坐，立冬即罕出，见《漱石闲谈》。此与《月山丛谈》所记相类。

徐东痴（夜）高士隐居系水之东，蓬门昼掩，惟余兄弟时过之。先兄西樵赠诗云：“美人自牧能贻我，名士如蝇总附君。”余时尚少，亦有句云：“湘东品第留金管，江左风流续玉台。”讽之辄想见其人。

《吴地记》云，琴高宅在交让桥法海寺西五十步，又有乘鱼桥。郡人丁海与琴高友善，共营东皋之田，行田畔，忽见大鲤鱼长丈余，法海试上鱼背，凝然不动，琴高登之，即飞腾冲天而去。按《列仙传》，琴高赵人，乘鲤人涿水，又有仙迹在泾县之琴溪，溪出小鱼如丙穴，名琴鱼。而法海自是寺名，乃傅会以为人名，鄙谬极矣。因论冯骥、三士事连类及之，以资嗢噱。

《续夷坚志》又载党承旨藏周亚夫印；束鹿柴楫主历城簿，得彭宣弘印；临淄农夫郑某耕田，得方寸铜印纽，作九猿猴，细小如豆，谛视之，形状纤悉毕备，郑未有子，自此遂产九男。

卷　六

康熙四十三年三月，西城外有盗发古冢，视其志铭，乃明特进荣禄大夫柱国食禄一千一百石修武伯沈清墓也。清字永清，滁州人。洪武壬申，嗣其父为燕山前卫百户，守御开平。永乐间，五从车驾北征有功，累升本卫世袭指挥同知。洪熙中，升后军都督府佥事，赐蟒龙衣，充参将，镇守大同，寻命为总兵官，镇居庸。宣德中，征乐安州，破兀良哈，北狩洗马岭，皆扈从，升都督同知，总督官军匠作修造京师城垣濠堑桥道。正统中，升左都督，敕谕提督营建奉天、华盖、谨身三殿，乾清、坤宁二宫。正统辛酉告成，特升今爵，锡诰券，子孙世袭。以八年夏四月戊戌薨，年六十七，葬阜城关北原。子荣，孙煜，留守中卫指挥。王淳撰文，卞聚书，龚善同篆。予考弇州《仁宣以后功臣伯表》无清名，故具

录之。

李龙眠《五马图》一卷，后题云："右一匹，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左骐骥院收于阗国到进凤头骢，八岁，五尺四寸。""右一匹，元祐元年四月初三日左骐骥院收董毡进到锦膊骢，八岁，四尺六寸。""右一匹，元祐二年十二月廿三日于左天驷监拣中秦马好头赤，九岁，四尺六寸。""元祐三年闰月十九日，温溪心进照夜白。"(右止有四马，阙一)

"余尝评伯时人物似南朝诸谢中有边幅者，然中朝士大夫多叹息伯时当在台阁，仅为善画所累。余告之曰：'伯时丘壑中人，暂热之声名，傥来之轩冕，殊不汲汲也。此马驵骏，颇似吾友张文潜笔力，瞿昙所为识鞭影者也。黄鲁直书。'""余元祐庚午岁以方闻科应诏来京师，见鲁直九丈于酺池寺。鲁直方为张仲谟笺题李伯时《天马图》，鲁直顾余曰：'异哉，伯时貌天厩满川花，放笔而马殂矣。盖神魄皆为伯时笔端取之而去，实古今异事，当作数语记之。'后十四年，当崇宁癸未，余以党人贬零陵，鲁直亦除籍徙宜州，过予潇湘江上，与徐靖国、朱彦明道伯时画杀满川花事，云：'此卷公所亲见。'余曰：'九丈当践前言记之。'鲁直云：'只少此一件罪过。'后二年，鲁直死贬所。又二十七年，余将漕二浙，当绍兴辛亥，至嘉禾，与梁仲谟、吴德素、张元览泛舟访刘延仲于真如寺。延仲遽出是图，开卷错愕，宛然畴昔，抚时念往，逾四十年，忧患余生，岿然独在，彷徨吊影，殆若异身也。因详叙本末，且以玉轴遗延仲，使重加装饰云。空青曾纡公卷书。"右毘陵庄氏家藏。

毘陵大姓朱氏蓄一古大盘，盘中凹处有鸭形。或渔于湖，得一铜鸭，朱以贱直购之，以合盘中鸭影，不爽铢黍，注水于盘，鸭辄浮起，游泳而浴，始知宝之。右见《庚巳编》。

王介甫《唐诗百家选》全本，近牧仲开府寄来新刻，乃常熟毛扆所得江阴某氏藏本，计百有四人。有乾道己丑兰皋倪仲傅序，略云："予自弱冠肄业于香溪之门，尝见是书。顷有亲戚宦南昌，得之临川以归，惜其道远难致，且字画漫灭，故镂版以新其传云。"余按其去取多不可晓者，如李、杜、韩三大家不入选，尚自有说，然沈、宋、陈子昂、张曲江、王右丞、韦苏州、刘眘虚、刘文房、柳子厚、刘梦得、孟东野概不入选，下及元、白、温、李诸家，不存一字；而高、岑、皇甫冉、王建数子，每人所录几余百篇。介甫自序谓欲观唐诗者，观此足矣，然乎否耶？世谓介甫不近人情，于此可见。故物自可宝惜，然谓为佳选，则未敢谓然。请以质诸后之善言诗者，当知余言不妄。

《白醉璅言》(王兆云著)载：孟中丞者好藏墨，有一挺为朱紫阳款，是南宋故物。又云罗文龙墨，如空青水碧，珊瑚木难。

《两山墨谈》(陈霆著)云：长淮为南北大限，自淮以北为北条，凡水皆宗大河，未有以江名者；自淮以南为南条，凡水皆宗大江，未有以河名者。二条之外，北之在高丽者曰混同江、曰鸭绿江；南之在蛮诏者曰大渡河，皆在荒徼外，禹迹之所略也。

又云：朋党二字，为万世之祸。始见于《汉书》，萧望之、周堪、刘更生同心谋议，弘恭、石显奏三人朋党，此王伯厚之言也。按《逸周书》载，穆王作史记以自警云："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新故不和，内争朋党，阴事外权，有果氏以亡。"则朋党之说，其来尚矣。

又云：《晏子》："鼯吟而鼬啼，苍莽踟蹰，四顾而无人声，流光驰景，却顾于断蹊绝壑之下，云雨之所出入也。垅耕溪饮，为力也佚，而坐啸行歌，可以卒岁。"春秋之世，岂有如此语言，必晋、宋间文人伪作。余谓此段文字，不甚类晋、宋间人，绝似唐柳子厚、刘梦得、孙樵辈造语，周夔《到难》一篇亦庶几尔。

唐人作集序，例叙其人之道德功业，如碑版之体，后则历举其文，某篇某篇如何如何，不胜更仆，如独孤及、权德舆诸序及《英华》、《文粹》所载皆然，千篇一律，殊厌观德。至昌黎始一洗之，若皇甫湜作《顾况集序》，亦能不落窠臼，可以为法。

《文选》而下，惟姚铉《唐文粹》卓然可观，非他选所及，其录诗皆乐府古调，不取近体，尤为有见。余尝取而删之，与《英灵》、《间气》诸集删本都为十种，并行于世。亡友姜编修西溟(宸英)又尝删其赋、颂、碑、志、序、记等杂文为一编，西溟殁，此书不知流落何处。其从弟宸萼，字友棠，余门人也，当访之。

王逢原吉《梧溪集》有《过广浦聪上人，观湖广郎中余阙撰书滦河化成寺碑记，淮西佥宪王士点篆额》诗。士点，吾乡东平人，士熙懋学之弟，常辑《禁扁》若干卷，余家有钞本。又有陈架阁录示至正十一年死节臣属秃公以下十三人，王侯以下九人，徵诗，首云："是年二月山东副都元帅秃坚里师出邹平县，中流矢死。"今邹平志不及载，当补入之。

《梧溪集》七卷，乃景泰七年丙子南康府知府陈敏政重刻。陈作后序，述原吉家世甚详。原吉有子掖，洪武初任通事司令，转翰林博士兼文华殿经筵事，卒官。掖子徕，尝以才德荐至京师，未官而卒。子辂，宣德中以秀才举授南康府照磨，未几卒。二子，曰颜，曰孟，不能归，遂侨居星子之东涧；祖母黄、母徐躬纺绩以教二子，俱有成云。集首有至正间周伯琦、汪泽民二序，序言原吉初学诗于延陵陈虞卿，虞卿与柯敬仲俱事虞邵

庵，得其传，与有元盛时杨、范诸公齐驱，惜未著其名，俟载考之。虞卿官东流尹，亦序云。

甲申夏，不雨，暑酷甚。偶读《锺退谷集》杂文，有《扇箑铭》云："藏汝逸女，女曰弃捐，吾乌见夫仆仆怀袖者之能终其天年哉！"余感叹其言，因注其旁云："杀君马者路旁儿，当下此一转语。"

广陵陆弼，字无从，隆、万间有诗名。江都友人贻其集，末有张君某为作小传，云："无从少游京师，讥李西涯伴食中书，投诗云：'回首湘江春草绿，鹧鸪啼罢子规啼'，云云。"按陆上距弘治之世远不相及，安得以此诗属之，误矣。

锺惺初名恬，字叔静，竟陵人，惺之弟也。以诸生终。其诗绝有风骨，不肯染竟陵习气，古诗如"大将虽自贵，少小为奴隶"；"男儿不杀贼，自应死边城；梦想通侯贵，意气始得雄"；近体如"桐新春后叶，竹正午时阴"，皆佳境。有《半蔬园集》，惜不传。

余于唐人之文，最喜杜牧、孙樵二家，皮日休《文薮》、陆龟蒙《笠泽丛书》抑其次焉。一日，偶读《震泽集》，其《跋樵集后》云："昌黎，海也，不可以徒涉，涉必用巨筏焉，则可之是也。"又《书日休集后》云："予观袭美与陆鲁望唱和，跌宕怪伟，所谓两雄力相当者，及读《文薮》，多感慨激昂，《文中子碑》配飨昌黎，《请孟子为学科》又几于知道者。"益叹前辈鉴识之允，议论之公，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余一知半解，亦自有与古人暗合者，录其言以自信。

余尝欲取唐人陆宣公、李卫公、刘宾客、皇甫湜、杜牧、孙樵、皮日休、陆龟蒙之文，遴而次之，为八家以传。恨敚于吏事，不遑卒业，俟乞骸骨归田后，当毕斯志。聊书此以当息壤。

湖广土司彭九霄之母有玉跳脱一只，中有一蚁，历历分明，自能蠕动。又武林金编修家有猫眼宝石一枚，其睛正午则如一线，过午即圆。陆延枝《说听》云。

《韵语阳秋》记宋大观中，吴兴人邵宗益剖蚌，中有珠现阿罗汉相，偏袒右肩，矫首左顾，衣纹毕具，遂奉归慈感寺供养，寺临溪流。建炎中，宪使杨应诚者与客传玩，忽越槛跃入水中，祷佛求之，一索而获。右与唐文宗食蛤事相类，诚不可以儒家拘墟之见求之。如余《池北偶谈》所记广陵银杏树中观音大士像，则又所目击也。

余尝观荆浩论山水，而悟诗家三昧，曰远人无目，远水无波，远山无皴。又王楙《野客丛书》，太史公如郭忠恕画，天外数峰，略有笔墨，意在笔墨之外也。

嘉靖中，陆浚明粲为给事中，疏纠张孚敬、桂萼，上为罢二相，旋以霍韬言召还，陆坐是谪都匀驿驿丞。林居十八年，韬复有疏尉荐。陆笑曰："天下事坏于此辈佥人之手，乃复欲以余波污我耶！"余尝论韬平生，真小人之尤，黄宗羲辑《明儒学案》，不当阑入，观浚明之言，韬在当时物论可知矣。洪洞范进士彪西（鄗鼎）撰《理学备考》，亦颇以余言为然。

古今传记如《拾遗记》、《东方朔外传》之类，悉诞谩不经，然未有如《诸皋记》之妄者，一事尤可捧腹，云："天翁姓张名坚，字刺渴，渔阳人。少不羁，常罗得一白雀，爱而养之，梦天刘翁责怒，每欲杀之，白雀辄以报坚，坚设诸方待之，终莫能害。天翁遂下观之，坚盛设宾主，乃窃乘天翁车骑白龙，振策登天，天翁追之不及。坚既到天宫，易百官，杜塞北门，封白雀为上卿。刘翁失治，徘徊五岳，作灾。坚患之，以刘翁为太山太守，主生死之籍。"鄙倍至此，不可以欺三岁小儿，而公然笔之于书，岂病狂耶？段柯古唐之文人，何至乃尔。

《诸皋》又载："妒妇津，乃刘伯玉妻段氏，字明光，闻伯玉诵《雒神赋》，自沉死。武曌常过此津，不敢渡。"先兄西樵过之，有诗云："解使金轮开道避，斯人何减骆宾王。"亦快心语也。

唐张祜诗："内人已唱《春莺啭》，花下傞傞软舞来。"按《教坊记》：伎女入宜春院，谓之内人，亦曰前头人。凡出戏日，所司先进曲名，上以墨点者，即舞，谓之进点。教坊人惟得舞《伊州》，余悉让内人，如《垂手罗》、《回波乐》、《兰陵王》、《春莺啭》、《乌夜啼》之属，谓之软舞；又有《绿腰》、《苏合香》、《屈柘》、《凉州》、《甘州》、《柘枝》、《黄麞》、《拂林胡》、《渭州》、《达摩支》之属，谓之健舞；又有剑器、胡旋、胡腾等。按记中所列曲名，如《小秦王》、《武媚娘》，皆李唐本朝事，与《吕太后》并列，不避忌。《竹枝》本名《竹枝子》，与《采莲子》、《渔歌子》、《山花子》、《水仙子》、《南乡子》、《赤枣子》、《生查子》等并列，今独去子字，但云《竹枝》。若《杨柳枝》，则其本名（又有字舞、花舞、马舞）。

《倦游录》载："辛稼轩患疝疾，一道人教以薏苡米，用东壁黄土炒过，水煮为膏，服数服即消。程沙随病此，稼轩以方授之，亦效。"予苦疝十七年矣，一日，陈悦岩相国读《倦游录》，钞以见示。明日，往畅春苑，相遇，予曰："承公惠妙方，当愈宿疴，又以自负。"相国问何故。予曰："此疝辛稼轩、程沙随都曾害过，正自不恶，与二公同病相怜，岂复寻常人哉！"闻者皆为绝倒。

广州城南长寿庵有大池，水通珠江，潮汐日至。池南有高阁甚丽，可以望海，其下曰离六堂。主僧某乞一联，予为题云："红楼映海三更月，石漍通江两度

潮。"

唐诗人杨凭,有中表窃其诗卷登第,凭知之怒甚,且诘之曰:"'一一鹤声飞上天'在否?"中表答曰:"知兄最爱惜此句,不敢奉偷。"凭意稍解,曰:"犹可恕也。"宋初朝士竞尚西昆体,伶人有为李义山者,衣衫褴褛。旁有人问:"君何为尔?"答曰:"近日为诸馆职挦扯,故至此。"二事古今笑柄。予四十年来所为诗,人间多有其本,其为人挦扯不少矣,恐"一一鹤声飞上天"亦非己有,偶书之,发一笑粲。

王勉夫《纪闻》载东坡一日与欧阳公论《五代史》,公曰:"修于此窃有善善恶恶之志。"坡曰:"韩通无传,乌得为善善恶恶!"公默然。千秋公议,当时坡公固已发之,是谓诤子。然刘壮舆作《五代史纠谬》以示东坡,坡答以"王介甫尝谓某当修《三国志》,某不敢当,正畏如公之徒摭拾其后耳。"

东坡诗笔妙天下,外国皆知仰之,子由《使北》诗云:"莫把文章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其盛名如此。然当时尚有指摘其用事之误者,予《居易录》中已言之。王楙《纪闻》又云:"吴人方惟深子通绝不喜子瞻诗文,胡文仲连因语及苏诗'清寒入山骨,草木尽坚瘦',方曰:'做多自然有一句半句道著也。'"其狂僭至此,譬蜣螂转粪,语以苏合之香,岂肯顾哉!

严沧浪云:"王荆公《百家诗选》盖本于唐人《英灵》、《间气集》。其初明皇、德宗、薛稷、刘希夷、韦述之流无少增损,次序亦同;储光羲而下,方是荆公自去取。大历以后,其去取深不满人意,况如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张燕公、张曲江、王右丞、贾至、韦应物、孙逖、祖咏、刘眘虚、綦毋潜、刘长卿、李贺诸公,皆大名家,而集皆无之。其序乃言'观唐诗者,观此足矣',岂不诬哉!今人但以荆公所选,敛衽而莫敢议,可叹也。"与予前论暗合若符节,益信予所见非谬,然予实不记忆沧浪先有此论也。

户部覆江西护巡抚印南赣道徐某覆商民萧宗章等开采铅锡疏略云:"南源山系附近名山之总名,庾、崇二县接壤,虽山间石土产有铅锡,然地处荒僻,民居寥落,兼之米价腾贵,有无生事,地方难必其无,云云。奉旨,开矿事情甚无益于地方,嗣后有请开采者,俱不准行。"大哉王言,洞见万里矣。

浙江巡抚副都御史张泰交疏言黄严县民叶中吉年一百三岁,请赐金建坊,礼部覆准允行。

朱昂、梁周翰与杨亿同为翰林学士,时梁、朱二公年老,而杨甚少,每轻侮之。然考二公皆宋初最有文誉者,而杨以后进,乃敢轻侮。杜诗"晚将末契托年少,当面输心背面笑",则子美亦尝受恶少年之侮矣。韩翃中唐诗人眉目,两邀人主特达之知,晚在藩镇幕,后生至目为恶诗。讵文章耆宿,例宜取侮后进小生耶?顾杨大年正人亦尔,则不可也。僧文莹《玉壶清话》云:"开宝塔成,太宗特诏朱昂撰记。文成,敦崇严重,上深加叹奖。与宗人朱遵度号大小朱万卷,与弟协称渚宫二疏。又诏举贤良,昂举陈彭年,杜镐、刁衎列章奏曰:'朱昂端介厚重,不妄举人。况彭年实有才誉,乞免召试,备清问。'遂命以本官直史馆。"则朱在当时物望可知。又后苑宴侍臣赋诗,梁得春字,曰:"百花将尽牡丹坼,十雨初晴太液春。"上特称赏,尝请修时政记,从之。二公本末如此。予往见周翰所撰石敬瑭家庙碑石刻,惜未购得耳。后大年竟夭死,石介至诋为文妖,或亦少时轻薄之报耶。庞文英《文昌杂录》言时政记始于唐文昌左丞姚琇,至宋则周翰踵之,有此请也。

《文昌杂录》云:"鼎州通判柳应辰传治鱼鲠法,以倒流水半盏,先问其人,使之应,吸其气入口中,面东诵'元亨利贞'七遍,吸气入水,饮少许,即差。"按应辰官都官员外郎,常书夬字符于浯溪磨崖碑旁,即其人也。

唐宋京朝官遇令节即放假休沐,又有旬休之例。《文昌杂录》:休假岁凡七十六日,元日、寒食、冬至各七日,天庆节、上元节同,天圣节、夏至、先天节、中元节、下元节、降圣节、腊日各三日,立春、人日、中和节、春分、社日、清明、上巳、天祺节、立夏、端午、天贶节、初伏、中伏、立秋、七夕、末伏、秋社、授衣、重阳、立冬各二日,上中下旬又各一日。包拯奏言:每节假七日,废事颇多,请令后祗给假五日。当时京朝官优游如此,此风至明不复有矣。然宋人犹谓每春花时,祗于担上见桃李,何也?

越中笋脯,俗名素火腿,食之有肉味,甚腴,京师极(按:此处至"《杂录》言"条"未遑考证及"等字原脱,全据《清代笔记丛刊》本补。)难致。偶见《安老怀幼方》载,制芭蕉脯、莲子脯、牛蒡脯法,与制笋脯法略同,录之。蕉根有两种,一种粘者为糯蕉,可食,取作手大片,灰汁煮熟,去汁,再以清水煮,易水,令灰味尽,取压干,乃以盐、酱、芜荑、干姜、熟油、胡椒等研浥,一两宿取出焙干,略捶令软,食之全类肥肉之味。取嫩莲房,去蒂去皮,用新汲井水入灰煮浥,如蕉脯法,焙干,以石压令扁,作片收之。十月以后,取牛蒡根洗干,去皮,用慢火少煮,勿太烂,硬者熟煮,并捶令软,下杂料物,如蕉脯法,浥焙取干。薝蔔鲊方:薝蔔即栀子也,采嫩花酿作鲊,最为香美。昔刘宾客馈白太傅菊苗齑、芦菔鲊,换取乐天六班茶二囊,有诗载集中。

宋长安隐士高绎,有古人绝行,庆历中,召至京师,欲命以官,固辞还家,特赐安素处士。家甚贫,妻子冻馁,终不以困故受人馈遗,闭门读书而已。右见庞文英

《文昌杂录》，末引处士讥种放诗，且云“志意修则骄富贵，道德重则轻王公，惟安素无惭矣”。予撰《古欢录》，偶遗之，遂录于此。

《杂录》言：唐德宗贞元十年七月，赐故唐安公主谥庄穆，此公主赐谥之始。予撰《谥法考》，未遑考证及此，并录之。

唐宫殿皆植花柳，宋植楸槐，明代皆无之。本朝沿明之旧。

宋初诸公竞尚西昆体，世但知杨、刘、钱思公耳，如文忠烈、赵清献诗最工此体，人多不知，予既著之《池北偶谈》、《居易录》二书，观李于田（衷）《艺圃集》载胡文恭武平（宿）诗二十八首，亦昆体之工丽者，惜未见其全，聊摘录数联于左。《函谷关》：“漫持白马先生论，未抵鸣鸡下客功。”《次韵朱况雨》：“石床润极琴丝缓，水阁寒多酒力微。”《淮南王》：“长生不待炉中药，鸿宝谁收箧内书。”《南城》：“荡桨远从芳草渡，垫巾还傍绿杨堤。”《冲虚观》：“桐井晓寒千乳敛，茗园春嫩一旗开。”《赵宗道归辇下》：“江浦呕哑风送橹，河桥勃窣柳垂堤。”（注：司马相如赋云：“媻姗勃窣上金堤。”）《感旧》：“粉壁已沉题凤字，酒垆犹记姓黄人。”《塞上》：“颉利请盟金匕酒，将军归卧玉门关。”《残花》：“长乐梦回春寂寂，武陵人去水迢迢。”《侯家》：“彩云按曲青岑醴，沉水薰衣白璧堂。前槛兰苕依玉树，后园桐叶护银床。”《津亭》：“西北浮云连魏阙，东南初日照秦楼。”《古别离》：“佳人挟瑟漳河晓，壮士悲歌易水秋。”《雪》：“色欺曹国麻衣浅，寒入荆王翠被深。”《次韵徐奭见寄》：“侏儒自是长三尺，澼絖都来直数金。”《早夏》：“睡惊燕语频移枕，病起蛛丝半在琴。”风调与二公可相伯仲，起结尤多得义山神理，不具录。

杜诗：“户外昭容紫袖垂。”盖唐制，天子临朝，则用宫人引至殿上，至天祐二年始诏罢之。是全盛之时，反不如衰乱之朝为合礼也。故中宗时，皇后、公主及上官昭容往往与群臣杂坐赋诗，优伶至有裴谈李老之谑，可谓无礼之甚者。而郎官直宿，亦有“侍女新添五夜香”之句，竟不晓侍女当是何色人也。宋、明已来，乃为严重矣。

本朝朝仪，大朝日，驾出乾清门，至保和殿稍驻，大学士、学士、都察院左都御史以下堂上官，翰林、起居注官，于保和殿门外行三跪九叩头礼，先行，自甬道入太和殿后门出立檐下，内阁东立西向，都察院西立东向，然后驾至太和殿升座。惟起居注班殿内在诸王之后，亦儒臣之极荣也。

宋宰相班诸王之上，枢密使班诸王下，至明诸王始不与群臣齿列，为得大体。若唐、宋以来皇子诸王尹京、遥领节度使之类，一切罢去，尤为得体。迨本朝亦然，凡大朝日，诸王贝勒子谢恩者皆拜于殿陛上，与群臣迥绝矣。

吕正献公喜释氏之学，及为相，务简静，士大夫罕接见，惟谈禅者稍得从容。好进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游僧寺，随僧斋粥，觊以自售，时人谓之禅钻。此真可一笑也。

宋故事，进士唱名，宰执从官侍立左右，有子弟与选者，唱名之后，必降阶谢。康熙庚辰科馆选庶吉士，大学士王文靖公之孙，桐城张公敦复、礼部尚书兼掌翰林院事韩公慕庐之子，皆中式，及唱名，皆自陈奏，皆得邀恩入翰林，然不降阶谢也。

本朝京官三品已上升迁命下，宣旨后，即赴后左门启奏谢恩，仍于鸿胪寺报名，候大朝日于太和殿谢恩。己卯十一月，上传户部尚书马公齐、礼部尚书佛公伦、吏部尚书熊公赐履、礼部尚书张公英皆拜相，户部尚书陈公廷敬转吏书，兵部尚书杜公臻转礼书，刑部尚书李公振裕转户书，予以左都御史迁刑书。同日命下，大学士伊桑阿公、王公熙等于一统志馆宣旨讫，随同赴乾清门启奏谢恩，此亦向时所未有也。后旬日，始以吏部左侍郎王公泽弘为左都御史，则由吏部开列疏请云。

徐度《却扫编》云：尝见杜祁公少时手书所节《史记》一编，字如蝇头，笔笔端楷，首尾如一，且极详备，如《禹本纪》九州所贡名品略具焉。是时刻本书尚未盛行，前辈之苦心为学如此，岂后人所及。

宋时士大夫为王氏之学者，务为穿凿，有称杜子美《禹庙》诗“空庭垂橘柚”，谓“厥包橘柚锡贡”也；“古屋画龙蛇”，谓“驱龙蛇而放之菹”也。予童时见此说，即知笑之，语诸兄曰：“信如此，则杜公之诗，何殊今佛寺壁画观音救八难、善财五十三参，关侯庙壁画五关斩将、水淹七军耶！”诸兄为之轩渠。

徐敦立云：“唐人诗集行于世者，亡虑数百家。宋次道家藏最备，尝以示王介甫，俾择其尤者，今《百家诗选》是也。”然则予前所云陈伯玉、张道济、张曲江、王右丞、韦左司诸公之集，次道家尽无之耶？抑有之而见摈于介甫耶？如此等著闻之集皆无之，何以称备；有之而不取，尚得为有目人耶？

徐敦立记陈去非语：“本朝之诗慎不可读者，梅圣俞也；不可不读者，陈无已也。”此意殊不可解。去非之学杜，亦予所未解也。

古来相业之盛莫如北宋，刘莘老《谢右仆射表》曰：“君臣赓歌，今百三十载；励名继踵，才五十二人。”可见得人命相之难。乃明末崇祯十七年间，拜罢遂至五十

人，欲不乱得乎？

宋宣和中三公三孤皆备，太师童贯，少师梁师成，少保杨戬，馀即蔡京、王黼、蔡攸、邓洵武之流，凡十人，而宦寺居其三。予昔使广州，游光孝寺，观伪南汉所造铁塔，四角有诸僧题名，列衔皆金紫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又当时崇尚宦寺，士人多自宫以图进用，乱朝之举措可笑如此。

唐时有走马应不求闻达科者，传以为笑。宋亦置高蹈丘园科，许于本贯投状乞应，与唐正同。名实相悖，真可一噱也。

古彩选始唐李郃，宋尹师鲁踵而为之。元丰官制行，宋保国者又更定之。刘贡父则取西汉官秩升黜次第为之，又取本传所以升黜之语注其下，其兄原父见之喜，因序之而以为己作。明倪文正公鸿宝，亦以明官制为图。予少时偶病，卧旬日，无所用心，戏作三国志图，以季汉为主，而魏、吴分两路递迁，中颇参用陈寿书，颇谓驯雅有义例也。

冯祭酒具区（梦祯）《跋孙觌尚书尺牍》云："阳羡孙老得东坡弃婢而生尚书，实坡公遗体。予跋《鸿庆集》，既辩之矣，顷又考得一事。坡往阳羡，憩村舍，见一童子颇聪慧，出对句云：'衡门稚子璠玙器。'童子应声曰：'翰苑仙人锦绣肠。'坡喜之。童子即觌也。然则遗体之说，益知其妄矣。"予《跋鸿庆集》，惜未睹此，故再著之。

南唐二徐，铉无子，锴有后人，居摄山前，开茶肆，号徐十郎家。王铚性之常访之，铉、锴告敕具在。又言尝见锴文集，有南唐宫人乔氏出家诰。今《骑省集》三十卷尚完，《楚金集》则不传矣。泰和县白鹤观云有楚金书碑，予以康熙甲子奉使东粤，过之维舟，特访此碑，亦不复存。锴谥文公。

魏野诗"数声离岸橹，几点别州山"一篇最佳。王彦辅记其一绝，亦有风致可喜："城里争看城外花，独来城里访僧家；辛勤旋觅新钻火，为我亲烹岳麓茶。"

《剑侠传》言：嘉兴一囚，善绳技。至戏场，捧绳百尺馀，置诸地，将一头掷空中，初抛二三丈，次四五丈，仰直如人牵之。后乃抛至十馀丈，仰空不见端绪，其人随绳身足离地，高二十馀丈，势如鸟隼，旁飞远飏，望空而失。又《默记》载晏元献罢相守颍州，一日，有人呈踏索之技，已而掷索向空，索植立，缘索而上，疾若风雨，遂飞空而去，不知所在。公大骇，有牌军白曰："顷出戍，曾见此等事。此妖术，未能遽出府门，但请阖谯门大索，必获之。"乃命众军，凡遇非衙中旧有之物，即斧斫之。最后至马院，一卒曰："旧有系马柱五枚，今有六，何也？"亟以斧斫之，乃妖人耳，遂获之。

今浙西之杭州、嘉兴称吴地，钱塘江以东乃为越地，故唐诗曰："到江吴地尽，隔岸越山多。"予读《吴越春秋》，阖闾五年，吴南伐越，破檇李。《左传》、《史记》亦然。《越绝书》语儿乡故越界，名曰就李。就李即檇李。然则春秋之时，嘉兴本越之北境，初不隶吴，唐诗云云，非也。

宋、元论唐诗，不甚分初盛中晚，故《三体》、《鼓吹》等集，率详中晚而略初盛，揽之愦愦。杨仲弘《唐音》始稍区别，有正音，有馀响，然犹未畅其说，间有舛谬。迨高廷礼《品汇》出，而所谓正始、正音、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馀响，皆井然矣。独七言古诗以李太白为正宗，杜子美为大家，王摩诘、高达夫、李东川为名家，则非是。三家者皆当为正宗，李、杜均之为大家，岑嘉州而下为名家，则确然不可易矣。

《吴越春秋》：勾践休息食室于冰厨。今称人庖厨曰冰厨，本此。

余辛丑客秦淮，邀笛步和虞山钱宗伯《石厓秋柳小景绝句》云："宫柳烟含六代愁，丝丝畏见冶城秋。无情画里逢摇落，一夜西风满石头。"袁箨庵（于令）见而戏余曰："忍俊不禁矣。"

近日金华刻元陈樵《鹿皮子集》，郡人卢联所编，刻于明正德戊寅，今郃阳县丞会稽董肇勋重刻于婺郡，凡古赋十五首为一卷，诗三卷。卷首载宋文宪公所撰墓铭，董有序，颇佳。又云原刻有慈谿周旋序，佚去不载。甲申，董自秦中以卓异入京陛见，来谒，以是书为贽，惜未暇晤其人。

卷　七

越处女与勾践论剑术曰："妾非受于人也，而忽自有之。"司马相如答盛览论赋曰："赋家之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诗家妙谛，无过此数语。

《西京杂记》：戚夫人善鼓瑟击筑，歌《出塞》、《入塞》、《望归》之曲。此远在《十九首》、苏、李之前，汉诗最古者惟此及《安世房中歌》耳。《晋·乐志》以为李延年造，不知何据。今在乐府横吹，郭茂倩《乐府诗》所载，则始六朝刘孝标、王褒诸人，而古辞不传，可惜也。

《西京杂记》：杜子夏临终作文曰："魏郡杜邺，立志忠款，犬马未陈，奄先草露。骨肉归于后土，魂无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后即化，封于长安北郭，此焉宴息。"按此即后人自祭文、自撰墓志之始。

《三国志·苏则传》云："仕宦不止执虎子。"虎子，溺器也。《西京杂记》言汉朝以玉为虎子，侍中执之，视玉杯象箸相万矣，而后世不议其奢僭，何也？

太史公《报任安书》："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汉书注》师古曰："媒如媒妁之媒，孽如曲孽之孽。"又曰："齐人谓麴饼为媒。"今吾乡之语犹然。然以媒作糜，终不如作媒之古。

《太史公传》，司马氏本程伯休父之后，而刘歆以为史佚，后又云："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削去之。后坐李陵，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与传皆不合，未知歆何所据也。

曹孟德作疑冢七十二，又遗令婕妤伎人"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予常笑之，谓操体魄果藏西陵，即不必作疑冢；既作疑冢，体魄且不知散落何许，虽望陵作伎，宁复闻之，可谓诈而愚矣。故友刘考功公戬、董侍御玉虬皆为捧腹而踶之。

乐府诗云："绿蛇含珠丹。"初读之，谓偶然语耳，非有故实。后观《邺中记》云："魏宫中有绿蛇，口有赤珠，若梧子大。甄后每梳妆，则盘结一髻形于后前。因效而为髻，号灵蛇髻。"乃知乐府用此事也。

《韵语阳秋》载钱起赠杜牧诗，今坊刻《襄阳集》有赠孟郊诗，皆可一噱。

仙人屏绝尘壒，游于太清，然如上元夫人欲嫁封陟，紫素元君欲从任生之类，殆不可晓。至如文殊三处过夏，一月在淫舍，及婆子烧庵公案，复是何理。恐妄解禅缚，适为俗人学鸠摩罗什一辈藉口也。

谢在杭《文海披沙》云："虱瘕，黄龙浴水治之；应声虫，雷丸及蓝治之；食肺系虫，獭爪治之；膈食虫，蓝汁治之；人面疮，贝母治之。"

唐牛僧孺人称太牢，杨虞卿称少牢，京师语曰："太牢手，少牢口。"谓牛善为文，杨善言说也。白乐天不失为贤者，而党于二牢，未免为累，每读《长庆集》，辄惜之，不啻如痈疽瘠环耳。

道书多荒诞不经，可为笑柄，如谓牵牛娶织女，借天帝二万钱下礼，久而不还，被驱在营室之间。此与段柯古天帝白鹊事类。

东坡守扬州，始至，即判革牡丹之会，自云虽煞风景，且免造业。予少时为扬州推官，旧例，府僚迎春琼花观，以妓骑而导舆；太守、节推各四人，同知已下二人。既竣事，归而宴饮，仍令歌以侑酒，府吏因缘为奸利。予深恶之，语太守，一切罢去，扬人一时诵美之，与坡公事颇相似，附识于此。

东坡先生知登州，问徐神翁学道之要，答曰："勿作官即好。"及南迁过海，颍滨曰："吾兄知信其言而不能用也。"

左思赋："古度君迁。"《北户录》云："古度树，一呼那子。"故闽清林先辈茂之名古度，字那子也。南人又号曰柁(日亚反)，其实大如樱桃，黄即可食，过则化蛾及蚊飞去。

北方有无核枣，岭南无核荔支，有大如鸡卵者，其肪莹白如水精。

盐煮于海，惟河东、宁夏有盐池、红盐池，滇、蜀有黑、白盐井，河间盐山县以地产盐故名，非有山也。独元人《西使记》言过殢扫儿城，遍山皆盐如水精状，此则真盐山耳。

《虚谷闲钞》云：徐太尉彦若赴广南，将渡小海，于浅濑得一琉璃瓶子，中有龟长可一寸，往来旋转，略无暂已。有胡人识之，曰："龟宝也。"

诗集句起于宋，石曼卿、王介甫皆为之，李龚至作《剪绡集》，然非大雅所尚。近士大夫竞以诗牌集字，牵凑无理，或至刻之集中，尤可笑。

荆芥穗为末，以酒调下三钱，治中风立愈。

治走马疳，用瓦垄子(比蚶子差小，用未经盐酱者)连肉火煅，存性，置冷地，用盏盖覆，候冷取出，碾为末，渗患处。又一方，马蹄烧灰，入盐少许，渗患处。

治痘疹黑陷，用沉香、乳香、檀香，不拘多少，放火盆内焚之，抱儿于烟上熏之，即起。

治恶疮，取冬瓜一枚，中截之，先以一头合疮，候瓜热，削去，再合，热减乃已。又一方，用蒜泥作饼，疮上炙，不痛炙痛，痛者炙不痛，即止。

小儿耳后生疮，肾疳也。地骨皮一味为末，粗者热汤洗之，细者香油调搽。(已上诸方见《蓼洲闲录》)

唐德宗使段善本授康昆仑琵琶，奏曰："且遣昆仑不近乐器十年，忘其本领，然后可教。"后乃尽段之艺。知此者可与言诗矣。

常见一贵人买得柴窑碗一枚，其色正碧，流光四

照，价馀百金。始忆陆鲁望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可谓妙于形容。唐时谓之秋色也。

南唐李主研山，后归米元章。米与苏仲恭学士家易北固甘露寺海岳庵地，宣和入御府，事详《避暑漫钞》。后又四百馀年，不知更易几姓，而至新安许文穆（国）家，已而归嘉禾朱文恪（国祚）。予戊辰春从文恪曾孙检讨彝尊京邸见之，真奇物也。检讨请予赋诗，既为作长句，又题一绝句云："南唐宝石劫灰馀，长与幽人伴著书。青峭数峰无恙在，不须泪滴玉蟾蜍。"后二年复入京师，则研山又为昆山徐司寇购去矣。今又十五年，不知尚藏徐氏否？"青峭数峰"，盖用南唐元宗语。元章既失研山，赋诗云："研山不可见，哦诗徒叹息。惟有玉蟾蜍，向予频泪滴。"皆用本事也。

僧祐《释迦谱》云："懿摩王四子被摈到雪山，住直树林中。四子生子，王欢喜，言此真释子，能自存立，故名释。"注，释迦为能。谱又云："在直树林中，故名为释。"注，梵语呼直亦曰释。别传云："此国有释迦树，甚茂盛，相师云'必出国王'，因移四子立国，因名释种。"

莱阳左公萝石，忠孝大节，出于天性，乡人敬仰之，称大忠先生。昆山徐章仲（炯），健庵尚书次子也。岁庚辰，官山东提学，允公议，建大忠祠于其里，首捐百金为倡，一时皆乐佽助，不浃岁落成，粗有次第。而新令某适至，方修衙署，日遣胥役入祠，取所庀甓石木植之属。乡之绅士以为言，令诟怒，欲申请毁祠。会章仲按莱考试，令恐拂其创建之意，乃诡辞以自白。章仲因而慰之曰："子勿虑，第往，具牲牢躬拜祭，则浮议自息。"令如其指，祠竟得无恙。

顺治初，吏部诸司郎官最为清要。吴郡顾松交（予咸）茜来（贽）俱以吏部郎里居，宾客辐辏。一日，广坐中一客忽曰："二公所谓'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也。"客皆为之绝倒。

佛经幻妄，有最不可究诘者。如善慧菩萨自兜率天宫下作佛，在摩耶夫人母胎中，晨朝为色界诸天说种种法，日中时为欲界诸天亦说诸法，晡时又为诸鬼神说法，于夜三时，亦复如是。虽稗官小说如《西游记》者，亦不至诞妄如是。

余官左都御史，一日五鼓启事，候于中左门，故吏部侍郎赵公玉峰（士麟）谓曰："公真今日之泰山北斗也。"余曰："何忽见推？"赵曰："公为户部侍郎七年，屏绝货贿，不名一钱，夫人而知之。至为御史大夫，清风亮节，坐镇雅俗，不立门户，不急弹劾，务以忠厚惇大培养元气，真朝廷大臣也，抑亦今日药石也。"余谢不敢当。然数语实有关治体之论，故追记之。赵官浙江巡抚，尝开濬杭城市河，代贫民偿旗债万馀金，浙人至今尸祝之，近日名臣也。

《闻见杂录》云：韶州人于江边得巨蚌，剖之有珠，大如弹丸，光若水精，中有北斗七星，隐然可见。纳本州军资库。

扬州琼花，天下只一株，晏元献守扬，作无双亭于其侧。宋德祐乙亥，北兵至，花遂不荣。赵棠国炎有诗曰："他年我若修花史，合传琼花烈女中。"然《山房随笔》所记，仁宗庆历中常分植禁中，辄枯，比载还，则郁茂如故，又何说耶？

贵州苗峒出沙板，然彼中不甚贵重。其最重者曰桂板，有金桂、水桂二种，一如黄金间碧玉竹，一如沉香之色，嗅之如沉速香，其木在地中横生，长或丈馀，短或三五尺，大者或至数围，更无枝叶。其生多在山根，其上土色皆黄，庶草不殖。以铁劚之，坚而难入，苗人解为板售之，直较沙板数倍。与宋人《谈薮》所记大同小异，《谈薮》谓湖南亦然。湖南与苗蛮风壤相接，理合有之。又谓平江（即今苏州）大旱，河水涸，居人就河底掘井，得沙板，愈取愈多，亦有得沉香者，此则不可晓也。

古董字，东坡作骨董，晦庵作汩董，见《霏雪录》。

上东巡幸曲阜，竭至圣庙，庙门外降辇步行，行三拜礼，留御前曲柄伞于大成殿，命家祭即陈设之，古今未睹之异数也。事详《幸鲁盛典》。按宋故事，天子谒孔庙，止行肃揖之礼；庆历四年五月，仁宗特行再拜礼。乃知先圣后圣，其揆一也。《盛典》：衍圣公孔毓圻疏请翰林院庶吉士孙致弥、乙丑进士金居敬（金，予之门人）纂修。书成，金已前授灵丘县知县，卒于官；孙先以无妄诖误，至是复官授编修云。

木鳖子入药，能杀人，见《霏雪录》。

康熙己卯，南巡视河工，回跸，有御制诗云："行遍江南水与山，柳舒花放鸟绵蛮。明朝又入邳徐路，凤阙龙楼计日还。"会予以御史大夫被旨，与大司徒陈公（廷敬）、大宗伯张公（英）、大司空王公（鸿绪）入直南书房，因获恭睹，共叹为太平和吉之音云。

吕宋国所产烟草，本名淡巴菰，又名金丝薰，余既详之前卷。近京师又有制为鼻烟者，云可明目，尤有辟疫之功，以玻璃为瓶贮之。瓶之形象，种种不一，颜色亦具红紫黄白黑绿诸色，白如水晶，红如火齐，极可爱玩。以象齿为匙，就鼻嗅之，还纳于瓶。皆内府制造，民间亦或仿而为之，终不及。

古来兼官皆以大兼小，明初大学士、学士皆五品，其后加尚书、侍郎始为二品、三品，故明初三杨辈结衔，

皆云某部尚书兼某殿阁大学士。今内阁结衔，移大学士于上，而云兼某部尚书，学士兼侍郎亦然，与古制异。

甲申七月，门人李子来（先复）自奉天少京兆迁少廷尉，归京师，遗松花砚一，绀色白文，遍体作云锦形，试之细润宜墨，类端溪之下岩。后有续《砚谱》者，品当列洮河龙尾红丝之上。

《李林甫外传》言，有术士说安禄山常有五百铜头铁额人侍其左右，一日请林甫宴，令术士窥之，见一童子捧香炉而入，五百人皆走避，云云。又言道士许林甫三百年后白日上升，及为相二十年，复见之，云："相公所行多不合道，更六百年乃如约矣。"信如所云，是天上神仙必需此不忠不孝之人，义何所取？而小说往往记林甫后身有为牛为倡之说，讵尽诬耶！

唐高宗将立武氏，谋之李勣，对曰："此陛下家事。"明皇将废太子瑛兄弟，未决，李林甫亦曰："家事何必问外人。"奸臣误国，先后一辙如此。

予以顺治八年辛卯中乡试，闱牍为座主蒲阪御史大夫杜公（笃祜，字振门）、房师寿春侍御夏公（人佺，字敬孚）所赏异，已定解元三日矣。有丘县令李应轸者，高邮人，与夏公为淮南乡里，年七十矣，私于夏公曰："某老矣，日暮途远，使元出本房，差慰迟暮。公能相让，则奕世之感也。"请至再三，夏公乃许之。其首荐即昌乐滕国相（字和梅）也，已拟第六，与予皆习《毛诗》。杜公甚难之，而李请益坚，杜怜其意，遂改予第六，而滕得元。时滕年近六十，予年始十八耳。榜后旅谒，杜公颇悔之，间语予以前事，且曰："子文合作元，此亦命也。"予初不以屑意。其后十年，而予铨授扬州府推官，李以兵部主事告老家居，年八十馀矣。其子为州役窘辱，属予谳其事，李忆往事，殊惴惴。予顾力直其子，而痛惩州役，且戒州守吴君之俊（后为东昌府知府），以李公高年家居，有司宜加礼。吴诣李道予意，李感泣，遂通闻问陈谢，如平生交。凡予一生报德不蓄怨皆此类。《唐摭言》载裴垍举宏辞，崔枢考之被落，及垍为宰相，擢枢为礼部，笑谓枢曰："聊以报德。"予不敢妄拟古人，其存心宁厚勿薄，庶不愧耳。偶书之以示子孙。

邯郸人侯二，素不孝。其母以米施乞者，二见而怒，痛捶而逐之，妻子泣谏不听。未几，二遍体生毒疮，溃烂而死，梦告其子曰："我以忤逆不孝，罚往京师宣武门西车子营张二家作猪。汝可速往赎归，迟无及矣。"子如其言，至京师宣武门访张氏，果有牝豕，适生数子，其一豕身人面，有髭，貌如其父。子痛哭述其故，愿以十金赎归，张不听而杀之。此康熙三十九年事。

唐庚《三国杂事》云："先主父子相继，始终号汉，未尝一日称蜀。陈寿黜其正号，徇魏、晋之私意，废史家之公法，改汉为蜀，犹五代称李璟为吴，刘崇为晋。"今《五代史·南唐、北汉世家》未尝以吴、晋名之也。盖宋人之论，已以南唐为吴王恪之后，比于昭烈矣。欧公《五代史》世家首南唐，而胡恢、陆游、马令之书，层见叠出，岂非有深意存焉乎？近兴化李映碧（清）廷尉取马、陆二氏之撰为经，别作《南唐书》，而杂采《江南野史》、《钓矶立谈》、《玉壶清话》诸书为纬，殊为有见。予尝谓五代中原之君，史家所谓正统者，皆盗贼僭窃，无足比数，惟唐庄宗虽以沙陀赐姓，而能手除篡贼，复唐社稷，则君子引而进之，不忍斥也。其于南唐，亦若是焉已矣。以南唐为正统，不犹愈于朱温、石敬瑭之流哉！

四川达州民某兄弟二人，甚友爱，弟未授室而他出，其兄卖身得十二金，为弟聘妇。弟归娶，知兄卖身事，乃相持而泣，遣其妇往母家取原聘金为兄赎身。湖南流民二人某某知其事，尾之，中途击妇死，而攫其金。忽迅雷大震，击二人立毙，其尸罗跪于妇家之门，手中持十二金。顷之妇复苏，归至其家，则二人者已先跪门外矣。妇语其故，兄弟邻里及州人来观者如堵，莫不叹异，以为孝友强暴之报施不爽如此。

予丙子奉使祭告西岳，于玉泉院见无忧树四株。后阅内典，频头婆罗王立瞻婆国婆罗门女为第一夫人，生子名无忧，又生子名离忧。其无忧即阿育王也。后王出外园游戏，见一无忧树，华极敷盛，王见已，此华树与我同名，心大欢喜。盖此树与青柯坪婆罗树皆西域种，然西岳乃道士所宅，绝无兰若，不知以何因缘而有此树。又《释迦谱》，毗婆尸佛有执事弟子名无忧。

唐刘希夷《汝阳潭》诗："鱼鳞可怜紫，鸭毛自然碧。"写物最工。然非初唐人语，已似皮、陆。予近咏寓邸西斋丛竹，有句云："冉冉紫云盖，翻翻红鹊尾。"自谓不减刘语。

本朝新进士胪传后，自鼎甲授翰林修撰、编修外，馀皆引见，钦选庶吉士，分清汉书，与鼎甲三人一体教习。顺治间定例，清书者升内阁学士，汉书者升京堂官，或径升侍郎，如程其相（芳朝）以丁亥榜眼及第至侍读学士升太常寺卿，左虞孙（敬祖）以己丑会元至侍读学士升通政使，临朐冯易斋相国（溥）以读学升吏部侍郎，钱塘黄次辰相国（机）以读学升礼部侍郎，是也。如胜国甲科，即不拘此例。故王宗伯敬哉（宗简）、白司寇东谷（印谦）、高侍郎念东（珩）、胡学士此庵（统虞）诸公，皆为三院学士。三院者，国史、秘书、弘文院也。庶吉士则专隶弘文，既设内阁，遂罢三院不设，而别立翰林院，以学士掌之。

刘宋忠武公沈庆之诗："朽老筋力尽，徒步还南冈。辞荣此圣世，何愧张子房。"按《客座赘语》云："周子隐

读书台下，旧为光宅寺，乃梁武帝故居。其地又名南冈，六朝士大夫多居之。武帝评书云：'南冈士夫，徒尚风轨，不免寒乞。'正指此。"乃知沈所居在南冈，非泛设耳。

古有通鸟语、牛马语者。梁廷尉卿沈僧昭先为山阴令，与会稽太守武陵王纪校猎，中道而返。左右问其故，答曰："国家有边事，当还处分。"问何以知之，曰："向闻南山虎啸，故知耳。"俄而使至。是知鸟兽莫不能语者，释氏戒杀，厥有旨哉。

本朝翰林迁吏、礼二部侍郎，例兼翰林院学士，至尚书则不复兼。按明万历中王三渠用宾，官南京吏书，仍兼翰林院学士，此其同而异者也。若霸州郝恭定（惟讷）、合肥龚端毅（鼎孳）二公，皆不由翰林而为礼书；董礼侍安国则旗下人，不由科甲；钱唐高礼侍士奇则以供奉内庭久，特加少宗伯，未尝视部事也。

康熙初，予自扬州入为礼部主事。时苏、松词林甚少，现任数公又皆以奏销一案诖误，京堂至三品者，亦止华亭宋副都直方（征舆）一人。迄今三十载，乃极盛，其他无论，即状元鼎甲骈肩接踵，而身兼会、状两元者，如癸丑韩宗伯慕庐（菼）、丙辰彭侍讲访濂（定求）、乙丑陆侍讲澹成（肯堂），皆是也。他如翰林台省尤众，地气盛衰，信有时哉。

近日地气自江南至江北，而扬州为极盛。如甲戌顾图河，江都人，榜眼及第；庚辰季愈，宝应人，榜眼及第；癸未王式丹，亦宝应人，会、状两元及第。一时称科名盛事，前此未有也。

江淮以北，鼎甲甚不易得，盖自明时已然。然如直隶之沧州，顺治丙戌吕读学（显祖），乙未戴少参（玉纶），皆榜眼及第。河南柘城县，康熙甲辰李侍郎（元振），庚辰王编修（露），一榜眼及第，一探花及第，露即会元也。沧州又有丁亥会元李人龙。官内阁中书舍人。然则堪舆家言，信有征矣。

陈后主赉天台智者大师物，有中藤纸一堕，盖六朝语。沈后书有赤松涧米五石。隋炀帝所傣衣物又有南榴夹膝桃一枚，栴心笔格一枚，篆字谷皮屏风一具，鸡纳袈裟一领，丝布只支二领，铜搔劳一口，布三十禅。

鸟兽毛羽之奇异者，如红紫鹦鹉、五色鹦鹉、红鸽、红鸠、鹅儿黄马、桃红瓣点子花马、朱毛虎、山水文豹、朱砂鼠、绿蝴蝶，予或见或闻，杂记于《池北偶谈》、《居易录》二书。近日京师金鱼颜色，种种变化，尤为艳异。而白鱼朱砂点者，或在首，或在背，或在尾，置之盆池，游泳唫喁，粲若锦绮，信生物之不可测也。闻又有蓝其色者，惜未见。至于鸽之属，兔之属，亦多异种，不能悉记。又顾邻初《客座赘语》云，全椒学博王忠徵曾以祷雨见红鹅，疑是神物，非世所恒有。莱阳姜如农（埰）别墅有红鹅馆，陈其年（维崧）检讨诗馀有"紫鹅桥"，未详出处，不敢辄书。

杜堇字古狂。按字书，堇，具吝切，即乌头也。其汁饮之能杀人，故唐明皇取其汁以毒张果，齿尽黑。用以取名，真狂士矣。

弘治五年，南直隶乡试，刘尚书南坦（麟）以武学生中式；十四年乡试，陈翰林鲁南（沂）以太医院医生中式。二公名硕，而皆以杂流入试，所未解也。此例至嘉靖中始革去。

予于明代郡县志书，只取关中诸公所纂，如武功、平凉、朝邑、华州等十余种，此外惟崔后渠《安阳志》、章枫山《兰溪志》、马应龙《安丘志》、邢子愿《武定州志》、史莲勺（纪事）《介休志》不失史法。偶观顾东桥与陈鲁南论修志书云："严介溪《袁州志》、都元敬《黄山图经》、李懋卿《东莞志》、邵二泉《许州志》，各有义例，须取参订。"已上诸志，则又予所未闻未见者。东桥先生平生傲睨相嵩，及抚楚，被旨修奉天大志，又忤世宗，真所谓豪杰之士矣。

登高能赋，自是佳话，若兰亭之集，古今艳之；然诗不成，受罚者若干人，殊煞风景。乃亦有不识字不成诗，传之于后，反成佳话者。如唐人韦蟾嘲李玚诗："渭水秦川照眼明，希仁何事寡诗情。料应学得虞姬婿，书字才能记姓名。"宋人钓台诗："诸老凋零极可哀，尚留名字压崔巍。刘郎可是疏文墨，几点胭脂涴绿苔。"政使希仁题诗，光世能书，亦复寻常，未必如此令人解颐也。

遁园居士言：金陵盛仲交家多藏书，书前后副叶上必有字，或记书所从来，或记他事，往往盈幅，皆有钤印。常熟赵定宇少宰阅《旧唐书》，每卷毕，必有朱字数行，或评史，或阅之日所遇其人某事，一一书之。冯具区校刻监本诸史，卷后亦然，并以入梓。前辈读书，游泳赏味处可以想见。此语良然。予所见刘钦谟（昌）官河南督学时所刻《中州文表》，每卷亦然。予劝宋牧仲开府重刻《文表》及《梁园风雅》二书，且云："钦谟诸跋当悉刻之，以存其旧。"亦遁园先生之意。又尝观袁中郎所刻《宗镜摘录》，亦复如是；弇州先生《读书后》同此意也。

金陵许尚宝石城先生（谷）年二十，中嘉靖乙酉乡试，乙未南宫第一，寿八十余，及见万历乙酉后辈。近上海姚方伯通所先生（永济）万历戊戌进士，寿近百岁，及见顺治戊戌后辈。姚公与先祖赠尚书公为浙藩左右

使同僚，寿亦相埒，鼎革后，尚有书问往来，今又五十余年往矣。予年十八，以顺治八年辛卯中乡试，至今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已五十四年，去辛卯止八载耳，不知假我数年，犹及见之否？然释氏石火电光之喻，信有然矣。

戊戌同年吴侍读默岩（国对），全椒人，榜眼及第，诗未入格，而颇有胜情。予官扬州时，常与共客仪真。一日过予，客园置酒，酒间作擘窠大字及便面数事，皆即事漫兴之语，令人解颐。尚记其一则，云："少陵云'一洗万古凡马空'，东坡云'笔所未到气已吞'，才人须具此胸次，落笔自尔不凡，惟阮亭可以语此。"顷之，予衣领上偶见一虮，即又云："宰官衣领蓦上一虮子，此正须耐烦，以为胜俗客耳。"虽偶然游戏，皆有理趣。久之露坐，月色皎然，赋绝句云："如此青天如此月，两人须问大江秋。"予和之，得四首："翰林兄弟皆名士，解屋三间分两头。及第红绫分饼日，闭门黄叶著书秋。""鸣嶬（园中小山名）斜日森碧筱，人影参差曲岸头。顷刻疾书两丸墨，山蝉堕地数声秋。"又二诗不具录，详《銮江倡和集》。

焦山《瘗鹤铭》，或云王右军书，或云陶贞白，或云顾况。而周晖《金陵琐事》言，唐李石《续博物志》："陶隐居书自奇，世传画板帖及焦山《瘗鹤铭》，皆其遗迹。"顾元庆作《瘗鹤铭考》，历引黄长睿以至都元敬诸家之说，断以为陶书，而未及引此证之。予门人淮阴张力臣（弨）作《瘗鹤铭辨》，援据甚博，予以遗新安张山来（潮）刻丛书中，不记引此否也。

《金陵琐事》云：神楼乃刘南坦尚书制为修炼者，用篾编成，似陶靖节之篮舆，悬于屋梁，仅可弓卧，其上下收放之机，皆自握之，不须他人。文征仲写其图，诸词人多咏歌之，皆不得其旨。按虞山《列朝诗小传》云："清惠好楼居，而力不能构，文征仲作《神楼图》以遗之。"又升庵先生《后神楼曲序》亦然，曲中"仙人五城十二楼"等句，亦未详其形制何如，皆所云不得其旨者也。

予尝谓古人诗，且未论时代，但开卷看其题目，即可望而知之；今人诗且未论雅俗，但开卷看其题目，即可望而辩之。如魏、晋人制诗题是一样，宋、齐、梁、陈人是一样，初盛唐人是一样，元和以后又是一样，北宋人是一样，苏、黄又是一样。明人制题泛滥，渐失古意。近则年伯、年丈、公祖、父母，俚俗之谈，尽窜人矣，诗之雅俗，又何论乎。

诗题有一二字不古，遂分雅俗。如古人只有同韵和韵，而今人则改作步韵武韵矣。古只有绝句，今人则改作截句矣。古人赠答，或云以诗赠之、以诗寄之，今则改诗以赠之、诗以寄之矣。此类未易更仆，但取古人集观之，雅俗自辨，当以三隅反也。

江宁有西域贾胡，见人家几上一石，欲买之，凡数至，主人故高其直，未售也。一日重磨洗，冀增其价。明日，贾胡来，惊叹曰："此至宝，惜无所用矣。石列十二孔，按十二时辰，每交一时，辄有红蟢子布网其上，后网成，前网即消，乃天然日晷也。今蟢子磨损，何所用之！"不顾而去。

史痴翁，金陵人，佯狂玩世，工诗画乐府。妻号乐清道人；姬人何，号白云，善画，工篆书，通音律琵琶，得两京国工张禄之传。翁每制一曲，即命白云被之弦索。尝访沈石田于吴中，不值，见堂中帧绢素尚未渲染，辄濡墨纵笔作山水，不题姓名而去。石田归见之，曰："吾吴中无如此人，必金陵史痴也。"亟追邀之，相见一笑，留石田家三月而后返。

明代册使至诸藩府，藩王以刺迓之于郊，刺称"某王拜"三字而已。应天乡试榜后，魏国公例设宴中山府第，邀集新举人，亦惟书"魏国公拜"四字于刺，不书姓名。

余少时官广陵，与诸名胜修禊红桥，即席赋《冶春诗》二十四首。陈其年后至，赠余诗曰："玉山筵上颓唐甚，意气公然笼罩人。"刘公献曰："采明珠，耀桂旗，丽矣。或率而儿拜，或扬袂从风，如欲仙去。《冶春诗》独步一代，不必如铁崖遁作别调，乃见姿媚也。"

卷　八

陈霆字水南，吴兴人，著《两山墨谈》，甚有义理。阅《金陵琐事》，始详其本末。霆字震伯，僦居白下，又著《唐馀纪传》、《渚山词话》，尝作词吊张丽华云。丽华死于青溪，后人哀之，为立小祠，祠像乃二女郎，其一即孔贵嫔也。今祠亦不复存。

成、弘间，留都扇骨以李昭制者为最，见顾东江（清）集。往徐健庵司寇为宫坊时，赠予金陵仰氏扇，予谢以诗，有"旧京扇贵李昭骨"之句，翼日相遇朝班，问李昭出处，予但据东江集答之。后阅《金陵琐事》，乃详李昭、李赞、蒋诚三人制扇骨最精，徐守素、蒋彻、李信修补古铜器如神，恨昔者不能举此应之，信强记之难也。

张遗字瑶星，金陵遗民也。居栖霞一小庵，数十年不入城市。著书十余种，有一书纪南渡时事，可裨史乘，惜未版行。凡所撰著，称《白云自怡》。年九十而终。四十年前游东莱，时先兄西樵亦客莱，相友善。及予在邗江，数客金陵，未及见之，盖已禁足摄山矣。予撰《古欢录》，亦遗此人，故著于此。

明时钦差行人吴惠，葬刘真人于留都凤台门外，圹中得一石匣，中有玉冠，盖上刻“王真人玉冠”五字。此与王乔玉棺相似，玉冠尤为新异。

旧例，科场进呈试录，主考官自撰程文，其用士子文稍为点定，自万历十三年乙酉科始。

治血山崩，当归一两，荆芥一两，酒一钟，水一钟，煎服立止。

抚州商人病痢，危甚，太学生倪某用当归末阿魏丸之，白滚汤送下，三服而愈。

又治痢方：黄花地丁捣取自然汁一酒盏，加蜂蜜少许，服之神效。

湿痰肿痛不能行，用豨莶草、水红花、萝卜英、白金凤花、水龙骨、花椒、槐条、苍术、金银花、甘草，以上十味煎水，蒸患处，水稍温，即洗之。

治小肠疝气，乌药六钱，天门冬五钱，白水煎服，神效。

治小便不通，芒硝一钱，研细，以龙眼肉包之，细嚼咽下，立愈。

治瘤方：用竹刺将瘤顶稍稍拨开油皮，勿令见血，细研铜绿少许，放拨开处，以膏药贴之。

接骨方：土鳖，用新瓦焙干，半两钱醋，淬七次，自然铜、乳香、没药菜、瓜子仁各等分为细末，每服一分半，酒调下。上体伤，食后服；下体伤，空心服。

治疫肿头面方：金银花二两，浓煎一盏，服之，肿立消。

针入腹，用栎炭末三钱，井水调服，即下；又方，以磁石置肛门外引下。（已上俱出正续《金陵琐事》）

沈石田周干支八字与明英宗同。

明宁国大长公主所用遗墨半挺，上用紫金打成龙口吞之。一瓷杯酌酒满，则隐起一龙形，鳞鬣具备；酒尽，不复见。

金陵王某家有大石子，中具兜尘观世音像，趺坐如生，面目衣裓如画。又南唐元宗时，溧水桑树生须菩提像，右袒左跪，衣裓宛然，其色如纯漆，光可以鉴。

《南唐书》有马令、胡恢、陆游三家，马、陆二书盛行于世，近吴门又有合刻，惟胡书世罕传之。闻江阴李忠毅（应升）家有藏本，廿年前属江阴令陆云士（次云）访之，久不见报，又属门人杨侍讲宾实（名时）求之，亦不得。按恢，金陵人，博物强记，工篆隶，客京师，久不得调，《上韩忠献公》诗云：“建业关山千里远，长安风雪一人寒。”公深怜之，使篆太学石经，因得复官，任华州推官，卒。

宋明帝借张永南苑三百年，诏云：“期毕便申。”周宰相王溥父祚以观察使致仕，一卜者谀其寿可百四十，惟百二十岁时春夏间微苦脏腑，祚大喜，顾子孙曰：“孩儿辈切记，是年莫教我吃冷汤水。”二事痴绝可笑。杜牧诗“百年便作万年计”，富贵中人不悟此者多矣。释氏六如之喻，正为此辈棒喝。

顾邻初云：“沈约《宋书》凡歌字皆作哥字。”予昔官广陵，于一士大夫家见赵松雪家书，凡哥字皆作歌字，盖古通用也。

舍筏登岸，禅家以为悟境，诗家以为化境，诗禅一致，等无差别。大复与空同书引此，正自言其所得耳。顾东桥以为英雄欺人，误矣。岂东桥未能到此境地，故疑之耶？

京口张文选公选（九徵），博物君子也。尝题予《过江》、《入吴》两集云：“笔墨之外，自具性情，登览之余，别深怀抱。”此语可与解人道。

予少游京师，日与汪苕文（琬）、刘公㦷（体仁）倡和，晨夕过从无间。一日往汪邸舍，其小仆孙玉者走报曰：“王贻上来。”苕文出为予述之，予笑曰：“此子不减萧茂挺家仆。”

孔平仲《杂说》云：今公家文字用仰字，出《北史·北齐孝昭纪》“诏定三恪礼仪体式，亦仰议之”。

汪苕文赴京师，过扬州，予送之舟中，欲附惠泉五坛寄家西樵兄。汪以道远稍难之，予笑谓曰：“汪大乃成俗吏！”汪亦一笑许之。后记其事于《说铃》。

宋时径山僧行园，为蛇伤足。一参方僧为治之，先汲净水洗患处，易水数斛，令腐脓败肉悉去，疮上白筋见，乃挹以软帛，以药末匀糁疮中，恶水泉涌，明日净洗敷药如初。一月毒尽肉生，平复如旧。其方乃香白芷为末，入鸭嘴、胆矾、麝香各少许。见《谈薮》。

宋制，军营中有天王堂，小说亦屡载之，不知何天王也。《谈薮》云：唐天宝西蕃寇安西，奏乞援兵，诏不空三藏诵《仁王经》，帝见神人带甲荷戈在殿前门，不空曰：“此毗沙门天王第二子独健往救安西耳。”后安西奏见神人破贼，城上天王见形，图形上进，因诏诸节镇所

在州府，於城西北隅各立天王像，佛寺亦然，宋时沿之人军营也。又《括异志》言：宋建炎中，敌将屠秀州，天王现于城上，若数间屋大，惧而引去，因建天王楼于城西北隅。

汪钝翁（琬）尝问予："王、孟齐名，何以孟不及王？"予曰："正以襄阳未能脱俗耳。"汪深然之，且曰："他人从来见不到此。"

予又尝谓钝翁，李长吉诗云"骨重神寒天庙器"，"骨重神寒"四字可喻诗品。司空表圣《与王驾评诗》云："王右丞、"韦苏州趣味澄夐，如清沇之贯逵，元、白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元、白正坐少此四字，故其品不贵。

表圣论诗有二十四品，予最喜"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八字。又云"采采流水，蓬蓬远春"，二语形容诗境亦绝妙，正与戴容州"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八字同旨。

弇州云："朦胧萌拆，情之来也；明隽清圆，词之藻也。"四语亦妙。

古人同调齐名，大抵不甚相远，独刘桢与思王并称，予所不解。建安七子，自孔文举不当与诸人同流，此外如陈琳之《饮马长城窟行》，阮瑀之《定情诗》，徐干之《室思》，皆有汉人风矩，惟桢诗无一语可采，而自古在昔，并称曹刘，未有驳正其非者。钟嵘又谓其"仗气爱奇，动多振绝，思王而下，桢为独步"，殊似呓语，岂佳处今不传耶？乃秦少游亦云："五字一何工，妙绝冠俦匹。"殆亦耳食之习。

莱阳宋荔裳（琬）按察言幼时读书家塾，其邑一前辈老甲科过之，问："孺子所读何书？"对曰："《史记》。"又问："何人所作？"曰："司马迁。"又问："渠是某科进士？"曰："汉太史令，非进士也。"遽取而观之，读未一二行，辄抵于案，曰："亦不见佳，何用读为""荔裳时方髫髻，知匿笑之，而此老夷然不屑。

予十数岁时，屡梦坐园亭，上有五色异禽，小于鹳鹆，羽毛甚丽，群飞亭中，或集于肩，或投于怀，驯扰不去；又两梦有人赠一奁墨，开之有异香。既觉，为诸兄言之，曰："此文字之祥也。"顺治八年辛卯，予年十有八，一日读书倦而假寐，梦神人告曰："汝知今科闱中题乎？乃'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也，《诗经》题乃'维清缉熙，文王之典'。叩其余，则不应。"及八月入闱，首题果符所梦，颂题则"圣敬日跻"；及明年壬辰会试，颂题乃"维清缉熙"二句也。予中是科乡试第一，旋改第六。壬辰下第，而先兄吏部登进士，神所告乃予兄弟乡会试首尾二题也。

康熙初，士人挟诗文游京师，必谒龚端毅（鼎孳）公，次即谒长洲汪苕文（琬）、颍川刘公㦷（体仁）及予三人。阳羡陈纬云维岳，其年（维崧）之弟也，初入都，手写行卷三通置案上。友人问所诣，曰："吏部刘公，户部汪公、礼部王公也。"友人曰："吾为子预卜之：汪得卷必摘其瑕疵而驳之，王得卷必取其警策而扬之，刘则一览辄掷去，无所可否。"已而果然。予闻之，笑谓公㦷曰："吾二人，或驳之，或扬之，皆寻常耳；惟兄此一掷，最不易到。"公㦷亦为之绝倒。

交趾老道士，结庐潮州之金山，年已百岁。养一鸡，大如幺凤，置枕中，鸣即睡觉；一胡孙，小如虾蟆，以线系几；一龟如钱大，置金合子中。予门人东莞令钱蔗山（以垲）曰："鸡，阳精也；胡孙，心猿也；龟，神灵而服气也。皆小者损之又损也。"其言甚有理致。

《岭海见闻》云：蚌闻雷而孕，望月而胎珠。中秋蚌始胎，中秋无月，则蚌无胎。凡秋夕海色空明，天半有朱霞光起，蚌晒珠也。珠之名类不一，有精珠、褪光珠、珰珠、走珠、滑珠、磥砢珠、官雨珠、税珠、葱符珠。珠重七分为珍珠，八分为宝珠。合浦人以珠为贵，生男曰珠儿，生女曰珠娘。

香树生海南黎峒，叶如冬青。凡叶黄则香结，香或在根株，或在枝干。最上者为黄沉，亦曰铁骨沉，从土中取出，带泥而黑，坚而沉水，其价三倍。或在树腹，如松脂液，有白木间之，曰生沉，投之水亦沉。投之水半沉半浮，曰飞沉。皆为上品。有曰速香者，不俟凝结而速取之也，不沉而香特异。曰花铲者，香与木杂，铲木而存香也。有曰土伽楠，与沉香并生，沉香性坚，伽楠性软，其气上升，故老人佩之，少便溺。产占城者佳，树为大蚁所穴，蚁食石蜜，遗渍香中，岁久凝而坚润，其色若鸭头绿，上之上也。又有虎豹斑、金丝结，其色黄，贵与鸭头绿等。

椰杯见毒则裂，岭南人多制为食器以辟蛊。

永安产烛竹，文信公驻军时，燃此竹以代炬。

海蜘蛛生粤海岛中，巨若车轮，文具五色，丝如絙组。虎豹触之，不得脱，毙乃食之。

琼州黎峒有黎长统之，必符、王二姓乃得立。黎长家有古罐，传为祖先所遗，非陶非石，天欲雨则先鸣，官军将入山则大鸣。

广州之虎门合兰海，每岁正月初三、四、五日现海市，城阙楼台，车骑人物，倏忽万状。康熙丙辰见戈甲之形，粤有兵变。黄太冲（宗羲）亦言宁波有海市。盖东海、南海皆有，不惟登州，但登见以四、五月，广见以

正月初旬三日是小异耳，鄞之见不言定期。

《岭海见闻》言：铁树生海底石上，干类珊瑚，尾如彗，千年则成珊瑚，其旁有蚌守之，往往得铁树则兼得珠。是铁树与珊瑚同类，俱生于海。然珊瑚大者五六尺，小者不过尺许，以铁网取之，在水则软，见风则坚，初白渐黄，得日色乃殷红如丹砂。按王济雨舟所记，云官横州于一指挥家圃中，亲见此树，历言其六十年开花之详。予在羊城学使署，亦见铁树，高大不殊诸树，乃木本，非玉石之属，但以铁培护其根，则茂，与他树以水浇灌者差异，与前所云云不类，岂名同实两种耶？

《岭海见闻》云："香树干如树兰，叶如黄杨，子如连翘而黑，以夏月子熟种之，亦有寄生榕树上者。"《闽小纪》云："千年榕树，上生奇南香。"

陶岳《五代史补》载冯道镇同州，有酒务吏乞以家财修夫子庙，道以付判官，判官素滑稽，书一绝句于判后云："荆棘森森绕杏坛，儒官高贵尽偷安。若教酒务修夫子，觉我惭惶也大难。"道有愧色，因出俸修之。又李谷为陈州防御使，三日，谒夫子庙，惟破屋三间，中存圣像。有伶人李花开进口号曰："破落三间屋，萧条一旅人。不知负何事，生死厄于陈。"谷惊叹，遽出俸以修之。五代学校废坏如此，赖滑稽之言始得复故，可为浩叹。观唐玄宗过鲁谒孔子庙诗，居然盛世帝王气象。近圣驾东巡，谒阙里圣庙，载谒孔林，特命户部发金钱十余万重修庙貌，轮奂一新，赐孔氏子孙十余人为五经博士等官，特赐御用曲柄伞于大成殿，此又汉、唐、宋、明已来所未有者。故观于文教之兴废盛衰，而世之治乱可知矣。

周郭威亲征慕容彦超，至兖州，梦文宣王。明日攻其城，入之，过夫子庙，叩首再拜，且谕近臣曰："夫子圣人，百王取则焉，安可不拜？"且命孔氏袭文宣王者长为本县令。五代之世，乃亦有此。自明代至本朝，曲阜县知县皆以孔氏子孙为之，而不知始于后周也。

越处女对勾践曰："见之如好妇，夺之似惧虎，杳之如日，偏如滕兔。"此即处女脱兔之喻，而语益奇。

凡溺水及服金屑，用鸭血灌之即瘥。

耳暴聋，用全蝎去毒为末，酒调，滴耳中，闻水声即愈。

枸杞子榨油，点灯观书，能益目力。

金疮伤，用独壳大栗研干末，敷之立愈。

治喉痹、乳鹅，用虾蟆衣、凤尾草擂细，入盐霜梅肉，煮酒各少许调和，再研，细布绞汁，以鹅毛刷患处，吐痰即消。

恶疮肿毒初起，当归、黄蘖皮、羌活为细末，生鹭鸶膝捣汁，调傅疮之四围，自然收毒，聚作小头即破，切不可并疮头傅之。

骨鲠用犬涎，谷芒用鹅涎，灌之即愈。

宋孝宗食蟹过多，患痢。有严防御者，用新采藕节研细，热酒调服，果愈。

治病眼生赤障者，用白螺一枚，去掩，以黄连末糁之，置露中一夜，晓取肉化为水，滴目，则障自消。

治嗽验方：香橼去核，薄切作细片，以清酒同研入砂罐内煮，令熟烂，自黄昏至五更为度。用蜜拌匀，当睡中唤起，用匙挑服，甚效。又方，向南柔桑条一束，每条寸折，纳锅中，用水五碗，煎至一碗，渴即饮之。

治水肿方：用田螺、大蒜、车前草和研为膏，作大饼，覆脐上，水从便出即愈。(已上俱出《养疴漫笔》)

予平生为诗，不喜次韵，不喜集句，不喜数叠前韵。惟少时有集黄山谷诗一绝云(《谢人送梅》)："榨头夜雨排檐滴，谁与愁眉唱一杯。瘦尽腰围怯风景，城南名士遣春来。"如此集句，恐非李西涯所知。西涯有集句诗一卷。

《李西涯集》第六卷《主一斋为徐公肃都宪作》，又《徐亚卿原一六十二得双生子戏赠》。原一与昆山徐健庵司寇初字同，公肃与其弟立斋相国初字同，立斋亦为都宪，健庵亦为亚卿，何其吻合至此。但前之二徐未悉其名耳。

宋陈辅辅之，丹阳人，有诗云："北山松粉未飘花，白下风轻麦脚斜。身似旧时王谢燕，一年一度到君家。"为王介甫所知，而与苏公尤厚善。黄是师是，章惇之甥也，以二女妻颍滨子适、逊。哲宗时欲召用，林希以是沮之，后知定州卒。东坡皆有尺牍与之。元人吴师道跋云："二人出处不同，而尚德守义，不为势利回邪变易，其贤则一。"予撰《古欢录》，取师是而遗辅之，此诗尤为可爱，特书之。

吴师道《礼部集》有云，江阴赵彦卫作《西汉定安公补纪》，首书元年、四年书策命孺子为定安公，五年至十八年每年书公在定安，法《春秋》"公在乾侯"之义，意亦美矣。按孺子婴，宣帝玄孙，楚孝王孙，广戚侯显子，汉之近亲，非若吕后取他姓子比矣。太后临朝称制，莽居摄践阼，改元居摄，又改元初始，则孺子虽未正帝位，固

已俨然为天下之君矣。莽篡而犹存，莽灭而复为汉，若之何绝之哉。又考序例云，正统虽绝，而故君尚存，则追系正统之年而注其下，如唐武氏例，是赵氏《补纪》殆类此。但其书法犹有可议者，不称居摄、初始，直云元年、三年，则失其实矣。莽以平原、安德、漯阴、鬲、重丘万户为定安国，而以大鸿胪府为公第居之，则书公在定安亦为失实。定安公乃莽所加，岂得仍其伪号？窃谓宜自初始二年下注新莽始建国元年，初始三年以后下注莽年，如前递数而书，孺子在京师，存其故称，纪其实地，庶几得之。或曰，其后方望立婴为帝，而元灭之，当若何？按方望事在光武建元元年，书法当云方望以前孺子婴称帝于临泾，元(更始)遣兵击斩望，婴并遇害。

释典，罗云出家(即罗睺罗)，佛命舍利弗为其和尚，大目犍连作阿阇黎。故沙门以和尚为尊贵之称。

佛姨母瞿昙弥欲出家，如来不许，谓阿难言，若听女人出家，乃令佛法清净梵行不得久住，譬如莠生稻田，善谷复败；又言我之正法，千岁兴盛，以度女人，故至五百岁而渐衰微。所以者何？女人有五处不能得作，一不得作如来，二不得作转轮圣王，三不得作第二切利天王，四不得作第六天魔王，五不得作第七梵天王(瞿一作骄)。按此乃比丘尼之始，夫如来既受姨母乳哺深恩，及五百除馑女，皆长老久修梵行，而如来难之且如此，后之人谈何容易耶？又如唐武后乃真天魔王，以释氏因果论之，不知往劫是何福德也。

南渡时，东平伯刘泽清者，字鹤洲，曹州人，天启中户书郭允厚家奴也。后充本州捕盗弓手，少无赖，为乡里所恶。徙居曹县，遭离乱，从军，积功至总兵官。金陵立福王，遂为藩伯，开府淮阴。其兄忘其名，字凤洲，崇祯时亦至总兵官，御敌，殁于王事，称名将，非泽清比也。泽清为人阴狠惨毒，睚眦必报，曹县士大夫罹其祸者甚众。泽清在江淮县有故居，空无人。一日，诸生十数辈儆饮其宅，或拾一锦鞋于内阁中，传玩之，座中有谑者，泽清知之，使健儿名捕至淮，尽杀之。中表兄某，夙有违言，遣人召之。中表惧，祈哀于泽清之母，为婉转申救。泽清佯许诺，礼待颇厚，既辞归，立遣健儿途中拉杀之。已而大兵渡淮，泽清迎降，归于京师，以叛案有连，至卢沟桥伏法，行路快之。不数年，子姓无孑遗，故居为墟。

《唐书》言孟浩然与给事中王维善，维私邀入内直，会明皇至，浩然仓卒避匿床下。帝问知之，喜曰："朕闻其名久，恨未见耳。"立召见，问所为诗，云云。而《北梦琐言》以为李白，误。

卢沆为举子，于浐水遇宣宗微行，意其贵人，敛身回避，缘此受知擢第。贾岛、温飞卿亦以微行傲忽，致长江、方城之谪，此可为轻薄之戒。又孟弘微郎中者，性诞妄，因次对奏曰："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不以文字召用？"宣宗怒曰："卿何人，朕耳中全不知有卿！"亦坐贬。

丹青树出终南山，丹青竹出熊耳山。

唐、宋启事用门状，即今士大夫彼此拜谒之名刺也，上书某官谨祗候某官。陆务观《老学庵笔记》云，见东都时苏、王诸名公门状一卷，率皆手书。古人郑重不苟如此，今则小胥之事耳。又翰林故事，坊局已上乃得用红柬为刺，史官庶常止用白。虽元旦贺寿等吉礼亦不用红，不喻其义。

故事有最可笑者，唐御史台惟南床最尊重，每会集，南床不笑，则诸御史不敢笑；南床笑，则皆大笑，谓之哄堂。

唐相国段文昌，史云西河人，褒国公志玄之后。志玄本临淄人，文昌徙居荆南。又云荆蜀皆有先祖故第。又云先人坟墓在荆州，其称临淄人，以先世本籍故，而与邹平无涉，不知何以封邹平公。今邹平县西北，地名段家桥，谓是文昌故居，傅会不足信也。子成式柯古。罢江州刺史，居襄阳，与李商隐、温飞卿倡和，故号《汉上题襟集》。然柯古著《酉阳杂俎》，多言齐州事，如长白山、沙弥二桃之类，皆在邹平。

唐华原柳氏家法为士族之冠，公绰、公权已下至玼皆然。玼家鬻婢，犹不屑奉侍卖绢牙郎，其家法可知。而负国贼柳璨乃生其族，卒与张廷范辈同诛死，未足酬衣冠之祸。故知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之论，未必尽然。若桓彝为晋忠臣，而温与玄继世为逆，郗鉴、郗愔之生超，卢怀慎、卢奕之生杞，皆其类欤？每读史，辄为三叹。

金陵胡宗仁字彭举，以画名，亦工诗，与竟陵钟伯敬为友。当有与钟书云："兄弟子侄皆耽作画，蓬门昼掩，茗碗垆香，阁笔盈案。妄拟堆笏满床，昔人一门五贵，七叶蝉连，宁复过之。"其子玉昆，字元润，亦工画，尝写杭州宋宫古梅，予题绝句云："风雨崖山事渺然，故宫疏影自年年。何人寄恨丹青里，留伴冬青哭杜鹃。"故友合肥李文定容斋(天馥)极爱此诗，常讽咏之。昔人谓沈石田相城乔木，代禅吟写，此后惟金陵胡氏足以继之。

张遗瑶星题程青谿侍郎(正揆)画云："唐六如画学周东村，不啻过之，只为胸中多数百卷书耳。"予评陈户部子文(奕禧)书品，亦如此。

姚翼字伯右，工画梅，又取钟山梅瓣粘于便面，以笔添枝干其上，极有生韵，时号姚梅，人多效为之。渠丘张杞园(贞)孔目仿作甚工。

白乐天诗"吴娘暮雨潇潇曲，自别江南久不闻"，极是佳句。虞山钱牧翁宗伯诗："东风谁唱吴娘曲，暮雨潇潇暗禁城。"予亦有二绝句云："波绕雷塘一带流，至今水调怨扬州。年来惯听吴娘曲，暮雨潇潇水阁头。""七载离筵唤奈何，玉壶红泪敛青蛾。潇潇暮雨南阳驿，重听吴娘一曲歌。"

周侍郎栎园(亮工)《闽小纪》云："鸥皆白，独莆田九鲤湖鸥作粉红色。"隋宦者刘继诠献芙蓉鸥二十四只，色如芙蓉，疑即此种。

唐、宋外任官到任，皆有谢表，《高常侍集》有《谢封丘县尉表》，则县尉亦得上表矣。

《闽小纪》云：燕窝有乌白红三种，惟红者最难得，白者能愈痰疾，红者有益小儿痘疹。

栎园又云：参皆益人，沙元苦参亦兼补，海参得名，亦以能温补故也。生于土为人参，生于水为海参，故海参以辽海者为良。

先兄西樵先生撰古今闺阁诗文为《然脂集》，多至二百卷。诗部不必言，文部至五十馀卷，自廿一史已下浏观采摭，可称宏博精核，而说部尤创获，为古人所未有，今略其书目，载于此：班昭《汉书·异姓诸侯王》已下至《古今人表》凡十卷，班昭《汉书·天文志》一卷，班昭《补列女传》一卷，班昭《女诫》一卷，班昭《幽通赋注》一卷，卫铄《笔阵图》一卷，苏蕙《璇玑图》一卷，宋若莘《女论语》一卷，侯莫陈邈妻《女孝经》一卷，预浩(或作喻浩)《女木经》一卷，李清照《打马图》一卷，沈傚《谐史》一卷，龙辅《女红馀志》一卷，管道升《墨竹谱》一卷，郑氏《女教篇》一卷，明仁孝徐后《内训》一卷，仁孝徐后《劝善嘉言》一、二、三卷，仁孝徐后《劝善感应》一卷，章圣蒋太后《女训》一卷，杨慎妻黄氏《锦字书》一卷，王凤娴《东归纪事》一卷，庐江王夫人《灯花占》一卷，张淑媖《刺绣图》一卷，邢慈静(邢太仆侗之妹)《黔途略》一卷，徐淑英《女诫杂论》一卷，徐德英《革除纪》一卷，笔洞细君《花殿最》一卷，薛素素《花琐事》一卷，方维仪《尼说七惑》一卷，方维仪《宫闺诗评》一卷，顾若璞《往生纪实》一卷，倪仁吉《宫意图题语》一卷，陈结璘《牡丹亭牌谱》一卷，胡贞波《古牌谱》上下卷，季娴《学古馀论》一卷，季娴《前因纪》一卷，王端淑《诗纬序论》一卷，陶姮仪《放生约》一卷，董白《奁艳》上中下卷，尼超衍《密印语录》一卷，尼济印《仁风语录》一卷，尼自如《语录》一卷，计五十六卷。其全书今藏箧笥，无力刻行也。

上巳之巳，本已字之讹。又《泊宅编》云十干之戊，与茂同音，今呼为务，亦非。又称为武。《五代史》：伪梁朱温时司天监上言，日辰内戊字请改为武，盖温父名诚戊，字类成，故司天监以此谄之。今吴中术士尚有沿之者。

柳子厚作《非国语》，宋江端礼作《非非国语》，嗣是刘章、虞槃，皆有《非非国语》，见张合《宙载》，今不尽传。

童贯自谓韩魏公出子，与梁师成自谓苏文忠出子正同。曹操父子本寺人之後，忠献、文忠乃为寺人祖祢乎？

《宙载》云：书册为水潦所浸，可于大甑中蒸而曝之，至一二番，乃以物镇平处，逮乾，色虽微渍，而无损坏。

《宙载》：张铎佥事言鸽能辟小儿疳气，当多置房养之，清晨令儿开房放鸽，其气著面，则无疳疾。

《南园漫录》云：桂有桂树之桂，有桂花之桂。桂树则《楚词》桂酒、箘桂之类，今医药所用，取其气味甘辛，乃用其皮也。桂花之桂，则诗词所言，今人家园囿所植，取其香气郁烈，乃尚其花也。类书所载，皆未别白，虽白、孔《六帖》亦然。

温飞卿以苍耳子对白头翁，宁阳许襄敏公(彬)取作一联云："道上钩衣苍耳子，风前聒客白头翁。"盖其去国之作，上句即"迷阳迷阳，勿伤吾行"，下句即"违山十里，蟪蛄之声尚犹在耳"之义。

《碧里杂存》云：钟山孝陵，即梁宝志公瘗所也。傍有八功德水，诚意伯奏改葬志公，水亦随往。太祖异之，为建灵谷寺，岁命太常祭焉。

《见只编》言陈水南(霆)以南唐李昇宜继唐后，改马令书以为《唐余纪传》，犹萧常改《三国·蜀志》为《续后汉书》也。读《吴越备史》，昇本安吉砦将潘某之子，姓实潘也。水南特以五代篡祚短促，不足继统，不若南唐声名文物，雄擅江左，不愧唐后耳，云云。予按吴越与南唐世为仇，《备史》之言未可遽信，讵可据为实录以驳水南耶？

汉《郙阁铭》在宁羌州，州陋甚，在五丁峡西南。予尝过之，不知有此古物，未及访碑刻所在，殊以为憾。

甲申八月，礼部尚书韩菼卒于位。公长洲人，中康熙癸丑会、状两元，授翰林修撰，至今官。先是以内阁学士予假归，乙亥奉召入京。有屠西爽者，以卜筮名吴中，韩问之，曰："公此行官至尚书，然癸未即当南归，过此不能归矣。"韩人都，累迁礼部、吏部侍郎，超拜大宗伯，至癸未始婴疾，乞假未允，甲申病增剧，再疏告老，

命在任调理，至是卒。公平素为予述屠言，且云："过癸未不归，岂遂死耶?"王大司空(鸿绪)时同被召命，闻屠语人曰："韩公此行不归矣。"果验。屠亦以癸未年卒。

康熙四十一年五月，于保和殿颁赐御书，大理少卿臣李斯义得临黄庭坚书一幅，其诗云："谈经草檄鬓华生，初拥闽山传节行。江入桐庐青欲断，溪从剑浦碧来迎。茶虽户种租宜薄，盐不家煎价赖平。要使祈招歌德意，君恩岂为远人轻。"四十三年十一月，李以副都御史迁福建巡抚，前诗竟为之谶云。

卷 九

蜀人射白鹇、锦鸡以食，余尝赋诗记其事。范石湖《桂海虞衡志》载岭南近海郡或以鹦鹉作鲊，孔雀、翡翠为腊，余邑子又有嗜食金鱼者，天地间何所不有。

瑇瑁背有甲十三片，海人养以盐水，饲以纤鳞，遇甲子、庚申日辄不食，谓之瑇瑁斋。见《虞衡志》。

《真腊风土记》：牛马死不敢食，亦不剥其皮革，云以其与人出力故。此俗胜中国人多矣。

朱相国平涵《涌幢小品》载其尝馆一贵人家，其人奉斋，一日怒，厨人凡易十馀品，俱不称意，朱笑谓之曰："何不开斋?"近吴湖州园次(绮)游广州，有僧大汕者，日伺候督抚将军诸监司之门，一日向吴自述酬应杂遝，不堪其苦。吴笑应之曰："汝既苦之，何不出了家！"座上皆大噱。二事颇相类，而吴语尤可味。杨诚斋诗云："袈裟未著言多事，著了袈裟事更多。"其此僧之谓乎?

《天台山志·侨寓》条，首载沈约字休文，陈征卤将军，永平中弃官乞为道士，来憩桐柏，见剡县金庭观石刻。妄语可笑，梁、陈间安得两沈约，皆字休文。休文为梁武帝佐命，与陈远不相及，何以有此谬妄？盖道释好为傅会，往往不稽时代，不谙事理，如《真灵位业图》之类，不可胜数也。《鹤林玉露》以范云与陈武帝九锡之命，亦可笑。

余于宋南渡后诗，自陆放翁之外，最喜姜夔尧章。尧章又号白石道人，学诗于萧千岩，而与范石湖、杨诚斋善。时黄岩老亦号白石，亦学诗于千岩，时称双白石云。右见《鹤林玉露》。(南渡四大家为萧、杨、范、陆，而诚斋答尧章诗云"尤萧范陆四诗翁"，则谓遂初也。)

《玉露》言子瞻谪儋州，子由谪雷州，鲁直谪宜州，皆章惇取其字之偏傍而谑之。当时有术士曰："儋字从立人，子瞻其北归乎？雷字雨在田上，承天之泽，子由其未艾乎？宜字有盖棺之象，鲁直其不返乎?"后皆验。予考之殊不然。山谷以绍圣初谪涪州，徙戎州，徽宗即位，赦复官。建中靖国元年除知舒州，崇宁元年知太平州，二年以《承天寺记》为陈举所讦，羁管宜州，竟卒于宜。先是东坡已以建中靖国元年卒常州矣，安得如罗云云乎？按此说本之《老学庵笔记》，乃谓二苏公与刘莘老丞相，莘老时贬新州故也。

余邑先辈文献无征，每以为恨，故于群书中遇邑人逸事遗文，辄掌录之。乙酉再至安德，观《永平府志》，得邑方伯徐公准诗一首，《卢龙塞》云："燕呼黑水作卢龙，塞北风沙泣断蓬。汉将已随羌笛老，秦人莫恨久从戎。"公即诗人夜字东痴之曾祖也，万历中尝为永平太守。

朱性甫《铁网珊瑚》载：鲜于伯机所藏有唐沈传师墨迹一绝云："积雪阴山欲度难，传更深夜铁衣寒。将军破了单于阵，更把兵书子细看。"传师，元和间名臣，有《岳麓寺》长句最佳，此诗殊不类唐人风调。合肥龚大宗伯(鼎孳)往往酒酣赋诗，辄用杜韵，歌行亦然，予常举以为问，公笑曰："无他，只是捆了好打耳！"

新安门人汪洪度，字于鼎，夙有诗名，尝有《咏一品妃》诗云："敢以三春草，蒙称一品妃。植根缘湛露，发艳借恩辉。幸自生同蒂，羞将影独违。未须劳远寄，念此亦当归。"自注："当归花曾入禁苑，赐此名。"余按药花入诗最新，如人参、枳壳，皆见唐人诗，连翘见杨太宰《梦山》诗。余丙子使蜀，山路中见白芨花，因得"西风尽日濛濛雨，开遍空山白芨花"之句。若当归，诗人止习用太史慈、姜伯约事，未咏其花，始见于鼎此诗耳。按崔豹《古今注》，当归一名文无，《本草》云七八月开花，似莳萝，浅紫色。

余偶论唐、宋大家七言歌行，譬之宗门，李、杜如来禅，苏、黄祖师禅也。

谢方山(重辉)别业杏花村之东，有古槐十馀株，传是正德年间物，乃总督宣大杨顺侍郎故居也。杨即杀沈炼以媚严嵩者。予徘徊其下，顾谓方山曰："此树阅世古矣，惜非安石之甘棠！"

词家绮丽、豪放二派，往往分左右袒。予谓第当分正变，不当分优劣。四十年前在广陵与邹訏士(祗谟)同定《倚声集》，予评陈卧子词云："如香车金犊，流连陌阡，反令人思草头一点之乐。"

宋人书问，自尊与卑曰不具，以卑上尊曰不备，朋友交驰曰不宣，见《东轩笔录》。今人多不辨此，然三字之分别，殊亦不解。

孙仲谋欲筑濡须坞，诸将曰："上岸击贼，跣足入船，何用坞为！"快语读之，辄为浮一大白。

古乐府诗云："百金买宝刀，悬著中梁柱，一日三摩娑，剧于十五女。"等是快语，语有令人骨腾肉飞者，此类是也。

余家自高曾祖父已来，各房正厅皆置两素屏，一书心相三十六善，一书阳宅三十六祥，所以垂家训示子孙也。按三十六善见宋吴处厚《青箱杂记》，三十六祥未详所出。

又各房正厅一联云："绍祖宗一脉真传克勤克俭，教子孙两行正路惟读惟耕。"

《青箱杂记》云："前代有翰林学士，本朝咸平中始置翰林侍读学士，以杨徽之为之；又置翰林侍讲学士，以邢昺为之。"此读、讲学士之始，亦见《石林燕语》。

鸱尾之说，传记纷纭不一。《对类总龟》谓龙生九子，一名嘲风，好险，在殿角；一名蚩吻，好吞，在殿脊。《博物志·逸篇》云："螭蚴形似兽，性好望，故立屋角上；蠻蛉形似龙，性好风雨，故用于屋脊。"二说已不同。《唐会要》云汉武柏梁殿灾，越巫献术，言海中有鱼名虬，其尾似鸱，激浪则降雨，遂作其形置殿脊，以厌火灾。又或谓汉柏梁台灾，越巫上厌胜之法，乃大起建章宫，遂设鸱尾之象于殿脊。二说亦有不同。又龙九子，一名霸下，好负重，故为碑座；赑屃，好文，在碑文两旁。亦出《总龟》。《博物志·逸篇》又云："屃赑性好负重，故用载石碑，螭虎形似龙，性好文采，故立于碑文上。"二说名字亦不同。顾邻初宗伯《说略》云霸下未详，屃屓，《韵会》云鳌也，一曰雌鳌，《吴都赋》云"巨鳌屃赑"是也。《广雅》云有角曰虯龙，无角曰䶮(音螭)龙。今世石碑上下四旁率刻螭虎，而载石作龟形，盖似鳌而稍讹。霸下则竟不知何状。即龙生九子，其名亦无一定之说也。

汉光武帝曰："仁宦当作执金吾。"师古曰："金吾，鸟名也。主辟不祥。"《逸篇》又以为九子之一，云："金吾形似美人首鱼，尾有两翼，其性通灵不睡，故用以巡警。"则又似鳏鱼之属(鳏鱼见《孔丛子》)。又应劭曰："吾者御也，掌执金革以御非常。"《古今注》曰："执金吾，棒也，以铜为之，金涂两末，谓之金吾。"

余向疑宋攻作之局曰文思院，不详命名之意。《青箱杂记》云："《考工记》㮚氏掌攻金，其量铭曰'时文思索'，故今世攻作之所号文思院。"江邻几云："或说文思殿名，聚工巧于其侧，因名之曰文思院使。"

玉茗花、海红花，皆山茶也。古诗云："浅为玉茗深都胜，大曰山茶小海红。"都胜即宝珠山茶。

田纶霞(雯)少司徒为诗文好新异，康熙壬午谢病归，浃岁卧疴。医立方以进，辄嫌其俗，易他名始服之，如以枸杞为天精，人参为地精，木香为东华童子之类，其癖好新奇如此。

秦俗尚白，民间遇元旦贺寿吉庆事，辄麻巾素衣以往，余所经历西安、凤翔、汉中诸府皆然。闻西巡时，民庶迎驾，亦不改服。按六朝人主宴处，戴白纱帽，晋人好著白接䍦，谢万著白纶巾，南齐垣崇祖著白纱帽。《南史》：和帝时百姓皆著下穷白纱帽。《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纱帽。又唐制，新进士皆白袍，故有"袍似烂银文似锦，相将白日上青天"之句。而肃宗与李泌同出，观者谓"衣黄圣人"、"衣白山人"，则人臣在君前亦可衣白矣。《清波杂志》载，宋乾道中，内相王日严谓一堂环坐皆浅素，极可憎，乞仍存紫衫；又云，前此仕族子弟未受官者皆衣白。则六朝、唐、宋皆有之，不止西方尚白也。《酉阳杂俎》云：北朝时，徐州角城县僧尼著白布法衣。

余家藏宋王晋卿《烟江叠嶂图》长卷，后有米元章书东坡长句。康熙癸未三月万寿节，九卿皆进古书书画为寿，此卷蒙纳入内府，传旨云："向来进御，凡画概无收者，此卷画后米字甚佳，故特纳之，仍谕知。"

济南有帝舜祠，在南门之内。癸未春方作醮事，火忽自殿上出，顷刻焚爇殆尽。逾数日，诸当事有事于祠，方就殿址礼拜，阶下舜井水忽溢高数尺，须臾泛滥，急觅舆马而出，竟不终礼而罢，亦异灾也。井水出祠北，流入明湖，至今尚然，不知是何祥也。泰山东岳庙同时亦灾。

上驻跸杭州，山阴耆民王锡元同胞兄弟五人，见于行宫，长次系双生，皆年八十，三年七十八，四年七十六，五年七十五，率子侄凡十七人，孙十八人。赐宴，赐缎锦各一匹，又赐御书扁额"一门人瑞"，皇太子赐联"五枝锦树荣今代，百秩仙筹萃一门"。见邸报。东坡《志林》载，合浦老人苏佛儿，年八十二，有兄二人，长九十二，次者九十，亦庶几矣。

四十四年春夏雨泽愆期，至五月望乃雨，二十一日雨自酉迄辰，远近沾足，谷秫皆苏，豆乃播种。六月初八、十一日皆大雨，县东境有蝗自东北来，南去，不为灾。廿四、廿五日复大雨。

《清波杂志》言：郑旸叔霭集荆襄川蜀金石刻为《五路墨宝》，既录碑之全文，附以己说，欧阳《集古》考究未备者，间有辩正，类为数巨册，考证良备，悉上秘府。按宋人多留意金石文字，惟欧阳永叔、刘原父、吕进伯、赵

明诚、董逌、黄长睿、薛绍彭于今独著，郑之名迄无知者，不独其书之湮没无传也，惜哉！南宋人陈起有《宝刻丛编》，尤为该洽。尝从朱竹垞（彝尊）见写本，未暇钞录。

济宁州学武生欧阳滏叩阍，自称大禹之后，下其词。巡抚议大禹姒姓，欧阳滏狂率，冒称后裔，革去武生，依律充军云。

明太宗攻济南，铁铉出战，倏见有群僧助战甚力。迹之，入大佛山琵琶洞中，洞石壁上刻阿罗汉皆汗流浃体，命以铁挝碎其首。像乃唐贞观时制。

历城穆吏部深，字桂阳，为阉寺所中，罢归，郁郁成疾，额中有一小人骑驴，时时往来。医不知其何疾，竟以是卒。

明德藩端王于白云湖（在章丘，亦名刘郎中泊）得一马，鹿形，每宴会，则列于筵前，负八宝盘。崇祯戊寅，马无故自毙，未几，济南陷。

济南藩司署后临明湖西偏，即曾子固集中所谓西湖也。曾守郡日，尝作名士轩。轩今入署中，明时尚有古竹数竿，芍药一丛，传是宋故物。

环明湖有七桥，曰芙蓉、水西、湖西、北池、百花、泺源、石桥。曾子固诗："从此七桥风与月，梦魂长到木兰舟。"

元张文忠养浩故居，在今布政司街，有七聘堂，今改为祠。明尹恭简旻宅，在历城县治东尹家巷。边尚书贡宅，在王府前（今巡抚衙署），有万卷楼。王祭酒云芝（名同先尚书公讳）、李按察攀龙宅，皆在西门外柴市。许长史邦才宅，在布政司街。

汉终军故里在府城南九十里。尹太宰旻尹家亭子在湖上。边尚书贡别业在张马泊。刘吏部天民别业在城南六十里吊枝庵。许长史邦才别业在北水门外。殷文庄士儋通乐园在趵突泉西。赵尚书世卿别业在府城东祝店。李按察攀龙白雪楼初在韩仓店，所谓"西揖华不注，东揖鲍山"者，后改作于百花洲，在王府后碧霞宫西，许长史诗所谓"湖上楼"也。今趵突泉东有白雪楼，乃后人所建，以寓仰止之意，非旧迹也。

娥皇女英祠在趵突泉，今废。曾子固诗："层城齐鲁衣冠会，况有娥英诧世人。"《水经注》：泺源亦谓娥英水，以泉上有舜妃娥英庙故也。俗人但知吕仙祠矣。

宋李易安名清照，济南李格非文叔之女，词中大家。其母王状元拱辰女，亦工文章。

辛幼安弃疾亦历城人，亦词中大家，少与党怀英同学，南渡为名臣。党入金，官翰林学士承旨，尤工篆书。

德州谢生，方山郎中之兄也。尝于城北水次掘得一瓮，色黝而光可以鉴。异置于家，忽于黝光中见人影，细审之，具仙佛美人衣冠甲士种种诸相，须臾变灭，旬日后乃无所睹。

德州四牌坊西，居人掘地得古冢，中一石枕，上镂诗云："百宝装腰带，金丝络臂鞲。笑时花近眼，舞罢锦缠头。"

《闲中今古录》论李易安晚节改适，云"翁则清献，为时名臣"，又引瞿佑《诗话》"清献名家厄运乖，羞将晚景对非才"，云云。以挺之为抃，谬矣。盖以阅道谥清献，而挺之谥清宪，故致此舛讹耳。

谢肇淛《西吴支乘》云：元时吴兴三绝：赵松雪书，钱舜举画，冯应科笔。

尹旻墓在八里山，王云芝墓在龙窝山南，边贡墓在莱庄，刘天民墓在五里沟，李攀龙墓在柳沟，许邦才墓在火闸。

天心水面亭南有薛文清、王文成二公祠，东有许忠节公（逵）祠。正统间，文清以吏部尚书郭琎荐，督学山东。文成以弘治甲子典山东试，得堂邑穆文简（孔晖）为解元。忠节初令乐陵，当刘六之乱，破贼全城；后与孙忠烈公（燧）同死宸濠之变。祠中有庶子何洛文碑，又一碑刻大复先生何景明《乐陵令行》一篇。洛文即大复之孙也。

济南郡城东七十里龙山镇，即《水经注》巨合城也。汉耿弇讨费敢，进兵先胁巨里，即此。东坡《阳关词》："济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龙山马足轻。"旧注引孟嘉落帽事，固大谬，施注竟略之。以此知注书之难，而陆务观、任渊皆不敢注苏，有以也。

王文正不知药栏之坏，而时服其德量；陈彭年不知僦宅有石榴树，而人讥其躁进，其人品异也。

宋太宗问杜镐"官家"之义，镐以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为对，太宗善之。蔡邕《独断》曰："亲近侍从称曰大家，百官小吏称曰天家。""天子无外，以天下为家，故称天家也。"《汉书》东平王宇曰："今县官年少。"张晏曰："不敢指斥成帝，谓之县官。"然不明著其义，当亦称陛下，乘舆之义也。邕又曰："陛下者，天子必有近臣，执兵陈于陛侧，以戒不虞。谓之陛下者，群臣与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由卑达尊之意

也。""乘舆出于律,律云敢盗乘舆服御物,谓天子所服食者也。天子至尊,不敢渫渎言之,故托之乘舆。乘犹载也,舆犹车也。或谓之车驾。"又曰:"天子自谓曰行在所,犹言行所至也。"

澶渊之盟既成,王钦若进孤注之说,而莱公见疏。太祖朝卢多逊请移都镇州,经略攻取,俟复幽蓟,则还跸于汴,此真孤注耳。

本朝遇内朝行庆贺礼,则上率东宫拜于两宫之门内,诸王公、贝勒、贝子等从拜于门外,阁臣亦与焉,六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已下则拜于午门,最为得体。宋天圣中,明肃太后垂帘,诏皇帝率群臣上皇太后寿。范文正仲淹方为秘阁校理,上疏请皇帝率亲王皇族于内中上寿,诏宰臣率百僚于前殿上两宫寿,即今制也。事详《儒林公议》。

无锡马翀字云翎,文肃公世奇之孙,起自孤露,中康熙壬子江南乡试。诗有奇气,时时仿李长吉,而未竟其才。游京师,所皈心者独余与昆山叶文敏讱庵(方蔼),他无所诣也。归未几而病,依灵岩毅禅师于柏城庵,得领悟。一夕,索笔书偈曰:"刀斫虚空,于吾何有?十里桃花,千溪杨柳。"洎然而化,年才三十。

恶诗相传,流为里谚,此真风雅之厄也。如"世乱奴欺主,时衰鬼弄人",唐杜荀鹤诗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当",罗隐(按:此"隐"字据《清代笔记丛刊》本补)诗也。"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五代冯道诗也。"闭门不管庭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张",南宋陈随隐自述其先人藏一警句,为真西山、刘漫塘所赏击者也。

宋太祖自陈桥拥兵回,长入,祗候班乔、陆二卒长率众拒于南门,乃入自北,解衣折箭,誓不杀。咸义不臣宋,自缢。太祖亲至直舍,叹曰:"忠义孩儿!"赐庙曰忠义,易班曰孩儿。终宋之世,孩儿班帽后垂粉青头帮,为周世宗持服,直舍正门以黄罗护之,傍穿小门出入,用以旌忠。南渡景定间,又命撰二候加封碑文。惜二候之名无考,碑文见《随隐漫录》。据此,则宋历朝之褒忠可谓至矣。《五代史》乃不为韩通立传,何所忌讳耶?王子融作《唐馀录》,载韩通于《忠义传》,且冠以宋初褒赠之典,有见哉!

薛尚功《钟鼎款识》第二卷有济南鼎二,其文如《五岳真形图》。薛云是向漪传本,又云二铭字画奇怪,未容诠释,以鼎出济南,姑以名之。此吾郡典故也。然二鼎今不知所在,或已入宣和内府矣。

《枫窗小牍》言宋妇人封号,自夫人以下凡八等,如侍郎以上封硕人,太中大夫以上封令人,通直郎以上封孺人。今皆无之,硕人、孺人率为妇人之通称矣。

《枫窗小牍》记东坡一帖,录足疾方,用葳灵仙、牛膝二味为末,蜜丸,空心服,神效。

宋有杜善甫者,济南名士,善为诗。时有掌兵官远戍,其妻宴客,竟夕笙歌。善甫赋诗云:"高烧银烛照云鬟,沸耳笙歌彻夜阑。不念征西人万里,玉关霜重铁衣寒。"闻者韪之。诗见《山房随笔》。

《癸辛杂识》言刘义仲摘欧阳《五代史》之讹误,为《纠谬》一书以示坡公,云云;又言《挥麈录》云,蜀人吴缜初第,请于文忠,愿预官属,不许,因作《纠谬》,疑其别是一书。不知吴缜所著《纠缪》乃《新唐书》也,予家有旧刻本,当是公谨未睹此,故疑为一书耳。

《东坡志林》云:"唐末五代,文章衰尽,诗有贯休、齐己,书有亚栖,村俗之气大略相似。"此论固然,然齐己《白莲集》至今尚传,余尝见海虞冯氏写本,有荆南孙光宪序,篇帙完好,略无阙佚。文章流传,信有命乎!

吾家西第石帆亭玉版书屋,多大竹,常有小鸟翠色,飞鸣其间,大仅逾妇人钗梁物,或结巢坚致如罘罳,似即岭南之翡翠也。柳文畅有《咏白蘋洲翡翠》诗,则不惟粤中有之矣。李卫公有《桐花凤赋》,亦类此。《归田录》载宜春库有翡翠盏一只,形似碧玉,乃所谓翡翠屑金者,非此鸟之羽也。

《越绝》言舜父顽母嚚,兄狂弟傲,《尸子》言舜事亲养兄为天下法,是舜又有兄也。《尸子》又云其游得六人,曰雄陶、方回、续伯、牙阳、东不识、秦不空,皆贤者也;或益以灵甫为七人。然则舜既征庸,而七人者何以皆不见举?诸子之言,诞妄不经如此。《吕览》、《淮南》、《新序》、《说苑》之类,类此者多有,君子存而不论可矣。

东坡谓《史记》舜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云云,屈原云"鲧悻直以亡身",则鲧乃刚而犯上者耳;若四族皆小人,安能变四裔之俗哉?盖四族之诛皆非诛死,但迁之远方,为要荒之君长尔。此论与《竹书纪年》黜崇伯鲧合,而《史记》乃附会以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恶兽之名,杜预又以梼杌为鲧。若然,则所谓不可教训、不知话言,不惟方命圮族而已,四岳何为而举?而尧何为姑试之耶?皆不可通。《韩非子》又谓尧欲传天下于舜,鲧与共工谏,尧不听,举兵而诛鲧于羽山,诛共工于幽州。《吕氏春秋》则谓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欲为乱,比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旌,舜于是殛之羽山。审若是,则尧、舜揖让,而先以征诛,而舜乃以私憾杀鲧,何以服天下?由是黄熊、玄鱼、黄龙诸妄说,纷纷而起,禹何其不幸哉!《楚词注》,尧长放鲧于羽山,绝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

罪，与东坡之说相近，差可信。

南城陈伯玑允衡善论诗，昔在广陵评予诗，譬之昔人云"偶然欲书"，此语最得诗文三昧。今人连篇累牍，牵率应酬，皆非偶然欲书者也。坡翁称钱唐程奕笔云："使人作字，不知有笔。"此语亦有妙理。

郭文答温忠武曰："人无害兽心，则兽亦不害人。"予佩此语终身，故在世涂，官中外者四十五年，而与世澹忘如海鸥鸟，晚岁乃为风马牛不相及之事，为宵人媒蝎中伤，似郭文之言有时而不验。然适遂其鱼鸟之性，虽不敢矫情德之，亦未尝以为怨也。《观音经》云："咒诅诸毒药，所欲害身者，念彼观音力，还著于本人。"坡翁改之，实获我心耳。

赵德麟《侯鲭录》以《醉乡日月》为皇甫松持正撰，误也。持正乃皇甫湜字；松，湜之子也。

余初撰五言诗七言诗成，京师同人钞写，只有七部，即蒋京少景祁所刻阳羡本也。曲阜颜吏部修来（光敏）手钞杜、苏、黄、陆四家歌行，而以余诗次其后，日雒诵之。

古药方一两，乃今之三两也，隋合三两为一两。右见《江邻几杂志》及《侯鲭录》，今医家或未知此。

蜀道有郎当驿，即明皇雨中闻铃声处。予丙子岁过之，题诗驿壁云："金鸡赐帐事披猖，河朔从兹不属唐。却使青骡行万里，三郎当日太郎当。"三郎郎当，黄旛绰对明皇语也。

蜀道有花名龙爪花，色殷红，秋日开林薄间，甚艳；又有虫，其声清越，如击磬然。予壬子初入蜀，曾有绝句云："稻熟田家雨又风，枝枝龙爪出林红。数声清磬不知处，山子晚啼黄叶中。"《游宦纪闻》载永福古谶云："龙爪花红，状元西东。"后石壁松上生龙爪瑞花，其年萧国梁魁天下，次举黄定胪传复第一，距花生处东西各三十五里，想即此花。然山中樵苏习见，不知其为可贵也。

《游宦纪闻》记程沙随治肾虚腰痛方，杜仲酒浸透炙乾捣罗为末，无灰酒调下。又记治食生冷心脾痛方，用陈茱萸五六十粒，水一大盏煎，取汁去滓，入平胃散三钱，再煎热服。又沙随尝患淋，日食白东瓜三大瓯而愈。

干支即干枝省文，张世南云。

余昔阅高丽史，爱其臣金富轼之文，又兄弟一名轼，一名辙，疑其当宣和时，去元祐未远，何以已窃取眉山二公之名。读《游宦纪闻》云，徐兢以宣和六年使高丽，密访其兄弟命名之意，盖有所慕，"文章动蛮貊"，语不虚云。观此，则知余前疑不误。而是时中国方禁锢苏、黄文章字画，岂不为岛夷所笑哉！

雪峰百里间多篠竹，笋味甚美，寺众自三月至六月犹餍饫，是义存禅师手植。余考戴凯之《竹纪》，六七十种，而无篠竹。先方伯赠尚书府君谱竹尤多，亦不之及。近杭僧篠堂有诗名，其自号殆取诸雪峰云。篠音豁，字书云空大也。

五代杨少师凝式，旦将出游，仆请所之，杨曰："宜东游广爱寺。"仆曰："不若西游石壁寺。"凝式举鞭曰："姑游广爱。"仆又请游石壁，凝式曰："姑游石壁。"此与明陈太常音也罢相似，虽似可笑，实有云行水流之意，可以心空及第。

欧阳文忠诗："雒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考《渑水燕谈》，雒阳进花始于李文定迪，非始思公。

宋王辟之圣涂云："皇祐中，范文正公守青州，兴龙僧舍西南洋溪中有甘泉涌出，公构亭泉上，刻石记之。幽人逋客，往往赋诗鸣琴烹茶其上，日光玲珑，珍禽上下，真物外之游。欧阳永叔、刘贡父皆有诗刻石。青人目之曰范公泉。"按范公泉非一，今益都西南百八十里颜神镇城东秋谷有范公祠，泉清泠，出祠中，东北流，合城西之笼水，亦名颜娘泉。北流历淄川、长山、新城，为孝水，邹平长白山东峰上之书堂，西峰下之醴泉寺，皆有范公泉。盖文正幼随其母，流寓长山，读书长白山中，又往来秋谷，故范泉有三，皆其孤贫流寓时读书之迹，而青州之范泉，则既贵后宦游之迹也。世或不知，故详著之。

海宁陆处士冰修（嘉淑）昔在京师，与施愚山（闰章）、梅耦长（庚）每夕必过予邸，不冠不袜，纵谈至夜分始别去。陆有绝句纪事云："科跣到门衣，不船船襟纫。"盖方言也。若杜子美"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纪实事，《冷斋夜话》以为用方言，则凿矣。

武林陆圻，字丽京，晚号讲山，隐居卖药。后游岭南，礼天然禅师，法名今龙。又常游温、台诸山中，无定所，或云有见之武当者，终不详其踪迹也。或以问洪升昉思，答以口号曰："君问西泠陆讲山，飘然瓶钵竟忘还。乘云或作孤飞鹤，来往天台雁宕间。"升，予门人，以诗有名京师。遭家难，流寓困穷，备极坎廪，归杭，年余五十矣。甲申，自苕霅归，落水死。其诗大半经予点定，不知其子能收拾否？蒲州吴雯天章，诗尤超逸，予尝目为仙才，亦以甲申病殁于家，皆士之才而不遇者，而天终厄之如此，惜哉！

予童子时，常梦人属对，出句云："君子有酒旨且多。"予应声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觉而不知所谓，后亦卒无验云。

卷 十

昭王南征，其君子化为猿鹤，小人化为沙虫，疑是诞罔语耳。然世颇有此事，如望帝化杜宇，牛哀、李委化虎，郗后化蟒，李林甫化牛之类。《清波杂志》载章惇化猫，《泊宅编》载冯拯化驴，甚异，不知卢杞、柳璨、蔡京、秦桧、史弥远、严嵩之徒，又当化何物耳。桧墓在金陵城南牧羊亭，至今呼为狗葬，则其化韩卢必矣。

玉川子诗"《春秋》三传束高阁"，后世乃有故实暗合者，可为一笑。常秩治《春秋》学，著书数十卷，后以王安石荐起，安石不喜《春秋》，秩遂讳之。时两河告饥，诏青苗钱权行倚阁，或戏秩曰："君之《春秋》亦权倚阁乎？"故予谓秩与种放皆穿窬小人，而无识者犹载之《隐逸传》，不大谬耶？

广东巡抚石文晟疏言番禺县已故儒士李无械妻何氏年百有一岁，例请旌表，下礼部议，允行。

李义山《对雪》诗"欲舞定随曹植马，有情应点谢庄衣"，虽非上乘语，然尚不失雅驯。《墨客挥犀》载罗可二句云："斜侵潘岳鬓，横上马良眉。"则晚唐五代恶道，所谓下劣诗魔者也。雅俗之间，不可不辨。

《老学庵笔记》：陈师锡家享仪，以冬至前一日为冬住，又云《唐·卢顼传》云，是日冬至除夜，乃知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谓之除夜。吾乡三十年前冬至节祀先贺岁，与除夕、元旦同，近乃不行，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乙酉夏山东多疫，忽有乡人持斋素者言以五月晦为除夕，禳之则疫可除，一时村民皆买香烛祀神祇祖先，亦妖言也。

康熙乙酉五月十八日，大风从西北来，先以黄气，继以赤气，气过而风，昼晦，大树皆拔。蒲台县之陈化镇，有三人同行，风至伏田间，及风息，则三人伏处皆成坟如新筑者，三人者皆死其下。又人家造屋三间初就，忽移置五里外，梁柱瓦甓如故。此与丁巳五月朔京师之风同。

《后汉书》：雒阳男子夜龙以弓箭射北阙，龙有从兄阳。夜，姓也。

放翁笔记谓古所谓揖，但举手而已，今所谓喏，乃始于江左诸王。然则汉汲长孺长揖大将军，当是举手耳，然何以云长揖耶？

《梁园风雅》，明雍丘赵彦复微生、临清汪元范明生所撰，自李献吉、何仲默、王子衡、高子业以下凡八人，义例严洁。予常劝宋中丞牧仲合刘钦谟《中州文表》刻之吴中，以备河南文献。乙酉六月，适寄到《风雅》新刻本，乃嘉定门人陆廷灿校刊者。予笑谓座客曰："吾为朋友谋则善矣，吾乡文献乃听其放失，可乎？"故尝欲辑海右六郡前辈作者遗集五十家，断自洪、永已来，如许襄敏彬、黄忠宣福、秦襄毅紘、马文简愉、刘文和珝、毛文简纪、王叔武宗文、靳两城学、颜蓝田玉夫、殷近夫云霄、穆文简孔晖、边尚书贡、刘希尹天民、许尚书成名、王文定道殷、文庄士儋、冯闾山裕、子汝强惟健、汝行惟敏、汝言惟讷、李沧溟攀龙、李伯承先芳、苏侍郎祐、杨太宰巍、刘范东隅、吴太宰岳、戚少保继光、子子冲澹、龚方洲秉德、于文定慎行、兄厖眉生慎言、郭鲁川本、傅金沙光宅、于念东若瀛、李愚谷舜臣、李中麓开先、邢子愿侗、公文介鼐、弟举人浮来鼒、冯文敏琦、钟尚书羽正、谢茂秦榛、许殿卿邦才、从叔祖伯石象艮、季木象春、高孩之出、邹养浩颐贤、先伯父侍御府君与胤、卢德水世㴶、王湘客若之、刘节之孔和、张元明光启、徐东痴夜、董樵谷樵辈，撷其菁华，都为一集。守官京师四十余载，匆匆未暇。今归田矣，而髦及之，耳目神理非复故吾，不知斯志能终遂焉否也。聊志此以俟他日(乙酉六月廿二日西堂书)。

小说演义亦各有所据，如《水浒传》、《平妖传》之类，予尝详之《居易录》中。又如《警世通言》有《拗相公》一篇，述王安石罢相归金陵事，极快人意，乃因卢多逊谪岭南事而稍附益之耳。故野史传奇，往往存三代之直，反胜秽史曲笔者倍蓰。前辈谓村中儿童听说三国事，闻昭烈败则颦蹙，曹操败则欢喜踊跃，正此谓也。礼失而求之野，惟史亦然。《平妖传》多目神借用吕文靖事，指使马遂乃北寺留守贾魏公所遣，借作潞公耳。郑毅夫有《马遂传》，严三点已详予《居易录》。

灵宝许氏茔在县东数里，背冈阜，面黄河，以河北中条山为案。襄毅公冢在西，庄敏、文简而下诸子孙以次而东，形势极河山之雄壮。蔡京葬其父于杭之临平，以钱唐江为水，越之秦望山为案，尤据江山之胜，然京与其子攸、絛辈皆不得其死。堪舆之说，其足恃乎？亦存乎其人也。

笔记言宋时前辈遇通家子弟请设拜，既受之，则设席望其家遥拜其父祖，乃坐。又一书记米元章与人书，至某再拜，则置笔几上，正衣冠，对书再拜。又苏、黄、晁、张门状皆手书。又前辈与人书言，除批答门状外，未尝自书。昔人于酬接书问间古道如此，今后辈不知先进遗风者多矣。

青浦县有地名孔宅，相传隋苏州刺史孔子三十四

代孙祯葬先圣衣冠处。乙酉南巡，驻跸松江府，御书“圣迹流徽”扁额，及二陆祠、董其昌家祠“芝英云气”扁额颁赐，谕其昌孙候铨州同建中送吏部先用，得荆门州，皆旷典也。

余前记梵书薜荔为饿鬼，又按《酉阳杂俎》云，人犯五千恶为五狱鬼，万恶乃堕薜荔也。

华山玉泉院山荪亭大石旁，有无忧树四。《酉阳·贝编》云：“无忧树，女人触之花方开，亦兰称待女花之类。”

荆州街子葛清，自项以下遍体刺白居易诗，凡三十余处，人呼为白舍人行诗图。此视书团扇绣弓衣者奇矣，而出于市井之流，尤奇之奇。

宋靖康间，东京织帛及妇人首饰皆备四时，如桃、杏、荷、菊、梅花之属，谓之一年景。予昔使东粤，过赣，报谒丁雁水佥宪，留饭园亭。时甫过上元数日，瓶中插杂花，如桃、梅、桂花、佛桑之属皆盛开。予戏语雁水：“君可谓四时之气具备。”比过岭，则芭蕉隆冬亦不凋，始知摩诘雪中芭蕉未可轻议，特粤中雪不易得耳。

宋士大夫以四六笺启与手简骈缄之，谓之双书。后益以单纸，直叙所请，谓之品字封。后又变而为札子，多至十幅。淳熙末，朝士以小纸高四五寸、阔尺余相往来，谓之手简。予家所藏万历中先达名人与诸祖父书札，皆用朱丝阑大副启，虽作家书亦然。五十年来乃易为寸楮，日趋简便，而古意无复存矣。

放翁云汉嘉荔子熟时，凌云山、安乐园皆盛处。余昔过嘉州，考图经，明时止有会江门一株，熟时专供蜀府，他即无有。献贼乱蜀后，并此一株亦不复存矣。

宋写书多用蒲圻县纸，今殊不闻。

宋人诗至欧、梅、苏、黄、王介甫，而波澜始大，前此杨、刘、钱思公、文潞公、胡文恭、赵清献辈皆沿西昆体，王元之独宗乐天。然予观宋景文近体，无一字无来历，而对仗精确，非读万卷者不能，迥非南渡以后所及。今人耳食，誉者毁者，皆矮人观场，未之或知也。

吴江门人徐翰林电发（釚）寄《西村集》，集凡二十八卷，其乡先辈史鉴明古著也。明古，成化间高士，与沈启南齐名，而与吴原博、王济之、李贞伯友善，为三原端毅公所知。按集中有《曾祖文质府君行状》，只言洪武中缚贪吏诣阙事，无一语及靖难，而吴文定为明古表墓，止云“曾祖彬”，亦无一语及逊国，则《致身录》之作果不足信。然当时胡为而有此说，遂传千古之疑，虽博洽谙典故如虞山钱公，亦不能知也。集是陈仲醇继儒选，初字醇儒。

《后汉·严光传》：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今临淄县南十里淄水上有钓台，传是子陵故迹，而与七里濑钓台隐显迥别。此水一号龙女水，又名裙带水。

《渑水燕谈》记王黄州题孙仅《文编》云：“明年再就尧阶试，应被人呼小状元。”仅果继兄何复第一。世以元之为知人。予昔在京师，丙辰榜后，常熟归少詹孝仪（允肃）以举子下第留京师，每徒步造予寓舍，以诗卷相质。予语之曰：“君书法既工，而新诗无一怨尤憔悴之语，将来必状元及第。”己未胪传果第一。又丁丑常熟严宝成虞惇、癸未闽县赵书山晋，予皆决其必登鼎甲，已而二君先后榜眼及第。二君皆予门生也。

庆历中，苏子美进奏院祠神事起，无敢救解者，韩魏公从容言于仁宗曰：“舜钦一醉饱之过，止可薄治之，何至如此。”帝悔之。欧阳兖公作《苏氏集序》云：“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过，至流落以死。”正用韩公语，而志中不载其事。

田告字象宜，笃学有文，少学诗于陈希夷，东游过濮，客于王元之。会河决，著《禹元经》三卷。已而得水树于济南明水，将隐居焉，贻书徐常侍铉，铉答曰：“负鼎叩角，顾庐筑岩，各由其时，不失其道，在我而已，何常之有！”遂决高蹈。筮《易》遇睽，因自号睽叟。从学者常数百人。淳化中，韩丕言于天子，召赴阙，诏书及门而卒。皇祐中，济南翟书裒其文四十八篇，析为三卷，又次其出处作《睽叟别传》。今明水在章丘城南，土鼓县故城西，亭山县东北，曰净明泉，在百脉泉西北，即绣江之源也。《齐乘》云，朗公谷，诸水东西伏流，西发趵突，东发百脉，所谓金霏碧渟，韵琴筑而味肪醴者也。此吾乡高逸第一流，昔撰《古欢录》遗之。夏日雨过，读《渑水燕谈》，得告事，因略述《水经注》、《元和郡县志》、《齐乘》而著于篇。

皇祐五年，王汾擢进士甲科，唱名日，左右奏免解，进士例，当降甲，仁宗览家状曰：“汾先朝学士禹偁曾孙。”遂不降甲，后又以元之孙超升朝籍。元之以直道不容于太宗，而仁宗特擢其孙，与苏、黄党禁于徽宗，而其孙与甥皆见擢于高宗事同。直道固不终泯，而仁宗、高宗之怜才亦古今所罕觏也。汾本名元宗，字彦祖，以梦改名。

唐开元二十七年，诏追谥孔子文宣王，命其后嗣褒圣侯改封嗣文宣公。宋初孔氏子孙袭封，仍唐之旧。仁宗纳祖择之言，改封衍圣公，至今因之。

左必蕃，广州顺德人，由监察御史出知扬州府。乙

酉，上南巡，嘉其清节，特擢太常寺少卿，以难其代，仍命知府事。

宋初文士称高、梁、柳、范，谓高弁、梁周翰、柳开、范杲也。在杨、刘之前，而人多不知。

祥符中，刘偁为陕州司法参军，廉慎至贫，官罢无以办装，卖所乘马，跨驴以归。魏野以诗送之云："谁似甘棠刘法掾，来时乘马去骑驴。"真宗祀汾阴，见野诗，叹赏久之。时偁为江南幕官，召至以为京官，知青州博兴县。后有差除，上曰："得如刘偁者可矣。"不数年，亟迁主客郎中。今博兴名宦不知祀偁否？录之以备遗阙云。右见《渑水燕谈录》。

乙酉，自济南至青州，诸郡县皆有狼灾。

李石《续博物志》言：刘亮合仙丹，得白蟾蜍、白蝙蝠，服之立死；又陈子真得蝙蝠，大如鸦，食之，一夕大泄而死。又云丹水有石穴，蝙蝠百岁者倒悬，得而服之，使人神仙。其自相矛盾如此。

薏苡一名簳珠。

《续博物志》言：文帝撰《五经尚书大传》，使掌故欧阳生等受《尚书》于伏生。按《汉书》，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非欧阳生。欧阳生字和伯，千乘人（今乐安县）。事伏生，授倪宽，宽又授孔安国，其源流如此，非以掌故往受经者也。志又云漯水有伏生墓，亦非漯，乃獭之讹。

磻溪在郿，而李石云磻溪在汲郡，有太公泉、太公庙，附会可笑。

人死为鬼，鬼死为聻。李石以聻为沧耳虎，音积。又有你音，指物貌，禅家有此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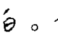
飞廉，纣时诸侯，或以为恶兽，头似羊；又以为神禽，头似鹿。此亦以梼杌为鲧之类。又方书之漏芦，一名飞廉。

《高丽人参赞》："三椏五叶，背阳向阴。欲来求我，椵树相寻。"椵木叶似桐，甚大而阴多，人参生其阴。（《人参谱》）

上金谓之紫磨金，刘迎诗："紫磨金饼瞰扶桑。"迎字无党，莱州人。

《湘州记》：蔡子池南有蔡伦舂纸臼。今成都万里桥西江岸，有薛涛造笺石臼，或云是蜀府造笺处。

杨汝士于杨于陵座上赋诗云："文章旧价留鸾掖，桃李新阴在鲤庭。"元、白叹伏。汝士归谓子弟曰："今日压倒元、白！"又在洛中，裴晋公夜宴，汝士诗云："昔日兰亭无艳质，此时金谷有高人。"元、白失色。此本一事，而重复误书之耳。按裴、白在洛与刘梦得多倡和联句，裴诗所谓"成周文酒会，吾友胜邹枚，唯忆刘夫子，而今又到来"，是其事也。是时文宗太和七年癸丑，白罢河南尹，再授宾客分司；八年甲寅，裴为东都留守；开成元年丙辰，刘分司东都，杨汝士东川节度使；二年丁巳，留守裴侍中修禊于洛，合宴舟中。先是太和五年，元已薨于武昌，安得与乐天、汝士同在洛中裴宴赋诗耶？小说之不考而妄语如此，可笑也。

《癸辛杂识》记宋十五帝御押，太祖：（元押），太宗： （元押），真宗（阙）。仁宗： 。今益都孙相国沚亭（廷铨）《颜山杂记》所录，凤凰岭玉皇宫石刻宋四圣御押，殊不同，太祖： ，太宗：，真宗：，仁宗（泐阙）。并载之，以备参考。

《白氏文集记》云："家藏之外，别录三本，一置东京圣善寺钵塔院，一置庐山东林寺经藏，一置苏州南禅寺千佛院。"《渑水燕谈》云："庐山寺白集七十卷，广明初为高骈强取去，后四十年，有王长史者，遍求善本，较正而藏之，寻又易去，颇多舛谬。真宗诏取至都下，命侍臣以诸本参订缮写，付寺僧谨藏之。"真宗可谓右文之主也。

《邻几杂志》：雄霸间塘泊，冬月载蒲苇，皆用凌床，虽官员亦乘之。今京师之俗犹然，谓之冰车。

太仓崔华，字不雕，予门人也。工诗画，常有句云："丹枫江冷人初去，黄叶声多酒不辞。"予极爱之，呼为崔黄叶。历城族子苹，字秋史，壬午举人，有句云："乱泉声里才通屐，黄叶林间自著书。"予亦呼为王黄叶。初予少年，和李清照《漱玉词》云："郎似桐花，妾似桐花凤。"刘公㦷（体仁）戏呼王桐花，邹程村（祇谟）云："崔黄叶自合作王桐花门生耳。"

同年祁工部珊洲（文友）官庐江令，有绝句云："昨夜东风吹雨过，满江春水长鱼虾。"予戏之曰："古人警句例标美名，欲呼兄作祁鱼虾，必不乐受，奈何？因忆宋人有呼梅圣俞为梅河豚者，敢援此例。"一座皆笑。

《邻几杂志》云："审刑奏案，贴黄上更加撮白，撮白上复有贴黄。"今不知撮白为何语。《石林燕语》又谓之引黄。

鳆鱼产青莱海上，珍异为海族之冠。《南史》有饷三十枚者，一枚直千钱。今京师以此物馈遗，率作鲍鱼，则讹作秦始辒辌中物，可笑。又一郎官，馈岁单有烧鸦，见之愕然，徐问之，乃鸭之讹耳。

李贽极称武瞾、冯道，亦犹丁谓以曹操、司马懿为圣人，夏竦美李林甫相业。君子小人，各从其类如此。

周密记德寿宫中秋赏月之所，桥用白石甃之，莹彻如玉，以金钉铰，桥下皆千叶白莲花。御几御榻瓶炉酒器，皆以水精为之。水南皆宫女奏清乐，水北皆乐工吹笛。此视明皇月宫之游，岂有人间天上之异。又《桯史》云德寿在北内，孝宗将以元旦举庆典，有北贾携通天犀带一进于内，带十三铐，铐皆正透有一寿星扶杖立云云，亦奇物也。

东坡十岁读《范滂传》，慨然太息，愿效之。山谷晚谪宜州，为宜倅余某之子滋、浒默书《范滂传》，才忘二三字。孟博一传，檃括苏、黄始终乃尔。志士仁人，千载而下，犹为感愤。山谷书《范滂传》，后藏赵忠定家，事见《桯史》。

《癸辛杂志》云：治喉闭用帐带散，惟白矾一味，或不尽验。南浦有老医教以用鸭嘴、胆矾研细，以酽醋调灌。有铃下一老兵妻患此垂殆，如法用之，药甫下咽，即大吐，去胶痰数升，立差。又治眼障，用熊胆少许，以净水略调，尽去筋膜尘土，用冰脑一二片，痒则加生姜粉些少，时以银箸点之，奇验。赤眼亦可用。

陆务观作姚平仲传，言隐蜀青城山，时出至丈人观，紫髯郁然，走及奔马。《癸辛杂识》又云李次仲遇姚平仲于庐山。岂晚又出蜀远游，乃至吴、楚耶？

周公谨述括苍陈坡言，治痘疮色黑倒靥唇口冰冷方，用狗蝇七枚，擂碎，和醅酒少许调服，移时即红润如旧(冬月蝇藏狗耳中)。又治痘毒上攻内障方，用蛇蜕一具，净洗焙燥，再用天花粉等分细末之，取羊肝破开，入药末于内，麻皮缚定，泔水煮熟切食之，旬日即愈。

古人作墓志行状，多云皇祖皇考，余尝疑之，未达其义。周密云：《诗》"思皇多士"，《诗记》引颜注《汉书》云"美也"；《急就章》注云"正也，大也"；《泰誓》孔传训皇为前。

宋人书感激曰感矶，取《孟子》"是不可矶也"，注云："矶，激也，义与激同。"然亦凿矣。

《荆楚岁时记》：河鼓谓之牵牛，黄姑即河鼓也。古诗云："黄姑织女时相见。"李后主诗云："迢迢牵牛星，渺在河之阳；粲粲黄姑女，耿耿遥相望。"则又以黄姑为织女，不知何据。

《大唐新语》谓梁简文好作艳诗，江左化之，谓之宫体，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集》以大其体。今观《玉台新咏》所录，皆靡靡之音，正足推波助澜，何区雅郑。此集予在京师曾见宋刻，今吴中寒山赵氏翻刻本可谓逼真。

唐初御史里行之名，自马周始。又云武后革命，恐人心不附，供奉官正员之外，又置里行御史遗补，有"车载斗量"之谣。

《大唐新语》："李袭誉性俭约，好读书，写书数万卷，谓子弟曰：'吾不好货财，以至贫乏。京城有赐田十顷，可以充食；河南有桑千株，可以充衣；写得书万卷，可以求官。汝曹第勤此三事，何求于人？'"右数语可作家训，故录之以示子孙。

隋时天子及贵臣多著黄纹绫袍、乌纱帽，百官皆著黄袍及衫，出入殿省，见《大唐新语》。臣下得著黄，亦太凌僭矣。至唐始有紫绯青绿之别。

庄子与释氏不甚相远，唐傅奕精于庄老，而力诋佛教，殆不可解。

握拳透爪，世但知颜鲁公。《独异志》云，晋中书令卞忠贞殉苏峻之难，后盗发其墓，面色如生，两手皆拳，爪甲穿于手背，与鲁公同。

唐文皇病痢，诸医不效。金吾长史张宝藏进方，以乳煎筚茇服之，立差。

唐玄奘法师摩顶松，在齐州灵岩寺。师取经西域归，始住长安洪福、大慈恩二寺及宜君玉华宫译经耳。灵岩属今长清县，图经但以为佛图澄卓锡之地，而不知玄奘，故著之。

后汉马略，闭户读书，十年不出，三日一食，乡里谓之潜龙，此在卧龙之前。

宋宇文伯修藏一古鼎，款识曰"辇酌宫"。按班书《宣帝纪》"常困莲勺卤中"，如淳注："莲音辇，勺音灼，县名。"《雍录》曰："汉莲勺县，唐之下邽县也。"《元和志》曰："下邽东二十三里有莲勺故城。"然《三辅黄图》、《雍录》所载汉宫殿名甚详，无所谓辇酌宫者；莲勺，诸书皆言县名，亦不言有宫。著之以俟博雅如刘原父者。

孙思邈《千金方》：人参汤须用流水煮，用止水则不验。(《人参谱》)

沈存中《笔谈补》云："前世风俗，卑幼致书，尊者但批纸尾答之，谓之批反，如诏书批答之义。故纸尾多作敬空字，谓空纸尾以候批反耳。"按昔人谓谨空之空，乃九拜之空首拜也。二说互异。(《周礼·春官·大祝辨》，

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顿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动,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肃拜。)

《新唐书》如近日许道宁辈画山水,是真画也;《史记》如郭忠恕画,天外数峰,略有笔墨,然而使人见而心服者,在笔墨之外也。右王楙《野客丛书》中语,得诗文三昧,司空表圣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者也。

郭忠恕著《佩觿》、《汗简》二书,并载《宋史·艺文志》。而《汗简》不传于世,今秀水朱氏有钞本六卷,吴门新刻,逼古可宝也。首有李建中题云:"《汗简》元阙著撰名氏,因请见东海徐骑省(铉),云是郭忠恕制,复旧臼字部末□字注脚赵字下,俱有臣忠恕字,验之明矣。"后有天禧二年七月十七日开封府判官虞部员外郎李直方序,又庚寅六月所南郑思肖《为山硐叶君题汗简后》,是书所援据自古文《尚书》以下凡七十一家,多今世未见者。

尝见人家灶侧多促织,窃疑之。偶读《酉阳杂俎》云:"灶马状如促织,而稍大,好穴灶侧。灶有马,足食之兆。"

济南明湖蛙不鸣,潍县无蝉,或阅数年间闻其声,则置酒竞往赏之,以为异事。

段柯古云:《竹谱》竹类三十九。按戴凯之《竹谱》乃七十余种。

宋英宗守文令主,然其知人之哲,尤不可及。旧制,御史阙,令中丞及翰林学士知杂迭举,英宗内批自除二人,范尧夫以江东转运判官为殿中侍御史,吕微仲以三司盐铁判官为监察御史里行。如此用人,虽唐虞三代盛际,何以加之?使神宗能守家法,何至王、吕辈纷纷乱天下耶?御史里行始于唐初,迄宋尚仍之不改。

政和间,以诗为元祐学术,御史李彦章遂上疏,论渊明、李、杜以下皆贬之,因诋鲁直、少游、无咎、文潜,请为科禁,至著于律令,云"诸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其纰陋一至于此。是时大臣朝士皆安石之馀孽,然安石惟欲废《春秋》耳,其诗实于欧苏间自成一家,亦可概谓元祐学术乎?此古今风雅一大厄也。

叶石林云:晋宋间佛教初行,未有僧称,通曰道人;宣和崇道教,改沙门曰德士。道人、德士,正是绝对。

《避暑录》言:吕文穆蒙正为父龟图所逐,衣食不给,龙门寺僧识其贵人,延致寺中,凿山岩为龛以居之,凡九年。后诸子即石龛为祠堂,名曰肄业。富大忠为之记。今人以传奇有破窑之说,志书亦沿俗论,但言窑而不知有龛,并龙门僧亦湮没不传,可惜也。

劳山多耐冬花,花色殷红,冬月始盛开,雪中照曜山谷,弥望皆是。说者谓即南中之山茶,然花不甚大,所云海红花是也。

赵俊字德进,归德人(宋为南京)。伪齐刘豫起为虞部员外郎者三,以告强畀其家,卒力却之,凡家书文字一不用豫僭号,但书甲子。此亦一陶渊明也。又南唐自显德五年用中原正朔,士大夫以为耻,碑文但书甲子,见《懒真子》。

古来如谢康乐、宗少文辈,癖好山水者多矣。明临海王恒叔(士性)宦游所至,辄登临山水间,穷极幽奥,作游记数十篇。江阴徐霞客终身于游,至历绝域徼外,牧翁为作传,可谓好事者矣。予同年吴君,顺治末进士,尝游武林,宿留数月始归。予询以西湖、西溪诸名胜,曰:"皆不知也。"询其未往游之故,则大笑曰:"吾跋涉水陆二千余里,岂为山水往耶!"予为先兄西樵言之,以为人嗜好迳庭乃如此。

《石林避暑录》述景修言:"往以九月望夜道钱唐,与诗僧可久泛西湖,至孤山,时已夜分,月色正中,湖面渺然如镕银,傍山松桧参天,露下叶间,蕤蕤皆有光,微风动湖水,晃漾与林叶相射。可久清癯苦吟,坐中不胜寒,索衣无所有,空米囊覆其背,以为平生得此无几。"此一段文字非东坡不能道。景修姓张,字敏叔,常州人也。

唐望江令鞠信陵诗,予向从《万首绝句》得三首,录之。顷又从王楙《丛书》见一联云:"台笠看山雨,渚田耕荇花。"语最工,而不得全篇。

晋简文帝郑后讳阿春,故晋人谓皮里阳秋,孙盛《晋春秋》为《阳秋》。梁武帝小名阿练,改练为绢。今绢布之绢,俗罕知其为练矣。

鸱夷,河豚也。㗊蒲,海蜇也。西施舌,海燕所化,久则复化为燕。鲵三腮,鲈四腮。

富文忠公不以文章见长,《康节外纪》载其《过尧夫》一诗云:"先生自卫客西畿,乐道安闲绝世机。再命初筵终不起,独身穷巷寂无依。贯串百代尝探古,吟咏千篇亦造微。珍重相知忽相访,醉和风雨夜深归。"颇可诵。

冯元成《雨航杂录》云:"皇甫百泉与王弇州名相埒,时人谓百泉如齐、鲁,变可知道;弇州如秦、楚,强遂称王。"此二语最是确论。

卷十一

石林言:在建康见唐汾州刺史李暹告,开元二十年

七月六日，下列银青光禄大夫守兵部尚书兼中书令集贤殿学士萧嵩、侍中兼吏部尚书弘文馆学士光庭（裴不书姓），学士结衔皆在官下，据此则集贤、翰林诸学士结衔在官上始于五代，可信不疑。

宋宰执享有高寿者五人：张邓公八十六，陈文惠八十二，富郑公八十一，杜祁公八十，文潞公九十二。此叶少蕴所记，尚有李文定、庞颖公二人，皆未及八十。

《泊宅编》："欧阳子守滁，作《醉翁亭记》，后四十五年，东坡为大书重刻，改《泉洌而酒甘》为'泉甘而酒洌'，今读之实胜原句。"此碑予乙丑过滁游琅邪山见之，搨得数纸。

方勺引刘中垒谓"泥中"、"中露"，卫二邑名，《式微》之诗，盖二人所作，是为联句所起。此说甚新，然不知有据依否。

《异闻录》：唐明皇以八月五日生。宋文贞公璟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凡月之五日皆可称端午也。

《异闻录》：三月为一时，两时为一行，两行为一季，二年半为一双，以闰月兼本月，此谓月双，五年再闰为闰双。今止谓三月为一季耳。

七夕之说，自三代以来，相沿旧矣。宋太平兴国中，诏以七日为七夕，著之甲令。而其后多以六日为七夕，名七夕而用六，不知起于何时，右见《异闻录》。按《东京梦华录》，初六、初七晚，贵家多结彩楼于庭，谓之乞巧楼。则当时初六初七两日皆可乞巧，遂相沿而不察耳。然今并无初六为七夕之说。

文潞公带平章事三十七年，本朝惟高阳李文勤公（霨）居内阁二十七年，宛平王文靖公（熙）在内阁二十年，二公皆为首揆最久。而王公始终恩礼之厚，尤为本朝宰臣第一，予撰《文靖神道碑》，具书之。

叶少蕴言：唐及国初京师皆不禁打伞，五代始命御史服裁帽，淳化初又命公卿皆服之。既有伞，又有帽，故谓之重戴。祥符后惟亲王、宗室得用伞，其后通及宰相、参政。今裁帽席帽分为两等，中丞至御史、六曹郎中于席帽前加全幅皂纱，仅围其半为裁帽，员外郎以下则无之，为席帽。按此制似古妇人幂䍦，今眼纱之类，而名为裁帽，不可解。又按张洎《题右丞画孟襄阳吟诗图》云："襄阳之状峭而瘦，衣白袍，靴帽重戴，乘款段马。一童总角，负琴而从。"观其图，乃帽上加皂色幅巾，垂于肩后，但不似幂䍦掩面耳，殊近裁帽之制。而谓伞与帽为重戴，岂唐、宋所谓重戴，又有殊异耶？

前备载宋太祖至仁宗四圣御押互异，《石林燕语》又记王安石作押，先横一画，左引脚，中为一圈，圈多不圆。时谓押歹字。予谓以歹为石，与安石为人名实亦自相副。前辈有集古名臣花押为一书者，唐谓之花书。

唐人科场率多请托，主司多隔岁预定，乃至榜帖亦有令举子自为者，《摭言》所载，几同儿戏。至宋初始革其弊，如范质为相，其侄杲夙受知陶谷、窦仪，而不敢就试。李昉为相，其子宗谔唱名，辞不入，被黜，文正罢相，方再登科。先进遗风，与明王忠肃、王端毅二公辉映前后，良可敬也。若秦桧、张居正之徒则反是。

宋世士大夫最讲礼法，然有不可解者二：仕宦卒葬，终身不归其乡，一也。阀阅名家，不以再嫁为耻，如范文正幼随其母改适朱氏，遂居长山，名朱说。既贵，凡遇推恩，多予朱姓子弟。其长子纯佑与王陶为僚婿，纯佑卒，陶妻亦亡，陶遂再婚范氏长姨，忠宣但疏之而已，文正辄听其改适，不为之禁，尤不可解也。

交梨火枣，相沿称之，未达其义。《蠡海集》云，梨春花秋熟，实苍花白，有金木交互之义，故曰交梨，非谓交州也。

宗室红兰主人工诗画，有《玉池生集》，又刻郊、岛二家诗，曰《寒瘦集》。生于富贵，而其胸怀萧洒乃尔，亦奇。又镇国将军博问亭自号东皋主人，亦以诗名，刻《白燕栖诗》若干卷。天潢多好学如此，足见本朝文教之盛。

佛果禅师云："阎浮提雨净水，具诸天相。方时大旱，雨忽降，莫知其价，此兜率天上雨摩尼也。方欲收禾，霖雨不止，此阿修罗中雨兵仗也。甘雨及时，人皆饱足，此护世城中雨美膳也。"乙酉春无雨雪，四月、闰四月，麦秋将届，犹不雨，至五月乃沛然霑足，其后连雨，幸旋晴霁，而田家时有恒雨之惧。兜率、修罗在反掌间，信天道之难测也。

马永卿云：常见李西台所书小词中，罗敷作罗纣。后读《汉书》，昌邑王贺妻十六人，其一人严罗纣，纣音敷。敷作纣，必有据依，当询之攻六书者。

臧武仲名纥。纥，恨发反，字书云下没切，痕入声。《懒真子》云，唐萧颖士性轻薄，有同人误读臧武仲名，讥之曰："汝纥字也不识！"今俗语云瞎字也不识，盖纥字之讹。

黄山谷名庭坚，皋陶字也，或曰即高阳氏八才子之一，字曰鲁直。《懒真子》云："慕季文子之逐莒仆，故曰鲁直。"

《归田录》称杨文公大年作文，则与宾客饮博投壶奕棋，而不妨构思，挥翰如飞，文不加点，门人传录，疲

于应命，真一代之文豪。欧公一代文宗，而其推服前辈如此，益知石徂徕《怪说》之妄。且柳开、穆修之徒，视欧阳岂止如陈涉之启汉高耶？

田元均为三司使，性宽厚，有干请者，虽不从，必温颜强笑以遣之，语人曰："为三司使数年，强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皮。"《月泉吟社》有谢诗赏答启云："恭惟某官，笑面如靴。"盖用此语。不惟欠雅驯，亦本非佳语，而援以为赞颂之词，谬矣。

取大蒜一握，道上热土杂研烂，以新水和之，滤去滓，灌之，治卒然中暑气闭，即苏，见《避暑录》。

明时称大学士曰阁学，今但称中堂，而称学士为阁学。按阁学之名起于宋宣和末，陈亨伯为龙图阁直学士，称龙学；显谟、徽猷二阁直学士欲效之，而难于称谟学、猷学，乃易阁学。然古称大学士止曰大学，明《殿阁词林记》又有殿学、阁学、詹学诸名。

刘原父、贡父博雅为北宋第一流，惜《公是》、《公非》二集不传，故后世之名出欧、苏下耳。如石林拈原父诗句云："凉风起高树，清露坠明河。"此亦何减元晖、仲言、襄阳、苏州耶？

菌毒往往至杀人，而世人不察，或以性命殉之。予门人吴江叶进士元礼(舒崇)之父叔，少同读书山中，一日得佳菌，烹而食之，皆死。予常与人言以为戒。又枫树菌，食之则笑不可止。陶隐居《本草注》，掘地以冷水搅之令浊，少顷取饮，谓之地浆，可疗诸菌毒。

周体观伯衡，遵化州人，顺治己丑进士，以庶吉士出为给事中，外补饶九南道副使。与施愚山(闰章)同为江西监司，又同年也，其风流好事略相似。有《过黄州》绝句云："不见当年刘克猷(子壮，己丑状元)，西风吹泪古黄州。旧时江路能来否？落日招魂故驿楼。"殊不愧古人也。予兄叔子(士祜)《重经采石感怀曹梁父》二绝句云："忆向江干惜别离，黄昏石壁共题诗。今来寂寞空江上，独酹青莲夜雨祠。""禅榻何人对寂寥，短檠和泪雨潇潇。若为洒向寒江里，月黑云深欲上潮。"亦不减周作。梁父，姑孰文士，好交游；其兄森，字沧波，与予善。

"时闻西窗琴，冻折三两弦"，孟东野诗也。"净几横琴晓寒，梅花落在弦间"，杨慈湖诗也。"松枝落雪满琴弦"，倪云林诗也。"鲥鱼出水浪花圆，北固楼前四月天。忽忆戴颙窗户里，樱桃风急打琴弦"，予在广陵时诗也。此诗今不存集中。

罗森字约斋(按：此处至"舌短语音不"几字原脱，据《清代笔记丛刊》本补)，大兴人，顺治丁亥进士，舌短语音不正。自县令累官开府，所至以贿闻，为四川(按：此"四川"二字据《清代笔记丛刊》本补)巡抚，黩货不已，诸子从容谏曰："大人位中丞，齿高矣，家已粗给，何必孳孳于此？"谛听久之，答曰："汝曹何知，多多益善。"

八米卢郎，或云八采，说者纷纷不一。按《太平广记》止是八咏耳。魏高祖山陵，诏魏收、刘逖、祖孝徵、卢思道各作挽词，尚书令杨愔诠之，收四首，刘、祖各二首被用，卢独取八首，时号为八咏卢郎。此谓哀挽，且非佳事。

董卓、曹操、吴元济、黄巢辈，后人有为立庙者，是非羞恶之心安在？宋景祐中，南郊赦录朱全忠子孙。梁庄肃方监在京仓，上言全忠唐叛臣，录之何以示劝。仁宗善之，遂见擢用。梁固贤矣，仁宗真圣主哉！

宋制，紫宸、垂拱常朝遇雨，则传旨拜殿门下，谓之笼门。

刻书始五代，固然，然石林谓唐柳玭《家训》已有之矣。

今九卿自大理、太常已下官署皆名曰寺，沿东汉之旧也。鸿胪寺本以待四裔宾客，明帝时摩腾竺法兰自西域以白马驮经至洛，故舍于鸿胪寺。今之白马寺，即汉鸿胪寺旧址，后遂以名浮屠之宫，非偶同也。

王禹玉作《庞颖公神道碑》，其家润笔，参以古书名画三十种，中有唐杜荀鹤及第试卷。予生平为人家作碑版文字多矣，惟安德李氏以杨孟载手书《眉庵集》一部相饷耳。宋时至有督润笔者，不以为非。唐白乐天与元微之至交，白作元志铭，润笔亦至五六十万。今则谀墓之金殆绝响矣。

黄生某，庐州人，游于吾郡，偶以偏方疗疾，皆效。记其三云：治痞积方，用大荸麻去壳，一百五十个，槐枝七寸，香油半斤，二味同入油内浸三昼夜，熬至焦，去渣，入飞丹四两成膏，再入井中浸三日夜，取出，先以皮硝水洗患处，贴之。治痔方，便后以甘草汤荡洗过，用五倍子、荔枝草二味，以砂锅煎水荡洗。荔枝草一名癞蛤蟆草，四季皆有之，面青背白，麻纹垒垒，奇臭者是。治血崩方，用猪鬃草四两，童便、清酒各一钟，煎一钟温服。猪鬃草如莎草，而叶圆，净洗用之。

今人称先生，古人亦有止称先者。汉梅福曰："叔孙先非不忠也。"师古注："先犹言先生。"又邓先好奇计及张谈先之类。后世中官称士大夫曰老先，亦有所本。

后人妄改古诗，如谢茂秦改玄晖"澄江净如练"之类，为世口实。惟王楙《野客丛书》改陆士衡《齐讴行》"孟诸吞云梦，百二侔秦京"曰"八九吞云梦，语既浑成，

对又精切，确不可易也。

唐诗人张祜，字承吉，与白乐天、杜牧之同时，其诗事班班可考。《野客丛书》引祜“不信宁王回马来”及“金舆远幸无人见，偷取邠王小管吹”之句，以为祜目击时事而作；又祜有咏武宗时孟才人之作云：“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一述明皇事，一述武宗事，遂疑其身涉十一朝，年且百二十岁，云云。此说愚甚可笑。唐人咏明皇、太真事者不可枚举，如元、白《连昌宫词》、《长恨歌》二篇，其最著者；又如李义山“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之类，亦多矣，岂皆同时目击者耶？即祜乐府《春莺啭》、《雨霖铃》等作，皆追咏天宝间事，何独疑于前二诗耶？

先大父方伯赠尚书公手书遗训有云：《吾既无厚遗，而使汝辈过营丧葬之费，心殊不忍，虚地上以实地下，又所深恶。”云云。盖本汉贡禹“众庶葬埋，皆虚地上以实地下，其过自上”之语。

妻之父为外舅，母为外姑，见《尔雅》、《释名》诸书。然今俗谓妻之父为丈人，其来亦远。裴松之《三国志注》“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句云：“古无丈人之名，故谓之舅。”则是南北朝已称丈人也。《尔雅》妻党云妻之昆弟为甥，姊妹之夫为甥。今无此称，有称之者，鲜不以为怪矣。

安禄山生于南阳，时李筌为邓州刺史，夜识东南有异气，于村落物色得之，惨然曰：“此假王也。”座客劝杀之，筌不听。后有罪当刑，节度使张守珪奏于朝，亦不杀，遂酿天宝之祸。然则真王不死，假王亦不死也，岂亦运气使然耶？筌即注《阴符》者。

唐蔡京假节邕州，道经湘口，泊浯溪《中兴颂》所，偃俯不前，题诗曰：“停桡积水中，举目孤烟外。借问浯溪人，谁家有山卖？”此诗未收《浯溪志》，予昔撰《浯溪考》亦遗之，偶读《云溪友议》，追录于此，用补向来之阙。

“夜夜月为青冢镜，年年雪作黑山花”，唐人尉迟匡诗也。匡以诗干李林甫，反遭斥辱。《云溪友议》具载其事，而未见全篇，升庵补作《塞上曲》，极工，今载集中。

予以顺治十二年乙未科登第，甫弱冠，时预同年宴会，东归后有寄友人诗云：“当年曾记凤城头，比舍相过尽雅游。道政里中人似璧，善和坊北月如钩。闲邀师子寻新曲，醉遣猧儿乱酒筹。今日相思一弹指，坐惊花事到黔陬。”后数年理扬州，寄严州诗云：“秋水初波枕畔流，欲将愁思寄严州。新安江水千余里，何处天边风露楼。”皆有本事。今思之已四五十年，如前尘昨梦。二诗皆不载集中，故追录。

乾州武则天陵墓，过客题诗讪笑者，必有风雷之异。利州乃武生处，今四川广元县是也。嘉陵江岸皇泽寺有其遗像，乃是一比丘尼。予过之题诗云：“镜殿春深往事空，嘉陵祸水恨难穷。曾闻夺婿瑶光寺，持较金轮恐未工”盖用《洛阳伽蓝记》瑶光寺尼工夺婿之语以谑之，且曰：“尔果有灵，不妨以风雷相报。”已而晴江如练，微风不作，顷刻百里。岂老狐独灵于乾陵，不灵于利州乎？记之以发一笑。李义山亦有二绝句，自注云“感孕金轮处”。

唐人最重进士科，然主司、举子关节交通，不以为怪，乃至宗族子姓，亦不回避。如沈绚尚书主春闱，其母曰：“近日崔、李侍郎皆与宗盟及第，汝于诸叶中拟放谁耶？”绚曰：“莫如沈先、沈擢。”母曰：“二子早有声价，科名不必在汝。沈儋孤寒，鲜有知者。”绚不敢违母命，遂放儋及第。是以朝廷名器为宗族之私恩也。今回避之例虽严，然亦有可议者。如翁婿舅甥不相回避，而外帘供给所等官本无关涉，凡子姓亦一体回避。如平原同年张良哉(元臣)为国子监助教，三科皆供事会试外帘，其子与宗姓三人引例回避，遂淹滞十年之久，讵非慎乎？唐人著族惟闻喜裴氏、荥阳郑氏称眷不称房，吴兴沈氏则称叶，不详所始。

予既选刻边尚书《华泉集》及其仲子习逸诗，又访其七世裔孙绍祖，请于当事，为公奉祀。历城诸生张逮，字澄源，边氏子佃主也。又访其集于临邑故家，得魏允孚刻本，为重镌之，书来请序，并谋新公祠宇，置祭田，可谓好事喻义者，因书之。(乙酉七月廿一日记)

宋初收江南、西蜀，徐熙、黄筌父子皆入京师。筌画花卉，但以轻色染成，不见墨迹。谓之写生。熙以墨笔画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神气生动。筌恶其轧己，言其不入格，罢之。熙之子乃效诸黄之格，更不用墨，直以粉色图之，谓之没骨图。画花鸟者今有此两种，如近日姑苏王武，熙派也；毗陵恽寿平、金陵王概，筌派也。二派并行，不可相非，惟观其神气何如耳。概字安节，诗人方文嵞山之婿，与兄蓍字宓草皆以工花鸟擅名，诗亦不凡。蓍初名尸，概初名丐，后改今名。亡友汪钝翁赠吴人文点与也诗云：“君家道韫擅才华，爱写徐熙没骨花。”谓赵凡夫子妇、文俶衡山之孙女也。然沈存中谓没骨花乃熙之子，非熙也。

王仲至爱摩诘《黄梅出山图》。《笔谈》以为黄梅、曹溪二像，气韵神捡，各如其为人，读二人事迹，还观所画，乃知其妙。余在广陵时，有余氏女子名韫珠，刺绣工绝，为西樵作须菩提像，既又为先尚书府君作弥勒像，皆入神妙；又为余作神女、洛神、浣纱、杜兰香四图，妙入毫厘，盖与画家同一关捩。今有以土塑木雕为人

作小照者，往往逼真，亦绝技也。

京朝官三品已上在京乘四人肩舆，舆前藤棍双引喝道；四品自佥都御史已下止乘二人肩舆，单引，不喝道。宋人喝道皆云“某官来”，以便行人回避。明代阁臣入直，呵殿至闻禁中。今则至棋盘街左右即止，凡八座皆然，行人亦无回避者矣。

今京官四品如国子监祭酒、詹事府少詹、都察院佥都御史，骑马则许开棍喝道，肩舆则否。予同年徐敬庵（旭龄）由佥都御史巡抚山东，出都日，骑马开藤棍，此旧例也。凡巡抚入京陛见，多乘二人肩舆，亦不开棍喝引。

沈存中谓楚词之些，盖楚人旧俗，即梵语“萨缚诃”三字之合也。荪即菖蒲，蕙即零陵香，茝即白芷。又云杜蘅即马蹄香，今伪作细辛用。

沈存中云：蓟州大蓟芨如车盖，因言扬州宜杨，荆州宜荆。按扬州字从手，子云姓正此扬字，又古侯国名，今山西洪洞县是也。如沈说，则州名当从木，非是。然存中号博物，不应有误，当更考之。若丹阳亦称丹杨，则自孙吴江左已来旧矣。

存中又云，淡竹对苦竹为文，除苦竹外，悉谓之淡竹。今南人食笋，有苦笋、淡笋二种，淡笋即淡竹也。或谓淡竹别自一种，盖因本草别疏为一物耳，非是。

“急急如律令”五字，本汉公移常语。张天师汉人，故承用之，道流至今祖述。见《云麓漫钞》。

晏元献为相，求择婿于范文正，文正曰：“公女若嫁官人，则仲淹不敢知；必求国士，无如富高者。”高即文忠公弼旧名也。《孙公谈圃》乃谓元献门下常卖人王青善相人，一日夫人召相其女，遽曰：“国夫人也。”又曰：“恰有一秀才姓富，须做宰相，明年状元及第。”夫人以告元献，遂使人通好，云云。不知何据。

《谈圃》记曾鲁公七十余病痢，乡人陈应之用水梅花、腊茶服之，遂愈。但不知水梅花是何物。

《龙城录》载：王宏，济南人，与唐文皇少为同学，从受八体书；既登极，访宏，隐去不见。此吾乡之严子陵，而志乘佚不载，故著之。

俞次尚字退翁，湖州人，官屯田员外郎，与妻皆达禅理。次尚病，呼其妻曰：“我将死。”时二子在外，妻曰：“我欲先死，君俟诸子至未晚也。”言讫奄然而化。已而诸子至，次尚曰：“吾亦行矣。”即趺坐化去。孙莘老为表其墓。此与庞公灵照事同，见《谈圃》。

《旧唐书·贾竦传》但言祖渭，父宁。《龙城录》则云：“竦父名爽，字师道，才吏也。五十岁，弃家隐伊阳鸣皋山，著书二十卷，号鸣皋子。山中人言其仙去。子竦，亦有才，然不逮于父风。”

予为盘山释智朴题诗，用“苗茨”字。朴疑之，书询出处。按《洛阳伽蓝记》，柰林南有魏明帝苗茨之碑。杨衒之释曰：“以蒿覆之，故云苗茨。”

天下梵刹皆以内典字义为名，予昔奉使四方，见亦有不尽然者。如太湖道中有钓鱼寺，成都青羊宫本桃花尼寺；重庆涂山上有相思寺，因山有相思竹，故名，亦可异也。

姑苏士人家玉蟾蜍一枚，皤腹中空。每焚香，置炉边，烟尽入腹中；久之，冉冉复自蟾口喷出。

濠州含桃阁下，劚地得石匣，匣中有巨编数帙，乃陈留郑向所述《五代开皇纪》三十卷。乾兴元年，向以尚书屯田员外郎为郡守，瘗此书于阁下，有铭云云，见《墨庄漫录》。按乾兴乃真宗末年年号，此书在薛居正后，欧阳修前，而世罕知者，不知尚有传本否也。

古来武人能诗，如宋沈庆之：“微生遇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筋力尽，徒步还南冈。辞荣此圣世，何愧张子房。”梁曹景宗：“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北齐斛律金：“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高敖曹：“垄种千口羊，泉连百壶酒。朝朝围山猎，夜夜迎新妇。”唐王智兴：“三十年前老健儿，刚被郎官遣作诗。江南花柳从君咏，塞北烟霜独我知。”宋曹翰：“三十年前学六韬，英名常得预时髦。曾因国难披金甲，不为家贫卖宝刀。臂健尚嫌弓力软，眼明犹识阵云高。堂前昨夜秋风起，羞睹盘花旧战袍。”岳鄂王飞：“潭水寒生月，松风夜带秋。”明郭定襄登：“甘州城西黑水流，甘州城北胡云愁。玉关人老貂裘敝，苦忆平生马少游。”汤胤绩：“苜蓿含花草露斑，奚奴扰扰出沙湾。尘飞大夏三千里，泥满东风十二闲。直内铜符初上缴，征西铁甲未东还。可怜绝代贤王手，少画渔阳阿荦山。”戚武毅继光：“画角声传草木哀，云头对起石门开。朔风边酒不成醉，落叶归鸦无数来。但使元戈销杀气，未妨白发老边才。勒名峰上吾谁与，故李将军舞剑台。”右偶举数篇，皆见英雄本色，有文士所不能道者。又如宋之刘泾、贺铸、韩蕲王世忠，明之沐昂、俞大猷、李言恭、万表、陈第辈，不可枚举，孰谓兜鍪之流只解道“明月赤团团”也。唐高崇文“谁把髀儿射雁落，白毛空里乱纷纷”，虽俚语，亦不凡，可并谢胡撒盐之句。

元祐间，明州士人陈生附贾舶泛海，遇风，引至一

岛，见有精舍，金碧明焕，榜曰天宫之院。堂上一老人，据床而坐，神观清癯。左右环侍，白袍乌巾者约三百余人，自言皆中原人，唐末避乱至此，不知今几甲子也。山巅一亭，榜曰"笑秦"。问老人为谁，曰："唐相裴休也。"山中生人参甚大，多如人形。生欲乞数本。老人曰："此物鬼神所护惜，不可经涉海洋。山中金玉，任尔取之。"又云：《楞严》乃诸佛心地之本，当循习之。"复令人导之登舟，转盼之顷，已至明州矣。右见《墨庄漫录》(《人参谱》)。

天平山僧得蕈一丛，煮食之，大吐，内三人取鸳鸯草啖之，遂愈，二人不啖，竟死。鸳鸯草，藤蔓而生，黄白花对开，治痈疽肿毒尤妙，或服或傅皆可。盖沈存中《良方》所载，即金银花也。又曰老翁须，《本草》名忍冬。先方伯赠尚书府君《群芳谱》云：一名鹭鸶藤，又名金钗骨。

蜀、洛之党亦曰许、洛，盖以颍滨晚居许田。然东坡卜居阳羡而葬郏，未尝一日居许也。《墨庄漫录》云：崔鶠德符、陈恬叔易皆戊戌生，田昼承君、李廌方叔皆己亥生，并居颍昌阳翟，为许党之魁，时号戊己四先生。盖是时东坡及黄、秦之殁久矣，而党论犹未息，此蜀、洛诸君子贤知之过，毋乃为绍述诸壬人所笑耶?

《墨庄》云："济南为郡，在历山之阴，水泉清冷，凡三十余处。"予按济南七十二泉，其名具载《齐乘》，实不止三十余也。又云李格非文叔作《历下水记》，叙述甚详，文体有法，惜不与《洛阳名园记》并传。

王安石常患偏头痛，神宗赐以禁方，用新萝卜取自然汁，入生龙脑少许，调匀，昂头滴入鼻窍，左痛则灌右鼻，右即反之。

米元章论书云："江南吴皖、登州王子韶，大隶题榜有古意，吾儿尹仁与之等。幼儿尹知代吾名书碑及手书大字，更无辨。门下许侍郎尤爱其小楷。"按尹仁即友仁也，今人止知其画，尹知书，则知之者益鲜矣。

元章论唐人书最不喜柳，云柳出欧阳，而为怪丑恶札之祖，自此世人始有俗书，其弟公绰乃不俗。予昔两至成都，谒武侯庙，庙有裴度撰碑，公绰书也。

宋时制墨名家，有潘谷、陈赡、张谷，又有常山张顺、九华朱觐、嘉禾沈圭、金华潘衡；宣政间有关珪、关瑱、梅鼎、张滋、田守元、曾知唯、桐柏张浩、河东解子诚、韩伟昇，可与李氏父子相甲乙。

藏书之富，有宋宣献、毕文简、王原叔、钱穆父、王仲及、荆南田氏、历阳沈氏、谯郡祁氏、曾旼彦和、贺铸方回。

乙酉，有书贾来益都之颜神镇，携苏过叔党《斜川集》，仅二册，价至二百金有奇，惜未得见之。

《野客丛书》云：或有书是非字为氏飞者，固好奇之过，然不可谓无所本。以氏为是，如《汉志》"至玄孙氏为庄王"是也；以飞为非，如汉碑"飞陶唐其若是乎"是也。

昔人谓江左禁书疏往来，故右军帖多称死罪，以当时有禁也。然孔庙汉碑鲁相奏记，司徒司空府首具年月日鲁相某等叩头死罪敢言云云，末又云某惶恐叩头死罪。又孔文举、繁钦、陈琳诸人皆用之，则非自右军始矣。

世疑桑钦著《水经》成一家言，何以《后汉·文苑》不为立传。陆俨山引《汉·孔安国传》，徐敖以《毛诗》传涂浑子真，子真传桑钦君长，当是西汉末人。

《康节外纪》云："邵某与常秩同召，某卒不起。"又云："王介甫方行新法，天下纷然以为不便，思得山林之士相合。秩引对，因盛言新法之便，乃除谏官，以至待制。帝浸薄之，而介甫主之，不忘秩之本末如此。不知永叔何为取之?"

"行尽江南数十程，晓风残月入华清"，宋人杜常诗也。按常为昭宪皇后族孙，第进士，历官工部尚书。而《霏雪录》以为杜牧诗，误矣。《画墁录》云："神宗闻昭宪之家有登第者，甚喜，有旨令上殿。翼日，谓执政曰：'杜常第四人登第，却一双鬼眼，可提举农田水利。'"即此杜常也。

卷十二

东坡诗云："诗文岂在多，一颂了伯伦。"朱少章谓《艺文志》载《刘伶集》三卷，伯伦非他无文章。钟退谷谓刘眘虚生平诗才十四首，予观独孤及《三贤论》及殷寅所叹眘虚之长不止于诗，诗亦岂止十四首。但此一颂、十四诗足以不朽其人，他文可不必传，政如白头花钿满面，不如美人半妆耳。山谷《豫章集》最多，而晚年自删其诗，止存三百篇；徐昌穀自定《迪功集》亦最少，二公正得此意。予生平为诗不下三千首，门人盛侍御诚斋(符升)、曹祭酒峨眉(禾)为撰《精华录》，意存简贵，然所取尚近千首，愧山谷、昌谷多矣。

朱少章《诗话》云："黄鲁直独用昆体工夫而造老杜浑成之地，禅家所谓更高一著也。"此语入微，可与知者道，难为俗人言。

《物类相感志》云："芽茶得盐，不苦而甜。"乃知古人煎茶，必加姜盐以此。然茶取其清苦，若取其甘，何如啜蔗浆枣汤之为愈也。

陈仲醇云：溧阳人家有钟离权书花押，如一剑状。则是神仙亦有押字。

唐牛、李之党，赞皇君子，功业烂然，与裴晋公相颉颃，武宗之治几复开元、元和之盛，其党又皆君子也。僧孺小人，功业无闻，但悉谋维州一事，怨恫神人，其党李宗闵、杨虞卿之流，又皆小人也。二人之贤不肖如薰莸然，不难辨也。自苏颍滨二人皆伟人之说出，谓僧孺以德量高，德裕以才气胜，而贤不肖始混淆矣。初僧孺尉嵩县，而水中滩出，有鸂鶒一双飞下，僧孺果入西台。陈仲醇云："奇章入台，当以鸱枭应之。"此虽戏论，实公言耳。吾宗鹤尹兄抃，工于词曲，晚作《筹边楼传奇》，一褒一贬，字挟风霜，至于维州一案，描摹情状，可泣鬼神。尝属予序之，而未果也。今鹤尹殁数年矣，忆前事，为之怃然，聊复论之如此，将以代序，且以见传奇小技，足以正史家论断之谬诬也。鹤尹大父缑山先生作《郁轮袍》及《裴湛和合》二曲，词曲家称为本色当行。

何大复《平凉诗》云："惟余青草王孙路，不属朱门帝子家。"莫中江以为李沧溟在河南时作，人与地皆误也。

济南府城东三十里王舍人店，万历间耕者得片石于田中，刻"读书台"三字，乃苏长公书也。按元遗山《济南行记》以为宋张公掞读书处。掞举进士，仁宗朝知掖县，奏免登莱租税，后以户部侍郎致仕。或云是其兄揆。揆字贯之，通《易》、《太玄》，陈执中荐为龙图阁直学士，进翰林侍讲学士云。

徐渭《墨芍药》一轴，甚奇恣，上有自题云："花是扬州种，瓶是汝州窑。注以东吴水，春风锁二乔。"字亦怪丑。予少喜渭诗，后再读乃不然，只是欠雅驯耳。

《后山谈丛》云："齐之龙山镇有平陵故城，高五丈四，方五里。附城有走马台，其高半之，阔五之三，上下如一。其西与南则在内，东北则在外，莫晓其理。"按东平陵城，唐之全节县也，即古谭子国，《诗》所谓"谭公维私"者也。故城址尚存，走马台则不可辨识矣。城东门有汉夏侯胜墓。

后山云："赵内翰彦若家有南唐澄心堂书目，才三千余卷，有建业文房之印。"

永叔论书喜李西台，而《集古录》不取张从申。秦玠兵部学西台书，文忠在亳，问秦"西台何学"，曰："张从申也。"今金陵栖霞寺碑乃从申书，岂文忠偶未睹耶？

印章旧尚青田石，以灯光为贵。三十年来闽寿山石出，质温栗，宜镌刻，而五色相映，光采四射，红如靺鞨，黄如蒸栗，白如珂雪，时竞尚之，价与灯光石相埒。近斧凿日久，山脉枯竭，或以芙蓉山石充之，无复宝色，其直亦不及寿山五之一矣。二山皆在福州。

语云"枣不救俭"，言歉岁不宜枣也。康熙甲申岁仍俭，而枣倍收；乙酉岁丰，枣亦收，语不皆验。

寒食面、腊月雪为糊，则不蠹。宋王文宪家以皂荚末置书中，以辟蠹。

王弇州《觚不觚录》云："亲王体至尊，于文武大臣投刺作书，有称王者别号者，不称名，惟今鲁王一切通名。自分宜当国，而亲王无不称名矣，至江陵而无不称晚生矣。当其时袭封者，至称门生。"按宋朝仪，亲王班宰相之下，已乖大体，况以天潢之尊，降而称晚生、门生乎？其亵越已甚，而权相之气焰亦可想见，又何怪士风之不竞乎！

江陵媚大珰冯保，刺称晚生。以江陵之薰灼，至使群臣上疏不敢斥名，亲王、次辅皆称晚生，在外布、按二司至行跪礼，而屈体媚珰乃如此，可谓羞朝廷而辱当世之士矣。

御史于左都御史、副都御史，例用上衔名帖，即升迁至大官，仍称晚生不改。予以康熙庚午为副院，今梅少司马桐崖（鋗）为御史，掌京畿道；后九年，予为掌院，梅已为副院，犹称晚生，及出为闽抚，不改也。金少司寇（玺）亦尝为属，同时为副院，亦称晚生，及出为楚抚，则改称侍生，不知用何例也。

各道御史掌道，论俸之先后一定不易，惟协理则总宪批委，遂多趋避。如河南、江南、浙江三道缺协理之员，则人竞趋之，台规不肃，为日已久。予为掌院，凡协理一按，俸次先后不许越次。至内升京卿，初荐常百子翼圣，后荐李质君斯义、陈大年齐永，皆以久次掌河南道者，无所容其营竞。后常至大理寺卿，陈至太常寺少卿卒。李今为福建巡抚。此亦所以崇恬退抑奔竞之道，而前后皆不尽然。

翰林有对房师生之例，自明代相沿至今。弇州谓三品已上则不复叙，然予见王大宗伯涓来（泽弘）为吏侍，杜大司马肇余（臻）为尚书，每相遇，杜执弟子礼益恭，此盛德足以风世也。弇州又言常熟严文靖公（讷）以嘉靖甲辰会试，分领《诗经》房，瞿文懿（景淳）以本经中式，乙未再分房，李文定（春芳）亦以本经中式，皆不称门生，不可解也。

明旧例，五部尚书避大学士，惟吏部尚书不避，相遇则下舆而揖。今吏部亦与五部尚书同矣。弇州谓蒲州杨襄毅公为太宰，位望俱重，侍郎以下皆远避，后起掌兵部，亦然。

明旧例，太常、光禄、太仆寺正卿皆避侍郎。弇州议其非，今无是矣，即遇尚书亦不避也。若翰林庶常以至内阁中书舍人遇尚书、都御史，亦分途抗行不避，不知何说。

弇州载吴中陆子刚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朱碧山之治银，赵良璧之治锡，马勋治扇，周之治商嵌，吕爱山治金，王小溪治玛瑙，蒋抱云治铜，皆比常价再倍，其人或与士大夫抗礼。

《文房宝饰》云：养笔以硫黄水舒其毫。东坡以黄连煎汤调轻粉蘸笔头，候干收之。山谷以川椒黄蘖煎汤磨松烟，染笔藏之，尤佳。又东坡作墨，以高丽煤，契丹胶为之。

倪云林每作画必题一诗，多率意漫兴，惟《妮古录》载一诗最佳，云："十月江南未陨霜，青枫欲赤碧梧黄。停桡坐对西山晚，新雁题诗小著行。"

又顾阿瑛题文与可竹云："湖州昔在陵州日，日日逢人写竹枝。一段枯梢三作折，分明雪后上窗时。"风致不减云林。

昔在京师，从宋荔裳(琬)所见元朱碧山所制银槎，乃太乙仙人，一时多为赋诗，以为张骞事，非是。《妮古录》云："曾见所作昭君像，琵琶乘骑，眉发衣领，花绣鬃鬣，种种精细。马腹上豆许一穴，其中嵌空，琵琶上刻'碧山'二字。"

《群碎录》云：书曰帙者，古人书卷外必用帙藏之，如今裹袱之类。宋真宗取庐山东林寺《白居易集》，命崇文院写校，包以斑竹帙送寺。尝于秀水项氏见王右丞画一卷，外以斑竹帙裹之，云是宋物。帙如细帘，其内袭以薄缯，故帙字从巾。

内典云："福不唐捐。"今谓亭馆无壁曰唐肆。唐训空。

《续文献通考》载刘辰翁《须溪集》一百卷，今所传止《记略》二卷，及批点《老》、《庄》、《列》、《班》、《马》、《世说》、摩诘、子美、长吉、子瞻诗九种耳。

《太平清话》云："朱竹，古无所本，宋克仲温在试院卷尾以朱笔扫之，故张伯雨有'偶见一枝红石竹'之句。"然闽中实有此种，红如丹砂。

明仁宗赐礼侍金问《欧阳居士集》凡二十册，遭回禄，失其八，后在文华殿从容言及赐书事，宣宗促命内侍补之复完。余闻曹舍人贞吉云，官典籍日料检内府藏书，宋刻欧阳集凡有八部，竟无一全者。盖鼎革之际散轶，不可胜道矣。

王介甫狠戾之性，见于其诗文，可望而知，如《明妃曲》等，不一其作。《平甫墓志》，通首无兄弟字，亦无一天性之语，叙述漏略，仅四百余字。虽曰文体谨严，而人品心术可知。《唐宋八家文选》取之，可笑。

屠隆长卿令青浦，梁辰鱼伯龙过之，为演《浣纱记》，遇佳词，辄浮以大白。昔袁荆州箨庵(于令)自金陵过予广陵，与诸名士泛舟红桥，予首赋三阕，所谓"绿杨城郭是扬州"者，诸君皆和，袁独制套曲，时年八十矣。曲载《红桥倡和》。昔张子野与东坡会饮垂虹亭，年亦八十。

司马子长采《左氏内外传》、《国策》、《世本》以为《史记》，杨用修取《华阳国志》、王象之《纪胜》、《成都碑目》、费著《器物谱》、《蜀锦谱》、《蜀笺谱》以为《蜀志》，昔人谓可以为修志乘法。予见康对山《武功志》前幅，载织锦璇玑诗图，刘九经《郿志》前幅，载武侯木牛流马图，殊有别趣，但如此佳料不易得耳。

秦少游有姬边朝华，极慧丽，恐妨其学道，赋诗遣之至再。后南迁过长沙，乃眷一妓，有"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之句，何前后矛盾如此？

画家界画最难，如卫贤、马远、夏圭、王振鹏皆以此专门名家，不足贵也。郭忠恕画山水人逸品，乃工界画，斯足异耳。论诗文当以是推之。或云忠恕以篆籀画屋。

李义山记荥阳郑璠官象州，得怪石六，辇运以归，费俸钱六十万；后还长安，无居宅，妻儿寄人舍下。余读而笑之，既称廉吏，安所得六十万钱？郁林石殆不如此。

予最爱汤义仍先生绝句："清远楼中一觉眠，雨鸠风燕乍晴天；年来爱作团栾语，不得中男在眼前。"昔丁卯、戊辰间，予家居，而第三男启汸官文登广文，尝写此诗寄之，以代家书，真不减子由彭城逍遥堂绝句也。兴观群怨，学诗者当于此等求之。

张景山一石，中有月形，石色紫而月白，月中有桂树，其文黑，枝叶老劲，虽工画者不能为。又吕东莱蓄一犀带，中有月影，过望则见。范文正家一古镜，背具十二时，如博棋子，每至某时，则棋中明如月。又季雁

山一炉，幕上有十二孔，应时则香出。

赵松雪《鹊华秋色图》，为周密公谨作，山头皆著青绿，全学右丞。公谨家世济南，流寓吴兴，故松雪为作此，以寄其故乡之思。密常著《癸辛杂识》、《云烟过眼录》诸书。癸辛，所居巷名，犹许浑之丁卯桥。

康熙中尝命画苑写耕织图，御制诗冠其上方，刻印颁行。按此图始于宋于潜令四明楼琇作耕织图以献思陵，各系五言八句诗，逐段有宪圣皇后题字。

古人文章，身后所托不一，如白居易以转轮藏，唐球以瓢，刘蜕以冢，陆龟蒙以白莲寺佛腹。后百千年必有知者，何必藏之名山，副在通都耶！

梅梁有二，会稽禹庙梅梁，乃大梅山所产梅树，张僧繇画龙其上，夜大风雨，飞入镜湖，与龙斗，乃以铁索锁之。晋谢安石作新宫，造太极殿，少一梁，忽有梅树流至石头城下，取为梁，殿乃成，画梅花于其上。

予昔奉使广州，亲见竿麻树、翩豆树、茄树。昨阅一书，言西土甘草亦有成大树者，皆异闻也。

袁淑《山公九锡文》、沈约《修竹弹甘蕉文》、韩愈《毛颖传》之类，偶然游戏，后来作者遂多。吾乡贾公三近尝辑《滑耀编》若干卷，先生父方伯赠尚书府君曾属毛子晋刻之汲古阁。又尝见《文府滑稽》一书，皆此等文也。

会稽女子商婉人能诗，工楷法，常仿吴彩鸾写《唐韵》，作廿三先 廿四仙。武林沈硐芳(名荪)为题绝句云："簪花旧格自嫣然，颗颗明珠贯作编。始识彩鸾真韵本，廿三廿四是先仙。"商本老学究女，兼能制举文字，尝手评沈文一卷。又有诗赠之云："细笔猩红绝妙辞，扫眉窗下拜名师。从来玉秤称才子，楼上昭容字婉儿。"

门生沈硐芳又云，康熙壬子为河道总督，请主任城书院，有诸生馈墨数丸，云是土人所制，形如掘丸，磨之甚黝黑。则充墨至今犹有传其遗法者，惜予未及见之。

杭州臬署本宋岳忠武王宅，东偏有王祠，祠后又有一祠，并祀文信国及元伯颜。养济院则祠严嵩为土地，皆不知起于何时。

硐芳尝与友人泛西湖，未几雨作，座有请乩仙者，至则书一绝句云："才散笙歌罢绿么，冷风疏雨上轻舠。问予名字真消息，曾向王维雪里描。"叩之，自云："绿天仙子，贾秋壑半间堂后植蕉百本，予乃其中之得灵气者，现美人身，侍书于巾峰洞天。"翼日迹之，果有巨蕉一本，樵牧不侵，遂醵金构精舍其侧，自后数降乩与诸生倡和云。

康熙甲申十二月，苏州洪生者与客谈次，忽空中有声，举头视之，见一人左手抱册，右手持杖，黄巾黄衫，御风而过，顷刻渐远，犹见衣角。出问市人，亦多见之。

硐芳云，曾见诸生中有油姓、烟姓。

粤东抚署即尚藩故王宫，东园有树一株，结实如枇杷，中空似有核而脱去，竟无能名之者。亦异植也。

先兄《考功集》诗屡经芟削，最后止刻四卷，佳句佚者颇多，略记一二，如《潍县道中》云："人烟通下密，桥路绕东丹。"《夏夜词》云："梦觉闻花漏，星河一带横。"《感兴》云："大人有赋言仙意，内景何方驻圣胎。"此类尚伙。予少时诗，如《送人知鄞县》云："天晴真腊树，日射灌门潮。"分赋菊名《孔雀尾》云："未登嵇氏状，却号孔家禽。"《赠徐东痴》云："湘东品第留金管，江左风流续玉台。"《过郡城》云："郭边万户皆临水，雪后千峰半入城。"《舟中小饮》云："行藏略已同仙尉，得失何妨任老兵。"余亦颇有可存者，今略识其概耳。

《雪蕉馆纪谈》云："明玉珍在蜀，有成都人陆子良能造薛涛笺，工巧过之。玉珍建捣锦亭于浣花，置笺局，俾子良领其事。"今万里桥东有蜀府造笺白石盆，镂刻甚精，然距浣花尚数里。

又云："陈友谅在南昌，喜食玉叶羹，乃以西山罗汉菜、曲江金花鱼为之。"按曲江隶丰城，宋元祐太后为金人所追，投金花于此祈风，改名金花潭。

倪云林小画一轴，上题字云："三月四日，解后德方郎官九成掾使于荆溪之上，相从及旬而别，因九成征予画，并赋诗：剡掾学阮掾，宛然西晋风。百年聊复尔，三语将无同。载酒来溪上，看山入剡中。孤帆逐云树，烟雨满春空。净因庵主瓒。"沈石田摹大痴山水，自题云："山叠气未充(按：此"充"字据《清代笔记丛刊》本补)，衍迤势叵穷。溪壑互中涵，草树发青红。缥缈神仙居，隐现金银宫。飞霞隔鸾鹤，丛笙思阆风。谁从此招手，度我逍遥翁。时弘治辛亥九月下浣沈周。"右二幅皆于济南朱氏枫香阁观。

予于前卷太息郏县仝轨之遇，以为郃阳康乃心与轨前后皆以诗见知，而有遇有不遇，皆命也。乙酉九月，予归田且近一载，一日得河南题名小录阅之，则轨居然领解额第一。自喜老眼无花，因检箧中轨所寄诗尚存，辄录于此，与识者共质之云。"华星炯炯罗秋穹，帝车正色临天中。今古文章各司命，龙门吾代趋王公。贱子曾公公从祖，大罗天咏霓裳同(万历乙未)。孔李

通家逾百载，日月泥涂牛马风。何况虞廷仪鹭鹭，和声应答唯笙镛。鹤唳莺啼喑不发，草间谁敢矜寒蛩。东平牙齿滥余论，江天飒飒羞吴枫。新文底用把小陆，飞梦已过尸乡东。惊闻面赤汗浃背，进退交惑心忡忡。洒扫何年怀四本，聊将耳学思击蒙。骚经诗史立忠义，岂徒排比铺陈工。雾夕芙蕖诧沈范，区区儿女涂青红。刘生示我渔洋集，南海蜀道争豪雄。工部吏部水赴海，白公苏公金在熔。深林二月乱桃李，大江百怪腾蛟龙。余子我亦轻狭陋，如公谁不怀朝宗。恨不遭公问绪业，微言日日开心胸。莫讶投诗未相识，平生一瓣曾南丰。"

太仓孝廉吴枢字大年，言其叔廪膳生某授徒学宫之侧，诸童子苦之。时有乞儿曰张鬼子者，形貌怪丑，每夜宿城隍庙下，乃群往商于鬼子，欲其暮夜假鬼物以骇之。鬼子曰："诺。然必得朱书符票如官司勾摄状乃可。"众如其言。一日日未晡，吴方危坐，鬼子忽从窗入，持符示吴曰："奉命勾汝。"吴素识之，曰："汝乞儿张某，何事相赐！"鬼子曰："冥司符在，岂诳耶！"挟吴自窗径出。众惊视，吴已卒，鬼子亦不复见。

毗陵一士大夫，妻颇能诗。既而纳一姬，处之别馆，夫人侦知，将自往掩取之，仓皇无计，携姬渡江，假寓广陵。夫人追之，至京口江岸，不敢渡而归。一日，座客述之，余曰："所谓长江天堑，天之所以限南北也。"一座大笑。

吾郡遗文，惟晁无咎《北渚亭赋》最为瑰丽，有淮南小山之遗风。其序曰："北渚亭，熙宁五年集贤校理南丰曾侯巩守齐之所作也。盖取杜甫《宴历下亭》诗以名之。风雨废久，州人思侯，犹能道之。后二十一年，而秘阁校理南阳晁补之来承守乏。侯于补之丈人行，辱出其后，访其遗文故事，廑有存者。而圃多大木，历下亭又其最高处也。举首南望，不知其有山。尝登所谓北渚之址，则群峰屹然，列于祠上，城郭井闾，皆在其下。陂湖迤逦，川原极望，太息语客，想见侯经始之意，乃彻池南苇间坏亭，徙而复之。"赋见《鸡肋集》第二卷。今水面亭、历下亭皆在明湖之南，而湖北水关之西有小圃，传为北渚亭故址，尚有古屋数椽，修竹数十竿。其地濒湖背城，绝无高明爽垲之观，不知子固所创，无咎所赋，果此地否？因读《鸡肋集》而识之，俟访诸故老。

俗人传讹袭谬，有绝可笑者。兖州阳谷县西北有冢，俗呼西门冢，有大族潘，吴二氏，自言是西门嫡室吴氏、妾潘氏之族。一日社会，登台演剧，吴之族使演《水浒记》，潘族谓辱其姑，聚众大哄，互控于县令。令大笑，各扑一二人，荷校通衢，朱批曰："无耻犯人某某示众。"然二氏终不悟也。从侄鹓过阳谷，亲见之。

徐神翁谓蔡京曰："天上方遣许多魔君下生人间，作坏世界。"蔡曰："安得识其人？"徐笑曰："太师亦是。"按《水浒传传奇》首述误走妖魔，意亦本此。然不识蔡京为是天罡，为是地煞耳。神翁语见《钱氏私志》。

晁无咎《陌上花》八首，工妙不减苏公。其二篇云："娘子歌传乐府悲，当年陌上看芳菲。曼声更缓何妨缓，莫似东风火急归。""荆王梦罢已春归，陌上花随暮雨飞。却唤江船人不识，杜秋红泪满罗衣。"

无咎《将别历下》诗云："来见红蕖溢渚香，归途未变柳梢黄。殷勤趵突溪中水，相送扁舟向汶阳。""鸳鸯鸂鶒绕渔梁，摇漾山光与水光。不管使君征棹远，依然飞下旧池塘。"《将行陪贰车观灯》云："行歌红粉满城欢，犹作常时五马看。忽忆使君身是客，一时挥泪逐金鞍。"《谯郡对酒忆玉函山》（自注：齐州西楼对此山）云："不遣西楼对此山，宋谯频缀副车衔。今年重污花前酒，犹是扬州别驾衫。"

苏颍滨从事吾郡，作《闵子祠堂记》、《泺源石桥记》，又《和孔武仲济南四咏·环波亭》云："过尽绿荷桥断处，忽逢朱槛水中央。"《北渚亭》云："西湖已过百花汀，未厌相携上古城。"据此，则北渚亭当在北城之上不疑。《鹊山亭》，《槛泉亭》，槛泉即趵突也。又《和李诚之待制燕别西湖》，西湖即明湖之西偏，曾子固诗亦称西湖。又《西湖二咏》，又《徐正权秀才城西溪亭》云："溪上路穷惟画舫，城中客至有罾鱼。"徐，石介之婿也。又《次韵李昭叙燕别湖亭》，又《游泰山四首·初入南山》云："兹人谓川路。"今黄山铺已南至泰山，皆名川路，故其下又云："嘉陵万壑底，栈道百回屈。崖巘互峥嵘，征夫时出没。"因川路以寄故乡之思也。《四禅寺》，《灵岩寺》，《岳下》，又《舜泉复发》，又《答徐正权谢示闵子庙记》，又《舜泉诗》四言，序曰："始余在京师，闻济南多甘泉，流水被道，蒲鱼之利与东南比。会其郡从事阙，求而得之。既至大旱，问之，其人云，城南舜祠有二泉，今竭矣。明年夏虽雨，而泉不作。相与惊曰：'舜其不复享耶！'又明年夏大雨，麦禾荐登，泉乃复发。民欢曰：'舜其尚顾我哉！'泉之始发，潴为二池，酾为石渠，自东南流于西北，无不被焉。灌濯播洒，蒲莲鱼鳖，其利滋大。因为诗，使祠者歌之。"诗不具录。按李公择亦为齐守，而历下诗不多见，惟颍滨集有《和公择赴历下道中杂咏十二首》耳。公择、子由，在齐正同时也。

颍滨《栖贤寺记》，造语奇特，虽唐作者如刘梦得、柳子厚妙于语言，亦不能过之："入栖贤谷，谷中多大石，岌嶪相倚。水行石间，其声如雷霆，如千乘车，行者震掉，不能自持。渡桥而东，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练，横触巨石，汇为大车轮，流转汹涌，穷水之变。石壁之址，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翔舞于檐上。杉松竹箭，横生倒植，葱茜相纠。每大风雨至，堂中之人，疑将压焉。"予游庐山，至此然后知其形容之妙，如丹青画图，后人不

能及也。

吾郡李文叔格非，元祐党人，文士也。其著作自《洛阳名园记》外不多见，顷从《墨庄漫录》得其所著《墨癖说》及《杂书》二篇，录之以备文献云。"客出墨一函，其制为璧，为丸，为手握，凡十余种，以锦囊之。诧曰："昔李廷圭为江南李国主父子作墨，绝世后二十年，乃有李承晏，又二十年有张遇，自是无继者。自吾大父始得两丸于徐常侍铉，其后吾父为天子作文章，书碑铭，法当赐金，或天子宠异，则以此易之。余于是捧砚惟谨，不敢议(阙三字)余用薛安潘谷墨三十余年，皆如吾意，不觉少有不足，不知所谓廷圭墨者，用之当何如也。他日客又出墨，余又请其说，甚辨。余曰：'吁，余可以不爱墨矣。且子之言曰："吾墨坚可以割。"然吾割当以刀，不以墨也。曰："吾墨可置水中，再宿不腐。"然吾贮水当以盆甾，不以墨也。'客复曰：'凡世之墨，不过二十年，胶败辄不可用。今吾墨可百余年不败。'余曰：'此尤不足贵，余墨当用二三年者，何用百年。'客辞穷，曰：'吾墨得多色，凡用墨一圭，他墨两圭不逮。'余曰：'余用墨，每一二岁不能尽一圭，往往失去，辄易墨，未尝苦少墨也。'客曰：'吾墨黑。'余曰：'天下固未有白墨。'虽然，使其诚异他墨，犹足尚，乃使取砚，屏人杂他墨书之，使客自辨，客亦不能辨也。因恚曰：'天下奇物，要当有识者。'余曰：'此正吾之所以难也。'夫碔砆之所以不可为玉，鱼目之所以不可为珠者，以其用之才异也。今墨之用在书，苟有用于书，与凡墨无异，则亦凡墨而已，乌在所可宝者。嗟乎！非徒墨也，世之人不考其实用而眩于虚名者多矣。此天下寒弱祸败之所由兆也，吾安可以不辨。"又《杂书》论左、马、班、韩云："马迁之视丘明，如丽倡黠妇，清歌缓舞，间以谐笑，倾盖立至，亦可喜矣。然不如绝代之女，却铅黛，曳缟纻，施帷幄，裴回微吟于高堂之上，使淫夫穴隙窥之，终不敢意其启齿而一笑也。班固之视马迁，如韩魏之壮马，短鬣大腹，服千钧之重，以策随之，日夜不休，则亦无所不至矣，而曾不如騕褭之马，方且脱骧逸驾，骄嘶顾影，俄而纵辔，一骋千里。韩愈之视班固，如十室之邑，百家之聚，有儒生崛起于蓬荜之下，诗书传记，锵锵常欲鸣于齿颊间，忽遇奕世公卿不学无术之子弟，乘高车从虎士而至，虽鄙恶，而体已下之矣。"又云："余尝与宋遐叔言，孟子之言道，如项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见错出，皆当大败，而举世莫能当者，何其横也。左丘明之于辞令亦横。自汉后千年，惟韩退之之于文，李太白之于诗，亦皆横者。近得眉山《筼筜谷记》、《经藏记》，又今世横文章也。夫其横乃其自得，而离俗绝畦径间者，故众人不得不疑。则人之行道作文，政恐人不疑耳。"

又《墨客挥犀》云："李格非善论文章，尝曰诸葛公《出师表》，李令伯《陈情表》，陶渊明《归来引》，沛然如肺肝流出，殊不见有斧凿痕。数君子在后汉之末，两晋之间，未尝以文章名世，而其词意超迈如此。盖文章以气为主，气以诚为主，故老杜谓之诗史者，其大过人在诚实耳。

《辍耕录》言："或题画曰特健药，不喻其义。"予因思昔人如秦少游观《辋川图》而愈疾，而黄大痴、曹云西、沈石田、文衡山辈皆工画，皆享大年，人谓是烟云供养，则特健药之名，不亦宜乎。

宋王安中履道作元旦致语云："君子有酒多且旨，得尽群心；化国之日舒以长，对扬万寿。"与余少时所梦，同而小异。

联对虽小道，亦足见人才思。门人殷彦来(誉庆)囊在京师，集成语作一联相赠云："一时贤士皆从其游，天下文章莫大于是。"时称其自然工妙。又汪阁学文漪(灏)一联云："尚书天北斗，司寇鲁东家。"人亦称之。

从叔祖洞庭先生(象咸)，明末官光禄寺署正，擅草圣，崇祯时尝奉诏书御屏。先王父尚书一日置酒召之，酒阑，诸孙竞进乞书。余时总角，王父把酒命对句云："醉爱羲之迹。"余应声对云："狂吟白也诗。"公大喜，以卮赐之。

赵甥执端以元人画二轴索题，其一崇山大溪，山水间多林木，丹绿相错，中有草堂，堂上二丈夫左右相向立，左者抱琴，中有绣墩，墩上有盘，盘中横红梅一枝，阶下二人控马立，不知何谓也。其一《士女惜花图》，丛花片石。予昔藏江上女子周禧画《惜花春起早》一帧，似是临摹此画。上方有潘纯、张雨、倪瓒、钱惟善四诗，钱诗云："庭院无人春已深，东风吹老惜花心。自知命薄难承宠，不费长门买赋金。"颇有寄托。予少时有《咏梅妃·减字木兰花》一阕云："天然姿媚，比似梅花应不异。一斛珍珠，得似鲛人泪点无。文园老去，恨煞无人能解赋。我见应怜，不索长门买赋钱。"意各别而语相似。

康熙乙酉，命词臣广续《群芳谱》。《群芳谱》者，先王父赠尚书方伯府君万历末被亓韩之党龁龁，归田林下十年所著书也。异代乃为九重所赏，亦家世盛事，不可不纪。

世谓宋文贞公铁心石肠，而赋梅花，殊不类其为人。愚按南卓《羯鼓录》云："宋开府虽耿介，亦深好色，乐尤善羯鼓。常与明皇论鼓事曰：'头如青山峰，手如白雨点。'云云。"大类教坊乐人语，文贞岂宜有此(文贞，南和人，葬沙河，今二县皆有祠)。

陇蜀余闻

[清]王士禛撰　樊　夫整理

《陇蜀余闻》一卷，清王士禛撰。王士禛(一六三四——一七一一)，字子真，又字贻上，山东新城(今桓台县)人。顺治十五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

此书乃作者于康熙年间奉使西蜀时所记琐事，间有考证。《四库总目》称，书中"多非亲见之事，且多非所经之地，故曰'余闻'"。杨垕《题王渔洋先生〈陇蜀余闻〉后》谓，"渔洋山人来成都，据摭见闻私著书，天全招讨杖义死，千秋野史存根株"。杨氏先祖自唐世袭天全宣慰使，清顺治初其祖杨起泰平定张献忠起义，"余闻"所记此事甚详，皆采访所得。

张潮于康熙间将此书辑入《昭代丛书》，现据乾隆间刻《龙威秘书》整理。

定州阿六祖师者，不知所从来，驻锡上生寺。一日，口唱叱叱，骑墙壁一堵，倏然上升，高数十仞。举手谢乡人曰："好住持。"见者皆礼拜。顷之，渐入云际而殁。

绵山有神林介子推祠，其林树极郁茂，然皆半荣半枯，盖文公焚林之地。祠中有牡丹一丛，不知年岁。花开最盛，色红紫，独一株白花，岁无定处，或密识之。明年辄易其地，人以为神。

刘以平，字近塘，猗氏人。诸生时，梦入宫殿，中有王者，命坐对奕。又至一所，石门上悬联句云："鹦鹉能回千载梦，麒麟空卧万年秋。"不解所谓。既登进士，为潞府王官。王敬礼如宾师，迁陕西行太仆寺卿。过武曌墓，墓上石刻一联，即梦中所见也。以平，初聘邑关处士长女，未娶而女病废。及婚，乃以次女行。合卺之夕，以平疑其无病容，诘之，媒以实告。以平怅然曰："吾聘者，病女也，弃之不义，且恐速其死。然次女已归吾家，无复还理，即室吾弟以宽可也。"更迎病女，女果泣涕求死。亲迎后，病遂愈。兄弟同日毕姻，后登万历庚辰进士。

猗氏人原良相者，性愿谨，明末为仓老人。受郭某交，代皆平斛。及役满，而代之者荆某也。其人狡黠，故尖其斛，折数多。良相夜寝仓中，拜祷于神。夜分，忽有红光见东南隅，继闻空中掷米声，觉米大充溢，渐逼卧处。质明，则仓廪悉满。县令闻之往验，溢米六十余石。人以为忠厚之报云。

康熙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午时，潼关南城外，忽有黑云一片，滃然而作。俄大雨如注，水凭城而入，漂没公私廨舍，男女死者二千三百八十五人。族弟幼华(又旦)给谏，有诗纪异。三十三年，兴安州江涨入城，亦与此变相似。

《尔雅·释山》云："河南华。"郭璞曰："华阴山，又云河西岳。郭曰吴岳，是以华为中岳，吴为西岳也。"下又云："河东岱，河北恒，河南衡。"又云："山大而高崧，山小而高岑。"崧与岑对，举非嵩山也。是五岳，关内有其二，而无嵩山矣。然末又云："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霍山为南岳，恒山为北岳，嵩山为中岳。"郭曰："太室山也，则又有嵩山而无吴山，有霍山而无衡山。"与前大相刺谬，不可解也。

华山谷口玉泉院希夷洞侧，有大石，玉泉环流其下。上镌"山荪亭"三大字，有树四株，名无忧树。

明初无坏禅师者，西域人。与秦愍王有宿缘。卓锡默川南普光寺。夜击木鱼，声达王宫。王异之，遂往见。师与语，悦然悟前生事。命席礼师，师携石甑炊饣，石瓶煮水，饮食王从者千人皆遍。后示寂。又有一西域僧，貌绝类师。来游于此，踪迹诡异。或饮食无算，或累日不食。饮之酒，数斗不醉。或自遗矢，取杂钵中并食之。一居士欲从之游，师指矢令食，有难色，师笑舍之去。后所遗矢处，辄生白莲华，人谓是无坏化身游戏。周栎园侍郎(亮工)有诗云："花寒今十日酒，冷古重阳。"唐文宗开成元年，归融为京兆尹。时两公主出降，有司供张事繁，又逼上巳曲江赐宴，请改日。

上曰："去年重阳，取九月十九日，不失重阳之意，可以十三日作上巳。"周诗此事，而语甚工。

长安荐福寺塔，名小雁塔，唐时建，凡十五级。嘉靖乙卯，地震裂为二。及癸亥，地震复合。滇逆之变，王辅臣叛据平凉，塔忽中裂。乱平，塔复如故。

蒲城士人简某，家有牛，左胁下忽生银蒴一股。其端有孔，掣之则牛负痛，医不识其何症。事在明万历丙辰。

兴平，古废邱地，项羽封章邯为雍王，都此。万历四十三年，土人于地中得一金印，龟纽，方寸许，文曰"雍王章邯印"。

吴山为西镇，在陇州南七十里。《水经注》以为即古之岍山（《尔雅》为河西镇。《埤雅》以华山为中岳，吴山为西岳）。按《陇志》，岍山在州西四十里，旧汧源县汧水所出。《禹贡》导汧及岐，是也。则吴与岍，自是两山，郦注未详也。

吴岳碑，自首至座凡七段，明皇八分书。书时日才三字，发三驿，刻工亦然。为巢寇所焚，摧剥仅可辨。见《昼墁录》。

吴山县故城，今为县头镇，本汉隃麋县也。元知县丁带，有十诗，似姚合武功县作，而人无知者。予语州守族侄鹤（孟津文安公孙）。刻之石。今录其半云："潇洒吴山县，冈峦绕四维。官卑新令尹，邑古旧隃麋。趣有陶彭泽，才非陆浚仪。折腰身体重，叹适两相宜。""潇洒吴山县，居民近百家。孤城连阜起，小市枕溪斜。土润宜栽竹，泉甘好试茶。公余无一事，何处息纷华。""潇洒吴山县，岩居共几层。风清闻远笛，月黑见孤灯。酒酿南溪水，琴邀北阁僧。城隅修槛稳，衙退晚来凭。""潇洒吴山县，庭虚夏亦凉。奇云藏峻岳，木叶暗稠桑。种稻连荆箔，分泉过石堂。不知关塞近，风物满西乡。""潇洒吴山县，云峰信有余。地偏长畏虎，水急不生鱼。梦去游乡国，愁来厌簿书。拂衣空有愿，何日赋归与。"

宝鸡县北二里蟠龙山，有故相国少傅党公（崇雅）别业。公好莳花竹。一日，有樵人献牡丹一枝，色如墨，四边作金线界道，云得之栈中。令人踪迹之，不复见矣。

凤县三绝手柳酒，今金丝柳犹有之。宋元丰中，尝取百株植禁中。

紫柏山，在柴关岭之南，相传留侯辟谷于此。下有留侯祠，有峨眉僧，居山巅丈室，独坐数十年。蛇虎皆驯伏。今九十有六，尚无恙（洋县子房山，亦云辟谷处）。

明正德十五年，洋县椒溪，获白鹿一。项有铜牌，上有镌刻，皆漫灭，惟"唐"字可辨。

唐武后生于利州，今广元县也。县西南江上，有皇泽寺，则天石像尚存，乃是一比邱尼。

剑州南武连驿，武连废县也，本名武功。郭璞《谶记》云："县路翠，武功贵；县路青，武功荣。"宋庆元丁巳，县令何琰，治路种松，刻石纪之，名种松碑。今碑尚完好，与颜忠烈公榜书"逍遥楼"大字，皆在驿北觉苑寺。元人王惠《魏文贞公书院记》，刻碑阴（文贞生于此）。

白芨花，白色五瓣，瓣中有苞。白质紫点，内吐黄须，极可玩。武连、梓潼间山谷，多有之。予尝喜陈白沙诗，"恰到溪穷处，山山枳壳花"，杨梦山诗："常记任家亭子上，连翘花发共衔杯"，皆未经前人道及。因得绝句云："西风尽日濛濛雨，开遍空山白芨花。"

崇正末，梓潼县龙江寺僧，晨起汲水，见霞光烛天，潜伺之。小顷，有麟浮出潼水，逾时乃隐。未几，蜀有逆献之乱，则麟出果非休征也。

知慧菩萨，明梓潼人周晓师女。生不茹荤，好诵梵典。年十九，绝粒食，惟餐柏叶。成化五年，促父母送往江村口白马寺楼。跏趺而化，今肉身在焉。又裴氏女者，父应举，细民也。幼好趺坐，食柏叶。天启中，年十三坐化。县人建刹奉之，屡现五色光云。

绵州水陆院，濒溪有石龟。每夕北斗见时，视之正在其首。斗柄虽转，而星影常然。

涪江沿岸多民田，每秋夏，潦水逆流，鱼随水上食禾稼，民甚病之。忽有道人，于江上鲤鱼桥，凿一乂一网状，鱼集滩下不敢上，渔人利焉。后桥圮，鱼复大上。

绵州龙会观，宏治间，居人廖天惠者，募工画壁版。已施胶粉，偶以事去，旬月不至。每夜静，闻殿内有声簌簌然。比工来起视，画已就矣。妙迹天成，莫测起止。至今尚存。

绵州东涪水、安昌水合处，汇为芙蓉溪，即杜子美所云"东津观打鱼地"。今有渔父村，相传汉涪翁所居。罗江废县南落凤坡，有汉龙凤二公祠，祀武侯庞士元。逆献之乱，其部将张可望毁之。夜梦士元为厉，惧而新之，壮丽倍往日。王屏藩乱蜀，祠复毁。今惟一石狻猊尚在。士元墓，在鹿头山。

颠和尚者，长安人，踪迹诡异。蜀臬某，迎之成都。礼拜甚恭，而往往面斥之，言无忌惮。尝食犬肉，帽檐插花一枝，引群丐游行市中。入昭觉，见雪丈禅师，诙嘲不屑，禅师颇敬惮焉。一旦，骑马出城数里，语厩吏曰："吾归矣。"径舍骑徒步去。臬追赆不受，往来秦蜀栈中，所至辄画达摩像施人。归至长安，数日遂坐化。人言是初祖游戏震旦耳。

康熙壬子入蜀，过新都县，假馆杨升庵先生故第。瓦砾之间，有二桂树尚存。丙子再入蜀，询先生第，已为尉署。讯二桂树犹在，为之感叹。得简绍芳所著年谱读之，先生以嘉靖甲申，遣戍永昌卫。初至滇，病惫，方就医，而巡抚黄衷，力促之去。赖巡按御史郭楠、清军御史江良材，营护不死。其后七十二岁归蜀，严檄催赴戍所。遂以是年己未，卒于滇，则巡抚游居敬也。郭楠旋上疏，请宥议礼诸臣下狱。君子小人，其用心不同如此。

蜀门人陈汝明黼功云："成都某县山中，有一僧卧石穴中，二十余年不起，亦不饮食。当卧处，痕迹宛然。山中樵牧习见，就问之，亦不答。一日，有士子于山中遇髯道人云：'此山有六祖应化，知不？'士子即诣僧礼拜，云师六祖耶。久之，张目曰：'莫信髯道人乱道。'明日再过之，不复见矣。"

故蜀王宫，王衍宣华苑也，今为贡院。正殿基，即摩诃池。

百花潭有巨石三，水流其中。汲之煎茶，清冽异他水。

蒙山，在名山县西十五里，有五峰，最高者曰上清峰。其巅一石，大如数间屋。有茶七株生石上，无缝罅，云是甘露大师手植。每茶时叶生，智炬寺僧，报有司往视，籍记叶之多少，采制才得数钱许。明时，贡京师仅一钱有奇。环石别有数十株，曰陪茶，则供藩府诸司而已。其旁有泉，恒用石覆之。味清妙，在惠泉之上。

成都有换色芙蓉，开时，颜色日数变易。日初出，作澹红色。日中猩红，日晡纯白。

成都号龟城，父老言东门外江岸间，有巨龟大如夏屋。不易出，出则有龟千百随之。康熙癸丑，滇藩未作逆，曾一见之。

杜宇、鳖灵冢，皆在郫，二冢对峙。鳖灵墓入净林寺，寺僧夷为台观，惟杜宇墓在（今阆中灵山，亦有鳖灵墓）。

黄莲蛇甚小，产雅州。恒食黄连，遍体作黄金色。宗人省斋（曰曾），官分巡川南道，曾贻予一枚。又有黄连鸡，大如鸽，色黄白，食黄连叶，人罕捕之。

嘉州有月竹，每月辄生笋。蜀又有竹蜂，好于野竹上结房。蜂与蜜并绀色，一名蛒，方言曰笛师，一曰留师。

正德间，灌口朝天寺僧，于土中得断碣。上有诗二句云："天孙纵有闲针线，难绣西川百里图。"余剥落不可辨。

巴賨出小驷，其最駃骏者，名夹山马。

嘉州有花，名鹅毛玉凤。花如翦绒，状似茉莉，大如碗，香亦类之。

蝎子草，即杜诗所云"其毒甚蜂虿"者，吴若注"蘻草"是也。一名山韭，触之如虿尾之螫人。今城郭弥望皆是。又有蠛子者，蚊蝱之属。元微之蠛子诗序云："黑而小，不碍纱縠，夜伏昼飞，啮人成疮。秋夏不愈，膏楸叶傅之则差。闻柏烟麝香即去。此二物，皆蜀地之最可憎者。

邛州盘陀山下一石佛，有唐时镌"吴师"及"郭汾阳师"六字。

刘道贞，字墨仙，邛人，名士也。明末，起兵讨张献忠不克，病卒于军。妻子皆遇害。其子睽度，妻冯氏，诗甚清婉。有《春日即事》云："闲步小桥东，黄莺处处逢。梨花风雨后，人在绿杨中。"

天启中，邛州有老僧，结茅山中，戒律清苦。一日，忽庵上现彩云，云中有钵盂状。因掘其下，得金钵盂。州人为建寺，曰金钵寺。

成都东门内大慈寺，有唐肃宗御书赐额，蜀金堂令张蠙题诗。有"墙头细雨垂纤草，水面回风聚落花"之句，王衍与徐太后游寺见之。给笔札，令进诗三百首。又东坡有《与子由大慈寺观卢楞伽画踪留题》，今尽毁。

汪光翰，字文卿，婺源人。幼涉书史，知大义。明崇正末，景陵胡恒，官川南道。光翰为幕客，恒驻节邛州。逆献陷成都，分兵狗邛，恒命光翰出调兵，并檄宁越守备杨起泰，将兵援邛，未至而城陷。恒与其子士骅战死，阖门百口皆遇害。惟士骅妻朱氏，洎幼子峨生，得脱匿民间，随士骅母舅陈君美者，转徙荥经县。降贼武大定，驻嘉州，闻朱有殊色，劫致之。朱骛面毁容以免，坚操抚孤。光翰间关彝猓中，得朱氏母子所在，事之甚谨。值剑南大饥，斗米十金，光翰不避刀俎，多方

保护之，母子乃得全。自是或服贾，或课蒙，或为僧，获稍赢余，以给饘粥，二十余年不倦。朱教子极严，峨生亦读书知自奋，能文章矣。蜀平，峡路通，光翰乃躬送朱氏母子归景陵。于是楚蜀人，莫不高朱氏之节，诵光翰之义，以为忠臣孝子之报云。是时，从胡公死义者，有夫人樊氏、成氏、冯氏之骅妾周氏、仆京儿、弩来、婢二女，凡七人。又有锺之绶者，字楷士，亦景陵人。从胡入蜀，游峨眉，遂不归。闻胡公父子殉义，乃自瓦屋山至荣经，与光翰同抚孤儿，历八年所。入滇，至昆阳死。时有李华者，黎州人。年八十矣，倡义拒贼，战雅州，兵败死之。

马京及弟亭，黎州宣慰司土官，与贼相持两载，兵败死。杨之明，碉门天全招讨使司土官，亦倡义讨贼战死。

李君实云：髹剔银铜，雕钿诸器，滇南者最佳。盖唐时阁罗凤犯蜀，俘其巧匠三十六行以归，故至今擅之。大抵蜀匠最巧，不但锦机纸局，冶铸扇制而已。予再使蜀，成都居人，虽视壬子为多。然率秦楚贾人耳，土著什不得一。至于锦扇等制，询之皆懵然不知，况其遗法耶。

成都北郭外昭觉寺，佛果圆悟禅师道场也。又有李时泽者，遂宁人，为僧，亦名圆悟。善画，学武洞清罗汉，亦住昭觉。大殿成，画十六罗汉，及文殊、普贤、药师菩萨等像于壁。见《蜀中画苑》。

宋文宪公（濂）墓，在成都东门外六七里，净居寺文殊殿后。墓皆砖甓甃成，高如连阜。其上修竹成林，殿外二华表尚在。北为明月池、清风亭、文殊殿，即宋方二公祠也。今惟文宪像存。

薛涛井，在万里桥西锦江之涘。明时，蜀王府作亭其上，阑楯护之。每以三月三日汲水，造笺二十四幅，以十六幅进御，余不尽以上巳造也。今其法亦不传。井旁一石盆犹在，中刻镂花鸟极工。

李卫公筹边楼，在保县城市中。楼凡二层，每层高二丈许。其梁柱皆当时故物，保与松维相连。唐广德三年，吐蕃陷松维保三城，即其地，地界雪山。明末，逆献乱蜀，不至其处，楼故不毁。门人知保县事高崇岩，说成都亦有筹边楼。

建昌卫以南，其俗：人病将死，辄舁置山林中，往往变为虎。地与云南武定府相接。

大雅堂，在丹棱县南三里。宋人杨素，请黄山谷书杜蜀中全诗刻石，作堂贮之，山谷为之记。见《豫章集》。明宏治丁巳，巡按御史荣华，重新祠宇，立像勒石。知县事江谦，春秋率绅士往祭焉，自然遂为故事。蜀乱后，祭废。

成都府署，有吴道子画龟蛇碑。每端午，辄有蛇龟聚碑下，至屋瓦庭树皆满。麻城人梅朗中为守，厌之，凿其目，自后遂少。其墨拓，上方押成都府印，可以镇辟邪祟，治疟亦验。

府署有木槿一株，治癣最效。所谓川槿，惟此为最。梅守厌索之者众，以汤浇之，遂枯。

松潘建昌诸蛮，所居皆累石为之。高者至八九层，人居其上，牛豕居其下，名曰碉楼。《九州记》云："卬州沈黎县，即武侯征羌之路。每十里作一石楼，令鼓声相应。今夷人效之，所居悉以石为楼。"此碉楼之始。

打箭炉，在建昌西南，地与番蛮喇嘛相接，与雅州荣经名山亦近。江南、江西、湖广等茶商，利彝货，多往焉。其俗女子不嫁，辄招中国商人与之通，谓之打沙鸨（或作卜）。凡商人与番蛮交易，则此辈主之。商人流宕其地，多不思归，生女更为沙鸨。其衣如舞衣，衣一称，有直钱二百万者。康熙丙子春，命郎中金图等勘正地界。至其处，金为予兵部旧属，云路极险恶，视栈道如康庄矣。

自剑州已南，尽梓潼县界。古柏千株，皆大数十围，形状诡异。有一株，根裂为二，巨石负之，如赑屃之状。又有一根而三四干者，高皆入云。蜀道奇观也，是正德中剑州守李璧所植。

重庆府有红茉莉，与白者香无差别。嘉州海棠有香。成都有金丝海棠，深黄色，状与海棠不甚类，亦有素馨。至于梅桂皆有之，蜀人不知贵重，往往樵苏供爨。惟芭蕉，家家院落皆植之。

蜀禅教，皆祖破山禅师，梁山人天童悟法嗣第二人也。其弟子丈雪禅师，内江人，演化于成都昭觉寺，门徒甚盛。康熙丙子五月，至蜀访之，则示寂半载矣，年八十余。今住持弟子佛冤禅师，即其侄。

蜀金堂县三学山，有古树三四株，不记年代。每春月，其叶，夜辄有光如炬，远近数百里，以为佛光，皆裹粮往观。

献贼乱蜀，追尊梓潼神为太祖高皇帝。重修七曲山神祠，又建壮缪侯祠于其东，皆极钜丽。献贼尝赋诗于此，使其伪官属严锡命等，皆和，立成，稍迟，辄杀之。其诗刻石，置祠八卦亭，知县王维坤（长垣人，顺治辛丑进士）碎之。

西番彝人，每岁春月，辄携家礼峨嵋，谓普贤为姑娘，顶礼瞻恋，或至流涕。其可笑如此。

眉州中岩，有诺俱罗尊者遗迹。按雁宕山，有尊者肉身像，十八应真，惟尊者在震旦，灼然可考。

蜀多虎，滇之大理多龙，粤西多凤凰。峒中蛮女，往往缉以为裘，甚丽。南恩州人，或截取其觜为杯，曰凤凰杯。

貔貅产峨嵋，自木皮殿以上，林木间有之。形类犬，黄质白章，庞赘迟钝。见人不惊，群犬常侮之。其声似念陀佛，非猛兽也。予按《毛诗》陆疏云："貔似虎，或曰似熊，一名执夷，一名白狐。辽东人谓之白罴。"与此差异。□角端，产瓦屋山，不伤人，惟食虎豹。山僧恒养之以资卫获。按《中华古今注》："渠搜国献鼩犬，能飞食虎豹。"□宁羌州嶓冢山下，有大禹庙，仅存茅茨一间。有嘉靖二十二年《重修祠记碑》，监察御史阆中舒鹏翼撰。文颇条畅，惜其将泐。录于左方云：当尧之时，洚水滔天。民遭陷溺，茹毛饮血。厥食维艰，尧有忧焉。举禹治之，俾绳鲧业。禹自冀州、梁岐、岳阳、覃怀，至于衡漳。又自积石、龙门、壶口、雷首、砥柱、析城，至于王屋。又自嶓冢、荆山、内方、大别、衡山、敷浅、云梦，至于彭蠡。盖不敢堙塞汨乱，以取震怒。故浩浩汤汤，东注江海。禹可谓智矣。禹伤先人鲧，以功不成坐诛，乃手足胼胝，居外十三年，过门不入。生启不得子，恶衣菲食，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日孳孳排决浚沦，弗遑宁处。禹可谓孝矣；方其随山刊木，鬼神龙蛇，护惜巢穴，作为妖怪，风沙昼暝，迷失道路。禹乃仰空咨嗟，俄见上帝，授以太上呼召万灵之书，且令其臣狂章、虞余、黄魔、大费、庚辰、童律、为之助。由是能呼吸风云，役使神物，竟得开凿之志。禹可谓神矣；四隩既宅，九州攸同，弃得以播百谷，契得以敷五教。垂得以司百工，皋陶得以明五刑，伯夷得以典三礼，后夔得以正五音，龙得以主宾客。任土作贡，劳而不伐。禹可谓功矣。是故天锡洪范，舜禅帝位，致彝伦之攸叙，会诸侯于涂山。而下民底定，万世允赖。孔子曰："禹尽力乎沟洫，吾无闲然矣。"刘定公曰："洪水横流，微禹吾其鱼乎。"呜呼，禹之功，史虽载之，而不知其由于孝；禹之智，人能言之，而不知其由于神；合智与神谓之圣，合功与孝谓之德。德且圣，庶几其记禹哉。复作九歌，俾土人诵之，以侑飨祀。歌曰：洚水儆尧兮泛滥中国，四岳荐禹兮俾为司空，禹治水兮注之东。力拯横流兮为民粒食，言乘四载兮劳身焦思，克盖前愆兮万世之利。声为律兮身为度，其言可信兮其仁可附，庶士交正兮底慎财赋。不自满假兮拜昌言，声教讫兮莫黎元，水上平兮生齿繁。洛出书兮锡九畴，通九道兮开九州，亹亹穆穆兮六府孔修。娶涂山兮辛壬，启呱呱兮何心，荒度土功兮五服弼成。膺历数兮帝命赫，泣罪人兮痛自责，舞干羽兮有苗格。辑五瑞兮建皇极，朝玉帛兮会万国，戮防风兮明黜陟。宅百揆兮股肱良，敷文明兮庶事康，于尧舜兮大耿光。

东粤鹦鹉，自洋舶来有数种。予使广州时，所见有纯赤者，毛羽鲜妍，类猩红剪绒之状。又一种纯赤，惟两翅绿如翠鸟。又有五色者，红黄白绿碧皆具，尤珍丽。每一只，索直至二十四金。其纯白者，首有黄冠，名秦吉了。别自一种，予官广陵时曾畜之。在蜀，惟于德阳落凤坡见之。皆寻常陇产绿衣耳。

汉中风俗尚白，男子妇女，皆以白布裹头。或用黄绢，而加白帕其上。昔人谓为诸葛武侯带孝，后遂不除。汉中滕太守严其禁，十年来，渐以衰止。然西风诸府，风俗皆然。而华州、渭南等处尤甚。凡元旦吉礼，必用素冠白衣相贺，则为武侯之说非也。

顾华玉（璘）云：武侯兵书匣，在定军山上。壁立万仞，非人踪可到。余两经其地。初视匣，其色淡红；后则鲜明若更新者。殆不可晓。按三峡中亦有兵书峡，传为武侯藏书之地。大抵秦楚巴蜀间，人思侯德，辄举名迹傅会之，不须辨其真伪也。

武侯与张裔书去，妇不顾门，委韭不入，园似汉魏乐府。

辰沅里中，缘江皆峭壁，高可百丈。避兵者，以修绠系腰，从山岭缒下，距江面数十丈许。度火攻弩箭，皆不可到处。于壁上凿孔，以巨木横贯之，即于此木之上，纵横间架，栏楯缪葛，飞檐承霤，房廊四起。邻里交通，殆成阡术。从江中逆数而上，正得八十三层。最上层，距山巅亦数十丈。虚无缥缈，虽海市蜃楼，无以加也。又郊州灯山，居民数百家亦类此，但不临江耳。

赵崡，字子函，一字屏国，盩厔人。万历己酉举人。家有傲山楼，藏书万卷。所居近周秦汉唐故都，古金石名书多在。时跨一驴，挂偏提，拓工挟楮墨以从。每遇片石阙文，必坐卧其下，手剔苔藓，椎拓装潢，援据考证。略仿欧阳公、赵明诚、洪丞相三家，名曰石墨镌华。自谓穷三十年之力，多都玄敬、杨用修所未见也。

郭宗昌，字胤伯，华州人。辟沚园白厓湖上地，介二华之间，造一舟居之，曰斋舫。自谓一水盈盈，与世都绝。沦落崎嵚，任心独往。又有别业在郑南，即杜子美西溪。与其友王承之东荫，商为南坬社著园。藏《六斋疏》、《二戎记》诸书。赵忠毅、陈征君序之。以为似先秦古策《周官考工记》、《远公宗雷八关斋文》也。又著《金石史》，华阴王宏撰刻之。

开元末，于宏农古函谷关，得宝符。白石篆文，正成乘字。解之者曰："乘者，四十八年。"因作《宏农得宝

歌》云："宏农得宝耶，遂改元天宝。"事载《传信记》。

陕州北滨黄河，与山西平陆县隔河，烟火相望。按《开天传信记》，天宝中开月河，得古铁铲，上有"平陆"二字。上异之，藏于内库，遂改河北县为平陆县。

明万历二十年，巩县东路旁闻仙乐，细聆之，声出树中。一匠欲穷其怪，挥斤斫之，乐声自树飞去。巡按御史姚思仁闻于朝。

缑山，在偃师县南四十里，有升仙太子祠。则天碑，尚完好。宋谢绛一碑亦存。

宣德四年，郑州玄帝廟，忽天降铜棺一具。人争往试之，体皆不宜。有驿官邹宿者，挺身人，适相合，即有铜盖降自空中覆之。音乐竞作，升天而去，人尽观焉(与王乔事同)。

天启七年，郑州书院中，开莲花一枝如品字。国朝顺治十三年十一月望日，兴国寺殿前，夜涌花一枝如佛手，高可尺许。表里皆竖纹，洁白似雪。次日又涌一花，根有二。上合为一，色纹如前，略似荷花。二十五日，又生一花，高三尺许，大如箕。下分上合，色纹亦如前，略似牡丹，或曰天花也。

宋鲁肃简公(宗道)，以祥符五年令中牟。至县，即立汉令鲁恭祠，勒恭传于碑，至今尚存。

张民表，字林宗，中牟名士，户部尚书孟男子也。没于汴梁之水。其门人周侍郎亮工，在金陵请赵澄写真。赵与林宗初不相识，屡易稿，终不似。一夕，梦一丈夫古冠服，自言是张林宗，笑而掣其笔。旦起，信笔而就，见者骇其神肖。

河洛会处，旧名洛口，在巩县北。今徙汜水县西南成皋山下，名玉门，俗曰满家沟。

唐人记板桥三娘子事，甚怪异。板桥，在今中牟县东十五里。白乐天诗："梁苑城西三十里，一渠春水柳千条。若为此路今重过，十五年前旧板桥。"李义山亦有《板桥晓别》诗，皆此地。

门人陈户部子文(奕禧)，说所见数奇姓。箅(真定人)、香(山东人)、炅(音桂)而最奇者，崇效寺碑阴列名有斩姓。又字之奇者山(安邑人，音如妄)、皀(音厥)。

田少司寇漪亭(雯)，说巡抚贵州时，有一孝廉黄姓，名之骖。耳不能听，以眉听。古谓龙以角听，牛以鼻听，人亦有之。

龙沙纪略

[清]方式济撰　樊　夫整理

《龙沙纪略》一卷，清方式济撰。方式济(一六七六——一七一七)，字屋原，一作渥源，又作沃园，安徽桐城人，登峄子。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授内阁中书。方登峄以戴名世《南山集》案牵连，方式济随父流放黑龙江卜魁城，先于其父死于戍所。著有《述本堂诗集》二卷。

作者随戍黑龙江，乐观自处，整理所见所闻，考核古迹，写成此记。边疆之地山川物产，少数民族风情习俗，北国山寨酷寒景象，皆能绘声绘色，于笔端自然流动。

其子方观承乾隆间将此书附于《述本堂诗集》，始行于世，后编入《四库全书》。现据道光间杨复吉辑《昭代丛书》本整理。

方　隅

边荒沿革，传闻异辞，黑龙江尤为绝域，古史书而不详。盛朝大一统之化，方隅日广。余备极搜讨，得梗概焉。盖自奉天过开原，出威远，堡关而郡县尽。外有七镇：曰稽林乌喇；曰宁古塔；曰新城；曰伊兰哈喇，属宁古塔将军辖，由新城之白都纳渡诺尼江而北；曰卜魁；曰墨尔根；曰艾浑，属黑龙江将军辖，皆在奉天府东北。

《广舆记》载：沿脑温江，上自海西，下至黑龙江。按后魏有黑水部，唐有黑水府。府治在今开原县，而今之吉林，宁古塔新城隶焉。以黑水名者，因黑龙江尾也。黑水部四至无考，今脑温江在蒙古境内。

卜魁，站名(土人谓驿为站)，在新城之北八百里，距七站。或曰大力人，为布枯，曾有布枯居此，故名。今曰卜魁，误也。或曰有达呼里人名，卜魁耕于此；或曰元置军民万户，府五；一曰孛苦江，今卜魁枕脑温江，而孛苦江未知所在。旧站去城十五里，地名，齐齐哈喇立城后，移站于城。城因站名，官文书皆称之。

墨尔根河，名镇，城依河西，在卜魁东北四百二十里，距六站。相传康熙初年，掘井得石，有"莫来耕"三大字，系唐年号。余按：唐疆宇不及此，且非诰诫勒石语也。艾浑在墨尔根东三百四十里，距五站，一名艾浒，言可畏也。镇城在黑龙江西岸，江之东有旧艾浑城，相传元黑龙卫城也。自镇城西北千一百里，为雅克萨城。旧址过此，而西又千余里，今边界立有界碑。

按舆表：黑龙江将军境，东至海五千里，西至喀尔喀界一千八百里，南至松花江八百里，北至俄罗斯界三千里。据卜魁言也。其言松花江，指白都纳之左，与诺尼交会处。俄罗斯自西北袤延至正北，为地甚广。今界碑在西北昂班格里必齐河之东，而北有山为限。

考四境：元时尽隶版图，明代皆蒙古席帛达呼里红呼里索伦散处之。

国朝之初，悉归附焉。后俄罗斯侵入境内，筑城曰雅克萨。又顺黑龙江而南，据呼麻拉。康熙二十三年，上命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率舟师，由松花江溯黑龙江上流伐之。彼自呼麻拉退保雅克萨城，大兵于艾浑立城与之相拒。康熙二十八年，图雅克萨城攻之急，彼遣使间道诣阙，吁请命解围。听其去，而雅克萨城废，西距千余里，立界石，艾浑遂永为重镇。以萨布素为黑龙江将军，从征军士自宁古塔迁妇子家焉。复于墨尔根设参领，卜魁设副都统，分兵为协镇。康熙三十二年，萨帅以墨尔根居两镇间，首尾易制，奏请移节，而艾浑改驻副都统。康熙三十八年，复以墨尔根地瘠，不可容众，奏移卜魁，而墨尔根增置副都统。今将军仍称黑龙江者，沿艾浑立官之始也。

俄罗斯，古大食国。历今一千七百一十余年，元太祖与其弟分收地。其弟灭俄罗斯，即以封之曰察罕汗白为察罕汗，即可汗之称，国仍旧名。元入中土，沿脑温江、黑龙江置驿，岁与察罕汗通问慰，江岸残址犹有存者。其王都曰脱博斯奇城，近边曰泥朴处城、色楞额城、尼尔苦斯城。尼尔苦斯有总管，驻守人通市者，皆泥朴处人。别其种曰罗刹，误老枪，又误老羌。

卜魁城之南、诺尼江以东、通铿河以西，蒙古杜尔伯特地。《舆表》云："杜尔伯特东至黑龙江将军界，一百四十里，西至札赖特界三十里，南至郭尔罗斯镇国公

界一百四十里，北至索伦界一百里。"

杜尔伯特以南，至松阿里江北岸，蒙古郭尔罗斯地。按《舆表》，郭尔罗斯东至杜尔伯特界八十里，西至本部辅国公界一百四十里，南至乌喇将军界一百四十里，北至杜尔伯特界一百二十里。盖杜尔伯特地象曲尺，与郭尔罗斯错，故东北皆倚也。

卜魁城西渡诺尼江，蒙古札赖特地。《舆表》云："札赖特东至杜尔伯特界三十五里，西至郭尔罗斯镇国公界二十五里，南至郭尔罗斯辅国公界一百五十里，北至色衣铿山无交界。余按：西至当是科尔沁镇国公界，郭尔罗斯似误。《舆表》载：科尔沁镇国公地，东至札赖特界。"可证。

黑龙江以南，拖心河以北，诺尼江以东，鄂尔姑纳河以东，八围人索伦地。

黑龙江以北，精奇尼江源以南，虞人鄂伦春地，其众夹精奇尼江以居。

鄂尔姑纳河以西，枯轮海以北，鄂罗斯虞人地。

枯轮海以南，喀尔喀河以西，巴尔虎地。

山 川

卜魁以南至新城数百里，皆平漠。其三面之二百里内，亦无山，过此则岩峦环叠，多从兴安岭发脉。而溪涧陂湖之水，潆洄于境内者，以数百计。皆蒙古名莫晓，其义最大者三江：黑龙、精奇、尼诺尼也。宁古塔属之。松阿里、乌苏里二江，与诺尼、黑龙会为混同，而受境内诸支流，故并纪之。江曰乌喇，河曰必拉，湖曰诺罗，海曰鄂模。

黑龙江源，《明一统志》云："出北山。"《盛京通志》亦只云："出西北塞外。"今按：江源出俄罗斯境，其上游为敖嫩河。敖嫩源出阿母巴、兴安诸山之南，东流六百里，与科勒苏河合。又东北八百里，受众流为黑龙江，北会泥朴处河，经泥朴处城东又三百余里，北流至昂班格里必齐河界碑，入我境。东抵察哈盐峰，凡一千五百余里。复东南流六百里，经多斯峰、呼麻拉故墟之间，至额苏里与精奇尼江合。其合处，犹未至艾浑数十里也。

过新艾浑城东门，稍东南，流经拖里尔峰博枯里山，西北至苏尔喜峰之北。又折而东，经茂峰、喀木之间，至叶尔白黑河，与松阿里江合。西北视艾浑城，已千里矣。

江在俄罗斯境内，河之自西而东入江者九：曰巴尔稽，曰阿哈楚，曰他尔巴哈泰，曰图鲁泰，曰他拉巴尔集，曰特楞，曰俄克硕，曰俄伦，曰昂依德。河之自南而北入江者三：曰扑拉诃集，曰图里格，曰温多。

其自界碑横而东也，河之由西北而南入江者：九曰阿集格格里必斋，曰卓尔克奇，曰昂班格里必斋，曰俄罗，曰倭尔多昆，曰乌里苏，曰博伦穆达，曰额尔格，曰必勒罩也。自南而北入江者四：曰鄂尔姑纳河，曰末河，曰厄牧勒河，曰旁库河。鄂尔姑纳为俄罗斯界河，故其名独著。小河汇此而入江者十有一：曰依木，曰牛耳，曰墨里儿肯，曰特尔布尔，曰根曰开拉里，曰伊密，曰特纳客，曰魁，曰莫勒根，曰札敦。而伊密、特纳客、魁、莫勒根、札敦五河，又汇于开拉里，以入鄂尔姑纳达于江。

枯轮海，周匝千里，在黑龙江之南、开拉里河之左。其南有乌里顺河、乌兰泉及俄罗斯之克鲁伦河，皆北来汇于此。由鄂尔姑纳达江克鲁伦河发源之，山与黑龙江源阿母巴兴安南北相望，亦大川也。

枯轮海东南八百里内，又有噶尔必海、乌兰海、市育里海，以受南北山之水。其支河七：曰阿母巴哈尔浑，曰伊兰色模，曰喀尔札布鲁克图，曰诃尔诃斋，曰西巴拉泰，曰呼鲁思泰，曰喀尔喀。各以距三海近者入之，而仍由乌里顺河北注，以枯轮为归宿。

江自察哈盐峰而南也，至呼麻拉城始有支河，曰呼麻拉河，由西北入也。其汇入呼麻拉之小河四：曰他哈，曰呼集里，曰窝勒科，曰呼兰。其发源多斯峰下者，有河曰模林；发源阿拉尔山下者，有河曰墨勒尔，由东北入也，斜与墨勒尔相对。由西北入者，曰枯丁河。又新艾浑城之前，曰昆河，博枯里由麓曰孙河入。孙河汇流者曰占河，皆由西北入。又朱德赫山发源者，曰墨里尔克河；图勒尔山发源者，曰博吞河。皆由东北入，与孙河相射。

江自苏尔喜峰复折而东也，峰之左曰牛满河，峰之右曰哈拉河。又茂峰之左曰吉林河，茂峰之右曰枯木占河。又有朱春河、枯育鲁河、苏鲁河、必占河，由东北而入江者八也。又卧龙旗河、五耳噶尔河、西林母地尔河、西雅蛮河，汇牛满以达于江者也。与牛满斜对曰扩尔芬河，过此又有五音河、嘉里河、富河、宰河、叶尔白黑河，由西南而入江者六也。

《盛京通志》云："黑龙江即萨哈连江。萨哈连者，黑也。"《金史》云："混同江，一名黑龙江，水微黑。"考混同，源出长白山，旧名粟末江，辽改为混同江，土人呼松阿里江。金志误宋瓦，又传误松花。其流自南而北，黑龙江自北而南。其与黑龙会，历二千五百里之遥，则两江不得混称明矣。松阿里江北与诺尼江合流，折而东北受黑龙江，又南受乌苏里江，汇注于海。因其纳三江之大，故名混同。则其上游未会于诺尼，仍当称松阿里江也。金祖伐辽，将攻黄龙，次混同江，无舟楫，乘赭白马，竟涉。世宗大定二十五年，封混同江神立庙致祭。盖坤灵所钟，由来旧矣。

精奇尼江，《盛京通志》不载。精奇尼，形容之词，如云，诚哉是也。江源出境内极北之山，在察哈盐峰之北，将及千里。江形如弓，东南流八百余里，合西里母低河。复折而西三百余里，至额苏里，与黑龙江合。

河之自西北而东南，入于精奇尼江者二：纳尔赫苏希河、拖喀河也。自东北而西南以入者十有七：最大者曰阿尔集，曰宁尼，曰西里母低也；其小河由阿尔集以达者，额尔格也，乌能也，乌拉喀也；由宁尼以达者，勒都也，帖牛也；由西里母低以达者，阴铿也，毕沙也，阳奇尔也，那拉也，鄂尔模尔科也，木黾也。翁额也。外

此曰乌尔格，曰托莫，曰贝敦。乌尔格与江发源一山，双汊并下。不百里而合托莫、贝敦，发源于都立奇山，后迤逦以入，而江将尽矣。

诺尼江即脑温江。《盛京通志》作诺尼，蒙古谓脑温。为碧诺尼意同，今呼嫩江。《明一统志》云："源出西北边外，不可考。"盖江之在明为瓯脱，而《一统志》载之者，第指其与松阿里合流处，故不知其源。今按：江源出宜呼尔山，山在黑龙江之南兴安岭下。江流自北而南，经查克达奇山之东、额勒克尔山之西，循墨尔根城北门，复稍转西，下抵卜魁城西门。凡一千四百余里，与松阿里江合。

河之自西北而东注诺尼者，十有八：曰东郭罗，曰喀挐，曰孤垒铿，曰讷都儿，曰多布科尔，曰讴铿，曰甘河，曰鸡窝儿，曰努敏，曰必腊，曰格尼，曰阿伦木，曰枯尔奇鲁，曰丫儿，曰机勒，曰哈岱坎，曰绰尔，曰拖心也。东郭罗发源于兴安岭，与江源斜并遥望，水光夹泻。近接宜呼尔山，故误谓诺尼两源并出也。至诸河互有支干，鸡窝儿由甘河达江，必腊格尼由努敏，机勒由枯尔奇鲁河，哈岱坎由丫儿河，拖心由绰尔河。

河之自东而西入诺尼者，十有一：曰纳玉儿，曰喀鲁儿，曰倭多，曰密奇尔，曰墨陆尔，曰木讷尔，曰诃鲁尔，曰墨尔根，曰罗拉喀，曰讷木尔，曰塔葛尔也。密奇尔由墨陆尔达江，木讷尔由诃鲁尔达江，罗拉喀由讷木尔达江。又纳玉儿、喀鲁儿之间，有湖曰依克车勒克奇湖，不通江。

境之南界松阿里江，发源长白山。北流四百余里，经吉林镇城之东，又西北流二百里，出法塔哈边，折而西，绕白都纳城南西北三面，凡三百余里，与诺尼江合。其上游之支河，不具载。自合诺尼东北，流一千六百里，北会黑龙江。又四百里，南会乌苏里江，是名混同江。江之南，属宁古塔。其北为境内地，河之自南而北入江者六：曰拉林，曰阿尔褚库，曰非克图，曰奇普拉，曰马淹，曰呼拉哈。西北入江而流，长者曰亦肯河；其小河由亦肯以达者曰希非勒，曰博诃里，曰发儿图浑。又有敖乾河、音达母河、阿母巴河，皆西北流以入焉。河之自北而南入江者，曰呼轮河。其小河之由呼轮以达者，曰通铿，曰纳民，曰额浑，曰额集米，曰呼拉库。其呼轮以东、河之南汇于江者曰硕罗，曰富特库，曰木淋，曰阿集格富拉浑，曰昂班富拉浑，曰西林曰昂班乌那浑，曰西帛曰昂班呼特亨，曰巴兰。江之北三百余里，有团海，发源汪涉，出坎汇小河十有三；东达于江：曰乌莫卢，曰哈木奇，曰依春，曰查里，曰必罕，曰窝集，曰活，曰吞，曰洪乌，曰木孙，曰图，曰哈罗，曰阿西克滩。

乌苏里江发源西噶塔山之北，在宁古塔之东千余里。历千二百里，北与混同江合。将入之数十里，东西歧而为二。自是东北流，合黑龙、精奇、尼诺、尼松阿里、乌苏里五江之水，历千余里入海。此千余里内，河之自北而南汇入者二：曰奇母尼，曰枯鲁。河之自西而东汇入者十有九：曰努雷必儿特，曰克赤，曰富达儿他拉哈，曰莫儿奇他拉哈，曰格林，曰勾根，曰科儿古，曰卓罗，曰多林，曰赤克图哈，曰必占，曰犀陈，曰梅枯，曰亨滚，曰齐林依，曰喀图米，曰约米，曰里赤，曰法特海。其由格林河以达者，为朵索米河；由亨滚河以达者，为哈达乌尔河、厄米勒河。河之自东而西汇入者，二十有三：曰敦敦，曰巴拉儿，曰必儿古，曰由特，曰哈尔集，曰希拉河，曰粘达哈，曰合里，曰刀湾，曰希儿巴希，曰讷母登忒，曰敖梯，曰约民，曰葵马，曰夏里，曰马哈儿赤，曰赫勒里，曰发停，曰器宁，曰阿科起，曰巴喀，曰敖达里，曰科齐。按：黑龙江发源俄罗斯境，自西至东，凡七千余里。精奇尼江源以南、松阿里江源以北，南北凡三千余里。百谷万派，莫不循度。朝宗重润之庆，车轨斯同，诚哉。王会之大观也。

兴安岭，一曰新安岭，或曰葱岭之支络也。盘旋境内数千里，襟带三江之左右，为众流发源。由卜魁至墨尔根，艾浑置驿岭上。巡边者，渡诺尼西北数百里，则陟降取道。松柞数十围，高穷目力。穿林而行，午不见日。石色斑驳，若赵千里画幅闲物。有石洞，洞中几榻，天然如琢。行者辟草，得之藉少憩焉。

察哈监峰，在黑龙江东北隅。山形如剖璧面，西南背东北，峭削千寻，根插江底。土色黄赤，无寸草。腰亘两带深黑，火光出带间，四时腾炽不绝。大雨，则烟煤入雨气中，延罩波上。巡边者，舟过其下，续长竿取火为戏。雨带相去数丈许，竿止及下带也。山背万木葱郁，蓝翠异状，虽穷冬不凋。

经 制

卜魁将军、副都统各一员，统八旗。旗各协领一、佐领五、防御一，骁骑校五。火器营参领一员，值训练。八旗量拨官佐之，无定制。先锋营佐领二，选于八旗，非特设也。墨尔根副都统一员，八旗共协领四，防御二，旗各佐领二，骁骑校二。惟镶蓝旗，佐领骁骑校各一，无火器营，而先锋营如卜魁制。艾浑副都统一员，协领与墨尔根同。旗各防御一，佐领三，骁骑校三，火器营统于卜魁。参领训练，如卜魁制，先锋亦然。

卜魁兵二千有四十，满洲、汉军暨索伦达呼里、巴尔虎充之。艾浑兵一千二百，无巴尔虎。余同。墨尔根兵九百，皆索伦达呼里人。三城佐领，满洲二十有九，又灰鸦拉别部籍入满洲者佐领三，索伦十有一，达呼里二十有八，巴尔虎四，汉军六，计八十一员，分辖其众。岁于九月大阅。

卜魁户口二万有二十七，墨尔根五千七百三十八，艾浑一万三千有二十四。汉军、达呼里、巴尔虎兵役以及站丁黥奴皆与焉。商贾往来无定，亦立册以稽。三镇二十驿，各千总一，笔帖式一，丁三十名，马三十四，牛二十头。管驿官二，各司十驿，一驻卜魁，一驻墨尔根。土人称为站官。

卜魁水师营总管一，四品官二，五品官一，六品官二，四品五品六品者，犹之佐领防御骁骑校也，皆汉军为之。艾浑官制同，而统于卜魁。总管、水手，皆流人

充役。卜魁三百一十九，艾浑四百二十七。流人渐多，或老懦者，则输费正役，曰帮丁。水手食兵饷之半，故一正子一帮。

战舰百隶黑龙江者六，隶诺尼江者四，篷桨贮水师营库。八月，将军、副都统率水师，扬旗鸣钲鼓，使风于中流，凡三日。

战舰五年大修，十年拆造。就材吉林，故吉林又名船厂。凡几案瓿罂之属，皆附船致之卜魁、艾浑诸城。卜魁、艾浑官庄各二十，墨尔根官庄十一。庄，二十夫。夫，输谷十石（准制斛三十石）、草五百束，岁歉则计分以减。今贮仓者，卜魁积十二万石，墨尔根、艾浑各三万石。卜魁初立城，值岁饥，将军沙纳海尽发仓谷以赈，并拨附采珠船以济。布塔哈乌喇引罪入奏，议于来岁屯种还仓，请敕蒙古助牛力。上允其请，温语褒之。边人至今感述其事。

索伦本名索莪罗地，产貂。以捕貂为役，居地详方，隅分八围，共四千九十余人。就用其人，为佐领六十九员辖之，更设乌和里大、依里奇大统焉。乌和里大犹总尉也，依里奇大为副，皆八旗人。其在城之索伦兵七十余人，则初设镇时收入。八旗者，不在八围之内，亦不应捕貂役。

达呼里索伦属，俗误打狐狸，语音与蒙古稍异，间杂汉语。当是元代军民府之遗索伦达呼里诸部。涵沐圣化，贡身朝廊。近颇以材武自表，见有为近侍者，边人荣之。

三城兵籍，达呼里居数之半（卜魁：满洲兵五百八十一，汉军二百二十，汉军二百二十，索伦七十四，巴尔虎二百四十，达呼里九百二十五；艾浑、满洲兵五百八十，汉军一百二十，索伦与达呼里共五百；墨尔根：索伦与达呼里共九百）。

巴尔虎者，喀尔喀中之一部也。居地详方隅。其戊此者，阑入俄罗斯境。大军征俄罗斯来归，遂编入旗。今充兵者，二百四十人，即以其人为佐领。

三城军器之散在兵者，以时修补新，旧相授受。火器贮官库，操练时出之。

卜魁官马千、牛千、羊万，岁计其孳息，均赏三城军卒。墨尔根、艾浑各遣人来，应打草役，皆腰长镰，著桦皮冠。

五月，三城各遣大弁，率百人巡边。至鄂尔姑纳河，河以西俄罗斯地，察视东岸沙草，有无牧痕，防侵界也。往返各五六十日。卜魁，往者渡诺尼江，指西北过特尔姑尔峰、兴安岭涉希尼客河开，拉里依木等河，草路弥漫无辙迹，辨方而行，剥大树皮以识归路。墨尔根，往者亦渡诺尼江，西北过兴安岭，盘旋层嶂中，其路径为易识。艾浑，往者从黑龙江溯舟北上，折而西，过雅克萨城故墟。至界碑，路多蝱如蜂，其长径寸，天无风或雨后更炽，行人尝虚庐帐以纳蝱。而宿于外，帚十数齐下，人始得餐，螫马牛流血，身股尽赤。马轶觅深草，间见蝱高如邱，知其必毙弃不顾矣。囊糇粮于树，归时取食之，近颇为捕生者所窃，乃埋而识之。渡河伐树为筏，马泅水以过。俄罗斯居有城屋，以板为瓦，廊庑隆起层叠，望之如西洋图画。耕以马，不以牛。牛千百为群，放于野。欲食牛，则射而仆之，曳以归边。卒携一缣，值三四金者，易二马。烟草三四斤，易一牛。

秋尽，俄罗斯来互市，或百人，或六七十人。一官统之，宿江之西。官居毡幕，植二旗于门，衣冠皆织罽为之。秃袖方领，冠高尺许，顶方而约其下，行坐有兵卒监之。所携马牛、皮毛、玻璃、佩刀之类，易缣布、烟草、姜椒、糖饧诸物以去。俄罗斯来文二函，一彼国字，一蒙古字，贵官与商贾名悉载。康熙丙申岁来文称，察罕汗一千七百一十六年，盖溯自有城郭人民始也。署衔具先代官职于前，重世禄也。将军以其文达兵部理藩院。

出尔罕者，兵车之会也，地在卜魁城北十余里。定制：于草青时，各蒙古部落及虞人，胥来通市，商贾移肆以往。艾浑、墨尔根、屠沽亦皆载道，轮蹄络绎，皮币山积，牛马蔽野。集初立，划沙为界。各部落人，驻其北，商贾官卒游人驻其南。中设兵禁，将军选贡貂后，始听交通，凡二十余日。

貂产索伦之东北，捕貂以犬，非犬则不得貂。虞者往还，尝自减其食以饲犬。犬前驱停嗅深草间，即貂穴也，伏伺噙之。或惊窜树末，则人犬皆息，以待其下。犬惜其毛，不伤以齿。貂亦不复动，纳于囊，徐俟其死。人岁输一于官，各私识毛色，汇佐领处。五月，将军至墟场，选以贡，凡三等，官给价有差。不入等者，听鬻。

红呼里索伦属，俗误红狐狸。应捕貂役，隶八围之内。鄂伦春，与俄罗斯接壤，隶籍者五百六十五人，十佐领辖之。输貂如索伦制。

混同、诺尼诸江，汉产珠。布塔哈乌喇，岁有打珠船来，采以贡。有珠之河水，冷而急。以大船夹葳瓠，植篙透底，数人持之。泅者负袋，缘篙而下，得蚌满袋，贮葳瓠中。官督剖之，未成珠者，仍弃于水。私采之禁，等于劚参（葳瓠，独木舟名）。

打鹰，流人役也。人岁输二鹰，以海青、秋黄为最。贡无定数，多不逾二十，常倍备之，以防道毙。艾浑、墨尔根各三十，架送卜魁将军汇选之。

江冰始猎，参领以下猎雉，将军猎野彘，于通铿河备贡数。通铿，蒙古地，先期移文告之。

正月雪后，黄羊乃大集。水师营率水手步猎之，梃击辄中。

筑城不以土，视隰地草土纠结者掘之，尺度如墼，曰垡块，厚数垡。高不盈丈，圮则按地分旗，饬兵修之。

时令

四时皆寒，五月始脱裘，六月昼热十数日，与京师略同。夜仍不能却重衾，七月则衣棉矣。立冬后，朔气砭肌骨，立户外呼吸，顷须眉俱冰。出必勤以掌温耳鼻，少懈，则鼻准死，耳轮作裂竹声，痛如割。土人曰，近颇称暖。十年前，七月江即冰，不复知有暑也。

墨尔根山城，寒益烈，卧炕必为通夜之火，更设大

炉。然薪于侧，焰甫尽，则寒气入室。卧者惊而起矣，数益薪，始及旦。

春月多风，四月下旬草始芽。间亦早茁，而漠风乍寒，辄复槁。牧马届五月，乃能饱啮也。

雪有迟早，卜魁常在八九月，艾浑八月，墨尔根七月。雪不必云也，晴日亦飞霰。或皎月无翳，晨起而篱径已封。旭光杲杲，雪未已也。

雪化，帘无垂澌，偶悬三五寸。群以兹卜丰岁。

积雪在地，气暖则潜消，而无流溢，视所积日益耗。而其坟然向日者，仍坚凝如故也。

冬月，窗壁挂冰皆满，疏棂间如饰晶玉。午后，窗瞋不能作字，火炙之与纸俱落。春暖，乃自消，盖铛灶嘘气所积也。空室则否。

秋分之后，微霜以降，著花减色，名为甜霜。更十余日，一霜而百卉皆尽，如出汤釜，是名苦霜。

九月，地皮裂。

望后月上时，与中土异。日落，月随上也。廿二三，如中土十八九时。

南风，则雨不雨，亦阴晦。北风晴。

风　俗

族类不一，客民尤夥。兼以黥徒岁增，桀骜未化，颇称难治。幸法严无所逃，尚畏詟，不敢肆耳。官廨文案，防检甚疏，而无敢为奸弊者，又其风之近朴也。

一夫力作，数口仰食而有余。而炊饪、浣汲、舂碓之事，妇女并习勤苦。故居人置奴婢价，尝十倍于中土。奴婢多者为富，以其能致富也。

各部落聘妇，例纳牛马。其远者、贫者，或挽媒定其数。先以羊酒往，如赘婿，然待牛马数足，而后归其夫焉。夫将老，终不能给，惭而去，亦听之。其女及所生，终其身于母家。近亦稍除其旧俗矣。

鄂伦春妇女，皆勇决善射。客至，腰数矢上马，获雉兔，作炙以饷。载儿于筐，裂布县项上。射则转筐于背，旋回便捷，儿亦不惊。

索伦人以射猎为生，挽弓皆逾十石。尝自缚于树，射熊虎洞身曳之而归。尤善踪，人马有亡失者，踪之即得。越数百里，而知踪之离合，且能辨其曰次，亦异能也。

上元赛神，比户悬灯。岁前立灯官阄，屠侩名于神前。拈之锁印后，一方之事皆所主。文书可达将军，揭示有官假法真之语。细事扑罚，惟意出必鸣金，市声肃然。官亦避道，开印之前夕，乃自匿去。

腊月八日，达呼里、红呼里男妇，并出猎兔，取脑为速产之药。

除夕，悬弓矢门杙间。相传我太祖皇帝，曾于除夕克强敌，帝业由此以成。诸属国艳颂之，遂沿为俗。

降神之巫，曰萨麻帽。如兜鍪缘檐，垂五色缯，条长蔽面。缯外悬二小镜，如两目状。著绛布裙，鼓声阗然，应节而舞。其法之最异者，能舞马于室。飞镜驱祟，又能以镜治疾，遍体摩之。遇病，则陷肉，不可拔。一振荡之，骨节皆鸣，而病去矣。

多魅。为婴孩祟者，形如小犬而黑，潜入土坐，惟巫能见之。巫伏草间，伺其人，以毡蒙突，执刃以待。纸封坐门，然灯于外。魅知有备，辄冲毡而出，巫急斩之，婴顿苏。妇著魅者，面如死色，喃喃如魅语。昼行，有小犬前导，巫亦能为除之。

病家东草象人，或如禽鸟状。击鼓作厉词以祭，喧而送之。枭其首于道，曰逐鬼。

东北边有风葬之俗，人死以刍裹尸，悬深山大树间。将腐，解其悬布，尸于地，以碎石逐体，薄掩之，如其形然。

失马，则亟注毛齿，闻于官。得马者，不敢匿，当官归之，酬以匹布。

马病，然草于路，牵马侧立，口啡啡作咒词。

饮　食

三城之地，艾浑为腴。产粟、黍、大小麦。墨尔根产糜矿麦。卜魁土最瘠，惟产糜糜，似小米而黄，即稷也，关西谓之穄。夏秋间，以未脱者入釜，浅汤熟蒸，暴以烈日，焙以炕火，碓而炊之，香软可食。冬则生碓，香稍减。

矿麦麸厚而粗，即燕麦也。其下垂如铃，又名铃铛麦。卜魁人曰，移镇之初，此为常飡，购糜不盈石，价倍今之稻米。十年内始种糜，而铃铛麦从墨尔根来，仅以饲牛马，间取作粥。斗得粒三升，颇香滑，多食作气。达呼里贵之，以其易饱。

稻米甚贵，贩自沈阳，用以待宾客食病者。

三城并产荞麦，甘香如雪，宜糕饼。中土所未得有。

卜魁四面数十里，皆寒沙，少耕作。城中数万人，咸资食于蒙古糜田。蒙古耕种，岁易其地，待雨乃播，不雨则终。不破土，故饥岁恒多。雨后，相水坎处，携妇子牛羊以往，毡庐孤立，播种辄去，不复顾。逮秋复来，草莠杂获，计一亩所得，不及民田之半。窃见国家立官庄，给牛种，一兵卒之力，岁纳粮十石。则地固非瘠，而力亦可用。今流人之赏旗者，且倍于兵，依而行之，则岁征粮不啻万计。而桀骜之辈，使皆敛手归农，又策之至善者。守土者，宜亦计及此也。

茶自江苏之洞庭山来，枝叶粗杂函重。两许，值钱七八文。八百函为一箱。蒙古专用和乳交易，与布并行。

扫土为盐，味稍苦，色黑。去卜魁东西各百余里，地名喇嘛寺，产此。三城皆食之。白盐，则来自奉天。

黄米酿米儿酒，阅日而成。糜亦堪酿，味甘而薄。祀神用之，取其速成而洁，有醴酒之遗意焉。

艾浑产苏子榨油，南人食之辄呕，久乃可尝也。

东北诸部落，未隶贩图以前，无釜甑罂瓿之属，熟物刳木贮水灼，小石焠水中数十次，瀹而食之。商贾初通时，以貂易釜，实釜令满，一釜常数十貂。后以貂蒙釜口易之。三十年前，犹以貂围釜三匝，一釜辄七八貂

也。今则一貂值数釜矣。

卜魁西北二百里，山崖松柞蓊郁。江冰后，作炭者乃往，故直贱于冬。

贡　赋

贡莫贵于貂与珠，已载之《经制》。其黄羊、野彘、雉鹿之获于野者，作边土之物贡，宜矣。至于尽其土实厥篚，惟错纳于王家，虽蔗节桴苡之微，并宜志怀方之盛焉。

海青，即海东青，出辽东鹰鹘之最俊者。《明一统志》云："小而健，能擒天鹅。"今出黑龙江左右。

鹖鸡雉属，出艾浑深山中，及札赖特地。雌者，毛色若灰；雄若浓靛，讹呼黑鸡。岁捕生者入贡。

遮鲈鱼，类白鱼，而首锐无骨，味若鲈，一名楮鲈，一名细鳞。岁贡百尾。九月，栖江滨，捕而畜之。

欧李子柔条丛生，高二尺许，花碎白实，如小李。味酸涩，宁古塔、艾浑皆有之。

花水出艾浑，色赤。望之如豆，入口成液。离枝十余日，辄化为水，以蜜收为膏充贡。

老枪菜，即俄罗斯菘也。抽苔如莴苣，高二尺余。叶出层层删之，其末层叶叶相抱如球，取次而舒。已舒之叶，老不堪食，割球烹之，略似安肃冬菘。郊圃种不满二百本，八月移盆，官弁分畜之。冬月苞纸以贡。

菱，六棱而小，产诺尼江，去皮干之。

荞麦面，更三四磨者，白如雪。

艾浑麦面，甘香胜中土，所产作饼松美。

白垩，如粉，入冰十余日，制其燥涂壁不裂。

物　产

杜实产艾浑，小而赤，似桑葚，味酸。

夸阑蘑菇，生卜魁城东草地内，七月入市。夸阑者，毡庐桅木所立之周遭也。木气入土生蘑，故名。今因其白色黑阑，名为花阑，乃强解耳。

老枪谷，茎叶如鸡冠，高丈许。实如栟榈子，深赤色，取粒作粥香美。

花有蜀葵、兔葵、萱蓼、凤仙。长春刺梅金钱。土人呼兔葵为鬼脸葵。

雀儿花色翡翠，似鸳鸯菊，而单蒂跗横枝上，如鸟之翔。

闪缎花以色名，似龙爪而小、山丹而曲。

草芙蓉，不知何以名，叶细如皂荚，花黄同菊。瓣规高者，亭亭二尺许。

万年菊花，叶类草芙蓉，色黄枝柔，蒙密延蔓。一本可百余花，或曰即层瓣高丽菊也。

高丽菊，产朝鲜，枝叶类万年菊。单瓣，色黄赤，相间如虎皮。

日奇花，类蝴蝶，花而小。一茎十数花，辰收申放数必奇，故名叶如萱。

莴苣莲，即罂粟。六月始花，高尺许，叶如莴苣，单瓣，微红。中土人携千层五色，种布之辄变。

菊亦畏霜，五月茁枝瘦弱，八月移盆入室，临南窗下。十月花大如钱。

棠梨，郊圃间有之。土人系绘条于上，曰神所凭伏，腊祀之。有戕其枝者，则怒，不知何所取义。

城南三十里，有柳丛生，细不及指，高不及肩。杏亦然。

无成树者，花小不实。土人老死，不知鲜果为何物也。药味有益母草、赤白芍药、防风、黄芩、百合、木贼、蒺藜、甘草、车前子、麦蘖冬、五味子、薄荷、黄精。艾浑产黄连，然皆杂烟莽中，萎于霜雪，无采劚者。

羊草，西北边谓之羊胡草。长尺许，茎末圆劲如松针，黝色油润。饲马肥泽，胜豆粟远甚。居人于七八月间，刈积之，经冬不变。大宛苜蓿，疑即此。中土以苜蓿为菜，盖名同也。

索伦产马，身长足健，毛短而泽。

鄂伦春无马，多鹿，乘载与马无异。庐帐所在，皆有之。用罢任去，招之即来。有杀食之，斯不复至。

鄂伦春地宜桦，冠履器具，庐帐舟渡，皆以桦皮为之。黑龙江产鱼，惟鲫一种。诺尼江无虾蟹，而鱼属皆备。五月鱼车塞路，长二尺许者，值十余钱。六七月水涨，则大鱼不入网。江冻，凿冰取之，价十倍。夏多鲤，冬多鳇鳜，味淡而腥。

勾星鱼，鳞斑然如列星，长喙。渔者间以箸探其口，啮之至死不释。段刃之釜中，犹跃跃也。腥秽不可食。

堪达含，驼鹿也，项多肉。陆佃《埤雅》云："北方有鹿，形如驼。即此。色苍黄，无斑角，坚莹如玉。中有黑理，横截之，镂为决，使理周于外，一线匀圆。选一决于数十角，直数万钱。弟世庄有诗曰："臃肿额端欺鹿角，耶当项下斗狼胡。可怜骨碎三军指，曾助天山一箭无"。

沙鸡，鸠形，鹑毛，足高二寸许，味胜家鸡。

老枪雀，一名千里红，与雀无异，惟显有红毛，产俄罗斯地。至以十一月罔而取之，炙食甚美，笼畜之辄死。

无蚊。

蚊不入室。

五色石，产黑龙、诺尼两江岸，通明如玛瑙。红圆者象含桃，或取以饰念珠。

空青，渔人间得之，不敢私匿。将军酬以值，遣官奏进。或弁卒自得之，即遣送京师，奏其名例，得赐纻帛。

龙骨，艾浑江岸数尺下恒有之。或曰龙蜕，或曰孽龙，谪而死者。

屋　宇

屋皆南向，迎暄也。日斜犹照，故西必设窗。间有北牖，八月墐之，夏始启。

屋无堂室，厂三楹。西南北土床相连，曰卍字炕。虚东为然薪地，西为尊，南次之，皆宾位也。

土垣高不逾五尺，仅可阑牛马。门亦如阑，穿横木以为启闭。中土人居之，始设门。相传未立城时，惟沟其宅之四面为界。

拉核墙核，犹言骨也。木为骨而拉泥以成，故名。立木如柱，五尺为间。层施横木，相去尺许，以䕀草络泥，挂面排之，岁加涂焉。厚尺许者，坚甚于甃。一曰挂泥壁，工匠皆流人，技拙而直贵。土著人架木覆茅，妇子合作，戚友之能匠事者，助而不佣。

草屋茅厚尺许，三岁再葺之，官署亦然。暖于瓦也。庵庙则瓦。

卜魁，栅木为城，将军公署、私第，皆在夹植大木中，实以土。宽丈许，木末高低相间，肖睥睨。四门外环土城，累堡为之。周六里，西面二门。近南者临水，宽广可数百亩，江涨则通流。墨尔根、艾浑重城，皆植木为之。

入土城南门，抵木城里许，商贾夹衢而居，市声颇嘈嘈。外此，虽茅茨相望，然草寂烟寒，终是塞垣气象，且不若中土荒县郊外。惟庵刹四五而已。余有诗曰："夕阳巷冷牛羊气，平野天低狐兔秋。"又有曰："山鸡来井灶，昼犬吠衣冠。"观者可略见其意。

胤祯外传

[清]胡蕴玉撰　袁克平整理

《胤祯外传》，清末民初胡蕴玉撰，从独特的视角记载了雍正皇帝称帝前后的某些内幕。该书民国年间被编入《满清野史初编》中，现据此标点整理。

胤祯，康熙第四子。少年无赖，好饮酒击剑，不见悦于康熙。出亡在外，所交多剑客力士。结兄弟十三人，其长者为某僧，技尤高妙，骁勇绝伦。能练剑为丸，藏脑海中，用则自口吐出，夭矫如长虹，杀人于百里之外，号称万人敌。次者能练剑如芥，藏于指甲缝，用时掷于空中，当者披靡。胤祯亦习其术。康熙晚年病笃，胤祯偕剑客数人返京。先是康熙已草诏，收藏密室。胤祯侦知之，设法盗出。诏中有云："传位十四太子。"胤祯潜将十字改为于字，藏于身边，乃入宫问疾。预布心腹于宫门外，有入宫门者辄阻之。时康熙病已殆。先是十四子允禵，奉命出征准部。至是拥兵西路观变。康熙宣诏大臣入宫，半晌无至者。蓦见胤祯立前，大怒，取玉念珠投之。有顷，康熙即殁。胤祯出告百官，谓奉诏册立，并举念珠为证。百官莫辨真伪，奉之登极。康熙众子有知其事者，心皆不服，时出怨言。胤祯知群情汹汹，遂以峻法严刑为治。即位未几，亲藩诛锄殆尽。当时各藩皆有党与，大半系侠士之流，胤祯恐遭人之暗杀也。一日赴天坛祭祀，胤祯甫至天坛，突闻坛顶所张黄幕，砉然一声，陡作异响，卫士疑为刺客，纷趋救护。惟见胤祯右手微动，一线光芒，从手中射出，斯须幕裂处，坠一狐首。胤祯乃谓诸述士曰："迩来逆党欲谋刺朕，密布刺客。朕故小试手段，使逆党知朕剑术之高妙，虽有刺客，其如朕何?"然胤祯虽如此说，而心怀疑惧滋甚。窃思天下之剑客，多半皆为我羽党，可以无虑。惟某僧独不为用，亡走山泽，深以为患，思杀之以除害。而某僧行踪飘忽，无从弋获。一日，侦知僧在某所，命结义兄弟三人，易服往探，后布精兵围守要隘。僧睹三人至，笑曰："若辈受主命来捕我耶？汝主气数尚旺，吾不能与争。虽然，汝主多行不义，屡以私恨杀人，吾今虽死，汝主必不能苟免，一月必有为吾报仇者，汝等识之。"言讫，伏剑而死。三人携其首复命，并以其语奏闻。胤祯大惧，防卫綦严，寝食不宁者数日。月余，无故暴死于内寝。宫廷秘密，讳为病殁，实则为某女侠所刺。相传某女侠即吕晚村孙女，剑术尤冠侪辈云。

朴庵曰："吾阅《鄂尔泰传》，是日雍正尚视朝如恒，午后忽急召鄂入宫。外间喧传暴崩，鄂入朝，马不及鞍，髀骨被磨损，流血不止。既入宫，留宿三日夜始出，尚未及一餐。使非被刺，何所危疑而仓皇至是。观鄂传，雍正为人所杀，决无疑也。呜呼！胤祯以一帝位逼父杀弟，而己亦卒不免一死，则是帝王者实不祥之物也。今者真理日明，而残喘之满虏，至死尚作老马恋栈之态，可谓不知审时度势之尤者矣！"

乌蒙秘闻

[民国]野史氏撰　扈晓敏整理

《乌蒙秘闻》一卷，清末民初野史氏撰。乌蒙在云南南部，清雍正年间，于云南行"改土归流"。执行过程中有"蛮裸苗瑶之受虐"之事发生，"其间事迹离奇，情状惨苦"，又多为清人深讳。此为作者"从滇中某君家藏秘录中，搜得轶事数则，缀辑成篇"。虽全非信史，然"半皆实录"，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云南"改土归流"的某些实情。

据民国印本标点整理，参考了今人的整理成果。

专制厉民之习，其末流养成自尊自大风，辄谓蛮夷禽兽，冠带国不屑与伍。若夫污吏蠹役，奸吒群小，藉此肆威福，奴虏之使不足，更淫虐蹂躏，不逮犬马。蛮人非木石，具有知觉，罹苦毒不堪命，则激而生变，铤鹿走险，亦固其所。清代初叶，一二骁桀之主好张武功，稍有反侧，辄劳师动众，縻国力以求胜。蛮人含冤谁诉，急不暇择，亦惟揭竿自救耳。雍乾之间，苗疆多事，边臣争邀功，世宗本好粉饰，遂锐行改土归流之议。于是蛮裸苗瑶之受虐者，以恒河沙计。而其间事迹离奇，情状惨苦，实滇南一役为最。珥笔小儒，伈伈畏祸，辄为清廷讳。且当日主兵大臣霸酋方假以尊严，孰敢以文字受祸？蛮荒僻远，付之燕书郢说而已。兹从滇中某君家藏秘录中，搜得轶事数则，缀辑成篇，不敢遂云信史。然当年人物事状，历历如绘，其黑暗怪恶，令人神悚毛栗。在今日纂述旧闻，亦致足矜异也。

云南乌蒙蛮者，大都倮也。在明以前曰乌蛮，明初设乌蒙府，人满清，经吴藩兵事，仍设乌蒙土府，隶之蜀矣。然舍府治汉苗离居外，乌蒙部酋禄氏，以土官雄长其间，颇擅负隅势。而对于大吏独畏忌，奉令惟谨。大吏知威权可用，因鱼肉之。雍正八年，遂有禄万福之叛。先是万福父曰鼎坤，其兄鼎乾，援承袭例，继乌蒙土司之任。以不法，为邻府东川部举发。滇大吏逮捕下之狱，旋杀之，而许其子万钟袭官。时滇督鄂尔泰，世宗宠臣也。改流议起，特诏以乌蒙拨隶云南，已蓄观衅而动意，感情日恶。鄂有参谋章某者，深窥朝旨在有事乌蒙，鄂督急功，惟恐爆裂之不速。乃进言曰："鼎乾有婿陇庆侯，年少恃勇，即今镇雄土府也。其妻白间艳绝蛮中，万福夙与有禽兽行，构庆侯之恶于其父。时鼎坤典兵，万钟之权颇旁落，而恶叔父跋扈，其情睊睊然。鼎坤察之，意不自安，此其机可乘也。大帅倘能不吝以金币良马，鲰生必厉徒党，修间计，使如自相攻战，而吾安受其烬，惟大帅熟图利之。"鄂喜，屏左右密议。章某知鄂方丧宠姬，正物色佳丽。又素负道学名，世宗赐以宫女而不受也，不欲人知其渔色。惟俘虏非部民比，仆妾之，其分也。且边远无稽，可乱中朝耳目。闻白间美妇人，意似忻动。章某遂力绳之，抑扬怂恿，无所不至。鄂置酒飨之，曲尽其计。于是滇南之杀机动，而花妖血眚，迭起环生，惨痛之黑幕将开矣。

乌蒙地方险阻，山川环络。后枕雪山，斗绝飞鸟，前金沙江支流，渡以索桥，夙称奇景。左拱龙峒，右挹凉山。其西部有大城曰鲁甸，乌蒙兵甲之精锐萃焉，即鼎坤所据也。去云南省垣约六百里。万福好游畋，披山穷谷，连骑走都市，与官营中诸健儿，颇通声气。章某知某营弁颇与莫逆，遂介之以告万福。万福本不慊于万钟，且欲毁陇氏，夺白间归，而己得为乌蒙土司，乃如愿。探知父意亦恶万钟，锐身任章某前驱，以见于鼎坤，章某传述主帅厌弃万钟，而欲扶植鼎坤意。鼎坤老而嗜酒，淫泆无远虑，忻然从之。即日秣马厉兵，将与官军会讨乌蒙矣。万钟闻之，使告于陇庆侯，密为之备，并为先发计。又探官军本无意进攻，特以诱鼎坤耳。乃潜约师期，将以夜袭鲁甸。会庆侯之叔父联星，亦掌兵符，闻调发，恐与满清兵连祸结，牵动大局。且对于庆侯积不相能，处境悉与鼎坤同。平时又与鼎坤往还，至是遂泄万钟谋于鼎坤。鼎坤告急于鄂督，而自率兵疾趋乌蒙。万钟亦急出兵防御，顾镇雄之兵，为联星所扼，声援不能联络。万钟乃鼓励蛮兵，血战一昼夜，鼎坤力几不支，而鄂督遣心腹武弁哈元生氏至矣。哈骁勇敢战，尔泰物色得之，将荐为宫门侍卫。乌蒙事起，忽变计，使会鼎坤进兵。盖已秘密授意，使擒陇庆侯而生致白间也。元生既至，三战三捷，渡藤索桥，破金锁关遂入府城。万钟跣足易服，弃家室珍宝，奔镇雄，泣求庆侯出援师，为卷土重来之计。庆侯力促联

星，时章某说客，已由鼎坤输入镇雄，而镇雄之仇阿底土司者，磨厉以须，狡焉思启。联星大惧，遂通款清军，与哈元生、禄鼎坤、阿底诸军相应，共袭庆侯。两少年知事不可为，遂弃府治，遁入川边，依东川许部禄天佑等。而于是两土司眷属重器，尽为鄂督麾下之战利品。

纣获妲己而亡商，吴受西施而丧国。自古祸水渐入，有即在极盛骄盈之后者，往往而然也。况周后入宫，李煜尚在，奸人侧目，肘腋生心，其能保此尊荣之态度耶？外人不知，辄云蛮夷无信，戎狄豺狼，绝不问致寇有媒，历阶谁梗。彼缓带轻裘之儒将，实纵欲败度之罪魁。徒以大盗恃宠，要荒可欺，至今犹未揭其假面具耳。乌蒙之破也，万钟仓皇出走，其爱姬曰婴，欲以尘土晦容，杂佣媪出。万福夙稔其艳，乃语元生，盍致之以献于帅，意盖为己欲得白间地也。元生念白间未来，先以此为贽，计亦良得。乃拂濯以荐于鄂督，果光艳出侪辈。鄂置诸密室而爱玩之，以为中土无此美姝也。既而元生虏白间，锦车绣幰，以致于滇。白间泣不从，引锥欲自刺，左右严备之。万福请以白间归于禄，愿代搜获庆侯之妹名姜者，容颜姱嫭，肌肤若琢玉，献之主师以自赎。元生伪许之，谋于章某。章某曰："此主帅征乌之骊珠也，可投暗乎？子盍佯许之，谓主帅受俘后，必赐子，既入乃可图也。"万福欲不允而难于决裂，恐清军令阿底等以图己。且父鼎坤将斥以无道，遂隐忍从元生请。乃私谓元生曰："吾宗世传有宝玉二器：一玉马，夏日倚之不汗；一球冠，夜冠之可无烛也。子能与吾白间，吾为子致之。"章某问器所在，万福不肯言。曰："子第为吾尽力，吾岂欺人爽约者？"章某遂无语。既而白间入督府，遂不复出。万福大悔恨，怨愤溢于词色，抵鄂督所赐物于地而归鲁甸。章某叹曰："彼岂憾而能眕者耶？祸且不旋踵。虽然吾将致其宝器，挚金而归老于乡，愿亦足矣。"乃语元生曰："禄父子怨望，不久且反侧，非早为芟夷不可。"元生乃挽章某偕言于鄂，鄂犹豫。忽禄鼎父子请以土兵从征东川，擒万钟庆侯，鄂喜许之。

郑既以计残乌蒙，收其地，设流官，乌蒙曰府，镇雄曰州。奏上，世宗大喜，褒嘉至再，纳俘女事不问也，当日亦无有言之者。惟遗禄鼎坤父子质妻子于滇垣，而以守备参将此等官阶赐之。及征东川罢兵，万钟已走死，庆侯不知所之。鼎坤以为论功，已必袭乌蒙土职，而不知清廷宗旨，本在归流也。乃调鼎坤河南，万福贵州，父子俱大失望，互相责怨。万福尤不能忘白间。寻伪以治产瞻族乞请归鲁甸，道经滇垣，徘徊探望，欲一睹白间颜色。时章某尚在督署，万福走求之，章某要以宝器，万福曰："此白间所手藏也，今迷其处，非面询不可。"章某哗曰："此赚我也，焉有既达目的而予我宝者乎？"忿忿拂袖去。万福惧事泄，因贿某盗刺杀章某，而自遁归鲁甸。

督府新歌三妇艳，蛮夷韵事少人传。白间以妖冶荡逸之姿，骤承恩宠，旧好渐忘。非特万福之徬徨，彼所不念，即陇氏兔丝女萝之好，亦如泡影。惟日以争妍斗宠为事，尽泄万福隐秘，及陇氏豪侈状，鄂督大欣羡。盖当虏获两土府之际，蛮人多所隐匿，元生志在得艳妇，未穷其异也。鄂疑元生有私，遣使征讽元生，追问一切，按白间语。元生大骇，皇恐自陈。鄂遽召之入密室，要以必得。元生献计曰："此亦易易耳，今万福方归鲁甸，盍以事促之来？勤令进献，许以乌蒙相报。否则杀之，重器必可得也。"鄂以为然。万福闻召，恐有变，不敢即行。乃上书求请以倮兵千人为卫，并白间手书保无他虞，始应命，鄂皆从之。会万钟姬婴与白间争宠，欲有所媚以固鄂督欢，而害白间之多诈。乃乘间语鄂："白间与万福禽兽行，众莫不知，不可招之卧榻之旁，重宝实在宗老禄某处耳。妾有弟良臣者，自能致之，无烦大举也。"鄂以为婴忠于己，乃疏白间，而不许万福携兵卫入省垣。万福请减其数，亦不许。未几，良臣果奉宗老入献宝器于鄂："其物为玉蟹，匡鳌绝工；茶花一株，碧叶丹葩，雕镂如生；亦有珠冠一，圆湛光耀若戎菽。鄂以为至宝，优赏良臣、宗老，而嬖婴姬逾常度。白间敦请一观宝器，鄂许之，婴姬力阻，已无及矣。白间既视，掩口胡卢曰："此所谓残膏剩馥，虽非赝鼎，然较之妾所云云者，犹小巫之见大巫也。姑无论玉马温润生动，宛首振鬣，汗血斑然，足以夺化工。且其性具暖凉，夏日跨之，飘飘乎如晚凉听蝉，玉池清而秋波滑也。珠冠多夜明避风之品，大者如胡桃，此冠不逮十一，主公奈何甘受其欺？"鄂笑曰："子口若悬河，而未能一征诸实也。物安在？如可致者，吾当嬖汝以专房，即令世守此宝，汝盍速图之？"白间泣曰："主公惑人言，以妾为不肖，恐适启口而匕首陷胸也。今主公霁颜回天，妾得睹天日，敢不尽忠。然物顾藏于万福，乌蒙旧例，此宝本以传嫡，妾父鼎乾因得罪下狱，几致削除，鼎坤遂攫宝而有之，万钟继世而勿出也。两家由是构衅，今万福嫡妻，鼎坤所爱也。冶妙有殊色，鼎坤遂授此器俾守之。王师未至时，两家争此，内讧久矣。然万福父子秘不肯宣宝所藏处，恐王师之见夺也。今主公诚欲之，妾敢不道其情。"鄂曰："子固万钟同产也，奈何知万福事，且此宝果目睹耶？"白间从容辨曰："妾从父鼎乾得一睹，时年尚幼，不复记忆。及适陇氏，妾夫与鼎坤相欢洽，请一观之。万福偕其妇亲赍之来，陇氏一宫传观焉。夫妹姜与其列，今在此，主公可一询也，妾言宁有诈耶？"鄂闻语及姜，忽恍然若有所思者。既而曰："个妮子介介殊脑人。"顾侍者曰："往视姜姑今在庵中作何消遣。"白间知有意，不敢问，亦微闻姜颇忤鄂督意而已。久之，侍者走报曰："渠方礼古佛，诵《妙法莲花经》，不愿应大人召也。"鄂督意甚恚，然固镇定不欲为人所窥测。强笑曰："如是亦佳。"乃语白间曰："吾信子不诳，顾何术以致之？"白间知鄂督有忻动之意，故熟视敛足斜跽而进曰："妾甚愿效忠于主公，所患见疑而自取戾耳。"鄂曰："吾祈得宝，他何所疑？勿自嫌也。"白间曰："然则妾请往见万福妻而取以来。"鄂督曰："吾资尔以金币，好自为之，勿为婴姬笑。"白间遂盛车驷赍金币而过万福，万福不虞所求之骤偿也，大喜过望。白间

又曲意媚之，乃偕返鲁甸，说其妻。其妻固知万福之禽兽行，且羞白闾之反颜事仇也，恚而不纳。顾万福妻亦有嬖小臣曰福五者，侈横逾常度，白闾所知也。往说之曰："吾此来，非行乐也，欲以存先人一线之业而救死也。乌蒙既亡，区区鲁甸，如燕巢幕上，旦夕不自保。彼今复欲出兵劫制而设流官，吾请以宝器自赎，诚不忍祖宗遗业扫地以尽也。老主翁远之中原，少主处危疑之地，促促不自安。一旦有变，即子亦宁得出入宫帏，晏然享陪辇之福乎？"福五闻之惧，乃奔告万福妻，万福妻始见白闾。盛饰繁从，大陈仪卫而见之。万福妻意颇动，顾恐白闾诳己攘功，议必以往见鄂督，得复封鲁甸之请而后献宝。白闾允之，偕行之滇城。白闾先入语鄂督曰："万福妻美而艳，主公如有意者，可并留之。"其意盖欲间嬖宠而己得专万福也。且求必复鼎坤职，居鲁甸，留万福滇城以为质。鄂督大惑其言，果促见万福妻，妖冶流盼，大胜白闾。张盛筵，陈百戏鱼龙曼衍以乐之。酒酣，鄂督障袖与万福妻嬉，宾主大乱。既而万福妻亦以复鼎坤鲁甸请，鄂督许之。宝器既献，鄂督大会宾客，传观歌咏，奏献于清廷。世宗褒赏甚至，宠眷益深。鄂遂留万福妻于府中，别筑院宇，器用陈设，一如蛮中，宠幸无与伦比。为万福别娶某土司女，万福恋白闾，恭顺如厮养仆，且若歆幸焉。自是白闾出入自如，虽不能与万福妻争宠，而畜万福如面首焉。秽声稍稍播闻，幕僚以为言，鄂辄持怀柔大义拒谏，盖隐恃主眷也。无何，婴姬失宠大恚，因万福妻之来由白闾，欲中伤之。顾白闾淫于万福，鄂督若姑纵使羁縻焉，不足以激之怒，乃使人求计于福五。福五失万福妻，怏怏给使命，憾由白闾。故与婴姬合谋，造作白闾书，遣倮兵渠弁杀鼎坤，己得与万福归主鲁甸。伪为遗书甬达者，婴姬婢拾以献鄂。鄂惊怒，使左右缚白闾磔之于密室，万福不知也。寻使卫士某者刺万福，某故倮族，阴袒万福，反告之，万福遂遁去。伪求相肖者首报鄂督，鄂督以为无事，乃以盗杀万福告鼎坤，且赐文哀悼焉。鼎坤见万福归，大惧。

天涯何处无芳草，此语良然。陇姜与婴、白闾，俱以俘女充下陈。而姜独不恋富贵，涕泣求死，鄂督爱其秀慧，百计娱之。顾怜渠年尚稚，或未解情事，姑留以待时，然后纳之。遂辟别室以居，令藏获婢媵，善伺其意，毋令闷苦。姜要求披剃为尼，不获。乃索念珠木鱼经卷，朝夕焚修讽诵，宛如比丘尼。鄂督恐拂其意，不之阻。时过从相视，姜以冷眼相待，淡泊如方外交。数问辄不一答，鄂大激赏。盖鄂本有理学名，堕禅说，姜既明慧，不妨微参欢喜缘，自以为如苏长公之得琴操也。顾姜心死灰，不甘春蚕自缚。且鄂已逾艾，劫之以势，终无以动其爱情。于是所谓无遮善理，摩登色戒者，皆泡影耳。幸鄂始蛊于白闾及婴姬，继溺于万福妻，不甚系念。至是渐厌故物，而欲以姜代新欢。且姜年已二九，过是恐春华易焉。鄂始有日暮途远之想。戒宫人洁除殿宇，盛陈设，谓将以某良辰宿于是。赐姜衣饰珍物无算，侍婢迫姜拜谢，姜不从。婢媪皆笑曰："子居此有年矣，犹腼腆作儿女态耶？不从将焉之？今日之事，正主公之深恩也。子独不知白闾之事乎？"姜惊问曰："白闾如何？"盖白闾之死，姜尚不知也。侍婢详语之，姜骇而泣。诸婢急止之曰："主公且至，奈何作此态？事泄，则吾辈以多言受重谴矣。"姜遂抑郁不欢，去志乃决。初陇氏有戚曰魏某，幼孤而好学，且有膂力，美丰姿，庆侯绝爱之，与姜年相若也。姜亦倜傥，好出猎，蛮靴窄袖，艳绝人寰。魏生雅慕好之，因尝藉蹇修之力，托微波而通辞矣。蛮俗婚姻自由，缔约后乃告于家长。乌蒙礼俗，自谓少进，仪节颇繁。陇联星为家长，业许魏生婿于陇氏，然责以备礼。魏生贫，方屏当耳。请师夜袭之难作，魏生与陇庆侯遁入川边，闻姜为鄂督所得，心不能忘。伪为杂倮入隶役中，庸作于督府，贿婢媪得见姜。姜勉以自立，吾幸得完璞相待，假焚修以韬晦。子苟介于鼎坤以请，或可得志也。私语者屡，甫成议，而鄂之威逼至。姜惧事泄，亟告魏生，令出府。且曰："今日铤而走险，留亦死，不留亦死。吾侪本不叛清，无可奈何耳。"魏生曰："万福因白闾惨杀，遁归鲁甸，彼其志不在小也，盍往投之？"姜曰："吾试往探婴姬与万福妻，苟同志者，事当益顺，子待我某所可也。"乃伪语婢媪："吾不敢逆主公意，顾受恩礼数，吾不能娴，无已，往见婴姬与万夫人一询之。"婢媪曰："彼等且嫉令娘之得志，恶肯语子以情？且主公将至，勿他往也。"姜且语且行曰："吾欲一视渠等，尔辈辄敢阻之，会当诉诸主公，扑折胫。"婢媪相顾错愕，不敢复语。姜至婴所，一见即讥笑，词色俱若甚妒者。且曰："白闾死而子继之，主公将以妖媚死。不然，则子以刀剑死。"姜知不可与语，太息而出。又抵万福妻所，万福妻伪誉之，而词色之间，揶揄无所不至。忽婴至，见姜在，冷笑欲掉臂。姜起，遽执其手而泣曰："吾两家固盟好，若独不忆吾羁丱时，着红罽衫来白宫下看跳舞，若夫子笑指吾当得佳婿耶？曾几何时，烟销灰灭，故国河山，不堪回首，顾忍在此争宠耶？"婴姬意大动，泪皆莹然。然转念恐为姜所卖，乃掩耳而走，且曰："旧事何堪重提，子次呕人心肝耶？"万福妻亦相对黯然，然卒无悔祸意。姜遂辞出，挥涕自叹曰："势利溺人，一至此哉！"疾走出甬门，夺守者剑手刬之，褫其服易定，一跃而出府中，无有防姜为此者。盖平日荏弱靡曼，较之南方闺秀，了无异处也。是夕鄂督满意作党太尉，羔酒围炉，低垂红袖，饱赏新人欢笑矣。不虞良久倩影杳然，询之婢媪，始知往婴与万，遣人促之，则云已返。鄂督不能耐，自往搜之。或云已毒之瘗园后矣。鄂督怒甚，执婴姬与万妻鞫之，箠楚备至，顾终莫得要领。忽报两阍人为盗所毙，众疑姜夺门出，而回思其平时怯退轻盈状，事颇不类。鄂终疑为二姬妒宠所害，愤欲杀之。转念又不忍，逡巡于邑，意绪无聊，命尽执二姬婢媪严鞫焉。忽元生求见，时已督诸军矣。鄂出，元生仓猝探怀中书，抵腠密陈。鄂惊色如土，连呼荷荷。既而元生献计如此，当可折其凶焰。鄂督曰："尔好为之，吾行得罪诣廷尉，侥幸则荷戈荒徼耳，尚何言？"元生曰："圣眷方隆，谅无他

虞。第官军威信尽丧，且谣诼多端，咸谓主帅以女戎召祸。此语若流传禁中，不可为讳也。愿速割爱以全大局。”鄂唯唯，遂语以失妾事。元生沉思良久，恍然曰：“是必往鲁甸矣，彼其兄陇庆侯犹在也。”鄂曰：“子何以知之？”元生曰：“前日闻倮卒言群往西山会宴，问何事，初不肯言。及捕二卒，临之以威，始言若辈欢迎故主。问为谁，镇雄旧土府也，非陇庆侯而何？急遣骑捕之，则已散矣。然则妾殆随陇庆侯去也。”鄂曰：“妾之去非婴姬、万妻罪，杀之可乎？”元生曰：“公如不畏吏议者，被罪而去，左右拥抱何害？即不然，今上密使遍天下，二憾在侧，能毋为奸人罗织乎？”鄂悟，顾左右曰：“取永巷二姬首来。”左右应声往。须臾，朱盒烂然，陈于几右，启之，赫然美人首也，粉白黛绿，与血污相狼藉。元生大服曰：“公之毅力，非人可能及也。”即日会诸郡出师，传檄讨禄万福罪，滇西大扰，较万钟时声势十倍焉。

万福挟资归鲁甸，乞治产耳。妻给事督府外，母及儿女，又鼎坤之弟鼎明，俱质于省垣。官僚相谓，固未有虞其速叛者。及鄂督有已故之说，宣告其父，人始骇然。万福自知不免，泣告其父。鼎坤因畏清军，又哈元生骁勇，不愿尝试，严词峻拒。万福曰：“父以为吾家固在省垣耶？妻子给役府中，其辱已甚。而母又夷为爨下妇，吾侪虽蛮族，世长兹土，古诸侯不啻也。今求为奴隶仆妾不可得，淫污蹂躏迭加，具有心肺面目，能无愧痛？父不良图，吾不能忍此间矣。”揭旗而出，号召各峒。鼎坤不得已，乃整列勒兵而出，会陇庆侯、魏生与妾俱至，分往说镇雄东川各州县，俱戕官裂衣冠应万福。哈元生受师而病，力疾趋龙峒，倮兵势张甚。元生督兵进战败鼎坤，擒之。魏翥国者，中军参将，亦鄂督嬖人也，驰赴东川，与元生为犄角势，忽为刺客所伤，寻卒，清军气夺。万福叛耗之至滇垣也，其叔鼎明义愤号叫，请于鄂督。质妻子狱中，而自往说鼎坤，俾悔罪输诚，免夷戮，鄂督许之。既至鲁甸，则受万福委任，往东川招诱。魏翥国知其诈，亲起擒之，将置之狱。以待鄂督命，方寄樊中候异者。魏翥国询党羽所在，鼎明曰：“吾失声，子能略近者，自当直言。”翥国果就樊外，鼎明突出利刃刺翥国，洞胸胁，立毙。元生委韩某代领其众，屡战不利，清军势不支。禄陇同盟兵进逼，大局岌岌。鄂督上疏自劾，世宗虽慰留，已密遣人侦察，将易督矣。忽禄万福兵大溃，元生奏奇捷焉。

愤兵必败，古语已然。况淫纵无纪，轻而寡谋，进无援师，退乏屯粮之新造邦乎？禄万福以受创于鄂督，甚憾之刺骨。然满汉不辨，官民不分，凡非蛮倮户口，即纵兵虏掠，扰其妻女而陈列之，妍者自取，嗤者赐其下。滇西、川南诸府之被淫毒者，不可以数计。其酋弁马足所至，辄先分金帛，次列妇女，累累如贯珠。酋弁指数人留，余以给各兵，则拥之叱去衣，肆其禽兽行矣。或更刃剚之，若封羊豕。万福选择尤严，然日辄得数十人。一日帐中驱妇女入，鬟飞钏舞，钞备燕环，或笑或颦，或啼或怨，万福顾而乐之，迭令褫衣横陈，众皆觳觫乞命，憔悴可怜。独一处子，年甫笄，毅然不从。颜色栗于冰霜，顾幽姿丽质，转增其艳。万福心醉，必欲得之，处子态愈厉。故事，凡不从者挞以刀背，左右欲循例挞处子，万福急止之。命挞他妇以示威，周而复始，终不挞处子，盖怜其殊色也。处子终无屈意，万福方无那，忽小校报市人献酒肴甚丰，须主公亲莅颁犒。万福呵护而出，与市中绅耆酣饮，处子与妇女仍留帐中，立处近万福座坑。万福去，处子忽收泪拾地下佩刀，左右以妇女无能为，不之防，他村妇窃议曰：“是将抗之耶，恐非其敌也。”一妇曰：“渠女耳，必羞涩，殆欲于无人处从之。”言未竟，万福乘醉入，处子避坑后，以麈隐蔽其面，又负手隐蔽其刀。万福踉跄求女，遍询村妇，始得之。突举两手前抱女，女回刀刺万福，力抵洞胸腹，仆地立毙。左右大哗，众倮集，处子已自刭死矣。诸卫士碎其尸，时陇庆侯方督倮兵鏖战，闻警大骇，气顿阻，而覆军之祸大作矣。陇氏故多悍将，庆侯虽年少，中更患难，益历练，在倮族中为特色。数战辄陷阵，当者披靡。顾清军火器锐利，一发则倮兵如墙之溃，元生以是稍稍胜。庆侯思有以抗之，捕得故炮手，一令施炮。炮手不愿助倮族，佯以炮口向上，庆侯斥之。时倮兵夺得火药数桶，炮手诡云，炮非多实药，无力及人也。庆侯许取药，炮手密携火燃投桶中，桶爆裂。雷奔地裂，山石崩堕，数十里内，血肉皆飞，庆侯与一军俱歼，炮手亦死焉。后清军欲访其姓氏旌赏之不得也。名之曰义役，建祠祭之。元生始奏凯归。

当滇垣献俘之际，元生又得妾，恐鄂收覆水损盛德，欲除之。有告者，鄂督急驰索，元生不得已进之。鄂督方命严鞫前案，将处以极刑。忽妾伏地乞命，曼声悲吟，极凄楚，可怜之色，艳照一室。鄂督意大动，遽命释之。询颠末，妾语婉媚，沁人心肺，鄂遽情移。及幸，妾宛转曲从，大异昔日。鄂嬖之逾常，顾恐其反复，防闲綦密。自是元生迭攻滇边诸蛮族，所谓僮倮仡佬诸族，无不略取其积蓄，芟夷其种姓，以其地置流官。鄂督功高，世宗尊以爵相，命远处天山瀚海，所至辄以妾从。积十余年，鄂防之始疏，然宠专房如故。一夕暴卒，妾亦自缢，家人不欲宣扬，谓妾殉所天云。

野史氏曰：“吾读魏邵阳《圣武记》，铺张西南夷改流事，鄂为首功。顾诸蛮非积叛，乘势荡决，必有术致之明甚。兹录虽未可尽信，然霸权功狗，何所不至？彼荒徼贱种，当然供其草剃禽狝已耳，奚是非之足云？然则秘闻半皆实录，固恢奇顽艳，致可喜也。”

西征随笔

[清]汪景祺撰　赵　沛整理

《西征随笔》,又称《读书堂西征随笔》,一卷,清汪景祺(一六七二——一七二六)撰。汪景祺,号星堂,钱塘人,因上书称年羹尧为"宇宙第一伟人",遂为年之幕僚。本书是汪随年西征过程中根据亲身经历,途中见闻而写的笔记,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该书在清代曾为禁书,雍正曾亲题此书云:"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本标点本据清许宝蘅丁卯刻本为底本整理而成。

与胡别驾遵王字

别后大风,初更始至柏乡,即往晤旧令张君。张君握手大恸,母妻两丧,皆不能返故土,此地人口尚多,每日须啖小米石余,他物称是。已雇驮轿四顶、车四辆、骑骡二十头,先遣其侄子女东归,而不能起身。连夜往见韩六哥,韩付之一笑,索然而返。次日张君未来,弟晨起独坐。自先公捐馆以来,宿昔之通门年谊及数十年香火之交,待我如陌路,与张君从无半面而倾盖如故。今见其颠沛若此,竟不能稍效涓埃,汪某血性男子,肯与鼠辈为伍乎?未几张君来叩,其所需非百金不可。急检旅囊尚存百十金,仅留十金,以百金付张君,且曰:"君速归寓料理。明晨我来郭外送君,眷属东归,仆亦北发矣。"张君方欲致词,弟曰:"去!去!无可将意,若作一世俗常语,是以狗彘相待也。"张君咨嗟而去。韩六哥留至署晚饭,忽云旧令眷属断断不能归去,此刻闻定明晨就道,大是异事。弟亦不答,韩六哥问何时起行,弟云:"明晨送张君弟侄去,即北辕矣。"次日往去,张君弟侄子女呼天痛哭,如永诀者,然弟亦不知涕泪之何从也。韩六哥来以十六金相惠,弟甫接入手,即送与张五兄,曰:"以此为从者盘飧之费。"其家属径去,今日可宿隆平。弟此刻在赵州大石桥用饭,大约往栾城县,囊中所存仅十金而已,无论不能到西安,即平定州亦难枵腹而至,然自信无饿倒中途之理。与张君交六年,承其解推无算,计此一百十六金尚不能报十分之一。然见其眷属飘然而去,甚以为快。颇有笑我之谬者,人情至此,夫复何言?二月初六日午,刻赵州大石桥旅次。

朱汉源长梧子诗集序

诗书之陵夷也久矣,自击壤而后,理学风雅分而为二。信口成吟,其去张打油、胡钉铰也不远;胭脂金粉,即为轻薄之词。《诗》三百篇,春女秋士之思皆可置而不录耶。间有涉猎兔园册子者,学无根柢,言匪性情。如官厨宿馔,腒脯具陈,鲜蕘杂进。甚至襞绩纂组,节节俱断,以是而言诗,无怪乎二十年来世不复有所谓诗也。彼夫村童野妪,兴之所之,往往矢口而成章,发声而中节,而操觚家如衣败絮行荆棘中,触处罣碍。呜呼!不重可慨哉。汉源先生于古今之书无所不读,壮岁厌薄功名,即弃去诸生业,益肆力于诗古文辞,上自风骚,下迄汉魏,以至六朝三唐宋元明皆囊括包举。洋洋洒洒,自成一家之言。足迹半天下,过都历府即为歌诗以纪之。凭吊兴亡,论今昔杜陵之讽谕,激切履道之感慨流连。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匪徒以诗自鸣其不平而已也。汉源与余有婕,行辈为尊,而年复长于余。常慨今日无识字人,谬引余为知己。汉源既不能家食,余亦奔走南北,时与汉源更唱迭和于车声帆影间。顷相值于洪崖官舍,为信宿之留,汉源出示近作,循环雒诵,支大厦之将倾,回狂澜于既倒,四始六义之得以绵绵延延传之后世者,其在斯人欤?余少即学为韵语,跋扈词场,于人少所推许,惟于汉源,则输心降志,最为服膺。余今流落江湖,不能有所成就,汉源亦眼花须白尚无买山之钱。语曰诗能穷人,又曰诗穷而后工,又曰诗人少达而多穷,三复斯言,相视而笑,孰得孰失,当必有辨之者。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又四日,钱塘汪景祺星堂氏拜手谨题。

步光小传

余素好狭邪之游,辛丑触暑,南还遘疾几殆,遂不复为之。但客途寂寞,藉此以解羁愁。锦衾烂然,共处其中,虽不敢云大程之心中无妓,亦庶几柳下之坐怀不乱。所谓姑苏台半生贴肉不如若耶溪头一面也。二月

二十六日，次侯马驿，日方卓午。索居无赖，问逆旅主人：此地校书有举趾可观，谈笑有致者乎？主人曰："有步光者，色冠一时，善骑射，能为新声。第其人好酒悲固，奇女子也。"余急呼之入门，丰姿绰约，体不胜衣，如姑射山神人，光耀一室。然不平之气，跃跃眉宇间，且其意不在客。余讽曰："卿既失身风尘，宜少贬气节，往来皆俗子也，不徒自苦乎？"步光俯而思，仰而笑曰："君似知我者。"始稍稍款狎，顾见壁间弓矢，反唇曰："文人携此何为？"余曰："闻卿雅善此技，可一见乎？"步光曰："诺。"因臂弓抽矢至屋后隙地，植鞭杆于数十步外，三发皆中。余曰："卿红线之俦，惜仆非薛节度，奈何？"步光笑曰："君乃邮亭一夜之陶学士耳，若作'风光好'一阕，妾当为君歌之。"余心不测其何如人，细叩之，不答一语。酒半，强之歌，琵琶半面，其声甚哀聆，其所歌之词则曰："你将这言儿语儿休，只管牢牢刀刀的问有什么方儿法儿，解得俺昏昏沉沉的闷。俺对着衾儿枕儿，怕与那腌腌臜臜的近谈什么歌儿舞儿。镇日价荒荒獐獐的混，兀的不恨杀人也么哥，兀的不恨杀人也么哥。俺只愿荆儿布儿，出了这风风流流的阵。"盖《正宫调》之《叨叨令》也。余曰："此卿自制曲也。章台一枝，似有所属，不妨为我明言。仆不敢比薛节度，独不能为许虞侯乎？陶学士因缘老夫计不出此。"步光置琵琶几上颇有不乐之色，既而曰："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余益骇然？"既就寝，余更以言挑之，步光雪涕曰："妾，将家女也。十岁父死滇南宦所，嫡母携妾还大同，生母亦病亡。嫡母遂以妾付媒媪，遂失身娼家。假母延女师教之识字，且作此曲。顷所歌者，乃北鄙之音，幸勿见笑。"余曰："卿隶乐籍有年，岂无风流儒雅可托终身者乎？"步光曰："有江南进士某郎，以谒选者上，迂道至大同，其亲知莅任兹土竟不礼焉，某郎流离失所，不免饥寒，邂逅相逢，情怀颇厚。妾时年十七，为其所愚，遂有终身之订，留妾家者一年。选期已近，而贫不能行，妾倾囊为千金之装，某郎以诗扇一留赠，妾拔玉钗遗之，约他日即不自来，遣人相迎以此为信。居二载，音问杳然。后闻其官河南，走一使以手书责践旧约，某郎已别纳宠姬二人，顿乖夙好，呼妾使至署曰：'身既为官，自惜名节，岂有堂堂县令而以倡为妾者。归语妖姬不必更言前事。'焚妾所寄尺素，掷玉钗于地，椎碎之，且扑妾使械还大同。假母遇妾素厚，因为某郎所负资用乏绝，相待无复人理，常骂曰：'死奴！曾语汝书生不可信，今竟何如？某郎高坐琴堂如在天上，能插翅飞人，向薄情郎索一钱耶？'顷所歌者，乃答某郎之曲。尚有二曲，请为君歌之。"即披衣援琵琶而歌："其望某郎信不至，曰想当初香儿火儿罚下了真真诚诚的誓，送他去车儿马儿掉下些孤孤凄凄的泪，盼杀那鱼儿雁儿并没有寒寒温温的寄，提起那轻儿薄儿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气。兀的不痛杀人也么哥，兀的不痛杀人也么哥。闪得俺朝儿暮儿受尽了烟烟花花的罪。其某郎薄幸，曰你听那金儿鼓儿每日里丁丁东东的响，你和那姬儿妾儿不住的咿咿哑哑的浪，不想着鞋儿袜儿当日过寒寒酸酸的样，也念我肠儿肚儿可怜杀痴痴呆呆的望。兀的不气杀人也么哥，兀的不气杀人也么哥。为甚的神儿圣儿似这等糊糊涂涂的帐？"歌罢掷琵琶恸哭。余穷途失意，闻之涕泗交颐，止之曰："是将江州司马，我也。"步光拭泪呜咽曰："妾安得为商人妇哉。"挑灯起坐，纵谈至天大明，惘惘作别。步光亦将返云中，以乐户之禁甚严也。从兹分手，后会何时。某郎薄幸至此，闻于去年丁内忧去官，旋以亏帑削籍矣，呜呼！某郎一措大耳，步光所赠金帛，皆从床席中得来，乃以此得官，以此赴任，以此赡其父母、妻子，以此别纳宠姬二人，而捐弃旧盟，终不一顾。我不知其是何心肝也，某郎不欲言其姓名，盖居然赐进士出身者，可胜慨哉。

步光年二十一，不知其姓，小字曰青儿，大同人。

附载绝句八首

搴帘微笑道胜常，翠叶花钿碧玉珰。更换舞衣香满室，葳蕤自启镂金箱。

明月雕弓挽铁胎，风流格调小身材。儿家生长云中郡，曾向恒山射虎来。

河光清浅月黄昏，琥珀光浮酒满樽。宛转柔情人半醉，这般时节最销魂。

弹出哀弦放玉筝，停歌挥泪诉平生。谁怜薄命伤心语，似听花间百啭莺。

代云燕月路茫茫，红粉相怜住教坊。百里牵丝名进士，千金胠箧薄情郎。

天涯荡子悔绸缪，玉碎钗残翠黛愁。闻赐兰房新半臂，尚分柳巷旧缠头。

数奇我亦叹颠连，北里南宫共怆然。憔悴风尘沦落苦，香焦烛跋不成眠。

背人私语晕红潮，戍鼓沉沉漏渐遥。兽灰已熏鸳被暖，莫将间恨负良宵。

遇红石村三女记

二月二十九日，天未明，自闻喜县启行四十里至大水头，时方辰刻，偶以晓寒疝微病，饭罢僵卧不能起，遣诸奴押马车及行李徐行，惟留洪昭随侍。少选偕洪昭二骑就道，大风扬沙，耳目鼻舌皆满，误折而南，所行非官道。约二十余里，疝疾大作，痞气上升。路东一里许有小村，询之途人，曰红石镇。勉强纵辔，至村中痛不可忍。见向南一室门半掩，排闼而人。向南屋五间，其下东屋二间，西则马厩也。厩有四马，向南之中楹有三女子在焉，见客人则皆避入左屋，哗曰："客何为者？"洪昭方欲致词，有老人年七十余自门外至，问之则主翁也，其姓李。洪昭曰："吾主人偶病不能行，借此稍坐，去追二马车耳。"老人熟视余久之曰："南方官人也。"闻一女子曰："既官人有病，外边风大，速至正屋安寝片时。"余据鞍不能下，老人遽呼曰："嫂子来扶官人。"三女子者皆来扶余下马，掖余入中楹。即欲眠，炕上一女年长者曰："玉娃将汝枕褥来。"一女曰："官人或嫌不洁，奈何？"年长者曰："恐污官人衣，且炕甚冷，即枕褥

不洁，不犹愈于一床芦席耶。"枕褥至，余方昏瞀，三女扶余仰卧其上，亦未暇谛视三女也。腰背手足，骨节俱痛，汗出如浆，方呻吟间谓洪昭曰："二马车在何处？"洪昭曰："车行甚迟，此间去官路不远，往追之可顷刻至，但无人为主人抚摩耳。"老人曰："我尝有腰腿俱痛之病，指二女年幼者令渠捏腰打腿即愈，我令渠伏侍官人，汝可速去。"余索茶饮，老人曰："人言汝家有二骑闯入，所以即回。今官人要茶，我往借炉火茶瓶来。"洪昭操吴音曰："此非冶坊滨度生桥也，良家丽人，主人宜慎言词，恐西人村野。"余颔之，洪昭以所携武夷茶置几上，偕老人扃外户而去。余病势略定，且闻洪昭丽人之语，始审视。年长者可四十二三，丰致楚楚，殊无俗韵，手抱一小儿眉目如画，一女子年可二十许，一女子年可十六七，俱姣好白晰，幼者尤妖冶。三女子之双弯，皆不满三寸。余见老人呼年长者曰嫂子，即以李嫂呼之，且问二女何人，李嫂指曰："此名玉娃，吾子妇也。幼者名小云娃，吾女也。"李嫂细问病状，余但以痞疾为答，李嫂曰："此非以手推之不得下。"因命二女伏侍官人，玉娃坐炕沿上，小云娃自炕后上，倚西壁趺坐。余方以手摩痞，二女皆执余一手，各以手为余摩痛处，且互以巾为余拭汗。老人推门入，则举一铁炉燃炭甚炽，旁置大瓦瓶一，贮水其中，曰："饙饙尚未卖完，我去，汝曹勿慢官人。"老人去后，李嫂置瓦瓶炉上，余曰："偌大瓦瓶何时方得百沸耶？"李嫂笑曰："官人勿怪，此地男子无一人不蠢者。"余曰："怀中小儿是李嫂何人？"李嫂指玉娃曰："是其所生。"余曰："孙男耶？孙女耶？"李嫂叹曰："村中生男必丑，生女必妍，此女也。昔时吕洞宾过此索饮不得，咒曰：'生男如妖魔，生女如嫦娥。'所以至此后有曹仙姑来，惊曰：'若然，则此村无一贞女矣。'亦咒曰：'嫦娥肯苦守妖魔，奈我何。'一村中数百年来无失节之妇。"李嫂颇黠，洪昭出门时数语，虽不能解，然良家二字易辨，因曰："顷从者所言大误，我良家也。"余以他语乱之，二女亦稍稍接洽聚谈。余询其子若婿安在，李嫂曰："吾子在安邑县城内佣工，越数日始一归。吾婿偕其兄为人赶车，至亳州。我每见吾子必恶其丑，即玉娃亦不欲与吾子相见。吾婿貌亦奇陋，小云娃以其远行为幸，自婿往亳州，小云娃至我家住，已数月矣。"玉娃曰："官人，南方曾有错配者乎？"余曰："三生一笑，五百年前事也。赤绳系足，月下老人主之。既有巧妻配拙夫之说，何尝无巧夫配拙妻者。"李嫂曰："官人言是。当时有南人沈生者，自平阳太守幕中来过此，我亦以是语问之，沈生曰：'巧妻不宜配拙夫，当思变计。'我至今以为恨，官人言是。"二女忽相顾曰："官人手何软也？"即各举余一手示李嫂曰："官人一双好软手。"余哂曰："小娘子手亦未尝硬也。"李嫂曰："孩子村气，为官人所笑矣。"良久，洪昭来云二马车已至，行李亦在村口，顾见二女事余甚勤，谓曰："此吾辈事，乃烦小娘子耶？"二女微笑不答，李嫂遽起倾茶一瓯，招洪昭出坐西向小屋款曲，似问余为何如人，颇具宾主礼。余戏问二女曰："巧妻配拙夫、小娘子既不乐与之为伴，遥遥长夜不难为情乎？"玉娃曰："吾夫归，我即痛恨。无论其他，只此一身泥汗熏人欲死，兹地无足与语者，床笫事，我二人非所计也。吾姑常言南方人温柔可爱，闻其声音，见其笑貌，即令人不忍舍。吾与小姑无由见南方人，但同小姑常祷于天，来世愿生南方。今日得见官人，始知吾姑之言不谬。"余曰："汝姑何处得见南方人？"小云娃曰："吾母常为我二人言，昔有沈生，嘉兴人也，乃平阳太守幕下客，自平阳至西安迷路至此，已初更矣，叩门寄宿，吾父留之，亦住此屋。沈生与吾母谈颇熟，醉吾父以酒。就寝后，沈生至东楹叩户，吾母心动，披衣启门，见星光烂然，大悔而止。时时谕我二人以此为戒，否则丧名节矣。然吾母言此事已二十余年，犹念沈生不置。"余曰："汝母既与沈生无交，胡为相念至此？"玉娃曰："何必有交耶？即如官人，我辈亦不能忘情也。"小云娃自坑后下啜茶，余戏弄玉娃之乳。玉娃曰："官人错。"小云娃曰："青天白日，两边面生生地何错之有？"语毕仍至故处坐。玉娃起，吹炭令燃，余以手拍小云娃之股，且掣其足，则坚如铁石，不可动。余曰："邂逅逢卿，岂有他念，不过以爱慕之切，聊以相戏。小娘子用神力拒我何也？"小云娃即引双足置余膝上，余遽脱其鞋。小云娃拂然曰："官人不畏我嗔耶！"玉娃曰："青天白日，两边面生生地何畏之有？"三人相视而嘻，余谓小云娃曰："玉娘子与小娘子求生南方，果否？"小云娃曰："诚有之。"玉娃曰："来世得为官人婢妾，岂不大幸？"小云娃曰："安敢望官人，得为官人所养之婢妾足矣。"余曰："老夫须发俱白，小娘子何所见而错爱若此？"玉娃曰："我辈遇本地人，视之如猪狗。今日得与官人相叙，自此以后当思之不置矣。"小云娃曰："匪特我二人，官人去后，即吾母亦必心思之、口道之也。"李嫂进曰："官人，日已宴矣，此非官人住处，官人病势稍愈，何不登车而去乎？"余曰："然。"二女曰："茶已尽矣，再取好水来，官人吃茶去不迟。"李嫂遂提瓦瓶贮水置炉上，玉娃随之出。余见止小云娃在侧，强之同卧谑浪，无所不至。小云娃亦放诞风流，了不拒客，惟于私处则以手捍之曰："此断不可，我手重，恐得罪官人。"余曰："汝母奈何逐我？"小云娃附耳曰："非逐官人也，此地旱荒洊饥，颇多盗。官人有行李，若住此，恐不为官人福。吾母亦欲留官人。所以不留者，为官人计耳。"余以靴中金赠之，小云娃遽起以金纳余怀，曰："吾妇人无所用之，恐为人所窥或生恶意。"抚余曰："官人此别，料不能再见矣。一面亦是夙缘，幸常以小云娃为念，庶可结再生缘。"语已，呜咽若不胜情者。玉娃入视小云娃曰："小姑何为者不能舍官人耶？"小云娃无语，玉娃怆然曰："我顷语吾姑，欲留官人过宿。吾姑曰：'不可，万一汝夫归，恐有意外事。'"余曰："汝夫归则如何？"玉娃曰："官人君子也，不妨为官人言之。吾翁故放马盗也，吾夫亦继其业。村中女共九人，吾家居其三。少习武事，以岁歉家贫无以糊口，有劝其追欢买笑者，吾姑约村中女伴，誓不为之。因时易丈夫衣冠，取人之财，然相戒遇南人则舍之而去。吾翁与吾夫恃有此助，不

复劫人。吾姑非不欲留官人，恐吾夫见辎重必有妄想。倘禁之不止，重贻官人害乎？”余闻之，颇心悸，曰：“承大娘子指示，仆当即行，然不能与小娘子别，奈何？”小云娃曰：“官人万里前程，勿为二女子留恋。”玉娃曰：“顷所言，官人若泄之于人，我三人骈首就戮矣。”李嫂人以茶饮余，谓玉娃曰：“以布包葡萄送官人，于路上消闲。”目小云娃曰同去，二女匿笑而出，李嫂曰：“渠二人皆欲留官人，官人似亦不欲去者，但此处住不得。且我中年妇人，死灰槁木矣，闻官人笑语，尚不能自持，况渠二人皆少年耶？”余犹坚卧，李嫂抱余起坐，正色曰：“汝以渠二人为娬媚乎？皆杀人不贬眼女子也，脱与之有染，渠岂能忘情？或从中途劫取以归，汝自度力能拒之否。”余毛发洒淅，愧谢之。二女人，以布裹授李嫂，李嫂携之至庭中交洪昭，且顾曰：“官人宜早行。”玉娃曰：“吾姑非敢唐突官人也，官人恋恋于此，我二人必有荐枕席者。村中无失行之女，有之，自吾家始。不可诚知官人多情者，其如势不能留何？”小云娃曰：“官人速去，我二人当至车前送别。”余将出门，李嫂曰：“官人虽病，宜至牛都村宿。半途无善地，慎之，慎之。”登车时，李嫂及二女皆于道左珍重而别。小云娃牵车帷谓余曰：“官人若再过此，定来吃茶。”余不能措一词，闻李嫂曰：“向曾为汝辈言南方人好，汝辈今既一见，得不昼夜相念耶？”闭户而人。余亦力疾驱车，抵牛都村已漏下二刻矣。启视布裹，见萄葡斤许，中有红绸卷金手记一枚，不知何人所赠。挑灯倚枕思之，茫然颇类槐安一梦，异哉。

余之所以作为此记，委曲繁琐不厌其详者，非以夸所遇之奇，实以悔持身之谬。疝疾为患，而犹舍车而骑，一谬也；出门遇大风，不急还坐追车，二谬也；不问途于人，而迷误失道，三谬也；病躯委顿不择善地，而径入险处，四谬也；见三女子，不急另投他所，五谬也；不应听女子抚摩，六谬也；不合与女子接谈，七谬也；二马车来，不即舍此而去，八谬也；既曰良家，而豪放不羁至此，可疑甚矣，犹以婉娈目之，九谬也；李嫂出户，遂与二女谐谑，十谬也；二女明言不可留矣，而犹恋恋不去，十一谬也；李嫂谆谆言皆药石，而故坚卧以持之，十二谬也。幸而李嫂以失行为戒，小云娃有手重之词，原非掷果安仁，强作挑琴，司马已陷不测之虎穴，犹望难订之鸾交温柔，乃戎马之乡脂粉出，风流之阵杀机渐动，祸且随之，而后胆落魂惊，驱车就道，非下愚而何？李嫂曰：“吾中年妇女尚不能自持”、小云娃曰：“庶可结再生缘”、玉娃曰：“来世得为官人婢妾，岂不大幸？”皆发乎情，止乎义，以礼自守者，且其言曰：“惧不为官人福”，又曰：“不重贻官人害乎？”又曰：“或从中途劫取以归，自度力能拒之”者，殷勤劝驾，惟恐客之欲留者，呜呼！可谓贤妇人矣。向使李嫂不直致恫喝之语，二女或曲尽儿女之情，以孱弱之一身，饱妖艳之三女，枉死城中不将增一痴鬼哉？少所见者多所怪，然后知《太平广记》之所载非无稽之言也。《西游记》西梁女国以男子肉为香囊，吾之肉得不为香囊者，所争止毫发间耳。故记之以此自戒，而并戒天下之好色不顾身者，二月三十日。

附载绝句四首

红石村庄娘子军，颜如桃李发如云。英雄远胜儿郎伟，不学罗敷恼使君。

匣里腥风透湛卢，胭脂遂裹小于菟。间居共露春风面，毕竟秾华让小姑。

疑于紫府会群真，三女扶持一病身。日欲沉西催客去，恐将侠骨染征尘。

马上横飞闪电光，一堆雪影刃如霜。可知神臂弓开处，箭簳翎花异样长（胭脂贼、闪电光、一堆雪、神臂弓，其详见后记蒲州常生语）。

记蒲州常生语

三月一日未刻，抵蒲州东关外之寺坡底。闷甚，出店门稍西北有关壮缪庙，因至殿前长揖，坐东廊下有贸然而来者，见余声喏，问其姓字，曰常，盖蒲州之博士弟子也。殿东北隅有小屋，常生揖余人坐焉，且呼住持烹茶饮客。余以昨所遇甚怪，询常生兹地有盗乎？常生曰：“平阳一郡素无盗，近始有之，然为盗者非男子也。”余骇其说，常生曰：“平阳东控太行，西界黄河，南接梁宋，北连汾晋，背负关陕，襟带代燕，所谓河中用武之地。顾其俗勤而俭，民朴以淳，柳柳州云：‘平阳尧之所理，其人至今温恭克让，好谋而深，和而不怒，此尧之遗风也。’诚哉其言乎！安邑夏县临晋蒲州，素称富饶，三十年来，有司朘民以奉上，官取之闾左者十倍。正供桁杨桎梏，至卖儿贴妇以偿，此人事之害也。此邦不见雨雪者数年矣，岁歉无收，赤地千里，弱者转沟壑，强者率流亡，十室九空，流离无告，此天时之菑也。不但贫者饥寒，切身不能延旦夕之命，虽富家亦岌岌无以自保。人性剽悍喜斗，即女子皆知兵事。女子之寡廉鲜耻者，习歌舞，当垆献笑，以邀夜合之钱。其有气节者，自负武勇，皆为男子装出放马劫掠土人，谓之胭脂贼。于本地大户秋毫无犯，且不肯妄杀人。过客非重资不取，取重赀亦不过分十之二三，以故无鸣之官者。胥吏咸受重贿，即鸣之官，无不曲为之庇护。胭脂贼又推其中雄黠者为渠率，势益张，遂以军法部署村民。民愚，畏其威，更利其所有，无不拱手听令。女子何能为？然缓之则事不可知，急之则其变立至，闻以严禁乐户伎女，计无复之，亦跨刀挟矢效其所为。此吾乡之大患也。”余曰：“闻安邑之西南，有红石村者，亦有女贼。然乎？否乎？”常生曰：“红石村女贼有二十余人，而九人者为之魁。九人中又推李氏，李氏之夫亦姓李。李氏名翠娃，能用长枪，人呼为闪电光，以其马上趫捷，且运枪如电也。其女曰小云娃，能舞大刀，重五十斤，人呼为一堆雪，以其肌肉洁白、刀光如雪花也。其子妇曰玉娃，姓赵，能开十力弓，箭长十六把，人呼为神臂弓，以其挽强

善射也。他又有所谓飞飞儿、决云儿、紫云来、锦上花、风中花、梨花雪、桃花雪,有名号者,各村约有四五十人,皆胭脂贼互相标榜者也。"余曰:"诸女贼有淫行者乎?"常生曰:"无之闻,其约曰:有事二夫者,众共摈之,但在阶下听驱使,不许入坐。皆美妇人也,而亡命如此。"余回寓,常生来以酒一瓶为馈,余更以胭脂贼问之,常生摇首不答,若有所畏者,临别曰:"无多谈,店中人多为之耳目者。"余舌挢而不能下,昨之得脱于虎口也,亦幸矣哉。常生言胭脂贼之著名者甚多,余忘之矣,犹可记忆者书之左方:

飞飞儿,能平地跃起丈余,横身空中至数十步外植立于地。寡言笑,善饮啖,年十九尚未适人。其性颇嗜杀,美且勇,雄视诸女贼,远近皆畏服之。常生曰:飞飞儿能上蒲州塔至第五层,腾空而下。其母故倡也,飞飞儿年十三,其母令待客寝不可,强之,即杀其母。劫掠时或伤人,必碎砍之以为乐,乃胭脂贼中之凶恶者。

决云儿,足仅二寸许,以皮为鞋,走及奔马。

紫云来,好衣紫,上下内外,衣无一寸不紫者,善射弓矢,皆以紫染之。

锦上花,善用五色蹋索。

风中花,能于马腹下腾转,谓之鹞子翻身。

梨花雪,好衣白,善舞长枪。

桃花雪　好衣红,骑桃花点子马。

闪电光,即李氏翠娃。

一堆雪,即小云娃。

神臂弓,即玉娃。

此外尚有所谓一条红、半天雷、单飞燕、双飞燕、闹蛾儿、一天星之类,余以其名不雅驯,不复纪载。常生曰:"若十日不雨、人情皇皇,其害有不可言者,得雨三寸,则家给人足,此辈可即解散矣。"昨宿赤水,风雨大作,至晓未止,不能起身逆旅。云雨可一尺余,半年来所未见也。更问此雨可及百里外否?答云,华山皆涨漫不见,雨能至千里。余深为平阳人幸之,亦深为胭脂贼幸之也。三月四日二更书此志喜。

拣选举人

三月十三日,主考官陈侍御赐书、徐编修云瑞,会同范中丞时捷拣选举人之应选者,年力精壮、应对详明之人,以知县用;其耄而不堪者,以教谕用。其中有一科之后,已具呈吏部,愿就教职者二十余人,求一体拣选。徐编修以为可,范中丞之意不然。就教谕之举人合词哀吁,范中丞怒诟曰:"遵例则公,违例则私,若辈以我为徇私人耶?"徐愤曰:"皇上立贤无方,我不过为国家爱惜人才,岂有私意?"胡方伯期恒以他语解之而止。胡归署,问之于余曰:"新例但拣退知县为教谕,未尝拣选教谕为知县也。中丞言是。但就教者实有可用之人,主考亦大有理。今将如何?"余曰:"举人一科,许就教职,至三科后,原可具呈,改选知县。今宜将已就教职举人亦行拣选,另为一条,听候部议。如此则于范、于徐可以两全,而举人不致向隅之泣矣。"胡以为然,即言之中丞。次日,复会同主考官拣选七人,其事遂定。

榆林兵备

三月十六日,榆林参议道朱曙荪来,纵谈良久。朱故由词林特简监司,以事至西安,同寓开元寺僧房,相距不数步,余曰:"榆林古称重镇,为天下劲兵处,固百战之地也。近来兵备何如?"朱叹曰:"榆林为全陕关隘,李闯之乱,围榆林颇久,城中有精甲数万,且多世将,咸出私财募家丁,无不一以当十者。李闯未至之先,诸世将皆远籴粮食为固守计,若使外有一矢之援,城安得破!至本朝,王辅臣起兵反,宁夏诸城皆为所陷,惟榆林死守不下,陕东得全。今承平已久,诸事废弛,风卷沙土与城平,人往往骑马自沙土上入城,城门无用之物。某莅任后,即会同总兵官,捐赀募民去沙,今虽雉堞俨然,然离城仅三丈许,无论一年之后,风卷沙聚,其与城平如故。即使沙不至城垣,而三丈之外沙有高于城者,据沙埠以巨炮击城,城不能守,此一患也;当时有城河故道,河流甚迅,沙可随之而去,今河道久湮,濬之非五六万金不可。无帑可动,无俸可捐,此二患也;榆林向有重兵,且戍卒更番防守,今止榆林镇标三千,而实则二千余人,此三患也;连年旱馑,不入正供,且有借仓谷者,其填沟壑者十之二三,流亡者十之五六。去年稍得雨雪,颇有还乡耕种者,本年之催科,百姓已不乐受,而又加之以带征,而又加之以还仓谷,谷重每斗四钱、五钱不等。榆林沙碛之地,下种一斗所收不过三斗,经岁勤劬,不足供一家之食。急公固是难事,沟壑者沟壑,流亡者流亡,死者不能再生,散者不能即聚,有司计无出,则取死者散者之亲族而桁杨梏桎之,孑遗之民皆以不死不散为恨。借仓谷时,大率十家连保,一家不还,九家代偿,尚是情理所有。今十家中有死者,有散者,所存止一二家,而责偿八九家之仓谷,还谷者受非常之苦,散于四方者闻之,尚肯安居乐业乎?此四患也;榆林道标旧役兵三百,今已奉裁,所存吏胥数人,愚骙不晓事,且手不能搏一鸡,何以弹压?此五患也;榆林仰食于绥德、米脂诸州县,每晨有以米麦贸易者,不过驴子数十驮而已,一日不来,通城之人皆枵腹矣。当年世将饶于财,家有盖藏,有事即广籴赡民以为持久之策。今城外堡寨十室九空,城内求温饱之家而不多得,此六患也。万一有意外之变,不必贼骑如林也,一夫奋臂而呼,其城定碎,全陕皆震矣。庄浪监司将洞以私财募乡勇二千人,精兵甲于两陕,某书生遭际圣明,畀以重任,家无儋石之蓄,言如鸿毛之轻,欲去不能,欲留不可,惟有槌胸叹息而已。"惘然者久之,余曰:"历观古来秦地之乱,不在民变,而在兵哗。既曰民矣,无甲胄足以自卫,无弓刀足以伤人,无军法则其心不齐,无部伍则其队必乱,而且有父母妻子之足恋,有田园庐舍之可安。兵则不然,闯、献诸贼,皆起于裁兵,其明验也。计惟止告总戎,严扣克,禁虚粮,选技

勇，习骑射。胜兵三千，不但可以捍御一城，且可以援剿四境矣。”朱曰“见兵皆老弱不堪，遽易之反生不测，此亦非旦夕事也。”朱名曙荪，字景光，四川嘉定州人。辛卯举人，癸巳进士，以编修出为榆林参议。

忆途中所见

素闻秦晋美女天下所无，而游屐未历太行以西，仅形之梦想而已。偶于畿南数郡见校书自秦晋来者，较他处为胜，以为观止矣。见闻稍广者，则笑曰：“此橘之渡淮而化为枳者也。”今年二月，赴西安取道于平定州寿阳县、榆次县、平遥县、介休县，霍州洪洞县、曲沃县、安邑县，蒲州皆名倡所聚，近以严禁乐户，率皆避匿不出。向逆旅，百计索之，至者皆妖艳风流，目所未见。入潼阙，凡宿处无一妓敢至，过客寓者，离宿处有堡，近者一二里，远者七八里，星罗栉比，俗所称画房也。日才午，即停车旅舍易马，募土人于各堡访之，如入花丛，满目灿烂；如入酒肆，扑鼻馨香，意乱神摇不能分其优劣，途间所见良家女子，骑骏马，金勒花鞯，以轻縠蔽面，大约足无至三寸者，面亦无施粉者，其颜色，其肢体，其风格，其态度，其笑貌，其神情，非复人间娇冶。所谓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也。余老矣，如禅和子忽遇华筵，山珍海错，灿然杂陈，不敢下一箸。然大嚼屠门，正不必以得肉为快耳。篝灯夜坐，四壁萧然，书此以识一笑。三月十八日。

上抚远大将军太保一等公川陕总督年公书

阁下以翼为明听之才，当心膂股肱之任，君臣遇合，一德一心交孚而际，会风云封爵，则河山带砺，荣膺九命，礼绝百僚。凡心知血气之伦，无不传明良为盛事。先少司农常为愚兄弟言，阁下乃词林之真君子，当代之大丈夫。仆之倾倒名贤而以不得望见颜色为恨者，非一朝一夕矣。仆徒读父书，无所知识，潦倒文场者，垂四十载。兹因胡元方守藩兹土，与之别者数年，无由一叙契阔。慕秦中山水之胜，辄思游览以广见闻，策蹇西征，过都历岀，经太行孟门之险、睹三峰八水之奏，觉胸中之鄙吝与块磊都消，自笑从前耳目之陋。初意至此第，为旬日淹留，便当俶装东去。承闻阁下奉扬天讨，立不世之奇勋。抚士以惠，则挟纩投醪也；用兵如神，则星驰电掣也；犯顺者受不庭之殛，则灰飞烟灭也；归化者宽后至之诛，则云行雨施也；渠魁必歼，骈首而就显戮，疾风之卷秋箨也；胁从罔治，稽首而庆更生，膏泽之润春苗也；量才器以驾驭诸雄，偏裨皆卫、霍之亚也；授成算以驱策群力，荒徼在掌握之中也。藩落免虔刘之苦，旃檀安钟鼓之常，兵无再驾之劳，威行万里而外。昔郭汾阳于药葛罗，仅与沥酒为誓；裴晋公收复淮西，四年而始克之；元昊倔强灵夏间，韩、范之才不能恢拓寸土，而史册皆铺张扬厉，夸大其词，较之阁下，威名不啻萤光之于日月，勺水之于沧溟。盖自有天地以来，制敌之奇，奏功之速，宁有盛于今日之大将军者哉？仆向之所向慕，归往于阁下者，台阁之文章，斗山之品望而已。顷与元方晨夕盘桓，及见故乡戚友之宦游于此者，具道阁下守清廉中正之操，处脂膏而不染，端正心诚意之学，居暗室而无欺，上侍庭帏孝敬根于天性，下训子姓慈严合乎义方，友爱曲尽于同怀，存恤不遗乎孤寡，闺阁之内俨若朝典，而雍睦敬愉，浑然太和元气。柳公绰之门风，颜之推之家训，固兼而有之矣。古今之书无所不读，公余清暇犹手不释卷，而且笃于故旧，不弃菲葑，邮其后人以全终始，慎以接物恪以褆躬，翼翼小心，时有持盈守满之惧，圣贤豪杰备于一身，移孝作忠，明体达用，大业由于盛德，内圣而后外王。引经讲义，以承前席之对扬；竭智尽忠，用张六师之挞伐。朝廷深赖贤佐，天下共仰纯臣。朗若青天，皎如白日。夫是以宸翰宠贲，天子倚阁下等山岳之重也（上赐公御书曰：“青天白日”）。今阁下勋名如此其大，功业如此其隆，振旅将旋，凯歌竞奏。当吾世而不一瞻仰宇宙之第一伟人，此身诚虚生于人世间耳。辄不自揣，忘其庸愚，敬欲上觐耿光，仰承绪论。倘蒙阁下鉴其微意出于至诚，慰下走景慕之殷，假以词色，大将军有揖客，顾不重耶？小诗六章，聊效巷祝衢歌，非敢望韩碑柳雅也。未审阁下肯进而教之否？四月十五日。

附载七言律诗六章

绿髩功名结主知，从容珥笔领金墀。养成碧海鲲无浪，飞出丹山凤有枝。多士竞传冰鉴影（公两典文衡），远人争唱玉堂诗（公曾出使朝鲜）。圣朝盛事由来少，世掌丝纶立右螭。

词臣帝简抚巴川，开府岩疆十二年，克敌星奔千里寇，宁人月静百城烟。渡泸诸葛天威播，镇蜀南康庙略宣。望重远持雍益节，万邦为宪颂声传。

金貂甲第入层云，钟鼎旂常继旧勋。青琐鸿文名进士，黄旄殊礼大将军。挥毫密进筹边策，揽辔长驱靖塞氛。一自我公坛拜后，西陲万里事耕耘。

殊方蠢尔未来同，旌旆犹扬塞外风。分阃至尊亲授钺，运筹上将独平戎。彤弓射处妖星落，羽葆开时毳帐空，柱石威名藏太室，丹青图画赏元功。

磨崖百丈纪勋时，龙马天闲赐与骑。属国共尊周岳牧，穷边初见汉威仪。稽诛小丑成京观，罗拜名王望大旗。露布星驰承玉旨，衮衣照路冠三师。

章句儒生草野臣，欣看喜气溢三秦。天河洗甲烽烟息，武库投戈宠命新。叠鼓鸣笳听凯奏，前歌后舞望车尘。芜词敬赋从军乐，欲谒千秋第一人。

西兵之捷

湖南粮盐道王奕鸿从西宁来，晨夕相晤，余叩西隅用兵事，王曰：“去年罗卜藏丹金犯顺时，其势甚横。年大将军不及调兵，单骑至西宁，西宁兵止一千五百人，皆老弱不胜兵器，且亦无甲胄。年大将军阅视，尽如病坊乞儿，令其出战，则股栗不能出声。年大将军曰：‘是无异驱羊豕入屠肆也。’急飞檄促援，兵不得即至。罗

卜藏丹金闻年大将军来，颇惧，后觇知无兵，复入寇，城外诸堡咸为所破，焚掠一空。年大将军望四处烟火蔽天，哭声动地，而不能救，惟率左右数十人坐城楼叹息而已。罗卜藏丹金移兵向城发火器，指城楼焰息，则年大将军屹然坐如故，罗卜藏丹金惊以为神。稍退兵至南堡围之，南堡有一守备辖羸兵数百人，不敢出战，年大将军曰：'我兵昼出则为贼所窥破，且贼势锐，我兵见之不战而走矣。'遂下令夜斫贼营。贼见官兵久不出，且南堡兵更单弱，遂不设备，驱狗西番于前，而己兵居其后。官兵夜至，遽发炮，狗西番死者无算，稍近以鸟枪击之。罗卜藏丹金疑援兵至，且见狗西番皆毙，暗中遁去，守备知救至，亦开门出战，贼全部遁。虽未尝伤贼一人，然贼已夺魄。我兵咸自奋曰：'我辈原可胜贼！'人心稍稍自固。久之，援兵大集，贼方思所以抗我颜行者，年大将军遽调四川提督岳钟琪统劲兵直趋贼营，贼出不意，格斗杀伤相当，贼不能支，遂西奔。年大将军檄岳钟琪曰：'速驱之，贼可尽也。'贼已胆落，又闻大兵至，欲逃复顾恋妻孥，殊死战。大将军复益以兵，贼遂大败，其母妻及其名王皆为我所俘，罗卜藏仅率百人易妇人衣而遁。年大将军下令曰：'穷寇勿追'，且罗卜藏丹金势不能振，泽旺卜拉蒲摊亦就款矣，遂振旅归。向使年大将军至西宁迟数日，则西宁必破。年大将军至后，罗卜藏丹金并力攻城，西宁亦不可守。西宁破，则河湟无完土，长驱至西安矣。圣主如天之福，年大将军不世奇功，亦近代所未见也。"王名奕鸿，字曙光，江南太仓人，颛庵相国次子，又芬宫詹之弟，乙酉举人，己丑进士，以部郎出为湖南粮盐道参议。时相国失上意，宫詹留滞塞外，参议捐五万金，解官至西陲效力，为父兄免罪计。呜呼，今世人甫得一官，虽父母亦置之度外，何论兄弟！况惜财如命能顾念天伦者有几人哉？参议可谓佳子弟矣。又四月初一日记。

桌子山番人

桌子山延袤数百里，西安至西宁必由之地，山中有番人甚夥，不下数十万人。其人皆穴地而处，因名之为狗西番，即唐时所谓吐蕃狗种也。番人蠢而顽，无所知识，遇汉人怒诃，即长跪叩首。后山道何廷珪解粮至边，御车者、押粮者，皆不名一钱。例发帑金尽入私囊，輓运者无所得食，潜以鸟枪兵刃鬻之番人，番人大喜，重价购之，而番人始有军器。大兵过山苦饥，番人以鏕鏕置道左，鏕鏕一枚值白金一两，而番人始有金钱。有守备某，领兵百人至此地，掠其衣装，淫其妇女，番人不知其为官兵也，尽杀之。大帅不敢上闻，置之不问。番人觇知为守备，因曰："杀官亦无事，且兵如此之弱耶。"而番人始横大兵驻山外。颇久，入山搜番女数百人裸而沓淫之，稍厌则弃旧而易新者，兵多每数人嬲一女，不舍昼夜。番女有不胜其苦而死者，而番人始怨。中国之贫者又从而归之，教其劫掠，于是庄凉之间无日不受其害。番人自山头遥望，见行之单弱者杀之，取其辎重。官兵来即一哄登山，官兵无如之何，番人益轻中国矣。凉州之民苦之，自结土团乡勇二千人为御番人之计。其人皆骁勇善战而不能有军装，请于庄凉道蒋参议洞，蒋给以甲胄、弓矢、鸟枪，亲率之剿西番，所杀六千余人，番人稍创。然随散随聚，且闻官兵至，先杀其妻女，然后出战，恐为官兵所掠，不忍妻女之受淫污也，每战必致死于我。年大将军曰："事有缓急，不可分兵，分兵则前后受敌，非计也。俟平西域，回兵剿之不难。"凯旋时，遣提督将军岳公统兵征之，有误入者皆为所害，游击某伤重，守备某阵亡。今闻狗西番有俘馘者，有就抚者，路稍宁。谧闻年大将军将于此月十二三日振旅归。狗西番原非人类，中国待之不以理，又有文武官员之贪而淫者，以致梗塞者数千里，此其罪岂尽在狗种而已哉。五月初九日记。

有于广座大言者曰，因蒋监司杀番人太多，番人益怨，时为报复之计，西路之所以不宁也。余大笑曰："如公言，必蒋监司全军覆没，番人大快意而后永不出犯耶？"一时哄堂，受者切齿。'

延安三厅

延安所属有三厅，榆林同知曰中厅，神木同知曰东厅，靖边同知曰西厅。神木有知县，榆林、靖边皆以武弁主之。榆林地甚辽阔，不知当日何以不设县，而设卫西延捕盗。同知杨宗泽，福建南安人也，己卯举人，丙戌进士，向在外舅大司寇茗山胡公门下，为余言榆林宜改卫为县，靖边亦宜改所为县。今榆林辖十堡，无文官主之，而一切皆决于守备、千总，鱼肉小民，枉法受贿，严刑以逞，去延安府七八百里，虽有冤抑，不得上达，太守亦不得过而问焉。若改设文吏，虽至贪之县官亦胜于武夫，况太守可以持其短长，有所禀畏。应设知县一员，典史一员，兹地有驿丞五，每驿仅马五疋，裁五驿丞可以不增俸工，穷边寒苦，县官无以养廉，有税课司，每年羡余三百余金，并裁税课司，而归之于榆林县，县官足以自给，榆林百姓始见天日矣。靖边所亦然。余欲言之胡方伯，适奉改卫归县之上谕，杨宗泽再三为余言，余虽未至其地，心窃以为然。岂有数百里之民命而系之武夫者？但不设县而设卫，前人必自有说。万一言之，方伯俯从鄙言，转达大吏，行之而竟不便于民，其事既定，势难再为更张，殃民之咎以余一身承之犹可也。而波及守兹土者受世世之骂名，非多言之害乎？姑记于此，然往来于怀而不能释也。五月十一日。

今甘州、凉州、西宁、宁夏以年大将军条奏，设四府、一州、十四县，而榆林诸卫如故。十一月朔日。

钱通政条奏

嘉善钱以垲，字朗行，一字蔗山，戊辰进士，由县令起家，考选科员，历官通政使司右通政，久而不调。雍正元年九月中，条奏凡亏空之员，一经题参，即行文本省严查，本官家产籍没入官，寄户他人者，亦行查追。本省有司徇庇者，一并治罪，若有子孙出仕者，解任勒

限追比。下九卿议，复允行，通檄各直省。于是，诸臣承望风旨，搜根剔齿，惟以刻薄为事，辱及妇女，祸至儿孙。陕西乾州某举人，为山西介休知县，卒于官，亏帑数百金，山西巡抚诺敏遣官赍文，行查陕省，仅破屋十余间，基地五分，又地五十余亩而已，两子皆惧罪亡命。又山东人丁某，为西安府临潼县，病故后，亦以亏帑，至本县严查家产，本县罄其家之所有，入官所报，仅银戒指六枚，银簪二枝，及男女衣服十六件，并妇人之亵衣在焉。呜呼！罪人不孥于妇人，何罪而至褫其亵衣以为快？况所值几何耶？其父亏帑，其子解官，似亦父债子还之意。然本朝宽大之政，凡护重谴者，分家之子不坐，况其子或以捐纳出身，尚可文致其罪，谓此即亏空之一端，乃由进士、举人得本分官者，亦勒其罢职，何也？若云父获罪者，子必不可为官，尤非正论。孟子言：瞽瞍杀人，皋陶执之，不闻并舜而执之也。果如所言，鲧殛之后，大禹方将追比治河金钱，决排疏瀹，安得告厥成功哉？钱通政岂不知此种条奏为万世所唾骂，特以条奏既上，上必裁去条奏者姓名，发庭臣议复，初不意此奏竟存其姓名于纸上也。钱已七十老翁，家富而无子，其侄之应承嗣者最不肖。右通政四品，不为卑官，一时有干进之心，各省贻无穷之祸，令奏疏重叠，文移往来，必大书通政使司右通政钱以垲条奏云云。见者无不攒眉，闻者为之切齿。千人所指，无疾而死，况不止于千人乎？钱近量移少詹，白头老子向词林之乳臭者投晚生侍生名帖，方且自以为得计，病狂丧心，是岂知人间有可耻事耶？余意苍苍者至近不有明诛，必有鬼责，不知其如何死法，死后又如何报应，地狱之设正为斯人。浙西乃有此败类，每闻人言钱以垲是浙江人，为之愧死。五月十二日记。

缪礼科条奏

凡诸臣之条奏，上皆裁去姓名后，发廷议，不去姓名而径发出者，自礼科给事中缪沅始。缪沅字湘芷，江南泰州人，己丑科进士及第第三人。以编修改礼科，条奏科场事颇悉，其中云，投拜门生也，诗文为贽也，遍送秘封也，充假名士也，串通家人门客也，盟会香火声气也，临考之小纸夹带也，场中之代请作文也。大概名士皆不甚识字。缪沅委曲描写，几于名士之百丑图矣。余谓其子缪集曰：“惟圣人能知圣人非，尊公安能知之如此其详，言之如此其尽乎？”今每逢乡试、会试之年，则出示贡院门外，大书云礼科给事中缪沅条奏云云，天下方轻读书人，不齿举人、进士，有短垣而自逾之，何哉？入室操戈，逆取顺守，常见不通名士，甫得一第，即过河拆桥，固不止缪沅一人而已。五月十二日记钱通政条奏，而并及之。

记台吉女自缢事

西夷为边陲患颇久，先帝赫然震怒，命将征之，或全军覆没，或互有杀伤，终不能有建寸尺之功以慰朝廷宵旰者。转饷半天下，所糜费金钱数千万万，中国之力已竭而西夷之猖獗更甚。满汉官兵死于锋镝者少，以冻饿枕尸者道相望也。在廷诸臣皆瞑目摇手，噤不敢言边事，拥兵阃外者，惟事粉白黛绿，管脆弦么，且聚敛黄白之赀，以苟且旦夕而已。抚远大将军年公羹尧，帷幄运筹，决机制胜，奋威将军岳公钟琪，躬擐甲胄，为士卒先，皆有灭此朝食之心，不敢留一贼以遗君父，且飞刍挽粟，士饱马腾，壁垒旌旗焕然一变。于是西夷大创，临阵斩获者无算。有掳其全部者，除贼首三人解京正罪，余五十以下十五以上者皆斩之，所杀数十万人。不但幕南无王庭，并无人迹，其功固亘古所未有。然其中岂无冤死者乎？女子皆以赏军士，各省协剿官兵归伍者，咸拥夷女而去。西安府驻防八旗兵回镇将士，除自获者，年大将军复赏以夷女五百人。有某台吉之女亦在焉，配与披甲某，某喜甚，拉之见主人，主母抑此女叩首，女愤甚，大言曰：“我在塞外时，汝辈安得见我？即日日于帐外叩首，我亦不屑也。”主人、主母曰：“若虽台吉女，既配我奴，则一婢耳，不畏箠楚耶？”女曰：“我固台吉女，汝是何狗彘，敢辱我哉！”植立嫚骂，不少屈，主人见其美丽，好语之曰：“汝父部落已歼，汝无所归，倔强亦无益也。”令女出，女痛哭不绝声，距户不许披甲者入，披甲者爱其貌，且欲徐图之，倦卧门外。夜深寂然，则已雉经死矣。年大将军虽立奇功，衔冤地下者，岂独此女一人而已。余向守土者问披甲者姓名，台吉为谁，咸畏大将军，无肯为余言者。五月十三日记。

闻李侍郎绂擢粤西巡抚

李少司马绂，字巨来，其先徽人，父某流落江右，赘于临川，因家焉。李占籍入学临川，临川人欲逐之，父某率李望门叩首而止。李贫不能自存，有江苏布政司理问丁某，与之有姻娅。李破衣芒履，肩行李至苏，丁某已死，新任者来已数月。李性素粗暴，毅然径入，门者止之，李大骂曰：“我与理问至戚，况蝼蚁官吏人，敢来阻我耶？”排闼直入内室，新任者诃曰：“若何人？敢托名戚属。”麾左右缚之，李见其非是，长跪而泣，具言其故。新任者恻然，因赠与白金五钱而出。李不能归，几至乞食。吴门张大受方家居，闻其事，呼李至家与语，李尚知书，且口颇便给，张大喜之，李遂执弟子礼，衣食于孝廉船者数旬，张厚赠之而归。方其为师徒时，隅坐随行，不敢讲钧敌礼，凡进所作诗文，张南面坐，李侍于侧，张飞笔涂窜之，李伛偻磬折，唯诺惟谨。此余所目击，时同年顾沈士常在张所，亦弟畜之。戊子春仲，张公车入都，遍为李揄扬不遗余力。吴谕德廷桢奉命典江西试，张急至寓，以李为言。吴素闻张奖美语，亦心动，因曰：“何从而知所谓李绂乎？”顾沈士者，吴谕德婿也，时丁外艰不得乡试，因请至江西达之于李，吴又授以秘封，即令李分致江西举子之能文者，嘱顾迎至中途。其时因李而得售者颇有富家，盖李以此为射利之地，吴虽知之，然业已如此，无可奈何也。李以第一人会试联捷，张亦于己丑成进士，犹以故情待李，李竟易年眷弟帖往来，旧恩不复记忆矣。后成翰林，直武英

殿，气张甚，妄言嫚骂，目中无人。吴谕德亦于武英殿效力，常为李所侮。甲午，余在京师，吴谕德招饮，吴编修士玉于谕德雁行也，亦在座，纵谈稍及李，因言其横，吴编修笑曰："某今日折其角矣。"询之，则曰："李坐武英殿中，大笑翰林无一识字者，言之至再，某曰：'现有个半'，李问为谁，某曰：'老先生一个也'。李问谁可当半个者，某指谕德曰：'家兄能识拔老先生，岂非半个乎？'一时哄堂。"后李升阁学，例轮班捧本上与大学士平章政事，非顾问学士不得妄奏。李时时阑大学士语，且于捧本时亦剌剌不休，先帝谓大学士曰："李绂不知规矩"，因改为副宪，居九卿班，会议复多言而燥，往往暗中取人金钱，众人薄其所为。辛丑会试，为考官，颇通关节，先帝罢其官，发往永定河效力。今上即位，召之至京，历官兵部右侍郎，旋命巡抚广西。其人暴戾纰缪，折足之鼎必覆公餗，恐将来人主有轻士大夫之心，谓读书人不可用，则李阶为厉矣。吴谕德廷桢，字山抡。吴编修士玉，字荆山，今官学士。张检讨大受，字日容，顾进士沈士，字丽夫，皆苏州人，人有与顾进士言李少司马之负吴谕德者，顾曰："谕德受汪少司农恩，可谓深且厚矣，而谕德竟负之，所谓一报还一报也。"五月望日记。

庚子，李典试浙江，遣人以秘封访浙之有文名者，所遣之人亦居奇染指，如戊子李解元之于吴谕德也。顾进士占籍钱塘，其子为钱塘诸生，颇能文。顾以戊子科之德未报也，以子托之，李亦不峻拒闱中，其子朱卷已为房官所荐，副主考汤之旭击节赞赏，李知为顾沈士子也，麾去之。向使顾不以嘱李，则其子竟人彀矣。余谓潜通请托，原非正人所为，第戊子科，不宜于顾进士手接秘封，即曰逆取顺守，又不宜遣人至浙江采名，即曰顾进士子非名士，不宜收其子关节，房官荐之，副主考取之，更不宜有心驳放，此真刻薄之尤者。吴谕德、张检讨皆已物化，闻其开府粤西，九泉下能输心瞑目否？

宿迁徐用锡

徐用锡，字坛长，己丑成进士。其人妄而险，自谓通人，不可一世，常为人言，吾乡自项羽后至我一人而已。选馆后，扫安溪相国之门，社鼠城狐无所不至。乙未，分校礼闱，恃安溪之势，一手握定，四总裁咸怡声屏息听其所为。榜发，士论大哗，安溪亦不能安其位。台臣董之燧劾其苞苴关节，安溪力救之，董之白简，虽非至公，然所言不可以人废也，先帝以台臣徇私，发还原疏。继而徐用锡、储在文等败缺大露，先帝面诘安溪，安溪引咎，徐储诸人皆削职去。安溪因以不振。李少司马奉粤西巡抚之命，李遂登徐用锡于荐剡，且云："向者台臣董之燧听门生之言，妄行参奏，先帝以原疏发还，后徐用锡罢归，雅非先帝意，臣请带至广西，令其于书院教授生徒，遇要紧府道缺题补。"其言颇失体，五月十六日至藩署，胡方伯出示邸抄，见上谕，谓李绂荐徐用锡，朕不知其为何人，遂令调来引见，近者访闻，徐用锡外直内诈，奸险小人，李光地亦为所愚，圣祖诘责李光地，具疏认过。徐用锡革职出京，都中士夫皆仰颂圣祖之神明。此人为官尚不可，况作师长耶，勒令回籍，并令有司严加看管，不许其出门生事，与胡方伯抵掌称快，且皇上知人则哲，近古所未有也。李以徐荐引得入安溪之幕，今徐失意潦倒，李尚以旧日因缘为之援手，虽朝廷名器，非报德之物，然尚有古人风。以此责李，则交道几于息矣。五月十六日。

熊文端明史

康熙十八年，开馆修明史，京官自郎中以上，外官自监司以上，皆得举所知，不论已仕未仕者，约荐举数百人，召试体仁阁下。钦命题二，一则《璿玑玉衡赋》，一则《省耕诗》二十韵。上亲定其高下，得五十人，谓之博学鸿儒。直隶则大兴张烈，字武承，宛平米汉雯，字紫来，任丘庞垲，字雪崖，获鹿崔如岳，字雪峰，东明袁佑，字杜少；江南则上元倪灿，字暗公，望江龙燮，字石楼，宣城施闰章，字愚山，宣城高咏，字遗山，长洲汪琬，字苕文，长洲尤侗，字展成，长洲范必英，字秋涛，长洲冯勗，字方寅，吴县钱中谐，字庸亭，吴江潘耒，字稼堂，吴江徐钪，字电发，太仓黄与坚，字廷表，常熟周庆曾，字燕修，华亭王顼龄，字瑁湖，华亭吴元龙，字卧山，上海钱金甫，字越江，武进周清源，字蓉湖，无锡秦松龄，字留仙，无锡严绳孙，字荪友，宜兴陈维崧，字其年，江阴曹禾，字颂嘉，宜城邱象随，字季贞，山阳李铠，字公凯，山阳张鸿烈，字毅文，休宁汪楫，字舟次，宝应乔莱，字石林；浙江则钱塘先少司农，仁和邵远平，字戒三，仁和沈筠，字晴岩，仁和吴任臣，字托园，海宁沈珩，字耿岩，秀水朱彝尊，字锡鬯，秀水徐嘉炎，字胜力，海盐彭孙遹，字羡门，平湖陆棻，字义山，鄞县陈鸿绩，字子逊，萧山毛奇龄，字大可，遂安方象瑛，字渭仁，遂安毛升芳，字乳雪；江西则临川李来泰，字石台，清江黎骞，字潇云；山东则诸城李澄中，字渭清；河南则睢州汤斌，字荆岘；陕西则富平李因笃，字子德，四川则东乡曹宜溥，字凤冈。分修明史，其有书之无可考者，如天启年间实录，涿州冯相国铨取而烧之，后以重价购天启七年中邸报，其中略有关涉时贵人者，又无完纸。昆山徐相国元文，见邸报有七箱，喜曰："天启一朝之事备于此矣。"既而知其残缺，叹曰："是亦可谓之报乎？"先公笑曰："所谓虽则七襄(箱)，不成报章也。"无不大咍。其中有事之不足信者，如建文殉社稷自焚死，而野史谓其逊国。吴江史仲彬本粮长也，而伪造《致身录》一编，则妄加之以官，僭与之以谥，朱彝尊指为必无之事，考订甚详。徐嘉炎起而力争之云，即未必有之，亦当存此说于天地间，诸如此类，聚讼纷纷，为总裁者又无卓见，第以纪、传、表、志令诸公阄分之，以此人自为说合，观之有事迹相戾者，有年月未合者，有是非不同者，有姓名互异者，其书虽成，先帝颇以为疑，而未刊布也，命熊相国赐履重为编定之。熊携归江宁，自比于涑水之开局，然任意以为曲直，又延致目不识一丁字者，妄加删补，性复嗜

利，故明臣子孙，有以兼金馈者，则加其祖父之官，增以易名之典，其有与相国者不协，则于其先世之官阶降黜之，事迹诋毁之，真魏收之秽史矣。且谓明亡于万历年，太祖龙飞而明社遂屋，万历中年以后，皆删之。《明史》至万历而止，一时为之不平。相国闻之，遂以词臣所修《明史》付之烈焰，书上，不当先帝意，留中不发，相国窘甚。时先公方承先帝殊眷，相国夜至先公邸舍，云上疑所编《明史》未善，廷臣为至尊倚畀，无出公右者，将来上必以《明史》为问，幸曲为揄扬。先公曰："不可，未见全书而极口赞美，是欺君也，上以此为问，惟以'未见全书，不知其详'对。"相国曰："上若以全书发出，公将如何？"先公曰："若发示全书，亦不敢承旨。"相国曰："何以复旨？"先公曰："卷帙浩繁，某年已六十矣，一人之精力有限，现有《佩文韵府》《咏物唐诗》《广群芳谱》诸书，非旦夕可了。若发《明史》，校勘必数年之久方得卒业，垂老健忘，不能记忆，倘分授他人，始终不能贯穿，此某之确见也。上问亦以此为对。"相国长跪厅事曰："上方向用，望一言为助。"先公大惊，跪掖之起，相国哀恳曰："公必允我而后起。"先公曰："未见书而遽称甚佳，是欺皇上也。此时佯诺，而廷对背之，是欺相公也。"相国曰："公但云得之传闻，皆以熊某所修《明史》为是足矣。"先公曰："传闻之言，岂可以对君父，且闻相公假手于人，不协舆论，某遵相公台指，不畏万代骂名耶。"相国汗流覆面而去，恨甚，所以害先公者不一而足。先帝异日果以《明史》为问，先公即以前说对。相国一日奏之先帝曰："汪某无经济而自谓经济，非道学而妄托道学。"呜呼！如章惇、蔡京，如韩侂胄、史弥远于忤已者，借道学为一网打尽之计，若相国则又自附于道学以济其恶者，此实权奸之变调也。五月十六日，与胡方伯言及《明史》而记之。

张汧祖泽深之狱

祖泽深，字仁渊，奉天人，以吏部汉军主事，历官苏、松、常镇粮道，下荆南道。其为人狡恶横暴，官迹所历竭泽而渔，而颇善相人。在京时，至报国寺，吾乡高文恪士奇，方流落京师，秃笔破砚坐报国寺廊下卖字糊口。祖泽深见之，讶曰："相应大贵。"高文恪泣曰："一身潦倒，惧以饥寒死，安敢望大贵耶？"祖熟视良久曰："于相法宜至宰相，即无宰相之位，亦有宰相之权。"挈之归，善视之。高文恪因执弟子礼。大学士索额图用事，某奴访书算之人于祖，祖时将外任，即荐高至某奴家。某奴者索所信用人也，偶以通贿，为人所觉，某奴窘甚，商之于人，咸劝其虽严刑不承，主亦无如之何也。高曰："不然，主倚毗君如左右手，痛哭流涕，以负恩为言，必得免。若不承，恐先死于严刑，且严刑而承，宁有活理。"某奴然之，索盛怒诘责，奴泣曰："实有之。"因叩头请死，索意解，叱之去。越数日，索思奴诚负我，然他人必讳其事，奴竟承之，何也？问之于奴，奴曰："此门馆高士奇教我也。"索立呼高人见，且喜其字画端楷，知人意指，留之幕中，高遂为权贵人客矣。居无何，先帝思得书生可以备顾问者，索欲荐高而未决，祖偶人谒，即曰："此人于相，宜位极人臣。"某奴亦曰："高某诚实，必不负主，即前日教奴认罪，可知其无欺矣。"高遂得侍帷幄，不逾年，权倾天下。是时昆山徐尚书乾学，为先帝所厚，祖复引高北面焉。高以泥涂人霄汉，感祖甚，思为之死。祖后为荆南监司，与巡抚都御史张汧忤。一日张汧延总督某，饮酒半，屏左右密语。优人皆出，惟旦儿某，以病卧戏箱中，不能起，同侪阖其盖而去。督抚言劾祖荆南事，历数其赃私款证，为旦儿所窃听。素与祖有余桃之爱，奔告之。祖急遣人讦巡抚阴事，且嘱徐与高为之地，徐与高先以上闻。越半月，巡抚疏始至，遂成抚道互讦之局。先帝命学士色某至楚审鞫，有两罢之之议。色未归，高奏曰："色某得抚臣赂。"先帝革色某职，不许人京城，充发乌喇。色在途闻之，惊堕马，折其股，抵郛外，妻子皆逐出城同至乌喇去。高因奏应遣亲信大臣往审，其意在徐尚书，而命下则直隶巡抚于成龙也，徐高大惊，计无足制于者。巡道胡献征，于之所至亲爱者。外舅大司寇胡公，时为中允，徐之门下士也，与巡道有昆弟之分。嘱司寇公致巡道闻之直抚，巡道骇曰："此君乌可干以私者？"且徐、高其平日所痛恶也，司寇公不敢明言其故，报曰："已致之也。"于至京请圣训，大学士明珠亦以祖托之，于不答。张汧、祖泽深皆贪吏之尤者，于至楚，二人皆拟寘重典，人以为快。徐与高无所发怒，则切齿于胡献征，献征升江苏藩司，楚人洪之杰由鸿胪卿擢江苏巡抚，徐尚书之私人也。徐授意于洪，必欲去胡。胡又纨袴，不甚整饬，晨谒巡抚，方人辕门，遽发炮，胡出不意，几仆地，责发炮者，扑之二十，即乘舆径归，洪大愤，百计厄之。胡遂告病去。色学士审后，祖系于狱，闻色有乌喇之命，哗曰："我何罪而人犴狴？"径出狱，以项锁乃国法不可去，遂银铛缠头，坐四人轿，鸣锣呵殿，具威仪伍伯而出。通城之人，一时传笑。后人西衙门豪兴如故。总漕慕公天颜下狱，先公常令余入视，诸贵人皆不入监，寓板房中，祖所居与慕颇近，余以常至其处，则薰炉茗椀，陈名人书画，芙蕖、茉莉、蕙兰充牣其中，香风馥郁，狎客狡童，挟丝竹高歌快饮，陈叔宝全无心肝可以移赠矣。戊寅年六七月间事，祖竟瘐死狱中，张傲幸得出，高受恩处颇多，后皆凶终隙末，惟于祖则始终以师礼事之，高是年解官，盖亦为祖所累云。五月十七日。

高文恪遗事

高文恪之与索额图固有德而无怨者也。索额图死于宗人府，籍没赀财，全家受祸，皆高为之。索以椒房之亲，且又世贵，待士大夫向不以礼，况高是其家奴狎友，其召之幕下也，颐指气使，以奴视之，高方苦饥寒，得遇权相，拜跪惟谨，殊以为荣。后高受知先帝，洊历显官，而见索犹长跪启事，不令其坐，且家人尚称为高相公，索则直斥其名，有不如意处，则跪之于庭而丑诋之。高遂顿忘旧恩，而思剚刃于其腹中。癸未年，高随驾北上，时高已叛索，而比明珠矣。往谒索于其家，索

袒裸南向坐，高叩头问起居，索切齿大骂，辱及父母妻子，高免冠稽颡，不敢起，若崩厥角泥。满额总兵曹曰玮在京候补，先帝命索饭食之。高见索时，曹侍立帘外，思曰："高知我见其情状，必迁怒于我矣。"遽引疾归。索有门客曰江黄者，绍兴人，索之委任十倍于高，高虽揽重权，江视之蔑如也。其时，仪同开府于高称门生者，指不胜屈，而江仅以弟畜之，高不胜愤，遂欲杀江以除索，而江不免。江死之日，高已告归，方渡江忽曰："江且老至矣。"口中喃喃若与人晤对，而谢过者即目不见一物，抵平湖不数日死。或曰，大学士明既与定计杀江以除索，然于高仇颇深，因饯而毒之，如俗之所谓慢药者。高始也因索以得官，旋合明以倾索，又合徐以倾明，又合明王(鸿绪)以倾徐。市井小人，出自粪土，致身轩冕，乌知所谓礼义廉耻者哉！又有所谓徐安士者，松江人，自比于张留侯、李邺侯，葛衣芒履，满口皆丧身灭族之言，果得奇祸。江多髯伟貌，以奇男子自居。所谓小有才适足以杀其躯者，徐委琐龌龊，不类人形，而惟利是图，又江所羞与同传者，徐居碧山堂，士大夫相见必称碧山先生，常开筵召客，以得与者为荣。梁园小山未尝不征歌命酒于碧山堂上也。江、徐横时，朝贵争候其门，有因之以取卿相者，如索、如明、如徐、如王、如高、如江、如徐，猿鹤沙虫，君子与小人俱化。此时之墓木俱拱，数十年恩怨荣枯，不过留为后人话柄而已。呜呼！五月十七日。

西安吏治

吏治之坏莫甚于陕西，数十年来，督抚藩臬皆以满州人为之，目不知书，凡案牍批答，第责之幕客，官方贤否，但委之堂官，虽判日亦假手于人，吏治民生，皆不过而问焉，惟以刻剥聚敛，为恒舞酣歌之计而已。即如督臣吴赫获罪，钦差大臣临讯，有妓女为款，犯督臣与妓女同跪于庭，为千古笑谈。不但失大体已也。上官既无善类，属吏朘民以奉之，加征杂派，苛政日增。间有自好之士，不竭膏血为馈遗，即不能保其位，且有破家亡身者。三十年前，先帝念秦省灾荒，有发籽粒之事，自命清流如遂宁张鹏翮者，奉命至陕西，饱橐而归，帑金皆为贪吏瓜分，而责灾黎偿还，其祸较旱魃尤烈。继以西陲用兵，本省贡赋不足供军需，协饷衔尾而至，每至即以数百十万计，督抚以下又从而侵蚀之，州县更以军储名派之里地，兵饥于外，民困于内，其不倒戈揭竿者幸耳。总督鄂海去官，年羹尧来，深知其弊，于是布政按察监司之不法者，皆劾去之。知府如西安之徐容，延安之孙川，凤翔之甘某，同知如榆林之汪元仕，神木之周涌，靖边之胡昌期，州县如耀州之王文熙，鄜州之张云奎，长安之陈昂，咸宁之贾懋实，肤施之于永熹，石泉之贾焜，或以亏空，或以贪婪，皆以白简从事。西土之官，几于尽易之矣。州县火耗但许加二，皆解藩库佐军，兴视州县之大小，拨还银若干两为养廉之资，而耗羡加二，解藩库外尚有赢余，名曰积头，州县于上司概不馈遗差，足自给。两年以来，雨旸时若，虽西陲未罢战，而民不知兵，元气为之稍复。犹有不肖州县，如邠州之赵学泗，澄城之崔辅鼎，雒南之范理，甘泉之杜琅，米脂之尚崇安，淳化之汪碧，皆参革之。制府在西宁，中丞范时捷坐镇雅俗而已，胡方伯每于揭报时，则咨嗟叹息曰："此人身家立碎矣。"既而曰："范文正公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竟去之。呜呼！上官既不诛求，疮痍尚未尽起，为民父母者得免于饥寒，已属非分，乃横征苛派，公堂日事敲扑，编户相率流亡，乌能怨大吏之参揭哉?"虽尚有漏网之鱼，然吞舟者鲜矣。全秦吏治顿改旧观，大僚与百姓呼吸可通，酷吏贪官几至屏迹。制府洗刷数十年之陋习，整顿数千里之封疆，风雨以时，妇子相保，可谓上不愧君父，中不愧属吏，下不愧民生者矣。余今年过山西，吏治亦非昔比，然以逢迎为循卓，以刻薄为才能，耗羡尽归藩库，而养廉之所给甚少，不能糊其口，又启百姓告讦之门，有司皆重足而立，莫保旦夕之命，如万泉令瞿某，常熟人，以私派扰民，聚数千人围城，斩关而入，焚其公堂，瞿某与幕客家奴逾垣遁，惟留妇女于署，乱民至署，尽褫其里衣并绣鞋罗袜去之，寸丝不挂，张其四肢向外，缚于树巅。手足皆寸寸缚之而散。次日，瞿令至署，始令吏人家奴升树解缚。树既高，门外行人聚观，有慨叹者，有嘲笑者，有诟詈者。巡抚诺敏立拜疏劾去，下檄平阳府，擒治乱民之为首者。太守董绅调守城参将兵及民壮二百人往捕治之，乱民开堡门以火器弓刀伤之几尽，太守自至其地，指天誓日，出印文如俗所谓伏辨者，乱民收其印文，出三人交太守，且约不得令之死，太守以三人归，毙其一，其二人则薄责纵去。今调临县杜庭珠于万泉，余二月间在洪洞令孔传忠衙斋，杜自万泉至太原，路经洪洞，孔留之饭。杜嘉兴人，肇余宗伯之子也，知余在署，请与相见，留二日始去。深夜聚谈，因道瞿令妇女受辱事，杜愀然曰："某闻调万泉，即遣家累南还，皆有难色，某告之曰：'若辈亦欲以私处向外，赤身缚树上耶?'"余谓瞿令以贪残激变，宜罢官，但须少缓其期，斩之以谢百姓。若以此斥逐，刁风不可长也。乱民聚至数千人，城门，天子之城门也，可毁乎？公堂，天子之公堂也，可烧乎？急擒首恶，肆之于市，以为乱民之戒。若拒捕伤人，虽举堡屠之亦不为过。妇女何罪而辱之若是，其甚乎？郃阳县盐引，民运民销者已久，西安太守金启勋创官运官销之说，百姓以为不便，郃阳令高佩奉行甚力，乡绅范光宗为首，遣家人李德率众人毁城而入，堂皇门闼皆破碎。胡方伯原不主官运官销之说，太守以民变闻，方伯曰："我久知其不可，汝云有事皆在卑府身上，卑府可保无事，今竟如何?"金俯首而已，方伯遣三水令周文泽至郃阳，几为百姓所击，周至城隍庙，与郃阳令皆以印文伏辨与民，听民运民销，其事得解。胡欲揭高令之激变，余曰："此何与知县事?"高至今不知余为解纷也。围城事近颇屡见，有谓州县不可为者，余曰："民虽凶顽，然至聚众为变，皆有司之自取。若减刑薄敛，休戚相关，民安得变？即有不逞之徒，号召聚众，众亦不为聚也。"临汾令宫懋言在县时，百姓碎门入，裸其眷

属，缚之于柱，跪宫于堂上使观焉，至有以手摩之问宫曰："此何物耶？"今宫已为平阳通判，不知尚忆前事否？近闻山东火耗每两加八钱，民不聊生，河南亦然。齐豫二省连岁大旱，且蝗蝻为灾，野无青草。余去年八月过山东，所亲见者，江南、浙江，辛丑、壬寅、癸卯旱三年矣，今岁自故乡至者，咸云久不得雨，大河无水，不甚通舟楫，而督抚无以上闻者，有司莫以告，徒切杞人之忧而已。五月二十日。

榆林同知汪元仕

汪元仕，湖广人，以吏员除福建某府，经历升蒲城令，竭蒲民之脂膏以奉总督鄂海，遂题升榆林同知。榆林方开捐纳，元仕穷奢极欲，饮食则山珍海错也，姬妾则粉白黛绿也，僮仆则宋朝子都也，居室则山节藻棁也，梨园则金玉锦绣也，出入则香车宝马也，宾客则孟尝平原也，玩好则商彝周鼎也，遂致亏空数万金。施总漕世纶，奉命查陕西仓库，时鄂督局已大坏，然施不得其要领。有维扬狡童汪思忠，自淮安随施之家奴来。元仕与通谱系，兄事之，尽以陕西亏空详开一纸，条分缕析。因思忠达之，总漕大喜，如粮道祖允焜等，皆以此获罪，而总漕无所加恩于元仕，第以将来荐拔许之。总漕返所任未久，卒于官，元仕亦丁艰。鄂督犹在陕西，元仕复厚馈焉。鄂未知其搆已于总漕也，题留之于辕门效力。鄂去官后，年太保来，亏空无所掩饰，于是题参革职，追比其中有三千余金应存藩库者，元仕胁耀州肤施县及神木同知诸人，各以印领交萨藩司，今诸人皆以亏空削职，不能还帑，始以本末言之。督抚事下方伯，方伯转发西安金太守启勋、延安沈太守廷正，会审诸人。合词曰："我辈现在亏空，岂有两颗头，代汪元仕砍去耶？"元仕坚不肯承，方伯令两太守夹讯之，余颇以为过当，盖印领，既不足凭。元仕自无卸处，何必三木。方伯云，豫让之报智伯，蔡邕之哭董卓，其误在不宜失身匪人，业已如此，惟有报之哭之耳。元仕既受恩于鄂督，复搆之于总漕，丁忧即宜解官去，又匍匐乞哀，重贿鄂督，留此效力，此真小人之无赖者。次日，元仕遂受刑讯。方伯持论似稍偏，然元仕反覆至此，刑讯亦不为过也。五月二十日。

汪思忠者，扬州人，以色事人者也，总漕家奴某与寝处如夫妇。总漕至陕，家奴挟思忠随行，后家奴于九款内为思忠捐通判，遂于康熙六十一年六月，选山东济南府通判。凡进士、举人之鸣琴于济南者，咸束带见之。至今尚无恙也，条奏累累，此等事竟无一人言之，何哉？

遂宁人品

张鹏翮，字运青，遂宁人，庚戌进士，馆选，貌如好女子，诸同年皆戏弄之。癸丑，散馆，先帝曰："张某竟似戏旦。"改为主事。张素轻邪，甚至与人家奴博，且胡粉饰貌，搔头弄姿，后以天语有戏旦之言，大惭，遂矫强修饰，自称道学先生矣。入椒房幕，有传其为椒房倾溺器者，由郎中外转苏州知府，未出国门，丁内艰，例未抵新任者服阕仍补原官，遂不发丧，盖吉服坐黄堂者，七日而解官去，补兖州府，升河东运使，旋内擢至兵部督捕右理事官，皆椒房之力也。时北门(明)方与椒房倾轧，憎人及其储胥，以遂宁私秽阿椒房事上闻，奉张某永远停其升转之旨。戊辰年，遣椒房、北门等六人至鄂罗斯定疆界，遂宁与海宁刑垣陈西安随行，所以困苦之也。椒房势稍振，思为遂宁量移一官，而吏部既奉停升之旨，不能为之地。遂宁遂以重贿结铨曹之好货者，适大理寺少卿员缺，吏部巧于立言云，除张某系奉旨停升之员，不行开列，外奉旨张某补授大理寺少卿。其得官皆不以正人品可知，岂濂洛关闽之心传哉。未几，抚浙江巡抚，改兵部侍郎，督学江南，升左都御史、刑部尚书。江南总督即有河道总督之命，其家富可敌国，遂宁巧于取，又所历皆美官，先帝颇信任之，如张志栋、张伯行、赵世显、蒋陈锡等皆由遂宁荐之。于造膝时，俱得开府馈谢，动十万计。然未几皆叛，成不共之仇，盖苦于遂宁之无厌也。籍椒房家，有遂宁所书字扇"沐恩门下小子张某，奉恩主老夫子命，百拜敬书"。先帝阅视河工，遂宁迎谒，入御舟，先帝责其治河无状，用人多私，遂宁免冠长跪，叩首曰："臣孤踪求皇上矜全。"先帝曰："跪上来。"去御座咫尺，先帝出遂宁所书字扇，以字向遂宁，遂宁魂魄俱丧，先帝益轻其为人，命内监挤之于河，侍卫唾其面。后入为户部尚书，转吏部尚书，尤贪婪，而更佐之以刻薄。丁外艰，先帝慰留之，遂宁竟不具疏辞，先帝谓左都御史揆叙曰："朕虽云夺情，张某并不疏辞，是无情可夺也。"近来九卿居高官即不复知有父母如张者甚多。遂宁始以求给假治丧为言，而终不去。先帝无微不烛，深知大僚皆恋位忘亲者，而士气糜烂，不可收拾矣。大行宴驾，今上尚未践阼，虚已以听，而政府礼臣无当上意者。遂宁时为六卿之长，大礼皆定于其手，顾不学无术，性又刚愎悍戾，大行去郊天仅二日，祝文已缮写矣，上传问九卿祝文将何如？遂宁曰："应书嗣皇帝名。"上曰："犹未御极，奈何？"遂宁曰："父作子述，谁敢有异议者。"上又传问："德妃尚未上尊号，即位向德妃行礼，宜何称？"遂宁曰："宜称皇太后。"上云："大行初驭犹然德妃也。"遂宁曰："世祖升遐，先皇继体，大书曰：至皇太后前行礼，母以子贵，谁敢有异议者。"盖世祖时，所谓皇太后，即太宗文皇后，而先帝之太皇太后也。先帝即位即，下诏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遂宁不通文理，又不虚心延访，遂致皇太后竟无上尊号之诏，皇太后薨，人骇然不闻，有诏上皇太后尊号，而忽有皇太后哀诏，何也？上集九卿以下六品以上，上大行谥，有谓宜称祖，有谓宜称宗者，议未决，礼臣有主世宗之说者，众颇以为然，而未敢昌言之，礼臣书二纸，一纸书祖字，一字书宗字，至遂宁前，遂宁奋笔于祖字纸上书曰：吏部尚书张鹏翮。附之者吏部左侍郎李旭升、左副都御史金应璧、兵部郎中卢弘熹三人而已。宗字纸上，则户部尚书田从典以下皆书。有微言世宗者，遂宁曰："世宗非美谥也。"礼部左侍郎景日昣曰：'世字

不美，何以处世祖？宗字不美，何以处太宗？”遂宁曰：“明日再议”，皆散去。次日复集，遂宁谓众臣曰：“已定圣祖仁皇帝矣”，诸九卿有嗫嚅者，遂宁曰：“谓先帝不足当此数字耶？是诽谤也，谁敢有异议者。”遂宁旋入政府。《泰誓》不可不看，《霍光传》不可不读也。其夫人妒悍之至，遂宁为部郎时，一日早朝归，夫人讶其久不进内室，出户私窥之，遂宁朝衣未脱，立于仆妇之床前，仆妇双足长尺，架披肩上，裸而淫之。夫人持皮鞭直入，遂宁朝衣冠，借寸丝不挂之仆妇跪受责。又夫人未至京时，遂宁娶妾已生女，其夫人来，俟遂宁出门，即呼媒媪卖妾，并令携女去，至今不知所之。夫人之性最贪，为浙抚河督时，卖狱鬻官几于对开。幕府如广西之孙延龄、孔四贞也，长子张懋诚，丁卯举人，官给谏，次子张懋龄，为河工同知，暴虐妄乱，过于乃父，而懋龄尤甚。孙张勤望，以任子补顺天通判，庸恶陋劣，祖为冢宰，日与书办香火定盟，凡吏部事无不关通受贿。孙张□□以捐纳为广东布政司，经历龌龊鄙秽，无志下材，所谓一蟹不如一蟹者。余尝谓宜以刻薄寡恩、顽钝无耻二句为对联，赠遂宁，有云犹未足以尽其为人。如汝人才皆为令仆矣，草泽中英雄思之能无短气哉！五月二十一日。

詹事雨

华亭沈文恪(荃)，字绎堂，壬辰探花，官詹事府。詹事貌不逾中人，有古大臣风，官况清贫，或至不能举火而食。客常满，故乡戚友求益而来者，踵相接，文恪定令其得所而去。诗宗钱、刘，书法在赵承旨、董文敏之间，与人接谈，委婉风流，而见义必为，遇事无所挠屈。先帝时，数月不雨，先帝触暑步祷，以亢旱为忧，下诏求直言。九卿无能仰慰圣心者，文恪暨吾乡项侍郎(景襄)进曰：“乌喇为穷荒寒苦之所，徙至其地，百无一生。乞降明旨，永止乌喇流人，则上感天和，三日必雨。”先帝曰：“能保之乎？”文恪曰：“可保。”先帝曰：“如所言，三日不雨，将奈何？”项稍退入班后，文恪曰：“三日不雨，臣愿受妄言之责。”九卿皆错愕，先帝亦为色动，遂有罪人免流乌喇之旨，祈雨之坛尽撤之，且命沈某第三日至午门候雨。至期，文恪至午门外，植立烈日中，先帝御乾清门升座，曰：“沈某言：‘今日必雨’，朕端坐俟之。”杲杲日出，人咸为文恪危，日既晡，先帝未午膳，有爱文恪者劝文恪免冠谢过，请上还宫，不过削籍耳，若至暮恐圣怒不测矣。文恪不答，至未刻，忽有片云从东来，风雷交作，骤雨盈尺，先帝大喜谓左右曰：“此詹事雨也。”召文恪入，深劳之，赐食而出。朝野之人指为仁者之雨，相聚感叹有泣下者。项同时进言，而为德不卒，功名之念重耳，有愧于文恪多矣。项字眉山，壬辰进士，乙未殿试，由庶吉士历官兵部侍郎。其尊人与僧眉山善，夫人将产之夕，尊人见僧入室，即诞少司马，访之，则僧于是刻坐化矣，因以眉山字之。少司马与叔读书家塾中，尝问叔，我可至何官？叔戏曰：“可拜相。”少司马笑曰：“不能也，我位必八座，寿止五十四。”十月初八日，武闱监试将，登舆入闱，复入室趺坐曰：“吾将逝矣。”延医视之，脉已绝，于几上得诗，字画端楷，诗云：三十年前得意时，而今不道鬓如丝。一生衾影原无愧，曾学三贤凛四知。五月二十一日。

再来人

释道二氏，有所谓再来人者，吾儒无是说也，然实有是理，常见其事。吾夫子梦奠两楹，曳杖而歌，非再来人而能若是乎？阳明先生为高僧转世，有六十年前王守仁之说，自附程朱门庭者从而谤毁之，非也。蒋探花超，字虎臣，金坛人，不乐仕进，自言前身峨眉之老僧也，后竟殁于峨眉山伏虎寺，化去之时，神明了然。刘考功体仁，字公㦷，颍州人。客凤阳，一日同友人苏茂游过龙兴寺，访老衲，留连竟日始别。苏归寓，梦刘来笑吟诗云：六十年来一梦醒，飘然四大御风轻。与君昨日龙兴寺，犹是拖泥带水行。觉而异之，忽闻剥啄声，则刘仆人至，云刘已坐脱矣。严少宗伯我斯，字存庵，归安人。为诸生时，勇于酒，以城门已扃，醉卧石桥上，夜半见一老人高巾行衣，坐桥栏杆上，有鬼呼之曰：“土地接张果老去。”老人曰：“严状元在此，恐有邪魔相犯，须谨视之，张果老来第可于城门一接耳。”因问张果老形像如何，鬼曰：“皮匠荷担而至者是也。”严酒已醒，假寐以竢，须臾，皮匠果至。严牵其衣恳其度脱，皮匠始犹讳之，继而揭桶盖曰：“子欲仙，可入此。”严视桶中，则茫茫巨海也，不敢举足，皮匠笑曰：“子但可享人间红尘福耳。”推严仆地，严起已失皮匠所在。将殁前，梦至一山僧舍，见坐主房师及诸同年皆僧服，严讶之，诸公曰：“宁忘却此地耶？”问山名，僧云崧山，严忽悟曾晒鞋于阶，视之尚未燥，遂寤，不数日而殁。殁时作偈云：误落人间七十年，今朝重返旧林泉。崧山道侣来相访，笑指黄花白鹤前。家方伯楫，字悔斋，病笃，梦老僧授以诗一首：日落云黄老树根，山中应已闭柴门。老僧待久不归去，却在□□□□村。其中空四字，方伯梦中以笔填之曰碧桃红杏，既寤为人言之。而殁后有某郭外经行，忽见山水之胜迥异人世，纵步探幽。石洞中一虎在焉，谛视则方伯也，已髡顶披缁，俨然一苦行僧矣。素与方伯善，骇问之，方伯曰：“为碧桃红杏四字，公案未得明白耳。”某惊顾间，惟荒烟蔓草而已。先叔祖沨，字魏美，崇祯已卯举人。明亡隐居宝俶山上，高风苦节，人所难堪。魏僖为撰《高士传》。一日视日景曰：“可矣。”命先伯菫具纸笔，书五言诗十句，诗曰：大化无停轨，道术久殊辙。住世守顽形，问途犹未彻。至人本神运，可会不可说。冰泮水还清，云开月方洁。一旦破樊笼，逍遥从此别。投笔就寝而逝。先叔祖母钱夫人亦能诗，先卒。弥留时，先叔祖欲图其形，钱夫人强起索笔题绢上曰：来时玉果正圆，去日梅花香冷。依然朗月当空，何必捕风捉影。且云十五年后相见，已而果然。五月二十一日。

诙谐之语

诙谐之语颇足解颐。王尚书世贞访严侍郎世蕃，

阍人辞以伤风，王举《琵琶记》牛氏所唱曲曰："爹居相位，怎说得伤风。"严恨甚，遂成世仇，此因诙谐而得奇祸者也。李文正东阳过其子兆先所，兆先不在焉，李题其几上云：今日花街，明日柳街，焚膏继晷，秀才，秀才。他日李入朝，兆先至其书室，亦题其几上云：今日黄风，明日黑风，变理阴阳，相公，相公。子戏其父狂也，而近于悖矣。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良朋相聚，何尝不可以诙谐见雅人深致耶？程少司空正揆，字□□，汉阳人，性滑稽。有科员某以小嫌劾其太老师，廷质时，某科执之甚力，且称之曰他，旁人有恨之者曰："太老师而称之曰他，可乎？"程曰："此尹公之他也。"某科恚甚，即劾程斗叶子及祭告时挟妓，亦下九卿，诸公薄某科为人，因与程约，但坚不承，即以言事不实黜之。至期，某科厉声责程赌钱度日，程曰："藉此获利，始可谓之赌钱，今我无日不败，而足下指为以赌度日，冤哉。"又诘奉旨祭告而宿娼，何也？诸公驳曰："有何凭据？"某科曰地名某、妓名某、某年、某月、某日事。程笑曰："此等事生平所为甚多，即祭告时亦不仅此一人，我已忘之矣，而足下尚能记忆乎？"因以不谨罢归。居乡诙嘲弥甚，有戚属延新亲，席间推程行令，程视其人非雅士也，曰："凡饮酒者，照所饮第几杯，或诗，或谚，说一成语。"至其人第五杯，应说五字，其人持杯，面赤无地自容，有附耳教之者曰："五夜漏声催晓箭"，其人喜甚，遽引满曰："五夜漏声催草荐。"座客以其为主人上宾也，匿笑而已。未几，酒至程，恰第九杯，程大声曰："九重春色醉毡条。"宾主无不狂笑。程职方周量，字石瓛，南海人，嗜槟榔。一日早朝，新城王尚书士禛，占口号嘲之曰："趋朝夜永未渠央，听鼓应官有底忙。行到前门天未启，轿中端坐吃槟榔。"任御史弘嘉，字葵尊，宜兴人，疏定朝服，等级非三品以上不得衣貂鼠舍利狲。冬夜入朝，雪夜寒甚，新城戏为诗云："京堂铨翰两衙门，齐脱貂裘舍利狲。昨夜五更寒透骨，满朝谁不怨葵尊。"新城官大司寇，时徐冢宰潮为刑右侍，阅爰书囚有名螃蟹者，徐曰："今年津门蟹甚多而贱。"新城曰："公以纸上郭索遽思朵颐耶。"薛户部奋生，字大武，河阳人。豪迈任侠，与同年饮，大言曰："君辈文士耳，异日终当居我幕下。"新城曰："恨子非严郑公。"家钝翁先生琬赋诗云：少日词场偶擅名，未曾缚袴学长征。他年若得登三事，但乞萧郎作骑兵。长洲文点，字与也，衡山裔孙，常为鄢陵梁熙字曰缉作《江村读书图》，新城题诗云：门外渔航个个轻，春流滑笏縠纹平。江花江鸟不相识，写向丹青俱眼明。钝翁题诗云：约取春江入画图，乱红残絮拥菰蒲。鄢陵野色平于掌，也有江南此景无？渔洋见之诃曰："吴子乃尔轻薄。"钝翁笑曰："勿多言，行且及子。"又赋一绝云：仿佛春江绿树阴，几回掩卷费沉吟。江南与汝关何事，赋得愁心尔许深。以新城有江花江鸟之句也。毛检讨奇龄，字大可，萧山人。不喜苏诗，偶于座上訾毁之，家蛟门先生懋麟起曰："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如此诗，亦可道弗佳否？"毛怫然曰："鹅也先知，如何只说鸭耶？"工部郎官有管理街道之差，出则二黑鞭前导，而一隶肩独板在马后，仁和汪郎中玺，字樊桐，以启贺其僚友某云：双鞭前导，宛两股之鰕须，独板后随，如一条之狗尾。闻者大噱。陆御史祖修，字孝武，松江人，东海尚书门下士也。东海方与北门搆衅，有傅腊塔者，北门之甥，为旗员武职，颇贪怙，陆思借之以倾北门，悮纠吏部侍郎之传腊塔，在铨曹有狼籍名，遂去官，而武职之傅腊塔固无恙也。傅恨甚，遂皈依北门，北门怜之，而知其切齿于东海，遂奏复其官，旋擢两江总督，丛刃于东海，致东海发愤死。傅谓所属曰："东海已处之颇畅矣，我有怨家尚思所以处之也。"属吏解其意，遣人至松江侦陆所为，陆窘甚，挈家避南海去。吴谕德廷桢，自苏州来，下榻余家，偶言陆御史避仇南海，吴曰："所谓君处东海，寡人处南海也。"词林诸公分曹轰饮，先公与大宗伯韩慕庐先生居西曹，觞政大胜，宗伯曰："东曹屡败，岂无有志之士欲雪三北之耻者乎？吾辈宜预饮数百爵以待之。"因浪吟曰："江东子弟皆豪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先公笑曰："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一时哄堂。先公官司成时，置酒召客，德清胡先生居上坐，先生名渭，字朏明，外舅大司冠苕山，胡公之从叔也。耆年宿学，而性颇方严，面折人过。酒间偶令各举打油诗，或曰：大道秃龙无四爪，或云：月进山头独眼睛，或曰：星飞天放弹，日出海抛球，或曰：蛙翻白出阔，蚓死紫之长，或曰：板侧尿（读如虽）流急，坑深粪落迟，或曰：宽扯包头围绿野，倒排牙齿嚼青天。有某沉思良久曰：粗材一所包男女，胡先生曰："诸句皆有意致，独此语索然无味，必足下杜撰矣。"人问其故，胡先生曰："我看此句，与渠平日所作不争多也。"坐客为之捧腹。癸未八月，余出都门，宗人份字武曹，士铉字文升，瀍字荇洲，绎字玉轮，棪字安公，醵分相饯，家无亢兄庚戌生，玉轮兄辛亥生，安公兄与余俱壬子生，而月份稍长于余。玉轮指余曰："无己壬子生，安公似小一岁。"余拊安公背曰："此亦壬（人）子也。"宗人皆绝倒。僧某作词云：髻挽吴绫幅，裙拖蜀锦绸。新妆才罢下危楼，手挽青丝骑马射。城头有无锡轻薄子某，喜为俚鄙诗者嘲之曰："从来蜀锦不名绸，旗下人家绝少楼，可惜纤纤好双手，硬差排去射（读如凿）砖头。"某无锡人，不欲言其姓名。先帝南巡无锡，杜诏字紫纶，方为诸生于道左献诗，先帝颇许可之，赐御书绫字，杜捧归启视，则"云淡风轻近午天"四句也。某作七言绝句云：皇帝挥毫不值钱，献诗杜诏赐绫笺，千家诗句从头写，云淡风轻近午天。五月二十三日。

孤魅畏节妇

卫既齐、严我斯、李元振、邵远平、陈论皆甲辰词林，相善也。卫尚少年，夫人自猗氏来，卫买大宅居之。体渐尪羸，精神日敝。诸同年忧之，咸以保养为言。卫愀然曰："非斲丧也，卧室有妖魅，每就寝，则夫妻二人皆昏瞀不知人事，不知其为何怪？晨起良久，然后能言，夫妻皆病，奈何？"邵曰："盍移居他处？"卫曰："买屋

费重价，弃之不可，转售又无其人，惟望妖舍此而去耳。”严戏曰：“我状元也，身有奎光四射，治具啖我，我宿于有妖处，妖畏奎光，自当绝迹。”卫欣然命家奴归市酒肴，且谓李、邵、陈曰：“三兄能偕去逐妖乎？”三君亦鼓舞诺之，至卫寓，卫先令夫人移侧屋，五人畅饮至给烛。严起身作别，诘之，则曰：“不过博一醉饱耳，近来状元，安得有所谓奎光者。”卫苦留之，严躯干伟大，重数百斤，卫文弱又病，挽之不得，严径去，陈亦趋出，卫令闭户，陈跪曰：“我素怕鬼，深夜不敢独卧室中，虽多人尚蒙被而眠，闻风吹树叶声，即惊颤，况有妖处耶？”李、邵皆劝其留，陈夺门而出。室向南，东西各有炕，炕亘南北，其南皆倚窗棂，几上燃高烛，李已被酒，与卫卧东炕上。甫就枕，则二人皆面赤如赭，喉间咯咯有声，口吐涎沫。邵大惊，急呼其家奴问之。奴曰：“主人、主母每夜如此，至天晓方醒，不足怪也。”邵不敢卸衣，惟脱双靴东向趺坐西炕上，心颇惴惴，然目无所见，至鸡鸣后，窗影将明，烛光渐淡，低头以手取靴，若有人以手按其颈者，遂仆地。家奴闻之，人扶起，已不能言，但心中了然，如病数月不食者。未几，卫、李两家人各掖其主起，三椅南面，卫、李、邵并坐，相顾默然，饮苦茗少许，始能言动。李、邵皆乘舆归，李病月余，邵卧床半年始愈，因相戒不复再以妖魅问卫矣。久之，卫病大愈，肌肉充实，精彩焕然，同年颇以为奇，问之则曰：“吾母闻妖为祟，怒曰：‘世安有妖为祟之理。自猗氏来，遣子媳皆出，吾一人独睡于此，视妖敢近我否？’某泣阻不得，率内子及婢女立窗外，通夜寂然。清晨，吾母启门，某问安毕，即询夜来何如。吾母笑曰：‘妖已去矣，吾初就寝，忽闻炕穴有声，见百余人自穴中出，长仅尺，将登炕，其中一人曰：节妇在此，我辈不可犯也，速去之。皆于窗隙中升瓦望空而没。’”盖卫幼而孤，太夫人苦节自守，以女工易米麦，教子读书，取科第，固得乾坤之正气者。妖魅所畏者正气，安得而不避去哉。李元振，字贞孟，柘城人，官至工部侍郎。陈论字谢浮，海宁人，官至刑部侍郎。卫既齐字尔锡，猗氏人，官至贵州巡抚、都御史。邵远平字戒三，仁和人，官至詹事府少詹事。戒三先生与先公同举博学鸿儒，余父行也，为余言其事，且曰：“诸人皆为显官见侮，于妖魅遇节妇则谨避之，人所恃者，忠孝节义耳，官爵何足为重哉。”卫历官皆有清名，抚黔时，知府某、副将某，以开边衅伏法，卫亦几寘重辟，长系狱中，后得释。其官迹有声，盖亦母氏之训云。五月二十五日。

妇人缠足

妇人缠足，不知起于何代。咏足诗见于古者，如：两足白如霜，如：临流濯素足。又韩偓诗：六寸肤圆光致致，此不缠之说也。东昏侯使潘妃以帛缠足，金莲贴地，行其上谓“步步生莲花”。《乐府·双行缠》其辞云：新罗绣行缠，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独我知可怜。石崇屑沈香为尘，使姬人步之无迹，若尺许大脚，有何意致。缠足始自六朝，其说近是。《墨庄漫录》考妇女弓足起于李后主，《史记》云：“临淄女子，弹弦缠足。”又云：揄修袖，蹑利屣，则汉时已有之。然《秘辛》所载樊嫕语，则王皇后尚不缠足也。《襄阳耆旧传》云：盗发楚王冢，得宫人玉屐，晋世履有凤头，重台分梢之制。陶南村谓唐人题《咏略不及之杜牧》诗：钏尺裁量减四分，碧琉璃滑裹春云，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画裙。段成式诗：醉袂几侵鱼子缬，影缨长戛凤皇钗，知君欲作闲情赋，应愿将身托绣鞋。韩偓诗：怀里不知金钿落，暗中惟觉绣鞋香。《花间集》云：慢移弓底绣罗鞋，亦屡见吟咏矣。至于弓足，言其形弯断如弓也。秦晋燕赵间，女子二三岁即缠足，天然纤小，并不似弓形。其弓形者，喻为鹅头脚。余见秦晋燕赵女子足小者，以尺度之，仅二寸七八而已。足底平，呼足为弓，真是门外汉语。五月二十六日。

妇人袜

妇人缠足，大率以帛缠之，如东昏侯以帛缠潘妃足是也。《乐府》新罗绣行缠，足趺如春妍，则似以罗缠足。《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李后主词：刬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崔浩《礼仪》：近古，至日上履袜于舅姑。《太真外传》：马嵬妪得贵妃锦袜，每遇过客，一玩百钱。不似近日所谓脚带矣，抑脚带之外，更加一小袜耶。西北女子，往往贴足尚有软鞋袜，或即软鞋也。此等无关重轻，然亦格物之一端，不可不考。五月二十六日。

周钟项煜之死

福王僭立南都，生杀予夺，无一不乖谬者，惟于周钟、项煜之死，至今人以为允当，余意独谓不然。周钟者，才不足以副其名，为人颇敦笃伦理，欠崇祯一死，大负生平，律以不忠之臣，虽百喙无可置辨。乃元宋红巾尧汤武等语，见载《辍耕录》，遽引入爰书，弃之于市，此何说哉？闽悍帅刘泽清曾金币聘之，不应。钟有季弟曰镕，尝同饮阮大铖家，坏坐大骂，钟不为谢，以此两人切齿。傅成其狱，李舒、章雯为诗吊之曰：“乱世身名可自由，恨君不及郑台州。剧秦新论何曾草，月旦家评总世仇。”项煜居家，簠簋不饬，为公论所摈弃。在朝累以诡激，市伉直声。闯贼于三月十九日破京师，煜于四月十八日至金陵，福王称伪号时，身与拜舞之列，因向朝士述在途毁形易服状，为陈侍御所纠，其日月可考也。当时竟以污伪署杀之。以彼弃妻子南还，三千余里之遥，不一月重茧而至。即使曾从闯贼，偷旦夕之生，辛苦贼中，来亦宜留其残喘，以劝来者。黄石斋先生正告南中用事诸臣曰：“唐天宝之乱，从王为上，自拔次之，若水心者何罪？”呜呼，亡国之帷幄重臣，有为新朝之佐命者，介生、水心皆小臣耳，罪宜末减，况又间关南返耶？大约更玉改步之时，传闻异辞，是非失实。马士英、阮大铖，小人中之最不堪者，蚍蜉累累，不过槐国君臣。如项如周，一死本不足惜，尚论者应详加考核，无左袒贵阳怀宁也。五月二十八日。

女子之祸

明末流贼之起，始于裁驿递。驿递之裁，倡于御史毛羽健，成于科臣刘懋羽。健官京师，娶妾甚嬖之，其妻乘传至，立遣去，迅雷不及掩耳。羽健恨甚，遂迁怒于驿递，倡为裁驿卒之说，而懋附和成之。一时游手十余万人倚驿递糊口者，无以为生，相率为盗。张献忠亦驿卒也，流毒中原，颠覆宗社，两人首祸，万死不足赎也。吴三桂饮田皇亲嘉遇家，嘉遇出歌伎侑酒，其中有陈沅者，色艺冠伦，三桂醉，长跪向嘉遇乞沅，嘉遇曰："吾老矣，谢世后当以持赠。"李自成陷京师，三桂方镇山海关，自成遣人招之，三桂已纳款矣。时嘉遇已死，遗命家人送陈沅至三桂所，以兵戈载道，未遑也。三桂侦知陈沅为刘宗敏所得，闻之自成，自成谕宗敏以陈沅还三桂，宗敏不可，三桂遂不降，自成竟灭。女子之能祸人家国如此。五月二十八日。

燕云十六州

石晋以燕云十六州赂契丹不属中国者，四百三十余年，曰幽州，今顺天府，曰蓟州，今蓟州，曰瀛州，今河间府，曰莫州，今任邱县，曰涿州，今涿州，曰檀州，今密云县，曰顺州，今顺义县，此山前之州也；曰新州，今保安州，曰妫州，今延庆州，曰儒州，今永宁县，曰武州，今在翔州西境，曰云州，今大同府，曰应州，今应州，曰寰州，今马邑县，曰朔州，今朔州，曰蔚州，今蔚州，此山后之州也。刘仁恭以营、平、滦三州赂契丹，营州即今昌黎县，平州即今卢龙县，滦州即今滦州也。周世宗□□南北，则瀛、莫二州复归中国。白沟河为宋辽分界，遂为百战之地。其后与金夹攻辽，以请石晋所赂故地，而忘营、平、滦三州乃刘仁恭献契丹以求援者。王黼欲并得之，金主云今更不论原约，特与燕、京及蓟、景、檀、顺、涿、易六州，其山后诸州皆毁约不与。张珏杀辽故相左企弓等，以平州来归，金人藉为兵端，长驱直入，而汴京不守矣。五月二十八日。

功臣不可为

鸟尽弓藏，古今同慨。论者或谓，功高不赏，挟震主之威，不能善自弢晦故，鲜有以功名终者。予曰不然。天步艰难，干戈鼎沸，粮饷挽输于外，库帑耗竭于中，其时节钺重臣，为国奋身，不顾万死一生，昼食不甘味，夜卧不贴席，孤军累卵，出入锋镝之间，或身历戎行，或运筹帷幄，虽父母妻子亦弃之如遗，幸而告厥成功，九重不致旰食，举酬勋之典，受殊爵之荣，位极人臣，威拟王者，又何所苦而反乎？横加猜疑，致成嫌隙，进不得尽其忠节，退不得保其身家，抚驭乖方，君臣两负，呜呼！千古之豪杰英雄所为椎心而泣血者也。彼夫猜忌之主，其才本庸，而其意复怯，当贼寇昌炽时，望烽火则魂惊，见军书则股栗，忽有奇才异能之臣，起而戡定群凶，宁谧四海，捷书一奏，喜出非常，七宝庄严之殊礼宠遇之，迟之既久，则转念曰："敌人如此其横肆，兵事如此其周章，而此臣竟剪灭之，万一晋阳之甲兴，谁复能捍御者？于是而疑心生焉矣。既而阅所上纪功册，某处斩首几十万，某处拓地几千里，某处招抚若干，某处虏获若干，心胆震惊，魂魄荡慑，于是而畏心生焉矣。既建奇功，复膺异数，位崇五等，礼绝百僚，内外臣工以其为朝廷所重也，无不敬而奉之，谄佞小人趋承恐后，长跪叩首，待之逾于常礼，而且，题官则嫌其专擅，奏销则防其冒滥，叙功则憾其诈伪，卤获则谓其私藏，触处罣碍，争宠者又从而构之，于是而怒心生焉矣。彼自谓受恩既深，以忠荩为报国，怀光欲去卢杞，李晟思慕魏征，而爱昵不可遽除，忠言不能入耳，反恨其无礼于君，恃功骄横，于是而厌心生焉矣。疑也，畏也，怒也，厌也，以此四者待功臣，有不凶终而隙末者乎？郭子仪以酒色自晦，仅能保首领以殁。李光弼遂至拥兵不朝，几失臣节，下之未有不麾军犯阙者矣。仆固怀恩恐贼平宠衰，遂奏留田承嗣三节度。刘巨容追黄巢，几获之而纵其去，曰："国家喜负人，不如留之以为富贵之资。"而唐社遂屋，虽由臣节之未纯，亦猜暴之主有以致之也。杀道济而长城坏，害萧懿而东昏亡，洪武僇开国诸臣，如屠羊豕，靖难兵起，而金川不守，可胜慨哉！可胜慨哉！三月十七日。

程如丝贪横　*按此条见雍正五年三月戊戌谕旨所引*

程如丝重贿蔡珽，调补夔州知府。程如丝至夔，凡商家所有之盐尽以半价强买之。私盐船自夔至楚者，官素不甚禁以活穷民。程如丝悉夺之。私盐船过夔，程如丝遣人籍其盐，私商不服，程如丝集吏人、乡勇、猎户、汛兵几千人往捕治之。鸟枪弓矢竞发，私商与捕人死者枕藉，商人过客毙者无算。蔡珽庇之不以上闻。湖督杨宗仁受客商呈词，欲入告，程如丝指称是年大将军意。杨督竟寝其事。年公闻之，遂具题参劾，奉旨革职拿问。蔡珽入觐，力言程如丝为天下第一清官，上将大用之。今此案令西安巡抚石文焯秉公确审，石欲脱程罪，且议复其官以合上意。呜呼！浙抚黄叔琳以置土豪贺茂芳于死，遂革职问罪，乃知府杀人不计其数，而反无过乎？

秦中凯歌十三首　*按此诗为当时自刻之诗片，以备投赠者*

军声鼎沸米川城，帝简元戎诘五兵。班剑衮衣龙节至，岩疆赤子庆更生。

宠命初登上将坛，相公自出逐呼韩。锦衣骢马亲临阵，士卒欢腾敌胆寒。

词臣旧赐绣宫袍，肘绾金章拥白旄。赏遍三军温挟纩，恩加万帐饫投醪。

指挥克敌战河湟，纪律严明举九章。内府新承卢矢赐，令公引满射天狼。

阵前金甲绣蛟螭，五色云开玉帐旗。青海已闻传箭去，天山又见挂弓时。

畏威面缚出千群，手把旌旄扫恶氛。朝野竞夸新战绩，破羌不数赵将军。

大纛高牙五等崇，身骑御马佩彤弓。元和天子原神武，收复淮西赖晋公。

连营鼓吹凯歌回，接壤欢呼喜气开。闻道千官陪彩仗，君王亲待捷书来。

升平嘉宴举金觞，露布星驰奏未央。道左橐鞬皆大将，望尘迎拜郭汾阳。

边燧消时战鼓闲，弢戈解甲入重关。挥兵已夺狼头纛，胆落名王恸哭还。

运筹决胜朔庭空，麟阁威名破远戎。却笑曩宵称兀卒，当年犹说范韩功。

饮至元功竹帛名，至尊颁赏遍行营。一时下马听明诏，远近同呼万岁声。

黄金堂印镇三秦，钟鼎旂常社稷臣。万里穹庐归圣化，穷边影绝射雕人。

平回纪略

[清]佚　名撰　党明德整理

《平回纪略》一卷，清佚名撰，记清乾隆年间兰州回教首领苏四十三发动回民反清及清朝平定事变的经过。此事为清中期牵动政局的一件大事，对后世的影响也极深远。本书详细记载此事的起因及经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有《荆驼逸史》本和《中国历史资料研究丛书》本。现据二者对校整理。

我朝定鼎以来，四海六合，一道同风，弱水流沙，向风慕义。每岁蠲账叠沛，恤赉频顽。西陲黎庶，世沐仁恩，塞外诸羌，罔弗率服；盖治平百有余年矣！岁在辛丑，甘省兰府所属循化城，距省四百余里，地接羌戎，暗门禁固。旧制分防厅署弹压撒拉。狪猾素称化外，由来不靖。其俗男女混杂，不知伦常，好杀食人，淫狠无良，遂有回民马明新者，安定之官川镇人，入撒拉倡起新教，煽惑愚众，混名阿浑，又称掌教。其教演习摇头跣足，摆手仰天，倡言人得金光下，死者托生好处，愚众被惑，奉为明师，以为圣人复出矣。其中间有观望弗奉者，群起攻之，刀矛威胁，使必从，甚至父不受惑，而子受惑者，子杀其父；兄不受惑，而弟受惑者，弟杀其兄。噫！人伦绝灭，天理消亡，何至斯极！

三月十六日，总制陕甘勒委河州总戎辛，郡守杨办理。总戎先至，其头目苏阿浑，即苏四十三，佯服罪，伺夜半，率诸逆持矛杀总戎。适杨守至旗台堡，相距六十里，苏贼引头目韩二韩一的把拉及群丑星夜赶至，杨守亦遇害焉。盖十九日事也。

自此贼势张，旧党悉附，汉狪胁从者千余人，遂袭河州。辛总戎既遇害，城无兵卫，大雪阴晦。三月二十一日夜半，城陷，州牧周拔剑自刎而死。至二十二日辰刻，贼弃河州奔省垣。当贼之弃河州也，州城大半狪民，诸缙绅率汉民巷战，无不一当百。头目韩二杀死，贼知不能容，越斜径渡洮河。二十五日申刻，逼兰城西关，先河州告急，总制勒领督标进剿，防狄道州，缘与河州接壤也。

贼近省，沿途纵火，民房寺观尽烧，通城若昼，光焰百里外，焚河桥，西关围急，伪言索马明新，盖马明新预获禁皋兰尉。时省城方伯王讳廷赞，盛京人也，年屈古稀，性秉介毅，率僚属在城，慷慨言曰："国家有事之秋，臣子报效之日，守土者各宜知大义！"时督标兵弁由狄道进剿，贼探城无兵卫，仓卒至。方伯全无惧色，知民心奋义，效命恐后也。于时通城士庶悉奋臂登城，推壶浆相饷，咸厉声曰："吾侪世受得皇恩，上官亦为我身家耳！有不效命者，共殛杀之！"先时予办守御，水石置城堞，昼夜奔驰，兰民交相谓曰："官长辛勤，吾侪何安！"予默识民信之旨矣。

是夜贼攻西关不下，平明窜入华林山之麓。至二十六日申刻，贼众复攻西南二关，势甚急。贼先有细作，假作佣工杂匠，混入城关。方伯徒步晓谕居民，门首房上，多人守视，深巷僻道，派官把守。每日夜获放火不成者不下数十人，不及讯供，百姓剁为肉泥，义勇可见焉！是夜早，焚烧西南关门，攻益力，关内浮居客舍多不能支，关遂失。贼人纵火，光逼城内，火星漫落，喊声震天地，贼愈猖獗，进逼四门。城上守御者，目不转睫，飞石如流蝗，奋勇百倍，贼不敢近，黎明仍退入山。

至二十七日未刻，贼又招集余党，势益众，直逼西城。佯言愿见马明新一面，即退。方伯因救援不至，恐荼毒生民，许之。提马明新面城堞，与贼头目等见。众贼齐滚马伏地，口称圣人，挥涕如雨。呜呼！异端邪说，流祸竟至于此哉！群贼集居民木植器具，堆积城门，纵火焰以扑，烈炬冲霄，岌岌乎存亡呼吸。环城守御者人益众，色益厉，气益壮，虽烟突火燎无一动。贼有乘云梯扒城者，守御连杀数人，并倒其云梯，压死跌死者数十人。城上齐声"杀贼！"贼众披靡，始解退。其时天将曙矣。适固原都督图救援至，截杀西郊，稍挫其锋。自此退入西山，不复逼城下焉。

王方伯抚谕守御者曰："狡狪不测，今兰城不失，赖吾民保守之力也！当益加谨慎，幸勿怠！"民众跪泣曰："无烦大人心！"方伯与僚属咸泣，捐资赏劳从丰。方伯又虑省会民稠，家无盖藏，开仓账恤，给散不敷，惟东关有粮食市。问："能堕城去办者谁？"同寅色战，予即应命往。二十八、二十九两日，共采买粮三千石，往返俱

从城上攀援也。

厥后勤王师集，贼众诡计投诚，出其不意，奋力死斗。图都督能得死士心，率数十人杀入城，伪遁，复截杀，俱陷没。奏进，皇赫斯怒，爰命大将军阿六月兴师，虎贲三千，克日剿贼，奠安西土。大将军又调金川土练蛮兵一千，猿臂蜂腰，豺脸黄睛，首蒙豹尾垂地，足跣如铁，生漆漫成，刀斫不入，上陡壁如飞，贼所恃高峻捷走，从此无能为矣！大将军建营龙尾山，与贼巢华林紧对，于是围木城，设巨濠，开深堑，断水道，重兵四围，轰炮不绝，贼退入华林寺，束手待毙。至六月十五日夜半，有芒星大如斗，赤色动摇，从西北陨贼营。十六日黎明，大将军出奇兵引贼战，苏四十三授首。十七日，韩一的把拉授首，贼巢无头目，存乌合千人，久病疫。七月初七日，大兵拥进，土练腾入华林寺，贼俯首就诛，生擒百余人，献祭阵亡诸将，函苏四十三首遍示直省，销马明新尸，扬灰郊外，大将军奏凯平焉。

回忆贼之初围省也，甫三日耳，城中皇皇虑食尽，尚可言足食乎？捍牧围者，百余名羸弱之师，尚可云足兵乎？食与兵俱不可恃，而民信独存，彻昼夜不顾身家，不知饥渴，愈劳愈奋，誓必杀贼而后已，何克臻此哉？是固涵濡帝德，深感皇仁，有不期然而然，有莫之致而致者！或曰："兰城无恙，天也！书不云乎？'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诚哉是言也！是为记。

甲辰夏四月，平凉府属之盐茶地名小山儿者，接壤海城，回民聚处，素不事生业，专于窃盗，各省积猾，往往犯案，盖马明新之余党也。有田五者，原属漏网，托言为马明新报仇。初集亡命，抢劫乡仓，杀兵弁，乘间甚夥(恐有脱误)四月二十日围城急，幸前尉米诱细作逆党尽杀之，贼无内应，知救援到，城守固，逸去，散据荒山峻岭，出没无定。陕西都统明尾追，贼夜钞营后，劫都统，仍散漫荒峻，由靖邑之郭家集，走安定之官川，招集胁从，贼有二千余，直逼通渭。通邑僻壤，回众且悍，城不甚完固。奈邑令王公乃湖广人也，不能守御，贼甫至即陷。邑尉温骂贼遇害，缙绅李巷战被贼杀，贼劫库烧仓，荼毒居民，旋即退，事在五月十五日。邑令王匿仓房夹墙，人不知，意必为贼所杀，越二日，斗级入墙隙，窥见，说贼退，始狼狈而出，自幸得生，何苟延残喘也。

十九日，贼逼伏羌，即古称羌回多极处。邑令杨，予同乡无锡人也。密访城中党类，尽获讯供禁锢。有回民马云龙者，即辛丑岁正法逆回马帝简之子也。家巨富，羌邑回民素听指使，杨公知其人不良，然事处危疑，笼络之与亲好，招至署，委心腹，并商守御计，备费苦心，用权宜，寓防范也。访共家蓄钱甚夥，立借约以散其钱，给守御几城上汉民九，回民一，杨公与马云龙无一刻离，制之诚善矣。差妥干家人，于回民家前后察其动静，故城内无他变。而贼之奔伏羌，原有约，且恃夥类众，到即入城，孰知失所望。自十九日夜围城，至二十二日酉刻，城无内应，而总制李及提镇会兵截杀，遂解围，与官民拒敌。田五中枪死，贼死斗，伪遁淤涝处。缘前一日天大雨，贼引水，预定计，我兵不知，追杀，淤陷及千人，贼复截杀，扑大营。兴汉都督三连杀其头目，官兵拥至，贼退据羌邑之南山一带。至二十三日宵遁，乘夜奔秦州。

先时三月初六日，予适在州，有铁匠禀回民米姓系掌教阿浑，加工钱，打利矛撩刀，即捕讯供，实情未吐，是夜米回之子缢死，予即向州尉陈公言曰："祸不旋踵，我辈朝夕当谨防，秦州其有事乎？"不及一月变生，幸大兵云集，贼虽至，秦州无恙。贼从秦之三阳川，越云务山，抵秦安之莲花城山梁一带，瞰下村落稍稠者，即下劫掠纵火，官兵围益紧，夜遁静宁州之邸店，盖邸店亦羌回丛也。又招附，共计数千人矣，遂走石峰堡。其地属通渭，周围数十里，上平陟壁，下绕巨涧。贼于二年内预筑土城，运粮草，开濠沟，有司全未知也。是时贼寨有李太公、杨先生、金花太子以为石峰堡险峻，万全无失矣。

我皇上命大将军阿统健锐营征讨，川省将军成已调土练会至，大将军阿相地势，引涧水别流，贼之水道绝，可计旦暮死矣。时盛暑，日下大雨，故自六月初旬至七月初尚强恃，惟粮草食尽，贼杀马牛，将向掠绸缎布帛积烧当薪，燎啖充饥。至七月初四日，值回教过年，其头目阿浑内营诵经，贼众咸伏地庄听，大将军知其不备，密令土练鱼贯而上，大兵尾后，遂登贼堡，拥入。贼众仓皇，手无器械。杀死千余，落崖死者千余，带伤获者及千。内有助官兵杀贼者，俱系胁从，约及千人，大将军释其罪，堡内外积尸付之一炬。大将军奏捷凯旋，皇上命宫保福(恐有遗误)善后事宜，赈恤被扰处，招抚流离，恩纶叠沛。将失守通渭令(恐有遗脱)典刑，以警臣节。殉难者俱照阵亡例从优恤，袭贼起处地方官严加办理，能守御城，先除内应者，着引见升用。

嗟嗟！当贼之围伏羌也，礼邑摇动，缘礼地与伏羌接壤，捷径不下一百里，而贼已有潜至礼属古城镇，赖乡勇预设堆房，壮丁昼夜巡逻，获二贼捆帮送城。予时在城率民夫守御，即讯供得探消息情，手持利矛，腰唧撩刀，并莲花铁锤，狰狞巨眼，施极刑不觉，即上铁肘禁锢，次日解大营正法。伏羌之善守无恙，不独礼邑安全，实东南一带之保障也。惟是甘省地瘠民穷，自辛丑至甲辰，兵戈两见，虽旋起旋灭，而汉回积怨，势不两立，迁徙无从，诛之不胜，将如何而可？今大清一统，德化洋溢，海隅山陬，咸奉正朔。此等回丑，环处中土，宜令其一体遵奉，毁其礼拜寺，举汉人教其子弟，使知伦常礼义，日积月累，油然。感化，庶乎可无虞耳！

金川妖姬志

[清]佚　名撰　赵　沛整理

《金川妖姬志》，撰者不详。该书记清康熙、雍正朝清廷平定大小金川等史实，其内容多根据时任云贵总督张广泗某幕僚的笔记撰成，当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本标点据民国年间的《满清野史》本整理而成。

魏邵阳《圣武记》志金川土司事，则云大金川安抚使莎罗奔，以女阿扣妻小金川土司泽旺，寻劫泽旺，夺其印。上命云贵总督张广泗征之，未捷，乃命大学士讷亲视师。广泗轻之，将相不和。广泗用汉奸王秋言，任泽旺弟良尔吉为乡导。良尔吉私通阿扣。岳钟琪密奏广泗信用降番汉奸，恐生他变，讷亲亦劾广泗老师糜饷，遂致互讦。清纯庙怒，逮广泗斩之，并赐讷亲死。据此似广泗一人之罪，纯庙斩之，甚不足惜。而讷亲巽懦贻误，罚已蔽辜，且较广泗略冤。惟岳将军则守正不阿，有功无罪。然予少时读之，独多疑窦，谓广泗征苗宿将，军声出哈元生上，何至为一细番所惑。且广泗何爱于良尔吉，而不信岳钟琪。钟琪既自命忠勇，何不径由党坝（地名）速攻勒乌围（地名），乃亦逗遛不进，独广泗部下总兵官任举阵亡。讷亲初至，锐意灭敌。广泗兵应之而无效，钟琪且不一应。至讷亲与广泗龃龉，钟琪辄斤斤于降番汉奸，密奏首告，讷亲则但言老师糜饷，不及良尔吉事。反覆䌷绎，可抵之隙甚夥。以为当时秉笔者，必因广泗既伏天诛，无妨下流之归，讷亲贵族，宜为隐讳，钟琪以功名终未可翘其短也。然事无佐证，未敢断定。后友人游滇，得某君家藏秘录。乃曾佐广泗戎幕者，目击其事而私记之。虽未尽可征信，而情苗事果，变幻万态，非过来人不能详。且足征忌讳官书之无真相，而与予意适合，爰乐为缀辑焉。

莎罗奔劫泽旺，夺其印，事在乾隆十一年。此两家私争，绝无与大局也。初莎女阿扣绝艳，两颊如天半蒸霞，肤莹白为番女冠，有玉观音之号。既嫁泽旺而悔，愿偶汉人之有官者，以泽旺丑劣状诉诸父。莎故于雍正初从岳将军征西藏羊峒番有功，故得安抚使尊官。感岳恩德，延诸家，出家族罗拜。阿扣慕岳将军英武，欲事之，岳亦晌女美，既稔其有夫，弗纳也。阿扣走索，怏怏反小金川。然遂与泽旺成脱辐，泽旺怒，遣家奴凌辱之。阿扣阴使人报于莎，莎故执泽旺归，夺其印，以为泽旺己所立，予夺有权，且将治其背恩之罪也。时川抚纪山闻之，檄谕勿滥事，使莎还泽旺，莎勉奉命，犹未有意叛清廷。惟阿扣誓死不从泽旺，声言将入边求岳将军。莎以询大吏，时岳因年羹尧逆案落职，不复镇边，莎遂劝阿扣从明正土司某。既成议，而革布扎什酋欲之，两家争不决。泽旺弟良尔吉，丰仪稍肥硕，便解善媚，夙献殷勤于阿扣，扣业私之。良尔吉遂扬言扣已许己为妇，两家俱勿妄想。革酋及明正土司俱怒，助泽旺入扰大金川。莎出御之，三家皆不敌，遂以莎侵占闻于川边。纪山遽遣副将杨兴入剿，莎治番兵拒之，革酋及明正土司亦疑清官将据其地，反各犄角阻清兵。杨兴不知两酋之敌己，几全军覆没。又以道险溪恶，大河环阻，兵少不足以堵截，兵多又易于迷失，遂告急于川督。督以上闻，清纯庙因张广泗征苗有功，时方总督云贵，乃使兼制三省，进驻川边。广泗既至金川，以为兵端之启，本由莎罗奔，而莎劫泽旺，及欺压革布什札、明正土司等，实为征剿之要件。今泽旺虽似穷促乞援，彼两酋反阴为雠敌，夷狄贪而无信，且不知内情，徒使劳师糜饷，受恩而不知感，即得其归服，旋踵生变，亦为得不偿失。不如疏通其情，俾各得所愿欲，而以威信怵制之，则可就范矣。因入小金川地，而居其美诸官寨中。召泽旺问所欲，泽旺曰："始吾惑于妖妇，意必争此祸水，致祖宗封地几失。今悟矣，愿以妖妇让吾弟，而已得仍为小金川土官。"广泗以问良尔吉，良谓如得阿扣，则愿从征两土司。而莎罗奔必可劝其永永效忠，不为边患。广泗遂并许之，泽、良皆喜。阿扣出拜帐前，番俗以妻女受人爱慕为荣，广泗老于苗事，故赐阿扣酒，假以颜色，良尔吉大乐，不数日而捧莎罗奔使书俱至，事且大定矣。忽莎又遣使来言曰兄子名郎卡者，不服良尔吉之有阿扣，据噶尔崖地方为乱，能仗清兵威力制之者，莎愿为之助。番俗尚无同姓不婚之礼，故郎卡亦欲得阿扣。广泗曰："是诚不可不示威矣，莎罗奔亦欲以是试我邪。"乃奏调劲兵三万，分两路进攻。一由川西攻入小金沙江东岸，即郎卡所居之噶尔崖，而莎居之勒乌围，亦遥相策应。一由川南攻西岸，则革酋、明正等地也。广泗意诸夷亲望，非威力无以慑服，而险阻深

密,威力不可遍施。惟专注郎卡,郎卡下则各寨或可不攻自服。遂使良尔吉为前导,以有夺妻之仇,必能尽力故也。于是良尔吉导总兵任举进攻昔岭。昔岭者,噶尔崖之屏蔽,郎卡所倚以为险者。

张骞凿空,汉武开边。广泗故好奇,又狃于征苗之功,利用乡导,乃得汉人王秋。秋本滇人,略知书史,挟资财游诸土司,尽知彼中阨塞要害。因言于广泗曰:"土番非必叛天朝,以自取戮也。莎酋为自保权势计,且曲徇其女阿扣意,欲婿良尔吉而逐泽旺,然非有深仇。蛮触之争自由起灭耳。天朝劳师动众,皇然布顺逆之文告,若有大不得已而事斧钺者,未免割鸡竟用牛刀。此诚不习夷情,不谙蛮性之误。且孤军深入,彼峭壁恶溪,林箐烟瘴,在在堪虞。胜之则石田无用,不胜乃为么麽所笑。即如革布札什等本畏天威,今反倒戈相向,甘心困兽之斗,其明证也。将军不审情伪虚实,贸然一掷,苟有蹉跌,岂所以养上帅之威,而存大国之体哉?窃尝钩考蛮情,参以鄙见,深知莎罗奔意存观望,但使不夺其宣抚之官,而阿扣得所,必能慕顺听命,郎卡抗逆,志在渔色,莎既厌之,不如因而致毙,所谓兼弱攻昧是也。倘使良尔吉往说莎酋,密与订盟,夹攻郎卡,诸土司皆畏罪自保,郎卡不日可下。郎卡下,即以其地与良尔吉,而令泽旺仍返故地。朝廷但知克复奏功,必不究良尔吉等细故。是将军不费战斗之力,唾手而定金川上下游千里之地。及其既定,将军杯酒结莎酋之欢,执良尔吉而戮之,犹刲一羊也。取阿扣尤物,置之下陈,莎酋益感激,永永内向。此所谓功利兼至,名实俱副者也。将军独不闻岳将军之事乎?设非为年案所罣误者,则纳女平戎,春秋所许,断无今日之边警矣。"广泗然之。盖广泗本主以蛮攻蛮,以碉逼碉之策。又微闻阿扣求嫁岳将军事,心艳其利,遂用秋策。而以郎卡阻逆,良尔吉愿为内应,指日即可奏功,且可徐图改流等语入奏。时清高宗颇留意边事,疑张广泗避重就轻,纵莎罗奔而击郎卡,不无狃功畏难情弊。时诘军机大臣办法,军机承旨,谓非以大臣经略亟往督促张广泗速歼巨憝不可。于时大学士讷亲者,康熙朝顾命勋臣遏必隆之孙也,喜谈兵,有功名之期许。方在军机多所运动,辄大言不惭,高宗问平边之策,讷言广泗狃于征苗有功,不肯蹈险,彼所谓击郎卡,实缓兵之计。臣往,当责以大义,令直捣莎酋,断勿使老师糜饷也。高宗遂命视师。讷亲奏请起故将军岳钟琪于废籍,以提督衔赴军自效。自是朝廷甚疑广泗,而讷、岳各挟成见,水火之势成,妖孽之衅始矣。当讷亲未抵川边也,张部下攻昔岭,夺碉下,自谓郎卡破灭在即,乃使良尔吉往说莎酋,出兵夹击,留阿扣于营中以为质。阿扣夙自负,以为绝世天仙下降,服饰妖丽,享用豪奢。蛮俗本贵女,盛行一妻多夫之俗,男子恒仰女之鼻息。卜休咎,设同媚一妇,必相戒勿嫉妒,以为美德,如内国之妻妾同居然。阿扣既如雍姬之人尽可夫,又习于夜郎自大之惯俗,以大金川雄长诸部,比于公主,群媵奴婢至数千人,皆绣衣宝饰,璎珞垂珠,出入拥辇,至警跸清道以行。所御处进馔,群婢必以次上寿,蹁跹作天魔舞,犹谓不足快意。日取番童之眉目端好者,衣以锦绣为弄儿。每日所支给不赀。良尔吉虽假定为匹敌,而此外诸部落中,上自土司,下至平民,凡丰姿俊美,彼苟以为可意,无不召幸。或有不能致者,寝食不甘。莎酋辄为之多方罗致,人亦率乐就之。盖蛮俗迷信,阿扣始生多异兆,人即以玉观音再世喧传。及长,妖艳罕俦,见者心醉,如骚人所称惑阳城迷下蔡者,实具一种魔力。在蛮人乃以为此魔力者,惟天所使,常人夐不能企及。故歌功颂德者,遂上天纵之圣号。自是怪象不可究诘矣。阿扣既习为部众所尊奉,弥自骄忲,以为蛮人皆凡贱,不足与彼有缘,必得汉人之有名位者,始为佳偶。或言将受中国大皇帝之宠幸,皇帝为某某佛祖,己为菩萨,转生当为匹偶,他日必正位后宫。其妄言类此。状如风魔,而华官恋其美,或有望尘膜拜者。惟阿扣眼界既高,不屑注意,独惓惓于岳将军。业不得当,至是质于广泗营,以广泗大帅,威仪煊赫,颇倾心属耳,如岳将军故事。广泗虽不志于渔色,而欲笼络利用,以歆励蛮人,止蕲先得其欢心,且为联盟土司之一种媒介物。王秋亦言魔力大可用,故广泗意已大惑。会阿扣率群婢起舞,为广泗寿。蛮人举国若狂,以为破天荒之举。广泗欣然得计,自谓获奇货,阿扣又婞媚蛊惑诸技并施,广泗为置酒设乐,欢笑大作,乘醉障袖与之嬉。而蛮人欢声雷动,以广泗为东方之呼毕勒罕也,争传播率服。莎酋投效,早有成议,其部下并愿缚郎卡以献。事且了矣,忽报经略与岳将军来。盂军机以上意疑广泗,不先与咨照,讷亲等又守机密,出川边始行告知也。广泗大骇,直如飞将军自天而下,亟奉诏拜命。讷亲登坛指挥,宣布上意,须即日进兵促战,与岳将军分路攻取,不容少有逗遛。广泗唯唯听令,全局遂顿变。初广泗已约莎酋,私会于美诺,成夹击之举,即讷亲至之先一日也。广泗以此计陈于讷,讷谓奉朝廷面授方略,知有进战,义无反顾。且事机错互,上诘问即至,谁任其咎。语时,声色俱厉。广泗知掣肘之局已成,无可置辩,退辄痛哭,然终无可奈何也。

越日,张广泗奉讷亲命由昔岭取噶尔崖,限三日蒇事。广泗犹欲饵郎卡部下,俾就原约缚郎卡,部下以功赏相邀,辗转不决。限期且迫,讷亲出令,三日不进战者杀无赦。广泗乃泣谓总兵任举、参将贾国良曰:"事败矣,吾辈捐躯不足惜,其如经营三月,败于一旦何?且自此蛮事不可为矣。吾辈志事,惟期一死。"任、贾皆奋然曰:"愿一效力,毋令黑头相公笑人胆怯也,且岳家军骄人已甚,公计万全,徒为彼鱼肉何益?男儿生不成名,死则马革裹尸,亦固其所,何畏焉。"遂争先陷阵。昔岭入崖惟一径,羊肠盘亘,险逾井陉。任贾既入,为守兵所截,毒弩齐发,任贾所部五千人无一生还者。任贾既阵亡,广泗犹欲继进。时阿扣女奴队及良尔吉旧部从之,急前救援,改示他径。阿扣纵马横谷,阻广泗不令进。会讷亲闻败报而惧,亦急令收军,张广泗始得生还。然自是大愤,力争于讷亲前,谓蛮地险阻,人情

变幻，断非轻锐躁进所能集事。今不肯忍须臾，坐失名将，若不改图，吾兵将歼于是也。讷亲内愧失机，稍稍觉悟，始泣就张谋善后，张复陈用内应擒缚首逆策，而抚莎酋，即可蒇事，毋多杀为快。讷亲深以为然。广泗又进王秋于讷，令再谋挽回法，并使往会良尔吉问状。事有转机矣，忽岳钟琪失事，为莎酋团困之报至。

先是广泗督任贾兵进攻昔岭卡撒，岳钟琪同时领兵由党坝取勒乌围。勒为莎酋巢穴，去党坝又近，虽有险阻较昔岭一路为易进。是时，莎酋方受良尔吉密约，待广泗命刻期夹击，或郎卡就缚，即当莅盟，故空虚不设备。而岳军远来不知前事也，未至党坝，见山溪深邃，军吏忽皆畏缩，又染瘴疠，不能振。钟琪气大馁，顿兵不进，而驰使本营请增兵。时讷亲虽为经略，仅主指挥，兵籍符信及调发事宜，仍业广泗。故钟琪增兵之请，讷必商诸广泗而后行。而广泗方在危急中，憾钟琪败己谋，且心非其贪功径攻勒乌围也，置不理。及败归，又力劝讷亲勿躁进，讷亲遂不允钟琪增兵，传令退驻。钟琪恚，知广泗掣己肘，益恶之。又啧啧闻人言及阿扣事，遣使侦之。会广泗方置酒高会，阿扣蛮靴箭袖，为广泗舞剑，神光烨然，倾动左右。使者归报，钟琪抚膺而痛，忿然曰："老奴竟得此豸乎？十年一梦，琵琶别抱，犹可言也，乃实逼处此，相对衡宇，令人自惭形秽。是可忍，孰不可忍？"乃乘夜见讷亲而告之曰："广泗徒以征苗旧部，自谓知兵，骄蹇至不奉朝诏。今其左右王秋，贾竖而实汉奸也，诱致降番良尔吉，与贼气息相通，托言侦敌情，用间计，而不知乃诱匿妖姬，宣淫帷幄，日夜荒嬉，彼诚惟恐兵事之速了耳。一部十七史，几见有大将躬擐甲胄，手执桴鼓，而与蛮姬姹女，相戏于行阵之下哉！巫臣窃夏姬，有三军之惧与桑中之喜，千古贻讥。当今神圣一统，纲纪修饬，岂容有此，贻笑边陲。明公不加诛戮，非所以肃军纪也。"讷亲意不悦，良久乃曰："蛮地险阻，吾兵岂能深入。但得输诚投顺，即可奏凯，封赏随之。广泗熟悉蛮情，缓之自可有效。吾方悔噶尔崖之败，不复孟浪。若斥广泗，绝降番，抚局变而战事起，吾辈捐躯不足惜，其如国体何？《传》云：'国君含垢，不如忍之。'"钟琪知讷方倚广泗，乃易其词曰："吾非欲挠抚局也，特以广泗惑于声色，不惜辱专阃之尊，淫于妖女。地虽边徼，属耳目者甚众，一旦朝旨诘责，明公将有盛德之累。不如移质本营，而督广泗专事良尔吉，俾速成献缚之计。然后许以妖姬赐之，是明公有绥服耆定之功，而广泗亦不致偾事取戾矣。"讷亲始悦，乃遣人谓广泗曰："蛮妇在营，中朝已闻薏苡之谤。今外间颇有议将军荒淫者，吾惟爱将军，不欲使将军横被此名也。故拟调入本营，别加羁縻，使将军得专力用间。事成，则黄金横带，膺茅胙土，将军何求不得？傫然一俘女，任自取携可耳。幸将军割情赴义，规其大者。"广泗闻之，知讷亲牵于人言，乃笑曰："吾昔在白苗中，妖冶环帐，横陈待命，吾悉举而赐将士，未尝以为禁脔也。今吾欲利用番俗，羁縻此女，岂艳其色哉？调入本营甚善，特恐讷公非过来人，转易受蛊惑，一旦祸水既成，大局不可设想矣。彼既疑我，不如以岳将军为间人，讷公监之，则可弭谤。"遂作书致使者，不待命而嘱阿扣率所部奴婢致之钟琪。时广泗所驻地曰美诺，小金川之墟集也，去岳驻党坝少远，而去讷公大营甚迩。广泗逆知讷亲不听，必遣军夺阿扣，乃使从间道出党坝。阿扣亦乐岳为故交，不愿至大营，衔枚从小径疾趋。讷亲得广泗书，果使部下要于路，伺一日夜，计途已过，不可得。讷亲知广泗特令出间道以避己，大怒曰："果大猾也，吾必报之。"钟琪忽得阿扣，惊喜失常度，问何以能来，阿扣匿广泗遣己事，而云念将军忘寝食，闻节钺已临，因背广泗遁逃至此，愿秘之。语次，且陈广泗不当己意状，钟琪乐甚。谓既得尤物，而又得攫反间夹击之功也。是夜，即帐中盛飨阿扣所部女婢，又拾坠欢焉。初不知广泗已以书告讷亲，逾日，讷亲警传钟琪议事。甫入，讷变色问阿扣，钟琪佯惊曰："吾以为明公恐泄军机，故以吾为外府也。明公竟不知耶，彼妖女业与广泗约，将使侍婢刺吾，而自弑明公，令广泗夺居全功矣。今吾探得其情，已拘之帐中，俟明公命。"讷为人懦暗，为钟琪所劫，默然无语。然性好色，初闻阿扣事，即欲罗致。至是知钟琪亦欲之，其人必奇货，遂不肯轻弃，因嗫嚅曰："此逆犯也，不如我自鞫之，明日可将至。"钟琪唯唯，归而大戚。盖不忍舍旧好，且无以致莎酋，则功为讷所夺，因商之佐幕。某生，心腹也，请藏阿扣山崖中，而以为广泗夺归走告讷亲。讷信之，索诸广泗。广泗知为钟琪所匿也，密以告讷，且荐良尔吉于讷，谓使彼觅之，必能得岳所藏处。又言岳之奸险，公当以此事知之。莎酋夹击缚献事在即，愿以大功推公，不愿岳与闻其事。讷疑信参半，姑使心腹随良尔吉往。良环岳营求之，不能得，率所部深入林箐，更番索之山崖中。一日，忽见猎骑三五，驰逐林中鹿兔，谛审之，皆女子，良尔吉识为阿扣婢，遥呼之。婢皆下骑相语，言公主居此月余矣，因岳将军言军帅妒公主美，欲夺之，不从则杀之。公主爱岳将军，愿徙居此山中，纵猎甚乐，大人勿劝公主出也。良尔吉乃令婢为导，逦迤入山，至少平磴处，碉楼重叠，矗若浮屠。入其中，陈设雅丽，多中国器皿，则岳为扣所特置者。良与故婢皆稔，得达扣卧室，扣方倚铜屏，倦妆作媚态，拈东珠鼻烟壶，观侍儿习某国拳术以为戏。见良入，亦不怒，但云："吾与子别久矣，功成乎？郎卡已缚得乎？吾与子归中国乎？"良曰："非也，张将军念公主甚，欲为公主得安乐天国，享无上快乐。"阿扣颦蹙曰："勿语张将军，吾此间乐，勿愿之他，令人郁郁。"良方欲续答，忽报岳将军至。阿扣遂令故婢匿良于他室，终夕不获见。既晓，扣又召良入，谓之曰："子言安乐天国，究何意也？吾以为吾有根器，必与佛祖配偶。中国大皇帝，实佛祖转生，吾庶几有此一日乎？"良曰："吾正谓此也，公主亦知中国军帅莅此者，非岳将军为最高阶级乎？"阿扣曰："否否，张将军权位与岳等耳，岳之上尚为谁？"良哑然曰："岳之上有讷公者，皇族贵胄，而统制张岳之大元帅也。在内为宰相，在外为统帅，皆第一人。今张将军荐公主于讷

公，许以事成，则奉公主入京，纳之大皇帝而为妃，志愿可达也，奈何尚匿此间。”阿扣跃起曰：“信乎？”良曰：“目前可致，何则不信？”阿扣拔剑击柱曰：“吾几为岳所误，今日即去。”乃令奴婢捆载器皿而行。良曰：“以是为累，辎重非三日不达，不如弃之，各轻骑兼程进。苟得居中国尊位，何忧不难致珍宝也。”阿扣以为然，遂令奴婢皆选骏马疾驶，一日夜至讷营。讷大喜，如获拱璧，急索视阿扣。嫣光媚睩，别有神采，洵非中土所见，举动翩婉，临风欲飞，不觉叹曰：“尤物移人，一至此乎！”大陈酒觞享士卒，尽欢而止，三日不出帐。因贤广泗而恶钟琪，会朝旨问军事状，讷因奏广泗策用间，不日可效。钟琪偃蹇不战，又不肯从事计议，与傅尔丹屯驻山中，日以纵酒为乐，殊失大将体。奏至，清高宗下诏切责岳傅二人，皆以宿将起用，乃未闻发一谋，出一策，殊为辜恩负德，著革去衔号，带罪图功，慎勿再轻尝试云云。于是岳军大震动。初岳失阿扣，以为必广泗所为，遣人侦于张军。张故使人扬言，良尔吉久不归，必为其妖妻魔术所迷。又故使人禁勿语，问何故，佯低语曰：“吾闻良私劫之于岳军中，戒部下勿言也。”侦探者归告岳，岳以为良夺之也，走告讷亲，厉兵秣马，欲攻勒乌围。讷笑慰之，约匝月不效，然后举动，此时勿破坏抚局也。岳无奈何，退与傅尔丹谋，亦令彼兼代领军，而已结束裹粮从数骑入蛮中探取，傅挽之曰：“天下多美妇人，何必是。蛮中风土险恶，岂可轻试。将军欲一俘女，遣卒持械。可捽之而至，殊不值一掷也。倘以为难，则冒险深入亦何益？不如严阵以待，一旦得志，彼婢焉往？”岳不听，毅然径往。微服易容如蛮中猎户，忽为逻卒所觉，捕得之，谓为间谍，将送蛮酋处决矣。赂守者得免脱，始伏山谷中，乘夜蛇行，旬日而归。十余人往，返者二人耳。岳方愧恨无似，忽傅仓皇走告曰：“朝旨变矣，旦夕恐有祸，盍自辩。”岳惊询，则切责之诏书也。于是岳忧虑欲死，中夜不能寐。忽若有悟，大呼跃起，拔剑起舞曰：“先人有夺人之心，吾不能坐就夷戮也。”讷亲自得阿扣后，益不治军书，日惟饮酒取乐。良尔吉串入大营，威仪如上将，夷然自得，不复促莎酋成约。广泗则欲待朝廷去岳、傅，然后督促践约，以为专功也。逡巡又几匝月，讷部下见阿扣专宠，良尔吉骄蹇，俱有怨言。广泗惧传播渐广，为中朝所闻，则讷固不免，而牵连及己，急欲使良促莎酋进攻。郎卡忽乞怜于莎酋，请纳土归命，报广泗，欲令受降罢兵。广泗告讷，讷不从曰：“以郎卡为献俘也，奏凯有名。若徒受降而归，设复叛，吾等且族矣。”广泗遂以必缚郎卡督莎酋，事又延缓。广泗每至讷处议事，阿扣必出与语，态甚亲狎，而待讷之神情渐落寞。盖广泗英伟美丰仪，须眉疏朗如画中人。讷亲猥琐拥肿，不悦阿扣意。初徒以位高，希望借为梯径，久而厌薄之也。讷亲嫉广泗甚，欲去之。俾反川督或滇督任，使己得专其爱于阿扣。遂奏言广泗老帅糜饷，持重太过，不如使专力防苗，臣一人办金川事足矣。其意盖欲去张并去岳，初不知贻祸之极烈也。不三日而愁云惨雾，遍笼于讷张之军中，而讷张犹不知。

岳从年羹尧征青海，威名甚盛。年事败，朝中多为岳援救者，故岳得免职回籍。时大学士傅恒亦助岳，清高宗所眷之大臣也，岳得起用，与有力焉。至是闻金川将帅多不名誉事，众口沸腾，乃密遣人告岳，令急举发，则可为之也。岳遂密奏讷张情弊，而以张为首恶。中朝乃发钦使，至金川，密查原委。使者满人，与讷亲有连。既至，私诣讷亲营，示以朝旨及原奏。原奏略言广泗恃己知兵，专主由昔岭进攻之策，此处距贼巢尚远，独由党坝至勒乌围，仅五六十里，破隘即可捣巢。而广泗所派党坝之兵，名为一万，除守营卡，防粮站外，实止七千。臣请增兵三千，广泗不允。且信用降番汉奸，恐生他变。于讷亲则仅言愚暗，不能制广泗，且为广泗所惑等语。讷亲惧，求计于使者，长跪请命。使者乃言速归阿扣、良尔吉于广泗，则可轻减移祸。讷亲乃馆使者于他所，不令广泗知。使人诱良尔吉曰：“广泗召汝计事。”又谓阿扣曰：“子盍往视广泗，功成何日。苟奏凯，当即入京，无暇作离筵也。”阿扣本已厌苦讷亲，闻之喜甚。又阴使人谓二人曰：“设有人执尔问军情往来，又一切暧昧，但言问广泗可知，勿及他语，则尔等必受中朝赏。”二人信之，甫及广泗营，未及私语，而缇骑掩至，促广泗会议。广泗以为讷亲有他故，或二人龃龉，待己劝解，乃从之往。至则载以槛车，即日就道，不令见使者面。广泗知事发，请见使者面质，槛卒不许通。既至京师，下刑部狱。高宗重其事，派诸王大臣于御前会鞫，示以岳钟琪密奏及讷亲劾奏，又钦使所问良尔吉、阿扣供词，令广泗逐条详对。广泗夙有胆略，饶口辩，侃侃不挠，声如洪钟，问官为之吐舌。略言：臣初到金川，锐恶灭贼，嗣知蛮人嗜利抵触，私相争夺，并非抗逆本朝，但去其好事者一二人，即可奏效。查得泽旺夫妇反目，良尔吉构煽其间，此绝细事。惟莎酋兄子郎卡，称兵阻难。臣欲借良尔吉缚郎卡，再借泽旺诛良吉，则莎酋无自反侧，此不劳多杀而边患自息之方便策也。事已毕定，讷亲贪功邀利，而事机一误，岳钟琪恃勇好动而事机再误。彼二人但知驱策我中原子弟，以殉于瘴疠之乡，为尝试功名之地。不知蛮方险阻，林箐深密，功既不可猝得，事又不可挽回，徒辱国体，为蛮人笑。何如审知敌情，使其自相攻灭。莠去而苗存，风息而波定。又阿扣者，惟臣知其妖淫，羁留而不为所惑。岳钟琪藏之崖谷，讷亲昏迷于帐下，但问本人，自能明晰。请速逮讷、岳及良尔吉、阿扣对质，曲直自明。时广泗语声，直达御座。高宗性最好谀，初闻抗辩，已心恶其戆直。及闻其斥二臣，脱己罪，怒语左右，广泗无人臣礼，即不情实，亦岂得谓无罪。掷尚方剑下，即令卫士斩广泗于御前。严诏诘讷亲，犹欲宥之。会傅恒奏对，言讷亲知广泗信用奸邪，而劾疏绝不提及，至遣使查问，尚仓皇隐讳，咎实难辞。高宗乃谕取其祖遏必隆所藏之剑，谓子系有偾国事者，可以是立斩。即奉之驰驿，至军前赐死。盖讷名在八议之列，例无死法。初不意高宗盛怒，竟实行乃祖家法也。高宗知广泗有将

才，亦疑其少冤，故余怒及讷亲，而尚不能释然于岳钟琪。使傅恒代讷亲，行时犹以观察钟琪为属。未至，钟琪即诱斩阿扣及良尔吉，并其奴婢无一免者。然其后攻金川者至再至三，卒未获犁庭扫穴，仍以受降献俘，敷衍归结。而傅恒煌煌封爵，岳钟琪亦以功名终云。

指严曰：张广泗诱豢妖姬，失大将风裁，固不得谓无罪。顾吾考当时边事家言，诸将帅无不诱致蛮人，草薙禽猕以邀功名者。广泗仅欲诛好事者二三人，律以仁人之心，犹为彼善于此，而况岳大将军之宣淫而不与分谤耶。向尝疑其曾静案之举发，及年羹尧案之获免，以为此人殊鲜侠义，观乎此则更爽然失矣。

书湖州庄氏史狱

[清]翁广平撰　姚兆余整理

《书湖州庄氏史狱》一卷，清翁广平撰，记述清初庄廷鑨史狱案的来龙去脉，并附有考疑及《查东山年谱》跋，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据《嘉业堂丛书》本标点整理。

吴兴之南浔镇，有庄氏九龙焉。九龙者，庄允城与其弟允坤、允埰、其子廷鑨、廷钺、允埰子廷镳、廷鋆、廷镜、廷铣，俱以才学名著两浙，故湖人以荀氏八龙比之庄氏。世居震泽之陆家港，至允城始迁南浔。允城，字君维，明季岁贡生，为复社遗老。善望气之术。偶游南浔之夏家园，见金银气甚盛，遂购而居之，得藏金无算。

时里中有朱佑明者，父为木工，与邻寺老僧善。父死，佑明给使寺中，伪为驯谨，僧信任之。先是，有湖广商人拥厚赀，因寇氛梗路，以银置桐油篚中，寄僧舍，约曰："俟五年不来而后售"。适市中桐油价倍，僧命佑明售其值以待。佑明发篚视之，取其金，骤富，诳僧以掘窖得金。阅七年，商人至，就僧索桐油不得，告以故，僧曰："无忧，佑明长者，不吾负也。"因同造佑明。佑明倒屣迎曰："赖客赀得厚其息，请以原数归，仆取其羡。"商大喜，留饮，竟醉。夜半率健仆刺杀商，兼诣僧。僧曰："吾为德于尔，杀之不祥。"佑明曰："大恩难报，舍之不祥。"僧曰："休矣，二十年后与汝了此公案。"竟杀之。知其事者畏，不敢发也。嗣后，佑明家愈富，所为益恣肆。吴兴士夫羞与往还。夤缘曹村金相国缔姻。相国送女至，佑明别起华堂，盛供张，饮食穷山海之产。相国顾语客曰："美哉！室蔑以加矣，而题署者无一巨公长德，何也"？佑明耻之，买得故相朱公国桢清美堂。其额则华亭董宗伯书也。乃去故相款署而加粽焉。佑明以女妻庄廷鑨。廷鑨，字子美，年十九拔贡，目旋盲。因思史迁有"丘明失明，厥有《国语》"之说，遂欲著书，成一家言。故相朱公尝取国事及公卿志状疏草，命胥钞录数十帙。廷鑨得之，则招致宾客，日夜编辑，为《明书》。书垂成而廷鑨卒。无子。其父允城流涕曰："我当先刻其书，而后为之置嗣。"(《顾亭林集》及全祖望《鲒埼亭外编》云，明相国乌程朱文恪公尝著《明史》，举大经大法者，已刊行于世。未刊者为列朝诸臣传。朱氏中落，以稿本质于庄廷鑨。因窜名己作，刻之，补崇祯一朝事。中多指斥语，易名《史概》云)佑明则任剞劂事，书刻清美堂藏板，欲附名以传也。书凡百余册。所列参订姓氏二十四人，皆一时知名之士。

初，允城之京师，客其舅氏吴尚书默幕，夜梦梁间白凤飞来求救。明日，吴阅大辟囚文案，有盗曰梁飞凤。允城以梦告，遂释之。允城乃给金帛，并书荐于某总兵。从征湖苗有功，仕至两浙提督。因感允城恩，约为兄弟，时至允城所建百尺楼中。

辛丑岁，有吴之荣者，年二十余，以赃系狱，遇赦得出。尝有求于佑明。佑明不即出，嘱门客延之入宿东轩。见廷鑨所著书，有忌讳语，持书要赂。允城欲许之，梁飞凤曰："踵此而来，尽子之产不足以给也。"遂使部将驱之境外。于是，之荣白其事于将军松魁，魁移巡抚朱昌祚，朱牒督学胡尚衡。允城并纳重贿以免。乃稍易忌讳语，重刊之。之荣计不得行，特购初刊本，遂入京奏之四大臣。大怒，遣官之杭，执廷鑨之父允城(《亭林集》及《湖滨杂记》云，即逮允城至京，听三法司讯之，允城音哑。盖之荣使人阴药之也。壬寅冬，允城死大理狱)及其兄廷钺及弟侄之列名于书者十八人，皆论死。允坤死于成书前，不列名不坐。而发廷鑨墓，焚其骨。籍没其家产。并坐朱佑明家(全氏《外编》云，序中称旧史氏，指文恪也。之荣不知。因怨佑明，遂指其姓名且以堂名为证。佑明及五子并诛)。参订二十四人中，吴江、董二酉死二岁，剖棺銼其尸。张雋投水死。胡某逃匿海滨为僧。海昌查伊璜曾识拔吴六奇于未遇时。至是为两广提督，遂奏免其罪。海昌范文白亦免。或谓并六奇救之也。乌程闵毅夫、仁和陆丽京已系狱而得释。其余归安。茅元锡、吴之镛、之铭、吴江、潘柽章、吴炎等十人，并刻书鬻书者，同磔于杭之弼教坊。时癸卯五月五日也。作序者，礼部侍郎李令皙亦伏法，并及其四子。令皙幼子年十六，法司令其减供一岁，例得免死充军。对曰："余见父兄死，不忍独生。"卒不易供而死。将军松魁及幕客程维藩械赴京师，魁以"八议"仅削官，维藩戮于燕市。朱昌祚、胡尚衡贿谳者，委过于初申覆之学官，故归安。乌程两学官并斩，而朱、胡幸免。湖州太守谭希闵、推官李焕皆以隐匿罪绞。

浒墅关榷货主事闻阊门书坊有是书，遣役购之。其邻朱姓者为判其价，时主事已入京，以购逆书，立斩。书坊贾及役斩于杭。朱姓者，以年逾七十，免死，偕其妻发极边。其列名之同产昆弟子，男年十五以下者，并妻子皆论戍。是狱也，死者七十余人，遣戍者百余人。吴之荣卒以此起用。并以所籍朱佑明之产给之。后仕至右佥都当谳狱。时浙之大吏与刑部侍郎鉴于松魁，且畏之荣，复有言，虽冤者，不敢奏雪也。

庄氏及参订诸人在虎林军狱，虽受桎梏之苦，而满洲佟将军颇加爱护，饮食供奉无或缺，故得以诗歌相倡和。就刑时，诸公有绝命词者，佟将军搜其遗稿摹刻之，共六石。今惟廷鑨一石存焉。廷鑨，字美三，辞翰皆妙，有"豚犬纵难全覆卵，糟糠岂罪及然萁。一气潮回江上月，全家泪洒武林春"等句。潘、吴诗载《觚剩》中，吴有赠美生诗，即美三也。

廷钺，字佐璜，才华最富，七岁能诗，著有《百尺楼诗稿》，有"梼杌有名终累楚，鸱夷无后可留齐"之句。罹祸时，年二十四。《苕上诗钞》选其诗作严三史，《虎丘志》作严戊云。

当史难发时，其朋友、亲族、奴仆之为存孤计者，有数人。其一，马要沈修若匿廷铣一子于家。家恐祸及，修若曰："急难相救，正在此时。若学他人畏避，安赖此亲戚为?"盖所匿者其外孙也。其一，吴淩马价人，素任侠，与廷镳善。率拳勇数十人，从槛车中夺廷镳少子，认为己子。逻卒并逮价人。三受三木之刑，无异词，遂率其少子去。

庄君佩者，允城从弟也。狱急时，君佩竭力营救，并给衣食。复尽收十八人骸骨，归葬祖茔之侧。庄西雍，允城族子。在京师知难发，命善走者日驰五百里至家，使区处后事。越五日逻卒始及门。

廷鑨长子济，字日鳞，年十岁补博士弟子，以文名。遣戍沈阳。震泽沈镰至戍所，设奇运策而救之。归济更姓王，著有《半砚斋诗稿》。沈镰见《县志·孝义传》。其三仆及仆妇乳母五人，皆廷钺家人。一曰计阿翁，廷钺妇潘氏媵仆也。阿翁随潘氏至戍所，事主母备尝荼苦。主母死，土人欲火葬，阿翁以死争免。乃收拾骸骨，走万里归葬。一曰高仆妇高兄弟二人，亦随主母及小主人同戍。二人触瘴死。其兄之妻在家守节。《半砚斋稿》中有高仆妇一篇。一曰松江乳母朱姓，或曰谢姓，曾以珠笼匿廷钺三岁子绳武，遁迹松江，与其夫纺织以为食。后庄氏求绳武归。及长，思报乳母夫妇恩，竟不可踪迹。

余案庄史事，《亭林集》、《贯斋集》、《觚剩》及诸邑志皆载之。《贯斋》于庄氏兄弟，不置褒贬。仲山则以才称之。亭林则曰："不甚通晓古今，其书冗杂，不足道也。"又曰："余一至其家，薄其人不学，竟去。以是不列名，获免于难。"书中有忌讳语，本前人诋斥之词未经删削者。潘、吴二君以才名素著，列之参阅，实未尝受其聘也。有周恭先者，既以币聘矣，以他故为庄所摈，亦免于难。余读《松陵诗略》、《苕上诗钞》所选廷钺兄弟诗，与狱中石刻诗，风格峻整，词采典赡，可称专门名家，非强作解事者。然则庄氏大约以才华著，而于史学或未见其长耳。

夫允城以救梁飞凤之故，而其祸即发于飞凤。查伊璜以识吴六奇之故，而六奇即有以免其祸。报施之不同，有如是耶！余闻之荣任乌程时，频过佑明。佑明一见，即咄咄称怪，以其貌类似寺僧也。及史难作逆，数杀僧之岁，正二十余年。又闻庄氏后人曰："史难将发时，南浔市中忽有若疯颠者，走呼三日，曰朱氏绝，庄氏灭。"是知《淮南子》所云："掘藏之家必有殃。"《易》云"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者，其信然乎(全氏《外编》及卢氏《纪事》云，吴之荣以发奸加道衔起用，见被杀者多，亦痛哭追悔。至武当山，建坛忏罪，为神所击，伏不能起，舁归疽发于背，洞见五脏死)！

右翁海村征君馆浔溪时所著《庄氏史狱记》一篇。壬辰春，吾乡葛茂才洋南录其手稿，见示余。弃置敝簏中，几二十余载矣。今夏偶检得之，为缮其副。然读其中有可疑者四焉：佑明之害湖商与僧，僧曰二十年后与汝了此公案。然史难为吴之荣发于顺治辛丑，相传之荣后身即前之僧人，其年数亦相符，则害僧当在崇祯十四五年间。岂有一市侩杀人，人皆侧目而无敢入告有司，任其漏网？则可疑者一；商之寄银七年而后来取，则寄银当在崇祯七八年间。时湖湘尚无兵燹，不至道梗难行。至辛巳壬午间，流寇充斥，反欲载宝言旋。此可疑者二；余读武林女士陆莘行《丽京先生云游始末记》云，廷钺妻潘氏入臬狱，闻其夫已受极刑，一恸而绝。盖莘行为丽京先生之女，亦以史祸牵涉，全家入狱所目击者。此云没于戍所，拾骨归葬。可疑者三；浒墅榷关主事购一书，至弃市，并其吏役皆死。佟将军虽怜才阴护，然廷钺等倡和诗歌，公然勒石，而不怵及于兹。可疑者四；盖征君所著，惟折衷浔溪故老传闻，证以吴中先辈诸文集。故其所叙，不无抵牾。惟录此以备佚闻，不足咎其疏略也。然贞元会合之交，秉笔者最难著议。史祸之酷，莫甚于魏之崔浩，尚犹奉敕而撰。至虞山蒙叟，自谓留心明史，著述垂成，因绛云一炬而灰冷。此史一行，其中悖谬之处必多，则祸不亚于崔浩矣。呜呼！岂钱氏之有祖德，藉一炬以灭其妄肆雌黄？鉴于庄氏亦未始，非虞山之深幸也夫！时咸丰二年岁次壬子七月，下浣海昌管庭芬芷湘甫书后。

《查东山年谱》一卷，门人沈起仲方撰。东山先生名继佐，字伊璜，海宁人。崇祯癸酉举人。国变后，鲁王授兵部职方主事。兵败归里。开敬修堂，聚门人讲学南浔。史案起，牵连被逮，释归。卒年七十六。先生居海宁袁化镇，龙山在其居之西，呼其山为东山，学者均称东山先生。著书满家，约八千余叶，刊行者甚少。此年谱沈仲方所辑。仲方自丁丑及门，至丙辰易箦。四十年虽改为僧服，离合不常，然饫闻懿训，微窥宗旨，亲受枕膝之言，所纪似较亲切，亦未刊播。幸同里张铁庵收得藁本，与裔孙世澧复取他书，补之附之，颇为完备。即征引书目五十种，东山自著书十一种，近日见不

及半。盖粤匪未乱之前，旧书尚易得也。《学园集》又无传本，则此谱急宜单行。惟稿本传钞，讹脱尚恐不免。岁在柔兆执徐三月上巳。吴兴刘承干跋。

庄氏史案

[清]佚　名撰　姚兆余整理

《庄氏史案》一卷，清不著撰人名氏，实录自清陈寅清《榴龛随笔》，述清初庄廷钺史狱案之始末及涉于此案中的若干重要人物，大抵以作者见闻为限。该书有宣统三年商务印书馆《痛史》铅印本，本整理本即以此为底本。

《榴龛随笔》。乌程朱文肃国桢致政家居，留心史事，所著有《大事记》。其已付剞劂者，谓之《史概》。未刻者尚多也，秘藏于家。后因寇盗，有庄氏赁朱氏之居。其子子相廷鑨偶见此书，窃为己有，招集知名之士，妄以己意增损于其间。而朱氏原本遂汩没矣。子相既死，乃父君维胤城，于镇北圆通庵召匠刻之。凡五年而告成，号曰《明书》。不知利害，冒昧从事，且自以为不世之业，夸张其事。一时趋附，厕名于其间。岂知遂召大祸也？先君子每扼腕太息曰："可惜文肃公一生心血，付之东流。然取非其有，立名非真者，定有奇祸。天理昭昭，可畏也。"

朱氏之书，至启、祯两朝而止耳。窃之者子相也，续之者所聘诸子也。受其子临终之嘱而必欲刻之者，君维也。与其幼子左黄钺无与也。左黄一纨袴少年耳。当科试不得意，其妻为买妾以娱之。建百尺楼于后圃，杂艺花木，日与文士豪饮于其中，刻百尺楼诗草。乃父闻之，弗善也。后为兵备使者所赏，相见留茶款语。父乃大悦。及父就逮，左黄随护维谨。及见司败，已喑不能言，乃头触狱门而死。左黄头棘，无可为计，疾驰至通州。而籍没之令下，族属无噍类，兼及朱峋。峋湖滨人，家故微贱，以入赀贡。凡商贾经营，无不贷其金。冀三倍之息，以此自雄。其视令长，蔑如也。言利析秋毫，而于文墨之事，则无涉也。亦以得罪。归安令指为逆书有名，并其三子俱就逮。家人鸟兽散，封桩库厩尽入于官。左黄知事不可为，恐累及亲党，遂自呈身。是时，部抚司道郡县守令僚佐俱在浔镇，以民居作公馆者十有二所。闻左黄归，蜂拥之去，绝无他言。惟有皈命投诚而已。惟力辨与朱峋父子无涉，始终无异词，当事者莫不伟之。至于朱峋素行，以赀傲睨一世，父子骈戮，妻孥皆徙极边，非不幸也。

庄氏居浔未久，因其饶于赀，故世情不替。初发难为归安令，令吴姓，故墨吏也，不过为恐吓之词，以冀升斗耳。而君维即挟书入长安，草疏欲上陈。辇下诸公漫词慰遣之。时予居西村，君维归，以疏稿示余，自以为无恙矣。而墨令乃捃摭其书中悖乱之语，以达于部使者。部使者不敢隐，上之于朝，而狱不可解矣。

或问逆书致罪之由，余不知其细。但闻之前人曰："如书中所云王某孙婿，即清之德祖。所云建州都督，即清之太祖也，而直书名。又云'长山衄而锐士饮恨于沙磷，大将还而劲卒销亡于左衽'，如此之言，散见于李如柏、李化龙、熊明遇传中。又指孔耿为叛。又自丙辰迄癸未俱不书清年号，而于隆武、永历之即位正朔，必大书特书。其取祸之端有如此。况无志、表、帝纪、世家，止有列传。即王阳明一传，有上下卷，共三百余页。其冗长无体裁可知已。所谓三长五难者安在也？"

事在辛丑之春，决狱在癸卯之秋。潘、吴诸子在狱日，以赋诗为事。时余寓凫溪，而戴子芸野笠馆于庙址之南，相距里许。时相过从，得见诸子传出音讯诗篇。及既授命，芸野为潘、吴立传，独于左黄则言其少年游冶，至于慷慨激烈。力辨朱峋之冤，则未之悉也。余为备述其故，芸野始为改窜一篇。是夜，余梦己身在一荷亭之上，左黄在水次搏颡谢余。余急起掖之，则已沉水中矣。次日，与芸野言，共嗟异之。

蒋西宿麟征，一字辕文，为蒋仪仲之子，姬载先生之犹子也。诗文敏妙，风仪秀颖。庄氏招之，初不愿就，为贫所累，不得已而赴。命之作文，不容留稿，恐其窃归也。并禁其出入，苦不可言，痛哭辞去，后竟及难。

张文通馆于庄氏，草稿皆作细楷。时子相已死矣。张以有明一代理学诸儒无人作传，故勉应之，亦不虞其至是也。闻其膝上有淡墨痕"成都杨慎"四字。

张非仲隽，一名僧愿，为博士弟子员。于经史百家，无不得其旨趣。所与游皆名彦。楼居积书甚富，手录者千余卷，拥列左右，已则坐卧其中。后为庄氏所招，作有明理学诸人传。其稿另录出，名曰《与斯集》。祸未发时，已知其非，逃于僧舍。年已七十余。丁母忧，茕然缟素。有诗云："空楼独夜雨床床，却把平生细较量。灾异日新忧患短，悲歌不足寤思长。曾无人巷哀王烈，徒有抛娘学范滂。好个与斯题目在，轻讴缓板

赴排场。"就逮时，谈笑自若。与潘、吴诸人同遇害。所著有《西庐诗草》四卷。

董诵孙二酉，少有神童之名，学问渊博。与周安节相好，倡和勒诗笺。书法亦精妙。史事发时，没已三年矣，发冢斫棺甚惨。子濯万与沂，九岁有感怀五言古诗四章。顾茂伦为之跋，亦英品也。及祸至，从容就缚。士林惜之。

潘力田柽，居平望，藏书千卷。善著述，有《松陵文献》十卷。今某府二卷行世。与吴赤溟炎有志作史而未敢，商之牧斋先生。深许之。亦未有成书。其就庄氏之请，非所愿也。授命之际，谈笑自若，真杰士云。

韦元介全祉，一字真长。弟次申全祐。进士。青岑明杰之子也。祖镜台先生，精岐黄之术。元介先卒，次申被难。

茅鼎升元铭，鹿门先生之孙也。以明经为学博，少有文名，试每高等。与章谔臣上奏、陈暗仙骝、吴大雍盘四子齐名。伪书编纂，仅数月耳。已而之任，逮于任所。

南昌黎博庵元宽，督学两浙，年高望重。逆书有名。督抚移檄，兵围其第，全家抄没。苕城李霜回令皙，逆书有序，被逮时适其家有庆祝之事，亲族七十余人悉被擒至。官以淅讯免。

吴心一者，浔上董氏之仆也。少时窜身徐氏，欲读书，遐周先生怒之，必欲令入府供洒扫之役。此子徒跣哭请于先祖。遂受业门下，得列青衿。闻庄氏有史事，心艳之，得列名其中，亦被惨戮。曾有唐诗之选。吴芳轮系为之序。幸刑尊廖公昭雪，得以无恙。

刻工汤达甫、刷匠李祥甫亦为饥所驱，祸亦及之。齐康成治为博士弟子，好学能诗。子相以脯脩招之，其约已具二十四金矣。后批曰："果能专精勤敏，则愿加六金。"遣仆送至。齐览而讶之，遂坚不赴，以免于祸。后以贡为学博。

潘友龙尔夔，慷慨有风致，能文工书。庄氏慕之，列其名于简端。偶与君维有财帛交，以致诟。君维怒，削其名。得不罹祸。

《随笔》云：所列纂录诸子，与余有交，故略序其概。其余不相知者，不及录。

老父云游始末

[清]陆莘行撰　姚兆余整理

《老父云游始末》一卷，清陆莘行撰。莘行字缵任，浙江钱塘人，陆圻女。该书记述其父陆圻与查继佐、范骧等涉嫌庄廷鑨文字狱案，获释后变更姓名，云游四方，不知所终。该书有商务印书馆《痛史·庄氏史案》附刊本、古学汇刊本、传抄本。本整理本以商务印书馆《痛史》本为底本，原题为《秋思草堂遗集·老父云游始末》。

康熙元年壬寅春二月，父友王于一者，自闽至浙，寓昭庆寺。忽疾作。父亟为调治，昼夜不息。王竟不起。父为敛资棺殓，并出床头十金，令其仆扶柩归里。偕同人送至江浒。有为父言："湖州庄姓者，所著秽史，抵触本朝。兼有查、陆、范评定姓名，大为不便。"父曰："风马牛不相及也，何得有此？"归家，自思范君文白远隔海昌，不及相闻。查君伊璜住居不远，何不一询。因往查。查适他出。父入书室，见案头果有此书。查归，父谓之曰："此何物，尚置是耶？若不早图，祸将作矣。"因即具牒文宗，行文湖郡教谕赵（君宋）查验。赵至庄，始知作书者名龙，系瞽目，已故，无子。父某。弟廷月。即碎其板，计六十四义口，贮于府库。板虽碎而书已行矣。有吴之荣者，取货于庄，不获。又查有女乐，吴欲观之，亦不得，憾甚。遂抱书击登闻鼓以进。六月尽，人言籍籍，母与伯兄甚忧之。兄即呕血数升。遣仆从长安迎吾父归，父曰："板碎矣。悠悠之口，何患焉？"遂束装往台州。时七月十九日也。

十月四日，邱嫂沈孺人卒。父归，谓母曰："吾梦神人谓余曰：'尔诗文之祸起矣。'将来不知何似？"未几，风声渐紧，父母欷歔偶语。余尚幼，叩所以。大人曰："尔何知？以尔兄疾甚故耳。"

十一月十五日，吾父清晨同叔梯霞公出门，途遇二吏云："纪公相延视疾。"父素善医，故驾言也。父与叔逆知其意，因曰："今望日，须一奠吾母而往。"于是叩辞大母灵，哭声甚哀。叔急入内，连呼仲兄，速往随父。母与两兄悲号趋出，予亦大恸踵后。父怡然随吏而去。见司李纪公（元）未第时，即与吾父有交，此时惟有挥涕而已。寄钱塘狱。钱令姓慕名（天颜），亦与吾父有交。日逐供应，悉皆慕办。

十二月，督抚差解官龚姓者，将父与查、范起解进。十一日，三人庭谒太守丁公（浴初），字咸池，系查好友。丁素重父才名，出席而迎，命宽刑具。役跪曰："镣已灌铅。"丁怒叱曰："彼无辜，何得如是？"立命换锁。因谓父曰："君等俱属首人，到京自白。为今之计，速行为妙。"父曰："资斧缺如，寒衣未备，以此迁延。"丁即遗十金，裘一袭。父又曰："此行死生未卜，乞归一辞母灵。"丁怜而许之。于是至家，举家骨肉号哭震天。伯姊双手举父锒铛，一恸几绝。十五日，长行。仆张（煜）从。三叔父于别舟送父入都。仆褚（礼）从。吾母将衣饰尽典，得银二百。亲交馈送亦数十金。以四十金与叔父安家，余作进京之费。予与伯姊送至关河。父背予挥泪，谓母曰："此女素所钟爱，且远字龙山，可善视之。"又谓姊曰："吾素知汝贤孝，母与弟妹全赖于汝，勿以吾为念也。"予与伯姊吞声而归。母及庶母徐、两兄送至嘉。吾翁鲲涛祝公，乘小艇，候于道左，赠金洒泪，郑重而别。父谓母曰："相送千里，终须一别。行矣，毋乱我心曲为也。我虽遭此横祸，明岁值年，凡事悉依旧规，不可苟简。尔系贤妇人，何烦琐琐。"命庶母曰："汝当持身以正，上下和平。"戒两兄曰："汝等惟以孝母为事，谨守礼义，终身不必读书，似我今日。"遂尔分手。一日泊金山下，闻钟声磬声，曰："苟得生还，所不祝发空门者，有如大江。"

癸卯正月十六日，得父初六至维扬信。十八日，母梦曾祖母沈太孺人举箸呜咽。十九日，系沈亡辰。年例，祀后方始收新年所悬神、像。予兄妹随母至厅事，见诸像皆作愁苦状。母心悸，命仲兄至陈庵祈签。诸婶母陆续具至。忽一吏持柬云："纪爷至矣。"母思吾夫之出，纪所知也，至何为者。少顷，见百余人随一官到。伯兄出见。母于屏中窥之，非纪也。正疑虑间，二婶母急告母曰："京中事发，官来籍没矣。"语未竟，数十人排闼而进，曰："女眷请出外，听总捕毛爷一点，无大害也。"母将予托于二婶，冒称拒石之女，名文姑，杂于诸侄女中。文者，拒兄小字也。仓猝中即以此名应之，故册上有侄孙女文姑年方七岁之语。近邻许周，父平日

待之厚，此际手持粥一盂，于门上遍贴封条，且曰："某某系某人子，不可疏放。某某系某人仆，急宜追絷。"官喜其勤，即取吾家米二石布二匹与之。令为向导，同捕役进京逮三叔。父与叔遇于纱帽胡同，为褚(礼)所见。叔避之，不获。许竟无功。后事解，此人惶愧欲死。是日，拒嫂携赞侄归宁，予姊婿沈穆如、伊兄德隅、二婶母之庶母陈早出门，吴姊以目疾不至，故皆得免于难。吾父为长房。拒石兄，即忠毅公讳(培)子，为二房。盖同门出入者也。梯霞叔为三房。紫缠叔为五房。左城叔为六房。是晚，五房上下计三十口，俱押总捕班房。时禹川侄尚未书名，二婶向一朱姓吏再三恳求。其人许之，与同伴用草荐卷出。亦高义也。吴姊闻之，一恸而仆。于是，伯姊翁锦雯吴司李、仲姊翁甸华沈文学、二父执手持火把，至窗外泣谓母曰："事已如此，惶遽无益。闻二郎尚未收，意欲藏之王店朱近修家，以延一脉。"大舅父宇台孙公亦恸哭而至，谓母曰："弟力微不能脱姊。程婴之事，当力任之。"母曰："闻侵朱氏甚急，(朱为二兄所聘岳家)弟当令其就狱，勿以一子累亲友也。"舅曰："我为之，姊勿与知可也。"乃遍觅二舅宙合家，暮夜挟同归。捕至，密送梁姊母庵。兄慨然曰："举家为戮，何以生为?"遂自投系所，持母兄而泣。吴姊肩舆至各家踪迹，闻已出，哭曰："赵氏止此一块肉，而今已矣。"二十一日，男子发按察司监。狱卒分给铁链。所余一轻一重，二兄以大兄病重，大兄以二兄年幼，争取重者。卒为之感动，遂得俱易轻者。女子发羁候所。内分七所，头所二所，查氏居之；三所四所，陆氏居之；五所六所，范氏居之。吾大房被逮者，二婶母、拒兄、余与两侄女、仆赵(福元)赵妇、陈妇、义孙阿寿、义孙女阿满。漏网者拒嫂、禹川侄、赞侄、仆(佩锦、合璧)。三房被逮者，三婶母、复弟因代度兄故名(诚夫)、仆陆(书)、俞妇。漏网者，杜南兄、方义弟、履真弟、仆陆(松)、陆(元)妇、鲁妇。五房被逮者，五叔父、庶婶母贾、魏休兄、魏扶弟、仆高(成)夫妇、阿团。漏网者阿妹。六房被逮者，六婶母、婶母母胡夫人、理扶兄、仆马(星)妇、(可成)妇、义女阿留。漏网者，桂弹弟、仆马(星)、陆(茂)。又被逮者，二叔祖梦明公、梦文三叔祖、三叔祖母、黄庶叔祖母、仆(文鼎)。又被逮者子长伯。查陆范三姓，共计一百七十六人。二十五日，俱至贡院点名。是日人犯不齐，仍令归所，二十六日清晨始点。途路之人，不论老少男女，俱各垂泪。曰："陆氏世世忠孝，奈何遭此奇冤?"进天开文运牌坊，见两叔祖、子长伯、五叔父、诸兄、仆从皆至。廷设三席，中满洲大人，左总督赵公，右巡按朱公，旁藩臬二司。一应闲人，俱不许进，止书吏二人。三家唱名已毕。母呼曰："天乎天乎，吾夫何罪？举首在前，发觉在后，夫何使我三姓至于此极也?"众皆泣下。赵公曰："尔夫有辩，且自安心。"于是男妇仍各分散。

二月二十日，上宪之意将各家男子亦归羁候所。七所对照，一间狱官之堂。又三间，中供狱神，内三姓男子所居。查伊璜、长子回一并二子三子暨侄汉回。范系文白、弟文元、文清、子魏公、隐公、郑公。吾家则二叔祖、三叔祖、族伯子长、五叔父、拒兄、桂兄、冠兄、理兄也。妇女止六所。余七所，三姓男仆共居之。初，三姓人惟给官粮，勿食亲戚馈，恐以毒进。赖锦雯吴公力，愿以身家保，于是传送不绝。求之古人中，不可多得。各家亲串，亦得通馈饷焉。予自父被逮后即断荤，与吾母诸婶仆妇，日诵经不辍。后得完聚，人咸谓陆氏叫应神天也。一夜，庄廷月妻潘氏至，年二十四，子方四龄，老妪一人，分六所之半间居之。又一日，赵教谕妻弟(旃彩)、侄(和官)年十四、婢一人、子(都官)年十一、长女十七、次女十三、两仆妇，分四所之半间居之。又朱右民者，湖州人，富倍于庄，所生三子。其第三媳，苏州申相国家女也。庄索朱货，右民欲不与。长子劝之再三，父命中子以二百金付之。中道而复。庄不遂意，仇口诬扳。故右民见督抚之际，以手自批其颊曰："老奴悭吝，以至于此。"谓长子曰："吾害汝。"谓次子曰："汝自为之，勿吾怨也。"

正月二十四日，吾父到京，与查、范同入刑部牢。行李使费悉被逆仆张(煜)席卷南还。吾父茕茕无计，幸舅祖信甫裘父子在都。三叔祖往见哭诉。公曰："我已知之，可草冤单一纸，待吾相机而行。"于是出白镪五十，关通要路。褚(礼)又至父执颢亭严公署。时公为掖垣，置褚于密室，三餐亲为传送。因致书浙省当道，力为暴白。不数日，命下，回浙候审，即日出京。

三月初六，抵杭，入营监守。全家被系，无人馈食。姊姑吴母顾太君命人传餐，朝夕不缺。为人姑者，未有慈厚如太君者也。褚(礼)以密事往返南北，止十五日，少有就绪。复随三叔父回杭，即往羁候所投到。时三月十七日也。褚以膏贴半面，以帽遮之，暮夜见吴姊，诉京中之事，并言张(煜)逃归。即至塔下村寻煜妻，云不归。及见煜行李具在，始不能匿，乃同至姊家，张传餐。褚复入都探事。同拘陈永祥每凌吾父。一夜，父梦三官大帝曰："事将释矣，明日当有小警。"次日，以小恙暂松刑具。陈将银铛盗去。适查狱官至，父惶遽，别将一锁键之，以至无事。及去，遍访诸人，无失镣者，知为大帝之灵也，后数日，陈以此锁付狱卒，易糠食之。计营中所系，庄姓父子、朱姓父子、花里茅氏、前任文宗赵教谕、陈永祥、吾父及查、范、新任湖州太守谈某。尚有评文姓氏多人，不能记忆。当事知三家已有缓意，且天气渐热，四月十三日，除吾父及伊璜、文白外，将三姓男女共移小井巷官房。系所籍王元之屋。屋近吴山，住房高下不一，最高者查居之。其下，吾家与范居之。二十二夜，照磨刘君来云："公等不日归家矣。"二十六日，果发还家，然所开止三房五房六房之屋。父与二房合居，尚尔封锢。因与二婶母同借三房之室居之。门前犹有役看守。桂兄病剧，吴公锦雯保出之。子长伯，俞姊保出。胡夫人，其弟方虎保出。可成妇随出。亲友探候者门庭如市。六叔父以事入粤，郡县无不重其才名。缇骑至，令伪以伶茗宴叔，席半执之。叔神色不变，且曰："手足死于一处，幸也。"奋然就道。五月初九

归，亦羁小井巷。

是月二十五日，吴姊处舆人罗五匆匆至云："本下矣，本下矣。"伯兄亦与至。子长伯、胡夫人、可成妇亦至。三姓主仆，复上刑具。两卒共挟一人。此际神魂俱丧。母藏并剪于身，事急自刺。次日，守卒正在午饭之际，府吏奉丁公之命，急来道喜。诸卒亦欢然而散。是日，父在营。诸人每名依次点出。朱右民临行，妻命婢进参汤一盏，饮之出，凌迟。三子斩。妻闻惊怖立殒。三媳给边。庄龙父服毒先死。弟庭月凌迟，月妻潘氏给边。幼子亦斩。教谕本拟从轻，因藏史一部于米栈中，故亦斩。妻孥得释。花里茅某，亦皆灭门。都守谭公，莅任三月，以庄逃入太湖，论绞。后庄尽获，赦到，谭已决矣。惜哉！陈永祥，即前盗锁之人，日詈吾父曰："尔死囚也，吾罪不过笞耳。"亦竟斩首。凡刻书钉书送板者，一应俱斩。一刻字匠临刑哭曰："上有八十之母，下有十八之妻。我死妻必嫁，母其谁养？"言毕就刑，首滚至自门，忽然自竖。盖行刑之所，去家不远也。发庄龙冢。冢前有坊，曰才高班马。棺内富丽之甚，衣寿字绛衣，颜色如生。剑以刀碎其首，脑出溅剑喉中，立死。是时天昏地暗，日色无光。及末，方点吾父等，至明伦堂。三人此际魂已去身。督抚皆曰："尔等不惟无罪，且有钦赏。"于是叩谢出，分路各归。凡开张行路之人，无论识与不识，见父得释，欢声载道，拜贺于前。父亦答拜。途中泥泞，时尚服祖母之丧，素衣为皂。归，骨肉重逢，浑如隔世。桂兄喉音已失，不能发声，见父泪流满目而已。入屋，惟有尘埃满目，青草盈庭。赖吴姊所携仆为之洒扫。漏网之人，相继而至。二十九日，诸家犯妇发边。舟皆封钉。六月二日，桂兄卒。

十月初，有旨，将庄、朱家产一半给首人吴之荣，一半给查、陆、范。父曰："合家获免，幸矣，反贪他人产耶？"尽归查、范。乙巳夏，之荣发恶疾，骨存于床，肉化于地，颈断而死。呜呼！天之报施，其诚不爽矣。

是秋，姊翁吴公以司李任粤东，延父偕往，每岁馆谷二百金。九月三日起程。丙午四月，至南荣守孝山叔署。丁未春，辞叔至徽州。是岁，祝发齐云，不肯背前誓也。

十一月十五，褚仆妇归，道所以，举家悲泣。十九日，冠兄就道迎父。于山顶见之，曰："冤业至矣。"兄哭拜于地，请父同归。父不允。兄又禀曰："大人纵不怜妻子，独不念先人坟墓乎？"父曰："汝先归，吾当于来年仲春朔回杭扫墓，兼与弟侄一诀。"

戊申正月，仲兄预于江干觅一精舍，号曰草庵。至二月十七，吾父果至。十九，母嫂往见。二十，余与吴姊往见。诸姊兄弟亦相继往见。次第决已，誓不入城。挈童子王保，法名透月，居江渚庵中。五月，三叔父病危，迎入城，父不忍辞。至叔家，医药并施。叔小愈，谓父曰："弟命赖兄以生，健饭始任兄行。"父曰："唯唯。"余母子相隔一垣，父不顾也。九月，叔已平复。父召兄曰："吾以叔疾，违约入城。吾之交广，若使有疾，谁非当治者？是吾以逃禅为名，而以医僧终也，奚可哉？适丹霞金道隐师相招，且复往粤，避迹三年，然后结茅近地。尔若阻我，我必雉缢。"兄不敢拒，命褚(礼)随行。时戊申九月二十六日也。

己酉冬，褚(礼)从丹霞归。庚戌岁，王保有禀札至。父抹其书托足之地。是冬，兄曰："今已三年，父将至矣。"壬子春，父已逾期。仍命褚(礼)从余舅翁郭皋旭入广，至丹霞迎父。方知一月之前，已去武担。仆追至武担，不能踪迹。盖吾父意在弃家，不欲人知，每至即易姓名，无从察也。后值三藩之乱，往来不通，虽仲兄复分险阻，遍为寻觅，终不能得。兄幸成进士，竟以神竭咯血而卒。吾父生于前明万历壬寅九月初五寅时，今康熙丁亥年，九十有四。自五十五年弃家，不睹亲颜三十九年矣。人生之惨，有如是乎？余愧不文，略书所忆，以备家乘采择云。

庄史之祸，梯霞从外祖、拒石、冠周两舅氏，书之详矣。癸卯正月，予方四龄。十八日，母安人欲挈予归宁。予闻之甚喜。适母以目疾，为大母所阻，予甚怏怏。次日未刻，忽见母号哭仆地，予亦惧而啼。又见举家有雪涕者，有耳语者，有太息奔走者。一日，梯霞公来，亲友俱集，座为之满。母恐物色者闻于当事，仓猝株连，急舆予至梁庵祖姨母所。予乍离母怀，泣不肯寐。天明从外祖到案，予亦归家。外祖事释，将欲展墓。时方盛暑，予瞰无人，窃祭品中瓜瓤尽食之。母觉，欲杖予，赖外王母劝得免。外大父祝发，暂归居郭外之草庵，以枣一把赐予。予皆拒不受。母曰："长者之赐，其敢辞乎？"予曰："母向言空门之物，不可食也，故却之。"其痴愚顽钝，真堪捧腹。按首牒之举，外大父恐始祸，尚尔狐疑，母力劝曰："需事之下也。"乃与查、范急行之。非母之见机明决，皆为戮矣。

吾里祖庙巷共建关帝祠，吴之荣亦捐金。后吴发难，所诛不下千人。之荣以惨报死。祠凡三毁，至不留一故埴，然未尝及傍舍。神人去恶之尽，诚若此也。外大父弃家，历今凡三十九年，弃家十一年而母安人卒。每念慈帏，潸然出涕。虽冠周、拒石两舅父乞食寻亲，足迹遍天下，而终不可得。在外大父，远引高蹈，不可及。第为子若孙者，其果何以为情耶？抑为之女若外孙者，又果何以为情耶？悲夫！时丁亥六月朔日，甥吴磊萃山谨跋。

右录陆氏莘行遗书一卷。为丽京先生女，后适袁花祝氏。不知此外尚有著述否。吴骞跋。

康雍乾间文字之狱

[清]佚　名撰　崔玉华整理

《康雍乾间文字之狱》，系统记述了“庄廷钺之狱”、“戴名世之狱”、“查嗣庭之狱”、“陆生楠之狱”、“曾静、吕留良之狱”、“谢济世之狱”、“胡中藻之狱”等著名文字狱的始末。据民国年间《满清野史》丛书本点校整理。

庄廷钺之狱

明相国乌程朱文恪公，尝著《明史》，举大经大法者革之，已刊行于世，未刊者为《列朝诸臣传》。国变后，朱氏家中落，以藁本质千金于庄廷钺。廷家故富，因窜名己作，刻之。补崇祯一朝事，中多指斥昭代语。岁癸卯，归安知县吴之荣罢官，谋以告讦为功，藉此作起复地，白其事于将军松魁。魁移巡抚朱昌祚，朱牒督学胡尚衡，廷钺并纳重赂以免，乃稍易指斥语重刊之。之荣计不行，特购得初刊本上之法司。事闻，遣刑部侍郎出谳狱。时廷钺已死，戮其尸，诛弟廷钺。旧礼部侍郎李令晳曾作序，亦伏法，并及其四子。令晳幼子年十六，法司令其减供一岁，例得免死充军。对曰：“予见父兄死，不忍独生。”卒不易供而死。序中称旧史朱氏者，指文恪也。之荣素怨南浔富人朱佑明，遂嫁祸，且指其姓名以证，并诛其五子。松魁及幕客程维藩，械赴京师，魁以八议仅削官，维藩戮于燕市。昌祚、尚衡贿谳狱者，委过于初申覆之学官。归安、乌程两学官并坐斩，而二人幸免。湖州太守谭希闵，莅官甫半月，事发，与推官李焕皆以隐匿，罪至绞。浒墅关榷货主事李尚白，闻阊门书坊有是书，遣役购之，适书贾他出。役坐其邻一朱姓者少待，及书贾返，朱为判其价。时主事已入京，以购逆书立斩。书贾及役斩于杭。邻朱姓者，因年逾七十免死，偕其妻发极边。归安第元锡方为朝邑令，与吴之镛、之铭兄弟，尝预参校，悉被戮。时江楚诸名士列名书中者皆死。刻工及鬻书者同日刑。惟海宁查继佐、仁和陆圻，当狱初起，先首告，谓廷钺慕其名，列之参校中，得脱罪。是狱也。死者七十余人，妇女并发边。盖浙之大吏及谳狱之侍郎，鉴于松魁，且畏之荣复有言，虽有冤者不敢奏雪也。之荣卒以此起用，并以所藉朱佑明之产给之。后仕至右佥都。

戴名世之狱

桐城方孝标尝以科第起官至学士，后以族人方猷丁酉主江南试，与之有私，并去官遣戍。遇赦，归入滇，受吴逆伪翰林承旨。吴逆败，孝标先迎降得免死。因著《钝斋文集》、《滇黔纪闻》，极多悖逆语，戴名世见而喜之。所著《南山集》多采录孝标所纪事，尤云锷、方正玉为之捐资刊行。云锷、正玉及同官汪灏、朱书、刘严、余生、王源皆有序。板则寄藏于方苞家。都谏赵申乔奏其事，九卿会鞫终，戴名世大逆，法至寸磔，族皆弃市，未及冠笄者发边。朱书、王源已故，免议。尤云锷、方正玉、汪灏、刘严、余生、方苞以谤论罪绞。时方孝标已死，以戴名世之罪罪之，子登峄、云旅，孙世樵并斩。方氏有服者皆坐死，且剉孝标尸。尚书韩菼、侍郎赵士麟、御史刘灏、淮扬道王英谟、庶吉士汪份等三十二人，并别议降谪。疏奏，圣祖恻然，凡议绞者改编戍，汪灏以曾效力书局，赦出狱；方苞编旗下；尤云锷、方正玉免死，徙其家。方氏族属止谪黑龙江。韩菼以下，平日与戴名世论文牵连者俱免议。是案也，得恩旨全活者三百余人。康熙辛卯壬辰间事也。

查嗣庭之狱

雍正四年，江西正考官为礼部侍郎查嗣庭，试题曰“维民所止”。有讦者谓“维止”二字，是取“雍正”二字去其首也，狱遂起。今将当时上谕全录，于此事始末可见矣。

雍正四年九月乙卯，谕内阁九卿翰詹科道等：“查嗣庭向来趋附隆科多。隆科多曾经荐举。朕令在内庭行走，授为内阁学士。后见其语言虚诈，兼有狼顾之相，料其心术不端，从未信任。及礼部侍郎员缺需人，蔡珽又复将伊荐举，今岁各省乡试届期，朕以江西大省，须得大员以典试事，故用伊为正考官。今阅江西试录所出题目，显露心怀怨望，讥刺时事之意。料其居心，浅薄乖张，平日必有纪载。遣人查其寓所及行李中则有日记二本，悖乱荒唐，怨诽捏造之语甚多。又于圣祖仁皇帝用人行政，大肆讪谤，以翰林改授科道为可耻，以裁汰冗员为当厄，以钦赐进士为滥举，以戴名世

获罪为文字之祸，以赵晋正法为因江南之流传对句所致，以科场作弊之知县方名正法为冤抑，以清书庶常复考汉书为苛刻，以庶常散馆为畏途。以多选庶常为蔓草，为厄运，以殿试不完卷黜革之进士为非罪。热河偶然发水，则书淹死官员八百人，其余不计其数，又书雨中飞蝗蔽天。似此一派荒唐之言，皆未有之事。而伊公然造作书写。至其受人属托，代人营求之事，不可枚举。又有科场关节及科场作弊书信，皆甚属诡秘。今若但就科场题目加以处分，则天下之人必有以查嗣庭为出于无心、偶因文字获罪为伊称屈者。今种种实迹见在，尚有何辞以为之解免乎？尔等汉官，读书稽古，历观前代以来，得天下未有如我朝之正者。况世祖圣祖，重熙累洽，八十余年，深仁厚泽。沦肌浃髓，天下亿万臣民，无不坐享升平之福。我皇考加恩臣下，一视同仁。及朕即位以来，推心置腹，满汉从无异视。盖以人之贤否不一，各处皆有善良，各处皆有奸慝，不可以一人而概众人，亦不可以一事而概众事。朕惟以至公至平之心处之，尔等当仰体朕心，各抒诚悃，交相勉励，殚竭公忠，无负平日立身立德之志。或有一二心术不端者，亦宜清夜自省，痛加悛改。朕今日之谕，盖欲正人心，维风俗，使普天率土，永享升平之福也。尔等承朕训旨，当晓然明白，勿存疑愧避忌之念，但能恪慎供职，屏去习染之私，朕必知之。朕惟以至诚待臣下，臣下有负朕恩者，往往自行败露。盖普天率土，皆受朝廷恩泽，咸当知君臣之大义，一心感戴。若稍萌异志，即为逆天之人，岂能逃于诛戮？报应昭彰，纤毫不爽，诸臣勉之戒之。查嗣庭读书之人，受朕格外擢用之恩。而伊逆天负恩，讥刺咒诅，大干法纪。著将查嗣庭革职拿问，交三法司严审定拟。

甲戌谕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尔等多出自科甲之人，既诵法圣贤，读书明理，当知君臣之大义，须上下一体，情分相联，方克致升平之治，人人共受其泽。自唐宋以来，去古已远，习俗浇漓，人心诈伪。狂妄无忌惮之徒，往往腹诽朝政，甚至笔之于书，肆其诬谤，如汪景祺、查嗣庭，岂能逃于天谴乎？我国家恩养休息，海宇晏清，八十余年，万民乐业。即尔等父母妻子，孰不沐浴膏泽，安享其福耶？且士人立身行己，以礼义廉耻为重。乃至昏夜乞怜，上书投扎。满纸称功颂德之语，何廉耻荡然至于此极。又有将子弟姻戚门生故旧私书请托者，不知以素所亲爱之人为之请，若先有请托，彼心以为势力可恃，肆其狂妄，无所不为，及实在赃托照拂，实属无益而有损。盖彼无倚恃，尚知警惕自守，勉励供职。款发觉则受请托者不能为之庇护，是非所以爱之，而实以害之也。又尔等皆系各省州县之百姓，受制于有司者。如请托之风尽除，凡地方有司，皆有所畏惧，而廉洁爱民。则尔等之子孙宗族，咸受其庆，不亦善乎？如请托之风不绝，则地方官员各有倚赖，将肆其贪婪，则尔等之家产，不足饱贪官污吏之溪壑，尔等自为身家桑梓计，亦断应速改历代之陋习也。查嗣庭请托贿属之书札，不一而足。其日记所载，狂妄悖逆之语，与汪景祺相为表里。而其诽议圣祖仁皇帝用人行政大逆不道之言，不可胜举，实共工驩兜之流也。

陆生楠之狱

以论前史而获罪者，自陆生楠之狱始。自兹以往，非惟时事不敢论议，即陈古经世之书，亦不敢读矣。此真历代文字狱所未前闻也。

雍正七年秋七月丙午，谕内阁据顺承郡王锡保奏在军前效力之陆生楠，细书《通鉴论》七十篇，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词更属狂悖，显系非议时政。参奏前来，陆生楠由广西举人部选江南吴县知县，朕览其履历奏折，前惟颂圣浮词，中间不过腐烂时文，无一语近于直言规正，亦无一事切于国计民生。而倨傲诞妄之气，溢于言词。知其人必非醇谨，及至引见之时，举动乖张。朕将伊折内之语诘问数条，陆生楠总默然不能对，但闻朕教训。转多愤懑之色。彼时将伊扣缺，令以主事试用。盖以其人或小有才，令其在京办事学习，以冀悛改也。后伊改授工部主事，引见时，不惟毫无敬畏，且傲慢不恭。显然逆抗，形于词色。夫主事职列部曹，外任知县，历俸多年，或卓异行取，始得升补。而陆生楠以边方举人筮仕之初，即膺兹职，尚何负于伊，而伊竟敢怼及君父乎？伊系广西人，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故敢如此。是以将伊革职，发往军前与谢济世同时效力。一则令其观满州尊君亲上之心，如此其谨懔。一则令其观我朝兵营之制，如此其整严。一则令其观各蒙古部落熙皞醇朴之风，如此其诚实。庶冀伊等化去私邪，勉于自新之路。讵意陆生楠素怀逆心，毫无悔悟。怙恶之念愈深，奸慝之情益固。借托古人之事几，诬引古人之言论，以泄一己不平之怨怒，肆无忌惮，议论横生，至于此极也。前锡保起行之时，朕谕以军前效力之汉官等，果能安静守法，自知罪过，则皆可贷其前愆，开予自新。或有私自著作，怨怼罔上者，亦未可定。今果得陆生楠所著之书，悖逆之情，尽行败露。其论封建，云“封建之制，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至于今害深祸烈，不可胜言。皆郡县之故”等语。古人之有封建，原非以其制为尽善，而特创此以驾驭天下也。洪荒之世，声教未通，各君其国，各子其民。有圣人首出，则天下之众，莫不尊亲。而圣人即各因其世守封之，亦众建亲贤以参错其间。盖时势如此，虽欲统一之而不能也。夏禹涂山之会，执玉帛者万国。周武王孟津之役，来会者八百侯国。岂非夏后周王之所封建乎？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曰：“天下恶乎定？定于一。”孔子、孟子，深见春秋战国诸侯战争之流弊，其言已启一统之先几矣。至秦始皇统合六国，制天下以郡县，自汉以来，遂为定制。盖三代以前，诸侯分有土地，天子不得而私，故以封建为功。秦汉之后，土地属之天子，一封建便多私心，故以郡县为功。唐柳宗元谓公天下自秦始，宋苏轼谓封建者争之端，皆确有所见而云然也。且中国之郡县，亦犹各蒙

古之有部落耳。历代以来，各蒙古自为雄长，亦互相战争。至元太祖之世，始成一统。历前明二百余年，我太祖高皇帝开基东土，遐迩率服，而各蒙古又复望风归顺。咸凛正朔，以迄于今。是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至若贾谊、晁错，欲削弱诸侯，乃虑分封之失而欲一之，非以郡县为失而欲分之也。李泌因藩镇之兵连祸结，思以封建为自固之谋，岂尝谓三代之制必可复乎？今六合成大一统之天下。东西南朔，声教所被，莫不尊亲。而陆生楠云："以郡县之故，至于今害深祸烈，不可胜言。"试问今日之祸害何在？陆生楠能明指之乎？大凡叛逆之人，如吕留良、曾静、陆生楠之流，皆以宜复封建为言。盖此种悖乱之人，自知奸恶倾邪，不容于乡国，思欲效策士游说之风，意谓封建行，则此国不用，可去之他国。殊不知狂肆逆恶如陆生楠之流，实天下所不容也。又云"圣人之世，以同寅协工为治。后世天下至大，事繁人多，奸邪不能尽涤，诈伪不能尽烛，大抵封建废而天下统于一。相既劳而不能深谋，君亦烦而不能无缺失。始皇一片私心，流毒万世"等语。同寅协工，固为治之要。至于知人任相，惟在人君之明哲。汉唐以来，有贤君图治于上，则必有良将助治于下，岂万世无一知人之主乎？且同寅协工之道，于封建何与？陆生楠肆意妄言，支离缪戾，至于如此。其言建储也，借引汉武帝戾太子事，发论云"储贰不宜干预外事，且必更使通晓此等危机"等语。书有教胄子之文，礼有文王世子之篇。仪文明备，教戒周详。凡以养成德性，欲其学于古训。深知民情物理之微，周知人间疾苦，稼穑艰难之故，岂可禁之不闻外事乎？至于父子天性，家国一理，惟有至诚至敬，可以为事亲之道，危机之说，岂人子所忍形于言存诸心者乎？设使江充掘蛊之时，太子能居易俟命。不诈出武库兵，发长乐卫，则决不至有湖城之难。是戾太子之祸，正由于晓危机也。又陆生楠云"有天下者不可以无本之治治之"等语，其意借钩弋宫尧母门之事，以讥本朝之不早建储贰。夫建储之事，乃宗庙社稷之业所关，天下苍生万民之命所系也。倘不加慎重，而所立不得其人，其后不易之而不可，欲易之而不可，以至激为多故者，前代史册，历历可稽。孟子曰："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又曰："为天下得人难。"言主器之重，必得其人。足以承先启后者，然后可以付之也。我朝太祖高皇帝开创以来，未尝预建储位。而我太宗文皇帝继位丕承，恢宏大烈。世祖章皇帝绍业膺图，抚有中夏。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御宇绵长。凡我朝圣圣相承，皆未由先正青宫而后践天位。乃开万世无疆之基业，锡亿兆臣民之洪庥。逮朕缵登大宝，重熙累洽之盛统。七年以来，中外乂安。是我朝国本至深至厚者，愚人固不能知也。昔宋孝宗时虞允文请早建储贰，孝宗曰："恐储位既正，人性易骄，即自纵逸，不勤于学，寖有失德，所以未建者，庶几无后悔耳。"孝宗尚知立储之不易，况我圣哲高远之见，十倍于孝宗乎？如陆生楠借汉武之事以讥刺者，实为弥天不可赦之罪人也。其论兵制也，则称唐之府兵云："李泌为德宗历叙府兵兴废之由，府兵既废，祸乱遂生。至今为梗，上陵下替。"又云"府兵之制，国无养兵之费，臣无专兵之患"等语。唐初府兵之制，本于北周苏绰之议，其后变为彍骑，乃府兵废弛，不得不出于召募也。德宗之世，召募者多市人不可用，故欲复府兵之法，然其时亦竟不能复。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无事耕种之农，岂能娴于武备？有事征发之扰，岂能兼顾农桑？以此为制，不但弃其兵，并弃其民矣。古者六乡六遂之法，远不可稽。后世民以养兵，兵以卫民，彼此相资。唐宋以来，法制渐详，军农实称两便。安有惜养兵之费，而弃不教之民者乎？本朝设立八旗，京师重地，禁旅云屯，又有巡抚三营，以诘奸禁暴。外省分设驻防将军，以及提镇。内外相维，训谏甚备。无事则分处什伍，兵不扰民。有事则整旅出疆，兵以卫民。此万古之良法。今八十年来，太平无事。老耆以寿终，幼孤得遂长，孰非兵防卫守之力哉？民间虽有正供以佐军糈，然所出仅百分中之一耳，其得养兵之利也多矣。而陆生楠之为此说者，盖其怀蓄逆乱之心，郁不得逞，故以国无养兵之费，以摇动人听，冀或更制以紊乱军政。所谓执左道以乱政，言伪学非以疑众者，王法之所不宥也。其论隋炀帝，云"后之君臣，倘非天幸，其不为隋之君臣者几希"等语。隋文帝以勤学节俭为治，史称其仓库实而法令行。至隋炀帝以骄奢淫佚，自取败亡，非可诿之于天也。后之人主，不为炀帝之行，岂至有炀帝之祸？又何为而望天幸乎？陆生楠之意又何指也？其论人主，云"人愈尊，权愈重，则身愈危，祸愈烈。盖可以生人杀人赏人罚人，则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故其蓄必深，其发必毒"等语，人主身为天子，富有四海。自尧舜禹汤以来，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岂有位尊而即危祸者乎？至于生杀赏罚，人主皆奉天命天讨以行之。其生杀赏罚者，皆其人之自取耳。朕临御以来，日理万几，皆奉若天道。因物以付，未尝以己意生杀人赏罚人。而陆生楠为畏之怒之报之之说。试问在廷诸臣，朕自雍正以来，曾以藩邸旧人而擢用者何人？曾因当时宿怨而治罪者何人？且朕从前与外廷之人，毫无恩怨，又何所庸其畏，何所庸其怒，何所庸其报哉？且云蓄必深，发必毒，此陆生楠指阿其那等而言，抑陆生楠自蓄此心也？阿其那等各案，内外臣工之所共知，无俟朕再为告谕。陆生楠亦身列仕籍，岂无见闻而为此论？其狂悖恶乱，不亦甚乎？又云："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乃陆生楠自述其心也明矣。虽蓄怒而不敢显言，是以托于论列通鉴。以微泄其愤，又怨而欲报，欲报而不能，但以身为祸烈等语，肆为咒诅。其逆谋发露，公然形于纸笔矣。其论相臣，云"当用首相一人，首相奸谄误国。许凡欲效忠者，皆得密奏。即或不当，亦不得使相臣知之"等语。夫从来不废密奏者。原欲周知天下之利弊，无专令参揭相臣之理。况尊贤之道，最要在于去谗。敬大臣之道，在于官盛任

使。君臣一德一心，乃为元首股肱之义。是以择相之道，惟在得人。若既得其人，而又使人密奏。且奏或不当，而犹多方掩饰。是窥伺挟诈，教人以谗慝而招人以排陷也。且臣相果属险邪，便当露章宣奏，而群小故为排沮。或欲动摇大臣，或从门户起见，人主自宜分别是非，以定邪正，岂可调停和处于其间乎？又云"因言固可知人，轻听亦有失人。听言不厌其广，广则庶几无壅。择言不厌其审，审则庶几无误"等语。舜命禹曰："无稽之言勿听，勿询之谋勿庸。"召公奭告武王曰："言以道接。"朕于人言必决之以理，揆之以情，未尝拒人之言，亦未尝轻听人言，此内外臣工所共知者，陆生楠何为而有此讥议乎？又云"为君为臣，莫要于知人而立大本，不徒在政迹，然亦不可无术相防"等语。君臣之间，岂容丝毫权术乎？三载考绩，必以政事为据。若不以政迹，人亦何由而知耶？其论王安石，云"贤才尽屏，咨谋尽废，而己不以为非，人君亦不知人之非，则并圣贤之作用气象而不知"等语。圣人廓然大公，物来顺应，有何作用乎？宋神宗锐意求治，而安石任意更张，其失在于作用明矣。又云"笃恭而天下平之言，彼固未之见；知天知人之言，彼似未之闻也。人无圣学能文章，不安平庸，鲜不为安石者"等语。安石之误国，在于不引其君于当道。非谓知天知人，惟有端居深拱，静默无为。笃恭于无声无臭之表，而遂可使天下平也。故夫笃恭而天下平者，正由敬信劝威之道，而极言其效如此。非百务尽隳，上下暌绝而后可为治也。其文词议论，险怪背谬，无理之甚。又其论无为之治，云"虽有忧勤，不离身心。虽有国事，亦第存乎纳领。不人人而察，但察铨选之任。不事事而理，止理付元之人。察言动，谨几微，防谗间，虑疏虞，忧盛危明，防微杜渐而已。至若笾豆之事，则有司存"等语。从古圣帝明王之道，未有不以勤劳自励，而以逸乐无为为治者也。是以治天下莫大于用人理财二端。理财一事，自应付之臣下。至用人之权，不可旁落。今试以铨选之权付之大臣，大臣敢膺此任乎？无论稍存容私徇情之见者，固不可一日当此重任，即秉公持正之人，于同舍黜陟之际，不为怨府，即为祸源矣。至若懋昭令德，克勤小物，不泄迩，不忘远，古训昭然。汉宣帝综核名实，治理一新。光武务勤吏治。唐太宗书守令姓名于御屏，朝夕省览。古来贤主，未有不本于勤劳者，岂可以用人大节，为笾豆之事，置之不问也？又云"绛度教谏，异镈顺从，是以陷于朋比而不知。盖有圣功，即有王道，使徒明而不学，则人欲盛而天理微。固不能有三代之事功。至力衰而志隳，未有能如其初"等语。夫嘉谋嘉猷，入告于尔后，乃朕日所望于大小臣工者。即位以来，时时谕令诸臣，以忠言谠论，面折廷诤。凡内外诸臣条陈政务，有当理而可行者，必令廷臣详议施行，并未尝拒谏诤而喜顺从也，至于人臣朋比，历代有之。有以阿谀谄附为朋比，亦有以倾险幸直为朋比，如汉之梁窦，唐之牛李，宋之绍述，明之门户是也。若唐虞之世，盈廷师济，一德一心，谓之朋比可乎？以上皆陆生楠论断通鉴中语，朕指出数条如此。陆生楠生当盛世，服习诗书，身叨乙榜，赴选朝官。非若曾静之僻处深山旷野，不知天高地厚，冥顽不灵之人也。且观其人，未尝不小有才。谓宜感恩戴德，勉思报效，而乃怀不逞之邪心。于进身筮仕之时，肆无稽之横议；于政教修明之日，对越大廷，则暴戾恣睢之气，形于词色；远逐边塞，则狷狂怪诞之说，任意发舒。其意专以摇惑众心，扰乱政纪为务。朕实不知其怨望何自而生，愤懑何自而积。此真逆性由于夙成，狡恶因之纷起。诚不知天命而不畏，小人中之尤无忌惮者也。陆生楠罪大恶极，情无可逭。朕意欲将陆生楠于军前正法，以为人臣怀怨诬讪者之戒。著九卿翰詹科道，秉公定拟具奏。

曾静、吕留良之狱

曾、吕之狱，本朝诸文字狱中第一巨案也。世宗至将其始末自著一书，名曰《大义觉迷录》，颁之学官，使秀才人人同读，与卧碑圣谕、广训等同视。后至乾隆间，而《大义觉迷录》始为禁书。雍正间之颁之学官，世宗之深心也。乾隆间之列为禁书，又高宗之深心也。各从其时，要之皆专制国之雄主矣。今采《大义觉迷录》中上谕汇列之，共省览焉。事之缘起，皆仍原文，不加褒贬，读者当能得之于言外也。

先是湖南靖州人曾静，因考试劣等，家居愤郁，忽图叛逆。遣其徒张熙，诡名投书于川陕总督岳钟琪，劝以同谋举事。岳钟琪拘留刑讯，究问指使之人，张熙甘死不吐。岳钟琪置之密室，许以迎聘伊师，佯与设誓，张熙始将曾静供出。岳钟琪具奏，并其逆书奏闻。奉旨差刑部侍郎杭奕禄、正白旗副都统觉罗海兰至湖南，会同巡抚王国栋拘捉曾静审讯。据曾静供称生长山僻，素无师友，因应试州城，得见吕留良评选时文内，有妄论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等语，遂被蛊惑，随遣张熙至浙江，吕留良家访求书籍。吕留良子吕毅中授以伊父所著诗文，内皆愤懑激烈之词。益加倾信，又往访吕留良之徒严鸿逵。与鸿逵之徒沈在宽等，往来投契，因致沈溺其说，妄生异心等语。随将曾静张熙提解来京，旋命浙江总督李卫，搜查吕留良、严鸿逵、沈在宽家藏书籍。所获日记等逆书，并案内人犯，一并拿解赴部。命内阁九卿等，先将曾静反复研讯，并发看吕留良日记等书。据曾静供称，前因轻信吕留良邪说，被其蛊惑，兼闻道路浮言，愈生疑罔，致犯弥天重罪。今蒙一一讯问，并发吕留良日记等书，极其狂悖。又知圣朝深恩厚泽，皇上大孝至仁，心悦诚服。自悔从前执迷不悟，万死莫赎，今乃如梦初觉等语。因俯首认罪，甘服上刑，内阁九卿等备录供词，进呈御览。

雍正七年四月乙丑，谕内阁九卿等：我朝肇造区夏，天锡人归，列圣相承，中外从乂，逮我圣祖仁皇帝继天立极，福庇兆民，文治武功，恩思德教，超越百王。普天率土，心悦诚服。虽深山穷谷，庸夫孺子，以及凡有血气之伦，莫不尊亲。讵意逆贼吕留良者，悍戾凶顽，好乱乐祸，自附明代王府仪宾之孙，追思旧国，愤懑诋

讥。夫仪宾之后裔，于亲属至为疏贱，何足比数。且生于明之末季，当流寇陷北京时，吕留良年方孩童。本朝定鼎之后，伊亲被教泽，始获读书成立，于顺治年间应试，得为诸生。嗣经岁科屡试，以其浮薄之才，每居高等，盗窃虚名，夸荣乡里。是吕留良于明毫无痛痒之关，其本心何曾有高尚之节也？乃于康熙六年，因考试劣等，愤弃青衿，忽追思明代，深怨本朝。后以博学鸿词荐，则诡云必死，以山林隐逸荐，则剃发为僧。按其岁月。吕留良身为本朝诸生十余年之久，乃始幡然易虑，忽号为明之遗民，千古悖逆反覆之人，有如是之怪诞无耻，可嗤可鄙者乎？自是著邪书，立逆说，丧心病狂，肆无忌惮，其实不过卖文鬻书，营求声利。而遂敢于圣祖仁皇帝任意指斥，凭虚撰造，公然骂诅。所著书文以及日记等类，或镌板流传，或珍藏秘密，皆人世耳目所未经。意想所未到者，朕翻阅之余，不胜惶骇。盖其悖逆狂噬之词。凡为臣子者所不忍寓之于目，不忍出之于口，不忍述之于纸笔者也。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吕留良于我朝食德服畴以有其子孙者数十年，乃不知大一统之义。其日记所载，称我朝或曰清，或曰北，或曰燕，或曰彼中。至致逆藩吴三桂，书亦曰清。曰往讲。若本朝于逆藩为邻敌者然，何其悖乱之甚乎？且吴三桂、耿精忠乃叛逆之贼奴，人人得而诛之。吕留良于其称兵犯顺，则欣然有喜，惟恐其不成。于本朝疆宇之恢复，则怅然若失，转形于嗟叹。于忠臣殉难，则污以过失，且闻其死而快意。不顾纲常之倒置，惟以助虐迎寇为心；不顾生民之涂炭，惟以祸结兵连为幸。何吕留良处心积虑，残忍凶暴至此极也？又如伪永历朱由榔窃立于流寇之中，在云贵广西等处，其众自相攻劫，贻祸民生。后兵败逃窜缅甸。顺治十八年。定西将军爱星阿等，领兵追至缅城。先遣人传谕缅酋，令执送朱由榔。大军随至城下，缅人震惧，遂执朱由榔献军前。此伪永历之实迹。岂有被执时满汉官兵，转于伊马前皆跪之事。督说荒唐，诞谬极矣。总之逆贼吕留良，于本朝实有征应之事迹。则概为隐匿而不书，而专以造作妖诬。快其私愤，又文集内云"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等语。夫明末之时，朝廷失政，贪虐公行，横征暴敛，民不聊生。至于流寇肆毒，疆场日蹙，每岁饷千百万，悉皆出于民力，乃斯民极穷之时也。我朝扫清寇气，与民休养，于是明代之穷民，咸有更生之庆。逮我圣祖仁皇帝爱育黎元，海内殷庶，黄童白叟，不见兵革，蠲租减赋之政，史不胜书，久道化成，休养生息，六十余年，民安物阜。即考羲皇以来，史册所纪，屈指而数，蒙上天之眷佑，可以比并我朝之盛者，不可多得，而乃云羲皇以来未有之穷乎？又日记所载怪风震雷，细星如慧，日光磨荡，皆毫无影响。妄捏怪诞之处甚多。总由其逆意中幸灾乐祸，但以捏造妄幻惑人观听为事，其失实不经，皆不顾也。夫灾异亦古所时有，上天垂象，原以儆戒人君，令其修省进德。若以捉影捕风之语，指为灾异，传诸后世，或谓从前太平盛世，尚有如此非常奇怪灾异，傥遇日月星辰水旱之变，必生轻忽，漫不经心。凡所以启后世人君之怠玩者，其罪可胜言乎？其他猖狂悖乱之词，令人痛心疾首者，不可枚举。吕留良生于浙省人文之乡，读书学问，初非曾静山野穷僻冥顽无知者比。且曾静止讥及于朕躬，而吕留良则上诬圣祖皇考之盛德。曾静之谤讪由于误听流言，而吕留良则自出胸臆造作妖妄。是吕留良之罪大恶极，有较曾静为倍甚者也。朕向来谓浙省风俗浇漓，人怀不逞。如汪景祺、查嗣庭之流，皆以谤讪悖逆，自伏其罪，皆吕留良之遗害也。甚至民间氓庶，亦喜造言生事。如雍正四年，内有海宁平湖阖城屠戮之谣。比时惊疑相煽。逃避流离者有之。此皆吕留良一人为之倡道于前，是以举乡从风而靡。甚至地方官吏，怵其声势之嚣陵，党徒之众胜，皆须加意周旋。优礼矜式，以沽重儒之誉。如近日总督李卫，为大臣中刚正之人，亦于到任之时，循沿往例，赠送祠堂匾额，况他人乎？此其陷溺人心，浊乱世俗，害有不可胜言者，数年以来，朕因浙省人心风俗之害，可忧者甚大，早夜筹画，仁育义正，备极化导之苦心，近始渐为转移，日归于正。若使少为悠忽，不亟加整顿，则吕留良之邪说诬民者，必致充塞胶固于人心而不可解。而天经地义之大闲，泯没沦弃，几使人人为无父无君之人矣。今日天道昭然，恶贯时至，令其奸诈阴险，尽情败露，则不容不明正其罪，以维持世教，彰明国法。且吕留良动以理学自居，谓己身上续周程张朱之道统。夫周程张朱，世之大儒，岂有以无父无君为其道，以乱臣贼子为其学者乎？此其狎侮圣儒之教，败坏士人之心，真名教中之罪魁也。朕即位以来，实不知吕留良有著述之事。而其恶贯满盈，神人共愤，天地不容，致有曾静上书总督岳钟琪之举。曲折发露，以著吕留良之凶顽。而吕留良之子如吕葆中者，曾应举成名。蒙恩拔置鼎甲，仕列清华，其余子孙多游庠序。乃不即毁板焚书，以灭其迹。且前此一念和尚谋叛之案，党羽连及吕葆中，其时逆迹，早以彰著。蒙圣祖仁皇帝如天之仁，免其究问，而吕葆中遂忧惧以死。就常情而论，吕葆中之兄弟子孙，遇如此之惊危险祸，且荷蒙圣祖仁皇帝如此高厚洪恩，尤当感激悔悟，共思掩覆前非，以为幸逃诛殛之计。岂料冥顽悍惊，习与性成，仍复保守遗编，深藏笥箧，此固吕留良以逆乱为其家传。故世恶相承，罔知儆惕。而实乃天道昭然，不容少昧，使逆贼之阴谋，彻底呈见于今日，逆贼之遗毒，不致漏网于天诛也。曾静逆书，朕已洞悉。知外间逆党颇众，竟有散布讹言，希图构乱者。然其所诋惟朕之一身，朕可以己意自为判定归结，若如吕留良之罪大恶极，获罪于圣祖在天之灵者，至深至重。即凡天下庸夫孺子，少有一线之良，亦无不切齿而竖发，不欲与之戴覆天地。此亦朕为臣子者情理之所必然应得。已故逆贼吕留良及见在子孙嫡亲兄弟子侄照何定例治罪之处，著九卿翰詹科道会议，直省督抚提督两司秉公，各抒己见，详核定议具奏。

六月乙亥谕：朕前之所批岳钟琪奏折，偶检几件，发与曾静看。朕与岳钟琪君臣之际，一德一心，在岳钟

琪之忠诚报国,公正无私,实自古大臣中所罕见。而朕以至诚御下,恩眷大臣,亦极倚任之优崇。询为上下交孚,明良盛事。且朕所批岳钟琪奏折甚多,此不过数十分中之一分。而折内加恩岳钟琪之处,亦不过百分中之一分。而曾静乃欲上书劝之谋反,岂非醉生梦死,冥顽无知之人乎?此乃天道不容,令其自行败露也。查曾静逆书,内有传闻岳钟琪两次进京陛见,俱不允行。岳钟琪深自危疑,因而上书等语。曾静平昔夷狄之见,横介于胸中,又闻此无根之语,不觉其逆心之愈炽,遂为此孟浪之举。但此传闻之说,必有所自来,著曾静确实供出,以曾静之所犯如此大罪,今尚蒙朕之宽宥,则传说浮言者若能悔改,亦必从宽贷,况传者未必即为造言之人。若由曾静供出之人,转究造言之缘起,则此事可得归结。著杭奕禄、海兰详悉宣示曾静,钦此。

丙戌谕内阁:浙江逆贼吕留良凶顽梗化,肆为诬为谤,极尽悖逆,乃其逆徒严鸿逵者,实为吕留良之羽翼。推尊诵法,备述遗言,又从而恢张扬厉以附益之。其词有较吕留良为尤甚者。夫吕留良以本朝诸生,追附前明仪宾之末裔,无端反噬,愤懑猖狂,已属从古乱臣贼子中罕见,至若严鸿逵,自其祖父已为本朝之编氓,践土食毛,戴高履厚,严鸿逵之于明代,岂有故君旧国之恩?而于我朝实被遂生乐育之泽,何所庸其感愤,何所庸其追忆,而亦敢效颦乎?兹择其悖逆之语。一并宣示。日记有云:"索伦地方,正月初三日,地裂,横五里,纵三里。初飞起石块,后出火。近三十里内,居人悉迁避。"又云:"热河水大发,淹死满洲人二万余。"又云:"十六夜月食,其时见众星摇动,如欲坠状。又或飞或走,群向东行。"又云:"旧年七月初四日,星变。钦天监云:'此星出天沛垣,人天市垣,分野属吴越。有兵起于市井之中。'"凡此荒唐叛逆之语,自康熙五十五年至雍正六月内所记载者,不胜枚举。其中惟索伦地方拥石出火,实有之事。盖彼地气脉使然,前次已经屡见,其旁远近山顶,亦有烈焰者,而严鸿逵以此为讥讪乎?至热河发水一事,因此地山回峦抱中,惟一道河流,每雨水稍大,众水所汇,或致冲决堤岸。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大雨连昼夜。其时附近行宫一带,地处高阜,惟隔岸山根之下,为水所漫溢。本地久居之民及扈从之官兵,皆知雨止水即减退,安重不迁,惟寄居之匠人等惊惶迷惑。或有愚人编木为筏,谓可乘流而渡,遂有木筏触石而解,沉溺者数人,是时朕以轮班恭请圣安,随从官员二三百人驻扎,即在水发之地。因约束严整,无一妄动之人,及至水退,皆安然无恙,无一人被水者。乃严鸿逵谓淹死满洲二万余,何妄诞至于斯极!且热河之地,五方之人毕集,乃严鸿逵谓独淹死满洲,有此理乎?严鸿逵生今之世,为今之民,明代沦亡已久,而我朝定鼎,业经百年有余。乃臆造讹言,好乱乐祸,于升平宁谧之时,作干戈扰攘之望。以圣祖之德盛化神,而公然诬蔑。以今日之民安物阜,而朝夕咒诅,种种丧心病狂,皆拾吕留良之唾余,而尤加幻妄,岂非凶逆性成,万死有余之逆贼乎?且伊又貌作迂腐曲谨之态,浮薄之士,簧鼓其虚誉,致有廷臣以纂修《明史》荐举及伊者。伊乃自鸣得意,抗慢诡激。其自记有云:"予自意定,当以死拒之耳。"其大言貌抗若此。又云:"衡州人张熙字敬卿来见,言其师曾静永兴县人,在彼中讲学。学者称蒲潭先生。从前因读讲义,始弃诸生。"夫以朕特旨,诏修《明史》,旁求山林隐逸之士,而廷臣荐举及伊,至欲以死力拒,竟视朝廷如儿戏,等征召于弁髦。而于逆贼曾静等叛乱悖恶之徒,尺书驰间,一介相通,则数千里之外,呼吸相应。招纳党类,天地间显图不轨,扰乱纲常,未有凶狡至于此极者也。似此悖逆叛乱之人,煽惑民心,且获罪于圣祖皇考,与吕留良党恶共济,其罪不容于死,严鸿逵应作何治罪之处,著九卿翰詹科道会同速议具奏。

戊子谕内阁,我朝建极绥猷,遐迩率育。海隅日出,莫不尊亲,乃逆贼吕留良、严鸿逵凶悖恶乱,无父无君,著书显为谤讪,于本朝之大统,肆为诋斥之词;于我圣祖仁皇帝之深仁厚泽,伟烈丰功,任意为诬蔑慢诅之语。其猖狂妄幻,肆无顾忌,人人痛心疾首,不共戴天。朕已降谕旨将伊等极恶大罪之处,宣示中外诸臣,公议治罪。至于严鸿逵之徒沈在宽,生于本朝定鼎数十年之后,自其祖父,已在覆帱化育之中,非止身被德教者可比。纲常伦理之大义,尤当知懔。乃堕惑逆党之邪说,习染凶徒之余风,亦怀不逞,附会诋讥,慕效梗化之民,称本朝为清时,竟不知其身为何代之人,狂悖已极。此沈在宽与吕留良、严鸿逵,党同叛逆之彰明较著者也。至其所著诗集有云:"更无地著避秦人。"又云:"陆沈不必由洪水,谁为神州理旧疆?"此以本朝之宅中立极,化理郅隆,目为神州陆沈,有同洪水之患,其谬戾尤为狂肆。且即以洪水言之,明代二百余年。黄运两河,时时溃决,生民日有沦为波臣之惧。我圣祖仁皇帝,时廑忧勤,详示方略,躬亲相度,至于再三。凡所以修筑捍御之策,疏浚导刷之宜,悉经睿虑精详,尽美尽善。以致川流循轨,黄水安澜。数十年来,堤工巩固,亿姓永无昏垫之虞,共享平成之庆。迨朕绍膺丕绪,恪遵谟烈,加意修防。仰荷上天眷佑,七年以来,河流咸归故道,海口深通,清淮迅畅。三省运道,遄行无阻,至于北直畿辅之地,南省浙江等处,凡有海塘河渠,以及应行经理之处,皆渐次兴修,蓄泄以时,旱潦有备,府事修和,桑麻偏野。此时之神州,何处可指为陆沈,又何地方可指为洪水乎?且沈在宽云"谁为神州理旧疆?"其意欲将神州付之何人经理也?沈在宽年未满四十,而亦效其师之狂悖,肆诋本朝,乃于逆贼曾静之徒张熙,千里论交,一见如故。赋诗赠答,意同水乳。此其处心积虑,以叛逆为事,其罪实无可逭。著交与刑部将沈在宽讯取口供具奏。

九月癸未以曾静等口供及历次所降谕旨刊刻《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上谕诸王文武大臣等: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由怀保万民,恩加四海。膺上天之眷命,协亿兆之欢心,用能统一寰区,垂庥奕世。盖生民

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非寻常之类聚群分。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也？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盖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未闻不以德为感孚，而第择其为何地之人而辅之之理。又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此民心向背之至情。未闻亿兆之归心，有不论德而但择地之理。又曰："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惟有德者乃能顺天，天之所与，又岂因何地之人而有所区别乎？我国家肇基东土，列圣相承，保乂万邦，天心笃祐，德教宏敷，恩思遐畅，登斯民于衽席，偏中外而尊亲者，百年于兹矣。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生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此揆之天道，验之人理，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所在。悉子悉臣，罔敢越志者也。乃逆贼吕留良，凶顽悖恶，好乱乐祸，假扰彝伦，私为著述。妄谓德佑以后，天地大变，亘古未经，于今复见。而逆徒严鸿逵等，转相附和，备极猖狂，余波及于曾静，幻怪相煽，恣为毁谤。至谓八十余年以来，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诗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者，以其潜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义。故声其罪而惩艾之，非以其为戎狄而外之也。若以戎狁而言，则孔子周游，不当至楚应昭王之聘，而秦穆之霸西戎，孔子删定之时，不应以其誓列于周书之后矣。盖从来华夷之说，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彼此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在当日之人，不务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讥，已为至卑至陋之见。今逆贼等于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且以天地之气数言之。明代自嘉靖以后，君臣失德，盗贼四起，生民涂炭，疆域靡宁。其时之天地，可不谓之闭塞乎？本朝定鼎以来，扫除群寇，寰宇乂安，政教兴修，文明日盛，万民乐业，中外恬熙，黄童白叟，一生不见兵革。今日之天地清宁，万姓沾恩，超越明代者，三尺之童，亦皆洞晓，而尚可谓之昏暗乎？夫天地以仁爱为心，以覆载无私为量，是以德在内近者则大统集于内近，德在外远者则大统集于外远。孔子曰："故大德者必受命。"自有帝王以来，其揆一也。今逆贼等以冥顽狂肆之胸，不论天心之取舍、政治之得失，不论民物之安危、疆域之大小，徒以琐琐乡曲为阿私，区区地界为忿嫉，公然指斥，以遂其昧弃彝伦、灭废人纪之逆意。至于极尽狂吠之音，竟敢指天地为昏暗。岂皇皇上天，鉴观有赫，转不如逆贼等之智识乎？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猃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从来为君上之道，当视民如赤子。为臣下之道，当奉君如父母。如为子之人，其父母即待以不慈，尚不可以疾怨忤逆，况我朝之为君，实尽父母斯民之道，殚诚求保赤之心，而逆贼尚忍肆为讪谤，则为君者不知何道而后可也？从前康熙年间，各处奸徒窃发，动辄以朱之太子为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贵者，指不胜屈。近日尚有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托于明之后裔，遇星士推算，有帝王之命。以此希冀，鼓惑愚民，见被步军统领衙门拿获究问。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否则隐匿姓名，伏处草野，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似此蔓延不息，则中国人君之子孙，遇继统之君，必至于无噍类而后已，岂非奸民迫之使然乎？况明继元而有天下，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窜窃之罪？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且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是时边患四起，倭寇骚动，流贼之有名目者，不可胜数。而各村邑无赖之徒，乘机劫杀。其不法之将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扰害，杀戮良民请功，以充获贼之数，中国民人，死亡过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孑遗之叹，其偶有存者，则肢体不全，耳鼻残缺，此天下人所共知。康熙四五十年间，犹有目睹当时情形之父老垂涕泣而道之者，且莫不庆幸我朝统一万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是我朝之有造于中国者，大矣，至矣。至于厚待明代之典礼，史不胜书。其藩王之后，实系明之子孙，则格外加恩，封以侯爵。此亦前代未有之旷典。而胸怀叛逆之奸民，动则假称朱姓，以为构逆之媒，而吕留良辈，又借明代为言，肆其分别华夷之邪说，冀遂其叛逆之志。此不但为本朝之贼寇，实明代之仇雠也。且如中国之人，轻待外国之入承大统者，其害不过妄意诋讥，蛊惑一二匪类而已，原无损于是非之公，伦常之大。傥若外国之君，入承大统，不以中国之人为赤子，则中国之人，其何所托命乎？况抚之则后，虐之则仇，人情也。若抚之而仍不以为后，殆非顺天合理之人情也。假使为君者，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于下，为下者其能堪乎？为君者尚不可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于下，岂为下者转可以此施之于上乎？孔子曰："君子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又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夫以春秋时百里之国，其大夫犹不可非。况我朝奉天承运，大一统太平盛世，而君上尚可谤议乎？且圣人之在诸夏，犹谓夷狄为有君。况为我朝之人，亲被教泽，食德服畴，而可为无父无君之论乎？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历代以来，如有元之混一区宇，有国百年，幅员极广。其政治规模，颇多美德，而后世称述者寥寥。其时之名臣学士，著作颂扬，纪当时之休美者，载在史册，亦复灿然具

备。而后人则故为贬词，概谓无人物之可纪，无事功之足录。此特怀挟私心，识见卑鄙之人，不欲归美于外来之君，欲贬抑淹没之耳。不知文章著作之事，所以信今传后。著劝戒于简编，当平心执正而论。于外国人承大统之君，其善恶尤当秉公书录，细大不遗。庶俾中国之君见之，以为外国之主，且明哲仁爱如此，自必生奋励之心。而外国之君，见是非之不爽，信直道之常存，亦必愈勇愈为善，而深戒为恶。此文艺之公，有补于治道者，当何如也。倘故为贬抑淹没，略其善而不传，诬其恶而妄载，将使中国之君，以为既生中国，自享令名，不必修德行仁，以臻郅隆之治。而外国人承大统之君，以为纵能夙夜励精，勤求治理，究无望于载籍之褒扬。而为善之心，因而自怠。则内地苍生，其苦无有底止矣。其为人心世道之害，可胜言哉？况若逆贼吕留良等，不惟于我朝之善政善教，大经大法，概为置而不言。而更凿空妄撰，凭虚横议，以无影无响之谈，为惑世诬民之具，颠倒是非，紊乱黑白，以有为无，以无为有。此其诞幻诪张，诳人听闻，诚乃千古之罪人。所谓民不畏死，凡民罔不憝，不待教而诛者也，非止获罪于我国家而已。此等俭邪之人，胸怀思乱之心，妄冀侥幸于万一，曾未通观古今大势。凡首先倡乱之人，无不身膏斧锧，遗臭万年。夫以天下国家之巩固，岂乌合鼠窜之辈，所能轻言动摇？即当世运式微之时，其首乱之人，历观史册，从无有一人能成大事者。如秦末之陈涉、项梁、张耳、陈余等，以至元末之刘福通、韩林儿、陈友谅、张士诚等，虽一时跳梁，究竟旋为灰烬。而唐宋中叶之时，其草窃之辈，接踵迭迹，亦同归于尽。总之此等奸民，不知君臣之大义，不识天命之眷怀，徒自取诛戮，为万古之罪人而已。夫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者，以有此伦常之理也。故五伦谓之人伦，是阙一则不可谓之人矣。君臣居五伦之首，天下有无君之人，而尚可谓之人乎？而怀无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兽乎？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且天命之以为君，而乃怀逆天之意，焉有不遭天之诛殛者乎？朕思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天下亿万臣民，共具天良，自切尊君上之念，无庸再为剖示宣谕。但俭邪昏乱之小人，如吕留良等胸怀悖逆者，普天之下，不可言止此数贼也。因颁此旨，特加训谕。若平日稍有存此心者，当问天扪心，各发天良，详细自思之。朕之详悉剖示者，非好辩也。古昔人心醇朴，是以尧舜之时。都俞吁咈，其词甚简。逮至殷周之世，人心渐不如前，故殷盘周诰。所以诰诫臣民者，往复周详，肫诚剀切，始能去其锢蔽，觉其愚蒙，此古今时势之不得不然者。每见阴险小人，为大义所折，理屈词穷，则借圣人之言，以巧为诋毁曰："是故恶夫佞。"不知孔子之以子路为佞，因子路"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之语而发。盖以无理之论，而欲强胜于人，则谓之佞，所谓御人以口给也。若遇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逆，背理惑世诬民之贼，而晓以天经地义纲常伦纪之大道，使愚昧无知、平日为邪说陷溺之人，豁然醒悟，不至遭天谴而罹国法。此乃为世道人心计，岂可以谓之佞乎？天下后世，自有公论。著将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悖逆之言，及朕谕旨，一一刊刻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并令各贮一册于学宫之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察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特谕。

丁未怡亲王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遵旨，讯问曾静、张熙，照大逆不道律，即行正法。上御乾清宫召入诸臣等，并令李绂随入，谕曰：今日诸臣合词请诛曾静、张熙，伊等大逆不道，实从古史册所未有。以情罪论之，万无可赦。但朕之不行诛戮者，实有隐衷。上年曾静之徒张熙，诡名投书与岳钟琪。岳钟琪仓卒之间，忿怒惊惶，不及筹算，即邀巡抚西琳，臬司硕色，坐于密室，将张熙严加根究，问其指使之人，张熙不肯供出真实姓名。旋即加以刑讯，而张熙甘死不吐，岳钟琪无可如何。越二三日，百计曲诱，许以同谋，迎聘伊师。与之盟神设誓，张熙始将姓名一一供出。彼时岳钟琪具奏前来，朕披览之下，为之动容。岳钟琪诚心为国家发奸摘伏，假若朕身曾与人盟神设誓，则今日亦不得不委曲以期无负前言。朕洞鉴岳钟琪之心，若不视为一体，实所不忍。况曾静等僻处乡村，为流言所惑，其捏造谤言之人，实系阿其那、塞思黑门下之凶徒太监等。因犯罪发遣广西，心怀怨忿，造作恶语，一路流传。今已得其确据，若非因曾静之事，则谣言流布，朕何由闻知，为之明白剖晰，俾家喻而户晓耶？且从来国家之法，原以有惩一儆百。曾静等之悖逆，谅宇宙内断无第二人，即后世亦可断其必无有与之比者，何必存惩一儆百之见。所以宽宥其罪，并非博宽大名而废法也。一切朕另有谕旨。

戊申谕：自古凶顽之徒，心怀悖逆，语涉诋诬者，史册所载，不可枚举。然如今日曾静，此事之怪诞离奇，诪张为幻，实从古所未见，为人心之所共忿，国法之所断不可宽者。然朕往复思之，若伊讪谤之语。有一事之实。在朕有几微不可问心之处，则不但曾静当蓄不臣之心，即天下臣民，亦应共怀离异之志。若所言字字皆虚，与朕躬毫无干涉，此不过如荒山穷谷之中，偶闻犬吠鸮鸣而已，又安得谓之讪谤乎？上年此事初发之时，朕即坦然于怀，实无丝毫忿怒之意，笑而览之，此左右大臣皆深知者。嗣令侍郎杭奕禄、副都统海兰，前往湖南拘曾静到案，明白晓谕，逐事开导，动以天良，祛其迷惑。而伊始豁然醒悟，悔过感恩，其亲笔口供，不下数万言，皆本于良心之发见，而深恨从前之误听浮言，遂妄萌悖逆之念，甘蹈赤族之诛也。盖其分别华夷中外之见，则蔽锢陷溺于吕留良不臣之邪说。而其谤及朕躬者，则阿其那、塞思黑、允禩、允禵等之逆党奸徒，造作蜚语，布散传播，而伊误信以为实之所致。自上年至今，已将一载，朕留心体察，并令内外大臣，各处根究。今此案内，著初书造谤言之首恶，俱已败露，确有证据，并不始于曾静者，尽明白矣，与朕初意毫无差谬。

则曾静之误听，尚有可原之情。而无必不可宽之罪也。阿其那等，蓄心阴险，存倾陷国家之念，怀与皇考为仇之心，而一一加之于朕。总因阿其那等，平日之逆谋不遂，蓄养匪类者久矣。播散讹言，分门立户，各各收买党羽，欲以鼓惑人之耳目。俾素蓄逆念之人，蠢动而起，然后快心，祖宗之社稷所不顾也。夫加朕以凶暴恶名，其罪犹轻，独念圣祖皇考六十余年之丰功懋烈，而作如此归结，岂为人子者所忍为乎？阿其那、塞思黑等之罪，实万世不足以赎矣。伊等之奸谋若此，自今败露者即不胜其数。其他匪类，邪党之听其驱使者，奚止数千百人，造作种种诬谤之语，已流散于极边远塞。则宇宙之内，乡曲愚人，为其所惑者，岂止曾静数人而已哉？即如三姓之协领华赉，身在地方，有稽查之责，乃伊将所见所闻，俱行隐瞒，不以入告。朕在九重大内，何由而知之？何从而究之？又何自而剖晰开示，使天下臣民共晓之？今蒙上天皇考，俯垂默佑，令明神驱使曾静，自行投首总督岳钟琪之前，俾造书造谤之奸人，一一呈露，朕方得知，若辈残忍之情形，明目张胆，将平日之居心行事，遍谕荒陬僻壤之黎民，而不为浮言所惑于万一，亦可知阿其那、塞思黑等蓄心之惨毒。不忠不孝，为天祖之所不容，国法之所难宥，俾天下后世，亦得谅朕不得已之苦衷矣。此朕不幸中之大幸，非人力之所能为者。即此则曾静不为无功，，即此可以宽其诛矣。从来奸宄凶丑，造作妖言，欲以诬民惑众者，无时无之。即如从前妖言云："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此语已流传三十余年矣。又如广西张淑荣等言钦天监奏紫微星落于福建，今朝廷降旨遣人至闽，将三岁以上九岁以下之男子，悉行诛戮。又如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系前明后裔。遇星士推算，伊有帝王之命。似此诞幻荒唐，有关世道人心之语，往往地方大臣官员，希图省事，目为疯颠。苟且掩护于一时，而未念及迷惑之害。日月浙远，传播浙多，遂不能究问其所自来，转令无辜之人，受其牵累。此皆庸碌无能，视国家利害如膜外之大臣等，养痈之害也。又如村塾训蒙之人，本无知识，而又困穷无聊，心怀抑郁，往往造为俚鄙怪妄之歌词，授于村童传唱。而不知者，遂误认以为童谣，转相流布。此皆奸民之欲煽惑人心，紊乱国法者。地方大吏有司，视为泛常，不加稽察惩创，以防其渐可乎？前年有人捏称侍郎舒楞额密奏八旗领米一事，欲以摇惑旗人之心。舒楞额闻之，据实人奏。比时降旨根究，即得其造言之人加以惩戒。凡属流言初起之时，若地方大臣，即肯悉心穷究，必能得其根由，使奸宄不至漏网，庸愚无知，亦不至拖累。其有裨于人心世道者，良非浅鲜。今因曾静之事，而查出首先造谤之渠魁。盖以此案发觉甚早，易于追寻，故可递推而得其根源也。且朕之宽宥曾静，非矫情好名而为此举也。虞书曰："宥过无大，刑故无小。"曾静之过虽大，实有可原之情，昔我皇考时时训诲子臣曰："凡人孰能无过，若过而能改，即自新迁善之机，故人以改过为贵。但实能改过者，无论所犯之大小，皆不当罪之也。"朕只承圣训，日以改过望天下之人。盖过大而能改，胜于过小而不改者。若曾静可谓改过者矣。朕赦曾静，正欲使天下臣民，知朕于改过之人，无不可赦之罪，相率而趋于自新之路也。且朕治天下，不以私喜而赏一人，不以私怒而罚一人。曾静狂悖之言，止于谤及朕躬，并无反叛之实事，亦无同谋之众党。彼跳梁逆命之人，果能束身归命，畏罪投诚，尚且邀赦宥之典，岂曾静独不可贷其一死乎？且曾静之前后各供，俱系伊亲笔书写，并非有所勉强逼勒，亦并非有人隐授意指，实由于天良感动，是以悛悔之心，迫切诚恳，形于纸笔。此乃其可原之情，并非以其为谄媚颂扬之词，而欲宽其罪也。若今日喜其谄媚而曲宥之，而从前即当怒其诬谤而速诛之矣。况曾静今日颂扬之词，较之从前诬谤之语，其轻重悬殊，何止什佰。论其情罪，岂足相抵？若有人议朕喜曾静之谄媚而免其罪者，则与曾静从前之犬吠鸮鸣无以异矣。然朕亦不论。除造作布散流言之逆党，另行审明正法外，著将曾静、张熙免罪释放，并将伊之逆书，及前后审讯诘问之语，与伊口供，一一刊刻颁布，使天下之人共知之。楚省地方，大小官员等，平日既不能宣布国恩，敷扬朕训，化诲百姓，尽去邪心。致有此等愚昧狂乱之人，实有忝于父母斯民之责，此则深当愧耻者。今若以羞忿怨恨之心，或将曾静、张熙，有暗中贼害情形，朕必问以抵偿之罪。曾静等系特旨赦宥之人，彼本地之人，若以其贻羞桑梓，有嫉恶暗伤者，其治罪亦然。即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之。盖曾静之事，不与吕留良等。吕留良之罪，乃皇考当日所未知而未赦者，是以朕今日可以明正其罪。若曾蒙皇考赦免之旨，则朕亦自遵旨而曲宥其辜矣。特谕。

己酉怡亲王等奏：伏读上谕宽宥曾静，仰见我皇上大度包涵，如天之无不复，如地之无不载。虽恶兽毒蛇，魑魅魍魉，不忍以雷霆歼灭，欲使之革面回心。自尧舜禹汤以至于今，未闻此宽大之典也。伏思我朝创业垂统，列祖圣圣相承。圣祖仁皇帝御极六十余年，丰功骏烈，炳燿日星，厚泽深仁，浃洽宇宙。皇上嗣统建极，大孝大德，至圣至诚。宵旰勤民，仁育义正，躬行节俭，俾藏富闾阎，广沛恩膏。以普宁黎庶，蠲赈动盈亿万，教养溥遍遐荒。数年以来，年岁丰登，民气和乐，嘉祥骈集，风俗阜成。举凡含齿戴发之俦，靡不沐浴皇风，歌咏帝德。山陬海澨，僻壤穷乡，咸顺则怀恩，心悦诚服。乃有曾静者，性与人殊，凶狡狂幻。蛊惑于逆贼吕留良之反书悖论，复道听阿其那、塞思黑门下之奸徒匪类，散布诬捏，毫无影响之流言。辄敢编集蜚语，缮写谤书。令其徒张熙，从湖南远至陕西，赴总督岳钟琪衙门投递。虽不能为反叛之事，实素蓄反叛之心，是以恶贯满盈。神明驱遣，令其自行败露，身服典刑，以消异类之邪说，以正天下之人心也。经年以来，中外臣民，闻其嗥吠，皆切不共戴天之忿，思食其肉而寝其皮。今皇上沛如天之仁，悯其始由误听，今已悔悟，情有可原，特加宽宥。伏读圣谕，以改过望天下之人，过大而能改，胜于过小而不改。若实能改过，则无不可赦之

罪。又念跳梁逆命者，畏罪投诚，尚邀从宽之典。大哉皇言，宽仁好生之德，度越千古。但曾静枭獍性成，阴谋不轨，诬谤悖逆，罪恶弥天。查律例开载十恶，凡谋反叛逆及大不敬，皆当赦之所不原。是曾静之罪在十恶，乃三宥之所不及。而张熙与曾静共谋不轨，赴陕投递逆书，思欲构乱，亦所难宽。仰祈皇上敕下法司，即将曾静、张熙，按律处决，碎尸悬首。查其亲属逆党，尽与歼除。以明朝廷之宪章，慰臣民之共愤。得旨：宽宥曾静等一案，乃诸王大臣官员等所不可赞一辞者。天下后世，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皆朕身任之，于臣工无与也。但朕亦再四详慎，所降谕旨，俱已明晰。诸王大臣官员等，不必再奏。各省督抚提镇，有因朕宽宥曾静等复行奏请者，著通政司将本发还。

雍正八年十二月，刑部等衙门会议，吕留良身列本朝子衿，妄附前代仪宾之裔，追思旧国，诋毁朝章，造作恶言，妄行记撰，猖狂悖乱，罪恶滔天。甚至敢将圣祖仁皇帝诬蔑指斥，悖逆已极。臣等莫不切齿痛心，允宜按律治罪，显加诛灭，以扶人纪，以绝乱源。吕留良应剉尸枭示，财产入官，伊子吕葆中曾叨仕籍，世恶相济，前此一念和尚谋叛案内连及吕葆中，逆迹彰著，亦应剉尸枭示。吕毅中应拟斩立决，伊子孙并兄弟伯叔兄弟之子及女、妻、妾、姊、妹之子、妻、妾，应行文该督查明按律完结，并行知各省府州县将大逆吕留良所著文集诗集日记及他书，已经刊刷及钞录者，于文到日，出示遍谕，勒限一年，尽行焚毁。得旨：吕留良怀悖逆不臣之心，假托先儒糟粕余论，欺世盗名，以致人心陷溺，为其迷惑已久。愚昧之徒，称为夫子，几谓其驾乎程朱之上，甚至奉祀书院以尊崇之。今其逆谋秽行，无不败露。天下焉有丧灭伦常，犹得托名于理学之林，而著作尚有可取者乎？今内外臣工等合词陈奏，朕思吕留良之罪，从前谕旨甚明。在天理国法，万无可宽。然天下至广，读书之人至多，或者千万人中，尚有其人，谓吕留良之罪不至于极典者。朕慎重刑罚，诛奸锄叛，必合乎人心之大公，以昭与众弃之之义。至其所著书集，臣工等奏请焚毁，复思吕留良不过盗袭古人之绪余，以肆其狂诞空浮之论。有识见者，固不待言。即当日被其愚惑者，今亦自然窥其底里而嗤笑之也。况其人品心术若此，其言更何可取。今若焚灭其迹，假使毁弃不尽，则事属空文。倘毁弃尽绝，则将来未见其书者，转疑伊之著述，实能阐发圣贤精蕴，而惜其不可复得也。即吕留良书籍中有大逆不道之语，伏思我圣祖仁皇帝，圣德神功，际天蟠地，如日月之照临宇宙，万古为昭，岂吕留良所能亏蔽于万一乎？著将廷臣所议行文直省学政遍行询问，各学生监等，应否照议将吕留良吕葆中剉尸枭示，伊子吕毅中斩决，其所著文集诗集日记，及他书已经刊刻刷印暨钞录者，尽行燔毁之处。著秉公据实，作速取具，该生监等结状具奏，其有独抒己见，令其自行具呈该学政一并具奏，不可阻挠隐匿。俟具奏到日，再降谕旨。

雍正十年十二月，刑部等衙门议奏逆贼严鸿逵，枭獍性成，心怀叛逆，与吕留良党恶共济，诬捏妖言，实复载所难容，为王法所不贷。严鸿逵应凌迟处死，已伏冥诛，应戮尸枭示。其祖父、父、子、孙、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男，十六以上，皆斩立决。男十五以下，及严鸿逵之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俱解部给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沈在宽传习吕留良严鸿逵之邪说，猖狂悖乱，附会诋讥。允宜速正典刑，凌迟处死。其嫡属等，均照律治罪。又吕留良案内黄补庵，自称私淑门人，所作诗词，荒唐狂悖，车鼎丰、车鼎贲刊刻逆书，往来契厚，孙用克阴相援结，周敬舆甘心附逆，私藏禁书。黄补庵应拟斩立决。妻、妾、子、女给功臣之家为奴，父、母、祖、孙、兄、弟流二千里。车鼎丰等但拟斩监候。又吕留良案内，被惑门徒房明畴、金子尚应革去生员，杖一百，佥妻流三千里。陈祖陶、沈允怀、沈成之、董吕音、李天维、费定原、王立夫、施子由、沈斗山、沈惠侯、沈林友应革去教谕举人监生生员，杖一百，徒三年。朱霞山、朱芷年从学严鸿逵时年尚幼小，张圣范、朱羽采令伊等幼子从沈在宽附学训蒙，审无与沈在宽交好之处，应无庸议。得旨：严鸿逵著戮尸枭示，其孙著发宁古塔给与披甲人为奴，沈在宽著改斩立决，黄补庵已伏冥诛，其嫡属照议治罪。车鼎丰、车鼎贲、孙用克、周敬舆具依拟应斩，著监候秋后处决。房明畴、金子尚俱著佥妻流三千里。陈祖陶等十一人著杖责完结。张圣范、朱羽采、朱霞山、朱芷年著释放。

谢济世之狱

观谢济世之狱，而叹监谤之道，至矣尽矣。录上谕一节，俾见当时雄主所以操纵臣民之作用焉。

雍正七年七月辛丑，谕内阁：据顺承郡王锡保以在军前效力之谢济世，注释《大学》，毁谤程、朱。参奏前来，朕观谢济世所注之书，意不止毁谤程、朱。乃用《大学》内见贤而不能举两节，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写其怨望诽谤之私也。其注有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等语。观此则谢济世之存心昭然可见。朕即位以来，于用人之际，至公无私，不惟可以自信，亦天下臣民所共知者。即以田文镜、谢济世二人之事言之，田文镜在圣祖仁皇帝时，为内阁侍读学士。朕从未识其面，亦并未知其姓名。因雍正元年，伊奉差祭告华山，回京陛见，将山西通省荒歉情形，急切陈奏，备极周详，朕以山西被灾，其时之巡抚德音，身在地方，匿不奏闻。而田文镜以奉差经过之员，念切民瘼，直言无隐，其忠君爱国之忱悃，深属可嘉，遂令田文镜前往山西抚绥赈济。伊到彼果能尽心办理。于是将伊授为山西布政使，令与诺岷和衷共济。嗣因河南诸事废弛，调任河南布政使，未几擢为河南巡抚，见今授以河东总督之任。一二年间，深加信任，尚可谓之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乎？又如李绂、蔡珽与黄振国、邵言纶、汪诚等结党行私，营求报复，而谢济世奸恶狠戾，听其指使。参奏田文镜贪赃纳赂，任意诬蔑。借直言敢谏之名，行其排挤倾陷之计。朕当谢济世陈奏之时，立即洞烛其奸，

拿交刑部审问。朕尚未忍置之重典，著令革职，发往军前，效力赎罪。一时在廷诸臣，无不以为至公至当。似此尚可谓之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乎？至于朕心，并无私好私恶，惟以其人之善恶为好恶，以众论之是非为好恶，何尝预存成见于胸中？即如引见各官，有见其才具似优者，亦令该上司试看。有见其人似属平常者，亦令该上司试看，并谕令该上司秉公考课，不必存迎合瞻顾之念。是以各员莅任之后，或朕旨曾奖其优，而督抚参劾者多有之。或朕旨以为平常，而督抚保奏，称职者亦有之。朕未尝以一己之好恶令天下督抚以阿徇，而各督抚亦能仰体朕意，从未尝以朕之好恶，漫为迎合也。朕之用人，惟期有益于国计民生者，可谓之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乎？谢济世于公正任事之田文镜，则肆行诬参。于婪赃不法之黄振国，以及党护钻营之李绂、蔡珽、邵言纶、汪诚等，则甘听其指使，而为之报复，乃直颠倒是非，紊乱黑白，好恶拂人之性者矣。天理国法，所不能容。灾已逮身，而犹不知省惧，何其谬妄至于此极？夫拒谏饰非之说，乃朕素所深戒。然必责难陈善，忠言谠论，而后可以谓之谏。若乃排挤倾陷之私言，奸险狡恶之邪论，岂可以直谏自居，而冀朕之听受耶？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为朕躬进谏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谏？所饰者何非？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谢济世以应得重罪之人，从宽令其效力。乃仍怀怨望，恣意谤讪，甚为可恶。应作何治罪之处，著九卿翰詹科道秉公定议具奏。

胡中藻之狱

康熙间屡次文字狱，虽文网深密，然因天下未定，其所对付者，亦半属实意为难之人。霸者为自卫计，尚非得已也。至如乾隆间胡中藻一案，观其成谳之词，真可以"莫须有"三字尽之矣。且在彼时，何必更作如是手段？而竟作如是手段者，则高宗与圣祖世宗才略之高下，亦可见耳。今掇拾诸上谕，记其始末如下：

乾隆二十年三月，上召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谕曰：我朝抚有方夏，于今百有余年。列祖列宗，深仁厚泽，渐洽区宇，薄海内外，共享升平。凡为臣子，自乃祖乃父以来，食毛践土，宜共胥识尊亲大义，乃尚有出身科目，名列清华，而鬼蜮为心，于语言吟咏之间，肆其悖逆，诋讪怨望如胡中藻者，实非人类中所应有。其所刻诗，题曰《坚磨生诗钞》，坚磨出自鲁论，孔子所称磨涅，乃指佛肸而言。胡中藻以此自号，是诚何心？从前查嗣庭、汪景祺、吕留良等诗文日记，谤讪诪张，大逆不道。蒙我皇考申明大义，严加惩创，以正伦纪而维世道。数十年来，意谓中外臣民，咸知儆惕，而不意尚有此等鸱张狺吠之胡中藻。即检阅嗣庭等旧案，其悖逆之词，亦未有累牍连篇至于如此之甚者。如其集内所云"一世无日月"，又曰"又降一世夏秋冬"。三代而下，享国之久，莫如汉唐宋明，皆一再传而多故。本朝定鼎以来，承平熙皞，盖远过之。乃曰又降一世，是尚有人心者乎？又曰："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至《谒罗池庙》诗，则曰"天匪开清泰"。又曰"斯文欲被蛮满洲"。俗称汉人曰蛮子，汉人亦俗称满洲曰鞑子，此不过如乡籍而言，即孟子所谓东夷西夷是也。如以称蛮为斯文之辱，则汉人之称满洲曰鞑子者，亦将有罪乎？再观其"与一世争在丑夷"之句，益可见矣。又曰："相见请看都盎背，谁知生色属裘人？"此非谓旗裘之人而何？又曰："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又曰："再泛潇湘朝北海，细看来历是如何？"又曰："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又曰："至云揭北斗，怒窍生南风。"又曰"暂歇南风竞"。两两以南北分提，重言反复，意何所指？其《语溪照景石》诗中，用"周时穆天子，车马走不停"及"武皇为失倾城色"两典故，此与照景石有何关涉？特欲藉题以寓其讥刺讪谤耳。至若"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之句，尤为奇诞。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何乃有朝门不开之语？又曰"人间岂是无中气？"此是何等语乎？其《和初雪元韵》则曰："白雪高难和，单辞赞莫加。"单辞，出《尚书·吕刑》，于咏雪何涉？《进呈南巡诗》则曰"三才生后生"，今日天地人为三才，生于三才之后，是为何物？其指斥之意，可胜诛乎？又曰："天所照临皆日月，地无道里计西东。诸公五岳诸侯渎，一百年来俯首同。"盖谓岳渎蒙羞，俯首无奈而已，谤讪显然。又曰"亦天子亦莱衣"。两亦字悖慢已极。又曰"不为游观纵盗骊"。八骏，人所常用，必用盗骊，义何所取？又曰"一川水已快南巡"。下接云："周王渭彼因时迈。"盖暗用昭王南征故事，谓朕不之觉耳。又曰"如今亦是涂山会，玉帛相方十倍多"。"亦是"二字，与前两"亦"字同意。其颂蠲免，则曰："那似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燃灯。"朕一闻灾歉，立加赈恤，何乃谓如佛灯之难睹耶？至如孝贤皇后之丧，乃有"并花已觉单无蒂"之句。孝贤皇后，系朕藩邸。时皇考世宗宪皇帝，礼聘贤淑，作配朕躬，正位中宫，母仪天下者，一十三年。然朕亦何尝令有干与朝政，骄纵外家之事？此诚可对天下后世者。至大事之后，朕恩顾饰终。然一切礼议，并无于会典之外，有所增益，乃胡中藻与鄂昌往复酬咏，自谓殊似晋人，是已为王法所必诛。而其诗曰"其夫我父属"，妻皆母道之女。君君一体，焉得漠然为夫君父人之通称？君应冠于父上，曰父君尚不可，而不过谓其父之类，而已可乎？帝后也，而直斥曰其夫曰妻，丧心病狂，一至于此，是岂覆载所可容者乎？他如《自桂林调回京师》，则曰"得免我冠是出头"。伊由翰林，洊擢京堂，督学陕西，复调广西，屡司文柄。其调取回京，并非迁谪，乃以挂冠为出头，有是理乎？又有曰"一世璞谁完？吾身甑恐破"。又曰"若能自主张，除是脱羁锁"。又曰"一世眩如鸟在笯"。又曰"虱官我曾惭"。又曰"天方省事应闲我"，又曰"直道恐难行"。又曰"世事于今怕捉风"。无非怨怅之语。《述怀》诗又曰"琐沙偷射蜮，饶舌狠张箕"。《贤良祠》诗又曰："青蝇投昊肯容辞？"试问此时于朕前进谗言者谁乎？伊在鄂

尔泰门下，依草附木，而诗中乃有“记出西林第一门”之句。攀援门户，恬不知耻。朕初见其进呈诗文，语多险僻，知其心术叵测。于命督学政时，曾训以论文取士，宜崇平正。今见其诗中，即有“下眼训平夷”之句。下眼并无典据，盖以为垂照之义亦可，以为识力卑下亦可，巧用双关云耳。至其所出试题内，《孝经》义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卦六爻皆取象于龙，故象传言，时乘六龙以御天，如伊所言，岂三爻不在六龙之内耶？乾隆乃朕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又如“鸟兽不可与同群”，“狗彘食人食”，“牝鸡无晨”等题，若谓出题欲避熟，经书不乏闲冷题目，乃必检此等语句，意何所指？其种种悖逆，不可悉数。十余年来，在廷诸臣，所和韵及进呈诗册，何止千万首。其中字句之间亦偶有不知检点者，朕俱置而不论，从未尝以语言文字责人。若胡中藻之诗，措词用意，实非语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谤及朕躬犹可，谤及本朝则叛逆耳。朕见其诗已经数年，意谓必有明于大义之人，待其参奏。而在廷诸臣及言官中，并无一人参奏。足见相习成风，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国法，正尔嚣风，效皇考之诛查嗣庭矣。且内廷侍从、曾列卿贰之张泰开，重师门而罔顾大义，为之出资刊刻。至鄂昌身为满洲世仆，历任巡抚。见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愤恨，且丧心与之唱和，引为同调。其罪实不容诛。此所关于世道人心者甚大，用俾天下后世，共知炯鉴。张泰开著革职，拿交刑部。胡中藻、鄂昌，已降旨拿解来京。俟到日，交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公同逐节审定拟具奏。

庚子谕：满洲风俗，素以尊君亲上，朴诚忠敬为根本。自骑射之外，一切玩物丧志之事，皆无所渐染。乃近来多效汉人习气，往往稍解章句，即妄为诗歌，动以浮夸相尚，遂致古风日远。语言诞慢，渐成恶习。即如鄂昌，身系满洲，世受国恩，乃任广西巡抚时，见胡中藻悖逆诗词，不但不知愤恨，且与之往复唱和，实为丧心之尤。今检其所作《塞上吟》，词句粗陋鄙率，难以言诗。而其背谬之甚者，且至蒙古为胡儿。夫蒙古自我朝先世，即倾心归附，与满洲本属一体，乃目以胡儿。此与自加诋毁者何异？非忘本而何？又如鄂昌家查出《塞尔赫晓亭诗钞》，内有《作明泰妾杜贞姬》诗一首。初似明泰身遭不幸，本非其罪者。及查阅原案，始知明泰身为协领，侵蚀兵丁钱粮，其罪本即应正法。我皇考世宗宪皇帝，如天之仁，将伊解送宁夏，永远枷号，实属格外宽典。而塞尔赫所作诗序，但知赞其妾为贞姬，遂饰为仇家行刺等语。此直变乱黑白，不自知其矫诬矣。究之明泰，今竟以占田谋杀二命正法。夫以如此恶人，而有贞姬为妾之理乎？夫满洲未经读书，素知尊君亲上之大义。即孔门以诗书垂教，亦必先以事君事父为重。若读书徒剽窃浮华，而不知敦本务实之道，岂孔门垂教之本意？况借以诋呵讥刺居心，日就险薄，不更为名教罪人耶？此等弊俗，断不可长。著将此通行传谕八旗，令其务崇敦朴旧规，毋失先民矩矱。倘有托名读书，无知妄作，侈口吟咏，自蹈嚣陵恶习者，朕必重治其罪。

四月丁未，谕军机大臣等：胡中藻自回籍后，所作诗稿甚多，且其词气与刻集迥异。必由先已知觉。讯据胡中藻有广信府亲戚张绍衡，自京捐纳回南，至伊家吊唁。见书架上有《坚磨生诗集》刻本，因说此书以达御览。胡中藻问尔何所闻，张绍衡答以裘曰修即曾说过之语。遂遣人询之。伊兄张绍渠据称张绍衡上年三月回家，此后并未来京，亦未到伊任所等语。著传谕胡宝珠，即速提张绍衡到省。审讯张绍衡是否闻之，裘曰修如何向伊说知。是否属伊传语胡中藻，伊如何传述之处，一一讯取确供。在张绍衡不过无心传述，有则不必躲避，无亦不可妄承，或伊别有来历，总期讯出实在情形，使此事明晰。如张绍衡能将实情供出，尚无大咎。若枝梧掩饰，亦必终于水落石出。该抚先将供情，由驿驰奏。一面将张绍衡押送来京质对。再胡中藻在本籍曾刻诗斗方，诋毁地方官，其中必有关涉朝廷处。何以查送杂稿诗片内，并无此件？该省如有人收存，务须查追。再胡中藻家中书籍，内有《预纪略》二本，《复斋录》六本。查系何等书，有无关系，一并送来。

甲寅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奏称胡中藻违天叛道，覆载不容，合依大逆凌迟处死。该犯的属，男十六岁以上，皆斩立决。张泰开明知该犯诗钞悖逆，乃敢助资刊版，出名作序，应照知情隐匿律斩立决。其与逆犯酬答之相冒，俟拿解到日，另议谕，朕御极以来，从未尝以语言文字罪人。在廷诸臣，和进诗册，何止数千万篇。其中字句谬戾，亦所时有。朕皆不加指摘。何恶于胡中藻一人，实以其所刻坚磨生诗内，连篇累牍，无非谤讪诋毁之词。不惟谤及朕躬，且敢诋毁国家。本朝抚临中夏，百有余年，凡天下臣民，自祖父以至孙子，世蒙教养深恩。而胡中藻逆伦悖叛，乃至于此，其得罪于列祖列宗者至大。昔皇考于查嗣庭等案，大示义正，意狂诞之徒，必应知所畏惧，，而不谓尚有胡中藻其人，自不得不申明宪典，以警嚣顽。今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公同确讯，屡经面对，佥请处以极刑，自属按律定拟。朕意肆市，已足示众，胡中藻免其凌迟，著即行处斩，为天下后世炯戒。胡中藻系鄂尔泰门生，文辞险怪，人所共知。而鄂尔泰独加赞赏，以致肆无忌惮，悖慢诪张。且于其侄鄂昌，叙门谊，论杯酒。则鄂尔泰从前标榜之私，适以酿成恶习耳。胡中藻依附师门，甘为鹰犬。其诗中谗舌青蝇，据供实指张廷玉、张照二人。可见其门户之见，牢不可破。即张廷玉之用人，亦未必不以鄂尔泰、胡中藻辈为匪类也。鄂尔泰、张廷玉，亦因遇皇考及朕之君，不能大有为耳。不然，何事不可为哉？大臣立朝，当以公忠体国为心。若各存意见，则依附之小人，遂至妄为揣摩，群相附和，渐至判若水火。古来朋党之弊，悉由于此。鄂尔泰为满洲人臣，尤不应蹈此恶习。今伊侄鄂昌，即援引世谊，亲昵标榜、积习蔽锢，所关于世道人心者甚巨。使鄂尔泰此时尚在，必将伊革职，重治其罪，为大臣植党者戒。鄂尔泰著撤出贤良祠，不准入祀。其配享太庙，系奉皇考遗诏遵行，

与见在准张廷玉之配享相同，应仍照旧。张泰开本一庸懦无能之人，其出资刊刻，由被勒索。而序文又俱系胡中藻自构，张泰开著从宽免其治罪，即著释放，仍在上书房行走，效力赎罪。胡中藻之母，年已八十。其孙亦在幼稚，及伊弟胡中藩等，著从宽免其缘坐。其胡中藻诗案内，一应干涉之人，除鄂昌俟解京之日，另行审结外，其余俱著加恩，一概免其查究。至于李蕴芳，身为县令，乃以检验为害，反复嗟怨，甚属狂悖。该抚现以贪婪题参革职俟审，拟到日再降谕旨。余依议。

吾尝读乾隆间御史曹一士请宽比附妖言之狱，兼禁挟仇诬告诗文，以息恶习一摺云："古者大史采诗，以观民风。藉以知列邦政治之得失，俗尚之美恶。即《虞书》在治忽以出纳五言之意，使下情之上达也。降及周季，子产犹不禁乡校之议。惟是行僻而坚，言伪而辨，虽属闻人，圣人亦必有两观之诛，诚恶其惑众也。往者造作语言，显有背逆之迹，如罪人戴名世、汪景祺等，圣祖世宗，因其自蹈大逆而诛之，非得已也。若夫赋诗作文，语涉疑似。如陈鹏年任苏州府知府，《游虎邱》作诗。有密奏其大逆不道者，圣祖明示九卿，以为古来诬陷善类，大率如此。如神之哲，洞察隐微，可为万世法则。比年以来，小人不识两朝所以诛殛大憝之故，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书，指摘字句。有司见事风生，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臣愚以井田封建，不过迂儒之常谈，不可以为生今反古；述怀咏史，不过词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遗纪年，亦或草茅一时失检，非必果怀悖逆，敢于明布篇章。使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殊非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伏读皇上谕旨，凡奏疏中，从前避忌之事，一概扫除。仰见圣明，廓然大度，即古敷奏采风之盛。臣窃谓大廷之章奏，尚捐忌讳，则在野之笔札，焉用吹求？请敕下直省大吏，查从前有无此等狱案，现在不准援赦者，条例上请，以俟明旨钦定。嗣后凡举首文字者，若无的确踪迹，以所告本人之罪，依律反坐，以为挟仇诬造者戒。庶文字之累可蠲，告讦之风可息矣"云云。观于此而知当时文字之狱，其层见迭出者，殆难数计。夫即以胡中藻一案论之，如上谕中所举各条，任翻何人集中，此等语句，其孰能免？而坐是夷及宗族，牵连钩党，凡有血气，其谁不自危？曹氏所谓井田封建，述怀咏史者，皆可以致大逆不道之罪案。无惑乎举世之学者，舍最无用之学术外，不敢研究也！龚定庵尝云："积数百数十年之力，以振荡摧锄天下之廉耻。既殄既狝既夷，顾乃藉祖父之余荫。一旦责有气节于其臣，不亦暮乎！"呜呼！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从来渐矣。抑世宗不杀曾静之身，不焚吕留良之书，而且以其供词刊布，颁示天下。其操纵一世之妙用，实有可惊者。嘻。二千年历史上雄才大略之君主，类此者殆希也。

扬州画舫录

[清]李　斗撰　梁心琴整理

李斗，字艾塘，又字北有，斋名永报堂，江苏仪征人。自称："斗幼失学，疏于经史，而好游山水。"（《扬州画舫录》自序）与阮元、焦循、汪中等贤士时有往还。平生著述辑为《永报堂集》，包括《扬州画舫录》十八卷、《永报堂诗》八卷、《艾塘乐府》一卷、《奇酸记传奇》四卷和《岁星记传奇》二卷。其中以《扬州画舫录》为人称道。

扬州居南北要冲，自古经济发达，人文荟萃。早在唐代就有"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徐凝《忆扬州》）的诗句。《扬州画舫录》是作者家居扬州时，自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四）至乾隆六十年（一七九六），"目之所见，耳之所闻"的记录。举凡城区规划、运河沿革，园林兴废、寺观形制，梨园流韵、酒肆设置，节序民俗、娼门轶事，南巡盛景、商贾排场，学士师承、文人掌故等无不备述。全书大抵以地理方位为经，以人物记事为纬，条分缕析，如数家珍，不啻是一幅描摹十八世纪扬州风貌的工笔重彩画卷。

兹据乾隆末年自然盦初刻本校点整理，参校嘉庆、同治刊本。遇有异文，择善而从；明显讹脱，迳改补正。

自　序

扬州自郡志、邑志外，又有汪光禄应庚《平山堂揽胜志》、程太史梦星《平山堂小志》、赵转运之壁《平山堂图志》，言之详矣。江都汪明经中尝慨志书考古未精，于是撰《广陵通典》，于土地之沿革及历代人物典礼，言之详矣。后之作者莫能或之先也，惟专考古事，略于近世，则以体裁有如是耳。

斗幼失学，疏于经史，而好游山水，尝三至粤西，七游闽浙，一往楚豫，两上京师。退而家居，则时泛舟湖上，往来诸工段间，阅历既熟，于是一小巷一厕居无不详悉。又尝以目之所见，耳之所闻，上之贤士大夫流风余韵，下之琐细猥亵之事，诙诸俚俗之谈，皆登而记之。自甲申至于乙卯，凡三十年，所集既多，删而成帙。以地为经，以人物记事为纬。按扬州郡城之地，自上方寺至长春桥为草河，自便益门至天宁寺为新城北，自丰乐街至转角桥为城北，自瓜洲至古渡桥为城南，自古渡桥至渡春桥为城西，自小东门至东水关为小秦淮，而皆会于虹桥。于是自"荷浦薰风"至"水云胜概"为桥东，自"长堤春柳"至莲性寺为桥西，而会于莲花桥。又自"白塔晴云"至"锦泉花屿"为冈东，自"春台祝寿"至尺五楼为冈西，而会于蜀冈三峰。依此次叙之为卷帙，其工段营造之制及画舫之名附于卷末。凡志书所详别无异闻者概不载入，或事有可录而闻见有未及者，遗漏之讥，亦所不免。倘有以益我者，俟更为续录以补之。

乾隆六十年十二月仪征李斗记。

卷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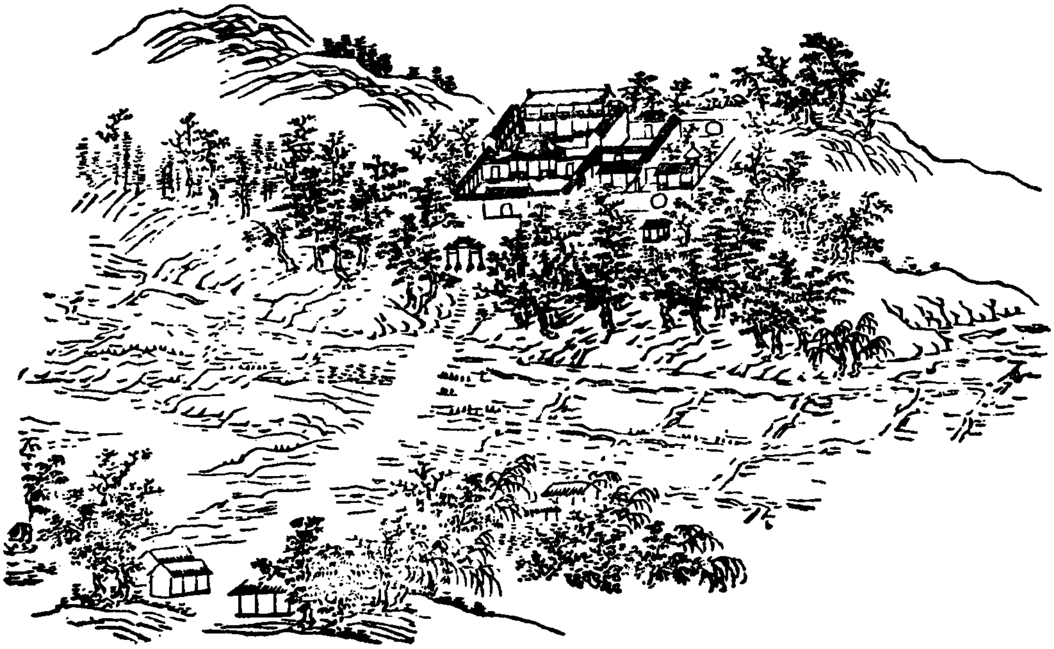
草河录上

扬州御道自北桥始。乾隆辛未、丁丑、壬午、乙酉、庚子、甲辰，上六巡江、浙，江南总督恭纪典章，勒之成书，谨名《南巡盛典》。内载向导统领努三、兆惠奏自直隶厂登舟，过淮安府，阅看高邮东地南关、车络坝等处河道堤工，拢扬州平山堂，渡扬子江至金山，二百七十七里，分为八站，此江北地也。又自崇家湾，三里腰铺，九里竹林寺，四里昭关坝，七里邵伯镇，三里六闸，二里金湾坝，一里金湾新滚坝，二里西湾坝，六里凤皇桥，七里壁虎桥，三里湾头闸，由北桥七里香阜寺御道，旱路八里天宁寺行宫，计程六十二里，此扬州水程一站也。《盛典》载御制诗云："清晨解缆发秦邮，落照维扬驻御舟。"谓此自天宁寺行宫入天宁门，出钞关马头登舟，四里文峰寺，四里九龙桥，八里高旻寺行宫，计十六里，此

水程第二站也。自高旻寺行宫十六里锦春园,一里陈家湾,一里由闸,五里江口,计程二十三里,此水程第三站也。又云:徐家渡至直隶厂,由小五台至平山堂、高旻寺等处,由钱家港至江宁府,由苏州至灵岩、邓尉等处,由杭州至西湖,由绍兴至禹陵、南镇等处,俱系旱路。盖江南皆水程,其由小五台至平山堂、高旻寺等处旱路者,乃由于十六年天宁寺未建行宫,香阜寺皆设大营。由香阜寺入天宁门出钞关马头,此一段为旱路,即今之北桥御道也。由陆路至江南清江浦为水程,御舟向例在清江浦,仓场侍郎及坐粮厅司之。舟名安福舻、翔凤艇、湖船、扑拉船,皆所谓大船也。其余上用船只,装载什用等物及随从官兵船,例给票监放。御舟前派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各二员,前引船只派两对出两边行走,船旁令一人骑马在河路行走,以备差遣。拉船帮纤,侍卫四员,四副撒袋,令在拉帮纤侍卫后行走,纤手用河兵沙飞马溜,添纤用州县民壮盐快,不敷,雇民夫。升跸御舟,凡御前大臣、侍卫内大臣、军机大臣、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船,及载御马船,上驷院侍卫、官员批本奏事军机处、侍卫处、内阁、兵部官员船,以有事承办,俱在前行走。两岸支港汊河、桥头村口,各安卡兵,禁民舟出入。纤道每里安设围站兵丁三名,令村镇民妇跪伏瞻仰。于应回避时,令男子退出村内,不禁妇女。

马头皆距府州县城门一二里或三四里。马头大营例五十丈,皇太后大营例二十五丈,居住船上备带三丈四方帐房一架,二丈正房圆顶帐房一架,一丈五尺帐正房帐房一架,耳房帐房一架,于马头支盖,清早拆卸。兵部船例在豹尾枪后,与军机一处行走,驻营时将船在布城后角湾住,以便接递。牛羊船系京城备带、茶房所用乳牛三十五头,膳房所用牛三百只。布棚外皆诸号沙飞马溜,传宣接递用小快船,名"草上飞"。迨上岸时,大船令其先行,恐不能赶到马头。另备如意船先在马头伺候,今钞关马头御舟即如意船也。

乾隆辛未、丁丑南巡,皆自崇家湾一站至香阜寺,由香阜寺一站至塔湾,其蜀冈三峰及黄、江、程、洪、张、汪、周、王、闵、吴、徐、鲍、田、郑、巴、余、罗、尉诸园亭,或便道,或于塔湾纡道临幸,此圣祖南巡例也。后增天宁寺行宫,香阜寺大营遂改坐落。迨乙酉上方寺建坐落,方于北桥设御马头,至此策马由御道幸上方寺。其马头例铺棕毯,奉谕不准红黄等毡。御道用文砖,亚次暂用石工,馀照二十二年定例用土铺垫。此即至上方寺过运河东岸香阜寺,复过运河西岸高桥、梅花岭、天宁门、天宁街、彩衣街、司前三铺、教场、辕门桥、多子街、埂子上,出钞关、花觉行至钞关马头御道也。道旁或搭彩棚,或陈水嬉,共达呼嵩诚悃,所过皆然。乾隆乙酉,游上方寺,万民随马足趋瞻,或有践踏麦苗者,御制诗云"马足纷随定何碍,蹦蹂惟惜麦苗芒"谓此。



竹西芳径

"竹西芳径"在蜀冈上。冈势至此渐平,《嘉靖志》所谓蜀冈迤逦,正东北四十余里,至湾头官河水际而微之处也。上方禅智寺在其上,门中建大殿,左右庑序翼张,后为僧楼,即正觉旧址。左序通芍药圃,圃前有门,门内五楹。中为甬路,夹植槐榆。上为厅事三楹,左接长廊,壁间嵌三绝碑,为吴道子画宝志公像,李太白赞,颜鲁公书,后有赵子昂跋。岁久石泐,明僧本初重刻。又苏文忠公次伯固韵送李孝博诗石刻。廊外有吕祖照面池,由池入圃,圃前有泉在石隙,志曰蜀井,今曰第一泉。寺有八景,在寺外者,月明桥一,竹西亭二,昆邱台三;在寺内者,三绝碑一,苏诗二,照面池三,蜀井四,芍药圃五。

月明桥傍，石刻桥名，西僧禅山所书，笔势飞动。下有河迹，蜿蜒入城，土人指为浊河故道。《绍熙志》：杨吴时，徐知训与其主隆演泛舟浊河，赏花禅智寺。即此地。

上方寺牌楼在山门前，额曰"鹫岭云宫"。山门石额"敕赐上方禅智寺"七字最古。

寺左建竹西亭，亭名本取小杜诗"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句，因建亭于北岸皂角树下，后改名歌吹，屡毁屡复，又改祀王竹西，今移建寺左，旧址遂墟。吾乡女史徐德音字淑则，徐清献公女，嫁许荔生中书，尝欲复是亭未果。后程午桥翰林梦星力主其议，事亦寝。淑则诗云："昔日虚亭绕檡龙，荒芜谁复辨西东。力谋构复高僧疏，首唱储才太史公。地势分明枕昆轴，阑干约略倚花宫。那知歌吹樊川句，重辟寒烟蔓草中。"淑则晚年自号绿净老人，论诗者以为闺秀第一。

寺中三绝碑，长五尺，阔三尺有奇，陷廊壁，石泐不可拓。一时名流来游者，循墙而读，皆流连不忍去。然是碑为重刻本，余尝访扬州金石最古者，附录于左。

周太仆铜鬲，周器也，藏嵯商徐氏家，华秋岳岩绘图，杨已军法书。其文山阳吴玉搢山夫《金石存》载之。为释文者，吴玉搢之后，则为绍兴俞楚江瀚、仪征江秋史德量、曲阜孔光生、甘泉江郑堂藩四家。江藩释文云："周太仆散邑，乃即散周田（𠦪未详，或云献字），自瀗（当是瀗字）涉吕南至于大沽，一表，以降，二表，至于边柳，复涉瀗，降雩𢽿𨘢陕。吕西，表于𢽿郭楂木，表于若𧌾（未详），表于若导内。降若，登于厂汝，表割历陕陵刚历，表于兽导，表于原导，表于周导。吕东，表于游东强右导，表于𦐇（未详）导吕南，表于溪𪗋（未详）导吕西，至于鸿莫，𤕌（未详）井邑田，自榑木导左至于井邑。表，导吕东。一表，导以西。一表，降刚。三表，降吕南。表于同导，降州刚。登历、降棫二表，大人有司𢼸（未详）田，义租，牧戎人、西宫襄、豆人虞丁、原贞、师人右相、小门人𧱨、原人虞芊准、司工𣏟（未详）孝嗣登父、鸿人有司刑丁、井一右五夫。𠨘（未详）大舍散田，司土𣲆（未详）𨐓、（未详）司马兽墨、牧人司工骍君、宰导父，散人子（字小为发，或云小子二字）𦍒（未详）田戎、牧父、效栗人父，𩰫（未详）之有司橐、州享、攸倏嚣、井散有司一夫。唯王九月亥十乙卯，大畀义祖𡖊旅誓曰，我孙付散人田器，有爽实。余有散人毋贷，则援千罚千。传𣎆（未详）𡈼。义且罪旅则誓。乃畀西宫襄。戎父誓曰，我戎父则誓。右幸图大王于豆祈宫东廷，右左执㫃史子中鬲。"

汉虑虒铜尺，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曲阜孔尚任著《铜尺考》，毕秋帆制军沅、阮芸台阁学元同编《山左金石志》，以此尺编入。尚任考云："江都闵义行，博雅好古，所藏铜尺一，朱碧绣错，为赏鉴家所玩。予既得之，乃不敢以玩物蓄焉。古者黄钟、律历、疆畮、冕服、圭璧、尊彝之属，皆取裁于尺。而周尺为准，自王制不讲，乡遂都鄙之间，各从其俗，于是布帛营造等尺，代异区分，遗法荡然，况礼乐之大者乎？此尺有文曰：'虑虒铜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虑篪乃太原邑，建初则东汉章帝年号也（原注：按虑篪读卢夷，即今五台县）。考章帝时，冷道舜祠下（原注：按冷道在今永州府宁远县东，即春陵）。得玉律，以为尺，与周尺同，因铸为铜尺颁郡国，谓之汉官尺。此或其遗与？汉代去周未远，且《礼经》皆出汉儒，汉尺之存，即周尺之存也。闻之先王制法，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然后尺寸之度起。何休曰："侧手为肤，按指知寸，布手知尺，此则尺之取诸身者也。《律历志》谓一黍之广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此则尺之取诸物者也。指有长短，黍有巨细，每不相符，汉儒因有指黍二尺之辨。此尺取指取黍，固不能定，今以中指中节量之，适当一寸，无毫发差，及累黍试之，正足一百，何指与黍之偶符若此耶？广一寸，厚五分，重抵广法十八两，归之阙里，凡造礼乐器皆准之，准周尺也。"《周尺考》云："虞书同律，度量衡，三代共之。至秦不师古，而后纷纭莫定，迨六朝割裂之馀，乃有大升、大两、长尺不等。当时调钟律，测晷景及冠冕礼制用小者，馀公私俱用大者。宋人考定制度，集古尺法为十五种，曰周尺，曰晋田父玉尺，曰梁表尺，曰汉官尺，曰魏尺，曰晋后尺，曰后魏前尺，曰中尺，曰后尺，曰东魏后尺，曰蔡邕铜籥尺，曰宋氏尺，曰隋水尺，曰杂尺，曰梁俗间尺，而必以周尺为之本，盖非周尺无以定诸尺之失。蔡邕《独断》曰："夏十寸为尺，殷九寸为尺，周八寸为尺。"何以知其八寸为尺也？《王制》曰："周尺八寸为步。"《司马法》曰："一举足曰跬，跬三尺；两举足曰步，步六尺。"《仪礼注》："武，迹也。中人之迹尺二寸。五武为步，步六尺。故《礼书》以周六尺四寸为步。"又《说文》云："伸臂一寻八尺。"徐锴曰："六尺曰寻"。《小尔雅》曰："四尺为仞，倍曰寻。"包咸、郑康成皆以仞为七尺。应劭以为五尺六寸。《颜籀》曰："八尺为仞，取人臂一寻语。为山九仞。"《释文》曰："仞七尺，孟子掘井九仞。"注，仞八尺。然皆不越乎八与六之间，故《礼书》以周六尺四寸为寻。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十寸之尺六尺四寸，乃八寸之尺八尺也。两足步之如是，两手寻之亦如是。按《礼记》周尺郑注，周犹以十寸为尺，六国变法度，或言周尺八寸，然亦非也。所云周尺八寸者，盖以当时所用尺较周尺之长短，止当八寸，故云周尺八寸，而非但用八寸也。《考工记》于案言十有三寸，于镇圭言尺有二寸，则是周之长尺有十寸，周之短尺亦有十寸。文公《家礼》言古尺五寸五分，周尺七寸五分，则又以宋时布帛尺较之矣。郎瑛曰：周八寸为尺，秦比周七寸四分，前汉官尺比周一尺三分七毫，刘歆铜斛尺、后汉建武铜尺与周同（原注：建初间，得周玉律，以为尺，谓之后汉官尺，疑非建武）。三国蜀、吴同周，魏比周一尺四寸七毫，后魏前尺比周一尺二寸七厘，中尺比周一尺二寸一分一厘，后尺比周一尺二寸八分一厘，晋田父玉尺（原注：《世说》田父于野中得周时玉尺）。与梁法又比周一尺七厘，后晋比周一尺六分二厘，宋、齐尺比周一尺六分四厘，梁表尺比周一尺二分，陈尺同，后晋、东魏比周一尺五寸八厘，市尺与

后魏后尺同，隋开皇宫尺同上（市尺、官尺皆铁尺）。万宝常所造木尺，比周一尺一寸八分六厘（以前多铜为之，至此用木）。唐尺与古玉尺同（贞观中，武延秀为太常，得玉尺，以为奇玩，献而失之，其迹犹存，所定得六之五）。开元尺度以十寸为尺，尺二寸为大尺。五代世时短，多相应袭，志无考也。惟周王朴所定尺比周一尺二分有奇，及宋景表尺比周一尺六分有奇，胡瑗《乐书》黍尺比周一尺七分，司马光布帛尺比周一尺三寸四分。元尺传闻至长，志无考。明部定官尺，皆依《家礼》布帛尺，凡田畮、布帛、营造所用悉同，虽南北稍有参差，然必以部定官尺为准。五尺为寻，十尺为丈，一百八十尺为一里；五尺为步，十尺为弓，二百四十步为一畮。兹建初铜尺，当明所用官尺七寸五分。明所用官尺，即宋布帛尺也。布帛尺比周一尺三寸四分，固知铜尺与周尺无二。周尺八寸为步，八尺为寻，今以铜尺较，止足六尺六寸五分。或者今人身短小，故步、寻较古减一尺。若用明官尺六尺为步、六尺为寻，而铜尺乃足八尺之数，若再分铜尺为八寸，更益八寸，则是古十寸尺当得六尺四寸之数。我朝丈田，稍增尺数，每尺加一寸，以明官尺五尺五寸为一步寻，而铜尺又当用七尺四寸矣。去古日远，遗法莫考，幸得汉铜尺与周尺相准，历代制度，了然无疑。因详书之，以俟后贤参考焉。"《周尺辨》云：世儒考制度皆本周尺，盖三代损益，惟周为详，本之是已。然亦何所得周尺而本之哉？或者皆臆说耳。宋潘时举注《家礼》曰："程先生本往之制，取象甚精，可以为万世法。"然用其制者，多失其真，往往不考周尺之长短故也。盖周尺当今省尺七寸五分弱，而陈氏文集与温公《书仪》多误注为五寸五分弱。而所谓省尺者，亦莫知其为何尺，时举旧常质之晦庵先生。答云："省尺乃是京尺，温公有图，所谓三司布帛尺者是也。"继从会稽司马侍郎家求得此图，其间有古尺数等，周尺居其右，三司布帛尺居其左。以周尺较之布帛尺，正是七寸五分弱，因图二尺长短，而著伊川之说于其旁，庶几用其制者，可以晓然无惑。予观《家礼》三尺图，各分十寸，为册幅所限，仅图尺形，而非尺准也。《会稽古尺图注》云："当今省尺五寸五分弱。"《周尺图注》云："当三司布帛尺七寸五分弱，当浙尺八寸四分。"《三司布帛尺图注》云："即是省尺，又名京尺，比上周尺更加三寸四分，当周尺一尺三寸四分，当浙尺一尺一寸二分。"盖司马公家有石刻本，故其说可据。今刻本已不可见，而世但以《家礼》所图为尺式，岂知乃尺形，非尺准也。如为尺准，何以短二寸五分之周尺，与长三寸五分之布帛尺式相等也？世儒纷纭傅会，止据《家礼》之尺形，予故知其皆臆断也。今既得建初铜尺与周尺同，周尺既定，何尺不定。因定曰建初铜尺与周尺同，当古尺一尺三寸六分，当汉末尺八寸，与唐开元尺同，当宋省尺七寸五分，当宋浙尺八寸四分，当明部定官尺七寸五分弱，当今工匠尺七寸四分，当今裁尺六寸七分，当今量地官尺六寸六分，当今河北大布尺四寸七分。予之能定者，以有建初铜尺在也，设无之，此说亦臆矣。

石阙汉画，一边为孔子见老子像及庖厨，一边为一力士持盾，一凤皇。本在宝应湖侧，汪容甫明经中移归，今在其家。

唐人尊胜陀罗尼经石幢，缺其二，今存二，石在东隐庵。

五代吴太祖杨行密女，年十六，适舒州刺史彭城刘公，生男女十二人，以顺义七年薨，年三十八，乾贞二年葬江都县兴宁乡嘉墅村，称长公主。闽县丞危德兴作《寻阳公主墓志》。时村农掘地得石，今藏原乌程令罗素心家。

鹾商安氏，业盐扬州，刻孙过庭《书谱》数石，今陷康山草堂壁上。寺中苏文忠公《次韵伯固游蜀冈送李孝博奉使岭表诗》，凡十韵。石刻在寺中，断仆已久，上有嘉靖辛丑蜀冈盛仪、万历已卯沔阳陈文烛二跋。康熙辛丑新城王文简公士正为司理时，访之，命僧陷旧石于方丈壁，次韵纪事，为《禅智唱和诗》。乾隆甲午，谢翰林启昆守扬州，翁阁学方纲托其访拓，且续唱和故事。丙申间，谢公与朱转运孝纯追和二首刻石，增构数楹，砌石于壁，和者数十家，为《续禅智唱和诗》一卷。翁阁学跋云："苏伯固，名坚，镇江人，博学能诗，与文忠会于扬，李孝博亦自山阳守以治行拜广东提点刑狱，见《徐仲车节孝传》。孝博字淑升，而此迹作淑师，当以墨迹为正也。今此石本师字半泐。适门人张謇堂铭以河南郡郏县亦有此诗石刻，拓以见寄，与此迹笔法正同，而其事特异。文忠晚居阳羡，疾不起，叔党兄弟得吉壤于汝州郏城之小峨嵋山，因葬焉。后人遂家于颍昌。事见晁以道所为墓志中。明末盗伐其冢柏，顺治三年秋，知县济南张石只笃行谒墓下，复为封树立碑。其夜梦一青衣曰："东坡遣致谢。"问："先生今何在？"曰："在临汝，公至彼当相见。"是年七月，以事至汝州，有青衣叩门遗一卷，乃东坡墨迹《蜀冈送李孝博之岭南诗》，青衣忽不见。张异之，因命工摹泐于石，自为长歌记之。文简《池北偶谈》载其事，而今日之迹适合，岂非翰墨精灵，天假以缘者耶！第二句集作"老鹤方翳蝉"，墨迹作"初翳"，亦当以墨迹为正也。

谢启昆，字蕴山，南康人。进士入翰林，出为扬州太守，扶养士气，主持风雅者数年。嗣升河库道，晋浙江按察使司、山西布政使司，文章经术为一时宗仰。著有《西魏书》，可补正魏收之阙。书之梗概，吾友凌仲子进士廷堪叙之最详。其词云："南康谢蕴山先生撰《西魏书》二十四卷，凡纪一，表三，考四，传十二，载记一。既成，以示廷堪，命为后序。廷堪受而读之，终篇，乃作序曰：'夫班、马以降，纪载迭兴；自宋逮元，史法渐失。主文辞者其弊或至于空疏，寄褒贬者厥咎遂邻于僭妄，虽家自谓继龙门之轨，人自谓续麟经之笔，然求诸体例，寻其端委，罕有当焉。先生以金匮之才，历石渠之选，网罗放失于千数百载以上，编次事实于二十余年之中，有休文、伯起之明备，无子京、永叔之简陋。卷帙不广，条目悉具。编年纪月以经之，旁行斜上以纬之。详

于因革损益，著其兴衰治乱，洵足以存南董之权度，为东观之规矩者矣。约举大纲，其善有六，载绎微旨，可得言焉。夫承祚以武王作纪，而孝献孱主，范史自升之；房乔以文帝系年，而高贵冲人，陈志自进之。良以帝系所关，义无漏略，未闻拓跋末造，附载于宇文；水运季朝，借垂于水德。而长安四主，竟乏专书，岂因有延寿总录之北朝，遂可置佛助就删之西国乎？是曰补阙，其善一也。宝符已禅于延康，志士犹尊章武，神器久移于天祐，后人尚右升元，何者？聊绍刘宗，暂延唐祚。况夫出帝俨存，清河遽立，永熙未改，天十遂元，然则抑彼邺下，扶兹关中，齐宝炬于天王，厕善见于列国，方之萧常、谢陛之表章西蜀，陆游、马令之纂辑南唐，孰短孰长，必能辨之。是曰存统，其善二也。至于仲达子上篇不见于当涂，献武文襄传不列于元魏，功业虽著，人臣以终，图箓讵膺，帝制乃僭。按其时世，固有依违，揆诸史裁，宁云允协。于是除太祖之追美，而大书黑獭，削《唐纪》之溢称，直登孝虎。发古人未发之公，抉前史未抉之隐。是曰正名，其善三也。若乃卿士之设，悉仿《周官》；诏令所颁，咸规《大诰》。始祖配帝，聿崇郊祀之仪；属国来王，爰修聘勤之典。或同时所未遑，或前代所希有，讲明古礼，尤宜爱惜。而令狐乏志，湮堕良多。所幸者杜君卿典标八目，偶存棠溪之碎金；于志宁志贯五朝，间具昆山之片玉。裘集狐腋，冠聚鹔毛。是曰搜轶，其善四也。管幼安误收《国志》，本未仕曹；嵇叔夜滥入《晋书》，何尝臣马？又若齐社屋而叔朗西行，陈鼎迁而德章北面，而王晞仍存于河朔，袁宪莫摈于江右，凡此之类，更仆难终，徒丰其蔀，未艮其限。故万纽效绩于荆襄，究非魏之勋旧；尉迟建功于庸蜀，自属周之臣子。但录其事，不载其人。是曰严戒，其善五也。毋邱、诸葛，魏室之荩臣；刘秉、袁粲，宋家之谊士。以及子勋举义，攸之勤王，衡其终始，都无可议。乃或以忠作叛，以顺就逆，皆是曲笔，岂为谠言。犹之孝武谋去疆臣，非为失德，而横谓斛斯椿为群小，王思政为谄佞，巧言乱其皂白，俗语流为丹青，不合不公，未足为训。今一洗之，概从其实。是曰辨诬，其善六也。因思六善，运厥三长，集简册之遗闻，阐古今之通论。其考纪象也，兼正光之推步，较天象而益精焉；其考疆域也，订大统之版图，较地形而更密焉；其考氏族也，厘代都之门望，较官氏而尤详焉；其封爵大事诸表也，则于《魏书》所未备者，取法于迁、固而加核焉。是书也，虽刘知几之苛于论世，必当首肯；郑渔仲之严以律人，亦为心折者矣。夫八代之书具存，南北之史复撰，宋景文之新书，洎刘昫同著，薛子平之旧史，与欧阳并传。矧《绍统续志》，可辅范詹事之全书；《太素逸篇》，会人魏著作之阙卷。行见储于中秘，汇于上庠，夫岂柯奇纯之等所能望其肩背，王损仲之徒所能窥其堂户也哉。"

沈云椒总宪初于蕴山太守官扬州时，尝与太守及寅和斋鹾使著、朱子颖转运游康山。园主江春求诗，总宪吟四绝句，传为盛事。诗云："高兴眉公一起予，名园驻辔度行徐。振衣直上康山顶，十里扬州画不如。"（都转示余扬州全图，及登山四望，远近历历在眼，更觉瞭然）"风流故事说当年，地志新收御府编。（康山载入《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主人书列堂楣）试听松涛声入细，为曾吹上琵琶弦。""几层瘦石间疏枝，点缀秋英胜画屏。怪底主人清似鹤，日看双鹤对梳翎。""射堂歌席一相娱，深夜留宾买玉壶。今夕灯光人影里，重教旧梦落西湖。"（鹾使昔在杭州，余时得过从，其尚衣署中"买春室"，余所题也）

康熙乙巳，文简解司理任，七月，会诸名士祖道禅智寺硕拨方丈，是为《渔洋山人禅智唱和集》，又名《禅智别录》。文简有"四年只饮邗江水，数卷图书万首诗"句，徐电发釚曰："司理去日作江南数词，予曾于画舫白板上见之，似乐天忆西湖诸作。"

邗沟大王庙在官河旁，正位为吴王夫差像，副位为汉吴王濞像。《左传》哀公九年，秋，吴城邗沟通江、淮。此今之运河自江入淮之道也。自茱萸湾通海陵、如皋、蟠溪，此吴王濞所开之河，今运盐道也。运道在《左传》称邗沟，《国语》称深沟，《吴越春秋》称为渠，《水经注》称干江，汉晋间称漕渠，或曰合渎渠，或曰山阳浊，隋称山阳渎，郡志称山阳沟。河名不一，徙复无常，郡县志乘，载而弗详。今按庙前之河，即唐宝历二年盐铁使王播奏，自城南阊门西七里港向东屈曲，取禅智寺桥，通旧官河，开凿一十九里之河也。是庙灵异，殿前石炉无顶，以香投之，即成灰烬，炉下一水窍，天雨积水不竭，有沙涨起水中，色如银。康熙间，居人辄借沙淘银，许愿缴还，乃获银。后借众还少，沙渐隐。今则有借元宝之风，以纸为钞，借一还十，主库道士守之，酬神销除。每岁春香火不绝，谓之财神胜会，连艑而来，爆竹振喧，箫鼓竟夜。及归，各持红灯，上簇"送子财神"四金字，相沿成习。

小五台在官河东岸，土阜隆起，为蜀冈伏脉处，如龙之昂角，御制诗有"伏龙知有角"句，又"土阜纵无奇，名与清凉配"句。上有五台寺，圣祖赐名香阜寺，又名香清梵扁，上赐"台麓化成"扁、"绀宇晴空翠岚浮蜀阜，祇林香霭禅月湛邗流"一联。寺由上方寺御道至高公渡，锁艑为桥。过官河，东岸华表二，一曰华封献祝，一曰云蒸霞蔚。寺中门殿堂寝，制凡五楹，左右廊翼，百数十间。寺左宫门三楹，甬道上行殿三楹，乃坐落工程做法。是地本为大营，因天宁寺增建行宫，乃改是为坐落。复由东岸过渡，抵西岸高桥马头。御制诗注云：从香阜寺易轻舟，由新河直抵天宁门行宫。乃众商新开，既表敬公之心，且以工代赈，即此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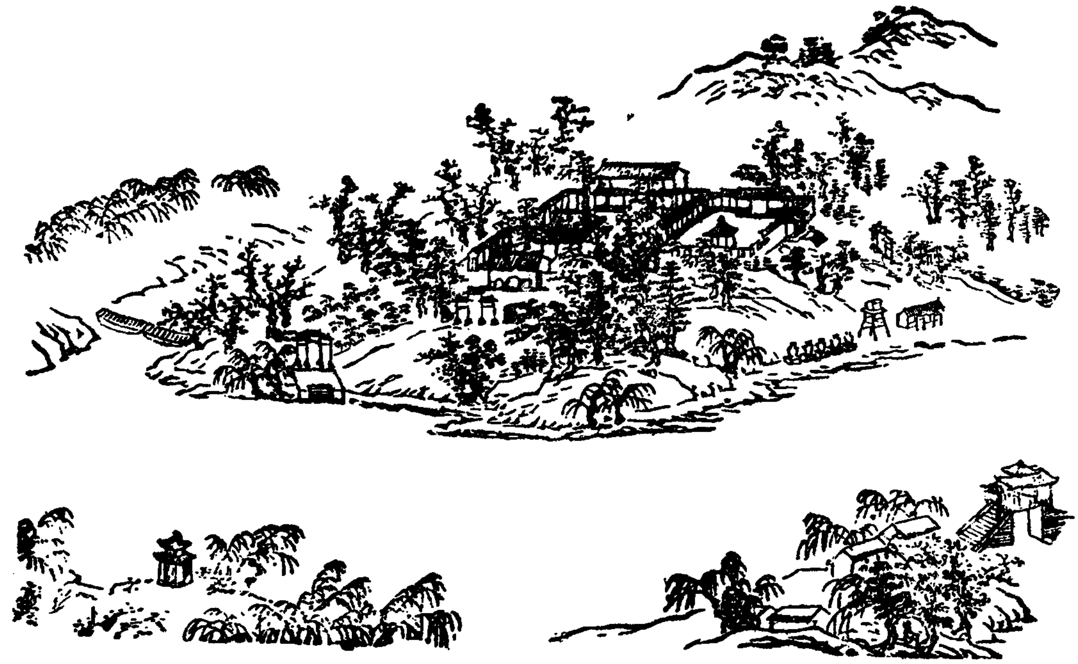
黄金坝在府城西北，嘉靖《维扬志》谓为黄巾坝，久废。今在府城北高桥东，以蓄内河之水，土恶不能堤，故以薪代坝，上皆鱼市。郡城居江、淮之间，南则三江营，出鲥鱼，瓜洲深港出鯊刀鱼，北则艾陵、甓社、邵伯诸湖，产鱼尤众。由官河乘风而下，城肆贩户于此交易。肆中一日三市，早挑、中挑、晚挑，皆沿湖诸村镇中人为之。村镇设行，渔户取鱼自行交易，挑者输于城中，其行若飞，或三四十里，多至六七十里，俄顷即至，以行之迟速分优劣。鳊鱼、白鱼、鲫鱼为上，鲤鱼、季花

鱼、青鱼、黑鱼次之，鮥鱼、罗汉鱼为下，其苍鳊，勒鱼、红蓼鱼、鞋底鱼，则自海至也。蟹自湖至者为湖蟹，自淮至者为淮蟹，淮蟹大而味淡，湖蟹小而味厚，故品蟹者以湖蟹为胜。坝上设八鲜行，八鲜者，菱藕、芋、柿、虾、蟹、蛼、螯、萝卜。鱼另有行在城内。

淮南鱼盐甲天下。黄金坝为郡城鲍鱼之肆，行有二，曰咸货，曰腌切。地居海滨，盐多人少，以盐渍鱼，纳有楅室，糗乾成薨，载入郡城，谓之腌腊。船到上行，黑鲢白鲦，委积尘封，黄鲞如宁波，海鲤如武昌。大者鲨，皮有珠文，肥甘可食，小者以竹贯，为乾成鲏，最小为银鱼。沿海拾蛏鲜者鲍之，不能鲍者干之，其肥在鼻。海鱼割其翼曰鱼翅，蛇鱼割其肉曰蛇头，其裙曰蛇皮。石首春产于江，秋产于海，故狼山以下人家，八月顿顿食黄鱼也。风干其鲴曰鳔，木经需之以联物者，取鱿为甫曰膹，以盐冰之曰腌鱼子，凡此皆行货也。行货半入于南货。业南货者多镇江人，京师称为南酒，所贩皆大江以南之产，又署其肆曰海味。

高桥在城东北五里，嘉靖《维扬志》谓之上方砖桥。《漕河通志》云：改名北来桥，南北跨古邗沟，正统十二年，僧如琀募造。盖云上方砖桥者，以桥属之上方寺也；云北来桥者，以桥属之北来寺也。《漕河通志》改名注明僧如琀募造，则是僧为北来寺僧可知。国朝府志云今名高桥，故因之。

新河古名市河，嘉靖《维扬志》云：在府治东二十步，由南水门至北水门，城外四围皆通舟。国朝府志云：市河自府城便益门外高桥运河口起，历保障河砚池口至南门外，出二道沟而接运河，又自便益门吊桥起，绕城东北。一从新城拱宸门水关至挹江门水关，出针桥而接运河，一从旧城北水关至南水关，出向水桥而东接运河。明嘉靖间，巡盐御史吴悌同、知府刘宗仁开浚，万历知府吴秀重浚，国朝知府金镇复浚，后又浚保障河以潴内河之水，皆今之所谓新河。御制诗注云：从香阜寺易轻舟由新河直抵天宁门行宫。今因之。是地新河，即自高桥至砚池之市河故道，辛未浚深，两岸设档点景，名其景曰“华祝迎恩”，故又谓之迎恩河。又此河旧为运草入城便道，故又谓之草河。河自高桥起，至迎恩亭下，分为二支，一支北去，出长春桥，入保障；一支南去，出鞠桥，抵北门。



高桥马头在桥下，有杙有杙，画舫集焉。御制诗云“画舫于斯易”即此地也。湖上有十二马头，小舠大舸，皆属画舫，若园有家艇，寺有僧舟，屿有渡楫，及柴草粪水等船，十二马头弗收焉。迎恩桥俗名凤凰桥，桥距高桥二里，东西跨草河。国朝府志云：俗呼迎门桥，久圮，雍正五年，邑人陆时达重造。按嘉靖《维扬志》中宋三城、宋大城、明扬州府城隍三图，皆有迎恩桥。宋三城图是桥在大城内开明桥之下，小市桥之上，过小市出北门为夹城，出夹城为宝祐城，今小市桥在叶公桥之下，可知昔之迎恩桥当在叶公桥左右。又宋大城图迎恩小市二桥之东为寿宁街，街北有章武殿，寿宁街即今天宁寺后街，章武殿即在今建隆寺内。以此二者考之，则今之小市桥，与古之小市桥非二地，而古之迎恩桥当在今叶公桥左右，更无疑矣。又宋大城由南至北有五桥，为太平、通泗、开明、迎恩、小市，明城由南至北，亦有五桥，为新桥、太平、通泗、文津、开明，以此考明之于宋，城已南徙。南增新桥于城内，北割迎恩、小市二桥于城外，其小市桥，今昔非二地，而昔之迎恩当在叶公桥左右无疑矣。今建砖桥于高桥下，复名迎恩，亦存古之遗意也。

“华祝迎恩”为八景之一。自高桥起至迎恩亭止，两岸排列档子，淮南北三十总商分工派段，恭设香亭，奏乐演戏，迎銮于此。档子之法，后背用板墙蒲包，山墙用花瓦，手卷山用堆砌包托，曲折层叠青绿太湖山石，杂以树木，如松、柳、梧桐、木日红、绣球、绿竹，分大中小三号，皆通景像生。工头用彩楼，香亭三间五座，三面飞檐，上铺各色琉璃竹瓦，龙沟凤滴，顶中一层用黄琉璃，彩楼用香瓜铜色竹瓦，或覆孔雀翎，或用楼毛，仰顶满糊细画，下铺楼，覆以各色绒毡，间用落地罩、单地罩、五屏风、插屏、戏屏、宝座、书案、天香几、迎手靠垫。两旁设绫锦绥络香襆，案上炉瓶五事，旁用地缸栽像生万年青、万寿蟠桃、九熟仙桃及佛手香橼盘景，架上各色博古器皿书籍。次之香棚，四隅植竹，上覆锦棚，棚上垂各色像生花果草虫，间以幡幢伞盖，多锦缎、纱绫、羽毛、大呢之属，饰以博古铜玉，中用三层台、二层台，平台三机四杈，中实宾铁。每出一干，则生数节，巨细尺度必与根等，上缀孩童衬衣，红绫袄裤，丝绦缎靴，外扮文武戏文，运机而动。通景用音乐锣鼓，有细吹音乐、吹打十番、粗吹锣鼓之别，排列至迎恩亭，亭中云气往来，或化而为嘉禾瑞草，变而为矞云醴泉。御制诗云：“夹岸排当实厌闹，殷勤难却众诚殚。却从耕织图前过，衣食攸关为喜看。”

高桥、迎恩桥，作法同。两崖甃石鲸兽，栏楯镂镌如玉，中流驾木贯铁纤连之。过桥亭雕檐峻宇，出没云霞，上可结驷，下可方舟。过此南去，有桥四，为小迎恩桥、小市桥、叶公桥、鞠桥，小迎恩桥、鞠桥皆砖桥，小市、叶公皆石桥，皆无过桥亭。

自迎恩桥直行向西，有邗上农桑、杏花村舍、平冈艳雪、临水红霞四段，至长春桥而止。自迎恩桥少西南行，至北门桥止，为草河内支流，亦称草河。

小迎恩桥在迎恩桥南，自是越小市桥、鞠桥，会于北护城市河，东岸有叶公坟、傍花村、毕园，西岸为北门外大街。扬州街道以临河者为下岸，如南北柳巷之街，西半临小秦淮，中北小街之路，东临城河，及此北门街路，西临草河，皆是。是街上岸有建隆寺、竹林寺、铁佛寺、龙光寺、灵鹫寺、碧天观、茶庵、木兰分院、天雷坛，下岸有醉白园酒楼、双虹楼茶肆。

郡城以园胜。康熙间有八家花园，王洗马园即今舍利庵，卞园、员园在今小金山后方家园田内，贺园即今莲性寺东园，冶春园即今冶春诗社，南园即今九峰园，郑御史园即今影园，篠园即今三贤祠。《梦香词》云“八座名园如画卷”是也。卞园传有王文简联云：“梅花岭畔三山月，宵市桥头一草堂。”

小金山圆如伏釜，四围环水，远近十里中皆埋铁镬，古治水者以此压水，俗称李王锅。近称长春岭为小金山，与此小金山异。毕园在小金山后里许，门前用竹篱围大树数十株，厅事三楹，额曰“柳暗花明村舍”，方西畴联云：“洗桐拭竹倪元镇，较雨量晴唐子西。”厅后住房三楹，左廊有舫屋二三折在树间，右圃种桂，构方亭，李仙根书曰“瑶圃”。马曰琯毕园词云：“绿云间住栏杆外，似做出秋情态，病骨年来差健在。废池吹縠，野田方罫，著眼都如画。小山招隐寒香坠，雁落吴天数声碎，唤艇支筇惟我辈。碧摇蕉影，响分竹籁，幽思今朝最。”

叶公坟，明刑部侍郎叶公相之墓也。墓后土阜，高十余丈，前临小迎恩河，右有石桥，土人称之为叶公桥。相传为骆驼地，其上石枋、石几、翁仲、马羊，陈列墓道。里人于清明时坟上放纸鸢，掷瓦砾于翁仲帽上，以卜幸获，谓之“飞堉”。重阳于此登高，浸以成俗。

北郊蟋蟀，大于他处。土人有鸣秋者，善豢养，识草性，著《相虫谱》，题曰“鸣氏纯雄”。秋以此技受知于歙人汪氏，遂致富。

傍花村居人多种菊，薜萝周匝，完若墙壁。南邻北垞，园种户植，连架接荫，生意各殊。花时填街绕陌，品水征茶。沈学子大成诗云：“杖藜城外去，一径入烟村。碧树平围野，黄花直到门。乱雅投屋背，老牸击篱根。寂寞深秋意，王蒙小笔存。”

建隆寺，扬州八大刹之一。八刹，建隆、天宁、重宁、慧因、法净、高旻、静慧、福缘也。寺在宁寿街堂子巷，山门大殿后有章武殿，两庑有库庾庖湢，方丈有连理柏一株。宋时第寺之甲乙，建隆为巨，本朝已圮。乾隆乙丑，华山僧宗森开法重兴，歙人黄氏因感异梦，发愿建如旧规。庙已落成，欲于大殿书“大雄之殿”四字，字长丈许，以千金索曾贯之书，贯之弗许。布客某分四字书之，以“大”、“之”二字皆少笔，宜结体厚重，“雄”、“殿”二字多画，宜结体瘦劲，使各相称。书成合之，今之殿额是也。宗森字品木，姓张氏，海宁人。父嗣宁知有宿因，舍人安因寺为僧。既长，移主石塔寺，恭逢世宗开藏经馆，品木与焉。事竣求《龙藏》供奉寺中，乃入华山依方丈长老海公，留为首座。华山为律门祖庭，品木佐理内外，应接云水，海公倚毘得人。后来江北，乃至建隆为常住大律师，传徒复显。

龙光寺在北门街顾家巷，圣祖赐“香台”二字额；竹林寺在北门街南古寿宁街，圣祖赐五言诗一幅，今二寺皆在重宁寺后。铁佛寺在堡城，本杨行密故宅，先为光孝院僧伽显化第二处。方丈内有梅三株，中一株兼三色，远近多红叶。诸暨陈洪绶字章侯，尝携妾净发往来看红叶，命写一枝悬帐中，指相示曰：“此扬州精华也。”后江春于寺西筑“秋集好声寮”别墅。僧古水，工于诗。寿安寺在大仪乡，谓之北寿安木兰分院，为城内石塔寺下院，竹柏最幽。僧诵茗，工于诗。

碧天观在北门街，雍正间最盛。里人许庭芳修真于是，后为真人府法官。后楼存贮降伏鬼妖符火瓦罐极多，今已墟矣。每逢阴霾黑夜，居者时闻铙吹声自后楼出。山门墟地，危墙神像尚存，北门乞儿多宿其下。一日日中，归憩宿处，见诸神像瞳人炯炯，屡瞬不已，乞儿惊走。及晚，安宿如故。

天雷坛在小金山后。初某祀吕祖甚虔，将立坛祈于吕祖，乩指今地使立之。某曰：“是地为菜园，污甚。”乩曰：“吾已遣五雷，将击之矣。”某遂营度今坛地，选吉开工。及期，雷自地出击之，声五，尽翻污泥为黄土，高七尺，居人买之，因名是坛为天雷。某居坛修炼，为罗天醮凡四十九日，时有白鹤二十四双蟠舞空中，继有元鹤四双飞来，蟠舞如白鹤状，良久，一鹤黄色，来悬于半空，移时乃去。阖郡士民见之，以为灵感所致，因作《降鹤图》，又制木鹤，状黄鹤之态。太守金葆咏其事，遂颜其坛曰“黄鹤飞来”。降鹤后，撤供物，中有时大彬砂壶，盖与口合，如胶漆不能开，摇之中有水声，斟之无点滴，数十年如一日。迨醮毕，天忽雷，击木鹤，说者谓木鹤俟醮满，辄能飞，以雷击，故不能飞。至今木鹤尚存，惟首能运动，以定时刻，子时首向外，午时首向内，因名曰“子午鹤”。

灵鹫庵在碧天观后，向为天宁下院。旦和尚字贯豁，居是庵，工诗，与诗人朱筼友善，爱畜猫，与猫同寝数十年，一夜为猫噬死，庵遂废。

浴池之风，开于邵伯镇之郭堂，后徐宁门外之张堂效之，城内张氏复于兴教寺效其制以相竞尚，由是四城内外皆然。如开明桥之小蓬莱，太平桥之白玉池，缺口门之螺丝结顶，徐宁门之陶堂，广储门之白沙泉，埂子上之小山园，北河下之清缨泉，东关之广陵涛，各极其盛。而城外则坛巷之顾堂，北门街之新丰泉最著。并以白石为池，方丈余，间为大小数格，其大者近镬水热，为大池，次者为中池，小而水不甚热者为娃娃池。贮衣之柜，环而列于厅事者为座箱，在两旁者为站箱。内通小室，谓之暖房。茶香酒碧之余，侍者折枝按摩，备极豪侈。男子亲迎前一夕入浴，动费数十金。除夕浴谓之“洗邋遢”，端午谓之“百草水”。

北郊酒肆，自醉白园始，康熙间如野园、冶春社、七贤居、且停车之类，皆在虹桥。壶觞有限，不过游人小酌而已。后里人韩醉白于莲花埂构小山亭，游人多于其家聚饮，因呼之曰韩园。迨醉白死，北门街构食肆慕其名而书之，谓之“醉白园”。园之后门，居小迎恩河西岸，画舫多因之饮食焉。

双虹楼，北门桥茶肆也。楼五楹，东壁开牖临河，可以眺远。吾乡茶肆，甲于天下，多有以此为业者。出金建造花园，或鬻故家大宅废园为之。楼台亭舍，花木竹石，杯盘匙箸，无不精美。辕门桥有二梅轩、蕙芳轩、集芳轩，教场有腕腋生香、文兰天香，埂子上有丰乐园，小东门有品陆轩，广储门有雨莲，琼花观巷有文杏园，万家园有四宜轩，花园巷有小方壶，皆城中荤茶肆之最盛者。天宁门之天福居，西门之绿天居，又素茶肆之最盛者。城外占湖山之胜，双虹楼为最。其点心各据一方之盛。双虹楼烧饼，开风气之先，有糖馅、肉馅、干菜馅、苋菜馅之分；宜兴丁四官开蕙芳、集芳，以糟窖馒头得名，二梅轩以灌汤包子得名，雨莲以春饼得名，文杏园以稍麦得名，谓之鬼蓬头，品陆轩以淮饺得名，小方壶以菜饺得名，各极其盛。而城内外小茶肆或为油镟饼，或为甑儿糕，或为松毛包子，茆檐荜门，每旦络绎不绝。

自小迎恩桥至此为草河支流，在南则接城河为“城闉清梵”矣。（详见《城北录》）

“邗上农桑”、“杏花村舍”二景，在迎恩河西。仿圣祖《耕织图》做法，封限为岸，建仓房、馌饷桥、报丰祠。祠前击鼓吹豳台，左有砻房，右有浴蚕房、分箔房、绿叶

亭。亭外桑阴郁郁，时闻斧声。树间建大起楼，楼下长廊至染色房、练丝房。房外为练池，池外有春及堂。堂右有嫘祖祠 、经丝房、听机楼。楼后有东织房、纺丝房。房外板桥二三折，至西织房、成衣房，接献功楼。自此以南，一片丹碧，塞破烟雾，尽在长春桥外矣。

西岸矮屋比栉，屋前地平如掌，辘轴参横，草居雾宿，豚栅鸡栖，绕屋左右。闲田数顷，农具齐发，水车四起，地防不行，秧针刺出。鸡头菱角，熟于池沼。葭菼苍然，远浦明灭。打谷之歌，盈于四野。山妻稚子，是任是负。其瓴甋宋廇，屹如山立者，仓房也。集唐人句为对联云："厥庾千箱在（薛存诚），芳华二月初（赵冬曦）。"集句始于卢雅雨转运见曾征金棕亭博士兆燕集唐人句为园亭对联，亦间用晋宋人句。

报丰祠以祀先世之始耕者。殿前后三楹，庑殿各二。联云："息飨报嘉瑞（颜延年），膏泽多丰年（曹植）。"祠外建戏台，颜曰"击鼓吹豳"，土人报功演剧在于是。联云："川原通霁色（皇甫冉），箫鼓赛田神（王维）。"

砻房，舂、揄、簸、蹂地也。联云："岸端白云宿（何逊），""屋上春鸠鸣（王维）。邗上农桑"止于此。

"杏花村舍"自浴蚕房始，河至此愈曲愈幽，鸥鹭往来，清风泛于樽俎，高柳映人家，奇松衬楼阁。由砻房屋角至浴蚕房。联云："金屋瑶筐开宝胜（崔日用），小桥流水接平沙（刘兼）。过此有小水口，上覆板桥，过桥至绿桑亭，堤随河转，屋亦西斜，为分箔房。联云："树影悠悠花悄悄（曹唐），罗衫曳曳绣重重（王建）。"大起楼接于分箔房尾，竹木护村，邱园自适，巅风作力，披闼而入。联云："碧树红花相掩映（慈恩寺仙），天香瑞彩合细缊（温庭筠）。"

蜀冈诸山之水，细流萦折，潜出曲港，宣泄归河。大起楼南，以池分之，千丝万缕，五色陆离，皆从此出，谓之练池。池之东西，以廊绕之，东绕于染色房止。联云："染就江南春水色（白居易），结成罗帐连心花（青童）。西绕于练丝房止。联云："旧丝沉水如云影（李质），笼竹和烟滴露梢（杜甫）。"江南染房，盛于苏州。扬州染色，以小东门街戴家为最，如红有淮安红，本苏州赤草所染，淮安湖嘴布肆专鬻此种，故得名。桃红、银红、靠红、粉红、肉红，即韶州退红之属。紫有大紫、玫瑰紫、茄花紫，即古之油紫、北紫之属。白有漂白、月白。黄有嫩黄，如桑初生，杏黄、江黄即丹黄，亦曰缇，为古兵服，蛾黄如蚕欲老。青有红青，为青赤色，一曰鸦青，金青古皂隶色，元青元在緅缁之间，合青则为黝黵，虾青青白色，沔阳青以地名，如淮安红之类。佛头青即深青，太师青即宋染色小缸青，以其店之缸名也。绿有官绿、油绿、葡萄绿、蘋婆绿、葱根绿、鹦哥绿。蓝有潮蓝，以潮州得名。睢蓝以睢宁染得名，翠蓝昔人谓翠非色，或云即雀头三蓝。《通志》云：蓝有二种，蓼蓝染绿，大蓝浅碧，槐蓝染青，谓之三蓝。黄黑色则曰茶褐，古父老褐衣，今误作茶叶。深黄赤色曰驼茸，深青紫色曰古铜，紫黑色曰火薰，白绿色曰余白，浅红白色曰出炉银，浅黄白色曰密合，深紫绿色曰藕合，红多黑少曰红综，黑多红少曰黑综，二者皆紫类。紫绿色曰枯灰，浅者曰朱墨，外此如茄花、兰花、栗色、绒色，其类不一。元滋素液，赤草红花，合成晡昧，经纬艳异，凡此美名，皆吾乡物产也。练池以西，河形又曲，岸上建春及

堂，四面种老杏数十株，铁干拳而拥肿飞动。联云：“夕阳杨柳岸（李父），微雨杏花村（李浑）。”

嫘祖祠，祀马头娘也。联云：“明堂灵响期昭应（王昌龄），桑叶扶疏问日华（曹唐）。”昔传嫘为黄帝正妃，又作雷，为雷祖次妃，皆不可考。

祠右沼堤种竹，竹后长廊数丈，廊竟，横置小舍三间，为经丝房，经机所持丝也。联云：“软縠疏罗共萧屑（温庭筠），霏红沓翠晚氛氲（孟浩然）。”屋右接听机楼。联云：“绣户夜攒红烛市（韦庄）。缫丝声隔竹篱间（项斯）。”

楼台疏处栽桑树数百株，浓绿荫坂，下多野水，分流注沼。沼旁为纺丝房，与经丝房对，居其右。织房十余间，以东西分。东织房联云：“露气暗联青桂色（李商隐），天孙为织锦云裳（苏轼）。”西织房联云：“花须柳眼如无赖（李商隐），蕊乱云浓相间深（温庭筠）。”

成衣房十余间，纺砖刀尺，声声相闻。联云：“越罗蜀锦金粟尺（杜甫），宝殿香娥翡翠裙（戎昱）。”

献功楼五楹。联云：“青筐叶盖蚕应老（温庭筠），剪彩花时燕始飞（刘宪）。”

“杏花村舍”止于此，平时园墙版屋，尽皆撤去。居人固不事织，惟蒲渔菱芡是利，间亦放鸭为生。近年村树渐老，长堤草秀，楼影入湖，斜阳更远，楼台疏处，野趣甚饶也。是地为“临水红霞”之对岸，稍南则长春桥矣。

平冈艳雪

“平冈艳雪”在“邗上农桑”之对岸，“临水红霞”之后路。迎恩河至此，水局益大，夏月浦荷作花，出叶尺许，闹红一舸，盘旋数十折，总不出里桥外桥中。其上构清韵轩，前后两层，粉垣四周，修竹夹径，为园丁所居。山地种蔬，水乡捕鱼，采莲踏藕，生计不穷。余每爱此地人家，本色清言，寻常茶饭，绝俗离世，令人怃然。

自清韵轩后，梁空磴险，山径峭拔，游人有攀跻偃偻之难。有艳雪亭，联云：“苔染浑成绮（皮日休），春生即有花（马戴）。”

水心亭在艳雪亭之侧，筑土为堵，一溪绕屋。联云：“杨柳风来潮未落（赵嘏），梧桐叶下雁初飞（杜牧）。”

“渔舟小屋”居“平冈艳雪”之末，湖上梅花以此地为胜，盖其枝枝临水，得疏影横斜之态。集杜联云：“水深鱼极乐，云在意俱迟。”再南为“临水红霞”。

卷　二

草河录下

“临水红霞”即桃花庵，在长春桥西。野树成林，溪毛碍桨，茅屋三四间在松楸中，其旁厝屋鳞次，植桃树数百株，半藏于丹楼翠阁，倏隐倏见。前有屿，上结茅亭，额曰“螺亭”。亭南有板桥接入穆如亭。亭北砌石为阶，坊表插天，额曰“临水红霞”。折南为桃花庵，大门三楹，门内大殿三楹，殿后飞霞楼三楹，楼左为见悟堂，堂后小楼又三楹，为僧舍，庵之檀越柴宾臣延江宁僧道存居之。楼右小廊开圆门，门外穿太湖石入厅事，复三楹，额曰“千树红霞”，庵中呼之为红霞厅。迤东曲廊数折，两亭浮水，小桥通之。再东曰桐轩，右为舫屋。又过桥入东为枕流亭。穿曲廊，得小室，曰“临流映

壑”。室外无限烟水，而平冈又云起矣。平冈为古“平冈秋望”之遗阜，北郊土厚，任其自然增累成冈，间载盘礴大石。石隙小路横出，冈硗中断，盘行萦曲，继以木栈，倚石排空，周环而上。溪河绕其下，愈绕愈曲。岸上多梅树，花时如雪，故庵后名“平冈艳雪”。

桃花庵僻处长春桥内，过桥沿小溪河边折入山径，巇嶫难行。小澳夹两陵间，屿亦分而为两，左右有螺亭、穆如亭。屿竟，琢石为阶，庵门额为朱思堂转运所书。溪水到门，可以欹身汲流漱齿，中多水鸟，白毛初满，时得人稀水深之乐。

湖上园亭，皆有花园，为莳花之地。桃花庵花园在大门大殿阶下。养花人谓之花匠，莳养盆景，蓄短松、矮杨、杉、柏、梅、柳之属。海桐、黄杨、虎刺以小为最，花则月季、丛菊为最，冬于暖室烘出芍药、牡丹，以备正月园亭之用。盆以景德窑、宜兴土、高资石为上等。种树多寄生，剪丫除肄，根枝盘曲而有环抱之势。其下养苔如针，点以小石，谓之花树点景。又江南石工以高资盆增土叠小山数寸，多黄石、宣石、太湖、灵璧之属，有圠有岫，有罅有杠，蓄水作小瀑布倾泻危溜。其下空处有沼，畜小鱼游泳呴嚅，谓之山水点景。

大殿供大悲佛，四围红阑。殿前右楹门构靠山廊，廊外多竹，夏可忘暑。殿后檐左楹山墙门外为茶室，通僧厨。

飞霞楼在大殿后一层，楼前老桂四株，绣球二株，秋间多白海棠、白凤仙花。联云：“四野绿云笼稼穑（杜荀鹤），九春风景足林泉（薛稷）。”

红霞厅面河，后倚石壁，多牡丹。厅内开东西牖，东牖外多竹，西牖外凌霄花附枯木上，婆娑作荫。夏间池荷盛开，园丁踏藕来者，时自牖上送人。厅前多古树，有拿云攫石之势，树间一桁河路，横穿而来。河外对岸，平原如掌，直接蜀冈三峰。白塔红庙，朱楼粉郭，了在目前。

见悟堂在飞霞之左。联云：“花药绕方丈（常建），清流涌坐隅（元结）。”是堂为庵僧方丈。僧道存，字石庄，上元人，剃染江宁承恩寺。莲香社因湖上建三贤祠，延石庄为住持。迨石庄为淮阴湛真寺方丈，以三贤祠付其徒竹堂。迨石庄卸湛真寺徙是庵，遂迎三贤神主于庵之桐轩。其时竹堂亦下世。自是三贤祠复为筱园，石庄则独居是庵矣。石庄工画，善吹洞箫，其徒西崖、竹堂、古涛，皆工画，自是庵以画传。竹堂兼工刻竹根图书，与潘老桐齐名。孙甘亭，画如其师，诗人朱筼与之善。甘亭之徒善田，字小石，善弹琴，工画侧柏树。竹堂以上，皆上元人，甘亭以下，皆扬州人，因莲香社为石庄祖堂，故令其裔开爽居之。

见悟堂后楼，额曰“莲香阁”，石庄自署名也。阁为石庄所居，所蓄玩好有三，一大笔筒倒署摺叠扇数百柄，皆故人赠答，积自六七十年；一紫竹箫，长二尺一寸，九节五孔，周栎园亮工题曰“虞帝制音，王褒作赋，仲谦取材，乃为独步”；一瘿瓢细毛如拳发，滑泽如秋水，色如紫糖，圆如明月，不在蒋若柳《椰经》诸品之下。

是地多鬼狐，庵中道人尝见对岸牌楼彳亍而行，又见女子半身在水，忽有吠犬出竹中，遂失所在。又一夕有二犬嬉于岸，一物如犬而黑色，口中似火焰，长尺许，立噙二犬去。又张筠谷尝乘月立桥上，闻异香，有女子七八辈，皆美姿，互作谐语，喧笑过桥，渐行渐远，影如淡墨。黄秋平《庵中夜坐》诗云：“黄狐拜月四更时，萤火光青鸟绕枝。世上可怜白日短，输他鬼唱鲍家诗。”

壬子除夕石庄死。死之前一夕，毕园居人见师衣白袷衣，桐帽棕鞋，手拄方竹杖，往茱萸湾大路去，呼之不应，忽忆师已病半月矣。自是草河人家皆卜师将西归。师在日蓄一猫，及师死，卧遗舄中，七日不食而毙。甘亭葬之庵后门外，呼之曰“义猫坟”。是年正月十五夜，一船自长春桥来，撒幔无客，惟一人立船尾摇橹而行，至则师也。庵中人见之，跪哭不忍视，而欸乃直下，神色自若，无顾盼意。是日，承恩寺大殿作上元会，一僧见师立二山门，托其寄信莲香社僧开爽，令其出，出则杳无人焉。城中叶含青秀才逢恩，于六月中病垂死，恍惚至万山中，扶头软脚，百体不快，忽遇师携手至塔庙深处，身如御风，入一草堂，额上有十一字云：“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脩竹。”由堂入禅房，又有额，上书“空空如也”四字。两旁联句云：“溪声闲处安诗几，山翠浓中置画床。”其下几榻笔砚，宛然如旧游。与之语旧事移时，甚畅。含青作诗云：“拄杖寻诗扣竹关，雨余青拥一房山。此间真是神仙地，乞坐蒲团不欲还。”师和诗曰：“结屋松门不闭关，也留风月也留山。君家本有逍遥地，莫漫勾留且自还。”促之行，送至山下，一揖而觉，病遂霍然失体矣。

石庄画以查二瞻为师，所与交皆名家，惟不善作书，故凡题识皆所交书家代作，于是僧寮而为书画舫矣。扬州书画家极多，兼之过客往来，代不乏人。考之志乘，书画无专门，皆附入方伎部。而康熙府县志所载不过数人，雍正县志得十三人，较前略多。迨甘泉分县修志，得六十六人，而国朝画家不过十四人，皆扬州土著，书家不过三人，则其遗失多矣。兹自国初迄今各名家，先画后书，附录于此，至曾馆于各工商家者，则另附录于诸园亭之后。

孙兰，江都人。工书画，精于天文，诗学深邃，著《舆地隅说》四卷。其友毕锐，为武弁，工画山水。

徐又陵，字坦庵，画花卉有天趣，工诗词制曲，有《坦庵六种》，又著《蜗亭杂记》、《青白眼》诸书。

宗元鼎，字定九，号梅岑，别号小香居士，又号卖花老人。工画着色山水。

施原，工山水。晚居北湖，性好驴，蓄驴数十，凡有客至，与客骑驴谈论，田间道左，謦咳风生。因画驴，成神品，谓之施驴儿。

李寅，字白也，江都人。与萧灵曦齐名，画《桃花杨柳图》，称神品，载在县志。

汤禾，字秋颖，江都人。工花卉。点染得生趣，谓可参赵昌名笔，曾绘《香阜寺菩提树图》进呈，载县志。

唐志契，扬州人。精绘事，兴寄所托，便赍粮游名

山大川，经月坐卧其下，故画笔萧散清远，有元人风。著《绘事微言》。弟志尹，花鸟得吕纪、王偕之传，时称二唐。事载《江南通志》。

宗灏，字开先，江都人。工山水，见《历代画家姓氏韵编》。

朱珏，字二玉，江都人。工人物、山水、花草，见《画法纪事》。

李翊如，字祚铬，江都人。工山水，见《历代画家姓氏韵编》。

张翀，字子雨，广陵人。工人物、山水、花鸟，见《画法纪年》。

桑豸，字楚执，扬州人。工山水，见《历代画家姓氏韵编》。

王玺，字鹤里，扬州人。工山水兰石，见《历代画家姓氏韵编》。

萧晨，字灵曦，江都人。以人物擅长，神理具足，不屑屑于步趋前人。诗在倪、黄之间。

胡春生，字夏昌，一字赤岸。工水墨山水，寸轴万里，烟云变态，随手出没。载县志。

马骧，江西人。工山水，有元人矩矱，为扬州清军同知。载在侯肩复《画征录》。

王云，字汉藻，扬州人。工笔楼阁学小李将军，以宋冢宰荦荐，待诏画苑，比之阎立本丹青云。

赵有彬，字岷江，扬州生员。工书画，与龚半千、查二瞻齐名。

禹之鼎，字上吉，号慎斋，江都人。工人物，幼师蓝瑛，后出入宋元，遂成一家。写真多白描，不袭公麟之旧，而用吴生兰叶法，两颧微用脂赪晕之，娟媚古雅，曾为泽州相国写《水亭玩鹅图》。康熙中，授鸿胪寺序班，遂归洞庭，朱竹垞有送之出都诗。

颠道人，江宁人，流寓扬州。善饮酒，醉后作画，任意挥洒，山水花卉，皆有奇趣。

释道济，字石涛，号大涤子，又号清湘陈人，又号瞎尊者，又号苦瓜和尚。工山水、花卉，任意挥洒，云气迸出。兼工垒石，扬州以名园胜，名园以垒石胜，余氏万石园出道济手，至今称胜迹。次之张南垣所垒"白沙翠竹"、"江村石壁"，皆传诵一时。若近今仇好石垒怡性堂"宣石山"，淮安董道士垒"九狮山"，亦藉藉人口。至若西山王天於、张国泰诸人，直是石工而已。

江都文命时，工画兰，以羊毫笔蘸墨写之，佐以竹石。自言与可后无传人，至己而尽得其法。性孤傲，隐于湖中，故传之不远。《画征录》以文命时之兰，比吴秋声之竹，黄筠庵之石。云三家之法会而通之，足成一家，未深知文兰者也。命时传于子秋陵，秋陵传于其甥焦润，润之后盖无传焉。

虞沅，字畹之，江都人。工花卉、翎毛，勾染工整得法。

查士标，字二瞻，号梅壑散人。与华亭同干支，又号后乙卯生，休宁人，居江都。性迂，家多古铜器及宋元人真迹。书法华亭，画初学倪高士，后参以梅花道人、董文敏，与孙逸、汪之端、释洪仁称四家。延王石谷至其家，乞泼墨作云西、云林、大痴、仲圭四家笔法，盖有所取资也。晚年不远姬侍，晚起最迟，凡应酬临池，挥洒必于深夜，不以为苦，而笔更超迈，真窥元人之奥。作《狮子林册》，宋漫堂宝之，为立传并序其诗。年八十四，葬山麓。死后百年，查观察淳访其墓，为之封树焉。

袁江，字文涛，江都人。善山水楼阁，初学仇十洲，中年得无名氏临古人画，遂大进。

张宗苍，字默存，一字墨岑，号篁村，吴县人。山水出黄尊古之门，以画供奉内庭。

蔡嘉，字松原，丹阳人。花卉、山石、翎毛称逸品，予尝于黄园观所画扇面《豆棚闲话图》，村落溪山，茅屋里舍，人物须眉，神理具足。

鲍楷，字端人，号棠村，又号去邪子，嘉兴人，迁居扬州。少工花草，师法南田，后客沈凡民署。画山水不用稿，疏朗秀润，得古人意。

孙人俊，字瑶原，江宁人。以画驴得名，山水学巨然，画古树皴染得古人法则。

熊维熊，字伟男，岁贡生，一岁七试皆第一，王文简特置国士之目。工诗画，著《瓜洲贞烈志》。

丁裕，字文华，号石门。工花卉，与禹之鼎齐名，吴云从之学。子芳 字芳杜，以时文见知于陆麟度师，为名诸生；览字苇江，号旷亭，皆工画。

方士庶，字洵远，号小师，歙县人。时年画山水，运笔构思，天机迅发，中年受学于黄尊古，气韵骀宕，有出尘之目。年未五十而死。门人黄溱，字正川，号山臞，徐柱字桐立，号南山樵人，皆小师嫡派。

高翔，字凤冈，号西唐，甘泉人。善山水。高甲，字干亭，凤冈之侄，善花卉，尤工八分。

汪士慎，字近人。工八分，书画花卉与张乙僧、金融齐名。

郑燮，字克柔，号板桥，兴化人。进士。兰、竹、石称三绝。工隶书，后以隶楷相参，自成一派。关帝庙道士吴雨田从之学字，可以乱真。

李葂，字啸村，上江人。工花卉、翎毛，来扬州居贺园。

李鳝，字宗扬，号复堂。兴化孝廉，官知县。花鸟学林良，纵横驰骋，不拘绳墨，而得天趣。往来扬州，与贺吴村友善。其时陈撰字楞山，写生与鳝齐名。陈馥字松亭、戴礼字石屏，皆从学焉。

金农，字寿门，号冬心，仁和人。从事于画，涉古即古，脱画家之习。画竹师竹石老人，号稽留山民。画梅师白玉蟾，号昔耶居士。画马自谓曹、韩法，赵王孙不足道也。画佛像，号心出家盦粥饭僧。花木奇柯异叶，设色非复尘世间所睹，盖皆意为之，而托为贝多龙窠之类。

黄慎，字躬懋，号瘿瓢，福建人。师上官周，为工笔人物。久寓扬州，晚年以粗笔画仙佛，径丈许，其工笔不可多得也。题句法二王草书。

汪师虞，字樵水，湖北人。画牡丹，称逸品。其徒

陶鼎，字立亭，扬州人，亦称画中能品。

奚冈，字铁生，浙江钱塘人。往来扬州，画山水得唐宋人笔意。

丹阳蒋璋，字铁琴，居扬州。画大幅人物，与瘿瓢齐名，尤工指头。善歌，城中唱口宗之，谓蒋派。又呼之为蒋胯子。

伊龄阿，字精一，满洲人 。官侍郎。书学孙过庭，工诗，画法梅花道人。巡盐两淮时，于扇面画梅花兰竹，称逸品，至今勒于石。

钱塘康涛，字石舟，号天笃山人，又号莲蕊峰头不朽人，又号茅心老人。画山水、花卉、翎毛，工白描，善书法。

汪元麟，字石恬，休宁进士。山水法梅道人，以画《长堤春柳图》得名。

汪涤崖，歙县人。画学大痴，尝画《黄山图》于法净寺之平楼。

吴麐，字栗园，歙县人。山水学黄子久，生平有古君子风。居扬州汪贻士家，其家有饶州景德镇土窑产秘色器，与唐熊年三窑并称，谓之吴窑。

仲鹤庆，字松岚，泰州进士。画有生气，书卷盎然。团时根、宫国苞、李顽石，并泰州人，俱工诗画。

汤密，字人林，通州人。工诗画，墨竹法文与可，号个中人。

江都张杰，字柯亭，工花卉。洪承祖，字林士，号紫霞山人，画学恽南田。项佩鱼，字孔亭，山水、花卉皆精致。

谢野臣，字庭逸，其先世河南郏州人，徙家于宜兴，为匡山隐者毛乾乾之婿。明天文历算之学，与宣城梅文鼎、吴江王夤旭同时，在扬州主汪氏。著《推步全仪》，以铜为之，凡勾股弧矢之微，靡不毕具。画龙最神。时周峄字锟来亦画龙，知不能居其右，乃用红金衬墨，遂成恶状。子身灌，字晓山，山水多着色，为世所称。性尤精巧，北郊工段档子用蒲包山石，为晓山所创。久居扬州，死于文选楼。生平尝蓄石琴，有声铿然。又六合砚为唐人物，皆终身随之，未尝顷刻离也。

方元鹿，号竹楼，仪征人。工诗词，书法二王，画竹学东坡，有《虹桥春泛图》。

王涛，字素行，江南人，移家扬州。画着色花卉、翎毛，有元人笔意。

张士教，字石民，号宣传，临潼人，家扬州。画法得华秋岳一派。

年汝邻，字寄涛，号瘦生，顺天人，居扬州。画山水好仿古人，若荣邱、北苑诸派，临之颇能得其形似。

张赐宁，字桂岩，北平人。作人物、山水多不依旧法，唯以气韵过人。着色花卉，独称绝技。牛培，字因之，天津人，从之学画，大有师法。

余栋，字栋木，长洲人。工画，仿王石谷，惜其时为小师道人所掩。

管希宁，字平原，江都人。工诗画，笔墨雅淡，极尽山林之变，不苟作。兼长于医。年五十无子。妻素有贤誉，早死，死之日发其笥获白金五十，遗书一封，以此金为买妾之资。平原晚年与洪疏谷订为忘年友，平原殁，丧葬之事，疏谷任之，韦书城进士为作墓志铭，序其诗集行于世。

罗聘，字两峰，号花之寺僧。初学金寿门梅花，后仿古仙佛画法，有《鬼趣图》，为世所称。妻方白莲，子允绍、允缵，俱工画。

释方珍，字席隐，号小山，居城中地藏庵。工诗画，陈古渔《所知集》中，谓其作画不让古人。

周瓒，字采岩，吴县人。少学花卉。既成，学界画白描人物，而大幅工笔山水，出奇无穷，遂成名家。兄兰坡，精于医。

孔继干，字樗谷，曲阜人。工画墨梅，官江都县知县。

王正，字端肃，江都闺秀。善画花草，布置工稳。能诗，受知于徐大宗伯倬，后入都，马相国齐延之教其女。

传真为画家一派，《西京杂记》载毛延寿、陈敞诸人，晋顾长康传神阿堵，皆其技也。陶九成《辍耕录》载其法而未详。丹阳丁皋，字鹤洲，居甘泉，精于是技，撰《传真心领》二卷。分三停五部，先从匡廓画起，以为肖与否，皆系于是。次及阴阳虚实之法，次及天庭两颧，目光海口，鼻准眉耳，各有定法。部位定，次及染法，次及上血色法，终之以提神。又申言旁侧俯仰之理，及眷法朽法，皆备焉。卢雅雨转运为之叙云："画像之兴，由来尚矣。伊尹从汤，言素王九王之事，皆图画其形。高宗梦傅说，使百工写其形，旁求天下。孔子观乎明堂，有尧舜之容，桀纣之像，有周公相成王朝诸侯之图。其在于汉，则自六经诸子，贤士列女，以及问礼讲学，皆有图，凡以广见闻，垂鉴诫，用意自深远也。惟人子之肖其父母也，未详所始。然古者祭必有尸，尸废则画像兴。人子之情，有所必至。特以时代之遥，春秋之隔，几筵榱桷之间，聚其精神以求其嗜欲，发其忾闻僾见之思，其事诚不可苟，而其术尤岂易言者哉。古传画学，众体各有师法，而肖像无专门，亦未有勒成一书者，不可谓非艺林之缺事也。丹阳丁君鹤洲，世传其业，运思落墨，直臻神解，随人之妍媸老少，偏侧反正，并其喜怒哀乐皆传之。近为余绘十二图，图各有景，见者惊叹，以为须眉毕肖，而神色舒肃，悉与景会。余固疑丁君之有天授，非学力所能到。而丁君曰：'不然，是固有法也。法可以言传，而法外之意，必由心领。'因出其《传真心领》一书示余，并乞余为之序。其书凡二十余篇，曰部位，曰起稿，曰心法，曰阴阳虚实，曰天庭，曰鼻，曰两颧地角，曰眼光，曰海口，曰眉，曰须，曰耳，曰染法，曰面色，曰气血，曰提神，曰旁背俯仰，曰眷像，曰笔墨，曰纸，曰绢，曰择室。凡者不惜言之详意之尽，法传而法外之意与之俱传，信从来未有之书也。学者得以矩矱，参以会悟，破除俗师相传之陋，以上窥唐虞三代以来不传之秘钥，而仁人孝子亦不自觉而油然生其尊祖敬宗之心。则是书所关，良非浅鲜，岂特画像一家之学

已哉。"鹤洲子以诚，字义门，传父业亦能精肖，四方来求者，远至数千里。某宠姬病，延之肖形，十余日改易六七次，姬视之，皆曰不肖，义门自视所画，则肖之极矣。明日至，不摹其形，自为绝色女子，姬笑曰肖矣。君真解人也。义门善弈，书法效董香光，间为诗亦清雅有致。撰《续心领》四卷，论朽染之法尤详，虽不知画人阅之，可以肖像也。任世礼，字汉修，与鹤洲交，得闻其法，摹之二十年，画合其旨。性豪侠，善弹琴，工时曲。又有蒋文波者，写生次于义门。海州吴焯，字俊三，写生兼工山水人物，皆画之能肖。盖是技以肖为工，不肖无足论也。义门之徒涂冬，居小秦淮，凡妓之来者，涂必摹其形，不下百数十人矣。人之短视者多带眼镜，除之则面必变，涂能画短视不带眼镜而能肖，其技亦巧矣。又梁师武与义门交，善画花卉翎毛，尤工写生。

陆鼎，字铁箫，长洲人，放翁先生之裔。工诗画，山水花卉翎毛，有宋元气韵。

方嵩，字峙泉，号桐庵，徽州歙县人。工山水大幅，小师老人不能出其右。家资巨万，好画不治生业，遂贫无立锥。其族仕煌，字又辉，号晴岩，名诸生，工小楷。

吴嘉谟，字虞三，号蕙轩，如皋人。工兰竹，书法《圣教序》。为人磊落有奇气，尝游京师，书画与朱野云齐名。后归扬州，主蔡志蕙家，与之友善。志蕙字艾山，善画兰竹。

汪鸣珂，字瑶圃，吴江人。工书画，官知州。

袁慰祖，字竹室，长洲人。工诗画，山水有王石谷之风。

胡量，字眉峰，长洲人。工诗画，山水为毛绣亭后一人，王述庵司寇深契之。

黄恩长，字宗易，号苍雅，长洲人。工花卉。

徐午，字芝田，扬州举人。工山水，中年自成一家，有宋元人气味。

钱东，字玉鱼，嘉兴人。画以花卉为最，工诗词。

朱烜，字丙南，杭州人。画花卉山水，尤工梅花。

扬州闺秀吴政肃，字静娴，工山水，笔力老健，风神简古，有《秋山读书图》。张因，字净因，工诗画，花卉翎毛，称逸品。

朱涟，字若贤，扬州人。工花卉翎毛，亦时画美人。

萧椿，江都举人，以画传。

潘恭寿，丹徒人。工山水花卉人物，每画必王梦楼题之。

张焯，字筠谷，淮安人。工花卉，精于小楷，石庄延之教其徒。

倪名灿，甘泉人。工笔人物，人呼之为小倪。

施胖子，山阴人。始从继父学写真，兼画美人。居扬州小秦淮客寓，凡求其画美人者，长则丈许，小至半寸，皆酬以三十金，谓之施美人。同时杨良，字白眉，工画驴，一驴换牛肉一斤，谓之杨驴子。

邹若泉，善画人物山水，以画兴教寺万佛楼壁五百应真得名。

张恕，字近仁，工泰西画法，自近而远，由大及小，毫厘皆准法则，虽泰西人无能出其右。

叶弥广，字博之，江都贡士，工书。谭宗，字公子，余姚人，客扬州，善书。宋曹，字彬臣，号射陵，盐城中书，善书。《甘泉县志》所录书家，此三人耳。

汪楫，字舟次，江都人。书法以骨胜，有杨凝式、米芾之神。举博学鸿词，授检讨，充封琉球正使，为其国王书殿牓，纵笔为擘窠大书，王惊以为神。著《琉球使录》。

高承爵，三韩人，善擘窠书。为扬州太守，民人爱慕，每岁暮，乡民求书福字以为瑞。一民伺太守出，持所书请曰："求易一福字。"太守熟视之曰："书此字时，笔不好耳。"至今传为美谈。

郑簠，字谷口，江宁人。精于医，工隶书。来往扬州，主徐氏。平山堂额出其手，朱竹垞有诗纪其事。

金坛王澍，字虚舟，官吏部员外。扬州搢绅扁联，多出其手。法净寺西园中"天下第五泉"字，是所书也。蒋衡，字湘繁，号江南拙老人，虎臣修撰之侄。尝于蕃厘观写《十三经》，马曰璐装潢，大学士高斌进之，奉命刊于辟雍，授官学正。观中建写经楼，法净寺旁"淮东第一观"，是所书也。子和，字醉峰，工书画，著《说文集解》，四库馆议叙，成孝廉。又恭摹御考太学《石鼓文》缩小本刻石。阮芸台阁学《石渠记》云："蒋衡书《十三经》册，凡十二年始成。衡于乾隆初年尝薄游扬州，故此经半在扬州所写。其书先归于盐务，为两淮运使卢见曾所赏，言之总督高斌，遂装潢以进，（其装潢为吾乡马曰璐征君任之，费数千金）赐国子监学正。翰林励宗万以序石经校勘一过，记其异同，书成一册，今庋之懋勤殿书阁上。乾隆五十七年，因敕纂《石渠宝笈》，及于此册，特命刊石立学宫。"

景考祥，字履斋，江都人，于礼子，占籍河南。成进士，官御史。工书，天宁寺旁"杏园"石额，是所书也。于礼字介人，以孝友称。

刘重选，字文叔，为扬州同知，书法学褚河南。

江起权，字子权，甘泉人。虚舟门生。扬州府学"七十二贤神主"为其所书。

曹寅，字子清，号栋亭，满洲人。官两淮盐院，工诗词，善书，著有《楝亭诗集》。刊秘书十二种，为《梅苑》、《声画集》、《法书考》、《琴史》、《墨经》、《砚笺》、《刘后山千家诗》、《禁扁》、《钓矶立谈》、《都城纪胜》、《糖霜谱》、《录鬼簿》。今之仪征余园门牓"江天传舍"四字，是所书也。余园余熙，以字传。

曾曰唯，字贯之，江都人，襄愍八世孙。书精楷法。嗜牛肉，不苟合于世，与之交，如麋鹿不可接。观剧至忠孝处，辄恸哭。演《鸣凤记》，长跪不起视。客有遗貂裘者，剪碎以二葛表里纫之，其傀异若此。同里王宪，字可法，号楷亭，性至孝，以双钩法肖贯之书，可以乱真。

汪肤敏，字公硕，号春泉，江都人。书法欧、褚。性廉介，安麓村延之弗就，就之弗见。使人要于路，掖之人，见则命书戏目数出。公硕为其所迫，书而进之。命

掖入密室中，良久，数仆延至一堂，麓村迓于阶下，曰："先生古君子，前特相戏耳。"乃款留堂上，水陆竞献，笙歌错陈，所奏戏文，即为所书戏目也。尽欢而罢，归为麓村母书寿序一通。时程萛字实夫，号秋槎，汪舸字可舟，书法与公硕齐名，皆居扬州。

释药根，居城中祇园庵，字学蒋湘繁，善刻符。

释昌泰，六安人。以三指撮管端作书，字体法鲜于伯机。来扬州主法净寺。

俞瀚，字楚江，绍兴人。精于篆籀，以金陵怀古诗受知于尹制军，著有《壶山诗钞》。在扬州与石庄友善，卒年自苏写诗寄仪研园属其索题。不数日讣音至，石庄设位哭于庵中，研园出诗，同吊者共题之。

仪堉，字则厚，山西人，居扬州。书《十七帖》，与鲍步江联社南湖，谓之二分明月社。

阎谷年，字贻孙，扬州人。工书，以大幅笺以作擘窠书己作诗，别具苍凉之致。

刘嘉珏，字二如，扬州人。书《十七帖》。

朱斗南，字星堂，扬州武生员。工书。其父行九，以枪法为安麓村所知。扬州白蜡桿之传，自朱九始。

沈春，字既堂，嘉兴人。工书。久居扬州曾家苑，有砚癖。

葛柱，字二峰，甘泉人。行三，体胖，人呼为葛牛。善章草。好饮，尝醉于虹桥酒肆垆下，永夜呼糖炒栗子不置。

沈业富，字既堂，高邮人。甲戌进士，官河东转运使。工行书，风韵天然。

王方魏，字芗城，一号大名，江都人。祖纳谏，父玉藻，科名甚盛。方魏隐居黄珏桥。工书，得晋人最深。著《周易纂解》二卷，《大名集》一卷。

黄衮，江都人，居公道桥。工草书，求者辄以"鹅"字应之。

詹淇，高邮岁贡生，居陈家集。书法雄健。

阮匡衡，字瑶岑，居公道桥。康熙癸未武进士，官滁州卫掌印守备。工《十七帖》，年七十余，犹日临不倦。侄金堂，字宣廷，仪征文学，亦工草书。金堂子二，承春字再飏，仪邑文学，辑有《颜子》二卷，承鸿字逵阳，名诸生。

焦熹，字效朱，江都人，居黄珏桥。官古北口都司，日训行陈，能关重弓。暇作小楷，法极于古。侄继轼，字熊符，亦工书。善为谜诗，有《梅花百韵诗》，每首隐一物，一时传之。

杨法，字巳军，江宁人。工篆籀，黄园中"柳下风来桐间月上"八字，是所书也。来扬州寓地藏庵，与小山上人善。

梁巘，字文山，亳州人。进士。书法秀润，尺五楼之延山堂扁出其手。

马荣祖，字力本，号石莲，江都人。雍正壬子举人，官闽乡知县。工古文，善书法，幼为桐城方望溪、金坛王耘渠所重，长与山阴胡稚威、丹徒张圃东、仁和沈萩林、钱塘桑弢甫齐名。著有《文颂》九十二章、文集二卷传世。

顾锡躬，字万峰，兴化人。工书能诗，有《澥陆诗钞》四卷。

兴化陆骖，字白义。书法怀素。

汪元长，仪征人。书得唐人法，所书石碣碑刻最多。

张瑾，扬州孝廉。善仿退翁。

赵之璧，宁夏人。字学退翁，能擘窠书。以世袭一等子，官两淮运司。

泰州叶雯以箸书，邓琬以指书。琬性迂，人呼为獃子。

常执桓，字友伯，扬州人。书法《圣教序》。

吴焯，字凌州，扬州人，退翁门弟子。子溥，字茶溪，继之。

白云上，字秋斋，河南人，以游击镇扬州。工书，于慧因寺书"了然"二字，今刻石陷楼壁。

叶敬，字义方，扬州人。工书。

牛翊祖，字湘南，天津人。为扬州清军同知，书法锺繇。

苏楞额，字智堂，满洲人。官巡盐御史，以书名家。

陈起文，字退山，江都人。工隶书。

方辅，字密庵，歙县人。工书。

巴慰祖，字禹籍，徽州人，居扬州。工八分书，收藏金石最富。

叶天赐，字孔章，号咏亭，仪征人。书运中锋，多逸趣。

汪焘，字石兰，徽州人。书法米颠。同时殷俊扬者，以箸书传。

汪大黉，字斗张，号损之，徽州人。工隶书。

林李，字九标，号铁箫。少时得铁箫于智井中，吹之清越，遂佩以自随，兼可辟邪。书法《圣教序》，称于世。

叶勇复，字英多，号霜林，江都诸生。好欧阳通书法，摹之逼肖。善评话，言古人忠孝事，慷慨激发，座客凛然。

陆甲林，字缙乔，高邮人。己酉拔贡。书作颜平原。

王式序，苏州人。身短，人呼为矮王。初为海府班串客，工楷隶，来扬州为内班教师。岑仙筑群芳圃，扁联多出其手。又有周仲昭者，为十番教师，亦精小楷。

桐轩在飞霞楼后，地多梧桐。联云："凉意生竹树（张说），疏雨滴梧桐（孟浩然）。"是轩祀三贤神主，三贤为宋欧阳文忠公、苏文忠公及王文简公。卢转运联云："一代两文忠，到处风流标胜迹；三贤同俎豆，何人尚友似先生。"郑燮联句云："遗韵满江淮，三家一律；爱才如性命，异世同心。"轩旁由六角门入桐荫书屋，屋后小亭，额曰"枕流"。联云："鸟宿池边树（贾岛）。花香洞里天（许浑）。亭右石隙有瀑布入涧中，涧旁筑亭，额曰"临流映壑"。联云："新水乳侵青草路（雍陶），疏帘半卷野亭风（李群玉）。"至此"临水红霞"之景毕矣。是园

本周楠所建，楠字蘧庵，工诗，尝与申拂珊副宪甫往来湖上，唱和有诗。子二，长子炎，字受堂，为国子监学正，次子兆兰，字香泉，为南康府知府。

周炎，字受堂，号竹樵，顺天□□科举人。工文词，精于医。同时卞垣纶，字如堂。□□科举人，官江西县令，亦精于医。均以是技名于京师。周兆兰，字香泉，顺天□□科举人，工文词，有经济才，丙午为安徽太和知县。时大饥，民入山掘得黑米，救一邑之命，上官以为邑宰所感，遂上闻，擢太守，补南康府。其友尹正，字方水，江浦诸生，工书法，精于制义。扬州医学罕见，北乡黄叔林精于脉诀，而用药失当，土人称之曰黄半仙。此一人之后，无有继之者。若受堂、如堂，可谓读书明医之士矣。次之朱培五，博涉群书，多有引据，亦工诗。疡痘科自杨天池之后，遂失真传。刘昆山、张秉天次之。邓馨儒讲究五运六气，著《时行痧疹说》，最精确。

是园周氏，后归于王履泰、尉济美，二家皆山西人。王、尉本北省富室，业盐淮南，而家居不亲筹算。王氏任之柴宜琹，尉氏任之柴宾臣，皆深谙鹾法者。是河两岸园亭，皆用档子法，其法京师多用之，南北省人非熟习内府工程者莫能为此。朱铉，字鹤巢，诸生，有经济才，柴氏重之。其兄东曙，精于弈。姚玉调，苏州人，工小楷，精于医。子蔚池，有异才，善图样，平地顽石，构制天然。朱棠字惠南，深明算学。史松乔出样异常。其子椿龄，字寿庄，名诸生，皆其选也。若王世雄工珐琅器，好交游，广声气，京师称之为"珐琅王"，又良工也。他如一工之奇，一技之巧，见闻所及者，各附于诸家工次。

长春桥界迎恩河及保障湖之间，桥内为迎恩河，桥外为保障湖。白石甃基，刻奇兽蹲踞，上覆飞亭枋楔，广丈许，修百余步。北循黄园后楼小径，过宵市桥，通北门街。南过"水云胜槩"园门，入观音山路。

卷　三

新城北录上

便益门在新城东北，创于嘉靖丙辰。以倭变，用副使何城、举人杨守诚之议，都御史陈儒、御史吴百朋、崔楝、知府吴桂芳、石茂华，先后任其事。城外护城河本名市河，知府吴秀所浚，初引官河水注其中，历久内河高于官河，仍于官河口筑堤以蓄内河之水。堤外为官河，堤内有吊桥，为便益门，渡游船皆集于是。右岸有都天庙、三清院、闻角庵，左依东城下，蔀屋茆檐，桑柘鸡犬，皆极萧疏冲淡之致。

都天庙在大仪乡砖道上，道旁荒冢如弈。草深没踝，路灯如萤，连贯不绝。有如来石塔，八棱，刻佛像，以镇鬼也。

三清院在右岸砖路旁，高凤冈以八分书题其门额，方士林东崖居之。林通五雷法，善治鬼，后为鬼魇，死于渡春桥水中。其徒黄鸣谦传其术。朱思堂运使赠联云："炉火纯青销剑气，霜花欲白映仙根。"

鱼市亦谓之鱼摊，在广储门者，由都天庙砖路而来者也。彭岔子目眊能见鬼物，尝挑鱼至是，以力乏睡于路，梦中闻鬼作挑担声，魇不能起。及醒，所挑鱼已失所在。

闻角庵本木商会馆，以闲屋赁过客。有寓者善相人，好酒。有王叟者，亦好酒，相与友善，每夕共入市沽饮。久之，谓相士曰："我阴也，知人死期，我语子，子以相人。"于是相人者能定人之死日，邑人以为神。又久之，叟谓曰："某日将别子去，然而嫂可为我寓也。"叟未几果死。是夜，相者妻腹中有声，作叟语，其言人死生如故，而相术益神，自是相者之妻未尝与相士同寝矣。

广储门在新城北，亦曰镇淮门。其城外市河，上通便益门，下通天宁门。游船所集，与便益门等，左岸有梅花书院、史阁部墓诸古迹。

广储仓在梅花岭下，雍正间葛御史建。仓房制最宏敞，十一檩挑山，面阔一丈三尺，进深四丈五尺，檐柱高一丈二尺五寸，径一尺大木。做法：用里金柱、三穿、双步、单步、五架、三架诸梁、檐枋、垫板、檩木、檐椽、下中上花架檐椽、脑椽、连檐、瓦口、博缝板、山墙上象眼窗、厥门下槛、间抱柱、闸板，均以见方折工料。三檩气楼面阔九尺，进深七尺五寸，柱高二尺七寸，宽六寸，厚五寸。用榻角木、三架梁、檐枋、脊枋、垫板、脊瓜柱、檩木、檐椽、连檐、瓦口、博缝板、前后风窗、两山上下象眼窗。抱厦面阔一丈三尺，进深七尺五寸，柱高九尺五寸，径八寸。用抱头梁、随梁枋、檐枋、垫板、檩木、檐椽、连檐、博缝板，亦均以见方折算。

梅花书院在广储门外，明湛尚书若水书院故址也。若水字甘泉，广东增城县人。嘉靖间以大司成考绩，道出扬州，一时秉贽而谒者几十人。扬州贡士葛涧与其弟洞早年从之游，是时因选地城东一里，承甘泉之脉，创讲道之所，名曰行窝。门人吕楠以湛公之号与山名不约而同，书"甘泉"二字于门，又撰《甘泉行窝记》。行窝门北有银杏树一株，就树筑土为墠，上墠筑基为堂，题曰"至止堂"。其《心性图说》在北墉，钟磬在东墉，琴鼓在西墉，学习诚明、进脩敬义二斋在东序，燕居在堂北，厨库在燕居左右，缭以周垣凡六十有二丈。垣外有沟，沟外有树。先门外有池，池水与沟水襟带行窝，而池上有桥，当行窝之旁。又置田二十余亩，以资四方来学者，皆涧所助也。通山朱廷立为巡盐御史，改名甘泉山书馆。厥后御史徐九皋立纯正门、礼门，提学御史闻人铨立义路坊，知府侯秩、刘宗仁、知县王维贤相继修拓，御史陈蕙增置祠堂射圃等地，御史洪垣增置艾陵湖官庄田八十亩，此嘉靖间湛公书院也。万历二十年，太守吴秀开浚城濠，积土为岭，树以梅，因名梅花岭。缘岭以楼台池榭，名曰平山别墅。东西为州县会馆，名之曰偕乐园。后立吴公木主于园中子舍，名曰吴公祠。三十三年，太监鲁保重修，知府朱锦作碑记。当道檄毁之，存其堂与楼，为诸生讲学之所。巡按御史牛应元改名之曰崇雅书院，祀湛公木主于堂，又曰湛公祠。崇祯

间，书院又废。国朝雍正十二年，郡丞刘重选倡教造士，邑士马曰琯重建堂宇，名曰梅花书院。前列三楹为门舍，其左为双忠祠，右为萧孝子祠，又三楹为仪门。升阶而上，为堂凡五重，复道四周。又进为讲堂，亦五重。东号舍六十四间，旁立隩宇，为庖厨浴湢之所。西有土阜，高丈许，即梅花岭也。岭上构数楹，虚窗当檐。檐以外凭墉而立，四望烟户，如列屏障。下岭则虚亭翼然，树以杂木。刘公亲为校课，匝月一举。而先后校士院中者，鹾政则有朱续晫，知府则有蒋嘉年、高士鑰，知县则有江都朱辉、甘泉龚鉴诸公。一时甄拔如刘复、罗敷五、郭潮生、郭长源、周继濂、周珠、孙玉甲、蒋奭、耿元城、裴玉音、闵鲤翔、杨开鼎、吴志涵、史芳湄诸人。江都教谕吴锐为书院碑记。迨乾隆四年，巡盐御史三保、转运使徐大枚酌定诸生膏火，于运库支给。乾隆初年，复名甘泉书院。戊戌，长白朱孝纯由泰安知府转运两淮，又名梅花书院，而廓新其宇，于市河之西岸立大门，自书"梅花书院"扁，刻石陷门上。甬道二十余丈，雕墙高五丈，长十余丈，墙下浚方塘，种柳栽苇。面塘为大门，双忠祠、萧孝子墓、节孝祠在其左，距书院旧址相去丈许矣。书院正堂，制度悉如郡丞刘公之旧。更以浚塘之土，累积于右，树以梅，以复梅花岭旧观。岭下增构厅事五楹，亭舍阁道，点缀其间。朱公亲为校课，匝月一举，谓之官课。延师校课，亦匝月一举，谓之院课。主讲席者，谓之掌院。延府县学教谕、训导一人，点名收卷，支发膏火，谓之监院。在院诸生分正课、附课、随课，正课岁给膏火银三十六两，附课岁给膏火银十二两，随课无膏火。一岁中取三次优等者升，取三次劣等者降。至仓运使以一岁太宽，限以一月，连取三次者升，后又改为连取五次优等者升，第一等第一名给优奖银一两，二三名给优奖银八钱，以下六钱。仓运使又定额一等止取十四名。鹿运使以二等第一名给优奖银五钱，而一等不拘取数。癸丑，南城曾燠转运两淮，亲课诸生，又拔取尤者十余人，置于正课之上，名曰上舍，岁加给膏火银十八两。

扬州郡城，自明以来，府东有资政书院，府西门内有维扬书院，及是地之甘泉山书院。国朝三元坊有安定书院，北桥有敬亭书院，北门外有虹桥书院，广储门外有梅花书院。其童生肄业者，则有课士堂、邗江学舍、甪里书院、广陵书院，训蒙则有西门义学、董子义学。资政书院在府堂东，建于景泰六年，知府王恕创始。内有群英馆，知府邓义质建，厥后知府冯忠重修，南昌张元徵为记。今圮，尚有旧基。维扬书馆在府西门，建于嘉靖五年，巡盐御史雷应龙创始，徐九皋改新，欧阳德有记，陈蕙、洪垣相继修饰。内有六经阁祠堂，祀周、程、张、朱。资贤门资贤堂、丽泽门志道堂，湛公有记，厥后御史彭端吾、杨仁愿复葺。今圮，已无旧基。安定书院在三元坊，建于康熙元年，巡盐御史胡文学创始，祀宋儒胡瑗。雍正间，尹鹾使增置学舍，为郡士肄业之所，延师课艺，以六十人为率，并合梅花书院一百二十人。圣祖南巡，赐"经术造士"额悬其上。敬亭书院在北桥，建于康熙二十二年，两淮商人创始，因御史裘充美论湖口税商疏，感其德建此，令士子诵读其中，京口张九徵为记。虹桥书院在北门，康熙间，总督于成龙创始，集郡士肄业。今之郡城校课士子书院，惟安定、梅花两院。其虹桥书院久圮，敬亭书院仅志裘公去思，而未尝校课也。若校课童生书院，今存者惟广陵书院而已。

朱孝纯，字子颖，号思堂，汉军籍。父伦瀚，官御史。工指头画，得舅氏高且园法，与钱塘李山、平湖杨泰基齐名。公诗、字、画称三绝，以"一水涨湹人语外，万山青到马蹄前"句得名。转运两淮时，复梅花书院，修节孝、双忠诸祠，皆其举也。

姚鼐，字姬传，安徽桐城县人。进士，官翰林。风规雅峻，奖诱后学，赖以成名者甚多。通经，善属文，著有《姬传文集》、《春秋说》。弟子胡虔，字雒君，尽得其属文之法，谢蕴山太守撰《西魏书》，虔任校阅之事。

王文治，字梦楼，丹徒人。乾隆庚辰进士一甲第二人。工诗，尤精书法。城中祠庙，湖上亭榭，碑文、牓联多出其手。恒集禊帖字为联云。

张宾鹤，字尧峰，杭州人。为人不拘小节，时人谓之张疯。熟于七言长古诗，书法颜鲁公。

朱筼，字二亭，江都人。天性肫笃。工诗，与朱青雷震齐名，时称二朱。受知于果亲王，王屡招之弗就。公为泰安太守，延之登岱。后转运两淮时，屡与文宴，有诗集行于世。

罗聘，字两峰，自称花之寺僧，江都人。工诗。居天宁门内弥陀巷，额其堂曰"朱草诗林"。善画，作《鬼趣图》，题者百余人。妻方婉仪，字白莲，受诗于沈大成，著有《白莲半格诗》。子允绍，字介人；允缵，字练堂，一字小峰，俱善画。

明新，字春岩，满州人。工诗画。为泰州伍佑场大使，为公属吏，有《虹桥待月圆》传于世。

张道渥，字竹畦，浮山人。工诗画。为人傲岸不羁，官通州分司，于郡城官舍书其门云："杨柳江城临画稿，梅花官阁寄诗魂。"

王至淳，字朴山，江宁隐贤庵羽士，幼工诗，书法如米襄阳。公招之来扬州，唱和靡倦。

刘重选建梅花书院，亲为校士，而无掌院。迨刘公后，归之有司，皆属官课。朱公修复，乃与安定同例，均归盐务延师掌院矣。安定书院自王步青始，梅花书院自姚鼐始。安定掌院二十有三人，王步青，字罕皆，号已山，雍正癸卯进士；吴涛，字柱中，号旭亭，康熙戊戌进士；储大文，字六雅，号画山，康熙辛丑进士；王竣，字次山，雍正甲辰进士，查祥，字星南，号云在，康熙戊戌进士；陈祖范，字亦韩，号见复，雍正癸卯进士；王乔林，字文河，雍正癸卯进士；张仕遇，雍正癸卯进士；邵泰，字北崖，康熙辛丑进士；蒋恭棐，字西圃，康熙辛丑进士；沈起元，字子大，号敬亭，康熙辛丑进士；刘星炜，字圃之，号印子，乾隆戊辰进士；王延年，字涌轮，号介眉，雍正丙午进士；杭世骏，字大宗，号堇浦，乾隆丙辰博学

鸿词;沈慰祖,字砺斋,雍正庚戌进士;储麟趾,字梅夫,康熙己未进士;蒋士铨,字心余,号清容,乾隆丁丑进士;吴珏,字并山,乾隆癸未进士;吉梦熊,字渭崖,乾隆壬申进士;周升桓,字山茨,乾隆甲戌进士;赵翼,字云崧,号瓯北,乾隆辛巳进士;张焘,字暮青,号涵斋,乾隆辛巳进士;王嵩高,字少林,乾隆癸未进士。梅花掌院五人,姚鼐,乾隆癸未进士;茅元铭,字耕亭,乾隆壬辰进士;蒋宗海,字春农,乾隆壬申进士;张铭,字警堂,乾隆丁卯举人。蒋之前则吴珏,自安定移席焉。以安定肄业诸生掌梅花书院者,唯蒋宗海舍人一人。掌安定书院者,唯王嵩高太守一人。广陵书院在东关大街,知府恒豫创始。掌院三人,谢浤生,字海沤,乾隆壬午举人;杜谔,乾隆戊戌进士;郭均,字直民,号筱村,乾隆丁未进士。

自立书院以来,监院互用府县学,学师皆知名有道之士。以所知者,略详于左。

金兆燕,全椒人。为教授时,于市购得小铜印,刻"棱亭"二字。乃自取为号。且构棱亭于署之西偏。所著述数尺矣,有劝之刻者,答曰:"人人知吾为棱亭,而棱亭之名,实得诸市间,奈何以一生心血为棱亭所攘乎!"后升国子监博士,书院诸生汪梦桂等十数人,饯之于平山堂,各有诗,山长吴并山先生为之序。

顾惇量,昆山人。岁贡士,举鸿博未就。工诗,长洲夏谷香秉衡为刻制艺行于世。

夏宾,字于门,六合人。精于医,有制艺行于世。

李保泰,字啬生。庚子进士。博综经史,能括其义理之所在,善诗古文词,于赵宋人文集最熟。秉铎扬州,诸生徒执业问道者,日络绎不绝。宁谧自守,读书论文外,不及他事。与嘉定钱辛楣宫詹、元和王西庄侍郎、仁和卢抱经学士、桐城姚姬传太史交,诸先生皆深重之。

俞升潜,婺源人。戊子科举人。工于制艺,性情和易,善于教人。

王嵩伯,字□□,元和人。廪贡生,康熙壬辰殿撰世琛之侄。工诗古文辞。

范鉴,字赐湖,江宁人。丁酉举人。善诗文,倜傥多能,笃于交谊,循循善诱,生徒乐与之亲。

安定、梅花两书院,四方来肄业者甚多,故能文通艺之士萃于两院者极盛。自裴之仙至程赞普数十人,详其本末于左。

裴之仙,镇江丹徒人。善属文。眇一目。一举人肄业安定书院,康熙□□会试,院中扶乩,卜会元何人,乩书一"贵"字。及开榜,之仙获隽,乃知"贵"字为"中一目人"也。

管一清,字穆轩。进士,点庶常,散馆为魏县知县,移任增城。善属文,工诗,著有诗文集。子之桂,亦工诗,著有《穆轩诗集》。

杨开鼎,字致堂,老年称簸竹居士。进士,官翰林,终于湖南郴桂道。官御史诗,颇以劲直著名。工八分书,著有诗集。

梁国治,字阶平,浙江人。进士,官至大学士。少时肄业于此。

谢溶生,字未堂,仪征人,东晋太傅之后。工制义,与兄浤生齐名,称"二谢"。时陈桂林相国守扬州,赏其文,以女妻之。成进士,官至刑部侍郎。子士松、士樗、士树,皆名诸生。

蒋宗海,字春农,镇江丹徒人。进士,官内阁中书。博览典籍,学在何义门、陈少章之间。

秦黉,字序堂,号西岩,江都人。进士,官翰林编修,出为岳常澧道。工诗文,有诗文集若干卷。子恩复,字惇夫,进士,官翰林编修,淹通经史,有校订《鬼谷子》及《封氏见闻录》诸书。

王嵩高,字少林,宝应人。进士,官知府。乞终养归里,以诗鸣于时。

王世球,字熙堂,甘泉人。工文,卢转运延之幕中为经师。弟世锦,字濯江,亦工文,尤长于诗,时称为"甘泉二王"。

任大椿,字子田,兴化人,后山先生之孙。进士,官御史,诏修《四库全书》,充纂修官。于学无所不窥,著有《字林考逸》、《深衣释例》。其弟子汪廷珍,字瑟庵。山阳人,己酉榜眼,官祭酒,充石经馆纂修官,分校《论语》,多所考证。

扬州唐氏,以文章世其家,居旧城前李府巷。学中称海屋唐,河南观察侍陛、进士仁埴,皆其裔也。

杨文铎,字晓先,昭武将军之孙。举人,官知府。工诗文,著《双桐轩集》。昭武将军名捷,以擒于七及平闽功,加是职。其子懋绍,字渔山,官观察,有诗集。其裔孙文锦及铸字怡斋,□字在田,炯字朗如,进士;炤字鉴庭,参戎,大壮字静亭,皆工诗文。

申甫。字笏山。举人。官总宪。有《笏山诗集》。

何融,字心恬,号默堂。举人,以明通进士授知县不就。主京都金台书院讲席时,生徒仅数十人,而一时乡会中式者皆数人。又乙酉、戊子两科解元,皆出其门。壬辰探花俞大猷,亦其门弟子。后官六安教谕。子孙锦,字文伯,举人,与锺保其怀、王东山文泗俱以诗文齐名。

佘瀛,字滟堂。进士,官知县,有政绩。

侍朝,字鹭川。进士,官翰林。淹通经史之学,工诗文。

赵廷煦,字涤斋;宗武,字京西,兄弟举人。官知县,以诗文名。其嗣鹤寿,字尺坡,磊落有奇气,与喜起字雨亭、刘文枢字南楼及余为文字交,起戊申举人,文枢诸生。廷煦弟宗文,字贻丰,名诸生。

郭联,字星珠,江都明经,海若先生之子,南江先生之徒,现台先生之侄也。郭氏以制艺世其家,明经能守其传,后起之秀,半出其门。子贻燕、宾燕,皆蜚声黉序。

吴楷,字一山,仪徵人。召试中书,工诗文词赋,善小楷,好宾客。精于烹饪,扬州蜱螯糊涂饼,其遗法也。

段玉裁,字若膺,一字懋堂,镇江金坛人。乾隆庚

辰举人，官玉屏知县。受业于戴东原，与御史王念孙齐名。著《六书音均表》、《古文尚书考证》、《许氏说文读》。弟玉成，丙午举人，亦为训诂之学，受知于李学使因培，令其肄业安定，同学称为“二段”。

李惇，字孝臣，高邮人。通《三礼》，精律数之学。生平重气节，学者称为醇儒。其师贾稻孙卒于泰州，时学使谢少宰行拔贡事，重孝臣之学，将取之。李经纪稻孙之丧，不往试。时人大重之，后成进士。

王念孙，字怀祖，一字石渠，高邮尚书之子。进士，官吏科给事中。深于声音训诂之学，海内宗之。其学不蹈于虚，不拘于实，能发戴、惠之所未及，著《广雅疏证》。子引之，字伯申，传父学。

宋锦初，字守端，高邮人。丁酉拔贡生，官五河县教谕。善属文，著《韩诗考证》四卷。子保，字定之，工诗古文辞。

汪中，字容甫，江都人。丁酉拔贡生。善属文，涉猎子史百家，精于金石之学，著述学内外二篇，又著《广陵通典》、《春秋后传》若干卷。同时高邮贾田祖字稻孙好学，多所瞻涉，容甫所学，半取资焉。

刘台拱，字端临，宝应人。辛卯举人，官丹徒教谕。与李惇、汪中友善，为汉儒之学，精于《三礼》。

殷盘，字铭载，江都人。博学，曾校刊《周官郑注》一书。

徐步云，字蒸远，兴化人。召试中书，工书法。

杨伦，字西禾，常州阳湖人。进士。工诗，著《杜学指南》行于世。

韦佩金，字书城，号友山，江都人。进士，官知县。工古今体诗、长短句，尤深于时文，同学称为文虎。有制艺诗文词诸集若干卷。

洪亮吉，本名礼吉，字稚存，常州武进人。庚戌榜眼，官编修。博通经史，精于地理之学。诗与黄景仁齐名，号“洪黄学”。与刑部孙星衍齐名，号“孙洪”。著《三国疆域志》、《乾隆府州县志》、《卷施阁诗文集》。

贵徵，字一堂，进士，官吏部。善属文，尤工汉魏六朝骈丽之作，姚姬传山长知之最先。

江涟，召试中书，善属文，常撰内阁谢摺三次，皆蒙上奖。

金科，字侣张；刘号，字香南，皆精于制艺。善诗古文词，出其门者，多达人也。

万应馨，字黍维，号华亭，常州宜兴人，蒲仙太史之孙。进士，官广东知县。善属文，尤工诗。

孙星衍，字季逑，号渊如，常州武进人。丁未榜眼，官刑部。幼工骈体文，既博涉百家，于天文历数、阴阳形宅、篆籀古文、声音训诂之学，靡所不精。著《古文尚书注表》、《晏子春秋音义》、《问字堂集》。妻王玉瑛，字采薇，工诗，早卒，不再娶。先是毘陵有“七子”之目，为杨西禾、杨蓉裳、赵亿生、徐书受、洪稚存、黄仲则及渊如七人。毕秋帆制军沅刻《吴会英才集》，为方子云、洪稚存、顾敏恒、黄仲则、王秋塍、杨西禾、徐书受、杨蓉裳、高东井、陈理堂及渊如、采薇十二人。

余鹏飞，字伯扶，安庆怀宁人。丙午顺天举人。豪饮能诗，善拳勇击刺之状，著《曹州牡丹谱》。弟鹏冲，字少云，工诗画，朱笥河太史、翁覃溪侍郎称其诗不让古人，年未三十而卒。

朱申之，字自天，江都人。工诗，著《抱经堂诗集》。有园在东乡大桥东之浦头周家庄，名曰念莪草堂，程午桥载之《扬州名园志》中。

顾九苞，字文子，兴化人。进士。善属文，贯通经史。李鹤峰学使按试扬州，以三茶三杞问诸生，文子独反复详言之，由是知名。子凤毛，字超宗，戊申副榜，邃于学，博闻强记，一时无比。

程赞普，字一亭，善属文，笃于交友，年三十而卒。阮芸台阁学挽之以联云：“惟有锦囊比长吉，尚无白发似安仁。”

萧孝子墓在梅花书院之左，华表在市河西岸，有“奇孝可风”、“肝肠犹生”二石额墓门。夹道栽缨络松十数株，周环砖圹。旁建节孝祠，供孝子萧日曠、节妇俞氏木主，嫡孙希文守之。希文死，与其妇徐氏葬于书院之右。《府志》云：人子刲股割肝抉目以疗亲疾，是以亲遗体行，殆非孝之经也。顾如蒋伍、卜胜、孙谏、张汝化、萧日曠之行孝，虽愚而情可悯，亦何忍概没之？爰因旧志所传，录而存之，其余则各书名于后，以警世之恝视其亲者。其言略而不详。甘泉黄文旸《隐怪丛书》记萧孝子事云：孝子以割股疗母被旌，县志载其事仅寥寥数言。予妇兄张桐村为萧氏婿，桐村妻母张节妇，孝子之侄妇也。二十岁夫死，守节五十余年，暮不逾阈，暑不短衣，礼法蔪然，戚党敬若神明。予尝拜问孝子割肝始末，节妇述之甚详，乃知世所传者十不得三四耳。丁酉读书梅花岭，拜节孝墓，徘徊仰止，不能自已，遂焚香涤砚，纪其轶事曰：孝子名日曠，字毅庵，江都人萧廷璜之子也。日曠平日孝谨纯笃，母朱氏病危，医药无效，号泣数昼夜，计无所出，为文告天，愿以身代。愿念徒死无益，欲割肝和药，冀或得效。然不知肝之所在，自以手扪胸胁，仿佛其处，积思甚苦，恍惚闻神言人肝在左胁第几骨下。日曠闻则大喜，俟夜静磨利刃，焚香燃烛于庭，肃叩甫起，骤见一室光明，纤毫皆睹。风大作，屋瓦历历若众足践踏，左右似有弓刀衣甲之声，恐人觉其事，急解衣扪数胁骨，得其处，以刀划之，创小，手不得入，再剖数寸，肝尖从裂中跃出。下刃甫割，觉奇痛彻心肺，殆不可忍，手战刀欲堕，急切齿握固，割一片置案上，掩衣谢天。起觅肝，已失所在，皇急，祖视划处，血竟不流，肝已缩入。手进探之，无所得，急于前划数寸下再力划之，左手启创，没腕入索，复得肝曳之出，再割一片衔口中。忽前所割者宛然在案上无恙，即并持奔药灶，置肝铫中，觅火索炭，欲然煮之，血大溢不可支，遂反身入寝室卧。曠妻俞氏，方夜侍姑侧，见曠久不至，疑甚，入室索之，突见所悬素帐血溅数幅，大骇，谓曠刲股肉矣。启帐见曠面色似黄叶，襟下血涌如注，俞急解其衣，创见，横六七寸许，翕然而张，洞见脏腑，惊呼大恸。曠急摇手禁勿声，俞乃饮泣觅帛，束之数

周，血稍止。瞶强坐挥俞出，曰："慎无言，铫中物即熟，进母。"俞掩泪趋药灶，渐闻旃檀气馥馥盈鼻，见灶上炭大然，汤已百沸。检视铫中，赤物二，大半掌许，心怔忡若突喉欲出，急洁器泻之，赤物不复见矣。捧汤而趋，身四周履声藉藉，若数十人旋绕，手摇摇屡欲倾覆。奔床前饮姑，饮半，神稍王，饮毕，渐复而能呻。走告家人，皆大惊。父廷瓒入室，见妻苏，则欣喜合十，入子舍抚儿，则痛伤不知所为。皇扰间，天渐达曙，家人方欲出觅医药。闻叩门声甚急，开视则亲知数人已来探其事。家人指庭中香烬烛泪，视之，刃在案，血淫淫犹湿也。顾念门未开，彼等何由知之。方疑问间，邑之名医数辈先后至，亲知迳揖之入室视孝子。方共议药，邑之巨家富商络绎送参苓来，闻孝子未死，则大喜。方群相贺，郡邑守令又联舆至，问孝子割肝状，悉其事，则皆手额嘉叹。廷瓒纷纭顾揖，愧谢不暇，益大惑不能测。渐探得其原，则萧之邻徐姓者，受役阴曹，是夜方睡即醒，顾其妻曰："今夜诸神皆集萧家，不知何事，吾欲往探，汝勿惊我。"遂复睡，三更又醒，击床大叫曰："奇事！奇事！"妻惊问之，徐曰："适吾至萧家欲入，邑神部下众官数十人列门外，拒不许。伏狗窦中窥之，见庭中设香案，双烛大才如指，而光长二尺余，灿如列炬。萧二相公袒而执刀自剖其胁，关圣立于右，以袍袖覆其肩，文昌立于左，视之点头，庭下神从雁列，邑神立屋檐，四顾若指挥。予悚然急出，遇同曹阴役问之，役谓予曰：'萧孝子割肝救母，诸神在此鉴察。邑神令吾曹数十辈驱逐强魂厉鬼，汝可急避。'"徐语妇未毕，邻人已来叩门详问。盖徐细民室隘，与邻仅隔一板，适所言已历历闻之。而里中居人是夜皆闻旃檀香袭鼻，又空中衣甲轮蹄鬼神呼啸之声不绝，惊不敢卧。徐言一播，喧动里巷，须臾四达，通邑皆沸，故诸人不期自至，而探听观望者又肩背相连，萧氏之门遂塞。次日馈药候问者益多，无论识与不识，莫不哀感泣下，妇人童稚皆合十诵佛佑孝子。越七日，创渐合，复溃。又二十日，血尽濒危，嘱家人曰："我死移尸于外，勿哭，恐伤我母心。"环抱父身，上下抚摩，泣且叹曰："儿代母死，志幸遂，儿不能报父矣。"遂死。是日巷哭里哀，远近之人，无不感恸，吊奠盈门，铭诔塞户，郡邑申请立祠于梅花岭祀之。孝子既死，母亦渐强。家人体孝子意，默治丧事，不令母知。母问日瞶，家人绐以暂出作客即归。孝子妻节妇俞氏，出则麻衣绖带，哀毁尽礼，入则易服婉容，躬亲汤药，母遂康豫如平时。家人移孝子柩于庭侧小室，常以芦苇数十束苫蔽之。母日倚门望儿，节妇辄先意承志，百方慰悦，如是十二年。卖菜佣憩于门，母与闲话，佣问曰："老母系孝子何人？"母骇然详诘，其事遂泄。发旁舍，得孝子柩，大恸，病复作，遂死。日瞶柩乃得随母柩出葬于梅花岭孝子祠侧。节妇无子，养异姓女，赘婿于家，年益老，礼法益修谨。八十一岁五月五日，女治酒侍节妇解粽，节妇谓之曰："昨夜梦女父着朱衣来，言天帝嘉其孝，命为雷部上神，约今日午时来接我去，当不得与女久聚也。"女犹笑解之。节妇索水沐浴，入室迳卧。时赤日停空，天无纤云，忽霹雳大作，电旗雷鼓，轰绕于室。家人慑伏不敢动，渐闻音乐隐隐直上，起视节妇，目已瞑矣。遂与孝子合葬，有司具其夫妇事上于朝，旌曰"节孝"。

草堰陈周森，事母至孝，家贫，以舟为生，年二十未娶。母病革，祷宿于里中金龙大王庙。夜梦王坐殿上，颜色甚霁，谓曰："尔母病用马肝一叶煎服可愈。"觉后喜有可救之药，忧无买马之资。乃奉母岸上住，卖船买马，剖其腹，得肝煎奉，饮之病更剧。周森复祷宿庙中，夜梦王为怒色，而语如故，命卫士掖之出，遂怖而觉。因思梦中显赫，而再为买马，则无其资。且杀马伤生，为我之母，伤马之命，前药罔效，宜也。惟以己之肝医母之病可耳。乃引刀剖左胁下，入手探得肝一叶，割出血流不止，以针线纫之。忍痛煎奉，母饮之立愈。周森疮口，数日亦平，而一小口如米大，有水浸出，终年涓涓不断，而不自知。其生于雍正丙午，是属马也。乾隆戊戌春，朱转运巡淮南，闻其事，命来郡城谒萧孝子墓，出百金作文以赠之。

双忠祠在萧孝子墓旁，祀南宋李庭芝、姜才二公，事见《宋史》。祠为朱转运重修。

兴隆禅院在梅花书院大门之右，门临市河，女尼居之。院中多老树。

玉清宫在兴隆禅院之右，门临市河，道士居之。中多老树，皆元明间物。

史阁部墓在玉清宫右，古梅花岭前，明太师史可法衣冠葬所也。祠在墓侧，建于乾隆壬辰。墓道临河，祠居墓道旁。大门亦临河，门内正殿五楹，中供石刻公像木主。廊壁嵌石，刻公四月二十一日家书及复睿亲王书，御制七言律诗一章、书事一篇，大学士于敏中、梁国治，尚书彭元瑞、董诰、刘墉，侍郎金士松、沈初，翰林陈孝泳恭和诸诗。又公像原卷内胡献徵、秦松龄、顾贞观、姜兆熊、王耆、王槩、顾彩各题跋。先是乾隆癸未翰林蒋士铨于琉璃厂破书画中得公遗像一卷，帧首敝裂，又手简二通为一卷，出金买归。明日侍郎汪承霈索观，乃取公家书及胡献徵诸人各题跋重装像卷之首。壬辰，彭元瑞视学江南，值蒋士铨主安定书院讲席，恭逢内府辑宗室王公功绩表传，上见睿亲王致公书，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因索公报书，不可得。及检内阁库中典籍，乃得其书，御制书事一篇以纪始末。彭元瑞因取蒋士铨所藏遗像家书奏呈，奉旨修墓建祠于梅花岭下，题曰"褒慰忠魂"。

祥符史氏，族系繁衍。乾隆庚子，其族裔史鸿义刻《褒忠录》，即今祠壁拓本，并蒋心馀诗跋，萃之成帙。公裔之在扬州者，即《明史》本传所云"可法无子，遗命以副将史德威为之后"是也。自德威传至纂，纂传至山清，山清传至开纯、友庆。乾隆甲辰，开纯编列公付遗稿奏疏笔札，敬缮宸章，冠诸卷首，附以史志记赞题词，顾光旭为之序，题其目曰《史忠正公集》。计缮赐谥谕旨、《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御制题像诗》、《御制书明臣史可法复书睿亲王事》、赐题遗像谕旨，及于敏中、梁

国治、沈初、彭元瑞、董诰、刘墉、金士松、陈孝泳恭和诗,公《请浚河济运疏》、《祭二陵毕疏》、《请定京营制疏》、《议设四藩疏》、《请颁敕印给军需疏》、《请尊上权化水火疏》、《乞下抚臣黄家瑞等处分疏》、《报高兵移屯瓜洲疏》、《请颁诏敕定人心疏》、《请遣北使疏》、《请进取疏》、《论人才疏》、《请行征辟保举疏》、《论从逆南还疏》、《请出师讨贼疏》、《请旌淮人忠义疏》、《论从逆法宜从重疏》、《请励战守请紧急防守疏》、《辞加衔疏》、《请饬禁门户疏》、《自劾师久无功疏》、《请早定庙算疏》、《复摄政睿亲王书》、《致某》、《答左公子》、《复左公子》、《致刘允平同年》、《致孙鲁山胡吉云夏国山》、《致金楚畹》、《与杨公祖》、《与李余我》、《复刘允平同年》、《复傅鹤汀》、《与杨某》、《致副总马元度》、《复徽州绅士》、《与金正希》、《复左武康》、《复孙鲁山》诸书,又家书十四、遗书五、《四月二十一日遗笔》、《甲申讨李贼布告天下檄》、《祭左忠毅公文》、《祭庐州殉难官绅士民文》、《邀助左公子启》、《乞闲咏》、《序六安署》、《病中感怀诗》、《忆母诗》、《燕子矶口占诗》、《子曰若圣与仁一章四书文》。附录《明史》本传,《畿辅志》、《扬州府志》、《甘泉县志》、《祥符县志》诸列传,及公《恳留在朝疏》、张斯善功德记、宋之正六安生祠记、黎士宏《书殉扬州事》。王士正《池北偶谈》、方苞《左史逸事》、谢启昆《墓祠记》、程之光《公请留六安祠碑呈》,王槩像记,胡献徵、顾贞观、姜兆熊像赞,秦松龄像跋,顾彩、夏慎枢、刘藻、蒋士铨、袁枚、高文照题像诗,王士正、彭定求、王特选、郭家鼎、陆朝玑、闵华、吴岐、吴贤、李因培、袁义璧拜墓诗,顾贞观《拜六安生祠》,朱续晫《春秋祭文》,子德威,孙纂,元孙开纯、友庆家祭文,共六卷。

费家花园本费密故宅,草屋三四楹,与艺花人同居。自密移家入城,是地遂为蓄养文鱼之院。密孙轩,字执御,有《扬州梦香词》,与董伟《扬州竹枝词》并传于世;伟字耻夫,《竹枝词》九十九首,有古风人讥刺之意,而无和平忠厚之旨,论者少之。时又有《扬州好》者,与《梦香词》等,而失作者姓氏。

柳林在史阁部墓侧,为朱标之别墅。标善养花种鱼,门前栽柳,内围土垣,植四时花树,盆花度以红漆木架,罗列棋布,高下合宜。城中富家以花事为陈设,更替以时,出标手者独多。柳下置砂缸蓄鱼,有文鱼、蛋鱼、睡鱼、蝴蝶鱼、水晶鱼诸类。《梦香词》云:"小队文鱼圆似蛋,一缸新水翠于螺。"谓此。上等选充金鱼贡,次之游人多买为土宜,其余则用白粉盆养之,令园丁鬻于市。有屋十数间为茶肆,题其帘曰"柳林茶社"。田雁门焯题诗云:"闲步秋林倚瘦筇,碧阑干外柳阴重。赖君乳穴烹仙掌,饱听邻僧饭后钟。"

光明庵在史阁部墓之右,过此为北岸圆砖门,上砖路至天宁寺。

卷　四

新城北录中

拱宸门在新城西北,亦曰天宁门。城内天宁坊,亦曰天宁街,名起于城外之天宁寺也。寺左有兰若,为寺中东园下院。北折为东园便门,又东折为梅花岭。寺右有杏园,为寺中西园下院。沿岸入丰乐街过街楼岔路,分上下买卖街抵北门。

天宁街口乃古天宁寺山门旧址,旧有华表,俗称牌楼口。牌楼高二十丈,额曰"朝天福地"。宇下蝙蝠以万计,又称其地为"万福来朝"。柱下栖乞儿数百。迨改建新城,寺在城外,华表遂废。

天福居在牌楼口,有花市,花市始于禅智寺,载在郡志。王观《芍药谱》云:扬人无贵贱皆戴花,开明桥每旦有花市。盖城外禅智寺,城中开明桥,皆古之花市也。近年梅花岭、傍花村、堡城、小茅山、雷塘皆有花院,每旦入城聚卖于市,每花朝于对门张秀才家作百花会,四乡名花集焉。秀才名缵,字饮源,精刀式,谓之"张刀"。善莳花,梅树盆景与姚志同秀才、耿天保刺史齐名,谓之"三股梅花剪"。其后张其仁、刘式、三胡子、吴松山道士效其法。缵子居寿,字仁粹,号旧山,穷而工诗。

扑缸春酒肆在街西。游屐入城,山色湖光,带于眉宇,烹鱼煮笋,尽饮纵谈,率在于是。青莲斋在街西,六安山僧茶叶馆也。僧有茶田,春夏入山,秋冬居肆,东城游人,皆于此买茶供一日之用。郑板桥书联云:"从来名士能评水,自古高僧爱斗茶。"

青龙泉本在天宁寺内。西域梵僧佛驮跋陁罗在寺译《华严经》,有两青蛇从井中出,变形为青衣童子供事,故以名泉。既建新城,泉界入天宁门内。雍正间,寺僧理宗募买隙地,勒石其上,旱年亦多于此祈雨。乾隆戊子后,泉竭遂不复浚。至今理宗碑石尚嵌壁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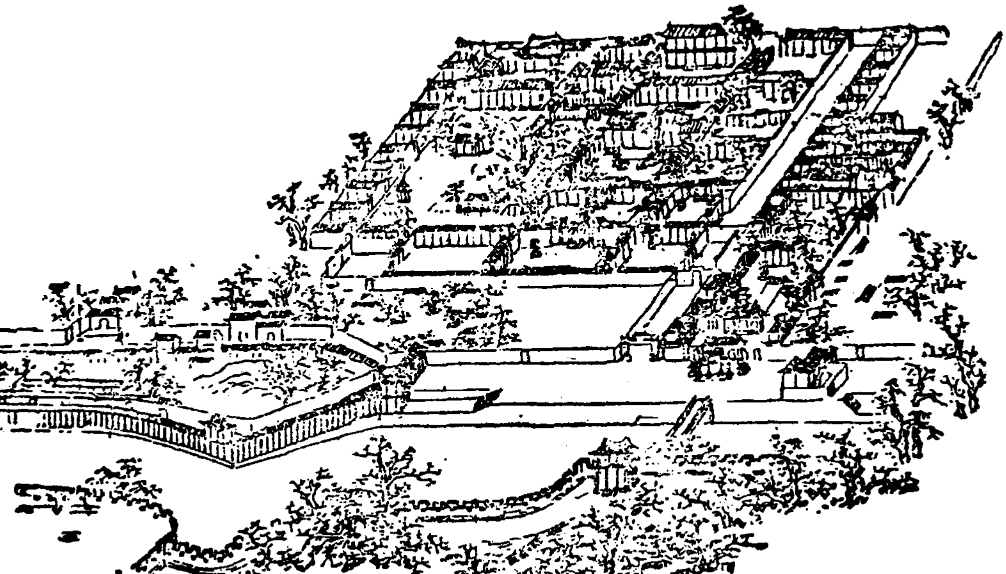
天宁门为新城七门之一。前明太守吴平山浚西北城壕,甃以石堤。太守郭光复甃石壕堤,未竟者四百余丈。故今城外钓桥西皆石岸,东皆土岸。

天宁寺居扬州八大刹之首,寺之始末基址,郡志未经核实,故古迹多所重出。考志载天宁寺在新城拱宸门外。世传柳毅舍宅为寺,寺有柳长者像。又传晋时为谢安别墅,义熙间,梵僧佛驮跋陁罗尊者译《华严经》于此。右卫将军褚叔度特往建业请于谢司空琬,求太傅别墅建寺。又《华严经》序云:"尊者于谢司空寺别造履净华严堂译经。"又曰:"寺西杏园内枝上村文思房有银杏二株,大数围,高百三十余丈,谢太傅别墅在此。"雍正间,徐太史葆光为题"晋树亭"额。又城中《法云寺志》云:"晋宁康三年,谢安领扬州刺史,建宅于此。至太元十年,移居新城,其姑就本宅为尼,建寺名法云,手植双桧。"又曰:"谢太傅祠,安故宅,内有法云寺,旧有双桧。"又《墨庄漫录》云:"扬州吕甫观文宅,乃晋征西

将军谢安宅。在唐为法云寺，有双桧，建炎后遂亡。”又云：“按《十国春秋》，光启三年，海陵镇遏使帅民兵入广陵，杨行密伏兵杀于法云寺，寺外数里皆赤。”又曰：“寺有藏经院，释迦院。”又志乐善庵云：“在大东门外天心墩。”雍正十一年，尹公会一碑记云：“梵僧佛驮跋陀罗尊者，译《华严经》于此。”《华严经序》亦云：“尊者别建履净华严堂。自谢太傅舍宅为寺，寺域甚广，墩列于前，亦属寺界。明嘉靖丙辰，漕院郑晓加筑城，始截寺前数百武地于城内。”按诸说萃于一书，而天宁、法云、乐善分三地。于天宁曰跋陀罗译经于此，于乐善又曰跋陀罗译经于此，其同一也；于天宁曰尊者于谢司空宅造履净华严堂，于法云又曰谢太傅宅于此，尊者别建履净华严之堂，其同二也；于法云曰寺有藏经院、释迦院，而今之天宁寺旁兰若内有藏经院，其同三也。据尹会一曰“墩列其前”，再曰“截寺数百武地于城内”二语，则乐善本在天宁寺址内已明。惟法云之于天宁，舍宅舍墅同，华严同，藏经同，而志中分为两地，未加考定，遂习焉不察耳。以今考之，今天宁寺距拱宸门数武，门内为天宁街，长三百余步。法云寺后址居北柳巷之半，其半二百余步，合而计之，纵不过二百余步。今杏园兰若为寺东西址，杏园距天心墩百数十步，由杏园至兰若二百余步。由此计之，约纵不过千步，横不过五百步，天宁居其北，乐善居其东，法云居其南，其实皆谢宅也。古之谢宅，当自法云起，至天宁止，并今之彩衣街之半，北柳巷之半，为民居者皆是也。今天宁、法云于晋为广陵城外地，自截入城后，人遂视天宁、法云为两地，且视天宁、乐善为两地也。又《晋书》有云：“太和十年，谢安出镇广陵之步邱，筑垒曰新城。”按《晋书》，新城当在今新城之东北隅，其半仍当在拱宸门外。古云水际之谓步。《太平寰宇记》云：“江都南对丹徒之京口，旧阔四十余里。今瓜洲渡江仅阔十里，对岸已是银山。”是则古之阔四十里者，凡今之高旻寺、扬子桥诸地，皆在江心。其扬州江岸，当距法云不远，而步邱亦当距法云不远矣。志云：甲杖楼在步邱。

天宁门城河两岸甃石，上横巨木，架红栏为钓桥。桥外华表屹然，下为天宁寺大山门。第一层为天王殿，中供布袋罗汉像，旁置魔魅，作戏弄状。殿右设大画鼓，左悬钟。古者钟楼用风字脚，四柱并用浑成梗木，若散木，不可低，低则掩，声不远。宜在左。寺廊下作平棋盘顶，开楼，盘心透上直见钟作六角栏干，则声远百里。是寺钟昼夜撞之，有紧十八、慢十八之号。寺鼓在右，即宋孚禅师闻之悟道处。钟鼓楼旁，矗两宝刹，高数丈，剪彩为幡幢。第二层大殿上置白石香炉莲炬，高与殿齐，中供大佛三座，旁列梵相：或衣云衲，倚竹杖，横梵书贝帙；或抱膝耸肩，状若鬼王；或闭目枯坐万山中；或长眉拂地，侧膝跣足；或面目羸瘦，神清气足；或着水田衣趺坐，意思萧适；或芒鞋竹杖，伛偻如老人形；或四体毛生，仪貌间别；或轩鼻呴口，手捻数珠，坐娑罗树下；或亢眉瞪目；或挥扇坐槎枒树下，丰骨清峭；或鸡皮骀背，两手有所事，如抓蚤扪虱；或被袈裟执经，宛然僧相；或合掌而坐；或被衣挥扇；或髯而长；或陋且怪，而焚香捧经之僧隅坐焉，所谓十八应真也。殿后供大悲千手眼菩萨像，螺髻缨络，足履菡萏。第三层中供阿弥陀佛，佛火炎上如凡火状，下陈经案香盆，为万寿经坛。第四层后楼三层，楼下为方丈，中为僧房，上为万佛楼。计佛万有一千一百尊，佛形大小不一，小者如黍米半菽，眉目口耳，螺髻毫相，无不毕具。郡中三层楼以蕃厘观弥罗宝阁为最，是楼次之。楼旁列两小殿，供白衣大士、文武帝君像。两廊百数十楹，皆供诸天佛号及道人俞普龙像，而柳毅像至今无考焉。

天宁寺行宫图



天宁寺恭逢圣祖赐扁四:为"萧闲净因"、"皓月禅心"、"寄怀兰竹"、"般若妙源";联二:"禅心澄水月,法鼓聚鱼龙"一,"珠林春日永,碧溆好风多"二。上赐扁七,为"淮南香界"、"浮山华海"、"淮南丽瞩"、"神威拥护"、"省方设教"、"大雄宝殿"、"万佛楼"。联八:"花雨南天,灵文传妙谛;香空蜀阜,藩墅表名区"一,"闾里讴歌闻乐恺,轩窗烟景遍清嘉"二,"楚尾吴头开画镜,林光鸟语入吟轩"三,"定地生欢喜,香台普吉祥"四,"众香馥郁凝华盖,多宝光明驻法轮"五,"琉璃瓶水资功德,缨络龛云现吉祥"六,"西竺驻祥轮,三摩合证;东山留净业,二谛俱融"七,"商鼎周彝自典重,槛花苑树相芬芳"八,皆供奉大殿。又御制七言律诗四首,泐石供奉碑亭。

明天宁寺僧茂陵睿略工诗,著《松月轩集钞》。爪发塔在今让圃鸭脚树下,姚少师荣上为塔铭。《松月轩集》板藏于马主政丛书楼中。国朝天宁寺僧咏堂,工诗,退院后,别号觑壁,居塔院,名曰庐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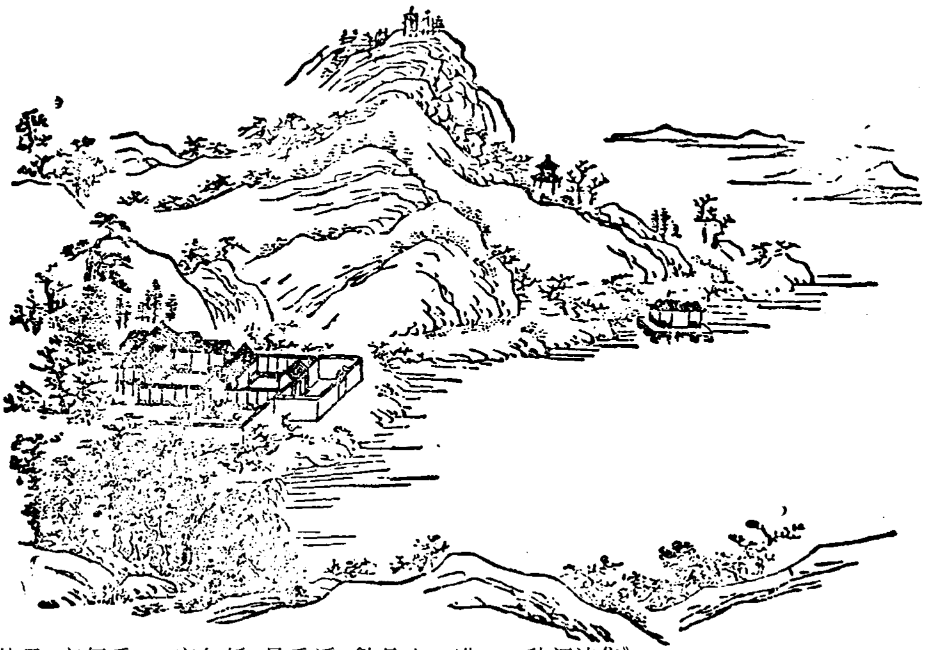
枝上村,天宁寺西园下院也,在寺西偏,今归御花园。旧有晋树二株,门与寺齐。入门竹径逶迤,花瓦墙周围数十丈。中为大殿,旁建六方亭于两树间,名曰"晋树亭"为徐葆光所书。南构弹指阁三楹,三间五架,制极规矩。阁中贮图书玩好,皆希世珍。阁外竹树疏密相间,鹤二,往来闲逸。阁后竹篱,篱外修竹参天,断绝人路,僧文思居之。文思字熙甫,工诗,善识人,有鉴虚、惠明之风,一时乡贤寓公皆与之友。又善为豆腐羹、甜浆粥,至今效其法者,谓之文思豆腐。汪对琴员外棣有《弹指阁录别图》。

行庵,马主政家庵也,在枝上村西偏,今归御花园。门在枝上村竹径中,门内供韦驮像,大殿供三世佛,殿前梧桐三株。由殿东角门入,小屋四间;复由屋西角门入,套房二间,过此则为枝上村竹园。叶震初有《行庵文宴图》,今已无存。马主政曰琯,字秋玉,号嶰谷,祁门诸生,居扬州新城东关街。好学博古,考校文艺,评骘史传,旁逮金石文字。南巡时,赐两御书克食。尝人祝圣母万寿于慈宁宫,荷丰貂宫纻之赐。归里以诗自娱,所与游皆当世名家。四方之士过之,适馆授餐,终身无倦色。著有《沙河逸老诗集》。尝为朱竹垞刻《经义考》,费千金为蒋衡装潢所写《十三经》。又刻许氏《说文》、《玉篇》、《广韵》、《字鉴》等书,谓之"马板"。弟曰璐,字佩兮,号半查,工诗,与兄齐名,称扬州二马。举博学鸿词不就,有《南斋集》。子裕,字元益,号话山,工诗文,尤精于长短句,小字阿买,见杭堇浦《道古堂集》中。佩兮于所居对门筑别墅曰街南书屋,又曰小玲珑山馆,有看山楼、红药阶、透风透月两明轩、七峰草堂、清响阁、藤花书屋、丛书楼、觅句廊、浇药井、梅寮诸胜。玲珑山馆后丛书前后二楼,藏书百厨。乾隆三十八年奉旨采访遗书,经盐政李质颖谕借,其时主政已故,子振伯恭进藏书,可备采择者七百七十六种。三十九年奉上谕:"国家当文治休明之会,所有古今载籍,宜及时搜罗大备,以光策府,而裨艺林,因降旨命各督抚加意采访,汇之于朝。旋据各省陆续奏送,而江、浙两省藏书家呈献者种数尤多,廷臣中亦有纷纷奏进者。因命词臣分别校勘应刊、应录,以广流传。其进书百种以上者,并命择其中精醇之本,进呈一览。朕几余亲为评咏,题识简编。复命将进到各书,于篇首用翰林院印,并加钤记,载明年月、姓名于面页,俟将来办竣后,仍给还各本家自行收藏。其已经题咏诸本,并令书馆先行录副,将原书发还,俾收藏之人益增荣幸。今阅进到各家书目,其最多者如浙江之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两淮之马裕四家,为数至五六七百种,皆其累世弆藏,子孙克守其业,甚可嘉尚。因思内府所有《古今图书集成》,为书城巨观,人间罕觏。此等世守陈编之家,宜俾专藏勿失,以永留贻。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马裕四家,着赏《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以为好古之劝。又如进书一百种以上江苏之周厚堉、蒋曾荣,浙江吴玉墀、孙仰曾、汪汝瑮及朝绅中黄登贤、纪昀、励守谦,汪如藻等,亦俱藏书旧家,并著每人赏给内府初印之《佩文韵府》各一部,俾亦珍为世宝,以示嘉奖。以上应赏之书,其外省各家,着该督抚盐政派员赴武英殿领回分给。其在京各员,即令其亲赴武英殿祇领,仍将此通谕知之。钦此。"《古今图书集成》共五千二百卷,分类三十二典,振伯敬谨珍藏,装成五百二十匣,藏贮十柜,供奉正厅。继又赐平定伊犁御制诗三十二韵、平定金川御制诗十六韵,并得胜图三十二幅。又御题《鹖冠子》诗云:"钛器原归厚德将,杂刑匪独老和黄。朱评陆注同因显,柳谤韩誉两不妨。完帙幸存书著楚,失篇却胜代称唐。帝常师处王友处,戒合书绅识弗忘。"现皆装成册页,供奉其家。

让圃,张士科、陆钟辉别墅也。在行庵西,今属杏园,本为天宁寺西院废址。先是张氏典赁,未经年复鬻与陆氏。张氏侦知陆氏所鬻,而不知为钟辉也,以未及期为辞。会陆氏知其故,让于张氏,张氏故辞不受。马主政为之介,各鬻其半,构亭舍为别墅,名曰让圃。门在枝上村竹径中。前种桃花,筑含雨亭,门中构松月轩,复围明简庵略禅师退院入圃中。退院旧有银杏一株,树下石塔,即简公爪发所。轩右为云木相参楼,楼右开萝径,通黄杨馆、开梅坪。旁有遗泉,建厅事,额曰"碧梧翠竹之间"。其后即枝上村竹圃,周牧山有《让圃图记》,方洵远有《让圃老树图》,今已无存。张士科字喆士,号渔川,临潼人。陆钟辉字南圻,又字渟川,号环溪,歙县人,官员外郎,出为南阳司马。"韩江雅集"即在让圃,一时之盛与圭塘、玉山相埒。今以集中人附录于是:

胡期恒,字复斋,湖广武陵人,宗伯统虞之孙,方伯献徵之子。献徵字存人,幼奉母居扬州,工诗古文词,善仿松雪行楷,荫补兵部郎官,仕至江苏布政使。复斋生长扬州,举顺天,由翰林仕至甘肃巡抚。罢官归里,与马氏结"韩江雅集",称盛事。

唐建中,字天门,号南轩,进士,官翰林。有诗文集。后死于行庵,口念西园不置。主政厚赙以归其丧。



程梦星，字伍乔，一字午桥，号香溪，歙县人。进士，官翰林。事迹载《筱园》中。

汪玉枢，字辰垣，号恬斋，歙县人。事迹载《九峰园》中。

厉鹗，字太鸿，号樊榭，杭州人。来扬州主马氏。工诗词及元人散曲，举博学鸿词，与同里布衣丁敬身同学，时有丁厉之目。著有《辽史拾遗》、《宋诗纪事》、《南宋杂事诗》、《东城杂记》、《南宋院画录》、《湖船录》、《樊榭山房诗词集》。年六十无子，主政为之割宅蓄婢。后死于乡，讣至，为位于行庵祭之。

方士庶，工于诗，有《环山集》数百首。既殁，其叔息翁为删存一卷，今全稿尚存其家。

王藻，字载阳，号梅沜，吴江人。工诗。早以贩米为生，有"相看何物同尘世，只有秦时月在天"句，为世所称。吴荆山尚书荐藻应博学鸿词科，罢归与二马交，性好古，所蓄宋板书、青田石无算。

方士庱，字右将，士庶同母弟。业盐淮南，居扬州。于北郊寿安寺西筑西畴别业，因号蜀泉，又名西畴。士庶为绘《西畴莲塘图》。

陈章，字授衣，号竹町，杭州人。幼业香蜡，长赘于扬州。年三十，闻竹韵学诗，骎骎大成。馆游击唐公署斋，家于南柳巷。江都令某延致幕中，与同馆姚世钰友善，诏举博学鸿词，相约弗就。世钰题授衣像赞云："写正锋字，吟中唐诗，穷年矻矻，一卷是披。或以为齐赘婿淳于髡，或以为王俭府庾杲之，要非竹町子本来面目，请视此大布之衣。"弟皋，字江皋，号对鸥，工诗，兄弟齐名，号二陈。皋少游天津，主查氏，从吴通守东璧研究三礼。时查氏兄弟方缉《题襟集》，皋矫尾厉角，名噪京西。后归扬州，与兄章入马氏诗社，时人比之二应、二谢。著有《吾尽吾意斋诗集》、《对鸥阁漫语》。

闵华，字玉井，亦字莲峰，江都人。工诗，著有《澄秋阁诗集》。

全祖望，字谢山，浙江鄞县人。工诗文，举博学鸿词，官庶常。在扬州与主政友善，寓小玲珑山馆。得恶疾，主政出千金为之励医师。后卢转运延之幕中。著有《鲒埼亭集》数卷、《五经问答》数卷。

高翔，字凤冈，号西唐，江都人。工诗画，与僧石涛为友。石涛死，西唐每岁春扫其墓，至死弗辍。

洪振珂，歙县人，居海滨。母马氏，以节孝称。著有《因树楼集》。

郑江，字玑尺，号筠谷，浙江钱塘人。进士，官侍读。主敷文书院，识周玉章、吴嗣富、陆秩、胡际泰，与龚鉴为友。视学山东、安徽，累申冤抑。所学无不贯，尤邃于经。著《春秋集义》二十卷、《诗经训诂》四卷、《礼记集注》二卷、《筠谷诗钞》七卷、《书带草堂诗钞》三十卷、文集八卷、赋四六一卷、词一卷、《析酲录》三卷、《粤东纪游》一卷。

张世进，字轶青，号啸斋，临潼人。士科之叔，教授。

赵昱，字功千，号谷林；弟信，字意林，浙江仁和人。家有园，名"二林吟屋"，沈个庭、符药林、吴绣谷、厉樊榭、杭堇浦往来园中唱和，称盛事。谷林举博学鸿词，著有《爱日堂吟稿》十六卷。谷林子一清，字诚夫，工古文，有《赵勿药文集》。

丁敬，字敬身，号钝丁，浙江钱塘人。布衣，酿酒为生。好金石文，穷岩绝壁，手自摹拓，著《武林金石录》。分隶入古，于篆尤笃。啸啸堂《集古》，吾丘《学古》，兼入其室。非性命之契，不能得其一字。秦汉铜器，宋元名迹，入手即辨。居武林，与金农比邻，构小楼，楼上屈戌满室，丛残不整，皆异书也。一日与吴西林布衣作十日谈，数典不穷，一时称为盛事。收古泉，多异品。长于诗。其铁笔有求之者，白镪十金，为镌一字，方制府

观成索一二方不得。爱龙井山水，因晚年号龙泓居士。子三：健为杭堇浦之婿，传从谢廷逸学律算，佺工诗，善八分书。

杭世骏，字大宗，号堇浦，浙江仁和人。举博学鸿词，官翰林院编修。来扬州主马氏，与卢转运友善。著《史汉疏证》、《两汉书蒙拾》、《文选课虚》、《三国志补注》、《诸史然疑》、《桂堂诗话》、《续方言》、《石经考异》、《道古堂诗文集》、《榕城诗话》。

陈祖范，字亦韩，号见复，雍正癸卯进士。有贵官爱之，欲其一见，逃归，作诗云："生平不满昌黎处，三上河东宰相书。"时人高其风节。举经学，来扬州主安定书院讲席，与马氏唱和成集。

查祥，字星南，号云在。进士。主安定讲席。

刘师恕，字秘书，一字补斋，号艾堂，宝应人。进士，官直隶总督。有诗文集。

王文充，字涵中，江都人。进士，由翰林官处州知府。以诗名。

姚世钰，字玉裁，号薏田，吴兴人。与同乡王立甫敬所齐名，时人谓之"王姚"。后敬所以事逮系西曹，追解网归，不逾年死。世钰以贫困授徒江都，与陈章同举博学鸿词，时又谓之"陈姚"。后世钰客死扬州，马氏为之经纪其丧，刻其《莲花庄集》。

方世举，字扶南，号息翁，桐城人。性简易，语默动静皆合于法，人呼为"揭谛神"。时扬州方氏最盛，士庶、士虔称歙县方；世举、贞观称桐城方。

邵泰，字北厓。进士。工诗文，主安定讲院。其后晓，字晴岩，名诸生。楼锜，字于湘，浙江名诸生，工于诗，年长未婚，马氏为之择配完家。集中有前五君后五君之目，前五君为胡期恒、唐建中、方士庶、厉樊榭、姚世钰；后五君为刘师恕、程梦星、马曰琯、全祖望、楼锜。后锜客死扬州，陈竹町为辑其遗稿。

陆锡畴，字我田，号茶坞，苏州人。工诗。

团昇，字冠霞，泰州人。工诗画。

钱仓佩，湖州乌程人，精别宋椠元板。寄业书肆，丛书楼中人也。子时霁，字景开，一字听默，世其业。工诗。诏开四库馆，采访江南遗书，皆赖其选择。

褚峻，字千峰，陕西郃阳人。以鬻碑版为业，天下金石，搜罗殆尽。与牛运震取汉刻唐碑为续本，名《金石经眼录》。

杏园在寺西偏，昔为让圃，行庵旧址，今为是园，一名西园下院。门临御马头。门上"杏园"石额，为景考祥书。门内土阜隆起，西皆僧寮，中构住房三进，以备随营之用。东接行宫，建廊房十余楹。

兰若在寺东偏，即寺之东园下院。门额为桑应张所书。中有进玉楼、藏经院、待漏馆、山磬房诸精舍。丹阳灯客，恒寓于是。

重宁寺在天宁寺后，本"平冈秋望"故址，为郡城八景之一。或曰东岳庙旧址，有高阜名太山者是也。雍正间，戴文李借寺后隙地构辨仪亭，为宾客饮射之所，榜于门曰"人林"。乾隆四十八年于此建寺，御赐"普现庄严"、"妙香花雨"二扁。门外植古榆数十株，构大戏台。山门第一层为天王殿，第二层三世佛殿。佛高九尺五寸，下视后瞻若仰，前瞻若俯；衣纹水波；左手矫而直，右手舒而垂，肘掌皆微弓，指微张而肤合。雕以楠木，叩有声，铿鍧若金石，轻如髹漆，傅以鎏金，巍然端像。旁肖十六应真像。殿后三门：中曰"普照大千"，左曰"香林"、右曰"宝华"。门内屋立四柱，空中如楼，上不戻板，下垂四阿若重屋，供瓦窑圣，类牟尼；左供阿赤尔马仪，类普贤；右供红胜拨帝，类观音。四边饰金玉，沉香为罩，芝草涂壁，菌屑藻井，上垂百花苞蒂，皆辕门桥像生肆中所制通草花、绢蜡花、纸花之类，像散花道场，此即天女九退相也。迤东有门，门内由廊人文昌阁，凡三层，登者可望江南诸山，过此则为东园矣。

八大刹佛作，媲美苏州。而重宁寺佛作，则照内工做法。佛像镌胎用锯匠，砍造坯木匠，合缝、较验、下胶木匠、雕銮匠。不拘文武，雕做胎形，眉眼衣纹、天衣风带、头盔甲胄，护法勇士站像，攒装胎骨法身，皆以高之尺寸，照行七坐五涅盘三归之，归后以自乘。自乘后，行用十九归除，坐用十三归除，涅用七，因以见方尺。鱼胶剉草，折料分等，增胎立骨，糙泥一次，衬泥一次。长面像衣纹一次。挑眉眼衣折，光压细泥二次，细泥粘做又一次；脏膛朱红油二次。黄土、西纸、砂子、麦糠、麻茎，属之塑工。椴木、柏木、银朱、光油、雨点钉、黄米条、铁丝，属之木工。文武站像，半文半武，甲胄武扮，折料增损有差。脱沙堆塑泥子坐像，法身折料，增以秫秸、油灰。脱纱使布十五次。长面像衣纹，熟漆灰一次，垫光漆二次，水磨二次，漆灰粘做一次，脏膛朱红漆二次。桐油、夏布、鱼子、砖灰、严生漆、笼罩漆、退光漆，漆珠、土子面，属之脱纱匠。又镌胎汁浆一次，长面像衣纹，包纱溜缝布二次，压布灰、中灰、细灰各一次，垫光漆水磨各二次，漆灰粘做一次，脏膛珠砂漆二次，折料如脱纱，属之包纱匠。糙漆飏金，增以潮脑红金、黄金，属之彩漆匠，筛扫有差。又五彩装颜，全身浑放水金、沥粉、贴金。天衣风带描泥金做法，广胶、白矾、青粉、土粉、白矾、西纸、砂纸、定粉、赭石、广花、珠砂、雄黄、川二珠、石黄、藤黄、胭脂、天大青、天二青、南梅花青、石大绿、石二绿、石三绿、红金、黄金、贴金、鸡蛋，属之装颜匠。文扮武扮，半文半武，番佛、跟伴、娃娃、鬼判、难人、赤身妆各样肉色，短衣、腰裙、护肩、头箍、花冠、耳环、镯钏、缨络、人头数珠，开眉眼，点朱唇，镟螺发，哨黑发、珠发有差；如华盖、琵琶、降魔杵、九环锡杖、流云托、多宝瓶、宝塔铃、救度佛母脚莲叶瓣、豹尾枪、钺斧、牛耳刀、弓箭、翕篁弦扣、藤牌、兽面、鬃缨、奔巴瓶、龙文宝珠盘、宝旛、方旗、风火轮、剑轮尖锋、云头、三楞火焰杵、红白萝卜、巴里果、连环圈、番草、宝珠、哈搭棒、仙枕、经板、哈巴里鼓、噶巴里碗、雕江洋血水、骷髅棒、羽扇，皆为雕銮之职。钵盂、数珠，属之镟匠。若宝座、宝床、佛座、佛龛、筑地、平等座、托泥、圭角、棚牙，起线雕做分心花、番草叶、方色条、巴达马面板、底板、托根、穿带竖枨、替本、菱花、岔角、金刚柱、八

宝净瓶、仰覆莲，大鹏、孔雀、羚羊、狮、象、海马、异兽，开眉眼唇齿牙爪，细撕鬃发，羽翼翎毛，背光八字托皮条线、紫草边雕做番草，底板攒做穿带、开挖镜光口槽、三宝珠、龙女雕做面像衣纹天衣风带、草兽头雕做唇齿鳞甲角须、流云镜托、渠花莲瓣、韦驮流云、背光、脚托、穿带、布袋床屏风、托腮、玲珑搭脑、坠脚、耳子、罗汉床卷珠、云连、三宝塔、佛龛、夹堂、跕板、欢门、衬平、鱼门、香草边回腰箍带、巴达马、宝塔三叠落、八角座子、十三天、四出轩、须弥座带、仰覆莲座之类，皆以松檄椵木为最，合缝捽口，雕銮有差。至于执事宝座，金漆油画则例同科。佛座、狮吼、象、神马、神骡、神牛、鞍鞊、鞦辔、缨络、虎、豹、熊、犬、羊、狼、鹤、莺、鹦鹉诸类，金漆油画亦同科。其彩画廊墙，一为进贡、奏乐、仙人、山水、树木、桥梁、彩云、地景；一为十王、司主、诸星、童子、插屏、帐幔、墙垣、地景；一为关帝、二十四功曹、二十四注解、北极、五祖、天师出迹；一为淡五色救八难、菩萨、神将、仙人、进贡童子；一为青龙、白虎、朱雀、元武、出入巡、万圣朝礼、祖师从神等；一为番像、罗汉、菩萨、喇嘛、从神、仙人；一为四值功曹；一为印子佛、背光、莲座；一为龟蛇、水兽、装草、绿色龟背锦。其花冠、耳环、袍服、执事、头箍、补服、盔甲、靠背、屏风，均同科。惟佛像铜胎十六臂至三十六臂渗金，霉洗见新，司之于霉洗匠。所用折料，为碱、乌梅、木柴、粗白布。

佛龛例阔五尺九寸三分，进深一尺七寸五分，高四尺七寸。用柱四，垂柱四，雕西番莲箍头枋四，帘栊枋四，顶盘一，两一板二，后身板一。其须弥座、托泥、面枋、束腰、串带、心子板三方、上下仰覆莲、绦环牙子。迎面采台雕凹面汉文、夔龙，荷叶、净瓶；栏杆挖鱼门；洞中雕如意香草牙子二，起螳螂肚、雕菊花心；栏杆柱子雕回文锦、欢门、虎爪牙子。毗卢帽三，起香草如意线，雕西洋莲瓣、藏字、金铃、宝杵，诸式备具。供桌亦曰龙供案，例阔六尺，进深二尺，高三尺，番草、卷珠、湾腿、香草、夔龙、绦环、螳螂肚、菊花心、牙板、罗头鼓牙，通起两柱香线，如意云头成做。香圆几，周围绦环、折柱、托腮、鼓牙、蜻蜓腿、番草、卷珠、素线、云头成做。供柜长二尺七八寸至八尺不等，宽二尺，高二尺七寸，四面帮板，荷包牙子，或湾腿鼓牙。经桌长四尺、宽一尺一寸五分，高一尺七寸，束腰，折柱，托腮、琴眼、抽屜具备。坐床长四尺，宽二尺，高七寸，琴眼、束腰做法。药师坛城，外面方亭柱磉、翼飞檐，宝顶镶嵌城门、城垛子、城楼，每夜燃灯，谓之药师灯。供献备五号供托，椵木雕各色果子及荷包、灵芝、珊瑚树。

三世佛殿上，仿永明寺塔式，铸铜塔二座，设于两楹。用紫檀木做托泥、圭角、方色、巴达马、束腰、穿带、托枨。月牙座，用铜做葫芦宝顶、火焰狻、花岔角、羚羊、狮、象、西洋阑杆、净瓶。塔门大铜框，连做梓口月牙，塔身龙面，挖做瓦垄，周围护如意云，吉祥宝珠、珠云方胜、鲇鱼坠角、坠缨、太极图、宝带、番草边、卷珠、玲珑、羚羊、狮、象、龙女，无不具备。《景福殿赋》云"篓数矩设"，古之陈设大半以双不以单。昔广州光孝寺建塔二，凡七层，合相莲花座，崇二丈有二尺，并立一屋中，修短不齐，一记一题名，后之屋中立双塔者本此。至以一塔陈设者，则天宁寺行宫铁塔，已入大内。今扬州肆中有玉宝塔一，仿报恩寺塔式，按九宫、八卦、三元，高九尺九寸，计九层，合塔材、大木、雕銮、镟、锯、瓦匠，土工，发券、地丁、锭铰、装修，及斗科、各斗口、平身、柱头角科诸作之事，皆以玉为之。柱桁之属，则如砍刨出细；榫眼则开透极管脚雌雄之制。其他起槽、起线、平爨、刹缝、刹囊、穿捎、穿带、落堂、下槽，极尽诡异，拆俱成片段。第一层白玉佛四，八方殿宇墙垣，皆刻玉佛八十有八。其余八层，内贮金佛四尊，门外以青金石为扁额。惟无陈石亭文、盛云浦赋、焦淡园《乞化缘疏》为憾事。此又备一塔为陈设者也。

方丈在大殿西廊。门内四围皆竹，中有方塘，水木明瑟，缭白萦青，松幢葆盖，清香透毛骨。山门右廊，沿塘入方丈门内，前堂后阁，右为禅堂、僧厨。沿塘至对面为饭堂。开山僧了凡，阳羡人，幼以梵学著名，与万应馨友善，学者依之。甲辰主寺讲席，每一出，拥舆者百余人，巷陌聚观，喧阗鸡犬，酬唱妙语，不减莲社。了凡后，莲性寺僧传宗主之。了凡以善相称，传宗以善数称，皆绝技。扬州相术，胡文炳为最，田子丰次之。数学则有希贤子、滴露斋、撄宁居士十三家。乔樗友、吴曰达、李如松次之。

东园，在重宁寺东。先是郡中东园有二：天宁寺之东园，即兰若，系天宁寺下院分房；莲性寺之东园，即贺园，皆非今江氏所构之东园也。江氏因修梅花书院，遂于重宁寺旁复梅花岭，高十余丈，名曰东园。建枋楔，曰麟游凤舞园。门面南，高柳夹道，中建石桥，桥下有池，池中异鱼千尾。过桥建厅事五楹，赐名"熙春堂"及"春色芳菲人图画，化机活泼悟鸢鱼"一联。御制诗云："重宁寺侧堂，詄荡霭韶光。老柏蔚今色，时梅发古香。玲珑湖石逕，淡沱绣漪塘。适以熙春额，同民乐未央。"堂后广厦五楹，左有小室；四围凿曲尺池，池中置磁山，别青、碧、黄、绿四色。中构圆室，顶上悬镜，四面窗户洞开，水天一色，赐名"俯鉴室"及"水木自清华，方壶纳景；烟云共澄霁，圆镜涵虚"一联。御制诗云："流水泌围阶，文鱼游可数；匡床近潜置，鉴影座中俯。开奁照须眉，觏面忘宾主。设云堪喻民，其情大可睹。"是室屋脊作卍字吉祥相。室外石笋迸起，溪泉横流。筑室四五折，逾折逾上，及出户外，乃知前历之石桥熙春堂诸胜，尚在下一层。至此平台规矩更整，登高眺远，举江外诸山及南城外帆樯来往，皆环绕其下。堂右厅事五楹，中开竹径，赐名"琅玕丛"。其后广厦十数间，为三卷厅，厅前有门，门外即文昌阁。

古梅花岭旧址无考，今因重宁寺旁土阜增而成岭。皆土山间石，石骨暴露，任石之怪，不加斧凿，锋棱如削，飘然有云姿鹤态。栽梅花数百株，皆玉蝶种，花比十亩梅园迟开一月。极高处有山亭，六角，花时便不见亭。

东园墙外东北角，置木柜于墙上，凿深池，驱水工

开闸注水为瀑布。入俯鉴室，太湖石罅八九折，折处多为深潭。雪溅雷怒，破崖而下，委曲曼延，与石争道。胜者冒出石上，澎湃有声；不胜者凸凹相受，旋濩萦洄。或伏流尾下，乍隐乍见，至池口乃喷薄直泻于其中，此善学倪云林笔意者之作也。门外双柏，立如人，盘如石，垂如柳，游人谓水树以是园为最。

东园水法皆在园外过街楼，过此路西有东园便门，路东有梅花书院便门，直路出砖门，西折绕梅花岭北，又为东园重宁寺便门。折入北岸，抵天宁寺。至今赵良相书"古梅花岭"石额尚嵌砖门上。道旁屋舍如买卖街做法，谓之十三房，亦以备随营贸易也。

香雪居在十三房，所鬻皆宜兴土产砂壶。茶壶始于碧山冶金，吕爱冶银，泉驶茗腻，非扃以金银，必破器染味，砂壶创于金沙寺僧，团紫砂泥作壶具，以指罗纹为标识。有吴学使者，读书寺中，侍童供春见之，遂习其技，成名工，以无指罗纹为标识。宋尚书时彦裔孙名大彬，得供春之传，毁甓以杵舂之，使还为土，范为壶，烨以熠火，审候以出，雅自矜重。遇不惬意，碎之，至碎十留一；皆不惬意，即一弗留。彬技，指以柄上拇痕为标识。大彬之后，则陈仲美、李仲芳、徐友泉、沈君用，陈用卿、蒋志雯诸人。友泉有云罍、蝉觯、汉瓶、僧帽、提梁卣、苦节君、扇面，美人肩、西施乳、束腰、菱花、平肩、莲子、合菊、荷花、竹节、橄榄、六方、冬瓜段、分蕉、蝉翼、柄云、索耳、番象鼻、沙鱼皮、天鸡、篆耳诸式。仲美另制鹦鹉杯，吴天篆《磁壶赋》云："翎毛璀璨，镂为鹦鹉之杯。"谓此。后吴人赵璧变彬之所为，而易以锡。近时则以归复所制锡壶为贵。

行宫在扬州有四，一在金山，一在焦山，一在天宁寺，一在高旻寺。天宁寺右建大宫门，门前建牌楼，下甃白玉石，围石阑杆。甬道上大宫门、二宫门、前殿、寝殿、右宫门、戏台、前殿、垂花门、寝殿、西殿、内殿、御花园。门前左右朝房及茶膳房。两边为护卫房。最后为后门，通重宁寺。御赐扁二，为"大观堂"、"静吟轩"。联六，为"窗意延山趣，春工遍物情"一；"树将暖旭轻笼牖，花与香风并入帘"二；"丽日和风春淡荡，花香鸟语物昭苏"三；"钧陶锦绣化工遍，松竹笙簧仙籁谐"四；"成阴乔木天然爽，过雨闲花自在香"五；"窗虚会爽籁，坐静接朝岚"六。玉井绮阑，铅砌银光，交疏对霤，云石龙础，莫可殚究。驾过后，各门皆档木栅，游人不敢入。

后宫门在重宁寺旁，多隙地，平时为艺花人所居。南巡时，诸有司居之。小门为进膳房。外一层为营造局、牲口房。又一层为官厅堆房、兵房，以居守街、泼水、点更、提铃之属。墙后通龙光寺。

左掖门通天宁寺西廊，为便门。右掖门通御花园。园本天宁寺西园枝上村旧址，起造楼阁，点缀水石。造铁塔高丈许，仿正觉寺式，结庌塔顶，黄绿琉璃宝珠，塔灯、覆盂、仰盂，诸天韦驮，四门佛像皆合。后入大内。晋树围入园中西南角，其让圃之半，今归杏园。

御书楼在御花园中。园之正殿名大观堂，楼在大观堂之旁，恭贮颁定《图书集成》全部，赐名"文汇阁"，并"东壁流辉"扁。壬子间奉旨：江、浙有愿读中秘书者，如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口金山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之文澜阁，皆有藏书。著四库馆再缮三分，安贮两淮，谨装潢线订。文汇阁凡三层：宋櫺楹柱之间，俱绘以书卷；最下一层，中供《图书集成》，书面用黄色绢；两畔橱皆经部，书面用绿色绢；中一层尽史部，书面用红色绢；上一层左子右集：子书面用玉色绢，集用藕合色绢。其书帙多者用楠木作函贮之。其一本二本者用楠木版一片夹之，束之以带；带上有环，结之使牢。文宗阁江都汪容甫管之。文汇阁仪征谢士松管之。汪容甫尝欲以书之无刻本或有刻本而难获者，以渐梓刻，未果行而死。今容甫所管，改为申嘉祐、吴载庭管之。申为笏山副宪之子，工诗。

杏园大门内土阜，如京师翰林院大门内之积沙。房庑如京师八旗官房。房以三间为进，一进一门，以设六位处六部，及百司皆有攸处。中建厅事，周以垣墙，以待军机。耳房张帷帐。

买卖街上岸建官房十号，如南苑官署房三层共十八间之例，以备随从官宿处，名曰十号公馆。乾隆十五年定例：离水次十里内仍回本船住宿，如相距甚远，酌备房屋栖止。故是地建设公馆。迨十七年，扈从官员已给船乘载，概不预备公馆。故是地公馆虽设而居者甚少。驾过后，则盐务候补官居之。

天宁门至北门，沿河北岸建河房，仿京师长连短连、廊下房及前门荷包棚、帽子棚做法，谓之买卖街。令各方商辇运买珍异，随营为市。题其景曰"丰市层楼"。

恩奉院在买卖上街路北，门内土阜隆起，下开便门，通御花园。四围廊房内建官房数十间，以备随营管领关防宿处。

空地屯随从官兵执事人等，闲时则为盐务候补官所居。园后空地，周围木栅养马。中建黄木栅，为御马厂。四围栏绿旗各标营马四千匹，踢缨上镌某营某兵马匹字样，武弁守之。江北向拨绿旗各标营马，江南向拨江宁、京口驻防营马各四千匹。绿营马通省四千有零，于藩库各官养廉马价内，给银采买马匹喂养添补。京口营马亦只四千有零，调拨江西省六百匹添补。至大臣官员拜唐阿自乘马匹及驼只，前于登舟时交山东巡抚彼地喂养。其随从驼只渡河来者，另立木栅，谓之骆驼营。北郊多空地，备随营官兵施帐房布罩，立风旗识别，掘地为土灶。夜悬晃灯于旗竿上，竿下拴马匹。割草打柴，设草厂柴关，晚出帐巡逻。谓之"唧喽喊"。向例侍卫拣派三班，兵丁拣派一千名，各处官员拜唐阿等酌派。旱路扎营则备大城、蒙古包帐房、桩、橛；至江南水路，兵丁减半。章京四十员，虎枪侍卫兵丁一百三十七员中拣派四十，皆谓之随营官兵，给船乘载。故是地幔房，衹唧喽喊一门人等。若城门、马头、园亭、寺观，皆有隶人给事，着卒衣，题识其上为某营兵某，狼山总兵司之。兵丁多扬州营及调拨奇兵泰州、青山、瓜洲、三江水师诸营马步战等，盐务准借一月粮饷。

各园水旱门派兵稽察。凡工商、亲友、仆从、料估、工匠、梨园等，例佩腰牌，验明出入，印给腰牌，巡盐御史司之。

上买卖街前后寺观皆为大厨房，以备六司百官食次。第一分头号五簋碗十件：燕窝鸡丝汤、海参汇猪筋、鲜蛏萝卜丝羹、海带猪肚丝羹、鲍鱼汇珍珠菜、淡菜虾子汤、鱼翅螃蟹羹、蘑菇煨鸡、辘轳锤、鱼肚煨火腿、鲨鱼皮鸡汁羹、血粉汤、一品级汤饭碗；第二分二号五簋碗十件：鲫鱼舌汇熊掌、米糟猩唇猪脑、假豹胎、蒸驼峰，梨片伴蒸果子狸、蒸鹿尾、野鸡片汤、风猪片子、风羊片子、兔脯、奶房签、一品级汤饭碗；第三分细白羹碗十件：猪肚假江瑶鸭舌羹、鸡笋粥、猪脑羹、芙蓉蛋、鹅肫掌羹、糟蒸鲥鱼、假班鱼肝、西施乳、文思豆腐羹、甲鱼肉片子汤、茧儿羹、一品级汤饭碗；第四分毛血盘二十件：獲炙哈尔巴小猪子、油炸猪羊肉、挂炉走油鸡鹅鸭、鸽臛、猪杂什、羊杂什、燎毛猪羊肉、白煮猪羊肉、白蒸小猪子小羊子鸡鸭鹅、白面饽饽卷子、十锦火烧、梅花包子；第五分洋碟二十件，热吃劝酒二十味，小菜碟二十件，枯果十彻桌，鲜果十彻桌，所谓"满汉席"也。

后门外围牛马圈，设毳帐，以应八旗随从官、禁卫、一门祗应人等，另置庖室食次。第一等奶子茶、水母脍、鱼生面、红白猪肉、火烧小猪子、火烧鹅、硬面饽饽；第二等杏酪羹、炙肚胘、炒鸡、炸炊饼、红白猪肉、火烧羊肉；第三等牛乳饼羹、红白猪羊肉、火烧牛肉、绣花火烧；第四等血子羹、火烧牛羊肉、猪羊杂什、大烧饼；第五等奶子饼酒、醋燎毛大猪大羊、肉片子、肉饼儿。

卷　五

新城北录下

天宁寺本官商士民祝釐之地。殿上敬设经坛，殿前盖松棚为戏台，演《仙佛》、《麟凤》、《太平击壤》之剧，谓之"大戏"。事竣拆卸。迨重宁寺构大戏台，遂移大戏于此。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昆腔之胜，始于商人徐尚志征苏州名优为老徐班；而黄元德、张大安、汪启源、程谦德各有班。洪充实为大洪班，江广达为德音班，复征花部为春台班；自是德音为内江班，春台为外江班。今内江班归洪箴远，外江班隶于罗荣泰。此皆谓之"内班"，所以备演大戏也。

乾隆丁酉，巡盐御史伊龄阿奉旨于扬州设局改曲剧，历经图思阿并伊公两任，凡四年事竣。总校黄文旸、李经，分校凌廷堪、程枚、陈治、荆汝为，委员淮北分司张辅、经历查建珮、板浦场大使汤惟镜。

黄文旸事另见。

李经，字理斋，江宁诸生。官广东盐场大使。

凌廷堪，字仲子，又字次仲，歙县监生。侨居海州之板浦场，以修改词曲来扬州。继入京师，游于豫章、雒阳，中戊申科副榜，己酉科举人，庚戌科进士，官安徽宁国府教授。始不为时文之学。既与黄文旸交，文旸最精于制艺，仲子乃尽阅有明之文，得其指归，洞彻其底蕴。每语人曰："人之剌剌言时文法者，终于此道未深，时文如词曲，无一定资格也。"善属文，工于选体，通诸经，于《三礼》尤深，好天文、历算之学，与江都焦循并称。焦循字里堂，事另见。里堂称以歙县凌仲子、吴县李锐尚之、歙县汪莱孝婴为文论三友。仲子有与里堂论弧三角书云："去年奉到手书并《释弧》数则，虽未窥全豹，即此读之，足见用心之犀利也。戴氏《句股割园记》，唯斜弧两边夹一角及三边求角，用矢较不用余弦，为补梅氏所未及（矢较即余弦也，用余弦，则过象限与不过象限，有加减之殊，用矢较，则无之）。其余皆梅氏成法，亦即西洋成法，但易以新名耳，如上篇即平三角举要也。中篇即堑堵测量也（堑堵测量，虽通西洋于中法，然亦用八线，究与郭刑台旧法无涉也）。下篇即环中黍尺也。其所易新名，如角曰觚，边曰距，切曰距分，弦曰内矩分，割曰经引，数同式形之比例曰同限互权，皆不足异。最异者经纬倒置也，夫地平上高弧，此纬线也。此线以天顶言之，则自上而下，以北极言之，则自北而南。而纬度皆在其上，故今法以南北为纬也。地平规，此经线也。此线自卯至酉，而经度皆在其上；卯为东而酉为西，故今法以东西为经也。然剖纬线为纬度者，是距等圈。其圈与高弧，皆作十字东西线，盖受纬度虽南北线，而成此纬度实东西线也。剖经线为经度者，是高弧线皆过天顶而交于地平圈，为南北线，盖受经度者虽东西线，而成此经度者实南北线也。故《大戴礼》曰："凡地东西为纬，南北为经，与此相成，无相反也。"而戴氏误据之易经为纬，易纬为经，于西人本法，初无所加，转足以疑误后学。又《记》中所立新名，惧读之者不解，乃托吴思孝注之，如矩分今曰正切云云。夫古有是名，而云今曰某某可也。今戴氏所立之名皆后于西法，是西法古而戴氏今矣，而反以西为今何也？凡此皆窃所未喻者。鄙见如此，幸足下教之。予于推算之学，全无所知，获与仲子、里堂交，每闻其绪论，汪、李两君，予未之识。里堂有与李尚之书云："循于天步之学，好之最深，所处村僻，学无师授。曾以所拟作《释弧》三卷，就正于辛楣宫詹，蒙其许可，中指摘谬误一二处，感服之至。循又有《释轮》二卷，所以明七政诸轮及所以用弧三角之法，虽已脱稿，意有未定。有如火星之次轮，既有本天之差，又有太阳之差，当太阳火星同在最高时相加，视同在最卑时极大。江布衣慎修言，火星与日同体，故他星应太阳并行，此独应太阳本体，然以此理细为究之，不能了了。又五星之次轮与日天同大，故金，水在日天内太大不能用，改用伏见轮。月天尤在金水之内，其次轮何以转小，其天道至大，止可以实测得之，未可强致其所以然乎？梅勿庵征君言："次轮尝向太阳。以月言之，行倍离，必如是而朔、望两弦之数始合，颇殊尝向太阳之说。"或者勿庵止为五星言之，不可执以求太阴欤。惟江布衣说，反覆思之，不能深信，

其江君求其故不得，姑以是解之乎？前曾以此求教于辛楣宫詹，敢又就正于仁兄也。"又李尚之答里堂书云："读足下与竹汀师书，足下于推步之学甚精，议论俱极允当，不可移易。盖月体之于次轮，既行倍离之度，则其体势，自与七政之在本轮不同。而月体既周于次轮，则围绕一周，自不能成大圈与本天等。火星岁轮径既有大小，则其轨迹，自不能等于本天。反覆数四，觉前人所说，止举其大分，而足下更能推极其精密，曷胜承教，佩服之至。惟云有其当然亦必有其所以然，锐愚以为其所以然不外乎所当然也。何者，古法自三统以来，见存者约四十家，其于日月之盈缩迟疾，五星之须留伏逆，皆言其当然而不言其所以然。本朝时宪书甲子元用诸轮法，癸卯元用椭法，以及穆尼阁新西法，用不同心天。蒋友仁所说地动仪，设太阳不动，而地球如七曜之流转，此皆言其当然，而又设言其所以然。然其当然者，悉凭实测；其所以然者，止就一家之说衍而极之，以明算理而已。是故月五星初均次均之加减，其故由于有本轮次轮，而其实月五星之所以有本轮次轮，其故仍由于实测之时当有加减也。以是推之，则月体一周，不能成大圈与本天等，其故由于有次轮。而所以有次轮之故，则由于朔望以外当有加减也。火星轨迹不能等于本天，其故由于岁轮径有大小，而所以轮径有大小之故，则由于以无消长之轮径算火星，犹有不合，而更宜有加减也。若不此之求，而或于诸曜之性情冷热，别究其交关之故，则转属支离矣。以质高明，是否有当，统祈裁正。"予按推步之学，梅氏、江氏、戴氏为最精，而仲子、里堂、尚之三君，复推其所不足而有以补之。因详系于仲子之后。

程枚，字时斋，海州板浦场监生。长于词曲，有《一斛珠传奇》最佳。

陈治，字桐屿，浙江海宁监生。

荆汝为，字玉樵，镇江丹徒拔贡生。

修改既成，黄文旸著有《曲海》二十卷，今录其序目云："乾隆辛丑间，奉旨修改古今词曲。予受盐使者聘，得与修改之列，兼总校苏州织造进呈词曲。因得尽阅古今杂剧传奇，阅一年事竣。追忆其盛，拟将古今作者各撮其关目大既，勒成一书。即成，为总目一卷，以记其人之姓氏。然作是事者多自隐其名，而妄作者又多伪托名流以欺世，且其时代先后，尤难考核。即此总目之成，已非易事矣。

元人杂剧：《汉宫秋》、《荐福碑》、《三醉岳阳楼》、《陈抟高卧》、《黄粱梦》、《青衫泪》、《三度任风子》（七种，马致远作）。《金钱记》、《扬州梦》、《玉箫女》（三种，乔孟符作）。《玉镜台》、《谢天香》、《望江亭》、《救风尘》、《金线池》、《窦娥冤》、《蝴蝶梦》、《鲁斋郎》（八种，关汉卿作）。《合汗衫》、《薛仁贵》、《相国寺》（三种，张国宝作）。《风花雪月》、《东坡梦》（二种，吴昌龄作）。《赵礼让肥》、《东堂老》（二种，秦简夫作）。《燕青博鱼》（李文蔚作）。《临江驿》、《酷寒亭》（二种，显杨之作）。《李亚仙》、《秋胡戏妻》（二种，石君宝作）。《楚昭王》、《后庭花》、《忍字记》（三种，郑廷玉作）。《梧桐雨》、《墙头马上》（二种，白仁甫作）。《老生儿》、《生金阁》、《玉壶春》（三种，武汉臣作）。《虎头牌》（李直夫作）。《铁拐李乐》（岳伯川作）。《翠红乡》（杨文奎作）。《风光好》（戴善甫作）。《伍员吹箫》（李寿卿作）。《勘头巾》（孙仲章作）。《双献功》（高文秀作）。《倩女离魂》、《王粲登楼》、《㑳梅香》（三种，郑德辉作）。《贤母不认尸》（王仲文作）。《丽春堂》（王实甫作）。《范张鸡黍》（宫大用作）。《竹叶舟》（范子安作）。《红梨花》（张寿卿作）。《意马心猿》、《玉梳记》、《萧淑兰》（三种，贾仲名作）。《灰阑记》（李行夫作）。《单鞭夺槊》、《气英布》、《柳毅传书》（三种，尚仲贤作）。《三度城南柳》（谷子敬作）。《留鞋记》（曾瑞卿作）。《刘行首》（杨景贤作）。《误入桃源》（王子一作）。《魔合罗》（孟汉卿作）。《竹坞听琴》（石子章作）。《赵氏孤儿》（纪君祥作）。《李逵负荆》（康进之作）。《还牢末》（李致远作）。《张生煮海》（李好古作）。《桃花女》（王晔作）。《昊天塔》（朱凯作）。《冯玉兰》、《碧桃花》、《货郎旦》、《看钱》、《连环计》、《抱妆盒》、《百花台》、《盆儿鬼》、《度柳翠》、《梧桐叶》、《谇范叔》、《渔樵记》、《马陵道》、《清风府》、《神奴儿》、《小尉迟》、《陈苏秦》、《珠砂担》、《庞居士》、《鸳鸯被》、《杀狗劝夫》、《风魔蒯通》、《陈州粜米》、《合同文字》、《举案齐眉》、《冤家债主》、《隔江斗智》、《三虎下山》（二十八种，无名氏）。

元人传奇二种（附一种）：《弦索西厢》（董解元作）。《西厢记》（王实甫作，关汉卿续）。《伏虎绦》（今德音班演此，相传为元人作，附于此）。

明人杂剧：《桃花人面》、《英雄成败》、《死里逃生》、《花舫缘》、《红颜年少》（五种，孟称舜作）。《女状元》、《雌木兰》、《翠乡梦》、《渔阳弄》（四种，徐渭作）。《武陵春》、《龙山宴》、《午日吟》、《南楼月》、《赤壁游》、《同甲会》、《写风情》（七种，许潮作）。《昆仑奴》（梅鼎祚作）。《远山戏》、《高堂梦》、《洛水悲》、《游五湖》（四种，汪道昆作）。《络水丝》、《春波影》（二种，许翔作）。《鞭歌妓》、《簪花髻》、《霸亭秋》（三种，沈自徵作）。《红线女》、《红绡》（二种，梁伯龙作）。《碧连纨绣符》、《丹桂钿盒》、《北邙说法》、《团花凤》、《夭桃纨扇》、《素梅玉蟾》、《易水寒》（七种，叶宪祖作）。《虬髯翁》（凌初成作）。《兰亭会》、《太和记》（二十四出，故事六种，每事四折。以上二种，杨慎作）。《脱囊颖》、《有情痴》（二种，徐阳辉作）。《昭君出塞》、《文姬入塞》（二种，陈与郊作）。《曲江春》（王九思作）。《中山狼》（康海作）。《郁轮袍》、《哭倒长安街》、《真傀儡》、《没奈何》（四种，王衡作）。《广陵月》（汪廷讷作）。《鱼儿佛》（僧湛然作）。《逍遥游》（王应遴作）。《青虬记》（林章作）。《不伏老》（北海冯氏作）。《双莺传》（幔亭仙史作）。《齐东绝倒》（竹痴居士作）。樱桃梦（澹居士作）。《蕉鹿梦》（蘧然子作）。《男王后》（秦楼外史作）。《一文钱》（破悭道人作）；《红莲债》（函三馆作）。《再生缘》（蘅芜室作）。（以上八种，无名氏可考）《相思谱》、《错转轮》（二

种，无名氏)。

国朝杂剧:《读离骚》、《吊琵琶》、《黑白卫》、《清平调》(四种，尤侗作)。《买花钱》、《大转轮》、《浮西施》、《拈花笑》(四种，徐又陵作)。《鸳鸯梦》(吴江女史叶小纨作)。《裴航遇仙》、《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郁轮袍》(三种，石牧作)。《卢从史》、《老客归》、《长门赋》、《燕子楼》(四种，群玉山樵作，一名《锄经堂乐府》)。《蓝采和》、《阮步兵》、《铁氏女》(三种，元成子作，一名秋风三叠)。《义犬记》、《淮阴侯》、《中山狼》、《蔡文姬》(四种，林于阁作)。《蓦忽姻缘》(即空观主人作)。《钿盒奇缘》、《蟾蜍佳偶》、《义妾存姑》、《人鬼夫妻》(四种，西冷野史，无枝甫合作)。《祭毕陶》(二乡亭主人作)。《扬州梦》、《读离骚》(二种，抱犊山农作)。《万家春》、《万古情》、《豆棚闲话》(一名《三幻集》，无名氏)。《篇骚》、《长生殿补阙》(二种，蜗寄居士作)。《四弦秋》、《一片石》、《忉利天》(三种，蒋士铨作)。《珊瑚珠》、《舞霓裳》、《藐姑仙》、《青钱赚》、《焚书闹》、《骂东风》、《三茅宴》、《玉山宴》(八种，万树作，未刻)。《勘鬼狱》、《瑶池会》、《翠微亭》、《补天梦》、《可破梦》、《王维》、《裴航》、《饮中八仙》、《杜牧》(一名《四才子，以上无名氏)。

明人传奇:《琵琶》(高则诚作)。《荆钗》(柯丹邱作)。《金印》(苏复之作)。《连环》(王雨舟作;)《双忠》、《金丸》、《精忠》(三种，姚静山作)。《宝剑》、《断发》(二种，李开先作)。《银瓶》、《三元》、《龙泉》、《娇红》(四种，沈寿卿作)。《五伦投笔》、《举鼎》、《罗囊》(四种，邱琼山作)。《千金》、《还带》、《四节》(三种，沈练川作)。《香囊》(邵给谏作;)《桃符》、《义侠》、《埋剑》、《分相》、《十孝》、《分钱》、《结发》、《珠串》、《双鱼》、《博笑》、《四异》、《坠钗》、《合衫》、《奇节》、《鸳衾》、《凿井》、《红渠》、《耆英会》、《翠屏山》、《望湖亭》、《一种情》(二十一种，吴江沈璟作)。《樱桃梦》、《灵宝刀》(二种，任诞先作)。《紫箫》、《紫钗》、《还魂》、《南柯》、《邯郸》(五种，汤显祖作)。《玉玦》、《大节》、《绣襦》(三种，郑若庸作)。《乞麾》、《冬青》(二种，卜世臣作)。《金锁》、《玉麟》、《四艳》、《双卿》、《鸾锟》(五种，叶宪祖作)。《红梅》(周夷玉作)。《露绶蕉帕》(二种，单槎仙作)。《锦笺》(周螺冠作)。《明珠》、《南西厢》、《怀香记》、《椒觞》、《分鞋记》(五种，陆采作)。《红拂》、《虎符》、《窃符》、《扊扅》、《祝发》、《平播》、《灌园》(七种，张凤翼作)。《扊扅》(端鏊作，此在张伯起之前)。《葛衣》、《义乳》、《青衫》、《风声编》(四种，顾大典作)。《浣纱》(梁伯龙作)。《玉石》(梅鼎祚作。)《种玉》、《狮吼》、《天书》、《长生》、《同升》、《三祝》、《高士》、《二阁》、《投桃》(九种，汪廷讷作)。《彩毫》、《昙花》、《修文》(三种，屠赤水作)。《蓝桥》(龙膺作)。《白练裙》、《旗亭》、《勺药》(三种，郑之文作)。《量江》(余聿文作)。《双雄》(冯梦龙作)。《青莲》《鞦鞨》(二种，戴子晋作)。《弹铗》、《四梦》(二种，车任远作)。《双珠》、《鲛绡》、《青琐》、《分鞋》(四种，沈鲸作)。《蛟虎》(黄伯羽作)。《存孤》(江都陆弼作)。《清风亭》(天台李鸣雷作)。《四喜》(上虞谢谠作)。《鹦鹉洲》(海宁陈与郊作)。《金莲》《紫怀》(二种，会稽陈汝元作)。《泰和》(靖州许潮作)。《红拂》(钱塘张太和作)。《忠节》(钱塘钱直之作)。《符节》(钱塘章大纶作)。《呼卢》(鄞县金天垢作)。《玉香》、《望云》(二种，仁和程文修作)。《节孝》、《玉簪》(钱塘高濂作)。《题桥》(无锡陆济之作)。《双烈》(张午山作)。《惊鸿》(乌程吴世美作)。《鸣凤》(王世贞作)。《八义》(徐叔回作)。《梦磊》、《合纱》(史考叔作)。《题红》(祝金粟作)。《五鼎》(顾懋仁作)。《椒觞》(顾懋俭作)。《春芜》(钱塘汪錂作)。《奇货》、《三普》、《犀珮》(杭州胡全庵作)。《金滕》(乔梦符作)。《神镜》(吕大成作)。《玉鱼》(汤宾阳作)。《玉钗》(陆江楼作)。《牡丹》(朱春霖作)。《绿绮》(武进杨柔胜作)。《禁烟》(无锡卢鸠江作)。《歌风》(杭州庚生子作)。《锟铻》(两宜居士作)。《夺解》(秋阁居士作)。《合璧》(王恒作)。《双环》(鹿阳外史作)。《玉镜台》(昆山朱鼎作)。《金鱼》(宜兴吴鹍作)。《纯孝》(张从怀作)。《焚香》(王玉峰作)。《龙剑》(徽州吴大震作)。《龙膏》、《锦带》(二种，杨第白作)。《龙绡》(台州黄惟楫作)。《遇仙》(杭州心一子作)。《佩印》(杭州顾怀琳作)。《玉丸》(上虞朱期作)。《玉镯》(李玉田作)。《钗钏》(月榭主人作)。《玉杵》(余姚杨之炯作)。《分钗》(溧阳张漱滨作)。《溉园》(上虞赵心武作)。《觅莲》(溧阳邹海门作)。《丹筦》(徽州汪宗姬作)。《护龙》(彭泽冯之可作)。《指腹》(溧阳沈祚作)。《白璧》(黄廷奉作)。《狐裘》、《靖虜》(二种，杭州谢天佑作)。《合钗》(邱瑞吾作)。《绣被》、《香裘》、《妙相》、《八更》、《望云》、《完福》、《宝钗》、《桃花》、《摘星》(九种，会稽金怀玉作)。《蓝田》(龙渠翁作)。《红梨》(阳初子作)。《合剑》(太华山人作)。《想当然》(大名卢次楩作)。《策杖》(函阳子作)。《双金榜》、《牟尼盒》、《忠孝环》、《春灯谜》、《燕子笺》(五种，阮大铖作)。《玉焕》、《张叶》、《牧羊》、《孤儿》、《玉环》、《教子》、《彩楼》、《百顺》、《鸾钗》、《白兔》、《跃鲤》、《双红》、《四景》、《寻亲》、《金雀》、《水浒》、《鹣钗》、《双孝》、《玉佩》、《千祥》、《罗衫》、《麒麟》、《异梦》、《七国》、《黑鲤》、《题门》、《杀狗》、《东郭》、《投梳》、《金花》、《锦囊》、《情邮瑞玉》、《蟠桃》、《吐绒》、《衣珠》、《四豪》、《三桂》、《花园》、《青楼》、《砗渠》、《红丝》、《霞笺》、《犀盒》、《赤松》、《镶环》、《绨袍》、《箜篌》、《东墙》、《江流》、《鸳簪》、《五福》、《离魂》、《菱花》、《金台》、《南楼》、《卧冰》、《节侠》、《飞丸》、《四贤》、《琴心》、《运甓》、《幽闺》(或曰施君美作，无可考)。《飞丸》、《双红》、《目莲救母》(六十六种古本，无名氏可考)。

国朝传奇:《秣陵春》(太仓吴伟业作)。《画中人》、《疗妒羹》、《绿牡丹》、《西园》(四种，宜兴吴石渠作)。《花筵赚》、《鸳鸯棒》、《倩画姻》、《勘皮靴》、《梦花酣》(松江范令香作)。《西楼》(吴县袁昭令作)。《索花楼》、《荷花荡》、《十锦塘》(吴县马亘生作)。《罗衫合》、《天马媒》、《小桃源》(三种，刘晋充作)。《书生愿》、《醉月缘》、《战荆轲》、《芦中人》、《昭君梦》、《状元旗》(吴县

薛既扬作)。《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麒麟阁》、《风云会》、《牛头山》、《太平钱》、《连城璧》、《眉山秀》、《昊天塔》、《三生果》、《千钟禄》、《五高风》、《两须眉》、《长生像》、《风云翘》、《禅真会》、《双龙佩》、《千里舟》、《洛阳桥》、《虎邱山》、《武当山》、《清忠谱》、《挂玉带》、《意中缘》、《万里缘》、《万民安》、《麒麟种》、《罗天醮》、《秦楼月》(三十一种,吴县李元玉作)。《万事足》、《风流梦》、《新灌园》(三种,吴县冯梦龙作)。《琥珀匙》、《女开科》、《开口笑》、《三击节》、《逊国疑》、《英雄概》、《八翼飞》、《人中人》(八种,吴县叶稚裴作)。《太极奏》、《玉素珠》、《轩辕镜》、《莲花筏》、《吉庆图》、《飞龙凤》、《锦云裘》、《瑞霓罗》、《御雪豹》、《石麟镜》、《九莲灯》、《缨络会》、《赘神龙》、《万花楼》、《建黄图》、《乾坤啸》、《艳云亭》、《夺秋魁》、《万寿冠》、《双和合》、《寿荣华》、《五代荣》、《宝昙月》、《渔家乐》、《牡丹图》(二十五种,吴县朱良卿作)。《虎囊弹》、《党人碑》、《百福带》、《幻缘箱》、《岁寒松》、《御袍恩》、《闹旬阑》(五种,常熟邱屿雪作)。《振三纲》、《一着先》、《万年觞》、《锦衣归》、《未央天》、《狻猊璧》、《忠孝闾》、《四圣手》、《聚宝盆》、《十五贯》、《文星见》、《龙凤钱》、《瑶池宴》、《朝阳风》、《全五福》(十五种,吴县朱素臣作)。《红勺药》、《竹叶舟》、《呼卢报》、《三报恩》、《万人敌》、《杜鹃声》(六种,吴县毕万侯作)。《奈何天》、《比目鱼》、《蜃中楼》、《怜香伴》、《风筝误》、《慎鸾交》、《凤求皇》、《巧团圆》、《玉搔头》、《意中缘》、《偷甲记》、《四元记》、《双钟记》、《鱼蓝记》、《万全记》(十五种,钱塘李渔作)。《大白山》、《竹漉篱》、《八仙图》、《火牛阵》、《竟西厢》、《福星临》、《指南车》、《祎袍赠》、《万金资》、《镜中人》、《金橙树》、《玉鸳鸯》(十二种,周坦纶作)。《如是观》、《醉菩提》、《海潮音》、《钓鱼船》、《天下乐》、《井中天》、《快活三》、《金刚凤》、《獭镜缘》、《芭蕉井》、《喜重重》、《龙华会》、《双节孝》、《双福寿》、《读书声》、《娘子军》(十六种,张心其作)。《春秋笔》、《双奇侠》、《貂裘赚》、《千金笑》、《聚兽牌》、《锦中花》、《擎香园》、《古交情》、《四美坊》、《眉仙岭》、《如意册》、《风雪缘》、《固哉翁》、《续青楼》(十四种,会稽高奕作)。《人中龙》、《飞龙盖》、《胭脂雪》、《双虬判》(吴县盛际时作)。《清风寨》、《五羊皮》(吴县史集之作)。《灵犀镜》、《齐案眉》、《照胆镜》、《人面虎》、《石点头》、《小蓬莱》、《别有天》、《龙灯赚》、《赤须龙》、《儿孙福》、《两乘龙》、《万寿鼎》(十二种,吴县朱云从作)。《双冠诰》、《称人心》、《彩衣欢》(长洲陈二百作)。《三合笑》、《玉殿元》、《欢喜缘》(三种,陈子玉作)。《非非想》、《黄金台》(二种,王香裔作)。《珊瑚鞭》、《九奇逢》(江都徐又陵作)。《长生殿》(洪防思作)。《传灯录》(即《归元镜》,释智达作)。《玉麟记》(张世漳作,与明人叶桐柏作不同)。《玉符记》(吉衣道人作)。《钧天乐》(尤侗作)。《香草吟》、《载花舲》(二种,耶溪野老作)。《珊瑚玦》、《元宝媒》(二种,可笑人作)。《广寒香》(苍山子作)。《五伦镜》(雪禽道人作)。《梅花梦》(阳美陈贞禧作)。《息宰河》(喩庵孚中道人作)。《翻西厢》、《卖相思》(二种,研雪子作)。《醉乡记》(白雪道人作)。《忠孝福》(石牧作)。《阴阳判》(他山老人作)。《宣和谱》(介石逸叟作)。《合箭记》(荐清轩作。《鸳鸯合》(梦觉道人作)。《英雄报》(蜗寄居士作)。《河阳觐》(吴珏滉作)。《风前月下》(江左词憨曹岩作)。《红情言》(太原王介人作)。《壶中天》(华亭朱龙作)。《定蟾宫》(朱确,遏孟起、盛国琦三人同作)。《两度梅》、《锦香亭》、《天灯记》、《酒家佣》(石恂斋作)。《三生错》(西湖放人去村作)。《玉狮坠》、《怀沙记》(玉燕堂张漱石作)。《双报应》(抱犊山农嵇留山作)。《风流棒》、《空青石》、《念八翻》、《锦尘帆》、《十串珠》、《黄金瓮》、《金神风》、《资齐鉴》(八种,阳美万树作)。《花萼吟》、《杏花村》、《南阳乐》、《无瑕璧》、《广寒梯》、《瑞筠图》(六种,夏惺斋作)。《月中人》(月鉴主人作)。《玉剑缘》(江都李本宣作)。《拜针楼》(芜湖王墅作)。《双仙记》(研露老人作)。《东厢记》(杨国宾作)。《长命缕》(胜乐道人作)。《双忠庙》(周冰持作)。《烟花债》、《情中幻》(二种,崔应阶作)。《旗亭记》、《玉尺楼》(二种,德州卢见曾作)。《鉴中天》(女道士姜玉洁作)。《添绣鞋》(离幻老人作)。《香祖楼》、《雪中人》、《临川梦》、《桂林霜》、《冬青树》、《空谷香》(六种,蒋士铨作)。《风流院本》(朱京樊作)。《精忠旗》、《麒麟罽》、《纲常记》、《芝龛记》、《铁面图》、《北孝烈》、《义贞记》、《四大痴》、《蝴蝶梦》、《凤求皇》、《纳履记》、《丹忠记》、《十义记》、《赤壁游》、《鱼水缘》、《蓝桥驿》、《饮中仙》、《梦中缘》、《石榴记》、《化人游》、《财神济》、《双翠圆》、《翠翘记》、《续牡丹亭》、《慈悲愿》、《夫容楼》(焦里堂《曲考》以《夫容楼》为双溪鹿山作)。《千钟禄》、《雷峰塔》(二十八种,原有姓名,失记应考)。《曲春衣》、《烂柯山》、《浮邱傲》、《落花风》、《埋轮亭》、《筹边楼》、《隋唐》、《寿为先》、《盘陀山》、《十错记》(《曲考》云,即《满床笏》,龚司寇门客作)。《后渔家乐》、《十美图》、《闹花灯》、《倭袍》、《长生乐》(以上抄本)。《大吉庆》、《杜陵花》、《清风寨》、《陀罗尼》、《百福带》、《两情合》、《螭虎钏》、《情中岸》、《七才子》、《东塔院》、《一枝梅》、《三奇缘》、《百子图》、《鸯鸳结》、《锦绣旗》、《黄鹤楼》、《倒铜旗》、《燕台筑》、《上林春》、《瑶池宴》、《金兰谊》、《逍遥乐》、《文星劫》、《锦衣归》、《合虎符》、《蟠桃会》(四十一种,词曲佳而姓名不可考者)。《人生乐》、《霄光剑》、《安天会》、《万倍利》、《元宝汤》、《江天雪》、《沉香亭》、《花石纲》、《四屏山》、《翻浣纱》、《蓝关道曲》(皆要孩儿小调)。《平妖传》、《西川图》、《黎篁雪》、《续寻亲》、《状元香》、《昭君传》、《风流烙》、《紫金鱼》、《赘人龙》、《报恩亭》、《平顶山》、《翻七国》、《玉燕钗》、《三异缘》、《岁寒松》、《鸾凤钗》、《快活仙》、《八宝箱》、《补天记》、《祥麟见》、《珍珠塔》、《姊妹缘》、《奉仙缘》、《醉西湖》、《三鼎爵》、《英雄概》、《遍地锦》、《双瑞记》、《梅花簪》、《玉杵记》、《后一捧雪》、《定天山》、《长生乐》、《南楼月》、《山弄词余》、《雄精剑》、《还带记》(四十八种,词曲平、无姓名者,皆抄本)。《后西厢》、《飞熊

兆》、《紫琼瑶》、《赐绣旗》、《齐天乐》、《悲翠园》、《玉麟符》、《粉红阑》、《喜联登》、《状元旗》(另一本,非薛既杨作)。《双和合》(非朱良卿作)。《三笑姻缘》、《碧玉燕》、《九曲珠》、《四奇观》、《后绣襦》、《折桂传》、《飞熊镜》、《白鹤图》、《白罗衫》、《乾坤镜》、《还魂记》(一名《玉龙珮》)。《后珠球》、《好逑传》、《四大庆》、《青蛇传》、《四安山》、《天然福》、《摘星楼》、《云合奇踪》、《万花楼》、《醉将军》、《描金凤》、《吉祥兆》、《续千金》、《刘成美》、《青缸啸》、《软蓝桥》、《天缘配》、《桃花寨》、《双错沓》、《沉香带》、《鸳鸯幻》、《三世修》、《文章用》、《造化图》、《祝家庄》、《彩楼记》、《凤鸾裳》、《阴功报》、《福风缘》、《观星台》、《督亢图》、《征东传》、《北海记》、《三侠剑》、《千秋鉴》、《千里驹》、《双珠凤》、《十大快》、《鸾钗记》、《禅真逸史》、《春富贵》、《翻天印》、《黄河阵》、《古城记》、《月华缘》、《五虎寨》、《五福传》(非古本)。《升平乐》、《赐锦袍》、《百花台》、《为善最乐》、《双螭璧》、《遍地锦》、《双姻缘》、《闹金钗》、《三鼎甲》、《鸳鸯被》、《天贵图》、《锟钢侠》、《一疋布》、《封神榜》、《沧浪亭》、《二龙山》、《天平山》、《河灯赚》、《玉麒麟》、《通天犀》、《碧玉串》、《铁弓缘》、《未央天》、《二十四孝》、《千祥记》、《佐龙飞》、《顺天时》、《混元盒》、《彩衣堂》、《珍珠旗》、《元都观》、《金花记》、《金瓶梅》、《后岳传》、《合欢庆》、《三凤缘》、《太平钱》(另一俗本,非李元玉作)。《合欢图》、《鸳鸯孩》、《开口笑》(一百零九种,词曲劣,无姓名,皆抄本)。

共一千一十三种,焦里堂《曲考》载;此目有所增益,附于后:

《洞天元记》(明杨慎作)。《空堂话》(国朝邹兑金作)。《汨罗江》、《黄鹤楼》、《滕王阁》(西神郑瑜作)。《苏园翁》、《秦廷筑》、《金门戟》、《闹门神》、《双合欢》(五种,茅僧昙作)。《半臂寒》、《长公妹》、《中郎女》(三种,南山逸史作)。《眼儿媚》(孟称舜作)。《孤鸿影》、《梦幻缘》(芥庵周如璧作)。《续西厢》(查继佐作)。《西台记》(陆世廉作)。《卫花符伊令堵廷棻作)。《鲂诗谶》(土室道民作)。《城南寺》(黄家舒作)。《不了缘》(碧蕉轩主人作)。《樱桃宴》(张来宗作)。《旗亭燕》(张龙文作)。《饿方朔》(孙源文作)。《脱颖》、《茅庐》、《章台柳》、《韦苏州》、《申包胥》(五种,皆张国寿作)。《倚门》、《再醮》、《淫僧》、《偷期》、《督妓》、《娈童》、《惧内》(六种,题陌花轩杂剧,黄方印作)。《北门锁钥》(高应玘作)。《蓬岛澔瑶》、《花木题名》(二种,田民撰)。以上杂剧。《放偷》、《买嫁》(二种,连厢词,萧山毛大可作)。《广寒香》、《易水歌》(二种,虒山作)。《富贵神仙》(影园灌者郑含成作)。《姻脂虎》(江都徐又陵作)。《空谷香》(蒋士铨作)。《四奇观》、《血影石》、《一捧花》(三种,朱良卿作)。《紫云歌》(失名)。《相思砚》(钱塘女史梁夷素作。(《芙蓉峡》(钱夫人林亚青作)。《绾春园》(三种,沈嵊作,即喻庵乎中道人)。《虎媒记》(明顾景星作)。《红情言》、《榴巾怨》、《词苑春秋》、《博浪沙》(四种,明嘉兴王翊作)。《崖州路》、《麒麟梦》、《鸳鸯榜》、《黄金盆》(四种,通州张异资作)。《犊鼻裈》(兴化李栋作)。《筹边楼》(王鹤尹作)。《宰戍记》(明钱塘沈孚中作)。《梧桐雨》、《一文钱》(二种,徐复祚作。即阳初子。《宵光剑》、《红梨》亦其作也)。以上传奇。

共杂剧四十二种,传奇二十六种,叶广平《纳书楹曲谱》所载名目,前所未备者,附于后。

《古城记》、《单刀会》、《两世姻缘》、《唐三藏》、《渔樵》、《苏武还朝》、《郁轮袍》、《彩楼》、《吟风阁》、《莲花宝筏》、《珍珠衫》、《千钟禄》、《葛衣》、《雍熙乐府》、《金不换》、《风云会》、《东窗事犯》、《天宝遗事》、《俗西游》、《江天雪》、《五香球》、《小妹子》、《思凡》(以上无名氏)。

城内苏唱街老郎堂,梨园总局也。每一班入城,先于老郎堂祷祀,谓之挂牌;次于司徒庙演唱,谓之挂衣。每团班在中元节,散班在竹醉日。团班之人,苏州呼为“戏蚂蚁”,吾乡呼为“班揽头”。吾乡地卑湿,易患癣疥,吴人至此,易于沾染,班中人谓之“老郎疮”。梨园以副末开场,为领班;副末以下老生、正生、老外、大面、二面、三面七人,谓之男脚色;老旦、正旦、小旦、贴旦四人,谓之女脚色;打浑一人,谓之杂。此江湖十二脚色,元院本旧制也。苏州脚色优劣,以戏钱多寡为差,有七两三钱、六两四钱、五两二钱、四两八钱、三两六钱之分,内班脚色皆七两三钱。人数之多,至百数十人,此一时之胜也。

徐班副末余维琛,本苏州石塔头串客,落魄入班中。面黑多须,善饮,能读经史,解九宫谱,性情慷慨,任侠自喜。尝于小东门羊肉肆见吴下乞儿,脱狐裘赠之。其时王九皋为副末副席。

老生山昆璧,身长七尺,声如铸钟,演《鸣凤记》写本一出,观者目为天神。自言袍袖一遮,可容张德容辈数十人。张德容者,本小生,声音不高,工于巾戏。演《寻亲记》周官人,酸态如画。

小生陈云九,年九十演《彩毫记》吟诗脱靴一出,风流横溢,化工之技。董美臣亚于云九,授其徒张维尚,谓之董派。美臣以《长生殿》擅场,维尚以《西楼记》擅场,维尚游京师时,人谓之《状元小生》,后入洪班。

老外王丹山,气局老苍,声振梁木。同时孙九皋为外脚副席,九皋戏情熟于丹仙,而声音气局,十不及半,后入洪班。

大面周德敷,小名黑定,以红黑面笑叫跳擅场。笑如《宵光剑》铁勒奴,叫如《千金记》楚霸王,跳如《西川图》张将军诸出。同时刘君美、马美臣并胜。马文观,字务功,为白面,兼工副净,以《河套参相》、《游殿议剑》诸出擅场。白面之难,声音气局,必极其胜,沉雄之气寓于嘻笑怒骂者,均于粉光中透出。二面之难,气局亚于大面,温暾近于小面,忠义处如正生,卑小处如副末,至乎其极。又服妇人之衣,作花面丫头,与女脚色争胜。务功兼工副净,能合大面二面为一气,此所以白面擅场也。其徒王炳文,谨守务功白面诸出,而不兼副净,故凡马务功之戏,炳文效之,其神化处尚未能尽。

二面钱云从，江湖十八本，无出不习。今之二面，皆宗钱派，无能出其右者。同时钱配林，技艺虽工，过于端整，为云从所掩。后入洪班，方显其技。三面以陈嘉言为最，一出《鬼门》，令人大笑，后与配林合入洪班。

老旦余美观，兼工三弦，本京腔班中人，后归江南入徐班。正旦史菊观，演《风雪渔樵记》在任瑞珍之上。瑞珍口大善泣，人呼为阔嘴。幼时在沈阳从一县令，会县令被逮，瑞珍左右之。县令死，瑞珍经纪其丧，始得归里。后入洪班。

小旦谓之闺门旦，贴旦谓之风月旦，又名作旦，兼跳打谓之武小旦。吴福田，字大有，幼时从唐榷使英学八分书，能背《通鉴》，度曲应笙笛四声。苏州叶天士之孙广平，精于音律，称"大有为无双唱口"。许天福，汪府班老旦出身，余维琛劝其改作小旦；"三杀"、"三刺"，世无其比。后年至五十，仍为小旦。马继美年九十为小旦，如十五六处子。王四喜以色见长，每一出场，辄有佳人难再得之欢。

徐班以外，则有黄、张、汪、程诸内班。程班三面周君美，与郭耀宗齐名。君美即陈嘉言之婿，尽得其传。正生石涌塘，学陈云九风月一派，后入江班，与朱治东演《狮吼记》梳妆跪池，风流绝世。大面冯士奎，以《水浒记》刘唐擅场。韩兴周以红黑面擅场。老生王采章，即张德容一派。小旦杨二观，上海人，美姿容；上海产水蜜桃，时人以比其貌，呼之为"水蜜桃"。家殷富，好串小旦，后由程班入江班，成老名工。老外倪仲贤，有王丹山气度。老旦王景山，眇一目，上场用假眼睛如真眼，后归江班。黄班三面顾天一，以武大郎擅场，通班因之演《义侠记》全本，人人争胜，遂得名。尝于城隍庙演戏，神前阄《连环记》，台下观者大声鼓噪，以必欲演《义侠记》。不得已演至服毒，天一忽坠台下，观者以为城隍之灵。年八十余演《鸣凤记》报官，腰脚如二十许人。张班老外张国相，工于小戏，如《西楼记》拆书之周旺，《西厢记》惠明寄书之法本称最，近年八十余，犹演《宗泽交印》，神光不衰。老生程元凯，为朱文元高弟子，写本诸出，得其真传。刘天禄小唱出身，后师余维琛，为名老生；兼工琵琶，其弹词一出称最。张明祖为小生，与沈明远齐名，后从其父为洪班教师。三面顾天祥，以羊肚盗印、鸾钗朱义为绝技。同时谢天成爪指最长，亦工羊肚诸技。大面陈小扛，为马美臣一派。小旦马大保，为美臣子，色艺无双，演《占花魁》醉归，有娇鸟依人最可怜之致。老旦张廷元，小丑熊如山，精于江湖十八本，后为教师，老班人多礼貌之。汪颖士本海府班串客，后为教师，沦没手身段如《邯郸梦》云阳、《渔家乐》羞父最精，善相术，间于茶肆中为人相面。

洪班半徐班旧人，老生张德容之后为陈应如。应如本织造府书吏，为海府班串客，因入是班。次以周新如，以《西声猿狂鼓史》得名。又次之则朱文元。文元小名巧福，为程伊先之徒，演《邯郸梦》全本，始终不懈。先在徐班，以年未五十，故无所表见；至洪班则声名鹊起，班中人称为"戏忠臣"。

徐班散后，脚色归苏州，值某权使拘之入织造府班；迨洪班起，诸人相继得免。惟吴大有"朱文元二人总管府班，不得免。家益贫，交益深，乃相约此生终始同班；逾年，文元逸去，入洪班三年乃归。大有侦知之，拘入府班十年。是时大有家渐丰，文元贫欲死，挽大有之友代谢罪。大有恨其背己，而知其贫也，乃求于榷使罢之，遂归德音班。先是文元去后，洪班遂无老生，不得已以张班人代之。及江班起，更聘刘亮彩入班。亮彩为君美子，以《醉菩提》全本得名，而江鹤亭嫌其吃字，终以不得文元为憾。及文元罢府班来，鹤亭喜甚，乃舟甫抵岸，猝暴卒。

小生汪建周，一字不识，能讲四声。李文益丰姿绰约，冰雪聪明，演《西楼记》于叔夜，宛似大家子弟。后在苏州集秀班，与小旦王喜增串《紫钗记》阳关、折柳，情致缠绵，令人欲泣，沈明远师张维尚，举止酷肖，声音不类，后入江班。

白面以洪季保擅场，红黑面以张明诚擅场。明诚为明祖之弟，本领平常，惟罗梦一出，善用句容人声口，为绝技。

任瑞珍自史菊官死后，遂臻化境。诗人张朴存尝云："每一见瑞珍，令我整年不敢作泣字韵诗。"其徒吴仲熙，小名南观，声入霄汉，得其激烈处。吴端怡态度幽闲，得其文静处，至《人兽关》掘藏一出，端怡之外无人矣。后南观入程班，端怡入张班，继入江班。老外孙九江，年九十八演《琵琶记》遗嘱，令人欲死。同时法揆、赵联璧齐名。周维伯曲不入调，身段阑珊，惟能说白而已。

老旦费坤元，本苏州织造班海府串客，颐上一痣，生毛数茎，人呼为"一撮毛"，喉歌清腴，脚步无法。

副净陈殿章，细腻工致，世无其比。恶软以冷胜，演《鲛绡记》写状一出称绝技。恶软，苏州人，忘其姓名。小丑丁秀容，打诨插科，令人绝倒。孙世华唇不掩齿，触处生趣，独不能扮武大郎、宋献策，人呼为长脚小花面。

小旦余绍美，满面皆麻，见者都忘其丑。金德辉步其后尘，不相上下。范三观工小儿戏，如安安小官人之类，啼笑皆有可怜之态。潘祥龄神光离合，乍阴乍阳，号"四面观音"。德辉后入德音班，江班亦洪班旧人，名曰德音班。江鹤亭爱余维琛风度，命之总管老班，常与之饮及叶格戏，谓人曰："老班有三通人，吴大有、董抡标、余维琛也。抡标，美臣子，能言史事，知音律，《牡丹亭记》柳梦梅，手未曾一出袍袖。

小旦朱野东，小名麒麟观，善诗，气味出诸人右。精于梵夹，常欲买庵自居。老生刘亮彩，小名三和尚，吃字如书家渴笔，自成机轴，工《烂柯山》朱买臣。

副末沈文正、俞宏源并称。宏源演《一捧雪》中莫成，谓之"中到边"。善饮酒，彻夜不醉，鼻子如霜后柿。

大面王炳文，说白身段酷似马文观，而声音不宏。朱道生工《尉迟恭》扬鞭一出，今失其传。二面姚瑞芝、沈东标齐名，称国工。东标蔡婆一出，即起高东嘉于地

下，亦当含毫邈然。赵云崧《瓯北集》中有《康山席上赠歌者王炳文沈东标》七言古诗。

王喜增，姿仪性识特异于人，词曲多意外声，清响飘动梁木。金德辉演《牡丹亭》寻梦、《疗妒羹》题曲，如春蚕欲死。周仲莲喜《天门阵》产子、《翡翠园》盗令牌、《蝴蝶梦》劈棺，每一梳头，令举座色变。董寿龄工为侍婢，所谓倩婢、松婢、淡婢、逸婢、快婢、疏婢、通婢、秀婢，尤态不呈。

大面范松年为周德敷之徒，尽得其叫跳之技，工《水浒记评话》，声音容貌，摸写殆尽。后得啸技，其啸必先敛之，然后发之，敛之气沉，发乃气足，始作惊人之音，绕于屋梁，经久不散；散而为一溪秋水，层波如梯。如是又久之，长韵嘹亮不可遏，而为一声长啸。至其终也，仍嘐嘐然作洞穴声。中年入德音班，演《铁勒奴》盖于一部，有周德敷再世之目。其徒奚松年，为洪班大面，声音甚宏，而体段不及。

二面蔡茂根演《西厢记》法聪，瞪目缩臂，纵膊埋肩，搔首踟蹰，兴会飚举，不觉至僧帽欲坠。斯时举座恐其露发，茂根颜色自若。小丑滕苍洲短而肥，戴乌纱，衣皂袍，着朝靴，绝类虎邱山"拔不倒"。

洪班副末二人：俞宏源及其子增德；老生二人：刘亮彩、王明山；老外二人：周维柏、杨仲文；小生三人：沈明远、陈汉昭、施调梅；大面二人：王炳文、奚松年；二面二人：陆正华、王国祥；三面二人：滕苍洲、周宏儒；老旦二人：施永康、管洪声；正旦二人：徐耀文及其徒王顺泉；小旦则金德辉、朱冶东、周仲莲及许殿章、陈兰芳、孙起凤、季赋琴、范际元诸人。周维柏善外科，施药不索谢，敬惜字纸，遇凶灾之年，则施棺槥，此又班中之好施者也。

后场一曰场面，以鼓为首。一面谓之单皮鼓，两面则谓之挝荠鼓，名其技曰鼓板。鼓板之座在上鬼门，椅前有小搭脚、仔凳，椅后屏上系鼓架。鼓架高二尺二寸七分，四脚方一寸二分，上雕净瓶头，高三寸五分。上层穿枋仔四八根，下层八根；上层雕花板，下层下绦环柱子、横櫎仔尺寸同。单皮鼓例在椅右下枋。荸荠鼓与板例在椅屏间。大鼓箭二，小鼓箭一，在椅垫下。此技徐班朱念一为最，声如撒米，如白雨点，如裂帛破竹。一日登场时鼓箭为人窃去，将以困之也。念一曰："何不窃我手去?"后入洪班，其徒季保官左手击鼓，右手按板，技如其师，而南曲熨贴处不逮远甚。后自京病废，归江班。张班陆松山亦左手击鼓。江班又有孙顺龙，洪班有王念芳、戴秋朗，皆以鼓板著名。弦子之座后于鼓板，弦子亦鼓类，故以面称。弦子之职，兼司云锣、锁哪、大铙。此技有二绝：其一在做头断头，曲到字出音存时谓之腔，弦子高下急徐谓之点子。点子随腔为做头，至曲之句读处如昆吾切玉为断头。其一在弦子让鼓板，板有没板、赠板、撤赠、撤板之分。鼓随板以呈其技，若弦子复随鼓板以呈其技。于鼓板空处下点子谓之让，惟能让鼓板，乃可以盖鼓板，即俗之所谓清点子也。此技徐班唐九州为最。九州本苏州祝献出身，无曲不熟，时人呼为"曲海"。同时薛贝琛，曲文不能记半句，登场时无不合拍，时人呼为仙手。今洪班则杨升闻为最。升闻小名通匾头，九州之徒，尽得其传。其次则陆其亮、璩万资二人。笛子之人在下鬼门，例用雌雄二笛，故古者笛床二枕，笛托二柱。若备用之笛，多系椅屏上。笛子之职，兼司小钹，此技有二绝，一曰熟，一曰软：熟则诸家唱法，无一不合；软则细致缜密，无处不入。此技徐班许松如为最。松如口无一齿，以银代之。吹时镶于断腭上，工尺寸黍不爽。次之戴秋阆最著。庄有龄以细腻胜，郁起英以雄浑胜，皆入江班。有龄指离笛门不过半黍。今洪班则陈聚章、黄文奎二人。笙之座后于笛，笙之职亦兼锁哪。笙为笛之辅，无所表见。故多于吹锁哪时，较弦子上锁哪先出一头。其实用单小锁哪若《大江东去》之类，仍为弦子掌之。戏场桌二椅四，桌陈列若丁"字，椅分上下两鬼门八字列。场面之立而不坐者二：一曰小锣，一曰大锣。小锣司戏中桌椅床凳，亦曰走场，兼司叫颡子。大锣例在上鬼门，为鼓板上支鼓架子，是其职也。至于号筒、哑叭、木鱼、汤锣，则戏房中人代之，不在场面之数。

郡城花部，皆系土人，谓之本地乱弹，此土班也。至城外邵伯、宜陵、马家桥、僧道桥、月来集、陈家集人，自集成班，戏文亦间用元人百种，而音节服饰极俚，谓之草台戏。此又土班之甚者也。若郡城演唱，皆重昆腔，谓之堂戏。本地乱弹只行之祷祀，谓之台戏。迨五月昆腔散班，乱弹不散，谓之火班。后句容有以梆子腔来者，安庆有以二簧调来者，弋阳有以高腔来者，湖广有以罗罗腔来者，始行之城外四乡，继或于暑月人城，谓之赶火班。而安庆色艺最优，盖于本地乱弹，故本地乱弹间有聘之入班者。京腔用汤锣不用金锣，秦腔用月琴不用琵琶，京腔本以宜庆、萃庆、集庆为上。自四川魏长生以秦腔入京师，色艺盖于宜庆、萃庆、集庆之上，于是京腔效之，京秦不分。迨长生还四川，高朗亭入京师，以安庆花部，合京秦两腔，名其班曰三庆，而曩之宜庆、萃庆、集庆遂湮没不彰。郡城自江鹤亭征本地乱弹，名春台，为外江班。不能自立门户，乃征聘四方名旦，如苏州杨八官、安庆郝天秀之类；而杨、郝复采长生之秦腔，并京腔中之尤者，如《滚楼》、《抱孩子》、《卖饽饽》、《送枕头》之类，于是春台班合京秦二腔矣。熊肥子演《大夫小妻打门吃醋》，曲尽闺房儿女之态。

樊大睅其目而善飞眼，演《思凡》一出，始则昆腔，继则梆子、罗罗、弋阳、二簧，无腔不备，议者谓之戏妖。

仪征小鄢，本救生船中篙师之子，生而好学妇人。其父怒投之江，不死，流落部中为旦，后舍其业贩缯，死于水。

郝天秀，字晓岚，柔媚动人，得魏三儿之神。人以"坑死人"呼之，赵云崧有《坑死人歌》。

长洲杨八官作盛夏妇人私室宴息，迫于强暴和尚，几为所污，谓之《打盏饭》。谢寿子扮花鼓妇，音节凄婉，令人神醉。陆三官花鼓得传，而熟于京秦两腔。

曹大保，性好游，每旦放舟湖上。尝以木兰一本，

斫为划子船，计长二丈二尺，广五之一。入门方丈，足布一席，屏间可供卧吟，屏外可贮百壶。两旁帐幔，花晨月夕，如乘彩霞而登碧落，若遇惊飙蹴浪。颠树平桥，则卸阑卷幔，轻如蜻蜓。中置一二歌童擅红牙者，俾佐以司茶酒。湖上人呼之曰"曹船"。

京师萃庆班谢瑞卿，人谓之小耗子，以其师名耗子而别之也。工《水浒记》之阎婆惜。每一登场，座客亲为傅粉；狐裘罗绮，以不得粉渍为恨。关大保演阎婆惜效之，自是扬州有谢氏一派。

四川魏三儿，号长生，年四十来郡城投江鹤亭，演戏一出，赠以千金。尝泛舟湖上，一时闻风，妓舸尽出，画桨相击，溪水乱香。长生举止自若，意态苍凉。

凡花部脚色，以旦丑、跳虫为重，武小生，大花面次之。若外末不分门，统谓之男脚色。老旦、正旦不分门，统谓之女脚色。丑以科诨见长，所扮备极局骗俗态，拙妇骙男，商贾刁赖，楚咻齐语，闻者绝倒。然各囿于土音乡谈，故乱弹致远不及昆腔。惟京师科诨皆官话，故丑以京腔为最。如凌云浦本世家子，工诗善书，而一经傅粉登场，喝采不绝。广东刘八，工文词，好驰马，因赴京兆试，流落京腔，成小丑绝技。此皆余亲见其极盛，而非土班花面之流亚也。吾乡本地乱弹小丑，始于吴朝、万打岔，其后张破头、张三网、痘张二、郑士伦辈皆效之。然终止于土音乡谈，取悦于乡人而已，终不能通官话。近今春台聘刘八入班，本班小丑效之，风气渐改。刘八之妙，如演《广举》一出，岭外举子赴礼部试，中途遇一腐儒，同宿旅店，为群妓所诱。始则演论理学，以举人自负；继则为声色所惑，衣巾尽为骗去，曲尽迂态。又有《毛把总到任》一出，为把总以守汛之功，开府作副将。当其见经略，为畏缩状；临兵丁，作傲倨状；见属兵升总兵，作欣羡状、妒状、愧耻状；自得开府，作谢恩感激状；归晤同僚，作满足状；述前事，作劳苦状；教兵丁枪箭，作发怒状；揖让时，作失仪状；经略呼，作惊愕错落状，曲曲如绘。惟胜春班某丑效之能仿佛其五六，至《广举》一出，竟成《广陵散》矣。

本地乱弹以旦为正色，丑为间色，正色必联间色为侣，谓之搭夥。跳虫又丑中最贵者也，以头委地，翘首跳道及锤锏之属。张天奇、岑赓峡、郝天、郝三皆其最也。赓峡名仙，磊落不受乡里睚眦。年四十，厚积数万，施之梵觉禅寺造万佛楼，建坐韦驮殿，辟群芳圃，护火焚晋树二株。铸大铁镬，饭行脚僧。趺坐念佛，不拘僧相。自称曰岑道人。郝三曾随福贝子康安征台湾，半年而返。刘歪毛本春台班二面，后为僧，赤足被袈裟，敲云板，高声念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佛。得钱则转施丐者，或放生，数年，坐化于高旻寺。

戏具谓之行头，行头分衣、盔、杂、把四箱。衣箱中有大衣箱、布衣箱之分。大衣箱文扮则富贵衣（即穷衣）、五色蟒服、五色顾绣披风、龙披风、五色顾绣青花五彩绫缎袄褶、大红圆领、辞朝衣、八卦衣、雷公衣、八仙衣、百花衣、醉杨妃、当场变、补套蓝衫、五彩直裰、太监衣、锦缎敞衣、大红金梗一树梅道袍、绿道袍、石青云缎挂袍、青素衣、袈裟、鹤氅、法衣、镶领袖杂色夹缎袄、大红杂色绸小袄；武扮则扎甲、大披挂、小披挂、丁字甲、排须披挂、大红龙铠、番邦甲、绿虫甲、五色龙箭衣、背搭、马挂、刽子衣、战裙；女扮则舞衣、蟒服、袄褶、宫装、宫搭、披莲衣、白蛇衣、古铜补子、老旦衣、素色老旦衣、梅香衣、水田披风、采莲裙、白绫裙、帕裙、绿绫裙、秋香绫裙、白茧裙。又男女衬褶衣、大红裤、五色顾绣裤、桌围、椅披、椅垫、牙笏、鸾带、丝线带、大红纺丝带、红蓝丝绵带、丝线带、绢线腰带、五色绫手巾、巾箱、印箱、小锣、鼓、板、弦子、笙、笛、星汤、木鱼、云锣。布衣箱则青海衿、紫花海衿、青箭衣、青布褂、印花布棉袄、敞衣、青衣、号衣、蓝布袍、安安衣、大郎衣、斩衣、鬃色老旦衣、渔婆衣、酒招、牢子带。盔箱文扮平天冠、堂帽、纱貂、圆尖翅、尖尖翅、荤素八仙巾、汾阳帽、诸葛巾、判官帽、不论巾、老生巾、小生巾、高方巾、公子巾、净巾、纶巾、秀才巾、蚧聊巾、圆帽、吏典帽、大纵帽、小纵帽、皂隶帽、农吏帽、梢子帽、回回帽、牢子帽、凉冠、凉帽、五色毡帽、草帽、和尚帽、道士冠；武扮紫金冠、金扎镫、银扎镫、水银盔、打仗盔、金银冠、二郎盔、三义盔、老爷盔、周仓帽、中军帽、将巾、抹额、过桥勒边、雉鸡毛、武生巾、月牙金箍、汉套头、青衣扎头、箍子、冠子；女扮观音帽、昭容帽、大小凤冠、妙常巾、花帕扎头、湖绉包头、观音兜、渔婆缬、梅香络、翠头髻、铜饼子簪、铜万卷书、铜耳挖、翠抹眉、苏头发及小旦简妆。杂箱胡子则白三髯、黑三髯、苍三髯、白满髯、黑满髯、苍满髯、虬髯、落腮、白吊、红飞鬓、黑飞鬓、红黑飞鬓、辫结、一撮一字。靴箱则蟒袜、妆缎棉袜、白绫袜、皂缎靴、战靴、老爷靴、男大红鞋、杂色彩鞋、满帮花鞋、绿布鞋、蹁场鞋、僧鞋。旗包则白绫护领、妆缎扎袖、五色绸伞、连幌腰子、小络斗、连幌幌子、人车、搭旗、背旗、飞虎旗、月华旗、帅字旗、清道旗、精忠报国旗、认军旗、云旗、水旗、蜘蛛网、大帐前、小帐前、布城、山子、又加官脸、皂隶脸、杂鬼脸、西施脸、牛头、马面、狮子、全身玉带、数珠、马鞭、拂尘、掌扇、宫灯、叠折扇、纨扇、五色串枝、花鼓、花锣、花棒槌、大蒜头、敕印、虎皮、令箭架、令牌、虎头牌、文书、锏砚、签筒、梆子、手靠、铁炼、招标、撕发、人头草、鸾带、烛台、香炉、茶酒壶、笔砚、笔筒、书、水桶、席、枕、龙剑、挂刀、短把子刀、大锣、锁哪、哑叭、号筒。把箱则銮仪兵器备焉，此之谓"江湖行头"。盐务自制戏具，谓之"内班行头"，自老徐班全本《琵琶记》请郎花烛，则用红全堂，风木余恨则用白全堂，备极其盛。他如大张班，《长生殿》用黄全堂，小程班《三国志》用绿虫全堂。小张班十二月花神衣，价至万金；百福班一出北饯，十一条通天犀玉带；小洪班灯戏，点三层牌楼，二十四灯，戏箱各极其盛。若今之大洪、春台两班，则聚众美而大备矣。

程志辂，字载勋，家巨富，好词曲。所录工尺曲谱十数橱，大半为世上不传之本。凡名优至扬，无不争欲识。有生曲不谙工尺者，就而问之。子泽，字丽文，工于诗，而工尺四声之学，尤习其家传。纳山胡翁尝入城

订老徐班下乡演关神戏，班头以其村人也，绐之曰："吾此班每日必食火腿及松萝茶，戏价每本非三百金不可。"胡公一一允之。班人无已。随之入山，翁故善词曲，尤精于琵琶。于是每日以三百金置戏台上，火腿松萝茶之外，无他物。日演《琵琶记》全部，错一工尺，则翁拍界尺叱之，班人乃大惭。又西乡陈集尝演戏，班人始亦轻之，既而笙中簧坏，吹不能声，甚窘。詹政者，山中隐君子也，闻而笑之，取笙为点之，音响如故，班人乃大骇。詹徐徐言数日所唱曲，某字错，某调乱，群优皆汗下无地。胡翁久没，詹亦下世，惟程载勋尚存，然亦老且贫，曲本亦渐散失。德音班诸工尺，汪损之尝求得录之，不传之调，往往而有也。

卷 六

城北录

丰乐街一名上买卖街，即恩奉院门口街道是也。近今下岸长春巷改为买卖街，遂呼是为上买卖街，下岸为下买卖街。上买卖街路北有甘露庵、都土地庙、都天庙、恩奉院、城隍行宫，路南解脱庵、《送子观音阁》及诸肆市，题其景曰"丰市层楼"。

甘露庵三楹，左山墙依丰乐街过街楼之左，稍间中，供地藏王菩萨。夏月施茶功德山香市，广结茶缘。

都土地庙例于中元祀之，先期赛会，至期迎神于城隍行宫，迨城隍会回宫。迎神于画舫。几座屏风，幡幢伞盖，报事刑具，威仪法度，如城隍例。选僧为瑜珈焰口，造盂兰盆，放荷花灯；中夜开船，张灯如元夕，谓之盂兰会。盖江南中元节，每多妇女买舟作盂兰放焰口，然灯水面，以赌胜负，秦淮最盛。吴杉亭诗云："青溪北接进香河，七月盂兰赛会多。齐舁金仙临画舫，红灯千点落微波。"

都天庙中多古银杏树，大可合抱，其上鸟巢不可胜数。春夏之间，啄木虫最多。大殿三楹，匾联多土人祈报之语。

厉坛即城隍行宫，每岁清明、中元、下元三节，先期羽士奏章，吹螺击钹，穷山极海，变错幻珍，百姓清道，香火烛天，簿书皂隶，男妇耆稚，填街塞巷，寓钱鬼灯，跨山弥阜。及旦迎神，于是升堂放衙，如人世长官制度。及暮，台阁伞盖，彩绷幡幢，小儿玉带金额，白脚呵唱，站立人肩，恣为嬉戏；或带锁枷诣庙，亦免灾难。银花火树，光焰竞出，爆竹之声发如雷，一时之盛也。

宣立扬工医，善泥塐古器，鼎瓶款识，悉如古制，时谓之宣铜。其徒戴矮子，置小泥器鬻于山堂。高不盈二寸，而龙文夔首，云雷科蚪，直三代物。

天宁门马头在行宫前御马头下。

下买卖街即长春巷。路南河房，多以租灯为业，凡湖上灯船，皆取资于此。一灯八钱。

买卖街路北，依上街高岸，而下筑屋一间。围以避箭小墙，中置花瓦，开小门；门内左折，层级而下，稚柳一株覆之。中构屋，十字脊，飞檐反宇，三面开窗，南临下街，东倚上街高岸。多古木，盛夏浓阴，可以蔽日。其下矮松小竹间，取仄径逶迤而上，半山以竹栅界之。栅外春城当户，寺云缤纷，远水危桥，穿树而来。其西开门在梅花中，冬日最多，夏日南至，为城所掩，惟申酉间一林夕阳而已。北倚一号公馆山墙，西北隅安置茶灶，土人高霜珩购之为茶屋，里中呼为高庄。

大东门水关在天宁门南岸，亦建于嘉靖丙辰，关外建红板桥，高与关齐，以利两东门画舫过桥。岸上负郭人家，老树倚门，修竹绕屋，皆舟子所居，通北门桥，过桥则为北门马头。

镇淮门在旧城正北，本为南门，嘉靖间曰拱辰，今曰镇淮，考《嘉靖维扬志》云，周围九里二百八十六步四尺，高二丈五尺，上阔一丈五尺，下阔二丈五尺，女墙高五尺。城门楼观五座，南门楼曰镇淮，北门楼曰拱辰。今以拱辰署之天宁门楼，即以镇淮署于此楼，而南门楼名曰安江矣。城门钓桥为明签院张德林改建。南岸沿城地名松濠畔，即北水关外地。北岸小水口，即古市河之通高桥者。上有砖桥通行旅，土人鞠氏所筑，谓之鞠家桥，或曰桥北傍花村多菊，故名。今两傍甃砖，上覆桥板。东岸双虹楼，飞角峭出；西岸观音庵为女尼所居。门外为租马局，马驴皆驽骀之属，鞭策所不能施。湖上人租之，取其缓行以代步耳，是地即北门马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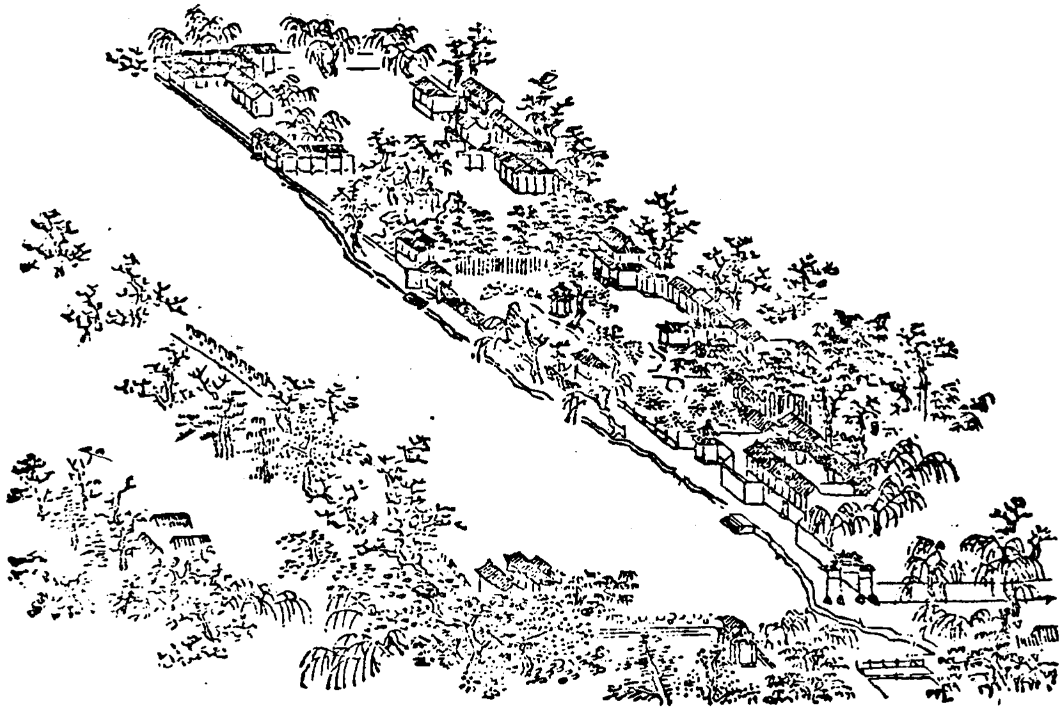
舍利律院即今慧因寺，建自宋宝祐间，谓之舍利庵。本朝世祖章皇帝御书"敬佛"匾赐僧具足。乾隆辛未，上赐名慧因寺及"慈缘胜果"匾。寺旁旧为王洗马园，今皆归入寺中。寺右建"城闉清梵"牌楼，沿堤甃石岸，设阶级为马头，其上即慧因寺。楼下大门，寺楼十楹，楼下门供布袋像，大殿供三世佛、十八应真，对面为楼下经堂。殿左为方丈，右为云堂。云堂两庑为僧寮。中设讲座，座后设屏，屏后小川堂，入大士堂。两旁县十八尊者石刻，为永明寺慈化定慧师道潜请于忠懿王求塔下金刚罗汉像之拓本。其外为御碑亭，珠宫璇室，鹿苑鹨林，北郊景致，乃其始也。是地皆毕本恕建，今归罗氏。

"城闉清梵"在北门北岸，北岸自慧因寺至虹桥凡三段："城闉清梵"一，"卷石洞天"二，"西园曲水"三也。自慧因寺至斗姥宫及毕、闵两园，皆在"城闉清梵"之内。由寺之大士堂小门至香悟亭，四面种木樨，前开八方门，右临河为涵光亭、双清阁、听涛亭。曲廊水榭，低徊映带。一层建文武帝君殿，右为斗姥宫。山门外设水马头，中甃玉板石。正殿供老君，殿上为斗姥楼。殿右小屋六楹，旁设小门，由长廊入邃室，额曰"南漪"。后一层建厅事，额曰"绿杨城郭"，其中有山有池，山上有亭翼然，额曰"栖鹤亭"。之西南小室，中有门通芍园。

香悟亭联云："潭影竹间动(綦毋潜)。天香云外飘(宋之问)。"《图志》谓取释氏木樨香来之意。

涵光亭面城抱寺，亭右筑小垣，断岸不通往来，寺外游人至此，废然返矣。亭中水气如雨，人烟结云，仅此一亭，湖水之气已足，联云："临眺自兹始（高适），烟霞此地多（朱放）。"亭右通双清阁，此园罗氏，罗于饶为淮南长者，子向荣、学含精于盐筴，其族彦修工诗。天随子曰："野庙有媪而尊严者曰姥，斗姥宫之类是也。"中殿供三清三皇。按《云麓漫抄》云："宋时更定醮仪，设上九位，失于详究。以昊天上帝列于周柱史之下，为景祐之制。是以奉三清于殿，以为祖；醮则祭昊天上帝于坛，以为宗。是殿三清三皇合而奉之是也。"老君像形体尺寸、耳门、耳附及耳全像，眉毛尺寸、毛色，目瞳、额项、容颜，腹身尺寸、毛色，顶上紫气，悉如《酉阳杂俎》所云。而后知湖上寺观足为千古胜境，其上斗姥楼、天人玉女台殿，麟凤外引，执幢拥节之神，旁侍散位，奇伟异状，如宁州罗川县金华洞二十七位仙王像，而下及鬼官。楼外九子铃，风时与湖上白塔相应答。推窗睹之，一片烟云，此身已在竹梢木末之上，直如常融玉龙，梵渡覆奕在三界外也。

殿左三元帝君殿，上元执簿，神气飞动。殿后即斗姥宫大门。殿右住屋三楹，为待宾客之地。屋后复三楹，以居道士。北郊诸园皆临水，各有水门，而园后另开大门以通往来，是为旱门，即斗姥宫大门之类。



斗姥宫小门由廊入河边船房，额曰"南漪"，联云："紫阁丹楼纷照耀（王勃），桃蹊柳陌好经过（张籍）。"后檐置横窗在剥皮松间。树下因土成阜，上构栖鹤亭。

栖鹤亭西构厅事三楹，池沼树石，点缀生动，额曰"绿杨城郭"。联云："城边柳色向桥晚（温庭筠），楼上花枝拂座红（赵嘏）。"此为闵园，今归罗氏。

勺园，种花人汪氏宅也。汪氏行四，字希文，吴人，工歌。乾隆丙辰来扬州，卖茶枝上村，与李复堂、郑板桥、咏堂僧友善。后构是地种花，复堂为题"勺园"额，刻石嵌水门上。中有板桥所书联云："移花得蝶，买石饶云。"是园水廊十余间，湖光滟潋，映带几席。廊内芍药十数畦，廊西一间，悬"溪云"旧额，为朱晦翁书。廊后构屋三间，中间不置窗槅，随地皆使风月透明。外以三脚几安长板，上置盆景，高下浅深，层折无算。下多大瓮，分波养鱼，分雨养花。后楼二十余间，由层级而上，是为旱门。

"卷石洞天"在"城闉清梵"之后，即古郧园地，郧园以怪石老木为胜，今归洪氏。以旧制临水太湖石山，搜岩剔穴，为九狮形，置之水中。上点桥亭，题之曰"卷石洞天"，人呼之为小洪园。园自芍园便门过群玉山房长廊，入薜萝水榭。榭西循山路曲折入竹柏中，嵌黄石壁，高十余丈；中置屋数十间，斜折川风，碎摇溪月。东为契秋阁，西为委宛山房。房竟多竹，竹砌石岸，设小栏点太湖石。石隙老杏一株，横卧水上，天矫屈曲，莫可名状；人谓北郊杏树，惟法净寺方丈内一株与此一株为两绝。其右建修竹丛桂之堂，堂后红楼抱山，气极苍莽。其下临水小屋三楹，额曰"丁溪"，旁设水马头。其后土山透迤，庭宇萧疏，剪毛栽树，人家渐幽，额曰"射圃"，圃后即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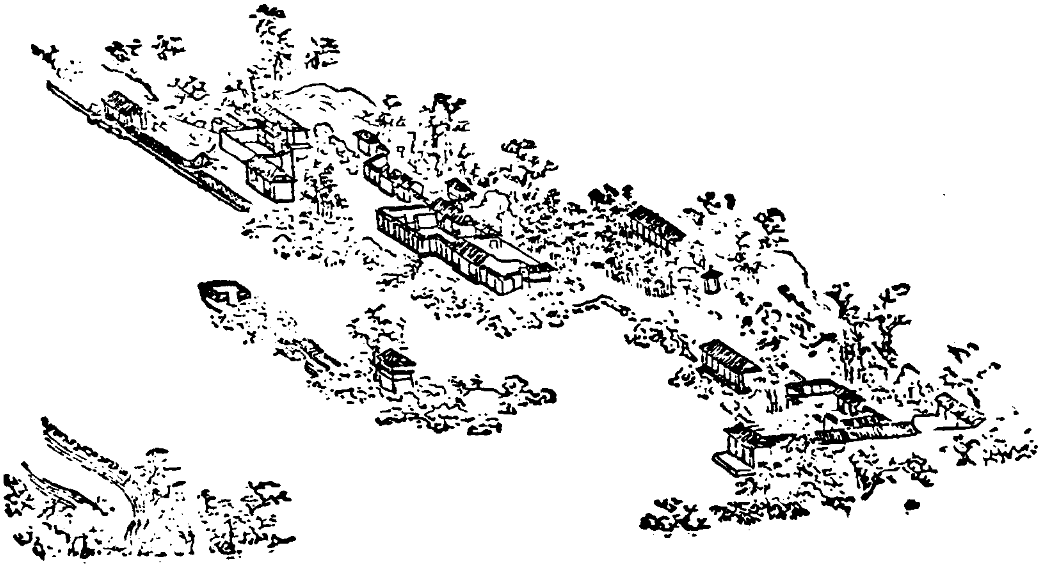
群玉山房联云："渔浦浪花摇素壁（司空曙），玉峰晴色上朱栏（李群玉）。"过此，构廊与河蜿蜒，入薜萝水榭。后壁万石嵌合，离奇夭矫，如乳如鼻，如腭如脐。石骨不见，尽衣萝薜。榭前三面临水，欹身可以汲流漱齿。联云："云生硐户衣裳润（白居易），风带潮声枕簟

凉(许浑)。"狮子九峰,中空外奇,玲珑磊块,手指攒撮,铁线疏剔,蜂房相比,蚁穴涌起,冻云合遝,波浪激冲,下水浅土,势若悬浮,横竖反侧,非人思议所及。树木森戟,既老且瘦。夕阳红半楼飞檐峻宇,斜出石隙。郊外假山,是为第一。

楼之佳者,以夕阳红半楼、夕阳双寺楼为最。桥之佳者,以九狮山石桥及春台旁砖桥、"春流画舫"中萧家桥、九峰园美人桥为最。低亚作梗,通水不通舟。

薜萝水榭之后,石路未平,或凸或凹,若蹄若啮,蜿蜒隐见,绵亘数十丈。石路一折一层至四五折。而碧梧翠柳,水木明瑟,中构小庐,极幽邃窈窕之趣。颜曰"契秋阁",联云:"渚花张素锦(杜甫),月桂朗冲襟(骆宾王)。"过此又折入廊,廊西又折;折渐多,廊渐宽,前三间,后三间,中作小巷通之。覆脊如工字。廊竟又折,非楼非阁,罗幔绮窗,小有位次。过此又折入廊中,翠阁红亭,隐跃栏槛。忽一折入东南阁子,躐步凌梯,数级而上,额曰"委宛山房"。联云:"水石有余态(刘长卿),凫鹭亦好音(张九龄)。"阁旁一折再折,清韵丁丁,自竹中来。而折愈深,室愈小,到处粗可起居,所如顺适。启窗视之,月延四面,风招八方,近郭溪山,空明一片。游其间者,如蚁穿九曲珠,又如琉璃屏风,曲曲引人入胜也。

循委宛山房而出,渐入修竹丛桂之堂。联云:"老



干已分蟾窟影(申时行),采竿应取锦江鱼(林云凤)。"

扬州城郭,其形似鹤。城西北隅雉堞突出者,名仙鹤嗉;鹤嗉之对岸,临水筑室三楹,颜曰"丁溪"。盖室前之水,其源有二,一自保障湖来,一自南湖来,至此合为一水。而古市河水经鹤嗉北岸来会,形如丁字,故名"丁溪",取巴江学字流之意也。联云:"人烟隔水见(甫皇冉),香径小船通(许浑)。

季雪村居射圃,地宽可较射。中构小室四五楹,皆雪村所居。雪村有水癖,雨时引檐溜贮于四五石大缸中,有桃花、黄梅、伏水、雪水之别。风雨则覆盖,晴则露之使受日月星之气,用以烹茶,味极甘美。

小洪园后门为旧时且停车茶肆,其旁为七贤居,亦茶肆也。二肆最盛于清明节放纸鸢、端午龙船市、九月重阳九皇会,斗蟋蟀,看菊花,岁时记中胜地也。

"西园曲水",即古之西园茶肆,张氏、黄氏先后为园,继归汪氏。中有濯清堂、觞咏楼、水明楼、新月楼、拂柳亭诸胜。水明楼后,即园之旱门,与江园旱门相对,今归鲍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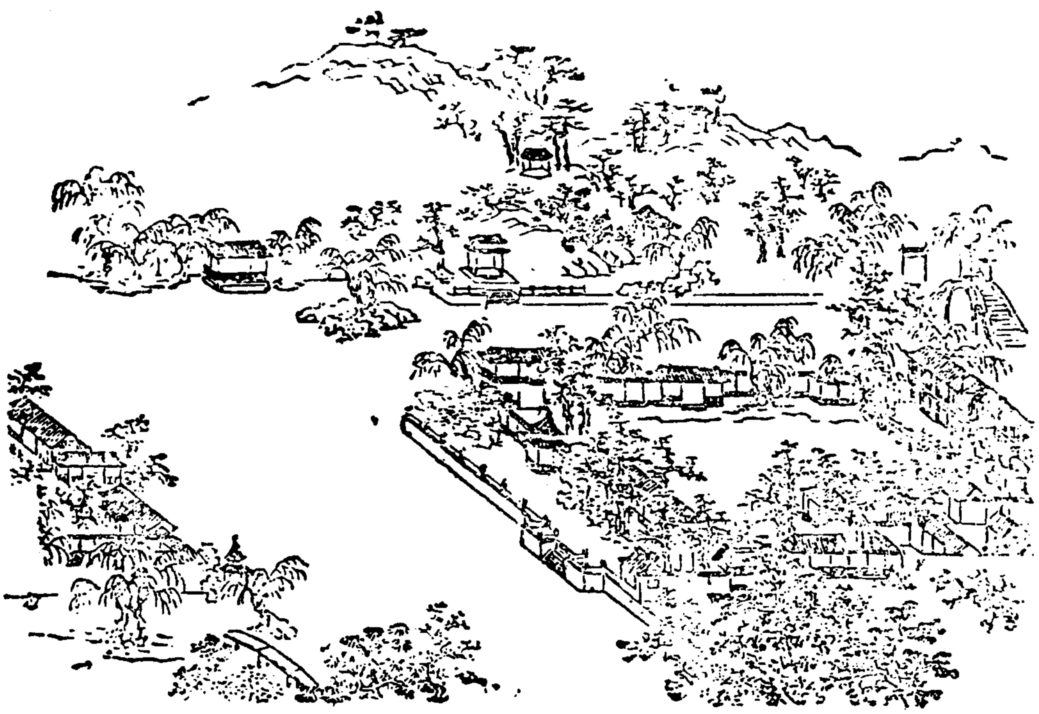
觞咏楼联云:"香溢金杯环满座(徐彦伯),诗成珠玉在挥毫(杜甫)。"楼之左作平台,通东边楼,楼后即小洪园、射圃,多梅。因于楼之后壁开户,裁纸为边,若横披画式,中以木槅嵌合。俟小洪园花开,趣抽去木槅,以楼后梅花为壁间画图。此前人所谓"尺幅窗、无心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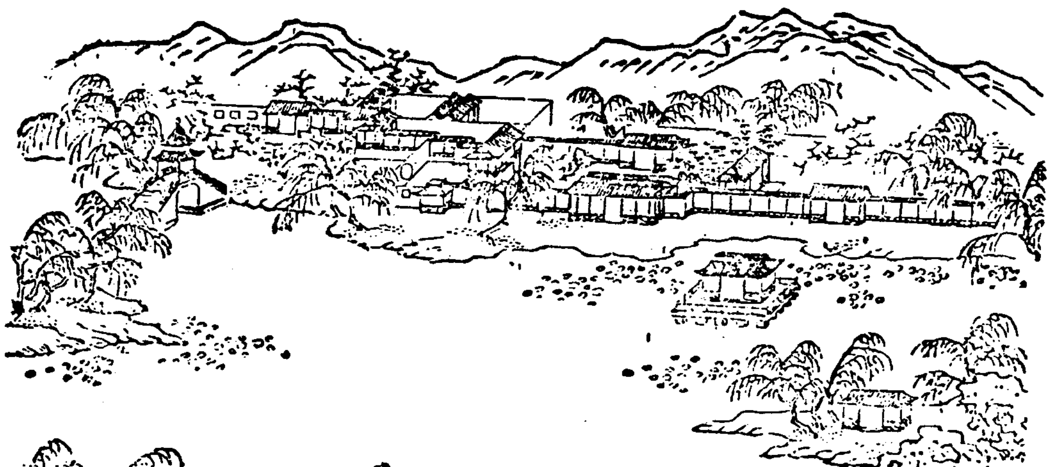
濯清堂联云:"十分春水双檐影(徐寅),百叶莲花万里香(李洞)。"堂前方池,广十余亩,尽种荷花。

觞咏楼西南角多柳,构廊穿树,长条短线,垂檐覆脊,春燕秋鸦,夕阳疏雨,无所不宜。中有拂柳亭,联云:"曲径通幽处(高适),垂杨拂细波(温庭筠)。"北郊杨柳,至此曲尽其态矣。

水明楼本杜工部"残夜水明楼"句而名之也。《图志》谓仿西域形制。盖楼窗皆嵌玻璃,使内外上下相激射,故名。联云:"盈手水光寒不湿(李群玉),入帘花气静难忘(罗虬)。"

水明楼后,即西园后门,后门即野园酒肆旧址。康熙间,林古渡、刘公戭、陈其年曾饮于此。其年诗云:"迟日和风泛绿苹,飞花落絮罩红巾。此间帘影空于水,何处琴声细若尘?波上管弦三月饮,坐中裙屐六朝人。独怜长板桥头客,白发推南又暮春。"





徽州歙县棠樾鲍氏，为宋处士鲍宗岩之后，世居于歙。志道字诚一，业鹾淮南，遂家扬州。初，扬州盐务，竞尚奢丽，一婚嫁丧葬，堂室饮食，衣服舆马，动辄费数十万。有某姓者，每食，庖人备席十数类，临食时，夫妇并坐堂上，侍者抬席置于前，自茶面荤素等色，凡不食者摇其颐，侍者审色则更易其他类。或好马，蓄马数百，每马日费数十金，朝自内出城，暮自城外入，五花灿著，观者目炫。或好兰，自门以至于内室，置兰殆遍。或以木作裸体妇人，动以机关，置诸齐阁，往往座客为之惊避。其先以安绿村为最盛，其后起之家，更有足异者。有欲以万金一时费去者，门下客以金尽买金箔，载至金山塔上，向风飏之，顷刻而散，沿江草树之间，不可收复。又有三千金尽买苏州不倒翁，流于水中，波为之塞。有喜美者，自司阍以至灶婢，皆选十数龄清秀之

辈，或反之而极，尽用奇丑者，自镜之以为不称，毁其面以酱敷之，暴于日中。有好大者，以铜为溺器，高五六尺，夜欲溺，起就之。一时争奇斗异，不可胜记。自诚一来扬，以俭相戒。值郑鉴元好朱程性理之学，互相倡率，而侈靡之风至是大变。诚一拥资巨万，然其妻妇子女，尚勤中馈箕帚之事，门不容车马，不演剧，淫巧之客不留于宅。先是商家宾客奴仆，薪俸公食之数甚微，而凡有利之事，必次第使之，不计贤否，诚一每用一客，必等其家一岁所费而多与之。果贤则重委以事，否则终年闲食也。子二：长席芬，主理家事，勤慎自守，次勋茂，字树堂，召试内阁中书。鲍方陶，诚一之弟，好宾客，多慷慨。幼贫苦，《论语》《孟子》无善本，请里中富者刻之，皆揶揄其愚。既移家扬州业鹾，家渐富，乃细加校正付刻，藏诸家塾。

朱棫，字敬亭，苏州元和人，工诗，善书。弟槐，诗与兄齐名。

程口，字晋涵，歙人，工字画，善蓄古器。弟铸，字冶夫，号竹门，工诗。程嘉贤，字少伯，歙人，工诗，书效董文敏。

黄德煦，字次禾，仰岑长子也。少有奇气，长笃孝友，博学善识古器。于古人书画，尤精鉴别。其族黄仲昭，工诗，有古人风。

刘大观，字松岚，山东邱县拔贡生，工诗善书。官广西知县，丁艰时，为江南浙江之游。扬州名园，江外诸山，以及浒墅、西湖诸胜迹，极乎天台、雁荡之间，挥素擘笺无虚日。归过扬州，主朱敬亭家，尝游鲍氏园，赠之以画。尝谓人曰："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三者鼎峙，不可轩轾。"洵至论也。诗学唐人，著有《嵩南诗集》《诗话》数十卷。闻扬州名妓银儿以怨死，求得其墓，邀同人作诗吊之。服除，改授奉天开原县，擢宁远知州，称循吏。时与甘泉林苏门交，予于苏州得松岚书云："邗江小聚，大快平生，别来延想，不啻天壤。客岁冬抵沈阳，越二十余日，委治承德。自抗尘容，益鲜雅状。回想昔时步月寻僧，看花对酒，杳然不可复得矣。幸上游不以俗吏相待，犹得以书生本来面目，与部下子民相安于无事，此可告慰者也。迩来御承德事，又委治开原。幸此地事简民淳，可以不废吟咏，甚适意耳。兹当天气晴和，景物间美，遥维居处，酒思诗情，当复不浅。方菊人、月查兄弟，汪味芸、甘亭和尚，并此致之。"苏门字步登，号啸云，吾乡磊落之士，山东衍圣公庙辟之为六品官。

汪中，字容甫，江都人。谢少宰督学江苏时，自逊以为已学不及中，拔为贡生，名冠大江南北。盐政全公，延之经理金山御书楼。为经史之学，尤工属文，尝选《哀江南》以下数十篇为《伤心集》。所著有《述学》内外篇二卷，中有《广陵对》一篇最精确。其词云："乾隆五十二年正月，中谒大兴朱侍郎于钱塘，侍郎谓中曰：'余先世籍萧山，本会稽地，今适奉使于此。尝览朱育对濮阳兴语，熹其该洽，度后之人不能也。吾子咨于故实而多识前言往行，亦可以广陵之事谂余乎？'对曰：'中幼而失怙，未更父兄之训；长游四方，又有昏瞀之疾，故书疋记，十不窥一，何足以酬明问？抑闻不知而言不知，知而不言不忠，二者中之所不敢出也，昔者黄帝迎日推筴，分天以为十有二次。南斗牵牛，是为星纪，七政会焉。布算者于是乎托始，而后岁月日时，咸得其序。扬州之域，是其分野。自汉以来，或治历阳，或治寿春，或治建业，而广陵卒专其名，其占应之。昆仑之山，实维西极，河出其北，江出其南；自丽江至于高阙，其距八千里，万折而东，夹广陵以入于海，而邗沟贯之，江河于是乎合焉。于辰为维首，于水为归墟，故广陵者，天地之所以成始而成终也。窃尝求之人事，稽其善败之迹，比于矇诵，其庶几乎。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当首陈王事而死，楚地之众，未有所属；其有矫命项氏，引兵渡江，以争天下。遂战钜鹿，西屠咸阳，则召平首建大谋，以报秦仇也。汉室倾危，董卓干纪，百城拊心，莫敢先发。其有区区郡吏，无爵于朝，而义感邦君，结盟讨罪，升坛慷慨，必死为期。则臧洪说张超起兵，纠合牧守，以诛贼臣也。祖约、苏峻，称兵犯阙，幼主幽厄，京师涂炭。其有固守孤垒，大誓三军，力遏贼冲，以保东土；西师称之，遂殄狂寇。则郗鉴董率义旅，犄角上游，以匡晋室也。桓元负豪杰之名，藉累世之资，挟荆州之众，乘晋道中衰，本末俱弱，易姓受命，人无异心。其有手枭逆徒，协谋京口，既克建康，偏师独进，凶旅尽夷，乘舆反正，祀晋配天，不失旧物，则刘毅举州兵以平桓氏，光复大业也。侯景反噬，二宫在难，诸镇不务徇君父之急，而日寻干戈，甚者望风请命，委身贼手。其有居围城之中，无谋人军师之责，而唱义勤王，有死无二，则祖皓、来嶷，袭斩董绍先，驰檄讨景，为梁忠臣也。武氏淫虐，人伦道尽，临朝称制，唐祚将倾。其有控引江淮，奉辞讨贼，功虽不成，其所披泄，亦足伸大义于天下。则徐敬业举兵匡复，杀身亡宗，以酬国恩也。且夫武氏之立，绩实赞之，敬业既心在王室，又以盖前人之愆，忠孝存焉。'侍郎曰：'敬业不直趋洛阳，而觊金陵王气，固忠臣与？'中曰：'兵者凶器。当唐全盛之时，武氏积威所劫，海内莫不听命，敬业举乌合之众，起而与之抗，故欲扫定江表，厚集其力，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发谋之始，义形于色，握兵日浅，未有不臣之迹，安可逆料其心而备责之哉？春秋贤守，经礼毋测，未至推斯义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侍郎曰：'善，愿卒闻之。'曰：'艺祖擢自行间，典兵宿卫，受周厚恩，幸主少国，疑而自立。其有前代懿亲，不乐身事二姓，陈兵守竟，城孤援绝，举族徇之，则李重进以淮南拒命，握节而死，下见世宗也。宋氏极衰，元兵南伐，势若摧枯，列郡土崩，不降则溃。其有孤城介立，血战经年，行在失守，三宫北迁，而焚诏斩使，勇气弥励，忠盛于张巡，守坚于墨翟。则李庭芝乘城百战，国亡与亡也。当明季世，流寇滔天，南都草创，奸人在朝，方镇擅命，国势亦殆哉不可为矣。其上匡暗主，下抚骄将，内揽群奄，外而直鞠躬进力，死而后已。则史可法效命封疆，终为社稷臣也。故以广陵一城之地，天下无事，则鬻海

为盐，使万民食其业，上翰少府，以宽农亩之力；及川渠所转，百货通焉，利尽四海。一旦有变，进则翼戴天子，立桓、文之功，退则保据州土，力图兴复。不幸天长丧乱，知勇俱困，犹复与民守之，效死勿去，以明为人臣之义，历十有八姓，二千余年，而亡城降子，不出于其间。由是言之。广陵何负于天下哉？'侍郎曰：'卓哉言乎！昔陈郡袁氏，世有死节之臣，矜其门地，不与人伍。今闻吾子之言，天下百郡，洵无若广陵者，后之过者，式其城焉可也。抑闻之危事不可以为安，死事不可以为生，则无为贵知矣。此数君子者，刘毅材武，故有战功，郗鉴名德，雍容而已。自祖皓以下，败亡接踵，意川土平旷，非用武之地与？其民脆弱，不可以即戎与？若其建名立义，类多守土之臣，又虞翻所谓外来之君，非其土人者也，子其有以语我？'中曰：'蔡泽有言，人之立功，岂可期于成全邪？身与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必若所言，求之前代，功成名遂，抑有人焉，孙策用兵，仿佛项羽，既定江东，威震海内，举十倍之众，叩城请战。陈登出奇制胜，再破其军，由是画江以守。吴虽西略，而北不益地尺寸，则匡琦之战为之也。金人乘百战百胜之势，挟齐南下，其锋不可当，韩世忠要之半涂，多所俘馘，诸将用命，同时奏功，战胜之威，民气百倍，由是开府山阳，屹为重镇，而淮东久不被兵，则大仪之战为之也。李全联京东以为饵，通朔北以为窟，屡贼帅臣，厚索禀赐，乍服乍叛，十有六年，朝廷姑息，有似养虎。既连陷州县，进薄三城，飞炮之祸，近在旦夕，赵葵建议讨贼，身肩其事，轻兵迭出，所向有功。由是长鲸授首，余寇息平，迅扫淮壖，复为王土。敌国寝谋，宗社再安，则新塘之战为之也。三者保竟却敌之功至壮也，非地不利人不勇也。苻坚强盛，禹迹所奄，九州有其七，倾国南侵，目无晋矣。谢元以北府之兵，选锋列陈，使数十万之众，应时崩摧，秦因以亡，由是再复洛阳，进军临邺，国威中振，尊谥曰武，则淝水之战为之也。开皇始议平陈，贺若弼献其十策，已而潜师济江，据其要害，直抵近郊，于时建康甲士，尚十余万人。鲁达忠勇，人有死心，而弼力战摧锋，破其锐卒，禽其骁将，由是陈诸军皆溃。新林之师，鼓行而进，江左以平，则白土冈之战为之也。朱温雄据大梁，并吞诸镇，悉其精兵猛将，三道临淮。当是时，淮南不守，钱氏、马氏必不能自立。温之兵力，极于岭海，地广财富，则难图也。杨行密、朱瑾决计攻瑕，枭其上将，偏败众携，长驱逐北。由是保据江淮，奉唐正朔，辟土传世。终梁之亡，不能得志于吴，则清口之战为之也。夫晋之与秦，吴之与梁，皆非敌也。然举一国之命，决机于两陈之间，小则兵败将死，大则国破君亡若是矣。又况南北区分，垂三百年，一战而天下合于一，以此行师，其孰能御之？《诗》曰："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广陵有焉。若夫异人间出，邦家之光，前之所陈，固犹未尽，为其事之不系于广陵也。则请备言之：桓、灵之际，常侍擅朝，朝野切齿，刘瑜以宗室明经，身侍禁闼，协心陈窦，议诛宦官，仰观天文，俾其速断。谋之具违，并陨其族，而汉业亦衰。同姓之臣，与国升降，屈平之志也。王敦专制朝政，有无君之心。戴渊忠谅，尽心翼卫。及戎车犯顺，石头失守，虽逼凶威，抗辞不挠。主辱臣死，卒蒙其难。正色立朝，人莫敢过，而致难于其君，孔父之义也。武氏始以色升，浸成骄横，来济谏之，上官仪谋废之，纳君于善，继之以死，比干之仁也。庞勋既陷武宁，泗为巡属，又当长淮之冲，在所必争，辛谠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冒围求救，往反十二。是时贼兵北及泰山，南至横江，主帅既戕，官军屡创，而肘腋之下，一城独完。苦身愁思，以忧社稷，申包胥之哭也。黄巢豨突京师，僭称大号，乘舆播于遐裔。群盗蜂起，跨州连郡，唐之政令，不复行于四方。当此之时，天命去矣。王铎连十道之兵，总九伐之任，承制封拜，以系海内之心，王师既夺，贼遂走死，而唐社之复延者且三十年。二相干位，诸侯宗周，共和之政也。宋氏武功不竞，西夏跳梁，宇内骚然，当宁旰食，张方平建议赦其罪而与之更始，由是元昊请臣，而中国之民，得以休息，及熙宁用兵，再进苦口，谋臣不忠，遂成灵州永乐之祸，而神宗以此饮恨而终，王者务德而无勤民于远，祭公谋父之谏也。故广陵自周以前，越在荒服，其时人士，未闻于上国，秦汉而下，始有可纪。然当三代盛时，忠臣烈士之行事，所震耀于天壤者，先民有作，举足以当之，此亦才之至盛已。至政事法理，经纬乎民生，文学道艺，立言不朽；里闾耆德，孝子贞妇，一至之行，盖以千百计，非国家之所以废兴存亡者，则皆略之。考其事迹，则如彼，语其人才，则如此。惟桑与梓，必恭敬止，故君子尤乐道焉，夫子详之。'侍郎曰：'善乎子之张广陵也，辞富而事核，可谓有征矣。古者诵训之官，掌道方志，以诏观事，王巡狩则夹王车，故曰，山川能说，可以为大夫，吾子其选也。朱育之对，何足以当之？'中谢不敏，退而发箧谨录为是篇。"

自鞠桥西岸，右折入里路，以达虹桥东岸，即古寿宁街，路南有且停车、七贤居、西园、野园诸茶坊酒肆。今改为斗姥宫、闵园、勺园、小洪园。西园旱门路北有灵土地庙，其下为过街亭。凡丧殡出城，庙僧有路祭。方几圆榼，实以果蔬，陈于道左，僧出礼拜，诚敬之意，如所亲昵赍送之状，杂踏于刍灵明器、丹旌彩翣间，以此为终岁盂饭计。惟风雪苦寒不能出户时，枕上闻千百人行声，或语或笑，或歌或哭，不绝于耳，辄生宝山空回之感。庙中集联云："到处云山到处佛(金农)，当坊土地当坊灵(郑燮)。"金寿门冬心先生集中《登嵩杂述》诗有云："手闲却懒注虫鱼，且就嵩高十笏居。到处云山到处佛，净名小品倩谁书。"郑板桥题如皋土地庙联，有"乡里鼓儿乡里打，当坊土地当坊灵"句。今集为联，集联一趣也。

北水关在旧城镇淮门旁，嘉靖《维扬志云》："南水门通舟楫，北水门废塞，嘉靖十八年，巡盐御史吴悌、知府刘宗仁疏通，修筑水门，并浚城内市河及西北城濠。其濠周围一千七百五十七丈五尺，即此水门也。"今城

内市河久湮，水门皆设而长关。门外则为镇淮门市河，即昔之所谓小秦淮也。其护城河岸，即昔之所谓松濠畔也。门外建板桥以通游人，岸上只为“堞云春暖”一景。“堞云春暖”在松濠畔，为巡抚江兰与其弟藩之别墅也。护城河岸上为屋十余间，长与对岸慧因寺至丁溪相起止，前建韵协琅璈戏台，台与慧因寺对。联云：“三花秀色通书幌(刘禹锡)，一曲笙歌绕画梁(曹松)。”台左开窄径，沿层坡得竹间阁子，复取路蜿蜒，窄不盈尺，入敞室为荣春居，复由竹中小廊入厅事，网户朱缀，据一园之盛。旁设平台，由台而下，入屋三楹，为水石林，游船过此，直是一片绿屏。

西炮子寨在城西北角，一名仙“鹤嗉”，相传城形如仙鹤，是处如鹤嗉，《罗香词》云“北郭寒烟凝鹤嗉”，即此。此地有桥名“转角”，桥板不设，以通西南门画舫。凡松濠畔乞儿，每于农隙胜游之日，男妇众多，沿城随船展手叫化，多里谣颂祷之词。其风始于病瘫老妇，肘行膝步，歌《钉打铁曲》。其词云：“钉打铁，铁打钉，烧破绫罗没补钉。打红伞，抬官轿，吹着筚栗掌着号。动动手，年年游湖又吃酒；开开口，一直过到九十九。”是皆广东“布刀歌”之属。丐者至转角桥而止，谓之“断桥”，或笑之谓其地为“叹气湾”。

卷　七

城南录

瓜洲在大江北岸，康熙间，总河于成龙请瓜洲仪征口交江防同知管理。赵总河世显请于息浪庵护城堤埽工。雍正间，江溜北趋，嵇总河曾筠于瓜洲沿江抛填碎石，增修埽工。高总河晋以瓜洲城郭并无仓库，沿江一带，多系空旷，原非尺寸必争之地。不如将城收小，让地与江，不致生工，今因之，故于新港口收江。南巡至此，乃出扬郡；回銮至此，乃入扬郡。而炮台口之柳城，已成废隍，今呼为“鬼脸城”。御制诗注云：“蔡宽夫诗话，润州大江本与扬子桥对岸，瓜洲乃江中一洲耳。”李绅诗“扬州郭里见潮生”。自瓜洲以闸为限，潮遂不至扬州。夫唐时扬州尚见潮，何况于汉。著述家迁就枚乘赋语，俱以“曲江观潮”为是杭非扬，且谓广陵旧治甚大，钱塘当在所辖之内者，与刻舟胶柱之见何异。既为之辨，复作诗云：“江里洲传瓜字曾，广陵潮昔有明征。开元以后襟喉要，乾道之间城堡兴。占地其来亦已久，让川虽妥卒何能。去年异涨坍沙碛，幸保安然惕倍增。”

吴园即大观楼旧址，楼在瓜洲城南隅。顺治间，海舟入犯，毁于火。康熙间，防江郡丞辽东刘藻治城堞，增置楼橹斥堠，别择地建大观楼，王文简为之记。而大观楼旧址，则为歙人吴氏别墅，赐名锦春园，及“竹净松蕤”扁。园门外甃石为岸，中建御书楼，楼前为东暖房，后有梅花厅、渔台、水阁、江城阁、桂花厅，皆绕池四面，楼左建宫门，中为前正房、后正房、后照房，皆仿坐落做法，吴氏名家龙，子光政同建。

三汊河在江都县西南十五里，扬州运河之水至此分为二支，一从仪征入江，一从瓜洲入江。岸上建塔名天中塔，寺名高旻寺，其地亦名宝塔湾，盖以寺中之天中塔而名之者也。圣祖南巡，赐名“茱萸湾”，行宫建于此，谓之塔湾行宫。上御制诗有“名湾真不愧”句，即此地也。

高旻寺大门临河，右折，大殿五楹，供三世佛，殿后左右建御碑亭，中为金佛殿。殿本康熙间撤内供奉金佛，遣学士高士奇、内务府丁皂保，赍送寺中供奉，故建是殿。殿后天中塔七层，塔后方丈，左翼僧寮。最后花木竹石，相间成文，为郡城八大刹之一。是寺康熙间赐名高旻寺，并“晴川远适”、“禅悦凝远”、“萋荫轩”三扁；及“龙归法坐听禅偈，鹤傍松烟养道心”一联，“殿洒杨枝水，炉焚柏子香”一联。碑文一首，俱载郡志。今上南巡，赐“江月澂观”扁，及“潮涌广陵，磬声飞远梵；树连邗水，铃语出中天”一联。敕赐“关帝庙”扁、“气塞宇宙”扁、天中塔“云表天风”扁。舟行至此，金山在望。御制诗“金山不速客，暂尔隐江烟”谓此。

行宫在寺旁。初为垂花门，门内建前中后三殿、后照房，左宫门前为茶膳房，茶膳房前为左朝房。门内为垂花门、西配房、正殿、后照殿，右宫门入书房、西套房、桥亭、戏台、看戏厅。厅前为闸口亭，亭旁廊房十余间，入歇山楼；厅后石版房、箭厅，万字亭、卧碑亭。歇山楼外为右朝房，前空地数十弓，乃放烟火处。郡中行宫以塔湾为先，系康熙间旧制。今上南巡，先驻是地，次日方入城至平山堂。御制诗有“纤棹平山路”句，诗注云：自高旻寺行宫策马度郡，至天宁行宫，易湖船，归亦仍之。以马便于船，且百姓得以近光，谓此。盖丁丑以前皆驻跸是地，天宁寺仅一过而已。迨天宁寺增建行宫，自是由崇家湾抵扬，先驻天宁行宫，次驻高旻行宫。由瓜洲回銮，先驻高旻行宫，次驻天宁行宫。是地赐有“邗江胜地”、“江表春晖”、“罨画窗”三扁；“众水回环蜀冈秀，大江遥应广陵涛”一联，“碧汉云开，晴阶分塔影；青郊雨足，春陌起田歌”一联。东佛堂，“法云回荫莲花塔，慈照长辉贝叶经”一联。西佛堂，“塔铃便是广长舌，香篆还成妙鬘云”一联；“绿野农欢在，青山画意堆”一联。“罨画窗”本避暑山庄内扁额，因是地相似，故以总名名之。诗云：“虚窗正对绿波涯，名借山庄号水斋，却似石渠披妙迹，水容山态各臻佳。”

寺僧照月，守戒律，阐宗风，足不履限，胁不至席，化千人，主席十数年如一日，后示寂于华山律院。同时常州无锡南禅寺僧静苏，号雪舟。幼时能诗，与吴门王西庄、王兰泉、吴竹屿、钱辛楣、赵损之、曹仁虎、王文莲七子游；中年遍参知识，主南禅讲席。三千戒子，八百付法。著《禅宗心印大悲忏观注》，时人谓之南静北照。二僧皆非常人，故能继临济正法眼藏。

自塔湾河道至馆驿前，南岸有洋子桥、文峰塔、智珠寺、福缘庵，北岸有龙衣庵、五里茶庵，河道纡折。南巡多由塔湾船桥渡至北岸御道，至安江门，故是地陆路

多胜迹。

馆驿，前扬州皇华亭也。郡中沿运河之城门，为便益、东关、缺口、徐宁、钞关五门，皆无皇华亭。至钞关二道沟，下馆驿前，乃建马头邮亭，为来往长宫候馆，额曰“春满江城”。亭后大路入南门，此依省、郡、州、县古制皇华亭在朝阳门之例。郡城北来之客，多于北桥设松亭彩楼，谓之马头差，平时送饯，皆于是地。若南巡时，则于是地备如意船。

安江门在旧城正南，即南门，嘉靖《维扬志》谓之镇淮。城外有子城，子城中有隍，通响水桥，上建头钓桥。钓桥之外，又有子城，子城中有隍，通二道沟，上建二钓桥。《嘉靖维扬志》云：“南门月城三重，余皆二重”是也。响水桥即古市河闸，在西半铺。两岸植木为杙，中实砖石，上为衡木，加厚版，又甃石屈铁键之。液堧埴之左右广袤二十余丈，中为闸，下置版蓄水，水与版齐。版满水概，即以泄水。河出头钓桥分二支：一从南水关出北水关，一沿城出西门头钓桥，入转角桥，与保障湖通。二道沟制法与响水桥同，即古城河闸水出二钓桥，会于市河，于古渡桥入砚池。池南有屿，池北皆芦苇，深处与花山涧、保障湖通，出南红桥，汇为巨津。郡志云：“湖自南门古渡桥北抵红桥，西绕法海寺。”自雍正十年长白尹制府浚市河时，博陵尹太守复浚保障与炮山通，使古炮山河襟带蜀冈，绕法海寺，汇于古渡桥；又于南红桥西浚深，会市河于转角桥。至是炮山、保障、市河皆通。贾人鸣榔，游人鼓枻，纷纭争渡，欸乃相闻。是河南水关一支，过利济桥、新桥、太平桥、通泗桥、文津桥、开明桥，奎桥，凡七，出北水关会于外隍。北水关终年不启，南水关尚以时启闭，水关内萍藻牉合，稿刺不开。门洞上水气郁蒸凝结，而垂如檐溜钟乳。画舫入门，抵利济桥辄止；而城南游人，间有于此上画舫者。

南门关帝庙在子城内，有周将军灵异最著。慈溪县成衣王某者，妻为狐夺，王患之，羽士理醮无所应。王苦之，挈妻移居三元庵，狐寻至，为祸愈烈。适张真人舟过运河，王控狐，真人可其请，狐知之，以酒肉钱帛赂王，王为之求免，不许。命法官于中埂街备法坛，又命王于家急备银炭二百斤，大铁火盆一，蜡烛二百斤，沉檀五十斤。次日法官以小圆镜一，径三寸，小铜剑一，长五寸，命王供于庭中。几上爇香置铁盆，实以炭。将午，法官至，书符于炭上，令王守炭，自往法坛。自是每日中，法官来于炭火上书符而去。狐又以金赂王，王复为之求免，真人怒，命鞭之，王忽自伏地上如笞状，起立跛一足。是夜城中十二门齐噪，城楼上有一黑物长四尺许堕地匿去。至暮，狐来曰：“南门周将军于城上遍插旗帜，我不得出，奈何?”及第六日，法官四十余人来至庭中，围立火盆步罡斗，焚符无数。第七日令王妻出房，诸法官移火盆剑镜入房，法官递更书符，羽士林东厓等七十余人齐奏法曲。至夜半，诸法官鹄立房中，若有所待。一法官忽杖剑出房，若接引状，复至房，诸法官齐书符，移火入瓦罐中，火焰出罐口丈余，焰中作狐语。法官乃以泥封罐口，贮南门子城内周将军足下。

知己食在头桥上，宰夫杨氏，工宰肉，得炙肉之法，谓之熏烧，肆中额云“丝竹何如”。人皆不得其解，或以虽无丝竹管弦之盛语解之，谓其意在觞咏。或以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语解之，谓其意在于肉。然市井屠沽，每藉联扁新异，足以致金，是皆可以不解解之也。

南门马头在响水桥下，市河出头钓桥北岸，循城南岸。沿中埂下岸，至古渡桥，复西折入西门。画舫于此，分上下马头：在头钓桥内者，为南门上马头；头钓桥外者，为古渡桥下马头。篙师沙户，皆江船浜中人，故此二地多摇船。

明月楼茶肆在二钓桥南，南岸外为二道沟，中皆淮水，逢潮汐则江水间之。肆中茶取于是，饮者往来不绝，人声喧阗，杂以笼养鸟声，隔席相语，恒以眼为耳。

草草馆在中埂上岸，本南门草厂。瓜洲人艑载江芦，谓之芦商，其船谓之柴艑，至此为柴艑马头。先驳运上岸，地名贮草坡，坡上为南门街之西，多屋舍以寓芦商，即是馆也。贮草坡豆腐乾姚氏为最，称为“姚乾”。

中埂在南门街之西。江北无高山峻岭，公安曾氏曰：“水里龙神不上山”，故堪舆家于郡中多用平洋法。间有土阜高隆，则为平洋中真龙。如北柳巷之龙背，钞关之埂子上是也。埂子上即上埂，中埂气脉与埂子上不断，街口建九峰园枋楔。

秀野园酒肆在砚池北，对岸为扫垢山。春暖莺飞，禽声杂出，湖外黄花烂缦，千顷一色。

“砚池染翰”在城南古渡桥旁。歙县汪氏得九莲庵地，建别墅曰南园。有“深柳读书堂”、“谷雨轩”、“风漪阁”诸胜。乾隆辛巳，得太湖石九于江南，大者逾丈，小者及寻，玲珑嵌空，窍穴千百。众夫辇至，因建“澄空宇”、“海桐书屋”，更围“雨花庵”入园中，以二峰置“海桐书屋”，二峰置“澄空宇”，一峰置“一片南湖”，三峰置玉玲珑馆，一峰置雨花庵屋角，赐名九峰园。御制诗二，一云：“策马观民度郡城，城西池馆暂游行。平临一水入澄照，错置九峰出古情。雨后兰芽犹带润，风列梅朵始敷荣。忘言似泛武夷曲，同异何妨细致评。”一云：“观民后巹度芜城，宿识城南别墅清。从目轩窗饶野趣，遣怀梅柳入诗情。评奇都入襄阳拜，笔数还符洛社英。小憩旋教追烟舫，平山翠色早相迎。”注云：“园有九奇石，因以名峰，非山峰也。”

砚池即南池。志云：“元丰七年，诏京东淮南筑高丽馆，以待朝贡之使，废于建炎。后郡守向子固于绍兴间重建，扁其门曰‘南浦’，以为迎饯之所。”或曰：今之“春满江城”距南池不远，疑南池即南浦。志又曰：“南池距九莲庵不远，南池即莲花池。”又志载：“磨剑池西有隋铸钱监。”或又曰：今南池距钞关不远，南池即磨剑池。三说皆无所征。《平山堂图志》云：“隔岸文峰寺有塔，俗称“文笔”，故称南池为砚池。汪氏因于南园题曰‘砚池染翰’。”

九峰园大门临河，左右子舍各五间。水有牂牁系舟，陆有木寨系马。门内三楹，设散金绿油屏风，屏内右折为二门，门内多古树。右建厅事，名曰"深柳读书堂"。堂前构玻璃房，三四折入"谷雨轩"，右为"延月室"，其东南阁子，额曰："玉玲珑馆"。是屋两面在牡丹中，一面临湖。轩后多曲室，车轮房结构最精，数折通御书楼。楼右为雨花庵，庵屋四面接檐，中为观音堂，右为水廊，廊外即市河。楼前门上，石刻"砚池染翰"四字。门外石版桥，过荷塘至堤上，方亭颜曰："临池"，东构小厅事，颜曰"一片南湖"，至此全湖在目。旁为"风漪阁"，左有长塘亩许，种荷芰，沿堤芙蓉称最。最东小屋虚廊在丛竹间，更幽邃不可思拟。阁后曲室广厦，轩

砚池染翰

敞华丽，窗棂皆置玻璃，大至数尺，不隔纤翳。窗外点宣石山数十丈，赐名"澄空宇"扁额，厅右小室三楹，室前黄石壁立，上多海桐，颜曰"海桐书屋"，屋右开便门，门外乃园之第二层门也。

深柳读书堂联云："会须上番看成竹（杜甫），渐拟清阴到画堂（薛远）。"堂前黄石叠成峭壁，杂以古木阴翳，遂使冷光翠色，高插天际。盖堂为是园之始，故作此壁，欲暂为南湖韬光耳。旁有辛夷一树，老根隐见石隙，盘踞两弓之地，中为恶虫蚀空，不绝如缕，以杖柱之，其上两三嫩条，生意勃然，花时如玉山颓。

穀雨轩种牡丹数千本，春分后植竹为枋柱，上织芦荻为帘旌，替花障日。花时绮牖洞开，联云："晓艳远分金掌露（韩琪），夜风寒结玉壶冰（许浑）。"轩旁为延月室，联云："开帘见新月（李端），倚树听流泉（李白）。"东南构玉玲珑馆，联云："北榭远峰闲即望（薛能）。南园春色正相宜（张谓）。"辟"卍"字径，开"川"字畦，朝日夕阳，莲炬明月，最称佳丽。花过后各户全扃。

穀雨轩旁多小室，中一间窗牖作车轮形，谓之"车轮房"，一名"蜘蛛网"。

御书楼即雨花庵旧址，楼右开门，嵌"雨花庵"旧额石刻于门上。中供千手眼准提像，昏钟晓磬，园丁司之。

雨花庵门外嵌石刻曰"砚池染翰"。联云："高树夕阳连古巷（卢纶），小桥流水接平沙（刘兼）。"门前石版桥三折，桥头三峻人立，其洞穴大可蛇行，小者仅容蚁聚，名曰"玉玲珑"，又名"一品石"。《图志》云，相传为海岳庵中旧物。赵云崧诗云："九峰园中一品石，八十一窍透寒碧。"盖谓此也。园中九峰，奉旨选二石入御苑，今止存七石。高东井文照《九峰园诗》云："名园九个丈人尊，两叟苍颜独受恩；也似山王通籍去，竹林惟有五君存。"

石版桥外湖堤上建方亭，额曰"临池"，联云："古调诗吟山色里（赵嘏），野声飞入研池中（杜荀鹤）。"亭前为园中舣舟处，有画舫名曰移园，为汪氏自制。

砚池例备水围。先下水网，用三桨船，分左右翼，方舟沿岸棹入合围。拊鸿罿，御矰缴，水鸟群飞，鸟枪竞发，堕羽歼鳞，不可胜计。平时土人取鱼，亦往往在是。

临池亭旁，由山径入，一石当路，长二丈有奇，广得其半，巧怪巉岩，藤萝蔓衍，烟霭云涛，吞吐变化，此石为九峰之一。旁构小厅，额曰"一片南湖"；联云："层轩皆画水（杜甫），芳树曲迎春（张九龄）。"是屋窗棂，皆贮

五色玻璃,园中呼之为“玻璃房”。

“一片南湖”之旁,小廊十余楹,额曰“烟渚吟廊”。联云:“阶墀近洲渚(高适),亭院有烟霞(郭良)。”其东斜廊直入水阁三楹,额曰“风漪”,联云:“隔岸春云邀翰墨(高适),绕城波色动楼台(温庭筠)。”是阁居湖北滑,湖水极阔。中有土屿,松榆梅柳,亭石沙渚,共为一邱。其下无数青萍,每秋冬间,艾陵野凫,扬子鸿雁,北郊寒雅,皆觅食于此。风雨时作激涌,状如下石。钟山对岸,南堤涧中,飞动成采,此湖上水局最胜处也。高东井诗云:“芦芽短短钓船低,向晚浓烟失水西。半晌风漪亭上立,无情听杀郭公啼。”

风漪阁后东北角有方沼,种芰荷,夹堤栽芙蓉花。沼旁构小亭,亭左由八角门入虚廊三四折,中有曲室四五楹,为园中花匠所居,莳养盆景。

“烟渚吟廊”之后,多落皮松、剥皮桧。取黄石叠成翠屏,中置两卷厅,安三尺方玻璃,其中或缀宣石,或点太湖石。太湖即九峰中之二峰,名之曰玻璃厅,上悬御扁“澄空宇”三字,及“雨后兰芽犹带润,风前梅朵始敷荣”一联,“纵目轩窗饶野趣,遣怀梅柳入诗情”一联,“名园依绿水,野竹上青霄”一联。

石工张南山尝谓“澄空宇”二峰为真太湖石。太湖石乃太湖中石骨,浪激波涤,年久孔穴自生,因在水中,殊难运致。惟元至正间吴僧维则门人运石入城,延朱德润、赵元善、倪元镇、徐幼文共商,叠成狮子林,有狮子含辉吐月诸峰,为江南名胜。此外未闻有运致者,若郡城所来太湖石,多取之镇江竹林寺、莲花洞、龙喷水诸地所产。其孔穴似太湖石,皆非太湖岛屿中石骨。若此二峰,不假矣。

海桐书屋联云:“峭壁削成开画障(吴融),垂杨深处有人家(刘长卿)。”室后二峰屹立,至是九峰乃全。是本九莲庵故址,九莲本名“二分明月”。庵为宏觉国师木陈建,取唐人“古渡月明闻棹歌”句,自入园中,庵遂不复重建。

汪玉枢,字辰垣,号恬斋,歙县人。早岁能诗,山林性成。南园之盛,由恬斋始也。康熙间,王躬符曾于是园征《城南宴集诗》,为吴泰瞻、梁嘉稷、汪洋度、张师孔、费锡琮、王棠、张潜、颜敏、费锡璜、萧旸、闵奕佐、刘珊、闵奕佑、程元愈、汪荃、陈庭、陈于堂、程启、王朝瓛、汪天与、汪涵仙、汪艾、卞恒久、张曰伦、程钟、李潞、王文著、汪玉树、费轩、费继起、汪兼、王文枢、王文奎、唐继祖、汪汉倬,暨恬斋计三十六人,各赋七言古诗一首,镛州廖腾煃序其事,一时称为胜游。玉枢年七十,尝于易松滋抱山堂中作重九会,有“北雁去来霜鬓敁,黄花开谢故人稀”句,比归,无疾而终,社中谓为诗谶。子五:长德,字愚谷;次长仁,字梅谷;长馨字树谷;潢字秋明;长丰字宪度。孙宝光,字峙山,俱工诗。又裒集《恬斋遗诗》若干首,杭世骏为之序。愚谷、梅谷、树谷曾与王藻、陈皋、张士科暨世骏七人为《砚池联句》,诗载《道古堂集》中。

是园前为九莲庵故地,庵为转运何熠所建。转运字谦之,浙江山阴人。幼熟南河,好善乐施,官至河南总督。子裕城,字福天,官巡抚。孙钟,字立斋,官同知;铣字慎斋,官郎中,锜字朗斋,官知州。金字纯斋,官中书。其族元锡,字梦华,工诗,博考金石文字。

癸丑秋,曾员外燠,转运两淮,脩禊是园,为吴縠人翰林锡麒、吴退庵□□煊、詹石琴孝廉肇堂、徐阆斋孝廉嵩、胡香海进士森、吴兰雪上舍嵩梁、吴白厂明经照。丹徒陆晓山绘图。转运序云:“莫春脩禊,厥事尚已。若乃鲁都作赋,公干称二七之祓;曲水侍宴,谢朓有濯流之词。前代益罕闻之,今世无复行者,岁在癸丑,符兰亭之年;序维上秋,落淮南之叶。下官系出先贤,志希风浴,矧兹淮海之会,兼有林谷之胜。公事方暇,素商届节,不有嘉集,曷申雅怀?乃以七月朔越三日,会宾客于邗水之上,秋禊是举。于时水天一色,风露满衣,羽觞浮而荷气香,斗槎泛而银河近。忆仙人之鹤驾,悲帝子之萤光。鲍赋斯成,牧诗载咏,自有禊事以来,未闻盛于此日者也。古用上巳,今行始秋,用陈洁清之义,匪泥祓除之旨。与斯会者,咸绘于图,凡八人。序之云尔。”转运莅扬州,旦接宾客,夕诵文史,部分如流。觞咏多暇,著有《邗上题襟集》,《秋禊诗》载其中。至于北郊诸名胜,转运燕游唱和,如《十一月望日黄建斋邀游平山堂夜饮湖上即席和韵奉答縠日蜀冈探梅用昌黎人日城南登高韵》、《康山留客》诸诗,皆传诵一时。

甲辰,管松厓干珍巡视南漕,驻扬州。谢未堂司寇、秦西岩观察、沈既堂转运、吴杜村翰林、赵云崧观察公宴是园,各赋诗以纪其胜。管公有“雨师若为淮山石,洗出芙蓉九点青”,一时传为名句。

南门外城脚,草生时,为放马牧马之地。古渡桥北路,昔为市河,西岸有影园,今城湖中长屿。东岸由南门大街财神庙巷,为静慧园大路。出坛巷过美人桥,至南红桥,接扫垢山大路,至西门大街,凡此皆南湖两岸也。

古渡桥以石为之,狭小不通画舫,往来惟渔艇而已。《天禄识余》云:“扬州北三桥、中三桥、南三桥,号九桥,不通舟,不在二十四桥之数。”此类是也。

古渡禅林在湖中长屿上,为金山下院,诗人仪埔与徐晃玖、陈仲公结社于此,谓之“二分明月社”,埔为文跋其事。

御舟水室在古渡禅林后堤,庋屋水上,一舟庋屋五楹,龙凤各二舟,庋屋四层。两旁用红黄竹席围之,以避风雨,名曰“藏舟浦”。此内河御舟,与外河马头备用如意船有别。是舟用四桨,船首刻龙凤,布云母,或庋板屋飞庐,翠帏羽盖,或用厂船。其余随从船,或六桨、八桨、二桨、八舻,谓之官船。二桨即今划子船,谓之差船。差后各归工次,谓之园船。惟御舟入藏舟浦,有官司之。自是而北,则西城外矣。

卷 八

城西录

影园在湖中长屿上，古渡禅林之北，旁为郑氏忠义两先生祠，祠祀郑超宗、赞可二公。园为超宗所建，园之以影名者，董其昌以园之柳影、水影、山影而名之也。公童时，其母梦至一处，见造园，问谁氏，曰："而仲子也。"比长，工画。崇正壬申，其昌过扬州，与公论六法，值公卜筑城南废园，其昌为书"影园"额。营造逾十数年而成，其母至园中，恍然乃二十年前梦中所见也。园在湖中长屿上，古渡禅林之右，宝蕊栖之左，前后夹水，隔水蜀岗蜿蜒起伏，尽作山势，柳荷千顷，萑苇生之。园户东向，隔水南城脚岸皆植桃柳，人呼为"小桃源"。入门山径数折，松杉密布，间以梅杏梨栗。山穷，左茶蘼架，架外丛苇，渔罟所聚，右小涧，隔涧疏竹短篱，篱取古木为之。围墙甃乱石，石取色斑似虎皮者，人呼为"虎皮墙"。小门二，取古木根如虬蟠者为之，入古木门，高梧夹径，再入门，门上嵌其昌题"影园"石额。转入穿径多柳，柳尽过小石桥，折入玉勾草堂，堂额郑元岳所书。堂之四面皆池，池中有荷，池外堤上多高柳，柳外长河，河对岸，又多高柳，柳间为阎园、冯园、员园。河南通津。临流为半浮阁，阁下系园舟，名曰"泳庵"。堂下有蜀府海棠二株，池中多石磴，人呼为"小千人坐"。水际多木芙蓉，池边有梅、玉兰、垂丝海棠、绯白桃，石隙间种兰，蕙及虞美人、良姜洛阳诸花草。由曲板桥穿柳中得门，门上嵌石刻"淡烟疏雨"四字，亦元岳所书。入门曲廊，左右二道入室，室三楹，庭三楹，即公读书处。窗外大石数块，芭蕉三四本，莎罗树一株，以鹅卵石布地，石隙皆海棠。室左上阁与室称，登之可望江南山。时流寇至邻邑，嵯使邓公谓阁高惧为贼据，因毁去改为小阁。庭前多奇石，室隅作两岩，岩上植桂，岩下牡丹、垂丝海棠、玉兰、黄白大红宝珠山茶、磬口腊梅、千叶榴、青白紫薇、香橼，备四时之色。石侧启扉，一亭临水，有姜开先题"菰芦中"三字，山阴倪鸿宝题"漷翠亭"三字，悬于此。亭外为桥，桥有亭，名湄荣，接亭屋为阁，曰荣窗。阁后径二，一入六方窦，室三楹，庭三楹，曰一字斋，即徐硕庵教学处。阶下古松一，海榴一，台作半剑环，上下种牡丹、芍药，隔垣见石壁二松，亭亭天半。对六方窦为一大窦，窦外曲廊有小窦，可见丹桂，即出园别径。半阁在湄荣后径之左，陈眉公题"媚幽阁"三字。阁三面临水，一面石壁，壁上多剔牙松，壁下石涧，以引池水入畦，涧旁皆大石怒立如斗，石隙俱五色梅，绕三面至水而穷，一石孤立水中，梅亦就之。阁后窗对草堂，园至是乃竟。园之旁有余地一片，去园十数武，有荷池、草亭，预蓄花木于此，以备拣绌。公友人王先民结宝蕊栖为放生处，亦在其旁，先民死，阎舍卿以先民木主祀其中。公自记其园亭之胜如此。百余年来，遗址犹存，《江都县志》云在城南，《扬州府志》云在城东，按今园址，自当以县志为是。而影园门额久已亡失，今买卖街萧叟门上所嵌之石，即此园物也。

郑氏忠义两先生祠在影园之南，祠门临河，对岸为南门外城脚，门内堂五楹，供明兵部职方司主事郑公元勋、明荣禄大夫右军都督府都督同知郑公元化二木主，左庑下门通影园虎皮墙下便门。郑氏居歙之长龄村，自其祖道同御史、居贞参政同死前明建文靖难之后，积德累功，凡七世，至二公，其族始大。二公皆著绩明末，而二公前之道同、居贞，则有双忠祠，二公后之侠如、为光、为旭，则入本朝乡贤祠，惟二公之德为独隐，故里人于元勋死后，于影园之侧立是祠焉。元勋字超宗，号惠东，之彦第二子。生而颖异，应童子试，张宾王识为国器。年二十一，天启甲子，领应天乡试第六名。时江淮间频饥，道殣相望，捐金以济族子，鸠坊郭米麦千石，为粥于天宁寺，以食饥者。一友触怒大珰，珰欲置危法相中，勋藏之别室，珰大索不得。会珰败事，乃送之出。豫章罗万藻途遇暴客被创，过扬州，勋舍之，又医药以资其行。南昌万时华客死扬州，勋亲视含殓，附身附棺，勿之有悔，执绋送之。初构影园，延名硕赋诗饮酒无虚日。崇祯癸未，园放黄牡丹一枝，大会词人赋诗，且征诗江楚间，糊名易书，评定甲乙，第一以黄金二觥镌黄牡丹状元字赠之，一时传为盛事。癸未，勋中会试第三名。释褐后假归，会高杰留屯仪扬，时居守者巡抚黄家瑞、兵备副使马鸣禄、司李汤来贺、江都令李日成，鸣禄故与来贺有隙，来贺父与公同榜进士，以是交善，鸣禄每事疑勋，数相倾覆。杰尝为裨将，获罪当斩，勋为之请，得免，杰深德之。是时，公曰："事急矣，吾不惜此身以排乡人之难。"单骑造之，家僮蒋自明遮马谏，勋叱之曰："扬民安，虽丧身何伤！"遂入杰营，晓以大义，且责其剽掠状，杰为心折，曰："前事特我裨将杨成为之耳。"出令退舍，且诛杨成（杨成本名诚祖，秦人，为调防都司。所辖皆西北兵，南来兵将，西北居多，与诚祖颇亲狎，诚祖因乘机掳劫，为众兵偶语。详绛州冯士高《别影楼诗序》。今为杨成非是，或云杨诚亦非是），更出其通商符券数百张纳公袖中，而敛兵五里外，城中之门于西北者，因得暂启以薪粟。勋遇人辄举袖呼而与之券，且行且给，至半途而符券尽，后索者不能得，则谓公有所悋，或惊疑告人曰："高杰以免死牌与郑某矣，非其亲昵不得，非贿不得，有死尔。"语一夕遍。适鸣禄以矢石暗中杰兵，杰兵憾甚，日逼城下哗噪，如将攻者。城者中夜狂噪，称郑某果贼党，又讹传诛杨成为扬城。露刃围之数重，顷刻刃起，遂及于难。义仆殷起，奋身以殉。事见《扬州府志》及陆麟度《仪征县志》，元和杭堇浦《道古堂集》言之尤详。元化字赞可，壮岁以勋戚官右军都督府都督同知，慷慨多雄略，不避权贵，见世多故，敝屣一官，伯仲兄皆起家通显，化终老菟裘，布衣蔬食，泊如也。惟型仁让义，笃行谊于乡，一时咸尊尚之。子为旭一人，今嘉树园即公隐居地也。二公世系传家，忠贞溯自九世，双忠以后，事见《三修休园志》及

郑氏望族，附记于是。

郑景濂，字惟清，居歙县长龄村，其地有龙潭，潭水清，因自号为洁清翁。旧产为族豪暴占垂罄，夫妇辞家行，生五岁儿不顾，留祖母哺之。越五年，始迁扬州。盐筴起家，食指千数，同堂共爨，有张公艺、陆子静之风。

郑之彦，字仲隽，号东里，即洁清翁辞家时五岁儿也。七岁，随祖母徒跣数百里，索母于池阳。年十九，补扬州郡秀才。入成均，精于青鸟家言，明利国通商之事，比之盐筴祭酒，儒林丈人。子四，元嗣、元勋、元化、侠如。

郑侠如，字士介，号俟庵。郑氏数世同居，至是方析箸。兄元嗣，字长吉，构有五亩之宅。二亩之间，及王氏园，超宗有影园，赞可有嘉树园，士介有休园，于是兄弟以园林相竞矣。初，士介中崇祯己卯副榜，是科新制，副榜先正榜一日出，谓之中贡。赴成均考，以不次用，由是士介文名与兄相等。时分宜袁继咸以御史出为扬州副使，会中官杨显名饬理两淮盐务，御史转运使以下，跪拜趋谒，继咸独不屈，显名不悦，劾退之。通城欢哗，闭城门遮留者十余日，同官绅衿皆远嫌，惟超宗与士介二人独往，侃侃言地方事，于利弊罔不中，遂出劝城中人启门，继咸乃出，去扬州。庚辰，继咸治郧，以襄事被逮，又黄石斋道周亦以建言被逮，均道扬州，至者益罕，侠如挺身操舟逆之。其逆继咸时，左右见缇骑，目摄之，继咸自前执其手，曰："苟不死，当相见。"其时舟中惟王于一猷定一人。迨超宗死难，士介徒步入应天，哀泣上书得白。当事见其诚笃，交章荐，授工部司务。值请开宁国煤山，乃昌言是役牟利劳民，议遂寝。事迹载在府志。国初辞归休园，园在流水桥畔，本朱氏园，其地产诸葛菜，亦名诸葛花。园宽五十亩，南向，在所居住宅后，间一街，乃为阁道而下行如坂，坂尽而径，径尽而门，门内为休园。先是，住宅后有含英阁、植槐书屋、碧厂耽佳、止心楼诸胜，园中有空翠山亭、蕊栖、挹翠山房、琴啸、金鹅书屋、三峰草堂、语石樵、水墨池、湛华卫书轩、含清别墅、定舫、来鹤台、九英书坞、古香斋、逸圃、得月居、花屿、云径绕花源、玉照亭、不波航、枕流、城市山林、园隐、浮青诸胜，中多文震孟、徐元文、董香光真迹。止心楼下有美人石，楼后有五百年棕榈，墨池中有蟒，来鹤台下多产药草。子为光，辑《休园志》若干卷。

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筱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至会期，于园中各设一案上置笔二、墨一、端研一、水注一、笺纸四、诗韵一、茶壶一、碗一、果盒茶食盒各一，诗成即发刻，三日内尚可改易重刻，出日遍送城中矣。每会酒肴俱极珍美，一日共诗成矣。请听曲，邀至一厅甚旧，有绿琉璃四，又选老乐工四人至，均没齿秃发，约八九十岁矣，各奏一曲而退。倏忽间命启屏门，门启则后二进皆楼，红灯千盏，男女乐各一部，俱十五六岁妙年也。吾闻诸员周南云："诗牌以象牙为之，方半寸，每人分得数十字或百余字，凑集成诗，最难工妙。休园、筱园最盛。近共传者，张四科云："舟棹恐随风引去，楼台疑是气嘘成。"药根和尚云："雨窗话鬼灯先暗，酒肆论仇剑忽鸣。"黄北垞云："流水莫非迁客意，夕阳都是美人魂。"汪容甫云："叶脱辞穷巷，莲衰埽半湖。"皆警句也。

郑元禧、天禧，丁卯举人，崇祯辛未进士陈于泰榜。

郑为虹，超宗之侄。生甫弥月，一妪抱谓超宗曰："昨日得异梦，他年小郎君当与主同作进士。"及癸未，为虹与元勋同中会试，谒选为浦城令。唐王立于闽，擢之为监察御史巡视仙霞关。丙戌八月，大兵至，执之，遂自刺死，年二十有五。事见《明史》。

郑为旭，字方旦，顺治辛卯拔贡，授中书，迁工部主事。榷广东太平桥税，减耗恤商，擢监察御史。巡视东北两城，多所建白，如选官须加验看，视学应遣词臣；申讲读律令之条，以厚民俗，分进士举贡拔例班次，以疏铨政；饬臬司遇命案不得率结，罪人发乌喇减等者，即中途遇赦，并在部未结诸人，皆应照例宽恤等疏，俱次第举行。卒祀乡贤。

郑为光，字次岩，号晦中。由廪膳生顺治甲午拔入成均，丁酉举顺天乡试，府试擢前列，己亥成进士，殿试二甲第二人，授翰林院清书庶吉士，辛丑改授监察御史。甲辰，巡视中城，禁强横，出冤狱，以州县税赋丛弊，请设巡环簿稽之。剔扬州关钞积弊。及请科举广额，收推升实效，节凤米浮费诸疏，皆报可。卒于官。著疏稿诗文集，入祀乡贤。

郑贞女，侠如女也，幼许字程宾吾子起善为妇。程移家，夜泊严州，炎起烧船席，起善跃出救父，随江死。宾吾携孝子柩归。女悲哀失容，遂成疾，逾年病剧，父母问其愿，答愿以身殉，苟得生入程门守孝子节，俾为立后，于愿毕矣。父母许之，驰书走新安，白女守贞状，宾吾趣装来扬州迎女，乃得嫔于程门。是日，亲族迎送以百计，皆陨涕。越三日，宾吾为孝子位，预卜继嗣，女趋拜承服。又半载，病笃遂卒，年十有八。陈尧勋为之作《孝子贞女传》。

郑潮，字秋塘，善音律，工诗。弟沄，字枫人，壬午举人，官至浙江督粮道。生平论诗，深于少陵，刻杜诗全集行于世。秋塘子柏，字新甫，善小楷。能诗，戊申科举人，所书《洛神赋》不下数百本。

南红桥本南湖狭处，编木渡水，后湖嘴渐出，辄植木成杠，谓之南桥，红其栏，谓之南红桥。春草夏蒲，秋茨冬苇，远浦明灭，小桥出入，一段水局最盛。过桥西岸，入秋雨庵路。

美人桥在扫垢山尾砚池，南岸自中埂以下，地脉隆起，直趋塔湾，静慧园即在中埂分支。坛巷以上，土阜隆起，直趋扫垢山，秋雨庵即在扫垢山尾。其中湖田十数顷，水大为湖，水小为田，谓之美人峒。峒口建石桥，谓之美人桥。梦香词云"听莺宜近美人桥"即此。西为社稷坛，居民筑屋其上，谓之坛巷。其下乃扫垢山，接西门二钓桥西岸之都天庙巷，此皆由南门大街财神庙巷而来者也。

静慧寺本席园旧址，顺治间僧道忞木陈居之，御书"大护法不见僧过，善知识能调物情"一联，七言诗一幅。康熙赐名静慧园，及"真成佛国香云界，不数淮南桂树丛"一联，七言诗一首。寺周里许，前有方塘，后有竹畦，树木蒙翳，殿宇嵯峨，木陈塔在其中，为南郊名刹。木陈之后，寺将颓废，歙县人吴家龙重修，至今两淮烟盒贡及高旻寺烟盒皆在此设局制造。家龙字步李，襁褓而孤，奉母至孝，好施与，与汪应庚齐名，达于朝，赐盐运副使。

秋雨庵本里人杨氏出家之地，临潼张仙洲感于梦，构为庵，名曰扫垢精舍。康熙五年，灵隐大殿落成后，八月十三日，早落月中桂子，浙僧戴公过扬州，遗四五粒于庵中种之，因又改名金粟庵。庵四围皆竹，竹外编篱，离内方塘，塘北山门，门内大殿三楹，院中绿萼梅一株，白藤花一株，缘木而生。两庑各五楹，环绕殿之左右。后楼五楹，为方丈。庵左为桂园，园中桂树是月中种子，花开皆红黄色。右为竹圃，又名笋园，园中有六方亭，名曰竹亭，张世进、士科诸人皆有竹亭诗。庵僧祖道，字竹溪，本范姓，文正公之后，先主宝筏寺，乾隆辛丑归是庵，善琴工诗，有《离六堂集》。卢运使深契之，订方外交，尝单骑访之，竹溪作诗云："公暇捐宾从，来寻释子家。风光近重九，篱落有黄花。一曲冰弦操，三杯雪乳茶。论诗情未已，归骑日初斜。"

扫垢山本名骚狗山，梦香词云"走马试来骚狗地"即此。山无树石，古冢累累，两山之介，容一人行。出山口乃西门都天庙，庙中每夜经声不绝，庙外多石柱烧路灯。甲寅岁，殿前忽生一泉，能治病，求水者日数百人，月余而竭。

徐复，字心仲，西南乡董家老坝人。其乡重耕而轻读，复不欲为农，寄食都天庙中，供洒埽之事，暇则读书，虽冬月无被不辍也。江都焦明经循适寓庙中，壮其志，邀之于家，授以《毛诗》、《周官》、《礼》诸经，徐稍稍通之，寻补弟子员。于《九章》、六书之学，颇有得焉。近著《论语疏证》。

通泗门即西门。钓桥二，头钓桥跨子城内市河，二钓桥跨子城外市河，桥下即花山涧与南湖通处，画舫马头在二钓桥下。过桥陆路分二支，一抵廿四桥，一抵双桥。前明吴兆游扬州主徐司理署，有与张学礼游平山堂诗云："并辔城西门，弥迤亘平陆。秋原野火烧，寒郊猎骑逐。"即此。古司理署在江都县西，以地之远近论，司理出郭，自西门为近耳。

康熙间，门卒李祥工诗有"马缓落花深"句。

西门头钓桥在通泗桥外，东西跨市河，右为南红桥外城脚，左为倚虹园，对岸石堤。

转角桥在城西北角，俗名仙鹤膝，木桥三孔，有桥渡二夫司启闭，日中桥不庋板，以通画舫。用舟渡人，有壮人宋三侉子者，为渡夫数十年，虽暮夜不离，尝闻水中有鬼，屡语人勿夜行。一夕，宋醉卧舟上，有牵其衣者，宋叱之，恍惚已卧草中，众鬼压伏，重如铁石，遂气绝。天明犬来噬其鼻，犬口中气入宋鼻中，乃苏。湖上人笑之，呼为狗度气。

西门二钓桥在头钓桥外，上通砚池，下入花山涧，为南湖入口处，其下为西门马头。渡春桥在花山涧中，三孔皆方，上用黄石嵌冰裂文，最称诡制。上通二钓桥，下通涧中，桥东接红桥修禊，西在扫垢山下，桥旁立如来柱。

陆寿芝为麟度大令之孙，寄居仪征，幼有才名，尝醉跨桥上作骑马状，忽一履堕涧中，因更举一履投之曰："天下无用之物若此履者，皆可弃也。"

张维贞，字继堂，江都副榜，好甘石之学，居渡春桥畔，每夜往社稷坛看星，天明始归。

姚澍，字雨田，江都明经，工制艺，居双桥，从之学者如云。弟子入泮，试卷皆书"双桥书屋课艺"。今馆于扬州周氏，周氏以酒为业。扬州市酒以戴氏为最，谓之戴蛮，次则周氏，谓之周六槽坊，皆鬻木瓜酒，若镇江府百花酒，扬州盛行之，则有郭咸泰。郭氏丹徒人，郭晋字霁堂，官中书。弟堃，字厚庵，诸生，皆工诗文。同时，甘泉李周南字冠三，亦多门弟子，称盛事。

卷　九

小秦淮录

小东门在旧城东。《嘉靖维扬志》云：小东门楼曰谯楼是也。又云更鼓铜壶滴漏在此楼上。按今之旧城，即宋大城之西南隅，元至正十七年丁酉。佥院张德林始改筑之，约十里，周围一千七百七十五丈五尺，高倍之。门五，曰海宁，今曰大东，曰通泗，今曰西门，曰安江，今曰南门，曰镇淮，今曰北门，曰小东，即是门，今仍旧名。南北水关二，引市河水以通于濠。今之新城，即宋大城之东南隅，明嘉靖三十四年乙卯，知府吴桂芳始议兴筑，后守石茂华踵成之。自旧城东南角起，折而南，循运河而东，折而北，复折而西，极于旧城之东北角止。东与南北三面，约八里有奇，计一千五百四十二丈。门七，曰挹江，今曰钞关；曰便门，今曰徐宁；曰拱宸，今曰天宁；曰广储；曰便门，今曰便益；曰通济，今曰缺口；曰利津，今曰东关。沿旧城城濠南北水关二，东与南二面，即以运河为城濠，北面作濠，与旧城连，注于运河，此旧城新城之大略也。乾隆三十年，旌德刘茂吉绘扬州两城图，大街小巷，举目了然，巡盐御史高恒为记，今扬州画舫皆在城外，惟大东小东二门马头在城中，故并附茂吉图于是。茂吉字其晖，习算，明仪器，尤工绘地图，居旌德玉屏山之阳。冈峦回合，流泉灌输，中有良田，力耕以食，茶笋鱼蟹之出，可供宾客。为是图时，年已七十，每日履行城内外，夜则然炬，靡不周历，其诸城市、关津、公廨、里井、曲巷、通衢，尺幅中小大具举，广狭攸分，细若掌文，犁然可辨，而字极蝇头，标诸名色，令观者如扪天上之星辰，数局中之黑子，无不了然于心目间。今括其大概，记于左。

江都、甘泉二县同附郭，旧城西半壁，新城南半壁，

为江都治;旧城东半壁,新城北半壁,为甘泉治。

旧城南门至北大街,三里半,近南门者谓之南门大街,近北门者谓之北门大街,中谓之院大街。自南门始,路东为南门左城脚、薛副使巷(巷内右通旧城东南隅无名小巷,出左城脚,左折为孔北海祠通宋家桥,中有街通寿安寺)、寿安寺巷(巷右折通孔北海祠,左折通粉妆巷)、堂子巷(有西雷坛直通卸甲桥)、禾嘉巷(通张家桥。巷内路北为缸巷、粉妆巷,出常府巷至常府桥永丰巷,通小东门左城脚)、路西为南右城脚(通水关内义济桥,右折菊巷,巷路西为庆余街及城西南隅无名街巷,中有扬州卫署)、新桥(为新桥西街,路南为菊巷及城西南隅,路北为都府引道,街竟右折为白果树巷),以上为南门大街。十字路口,街东为甘泉县街,街西为太平桥(桥上有华大王庙)。直街以下,路东为李府巷、拈花庵巷、牛录巷(中有例谷仓,巷竟为毓贤街)、乌衣巷(巷竟为纪家湾)、安定书院、曾家园(通三元巷)、盐院署(署前有薰风巷,署东有观风巷)、路西为通泗桥(与牛录巷口对,桥通南小街)、三节门(亦名清白流芳,以枋楔额名)、文津桥(过桥即府学)、三板桥巷(通中小街),以上为院大街。十字路口,街东为大东门大街,街西为开明桥(过桥即县学)。直街以下,路东为正谊巷(左折小街通忠义关帝庙巷,右折材官巷,出大东门大街,直通大东门右城脚无名街巷)、关帝庙巷、北门左城脚巷,路西北门右城脚(通北水关奎桥,左折为北小街),以上为北门大街。至此抵北门,三街竟于此。

大东门至西门,一里半,近大东门者谓之大东门大街,近西门者谓之西门大街。自大东门始,路南为大东门左城脚巷(城脚巷名有九)、盐院东、同仁牌楼巷、院大街、中小街、江都县西街、系马桩、西门右城脚巷,路北为大东门右城脚巷、材官巷、北门大街、北小街、县学、叶家门楼(俗名十八湾)、四望亭(通双井)、旧书院(即维扬书院旧址)、郑家楼(内有螃蟹巷、泄水汪)、西门左城脚巷,至此抵西门,二街乃竟。

南水关抵北水关市河,东岸直街为南门、盐院、北门三大街,西岸直街为南、中、北三小街。小街自南门之菊巷口起,迤北路东为太平桥、通泗桥(南小街止)、文津桥、三板桥、开明桥(中小街止)、奎桥(北小街止),路西为卞公祠古巷(通里街孙官人巷,巷竟为白果树巷),石狮子巷(巷有关帝庙,左折出府照壁)、府东圈门(府西直街入鹅颈项湾,至升平街口,对过为杨家庙,通西街。由府西右折为府西街,有邗江书院课士堂、观音寺、旧柳巷及城西城脚无名街巷)、清军署府学(府学右为江都县,县右为县西街,对过县丞署、城隍庙、禹王庙、石塔寺,通府县两西街。路西为张回巷、梅家巷,通系马桩)、县学西、方寺巷(内通北王巷)、东岳庙街(通双井)、均右折至奎桥,三小街乃竟。

小东门城脚至大东门城脚有九条巷,其上有两层街。自小东门右城脚起,为兵马司巷头巷、二巷、三巷(内有真武庙)、四巷、五巷、六巷、七巷、八巷、九巷,抵大东门大街。上一层街自小东门大街起,路西为糙米巷、旌忠寺巷(俗传梁昭明太子著《文选》于此,因于寺后建楼,额曰"梁昭明太子文选楼"。按是地昔名曹宪巷)、仁丰里孝子坊、三元巷、杨府关帝庙(内有三绝碑在志,旁有火星庙,一名德星街),右折抵大东门大街。上二层街自小东门大街起,路西为李府巷、拈花庵巷,过小司徒庙、毓贤巷、九莲庙巷,过纪家湾、曾家园、同仁牌坊、观风巷,右折抵大东门大街,以上皆旧城街巷。

新城东关至大东门大街,三里,近东关者谓之东关大街,近大东门者谓之彩衣街。自东关始,路北为便益门大街(街东皆城脚无名小巷,街西为仁寿庵巷、草巷〔一名张家桥〕、姚家巷、刘家巷,抵便益门,以上凡街西之巷,皆通二郎庙)、宗家店、二郎庙神道(庙东为兜兜巷、汪家祠堂,西通万家园)。哑官人巷、剪刀巷(通万家园)、疏理道,(直路至准提庵,庵东为万家园,西为小关帝庙、昙花庵庵后为光景好,皆通广储门大街。疏理道右折为后街,通安家巷),过臣止马桥、广储门街口(街抵广储门,街东为安家巷、留佩对过巷,西为安家店巷、广涛巷,内为樊家园,通天宁门大街)、百岁坊(即弥陀寺巷)、天宁门街口(街通天宁门,街东小巷通弥陀巷,街西为磨坊巷,通姜家墩,墩下无名小巷,北至城脚,西至河边)、姜家墩,抵大东门钓桥,路南田家巷(河下街由此始,右折通琼花观巷)、古家巷、羊巷(通芍药巷,二巷相通处名银锭桥)、问亭巷(通财神庙小巷,出观巷,西通盐义仓)、观巷(直通罗湾,右折地官第,右折琼花观)、马监(通三祝庵,街西为礼拜寺巷)、施家巷(通三祝庵桥)、薛家巷、万家巷(通斗鸡场)、北圈门(即运司前)、北柳巷口(一名龙背)、董公祠、坡儿下,抵大东门钓桥,街竟于此。

阙口门至小东门大街,三里,近阙口门者谓之阙口大街,上为左卫街、多子街,抵小东门街。自阙口始,路北为河下街宏文巷、崇德巷、北始巷、井巷(皆通流水桥)、皮市口、方家巷(通石牌桥)、刘家巷、打铜巷、镶门桥口、大儒坊口,路南为河下街堂子巷、油坊巷(通刘备井)、南始巷(通洪水汪)、蒋家桥、五城巷(皆通丁家湾)、三十家(通三元宫)、傅家店(通苏唱街)、史家店、青莲巷(通犁头街)、砖街头(街东为犁头街、苏唱街、羊肉巷、演法庵巷,左折万安宫,左折引市直路、李官人巷。出河下街,苍巷在引市路东,街西为达士巷,右折官沟头。出木香巷,抵河下街,出连城巷,抵埂子上)、十三湾(通达士巷,出埂子上)、埂子口,至小东门钓桥,街竟于此。

钞关至天宁门大街,三里半,近钞关者谓之埂子上,上为南柳巷、北柳巷,至天宁门,谓之天宁门大街。自钞关起,钞关署东为河下街,西为埂子上,路东为达士巷、连城巷(通达士巷,出砖街)、多子街口、新盛街口(南柳巷与教场相起止,盖教场以新盛街为前街,贤良街为后街,南柳巷为西营外一层,永胜街为东营外一层。新盛街北松风巷通教场,直街通三义阁,阁通打铜巷,东折而北,通永胜街,抵古旗亭)、贤良街(直路至南圈门口,运司署与北柳巷相起止,贤良街为运司前一

层,彩衣街为运司后一层,南圈门至北圈门为运司街,大儒坊至龙背为北柳巷。运司圈门三,南圈门外直路至教场、辕门桥,通多子街,西折为古旗亭,东折为贤良街,北圈门内探花巷通斗鸡场,门外出彩衣街;东圈门直街通三祝庵桥、地官第,出观巷,路北小巷皆通东关大街,路南小巷皆通黄家园、古旗亭、湾子上)、彩衣街口至天宁门大街,路西为龙头关巷(内通外城脚,至小东门钓桥)、小东门口(过此入大儒坊,名南柳巷)、水巷、董公祠、坡儿下(通大东门钓桥)、磨坊巷(在天宁门街),至天宁门,街竟于此。

钞关东沿内城脚至东关,为河下街。自钞关至徐宁门,为南河下,徐宁门至阙口门,为中河下;阙口门至东关,为北河下,计四里。自钞关始,路北为木香巷(通官沟)、李官人巷(通引市至万安宫)、黄家店、高家店(皆通仓巷)、居士巷(内有花园巷、大树巷,通离明宫)、徐宁门街口、樊家店(通徐宁门大街)、双桥巷(一名杨胡子巷,中有古墓道,砖桥二,相距三武,江春名之曰三步两个桥,刻石嵌桥旁砖墙上,巷通油坊巷、徐宁门大街)、王达士巷(通油坊巷)。阙口门街口、石将军巷(北通诸葛花园,南通流水桥)、元老府、穿店、夏家店(皆通安乐巷)、田家巷(此即琼花观街,街北为古家巷、芍药巷,街南为小安乐巷、大安乐巷、井巷),至东关,街乃竟(路南皆通城脚之无名小巷,不必备载)。

徐宁门至罗湾止,计二里,由徐宁门至蒋家桥,为徐宁门大街,由蒋家桥至罗湾,为皮市街。自徐宁门始,路东为樊家店、杨胡子巷(巷西口即名双桥巷)、土地堂巷(通刘备井)、洪水汪巷,东折火星庙巷(中有虚净庵,通蒋家桥),北折蒋家桥(杨州有"三山不出头"之谚。谓康山、巫山、倚山也。康山在江春家,巫山在禹王庙,倚山在蒋家桥东酒肆内,肆名倚山园,今改茶叶肆),入皮市街(近南者为南皮市,近北者为北皮市),弥勒庵桥口(桥旁有李亚仙墓)、二巷(通弥勒庵桥)、兴教寺街口(寺北有东隐庵,中有唐人石幢)、小安儿巷(通安乐巷)。抵罗湾;路西为南河下口、花园巷、刁家巷(通坡儿上、方家巷,南折大树巷,出仓巷,北折蒋家桥斜路,由坡儿上,至如来柱,出丁家湾)、描金巷(通蒋家桥),北折蒋家桥(是地三叉,西折为丁家湾,路南为如来柱、离明宫、三元宫、土地庙巷,路北为五城巷、三十家、傅家店。至此,地名苏唱街,分为三支,一支直出砖街,一支入青莲巷,出犁头巷;一支入后街,出离明宫。其离明宫直街,通居士巷,路西为井厅,通厨子庵,中有泉清冽),入皮市街、风箱巷(通石牌楼)、宛虹桥口(中有都天庙,出湾子上)、真君殿巷(通板井,出湾子上)、板井(内为灯草行)、东岳庙后巷(通洗马桥),抵罗湾,街竟于此(罗湾上接观巷,下通湾子上,新城斜街惟此)。

湾子上为城中斜街,自罗湾起至打铜巷止,路东为小安儿巷,过洗马桥,为东岳庙东首巷(通板井)、马市口(东通皮市,西通石牌楼)、萧家巷(中为萧家井,通皮市街)、石牌楼、刘家巷(通左卫街);路西戴家湾(过太平巷),过洗马桥、淘沙汪(汪在东岳庙照壁后,通玉井、古旗亭)、玉井巷(中有泉清冽)、火星庙巷(通夹剪桥,出永胜街)、饺饵巷、明瓦巷(皆通永胜街打铜巷)、三义阁神道,入打铜巷,出左卫街而竟。新旧二城斜街,惟湾子上一街,如京师横街、斜街之类,盖极新城东北角至西南角之便耳。其罗湾上无斜街,打铜巷下则有犁头街,过砖街、达士巷,出埂子上,抵钞关,凡此皆新城街道也。

城河即市河,南出龙头关,有坝蓄水,与官河隔,谓之针桥;北出大东门水关至高桥,亦有坝蓄水,与官河隔,谓之黄金坝,此古市河也。今龙头关淤垫,乃于小东门钓桥下筑坝,令河北徙,出大东门水关,汇镇淮门市河,入保障湖,以利东城画舫,凡小东门外城脚头敌台、二敌台、头巷、二巷,皆画舫马头。

龙头关河道,半为两岸匽潴、滮池所集,浑浊污秽,五色备具,居人恒苦之,素多怪。尝见两灯船自河中来,笑语嘈杂,顺流出龙头关而去,观者是时竟忘是河不通舫也。

龙头关下水极深,中有一鼋,天晴曝背,居人恒见之。冬时水涸,不知所之。相传其能化人为针线婆。

康熙间,西岸有女子缢死者,祟及邻里,每露形诱过客。沈叟年六十矣,为所惑,渡而就之,女以手挽之入,寻以绳促其自缢,叟昏不知人。忽一女自屏后出,推叟于地,令妇缢,妇求免不允,良久,引颈入绳中死。及旦叟醒,寻系绳处,乃一蜘蛛如钱大,垂于丝下,颈折死矣。自是怪绝。

小东门钓桥外,由多子街及左卫街抵缺口门,多子街口南由埂子上抵钞关口,北由南北柳巷抵天宁门,其西则为小东门街口,由天宁门城内东入彩衣街,左折运司街、教场、辕门桥、多子街、埂子上,出钞关门,右折花觉行,入九峰园,此小东门外新城御道也。南巡时,墁石清道,如铺沙藉路之例。

多子街即缎子街,两畔皆缎铺。扬郡着衣,尚为新样,十数年前,缎用八团。后变为大洋莲、拱璧兰彦色,在前尚三蓝、朱、墨、库灰、泥金黄,近用膏粱红、樱桃红,谓之福色,以福大将军征台匪时过扬着此色也。每货至,先归绸庄缎行,然后发铺,谓之抄号。每年以四月二十日为例,谓之镇江会。缎铺中有居晓峰者,丹徒人,工于诗。

天瑞堂药肆在多子街,旌德江氏生业也。江藩字子屏,号郑堂,幼受业于苏州余仲林,遂为惠氏之学。又参以江慎修、戴东原二家,著有《周易述》、《补考工》、《戴氏车制图翼》、《仪礼补释》、《石经源流考》,又蝇须馆杂记五种,为《枪谱》、《叶格》、《茅亭茶话》、《缁流记》、《名优记》。

埂子上一为钞关街,北抵天宁门,南抵关口,地脉隆起,南接扫垢山,北接平冈秋望。其上两畔多名肆,如伍少西毡铺匾额"伍少西家"四字,为江宁杨纪军名法者所书;戴春林香铺"戴春林家"四字,传为董香光所书云。

天下香料，莫如扬州，戴春林为上，张元书次之，迁地遂不能为良，水土所宜，人力莫能强也。江畹香署山东巡抚时，为乡试监临，以千金与元书制造香料，作汉瓦、奎璧等形，凡乡试诸生，人给一枚，今元书家依其制为之，称为状元香。

童岳荐，字砚北，绍兴人，精于盐荚，善谋画，多奇中，寓居埂子上。童珏，字二树，来扬州时，主其家。珏邃学工诗，善画梅，所藏古今人诗文集殆备，能精别古画、铜磁、玉器、金石、钱刀，足迹遍天下，以所蓄玩好自随。

余观德，字均怀，行九，徽州余岸人。少贫，赋性豪迈不羁，老居埂子上。创修小东门水仓。乙卯间，以修通龙头关河道，建太平马头，请于任太守兆炯，尚未竣工。

翠花街，一名新盛街，在南柳巷口大儒坊东巷内。肆市韶秀，货分隧别，皆珠翠首饰铺也。扬州鬏勒，异于他地，有蝴蝶、望月、花蓝、折项、罗汉鬏、懒梳头、双飞燕、到枕鬆、八面观音诸义髻，及貂覆额、渔婆勒子诸式。女鞋以香樟木为高底，在外为外高底，有杏叶、莲子、荷花诸式，在里者为里高底，谓之道士冠，平底谓之底儿香。女衫以二尺八寸为长，袖广尺二，外护袖以锦绣镶之，冬则用貂狐之类。裙式以缎裁剪作条，每条绣花两畔，镶以金线，碎逗成裙，谓之凤尾，近则以整假缎折以细缝，谓之百折，其二十四折者为玉裙，恒服也。硝消皮袄者，谓之毛毛匠，亦聚居是街。

纻秋阁在翠花街，余旧居也。阁外种梅十数株。辛丑间，金棕亭见歌者居纻山、小史李秋枝寓阁中，遂名其阁曰纻秋。跋云：江淹赋恨，无非累德之词；庾信言愁，大有销魂之句。拥赵君之绢被，山木能讴，指吴儿之石心，小海独唱。当歌必慨，下笔能工，丽则协乎诗人，旷达称为狂客。溯前身于青兕，共叹仙才；舞后队之紫鸾，应成法曲。纻山名畚金，字名求，长洲人。父居屠，住花巷，好勇，善泅水，少与群儿浴于河，戏杀一儿，系之狱，十年乃归。生畚金，为聘舟通桥陈氏女凤姑为妇，及长，善清唱。十六入京师，充某相府十番鼓，以自弹琵琶唱九转货郎儿得名。以归娶出都，至嵆阳被盗，陈叟见其贫，令退婚，书券已成，凤姑泣不许，遂不果退。纻山感凤姑义，悲己穷困，出齐门投水，不死，游于扬州，依教师周仲昭，充洪氏家乐，得百金归长洲，赁屋迎娶。三日后，单櫂至惠州，入陈府班为老生，所得缠头，几至山积，未几逸去。舟泊海珠，遇飓风覆舟，瞬息至虎门，为海船贾客所得。尚未死，知为梨园子弟，因留居舟中作青衣，二年乃得返崇明。复毁容入扬州恒知府班为场面，又二年病瘵欲死，投余阁中六阅月，遣人送之归，甫抵家，见凤姑不能言，以手画空而死。凤姑殓之，葬于支硎山，庐其下，矢志不嫁。

小东门街多食肆，有熟羊肉店，前屋临桥，后为河房，其下为小东门码头。就食者鸡鸣而起，茸裘毡帽，耸肩扑鼻，雪往霜来，窥食腜，探庋阁，以金啗庖丁，迟之又久，先以羊杂碎饲客，谓之小吃；然后进羊肉羹饭，人一碗，食余重汇，谓之走锅；漉去浮油，谓之剪尾。狃以成习，亦觉此嚼不恶，惟不能与贪眠者会食，一失其时，残杯冷炙，绝无风味。

小东门西外城脚无市铺，卯饮申饭，半取资于小东门街食肆，多糊炒田鸡、酒醋蹄、红白油鸡鸭、炸虾、板鸭、五香野鸭、鸡鸭杂、火腿片之属，骨董汤更一时称便。至城下间有星货铺，即散酒店、庵酒店之类，卖小八珍，皆不经烟火物，如春夏则燕笋、牙笋、香椿、早韭、雷菌、莴苣，秋冬则毛豆、芹菜、茭瓜、萝菔、冬笋、腌菜，水族则鲜虾、螺丝、薰鱼，牲畜则冻蹄、板鸭、鸡炸、薰鸡，酒则冰糖三花、史国公、老虎油，及果劝酒，时新酸醎诸名品，皆门户家软盘，达旦弗辍也。

小东门码头在外城脚，城脚有五敌台，画舫马头有三，一在钓桥下，一在头巷，一在二巷。头巷、二巷在头敌台，画舫二十有七，今增至三十有三，最大者高宽丈尺以能出东水关为度，计狭于北门船二尺有奇，矮于天宁门船四尺有奇，上不容雀室，下不容三百斛，舷不容步，艄不容艆，河不挨榜，水浅不能施橹纵桨，往来于路，如耕者让畔，每逢良辰佳节，群棹齐起，争先逐进，河道壅闭，移晷不能刺一篙。

吴薗茨《扬州鼓吹词》序云：郡中城内，重城妓馆，每夕燃灯数万，粉黛绮罗甲天下。吾乡佳丽，在唐为然，国初官妓，谓之乐户。土风立春前一日，太守迎春于城东蕃厘观，令官妓扮社火春梦婆一，春姐二，春吏一，皂隶二，春官一。次日打春官，给身钱二十七文，另赏春官通书十本。是役观前里正司之。至康熙间，裁乐户，遂无官妓，以灯节花鼓中色目替之。扬州花鼓，扮昭君、渔婆之类，皆男子为之，故俗语"有好女不看春，好男不看灯"之训。官妓既革，土娼潜出，如私窠子、半开门之属，有司禁之。泰州有渔网船，如广东高桅艇之例，郡城呼之为网船浜，遂相沿呼苏妓为苏浜，土娼为扬浜，一逢禁令，辄生死逃亡不知所之，今所记载如苏高三、珍珠娘之类，尚昔年轶事云。

夏漆工娶梨园姚二官之妹为妇，家于头巷，结河房三间。漆工善古漆器，有剔红、填漆两种，以金银铁木为胎，朱漆三十六次，镂以细锦，合有蔗段、蒸饼、河西三撞两撞诸式，盘有主圆八角绦环四角牡丹花瓣诸式，匣有长方两三撞诸式，呼为雕漆器，以此至富，故河房中器皿半剔红，并饰之楯槛，为小秦淮第一朱栏。

合欣园本亢家花园旧址，改为茶肆，以酥儿烧饼见称于市。开市为林媪，有女林姑，清眆窥牖，软语倚闾，游人集焉，遂致富。于头敌台开大门，门可方轨，门内用文砖亚子，红阑屈曲；垒石阶十数级而下，为二门，门内厅事三楹，题曰"秋阴书屋"；厅后住房十数间，一间二层，前一层为客座，后一层为卧室，或近水，或依城，游人无不适意。未几林媪死，林姑不知所之，遂改是园为客寓。

合欣园东厕在后门河边，往往有如厕而卒者。其

地阴雨,辄为祟,有人语自粪中出,啾唧不明。

苏州邬抡元善弄笛,寓合欣园,名妓多访之,抡元遂教其度曲,由是妓家词曲,皆出于邬。妓家呼之为邬先生,时人呼为乌师。

邹必显以扬州土语编辑成书,名之曰《扬州话》,又称《飞跎子书》。先居姜家墩,后移住二敌台。性温暾,寡言笑,偶一雅谑,举座绝倒,时为打油诗、黄莺儿,人多传之。后患噎食病,鬻棺自书一诗,以题其和。

苏高三,名殷,号凤卿,小字双凤,住二敌台下。门内正楼三间,左右皆为厢楼,中有空地十弓,临河庋版,中开水门。楼上七间,两厢楼各二间,别为子舍,一间作客座,一间作卧室,皆通中楼。楼下三间,两间待客,一间以绿玻璃屏风隔之,为高三宴息之所,有联句云:"愧他巾帼男司马,饷我盘餐女孟尝。"林道源与人校射净香园中,高旁观久,揎袖前请射,三发而三中焉。林子因作诗记之,一时和者百余人,阮阁学和诗云:"走上花裀卷翠裘,亭亭风力欲横秋。眉山影里开新月,唱射声中失彩球。好是连枝揉作箭,拟将比翼画为侯。何当细马春愁重,银镫双双著凤头。"未几高病,因自画兰竹帐额,自题绝句云:"袅袅湘筠馥馥兰,画眉笔是返魂丹。旁人慢疑图花谱,自写飘蓬与自看。"年未三十,以病死。

某公子者,美丰姿,携家资百万游于淮南,先至苏州、江宁,继居小秦淮,所见大江南北佳丽极多,而曲巷幽闺,未经公子见者,皆为村妓。如是有年,所携资渐减,其族人居显要,见其流荡,设策诱之归,遂无复再游江南,而公子之名藉藉于诸妓之口者久矣。有方张仙者,为妓家教曲师,值中秋诸妓祀太阴,共以酒邀方饮。方谓诸妓曰:"我在此三十年,始能辨声,今则能辨影矣。"诸妓请试之。于是纳方窗内,于窗上辨诸妓之影,每一走过,辄大声曰是某,未尝失一人。间有讹者,窗外告之曰否,辄另举一人,亦不失也。久之,一妓正过,忽影后随一男子,长颈长腿,辫发垂地,后又随一丈许长人,面貌凸凹,赤身光腿,握拳殴之。大惊,越窗出,汗下如雨。时夜已过半,院中别无男子,诸妓问所见,乃告其故。问适过为谁,则解银儿也。银儿闻之,潸潸泪下,曰:"昔年某公子暗以五千金与吾母,书券买予为妾,时吾身娠两月,值其族人遣归,谓予曰:'待我三年而不来,则听汝所为,惟腹中子不可损,损则我死必厉汝矣。'未三年而败其盟,今所见必公子也。"众慰之,遂各散。归不数旬,银儿以呕血死。

珍珠娘,姓朱氏,年十二,工歌,继为乐工吴泗英女。染肺疾,每一栉杓,落发如风前秋柳。揽镜意慵,辄低亚自怜。阳湖黄仲则,见余每述此境,声泪齐下。美人色衰,名士穷途,煮字绣文,同声一哭。后以疾殒,年三十有八。数年后,仲则客死绛州,年亦三十有八。

乾隆七年,谭钥妻陈氏,守贞旌表,建坊在四敌台。其地名贞节牌坊,旁有河房数间,为某姬所居,抚一女,年十二,教之识字。一日偶过牌坊下,仰视石刻,朗朗成诵,遂逸去,不知所之。

贞节牌坊对过女墙上有何首乌藤,赤白二色,交结成块。每月夜,其神化小儿冉冉而下,见人辄隐去。时作老人形,出游于街,人称为何老人。后掘其地,得赤白何首乌,大如栲栳,自是月夜无复有所见矣。

小兴化姓李,色中上,丰肌弱骨,雾鬓烟鬟,足小不及三寸,望之亭亭,疑在云中。

汤二官,不知其籍,其体富丽,其色华艳,善谐谑,后不知所终。

钱三官,扬州人,色不甚佳,而豪迈有气。某公子爱之忘日夜,伊苦劝其早娶,收心理正务。公子感其意,遂力经纪,成素丰焉。

杨小宝,苏人,而卖为扬人作女,故咸云扬浜。绝色,其曲调声律与朱野东等,黄君骅未遇时,杨识其为贵人。

杨高二、高三者,一为扬州人,一为仪征人。高二韶秀多丰致,然年大于三。三举止大雅,望之无门户习气。与陈某善,陈游京师,归颇窘,度岁时,三以三百金赠之。未几,三病垂绝,必欲得陈一见。陈至,泣曰:"十年之交,不及见君一第而死,良可恸也。"遂绝。

梁桂林,扬州人,年十五鬻于娼家。身小而柔婉,性和缓,灵秀能音律,善三弦及压篴。喜谈诗,间有佳句,如《看菊》绝句有云:"纵教篱落添佳色,过尽春时不算花。"饶有别趣。丙午戊申间,应试诸生与之宿而就道者,前后七人发解,故有"嫦娥"小字云。二十岁外,即从良矣。

自龙头至天宁门水关,夹河两岸,除各有可记载者,则详其本末,若夫歌喉清丽、技艺共传者,则不能枚举。如白四娘者,扬州人,因县吏朱某曾拯其急难,后朱缘事几置法。伊倾家谋救,得充边远军,不至死。赵大官、赵九官、大金二官、小金二官、陈银官、巧官、麻油王二官、杨大官、杨三官、吴新官、汪大官、闵得官、闵二官、沈四官、沈大二官、赵三官、陆爱官、佟凤官、夏大官、小青青、蒋大官、蒋二官、张三官、王大官、小脚陈三官、大脚陈三官,此皆色技俱佳,每舟游湖上,遇者皆疑为仙至。若面店王三官者,则又开扬州苏浜之鼻祖者矣。以技艺见重,不以色也。其妾五官娟好,然遇冶游询其年齿姓字,则面红潜遁,此又苏浜中之奇人焉。若高小女子,本系扬人,丰姿绝世,而才艺一时无两,徐九官与之齐名,其实则逊之甚远也。陈巫云、琼子、凤子、南门高二官、李二官、兴化李二官、蒋六子、小丁香、郭三、三扬。陈四俗呼为"盐豆子",有女梅梅,年十四,真绝色,后为有力者购去,冀北之群空矣。

亢园在小秦淮,初亢氏业盐,与安氏齐名,谓之"北安西亢"。亢氏构园城阴,长里许,自头敌台起,至四敌台止,临河造屋一百间,土人呼为百间房,至今地址尚存,而亭舍堂室,已无考矣。惟流文荡画桥一石,款识十二字云"丙寅清和八十一老人方文书",尚嵌在杨高三家水门上。

小秦淮茶肆在五敌台。入门,阶十余级,螺转而下,小屋三楹,屋旁小阁二楹,黄石巑岏。石中古木十数株,下围一弓地,置石几、石床。前构方亭,亭左河房

四间，久称佳构，后改名东篱，今又改为客舍，为清客评话戏法女班及妓馆母家来访者所寓焉。

顾阿夷，吴门人，征女子为昆腔，名双清班，延师教之。初居小秦准客寓，后迁芍药巷。班中喜官《寻梦》一出，即金德辉唱口。玉官为小生，有男相。巧官眉目疏秀，博涉书籍，为纱帽小生，自制宫靴，落落大方。小玉为喜官之妹，喜作崔莺莺，小玉辄为红娘，喜作杜丽娘，小玉辄为春香，互相评赏。金官凭人傲物，班中谓之"斗虫"，而以之演《相约相骂》，如出鬼斧神工。徐狗儿清拔文雅，羸瘦玉削，饮食甚微，坐戏房如深闺，一出歌台，便居然千金闺秀。三喜为人矜庄，一遇稀姓生客，辄深颦蹙额，故其技不工。顾美为阿夷女，凌猎人物，班中让之，而有离心焉。二官作赵五娘，咬姜呷醋，神理亲切。庞喜作老旦，垂头似雨中鹤。鱼子年十二，作小丑，骨法灵通，伸缩间各得其任。季玉年十一，云情雨意，小而了了。秀官人物秀整，端正寡情，所作多节烈故事，闲时藏手袖间，徐行若有所观，丰神自不可一世。康官少不慧，涕泪狼藉，而声音清越，教曲不过一度，使其演《痴诉点香》，甫出歌台，满座叹其痴绝。簪婆顾蝶，粥其女于是班，令其与康官演《痴诉》作瞎子，情状态度最得神，乃知母子气类相感，一经揣摩，便成五行之秀。申官、酉保姊妹作《双思凡》，黑子作《红绡女》，六官作《李三娘》，皆一班之最。后场皆歌童为之，四官小锣又能作大花面，以《闹庄救青》为最，其笑如范松年。教师之子许顺龙，亦间在班内作正旦，与玉官演《南浦嘱别》，人谓之生旦变局。是部女十有八人，场面五人，掌班教师二人，男正旦一人，衣《杂把金锣》四人，为一班。赵云崧《瓯北集》中有诗云："一夕绿尊重作会，百年红粉递当场。"谓此。

留一目，字继佩，行二，幼眇，精叶格，串老旦。晚年无故自缢死，无后，其屋遂为妓馆。临水编竹篱，架豆棚，每歌唱时，恍惚中见一目在棚下若听状，人亦不以为怪云。

是河中秋最盛，临水开轩，供养太阴，绘缦亭彩幄为广寒清虚之府，谓之月宫纸。又以纸绢为神具冠带，列素娥于饼上，谓之月宫人。取藕之生枝者谓之子孙藕，莲之不空房者谓之和合莲，瓜之大者细镂之如女墙，谓之狗牙瓜，佐以菱、栗、银杏之属。以纸绢作宝塔，士女围饮，谓之团圆酒。其时弦管初开，薄罗明月，珠箔千家，银钩尽卷，舟随湾转，树合溪回，如一幅屈膝灯屏也。

浦琳，字天玉，右手短而捩，称挖子。少孤，乞食城中，夜宿火房。及长，邻妇为之媒妁，挖子惶恐，妇曰："无恐。"问女家姓氏，自有美妻也。约以某日至某处成婚，挖子以为诈。及期妇索挖子不得，甚急，百计得之。偕至一处，香奁甚盛，纳挖子而强为婚焉。自是挖子遂为街市洒扫，不复为乞儿。逾年，大东门钓桥南一茶炉老妇授挖子以呼卢术，挖子挟之以往，百无一失。由是积金赁屋，与妇为邻，在五敌台。妇有侄以评话为生，每日皆演习于妇家，挖子耳濡已久，以评话不难学，而各说部皆人熟闻，乃以己所历之境，假名皮五，撰为《清风闸》故事。养气定辞，审音辨物，揣摩一时亡命小家妇女口吻气息，闻者欢咍嗢噱，进而毛发尽悚，遂成绝技。挖子体肥多痰，善睡，兼工笑话口技，多讽刺规戒，有古俳谐之意。晚年好善乐施，金棕亭有《挖子传》。

南柳巷在东岸。杭州陈授衣居巷中，后屋临河，厉樊榭诗中有"柳巷南头诗老在"句，谓此。

南柳巷中水巷甃小阶级，为江园水船、便宜门、西门粪船之马头，亦间有游人于此登舟者，为画舫捷径。河中有泉，在水巷口河边，色清味洌，不减下院井。水长则没，水落则出，非烹茶、酿酒不常取，郡城烹茶，不取汲于井水，如天宁、广储、西、北、大东、小东诸门自保障湖来者，谓之船水，南门、钞关、徐宁、缺口、东关、便益诸门自官河来者，谓之河水。至城中井水之可用者，天宁门青龙泉、东关广陵涛二泉，近今青龙泉已眢，广陵涛在东关南城脚人家中，几无可考。其余仅供灌溉，谓之吃水井，无可甲乙。而丁家湾井、亭井、西方寺四眼井为差胜。若是河之井，里中未之知也。若"广陵涛"之名，辩之者如聚讼，皆以《七发》所云："观涛于广陵之曲江。"谓曲江指今之浙江，以其观涛也。费滋衡锡璜谓春秋时潮盛于山东，汉及六朝盛于广陵，唐宋以后，盛于浙江。此地气自北而南，有莫知其然者。其说以《孟子》"转附朝儛"句，谓朝儛即潮之舞，故北称渤海。渤同勃，怒也，逆也，此潮盛于山东之说也。《南齐书》云："永初三年，檀道济始为南兖州，广陵因此为州镇，土甚平旷，刺史每以八月多出海陵观涛，与京口对岸，江之壮阔处也。"乐府《长干曲》云："逆浪故相邀，菱舟不怕摇。妾家住扬子，便弄广陵潮。"亦若今之钱塘弄潮也。《南兖州记》云："瓜步五里有瓜步山，南临江中，涛水自海大江，冲激六百里，至此岸侧，其势稍衰。"《南徐州记》云："京江，禹贡北江，春秋分朔，辄有大潮，江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并以赤岸在广陵，以此合之枚叔所云此潮盛于广陵之说也。骆宾王诗："门对浙江潮。"唐宋以后，纪载乃称钱塘，此潮盛于浙江之说也。又曰："浙江之潮，在春秋已然，观伍胥、文种皆乘白马而为涛是也。"凡此皆所以辨广陵之在扬州者也。郭时若长源尝谓滋衡曰："近人说广陵竟无涛者，非若指东关城下为广陵涛，亦非汪容甫《广陵曲江考》力驳秀水朱检讨之说，以《七发》八月观涛为在广陵而不在浙江。然而涛在广陵，必非井泉小水之谓也。"今东关城下之说亦有二，一说在城门外马头下，一说在城内小城洞中。盖始东关茶肆有名广陵涛者，又浴池有名广陵涛者，后遂相沿指其地，非广陵涛之真所也。其实东关城下之泉，味自清洌不可没。

北柳巷在南柳巷之北，有董子祠。先为正谊书院，明正德间改正谊祠，祀汉丞相董仲舒，又贮《春秋繁露》一书。本朝圣祖赐"正谊明道"额，遂名董子祠。祠门临北柳巷下岸，路西二门南向，内建祭器库、宰牲堂、图书房、致斋所、资任堂、博闻起道二斋，外建下岸楼二进，以居道士。盐务于此建施药局，如古之买药所、和

剂局之属。武生吴仕柏居董子祠，善鼓琴，日与徐锦堂、沈江门、吴重光、僧宝月游，夜则操缦，三更弗缀。扬州琴学，以徐祎为最。祎字晋臣，受知于年方伯希尧，为之刊《澄鉴堂琴谱》。次之徐锦堂，著有《五知斋琴谱》，谓之二徐。若江门、重光，皆其选也。扬州收藏家多古琴，其最古者，惟马半查家雷琴，内蚚“开元二年雷霄蚚”。

吴县叶御夫装潢店在董子祠旁，御夫得唐熟纸法，旧画绢地虽极损至千百片，一人叶手，遂为完物。然性孤直，慎结纳，不以技轻许人。

大东门书场在董子祠坡儿下厕房旁。四面团座，中设书台，门悬书招，上三字横写，为评话人姓名，下四字直写，曰“开讲书词”。屋主与评话以单双日相替敛钱，钱至一千者为名工，各门街巷皆有之。

申申如者，素食肆也，在钓桥外。旁有羊肉店，名曰“回回馆”，后楼下即大东门马头。

大东门钓桥外百步至街口东为彩衣街，南为北柳巷，北为天宁门街。城河西岸自城门路北街级下入小巷，出河边，至东水关，东岸自钓桥外路北姜家墩巷阶级下，左折出河边，至东水关。大东门马头三，一在钓桥外路南河边，一在城门路北阶级下，一在东水关东岸。

抬轿叟，某医之舆夫也。清晨即至，不暮即归，同辈不知其家，有时寻之，恒在钓桥上，如是数十年。能言人生死不爽，人以是奇之。后忽不见，共以为鬼所托云。

大东门外城脚下，河边皆屋。路在城下，宽三五尺，里中呼为“拦城巷”。东折入河边，巷中旧多怪，每晚有碧衣人长四尺许，见人辄牵衣索生肉片，遇灯火则匿去，居人苦之。有道士乞缘，且言此怪易除也。命立“泰山石敢当”，除夕日用生肉三片祭之。以法立石，怪遂帖然。

大东门外城脚河边，半为居人屋后圩墙，半为河边行路，无河房。惟土娼王天福家，门外有河房三间，半居河中，半在岸上，外围花架，中设窗棂，东水关最胜处也。

王天福妻行三，体胖，人呼为王三胖子。其妾许翠，字绿萍，常熟人，年十五时，一客以千金啗三胖诱之梳拢，不从，考掠备至，矢志更坚。三胖乃却金谢客，客愿输金以成其志。逾四年，有某公子者，年十九，色美多金，往来三胖家三阅月，未尝一言犯翠，翠爱之而与之私。向之以千金购翠者，于是妒公子而恶翠。适三胖儿妇名小玉奴之戚自苏州来，索多金于胖子，胖子未有以应，遂以买良为贱，讼之有司，天福夫妇及翠皆系于岳，公子力护之，翠得免，匿于江宁，有贵公子劫之于武定桥东之河楼，翠急，乘间促过舟，至四条巷，避于熟识武弁叶某居。某思乘其危，翠觉之，适贵公子所遣谍者至，翠急，即以身许武弁。弁与谍者语于前宅，翠又乘间云欲买花，向弁妻借钱二百，出视宅后，河边有舟，因诳舟子曰：“我有事，欲往西水关外。”与钱二百，登舟飞桨去。至龙江下关，遇大风，众舟皆泊，翠高声曰：“吾母病于六合将死，谁能渡吾去，重谢之。”忽渔舟应往，翠入渔舟，乘大风推帆至中流，渔人有不良意，翠心识之，因脱绸绫衣及金簪钏，并解腰间钞袋，出银数锭，向渔人曰：“我随身物尽于是，能急渡吾至六邑，则此物皆以与子。”渔人乐其物，冒险渡至六邑，藏寄某寓。贵公子侦知赶至，急持之，翠大窘，因佯鸣曰：“欲我为妾，何必如是恶作？可觅肩舆来同登舟。”公子喜，促舆，翠得暂释，即举茶瓯向众曰：“我虽娼家婢，不能受此威胁，请从此逝矣。”因碎瓯而刎。贵公子吓，急挂帆而去。三胖及天福寻至携归，翠从此烟花之意顿澹，捐落金粉而长斋绣佛矣。

徐二官，字砚云，江阴人。身小神足，肌理白腻，善吹箫谐谑，每一吐语，四座哗笑。住合欣园，拳勇绝伦。与官家子某至密，一日雨中，官家子招之，雨如注，舆不能行，因著男子服，跃马越敌台下，倒城坡而进，时人遂以“飞仙”称之。

曹三娘，金陵人，体丰肥，有“肉金刚”之号。闲居喜北人所弄石销戏。有某公子者，扬州武生，自负拳捷，一日与三娘对面坐榻上，戏三娘曰：“我欲打尔。”三娘曰：“是好汉即来。”公子以手扑其乳，三娘一发手，公子跌于地，自是以能扑跌名。后有识者云：“此金陵拳师某之女也。”

徐五庸以拳勇称，不受睚眦，凡里闬不平之事，五庸力争之。于是市井诸无赖惮其力，称之曰“都老大”。许奎生者，素以力自雄，屈于徐，思有以报徐。时崇明张千觔名杰，拳勇世无比者，许潜访之。至其家，再拜告以故。千觔延之入室，款三日，谓之曰：“报施之道，须准公平，我即胜徐，子终不胜徐也。”因掷一柬示之，乃礼物单款式，署“门下徐五庸叩首上节敬五百两，年敬一千两。”许默然自悟，辞归，师事徐，尽得其技。徐晚年蓄一婢名珠娘，吴门人，腰细善舞，教之拳。及五庸死，珠娘名噪一时，过者咸谓为青楼之侠。其乡人钱梅庵为之绘《珠娘拳式图》，江宁金廙廷、杜九烟、随敬堂皆有诗，吾乡黄秋平为之跋。

王氏收生堂，即媪婆也。年六十，谙妇人生产之理，刻《达生编》行于世。

如意馆食肆在大东门钓桥大街路北，前一进平房，后一进庋板为地，设梯而下，又一层为楼下房桥，墙旁小廊即馆中楼下房廊。故老相传，云旧时此馆每席约定二钱四分，酒以醉为程，名曰包醉。有周大脚者，体丰性妒，好胜争奇，始于旧城城隍庙前卖猪肚得名，中年为是馆走堂者。秋斗蟋蟀，冬斗鹌鹑，所费不赀，倾家继之，亦无赖中之豪侠者。

姜家墩在大街之北巷内，由仓圣祠、乐善庵抵天宁门内城脚，西接城河东岸，东接天宁门街之磨房巷。

天心墩在姜家墩西河边下岸。

仓圣祠在姜家墩路西，蜀僧大岩自巴州得仓圣像供奉，入江南，居乐善庵。乾隆己酉，迁于是祠，祠记为朱立堂森桂撰，应叔雅沣书，扁对为汪损之大黉书。是

秋，阶下生芝草大如掌，赤色。

净业庵在仓圣祠旁，康熙间，一富室女通佛典，善刺绣，所绣佛像极多。一夕闭户将就寝，忽见一僧持锡杖，戴斗笠，方额长髯，来女前礼拜。惊问之不答，叱之不退，走则张袖遮之，欲呼口噤不出，倒地昏死，移时复苏，视之见僧坐床上，方脱笠解衣裤坐被中。良久，放帐幔，复起披衣立案前，灭火，复启帐放帐，帐钩叮咚有声，床笫咿哑如不胜载。少顷齁齁然，鼻息出入，声如巨雷，或呓语，或梦笑。良久转身，泠泠若溺，溺毕复睡，良久杳然。时天渐明，女股栗大呼，家人往救之，床幔安帖如故，惟帐幔上淡墨横写"净业庵"三字，拭之如灰而灭。迨四十年后，女之夫子皆亡，剃发为尼，于姜家墩路南建庵自居，遂名曰净业。女死，惟一女道人守之。乾隆己酉，即庵屋改建史公祠。

顾姬，行四，字霞娱。工词曲，解诗文，住姜家墩天心庵旁。会钱湘舲三元棨过扬州，于谢未堂司寇公宴席中品题诸妓，以杨小保为女状元，霞娱为女榜眼，杨高为女探花。赵云崧观察有诗云："酒绿灯红绀碧花，江乡此会最高华。科名一代尊沂国，丝竹千年属谢家。拇陈酣摧拳似雨，头衔艳称脸如霞。无双才子无双女，并作人间胜事夸。"

天心庵即天心墩，岁久为居民房舍侵占。今之天心庵，即古天心墩旧址。至今之所谓墩者，乃古之墩旁一土阜耳。庵居女尼，乾隆三十年间，一尼坐化，玉箸双垂。

如意庵，刘家相出家处也。家相幼爱梵声，长入梨园为小丑，声音嘹亮，盖于一部。年未老，发秃仅存数茎，人称之为"刘歪毛"。遂不复剃发，屏弃世故为头陀，买姜家墩如意庵，奉母修行。每日蓬头着大红袈裟，担云板木牌，扬声诵佛号曰："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高视阔步，行走如飞，街弄闾巷，足迹殆遍，风雨寒暑，罔或间断。如是数十年，募金巨万，见大寺观之坍塌者，出金修整，如建隆石塔诸大刹，半赖歪毛之力。平时入市，一见生物，出钱买放之，如无钱，则合掌礼拜，皆以既见生物，必得放之为愿，故其时砖街中鸡栅鹅笼，鱼盆肉肆，一闻击板声，辄匿去生物，岁以为常，迨年八十，高旻寺方丈延之入纳老堂。

乐善庵即译经台旧址，国初吴氏于此构别墅，谓之吴园。雍正间，蜀僧大岩，膂力过人，年四十，黥其身，自顶至腹，为一串肉菩提子。自置铁香炉一，烛台二，重百数十斤，一肩担之，遇里闬不平，辄挺身解围。四方勇士，投赠金帛无算。大将军岳钟琪深赏之。大岩欲往江南，将军给札十通，所过舟车行熙，迎送不绝。大岩素不识字，故供奉仓颉圣像。及去蜀，迎像于舟，铁香炉、烛台，亦载之行。居天台山十年，移扬州天宁寺。爱天心墩译经台，遂即其址为仓圣殿。四面即吴园，荒亭花树，整而新之。复华严堂，建山门于姜家墩路西。门内层折石级，上二山门，额曰"乐善庵"。会将军以金川事过扬州，访之于庵，赠联句云："有月即登台，无论春冬秋夏；是风皆入座，不分南北东西。"岩自来是庵，渐富，技勇亦疏。里中有武生三人，一曰魏五，善骑射，通马语，狼山总戎阅兵扬州营时，营马齐鸣，魏谓人曰："三月后总戎当死。"已而果然；一曰张饮源，善双刀；一曰薛三，能挽五十石弓，人称之为"魏马张刀薛硬弓"。平时与岩谈艺不及，而受其睚眦，由是怨之，逡巡二十年。一日薛至庵中，擎铁炉掷之，岩接以手，薛遂呕血死。数日后，张来又与之斗，亦不能胜。魏五曰："是非阴谋不能得也。"岩多癣疥，日必入混堂浴，魏俟其人，乘不备踣而殴之，岩膝断而勇渐退，后死于庵中。其徒宝月，善棋好琴，广结纳。孙先机，字净缘，以琴棋世其传，每弹普唵咒诸曲，石庄恒吹箫和之。

天心墩在河东岸，绵亘数十丈，高与城齐。深藤密菁，岩鹘骞腾，登者侧身扪萝，乃得上。俯视屋舍，与蒿里相错，墩上遗事古迹，载在《幽怪录》及郡志中。

黄秀才文旸，字时若，号秋平，居天心墩。工诗古文词。得古钱数百品，自上古至今，一一摹之而系以说，为《古金通考》六卷。辨安阳平阳为战国钱，识神农钱为倒文，皆极精细。又录金元以来杂剧院本，标其目而系以说，为《曲海》数卷。又《隐怪丛书》十二卷，《丙官集》数卷。好葫芦，门庭墙溷皆有之，长短大小，累累如贯珠，壁上画水墨葫芦无数，著《葫芦谱》，阐阴阳消长之精，《糖霜》、《百菊》不足比也。妻张净因，名因，工诗画，著《淑华集》。子无假，名金，得唐人绝句法。江北一家能诗者，黄氏其一焉。又著《通史发凡》三十卷。

清静庵居河东岸大槐树下，本乐善下院，今改紫尼居三世矣。庵外旧多怪，每夕水中有声，如鱼跳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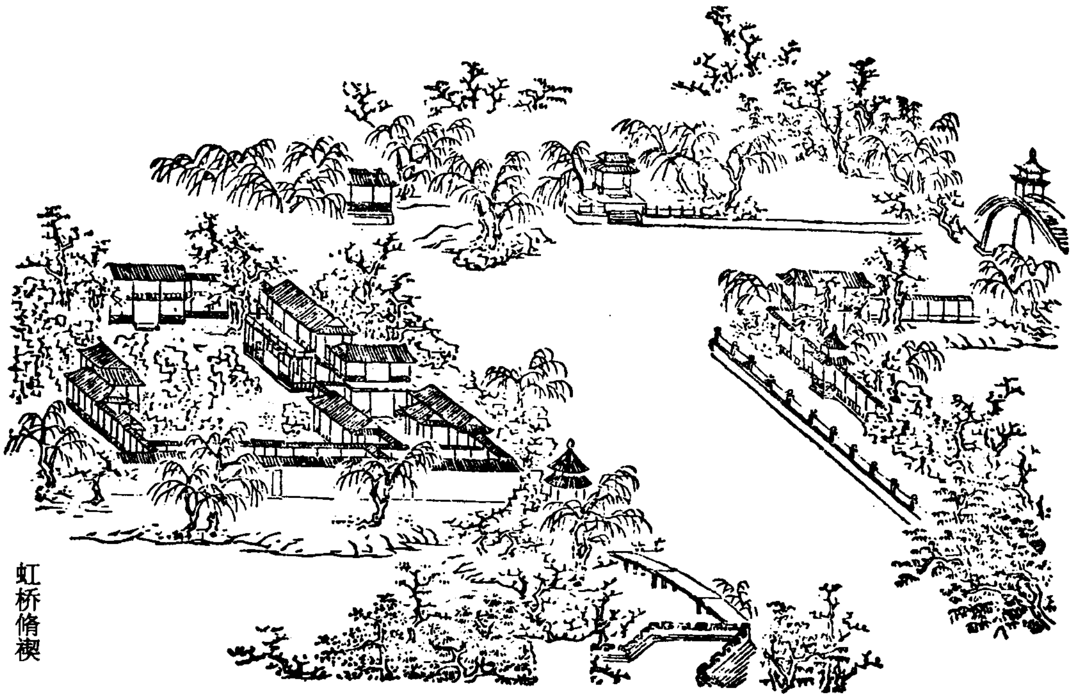
东水关东岸，地本低洼，注水最深之地，谓之王家汪。因修城时委积瓦砾，填平遂为居民房舍。汪之旧址，则今朱鹤巢所居也。汪中昔有怪，每夜火出旋转如球，自汪填实，而昔之火球遂移至天宁门街，每夜或大或小，或飞或走。一夕有老妪乞食，妪走化为火球，旋转而去。又有如厕者见此妪，立而趋之，又化为火。二人自见此妪，一患疟几死，一三日后死其子。

米景泉住河东岸，于天宁门街开糕铺。工诗，好笼养。是时盐务商总以安绿村为最，一日过其铺，闻笼中八哥言曰："安公买我。"绿村喜，重值购之。盖止教此一语，亦善于取利矣。朱震，字青藜，江都人。工诗。居东水关，前门临河，小东门划子船皆倒撑至其门则转头。后门倚天心墩，拾级而上，接乐善庵之后门。朱氏每逾墩上街，谓之过岭。

东水关两岸甃石，上设板，船过抽板，人过则搭板，以各城管钥启闭为常。

小秦淮之名，不载志乘。按王文简《虹桥游记》云："出镇淮门，循小秦淮折而北，为虹桥。"则小秦淮当在虹桥之上。《平山堂图志》云："小秦淮为小东门内夹河。"又以小东门夹河为小秦淮。今皆依《图志》所称，而旧名遂无知者。胡善麐，徽州祁门县人，有《小秦淮赋》云："扬州城西而北，有虹桥焉，天下艳称之。其水号小秦淮，盖与金陵相较而逊焉者也。名之旧矣，而知者尚少。幽居多暇，因为赋之。其词曰：试问吴城旧

址，隋苑余基，十三楼之丹碧，念四桥之涟漪。云山起阁，九曲名池，莫不蔓草迷离，烟光明灭，望里荒寒，寻来凄切。入名区而访胜，孰停骖而驻辙？惟一水之潆洄，抱高城之巇嵲。尔乃源从蜀岭，委注韩溟，近穿廛闬，远入郊坰。镜流写月，剑卧涵星，映层峦而凝紫，照芳陇以呈青，延缘远岸，窈窕回汀，北界黄金之坝，西通保障之湖，南带潆而沼汇，东箭直于城隅。条四达而无碍，绵十里而有余。其中则有官柳连堤，野桃散谷；处处枌榆，家家桑竹；碧梧风袅，苍松雨沐；桧是龙文，槐为兔目；林杏飘红，岭梅绽绿；海棠如锦，木兰似玉；拒霜低映，银杏高矗。既匝地以千章，亦参天而万族。又有鼠姑台回，芍药田低，菰蒲接畛，芹茆仍畦。芦荻萧萧，中山诗里之垒；蓼花的的，放翁梦处之溪。池荷掩冉于左右，陇菊迤逦于东西。彼凡葩之谁尚，杂庶草而难稽。于是别馆綦布，名园鳞次；杰阁华堂，瑶阶玉砌；广榭山巅，孤亭水际；门挂藤萝，墙封薜荔；疏篱鹿眼，长廊凤翅。复有巍峨绀宇，缥缈琳宫；花明塔里，风语铃中；回环台敞，赑屃碑丰；经声炉气，暮鼓晨钟。似青莲之涌地，若彩云之东空。更复烟霭摘星之楼，树蔚平山之奥。路畔酒垆，桥边茶灶。园丁豆下之棚，花叟松间之畴。间杂平坻，纷纭曲隩。当夫春风初暖，冬冰未彻，暑雨乍收，秋云正洁。相与呼俦命侣，络绎纷纶，乘画舫，出重闉，随轻飚，泛清沦。丝管竞奏，肴核杂陈。或赏静于蒙密，或乐旷于空明；或观奇而暂止，或趋胜而径行；或孤游而自得，或骈进而纷争；或鱼贯而委蛇，或胃集而纵横。游倏匿影，啼鸟藏声。齐姜宋子，厌深闺之寂寞；越女吴姬，受风物而流连。亦复画轮远出，锦缆徐牵，粉光帘外，鬓影栏前。留衣香之阵阵，露花笑之娟娟，既而晚烟渐起，明霞已没，华灯张，兰膏发，火树炫熿，银花蓬勃。倒海之觞频催，遏云之曲靡歇。散万点之疏星，冷中天之皓月。一岁之中，非夫重阴冱寒，未有寂历湖光；空蒙林樾，信为费日之场而销时之窟也。盖俗尚轻扬，邑居繁庶，日为之因自然而培护。于以怡心神，鸣悦豫，而风流才士，文章宿老，更与扬其光华，傅其丽藻。以故未臻此者，望虹桥如在银河，思法海若游蓬岛，方将与明湖而相埒，何为较秦淮而称小哉！"



虹桥脩禊

卷 十

虹桥录上

"虹桥脩禊，元崔伯亨花园，今洪氏别墅也。洪氏有二园，"虹桥脩禊"为大洪园，"卷石洞天"为小洪园。大洪园有二景，一为"虹桥脩禊，一为"柳湖春泛"。是园为王文简赋《冶春诗》处，后卢转运脩禊亦于此，因以"虹桥脩禊"名其景，列于牙牌二十四景中，恭邀赐名倚虹园。园门在渡春桥东岸，门内为妙远堂，堂右为饯春堂，临水建饮虹阁，阁外"方壶岛屿"、"湿翠浮岚"。堂后开竹径，水次设小马头，透迤入涵碧楼。楼后宣石房，旁建层屋，赐名致佳楼。直南为桂花书屋，右有水厅面西，一片石壁，用水穿透，杳不可测。厅后牡丹最盛，由牡丹西入领芳轩。轩后筑歌台十余楹，台旁松柏杉槠，郁然浓阴。近水筑楼二十余楹，抱湾而转，其中筑脩禊亭。外为临水大门，筑厅三楹，题曰"虹桥脩

禊”。旁建碑亭，供奉御制诗二首。一云：“虹桥自属广陵事，园倚虹桥偶问津。闹处笙歌宜远听，老人年纪爱亲询。柳拖弱絮学垂手，梅展芳姿初试颦。预借花朝为上巳，冶春惯是此都民。”一云：“情知石墅郡城西，遂舣兰舟步薛堤。花木正佳二月景，人家疑住武陵溪。笙歌隔水翻嫌闹，池馆藏�致可题。片刻徘徊还进舫，蜀冈秀色重相徯。”

妙远堂，园中待游客地也。湖上每一园必作深堂，饬庖寝以供岁时宴游，如是堂之类。联云：“河边淑气迎芳草（孙逖），城上春阴覆苑墙（杜甫）。”堂右筑饯春堂，联云：“莺啼燕语芳菲节（毛熙震），蝶影蜂声烂缦时（李建勋）。”旁通水阁十余间如曲尺，额曰“饮虹阁”，峭廊飞梁，朱桥粉郭，互相掩映，目不暇给。

涵碧楼前怪石突兀。古松盘曲如盖，穿石而过，有崖崚嶒秀拔，近若咫尺。其右密孔泉出，迸流直下，水声泠泠，入于湖中。有石门划裂，风大不可逼视，两壁摇动欲摧。崖树交抱，聚石为步，宽者可通舟。下多尺二绣尾鱼，崖上有一二钓人，终年于是为业。楼后灌阴郁莽，浓翠扑衣。其旁有小屋，屋中叠石于梁栋上，作钟乳垂状。其下嶙岏嶙嵘，千叠万复，七八折趋至屋前深沼中。屋中置石几榻，盛夏坐之忘暑，严寒塞墐，几上加貂鼠彩绒，又可以围炉斗饮，真诡制也。

致佳楼五楹，供奉御扁石刻，及“花木正佳二月景，人家疑住武陵溪”一联。是楼亦在崔园旧址之内。楼后皆新辟荒地，并转角桥西口之冶春茶社围入园中。自是园始三面临水，水局乃大。中筑桂花书屋，逶迤连络小室数十间，令游者惝恍弗知所之。

倚虹园之胜在于水，水之胜在于水厅。自桂花书屋穿曲廊北折，又西建厅事临水，窗牖洞开，使花、山涧、湖光、石壁褰裳而来。夜不列罗帏，昼不空画屏。清交素友，往来如织。晨餐夕膳，芳气竟如凉苑疏寮，云阶月地，真上党慰斗台也。

湖上水廊以“四桥烟雨”之春水廊为最，水阁以九峰园之风漪阁、“四桥烟雨”之锦镜阁为最，水馆以“锦泉花屿”之微波馆为最，水堂以“荷蒲薰风”之来薰堂为最，水楼则以是园之修禊楼为最，盖以水局胜也。楼在园东南隅，湾如曲尺，楼下开门，上供奉御扁“倚虹园”三字，及“柳拖弱缕学垂手，梅展芳姿初试颦”一联。门前即水马头。

园门右厅事三楹，中楹屏间鼓儿上刻“虹桥修禊”四字，大径尺余。旁筑短垣。开便门通转角桥。

王士禛，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高祖名重光，官贵州布政使。曾祖名之垣，官户部左侍郎。祖名象晋，官浙江布政使。父与敕，贡入太学。兄士禄，官员外郎；士禧，贡生。弟士祜，进士。公顺治乙未进士，历官刑部尚书，谥文简。著有《带经堂集》、《精华录》定本及十种诗话。公以文学诗歌为当代称，总持风雅数十年。先是顺治己亥选扬州府推官，庚子三月抵郡城，八月充江宁乡试同考官。辛丑三月有事江宁，居秦淮邀笛步，有《白门集》。壬寅春与杜浚、张养重、邱象随、陈允衡、陈维崧修禊虹桥，公作《浣溪纱》三阕，为《虹桥唱和集》。癸卯冬充江宁武闱同考试官。甲辰春复同林古度、杜浚、张纲孙、孙枝蔚、程邃、孙默、许承宣、承家赋《冶春诗》，此皆公修禊事也。吴伟业曰：“贻上在广陵，昼了公事，夜接词人。”冒襄曰：“渔洋文章结纳遍天下，客之访平山堂、唐昌观者，日以接踵。渔洋诗酒流连，曲尽款洽，客相对永日，亦终不忍干以私。尝有一莫逆临别，公曰：‘愧官贫无以为长者寿，署有十鹤，敬赠其二，志素交也。’”徐釚曰：“虹桥在平山堂法海寺侧，贻上司理扬州，日与诸名士游宴，于是过广陵者多问虹桥矣。”宋商邱曰：“阮亭谒选得扬州推官，游刃行之。与诸士游宴无虚日，如白、苏之官杭，风流欲绝。”刘体仁曰：“采明珠，耀桂旗，丽矣。或率儿拜，或袂从风，如欲仙去。《冶春诗》独步一代，不必如铁崖遁作别调，乃见姿媚也。”王士禄曰：“贻上负夙慧，神姿清彻，如琼林玉树，朗然照人。为扬州法曹，日集诸名士于蜀冈、虹桥间，击钵赋诗，香清茶熟，绢素横飞，故阳羡陈其年有“两行小吏艳神仙，争羡君侯肠断句”之咏。至今过广陵者，道其遗意，仿佛欧、苏，不徒忆樊川之梦也。”宗元鼎诗云：“休从白傅歌杨柳，莫遣刘郎唱竹枝。五日东风十日雨，江楼齐唱冶春词。”今以修禊诸人及文简在扬州所与往来者，附载于后。

杜浚，初名诏，字于皇，号茶村，湖广黄冈人。工诗。侨居江宁鸡鸣山之右，往来扬州，与文简友善。修禊时，浚后至，文简诗云：“杜陵老叟穷可怜，犹能斗酒诗百篇。今朝何处炉头醉，知有人家送酒钱。”死后，陈苍洲太守鹏年葬于江宁太平门之麓。著有《变雅堂集》。

张养重，字子瞻，号虞山，别号椰冠道人，山阳人。工诗。见文简于扬州，文简曰：“夙爱足下‘南楼楚雨三更远，春水吴江一夜增’，平生如此好句复有几？”子瞻退谓邱季贞曰：“昔快意之作，不意阮亭一见，便能道出。”时人谓之张山阳。

邱象随，字季贞，山阳人。拔贡生，诗与兄曙戒侍讲齐名。举博学鸿词，官太子洗马。著《西山纪年集》。

朱克生，字国祯，号秋厓，宝应人。巡按克简之弟，射阳湖中有环溪别墅。

陈允衡，字伯玑，御史本子，建昌人。工诗。东湖乱后，与刘远公流寓鸠兹。晚归东湖，葺云卿蔬圃故址居之。熊雪堂、黎左岩、邢孟贞、顾与治皆称其五字诗。著有《宝琴馆集》。

陈维崧，字其年，宜兴人。工诗词、四六文。年四十尚为诸生，日者谓之曰：“君至五十，必入翰林。”梅杓司赠诗云：“朝来日者桥边过，为许功名似马周。”后举博学鸿词，官检讨，与徐仲鸿、吴农祥、王嗣槐、吴任臣、毛奇龄同为大学士冯公延致邸第，称“佳山六子”。文简《冶春诗》，其年题其后云：“官舫银镫赋冶春，琅琊风调更谁伦。玉山筵上颓唐甚，意气公然笼罩人。”王西樵曰：“其年‘浪卷前朝去’，英雄语也。”又曰：“其年短

髯，不修边幅，吾对之只觉其妩媚可爱，以伊胸中有数千卷书耳。”王于一日：“唐开宝以后，七百年无有其年此等四六之文。”其年著有《湖海楼集》、《检讨集》。皖江程师恭叔才为《检讨四六文注》，徐紫云，字云郎，扬州人，冒辟疆家青童，儇巧善歌，与其年狎。

林古度，字茂之，一字那子，福建福清人，崇祯间移居江宁。工诗。年八十，贫甚，冬夜眠败絮中，有“恰如孤雁入芦花”之句。方尔止文寄诗云：“积雪初晴鸟晒毛，闲携幼女出林皋。家人莫怪儿衣薄，八十五翁犹缊袍。”时文简与之善，常来扬州，文宴于虹桥、平山堂之间，文简亲为撰杖。

张纲孙，字祖望，一名丹，字泰亭，别号竹隐君，浙江钱塘人。性恬淡，工诗，美须髯，长尺余，手足胸背皆有毫寸许，夏月好坦腹卧大树下，好游山水，不避蛇虎，得意辄长啸。诗名在西泠十子之间，著有《西泠二子从野堂》等集。文简公《冶春诗》云：“钱塘张髯诗绝伦。”谓此。

孙枝蔚，字豹人，陕西三原人。身长八尺，声如洪钟，庞眉广额，以诗文名。少为诸生，遭流寇，奋戈逐贼，后走江都与王幼华、吴野人、郝羽吉、汪舟次为五友。文简《冶春诗》云：“雍州孙郎笔有神。”谓此。晚年举博学鸿词被放，诏布衣处士八人授司经局洗马，枝蔚与是选。时杜越年八十四，傅山年七十三，未与试先归。中旨越、山与枝蔚三人同授中书舍人。后归老江都，立生圹于梅花书院之侧，作自挽诗。

程邃，字穆倩，号江东布衣，又号垢道人，歙县人。博学，工诗文，精金石、篆刻、鉴别古书画及铜玉器，家藏亦夥。善画山水，纯用枯笔，写巨然法，别具神味。工隶书。为人品行端悫，敦崇气节，早从漳浦黄公道周、清江杨公廷麟游，晚年侨居江都。文简《冶春诗》云：“白岳黄山两逸民。”即谓邃与孙默也。秀水曹侍郎溶过扬州，作长歌赠之。

孙默，字无言，休宁人。工诗。广交游，急友谊，风雅声气，不介而孚。早年居扬州，晚归黄山旧隐，海内名士以诗文送之，满匣盈帙。

许承宣，字力臣，江都人。康熙丙辰进士，官至给事中。首陈扬州水利、赋役二疏。辛酉典试陕西，陈秦晋间利弊六事，请刊御制文集，悉见嘉纳。归卒于家，与其父明贤、弟承家并祀乡贤。承家字师六，康熙乙丑进士，授编修，辛未会试充同考官，诗文与兄齐名，著《猎微阁集》。文简《冶春诗》云：“云间洛下齐名士。”谓此。子昌龄，官刑部主事。孙迎年，康熙庚辰进士，官中书舍人，道章，辛卯举人；溯中，癸巳解元。迎年子佩璜，官开封府上河同知，以博学鸿词举；信瑞，乾隆戊午副榜。

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太仓州人。崇正进士，官国子监祭酒。工诗，与陈卧子齐名。辛亥元旦，梦上帝召为泰山府君。是岁病革，作绝命词云：“忍死偷生念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终须补，纵比鸿毛也不如。”时有浙僧能前知，访之，至曰：“今年元旦已梦告公矣，何必更问老僧。”遂卒。

冒襄，字辟疆，号巢民，如皋人。父宗起，崇祯末以吏部郎出镇郧、襄。襄以明经用为司李，不就。以气节尚，与陈定生、方以智、吴次尾善，称“四公子”。家有水绘园，园有逸园、梅塘、湘中阁、洗钵池、玉带桥、寒碧堂、小三吾、小浯溪诸胜。乙巳春，文简有事如皋，与邵潜、陈维崧、许嗣隆、毛师桂脩禊于是，歌儿紫云捧研于湘中阁，杜浚后至，不及会。

邵潜，字潜夫，号五岳外臣，江南通州布衣，侨居如皋。工诗。年八十，苦徭役，文简以按部至县，屏从造访，与潜饮酒赋诗而还，立除其役。著《友谊录》、《循吏传》。

许嗣隆，字山涛。

毛师桂，字亦史。

徐釚，字电发，号虹亭，吴江人，文简高弟子。举博学鸿词，官翰林检讨。晚号枫江渔父。

宋荦，字牧仲，商邱人，文康公冢子。工诗文。以侍卫往来殿廷交戟之间，常画苏子瞻像，貌己侍其侧。筮仕竟以黄州通守始，既而南临江淮，北俯碣石，开府江右，累官至大冢宰。折节下士，天下士多称之，谓之商邱先生。

刘体仁，字公勇，颍州人。父廷传，字惟中，散家业以养客，食常百数，暇则兵法部署之。体仁成进士，官吏部考功司。工诗，有《蒲庵集》。未殁前一日，与其友苏茂脐铭在凤阳龙兴寺禅喜竟日，归旅舍遂化去。是夕见梦于苏，吟诗云：“六十年来一梦醒，飘然四大御风轻。与君昨日龙兴寺，犹是拖泥带水行。”

王士禄，字于底，号西樵山人，文简之兄。进士，官吏部考功司员外郎。工诗文、经史之学，著有《表余堂》、《十笏草堂》、《辛甲上浮》、《然脂》诸集。余如《读史蒙拾》、《米鸟逸史》、《宾客别录》、《闺阁语林》、《南荣曝余录》、《群言》、《头屑》诸书，率未卒业。

张琴，字桐峰，江都人，文简高弟子。进士，授内阁中书。深明吏治，著有《淮黄交会开浚海口》诸议，及《漕运盐法》诸篇。工诗，有《涉园》、《耐庵》等集。

宗元鼎，字定九，号梅岑，别号小香居士，兴化人。名世之孙，观之子。名世字良弼，居江都，万历己丑进士，任绍兴教授，行至梦笔桥，梦江淹授三笔曰：“俾尔三世享文名。”后官至工部主事，著《蒙史略》、《含香堂文集》。观字鹤问，副榜，以诗传。元鼎工诗，善才调集，与杨因之思本齐名。著有《芙蓉斋》、《新柳堂》等集。善画，似钱舜举。晚年隐于宜陵，构东原草堂，有古梅一株，名“宗郎梅”。有《冬日草堂洗燕巢诗》盛传于世。手艺草花数十种，每辰担花向虹桥坐卖，得钱沽酒，市人笑之，谓之“花颠”。自著《卖花老人传》。文简与之友，尝画虹桥小景寄之。文简诗云：“辛夷花照明寒食，一醉虹桥便六年。好景匆匆逐流水，江城几度沈郎钱。”又云：“红桥秋柳最多情，露叶萧条远恨生。好在东原旧居士，雨窗着意写芜城。”

费密，字此度，成都人。少遭流寇，窜身西域，后溯

汉江，下淮南，居江都野田庄。授徒卖文以自活。跛一足，以"大江流日夜，孤艇接残春"句见知于文简，称之为"跛道士"。晚年往苏州谒孙钟元，称弟子，辑有《宏道书圣门旧章》及自著诗文若干卷。子锡琮、锡璜，皆能文。

丁宏诲，字景吕，江西南昌人。官获鹿知县，往赠文简诗有云："风神欺玉树，逸兴问琼花。"后果遇于扬州。

赵三骐，字乾符，号石渠，江西韩城人。官泰州同知。工诗。文简尝曰："吾衙官屈、宋矣。"著有《似园集》。马之骦，字旻徕，直隶雄县人。为江都主簿，以诗文见知于文简。后补寿张簿。著《诗访》、《张秋志》。

邹只谟，字讦士，号程村，武进人。进士。天资颖异，过目靡所遗忘，上自经史子集，以及天文、宗教、百家之书，细及古今人爵里、姓氏、世次、年谱，无不委记。在扬州，文简与之撰《倚声集》，起万历，迄顺治，以继卓珂月、徐野君《词综》之后。著有《远志斋集》，并《丽农词》。

许珌，字天玉，号星斋，福建侯官举人。工诗。在扬州贫甚，文简有"许珌送穷邗水上"句。著《梁园集》。

顾樵，字樵水，吴江人。工画，尝写文简《平山堂诗》"摘星楼阁浮云里，一傍危栏坐楚江"句为之图，今已散佚。自杜浚至于顾樵，皆文简时往来者。后数十年，复以风雅之称，归诸卢抱孙转运。

卢见曾，字抱孙，号雅雨山人，山东德州人。父道悦，字喜臣，号梦山，康熙辛丑进士，官知县，入祀乡贤，著有《公余漫草》、《清福堂遗稿》。公工诗文，性度高廓，不拘小节，形貌矮瘦，时人谓之"矮卢"。辛卯举人，历官至两淮转运使。筑苏亭于使署，日与诗人相酬咏，一时文宴盛于江南。乾隆乙酉，扬州北郊建"拳石洞天"、"西园曲水"、"虹桥揽胜"、"冶春诗社"、"长堤春柳"、"荷浦薰风"、"碧玉交流"、"四桥烟雨"、"春台明月"、"白塔晴云"、"三过留踪"、"蜀冈晚照"、"万松叠翠"、"花屿双泉"、"双峰云栈"、"山亭野眺"、"临水红霞"、"绿稻香来"、"竹楼小市"、"平冈艳雪"二十景。丁丑脩禊虹桥，作七言律诗四首云："绿油春水木兰舟，步步亭台邀逗留。十里画图新阆苑，二分明月旧扬州。空怜强酒还斟酌，莫倚能诗漫唱酬。昨日宸游新侍从，天章捧出殿东头。　　重来脩禊四经年，熟识虹桥顿改前。潴汉畅交零雨后，浮图高插绮云巅。雕栏曲曲生香雾，嫩柳纷纷拂画船。二十景中谁最胜，熙春台上月初圆。　　溪划双峰线栈通，山亭一眺尽河东。好来斗茗评泉水，会待围荷受野风。月度重栏香细细，烟环远郭影蒙蒙。莲歌渔唱舟横处，俨在明湖碧涨中。　　迤逦平冈艳雪明，竹楼小市卖花声。红桃水暖春偏好，绿稻香含秋最清。合有管弦频入夜，那教士女不空城。冶春旧调歌残后，独立诗坛试一更。"其时和脩禊韵者七千余人，编次得三百余卷。乙酉后，湖上复增"绿杨城郭"、"香海慈云"、"梅岭春深"、"水云胜概"四景。署中文宴，尝书之于牙牌，以为侑觞之具，谓之"牙牌二十四景"。后休致归里，有留别诗云："力惫宣勤敢自怜，薄才久任受恩偏。齿加孙冕余三岁，归后欧公又九年。犬马有情仍恋主，参苓无效也凭天。养疴得请悬车日，五福谁云尚未全。　　祖道长筵舟满河，绿扬城郭动骊歌。重来节使经三考，归去舆人赋五紽。绛帐唱酬通籍在，潘门交际纪群多。二分明月尊前判，半照离人返薜萝。　　平山回望更关愁，标胜家家醉墨留。十里林亭通画舫，一年箫鼓到深秋。每看绛雪迎朱旆，转似青山恋白头。为报先畴墓田在，人生未合死扬州。　　长河一曲绕柴门，荒径遥怜松菊存。从此风波消宦海，才知烟月足家园。枌榆社集牛歌好，伏腊筵开鹤发尊，痴愿无多应易遂，杖朝还有引年恩。"公两经转运，座中皆天下士，而贫而工诗者，无不折节下交。后赵云崧观察吊之，有诗云："虹桥脩禊客题诗，传是扬州极盛时。胜会不常今视昔，我曹应又有人思"。其一时风雅，可想见矣。公子二，长谦，仕至武汉黄德道；次谟，十岁工诗，善擘窠书。孙四，荫浦、荫惠、荫恩、荫□，位皆通显。其时宾客，备记于左。

戴震，字东原，休宁人。为汉儒之学，精于音均律算。少与江慎修游，得其底蕴。后来扬州，为公坐上客，惠栋、沈大成见之，目为奇人。游京师，秦大司寇蕙田延之纂《五体通考》。乾隆壬午，举于乡，奉诏重辑《永乐大典》。与邵晋涵、周永年、杨昌霖、余集同入馆分纂《四库全书》。戊戌，成进士，赐翰林院庶吉士，官至编修，殁于京师。著书满家，半皆未成之作，曲阜孔荭谷刻其遗书《考工图注》、《七经小记》、《屈原赋注》、《日编》、《水经注》、《水地记》、《声类表》、《孟子字义疏证》、《方言疏注》、《策算钩股割圜记》、《东原文集》。在馆所校之书，则为《水经注》、李如圭《仪礼集释文》。尝注《难经》、《伤寒论》、《金匮》诸书，亦未卒业。

鲍皋，字步江，号海门，镇江丹徒人。幼以诗见知尹鎈使，极称赏之。举博学鸿词，辞疾不就。公延之署中，著《海门集》。子之钟，字雅堂，进士，官体部郎中。

惠栋，字定宇，号松厓，苏州元和人。砚溪先生之孙，半农先生之子，以孝闻于乡。博通今古，与陈祖范、顾栋高同举经学。公重其品，延之为校《乾凿度》、《高氏战国策》、《郑氏易》、《郑司农集》、《尚书大传》、《李氏易传》、《匡谬正俗》、《封氏见闻记》、《唐摭言》、《文昌杂录》、《北梦琐言》、《感旧集》，辑《山左诗抄》诸书。著有《周易述》、《易汉学》、《易例》、《易微言》、《九经古义》、《古文尚书考》、《明堂大道录禘说》、《山海经训纂》、《后汉书训纂》、《精华录训纂》、《红豆山房古文集》。大江南北为惠氏之学者，皆称之曰"红豆三先生"。

汪舟次方伯、马秋玉主政两家，多藏书，公每借观，因题其所寓楼为"借书楼"。赠方伯孙被江诗云："弓衣织遍海东头，博奥曾闻贯九邱。犹喜遗编仍藻绣，更番频到借书楼。"赠秋玉诗云："玲珑山馆辟疆俦，邱索搜罗苦未休。数卷论衡藏秘笈，多君慷慨借荆州。"

吴玉搢，字山夫，淮安山阳人。精于小学，为公幕友。后入京师，秦尚书聘之修《五体通考》，著有《别雅》

五卷、《金石存》若干卷。

严长明，字东友，召试中书，官侍读。著有《归求草堂诗文全集》及杂著二十六种。子观，著有《元和补志》六卷。

朱稻孙，字稼翁，嘉兴秀水人。彝尊孙。举博学鸿词，书法得唐人墓铭逸趣，有诗集行于世。

汪棣，字韡怀，号对琴，又号碧溪，仪征廪生。为国子博士，官至刑部员外郎。工诗文，与公为诗友，虹桥之会，凡业鹾者不得与，唯对琴与之。多蓄异书，性好宾客，樽酒不空，一时名下士如戴东原、惠定宇、沈学子、王兰泉、钱辛楣、王西庄、吴竹屿、赵损之、钱箨石、谢金圃诸公，往来邗上，为文酒之会。子晋藩、掌庭，皆名诸生。

易谐，字松滋，歙县人，居扬州。工诗。筑抱山堂以延四方名士，与公为诗友。抱山者，取孟郊"好诗恒抱山"句也。中年家贫，与东野同其遇，著"抱山堂诗选"。

郑燮，字克柔，号板桥，兴化人。进士，官知县。宰范时，有富家欲逐一贫婿，以千金为宰寿。燮收其女为义女，复潜蓄其婿在署中，及女入拜见，燮出金合卺，令其挽车同归，时称盛德。后以报灾事忤大吏，罢归乡里。尝作一大布囊，凡钱帛食物，皆置于内，随取随用，或遇故人子弟及同里贫善之家，则倾与之。往来扬州，有"二十年前旧板桥"印章。与公唱和甚多，著有《板桥诗词钞》及《家书》、《小唱》。工画竹，以八分书与楷书相杂，自成一派，今山东潍县人多效其体。

李葂，字啸村，安徽人。能诗画，公之高足也。尝为公作《虹桥揽胜图》。

张宗苍，字默存，一字墨岑，号篁村，苏州吴县人。画山水出黄尊古之门，以淮北盐官为公僚属，与之定友。乾隆十六年南巡，进画册，命入京只候内廷，授户部主事。

王又朴，字从先，号介山，直隶天津人。为河工县丞，以诗学受知于公，为诗友，著有《大学古木》。

高凤翰，字西园，号南村，别号南阜老人，又自称老阜，胶州人。举孝友端方，为歙县丞，公荐为泰州分司。工诗画，善书法，称三绝。后与公同被逮，抗辞不屈，事因以得白。病痺，右臂不仁，作书用左手，号尚左生，又号丁巳残人。爱砚，著《砚史》。自为圹铭曰："知其生何必知死，见其首何必见尾，嗟尔！死生类如此。"后穷饿死，公哭之诗云："乞米鸿归笺正裁，俄闻诀去岂胜哀。巫咸不为刘蒉下，县宰谁迎杜甫来。落落清华兰社尽，堂堂著作玉樽开。年来衰老愁伤逝，况是凋零仅剩才。　　最风流处却如痴，颠米迂倪未是奇。再散千金仍托钵，已输一臂尚临池。殷生潇洒谈元日，戴椽昂藏对簿词。见说淮南传故事，遗文争患少人知。"

祝应瑞，字荔庭，镇江丹徒人。为茫稻河闸官。工诗，著有《见山楼集》，告休后始知之。作诗题其《老渔图》云："披图重认旧同官，白眼名流谢过难。烟月一竿纶在手，而今真作老渔看。"

张铬，字朴存，江都布衣。少简静，不修边幅，孤直自喜，有雄才伟略，善草书。丧妻不再娶，购一美人画悬帐中，衾影相对。不自炊，寄食乡党中，虽一面之识，造其庐饮啖自若。工诗，年六十作《落花诗》，江外女子见之而死。时公脩禊诗和者殆遍，惟惠栋不与，铬不和韵，并称于时。铬名由是大起。铬善奕，其友戒之曰："与转运奕，须胜其一，负其二。"铬许之。及入，四局皆胜，座客为之色变。

焦五斗，镇江丹徒人，孝然裔孙。尝作《焦山志》，忽失去，其子复得之于郡城骨董铺中。公由是修《金焦二山志》。

吴均，字梅查，歙县人。工诗，构别墅名青棠观，与扬州二马相唱和。公数招之为诗牌之会。

沈廷芳，字椒园。

梁巘，字文山，亳州人。壬午副榜。馆于公署。书法润泽，骨肉均匀，尺五楼、延山亭额，其手迹也。

钱载，字坤一，号箨石，浙江嘉兴人。工画兰竹，以诗文见知于虞山相国。举经学及博学鸿词科不售。乾隆壬申，成进士，授编修，历官至工部侍郎。著《箨石斋集》。与公友善，居使署一年，多唱和。

陈大可，字余庭，浙江绍兴人。工篆隶，二十四景榜联多出其手。

周榘，字幔亭，江宁人。工诗，善八分书，以《松影入窗无》句受知于公，折节造庐，书"德馨堂"额赠之。招来扬州，有《寿高御史生辰诗》，脍炙一时。

胡裘锌，字西垞，浙江山阴人。工诗。贫甚，上诗于公云："驹隙奔驰又岁阑，萧萧身世托江干。布金地暖回春易，列戟门高载拜难。庾信赋成悲老大，孟郊诗在惜孤寒。自怜七字寒无力，封上梅花阁下看。"公极赏之，遂订交焉。

金兆燕，字钟樾，号棕亭，全椒人。父榘，字絜斋，工诗，有《泰然斋集》。兆燕幼称神童，与张南华詹事齐名。工诗词，尤精元人散曲，公延之使署十年，凡园亭集联及大戏词曲，皆出其手，中年以举人为扬州校官，后成进士，选博士，入京供职。三年归扬州，遂馆于康山草堂。著有《赠云轩诗文集》。子台骏，字篆村，名诸生。孙琎，字退谷，十二称神童，十五为附生，十六为廪膳生，十七而死。自榘至琎，称为"金氏四才子"。

宋若水，字远仲，号兰石，一号澹泉；弟森桂，字树芳，号立堂，泾县人，兄弟以诗齐名。公延之掌两淮国课。著有《壎篪集》、《西峰唱和小草》。立堂耽吟，老而弗辍。自订诗集数百卷。

张永贵，字静远，号乐斋，广宁人。举于乡，官淮北监制同知。工诗，公与之多唱和。

倪炳，字赤文，善鬻古书，列肆天宁街，额曰"带经堂"。为公刻《雅雨》十种。

文山为静慧寺僧，书学退翁。受知于公，为书苏亭额，公子谟十岁师事之。能擘窠书，其时牙牌二十四景，半出其手。

汪履之为董公祠道士，性恬淡，有气节，以奕受知

于公。值公被逮出塞，汪随之三年。公诗云："桃花潭上水潺潺，恋客情深诗早传。更有汪伦能送远，八千里外住三年。"后为甘肃主簿，死于长沙。自戴震至于汪履之，皆抱孙宾客也。

"虹桥脩禊"、"柳湖春泛"，名大洪园。"卷石洞天"一段，在转角桥对过，名小洪园。

洪征治，字魏笏，歙县人。子肇根，字向宸；肇松，字奎芳，并世其父鹾业。奎芳子锡豫，字建侯，工于诗。

洪肇柱，字殿书，肇根弟，有"佛菩萨"之号。乐施，常以参桂济人。

方本，字立堂，仪征籍。工于属文，善楷书。与弟谷同中己酉科举人。子仕燮，字菊人，仕杰，字月查，并深于诗。婿洪芗林，任侠自豪，能急朋友之难。

吴烺，字杉亭，一字笋叔，全椒人。父敏山征君，工诗，久居扬州，著《金木山房集》、《周髀算经补注》。烺幼称才子，召试授中书，与金兆燕齐名。

顾天昭，吴人。工于算学。其门弟子顾楷，字妙台，尽得其术。

徐柱臣，字题客，号雅宜，昆山人。工诗文，书法苏、米。来往扬州，主于洪氏。

史梦琦，字□□，阳湖人。进士，官吏部郎中，出为福建汀漳道。洪氏尝延之馆于家。

万涵，字石书，仪征人。工草书，于学无所不通，食有兼人之量。

朱棠，字暎轩，苏州吴县人。乙卯副榜，工于诗文。

柳梦鹰，字东藜，仪征人。工诗。少游幕，长为巡盐御史所知，声名鹊起，后馆于其家。

法嘉荪，字辛侣，丹徒人。储润书，字玉琴，宜兴人。皆工诗，馆于其家，与应澧齐名。澧字叔雅，仁和人，工诗善书，杭堇浦之婿也。

"柳湖春泛"在渡春桥西岸，土阜蓊郁，利于栽柳。洪氏构草阁，题曰"辋川图画"。阁后山径蜿蜒入草亭，曰流波华馆。馆西步平桥入湖心亭，复于东作版廊数折入舫屋，曰小江潭。皆用档子法，谓之点景，如"邗上农桑"、"杏花村舍"之类。

辋川图画阁三楹，在杨柳间，树光蒙密，日色玲珑，

禽鸟上下，水纹清妍。联云："此地惟堪图画障(白居易)，不妨游更著南华(皮日休)。"

流波华馆后墙在湖湄，前荣在湖中，地上皮板，板上以文砖亚次，步之一片清空。联云："涧道余寒历冰雪(杜甫)，浪花无际似潇湘(温庭筠)。"馆右复作板廊数折入湖心亭，左作宛转桥，曲折上小江潭。联云："竹室生虚白(陈子昂)，波澜动远空(王维)。"

冶春诗社在虹桥西岸。康熙间，虹桥茶肆名冶春社，孔东塘为之题榜。旁为王山蔼别墅，厉樊榭有诗云："王家楼子不多宽，五月添衣怯晚寒。树底鸣蝉树头雨，酒人泥杀曲栏杆。"即此地也。后归田氏，并以冶春社围入园中，题其景曰"冶春诗社"。由辋川图画阁旁卷墙门入丛竹中，高树或仰或偃，怪石忽出忽没，构数十间小廊于山后，时见时隐。外构方亭，题曰"怀仙馆"。馆左小水口，引水注池中，上覆方版，入秋思山房，其旁构方楼，通阁道，为冶春楼。楼南有槐荫厅，楼北有桥西草堂，楼尾接香影楼。后山构山亭二，一曰欧谱，一曰云构。

怀仙馆八柱四荣，重屋十脊，临水次。前荣对镇淮门市河，联云："白云明月偏相识(任华)，行酒赋诗乐未央(杜甫)。"

秋思山房在水树间，联云："天气涵竹气(张说)，山光满湖光(冯戴)。"忆余昔年夏间暑甚，同人出小东门，打桨而行，浊河浑流，狭束偪仄，挥汗如雨。迨出东水

门,山气如墨,白鹭翻波。无何,风雨骤至,舣舟斗姥宫,舟几覆。雨小,舟子沿岸牵至冶春楼,上岸入楼中,乃敞其室而听雨焉。园丁沽酒荐蔬,逾时箸落杯空。雨止,湖上浓阴,经雨如揩,竹湿烟浮,轻纱嫌薄。东望倚虹园一带,云归别峰,水抱斜城。北望江雨又动,寒色生于木末。因移入楼南临水方亭中待之,不觉秋思渐生也。

是园阁道之胜比东园,而有其规矩,无其沉重,或连或断,随处通达。由秋思山房后,厅事三楹,额曰"槐荫厅"。联云:"小院回廊春寂寂(杜甫),朱阑芳草绿纤纤(刘兼)。"由厅入冶春楼,联云:"风月万家河两岸(白居易),菖蒲翻叶柳交枝(卢纶)。"楼上三面蹑虚,西对曲岸林塘,南对花山涧,北自小门入阁道。两边束朱阑,宽者可携手偕行,窄者仅容一身,渐行渐高,下视阑外,已在玉兰树杪。廊竟接露台,置石几一,磁墩四,饮酒其上,直可方之石曼卿巢饮。旁点黄石三四级,阁道愈行愈西,入香影楼,盖以文简"衣香人影"句名之。联云:"堤月桥边好时景(郑谷),银鞍绣毂盛繁华(王勃)。"楼北小门又入一层,楼外作小露台,台缺处叠黄石,齿齿而下,即是园之楼下厅也。额曰"桥西草堂"。联云:"绿竹漫侵行径里(刘长卿),飞花故落舞筵前(苏颋)。"堂后旱门,通虹桥西路。

桥西草堂,右由露台一带,土气积郁,叠以黄石,嶙峋棱角,老树眠卧侍立,各尽其状。中构六角亭,名曰"欧谱",四方亭名曰"云构"。联云:"山雨樽仍在(杜甫),亭香草不凡(张祜)。"

土人周叟,有田数亩,屋数椽,与园为邻。田氏以金购之,弗肯售,愿为园丁于园内种花养鱼。其子扣子,得叶槑夫养菊法,称绝技。是园有园票,长三寸,宽二寸,以五色花笺印之,上刻"年月日园丁扫径开门",旁钤"桥西草堂"印章。

六安秀才叶槑夫,善种菊,与傍花村种法异。不接艾梗,不植籧篨,先去蝼蚁蚯蚓荐食诸病根,松青紫杞,都归自然。著有《将就山房花谱》,以色分类,如"铜雀争辉"、"老圃秋容"皆异艳绝世。槑夫负性孤寂,酒后耳热,虽名花价值百缣持赠自若,若不屑与,虽重值弗顾也。以独得之奇,思以种遍布天下。岁丁酉来扬,寓是园年余,土人多于其酒酣时恬得之,至今尚传其种,然视槑夫所自植,色减其半矣。

虹桥即红桥,在保障湖中。《府志》云:"在北门外,一名虹桥,朱阑跨岸,绿杨盈堤,酒帘掩映,为郡城胜游地。"《鼓吹词序》云:"在城西北二里,崇祯间形家设以锁水口者。朱阑数丈,远通两岸,彩虹卧波,丹蛟截水,不足以喻。而荷香柳色,曲槛雕楹,鳞次环绕,绵亘十余里。春夏之交,繁弦急管,金勒画船,掩映出没于其间,诚一郡之旧观也。"文简《游记》云:"出镇淮门,循小秦淮折而北,陂岸起伏,竹木蓊郁,人家多因水为园亭溪塘,幽窈明瑟,颇尽四时之美,拏小艇循河西北行,林下尽处,有桥宛然,如垂虹下饮于涧,又如丽人靓妆照明镜中,所谓红桥也。红桥原系板桥,桥桩四层,层各四桩,桥板六层,层各四板,南北跨保障湖水口,围以红栏,故名红桥,丙辰黄郎中履昴改建石桥,辛未后巡盐御史吉庆、普福、高恒相次重建。上建过桥亭,'红'改作'虹'。"国初制府于公建虹桥书院,亦纪此桥之胜也。宗定九有《虹桥小景图》,卢雅雨有《虹桥揽胜图》,方耦堂有《虹桥春泛图》,明春岩有《虹桥待月图》,今皆不存。惟程令延《虹桥图》在《扬州名园记》中。

扬州为南北之冲,四方贤士大夫无不至此。予见闻所囿,未能遍记。有游迹数至而无专主之家,以虹桥为文酒聚会之地。谨述于此,以为湖山增色云。

梅文鼎,字定九,宣城人。通天文律算之学,所著书百余种,详见杭堇浦太史《道古堂集》中。尝游扬,和卓子任尔堪无题诗云:"廿四桥边载野航,六铢缥缈浣红妆。生儿应取桃花靦,鸾尾湘钩出短墙。　新词吟罢倚云鬟,清婉争传士女班。红叶御沟成往事,重留诗话在人间。"尔堪,江都人,尝从李文襄公讨耿逆,为右军前锋,有桃花岭、常山、玉山、并压潮、源口诸险之战。六年以母老辞归,放情山水。尝于上巳日与孔东塘、吴薗次、邓孝威、李艾山、黄仙裳、宗定九子发、查二瞻、蒋前民、闵宾连、王武、徵景州、歙州乔东湖、朱恭、朱西柯、张楷石、杨尔公、吴彤本、赵念昔、王孚嘉、楚士允、文闵义行红桥脩禊。此在渔洋之前,东塘为主人。鹿墟诗云:"晴暖正逢脩禊日,泛舟难得使君闲。庙堂有议还开海,宾客乘时且看山。随苑池塘青草外,杏花楼馆绿杨间。笙歌更逐轻鸥去,遍采芳兰水一湾。"

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人。举博学鸿词,授检讨。归过扬州,安麓村赠以万金。著《经义考》,马秋玉为之刊于扬州。

阎若璩,字百诗,山西太原人,侨寓山阳。举博学鸿词不用,用力古学,著有《古文尚书疏证》、《四书释地》、《丧服翼注》、《博湖掌录》、《孟子生卒年月考》、《日知录补注》、《眷西堂集》、《毛朱诗说》、《校正困学纪闻》、《续朱子古文疑》、《宋刘邠李焘马端临王应麟四家逸事》。身后,子学林聚其未成之书为《潜邱札记》。数来扬州,有怀古诗。

朱筠,字竹君,顺天大兴人。进士,官翰林,督学安徽、福建。以世不明六书,刻许氏《说文》以行于世。庚子在扬州,泛舟虹桥,于安定、梅花两书院中访绩学能文之士。身后刻有文集。

钱大昕,字晓征,号辛楣,一号竹汀,嘉定人。甲戌进士,官詹事。学无不通,谦以下士,尤好奖进后学。著有《潜研堂诗文集》、《廿二史考异》、《金石文字跋尾》、《三统历述》,精深纯粹,合惠、戴二家之学集为大成。弟大昭,字晦之,号可庐,邑诸生,著有《广疋疏义》、《诗古训》、《两汉书辩疑》、《后汉书补表》、《说文统释》。晦之子□□,亦精六书,著有《孟子疏义》。

王昶,字述庵,号兰泉,青浦人。进士,从大将军累建军功,以江西布政使司入为刑部侍郎,经学以郑康成为宗,自名其斋曰郑学斋。奖励后学,好扬人善。著有《古今金石考》、诗文集若干卷。又类集所知识之诗古

文词，订为《湖海诗传》、《湖海文传》二书。侍郎自未第及执政时，往来邗上最多。

沈初，字云椒，浙江平湖人，进士，现官总宪。工诗古文词，江南文士宗之。总宪有《扬州筱园看芍药诗》云："筱园北达蜀冈偏，婪尾今看夺众妍。环十亩花浓似绣，坐三间屋敞于船。暖风晴拂香尤酽，清露晨流色倍鲜。携得春光满归舫，自疑袖衫惹炉烟。"又有《平山堂僧房看芍约诗》云："寂寞闲庭位置宜，不堪相谑静相依。可怜袅袅婷婷里。艳影偏侵坏色衣。佳种园林见者稀，山僧特为数芳菲。小红大白寻常有，珍重称名金带围。"所著有《兰雪堂集》。

袁枚，字子才，浙江钱塘人。幼有才名，举博学鸿词不用，成进士，入翰林，官江宁知县，有政声。罢官筑清凉山中随园，著有《小仓山房诗文集》、《新齐谐》诸书。年八十余，每逢平山堂梅花盛时，往来邗上，以诗求见者，如云集焉。

王鸣盛，字凤喈，号礼堂，一号西庄，太仓人。进士，官光禄寺卿。幼时才学横轶，雄于属文，敏而好学，勤于著述。有《尚书后案》、《十七史商榷》、《蛾术编》、《周礼军赋说》、《苔岑集》、《西庄始存稿》。吴中后学有所著述，无不以光禄一言以验是否。

金榜，字辅之，歙县人。壬辰状元，官修撰。幼与戴东原从事于江布衣慎修之门，得其《说礼》之旨，著《礼笺》二卷。徽之士翕然从之。

李汪度，字宝幢，浙江仁和人。工诗古文辞，以孝友世其家，官翰林学士，终养归里。甲辰间南巡时，迎銮扬州上方寺前童庄道旁，特邀异数。子镕，字古陶，进士，官翰林编修；庆曾，字愚公，举人，与兄同年，官教谕。

卢文弨，字召弓，号抱经，浙江仁和人。进士，官翰林学士。为冯山公景之外孙，传外祖之所学，所校订有董子《繁露》、贾子《新书》、《白虎通》、《方言》、《西京杂记》、《释名》、《颜氏家训》、《独断》、《经典释文》、《孟子音义》、《封氏见闻记》、《三水小牍》、《荀子》、《韩诗外传》，皆称善本。所著有《仪礼新校》、《钟山札记》、《群经拾补》。来扬州主秦西岩观察家。

邵晋涵，字二云，余姚人。辛卯进士，开四库馆举用，官至詹事。所著《尔雅正义》，可补邢氏之陋略。又有《公羊传》、《孟子》等疏义，未行于世。家居时，甘泉令延修志书。二云以甘泉自雍正间始分，志书宜从此起，而未分县以前，皆入江都县。时有不合其议者，遂未果。

陆师，字麟度，归安人。以时文名家。官仪真令，公明廉能，邑人诵之。尝燕大僚于湖上，席终成四书文七篇，同僚惊以为神。死之后因家焉。其裔宁芝，少聪慧，为邑中名诸生。又戴洞字雨峰，仪真生员，工诗，多平山堂游宴诗，传为绝唱。

张书勋，吴县人。丙戌状元。游扬州时，街市妇女，聚而观之，既见其面，一噱而散。张适晤李进士道南，问以故，李曰："先生为戏剧中状元所累耳。"张乃大笑。

钮玉，字匪石，元和人。业贾贩木棉，舟船车骡之间，必载经史以随，归则寂坐一室，著书终日，每负贩往来，必经邗上，留与邑中经学之士讲论数日乃去。

周大纶，字理夫，直隶天津人。官彰化县丞。台匪叛，执之，囚数日，骂贼而死。贼平，赠云骑尉。长子琦负骨归葬，至扬，琦卒，停柩湖上两月，为诗吊者甚多。理夫与牛太守翊祖为姻戚，十年前在扬屡为湖上之游，虬须赤面，予犹及见之也。

汪启淑，字秀峰，浙江杭州人。官刑部员外郎。性情古雅不群，刻有许氏《说文系传》、郑樵《通志》、《撷芳集》一百卷，汉印图书谱无算。因《撷芳集》少二十卷，征诗来扬州，持论与汪中多所抵牾，拂衣而去。

顾文烜，字玉田，吴县人。精于医，以张仲景为法，尤通《素问》、《灵枢》之理，扬州人以千金求其一至为幸。子之逵，字抱冲，邑诸生，好藏书，筑小读书堆。同郡黄丕烈，字荛圃，亦藏书最多，与抱冲并称。抱冲弟广圻，字千里，从段懋堂学六书音韵之学，最精遍。

谈泰，字星符，江宁丙午举人，官山阳教谕。学天文算术于钱辛楣少詹，述钱氏《周径新说》云："割圜旧法，用六边四边起算，内容外切，屡求勾股至无数多边，推得圜径一亿，周三亿一千四百一十五万九千二百六十五。自刘宋祖冲之、元赵友钦以及近日西人，无不皆然。但就其法细推之，似犹有未尽者，其屡次所求之勾股弦，皆有其零不尽，半以上收之，半以下弃之，虽为数无几，而合全边计之，亦不为不多矣。尝以方圆形互校，欲求周径之率，必先知周径之幂，大抵方径幂一，方周幂十六，圆径幂一，圆周幂十，此自然比例反覆不衰者。试设员经径幂一亿，则员周幂十亿。以一亿开方，得一万，为员径之数，以十亿开方，得三万一千六百六十六（六六六六不尽），为员周之数，比旧法多二百五十有奇，比所得之数，亦有余零。然先设之幂积，本系全数，则开方本余虽有不尽，亦甚微矣。旧法以一次之勾股弦，又为二次之勾股弦，是本数先有其零，反覆相求，未有不衰者也。且即以周率之三亿一千四百一十五万九千六百六十五自乘，得九兆八千六百九十六万〇四百三十亿八千五百三十四万〇二百二十五，与十兆之数相近，然则周幂为径。幂之十倍，又何疑焉。乃自刘宋以来，用之至今，并无乖舛。必谓周率少无可考者，不知寻常推算周径，不过尺寸之间，则周数所差，只在分厘。若设圆径十丈。则周三十一丈六尺六寸六分有奇，比旧法多二尺五寸强，而圆幂亦多六尺二十六寸有余矣。今拟新率于后，圆径一，圆周三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圆幂七九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少詹弟子又有李锐、张焱、贾士玑。焱字复庵，嘉定人，善篆书，通六书之学。士玑字玉衡，震泽人，深于经学。锐字尚之，吴县人，精天文推步。少詹深许之。每自以为不及。尚之以推步自疏而密，欲自三统以来，推中法由疏而密之渐；自九执回回以来，推西法由疏而密之渐。为布衣江艮庭推恒星东移度数，艮庭深服之。艮庭，名声，元和

人，为惠定宇高弟子，守许、郑之学最坚，著有《尚书集注音疏》。生平不为楷书，虽日用记账，皆小篆，故所刻皆篆书焉。子锷，字贡廷，号补僧，亦深于六书，而笃于佛。

蒋莘，字于野；征蔚，字蒋山；夔字青荃，苏州元和人，兄弟也，为明兵备道蒋灿之后。父曾煊，有经济才。莘工诗文，著有《水竹庄诗钞》。读书好客，有《水竹庄图》，东南文人，染翰殆遍。征蔚自天文地理、句股算术、诗文词曲，无所不通。年方弱冠，沈心疑格，双耳遂聋。于经史之学尤邃，以郑康成为汉末大儒，所注《三礼诗笺》及《周易》、《今文尚书》，近今有通之者，而《论语》、《孝经》无人阐发，虽有惠氏所集《王厚斋古注》，而因陋就简，不足以当阐发之目，因作《论语郑注疏证》十卷，又有《天学难问》二卷、《北齐书证误》二卷，补注《周髀算经》、《穆天子传》、《吴语解嘲》诸书，阮芸台阁学为刻其写经室诗文集。夔工诗，精于温、李，著有《青荃集》。学者称为"吴中三蒋"。

尤荫，字贡夫，仪征人。工诗画。从果亲王出塞，著有《出塞集》。虹桥游咏诗多绝唱，当代文士重之。画以兰竹擅名，偶一泼墨，皆成传作。

陈实孙，字又群，号师竹，如皋诸生。工诗，善书法，精于医，好交游，广声气，著有《春草堂集》。

程世淳，字□□，徽州人。进士，官翰林。书法二王，有云姿鹤态。往来扬州，湖上多真迹。

曹文埴，字竹虚，徽州人。进士，官户部尚书。子钅其，字六畲，业盐，居扬州，淮北人多赖之；振镛，进士，官翰林侍读。族子云衢，官员外，天姿颖秀，豪气慨爽，来往扬州，笃于交游，湖上人盛称之。

胡先声，泾县人。进士，工诗，有《秋夜游平山堂诗》云："几个流萤飞石起，淡云疏雨又黄昏。"

耿蕙，字石圃，善射，成进士，有儒风，官卫辉参将。孙弓，字安叔，磊落多奇气，亦善射，有命中之技。

奇丰额，字丽川，满洲人。工诗，官江苏巡抚，有善政。往来扬州，觞咏平山堂，称盛事。仁和诗人林远峰，性豪放不羁，中丞延之座中。

江绍莘，字耕野，号吟草，徽州人。工诗。性磊落，好交游，与吴穀人太史友善。著有诗文集。

赵廷枢，字介南，江都人。工诗文。□□科副榜。好独立虹桥，予恒于风雨时遇之。薛廷吉，字蔼人，号渔庄，家仪征朴树湾。少工诗，精于书法，弱冠时为庄中丞有恭所识，召试二等，卢转运延之幕中。子溶，字西青，名诸生。女泳，字绿漪，工诗文，事母至孝，为郑西桥御史燨子妇，以贤孝传。

阮承裕，字衣谷，号溶江，诸生。性孝友，笃于乡，称长者，著有《德星堂文集》。子嗣兴，字樗香，为人慷爽，好游山水。

江嘉理，字文密，徽州人。美须髯，性豪迈。工书，善烹饪。精于医，得小儿疡痘秘法。与分司杨廷俊友善。子贯诚，以医传。婿宫廷，泰州举人。廷俊字西亭，有经济才，不识一字，熟于史事。

董洵，字小池，□□人。工诗，善篆书，精于铁笔。往来扬州，多重之。

文元星，字城北，工诗，城南人多从之游。城南王秋林，字希亭，磊落瑰奇，熟于史事，与陈嘉蕙、王晋藩以藏书称。

淮南藏书家以吕四刘氏为最。刘椿龄字华荫，□□字贡九，皆如皋名诸生。通州有杨世伦、徐凌万、苏子扬三家，石港有周步文、张继堂二家，孙汝寅家有王羲之墨迹。

汪坤，字元至，号玉屏，旌德人。工诗，广交游，尝于扬州集诗人为会，刻有《吟香馆合稿》。会中李天澂，字九渊，号疲仙，穷而工诗；汪俊，字杰士，号碧峰，工诗画；汤振家，字绍先，号绣谷；萧炳，字永著，号晴岩，吴仁煜，字春陵；李澍，字澍千，号渔庄；张镠字子贞，号老姜，工诗画；秦昱，字德明，号岑楳；李桐，字于汤，号琴轩；许善，字松圃，胡保泰，字东山，山阴人；叶建侯，字冠伯，号春屏，丹徒人；查善，字楚珍，号大其，海昌人。李啬生教授为之序。

巴源绶，字金章，歙县人，慰祖之兄。少时有邻女夜奔者，闭户拒之。乡里称盛德。长来扬州，以盐筴起家。好游湖上，家有画舫。子树恒，字士能，世其业，运盐场灶，多奇计。

洪锡恒，字得天，号芰塘。年十二，成诸生，称神童。工诗文。

卷十一

虹桥录下

虹桥为北郊佳丽之地，《梦香词》云："扬州好，第一是虹桥。杨柳绿齐三尺雨，樱桃红破一声箫。处处住兰桡。"游人泛湖，以秋衣、蜡屐打包，茶釂、灯遮，点心、酒盏，归之茶担，肩随以出。若治具待客湖上，先投柬帖，上书"湖舫候玉"。相沿成俗，寖以为礼，平时招携游赏，无是文也。《小郎词》云："丢眼邀朋游妓馆，拚头结伴上湖船。"此风亦复不少。

每岁正月，必有盛集。二月二日祀土神，以虹桥灵土地庙为最，谓之"增福财神会"。

画舫有市有会，春为梅花、桃花二市，夏为牡丹、芍药、荷花三市，秋为桂花、芙蓉二市；又正月财神会市，三月清明市，五月龙船市，六月观音香市，七月盂兰市，九月重阳市。每市，游人多，船价数倍。

龙船自五月朔至十八日为一市。先于四月晦日试演，谓之"下水"；至十八日牵船上岸，谓之"送圣"。船长十余丈，前为龙首，中为龙腹，后为龙尾，各占一色。四角枋柱，扬旌拽旗，篙师执长钩，谓之"跕头"。舵为刀式，执之者谓之"拿尾"。尾长丈许，牵彩绳令小儿水嬉，谓之"掉梢"。有"独占鳌头"、"红孩儿拜观音"、"指日高升"、"杨妃春睡"诸戏。两旁桨折十六，前为头折，顺流而折，谓之"打招"。一招水如溅珠，中置戽斗戽

水。金鼓振之，与水声相激。上供太子，不知何神，或曰屈大夫，楚之同姓，故曰太子。小船载乳鸭，往来画舫间，游人鬻之掷水中，龙船执戈竞斗，谓之“抢标”。又有以土瓶实钱果为标者，以猪胞实钱果使浮水面为标者，舟中人飞身泅水抢之，此技北门王哑巴为最。迨端午后，外河徐宁、缺口诸门龙船由响水闸牵入内河，称为客船。“送圣”后奉太子于画舫中礼拜，祈祷收灾降福，举国若狂。

画舫有堂客、官客之分，堂客为妇女之称。妇女上船，四面垂帘，屏后另设小室如巷，香枣厕筹，位置洁净。船顶皆方，可载女舆。家人挨排于船首，以多为胜，称为堂客船。一年中惟龙船市堂客船最多。唐赤子翰林端午诗云：“无端铙吹出空舟，赚得珠帘尽上钩。小玉低言娇女避，郎君倚扇在船头。”皆此类堂客船也。迨至灯船夜归，香舆候久，弃舟登岸，火色行声，天宁寺前，拱宸门外，高卷珠帘，暗飘安息，此堂客归也。《梦香词》云：“扬州好，扶醉夜踉跄。灯影看残街市月，晚风吹上筍儿香。剩得好思量。”

城内富贵家好昼眠，每自旦寝，至暮始兴，燃烛治家事，饮食燕乐，达旦而罢，复寝以终日。由是一家之人昼睡夕兴，故泛湖之事，终年不得一日领略。即有船之家，但闲泊浦屿，或偶一出游，多于申后酉初，甫至竹桥，红日落尽，习惯自然。

贵游家以大船载酒，穹篷六柱，旁翼阑楹，如亭榭然。数艘并集，衔尾以进，至虹桥外，乃可方舟。盛至三舟并行，宾客喧阗，每遥望之，如驾山倒海来也。

郡城画舫无灶，惟“沙飞”有之，故多以沙飞代酒船。朱竹垞《虹桥诗》云“行到虹桥转深曲，绿杨如荠酒船来”是也。城中奴仆善烹饪者，为家庖；有以烹饪为佣赁者，为外庖。其自称曰厨子，称诸同辈曰厨行。游人赁以野食，乃上沙飞船。举凡水盂笼箒、西烓箸箴、酱瓿醋瓶、镊勺盉铛、茱萸芍药之属，置于竹筐，加之僵禽毙兽，镇压枕藉，覆幂其上，令拙工肩之，谓之厨担。厨子随其后，各带所用之物，裹之以布，谓之刀包。拙工司炬，窥伺厨子颜色，以为炎火温蒸之候。于是画舫在前，酒船在后，橹篙相应，放乎中流，传餐有声，炊烟渐上，幂雳柳下，飘摇花间，左之右之，且前且却，谓之行庖。

烹饪之技，家庖最胜，如吴一山炒豆腐，田雁门走炸鸡，江郑堂十样猪头，汪南溪拌鲟鳇，施胖子梨丝炒肉，张四回子全羊，汪银山没骨鱼，江文密鲜鳌饼，管大骨董汤、鮆鱼糊涂，孔讱庵螃蟹面，文思和尚豆腐，小山和尚马鞍乔，风味皆臻绝胜。

歌船宜于高棚，在座船前。歌船逆行，座船顺行，使船中人得与歌者相款洽。歌以清唱为上，十番鼓次之，若锣鼓、马上撞、小曲、摊簧、对白、评话之类，又皆济胜之具也。

清唱以笙笛、鼓板、三弦为场面，贮之于箱，而氍毹、笛床、笛膜盒、假指甲、阿胶、弦线、鼓箭具焉，谓之家伙。每一市会，争相斗曲，以画舫停篙就听者多少为胜负。多以熙春台、关帝庙为清唱之地。李啸村诗云“天高月上玉绳低，酒碧灯红夹两堤。一串歌喉风动水，轻舟围住画桥西”谓此。郡城风俗，好度曲而不佳，绳之元人《丝竹辨伪》、《度曲须知》诸书，不啻万里。元人唱口，元气漓淋，真与唐诗、宋词争衡。今惟臧晋叔编《百种》行于世，而晋叔所改《四梦》，是孟浪之举。近时以叶广平唱口为最，著《纳书楹曲谱》，为世所宗，其余无足数也。清唱以外、净、老生为大喉咙，生、旦词曲为小喉咙，丑、末词曲为小大喉咙。扬州刘鲁瞻工小喉咙，为刘派，兼工吹笛。尝游虎邱买笛，搜索殆尽，笛人云：“有一竹须待刘鲁瞻来。”鲁瞻以实告，遂出竹。吹之曰：“此雌笛也。”复出一竹，鲁瞻以指擫之，相易而吹，声入空际，指笛相谓曰：“此竹不换吹，则不待曲终而笛裂矣。”笛人举一竹以赠。其唱口小喉咙，扬州唯此一人。大喉咙以蒋铁琴、沈苕湄二人为最，为蒋、沈二派。蒋本镇江人，居扬州，以北曲胜，小海吕海驴师之。沈以南曲胜，姚秀山师之。其次陈恺元一人。直隶高云从，居扬州有年，唱口在蒋、沈之间，此扬州大喉咙也。苏州张九思为韦兰谷之徒，精熟九宫，三弦为第一手，小喉咙最佳。江鹤亭延之于家，佐以邹文元鼓板、高昆一笛，为一局。朱五呆师事九思，得其传。王克昌唱口与九思抗衡，其串戏为吴大有弟子。苏州大喉咙之在扬州者，则有二面邹在科，次之王炳文。炳文小名天麻子，兼工弦词，善相法，为高相国门客。按清唱鼓板与戏曲异，戏曲紧，清唱缓；戏曲以打身段下金锣为难，清唱无是苦而有生熟口之别。此技苏州顾以恭为最。先在程端友家，继在马秋玉家，与教师张仲芳同谱《五香球传奇》。次之周仲昭、许东阳二人，与文元并驾。扬州以庄氏龙生，道士兄弟鼓板、三弦合手成名工。次之汤殿飏一人。苏州叶云升笛，与昆一齐名，兼能点窜工尺，从其新谱。次之邱御高，能点新曲，兼识古器，皆云升流亚。今大喉咙之效蒋、沈二派者，戴翔翎、孙务恭二人，皆苏州人，而扬州绝响矣。串客本于苏州海府串班，如费坤元、陈应如出其中，次之石塔头串班，余蔚村出其中。扬州清唱既盛，串客乃兴，王山霭、江鹤亭二家最胜，次之府串班、司串班、引串班、邵伯串班，各占一时之胜。其中刘禄观以小唱入串班为内班老生，叶友松以小班老旦入串班，后得瓜张插花法；陆九观以十番子弟入串班，能从吴暮桥读书，皆其选也。

十番鼓者，吹双笛，用紧膜，其声最高，谓之闷笛，佐以箫管，管声如人度曲；三弦紧缓与云锣相应，佐以提琴；鼍鼓紧缓与檀板相应，佐以汤锣；众乐齐乃用单皮鼓，响如裂竹，所谓“头如青山峰，手似白雨点”，佐以木鱼檀板，以成节奏。此十番鼓也。是乐不用小锣、金锣、铙钹、号筒，只用笛、管、箫、弦、提琴、云锣、汤锣、木鱼、檀板、大鼓十种，故名十番鼓。番者更番之谓，有《花信风》、《双鸳鸯》、《风摆荷叶》、《雨打梧桐》诸名。后增星钹，器辄不止十种，遂以星、汤、蒲、大、各、勺、同七字为谱。七字乃吴语状器之声，有声无字，此近今庸

师所传也。若夹用锣铙之属，则为粗细十番。如《下西风》、《他一立在太湖石畔》之类，皆系古曲，而吹弹击打，合拍合𠆤。其中之《蝶穿花》、《闹端阳》，为粗细十番。下乘加以锁哪，名曰"鸯鸳拍"，如《雨夹雪》、《大开门》、《小开门》、《七五三》，乃锣鼓，非十番鼓也。《梦香词云》："扬州好，新乐十番佳。消夏园亭《雨夹雪》，冶春楼阁《蝶穿花》。"以《雨夹雪》为十番，可谓强作解事矣。是乐前明已有之，本朝以韦兰谷、熊大璋二家为最。兰谷得崇祯间内苑乐工蒲钹法，传之张九思，谓之韦派。大璋工二十四云锣击法，传之王紫稼，同时沈西观窃其法，得二十面。会紫稼遇祸，其四面遂失传。西观后传于其徒顾美抡，得十四面。美复传于大璋之孙知一，谓之熊派。兰谷、九思，苏州人；大璋、知一，福建人；西观，苏州人；美抡，杭州人。至今扬州蒲钹出九思之门，而十四面云锣，福建尚有能之者。其后有周仲昭、许东阳二人，仲昭书似方南堂，工尺牍，亦此中铮铮皦皦者。他如张天顺、顾德培、朱五呆子之类，以十番鼓作帽儿戏，声情态度如老洪班，是又不专以十番名家，而十番由是衰矣。

锣鼓盛于上元、中秋二节，以锣鼓铙钹，考击成文，有《七五三》、《闹元宵》、《跑马》、《雨夹雪》诸名。土人为之，每有参差不齐之病。镇江较胜，谓之粗锣鼓。南巡时延师演习，谓之办差锣鼓。

"马上撞"即军乐演唱乱弹戏文，城中市肆剪生、开张及画舫、财神、三圣诸会多用之。

小唱以琵琶、弦子、月琴、檀板合动而歌。最先有《银钮丝》、《四大景》、《倒扳桨》、《剪靛花》、《吉祥草》、《倒花篮》诸调，以《劈破玉》为最佳。有于苏州虎邱唱是调者，苏人奇之，听者数百人，明日来听者益多，唱者改唱大曲，群一嘘而散。又有黎殿臣者，善为新声，至今效之，谓之"黎调"，亦名"跌落金钱"。二十年前尚哀泣之声，谓之"到春来"，又谓之"木兰花"；后以下河土腔唱《剪靛花》，谓之"网调"。近来群尚《满江红》、《湘江浪》，皆本调也。其京舵子、起字调、马头调、南京调之类，传自四方，间亦效之，而鲁斤燕削，迁地不能为良矣。于小曲中加引子、尾声，如《王大娘》、《乡里亲家母》诸曲，又有以传奇中《牡丹亭》、《占花魁》之类谱为小曲者，皆土音之善者也。陈景贤善小曲，兼工琵琶，人称为"飞琵琶"；潘五道士能吹无底洞箫以和小曲，称名工；苏州牟七以小唱冠江北，后多须，人称为牟七胡子；朱三工四弦，江鹤亭招之入康山草堂。

郑玉本，仪征人，近居黄珏桥。善大小诸曲，尝以两象箸敲瓦碟作声，能与琴筝箫笛相和。时作络纬声、夜雨声、落叶声，满耳萧瑟，令人惘然。

评话盛于江南，如柳敬亭、孔云霄、韩圭湖诸人，屡为陈其年、余淡心，杜茶村、朱竹垞所赏鉴。次之季麻子平词为李宫保卫所赏。人参客王建明瞽后，工弦词，成名师。顾翰章次之。紫瘌痢弦词，蒋心畲为之作《古乐府》，皆其选也。郡中称绝技者，吴天绪《三国志》，徐广如《东汉》，王德山《水浒记》，高晋公《五美图》，浦天玉《清风闸》，房山年玉蜻蜓，曹天衡《善恶图》，顾进章《靖难故事》，邹必显《飞驼传》，谎陈四《扬州话》，皆独步一时。近今如王景山、陶景章、王朝幹、张破头、谢寿子、陈达三、薛家洪、谌耀廷、倪兆芳、陈天恭，亦可追武前人。大鼓书始于渔鼓简板说孙猴子，佐以单皮鼓檀板，谓之"段儿书"；后增弦 子，谓之"靠山调"。此技周善文一人而已。

徐广如始为评话，无听之者，在寓中自掴其颊。有叟自外至，询其故，自言其技之劣，且告以将死。叟曰："姑使余听之可乎？"徐诺。叟聆之，笑曰："期以三年，当使尔技盖于天下也。"徐随侍叟，令读汉魏文三年，曰："可矣。"故其吐属渊雅，为士大夫所重也。

吴天绪效张翼德据水断桥，先作欲叱咤之状，众倾耳听之，则唯张口努目，以手作势，不出一声，而满室中如雷霆喧于耳矣。谓其人曰："桓侯之声，讵吾辈所能效，状其意使声不出于吾口，而出于各人之心，斯可肖也。"虽小技，造其极，亦非偶然矣。

大松、小松，兄弟也，本浙江世家子，落拓后卖歌虹桥。大松弹月琴，小松拍檀板，就画舫互唱觅食。逾年，小松饥死。大松年十九，以月琴为燕赵音，人多与之。尝游京师，从贵官进哨，置帐中；猎后酒酣，令作壮士声，恍如杀虎山中，射雕营外，一时称为进哨曲。又尝为《望江南》曲，如泣如诉，及旦，邻妇闻歌而死。过东阿，山水骤长，同行失色，大松匡坐车中歌《思归引》，闻者泣下如雨。晚年屏迹，不知所终。

井天章善学百鸟声，游人每置之画舫间与鸟斗鸣，其技与画眉杨并称。次之陈三毛、浦天玉、谎陈四皆能之。

匡子驾小艇游湖上，以卖水烟为生。有奇技，每自吸十数口不吐，移时冉冉如线，渐引渐出，色纯白，盘旋空际；复茸茸如髻，色转绿，微如远山；风来势变，隐隐如神仙鸡犬状，须眉衣服，皮革羽毛，无不毕现；久之色深黑，作山雨欲来状，忽然风生烟散。时人谓之"匡烟"，遂自榜其船曰"烟艇"。

画舫多作牙牌、叶格诸戏，以为酒食东道。牙牌以竹代之，四人合局，得四为上，谓之"四狠"，色目有"四翻身"、"自来大"诸名。以末张为上者，谓之"添九"，色目有"三长四短"、"自尊大结"诸名。二人对局为"扛"，有苏、扬之分，苏扛双出，有"上扛飞钓"、"四六加开"色目；扬扛单出，关门不钓。三四人合局，以点大得者为负，谓之"挤黄"。叶格以"马吊"为上，扬州多用京王合谱，谓之"无声落叶"，次之碰壶，以十壶为上。四人合局，三人轮斗，每一人歇，谓之"作梦"。马吊四十张，自空堂至于万万贯，十万贯以下，均易被攻。非谨练，鲜无误者。九文钱以上，皆以小为贵，至空堂而极，作者所以为贪者戒也。纸牌始用三十张，即马吊去十子一门，谓之"斗混江"；后倍为六十，谓之"挤矮"；又倍之为一百二十张。五人斗，人得二十张，为"成坎玉"；又有"坎姤"、"六么"、"心算"诸例。近今尽斗十壶，而诸例俱废，又增以福、禄、寿、财、喜五星，计张一百二十有

五。五星聚于一人，则共贺之。色目有“断么”、“飘壶”、“全荤”诸名目。

画舫多以弈为游者，李啸村《贺园诗》序有云：“香生玉局，花边国国手之棋。”是语可想见湖上围棋风景矣。扬州国工只韩学元一人而已；若寓公则樊麟书、程懒予、周东侯、盛大有、汪汉年、黄龙士、范西屏、何阁公、施定庵、姜吉士诸人，后先辉映。懒予曾与客弈于画舫，一劫未定，镇淮门已扃。终局后将借宿枝上村，逡巡摸索，未得其门；比天明，乃知身卧古冢。定庵父殁，从母改适范氏，生西屏。施、范同时称国手，范著《桃花泉弈谱》，施著《弈理指归》，皆传于世。今之言棋者，动曰施、范，乃二君渡江来扬时，尝于村塾中宿，定庵戏与馆中童子弈，不能胜；西屏更之，亦不能胜。又西屏游于甓社湖，寓僧寺，有担草者，范与之弈数局，皆不能胜，问姓名，不答，曰：“今盛称施、范，然第吾儿孙辈耳。弈，小数也，何必出吾身与儿孙争虚誉耶?”荷担而去。

程兰如弈棋不及施、范，而象棋称国手。近有周皮匠者，亦精于象，未尝负。得钱沽酒，则是日不复局，亦不复攻皮矣。

风筝盛于清明，其声在弓，其力在尾，大者方丈，尾长有至二三丈者。式多长方，呼为“板门”，余以螃蟹、蜈蚣、蝴蝶、蜻蜓、福字、寿字为多。次之陈妙常、僧尼会、老驼少、楚霸王及欢天喜地、天下太平之属，巧极人工。晚或系灯于尾，多至连三连五。近日新制洋灯，取象风筝而不用线。其法用绵纸无瑕穴者，长尺四寸，阔尺二寸，搓之灭性，缀其端如毂，削竹蔑作环如纸大，以纸附之；中交午系两铜丝，交处置极薄铜片，周围上乔作墙，中铺苎蔴。蔴用膏粱酒浸熟者，上铺黄白蜡、流磺、潮脑、狼粪，以火燃之；令有力者四人持其纸之向上无篾环者，爇药而升，不纵自上，大如经星，终夜乃落。

小秦淮妓馆常买棹湖上，妆掠与堂客船异。大抵梳头多双飞燕、到枕松之属。衣服䍐着长衫，夏多子儿纱，春秋多短衣，如翡翠织绒之属；冬多貂覆额、苏州勒子之属。船首无侍者，船尾仅一二仆妇。游人见之，或隔船作吴语，或就船拂须握手；倚栏索酒，倾卮无遗滴。甚至湖上市会日，妓舟齐出，罗帏翠幕，稠叠围绕。韦友山诗云“佳话湖山要美人”谓此。

灯船多用鼓棚，楣枋枋檐，有镫有镦；中覆锦棚，垂索藻井，下向反披，以宫灯为最丽。其次琉璃，一船连缀百余，窋窣而出。或值良辰令节，诸商各于工段临水张灯，两岸中流，交辉焕采。时有驾一小舟，绝无灯火，往来其间，或匿树林深处，透而望之，如近斗牛而观列宿。查悔馀有灯船诗云：“琉璃一片映珊瑚，上有青天下有湖。岸岸楼台开昼锦，船船弦索曳歌珠。二分明月收光避，千队骊龙逐伏趋。不为水嬉夸盛世，万人连夕乐康衢。”

花船于市会插花画舫中，大者用磁缸，小则瓶洗之属，一瓶动值千金。插花多意外之态，此技瓜洲张某最优，时人称为瓜张。优者叶友松一人，亦传其法。十番教师朱五呆亦能之。

虹桥马头，地名虹桥爪，其下旧为采菱、踏藕、罱捞、沉网诸船所泊，间有小舟，则寺僧所具也。近年增有丝瓜架划子船，自成其一浜，为虹桥马头。

虹桥爪为长堤之始，透迤至司徒庙上山路而止。“长堤春柳”、“桃花坞”、“春台祝寿”、“篠园花瑞”、“蜀冈朝旭”五景，皆在堤上。城外声技饮食集于是，土风游冶，有不可没者，先备记之。

乔姥于长堤卖茶，置大茶具，以锡为之，少颈修腹，旁列茶盒，矮竹几杌数十。每茶一碗二钱，称为“乔姥茶桌子”。每龙船时，茶客往往不给钱而去。杜茶村尝谓人曰：“吾于虹桥茶肆与柳敬亭谈宁南故事，击节久之。”盖谓此茶桌子也。

大观楼者，糖名也。以紫竹作担，列糖于上，糖修三寸，周亦三寸，中裹盐脂豆馅之类，贵至十数钱一枚，其伪者则价廉不中食矣。又有提篮鸣锣唱卖糖官人、糖宝塔、糖龟儿诸色者，味不甚佳，止供小儿之弄。或置竹钉数十于竹筒中，其端一赤而余皆黑，以钱贯之。适中赤者则得糖，否则负。口中唤唱，音节入古。

清明前后，肩担卖食之辈，类皆俊秀少年，竞尚妆饰。每着蓝藕布衫，反纫钩边，缺其衽，谓之琵琶衿。袴缝错伍取窄，谓之棋盘裆。草帽插花，蒲鞋染蜡。卖豆腐脑、茯苓糕，唤声柔雅，渺渺可听。又夏月有卖洋糖豌豆，秋月有卖芋头芋苗子者，皆本色市夫矣。

谢身山寓文选楼，多奇技。每和泥贯以竹蔑，置数十枚于袖中。行至堤上，启袖放之，如燕雀腾飞，轧轧有声。

每晨多城中笼养之徒，携白翎雀于堤上学黄鹂声。白翎雀本北方鸟，江南人好之，饲于笼中，一鸟动辄百金。笼之价值，贵者如金戗盆，中铺沙斲石，令雀于其上鼓翅，谓之“打蓬”。若画舫中，每悬之于船楣，以此为戏。次则画眉、黄脰之属，不可胜数。

堤上多蝉，早秋噪起，不闻人语。长竿黏落，贮以竹筐，沿堤货之，以供儿童嬉戏，谓之“青林乐”。

北人王蕙芳，以卖果子为业。清晨以大柳器贮各色果子，先货于苏式小饮酒肆，次及各肆，其余则于长堤尽之。自称为“果子王”。其子八哥儿卖槟榔，一日可得数百钱。

凤阳人蓄猴令其自为冠带演剧，谓之猴戏。又围布作房，支以一木，以五指运三寸傀儡，金鼓喧阗，词白则用叫颡子，均一人为之，谓之肩担戏。二者正月城内极多，皆预于腊月抵郡城，寓文峰塔壶芦门客舍。至元旦进城，上元后城中已遍，出郭求鬻于堤上。二者至此，湖山春色阑矣。

杂耍之技，来自四方，集于堤上。如立竿百仞，建帜于颠，一人盘空拔帜，如猱升木，谓之“竿戏”。长剑直插喉嗉，谓之“饮剑”。广筵长席，灭烛罨火，一口吹之，千碗皆明，谓之“壁上取火，席上反灯”。长绳高系两端，两人各从两端交过，谓之“走索”。取所佩刀令人尽力刺其腹，刀摧腹皤，谓之“弄刀”。置盘竿首，以手

擎之，令盘旋转；复两手及两腕、腋、两股及腰与两腿，置竿十余，其转如飞。或飞盘空际，落于原竿之上，谓之“舞盘”。戏车一轮，中坐数女子，持其两头摇之，旋转如环，谓之“风车”。一人两手执箕，踏地而行，扬米去糠，不溢一粒，谓之“簸米”。置丈许木于足下，可以超乘，谓之“踊高跻”。以巾覆地上，变化什物，谓之“撮戏法”。以大碗水覆巾下，令隐去，谓之“飞水”。置五红豆于掌上，令其自去，谓之“摘豆”。以钱十枚，呼之成五色，谓之“大变金钱”。取断臂小儿，令吹笙，工尺俱合，谓之“仙人吹笙”。癸丑秋月，诸杂耍醵资买棹，聚于熙春台，各出所长，凡数日而散。一老人年九十许，曳大竹重百余斤，长三四丈，立头上，每画舫过，与一钱。黄文旸为之立传。

汪某以串客倾其家，至为乞儿。遂傅粉作小丑状，以五色笺纸为戏具，立招其上，曰“太平一人班”。有招之者，辄出戏简牌，每出价一钱。

王大头尖而不颙，置碗头上，碗中立纸绢人数寸，跪拜跳踉，至于偃仆，其碗不坠，后改业为贾，贩东郊董家庄所产布带。以竹筐贮货戴头上，反喉穿齿作声，呼小红带子。闾巷妇女，不出门庭，闻声知名，谓其货真价实。其后安庆武部习其技，置灯头上，谓之“滚灯”。此技亦羯鼓歌中“头如青山峰”之法耳。

北人宋二，貌魁梧，色黝黑，嗜酒，好与禽兽伍，禽兽亦乐与之狎。得一奇异之物，置大桶中，绘图鸣金炫售，以为日奉酒钱。一日奇货尽，以犬纳桶中，炫售如故。见者嘲之，谓之“宋犬”。

两人裸体相扑，借以觅食，谓之“摆架子”。韦庄诗：“内官初赐清明火，上相闲分白打钱。”杨用修谓：“白打钱名未知指何事?”周栎园辩为“白战”，盖此技也。

江宁人造方圆木匣，中点花树、禽鱼、怪神、秘戏之类，外开圆孔，蒙以五色瑇瑁，一目窥之，障小为大，谓之“西洋镜”。

北郊多萤，土人制料丝灯，以线系之，于线孔中纳萤；其式方、圆、六角、八角及画舫、宝塔之属，谓之火萤虫灯。近多以蜡丸爇之，每晚揭竿首鬻卖，游人买作土宜。亦间取西瓜皮镂刻人物、花卉、虫鱼之戏，谓之西瓜灯。近日城内多用料丝作大山水灯片。薛君采诗云“霏微状蝉翼，连娟侔网线”谓此。

游孝女，字文元，以卖卜、拆字养其亲。金棕亭国博见之，率其子台骏、孙琎同作《游孝女歌》。一时缙绅如秦西岩观察、汪剑潭国子、潘雅堂户部，皆有和诗。仓转运圣裔闻之，招入使署，令教其女，为择婿配之。棕亭诗中有“试觅赤绳为系足”之句，谓此。

玉版桥王廷芳茶桌子最著，与双桥卖油糍之康大合本，各用其技。游人至此半饥，茶香饼熟，颇易得钱。玉版桥乞儿二，一乞剪纸为旗，揭竹竿上，作报喜之词；一乞家业素丰，以好小曲荡尽，至于丐，乃作男女相悦之词，为《小郎儿曲》。相与友善，共在堤上。每一船至，先进《小郎儿曲》，曲终继之以报喜，音节如乐之乱章，人艳听之。《小郎儿曲》即《十二月》、《采茶》、《养蚕》诸歌之遗，呢呢儿女语，恩怨相尔汝。词虽鄙俚，义实和平，非如市井中小唱淫靡媚亵可比。予尝三游珠江，近日军工厂有扬浜，问之土人，皆云扬妓有金姑最丽，因坐小艇子访之。甫闻其声，乃知为里河网船中冒作扬妓者。其唱则以是曲为土音，岭外传之，及于惠、潮，与木鱼布刀诸曲相埒。郡中剞劂匠多刻诗词戏曲为利，近日是曲翻板数十家，远及荒村僻巷之星货铺，所在皆有，乃知声音之道，感人深也。

野食谓之饷。画舫多食于野，有流觞、留饮、醉白园、韩园、青莲社、留步、听箫馆、苏式小饮、郭汉章馆诸肆，而四城游人又多有于城内肆中预订者，谓之订菜，每晚则于堤上分送各船。城内食肆多附于面馆，面有大连、中碗、重二之分。冬用满汤，谓之大连；夏用半汤，谓之过桥。面有浇头，以长鱼、鸡、猪为三鲜。大东门有如意馆、席珍，小东门有玉麟、桥园，西门有方鲜、林店，缺口门有杏春楼，三祝庵有黄毛，教场有常楼，皆此类也。乾隆初年，徽人于河下街卖松毛包子，名“徽包店”，因仿岩镇街没骨鱼，面名其店曰“合鲭”，盖以鲭鱼为面也。仿之者有槐叶楼火腿面。合鲭复改为坡儿上之玉坡，遂以鱼面胜。徐宁门问鹤楼以螃蟹胜。而接踵而至者，不惜千金买仕商大宅为之。如涌翠、碧芗泉、槐月楼、双松圃、胜春楼诸肆，楼台亭榭，水石花树，争新斗丽，实他地之所无。其最甚者，鳇鱼、蝏螯、班鱼、羊肉诸大连，一碗费中人一日之用焉。

卷十二

桥东录

“荷浦薰风”在虹桥东岸，一名江园。乾隆三十七年，皇上赐名“净香园”。御制诗二首，一云：“满浦红荷六月芳，慈云大小水中央。无边愿力超尘海，有喜题名曰净香。结念底须怀烂缦，洗心雅足契清凉。片时小憩移舟去，得句高斋兴已偿。”一云：“雨过净依竹，夏前香想莲。不期教步缓，率得以神传。几洁待题研，窗含活画船。笙歌题那畔，可入牧之篇。”园门在虹桥东，竹树夹道，竹中筑小屋，称为水亭。亭外清华堂、青琅玕馆，其外为浮梅屿。竹竟为春雨廊、杏花春雨之堂，堂后为习射圃，圃外为绿杨湾。水中建亭，额曰“春禊射圃”。前建敞厅五楹，上赐名“怡性堂”。堂左构子舍，仿泰西营造法，中筑翠玲珑馆，出为蓬壶影。其下即三卷厅，旁为江山四望楼。楼之尾接天光云影楼，楼后朱藤延曼，旁有秋晖书屋及涵虚阁诸胜。又有春波桥，桥外有来薰堂、浣香楼、海云龛、舣舟亭，桥里有珊瑚林、桃花馆、勺泉、依山二亭，由此入筱溪莎径，而至迎翠楼。

江园门与西园门衡宇相望，内开竹径，临水筑曲尺洞房，额曰“银塘春晓”。园丁于此为茶肆，呼曰“江园水亭”，其下多白鹅。

清华堂临水，荇藻生足下，联云："芰荷叠映蔚（谢灵运），水木湛清华（谢混）。"堂后筼筜数万，摇曳帘际。左望一片修廊，天低树微，楼阁晻暖；堂后长廊逶迤，修竹映带。由廊下门入竹径，中藏矮屋，曰"青琅玕馆"。联云："遥岑出寸碧（韩愈），野竹上青霄（杜甫）。"是地有碑亭，御制诗云："万玉丛中一迳分，细飘天籁迥干云。忽听墙外管弦沸，却恐无端笑此君。"

接青琅玕馆之尾，复构小廊十数楹，额曰"春雨廊"。廊竟，广筑杏花春雨之堂，联云："明月夜舟渔父唱（孟于宾），隔帘微雨杏花香（韩愈）。"今其堂已墟为射圃矣。

修廊之外，水中乱石漂泊，为浮梅屿，河至此分为二，杭大宗诗"才过虹桥路又叉"谓此。屿上建碑亭，供奉石刻御赐扁"净香园"三字及"雨过净猗竹，夏前香想莲"一联。是屿丹崖青壁，眠沙卧水，宛然小瞩。

廊下开门为水马头，额曰"绿杨湾"。联云："金塘柳色前溪曲（温庭筠），玉洞桃花万树春（许浑）。"门外春禊亭在水中，有小桥与浮梅屿通。联云："柳占三春色（温庭筠），荷香四座风（刘威）。"

绿杨湾门内建厅事，悬御扁"怡性堂"三字及"结念底须怀烂缦，洗心雅足契清凉"一联。栋宇轩豁，金铺玉锁，前厂后荫。右靠山用文楠雕密箐，上筑仙楼，陈设木榻，刻香檀为飞廉、花槛、瓦木阶砌之类。左靠山仿效西洋人制法，前设栏楯，构深屋，望之如数什百千层，一旋一折，目炫足惧，惟闻钟声，令人依声而转。盖室之中设自鸣钟，屋一折则钟一鸣，关捩与折相应。外画山河海屿，海洋道路。对面设影灯，用玻璃镜取屋内所画影，上开天窗盈尺，令天光云影相摩荡，兼以日月之光射之，晶耀绝伦。更点宣石如车箱侧立，由是左旋，入小廊，至翠玲珑馆，小池规月，矮竹引风，屋内结花篱。悉用赣州滩河小石子，甃地作连环方胜式。旁设书椟，计四，旁开椟门，至蓬壶影。联云："碧瓦朱甍照城郭（杜甫），穿池叠石写蓬壶（常元旦）。"是地亦名西斋，本唐氏西庄之基，后归土人种菊，谓之唐村。村乃保障旧埂，俗曰唐家湖，江氏买唐村，掘地得宣石数万，石盖古西村假山之埋没土中者。江氏因堆成小山，构室于上，额曰"水佩风裳"。联云："美花多映竹（杜甫），无处不生莲（杜荀鹤）。"是石为石工仇好石所作。好石年二十有一，因点是石，得痨瘵而死。

怡性堂后竹柏丛生。取小径入圆门，门内危楼切云，名曰"江山四望楼"。联云："山红涧碧纷烂缦（韩愈），竹轩兰砌共清虚（李咸用）。"

涵虚阁在江山四望楼之左，凡四间，后窗在绿杨湾之小廊内，游人多憩息于此。联云："圆潭写流月（孙逖），华岸上春潮（清江）。"

天光云影楼在江山四望楼之尾，曲尺相接，楼下不相通，而楼上相通。联云："檐横翠嶂秋光近（吴融），波上长虹晚景摇（罗邺）。"

秋晖书屋在天光云影楼左一层，为江山四望楼后第一层，制如卧室，游人多憩息于此。联云："诗书敦夙好（陶潜），山水有清音（左思）。"江园最胜在怡性堂后，曩尝作游记一首，因附录之。记云："辛卯七月朔，越六日乙巳，客有邀余湖上者。酒一瓮、米五斗、铛三足、灯二十有六、挂棋一局、洞箫一品，篙二手，客与舟子二十有二人，共一舟，放乎中流。有倚槛而坐者，有俯视流水者，有茗战者，有对弈者，有从旁而谛视者，有怜其技之不工而为之指画者，有捻须而浩叹者，有讼成败于局外者，于是一局甫终，一局又起，颠倒得失，转相战斗。有脱足者，有歌者、和者，有顾盼指点者，有隔座目语者，有隔舟相呼应者，纵横位次，席不暇暖。是时舟人绿杨湾，行且住，舍而具食。食讫，客病其嚣，戒弈，亦不游，共坐涵虚阁各言故事。人心方静，词锋顿起，举唐、宋小说志异诸书，尽入麈下。自庞眉秃发以至白晰年少，人如其言而言如其事。又有寓意于神仙鬼怪之说，至于无可考证，耀采缤纷。或指其地神其说曰：'某时某事，吾先人之所闻也；某乡某井，吾童子时所亲见也。'纂组异闻，网罗轶事，猥琐赘余，丝纷栉比，一经奇见而色飞，偶尔艳聆而绝倒。乃琐至歈曲谐谑，释梵巫咒，傩逐伶倡，如擎至宝，如读异书，不觉永日易尽。是时夕阳晚红，烟出景暮，遂饮阁中。酒三巡，或拇战，或独酌，或歌，或饮，听客之所为。酒酣耳热，箫声于于，摇艇入烟波中。两岸秋花，哀红自矜。暮云断处，银河水浅，牵牛相与。芳草为萤，的历照人；哀蝉恋树，咽夜互鸣。新月无力，易于沉水；夜静山空，扁舟容与。灯火灿烂，菱蔓不定；竹喧鸟散，曙色欲明。寺钟初动，舟中人皆有离别可怜之色。今夕何夕？盖古之所谓七夕也。归舟共卧于天光云影楼下。七夕既尽，八日复同登天光云影楼；不洗盥，不饮食，不笑语；仰首者辄负手，巡檐者半摇步，倚栏者皆支颐，注目者必息气，欠伸者余睡情，箕踞者多睥睨，各有潇洒出尘之想。"

涵虚阁外构小亭，置四屏风，嵌"荷浦薰风"四字。过此即珊瑚林、桃花馆。对岸即来薰堂、海云龛、而春波桥跨园中内夹河。桥西为"荷浦薰风"，桥东为"香海慈云"。是地前湖后浦，湖种红荷花，植木为标以护之；浦种白荷花，筑土为堤以护之。堤上开小口，使浦水与湖水通。上立枋楔，左右四柱，中实"香海慈云"之额，为尹相国继善所书。

来薰堂在春波桥东，前湖后浦，左为枲，右靠山。入浣香楼，堂中联云："烟开翠扇清风晓（许浑），日暖金阶昼刻移（羊士谔）。"楼中联云："谷静秋泉响（孟浩然），楼深复道通（柴宿）。"

"香海慈云"枋楔，立于外河东岸。由枋楔下水门，入荷浦，中设档木，通水不通舟。浦中建圆屋，屋之正面对水门，左设板桥数折，通来薰堂，屋上有重屋，窗棂上嵌合"海云龛"三字。屋中供观音像，坐菡萏，有机捩如转轮藏，朱轮潜运，圜转如飞。联云："高座登莲叶（慧净），晨斋就水声（法照）。"龛上供千手眼大士像。二臂合掌，余擎莲花、火轮、剑、杵、锏、槊，并日月轮火焰之属；身着袈裟，金碧错杂，光彩陆离。联云："紫云盛宝界（郑情），彩舫入花津（权德舆）。"昔金棕亭诗云

“慈云一片香海中”谓此。

舣舟亭，浦中小泊地也。联云：“阶墀近洲渚(高适)，来往在烟霞(方干)。”

涵虚阁之北，树木幽邃，声如清瑟凉琴。半山槲叶当窗槛间，碎影动摇，斜晖静照，野色运山，古木色变。春初时青，未几白，白者苍，绿者碧，碧者黄，黄变赤，赤变紫，皆异艳奇采，不可殚记。颜其室曰“珊瑚林”。联云：“艳采芬姿相点缀(权德舆)，珊瑚玉树交枝柯(韩愈)。”由珊瑚林之末，疏桐高柳间，得曲尺房栊，名曰“桃花池馆”。联云：“千树桃花万年乐(元稹)，半潭秋水一房山(李洞)。”北郊上桃花，以此为最，花在后山，故游人不多见。每逢山溪水发，急趋保障湖，一片红霞，汩没波际，如挂帆分波，为湖上流水桃花一胜也。

江园中勺泉，论水者皆弗道。不知保障湖中皆有泉，其味极甘冽，故今东城水船，皆取资于此。勺泉本在保障湖心，江氏构亭，穴其上，上安辘轳，下用阑槛，园丁游人，汲饮是赖。后因旁筑土山，岁久遂随地脉走入湖中，而亭中之井眢矣。

由倚山亭之北，筑墙十数丈，中种梧竹，颜曰“藤蹊竹径”。盖至此夹河已会于湖，于湖口构“迎翠楼”。联云：“金涧流春水(王昌龄)，虹桥转翠屏(宋之问)。”黄园之锦镜阁，即在楼南。

江方伯名春，字颖长，号鹤亭，歙县人。初为仪征诸生，工制艺，精于诗，与齐次风、马秋玉齐名。先是论诗有“南马北查”之誉。迨秋玉下世，方伯遂为秋玉后一人。体貌丰泽，美须髯，为人含养圭角，风格高迈，遇事识大体。居南河下街，建随月读书楼，选时文付梓行世，名《随月读书楼时文》。于对门为秋声馆，饲养蟋蟀，所造制沉泥盆，与宣和金戗等。徐宁门外䦆隙地以较射，人称为江家箭道。增构亭榭池沼，药栏花径，名曰“水南花墅”。乾隆己卯，芍药开并蒂一枝，庚辰开并蒂十二枝，枝皆五色。卢转使为之绘图征诗，钱尚书陈群为之题“袭香轩”扁。自著有《水南花墅吟稿》。东乡构别墅，谓之“深庄”，著《深庄秋咏》。北郊构别墅，即是园。有黄芍药种，马秋玉为之征诗。丁丑改为官园，上赐今名。移家观音堂，家与康山比邻，遂构康山草堂。郡城中有“三山不出头”之谚：三山谓巫山、倚山、康山是也。巫山在禹王庙，倚山在蒋家桥今茶叶馆中，康山即为是地，或称为康对山读书处。又于重宁寺旁建东园，凡此皆称名胜。方伯以获逸犯张凤，钦赏布政使秩衔；复以两淮提引案就逮京师，获免。曾奉旨借帑三十万，与千叟宴，其际遇如此。方伯死，泣拜于门不言姓氏者，日十数人。或比之陈孟公之流，非其伦也。子振鸿，字颉云，好读书，长于诗。江氏世族繁衍，名流代出，坛坫无虚日。奇才之士，座中常满，亦一时之盛也。

江昉，字旭东，号砚农，又号橙里。方伯之弟。家有紫玲珑馆。工词，著有《随月读书楼词钞》、《练湖渔唱》若干卷。子振鹭，字起堂，工词。

江立，字玉屏，初名炎、字圣炎，号云溪。工词，与昉齐名，称“二江”，为厉樊榭高足。王兰泉侍郎为刻其遗集。子安，字定甫，工诗。

江兰，字芳谷，号畹香，官巡抚。工诗文，有集。弟蕃，字君佐，号春圃，居扬州，购黄氏容园以为觞咏之地。弟苾，字芬扬，工诗歌，熟于盐筴。其子侄士相，字得禄，工诗，鉴别书画古器；士栻、士梅业儒。

江晟，字聿亭，号平西。少喜乘马，足迹遍天下。晚年与安拜斋制车轮辀，皆仿古制，尺寸不失，用两人前后驾引，上张帷幕枕衾，称巧构。遂因拜斋之字，西平之号，名“平安车”。汪昌言写貌，方士庶绘图、刻石，传为盛迹。江振鹍，字岷高，工诗画。

江昱，字宾谷。工诗文，精于金石，著有《诗集韵歧》、《潇湘听雨录》。

江恂，字禹九，号蔗畦，官芜湖道。工诗画，收藏金石书画，甲于江南。子德量，字秋史，乾隆庚子榜眼，官御史。好金石，尽阅两汉以上石刻，故其隶书卓然成家，所书《武安王庙碑》，笔力遒劲。善画人物，得古法。死之前一年，忽以端石数寸许作汉碑式，嘱其弟墨君镌其姓氏爵里，笔画精妙，时以为识。德地字墨君，布衣。

江炳炎，字砚南，号冷红，徽州籍，居浙江。诗、字、画称三绝。

江增，字兆年，号臞生。性好山水，于黄山下构卧云庵自居。制茶担以济胜，行列甚都，名曰“游山具”。刳柳木令扁，以绳系两头担之，谓之“扁担”。蒙以填漆，上书庵名。担分两头，每一头分上中下三层：前一头上层贮铜茶酒器各一，茶器围以铜，中置筒，实炭，下开风门，小颈环口修腹，俗名茶锥；酒器如其制，而上覆以铜，四旁开宝，实以酒插，名曰“酒锥”，俗呼为四眼井。旁置火箸二，小夹板二，中夹卧云庵五色笺，小落手袖珍《诗韵》一，砚一，墨一，笔二。中层贮锡胎填漆黑光面盆，上刺庵名。浓金填掩雕漆茶盘一，手巾二，五色聚头扇七。下层为椟，贮铜酒插四，瓷酒壶一，铜火函一，铜洋罐一，宜兴砂壶一，烟合一。布袋一，捆炭作橐，置之袋中，此前一头也。后一头上层贮秘色瓷盘八。中层磁饮食台盘三十，斑竹箸一十有六，锡手炉一，填漆黑光茶匙八，果叉八，锡茶器一。取火刀石各一，截竹为筒，以闭火。下层贮铜暖锅煮骨董羹，傍列小盘四，此后一头也。外具乾瓠盛酒为飘赍，截紫竹为箫，以布捆老斑竹烟袋，并挂蒲团大小无数于扁担上。江郑堂为之作《游山具记》。每一出游，湖上人皆知为臞生居士来也。

江士珏，字荔田，居徽州。善鼓琴，能擘窠书，精于刻石。住黄山数十年，号天都山人。常于山中悬崖令采炭人缒己，下临万丈，于崖壁上刻方丈大字，或曰“荔田读书处”，或曰“荔田弹琴处”，不一而足。始信峰有山人琴台。乾隆乙卯来扬，寓桃花庵半年。

方贞观，字南塘，安徽桐城人。鹤亭方伯延之学诗字，寓秋声馆二十年，论诗多补益。有小行楷唐诗十二帙，方伯刊于石。

阮元，字芸台，号伯元，仪征人。方伯甥孙，家公道

桥。乾隆己酉进士,官侍郎。工隶书,经学深邃。尝分校《石经仪礼》,著《石经校勘记》三卷,又《考工车制图考》二卷、《大戴礼注》、《毛诗补笺》若干卷。

熊之勋,字清来,江宁人。工诗善书。其家有“小西湖”之胜。与方伯为戚,常居康山草堂。

林道源,字仲深,号庾泉,安徽天长县人。方伯之表甥。性豪迈,善骑射。工诗,不存稿,阮侍郎伯元尝欲裒辑之,未全也。居是园十年,旧时为盐务水巡,后经裁去。尝落魄,冬无裘衣,或以数十金赠;故旧巡役以饥故向林乞,林慨然以金市纸,穷日夜画兰百余幅,且画且题,散给令易钱。其轻财重气谊,大率类此。

罗士珏,字庭珠,号雪香,方伯内侄。工诗善书,古帖搜摩极富。

王步青,字罕皆,号已山,金坛人。进士,官翰林。精于制艺,主安定书院时,方伯师事之。

沈大成,字学子,号沃田,松江华亭人。父裔堂,字韩城。官青县时,河工欲尽用民力,遂自经死,以护青人。大成,邑诸生,通经史百家之书,与惠栋友善,栋称其学,一物一事,必穷其源。著有《学福斋集》。

黄裕,字北垞,江都人。工诗,著《金竹居诗存》,收绝句三百首。死于真州,汪晓岩收恤之。

施安,字竹田,杭州钱唐人。好交游,广声气,连船并辔,促席题襟,风格在孟、信之间。工诗,著《箧舫集》。善隶书,为方伯书“随月读书楼”额。

吴献可,太仓州人。梅村之孙,西斋之子。通经史,究名法之学,方伯延于家二十年。子完夫,工镌印,琢砚,极奇巧之技。

谷丽成,苏州人。精宫室之制,凡内府装修由两淮制造者,图样尺寸,皆出其手。

潘承烈,字蔚谷,亦精宫室装修之制,而画得董、巨天趣。

郭尚文,字霞峰,江都县人。少以笔墨游公卿间,方伯延之管理文汇阁所贮书籍。其人爱作诗,好宾客。

顾廉,字又简,苏州人。精鉴识古器。慕蒋某之学,延于家为幼子课读。有古玉值万金,蒋失手碎之,又简不顾而去,亦终不问。蒋多逋负,出数千金代偿之。由贫困起家,而能慷慨若是,有识者服焉。

寿腹公,号菊士,浙江会稽人。方伯总办东巡,差菊士任其事。时朱思堂都转守太安,事多繁剧,菊士为之谋画,朱深服其才。

吴履黄,徽州人,方伯之戚。善培植花木,能于寸土小盆中养梅,数十年而花繁如锦。

赵鸿远,字仰葵,苏州人。医,能治奇疾。有患鹤膝风者,膝盖已迁于旁,诸医以治八味丸不效,皆束手。仰葵诊视,细询其自幼至壮起居嗜好,遂于八味丸加细辛三分,服二帖而骨正;又进,而痛渐止;六剂而愈。或询其故?赵曰:“此风在三阴,非虚症也。八味达三阴,不能去风,得细辛逐风,故得愈也。”其他类此。

汪彦超亦精于医。有患风疾者,诸医莫治,延彦超诊之。彦超笑曰:“用疏风散者不错,加以破蕉箑边为引,则愈矣。”试之果然。

李钧,字振声,精仲景法。方伯族人患伤寒,见阳明症,时医治以寒剂,延月余,殆甚。方伯延钧诊之,曰:“此寒症也,宜温中。”用附子一两,服则病益剧,欲绝。钧曰:“剂轻故,加附子至二两,与人参二两同服。”众医难之。钧曰:“吾自见及,试坐此待之如何?”力迫之服,至明日霍然矣。谓诸医曰:“病之寒热,辨于脉之往来,此脉来动而去滞,知其中寒而外热。仲景所已言,诸君未见及耳。”所著有《金匮要略注》,多发前人所未发。

陈撰,字玉几,号楞山,浙江钱塘人。自言鄮人,家世系出勾甬。性孤洁,举博学鸿词不就。工诗,著《绣铗秋吟集》。秋无师承,画绝摹仿。张浦山征君录之于《画征录》。晚年无子,方伯为筑寿藏南屏之阳。女嫁于南徐许滨。滨字谷阳,号江门,丹阳人,画入神品,与撰同馆方伯家。女死,翁婿意见遂不侔。

康焘,字石舟,号天笃山人,又号茅心道人,又号莲蕊峰头不朽人,浙江钱塘人。画山水花卉翎毛,书法尤精,年七十能作蝇头小楷。

徐麟趾,字荔村,口口人。工诗。为尹元长制军所知,晚居康山草堂。

金兆燕,字钟樾,号棕亭,全椒人。蒋宗海,字春农,丹徒人。皆馆于秋声馆。

程兆熊,字孟飞,号香南,又号枫泉、澹泉、寿泉、小迂,仪真人。工诗词,画笔与华岩齐名。书法为退翁所赏,扬州名园甲第,榜署屏障,金石碑版之文,皆赖之。早年受知于高制军晋,巡盐御史恒,为之写《固哉亭集》。晚居随月读书楼。子法,字宗李,号砚红,书法得其家传,画画眉尤精。

黄树谷,字松石,杭州仁和人。官学博,精于篆隶。子易,字小松,传其书法。

陆飞,字筱饮,浙江仁和人。乾隆壬午解元,博学工诗。

汪舸,字可舟,歙县人。诗学黄涪翁,尝校定《山谷集》并《山中白云词》。著有《峤崖山人诗》。子大本,字中也,号雪礓。师事陈玉几、厉樊榭、江冷红,鉴赏古画及铜玉器,得秘法。

黄溱,字正川,号山臞,扬州人。画法方洵远,与项佩鱼齐名。

陈起文,字退山,江都人。工篆隶。

叶天赐,字孔章,号韵亭,又号谁庄,仪真人。工诗,书运中锋,法锺、王,多逸趣。广交游,户外之屦常满。居缺口门街路北鸿文、崇德二巷之间,题其门曰:“高风崇德,大雅鸿文。”方伯治事多资之。尝随方伯议公事某所,众胁方伯将作花押,天赐越阶夺笔掷之。众问为何如人卤莽至此?叶大呼曰:“吾啗江之饭,所以报之者在此时也。”江亦出门去,事赖以不失。

李肇辅,字相宜,号于亭,江都人。工诗。

常执桓,字友伯,江都人。善书法章草。

乔伸怀,字有佳,江都人。工诗。

杨维新，字莲坡，江都人。性醇朴，工诗。

鲍元标，字云表，歙县人。少孤力学，工小楷书。为人谦谨敦睦，不轻言笑，凡五服内妇女以节孝称者，捐资请旌建坊不一。尝过市见古箫，欣然买之，众以为异，暇则吹之，五日而能成调，不一月且精。自此凡音律入耳者，皆知其优劣。

徐柱，字桐立，号南山樵人，徽州人。工画，得小师嫡派。

黄大笙，字诗六，精音律。能左手临孙过庭《书谱》，作反字，背观毫发无异。自出新意白描《水浒传》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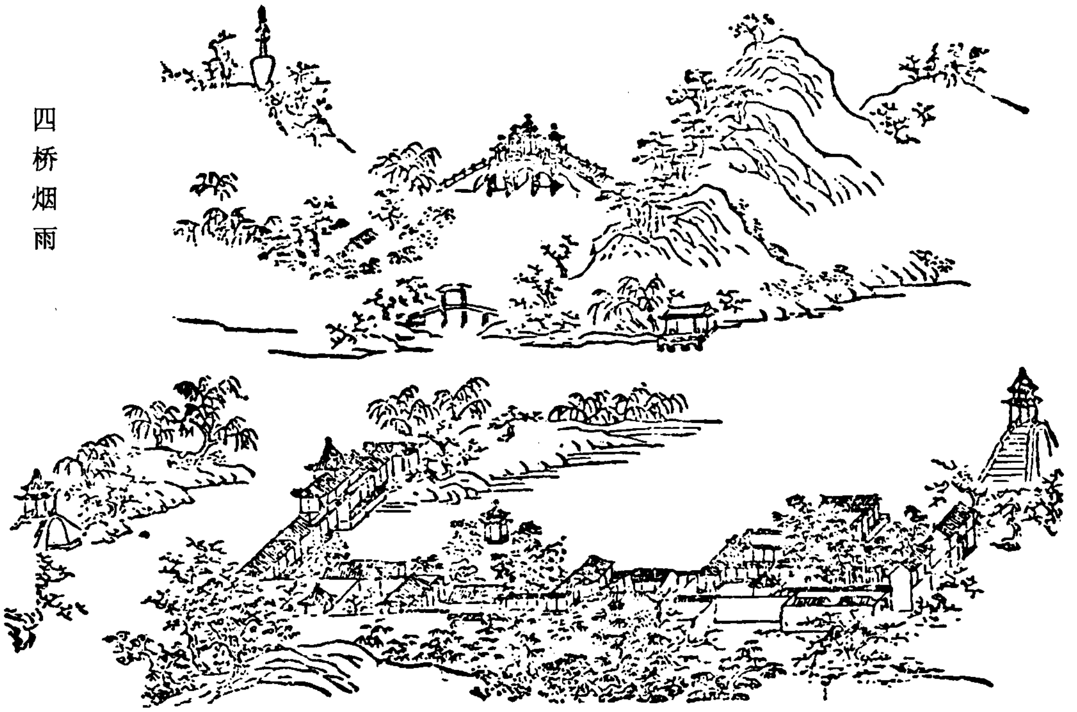
文起，字鸿举，江都人。博学，精于工程做法，所见古器极多，称赏鉴家。马文坛，字查堂，工诗，能擘窠书。

汪大黉，字斗张，号损之，歙县人。工隶书，精于制自鸣钟，所蓄碑版极富。陈振鹭，字里门，号春渠，杭州人。工诗画，亦工隶书。

"四桥烟雨"，一名黄园，黄氏别墅也。上赐名"趣园"，御制诗云："多有名园绿水滨，清游不事羽林纷。何曾日涉原成趣，恰值云开亦觉欣。得句便前无系恋，遇花且止足芳芬。问予喜处诚奚托？宜雨宜旸利种耘。"黄氏兄弟好构名园，尝以千金购得秘书一卷，为造制宫室之法，故每一造作，虽淹博之才，亦不能考其所从出。是园接江园环翠楼，入锦镜阁，飞檐重屋，架夹河中。阁西为"竹间水际"下，阁东为"回环林翠"，其中有小山逶迤，筑丛桂亭；下为四照轩，上为金粟庵。入涟漪阁，循小廊出为澄碧堂。左筑高楼，下开曲室，暗通光霁堂。堂右为面水层轩，轩后为歌台。轩旁筑曲室，为云锦淙，出为河边方塘，上赐名"半亩塘"，由竹中通楼下大门。

"四桥烟雨"，园之总名也。四桥，虹桥、长春桥、

四桥烟雨



春波桥、莲花桥也。虹桥、长春、春波三桥，皆如常制。莲花桥上建五亭，下支四翼，每翼三门，合正门为十五门。《图志》谓四桥中有玉版，无虹桥。今按玉版乃长春岭旁小桥，不在四桥之内。

锦镜阁三间，跨园中夹河。三间之中一间置床四，其左一间置床三，又以左一间之下间置床三。楼梯即在左下一间下边床侧，由床入梯上阁，右亦如之。惟中一间通水，其制仿《工程则例》暖阁做法，其妙在中一间通水也。集韩联云："可居兼可过，非铸复非镕。"

阁之东岸上有圆门，颜曰"回环林翠"。中有小屋三楹，为园丁侯氏所居。屋外松楸苍郁，秋菊成畦，畦外种葵，编为疏篱。篱外一方野水，名侯家塘。

阁之西一间，开靠山门，联云："扁舟荡云锦，流水入楼台。"阁门外屿上构黄屋三楹，供奉御赐扁"趣园"石刻及"何曾日涉原成趣，恰直云开亦觉欣"一联。亭旁竹木蒙翳，怪石蹲踞。接水之末，增土为岭，岭腹构小屋三椽，颜曰"竹间水际"。联云："树影悠悠花悄悄（曹唐），晴云漠漠柳毵毵（韦庄）。"

阁之东一间开靠山门，与西一间相对。门内种桂树，构工字厅，名"四照轩"。联云："九霄香透金茎露（于武林），八月凉生玉宇秋（曹唐）。"轩前有丛桂亭，后嵌黄石壁。右由曲廊入方屋，额曰"金粟庵"，为朱老匏书。是地桂花极盛，花时园丁结花市，每夜地上落子盈尺，以彩线穿成，谓之桂球；以子熬膏，味尖气恶，谓之

桂油;夏初取蜂蜜,不露风雨。合煎十二时,火候细熟,食之清馥甘美,谓之桂膏;贮酒瓶中,待饭熟时稍蒸之,即神仙酒造法,谓之桂酒;夜深人定,溪水初沉,子落如茵,浮于水面,以竹筒吸取池底水,贮土缶中,谓之桂水。

涟漪阁在金粟庵北,联云:"紫阁丹楼纷照耀(王勃),修篁灌木势交加(方干)。"阁外石路渐低,小栏款款,绝无梯级之苦,此栏名"桃花浪",亦名"浪里梅"。石路皆冰裂纹。堤岸上古树森如人立,树间构廊,春时沉钱谢絮,尘积茵覆,不事箕帚,随风而去。由是入面水层轩,轩居湖南,地与阶平,阶与水平。联云:"春烟生古石(张说),疏柳映新塘(储光羲)。"水局清旷,阔人襟怀。归舟争渡,小憩故溪,红灯照人,青衣行酒,琵琶碎雨,杂于橹声,连情发藻,促膝飞觞,亦湖中大聚会处也。

涟漪阁之北,厅事二,一曰"澄碧",一曰"光霁"。平地用阁楼之制,由阁尾下靠山房一直十六间,左右皆用窗棂,下用文砖亚次。阁尾三级,下第一层三间,中设疏寮隔间,由两边门出;第二层三间,中设方门出;第三层五间,为澄碧堂。盖西洋人好碧,广州十三行有碧堂,其制皆以连房广厦,蔽日透月为工,是堂效其制,故名"澄碧"。联云:"湖光似镜云霞热(黄滔),松气如秋枕簟凉(何上元)。"由澄碧出,第四层五间,为光霁堂。堂面西,堂下为水马头,与"梅岭春深"之水马头相对。联云:"千重碧树锁青苑(韦庄),四面朱楼卷画帘(杜牧)。"是地有一木榻,雕梅花,刻赵宧光"流云"二字,董其昌、陈继儒题语。御制《木榻诗》云:"偶涉亦成趣,居然水竹乡。因之道彭泽,从此擅维扬。目属高低石,步延曲折廊。流云凭木榻,喜早晤宧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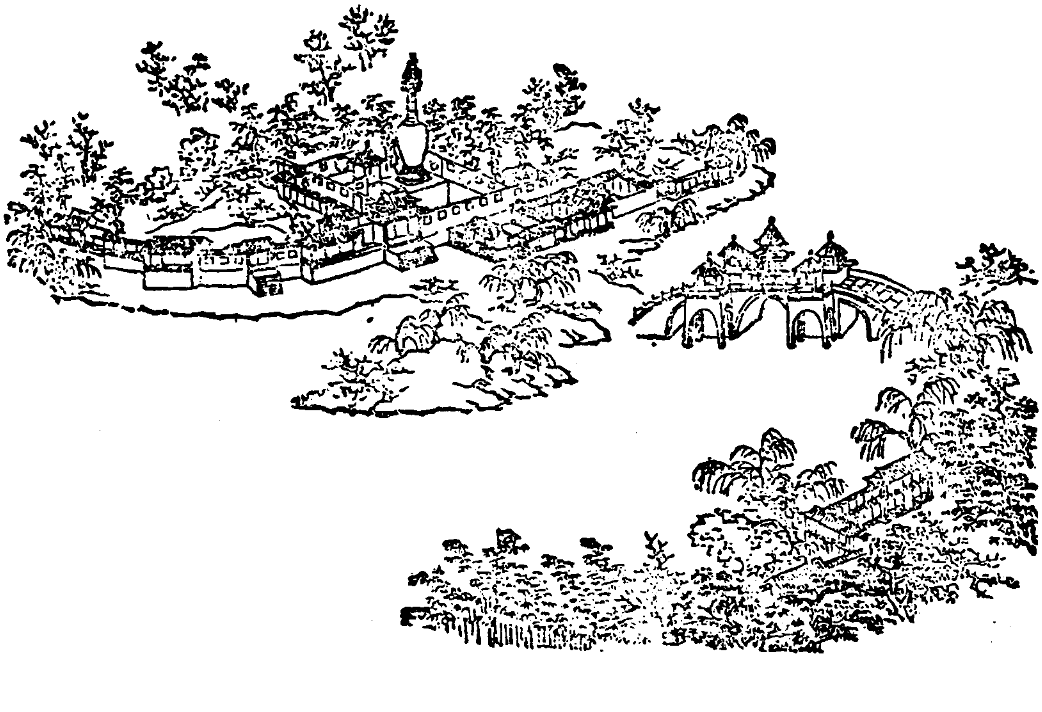
光霁堂后,曲折逶迤,方池数丈,廊舍或仄或宽,或整或散,或斜或直,或断或连,诡制奇丽。树石皆数百年物,池中苔衣,厚至二三尺,牡丹本大如桐,额曰"云锦淙"。联云:"云气生虚壁(杜甫),荷香入水亭(周瑀)。"

过云锦淙,壁立千仞,廊舍断绝,有角门可侧身入,潜通小圃。圃中多碧梧高柳,小屋三四楹。又西小室侧转,一室置两屏风,屏上嵌塔石。塔石者,石上有纹如塔,以手摸之,平如镜面。从屏风后,出河边方塘,小亭供奉御匾"半亩塘"石刻,及"目属高低石,亭延曲折廊"一联;"妙理静机都远俗,诗情画趣总怡神"一联;"潆水和抱中和气,平远山如蕴藉人"一联。石刻"有凌云意"四字,临苏轼书一卷。

"水云胜概"在长春桥西岸,亦名黄园。黄园自锦镜阁起,至小南屏止,中界长春桥,遂分二段,桥东为"四桥烟雨",桥西为"水云胜概"。"水云胜概"园门在桥西,门内为吹香草堂,堂后为随喜庵。庵左临水,结屋三楹,为"坐观垂钓",接水屋十楹,为春水廊。廊角沿土阜,从竹间至胜概楼,林亭至此,渡口初分,为小南屏。旁筑云山韶濩之台,黄园于是始竟。

吹香草堂联云:"层轩静华月(储光羲),修竹引薰风(韦安石)。"南入随喜庵,供白衣观音像,为"普陀胜境"。

"坐观垂钓"三楹,与春水廊接山。春水廊中用枸木,无梁无脊;"坐观垂钓"则用歇山做法,以此别于廊制也。联云:"秋花冒绿水(李白),杂树映朱栏(王维)。"



春水廊，水局极宽处也。北郊诸水合于长春岭，西来则九曲池、炮山河、甘泉、金柜诸山水，出莲花、法海二桥；北来则保障湖，出长春桥；南来则砚池、花山涧，出虹桥，皆汇于是。波光滑笏，有一碧千顷之势。临水甃岸，构矮屋名“春水廊”，众流汇合，皆如褰裳昵就于廊中者。联云：“夹路浓华千树发（赵彦昭），一渠流水两家分（项斯）。”

胜概楼在莲花桥西偏，联云：“怪石尽含千古秀（罗邺），春光欲上万年枝（钱起）。”楼前面湖空阔，楼后苦竹参天，沿堤丰草匝地，对岸树木如昏壁画。登楼四望，天水无际，五桥峙中，诸桥罗列，景物之胜，俱在目前。此楼仿瓜洲胜概楼制。瓜洲胜概楼创自明正统间，王尚书英曾为记。

莲花桥北岸有水钥，康熙间为土人火氏所居。林亭极幽，比之净慈寺，山路称为小南屏。厉樊榭与闵廉夫、江宾谷、楼于湘诸人游序谓：“小泊虹桥，延缘至法海寺，极芦湾尽处而止。”即此地也。后鬻于园中，构方亭，即以小南屏旧名额之。联云：“林外钟声来知寺（李中），柳边人歇待船归（温庭筠）。”

灵山韶濩之台，联云：“佳气俘丹谷（李山甫），安歌送好音（羊士谔）。”

黄氏本徽州歙县潭渡人，寓居扬州。兄弟四人，以盐筴起家，俗有“四元宝”之称。晟字东曙，号晓峰，行一，谓之“大元宝”。家康山南，筑有易园。刻《太平广记》、《三才图会》二书。易园中三层台，称杰构。履暹字仲升，号星宇，行二，谓之“二元宝”。家倚山南，有十间房花园。延苏医叶天士于其家，一时座中如王晋三、杨天池、黄瑞云诸人，考订药性。于倚山旁开青芝堂药铺，城中疾病赖之。刻《圣济总录》，又为天士刻《叶氏指南》一书。“四桥烟雨”、“水云胜概”二段，其北郊别墅也。履昊字昆华，行四，谓之“四元宝”。由刑部官至武汉黄德道。家阙口门，有容园。履昂字中荷，行六，谓之“六元宝”。家阙口门，有别圃。改虹桥为石桥。其子为蒲筑“长堤春柳”一段，为荃筑桃花坞一段。

杨天池，幼医也，精于痘疹，呼之为“痘神”。相传有小儿患痘者，辞不治，其弟子江昆池强治之而愈。儿之父母以酒酬江，兼请杨，杨洒然至。方演剧，儿闻锣声，死矣。杨笑谓江曰：“此痘闻锣则死，尔未知也。”至今言此事皆曰神，余谓非也，果闻锣而死，则不锣可不死，何不戒其家禁锣而治之，必待以锣死而后言？将曰故待其死以自喜，是为不仁；妒其徒是为不义。以天池之拥重名，恐必不出此，此无学者傅会之耳。按小儿之生，以种痘为要，不然，则治法有二：其一用升提托补以催其脓，聂久吾《活幼心法》发其端，朱锡嘏《痘疹定论》详之；其一为通下以泻其毒，始于《救偏琐言》，而扬其流于《痘科正宗》。盖痘毒原于先天，势宜外发，不容内解以常法治之，则聂氏之说为胜。或因天行感染，则其病与瘟疫相表里，则《正宗》攻下之法为宜。此仲景《伤寒》治法，与吴又可《瘟疫论》所以并行不悖者也。近世时医偏用泻下，一二好古之士，执聂以呵斥之，不知皆偏论也。

黄其林，字仰岑，歙县人，寓居江都。为人方正不苟，乐施与，每途遇争者，必为之解。友人尝戏扃之于妓室，终夜危坐，妓不敢犯。子二，长德煦，字次和，性豪迈，善鉴别古物，所蓄宋元人书画最多。

黄承吉，字谦牧，仰岑次子也。学唐人诗律有得。年十二，以《白蝶诗》为金棕亭博士所赏。尝论诗云：“五言之源，倡于苏、李，观文举数诗，实足为汉魏之先导。苏诗有之：‘俯观江汉流，仰视浮云翔。’李善注之，以为‘江汉流不息，浮云去靡依’，以喻良友各在一方，播迁而无所托，可谓得诗人之本意矣。乃东坡谓其在长安作，不应言‘俯视江汉’，遂以为后人伪托。而洪景卢更附会其说云：‘汉法触讳者死，李陵诗言“独有盈觞酒”，盈字触惠帝讳，其伪无疑。’吉尝遍检汉代著作，触讳者不一而足，而韦、孟讽谏诗，至云‘实绝我邦，我邦既绝’，若以此致死，则其罪不更大于李陵十倍哉！”观此可知其深于诗矣。亦从事于经，有《读周官记》若干卷。

李钟源，字嵩泉，传其父紫峰星命之学。少孤，家赤贫；弟钟泗年幼。钟源以星命糊口，得钱以酒食养母，余以供弟之衣食。每夜课弟读，偶怠则泣涕责之，钟泗亦跪泣而受也。养母给弟，钱犹有馀，则与街市之贫而乞者。钟泗既为弟子员，肄业书院。或会文友家，钟源必持灯往接，虽甚雨，立雨中待之。孝友如钟源，真不愧矣。年三十不娶，竭力为弟娶，未几以病卒。钟泗幼聪慧，师事黄进士洙。钟泗以贫故，改于市肆中学负贩。负贩主人见之曰：“君非吾辈，姑待之。”适洙闻其改业，急觅至市中呼归责之。泗泣告以贫不能养母，洙乃授以学而时给其家。钟泗能强记，经书文词，过目一二遍即背诵，张山长木青尝试之以书院课卷，果然，大奇之。与黄谦牧交最深，谦牧好为高论，同人有非之者。滨石醇谨，人人好焉。

黄标，字时准，栋字建宇，楫字兰舟：兄弟以盐筴起家。楫工诗，与千叟宴。楫子文晖，召试中书。

阮亨，字仲嘉，号梅叔，仪征副榜。性慷慨，工诗文，著有《珠湖草堂诗钞》、《瀛舟笔谈》、《珠湖草堂笔记》。子崇，字少梅，附生；祚，字华甫，附生；祁，字小仲。孙恩甲，字鼎孚；恩会，字际侯。

卷十三

桥西录

“长堤春柳”在虹桥西岸，为吴氏别墅，大门与冶春诗社相对。

跨虹阁在虹桥爪，是地先为酒铺，迨丁丑后，改官园，契归黄氏，仍令园丁卖酒为业。联云：“地偏山水秀（刘禹锡）， 酒绿河桥春（李正封）。”阁外日揭帘，夜悬灯，帘以青白布数幅为之，下端裁为燕尾，上

端夹板灯，上贴一"酒"字。土酒如通州雪酒、泰州枯、陈老枯、高邮木瓜、五加皮、宝应乔家白，皆为名品，而游人则以木瓜为重。近年好饮绍兴，间用百花；今则大概饮高粱烧，较本地所酿为俗矣。造酒家以六月三伏时造曲，曲有米麦二种，受之以范，其方若砖。立冬后煮瓜米和曲，谓之起酵，酒成谓之"醅酒"。瓜米者，糯稻碾五次之称。碾九次为茶米，用以作糕粽；五六次者为瓜米，用以作酒，亦称酒米。醅酒即木瓜酒，以此米可造木瓜酒，故曰瓜米。酒用米曲则甘美，用麦曲则苦烈。烧酒以米为之，曰米烧；以麦为之，曰麦烧。又有自酵酒糟中蒸出，谓之糟烧。其高粱、荞麦、菉豆均可蒸，亦各以其谷名为名，城外村庄中人善为之。城内之烧酒，大抵俱来自城外，驴驼车载，络绎不绝。秋成新笃，为"时酒"，又曰"红梅酒"，一曰"生酒"。时酒一斤，合烧酒之半，曰"火对"。合烧酒十分之二，曰"筛儿"。合烧酒、醅酒各均，为"木三对"。八月"红梅"新熟，各肆择日贴帖，曰"开生"，人争买之，曰"尝生"。至二月惊蛰后止，谓之"剪生"。酒以斤重，斤以筭计，筭以大竹为之，自一两至一斤，筭准此为大小，《梦香词》云"巨筭时酒论筛沽"是也。铺中敛钱者为掌柜，烫酒者为酒把持。凡有沽者斤数，掌柜唱之，把持应之，遥遥赠答，自成作家，殆非局外人所能猝辨，《梦香词》云量酒唱筹通夜市"是也。其烧酒未蒸者，为"酒娘儿"，饮之鲜美。以泉水烧酒和之，则成烧蜜酒，《梦香词》云"莺声巷陌酒娘儿"是也。酒铺例为人烫蒲包豆腐干，谓之"旱团鱼"。

长堤春晓

扬州宜杨，在堤上者更大，冬月插之，至春即活，三四年即长二三丈。髡其枝，中空，雨馀多产菌如碗。合抱成围，痴肥臃肿，不加修饰。或五步一株，十步双树，三三两两，跂立园中。构厅事，额曰"浓阴草堂"，联云："秋水才添四五尺（杜甫），绿阴相间两三家（司空图）。"又过曲廊三四折，尽处有小屋如丁字，谓之丁头屋，额曰"浮春"，楹联云："绿竹夹清水（江淹），游鱼动圆波（潘安仁）。"

扫垢山至此，蓊郁之气更盛，种树无不宜，居人多种桃树。北郊白桃花，以东岸江园为胜，红桃花以西岸桃花坞为胜。是地为桃花坞比邻，桃花自此方起，花中筑"晓烟亭"，联云："佳气溢芳甸（赵孟頫），宿云澹野川（元好问）。"

曙光楼面东，以晓色胜，城中人每于夏月侵晓出城看露荷，多在是。联云："问津窥彼岸（苏颋），把钓待秋风（杜甫）。"

吴氏尊德，字宾六，徽州人，世业盐法。弟尊楣，字载玉，工诗，为张松坪太史之婿。吴氏为徽州望族，分居西溪南、南溪南、长林桥、北岸岩镇诸村。其寓居扬州者，即以所居之村为派。

吴老典初为富室，居旧城，以质库名其家。家有十典，江北之富，未有出其右者，故谓之为"老典"。今已中落，里人尚指其门曰："老典破门楼。"

吴景和以一文起家，富至百万。子秘，字衡山，聪明过人，一目七行，世以孝称。

吴楷，字一山，召试中书。工诗文词赋，善小楷，好宾客，精烹饪。扬州蝗螯饼，其遗法也。女以节孝旌表建坊。

吴家龙，字步李。好善乐施，载在郡志。

吴志涵，字蕴千。副榜，工制艺。

吴重光，字宣三。举人，官代州知州。

吴承绪，字芬瑜。举人，官赣南道。工制艺，与李鸣谦选《春霆集》。

吴之黼，字竹屏，官按察使。工诗，画兰竹。

吴绍浣，字湑南。工书，法孙过庭。

吴绍灿，字澂野；绍浣，字杜村：兄弟翰林。

吴应诏，字殿飏。举人中书，为人慷慨多经济。

吴鲁，字宣国，号蓉桥。工诗词。

吴均，字梅查；吴应瑞，字鹤沙。均以诗称。

李鸣谦，字得心，拔贡生。子文旸，割股救父。父江行失足堕水，以身投江，均获生。父死，一痛而绝，朝廷旌其孝。考志乘以割股为愚孝，文旸割股，可谓愚矣。投江救父，父死，一痛而绝，诚哉孝也。以视前乎割股者，其愚不可及也。

周叔球工画，以白描美人得名。与吴氏友善，是园位置林亭，皆出其手。年不逾三十，恋一女妓，钟情而死，时比之"鸳鸯冢"云。

韩园在长堤上，国初韩醉白别墅。孙豹人有《同宗定九韩醉白饮虹桥酒家》诗云："酒家临水复临桥，画舫中吹紫玉箫。破费杖头拚不管，可怜天气近花朝。""卫娘歌处宜年少，潘令花边愧老身。听罢韩生《新柳咏》，英英矫矫酒中人。"谓此。后为韩奕别墅，继又改名"名园"，筑小山亭。联云："茂竹临幽溆（李益），晴云出翠微（权德舆）。"闲时开设酒肆，常演窟儡子，高二尺，有臀无足，底平，下安卯栒，用竹板承之；设方水池，贮水令满，取鱼虾萍藻实其中，隔以纱障，运机之人在障内游移转动。金鳌《退食笔记》载水嬉，此其类也。

桃花坞在长堤上，堤上多桃树。郑氏于桃花丛中构园，门在河曲处，与关帝庙大门相对。

园门开八角式，石刻"桃花坞"三字额其上，为朱思堂运使所书。内构厅事，额曰"疏峰馆"，集韦庄联云："千重碧树笼青苑，一桁青山倒碧峰。"

桃花坞

桃花坞与韩园比邻，竹篱为界。篱下开门，门中方塘种荷，四旁幽竹蒙翳。构响廊，庋版架水上，额曰"澄鲜阁"，联云："隔沼连香芰（杜甫），中流泛羽觞（陈希烈）。"自是由水中宛转桥接于疏峰馆之东。

疏峰馆之西，山势蜿蜒，列峰如云，幽泉漱玉，下偪寒潭。山半桃花，春时红白相间，映于水面。花中构"蒸霞堂"，联云："桃花飞绿水（李白），野竹上青霄（杜甫）。"复构红阁十余楹于半山，一面向北，一面向西，上构八角层屋，额曰"纵目亭"，联云："地胜林亭好（孙逖），月圆松竹深（无可）。"至此，则长春岭、莲性寺、红亭、白塔皆在目前。

中川亭树多竹柏，构亭八翼，四面皆靠山脊，中耸重屋。联云："小松含瑞露（郑谷），好鸟鸣高枝（曹植）。"

由蒸霞堂阁道，过岭入后山，四围矮垣，蜿蜒逶迤，达于法海桥南。路曲处藏小门，门内碧桃数十株，琢石为径，人伛偻行花下，须发皆香。有草堂三间，左数椽为茶屋，屋后多落叶松，地幽僻，人不多至。后改为酒肆，名曰"挹爽"，而游人乃得揽其胜矣。

郑锺山，字峙漪，仪征人。业盐淮南，与江春齐名。性淳朴，以读书世其家。弟鉴元，字允明，能文章，好程朱之学，年八十，讲诵不倦。钟山子宗彝，字萃五，进

士，官刑部；次子宗洛，字景纯，召试中书。鉴元子长涵，廪膳生，早卒；宗汝，字翼之，官员外郎。孙兆珏，举人。族广英多，率皆清华之选。淞字滟江，进士，官户部；文明，字鉴堂，进士，官刑部：皆以文学显者也。兆珏能读史，好经学，门无杂宾，一二有道之士，会文讲学而已。今附于此。

李道南，字晴山，江都人，进士。性严正不阿，在京时友人醵五百金赠之，却不受。见刘文正公，文正偶欠伸，李揖求退。文正曰："方坐未一言，而退何也？"李曰："《礼》有之：君子欠伸，侍坐者请退。故未言而去也。"文正以是重之，书张横渠"学颜子之学、志伊尹之志"二语赠之。归而授徒于家，生徒数百人，郡中文学之士，半出其门。著《寸草录》、《四书集解》。

汪兆宏，字文锡，从事道南，门内之行，重于乡里。中甲午科举人。将赴礼部试，临行，母以远为忧，乃不行。母死，居三年丧，合乎礼。中己酉科进士，选旌德县知县，不就，改凤阳府教授。朱石君尚书抚安徽时，甚重其为人，称以古君子云。

焦循，字里堂，北湖明经。熟于《毛诗》、《三礼》，好天文律算之学。郑兆珏、郑伟、王准皆与之游。所著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三十卷、《毛诗释地》七卷、《群经宫室图》二卷、《礼记索隐》数十卷、《焦氏教子弟书》二卷，又有《释交》、《释弧》、《释轮》、《释椭》、《乘方释例》、《加减乘除释》，共二十卷，皆言算术也。本朝推步之术，王梅之后，则有歙县江慎修永、休宁戴东原震、嘉定钱晓徵大昕，钱视二家尤精。与里堂友者，歙县汪孝婴莱、凌仲子廷堪、吴县李尚之锐，并通是学。李尤善，为钱之高弟子，钱称其愈己焉。里堂之子白，字廷琥，亦善三角八线之法。

顾凤毛，字超宗，兴化人，深于经学。鉴元延之教其孙兆珏。兆珏能文章，善六书之学。

王准，字钦莱，湖南人，生于福建汀州，为鉴元之戚。善属文，私淑朱晦庵。著有《汀鸥文集》。

郑伟，字耀廷，丹徒人。父锡五以继父病不起，割股致卒。母俞氏，年未二十，守节三十余年。伟性挚，多巧思，学九数句股之术，设疑难之题与焦循相问难。又仿西人图作算器，皆合其式。

罗浩，字养斋，歙人，居海州之板浦场，与凌廷堪为戚。自经史书数，无不涉猎，最精星命之学。尝曰："自李虚中以来，均以富贵贫贱寿夭，定命之高下，吾则以贤不肖为之经，贫富寿夭为之纬。贤者虽贫夭，命为上；不肖虽富寿，命为下。"人多迂之，实至论也。兆珏与之友。

汪梦桂，字文舟，道南弟子。工时文之学，每构一艺，撚须摩腹，夜以继日。

陆甲林，工于书法。与景纯舍人交，陆死，舍人为之筹丧葬之事，尽力尽善。舍人重交友，不轻唯诺，多类于此。

"梅岭春深"即长春岭，在保障湖中，由蜀冈中峰出脉者也。丁丑间，程氏加葺虚土，竖木三匝，上建关帝庙。庙前叠石马头，左建玉板桥，右构岭上草堂。堂后开路上岭。中建观音殿。岭上多梅树，上构六万亭。岭西复构小屋三楹，名曰"钓渚"。程氏名志铨，字元恒，午桥之兄。筑是岭三年不成，费工二十万，夜梦关帝示以度地之法，旬日而竣。后归余氏。余熙字次修，工诗善书，岭西垣门"梅岭春深"石额，其自书也。山僧平川，淮安人，性朴实，居此三十年。熙弟照，字冠五，亦工于诗。

岭在水中，架木为玉板桥，上构方亭，柱栏檐瓦，皆裹以竹，故又名竹桥。湖北人善制竹，弃青用黄，谓之反黄，与剔红珐琅诸品，同其华丽。郡中善反黄者，惟三贤祠僧竹堂一人而已。是桥则用反黄法为之。

关帝庙殿宇三楹，昔名关神勇庙，居民水旱皆祷于是。庙右由宛转廊入岭上草堂，堂在岭东，负山面西，全湖在望。联云："碧落青山飘古韵（杜牧），绿波春浪满前陂（韦庄）。"

堂东构舫屋五楹，筑堤十余丈，北对春水廊，南在湖中。大竹篱内，上种杉桐榆柳，下栽芙蓉。堤尽构方亭，为游人观荷之地。莲市散后，败叶盈船，皆城内富贾大肆春时预定者。花瓣经冬，风乾治冻疮最效。

岭西一亭依丽，额曰"钓渚"。联云："浩歌白兰渚（徐彦伯），把钓在秋风（杜甫）。"亭下有水马头，碧藓时滋，地衣尽涩，悄无人迹，水容鲜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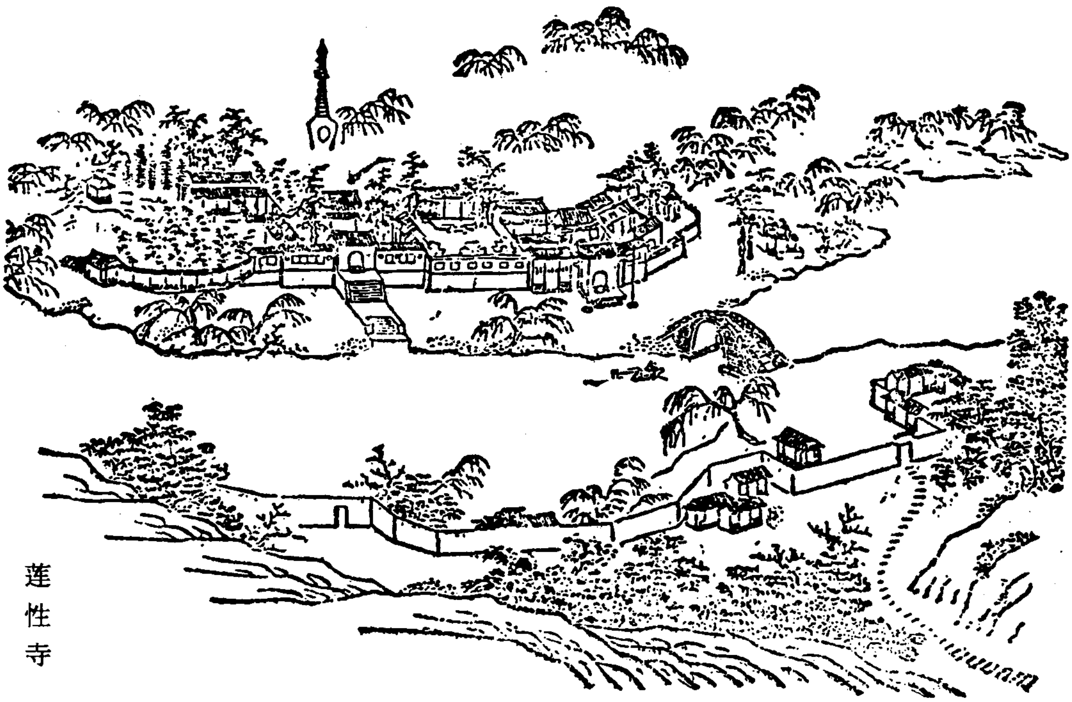
西麓石骨露土，苔藓涩滞：游屐蹂躏，印窠齿齿。中有山峒，峒口垒石甃砖为门，涂紫泥墙，额石其上，题曰"梅岭春深"。由是入山，路窄如线，在梅花中蜿蜒而上，枝枝碍人。其下大石当路，色逾铜绣，仰视岭上，路直而滑，不可着足。穿岩横穴，遍地皆梅，对面隔树，不通话语。中一亭如翼，南望瓜口，微微辨缕，狐兔避客，鹰隼盘空。又转又折，鸟声更碎，野竹深箐，山绝路隔，忽得小径，攀条下阁道，过观音殿，始登平台。由台阶数十级下平路，宽可五尺，数步至岭上草堂。是岭本以"梅岭春深"门为上山正路，迨增建观音殿，乃以岭上草堂为山前路，梅岭春深门为山后路。至观音殿下，由过山楼入僧房六七楹，杂树蒙密，周以箐竹，开小竹门，是为僧厨，游者罕经焉。

法海桥在关帝庙前，东西跨炮山河。炮山河受蜀冈、金匮、甘泉诸山水，由廿四桥出是桥，乃得与保障湖通，故炮山河亦名保障河。尹太守记云："襟带蜀冈，绕法海以南，通古渡"谓是。迨开莲花埂，浚河通山堂，湖上画舫，皆过莲花桥，不复过法海桥。遂不知法海桥内河，正古炮山河故道也。是桥创建已久，府志以明火指挥重建为始；其时马知县驸记中有"创造经始莫可考"之语。惟法海寺建于元至元间，寺既有徵，桥以寺名，自当断以元至元间为始。

东岸乃保障湖旧堤，上筑歌台，围矮垣数十丈，缘堤曲直委宛，至"春台祝寿"之扇面亭而止。歌台即子云亭故址。

关帝庙在法海桥西岸，本三义庙，临汾人重建，改今名。门与桥对，门内大殿三楹，殿角便门通观音堂。

观音堂门在桥南，有"旃檀香界"石额，围以红垣。门内层级上平台，台上建御碑亭，供奉圣祖御制《上巳日再登金山诗》一首、书唐人绝句一首。亭旁建送子观音殿，一名百子堂，城中求继嗣者祈祷于此。堂本法海楼旧址，其地名"十里荷花"。殿角便门通贺园。



莲性寺

莲性寺在关帝庙旁，本名法海寺，创于元至元间，圣祖锡今名，并御制《上巳日再登金山诗》一首，书唐人绝句一首，临董其昌书绝句一首。上赐"众香清梵"扁，皆石刻建亭，供奉寺中。寺门在关帝庙右，中建三世佛殿，旁庑十余楹，通郝公祠，后建白塔，仿京师万岁山塔式。塔左便门，通得树厅，厅角便门通贺园，厅外则为银杏山房。赵腾翁诗序云："出天宁门近郊二里，有法海寺精舍一区，曲水当门，石梁济渡，凡游平山者，以此为中道。"僧牧山，字只得，工于诗。

寺中多柏树，门殿廊舍，皆在树隙，故树多穿廊拂檐。所塑神像，出苏州名匠手，皆极盛制。而文殊普贤变相，三首六臂：每首三目，二臂合掌，馀四臂擎莲花、火轮、剑杵、铜槊并日月轮、火焰之属。褪身着虎皮裙，蛇绕胸项间，努目直视，金涂错杂，光彩陆离，制更奇丽。殿后柏树上巢鹳鸟无数，其下松花苔藓，作绀碧色；加之鸟粪盈尺，游人罕经。中建台五十三级，台上造白塔，塔身中空，供白衣大士像。其外层级而上，加青铜缨络，鎏金塔铃，最上簇鎏金顶。寺僧牧山、开山，年例于十二月二十五日燃灯祈福。徒传宗，精术数。乾隆甲辰，重修白塔甫成，传宗谓向来塔尖向午由左窗第二隙中倒入，今自右窗第二隙中侧入，恐不直，遂改修。按欧阳《归田录》，记开宝寺塔，为都料匠预浩所造。初成，望之不正而势倾，浩曰："京师地平无山，多西北风，吹之不百年当正。"此则因地制宜，又非拙工可同日语也。

寺庑为方丈，旁有小屋六楹，为僧寮。左界白塔，右界郝公祠，后界得树厅，皆寺僧所居。方丈门外，壁间陷石二：为王渔洋《红桥游》记，张养重所书；孙豹人《法海寺诗》，有"怀人一怅望，作记旧时曾"谓此。寺为郎中王统、中书许复浩及张子璭、刘方烜同建。

明郝太仆忠节公祠在莲性寺白塔之右，祠祀公及公子，公仆祔焉。公名景春，字际明，一字和满，号乃今，别号自古，江都人。万历壬子举于乡，授盐城教谕，以事见出，谒部改选。亲戚演《梨园祖道》，公命演《鸣凤记》，至忠愍弃市，乃浮一大白曰："好奇男子！"遂作《忠愍年谱》。起陕西苑马寺万安监录事，量移黄州照磨。崇祯十年闰四月初三日，署知黄安县。闯贼遍黄属，明日，报整世王至乌龙潭札营六十里，突至城下，急攻西南二门，箭集城垛如飞蝗。公与东门守正户部主事耿应昌、南门守正廪员卢尔惇、巡简司郭上学，炮矢并发，应昌家丁放大将军炮，打死贼十八人，继以火箭，被焚者十五人，贼退。尔惇身冒一矢，仍挽弓射死前锋黠贼二人。生员吴成龙射死当先贼二人，县民壮何一先杀死跨马贼一人。贼稍退，及暮复围城。天明群至，公命烟兵上屋抛瓦石，家丁王思重、伯寿放火箭，副榜耿应衡火箭杀上关厢焚屋贼十二人，生员耿应冲、秦柉

射死挖城贼二人，武童秦文戴射死抬梯贼五人，耿荐举弩手射死贼五人、金盔贼一人。贼引退，集西北城下，负梯扛门扒城。耿荐举令家丁放火箭，射死坐纛前穿红贼首一人，鸟铳打死负门贼一人。贼退，复督壮士吕文彪等埋伏北坛冈；贼至，家丁谢君宠铳伤贼五人。须臾贼又逼城，家丁张要、谢君雄、李芳等背城而战，城上炮打死贼七人，生员耿应衢射杀贼二人，武举秦在中射死攻打关厢贼二人，贼退。初六日贼撤营，东北飏去，至梁兴寨，遇寨主生员梁维中领乡兵梁光秦等掩袭，生擒贼首李应科，胁从难民刘年等六人，奸细殷士才一人，公命斩之府城。官生周世权领乡兵赴援，斩贼首八大王，获其器械无算，公以犒之。遂增筑一字层台，新建枫香桥，台名灵武，以备兵患，黄冈祝世美为之记。事闻，擢公知房县。公归扬州省母，携其次子鸣鸾，雇宜陵人陈宜为仆。如房时，流贼张献忠、罗汝才降于经理熊文灿。文灿为杨嗣昌门生，先为福抚，降大盗郑芝龙，再为广抚，除大盗刘香老，由是声气通于朝贵，交口誉之。值朝遣采药大珰阴相之，文灿待之厚，酒酣，抵掌谈寇乱，珰壮之，露其衔命意，遂重赂珰。珰言于朝，命文灿总理湖、湘，督师襄、郧。文灿复用招海盗之策，加抚流贼。贼称陆梁者十三家，惟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不受抚。献忠部下一贼渠，为首辅韩城之侄，劝其降。又献忠为列校时，犯法当刑，总兵陈洪范丐其命。今洪范与左良玉同讨贼，献忠遂遗洪范言于文灿，至十一年二月受降。安插献忠于谷城，谓之“西营八大王”。时汝才率其党白贵、黑云祥二十余队屯房之东西，汝才谓之“曹操”，白贵谓之“小秦王”，黑云祥谓之“整十万”。分支肆虐，公上文请剿，不报，遂或战或守，击杀贼妾暨头目数十人。贼惧，闻献忠降，亦求抚而犹豫未决。公单骑至其营，与汝才歃血盟，汝才遂率所部归款。安插房、竹间，解甲耕屯，分营居野。东关之汤池关、宜阳店、马栏铺，为“曹操”安塘排马处。过河高墩山、狗儿湾、土地岭、白窝村，为“曹操营”。过阳关店通均州，为“小秦王营”。西关之七里河、军马铺、廖家巷、雷家湾，为“整十万营”。南关之反子口、南板畈、张家湾、栗花山、大黄沟，澈澥堰，至西南深山，北关之石炭塥、五将山、罗家湾、五龙口，为“曹操营”。马栏堰、连三坡通郧阳，为“小秦王营”。皆于南关开集，令百姓与降丁一例生理，谓之“抚局”。诸贼既降，文灿不能抚以威信，惟责其宝赂无厌。献忠、汝才等思叛，不肯解甲，亦不受调遣，时出劫掠，谷、房嚣然。文灿令监军佥事张大经来谷镇抚，亦不能御屯据。谷县知县阮之钿，字实甫，桐城人，往说献忠，阳应不改。之钿忧愤成疾，题壁云：“读尽圣贤书籍，成此浩然心性，勉哉杀身成仁，无负贤良方正。”末写“谷邑小臣阮之钿拜阙恭辞”。房县亦民不聊生。八月，公与主簿朱邦闻、篁将杨道选议战守机宜；敦请四门参谋举人向紫垣；南门守正贡士吴廷训、守副贡士杨尔知、百总孙致中、袁文；东门守正生员向照、守副生员廖承芳、百总廖一致、党守邦；北门守正生员许调鼎、守副生员徐一瑾、百总杨楚文、乐流芳。西门守正生员雷惊寰、守副生员车浑、百总李三刚、王民化，南门置鼓，东门置梆，北门置锣，西门置钟，有警则击之。建四门城楼角楼各四，大窝铺三十六，月城重门八，大炮台四，小炮台十四，墙一百三十丈，城头垛口一千三百五十二，挑浚城濠五百四十七丈。五方大旗六，飞虎旗四，灯杆一百二十，大将军十五位，三眼铳十五门，单眼铳十五门，钩镰长枪二百杆，火药三十五石，铅子四百斤，五旬而成。十月，降丁踞西关窥城掳掠，公上文不报。道选领兵丁乡勇击杀其骡马，炮伤其头目。公子鸣鸾，字子强，擐甲入汝才营，谓曰：“若不念香火盟乎？慎毋从乱！”汝才阳诺。公子知其伪，归告公，公与道选授兵登陴。二十二日，安官、居光祖、李大捷奉理宪牌到房；汝才贿安官，令其复命时，伪言公囚安官，意欲反。事闻，提督李太监题参，行牌告示差官吕鸣瑞等三人，于十七日到房，先往“曹营”，后始进城。略云“汝才等数岁萑苻，一朝悔悟，敛九营赤子之心，戢曩时绿林之性，凶残顿改，殊属秉彝。而该县营叫骂打仗，更拘囚两院差官，汝该欲反乎？”谕士民确遵抚局，不得轻启祸端。由是民情大惧，半散四方。公申文待罪。越日，降丁环逼城下，“曹营”移西关杀掠；踞北关。公遵文与汝才约，二十四日开集贸易。差官佯言欲撤城中兵，民间大恐，食亦殆尽，具文乞援。鸣瑞住贼营，数日乃归，未向公索报命。十二年正月初一日，贼分领踞城外十五乡。五月初六日献忠劫谷库，放囚。之钿饮鸩未绝，索印，叱之，为贼所刃。纵火焚烧，胁御史林鸣球上疏，求封于襄阳，不从，遇害。十二日理宪文至，令公戒严。越日，献忠前锋至房东门，箅兵查成龙、宋应聘、张文明等对敌，击斩其将上天龙，遣使缒城乞援于文灿，公至此已乞援八请矣。刑厅详曰：“房县之急，不下睢阳，望救焚而拯溺，不禁大声而疾呼，若思捧漏而沃焦，可无狂奔而尽气。由来霁云之啮指，进明之拥兵，彦仙之遣人，曲端之衡命，彰彰可考矣。”治院复曰：“房、竹之间，久称无事，盘错方见利器，门下其善所以运量之机。”理院复曰：“吾辈当此时势，勿骇非常之举，宜收宴如之效。”守道复曰：“房县人习于刁讼，一毫小事，匿名歌谣，变乱是非，摇惑人心，向无正气，县官致此，相习成俗。不佞于门下望之。”又曰：“上台谓打贼打安官为门下之罪，不过一时安贼之心。”又曰：“不佞于郧镇，犹门下于房县；不佞吁上台而不能救，犹门下吁不佞而不能救也。”知府复曰：“彼中情形，绘之纸上，有不堕泪者，非人也。今日悠悠忽忽，局未易结，彼此相蒙，上下相狃，正不识将来作何底止也？”时贼氛甚炽，乞援又上，至十四请不报。二十四日，贼大至，献忠张白帜，汝才张赤帜，俄二帜相杂攻城。献忠与汝才手画口说，献忠以抚谷监军张大经檄谕降公。时大经已降，公大骂，碎其檄。献忠遗书要公让城，公怒曰：“郝老头可斩，城不可让！”献忠攻西门，汝才、贵云祥攻东北门，献忠队下之一丈青、一条龙攻南门。公命邦闻与百户鲁儒守东门，道选守南门，典史王胤奎守西门，所官张三锡守北门。西南角楼，公与公子主之；东南角

楼，千总张士英督之。城上燃草投石，贼多死。贼立云梯以钩钩之，放铳击毙数百人。贼掘人墓，取棺戴之首以攻城，又负板穴城。城将崩，公子以火爇油灌之，降石击伤献忠左足，杀其马。献忠将引去，公用间人贼垒，阴识献忠所卧帐，将袭擒之。二十八日午时，三锡缒一贼上城，北门遂陷。三锡揖汝才入，道选巷战死。大经冠红缨乘白马手短枪入，曰："知县何在？"嗾献忠使汝才劝公降，以分其过。汝才使十骑拥公上马至"曹营"，邦闻、陈宜散发跣足随之。汝才见公，哭相谓曰："事势如此，奈何？"因劝公降。时公子散失，公曰："为求吾儿来。"汝才使一卒执旗遍求之，时城中杀人如草，积尸如山，求之不得。营鼓二下，天雨如注，忽传西南隅有县公子在，卒排众而入，公子正与"曹操"干儿金翅鹏席地危坐而哭。卒遣人先报。甫明，卒偕公子见公，抱头大哭。公曰："汝记家中演《鸣凤记》耶？"公子曰："儿不见父，所以苦，见则愿从于地下矣！"公以手画其颈曰："此下亦不甚恸。"汝才闻之，流涕曰："好人好人！"谓公子曰："不妨不妨！"知公不可屈，欲活公，令避之。公曰："岂有避贼知县耶！"乃与邦闻往见献忠。时典史王胤奎为贼所获，公见献忠，大骂"死贼"，献忠怒，命杀胤奎与一守备恐之。公骂不已，问仓库银米安在，骂曰："有，岂被汝死贼破乎！"大经在旁曰："公宜观变。"献忠指大经曰："彼九省监军如此恭谨，况汝耶！"公骂愈烈，献忠、大经俱怒叱，曳出西门河上。忽一骑一人蓬头垢面，后随一卒，大哭而来，则公子也。公曰："好好，来来！"公遂遇害。公子、邦闻、陈宜伏尸大骂。贼回刃均杀之。卒报，献忠曰："谁教你杀他儿子？"曰："他也骂大王。"是时二十九日未刻也。越三月，冷水道人以公死事寄至扬州，公母命其长孙明龙如房，明龙至荆门谒抚院，不得见，投呈于刺史堂。次日过云口，见缇骑数十辈北去，问谁何，曰蕲水。盖是时抚局已坏，逮文灿伏法死西市矣。后元辅杨嗣昌督师鹿门，明龙候杨出猎岘山归，诉道左。越二日，去谷城，途中遇司李范有韬，携之入郧，尽出公笔札付之，命之居守道周养正园，会司农张伯绳移镇襄阳，命来衙署。居半月，出寓隆兴寺。遇一角巾深衣紫袍朱履者，见而泣下，盖冷水道人也。道人不知姓名，终日饮水，出入诸督抚幕中，参其谋略，又能得贼阴事豫以告，且于吉凶皆前知。曩两至房，深契公，及公殉节，寄书明龙，慨然以显公幽忠为己任。今知明龙来襄，特先访之，遂订交。一夕，道人戎衣狐帽，短剑怒马，来告曰："适饮相公所，言之矣。"语毕，策马去。越三日，伯绳曰："相公已奏尔父事。"因叱一麾下士偕往谢之，归寺中候旨。旨下，襄阳府赠百金，出官舫送之归。诏赠公与之錮太仆寺卿；公以下死事者皆得恤。谕葬公于扬州金匮山，建祠于法海寺旁，子鸣鸾、仆陈宜祔之。明龙荫入监。明龙字云蒸，诸生，入监之后，粗衣蔬食，绝意仕进，乡里称其孝友。是时三锡为官所获，枭首示众，大经被官军杀于玛瑙山下。公著有《秦关秋籁诗》，甘泉姚思孝、张伯鲸、如皋徐葆光为序；《数奇纪闻》，周之训为序。明龙自辑公遗事，汇成《褒忠录》。首绘房县贼营图说，载《明史》本传、《江南通志》、《扬州府志》，冢墓，《防御详文》、《提督李太监行县牌》、《行贼营谕票》、《密禀》、《待罪请》、《乞救八请》、《诸院回札》、《黄安县报捷文》、《秦关秋籁诗》、《数奇纪略》、《杨忠愍公年谱小引》、《杨武陵疏稿》、《兵部覆奏》、《札付》、《范司李详文》、《万知府详文》、《范有韬杜补堂祭文》、《有韬传》、《祝世美灵武台记》、《白水道人表忠记》、《张伯鲸怀忠纪言》、《杜补堂王岩传》、《冷水道人札》、《明龙殉难纪略》、《入郧纪闻》、佚事。郝翎、郝梅题后，陈桂林相国、如皋姜忠基为序。原板久失，忠基重刻。江春为之募劝修祠，杜补堂甲为之首倡赋诗以纪其事，时称盛事。横云山人《明史稿》及郡志俱载其事。

杜甲，字补堂，江都人，以诗名。官河间府知府，素有政声。于通州毁故相魏藻德祠，罢城厢及张家湾酒税。时通州采运宣化赈米、古北口兵糈、密云仓粟，部主事同州牧交赇，短估米直，经九门提督劾交刑部。狱上属实，公无丝毫染。事大白，即拜宁波太守，转任绍兴；创建越王祠，葺刘念台蕺山书院，罢修三江闸以便农田。后改河间，立书院，修献王旧封，平魏阉祖坟，毁肃宁福田寺香火院，缚筏保景州水灾，寻故明卫辉死节总兵卜楚善墓，画《野寺寻碑图》，著《吴越春秋稿》、《越绝书越国君臣赞》。晚归里以诗酒自娱，复郝公祠，里人甚称之。

东园即贺园旧址，贺园有翛然亭、春雨堂、品外第一泉、云山阁、吕仙阁、青川精舍、醉烟亭、凝翠轩、梓潼殿、驾鹤楼、杏轩、芙蓉沜、目瞤台、对薇亭、偶寄山房、踏叶廊、子云亭、春江草外山亭、嘉莲亭。今截贺园之半，改筑得树厅、春雨堂、夕阳双寺楼、云山阁、菱花亭诸胜。其园之东面子云亭改为歌台，西南角之嘉莲亭改为新河，春江草外山亭改为银杏山房，均在园外。另建东园大门于莲花桥南岸，其云山阁便门，通百子堂。

春雨堂柏树十余株，树上苔藓深寸许，中点黄石三百余石，石上累土，植牡丹百余本，围墙高数仞，尽为薜荔遮断。堂后虚廊架太湖石，上下临深潭。有泉即"品外第一泉"，其北菱花亭集联云："苔色侵衣桁（李嘉佑），河香入水亭（周瑶）。"亭北为夕阳双寺楼，高与莲花桥齐，俯视画舫在竹树颠。联云："玉沙瑶草连溪碧（曹唐），石路流泉两寺分（白居易）。"

云山阁在夕阳双寺楼西，相传为吕申公守是郡时所建。《宝祐志》云："熙宁间，陈升之建云山阁于城西北隅，后吕公著尝宴其上"，则知阁非申公创造也。其址久已无考。又郑兴裔撤玉钩亭，改云山观，贾似道复云山观于小金山。此"云山观"，非"云山阁"。今亦只小金山可考，而云山观亦无考矣。贺园于此建阁，复名"云山"，今因之。联云："水曲山如画（罗邺），溪虚云傍花（杜甫）。"朱佐汤续题贺园云山阁之"醉月花阴竹影，吟风水槛山亭"一联，至今尚悬阁中。

得树厅银杏二株，大可合抱，枝柯相交，集杜联云："双树容听法，三峰意出云。"金寿门诗云："精庐净于

水，双树绿缥初；石琴托心谣，竹扇擅草书。骀从时罕逢，隼旟来已虚；惟有秋灯下，曲生不我疏。”

桥外子云亭，桥内紫云社，皆康熙初年湖上茶肆也。乾隆丁丑后，紫云社改为银杏山房，由莲花桥南岸小屋接长廊，复由折径层级而上，面南筑屋三楹，与得树厅比邻。暇时仍为酒家所居，易名青莲社。

贺园始于雍正间，贺君召创建。君召字吴村，临汾人，建有翛然亭、春雨堂、品外第一泉，云山、吕仙二阁，青川精舍。迨乾隆甲子，增建醉烟亭、凝翠轩、梓潼殿、驾鹤楼、杏轩、芙蓉沜、目矊台、对薇亭、偶寄山房、踏叶廊、子云亭、春江草外山亭、嘉莲亭。丙寅间，以园之醉烟亭、凝翠轩、梓潼殿、驾鹤楼、杏轩、春雨堂、云山阁、品外第一泉、目矊台、偶寄山房、子云亭、嘉莲亭十二景，征画士袁耀绘图，以游人题壁诗词及园中扁联，汇之成帙，题曰《东园题咏》。

乾隆甲子五月，是园落成，开白莲，中有红白一枝，时以为瑞。御史准泰为之唱，同作者江昱、江恂、江德征诚夫、周来谦沂塘、古斌、史璋琢夫、张秉彝、程仑、王仲维兰谷，张文炳静园、易羲文园河、周漪莲亭、徐节征、朝鲜布乐亨在公、王桓、陈钟应亭、魏嘉瑛、李鲜、孔毓璞辉山、程元英芗溪、柯一腾兰墀、龚导江、缪孟烈毅斋、陈章，沈泰瘦吟，君召自书“杏轩”扁。云山阁联云：“供桑梓讴吟，几处亭台成小筑；快春秋游览，一隅邱壑是新开。”对薇亭联云：“夜月桥边留画舫，春风陌上引香车。”

黄之隽，字右牧，号唐堂，华亭人。进士，官中允。乾隆丙寅，巡盐御史准泰延之来扬州修《两淮盐法志》，宴于园中春雨堂，因为《东园题咏》序文。

准泰，满洲人，官两淮御史。丙寅间，为题“襟怀顿爽”四字于春雨堂。淝上李旭字旦初，即席赋七言律一首。

高士钥，字景莱，襄平人，官扬州知府。丙寅六月，园中开并蒂莲一枝。太守与怀宁李葂、扬州吴能廉同赋诗，书“驾鹤楼”、“品外第一泉”二额。梓潼殿联云：“举阴骘而垂训，鉴槐区德行，权衡富贵，亿万年造化枢机；积忠孝以成神，典桂籍科名，予夺后先，十五国文章司命。”

高文清，字静轩，襄平人。有宴集七言古一首，同作为高山姜郡伯、程午桥太史、陈鹤亭都阃、宁文山文学、朱梅村司马、翟裕堂文学、琴师徐锦堂、僧大岩。

蒋溥，字恒轩，常熟人。进士，官大学士，谥文恪。题“息机”二字于偶寄山房，又诗一首。

丙寅，园中题咏以千计，吴村大会宾客，蓄墨数升，兴酣落笔，一时共题云山阁“登之”、“翛然”二额，春雨堂联云：“冠飞堞半亩亭台，就金井玉池，坐见莺花作雨；抗平山四时风月，遮香车画舫，同流游览长春。”杏轩联云：“渡江折芦苇，蘸雪吃冬瓜。”踏叶廊联云：“三山入望松筠在，双树无言水月新。”传为盛事。

魏嘉瑛，字瓜圃，扬州人，丙寅间为《东园题咏序》。题驾鹤楼联云：“真道每吟秋月淡，至言长咏碧波寒。”云山阁联云：“槛前春色长堤柳，阁外秋声蜀岭松。”

赵虹，字賸翁，嘉定人。赋诗二章，序云：“出天宁门，近郊二里，有法海寺精舍一区，曲水当门，石梁济渡，凡游平山者，此为中道焉。丙寅‘韩江雅集’方盛秋，禊是园。胡复斋先至，各赋七律一首，时程午桥独成二首。作诗者为胡复斋、唐天门、程午桥、厉樊榭、马秋玉、马半查，陈竹町、方西畴、闵玉井、张渔川十人。刘艾堂以病未往，为跋寄之。”又东园分咏，胡复斋咏品外泉，程午桥咏醉烟亭，汪恬斋咏凝翠轩，陈竹町咏小鉴湖，闵玉井咏驾鹤楼，马秋玉咏春雨堂，马半查咏春水步，方环山咏蘋风槛，方西畴咏目矊台，陆南圻咏嘉莲亭，张渔川咏踏叶廊，黄北垞咏雪山阁。胡复斋题“醉烟亭”额，唐天门题“冶春销夏延秋款冬”八字。程午桥题醉烟亭联云：“隄畔莺花桥畔月，竹边歌吹柳边舟。”

王铎，字觉斯，进士，官尚书。题东园额，又芙蓉沜联云：“花间渔艇近，水外寺钟微。”汪由敦，字谨堂，休宁人。进士，官大学士，谥文端。题对薇亭联云：“当阶瑞色新红药，临水文光净绿天。”

孙嘉淦，进士，官侍郎，题文昌殿联云：“天开参井文章府，星焕山河孝友师。”

张照，字得天，华亭人。进士，官尚书。题春雨堂联云：“万树琪花千圃药，一庄修竹半床书。”

嵇璜，号拙修，无锡人。官大学士，题芙蓉沜联云：“一沜芙蓉新出水，千层芳草远浮山。”

王师题“曲阿留云”四字，悬之对薇亭。

王澍题云山阁联云：“三山近将引，紫极遥可攀。”又联云：“数片石从青嶂得，一条泉自白云来。”

陆培，字恬浦，平湖人。丙寅间与浙江吴嗣丹字爱庐题十二绝句于春雨堂，江昱为跋。

李葂《谷雨放船吟序》云：“时逢谷雨，偶缘贺监之招，人比德星，不減陈门之聚（文学陈皋师席）。海空一棹，座满诸贤。将军则是主是宾（李元戎文攀，莲幕茂才缪毅斋）。轻裘缓带；名士则难兄难弟，玉仲金昆。（江松泉、蔗畦两秀才）。叔度征君，雅量波澄千顷（松石学博）。奎章学士，豪情竹写双钩（柯兰墀孝廉。用九思、敬仲事）。高驚岭之风，锡追独鹤（远村、药耕两上人）。阐龙潭之秘，亭玩群鸥（汪春泉书史。用彦章事）。古先生天竺依然（賸楼孝廉）。李供奉开元再见（复堂明府）。香生玉局，花边围国手之棋（樊麟书郡丞、程懒予国手奕）。味忆蓴羹，日下返步兵之驾（张又牧孝廉）。压倒何论元白，旧价新声（杨希斋司马。用杨汝士事）。吟披直遏《阳春》，曲高和寡。（宋愚者司马）。贱子叨居末座，技献雕虫；群公集仿西园，才方绣虎。敢云炫玉，窃效抛砖。”按是集中诗惟古斌、江昱、江恂三人，余俱散失。而桐城张裕荦，字铁船，有七律二首，亦载入《谷雨放船吟》之末，李序曾未之及。葂居扬州，以诗画擅长，与李鲜同时称二李，均与君召友善。葂为《东园题咏》序及凝翠轩联云：“终古招邀山色远，几人爱惜月明多。”

王协踏叶廊联云："青徐平野阔,幽蓟五云飞。"

邓钟岳,四川人,题"春雨堂"额。

郑簠春雨堂联云："烟云送客归瑶水,山木分香绕阆风。"

王又朴来扬州,会君召宴集诸客于园中,有七言绝句四首,并题"平野青徐"四字于春雨堂。

龚贤,字半千,号柴丈人。工诗画,有《草香亭集》。丙寅题云山阁联云："定香生寂磬,山翠滴疏棂。"

古斌一名典,字媵楼,江宁人。孝廉。工草书,题"偶寄山房"额,目瞈堂联云："竹影参差,鸟声上下。"

董文骥书李云书句题醉烟亭联云："半在山限半水涘,亦如石屋亦濠梁。"

丙寅六月二十日,园中开红白莲一枝。江昱、江恂、古斌、李葂同赋五言律诗以纪事。周来谦字沂塘,汾州人,追和其韵。安琹斋绘二色莲图。铁岭耿红道挟仙、竹斋赵慈伯云、城西种菊野农、西城王堂同赋诗,君召以图刻石。银州郑之辉、白门秦大士、歙浦庄采复作诗题之。天池释实如、寄舟作《瑞莲歌》。余杭沈双承字南陔、乌程温鹤立作《满庭芳》词。

董权文,字彤庵,辽阳人,官太守。题驾鹤楼联云："竹里登楼,风引三山不去;花间看月,溪流四序如春。"复作七言绝句三首。

朱藻,字鹿圃,题"风来月到"四字于醉烟亭。复作五言律三首七言绝句二首。

李鱓题凝翠轩联云："出郭此间堪歇脚,登楼一望已开怀。"

俞鹤,字横江,丹徒人。题春雨堂联云："疏钟声远流何处,明月多情在此间。"

刘敬舆,福建人。题对薇亭联云："宛转通幽处,玲珑得旷观。"

谢升题"含溪怀谷"四字于云山阁。

金农书目瞈台扁,题品外泉联云："寒玉作响,飞泉仰流。"

褚竣,郃阳人,题踏叶廊联云："几处好山供客座,一川寒月净尘襟。"

沈双承、温鹤立以词齐名。题《三台词》于园中,往来多叠韵,时称盛事。

王定抡题对薇亭联云："风景满清听,群山霭遐瞩。"云山阁联云："晴空顿觉纷华隔,山色常疑烟雨多。"

王文充题"芙蓉沜"三字。

黄树谷题"踏叶廊"三字,江昱为之书扁。江恂题春雨廊联云："近水楼台开梵宇,平山阑槛倚晴空。"

田懋,字退斋,题凝翠轩联云："醉倚晴云留作赋,闲邀明月夜调弦。"

潘伟,字松谷,题驾鹤楼联云："楼台突兀排青嶂,钟磬虚余下白云。"

程南溟,字轶青,吴江人。题云山阁联云："风情合作湖山主,歌吹宁虚花月辰。"

王承先,字护泽。题驾鹤楼联云："湾过茱萸,松竹三霄水碧;阶翻红叶,亭台四序天香。"

王掞,娄江人。书驾鹤亭联云："草衣木食留仙咏,碧落苍梧识道心。"

张嗣衍,字神山。题偶寄山房联云："红树借邻影,北窗闻水声。"

卢秉纯书"春江草外山亭"六字。

震泽沈斌,为州校官,书"云上林泉"四字,又题杏轩联云："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总非凡境;窗中云影,任南北东西,去来淡荡,洵是仙居。"

党琮,字石邻,书"挹波"二字于偶寄山房。

梁文山书康节句于凝翠轩云："雨后静观山意思,风前闲看月精神。"

张祖慰,字小柏,书"佯兰"二字于凝翠轩,又春江草外山亭联云："欲因莲舫寻诗社,可借荷钱质酒炉。"

闵宽书"啸远"二字于醉烟亭。

张文绣书"尘外心清"、"湖光山影"二额。

朱佐汤,汾州人。春江草外山亭联云："醉月花阴竹影,吟风水槛山亭。"

刘藻,字素存,山东人,举博学鸿词,官巡抚。题驾鹤楼联云："一邱藏曲折,纵步有跻攀。"

叶敬书"文昌司禄梓潼帝君"扁。

僧牧山,字只得,题醉烟亭联云："绕槛溪光供潋滟,隔江山色露嵯峨。"僧天池书"林外野人家"五字于偶寄山房,僧一庵书对薇亭额。

园中古人联扁,有无名氏"山亭璇源"一扁,朱晦翁"寒竹松风"一扁,文三桥"凝翠轩"一扁,米襄阳"云披月满"一扁,枝山"四面有山皆入画,一年无日不看花"一联,皆真迹也。

园中题名:浙右朱星渚汉源、竹西孙玉甲殿云、程名世筠榭,蒲城王文宁栎门、孔继元、京江何龙池让庵、桐城石文成闻涿、桐山方霖筍峰、上元米玉麟旧山、钱塘龚谦药房、李绍孔、吴楷、孙人俊、牛鸣老农、八宝吴自强民怀、汪肤敏、宗珩澹园、朱震青藜、蒲城陈裔虞述韶、汪舸、释行吉远、芜湖张达蕉衫、东淘钱纯一诚、天都汪宝裘为山、陈近御斌斋、溪南吴仓文、王宗羲西溪、陈仑秋岩、吴授玉花溪、张锦涛补斋、李少白沧谷、江都闵廷揆耐思、程钦师源、銮江施淇卫滨、张绎柔岭、施瀛继登、江都嵇山、张廷珪、陈俶稼先、张延祺老牧、钱塘许徐德音淑则(闺秀)。高御临轩、京江陆继忠、焦臼贵溛斋、莱阳宋邦宪梅亭、钱塘沈鏊、金陵李本宣蘧门、西蜀费天修强子、金陵陈永锐筑岩、临汾樊元勋麟书、陈汝渠渔村、高平陈纲义三、成墅李根葵、石城姚宁谥斋、金陵周铎警夫、白下汪济川、汪濬川、金陵傅利仁乐川、海阳俞高松亭、钟山马琏汝器、石城许上达超云、秣陵姚莹玉亭、江浦王之翰麦畇、钟山屈景贤思斋、江宁龚元忠、江宁张道正孟表、上元姚宋锡、秣陵萧镇、萧瑢珮珩、白门龚如章云若、白下黄士圻绣村、白门龚如舍最侯、江宁吕律、上元鲍惠、白门宋天爵味山、襄阳米世蕃、楚阳许果育斋、王新铭、岑山程仁乐山、张学诗振斯、周庄烦指、萧文蔚邓林、康棣歆箬、易祖拭、袁耀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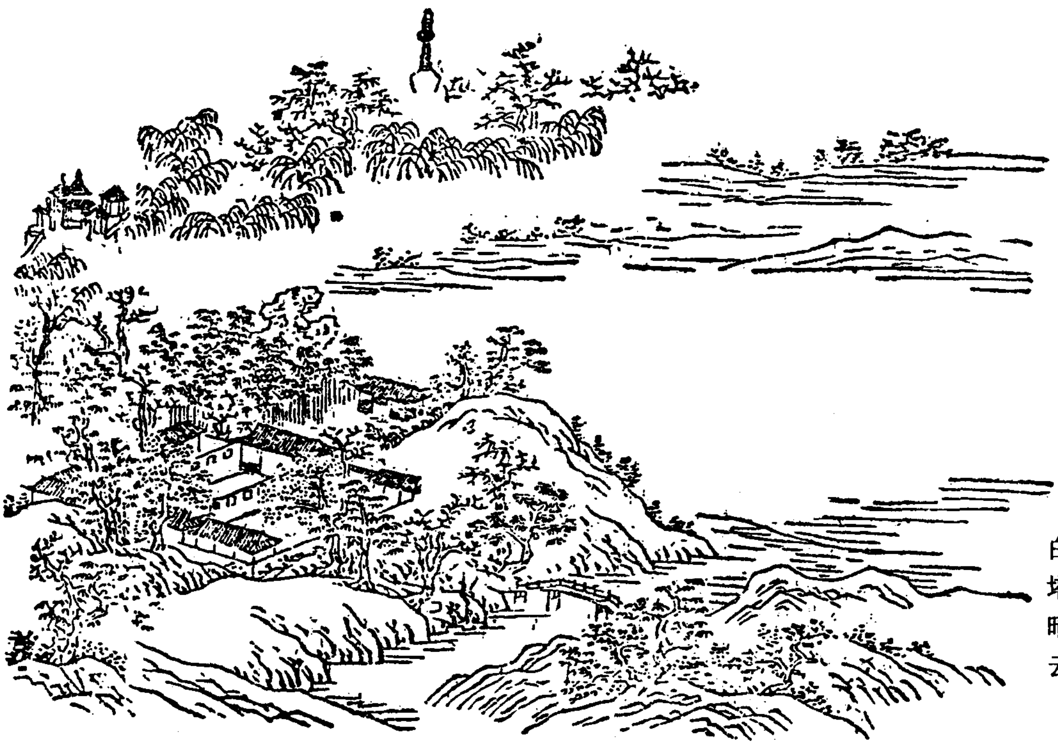
道、王文倬鹅圃、浙右米禾、杨法、济源段元文、宋旭、厉自英鸣堂、寿廷伦药坪、上元王逊从谦、桐城方求瑶官庄、文星巢云、禹川王养涛山来、兴化李培源稻园、海宁陈灌夫、高密高纲、锦江朱榕、许滨、释汛、天门唐毓蓟石士、富春竹裴文漪(闺秀),汉阳戴喻让景皋、山阴陈齐绅香林。

莲花桥在莲花埂,跨保障湖,南接贺园,北接寿安寺茶亭。上置五亭,下列四翼洞,正侧凡十有五。月满时每洞各衔一月,金色滉漾。乾隆丁丑,高御史创建。

卷十四

冈东录

乾隆二十二年,高御史开莲花埂新河抵平山堂,两岸皆建名园。北岸构"白塔晴云"、"石壁流淙"、"锦泉花屿"三段,南岸构"春台祝寿"、"筱园花瑞"、"蜀冈朝旭"、"春流画舫"、尺五楼五段。



白塔晴云

"白塔晴云"在莲花桥北岸,岸湄外拓,与浅水平。水中多巨石,如兽蹲踞;水落石出,高下成阶。上有奇峰壁立,峰石平处刻"白塔晴云"四字。阶前高屋三间名曰"桂屿";屿后为花南水北之堂,堂右为积翠轩,轩前建半青阁,阁临园中小溪河,溪西设红板桥;桥西梅花里许,筑"之字厅",厅外种芍药,其半为芍厅。前为兰渚,后为苍筤馆,复数折入林香草堂,堂后入种纸山房,其旁有归云别馆,外为望春楼,楼右为西爽阁。

桥南小屿,种桂数百株,构屋三楹,去水尺许。虎斗乌厉,攒峦互峙。屋前缚矮桂作篱,将屿上老桂围入园中。山后多荆棘杂花,后构厅事,额曰"花南水北之堂",联句云:"别业临青甸(李峤),前轩枕大河(许浑)。"积翠轩在屿北树间,联云:"叠石通溪水(许浑),当轩暗绿筠(刘宪)。"

屿西半青阁联云:"才看早春莺出谷(韦庄),更逢晴日柳含烟(苏颋)。"阁前嵌石隙,后倚峭壁,左角与积翠轩通,右临小溪河。窗拂垂柳,柳阑绕水曲,阁外设红板桥以通屿中人来往。桥外修竹断路,瀑泉吼喷,直穿岩腹,分流竹间,时或贮泥侵穴。薄暮渔艇乘水而入,遥呼抽桥,相应答于缘树蓊郁之际。而屿东村春坞笛,又莫之闻也。

园中芍药十余亩,花时植木为棚,织苇为帘,编竹为篱,倚树为关。游人步畦町,路窄如线、纵横屈曲,时或迷不知来去。行久足疲,有茶屋于其中,看花者皆得契而饮焉,名曰芍厅。

芍厅后于石隙中种兰。早春始花,至于初夏,秋时花盛,一干数朵,谓之兰渚。渚上筑室三间,联云:"名园依绿水(杜甫),仙塔俪云庄(马怀素)。"过此竹势始大。筑小室在竹中,额曰"苍筤馆",联云:"竹高鸣翡翠(杜甫),溪暖戏鸡鹣(刘长卿)。"

春夏之交，草木际天，中有屋数椽，额曰“林香草堂”，联云：“歌绕夜梁珠宛转（罗隐），山连河水碧氤氲（陈上美）。”堂后小屋数折，屋旁地连后山，植蕉百余本，额曰“种纸山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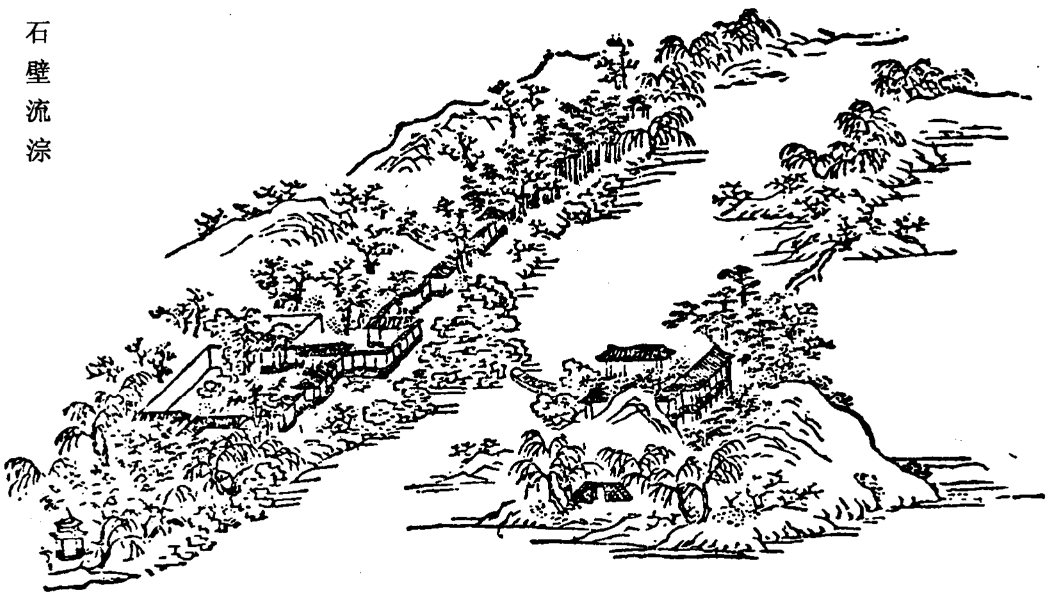
种纸山房之右，短垣数折，松石如黛，高阁百尺，额曰“西爽”。其西竹烟花气，生衣袂间，渚宫碧树，乍隐乍现，后山暖融，彩翠交映。得小亭舍，曰“归云别馆”。联云：“小院回廊春寂寂（杜甫），碧桃红杏水潺潺（许浑）。”

望春楼前有园池，左右设二石桥，曲如蟹螯，额曰“一渠春水”，联云：“北榭远峰闲即望（薛能），月华星采望来收（杜甫）。”池前高屋五楹，露台一方。台外即新河湾处，大石侧立，作惊涛怒浪，篙刺蜂房。飞楼杰阁，崛起于云霄之间，复道四通于树石之际。朱金丹青，照耀陆离，额曰“小李将军画本”，联云：“万井楼台疑绣画（杜甫），千家山郭静朝晖（张九龄）。”屋后小捲对望春楼，联云：“飞阁凌芳树（张九龄），双桥落彩虹（李白）。”

西爽阁前夹河外，堤上树木苍茂。构小屋，高不盈四五尺，枋楣梁柱，皆木之去肤而成者，名曰“木假亭”，如苏老泉“木假山”之类。今谓之“天然木”。是园为程宗扬建，今归巴权保。

“石壁流淙”，一名徐工，徐氏别墅也。乾隆乙酉，赐名“水竹居”，御制诗云：“柳堤系桂艭，散步俗尘降。水色清依榻，竹声凉入窗。幽偏诚独擅，揽结喜无双。凭底静诸虑，试听石壁淙。”是园由西爽阁前池内夹河入小方壶，中筑厅事，额曰“花潭竹屿”。厅后为静香书屋，屋在两山间，梅花极多。过此上半山亭，山下牡丹成畦，围以矮垣，垣门临水，上雕文砖为如意，为是园之水马头，呼为“如意门”。门内构清妍室，室后壁中有瀑入内夹河。过天然桥，出湖口，壁中有观音洞，小廊嵌石隙，如草蛇云龙，忽现忽隐，蔚玉居藏其中。壁将竟，至阆风堂，壁复起折入丛碧山房，与霞外亭相上下；其下山路，尽为藤花占断矣。盖石壁之势，驰奔云矗，诡状变化，山榴海柏，以助其势，令游人攀跻弗知何从。如是里许，乃渐平易，因建碧云楼于壁之尽处，园内夹河亦于此出口。楼右筑小室四五间，赐名“静照轩”。轩后复构套房，诡制不可思拟，所谓“水竹居”也。园后土坡上为鬼神坛，坛左竹屋五六间，自为院落，园中花匠居之。

石壁流淙



自望春楼入夹河，上庋水阁，入水厅。碧缘四溢，潭深无底，菱芡郁兴，蘧水生花，无数水鸟踏浪而飞，层层成梯，令游其中者人面烟水不相隔也。

厅西屿上筑屋两三间，名曰“小方壶”。

水廊西斜，蓼浦兰皋，接径而出，中有高屋数十间，题曰“花潭竹屿”。联云：“天上碧桃和露种（高蟾），门前荷叶与桥齐（张万顷）。”屋后危楼百尺，栏槛涂金碧。楹柱列锦绣，望之如天霞落地。右入浅岸，种老梅数百株，枝枝交让，尽成画格。中建静香书屋，汲水护苔，选树编篱，自成院落，如隔人境。联云：“飞塔云霄半（刘宪），书斋竹树中（李颀）。”

静香书屋之左，土径如线，隐见草际。干松湿云，怪石路齿，建半山亭以为游人憩息之所。

“石壁流淙”，以水石胜也。是园辇巧石，磊奇峰，潴泉水，飞出巅崖峻壁，而成碧淀红涔，此“石壁流淙”之胜也。先是土山蜿蜒，由半山亭曲径逶迤至此，忽森然突怒而出，平如刀削，峭如剑利，襞积缝纫。淙嵌洑岨，如新篁出箨，匹练悬空，挂岸盘溪，披苔裂石，激射

柔滑，令湖水全活，故名曰“淙”。淙者众水攒冲，鸣湍叠濑，喷若雷风，四面丛流也。

如意门中牡丹极高，花时可过墙而出。中筑清妍室，联云：“露气暗连青桂苑（李商隐），春风新长紫兰芽（白居易）。”室右环以流水，跨木为渡，名“天然桥”。桥取朽木，去霜皮，存铁干，使皮中不住聚脂，而郁跂顿挫。栏楯皆用附枝，委婉屈曲，偃蹇光泽，又一种木假诡制也。

天然桥西，汀草初丰，渚花乱作，大石屏立，疑无行路；度其下者，亦疑其必有殊胜。乃步浅岸，攀枯藤，寻绝径，猿鸟助忙，迎人来去。行人苦难，幽赏不倦。移时晃晃昱昱，自乱石出，长廊靓深，不数十步，金碧相映，如寒星垂地，由廊得一石洞，深黑不见人，持烛而入，中有白衣观音像，游者至广，迥非世间烟霞矣。

自清妍室后，危崖绝壁，断崿相望。闯然而过，甫得平地，上建小室，额曰“莳玉居”。集杜联云：“山月映石室，春星带草堂。”

伏流既回，万石乃出。崖洞盘郁，散作叠巘；尖削为峰，平夷为岭，悬石为岩，有穴为岫；小者类兔，大者如虎，立者如人。松生石隙，凉飔徐来，文苔小草，嵌合石隙，梓桧之属，拳曲安命。其下小屋数椽，露台一弓，厅事五楹，颜曰“阆风堂”。联云：“红桃绿柳垂檐向（王维），碧石青苔满树阴（李端）。”堂后种竹十余顷，构小屋三四间，为丛碧山房。

石壁中古藤数本，植木为架。春时新绿在杏花前，花开累累如缨络。行其下者，及肩拗项，如身在绣伞盖中。鼠语啧啧，枝叶摇动。秋夏之交，深碧断路；秋尽筋骨缠裹，霜皮尽露，满地成冰裂纹。屿上构草亭，为看东岸藤花之地。藤花既尽，土阜复起，阜上筑霞外亭。

土阜西南，危楼切云，广十余间。水槛风棂，若连舻縻舰，署曰“碧云楼”。联云：“烟开翠幌清风晓（许浑），花压兰干春昼长（温庭筠）。”楼北小室虚徐，疏棂秀朗，盖静照轩也。

静照轩东隅，有门狭束而入，得屋一间，可容二三人。壁间挂梅花道人山水长幅，推之则门也。门中又得屋一间，窗外多风竹声。中有小飞罩，罩中小棹，信手摸之而开，入竹间阁子。一窗翠雨，着须而凝，中置圆几，半嵌壁中。移几而入，虚室渐小，设竹榻，榻旁一架古书，缥缃零乱，近视之，乃西洋画也。由画中入，步步幽邃，扉开月入，纸响风来，中置小座，游人可憩，旁有小书厨，开之则门也。门中石径逶迤，小水清浅，短墙横绝，溪声遥闻，似墙外当有佳境，而莫自入也。向导者指画其际，有门自开，粗险之石，穿池而出。长廊架其上，额曰“水竹居”。阶下小池半亩，泉如溅珠，高可逾屋，溪曲引流，随云而去。池旁石洞逼仄，可接楼西山翠，而游者终未之深入也。是地供奉御赐“水竹居”扁及“水色清依榻，竹声凉入窗”一联。石刻临苏轼诗卷，并书“取径眉山”四字。

徐赞侯，歙县人，业盐扬州。与程泽弓、汪令闻齐名。家南河下街，与康山草堂比邻。有晴庄、墨耕学圃、交翠林诸胜。毁垣即与江氏康山为一。南巡时，江氏借之为康山退园，故亦得以恭迓翠华，传为胜事，遂与北郊之水竹居并称矣。

徐履安，赞侯兄弟之子孙也。有诡气，善弄水。幼与群儿争浴河畔，能水面吹花；长与海船进洋篙篷成绝技。善烹饪，岩镇街没骨鱼面，自履安始。娴女工，尝绣十八尊者像，为世罕有。工篆籀，人呼为“铁笔针神”。作纸鸢置灯，以照夜行。后来扬州，徐氏任以煮盐事。学算半月，能科计豆人寸马，衣裳鞍辔，不溢一黍。丁丑间为园中杉木对联，仿斜塘杨汇髹枪金法，以黑漆为地，针刻字画，傅以金箔，光彩异艳。作水法，以锡为筒一百四十有二伏地下，下置木桶高三尺，以罗罩之，水由锡筒中行至口。口七孔，孔中细丝盘转千余层。其户轴织具，桔槔辘轳，关捩弩牙诸法，由械而生，使水出高与檐齐，如趵突泉，即今之水竹居也。

齐召南，字次风，号琼台，晚号思园，天台人。幼称神童，年二十三拔贡，有王姚江一辈之目。馆于徐氏。雍正己酉副榜，癸丑举博学鸿词，授庶吉士，纂修《大清一统志》。明年，官检讨，校勘经史，纂修《明鉴纲目》、《大清会典》、《文献通考》，勘定《通礼》，称经学儒臣。后官至礼部右侍郎，以入直堕马回籍。会其族齐周华逆书之事革职，以病卒。著有《考证尚书》、《礼记》、《春秋三传》、《史记功臣表》、《汉书后汉书郡国考》、《隋书律历天文》、《旧唐书律历天文》各若干卷，《水道提纲》三十卷，《史汉功臣侯第考》一卷，《历代帝王表》十三卷，《后汉公卿表》一卷，《宋史目录》若干卷。

程瑶田，字易田，歙县人。孝廉，官太仓州嘉定县教谕。能诗文，与戴东原、方希园穷经数十年，著《通艺录辨》、《九谷沟洫》诸考，皆能发古人所未发。以羊子戈证考工之制，与东原之说不同。是为戴氏之学而不偏护其说者也。尤精铁笔，书法步武晋唐，均为其学问所掩，以是世无知者。往来扬州主徐氏。子培，字伯厚，能读父书。今业鹾，寓于扬。

叶敬，字义方，扬州人。工书，馆徐氏，著有《日华堂诗集》。

金农，字寿门，号冬心，浙江仁和人。与丁龙泓、吴西林号“浙西三高士”。好古力学，工诗文，精鉴赏，善别古书画，书法汉隶。年五十，妻亡，侨居扬州，从事于画，涉古即古，脱尽画家之习。画竹师竹室，自号稽留山民。画梅花师白玉蟾，号昔耶居士。画马自谓能得曹韩法，赵王孙不足道也。画佛像号心出家盦粥饭僧。花木奇柯异叶，设色非复尘世间所睹，盖皆意为之，则曰“贝多龙窠”之类。与徐氏往来，以其学圃改名“交翠林”。著有《冬心诗钞》，其余诗文十种，皆其门人罗聘搜索而成，沈大成为之序。

方辅，字密庵，徽州人。工诗，书法苏、米，能擘窠大书。善制墨，来扬州主徐氏，著有诗文集，刻以行世。

洪尔鉴，字照堂，歙县人。徐氏姻娅，工诗。

黄占济，字槎山，歙县人。主徐氏，工诗，书法各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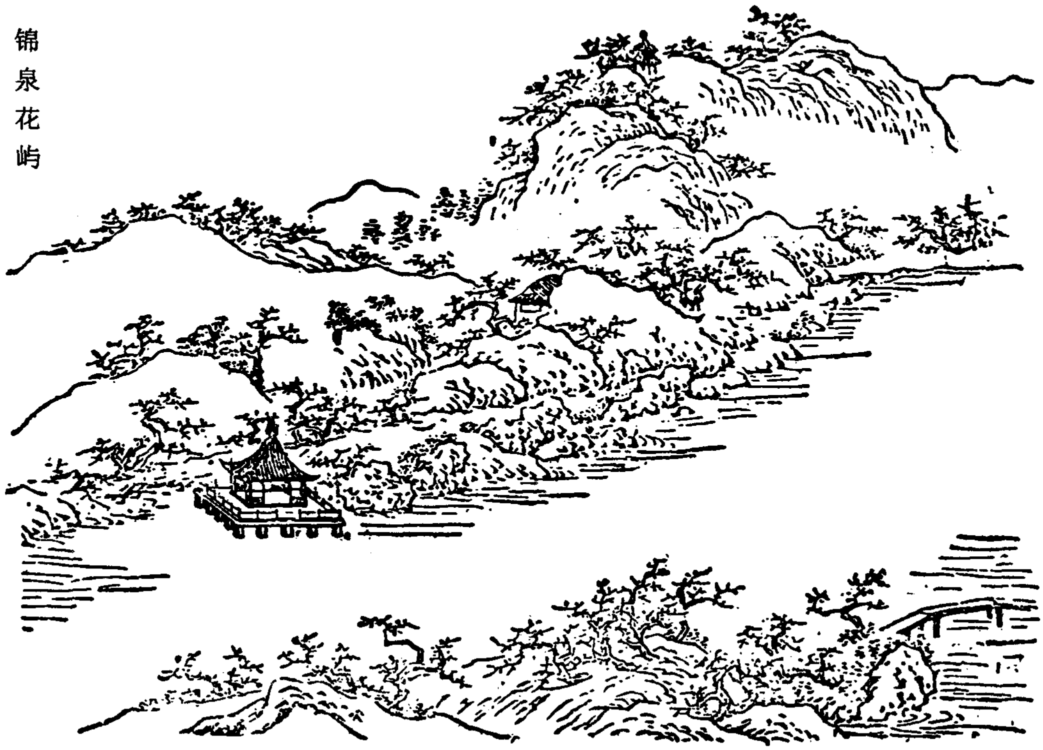
备具，为人慷爽。

吴士岐，字乐耕，歙县人，工诗。

韩奕，字仙李，扬州人。买园湖上，名曰“韩园”。工诗，善鼓板。蓄砂壶，为徐氏客。

韩姓，逸其名，扬州人。性古直，为徐氏客。晚年居园后鬼神坛旁，草屋三楹而已，年九十余乃卒。

锦泉花屿



“锦泉花屿”，张氏别墅也。徐工之下，渐近蜀冈，地多水石花树，有二泉：一在九曲池东南角，一在微波峡，遂题曰“锦泉花屿”。由菉竹轩、清华阁一路浓阴淡冶，曲折深邃，入笼烟筛月之轩，至是亭沼既适，梅花缤纷。山上构香雪亭、藤花书屋、清远堂、锦云轩诸胜，旁构梅亭。山下近水，构水厅，此皆背山一面林亭也。山下过内夹河入微波馆，馆在微波峡之东岸。馆后构绮霞、迟月二楼，复道潜通，山树郁兴。中构方亭，题曰“幽岑春色”，馆前小屿上有种春轩。

菉竹轩居蜀冈之麓，其地近水，宜于种竹，多者数十顷，少者四五畦。居人率用竹结屋，四角直者为桂楣，撑者榱栋，编之为屏，以代垣堵。皆仿高观竹屋、王元之竹楼之遗意。张氏于此仿其制，构是轩，背山临水，自成院落。盛夏不见日光，上有烟带其杪，下有水护其根。长廊雨后，劚笋人来；虚阁水腥，打鱼船过。佳构既适，陈设益精，竹窗竹槛，竹床竹灶，竹门竹联。联云：“竹动疏帘影（卢纶），花明绮陌春（王维）。”盖是轩皆取园之恶竹为之，于是园之竹益修而有致。

过菉竹轩，舍小于舟，垂帘一桁，碎摇日月之影；飞鸟嘐嘎，鸟路上窗，盖清华阁也。

笼烟筛月之轩，竹所也。由菉竹轩过清华阁，土无固志，竹有争心，游人至此，路塞语隔，身在竹中，不闻竹声。湖上园亭，以此为第一竹所。

竹外一亭翼然，额曰“香雪”，联云：“香中别有韵（崔道融），天意不教迟（熊曒）。”

藤花榭，长里许，中构小屋，额曰“藤花书屋”。联云：“云遮日影藤萝合（韩翃），风带潮声枕簟凉（许浑）。”

绿树既尽，碧天渐阔；雨斩云除，旷远斯出；叠石构岭，闲宴乃张。遂构清远堂于藤花书屋之北，以为是园宴宾客之地。联云：“窗含远色通书幌（李贺），云带东风洗画屏（许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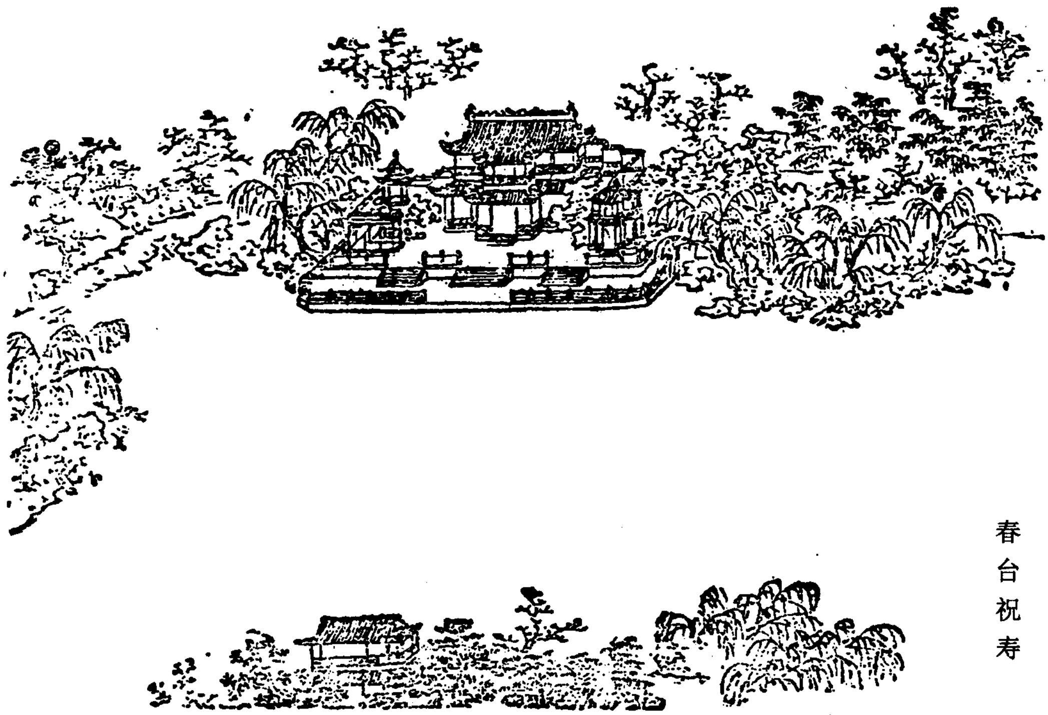
锦云轩在东岸最高处，多牡丹，园中谓之牡丹厅，联云：“平分造化双苞出（徐仲雅），独占人间第一香（皮日休）。”

九曲池西南角有二泉，水极清冽，谓之双泉，即锦泉也。张氏于此筑水口，引入园中夹河，即东岸观音山尾，任嘉卉恶木，不加斧斤，令其气质敦厚。中有古梅数株，游人不能辨识，惟花时香出，拔荆斩棘巡之，乃可得见。爰于其上建梅花亭，亭外半里许，竹疏木稀，岸与水平，临流筑室，称曰“水厅”。

微波峡，两山夹谷，波路中通，树木青丛，拂蓬牵船，狭束已至。行之若穷，山转水折，忽又无际。东岸构微波馆，联云：“川源通霁色（皇甫冉），杨柳散和风

(韦应物)。”画舫至,舟子辄理篙楫入峡。

馆后绮霞楼,集晋人句云:“春秋多佳日(陶潜),山水有清音(左思)。”楼后复道四达,层构益高,额曰“迟月楼”。楼后峡深岚厚,美石如惊鸿游龙,怪石如山魈木客,偃蹇嵬巍,匿于松杉间。老桂挂岸盘溪,披苔裂石,经冬不凋。构亭其上,额曰“幽岑春色”。馆前宛转桥渡入小屿,屿上构种春轩,如杭州之水月楼,冯积困之无波艇。是园为张氏所建。张正治,字宾尚,诸生。



春台祝寿

卷十五

冈西录

“春台祝寿”在莲花桥南岸,汪氏所建。由法海桥内河出口,筑扇面厅,前檐如唇,后檐如齿,两旁如八字,其中虚棂,如折叠聚头扇。厅内屏风窗牖,又各自成其扇面。最佳者,夜间燃灯厅上,掩映水中,如一碗扇面灯。

厅后太湖石壁,攀峰脊,穿岩腹,中有石门,门中石路齿齿,皆冰裂纹。路旁老树盘踞,与游人争道,小廊横斜而出,逶迤至含珠堂。联云:“野香袭荷芰(皎然),池色似潇湘(许浑)。”

园中池长十余丈,与新河仅隔一堤。池上构楼,旧名“镜泉”,今易名“环翠”。联云:“冉冉修篁依户牖(包何),曈曈初日照楼台(薛逢)。”

池高于河,多白莲。堤上筑花篱,为疏棂间之,使内外水气相通。上置方屋,颜曰“玲珑花界”。联云:“花柳含丹日(宋之问),楼台绕曲池(卢照邻)。”“玲珑花界”之后,小屋两间。屋后小池,方丈许,潜通园中。大池亦种荷,颜曰“绮绿轩”。

熙春台在新河曲处,与莲花桥相对,白石为砌,围以石栏,中为露台。第一层横可跃马,纵可方轨,分中左右三阶皆墄。第二层建方阁,上下三层。下一层额曰“熙春台”,联云:“碧瓦朱甍照城郭(杜甫),浅黄轻绿映楼台(刘禹锡)。”柱壁画云气,屏上画牡丹万朵。上一层旧额曰“小李将军画本”,王虚舟书,今额曰“五云多处”。联云:“百尺金梯倚银汉,(李顺)九天钧乐奏云韶(王淮)。”柱壁屏幛,皆画云气,飞甍反宇,五色填漆,上覆五色琉璃瓦,两翼复道阁梯,皆螺丝转。左通圆亭重屋,右通露台,一片金碧,照耀水中,如昆仑山五色云气变成五色流水,令人目迷神恍,应接不暇。

廿四桥即吴家砖桥,一名红药桥,在熙春台后。“平泉涌瀑”之水,即金匮山水,由廿四桥而来者也。桥跨西门街东西两岸,砖墙庋版,围以红栏,直西通新教场,北折入金匮山。桥西吴家瓦屋围墙上石刻“烟花夜月”四字,不著书者姓名。《扬州鼓吹词序》云:“是桥因古之二十四美人吹箫于此,故名。”或曰即古之二十四桥,二说皆非。按二十四桥见之沈存中《补笔谈》,记扬州二十四桥之名,曰浊河桥、茶园桥、大明桥、九曲桥、下马桥、作坊桥、洗马桥、南桥、阿师桥、周家桥、小市桥、广济桥、新桥、开明桥、顾家桥、通泗桥、太平桥、利国桥、万岁桥、青园桥、驿桥、参佐桥、山光桥、下马桥,实有二十四名。美人之说,盖附会言之矣。程午桥《扬州名园记》,谓后人因姜白石《扬州慢》词“念桥边红药”

句，遂以红药名是桥，且谓白石词中"念桥"二字，即古之二十四桥。不知本词云："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念字作思字解，是思二十四桥边红药年年为谁生之意耳，非桥名也。

听箫园在廿四桥西岸，编竹为篱门，门内栽桃、杏花，横扫地轴。帘取松毛缚棚三尺，溪光从茅屋中出，桑鸡桂鱼，山茶村酿，朱唇吹火，玉腕添薪。当炉之妇，脍炙一时，故游人多集于是，题咏亦富。《梦香词》云："扬州好，桥接听箫园。粉壁漫题今日句，水牌多卖及时鲜。能到是前缘。"金棕亭集联云："圣代即今多雨露，酒垆终古擅风流。"管希宁为之作图。

筱园本小园，在廿四桥旁，康熙间土人种芍药处也。孙豹人有《小园芍药诗》云："几度江南劳客思，今年江北绕花行。便教风雨犹多态，花况好时天更晴。"园方四十亩，中垦十余亩为芍田，有草亭，花时卖茶为生计。田后栽梅树八九亩，其间烟树迷离，襟带保障湖，北挹蜀冈三峰，东接宝祐城，南望红桥。康熙丙申，翰林程梦星告归，购为家园；于园外临湖浚芹田十数亩，尽植荷花，架水榭其上。隔岸邻田效之，亦植荷以相映。中筑厅事，取谢康乐"中为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句，名"今有堂"，种梅百本，构亭其中。取谢叠山"几生修得到梅花"句，名"修到亭"。凿池半规如初月，植芙蓉，畜水鸟，跨以略约，激湖水灌之，四时不竭，名"初月沜"。今有堂南筑土为坡，乱石间之，高出树杪，蹑小桥而升，名"南坡"。于竹中建阁，可眺可咏，名"来雨阁"。又筑平轩，取刘灵预《答竟陵王书》"畅余阴于山泽"语，名"畅余轩"。堂之北偏，杂植花药，缭以周垣，上覆古松数十株，名"馆松庵"。芍山旁筑红药栏，栏外一篱界

之，外壁湖田百顷，遍植芙渠。朱华碧叶，水天相映，名曰"藕麋"。（《毛诗》"麋"与"湄"通）轩旁桂三十株，名曰"桂坪"。是时红桥至保障湖，绿杨两岸，芙渠十里。久之湖泥淤淀，荷田渐变而种芹。迨雍正壬子浚市河，翰林倡众捐金，益浚保障湖以为市河之蓄泄，又种桃插柳于两堤之上，会构是园，更增藕塘莲界，于是昔之大小画舫至法海寺而止者，今则可以抵是园而止矣。是园向有竹畦，久而枯死，马秋玉以竹赠之，方士庶为绘《赠竹图》，因以"筱"名园。庚申冬，复于溪边构小亭，澄潭修鳞，可以垂钓，莲房芡实，可以乐饥。仿宋叶主簿杞栩漪南别墅之名，名之曰"小漪南"。顾南原学博蔼隶书"夕阳双寺外，春水五塘西"一联，至今尚存。公父名文正，字笏山，江都人，工诗古文词，善书法。康熙辛未进士，仕至工部都水司主事，著有诗文稿。公名梦星，字伍乔，一字午桥，号洴江，又号香溪。康熙壬辰进士第，官编修，著《今有堂集》。诗格在韦、柳之间，于艺事无所不能，尤工书画弹琴，肆情吟咏。每园花报放，辄携诗牌酒榼，偕 同社游赏，以是推为一时风雅之宗。园图为程松门鸣、许谷阳滨合作。其宗族友朋之盛，附记于后。

程名世，字令延，号筠榭，工诗。著《坐雨安居诗》、《饮渌吟稿》、《云山小稿》、《小西馆诗存》、《柘溪集》、《捞虾集》、《柘溪续集》、《海上集》、《海上续集》、《纪游集》、《春雨楼集》、《秋水芙蓉馆稿》、《老屋吟稿》、《海上吟稿》若干卷，词一卷，乐府一卷。有《左传识小录》、《国策取譬》、《庄子贯言》、《老管荀韩四子》、《楞严法华维摩诘三经注本》藏于家。晚年与叔午桥葺《扬州名园记》，仅成朱自天念我草堂、王家玉

树、倪俊民耕隐草堂《三园图记》而卒。子四：长赞和，字中之，丁酉选拔；赞宁，乙卯恩科副榜；赞皇、赞普，皆名诸生。

程晋芳，先名志钥，字鱼门，又名廷璜，字蕺园。梦天开榜有晋芳名，故易今名。家淮安，召试以中书用，官至编修。善属文，勤于学，著有《尚书集注》、《左传通解》诸书。晚年客死陕西，毕秋帆制军沅经纪其丧，赡其遗孤。程斅，字圣泽，盐筴多经济，亦家淮安。

程茂字尊江，程卫芳字述先，皆工诗，有专集行于世。

程志乾，字学坚，一字书舸，工诗。世传其七夕诗"人当离别真难遣，事纵荒唐亦可怜"句。自名世至志乾，皆午桥侄。

程鸣，字友声，号松门，占籍仪征。邑庠生。工画，干笔枯墨，运以中锋，纯以书法成之，此学石涛又参以穆倩者也。诗出王文简之门，文简尝曰："松门诗名为其丹青所掩。"

程沆，字晴岚。进士，官庶吉士。弟洵，字邵泉，官舍人。为午桥侄孙，皆工诗文。

韦谦恒，字约仙，一字药斋，芜湖人，癸未探花。先是来扬州与只园庵药根友善，公于家中构玉山心室，延之校书五年。与筱园宾客集，字不拘体，有窃字者，皆为韦公司罚焉。

陈徵君撰，来扬州初主鎏江项氏。项氏彝鼎图书之富甲天下，徵君矜鉴赏，去取不苟。后馆于筱园十年，举鸿博。晚年江鹤亭延之入康山草堂，杭堇浦太史为徵君小传，中只述其主项、江二家，而不及筱园，是未知之深也。

余元甲，字葭白，一字柏岩，号茁村，江都邑诸生，工诗文。雍正十二年，通政赵之垣以博学鸿词荐，不就。筑万石园，积十余年殚思而成。今山与屋分，入门见山，山中大小石洞数百，过山方有屋。厅舍亭廊二三，点缀而已。时与公往来，文酒最盛。葭白死，园废，石归康山草堂。著有《濡雪堂集》，选韩、白、苏、陆四家诗行于世。是园文酒之盛，以雍正辛亥胡复斋、唐天门、马秋玉、汪恬斋、方洵远、王梅沜、方西畴、马半查、陈竹畦、闵莲峰、陆南圻、张喆士园中看梅，以"二月五日花如雪"为起句为最盛，载在《邗江雅集》。

乔椿龄，字樗友，性情正直，同人惮焉。善易数，虽至友不轻为卜。诗文之格，唐以下不屑规仿也。其弟子阮芸台元已贵，未尝通一札。及阮按试山东，礼请衡文，乃去。卒于青州，尝榜其斋云："四方名士皆知己，入座门生正少年。"

盛唐，字一槎，江都布衣。以孝闻于乡里，工书，馆于筱园最久。

张铨，江都诸生，有山水之癖，足迹遍天下。弟鋆，字方穀，号可乡，为人端谨，精鉴古人书画，工画，主程氏。金、焦山又《扬州二十四景图》皆出其手。弟铠，字丹崖，诸生，能诗。长子宗泰，字登封，己酉拔贡生，官天长教谕。次子海观，字筱轩，并能精究六书，称博物。季子治观，字叔平，幼能读书，著《毛诗草木虫鱼疏补正》十卷、《□尔雅》一卷、《楚辞芳草谱今释》一卷，注黄子发《相雨书》一卷。年十九殁，死之日赋绝命词十章，传于世。

三贤祠即筱园，乾隆乙亥，园就圮，值卢雅雨转运两淮，与午桥为同年友，葺而治之。以春雨阁祀宋欧阳文忠公、苏文忠公、国朝王文简公。以小漪南水亭改名"苏亭"，以今有堂改名"旧雨亭"。时枝上村、弹指阁改入官园，因于堂后仿弹指阁式建楼，名曰"仰止楼"，以"夕阳双寺外，春水五塘西"一联悬之。复于药栏中构小室十数间，招僧竹堂居之，以守三贤香火。其下增小亭，颜曰"瑞芍"。逾年，午桥卒，转运僦园赀赡其后人，且议祀午桥于三贤下，未果行。程令延为绘《三贤祠图》，今已散佚。

"筱园花瑞"即三贤祠。乾隆甲辰，归汪廷璋，人称为"汪园"。于熙春台左撤苏亭，构阁道二十四楹，以最后之九楹，开阁下门为筱园水门。初卢转运建亭署中，郑板桥书"苏亭"二字额，转运联云："良辰尽为官忙，得一刻余闲，好诵史缙经，另开生面；传舍原非我有，但两番视事、也栽花种竹，权当家园。"后因筱园改三贤祠，遂移是额悬之小漪南水亭上。联云："东坡何所爱(白居易)，仙老暂相将(杜荀鹤)。"因题曰"三过遗踪"，列之牙牌二十四景中。后复改名"三过亭"，今俱撤为阁道。

翠霞轩即三贤旧殿。先是祠之建，本于康熙间祀宋韩魏公、欧阳文忠公、太守刁公、王公、苏文忠公于平山堂之真赏楼，以国朝司李王文简公、太守金公、刑部汪公为配，后居民有欧、苏二公及司李王公三贤之请。其时胡庶子润督学江南，为文简辛未会试所得士，有是举而未行。至卢转运莅扬州，乃以文简配两文忠，而诸贤从祧。自归汪氏，又撤三贤神主于桃花庵，以殿为园中厅事，旁植牡丹百本，构翠霞轩，联云："日映文章霞细丽(元稹)，山张屏幛绿参差(白居易)。"

旧雨亭本卢雅雨所建，延惠徵君栋纂修渔洋山人《感旧集》之地也。亭中花草有三绝，一架古藤，一亩老桂，一墙薜荔。

仰止楼前窗在竹中，后窗在园外，可望过江山色，东山墙圆牖为薜荔所覆，西山墙圆牖中皆芍田。花时人行其中，如东云见鳞，西云见爪。楼下悬"夕阳双寺外，春水五塘西"一联，仍是午桥旧物。是楼因枝上村僧文思弹指阁改入官园，因于是地仿其制为之，亦求旧之遗意也。

药栏十五间在仰止楼西，栏外即芍田，中有一水界之，即昔之藕糜。以上七间面西为游人看花处，下八间面东为竹堂僧庐，开竹下门，通三贤殿。竹堂为桃花庵僧石庄之孙，精篆籀，工画，善制竹器，与潘老桐齐名。迨三贤神主迁桃花庵，竹堂亦死，遂以下八间均开面西窗，而竹下门扃矣。

瑞芍亭在药栏外芍田中央。卢公转运扬州时，三

贤祠花开三蒂，时以为瑞。以马中丞祖常“瑞芍”额于亭，联云：“繁华及春媚(鲍照)，红药当阶翻(谢朓)。”杭董浦太史有诗云：“红泥亭子界香塍，画榜高标瑞芍称。一字单提人不识，不知语本马中丞。”又云：“交枝并蒂倚东风，幻出三头气自融。细测天心征感应，为公他日兆三公。”又云：“瑟瑟清歌妙入时，雕阑深护猛寻思。可知十万娉婷色，只要翻阶一句诗。”皆志此时胜事也。扬州芍药冠于天下，乾隆乙卯，园中开金带围一枝，大红三蒂一枝，玉楼子并蒂一枝，时称盛事。

汪廷璋，字令闻，号敬亭，歙县稠墅人。自其先世大千迁扬州以盐荚起家，甲第为淮南之冠，人谓其族为“铁门限”。父交如，声如洪钟，咳嗽闻于数里，双眸炯炯，中夜有光，术士谓其命为天狗，守财帛，富至千万，寿八十。子二，令闻其长子也。好蓄古玩，晚筑“六浅村舍”自居。次子觐侯，勇力过人。令闻子焘，字春明；次熙，字宇周。孙二：玉坡、元坡，并工诗画。觐侯子坦，字硕公，妻为张方颐之女，能主持门户。子三，承璧字观成，承基字培初，承塾字起群。筱园自令闻后，硕公更葺之。

汪允俶，字载南，交如之弟。好善乐施，谙药性，施紫雪丹、再造丸，一粒千金弗屑也。岁暮周恤孤寡，世称笃行君子。子廷珍，字君赞，好谦，一生循墙，未尝偶一肩舆。孙二，羲字暨和，义字质夫，一生友爱。质夫，江鹤亭之婿也。兄弟与朱思堂运使友善，家贫后，会运使公子朱尔登额出为江南驿传道，赡其子孙。

汪允□，字学山，载南之弟。子廷埏，字度昭，立瓜洲普济堂，活几千人，载在《两淮盐法志》。孙灏，字右梁，号竹农，性古雅，工诗画，家蓄古人名画极富，交游皆一时名士，“西园曲水”即其别墅也。

汪廷璊，字鲁佩，号朴园，性好山水，一生九游黄山。晚年好佛，隐于真州西石人头别墅。

汪□，字楷亭，令闻之弟。邑诸生，博学通经。子字兰圃，博学工诗，书法为程香南高弟子。

汪焜，字象炎，号亭山。工诗，书法《圣教序》。幼从江剑门刑部权入蜀，时剑门知重庆府。亭山为幕府宾客，经猷大著。出蜀时，下三峡遇水花覆舟，耳为水花所掩，由是重听。来扬州业盐筴，握算持筹无遗策。善饮酒，尝于其族中立饮百余升。

汪端光，本名龙光，字剑潭。辛卯举人，官国子监学正。工诗词，书法米襄阳。母梁氏，字兰漪，工诗。

汪文锦，字绣谷。工诗词，书工篆籀，精于铁笔。

方贞观，字南堂，桐城人。工诗，书法唐人小楷，有《南堂集》。馆于汪氏。与方息翁为兄弟，时号为桐城方。馆程氏者息翁也，馆汪氏者南堂也。

王宗献，字起津，杭州人，工书。

方士庶，主汪氏。时令闻以千金延黄尊古于座中。以是士庶山水大进，气韵骀宕，有出蓝之目。

黄溱，字正川，扬州人，与令闻友善。时洵远往来筱园，正川山水亦由是大进，折节称弟子。同时黄颐安亦与正川师洵远，而拳勇骑射最精，尤深史学。

金时仪，字朝九，画师其父天德之学，仿梅花道人，为世所称。于学无所不窥，而诗字画一时称三绝。

康以宁，字静之，钱塘人，石舟之子。性磊落，为人直率，工诗画。好饮酒，立饮千钟，时与汪焜为一门酒友。

姜彭，字又镂，扬州人，画翎毛第一手。山水学唐子畏，花卉学元人，老而益精，惜不能作书。子吉士，围棋国工之技。

王镜香，扬州人，工画，载在《国朝画征录》。

张洽，字月川，浙江人。工山水，有大痴神理。晚年买山栖霞，画家多从之游。右梁延之于家，结为画友，由是右梁山水气韵大进。

薛含玉，性好山水，遍游五岳，尝登黄山顶。精于鉴别古画。子铨，字衡夫，山水得董巨神髓，近今扬州画家，以衡夫为第一手。

陈燮，字理堂，泰州人，丁酉拔贡生，工诗，馆于右梁家。

毕考祥，字旋之，仪征诸生，工诗，精于小楷。初居其族秋帆制军幕中，归里与右梁交，号为诗友。

黄晋畴，字锡之，歙人，襄臣之孙，汪懋脩之婿。工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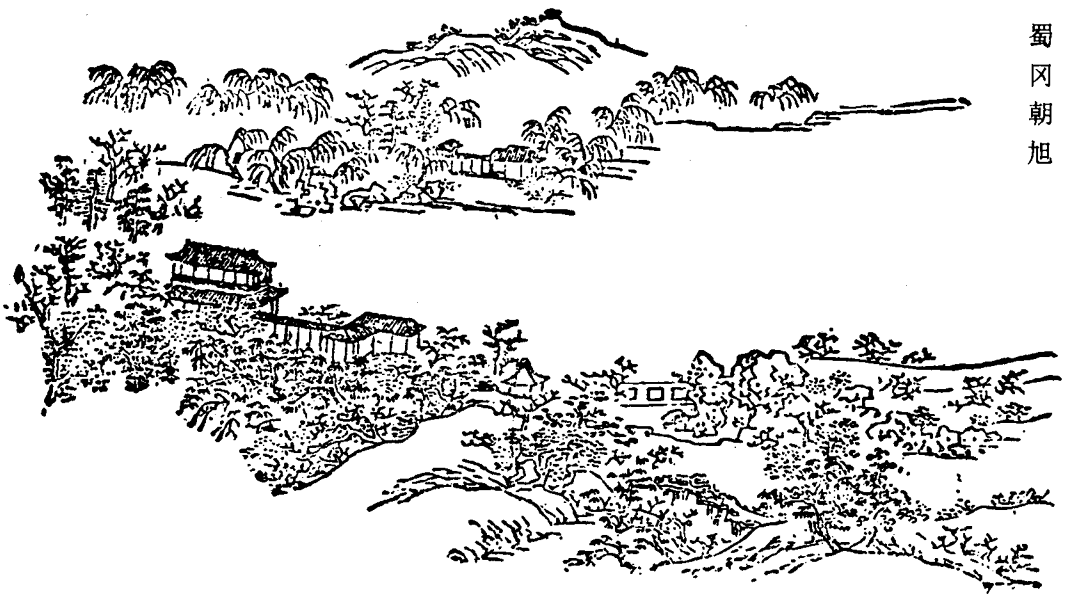
“蜀冈朝旭”，李氏别墅也。李志勋筑初日轩、“眺听烟霞”、“月地云阶”诸胜，今归临潼张氏。至乾隆壬午，是园临河建楼，恭逢赐名“高咏”，御制诗云：“高楼苏迹久毡乡，今古风流翰墨场。八咏遥年符瘦沈，一时风气近欧阳。山塘返棹闲留憩，画阁开窗纳景光。知忆髯公拟阁笔，似闻公语语何妨。”又赐“清韵堂”额，楼前本保障湖后莲塘。张氏因之，辇太湖石数千石，移堡城竹数十亩，故是园前以石胜，后以竹胜，中以水胜。由南岸堤上过筱园外石版桥，为园门，门内层岩小壑，委曲曼回。石尽树出，树间筑来春堂，厅后方塘十亩，万竹参天，中有竹楼，竹外为射圃。其后土山又起，上指顾三山亭，过此为园后门，门外即草香亭。

来春堂联云：“一片彩霞迎旭日(杨巨源)，万条金线带春烟(施吾肩)。”堂之前潋清储阴，细草杂花，布满岩谷，水色绀碧，积溜脂滑，方之云林，当不过是。

数椽潇洒临溪屋，在来春堂左。小室如画舫，有小垣高三尺余，中嵌花瓦，用文砖镂刻“蜀冈朝旭”四字，与堤逶迤。东南角立鞦韆架，高出半天，令人见之愈觉矮垣之妙。由堤入山，山尽步小堤上。

旷如亭在东岸小山上，过此山平水阔，水中筑双流舫，后增丁字屋，周以红栏，设宛转桥，改名“流香艇”。联云：“重檐交密树(王勃)。隔岸上春潮(清江)。”至是有长廊数十丈。

高咏楼本苏轼题《西江月》处，张铁青登三贤祠高咏楼诗云：“享祀名贤地最幽，新删修竹起高楼。冈形西去连三蜀，山色南来自五洲。可惜典型徒想像，若经觞咏更风流。人间行乐何能再，聊倚栏杆散暮愁。”张喆士诗云：“肃穆灵祠一水傍，更深层构纳秋光。竹间



蜀冈朝旭

云气随吴岫，帘外松声下蜀冈。异代同时俱寂寞，西风落木正苍凉。登临不尽千秋感，独凭花栏向夕阳。"今楼增枋楔，下甃石阶。楼高十余丈，楼下供奉御赐"山堂返棹留闲憩，画阁开窗纳景光"一联。楼上联云："佳句应无敌(崔桐)，苏侯得数过(杜甫)。"

是园池塘本保障湖旁莲市，塘中荷花皆清明前种，开时出叶尺许，叶大如焦，周以垂柳幂䍦，广厦窗寮，避暑为宜。高咏楼后，筑屋十余楹如弓字，一曰"含青室"，楼角小门通之。联云："日交当户树(苏颋)，花绕榜池山(祖咏)。"室旁小屋十数间，曰"眺听烟霞轩"，联云："松排山面千重翠(白居易)，日较人间一倍长(陆龟蒙)。"一曰"初日轩"，本名承露轩，今仍用其旧。联云："池塘月撼芙渠浪(方千)，罗绮晴娇绿水洲(孟浩然)。"轩后度板桥入规门，有十字厅，颜曰"青桂山房"，联云："从此不知兰麝贵(裴思谦)，相期共斗管弦来，(孟浩然)。"弦厅老桂数十株，靠山多玉蝶梅。厅后方塘数亩，高柳四围，秋间蝉声不绝。塘北后山崛起，构亭翼然，颜曰"指顾三山"。其下竹畦万顷，中构小竹楼，楼下为射圃。

草香亭在堤上，香舆宝马至此，由卷墙门入司徒庙山路。

张兰，字芳贻，临潼人，善画，与方士庶齐名。子绪增，字敬业，工书善诗。自其先世起贤、含英移家扬州，代不乏人，宾客亦皆伟人奇士，今附于后。

张世瀛，字仙舟，好佛乐施，感梦金仙，筑扫垢精舍。子士科，字喆士，号渔川，工诗。筑让圃为"韩江雅集"，与卢运使友善，著有诗词集。

张世进，字铁青，号啸斋，顾书宣之甥，诗与二马齐名。居王家园，与街南书屋相距甚近。啸斋有赠马氏诗云："檐扉只隔三条巷，笔砚相依十载情。"著有诗词《名游集》。子四履，字表东，工诗善书，成名家。

张世掌，工画，山水仿宋人。

张四可，字薪南，笃行君子，载在郡志。子霞，字蔚彤，工会计之事，累富至千万，好以琴弦为衣带。孙裔增，字封蘐，诸生，工书法。

张四教，字宣传，号石民。工画，学新罗山人。四杰，字伟堂，画花卉翎毛。

张馨，字秋芷，解元，成进士，官御史。弟坦，字松枰，进士，官翰林。兄弟以文名于世，著有诗文集。

巴贞女者，张绪增之子妇也。许嫁未亲迎而张之子死，过门抚前妻之子如己出。或援归震川之说短之，江都焦循作《贞女辨》云："或谓古无贞女之名，非也。《后汉书百官志》：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皆扁志其门以兴善行。然则今之旌表贞女，自汉已然。或曰古之贞女非今之贞女也，《魏书列女传》：贞女兕先氏许嫁彭老生，未及成礼，老生逼之，不肯从，被杀。诏曰：虽处草莱，行合古迹，宜赐美名，号曰贞女。则贞女者，非未昏夫死，守贞不嫁之谓也。呜乎，引是说者，盖读书不广矣。刘向《列女传》卷四《贞顺传》，首列召南申女，称其许嫁于酆，夫家礼不备而欲迎之，不肯往，遂致之狱。作诗曰：'虽速我狱，室家不足。'兕先之事，黯与此合，故其时谓之合古迹，以贞女号之。《列女传》又云：卫宣夫人者，齐侯之女也。嫁于卫，至城门而卫君死，入持三年之丧毕。弟立请曰：卫小国也，不容二庖。请愿同庖，终不听，作诗曰：'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诗人美其贞一，故举而列之于诗，此即未昏夫死不嫁者也。兕先合于申女之事，得以贞女名。世之未昏夫死不嫁者，乃不容附诸卫宣夫人之列，说者罪矣。刘向为鲁诗学，经之所传，汉儒之所重，可知也。"(右《贞女辨》上)"古之贞女少，今之贞女多，何也？古男女议昏晚，聘与取一时事，故如卫宣夫人者偶也，今人龆龀议昏，或迟五年，或迟十年，甚

二三十年，聘与取县隔甚远，其中死亡疾病，自不能免。且古之昏礼以亲迎为定。故曾子问未亲迎以前或遭父母之丧，可以另取另嫁。亲迎在路，闻婿之父母死，则改服而趋丧；又亲迎之日已定而女死，则婿服齐衰，婿死则女服斩衰，是古之夫妇以亲迎为定也。今则不然，国律：许嫁女已报昏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笞五十。虽无昏书，但曾受聘财者亦是。一报昏书受聘财，而上以之听民讼，下以之定姻好，不必亲迎而夫妇之分定。古定以亲迎，则未亲迎而夫死，嫁之可也；今定以纳采，则一纳采而夫死，嫁之不可也。《礼》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菑必逮夫身。'吾为议贞女者危之。"（右《贞女辨》下）

史申义，字蕉饮，甘泉人。工诗，与张氏友。进士，官给事中。一日，内廷遣中使至直庐，问翰林中能诗为谁？大学士陈廷敬以申义对。著有《芜城》、《使滇》、《过江》诸集。

蒋德，字秋泾，秀水孝廉。乾隆庚午来扬州，主张氏，多唱和。

吴廷宷，字葑田，徽州人，工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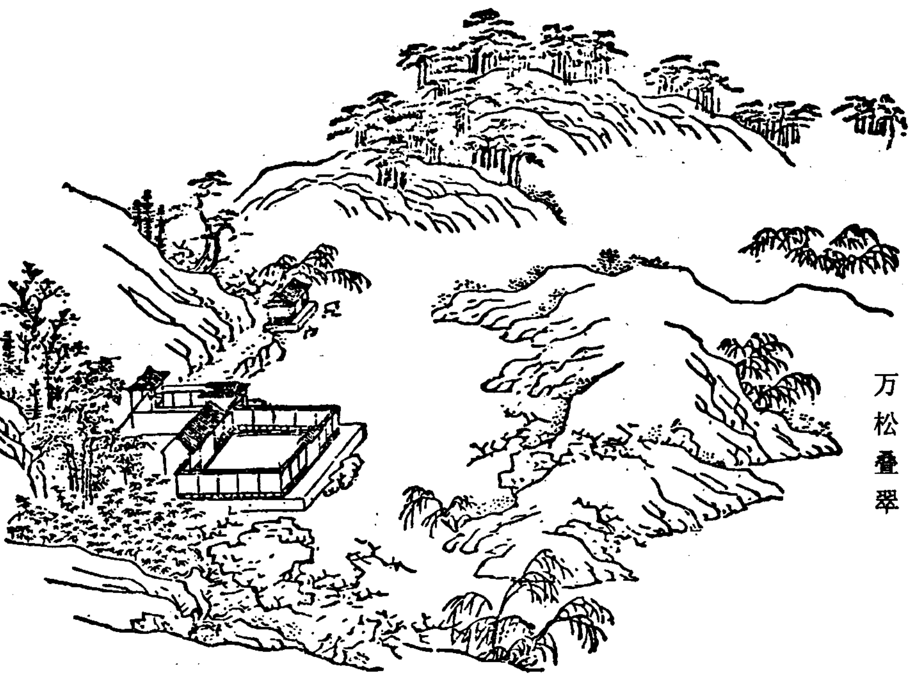
史肇夔，世进之甥，工诗。

僧离幻，姓张氏，苏州人。幼好音乐，长为串客。曾在含芳班与熊蛮作写状，得罪御史被笞，遂为僧。但饮酒，不茹荤。好蓄宣炉砂壶，自种花卉盆景，一盆值百金。每来扬州，玩好盆景，载数艘以随。插瓶花不用针与铁丝，每一瓶赠银四流。精于医，善鼓琴，游京师归过扬州落魄，张氏赠金始归。兄岗，字昆南，工诗，与镇江杨石渔磊、同里沙斗初维杓两布衣友善。磊死，岗营磊圹，与其夫妇同域。

"万松叠翠"在微波峡西，一名吴园，本萧家村故址，多竹。中有萧家桥，桥下乃炮山河分支由炮石桥来者。春夏水长，溪流可玩。上构厅事三楹，厅后多桂，筑"桂露山房"。下为"春流画舫"，由是过萧家桥，入清阴堂。堂左登旷观楼，楼左步水廊，颜曰"嫩寒春晚"。厅后为涵清阁，阁左筑水厅，颜曰"风月清华"。至此山势渐起，松声渐近，于半山中建绿云亭，题曰"万松叠翠"。

是园胜概，在于近水。竹畦十余亩，去水只尺许，水大辄入竹间。因萧村旧水口开内夹河通于九曲池，遂缘旧堤为屿，屿外即微波峡西岸，近水楼台，皆于此生矣。

竹外"桂露山房"，联云："回风入座飘歌扇（李邕），冷露无声湿桂花（王建）。"前有小屋三四间，半含树际，



万松叠翠

半出溪涓；开靠山门，仿舫屋式，不事雕饰，如寒塘废宅，横出水中，颜曰"春流画舫"。联云："仙扉傍岩崿（皮日休），小槛俯澄鲜（张祜）。"

过萧家桥入树石中，得屋四五楹；冉冉而转，入厅事三楹，与水更近，颜曰"清阴堂"。联云："风生北渚烟波阔（权德舆），雨歇南楼积翠来（李憕）。"

旷观楼十二间如弓字，每间皆北向，盖至此三山渐出矣。联云："烟草青无际（周伯奇），溪山画不如（杜牧）。楼后老梅三四株，中有一水如江村通潮，可以单棹而入；水上构两间小屋，题曰"嫩寒春晓"。联云："鹤群常绕三株树（司空图），花气浑如百和香（杜甫）。"

昔萧村有仓房十楹，临九曲池，是园因之为水廊二十间，由露台入涵清阁。联云："云林颇重叠（贾岛），池馆亦清闲（白居易）。"旁增水厅五楹，水大时，石础松根，间在水中，紫荇白蘋，时来屋里，题曰"风月清华"，联云："舟将水动千寻日（张说），树出湖东几点烟（曹邺）。"过此土脉隆起，构绿云亭。联云："山深松翠冷

(朱庆余),树密鸟声幽(崔翘)。"亭旁石上题曰"万松叠翠",吴园至此乃竟。

紫霞居在山口,为尺五楼水马头。编竹为篱,植月季数十种。中屋三楹,后屋短垣及肩,消纳隔江山色。秋时蓼花垂垂,居人视之,如农之于稼,较晴量雨,以卜丰歉。王叟者,以选茶品水为生,尝谓人曰:"一生不屑饮天下第六泉水。"

苏式小饮食肆在炮石桥路南,门面三楹,中藏小屋三楹。于梅花中开向南窗,以看隔江山色。旁有子舍十余间,清洁有致。

尺五楼在九曲池角坡上,大门在炮石桥路北。门内听事三楹,西为十八峰草堂,东为延山亭,亭东为尺五楼。楼后为药房,"十八峰草堂"谓黄山有十八峰,汪氏居黄山下,旧有是堂,因择园内是屋名之。吴杉亭诗云:"阑槛凭虚望,峰峰积翠浮;琅玕千个晚,钟磬数声秋。塔影明流外,人烟古渡头。重来玩凉月,桂树小山幽。"杭大宗诗云:"草堂俯春郊,列岫青不舍。一一排闼来,秀色堪玩把。地胜辰又良,于此搀群雅,东风不是情,密雨乱飘洒。俄焉顽云封,婉娩露者寡。远望接混茫,目营力难假。既虞妨履綦,聊且荐杯斝。亟呼米於菟,浓墨恣涂写。酒阑雨未阑,簌簌响檐瓦。"

延山亭在竹树中,亭扁为梁巘所书。左右廊舍,比屋连甍。由竹中小廊入尺五楼,楼九间,面北五间,面东四间。以面北之第五间靠山,接面东之第一间,于是面东之间数,与面北之间数同。其宽广不溢一黍,因名曰"尺五楼"。其象本于曲尺,其制本于京师九间房做法。

尺五楼面东之第五间楼,下接药房。先筑长廊于药田中,曲折如阡陌。廊竟,小屋七八间,营筑深邃,短垣镂绩,文砖亚次,令花气往来,氤氲不隔。

微波峡在两山之间,峡东为"锦泉花屿",峡西为"万松叠翠"。峡中河宽丈许,不能容二舟,故画舫至此方舟者皆单櫂而入。入而复出,为九曲池,山围四匝,中凹如碗,水大未尝溢,水小未尝涸,今谓之"平山堂坞"。坞中建接驾厅,八柱重屋,飞檐反宇,金丝网户,刻为连文,递相缀属,以护鸟雀。方盖圆顶,中置涂金宝瓶琉璃珠,外敷鎏金。厅中供奉御制《平山堂诗》石刻。后设板桥,桥外则水穷云起矣。是园为汪光禄孙冠贤彝士所建。

卷十六

蜀冈录

蜀冈在大仪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云:"蜀冈在府西北四里,西接仪征、六合县界,东北抵茱萸湾,隔江与金陵相对。"洪武《扬州府志》云:"扬州山以蜀冈为首。"嘉靖志云:"蜀冈上自六合县界,来至仪征小帆山入境,绵亘数十里,接江都县界,迤逦正东北四十余里,至湾头官河水际而微;其脉复过泰州及如皋赤岸而止。"祝穆《方舆胜览》云:"旧传地脉通蜀,故曰蜀冈。"陆深《知命录》云:"蜀冈盖地脉自西北来,一起一伏,皆成冈陵,志谓之广陵,天长亦名广陵,以与蜀通,故云。"姚旅《露书》云:"《尔雅释山》谓独者蜀,虫名,好独行,故山独曰蜀。汶上之蜀山,维扬之蜀冈,皆独行之山也。"府志:"蜀冈一名昆冈,鲍照赋'轴以昆冈',故名。"《太平寰宇记》按《郡国志》云:"州城置在陵上"。《尔雅》云"大阜曰陵",一名阜冈,一名昆冈。鲍照《芜城赋》云:"柂以漕渠,轴以昆冈。"《河图括地象》云:"昆仑山横为地轴,此陵交带昆仑,故曰广陵也。"《平山堂图志》按《朱子语类》云:"岷山夹江两岸而行,一支去为江北许多去处。"又云:"自嶓嵘汉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扬州而尽,正谓蜀冈也。"凡此皆蜀冈之见于诸书者也。今蜀冈在郡城西北大仪乡丰乐区,三峰突起:中峰有万松岭、平山堂、法净寺诸胜;西峰有五烈墓、司徒庙及胡、范二祠诸胜;东峰最高,有观音阁、功德山诸胜。冈之东西北三面,围九曲池于其中。池即今之平山堂坞,其南一线河路,通保障湖。

功德山亦名观音山,高三十三丈,在大仪乡,为蜀冈东岸。上建观音寺,一名观音阁,在宋《宝祐志》为摘星寺。明《维扬志》云"即摘星亭旧址",《方胜舆览》谓之摘星楼。元僧申律开山,明僧惠整建寺,名曰功德山,又曰功德林。后僧善缘建额山门曰"云林",严运使贞为记,本朝商人汪应庚重新之。丁丑后,商人程栒子玓瓒复加修葺,上赐"功德林"、"天池"二扁,"渌水入澄照,青山犹古姿"一联,"峻拔为主"四字,临吴琚《说帖》卷子,均勒石供奉寺中。

功德山蜿蜒数里,东南通于莲花埂,即今莲花桥;北大路即为观音香路。过街门上有"功德山"石额,过街屋即寿安寺茶亭。直路上山,谓之观音街,亦名花子街。香市以二月、六月、九月为观音圣诞,比之江南大小九华、三茅诸山之胜。上山诸路:东由上方寺过长春桥,入观音街上山;南由镇淮门外虹桥里路,过法海桥、莲花桥,入观音街上山;西由西门街过廿四桥,上司徒庙神道,逾蜀冈西、中二峰上山。若水马头则在九曲池东,甃石为岸,上建枋楔,颜曰"鹫岭云深"。

"鹫岭云深"上岸,过"山亭野眺"之过街亭,右折入功德山头门。门旁塑土地像,进香人于此盥手。门内石路蜿蜒至大山门,向南可以眺远,《方舆胜览》所谓"江淮南北,一览可尽",即谓是地。门内丈八金身对立,两圩间中甃砖路。左折上二山门,门内塑金刚、弥勒、韦陀像。殿后地上立三足铁鼎,每逢圣诞,光焰照耀三十里之内。大殿五楹,中供神像坐岛石上,左侍龙女,右侍善才。上覆幡幢,皆真珠织成,珊瑚间之,此即蒋山八功德水塑观音像也。其旁十八应真,分坐两圩间,后墙画五十三参故事。后为地藏殿,亦蒋山八功德水所塑。旁奉十王殿,分立两圩间。殿左小殿三楹,为百子堂。山门外右有平台便门,中构厅事,有方池,池边小屋数折,即御书"天池"处。大殿右庑便门,土径下

山，山下即松风水月桥。

土俗以二月、六月、九月之十九日为观音圣诞，结会上山，盛于四乡，城内坊铺街巷次之。会之前日，迎神轿斋戒祀祷，至期贮沉檀诸香于布袋中，书曰"朝山进香"，极旗章、伞盖、幡幢、灯火、傩逐之盛。土人散发赤足，衣青衣，持小木凳，凳上焚香，一步一礼，诵《朝山曲》，其声哀善，谓之"香客"。上山路以莲花桥北之观音街为最胜，两旁乞丐成群，名"花子街"。街上遍设盆水，呼人盥手，谓之"净水"。十八日晚上山者谓之"夜香"，天明上山者谓之"头香"。傩在平时，谓之"香火"，人会谓之"马披"。马披一至，锣鸣震天，先至者受福，谓之"开山锣"；杀鸡噀血，谓之"剪生"。上殿献舞，鬼魅离立，莫可具状。日夜阛阓，寝以成市，莫可易也。

山下陂池，即得胜湖。程氏种荷，筑水楼三楹，板廊四五折，额曰"芰荷深处"。联云："山翠万重当槛出（许浑），白莲千朵照廊明（薛逢）。"

观音街中建过街亭，凡上山香客于此憩止。亭外多酒肆，以郭章为最，名得胜园。

"山亭野眺"在观音山水马头，有远帆亭，联云："稼收平野阔（杜甫），风正一帆悬。（王湾）。"亭旁筑台三

山亭野眺

四楹，榭五六楹。廊腰缦回，阁道凌空。集许浑联云："朱阁簟凉疏雨过。远山云晚翠光来。"

"双峰云栈"在九曲池。《九朝编年录》云："宋艺祖破李重进，驻跸蜀冈寺，有龙斗于九曲池，命立九曲亭以纪其事。是后又称波光亭。"《江都县志》云："乾道二年，郡守周淙重建，以'波光亭'匾揭之，陈造有赋。已而亭废池塞。庆元五年，郭果命工浚池，引注诸池之水，建亭于上，遂复旧观。又筑风台、月榭，东西对峙，缭以柳阴，亦一时清境也。"又五龙庙亦作九龙庙，府志云："在九曲池侧，陈造有记。"又府志云："宋熙宁间，郡 守马仲甫于九曲池筑亭，名曰借山，有诗云：'平野绿阴蔽，乱山青黛浮。'厥后向子固重建。"又县志云："借山亭下有竹心亭，宋淳熙二年吴企中建，此皆九曲池古迹。今之'双峰云栈'，即是地也。""双峰云栈"在两山中，有听泉楼、露香亭、环绿阁诸胜。两山中为峒，今峒中激出一片假水，漩于万折栈道之下，湖山之气，至此愈壮。

蜀冈中，东西峰之间，猿扳蛇折，百陟百降，如龙游千里，双角昂霄；中有瀑布三级，飞琼溅雪，汹涌澎湃，下临石壁，屹立千尺，乃筑听泉楼。楼下联云："瀑布松杉常带雨（王维），橘州风浪半浮花（陆龟蒙）。"楼上联云："风生碧涧鱼龙跃（曹松），月照青山松柏香（卢纶）。"

环绿阁在功德山石隙中。联云："碧树销金谷（柳宗元），遥天倚翠岑（韦庄）。"下有瀑布泻入池中，旁有露香亭，联云："泽兰浸小径（王勃），流水响空山（法振）。"上建栈道木桥，道上多石壁。桥旁壁上刻"松风水月"四字，为高御史恒所书。

平山堂马头在中峰下。蜀冈三峰，中峰与东峰断，与西峰连，中峰之东，山脊耸峙，上多松柏，即万松岭。岭上建万松亭，江外诸山，至此一览可尽。岭内空地多梅树，即十亩梅园，岭外水塘即九曲池。岭下即平山堂马头，砌石宽三丈有奇，其上石路宽丈许，两旁土岸皆舣舟处。是地繁华极盛，玩好戏物，筐筥鳞次，游人鬻之，称为土宜，一时风俗，不可没也。

山轿二乘，即竹兜子，闲时贮一粟庵，遇官舟抵岸则出。至四城堂客，上山多步行，富贵家则自备女舆，行走若飞，谓之"飞轿"；步碎而软，谓之"溜步"。轿夫谓之"楼儿"，随轿侍儿谓之"跑楼儿"。

山堂无市鬻之舍，以布帐竹棚为市庐，日晨为市，

日夕而归，所鬻皆小儿嬉戏之物。未开新河时，皆集莲花埂上，故孙殿云诗有"莲花埂上桥畔寺，泥车瓦狗徒儿嬉"之句。自开新河后，此辈遂移于此，故《梦香词》云："扬州好，画舫到山堂。屈膝窗儿黏翡翠，折腰盘子饤鸳鸯。花月总生香。"

雕绘土偶，本苏州"拔不倒"做法。二人为对，三人以下为台，争新斗奇，多春台班新戏，如《倒马子》、《打盏饭》、《杀皮匠》、《打花鼓》之类。其价之贵，甚于古之鄜畤田所制泥孩儿也。

苏州人以五色粉糍状人形貌，谓之"捏像"。鬻者如市，手不停作，截竹五寸，上开七孔，为箫吹之，谓之"山叫子"。或以铜为之，置舌间可以唱小曲诸调。

纸马，于项下坠泥弹子，用铁丝悬脊骨上，令其自动，谓之"点头马"。上坐泥人，或甲胄，或绣衣。每一会市，所鬻不止千群。

用火漆为水族状，罗列一盘；中作一渔翁持渔具，双眸炯炯，神气毕肖。

黑髹纸扇，团面长柄，以手挝之如骨朵。夏间用之，爽利过于蒲葵蕉桐。

削木为盘盂碗盥之属，又以木作妆域，上覆如笠，下悬如针，俗谓之碾转。其小儿所弄小木塔，委积如山。

秋冬间拾蜱螯甲，画戏文于甲里，每一甲一钱。《焦氏说楉》云："沈辨之得蜱螯，上画男女淫亵状，"则此物由来久矣。

跌成，古博戏也，时人谓之"拾博"。用三钱者为三星，六钱者为六成，八钱者为八乂。均字均幕为成，四字四幕为天分。天分必幕与幕偶，字与字偶，长一尺，不杂不斜，以此为难。盖跌成之戏，古谓之"纯"。元李文蔚有《燕青博弈曲》，其词云："凭着我六文家铜镘。"又云："你若是博呵，要五纯六纯。"五纯今谓之"拗一"，六纯即"大成"。又为《金盏儿》曲云："比及五陵人，先顶礼二郎神，哥也，你便博一千博，我这肐膊也无些儿困。我将那竹根的蝇拂子绰了这地皮尘，不要你蹲着腰虚土里纵；叠着指漫砖上磁，则要你平着身往下撇，不要你探着手可便往前分。"又《油葫芦》曲云："则这新染来的头钱不甚昏，可不算先道的准。手心里明明白白摆定一文文，呀呀呀，我则见五个镘儿乞丢磕塔稳，更和一个字儿急溜骨碌滚。唬的我咬定下唇，掐定指纹，又被这个不防头爱撇的砖儿隐，可是他便一博六浑纯。"二曲摹写极工。此技遍于湖上，是地更胜。所博之物，以茉莉、玫瑰二花最多。四时不绝，则"水老鼠"。

万松岭，歙人汪应庚所建。就东、中二峰冈势中断，旁尾下削；由峒口松风水月桥山麓细路三四折上岭，冈连阜属，苍苍蓊郁，上建万松亭，亭中供奉御书"小香雪"石刻。应庚，字上章，号云谷，人因是岭称之为"万松居士"。居扬州，家素丰，好施与。如放赈施药、修文庙、资助贫生、赞襄婴育、激扬节烈、建造桥船、济行旅、拯覆溺之类，动以十数万计，与朱与白、吴步李齐名。当事闻于朝，赐光禄寺少卿。乾隆五年民饥，两淮立八厂，应庚独力捐赈，活数十万人。台省入告，贞珉于蜀冈之颠。

小香雪即十亩梅园，在今万松岭内，西界平楼，东至万松亭后坡下。其北寿藤古竹，轇轕不分。修水为塘，旁筑草屋竹桥，制极清雅，上赐名"小香雪居"。御制诗云："竹里寻幽径，梅间卜野居。画楼真觉逊，茆屋偶相于。比雪雪昌若，曰香香澹如。浣花桂甫宅，闻说此同诸。"注云："平山向无梅，兹因盐商捐资种万树，既资清赏，兼利贫民，故不禁也。"时曹楝亭御史扈跸至扬州诗，有"老我曾经香雪海，五年今见广陵春"之句，盖纪胜也。

法净寺即古大明寺,《宝祐志》云:"大明寺即古栖灵寺,在县北五里,又名西寺。寺枕蜀冈,上旧有浮图九级,见于《大观图经》。"《平山堂小志》云:"宋孝武纪年,以大明寺适创于其时,故曰"大明寺"。栖灵之名,见于唐刘长卿诸人诗,似在大明后。志云:"大明寺即古栖灵寺,则栖灵又似在大明前,未知所所。"释赞宁《高僧传》云:"释怀信者,居广陵,初无奇迹。会昌三年,武宗将欲湮灭教法,有淮南刘隐之薄游四明。旅泊之宵,梦中如泛海,回顾见塔一所,东渡,是栖灵寺塔。其塔第三层见信与隐之交谈,且曰'暂送塔过东海数日'。隐之归扬州,即往谒信。信曰:'记得海上见时否?'隐之了然省悟。后数日,天火焚塔俱尽。"嘉靖志云:"宋景纯中,僧可政复募民财建塔七级,名曰'多宝'。郡守王化基以闻于朝,赐名'普惠'。既而塔与寺俱圮。"又《小志》云:明万历间,郡守吴平山即其址建寺,复圮。崇祯间,巡漕御史杨仁愿重建。本朝顺治间,郡 人赵有成捐募增修;康熙间,圣祖赐"澄旷"扁及内织绫幡。雍正间,汪应庚再建前殿、后楼、山门、廊庑、庖湢。金坛蒋衡书"淮东第一观"五大字,刻石嵌门外壁上。寺东建藏经楼、云盖堂、平楼。世宗赐"万松月共衣珠朗,五夜风随禅锡鸣"一联。乾隆间,应庚孙立德、秉德于寺西增建文昌阁、洛春堂,上赐"蜀冈慧照"扁,及"淮海奇观,别开清净地;江山静对,远契妙明心"一联,并石刻石经、观音像一轴。石刻《心经》塔一轴,"福"字三个。寺门面南,始于明火光禄文津所辟。前建枋楔,四柱三檐,木皆香材。檐下藏冻雀数万,危苦鹘栖,仰如伞盖。下甃白玉石地,古树对立,拿云攫石。雨圩墙八字向;右圩西折为平山堂大门;左圩东折墙上即蒋湘繁所书"淮东第一观"石刻处。门内天王、地藏、三世佛殿,万佛楼,均如丛林制度。殿左右栖灵塔基,即《览胜志》云:"塔址在今云盖堂"是也。殿后为万佛楼五楹。康熙十五年五月朔,江北地震,楼倾,此汪氏复修者。楼后厅事三楹,为方丈。中有老杏一株。诸山皆以是寺为郡中八大刹之首。

平远楼,仿平远堂之名为名也。楼本三层,最上者高寺一层,最下者矮寺一层,其第二层与寺平,故又谓之平楼。尹太守为之记。汪涤崖于此楼画黄山诸峰,称神品。楼建后关帝殿,旁为东楼,楼下便门通小香雪,即题"松岭长风"处。

顺治间,郡人赵有成,延受宗旨和尚主方丈,乃曹洞山三十世正传,其徒道宏嗣之。道宏名德南,字介庵,建山门,与其嗣丽杲昱和尚退居吉祥禅庵,乃为洞山三十一世正传。破暗灯和尚嫡孙受宗旨和尚法嗣。其后为敏修玉和尚,由焦山定慧寺来主方丈。程午桥诗云"犹带焦公洞里云"谓此。其僧众中工诗者,则行吉最著,咏堂、秋圃次之。昔寺中有一僧,能作打油诗,不著名字,即号平山,刻有《平山打油诗》。如《咏猫诗》云:"春叫猫儿猫叫春,看他越叫越精神。老僧也有猫儿意,争敢人前叫一声。"时来一远僧,名牛山,能作"放屁诗",刻有《牛山四十放》。如《湖上诗》云:"游春公子体面乎,者也之乎满口铺。行到马头齐上岸,开元八个跌成无。"二僧相遇订交,乃刻《二山诗》,见者谓略具禅理。

平山堂在蜀冈上,《寰宇记》曰:"邗沟城在蜀冈上。宋庆历八年二月,庐陵欧阳文忠公继韩魏公之后守扬州,构厅事于寺之坤隅。江南诸山,拱揖槛前,若可攀

法净寺

跻,名曰“平山堂”。寄魏公书有云:“平山堂占胜蜀冈,一目千里”谓此。其时公携客往游,遣人走邵伯湖折荷花,遣妓取花传客,事载诸家说部中。嘉祐初,公迁翰林学士,知制诰,新喻刘敞知扬州,有《登平山堂寄永叔内翰诗》,公与都官员外郎宣城梅尧臣俱有和诗。八年,直史馆丹阳刁约自工部郎中领府事,堂圮,复修,又封其庭中为行春台。察访使钱塘沈括为之记。熙宁四年,苏文忠公过广陵,有《会三同舍》诗。登州王居卿知扬州,文忠去杭知密州任,过扬州,有《平山堂唱和诗》。元丰三年,自熙城移守吴兴,过扬州,有《西江月词》,盖距颍州陪宴,时将十年。公卒于熙宁五年,故有“三过”“十年”之语。及元祐七年,文忠知扬州半载,改兵部尚书,有游蜀冈送李孝博诗,独无平山堂诗,后人疑其集中失载。绍兴末,堂圮。隆兴元年,长兴周淙由濠梁守进徽猷阁帅维扬,复修。鄱阳洪迈为记。淳熙间,龙图赵子濛加修,承宣郑兴裔更创而大之。开禧间,堂圮,其时郭倪知扬州,吏部阎苍舒赠诗云:“平山堂上一长叹,但有衰草埋荒邱。欧仙苏仙不可唤,江南江北无风流”是也。嘉定三年,大理少卿赵师石除右文殿修撰,起帅维扬,复修。宝庆间,史岩之加修。绍定四年,李全宴北使于是。景定初,李庭芝主管两淮制置司时,元兵至,构望火楼于是,张平弩以射城中,庭芝乃筑大城包之,名曰“平山堂城”。自是平山堂入城中。鲁奂谓淮东扼要有六:海陵、喻口、盐城、宝应、清口、盱眙,皆以扬州为根本,根本之地,蜀冈也。扬州城隍杂见于《寰宇记》、《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名胜志》、《宋名臣言行录》诸书,陆无从考之甚详。而贾秋壑所谓“包平山而瞰雷塘”者,仅传李庭芝平山堂城,馀概不可得而考。山堂历元、明两朝,兴废亦不得其详,惟元季孝元诗有“蜀冈有堂已改作”句,舒頔诗有“堂废山空人不见”句。赵汸有《登平山堂诗》;迨前明诸家诗文,多不及此。万历间,乌程吴平山领郡事,重修,司李章邱赵拱极为记。本朝康熙元年改为寺。十二年,山阴金长真镇知扬州府事,舍人汪蛟门懋麟修复平山堂。堂之大门仍居寺之坤隅,门内种桂树,缘阶数十级,上行春台,台上构厅事,额曰“平山堂”。时萧山毛奇龄、宁都魏叔子、群人宗观及长真、蛟门皆有记。会太守迁驿传道,十四年过郡,蛟门拓堂后地建真赏楼,楼下为晴空阁,楼上祀宋诸贤;堂下为讲堂,额其门曰“欧阳文忠公书院”。乾隆元年汪应庚重建,增置洛春堂,又于堂西建西园,自是改门额为“平山堂”,书院之名始革。此山堂兴废之大略也。本朝圣祖赐“平山堂”、“贤守清风”、“怡情”、“澄旷”四匾,上赐“诗意岂因今古异,山光长在有无中”一联、“时和笔畅”四字,临《定武兰亭》卷、《梅花扇生秋诗》草书一卷,今皆石刻供奉山堂中。

山堂大门在寺坤隅,门内植老桂百余株。琢石为阶,凡三十余级,上筑石台,即行春台。台上老梅四五株,即欧公柳、薛公柳、左司、糜师旦属扬帅种柳处。上建厅事,颜曰“平山堂”,扁长一丈六尺,为郑谷口八分书。朱竹垞检讨赋谷口诗云:“平山堂成蜀冈涌,百里照耀连云榱。工师斲扁一丈六,众宾叹息相瞠眙。须臾望见篚来至,井水一斗研隃糜。由来能事在独得,笔纵字大随手为。观者但妒不敢訾,五加皮酒浮千鸱。”

真赏楼本“晴川阁”旧址,阁名取“平山栏槛倚晴空”句,为孔东塘尚任所书。旁悬章藻功联云:“雨今雨旧,乃知晴亦为佳;无想无因,那不空诸所有?”自金观

察按郡过扬州，汪氏改阁为楼，取“遥知为我留真赏”句，遂以“真赏”名。上祀欧、韩、刘、刁、王、苏诸公，以王文简、金太守、汪刑部配享。迨建三贤祠，是祀乃停。楼下即以“晴川阁”旧扁悬之。今楼下贮《御制壬午平山堂绝句八首》石屏，不禁民拓。

洛春堂在真赏楼后，多石壁，上植绣球，下栽牡丹。洛春之名，盖以欧公《花品叙》有“洛阳牡丹天下第一”之语，因有今名。郡城多绣球花，恒以此配牡丹，绣球之下，必有牡丹；牡丹之上，必有绣球。相沿成俗，遍地皆然。北郊园亭尤甚，而是堂又极绣球、牡丹之盛。绣球种名不一：有名“聚八仙”者，昔人又因有“琼花”为“聚八仙”者，遂相沿以绣球为琼花。府志中有《琼花考》，其中引据诸书，如《方舆纪要》、历朝府县志书、《齐东野语》、杜游《琼花记》、郑思肖《诗序》、宋次道《春明退朝录》、宋景文《笔记》、葛常之《韵语阳秋》、康骈《剧谈》、杨慎《墐户录》、吴应麟《说府》、瞿佑《吟堂诗话》、王辟之《渑池笔谈》、《代醉编》，宋张开、元郝经《琼花赋》二序，可谓广搜博采。而周必大《玉蕊辨证》、周浑《清波杂志》、张浩《云谷杂编》三书，未之采也。《玉蕊辨证》所引据，自《春明退朝录》始断以琼花为玉蕊。《云谷杂编》兼引宋景文《摘碎》、姚令威《西溪丛语》、曾端伯《高斋诗话》、杨汝士与白《二十二帖》、程文简《雍录》、洪文敏《容斋随笔》、李肇《翰林志》、《贾氏谈录》，李德裕、刘禹锡、白乐天文集诸书，皆折衷辨证琼花以玉蕊为断，而《玉蕊》以《翰林志》、《谈录》二书为断。所谓“玉蕊”，每跗萼上花分五朵，实同一房，谓之连房玉蕊，则琼花之为玉兰而断非绣球可知矣。郡中既以绣球为琼花，而绣球牡丹栽同一处，如桃花杨柳之不可离。而《清波杂志》中并琼花牡丹合为一条考证，绝类今人合绣球牡丹为一局之意。辉且自云“辉家海陵”，其时海陵隶扬州，视为乡里；则其扬州气习未除，已可概见，又安知周辉不且以琼花为绣球耶？芍药产于扬州。崔豹《古今注》谓芍药有草木二种，俗呼牡丹。可知牡丹亦郡中所宜木，而特不知接法，遂不得不资于洛种耳。郡中影园黄牡丹称于世，其次只赤、粉二色。若汾州众香寺白牡丹，唐裴给事宅紫牡丹，曹州青、绿、黑楼子牡丹，则未之见矣。陈竹畦《平山堂看牡丹诗》云：“闲行随蛱蝶，方便入僧家。春色迷归路，人情向此花。苔笺删绮语，风幔味新茶。可识诸天相，前身是晚霞。”盖即此牡丹也。

汪懋麟，字季角，号蛟门，生于前明。城破日，母赴井死，家人缒出之。及父死，李氏自课其子，茹素五十余年，称贤母。蛟门幼聪慧，童时登蜀冈凭吊欧阳文忠公游赏胜概，慨然有复古之志。及冠，与兄耀麟请于守令议复，以他事见阻。寻蛟门以康熙丁未进士官舍人，每入直，携书卷竟夜展读。有楚人朱二眉，号神仙，倾动公卿。蛟门著《辨道论》，力诋其妄。梦十二砚入怀，遂以名斋，朱竹垞为之记。自号觉堂居士。癸丑中，汝守金长真以移知扬州府事来京，寓蛟门。遂请以复山堂为急务。金公性好古，守汝时，考淮西旧碑，勒段、韩二文于碑之阴阳。迨移守扬州，军兴旁午，公日觞咏蜀冈，兴文教，继风雅。值蛟门丁母忧归里，膺荐举博学不赴，遂捐赀修复山堂。蛟门以八分书平山堂额，夜梦欧公命书联句云“登斯楼也，大哉观乎”八字，故祇园庵僧药根诗有“一联曾入诗人梦，两字长留太守吟”之句。同时仪征黄北垞因宋刘京原父出守是州，与蛟门修复山堂时皆官舍人，故黄诗有“终始全凭两舍人”句。山堂落成，金公有《朝中措》词云：“烽烟钟磬总成空，往事夕阳中；重构雕栏画槛，还他明月清风。庐陵杳邈千年，此地精爽犹钟。留我名山片席，还教做主人翁。”其时和者吴薗茨、程昆仑、毛大可、孙豹人、宗鹤问、彭桂、华龙楣、归允恭、龚半千、黄石间，凡此皆一时之胜。后金公迁按察，驿传道移江宁，按部过郡，与蛟门构真赏楼祀宋诸贤。停车盖，步曲巷，访宁都魏叔子禧，其折节下士，有古人风。蛟门真赏楼有《人日大雪同人赋四十韵》诗，又同人展拜欧阳木主，各赋七言古诗。其时同作为孙豹人、宗鹤问、华龙楣、程穆倩、邓孝威、陶季深、王仔园诸人。服阕，以主事衔入史馆与修《明史》，三年补刑部，著《百尺梧桐阁集》二十三卷，复以郑樵《通志》浩繁，手为删订。死后葬于山堂侧。康熙间，士人以王文简公从祀真赏楼；雍正间以金公及蛟门从祀。土人唐心广于修复山堂时任鸠工之役，竹头木屑，纤毫无遗憾，蛟门记云：“心广劳不可没，例得书。”兄耀麟，字叔定，著《抱末堂集》二十六卷。

山堂游迹，自王文简始，有《九日与方尔止、黄心甫、邹讶士、盛珍示宴集诗》，载集中。其时如邓孝威、朱竹垞、龚半千、杜茶村、孙豹人、林茂之、张祖望、孙无言、许力臣、师六兄弟，袁于令、宗鹤问、吴薗茨、陈其年、宗定九、王西樵、施愚山、汪舟次诸人，皆散见各家诗文集中。迨山堂修复时，文简有寄豹人、定九、孝威诗。金长真有《修复山堂诗》。其时如曹秋□、吴方涟、陆求可、汪苕文、秦对岩，丁飞涛、陈说岩、彭羡门、宋漫堂、许竹隐、朱竹垞、李良年、毛大可诸人皆有诗。康熙间，崔平华转运扬州，脩禊山堂，其时又如彭桂、高澹人、汪退谷、曹贞吉诸人皆有诗。傅太守泽洪与山堂僧丽杲、诗人潘雪帆有诗。曹楝亭巡视两淮，其时如卓尔堪、孔东塘诸人有诗。何延己有《上巳山堂脩禊诗》。王楼村殿撰式丹山堂结诗社，今可知者，杜紫绶、黄云二人。唐天门有《山堂宴集诗》，皆“邗江雅集”中人。王木瓶《花朝招集山堂诗》，则徐陶璋、唐继祖、方肇夔诸人。赵蔼人吉士有《山堂诗次先东山韵》，许承宗为跋，泐山堂石壁。卢雅雨初转运两淮，有《脩禊山堂诗》。甲戌转运与嵇拙修漕运璜、钱集斋侍郎陈群有《山堂纪游和韵诗》，集斋手录一卷，泐石平楼。集斋跋云：“予病差可，泛舟游邗上，卢同年自长芦移驻于此。锡山嵇司农督修高堰告竣，请假省亲经邗上，邀游山堂，予亦与焉。明日，嵇君扬帆去，邮寄原韵，则予已还。楳李都转以和诗及原唱汇致，促予成诗，属手录一卷。予书不足珍重，而都转风流，真足步渔洋后尘矣。”时李文园编修中简服阕来扬州和韵，柘南居士手录一

通，跋云："文园有追和嵇司农之作，雅雨有寿石之举，即请予书付去。欧阳内召后，梅、刘诸君多用其韵邮寄，遂成佳话。文园或有意于此欤？"转运跋云："《山堂纪游诗》既出，海内名公，和者寖众，乃随寄到之先后，勒石于平楼，以贻后之览者。楼在堂之西偏，丁巳年光禄卿汪应庚重修，游人宴集，多在斯楼云。"继之程午桥编修，王孟亭太守箴舆、秦涧泉殿撰大士、田退斋侍郎懋觐、彭芝庭殿撰启丰、周兰坡学士长发、熊秋林编修本、王谷原主事又曾、钱稼轩殿撰维城、李晴洲文学朗，后先追和，涧泉续书泐石。涧泉跋云："雅雨同钱香树、嵇黼庭游山堂，为长歌张壁间，嗣是凡名公卿朝士道经兹土，往往次韵留题而去，或别后于邮筒却寄，乃镌诸贞珉，以志一时文藻之盛。"先是司寇钱公汇书一卷，摹泐上石，以次若干首，雅雨命拙书续之，猥以谫陋，厕名坛坫之末，其有馀荣矣。厥后朱晓园观察若东又追和之，今皆泐石陷楼壁。

庐陵欧阳洽，字文达，文忠公裔孙也。善堪舆家言，尹制军继善与之善。高御史重修山堂，辨方定位，皆出其手。蜀冈地脉见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祝穆《方舆胜览》、陆深《知命录》、姚旅《露书》、《太平寰宇记》、《朱子语类》诸书，时人误以"江东十八龙"之法用之，置平洋于弗问。文达从《知命录》以地脉自西北来，一起一伏，不得以山上龙神目之，遂著《堪舆理数略》一书，刘相国纶为之序。

乾隆初年，一人于春夕月下见数人围坐山堂门外石版地上，阒委杂陈。趋视之，有体质痈瘇、饮食过人者；有形貌瘦瘠、慵态可掬者；有衰朽无状、神色索然者；有患恶疾、须眉堕落、鼻梁断坏者，饮啗殊致，流涎错喉，昏月之下，不辨所食何物。中一人顾而举所食之馀与之，则马矢也。见者恚甚，疑为乞儿相戏。去不数步，忽杳无人，地上皆鲜荔支壳，始知前乞儿皆仙云。

西园在法净寺西，即塔院西廊井旧址，卢转运《虹桥脩禊诗序》云："自乾隆辛未，始修平山堂御苑，即此地。园内凿池数十丈，瀹瀑突泉，庋宛转桥，由山亭南入舫屋。池中建覆井亭，亭前建荷花厅。缘石磴而南，石隙中陷明徐九皋书'第五泉'三字石刻。旁为观瀑亭，亭后建梅花厅，厅前奇石削天，旁有泉泠泠，说者谓即明释沧溟所得井。良常王澍书'天下第五泉'五字石刻，今嵌壁上，《图志》所谓是地拟济南胜境者也。"

是园以泉胜，蜀冈中峰之泉，见于阎九《经隐语记》。考张又新《煎茶水记》，以"天下第五泉"久已无考。迨张邦基《墨庄漫录》，有塔院西廊井及下院蜀井之分，是则大明寺水本有二泉。《小志》云："明僧沧溟掘地得泉，并有《大明禅寺碑》，火光禄建亭，金知府重修，此梅花厅旁石隙中井也。是时蜀冈仍是一泉。"及《揽胜志》云："应庚凿山池，得古井，中有唐景福钱数十，古砖刻'殿司'二字，谓为《墨庄漫录》之塔院井，此覆井亭中之井也。至是蜀冈始有二泉。盖蜀冈本以泉胜，随地得之，皆甘香清洌。故天下高山易无水，蜀冈乃为贵耳。"是地覆井亭中之泉，不必据为古之塔院真迹，而梅花厅旁石中之泉，不必据为沧溟所得；总之大明寺水自与诸水不同也。

覆井亭在池中，高十数丈，重屋反宇，上置辘轳，效古美泉亭之制。先是雍正辛亥间，王虚舟为马秋玉书"天下第五泉"五字，欲嵌入小玲珑山馆廊下旧泉之侧，忽为刘景山索去。迨应庚建是园得泉，遣人往索虚舟书；时虚舟痔作不得书，因命来者往惠山歇马亭拓其少时所书"天下第二泉"石刻，即以"二"字改"五"字，故是地"天下第五泉"石刻之字与惠山同。

梅花厅奇石为壁，两壁夹涧，壁中有"第五泉"，黝黑不测。洞外石隙，层级而上，筑阁岭际，中有便门通行春台。昔时剖竹相接，钉以竹丁，引五泉水贮僧厨，即入此门。杜工部诗所谓"竹竿袅袅细泉分"，仁和李夫人诗所谓"引泉竹溜穿厨人"，即此。

西园之右，山势折入西南。山民编竹为篱，种树为园，藤萝杂卉，列若墙壁。内构矮瓦三四楹。树间多鹤，清夜辄唳。秋深风栗霜柿，缀若繁星。居人逢市会则置竹凳、茶灶于门外，以供游人胜赏，谓之"西园茶棹子"。《鼓吹时》序云："蜀冈上有井，相传地脉通蜀，郡人之艺花者居之。"即此类也。

五烈墓在蜀冈西峰。先是西峰有双烈墓，康熙四十六年，鸿胪寺丞李天祚、中书吴菘、州同江世栋诸人建祠，祀池、霍二烈女。池烈女，贫家子，幼丧母，及笄，父以字吴氏长子廷望。望从军，死于粤。吴欲改配其次子，女知之，闻父出，自缢死。霍九女，民家子，事亲至孝。许字李正荣，甫十日正荣死，女自杀以殉。里人同葬于是，督学中允杨中讷为之铭。铭曰："蜀冈之巅，平山之侧，郁乎苍苍，凭高西望而叹息，曰：有同邑二烈女，此其幽宅。"此雍正十二年事也。逾年，有孙大成妻裔氏，居黄珏桥，幼以孝称。初归大成，见其母与妹不洁，月余，归宁母家，临别以清白线与母曰："儿必不辱母家。"一日，姑与二女方同客饮，客且裸逼氏，欲与乱，氏扃门以青白线二缕缝纫其袒裙，自缢死。明日，其母至，姑转以不孝论于县，且波及氏弟振远为盗其家物。县受讼，将笞振远，盖其姑所私客，县吏也。邻人某知娥事，且闵振远冤，诉于府。知府孔毓璞义之，刑其姑及客，而为之立墓于双烈之侧，呼为"烈娥"。宋介山为作传，一时咏诗以纪其事者八十五人。又项起鹄妻程氏，亦甫婚，夫贾粤西，死于岑溪县。讣至周年，自经死。死时在雍正二年，里人葬于是，邑令王元穉题碣曰"烈妇项陈氏之墓"。至是皆得与旌，遂称为"四烈墓"。其旁原有江宁陈国材妻周氏墓。陈侨居江都，死时二十六岁。周从容就义，积二十日，粒米勺水不入口而死。时以陈江宁人，不在土著烈妇之列。后经甘泉令龚鉴详请题旌表，马力本为撰墓表，汪应庚遂修"五烈墓"；以昔之双烈祠亦增塑三烈像，为五烈祠。以督学杨中允铭、马力本墓表、龚甘泉记，及修祠年月，皆泐石祠壁。《图志》云："又有卓氏四烈墓，事迹详翰林院侍讲赵定求所撰墓铭，并载艺文，石刻藏司徒庙。"

东关街鞋工郭宗富，娶妻王氏，美而贤。里中少年

储淳羡之，以金啗其邻孙妪，妪为之谋，劝郭贷储家金自开铺。郭谋之妻，王曰："此恶少年，不可贷也。"郭遂谢妪。越数日，郭暮归，妪牵衣入室，值储在，妪曰："储君念尔贫，愿以金借尔。"郭甫谢，而储银已出怀袖纳入郭怀，共饮而散。郭归语于王，王曰："物各有主，何其易也？易则恐其变生，奸人叵测，我虑滋甚！"郭犹豫未决。及早，储候于门，携之出为营廛舍，肆遂成。一日，储伺王人肆间，猝入户以手拍其肩曰："饭热否?"王回顾见储，大呼"杀人!"妪入谓王曰："储相公手无寸铁，何云杀人？且尔家贷他银，无笔券，正为尔今日之事，事已成，尔焉逃?"王改容曰，适杀人之语戏也，以好语缓之；乘间，猝出户呼救。邻人夏子筠闻而来，储遂逸去。及郭归，王以实告。郭曰："贷人者受制于人，忍之可也。"诘朝郭出，王忿恚，闭户自缢死。郭归殓之，而未闻之于妇家也。王父名鹏飞，为金坛县皂隶，贫甚。越二年，渡江视女，至则死矣。问之邻妇孙妪，妪曰："是郭殴死。"复问之夏，夏不言。遂诉之官，呈结请检。时盛暑，甘泉署令王公验报勒伤，郭将伏法。值原令龚公回县，复谳其事，以郭罪无可辨而夏言含糊，因细鞠子筠，子筠畏事不吐。越二日天雨，忽雷霆击孙妪于县之西街客舍中。公曰："冤将申矣!"乃刑夹子筠，储事遂败。申请复检，得缢伤，寘储极刑。详求题旌，祀之于贞烈祠，遂移葬于五烈墓侧。龚公名鉴，字龄上，一字明水，号硕果，浙江钱塘人。幼以孝闻。以拔贡知甘泉县，书"此之谓民之父母"七字悬于堂。邃于经学，以安溪李文贞公为宗。

诗僧行吉，字远村，依麓庵上人居栖灵寺东廊，一时士大夫往来唱和，乐与之游。死葬于是。钱塘陈竹畦题其碣曰"诗僧远村墓"。一日，西山农夫系驴于墓，过东峰，驴嚼其墓树，及回，失驴所在。视之，见一僧乘驴下山，追之弗及，至家而驴已系于其门矣。

闵麟嗣，字宾连，歙县人。工诗。寓江都南城，题其居曰"南郭草堂"。与王于一定九、魏易堂禧、吴良御符骧友善。著有《庐游草》、《悟雪草堂集》。宾连死后，仅存一子，仲孝，傫然重两耳。良御为卜炮石桥路旁地封之，作墓表，立石曰"诗人闵宾连之墓"，程午桥书丹。墓在今西峰总路下。

五司徒庙在西峰。《南史王琳传》云："琳赴寿阳，城陷被执，陈将吴明彻杀之城东北二十里，传首建康，悬之于市。琳故吏梁骠骑府仓曹参军朱玚，致书陈尚书仆射徐陵求琳首，许之，与开府主簿刘韶慧等持其首还于淮南，权瘗八公山侧。玚等乃间道北归，别议迎接。寻有扬州茅智胜等五人密送丧柩达于邺。"《增补搜神记》云："扬州英显司徒茅、许、祝、蒋、吴五神君，居扬州日，结为兄弟，好畋猎。其地旧多虎狼，人罹其害。山溪畔遇一老妇，五神询问，孑然无亲，饥食溪泉。五神请于所居之庐，呼为母。侍养未久，五人出猎，而归不见其母，五人曰，多被虎啖。俱奋身逐捕山间，有虎迎前，伏地就降，由此虎患始息。后人思其德义，立庙祀之，凡所祈祷，随求随应。"庙今在江都县东兴乡金匮山之东。至隋时，封司徒庙加号。宋绍定辛卯，逆贼李全数来寇境，祷于神，不吉，以神像割剖之。不三日，全被戮于新塘，肢散落，犹全之施于神者。贼平，帅守赵、范亲率僚属致享祠下，以答神贶。扩其庙而增广之，录其阴助之功。奏请于朝，赐庙额曰"英显"。后平章贾似道来守是邦，有祷于神前，遇旱暵则飞雨，忧霖则返照，救焚则焰灭，散雪则瑞应。其护国佑民，无时不显。复为奏请加封王号。陆容《菽园杂记》："广陵之墟，有五子庙。云是五代时群盗，尝结义兄弟，流劫江淮间，衣食丰足，皆以不及养其父母为憾。乃求一贫妪为母，事之至孝。凡所举动，惟命是从，因化为善。乡人义之，殁后胜有灵异，因为立庙。"《揽胜志》云："司徒庙迹莫考，《搜神》、《菽园》所载，似属俗传，证以《南史》，于理颇合。未敢臆断，姑存以俟考。"《小志》云："江都有庙、不知始自何时？元江淮路总管成铎题其碑曰'司徒灵显感应之碑'，而无碑文。"万历《江都县志》："洪武十六年重建。正统成化间，相继修理。嘉靖六年，巡盐御史雷应龙毁之，立胡安定祠。后土人复立庙于祠东。"又《小志》云："明正德、万历间，皆尝重修；右都御史金献民、扬州郡守吴秀皆有记。国朝康熙三十一年，县令熊开楚因旱祷雨有应，为立庙碑。雍正十一年，春雨浃旬，郡守尹会一过庙祈晴立霁。入夏弥月不雨，又虔祷于庙，甘雨大沛。因陈牲昭报，并檄行县，令每岁春秋，永远致祭。"又按南史称扬州茅智胜，而《通鉴》作寿阳，盖尔时寿阳隶扬州淮南郡，而今之扬州，则东广州广陵郡也。寿阳在晋、宋间或为扬州，或为豫州。梁太清二年属魏，称扬州，北齐因之。琳事在齐武平四年，此后寿阳遂为陈有，复称豫州矣。玚等虽致琳首还寿阳，权瘗于八公山侧，而未能即持其丧至邺；方间道北归别议，而五人乃能玚等之所不能，其义烈有足多者。琳前镇寿阳，颇多遗爱。此五人实寿阳之义民，今乃不祀于寿阳，而扬州为立庙，岂神所歆哉？扬州地势平衍，而寿阳多山，即以驱虎事言之，亦不当误以寿阳为今之扬州也。《增补搜神》及《菽园》二记所载，皆无足置辨。

司徒庙神道直通廿四桥，庙前建枋楔，两旁石马、羊各二，大门三楹，中悬额曰"显应司徒庙"，两圩塑泥马。入为二门三楹，左右开角门，中楹建歌台，大殿供五司徒像，殿后空舍三楹。庙中碑石皆嵌左角门墙，详载司徒事迹，引述《南史》、《搜神记》、《菽园杂记》、《揽胜志》、《小志》诸书，及元江淮路总管陈铎题"司徒灵显感应之碑"、明金总宪献民、吴太守秀记、本朝熊知县开楚记，暨土人祈报捐修姓氏诸碑。其中一碑，有文而无姓氏者，则明御马监太监鲁保也。每年春初，祭报祈祷，日夜罔间，巫觋牲牢，阗委杂陈。守香火为扬州谢氏。

司徒庙在康熙年间颇荒废，邑绅汪天与重加修饰。大殿后无屋宇，系大小塘，汪增构其地后，置一后殿。殿之宽阔如前殿，上有大楼，下有两廊。楼上供司徒五位神像，下有"栖神壮观"大额，有长联。汪天与，字苍孚，号畏斋，歙人。户部山西司员外，刑部福建司郎中，

渔洋门人，工诗，有《沐青楼集》。

五烈祠，邑绅汪应庚亦重加修饰。应庚以捐赈赐光禄寺少卿衔，即修饰平山堂之万松居士。

范文正公祠在西峰，明崇祯间，巡按御史范良彦建，以公四子配享。本朝增祀大学士范文程、尚书范承谟。守香火为其裔孙。商邱宋牧仲荦抚吴，以水潦行赈江都，居是祠，自捐五千石。两淮商纲亭户立碑建亭于祠内，谓之"宋亭"，朱竹垞为之记。

安定胡公祠在西峰，本为安定书院故址，后改为司徒庙，今复改为公祠。内祀公一人，继增祀竹西王公居正、乐庵李公衡为三先生祠；复又增祀泗泉李公树敏、艾陵沈公琳为五先生祠。今复专祀公一人。

一粟庵在司徒庙神道东南山麓，庵本高邮龙珠寺下塔院，今庵后有平阳法嗣森鉴上人塔。

新教场在西峰司徒庙神道下，南围蜀冈三峰，北列江上诸山，东接破山口，西绕新河。乾隆庚寅，白秋斋云上镇扬州，相度是地以农隙讲武，正月择吉辰操演，谓之游府出行；九月祭旗纛，谓之迎霜降，二者皆湖上嘉会。后公自中河告休，寓居江都，与山僧相往还。一日早，乘青马登平山堂与寺僧吃蔬面，忽有所感，肩舆而归，遂卒。卒时湖上人皆见公乘青马上蜀冈而去云。

陆征君墓在新教场。明陆君弼，一名弼，号无从，江都人。九岁咏紫牡丹诗知名，与唐伯虎并称两才子。少游京师，讥李西涯为"伴食中书"，投刺而去。隆庆间廷试，授州刺史不就。肆力古学，著《正始堂集》、《毛诗郑笺》、《广陵耆旧传》、《芳树斋集》、《北户集补注》诸书。沈蛟门相公折简招之不往。时江淮间关榷税重，当事以弼旧作《枕上听莎鸡诗》奏闻，得减恤。后神宗举山林隐逸不赴，何元朗尝激赏其"匣有鱼肠堪结客，世无狗监莫论才"之句。赵贞吉当国修史，请征知县王一鸣、故同知魏学礼、太学生王穉登及弼入史馆与纂修，未上而罢。卒年八十有五，葬于蜀冈下新教场东南隅。江都李紫裳庸德为作墓碑甚详，无从修《江都县志》，证疑考信，后世赖之。

卷十七

工段营造录

造屋者先平地盘，平地盘又先于画屋样，尺幅中画出阔狭、浅深、高低尺寸，搭签注明，谓之"图说"。又以纸裱使厚，按式做纸屋样，令工匠依格放线，谓之"烫样"。工匠守成法，中立一方表，下作十字，拱头蹄脚，上横过一方，分作三分，开水池，中表安二线垂下，将小石坠正中心。水池中立水鸭子三个，所以定木端正，压尺十字，以平正四方也。

平基惟土作是任。土作有大小夯硪，灰土、黄土、素土之分，以虚土折实土，夯筑以把论。先用大硪排底，将灰土拌匀下槽，头夯充开海窝。每窝打夯头，筑银锭，余随充沟，充剥大小梗，取平。落水压渣子，起平夯，打高夯，取平。旋满筑拐眼落水，起高夯、高硪，至顶步平串硪，此夯筑法也。夯筑填垫房屋地面、海墁素土，每槽用夯五把，雁别翅四夯头，筑打取平，落水撤渣子，复筑打后，起高硪一遍，顶步平串硪一遍，此平基法也。平基之始，即今俗所谓动土曰，陈希夷《玉钥》中，最忌犯土皇方。若刨槽压槽，另法有差；其房身游廊，诸柏木丁、桥桩、土桩，皆谓地丁。及刨夫壮夫，工用有制。若栅木墙、竹篱、柳药栏、刨沟子，每四丈用壮夫一名。

古者亭邮立木以文其端，名曰华表，即今牌楼也。大木做法，谓之"三檩垂花门"法：在中柱以面阔加四定长，面阔十之一见方。所用中柱、边柱、垂莲柱、脊额枋、棋枋、坐斗枋、正心檐脊枋、悬山桁条、檐脊檩木、麻叶抱头梁、穿插枋、檐额枋、檐椽、飞檐椽、连檐、瓦口、里口、椽碗、博缝板；两山博缝头、抱鼓石上壶瓶牙子、两山穿插枋下云拱雀替、三伏云子、拱子、十八斗。厢穿插挡用假雀替垫拱板，厢象眼用角背及象眼板，檐脊檩、柱头科大斗及斗科诸件，见方折数。

碑亭方圆互用，大木有四角攒尖。方亭做法，用檐柱、箍头檐檩、四角花梁头、桁条、抹角梁、四角交金椁、金枋、金桁、雷公柱、仔角梁、老角梁、戗枕头木、檐椽、翼角翘椽、飞檐椽、翘飞椽、脑椽、大小连檐、瓦口、闸档横望诸板。六柱圆亭做法：进深以面阔加倍定，面阔以进深减半定，用檐柱、圆柱、花梁头、圆桁条、扒梁、井口扒梁、交金椁、金枋、金桁，由戗、雷公柱、六面檐椽、飞檐椽、脑椽、大小连檐、瓦口、闸档望垫诸板，四柱八柱同科。

大木做法：以面阔进宽宽厚高长见方，以斗口尺寸分数为准。如九檩单檐庑殿围廊翘昂做法，用檐柱、金柱、大小额枋、平板枋、挑突梁、随梁枋、挑檐桁枋、正心桁、里外两拽枋、两机枋、井口枋、老檐桁、天花梁、枋板、七架梁、柁椁、上下金枋、顺扒梁、四角空金椁、五架梁、土金瓜柱、角背、交金瓜柱、三架梁、脊瓜柱、脊角背、脊枋桁、扶脊木、仔角梁、老角梁、上下花架由戗、脊由戗、两枕头木、檐椽、上下花架椽、脑椽、飞檐椽、翼角翘椽、翘飞椽、椽仔、闸档板、连檐、瓦口，里口翘飞翼角，并垫望诸板。九檩歇山转角前后廊单翘单昂，做法与庑殿同。多采步金枋、交金椁、雨山出梢、哑叭花架、脑椽、榻脚木、单架柱子、山花博望板诸件。次之七檩有转角、六檩有前出廊转角两做法：七檩转角房，见方以两边房之进深，得转角之面阔进深，柱高径寸，与两边房屋同，如檐柱、假檐柱、里金柱、斜双步梁、斜合头枋、金瓜柱、斜单步梁、斜三架梁、脊瓜柱、脊角背、檐枋、里外金檩、脊檩、仔角梁、老角梁、花架由戗，脊由戗、里掖角、花架由戗、角梁、脑椽、檐椽、仔角梁、枕头木、檐椽、花架椽、脑飞檐椽、翼角椽、翘飞椽、连檐瓦口、里口、闸档板、椽碗，并望垫诸板，见方尺寸有差。六檩前出檐转角，与七檩转角同法。如斜抱梁、斜穿插枋、递角梁、随梁枋，另科见方。自此以下，硬山、悬山做法：接柱高加三，出檐一丈以外，如将面阔、进深、柱

高改放宽敞高矮，均照法尺寸加算。其耳房、配房、群廊诸房，照正房配合高宽。次之有九檩、八檩、七檩、六檩、五檩、四檩及五檩川堂之法。九檩做法，柱檩枋桁与六七檩转角法同，多抱头梁、悬山桁、帽儿梁、贴梁、单枝条、连二枝条诸件。八檩多顶瓜柱、月梁、机枋条子、顶椽诸件；七檩多山柱、单双步梁诸件；六檩多合头枋、后檐封护檐椽诸件；五檩同四檩，即为四架梁；五檩川堂，即用三五架梁法，增象眼板并脊，余同科。至于小式大木，则有七檩、六檩、五檩、四檩之分，与前法同，而无飞檐。

上檐七檩三滴水歇山正楼、下檐斗口单昂做法：明间例以城门洞宽定面阔，次稍间以斗科攒数定面阔，以城墙顶宽收一廊定进深，此楼制之例也。做法用下檐柱、里外金柱，下檐大额枋、平板枋、正斜采步梁、穿插枋、随梁承椽、仔角梁、老角梁、正心桁枋、挑檐桁枋、檐椽、飞檐椽、翼角翘椽、翘飞椽、翘飞翼角、里口、连檐、瓦口、椽碗、枕头木、顺望闸档板诸件。次之平台品字斗科做法：平台海墁下桐柱，即平台檐柱，法与下檐同。多挂落枋、沿边木、滴珠板门枋、承重、楞木、楼板诸件。次之中覆檐斗口重昂斗科做法，与下檐同。多擎檐柱、贴梁、海墁元花、四角顶柱。次之覆檐与中覆檐同。多桐柱、七五三架梁、上下金柁椁、脊瓜柱、金脊桁枋、后尾压科枋、两山出稍哑叭花架、脑椽、扶脊木、榻脚木、单架柱子、山花博缝板诸件。又重檐七檩歇山转角楼台四层做法：下檐面阔、进深以斗科攒数而定，用下檐柱、前檐金柱、山柱、转角房山柱、下中二层承重、转角斜承重、下层间枋、中上层间枋、上中下三层楞木、上层桃檐承重梁、斜挑檐承重、楼板三层、两山四角桃檐、采步梁、正心桁枋、挑檐桁枋、坐斗枋、采斗枋、仔角梁、老角梁、枕头木、承椽枋、檐椽、飞檐椽、翼角翘椽、翘飞椽、横望板、里口、闸档板、连檐、瓦口、椽碗、周围榻脚木。其上檐单翘单昂斗科做法，用桐柱、大额枋、平枋板、正斜三五七架随梁枋、两山由额枋、扒梁、采步金枋、递角梁、上下金柁椁、四角瓜柱、脊瓜柱、正心桁枋、挑檐桁枋、拽枋、后尾压科枋、转角诸桁枋、里掖角、外面假桁条、枕头木、四面脊由戗诸件。前接檐一檩转角雨搭做法：以正楼面阔与庑坐平分定进深，用桐柱，檐桁枋、垫板、靠背走马板、正斜穿插枋、里角梁、檐椽、博缝山花板诸件。雨搭前接檐三檩转角庑坐做法，用檐柱、大额枋、正斜承重、正斜五三架递角梁、柁椁、脊瓜柱、金脊桁枋、坐斗枋、采斗板、正心桁、挑檐桁枋、仔角、老角、里角诸椽，飞檐同。七檩歇山箭楼四层做法：以斗科攒数，定面阔进深，所用与角楼同。五檩歇山转角闸楼做法：明间以门洞之宽定面阔，稍间以明间面阔十之七定面阔，以瓮城墙之顶宽折半定进深，用上下檐柱、承重枋、楞木、楼板、坠千金栈转柱、转杆、两旁承重枋、上檐顺扒梁、采步金枋、四角交金椁三五架梁、金瓜脊瓜诸柱、檐枋桁、垫板、金脊桁、两山代梁头、四角花梁头、仔角老角诸梁、枕头木及飞檐全。五檩硬山闸楼做法，与歇山闸楼同。

折料法则：柱以净径加荒，净长加小头荒；至不足之径，分瓣刿攒，以瓣数加荒；十二瓣以外，加宽荒。一丈内以椁木加荒，一丈外用圆木。以本身高厚凑高，均分一半，用七五归及七归，得径寸，刿楞长盖，加法加荒如柁梁、采步金角梁、由戗、平板枋、承重间枋、承椽枋、瓜柱、柁椁、斗盘、代梁、大小额枋、金脊檐枋、天花随梁、博脊压科、正心枋、机枋、挑檐枋、枋梁枋、采斗板、由额垫板、金脊檐垫板、天花垫板、井口板、桁条、帽儿梁、扶脊木、榻脚木、衬头木、角背、雀替、云拱、替木、草架柱子、圆方椽、飞罗锅连檐瓦口诸椽、椽碗、椽中板机枋条，燕尾枋、贴梁支条、穿带、沿边木、脊桩、顺望横望诸板、山花博缝、过木、楼板、榻板、滴珠诸板、上下槛、连槛、托泥、替桩、抱框、风槛、折柱、间柱、各边挺、抹头、穿带、转轴、拴杖、巡杖、横拴之属皆是也。如绦环、帘栊诸板、槅扇、槛窗、横披、帘架、支窗、顶格、横直棂子、穿条、琵琶柱、连二楹、单楹、拴斗、荷叶椁、插关、门槅壶、银锭扣、门簪、门枕、幞头、鼓子、引条之属，均用椁木。其门心、余塞、走马、棋枋、隔断、装板、壁板、山花、象眼、间板诸件，与顺望同科。若菱花槅心，用椴木。大抵圆径木概加长荒五寸，椁不五尺内加长荒一寸，一丈内加长荒二寸。其楠、柏、椴、杉、桧、檀诸木不与焉。鱼胶见方，折料有差。

斗科做法，有平身科、柱头科、角科，及内里棋盘板上安装品字科、隔架科之分。算斗科上升斗拱翘诸件长短高厚尺寸，以平身科迎面安翘昂斗口宽尺寸为度，有头等寸至十一等寸之别。头等六寸，以下降一等减五分。凡桁碗及头二昂、蚂蚱头、撑头木、斗科分档，各为法乘之；所算名件如大斗；单重翘、正心瓜拱、万拱、头二昂、蚂蚱头、撑头木、单材瓜拱、万拱、厢拱、把臂厢拱、十八斗、三才、槽升、挑尖梁头、斜头二翘、搭角正头二翘、搭角闹头二翘、斜角头二昂、里连头、贴斜翘昂升斗、盖斗板、斗槽板、斜盖板、宝瓶、挑金溜金平身斗科、麻叶云母、三福云、秤杆、夔龙尾、伏运捎、菊花头、荷叶、雀替之属，安装有法，以层数分件数；其斗口单昂、斗口重昂、单翘单昂、单翘重昂、重翘单昂、重翘重昂、里挑金、一斗二升交麻叶、三滴水品字、内里品字科、隔架科，其法有差；至斗口单昂、平身科、柱头科、角科、斗口，自一寸名件尺寸起，至六寸止，凡十有一条，升一等，增五分，用料则按斗口之数以丈椁。

自喻皓造《木经》，丁缓、李菊，遂为殿中无双。后世得其法，揣长楔大，理木有僝，削木有斤，平木有铲，析木有锯，并胶有橹，钉木有槛，檃括蒸矫，以制其拘。凡不得入者利其拴，不得合者利其榫。造千庑万厦于斗达到中，不溢禾芒蛛网于层楼之上。估计最尊，谓之料估先。次之大木匠，而锯工、雕工、斗科工、安装菱花匠随之，皆工部住坐雇觅之辈。大木匠见方折工，举榫眼、榫窌、椽椀、下槽头、圆平面、开口、交口，旧料锛砍、油皮刿补、刮刨诸活计以折算。锯工二八加锯，以面数加飞头见方折算，及四号拉扯，有葫芦、人字、丁字、十字、一字、拐字、平面、过河、三四五岔之制，并旧料锯解

截锯诸活计。雕工司山花、博缝、雀替、云拱之属。斗科匠以斗口尺寸折算，加草架摆验诸活计。安装匠司斗科装修诸活计。历代宫室，各有其制，本朝工部厘定营建制造之法，刊定则例，供奉内廷，而圆明园工程又按现行则例，较之部司之例为详。至于朝庙、宫室、名物、黄章，考古则见之焦里堂循《群经宫室图》，证今则见之吴太初长元《宸垣识略》，可坐而定也。

木植见方之法：每一尺在松椁三十斤、桅杉二十斤、紫檀七十斤、花梨五十九斤、楠二十八斤、黄杨五十六斤、槐三十六斤八两、檀四十五斤、铁梨七十斤、楠柏三十四斤、北柏三十六斤八两，椵三十斤、杨柳二十五斤，桐皮槁以根计。入山伐木，忌犯穿山日，宜定成开明星黄道月德。入场忌堆黄杀方，起工、架马，分新宅、旧宅，坐宫、移宫，日宜黄道天成，月空天月德。

搭材匠，木瓦、油漆、裱画诸作之所必需者也。殿宇房座竖立大木架子，皆折方给工，所用架木、撬棍、扎缚绳、壮夫、以架见方有差。打戗、拨直桁条径一尺外者，挂天秤，有坐檐、齐檐、踩盘、脚手、平台诸架子。搭戗桥，凡重覆檐上檐，折卸檐步椽望、头停锭、椽望，找补大木，拆宽头停，找补连檐瓦口、旧疏璃、头停锭、天花板、支条、贴梁、安装斗科、堆云步、高峰、高泊岸、旧布瓦、歇山、挑山、庑殿诸房，座下桥桩，房身桩，竖棋杆，皆用之。砌高式墙，以五尺至八尺为一槛，八尺至一丈三尺为二槛，以此递增。牌楼、大门、琉璃大式门座、安上重大过木、调脊、宽瓦、石角梁、斗科、石科、井栏、胡同、拴挂天秤、诸作搭架子，皆以见方折工料。一秤用秤头绳一，秤纽绳一，秤尾绳一，涩索绳一。凡大料重至千斤用二秤；千五百斤用三秤。千五百斤以外，日上料四件；二千以外，日上料三件；三千以外，日上料二件；四千以外，日上料一件。擎杆以上，吻犬九样，琉璃曲脊，及不拆头停、搬罾、挑垡、拨正、归安榫木，抽换柱木、打戗顶柱。其贯架、吻架、菱角、券洞、碣盘诸架子，各见方有差，随油漆、裱画、作脚手架子亦同科。油画遮阳缝席，用竹竿大席连二绳，折料以见方论。偏厦遮阳棚、墙脊、仰尘、吊箔、铺地，皆用席棚，座头停席墙。见方按层折料，以十五层为率。凡此皆搭材匠之职。而折卸工用有差，如绑夹杆圈席，落井桶，掌罐掏泥水，则用杉槁、丈席、扎缚绳、井绳、榆木滑车，职在井工，拉罐用壮夫。

营舍之工，黄河以北称为泥水匠，大江以南称为瓦匠，瓦匠貌不洁，皮皲肤瘃，不为燥湿寒暑变色。缘高如都卢国人，搜瘃索偶，与木匠同售其术，瓦之器，唯钙而已。

宽瓦，以面阔得陇数。头号筒板瓦口宽八寸二号筒板瓦口宽七寸；三号筒板瓦口宽六寸；十样筒板瓦口宽三寸八分。以宽定陇，以进深出檐加举得长，安瓪加瓶，压七露三，以得露明，俗谓阴阳瓦。每坡每陇除滴水花边分位，头号筒瓦长一尺一寸，二号筒瓦长九寸五分，三号筒瓦长七寸五分，十样筒瓦长四寸五分。每陇每坡，除勾头分位，以得其数，瓦垂檐际。瓪瓶有霤，上曰檐牙，下曰滴水，古谓瓦头。“长毋相忘”、“长年益寿”诸瓦头是也。古者刻龙形于椽头，水注龙口，其下置承溜器，一名重溜，即今勾漏。其在后檐墙出水者，即古匽猪彪池之属，今谓天沟。至苫，山黄、草苫、席箔、苇子、楼片、桦皮，折料各有差。至瓦色，则王府用绿瓦，余平房用朱漆筒瓦。贝勒用朱漆筒瓦，贝子用朱漆板瓦，工部常制有差。

墁地，以进深面阔折见方丈，除墙基、柱顶、槛垫石、阶条石加两出檐、马尾、礓䃰。以明间面阔定宽，以台基高加二定长。踏垛背后，随踏垛长宽，以台基高折半，除踏垛石一分定高，垫囊以进深分路，有七路、十二路、十八路、二十五路、三十二路之别。砌阶沿、月台、甬道、台基、踏垛、礓䃰、及用石做细做糙，凿做花兽，皆以见方折料。宽石片板、鱼鳞石、虎皮石、冰纹石、墁石子、石望板、盆景树、池山，皆以丈见方尺。虎皮石掏丁当一方，用白灰千五百斤；打并缝一方厚一尺者，用油灰五十斤，铁丝四斤；厚二尺五寸者，用白灰千五百斤；其糙砌折并缝，工用有差。

大脊，以通面阔定长，除吻兽宽尺寸各一分为净长，用板瓦取平，苫背沙滚子砖衬平。瓦条，混砖、斗板、脊筒瓦，层数、背馅灌浆有差。吻座用圭角一、麻叶头一、天混一、天盘一、吻一、剑靶一、背兽一、其混砖斗板两头中间则花草砖、统花砖、龙凤诸类无定制。垂脊，以坡之长分三分，上二分为垂脊，所用瓦条、混砖、停泥、通脊板层数有差；扣脊筒瓦一层，方砖凿兽座，垂兽一，兽角二。下一分为岔脊，用瓦条混砖各一层，上安狮马式五件、七件，圭角一，槅风头一。清水脊，长随面阔加山墙外出，板瓦苫背，瓦条二层，混砖一层，扣脊筒瓦一层。每头鼻子一、盘子一、撺头二、勾头二。琉璃脊有二样、三样、四样、五样、六样、七样、八样、九样，脊料瓦料，料以件计，件以折工。工在筒罗、勾头、夹陇、提节、分陇、花边，属之瓦匠；剔系顺色，属之窑匠。白灰、青灰、红土、麻刀、江米、白矾，折料有差。布通脊，以头二三号为例。花脊、墙顶、摆筒板瓦，又花脊、清水脊制法，各有分科。

墙脚根曰掐砌，拦上柱顶石下柱曰码磉墩。墙有山墙、檐墙、槛墙、隔断墙诸成砌之别。成砌有砖砌、石砌、土坯砌及群域另砌上身之分。砖砌始于发券。发券以平水墙券口加折归除，得头券砖块之数，五券五伏，次分纯灰插泥二种，及透骨灰抹饰，泥底灰面抹饰，插灰泥抹饰、构泯诸类，碎砖碎石做法有差。歇山、硬山、山墙、码单磉墩、码连二磉墩，以柱顶石定长见方；拦上按进深面阔定长；地皮以下埋头，以九檩深一尺，按檩递减；台以阶条石定长；硬山群肩以进深定长，柱径定厚；上身随群肩，山尖随山柱；悬山山墙伍花成造，以布架定高，柱径定厚；砌悬山山花象眼，以步架定宽，瓜柱定高；两山折一山，前后檐墙，以面阔定长，檐柱定高，以柱径厚出三之二，封护加平水檩径椽径各一分，望一寸。凡用砖，皆除柱径、柁枋、门窗槛框、榻板木料，及角柱、压砖板、挑檐石，各分位核之。以顺水立墙

肩分位，衬脚取平，随墙长短，而高随墁地砖分位。其次扇面墙、槛墙、隔断墙、廊墙各有差。如大中小三才墀头，随出檐收线砖、混砖、嚣砖、盘头戗檐、连檐、雀儿台层数尺寸定长，随檐柱加平水檩径一分。除停泥滚子砖、砍做线砖、乾摆混砖、嚣砖、盘头戗檐层数尺寸定高外，加连檐厚一分半，以做戗檐斜长入榫，分位有差。排山勾滴，以进深加举定长，按瓦料之号、分陇得个数。抹饰以长高见方丈。白灰、青白灰、泥底灰、插灰泥、红黄泥提浆铲旧，剔去拘抿、灰道灰梗描刷，折料工用又有差。

砍砖匠，瓦匠中之一类也。金砖以二尺、尺七为度；方砖以二尺、尺七、尺四、尺二为度；新旧样城砖长一尺三寸五分，宽六寸五分，厚三寸二分。临清城砖同。停泥滚子砖、沙滚子砖，长八寸，宽四寸，厚二寸。停泥斧刃砖，与停泥滚子同。沙斧刃砖，与沙滚子同。砍砖工作，在砍磨城角转头、揣白、截头、夹肋、剔浆、齐口、挂落、券脸及车网、立柱、画柱、垂柱、圭角、角云、兽座、照头、捺花、龙头、鼻盘，桁条、耳子、素宝顶、云拱头、花垫板、脊瓜柱、花垂柱、花气眼、花雀替、博缝头、古老钱、马蹄磉、三岔头、花揣扒头、花通脊板、牡丹花头、客枋、四面披、小博缝、松竹梅、花草、须弥座花柱、圆椽达望板、窗户素线砖、垂花门立柱、箍头枋、方椽、飞檐椽、连檐、里口、线枋花心、转头香草云、垂脊板、如意头、象鼻头、天盘、西洋墙、宝塔、宝瓶诸活计。凿花匠，又砍砖匠之一类也。凿花工作在槛墙下花砖、花龙凤、分心云头、岔角、梅花窗、海棠花窗、草花圆窗、线枋砖花窗、云子草、八角云各色，又三十三号物背兽、剑靶、吻座、垂兽、兽座、戗兽、仙人走兽。而剁磨、铲磨、磨平、见方、计工、仍职在瓦匠，所谓水磨也。湖上水磨墙、地文砖，亚次规矩者，为藻井纹，横斜者为象眼纹，八方者为八卦纹，半斧者为鱼鳞纹，参差者为冰裂纹，一为肺碎纹，上嵌梅花，谓之冰片梅。

琉璃瓦九样什料，自二样始。二样吻，每只计十三件，高一丈五尺，重七千三百斤，为剑靶背兽、吻座、兽头连座、仙人、走兽、赤脚黄道、大群色、垂脊、撺头、揣扒、大连砖、套兽、吻匣、博通脊、满面黄、合角兽、合角剑靶，群色条、钩子、滴水、筒瓦、板瓦、正当沟、斜当沟、压带条、平口条诸件。三样吻，每支计十一件，高九尺二寸，重五千八百斤，什料同。四样吻，每只高八尺，重四千三百斤，什料同。五样吻，每只五尺三寸，尾宽八寸五分，重六百斤，多戗兽戗脊、三连砖、挂尖托泥。六样吻，每只三块，通高三尺三寸，重三百二十斤，多狮马。七样吻，每只高二尺四寸五分，长二尺七寸，宽七寸五分，重一百三十斤，多罗锅、列角盘、鱼鳞折腰。八样吻，每只重一百二十斤，什料同。九样吻，每只高一尺九寸，长一尺五寸，宽四寸五分，重七十斤，多满山红，挂落砖、随山半混、罗锅半混、羊蹄筒瓦板瓦、双羊蹄筒瓦板瓦。此九样什料也。至迎吻于璃琉窑，迎祭于大清正阳诸门，典制綦重，载在工部。

糙尺七、尺四、尺二方砖，出细减一寸；糙新城砖，出细减九斤十二两；糙停砖沙砖，出细减一斤；头号、二号、三号、四号、十号筒罗勾头滴水板瓦，斤数有差。定磉日忌正四废天贼建破；拆屋用除日；盖屋用成开日；泥屋用平成日；开渠用开平日；砌地与动土同。

石有汉白玉、青玉、青砂、花斑、豆渣、虎皮诸类。拽运以旱船。计打荒、做糙、做细、占斧、扁光、摆滚子、叫号，灌浆，石匠壮夫并用。捧请座子入正位，壮夫至三百人。石匠职在做糙，谓之落坯工。出细则冲打、箍槽、打稻、钻取、掏眼、打眼、打边、退头、榫窌、起线、出线、剔凿、扁光、掏空当、细撕、洒砂子、带磨光、对缝、灌浆、构抿；旧石闪裂归垅、拴架、镶条、合角、落梓口、开旋螺纹诸役。石以长高宽厚见方论工：槛垫石以面阔除柱顶定宽；阶条石以出檐柱顶除回水定厚；硬山加堆头金边，连好头石，悬山加挑山、硬山两山条石，与阶条同；斗板石按露明处以台基高除石条厚定宽；土衬石按露明处以斗板厚加金边定宽；踏垛石以面阔除垂带一分宽，按台基分级数；燕窝石以石面阔加垂带金边定长；平头土衬石以斗板土衬金边外皮，至燕窝里皮定宽；象眼石以斗板外皮燕窝里皮定长；垂带石以踏垛级数加举定长；如意石与燕窝同；角柱石以檐宽三之一除压砖板定长，以檐柱径定宽，折半定厚；金山角柱石以柱径定宽，本身宽折半定厚；琵琶角柱石以金山角柱收二寸定宽，硬山压砖板出廊加墀头退一分定长；里外腰线石按山墙除前后压砖板分位定长；内里群肩下平头土衬石按进深出廊，除柱头分位定长；挑檐石以出廊加墀头梢定长，压砖石收一寸定宽；埋头柱脚石按台基高除阶条厚定长，阶条宽见方；分心石以出廊定长，金柱顶见方一寸半定宽；垂花门中间滚墩石以进深收分一尺定长，门口高三之一定高，方柱一尺加十之六定宽；门枕石以门下槛十之七定高，本身加二寸守宽，两头宽加下槛厚一分定长。折料灌浆用白灰、白矾、江米；粘补焊药用黄蜡、芸香、木炭、白布；补石配药较焊药增石面；石缝拘抿白灰桐油。见方斤重、长短有差。须弥座则做圭角、奶子、唇子、拘空当、卷云落托腮、枭儿、束腰玛瑙金刚柱子、椀花结带、卷金卧蚕、水池荷叶沟、菱花窗；柱顶周围做莲瓣、巴达马、香草云花卉、行龙、麒麟、夔龙、八宝、搭袱子、滚墩开壶牙子、立鼓腔、掐鼓钉、鼓儿、门枕诸役。龟兽座三采叠落山峰、剔撕汪洋海水、寿带。花盆座法与须弥同，如意云、万字迴纹锦、四面寿带、细撕筋纹，西番莲、莲子、花心、玲珑栏杆、石榴头、寿带、拘空当诸役。莲花盆座法与须弥同，剔山林花草宫灯出细，则如石榴头、伏莲头、净瓶头、麻叶头、珠子、莲瓣、荷叶、西番莲。龙分气云阳龙，掐鳞爪、撕鬃发腿、虎肚、火肚、鼓肚黄戗刺、海水江牙、村山撕水；玲珑口岔分齿舌、做须眉、凿扁、画八挂龟背锦衬、脊梁骨、尾巴。狮子分头、脸、身、腿、牙、胯、绣带、铃铛、旋螺纹、滚凿绣珠出凿崽子，西洋踏脚、琴腿、起口线、龙胎、凤服，凤毛、做管子、新云八宝、摔带子、象眼、落盘子、地伏头、古子滚胖、云子宝瓶、楞裹禅杖、龙凤花卉、仰覆莲、通瓦陇沟、券膪石、番草、摔带子、六角、八角、

花石角梁绳、出头兽、戏水兽面、桥翅柱子、前出角、后八角、抱鼓、云头、素线、桥面仰天、落色莲、开打壶瓶、牙口子、幔头鼓子、马蹄磉石、古老钱耳子、水沟、千斤石做钩头、披水、银锭桥瓦楞起线诸役。其法亦见方为科。

湖上地少屋多,遂有裹角之法。“角”,古之所谓“荣”也。东荣、西荣、北荣、南荣,皆见之《礼》及司马相如《上林赋》。宇不反则檐不飞,反宇法于反唇,飞檐法于飞鸟;反宇难于楣,飞檐难地椽;楣若衫袖之卷者则反,椽若梳栉之斜者则飞。其间增桴重棼,不一其法,皆见之斗科做法平身科、柱头科、角科三等。屋多则角众,地少则角犄,于是以法裹之;纵横迴旋,正当面,顾背面,度四面,邸中举维精展;结隅利稜锋,柧造计秒忽,至增一角多,减一角少,此裹角之法也。叶梦得判案有云:“东家屋被西家盖,子细思量无利害。”此语可与裹角法参之。然薛野鹤尝曰:“住屋须三分水,二分竹,一分屋。”顾东桥尝曰:“多栽树,少置屋。”二说又可为裹角者进一解也。

顶为浮图,其名本金制。一品伞用银浮图,二三品用红浮图,四五品用青浮图之属。今湖上亭塔顶多鎏金,次则砖顶、磁顶。景德镇秘色窑得一朱砂窑变,价值千金。近恒以花瓶倒安于上,其法称便。

装修作司安装门槅之事。槅以飞檐椽头下皮,与槅扇挂空槛上皮齐,下安槅扇,下槛挂空槛分位,上安横披并替桩分位。挂空一名中槛,一名上槛,替桩一名上槛。安装槅扇,以廊内穿插枋下皮,与挂空槛下皮齐,次梢间安装槛窗,上替桩横披挂空槛,俱与明间齐。上抹头与槅上抹头齐,下抹头与槅群板上抹头齐,余系风槛墙槅板槛墙分位。所用名物,有上槛、抱框、腰枋、槢柱、边挺、抹头、转轴、拴杆、支杆、槅心、平棂、棂子、方眼、支窗、推窗、方窗、圆光、十样、直棂、横穿、横披、替桩、帘架、荷叶、拴斗、银锭、扣架心、蚂蚁腰,及绦环、滴珠、帘笼、揭板,群板诸件,单楹、连二楹有差。凡楠柏木槅扇,以用碧纱厨罩腿大框为上线,以卷珠为上混面。凹面有门尖、花心、玲珑之制;槅心有实替、夹纱之分;花头有卧蚕、夔龙、流云、寿字、卍字、工字、岔角、云团、四合云、汉连环、玉玦、如意、方胜、叠落、蝴蝶、梅花、水仙、海棠、牡丹、石榴、香草、巧叶、西番莲、吉祥草诸式。工兼雕匠、水磨烫蜡匠、镶嵌匠三作。至菱花槅心之法,三交灯球六椀菱花、三交六椀嵌橄榄菱花、丈叶菱花、又三交满天星六椀菱花、古老钱菱花、又双交四椀菱花诸式,则属之菱花匠。实替一曰“糊透”,夹纱一曰“夹堂”。

古者在墙为牖,在屋为窗。《六书正义》云:“通窍为冏,状如方井倒垂,绘以花卉,根上叶下,反植倒披,穴中缀灯,如珠窋咤而出,谓之天窗。”《太山记》云:“从穴中置天窗是也。”今之蓬壶影、俯鉴室,均用其法。古者牖穿壁孔,两旁植棣,以三寸为度。今则有柱有枋,中起棋盘线、剑脊线、扩线、关花牙、三湾勒水、出色线、双线、起双钧,极阴阳榫之变,有方圆圭角之式。中实槅扇,大曰疏,小曰窗,相并曰方轩。槅心花样,如方眼、卍字、亚字、冰裂纹、金缕丝、金线钩虾蟆之属。一窗两截,上系梁栋间为马钓窗,疏棂为太师窗。门制上楣下阈,左右为枨,双曰阖,单曰扇;有上、中、下三户门,及州县、寺观、庶人房门之别。开门自外正大门而入,次二重,宜屈曲,步数宜单;每步四尺五寸,自屋檐滴水处起,量至立门处止。门尺有曲尺、八字尺二法。单扇棋盘门,大边以门诀之吉尺寸定长,抹头、门心板、穿带、插间梁、拴杆、槛框,余塞板、腰枋、门枕、连槛、横拴、门簪、走马板、引条诸件随之。古者外门内户,《文选》注:“大门为门,中门为闼。”《说文》云:“半门曰户。”《玉篇》云:“一屏曰户。”诸说异解同趣。门有制,户无制。今之园亭,皆有大门,门仿古制。至园内房栊、厢个、巷厩、藩溷,皆有耳门,不免间作奇巧。如圆圭、六角、八角、如意、方胜、一封书之类,是皆古之所谓户也。曲尺长一尺四寸四分,八字尺长八寸,每寸堆曲尺一寸八分,皆谓门尺,长亦维均。八字:财、病、离、义、官、劫、害、本也。曲尺十分为寸:一白,二黑,三碧,四绿,五黄,六白,七赤,八白,九紫,十白也。又古装门路用九天元女尺,其长九寸有奇。匠者绳墨,三白九紫,工作大用日时尺寸,上合天星,是为压白之法。

建造桥梁,有木桥做法:以宽长丈尺桥孔数目,折料计工。尺五桩木,连入土长二丈七尺,一木一桩;二尺管木长一丈二尺,一木二根;尺六桥面,楞木长一丈五尺;签锭桩木,安装管头楞木,用八六寸扒头钉,斤两有差。铺墁桥面砖,以宽长丈尺,除引条分位,横铺立墁,铺墁先用土垫平,折方有差。盘磁打夯,搭脚手,用麻斤两,及木匠剉砍桩尖,做出錾凿管头,铺锭面木桥板,关砖引条,安装栏干,定间柱、戗柱,瓦匠铺墁,日记夫、油漆匠油饰关砖引条,露明栏干、间柱戗柱。桐油、陀僧、定红斤两,熬油打杂各有差。裹头雁翅,亦以宽长折料计工;石碳、跳板借用不估。此木桥做法也。石桥做法:以金门由身、雁翅宽高折料计工。雁翅迎水,顶底牵长,下分水顶底,用石陡砌,每里计长九十六丈四尺。底石下铺锭梅花桩,安顿底石,每丈用桩二十段。尺五木一木三桩,迎面排桩;尺四木一木二桩。砌面石每丈油灰二斤,里石每丈灌浆石灰一百斤,米汁有差。扛抬上住,每丈壮夫二名,此石桥做法也。石岸做法,与雁翅同科。若堤坝工程,筑堤先牵顶宽、底宽、高、长丈尺用土见方,底宽以入水丈尺,除水深丈尺折方。宽有筑宽帮宽,高有筑高帮高。帮宽帮高,谓之帮筑;在旁帮筑,谓之帮戗;平面加高,谓之普面;水深用柴铺垫,谓之二面防风,以备积筑。柴以束计,谓之正柴;用料以土方数目折束,搬柴厢柴,夫工有差。取土以道路远近折料,谓之新土。隔河取土,及湖中捞挖,用船 运送,均于土方加料筑坝,以面底宽、长丈尺,中心填土见方。坝长于水面,每丈用排桩七、槲木一、芦芭二、纤缆一。工完销土,属之日记夫。

雕銮匠之职,在角梁头、博缝头、顺梁额、枋箍头、挑尖梁头、花梁头、角云、拱番草素线雀替、角背、绦环、

拖泥、牙子、四季花门簪、荷叶枕墩、净瓶头、莲瓣芙蓉垂头、枉连楹、疙疸楹雕座、荷叶帘架墩、大小山花结带、麻叶梁头、群板满雕夔龙凤博古花卉、起如意线、三伏云、素线响云板、菱花梅花钱眼、起线护炕琴腿、圈脸番草云、槅扇揺眼、象鼻拴、玲珑云板、连笼板、琵琶柱子、荷叶、壶瓶牙子、支杆荷叶、采斗板、伏莲头、燕尾、折柱，并斗口各科，工用有差。水磨、烫蜡、乾磨诸匠，与雕銮互用，皆属之楠木作。凡楠木匠一百，加安装匠十，锯匠二十。做旧装修，另折方以计工。烫蜡物料，用黄蜡、剉草、白布、黑炭、桃仁、松仁有差。此外包镶匠，别楠、柏、紫檀、海梅、花梨、铁梨、黄杨，木植以折见方计工。镟匠职在鼓心、圆珠帘、滑子、净瓶、大垂头、仰覆莲、西番莲头、束腰连珠、镟牙、粗牙诸役。水磨茜色匠，职在象牙净瓶、阑杆、柱子、凹面玲珑夔龙书格、牙子、如意、画别诸役。雕匠有假湘妃竹药栏做法，楠柏木挖做竹子式，挂檐上板贴半圆竹式，竹式有如意云、圆光、连环套、万字团诸名。攒竹匠职在刮黄、刮节、去青、去网成开，做榫窌有十三合头、九合头、五合头攒做之分，胶以缝计。锭铰匠职在铁箍拉扯、大铁叶、角梁、由戗、宝瓶桩钉、别锭枋梁、钓搭、双爪锄锁提捎、挺钩、钻三四寸钉椽眼连檐、傅缝、山花、过木、沿边木、诸锔签锭、斗科升耳包昂嘴、门叶锭、门泡钉、门钹、门桥、铁叶、雨点钉、梭叶、鑤鈒、双卓拐角叶、双人字叶、看叶、兽面带仰月千年钓、寿山福海、钉钓、菱花钉、风铃、吻锔、檐网、剪叶、天花钉、大小黄米条、铜铁丝网，挂网剪碗口，以尺寸折料，以料数折工。

琉璃转盘鼓儿影壁，高六尺三寸五分，宽三尺六寸，用柱子二，间柱二，抹头二，腰枨二，夹堂余腮板、四面绦环群板二，里口框一；四抹转盘大框，高三尺五寸七分，宽二尺八寸。群板绦环，采间柱余腮绦环、雕凹面香草夔龙，有镶嵌、素镶、并镶、门桶之别。夹层落堂如意瓶式：高五尺二寸，宽二尺三寸，二面贴落金边，中嵌夔龙团草。扇抹头、推门槅扇拴杆、琵琶柱子、栏干、起线雕艾叶、净瓶头、连珠束腰、西番莲柱头四、托泥、地伏、琴头、捎子、踢脚、隐板、栏干心，床上笔管栏干皆备。飞罩有落地明、连三飞罩、连十五飞罩、单飞单诸做法。碧纱厨柱子，与影壁同，槅心用夹纱做法，皆属之楠木作。

覆橑，今之木顶格也。《梦溪笔谈》云："古藻井即绮井，又曰覆海，今谓之斗八，吴人谓罳顶，盖后至坏，前至檐，左右至两圩，上合群板，下横经纬，中如方罫，所以使屋不呈材也。"木顶槅周围有贴梁、边抹、枨子、木钓挂，一枨六空，横直两头，进深面阔有常制。上画水草，说者谓厌火祥，茎皆倒垂殖，其华下向反披，古谓井斡。《天台野人存论》云："仰卧室中观藻井，得古井田法。"谓此。

铜料做法：门钉九路、七路、五路之分。鑤鈒兽面，每件带仰月、千年钓；门鈒带钮头圈子。包门叶有正面鑤鈒、大蟒龙；背面流云做法：寿山福海，钩搭钉钓，门槅同科；槅扇有云寿鑤鈒、双拐角叶、双人字叶、看叶诸式。看叶带钩花钮头圈子，若云头梭叶、素梭叶，则宜单用；其他菱花钉、小泡钉、殿角风玲、琉琉吻、合角吻、琉璃兽、八样铜瓦帽、大小黄米条、铜丝网；物料重轻有差。

亮铁槽活：什件为大二门钹、云头裹叶拴环、搭钮榻板云头、合扇支窗云头、葵花齐头诸合扇、板门摘卸合扇、墙窗仔边合扇、槅扇屏门槛窗鹅拐轴鹅项、碧纱厨鹅项、槛斗海窝拴斗、起边凹面鹅项、帘架掐子、回头钩子、丝瓜钩子、西洋钩子、八宝环、八字云头叶、支窗云头、齐头里叶、有无楼子、西洋拨浪、各色挺钩捎子、各色直子钓边、钉钓、折叠钉钓、各色钩搭、过河钩搭、圆捎子、纱帽捎子、扫黄捎子索子、大小冒钉、单双拨浪、各色挺钩、鹤嘴挺钩、寿山福海、人字面叶、大小抱柱叶子、万字式箍、双云头面叶、钮头钓牌、云头角叶、大样掐判门圈子、一二三寸圈子、五寸靶圈诸件，折价给工有差。

油漆匠三麻二布七灰糙油垫光油朱红饰做法：计十五道，盖捉灰、捉麻、通灰、通麻、苎布、通灰、通麻、苎布、通灰、中灰、细灰、拔浆灰、糙油、垫光油、遍光油十五道也。用料为桐油、线麻、苎布、红土、南片红土、银朱、香油，见方折料。次之二麻一布七灰糙油垫光朱红油饰，又次之二麻五灰、一麻四灰、三道灰、二道灰诸做法。其他各色油饰做法，如朱红、紫朱广花诸砖色；定粉、广花、烟子、大碌、瓜皮碌、银朱、黄丹、红土烟子、定粉、土粉、靛球、定粉砖色、柿黄、三碌、鹅黄、松花绿、金黄、米色、杏黄、香色、月白诸色。次之，油饰红色瓦料钻糙满油各一次，及天大青刷胶、柿黄油饰、洋青刷胶、花梨木色、楠木色、烟子刷胶、红土刷胶诸法。所用料为烟子、南烟子、广靛花、定粉、大碌、三碌、彩黄、黄丹、土粉、靛球、栀子、槐子、青粉、淘丹、土子、水胶、天大青、洋青、苏木、黑矾诸物。桐油加白灰、白面、土子、陀僧、黄丹、白丝、丝棉，油饰菱花加牛尾，其煎油木柴另法有准。挑水、劈柴、烧火、捶麻、筛碾砖灰，诸壮夫给工有差。斗科使灰用油，及头停打满地面砖钻夹生油，旧料鏨砍，另法折工。若竹席、苇席、刷柿黄、罩白及搓清红黑油；又粉油上洒玉石砂子；又满糊高丽纸，搓 油烫蜡金砂各砖，窗户纸上喷油，工料同科。

画作以墨金为主、诸色辅之，次论地仗、方心、线路、岔口、箍头诸花色。墨有金、琢烟、琢、细、雅五墨之用，金有大小点之用；地仗、方心沥粉及各色花样之用。线路、岔口、箍头贴金及诸彩色，随其花式所宜称。花式以苏式彩画为上。苏式有聚锦、花锦、博古、云秋木、寿山福海、五福庆寿、福如东海、锦上添花、百蝠流云、年年如意、福缘善庆、福禄绵绵、群仙捧寿、花草方心、春光明媚、地搭锦袱、海墁天花聚会诸式。其余则西番草、三宝珠、三退晕、石碾玉、流云仙鹤、海墁葡萄、冰裂梅、百蝶梅、夔龙宋锦、昼意锦、垛鲜花卉、流、云飞蝠、袱子喳笔草、拉木纹、寿字团、古色螭虎、活盒子、炉瓶三色、岁岁青、瓶云芝、茶花团、宝石草、黄金龙、正面龙、升泽龙、圆光、六字正言、云鹤、宝仙、金莲水草、天

花、鲜花、龙眼、宝珠、金井玉栏干、万字、栀子花、十瓣莲花、柿子花、菱杵、宝祥花、金扇面、江洋海水诸式。惟贴金五爪龙，则亲王用之，仍不许雕刻龙首；降一等用金彩四爪龙，贝勒贝子以下则贴各样花草，平民不许贴金。用料则水胶、广胶、白矾、桐油、白面、土子面、夏布、苎布、白丝、丝棉、山西绢、潮脑、陀僧、牛尾、香油、白煎油、贴金油、砖灰、木明、鸡蛋、松香、硼砂、酸梅、栀子、黄丹、土黄、油黄、滕黄、赭石、雄黄、石黄、黄滑石、彩黄、广靛花、青粉、沥青、梅花青、南梅花青、天大二青、乾大碌、石大二三碌、净大碌、锅巴碌、松花石碌、朱砂、红标朱、黄标朱、川二朱、银朱片、红土、苏木、胭脂、红花、香墨、烟子、南烟子、土粉、定粉、水银、光明漆、点生漆、生熟黑漆、西生漆、黄严生漆、退光漆、笼罩漆、漆朱、连四退光漆、血漆、见方红黄金、鱼子金、红黄泥金诸料物。

"六典"中装潢匠，今之裱作也；隔井天花，海墁天花，今之裱背顶槅也。裱做在托夹堂、裱面层、糊头层底。锭铰匠压锭、托裱纸、缠秫秸、扎架子诸法，其糊饰梁柱、装修木壁板墙槅扇次之。纸有棉榜、头二三号高丽、西纸、山西绢、棉方白、二方乐、竹纸、料连四、清水、连四毛边、连四抄纸、锦纸、蜡花、呈文、宫青、西青、皂青、方稿、裱料、银笺、蜡花、宫笺、氍红、朱砂笺、小青、倭子、京文、桑皮诸纸。所用白面、白矾、苎布、秫秸、雨点钉、线麻、耗纸、包镶、出线、镟花、对花、压条，工用有差。纱绢绫锦画片，以见方折工料，此所谓采饰纤缛，裒以藻绣，文以朱绿者也。近今有组织竹篾为顶蓬者，民间物耳。

花架有一面夹堂之分，方罫象眼诸式，盖以围护花树之用。诸园皆有之，多种宝相、蔷薇、月季之属，谓之架花。架以见方计工，料用杉槁、杨柳木条、薰竹竿、黄竹竿、荆笆、篾竹片、花竹片、㯳绳。花树价值有常，保固有限。保三年者：千松、小马尾松、大小刺松、罗汉松、小柏树、青杨、垂柳、观音柳、山川柳、柿树、栗树、核桃树、软枣树、桑树、梧桐树、秋树、槐树、红白樱桃树、接甜枣树、苹果树、槟子树、李子树、千叶李、沙果子树、莎罗树、石榴树、小白果树、梨子树、红梨花、玉梨花、锦堂梨、香水梨、珍珠花、山里红、紫丁香、白丁香、红丁香、红白丁香、百日红、棣棠花、文官果、山桃、白碧桃、红碧桃、波斯桃、粉碧桃、鸳鸯桃、千叶杏、大小山杏、接杏树、大玫瑰、马英花、兰枝花、白梅花、红梅花、黄刺梅花、佛梅花、采春花、红黄寿带、藤花、紫荆花、明开夜合花、十姊妹、扒山虎、山葡萄、芭蕉、贴根海棠、朱砂海棠、垂丝海棠、龙爪花、白玉棠花、菠子、长春花、金银花、沙白芍药、杨妃芍药、粉红芍药、千叶莲芍药、大红芍药、菠利诸种；保二年者：西府海棠；不保年者：大柏树、大罗汉松、头二号马尾松、大白果树、小山里红、小玫瑰　榛子果、欧子果诸种。京师以车载论，城内每一车给价二钱，出城十里内，加给一钱；十里外海里加给二分。如人夫抬运，照人数给工。湖上树木，多自堡城来者，无水通舟，故仅照人数给工之例。

匾有龙头、素线二种，四围边抹，中嵌心字板，边抹雕做三采过桥，流云拱身宋龙，深以三寸为止，谓之龙匾；素线者为斗字匾。龙匾供奉御书，其各园斗字匾，则概系以亭、台、斋、阁之名。

厅事犹殿也，汉、晋为"听"，六朝加厂为"厅"。《老学庵笔记》云："路寝，今之正厅，治官处之厅多厂，今谓厂厅。"《灵光赋》云"三间两表"，即今厅之有四荣者；如五间，则两稍间设槅子或飞罩，今谓明三暗五，宋排当云"三间五稟"，《辍耕录》云"三间两夹"，皆是也。湖上厅事，署名不一：一曰"福字厅"，本朝元旦朝贺，自王公以下至三品京堂官止，例得恭邀颁赐"福"字，各官敬装匾、供奉中堂，以为奕世光宠。南巡时各工皆赏"福"字，如辛未，则与石刻《坐秋诗》、《水嬉赋》同赏之类。工商敬装龙匾，恭摹于心字板上，择园中厅事未经署名者悬之，谓之"福字厅"。如皆已有名，则添造厅事，或去旧匾换"福"字，如冶春诗社之秋思山房，"荷浦薰风"之清华堂之属，皆是今之福字厅。其次有大厅、二厅、照厅、东厅、西厅、退厅、女厅。以字名如一字厅、工字厅、之字厅、丁字厅、十字厅；以木名如楠木厅、柏木厅、桫椤厅、水磨厅；以花名如梅花厅、荷花厅、桂花厅、牡丹厅、芍药厅；若玉兰以房名，藤花以榭名，各从其类。六面庋板为板厅；四面不安窗棂为凉厅；四厅环合为四面厅；贯进为连二厅及连三、连四、连五厅；柱檩木径取方为方厅；无金柱亦曰方厅；四面添廊子飞椽攒角为蝴蝶厅；仿十一檩桃山仓房抱厦法为抱厦厅；枸木椽脊为卷厅；连二卷为两卷厅；连三卷为三卷厅；楼上下无中柱者，谓之楼上厅、楼下厅；由后檐入拖架为倒坐听。

正寝曰堂，堂奥为室，古称一房二内，即今住房两房一堂屋是也。今之堂屋，古谓之房；今之房，古谓之内；湖上园亭皆有之，以备游人退处。厅事无中柱，住室有中柱，三楹居多；五楹则藏东、西两稍间于房中，谓之套房，即古密室、复室、连房、闺房之属。又岩穴为室潜通山亭，谓之洞房。各园多有此室，江氏之蓬壶影、徐氏之水竹居最著。又今屋四周者谓之四合头，对溜为对照，三面连庑谓之三间两厢，不连庑谓之老人头。凡此又子舍、丙舍、四柱屋、两徘徊、两厦屋，东西溜之属。其二面连庑者，谓之曲尺房。

正构皆谓阁，旁构为阁道。加飞椽攒角为飞阁，露处为飞道，露处有阶为磴道，磴道曲折纡徐者为步顿，是皆阁之制也。湖上阁以锦镜阁为最，阁道以筱园为最；飞阁、飞道、磴道、步顿以东园为最。

两边起土为台，可以外望者为阳榭，今曰月台、晒台。晋尘曰："登临恣望，纵目披襟，台不可少。依山倚巘，竹顶木末，方快千里之目，湖上熙春台，为江南台制第一杰作。"

楼与阁大同小异。梯式创于黄帝；今曲梯折磴，极窈窕深邃，非持火莫能登，谓之螺蛳转。京师柏林寺大悲阁，最称诡制。湖上以平楼第三层梯效之，崇屋敧前为榭，盖楼台中之斜者，即"锦泉花屿"中藤花榭之属。

行旅宿会之所馆曰亭。重屋无梯，耸槛四勒，如溪

亭、河亭、山亭、石亭之属。其式备四方,六、八角,十字脊,及方胜圆顶诸式。亭制以《金鳌退食笔记》九梁十八柱为天下第一,湖上多亭,皆称丽瞩。

古者肃齐,不齐曰斋。黄冈石刻东坡墨迹一帖,有思无邪斋。《晋尘》曰:"斋宜大雅,窗棂朗明,庭苑清幽,门无轮蹄,径有花鸟。"

浮桴在内,虚檐在外,阳马引出,栏如束腰,谓之廊。板上甃砖,谓之响廊;随势曲折,谓之游廊;愈折愈曲,谓之曲廊;不曲者修廊;相向者对廊;通往来者走廊;容徘徊者步廊;入竹为竹廊;近水为水廊。花间偶出数尖,池北时来一角,或依悬崖,故作危槛;或跨红板,下可通舟,递迢于楼台亭榭之间,而轻好过之。廊贵有栏,廊之有栏,如美人服半背。腰为之细,其上置板为飞来椅,亦名美人靠。其中广者为轩,《禁扁编》云:"窗前在廊为轩。"

大屋中施小屋,小屋上架小楼,谓之仙楼。江南工匠,有做小房子绝艺。

古者依水为屋,谓之船房。凡三间屋靠山开门,概以船房名之,全椒金絜斋架诗云:"启关竟穿蒋诩径,入室还住张融舟。"谓此。

陈设以宝座屏风为首务。玻璃围屏用四抹心子板,腰围鱼门洞,镶嵌凹面口线;海棠式双如意鱼门洞镶嵌凹面口线诸做法。通景围屏,用绦环牙子上阴阳叠落,雕玲珑宝仙花诸做法。画片玻璃围屏,用大框、碎框、壁子、梓框、二画片、鱼门洞、心子板、玻璃转盘、方窗诸做法。三屏风,连三须弥座,上下方色连巴达马,束腰线枋,中峰雁翅四抹大框,内镶大理石落堂板一分,替板一分,背板梓框,上下绦环,二面雕汉文夔龙搭脑立牙诸做法。插屏门高六尺一寸,宽三尺一寸六分,内槅揎木二,二面雕凹面汉文夔龙、柱子二、托枨一、锁砌枨一、背后闸档板一、二抹大框一、篷牙一、砧牙二诸做法。四抹玻璃门,高五尺三寸三分,壁板一、绦环一、一面采台雕凹面汉文夔龙捧寿诸做法。头号宝座,面阔四尺有奇,进深三尺有奇,高一尺六寸有奇,三方靠背束腰、托腮方肚、蓬牙象鼻、卷珠湾腿、周围托泥、扶手云头诸做法。平面脚踏,与座等,汉文腿、束腰托泥俱备。二号矮宝座,面阔三尺六寸,进深二尺八寸六分,高七寸;上下方金莲、巴达马、束腰、杉口、梓口、地平排捎、地平床面、包镶中为暖板诸做法。次之灯彩铺垫,灯以挂计。锡灯有洋灯、三面、四面、六面、镜插、满堂红,高灯之属;建珠灯有山水、花卉、禽兽、人物、字画之属,琉璃灯有四方、八方、冬瓜、荸荠、皮球之属;玻璃灯有方架、滚子、大洋、小洋、五色、吹片之属。其余各色洋绉堆花、耿绢画各旧稿、各色纱堆花、白云纱、银条纱、刮绒堆花、红金线、泥金纱罗,上覆朱缨,角垂风带者,谓之宫灯;竹架上蒙细绉者,谓之膝裤腿;蔑丝无影,谓之气杀风;置铁竹长柄悬之者,谓之鹅颈项。彩子用五色绫,扎珠网罘罳,以为檐饰。

结彩属之官乐部,里中呼为吹鼓手。是业有二,一曰鼓手,一曰苏唱,有棚有坊。民间冠婚诸事,鼓手之价,苏唱半之。苏唱颜色半伺鼓手为喜怒,其族居城内苏唱街。

铺地用棕毡,以胡椒眼为工,四围用押定布竹片,上覆五色花毡。毡以黄色长毛氍毹为上,紫绒次之,蓝白毛绒为下,镶嵌有缎边绫边布边之分,门帘桌登椅炕诸套同例。炕有炕几、炕垫、炕枕、帽架、唾盂、搭脚诸什物;椅有圈椅、靠背、太师、鬼子诸式;凳有圆、方、三六八角、海棠花及连凳、春凳诸式。

民间厅事,置长几,上列二物,如铜磁器及玻璃镜、大理石插牌,两旁亦多置长几,谓之靠山摆。今各园长几,多置三物,如京式。屏间悬古人画,小室中用天香小几,画案书架。小几有方、圆、三角、六角、八角、曲尺、如意、海棠花诸式。画案长者不过三尺。书架下椟上空,多置隔间。几上多古砚、玉尺、玉如意、古人字画、卷子、聚头扇、古骨朵、剔红蔗葭、蒸饼;河西三撞两撞漆合、磁水盂,极尽窑色,体质丰厚;灵壁、太湖诸砚山、珊瑚笔格;宋蜡笺,书籍皆宋元精椠本、旧抄秘种及毛钞、钱钞。隔间多杂以铜、磁、汉玉古器。其白玉本于阗玉河所产,于阗有乌、白、绿,三河所产之玉,如河之色,最胜于"狮子王",为古玉关以西地。《游宦纪闻》及《于阗行程记》载之甚详。今入版图,其玉遂为方物。贾人用生牛皮束缚,人夫马骡,运至内地,以斤两轻重为换头。苏州玉工用宝砂金刚钻造办仙佛、人物、禽兽、炉瓶、盘盂,备极《博古图》诸式。其碎者则镶嵌风屏、挂屏、插牌,谓之玉活计。最贵者大白件,次者为礼货,最下者谓之老儿货。他如雉尾扇、自鸣钟、螺蜔器、银累绦、铜龟鹤、日圭、嘉量、屏风鞈匝、天然木几座、大小方圆古镜、异石奇峰、湖湘文竹、天然木拄杖、宣铜炉。大者为宫瓮,皆炭色红、胡桃纹、鹧鸪色,光彩陆离;上品香顶撞、玉如意,凡此皆陈设也。

卷十八

舫扁录

扬州画舫,始于鼓棚。鼓棚本泰州驳盐船,至朽腐不能装载,辄牵入内河,架以枋楣椽柱。大者可置三席,谓之"大三张",小者谓之"小三张"。驳盐船之脚船,枋楣椽柱如瓜蔴架者谓之"丝瓜架"。木顶船谓之"飞仙",制如苏州酒船,本于城内沙氏所造,今谓之"沙飞",皆用篙戙。沙飞梢舱有灶,无灶者谓之"江船",用橹者为"摇船",前席棚后木顶者谓之"牛舌头",用桨者为"划子船",双桨为"双飞燕",亦曰"南京篷"。杭堇浦《道古堂集》中所谓"八柱船开荡桨斜"谓此。沙飞重檐飞舻,有小卷棚者谓之"太平船",覆楼者为"楼顶",以玻璃嵌窗者谓之"玻璃船"。至于四方客卿达官以及城内仕宦向有官船。皆住北门马头,非游人所得乘也。

顺治间舫匾:

笔锭如意　胡敬德洗马　小秦王跳涧(前明湖中游船,谓之游湖船。船皆有扁,扁上皆用绘事,式如句

容剃头担等发盘上绘事。至康熙中，乃易佳名。此三扁尚为前明舫扁，李啸村得之于天宁门街骨董铺中）。

康熙间舫匾：

卢大眼高棚子（棚子即“大三张”。其时画舫无考，惟卢大眼以贩盐犯罪，改业为舟子，故至今称之），红桥烂（大三张无灶，惟此船设茶灶于船首，可以煮肉，自马头开船，至红桥则肉熟，遂呼此船为“红桥烂”）， 芙蓉舟虎头牌（船户之面如是，在便益门马头）， 一脚散（是船极薄，人以是语笑之，船遂得名）。

雍正间舫匾：平安吉庆（自国初至此，以绘事为扁，此为硕果耳）。 野乐 水马（舫扁书嘉名自此始。二字本张芝叟“小舟胜养马”句）。胜景游 王家富丝瓜架（自舫扁书嘉名，凡船皆用粉扁，以待游人题名，无人题者，皆以舟子之名呼之）。 曹世芳丝瓜架

乾隆间舫匾：

双柿 扇面（二者皆舫扁式也，因无人题，遂以其扁式呼之）。 乐也 一条梁（船底用一木，此江船制法也。摇船自此入内河）。 平山堂 季元普（此舟子名也，三字笔势遒劲，不知何人所书）。 莲舟 殷实舟 太平船 太平舟 锦春游 富春游（舫扁至此）渐（有佳名，此皆丁丑以前之船，迨丁丑后，凿莲花埂，浚河通平山堂，遂为巨津，画舫日增，马头分焉，故丁丑后画舫，另分之于十二马头）。

高桥舫匾：

星槎 乘龙 发财 凌风舸 如意船 相江行 空明舟 大如意船 雪篷烟艇花月双清 菊屿荷塘 且暂萧闲 李家大三张 王林丝瓜架 李三划子船 高二划子船 王三西饼船 王七虎大三张 潘寡妇大三张 陈三驴丝瓜架 冷大娘丝瓜架 桃花庵划子船 黄毛毛匠大三张

便益门舫匾：

分波 水仙 载鹤 镜中游 碧湖春 锦湖行（是舫有郑板桥联句云：“摇到四桥烟雨里，拨开一片水云天。”） 黄金锭 如意舟 便宜船 春蕙舫 驾云游 彩鹢舟 夺金魁 驾叶舟 衣香人影 元宝丝瓜架 宋上桥丝瓜架 何奶奶划子船 小张二大三张 大张三大三张 小张三大三张（小张三即大张三之子，是二船本一船也） 骆家酒店划子船

广储门舫匾：

代步 依李 大发 一舸 寻春 大元宝 第一舟 黄花舟 沙棠舟 可以游 吉祥舟 满天星（舟子名。） 明月舟 宋七江船 孙划子船 飞江江摇船 王家沙飞船 孔五牛舌头 一搠一个洞（是船本小秦王跳涧，至是已朽，李复堂题此五字，遂得名） 王奶奶划子船 马回子牛舌头 方世章大三张 沈胡子草上飞 王氏兄弟划子船

天宁门舫匾：

舫如 扁舟 观流 舫居 问虹 飞虹 一方 栖云 代步 问渠 友溪 太平舟 太平船 如意舟 得意舟 下鸥舫 镜中行 歌峡舫 不系园 飞湖引 水云天（《梦香词》云：“扬州好，画舫是飞仙。十扇纱窗和月淡，一枝柔橹拨波圆。人在水云天。”）富春舟 书石舟 剡溪舟 壑藏舟 锦春游 天受引 落霞孤鹜 小太平船 王七江船 （亦名水马，已无其扁） 袁九大马溜 落日放船好 顾家飞云罩 王奶奶划子船 薛二和尚牛舌头 孙二侉子大摇船 曹大宝官划子船

北门舫匾：

静观 四桨西洋船（是二船皆官船，北人谓之“水住房，南人谓之“水公馆，非达官不能乘，故每闲泊屿渚，以资榜人画眠） 蓬莱 系园 带月 访戴（舟子汤酒鬼，卯饮午醉，醉则睡，睡熟则大呼酒来，故每载人至夜归，皆舟中客理篙橛，至岸杯盘狼藉，任客收拾，惟闻船尾鼻息齁齁而已。田雁门为题是扁） 翔凫 艍舟 宛在水月 鸣鹤 云鳌 一叶 轻舫 野舫（原诗本“野艇却受两三人”。以航为大舟，不止受两三人。见《清波杂志》。是扁以误传误耳） 却受 容与 款乃 一苇 渠花艓 康乐舟 昌龄舟 小自在 映花游 金沙舟 苏石舟 书画舫 米家船 青雀舫（词人方竹楼尝题黄秋崖妻吴静娴《秋山读书图》云：“几番幽访，携上晴湖青雀舫。”即此） 歌峡舫 水一方 季卿叶 宝卿叶 孔三张（此大三张也，中有孔东塘书“壶觞须就陶彭泽，风俗犹传晋永和”一联） 合漏船（是船二人合撑，因有是名。）余家玻璃船 赵家划子船 汤家划子船 笏板丝瓜架 楼顶沙飞船（顶上以楼覆之） 唐寡妇划子船 许椿子划子船 韩钱氏划子船（是妇以债结讼共传为韩钱氏，遂呼是名） 十七点划子船（舟子某以十七点得会金，乃造是船，遂名） 叶道人双飞燕（是船亦名“南京凉篷”。道人上元人，四十不茹荤，五十辟谷，方笠白袷，打桨白蘋蓼间，旁若无人） 南京老唐凉篷 慧因寺智慧舫 关帝庙划子船（僧平川之舟） 莲性奇玻璃（僧传宗之舟） 陶肉头没马划子船（是船夜宿渚屿，日驾游人，特马头船数足额，不能在岸招客，惟于湖中觅生计耳。时人嗤之，谓之“肉头”，即以没马头之名呼其船也）。

小东门舫匾：（是地画舫本二十有七，今增至三十有三，其六船无扁，舟子姓名亦不可考。）

步月 仙楼 同春回云 舫如 小天游 一卷书 玻璃船 太平船 百花舟 白云舟 百花州 且赵遥 暂萧闲 固始艓 烟波画船 谢氏划子船 洗澡划子船 余家划子船 姜茶炉江船 俞家私盐船（此外河私盐船，归坞变价，牵入内河者） 沈金镯划子船 刘大镯划子船（以泥金涂栏干上连环，谓之“金镯”。是门划子船，以此为胜） 金孝官霅上船（此棕亭先生画舫也） 陈妙常牛舌头（舟子陈七，美丰姿，时人呼为“陈妙常”） 苏高三划子船 王寡妇七号划子船 烟月舫

大东门舫匾：

芥隐（本宋龚颐正书室名，有《芥隐笔记》卷子） 观澜 画舫 大发财 玉镜光 天然图画 郑家蒲鞋

头(亦名"关快"。关快即浒墅关快船也)

南门上下两马头舫匾：

泳庵(郑氏影园舟名) 听箫 却要(北门有"却受"舫扁,此改"受"为"要"。考昔李庚有女奴名却要,可知此二字出处) 有馀 元宝 冶春 迪吉 载鹤 飞云 鹤航 南浦 借树 春螺 云淡 福云舟 驾叶舟 志和舫 采珠游 西溪行 一湖春色 何消说江船(舟子与人言,以"何消说"三字作助语词,时人讥之,遂以此名之) 五四划子船 通天篙楼船 汪府大三张(有高西园书"桐间月上柳下风来"横扁) 九峰园 彩舫

西门舫匾：

飞鸿 百福 移园 梳烟 春才 春财 一叶法二划子船 陈家小三张 高二小二张。

虹桥舫匾：

流霞 观涛 鸣鹤 陈胡子饼船 孔大芹菜船 王家灰粪船(船长三丈,阔五尺,以载灰粪为生,惟清明节龙船市洗净载人,间逢司徒庙演戏,则载戏箱。) 桃花庵划子船(庵中道人陈大驾是舟,牛湘南太守为之修舱。陈大死,其子苟子秀出,打桨如飞)

平山堂舫匾：

元宝 童奶奶丝瓜架 法净寺五泉水船

秦淮画舫录

[清]捧花楼撰　高良荃整理

《秦淮画舫录》,清捧花楼撰。书中详列嘉庆时秦淮名姬及各自习性,对当时秦淮青楼生活多有反映,从中也可透视出士大夫阶层的生活情趣。据《香艳丛书》本整理而成。原书分“纪丽”、“征题”两部分。“征题”全为文人骚客对秦淮名姬的诗词题赠,史料价值不大,且与稗史体例不合,故删去。

小姑居处,兰香姓名,人乃唯唯,吾亦云云。众芳之谱,群玉之经,即空是色,电石一明。

金袖珠

袖珠行一,姓金氏,茂苑人,早乃伶仃,依外家以居,娴静不多言,余评为花中水仙,殆非过誉。装束甫毕,即摊卷相对,而修眉惨绿,恒觉楚楚可怜,盖促迫尚无嘉耦也。今年春,自瓦梁来,赁居棘院前倚云阁中,一角红阑湘帘高卷。渤海公子向余述其梗概甚悉,偶偕栋塘过访,值其赴宴他所,迟之迂久甫得一晤。翌日即裁凤纸作簪花小楷,遣鸦鬟来假余《红楼梦》说部去,“玉皇前殿掌书仙”,殆又姬之谓矣。姬嗜读《红楼梦》,至废寝食,海棠柳絮诸诗词皆一一背诵如流,与吴中高玉英校书同抱此癖。玉英尤著意书中真假二字,两姬其皆会心人耶?抑皆个中人耶?玉英本秦淮人,流寓上塘道林庵前,亦高艳名,时论以为玉屏风也。

宫雨香

宫雨香名福龄,桃花颊浅,柳叶眉浓,离合神光,不可迫视,性恬雅,见客不甚作寒暄语,居邻玩花园侧,结楼曰“听春”。莳梅种竹,小室深沈,暖幕低垂,凉棚高架,时与二三心契瀹茗清谈,辄娓娓忘倦也。吾友子固早有盟订,及应廷试北上,殁于京邸,先为姬作折梅小照,自题四律以志兰絮因缘,至是令兄子山寄归江南,姬披读之余,一恸几绝。或云姬本城北担水者女,芝草醴泉岂有根源哉?

朱　玉

朱玉字赠香,本郡人,秀外慧中,无抹脂障袖恶习,家白塔弄,居虽近市,而入其室者,如在窈窕深谷。蓬云孝廉未第时,姬最钦重,人前辄以才子目之,及蓬云秋风获隽,泥金帖至,姬适晓妆,辍象梳,笑吃吃不休,盖自诩鉴赏之真也。岁庚午,瓯北老人重赴鹿鸣,自毗陵来,主其家,姬方有徵兰之讯,老人赠楹帖云:怜卿新种宜男草,愧我重看及第花。一登龙门,声价更增十倍矣。

纪招龄

招龄,吴人,姓纪,居与金陵栅相望,帘纹荡月,阑影凌波,姬或伶俜独立,雾鬓风鬟,居然瑶池仙子下玉京游也。心绝慧悟,无论新声旧谱,才一按拍,如银瓶泻水,使人听之忘倦。一夕余舣舟月下,闻其唱也哈也哈哈新调,维时水天交映,夜漏沈沈。回顾此身,如濯魄冰壶中,疑当日李三郎在广寒宫听演《霓裳羽衣曲》,境界当不异是。自姬入紫来堂后,遂成绝响,惜哉!

吴喜龄

吴喜龄字藕香,生与招龄同里,旧有葭莩亲,故亦同院。往来游者,知有纪不知有吴也。吴后以不合去,即陶三春故宅别营轩槛,未半年,声称藉甚,几骎骎度骅骝前矣。石船子工传神,余向避暑飞云阁,时石船以所模藕香小影丐题,清妍澹雅,姿致超群,经过赵李者当不数数觏。某公子与有茂陵之约,事垂成,忽舍之去。适南州司马江上行春,酒次偶值之,遽以扁舟载人五湖,唯钟情人乃能享此艳品,彼赶热郎直槌檝耳。

吴玉龄

玉龄行三,小字叩儿,曾乞字于抑山,抑山字之曰绿波。吴巧龄,喜龄妹也,年十五六,风流秀曼,秋水盈盈。初在郭芳家,屋宇湫隘,往来杂沓,姬甚厌苦之,顷即藕香故宅。建阁曰“蔻香”,一凫、药谙、雾笠诸君游宴极数,曾与再过其地。姬豪于饮,而以拇战自负,药谙、雾笠皆敛手称弟子焉。

陈喜子

陈喜子,宝霞之女,号兰舟,行一,年甫二十,住东

关头，肌理丰腻，酬应若流，本归莲花六郎，未三载，郎病鸦片殁，姬复还合浦，非其本意也。涧南公子亟为惓惓金屋之贮，殆于是乎卜之。

陈桂林 王梦仙附

陈桂林字月上，吴人，住姚家弄前，柔情绰态，媚于语言，三尺香云，黑光可鉴，碧梧主人偶来江介，邂逅倾心，缠头之赀多至无算，后复延之含晖楼，流连匝月，其家故作梗，终阻良约。顷检怀月上诸诗词，属为人录，尚惓惓也。与月上同时有王梦仙者，小字金官，色艺亦罕匹，偕其姊彩珠同著声于桃渡间，梦仙归某大僚后，彩珠遂独占花台矣。

月上初以女伶往来句曲，年才十三，见许于竹荫主人，卒以名隶部中，骤难得脱，主人于其去也，为作月娥小照，题曰卷中人，盖仿其家敬中故事，咏者甚夥。

王小秋

小秋行一，韵秋王桂养女，居贡院前，屋宇小而洁，不轻见客，谈笑清雅，依然阿母余风，所谓醴泉有故源，嘉禾有旧根也。

缪爱子

爱子，本郡人，居东关渡头，姓缪行一，年十六七，姿致稍似袖珠，而澹雅远逊之。其家本银鹿，水阁数椽，过者殆少。岳白两公子偶焉寄兴，载出河干，姬乃顾盼自矜，而一时慕之者亦几视姬为羊肉，奇哉！

郭爱龄

爱龄，郭芳女也，工于词令，与蔻香雅相爱悦，意态亦复相似。玉珊令尹，素号端严，秦淮放棹时，偶与姬值，独为欣赏，花底送郎，叶边迎汝，行将为令尹歌之。

刘二姊

刘寿儿，燕赵间角妓也，行二，因以二姊得名，偕所天来金陵，寓烟柳湖边，年十六，皮媚色称，如汉殿春柳，飘曳随风，而细骨琤琮直可为掌上之舞。向在伊园席上观其捧觞侑客，钏击钗飞，当之者莫不魂与，乃盈盈禁脔，卒如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即，岂真奇女子耶？抑藉是而昂其声价耳。双松太守剧为所惑，约构金屋贮之，寿儿似亦心许，既太守入都，注选入籍，往还无多日，寿儿已琵琶别抱，不复待五马来游已。

王翘云

王翘云行二，金陵人，余辑《画舫录》，以其久饮香名，与秋影、春痕、艳雪等相埒，拟不赘人，适紫珊自棠邑寄桃花画帧索题，盖其与翘云初晤时，翘云啮舌血于素绢上，以矢其诚，因属松壶道人彷李香于侯生故事，添缀枝叶而成者，频伽、小云、兰村、海树、湘眉、竹士诸君皆为填词。今卷中人已不可作，而湘眉、小云亦与彩云俱化，竹士、频伽、兰村、海树又各散处一方，名士美人沦落同慨，余既为制小调并述其概，以为风月佳话，且补纪翘云佚事之缺。

朱玉针

朱四自巧子、素香先后去，家乃中落，近购雏鬟三四，中有玉针者，称最佳，牵萝补屋，复振门楣，腻管柔笙，喧靡如故，女儿花好不重生男矣。

李玉香

李玉香一号莲卿，阖闾城下人，来吾郡居榷署前，月地云阶，双鱼深闷，佼丽与素月埒，而好为秾艳妆束，亦与素月同嗜。忆余过姬时天已迫暮，姬方亭亭坐桦烛下，解九连环嬉戏，时白下人争豢蝈蝈，余亦偶携之，姬即探怀出以相较，衣香脂腻，蝈蝈幸常亲芳泽耳。

陆素月

陆素月宝霞，陆二假女，原名桂香，于兰舟为小妹，先家贡院前，继移东水关，瑰姿琼质，佚态横生，好作靓妆，颇肖其母。往岁二山邀同人为画舫游，拉姬与偕，日亭午，姬甫至，文襦绣裾，如火如荼，吐属亦极温雅，濒行出湘妃泥金箑子索，余倚纪事词为赠。妒姬者谓其夙有内疾，余将于所亲证之。

袁玉苓

袁玉苓行四，郡中人，端妍如良家妇，所天早夭，无所依倚，仍来母家。性极诚挚，与丹伯为一人之好，丹伯赋闲白下，姬时遣人慰问之，且为擘画琐细，盖敦尚气谊，而不徒为生活计者，先居祁望街廊上，距李玉香宅可数武，近又移家矣。丹伯云玉苓曾主陆宝霞家，未久即归去，今年二十有三，其四柱则乙卯丁亥丁亥丁亥云。

方翠龄

方五之女曰翠龄，修眉善睐，俨然图绘中人，弦索极精妙，学为小诗，饶有性灵语。所居在东关对岸，兰坪于竞渡时识之，遂往来无间，姬尝赠兰坪句有云：才可论心姊又疑。纪实语也。其母以石氏翾风，无能为门户计，欲姬得金夫而终事之，姬固不怿，后卒为夫已氏所有，千金之璧乃以抵鹊，闻者能无唱恼公乎？

陆绮琴

陆绮琴名桐，以字行，泰州人，所居春波楼在丁官营内，其父本梨园老教习，探亲过白门，遂家焉。绮琴早按宫商，妙娴丝竹，虽丰容盛鬋，微碍妆花，而雅度胜兰，令人浮躁之气胥敛。龙眠山人授以画兰心诀，甫越宿即能规其大意，亦慧心人也。近闻依一木客，徙居细柳弄中，春波楼已易为客寓，每值打桨过之，辄为惘惘。

陆朝霞

朝霞为绮琴女弟，蛾眉漫睩，纤弱如也。尝买画舫

邀蕖宾、郧楼载游桐湾桃渡间，朝霞拨四条弦歌篷弄数阕，蕖宾复倚洞箫和之，东船西舫莫不停桡悄听，艺也而进乎神矣。归午山司马，后芳讯遂杳。

金玉琴　兰珍附

金玉琴小字太平，袖珠妹也，亦姑苏人，年约十四五，丰致不如袖珠，而娴雅几与相敌，偕客酬对时有腼腆意，无机诈心，人以此亦不忍欺诳之。余访袖珠不得晤，玉琴出相迓，曲意周旋，温其可掬，令人留连不肯去。兰珍貌亦娟好，年又小于玉琴，与同乡里，凡有酒宴则依依肘下，丫角嫣然。

文　心

文心字馨玉，生长绿杨城郭，年约十八九，本良家妾，荡子行不归逾三年，先其父母来吾乡，投其戚某，戚又转徙他郡，不得已遂赁水榭，结凤窝焉。体纤细而静婉，工于酬酢，往来者莫之或迕。紫卿太史向有盟约，缘其二老伶仃，尚未画鸳鸯诺也。

蒋玉珍

玉珍蒋九女也，号袭香，同居文心家，丰姿濯濯，向人瓠犀一露，百媚俱生，性尤灵敏，工小调，近有新腔号三十六心者，当筵一奏，令人魂魄飞越。湘夫云玉珍据全身之胜，尤在裙下双钩，曾见其珊珊微步，恍坐吴宫响屧廊，听弓弓点屐声也。年甫破瓜，魃为米商偷入桃源，卒至讼作株连，几于不免，殆矣。

王岫云

王岫云字小燕，行二，母家本姓李，邗江人王氏妇也。郧楼颜所居曰“剪波楼”，在丁官营口，纤腰微步，罗鞋生尘，略无教坊习气，便捷善酬对，座客微论雅俗，口谭手画莫不各如其意。素性雅澹，不以势位易其志，鹾贾某挟重赀谋置金屋，姬知为没字碑，故不允，自是人益重其名。与又兰、小兰、瑞兰辈最绸缪，小兰新有所识，姬廉得之，即袖明珠一琲往为小兰上头，盖所识固美少年而丰于才者，姬为之庆得人焉。姬与碧梧主人有三生之约，主人亦不吝斛珠致之，闻者咸谓名士倾城，适成佳耦，乃以他事遂付邱言，媒妁适邀夫参氏，姓名难刻于苕华，姬之缘悭，亦即姬之命薄也夫。抑山有春燕忆燕诗，扬播一时，足传小燕也。

王瑞兰

王瑞兰行七，肌理莹洁，玉光无瑕，不必斤斤修饰，而眉睫间时流雅韵。吾友再芝有仲容之姣，姬矢志欲事之，再芝守家范，卒不允也。后见伶人张桂华演玉簪茶絮出极缠绵之致，姬谓张作出且然，傥偕真伉俪，必非如李十郎鲜克有终者。乃买小蜻蜓，亲赴苏台晤张之大妇，关说定，仍返金陵就桂华于家，其母颇诟谇，姬固始终安之。所居伴竹轩，侧枕城闉，棂纱半掩，潇洒无点尘，时或偕其妹小兰凭兰倦立，望见者疑在湘皋洛浦间也。　七夕生云，姬先与筠如公子一见倾心，双盟啮臂，姬偶小恙，公子为之称药量水，琐屑躬亲，姬亦盛感之。迨公子随宦他徙，戒途不发，为姬作平原之留，期以三年相守，姬亦画梨花满地不开门图以表志，乃公子去未半载，而姬已许归桂华。嗟乎！呆牛痴女河汉相望，千古钟情人可胜浩叹，不谓才逢箫史又拍洪崖，如姬其人者，夫亦太褊急已，是则青楼薄倖之名，在袅袅亭亭且自不少，宁独责之平安杜书记哉！

王小兰

瑞兰第八妹曰小兰，琅邪多才，几有碗脱之誉，惜其抱璞自珍，罕有知者。六一生闻而怜之，为制艳秋词三十阕，风怀露约，半属寓言耳。姬吐属极风雅，一日，姬妹稚兰朝眠未起，其小弱妹扣门请入，稚兰不即麿，姬适过之，曰：此为十扣柴扉九不开也。稚兰行九而妹行十，闻者绝倒。

王稚兰

王稚兰年十五，小字爱卿，亦瑞兰妹也，雏莺么凤，不屑作时世妆，见人辄俯首弄带，娇婉可怜。平山太守、砀山令尹前后委重聘，为在东之请，故其书怀诗云：青鸟凭他自往还，红窗幽怨一齐删，侬家自爱江南好，羞说平山与砀山。意旨分明已。

马又兰

马又兰字闰湘，金陵人，早适王家，瑞兰辈之嫂氏，貌流丽，性亦机警，凡与之谈者，无论庄谐，靡不立屈，岂待设青绫帐，方可议解围哉？工写兰花，娟楚有致，尝见纨扇上寥寥数笔，下缀小红文印曰绣余清课，可想见其高韵。

刘心官

心官一字素香，姓刘氏，态秾意远，卓荦不群，与绮琴、小燕、藕香、润香后先媲美。爱读唐宋人诗余，一两过辄背诵如流。先寓朱四家，既乃僦居钓鱼巷东，姻娟窔窔，倚卓精良，而骨瘦香桃，不胜病扰，药垆茗碗，常旁午于绣闼前，稍不豫，必延笛生对脉，盖服其技之神而致之雅也，后卒以瘵夭，年未及锦瑟之半，哀哉！

小伶福郎绘五色蝴蝶于扇上，余尝为分题五彩结同心五阕，姬偶见之，赞诵不去口。一日值诸画舫，或以余告之，姬欣然曰：是即蝴蝶词人耶？停桡添酒，坚索余长短句为赠，余诺之，未几而倏以恶耗闻。呜呼！金荃未谱，钱树先凋，补制新词，谁为小红低唱者。录此为姬悼，且以志余过焉。

李润香

九松堂主人姓李，名润香，居月波榭旁，即所称西寿龄也，盖润香本名寿龄，同时有张寿龄者，此故以西别之。曾学琴于又一村人，嗣又工琵琶，姱容修态，流誉一时。余初未之识，郧楼偶视余《和花隐听润香琵琶

诗》,即往访之,姬方掩揉蓝衫子,倚红阑干曲背演新声,因悟古诗“被服罗衣裳,当户理清曲,”实有此等境界,“本为待年女,近已将雏矣,绿叶成阴子满枝,”姬其葆此芳华哉!

胡宝珠

胡宝珠字瘦月,吴门人,年十六七,居钓鱼巷,母曰胡七,向为曲中老教师,家多养女,姬最娇娇,眉目如画。方其在母腹时,闻人歌声,即勃勃动,如板桥杂记之李十娘,故生而灵慧,管弦丝竹,一过即精。性嗜佳茗,且宏于酒,伺客无贵贱能探其意于形声之先。七夕生与有知己之感,但过花间,定留树下,三挑辍咏十索频闻已。

张寿龄

张寿龄字媚霞,常熟人,行七,住玉河房间壁,靥辅承权,对客辄牵衣匿笑,宝儿丰致,仿佛近之。湘夫与姬定情时,持冰绻碧玉钏作缠头,姬藏弄甚谨,闲出玩弄,洵钟情人哉?吾知湘夫人迷香洞,当于照春屏上赋九迷诗,视啜闭门羹为梦中游者,不可同日语矣。

程凤翎

程凤翎本无字,曰雪芬者,余所命也,吴中临顿里人。来河上时,发鬖鬖才覆双额,人无知者,侨寓板桥头,偶于梁氏河亭望见之,招来侑觞,颇不俗,学奏一二小调,亦靡靡可听,由是声名稍振起,遂亦自知拂拭。后缘事转徙邗江,复由邗江迁白下。再见于汝南湾,前则已飞髾缀雾,振响遏云,萧家郎坐青油幕中,几不识庾兰成矣。呵呵!

李小香

李小香本姓杨,字宛君,明眸皓齿,旖旎风流,薰砧乃梨园佳子弟,姬故亦工生旦曲,酒户极狭,三爵后靥晕红潮矣。居邻泮池,每当轩窗四启,游舫鳞集,时灯光水光上下交映,姬或半卷丁帘,红牙轻拍,过之者真有人在月中船行天上之意。

沈玉琴

沈玉琴不知何处人,亦未详其事实。余辑《画舫录》时,七夕生匆匆出别姬诗相属,即“放棹鸠江去”,味其诗意,似已为陌上之杨花矣。

杨福龄

杨福龄先居文德桥右,后移针巷内,余见于借春轩中,春容大雅,动止宜人。工琶琵洋琴,偶一作技,听者神移。其母若妹皆盲于目,户内食指以百余计,胥仰给于姬,而所得缠头,或一疋绫一斛珠,姬莫不珍重受之,不以丰菲为轩轾也。雪亭尝招姬宴芥圃,酒翻,偶污其衣,雪亭甚不甯,明日以新衣往遗,姬固却之,故莲癯和余赠姬《杨柳枝词》有云:不惜罗裙翻酒污,要郎情似酒痕深。一时药谙、兰坪、竹田皆有和作,惜已散佚,无从记忆已。

侯双龄

侯姬双龄,吴人,住祁望街廊上,初来余家遂园时,才十三四,曳茜红蝴蝶履,秃襟窄袖,辫发黝然如漆,亭亭袅袅,诚哉既含睇兮又宜笑也,后一年再见于春波楼,倏已颀身玉立。与里中施郎善,施固小经纪,亦倾心于姬,而假母方以姬为钱树子,追施之囊橐垂罄,假母更无暖眼。一日施自姬家卯饮回,忽咆哮若中毒状,家人方驰赴姬处询之,乃姬亦玉碎花残,香魂如属缕已,盖姬与郎计事终难谐,秘谋饮鸩,同就地下为连理枝耳。事闻,莫不重其情而哀其遇,以诗词吊之者如束笋,钱塘袁兰村作《鸩媒曲》一篇,最为悱恻动人。

苏绿珠

绿珠苏小卿之妹,天方人也,荣曜秋菊,采丽春葩,间或按象版炙鹅笙,紫腔绿韵才一绕梁,玉尘乃簌簌下落,居八幅塘西。先是小卿擅名河上,绿珠嗣起,一时几有二乔之目。六十翁某亨余华不给,犹拟置姬于别馆,老夫也而女妻之,恐荑未生,而花先悴耳。芷桥初与姬识,神志俱移,濒行解所系绣罗为赠,姬亦恋恋不忍别。或谓姬本谙素女之术,余固疑之。

吴玉贞

玉贞姓吴,瓦梁人,年十八九,以环肥得名。与兰坡最善,偕蔻香来郭芳家,旋又相将还藕香旧宅,过从既数,偶话曩游,尚于兰坡惓惓不置,姬真不为翻覆手者耶?

章爱龄

章爱龄年十六,家洞神宫旁,与玉珍同寓文氏水阁,红尖一捻,青睐双莹,顾曲纠觞,靡不中节。母氏因负责赚入勾阑,居恒抑郁,故欲于风尘内为择佳偶,蹉跎迄今犹待贾也。移芝生思为阿阁之贮,姬亦甚愿,乃未谋鸳社,先虑犊车,连枝比翼之盟傥卜诸他生焉。

朱芸官

朱芸官本名瑞龙,吴中人,赁居沈香街南,目激层波,丰美且俨。其父元标为清音小部,姬故度曲独能冠其曹,偶父殁,母再醮于江右,姬随之去,不久仍归来,依舅氏以居。玉舟深为属意,将托春风干当,移之庆朔堂前,乃事未成,而姬遽夭。差免青蝇之吊,空营彩凤之栖,姬于玉舟其有情耶?其无情耶?殆可呵壁问之。

顾双凤

袖珠既负时名,又有双凤来为之佐,秋菊春兰遂乃益增其盛。双凤姓顾,年十七,吴人,细理弱肌几于吹弹得破,初寓某家,溷明珠于浊水,不特其美不彰,亦目厄抑交至。既主袖珠,袖珠妹畜之,凤亦视之若姊。今

年袖珠将有所归，复不果，心恒惘惘，凤为左右而忼俺之，袖珠心乃稍慰，凤殆称如意珠焉。

王小如

小如小燕女也，年十五以来，娟雅玉立，眉目楚楚，见客殊腼腆。未久适石桥年少，家有九张机，姬不亚流黄织也。

于福珍

于福珍姑苏人，逋发鬅鬙，羞眉熨贴，信如沈桐威《绿春词》中所咏者。初家武定桥，与孙氏苏啸堂相望，继余泛舟青溪，忽遇于解语花故宅，盖湘居遽为河伯所陷，是乃新借一枝也。姬有笑癖，皓齿一露百媚俱生，迷下蔡惑阳城直么麽耳。与袖珠玉珍爱龄等时相过从，红牵翠曳，张家团云队当即类是。药庵曰姬厌嚣杂，近又僦屋琵琶巷中。

顾爱子

爱子姓顾氏，扬州人，本佐冯乙官家，无何买屋手帕巷，自立门户，年二十余，波俏有佚致。近闻为二掾所占，卜昼卜夜迭相往来，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之诗，可以移赠二掾，而为爱子者，亦太苦矣。

张喜子

张喜子扬州人，先居钓鱼巷，所谓欢喜团者也。后住水关西去石婆婆巷中，年约二十二三，鬒发如云，丰神骀荡，夙患失红之症，恹恹瘦骨，几于药店飞龙。秣陵曾生漆工也，姬与绸密如伉俪，各有要约，而势不能遂。今年生将贩漆汉阳，往与姬别，姬知其不可留也，置酒为饯，并款生宿，夜半梦酣，姬已缢于生侧，比生之觉，姬早化去，生旋亦雉经以相报，为其家人解救，得不死，岂生之待姬者有未至耶？抑姬仍有望于生耶？噫！

赵 福

赵素琴名福，居贡院前，妖冶不群，肌肤腴洁。其母本江北鰕鲏婢，得姬后，遂治台榭，事服饰，恬然称素封焉。姬尝失意于香严童子，童子作一字至十字俳体诗以剔齱之，一时争相传述。姬乃大窘，泣诉于某赠君，卒无如童子何也。瓜期已迫，花诺犹虚，品藻英流，卒鲜惬意，忽一朝脱籍，从鹅湖生去，闻者愕然。

喻玉子

喻玉子生小金陵，姣丽而昵人，歌喉清润，小曲更工。其母从一乡人去，遗玉子于外家水榭，在金陵闸旁，与倚云阁为对门居，年约十八九，择人而事，尚秘琼蕤也。

徐宝琴

徐宝琴先主文心家，与玉珍爱龄为偶，旋复依兰舟以居，肌体丰泽，信如初日芙蓉，见客呐呐如不解语，而三蕉叶下双颊红飞，颇饶明月投怀之态。

赵爱珠

爱珠姓王，妾于桐华，遂从赵氏，字婉霞，行一，姿仪中人，而心志颇高，量宏于饮，觥筹无算，兴益娇纵。从笛生学画兰花，勾撇有佚韵。昨乃移居东关前，独张一军矣。丹伯曰，姬与挹筠公子一见如故，指誓山河，逮公子以疫卒，姬乃侦其停榇之所，亲为祭奠，恸不欲生，于其葬也，又复临其窀穸，筹其挂扫。每晤丹伯言及往事，莫不涕泗交颐，姬殆不负公子者欤？彼公子兮，目其瞑而。

赵桐华

赵桐华顺官之姊，先居秦淮西头，后移旧院前，即氛瑶阁艳雪故居也。桐华初不甚著名，自髯守挟之游，一时耳食者遽以为遗世独立，而轻之者复等诸自郐以下，大抵抑扬皆失其当，盖衡其气味，远逊于小燕袖珠，而恣态仅如太真所谓第二流。颟之某某，又当有闲，皖桐三方君极好之，盛称于其族仲莲渠前，越日偕莲渠往定桐华甲乙，莲渠熟视曰：唯唯否否。三君继强之，则又曰：如公等言固自佳。余闻之曰：是可以知桐华已。

赵艾龄

艾龄姓赵，吴人，家临桃叶渡头，庄妍静雅，近今罕俪。尝私慕苇舟太史，欲仿清娱随龙门故事，自媒于太史，太史未之许也。陈阿莲为汝南公子之紫云，公子屡挟之过姬，彼此心许，或为戏作小传，有"郎为六月之莲，妾是三年之艾"云云，后不知所往。

赵凤音

赵凤音，素琴赵福女也，素琴归鹅湖后，乃寓贡院前祁四家。年十四五，面如满月，欢笑迎人，工词曲，嗜觥船，琼筵乍开，紫云试奏，迷楼景象尚在人间耳？

冯宝琴

冯乙官谢官后，颇丰于赀，弃武定桥故居，购油坊巷新舍，养女宝琴又复继起，冯殆此中之翘楚哉！宝琴，姑苏人，年甫及笄，丰致略如凤音，对酒当歌均可与凤音相匹，玉版金尊之地，花明柳暗之天，置姬其间，当莫有夺蝥于姬者。

陈阿福 王双凤附

陈阿福，年二十余，本姓王，其夫固盲人也。阿福先以冯乙官为主人，后又同冯前后院住，荡逸飞扬，目微近视，性好憨跳，见人辄戏弄不休。顷又以多金购篷室，姓王名双凤，瘦削娟洁，年才十六，其将为异日之扑满乎？

武佩兰

武佩兰居宫家水榭，年十七，肩削腰纤，玲珑宛转，

善笑而憨,时或含愁抱病,更觉娇惰可怜。某郎与袖珠背盟后,去而之佩兰,情好视袖珠加剧,前车已覆,吾愿姬以袖珠为鉴也。昨晤丹伯,知佩兰又僦屋东关矣。

张宝龄

张宝龄字蘅香,金陵人,姿媚天成,可于丽人行中得之,沉默寡言语,往往偕客对坐,寒喧外寂不发声,客亦不病其冷也。居十八街,风亭月榭掩映河干,先是欲归梦蘅,缘其假母百计居奇,遂至中止,后复迫从临汝郎,适梦蘅重来白下,姬已斑骓夙驾,桃叶宜家矣。嫁临汝郎未久,即先朝露,姬为缞绖,经理其丧,且翦发毁容,以明不二,洵烈女子焉。

高桂子

高桂子家青溪侧,风情绰约,发不加泽,肌不留手,当行人也。入平康非所愿,而咄嗟又鲜当意者,吾友竹荪未第时,两心称契好,花天酒地,要誓良殷,各有终焉之志。及竹荪掇巍科后,拟践其约,而慈闱不欲,且又极于所往,姬之待竹荪仍如故,尝私谓竹荪曰:情好果坚,虽金石何渝焉。近闻姬已赁屋僻巷中,门户重重,难窥春色,竹荪其何以报姬哉?

杨文环

杨翠儿易名又环,行三,貌幽娴,性慷爽,为酒中大户,居水关之东。雉堞排空,槛外画舫如织,姬独好静,枇杷花下,螺钮双衔,过之者几忘此中有人。余造访时,值其插菊数十种,青瓷黄斗堆满几案,姬徙倚其间,一尘一茗鼎,敛襟相对,澹若忘言,可以观所尚已。竹村相与过从甚竺,三数年如一日,余尝戏以夜情叩之,竹村则澹与天游,实未曾真个销魂也,亦奇。

杨龙　秋桂附

杨龙字宛若,又号宝霞,吾郡之上新河人,身小而腴,甫垂髫,即名噪一时。与润香同以音律见称,又各领小清音一部,润香为九松堂,姬为四松堂,持在《秦淮杂诗》所谓"别有雌雄谁辨得,四松堂与九松堂",盖指此也。姬曲较润香多至数百,阔口细口无不推敲入微,偶一按拍,虽老善才亦低首畏服。年十八,居文星阁东头。秋桂不传其姓,棠邑人,佣于宝霞,年亦相若,而妖俏特甚,几几于婢学夫人。竹癯素不作北里游,偶值秋桂,独誉不去口,殆尤物耶?

吴翠珩

吴翠珩上元人,初来艳雪家,螓首蛾眉,聪明秀婉,知书识字且工觞政,每于广座构思之际徐出一语,恰中窾要。无事则手把一编,为诸姬评话,以故盒子会中咸乐就之。后忽以讼去,才遇彩鸾,遽成黄鹤,惋惜弥襟也。

赵　秀

赵秀行一,画眉郎出妾也,年貌与婉霞伯仲,本同住,未久乃分居水关之东。素撄义疾,伶俜柔弱,辄唤奈何。嗟乎!褭枇杷于中道,采蘼芜于何时,固荡子之情乖,亦佳人之命薄已。

奚天香

奚天香吴产,行四,姿不中人,而曲颇佳妙,每持铁绰板,倚醉唱大江东去,隔帘听之,初不知为女郎也。邗江桂生最狎之,姬亦欣其悦已,矜情饰貌以固其宠欢,未几,而生以事去,姬犹再四寄声焉。

单芳兰

芳兰行二,邑之北仓桥人,嫁于单氏,所居与朱氏河亭相毗连。柔情绰态,举止端妍,虽入平康,而卑屑之为甚非所欲,故尝闭门却扫,寂若无人,除二三知己往来外,余皆婉谢之。冶园吏部、雨香参军亟为推许,后相晤于双桐华馆,在座为蔻香、绣琴诸女士,玉树琼枝,洵足压倒一切。

王小荇　琴儿附

王小荇字倚红,瑶氛阁艳雪女也,适伶人郭兰,年十七,美丽不逊其母,而冷隽处或又过之,莲瓣纤纤,花鬘袅袅,琼筵绮席,顾盼生春。余过姬时,值其晨妆未竟,悄拥圆冰,手挽青丝三五绺,犹委地尺余,双腕莹腻如雪。客至乃提鞋偎母,瀹茗呼奴,秀可疗饥,娇真消渴,盖艳雪早与韵秋、春痕、秋影诸人角胜花场,小荇湔染既深,动止自无俗态耳。药谱曰先有琴儿,寓小荇家,貌亦端好,眉目瑟瑟向人,惜未及见。

张畹香

张畹香行七,居钓鱼弄中,细骨轻躯,珊珊特甚。七夕生语余,姬工刺绣,擅"针神"之誉。学诗于某,颇自刻苦,断句有"风里杨花换旧身",盖自伤也。

史五福　四寿

五福、四寿吴下人,皆史氏之养女,先在棠邑,碧梧主人偶眷之,光价遂长。及来白门,侨居棘闱西头,歌能取重一时,娇小憨嬉,工于串剧。延陵生与某伧不睦,一日招两姬游画舫,伧见而愤愤,遽速之讼,波及姬,姬旋避他去。

桂　枝

桂枝吴趋里人,小伶朱兰云童养媳也,卜居板桥前双柳草堂,逋发垂云,明眸翦水,时或瓠犀微露,吹气胜兰。随园鼠姑花开时,游人蜂涌,姬偕其眷属至园中,穿花拂柳,倩影珊珊,山重水复之间,嫣红一点,真觉动人春色不须多已。余与绂笙、郧楼坐因树为屋,望见之,姬即来起居胜常,羞晕双圆,几于不忍平视。兰云名双寿,亦娇憨如小女子,此时阙待鸳鸯社,互敛琼虯,他日双栖玳瑁梁,交怜玉树,迷离扑朔,谁其猝能辨之。

高彝林

高彝林字韵香，桂子之嫂也，眉目双弯，梨涡浅注，极婉媚可怜之致。初为高氏大妇，颇饮香名，余尝偕绮江、小莲、石生醉后过之，一二语后，彝林独向余昵昵叙家常不辍，余剧赏其真。时玉堂令尹编秦淮花略，徵美于余，余方首举彝林，属为佳传。乃未几而不安于室，失身非偶，噫嘻！既作沾泥之絮，复为落溷之花，如彝林者，亦可悲也夫！

张绣琴

张芳林名绣琴，行二，居水关东，瞳沉秋水，面逗春风，袅袅动人，性复温顺，虽激之不稍迕也。南北曲皆臻上乘，先与四松堂杨宝霞同住，往返吴江浙水间，葳蕤自守，不易见客。岁之庚午，梅农自武林来，值姬于白云水榭，两情缱绻，匝月勾留，绘有伴梅小影，七夕生与姬省识，为题《清平乐》一阕于上。嗣梅农北去后，阿母迫抱枇杷，遂作寻香生计。甲戌之冬，七夕生于役邗沟，复于一枝草堂与姬邂逅，虽鬖鬟髻鬓，輾笑依然，而眉睫之间似含幽怨，扯生刺刺诉前事不休，姬盖笃于情而深于旧者。

张杏林

张杏林通州人，小集杏儿绣琴之阿姨也，年二十颇有余，色丰而姣，如《闲情赋》所云独旷世而秀群者。生小抱洁癖，起居均极精雅，卧闼傍小轩，轩外仅三弓地，荔墙苔甃，莳秋海棠数十百本，花时娟娟弄影，弱不胜娇，姬凝妆对之，若有所悟。近尤酷爱杜鹃花，选名瓷，庋高架，五色俱备，灿若霞锦，为文酒之会者，借酌其间，真如云想衣裳花想容已。

于　三

于三逸其名，字以行行，如皋人，或云即吾郡人，居钞库街南，年已几及季隗，而隽不伤雅，姿度嫣然。秋崖尝与之游，余卒未之识，及秋崖病肺痈于寓所，辗转床第，予往慰问，僮仆皆散去，姬独肩舆往伴，自辰迄亥，一切污亵之役，靡不躬亲尽瘁。秋崖终不起，殡之日，姬恸哭失声，尽典钗珥资其丧事，且为安榇于水西庵中，俟其眷属来迎，交界而后去。噫！今之居青楼者，所斤斤为阿堵物，稍或不给遽加白眼，欲求貌为真挚已不可得，而况生死不渝者哉？姬之笃行，岂第可风若辈中人，即须眉而丈夫者，忝然讲友谊矜气节，一旦临大事，依违不决，若将浼焉，不知凡几矣。余故录之，为舞柘枝簪杏花者立一前马，并以语游宴花丛中人，必当择人而与，毋徒以色艺定优绌耳。

宫露香

露香、雨香同居听春楼中，玉树交枝，琼花并蒂，钿车宝马，如水如云。锦迟太守之兄某一见露香，即为倾注，未匝月即有帷幕之征，出莲花于青泥，某亦豪矣哉！露香小字阿金，本姓禹，宫盖从其假母也。露香之归某，石桥之蹇脩也，乃聘钱已下，而黄姑不来，遂致渺渺银湾，天孙饮恨。咄兹灵鹊，何惜振翼，而一渡哉，人实廷汝，尚其慎之。

周翠龄

周翠龄行三，茂苑人，居钞库街，与方翠龄同时，色艺更出方上，每于被酒后，放诞风流能令当者心醉。东邻空谷生为其破产，以博一欢，姬谓花场留恋，弹指皆非，虚牝黄金，掷之何益，君其早自为计乎？百计劝慰之，而生卒不悟，姬以抑郁夭，年二十一。

许畹香

许畹香行一，元和人，住贡院旁。余初见七夕生赠姬诗，谓是庞士元称引人才，或过其分，继晤姬于画舫，貌既明秀，性且温婉可挹，乃知生非阿私所好也。通文墨，且喜谭说古事，凡吾乡之市肆街坊，莫不原本清悉，茶余酒次，或举以难客，腹俭者辄瞠目不能对。惜其居停庸恶，未能即遂莺迁，畴其为姬筹之。

杨　枝

杨枝行一，招龄义姊，即依招龄以居，年才及笄，而丰韵天成，横波一翦，偶尔传觞奏技，亦不减阿姊风流也。桥西太史未脱白时，深为激赏，辛酉天中邀余辈买画舫挟姬为水嬉，太史酒酣，亲解绣巾系姬腰际，切切作湖州后约，姬亦展转向之。乃未三载，太史果从蓬阆游归，而姬已风泊鸾漂，不知所往。吁！是岂寻春之独迟哉？抑狂风作剧，无从觅殷红色耳。小秋、玉舟、竹岑、邺楼皆谱杨枝词纪事，他日当甄而录之。

王宝珠

王宝珠住姚家弄旁，余初不之识，子白招游画舫，适一凫携宝珠亦来河上，遂得相晤。年约十五六，听其语音似是同乡人，貌颇妖冶，而探喉发响绝不类其人，座客咸惜之，药谙独为注意，即席因有"获此怀中宝，真同掌上珠"之咏。

陆茗玉

茗玉为陆氏养女，亦不详其何处人，居鹫峰寺前曲弄中，姿态妩媚，脉脉盈盈。余曾偕子山、一凫往访之，姬方酒后，坐帘角下，恹恹敛息，如不胜慵惰者，嗣知余与七夕生善，即移席询其踪迹不已。七夕生时返吴中，姬并属余作书致之，生其何以得此哉？

万袖春

万袖春上元人，行八，往饮虹桥西，门临大槐树，丰肌卓雪，笑靥盈盈。兰坪昵之久，某牙郎以多金啖其兄，购为小星，姬殊不欲。后兰坪观剧岳庙，姬来进香，油壁乍逢，依依眉语，意其犹有觖望耶？惜昆仑奴无蹊觅得郭家红绡儿，猝难致之。

唐秋水

唐秋水本汤家妇，随其姑适唐某，遂易今姓，三山二水间人，曼色嫱娥，蛸蛴微左顾，无损妍媚也，与万袖春为芳邻，琼楼春晚，意绪无聊。余入仓山后，不复数见。昨栋塘来，知其己从霍家奴为举碗人，老大嫁作商人妇，姬更逊浔阳一筹哉？

杨多子

多子行一，姓杨，年十三，秋水家卖珠儿也，芳龄豆蔻，羞靥芙蓉，六寸肤圆，春光致致，不谙丝竹之技，而拔来报往，蹀躞甚劳，见者皆珍慰之。塘栖枕溪生评泊花丛，于多子有尘外之赏，吾知红娇绿怯间，终为洗泥中辱耳。

李兰音

李姬兰音行二，扬州人，眉靥清婉，慵于颦笑，而工于周旋。本为秋水少室，秋水适人去，家中落，米盐鳞杂悉委之姬，妆晨薰夕，屏当秩如。吾友白斋于存问时深为眷惜，姬亦因是倾心，需以时日，定合鸳帱也。

赵小如

赵小如桐华女也，年十五六，珊珊来迟，颇饶林下风致，或方之秋海棠花，信然。

赵五福

五福亦桐华之女，与小如为拥背之好，永巷春风，斑骓鲜驻，倘遘赏心如季伦者，轻躯弱骨，何患无百琲珍珠哉！

厉昭林　玉林

昭林年十七，厉二养女，由城南钓鱼台僦居贡院前。初余知其母，不知有姬也，惺斋自皖江来，亟向余赞扬之，貌纤小而癯，时露稚气，碧玉之亚也。妹玉林不钗而弁，丰致嫣然。

赵三福

赵三福锡山人，妹于三庆，居棘院前，眉目娟秀，飘飘欲仙，擅琵琶，南北曲皆妙，然韬光匿采，不轻启唇。紫珊、兰村、频伽、叔美、湘眉数与之游，姬亦以诸君文采风流，乐与宴集，兰村复为易名疏香，各有投赠之什，叔美亦常画梅花箑子遗之，姬宝贵逾于球璧。别一年未见，闻已还乡，度为女道士，悬崖撒手，彼岸回头，姬或有夙因者欤？

曹　凤

曹素琴小字凤，住牡蛎园西，复室层轩，翛然意远，品新声则朝朝琼树，衡逸态乃步步金莲，食馔膻荤，衣裾纨縠。五陵年少乐与姬为红裙之醉者，屦交户外，移芝生十年载酒，名满江湖，姬独申心留目，至再至三，他日图画崔徽为郎憔悴，裴敬中何以慰卷中人哉？凤本小字，余拟取杨子语，为之字曰师师，亦不让汴城女郎占美于前也。笛生云凤亦能画，余惜未之见。

董　秀

董秀董二宛卿女，行六，年十六七，极潇洒之致，身材不甚长，而自然合度，人或以香扇坠目之，姬亦幸以李香自负也。先居钓鱼巷，近与贡院前张凤龄同住，不善饮，而工于侑人，曲调更精。

张宝龄

张宝龄字素兰，又号蓉裳，居东水关头，依素月、宝霞为东道主。本泰州潘氏女，父母相继去，其兄无恒业，挟之游江湖，遂堕女闾。先是秦淮有两张宝龄，姬来乃鼎足而三，生性静婉，蛾眉澹扫，丰韵不凡，粗识字义，而绣榻之旁玉轴牙签恒不去手。青莲花人于花朝日，招同人集小仓山房，素月、袖珠、蔻香及姬均在座，姬与绂笙薜荔相遇，私以绣罗为赠，寄意良深。惜乎紫玉常存，黄衫未遇，歌板酒旗之地，绂笙何时作拗花人耶？

王兰官

王兰官向住四松堂，色艺宛若秋桂，郁郁不得志，去与董秀居，蠡窗掩映，恰可对远山修眉史也。

杨玉香

玉香杨姓，女于又环，故一字小环，年十五六，娟娟楚楚，摆脱尘氛，见人辄依其母，不滥作酬答，而偶一发声，无不合度。余初以之附又环下，梅隐谓其秀雅处方轨倚云，水关以东殆无其匹，当为特立一传，俾李家娘登雪岭也。余曰：唯。急录以彰之。

杨宝琴

杨宝琴，年十四，娇小文弱，寓又环家，与小环为义妹，艺亦颉颃。夏日停船造之，清谭，一炊黍顷，莺吭燕舌，呖呖神怡。笛生云姬本姓王，杨盖从又环姓也。

陈小凤

陈小凤年十四，余为字曰文香，居板桥头，吴下临村里人，貌清癯，楚腰才可一捻。云伯孝廉尝主其家，极嬖之，余辈偶作画舫游，必载与俱。忆客夏招同湘亭、云伯、郯楼、珊青诸君逭暑河上，小凤亦在座，云伯大醉，时已统如三鼓，天且微雨，云伯喃喃，强欲送小凤去，而山公方倒著接䍦，势不能行，踟蹰间，珊青遽披衣以背负小凤至其家。吁！偻指狂游，三周鹌蟀，云伯近赴山左，珊青亦客雉皋，余与湘亭、郯楼尚恋恋鸡肋，小凤昔之垂髫者，今乃及笄矣，年光如女树，可胜叹哉！小凤工串生旦剧，向在缘园见其演跌包甚佳。

张宝苓　张兰英附

张宝苓字韵仙，本邑人，或云邗江人，住贡院前吴

蔻香故宅，年十九，面圆而腴，星眸四射。余初与姬晤，叩其姓字年齿，殷殷作答，甚觉笃实可亲，宜其偕素兰、蘅香并腾芳誉也。兰英一名阑官，与韵仙同姓，亦同居，弦索姿貌不出韵仙右，先曾主曹风家。

解素馨

解素馨先晤于钓鱼巷内，昨过蔻香阁，偶于凭阑时见之，始知其新卜莺乔也。年十三四，曼睩沈沈，修眉蹙蹙，歌喉酒户，均极不群，稠人广座间，一吐词无不怜其乖角。母氏解语花，几三旬，甫以艳名噪于时，今素馨未及二八，已能流誉众口，雏凤清于老凤，既为姬羡，复为其母慰也。

陆元宝

元宝字润香，亦陆二宝霞之女，年十六。宝霞凡三女，兰舟以姿态胜，素月以流丽胜，元宝则又在季孟之间。不常见客，见亦不数数启齿，或有以谐语，入者蝤蛴低俯，红入鬓云，婀娜娇羞，令人不可亵玩。邗上某出数百金，拟购之出，宝霞未之许，盖宝霞以就木之年拥此三艳，方将居为奇货，以餍其无尽之欲，一旦遽舍之，七十鸟何以为生哉？

唐桂音

桂音行一，小字生官，为秋水养女，柔姿皓质，气宇清醇，善饮酒而不醉，虽百榼不辞。与添石生为龆龀交，互相慕悦，誓必相从，生固钟情者，而世家子决无于平康下玉镜台事，遂滞良媒，姬由是无俚，且失意于家人，镌谯四至。某掾吴中薄俗儿也，秋水利其赀，竟以姬归之，姬即甚不欲，而幸是得脱孽海，亦竟拂衣去。异日，生过掾门外，姬适窥见，密遣雏鬟招之人，握手诉别后事，彼此哽噎不能出声。生归后，为之惆怅者累月，而感姬之情亦遂裹足花场已。

王倚霞

王倚霞小字阿三，牛市诸艳向推汤氏靥花，自后代兴有人，而班行秀出者无过倚霞。倚霞为靥花内侄女，饮量豪放，娴于觞政，每值嘉夜既挟兰芷荐芳，送客留髡，几不知何者为白云乡也。添石生云，倚霞虽在烟花，而秀朗有方家局度，其被摩登伽摄人媱席者屡已，终以不负桂音，故不及乱，可为腻友观耳。

马兰姿

马兰姿与桂音、倚霞为左右邻，筑田谓其貌丰容而庄姝。倾心于某公子，拟归之，其家不之允，姬乃藉他事鸣之官，遂脱身去，竟归某公子。荆钗裙布处之晏如，亦众中之皎皎者。

马喜姿　贵姿

马喜姿字次湘，姣丽而善病，自其姊兰姿适人后，姬遂出而延客，翠袖丁年，红窗子夜，殆又踵兰姿而鹊起矣。妹贵姿貌亦端好，尝来仓山，寿芝亟赏之。

汤心官

汤心官字小霞，行一，年二十有一，倚霞之嫂，与倚霞同处一室，性慷爽而善谭，甚或终日不倦。织梧剧善之，尝曰，小霞亦娟态者流耳。而能财轻若箨，情竺于山，向以重赀收某介特，所天复耽博进，故其家本裕如，卒乃至于不给，簪珥被服悉归长生库中。方之伊昔，殆有有娘之亚矣。

张素云　吴素珍周双全附

素云字藕香，姓张，年二十一二，吴中人，姽婳幽静，屏谢铅膏，或拈豆而按歌，或写兰而吮墨，均当放出一头。初未谂余，闻余辑《画舫录》，逢人谘访，展转寄声，殆如陶贞白所云仙人九障，名居一焉已。住金陵栅前双素堂，蘅香之故居。吴素珍、周双全年皆十三四，依素云为家，清睐长眉，娥娥鲜俪，后起之秀，璧合珠联。

素云、素月、又兰、婉霞所画兰花，皆骎骎有法，且又各得名人指授，故其技日益精进。同时耽尚风雅，如袖珠、芳兰、蔻香、莲卿、小燕皆尝次第招同竹恬、菊生、笠渔、子隽、抑山、再芝、珊青为诗画近局，流连竟日，传播一时。亦见时际升平，士大夫得以优游艺事，与曲中诸姬作文字之饮，而诸姬亦藉是涵濡气质，相得益彰，远之可方楚润国容，近亦不在湘兰蔻卞之下，倾城名士共著芳声，固北里之艳谭，亦南都之盛轨也。

何杏林

何杏林字文卿，近又号琼仙，行一，年十八九，丹徒之五条街人。织梧语余曰，琼仙握椒含若，嫭服俔装，口倦金缄，姿莹玉琢，性豪于饮，一举十觥，薄醉清谭，温其可掬。曲既富而且工，非情好者不轻按拍，先是与棘闱前吴四同居，今移双素堂。偶撄肺疾，娇不胜慵，小溢红霞，几成绀袖，空桑恋恋，殊难为怀已。

江顺官

江顺官号润芝，年二十一，丹徒人，琼仙之姨姊，韶秀备于仪容，风流形诸言笑，偕琼仙同来双素堂，琼仙示疾，姬辄时时慰恤。

杨桂姿　玉姿附

杨桂姿又名怡龄，年甫十七，双素堂之彩伴也。城中人，随意梳妆，自余逸致。藁砧托命于姬，乃复时加挞楚。邯郸才人，业归厮养，香怜玉惜，更又奚望耶？玉姿，忘其姓，体丰而貌妍，酒量可三十杯不醉，与桂姿先后人双素堂，亦本郡人。

沈金珠　寿苓

金珠行二，字佩香，姓沈氏，吴中人，年十八，清丽

不凡，吐词名隽，知余将采入《画舫录》，欣欣然意颇自负。初余闻其名，误以为珍珠，叩之玉生，乃知姬即巧龄之妹，盖金珠也。巧龄已适人去，姬尚待贾玉生，偶及余名，姬并拳拳有旧雨之谊，且属玉生作札，再三邀余，不知青楼薄幸，余亦何心？红豆多情，卿宁好事？醉别钟陵之日，亦已几及五春，罗隐云英何堪重见耳。其妹寿苓，同住利涉桥口双桂堂，寿苓小于佩香二岁，东东盼盼，竞爽一时。

慎喜龄

慎喜龄号又芹，行一，不知何处人，写朱学月，妆点入时，居棘院东头。

张福玲　王双玲附

张福玲年可二十，号月舫，城中之花牌楼人，美秀而文，身齐锦瑟，微嫌土重，风格自佳也，家钓鱼巷中。王双玲与姬同住，姿亦妍丽。

刘福珍

刘福珍行一，号澹香，年十九，城中人，与杨凤姿同住棘院前，袅娜娉婷，虽粗服乱头之时，亦足邀人特赏，向为听涛轩人所眷。织梧为余言。

喻喜子

喻喜子偶遇贡院前王彝家，年甫及笄，娇羞宛转，叩其家世，盖与玉子为同堂女兄弟也。

董玉玲　张葆玲附

董玉玲字于赵氏小如，五福其小姑也，姿品亦与二人相伯仲，兰舟迁居丁官营后，玉玲乃人此室处。雨香、仲坚、梅隐偶邀余往晤之，姬出而对客，颇觉落落大方。张葆玲，雉皋人，新来未久，亦饶憨态。

刘玉姿

玉姿似是郡中人，姓刘氏，本居长乐渡旁。一日，值于东关水榭，明珰翠羽，顾盼若流，急管繁弦，错杂如诉。盖近为一髡奴所狎，往还甚数，已为僦屋移家矣。丹伯曰，玉姿先借瞽师某善，凡所与昵大抵类此。姬其琐骨化身耶？否则见金夫不有躬，姬亦太无俚耳。

徐桂龄

徐桂龄字凤珍，行四，后又号月仙，扬之宝应人，寓板桥侧。余初见子鸳赠姬作，因悉其美而且才，因循未得晤，嗣将同子鸳往访之，乃姬已先一月为山下土，叹悔靡及，惟两手自搏，呼负负而已。古春居士，姬旧好也，今年自练江买棹来白下，偶语及姬，尚为怅惘，并出姬所寄诗箋，有"惟愿泥金消息好，桂花分与妾身香，"又"妾身信是章台柳，不待春来不敢狂"等句，细吟一过，如在月明人静时听琐窗絮语也。於戏！有才如此，而独不永其年，桓子野能无唤奈何乎？子鸳曰，姬嗜吟咏，而不欲以能诗名，诗成辄焚去，且非夙契者，亦不与谭，故知者绝少，尝见病中断句云：柳如多病无心绿，花到将残著意红。读其诗可想见其人已。

吴素珍

吴素珍一曰小素，行一，母为吴四，旧借寓高步家，名日益著，遂卜筑于钞库街，距文德桥才数武，对岸乃文星阁也。三年前，予晤姬于晴峰席上，姬年方十二，当即以雏凤目之。日昨印愁子邀过其居，轩槛三楹，筝琶四壁，坐甫定，姬出而相见，益觉气清骨秀。抒词温婉，春光盎盎，逗漏眉睫间，窃自诩眼福之非差，且不禁心春之靡定矣。

王兰姿　朝霞附

王兰姿无字，余戏呼之曰者香，行一，逸丽仿佛姿香，爽朗则居然月仙也。居在棘院东首第三家，楼影卧波，帘纹泻月，本为郭芳故宅，姬自人此室处，不惜多金润之矣。妹朝霞年十六，翩翩雅度，昆曲绝佳，工演生旦剧，盖尹子春之流。

王月痕

月痕姓王，或曰姓郑，郡中人。曩在冯三多家，名玉琴，移居东钓鱼巷，后与慈湖、渔隐互相倾慕，乃为易今名。年未满二十，鬒发不髢，歌吭珠圆，对客寡言笑，而游睩曼容别具佚韵。渔隐常请八九山人，绘《满身花景图》为赠，并媵以截句云：衫红镜绿画江南，镜里花枝带雨酣，人影更宜花影伴，一痕凉月月初三。盖隐寓其名也。

宫雪香

宫雪香名桂龄，雨香、露香之妹也，两姊各有所适后，姬遂出寓文馨玉家，貌娟秀而性柔和，体弱如不胜衣，好倚人而坐，大小曲咸人妙品。初遇余即似曾相识，及入宴，客有以酒醐余者，姬辄左右之，而虑予困。予醉后书《美成玉团儿词》赠之，纪其实也。盈盈三五，韫玉怀珠，他时便遘东风，顾曲郎终必致小乔于铜雀耳。

王袭香

王袭香行一，雉皋人，寓范喜子家时即识之，继又与雪香为偶，婳婉幽静，丰韵不减徐娘也。觉华谓姬小字屏儿，当官崇川时即与之稔，年甫十二三，游凡四五载，故能悉其觌缕。觉华偶述姬儿时事，辄羞避不欲闻，尤嗔人呼其小字，甚至粉面发赪，故山甫赠诗云：瑶台清闷天风细，未许人间识小名。以此。

罗巧龄

罗巧龄行一，家石婆婆巷口，初借阿姥开客寓于东水关，今乃闭门花下矣。年廿一，珊珊仙骨，宛约而多姿，量宏于饮。每值螺盏递斟，蜡珠渐灺，客方幸依红

熨绿，春选花城，而姬已浮白倾黄，酣游麴部，玉山自倒非人推，姬其得此中趣者耶？

吴玉徽

玉徽行四，吴家妇，迫于债，遂堕曲中，见人犹腼腆也，居金陵闸，昨复移之利涉桥东，与兰云仙馆相接。年约二旬外，肌腻而腴，兼通文义，论者谓其品在又兰、小燕之间。碧城仙吏句当白门，暂僦其家，亟邀推许，为题“停云水榭”檐额，自是渡头打桨者无不遥指红楼，争相问讯矣。

画舫余谈

[清]捧花生撰　高良荃整理

《画舫余谈》一卷，清捧花生撰，捧花生与《秦淮画舫录》作者捧花楼实同为一人。书中内容也正如书名所谓，为《秦淮画舫录》之余记，不同的是本书兼及秦淮两岸风土人情，生活习俗，为清代秦淮社会生活画卷。本标点本据《香艳丛书》本整理而成。

辑《秦淮画舫录》竟偶有见闻，补缀于后，凡数十则，即题曰《画舫余谈》，亦足新读者之目，信手编入，无所谓体例，他日更有所得，当仿容斋五笔之例，再续成之。倦眠饥食，无所用心，唯此是务，适见笑而自点耳。嘉庆戊寅九月朔，捧花生漫志。

秦淮佳丽，代兴有人，而鲁殿灵光巍然独峙者，惟秋影校书，校书向见赏于随园太史。乙亥三月二日为太史百岁冥辰，邺楼设筵小桃源之鹤归来轩，邀同梦白老人，洎小秋、亦山、玉珊、云根、绂笙、景仙、松亭，并招校书来，悬像轩中，焚香及拜，各纪一诗，尽欢而散，校书亦成七律一章。白发青裙，红镫绿酒，固太史之流风未沫，亦校书之逸致不凡也。

莲舫，本皖江名下士，应拔萃科，来官白门，英年傥荡，载酒花间，心契除蔻香、倚云、雨香、芳兰外少所许可，各有题赠之作，余最爱其遗雨香云：庭院萧疏水竹边，无多清话竟疑仙，霓裳舞可高前辈，锦瑟诗还忆往年。上界空闻花作骨，中宵曾见玉生烟，妆成顾影须珍重，莫向春风独自怜。流丽处未许子固独步。

顾双凤之规奴，张素兰之南浦，金太平之思凡，解素音之佳期，雏鬟演剧，播誉一时。子山、竹林尝于秋赋后，招朋好八九人集藿甘园，观诸姬奏伎，布红氍于花底，敛翠袖于樽前，漫舞凝歌，足压江城丝管已。

河上酒宴之盛，首数蔻香阁、听春楼、赏心庭院、倚云阁，虽有他所，莫之与京。盖主人固雅饬可亲，伺应之丫角亦极驯谨，燕晚莺初之候，风来月到之时，乐且忘年，欢宜卜夜矣。

袖珠既占首选，来金陵应布政司试者，争欲一见，不啻夷光之在吴市已。或以告余，余曰：此好消息也。未几，果有某公子艳其名，出重金力购之，阿姆尚首鼠，溪壑难盈，信夫。

《画舫录》中投赠诗词佳者甚夥，而吴中诸名士独以白斋和绿春词韵赠倚云阁十四首为最，其诗本三十首，余择其尤者十四首刊之，白斋之诗源于乃兄药庵，不仅形似。药庵亦有和绿春韵赠蔻香诗，盖亦三十首，余选其六，限于篇也。二陆双丁，一时竞秀。

绮琴脱籍后，久不得其音耗，谓是已从所天为黄鹤也，嗣晤抑山，甫知其因病而痴，因痴而自绞，噫！孽海风涛，无时休息，何早已回头者，仍不免倾溺之苦耶？某明府已挂吏议，往来听春楼中，主人知其朴诚也，私出簪珥为赠，积至二千余金，人咸高其谊，谓为秋影后一人。

画舫名色，悉于青溪赘笔。十余年来，更为华靡，前后悬枭风灯，皆嵌白玻璃，覆以珠络，仿佛似花篮，丈尺之地，多可至五六十盏，羊角者，弗屑用也。每际盛暑，抬去席蓬，别以西洋印花布如舫之大小，制作篷式，四角安铁柱张之，避露透风，且益轻捷。若夫舫中器什，罔不精良，稍有未备，不特无人租赁，即舟子亦自顾减色，继长增高，有加无已，何者？为消歇地欤？

邢秃，西华门舟子也，其船视藤绷略广，而又小于走舱，三面安窗棂，可容四五客，酒榼茶铛，左右陈列。春水方生，画舫未进关时，余曾偕朋辈，再招心赏者一人，逍遥其间，由老树园随意至珍珠河一带，觉萧澹中，自饶别趣，彼触热者只博得几船箫鼓耳。

利记香蜡铺，开张板桥口，特辟水门便于游船者停桡货买，凡醯酱果实米油酒烛之件，一一储蓄，预以素纸，约计船中所需，刻成小帐，舟子但于晚炊时，数钱挈器具来，照帐填注，探手而得，故虽一哄临门，无烦延伫，日趋日便，此其一端。

刘诉兰，乳名兰子，梳头妇之女，貌姣艳而痴于情，依水港旁高步家为居停，郁郁为此，甚非所愿。中秋第二日，觞客未毕，忽避席而起，家人遍觅之，早已耸身窗外为河伯妇矣。先是，姬一日独坐窗网下，如有所见，语刺刺不休，人问之，复瞠不能答，其母诒之，曰：若盖秘有所待，久而不来，因以身殉之。此与宝琴事绝相类，谁谓四条弦家无钟情人哉。

杨宝琴初在又环家，复去而之张巧，子与陆某昵，不遂其私，竟夭于瘵，弥留之夕，尚喃喃问陆郎来未，可哀也。余有二诗悼之云：休从石上证三生，又控青鸾返玉京，空里优昙花一现，多情何似总无情。已托参媒黯自伤，翠帷谁护两鸳鸯，绝怜冷雨敲窗夜，苦对斑骓问陆郎。

论者谓《画舫录》，诸姬澹雅，自推倚云；而容光夺目，肆应若流，则又当以蔻香第一。故鱼谷有句云：菊自清幽兰自媚，蕊宫春色两平分。盖就二姬言也。余亦深韪之。

《画舫录》成，一时纸贵，诸姬群相诘问，以列名其间为幸，不知余以子京纰缦之游展平子幽忧之疾，抒写信手，轩轾何心，诸姬皆斤斤若是，宁独非余命笔之初意，抑将陷余为薄幸人矣。闻某姬展转购一部去，遍检其名不得，乃至泣下，姬亦呆也夫。

幼时泛舟丁字帘前，见有西瓜皮泛泛从上流来，中竖小零丁，剪纸为之，端楷书“收买游船当票”六字，叩之同游，咸不顾而笑，亦奇。

泰源、德源、太和、来仪各酒楼，早已乌有，近唯利涉桥之便意馆，及淮清桥河沿之新顺馆最为著名，别有金翠河亭一品轩诸处，大半伧劣，不足下箸。新顺，盖吴人，盘馔极丰腆，而扣肉、徽圆、荷包蛋、咸鱼、焖肉、煮面筋、螺羹，以及酒碟之鲜洁，酒味之醇厚，皆无有高山便意者。暮霭将沉，夕餐伊迩，画舫屯集阑干外，某船某人需某菜若干，酒若干，碟若干，万声齐沸，应接不暇，但一呼酒保李司务者，嗷然而应，俄顷胥致，不爽分毫也。

酒楼废而茶园兴，岂肥肠满脑者餍饫既深，亦思乞灵于七碗耶？鸿福园、春和园皆在文星阁东首，各据一河之胜，日色亭午，座客常满，或凭阑而观水，或促膝以品泉，皋兰之水烟，霞漳之旱烟，以次而至，茶叶则白云雾龙井，下逮珠兰梅片毛尖，随客所欲，亦间佐以酱乾生瓜子小果碟、酥烧饼、春卷、水晶糕、花猪肉烧卖、饺儿、糖油馒首，叟叟浮浮，咄嗟立办，但得囊中能有直，亦莫漫愁酤。

救生局设于长乐渡头，邑中绅士之义举也。年时秦淮水涨，辄有失足致毙者，漂流十数日无人收殓，两岸居人，不忍触目，或请拨载小船捎之舵尾，俾其出江，自创此局。而罹水厄者，咸登彼岸，较之故事中元节以画舫载僧众，铙钹丁冬，放焰口，济孤魂，尤为眼见功德，吾愿董其局者久久勿替焉。

玉苓之于丹伯，伉俪弗若也，丹伯游秣陵，寓其友某氏宅，姬时时招致之，慰问周详，唯恐不当，故丹伯在客中，凡五六年，略无羁旅之感。乃犹嬲之不置，故拂其意，甚或赤舌赪颜，俾姬饮泣，已反笑吃吃不休。姬固可谓痴，丹伯终不免于戆也，诗曰：善戏谑兮，不为虐兮。丹伯亦请事斯语可乎？

忆同雨芗、棣园过某姬姊妹家，寒暄之次，余偶问曰：卿等均习文字否？其姊曰：阿妹固无所不识也。余戏之曰：然则一字亦能识耶？姬正色而对曰：然。二君皆匿笑。

小伶朱双寿，韶颜稚齿，弁而钗者也。早驰声于梨园菊部间，所演絮阁、藏舟、打番儿、雪夜琵琶诸曲，观者莫不心醉。本隶金阊籍，近亦河湄僦屋，轮奂一新，间与小酌清谭，足令樱桃减色。去年木犀开时，同子白、湘亭、药谙、练塘游西城山中，适双寿亦携其妇桂枝来，邂逅相遇，即买画舫泛青溪，当时有联句诗纪事，子白云：珮环缥缈神仙眷。正指此也。

畴昔宴倚云阁，主人出《水仙花册子》求众客留题，岳庵即次册中，雨芗三截句韵应之云：肯抛越网贮红珊，好为湘娥写斗寒，只在碧城缥缈处，累人寻遍曲阑干。兰期忆值星三五，苕珥新联玉一双，已向群花高处立，芙蓉何苦怨秋江。半帘纤月影婷婷，触耳筝琶不奈听，盼得微波通一语，双鬟低首祝张星。想见红烛两行。濡毫得意景象。此册后经范川太史见之，题曰《瑶台清影图》，今藏捧花楼中。

紫琼公子将以谒选北上，先偕同人钱之画舫，既而月光如洗，余复乘兴邀诸君移席倚云阁中，欢醉而别。明日闻座上客几有遭犊车之厄者，殆夫！

岁在丑秋，茶山观察有疏浚旧河之役，西起陟门桥、运渎，东由淮青桥、四象桥，迤逦达铁窗棂为止，逐段兴工，未一年而蒇事，既图蓄水，且便行舟，画舫因得纵棹自如，如游濠濮，氓庶胥颂祷之。第湮塞业经日久，民居侵占自多，邪许争投，不无坍塌，黄金虚牝，窃为掷后虑之。

旧院自万花园圮后，风景不殊，而过从者遂少。不三四年，有镜澄和尚者，建造正觉寺，梵宇凌风，蒲牢吼月，又复倾城，士女毂击肩摩。寺之成也，不下数万金，在聚宝门东偏，度地可四五亩，层廊复室，纸醉金迷。荒烟蔓草间，正赖有此点缀，诸姬当春秋佳日，帕盟盒会之余，或步屉而来，或肩舆而往，烧香赛社，遂不之鹫峰而之此矣。

雨芗取次花丛，独于玉香惓惓回顾。尝拉同木君、药谙、棣园、子白往访之，适姬赴约他出，踪迹之，盖为玉生明府所招也，玉生本夙好，闻余辈来，相强入座，同席为子春、弱士、孝逸、玉香并主人韵香、隐香两姊妹，洗盏更酌，几于达旦，两主人娟秀不俗，蔼然可亲，弱士谓余曰：此《画舫录》之遗珠也。余笑曰：正俟君为氤氲使耳，为补小传作孙兴公后序何如？弱士乃色喜。

俞韵香行三，隐香行四，同怀女兄弟，卜筑城东隅之三椹庵旁，地极幽僻，余因弱士得悉其详，志雅而神清，娟娟然其犹香草也，所惜晤姬时，莲筹促客，未能细罄芳悰，迟日定咏静女第一章赠之。

画舫竞放烟火，向为河上大观，水鸭、水鼠、满天星、遍地锦、金盏、银台、赛月明、风车、滴滴金，不一其名，不一其巧，曾凭红板桥阑，望东水关及月牙池前，灯影烛天，爆声溅水，升平景象，图绘难恁。迩来业此者，范正学稍有所蓄，去而之他，客岁又逢亢旱，奉官停止，故夜游者争事南油西漆，遂忘电掣雷轰云。

清音小部曩有单廷枢、朱元标、李锦华、孟大绶等，

今亦次第星散，后起堂名则为九松、四松、庆福、吉庆、余庆诸家，而脚色去来亦鲜定止。就余所见，庆福堂之三喜、四寿、添喜，余庆堂之巧龄、太平，品艺俱精，游画舫者携与并载，无嫌竹肉纷乘也。余庆堂复有登场大戏，别名小华林班，陈凤皋领之。吉庆则金福寿为主人，间演新声，彬雅绝俗，不设砌末者。唯孟元宝之庆福近亦添置玻璃、灯球、灯屏，析木作架，略如荡湖船样式，人家招之往，日间则别庋一箱，向晦乃合榫成之，绛蜡争燃，碧箫缓度，模糊醉眼，几疑陆地行舟也。

百灵雀者，产自汴梁山中，羽类之善鸣者也。凡百禽声无不曲肖，故名，尤以能学猫蹓为上乘，由一二声四五声八九声至十三声为止，唯三五声者多，九声者已少，至十三声真希世有矣。擘细竹丝作笼，铺砂于笼底，底之中央安小台子如春菌然，便其憩息，高可二三寸，笼外两旁，则盆盂瓶插，或铜或象牙或名窑细瓷，为之极尽工巧，甚至有以羊脂翡翠为饰者，一笼之费，可数十金。至于防护之珍重，饲养之殷勤，虽孝子之事其所生，无以过之。豢之之人大抵游手者居其半，而曲中之藁砧亦居其半。盖其自朝至暮，无所事事，既不便应答门户，又无烦摒挡米盐，盥漱已毕，即携杖头钱，捧笼至官道旁鹄立，俾稠人走过，以大雀之胆，且诱令开朋发欢。开朋者，舒展两翅立于台上，习习欢鸣也。下午乃争去王府园茶寮中，千百笼纷投沓至，互较短长，鸟声沸腾，不闻人语，彼此顾盼，以为笑乐。洎夫曜灵西匿，三五成群，联襼蹋歌，携笼而返。则又如前人诗所谓"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已。夫玩物丧志，若辈何足言，然而为虺弗摧，为蛇奈何？留心世故者曰：是亦滥觞。

织梧自崇川返棹，颇作北里近游，长桥旧院之间，寻访殆遍。六月六日，邀鹤町暨予逭暑梅素娟家，亦东城之翘楚也，貌文秀而性温存，宜喜宜嗔，赚人怜惜，第于音律茫乎未谙，客亦不忍强之，所居距隐香家一牛鸣地，与增寿庵邻。

余见诸姬家侍婢，如秋桂、多子均非凡品，不敢以奴星视之。昨者弱士、子山复向余啧啧道改子不辍。改子者，又兰家花面丫头也，丰韵直轶。多桂而上，甘蔗旁生，荔支侧出，埽眉人固不可无此渲染。

药庵新有赠改子四诗云：小字传呼一字妍，新题锦瑟改么弦，曾闻丫角依兰姊，不信蟠根是李仙。绰约二分笼靥浅，伶俜六寸称肤圆，多情也似雕梁燕，相傍乌衣已十年。宛脱娇姿绝代夸，管城分荫托琅琊，俭妆未肯趋时世，清韵真堪拟大家。绿绮窗前金可铸，白团扇底玉无瑕，阿谁空学夫人样，那比芳名艳榜花。丁梭仙侣有方干，联襼寻春扣绮关，时复中之音呖呖，翩何迟也步珊珊。周旋翻累当筵立，平视惊从隔座看，多谢智琼真解事，金筒玉碗许频餐。一饮琼浆百感生，蓝桥梦影尚分明，平添杜牧重来恨，久负罗敷已嫁盟。未免有情空复尔，似曾相识转怜卿，欲将絮语从头问，怕听鹦哥唤客声。改子先曾随小兰，小兰夙与药庵善，今春遽化去，故末章云云。

或绳杨玉香于某姬前，姬曰：若固梵言之扇提罗也。叩之他姬，乃知为没雕当语。夫入宫见嫉，匪今斯今，蛾眉如灵均且遭谣诼，玉香奚憾哉。

三月即开水关，画舫次第而进下浮桥、陡门桥、上浮桥、新桥、南门桥、长乐渡、武定桥、文德桥、利涉桥，经东水关至大中桥、佛成桥、西华门、桥竹桥、太平桥、桴桥、通心桥、莲花桥，各归一浜，无能紊乱。间或舍此而之彼，谓之上马头，必于新浜有所费而后可入。游人有熟识之舟子，舟子有熟识之游人，临时相值，不待问其涉否，招招者已迫而近前。若夫七板、瓜皮各小船只供南北往返之需，既免徒步之劳，亦避蒸热之苦，其值无多，而其用甚便。早年亦有载茶酒具赁之而游者，今则绝迹已。

小蠡、春洲、直斋在崇川官寺，见余和抑山咏燕赠小燕女士四律，各题绝句见寄，春洲诗尤佳，惜余病中失之，至今怏怏。小蠡云：翠尾涎涎弄影斜，谢家才过又王家，题诗好继刘郎后，肠断桥边野草花。谁开香社待鸳鸯，谁筑高台款凤凰，祝尔双飞供尔乐，一生常傍郁金堂。直斋云：春情又付白门潮，盼盼楼头旧恨销，谁道玉真娘绝世，探花蜂蝶满红桥。灰心无力恋芳菲，绣佛幢前上下飞，一样慈航能解脱，白衣人即是乌衣。偏逢参氏误姻缘，深锁朱门泣四弦，凭尔湘中传尺素，敢辞薄幸答书仙。才人大抵感痴情，王谢堂前怅旧盟，蓦忆乘槎东海上，归来如梦不分明。诗情悱恻，其皆伯舆后身耶？

镂葫芦为笼，盖以玻璃，中贮小虫，可一寸许，长股长角，曰蹓油子，亦曰蝈蝈，来自粮艘，天津山左间物也，形略似蝗而青绿色，交两股作声如蛒蚱，饲以白粲或葱蔬嫩甲，性畏冷，纳诸怀中，裹以吴绵，自秋半月至明春正二月，或服朱砂则通体赤而有光，亦足把玩，曲中多蓄之者，夜辄以锦衾护之。香残烛炧时，蝈蝈欢鸣，觉细响沉沉，与娇喘间作，诵唐人"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之句，不禁神往。

余早耳小卿名，及因子山一关，访于银定桥头。盖已如王母，容颜已谢，即故宅附近构广厦，门临秋水，镜埽春山，凡官府晋省来者多税之。先与其妹绿珠同居处，绿珠旋复他徙，小卿间出而应客，琵琶人抱，未觉车马稀疏也。

秦淮游舫八咏者，分析舫中所有之物，得八题而各咏之，盖以著河上之美谭也。戊辰恩科，余曾同棣园、竹恬、雨芗觞秋试之士于余家遂园，以此题甄诗，佳作甚伙。外此更有遂园雅集即事，并酒星诞日歌、小翦刀池读书图题词、诗词词余，争妍竞秀。余且仿汉碑阴题名例，录成长卷，盛筵高会，莫媲于斯，复集成《遂园雅集诗钞》一卷，读者比之玉山草堂、水绘园诸雅集云。

凡有特客或他省之来吾郡者，必招游画舫以将敬。先数日，即擘小红笺贮以小红封套，笺上书某日买舟候叙，某人拜订，命仆送至客所，客如不到，随即以小红笺上书辞谢，下书某人拜手字样，仍贮送去之封套内，并原请之笺还之，是曰不扰。否则主人预计客之多寡，或

藤绷或走舱赁泊水次，临时速客共登，大半午后方集，早则彼美朝酣梳掠未竟，无可省览。另以小舟载仆辈于后，以备装烟问话。盘餐或从家庖治成，用朱红油盒子担至马头，伺船过送上；或择名馆如便意新顺之类，代办以取其便；又或佣雇外间庖人，载以七板儿两只，谓之火食船，一切盘盂、刀砧、醋瓢、酱瓿、乌银、琼屑以及僵禽毙兽、果蓏椒豉葱薤之属，堆满两腊，烧割烹调，唯命是听。献酬既毕，人倦酒阑，回顾篝笋灯笼，早经陈列岸上，主客欢揖而散，亦已斗转参横已。

闺人间游画舫，则四围障以湘帘，龙媪雅姬当马门侧坐，衣香鬓影，絮语微闻，亦有招名姬一二人以佐清宴者，唯惜舱中狭隘，无从安顿香枣，终必假熟识水榭为更衣地耳。

某殿撰来金陵过素月家，自道曰状元，意欲设食，素月以其举止非是，假词却之。乃过渡之钓鱼巷李玉姿家，留连十数日而去，玉姿亦自幸亲染桂香也。昔王沂国抡三元，而志不在温饱，此公仅占一元，竟可光衔院，古今人相距盖霄壤矣。

城东蟒蛇仓侧石观音庵，香火最繁盛，六月十九传为菩萨诞辰，都人士瞻礼不绝，至十八日，则竟夜喧豗矣，习以为例。三年前，忽迁于鸡鸣埭之白衣楼，城东遂寥落殆尽，过浮桥纱帽巷口迳到成贤街、府学前，沿途搭盖灯篷，结彩讽经，以待远近进香之人盥手憩息，又特设厂煎茶，任人就饮，谓之结缘。诸姬之心出家者，相率斋戒素服而来，贝叶低宣，莲花悄合，香舆小驻，藉以眺览湖山，简斋太史诗云：观音无别乐，受尽美人头。观此益信。

团聚粗蠢男子八人或十人，鸣金伐鼓，演唱乱弹，戏文谓之马上戳，即军乐之遗。伧者载以娱客，穹篷巨舰，踞坐其间，直如鸡骛一群，哑哑乱噪，了不悉其意旨，一日之赀，亦需给一二十百钱也。

甲子乙丑之交，弄藤绷者，半皆年少而有力，往往趁夕阳红处，十数舟衔尾而进，始则缓划漫荡，继则由次而紧，紧而急，船势掀播，水声泙湃，座上之客禁之不能，岸上之人哗之不己，正当心摇目炫之时，众桨齐回，有若戒令，彼此愕眙，噤不发声，俯视衫裙，半已斑斑溅湿矣，其名曰抢水，又曰放水，辔头互相矜尚，不如此不得谓之，时务此者恒至咯血。

擘两半胡桃，去其肉而空其中，纽以细熟铜丝，俾可开阖，中用五色纷糍捏成秘戏图，挂之床帐，巾舄皆具。向见于某姬家，不满方寸之地，而陈设秩如，神情宛若，亦小技之精绝者。

玉龄、双龄皆吴四家养女，住金陵闸旁，年小而致清，琵琶手语亦清雅，采珠拾翠足冠时流，余为题其水榭曰双芙蓉阁。解素音曰，双龄乳名二肥，良然。

曲中习尚叶子戏，曰成坎玉，曰碰十壶，姊妹往来辄多为此，后又为投琼，有赶□、跳猴、掷八父、夺状元诸名色，行之既久，复又生厌，乃兴压宝。压宝者，预以青蚨一枚藏小方盒中，平放案上，前后左右任人射之，但得宝字方者胜。其局则曰宝局，盒则曰宝盒，别将作过之宝字方向录于片纸，以为比对，则曰宝篇，穷日继夜，其风甚行。近又有所谓摇摊法，用玲珑骰子四颗覆于器而摇之，计其点数定青龙、白虎、朱雀、元武四门，一日之间，输赢无算，盖因有各清游假此为买笑地者。於戏！家无担石储，而一掷百万，世岂鲜牧猪奴哉？花骨头之为祸，烈于水火，顾安得铁蒺藜碎之。

月上与人厚，每翦发以表其情，碧梧主人诗所谓“分明小试腾霄计，亲把琼刀割紫云”也，计所厚者不一人，而发亦不一翦已，余尝戏之曰：旦旦而伐之，发其为牛山之木乎？及闻其赘某于家，余喜曰：发庶几保欤？俄而，时时脱辐，又弃之从他人去。吁！絮黏茧缚，姬真发短而心长耳。

二人驾舴艋，一则扳桨，一则张网，顺流捕鱼，鲤居其半，得即卖诸画舫中，名曰秦淮鲤，汲淮水烹之殊佳。

舟子烹调，亦皆适口，无论大小船皆谙之。火舱之地，仅容一人，踞蹲而焐鸭、烧鱼、焖羹、炊饭，不闻声息，以次而陈，小泛清游，行厨可免，再买菽乳皮，以沸汤瀹之，待瘪挤去其汁，加绿笋、干虾米、米醋、酱油、芝麻拌之，最为素食之美品，家庖为之，皆不能及。

勾阑旧谓子弟去此适彼曰跳槽，不得其解，或本元人传奇以魏明帝为跳槽语始。

偎红，杨家女，袅娜临风，举动亦端雅，偶于栝园晤之，时同素音、素兰在座，姬捷给逊于素音，而态度似出素兰之右，为余切切诉其家世姊妹甚悉，住狮桥前。

起泮宫前至棘院为止，值晴明日，百戏具陈，如解马、奇虫透飞、梯打筋斗、吐火吞刀、挂跟旋腹、三棒鼓、十不闲、投狭相声、鼻吹口歌、陶真撮弄，凡可以娱视听者，翘首伸颈，围如堵墙，评驳优劣，啧啧有言，一遇敛钱之时，则互相退缩，脉不作声，亦或有于囊底瑟缩探一二文与之者，或竟于扰攘中乘隙遁去，俟其开场再演，重又蹑足而来，由午迄酉，往复如织，画舫经过，间亦拉伴同观，傥有所给，自较若辈为丰厚也。

雨芗谓玉香之媚在骨，余谓双凤之媚在神。昨过三多堂，值双凤病痁初起，倚东窗白玉床，看《天雨花》说部，虽腰围瘦损，而眉目照人，有似霜里芙蕖，愈形婉秀，桐花万里，谁其爱而护之？

双凤自倚云阁移住三多堂，名士投赠如林，兰隐庵主曾有律句云：杨柳桥西第四家，一株琼树净无瑕，秋心可印杯中月，人影还明江上霞。待写珮环磨绢素，合镌名字购苕华，三层阁敞三霄路，许傍红墙试泛槎。兰隐者，弱士之近号，弱士又为姬字曰宝真。三多堂，逼临长板桥，画阁三重翼然而起，回栏复室入者殆迷，姬或被雾縠炙银簧，倩影裴徊，仙音缥渺，下方人望之，几疑秦弄玉、董双成再莅红尘也。姬有弟曰双福，年十二三，姿致仿佛其姊，延年为李夫人弟，固自不凡耳。

姚家巷、利涉桥、桃叶渡头多苏州人开列星货铺，所鬻手绢、鼻烟、风兜、雨伞、纱绉衣领、皮绒衣领、棠木屐、重台履、香裹肚、洋印花巾袖、顾绣花巾袖、云肩、油衣、结子荷包、刻丝荷包、珊瑚荷包、珍珠荷包、结子扇套、刻丝扇套、珊瑚扇套、珍珠扇套、妆花边、绣花边、金

彩鬼子栏杆貂勒、缎勒、义髻、闹妆、步摇、流苏、袅朵之类，炫心夺目，闺中之物，十居其九，故诸姬妆饰，悉资于此，固由花样不同，亦特视为奇货矣。

《绣荷包》新调不知始于谁氏，画舫青楼一时争尚，继则坊市妇稚亦能之，甚或担夫负贩皆能之，久且卑田院中人藉以沿门觅食，亦无不能之，声音感人，至于此极。尝见某者，鹑衣鹄面，彳亍泮宫前，持破磁二片，击之有声，唱绣荷包，靡靡动听，人或以数文钱给之。隔旬，余再过其地，某已衣履簇新，且挈一魋丑妇人，年可五十许，涂脂抹粉，手捻三尺长烟筒，扭捏作态，相与对唱绣荷包及淫嫚各小曲，余颇心骇，有识之者曰：此妇不谂何许人，亦工唱，日来听某唱，惘惘若失，遂罄其赀，自媒于某，某固流荡子，亦乐就之，今盖为赘婿矣。奇哉！

游画舫者或厌日长酷暑，则舍之登陆，诣陈公祠，围棋局为消遣地，待阳光稍退，再打桨而去。祠在文德桥尾，小阁临流，烟茗毕具，主人多设楸枰供人角艺，城中国手如姜楚老、陆东山、杨岐昌等排日在局，以待来者，主人但计局中之胜负以为抽丰。又有一等人舣舟大中桥下，赤身蟠辫，跻其足于船唇上，三四辈互抹骨牌，名为碰马头壶，有天九四狠子之别，各摊数十文于前，斤斤较量，汗流满背，自以为得趣，旁观者殊作恶也。

《老学庵笔记》有鄜州泥孩儿，《方舆胜览》有平江府摩喉罗、白獭髓，有湖上游春黄胖，皆后世捏泥肖人之权舆。近时虎嘐人技最擅长，曳罗绮之衣裙，镂金玉为玩好，凉床暖炕，制造精良，贮以香楠木小匣，价之低昂，视装潢之繁简为准，来游吾郡，多购之者，尝戏为某校书作之，并缀以诗云：情语曾闻管仲姬，我侬抟土合成之，相看莫便嗤黄胖，省掷金钱买绣丝。按《广异记》载韦训卢赞善事，有帛新妇子甆新妇子，则今之剪彩烧瓷为美人稚子者，事亦近古。

吾乡之酒有堆花烧酒、麦烧酒、糟烧酒、红药烧酒、黄药烧酒、三白酒、花露酒、玫瑰花酒、玉兰花酒、松泉酒、冰雪酒、福橘酒、木瓜酒、状元红酒、女贞子酒、归元酒，种种不同，凡以米麴酿成者，味苦烈。画舫所需向惟镇江之百花酒及本地之冰雪酒，近皆尚绍兴酒并丰沛之高粱酒，诸姬款客亦以此为敬。暖高粱酒，别制小锡壶，外方而内圆，圆者贮酒，方者贮沸汤，安圆者于方者之中，逡巡即热，名曰抱母鸡，圆者或以银为之，其热更速。

吴下某君假伴竹轩演剧，并邀诸姬之有名者往观，以悦其所识之某姬也。某姬乃垂帘障客，而屏招来诸姬于帘外，若不屑与之杂坐者，诸姬已不豫。演未半，伶人以小故迕主人，主人诮让之，伶人暗于宾白中事嘲讽，主人忿甚，几至用武，竟不欢而散。夫我辈逢场买笑，挥千金不惜，梨园一部所值几何耶？如某姬者凌人傲物，施之同辈，真为鹊突。况女为悦己者容，一剧之宠辄自尔尔，直贫薄相哉？或曰是孛相者之懵懵耳，若辈奚难焉。

随园依小仓山麓，台榭之胜，名闻中外，主人兰村以名父之子，裒然著作，英年骏誉，意兴不群。凡值花月之辰，必折简招吾辈，联吟载酒，禊集园中，一时典斟诸姬，如秋影、小卿、艳雪、绮琴、小燕、月上均缘得伺觥船，遂光门户，论者信为彭泽之闲情，非等樊川之薄幸。乃曾几何时，兰村已出宰中州，吾辈或适馆，或登楼，星散云流，不一其遇，诸姬之往来迁播，更又靡有甯居，遂使猿鹤怀人，琴樽恋客，雅游俊侣寄慨参辰已。学耕工传神，远溯顾虎头，近师曾波臣，皆能骎骎入室，为钟喜姿作小照，风流娟媚，呼之欲出，余未见喜姿，见小照如见喜姿已。余昨亦请其为袖珠写真，尺幅之间意态逼肖，凡谂袖珠者莫不一见称绝，学耕之技，殆神已乎？

赵姿小如尝云：与其倚门而富，无甯补屋而贫，与其为伧父妻，无甯为才人妾。立论如此，故至今犹璞完也。梅隐初与姬晤，即称其神闲貌婉，当不作率尔人。时固未深悉其概，亦未闻其云云，嗣经仰亭详述之，梅隐益自诩鉴赏不谬。夫姬既薄命为花，后此之堕溷飘茵，诚难自主，然果能情根牢固，尘想蠲除，则烈火坑中何必无青莲一朵哉？姬其无负所言，并无负梅隐知己之雅，斯可矣。

芸士先有词题《瑶台清影图》，近又成绝句二首，纤尘不染，雅与题称，句云：耐得清寒便出尘，蓬莱小谪认前身，心情只合成孤赏，莫向秾华索解人。明珰翠羽太翂披，净洗铅华伴芷蓠，江水江云清入梦，相思无那月明时。

武月兰，为佩兰之妹；冯幽兰，为三多之女，均邀赏于仲坚。幽兰居裘家湾水榭，柳色春藏，几同苏小。月兰则新迁又环宅中，偕其姊并腾芳誉，或拟之"宝帐香重重，一双红芙蓉"也。

子山将赴礼部试，婉霞亲作兰幅赠之，同人皆有题咏，余成《菩萨蛮》小令云：脩蛾剪出三分绿，风前搦管人如玉，幽怨寄湘江，花香梦亦香。芳心羞欲吐，此意君知否，第一盼花开，春风来不来。同时又兰亦以画兰为别，并缀二绝句于帧首，清俊不俗，一往情深，余拟录藁，惜子山匆遽束装，竟忘之矣。

"夜半春帆送美人"，本桃花扇传奇中句。邺楼近属叔美作图，盖寓送小燕赴扬州意也，范川题诗云：片帆森森欲何之，载了轻盈载别离，已近晓风残月候，况当春水绿波时。瓜皮艇子安身小，桃叶江头打桨迟，千尺花潭君住处，深情重唱踏歌词。情韵双绝，余最爱诵之。

石帆云、王湘云在邗江甚著名，昨来吾郡辟缥芸仙馆于秦淮河上，马龙车水，过者如云，然非风雅之士，罕觏其面。晴葑公子闽海游归，姬独与洽，公子亦重其品，不以寻常视之，曾见公子为其题桃花画扇云：谁倚琅玕笑，夭夭弄影斜，绿蒸前渡水，红散远天霞。仙露殷勤种，春风次第加，刘郎近何处，容易莫开花。末二句似有所指也。

四松堂自润香去后春色寂然已。先是山右某贾剧厚姬，百计为其赎身，挈之西去，姬亦无如之何，逮辞香

国，遂闭车箱，行至中途，遽尔示疾，竟殁于道上。名花历劫，太璞遭焚，姬之不禄，实贾之所致也。

雪亭最稔诸姬家，然所与至契者，皆亦鲜克有终，余既《画舫录》中载之矣，乃与佩兰交未多日，果去而之他，亦如袖珠故事，佩兰日夜泣，目为之肿，甚至要之于路，雪亭卒不顾。吁！青楼薄倖，昔贤且然，朝东暮西，世岂鲜李十郎哉？余将渲染其事，谱后鞋儿梦以彰之。

秦淮檐扁，莫久于丁字帘前，屋常易主，而扁终仍旧，今所悬者，乃兰川太守玉箸篆文也，嗣后名士往来，亦多题志，然兴废不常，存佚各半，偶将经见而现在者，录以备考，题者居者，一并缀入，其不知者，概付阙如。冶花陶月之轩，吴山尊行书，清音、陈凤皋所居。兰云仙馆，药庵行书，小伶、朱双寿居之。彤云阁，朱姬赠香家，不知谁氏书。足以极视听之娱，吴山尊行书，在清音赵廷桂家。邀月榭，孙渊如分书，亦在赵廷桂家。月映淮流、伴竹轩二扁，俱在马姬又兰家。东城□墅，在东水关，为鹾商游息处，铁线篆，佚其名。忆青教师，浦大椿家，行书，佚其名。绉绿，伊墨卿分书，亦在清音陈凤皋家。驻春馆，万廉山钟鼎，文宫姬雨香家。听春楼，方子固楷书，亦在雨香家。秋禊亭，本月波榭故址，余今年七月邀同人修禊事于此，因易此额。先得月，画舫小伶王百顺居之，书者佚其名。媚香居，汪玉才行书，单姬芳兰家。月波榭，马月川行书，陈老人居之，每值水涨时，凭人租赁以宴客，在文星阁东首。云构，顾姬双凤家，行书，遗其名。夕阳箫鼓，毛氏别墅有此扁，似是刘生阶书。春波楼即今之兴寓，已故陆姬绮琴旧宅也，方玉川行书。云水光中，清音左士隆家，行书佚其名。画桥碧阴，杨姬月仙家，罗抑山行书。水流云在，清音孟元宝家，罗抑山行书。烟波画船，石热如分书，亦在清音孟元宝家。倚云阁，余所题，金校书袖珠家。瑶台清影，方子山以余品倚云为花中水仙，乃题此赠之，行书。

继余《画舫录》而作者，有《青溪风雨录》二卷，雪樵居士所著，盖述其近年狭邪之游，间缀小诗，斐然有致。第未详为何如人，或曰居士姓江，江右产也，所悉多钓鱼巷中人，而与胡七家双喜尤为密契，纪述甚多，唯各掩其真名，易以雅号，阅之殊费摸索。又谓邀笛步在钞库街，与黄公祠相近，乃是臆说。按志，邀笛步在青溪桥右，当距今大中桥不远，青溪桥即大中桥也。录后另附杂剧四出，似形枝赘。

仓山牡丹盛时，余尝招同人宴赏其下，并次第邀玉香、倚云、素月、韵仙、佩兰、雨香、月仙、五福诸姬来典觞政，鬓影花光，熏照四壁，石顽见贻十绝句，内一首云：荀令香炉可再熏，酒翻生污石榴裙，名花解语人倾国，逗漏春光到十分。

瓜庭号七夕生，二波亦号七夕生，余识二波，不识瓜庭，《画舫录》所载各诗词皆二波作，瓜庭见之，不知是二波也。遂疑为鲁人之雁，颇不谓然，是岂瓜庭之同于二波乎？抑二波如长卿慕蔺故事，有意同之乎？是是非非，余将就琴南决之，琴南为余言。

楹帖之雅切者，最爱晴岚赠小卿云"偶凭杨柳藏春色，为忆钱唐是故乡"二句，皆用苏小故实。玉香尝索诗于余，余口占一联赠之云：环真宛转何妨小，玉解温柔自有香。盖玉香为又环之女，故一字小环也。

月仙度曲，甲于秦淮，踵其后者，当推韵仙，余尝互以叩之，二姬均亦心折。

秋槎公子由楚赴吴，迂道白门，偶与韵仙相值，两情眷眷，有若夙缘。携之游仓山，主人为治具，余与郧楼复招素月、佩兰来，公子皆澹漠视之，盖心目中只一韵仙也。逮公子解缆，韵仙又买舟送至三十里外，倾城名士相得故相悦耶？

韵仙与秋槎定情后，形影不离，信如《会真记》所云，恨不得肉儿般团成片也。饯别随园时，絮语喁喁，柔情款款，余适阅秋槎《瘦红词》，因戏拈其语曰：此正别时，言语欠分明，只莫记了三分，忘了三分也。秋槎亦为解颐。

数年前，龙眠君偶于蕉扇上戏绣折枝花朵，又故累花椒作蝴蝶禽鱼之类，持赠闺伴，外间仿而为之，遂以大行，继且他省亦来购办，利市三倍，不胫而走，龙眠之利溥哉！迩来诸姬又尚白团扇，亦绡亦罗，或绣或画，扬芳风于腕底，堕明月于怀中，只益娇怜，不虞捐弃矣。

桐舫，不知何许人，往来秦淮河上，手磐多赀，诸姬无不揶揄之，欲纳蔻香，蔻香漫应之，未许也。又某生者，与某姬厚，姬不索其值，而矢以身从，生辄枝梧其词，姬竟赍恨而殁。疾亟时，啮其指甲，邀生往诀，生卒不赴，知之者莫不詈生为负心人。笑禅《秦淮偶纪》云：美人一笑倾心处，可是黄金换得来。殆指此二事言。

无业游民略熟《西游记》，即挟渔鼓诣诸姬家，探其睡罢浴余，演说一二回，藉消清倦，所给不过杖头，已足为伊糊口。擅此艺者，旧推周某，群呼为周猴，自入京为某公所赏，名遂益著，某公败，猴乃丧气而归，今且不知所往。孙供奉一寒至此，真为树倒猢狲散耳。

余梓《画舫录》成，不数月坊间已有翻本，以其无关著述，有利负贩，遂亦不问。鹿庵远宦八闽，顷寄见怀七律四首，之一云：谁模赝鼎值兼金，自盥蔷薇细检寻，才子文章原锦绣，美人声价已球琳。雕青争选游仙梦，恶紫难防射利心，也胜弓衣传绣遍，天涯几辈是知音。鹿庵盖在官署购得此书，故云。

鸦片，《本草》一曰哑芙蓉，乃治莺粟花为之，可疗久痢。今之所行鸦片烟，则购外洋土泥熬炼而成，回然各别已，其味香，甘黏如黑糖，不知何时流入中国，价值昂贵，嗜之者谓可助精神，利百病，荧荧一灯，卜昼卜夜，吞吸无厌，历三二年后，耸肩伸颈，面若死灰，虽具人形，实登鬼箓。屡奉严禁，买卖均有科条，其实私相授受者，殆终不免，少年子弟流恋平康，珍如慎恤，诸姬亦间以娱宾，罔知利害，罟擭陷井，不待驱而自蹈之，可哀也夫。

品花诗，梦雪老人作于乾隆癸卯间，盖甄当时诸姬，分上下平三十首咏之。尝为余述诗中姓名事实，足为风月掌故，惜以繁冗不及载入。老人姓白氏，名铭，

号秋水，梦雪，乃别字，本山东籍，侨寓金陵，博雅工吟咏，著撰亦夥，年开九秩而视听不衰，每与话少年时事，尚津津不倦云。

今之钓鱼巷，犹明之珠市。珠市，人不屑居之，而间有佳丽，钓鱼巷亦然，余于《画舫录》中不少登采，盖以人重不以地限也。徐姬月香，小字桂珠，先住巷中，既以狭隘喧嚣，移家城北铜人街小香螽湖，昆仲尝邀余泊木君、棣园、莲癯、梦华小宴其间，矮屋碍眉，颇称精雅，姬亦娟娟静好，翠袖临风，始知珠市之风流，不殊旧院之妍媚，人特囿于习见耳。

诸姬家所用，男仆曰捞猫曰镶帮，女仆曰端水曰八老，均不得其解，亦不知各是此二字否，然是皆外人呼之，其主人则深以为讳。

诸姬谓子弟之旋来旋去者曰化生，偶一往游而畏人闻见曰私娃子，又曰蒲包货，即私娃子之意，盖私产之子多以蒲包贮弃之。昨岁蒋玉珍嫁为宫雨香弟妇，传有随嫁丫头四人，予叩其名，则皆里中少年而豪富者，玉珍夙与之善，今既适宫，四少年亦因之而往，轻薄者乃以此调之。吁！选胜徵歌，缠头浪掷，虽取之尽锱铢者，亦用之如泥沙矣，而卒之被斯名也以往，人之多言，亦可畏也乎？

花月春风十四楼，轻烟澹粉十三楼，十三十四，论者不一，皆洪武初建于郡城内外，置官伎以安行旅者也。沧桑既变，基址无存，读《判花阁诗余》，有寻十三楼故址高阳台一解，感慨系之矣，词云：月魄难招，花魂乍醒，杜鹃啼乱秦淮。觅觅寻寻，还如访艳铜街，珠楼忆自何年辟。数将来，多过金钗，想参差，比字行分，比柱筝排。而今只有斜阳影，已枇杷树尽，杨柳枝衰，何况佳名。板桥记，本全该，弯环小巷还如昔。赚当时燕子重来，认模糊，何处红窗，何处香阶。

淮青桥重行造高后，利涉桥亦踵而修葺之，第淮青专募众姓之捐，利涉则兼及诸姬之费，箫声明月，风景一新，不仅二十四桥者，盛于绿杨城郭矣。

侯双龄与施郎事，余既于《画舫录》中详载之，偶见《易安斋集》，有《红兰曲》一章咏其事，谓是某公子之仆，悦双龄而志不遂，乃同约饮鸩而殒云云，盖传闻之非其真也。诗近三百字，为震泽邱君后同作。

余初不识稼亭，既因湘眉、石船始谂之，未几而稼亭分守睢南，迁海安，匆匆十载，耗问颇疏，顷知余刊《画舫录》，乃属石船远道来索，或以中载藕香故事也。稼亭性恬退，无轩冕气，公余辄以艺菊对酒为乐，殆隐于宦者欤？忆在秦淮行馆时，曾为余题冶山销夏图，词极清真。

钓鱼巷郑家水榭以事入官，后久无赁者，兰陵某观察雅爱其地，赎为寓邸，甫匝月间，修造已备，画栋飞云，朱廊款月，游舫过此，夺目生辉，昨又以榭旁余屋薄其租值，招名姬馆之，翠黛红牙昼夜曾无停辍，意者谢傅归来，寄情丝竹，东山女伎当亦在苍生之列耶？

不晤莲塘一星周矣，昨忽枉过，余又他出，存许姬畹香诗一帙而去，盖属余选刻者，亟录其绝句二首，《早起》云：箫声吹彻画楼东，才卷湘帘怯晓风，怪得今朝春色好，隔宵酥雨湿新红。《春雨有感》云：罘罳风动雨如烟，绿倦红稀亦可怜，甚欲登楼慵拭目，惜花偏遇妒花天。又《青溪泛月》云：灯与月争白，花随风送香。亦佳。雨香云：畹香有白秋海棠，和红楼梦韵一律，颇有逸韵。俟寄稿来，当为刊之。

茶食店以利涉桥之阳春斋、淮清桥之四美斋为上，游画舫者争相货买，诸姬凡款客馈人亦必需此，两斋皆嘉兴人，制造装潢，较之本地，倍加精美。

向时曲中人唯以吹弹樗蒲为事，罕有肄习女红者，近则曲圣之外，多有针神、刺锦、挑罗，争新竞巧，识者谓是归真返朴之渐。

画舫之外，别有灰粪船，长可三丈，阔四五尺，平时装运粪草，至端午节，则略为刷洗，以载竞渡者，每人数文，一船多至五六十人，老幼男女嘈杂齐喧，自西关至东关，往复一二次，随卸去，又招第二起，谓之搭满船。或空闲时，值南北庙市演戏，又赁之装戏箱以取值，皆伧父四五辈手握长篙，裸体围尺布，相率唱淫亵山歌，三两句内必以小娘子海棠花间之，不知何解，大半皆嘲诮。诸姬并及河中游客，各事其事，闻者亦无如之何。

某翁年八十矣，狎某姬才十八岁，翁尝戏赠以诗云：我年八十卿十八，卿自红颜我白发，与卿颠倒恰同庚，只隔中间一花甲。或谓姬盖唐小也。

海树令尹分校南闱后，暂寓朱氏河亭间壁，乃芳兰校书家，海树《秦淮后游》诗中所谓"买邻刚好近柔乡"，盖即指此，尝见其《媚香居偶题》云：秋影春痕画未成，银蟾甘让烛花明，芙蓉不怯西风瘦，黄叶声中自写生。渡江桃叶水潺潺，阿子歌残月子弯，怪底销魂禁不得，有人生受六朝山。海树制锦石粱，循声洋溢，闲情一赋，无妨彭泽风流也。

海树又有《倚楼横笛处戏题二绝》云：玉雨梨花写泪痕，费他水软又山温，会中盒子知谁得，不数南朝寇白门。帕首熏香夜未深，灯前眉语托琴心，秋寒较比春寒浅，无那凭阑已不禁。其诗似为小如作。

避蚊石在西华门桥侧，相传其地向无蚊虫之扰，尝乘画舫往观，矗然二石在河之干，果验与否，拟招居者询之。

"河楼絜别，院本一折。"秋槎在都门寄余点订，盖其去秦淮时为韵仙作者，情文委宛，全摹玉茗堂折柳笔杖，韵仙获此，胜于小玉多多矣。

继园觞花之宴，瘦绿为主人，大会余辈，饮至达旦，蔻香、月仙、蓉裳、玉香亦与其盛，竹肉竞奏，庄谐杂陈。莲癯独赏月仙，谓其爽朗隽迈可与白门湘兰比肩抗手，信不诬也。

明神宗时，秦淮四美人为宋无瑕、郑无美、马湘兰、赵今燕，渡江名士纷致佳题，迄今熟南中故事者犹能道之。忆昨招鸥雨集画舫，偶与议及，鸥雨辄曰：长桥旧院之间，二百年来岂鲜佳丽可媲前徽，坐使寂寂，无怪幼于醇甫诸君暗中齿冷。即于酒畔次第群芳，就彼此素悉其色艺者，拟素月、倚云、蔻香、月仙四姬以与朱郑

等相匹，翌时质之同人，亦不谓缪，于是秦淮后四美人几于团扇弓衣，家家图绣矣。

余自袁浦游归，闻双凤、雨香、素音均有所适，小卿竟祝发为佛弟子，苦海回头，皆大欢喜。雨香之去，邺楼且有诗寄子山云：台边论价尚千金，惭愧书生市骏心，月影忽移花影暗，泪波曾逐酒波深。再逢陌上终何忍，便不侯门未易寻，目极萧郎如断雁，江南江北思沈沈。

四季名花，虽朱门绣户尚未之见，而曲中诸丽人已早有插带者，盖缘不惜重赀预给花匠，故能争先购致以助新妆。余曾于六月见一姬，髻上簪木犀球，因口占纪之云：不多金粟散天香，应共荷花斗靓妆，拣得一枝簪两鬓，累他五百舍人忙。前朝桂花开时，有拣花舍人五百名。

《笛步秋花谱》，青门令尹所撰，选诸名花配名姬，独以赵小如为美人蕉，未几竟为小如脱籍，携赴洛阳矣。先是吾郡某孝廉亦悦小如之妹五福，将与令尹为苕华分载之举，俄竟去而他谋。吾知团扇、秋风、五福殆与露香同其耿挹耳。

碧城仙吏顷为余叙《画舫录》，又题词四律，更有《秦淮杂咏》二十四绝句，读者以为不减渔洋风韵。公子小云亦制序相赠，吐属绵丽，的真齐梁作家。序中有所谓蕊仙者，吴下名校书，闻亦丰艳，亟思一见之。

吴门画舫录

[清]西溪山人撰　高广政整理

《吴门画舫录》一卷，清西溪山人撰，《吴门画舫续录》内、外编，题个中生手编。专记苏州吴门一带青楼名妓，画舫轶事，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层面。据《香艳丛书》本标点整理。

吴门为东南一大都会，俗尚豪华。宾游络绎，宴客者多买棹虎邱。画舫笙歌，四时不绝。垂杨曲巷，绮阁深藏。银烛留髡，金觞劝客，遂得经过赵李，省识春风。或赏其色艺，或记彼新闻，或伤翠黛之漂沦，或作浪游之冰鉴，得小传一卷。

杜凝馥，字宛兰，行三。居下塘，柔情绰态，一时有牡丹之目。性爱兰，碧箔银床，香盈一室。既对美人，复挹骚客，过者往往流连忘返。七夕生写《同心兰册》以寄意，镫青酒绿，固无宛兰不欢。即姬亦一日三秋，时招致生。然生尝谓余云："芙蓉帐里，几度春宵。实未曾真个销魂。"是说也，余固疑之。但其厌弃繁华，自伤漂泊。研花楼上，默坐垂帘，或刺绣临窗，客来谢去，殆所期良远，不作雨后荷珠耶。工词曲，善琵琶，正如《羽衣》一曲，只宜天上，难得人间。岁甲子，秋风报罢，毷氉筵开。愿一聆雅奏，强而后可。宫移羽换，慨当以慷，儿女英雄，一齐俯首。昔江州司马泪湿青衫，遂使《商妇》一篇，盛传千古，而声音之妙，沦落之感，古人未尝不同也。蒋君春瑶摹家藏忆娘旧本，为《后簪花图》，忆娘名重当时，未必遂精此艺。顾忆娘以翰墨因缘，流传已久，今图与画册具在，复得如前辈诸公表而出之。吾知卷中人，其将嗣绣谷春风而并永，而江南绝艺，亦且与浔阳争胜矣。妹新官，弱不胜衣，能演剧，擅生旦，有尹子春之风。

崔秀英，一名漱英，行二，居山塘彩云衖。丰肌弱骨，雅度翩翩，净洗铅华，见者不疑其平康人也。慕寂静，寡酬应。尝买舟游西子湖，登鹫岭，步苏堤，抚西泠松柏，吊小青墓，飘飘有出尘之想。当道某公招置湖楼，诚非所乐，经月而反。家有绿云楼，银蒜星垂。鸭炉香暖，铜龙滴漏，鹦鹉呼茶，间与二三知己酌醽醁，净红螺，金钗半醉，满座春添。喜拨弦，一歌小调，喉珠一串，不数燕赵佳人。盖是曲以北地胜。姬来自维扬，得擅其妙。初，姬为补非老人所赏，貌图以寄。致书云："侍儿秀英，奉书补非先生阁下，窃儿临风弱质，照水疏枝，虽飘断梗于麋城，实抱寒馨于虎阜。频年箫吹夜月，敢妄希鸾鹤之音；镇日镜掩秋蟾，从不惹尘氛之色。居恒落落，性本闲闲。酷慕清流，深憎薄俗。自怜小草，辄怆怀于萎露凌霜；幸遇明公，获快意于攀云睹日。先生睥睨人海，啸傲尘寰，亦有剪红刻翠之词，终乏俪白妃青之选。廿年曾无心许，一旦忽与目成，侍儿自问何？仰邀特识，敢不倾诚葵藿，矢报涓埃？故自奉杖履，兼旬以来，实不减萧奴爱主。倘得侍铅椠三年之久，应无惭郑婢知诗。深怅六鹢遄飞，弗克双凫遥逐。为此特图陋质，专遗赍呈。但愿常侍钧颜，无遭弃掷。公自心同金石，儿实望切茑萝。指月窟以盟悰，人对青天碧海；企云居而结想，魂依翠巘丹梯。伏冀先生善养天和，早图良觌，含毫陨涕，意不尽言。"老人复书略云，"老人当歌对酒，乘三十年。赠玖投琼，几百余辈。忽忽虚过六九，悠悠阅尽风尘。亦有闲情，从无滞迹，回忆绿云楼上，夕月人双。青镜台前，朝暾影并。一凭栏而群芳失色，甫按拍而万籁销声。此景此情，如梦如幻。朔风多厉，珍摄为佳。昼饮宵劳，均需节制。晨饘晚粥，务及时宜。素箑长存，如亲玉腕。红绡永系，莫负霜鬓。补非老人侨寓白公堤之目游蒐趣楼，书此以复。"嗣老人眷眷不置，时寄金通意。姬悉以赒亲戚贫乏，妹金官与某生昵。媒蘖者构衅，雀牙事连生。复捐多金，斡旋上下，讼乃得解。故人多其义，不仅以色艺赏之。

史文香，行二，居上塘。颀身玉立，如灵和杨柳，袅娜临风，丰度为诸姬所罕媲。而姬亦落落自异，有不可一世之概，故品花者以水仙当之。嗟乎！世外佳人，遗情独立，姬犹不免混迹风尘。岂堕溷枯茵，莫能自主与？或曰姬固有志未逮云。

马如兰，少鉴赏于随园老人，名籍甚，余未之见，故略焉。

余凤箫,字香雪,行二,居上塘。明眸皓齿,娇丽无双。余之初识姬也,时清明,与琴仙赴友人约,至虎邱。游船鳞集,雾积烟腾,已不辨谁何。归途笑曰:"无花无酒过清明,今日是也。"琴仙曰:"桃花人面,固咫尺间,盍往从之?"爰过姬居室渊隘,姬搴帘出,衣履朴素,不类时世妆。而天然姿致,正以绝去雕饰为佳。为尽一樽而别。居无何,有某公子者,千金买笑。匝月勾留任所,欲力致之。起居服饰,焕焉改观,耳食者遂争艳之。户外屦常满,余偶与同人文酒之会,桃源重访。别有一天,姬绾慵妆,披雾谷,卸留仙裙,曳薄罗穷裤,胸前绣抹,承以金络索,茉莉堆鬓如雪,浓香扑人。樱唇乍启,则侍儿数辈持纨扇,执桦烛,簇拥疑仙,盖凤箫名与诸名下侔矣。

钱星娥,居下塘。美而艳,面如满月,光彩照人。好事者以《廿四诗品》品吴下名花。姬曰纤农,妹曰流动,人谓能如其分,妹名湘蘅。

童某官,行大,居濠上。蛾眉螓首,飘逸轻盈。顾影自矜,俯视流辈。嗜佳茗,爱品泉。有左娇之癖,篆烟修竹,雪宛轻花,洵堪解司马沈疴,醒桐君清睡也。本曹氏假妹,声价日高。不屑寄篱下,移别院居焉。有甲乙争购之,姬绐甲曰:"持若干来,如言脱付,以掘挡家计"。约时日,至期往。则归乙已数日矣。今人戚友急难,乞赒邺,所望非奢。游移迟缓,吝莫能与。与矣,书辟券,权子母,锱铢不稍假。持金向勾栏,抛洒如泥沙,惟恐不得当,何其愚也?甲固不足惜。若姬者,亦太狡矣哉!妹双婷,住姬旧居。郁素娟,行四,居下塘。眉月双弯,梨涡微晕,袅娜娉婷之态,步武文香,而文香探喉发响,能持铁绰板,铜琵琶,唱大江东去,颇不类其人。姬则如簧舌初调,轻清圆润,当于花间月下,携双柑斗酒赏之。能饮,善笑。喜翩翩年少。尝席间有所属,客戏曰:"笑则若令饮。"烛未跋,生饮无算爵,酩酊大困矣。盖生貌美而户小,姬将乘之于醉,而生心醉于姬,遂欲假醍醐为鸳牒之媒。玉溪生诗云:"临酒欲拚娇",姬与生之谓也。

李倚玉,行三。白析而颀,而秋波一剪。盈盈欲语,尤可疗饥。居虎邱得月楼,楼枕河干,在花市西头,俗呼冶坊浜者。为游船停聚处,每当曜灵西匿,蟾魄未升,歌吹遏云,画桡动地。红妆与乌帽相掩映,居高临下,莫不历历目前。地擅胜游,人无俗韵,拈毫觅句,动满涛笺。姬言辞温雅,粗识字,好文墨,故收藏之富,诸院中莫及焉。庚申秋,余与七夕生有武林之行,琴仙饯别舟中,修秋禊故事。以丝竹侑觞,得识姬途次,作《秋禊十绝》以寄。菊天反棹,稻蟹初肥,姬斫霜螯,蒻桑落,招饮花前,为赋俪语一章。居二年,腊雪初晴,放棹白堤。姬凭兰眺望见之,固请登楼,雾鬓风鬟,怨恨见于眉宇。盖姬初与某生为割臂盟,事不果,剪青丝寄之。乘夜沈于河,得不死。饮固豪,以酒自毁,蕉萃日剧。余见而怜之,邀至舟。同人联句以记事。有云"帷开翠袖迎,帘卷花枝骈,忍寒理梅妆,珠光斗眉妩"。又云"寻诗过野桥,磬口芳心吐。拈花泥人簪,春意含钗朵。"临别倩余作《梨花满地不开门图》。明年图成,并《滕词》一阕以贻之。琴仙为代题云:"杏花才过梨花落,流莺啼倦秋千索。十二阑干倚遍时,日高看舞氍毹鹤。""花落花开春复春,春风憔悴镜中身。炉香茗宛谁知己,依是天涯沦落人"。又写得《月楼图》,某生题云:"不识是恩还是怨,一行红泪不分明。"姬之卷卷于图画,良以崔徽薄命,恐一旦不及卷中,故诸君之惋惜者亦深。今云英嫁去矣,抚今追昔,人隔红墙,而落拓青衫,依然故我,不觉感慨系之。楼中固多粲者,如偕玉如玉,已不及见。次温玉貌丰美,友人娱谷亟赏之,次辉玉,次暖玉,俱相继去,是楼黯然无色矣。

陆沁香,居下塘,本泰昌人,隶籍吴门。性亢爽,善饮酒。以《诗品》品吴下诸姬者,不知何人昉也。上列吴中名下士,下列教坊翘楚,以品目冠之,殆为名士倾城而作。娱欲能文章,精笔札,而迈往不羁之概,独出冠时,品曰豪放。姬与焉,则姬亦非龌龊者比。

钱梦兰,居上塘,体貌闲暇,歌辞擅场。夫也不良,终风且暴,少不悦则当头棒喝,不顾月缺花残。甚至温柔乡里,锥刺横施;玉藕弯中,刀痂不绝。客欲拯之出,弗可。有姊妹行招之,亦弗往,珠啼玉泣,困苦终宵。质明则对妆镜点瘢痕,扫愁眉,梳堕马髻,盈盈对客矣。风尘坠落,夙世孽冤,若姬则尤甚焉。吁可慨也!

潘冷香居城中,友人竹士为余言姬貌昳丽,解吟咏,有《柳絮》诗绝工。其二女长憨园,次文园,喜翰墨,亦院中矫矫。余之编次是录也,尝笑吴苑莺花,可谓盛矣。然能如前朝之马湘兰寇白门辈,竟少其人。甚矣扫眉才子之难!闻吾友言,始信我辈鲜闻浅见,挂漏正多,未可轻为訾议,夫是录其小者也。

徐友兰,行大,居濠上。娉容修态,靥辅承颧。少时为某公子所眷,金帛常充,姬不甚爱惜,随手散去。筑室三楹,杂莳竹木花草。凉棚高架,疏幙低垂,冰簟牙床,最宜结夏。镜卿赋断句十章,惊才绝艳,姬爱之,书诸屏。河朔之宴,时招饮,生脱巾徙倚,读画弹棋。倦则花间半晌,蝶梦栩栩,以荷露烹茶,与生共话,而落日帘钩矣。盖姬慕西湖山水,悠然意远,而镜卿烟霞痼疾。时买舟一出游,皆于此中得少佳趣,故能结遐想于芬芳罗绮中。然姬又好樗蒲戏,樱桃花下,与博徒决胜负,虽一掷千金,弗顾也。今秋娘老矣,门前车辙常盈。华酌既陈,风光细腻,嫣然一笑,犹能惑阳城,迷下蔡也。

赵某官,居上塘。貌温婉圆滑,捷给能得人欢心。

长筵广席，各劝一觞，莫不欣然乐受，殆如《板桥记》之王小大者。悦濠上某，欲嫁之。某初饶于财，喜狭邪游，丈夫也。而妩媚若巾帼，诸校书争爱之。由是家中落，不名一钱。闻姬言，以空匮告，姬招至家，衣食供奉如伉俪然。虽时出见客，而卧榻侧久不容他人鼾睡矣。

徐素琴，居下塘，假母姓许氏。貌丰而口给，一室诙谐。当者辟易，善居积，擅货财，富甲教坊中。姬有母风，目灼灼照四筵，居常作娇慵态，喜倚人而坐。白堤风暖，花市春柔。同人课集诗舫，邂逅姬，迎之来。将使磨郁麋熟都梁，如紫云捧砚，效水绘园故事。而姬不知许事，且食蛤蜊，未几相将脱稿，递为欣赏。举坐吟哦，姬睥睨良久，不复可耐。夺片纸挼碎之，投诸流。姬固玉溪生所谓杀风景者，而书生腐气，敝帚千金，向不识之无人，刺刺诵诗文不已。鉴于姬，其亦知戒也夫。

李响云，丰神骀荡，鬓发如云，居濠上。门前一带，多系画船，室有层楼，设卧榻焉。房中陈列精雅，湘帘棐几，猊鼎羊镫。军持插菊数十种，掩映多姿，居然画意。吴俗四时清供，鞠华最盛，鬻技者加以名色，束缚钳梏，屈曲从心。昔陶公不为五斗米折腰，岂知千百年来，犹使凌霜傲骨，随人俯仰，以取悦一时乎？书之以博一噱。妹素云，貌逊于姬。

陆氏顺卿、眉卿，居濠上，姊妹俱略有姿色。其母解青邱之术，摊钱暗卜，兆遇金夫。爰可货居之，姬性恬淡，羞对客，母强之出，腼然一揖，反身入帘。教以歌辞，亦鄙夷不终学。日与妹共处一楼习女红，勤针黹而已。未几白下某以桃叶渡江，藏娇别馆，而大妇有胭脂虎之号，拘某于室，开笼放鹇，孑焉无归。复依于母，珠还合浦，遂抱琵琶，岂姬之夙孽未偿耶？抑乃母之卜不灵耶噫？

张佩仙，行三，居濠上。貌中人。姊二：官从，同同。乃母负盛名。物色者，据老蚌生珠之例，车骑填闾巷。所居雕栏曲槛，绣幕绮窗，瓶菊盆梅，四时擅胜。以红氍毹贴地，四面张云母屏风。一室篝灯，照耀如白日。风吹檐角，玉马丁东，与蚪箭铜壶相应，虽司空见惯，亦不能不目眩心迷也。院中如庭榭之绮丽，服饰之华奢，以及旨酒佳肴之美，器皿什物之精，人间艳福，为若辈享尽矣。

曹晓兰，居丁家巷，身躯短小，荡逸飞扬。善谐谑，以其双钩纤小，人呼为小脚三官。

陈佛奴，一名玉奴，居上塘。貌清羸，细骨轻躯，可作掌上舞。姬本良家女，误落风尘，怨恨三生，闲悉一种。居常善病，药炉茗瓯，寥寂堪怜。浙东某生征为造室，姬欣得所，意良足。长斋绣佛，故更名佛奴。嫁五月而卒。

郑默琴，字韵梧，少字良家，及笄而父悔之。其人鄙弃不复争。乡里鉴于前车，无问名者。父母相继卒，旋为匪人卖。遂入籍，居恒怏，不屑作倚门伎俩。欲择人事，而物色风尘，蹉跎未偶者数年矣。闻余辑《画舫录》，介客述梗概，属书之。且曰："儿心事不得白久矣，如过此三年不嫁，儿诚非人。则载诸简者，请削以惩其谬。"余笑谓客曰："羊叔子何如铜雀台妓，此搜言也。姬何重视是录乎？"然志足嘉也，故记焉。

孙素芳，行二，居上塘。体闲仪静，举止端妍，无教坊嚣张习气。家本浙东，流落广南，归次吴门，遂止焉。数椽老屋，风月凄凉，见客不甚款接，故客亦罕过。而数口飘零，赖姬以活。姬亦安得散千金，赎蛾眉于异地者。

素芳有二，一居阊门，姓李氏，行五，名噪一时。性傲岸。有大腹贾，愿金屋贮之，却弗顾。余遇之武邱舟中，亦自娟好，若云独旷世而秀群则未也。适邑中某，怀佳人者，至今船过金阊，犹往往指红楼一角焉。

沈笑霞，居山塘，肌肤冰雪，曼睩腾光，调笑无双，娇情宛转。姊妹俱刘河人，故有大小刘河之号。姬与姊皆以舟为家，喜淡妆，嗜佳果。龋齿流酸，石华染碧。轻红乍擘，香溅柔荑。消受春纤，不必谑以金钗落也。又好作幼小戏弄，憨态可掬。见者弗之怪，且爱之。七夕生有帷幕之征，忽为有力者所夺。芳时易过，缺月难圆，以苕华赠别。时生将赴秋试，故刻为鱼龙变化之文。

蒋苣香，行四，居丁家巷。工画兰，间能著色花草。少与某订婚嫁，橐金赠别，某挟金去，音问不通。姬迹得之，已他娶矣。积痗成疾，骨出飞龙，日啖盐如十口之数。否则胸中作恶，勺粒不下咽。白岸山樵，缠绵悱恻人也，悲其遇，时往访。尝席间以帕裹茉莉贻生，盖丝穿花朵，绾同心结焉。嗟乎！头上杏花有幸有不幸，使姬识山樵于早岁，则霍家小玉，不为薄幸郎憔悴死，而人之无良，某其尤哉！姬有《秋兰小影》，多名人题句。

王香柳，行三，居濠上。吴门食单之美，船中居胜，而姬家则尤诸船之胜。鳖裙凫跖，熊掌豹胎，烨以秋橙，酤以春梅，拟于郇公厨李太尉焉。姬体貌清丽，沉默寡言，与之缠头金，则受。或杂以衣饰钗钏，则受金反璧。或诘之，曰："儿非倾心阿堵？顾阿母以钱树子望我，其溪辞？至一身漂泊，未识所归。虽金缕千丝，明珠百琲非我有也。适一旦脱然去，其与有此者，甯复知公等乎？公等亦胡为者？"客为之爽然若失。后适邑中某。

朱月娥，行二，居阊门。姿容华赡，目漱层波，船娘中香柳推逸品。姬推艳品，而扁舟一叶，恰受两三。远山芙蓉，若离若即。《随园诗话》载船娘事，有嫦娥下舱之句，而姬正以不肯下舱，罕过而问者。镜湖渔子曰："名花相对，可以忘餐。乃以坐来，虽近弃之。登徒子岂真好色哉？是言也，是真能好色者。玉梅花下，宜其恋恋于素春阁不已也"。素春阁者，余姬香雪所居。

谈瑞珠，居山塘。髫年盛饰，远而望之，灼若芙蕖出渌波，近则不逮也。性爱花，姹红嫣紫，罗列妆台，品其香之优劣。尝谓花忌太艳，艳则香减，故芬芳馥郁，恒在白贲无色中。意盖举以自况，姬殆所谓销魂别有香与。

蔡蕙芳，行四，居上塘。盛鬋丰容，风流自赏。其夫属梨园部，美丰姿，岁入足自给，姬复刺绣纹佐之，意良得也。居有顷，为博徒诱，溺于博。姬规之勿听，然博辄负，倾筐倒箧，悉索无遗。贫无以自存，遂出姬为沈氏假女。沈固老院，中坐客常盈，犹时取诸姬以供博。余观世之劳神伤财，莫博若也。而沉溺不反者，乐此忘疲。乃至不能有其妇，而尚不知悛也，博之害亦烈哉！

陆小玉，居山塘，蛾眉淡扫，丰韵天然。而翠袖霞裳，丁东环佩，浓淡亦复相称。居处地近河干，屋小如舟。尝有友寄其家，闻客至，匿于帏。客甚称家世，夸豪富，姬厌之，呼闭门羹。客不解，转诘焉，友人嗤于帏，遂逸去。此与竹垞太史遇王某事正相类，儿女痴情。后先一辙，是可轩渠。太史事见《西河诗话》。

张凤龄，居上塘，纤腰微步，罗袜生尘。眉有断纹，正如远山一角。峰断烟连，弥增春媚。工演剧，结束登场，极妍尽态，啼笑皆真，虽梨园弗及也。沅芗程君携姬至申江，时某氏园，鼠姑盛放，锦绣千堆。选色征歌，人人皆玉。护花仙主，推色艺为诸姬首，人无异词。今年春，访姬于吴门，知适人去。蝉鬓翠娥，天涯离别，为怅然久之。

张韵雪，居湖田。眉目若画，口小如樱。喜作三绺燕尾妆，余发覆额，鬖鬖如剪。披蜀缬，蹑绿华，宛然裙屐少年。若门画长眉，高梳云髻，则反逊此丰致矣。胸有记事珠，词曲授之，即能上口。檀板金尊之地，春花秋月之天，与诸雏姬连臂踏歌，以红豆记之，无过姬者。

徐爱珍，居上塘，桃花两靥，丰美且皙。工度曲。自凤龄、韵雪之嫁也，后起之秀，则有潘翠珠，沐绣翎诸人，而姬之名最著。

阿福者，忘其姓，居胥门。流寓申江绿雨寮，寮本一吧之胜。施萝作障，叠石成山。裘马如云，钿车如水。姬艳冶之名，倾动一时。性委宛，善饮酒，喜浮大白。酡颜星眼，强要人扶。倚绣榻，背银缸，解罗衿，捉玉腕，肌拊凝脂，春探豆蔻，香囊叩叩，丝履弓弓。处以却尘之褥，护以翡翠之衾。而姬不知也盖玉山颓矣。此也仙所述。当此境者，令人真个销魂。

杨玉娟，小字自馥，居虎啸桥。流寓金陵钞库街。俊逸明慧，修眉横波。甲子秋，琴仙娱谷镜卿偕试白门。遇姬于秦淮水榭，与镜卿邂逅目成焉。翌日同人集王韵秋水榭，韵秋名桂。故为琴仙昵，圆靥清眸，肌肤玉雪，亦秦淮翘楚。席间以玉娟询述目成状，韵秋笑目镜卿曰："若是，侬则当为瘦腰人急疗饥渴。"乃以油壁迎之来，琼席甫即，眉语旋通。射覆飞觞，灵心激注，觞政值生，宨度曲。姬为歌《明人传奇》、《占花魁》一阕。酒阑，同人丛恿生送之归。申后约，订明当集绿云图室，盖即洛阳女儿对门居室，为毛君畹兰别业，俯清淮，面丁字帘前。毛复广交游，名流云集。先是有欲得姬一笑者，屡靳之。至日闻姬之为生至也，命侣咸集，姬殊落落。比生至，则媚靥圆，瓠犀展。捧研吮毫，以扇乞书。生为写红豆折枝，并系以词。夕筵既阑，众宾就散。眉月衔岭，凉星压波。乃凭露槛订星期，出袖藏络绣罗带一袭赠生。生固丰于才，而啬于财者。转难之，姬曰："妾身值金二百，君第谋其半，妾当鬻钗珥，得如数。"生终以四壁为虑，未之颔。毗陵某生者，愿与生订缟纻，且艳其事。携朱提付生，将为石家半斛珠，生却之。比竣试，有力者欲强要之，以重金啗假母，豫买舟河干，将为褰裳之涉。姬侦知之，有遁志而未发也。中秋夜，同人复置酒绿云图室，争致之。珊焉来迟，双黛萦愁，默默不一语，数拈带而已。索巨觥痛饮，并酬生，黯然告别。厥明而为惊鸿之逝，时八月既望朝也。生亦寻为友招游摄山，追赋十绝以寄，兹录其三："酒鳞潋滟蹙琼卮，桦烛生烟绿缭眉。恐是同乡试相问，微波刚住水仟祠"。"曾呼双桨访清溪，长板莺花半已迷。唤出尊前杨妹子，六朝山色尽眉低"。"木兰催上太匆匆，懊恼丝杨万缕风。便放石城烟艇去，莫愁湖上最愁侬"。读其诗，可知其情之一往而深矣。

陈桐香，字璧月，行三，浙之姚江人。微眺含睇，蛾眉连蜷。裙下双趺，尤为罕俪。工演剧，非昆非弋，俗谓花鼓戏者是。浙东濒海邑，厥风甚盛。时值木绵脱树，采撷盈野。以戏进者，日集，姬独不屑为。往来吴越间，所识多豪门右族、贵戚公子。或买舟向村落，居人敛钱演剧，士女如云。负贩骈集，陆博蹋球之徒，以及游手无常业者，往往藉姬以食。姬可谓超乎流辈矣！然姬少倾心于梁溪某公子，有终焉之志。将之邦江，公子填词赠别云："阿娘知道嫁东风，挈儿也作飘零絮"。盖时姬尚十五，待字女也，今二十五年矣。十载江湖，依然漂泊，岂姬之初志哉？春初携其假妹小怜来。小怜姓唐氏，名爱，腰支瘦削，眉黛闲蕴可怜之色。时称

为两璧人，相邀者益无虚日，余遇之邑中吴丈家席间。主人为姬乞名，碧城生字以璧月，以小怜字唐姬。酒半，愿登场为诸君寿。而诸君亦为姬乐尽一觞，灯树百枝。氍毹六尺，双花掩映，纸醉金迷，迨众宾散，漏下已四鼓矣。是日同人饯春武邱舟中，会者十有二人。翼庵、碧城生、谦谷、惺泉、艮甫、竹士、云岩、伯冶、七夕生、镜湖渔子暨余也，极天涯诗酒之乐，故并记之。

小传补遗

董双婷，貌丰盈以庄姝，肤温润而苞玉。秾纤合度，沈详不烦。初，姬姊小双，适人去，门前冷落，车马恒稀。假母强姬出应客，年甫及笄，娥娥罕媲，于是客集如故。碧城生游吴下，耳姬名，往访之。时晓妆未竟，珠帘低卷，发长委地，双臂雪白如藕。生一见心许，解玉连环以赠。明日，姬折柬招生，生不果往。为书云敖馆额，同人赋《游仙诗》以纪事。闻生去吴，遂忽忽若有所失，常谢客。今复避地乡居，黄莺惜别，红豆相思。吾知钟情者，其必有以处姬也。

崔髻卿，名鬟，漱英校书女弟也。真而美，珊珊丰骨，宛约轻盈。少时为姊所掩，不甚著名，姬亦羞对客，故过绿云楼者鲜靓焉。春三月，种榆仟吏碧城外史偕过吴门，同人送别武邱，遂访姬于娄尾花下。红阑十二，拥髻微吟。闻客至，半晌，抬身，新妆鬖髿，仙袂翩跹。乃设琼席，唤索郎，赠小草兮将离，歌阳关之三叠。譬之飞鸟依人，人自怜之。外史拈蓉裳农部诗句，书楹帖以赠云："娇如新月真宜拜，瘦到秋花转耐看"。为倾倒至矣！

杜丽云，居城中，余固不识也，友人为余数称之。尝有事至蓉湖，蓉湖友人复谓曰："自姬往吴中，此地群空冀北矣。"则姬之声价可知。

顾双卿，居城中。婉嫕幽静，体貌嫣娟。院中多假女，姬独依母以居。母绝爱之，然喜豪饮，尝与客约，终日无食，饮巨觥，角胜负，禁之勿可，其憨态若此。有戏为诸姬作《饮中八仙歌》者，姬其一焉。工度曲，善觞政。与邑中某生善。

张轻云，居下塘。偶访黄月娵于卞家弄，月娵已他徙。铜环半启，绣慕深垂。庭前海棠一树，含苞未放。阑东悬鹦鹉笼，见客至，呼下帘，乃逡巡不敢入。姬下阶相迎，年未破瓜，琼姿艳逸。延入座，烹佳茗以饷客。相逢意外，良有夙因，归而记此。窃喜天台之误入也，别后赠以一律云："意外相逢定夙因，蓝桥深处见云英。艳能蔽月应长好，舞学回风最有情。金雁斜飞春按瑟，玉鸾微语夜吹笙。尊前领取殷勤意，合与苕华署小名。"

金秀林，居上塘。客有为姬请传者，余曰："余以无聊，为花写照，无去取，无轩轾，偶拈一人一事，引而申之。伸于姬未之见，亦未有闻，故不载。"客曰："盍即以不传传之？"乃补录焉。

盛畹香，行大，居城中。瘦削娟楚，善歌辞，能奕棋。曲房低几，清篁疏帘，往来多知名士。未几，为郡吏计购去。随风飞絮，无力自持。邯郸才人，竟归厮养。石城朱仁汾懊恨欲绝，赋诗寄怀云："邀得月来应是姊，化为云去只愁卿。"又云："谁怜桃脸秋来泪，洒上青衫一样多。"后邂逅于白公堤畔，虽似曾相识。然已憔悴羞郎矣。妹丽云，亦相继适人。

程棣香，行四，居濠上。态浓意远，霞举轩轩，与畹香称莫逆。生素有拘方名，无所惑。独爱姬，留连宛转，若不胜情。尝之申江，姬驾舟送至途，别数日，郁郁不自得，裹红泪以寄。嗟乎！尤物移人，莫能自主。当其意之所属，如磁石之引针，琥珀之拾芥焉。然而青楼薄幸，不独樊川，热赶郎岂少哉，生与姬可谓一往情深矣。

沈素琴，居城内丽娃乡。淡妆素服，不事铅华。粗识字，喜诵唐人诗句。对客无寒温语，惟借扇头书约略读之。可以想其风趣矣。有某生侨寓金阊，与姬交綦密。席间歌《玉茗传奇》、《折柳》一阕，生以事伤薄幸止之。姬曰：君诚多情，然小玉赍恨无穷，正使人人鉴此情痴，则死将不朽。且彼自薄命，于十郎何尤？生默然无以应。嗟乎！紫玉谁怜，黄衫何处，姬殆古之伤心人与？

周新官，居山塘。貌黑而津，娭光眇视，丰致嫣然，时人以墨牡丹称之。

以上补入

马姬，少未有名，随园老人过吴门，名之曰如兰，老人诗所谓"如兰二字付卿卿"是也。濒行与姬约，返吴当作两月聚。至梁溪盛，称姬于嵇公子集虚。谓向来评泊群花，必如其分。独于姬莫得形容语，公子曰："岂即'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者与？"老人击节，相与大噱。时与集虚送客胥江，舟中述此，取以补姬传之略。

宛兰落籍后，乞赠言于钱唐陈云伯，云伯为作小传云：杜姬凝馥，吴之吴趋里人。生而玉靓花明，丽入图画，秉性幽素，蕙心兰气。曳纨谷，被金翠，非其志也。妙解音律，尤工胡琵琶。铜弦银甲，转轴一奏，四座禁不发声。至变调人破，指无停拨，弦无滞响，觉兰陵王著铜面具，驰快马入阵，无此豪快也。吴中多工此技，无出姬右者，因称第一琵琶云。姬貌明丽，皎若朝霞，品花者以天香国色，宜为牡丹，而姬独爱兰，谓美人香

草。擅芳空谷，由其色佳、其品洁也。尝诵汪《诵茗》“一种幽芳宛是兰”句，因以宛兰自号。所居研花楼，在水潭侧。红帘碧槛，镜影澄波，皃鼎螭盘，位置妥帖。素谙琴理，兼参画禅，文人翰墨，尤所心嗜。长笺短幅，横陈四壁，玉轴檀册，盛以桂椟，杂置镜台香匳间，拱璧视之勿翅也。吴中绣谷园蒋氏，故有杨子鹤所绘《张忆娘簪花图》；国初诸老，题咏几遍，袁简斋诗所谓“袖角群边半姓名”是也。春瑶倩周君云岩仿其意，作《后簪花图》，江左能文之士，咸为赋诗。卷中人规模相似，得毋即忆娘后身耶？七夕生与姬善，星河案户，密誓三生。是夕室中兰开，有双头并蒂者，咸以为两人真意所感。山阴王梅卿女士为写《同心兰图》，沈茂才镜卿赋焉。姬之将归于生也，假母积逋负三四千金。将以居奇，生筹千金不足，姬则质钗珥，又假他债以自赎。姬既孑身出，而吴之人，以姬负重名，不欲其去。则假他词吓之，谓生故贫窭，不足以活。又谓室中人妒，将不容。姬咸不应，惟谓生曰：“今日之事，妾生死依君矣。望君如岁，忍相待乎？”余之再经吴门也，适生以此事未得筹策。谓余曰：“某德薄不足辱第一人，请为君作蹇修可乎？”余素闻其事，辞不可，惟请一见颜色以为幸，时姬已移居妹家矣。至则迟久不出。强之，方出。天人玉立，光采照耀。一揖而退，重帘寂然。生为道余倾慕之意，请奏其技，不可。强之，乃隔帘为奏《出塞》、《入塞》之曲。予赋诗记之，并嘱同人排当其事。姬终归生。

茝香蒋姬，初不知其能诗，偶于张伯冶家，见数纸楚楚，同诵其《题翦秋罗》云：“几丛寥落夕阳中，冷蕊疏花也自红。莫翦轻罗作团扇，汉宫昨夜起秋风。”

香雪性慕风雅，酷嗜翰墨。遇文士过从，必持纸乞诗。竹士云：“乞诗就烛拂红螺”，碧城生云：“美人磨墨乞题诗”，皆纪实也。种榆道人书楹帖以赠云：“与谁吹月秦楼去，忆我探梅邓尉来。”

杜宛兰，既归陈君瓜亭，布裳操作，不复理旧时故业矣。瓜亭以其小像，遍属名流题咏。灵芬馆主有句云：“抛却檀槽理绣线，无人知是郑中丞”，盖纪实也。宛兰女弟小兰，艺不及其姊，而色过之，遂为都知录事之冠，后为有力者量珠聘去。戊辰春，灵芬馆主偕客至其家，招周君云岩为作小影。周君以婿病，不果至。遂已，然妩媚之态，犹宛宛想见之。壁间有人题六绝句甚工，其第五章，盖为宛兰作也：“阿怜玉体阿莘衣，又见苏娘最小时，说与春寒须护惜，未妨帘幙至今垂。”“国香慢曲尽人夸，肯降城南张硕家。录就小名兼姓氏，可怜叶叶与花花。”按小兰姓叶，故云。“倾国真宜通体看，风情烟视画来难，郭熙大有春山手，商略眉痕到笔端。”“相见嫣然去黯然，催人画舫系门前。从来未识杨枝意，不管欢场管别筵”。“宛转房栊旧有情，檀槽银拨响枨枨。十年前事无人说，多谢鹦哥记姓名。”“忽忽舞席与歌茵，一曲春风未算春。领略风光须细腻，始知元九是才人。”

以上补事末一则淞北玉鲵生赘人

吴门画舫续录

[清]西溪山人撰　高广政整理

序

夫水上有靡靡之音，则听之者不去。胸中有郁郁之意，则遣之者良难。个中生迹，半天下抑塞已久，以为中吴之游，足以荡魂销志，遁穷忘老。适有传《吴门画舫录》者，文酒纵横之态，风雨狼藉之怀。虽言穷一隅，而事臻万族，似我无俚亦为抚掌。个中生则曰："是《录》之作，犹未究也。吾子有闲，曷观所续乎？因出此卷，流览数周。揳琴揄袂人益乎？旧编佩兰折芳情深于二笔，庶几发兹逸兴引我遥思者焉。蒙尝谓烟花之记，胜事所为，流极琵琶之篇，沦落因而生感。系余与子同为羁人，转徙异地，非无华月之夕、歌舞之欢。至于酒半，犹且悲吟心动，太息坐叹，况复览此，尤系乡国，掩卷不能以遽终而旨趣已通乎？作者言有所不能已，遂揽笔以叙之矣。个中生将归吴门，重寻旧游，桂舟兰楫，斯人犹在，酒酣之后，言念故人有胥疏江湖憔悴独往者，亦当为之不欢也。嘉庆壬申岁九月，长洲宋翔凤书于江西行省之宿云花榭。

沧江虹月有客，吹箫菊部。烟华可人如画。纸醉金迷之地，莺娇燕姹之场，昔尝跋扈其间，沮惑无主，红楼翠馆，洒墨汁以淋漓。舞袖歌衫，覆酒杯而狼藉。同辈有题襟之集，当筵为侧帽之吟。既而选梦十年，怀人千里，东鹣西鲽，会合无期。北里南邻，冶游绝迹，怅柳枝之已嫁，招桃叶兮不来。追忆曩欢，但增累叹，每际灯檠灺后，街鼓捶余，未尝不念顾曲之闲情，轸投琼之逸致。云窗窈窕，隔楚岫以千重；桂楫徘徊，阻湘波之九折。盖自史风却宝鸡之枕，杜秋解金缕之衣，以为筝人笛家，空若唐肆；钗丛粉阵，无复巫山已乃者。屏迹海滨，棲尘旅馆。忽枉故人揽云居士书兼以《画舫续录》见示，真珠编字，细于蚕眠，碧玉镌名，粲列蛾影。甲乙夫容之帐，月旦从新品藻。玳瑁之梁，风流未歇。朝云冉冉，重题玉局之辞。暮雨潇潇，再续妆楼之记。艺兰荑于一圃，各有芳馨数环。燕于同时，遍揣肥瘠，哀感顽艳，莫得殚称。蕉萃迷离，不无寄托，然后知茧绪经春而未绝，麝尘历劫而犹香也。仆哀乐杂于中年，歌篇悔其少作。鸾笙凤管，徒羡太白之豪情。钓艇茶樯，将戴樵青以偕隐异日者。君其联七十二舸于虎山桥畔，水木瑟若，烟凫浩然，有携琴鼓枻而至者，傥亦卢敖汗漫之志乎？嘉庆癸酉四月望日丽农山樵赵函书于娄上寓斋。

内　编

西溪山人《吴门画舫录》成于癸亥甲子间，一时茂苑名花，皆为传其丰致、写其性情，直擅黄徐妙手。顾以余所见同时，若张秀芳、黄月舟、谈珊珊、诸人，类皆色冠平康，与崔杜为姊妹也。且秀芳于冶芳浜构语花楼，几压绿云之上。而黄与谈，当时有文武状元之目，《录》中皆湮没不传。岂赏鉴未及欤？抑沧海遗珠，古人犹有不免欤？即《录》中诸人，迄今不及十载。存者已仅止二三，而群芳之争向春风，其秀出一时者，又踵相接也。余叹红颜之莫驻，悲彦会之靡常，爰续是编，藉资谈助，以金闺佳丽省识再四者列入内传，寄迹吴门，暨传闻艳羡者为外编。数年后倘更有痴于我者，或再续焉。庶几花月因缘，不与流春同逝尔。癸酉初秋个中生记。

孔琴香，行大，初居下塘之水潭头，新居众安衖。颀身秀项，玉立亭亭。性明慧，度曲冠一时。尤娴酬对，微言解纷。能令座客黠者木、豪者静、疏狂者下气、粗率者改容，而终各得其欢心。有若磁之引鉴、水之融乳、胶之投漆也。居常摈艳饰，甘卑下，以康成婢自居。虽属意者不乏名人，琴香绝不以亲染桂香为宠。识者于是重之。惜体弱多病，与药鲈茗碗为缘。女弟蓉仙，色艺俱备，雅善体贴，故留髡送客者，琴香辄示疾，以引避云。

汪素月，行大，居上塘丁家衖（巷）。丰容艳态，明媚绝伦，品花者以牡丹目之。门前车马之盛，甲于金阊。姬柔婉无骄色，无机心。客所好，偶一为之。碧城外史尝赠楹帖云："椒涂蘅薄流芳地，翠羽明珠绝世人。"可想像遗情也。以齿稍长，不胜迟暮之悲，见浮嚣子弟，佻达当前，恒寡言笑，故赶热郎少过而问焉。今

则并不知其所处矣。

胡秋琴，行七，居猛将军(衖)。袅娜春姿，俨若灵和新柳。余闻其名，而未获见。竹芗居士为余言，故略而不敢悬儗。

王兰珍，行大，维扬人，今居下塘袁家衖。丰姿艳逸，词气倜傥，有豪侠好义之风。余初晤时，即语余以人情之偎薄，随举一二事，意跃跃不平，见于眉睫，其冷眼热心人哉？犹女三喜，字月琴。眉目英俊，色艺精妙。而柔和温淑，善为阿妳相调剂，异日当雏凤清于老凤也。

钱素越，行四，本锡山人，长养吴门，住城中渔郎桥。脂肤荑手，雅淡宜人。性耽文墨，恒自叹髫年未学，然诗书之气，时流露于眉宇间。随园所谓“书到今生读已迟”，其夙根固不凡欤？好与文士杯酒言欢，酒阑即肃容送客，不及乱。其视诸丽品之横陈玉体者，直非其伦类矣。

潘素贞，字慧卿，常熟人，今居上塘丁家巷。秀润温雅，幽闲自爱。澹于秋菊，洁若水仙。无撩人之光彩，有疗饥之丰姿。其迁寓丁家巷也，同人载酒作馔席，牵萝补屋，翠袖天寒，七夕生一见倾心，逢人说项，浮眉生方与商量笔墨，效糊窗补壁之劳。不二旬为兑渡节，慧卿食指以什计，他物称是。停桡冶芳浜，倾城属目。元遗山句云：“海棠一枝春一国”，可移赠也。闻姬豪于饮，工昆曲，惜余访晤时，扶病下楼，娇喘莫制。未及见其粉添颜色。响遏行云，琵琶亦擅长，偶一奏之，未得聆其“续续弹”也。

王素兰，行三，兰陵人，居丁家巷之瑶庄，尝于上元节携姊妹踏月过玉壶仙馆。有如鹤立鸡群，秀骨天成。虽文仇妙笔，未必能写其真也。暇时偕娱谷儗过访，迷不得路。问其邻媪之相识者，云数日前已移寓卞家衖，与田氏姊妹同居。翌日试访之，田氏姊妹俱丽品，固堪与素兰联珠，而并无同居之说。其邻媪之相给欤？娱谷曰：“是当以不了了之”。或又云迁居木梳巷。

李春云，字秀琴，秣陵人，今寓山塘之瑶弄。前从假母姓纪氏，声价压秦淮。壬申冬避喧来吴门，因易本姓。湖山招隐词人，谓姬清姿雅度，不耐风尘，故眉黛间时有恨色。吾宗瀛槎老人，年八十有四。晤姬于舟次，有不能遣之情。即席赠长律二章，词致眷眷。他日三吴少年，一见而迷魂荡魄，固无足怪。词人劝其速即披缁，良有由夫。

王素真，行三，梁溪人，今居永福桥东首。柔疑无骨，慧极若愚。眉黛含情，发光可鉴。姊行二，字素娥，善于晋接。自云随母氏离家十余年，以不能操土音为憾。犹忆童时踏青，涉历梁溪某邱，恍如昨梦，尚有故乡之恋欤。

钱秋婷，行三，锡山人，素越同母姊也。居城中双井巷，瘦影亭亭，几不胜罗绮。而酒量深沉，觞政不阿附。虽属意者在座，而分毫不徇情，亦名之累也。与素越虽分门别户，而朝夕过从，故携缶者，每乞浆而得酒。

刘馥林，山东临清人，寓城中采莲巷，吴中子弟漫目为北地胭脂者也。口角波俏，能操北音，工调琵琶，多作羽声。而骨节玲珑，尤妙在凌波微步。倪贮诸响屧廊，当听不尽绝好弓弓点屧声也。

张凤娇，阊门外画舫之翘楚也。禀性温存，貌含薄怒，秋水凝眸而清霜澈底。春山压黛，而新月将弦。浪蝶闲蜂，未容觊觎。遇气味相投者，回头百媚，转眼目成矣。绣佛斋主人书赠颜额曰黛影横波，意亦曾经青眼者也。去秋已有所适，韵兰外史为余言。

李琴仙，行二，居永福桥，花芷香之芳邻也。眉含惨绿，目溢媄光，顾曲纠觞，色色精到。临流自照，艳影无双。吾知柳色深藏，虽春在邻家，无复过墙之蜂蝶矣。

余桐花，行三，素春阁香雪之妹也。轻躯立鹤，瘦影惊鸿，同人相传为小乔者也。余晤香时，桐花犹稚年，未及见，前年香雪杜门谢客，桐花亦偕隐焉。今香雪已适人，桐花不知所往。始终不获省识春风。其体貌妍丽，友人能为余言之，其性情则不能为渠摹写矣。

徐小娥，行大，居前家桥边，素琴之犹女也。素琴假母字素娟，适许氏，由通州流寓金阊，当时为吴门第一名花，人呼素琴为小通州，旧院风流，至今未坠。小娥十五盈盈，颖悟寡偶，容光逼人。深情溢乎春水，鲜艳侔于晨葩。晶帘妆成，绣闼闲凭，不啻姑射仙人之在芙蓉城也。幼读书，通字义；昆曲能联净旦于数阕，各极其妙。酒量渊默，无机诈心。遇俗客觞政，或有所偏，强之饮，亦顺受不较。故居家共服其性情，座客咸嘉其淑惠。个中生拟字曰柔珠，并赠句云：“未可尽留才子气，何从别制美人图”。未识切当否？

周小莲，行七，居通贵桥下塘，才具深刻，灵机明敏，性好洁雅，善修饰。昆曲精妙，不自炫露。而同时姊妹咸爱而畏之。容人之度，或尚有所不足欤？同母姊二，长行五，字琴芳，别购画舫；次行六，与小莲同居。

程月娥，行二，旧籍新安，今居杨庵衖。玉净花明，雏莺幺凤。年才十五，因父死无以偿逋负，堕入青楼。故酬对羞涩，而女工独娴，兼善刷印碑版坊刻。命作校书，实不负名矣。惜狭斜中重歌舞，而轻文墨者，十八

九也。

张芹香，行一，居杨庵衖。丰姿澄鲜，口辅姣好，问年三九，犹如二十许人。研花楼姊妹行也，琵琶亦宛兰伯仲之间。当时杜氏为吴中第一手，而张氏次之。今芹香之技与年俱进，近今诸名家所翻曲谱，姬按弦点拨，靡不协律。顾自伤迟暮，不屑与映华二娥辈竞虚名，同人亦绝少游扬者。

陈苹香，行五，梁溪人，今寓丁家巷。种玉之蓝田也，平康中素少宜男相，客或因艰于子嗣而置妾者，往往别求处子。苹香甫十九龄，已连举二男。且明净柔软，音律翕和。他日于归，吾知为忘忧之萱，终当树之北堂者也。

施素芳，行五，居圆照衖，秾如桃李，皎若云霞。面溢春风，眼扬秋水。客有精交神与者，迷恋倍于别院。或曰姬固有异乎人处，未知其详也。妹筠亭，本姓陈氏，清婉可人。

方友兰，名金铃，居圆照衖，假母字浣香，风韵犹存，亦西溪山人未及赏鉴者也。友兰晓妆学母，名动缙绅。妹字文香，轻盈娇小，浣香疏于音律。命伶工督双姊妹习曲学，不惜繁费，无异老诸生，结习未除也。

王问兰，行六，住太平巷。婉嫿临风，倩影怯月，只宜贮之阿阁，围之步障，犀与辟尘，玉与辟寒矣。忽嫁晋阳客，藏诸别室，仍不耐河东之吼。私给五十金，匹马驮归，跋涉三千余里，备尝险阻。昨晤于山塘画舫，而娟好异常。即无仙骨，亦尤物欤。

陈素香，行五，梁溪人，今寓算盘巷。眉目传情，莲钩细致。前与疏琴同寓，所欢为卜新居，信宿乔迁，咄嗟而办，声价亦自此矜贵矣。

赵瑶娟，行大，寓丁家巷中柴场头，与陆顺卿同居。貌似绿云楼主人。而赋性专一。忆所欢不得晤，病累月，几至不起，亦平康中仅见者。

王凤龄，字岫云，行大，居葑门内望信桥。玉肌温润，黛眉联娟。基习桃花泉，曲本啸余旧谱。而酒怀豪放，虽遇杜工部饮中八仙可入座也。惜东门之室，其人甚远也。

周琴芳，行五，通贵桥船娘也。春情如水，秀色可餐。古鼎新泉，位置得所。食谱精微，肴核清妙。歌继桃叶之声，香薰鄂君之被。佳人拾翠，有不如仙侣同舟矣。

李新官，字畹兰，行大，泰州人。寓居算盘巷，眉不画而翠横一字，发不髢而绿透三层。吐辞慷爽，略无浮文，而掺掺长爪，雅自爱护。或曰姬所欢亦长爪。余偶晤于方韫之处，戏验之，良不诬。

卞爱珠，字琴霞，维扬人。今寓水潭头琴香旧居，姿貌中人，长于酬应，谈言爽利，无娇慵态。能持家，御下颇严肃，酒量甚宽。若与映华斗酒，有过之无不及也。

田小莲，行二，维扬人。向与卞琴霞同寓礼拜寺前，嫱服倪装，献酬应对，靡不中节。而浅笑低颦，百端交集，意灵犀一点，通澈入寰。强耐此不了缘耶。七夕生倾心有素，而相敬如宾。是当以琴瑟友之，非倡条冶叶之比。

尤双喜，字浣芳，行二，居山塘。门带波流，楼迎月上。蛾眉淡扫，妆罢凭栏。舟中人望之，宛如星娥之在霄汉也。宝莲居士惜其过时不偶，题所居曰选梦楼。浣芳通文翰，善画兰，师事韵兰外史。书法亦端丽，芸窗棐几，笔墨精良。且心灵手敏，幼随阿尔游锡山，尝过来青阁。即能吹笛弹琵琶，身与琵琶等，问其年十一龄耳。今又阅十余寒暑，钗荆裙布，有文士风。日夕与其妹沁芳同砚席，夫岂风尘中人耶？闻倾倒小琼者，以梅花自之；若尤氏姊妹，其黄兰也。

田宛兰，名喜珠，行四，住卞家衖，张轻云故居也。丰腴端丽，发不加泽，肤不留手。冲穆委婉，微辞蓄意。妹字素卿，稍纤瘦，貌相伯仲，莫能左右之。余因访兰陵王素兰，造其庐，双璧并呈，琐窗幽对，绣具置案头。茶烟轻飏，自愧风尘面目。突如其来，直无地自容也。小妹字小容，轻盈流丽，于竞渡舟次见之。

高漱月，行大，居丁家巷。丰肌皎质，弗御铅华，而体态闲适。工度曲，善琵琶，知书义，习会计。尝薄游淮海间，有力者欲购贮别室，弗愿也。性豪爽，语言酬接，间有睥睨一世之概。遇一二知心，挑灯把盏，辄倾肝胆，恻恻动人。娱谷本寒士，与姬订忘形交，亦独具眼者。

陈凤君，研花楼旧人，又兰姊妹行也。今居上塘礼拜寺前，柔情绰态。微有肌，有环肥之目。新居幽洁，无城市嚣尘。余因七夕生走晤凤君时，与杜氏既荡析离居矣。犹对七夕生琐琐致问，其不甘自外于研花楼，亦可怜也。

周慈兰，行大，居上津桥下塘。秀外慧中，不事粉饰，胸无芥蒂，口鲜莠言。得知已则剪烛西窗，洗盏更酌。遇寒素士，惟恐其羞缩不来，尤难在阖家无贰心。门内雍雍，青楼中何幸而得此。闻慈兰有继女媚珠，娇小可爱，名颇著，习曲学于邗江。

宓鬟云，行大，居丁家巷。修体纤腰，举止庄雅。艺亦臻妙境，其假母行三。由船娘起家，培植后进，未及十载，鬟云居然光大门闾。曲廊洞房，水亭月榭，视“击空明而溯流光”者，直更上一层楼矣。

汪疏云，行三，居水潭头。皓腕丰颊，如玉树临风。貌与素筠相伯仲。当歌对酒，饮辄巨觥。遇拇战，一以当百，略无惧色。武林王孙亦豪于饮，倾盖如故。为之赋莺迁，颂轮奂，缠绵累月。往来过从，虽溽暑不计道里，亦情之所钟也。种榆道人晤疏云时，值中秋，题其楹云：“桂子天香闻小语，桃花潭水见深情”。意即指本事。

赵月仙，行大，居算盘巷，小莲之妹也。余于小莲仅得半面，重访时已适人。月仙年甫及笄，体态轩爽，骨肉停匀。性情亦柔顺，席间饮兴颇豪。惟无边春色，逗于眉黛，举杯微露浅颦，关心者亦可销魂荡志矣。

徐月琴，行三，向与戈二娥同寓，今居丁家巷。其母号圆通四官，月琴因有小圆通之目。眉宇清越，农纤合度。歌喉嘹亮，惜无铜琵琶铁绰板合之。酒怀不甚宽，而豪于饮，拇战恒北，不辞醉吐。酒酣时偏有丈夫气，不与世俗推移，小圆通或偶然耶？

钱韵兰，行大，居礼拜寺前。光艳未足，而柔媚有余。年差长，洞烛世情，体会恒人微，不失前辈之流风余韵也。韵兰有二，一为武陵王氏，尝游江淮间，工小曲，能作曼声。今亦居礼拜寺前，与张氏比邻。

顾月舟、云洲，杨树弄双姊妹也，月舟行四，云洲行五。好读书，不喜装饰。案头无脂粉，亦无笙笛琵琶诸具，惟六朝三唐诸名家诗数十卷。余初晤时，问姊妹喜读何人诗，答以无从去取。但指王翼云所注《古唐诗合解》云。似乎选路太窄，当购何人选本，余几无以应。时余饮于他处，乘醉过访，闻其言觉肃然起敬，不敢久留。

周双喜，字溯真，居算盘巷。秀眉黑发，佚态横生。倩盼飞扬，齿牙伶俐，有游侠风。幼读书，不事笔墨。见他人扇头诗词，过目能成诵。闻姬善林灵素之术，或背人读《祁禹传》《东游记》等书。其桑冲之类欤？未知其实也。女弟葆珠，亦风流跌宕。

潘四寿，字蓉香，居小邾衖，秀珠之妹也。秀珠色艺过人，已归南华少史，四寿不愧桃根。貌温雅而体轻便，肉竹丝弦，大抵皆苦心孤诣。与人酬酢，不即不离。而求凰者未遇，岂丰年珠玉乎？

王花于，名来珠，船娘之最著者也，居永福桥。玉颜光润，星眸莹然，肌不甚白，而有细腻风光。语言便捷。工针黹刺绣，不外求。暇日则姊妹对绣，河庭帘卷，不啻临水双芙也。妹赛珠，字宛云，瘦影蹁跹，别有风致。

王芷香，名馥林，居永福桥，花于姊妹行。门庭相对，色艺亦相仿。花于以丰艳胜，芷香以清丽胜，而芷香能唱大净老生诸阔口。饮兴颇豪，故桃叶临波，移船相近者，几于如火如荼矣。

沐小蓉，行三，居杨树弄。婉嫕幽静，沈详不烦。樱唇丹鲜，星眸精朗。洵绚秋之芳华，傲霜之隽友。余初见于冶芳浜竞渡舟次，舸舰纵横，不及停桡相访。暑夜因友人访晤，枇杷门掩，团扇扑萤，疏罗却月。当窗玉镜，素艳欲流，觉泠泠清气沁入心脾，亦一帖清凉散也。

王晓荷，行二，居大马坊巷。芳姿皎洁静，馥氤氲。不愧花中君子，余于竞渡舟次席间不欺而遇，适座客亦翩翩美少年。酒边花雾，然百和之香；镜里朝霞，映六郎之面。惜不能化身作亭亭翠盖，长护鸳鸯耳。

沈仲兰，行二，前与也兰同寓。今居朱家庄，巧不伤雅，瘦不嫌弱，曼睩四照，灼灼逼人，有若牛渚然犀，鬼怪悉难遗匿。所喜禀性温惠，不事深刻，故城中诸名士乐与相从，姬亦有名士气。

张兰仙，行二，住八房河头李响去故居。眼波摇漾，靥晕依稀。其父以伶工擅长，故姬曲学，亦胜侪辈。居三层楼中，楼曲折跨街市，临河启窗，凭栏俯视，画舫不离咫尺。客至倚兰并坐，几不辨其为船为楼也。

程小红，行二，居丁家巷中桃李园，默琴继女也。柔姿皓质，气味温雅。余因藕塘司马访晤，迟迟搴客出，蒙绉絺，默琴代致词云。弄璋才二旬，闻旧雨至，始一揽镜出帏耳。是日风雨大作，余舟不能解维，主人预汤饼会。七夕生携慧卿入座，并送余行。漏初下，雨霁月出，玉宇如洗。余亦乘醉登舟，挂帆迳去矣。

黄月嫩，前《录》列名于投赠卷中而无小传。故补赘焉，月嫩一字月舟，名婉仙。行大，初居风箱衖，后迁杨庵浜。仙姿旷世，佚态离伦。慧业三生，佳人绝代。癸亥秋，余浪游京口时，琅琊仙吏方在幕府。夜雨连床，问余以茂苑名花，谁为第一。余答以月舟，琅琊曰：“月舟何如？”余曰：“娇矣，好矣，美无伦矣，芙蓉临镜，不足方其艳也。明月入怀，不足方其朗也。鉴穿七孔，锦织回文，不足方其巧也。冰瓜雪藕，仙露明珠，不足方其聪隽。峡猿啼月，络纬悲秋，不足方其幽怨而酸楚也。青眼照人，识余两阅岁，曾未闻女萝之托也。”琅琊唯唯，若未深信。月舟早得盛名。俯视绿云、得月、研

花诸楼，而诸楼中亦甘为避面。余犹见梦楼太史所赠诗，字体整暇。其卒章云："甘作阳台局外身"，洵老眼看花者，倾心若揭矣。会稽太守挥三千余金，欲置为侧室，姬缘太守爱己博。不果行，后归于高氏。不容于大归，流离漂泊，仍返吴门。余以丁卯秋出长安，道经金阊。闻姬新迁杨庵浜，与张轻云同居。轻云者，亦茂苑名花。语详《西溪画舫录》。姬以室家新造，外侮孔多，琅琊实捍卫焉。或以余言为不妄也。及访晤时，余固满面风尘，姬亦玉容憔悴。断梗飘蓬，相为慰藉，各有愧色。余以匆匆赴江右，终已不顾，以不获晤琅琊为憾。消息不通者三年。庚午秋，闻姬已归琅琊。枯鱼竟展之清波，饥凤既饫以竹实。今而后月舟当得所矣，远怀欣慰，作诗四律贺之。

周素珍，行大，居丁家巷。天然风韵，顾影自怜。眉目瑟瑟向人，望之情味俱远。居常处俭约，有寒素风，歌喉清越，迥出侪辈。而其感人处，尤在不矜才，不炫色，有万事输人之量，而绝无矫强。其明慧殊可念也。兰玉早凋，倏焉物化，又殊可惜也？

曹稷香，行二，居大马坊巷，前《录》中托言赵某官者也，辛酉小春。余偕会稽太守晤姬于虎山桥畔，时姬二十许人，辩才新颖，咳唾生香。迨丙寅重晤于云敖仙馆，则柳觯花慵，憔悴可掬。问所由，曰："病肝气"。种榆道人题其楹云："对月罢弹瑶瑟怨，买脂学画牡丹香"。白岩山樵赠句云："不信罢弹瑶瑟怨，此身毕竟未分明"。其明年春，闻稷香病剧，呜咽三日而死。呜呼！或自惜此身之未分明，终以此赍恨而卒也。濠上某生素与姬昵，即西溪山人所谓妩媚若巾帼。姬闻生家中落，衣食供奉之，若伉俪然者，为卜葬于虎邱山下。立墓石焉。

外　编

朱紫芗，名兰，旧籍秦淮。今居水潭头，靥辅丰丽，吐词洒落，宜喜宜嗔，风流儒雅，令人想见莫愁、桃叶遗风。余于竞渡时邂逅渌水桥舟次，眼波微度，竹肉轻调。觉冶而不妖，细而不腻。吴中美丽，未能或之先也。其厌故而喜新欤？姑志之以待明眼。近见碧城外史知与高玉英姊妹。并邀激赏，则余之倾倒，窃喜不谬矣。

陈映华，行一，杭州人，今寓居下塘菩提庵前。所与游，皆当时名士也。皓质鬓云，歌如珠贯，酒饮一石。潇洒出尘之概，流露于辞色之外。去岁余濒行，同远峰居士走访。寒暄数语，即订于来日较酒量。并闻木石山人豪于饮，欲余邀致之。不能饮者，罚以诗词书画。会虽不成，其梗概可想见也。闻映华严于趋避，某公子挥数千金，不获一携素手，殆有心人也。

高玉英，行大，旧籍秦淮，今寓上塘道林庵前。面呈玉镜，发叠油云。貌似素月，而俊佚过之，有玉屏风之目。余于筱玉席间邂逅一面，隔座，闻余谈《红楼梦》，执壶而前曰："亦喜此书耶?"余醉中漫应熟读之二十年矣。姬引一觞进曰："亦数年从事此书，真假二字，终不甚了了。君暇日枉顾，当为解之。"余诺之。惜行期已迫，不及走访。女弟玉霞年十四，垂髫觯云，修眉连黛。学琴于木石山人，学书于双树生，学诗于碧城外史，其立志可知矣。碧城字之曰蕙君。

石小宓，行四，向居永宁巷，翠羽楼名姝也。宛如清扬，延颈秀项，腰如约素，发似盘鸦。状其形者，惜无陈思妙笔续赋之。能琴诗，兼善围棋，以及口技觞政，皆出人头地。然不自炫露，自能显者。旧与素月有桑中之期。后重游吴下，访素月至再，素月拒之，谢曰："此足累名公声望也，愿勿复来。"青楼中素有相轻之习，惟素月于同时姊妹，靡不交口誉之。蛾眉能让。岂止巾帼中绝无而仅有者哉？性本勤谨，虽卜夜者，厌厌尽醉，而红绡帐底，不恋衾温。秀秀冬冬，率先洒扫，晓妆客至，曾未见剩粉零脂与隔宵蜡泪。他日得所归，庶几犹有鸡鸣戒旦之风，未可遽谓泥淤中无青莲花也。

杜又兰，行三，本嘉兴人，居下塘水潭头，研花楼后起之隽也。自宛兰归七夕生，素芬归蘼芜山人，各得所天，又兰遂声称藉甚。明眸皓齿，弱不胜衣。琐骨珊珊，掌上可舞。兼薛素素之能，而门庭有旧，厨娘爨嫂，条第不紊，度曲行觞，落落大方。绝无争妍取怜习气，寿潜老人曾赠诗二章志慕焉。素芬自绘《怜影图》，一时吴下知名士，各系以诗，传为佳话，附录以补前传所未载。

崔小英，行四，初居半塘。后迁木梳巷，为钱湘痕旧居，绿云楼漱英之妹也。眉目明秀，秾纤得中，柔情缱绻，若小鸟依人。精于音律，固属家传衣钵，亦由别有会心。绿云楼盛名难继，漱英比年多病。赖小英主持，内调药饵，外侍壶觞。且草卜宜男，梅看结子，处之裕如。虽藉声势于上风，实能绸缪于未雨也。先是漱英有三妹，曰髫卿，不禄。漱英犹女彩芝，盈盈十五，英气露眉黛间，亦后来之秀。

邵素筠，行三，居闻德桥风箱弄。丰肌雅度，可作《丽人行》赠之。门庭色艺，声价素高。酒酣时憨态可掬，固应倾倒一时矣。余寓金阊，仅获一面。暇日因友人看花，拟再访，辄不果，非品花者好恶有偏，即素筠偶有所阙，何同人不誉之甚也。谁投谏果，企余望之。

陆织云，行二，向居西门内瓣莲巷。后迁庙堂巷谭氏河房，姿媚天然，仪度娴雅。能琵琶，工南北曲。然深自韬匿，不肯对座客发声，又素有洁癖，饮其室者，虽当酒酽香浓，未尝有欺欺之态。向与漪亭生有约，为其

戚某坚挠而止。自是漂鸾泊风，不得自繇。幽怨惺松，形于眉睫矣。嗣漪亭生绘白桃华画册，题诗寄意。一时和者甚众。诗达云所，云且诵且泣曰："我负漪亭，漪亭不负我。"适漪亭寓书至，情旨婉笃，织云复以小札。其略云："元宵节后，辱承过访。垂念故人，关情脉脉。使云数年来晨风零雨之思，稍堪自解。春仲复荷赐书，言词真挚，令人且感且泣。云自沦没风尘中，求一真心相视，情意不衰者，无君匹也。所恨缘悭命薄，不克常侍君子，以惬素心。桃叶江干，未知何日。枣花帘底，料有同情。"其书颇长不备载，近闻其杜门已及一载。斑骓之期，当不远矣。织云初名曼云，以为种榆道人碧城外史所品藻也。后改今名。闻碧城赠句，有"春人娇似未开花"七字，可称传神之笔。

戈镜珠，字二娥，居杨庵浜。肩削腰纤，玲珑熨贴，而聪明精巧。天赋独偏精于琵琶，为杜氏之后第一手，登场演剧，几于摄魄追魂。余同七夕生过访，姬唤茗自呈琵琶。形较研花楼所见者差小，弦差瘦，转轴拨弦，奏将军令。金戈铁马，绕指奔驰。恍续十五年前研花楼旧游也。曲终质诸七夕生，犹嫌有矜心作意处。并约异日邀过玉壶仙馆，命樊川夫人点正，镜珠年甫及笄，他日进乎技，其青出于蓝乎？

朱静兰，行大，居上塘由常衖。态度闲适，慧心沉默，妆束雅素，绝不类平康中人。娇时习，不悄度曲。门无伶工，酒量甚洪，虽醉不乱。值细雨灯花，问以世态欲情，及青楼伎俩，靡不了了。《苍梧词》内所谓"怕众草为群，独自亭亭欲绝"者，其静兰乎？

高倩霞，名轻馥，居水潭头，月琴之女也。性柔和，貌娟秀。天然爽朗，神似文香而双趺较为纤小。精于度曲，以年最稚，声价未得与汪杜相颉颃。而顾盼自矜，与朱静兰等，俱不作第二人想。傥遇桐城孙武公品藻花案，设立层台，以坐状元，当不免扬珠市而抑南曲耳。

冯镜玉，行大，字月卿。居上塘倪氏巷，史文香故居也。年十五，秀慧光润，皎灼动人。家构盟月榭，余初访时，不无凤去秦楼之感。及晤月卿，从容延客，炉香茗宛。清簟疏帘，几净窗明。恍疑前梦，始悟瑶阶琼砌，代产仙葩。玉轸金徽，不流凡响。其居使之然耶？抑亦良禽择木，适遇其会耶？

姚心兰，行二，居下塘水潭头。颀不嫌修，洁不厌白。澹妆素束，如月映梨花。且硕人以柔荑擅美，孙娘因龋齿增妍。继女小筠，亦崭然见头角，所居与杜氏孔氏为比邻，而声价几相埒矣。

张小云，字蕊珊，居上塘算盘巷。本姓邵氏，素筠之倒，张氏之犹女也。妍姿绰约，光艳照人，倩盼流情，媚于颦笑。且肤如凝雪，颊若升霞，不事铅华为饰也。度曲讲四声，每饮不肯辞醉，娇憨脱略，时露童心。而弱质纤腰，实不胜酒力，护花者或不令其醉也。暇则拈针黹，刺绣颇精致，唾绒在窗，花样时留曲本。或问之，辄诿以他人。妹新兰惺惺自重，与小云同庚，皆十七。小妹昭官，灵颖过人，北平花侬居士遇之。至系缆虎阜，兼旬不发，可想其丰致。

姚小筠，行三，心兰继女也。娇姿艳冶，袅娜临风，巧于趋翔，神乎扬抑，年甫及笄。善歌能饮，憨态逼人，座客常倾倒。登场演数阕，谈麈飞尘，有似能不能之妙。花侬居士暨双连理斋主人俱目为阆苑仙葩，又兼以饮馔精洁，侍从不偷，无怪乎雅俗共赏。

楼素娟，行二，居圆照衖，殿春之丽品也。蕙质兰心，梨魂桂魄。婀娜似三眠之柳，氤氲若百和之香。智囊深藏，媚珠暗吐，前为宓氏继女，曼云之妹。今归本姓，偕兄嫂同居。年才十七，矫矫出群。不特曼云未能出其右，即诸名花亦无以拚其长，异日管领春风，其在斯人欤，倘早得所归，则慧福兼之矣。

孔蓉仙，行二，居众安弄，琴香之妹也。丰容盛鬋，柔媚有余，侍琴香，能执子弟礼。琴香亦友爱甚笃，无体香之忌。幼读书，能通字义，昆曲与姊相伯仲，有穿云裂石音。而酒怀较宽，卒客或以酒兵困琴香，蓉仙恒为解围。云英未嫁，琴香之幸也。

杨双珠，字也兰，行大。居丁家巷。面不施脂，发不屑髢。天然婉媚，楚楚堪怜。通文翰，爱书画，有时握管，沉吟楼头，见远山黛影拂帘。螺翠叠镜，尘嚣中难得之境也。余以照黛颜之。初为临江贾所昵，欲娶之，见也兰食指，日费青钱二百，咄咄大怪，弃弗顾。至今犹待字。

孔似兰，行四，居水潭头，与文香香雪为姊妹行，近今之前辈也。阅历既深，涵养兼到。而昆曲之妙，又与默琴漱英辈相抗，虽老梨园不能过也。余晤似兰独迟，《录》中几致遗漏，忽于友人席间，聆清歌二阕，余时已醉，更连浮大白，致不胜酒力。成连海上之琴，能移我情若是耶？

周新官，字条玉，住丁家巷。与潘慧卿对门居，蛾眉曼录，琐骨珊珊。爱笔墨，能抚琴，授琴谱者为木石山人。余为友人招致，偕宛邱太史任公子昆玉同聆新调《遇仙引》一曲，泠然神往，四座皆为敛容。继又以曲中音义诘难于余，余本局外，即字面，强支吾。条玉颇首肯，不知余之汗颜也。昆曲得自然之趣，无矜持状，琵琶亦浏亮，第恐冶游中知音者稀耳。

许小琼，行二，居上津桥石磐街，娉婷独立，有不可

一世之概。歌喉如脆管新簧，长于北曲，兼善琵琶。痴憨脱略，不事修饰。尝游梁溪，乱头粗服。扶小比邱尼登锡山汲第二泉，烹天上小团月，徘徊照影，飘忽若神。游人窃问小尼，但云许姓，不知何许人，一时讶为飞琼游戏。余因七夕生访晤，姬适拉厨娘，攘皓腕。容饧糖于冰盘，拟刻小婴为拍蜡戏，见客至，笑不可仰。既延入座，道姓名，问七夕生曰："与若莫逆耶？"曰："然"。即邀七夕生至牖下，喁喁私语，迟之又久。花影上窗，若不知有客在座者。盖姬有出籍之消息，是可喜也。闻小琼本薛氏女，今仍复本姓云。

陈疏琴，行大，住上津桥石磐街，马如兰故居也。玉颜温润，华藻丰盈，骨肉停匀，神彩发越。娱谷启人，极加称赏，母善居积，姬性好施与，重然诺，见贫乏者辄解囊。母或靳之，姬曰："此傥来富贵，能长享乎？"直近日之红妆季布也。女弟巧福，字瑶簧，英英玉笋，非寻常桃李。

张新兰，行大，居算盘巷，小云姊妹行也。丰神隽爽，仪静体间，沐兰含若，温乎如莹，沉默寡言。貌似董小双，而静婉过之。酒量亦深稳，即偶有激劝，亦怀珠蕴玉，不露圭角。与琴霞有刚柔之别，殆以含忍为强者欤！自琴霞移寓水潭头，小莲不知所往。

张素芳，本姓王氏，行大，前居永福桥，与李琴仙同寓。今卜居于山塘左偏之乐将武桥，与老农老圃为邻。秋水伊人，余未得而见也。客有盛称素芳者，窜本矣门传神妙手，不貌寻常行路人者也。余曰："子试以口代手，写素芳之照可乎？"客凝思久之，曰："可。素芳姿容绝俗，辩才无双。扫眉掠鬓，则花月争辉；啸侣命俦，则粉黛无色。偶挥谈麈慰藉，则煦我以春风；析疑，则赠人以冰鉴；软语，则容人心骨；情辞，则流露肺肝。善戏谑兮！虽淳于曼倩，不能穷其妙也。"余曰："子能传其才与貌，更能识其性与情乎？"客曰："未可知也，然厌繁华而早退，是不屑杂处薰莸也；当盛年而谢客，是不甘久踔污泥也。视钗荆裙布，胜于翠绕珠围；蔬食菜羹，甘于山珍海错。扫除嗜欲，屏迹嚣尘，今是昨非，安贫守素，虽求之士林中，未易多得也。其性情不难想见也。"余曰："能如是乎？然素芳方少年，而婚姻道苦。来日颇多，异时或改弦易辙。则君言为虚誉，个中生不任受过也。"客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吾子著诸笔墨，寿诸棘梨，以风示之。或成全其晚节末路也。"余嘉客之待人以忠厚，爱人以德也。故详录之。

吴门画舫续录纪事　个中生手编

《板桥杂记》轶事一卷，自题其端云："虽曰传芳，实为垂戒。至若萧伯梁之醉，邹公履之颠，姜如须之偶渔于色，以及松风阁社集眉楼盟文，宜睡轩说书，其事其人，亦足千古。吴门近日无是人，并无是事，又何纪焉？然奢云艳雨，甫里诗夸；高髻云鬟，司空见惯；高楼明月，夜夜清歌；烟波画船，朝朝载酒。以致卖花声里，梦蝶随廿四番风；压酒垆头，诗仙艳十千一斗。耳闻目见，感慨系之。有不能恝然扑笔者。他日客窗展卷，恍续旧游，或较胜武陵人志路也。"

冶坊浜名起于江氏冶坊，因东岸为染坊漂布场，又讹为染坊浜。近缘其名不雅，且为粉黛迷津之所，率呼为野芳。余戏酌于新旧雅俗之闲，更易野作冶。虽杜撰可笑，而怊怅切情。因忆旧句云："蔷薇新露贮清羹，桂楫兰桡荆莉棚。觅得百花深处泊，销魂只在冶芳浜。"十年前《山塘竹枝词》也，为若冶芳注证。

故人马云题文肃公裔孙也，倜傥不羁，才华丰赡，尝与嵇公子天眉系缆吴门，各有属意。留连旬日，既归，夜半维舟叩余扉，余醉中延入。二人亦已醺然，即伸纸邀余联吟。余曰："此行也，我非局中人，无从著笔。"云题曰："然，则我二人联句填词，吾子命一调。"余曰："《昼夜乐》何如？"云题天眉翦烛立填三阕云："客愁夜半浑无著(云)，还是向侬羞，薄幸辜前约(天)。一天欢喜凭谁托(云)？语知心，教行乐(天)。芙蓉镜影分明，照得冰颜如昨(云)。玉茗能消相如渴，更煮米替调饥鹤(天)。惆怅看人归，订明朝来酌(云)。""青衫司马夸同调(天)，与眉月随风到(雪)。萧疏最是秋娘，一曲琵琶称妙(天)。红粉齐围愁未扫(云)，喜窥宋玉人娇好(天)，特地倩蜂邀。见把胜常道(云)，花开姊妹成双笑(天)。脸霞流，歌云袅(云)。就中各有商量，燕约莺期颠倒(天)，送客留髡同听雨，那醉也不容春闹。(云)。惊得野鸳鸯，又依然草草(天)。""晓来招我将欢续(云)，别有个玲珑玉(天)。萍因絮果难参，幻作庄严眷属(云)，却放兰香飘留空谷(天)，要风流那须贤淑(云)。仗有散花仙，故把阿罗触(天)。维摩一榻先眠熟(云)，暗相留红莲粥(天)，不知梦到情何处。风吹丝竹(云)。修月吴刚耽游戏，更销尽几枝银烛(天)。有意挽行云，奈偏生终曲(云)。"

吴门竞渡，盛于山塘。土人于四月杪，即起龙舟开演。画船箫鼓，已陆续聚于冶芳渌水间矣。至端阳前后十余日，观者倾城，万船云集。远郡士女，结伴纷来，鬓影衣香，雾迷七里。百工废业，小户倾家，甚至雷雨不能阻，父兄不能禁。尝约游人买舟贳酒之资，一日不下数十万，而缠头不与焉。龙舟诸游手，先期敛财醵饮，亦所费不赀。金纷成围，固太平之盛事。泥沙浪费，亦消耗之权舆。然习俗成风，久难移易。譬如天匠实产莺花，人工不废锦绣。齐尚父首倡女闾，鲁东家居然猎较。人天有自然之情势，观化者亦顺其自然而已矣。

支硎上方灵岩诸山，离城二十余里。城内外舆夫不便攀跻，诸佳丽游山，有名无实。故常集于虎阜。虎阜本不高峻，又可遍造浮图屋宇。俗相传假虎邱，言非真山也。余友卢湛云《竹枝词句》云："侬今住近真娘墓，郎莫传言假虎邱"。新语解颐，可人诗话。

周条玉之琴，陈映华之酒，戈镜珠琵琶，可称三绝。若孔琴香之妙语解纷，程默琴之脉理风鉴，皆不意于风尘中遇之。才不择地，一艺皆可成名，其胜于尸行肉走者多矣。

《红楼梦》为迩来说部第一书，续貂者不一而足，皆未读破前书卤莽下笔者也。余把笔二十年，觉此书文心之妙。直可上追左史，而真赏者正复寥寥，不图邂逅高玉英。论难到真假二字，惜匆匆别去，未与研究。赵松雪云他日来归，与独孤长老结一重翰墨缘，余于玉英亦云。

时世妆，大约十年一变，余弱冠时，见船娘新兴缓鬓高髻。鬓如张两翼，髻则叠发高盘，翘前后股，簪插中间，俗呼元宝头，意仿古之芙蓉髻，后改为平二股。直叠三股，盘于髻心之上。簪压下股，上关金银针，意仿古之四起髻。今又改为平三套，平盘三股于髻心之外，意仿古之灵蛇髻也。鬓则素尚松缓，若轻云笼月然。

吴门瓜果，无所不有，近出洞庭光福、天池诸山，惟白杨梅只可贻赠，不肯售买，水蜜桃出沪渎，茄桃出荡口镇，桃之似茄者也。双凤西瓜出镇洋，子多檀香色，瓤黄白者为最，皮脆薄，甘美异常。厨娘预沈诸井，日长亭午，酒兴初阑，盛以晶盘，出诸瑶席。座中有不攘腕争取者，则知刚逢入月期矣。

簪鬓尚鲜花，厌珠翠，山塘列肆，半开花窖。烘诸花，能令先时开放，谓之唐花，比京师唐花较美。惟牡丹最易烘而叶难发越。新年取花叶全美者，种以磁盆，售善价。有花无叶者，编以铜丝，杂缀碧桃兰蕙诸花，供鬓边插戴。鸳瓦雪深，鸦鬟春暖，过客遇之，几疑身入蓬山阆苑中也。

年来狭邪子弟，既乏厚赀，又无恒情。爱博不专，西眠东吃，假母知其囊之易倾也。取之惟恐后时，不一二年而空匮矣。曾过绿云楼，漱英出木石山人所绘芙蓉索诗，余口占三绝。有句云："妾比芙蓉还耐久，奈他蜂蝶不禁秋。"当时偶有避忌，未敢率题其幅。由今观之，何适符余诗谶者踵相接也。悲夫！

往时船娘缠头有余，即购楼台于近水处。几案整洁，笔墨精良。春秋佳日，妆罢登舟，极烟波容与之趣。薄暮维船，登楼重谯，添酒回镫，宛如闺阁。遇风雨不出门，至酷暑严寒，虽千呼不出，今不能矣。花柳逢场，亦转眼有盛衰之感。

近城之游观之地，尝以清明中元十月朔三。节赛神祀孤于虎，阜舟子藉诸丽品以昂其价。遇赛会日，画船鳞集山塘，视竞渡尤盛。盖竞渡渡作经旬之约，赛会尽一日之欢，西舫东船，伊其相谑，直无遮大会云。

惠泉水烹茶，四糙冬春米饭。孙春阳椽烛，已见于《板桥杂记》。近宋公祠法制半夏陈皮，仰苏楼各种花露，皆他处不能效。至西洋印花衫裙巾袖，以及五色鬼子阑干等物，青楼中皆视为寻常日用所不可无。又数年来云南翡翠盛行，一环可值金钱二三十万，视珠玉直瓦砾矣。不知物力之艰，正不独此辈也。

未开宴时，先唱昆曲一二句，合以丝竹鼓板，五音和协。豪迈者令人吐气扬眉；凄婉者亦足魂销魄荡。其始也好整以暇，其继也中曲徘徊，其终也江上峰青，江心月白，固已尽乎技矣。知音者或于酒阑时倾慕再三，必请反而后和。客有善歌者，或亦善继其声，不失其为雅会。今则略唱昆曲，随继以马头调倒扳桨诸小曲，且以此格为外殷勤。醉客断不能少，听者亦每乐而忘反。虽繁弦急管，靡靡动人而风斯下矣。

庚申长夏余与陈竹士袁兰村寓虎邱东塔院，时嵇荻浦寓朱氏山庄。徐惕庵寓罗浮别墅，洪稚存方云亭，同木石山人住。吕祖祠张子白刘芙初郭频伽吴次升陆甫元辈常载酒同游，一时诗酒之集，花月之缘，极纸醉金迷之盛。会万石山房主人招同人听吴中第一琵琶，惕庵即席立成七言律诗八首，争相传诵。今荻浦惕庵樨存甫元俱归道山，惕庵诗已散失不传。昨于书簏中得甫元《听琵琶》诗，亟录于此，以志今昔之感。诗曰："推手引手名以释，下逆上顺器以别。谁其作者汉武时，乌孙去后雅音歇。吴中琵琶不一手，凝馥女史称无匹。绛姝今再谪红尘，侠气从来出仙骨。轮袍已恨郁金消，连琐何曾圆玉缺。须臾雷声成大小，骤觉尊前飞雨雪。中有离骚二十五，岂止宫调八十一。听之令我生远愁，人生沦落何堪说。红粉飘零莫漫嗟，青衫憔悴凭谁恤。卿今一艺已成名，我不如卿但呜咽。"

岁庚午余在九江时，约董竺云郑梦白刘孟涂辈戏作无题禁体诗二首。一禁字不得用十画以下，一禁用九画以上。余诗既脱稿，因中有胥江茂苑等语。议者谓指郁芬馆也。其一云："绣蹙麒麟□，银钩翡翠帘。靥霞蒸叆叇，鬟雾酿霡霂。画笔题裙衩，丰貂勒帽檐。幽怀融澹荡，艳质称裥纤。药谱囊盛胆，诗坛絮压监。琼楼娴跨凤，宝树鹣鸣鹣。鹦鹉娇传践，靡芜逊织缣。舞鸾黪发辫，沥蚁绛唇沾。虁嫂痴藏覆，雏鬟警漏签。晓匳云影嬾，宿蕊露华黏。粉褪栖芗蝶，精销蚀魄蟾。黛螺填郁郁，弦索断掺掺。旅馆邮筒肃，翘关锁钥严。巢深瑶彀稳，潭涨锦鳞潜。媒孽群观衅，弥缝暂避嫌。情缄蚕茧密，盟爽蠹肠餍。尘网怜瘿跛，仟机叹滞淹。宠权倾郑袖，禅悦感苏髯。慷慨输虞候，揶揄剩陇廉。谁磨碧霄镜，双照瘦恹恹。"其二云："夙昔佳公子，平生美孟姜。有心甘伉侣，不耐苦周防。地卜胥江曲，天呈茂苑芳。枇杷门巷仄，杜若院亭香。乍近咸欣忭，重来反怯怔。交柯二千尺，名帖十三行。古册芸函庀，秋枰玉局忙。八义才易见，七札技尤良。午夜吟仍和，丁年句待勖。花姑工作伐，帚妾妒明妆。柳色回春信，松脉却老方。此君同人室，招我更由房。丙穴光初吐，巫山雨未狂。人宜奔向月，星已指昏亢。小别先私订，相依矢弗忘。叵伊河北使，阿奉汝南王。市井言成虎，仙妃泣牧羊。分飞音下上，占卦兆空亡。乞返文姬旆，除非大士杭。因风长企止，宛在水中央。"船山居士谓前诗如七宝庄严，一字一宝；后诗如明珠娟朗，一字一珠。正疑诗肠中兼有造字台也。奖借过情，录之增愧。

昆曲讲四声，出口收音，靡不留意，而阔口甚难得。

以余所闻，崔秀英程默琴史文香孔蓉仙最善。此外颇属寥寥，岂见闻未广与？昨泊虎邱，见邻船戴小娃约八九龄，唱《牡丹亭》冥判全句。神色不乱，岂俗所谓童音耶？惜未详其里居姓氏。前年夏至日，余将行先一日素月为余祖饯。席过丰，余曰："我归何以报子？"意渠索香奁之玩，素月初云不望报，既而曰："君归过锡山乎？"曰："然。"曰："若得清微道人书画，胜量一斛明珠矣！其好名耶？抑实有所鉴赏耶？"

岁戊辰于役钟陵，见友人扇头有双桂堂女史谢湘霞书三绝句。诗笔条畅，字摹《麻姑仙坛记》。询系吴门女子，幼随父母客西江。其母前亦画舫中人，父领戏班，游南赣间。三年中子弟死亡殆尽。贫不能归，缘女略通翰墨，令作倚门妆，以糊一家之口。余闻而悲之，暇日走访，殷勤揖客。即呈诗扇，眉黛间露不胜羞涩之态，盖初晤之套头迫于不得已也。余窃谓此人或不至终身沦落，因作《湘霞曲》赠之。寓招隐意，锡山杨蕴山貌为图，题曰湘夫人。阅期年，闻姬已嫁，将有远行，枫江某生素与姬昵。再访晤，已凛乎不可犯。岂余诗之力欤？抑姬实能自洁身欤？

古云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以其近之也。又云取来歌里唱，胜向笛中吹。顾吴门近日诸伶工教昆曲，往往取效太速，不讲本文自然之义。涵虚子论曲，所最忌者，高低轻重，添减太过。即为淫荡之声，徒能乱人耳目。所贵若游云之飞太虚，上下无碍。使人听之，可以消释烦闷，和悦性情，通畅血气。若只以行腔取胜，恐日趋油滑耳。年来小调渐行，硁硁论昆曲者，或窃笑为河汉也。

郑梦白出都，道经阴平。见旅壁诗笺，系壬申冬月吴江女史许淑芳述怀之作，字画端媚，诗云："阿侬生长吴江曲，阑干一带横塘北。江上芙蓉艳晚红，门前杨柳摇新绿。""十二青丝覆额妍，十三整髻贴金钿。偷拈画笔防耶怒，爱学神针得母怜。"珠擎掌上珍无比，长成十五深闺里。银甲轻弹雁柱筝，乌丝细界鱼文纸"。"晨昏鸡膳奉高堂，侍女浓薰百和香。帐掩樱桃微见月，帘垂翡翠不知霜。""风木悲凄两亲死，空房孤影嗟谁恃。生恨无家寄比邻，人夸不栉称男子。""春去春来廿四风，落花如雪水流中。鸩鸾戢翼轻投网，鹦鹉传情误入笼。""淡妆合作商人妇，往朔无端逢彼怒。递简偏遭鸩鸟媒，调羹不疗庚仓妒。""出门遥指雨花台，穿取明珠泪满腮。才从磨蝎宫中出，又入坑愁海里来。""将军五十英雄婿，三生不识鸳鸯字。貂尾新翻鞑鞈装，羊羔强倚氍毹醉。""全家挈具走长安，细马轻驮道路难。月照淮城鸦市散，风高泗水雁声寒"。"愁围客馆城无缝"，"灯昏似豆垂金凤。马铎敲残杜宇魂，鸡声叫破梨花梦。""梦中仿佛认双亲，"苦语缠绵辨未真。慰藉蓬身栖草露，叮咛莲步慎风尘。"五更邻骑如雷动，醒来血泪和泉涌。旧事难将恨海填，新愁又上眉山重。""平生踪迹信谁知，椒壁题笺印雪泥。多少人间惆怅事，杨花飘泊又东西。"梦白题《海棠娇》一阕于后云："明珠万斛钟情泪，穿成一串横斜。怜怜惜惜风随鸦，梨云梦醒又天涯。红豆词场青眼客，背人私拜笼纱。东风不敢问桃花，落红飞去更谁家。"

凌霄者，吴门某氏女。随父母寄居邛上，与全椒郭芳树秀才有白头之订。适郭生将之长安，凌霄欲同行不果，迨郭生归而凌霄已物化，生作《惜花词》三十首。悼之，后于画市得美人图一幅。逼肖凌霄，因自为序。并征同人题咏，湘南刘秀才雪畹为赋长歌，俊逸可喜，诗曰："春情如絮飞不起，随风吹堕吴门水。吴门春水绿浮烟，吴门女儿娇可怜。病我三春红杏雨，愁人二月绿杨天。东皇惯惹相思累，百丈游丝牵客至。客是汾阳旧公子，薄游小驻花前辔。花前有女正怀春，芳名艳绝凌霄字。湖上莫愁秋愈清，渡头桃叶春还媚。娉婷丽质本天生，云鬓风鬟解人意。徘徊芳景惜铅华，愿托身兮常自嗟。怪底彩云容易散，吹落江天逐断霞。重来不见天台路，人面桃花杳何处。崔护门前起浩叹，文君垆畔伤迟暮。五夜凄凉翡翠衾，十年零落珊瑚树。惆怅风前泪暗吞，维摩何处问前因。谁知未了情根在，画里欣逢镜里人。千呼万唤不肯应，向人但蹙双眉颦。纸上真真日相见，秋风不必悲团扇。地下追来紫玉魂，昙花再现红儿面。拟借壶公缩地符，缩得相思寸地无。何如此画藏金屋，翻得长留合浦珠。"

续板桥杂记

[清]珠泉居士撰　崔玉华整理

《续板桥杂记》三卷，清珠泉居士撰。承接余怀(曼翁)《板桥杂记》，续记秦淮画舫烟花诸事。分"雅游"、"丽品"、"轶事"三类。据《香艳丛书》本标点整理。

缘　起

余曩时读曼翁《板桥杂记》，留连神往。惜不获睹前辈风流，迨闻丙申以来，繁华似昔，则梦想白门柳色，又历有年所矣。庚子夏五枞阳观察招赴金陵，曾于公余遍览秦淮之胜。旋以居停罢官，束装归里。计为平安杜书记者，无多日也。辛丑春重来白下，闲居三月，时与二三知己，选胜征歌，兴复不浅。嗣余就聘崇川，三年羁迹，青溪一曲，邈若山河。今秋于役省垣，侨居王氏水阁者十日。赤栏桥畔，回首旧欢，无复存者，惟云阳校书，犹共晨夕。因思当日，不乏素心。曾几何时，风流云散。安知目前之依依聚首者，不一二年间，行又蓬飘梗泛乎！爰于回棹余闲，抚今追昔，续成是记。亦类分雅游、丽品、轶事三卷，非敢效颦曼翁，聊使师师简简之名。得偕江水以俱长尔，至于闻见无多，记叙剪陋，续貂之病，阅者原之。时甲辰中秋望后二日苕南珠泉居士书于雉皋舟次。

卷　上

雅　游

秦淮古佳丽地，自六朝以来，青溪笛步间，类多韵事。洎乎前明，轻烟澹粉，灯火楼台，号称极盛。迨申酉之交，一片欢场，化为瓦砾。每览《板桥前记》，美人黄土，名士青山，良可慨已。乃承平既久，风月撩人。十数年来，裙屐笙歌，依然繁艳。讵江左流风，于今未艾，抑山温水软，良由地气使然欤？

前明河房，为文人谯游之所，妓家则鳞次。旧院在钞库街南，与贡院隔河遥对。今自利涉桥至武定桥，两岸河房，丽姝栉比。俗称本地者曰本帮，来自姑苏者曰苏帮，来自维扬者曰扬帮。虽其中妍媸各别，而芬芳罗绮，嘹亮笙歌，皆足使裙屐少年迷魂荡志也。

自利涉桥以东，为钓鱼巷。迤逦至水关。临河一带，亦丽者所居，地稍静僻，每有名姬，心厌尘市，择此居之。然自夏初水长以迄秋中，游艇往来，亦复络绎不绝。由文德桥而西，为武定桥，迄西至新桥，亦有河楼，地处西偏，游踪暂至，故卜居者少。至白塔巷王府塘诸处，室宇湫隘。类皆卑屑所居，不敢与水榭颉颃，闻亦间有丽人，余则未之见也。

贡院与学宫昆连，院墙外为街，街以南皆河房。每值宾兴之岁，多士云集。豪华者挟重赀择丽姝侨寓焉。寒素之士，时亦挈伴闲游。寻莲访藕，好风引梦。仙路迷人，求其独清独醒殆什无二三也。

秦淮河凿自祖龙，水由方山来。西流沿石城，达于江。当春夏之交，潮汐盛至。十里盈盈，足恣游赏。迨秋季水落，舟楫不通。故泛舟者始于初夏，讫于仲秋。当夫序届天中，日逢竹醉。(五月十三日倾城出游较端午尤盛)游船数百，震荡波心，清曲南词，十番锣鼓，腾腾如沸，各奏尔能，薄暮，须臾烛龙炫耀、帘幕毕钩，倩妆倚栏，声光乱乱。虽无昔日灯船之盛，而良辰美景，乐事赏心，洵升平气象也。

秦淮河船，上用篷敞，悬以角灯，下设回栏，中施几榻。盘盂尊缶，色色皆精。船左右不设窗寮以便眺望。每当放船落日，双桨平分。扑鼻风荷，沁心雪藕。聆清歌之一曲，望彼美兮盈盈。真乃缥缈欲，仙尘襟胥涤矣。

青溪一曲，销夏最宜。而游目聘怀，春秋亦多佳日。至于冬令，朔风如刀，招招者绝迹矣。然促坐围炉，浅斟低唱，作消寒会。正不减罗浮梦中。

茶寮酒肆，东则桃叶渡口，西至武定桥头。张幕挑帘，食物具备。而诸名姬又家有厨娘，水陆珍奇，充盈庖室。仓猝客来，咄嗟立办。燕饮之便，莫过于斯。

院中虽各分门户，而去此适彼，转徙无常，是以姊妹行亦随时更易。间有亲生子女，一门团聚者，大概土著居多。若乃买雏教歌，认为己女。高其声价，待客梳

栊。爱俏者其名，爱钞者其实。尝有一女而上头数次者，伧父大贾，无难欺以其方，使彼悭囊顿破也。

河亭设宴，向止小童歌唱，佐以弦索笙箫。年来教习女优，凡十岁以上，十五以下，声容并美者，派以生旦，各擅所长。妆束登场，神移四座，缠头之费，十倍梨园。至于名妓仙娃，亦各娴法曲。非知音密席，不肯轻啭歌喉，若寄生草剪靛花淫靡之音，乃倚门献笑者歌之，名姬不屑也。

日初过午，卖花声便盈街市。茉莉珠兰，提篮挈榼，不异曼翁前记所云。近更缀以铜丝，幻成鱼篮飞鸟，可以悬诸帐中。比及昏黄，则雪花齐放矣。酒醒梦回，芳馨横溢，和以气肌芗泽，如游众香国中。

院中衣裳妆束，以苏为式。而彩裾广袖，兼效维扬，惟睡鞋用之者少。余见河房诸姬，咸以素帛制为小袜。似膝裤而有底，上以锦带系之，能使双缠不露，且竟夕不松脱也。其履地用方头鞋，如童子履而无后跟，即古靸鞋遗制。灯影下曳之以行，亦复行有致。至于抹胸，俗称肚兜，夏纱冬绉，贮以麝屑，缘以锦缣。乍解罗襟，便闻香泽。雪肤缝袜，交映有情，此尤服之妖者。

卷　中

丽　品

秦淮名姝，首推二汤。二汤者，本郡人，以九十行称，孪生姊妹也。态度则杨柳晚风，容华若芙蕖晓日。并翠眉而玉颊，各卢瞳而頳唇，乍见者如一对璧人，无分伯仲。注目凝睇，觉九姬靥辅微圆，左手背有黑痣一小点，可识别也。早堕风尘，从良未遂。阖户数十指，惟赖二姬作生涯。虽车马盈门，不乏贵游投赠。而缠头到手辄尽。居新桥之牛市，临流数椽，湫隘已甚。余曾于辛丑夏初邂逅一晤，今秋往访，适为势家招去侑觞，不复谋面。闻之桐城孙楚依云，二姬穷愁日甚，虽年才二纪，而消瘦容光。较初破瓜时，已十减六七矣。然三分丰韵，尚堪领袖秦淮也。嗟乎人美如玉，命薄于云。如二姬者，殆以奇姿遭造物之妒欤。楚依又语余云。桐邑杨米人曾为二姬作《双珠记传奇》，情文并茂。惜尚秘之枕函，余未得而读之。

朱大，苏州人，身体弱小，人戏以朱骨称之。盖细骨轻躯，践尘无迹。倘舞回风，当挽留仙之裾也。鬒发如云，明眸似水。骤与之遇，神光陆离。在侪辈中，齿稍长矣。而风度高雅，无折腰龋齿习气。故文士乐与之游，随园主人过江耆宿也。遂初既赋，寄兴扫眉。雅与姬善，苍髯红粉，尝相对于银镫缘酒之间。余于庚辛两度抵宁，时一过从。瀹茗清谈，目为艳友。惜近以病废，退居僻巷中。生计萧然，无复过而问者。芙蓉绿水秋将老，鹦鹉金笼语可怜。旧日繁华，不堪回首矣。姬有女年方十岁，教以歌曲。不肯发声，自言愿归里门。织布为业，余闻之叹曰："此大知识之女也，宜成其志。"姬亦以余言为然。

徐二，江阴之青阳镇人。本姓张，乳名银儿。年十七，适同里徐权。田舍郎不解温存，大有骏马驮痴之感。权又性耽逸乐，不愿力田，惑于匪人，夫妻偕赴吴门，转徙秦淮，作脂粉生活。性情豪迈，不屑效倚门倡，与人较钱帛，非心之所好。即诱以多金弗顾也。余游金陵，首与姬晤。雪肤花貌，丰若有余。而裙底弓弯，却又瘦不盈握。赠以诗有"一泓秋水双钩月，洗尽秦淮烂漫春"之句。见者谓非虚誉，先是姬赁居洞神宫前马姬家。斗室两间，殊苦窄陋，且为伧父所悔，不安厥居。余倾囊佽助，并纠同志为卜居于城北细柳巷中，此庚子七月间事也。明年春，余再抵白门，姬又迁上邑之娃娃桥。嗣余就馆崇川，闻为无良速讼，移家维扬。壬寅仲冬便道过访，虽座上客满，不异曩时，而风雨飘摇，渐觉朱颜非昔矣。逮今秋载造其庐，则已举家赴淮。托言索逋，实乃生计萧索，意欲别拣枝栖。闻其濒行，犹倩人至周稼轩幕中。询余近状，盖赋情特甚焉。为诵家梅邨诗云："青山憔悴卿怜我，红粉飘零我忆卿。"殊觉今昔同情，不胜慨叹。姬幼工技击，不轻示人。余曾乘其薄醉，强一试之。矫若猿飞，疾同鸟落。腾跃半炊许，观者咸目眩神惊。姬一笑敛身，依然寻常旖旎也。姬在娃娃桥时，有本郡人张二寄居姬家。铅华不御，横波流光，雅有娇憨之态。惜翻云覆雨，爱憎无常。逐水桃花，未免稍轻薄耳。

王秀瑛，小名爱儿，父母皆苏州人。生于金陵，遂家焉。适伶人张七，以母命非本志也。姿首清妍，举止闲雅。不乐与姊妹行为伍，所居钞库街之西。闺阁幽深，悠然绝俗。有伧父某以白金四十啗其母。谋一夕欢不可得。惟二三知己，相对永夕，杯茗清谈，鲜及于乱。遇缓急倾赀相助，不望报也，其性情矜尚如此。余友周子稼轩，孙子楚依皆与善，尝语余云："姬非五鼓不眠，非日中不起。早饭晌午，晚膳三更，习以为常，不能改也。"自奉甚薄，宴客必丰。盛服盈笥，弗以被体。能鼓琴，善南北曲，非兴会所至，虽素心人，不克强之发声。是盖青楼中最有品者，然终以不得其所。郁郁多病，楚依赋诗云："我本飘萍卿断梗，白门同是月残时。"姬为涕泣久之。有妹曰二姑，沈静寡言笑。高自位置，亦大有姊风。

董三，苏州人。肌肤不甚白，而天然韶令。虽粗服乱头，自有一顾倾城之致。余戏以墨牡丹名之。惜遇人不淑，孽海飘零，所得缠头，尽偿博债，眉黛间常有恨色。同居二人，长曰董大，眼光如醉；次曰董二，姿亦白析。然以视三姬之风韵嫣然，不觉瞠乎后矣。

张玉秀，行大，苏州人，随其母寄籍江宁。眉目轩爽，举止大方，巾帼具须眉之气。少时楚省吴公子见而倾倒，出数百金梳之。为欢匝月公子就官浙东，未半载，卒于署。仆从云散，宦橐萧然，旅榇不得归里。姬闻之，立出箧中赀，遣人赴浙，扶柩西旋。舟过江关，素服哭临，呼号欲绝。遂于江口招提，广集缁流，礼忏三昼夜。尽倾箱笼长物，命其家人伴送至楚，为之营葬而返，以此侠妓之声振一时。辛丑岁狎客朱元官为余道

其事甚悉，余尝一再询之。泪眦荧荧，隐有母也天只之恨。别时许作一传，荏苒三载，未暇践言。今秋过访，已于六月间从良矣。问之邻姬，言有同邑名士邹生年甫三旬，弦断未续。偶与姬晤，姬知其高世才也。赠以所蓄缠头，易金奉母，飘然长往。兹闻倡随相得，笔耕针耨，称嘉耦焉。吁异哉！姬之所为，殆有大过人之才识而济以豪侠果断者，不图于青楼中得之。余既深嘉其志，且喜其得所归也。为之缀序其事，以偿夙诺云尔。闻姬善昆曲，有崩云裂石之音。惜未及聆之，其继妹曰张二，弱质纤妍，亦娴词曲。姬有义女名双福，年才十一。白析聪俊，与姊凤儿并工戏剧，余于王氏水阁观演寻亲记。跌包二出，声情并茂，不亚梨园能手。凤儿年十三，亦姬义女，自姬从良后。其母尚赖三人作生计焉。

郭三，名心儿，丹阳人。父早亡，及笄之岁，母惑媒氏言，误字维扬郭某。成婚未几，竟以诱胁堕入风尘。年十九，移家金陵之桃叶渡，妖冶倾一时。向来秦淮诸姬，以苏帮为文，扬帮为武。姬虽产于云阳，而来自邗江，遂为维扬诸姬之冠。都人士戏以武状元目之，其所交好，皆达官贵人。及文士负盛名者，赶热郎未易得靓颜色。余曾于辛夏邂逅河亭，颀而婉。丰而逸，素肌纤趾，温乎如莹。于今三年，姬齿二十有六。而盈门车马，不减当初。余友季子影生甚与善，尝为余言姬赋性豪爽，重意气，善知人，无门户习。至于媚骨天生，更不待择新采异也。赠以短句四章有云：醉闻娇喘声犹媚，暖熨丰肌汗亦香。漫道司空浑见惯，温柔只合唤仙乡。皖桐光漱六孝廉闻而击节，以诗寄余。有“传来好句惟卿两，解识芳心共我三”之句，时孝廉在上洋戟署也。姬有义女曰小姑，扬州人，忘其姓，年才十七。长眉掩鬓，笑靥承颧。翀袖曳裾，风流秀曼，亦后起之隽也。

王四，本郡人，兰姿玉质，秀韵天成，性喜清幽。虽在风尘，常深自秘匿，不甚见客。所居月波水树，绮窗锦莫，不染纤埃。几榻尊彝，位置俱极楚楚。入其室者，如别一洞天，几忘门以外之甚嚣尘上也。

施四，苏州人，窈窕秀弱，眉目含情。唇一点小于桃英，趾双翘瘦于莲瓣。年虽稍长，调笑无双。殆疑雨集所咏丰容工泥夜情味胜雏年者也。松陵某尹昵宠之，携居胥江别馆，欲置为侧室不果，三载后复归秦淮。

徐九，扬州人，早负盛名，惜余未之见。孙楚依赠以词云：“帘前记执纤纤手，中堂细酌盈盈酒。语软情温，惆怅巫山一段云。背人特地留侬住，惊风又拂衣衫去。无闷无愁，万唤千呼不转头”。又云：“惊春正滞邗江棹，悲秋始返金陵道。此日相逢，疑是飞琼下碧空。茜裙半掩榴花饰，云鬟低亚胭脂赤。相对多情，只少些儿画不成。”近闻已归吴江某明府公子为侧室，甚有宠云。

唐小，本郡人，住槽坊巷。年方及笄，品貌双绝。绮阁深藏，俗子未易谋面。善歌能饮，解诵风诗。每一掉文，如匡说解颐，不数郑家婢泥中之对也。其大妇曰严三，齿长于姬。而娉容修态，堪与颉颃。亦缘位置自高，羞与曲中人伍，人罕见之。

谢玉，字楚楚，本郡人，年十六。肌理玉雪，秀慧绝伦。与其母居钓鱼巷中。善南北曲娇喉一啭，飞鸟遏音，母珍同掌珠。欲得佳子弟字之，玉亦自矜声价。不屑作寻香人，虽给侍宴游，犹虚屏山之梦也。

赵小，字静芳，江阴人，中人姿耳。有纨裤子弟昵之，一时献谀者，思博主人欢，遂有文状元之号。余观其为人，沉默寡言，无轻佻气习，要亦善自修饰，不随俗波靡者。

许寿子，本郡人，年逾二纪。举止风韵，俨如闺阁中人。有张生某夙与善，生以笔耕为业而未有室家。岁入悉以遗姬，如是者有年。既而生以旅邸久居，饔飧不继。姬闻而招致之，终岁日用，皆取给于姬。衣履亦姬亲制，继复为宛转营谋。得膺某邑侯之聘，馆谷丰美。濒行时，姬置酒祖饶，生恋恋不忍别。姬于酒半，忽抗声谓生曰：“青楼中那有情好，所绸缪者钱耳，君留恋烟花，罔思自立。浪游数载，如梦如泡。今年已三旬，一误岂容再误。自兹以往，君当绝迹狭邪，亟图嘉耦。妾不能终事君，亦不愿继见君，此间君勿复来，亦无复以妾为念也。”言已欷歔，泣下如雨。生大感恸，即振策去。嗣闻就馆三年，积赀颇厚，且娶妾生子，不负姬别时所嘱云。先是有润城某公子慕姬名，策骑过访。适姬所赁屋，为主者别售。迫令徙居，某立出千金，购以赠姬。至今青溪艳称之。

徐二宝，本郡人，居钓鱼巷之上街。其夫为梨园领袖，姬于侪偶中年最长。余相识时，已不作脂粉生涯。然素服淡妆，自然幽雅，徐娘虽老，尚有风情也。皖桐光漱六孝廉夙与之善。有无锡秦姬者，与姬有葭莩亲。向居丁字帘前，庚子秋复自梁溪来，寄居姬家者匝月。余因徐姬得识秦姬，虽齿加长矣。而纤腰踽步，婉媚愁人，亦此中翘楚也。

徐寿姐，杭州人，适维扬徐某，侨寓秦淮，年已二纪。隽逸风流，妙解音律。同居数姬，竞善度曲。余尝避暑河亭，寿率诸姬柳阴列坐。丝肉竞发，云委尘飞。静聆移时，宛在清虚府也。

马四，苏州人，身躯弱小。明眸善睐，肤如凝脂，殆江淹赋所云气柔色靡者。惟双趺不甚纤妍，常靸小方鞋(俗名拖鞋)，作忙促装，掩其微疵。

王二，苏州人，早堕风尘，由琴川转徙金陵。余于庚夏相晤于熊氏河房，容貌亦自娟妍。第苦贫乏不能自存，赠以赀，且为之誉。得渐生色，及辛岁抵宁，则被服丽都，座客常满矣。绨袍虽在，已无恋恋故人之色。余笑而诘之，姬面发赪，一座粲然。姬有妹曰凤姐，年方十龄，致亦楚楚。教之歌曲，发响清越。妙合自然，洵美材也。

汤四、汤五，扬州人。姿首皆明艳，而四姬尤柔曼丰盈。余尝戏之曰：“子好食言而肥欤?”姬不解，误以言为盐(吴音言盐相似)。率尔对曰：“吾素不嗜盐。”闻者绝倒。

陈小，江北人，向居王府塘董二家，后徙潘家河房。

年及破瓜，眉目疏朗。靥辅间数点微麻，天然媚丽。余同乡邵子峨堂与之善，语余云："姬姿致亦犹人耳。所绝胜者，一痕酥透，双蕾含春，触手温柔。不待斜照银灯，惊夸瑞雪也。"董二本郡董秃子女，年十五六。亦有微麻，白析瑰逸，王府塘之魁首也。

金二本姓丁，苏州人，居钓鱼巷，艳名颇著。余于庚夏曾一遇之，明眉慧眼，纤趺柔腰，几欲倾其流辈。惜两颧微高，婉容稍减。有某公子者，甚与善，珠玉锦绣，稠叠赠遗。尝于一月中，费金千计。两情胶漆，引喻山河，秋以为期，丝萝永托。闻者咸谓金姬能博公子欢庆，将来得所归。公子亦喜得阿娇，拟以金屋贮之。一日公子启扉而入，阒其无人。询之邻姬，则姬于前夕尽室以行，不知所往。公子疑信参半，书空咄咄。侦骑四出，踪绪杳然。悲愤填膺，一病几殆。噫青楼薄幸如金姬者，其尤哉。

高四太，仓州人，居东水关。颀身玉立，情致娇憨。皖桐家萼秋一见倾倒。或云姬向与某丞善。丞乃富于赀而蠢俗不韵者，萼秋力辩其诬，谓俊慧如姬，必能择人。赠以诗有云："文君自解怜司马，碧玉何曾嫁汝南。"可谓有情痴矣。乃萼秋绝怜爱之，姬殊落落，尽倾橐中金，聚首无多日，卒以不欢而散。迨次年秋萼秋领乡荐，鹿鸣宴罢，缓辔过之。姬惭沮闭户以疾辞，竟不出见。

周四又称梁四，苏州人。年逾三十，风韵犹存。善弹琵琶，名著青溪桃叶间。有两女曰大官，二官，貌不甚美。而演剧颇佳，十余龄耳，已识曲中三昧。同时小女伶有周琴，乳名姐官，字瑟瑟，苏州人。方全后改名璇，字姗来，江阴人。吴双福，张大义女，汪银儿、胡四、喜秦、巧姐等(皆苏州人)，并工院本，而周玲实创厥始，四喜独冠其曹，鉴湖邵子升岩尝语余云，周玲之寻梦题曲，四喜之拾画叫画，含态腾芳，传神阿堵，能使观者感心娉目，回肠荡气，虽老伎师，自叹弗如也。

卷　下

轶　事

闻之金陵父老云，秦淮河房，向虽妓者所居，屈指不过几家。开宴延宾，亦不恒有。自十余年来，户户皆花，家家是玉。冶游遂无虚日。丙申丁酉，夏间尤甚。由南门桥迄东水关，灯火游船，衔尾蟠旋，不睹寸澜。河亭上下，照耀如昼。诸名姬家广筵长席，日午至丙夜，座客常满，樽酒不空。大约一日之间，千金糜费，真风流之薮泽，烟月之作坊也。余游金陵，在庚辛之交，已不及见尔日繁华。名姝如朱素贞刘大子辈，皆如石氏翾风，退为房老矣。而风月平康，今犹视昔，至五月初五、十三两日游船之盛，正不减曩时也。

珠市地近内桥，已为市阛，旧院则废圃数十亩而已。中山东花园，仅存其名，故址不可复睹。回光鹫峰两寺，亦金碧剥落，香火阙如。至长板桥，尤泯没无迹。询之故老，漫指旷野中石桥以应，无从辨其是非。因诵西风残照杨柳弯腰之曲，觉当时尚有秋水一泓。兹则尽成平陆，亦劫尘之小变也夫。

明初于聚宝石城西关诸处，建轻烟澹粉梅妍柳翠等十四楼，以聚四方宾客。凡缙绅宴集，皆用官妓，与唐宋不异。晏振之《金陵元夕》诗所云"花月春风十四楼"也。今诸楼皆废，遗址无存。长干里一带室庐，亦尽廛市。鸳湖朱竹垞先生《秦淮舟中》诗云："闻道秦淮乐未阑，小长干接大长干。桃根桃叶无消息，肠断东风日暮寒。"吾湖东林陈兰谷先生亦有诗云："轻烟澹粉乱栖雅，重过城南旧狭邪。不为东风赊美酒，怪渠吹尽六朝花。"

沉香街即钞库街，在贡院对河。相传嘉兴项子京焚所制沈香床，香经四五日不散，因以名街。余谓章台中原少情种，然千金买笑，期月便忘。絮薄花浮，毋乃太甚。快哉项生，酒半抗声，裂衣捶床，一吐胸头恶气，足令此辈愧生颜变矣。乃街之名由此而传，则又妓之幸而街之深幸也夫。

桃叶渡，在青溪曲处，渡头坊表，金碧焕如。每当夕照西沈，酒舫喧阗，与竞渡声相间。对岸为御河房，相传前明威武南巡，曾经驻跸。水榭外垂柳千丝，拖烟漾月，暑窗徙倚，清风徐来，不待帷展紫绡，始消尘燠也。

丁字帘前，厥名旧矣。今利涉桥之西，水榭三间。最为轩翥，玉锄篆额，尚悬楣间。纵非当日故居，当亦相去不远。《桃花扇传奇》云："桃根桃叶无人问，丁字帘前是断桥。"可证也。

秦淮游舫，不施窗幕。彼姝鲜乘舟者，竞渡则有楼船。进自水西门，净几纱窗。拂拭楚楚，名姬三五，载酒嬉游，帘影衣香，随风摇曳。余于辛丑夏五，犹及见之。嗣以当事者禁之而止。

端午龙舟，倾城游赏，极一时之盛矣。中元节为盂兰集福会，诸名姬家皆礼忏设斋，虔修佛事，好事者则于河流施放水灯，随波荧荧，颇堪寓目。至中秋前后夕，垒几为台。陈设香果，喧阗鼓吹，宴乐连宵。或踏月嬉游，逢桥打瓦，亦欢场韵事也。河亭徙倚，以永朝夕，不须倚翠偎红，自可嬉怡忘倦。余于今秋寓居王氏水榭，每晨起，盥栉初毕，即闻邻女教歌之声。风外悠扬，使人意远。至日亭午，游艇如梭，呈丝逞竹。入夜则灯光焕发，爆竹喧豗。间偕云阳校书掀帘凭眺，艺香啜茗。娓娓清言，几忘凉月之西沈也。

市井方言，名姬不屑道，间有一二语，在章台间习闻之。如这也不该提，那也不必了，是也。年来忽尚一少字，每询以事之隐讳者，辄矢口而答曰少。余尝戏作集句曰："这也不该提，那也不必了，白析谁家郎，魂断一声少。"

"受郎珍惜只侬知，难忘霞侵月满时。最是将归犹未忍，阿母传语怪来迟"。此《疑雨集》中王次回《赠左卿》诗也。庚子八月十日余在江阴徐校书家，亦尝窃取其词以记事云。"受侬珍惜感侬痴，最是霞侵月满时。

虚说并头莲子好，个中苦薏只卿知。”

同乡沈子洁夫语余云：长洲詹孝廉湘亭于今春应试白门，昵梁四养女磬儿，有扇底新诗六十首志其事，其友王铁夫赋《志梦诗》五十章和焉。磬故吴人，谋归吴以事詹，志未谐而卒。詹哀之，以三百金市其柩。归葬于虎阜再来亭之西隅。祁昌司铎沈蕡渔为谱《千金笑传奇》，付乐部，詹王两君诗册，暨《蕡渔传奇》。洁夫皆亲见之，能诵其略。惜余后至，未获一睹为憾。洁夫又云同时有赵药老与磬女弟荷儿狎，荷以马湘兰小影赠之，亦韵人也。兹已从良矣，吁，青溪不少名姝，何四条弦家独多佳话耶？

有卖花马妪者，苏州人，住洞神宫前黑廊下，年四十余而寡。日于河房中送花为业，子媳二人，并工手艺。所居前空屋两楹，常供客馆。邻寓有陈生某，家本越中，浮踪白下。值岁除日，主人以生夙逋无偿，迫令他徙。生请以五日为期，意将迁延卒岁，而主人不可，发声征色，势且难缓须臾。生负气出门，进退无所，踯躅于利涉桥上，将为抱石之谋。适妪自桥南送花时来，见生倚栏孑立，神气颓丧，迥异平时。疑而诘问，生若罔闻，屡叩之，答以无他，词色间转似憎妪饶舌者。妪益骇惑，强揽其袪以归。研询多时，始得其实。妪喟然曰：“子误矣，以子之貌，当亦非久困者，何识短智浅。遽不欲生。妾虽贫，犹能为力，所负邻寓房膳若干金，即当代为措偿。今夕请子移寓妾居。度此残岁。来年俟有机缘，再图他适可也。”言已，便诣邻居，告以故。携取行李而返。生感其情，即为栖止。迨次年，生汲引乏人，仍无安砚之所，起居服食，皆仰给于妪。妪积久无倦容，亦无德色。偶有嘉肴名果，必先奉生。子及媳咸服事唯谨。嗣值生妻物故，子以觅父来宁，妪知生无以为家，复百计张罗，为其子纳妇。即于邻左赁屋以居，生父子适馆攸宁，几忘旅人之困焉。后阅年余，生始就邗江一巡司幕席，挈之偕往。无多岁入，仅给饔飧。淮阴一饭之酬，尚将俟诸异日也。同时又有潘妪者，亦苏州人，有子三人，咸习梨园。伯仲并居河房，在文德桥之西。季子则家于白塔巷中，相距里许。妪往来两地，日以为常。桥北有八角碑亭，乃去来必经之路。某岁除夕，妪自河榭归家。出门甫数武，见有儒衣冠者，投缳于亭角，疾呼家人解救获苏。时已昏暮，升归河亭，询其姓氏里居，则张生名某，籍隶浙西，亦缘赋闲多时，侨寓寿圣庵中，负西客百余金，岁暮莫偿，而客坐索不去。生不得已，谬以告贷他出，至此无之，遂自经焉。妪闻之笑曰：“原一不过百余金负欠耳，龌龊守钱奴。何偪人太甚耶？”立倾箧出金如数付偿西客，且送生归寓，劝慰良殷。改岁后复不时饭遗，已而生将就馆西江，依依惜别。妪誓不望报，敦促启行。迄今二十余年，音问不绝，如亲串焉。二事皆得之云间袁子继香所述。余于二妪犹及见之，一卖花，一豢妓，曾不若寻常婆子耳。而济困扶危，各具一副侠肠。大为穷途生色，孰谓若辈中无人物耶。爰采入轶事以传之，且以风彼须眉，钻研钱孔，曾二妪之不若者。

秦淮杂诗，自渔洋山人后，作者如林，美不胜录。近时吾郡徐溥雨亭先生，著有《竹枝》十首。质而弗俚，逸而不纤。亦足以征前代之流风，志一时之韵事也。词云：“何处春光景倍佳，烟花十里旧秦淮。豪家日费千金赏，博得青楼一凤鞋。红妆结队斗铅华，高髻盘云堕鬓鸦。相与踏青联袂去，旧王府里看桃花。”“彩鹢飞凫取次过，游船如织疾于梭。翠眉不许人窥见，水榭帘遮艳影多。”“绣罢鸳鸯戏彩球，腰肢无力任勾留。生来少小风流惯，只解嬉春不解愁。”“荼蘼开罢绽红榴，底事秦淮作胜游。两岸河房添好景，石栏杆外竞龙舟。”“丁字帘前柳数行，晚凉浴罢换新妆。娇喉齐唱桃花扇，谁似当年郑妥娘。”“梨园乐部夜相邀，活现风情未易描。留得怀宁余曲在，春镫燕子谱笙萧。”“不爱后湖十顷莲，偏爱访妓莫愁边。游人尽道城南好，万柳庄前系酒船。”“水调伊梁动客愁，渡头桃叶尚名楼。画船入夜笙歌沸，笑指星河看女牛。”“云鬓风鬟插紫兰，香罗细葛怯轻寒。中秋踏月娇痴甚，惯会逢桥打瓦磬。”相传雨亭在金陵为人司织局，每吟诗与机声相和。所镌客游巾中，又有《秦淮即事》诗云：“漫拟琼枝话六朝，轻烟澹粉已沈销。蝶香人去遗歌扇，桃叶春归冷洞箫。别院空传莺语滑，落花犹衬马蹄骄。长堤剩有多情柳，依旧丝丝绾画桡。”清丽芊绵，不亚新城绮制也。

《续板桥杂记》、《雪鸿小记》，并珠泉居士作。珠泉素居苕霅，久旅金陵，为戟门揖客。花晨月夕，喜作狭邪游。莫愁桃叶间，浪得狂名。游踪既倦，乃著是编。鸿爪雪泥，仿佛如在。挑灯展读，觉六朝余艳，犹有可寻，而当年余曼翁之所记，亦庶几一二见之。因忆予于道光丙午秋以应试侨寓白下，曾识任素琴校书。固此中翘楚而一时所称文探花也，索句题裙，分曹射覆，流连者匝月。迄今思之，恍如梦寐。呜呼！百年若瞬，为欢乐何？后之视今，安知不犹今之视昔哉？戊寅浴佛会后二日，淞北玉鲀生识于天南遁窟。

花国剧谈

[清]玉魫生撰　魏梦太整理

《花国剧谈》二卷，清末玉魫生撰。是书仿唐代《教坊记》《北里志》体例，专记清代花界名妓行踪。作者本"东山妓女，亦是苍生"之观念，虽名为"剧（戏）谈"，实则在于"为南部侈繁华，为北里表侠烈"，故多采"可泣可歌"，"可惊可愕"之事，汇为此书。据《香艳丛书》本标点整理。

序

予辑艳史丛钞，凡得十种，皆著自名流。而声胜艺苑者不足，因以旧所作《海陬冶游录》三卷附焉。嗣又以近今十余年来，所传闻之绮情轶事，纲罗荟萃，撰为附录二卷，余录一卷。而后备征海曲之烟花，足话沪滨之风月。顾有地非一处，人非一时，芳踪胜概，足以佐谈屑述遗闻，为南部侈繁华，为北里表侠烈。其事则可惊可愕，其遇则可泣可歌，宜汇一编，以传于世。《花国剧谈》，即以此作。大抵采辑所及，剿撮居多。孟坚纪史，半袭子长；扬云作文，多同司马，斯固不足为病也。盖此不过为文章之外篇，游戏之极作，无关著述，何害钞胥。以渠笔底之波澜，供我行间之点缀，不亦快欤？况乎删其繁芜，乃能入彀；润以藻采，始可称工；本异巧偷，非同攘美。而是编命意所在，别有棖触，隐寓劝惩。慨自才媛薄福，易致飘零；名妓下梢，多嗟沦落。琼渚兰苕，徒艳同心之影；瑶台桃李，无非短命之花。或亦有将嫁而渝盟，已成而绝好者。妾徒有意，郎本无情。埋愁黄土，孤生前蝴蝶之魂；寄恨青磷，筑死后鸳鸯之冢。其可悲者一也。其有绿珠风貌，碧玉华年。彰花月之新闻，占湖山之胜地。弹彻孽婆，暗传心事；照来镜子，自惜容颜。方期订三生附茑之缘，谢十载飘蓬之苦。乃情缘易尽，好事多磨。嗔莺叱燕，忽乖杜父之慈云；打鸭惊鸳，尤愧召公之阴雨。娟娟此豸，渺渺余怀。谁以十万之金铃，护百千之红紫。其可悲者二也。又有鸾栖枳棘，凤锁葳蕤。藏娇无地宿非玳瑁梁间。觅梦谁家，踏遍茱萸湾口。狱称香粉，迹溷风尘。已柳怨以桃愁，复蜂狂而蝶浪。或至流离自悼，老大徒伤。虽洞可迷香，而台难避债。杨柳楼边，问名日少。枇杷巷里，买笑谁来？因是忍参红蘖以逃禅愿著黄绝而入道。其可悲者三也。别有柳枝已嫁，为大妇所不容。桃叶空迎，恨良人之见弃。贫户名姝，遽降青衣之列。豪家侍史，误为红拂之投。文君新寡，别抱琵琶；小玉多愁，难谐琴瑟。因辞金屋，遂下瑶台。其或长自侯门，生来丽质，爰求鸳偶，致误鸩媒。叹独处之无郎，令借端之有自。奸谋既售，末路谁依？因之逐水随波，落藩堕溷。其可悲者四也。呜呼！世并愁城，地多苦海。此花国中，悲玉容之无主。恨绮约之难完者，当不知凡几。今所记，时须弥界中一粒芥子耳。然则作艳游者，不当思及此。而废然返欤，顾世有绳趋矩步之士，莫不呵嫱施为祸水。斥妍藻为淫辞，以陶情于醇酒妇人为非夫；以娱志于歌楼舞席为伧父。不知西曲繁华，无非元气；东山妓女，亦是苍生。彼之记教坊而志曲院者，畴非唐代之名臣欤？仆身无艳福，而心郁古凄，仅品评名花于三寸之管，要亦空中色相而已。具大智慧者，何容征实请事观空，则以《花国剧谈》为苦海之航也可，为愁城之筏也亦无不可。

光绪四年九月十有五日，时淞北玉魫生有罗浮之行，风雨满山，为阻游屐。吮墨濡豪，志于香峤施斋。

卷　上

李玉桂，蜀产也。不知何氏女，乱离转徙，落籍汉皋。姬长身玉立，丰韵娉婷。知书识字，工于酬应。以此有声于北里间。汉固孔道，贵介弟子，游冶少年，至狭邪者，辄誉不容口，皆愿缔欢于姬，而不可得。长沙李孝廉，风流谨愿士也。计偕赴礼部试，与二三知已，招邀见过，小谯其阁中。席间角彩寻欢，互相笑谑。顾无足以当姬意，秋波所注，独屡及李。或戏曰："爱李郎耶，何不明告？"果尔，当为若媒。是固将买妾而难其选者，姬笑而不言。既而耳语李曰："若言信乎？"李诚告之，则曰："沦落天涯，当托以终身。孰如君者，肯出一朵青莲花于火坑中乎？愿脱籍非多金不可，囊中装不

足，当自为谋。”李猝无以应。固强之，乃订以春闱捷后为约。逮李行，而枇杷巷里，深掩长门；杨柳楼头，不逢人面。或客至迫之见，愁敛双眉，非复畴昔。有操楚南音者，辄问李起居。或北去乞致声李所，明年有从京师归。道李落第状，则惘惘如有所失。泪落樽前，见者凄恻，或为致书促践约。李心动，题诗扇端寄之。未至而富商某，必欲得姬，遽以千金篡取之去。事急，姬不知出。衣不解带，绝粒七日仰药死。李闻而悲之，绘图为记，徵诗文焉。湘江黄翰仙为《烈妓传》以志之。夫巾帼中人，义不再适。劓鼻截耳，良家犹难之。况以小女子处卑贱之间哉？使当日者，李竟多财。一舸载归，岂不甚快。不然得第而归，以践夙诺，亦不至如杜牧之愆期。或贾感其义，而遣之归。如于頔之还婢，姬亦可以不死。乃皆不可得。世无昆仑奴，谁夺红绡者？呜呼！余观古来名妓，或遇人不淑，或入宫见嫉。得其所者，盖亦寡矣！而如绿珠坠楼，桃叶渡江，卒悼其不终。如姬者，抑又遇之可悲已。虽然彼作章台柳枝，任人攀折，朝为秦云，暮为楚雨。以为固然无足怪，则姬之所羞也。从容七日，冀有怜而相救。卒不一遇，慷慨仰药以死，得不谓之烈哉！吁，是可传也。

小莲，名静仙。姓苏氏，吴趋人。襁褓丧母，育于外家，外家固寒微。邻媪为鸨母，艳其姿，谓此固君家摇钱树也，何忧不富。乃教以歌曲，珠喉百啭，能创新声。逼之迎送，然非其素愿也。年十七，肤莹于玉，指削似笋。光采丽都，照映左右。即大家闺秀，且自以为弗如，而姬亦不以青楼自居也。同邑延陵子，丰标后逸，目无余子。侧帽相逢，遂订知己。花放之晨，月圆之夕。辄呼酒对酌，啜茗清谈。姬中心许之，矢以白首。当双星渡河之期，指牵牛之将会，顾皓兔之未盈，辄怅望神仙，击情儿女，时为悲从中来。延陵子虽曲为之解，益复欷歔不胜。识者以是知其非风尘中人。姬性凝重，寡言笑，警悟非常。即与之相昵者，亦无能犯以非礼。虽中心以身许延陵子，亦不能夺其素操。相见时，惟把卷问字，倚栏玩花而已。故年已逾笄。尚是女儿清净身也。有某刺史，素喜狎邪，衣冠华焕，善自修饰。百计悦姬，几为所惑。寻悟，自持益坚。中山狂士赠之诗云：“凌风么凤无凡羽，人世骊龙有异才。”而姬之志可相见矣。嗣后未知所终，或谓其杜门谢客。习静自娱，蒲团默坐，绣佛长斋，盖遁于禅云。

澹娟，广陵勾栏中翘楚也。媚眼流波，纤腰束素，冰肌玉骨，清绝罕伦。性落落耽翰墨，虽贵介王孙，停车见访，苟虚有其表，辄加白眼，甚且以闭门羹待之。以故门前冷落，车马渐稀，而姬自若也。所著有《绿窗吟稿》，皆清雅可诵。有《惆怅词》八绝，藉以《自悼》中一绝云：“雁阵惊寒又暮秋，闲凭朱槛不胜愁。参横月落霜华重，惆怅无声掩画楼。”其寄情见志，有可知已。澹韵庐主人，年少而钟于情者也，以事赴邗江。耳姬名，过访焉，姬一见如旧识。遂留小燕，酒阑灯炧，缅诉衷曲，自恨不得遇文人才士而事之。因言愿供捧研役，苟得委身有所。虽衣布茹素擢。姬芳情依恋，不忍言离。既别犹通雁札，嗣闻卒归金陵名孝廉某为簉室云。

王月琴，四明人。其父固渔者也，以贩冰鲜折阅，遂使女倚门献笑，冀博缠头，为偿债计。时月琴年仅十五，尚未破瓜。茅屋三椽，卜居城中小弄内。先延曲师教以歌曲，月琴聪颖过人，不数月已尽其技。于是徵歌侑酒者，殆无虚夕。裘马少年，坐无月琴不乐也。月琴玉貌珠喉，风流秀曼，为甬上首屈一指。且善伺人意，工于酬应，歌声婉转，响遏行云。香名遂因之大噪，甬上勾栏。自小桂香红芙结子，绿叶成阴后，嬉春车马，冷落门前，自有月琴为后起之秀，而章台为之生色。有叶生者，慈水富家子也。以妻患癫疾，束装至甬。欲在平康中选一丽姝，以充簉室。见月琴艳美罕伦，极加赏识。几于击碎唾壶，愿出千金，立为脱籍。而鸨母贪壑，殊未餍也。蛟门陈生，本素封家，坐拥有巨赀，挥霍不吝。其来甬上，亦欲选色于歌舞场中，乍睹月琴，不禁倾倒曰：“此一朵能行白牡丹也。愿出一千五百金，遂赋定情者三夕，而另酬鸨母白金三百，为折衣资。不料有杨生者，花丛之蠹也。与陈叶二生皆相识，时追随其间。因进说曰：“痴公子以三百金梳拢，千五百金纳聘，无乃太奢？独未闻叶君只许千金耶？君如信我，请嗣后绝迹不往，我当为君斡旋，只索千金，范大夫自能以一舸载西施矣。”陈生信之。作书往绝，裹足不至，招之不去。鸨母不知所出，因复招叶。杨又唆于叶曰：“已被陈先生探骊珠矣，君何取焉？”叶访之，果然，遂绝。杨谓鸨母曰：“陈君不来矣。能赂我一宵之乐，当代招致，然身价止千金耳。”鸨母转告月琴，月琴嘿不一语。夜半，卧榻辗转有声，呼之不应。排闼入视，则已仰阿芙蓉膏。势已垂危，灌救无及，不须臾而名花谢矣。急觅陈，陈已闻风遁归，杨亦不知所往。呜呼，若杨者，真人头而畜鸣者也。自此燕去巢空，无复有问津者矣。

文秀，字惠卿，维扬人。初本良家女，兵燹后，父母鬻之同里刘姓。刘本大倡，挟之渡江，侨寓常州，赁庑曲街。一时艳名大噪，姬善歌舞，登场演剧，尽致极妍。坐客无不倾倒，性更潇洒，和煦如春风，秋波斜睨，几令人魂销。苏台豪客，以重金聘往，遂转徙于吴。山塘泛棹，舫灯开筵，座无姬不乐也。庚申三月，兵溃云阳，仓皇北渡，止于雉川。宝马香车，门庭如市。姬冶其容，淡其饰，珠喉一啭，百媚俱生。人望之，几如神仙中人。某茂才，如皋名下士也。与姬尤为莫逆，酒阑烛梳，斗转月斜，每凭曲槛。缅诉生平，至落籍事，则凄炙泪下。鸨母方以为钱树子，若将终身焉。时姬年已二十许，噫！歌台行院，老尽红颜，谁能出一朵青莲花于火坑中哉？

雅乡，三吴画舫中翘楚也。不知其初何氏女，幼鬻

于彭媪，因姓彭。态度翩翩，丰神秀曼。而性尤婉淑，工词典，通字义。虽年二十许，而风致妍然。贵公子慕其名，尝欲纳为箧室，然终不当雅卿意。尝自叹曰："吾来狎邪游者。绝少志诚种，吾耦不在个中求也。"浙江某太史，以平章花月主义。一见姬，赏其艳绝人寰，非风尘中人，并以告诸某茂才。茂才，固吴中名下士，时以无子，将纳媵。偕太史过姬家，姬一见如旧识。银灯影里，共话缠绵，愿委身于生。顾生以无力脱籍，蹉跎岁余，姬乃出赀自赎其身。寄书招生，时生室既有娠，及产男也，事遂寝。姬愁悒竟日，向隅而泣，曰："某郎有才，固可无我。我将谁托耶?"自此神情惆怅，异于往时。翠神常蔫，玉容日悴。丙子秋间，猝遭家变，竟从六十老人而去。夫画舫中人，不以利动，不以势屈，于征逐嬉游之中，择人而从，已不多觏。况生足迹未尝至平康，而姬一见倾心，决意从之。岂非才智情谊高出寻常一等哉！乃好事多磨，风缘未缔，竟不获成春志，为可悲已。

笑青，不知其姓，右浦人。时逢歉岁，父母鬻之于勾栏。年十五六，丰姿艳绝一时，香名大噪，远近文人才士，咸以一解缠头为快。雪肤花貌，玉管珠喉。乐籍中，无不退避三舍。兼以举止温柔，语言娴雅，琵琶数弄，直可服曲圣而服善才。工刺绣，擅针神之誉。所交多贵显，庸夫俗子，不得一见其面。以是声价益增，居市尘中，四五年，而车马盈门，履舄交错，未尝少减。镇有陈姓者，虎而冠者也。武断一乡，人莫敢忤。与姬有一面识，艳羡已久。至是以姬齿稍长，谓姬曰："嫁则为浔阳买茶妇耳。曷不从我为小星，犹胜门前冷落也。"姬方衔之，而陈某竟为沙叱利篡取之去。市中某甲，与陈有隙，而与姬有旧盟。投状县中，提集质讯。堂上公凝眸久之曰："尔笑青耶?"曰："然。"因释之。归来将重理琴弦。而徐娘已老，风韵无多，不得已插标作烟馆，数年竟沦落而死。或惜笑青盛时不择人而事，以至为浪蝶游蜂所劫。讼结三年，香消一旦，亦殊可嗟已。

影娘，吴门名校书也。丰度娉婷，举止娴雅。香肌贴玉，润脸羞花，非常品也。喜读诗，每有会意，辄忘眠食。居傍虎邱，筑小楼数椽。结构精雅，碗茗炉香，萧然有出尘之致。入其中者，几忘其风流渊薮时世梳妆也。兰陵梦生侨寓于吴，工诗古文辞。于香奁体，尤有夙慧。偶偕二三知己，放棹于七里山塘，适与影娘遇见，其柳眉掩月，棠颊羞霞，不觉倾倒。回舟过访，各道姓名。影娘喜曰："倾慕已久，乃幸遇耶。"即命开筵，备极欢洽。梦生即席赠以集唐三律。既脱稿，写以金笺粘之粉壁，影娘得诗，讽咏不去口。且曰："得君此作，足为李端端解嘲矣。"生曰："卿亦工诗耶?"曰："虽嗜之，惜未解音律。"生曰："暇当为卿指示。"嗣后生日往教之。并肩栏侧，携手花间，执卷吟哦，曼声相和。影娘心领神会，如有夙悟。不半载，居然能拥髻微吟矣。其赠生一绝云："几树垂杨对绮疏，当年犹忆坠鞭初。门前如市心如水，只索萧郎尺幅书。"读其诗，想其见丰韵幽闲，不似庸脂鸽粉专博缠头锦者。无何生有关陇之行。置酒与影娘别，相对酒阑，不能道一语。问别几时，以一年对。则曰："欢场泡幻耳，炉瑕已更，恐无主名花，易遭攀折。奈何?"生亦无可为计。珍重而已。嗣后未知其所终。呜呼！青楼中人，若影娘者，非莲出淤泥而不染者乎？舞罢歌余，犹耽吟咏。苏小薛涛，又何多让！梦生既赋痴情，乃不善为之所。征人塞外，思妇闺中，坐使才人自伤薄命，岂情缘未结，好事多磨耶?是足感已。

福螭，江右人，吴城镇章台中巨擘也。年近破瓜，貌逾娇杏，双翘纵削，锐如结锥。真觉一握凌波，愈饶丰韵也。工弦索，善歌曲，虽樊素小红，不能过。古沪蕊珊氏，因事至吴镇，觏姬于客邸。同人以旅馆无聊，为设六博戏。时招福螭入座，夜深平视，如烛映海棠，益增妍媚。每至街鼓鼕如，或不能归。假宿生榻，然不及于乱，但觉爱之甚而不忍扰之也。金溪王氏子，固翩翩年少也，其父为县令，王生挟赀入都赴试，以事迂道至镇，作狎邪游，遇姬暱之，啮臂为盟，欲为脱籍。假母欲壑甚奢，莫副其半。王生谋与姬遁，烟波一舸，偕至汉阳。舟中对月言情，望云寄兴，闺闱乐事，甚于画眉。即姬亦自以为得所，不意王令闻之，怒，使人檄逐之出境。东鹣西鲽，自此分离。单鹄孤鸳，曷胜愁悒？姬遂附客舟抵皖，复以他事被逮，大遭遣辱。某贾以数十金赎归执箕帚。嗟夫！如姬者，宫临磨蝎歌唱惊鸾，卒至委身贩竖，亦可谓命薄而遇穷者矣。

莲喜，江右抚州人，虽出自小家，而碧玉多情，绿珠有貌。见者皆以为绰约好女子。而明眸善睐，自具一种韵致。既入平康，身价颇高。游冶子辄以不得一见为恨事，十丈软红尘里，车马盈阗，无不愿争先快觌。蕊珊以辛未之冬，道过抚郡，入城流览。时暮城闭，有友识姬者，导生设宴其家。银烛高烧，云鬟益艳，把酒劝酬，秋波频睇。宵阑拂榻留宾，叩其姓，曰："婿家邬氏。"生肃然起曰："然则卿固罗敷有夫，何遂作迎人桃柳哉?"喜腼颜告曰："妾年十六归邬，邬肢体不仁。翁姥以妾少艾多姿，多博缠头，以糊口，迫令为之，非素愿也。"生代为悲惋，濒行口占一绝句，赠之云："起别兰釭曙色稀，奇香浓染阮郎衣。生憎江上归帆急，惊散鸳鸯两背飞。"

张少卿，毗陵人。流寓吴门，居于干将坊巷。风情月貌，蕙质兰心，洵足以倾倒一时。弦歌之外，又工吟咏。近日吴下名姝，殆无其匹。门前车马，巷里笙歌，过者必谓此中有人。有某钜公，赠以楹联云："少之时不亦乐乎？卿以下何足算也。"其名重教坊如此。玉峰樵客，为近今名士中巨擘。偶过苏台，薄游北里。一见姬，以为神仙中人不啻也。欢生却扇，韵度绕梁。既深艳其丰姿，复倍嘉其谈吐，名士倾城，互相慕悦，遂缔同

心之结，爰成啮臂之盟。姬亦自以为身有所属矣。乃有金陵某观察，筮仕滇池。羁身渍渎，以奉催军糈，解橐吴阊，问柳章台，品花吴市。既遇以为尤物，而姬亦依依如旧识，郎既阅一面而缘深，女亦订三生而心许。微波达意，比翼有心。因倩蹇修，委禽奠雁。为行副室之礼，合卺于曹家巷寓庐。红毹交拜，金盏同倾。梦芜庵主为赋《花烛词》八绝句。当时以为红玉之归韩元帅，关盼之适张尚书，不是过矣。无何姬重游虎阜，题诗寺壁，意甚凄惋，一时传诵人口。或以为姬身虽跨凤，而犹未能忘情于野鸳鸯。钟情者，因应如是耶。玉峰樵客，旋复见而和之。音节悲凉，多情者为之拂拭新题，同深惆怅。然闻观察与姬仍未能白首相偕，彼怜薄幸，此叹负心。一寸眉峰，更不知添愁几许。秋草长门，怨深宫女。春风杜曲，梦醒樊川。识姬者，无不爱其才而悲其遇已。姬诗及和诗附后，姬诗云："风逼篷窗秋杪天，连宵支枕不成眠。阿侬已作征人妇，谢却歌衫舞扇缘。""稽首慈云大士前，桃花命薄愿垂怜。难忘旧日情如海，濡墨留题泉石边。""诗写荒祠墨未浓，船头津鼓促行踪。孙郎若问真消息，已隔云山一万重。""迢迢驿路意凄惶，旧事回思暗断肠。缘结玉箫期百世，好将鸿雪证山塘。"和诗云："瑟瑟西风欲暮天，夕阳衰柳恼人眠。何堪更读秋娘句，许结来生未了缘。""何事留题古寺前，万千情绪亦堪怜。行云踪迹原无定，欲寄相思何处边。""粉香虽淡墨香浓，遥想伊人去后踪。我已忏除情旖旎，为卿翻若恨千重。""兰思蕙怨两凄惶，念及当时欲断肠。诗和涛笺留艳笔，从今深怕过山塘。"

月珍，右浦人。体骨妍媚。眉目如画，声价与笑青相埒。往来者，多贵游子弟。浪蝶游蜂，莫能入也。工于度曲，每一按拍，发声婉媚动人。白首歌郎，亦自叹弗如。而一种娇憨之态，几令人魂销心醉。曾令画师绘《拈花微笑图》，情景逼真见者，以为天女摩登散花维摩丈室也。有某公子与之情好最密，缠头之外，多所赠遗。姬几欲倚之以终身，不意公子旋赴玉楼，姬哭之恸。将殡，亲为执绋，自此愁悒无聊，乃日藉阿芙蓉膏为消闲排闷计。然风韵渐减，踵门者日稀。姬绣佛长斋，每晨静诵金经。余则悼逝悲离，伤秋感景而已。有某客者，好名士也。纳为偕老，伴行有日矣。以姬母未葬，为之出金营办，双拜母墓而去。吁！天涯沦落，无非不遇之人。使姬当日预算为计，何少一翩翩佳公子哉？而卒至于此，可哀也已。

翠翠，阿四之养女也，阿四少本为倚门生活，色衰退为房老。每日无事，则以阿芙蓉为消遣。粤寇乱后，得一苏籍女，年五六岁，眉目秀慧。出橐中金鬻之。既长，俊逸多姿，肤若凝脂，面如莹玉。且复媚态深情善解人意，因名之曰翠翠，令抱琵琶以延客，送旧迎新，非素愿也。时年十五，尚未破瓜。某富商素拥钜赀，挥霍颇豪，啗母以重金，为之梳栊。姬亦久与商狎，意中目中，惟知有商而已。愿其一种缠绵之致，非余人所能领略也。自此艳名颇噪于廛市间，远近争以一见为幸。洛阳半樵生，曾与姬有数夕之缘，称其短长适中，纤浓合度。洵《洛神赋》中所谓凌波微步翾风欲仙者也，别三年，犹未能忘。则姬之所以倾动人者，可知已。娥娥，亦阿四之养女，翠翠姊妹行也。面润如玉，肤莹于脂，妩媚多姿，巧笑善睐。足下双翘仅三寸许，凌波微步，婀娜动人。翠不在侧，堪称双美。及并立偕行，则觉不如翠远甚矣。翠性情清淑，专交文雅士。而娥所往来者，半皆市井富人。善歌曲，珠喉乍啭，脆如裂帛。而婉啭若柳外莺声，云间凤唳。有时翠鼓琵琶，则娥以箫和之，聆者黯然魂销。娥亦声价自高，庸夫俗子，不得人焉。惟数年来，名为翠翠所掩。专房之宠，未免为翠所潜夺，而娥处之无怨色云。

桂金，苏州下里人。貌妍而肤白，不事传粉。娇若海棠之含晨露，艳如桃奇之映朝霞。俊骨轻躯，能于掌上立。双弯纤小，其行如杨柳之迎风。殆有舞裙留仙之态。落籍平康，时思择人而事，母欲居为奇货，冀索重聘。有某富人，以无子，纳姬为小星。既入门，一家怜其美，大妇亦待之善。荏苒三年，梦兰信杳。有卖婆，专售胎药，姬以二十金市之，期月许仍无影响。某嗣续心殷，时于床头絮絮指姬为石田。由是宠爱渐替，而姬亦自此冷落矣。少年某甲，时出入富人家，艳姬之色，隐挑之，作文君求凤计，啮臂为盟。不意绮约甫成，而春光已泄。禁锢之于别院，非有事，毋许出闽外。一日夫偕大妇外出，仅留守门媪。姬因私窥于门，适少年从门外过。姬立三指示之，目成眉语，各自会心。及夜三更，逾窗而遁。少年适伏墙下，遂偕去。守门媪尚不知也。及某夫妇归，侦骑四出，踪迹杳然。逾数年，闻犹在甬上，有人曾见之倚门流盼，不减旧日丰姿。噫，如桂金者。其自滋苦海中而不悟哉？

马小素，金陵人，王兰君，扬州人，皆名月英。一江相隔，本不相知，乃不期而遇。先家苏台，后因避乱，同徙雉皋居焉。小素工丹青，尝写兰以贻所知。露叶风条，生香活色，著纸欲飞，人皆以为湘兰复生。兰君幼习歌舞，扮穆素徽演《四楼记》。歌《楚江情》一曲，长言永叹，曲尽缠绵，闻者靡不击节。时才士名流，多避居江北，耳两姬名，辄往造访。花晨月夕，张宴其阁中。置酒征歌，殆无虚日。两姬亦喜与士大夫周旋。张君翰飞，为作《双照图》，题二绝句于其上云："桃根桃叶总情牵，绝代佳人有此肩。悟到前身原一样，料应顾影便生怜。""记得花阴并坐时，三生缘法两心知。秦淮烟水扬州月，都付丹青笔一枝。"嗣后题者如云，无何兰君以病花去。墨渖未干，而花容已杳。亦可悲已！兰君性情俊爽，无脂粉气。初不意黄土埋愁，青山瘗骨，如是之速也。小素声价甚高，而性爱风雅。有武夫慕其名，思以重金啗之，誓死不从，而自谋脱籍益亟，徙居于乡。卒为媒妁所愚，失身非偶。居恒忽忽不乐，谓左右曰：

"遇人不淑命也,从一而终义也,安于命而全于义,知我者,其谅我乎?"闻者咸嘉其志,怜其遇。逾年卒以病殒,佳人薄命,造物无情,思之辄为三叹。

韵莲,姓梁氏,西泠人,徙居安东,而鬻于沪渎。容华绝代,芳艳动人。工歌曲,其技绝伦。声韵清扬,音节嘹亮,虽老妓师自叹弗如。往来于云间吴会诸胜地。同时严子卿,徐锡卿,皆名噪一时,然不逮姬也。姬至云间,吴兴陆生,年少貌美。见姬艳之,得间辄过从。然为家人所约束,其情恒不得畅。一日韵莲他游,生亦尾之而去。虽生之深于情,亦由姬之足以倾倒人也。瞍水徐生,世家子也。工词翰,登拔萃科,访友娄门东,得遇韵莲。生下榻别墅,去韵莲筝楼相隔里许。辄朝夕往,姬初不知为谁,因见生去来而情致温浃,非寻常中人。心异之,因询于他客,得其详。时正早春,其地有号小虎邱者,梅花盛放,梅林为昔贤遗迹。有琴台诗屋诸胜,一时雅流每觞咏其处,生偕诸文士往游。留连诗酒,极唱酬之乐。越日生将归别墅,主人邀同人置酒梅花林畔。藉觞生行,乃招韵莲度曲相侑。生词序有云:"酒波乍浮,一月独朗。弦索未绝,万花齐开。写是时景象如在目前也。爰谱曲《游春》一阕,付韵链,倚云和歌之。其词曰:"艳雪当筵散,正采旛初翦,春到香国。嫩约前宵,记花阴罗袜,钿车芳陌,鬓影阑干侧。料翠羽飞来曾识,指树头数点羊灯,窥见那人颜色。顷刻离愁暗织,奈韵歇珠喉,光堕瑶魄。第一相思是偷拈钗股,蛎墙频画。蜡泪铜荷湿,叹水样年华等掷。恁时酒社寻盟,坠欢更拾,檀槽甫拨。"音遏行云,山禽为之起舞。忽有二道人至,一苍颜白发;一细眼长髯,入坐并听。歌终余音哀婉,座客竟有泪湿青衫者。于是重复洗盏更酌,一道人引满数觥,移红烛而照海棠;一道人仰观明月,俯视名花,抗声而歌曰:"梅花万树兮春风香,登高揽古月流光。美人歌曲兮幽韵扬,寒香飞舞兮鸾鹤回翔。翩翩轻举兮遨游帝,俯仰大块兮月白烟苍。清绝一气兮千载茫茫。"歌竟别去。徐生令友绘图而幻之以词,后韵莲嫁人去,不知所终。

陈薇卿,泰兴人。工词翰,解音律,年甫及笄,秀骨丰肌,丰神靡曼。迷香洞中之翘楚也。乌衣子弟拜倒石榴裙下者,日不暇给。然送旧迎新,非所愿也。武林某君,杭州诂经书院之高材生,以事至泰。偶以旅闲作寻春杜牧,名士美人,一见如旧识。姬出聚头扇请题,某君为画折枝,作倚声书其背。姬什袭珍藏,视同拱璧。从此卷中人益属心于裴敬中矣。一日某君以事毕,刻期治装言旋。姬稔其乏赀,解囊佽助。且请结百岁之盟,订三生之好。某君以严命辞,骊歌既唱,姬自为托身得所,倩人向父缓商。出赀自赎,致书某君,将筮吉至杭,某君得书后,骤计无所出,因峻拒之。且复以诗,有"我尚风尘何所恋,可怜汝亦太痴生"之句。姬览之,默然不作一语。知所愿之虽谐,此生以相殉。出前扇谓父曰:"儿生如此,不如无生。'宛转悲啼,血泪交下。盖得诗后,已服阿芙蓉膏矣。其父知有变,急行解救,得以回生。然憔悴名花,玉容黯淡。其父驰书某君,谓将送女来,请定行止。第不知姻缘簿,能为如意珠否?此姬亦可谓情之所钟矣。

桂香,四明人,碧玉小家女也。不解铅华,自饶风韵。修容姱态,窈窕生妍。室惟一母,无隔宿粮。因是不得已为倚门生活,其实非所甘也。既入青楼,名噪一时。枇杷巷口,尽客留连;豆蔻梢头,任人攀折。惟是佐觞侑酒,花媚灯明,而姬亦殊觉黯然不欢。与客酬应数语后,即凝神默坐。拨琵琶于帘底,但写哀情;斟琥珀于杯中,屡浇愁绪。蛾眉长销,鸳梦难谐。每听好鸟鸣春,新蝉唱夏,凉蛩咽露,断雁惊风,莫不清泪偷弹,幽怀莫遣。有某公子者,豪士也。偶游姬院,知姬非风尘中人。思为黄衫虬髯故事,急欲脱之火坑中。因与鸨母约,有佳客而无赀者,不许索重价。于是榻禁留宾,窗凭选婿。苟有贮之金屋者,为大妇而不作小星。闻后竟归一士子云。

紫玉,苏门人,北方佳丽。西曲栖迟,当碧玉之年华,长绿珠之声价。含娇敛媚,旖旎风流,非章台中人态度也。愿作狭邪游者,非大腹贾,即庸俗子。姬辄以冷眼视之,数语后绝少酬应,或托故辞去,翩然却入,以是人多忌嫉。姊妹行中,宾客独稀,而姬绝不以为意。浒关吕生,年甫弱冠。游幕苏门,具张绪之丰神,擅韩翃之才调,固翩翩书记也。公廨无聊,时与二三知己,闲步平康,欲求一当意者,以破岑寂。一见紫玉,遂尔钟情。酒阑灯灺,遂宿其舍。自此风晨雨夕,时与往来,爰结百岁之盟,订三生之好。方拟措赀为之脱籍,适家中催归符至。其母促生急行返棹,生不得已遽发。临行置酒为别,姬举觞属生,丁甯约期。生曰:"速则半年,迟则一载。"生归后,母不令远行,姬自骊歌既唱,即复闭门谢客。佳日良辰,惟吟诗词以自遣。既而逾期不至,望眼欲穿。妆阁之旁,植一桂树,花时香满一室。生之归也。桂花大开。姬折一枝,为生簪于帽檐曰:"此郎君蟾宫折桂兆也。明岁回时,当共饮于花下。"逾冬桂忽萎,姬凄然曰:"吕郎不来矣。"倚树长号,泪尽而继之以血。不一月抑郁以死。生家居忽忽,如有所失。凡有友自北来者,必询姬状。友告以故,生默然不语。是夕饮药自尽,案头遗有绝命挽联云:"无端成孽障,看山样途长、海样流长、天样时长、百丈红丝空击恨。从此了凡因,怅才人福薄、佳人命薄、情人缘薄,一抔黄土各埋愁。"呜呼!月缺花残,天荒地老,如姬与生者,其恨曷有终穷哉?

汉镇教坊,向称蜀部为巨擘。近来江西之习此艺者,为福喜堂。堂中姊妹花七人,皆能歌,唱彻西江之月,响停北里之云,而尤以小金宝为翘楚。盖其姊亦名金宝,故以小字别字。自幼鬻身假母,隶于乐籍。问年仅十有五龄。而轻盈体态,艳绝一时。既非燕瘦,又不

环肥。风致翩翩，见者疑为神仙中人。工酬应，尤精音律。玉弦指拨，白贮牙调。每度一曲，座客莫不神移。自是声名鹊起。访春色于桃源者，门前车马，络绎不绝，几无余地。时有某子者。固春风得意人也。倚權汉皋，偶作狎邪游。问柳寻花，迄无当意，艳小金宝之名，特费千金作缠头锦。招之侑酒，姬琵琶斜抱，时作憨态勾人。一阕未终，而公子魂销心醉，几不克自持。遂与鸨母商，欲为姬脱籍，鸨母曰："一株钱树子，老身以为生活。贵人欲移植后庭，贮以金屋，非三千金，侬不与易也。"公子曰："自高声价，殆以奇货居也。无已，先定一夕情。"鸨母曰："恐小妮子不禁攀折。"公子强嬲之。鸨母曰："碧玉年华。破瓜尚早，贵人肯舍买笑钱三百金，则桃花洞口，可任渔父问津耳。"公子笑颔之，遂为梳栊，讵知黄金徒费，白璧非完。公子拂袖竟去。无何为邑令所访闻，逮诸案下，诸妓则下令遣嫁。小金宝竟为江东小吏所得。呜呼，于此时竟无为十万金铃护落花者，佳人命薄，竟至误归厮养。亦可慨已！

绣蓉，姓李氏，金陵人。姿容端丽，丰韵苗条。正如初日芙蓉，晓风杨柳。其妹紫蓉，态尤艳绝，双翘瘦不盈指。凌波欲渡，翾风疑仙。且复发不加泽，肌不留手，非尘寰中寻常女子也。鸨母尤怜爱之，居以为奇货。陈生，吴门名下士也。一时多以伟器目之，而生亦毅然不作第二人想。顾负才不羁，喜作狭邪游。白贮征歌，红牙按拍，时复跌宕绮筵，有所属意。春间以就试，故僦居白下。见绣蓉悦之，因与定情。旋见紫蓉，疑以为神仙中人。会当破瓜之年，正殷择婿。生许贮以金屋，紫蓉私幸得人，遂杜门谢客。筵席无生不复侑酒，非生至，亦不出户。三月间遂作眠香会，匿枕低帷，情好益笃。无何紫以孕告，促登箧室。生家非素封。而又夙秉慈训，未敢遽告。进退维谷，渐至积愁成疾。母知之而无如何，惟诫以揣摩精进。得意秋风，虽为之脱籍，不汝靳也。愿生流连已久，学业稍荒，紫时规之。仍复狂游如昔。紫知春不可以虚言勗也，使居己院。下帷攻苦，青灯佐读，红袖添香，朝夕罔倦。复为之考勤惰，课工掘，操业少怠，即白眼相回，竟以青楼作绛帐焉。鸨母欲夺其志，矢不渝。比生入闱，绣佛长斋，焚香顶祝，属望之切逾于生母。揭晓之夕，侦者四出。彷徨中夜，杳无好音，则手合鸩药一刀圭，持谓生曰："若不得志，则足为妾道地者，赖有此耳。"生为泣然。漏四下，喧声达户外，盖报捷者。知生匿院，而踪迹之也。生闻捷之下，惊喜欲狂。旋议践前约，鸨母复故索千金以靳之。姬以好事多磨，濒死者再。鸨母知其不可夺也，乃归生。未逾月举一子，戚里之赴汤饼会者，咸以阿侯绝类其母。君请见之，惊为天人。于是无不艳生之遭际焉。呜呼！如紫蓉者，抱一死相从之念，具百折不回之志，而其事竟成。谓非造物者怜共情而丰其遇欤。

孔芝，姓叶氏，乳名庚庚，吴中弹词女郎也。年十七八，绝代容华。孤芳自赏，性复狷洁。不屑为侧媚态。招者必多方罗致，始珊珊而来，意有所忤，辄终日无一语。盖艳如桃李，凛若冰霜。诸年少无敢狎之者。茂苑颜生，饶于赀，弃书而贾。年逾弱冠，恂恂如处子。虽居邻柳巷，曾未一作狎邪游。人或以妓箋索书，辄正色却之，谓此龌龊物，何足污我管城子耶。途遇姣好，即避道引去。咸谓柳下风规，于今复遘矣。一日值戚家初度，生往祝。识孔芝于席间，举止端庄，丰神淡远。生阴念院中人大都流荡，不意有温存若此者，心深怜惜。迨酒阑人静，孔芝回眸一笑，妖艳无匹，非复平时庄重，生亦神迷志乱，几不自持。由是时相过从，渐通款曲，姬亦屡过其家。狎匿既久，订以婚嫁。虽不及乱，却有甚于画眉者。无何，生别有所属意。曰："戌卿，榜人女也。"遂与姬踪迹稍疏，旋生以重金昭戌卿父。事成，涓吉有期，日夕彷徨。营谋金屋，亦无暇视姬。姬侦得其详，伪为游虎阜。雇坐戌舟，入舱平视。见戌卿亭亭玉立，眉目如画，自顾以为不如。偶与倾谈，两情自洽。且言苗条若此，我见犹怜，无怪郎君之眠思梦想也。戌不解，急询颠末，曰："妾孔芝郎君非他，乃颜生耳"。彼此解颐，化妒为爱。戌且欲孔共事颜生。姬曰："此事大难，因与戌商为接木移花计。至期彩舆至门，及出，则孔芝也。方错愕间，门外七香车又至，升堂揭帘，则戌卿也。各盈盈而拜，生因两纳之，生妇素贤，两女曲意承顺。暇则孔芝拨琵琶丁丁然，戌卿唱權歌一阕，闺闱乐事，无以加也。颜生尝语人曰："不图温柔乡佳趣，一至于此。"颜生得贤妇，拥二美。享人间艳福，果何修而得此哉！

红兰，吴门女子也。以家贫隶乐籍，非其志也。媚态羞花，妖姿夺月。既入勾栏，名誉噪一时。顾姬于富贵家子视之漠然，而独与某生称莫逆。啮臂为盟，订以婚嫁。生虽世家而非素封，力不能为之脱籍。姬郁伊寡欢，久之成疾。时有佣媪费姓者，姬所信任者也。知姬意之所属，因谓曰："某郎虽好丰姿，然一穷措大耳。以娘子今日香名，何忧无钜公贵宦，以金屋为藏时耶？"姬曰："始以媪为解人，何犹未知我心也？走马章台者，率皆纨儿。巨腹贾，谁似某郎之甘苦相怜者。彼也力绵，我也命薄。孽海茫茫，此生不知伊于何底矣！"媪曰："果尔，我当为娘子玉成之，亦易事耳。"一夕，乘假母他出。负红兰至某生所，生惧不敢受。媪乃出红兰身契付生，曰："我已为盗得此纸，彼虽知，无如休矣。"媪归，乃迹假母所在，而告以红兰逸去。寻觅数日，始同至生处见之。假母促兰归，兰誓死不从。媪曰："此心变矣。速归取身契。讼于官，必得直。"假母归觅契，则无矣。不得讼，媪乃为调停使生酬假母百金。而红兰竟归生矣，此媪其古之许俊昆仑奴欤？

珍珠，钱江舟妓也，小字毛头，从假父姓陈氏。舟自桐江西来时，年仅十八。艳名噪于一时，面微丰，修短合度。清秀之气，溢于眉目。性淡泊，不似爱珠爱翠

之媚人,故富商大贾辄远之。所与游者,类多文士。间解吟咏。邓尉山人方就宦浙西,应官听鼓之余,辄作狭邪游,而与姬为最昵。曾作《品花诗》百绝,珠和之,朗然有音节。亦善音律,月满江心,风敲篷背。唱盘夫廊会诸韶,执笛而倚之。清声发水上,随晚潮往来,闻之伤心。然珠亦不轻弄喉,意似不屑也。壬申之夏,邓慰山人,与花痴方征逐于江上。日至其舟,是时莲蓬人耐翁之江一客辈,亦日策马而来,而珠傲睨之。故诸人亦遂舍之他去,惟生与花痴则始终无间。同时有郑君者,黔产也。曾令山阴,与珠善。珠方属意花痴,郑颇不怿。花痴乃谓珠曰:"郑君可从也,家毁于三苗孑身就官,偶之,当不以姜媵齿。"越明年,花痴返暨阳,继又来江上视珠。复力劝之,珠意乃决。自此不常为冶游,俾珠得专意于郑。而生亦敛趾绝迹矣。甲戌年夏间,郑君握黄宕篆,为之脱籍携去。年盖二十有二,江上之人咸啧啧称之。以为如愿,谈者多喜珠之为人。而羡郑君之能识珠也,至花痴能成两人之好,而俾遂百岁之缘,为尤难耳。珠颊近鼻处,有痣黑如蚕子。白璧之瑕,为相者所不取。然以石灰秫粉点之,则应手而落。其方固非甚秘也,则亦无损于珠之媚也。

素琴,姓张,广陵人。其入章台时,年才笄。姿容娟丽,态度娉婷,为红桥诸院之首。一时车马骈阗盈户外,姬视之殊落寞。客至略作寒暄数语外,即复翩然却入。惟闻文士谈诗词,则久坐不去,若有心会。与郡中某名士相暱,有啮臂盟,常言愿为才子妇,勿作俗人妻。将有成说,而贵介某欲夺之去,姬心颇不愿。招生至闭户饮泣,目尽肿,苦迫于势,遂饮莺粟酷死焉。时癸酉孟秋之月也。于是好事者,为葬于平山堂侧。埋香之日,素车络绎道中,诚青楼之佳话也。方姬服毒后,犹陪客饮。客强之作席纠,斟以酒,立尽数觥。死时犹带酒气,容色微酡,作桃花色。某生闻耗,方浴,徒跣而至,哭之恸。欲于墓旁盖屋树碑,后以当事者勿许遂寝焉。闽中梦仙主人,追摹小像,神韵酷肖。枫溪逸史作诗四律题其图,并以吊之。"涸迹红桥瞬数年,优昙一现总堪怜。生来体态原倾国,何处豪华欲比肩。紫玉肯藏金屋内,绿珠忍死画楼前。烟花从此无颜色,赢得萧郎泪似泉"。"百辆油车绕北邙,辚辚争送杜韦娘。玉棺七尺埋秋迳,金杯千巡奠荔浆。短碣未镌长恨字,故衣犹剩辟寒香。最怜钱树因风折,谁把明珠十斛偿"。"断肠草露泛琼垒,饮罢犹斟北海杯。秋雨梧桐方落叶,春风豆蔻未含胎。登筵谁识花将谢,闭户旋闻玉已摧。千载红颜多薄命,冰魂何日梦中回"。"花下何人似蝶痴,经年替写旧丰姿。已令海上添精卫,漫向城头听子规。香箧但遗鲛室帕,银钩空挂象床帷。青楼不少知心侣,从此临妆懒画眉"。浙西丽水生,亦有四律云:"画眉窗下见婵娟,正是浓桃艳李年。素性自知冰作骨,琴心难过月初圆。一痕帘影遮香玉,半幢湘汶涌妙莲。此是嫦娥离殿阙,应将补就有情天"。"强欲开成并蒂香。冶游底事太猖狂。东风未嫁花先落,流水无声恨正长。生未有缘看碧落,死原如梦痛黄粱。酒阑烛炧芳魂去,谢却人间错爱郎"。"记得樽前笑语溶,如何此会竟难重。粉销钗坠辞同命,鬓影衣香怅乍逢。未许含情狭豆蔻,应知历劫掌芙蓉。可怜旧日探花客,酒醒香残泪渍浓"。"飘零身世比苕华,一现优昙最可嗟!白草无因飞蛱蝶,青骢何处听琵琶。魂销女四红桥月,梦逐三千弱水涯。从此桃花三尺墓,行人指点笑村沙。"

某姬,讳其姓氏,行六,竹西人,寓于秦淮水榭。雏发未鬌,艳名已噪,工度曲,当道招以侑酒,无虚日。座中无姬,举座为之不欢,其见重于人如此。姬寓利涉桥东,斐几湘帘,位置楚楚,客来,煮茗清谈,凝妆相对。不作姊妹行妖冶态。入其室者,亦一尘不染,万念都消,以故士大夫益赏之。有世家子,一见悦焉。暱之尤甚,恒从姬游,弃缠头锦如粪土,惟恐不当姬意。姬亦感其情,欲委身事之。不谓香盟虽密,而好事多磨,卒以事相左不果。姬亦赴广陵为沙叱利夺去。世家子有诗纪其事。哀感顽艳,妙绝一时。见之者无不嗟叹,斯亦情天之恨事已。

翠云,忘其姓,广陵青楼中尤物也。客多暱好之,缠头所掷,动至不赀。以是箧中积金颇饶,思火坑中不可久居,意将择人而事。吴中朱某,浮浪子也,美丰姿。年仅弱冠,作贾扬州。偕同侪偶作寻芳计,一见姬,即相倾倒。姬亦悦朱貌,极意疑留。暱枕低帏,尽士衷曲。姬年视朱稍长,而风度娉婷,性情温婉,在章台中为独步焉。朱亦溺之,遂订白头约。姬尽以所蓄畀朱,使其返告北堂。顾朱母已为聘张氏女。既归,即出朱赀行婚礼,逾年至扬,姬知之,怨而不怒,谓朱曰:"妾本倡家。自知非匹,但得咏小星之什,永侍衾裯,无使秋扇见捐,平生之愿足矣。未知君意若何?"朱许诺,且矢之曰:"苟不与卿偕第者,有如皎日。"姬惑之不疑也,无何假母死。姬又多病,门前冷落,车马稀疏。药饵之需,渐以不给。日望朱至,朱以别有意中人,竟尔绝迹。姬幽怨盈怀,病亦日剧。临危犹呼负心郎不置,姬死之夕,朱方独坐,忽见翠云自外入。批其颊,遂成癫疾。口喃喃如有所语,百计治之,终不效。乃束装归里。呜呼,嘉耦成仇,欢情变怨。李郎背约,弃旧怜新。霍女含冤,香消玉碎。为足伤已。

张云卿,西泠女校书也。出自宦家,举止不凡。父某金陵人,曾官皖中,阴险贪婪,民间隐受其害。没从为匪人所诳,宦橐星散,妻已早逝,妾媵相率随人去。遗女云卿,无以为生,遂隶平康籍。扫眉窗下,宾从如云。继选事者,人以蜚语。遂为大令所逐,因偕流娼王氏,由皖至虎林。依鸨母为生。云卿虽系中人姿,而婀娜娉婷,自有一种柔媚态。临风卖笑,醉月侑觞。一时声名大著,所得缠头赀颇丰。袖海生与之莫逆。每于酒阑烛炧,历述前后情事,潸潸泪下。庚申赭寇难作,

不知所终。嗟夫！一行作吏，误国殃民，卒至女人烟花，身受辱报。可悲而亦可鉴也已！胡兰芳眉史，姑苏人。工于弹词，曾寓四明城内。一时听鹂走马之流，咸集其门，争以一见颜色为幸。姬歌喉清越，谈吐风流。年虽二十余，而绰约丰姿，正如芙蕖映日，杨柳临风，以是暱之者众。姬长于歌曲，颇识字，性爱文士，不屑为丁娘之十索。而于俗贾富商，虽多得其缠头赀，亦不甚为礼。惟所居湫隘，无邃房密室。客来可以久坐留香，得亲芳泽，畅领清声。苟意所不属者，辄托故辞之不见。且车马盈门，不免有娇人之色。因此受其简慢者，多怀不平。遂纠市井无赖子，日夕滋闹，摧裂琵琶。有如陈子昂之掷碎胡琴焉。而四明胜地，竟无一人为护花铃者。姬因叹此中不可久居，急思择人而事。后嫁吴人詹姓者，同返胥台，倡随相得，方庆获所归矣。乃不一年，詹竟以消渴疾卒。家无所蓄，不得已仍操故业，素衣淡妆，益增其媚。天涯沦落如姬者，亦其尤者也。可悲夫！

卷　下

玉如，姓金氏，毘陵小家女也。庚申之乱，发才覆额，假母以三十金得之歇浦。携归教以歌曲，姬性慧绝，一按拍辄能工其节奏。假母欲以奇货居之，不轻见客。时郡中姊妹花多明艳绰约，莺娇燕媚者，殆十余人。玉如固尚未知名也。吴趋王生偶踏青郊外，一见姬，不觉神飞色夺。询侍婢知其居。暇日叩关造访，母延之上座。先见其妹，生固谢。始导入妆阁，值姬更衣而出。黛影流波，红潮晕颊。秀媚中露羞涩态，含词蓄意，殆欲销魂。生不能尽其语而退，生虽归而心如系也。嫩云生，与生交最契。知其有佳遇，请同往探之，生约以弗泄。既至其家，陈设精雅，历数重複室。乃至姬卧房，绣榻锦，虽豪贵家弗逮。姬晚妆初罢，珊珊来迟，默坐生侧，不作一语。以生之抑而见也。翠敛双眉，若萦愁绪。嫩云求度小歌，良久始应。檀槽乍拨，清韵继兴，轻圆流利，为击节弗置。壁间粘诸诗词，镜奁旁杂陈文具。诘以素习否，他顾而笑，意似怪生引至，因别生先归。自是生与姬，往来愈密，情益深。数日不见，则寝食锐减。母知其隐，语生曰："郎君宜频过。勿令玉儿瘦削成疾，闷损老身也。"生笑诺。由此月夕花晨，风潇雨晦，生必在姬处，秘嘱婢媪勿扬。故人竟不知有姬也。生后谋以金屋贮姬，事竟中格。姬工韵语，而不长于填词，所作皆楚婉可诵。其《长相思》曰："惜年芳，懒自妆，镇日如醒坐绣房，思君春画长。背灯光，炷炉香。衾枕闲留惯半床，更阑梦醒忙"。其《如梦令》，用坡仙韵，"日前度郎，何归骤。近日妾如病酒。怕听夜笙歌，小妹娇憨依旧。知否知否？镜里容儿较瘦"。呜呼，天下所难者，情缘耳。生与姬深于情，而悭于缘。能不令千万世才士美人，同为一哭哉。

韵秋，白门人。其母梦吞桂蕊而生，小字桂珠。幼常依外家穆氏，故从其姓。年十三，曹粤寇之乱。移家雉皋，遂居曲中。及笄，明眸皓齿，艳绝一时。玉骨冰肌，光彩四射。性柔顺而尤聪颖异常，针黹丝竹之属。偶一效之，无不精妙。丙寅之秋，始至吴门。其时苏台晋绅，方竞以靡华相尚。问柳寻花，征歌选舞，裙屐之宴，排日为欢。闻韵秋名，咸思一见为快，因是门外车马阗咽。而姬处之漠然也。每遇贵人宴集，招之，辄不往。即往，或三两语，却坐移时即去。惟值文字饮，则流连忘返，促之亦不行。是殆其生平夙好，或有结习未忘欤。善歌曲，每一发声，合座倾听。无敢哗者，平居不御铅华，而天然妩媚。衣履间，洁无纤尘。所善某生，倜傥不群，善属文，甚得姬欢，愿委身事之，信誓甚坚。会某方面谬作威福，打鸭惊鸳，知韵秋负重名，意大摧折之。遂仓皇出走，寄居乡落戚家。招某生申前约，议垂成矣。其家有嫉之者，中以蜚语。生遂托故辞去，姬涕泣欲死。某乙，佣保子也，积赀设肆，如逆旅然。多导富人游狭邪，逢迎冠盖间，久涎韵秋美，以出身微，不敢言，至是以诡词乘间篡取去，其家悔之，已无及。后遂不知所终。呜呼！韵秋一娟好女子，容态修丽，言词敏淑，犹有六朝金粉之遗。使之沦落风尘，已深慨惜，乃又使之失身于佣奴之子，可胜叹哉！邯郸才人，嫁为厮养卒妇，此古今所同慨也。

汪蟾辉，珠江才妓也。本南海良家女，秉性温和，吐词隽雅。幼时母授以书，辄能记诵，稍长，爱作小诗，颇有风致。及笄，误嫁娼家。其夫病痿不能人，深以为恨，然已无可如何，惟时时背人饮泣而已。家贫，遂理姑倚门旧业。姑亦怜其俊慧，俗客访概勿与通。遇文人词客，始令接见。所居小楼三椽，窗明几净，法帖奇书，杂陈于香奁镜槛之旁；笙笛之类，不屑置也。客至焚香煮茗，相对清谈，不杂淫亵语。逢二三知己，或飞觞月下，或分韵花前，兴亦不浅。与番禺徐生菊仙，性情最洽。几于无日不至。常持葵扇乞诗，生戏题二绝云："不须蝉噪画来工，已得常持素手中。好向小亭花影里，扑来萤火一星红"。"欲锡嘉名定合欢，暑消三伏胜裁纨。只愁约赴黄昏后，故障娇容不许看"。既而生父闻之，严加防范，欲寻旧好，不得其便。汪犹未之知也，以旧招之。不至，因缄诗以寄云："情书昨已倩鳞鸿，满拟西窗话旧衷。不意近来踪迹阔，仍将离恨寄丝桐"。"记否当年月下时，双携素手入帘迟。纵然未定三生约，合向春风忆旧知"。"半缕情丝表热肠，更裁诗句问平康。倘无别院娇姿恋，妾拟邀君共一觞"。"君如许妾卜佳期，宜惜流光若马驰。春去苦留留不住，及今犹有好花枝"。生读之，感念昔游，亦寄诗以谢云："初度相逢卿忆不，嫩凉天气近中秋。凭栏共玩西楼月，残夜疏帘半下钩"。"醉月评花兴一般，每逢佳月共追欢。怜余小病秋风里，药检奇方手自丸"。"舟从邻郡乍归时，即寄鱼笺报我知。无限离情浑未诉，先持葵扇乞新诗"。"裁将佳句诉情浓，更翦香云密寄侬，良会

渐稀无别故，只缘生性近疏慵”。及秋生赴试羊城，竟寓其家，缠绵甚挚。生出重金赠其姑。迎置别墅，以为阿娇金屋之藏。逾年生一子，遂告于父迎归，正小星位。伉俪间，倡和极相得云。

王盼云，都中名妓，丰姿朗润，韵秀无双。贵介子弟多结纳之，名重一时。有某观察筮仕北方，以事至都门。偶作狎邪游，闻盼云名，往访之。初见于樱桃花下，晚妆甫罢，脂粉不施，而媚态闲情，殊令人心醉。某观察暱之甚，以为温柔乡在是矣。盼云亦愿托以终身，两情胶膝，眷恋殊深。即出重金为之脱籍，携赴保阳，旋又差次析津，宠以专房。观察夫人，系望族名媛，淑慧知书，观察广置姬媵，绝无妒嫉。此次盼云居篷室之列，夫人亦莫之阻。盼云既从观察，恃宠而骄。观察并将出入会计，悉付盼云管领。无何，观察病殁，诸姬星散。知盼云不能守，遣之不肯去。继屡与夫人勃溪，言欲分家赀之半。夫人性贤而量广，稍稍畀之。盼云本有积蓄，又得分金，携赀至都，依然作倚门生活。惟盼云马齿日增，蛾眉渐老，未免门前冷落车马稀矣。嗟乎！盼云负宠孤恩，为人齿冷。是青楼之下材，黑海之孽障，殊无足取已。

桂仙，金陵人。从假母姓王，秦淮画舫中之尧楚也。色艺冠一时。居丁字帘前，精音律，好文墨，尤善箫管。以诗画受学于侯广文青甫，汤贞愍雨生两公，剧赏之。列女弟子行，名益噪。喜应接才人韵士。遇龌龊富贵者，辄加以白眼。虽婴假母怒，恒不顾。终以此堕假母计，卒归伧父。姬抑郁不自得，不一年瘵死，年仅二十。兰簃主人，于丙午秋，就试白门，以文字订交桂仙，愿委身焉。兰簃亦亟谋纳诸金屋，格于父命，不果。濒行画桃花一枝以赠，缀短句云：“点笔蒸为十里云，留春不住意徒殷。微闻刘阮当年事，流水桃花又送君”。遂别，不复见。其明年，侯汤两公大会名流于河上，较艺桂仙水榭中，扬州浮屠莲溪于座间，写照二帧。一付桂仙，一自庋。越廿五年，乃以归兰簃。兰簃击情昔梦，枨触无聊，亲付装潢，以征题咏，亦可谓深于用心者矣。嗟乎！姬以绝世姿，工词翰，娴绘事，见赏于名公钜卿。赫然名重一时，而卒不能得所归，抑何造物之忌才也！

张若涛，字辞仙。丰姿娴雅，吐属温柔。弹琴赋诗，敲棋度曲，无一不臻精妙。书法尤工簪花小格，秀骨天成，为闺阁中所仅见。以是名噪一时。王孙贵戚，慕名造访者踵相接，而若涛意殊落落，少所许可。榕城瞿生，世家子也。美丰姿，善弹琴，工绘事，以事至吴。吴下故繁华区，花柳之盛甲天下。珠帘十里，箫鼓三更，入其中者，莫不目迷心醉。生性素谨愿，不作狎邪游，同辈辄非笑之。一日某巨绅招生饮，乘生醉，挟之往勾栏。生醉中举眸四顾，于两行红粉中，独目注若涛，几有乞取紫云之意。某绅见生情景，笑曰：“阿獃甫入温柔乡，便真销魂耶。”因命置酒为生与若涛合欢。漏三下，客尽归，而生独留。若涛初见生，颇不满意。乃伪醉假寐。生徬徨室中，见陈设精雅，洁无纤尘。四壁皆图书，近几悬古琴一张，不觉触所素好。思一奏技，又恐惊其清梦。屏息枯坐。夜已将阑，而若涛始醒，生笑曰：“美哉睡乎？”若涛不答。从容对镜理妆，启炉炷香，向壁间抱琴下，容抚之。极目送手挥之妙，弹未半，忽为变徵之音，凄凄切切，如泣如诉。生听之，不觉泪下。所弹盖《胡笳十八拍》也，若涛因罢弹问生曰：“亦能此乎？何所感之深耶？”生曰：“卿以此自寓沦落之感，仆亦同此情者，入耳惊心，能不悲从中来？”若涛闻言，默然久之。谓生曰：“试更为君弹一曲可乎？”于是重理旧弦，别翻新调。生倾听之余，愈加感叹曰：“伯牙钟期，千载难遇，卿弹此高山流水之操，而以知音许我，初何敢当。然如卿者，未始非青楼中之伯牙也。”若涛至是始有喜色，与生翦烛窗前，娓娓谈家事，东方既白，亦无暇作巫山之梦矣。生归旅邸，梦魂颠倒，颇不自持。次日若涛贻生瑶琴，玉笛，玉佩，诗诗扇数事，扇为若涛亲笔所画书，诗亦近作也。生得之狂喜，报以古画、玉环、湘管、梅花帐、帐为生所自绘，亲携之往。谓若涛曰：“明珰翠羽，卿固有之。仆不敢以俗物溷卿清赏。此区区者，虽不足贵，然非寻常绣闼中所能解识者，风雅如卿，当留作红闺雅伴也。”若涛欣然曰：“妾以弱质堕落泥涂，君独不视为章台柳，而宠异之如此，当悬佩终身，不啻太真之金钗钿盒矣。特未知君子之心何如耳？”自是往来益密，一日若涛告生曰：“明晨花朝，妾等姊妹为盒子会。画船箫鼓，当于虎邱山塘间作竟日清游，各奏一技，琴棋书画，但须惟其所能。君盍同往一游，绘图以志胜会何如？”翌日生与若涛偕往，众美毕集。须臾，酒炙杂陈，云璈竞奏。生蹀其间，左顾右盼，目眩神移，恍置身蕊宫瑶阙间，亲按宾云小队矣。酒酣，伸纸作图，点染工致。并以八分书颜其图曰“闹红一舸”，诸美人喜竟以巨觞为寿。若涛曰：“如此雅集，有图不可无诗。”因援笔赋二绝句云：“春波潋滟绿湔裙，夹岸花枝点发云。难得花朝天气好，酒船归去趁斜曛”。“点拍飞觥事事宜，群花貌出影迷离。一奁合受薰香供，知否凝眸吮笔时”。题毕，生大加叹赏。及归，红日衔山。生家本非丰，若涛知之颇稔。一日出一裹赠生，归视之，皆金叶也。疑为助妆需，因询之。若涛曰：“为君买酒赀。”生固辞，若涛曰：“妾日来无需此，君为妾暂存之可乎？”生始诺之。若涛虽坠烟花，然性志高傲，每思脱籍从良，顾见来往青楼者，非龌龊之金夫，即浮逸之浪子，但解黄金买笑，未能白首相依。以是郁郁不自得，遂成心疾，时发时止。自识生后，见生举止大方，于温柔乡中颇能体贴入微，拟为终身之托。一日疾作，生往视，询症之所由来，若涛具以告。词气之间，隐露生死相依意。生感其情曰：“卿之心事，仆固知之。但仆堂有老母，尚须禀命。室有糟糠，恐难见容。是以踌躇耳。”若涛曰：“小星之列，妾固甘之，宜急作书禀命慈闱，妾实不能久居此火坑中也。”言已，泪簌

籁下，生亦相向泣然。后卒梗于慈命，并促生归。生持书示若涛泣曰：“白头之约，期以来生。”若涛不觉失声哭曰：“命也如斯，夫复何言？自此以往，妾亦无意人世矣。”遂绝粒。生慰藉再三，始强进粥糜，然病根自此深矣。会生母催归符又至，不得已束装南旋。若涛送生至垂虹桥畔，问生再来期，生答以来年春初。若涛泣曰：“妾病入膏肓，旦暮将作泉下人。君明年来，倘念旧情，可于邓尉元墓间，酬妾一杯酒。九原有知，当笑倚梅花，来拜君贶也。”生掩泣，移时遂挂帆去。明岁生来，则若涛化去久矣。闻属纩时尚连呼生字者三，情之所钟，竟至于此。生为营斋营奠，亲至墓下，浇以佳酿，痛哭而返，终身不复作青楼梦云。嗟呼！命薄缘悭，如若涛者。其尤哉，其尤哉！

云娘，广州人。意态娴雅，容貌娟秀。工歌曲，颇识字。能作小诗，翩翩有致，珠江船舫中之杰出者也。西泠太瘦生，偶游岭表。以粤东为众香国，名花如林。必有所遇，时偕二三同事，访美河干。连艺掎裳，闲寻风月。则窄袖蛮衣，妆束殊异。涂脂太赤，两颊常晕红潮，因笑谓温柔乡何异罗刹国。而司空见惯，专选真材，惟是丰姿绰约者，容或见之。而吐词隽雅者，曾不一觏。至于藏钩射覆，读曲填词，则不必问此中人矣。及理归棹，同人为之醵饯于珠江。循环痛饮，殆无虚夕。月明映水，灯彩摇波。发影衣香，不酒而醉。一夕于群芳杂侍中见云娘，亭亭小立，皎然如玉树临风，琼林照月。与之接谈，语尤绝俗。见扇头诗，喃喃微诵。问：“卿能此否？”掩口微笑。由是目成心许，意拳拳也。临行索送别诗，生即席成三绝云：“岭海饥驱秋复春，青衫憔悴老风尘。生平毕竟畴知己，第一珠帘半卷人”。“好花过眼尽云烟，惆怅今宵又别筵。蜡炬未残更向尽，笔花和泪记良缘”。“话到分离声暗吞，一腔愁绪一灯昏。生憎鹦鹉偷传语，漏泄春光不敢言”。姬有婢每于鸨母前，播弄唇舌，故末句云尔。云娘朗吟数四，意亦良会。时更筹三报，姬劝生勿归署，凭肩小语曰：“蒙君知爱，虽一面缘，尚尔前定，岂往还数日，而三生石上，独无前缘在耶？请君留此，妾将以和诗为媒”。裁笺拭砚，信笔吟成。亦和三绝云：“狼藉烟花十七春，不堪回首堕红尘。郎真爱我还知我，青眼从今有几人。”“剧怜故土尽烽烟，且屏清愁醉绮筵。妾是人勤慰藉，三生石上一宵缘。”“隔溪桃李总无因，脉脉相思泪欲吞。侬不逢辰郎不过，一般萧瑟坐黄昏。”诗意颇为凄惋，生与姬殊恨相见。晚而相离遽耳，姬后从番禺某太史为小星云。

莲真，粤人也。玉肌瑶骨，爱作艳妆。双翘纤瘦，不盈一握。弱不胜衣，使作掌上舞，不减汉宫飞燕也。其母恃姬为钱树子，所索甚奢。姬每得缠头锦，辄以奉母，不敢秘锦箧中。所稔多贵介子弟，声名鹊起。鑑湖瘦腰生，旧家子也。随父宦粤，一日珠江见莲真，艳之，遂订香盟，眷恋甚至。莲凡有所求，无不曲意畀之。火齐木难之属，悉为莲取给。半年而资用渐竭，惧见责于亲庭。遂游沪上，繁华如梦，回首都非。虽不能屏绝路柳墙花，而曾经沧海，除却巫山，月下花前，常有抚今追昔之感。莲亦念生无虚日，适珠海有花丛之禁，莲言于母曰：“郁郁居此。何以为生？盍迁地为良耶？”实则意不忘生也。航海抵沪，僦居遇祥楼，日候楼头，而生杳无音耗。一日夜漏二下，生有友邀饮其家。赌酒征歌，声传户外。莲审听之曰：“意中人果在斯耶？何其声之相似也。”搴帘一睇，遽倒生怀，掩泣不能成语。良久始曰：“前情具在，君竟水流花谢，置身月地花天耶？会一念及莲真尚在风尘沦落否？”慰藉良久，破涕为欢。洗盏更酌，留宿姬家。如是半月余，生不言归。莲亦未以缠头相索。会生有族叔赴都陛见。欲挈生偕行，生语莲。莲曰：“宴安鸩毒，不可怀也。妾稔君今非昔比，恐君以妾贫富易心，故半月以来，伴君岑寂，以表妾心。勾栏中岂妙手空空儿久居之所，妾不汝索，其如姊妹行白眼何？君行矣！毋以妾为念。如富贵逼人，未必无相见期也。”别生数年，门前车马，渐形冷落。时姬年华亦已徐娘半老矣！扁舟返粤，改名岐凤。杜门谢客，以待生归。比生得志旋里，而姬已于两月前逝矣！白头未遂，红粉先埋。生祭诸其墓曰：“王伯舆为情而死，我甯从卿于地下耳。”所难堪者，薛涛坟上，已落桃花。关盼楼头，空归燕子。为之哭失声。生固深于情者，惜姬之不能待也。红颜薄命，振古如兹。每泚笔纪此，司马青衫，辄为湿透也。

顾四，竹西名妓也。姿容妍丽，举止娴雅，瘦影亭亭，不数汉宫飞燕，工弹琵琶。客至抚弦操缦，音韵悠扬，盖其性之所耽在是也。有章生者，素善音律，以曲圣自居。慕其高雅，停车过访。时当秋末，姬著裾红衫。以手支颐，倚碧栏杆，呼婢翦海棠。见生至，逆入，出琵琶弹夕阳小令一阕。生为击节称赏，并于奏拍处，略为点拨姬，遂师事生，生至则必弹琵琶。炉香鬓影，日夕流连。闺闱乐事，固有甚于画眉者。由是情意日密，如茧自缠，不可解脱。无何客囊赀罄，生欲东归。姬谓生觌君一面，欢若三生。合有前缘，要非浮寄。苦海沉沦，能抚援手。生漫应之，姬置酒作别。复弹琵琶。声调哀楚，回异常时。生曰：“卿勿为此，令人不欢。”姬乃惨然曰：“情之所发，寄之于声。别鹄离鸾，尚有悦豫之奏哉。”烛尽见跋，怅然归舟。犹依稀见姬引领遥望焉。生妇素悍，稔知生在外别有所眷，禁锢之，不令出游。隔岁，生戚串薛姓，自江南归。生询顾四颠末，薛曰：“君尚未知耶，顾四有所托，誓不嫁矣。”西贾恋其美，出巨金啖鸨母，竟娶作小星。顾四知之，三日不食，碎琵琶以去。生闻之，气郁不得伸。遂得肝疾，终身不瘳云。

桂香，张姓，北里中尤物也。宅卜新桥，家邻泮水，迷香有窟，卖笑多金。当碧玉之妙年，具红绡之特识。枇杷门巷，艳色争夸。杨柳楼台，芳名久噪。姬轻躯玉

立，韵媚轶群。性灵敏，度曲作新声，厌倒流辈。听香轩主人，风月平章也。辑《四明访花录》，品为君芳冠，或有道其不足者，质诸连环生。生沉吟良久曰："还是他。"其意谓非桂香，孰可堪领袖者，然后品评乃定。听香赠以四律，极为倾倒。有瑯琊生者，具卫玠之丰姿，擅杜陵之豪放。藉寻芳以排闷，时作艳游，桃叶渡边，频番打桨。枣花帘底，几度倾樽。与姬相见魂销，倾谈情洽，芍药凭牵，几结同心之侣。茑萝愿托，行为啮臂之盟，盖姬已决订三生，早坚一念已。于是柔情缱绻，幽思缠绵。偶离则青鸟旋邀，密语则绿蛾频蹙。将作定巢之翡翠，无殊在沼之鸳鸯。孰知事好多磨，情浓遭忌。有某公子者，巨富家也。与瑯琊生本相识，偶来甬上，遍觅佳丽于平康。见姬艳之，不禁强折花枝，酸注梅子，鹊巢鸠占，鱼网鸿离。而瑯琊生遂自此绝迹焉。或谓姬终当设万全之策，避一己之嫌。以期莲出淤泥，毋使花飞陌路。闻姬后托东海生，致书瑯琊，约以烟波一舸，偷载西施。因是名花夜出，明月箫征。列于小星，贮之金屋。秋蜂春庚，前情如昨。东鹣西鲽，好梦终圆。无不为姬庆，而叹生之深于情焉。

春林，广陵人。忘其姓，仅中人姿。而善自涂饰，雅赡风情。能弹琵琶，而尤工短调。繁音促节，靡婉动人，一时殆无出其右。余君谱香，湘乡名士也。年少翩翩，饶有逸致。以家贫橐笔出游，某太守方以厘务于役崇川。聘余为幕中宾，与之同往。公余之暇，偕二一友人，联袂香街，闲寻风月。一见春林，即如旧识，搴帏觌面，欢若三生，于是无日不至。自春徂秋，情意益密。客筵酒局之外，缠头所需，辄不妄费余一文。而款接之殷勤，实有逾于琴瑟者。余因赠以联云："秋月春风，毕竟在杨柳楼台，枇杷门巷。山中林下，好记取美人低唱，高士狂吟"。余生此时之乐，正觉神仙不啻也。会某太守以他事交卸，余亦辞去。客况萧条，几无以为归计。春林窥知其情，谓生曰："是处岂可久居耶？当速整行装，别图安砚所，庶免关山失路，贻笑友朋。"乃潜搜所积，仅得十金，计不敷。复私卸臂上条脱，质二十余金，授生曰："以此赠别，藉表寸心。"生感愧交萦，不禁拜倒石榴裙下。即日束装就道，致声珍重，为订后日永好，洒泪而别。噫！姬不独深于情，亦勇于义矣。寒士值天涯沦落之时，虽戚友亦鲜有过问者。况其为青楼卖笑之人哉！若春林者，诚可谓女中之侠矣。

阿云，谷埠名妓也。年十四五，尚未梳栊，明眸善睐，窈窕多姿。肤若凝脂，腰如约素。殆江淹赋所云，气柔色靡者也。颇能识字，解诵风诗，每一掉文，几如匡鼎解颐，不数郑家婢泥中之对也。某主政，素负才子之名，自号金粟峰头词人。自都门来粤，登临之暇。偕二三裙屐，买醉珠江，到眼莺花，绝无当意。主政因言珠江风月，谈者艳称。独仓山一老，来此作狎邪游，大不满意。其门下士亦以为一例春色，白足拖鞋青唇吹火一诗，丑诋不遗余力。初尝疑之，今而后知非无因也。旋于别舫见阿云，特加赏识。云固绮龄玉貌，绰约可怜。而依依出肘下，若飞燕之傍人。酒罢宵阑，赠以四绝句。为写之团扇。此亦珠江一段佳话也。诗云："饮罢葡萄尽醉归，画船红烛飏残辉。巫云入夜浓如许，漫向劳人梦里飞"。"良宵风月快清谈。十里波光色蔚蓝。座倚雏鬟嘲智解，反教人笑宝儿憨"。"玉笛风声谱落梅，珠江锦绣枉成堆。垂髫人唱黄河远，艳绝旗亭第二回"。"仿佛湖州看水嬉，三生杜牧本情痴。他年领郡来宜早，莫待成阴子满枝"。后为有力者以千金脱籍去。犹清净女儿身也。携之至任，宠爱专房云。

素云，姓郑氏。西京人，年十六。从母徙吴门，家贫，遂隶乐籍。顾不轻见人，人亦知之者少。素云丰神娟秀，举止端妍。而一种旖旎风流之态，能令人意消。工音律，善琵琶时于花前月底，聊以自娱，而不屑为人奏也。莲乡鱼生，少负才名。仪容修美，仲春偶游城市。瞥睹姬，目眩神摇，几不自持。尾之至一处，叩关入，眄睐瞩生，意有所属。生徘徊门外，不敢遽人。顷之媪出延生，生喜从之。精舍数椽，颇饶逸致。庭前花木繁绮，媪顾小鬟曰："有客在，可唤阿素来。"须臾姬至，始知为素云。问答既已，婢进琵琶姬挽袖拨弦，为《湘妃怨》一阕。随鼓随歌，音节委婉，生志乱情迷，痴坐不语。姬眄媪出，谓生曰："蓬门陋质，溷迹风尘。得遇郎君，实出万幸。倘不以花柳见轻，可侍巾栉。"生沉吟良久，答以家贫。姬曰："义合情深，虽贫何害妾揣郎意，殆为河东狮耳。请勿复言，但频来，应无不可者。"生颔之，自是日必一至。情好甚笃，虽未谐鸳梦，而灵犀一点，固已脉脉相通。生因事归半月，梦魂萦绕。乘间往访，坐久不出。急问媪，媪笑曰："尚问阿素耶？三日前为西泠阮公子窜取去矣。郎君早几日来，尚得一见"。生闻之于邑，侦知阮寓。作书遗姬，姬得书洒泪终夕。乘阮出，复生书曰："自入侯门，身同禁锢。正深怀念，忽奉朵云。诵绮语之缠绵，益私悰之怅惘。红楼十二，目断飞鸿。既难效红拂之私奔，又未若绿珠之授命。愁城固结，恨海谁填。一日六时，回肠百折矣。惟愿萧郎，别缔良偶，薄命烟花，勿以为念。"生览之，怅然若有所失。从此杜门谢迹，不作寻芳梦云。"

珍姑，字可瓜。玉貌韵年，丰姿娟好。虽居平康，而不屑效倚门龌龊态。闭关却扫。惟二三文士雅流，得见其面。至亦惟按曲征歌，捧觞侑酒而已。以是纨绔鹾茵。游狎邪者，多不喜往，故名不甚著于章台间。李生非熊，蕴藉人也。一日独游城北，中途遇姬，与姬偕行。爱而遥尾之，姬亦掠鬓整衣，时频回首。至一曲巷，媪先推扉，姬秋波斜溜而入。生蹀躞户外，无由得进，因默识其地而归。翌日复往，双环半掩。斜角有酒楼，迳登小饮。适有友至，添樽更酌。言次，媪携杯出。友笑指曰："伊家殆有佳客矣。"生乃乘机详询之，惊勾栏中生得有此丽人，友约暇日往访，生颔之。夕阳渐堕，半醉而别。越日晨起，修容易服而出。迳往叩扉，

媪见生，即曰："珍姑昨遇郎君来矣。"女搴箔相迎，懽然笑语，情如旧识。欵洽间，媪曰："郎君来大好，惜无佳品饷客，枣糕瓜子，只佐清谈。得毋饥否？"姬令备早炊，留生小宴。自后过从不时，缱绻殊甚。每思作合，未得良媒。因填《蝶恋花》一阕，以志感，用醉翁韵云："不识相思根几许。剪断还黏，缕缕心头数。襟袖偎香酣梦处，分明霜印迢迢路。流水年华容易暮。月影移花，那得留莺住。软语商伊伊不语，欲抛为恁难抛去。"其情缠绵婉转，一往而深如此。后姬卒于归生为正室，伉俪间极相得云。

屈大姑，汉皋人。年十七八，貌不过中人。而媚态流逸，丰致聘婷。见之者，未有不色授魂与也。父业屠，以年迈家贫，而又无子。乃使大姑堕入烟花，倚门卖笑，藉夜合赀以为食，未必非老屠之孽报也。汉皋多私娼，名为住家，妓止一二人。客来无载酒听曲之事，惟月上柳梢，作巫山佳梦而已。大姑失身此中，无殊火坑。思欲自拔，而未得其人。孝感县某令史，与之暱，每解税至省，必息地大姑所。往来既稠，情好愈密。然大姑迫于其父，欲嫁不能。令史本无多金，又惧妒，亦踌躇而不敢。二人辗转筹思，计无所出。因易同心之结，而为同穴之期。未成鹣鲽之盟，先筑鸳鸯之冢。七夕向晚，双星渡河。相与涕泪私语。忽又薰沐易新衣，鸨母心疑之。夜阑置酒对酌，盈盈相视，大有悲惨色。时户已闭，鸨母穴隙窥之，则一人始则饮泣，继则无声，以阿芙蓉膏倾入酒樽。鸨母睹此情景，疾呼破扉而人。急泼鸩酒于地，细诘缘由，乃知为种情之深也。夫大姑为妓中下乘，而令史不过县内一胥史耳。情缘既缔，固结而不可解，至以身殉。安得谓非世之憎爱分明种哉。灵芬馆主曰："惟儿女之痴情，为人天所动色。"我亦云然。

阿韩，鸳湖汤浆女也。风鬟雾鬓，绰约多姿。禾中裙屐少年，殷商大贾，爱坐其船。每当春夏之交，放櫂于烟雨楼前，杨柳风和，藕花香送。人面与波光相掩映，益增妍媚，别具风流。性尤柔顺，而聪慧异常。每发一语，妙解人颐。秋波一转，娇态动人。所得卖笑钱，簪钗环珥而外，积有余赀。有某生者，貌如卫玠。情比荀郎，才华则张茂先之流亚也。顾有长卿之贫，家徒壁立，无隔宿粮。与韩缱绻最深，而韩殊不以寒素薄之。解香奁以助膏火资，无虚夕也。未几生应秋试，名登桂籍。韩欣喜之 色现眉宇，自诩以巾帼而识英豪。遂愿抱衾与裯焉。生念其情，倩媒纳聘，行箧室礼，女貌郎才，人称双绝焉。呜呼！寒士值寥落之秋，即戚族亦鲜有顾问者。而韩能于风尘中，独具慧眼，可云侠矣。要亦天缘也。不然，当其名噪一时，意中人岂少哉？何必眷恋此青衫憔悴之人欤？情缘，缘生于情，而后月老始能作撮合山也。

张素琴，广陵人，本良家女。结褵半载，琴瑟颇谐。奈家徒壁立，终窭兴嗟。对泣牛衣，计无所出。邻媪因平康中人，以言惑其夫。遂至鸾凤分行，枭鸱入室。误堕章台，非其志也。宾客往来，与钱生为尤善。心焉许之，愿委终身，顾未以告钱生也。忽遘狂且，逼以势利。至是宿愿难偿，竟誓以死。一日钱偕友蜡屐过院，张筵小饮。琴艳妆劝酒，坐钱膝上曰："妾生不辰，流光荏苒。轻尘栖弱草，于今十七年矣。又不幸中道暌违，事难如愿。今已矣，月缺花残矣。君若惠顾前好。葬妾蜀冈之上。并有六龄弱弟，惠而教之，死亦瞑目。"钱深异其言，正相慰藉。而琴力不支，气绝遽殒。盖早已吞阿芙蓉膏而拚以身殉也。钱生悲之，出数百金为琴埋玉，并恤其弟。嗟乎！千古红颜，同嗟薄命。一抔黄土，难葬牢愁。香销玉碎，问有恨之谁偿；月老天荒，叹此情其何极。斯亦风尘之佳话，花月之遗闻，今昔有情人，所同为伤心者也。按此与上所记者，本是一人。特情事稍异，故并存之。

钱丽君，吴门人。媚眼流波，长眉压黛。丰神骀宕，妖冶不群。姊妹行中，艳名独者。然性颇傲，虽处章台，非其所乐。与陈生善，有啮臂盟。陈固贫士，有怀倚玉，无屋营金。不敢以妙手空空儿。蹈红绡故智，事竟不集。万不得已，无可奈何。任其光阴荏苒，送旧迎新而已。某商，蜀中大贾也，作客苏台，慕姬名。备蜀锦十端，踵门请见。姬珊珊来迟，商恨相见晚。遂缔新欢，密于胶漆。由此雨夜雪宵，花晨月旦，非姬在旁，不能怡情适志。而姬亦缠绵缱绻，体贴入微。向时陈生，固不必身入侯门，而已视同陌路矣。一日姬谓商曰："昔人以勾栏为香粉地狱，君能使火坑中现出一朵青莲花否？若视作路柳墙花，任情攀折，则负妾深情矣。出桎梏而登衽席，君有意乎？"商曰："是固余心，当惟卿命，出千金以赎蛾眉。曹瞒风，义何敢多让。所不可知者，恐卿心匪石耳。"姬曰："君肯一为援手，妾且生死惟命，山移谷变，矢死靡他。石烂海枯，钟情不易。"商因与鸨母商，以八百金脱其籍。将有成议，姬曰："青楼龟鸨，千古无情。一出此门，则寸缕尺丝。均非我有。妾将以布裳椎髻入君家乎？"商曰："微子言，我已筹之烂熟。"于是吴绫越纺，为作嫁衣。缕金箱子，摺叠其中。舁以畀女，择期香舆彩仗迎之以归。僦居吴下，琼华仙子，下嫁蓬莱。见者艳而羡之，不阅月而衫痕云散，黛影峰沉，盖玉人已远矣。然衣裳在笥，犹不疑其有他也。急启葳蕤，则已空诸所有。盖行云神女，已同奔月恒娥。侦骑四出，渺无影响。或曰：此桓伊假途之故智也。姬心中人，只一陈生。而陈实格于赀，某商贸贸然来，适逢其偶。于是与陈欲即反离，求亲姑疏，特假手于商，为从陈地步耳，其计亦谲矣。噫嘻！情波变幻，欲海迷离。月地花天，过于蜃楼海市。彼误用其情者，适为彼姝之 所播弄耳。

陈丽君，吴人。家住金阊，卜居吉由巷中。姿容妍丽，才艺罕俦，莲脸凝涡，柳眉掩月。堪作章台领袖。

惟位置自高，于时寡合。门前车马，无过而问津者。鸨怒以二百金贱售于他处，落寞如故。迎新送旧，一年许，而缠头锦曾不满百金。色非不佳，但俯视一切，稍不当意者，纨绔子弟，裙屐少年，辄加白眼。即假母临以箠楚，弗顾也。无何姬病，月萎花蔫，瘦骨盈把。鸨屏去簪珥，使与群婢共操作。姬奄奄待毙，气若悬丝。鸨席卷姬置之冷房，而姬已不啻魂游墟墓。适有贵客宴其家，远闻嘤嘤啜泣声。侦知其事，急唤陪花，索姬孔亟。陪花者，以佛银一饼，征妓侑酒。盖吴俗与沪异。非客唤妓，不得与也。鸨张皇间，将姬灌救。略加妆束，出见客。弱态支离，然妩媚天然，不以病魔减色。客怜之，遽还原值，为之脱籍。姬感激涕零，伏地不起。客诘其说，姬曰："妾风尘中，阅人多矣。生死人而肉白骨，未有慷慨如君者。如怜妾，请备妾媵列，以酬万一。倘委之而去，火坑虽脱，衽席难登。妾不合时宜，终难免填于沟壑耳。"客以冰人自任，而姬伏地如故。客曰："我之所以拯卿者，始愿固不及此也。卿如有意能耐单寒，仆亦何忍固拒。但虑有初鲜终耳。"于是与姬约，月给青蚨三千头，俾挂名籍末，异屋而居，客盖无意于姬也。姬自归后，屏去铅华，亲操井臼。暇则以十指刺绣纹，一岁除租课饭颗外，尚余二十余千。客睹而怜之，谓如此，乃可作闺中人也。适断鸾胶，迎为正室，象服是宜，居然命妇云。呜呼，当姬壹志从容，已拚绣佛茹斋，了此一生。盖繁华梦醒，淡泊心甘。故能于火坑中，结清净果也。

香云，武昌人，流落汉皋，遂隶乐籍。媚眼流波，长眉入鬓。秀外慧中，冠绝一时。富商贵介，招妓侑觞者，辄乐就姬。以是征歌佐酒，殆无虚日。姬亦身价自高。龌龊浮浪子，视之蔑如也。所与往来者，多名下士。酒阑灯灺，惟事谈诗问字。语不及私暱。湘阴徐海宗茂才尤与之善。相约以终身为订，尝曰："若得负郭田数十亩，环植桑柘，结庐其中。竹篱茅屋，淡泊自甘。妾为蓄蚕织缣，以纳太平之租。暇则茗碗炉香，读书作画。花开月上，陪君小饮。此乐虽神仙不易也。"生然之，日夕筹赀，谋为之脱籍。与同学友假得三百金，爰与鸨商，鸨必欲取盈焉。姬乃出素蓄私畀生，已有成说。一夕生寓庐，不戒于火。一切荡然。姬知之，恚甚而病。生父得耗，寄书促其速归。生走辞姬，时已病不能起。相见执手，呜咽不作一语，别后十日而姬死。比生来，已葬于北郊。生悲不自胜，特购沉香木，觅巧匠调姬小像。置于小龛，供诸斋中。撰长联以挽之，籍以纪恨焉。上联云："试问十九年磨折却苦谁来，如蜡自剪，如蚕自缚，没奈何罗网频加。曾语予云。君固怜薄命者，忍不一援手耶。呜呼亦足辈矣！忆昔芙蓉露下，杨柳风前，舌妙吴歈，腰轻楚舞。每值酡颜之醉，常劳玉腕之扶。广寒无此游，会真无此遇，天台无此缘。纵教善病工愁，怜渠憔悴，尚恁地谈心永夜。数尽鸡筹，怎能忘袅袅娉娉齐齐整整。"下联云："不图三两月欢娱竟抛侬去。问鱼常杳，问雁常空，料不定琵琶别抱。然为卿计，尔岂昧夙根者，而肯再辱身也。若是殆其死乎，至今荳蔻香消，蘼芜路断。门犹崔认，楼已秦封。难招红粉之魂，枉堕青衫之泪。少君弗能祷，精卫弗能填，女娲弗能补。但愿降神入梦，与我周旋更大家稽首慈云。乞还鸳牒，或有个夫夫妇妇世世生生。"此联多至二百五十字，可称杰作。岂以意重情深，非长言之不能尽耶。

金凤，姓何。白下人，秦淮香国中翘楚也。容华绝代，靡曼寡俦。柳黛描螺，莲钩蹴凤。个中人皆推以为巨擘。居恒高自位置。所与往来者，皆名下士。一切大腹贾，莫能望其肩背。黛湖逸史，皖中名下士也。入都赴京兆试，不谓刘蒉下第。毷氉而归，买棹秦淮。欲藉香国衣裳，章台粉黛，以一洗牢骚屈抑。偶遇金凤，以为是尤物也。时方盛夏，凤兰汤浴罢，服葛衫，衬轻红裹肚。裙下斜露绣鞋半折，肌理玉洁，蛾眉一弯，虽远山杨柳，近水芙蕖，不足拟议。一见心倾，遂定情焉。赠以楹联云："怀里不知金钿落，夜来曾有凤凰栖。"张之座右，传诵一时。生以此为温柔乡，意将终老。然客囊有限，欲壑难填。未几床头金尽，凤促之行曰："青楼自古无情地，所恋恋者阿堵物耳。人情翻覆，鸨态炎凉。迟行恐遭白眼。苟情缘未尽，未必无相见期"。出私蓄二十金以助行。李生父时为蜀中太守，因遂束装就道。感凤刺骨，虽关山程渺，鱼雁风疏，而无时不耿耿于胸中。至蜀半载，生父畀以千金，俾归营窀穸。生红颜念重，白骨情轻，又之秦淮，作前度之刘郎。凤相待之情，益增缱绻。生挥霍素惯，囊中装悉作缠头，不三月赀罄。惘然出门，凤执手临歧，泪珠潜堕。生转慰藉之。因叹曰："此生不到分离，平日安知恩重。"凤对以"少小虽非情种，何人不解相思"。生曰："卿一往情深，见乎词矣。卿固多情，侬非薄幸。此行若利，当以金屋贮卿。"盖生年谊世谊，宦苏者多于蓬麻。金阊一行，拟呼将伯。不意春水情深，秋云谊薄。尽知生销金有窟，谁肯以有用赀，填无底壑者。即少有馈遗，仅给舟车之费而已。生怅然而返。囊橐羞涩，面目寒俭，非若曩时之翩翩矣。因念风尘中矫矫，当不以盛衰易心。命驾再往秦淮，凤睹生丰姿，回殊畴昔。已珊珊来迟，数语寒温。悉其近况，推故起去。生千呼万唤，始一出来。而平日之旖旎缠绵，至此冷若冰霜。生曰："青楼情状，如是如是。卿固雅人，何亦下侪流俗。某虽客途落魄，当有日得意春风，图卿偕第。"凤曰："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侬不能向阎罗天子乞续命丹，看富贵逼人也。"生惘然而出，因见花丛为恶道。举以告人，为狭邪游者戒。金凤之名，以此稍损。

月君，李姓，雉皋小家女也。丰神秀逸，举止娉婷，闾里中无不啧啧赞美。破瓜之年，隶籍平康。一时芳誉翕然，名士雅流争相招致。吴门某孝廉，以应邑侯聘。渡江而北，簿书丛里。偶得余闲，辄作狭邪游。见姬，尤眷之。月夕花晨，时相过从，赠以楹联云："近水

楼台先得月，落花时节又逢君”。生去后与金陵某甲善，甲设机房于雉皋时，就院中宿，相得其欢。啮臂盟心，坚订婚嫁。嗣甲将出外贸易，姬许以谢客相守。越二年，甲获数千金归。将往访姬，以践前约。恐姬有他志，故作落魄状，敝衣以往。及相见，姬凝视良久，邀甲入房情甚款密。甲诉近况艰苦，姬所以慰藉之者良厚，曰：“观君气概，必非久下人者。特时未至耳。”即就床头检钱票五十竿赠之曰：“可以此先具行李，置衣履，来此小宴，徐为君图。”甲归夸于友人，谓姬矢志弗渝，不负平时相赏。众亦侈口交赞。谓不意勾栏中，乃有是人。甲旋易华服至院，特张盛筵，折简招诸友。淹留信宿，出百金为缠头费。院中诸姊妹问姬慧眼观人，何以不爽。且曰：“此不难知，特卿等自不留心耳。彼衣服虽敝，而丰颐广额。神彩发舒，且其外露忧容，而举动颇觉自得。是以知其伪也。”君皆悦服，甲不知堕姬术中。出重金赎之。纳以为妇，姬自此布裳椎髻，为持家政。琴瑟间，极为静好。人多羡其遇而嘉其慧云。

梅卿，秦淮名校书也。声价自高，性尤亢傲。裘马翩翩，而中无所有者。辄不愿酬接，甚或以闭门羹待之。自叹堕落风尘，屡欲择人而事。无奈心目中，少所许可。伴松逸侣，皖中名士也。少负重望，潇洒不群。常著白袷临风，亭亭如玉树，见者疑为神仙中人。家綦贫，闭户读书，不与世接。有贵介仰其名，欲以金帛交欢，却之不愿。年十八就试金陵，偶偕友人放浪秦淮，见姬丰韵娉婷，衣裳雅淡，疑非北里中人。姬亦凝眸睇生，略诉生平。即与订好，继开小宴。即坐生肩下，如飞燕之依人。银烛双摇珠光四照，愈觉抚媚异常。酒阑灯炧，送客留髡。泣谓生曰：“妾不幸早堕苦海，亟思自拔。阅人多矣，无如君者，愿以终身为托。幸勿弃捐。”生曰：“仆寒士，何能从勾栏中买佳丽。且家无金屋，何处贮娇，恐终负卿奈何？”姬闻言，泪涔涔下，枕函尽湿。生曰：“若今秋能一战而捷，桂花香里，或可一订良缘。”姬乃收涕为笑，使人移生襆被就院中读。姬限课程若师保，暇则烧烛煮茗，以佐清话。每入场，姬买舟亲送之贡院。归后焚香吁天，竟夕不寐。将出场，复舣舟河干以待。试毕，留生待榜。租鸭嘴船，安排笔床茶灶。偕生遨游三山二水间。榜发之夕，生痛饮高卧，姬先遣人市题名录。徘徊室中，足无停趾，婢妪窃以为异。天将明而报犹未至，姬和莺粟酪端坐以待。忽闻叩门声急，则报录人踪迹而至。生巍然列经魁，姬大喜，犒以重金。生拟返里，谋入京资斧。姬不听，曰：“君且读，届时妾当为君筹之。”生感其意，下帷攻苦。冬杪，姬招院中人饮以酒曰：“数年共处，时相劳苦，今当永别，可各尽欢。”复赐以金，厚薄有差。众知姬欲从生，捧觞为贺。姬买舟泊楼下，尽室以行，生怪之曰：“卿欲何往？”姬曰：“伴君入都。”生笑不言。天明促生登舟，布帆遂发。达彭浦，易车而行。未两驿，姬病。生劝留寓静养，以为后图。姬执不可，强为笑语。以慰生，达京病益剧。会将临场，又为生料量考具，日夕不少休，劝之不听。赁车送生入场归，而呕血晕绝，救之始苏。复于静坐中，焚香潜祷。未场姬病甚，生欲不赴，姬曰：“妾千里相从之谓何？今不行，负妾跋涉矣。”生不得已，惘惘出门。临行姬泣曰：“好自为之，不复能相送矣。”生草草完卷出，至巷闻室有哭声。入视则姬已死。女仆号于旁。生哭之恸，殡殓尽礼。榜发成进士，遂扶柩旋里，誓不忘姬。即于室后筑园葬姬，其中旁构精庐数椽。肖姬貌为花神，俾子孙岁岁祭之。作《哭花》诗三十首，哀感顽艳，传诵一时。嗟乎！姬一女子耳，乃能识英雄于微时，抑何鉴之神也！相从千里，卒以身殉。情之所钟独深矣，生报之不可谓不厚。而姬亦从此传矣！

湘娥，荆隆。吴江之铜里人，以遇寇乱，鬻于平康。雏发垂髫，眉目如画，回眸一笑，能令人真个消魂。走马章台者见之，无不颠倒失志，顾姬志在从人，苛于择偶，于富商巨贾中少所心许。吴门某公子，风流蕴藉。翩翩裙屐少年也。父宦于楚，公子随任读书，性放诞，喜作狭邪游。父束之严，居恒郁郁不乐。后返里小试，遍游曲巷。见姬惑之，曰：“此殆汉成温柔卿也。将于此终老矣”。朝暮在姬所不出，几不知世外别有沧桑。凡县府院试，皆由姬家入场。同学多姗笑之，案发举茂才第一。一军皆惊，诵其文无不敛手推服。一夕酒阑灯炧，姬泣谓公子曰：“妾以蒲柳陋质。得侍巾栉，欣慰何极。若竟渭城一曲，各自东西，则甯可万死碎羽冀。不忍云间两分张之谓何？愿公子三复此言。毋使昔贤腾笑，若令妾脱离火坑，愿侍茗添香，终身为康成之婢。”公子曰：“仆已授室，且家教素严。奈何？”姬泣，公子亦泣。仆人日促登程，公子托病不行。未几父书敦逼，不得已惘然就道。姬亲送之河干，痛哭而别。及至中流打桨，烟霭迷离，犹见姬痴立长亭，学闲鸥之引领。后数年，公子补官浙省。偕友人放舟湖中，有画舫掠舟而过。中一丽人，宛似湘娥，急出问讯，而风灯零乱，相去已遥。一日有请公子赴晏者，绝无名刺，问主人伊谁，亦不答。曰：“到自知之。”公子从之，行至一处，修篁夹道，曲径通幽。及入重门，则画栋雕梁。陈设富丽，仆速公子入。坐未定，有搴帘而出者，则湘娥也。素衣缟袂，宛如玉树临风，较初见时尤为艳绝，曰：“自别后，即随假母来杭。不幸假母就木，賸妾一身无所依倚。然幸得自主，愿如琴操侍坡公。勿以风尘见弃。”公子曰：“诺。”即日携之赴任，姬侍公子不敢当夕，又婉娈能得大妇怜，闻者益贤之。群嘉姬之有识，又羡公子得人也。争赋诗以纪其事，一时传为嘉话云。

王才宝，字媚生。维扬人，生长红桥之畔。丰姿绰约，艳绝一时。及笄遂隶平康。继而转徙至金陵，居秦淮河房。小阁三椽，临流轩敞。晶窗绣幕，备极闲雅。姬每当夕阳将下，画舫初经。凭阑小立，眉黛凝波，见者疑以为神仙中人。姬色艺双绝，大小词曲无不工。吐属雅，令院中人皆自叹弗如。固北里有数人物也。

愿花常好馆主应试白下，得过姬，遂与订好，备极缠绵。尝设盛宴，招上下江诸名士毕集，于时众艳争来，群花列侍，繁弦急琯，酒绿灯红。诸名士擘戕题句，击钵联吟。生诗先就，得探骊珠。诸妓中，亦独推姬为领袖。试毕返櫂，生赠以四绝句："宝儿性情最温柔，花品应推第一流。原是扬州新柳种，却教妆点白门秋"。"旧时题遍断肠诗，情到新欢未易痴。无奈鸳鸯勾绮梦，藕根为有易缠丝"。"当筵按曲许知音，窄袖纤腰弱不禁。一段风情谁得似。秦淮河水未为深"。"伯劳飞燕复西东，愁锁眉痕语未终。莫道韵光等闲度，琵琶容易感秋风"。姬执诗再三循诵，泪眦荧然，有依依不忍别之色。临行剪香云一缕为赠。殷勤订后约，嗣未知所终。

大姑，姓周氏，荆州之沙浦人，鸨母周媪所生女也。年十八，风致嫣然，肌如玉雪，眉目若画，人咸谓明珠，固生于老蚌。姬喜酬应，而性豪于饮，见之者，无不色授魂与。媪恃此钱树子一株，遂以芙蓉膏为业。锦茵绣褥，香气袭人。欹枕挑灯，令人心醉。时有谭生者，仙源人。作客沙浦，丰姿俊美。饶有玉人之目，寻花问柳，恒作狭邪游。见姬艳之，悦慕之私。形于眉睫，以为此真温柔乡也。女亦爱谭之貌，潜与谭有染。谭因作求凰之曲。而媪方居为奇货，不肯以金穴委人。姬知母意未谐，遂效文君夜奔故事，弘嘱谭生贾舟江上，舣棹以待。街鼓沉如，反关卧阅，拂露而行。谭迎女入舟，挂帆东下。天明媪起，呼女不应。手揭女帏，衾裯冰冷，知随谭生宵遁。急尾之，而风帆沙鸟，缥缈天际，遥哭而返。继而寂寞庭帏，殊无生趣。乃仰莺粟酷毕命焉，谭生挈女溷迹汉皋。赁屋而居，积有半载，伉俪甚笃。女每夜辄梦媪呼与俱返，醒而述之。谭以噩梦无凭，一笑置之。女素有饮癖，一夕倩邻妪购得佳酿，藏于儿畔。漏三下，谭入市未返。女忽跣足披发，自帐中跃出。颜色惨沮，腹如辘轳声。女伴诘之，始自言饮阿芙蓉膏。谭归视女，则纤纤十指甲尽作紫黑色。急投以药，而瓠犀变箝，涓滴不能下咽。憔悴花容，香销艳萎，闻者伤之。噫！鸳鸯野合，鸾凤齐飞。遂令孤愤老鸨，游魂相逐。化作一缕怨丝，萦绕不脱。卒至俱殉，悲夫！

十美词纪

[清]邹 枢撰 周 琪整理

《十美词纪》,清初邹枢撰。邹枢字贯衡,笔名酒城渔叟,生平不详。该书成于清康熙二十年,"中载小序一,小传十",其中《巧蝴蝶》、《如意》二传,记载了邹家二位伴读丫环的不幸命运:"一则贪利而卖,一则母怒而遣。"其余《陈圆(圆)》各传,传主多为江南名妓。作者"兴致清狂,文词雅丽",笔调缠绵激楚,似有大难为怀者,反映出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侧面。据《香艳丛书》本标点整理。

咏王献之桃叶之歌,吟苏子瞻柳绵之句。玉局词人,犹迷水盼。金莲学士,尚罥兰情。七贤亭琴酒宵陈,百美图婵娟晓起。霞妆星靥,揽菱镜之春云。金凤银鹅,试舞衣之秋襞。悲翠楼前,竞解红鸾之珮;鸳鸯渚畔,时抽绛树之簪。至若遇花奴于小曲,誉重怜怜;逢芷女于幽坊,名高盼盼。和香笺而咏柳,酬粉笔以题梅。谢秋娘之雅调,不肯送客淇间;霍小玉之风情,岂愿数钱河上。欲脱烟花之藉,思依龙凤之宾。无何而梁园榛莽,金谷灰尘,乌衣燕子,飞入远近人家;凝碧优伶,散往寻常巷陌。宜春院风流云散,犹存李白酒楼;走马台烬灭烟消,谁识卢仝茶馆。文箫翠笛,俱归山水清音;艳曲浓歌,都付渔樵新话。拣残编而书农谱,执秃管而写《牛经》。瞻星望气,谁为识宝之英贤;掷果分绡,翻忆怜才之窈窕。展三冬而抒采,缋藻云乎哉!列十美以填词,感慨系之矣。辛酉初夏酒城渔叟自序

巧蝴蝶

余在襁褓即外祖母抚育。十二岁,外祖母怜余深夜读书,无有伴者,乃命媒婆庄妪,以三十金买得徐氏一女,年十二,眉目秀丽如画,以七夕来,呼为阿巧。数日后,巧垂泣,告余母曰:"我非徐氏女,乃某族之某房女也。"余母大骇,即命庄妪召其母至曰:"我与汝家系至戚,岂可为此事?若论中表,我与汝兄弟也。令爱与我之子女辈,亦兄弟。"遂备酒同拜,皆以兄弟相叙。巧敏慧,诗词寓目,三遍即熟。好画蝴蝶,若有滴水在案,即随水画蝴蝶形。闲则研朱砂滤青花粉,买白笺描画蝴蝶,到后园扑取活者置室中,掩窗户以扇逐之,观其飞舞之态,于是画愈工。余母常以素绡制新样裙,命之画。服之。风吹裙带,蝶若翻舞,见者叹绝,呼为巧蝴蝶。一日与侍女海棠同宿,余作歌嘲之曰:"巧蝴蝶,作尽风流业。若到花丛伴海棠,花神定有勾魂帖。"巧因自嘲曰:"巧蝴蝶,欲画心终怯。高飞难近宝钗旁,低飞且隐湘裙褶。"嗣后更不复画。会东城伍学宪,有公子字存敬者,中年少嗣,欲娶偏室,先于横塘彩云庄上,构造鸳鸯楼,雕甍画栋,为潇湘绿绮窗。琪花玉树,交映前后,以见金屋贮娇之意。然后谒余父求巧,以二百金为聘。余母厚备妆奁,如亲生者。去后慰问不绝,曾以柿蒂绫一方,作小楷,备叙姊弟相依之义,风雨联吟之情。后附《意难忘词》三首,外有水晶图画二枚,金陵色笺一匣,西洋白芯布一疋,水沉香三两,遗余。余遍示兄弟,皆为惨然。余以南京花绉一端,犀簪一枝,取桃花浅色绢,作小楷述旧意,和其词韵答之。甲申乙酉岁余兄弟避乱于乡,明年归城而音问疏矣。

借梁园金谷培养琼肌,珠作唾,玉为啼。道黉堂女婢,聪明侍郑,槐扉根叶,窈窕名崔。蝶谱时窥,凤毫轻点,巧夺滕王孰与齐。粉字吟梅和雪写,碧笺咏柳带烟题。曾共湘帘吹絮,倚箫选梦,多少事说着眉低。青嶂隔,绀园迷。钉花夜笑,往恨重题。鹊渚遗簪,泪辞春阁,凤楼锁佩,影伴香溪。鸿音凭纸待寻踪,南浦横塘待渡,踏遍云堤。(春风袅娜)

如 意

余年十五,外祖母以二十五金买一女,名如意。年十四,色态俱绝。外祖母于寝室旁辟一小轩,俾余夜诵。女洗砚拥书拂几扫榻莹洁一尘不到,余甚喜之。如是者一年,余偶于书中得《西厢》,有红朱评点。余笥中有《花间集》,亦以朱笔批阅。余疑此处更无人到,出自谁手,乃呼女问之,女笑不答。余曰:"此必汝所为,吾观汝非寻常女也,曾读书否?"女曰:"我南城织户陆氏女,七岁鬻于顾氏家,主怜我聪颖,命我入馆伴读。主母延女师训诸姑,师姓沈,嘉兴秀水人,工诗词,尽心教我。以故诗词颇晓。"余曰:"何又来此?"女曰:"主母

以我长成，恐家主见留，乘家主赴杭，立命陈妪转鬻于此。但家主恩深，不得一辞为恨耳。"乃呜咽泪下。余因检其奁中，得词。《调生查子》词云："妆罢倦临帷，燕语莺声寂。谁与伴香奁，一卷《花间集》。琐细制芙蓉，旖旎薰安息。枉自足风流，没个人怜惜。"余笑之，含羞索去。及余十六岁，秋夜将半，酒微酣，呼女曰："我欲为《西江月》词，汝为我联去。"因指灯曰："金粟初垂一穗。"女即曰："铜壶已报三更。"余曰："梅花绣帐影摇灯。"女曰："可是芳魂未定？"联未毕，外祖母以夜深催寝，女去。余亦睡。从此吟咏，或诗或词，几于盈箧。余长兄一日潜至余寝所，启箧，一见袖去，泄之于母，母大怒，呼余责曰："我望汝读书，汝但为诗词，狎昵奴婢。"乃立命庄妪遣女去。适有杭宦娶妾，许之。女临别更无一言，惟以绣花汗巾，挽结数十，掷我而去。余凄惋至今，不能去怀。

纱窗梦未醒，箫声断，遥忆玉婵娟。记美发未齐，嫩鸦初握，步莲堪印，小凤新弯。销魂处流波传细语，低翠掠烟鬟。薛氏校书，芙蓉养纸，崔家录事，芝髓封编。草蕙兰佳句相鸣，和巧样卵色鱼笺。谁是多才情种？我见犹怜。叹轻鸿甫就，银屏生暖，彩鸾旋去，绣榻重寒，多少愁霜悲火，头上心前。（内家娇）

陈 圆

陈圆者，女优也。少聪慧，色娟秀，好梳倭堕髻；纤柔婉转，就之如啼。演《西厢》，扮贴旦红娘脚色。体态倾靡，说白便巧，曲尽萧寺当年情绪。常在予家演剧，留连不去。后为田皇亲以二千金酬其母，挈去京师，闻又属之某王，宠冠后宫，入滇南终焉。

浓点啼眉，低梳坠髻，声骤平康。苔翠氍毹，花红锦毯，趁拍舞霓裳。双文遗谱，风流谁解？卿能巧递温凉。香犀挽生绡淡束，几疑不是当场。　星回斗转，芳筵已散，倦余娇凭牙床。玉版填词，琼箫和曲，粉脂尚殢纱窗。钿车催去，燕台程远，鼓鼙进噪渔阳。风尘老，蛮烟远隔，信音渺茫。（永遇乐）

卞 赛

卞赛，金陵乐部伎也。工诗，好画兰，寓虎邱山塘白公真正侧。幕而邀之者，香车画舫，不绝于道。常以金陵十竹斋小花笺阊门白面圆箑画兰，邀余题诗。余信笔题就，颇惬其意。每以十竹斋朱砂印色，及水沉香等赠余。不好华饰，不轻与人狎，似良家妇，后为杭宦取去，生一子，闻已为显宦矣。

清剪冰华，香团雪彩，淡绝秋娘风度。青粉墙头，门对白堤云树。开晓幕茉莉来时，临凉槛木瓜馨处。展鹅笺轻扫丛兰，白瓷斟茗篆烟午。堪怜江梦未杳，曾草湘蕤丽句。欣附芳谱，拟结同心，又值赋骊情苦。空撇下万卷霞绡，觅西楼一塘春雨。问何年重见风流，小窗深夜语。（绮罗香）

沙 才

沙才者，金陵歌院伎。家桃叶渡，风致淡雅，工诗。余赴南闱，曾至其室。见其小轩中位置花石，几上有《自评唐诗》，及《花间集》。丹黄杂采，不忍释手。后徙至苏，寓虎邱山塘，常以阊门云母笺裁斗方吟小令，作蝇头楷赠余索和。余取宣德币，以碎朱研粉研光赋诗《一半儿》十首答之。喜甚，藏之金陵紫檀钿盒中。每见，出以示余，吟咏不置。余家每有小饮必招之，彼必辞他客而来。后金陵院乐中，有侵其旧居者，姥载女归故曲，遂不复至苏矣。

相台录事，韦曲司书，仙藻凭纤手。冷金笺剖，娩毫嫩，常伴翰林千首。碧衫唾皱，早看尽阊门杨柳。赋小词题遍鲛绡，满路扬香蔻。何意怜才赠玖，写回文短幅春情先逗。微波暗溜，相怜处为我客前辞酒。傍奁未久，又鼓棹石城渡口。想到时懒唱桃根，人似黄花瘦。（解语花）

梁 昭

梁昭，吴门妓也。姿色绝丽，酒微酣，两颊红晕，望之如桃花士女。时吴门有徐六、度曲，俞爱之拨阮。汪君品玉箫，管伍吹管子，为歌坛绝顶。昭师事徐六，学度曲，不逾年，精妙反过于徐。诸乐中惟管子合曲最和协，而管伍之管，其细如缕，昭动口箫管稍低于肉，听之若只知有肉，而不知有箫管也者。而箫管精蕴，暗行于肉之中，偷声换字，令听者魂消意尽。虎邱中秋夜，胜会毕集，若昭等不来，皆以此夕为虚度。后适一钱姓者，钱以事系狱将死，昭殉身以报，投缳于尼巷，时人皆称其烈焉。

豆蔻衣香，芙蓉笑谱，小立春风门巷。蜻蜓碧浅，鱼子红深，可体縠纹三两。户外乱拥雕轮，陪宴兰皋，系舟湖上。把琼箫漫品锦筝微拨，遏云声响。还自结顾曲周郎，哀丝豪竹，心力尽消歌唱。谁知燕燕，不信莺莺，烈骨竟藏鸳帐。思守藁砧，又因金谷摧残，坠楼悲壮。女丈夫穄在吴门，堪与要离同葬。（惜余春慢）

李 莲

李莲，吴门妓也。姿色纤丽，少有渴病。年十九，以患热不出见客。常以小札招吕湘烟及余至其家，莲靓妆艳服，迎坐小轩，设肴馔精美，行酒政递花催板，竟夜无倦容。拨弦索，唱《西厢·草桥惊梦》，歌彻首尾，宛转浏亮。妈怜惜，不使之毕，而莲不顾也。是岁秋复招我二人，见其面庞消减，香腮印红，仍具酒垂泪而言曰："我病已久，向之与君尽欢者，勉力以报知心，故不觉其惫也。今则不能矣，请君一诀，幸毋悲切。"于是取弦索，歌《新水令》阕，气短而止，持袂呜咽不胜。逾数日逝矣。予作《招商曲》以挽之，湘烟赙之甚厚，至今言及犹怅怅云。

鸳树凝愁，珠楼堕影，惨惨啼红幽梦。扇冷桃花，把香车谁控。掩坊曲常自琼梳懒掠，粉碗梅钿胶冻，单鹄离鸾语此生休弄。忆芳筵曾受怜怜重，扶衰体笑解春风鞚。勉强拨施挡筝，苦霜飙吹送。葬西阮近在真娘冢，箫声断，零落歌纨凤。问谁念小玉情真，赋招魂

是宋。(拜星月慢)

朱 素

朱素者,北濠名妓也。色调称绝,好酒,然不遇知心不饮也。余常结侠友数人,为连夜饮。时有张孟恭、刘默生、吕湘烟、陆森玉等,而素亦与焉。素爱惠山雪酒,每饮,必瓷坛屡易。坐客或有倦睡受罚者,而素卓然无惰容。后随妈至伉,有李生往天竺遇素于湖心亭,素款李生至家,备询余等数人。李生归述,盖不胜欷嘘云。

鲛宫一缕冰丝影,亭亭幻成娇倩。梨梦方萦,梅妆初洗,迎入宜春歌院。相逢未晚,正茂苑新莺,白堤清管。羯鼓催樽,竹林颓玉笑稽阮。双红豪思谁比?酒坛临未久,离袂旋判。南内云痕,西湖雨迹,暗把吴绡偷染。零筝断扇,念影伴无多,璧沉珠掩。欲赋闲愁,未吟先意懒。(齐天乐)

罗 节

罗节,金阊女优也。为旦,色柔婉绝伦。妈以其年渐长,思得一富家儿为破瓜计,节曰:"我为名优,嗣后以所得者,酬母正多,我终身事,母幸勿预。"一日,节在余家演剧,卸杏色外衫于衣桁。余见其衣带上,系小紫香囊,内有琥珀坠,素绡半幅,上书细字,辞义俱不可解,忙向余索去。自是年余,节忽不见,妈遍求不得,思想成病,半载后,妈忽不见,方知其绡上所书,密约也。珀坠,贽物也,节之去,践盟也,妈亦去,迎养也。节亦青楼中之异人矣。

纵流温傍玉,评不到此真真。看风曲莺喉,鸠惊燕舞,态尽花茵。步由于珊珊暗出,似巫峰坠下一丝云。料想蜂狂蝶骤,自应无处藏春。　谁知剑恨与收欣,却早乞闲身。看仙杼梭霞,芳屏画草,愿事情人。兰棹五湖归去,迓慈帏犹念旧时恩。锁住花心柳性,莫教飘荡风尘。(木兰花慢)

题词　樊舟附客

挑灯拂拭读残编,想见风流美少年。伴读女中称学士,缔交院里号书仙。

焚香煮茗聊新句,妙舞清歌醉绮筵。莫道才人鲜遇合,如君何必怨苍天。

云散风流未几时,可怜姓氏已无知。美人题赠胭脂冷,才子文章锦绣迷。

当日争笼书壁句,而今谁唱定情诗。笔精墨妙长流落,拾得残编费梦思。

又　琴川侄均

清词丽句仅遗编,湮没荒江历百年。当日不知有柳七,今朝始识是坡仙。

梨花同梦归深院,桃叶行歌醉绮筵。回首昔时豪兴处,埋名何必问苍天。

才华应自冠当时,遇合风流人共知。芍药盈篇币上袅,葡萄满幅望中迷。

联吟绣阁填新曲,伴读书斋制小诗。韵事却归何处也,那堪千古系人思。

珠江名花小传

[清]支机生撰　周　琪整理

《珠江名花小传》,清支机生撰,记珠江两广青楼名妓十二人,每人一传,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据《香艳丛书》本标点整理。

绣　琴

绣琴,亦字柳燕,年十七,失身于人,故流落风尘,无所归著。余尝赠以诗云:"瘦损腰支力不胜,多愁多恨有谁明。悔教攀折他人手,狼藉东风太薄情。"(柳)"不从白屋借乌衣,却向迷楼逐队飞。彩线何堪重系足,画梁空忆语依稀。"(燕)"杨子江头作絮飞,天涯何处觅依依。旗亭瞥见浑如梦,和雨和烟是也非。"(柳)"画帘无复媚春声,真个无情胜有情。前事莫教重说起,红襟珠泪落盈盈。"(燕)名流和者数十辈。玉珊生制《珠江纪事》序,余又为记,以传其事云。

予曩饮沈媪家,有三姑出侑酒,询知为良家女,失身于人,流落几无所归。因口占一绝赠之云:"谁将嘉树小庭栽,春事阑珊只绿苔。太息桃花真薄命,雨中零落雨中开。"是可与绣琴同慨矣。

文　采

文采,自言良家女,因贫不能给,遂流落风尘者。貌盈以庄,肌肤朗润,有杨玉环之肥。然性简默,粗识字,对客无诙谐语,惟借扇头书,约略读之。此亦可以想其风致矣。余与姬定情之后,其诸姊妹黄鹂、惜别、红豆、相思乞书函者,舄相错。余亦不惮烦,劈笺搦管,不觉更残烛跋矣。芙蓉帐里,实虚度春宵耳。迨素秋过访,询知其迁徙梧江,东风人面,未尝不有崔护当年之感云。

芳草街良家女王翠凤,小字大姑,年及笄,貌亦丰盈以庄,柔若无骨,双钩绝纤小。性简默,客至,但回眸一笑,欠身凝睇而已。日坐绿窗下,工刺绣。房栊精洁,壁间悬《美人新浴图》一幅。予戏题《巫山一段云》词曰:"彳亍莲生步,轻盈柳作腰。酥胸半褪裹冰绡,一捻紫葡萄。密意回眸软,柔情结想遥。杨妃出浴者般娇,泚笔也魂消。"后为某明府之弟,以百金娶去。"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矣。今读《文采小传》,其风致殆相伯仲欤。(缪莲仙)

大　癸

大癸,水榭未笄者,质洁而妍,人每以明珠仙露比之,又称为花魁,声价殊重。大癸恒以置身卑辱为恨,每语人曰:"侬辈增一分声价,便多一分贱态。人以为可喜,侬辈以为悲也。"性高尚,不与侪俗伍,逢迎献媚耻不为。遇风流名士则肆其诙谐,而不及亵。有贵介致五百金,求半月欢,母利之,大癸不可,强之,遂绝粒。

亚　柳

亚柳,居珠江画舫,年十五,善歌。余于颜四席上识之。席间歌《可怜侬》曲,声甚凄惋,而音节清越异常,娓娓动听。貌极韶秀,爱淡妆,余比之梅花,谓其所以美者,正在铅华洗尽处也。

予访王笠舫于小东别墅,尝见秀英校书,淡扫蛾眉,举止闲雅,询知为杨州人。每晤谈,颇蒙错爱。一夕酒后,戏填《双调·望江南》词调之云:"新月上,携手诉衷情。休道此时才觌面,却从前岁更留心,宁耐到如今。人静后,万籁悄无声。花底私盟曾刻骨,日间戏语已销魂,何况是黄昏。"然多愁,且善病。后因疾小愈,私居小南,屡托人寄声邀予,因事冗未往。戏代谱《钗头凤》词一阕,为秀英解嘲云:"衾儿共,恩儿重,春来曾住桃源洞。欢情诈,柔情化,青春将去,碧桃先嫁,罢、罢、罢。　身如梦,肠如痛,而今空忆钗头凤。盟中话,书中帕,鸳盟无涯,鲤鱼多假,骂、骂、骂。"今读《亚柳小传》,知风尘中,未尝无清品耳。

凤　彩

凤彩,年十五,善歌,清娓动听。少失怙,母贫不能养,女仅周岁,假母收育之。外美内慧,举止安详,负知人识。遇风雅士,日与谈谑,则乐而忘倦,儇薄贵介,千金挑之,弗为动也。所居卑陋,往来鲜知名人,故名甚晦。凤立志不凡,不甘苟且,然为假母所拘,恒怏怏不得志,怨恨形于眉睫。有里胥子持百金求凤破瓜,又赠

百金为装饰费，利而许之，不谋诸凤。凤既知，愤不欲生，投缳赴河者再，皆遇救免。假母婉谕再三，凤跪泣而前曰："儿前身不知作何冤孽，致使身辱风尘。儿之守身如玉，岂冀他日金屋贮耶？但愿得一有终始者事之。愿母许儿自择。今而后，请月以三十金奉母，儿之出入弗阻也。"假母无奈，诺之，凤遂移居别榭，宾客往来，渐增声价，而凤彩之名，至是始著。凤虽应酬甚盛，而分外之遗，毫不苟取，故箧无藏资。诸客中无合意者，惟与梦花生相得最深，余逊之。凤凡侍客酒，烛跋即佯醉辞退，尝恐人有微辞。而余与梦花生至，则不然，剪烛谈心，鸡鸣犹促之不去。临别必依依不舍，订约再三。初生识凤诗，犹依假母居，一见两相爱悦，既久，情益洽。尝为所居卑陋，有玷玉人，会里胥子事，遂朔徙。实生有以教之也。凤固久属意生，羞于启齿，乃歌《红颜薄命》曲见志，音节凄怆，闻者无不堕泪。又倩余婉商诸生，而生以庭训严，且力不逮，卒不果。生赠凤诗甚多，余尝见其书团扇诗云："十三学得琵琶成，早日青楼博盛名。好是酒香人语细，炉烟暗递浩歌声"。"愁频不解解风波，禁得消魂白苎歌。如此琵琶如此曲，谁言司马泪偏多"。"美人渺渺隔江湄，裁字惭无幼妇词。扇影人情圆一样，莫抛红豆惹相思"。"且将团扇暂徘徊，尝恐秋风暗里催。桃叶但歌迎接句，不辞风雨渡江来。"

吾友王乾应，尝称校书麦大安喜风雅士，善谈谑，遇有人才，终日娓娓无倦容，不尚豪华。未几予访之，一见如生平欢。因慕王笠舫名，以团扇属予索书，亦可谓爱才如命矣。工于酬应，人争慕之，送迎无虚日。恒致病。一夕往视，伏枕妆楼，强起坐，与语辄泪下，盖忧从中来也。因谱《师师令》词赠之云："翠眉双锁，又泪珠冰岛堕。此时心事有谁知，低首向妆台斜坐。甚闲愁，难贴妥，到这般慵惰？可怜弱体娇无那，又似风吹花朵。了无情绪，病恹恹，怎得个相思医可。燕子楼头，人独卧坐，闷怀如我。"今读《凤彩小传》，益令我如不胜情。

新　娇

新娇，年十九，姿容秀润，有胆识，且智慧过人，今为黎生秀良姬。初生弃儒，事计然策于珠江，识新娇。一日，生偕客饮于新娇所。适生同伙负债事，质邑令，语连生，故隶至拘生。生欲避去，使贿隶托病。新娇不可，曰："是即所以弄假成真也。盖往一白是非，自有公判。"生欲归告母妻，然后赴谳，新娇曰："垂暮风烛，岂可骇彼听闻。况此事不过株连公门需索，妾当为君备办。"生感谢首肯。隶欲执生，新娇急呵之曰："是乌可施之清白人耶？"力争始免，乃以十金付隶属曰："微薄之资，敢烦照拂。他日案白，当相报也。"隶怜其诚，竭力代为周旋。然以事实关涉，羁候不能骤归。新娇固一时翘楚，颇有蓄积，闻信托心腹，早晚馈送食物，时亲往探视。又多方为之关说，始以亲到候质，不行逃避，其无情弊可知。故事遂得白，而生家人俱未之知。新娇由是心力俱瘁矣。同伴姬母训新娇曰："往者贵介相爱，子亦泛泛置之。胡黎郎则如是之关切也？"新娇曰："黎郎岂他人比哉？人之贵得一知己，没世无恨者，亦以患难相扶持耳。使漠然坐视，又何贵乎？予非谄也，此所以报知己云尔。"生出狱，感其恩谊，遂以千金去其籍，偕之僦居别院焉。

予向识亚银于珠江秀来寮，姿态极秀，有侠气，喜为人排难解纷。继自绥江归，访之，闻已从良去，因以谱《探春令》第二体词寄之云："满园春色被关牢，比蓬莱还杳。却羡他蜂蝶偏能到，又飞过墙儿了。探春心事谁知晓，添许多烦恼。忙忙耽误，春风一度，转眼韶光老。"今读《新娇小传》，殊令人艳羡黎生不置云。

瑞　莲

瑞莲，自少即知名，肌丰骨瘦，浓纤得中，动静中自具一种妩媚态。不事铅华而轻匀淡扫，每顾影自怜。迩来门前冷落，车马恒稀，即姬亦以憔悴羞郎，千呼万唤，始一出见。然珊珊来迟，欲前仍却，其风韵犹存也。梦花生尝寄《青衫湿》词一阕以赠云："老大嫁作商人妇，那不忆当年，舞衣歌扇，金尊檀板，迷也真仙。红颜老了，琵琶犹抱，凄切丝弦。知音谁是？江州司马，同病相怜。"余谓乐天《琵琶行》一篇，因浔阳商妇而作，不意沦落之感，后人犹为慨然也。

予自庚午冬来粤，路出韶关，遇山东阿宝于舟次。抵羊城，未几，知其入小东营全福花林矣。友人拉予过访，妩媚之态，艳绝一时。车马填门，名已大噪。因书"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楹帖赠之。转瞬十年，岁庚辰重晤于山湖街。矮屋数椽，门前冷落，抚今追昔，颇有沦落之叹。然徐娘虽老，风韵犹存也。复赠以诗云："屈指投荒路共遥，萍逢一水渡南韶。十年岭海同沦落，五夜灯窗话寂寥。红袖青衫多少泪，朝云暮雨去来潮。乡关吴越兼齐鲁，何日归程荡画桡？"今读《瑞莲传》，益不胜感慨系之耳。

细　妹

细妹，一字绅妹。面如满月，光丽照人。双娥青以长，貌类男子，使易以裙屐，则俨然美少年也。善歌，工琵琶，当酒阑灯灺，香喉一啭，响遏行云，闻者心为之醉。余尝谓水榭中十八女郎，歌"杨柳岸晓风残月"不乏其人，未有能出姬之右者。

向予馆南雄州署，友人汪心如、吴容斋招饮张二妹家。时歌姬小妹侑酒，窄襟短袖，初见讶为美少年。尝调寄《圣无忧》词题壁云："领表长为客，凌江两度来过。寒灯孤馆愁无奈，一个病维摩。世事逢场作戏，人生对酒当歌。此时笑口得开麽，遮莫叹嗟跎。"复填《凤衔杯》词以赠云："莫惜年华频频换，趁今日三春将半。看蝶板莺簧，一般陪衬笙歌院，觉圆脆如珠串。月常明，花堪玩，几曾闲园林池馆。况翠袖红裙，强将杯斝亲相劝，免不得芳心乱。"后至羊

城，访丹桂校书，一尊叙旧。丹桂命其妹翠娇陪侍，憨痴娇小，亦如十五六郎。予又谱《惜奴娇》词戏之云："倦眼星斜，午梦谁唤起？迟迟日初过窗绮，小揭罗帏，又软向郎怀依倚。呼婢帘儿外，防人偷视。欲坐娇无力，懒把残妆理。含笑语，似嗔还喜。为道宵来谁知你，突然如此休矣，侬尚是簸钱年纪。"今读《细妹小传》，想风趣大略相似也。

阿 凤

阿凤，约年十八九，娵娟妩媚，亦一时翘楚也。性骄悍，见客每睥睨，不甚为礼。而富豪庸俗子，恒乐就之，常掷千金为缠头费，凡所需索，无不竭力以致，故蓄积为诸姬甲。所居绣幙绮窗，几桌皆香檀木，雕制精巧。案列古铜鼎、云母屏、汝窑盘、霁红瓶诸物，物值数百金。卧榻遍饰金犀，光彩耀目，挂流苏帐，榻下以红毡毹贴地。妆奁诸色，其精致莫可名状。金猊宝篆，日夜不辍。壁上自鸣钟，两三对列，午夜微曛，但觉丁东错杂之声，与鱼更隐隐相应。身际其间者，虽司空见惯，亦不能不目眩心迷也。至其服饰之美，尤极奢侈。夏暑纳凉，挽鬟髻妆，插翡翠，押髻簪，羊脂玉如意钗，衣紫縠衫，谓为家常淡素妆云，其态度概可见矣。惜乎品格入于流俗，风雅士多不乐与交。余尝在水榭中见之，其骄傲之气，形于眉睫，实有不堪亲近者，然不解其能得富豪意。或曰：是殆有房术者欤？

扬帮小福，短小精悍，性亦骄纵，睥睨一切。友人汪晴轩，初甚昵之，不惜缠头之费，后以其心太傲而爱少衰。予尝填《巫山一段云》词调之云："脉脉珠江水，扁舟趁暮潮。金尊檀板可怜宵，到处屋藏娇。最是轻盈态，身如弱柳条。爱他一捻小蛮腰，可有福来消。"然以阿凤较之，又甘拜下风矣。

婕 卿

陈婕卿，字小好，居羊城。少失所天，归依母家，家綦贫。母劝令博缠头赀，以供晨夕，婕卿不从。久之，益不支，乃稍稍出款客，窃欲藉此为择木计也。未几，盈门车马，声价重一时。余初识于大塘别墅，一见即恋恋不舍，倾吐衷曲。越日招余于近圣居，其母家在焉。由是晨夕过从，两情益密。月余，母携之他徙，音问遂绝。他日遇之，相叙数旬，后复暌隔。岁己卯，秋闱报罢，氄毷诗成。婕卿使人招余，余报以金篚。数日复贻笺简，余辞不获，乃得聚晤于仁厚里。婕卿风姿绰约，意态闲雅，淡若秋菊，和拟春兰。知书，能为四六言。然性磊落，不以才华自擅。偶尔拈毫，非相知有素者，不轻持赠也。己卯秋，贻书于余云："侍儿阿婕，奉书仙查先生史席。窃婕风尘薄质，蒲柳微姿。黄檗生春，早知心苦；红蕖出水，深悼泥污。虽飘弱絮于江头，犹抱寒馨于篱下。频年炉边卖酒，敢妄希司马之琴？镇日花里闭门，从不唱秋娘之曲。居恒落落，性本闲闲，酷慕清流，幸祛俗习。每留花而不发，欲解珮以谁投？自怜小草，辄凄怀于萎露凝霜；愿接春风，获快意于攀云睹日。先生襟怀磊落，睥睨人寰。舞席歌筵，亦有刻翠剪红之赋；酒阑灯灺，莫当妃青俪白之心。乃前岁梅花放后，风雅人来，瀹雪款茶，驱寒煮酒。十年并无心许，一旦忽与目成。其后妾移洛阳之居，君访南唐之屋。何意重逢阿软，依然前度刘郎。侍儿自问何人，仰邀特识。扪心惭耐，矢报涓埃。故自奉起居，阅月以来，不減萧奴爱主。倘得侍铅椠三年之久，应无惭郑婢知诗。不谓把袂言离，竟成阔别，云山咫尺，一日三秋。今岁重阳，忽贻简翰，永珍雅箧，贶以新诗。敬悉芸馆下帷，矢不窥园者一载；棘围铩羽，未克卷翮于九秋。偃蹇遭逢，古今同恨。然风云际会，自有其时。人世功名，岂容勉强？但冀随时珍惜，勿过搔忧。转瞬飞黄，继之衣紫，彤廷簪笔，琐院司衡。以先生史笔传家，经纶有素，如此气格，如此才华，岂非可操券得之耶？况兹际蟹肥菊瘦，线雨丝烟，正撩人愁思之天，转动我别离之感。聊备小酌，乞枉高轩，畅叙幽情，稍申菲意。如蒙许可，自当扫径而迎。幸勿来迟，业已伫门以俟。专函布达，顺请吟安，伏惟青睐不宣。侍儿阿婕敛衽再拜。"

红颜薄命，自古皆然，况又多才，定招造物之忌。何独卿为然耶？阅此可胜同慨。

阿 富

阿富，年及笄，性柔婉，毫无妖冶态，双钩亦纤小。言谈端谨，举止矜庄，水榭中并无此等品格。使置闺阁，断不疑为青楼人物也。余悦其蕴藉可人，故常过谈。今不知所之。意必是大家婢女，惜每询出处，而彼缄口不肯言，至今犹不能无耿耿耳。

往予过珍珠家，见玉芝年二十许，貌白质微麻，举止端庄，颇有大家风范。因书楹帖赠之云："温柔真个人如玉，馥郁多因室有芝。"其情态可想也。后从良去，此亦青楼中罕有伦比者。今读《阿富小传》，殆其流亚欤。（缪莲仙）

李顺娘

李顺娘者，小字顺心，广州人也。少孤贫，母老弟幼，无以存活，鬻为妓。性明慧，貌端好，兼善体人情。然颇自矜重，过客稍忤其意，恒引疾避去，故罔得当路欢。抑郁居数年，屡思脱身，终不果，遂成瘵疾。一日，友人拉予过访，相接数语，情甚洽，因告予以有疾故。已而各叙沦落之况，益依依弗能舍。数月后，予偶经其门，入视之，见其弱不胜衣，捧心而颦。闻予声，即力疾下榻，遂执予手曰："君竟不来耶？妾病恐不起。今已僦屋于某处养疴，旬日内即拟迁焉。妾所阅人，殆无如君者。幸新居殊幽静，君暇时肯顾妾，虽死无憾。"言已，泣下。予怅惘久之，珍重而别。阅旬余，予访其居未获。又数日，始询知其处。甫入室，而顺娘之灵床，已设于庭矣。邻妪问予姓氏，乃陨涕曰："顺娘垂危时，无他眷恋，惟念君不绝口。谓与君虽无一夕缘，情独有

深焉者，而今已矣。魂如有知，当为君觅一有情人代续未了缘耳。"予闻之，不禁抚棺大恸曰："是予之知己也夫！是予之知己也夫！"顺娘殁时，年才二十许。予感其情，悲其遇，耿耿于怀，而为之传。

缪子曰：昔阮步兵闻邻女死，初未尝识面也，乃登门哭之哀，观者群目为狂。今予与顺娘一见如故，生死不二，其交情有出于寻常万万者。能不痛哉？

雪鸿小记

[清]珠泉居士撰　周　琪整理

《雪鸿小记》，清珠泉居士撰。"雪鸿云者，即色空之谓也；粉白黛绿，本属幻尘暮雨"。该书记清末扬州城北一带青楼粉黛，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作者抱有"总教人不薄烟花"之意旨，对烟花女子的奇行、义举、文才着墨较多。据《香艳丛书》本标点整理。

余自辰秋，金陵返棹。游兴渐阑，两载高平，足不履尘市。每吟微之"曾经沧海"、"除却巫山"之句，真觉取次花丛懒回顾矣。丁未暮冬颖川明府摄篆维扬，相偕至止。扬固旧游，城北校书，又金陵旧识，暇时过访，颇慰离怀。然当棋罢酒阑，闲谈往事，误人红粉，老我青衫，不禁相对歔欷，共悼天涯沦落也。校书居亢家花园，自园北至水关，两岸河房鳞次，同人征色选声。尝拔其尤者五人，以佐文字之饮。迨次年夏五，花天变态，情海生波，出其闉闍，风流云散。此五人者，亦偕城北校书飘然遐举焉。客窗枯坐，聊为记叙。譬彼飞鸿踏雪，隐约爪痕而已。若谓三生杜牧，赢得名存，则我岂敢？

方璇，江阴人。本姓水，乳名阿全。方玉奴之义女，幼为金陵女伶。余于辰秋会相识于王氏河亭，色艺俱佳，已倾流辈。以其命名未雅，易之以璇，字曰姗来。于今三年。河干邂逅，烟轻月瘦，雪韵花嫣，正盈盈二八时也。性眈清雅，沉静寡言。初小居秦淮之南，因避尘嚣，移家古旗亭曲巷中。闺阁幽深，非素心人未许排闼。玉亦将顺其意，珍如掌珠。绿萍前尹，余同乡中表戚也。以栽花之仙吏，为掌玉之文星。投簪后侨寓竹西，绝怜爱之。适有伧父使酒骂座，意将逮辱姗来。绿萍嘱余护持，得寝其事。余每余暇过从，清谈移晷。尝见其理双鬟，束双弯。笑笑生芳，步步移妍。真可相对疗饥，不待酣红腻绿也。为赋《玉梅》二绝赠之，有"管领春风第一枝"，及"朗于新月澹于云"之句，姗来颇解赏音。浼余书于香篷，时时吟诵，出入怀袖中。会夏杪玉奴以事速讼，仓猝间偕返里门。明月芦花，不胜惆怅。

玉奴亦江阴人，年逾二纪。姿致犹人，惟腻理靡颜，不愧温如之月。善饮酒，工觞政，度曲亦清越擅场。王珑，太仓州人，年十八。与兄嫂共居，艳名噪一时。客岁上巳，余偕友人访之。值珑将赴某钜公招，华妆炫服，匆匆就道，阅日载造其庐。适因清恙，午睡初起，帕罗覆额，芳泽无加。而逸韵风生，媚丽欲绝，始叹清水芙蕖，妙在绝去凋饰耳。于时试茗之余，继以欢宴。余于薄醉，挽其轻歌，珑力疾为度《十二红》一曲。双蛾微敛，横波流光。一串珠喉流转，如鹂音入耳。闻声对影，令人真个销魂也。夏五初旬，闻其许字吴人王某。余初疑传言之妄，往探其实，则已斑骓夙驾，蒉实宜家矣。询伊长嫂爱奴，乃知珑虽年少，早已乖脱风尘，而志在随人。又不愿作势家姬妾，因与王某夙契。识其气宇非长贫贱者，决计于归。弃粉华如敝屣焉。噫！黑风孽海，飘泊多矣。珑以稚齿韵颜。独能早登彼岸，度亦有善根哉。爱奴苏州人，向居金陵。近以年长退为房老，色犹未衰。举止温和，长于应对。都人士每乐道之。

黄翠儿，字绿筠。常熟女伶，王天福妾也。初大妇三胖子遇之虐，嗣以色艺冠时。举家仰食于翠，始善视之。余于去春相识，时翠已十九年矣。融酥作骨，抟粉为肌。素质艳光，虽玉蕊琼英，未足方喻。鉴湖童子杏浦见而倾倒。留顿浃旬，欲以多金赎之。翠亦幽怨盈怀，愿奉公子匜。因格于势，未果。无何而有小玉奴之事。小玉奴者，天福之媳。早岁曾适童姓，继归于王。亦以脂粉为生，其父母知之有年。一旦讼之有司，意欲别售富室子。事本与翠不相涉，有以谗言进者，将居翠为奇货，遂被逮。时翠方娠，杏浦为之上下营救。余亦多方调护，始以疾放归。惊心甫定，怀珠遽陨。风雨梨花，几经摧折矣。先是有河南某丞慕翠名，思购为妾。丞素渔于色，且自顶及趾，无雅骨，翠百计辞之，慬而获免。会以讼余养疴金陵，丞又极于所往。觇翠孤弱，将劫之以行。翠阖户悲号，截发以誓，奸谋乃寝。比其反也，岁聿云暮。天福夫妇方以讼事破家，不能自存。翠

虽心乎杏浦,而身处窘乡,义难恝然以去,且天福夫妇,亦不肯遽舍此钱树子也。维时杏浦馆于安宜,问遗不绝。尝寓书于余,暨潘子研香,就近保护之。研香赋诗十绝,纪其事。余谓杏浦洵有情痴,需以岁时。自应作延津之合也。讵意天不假缘?杏浦于闰夏遽赋玉楼,鸳盟未谐,鹏飞何亟。吾为杏浦伤并为绿筠痛矣。附录研香十诗,以志人琴之悼。且诒好事者资为美谈云。

青娥原是谪仙人,幻色空花惹宿因,误落黑风三万劫,明珠一粒委泥津。　娟娟翠竹似容光,门巷春深驻泰娘,何处槐枝夹道。江干憔悴女儿箱。　琅玕一片总凌空,只在山隈水曲中。红杏交枝春意闹,此君无节不玲珑。　妒花风色太披猖,从此温柔未有乡。庑下孤桐厨下爨,赏音那得蔡中郎。　沦落空怜绝世姿,阿谁颠倒独情痴。名花借得东风力,暮暮朝朝好护持。　春归红袖魂同去,月上青楼影共还。望断天涯人不见,梦中情泪滴成斑。　如瓜小艇逐鸱夷,烟水苍茫杳不知。莲子心肠红豆影,可怜苦里暗相思。西风白下柳欹斜,呜咽秦淮水一涯。半纸云蓝情万缕,总教人不薄烟花。　春光依旧入扬州,宵市桥边古渡头。一树马缨迷客路,愿郎曲折到红楼。　骑省多愁鬓已丝,为君更唱断肠词。安能天意从人愿,大妇同行小妇随。

陈银儿,苏州人。居水关之东,弱岁学歌,声如雏凤。尝一夕工数剧,老伎师叹弗如,豪客赠遗无虚日。然性慷爽,阿堵物不以关怀。及长益厌铅华,素服淡妆,亭亭玉立。与绿筠夹河而居,年并十九,固一时双璧也。余友陈子心忏,雅爱寻芳。而轻薄万千,惬心者少。客春上巳偕余闲步平康,独于银儿一见心醉。迷香洞中,拟作苏姑子好梦。暇即往访,挑以辞不答。屡叩之,或以疾辞。余私询其义妹福儿,如知银与新安蔡生订有婚誓,迨吉于归,不同章台柳矣。余笑谓心忏曰:"'花枝已属东风管,珍重流莺别处啼'二语,可代银作答。"心忏为之惘惘者累日。然犹幸佳期迢递,无妨造室晤言;挹彼清芬,不必定作拗花人也。未几闻绿筠为讼累,银益叹此中不可居,而生亦适以油壁来迎,遂于四月杪辞家竟去。吁!银亦可谓出淤泥而不染者矣。第闻生以丞职待选,侨寓维扬。年当授室,使君固自有妇也。银于定情时,位非小星。然他日相逢,莫能两大。争春梅雪恐费平章,则银尚于此少商量矣。偶与心忏论及之,心忏又为之闷闷者累日。福儿年十五,丰姿韵令,银尝教之歌曲,亦能继其声。

陆庆儿,嘉兴人。本良家女,为王三童养媳。虐于其姑,驱事章台,非本志也。葳蕤自守,楚梦犹虚。余友潘子研香亟称之,因往访焉。年方及笄,淡薄妆梳,体无华饰。而笑弯秋月,羞晕朝霞。柔媚中别饶幽致。挑菜节研香邀游平山,复相遇于长春岭之西榭。时值峭寒未解,残梅在枝。庆竚立花阴,风吹鬓影,愁思弱态,如不胜情。研香语余曰:"是儿终非风尘中人也。"即于席间赋《满庭芳》一阕云:"慵髻低鬟,颦蛾敛黛,湘裙微蹴莲钩。盈盈二八,相见半娇羞。众里胜常道罢,生姿处一晌凝眸。金尊奉,莺啼呖呖,宛转引歌喉。人间多恨事,花时雨横,月上云稠。况黑罡风里,挫折飘流。那得藏诸金屋,深爱护玉软香柔。嗟予是伤春杜牧,端的为花忧。"余亦口占一阕和之云:"红晕潮鲜,绿堆云腻"香泥浅印双钩。低徊索笑,相识尚含羞。携手落梅风外,盈盈酒并入明眸。娇无那,霞杯怕赌,小酌润歌喉。旧游曾记忆,桥头柳暗,渡口花稠。怎淑姿蓬巷,越样风流。恰遇潘郎清润,闲吟罢心醉温柔。还试问相思此后,何处可忘忧。"对酒高歌,慷当以慨。庆为呜咽久之。迨夏中闻有武林某公子以重金购为侧室,甚有宠。余喜研香之言验矣,更重为庆儿幸也。

雪鸿小记补遗

余昔往来邗上,停桡每无多日未与花月之筵。一时名姝如林,巧儿、金瑞芳、周二、明官等,皆未谋面。今狎游既数,寓目遂多。虽空冀北之群,尚落蓝田之屑。或齿加长而风韵犹存,或名稍轻而幽情独抱。芳心艳影,宁教一例沉埋?因复附书数人,亦雪泥之纤爪云尔。

杨大,苏州人。藉甚声名,甲于北里。向为鹾尹董某所昵,潜居别馆者数载。后因厄于大妇,仍返邗沟。虽给侍宴游,不复握云携雨,盖以报董之知遇也。余于今春相识,已逾季隗请待之年。而秀外慧中,弥觉翛然绝俗。大家举止,前辈典型,当为此姬首屈一指。

赵三,字绣芳,亦苏州人,金瑞芳之义妹也。姿容俏洁,不以脂粉污颜。即粗服乱头,丰韵殊绝。到于足翘细笋,腰折回风,尤觉颠掉纤柔,具有万方仪态。余友倩芗主人夙与之善。

张三,字素娥,亦苏州人。姿仅中人,而赋情特甚。与知己交,绸缪缱绻,一往而深,不以贫富易其念。且遇急难,不惜倾箧赠遗,是亦风尘中独具其性者。

杨小宝,本郡人。年十七,姿制明净。眉宇间棱棱露爽。善南北曲,兼工小调。一矢口应弦合节。歌场推为独步。性和易,妙于语言。其母素有疯疾,若以不顺之辞忤佳客,小宝周旋其间,每一言解颐,能令公喜。余以解语花目之。

闵德儿,苏州之木渎镇人。年二十余,艳名甚著。几欲方驾王陈诸姬。余每于城阴放棹时,邂逅水亭,修蛾曼渌,貌亦秀韵非常。第喉舌间重浊,不类吴音。且以其颀之状,病于双趺。彳亍庭前,未免苗条太甚也。

闻德,本名姬周二侍女。姬向与闵某善,有锲臂

盟，后闵以游荡不羁，卓锥无地。姬延之至家，寝食与共，虽伉俪不过也。居久之，闵潜与德私，与姬情殊不属。姬觉而恚恨，逐闵及德，德遂偕闵徙居城阴，作脂粉生计焉。

苏高三者，姓高，行三，崇明人。寄籍姑苏，转徙维扬。时邻人亦名高三。人以其称从同也，加苏字以别之。其实姬亦从夫之名，并未以姓氏著也。颀身玉立，慧眼波流，见者罔不色授魂与。且善伺人，言必中肯。问其年已数到星张轸翼矣。向与城北校书艳名相埒。校书本姓张，名银儿，江阴人。详见《续板桥杂记》。今并以齿长不与诸姬伍。而城北以风情著美，姬以歌曲擅长。皆尚有击于时，不致门前冷落也。自方黄两家，各以北赖速讼，河房中咸怀雀鼠之警，城北既浮家吴会。姬亦戢影邗沟，每过城隅，不胜人面春风之感。

燕台花事录

[清]蜀西樵也撰　杨　止整理

《燕台花事录》上、中、下三篇，题蜀西樵也撰，实即王增祺撰。杂记清末民初北京戏剧名伶及相关掌故。据《香艳丛书》本标点整理。

序

《燕台花事录》何为而作也？明人有言，穷措大抱床头黄面婆子自云好色，岂不羞死？此言固也，而义未尽。人间真色，要不当于巾帼中求之，不则历遍青楼，亦只得赝物耳。京师女闾，视临淄奚翅十倍，詈腾过眼，尤觉无花。而选笑征歌，必推菊部。其间不无粉饰，亦判媸妍。所谓天然美好者，岁要得一二人焉。岂西山多白樱桃花，秀气所钟，故生尤物耶？良由人间真色，固在此不在彼也。灯窗无俚，冥想前游，一夕成此。盖惧美人迟暮，藉以稍留颜色。虽然，人情无正色悦目，即为姝香山，早经道破。遗珠之憾，仆也先群芳而雪涕矣。长安道上大半看花，各举所知，是望诸寓公之好事者。蜀西樵也识。

上　篇

品　花

朱霭云，字霞芬，京师人。年十五，丙子花榜状头，为梅主人高弟，姿首如碧桃红杏，亭亭玉立，秀削可怜。性敏慧而蕴藉，士夫多自视弗如。吐词尤隽，每发一语，辄倾座人。花晨月夕，景龢门外，车马喧阗，大都为郎来。而酬应纷纭，入夏病几殆，今幸愈。天生此才，所当珍惜护持者。

孟金喜，字如秋，直隶故城人，年十七。甲戌花榜第二人近信弟子。貌白皙而丰润，性温婉，对客殊落落。而与交久，辄有飞鸟依人态，其销魂荡魄，尤在星眸斜转时。花天酒地，久噪芳名，去岁病几殆，近渐愈，而体多倦。深夜招之来，每倚肩作枕，阖眼朦胧，同人怜之，无怪其不工酬应者。

贾主人桂喜，字露香，京师人，年十七。出联星，予识之在癸酉夏。年甫十四，其秀在骨，其媚在神。刚健婀娜，兼擅其胜，所演《打灶》诸剧，有独步燕台之誉。乙亥重晤，则非复张绪当年矣。性不谐俗，于同辈亦少许可。时人比之梅花，故门前车马稍稀云。

绚春姜主人双喜，字俪云，直隶河间人，年十七。出春馥，亦于癸酉识之。眉目疏秀，雅善修饰，性憨喜谐笑，不与人忤，故人多招之。春馥近有弟子蒋双凤，字扶云，年十四。回波流媚，貌亦白皙，是为后起之秀。

锦雯刘主人双寿，字眉卿，京师人，年二十。出文安，予癸酉入都，首识之，姿首娟秀，过于所识诸郎。性温和，不见喜愠之色，顾不能饮，甫举杯，则红潮晕颊矣。近喜阅《聊斋》、《红楼》诸说部，学书饶有力。文安见有弟子田双庆，字云卿，年十四。颜色如桃花，能演《挖谅》诸剧。

乔蕙阑，字纫仙，江苏人，年二十。佩春弟子。知书习史鉴，喜与文士清谈。闻其先本宦族，沈沦若此，亦可悲矣！

姚主人宝香，字妙珊，京师人，年十九。出瑞春。结束登场，俨然庄妇。而歌喉清婉，尤有绕梁韵。其得名在癸酉前，见人殊落落，近则阅历世故。每与谈，辄如听柘枝儿，声声打入心坎中。

谢宝云，字月珊，年十六。刘宝玉，字碧珊，年相若，俱京师人。瑞春弟子。当癸酉时，谢生刘净与姚妙珊合演《进宫》诸剧，令人耳目一快。近则姚谢已不能登场，而刘音益清健，且其躯复伟岸，乍见之如贵介中人。至所绘兰，亦有誉之者。

王喜云，字霭卿，京师人，年十七。甲戌花榜第三人咏秀弟子。颜色如朝霞和雪，是具子房之貌，而兼有魏徵妩媚者。故演《挖谅》诸剧，不掩其姿。其弟茹福儿，字莱卿，年十三，丙子花榜第二人。面如满月，酬应如成人，以武剧名。

李玉福，字芙秋，京师人，年十六。丹林弟子。貌白皙，尤善修饰，性聪颖，解作书画，善演《思凡》诸剧。灯红酒绿，尤喜唱大江东去，其亦巾帼中有须眉气者耶！

陈喜凤，字桐仙，京师人，年十六。本绮春弟子，今

归遇顺，貌不逾中人，兼有期艾之病。顾妆束登场，则歌喉清婉。且善琵琶，工琴，与人交，落落大方，无狐媚态。

陈啸云，字琴芬，京师人，年十五。景龢弟子。音清越以长，对面楼头，人声腾沸中，能闻其语，童牙孤露，每演《扫雪》诸剧，泪随声下，性尤诚实不欺，人以此多之。

艾顺儿，字丽琴，京师人，年十五。嘉颖弟子。英爽不群，音复清越。演《乾元山》诸剧，令观者眉飞色舞，近易丈夫为巾帼，岂砚师欲束其不羁之态耶？

张翠喜，字桐仙，京师人，年十五。声振弟子。初颇静默，近稍狡狯，石顽道人谓其姿首足驾如秋而上之，予则感其有爱我之言。

白喜林，字燕芬，直隶人。吴爱林，字燕芳，京师人，年均十三。杏春弟子。眼波含媚，语呖呖如新莺。初不与人洽，偶抚之，辄欲啼，近则颇工酬应矣。吴俊快解人意，而貌差逊，又其弟燕香，齿尤稚，演《冥勘》诸剧，名过两兄，以昆弋腔较胜也，其秀亦在目。

梁亦琴，字倩侬，涿州人，年十四。馥荃弟子。额秀腰纤，语音清脆，歌场一见，殆移我情，中以小隙，往还遂疏。然知予所在，必径来佐酒，亦复楚楚可怜。且予青衫落拓，感喟良深。其言间有如吾意者，故至今犹为耿耿也。

梁双喜，字阑君，京师人，年十四。景福弟子。灯红酒绿间，星眼迷离，微露玉梗，于当年露香，盖十得四五焉。无怪鹔鹴君之倾倒，而予亦对新人如觌旧好也。

陆春燕字蕊仙，京师人，年十四。安义弟子。妆束上场，宛如好女。腰肢袅娜，体态轻盈，只合以香扇坠目之。音尤清脆，隔帘娇语，殆如去年之霞芬。天地生才，初不稍吝，明岁花榜状头，舍此奚属耶？其同怀兄春兰年十六，貌仅中人，歌喉浏亮，独出冠时。

都门小住阅人德，好色其如好德何？暂把彩毫留丽质，落花一任去来波。蜀西樵也，丙子仲冬临川寓所书。

后 录

范主人芷湘，字亦秋，江苏人，年十七。名优小金子，出春华，癸酉时正负盛名。予初入歌场，见其作出塞小鬟，手捧紫檀琵琶侍王嫱侧，脂香粉腻，俏眼含波，不禁心醉。迨凤阳公子招来佐酒，细视双眸，略具雌雄，而妖冶之态，荡妇弗啻也。工弦索，能度湖船诸曲。乙亥重晤，尚询公子客死况，殆亦若辈中之有情者。

雷金福，字蓉仙，京师人，年十八。金树弟子，癸酉时隶瑞和成部，日日演剧。予往观最多，貌白皙而笑靥微涡，天然美好。或感微疾，剪银叶膏，较含桃大，贴两眉角，尤增丰致。甲戌花榜定作第七人，盖亦以色选也。亥子屡宴其所，待人殊拳拳，顾不免徐娘之感。近已脱籍还家。舞衫歌扇，往事如尘，无复登场献技矣。

王主人桂官，字楞仙，京师人，年十八。出闻德，善演武生剧，名久噪。盖其结束登场，群以香孩儿目之。近病重听，其同堂兄桂林貌白皙，尝演《断桥》诸剧，亦有名。近沦落不可问，又宝善陈荔衫，亦以武剧名，近病殁。

刘喜儿，字稚芗，京师人，年十七。保安弟子。貌丰润，双瞳剪水，一顾撩人，几与孟如秋相伯仲。设粉黛登场，必有狂惑失志者。善演《醉写》诸剧。又绮春弟子秦凤宝，字艳仙，貌最丰。时以小和尚呼之。工度曲，亦演生剧，名出刘上。乙亥秋病殁。

张菊秋，字忆仙，本名椿，广西人，年十七。蕴华弟子。少喜憨跳，近善歌，其弟贾蕙秋姿首过之，演《卖艺》诸剧，其武技有足多者。

张敬福，字紫仙，郭敬喜，字韵梅。俱京师人，年十七。敬善弟子。张歌喉较胜，与人言温婉可听。郭工琵琶，为近时陈桐仙之亚。有真性情，每语及同辈沦落者，辄泫然泣下。

余钱张顾有时名，底用区区月旦评。为惜凡葩易摇落，拾将残沈续群英。十二月立春后二刻蜀西樵也志于浒湾榷局

中 篇

咏 花

诸堂联贴，佳者殊鲜，必大雅而稳切，斯足尚耳。录惬心作如左鄙作，亦附焉。

素香云："素心何如天上月，香意不减春前花。"

福云云："神仙家世传梅福，京雒才名愧陆云。"（云为梅主人弟子）

露香云："前身曾饮百花露，小坐能留三日香。"（莲溪生赠）

予重入都赠之云："南国惯生红豆子，西山多种白樱桃。"

如秋云："如花解语，秋水为神。"予云："如是我闻聊复尔，秋来客感甚于卿。"

遇顺桐仙云："焦桐入听，有仙则名。"

声振桐仙云："桐云拂翠迎幺凤，仙露溥花护晓莺。"（蜀青山人赠）

余将出都，赠之云："桐院月明秋捩笛，仙山风结客回帆。"

芙秋云："芙蓉如面柳如眉，秋水为神玉为骨。"

芙名玉福予云："难得玉容如处子，可分福命到书生。"

福儿云："清福谁堪风月主，是儿生有雪霜姿。"（陇西君赠）

云卿云："云和雅奏原空俗，卿子英姿合冠军。"（湘舟撰谍丞赠）

蓉仙予云："蕊榜新开，芙蓉镜下及第；云璈叠奏，神仙队里逢君。"

倩依予云："曼倩诙谐词绝妙，吴侬烟水气都消。"

蕊仙予云："蕊榜会看新及第，仙人闻说旧吹笙。"

诸郎壁上扇头诗词，颇有可观，惜未多为钞记。如霞芬扇头之"未应小坐香三日，真觉无言动四筵"，露香扇头之"容易蹉跎联袂后，最难消遣送钩时"，均忘全首，兹录其尚堪追忆者。

梅主人处有长沙李君(寿容)《墨兰并题》句云："兰梦低徊感夙因，为君援笔写丰神。春风山下蘼芜路，一笑相逢是旧人。"

澂江渔子为眉卿题画六绝句，录四云："层岚泼翠水挖蓝，春影蓬蓬晓润含。桥上赤阑花上雾，天涯三月梦江南。""好山如髻柳如眉，绛树双声酒一卮。天也奈何应补石，花虽顷刻莫沾泥。""花潭千尺去来波，烟雨江干落絮多。双桨渡将根叶去，爱河流尽是香河。""西陵松下旧同车，姗姗风前小树花。彷佛樱桃斜畔路，重沿春水觅胡麻。"

高阳酒徒出都后，怀诸郎绝句录尤云："俗世而今无赏音，几人真个解琴心。青衫赢得多情泪，翻觉琵琶怨恨深。"(遇顺桐仙)"盈盈十四妙年华，一缕春烟隔绛纱。如此娇憨谁得似？前身合是女儿花。"(霞芬)"个依生小解温存，曾为将离劝玉尊。别样风流天付与，眉梢眼角总销魂。"(如秋)"流莺清脆啭珠喉，若个娇憨未解愁。赢得尊前一凝注，盈盈秋水剪双眸。"(丽琴)"衣香新爇麝兰膏，酒绿灯红兴自豪。纵为东风开笑口，也应珍重白樱桃。"(佩云)"一笑嫣然劝玉觞，须臾举座客如狂。销魂岂竟能真个，不信温柔别有乡。"(朵仙)"人生能得几良俦，别后相思未肯休。欲把梅花描小影，一般傲骨有风流。"(露香)"底事怜卿转负卿，夙缘岂竟有三生。樱桃馆里花多少，一样春风忒薄情。"(芙秋)"呢喃小语隔窗纱，掌上轻盈未足夸。可惜画堂双燕子，只飞双影入王家。"(燕芬燕芳)"多情如此太缠绵，泪湿青衫我亦怜。却羡周郎时顾曲，醇醪一醉即神仙。"(声振桐仙)"挥手天涯感不禁，如卿傲骨少知音。只缘一曲离亭宴，牵惹相思直到今。"(荔衫)

"征骖将发且句留，手拂丝桐四座秋。漫向桂堂调彩凤，有人背烛替花愁。"此遁园花隐送曹邱生出都四绝句之一，盖有所指，钟子安寄都门诸友之一云："回首欢场乐事违，翻疑昨是叹今非。酒痕泻碧留花醉，波影流黄带月归。秋老孤鸿嗟独去，春来双燕傍谁飞？为言沈约多情甚，瘦减腰肢尺二围。"春来句，指杏春、燕芬、燕香也。

高阳酒徒《题露郎淡墨风兰》云："夜月沈沈更漏永，仙人醉卧蓬莱境。扑鼻忽闻空谷香，当头望见姮娥影。姮娥旧住广寒宫，天上何年谪软红？手拍紫云歌一曲，满衣香惹桂花风。""风流旖旎真无两，记得前身金粟相。芸管传来秋水神，花名书上春明榜。""春明榜出长安城，走马看花剧有情。闻说族亭曾画壁，相传缑岭爱吹笙。""吹笙骑鹤趁清景，天涯聚首飘萍梗。情天未证维摩禅，仙风敢诩旌阳井。""翻怜曲罢顾周郎，一笑相逢酒绿场。曾惠好风留画扇，恰怜清露被微香。""香国琼姿谁第一，天挺芳兰夸秀质。豪量吞残李白杯，彩笺艳过徐陵笔。""兰兮兰兮谢繁华，梨园无此好奇花。自昔诗标君子格，只今春在美人家。""美人迟暮寻常耳，难得余芳常竟体。隋苑能争秋菊名，楚词合共申椒美。""吁嗟乎秾艳夭姿斗靓妆，国香如此合称王。樱桃馆里花千树，输与秋风桂子芳。"

遁园花隐前题云："燕草凄凄冷碧丝，素心从古赏心迟。临风写就离披态，愁绝香郎运腕时。""如此幽姿未出尘，国香无主叹沉沦。劝渠改画桃枝艳，应许飞花上锦茵。""明童墨迹寓公留，天壤王郎惯种愁。漫向芳魂歌楚些，护花不力此生休。""纫芳我亦怅前因，楚泽迢遥莫问津。欲与同心契兰臭，展图何处觅佳人？"

梦余倦客前题云："旖旎临风逞淡妆，自将清梦托潇湘。笑他桃李夸秾艳，谁向花丛号国香。""漫将空谷叹沉沦，荆棘丛中远俗尘。领取孤芳惟自赏，多应写照自传神。"

且闲生前题《调寄两同心》，自然幽雅，淡绝丰神。"写照中销魂真个，无言处竟体清芬。不争似锦帐韶华，紫陌香尘。　况是画里真真，别有人人。抱素心谁怜蕙质？傍空谷夙证兰因。平分取一寸相思，一缕啼痕。"

滋葊前题《调寄满江红》，用《聊园词钞》首阕韵云："道种灵芽，又几茜临风茁也。各抱幽香衿品格，难分高下。独与素心人共对，铅华净洗真潇洒。想冰壶濯魄，几多时挥毫者。　香国里，春归社；花丛外，风连野。把丰标万种，一齐倾泻。寂寞软红尘里客，茜纱窗下杯同把。为他年开卷，便相思殷勤写。"

馥森东壁有《金镂曲》四阕云："如梦春云晓，遍天涯东风院宇，燕莺啼觉。草长红心江南路，留得王孙未老。正绿鬓杨枝俱袅。忽堕明珠金尊侧，有车轮乍向肠中绕。休浪说，被花恼。　青袍踏遍长安道，最难忘分花拂柳，乌衣年少。细雨残红飞难定，只有闲愁待埽，浑不似当年怀抱。鹦母前头三生话，便相逢不分今生早。无一语，玉山倒。""落絮翩翩影，任天风参差吹断，都无凭准。翠剪铢衣神仙侣。玉袖裴回自整，便珍重千言难尽。愿得化为尘与土，且因风吹上卿斜领。劳拂拭，一临镜。　笙歌草草人初定。剩无多银屏画烛，泪花红凝。题遍人间芳华怨，弹到瑶琴弦冷，算宛转留渠应肯。门外香车须早去。怕夜深风露还凄紧，嘶远骑，酒才醒。""芳草知时节，忒匆匆流莺啼后，珍丛消歇。多少花前惊心事，曾与断红细说。已廿载伤春伤别，碧海青天迢递梦，照楼台无恙今宵月。斜汉畔，几圆缺。　人间宝镜红锦拂，尽留渠团栾样子。影儿离觅，红豆江乡相思种，无处寻消问息，又付与柔肠千结。帘外轻红阶下雨，早花花叶叶无颜色。春正好，未须折。""没个销魂处，最迷离空庭晚照，无人来去。昨日棠梨今日柳，留得春痕几许？恁客子光阴非故，沈水香残还对镜，问菱花可解闲言语。双鬓乱，甚心绪。

芳尘婉娈雕鞍路。不分明脂憔粉悴，凤城烟雨。十二栏干添几曲。试把回肠细数者，一片新愁谁诉？萍絮因缘还自笑，我知君不问君知否？聊掀笛，唱金镂。"按：此乃麋月楼主为素芳周郎作，郎即甲戌花榜第一

人，见为馥云主人者也。

沅浦痴渔翟家庄旅壁题《望江南》词云："情脉脉劳燕各西东。芳草涉江何处碧，樱桃隔巷可怜红，无计效秦宫。 冰雪意，卿我两心同。吹笛梦飞湘上月，散花人醉小寒风，春到又匆匆。"风韵颇不对，缘细注有"癸酉十月出都。眉卿来送"云云。眉卿时居樱桃斜，予入都首识之。未免薄幸，故赠联云："眉心似绾连环结，卿我应修福慧缘。"读此殆难为怀。丙子询诸眉卿，则作者已登两榜矣。

朱西斋为月珊作牡丹并题《浪淘沙》云："锦幄护琼英，过了清明，姚黄魏紫斗倾城。误信胭脂容易买，却费调停。 旧约记三生，试订香盟。娲皇炼后倍珑玲，几度欲描描不得，五日才成。"

且闲生将出都门，赋《长亭怨慢》本意云："看多少凤城春色。一醉醒来，又成分折。酒里猜枚，镜中窥影，更何日断肠无那？生怕听宵来笛，笛纵有情时，也只解声声凄恻。安得买金铃十万，省却落花狼籍。樱桃树下别离后，问谁怜惜？算此去一缕相思，亘千里长空寒碧。叹同是天涯，衫上啼痕红湿。"其兄高阳酒徒途中赋寄《百字令》云："碧天空阔。似一行飞雁，无端分折。握手临歧才数语，偏又征车催发。卷地惊沙，参天枯树，红透霜林叶。君应输我，万山看遍残雪。 最是小鸟依人，雏莺解语也惜尊前别。偿尽相思无限债，更向阿谁分说？酒绿猜枚，灯红度曲，风味全消歇。"者般离恨都从情字流出。《看花曲》本意云："一瞬，把歌扬往事，都成离恨。断肠几时了得？索红友，相邀青天重问。思量此乐，除却五千年不分。今夜里无限相思泪，和蜡烛，总灰烬。 凄绝梦魂难寄顿，半只为旧家轻俊。惆怅黏花系月，渺渺关山，东风无信。燕台那边，历乱愁丝没理论，算王昌便为情死，也合和花殉。"

桃源客赠蓉仙联帖云："乡梦惹蓉城，趁帽影鞭丝，万里壮怀来日下。秋心托仙子，看花团锦族，一年游兴寄天涯。"酒闲援笔立成，不愧才人吐属。客寓都门日久，屡散千金，癸酉晤于青城主所，人极温雅，惟花天酒地中，不免次公狂耳。某郎呼为醉刘，予作歌赠之云："伯伦一去二千哉，醉乡之春今尚在。攫金莫笑刘又愚，几回酒渴思吞海。君家岂其苗裔耶，十年看遍长安花。有时乘兴忽大叫，青天白日餐流霞。醉来每被青楼笑，得遇王郎作同调。燕台杨柳无新枝，惟有樱桃花绝妙。劝君更尽酒一尊，随我闯入群芳园。金铃万个护不得，芙蓉一朵风中翻。置酒中庭为花惜，只恐秋容变成白。叆叆春云出岫来，清歌便布瑶台席。夷甫有癖不言钱，次公之狂毋乃颠。佳人亲口赠名字，醉刘乃以先生传。吁嗟乎！男儿三十不称意，久住都门甚矣惫。床头散尽千黄金，到口只期谋一醉。醉中又踏天台山，桃花洞系拂衣还。我亦青袍苦尘渍，天香枉向蟾宫攀。曲生风味聊复尔，孝廉船上香盈底。破簪知谁作主人，饮穗也合称名士。人生何者能无愁，呼奴为我营糟邱。君不见满天风月正无价，如此清凉有醉刘。"

旧为露郎赞云："身材秀削，语音清脆，落落大方，一笑生媚，更可人怜，盈盈欲泪。微嫌不足，任性负气。"南昌君见之笑曰："其不足处正佳。"予首肯者再，朱眉君舍人诗云："庆郎娇小太憨生，花里樱桃换女贞。授色尚能存古意，赏音谁与赋闲情。客愁黯淡期同调，卿辈流连莫殉名。大愿有船应共载，笑凭佛钵保良婴。"与予情事差合。癸酉出都，赋别某郎云："为底情深为底痴，樱桃花下立多时。明知不是春风主，偏学流莺占一枝。""杜牧休辞薄幸名，酒和泪点滴盈盈。朱衣不管青衫湿，断送西州太瘦生。""扑朔迷离太不堪，爱他情性最娇憨。学书教仿平原格，特地撩人共手谈。""清脆歌喉一串珠，亭亭瘦影怯人扶。下场粉黛浑抛却，赢得双眉别样粗。""怕人烦恼爱人怜，一笑回身恰并肩。亲把碧璃杯赠取，醉舒纤腕叫张拳。""画梁吹过少男风，乳燕含娇语最工。情急偏生无一语，只将清泪点双瞳。""任是无情未忍休，本来生小不知愁。太湖烟水群柯月，别有离人一段秋(谓钱如树勋)。""骹车赢马别车华，从此天涯更有涯。欲折断肠花惭悔，慈云一笑手拈花。"追感前事云："见时欢笑语喁喁，忍再当筵唱恼侬。生受玉缸纤手递，芳醪留不住萍踪。""记占重阳一日先，偶乘风雨话缠绵。怕听失意将离别，泪点罗襟绝可怜。""两约天街放榜时，过听帖报莫来迟。明知好事无凭准，耳语相商苦太痴。""陶然亭子祀文昌，签兆都含桂蕊香。虔炷旃檀祈一纸，可堪天壤有王郎。""教书名字趁宵分，真假从人问转殷。一落孙山动凡想，仙才都让沈休文。""愁里闻歌没奈何，非关尘海有风波。些时欢笑些时恼，累煞纤眉锁处多。""分将蜀锦作缠头，砚篋楹联取次留。只是科名听不得，怪他偏索状元筹。""道我多时见太非，何曾相爱便相违。生生软语难禁受，酒尽天寒怕典衣。""柔情密意已全谙，难作空花镜里含。怪得前宵分橄榄，尝将苦味好回甘。"仲冬六日，置酒某堂话别。后二日夜，青城主复饯于此。车中感赋云："双趺踏篇玉尘沙，除却樱桃不是花。日暮寒天江水远，断无游子尚天涯。""劝我迟留意最长，会逢恩诏出明光。蟾宫不织登科记，枉说城西制锦坊。""丹砂无术点黄金，剩有萧郎一片心。置酒要烦歌折柳，无端鸩鸟集前林。""教裁蜀锦换缠头，教觅西江碧玉瓯。教制蛮靴护纤体，笑渠原不是莲钩。""约我闲房话别离，送行应有断肠时。四牌楼里新居远，只是摇头不遣知。""才离一日胜三秋，赖有良朋举酒筹。情到极时翻淡漠，更无余意强遮留。""硬说相抛各一天，自家情事自家怜。师门何计能离却，翻向黄姑乞聘钱。""埋怨多般未肯言，知从何地解烦冤。痴心苦把离愁说，才得双瞳惹泪痕。""一面缘成百面缘，记渠私语倍愁牵。京华强别休回首，车马何时赋北旋。"再忆云："帖报惊传第一声，喜闻同姓急闻名。怪来说是阳平客，乡里空烦记得清。""艳福从知酿祸胎，非关奴辈利吾财。偶因小隙真成恼，亲受牵裾屈膝来。""静爱蛄蛄宛转鸣，花壶纤手笑相擎。教藏怀袖休轻放，候暖时闻一两声。""阿芙蓉染指头香，火热轻挑半段枪。清瘦合教怜阮瑀，怪人多事口先尝。""也知时命偶相遭，文字何曾若个豪。生

怕酒阑愁思起，几回低劝别牢骚。”“四更人倦梦无聊，清脆唤声声也樵。一出都门三十里，宵来才算可怜宵。”又见江郎扇头时云：“官到广文原太冷，客非骑省却悲秋。”多情人固同此浩叹也。翁覃溪先生有言：“夫痴不过招厌，狂则必招忌。”若予殆痴而不狂者欤。后见赋别八绝句，为惜春生登诸《申报》，并跋云：“仆小住燕台，兴耽风月，樱桃花好，买醉难辞，偶于某某堂上，见也道人留别某郎之作，觉情文之斐亹，更感慨而歔欷，作者其有忧患乎？至作者姓氏，询诸某郎，笑而不答，殆深于情欤！”数千里外，竟获赏音，附书志感。

《丙子出都志感》三律云：“蝶浪蜂狂负好春，秋花合伴苦吟身。偶然忍泪谈遗墨，才信深心出美人。文岂能工偏誉我，情如此重转伤神。怜渠赠别难为语，含笑从知未是真。”“别后真成一见难，怪渠生小话无端。差池燕羽惊初见，溜滴琴心却再弹。已隔天涯犹想像，重来人海定盘桓。明知情尽愁难尽，忍与空花比例看。”“桐阴拂翠月空明，见我时萦惜别情。娇小何曾识文字，缠绵端不羡科名。竟将遗墨收藏好，却惹归人感慨生。十四言中无限事，宵深乘醉手挥成。”

偶与所善某郎忤，既而悔之，填《薄幸词》制绣帕遗之云：“一声长叹谁分遣，柔肠寸断。便断也教人怜惜，忍把负情依唤。奈罡风吹下梳翎，天涯认作将归雁。纵酒满金尊，花飞玉笛，赢得泪珠偷咽。　端怕煞凄凉境，浑不耐些时不见。怪来迟片晌，佯嗔忍笑，寒更数尽重开宴。者般留恋，算鲰生薄幸，樱桃错打黄金弹。从今过犯，折却相思一半。”

忆昨《蝶恋花》六阕云：“天半朱霞惊乍见，旖旎风流，眼角含娇盼。问姓便将侬姓唤，争禁得者般温婉。　小坐余芬都不散。霭霭春云，惯逐东风转。只惜芳名生小擅，宵深忍病陪欢宴。”

“雅俗怜渠都得半，拨尽檀槽，又把丝桐按。弹到仙翁肠欲断，临风肯逐霓裳伴。　艾艾期期听总惯，喜遇知音，一凤当筵唤。莫道登场歌婉转，青衫湿透红颜涴。”

“喜是杏林春日燕，个甚憨痴，解捧云郎砚。袖底芬芳浑不辨，偎肩故故防人看。　一笑登场妆束换，酒后茶余，却又清谈惯。别样聪明流到眼，十三年纪今刚满。”

“记得歌场刚一见，秀入眉峰，更瘦腰轻倩。依为情痴应趁愿，宵深强便持笺唤。　亦有闷怀难自遣，谁分琴徽，中道鹍弦断。无限花飞春不管，重欢已是离亭宴。”

“生怕秋深花事短，漏泄春光，幻作红衿燕。削额发垂刚不掩，朱唇小结樱桃半。　道是蕊珠仙被谴，絮语呢喃，妒煞新莺啭。袅娜妆成偏汝惯，尽呼醋醋将谁怨？”

“玉笛悠扬声不断，顺口歌成，爱个儿清婉。窄袖短衣妆束惯，登楼忽露红妆面。　一体灵狸谁解辨，绮丽丛中，且把胡琴乱。只是从人邀拇战，当筵依旧豪情见。”

下　篇

嘲　花

金溪朱春舫戏赠秋芙联语云：“九串空花，春舫依然漆黑；三拳潦草，秋芙到处装红。”谐语殊堪喷饭。

尝携诸郎游天宁禅院，指佛出句云：“者和尚长伸手，只想要钱。”某郎略解对而不对，为润色之云：“那相公瞎淘神，不会冤斗。”闻者大噱。

十三旦者，秦伶，有盛名，京师妇孺皆知之。同乡某水部子甫数龄，善属对，人举此命对，即应声曰：“六一翁，庐陵有知，得无干笑？”京师旧传一律，中四语云：“得意一声挐纸片，伤心三字点灯笼。资格深时钞渐短，年光逼处兴偏浓。”写事最入妙。

又五言律云：“万古寒渗气，都归黑相公。打围宵寂寂，下馆（戏馆也）昼匆匆。飞眼无专斗，翻身即软篷。陡然条子至，开发又成空。”孽海中尚有如此苦恼！

《都门杂记》有云：“捐班新到快嬉游，戏旦连宵闹不休。博得黄金买歌舞，终归潜夜渡芦沟。”语虽粗率，而予目击此等事，殆非一次矣。

思思复思思，走走重走走，问女何所思，问女何处走。女亦无所思，女亦无处走。　昨夜见纸条，也樵大摆酒，同行六七人，独不与我耦。往岁客京华，同年多且有。　亦作狭斜游，舞袖大垂手。开筵孰主宾，雄辩倾左右。行乐未及央，弃予如敝帚。独自冒雨归，茫茫丧家狗。此青城主调予作也。

予《戏寄孑周》云：“为我殷勤问某郎，年时玉体较前长。楼边有眼飞新斗，灶下何心怨老王。打扛（去）莫宽红结束，上坟应着素衣裳。更饶一出查关好，十四娇娃旗下妆。”

某溺于珠郎，约偕遁，格于郎傅不果，计无所出，遂就缢，时人悲之。挽以四字，云“珠斗高悬”，可谓雅切。

京师照相馆，近有数家，当以寓且园者为最。有一纸，桐仙危坐鼓琴，莱卿佩洋表执雕扇听之。予笑谓人曰：“此当名《雅俗共赏图》。”

中书君语予曰：“霨卿热中有冷，如秋冷中有热。”予笑曰：“此何必言冷热，直谓之炎凉可耳。”

有自谓与某郎交厚者，刺刺不休，或厌之，予私为之解曰：“此君不让古人。”怪诘其故。则应曰：“子不读明人文乎？所谓相公厚我厚我，且虚言状者也。”彼此不禁捧腹。

观小郎与客作象棋戏，郎局将败，予戏曰：“象过河可免。”郎疑不可，因告之曰：“他人不可，若则可。”客讶问故，曰：“佛有云，象马兔三兽渡河，即此注脚也。”相与轩渠不已，而郎面有嗔色。

诸郎闲有诨号，如霞芬之小表嫂，可对筝秋（郑丽芳）之老同年。最奇者，人呼朵仙（杨桂云）为山查糕。诘其故，则笑曰：“所为又红又甜也。”为之绝倒。

小郎问予曰：“状元几年一个？”告以故。则迟疑

曰:“设无其人,奈何?”因言:“方今人才极盛,岁取之不尽。不似若辈花榜状头之每艰其选也。”郎甫首肯,一醉汉大笑,曰:“你莫信他哄小孩子话。”

或于灯红酒绿间,导予以谒当道之利。笑谢曰:“仆诚愚贱,窃谓向达官低首,不如向相公屈膝。”

粉墨丛谈

[清]梦畹生撰　崔玉华整理

《粉墨丛谈》二卷，清梦畹生撰，成书于光绪年间。上卷记清末京、申二地戏剧名伶的粉墨生涯，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下卷及附录辑录梦畹生诸人有关戏剧的唱合以及“菊（剧）部闲评”等。据《香艳丛书》本标点整理。

自　题

漫调锦瑟思华年，且约闲愁赴管弦。红豆子繁新记曲，碧桃花瘦旧传笺。常教白纻临风舞，也胜黄垆倚醉眠。艳锦百端歌几叠，管他人骂柘枝颠。

占断春江花月场，天魔十六尽成行。四檐红桂银蟾锁（谓蟾仙），一曲青桐紫凤翔（谓桐荪）。翠馆秋闲云掩碧（谓翠喜），兰移宵静月流黄（谓兰仙）。唐鸡味俊春莺稚，留与词人话夕阳。

谢尽空花指一弹，欢筵才上已酒阑。秋声谱按银筝冷（桐秋已返都门），寿字香烧石鼎残（桂寿色艺极佳久悲玉殒）。化作鸳鸯仍易散，梦为蝴蝶不成欢。茫茫恨海终无极，忍把情缘付达观。

曾住蓬莱最上层，谪居意气尚飞腾。闲情紫陌春调马，奇想苍冥晓驾鹏。书剑飘零尘梦醒，莺花泛滥鬓丝增。谁怜跋扈词坛客，哭倒歌场泪欲冰。

道是无情越有情，惺惺相与惜惺惺。朱门挟瑟颜终赤，碧榭听歌眼浊青。敢以余桃增罪孽，只因弱絮感飘零。鸾漂凤泊休惆怅，我亦春江断梗萍。

粉香为泽玉为田，小录然脂手自编。如我何能拘礼法，得卿端不羡神仙。刻来楮叶成何用，修到梅花各有缘。春水一池波四壁，与谁共证有情禅。

卷　上

周凤林

凤林，吴人，小字桐荪，三雅部中妙选也。三雅既歇，子弟散若晨星。法曲飘零，几至音沈响绝。凤林遂隶大观京部，既复改隶天仙。年可二十余，圆姿替月，润脸羞花。顾盼生姿，流利馨逸。好事者箸梨园艳史，俪以白芙蕖，品曰娟秀。我友小蓝田忏情侍者见之，曰：“此一朵能行白牡丹也。瑶台月晓，仙露凝香。花国称王，洵无愧色。”遂手绘《海天国色图》赠之。凤林虽工京戏，然其擅场者，究在昆曲。所演《惊梦》、《佳期》、《盗令》、《挑帘》、《独占》等剧，柔情绰态，宛转抑扬。每当月满花满酒满之时，掠鬓薰香，搴帏一笑，花枝招展，写上春屏。见者如游群玉山头，不复作尘世间想。性耽风雅，喜与文士游，谈吐风流，一洗脂粉之习，视阿堵物蔑如也。工写兰石，偶作花卉，亦颇楚楚可观。家有古琴一张，暇或清簟焚香，临风一奏，高山流水，能移我情。近更喜放簪花妙格，濡豪运腕，疏秀绝伦，且能杌写钟鼎古文，悬针折钗，盎然古趣。寸缣片纸，人争宝之。

想九霄

想九霄，姓田，小字虎儿，以秦声驰名沪上。每一发声，脆如炙雨莺簧，一清俗耳。当于柳荫深处，携双柑斗酒，危坐听之，貌清妍无俗韵。纤腰一搦，婀娜可怜。杨柳岸十七八女郎，当亦无此柔媚。予最爱其演《红鸾喜》一折，朱颜粉颈，婉丽无双，而一种低徊羞涩之情，时向眉梢微露，娟娟此豸，诚可儿也。及其衣轻绡，握团扇，月明林下，珊珊其来。则又如玉树一株，摇曳于瑶台仙阙。性好静，工围棋，每偕一二素心人，清簟疏帘，手谈竟日。花梢影过，略无倦容，其亦过去因中修得清净业者欤！

小桂林

姑胥台畔有妙伶焉，陈其姓，桂林其名。年如荔支娘之数，隶名大雅部。以丁亥新春来沪，沪之人慕芳名久矣。至此无论识与不识，咸以一亲玉貌为荣。每一登场貂冠满座，后至者虽欲插足而不能。桂林温然其容，娟然其貌，羞羞涩涩，顾影生怜，宛如十二三女郎，微露腼腆之致。最爱其演《折柳阳关》一曲，柔情密意，宛转迟回。歌至“他鞭丝有分多奇女，你红粉无依一念奴”之句，泪痕融颊，差疑带雨梨花，伤心人诚别有怀抱

也。迩来屡从周桐荪游，举止言谈，渐臻佳妙，不似从前之乍见生人红霞满脸矣。小蓝田忏情侍者深相眷爱，字之曰蟾仙。

金菊花

金菊花，向在都下，挂籍同顺和班。葱茜玲珑，艳闻凤禁，去秋应咏霓主人之聘，航海来申。时年才十四五耳，而花底莺喉，已超凡响。一声初度，几于飞上九天。貌亦庄雅绝伦，静穆丰神，时于氍毹间一露。工唱《遗翠花》、《血手印》、《双断桥》、《明月珠》、《池水驿》诸剧。幽情苦绪，曲曲转神。洎乎歌罢下场，广筵侗客，则又天真灿漫，嬉笑无常。竹马绕床，婴伊可爱。岂玉府侍书仙谪下红尘世界耶？何潇洒出群乃尔也？

胡喜儿

喜儿，鄂人，其父业屠，固赳赳然一武夫也。喜儿则苗曼清扬，轻盈娇小，一洗老犁牛之所为。丙戌仲春偕龚星儿至沪，箸录天仙部。演剧不多，然颇能体会人细。最工《游龙戏凤》，娇羞掩抑，薄怒佯嗔。描绘乡里小女儿，颇觉声情逼肖。貌清丽如初日芙蓉，纤尘不染。而其腰支一搦，弱不胜衣，则又如灵和殿前迎风细柳也。工愁善病，歌唇微动，便觉娇喘如丝。予尝谓友人青莲诗裔曰："此《石头记》中病潇湘也，当与怡红公子静参美人禅。慎勿以我辈三斗俗尘，点污绛珠仙草"。诗裔合十和南曰："谨受教。"

一汪水

一汪水，秦人，数年前曾注籍大观园。时年才十有二龄，童真未漓，憨跳可喜。自大观既歇，曹部一空，怅望秦云，久不得美人消息矣。丙戌之秋，经咏霓园主人招之复来，则月满花芳，已到破瓜年纪。丰容盛鬋，艳若天人，而一点樱唇，尤觉别饶妩媚。品花者以富贵风流四字目之，洵不诬也。工秦声，莺喉一啭，使人意消。每一登场，座无虚位，缠头之锦，高积如山。同部有人人爱者，歌喉可与之埒。而舜英已谢，无复楚楚丰神，声价之高，远不及水。嗟乎！以貌取人，士林且若此，况梨园乎？

粉菊花

秦伶粉菊花，小字奎儿，以丙戌仲冬至沪。行装甫卸，丹桂园主即以厚币聘之。年甫十五六，身材瘦削，宛如昭阳殿里第一人。工为绣户传娇语，闲情逸致，潇落出群。不染时下妖淫之态。及演《演火棍》、《泗州城》诸剧，秃襟窄袖，飞舞双刀，则又矫健轻灵，迅如鹰隼，诚菊部中未易材也。犹忆昔年花旦之文武兼长者，以十三旦为开山初祖，芳名之噪，几遍瀛寰。近时余玉琴亦颇得其一体，惜乎珠喉稍涩，未能惊落梁尘。自有粉菊花而舞态歌声，并皆佳妙。寻常子弟，直欲退避不遑。我友意琴室主遍历歌场，少所许可，独于粉郎称赏不置。惜无柴桑三径，不能位置幽芳耳。

胎里红

自金菊花去后，雏伶之能作秦声者，几于风流歇绝。近始得胎里红其人，红与一汪水同来，即同隶咏霓乐部。韶颜稚齿，靡曼动人。其一种秀逸丰神，如观秋后水蒹花，别饶幽致。为之诵"堂上簸钱堂下走，恁时相见已关情"之句，觉小儿女情态，非周昉辈所得描摹，且真合雪儿之神，红儿之貌，犟儿之情，而萃于一身者乎？不重生男重生女，香山老人，岂解事哉？

日日红

日日红，籍隶同胜和班。初在义锦园演剧，义锦既歇，改籍留春。身材婀娜，浅笑嫣然。工唱青衫，发响探喉，高出云表。一声裂帛，四座皆暗，诚有如白香山诗云："曲罢常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者。与老生满京红足称劲敌，其合串《倒厅门》、《算粮》、《登殿》、《三娘教子》等戏。回肠荡气，伊郁酸辛，如聆河满一声，令人双泪如珠下。声音之感，竟如是乎。小蓝田忏情侍者尝语予曰，红姓朱，本保定良家子，少年流落，误入梨园。宜其哀楚苍凉，情不自已也。

万盏灯

燕市歌郎李小园，别字瘦仙，俗以万盏灯呼之。光绪初元挂名大观乐部，其时定子芳龄恰合阑干之数。雏发初燥，圆涡渐生。见人则撚带含羞，两颊隐隐现红霞色。阅二年，春江游倦，返棹宣南，京洛软红，芳名鼎盛。至有名公巨卿执厚贽踵门，愿求一见颜色者。至前年沪上鸿泥，重来印证，初在咏霓曲部，继又改而之留春。虽番风廿四，已将开到楝花，而柳亸花娇，红矜翠谑，轻盈柔婉，犹足压倒群芳。暨阳慎独生素以拘谨著名，友或诱入欢场，辄效温太真绝裾而去。一日在筵上遇瘦仙，予戏援明道先生席上心中语嘲之，生乘无人附耳低语曰："予心荡。"

吴兰仙

兰仙为南皮太守后人，自字号纫秋馆主。工画墨兰，风枝雨叶，婀娜横斜，大有马湘兰遗意。间作小诗，亦颇楚楚有致。平日湘帘棐几，煮茗焚香，手一编孜孜不倦。时或春秋佳日，款步芳郊。细数落花，缓寻芳草，见之者疑是乌衣子弟，不知其为菊部雏伶。及夫簪花传粉，装束登场，则又艳丽轻盈，苗娥靡曼。仿佛汉皋日暮，解佩仙人。岂西山白桃花，独得秀灵之气与？瘦鹤词人与之昵，瑶情玉意，密若漆胶。尝辑《春江灯市录》一书，甄综群芳，遗未载人。予戏赋七绝调之云："遍从沧海网珊瑚，紫姹红嫣细细摹。独有幽兰在空谷，秋风蕉萃泣遗珠"。兰仙见之，呜咽者累日。

小桂凤

桂凤，山左人。姓田字桐秋，年二十许。明眸秀靥，爱好天然，《红楼梦》中薛宝琴也。癸未仲秋始来沪

上，挂名天仙部。每当装束出帘，喝采声无异天惊石破。桂凤则无矜持态，无羞涩容。温柔旖旎之中，仍寓娴雅从容之度。吴兴艺兰生见陆小芬演《折柳》一剧，谓其粉腻脂柔，足令李郎情死。倘令桐秋演此，更不知颠倒若何也。洎浓妆既卸，徐步下台，曳白绡衫，握班姬团扇，柳阴徙倚，飘飘欲仙。雨后白芙蕖，恐亦无此鲜媚。安得置之控鹤监中，使池上六郎相顾失色哉！

蔡桂喜

光绪七年夏桂喜自黄鹤楼头来沪，一时巨宦豪商，欲睹郑樱桃风韵者，座上多至数千人。晶箔初开，微呈半面，翘首立足跂望者，不可以数计。尤物移人，竟如是哉！善演《虹霓关》、《少华山》，有意无意，忽庄忽谐，端严静穆之中，微露风情月意。岂鄂渚弄珠仙子游戏人间欤！湘中乐红词客深相爱慕，谓足与桂凤并驾齐驱。《湘灵集》中《双桂行》，盖为此而作也。

红菊花

红菊，花都中名旦也。去冬咏霓茶园主人聘之来沪，年可二十一二。袅袅婷婷，丰神绝世。浓妆艳里，独出冠时。同时有两菊花，同隶一箱。金以歌曲见长。红虽引商刻羽，稍逊一筹，而盛鬋丰容，红愁绿怨，尤足令人心动神怡。善秦声，所演《遗翠花》、《海潮珠》、《双锁山》、《卖胭脂》等剧。时而目成眉语，时而钏舞钗飞，要皆尽态极妍，各致其胜。与人交和易可亲，未尝有疾言忤色。酒量称小户，三蕉之后，双颊红飞。雨后夭桃，别饶丰韵。登场匝月，缋缠头至千金。其师爱之，无异明珠上掌云。

小桂寿

桂寿，淮甸人。肌理丰腴，身材窈窕。不必斤斤修饰，而临风一笑，足令色授魂销。善扫荡妇，啼妆龋齿，淫荡天然。其演《红鸾喜》、《双钉记》、《关王庙》、《卖饽饽》、《小上坟》，尤为妙绝一世。每演必与丑脚小金生俱，鸳鸯娇小，比翼情深。杏子阴假凤虚皇，恐亦无此缱绻。戊寅冬祀灶日桂寿遇祟暴亡，金生哭之恸，立誓不复登场。未几抑郁以死。噫！天下之负心人多矣。夕暮比肩，晨窗反目，得新忘故，闻者寒心。金生一优伶耳，与桂寿既无琴瑟之名，安有衾裯之好？而能鹣鹣鲽鲽，生死不渝。千古痴情，岂独一藕官已哉！地下有知，应无遗憾！

十三旦

癸酉甲戌间十三旦以艳名噪燕台，旦秦人，能作秦声。貌亦姣好，蛾眉曼渌，宛若天人。品花者以碧桃拟之。初都门不尚山陕杂剧。至有嘲之为"弋阳梆子出山西，粉墨登场类木难"者。至是而靡然从风，争相倾倒。冠裳裙屐，座上常盈。既复航海来申，在丹桂茶园箸籍。甫一登场，掷缠头如密雪。其演新安驿也，红虬怒砾，绿鬓低盘。儿女英雄，真令人又惊又爱。不数月累累者已盈钜万，乃重返都门。近则一片飞花，又不知流向天涯何处矣！嗟乎！其可复见乎？

婴宁旦

婴宁旦，金桂部雏伶也。芳龄篱小，密意犀含。微步珊珊，离尘独立。太痴生古意诗，"生成锁子骨，越细越玲珑"二语，正为此君写照也。工颦，好事者以病西施呼之。予谓捧心献媚，未免作意经营。若婴之翠黛低含，天然丰韵，其为潇湘馆之林颦卿乎？金桂歇后，子弟散若晨星，婴则移寓姑胥，芳名益著。特不知酒绿灯红之畔，浅斟低唱之时，犹忆及沪上鸿泥，流连不置否？

王喜寿

喜寿，燕人，小字雅琴。以丙子岁来沪，在金桂轩演剧，年如筝柱之数。雏发覆额，秀韵天然。而庄雅不佻，颇不类梨园中人物。善唱青衫，所演《祭宝塔》、《三娘教子》，尤为独出冠时。工八法，耽吟咏，尝学诗于浙东某名士。一经指示，妙绪环生。记其《春思》二语云："燕子不归春寂寂，杏花何处是江南"。清俊之思，殊可爱也。未几随其师返都门。阅几年，有他伶冒其名来沪，虽耳食者仍誉不绝口，然邹忌竟远逊徐公矣。何舞衫歌扇中，亦有河豚赝本耶？嘻！

万筱香

筱香，姑胥人，为名优葛子香之妙裔，子香于咸同间负盛名。舞态歌声，一时无两。忆十年前，予曾遇诸惠南客次，风尘阅历，垂垂老矣。白头宫女，闲话开元。一曲未终，泪痕界面。盖其早经离乱，晚值迍邅，故触景伤情，不自觉其动多哀感也。筱香渊源家学，誉擅出蓝，总角年华，即已声驰菊部。今岁始随大雅班来沪，在三雅园登场。锦瑟身材，绿珠年纪，亭亭玉立，淡艳动人。与之言，流利如走盘珠，无一毫矫揉造作。其殆如天女散花不著色相者欤！尝与蟾仙合演《胖姑》一折，抑扬顿挫，妙造自然。双璧联珠，有目共赏，迥非挟瑟唱杨叛儿者所能企及。醴泉有源，芝草有根，我盖观于筱香而益信。

金镶玉

金镶玉，产自秦中，来游沪上，咏霓茶园主素耳其名，至即罗而致之。令其登场献技，清歌未毕，喝采声喧。貌虽不逮中人，而束素腰纤，裁云鬓薄。善作内家装束，幽娴和婉，宛然林下风期。歌喉浏亮出群，直欲穿云裂石。而缠绵往复，纯任自然，真如瑶天笙鹤，不染纤尘。性喜修饰，吐属亦风雅宜人。兰臭袭裾，淡而弥馥。闻其师刘姓，昔年颇著成名，玉其高足也。春风桃李，宜乎誉满燕台哉！

佛动心

明镜无台，菩提无树。灵犀一点，湛然寂然。此佛

之宗旨也。至被摩登伽女摄入婬席，婬躬抚摩，则虽戒体依然，未免近于外道矣。咏霓诸郎中有名佛动心者。光盈宝月，艳夺明霞，圆转如珠，清莹若水。时挽两髻作天魔舞，回旋顿挫，流利轻盈。无异公孙大娘之舞剑器。或作小家女子装，长袖轻裾，婀娜尽致。宜嗔宜喜，令人生怜。岂维摩居士，以色身示人。为大千八千世界众生说法耶！噫！我闻如是。请静参四壁秋小，于意云何？合唤醒一场春梦，灵台不昧，试鉴于兹。

王翠喜

翠喜，亦北地燕支也。曾演剧大观园，月下梨花，冷淡中别饶妍媚。歌声可与金菊花埒，而其芳姿玉润，妙绪丝抽，则又足驾而上之。最工《十八扯》一折。红绳约辫，嬉戏无常。恍惚十三四女郎斗草簸钱光景，余尝赋《翠儿曲》旌之。其时锦样韶光，犹未过阑干之数也。曾几何时，予复橐笔来游，翠喜方改籍咏霓乐部，虽舞衫歌扇，不异当年。而玉貌珠喉，已非畴日，盖一别已五六年矣。未几翩然而去，不知所之。噫嘻，今世之自命风流者，亦惟如登徒子之好色耳。一旦樱桃花落，蕉萃堪怜，谁复向台上悬金。市归骏骨，则何若神龙见首不见尾，见机而作之佳哉，呜呼！翠真贤已！

小金翠

金翠，姓张小字珠子，直隶保定人。本良家子，以水灾流徙，堕入梨园。年如瀛洲学士之数。貌仅中人，而嘹亮珠喉，直欲使天际孤云，顿为之遏。尝见其演《十八扯》、《合凤裙》、《新安驿》诸剧，乔作须麋，款步碧氍毹上，新莺乍转，宛若笙簧。真有端如贯珠清同叩玉之妙。初不甚知名于时，乙酉暮春吴门太痴生来游沪渎，花间薜菪，逾格垂青，投赠之诗，多如束笋，而芳名遂大噪梨园矣。一经品题，声价十倍，金翠何修，竟得才人刮目哉。

水上飘

水上飘，金桂部中名旦也。初至申江，年才三五。神清如雪，貌艳于花，而一笑嫣然。樱唇微启，尤足迷下蔡而惑阳城。近在留春园售技，秋娘半老，风致全非。而按部随班，犹不失方家举止。缠头一曲，妙响人云。后起名花，断难望其项背。然歌场寥落，赏识者希，终不能与惨绿少年争胜于棘花帘角矣。日月不淹，美人迟暮。镜中白发，能无概欤！

余玉琴

甲申六月玉琴初至申江，太痴生即走书绳其美。予以七九甫卸，未暇纵观。星会之夕，始邂逅于丹桂戏园。沈花绕鬓，酒晕生涡，语妙于花，身轻似叶。正如燕赵佳人，潇洒中别饶俊爽。善演《画春园》、《白水滩》、《泗州城》、《双锁山》，尤工跑马卖艺。莺捎燕舞，锦簇花团，灯下观之，几令人神摇目眩。及扮《海潮珠》中之崔杼妻，《铁弓缘》中之梁夫人。则又横波流媚，冶态欺花。史湘云醉卧菊药阴，未必有兹妍媚，真优孟中全材也。太痴爱之深，每入梨园，必呼令造坐。玉琴亦倾心相与，无异飞鸟依人。其殆三生石上具有夙缘者欤！

王畹云

畹云，吴人，总角时，随其父桂芳至沪，挂籍天仙园。桂芳以唱青衫得名。裂石穿云，不足喻歌声之妙。畹云髫年明慧，一经指授，即能青出于蓝。顾素姓好高，不屑与梨园中人伍。虽或登场献技，时以飘茵堕溷为虞，每当知己谈心，往往泪如玉箸，盖亦彼中之有志节者也。甲申春航海入都，都人士久耳芳名，无不一见倾倒。丹山雏凤，誉满金台。黟山瑷磋轩主著《瑶台小咏》，品为第一。状头花盈盈高折，益觉车马盈门。未几患痨疮，满面瘢痕，见者争先趋避，畹云亦咨嗟太息。伊郁寡欢，瑷磋曰：此正天之所以玉成畹云也。今而后当不致抱白圭之憾矣。遂赋《王生行》慰之，去秋有王畹如者，隶籍老丹桂。年可二十余，丰貌远不及畹云，而逐臭者咸趋之若鹜云。

小金虎

金虎，姑胥人。珊珊仙骨，弱不胜衣。而袅袅婷婷，齐齐整整。灯下见之，颇疑姑射仙人，离尘世而悠然独立。及其曼声徐度，嚼征含宫，则又清越轻圆，恍聆广寒宫《霓裳》仙曲、惟朱唇轻启，微露瓠犀，不免美中不足耳。所唱《跳著》、《佳期》、《拷红》、《惊梦》等剧，至数十折。歌声舞态，娓娓动人。而一种苦绪幽情，尤觉描摹尽致。卫洗马所谓“卿言愁我始欲愁”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月月红

鄂伶月月红者，吴其姓，丽卿其名。初隶咏霓乐部，乙酉冬重来沪上。适六马路新开鸿桂茶园，遂改籍焉。年已二十六七，虽风尘转徙，马齿渐增，而江上兴奴，犹未致琵琶冷落。其演《贵妃醉酒》也，柔情憨态，婀娜无俦，颊晕娇红，眉凝惨绿。固应令李三郎魂销欲死，不复念宗祐安危矣。某巨公爱之甚，花晨月夕，座无红不欢。红亦肘后依依，缱绻备至，殆亦所谓真个魂消，愿作鸳鸯常比翼；便因情死，化为蝴蝶也甘心者欤？尝其扮《打樱桃》之平儿、《梅龙镇》之凤姊儿、《饽饽店》之大嫂子，亦佳。盖以妖冶胜也。

盖山西

盖山西，亦六七年前名旦也。丰容盛鬋，靡曼无双。远而望之，如初日芙蓉，摇曳于红桥渌水。歌喉激楚，响落梁尘，黄竹白云，无此音节。尝见其偕想九霄。演《双小上坟》，婉转抑扬，低徊俯仰。穿花双蛱蝶，无此轻盈。或有病其囿于秦声，不足登大雅之堂者。不知北曲南词，各随风尚。苟得惊才绝艳，压倒群芳，安见搏髀弹筝，不胜于调丝擫竹乎？世多井底蛙，毋宁占

括囊之无咎。

遮月仙

偶见太痴生，必向予绳遮月仙之美。然梦想芳容，无由一见也。一日观剧于义锦茶园，见一伶窄袖短衣，掣双刀如白雪。年可十五六，面如满月，妍媚中别有英爽之气。归以语太痴，太痴曰："嘻！是殆遮月仙也，何为而至于斯乎？"明日适有案目来，问之良信。按，月仙燕人，精技击，善为角觝戏。所演《二龙山》、《四杰村》、《演火棍》等剧，均能独步一时。时或柔罗文谷，觯袖低环，唱《青纱帐》、《玉柄扇》诸小曲。亦觉婉丽可爱，殆所谓明明如月飘飘欲仙者乎！太痴爱之，谓为艳冠梨园。是说也，亦有尠之者。按，月仙近已改籍留春园。

邱阿四

阿增之弱弟行四者，初为某巨公小史。乙酉冬始来天仙园演剧。年未二十，丰肌丽质，韶秀可人，阿增素以昆曲擅场。同治初随大雅班来沪，艳名鼎鼎，藉甚一时，近已如浔阳商妇矣。四得其薰陶，颇能嗣响。尝见偕丑脚姜善珍演《借茶》一折，佯羞薄怒，媚眼流波，莲步轻移，檀云低亸，淫荡之态，微露于静穆之中。及为《落金扇》中之鸦鬟，则又流荡憨跳，慧媚温柔，雏发未干，风情浅逗，娟娟此豸，诚可儿也。藜床旧主谓其善琵琶，转轴拨弦，时有雨洒芭蕉之韵。会当于风清月朗时，煮茗焚香，倩彼姝一试之。

小十三旦

小十三旦，初与小生人参娃同隶大观园。仙骨玲珑，瘦如飞燕，瓠犀一露，百媚俱生。而仪静体娴，不屑效时下妖冶之态。善秦腔，爱作变徵声，其演《双断桥》也，苦绪幽情，曲为传出。沈沈娇喘，细若蚕丝，恐宋广平铁石心肠，亦应为之百折。时年方十五六龄，予亦惨绿华年，甫逾弱冠。洎大观既闭，云散风流，迨甲申岁重至申江，在咏霓园售技，而予已霜侵鬓脚，旦亦蛾眉渐改，无复旧日丰姿矣。年光如女树，可胜慨哉！

小金喜

义锦诸郎，俱以金为小字，金喜其翘楚也。年可十二三，面团团如满月。癸未甲申间屡见于咏霓席上，丹山雏凤，早已一鸣惊人。嗣随其师至苏台，不见者阅二载。去冬重来沪渎，访艳者争以一见为荣，顾金喜性恬静，不乐与纨绔少年交。尝自谓我辈既入梨园，登场献技，分也。若欲翠被薰香，余桃分液，伺人意旨，狐媚乞怜，虽死断不出此。嘻！今之世，一趋炎时势之场也。大丈夫功名赫濯，显奕扇巍，迹其发轫之初，孰不从依附脂韦而得。不料十余龄小妮子，竟能有此丰裁。醴泉无源，不洵然欤？工演《十八扯》、《合凤裙》二折，不屑描头画角，自能游戏传神，太痴生嬖之屡偕我辈赋诗提倡。

八琴旦

八琴旦，善唱秦腔，年可十六七。初至沪上时，见其演《珍珠衫》一折，不甚奇之。一日偶在丹桂园，见有一少年韶颜稚齿，趿蹀履，曳蝉衫，小立下场门外，清幽静穆，无殊月下芙蕖。异而询之，则琴也。继观其演《梅龙镇》，鸳鸯娇小，乍解风情。羞涩轻盈，令人心醉。花旦中具此风格，真不易材也。岭南三十六江外史历遍歌场，颇垂青睐。尝谓倘与余玉琴合演《双断桥》，可谓珠联璧合，其倾倒亦云至矣。无几何时即舍之他往，或曰滞留鄂渚，或曰返棹燕台，尚未悉其究竟也。

十四旦

十四旦精拳棒，善超跃，虽裙下双勾瘦如春笋，而轻盈娇捷，无异鹰隼之击秋旻。歌喉亦嘹亮不群。时或改而为小生，扮《卖胭脂》之郭华、《翠屏山》之石秀。轻衫窄袖，款步上场。微动香唇，白云顿遏，盖不以色选而以艺传者也。性豪迈，一言不合，辄肆睚眦。而扶人之危，济人之急，虽罄缠头，亦所弗惜。世称马湘兰为红妆季布，今得十四旦其人，意者慷慨任侠之风，仍不让蛾眉独步乎？然而我辈更恧然矣！

小桂香

桂香，吴人。向隶大雅班，苗条婉娈，秀色可餐。善扮《牡丹亭》之春香、《西厢记》之红娘，憨跳酣嬉，神情逼肖，每演必与邱阿增俱。阿增半老徐娘，不失大方举止。桂香则华年月满，玉貌花嫣。流走如珠，分外动人怜爱。一日天仙演《难中福》一折，老生扮胡润芝中丞。黄挂红顶，望之俨然，帐下貔貅，戈矛如戟。桂香团扇轻衫，垂手侍立，翩翩态度，不减内史风流，巾帼须眉，并皆佳妙。迷离扑索，谁其猝能辨之？

小金玉

金玉与金翠金喜同隶一籍。刻骨香桃，瘦无一把，而探喉发响，颇足裂石穿云。盖京优只以妖冶动人为胜。若子弟之来自三秦者，则选色征声，无不并致其极。意者蓝田紫阁间，别有风流泽薮耶。年才十二三，豆蔻梢头，春风未破，其演《游园赠珠》、《遗翠花》等剧，内家装束，举止幽娴。每一发声，宛如瑶岛鹤音，一洗人间凡响。我友太痴生听歌菊部，多所雌黄，独心折义锦三小，谓足压倒群英。惜登场未及一年，遽尔遄归吴苑，毋金玉尔音，而有遐心。彼姝者子，当歌"白驹之什"以须之。

陈彩林

彩林幼为某内侍家伶，内侍为言者所弹，几遭不测。梨园妙选，散若晨星，彩林转徙至沪，挂名天仙茶园。善舞双刀，脱手弹丸，熟能生巧，而其清眸一转，流盼多情，尤足令三河少年为之颠倒。间或按象板，炙鹅笙，妙响初传，梁尘直簌簌下，亦彼中之美材也。近虽

年矢催人，芳姿渐改，而身材轻捷，犹能冠绝时流。泉唐仓山旧主，尝题赠二绝句，刻入《海上吟》中。

满天星

满天星，秦人。七八年前，曾邂逅于某巨公席上，雏发覆额，婴伊可怜，见之者咸以韩家雏凤目之。未及一年，即已引去。甲申春复至申江，时则丰肌瘦尽，非旧日丰姿。每当酒罢歌阑，往往掩抑悲凄，自伤老大。盖自遄归日下，作客京江，马足船唇，星霜饱阅。虽余发未经种种，而香蔫玉损，已如金缕秋娘矣。漱绿君赏之，品为秋海棠，谓当于绿天深处，相与参断肠禅。

吴宝玉

宝玉，姑苏人，原名宝琴。柔情艳骨，潇洒风流。喜作时世妆，眉月弯环，鬓云委髻。见之者疑为洛水仙姝，凌波微步。性灵慧，嗜文墨。稗官野史，杂置案头。甫卸浓妆，即耽静坐。与三河少年斗鸡走狗，日驰逐于大堤狭巷者，迥乎不同。惟不善趋承，与人落落难合。人亦以此少之，呜呼慎已！

卷　下

怀周凤林　一粟庵主

唱遍杨枝与竹枝，倡条冶叶不胜思。无端忆著年时事，辍茗江楼月上时。

赠周凤林　历阳海上钓客

名擅苏台正妙年，还来海上逗鹍弦。微云淡抹天风下，一树梨花湿晓烟。

赠桐荪四首之二　梦畹生

六曲屏间乍目成，眉能传语眼传情。只余一事堪惆怅，不见莲花步步生。

活色生香众口夸，绝幽闲处绝风华。分明一握圆灵镜，现出诸天称意花。

赠周桐荪词客　惜红生

天风吹下步虚声，为惹情缘谪玉京。记否珠宫当日宴，吟肩醉倚董双成。

妙绝生花笔一枝，篆摹秦汉晓临池（桐荪善摹古篆）。闲来觅醉黄垆畔，爱听骚人细品诗。

怀桐荪　梦畹生

同是情天小谪身，东劳西燕亦何因。明明旧约愁牵苣，渺渺微波怨采苹。黄叶离亭秋似锦，碧芜小院月如银。相思海洋深无样，一寸眉峰尽日颦。

除却愁中只梦中，相逢巾巾别匆匆。新题霞帔贻欢子，细掐檀槽唱恼公。争不魂消堤柳绿，只应泪溅海棠红。凭君莫恨蓬山远，隔著屏山便不通。

闲宵翠阁记流连，锦瑟华灯两少年。秋梦淡寻蝴蝶影，殢愁浓春鹧鸪天。金迷纸醉欢无极，竹脆丝清月正圆。今日云萍重会合，不堪潘令已华颠。

行遍雕廊又画阑，路迢迢更夜漫漫。樱桃写影风怀薄，芍药题笺泪点残。修到上清遭劫易，叠成方胜寄情难。明知小别寻常事，只奈离愁满绣鞍。

甲申岁杪过沪宴于桐荪词友之修篁别墅率成二律　味馨室主人

天涯饯岁又今宵，伴我尊前慰寂寥。春色一枝梅早吐，离愁万斛酒难消。雪鸿重印游踪在，风鹤频惊客鬓凋。此夕相逢拚醉饮，乡云遥望路迢迢。

楼台箫管任喧阗，却爱清闲共此筵。我愧交游多落落，汝能晤对独翩翩。醉颜分照瓶花艳，别绪先教岸柳牵。愿盼狼氛清海峤，客中欢会自年年。

天仙园访桐荪词客　庐山旧隐

闲携玉笛访长俦，同拂金鞭作绮游。羡煞风流黄叔度，清才浓福几生修（戏梦畹）。

歌衫舞扇最翩翩，花月春江正少年。问字偶来花下立，片时侥幸倚香肩。

训一粟庵主人　桐荪词客

记同绮陌作芳游，弹指光阴似水流。莫问开元旧年曲，江南风景已残秋。

训意琴室主　桐荪词客

花间握手太匆匆，辱赠新词字字工。不敢当筵轻按拍，要裁纱向壁间笼。

歌园雏伶中有名想九霄者，每一登场，万人倾靡。予仅与一面喜其略通奕理，诗以旌之。二爱仙人

梨园今有魏长生，珠媚花娇万目惊。鲁酒难期同日醉，胡弦急送遏云声。九天缥缈真人想，一往潆洄子野情。看近画楼闲对奕，搔头散髻最轻盈。

赠想九霄　历阳海上钓客

柳想腰支花想容，九华灯下唱吴侬。高唐神女知何处，云雨迷离十二峰。

赠想九霄集唐人句　吉祥文字庐主

雪作精神玉作姿，天教分付与男儿。管弦楼上春如许，南国东邻各一时。

垂肩亸袖太憨生，湘瑟秦箫自有情。斜倚画栏看舞态，楚腰纤细掌中轻。

娉婷仟子曳霓裳，一曲新声绕翠梁。仔细寻思底模样，脸红眉黛入时妆。

明媚鲜妍总绝伦，采兰山上绮罗身。阳春唱后应无曲，端胜青娥镜里人。

赠想九霄　掇芳室主

丁歌甲舞艳吴天，一曲霓裳压众仙。香国漫夸春富贵，芳姿合比月婵娟。早娴绛树双声曲，刚堕红尘二十年。学画蛾眉临玉镜，江南莲叶正田田。

香风飐袖乍登场，徐整梅花七宝妆。飘拂舞衣惊蛱蝶，留连绣被妒鸳鸯。瓌姿讵入参军队，芳姓差同协律郎。扑朔迷离犹忆否，红儿相约在兰房。

赠想九霄用寿墨阁主人韵　经香阁主

丰姿原拟海棠香，花外新歌听绕梁。不信男儿容绝世，生前毕竟是红妆。

略转星眸百媚生，最含羞处最多情。笑侬三载听歌惯，小字何曾一问卿。

赠想九霄集句　石竹馆主

心有灵犀一点通，此生何处不相逢。管弦楼上春如许，云想衣裳花想容。

只是相思秋复春，回文机上暗生尘。画图省识春风面，任是无情也动人。

赠小桂林　梦畹生

严妆初罢绣帘开，仿佛天仙谪降来。笑我持裙无气力，痴心要筑避风台。

赠桂林　小蓝田侍者

春风桃李喜新栽，雏凤声清独占魁。略记霓裳三叠罢，广寒仙子下瑶台。

赠桂林词友　惜红生

曾住蓬莱最上头，前身金粟证清修。如何也向红尘谪，仙乐霓裳尚忆不。

惨绿愁红绝世姿，倩谁谱入玉台词。一枝秀茁桐阶畔，寄语春风好护持(桂林出桐荪门下)。

和忏情侍者赠雏伶小桂林原韵　日本浮槎海客

桂枝新向月中栽，管领群芳独占魁。一种天香须护惜，是谁为筑避风台。

病愈重晤金菊花，悲喜交集倚此赠之　西河石桥生

梦阻文鸳，香残瘦蝶，半生幽恨谁知？记乍逢时节，意最依依。登场爱煞翩翩度，怎遭磨好事全非。相如渴甚，藏陵秋雨，隔断花枝。相思谁信重相见，啼痕乍破，喜极翻悲。只一声河满，珠泪齐挥。花丛身世频相慕，问柔条可受霜欺。怜香念切，怕伊声价，转误芳姿。

菩萨蛮　咏霓部歌儿金菊花娇喉进玉；憨态嗔花。余剧爱之拈此为赠暇当再作金菊花歌贻之　太痴生

淡妆浓抹都相称，芙蓉照水凌清镜，恰似养闺中，见人羞脸红。袜尘侵赵瑟，泪雨啼妆湿。拚怨促哀弦，春歌零晓烟。

喜儿词调倚浣溪纱　梦畹生

蠡曲屏开凤胫明，红氍扶上态盈盈，乍闻花底一声莺。眼角暗飞波一瞥，眉棱横锁恨千层，绝无情处也撩情。

可是江皋解佩仙，闲来花下弄秋千，问年刚好月初圆。未惯浓妆微腼腼，偶因薄病自淹煎，不成欢笑只堪怜。

袅袅婷婷下玉墀，上头斜插碧霞笄，偶拢蝉翼露柔荑。煮茗因缘嗔阿母，偷桃意绪骂书奚，闲中点缀小唐鸡。

惨绿丰裁妙绝伦，散花偶现女郎身，搴帘一笑亦前因。翠缕戏填新水令，青琴间谱望湘人，画楼昨夜感星辰。

银烛当筵乍目成，怕人嘲谑故含情，暗中低唤一声卿。为哭落花添懊恼，偶吟飞絮感飘零，相逢只合惜惺惺。

萧瑟兰成鬓已斑，空将词赋动江关，得卿乍可破愁颜。不分薰香留翠被，只应人梦认金环，早年绮思已全删。

义锦部青衫，日日红年才二八，哀艳动人，玉洲云本姓朱，以良家子误入梨园，故一曲登场，不自觉商声激楚也　梦畹生

曾从林下想风期，浅笑轻颦意总宜。终幐大家标格在，十香羞唱冶春词。

缠头低按小凉州，烛冷银屏月过楼。莫漫当筵伤往事，种瓜人亦旧封侯。

买陂塘　题纫秋馆主人吴兰仙小影　仓山旧主

乍相逢，惊人眉宇，座中谁弗延颈。当他空谷幽香佩，恰与彩鸾同姓。吾何幸，幸接席清谈，吹气曾亲领。闲情悉屏，却最喜偷闲。裁笺染翰，绘写象芳影。披图认，羡杀裳荷带荇。更傍腮桃靥杏，阑干凭处人如玉，仿佛神仙清境。浑不省。认取是馆署纫秋，偏作嬉春景。冰绡雪净，准备著骚人甜吟密咏。竞把妙才逞。

题纫秋馆主玉照　麋绿楼词客

丁东莲漏午晴天，树影亭亭翠盖圆。妒杀狸奴饶艳福，假红生受玉人怜。

花外阑干亚字横，画中爱宠我怜卿。红茵馆主疏慵甚，特破工夫与写成。

万人如海品歌喉，回首瑶京忆旧游。犹记春台题柱句，大千春色在眉头。

兰仙别三年矣，近得师郑书，言其时向人诵予艳体诗，叹为才人之笔，风尘知己，诚足感焉。为赋二诗，以答芳意，兼遥呈师郑岭南　梦畹生

漫将风月寄牢骚，赌酒评花未敢豪。不信廿年尘海里，怜才偏得郑樱桃。

儿女多情信有之，感卿抬举为卿痴。私心要艺心香奉，怕有烟痕损玉姿。

柳梢青　赠吴兰仙　梦畹生

蛎壳窗明，梦痕留蝶。睡味憎莺，搁下琴心。围将带眼，一味凄清。红心枉自盈盈，更谁惜烟飘露零。空谷苔深，荒江月冷，等是伤情。

和梦畹生赠兰仙均　严紫缦

风月平章托畔骚，长公一世独称豪。天涯芳巾消魂久，犹有新诗付茜桃。

一点灵犀两会之，世香颂艳总情痴。缕丝勾起怜才绪，转怕啼痕上粉姿。

赠吴兰仙　历阳海上钓客

旖旎丰神绰约姿，个中谁复辨雄雌。泥人更作含颦笑，娇过桃花著雨时。

题吴兰仙照　云林后人

冰雪聪明水月神，散花偶现女郎身。凭他添个婵娟侍，未必金钗赛璧人。

书生老眼未模糊，细展丹青看子都。回首少年歌舞地，替花曾写冶春图(谓洪郎事)。

维伶吴兰仙介瘦鹤词人以小兰花韵，午晴，初小影乞题，率成二绝，词人与兰仙交极密，第二首盖戏之也　梦畹生

一角红阑午荫清，柳眠花骍足怡情。国香也要春阴护，何事东风又放晴。

戏捧乌雪映雪肤，盈盈浅笑下铜铺。似闻一笑花间问，青翰舟中事有无。

客言予贻兰仙诗录登日报后，一时菊部群英传诵殆遍，狂喜欲绝，振笔成此　梦畹生

素衣化尽有谁知，檀口遍传七字诗。梨雪薄添词客鬓，兰烟清护美人姿。难消艳福樱桃小，生受狂欢蛱蝶痴。乳燕满帘莺满地，齐将白玉琢相思。

酬味沤　梦畹生

莫效杨朱泣路歧，且凭歌管遣愁思。鹍鹏力弱飞无术，莺燕情深醉不辞。岂有奇香薰翠被，偏劳妙格写乌丝。得君同调欢无极，愿倩名花晋一卮。

赠小桂凤　梦畹生

绮游如梦复如云，小阁呼灯夜乍分。桂府群仙乘月访，凤城旧曲隔花闻。秋边振笛调琼尺，醉后题诗写练裙。我亦苏州狂刺史，愁肠恼乱半因君。

翠儿曲　梦畹生

银箭丁丁月如昼，枣花帘卷花呈秀。不信西山开白桃，竟令南国吟红豆。儿家家住古燕城，翡翠兰茗品望清。花市偶然留艳影，梨园久已占歌名。因愁北地燕支贱，南游携得桃枝扇。现出惊鸿绝世姿，等闲便许花前见。镜中双照玉天仙，云髻梳成分外妍。八字扫烟眉妒柳，双趺贴地步生莲。花枝招展氍毹布，千娇百媚频回顾。惨绿丰裁怨绮春，雏红意绪迷芳雾。飞上九天歌一声，白云凝遏梁尘惊。忽地须眉忽巾帼，无端游戏亦关情(工演十八扯)。听歌屡过风流地，鞠部如云鲜当意。仙桂空怜月府扃(谓小桂凤)，杜兰早已风尘弃(谓吴兰仙)。当筵一顾便心输，雏发初乾艳已殊。只恨蓬山花外隔，灵犀一点但萦纡。看花翻惜花开早，骤雨狂风催易老。欲将密意诉花知，多情转恐被花恼。登场重唱定风波，袍笏将阑唤奈何。千种相思千种恨，诗成空付雪儿歌。

九月三十日冒雨扶病访小金翠花，曾识面香仍好，不禁喜跃欲狂，赋诗赠之　太痴生

怜余听雨文园病，知尔团云曲部开。倦眼孤舟新阅历，低鬟侧帽旧丰裁。何期白璧经年返，那惜黄金买笑来。遮莫舞台窥座客，书生情状最痴呆。

再赠小小金翠　太痴生

玲珑骨节妙年华，碧玉而今定破瓜。似此腰支原是柳，果然颜色胜如花。新声拚与哀弦裂，娇态偏将小扇遮。笑我年来工绮语，男儿当作女儿夸。

拟至海上重访小金翠戏成此绝，即用所演剧名为诗　太痴生

珍珠衫薄愁凉云，双桨断桥来访君。何时一祭虎邱塔；高山同上真娘坟。

满江红　怀小金翠　太痴生

一曲霓裳，独超出梨园菊部。也曾见偏衫侧帽，下场丰度。蝴蝶生涯原是梦，鸳鸯颠倒徒相慕。问唐花占得可怜红，因何故。乍妆束，犹延伫。春女恼，秋娘妒。把牡丹香泽，偷来赠与？清画歌声莺舌巧，旧时芳思犀心护。但怕伊流落向天涯，风尘苦。

五彩结同心　赠小金翠并叙　太痴生

歌莺舞燕，竞占芳名。秋菊春兰，究虚真赏。试从

吴会，数自沪滨。慨兹俗粉庸脂争，夸北部卯簧魁笛。空话南朝大雅，沦亡繁音，错杂惟雏。伶小金翠曲度，秦声姿饶越艳。豪丝哀竹，响遏行云；娇态憨情，润含晓露。变须眉而巾帼，自是可怜；协手足于埙篪，尤为罕得。仆风尘特识，月旦公评。抚笛宵深会，按霓裳之拍。分襟日见，倍牵霞帕之情。爰缀冶词永怀。

芳　遇

红繁绿嫩。如许翩翩，占断少年丰韵。重见梨园内，人依旧，懊悔未通芳讯。只看一奏《霓裳曲》，娇无力双腮含晕。谁打点玉杯香茗，替把莺喉略润。明知片时厮混。偏可怜模样，背人撩鬓。无奈云屏角，红牙板催得一声声紧。为伊爱惜心何忍，销魂处更残灯烬。迷离甚。萧斋睡了，梦里笙歌隐隐。

集东坡句柬太痴生，即寄张珠子　*病脚僧友翠*

清歌缥渺人行云，耳冷心灰百不闻。新曲从翻玉连琐，狂言惊倒石榴裙。遥怜泽畔行吟者，寄语庵前抱节君。香火未收旗脚转，炉灰重拨烬余薰。

人去山空鹤不归，沈郎清瘦不胜衣。绿珠吹笛何时见，青鸟衔巾久欲飞。舞剑有神通草圣，抱琴无语立斜晖。谁怜寂寞高常侍，来看南山冷翠微。

浣溪纱　为小金翠寄倚翠侍者　*太痴生*

摇落江湖两鬓蓬，十年载酒悔匆匆，玉人兰佩系怀中。翠黛愁痕空对月，黄衫侠气欲成虹，向伊惭愧脸波红。

花想丰神玉想容，不嫌清淡不嫌浓，丁香小口语喁喁。红叶有蝶须自觅，碧云无路可相从，强依天末寄疏慵。

费尽珍珠慰寂寥，闲门瘦损小蛮腰，晚来水泪湿蛟绡。芳事阑珊三月雨，旧情凄楚一枝箫，不成怜惜是今朝。

绮梦灰残不再温，冷烟和月写帘痕，栖栖悒睡燕伴黄昏。丝竹声中聊寄慨，玉梅香里与招魂，红颜几见受君恩。

豆蔻将开月未圆，半羞半怯怕郎看，那时何况已相干。蚕有余丝终吐尽，鹃无剩血已啼干，呜呜咽咽泪花寒。

十度相逢九度留，见时恋恋去悠悠，这回肠断木兰舟。都为聪明才减福，却怜生小已工愁，玉箫缘分几曾修。

一幅云帆去不停，赋才衰谢为飘零，瘦腰拚作可怜生。依旧桃花含病态，簇新杨柳绾离情，雨丝风片做清明。

花易漂流草易长，阑干一曲一思量，落红留影吊斜阳。欲践臂盟酬热血，枉烧心篆拨残香，青衫潦倒哭词场。

毁后蛾眉画不青，脂零粉剩感倾城，此生无望待来生。岂是英雄常碌碌，只应儿女尚惺惺，有才翻悔早知名。

旖旎丰裁惨不华，少年词客已无家，那禁憔悴在天涯。到此只宜倾浊酒，当初悔不殉飞花，半生心事算全差。

余自津门返沪，适小金翠旋自苏台，悲喜交并，遂有是作　*太痴生*

契阔经年别，忽忙远道回。相逢增感慨，失意几迟徊。把袂惊逾瘦，凭阑思更哀。春风吹弱絮，秋雨滴苍苔。甘苦俱尝遍，炎凉直逼来。聊为鹳鹆舞，那识凤皇才。淹卧伤蓬荜，荒居委草莱。缅怀惟旧好，抱节等寒灰。鸣雉虚求匹，鳏鱼不用唉。孝亲长负米，爱友惯通财。忍詈离鸾操，奚烦野鹤猜。日斜吴市散，霜落蓟门开。雁影分天末，驼装寄水隈。未能焚笔砚，毕竟困尘埃。宝剑干时忌，瑶琴耻自媒。疏狂名易损，盒仄志难恢。洁谢淤泥染，温疑榾柮煨。眼看青蔼蔼，头誓白皑皑。顽劣同驱鳄，憨痴任荡骀。繁华嗟世界，潦巾惜尊缶。缥渺霓裳奏，芳菲羯鼓催。薰炉喷晓雾，油壁走轻雷。良璧齐呈秀，明珠乍出胎。绿飘词客鬓，红腻粉郎腮。妙曲当场顾，嘉篇举座推。纵多新款洽，终逊美丰裁。激赏心空许，妆梳臂懒抬。筝琶闲遣兴，罗绮稚柸盈堆。犹记欢娱共，宁忘笑语陪。钟情如眷属，立品异舆台。拂拭将论价，缠绵尽卖呆。雅充君子佩，勉受众人台。艳丽原殊俗，馨香特占魁。避嫌辞翠被，解事覆金杯。软觉腰欺柳，娇曾额点梅。横钗眉月巧，侧帽髻云颓。病体含愁抚，柔肌带醉偎。娟娟怜此豸，渐渐愧于思。密绪萦蛛网，奇芬闷麝煤。百般遭挫辱，一例薄俳诙。流断沟中叶，焚焦爨下材。独行添寂寞，凡响厌喧豗。蜀魄真凄绝，燕歌实壮哉。有缘谁作合，无忘忽成灾。烛炮光垂灭，棋枯势欲摧。飞鸿沈浦溆，疲马陟崔嵬。驿路魂消后，旗亭梦醒才。商飚侵短笛，骇浪触高桅。招隐攀丛桂，忧贫仰古槐。孤灯眠旅馆，残角忆章台。夕照生傫儽，微波起溯洄。俊游夸两度，小令谱三台。芍药殷勤采，樱桃烂漫栽。筵宜张玳瑁，诗拟报琼瑰。锦幙围仍密，绨袍赠亦该。知音惆怅极，重倒玉壶醅。

自余玉琴去吴门，小金翠去海上，萍蓬身世飘零，可怜索居寡欢，梨园里足矣。旧游新恨，情见乎词，乞梦畹和我　*太痴生*

欢场似我太痴情，苦为怜卿又惜卿。只许相思牵别梦，空留密约待来生。丰姿莫为风尘减，声价端须笔墨争。何日苏台兼沪渎，羊车共坐占芳名。

满庭芳　赠雏伶余玉琴并忆小金翠　*太痴生*

滴粉为肌，搓酥作骨，柳枝纤不胜腰。爱绮年筝柱，锦曲云翘。收拾苏台旧梦，伊人去消息迢遥。何因得繁华队里，似尔娇娆。樱桃朵，红鲜小。前度说销魂，那更今朝。奈罗衿湿透，粉渍难消。流出珍珠

千颗，分明见羞晕红潮。痴如我，殷勤愿乞拭汗香绡。

玉京仙子谣　梦畹生

老蟾喷雾韬青铜，烛龙万道嘘成虹。仙之人兮下瑶阂，麟衫风带飘长空。芙蓉羞红奈惭碧，扶出花王上瑶席。娇如碧柳眠朝烟，淡若白桃洗春色。露珠声细虬更沈，莺喉欲啭犹逡巡。一声裂帛九天起，银筝铁拨俱哑喑。藕肠千缕抽秋绪，薄雾红窗晓莺语。道是无情越有情，情丝细共蚕丝吐。刀光一瞥楹间盘，绕身紫电成团。兰堂烛暗碧砂走，风声霍霍毛俱寒。掌中无力鞋难拓，敛怨低鬟入罗幕。千呼万唤头不回，自闷兰愁掩疏箔。狂花烂漫不算春，幽兰空谷宜含馨。惨绿翩翩自珍惜，莫令螭镜丝凋青。

浣溪沙　集句赠玉琴并柬墨卿　太痴生

谁道卿卿不可人，破瓜年纪柳条身，薄施脂粉近天真。蝴蝶一生花里活，笙歌昨夜梦中闻，问君何日谢风尘。

一束腰支一段羞，那回相见在西楼，自从分袂又经秋。红锦地衣随步绉，轻罗小扇却花羞，伤心我似白江州。

洞仙歌　赠小金喜　太痴生

雏年十二，记垂髫模样。斜倚云屏作痴想，绣鞋尖惯去，侍立随行。能解语，遣做青衣来往。最怜憨小甚，未擅歌名，玉貌尘中少称赏。比似海棠花，有色无香。东风里惹人惆怅。但嘱付天工酿春阴，与翠柳红桃一般娇养。

有赠偕太痴生作　梦畹生

水精屏角语么弦，惨绿丰裁正绮年。霞帊留香春有迹，琼枝照艳月初圆。得成蝴蝶应同梦，便唤樱桃亦可怜。何事凤莲山（所演戏名）下路，重来无复貌如莲。

附录　申左梦畹生戏编
小兰田侍者参校

长亭怨慢。余半生词赋多悒郁言愁，闻孙瑞堂度曲亦复凄怆欲绝，岂余于风尘中绝无赏音，而优孟中转有同调欤？谱此以赠瑞堂亦自哀也。太痴生

算千古悲凉无数，此夜听歌，倍添凄楚。怪底伊人，抱将幽怨向人诉。玉簪斜堕，浑不画双眉妩。清艳写瑶台，复娉娉写一剪芳兰心素。曲度似寒机夜织，响答暮秋砧杵。谁家嫠妇，更呜咽泪痕如注。可叹是落叶哀蝉，托商调悲嘶清露。怕瘦尽腰支，衰柳西风无绪。

山陕十二旦小咏　太痴生

小金翠　牡丹

国色天香第一流，繁华队里熟为俦。纵无调鼎和羹事，也向春风占状头。

余玉琴　梅

红酥为骨玉为肌，个是超群轶世姿。天地茫茫知己少，孤山暮雪最相思。

遮月仙　兰

日抱幽香悄自怜，移根应在楚江边。休嗟荆棘常为伍，纫佩秋来有散仙。

小金喜　芍药

娇憨一味近天真，宜喜还宜略带嗔。可惜丰台好标格，也随歌舞溷风尘。

金菊花　海棠

小靥春酣腻粉光，阿娇金屋可能藏。痴心夜夜烧红烛，帘卷东风看晚妆。

日日红　杏

一夜江南雨里开。繁红嫩绿擅丰裁。园墙著意藏春色，只放多情蛱蝶来。

想九霄　桃

助娇偏侧帽檐头，嫁得仙郎阮与刘。不觉临风颜色媚，只嫌轻薄付东流。

小金玉　李

一种幽情脉脉时，为容况未藉燕支。素云香雪清寒夜，怎忍东皇不护持。

水上飘　梨

剧怜清绝月明中，瘦尽芳姿泪粉融。天遣淡妆无俗韵，压他姹紫与嫣红。

十四旦　蔷薇

翠谑红羞不自禁，爱才终属少年心。牵衣月下成私语，却赚痴儿买笑金。

满天星　蝴蝶

妙舞翩翩剧耐看，粉痕香气簇成团。只愁渐觉甜酣梦，小影伶俜怯暮寒。

八琴旦　荼蘼

瑶台何处问前因，素艳谁怜谪后身。赢得冰肌饶得泪，那禁离别是残春。

赠丹桂刘培山　八砖学士

少小芳名紫陌驰，劫来海市亦居奇。前身月魄水壶濯，今夕风流玉笛知。逸趣闲将兰写照（培山工画兰），细腰轻比柳垂丝。旧游莫问元都观，且赋刘郎去后诗。

火齐光腾火树纷，锦氍毹上暖生云。海鸥却恋江南梦，天马曾空冀北群。高和周郎金缕曲（谓春奎），艳迷邱嫂石榴裙（谓阿增）。愿伊培得花常好，月满仙山处处闻。

三雅园观剧歌　梦畹生

层台巀嶪排姓空，千枝火树烧天红。丝声浏亮竹

声细，登场袍笏俱雍容。王郎（鹤鸣）翩翩好丰致，清词戛玉何玲珑。陆生（祥林）入洛擅芳誉，应声投袂惊飞鸿。珊瑚玉树各辉映，清歌妙舞谁能同。杂以诙谐与笑谑，其中神妙尤无穷。斯时座客各神旺，赞叹声起如丰隆。忽闻娇喉一轻试，莺声畴出芳兰丛（谓小桂林）。初如徐妃半面露，继如洛女微波通。石榴裙窄柳腰细，生愁仙去凌长风。嗟予落拓廿年久，每借弦管将愁攻。秦声凄厉燕声鄙，自桧以下俱庸庸。承平雅奏幸重遇，如聆韶濩耳为聪。所惜流光若飞箭，子弟发白头还童。桐阶幸苗一枝秀（桂林出桐荪门下），灵根分向银蟾宫。岁寒之姿宜自葆，莫令漂泊随萍蓬。会当俗尘扑万斛，日日颠倒梨园中。

咏霓园听歌，同石桥生作　梦畹生

夜凉沈醉海棠窝，胜侣邀从菊部过。银蒜四乘花灿锦，铜荷双照月舒波。难销绮思和云卧，尽有闲情倚瑟歌。萍絮十年丝两鬓，当筵争忍泪浪多。

拟辑梨园后进身价录先，以小诗奖之　太痴生

菊部争传伎最优，后来居上竟无俦。津门小友今何在，且放斯人出一头。刘桂林

梨花如面柳如腰，楚楚娟娟淡粉描。我为国香怊怅久，十年埋没在尘嚣。金兰卿

步步金莲贴地生，轻盈好向掌中擎。东风解事仙裙皱，飞燕何能独擅名。吕筱卿

走马相逢赠宝刀，十千沽酒兴偏豪。朱门夜半轻身入，血溅团花旧战袍。小阿福

裂石穿云度曲声，凄凉赵瑟和秦筝。寄言零落龟年老，前席今当让后生。满京红

铁板铜琶字字清，气苍格老意纵横。黄钟大律非凡响，衣钵相传负盛名。麻海

家学相传迥绝伦，峥嵘头角石麒麟。歌衫舞袂重经眼，犹带长安道上尘。小三儿

声艺居然得两全，受人珍惜惹人怜。不知老妪诚何物，生此宁馨品欲仙。小寿儿

纤细腰支袅娜身，翩然恍作坠楼人。娇花著雨多惆怅，珍重雕阑护好春。臻儿

美玉犹须细琢磨，黄庭写到妙如何。频年倦耳谁提醒，凭仗王郎斫地歌。小金龙

菊部闲评　萍寄生

夫品竹调丝，必付伶伦之手；刌声按节，当归牙旷之俦。诚以衔艺者每逐靡音，顾曲者惟期真赏也。然而烟村掞笛，呕哑时类乎巴人；月棹鸣榔，嘲哳如闻乎越谚。贫儿拊瓦缶，难赴节于宫悬；商妇拨琵琶，莫同声于金石。工不聚则能不至，识不广则鉴不神。呜咽乱聪，野马眯目，量长较短，其将能乎？春申浦香，十四国之商埠，江南北之奥区也。流裨海之泉刀，萃中邦之士女。地争金穴，利尽铜山。楼阁翀霄，笙歌沸野。车则临衢而挂辖，人将举袂以成帷。匪惟水陆之冲，交通乎百邑；抑亦游观之美，殊异乎五方。于是灯昏月夕，卷彼梨园；酒半茶余，纵观菊部。则有西昆子弟，北派筝琵，韩娥合声，优孟抵掌。嬉笑怒骂，来渔阳挝鼓之英；呜咽悲凉，见吴市吹箫之客。采桑林之叶，礼防咸重乎贞姬；发薤露之歌，跌宕恍亲乎俊士。若夫丽颜辈出，艳曲旋闻，燕支宛北地之红，翡翠耀南天之绿。荆艳楚舞，见莲脸而生惭；吴歈越吟，入菱歌而协调。赵飞燕留仙裙皱，天上宁无；襄城君堕马妆残，人间罕匹。至于伐鼓摐金之际，横戈跃马之时，叱咤为雄，项籍则万夫辟易；指挥若定，韩信则一军皆惊。雷电交驰。恍睹昆阳战罢；旌旗乱卷，几同赤壁焚余。静者当之而气消，勇士临之而色骇。洵乎无奇不备，有艺皆工。壮都邑之观瞻，尽徘优之能事。乃曲谱云傲，时闻雅奏，而评虚月旦，未示褒题。何以资讽玩于才人，何以增声光于乐部。仆偶来作客，几度迎年，耳熟歌喉，目娴舞态。睹月扇云衣之色，自觉颜开；听铜琶铁板之音，更符心赏。遂乃揣声选色，统清奇浓淡以抡才；舍短取长，合生旦净丑而揭榜。区别乎三格十类，以协律者为宗；品定乎二十四人，以在沪者为断。见必衷乎一是，人各赠以两言。用质名流，冀匡剪陋。嗟嗟！古人往矣，今乐仅存。俗调未删，元音罕觏。历吴会而搜桐爨，窃神往于中郎；过冀野而空马群，宁比能于伯乐。铅椠多暇，聊奖尔以铿金戛玉之词；粉墨登场，动饫我以白雪阳阿之唱。

老生一等三人

汪桂芬，如天风海涛惊心动魄。小叫天，如游龙夭矫神化无方。孙春恒，如朱弦疏越一唱三叹。

二等三人

周春奎，如干将莫邪神锋豁露。龙长胜，如时鸟鸣春清和朗润。穆瑞堂，如官样文章三平两满。

小生一等二人

周钊泉，如郑生薤露街东无敌。小金红，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

二等一人

黄月山，如季常入山时露英气。

净一等二人

大奎官，如故侯门第气象自殊。左月春，如风劲弓鸣不参弱响。

丑一等二人

姜善珍，如东方曼倩徘谐玩世。小金豆，如海上大鸟鸣即惊人。

老旦一等一人

羊长喜，如老梅压雪愈显精神。

正旦一等一人

孙瑞堂，如太常法曲自是正声。

二等二人

金兰卿，如义山学杜具体而微。水上飘，如老女不嫁自伤迟暮。

小旦一等一人

想九霄，如花中富贵秀丽绝伦。

二等一人

小金翠，如奇卉争芳别有天趣。

贴旦一等一人

周凤林，如飞燕舞风疑将仙去。

二等一人

蔡桂喜，如茉莉花香荡人神志。

三等一人

田桂凤，如画中美人自可悦目。

武旦一等一人

陈彩林，如书生备剑不掩文章。

二等一人

黑儿，如东郊瘦马有意腾骧。

潮嘉风月

[清]俞　蛟撰　于瑞桓整理

《潮嘉风月》,清俞蛟撰。俞氏为乾隆、嘉庆年间山阴人,曾随幕于广东梅州、潮州一带。此书即专记潮州青楼艺妓诸事,分《丽景》、《丽品》两篇。上篇总述潮州青楼盛况,下篇逐一介绍潮州的佳丽名妓,以人系事,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层面。据民国《梦厂杂著》本整理。

青楼珠箔,能勾荡子之魂;赤钣云缯,难实妖姬之壑。被无穷之遗害,溯作俑于何年?《金缕》歌残,艳名花而早折;玉箫声咽,伤幽会以难期。洞号迷香,入寻何众?泥惟沾絮,洗脱者谁?仆也不解温柔,贻讥风雅;遇紫云于席上,敢发狂言;赓绿水于墙边,顿忘绮梦。墨堆雪岭,美丑无烦加黑白之评;风飐荷珠,姻缘何必有短长之喻?乃梅州带水,毗接封圻;而潮郡连疆,地邻瀛海。彻夜之笙歌叠奏,拨鹍弦而惊起潜鳞;侵晨之粉黛皆香,笼蝉鬓而艳留碧漪。采风问俗,纪载宜详;品翠题红,篇章争丽。逞掷心而卖眼,每气尽于绮裤围中;竭献笑以呈欢,徒魂断于篷窗深处。迨夫色荒情倦,继以裘敝金残;对此日之箫条,伤怀殊甚;忆当年之佳丽,回首难堪。是用箴规,爰资搜辑。

丽　景

潮州居羊城东北,山海交错,物产珍奇;岭表诸郡,莫与之京。以故郭门内外,商旅辐辏,人烟稠密,俨然自成都会。昔韩文公贬潮阳刺史,驱鳄鱼之害,开文教之端,后人追慕其德,名其江曰韩江。越今七百余年,烟波浩渺,无沧桑之更;而绣帏画舫,鳞接水次;月夕花朝,鬓影流香,歌声戛玉,繁华气象,百倍秦淮。此外如梅州之八角亭前,齐昌之西河塘外,虽规模不及,而雨丝花片,殢人魂魄,如出一辙也。若非在上者惠养有方,则荒徼之区,安能富庶华美至此极哉?

潮嘉曲部中,半皆蛋户女郎。而蛋户,惟麦濮苏吴何顾曾七姓,以舟为家,互相配偶,人皆贱之。间尝考诸纪载,蛋,谓之水栏,辨水色,即知有龙,又曰"龙户"。秦始皇使屠睢统五军监禄,杀西瓯王,越人皆入丛簿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意者。今之蛋户,即西瓯之遗民欤?生男专事篷篙,只在清溪潮阳五百里内往来,载运货物以受值。生女,则视其姿貌之妍媸,或留抚畜,或卖邻舟。父母兄弟,仍时相顾问。稍长,辄勾眉敷粉,捩管调丝。盖其相沿之习,有不能不为娼者。非如燕赵之区,随处可游,资生多术,乃不顾廉耻,以身为货,可同日而语。故遇交好者,择纯谨可倚,即托以终身,不俟"老大"始"嫁作商人妇"也。广东蛋户,与浙江堕民,曾蒙谕旨,准其为良,与居民一体安居习业。土豪地棍,横加逼辱,依律治罪。载在令典,此真"胞与为怀",欲涤斯民旧染之污。无如结习莫除,甘于下贱,亦可哀也已。

六篷船形制昂首巨腹而缩尾,首长约身之半,前后五舱;首舱,居则设门并几筵之属,行则并篷去之,以施篙楫。中舱,为款客之所,两旁垂以湘帘,虽宽不能旋马,而明厂若轩庭,前后分为燕寝几榻,衾枕奁具,熏笼红闺,雅器无不精备。卷幔初入,觉锦绣夺目,芬芳袭衣,不类人寰。然此犹丽境之常耳。顷年,更有解事者屏除罗绮,卧处横施竹榻,布帷角枕,极其朴素;榻左右各立高几,悬名人书画,几上位置胆瓶彝鼎,闲倚篷窗,焚香插花,居然有名士风味。对榻设局脚床二,非诗人雅士,不延坐。韩江抵清溪,往回千余里,处处修篁夹岸,每乘此船,与粉白黛绿者,凭栏偶坐,听深林各种野鸟声,顿忘作客,是何异古之迷香洞?非胸有卓识,安得不为之惑?谚云:"少不入广",职此故欤?

潮嘉风俗朴鲁,良家妇女,布衣椎髻,形颇恶劣。舟中则云鬟分梳,薄如蝉翅,蛾眉约秀,淡若春山;彩袖曳风,唾花凝碧;绣鞋步月,瘦玉生香。至于环珮声低,芳踪渐远,钗钿制巧,新样频翻,更有不能枚举者。而伧荒之徒,囿于习俗,每嫌莲船不束,无论妍媸,见而齿冷。是皆措大之见,乌足与品题佳丽哉?从来歌咏美人,未尝语及其足,《唐史》称杨妃罗韈《宋书》称妇人圆履,韩冬郎诗云"六寸肤圆光致致",皆不缠足之明验。且昔人论东坡诗,如名家女,大脚步便出,是女之美恶,不在足之大小。今有人焉,浓眉阔目,硕腹粗腰,虽裙底双钩,不盈三寸,亦谓之佳丽乎?如余所见,潮州之竹姑,兴宁之贞娘、月凤、郭十娘、麦莲凤,梅州之吴小、金麦、凤妹,皆眉黛楚楚,一笑嫣然,缓行独立,倍觉娉

婷。余虽不解个中三昧，而知当日西子、太真，足以倾人城者，断不在凤头窄小也。

琵琶，古乐器也。自康昆仑而后，能弹五十四丝者，已久无其人矣。然当时太常卿王玙尝云："琵声多，琶声少，亦未可弹大弦，岂俗手所能擅其伎哉？"今舟中女校书度曲，动辄乱拨石槽，以倚和其韵，虽有巧者，时变新声，究不足与言乐也。但空江秋夜，月印澄潭，雁横碧落，箕踞篷窗，静听邻船，轻弹低唱，亦复不恶。友人金柳南赠林香竹姬八大美云："香枫一曲欲销魂，红烛青尊忽夜分；无限幽怀写不尽，满江凉月白纷纷。"

鸦片烟，出外洋诸国，色黑而润，凡游粤者，无不领其旨趣。余初不知为何物，后按《本草纲目》云："鸦片一名阿片，又名阿芙蓉，天方国种，红罂粟花，不令水淹头，七八月，花谢后，刺青皮取之。"此说甚确。余尝见人煮烟熬膏，其中尚有花瓣如莲者，不过形体略小，其为罂粟所制无疑。友人姚春圃，尝为余道鸦片之美，谓："其气芬芳，其味清甜。值闷雨沉沉，或愁怀渺渺，矮榻短檠，对卧递吹。始则精神焕发，头目清利；继之胸膈顿开，兴致倍佳；久之骨节欲酥，双眸倦豁；维时拂枕高卧，万念俱无，但觉梦境迷离，神魂骀宕，真极乐世界也。"余笑曰："其然，岂其然乎！然近日四民中惟农夫不尝其味，即仕途中多有耽此者，至于娼家，无不设此以饵客。然嗜好过分，受害亦甚酷！"

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有精致。炉形如截筒，高约一尺二三寸，以细白泥为之。壶出宜兴窑者最佳，圆体扁腹，努嘴曲柄，大者可受半升许。杯盘，则花瓷居多，内外写山水人物，极工致，类非近代物，然无款志，制自何年，不能考也。炉及壶盘各一，惟杯之数，则视客之多寡。杯小而盘如满月，此外尚有瓦铛、棕垫、纸扇、竹夹，制皆朴雅。壶盘与杯，旧而佳者，贵如拱璧。寻常舟中，不易得也。先将泉水贮铛，用细炭煎至初沸，投闽茶于壶内，冲之。盖定，复遍浇其上，然后斟而细呷之，气味芳烈，较嚼梅花，更为清绝，非拇战轰饮者，得领其风味。余见万花主人，于程江"月儿舟"中，题《吃茶诗》云："宴罢归来月满阑，褪衣独坐兴阑珊；左家娇女风流甚，为我除烦煮凤团。小鼎繁声逗响泉，篷窗夜静话联蝉；一杯细啜清于雪，不羡蒙山活火煎。"蜀茶久不至矣，今舟中所尚者，惟武彝，极佳者每斤需白镪二枚。六篷船中，食用之奢，可想见焉。

潮州土俗，以蛇之青色者为青龙，奉之如神。每岁二月望前，结彩为舆，管弦钲鼓，舁之以行，名曰"迎青龙"。各船女郎之未经梳栊者，皆浓妆艳服，扮剧中故事，随神游行，望之灿然如锦始濯，如花始发，艳心眩目，莫可名言。纨袴子弟，裙屐少年，争备金缯，择佳丽者，以次给之。受者各曰得标，得标多者，声名噪甚，即有大腹贾，不惜千金，为制衣饰，与之梳栊。昔邱海阳铁香，有《观妓诗》云："凤城二月好春光，社鼓逢逢报赛忙；百戏具张全不顾，争围抬阁看新妆。"又云："一枝花斗一枝新，公子王孙逐后尘，夺得锦标载月返，不知春思属何人？"盖实录也。

曲中称谓，多不可解。如余澹心《秦淮杂志》所载，妓家仆婢，称之曰"娘"，外人呼之曰"小娘"，假母称之曰"娘儿"，客至称客曰"姐夫"，客称假母曰"外婆"之类。皆不离乎本来面目。惟潮嘉妓呼客曰"老燕"，客呼妓曰"老襄"，外人呼之曰"阿嫂"。或曰："潮人阮读如燕，襄读如相，即刘阮楚襄之意。"是真痴人说梦。楚襄非女子，何以客反呼妓为襄耶？燕襄之称，必有命意者在，惜无从考据耳。舟中妓女亲生者少，皆买自贫家，或得诸他舟，教习弦歌，传授衣钵，颇废劬劳。迨梳栊后，一切家计，取给于女，谓之"当家"。当家日久，遇意中人，任其缱绻，不甚管束。唯私本船篙工，则与良妇犯奸无异，阿母忿相责詈，不少宽容。姊妹中，亦鄙薄之。此娼家家法也。

丽　品

濮小姑，韩江人，态度丰艳，柔情绰约；虽不娴文翰，而吐属温和。遇少年服饰炫丽、举止浮荡者，厌薄之。名士骚客，联句飞觞，则樱唇微绽，粉靥生涡，侍坐终日不倦；否则邀之不至，即至，酒数行，先姊妹歌《满江红》一曲，便向坐客敛衽辞去。虽有力者，啖以金帛，挟以威势，亦不顾也。故当时才流，凡有雅集，必登小姑舟，如奉为吟坛主。临安吴殿撰撷云，校试潮嘉，适乘其舟。严谕从人，禁妓不得入谒。小姑窃窥而心慕之，然以学使尊严，何敢遽为毛遂？辘轳于中，莫可排解者累日矣。一日，傍晚，舟次齐昌江口，密雨如注。小姑曰："此天赞我也！"因与其母定计，设筵醉仆从于他舟，潜令篙师约当吴寝所，穴篷数处。顷之衾枕淋漓，吴急起狂呼，莫有应者。小姑伪自梦中惊觉，挑灯出视，谓吴曰："湫溢何可憩息？后有小榻尚洁，敢请贵人移寝何如？"吴睨之，嫣然一笑，媚致横流，不觉心动，遂与燕婉。及试罢返省，题便面以赠小姑曰："轻衫薄鬓雅相宜，檀板低敲唱竹枝；好似曲江春宴后，月明初见郑都知。折柳河干共黯然，分衿恰值暮秋天；碧山一自送人去，十日篷窗便百年。"小姑捧诗而拜，欲脱籍随行。吴不可，殷勤慰谕而止。于是潮人咸呼小姑为"殿撰夫人"云。小姑益自矜贵，即名士骚客，亦难轻觌其面。假母逼之，小姑曰："儿曾侍寝玉堂，何可复理故业？"遂出私囊千金，于湘子桥边筑精舍数间，焚香礼佛。后闻吴君逝世，设位哭奠，数日不食而卒。至今潮人艳称之。噫！歌妓中如濮小姑者，亦佣中佼佼者乎！余闻吴公胪唱后，告假完姻。其夫人双目失明，自惭非偶，告于父母，遣人谢绝。吴曰："夫妇之义，一与之盟，终身不易。汉宣帝即位，尚求微时故剑；余何人斯，敢背此盟！"卒为夫妇。其高义有足称者。因纪其遇小姑，而并及之。

艳妹，不知其姓氏，或曰即濮小姑之妹。姿态丰艳，举止蕴藉，颇有小姑风。浙人沈静常，赠以诗曰："兰汤试罢倚新妆，回忆巫云几断肠；宝树自归珊网后，一枝红艳独凝香。"生平不谙弦歌，酷喜弹棋。客至其

舟，有善奕者，即煮茗对局，终日不倦。静常每劝其脱籍，而妹不悟，因题诗棋枰以寄之："残棋一局费思量，小劫频经未散场，困到垓心才回首，满枰花影已斜阳。"妹得诗，泣下曰："静常真爱我也！敬当什袭，无负明训。"然同心难得，至今尚在曲中。

才娘眉目如画，能学内人妆束。樵风居士赠诗云："百结云鬟七宝钗，晓妆才试镜奁开？不知宋玉伤秋甚，镇日墙东盼楚才。"其邻舟有福来、青姑，色艺与才娘颉颃，而谈吐流利，应酬圆转，则过之。有无名子，赠福来云："石槽一曲奏新声，湿向江天月正明；泪鬓青衫缘底事？儿家前岁学初成。"又赠青姑云："素馨百朵缀钗梁，蝉鬓轻盈灿雪光；匀罢晚妆人倚槛，好风吹去隔江香。"

曾春姑，澄海人，自幼父母俱丧，依于媂母蓉娘，丰姿秾粹，如碧桃初放，满座生春。顾性情孤峻，每日晨起梳洗毕，辄闭户焚香，或临窗刺绣，不喜见人。尝有贩米客，备百金，愿亲芗泽。春姑鄙其人，毁妆称疾。客去，蓉娘让之，春姑曰："抚养之恩，儿岂忘怀？容俟得当以报，无相迫也。"蓉娘无如之何。然春姑之名，从此噪甚；欲缔交者，鹄首屦满，俱不当意。吴江金大司马听涛，为诸生时，作客韩江，闻其名，访之。值午睡，因朗吟梁简文《美人春睡图》"低鬟压落花"之句，惊回幽梦，倦眸斜注，觉金公神彩不似庸流，整衿徐起，叙谈良久，情意顿洽，遂成燕婉。未几，金公乡试旋里，春姑祖饯江边，揽衣挥涕。金公取小端砚，勒其事于背，赠之曰："我苟富贵，携此而来，当不相负。"春姑珍如赵璧。后十余年，金公以内阁学士，校试潮嘉。向例当道往来，蛋船应役，时春姑犹在舟中，未脱籍。随蓉娘至清溪，闻学使姓名里居甚确，伏篷底窥之，态度宛然，密谓蓉娘曰："是诚前度刘郎也！"夜分设筵舟中，延其幕客沈静常者，邀金公过饮。春姑作别时妆束，俟酒酣，用盘承砚献之。金公就烛取视，惊询曰："尔岂昔年韩江曾氏春姑耶？"春姑呜泣，不成一语。金公携砚返舟，作诗二首，赠白金五百两，慰遣之。春姑遂留金于蓉娘曰："儿不能复事贱役。聊借金公之惠，以报阿母恩。"因择士人，委身而去。诗曰："含颦忆昔侍尊前，丽服靓妆似水仙；今日相逢卿老矣，不堪回首问当年！不抱琵琶过别船，芳心与石一般坚；相思有证分明在，泪渍模糊满砚田。"潮嘉河畔，至今传颂焉。

蓉娘字秋卿，不善饮酒，每酾半杯，即红晕满颊，如落日芙蓉，情致缠绵缱绻；凡与交者，均不能忘怀。黄冈张司马赠诗云："被池香暖睡昏昏，日过高春尚掩门；怪煞雪衣频唤起，梨花满地见春痕。江头小宴捧霞觞，风送芙蕖隔岸香；侑酒却防呼唱曲，姑邀姊妹理霓裳。"其女侄曾春姑，落籍后，蓉娘老大，随士人而去。

郭十娘，居齐昌西门外，早著艳名。一时名流，争妍取媚，寻盟责诺，无虚日。十娘蔑如也。独与余友金柳南，倾盖输心，如董小宛之遇辟疆，柳如是之怀谦益。其私心窃计，谓意中目中，微斯人莫可委身者。柳南名作机，与余同里，家计山，卓荦不群，意气豪迈，工吟咏，屡应童子试，不售，即弃去，游于滇楚，临流揽胜，慷慨悲歌。久之赋归，益无聊，因挟申韩业，游岭南公卿间，理文案，详慎明敏，虽久居要津者，不能及。人多忌之，以是恒赋闲。然虽贫，犹典衣聚书，至数千卷，啸歌不废。而所为诗益工，宜其纵情风月，欲销垒磈郁勃之气于温柔乡也。先是柳南游幕齐昌，公余登河滨之鄉嬛楼，屡招十娘不至，因以蝉翼纱二端，并蒂兰一枝，遣僮申款曲。十娘收兰返纱，谓僮曰："归语汝主，好珍重此花，拜惠多矣！"越日，柳南张宴邀姬，少选，十娘姗姗来，雅服靓妆，容华妍秀，席间奏《湘妃怨》一曲，宛然幽篁浥泪，音韵凄楚。定情未几，而十娘婴疾，柳南为之焚香默祷。由是十娘情意逾密，欲脱籍相从。而柳南旅囊羞涩，因制如意一钩，各执半要盟，以待异日。适某邑某公，夙闻柳南名，专伻厚币以聘，势不可却。刻日戒途，十娘设宴以饯，相对汍澜酒半，柳南伪醉离席，驰马去，从此关河间隔，欢会难期矣。柳南以世无"黄衫客"，恒郁郁，因赋《如意诗》寄十娘曰："如意不如意，其如如意何？望穿春信杳，别人泪痕多。孤月照裙屐，重云销黛螺；回头似一梦，壮志尽销磨！"后十年，柳南重过鄉嬛，十娘已卧病床第，玉容樵瘁，握手失声。柳南赋诗二十首，歌以当哭，节录其半："十载重来事已非，梨花零落燕分飞；徐娘未老风姿减，泪湿当年旧舞衣。幽兰一剪证前因，蝉翅纱轻稳称身；对镜嫣然浑一笑，分明我是意中人。挹翠偎红正暮春，名花齐折斗芳辰；一枝冷艳谁堪似？妙手玲珑写洛神。桦烛高烧照绮筵，清歌两部醉群仙；漏声欲断人初散，偷近熏笼倚玉肩。小阁濛濛细雨中，残灯隐约背窗红；伤春倦卧无人问，独爇心香祷碧空。沉疴乍起倍清癯，闭户兼旬似隐居；兴至偶然乘彩鹢，间凭水榭数游鱼。不曾竖指学红绡，铁练何须销绮寮？怪底连宵玩明月，出门动即遣垂髫（原注：十年前假母虑十娘效红拂故事趾步，命小婢随行）。半钩如意缔三生，密誓双双对短檠；小语有时红两颊，欲呼夫婿又低声。悲莫悲兮生别离，临歧挥泪共牵衣；明朝南济桥头水，不见鸳鸯相并飞！卖赋惭非司马才，空教红粉委荒莱；不知海国苍茫外，何处黄金可筑台？"未几，十娘奄逝，埋香黄土；柳南携尊哭奠。其生前爱桃花，为购数十株，环种墓门。吾知异时花发成林，香凝红露，犹似当年人面也！

郭十娘有妹曰纽儿，肤发光腻，眉目韶秀；惜两腋下有气触鼻甚秽，俗名为"狐骚臭"，遇宴集酒酣，辄薰蒸满座，往往有掩鼻而去者。友人周海庐，与之昵，赠以诗，不啻联篇累牍，并遍徵诸同人之善咏者，装锦轴赠之。余戏拈《黄金缕》一阕云："芳思撩人当永昼，无限柔情；河畔心期久，金屋劝君须早构。六篷船，可藏娇否？底事寻春偏独后！绮梦初回，小字频呼纽，百和香浓薰莫透，知君爱嗅狐骚臭。"海庐大惭，遂与纽儿绝。后遇士人，以百金为之落籍，当与海庐有同好也。

大美字美娘，廉静寡欲，衣饰朴素；每逢宴集，酒酣拇战，群嚣纷起，独美娘默如。善歌《马头调》，其声娇而细，宛而长，如春莺出谷；然深自珍秘，初见不轻度

也。与梅州陈生交，逾年举子，即潜至其家。母访得之，挟之归，不从；因延道士作法，俗名“狗头符”。美娘心动，遽返。近有闽人林香竹教之诵唐诗，至刘希夷“今年花开颜色改，明年花落知谁在！”为之怃然，亦有心人也。

莲凤，玉肤花貌，云鬟雾鬓，真曲中尤物。为人敏妙，广筵长席间，使主觞政，纤悉无讹。且能为酒客解纷。故凡有宴会，凤不与，则举座不乐，名重程江。惜其母贪鄙，客缠头轻者，辄形辞色，以是游踪渐稀。唯余同僚北平松君，以贵家子弟，挥金如土，恒至其舟，莲凤亦善事之。

桂姐，姿首略堪寓目，故自矜庄，不苟言笑。伧夫妄称其有闺阁态，互相推奉，桂姐益自信不疑。甚至客至其舟，白银相对，无一言酬答。有恶少恨之，伪为贵公子，乘其舟至清溪道上，俟夜深人静，令乞儿数辈，褫其衣而挟就之，创甚。自此稍敛戢，昔日伎俩，不敢复试矣。

酉姐，品格端好，能诵《毛诗》及四子书。舟中以“女学士”呼之。吾乡刘生，曾至其舟，见酉姐凭几作札，致人云：“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惠而好我，命彼夙驾。我有旨酒，以燕嘉宾；其乐何如，如鼓瑟琴。”刘生不胜心折，因力劝其从良。酉姐不久即随杭州徐某脱籍去。粤中歌妓，能读书通文翰者，酉姐而外，指不再屈。

月儿，姿首清丽。白昼相接，如对名花；映烛而坐，愈觉其妍。故人呼为“夜娇娇”。桂山邱学士赠诗云：“春衫窄袖小云鬟，烛影浮杯照远山；怪煞纤纤江上月，夜来光彩满人间。”由是月儿名噪甚，远近文学之士，得识一面，以为快。

大善，一名西洋画，姿色秾粹，堪与桃李争妍。为殿撰刘大戎赏识，赠诗云：“叱咤顷刻变风云，横槊江皋酒正醺；百炼此身得一善，温存不让李将军。”其妹善姑，亦娟秀，并有诗云：“云翘继起赛云英，踏月归来调素筝；独善何如兼善美，休言先已证三生。”自是两姝实录。

小金，舟居程江之东，容光韵秀，体态娉婷，颇有大家风范。与萧山朱某交好，曾于秋夜乘艇闲泛，歌《浣花溪》一曲，音韵凄惋，两岸旅人，为之挥涕。朱某临别，赠七绝二首：“销尽炉香独掩门，琵琶声断月黄昏；愁心正恐花相笑，不敢花前拭泪痕。栖鸦流水点秋光，爱此萧疏树几行，不与行人绾离别，垂条空自舞斜阳。”小金藏之枕箧，独坐无聊，时一诵之。

琳娘，不好庄饰，粗服乱头，天然风韵；有洁癖，拂拭几榻，尘麈终日不去手。凡贾人与达官门吏等，虽挟重赀求见，概不纳。独与湘湖老人程介夫善。故介夫赠诗，有“作客头将白，逢卿眼倍青”之句。后介夫得疾，旋里，逾年无信。其同乡友人王百川，过琳娘。见泪痕满面，伏枕不起。询其故，曰：“昨夜梦介夫死矣！”百川多方慰喻，终不释。已而凶问果至，琳娘为位，哭之累日。噫！风尘中如琳娘者，盖亦鲜矣。

簪姑，人物秀丽，服御繁华，有豪贵家气象。韩江士人郑之鼎，尝与交好，赠诗云：“碧纱如雾护春妆，兰麝熏多骨亦香；何处相逢曾识面，刺桐花底月昏黄。”矜贵气象，于此可见。郑生，贵介子弟，与簪姑往来，未及半年，所赠不下数千金。唐人《北里志》，称每席四镮，烛尽加倍，较之郑生，不亦陋哉！

玉娘，肤理皙白，态度轻婉。每夕阳含波，晚风微飏，辄金锁绛衫，独倚水榭，望之如仙。座客王百川，赠诗曰：“满江风月净尘氛，独立亭亭回不群；漫说玉娘颜似玉，软香更胜玉三分。”真实录也。其母贪鄙，稍不如愿，即令玉娘谢客。澄海豪客李芥园，邀集韩江人士，张宴湘子桥下。玉娘每度一曲，掷锦十匹。其母闻之，匍匐船头，口呼佛号以谢。芥园叱去，满座哄然。玉娘不胜忿，旋舟，数日不食，其母悔悟，恶习为之稍减。

石姑又名十娘，白如玉肪，眉目楚楚，饶有风致。曾随伧父，四年而寡，无所倚，遂返程江，理故业。曲中姊妹，咸非笑之。独小娜与之款洽，相对忘怀。小娜洁白可匹，石姑而冶容柔态，则过之。毗陵陈云，羁旅梅州，每月夜，即招两人煮“工夫茶”，细啜清谈，至晓不及乱。人怪之，答曰：“譬彼名花，缀于树枝，迎风浥露，神致飞越；若折而嗅之，生气寂然，有何意趣？”后解维返省，石姑、小娜，南望零涕，甚于所欢。噫！如陈生者，堪称好色矣，非若登徒子徒有淫行也！

宝娘，不知其里居姓氏，大抵韩江土著。或曰：“金姓”，故又呼金宝云。颀而秀，玉立亭亭，发长委地。善歌，工调笑，凡往来韩江及宦游者，靡不与之相接。余友宗君芥飒，摄南澳司马篆，宴集其舟。宝娘平日遇富商贵介，结束济楚，媚态百出，都无所属意，独倾心于宗君。时宗君髦矣，视茫茫而发苍苍，且于温柔乡中，即其少壮时，初无所系恋。故于金宝，亦淡寞置之。仅以《定情诗》八首，作缠头之赠。受代者至，旋归会城。逾年，揭阳有事，随观察张公朝缙，复至韩江。事毕，张公置酒宴群僚，席间谓宗君曰：“吾闻此间有名妓金宝者，欲委身于君，非一日矣。君固名士也，以名妓事名士，如吾乡当日董小宛之嫁冒襄，至今传为美谈。吾当为君作蹇脩，以成其美。”即令海阳令谕金宝之假母，是夕以彩舆箫鼓迎之而归。宗君出其当日《定情诗》，以示同僚，一时传颂，羡金宝之得所归。而张观察实当代风流教主也。诗曰：“去年良会共浮槎，疏雨如珠透臂纱；似此风流真绝代，妙香开到白莲花。庄严喜听腐儒谈，打破机关绝爱贪；别有风光消不得，杏花春雨似江南。琼花一见一回新，更向名花证慧因；画舫帘波灯影下，红妆偏对白头人。细拨檀槽板未停，低鬟翠凤动琤玲；多情为我歌《金缕》，倦倚篷窗半醉听。濛濛香篆障轻绡，鬓亸钗横奈此宵。触迕校书狂杜牧，填词红烛又高烧。前身雪北与香南，拈取红芳一指参；结习风怀除得否，载花船是散花龛。流转浓华又一巡，几番风信逐芳尘；兰因絮果何时了？我是罗浮梦醒人。赢得清风两袖轻，浓香浅梦记分明；愧无十幅缠头锦，便面题诗赠宝卿。”余读其诗，宛丽缠绵，钟情实挚；因拈《如此江

山》一阕以赠："蓝桥本是神仙窟，为问阿谁能遇？碎捣玄霜，细斟玉液，梦绕韩江古渡，相逢竞妒。觑鬓影脂香，轻盈媚妩；画舫横波，错疑解佩汉滨女。赤绳经早系就，笑掷心卖眼。多少纨袴，往日情痴，而今愿足，知费幽怀几许！韶华暗度，试品色题香，未云迟暮；月下花前，从今诗思苦！"

小琳者，金宝之女，姿态不甚艳，而妆束雅淡，别具一种韵致。自金宝归宗司马，舟中冷落，不啻蓬门。小琳屈意款接，凡至其舟者，煮茗陪坐，终日无倦容。于是物望顿归，家声复振。江南士人张仲玉，与交最密，赠以诗曰："客邸愁无奈，乘舠一访卿；叩门惊好梦，倚笛奏新声。小鼎茶初熟，疏帘月倍明；拨灰添百和，絮语忽更深。"同时擅美者，有小足、小荪，皆色艺俱佳。沈静常赠小足诗云："十六芳龄正破瓜，妙于酬应足当家；生成一种销魂处，眼似秋波脸似霞。"赠小荪云："胭脂湖畔女儿家，冶色当春醉曙霞，未许群芳夸解语，风流还让合欢花。练江何似浣花村？秀茁兰芽有小荪；庄蝶翻飞不知处（原注：小荪自庄渔庄潮阳携来），空教杜宇渍啼痕。"后小荪因恶少招饮，坚拒不去，被辱，遂决意脱籍从良。

俊添，色艺不甚佳，而性情豪放。每逢月夜，质衣沽酒，邀韩江士女作团圆会，清歌酣畅，恒数夕不休。后得消渴病，濒危，嘱其妹小凤曰："我本瑶池侍女，误爱色香世界，谪堕人间。今限满当去。"既而遍体娇汗，如烧沉水，香闻隔浦。视之，玉筋下垂，双眸合矣。兰溪章鸣皋，有《游仙诗》二首，挽之："玉洞春回万树花，个中茅屋即侬家，闲游姊妹临流水，笑指蓬山隔彩霞。一春好事醉中过，偏爱黄莺对酒歌；石径兼旬无客到，不关风雨落花多。"小凤亦翩翩有致，今尚在韩江，有无名子赠诗云："桃根桃叶莫争妍，月旦湘桥忆往年，有妹嗣音夸小凤，玉楼风韵更嫣然。"味其诗，疑与俊添有旧者。

轶 事

岐岭抵韩江六七百里而遥，其间溪流曲折，随山而下。月夜，女郎独坐船头，轻弹低唱，时一遇之，风味亦足宜人。碣石卫先辈晞骏有诗云："晓风残月满江秋，独倒芳尊浇客愁；十载宦游归未得，不堪更听《古梁州》。"公以名进士除兴宁令，抚字心劳，催课政拙，聚书至数百卷。公余吟诗自娱，有事梅溪，必登女郎舟，倚翠偎红，在所不免。玩其诗，可知其风格焉。

有满姑者，本韩江妓，恒往来清溪岐岭间，郡人故未之识，与余姚翁宝山情好颇笃。后其母卒，姑挈千金，欲从宝山。宝山避之省城，屡招不往。姑不得已，委身土人。或诘宝山以坚拒之故，宝山喟然曰："吾清白吏子孙也，岂可以不义之财，玷辱家声哉？"夫世人娶妻，必访其奁具之厚薄，为取舍；妓女挟赀而嫁，犹之乎娶妻而得奁具也；何为不义？宝山未免矫情。

昔陶朱公《置富奇书》，以养鱼种竹为先务。齐昌境内，遍处皆池沼，既可灌田，复可养鱼，而舍旁及邱陇，皆艺竹，宛有淇澳之风。而竹惟南济桥一带为尤盛，两岸绿影参差，迤逦十里。夏午蒸暑，盘旋室中，无坐卧处，辄与魏湘岩、杨嘉干、路玉峰、金柳南诸君，携尊挈榼，放舟其间；登岸至池边，竹林深处，解衣席地而坐，骄阳敛影，通体清凉。柳南折荷花为杯，注酒其中，以筯刺之而吸，相顾乐甚。一日，兴阑思返，林外忽有双鬟，冉冉而至，曰："闻公等效李靖安故事，乌可无酒纠？我曹故不速而至。"视之，则柳南所赏之大小两凤也。遂命歌《相府莲》一曲，同人纷起洗盏更酌。久之，夕阳欲下，飞鸟归林。柳南载两姬返棹，谓余曰："昔在传家孔公幕中，尝与同人纳凉此地，有时郭姬亦不召而至。今诸人散若秋烟，而我儽然重至，能无如右军兰亭修禊，俯仰今昔之感耶？"大凤即磨墨舒纸，请赋诗以纪。柳南成七律一章："修篁两岸绿参天，依旧风光似昔年；独倒芳尊悲逝水，空劳湘管吊非烟。朱门俯仰成春梦，白袷飘零老研田；何日扁舟返鉴曲，匡床夜雨话联蝉。"大凤貌不逮小凤，而情胜之，与柳南无一夕欢，握手缠绵，较啮臂者，更笃。故柳南每有宴集，双凤必翩翩齐下，犹卖珠者，得锦匣而光益显也。

程江蛋船中，有雏女，年才十一岁，髦发鬖髿，垂肩际，若松麈。一夕，窥见其母与所欢横陈榻上，不觉欲心顿炽。比晓，告母欲人梳栊。母笑其稚年无识，谕止之。女曰："不如我愿，即服毒死，母无悔也。"越日，窃取鸦片，和酒欲吞。母夺弃之，不得已，为之倩人梳栊。见者咸捧腹胡卢而去。或有讦之者，曰："汝知奸幼女之律乎？是欲诱我以蹈法网也！"女则昼夜号泣欲死。母因招无赖子，与以金，若佣值者。至今女长，犹不满三尺，而为雨为云，已不止高唐一梦矣。五代南汉刘龚，每令男女白昼裸淫，后苑相视为乐，名为"大体双"。后苑中鸟兽，以及鸡犬，皆见惯，亦镇日交合。今雏女见母之交欢，而遽思梳栊，是何异南汉苑中之禽兽哉？

又有老娼，年垂六十，齿摇摇而发星星，状极衰惫。然夜无男子，则寝不安枕。一日，停桡江渚，见一少年，于水浅处蹇裳以涉，体貌丰伟。娼爱之，邀至舟中，屈意承欢，欲与合。少年不可，曰："汝发其种种矣，我方年壮，毋乃不伦？请别选相当者以求欢，予不敢闻命矣。"娼因饵以重金，少年遂勉就之，至今倡随如夫妇焉。昔夏征舒之母，鸡皮三少，尝借阳精为驻景之丸，故人或以娼拟夏姬。夫夏姬年髦而貌艾，自陈灵公之后，楚庄欲纳之，而不果。后巫臣子、反黑、要之，徒争欲委禽者，指不胜屈。其艳冶之态，即少艾者，犹瞠乎其后也。《记》曰："拟人必于其伦。"若老娼者，徒有淫行，而无驻景之术，直母彘耳。乌足与夏姬同日语哉？

江左杨少愔者，年弱冠，丰姿妍秀，如好女子。见人面，辄发赪；强与接，数语即避去。随舅氏某公任潮州分司，舅尝谓人曰："此余家贤宅相，有五代杨遵彦之风，真足消受竹林别室，铜盘重肉者也。"与一姬交最密，姬品貌年齿，与生亦、相埒。尝细雨初晴，两人乘舟闲泛，岸上观者环堵，惊为一双玉树，临风摇曳也。寻某公卒，凡亲友随任者，皆旋里。生独恋姬，不去。逾

年，囊橐将罄，姬劝其归，辄泪沾衿袂。姬因太息曰："我岂不欲脱籍相从？顾私蓄止百余金，不足以饱阿母欲！然谋事在人，君携去，试向赎身，济否，听命可也。"生浼交好者说之，鸨不从。计无所出，惟闭户掩泣或散步青天白日间。一日，徘徊树下，望姬船呜咽不已。忽有人自后抚其肩曰："异哉！子何悲之甚也！"生惊顾，则一少年，衣冠楚楚。爰诡词以对客，摇手曰："观子神气，已知底蕴。"自指其胸曰："此中有热血斗许，愿为世间佳士一洒之！君固未可与语者。"咨嗟欲去。生知非常人，挽与共坐，备述颠末。客初无一语，但询生姓名寓居而去。久之，揭阳奸民朱阿姜，谋不轨，制军提兵往剿，文武员弁，往来韩江上下者，如梭织。一夕，姬与他客酌酒篷窗，拨石槽度曲，忽有皂衣者数人，坌至，疾呼曰："督辕巡官至！"举舟惶遽，客仓皇鼠窜，而巡官已高坐舱中，传呼鸨母，责其买良为娼，令左右褫衣，欲挞之，鸨哀乞，始释。顾谓姬曰："汝当照例发卖！姑念事不由己，许汝择人而嫁。"姬跪谢，以愿从杨生对。巡官即传生至舟，视之曰："真汝偶也！"饬缴身价给鸨，促两人买棹遄行。生与姬喜出望外。而终不知巡官为何人也。欠□，薄暮，舟抵三河，有客携尊径入，揖生称贺。盖即当日树下相逢之少年也。笑问姬曰："昨夜惊乎？日者别后，谋为若两人撮合而无术。非制军临郡，乌能作此狡狯，以遂足下愿乎？"生与姬顿颡若崩角。敬叩姓氏，客不答，但釂数觥，致声珍重，腾跃登岸，长啸而去。嗟乎！谁谓世无"黄衫客"哉？

晋有浙东陈生，游幕海阳，学问既优，人亦老诚持重，服食更俭朴无华美。每谓同人曰："吾侪弹铗侯门，所得脩脯，如佣工之值；赡父母妻子而无余，岂可冶游以丧志？"少年儇薄者，恒非笑之为迂。曰："彼孽缘未到耳！饶舌何为？"凡同人设席河干，强之，必峻拒。越十年，幕囊所蓄，几累万。而生亦年垂耳顺矣。因束装思归。戒途有日，骄其同人曰："诸君见我之归，徒啧啧称羡，盍亦学我之守，不作狭斜游乎？"同人衔之，思设阱以相倾，而无术。谋之某姬，云："此亦易与。"先是姬小忤幕寮，虞有祸，转恳陈生，为之缓颊，而免。每欲置酒申谢，生拒之。至是招其仆，敛容致词曰："我蒙陈君覆帱久矣，今闻遄归有日，图报无期，待备薄饯以申悃曲，烦谨达之；倘得一顾，当酬以洋蚨大衍之数，非所吝也。"仆利其金，以告生，且怂恿之。生念仆相随久，藉此一行，足偿其劳。况刻即解维，何至丧其所守？因许之。姬遂盛筵延生至舟，翠袖金尊，殷勤持奉，无半语涉谑，亦不作狎昵态。生私心窃许，谓章台柳，竟不作临风荡飏耶？日暮辞去。姬并不挽留，送至鹢首，而预属篙师，伺其登岸，挤之落水，姬即奋跃随下，抱持狂叫。舟人坌集，掖之而起。衣冠沾濡，回坐舟中，呼仆旋寓取衣，良久不至。询之，则已入醉乡，置主人湿衣沾体而不顾矣。生躁闷欲死，已有双鬟，捧华服至，换毕，犹兀坐以待。夜分身倦，假寐于榻。姬为之遍体按摩，觉骨节尽酥，沉沉睡去。比醒，闻枕畔小语曰："渴乎？"视之，姬也。语如莺啭，气胜于兰，不禁神魂宕荡，即与定情。从此朝朝暮暮，至兼旬不返。仆促之归，曰："舟中乐甚，吾将娱老于此矣！"迷恋数年，半生心血所积，尽归乌有。而面目亦憔瘁黎黑，若病夫。有当日被其讪笑者，相顾曰："陈某素不冶游，其铁石心肠之张乖崖乎？座中有妓，心中无妓，其有道之程夫子乎？今何以色荒若此？则直是河间妇矣！"生闻之默然，无以对。未几，卒于舟。妓殓而埋之。噫！女色为钓魂之钩，妓馆实陷人之阱，观于此可以猛省矣！

昔黄司马之署梅州也，有家人张和者，囊无长物，与一妓交最密。至积逋累累，故往来虽频，而缠头甚薄。假母患之，令妓拒绝，而妓不听。一日，张饮妓所，夜半，母唤去，借他事挞之无数，始令返。张捧痕为之挥涕抚摩，妓益感其意，谓曰："情好如我两人，岂忍相离？然汝既不能脱我于风尘，而母日摧折，终不免于难。不如仰药同死，结夫妇于九泉，不犹愈于生乎？"张落魄，计不得妓，无生人之趣，慨然许诺。妓拔钗付张，质钱沽酒，投鸦片于中，两人对酌，各醺，抱持而卧。迨母惊觉，多方灌救，妓苏而张则无及矣。母携妓向州署自投，司马云："彼孽由自作，与汝等何尤？"越日，妓抱琵琶唱曲，为他客侑酒，不复念张之死，并张之何以死也。而张魂不昧，每夕至舟首呼妓名而骂，鸡鸣始去。妓延道士作法禳之，厉益甚，至掠砖抛瓦，解衣床外，衣自竖立，种种怪异，不可殚述。而游客之寻花问柳者，亦裹足不敢登其舟。久之，鸨不堪其扰，卖妓与乡人为妾。妓梦张谓曰："汝诱我同死，而今独活，行将与汝就质阴曹，以泄此愤耳！"逾年，妓为其嫡所辱，忿激服毒死。人尽云负张之报。其何以不死于疾，而卒死于毒欤？余谓张咎实自取，其迁怒于妓，是张死而犹顽钝无知也。妓之死，亦命数会逢其适，非张之果能为厉而死之也。纪之以警世之恋妓者。

梵林绮语录三种

[清]佚　名撰　崔玉华整理

《梵林绮语录》三种，撰者不详。记清代庵中尼姑生活，尤偏重于所谓“尘心未静”之类的绮闻轶事，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清末《香艳丛书》第六集、第七集、第十一集分别收有三种《梵林绮语录》，体裁、笔法、取材相近，但内容不同。现将三种汇为一编，加以标点整理。

梵门绮语录一

杭州慈渡庵某氏女

某氏女曾住上海新闸某里，年不及花信风，举止阔绰，居恒不事妆饰，装束靓雅，风流旖旎，望之如藐姑仙子。赫蹏不律，实不能仿佛其一二、第以幽间贞静，不苟笑言，人之见之者，知为大家闺秀也。顾其所居，不御婢媪，祇一年与相若之少年随之。饮食必侍，出入必从，或以为伉俪也，则尊卑之辨似严；或以为仆役也。则上下之分从略。兄欤？弟欤？似是而非，又在疑似间，夫惟存而不论，略而不议而已。粤人某操罂粟业，持筹握算，沪渎大腹贾也，偶经其门，见而艳之，浼其房主人为撮合山，愿以重金作下聘礼。主人假索租值期，亲诣女所，以意风女。女似首肯，并不问其为正室为簉室也。但云有父母在，一禀明后，俟命即定耳。主人以告粤人，粤人喜甚，以为蓝桥玉杵臼，裴航不能专美于前矣。然恐女有反覆，先以三千金托主人转为赠，且云衣裳饰品，姑俟他时。女故作推却意，固辞而后受。旋有一聋媪来，谓是其亲生母。粤人促主人以婚事请，媪固充耳不能闻。告语之下，无所可否。但作点首状，一似无不悉遵台命者。粤人又以金珠数事，价值巨金，介主人盛饰，往请婚期焉，并以五百金为老母寿，媪一一笑而纳之。婚有日矣，今夕何夕？见此粲者。粤人盛备舆马，倩主人作冰上人，相将至其门，途中观者，咸啧啧称美曰：“阿谁艳福，何修得此！”孰意事出意外，变起临时。百两来迎，双门紧闭，询诸邻右，昨夜迁矣。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主人第徇粤人之情，并非好作证婚人。财非中饱，自是无庸任其咎。惟是鸿飞冥冥，未免咄咄称怪。在粤人则黄金虚牝，实为骗扃所卖，自不禁狂呼负负。然以女之处心积虑，设计颇工，知踪迹亦未必有效，遂即不予深究，付诸无如何而已。由是观之，安知聋母之非真母，母聋之非真聋，特假是以售其术耳。至饮食必侍、出入必从之年少，究为女之何如人，则殊不可知。林眉月女史，浙人也，与女为同乡。为余述女子历史甚详。女越产也，其父曾任某县教谕，女随父在任所，阑干苜蓿，冷署清闲，教以读书，颇觉聪慧，及长解吟咏，善作小诗。年及笄矣，感帨有龙空赋怀春之句，射屏无雀尚虚中选之人。缝人某者年未弱冠，风流自赏，翩翩少年也。时以裁衣人署，女尝与之商量尺寸。积久之下，相识日稔，两情相洽，至于苟且。女乃窃其父之宦囊金，挟而与之偕行。初则匿居某处，侦骑莫之得，继以资斧乏绝，不得已，作遁人空门计，皈依杭城慈渡庵。弓足云鬟，未经剃度。盖但借佛门以匿迹，非真与我佛有缘者。六根未净，五蕴非空，又与某道士结不解缘，住持尼屡戒不能悛。会同庵有沈小姐者，某绅女也，未嫁而夫死，俗称之为望门寡。守贞不字，勘破红尘，绣佛长斋，深耽禅悦。女与之昵甚。沈不知女之所为，以其性情和易，两相鱼水，遂以禅房密友视之。初不料女之蓄意不良，而心怀叵测也。沈固挟有多金，并在家时之金珠饰物甚多，女或约沈以寄香普陀，或给沈以建筑庵舍，穷思极想，涎其多金，不数月间，沈之资财，为女骗者十八九。犹不止此，复欲以人之污己者污沈，致沈忍之无可忍，诉之无可诉，追悔莫及，羞仇自尽，女由是不容于其庵，为住持尼所逐，而人言藉藉。武林无女容足地，间关来海上，思欲以卖笑为生涯。住居新闸时，专使其骗人伎俩，其受其愚而堕其术者，岂第一粤人哉！相随之少年，即当日之缝人也。端庄其面，淫毒其心，是真一女界丑历史。其败类未有至于此极者。女史知女颠末，为余言如此。余闻女史言，得尽女之梗概。余客海上久矣，犹忆昔年曾与女遇，一见即知其为风尘中人物，顾以天生丽质，未免有情，探访之余，颇涉遐想。幸余以寒素故，未致被其骗。不然，其不至步粤人后尘不止。厥后数年，音耗杳然。去年偶于同安茶楼见之，齿微长，而风

韵一如旧时，有知其近况者，谓现住小东门，与某医士结露水缘云。

苏州凤池庵小馥

官府之断案也，但凭诸臆见，不详加研究，以疑狱为信谳，千古之覆盆莫雪，曾不知其凡几。若苏州凤池庵小馥，真大可怜矣。苏州盘门内泮环巷，俗称半爿巷，巷在府学之西。学中泮水出墙外，通城河，河环巷侧，故曰泮环。曰半爿者，音误也。地境荒凉，人迹稀少，屋宇不数十椽，民居仅十数户，巷中有如意凤池两庵，皆尼庵也。山门并列而起，门内有小户通往来。如意庵乡尼二三辈，斋鱼粥鼓，颇自清修。青夏则灌种蔬菜，秋冬则纺绩棉纱，操作勤劳，仅堪度日。凤池有尼数人，中年某尼，年华半老，性尚风骚，先与一小贩营生者通，有年所矣。后以庵中时，有梁上君子相惠顾，因约一织机者置机其中，篝灯操作，籍以守夜。黄昏人静时，尚闻机声轧轧，与梵贝声相互答，邻居安之，以为守望相助，莫此为善也。讵织机者鳏鱼寂寂，不耐清宵；中年尼亦以其年稚于小贩其人者，不久即成苟合。得新忘旧，遂与小贩疏。小贩无如何，惟偶或一往耳。佛界清幽，红尘隔绝，行为秘密，邻里举不得而知。独如意庵洽比为邻。庵内且有通径，凤池之一举一动，无不彰彰在其耳目中。绿杨分作两家春，固非如意诸尼所敢得而知者，春池水绉，甚事相干，一薰一莸，究难同器，遂禁不与通闻问，且以小户加扃焉。宣统纪元秋，有一常熟客过凤池门，翩翩年少，衣服丽都，手指之上，金戒粲然，织机者，见而艳之。伪为似曾相识者，诱而至庵中，将设计以为敲诈地。中年尼捧茶饷客，故示殷勤，日暮崦嵫，微露留髡之意。客悟其命意之所在，因探怀出银包，拈一枚以赠尼，曰："日云暮矣，行将归去，不腆之物，留作香金，请俟异时再来随喜。"织机者目睹其怀中金，愈不禁馋涎欲滴，乃示意于尼曰："赚客多金，何以为谢，有供佛一壶酒，盍留客一尝香积厨风味乎？"尼唯唯。客固辞不得命，欲出而门已闭，不得已，且入座焉。客固不胜酒力者，数杯之后，颓然醉矣。织机者遽起取厨刀以杀客，尼从旁赞成之。夜深无援救人，应手即毙命，遂尽取客所有。密启门，呼小贩者，小贩居庵侧，招之立刻至，告以故，相与弃尸庵后洼水中而分肥焉。小贩归，织机者亦当夜走矣。明日行人见尸，喧传道路，里甲以报官。官莅场验，遍问居民，不知所对，顾巷中民居十数户，暨如意庵诸尼。闻官至时，莫不启门出视，在场听候发落。独凤池庵重门紧闭，一似不见不闻者，疑窦所在，不言可喻。官捕尼亟，而小馥适自外归，盖小馥先应他庵之招，为城中临顿路一新丧家唪经，往承其乏，已三日不归矣。追经毕归来，而县差已在门首，不分皂白，不问情由，与庵中尼共絷到案。其于杀客事，固茫然无所知，刑具森然，官势可畏，惟有嘤嘤啜，中间环节，默然不能出一言。县官将小馥与他尼分别管押，以庵中虚无人，派差为之看守。而织机者于前夜归家后，闷卧至日暮，犹不知尼之悉已被逮也。乘夜到庵，扣门而人，则启门者，赫然其为县差，差知来人之必有关于是案也，立即押赴案下。官升堂问，织机者直认不自讳，惟力辩其不与中年尼同谋，而反扳诬小馥耳。意者自与中年尼通好后，爱情激发，以不忍加害故，而故作此狡狯也。官亦以织机者与小馥年相若，遂照录其口供。不待小馥置喙，即以疑狱为信谳，逐庵中尼，籍没庵产。且于后庭得窖藏银千五百圆，悉充诸公，而定织机者罪，并加罪小馥焉。究之小馥自捉将官里去后，与案中一干人分别管押，禁不与他人通一语，其于全案之底蕴，小馥且到死不能明。冤哉！冤哉！人有见小馥其人者，谓年不过二九外，体态苗条，丰神韶秀，留海发黝然覆额，一可人也。

洞庭山湘公庵阿巧

苏州吴县治西南，汪洋三万六千顷，即太湖。是中有洞庭山，山水清绝，山分东西，东山多尼庵。湘公庵者，洞庭东山尼庵之最著名也。阿巧，湘公庵尼也，余友张君建亚知阿巧历史綦详。建亚曾充某学校教员，其同校某君洞庭东山人也，以阿巧生平述之于建亚。一日建亚为余言曰："君知洞庭东山之尼庵乎？是处尼庵之规则，与他处绝不同，他处女尼。或为乡里雏莺，因贫而赖以育养；或为人家别鹄，因寡而藉以清修；或为贞洁不字之闺娃；或为伉俪不睦之怨耦以故不守清规者，虽容。或有究未有公然卖笑，如洞庭东山之尼，既曰尼矣，何尝祝发？雾鬓云鬟如故也；何尝弛足？莲钩罗韈如故也。浓妆淡抹，各擅胜场，徵歌而侑酒也。缠头掷到，姗姗其来，亦听客之所为耳。比之平康里中，殆有过而无不及也。阿巧本农家女，七岁丧母。湘公庵某尼，与其母为姊妹行，怜阿巧幼无依，挈而留养于庵中。及长有殊色，今年二十一二矣。善应酬，工度曲，风神绰约，雅韵欲流。所谓秾纤得中，而修短合度者，喜作时世妆，发黰黑而可鉴，双钩瘦削，如束笋然。庵中故多佳丽，环肥燕瘦，美不胜收。妙云荡逸飞扬，爱宝孤高坦率，各享盛名，然以视阿巧之风致嫣然，不觉瞠乎后矣。洞庭多富室，水陆出产尤多。四方商贾，云集其间，顾问柳寻花，不少崔张之侠客；而倡条冶叶，却无赵李之名姝。既有我佛之藏娇，遂凭行人以访艳，况阿巧为东山翘楚乎？湘公庵自有阿巧其人，生涯颇不落寞，禅房曲径，修葺一新。有冶游其人者，莫不以未到湘公为憾，并莫不以一见阿巧为幸。由是阿巧积资富厚，钏金环翠，罗绮生香，大家闺秀不啻焉。"建亚既为余言如此，复诵其友《赠阿巧》一绝云："为寻春色到伊家，认取仙桃烂若霞。怪煞维摩太多事，东风一夜乱飞花。"余闻其诗，谓建亚曰："此君诗亦平常，然似觉别有命意，不知命意之所在，不识诗中之奥妙。"建亚笑曰："余亦云然。余友曾言昔年阿巧患天花，一月而瘳，面上瘢痕点点，幸尚瑕不掩瑜耳，诗言盖指此也，然而惜矣。"建亚又言："阿巧自得痘疾后，丰姿仍不稍减。有某客过其处，巨贾也，一见而艳之，欲以巨金聘。阿巧未之许，客且以千金赠，客固侠者，而阿巧身价之高

可想也。"此亦建亚之友所言，而建亚转述于余者。

洞庭山湘公庵妙云爱宝

妙云荡逸飞扬，爱宝孤高坦率。一以流动胜，一以闲静胜，同隶洞庭东山湘公庵。妙云年二九，爱宝齿微稚，皆足为湖山生色焉。湘公庵阿巧，风神绰约，雅韵欲流，秾纤得中，修短合度，为尼界中翘楚。山中访艳，无口不碑。妙云爱宝两人，与阿巧同庵舍，尽情摹访，类多效阿巧之所为，谈笑妆束，一举一动间，皆阿巧所涵育薰陶，而习与俱化者。特两人赋性不同，不免毗阴毗阳之憾。然其天真所流露，不假娇揉造作，风流自赏，动中天然。生民以来，未有孔子，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阿巧固集大成者。全材难得，妙云爱宝，各擅一长，亦足多矣。妙云本毗陵小家女，家有姊妹五，云为最幼。其母以提挈之难周也。于云二三岁时，寄养毗陵某庵，转辗而入湘公，时年尚八九龄。爱宝则为湘公某尼私生女。洞庭尼庵，虽称方便，然既假我佛以为名，究之佛门清静，蒲团禅版，陈设俨然，则呱呱而泣者，不得不为掩人耳目计。以故爱宝甫生时，即寄乳邻媪家，免怀而归，才四五岁。禅宗家法，凡皈依三宝者，不以行年长幼为次序，而以入门先后为次序，略如官场所谓资格者然。爱宝实稚妙云二岁。妙云之来湘公，后爱宝者二年。故妙云照例称爱宝为师父也。夫所谓荡逸飞扬者，真妙云的确不磨之定论。妙云性流动，略不自知检束，体微胖，躯干不甚长，姿容丰润，秾艳如春海棠，喜作学生妆，乌云委地，时易蚁而为弁，善饮酒，对客辄以拇战角胜负，醉则或作踢摇娘歌，或作胡腾儿舞。尝语人曰："余之歌，于女学生之琴歌如何？余之舞，于女学生之体操如何？"其流动盖如此。人以其豪爽也，多愿与之亲。妙云固易与相亲者，菩萨低眉，禅参欢喜，销魂真个，比比而然，寻常视之耳。爱宝以孤高坦率故，颇不善妙云之所为。时以微词相讽劝，云若充耳不之闻，爱宝无如何，听之而已。然有知爱宝隐事者，谓亦与西山某氏子有啮臂盟，踪迹甚秘密，特以芳龄尚稚，俨然待字闺中。年已破瓜，初非完璧，春风豆蔻，谁曰含苞？栊翠庵本非妙玉终身地，静俟其所为可也。然性间静，鲜嗜好，好清洁，茶炉经卷，不染纤尘，动用器具，不用他人物，人亦无敢用其物者。亵衣被褥，间日一易，衣不御罗绮，以布质易于洗洁故，裼以浅淡洋花之布衣。三日一浣，三四浣，辄给诸人，盖其生性使然也。又喜规人过，如妙云之放浪，辄谏之以直言。云虽不之听，第以情词柔婉，亦未尝怨之也。至于陌头杨柳，绾起春心，未免有情，谁能遣此？人之多言亦可畏，其爱宝之谓乎？湘公庵除阿巧外，原以妙云爱宝两人为特色，秉性纵相异，而小鸾慧业，则又异曲而同工。其伶俐俊俏之神情，斯固尼界中所罕见者。建亚张君先以其友所述阿巧告余。余已为之书其事矣，妙云爱宝之梗概，亦建亚转述于余者。《梵门绮语》，因复合而书之。

震泽新庵连生

江震间女尼，大都自幼受育于尼庵，绝无自愿为尼，而皈依佛法者。间有四蕴非有，五大皆空，百人之中鲜一二焉。其妆束亦与苏杭间女尼异。十三四岁时，名为剃度，其实不过顶心剃去一团，约略不及银钱大，长发虽经翦去，然前后留海发遍覆四围，茸茸然随风飘动，黝黑丰润，光可以鉴。甚有至三十余岁，尚是乌云满额，勤施膏沐，对镜自怜，傅粉添香，争妍斗异，绮罗被体，衣裙一似俗家。惟襟领间则变圆为直，而缘饰之镶嵌甚华也。震泽镇新庵连生，年已及花信，娟娟自好，善于修饰，身躯在不长不短间，肌肤雪白，斌媚动人。其嫣然一笑时，微涡浅晕，姿态韶秀，一尼界尤物也。丰容盛鬋，发光泽如髹漆，方之古玄妻，或有过无不及，艳名噪遐迩，群以活观音呼之。其服御尤极讲究，冬裘夏葛，色色生新，禅榻之旁，箱笼以数十计。有见其冬月应里中夜忏之招者，披一出锋银缎白狐斗篷，飘飘乎如凌虚仙子焉，以故冶容既不免于诲淫，而慢藏尤不免于诲盗。昔年枭匪横行江浙间，杭沪小轮，且遭堵截，新庵亦被抢劫，庵故无长物，惟连生衣服甚多，倾筐倒箧，搜括一空。连生匿邻家，仅得免。盗党以衣付质库，斜襟直领，无不知其为尼家物，且无不知其为连生物者，而盗案亦因之而破。鹈梁不称，至于不敢领赃。连生自被劫后，颇自勘破红尘，薄命自嗟，诸般懊恼，适闻苏城某僧寺传戒，大有祝发焚修意，拚挡行李，屏去铅华，与一老尼借布衲一袭，方拟将八千烦恼丝连根削尽。行有日矣，忽为小病所缠，迁延数日，致于不果，青鸾音杳，裘葛三更。人有自笠泽来者，询之，皆以人面桃花对，名花有主，殆已与有情人成眷属矣。

震泽新庵五宝

五宝亦震泽新庵尼，年已三十外，风姿稍觉黯澹，而气韵自不可掩，居恒不事修饰，无寻常脂粉气，顾覆额之发黝然，布帔青衫，装束尤极淡雅。见人则清谈娓娓，令人为之神移。坦直豪爽，胸中无城府，风骚由其天性，亦生而成者也。新庵女尼七八辈，故多妙年俊俏之流，盛鬋修容，都是一时之秀。然震泽一乡镇，无有肯郁郁久居者。有女怀春，感标梅之迨吉，茵涸不可知。禅门寂寞，逃而入者，复逃而出，此往彼来，曾不知其凡几。独五宝自幼隶新庵，垂垂三十年。秋月春风等闲过去，频年梵贝一若深与我佛有缘者，不知者，几以为桃李其容，冰霜其性懔乎？其不可犯，虽爱慕之而无如何，殊不知五宝固别有深意在，特行为秘密，虽同居伴侣，亦几不能知其详。妙常自有意中人，潘氏子其庶几乎？墙裹杏花，关满园之春色；风前杨柳，漏大地之春光。消息相传，非特属垣之有耳，盖有防不胜防者也。余故人子汝南生，世居震泽，家与庵为邻，所居第一巷隔。其读书之楼，有百叶窗二，适与庵之后窗对。一日夜深人静，生尚挑灯作手札。忽闻对面窗呀然作声，倾耳听之，则又似男女喁喁私语者，遂潜息几上灯，

将窗上百叶片抽起而窃窥之，则其同学友潘某，正与五宝并肩坐几上，壶觞具在。旋复见五宝搂潘某于怀中，屡剥西瓜子，以樱唇相喂饫。潘某嘻嘻顽笑，若婴儿之取媚慈母者。然盖潘某年尚少，约稚五宝者十岁，股掌玩之，实面首充之也。时值孟夏，天气渐热，迨午夜而窗犹未闭，则是夜亵狎情形，历历在生两目中，一幅秘戏图，殆实父得意之作也。生拟推窗呼唤，警以深宵风露、男女卫生诸说，预为异日要约酒食地步。继思一池春水，甚事干卿，惊散鸳鸯，必招尤怨。且一经揭破，两人之名誉荡然，攻发阴私，贤者所戒，因之收拾归寝，惟有咄咄称怪而已。越日见潘某，生为之述《聊斋》陈云栖事。潘为红涨于面，嗫嚅不能作一语。生曰："余不过以君亦荥阳华胄，故假留仙笔墨作谈助，非有他意，幸勿多心。彼此知交，万勿以疑误相罪责，反以他言乱之而后已。"次日潘某忽过生斋，力邀生赴新庵，且愿为先容。生意此必潘某之与五宝欲两相诘责而伪为剖辨也。承讳两不便，当境将何措辞。再三婉谢，固辞不敢往。潘坚邀之，遽拉生行，情辞哀恳婉转，作乞怜状。生不得已，姑偕潘去，则五宝已治具待。盘飧罗列，推生上座。酒次，语生曰："饮食男女，大欲所存，僧俗当无二致。但僧家格于佛教，不能畅所欲为耳。即如几上粗肴，肉脍鱼羹，非尽蔬菜，亦岂不在禅门禁令之内？则饮食既未能免俗，而男女之道，何必不然，讲学家辄龈龈以气节责人，抑何少见之多怪耶！在开通者，当不若是之固执也。"生唯唯，不能置一词，生以五宝之言，虽多含蓄不尽，然明明为潘某自承，明眼人不待多言。况前夜之温犀秦镜耶？为前日之所讽于潘某者，当已为潘某转罄于五宝无疑。五宝本聪明人，并不究生之所自知，而若能知生之所自知。当时五宝谆谆言之，生默默听之，潘某在座，则局促不自安，深有难乎其为情者。酒数巡，生不能久留，告谢而归。他日见潘，始知五宝果以为既已隐瞒之不终，不如披露之为愈。强潘邀生，实非潘愿。潘忸怩甚，言之，颇呈愧色。生故开通，亦并不与多言。然五宝之坦直豪爽，非特尼界中不可一得。即求诸寻常巾帼，日以平权自由作口头禅者，当又俯首下风，万不能及。余闻生言，亦不禁为之叹慕不置。而潘某者，无论其家法之如何，乃与五宝年相悬，自无得成眷属理。在五宝固守不嫁主义者，闻至今年近不惑，潘仍皈依女菩萨，关系殊密切，宝则仍在新庵，为毗邱班首云。

震泽老太庙阿文阿祯

阿文名安文，阿祯名瑞祯，皆震泽老太庙尼也。阿文齿稍长，约在二十左右。身苗条，纤腰如弱柳。阿祯则年方二八，明眸皓齿，身体稍短于阿文，然妙在不长不短间。二人皆丰容俊美，清秀无尘俗气。一时盛名鼎鼎，咸以姊妹花称之。阿文善烹调，寻常斋蔬，嗟可办十余桌，预先订定，尤为精美。以豆豉面筋幻成鱼肉鸡鸭形，置诸席间，几不可辨真赝，尝之味绝佳。若易素菜为荤肴，亦无不芳馨可口，盘食精洁，仿佛吴中船式之菜。一席偿四五金，即可饱尝香积风味矣。老饕好事，至奉以禅门络秀之号，文曰："即为禅门，非是屠门群等时来大嚼，其何说之辞?"余友汝南生答之曰："卿真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耶？然磨刀霍霍，为诸檀越轨庖丁之役，真太苦卿也。"言讫相与一笑。阿祯伶俐俊俏，颇通文理，且精会计，常住之中，出入簿记，皆阿祯一手之笔，钩稽精确，累黍无差。先是老尼某，收阿祯为徒，以阿祯性质明敏，爱之如掌上珠。老尼小有积蓄，去年老尼病，悉以所有给阿祯。老尼死，阿祯居然有地、有田、有现银。人心势利，群相趋奉，顾阿祯颇参以小惠笼络人，冬令租息所出，往往以大半分润同辈。邻里之穷苦者，亦时时有所周恤，故人称阿祯为慈善家云。阿祯性好洁净，先本与老尼同室卧。老尼没后，将旧室修葺一新，净几明窗，十分幽雅，经卷文牒之类，折叠齐整，香烟茗具，陈设位置井然秩然。平日喜作小楷，簪花妙格，娟秀可观。阿祯既为同辈所推重，而阿文尤与之相善。江震间女尼多污点，淫靡之风，习为固然。惟阿文阿祯两人，差无瑕疵之可指。阿文年龄长大，确能自守清规。阿祯知识已开，独得自完太璞。污泥中有青莲花，亦难得也。

嘉兴南庵净芳

禾中唐泰阶考廉，少负不羁名，丰容修美，未弱冠，补博士弟子员，有声庠序间，旋食饩，历任学使按嘉郡试，辄冠曹辈，顾性挑达，漫不自检摄，与里中纨绔子酒食游戏相征逐，饮博无虚日。南庵尼净芳年二九，艳名噪遐迩。游人到其庵者，无论其为访艳而来，为礼佛而来，莫不以一见净芳颜色为幸。净芳声价颇自高，潜心绣佛，岑寂自安，恒不肯轻见人，一听老妪雏娃应酬檀越而已。南庵距城十里许，乘兴而往，未得尽兴而返。如入宝山空手还，人咸引以为憾。惟孝廉至则，则净芳沦苦茗，进香果，咄嗟治具，肴核纷陈，一若常为预备者。故人之欲见净芳必以孝廉作先容，否则不能如愿也。孝廉到南庵，每为平原十日之游。老母家法严，辄托辞于文会，此间乐不思蜀，向之相与饮博者，因之日以疏，且不复如从前之游戏征逐矣。禅房幽邃，竟藉以为藏修地，文学由是而大进。时或以韵语教净芳，故净芳善作诗，皆孝廉所授也。会值大比年，孝廉伪以避暑读书，拟偕同人先事赴省垣，预为举业地步者，请之于堂上。老母许其请，遂得公然下榻于南庵。净芳添香佐读，倍极殷勤，女貌男才不免为爱情所激触。闺房甚于画眉，外人那得知其隐。富贵毋相忘，当无待海山盟誓焉。迨试期至，净芳送之行，眠早起迟，再三珍重，试毕归家，颇以思念情人为苦。不数日，又以赴省候榜辞老母，其实则仍往南庵也。重阳节后，省中撤闱揭晓，鹿鸣报捷，急足到禾中，孝廉固已高中经魁。合家大庆喜，然教廉则未之回。家中以其尚在省垣，想不日必当旋里，不意忽忽一月，音耗杳然，里巷喧传，诧为异事。老母忧疑殊甚，然亦无法寻觅，遍问亲朋，无有知者。南庵地本幽僻，几与城市相隔绝，况儒佛异教，又若漫不相关。教廉又以场后小病，足不出南庵门者累月，而

心耽禅悦，功名事几已付之九霄矣。时已孟冬，朔风告警，检点行箧，薄棉不足以御寒，乃作书致家中取衣，遣香佣往，伪为自省中来者，家中得书觉书中词意恍惚，深有可疑之处，一经根究，香佣无可隐瞒，乡愚本戆直人，遂不禁和盘托出。踪迹而往，乃得寻之归，孝廉始知己名之已登贤书也。亟赴省料理一切，幸尚不嫌太迟，明春计偕北上，联捷成进士，以知县分发直隶，即用。衣锦归乡时，而净芳已呱呱在抱矣。孝廉本未有子，告诸高堂，喜出望外。且孝廉自与净芳遇，一改从前挑达之性，杜门攻苦，因以成名。其先后影响，未始不可为净芳德，爰纳净芳作小星，需次北直，携之同行。堂上春秋高，板舆并未迎养。夫人某本贤淑，愿在家侍奉老姑，以妇职兼子职，姑媳甚相得。孝廉到直后，十余年间，历任烦剧，牛刀小试，颇著政声，宦囊虽不丰，然已脱尽寒酸气味矣。年来告终养，归禾中。孝廉年仅四十许，子已将近舞勺。净芳则甫三十岁，娟好不减畴昔，见之者犹疑其为天仙化身。解组归来，一家团聚，母慈子孝，妾美妻贤，修到几生得此清福，午桥如意曲，岂真尽属寓言耶？

嘉兴南庵小芸

小芸隶嘉兴南庵。宣统纪元夏，余有事武林，道出禾中，于城南亲串家见之，亲串语余曰："此吾禾盛名鼎鼎之小芸师太也。工文翰，通经典，诗词尤擅胜场。君盍坐而与之语乎？"即而视之，年约二十许，神姿淡雅，娟好异常，玉立亭亭，神仙不啻焉。小芸聆余亲串语余言，若谦不自胜者，寒温数语，已觉吐属不凡。余问所作诗词有存稿否？芸曰："方外之人粗知韵语，有作辄即焚去，不欲以雪泥鸿爪，留痕迹于人间，供识者讪訾也。"余又问曰："经典词旨深奥，吾辈钝根，不能领略其妙，究竟唪经者能深通其理否？"芸曰："禅理与儒理相表里，初无难解之处。其显而易明者，尤莫如我心经语。君知禅家之妙乎？六根未净，无怪五蕴难空，欲识本来，自必先除魔障，则以心经之无眼耳鼻舌身意数语尽之。"余曰："如何是无眼法？"曰："皎洁坐忘中夜月，繁华梦醒四时花"。"如何是无耳法？"曰："悉凭鸟语喧春树，不觉泉声答晚钟。""何如是无鼻法？"曰："鸭鼎空教焚永昼，麝煤何事暖春宵。""如何是无舌法？"曰："辨论千般都是假，旨甘百和总非真。""如何是无身法？"曰："痛养不关同木石，寒温一任遇冬春。""如何是无意法？"曰："澄水不波清湛湛，长空无月净沈沈。凡人不见可欲，心如止水，一见可欲，心如沸水，魔障从生，浮云忽起，故一切人间之色相，宜以定识定力制之，则剑斫乱丝都不碍，冰销炽炭自无烟矣。"余聆其方，谓其如生公说法，当是确有所得，非仅习口头禅者比，而且舌妙莲花，亦复才工柳絮，问诸近世比邱中，固是得未曾有。向读《叶小鸾受戒》及《沈绮琴皈佛》二记，锦心绣口，云诡澜翻，为之合十顶礼。小芸现身说法，香口亲闻，琴操参禅，想见坡公当日矣。语次，时计已指十二句。沪杭火车，行且过禾，惟恐赶程不及，不得再有后言，遂作别云。

嘉兴桂林庵月轮

翠袖多情，红颜薄命。彩云易散，恨月难圆。则嘉兴桂林庵月轮事，有可述也。嘉兴某绅之夫人，素与桂林庵住持尼某相友善，住持尼即月轮师。师以月轮幼慧故，欢爱倍至。夫人有子小名善生，爱怜少子，则又妇人之常。夫人到庵随喜时，必与善生偕，住持尼往夫人家，亦必与月轮偕。夫人以善生寄名于尼，尼报之以月轮，因亦寄名于夫人，两相過从，亲昵之情，若戚串焉。时善生与月轮皆仅数龄耳。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郎骑竹而妾折花，见者为之生羡也。祗以格于僧俗，又不无门第之嫌，即使月下红丝，亦不能有此权力，不然天生嘉耦真是一对玉人焉。嗣后善生在家读书，夫人又督责严，不听，时常出外，月轮偶随其师往夫人家，善生攻苦频年，闭门育读，亦难得与一面。隔花人远天涯近，付诸思慕而已。光阴荏苒，年已皆十五六，善生丰容修美，有卫玠璧人之目；月轮则修容盛鬋，俊俏绝伦。会夫人病殁，住持尼偕月轮往吊。生见月轮风神绰约，不禁为之神移。只以苫古之中，居丧守制礼之所在，不得与之通一言。月轮归后，亦颇思念善生不置。未几，生以七事告终，假唪经为名，特至桂林庵，得与月轮话积愫。数年契阔，情致备极缠绵。自夫人故后，月轮于生家，踪迹日以疏。生读书之暇，辄一访月轮。顾生虽年少，颇能以礼自持，虽与月轮友爱深，而终不及于乱。及生服阕，亲友有为生议婚者，生虽有月轮在，然究以门第修关，断无娶月轮理。婚姻不自由，是亦无可如何事。月轮亦知其故，从未一吐其隐衷，而情之所钟，出又无可自禁。是虽有千百女娲，不能补此情天缺陷也。及生娶，而月轮病，生为之譬喻百端，慰藉万状。月轮反以为病不由此，以之应付。生有言，辄乱之以他词。惟双泪盈盈，自嗟薄命而已。药石不足医疏病，卒以一病不起，不数月后，玉碎香销矣。生以为伯仁由我死，引为生平憾事。以月轮肖像县斋壁作记念，且撰启征诗，并乞人只写昙花一现意。幸勿拦入亵语。观于此，生可谓能知月轮也。夫两人固所谓深乎情而止乎义者，然而月轮良可怜也。

平望雨珠庵莲因

莲因，今居平望雨珠庵。年才二九，向隶禾中某庵。其师本出良家，精通文翰，幼时深受教育，中年守孀，祝发焚修。莲因自幼时，其师挈而养之，教以书史，授以诗词，以故长于吟咏，独得乃师衣钵。顾性好清洁，不肯与凡人伍。昔年其师圆寂，以禾中尠同志，因来平望。平望属震泽县治，镇东有巨泽，即所称莺脰湖，雨珠庵滨湖而居，推窗望之，水天一色，浩瀚无涯，几点风帆，夕阳送影，数声渔笛，新月弄秋。庵中只一老尼与一老妪，香烟寥落，门设常关，其于莲因本性，则适得其宜，暮鼓晨钟，蒲团且坐，偶拈韵语，辄作小诗，积日稍久，裒然成帙，自号莲花头陀，有《莲花簃诗》一

卷。余友吴次公世居莺湖，风雅士也，今年与余同客吴中，偶或遇从，尝为余诵莲因所作《自悼》一律云："毕竟桃花薄命同，年年飘泊怨东风。锁来宝镜眉弯黛，抛去冰壶泪点红。玉臂余寒双钏卸，琼腰瘦尽半衾空。佛灯未烬长明火，寂寞禅关晓雾笼。"又《望月》一律云："玉宇无尘夜色阑，银黄洗出水晶盘。诸天色相空中现，大地山河镜裹宽。今夕自然千里共，此生能得几回看？琉璃世界光明藏，问说何人在广寒。"余聆其诗。觉其词怨而不怒，极得风人之旨，而细味其意，则未免有情，谁能遣此。知莲因真是可人，但偶托于禅悦耳。几生修到，不知阿谁有福可以消受。曾托次公转丐全稿一读，久之未之得。后知次公屡向丐取，莲因以其饶舌故，颇以丰干相恨，靳而不之与。余与莲因，深以未得一面为憾。而其生平梗概，则亦次公为余言也。

盛泽大悲庵顺宝

盛泽镇属吴江县治，明高士卜孟硕居此。高士名舜年，故亦曰舜湖。舜湖者，俗称西荡，是湖滨大悲庵，尼庵也。屋宇不甚多，顾山门佛殿，粗具规模，曲径通幽，禅房花木，清流绕门外，浩渺无所际，西望洞庭诸山，隐约在目，盖据一镇之胜概焉。光绪甲辰乙巳间，有幼尼顺宝者，居是庵，时顺宝才十五六龄耳。余于是二年间，适赋闲居。余家在镇之东，炎熇天气。家居惮暑，辄荡一小舟，容与西荡中，为作招凉计，沈瓜浮李，拟厥南皮，雪藕调水，方诸丈八，兴之所至，放舟泊庵前，招顺宝来舟中，招之无不至者。剧谈对饮，了不欲归，顺宝饮量，雅称大户，一饮累觞，略无醉意。尤善以鲜花作酿，最佳者，以白玫瑰珠兰花合浸而成，酿郁作沈碧色，芳冽不可名状。尝以一樽劝余饮，开樽相对，香沁心脾，不暇顾妇人醇酒之讥也。顺宝盛鬋修容，清洁可爱，依依小鸟，言语颇解人颐。初不过略识之无，向余问字者数月，竟尔粗通韵语。时有某武员汛地来盛，慕顺宝名。挽余作绍介人，带师船数艘，夸张声势，直至庵前，至复自恃能力，以一拳捶碎其山门之壁。顺宝闻而出，曼声而言曰："捶碎山门容易补，损将佛法最难修。"某武员闻言，深滋不悦，掷四饼金，作赔偿费，鼓棹去。顺宝唤香佣追还之，盖其狷介有如是者。后某武员又盛饰至其庵，以巨金示住持尼，欲以顺宝充下陈。顺宝坚不愿，致作罢论。某武员旋以狂悖镌其职，甚至流落无所归，人服顺宝之有先见焉。顺宝本农家女，幼失怙恃，大悲。老尼育诸庵。长而聪颖特甚，好洁由其天性，烟筒茗碗，不令人共，真一女倪迂也。余年来馆食吴门，不至其地者数年，偶问诸人，不知顺宝踪迹矣。落花茵溷俱不可知，放棹湖滨时，当不胜人面桃花之感云。

盛泽白庙喜贞

白庙在舜湖之滨，畴昔故多佳丽，厥后风流云散，相率而行。近有喜贞者，艳名噪遐迩。余于去年耳其名，第以作客他乡，归里日少，亦几淡焉忘之矣。今年新正月，与一二朋辈，携小舟于湖滨，访红梨渡木兰洲诸古迹。顺道诣白庙，叩关而入，即由应门妪延至大殿坐。住持尼出而应客，年可三十许。小鸾受戒，风韵犹存，盖亦似曾相识者。照例作寒暄语而已。惟不见喜贞其人，窃恐其新年因事他出，不能达我辈此来之目的，其如闻所闻而来何？即而询之，则曰："小病乍起，不可以风，禅房即在殿西临湖一楹。贫尼殊不妨导贵客人，但药炉茗碗与衾枕共狼藉，乱头粗服，不足当青眼一顾耳。"语次，即嘱老妪沦茗瓯偕果盒携西楹来。余深喜住持尼之颇解事，遂相将至喜贞房，喜贞果依依病燕，露一种可怜之态，而风姿掩映，斌媚天生，玉蕊琼枝，未足方喻，梨花一枝春带雨，信乎名花有真色相，脂浓粉腻，下乘禅也，吐属之间，倍臻风雅。余友问其识字否？曰："既会唪经礼忏，自然识字知文。但如白竿山七月时，不过略辨之无而已。"又问："年几何矣？"曰："才过二八，又问来此几何时矣。"曰："不过一年。"余视其纤腰束素，正欲有以相问，喜贞已觉余目光之所注，不待启口，即为余语曰："上年在震泽某庵，因师父圆寂，庵中食指多，效老僧卓锡他方，特来贵地耳。"余叹喜贞之善伺人意，其聪明有不可及者，又曰："此地颇清净，顶礼莲花座下，斋鱼粥鼓，亦并不思他行也。"余笑颔之。时老妪捧茶果来供客，住持尼偕幼尼数辈来应酬，正拟一一问询，舟人以风急日暮促解维，乃偿茶资二饼金，偕余友作归计。喜贞力疾搴帘出，且殷殷订后会焉。

盛泽净明庵小金

小金，梨里人，父母早亡故，家贫无所赖。幼育里中之西庵为尼焉。梨里属吴江县治，风俗淫靡，诸尼庵多污点，会有奸拐事。里绅朔诸官，县令驱捕亟。小金由某绅家女佣引至盛泽镇，寄住镇北之净明庵。净明房舍十数椽，不甚修葺，顾地境僻静，门前流水一泓，市声不到。庭中杂植花木，四时不断生香。西偏有楼数楹，小金所居颇轩敞，推窗远望，悠然出尘，以故小金安居之。初净明庵既在市杪，住持尼又不善供应，诸檀越几皆裹足。自小金至，香火之盛，胜于畴昔者几十倍。盖小金媚容修鬋，风趣天然，言语之妙，尤能得人意也。乡镇俗例，凡人家新丧，必延女尼唪经礼忏，且卜夜而不卜昼，通宵达旦，事苦而酬微。住持尼以小金荏弱故，且因小金而香金多，乃不使小金应经忏约。小金得以优游自在，斋鱼粥鼓之外，时从事于针黹，一寸之缣，人争购之，偿其值者且数金。余由太原公子先容，得有数面之缘，见其举止娴雅，初无一点俗尘，房中陈设清洁，补壁书画极精。小金指一联问余曰："此联佳否？"余视之，则为"肯为宝钗离净土，好从月镜证良因"二语，盖小金小字宝月也。余笑颔之。曰佳，小金两颊微赪，俯首无语。询之，则曰："王某谑人太甚，重违其意，特未之弃耳。"乃知即为太原公子所题赠者。余笑曰："凡事只要重违其意，其庶几也。"小金解余言中之意，颇露娇嗔之色。时正暮春天气，窗外垂柳二三，燕语莺

啼，大好风景。余偶诵王少伯《闺怨》一绝，尚未及"陌头杨柳"句。小金遽曰："谁为少妇，其儗不于伦否？"余与太原公子皆笑不止。小金诚可人哉！后余馆食吴中，与小金不见者数年。去岁闻太原公子来吴中僦屋居，偶过其斋，见小金在吴下寓庐，盖金屋焉。

盛泽净明庵天锦

天锦，盛泽镇净明庵尼也。余见时，在光绪二十三四年间。天锦年已三十余矣。顾其体态苗条，丰姿绰约，一头留海发，尚未度尽，其光黰黑而可鉴。略不谛审，几以为二十以内人。性好清洁，元裳缟衣，一尘不染。又复精通内典，大家闺阁多有喜听其讲经者。余友陇西生所居，与净明庵仅一水隔。生中年丧偶，抑郁无聊赖，招提红板数武可通，积日既久，过从遂密。生以不得于父母，甚至不容于其家，遂以禅房为下榻所，几欲终老柔乡矣。究以人之多言，彼此皆关名誉，生故设一药肆于市上，乃借悬壶名，独迁居肆之中。生偶撄疾，天锦必日数至。洎生病笃，肆中无佣人。天锦侍奉汤药，衣不解带者数阅月。生死，天锦啜泣生之侧，焚衣叠镪，如家人然。生父母至，义天锦之所为，反感悔平日之不以子为子，遂亦并不加斥。生丧举而天锦归，天锦病，天锦死。呜呼！天锦殆有情人欤。余闻人言，天锦三十岁以前，颇以清修为职分。长斋绣佛，了无尘心，真所谓五大皆空，四蕴非有者。净明故多俊尼，摽梅迨吉，皆不免于怀春。天锦独心非之，晨钟暮鼓，静掩禅关，盖已心如古井矣。顾何以一遇生而不自禁，竟大反其初衷，情网所缠，至于身殉，其真晚节之不终哉？或亦前缘之未了也？天锦之死，距生死不十日。有人作一联以为挽曰："尘世茫茫，苦海慈航能渡否？板桥寂寂，春风流水究云何？"用意颇觉含蓄不尽，夫朋友之墓，宿草不哭。余虽与生交最深，而生之死已十有余年矣。独不解天锦之一生贞白，忽为生破其戒，复为生殉厥身。偶一追忆，耿耿不忘。质之我佛如来，后果前因，不知当作何说也。

梵门绮语录二

苏州染香庵松月

佛门子弟尘心未净，不耐禅房寂寞而还俗嫁人者，往往而有。然皆姻缘草草，有类私奔，未有百两相迎、六礼咸备、委禽纳币而结正式之婚者。况乎其为阀阅之家，诗书之子，御轮亲迎，歌"宜家宜室"之诗也。如光绪辛丑壬寅间，苏城染香庵之松月与齐门程秀才之成婚，可作乘龙佳话矣。

松月十七八岁时，丰容盛鬋，姿色在中人以上，而摽梅迨吉，有女怀春，禅榻凄凉，不无身世飘零之感。然其住持尼清规确守，斋鱼粥鼓，与松月同卧起，竟寸步不相离。庵中除一老妪司炊爨启闭外，此外别无他人。庵规严肃，五尺之童不入门。松月虽春心浅逗，顾频年禁锢，心不死而自死，无如之何也。

某宦妇者，已字，未嫁而夫死，过门成服，抱木为婚，之死靡他，守贞终老。营一家庵于城西，带发修行，暮鼓晨钟，俨然方外。与染香尼相友善，时时往还，经卷流连，颇称莫逆。妇每至庵，见松月年华渐长，端庄流丽，体态苗条，饶有大家风范，爱之而复怜之，屡欲为尼说法，俾松月及时还俗，不致沦没终身，将来女貌郎才，可达有情眷属之目的。然知尼故性情刚愎，非可以情格而理喻者，若用强迫手段，又何事不可以办到。唯素与尼善，而夺其所有，未免伤情。且佛法綦严，吾既与之为同道中人，不可为吾一人所破坏。然于松月一方面，终有不能释然于心者。乃以言讽于尼曰："师年老矣，若不预为之计，将来松月一人，青年孤弱，何以担承庵务？不若早为之地，觅一乡女为松月徒。否则，余家有蠢婢在，不嫌粗劣，当谨以作赠品，则承乏有人矣。"尼深然之。

他日妇以婢至，为之皈依剃度。婢果痴憨丑陋，年已十八九，尚未知人道者。顾操作勤劳，行为诚恳，晨执炊而暮键户。既助尼之力，深得尼之欢，而庵中旧有之老妪已聋瞽不任事，尼方莫为之计，至是而感激妇之垂爱不置也。不知妇之拔帜立帜，设计甚工。淮阴将兵，固有能出奇而制胜者。不旬日间，松月黄鹤矣。嫦娥奔月，里巷喧传。然佛家门开方便，"逃禅"二字，安必不可作逃出解？无足异也。尼自失松月后，无法寻觅，思慕哭泣，固意中事，总以有婢相承乏，亦以聊慰其衷怀，音耗杳然，旋即置之矣。

齐门程秀才者，歙人木商子也，文名籍甚，有声于时。父母早亡，家资巨万，弱冠娶某氏女，伉俪甚笃。三月而赋《悼亡》，庄子鼓盆，悲不自已。有为执柯，辄不之许。会寒食往山塘扫墓，携小舟出阊门，行数里许，见临河一巨宅，丽姝三四，倚门而立，中一人貌最秀，无寻常脂粉气。询诸舟人，知其为董事程姓家秀才。本以断弦久，鳏鱼寂寂，锦衾角枕，独旦生悲，遇此殊姿，不觉心动。及闻舟人言，知系同姓。格于成例，为之愕然。

舟行数箭路，舟人女向秀才乞舱中自来火燃香烟，谓秀才曰："侬操舟久，不时往来山塘，沿河人家，大半相识。"顷之，程姓有姊妹三，其姿容淡容淡雅者，盖彼亲串女也。秀才大喜，微露问名意。女以有母在家，足以任媒介事，容归而与谋。秀才重托之，许厚酬柯润焉。

数日，女来报命，谓："此女系某宦妇义女，妇守贞，无所出，以义女作亲女，爱怜倍至。终身之事，妇有全权。尊嘱已由老母通达，幸不辱命。唯一切婚礼，须稍饰观。"秀才一一应之，而择日下聘也。婚有日矣，妇即假亲串家嫁女。妇之夫家本巨族，妇请夫兄主婚，而夫族之人皆重妇贞，徇妇之意，合族咸至，赞襄喜事，如己家嫁女者。然而并不知新人之为松月幻相也。或有疑之者，则以母家远族侄女对之。男家先世亦贵显，故迎娶之日，衔牌仪仗，充塞衢途，彩舆临门，山塘十里间，

咸啧啧相称羡。女家于所对付之处，其繁盛盖称是妇嘱。女之勿以来历告人，但曰："本为母之夫家远族女，螟蛉以作亲女者耳。"盖妇之夫家本浙西人，家乡寒族多素不通闻问，故人深信之，而无疑之者。

厥后，琴耽瑟好，鸿案相庄焉。值妇病，秀才夫妇同往省亲。适染香尼亦送物品至，瞥见女而大咤，盖妆束全非，而面目犹是。幸妇疾中神志极清，亟曳尼坐，掩其口，而告之故，且愿以重金寿，以之自赎其罪。尼亦喜松月之得所也，亦遂不多言。然而春光从此漏泄矣，而秀才犹未之知也。

先是，妇以蠢婢赠尼，即与松月密约于某月某日，舣舟庵后，伺隙而潜逃，松月一一如其教。及赚得松月归，即藏匿山塘程姓家，程，妇之母姨家也。由是为之蓄发缠足，与彼姊妹行同寝馈，涵育薰陶，习焉而化。不数月，凤翘踏月，蛇髻盘云矣。舟人妇本尝往来两程家，妇亦时至母姨处，故舟妇亦与相识，然女之为比邱变态则不能得而知。及秀才许以厚柯，因之以撮合山自任，竭情牵合，得成此一段美满姻缘也。夫妇之于此事也，踪迹秘甚，当时戒舟人勿言，舟人亦遂不敢言。他年，妇又病瘵死，舟人稍稍言之，综厥后先，却相吻合，特不知程秀才能知床头人历史否耶。

由是言之，妇既与尼相友善，不应于尼之前使此狡狯伎俩。然其成全松月也，则其一片婆心焉。或曰："妇何厚于松月，而薄于己婢若此?"有知之者曰："婢固石女也，故入庵之后，亦遂安之若素耳。而如松月者，既入空门，旋归华族，且其于归礼数无异，名门闺秀，煌煌冠帔，非梦想所能到此，固尼界中罕有之事也，可作梵门掌故矣。"

海州百子庵守先

客有自海州来者，告余以百子庵奸杀事。余曰："余阅报纸，已尽知矣。本年三月初旬，《舆论时事报》之图画新闻，不且详载其事乎?"客曰："子试言之。不知与余之所知相吻合否？此事余固知之最确也。"

余曰："报言海州城内百子庵尼守先，美而艳，性尤淫荡。初与州差赵美有染，继与州书葛双喜姘识，竟疏赵而亲葛。后又与碧霞宫僧人善隆私，遂欲并葛而远之。葛不能平，上年三月初四日，邀赵美至某饭馆晚饮，醉后，同往百子庵，意在杀僧人善隆。扣门时，守先正与善隆参欢喜禅，闻葛怒骂，令善隆越墙先遁，然后开门。葛搜善隆不得，即将守先拖至门外，以刀劈其面。守先昏绝在地，复与赵美连砍十数刀，登时毕命。彼时善隆伏在门前苗麦深处，目睹情形，不敢救护。次早，地保报案相验。州牧谢元洪私访舆论，立将葛双喜、赵美、善隆获案，均直供不讳云云。报纸言之凿凿，而且葛、赵两人之饮酒，僧人善隆之越墙，女尼守先之受刃，图绘精详，形神逼肖。子之所知，当不外是。"

客曰："噫！余曩者固僻处海隅，未获见此项报纸，然如子之所言，按诸余之所知，则是两相矛盾也。是非颠倒，黑白混淆，是殆传闻之误。在报馆有闻必录，一时不加详察，以致真赝之不明；而绘图者，又信笔所之，私心揣度，以供按日画图之资料。是皆不足深责。但言之者，邪正不分，贞淫不辨，致正者、贞者皆因此而蒙不白之冤，而为邪为淫，反为笔伐口诛所不及，岂公论耶？海州通淮滨海，土瘠民贫，其西北境，与山东郯城、日照等县相接壤，地多僧寺，尼庵称是。百子庵虽多淫尼，而守先幽闲贞静，固桃李其容，而冰霜其性者。年二十许，丰神绝俗，刘海发黝然覆额际，亦可人也。然长斋绣佛，颇能自守清规，此海州城中人人所共见而共闻者。碧霞宫僧人善隆，年已七十余，皤然一老衲矣。虽不知其为人之如何，而老态龙钟，微特万无与守先通奸理，且万无与他尼通奸理。又无论百子庵之墙之高否，而以善隆垂死之年，其尚能效《会真记》故事乎？百子庵非一尼，其与僧人通奸者，盖别为一尼，而非守先；其所通奸之僧人，又别为一僧，而非善隆。奸杀事诚有之，其事与报章所载相仿佛，唯饮刃之尼，伤尚轻而未死，与所通奸之僧人，皆山东产，旋即递解回籍，而科赵葛以监禁之罪。则奸杀事之发现，正己酉春间事也。淫僧淫尼，不足深论，而守先之被诬，不得不为之一辨焉。守先淮海间人，貌殊美，而庄重不佻，实为女冠中所罕观。婴儿子至今无恙，可为赵威后告矣。"

客言如此，爰为泚笔而存其说。

徐州延寿庵善云

徐州地方有著名之尼庵，曰延寿庵。女尼十数，皆山东产。类皆妙年俊俏，妖艳无伦，带发修行，不加剃度。昼则诵经礼佛，钟鱼并奏，铙钹齐鸣，固俨然尼也。夜则改装易服，蛾眉蝉鬓，粉腻脂香，则又俨然妓也；引人入胜，真个销魂。凡青年子弟，咸以是为温柔乡。数年以前，犹是暗藏春色，嗣后贿通官吏，恃为护符，遂公然为妓矣。且诸尼雅善度曲，又多有能演剧者，歌扇舞衫，音乐悉备，禅关幽静，不啻歌舞之场焉。事载庚戌四月十七日《时报》，并绘纪事画以征其实，浓情腻态，活现楮墨间。岂真纪事者之故神其说乎？空中楼阁，污及佛门子弟，阿鼻地狱将为若辈设矣。

然余于十年前，尝橐笔于毗陵京口间，渡江而至邗上，由是而通而淮而海而徐。江淮襟带之交，盖时有羁人踪迹焉。光绪戊戌，余应某太守之招至徐州，作入幕之宾者一年有余。斋居寂寞，颇动寻芳之兴。顾徐州民俗质鲁，鲜南方文雅气。勾阑数处，举不足以容膝。况复宽衣翘髻，不识时妆，劣粉庸脂，何足以供识者一噱。延寿庵者，当时早已著名。庵中有名善云者，尤为脍炙人口，幕中有曾入桃源者，尝浼其先容而往访也。善云果丰神淡穆，情性温和。时方仲夏，素衫而蓝帔，双钩端整，修短适其中，雾鬓云鬟，并不作优婆装束。问其年，才二八耳。口语微带齐鲁音，盖山东滕县人也。滕县与徐州府治北境相毗连，俗虽强悍，而人尚儒雅。善云固有所谓美秀而文者，岂真尼山邹峄灵秀之气，复得分润于女界耶？语次，颇觉通知书卷，知幼时曾受其伯叔行之教育。父母以疫亡，家贫无所赖。厥

后，其伯叔行又死于疫，不得已而入空门。语至此，若深自于邑者，余亦为之恻然。又言延寿庵诸尼，皆以争妍斗艳为宗旨，行止略不检摄，余尝不善其所为，故往往不肯出见客。遂指余同往之友曰："渠固风雅士，时一惠临，麈尾叨陪，深得问字之益。渠既风雅，则渠之友当有同情。如君雍容儒素，定非俗人，禅寮颇称习静，不嫌猥亵，幸勿弃遗，俾方外人亦得常聆教益，可乎？"余愧谢不敢当。

夫如善云者，姿首既在中人以上，妆饰靓雅可爱，又复清言屑玉，文采斐然，贞静幽闲，斯为不愧。虽不知其生平之究竟，要之未可以寻常比邱视也。

厥后，某太守以及瓜卸事，余亦袱被南归。盖与善云相见者，仅数次耳。青鸾信杳，岁星周矣。今阅报纸所载延寿庵事，触余旧感，因为之追忆而书之。

梨里女贞庵爱金

《易·屯》之六二曰："女子贞，不字。"庵曰女贞，其名词自甚佳也。然玩下句"十年乃字"，则所谓"贞不字"者，非真不字也，特待字耳。梨里女贞庵之爱金，今已字人矣。而十年以来，禅榻凄凉，佛灯寂静，遵时养晦，暂屏铅华，不知者以为此固守不嫁主义，真能实行女贞二字者也。夫女贞庵之在梨里，一乡镇著名尼庵也。爱金之在女贞，一尼庵著名妙尼也。

爱金五六岁时，即隶女贞，自幼颇能狷狷自好，衣衫清洁，经卷整齐，略通文墨，雅好涂鸦。至十二三岁时，楷法益整饬，簪花格妙，秀润可观。喜作吉语，有时整理经页，以纸包裹，复于包面上加红签，上书"开包大吉"四字。有某檀越见而大笑，以"包"与"苞"之谐音也。爱金不之解，固请其说，某为之约略解之。爱金两颊微赪，略露羞态，然仍在似解不解间也。

一日其师赴邻家唪经，忘带经卷一册，因遣香工回庵，嘱爱金检取，爱金作一手条复之曰："经包甚多，不知所要者是何经名。路近而时早，不如吾师回来，开包自取。"师归而薄责之。爱金固请其得罪之由。师不能言，微哂而已。爱金恍然自悟，至羞不可仰。于是尽毁其包上之红签，不复再作吉语矣。其痴憨如是，其灵敏又如是，真可儿也。

年渐长，体态苗条，貌益妩媚，眉弯敛月，发覆留云。人之见之者，以为如此丰姿，而郁郁久居此，娟娟此豸，小妮子大可惜已。况爱金生成贞静，极不善于应酬，有随喜而来者，大有千呼万唤始出来之势。出家人固以男女避嫌为第一要义，比之大家闺秀，更宜确守清规，亦即所谓"女子贞不字"也。殊不知爱金之平时物色，只以风尘中无当意者。以故索居闲处，若不嫌其沉默而寂寥。其实终身之愿，时在心头，"女子贞不字"，未必十年不字也。

会里中某生新丧偶，延女贞庵女尼唪经，爱金与焉。某生固丰神俊秀，有王恭"濯濯春柳"之概。性既温存，才亦倜傥，料理丧事，井井有条。爱金心焉数之，不觉心为之醉。他日生以送经资到庵，爱金留其坐，聒而与之语，禅房秘密，其所语非局外所能知。生亦因此爱爱金甚。或数日不见金，则采萧一日，如隔三秋也。金之于生也亦然。金由是阴蓄发，复以双缠纤其趺。不数月后，雾鬓云鬟，金莲贴地矣。其师颇能事，见爱金之作为，知爱金之心事，且以爱爱金故，深愿作赞成人，门开方便，愿有情人成眷属。遂倩冰上人，成此姻缘好事。生亦感爱金之辱承青睐，引为生平第一知己。况复中年失偶，不耐鳏居，虽属比邱，不妨作破格怜才之想。人谓僧尼性最贪，而女贞老尼却不然。生以双金镯为聘，并以二百金为师尼寿，师尼受镯返金，克日成礼。届期，生以鼓吹迎之归，居然伉俪矣。

爱金自以出身微，不敢以大妇居，事夫御下，备极谨恭。生上无父母，而妻遗一子一女，子稍长，女则尚襁褓。爱金悉心调护，抚之如慈母。亲族皆以爱金贤，莫不重为亲，无有以女尼还俗，而稍事鄙薄者。仆媪辈亦相戒不说"尼"字，群以主母目之。爱金反不自讳，辄殷殷为人道前事也。

呜呼！女尼多矣，女尼之还俗多矣，尼而终身为尼，贞者固多，淫者亦不少，其有至死不嫁，竟借佛地为秘密卖淫之所，丑声四播，往往而有。若有志还俗者，或者迎新送旧，阅人多矣。迨至择人，而事又何异于老妓之从良？其嘻嘻嗃嗃又顾而之他，更不足道也。复有禅房密约，啮臂先盟，儿女私情，所谓先奸后娶者，当夫青庐乍启，欲求如完璧之归来，盖亦鲜矣。爱金之归生，则固依然处子也。爱金以五六岁出家，以十六七岁时还俗，相距却十年，则借庵居以待字，正如《屯》二之所云。隐居求志，行义达道，一出一处，古圣贤辨之稔矣。爱金之先，其殆隐于尼耳。厥后十年乃字，则大丈夫得时则驾也。自有一爱金，而庵曰女贞，肇赐嘉名，名副其实焉。

梨里万寿庵双喜

梨里万寿庵尼双喜，芳名久著，如雷贯耳者，已十余年。蒹葭秋水，恨未能一见其人。余友东海生，梨里人也，为余言双喜近年事云。双喜年已三十矣，丰神韶秀，如二十许。生自言行年幼，数年以前，尚不解注意美色，今见双喜，恨相见晚。若先十年，曾不知若何姝丽也。

梨里本多著名尼庵，万寿亦在著名之列。顾他庵皆与尘市近，独万寿坐落市杪，辄少行人，危桥雪欹，败叶云堕，以故西庵、女贞庵等，先后以奸案败。妙尼四五，为官绅所驱逐，庵产充公，而万寿则鲁灵光殿，岿然独存，诸尼亦得保全无恙。又加双喜为是庵住持，为人蔼然和气，诸檀越到庵随喜，莫不乐与结善缘。双喜又善自调护，弥缝匡救，保存名誉不少，远近之人，皆以能守清规目之。其实青年孤守，岂不怀春？菩萨低眉，有谁禁其禅参欢喜者？况乎一枝桃李，正在秾华，浪蝶游蜂，有不寻芳而至耶？

里中某甲，世家子也，闻其与双喜交最久，两情缱绻，比伉俪为尤深。顾曲径通幽，踪迹甚秘，知其隐者，

殆鲜其人。而甲故狷狷自好者,少年时行止略不检,近则束身圭璧,颇悔及于当初。虽春秋仅及中年,已如蘧大夫行年五十,知四十九年之皆非。盖以于士行则为羞,而于佛门则为罪。杜门思过,决计与双喜绝。然双喜则情丝牵绊,反依依不肯舍。采萧采葛,三月三秋,柳毅之书,恒一日而数至。微特此也,竟欲仗我佛之灵,而登门问其罪。甲不得已,稍稍敷衍之。迨后思得一计,恍然若大悟。作而起曰:"今得之矣。"

有友某乙在其座,见其状而问其故。甲故为嗫嚅,笑而不肯言。久之,乃言曰:"君知余与双喜两人事乎?彼此知己,不妨为君一言,然不足为外人道。君欲聆余言,能秘而不泄乎?"乙誓以天日。甲将往事约略言之,并不及屏绝意,而备绳双喜美,为之绘声绘色焉。乙闻而神往,欲求甲先容以见,甲订以日,届时而同往。乙固少年俊秀,貌美如冠玉,甲并于双喜前揄扬乙之人品如何、性情如何、家境如何,如是者数阅月,过从愈勤,相识愈稔,喜竟移情于乙,乙亦倾心于喜。鹣鹣比翼,不禁入其彀中矣。甲始则佯不知,继则故作盛怒状,数双喜罪而绝之,致双喜羞愧交集,无地可自容,嘤嘤啜泣而已,而不知甲之移花接木计也。

今乙与双喜结不解缘,甲则金蟾脱壳矣。此东海生为余言。余深惜双喜之为人簸弄而不知也,而水性杨花,固不能为双喜恕,然而甲之计亦狡矣哉。

上海净修庵兰英

庚戌春夏之交,上海北浙江路承业里八弄第二百七十八号门牌净修庵,忽发现一妙尼,揣度其芳龄,约不出二十外,八千烦恼丝,已全行披剃,然圆容替月,盛貌羞花,玉立亭亭时,其丰神自不可掩。装束从方外,衫裙以纯黑,崭新夺目,皆泰西纱制,双钩贴地,端小如束笋,血栏红皮底,湖缎黑花帮,则又是闺阁中人,绝不类优婆形状。人之见之者,既惊其美,又诧其妆,有以为此固于佛门中独树一帜也,有以为此是于勾阑外别开生面也。承业里地居僻静,鲜车马之往来,至是而行人如蚁慕,如骛趋。闻名而来者,皆以一睹颜色为幸。顾庵规谨饬,门设常关,既不能如蓬山之有路可通,又不能如蓝桥之凌波可渡。而庵中人又深居简出,唯钟鱼梵贝声,因风度出墙外而已。闻所闻而来,未得见所见而去。尔音金玉,引为憾焉。或者曰:"如此妙年,如此美质,岂真肯郁郁禅关者?殆别与有情人禅参欢喜,特事几秘密,非局外人所得而知欤?不然净修庵一颓废逼窄之旧刹,香金所入无几,并无财产上之来源,服御之华,安所得耶?"

乃有知其底蕴者,则曰:"此固凌其姓而兰英其名者耳。初本良家女,二九而嫁,奁具颇丰,夫家某姓亦饶裕,而所天旋以瘵亡。虽冶容未必诲淫,而慢藏不免诲盗。本年三四月间,饯春时节,迎夏光阴,婪尾一杯,困人天气。会立夏日,厨开樱笋,俗例必以高粱酒酿芳物为食品,谓可以免蛀夏也。值玫瑰新酿熟,兰英满引数觥,不觉颓然醉倒,仰卧软藤条榻上,丝丝娇喘,芳心撩乱,身入华胥,唇脂晕红,汗粉融素,梨花带雨,海棠睡春,不足喻其神,不足方其妙也。而钗钿零落,一双金条脱,褪却枕边,胸前珠茉莉球,与双玉峰相熨贴,尤为价值不资。忽被邻人范双全所窥见。双全素无赖,一时贪心顿起,潜入闺中,四顾无人,试其胠箧探囊手段,既取其镯复摘其球,袖之而出。及兰英宿酲微醒,好梦初回,则金珠饰品,俱已不胫而走、不翼而飞矣。双全久涎兰英美,兰英拒之峻,故兰英失物,绝不疑双全,以为当酣睡时,若被双全见,必以探花为主义,非仅仅窃物所能已,此犹不幸中之幸。不意为双全者,淫欲贪得之心,交相为用,平昔既为兰英所峻拒,知非可以苟为之者,一经声张,无可逃免,金光璀灿,珠颗匀圆,予取予求,取携甚便。无赖之辈,变计甚捷,狡狯伎俩,于此可见一斑。盖人不疑双全窃,而窃者固双全也。他日双全以镯炫于人曰:'兰英爱吾,兰英爱吾,此灿灿者,不其赠品耶?'于时有羡之者,有妒之者,有欲向之分肥者。人言可畏,谁折檀树?春光漏泄,非为柳条,风声所播,而窃物于是乎有主名矣。兰英于是投控公堂,当日即奉讯判。双全押候查明,约日再行复讯。岂料凌氏家长,以兰英疏于防范,尤复涉讼公庭,既失物而又出乖,群起而大加责备。嘻嘻嗃嗃,衅起家庭。兰英羞愤交加,自恨红颜薄命,孤鸾寡鹄,我生不辰,不若削发为尼,不再与闻世事,区区饰品身外之物,即使完璧归来,亦拌充作善举。遂入净修庵,拜老尼为师。我佛慈悲,盈盈下拜,甘心祝发,居然比邱矣。越日复至家内,将一切俗务料理清楚,长作佛门弟子,誓将永绝红尘。此庚戌四月事也。兹果见兰英皈依佛教,洗净凡心,若所谓心如古井水者,特不知凌氏家长辈,当时将何以为情。而兰英一时激烈,异日其能初终一辙否耶?"

苏州如意庵阿玉

阿玉,十年前苏州名尼也。居城中如意庵,当时有倾城之目,今访阿玉,则禅关月掩,颓刹烟封,凤去台空,令人欷歔欲绝矣。然一言阿玉,凡三十岁以上之苏州人士,无有不知其人者。盖阿玉在十年前,年不过二九,风流蕴藉,正在妙龄,居恒不事修饰,顾一种华贵之气,甚无假于浓脂腻粉,而神光焕发,淡雅中多华丽,殆亦天生成之也。如意庵在苏城西南隅,地邻府学,巷曰泮环,涉其地者,流水一泓,小桥欹侧丛莽间,乡尨狞甚,迎人而吠,人烟稀少,本非闹市比。阿玉在庵时,如意庵稍稍修葺,风微人往,昨是今非,崔护重来,当不胜人面桃花之感矣。阿玉生平喜清静,不妄与人结纳,即寻常巾帼,随喜而来,非臭味相同,辄不愿多酬应,矧吴中纨袴子,十居八九耶!有朱茂才,与阿玉有秘密交。茂才固才貌两全者,然家赤贫,一母一妻一襁褓女,炊烟数数断。阿玉以经资之所入,与针黹之所余,茂才来,辄佽助。茂才德之,衔结莫报焉。茂才方弱冠,天资敏捷,会功令易八股为策论,茂才留心时事,复专精经史学。时书院课士之例尚未尽废,茂才月课,时冠其

曹。或以所得膏奖偿阿玉,阿玉储而藏之,阴伺茂才不时之需,则仍完璧归。或取其所应需者,而仍以所余还阿玉,阿玉亦不固予,复储而藏之。茂才于某科举于乡,越数年,以考试举贡录取,分发某省,以知县补用,盖边远也。得第归来,竟无盘缠禀到费。且鲜亲友,无告贷处。又复末世功名,强弩之末,几不为世所重。萧条行李,何以成行?阿玉罄所有以为赠,于是乎得束装。旋得某县缺,板舆迎养,妻女亦相偕行。如意庵亦于是时无阿玉。人有知阿玉者,谓已为茂才招之去。莲花座下,桃叶迎归,好事竟成,三生有幸,风尘赏识,阿玉洵非常人矣。

苏州吉祥庵三小姐

僧尼之结方外缘也,于情为相洽,于理为相当。饮食男女,大欲所存,似亦无容刻责矣。特佛法谨严,每引以为清规之玷耳。至若闺门巾帼,暧昧成奸,借我佛以夤缘,开无遮之大会,斯又佛界之罪人,抑亦世界之罪人也。然而隔花人远,蓬山万重,蜂蝶虽狂,无花枝之招引,纵有如天之胆,夫又谁敢偷香乎?三小姐者,苏州名门女也。花容月貌,艳丽无伦。顾赋性风骚,不拘拘于绳墨。生平喜游玩,登山临水外,凡丛林庵观间,时时有其踪迹。吴中多纨袴子,闻三小姐名,莫不心神颠倒,思一亲香泽为幸。久之而无人耳鼓中无三小姐,亦无人眼帘中无三小姐。于是三小姐之艳名之丑声,并驾齐驱,两相传播矣。年及笄,有为之议婚者,三小姐辄阻挠之。盖自由其性质,不肯作樊笼中物耳。父母无如何,姑听之而已。城南结草庵,僧庵也,庵与沧浪亭邻。流水一湾,清幽可喜。入门一巨池,为苏人放生处,石桥架其上。越桥而达于殿,禅房花木,曲径通幽,一僧寮优胜地也。每年开放生会一次,苏州故多佞佛人,莅斯会者,士女如云。三小姐闻之,亦忻然乘舆往,游观风景,流连久之。洎乎日落崦嵫,人皆倦游而返,三小姐独空舆归。盖已拼借宿禅居,与老僧同榻也。有客宿宿,有客信信,堂上丑其行,屏不纳其归。三小姐将计就计,遂皈依而愿为尼。结草庵之南,有吉祥庵,为某老尼焚修之所,三小姐愿事老尼为师父,假一榻以为容身地,且以数十金寿老尼。老尼喜而允之。三小姐不披缁,亦不髡发,浓妆艳裹,犹是俗家。吉祥庵虽为之而下榻,而鲜一夕归宿者,顾无日不朝而往,暮而出。问之,则以归省父母言。老尼颇深信之,殊不知其早与结草庵某僧结不解缘,良宵稳度,无夜不在结草也。移尊就教,情好极浓。结草庵地居僻静,屋宇尤极深奥,暗藏春色,殊非局外所能知。乃某僧素性淫荡,昔年与某庵尼私,蚌珠暗结,致坠胎而毙其命。今经三首县访悉,派差密拿到案,房中多闺人用品,一并呈解,而三小姐事亦即和盘托出。下某僧狱,而追捕三小姐,则飞鸿冥然,黄鹤杳然矣。逮吉祥庵老尼问之,则双泪龙钟,不自知其将作何语。讯其家属,则以久经出逐对,亦不肯任其咎。谳无可定,判淫僧以监禁罪,置三小姐于不问。庵产本饶裕,初拟充作学堂用,旋为某劣绅所回护,另易管理僧而后已。夫为三小姐之父母者,既不能管束于其先,迨其后也,听其出家,反以遂其淫欲之私,致演出如斯之丑剧。世之为家长者,可不防微杜渐,而知所自处耶?

苏州净莲庵某故绅妾

苏州嘉余坊巷,占一城之中心点,而稍偏于西,地近护龙街,巷不甚长,居家七八户,中多旷地。兴福庵者,僧庵也,荒废久矣。山门佛殿,略存形迹。住持僧某,支屋数椽,维持香火,知规复之无日也,爰有出售基地之议。庵后基地,广约亩许,左则为候补县佐金某之居,右则净莲庵也。金某听鼓吴门,历有年所,席先人之余业,家有中人产,性复疏懒,略不钻营差委。所居之屋,系祖遗物,闻兴福庵之有基地出售也,乃以价购其半。净莲庵尼,某绅妾也。绅捐馆后,挟其所余资,而投净莲庵为尼。亦以兴福庵之出售基地也,以价购其所余之半。明月好同三径夜,绿杨宜作两家春。洽比为邻,平分风月,则金某家之与净莲庵,望衡对宇,宜其彼此相安也。岂金某为富不仁,贪而且鄙,自恃其偌大县佐之势,竟将净莲庵新购之地,侵占若干。雇工挑取瓦砾时,三分九州有其二矣。尼佯不知,且听其便。时值烟禁严,金素有烟霞癖。尼与禁烟员某司马约,乘金不备,直入其室,为要约地。司马如其教,取其烟具出。金惧有碍于宦阶也,挽人缓颊于司马。司马令金将其所有地,全行舍入净莲庵,金唯唯,检出契据,唯命是从。于是报命于尼,大相庆幸。雇匠筑墙,圈为庵产,不数月后,经之营之,凉亭燠馆,焕然一新矣。尼以司马之大有功于佛菩萨也,尺地寸天,皆司马之所赐,非司马之力不至此,为菩萨面上,亦何敢自爱其区区尺寸之肤哉?自是厥后,净莲庵遂为司马外室矣。人有到庵随喜而出者,谓庵之屋宇,固顿然大改厥观,而尼之妆饰,亦非复曩日之嬬襟嫠舄比。浓妆艳裹,凡以为司马也。年华方盛,盘龙之髻,绣凤之鞋,依然闺阁中人。盖本是带发修行,而并未经剃度耳。司马曾何修而得此,其将何以谢金某耶?金某弄巧成拙,悖而入者,卒以悖而出。可谓自取其咎,然而冤矣。

木渎万寿庵松泉

闲尝游天平山,览万笏朝天之胜,想见先忧后乐,欷歔凭吊者久之。又尝游光福,探梅邓尉,海称香雪,风景绝佳。自吴下买舟行,木渎镇为必由之路,游踪靡定,略不可以次数计。木渎一名香溪,镇之西有山曰灵岩,故吴王馆娃宫地。梳妆台响屧廊之遗迹,犹有存者。万寿庵在镇东,庵有后窗临水面,玻璃与水光相掩映,晶莹澄澈而可爱。舟行过其处,洞见窗以内一切陈设物,镜奁钿盒,椸枷篋笥之类,一一咸备,与闺阁无异致。某年访友木渎镇,友亦居镇东,与万寿庵相距不过数十武。友家为余下榻,流连杯酒,或以蔬菜供客,风味佳胜。询之,曰此万寿庵住持尼松泉所遗也。因为余言松泉梗概,曰:"木渎无妙尼,唯松泉差强人意。年

近三十，齿不卑矣，貌非不扬，然亦常常。顾以好自修饰故，犹有徐娘风韵。喜酬应，善语言，对客清谈，诙谐臻妙。烹饪又其擅长事，春秋笋菌出，熬煎储蓄，瓶樽累累，分遗施主，为广结佛缘地。此以见松泉之喜于酬应也。人家有勃溪事，得松泉一言，莫不纷排难解，破涕为笑，化乖戾而为和平。此以见松泉之善于语言也。里中某生与之通，有年所矣。某生家有长，室有妇，万无娶松泉理；松泉格于方外，貌为克守清规者，亦万无嫁人理。然性风骚，不耐独处，唯是情好专一，不似得陇而又望蜀者耳。"友言如此，越日访之，果悉如友所言。今数年矣，青鸾信杳，不知松泉近况又将何如也。或有谓松泉仍在万寿庵。他日再作天平邓尉游，当舣香溪之舟，重与松泉话旧事。

杭州水月庵普航

杭州女尼分两类，大约居城内者，多带发；居城外者，多剃发。水月庵在武林门外，屋宇宽洁。殿后杰阁三楹，四面有窗，画栋珠帘，足为湖山生色。推西北窗望之，则西湖胜景，尽在目前。唯是宝刹留云，禅关掩月，游人到此，非有绍介熟人，不得入其门而登其堂也。己酉夏，余作武林游。纳凉出城，行行至水月庵前，重门禁闭，叩之不开，猘犬狺狺，作搏人状，不禁废然而返。越日偕某友至其地，友固杭人也，求其先容，强而后可。进山门，登大殿，令香工老人取锁匙启后阁，拾级而登，开窗凭眺。西山爽气，扑人眉宇间，清风徐来，不复知人间尚有酷暑。阁中悬大士画像，木质楹联，镌刻精雅，其语曰："平堤分占西湖秀，杰阁留栖南海云。"署款"光绪丙午十三龄剃度女弟子普航撰书"。余爱其属对之精工，书法之秀润，读之再四，喜不自胜。爰以署款字辨之，所谓剃度女弟子，则为本庵女尼无疑。而丙午距己酉，推算只有四年，丙午十三龄，己酉才二八耳。问诸余友，不甚了了。时香工老人持锁匙在侧，即而问之。则曰："是固本庵老师太之徒也，早晨进城，不久归矣。"有顷，闻足音跫然，缘梯而上，一睹面，果一妙年俊尼也。妆束从比邱，短发覆额际，丰神清秀，无尘俗气。见客而问所由，具以告。回问"普航"是法名否，曰："诚然。"余极赞其联语之写作两佳，普航谦不自已。又有顷，相偕下梯，就殿西水榭坐。窗外池莲，正在试花，顾不过数十柄，少许胜多许，亦颇有清趣。老尼瀹茗熟，照例饷客而已。普航吐属明慧，似乎深通文墨。然问之不肯言，深藏不露，殆其性也。余谢友曰："今日有缘，能得到此，既游胜地，复得解人，微君之力不及此，是不可以无诗。"因口占一绝云："西子湖边水月庵，平分清景自三潭。好花看遍浑闲事，妙绝优婆钵里昙。"友和之曰："重重云锁水边庵，水在平湖月在潭。纵使池莲开万朵，仙灵毕竟让优昙。"因索纸笔书之。普航即出藏经笺以授，乃分别书之以为赠。曾航在似解不解间，但曰："贵客惠临，辱承雅教。三生有幸，何乐如之！"旋与余友兴辞归。普航送客下殿阶云。

杭州观音庵净尘

净尘者，静诚也。好事者以"静诚"二字太质直，谐其声曰"净尘"，净尘曰甚善。于是讯问法名，则曰净尘。净尘，若曰"洗净尘心"云云，人遂无知净尘之为静诚者。净尘居杭州涌金门外之观音庵，庵临西子湖，门前流水清涟，诸峰环绕，全湖之胜，尽在目前。庵之旁则为颐园卖茶处，花晨月夕，裙屐名流，觞咏无虚日。颐园后窗外，一绝大荷花池，开帘一望，红裳翠盖，不数老杜丈八沟焉。观音庵之东遍数楹，与颐园后窗斜相对，净尘凭阑闲玩，辄为啜茗者所窥见。藐姑仙子，真可望而不可接也。余数作武林游，爱西湖风景之佳，时携杖头钱，作颐园入座客，于净尘固数见不一见，特无由与之面接耳。

上年六月，余客武林，值大士诞日，独自闲步出城。杭人崇拜大士，咸往天竺进香，举国若狂，真有所谓万家空巷者。西湖之滨，行人如蚁，观音庵本供奉大士，是日亦循例开门。顾湖滨游人虽多，莫不渡湖往天竺。观音庵香烟寥落，略无过问之人。余畏天炎，仅仅向湖堤闲步，崦嵫日落，暮色苍茫。观音庵门尚未闭，余因之信步入，庵本偪小，行不数武，已至殿阶。净尘出问客从何来，具以告。乃邀入旁舍坐，呼老尼瀹茗，且供菱藕诸果品，曰："此供佛之所余也，盍少尝之，以结佛缘乎？"所坐之处，即颐园斜对之一楹，荷净纳凉，几于忘返。余数数目净尘，净尘似有羞涩意。询其年龄，约略不肯详答。询其出身之所，则曰："既已舍身为尼矣，一切俗缘，早经割绝，甚无庸追述为也。"语次，适老尼添茶至，为余言曰："净尘，吾弟子也，来此十年矣。十六岁时既字，未嫁而丧厥偶，盖将终身守贞也。"余为之敬叹不已。净尘似嫌老尼饶舌者，禁之勿多言。时已昏暮，余即欲兴辞归，以饼金作茶资，净尘固辞而后受。后遇某友，告之。友杭人也，因曰："净尘固坚持雅操，而为人所钦仰者。"则静诚之为净尘，亦某友言也。净尘吐属风雅，秀外慧中，既流丽而复端庄，亦尼界中所不多觏。其于镜湖一曲之间，而清修自在，净尘之志趣可思矣。

嘉兴西庵秀文

嘉兴西庵秀文，貌美而性贞，聪慧过人，语言隽妙。诸年少涎其色。秀文艳如桃李，凛若冰霜，而不可一犯也。西庵在郡城南门外，半村半郭，有负郭田数十亩，闲闲桑柘，皆庵中产，常年进项，如小康家。或有利其资者，思设计以为敲诈地，欲伺秀文隙，以遂其所欲为。以为秀文之坚贞自守，非必其真坚贞自守也。其貌为清修者，特不肯与凡人伍，或者其别有一夫已氏耳。一日诸年少正游行西庵前，秀文抱瓮出汲，适一中年人醉酒过其门，立足不稳，颠仆倒地，秀文弃其所抱瓮而抱醉人入，并置诸己所卧之床而覆之以被。事为诸少年所见，以为此必秀文之所欢也，排闼入庵，群相寻衅，略一搜访，则醉人俨然卧禅榻上。秀文坐床沿，熨摩跌创

焉。诸年少群鼓噪，汹汹有问罪之势，谓僧俗之界不分，男女之嫌安在？奸情败露，烛照靡遗，平日之绝无破绽可寻者，特行为秘密耳。今则秦宫镜、温峤犀矣。秀文从容向众而言曰："醉人妻弟，尼僧舅；尼僧舅姊，醉人妻。诸君有能参禅者乎？甚无用此哓哓也。"有味此二语者，谓醉人必系秀文俗家之尊长耳。及起醉人而问之，则曰："本父女也。"诸年少无如何，告罪而出。盖秀文本西庵邻家女，家綦贫，自幼舍为尼。性颖悟，妙语解人颐。及长，身长玉立，姿容艳丽，殆鲜其伦。幼失恃，愿以清修报母恩。家距庵不半里，有父在，耽麹蘖，时入城，买醉归。过西庵，或借山门作小憩焉。秀文亦时一归省其父，盖其天性孝也。今秀文年已三九，持斋绣佛，了无尘心云。

嘉兴观音堂清全

嘉兴观音堂，在郡城南门内报忠埭。女尼五六辈，皆有艳名，清全尤特色也，性荡甚，杨花水性。里中诸少年趋之若鹜，酒食喧呶无虚日。清全善歌，弦索之声达户外。里中人惯闻之，不之异焉。佛门清净，变作欢场；禅榻凄凉，成为闹市。顾其所往来者，皆上流社会中人，寻常市侩，无敢问鼎。禾城本褊小，酒食游嬉，闾巷相征逐，翩翩裙屐，无非居同里闬，时时相见之熟人，故群与清全牖，虽诮同靴，了无醋意。唯某故绅子与清全尤有密切之关系，绅子欲娶清全，而碍于家教；清全欲嫁绅子，而碍于堂规。菩萨低眉，禅参欢喜，慈航普渡，却亦无甚罣碍，鹣鹣比翼，借佛地以行乐可耳。某故绅起家县令，宦囊充牣，绅子袭余业，挥霍豪甚。择友不慎，时不免有不规则事。去年秋，绅子挈清全游吴门，适家乡某案事发，为怨家出首，株连被逮，捉将官里，去时，清全与焉。某区长素解事，知案情不与清全干，递绅子归案，释清全出狱。官吏文书，急于星火，绅子首途之时，殊不及照顾清全，清全只身在苏，寄寓金阊城外。利昌、惠中诸旅馆，本楚襄王行雨行云之地。居无何，与某妓院女佣稔，朝夕过从，相知渐密，遂由女佣介绍而入某里某院，缚足使短，蓄发使长，不数月后，艳帜高张，盛名鼎鼎矣。清全本善歌，貌尤丽，年将及花信，口语犹带乡音。门榜某某仙馆，人称其为色艺双绝也。为语禾中诸旧雨，欲重见清全者，曷弗买棹吴中，作平原十日之游乎？不然，青楼人物，踪迹靡常，冉冉光阴，将不免人面桃花之感矣。

石港鱼湾静舍柳禅

南通州之石港场，一巨市集也。相传即文信国钓鱼渡海处，故名鱼湾。市西有土山，高不及数仞，无以名之，名之曰西山。树林阴蔚，屋宇层递而上。庵观五六座，缁流羽客参半。禅房花木，洞府烟云，具体而微，颇有山林景色。山麓有鱼湾静舍，女僧柳禅居也。光绪戊戌已亥间，余应彭城分转之招，襄理文牍，寓石港者年余。盖石港为淮盐出产地，通分司署在其处，西山近在官廨东，钟鱼梵贝声，因风度越，摇动耳鼓间。好梦初回，宿醒微醒，官书丛冗时，飘飘乎有出尘之想。公余之暇，辄闲步山之前，谢安折屐，略不可以次数计。其号为方外者，悉系淮海产，骇形翘舌，俗不可耐，以故僧道各院，偶一看花问竹，足迹虽屡屡经，殊不堪于久坐。鱼湾静舍，为女僧清修所，禅关昼掩，辄不敢以剥啄从事。值中秋夜，携奚童，出署门，踏月西山下。见静舍双扉虚掩，庭中香烟缭绕，微步入门，有雏尼出，问客何来，并问客来何为者。余以玩月告，则柳禅已降阶下，呼雏尼延客人，彼此询名字。时当昏夜，余颇引嫌，不移时，即兴辞出。越日，于晡后访之，叩门而入，幸不作出山之刘阮、问津之渔郎。柳禅整袂出迎，瀹茗相款，为余诵"花径"、"蓬门"二语。余喜其吐属风雅，又讶其语涉诙谐，不禁粲然，柳禅亦似有赧色。语次，为余述及身世，知其来自二分明月间，而寡鹄孤栖者，藁砧失偶，今在季隗送文之年，其作佛门弟子，已七阅春秋矣。斋鱼粥鼓，却不以尘世为念。余视其丰神袅娜，姿貌清癯，濯濯如春月柳，柳禅二字，可谓名副其实。盘蛇之髻，榛以为笄，绣凤之鞋，绀以为饰，盖俗所谓带发修行者。余问其青年守节，何必出家？出家之人，有何凭藉？曰："出家者，喜习静耳。茆舍数椽，是变奁饰以自建筑者。日用不足，则唯十指是赖。"几上绣绒花谱，秩序井然，曰若者为某家闺秀物，若者为某家公子物。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昼长，贫女蓬门，生涯亦殊不恶。余因其屡引诗句，问其能作诗否。曰："但能诵，不能作也。"后闻人言，柳禅本精通文墨，而时时吟咏者，与某闺秀为文字交，时以诗简相往还。曰不能作者，特与君相稔浅，不肯轻以相示耳。其号柳禅，取道韫咏絮之意。且母家谢姓，而夫家柳姓，秉性聪明，取义精确，风流自赏，为女僧中所罕见。然而珠规玉矩，操守坚贞，《柏舟》之志，又为里中人所钦服。旋因彭城分转乞休卸事，余亦襆被南归，与柳禅见者仅数面，今已契阔十余年矣，回首前尘，颇涉遐想。

梵门绮语录三

高淳青莲庵谷姓少妇

江苏高淳县，地处湖滨，与安徽当涂县相接壤。邑有谷姓少妇，困于恶姑之凌虐，遽尔披剃为尼，遁入左近青莲庵，拈斋绣佛，居然尼也。而月貌花容，姿容绝丽。迨至母族与翁夫涉讼公庭，经县主李筱鹤大令静心研鞫，见其蛮腰樊口，袅娜娉婷，虽八千烦恼丝不存一根，而丰姿自不可掩。裙下双钩约略纤不盈握，一种娇羞之态，真所谓我见犹怜者。知鼠姑花固是太毒，抑亦由母姑之导引然。时值星会良宵，即劝令两家言归于好，用鼓乐迎之返。当时坐彩舆中者，公然一秃发之尼僧，遐尔喧传，谓为尼庵出嫁也。时李大令有四六判词，曰："讯得小谷孙氏，系文生谷莺鸣长子蕃青之妻，孙徐氏亲女，孙宣炳胞妹，刘祚灼及妻孙氏之内侄女也。年未及笄，早缔朱陈之好；发初覆额，先归夫婿之家。既

合卺以谐欢，当同心而黾勉。乃莲开并蒂，尚未呈天上石麟；而棒喝当头，顿惊散林间宿鸟。鼠姑花何其毒也？苹婆果岂堪食乎？只缘摧折频经，难守命宫之磨蝎；遂乃仓皇遽遁，冀开生路于网鱼。泣诉母姑，认作桃源之路；背离骨肉，恐伤萱室之心。而孙徐氏未睹女容，误闻女死。屡听蜂传蝶报，将信将疑；讵知海市蜃楼，是真是假。乃竟率其子弟，大开闹婿之风；毁彼肌臀，应得伤人之咎。若刘孙氏葭莩谊切，瓜葛嫌无。密锁春光，不许柳条暗泄；深藏夏屋，未容梅讯潜通。既然投我以求生，忍令还家而送死？竟使旃檀披剃，冀匿迹以销声；遂教秦晋参商，久兴师而构怨。复敢兔谋是狡，屡求邻国之书；岂知鹤去仍还，已返连城之璧。错中又错，问尔何词？冤外生冤，伊谁之过？虽讯无图财实据，究难辞贾祸根由。罪坐夫男，律原不赦；鲜生妇女，法尚可宽。小谷孙氏，职本有亏，应科以背夫之罪；逃非得已，宜怜其惜命之情。业经训责当堂，向翁夫而服礼；更令跪求中夜，复羞涩以陈词。例无离异之文，礼有往归之戒。趁此桥填乌鹊，会隔水之仙郎；合当舆驾青鸾，送离魂之倩女。仍愿鼓琴鼓瑟，卜五世而克昌；更期宜室宜家，侍重帏而称庆。其姑大谷孙氏心当知悔，伤已早平；其翁文生谷莺鸣既列胶庠，应思慈孝。小人有母，非不知颍叔之风；夫子多情，难免效季常之惧。与子蕃青等，冤沉既白，眼盼留青。看施报之循环，人孰无女？肆欺凌于孱弱，我独何心？几番跋涉辛勤，差幸珠还合浦；费尽心机子细，顿教钱罄流沙。第蚨已飞空，莺难出谷。揆诸情理，母家自合分偿；悯其困穷，姑氏亦当共济。断令孙刘两姓，合帮寻费百圆金作赎刑。盛世尚宽宏之典，革其余罪。小民免枷杖之施。本县执法守经，总求一是；行权达变，用示两全。尽斯民父母之心，苦衷若揭；为成人婚姻之意，曲尽威周。其各懔遵，永归和好，供结悉存档案。人证概令释还，此判。"其词斋皇华赡，风发韵流，实为公牍中不可多得之文字。宜其传诵一时。而李大令，曲体人情，婆心一片，完人夫妇，破镜重圆，不致茶版粥鱼，为彼时气愤之所激，而他时反悔，遽生怨旷之悲。呜呼！是岂可以寻常俗吏视哉？牛刀小试，高坐堂皇，安得尽如李大令者？凡遇此等案件，悉令还俗择配，使一辈勉强出家，如韩文公所谓人其人者，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度尽众生苦厄也。

无锡真如庵理贞

南吴会，北昆陵，介居其间者，为无锡县。惠泉山色，驰誉东南。岁走苏常间，往来不计次。人事倥偬，未曾一蜡游山之屐，好风景失之交臂，山灵笑我矣。无锡灯舫，尤为著名，而弦管喧呶，多尘俗气，闹红一舸，当与吴娘鸭嘴无稍异。曩闻无锡多尼庵，庵舍精雅，类依山麓而居，是为名山点缀。庵中多艳尼，讲究妆饰，蛾眉蝉鬓，一似俗家装束。清歌侑酒，送客留髡，勾兰不啻焉，惟必有熟人导之耳。庚戌夏，友人颖川生往无锡，阅一月而返，余以曩者所闻问之，因为余略述一二事，如真如庵之理贞，有足志也。颖川生云："余之往无锡也，盖奉上台札委弹压茧市耳。每日清晨，乡人担茧上市，午牌落市，则无事矣。杖头间挂百钱，领略惠泉山景。山麓有卖茶处，房舍清洁，呼僮煎茗，尝天下第二泉。浮生半日，偷得清闲，午餐而后，日以为例。茶寮西畔一精舍，牓曰真如庵，询诸茶博士，曰尼庵也。顾庵门习静，虽设常关，宝刹云封，绝无人迹。粥鱼茶版，则更声息全无。亦若惟老佛为之坐守门户者，是可异已。阅日略久，适晤友人某。友固里中人，熟悉此中门径，浼其先导，得由后户入，盖并非隔绝红尘，实是暗藏春色，方便之门，固大有在。理贞出见客，不作比邱妆。年可十八九，姿容妩媚，导入妆阁坐，酬应若青楼。噫！二十余日来，无日不作门外汉，不意桃花源里，鸡犬皆仙，屋舍俨然，竟若是耶！有顷，与辞出，理贞向余友订后约，许以阅三日来，并嘱备樽酒焉，理贞唯唯。及期，余友来庙所，招与同践约，至则有某某二君先在，皆余友之同人。理贞则更盛其饰而艳其妆，云髻盘鸦，弓鞋绣凤，歌衫舞扇，望之如天仙化身。是日相会者，恰好四人，余友喜手谈，相将人局，局终设席，肴馔精美，略似船式。理贞献酒毕，低声度南曲，不以弦索和，曰异北里也。意者鼓钟于宫，声闻于外，此其掩人耳目耳。酒散回寓，余即以明日行，胡麻一饭，恨无缘重到天台。后询诸人，知余友此日一席酒，所费盖不赀也。"颖川生为余言之如此，余不禁为之神游目想云。

无锡净录山庄胜荷

无锡山明水秀，惠泉山风景绝佳，山麓多尼庵，门墙光泽，垩粉髹漆，焕然常新。或有门牓，或无门牓，或门牓之上，以山庄名。游人涉足其间，疑为名流别墅，故虽惠泉尼僧，艳名传遐迩。而闻所闻而来，未得见所见而去，无人先容，鲜有得其门而入者也。然若得门而入，则无所谓佛门之规则，禅参欢喜，一似青楼耳。有净绿山庄者，中有胜荷其人，年正及笄，姿客绝美。闻诸里中人云：胜荷本江北人，于其幼时，随父母以艒船来江南。净绿山庄某尼，以价购而有之，隶其名下，一若尼庵之收徒弟者然。由是极意修饰，不数年而丰致非凡，凤履鸦鬟，十分娇艳。盖惠泉尼僧，本不作方外装束，复以胜荷天质本佳，倍觉动人楚楚也。其师于昔年从人去，胜荷受其衣钵，秘密卖笑，生涯亦颇不恶。其师在山时，亦极著艳名，与浙人某丝客昵。某丝客挟巨资，往来苏常间，因是而丧其资者过半。其师居积日富，丝客转运日穷，客固持筹握算，而心计最工者，垂棘之璧，屈产之乘，本晋献公之宝，虞不过外府耳。妙计既定好，事旋成，罄囊尚有千金，拌作玉台聘物，五湖渺渺，西施从陶朱公去矣。珠还合浦，璧返秦廷，权子母而操奇赢，仍不失为浙中巨贾，人财两得，且以消受艳福焉。胜荷得师门之秘授，高张艳帜。无锡本商贾云集之处，米市尤其大宗。有某米商与之缔秘密交，往来綦久，缠头之费，不可以浅鲜计。特米商齿微长，胜荷无嫁意，黄金虚牝，卒不能如丝客之便宜。胜荷之情致

缠绵，祗为阿堵物耳。欲壑略盈，初心大变，去年米商贩米去，阅数月而归。人面桃花，懊丧欲死，而且山庄门牓，亦已全行鑱去，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询诸邻近，知庵堂已改住家。盖胜荷临去时，将山庄价售某绅家，山庄本为其师出资所筑，其师去后，即为胜荷执管，故胜荷得以自由出售。某绅新从海上携妾归，桃叶迎来，山居清雅，斐公绿野堂，就此作别墅焉。而如米商者，武陵渔人，曾尝鸡酒，天台刘阮，狍饫胡麻，一别之后，竟不得重入仙境，夫亦徒呼"负""负"而已。而胜荷踪迹诡秘，人不知其此去之何之，但知其下山之日，为六月二十三日。是日为其初度之辰，有许多女伴来，即与诸女伴偕引去，而绅家豪仆管业至矣。夫其所名胜荷者，因先荷花生日一日而生，嘉名肇锡，非无意云。

洞庭山观音庵佛如

太湖汪洋三万六千顷，七十二峰沉浸其间。洵东南一大观也。湖中耸峙者，为东西两山，即所谓洞庭山，有东洞庭西洞庭之名。两山皆有尼庵，东山尤多，屡思往游，俗事烦冗，未得其暇。己酉秋，长白司马摄太湖篆，因事往访，事毕而返，略有暇晷，因便道游之，放舟叶巷村，停泊大水桥。舍舟而陆，从新庙盘折而上，跻莫厘最高峰。遥望湖中，烟波缥缈，峰峦杂沓。向东而行，山石荦确，足为之茧，腰为之折矣！继于后山观音庵小憩，庵尼照例饷客以茶，并果品也。尼庵规则，凡有客至，老尼献茶，必有一二年轻者在侧应酬，如僧寺之有支宾者然。向者涉历尼庵，几于千篇一律，是日观音庵，亦照此例。有二尼出，一不过十龄，一则年约二九，问其名，曰佛如。风流蕴藉，谈吐颇不俗，作俗家装束，所衣虽寻常机器布，而清洁无纤垢，峨眉螓首，蝉鬓鸦鬟，商量姿色，亦在十分以上焉。余以山中风土人情问，佛如告余曰："洞庭山人最善弋利，稍有资财者，往往出贾于外，风雅好事，殊鲜其人。故胜迹名区，绝少点缀，并无园林池馆花木之胜。居民善艺植，卢橘杨梅诸果，较他处特佳。多捆载贩诸远近，亦以利所在也。今已交秋令，诸果尽剥落，惟盘中安期巨枣，为家园中物。碧螺青茶，亦山中产，请试尝之。"视杯中茶，果作沈碧色，尝之而甘芳；枣大于常，恐河鱼患，不敢食。坐谈良久，佛如所言，无不头头是道。余因尚欲领略山色，遂即与辞。濒行时，佛如又曰："洞庭山色绝佳，然居人闭户不游，山中佳处，问之且不知。"真如频伽诗所云"始觉住山人亦俗，关门让与别人看"者。此去从万松丛中盘旋而下，疏篁拥翠，曲径通微。有华表兀立者，为吴中潘氏墓。道折而西行，为俞坞村。再涉前岭，即如君所言离大水桥泊舟处不远矣。如其言，果见丹崖碧嶂，环绕参差。约十里许，即达舟所，以所见证所闻，诚一一不爽也。回舟已薄暮，力疲甚，挑灯暖酒，思日间事，寻绎佛如所言，听其摹绘山人之性质，承其指点山行之路径，又能诵频伽诗，当非寻常比邱比，有足以钦迟者矣。归舟迫促，恨不能重接清谈。而其一生来历，又无人可以问讯。既不知其前因之如何，又不知其后果之如何？只此一面之缘，可幸亦可惜已。

金陵茶庵文漪

金陵为古帝王之都，六朝佳丽，余迹长存。水软山温，花明柳暗。明代创设十三楼，一时章台之盛，冠于东南。粤之乱，遭劫最巨，盛时旧物，荡焉无存。数十年来，渐次规复。钓鱼巷娼寮林立，颇擅繁华。顾俗粉庸脂不足当雅人一盼。秦淮湖水之西，一小招提，红兰倒影，胜似画图。旁有庵舍一坐，牓曰茶庵。梵呗声出户外，其细若蛩吟，抑扬隐约，知为闺阁中人修行处。扬声入其户，唪经之声截然而止。一中年尼搴帘出，问客何来，口操吴语，意甚殷殷，且留坐焉。佛堂三楹，中供大士像，长明灯烬，诚檀香爇炉中，宝相装严，为之肃然起敬。坐定，互问邦族，通姓名，但言清禅其名，而文漪其字。年约三旬，貌清癯而身瘦削。徐娘丰韵，正好中年。体态苗条，风流自赏。长裙拂地，双钩微露，殊纤小，鞋以革制，宛然新式时世妆。尼帽尼衣，衣以纯黑漳绒为之，臂钏粲然，指环称是。举止之间，饶有华贵气象。青丝尽披剃，头脚判僧俗，殆谚所谓半路出家者。询其来历，嗫嚅不肯言。语次，小婢报茶热，婢仍俗妆，亦颇清秀，时邀入内室坐，即其唪经处也。室中陈设精雅，顾器用皆舶来物，而笔床砚盒，位置楚楚，架上书籍数种，与经卷杂相列，牙签缥帙，修洁而整齐。余谓吾师固精通文翰者，曰："然，通则通矣，精则岂敢。然亦不让念书人双瞳炯炯也。"相与一笑而罢。所居之室，朱兰碧槛，绣幕珠帘，几净窗明，不染尘埃。室分内外两重，外室即所坐处，内室隔以绣闼，似非外人所可涉足。余数数属之目，文漪已会意，排闼请观，则见绡帐锦衾，备极华燠，一似名媛闺阁者。流览一周，为之叹羡不置。啜茗华，告辞归。后询诸人，知文漪盖某观察弃妾也。以犯淫故，勒令披剃为尼。其出家时，所携甚不资，茶庵屋舍，其以己资特地建筑云。

扬州明月庵诚修

热心办公益事，如创设学堂，开会演说之类，此士大夫之责。求诸巾帼，往往而难。况乎士大夫辈日言公益，欲其实事求是，不假公以肥己，则又十不得二三。巾帼无论已。即一二名门宦族之妇人女子，略知大义，其富厚者，或助资财以成地方之盛举；而贫无所赖者，亦出心力以尽个人之义务。难必其非好名之心所激而成，其出于本心者盖鲜。职是之故，或议及僧寺之充作公用也，或谋及尼庵之改为私校也，纷纷扰扰，不一而足。凡夫僧尼之辈，遁迹空门，置世事于不问，何公理之足云？而僧人之开僧学堂，又借以为保求寺产计。公也而仍私，亦惟自固其藩篱而已。女尼无学堂分，乃扬州某女学堂之女校长，则公然一女尼也。有知是校开创时事者，谓校址本一尼庵，庵名明月，取扬州二分明月之意。尼名诚修，本隶明月庵，先是明月庵住持某老尼新怛化，轮及诚修主庵事。诚修料理老尼丧葬毕，建言于某绅，愿以庵屋充作女学堂用品，不受分文之偿

值。庵有田数十亩，岁入颇堪自给，亦愿作为女学堂常年经费，但请留开西楹三椽屋，为自己安身奉佛清修之所。俟女校成立，且愿就近担任校中管理义务。时扬州中小学堂皆已教有成效，女校则尚阙如。某绅闻而喜，为告当道，当道鉴其诚，如其请，佥议受其屋而购其田，诚修固辞之，卒不受其值。署券既毕，略加改葺，济以公款之移拨私家之资助。不数月后，读书之声，琅琅满耳，而诚修居然以佛弟子作校长矣。任事之下，潜心校务，措置裕如，校规严肃，实为女校之特色。晦则仍理旧业，焚香绣佛，端居一室中。校籍梵经，分庋两架，井井乎有条也。或有嫌其两不相合，而以逃杨归儒为言者，诚修数典不肯忘，夫亦相安无事也。方明月庵之未改女校也，诚修每假朔望佛会日，遽集城内外老少妇女，演说天足事，近情切理，娓娓可听。扬州缠足之风，本较他处为甚，苦力备工缝穷老弱之俦，莫不纤纤厥趾。积习相沿，其苦万状，至是而渐知感化，其造福为不少矣！或者曰，诚修恐庵产之将来必不免于充公，故为此保求半壁之计。其所捐田产，又有校长月薪之足以相抵，校长地位何等优崇，有此一举，且以博美名也。处心积虑，可谓深矣，其计亦狡矣哉。然而担任义务，不辞劳瘁，田值为所固辞，月薪在所应得。与夫靠著佛菩萨吃著不尽，甚或饱暖思淫者，盖大相迳庭也。然则诚修者，热心公益，实事求是，微待尼界中未有之奇，即一二开通之巾帼，亦不能及。而沽名钓誉，假公以肥己，皇皇乎为当世士大夫者，当亦有愧色欤！

杭州木庵云林

区区口舌之长，原不足以为能事。然其性质之灵敏，应变之聪明，一语之微，有足以解纷而排难者。东方朔淳于髡，千古以滑稽传，后世之以论说相谐谑，以笔墨为游戏，遂推两人为鼻祖。笑林之作，日出不穷，其滥觞也。昔王献之与客谈议不胜，其兄凝之妻谢道蕴遣婢白曰："请与小郎解围。"乃施青纱步幛自蔽，以与客谈，客不能屈。夫诗工咏絮，其才本自非常，独献之为？晋代有数人才乃竟不及于其嫂，此言语之妙，又于巾帼中见之者矣。杭城木庵有艳尼云林者，年十八九，粗通文翰，喜作小诗，其丰神之袅娜，体态之温和，如初写黄庭，到恰好处，非楮墨所能罄。而其姿容妍美，丽质本是天生。刘海发，天然足，衣掌靓雅，清洁无伦，并无须腻粉浓脂，借以作妆饰之品。蛾眉淡扫，虢国夫人，未尝不足倾倒六宫也。性质灵敏，多应变才，吐属半出诙谐，闻者莫不倾倒。聪明伶利，人莫得而难之。有慕其才貌者，咸愿一接其声欬，一时青衿佻达之子，又往往挑之以游词，云林应对如流，未尝有所峻拒。然欲一亲芗泽，则卒不能。云林既喜作诗，又善辞令，或以文词见志，或以口方投情，其在有意无意之间，人有误以为意已相属者。有某生得其诗，以为属意于已也，神魂颠倒，至废寝食，不知云林以生之情痴，而故意戏之也。闻其以《春宵》诗贻生，有句云"春心撩乱花难睡，为倚栏干待月来。"生得诗大喜，遂无日不到云林处，曲与云林相亲昵，以为兰因絮果，必有成就之一日。殊不意云林淡焉忘而恝焉置，且冷嘲热讽，侮慢百端，致生莫怒而莫言。由是恨之刺骨，必思有以报之。盖生之贻赠，所费不赀，迟迟又久，终不能一达其目的，黄金虚牝，难怪其气愤之填膺也。一日以意诉诸友，友固祷张为幻者，劝生具牒控诸县，诬云林以不守清规，且骗人财物，请赐究办。时钱塘县某令，固以风流称，逮云林至，见其姿容绝世，绛仙秀色，我见犹怜。所讯问之词，出以圆融，云林滔滔辩论，妙绪环生。官问其何以要出家，曰"冀登彼岸，藉结善缘，报二老之深恩，且以修三生之慧业。"问："人之控尔其知之否?"曰："佛法森严，罪过罪过。梵王宫殿之地，岂是巫山云雨之场?"问其如此青年，能免怀春否？曰："饮食男女，大欲所存。虽托迹于空门，实同情于世俗。""其既已如此，何不还俗嫁人?"曰："翩翩俗世，佳士难逢，纵有意于求凤，将谁谐于卜凤?"问："既愿嫁人，则放开慧眼，物色风尘，岂竟无一当意者乎?"曰："智珠在握，慧镜当胸，有檀越之善人，鲜花封之贵品"。至是而哄堂皆笑，官亦为之粲然。骗财一层，即置不问。遂释云林归，以控无确证，薄责生以多事了案。说者曰："云林之为人，其贞淫不可知，而雪肤花貌，正在妙龄，摽梅之思，何能免俗？其守贞不字者，正是苛以为择耳！其所供词，自贡其真也。至其骗取财物，为若辈之常技，置诸青楼之中，当为笼络人心之好手。色不迷人人自迷，于他人乎何尤？而云林莲花舌妙，足解人颐。公堂之上，犹能以从容出之，使一重公案立时瓦解，而冰消道蕴解围，当难专美。较之嘤嘤啜啜作女儿羞惧状者，安闲窘迫，相去奚啻霄壤耶！"

嘉兴法云庵珠姑玉姑

嘉兴法云庵多艳尼，近年以来，有珠姑玉姑其人，庚戌新秋，有事禾中，得见之于鸳鸯湖畔。我非刘阮，乃亦得遇天台二仙女乎？鸳鸯湖在郡城东门外，相传以湖多鸳鸯得名。或以其东南两湖相接，故名鸳鸯。又以在城之南，亦称南湖，朱竹坨太史棹歌百首，脍炙人口久矣。湖心有楼曰烟雨，建筑于五代时，晁采馆清课，嘉禾环城皆水，烟雨楼当高阜之胜。雕窗绮阁，四面临湖，其妙在在轻烟拂渚。山雨欲来时，渔船酒舸，微茫破雾，但闻舻声伊轧耳。杨万里诗"轻烟淡淡雨疏疏，碧瓦朱甍隔水隅"，方回诗"鸥从沙际衔烟去，燕向花边卷雨来"，风景之佳，可想而见。湖边停舶游船甚多，俗呼为丝网船。丝网二字，不知何所取义。船比吴中画舫为小，而清洁过之，壶觞精致，肴馔芬鲜，值并不甚高，竟日数圆而已。操舟者皆年轻丽娃，妆饰妖冶，缠臂金累累不计叠，柔舻轻摇，铿锵与欸乃声并作，即此已为禾中之特色。春秋佳日，载酒相从，洵可乐也。自杭沪铁路通，城北成闹市，妓寮林立，为禾中从来所创见。好事者载酒作南湖游，兴会飙举胜。金阊虎邱，烟雨楼遭兵焚，大楼迄未重建，顾凉轩燠馆，岁时修葺，水木明瑟，颇擅园林之胜。西偏小楼数楹，中供牛女偶

像。七夕良辰，游人尤多，卜昼卜夜，乐而忘归。余于珠姑玉姑，即于是日遇之。佛家妆束，飘飘欲仙。是于舞衫歌扇中别开生面也。珠姑年可二九，身裁不甚长；玉姑差迟，转益苗条，姿容艳丽，自相伯仲。珠联璧合，人以大小乔称之。有侦珠姑者，谓有某武员与之昵，禅参欢喜，过从密甚。玉姑年迟，尚未破瓜，某武员一视同仁，不分彼此。凡有投赠，无不相均。用意深远，盖双雕计也。何物健奴，乃竟有此艳福耶！是日湖上之游，即某武员之东道主，特以游人如蚁，众目睽睽，人之多言亦可畏，某武员故未登岸。珠玉二人，则入门一周行，旋亦归舟，即唤船娘拔篙去，一转瞬间，扁舟一叶，已入烟波浩水间。今夕何夕，殆将别觅清静地，以遣此良宵者乎？背山起楼，焚琴煮鹤，煞风景者，为某太守，以为携妓游湖，已是有关风化，况乎佛门子弟，以妖冶之妆饰，败坏风俗，玷辱清规，冶容诲淫，莫此为甚。下令严其禁，并饬嘉兴县某令查办焉。太守故长白人，以吏员起家，风尘俗吏，不知风雅为何物，人以为点缀名区，彼以为污秽胜迹也。幸某令固能事者，奉札之下，只以一纸空文申复之。不与深究其事。而珠姑玉姑，得以安然无恙，然而便宜某武员矣。

嘉善荷花楼顺宝

嘉善城外荷花楼，尼庵也。有俊尼顺宝者，年才二十，聪明伶俐，姿首绝佳。乃披剃未及半年，遽尔还俗而去。有知其事者，谓顺宝本邑中杨韩氏聘媳，夫家以无力迎娶，拟效世俗抢亲之举。不图顺宝早有所闻，自顾红颜，心伤薄命，与其表舅父钮阿四相商，情愿削发为尼，且遣钮在庵作伴，以防不测，而为有备无患之计。杨韩氏不察，意以甥舅犯奸，拐逃藏匿控之于官。时江湘风大令握善邑篆，大令以名进士现宰官身，所至有政声，为浙人所称颂。庭讯此案，察出冤诬，援笔判断，洋洋数百字，骈四丽六，锋发韵流，一时善邑人民，莫不传诵不置。其判词云："现讯得该氏为子求婚，愆期未娶，备礼苦无金穴，思劫红绡。阿娇出自小家，难藏碧玉，杨枝露润，向我佛以皈依。莲座云深，借逃禅以匿处。迎来织女，无端误犯牵牛；疑是文君，越礼而奔司马。盍亦思同居二女，自然志不同行，矧其为犹子比儿，本已视之犹父。且钮阿四须髯戟戟，携弱息以偕临；虽韩顺宝粉黛盈盈，非小姑之独处。无论年殊老稚，海棠岂压梨花？须知分有尊卑，鸦舅宁谐鸠妇。匪寇婚媾，讵能禁其往来？招我由房，亦祗相为御侮。岂是狂蜂浪蝶，云锁阳台；何堪打鸭惊鸳？星临贯索。豚以招而入苙，烹鲜号宰治之庭；鼠以黠而穿墉，行露速无家之讼。夫莫须有冤沈三字，惨留疑狱于千秋；忍小娇生盟缔百年，冤听铄金于众口。原是无瑕之璧，当还合浦之珠。于归赓百两之将，读诗而识婚盟之重；无故则二十而嫁，考礼刚符待字之年。桃夭可咏乎蓁蓁，葭倚讵容夫草草？乃至抢亲之举，乡愚每视为故常，只兹凉薄之风，官吏当严行惩办，况又捏为蜚语，尤敢擅用私刑。第因其妇而罚其姑，既不可以训俗；若舍其主而惩其从，又非所以乎情。偶尔参禅，未驰双趺之绣凤；令其蓄发，即看两鬓之堆蝉。姑施法外之仁，成全美满；快奏房中之曲，永庆团圆。听到子规，之子不如归去；毋为姑恶，阿姑宁学疾聋。宜尔室家，遵兹批示。"由是钮阿四挈顺宝归，阅数月而与杨氏子成婚，伉俪和谐，前嫌尽释。而风流令尹，是足传已。

王江泾瑞华庵小宝

苏浙接壤处，南秀水，北吴江，有市集曰王江泾，发逆蹂躏甚，华屋尽圻垆。五十年来，规复不及半，盖地当塘，路之要冲，故其遭劫为特钜。跨塘有桥曰长虹，远而望之，夭矫出天际，可谓名称其实。桥南为浙境，桥北为苏境，下桥迤逦西北行，清流向尽，止水一湾，曰砦基滨。砦即寨字，相传春秋时，吴越交兵，夫差尝屯兵于此。砦基者，营砦之基，其地因以得名。人以荒烟蔓草，地境苍凉，以蟋蟀之方言呼之，以讹传讹，遂失真名。滨之旁一尼庵，曰瑞华。颓壁欹雨，荒扃偎烟，旃檀不温，古佛如睡，一旧刹也。王江泾镇遭兵燹，市廛民舍衙廨庙宇，焚毁一空。后虽次第起造，不到从前十分之二三。惟是庵为乱前物，红羊不及到，如鲁灵光殿之岿然独存，岂真我佛呵护之灵耶？闻诸故老云，瑞华代有名尼，或以才名，或以貌名，或以才貌兼全名。顾代远年湮，风流歇绝，千载下说《会真记》，仿佛见鸡皮鹤发也。数年前有小宝者，年不过二十，知文字，善词令，貌在中人上。当时有人建议，将以是庵充作学堂之用，住持尼惶恐无所措。小宝为之作书，大致以瑞华庵为乱前旧物，粤匪之乱，阖镇尽成焦土。惟是庵独存，则我佛既已呵护于五十年之前，后人不得不为我佛保存于五十年之后。想镇上诸君子，当亦乐于留此，以作枌榆记念。况复数椽老屋，价值几何？镇上无主地多，何定断断于此？以书密致郡中某绅之夫人，求为缓颊，于是瑞华庵卒因此而得以保存。至今法雨梵云，依然无恙，小宝之力也。不足以见小宝之知文字而善词令乎？尝见人于财产细故，穷年累月，函牍往还，以什百计，甚或涉讼公庭，犹历久而不能决。乃一空门中年轻女弟子，不过寥寥数语，即以排难而解纷。其识见之高，语言之妙，不多得矣。小宝本无锡渔家女，王江泾镇，每年于二三月间，例赛猛将会，俗称网船会，凡寻常之渔船，克期云集，多至千计，顾其作俑不可得而知。某年某渔船赴会到此，因子息多，艰于字养，乃以最幼之女舍身于瑞华庵，即小宝也，时只三四岁耳。住持尼故，与郡中某绅夫人善，岁时入城，必与小宝偕，且信宿焉。某绅家女公子辈，莫不深通文墨，小宝薰陶久，由识字而读书，十数年来，学且与诸女公子俱进。所读之书，或借观也，或竟索归也。性本颖悟，复以潜心研究，则所造竟在诸女公子上矣。小宝貌本韶秀，不假修饰，而妩媚出于天然，亦可人也。今数年不见矣，度其年，已在花信外，其出处则两不得而知耳。

海陬冶游录

[清]玉魫生撰　孟宪彬整理

《海陬冶游录》三卷、《海陬冶游附录》三卷,《海陬冶游余录》一卷,均题淞北玉魫生撰。记清末上海青楼烟花事,"以雅游、丽品、轶事分隶之"。其中"妓家食品"、"青楼所著画屉"、"青楼时令蔬果"、"名妓下捎多不可问"、"拣茶女子,多系小家贫户"等记载颇有价值,是治社会史的重要史料。作者此书,意在"追已陈之艳迹,寄幽忧于香草……抚今思昔,写怨言愁","附诸野史,非故为妖冶之词",是一部较有水准的野史著作。据《香艳丛书》本标点整理。

自　序

夫《海陬冶游录》曷为而作也,将以永既去之芳情,追已陈之艳迹,寄幽忧于香草,抒旧念于风怀。沧桑变易,麻姑见而伤心;开宝繁华,宫女说而陨涕。抚今思昔,写怨言愁。则使经过曲里,尚识旧人,搜辑闲编,犹传轶事。伤红颜之已老,嗟黑海之多惊。谁肯买俊骨以倾襄,孰不谈劫灰而变色哉?则此编也,聊作寓言。附诸野史,非故为妖冶之词,甘蹈泥犁之罪也。顾或谓昔赵秋谷《海鸥小谱》,余曼翁《板桥杂记》,西溪山人之《吴门画舫录》,皆地当通都,时逢饶乐,其事可传,其人足重。今一城斗大,四海氛多。既无赵李名倡,又少崔张侠客。染黛研朱,药又变相。堕鞭投辖,猾虏争膏。未闻金屋之丽人,能擅玉台之新咏。矧又不能抽白刃以杀贼,取谥贞姬。著黄絁而参禅,证名仙籍。绮罗因之减色,脂粉于焉为妖。是人肉班,是野狐窟焉尔。而子犹逞其艳谈,为之瞑写,不亦真乎?然而善言儿女,未免痴情;自古英雄,每多好色。花天酒地,亦为阅历之场;红袖青衫,同是飘零之客。伽女散花,何妨遍著;维摩人道,先以钩牵。戒谣为法秀之妄诃,忏绮乃休文之恶习。恨寄绿阴,无损牧之之豪宕;篇名锦瑟,宁识义山之缠绵。铅华宝髻,不讳言情;浊酒残灯,乌能妨节?与其高谈从听,毋宁降格求真也。况乎奇节仅矣,冶容暂耳,必貌皆苏小,诗比薛涛,媲下玉京之慧心,配段东美之雅操,则香国中竟无下乘,章台内悉属才人。青泥世界,尽放莲花。碧柳楼台,遍镌珉玉。是情之所必无,亦事之所罕有也。余观古来文人失职,荡子无家。偶托楮豪,遂传风雅。晓风残月,不尽低徊。淡粉轻烟,岂无点缀?本非实录,有似外篇。则余今日之所编,逞妍抽秘,尽许荒唐;水月镜花,无嫌空彻也已。且也,由盛观衰,大有乱离之感;因今念旧,弥兴身世之悲。溯自丙午之秋,余年未冠。勾留白下,寻访青溪,春藏杨柳之家,人闭枇杷之院。任姬素琴,此中翘楚。既识一面,遂订同心。毛燥归来,音问中绝。己酉大水,橐笔来游。宿疴未瘳,烦忧正剧。有梦非春,拥孤衾而听雨;看花懒出,虽晴日而闭关。辛亥春闲稍作绮游,狂名顿著。选花开尊,征歌按拍。题群索扇,间有篇章。抹月批风,任传薄幸。于是沾泥之絮,遂为逐水之萍矣。癸丑之冬,杜门养疴。追念前游,援笔以记。其时赭寇纵横,金陵陷没。珠帘碧瓦,荡作飞灰。舞袖歌裙,惨罹浩劫。而此间亦烟沉雨坠,月缺花残。人往时非,哀多乐少。迨乎贼去城空,春回燕至,旧巢已换,香梦难寻。欢生死之无闻,嗟飘泊于何所。凄迷烟月,谁解伤心。而妆点池台,复开艳窟。曾几何时,城中已复旧观。城外环马场左右,又成妓薮矣。惟是良辰难再,美人不来。时局苍凉,消息茫昧。今过其地,则故钉犹在,檀点依然。芳树乌栖,画纱萤点,乱冢荒堤。今日粉影脂香之地,颓垣败壁;昔时灯红酒绿之家,境易回肠。事如转烛,其为怆怀。又乌能已?岂非事无可纪,而情有足悲哉!特以此中人,镜槛才安,忽然远徙,香名甫著,辄复私更。萧郎再至,已怅踪迹于风前;徐娘重逢,错呼窈窕于月底。倘欲按图而索骥,窃恐觅路而迷花也。更有叹者,流俗胜则雅会稀,朱颜贱而黄金贵,乍羞觌面,已解淳□之襦;未及盟心,遽荐宓妃之枕。继以色荒而钱尽,遂至情断而思离。此亦情天之变态,幻海之沸波也。余也虽堕绮因,自存真宰。偶抒感慨,专写牢愁。或观此篇者,遂以为此间佳丽,何异迷香;是处笙歌,正堪荡魄。则亦未识余心者耳。若其

鄙为轻薄，讥以纤靡，为高厚之绳诗，作到溉之投地，以为意无寄托，旨乏劝惩，见斥于礼法之儒，遽指为文字之障列，亦姑听之而已。呜呼！沪虽偏隅，固泽国之要津，海疆之险堑。艳风相煽，极盛难继，有心人能勿深思哉！庚申春仲淞北玉魫生识于春申浦上。

卷 上

沪城，妓薮也，地濒海，华夷错处，巨商大贾，往来如梭织。比日繁艳，愈胜昔时。舞榭歌台，连甍接栋。余自己酉杪秋，寄迹斯土。每值赋闲，辄与二三良友，遨游其间，所见不少。而工词曲娴翰墨者，未之见也。旅窗无俚，因病得闲。枨触旧怀，抽豪暝写。姑循余曼翁《板桥杂记》之例，以雅游丽品轶事分隶之。听雨剪灯，留宾煮茗，藉供嘔噱。绘脂粉之生涯。续烟花之记录，亦足以销忧起疾矣。

洋氛已息，海市大开，劫火重圆，花光复炽。绮阶绣陌，萃四方之奇姿；蜑妇蛮娃，夸海徼之妖艳。每至二分月上，十里灯明，钿车交驰，香尘四溢。狎邪公子，游冶富商络绎往来。迄无停趾，洵可谓花月之大观，风流之胜事矣。

虹桥左侧鳞次以居，其中纷黛杂陈，妍媸毕具，无不各分门户。以苏常者为佳，土著次之，维扬江北又其次也。修容饰貌，争妍取怜。所著衣服。竞尚新裁。灯火连宵，笙歌彻夜，裙屐少年，鲜不丧魂惑志者，其即销金之窟与？

唐家弄有二，唐瑜之故宅也。在鱼行桥南为东弄，在闖水桥西为西弄。悉丽人所居，途虽逦迤，游踪竞集。纷壁明窗，备极闲雅。每至更阑人静，琴韵箫声，犹彻墙外。闽粤大腹贾，拥厚赀者，遨游其间。意有所属，辄张夜宴。斗酒藏钩，乐无逾此。缠头一掷，动费不赀。噫！焚香十斛，下箸万钱。谁弗穷奢相尚，求其泊然雅素。静好自娱，则未之见也。

梅家弄以梅宣使得名，地颇幽僻。每有丽姝，避喧趋寂。僦屋其中，靓妆雅服，位置自高，羞与坊曲中伍。惜以时有锄兰恶客，斫桂荒伧，摧折百端。致一月数迁，不遑安处，是亦胭脂山之孽障，风月海之魔澜已。

鸳鸯听侧，地亦幽深，十余家相连属。每有富贵豪家，一月出数十金，以供美人挥霍。自此闭置闲房，他客不能见矣。然间多黠婢，俟其他出，则窃召所权，以谄重金。甘为野鹜，耻作家鸡。烟花本质，往往然矣。其能谢客杜门，镇日不下楼者，吾闻亦罕。

虹桥西南为白栅，曲折以行为西仓桥。白栅南为张家衖，其地附近多藏匿名姬。此中间有双趺不缠，而姿首明秀，稍著名誉者，每乞灵于高底，以求齿于姊妹行，其娇揉亦良苦矣。此辈大概来自吴门，无所依著，遂作此生活。嗟乎！风絮飘零，落藩堕溷，孰有甚于此哉？

城外临河一带，自北至东，亦多倡家。编竹为篱，抟泥成壁，湫隘殊甚。稍自爱其羽毛者，每不屑处。然亦有佳丽杂处其中，非由操术不工，即由名誉未噪，托迹下流。为时白眼，虽名士失所，何以加兹。顾一陷此阱，即身难自主。情殊堪悲。爱花成癖者，幸物色而调护之。慎勿以其地而忽诸也。

黄浦中有船妓，略如蜑户。然绝无佳者，今率与番舶黑人交。舆隶见之，皆掩鼻过矣。其近虹口处，有西洋妓艘，岁一二至。华人之能效夷言者，可易妆而往。缠头费，亦不过二十余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当不惜金钱，以领略此奇芬耳。

勾栏院中，率皆礼神佞佛，以祈默祐。朔望必于户外焚纸箔，而撒以盐，谓之现银。月必享财神，俗呼为接路头。每值空王生日，多艺檀旃，香篆缭绕。清晨诣寺庙，乘纱与以过者，络绎不绝。覆袖底之文鸳，拜鞋尖之彩凤。含情微诉，无非为所权私祝，是亦谄而近渎矣。

二月二十八日，为城隍夫人诞日。街市悬灯，士女骈集。清明、中元、十月朔，邑人例奉城隆出巡。谓之三节会，妓女多著赭衣白裳蓬发银铛，乘舆后从，谓之偿愿。油头浮滑，追逐指视，品评妍媸，媚神即以招客，计亦良得。

沪城少水，无画船箫鼓诸胜。春秋佳日，士女出游，多萃于西园。园有茶寮十余所，莲子碧螺，芬芳欲醉。时来丽人，杂坐成群。每当夕阳将落，人影散乱，真觉衣香不远。轻薄少年，乡曲独子，掉臂其间，多与目成而去。

城中游览之地，以城隍庙之东西两园为最盛。西园游人杂遝；东园则双扉常键，值令节始启之，幽草孤花，别开静境。中有高阁，可远眺，为城西胜处。桃花开时，士女丛集也。是园，池石苍古，景颇空敞。芙蕖盛放，亦可消夏。他所皆静僻，访古者偶一至焉，美人则绝迹矣。近城村里，如龙华观塔，静安浴佛，虽多胜事，往游者实罕。

四月有兰花会，六月有荷花会，九月有菊花会，皆折简招宾。征歌侑酒，荷花盛于南园，近皆呼也。是园亭台空朗，逭暑迎凉。游赏者殆无虚日。纨扇罗衫，翩跹而来。钿车珠幕，栉比以至。洵为脂粉之逸情，裙钗之胜概也。

八月十五，每家必烧斗香。至夕倾城粉黛结伴闲游，踏月访亲，听趾所至，谓之走三桥。以西园及蕊珠宫为最盛，烛光夺月，篆烟散香。于时绮縠被体，茉莉堆髾，粉汗蒸淫，履舄错遝。轻薄少年，掉臂其间。堕珥遗簪，为乐无极。宵阑月斜，游人稍寂。于是静女两三，素妆以出。凉蟾如水，薄云作花。邂逅相遇，适我顾兮。彼俗子者，或将以花妖月魅疑之也。

妓家食品，多以甘浓香脆为佳。甚或取诸外肆，求其纤手亲调羹臛，千百中无一人。近以惠林馆为巨擘，肴馔精洁，尚堪与吴门伯仲。若其一家之中，自有厨娘。客来咄嗟可办者，惟堂名能之。至于顾厨珍品，董奄新茶，则近代已罕见矣。岂能于此间求之哉？

青楼所著画屉，镂空其底，中作抽屉。杂以尘香，

闺以雕纹，和以兰麝。凌波微步，罗袜皆芳。此尤服之妖者。或有置以金铃，隔帘未至，清韵先闻。近又有曳男子履者，绣以蝴蝶，虽镂金错采，制作精工，而行步绝无婀娜之致，窃所不取。

洋泾桥北，多粤东女子，蜑户珠娘，自远而至。风日晴朗，连袂游行，殊足一新耳目。大率以帕裹首，锦裤绣屣，椎髻窄袖，装束殊异。类皆丰硕白皙，足长八寸。其佳者，肤白如雪，眼明于波，不让顾喜肉屏风也。远商多购为姬妾，筑屋别居。然有所属意，辄引与为欢。其有黠妪，假粤妆以媚远商者，亦猝莫能辨也。

小南门外多野桃花，每值开时，乱红堕水，其地平远，烟草芊绵。人家比屋，而居多有情女子。春莽盛开，游士群集，短墙曲巷，寻花而语，有所属意，径往叩扉，谴诃不及也。然镏院重来，辄有人面东风之感矣。

沿城数里，丝柳毵毵，草色成茵，湖光摇黛，迥非尘境。俗士之迹，所不能到。疏窗半启，镇日帘垂。堕钗徐闻，可人如玉。游狭斜者，即求观其音容而不得。惟一二素心人，时与往来，乐数晨夕，钱刀弗甚较也。

沉香阁东，最著者为朱家庄。过小石桥，为季家衖，画锦坊，西为薛衖。深衖曲巷，别有洞天。循径而行，菜畦数弓，柴扉双板，自觉幽致冷然。每至薄暮，红裙翠袖，历乱帘前，令人目不给赏。流目送别，则荣阳坠鞭；选美征歌，则群花夺宠。可不谓尽态极妍与？

青楼居如栉比，其间最胜尤众狂惊者，土人谓之堂名，盖即妓院遗意，粉白黛绿，列屋而闲居，主者谓之本家。最佳者，谓之堂顶；下者谓之堂底。最盛者一堂中可四三十雌。丝竹肉手，若手艺较优焉，故声价甲于他媪舍。城中不盈十家。院宇深沉，楼阁高迴。层槛回廊，宛如世族。青骢白板，阗咽其间。烛夜花开，瑶筵竞起。钿钗争风，锦袖欲飞。翠绕珠围，虽石季伦金谷之游，不是过也。访艳者至此，殊有观止之叹。

外此则曰草台，规模亦略相埒。房栊深邃，被服丽都。客至则调片岕供爪果，茗杯甫进，而粉黛杂陈于前。客意有属，即可定情。踏柳眠花，顿成鸳梦。虽春风一度，各自东西，亦未始不可慰牢愁遣羁旅也。其夜合之资，及他事率递减于堂名一等。故冶游而惜费者，往往舍彼取此。

其次曰私局，虽不敢与二者比层。然闲静则过之。不能家有厨娘，每逢讌宴，辄取诸外肆。帷帐衾裯，必务精洁。花朝月夕，佳客过从，煮茗衔杯，略有风趣。近日城中多至三百余家，诚称极盛。呜呼！俗之华靡，风之淫侈，于此可见。

或有名媛购屋僻地，俗子未易谋面。自称住家，不与院中人等。往来宾客，不过数人。无门庭喧遝之咎，唱曲掐筝，捧觞调岕，皆不屑为。率以小鬟任其事，其恃娇尚奢，有邀人传粉，不自著衣光景。

沪城于旅邸，藏置丽姬。若惬客意，即荐枕席。故宾至如归，有室家之乐。谓之花寓。此岂管仲父女闾三百之遗意与？其僻巷中多阿芙蓉馆，调食者，率以女子。客人以百钱赠，若留宿亦须一饼金，较之吴市看西施，稍觉便宜耳。

沪城有卖花媪，善作雉媒。于小街隘巷，构屋数椽。凡客所属意之美人，虽良家妾媵，不难托其招致，但不能作夜度娘耳。富室子弟，多饵以重金，谋片晷欢，名曰借台。薄俗如此，求其独清独醒者罕矣。

其余略有数等，等愈降，吊愈卑，率皆与夫仆隶所游。大雅所不屑道，等诸自郐无讥可也。嗟乎！沪城大仅如斗，而女闾成市。偏多脂夜之妖，其谈艳者，犹谓尽人如玉，遍地皆花，不数扬州之盛。正恐盛极而衰，为有心人所深虑耳。

衣服之制，以青楼之趋尚为雅俗。沪城之妓，皆从吴门来，故大半取吴为式。其为客措办者，悉取诸采衣街上，丽制雅裁，任其自择。其时下妓多呼缝人，授以新样，备诸纽织，穷极巧，靡若其淡妆素抹。神韵独绝者，当别具只眼物色之。

花草浜，三牌楼一带。多设花肆，异蕊名葩，靡月不有。美人头上，颇不嫌寂寞。每至夏秋之交，建兰素蕙，入座清芬，佛手木瓜，堆盘鲜色。可以参茗柯之禅味，洗酒国之俗酲。其茉莉桂花，可结为球。悬诸碧纱橱中，媚香四溢。薄醉初醒，梦魂俱适，温柔乡洵有佳趣。

闺中香品，别有妙制，粉奁脂盏，必非市肆所陈乃佳。若能得内宫秘方，手为配合，则久用之后，肌理色泽，自觉光悦异常。近日所行玫瑰洋皂，亦能滑肤。微嫌其气韵不能入时。至其琉璃瓶中各种花露，奇馥扑鼻，真有衣敝而香不灭之妙。较之焚芸屑麝，可免焦腥之味。然平章香国者，率以其异品而摈之。学宫西张汉师家，著名已久。凡口脂面药，澡豆香囊，亦颇精巧。每当浴后茶余，芳馨袭衣，留髡送客，薄解罗襦，令人心醉。

酒兵茗战之余，率厌肥浓，多求鲜果以悦口。沪之水蜜桃，尚是露香园遗种。大几如盘，皮薄香甘，入口即化。他如洞庭之芦橘杨梅，亦南方所仅见。至闽之甘蔗荔枝，北之葡萄水梨。自远毕集，夜阑消渴之际，剥肤咽液，凉沁诗脾。

教坊演剧，俗呼为猫儿戏。相传扬州某女子擅场此艺。教女徒悉韵年稚齿，婴伊可怜。以小字猫儿，故得此名。沪上工此者数家，清桂，双绣，其尤著者，每当传粉登场，锣鼓乍响，莺喉变征，蝉髩加冠，迷离扑朔，莫辨雌雄。酣畅淋漓，合座倾倒。每演少者以四出为率，缠头费，破费主人四饼金耳。

名妓下梢多不可问，其衰退为房老者，什无二三。安能于苦海中，别开青莲世界？西园茶寮中鬻青果者，多属女子。皆来自锡山与吴下，眉目亦间有娟秀者。无赖子每啜茗时，掷钱竞售。捉腕捺胸，备诸妖态。日斜果尽，随至其家。是本不必为妓，而自堕恶趣中，亦可伤已。

拣茶女子，多系小家贫户，布裳椎髻，楚楚可怜，然愈足见真色也。晨去晚归，率皆结伴联群。姿美者处之内室，工少而获倍，其中多不可致诘。以日得百钱而甘玷无瑕之玉，为父母者，何愦愦乃尔。

妇女之以罪案逮系者，例发官媒逻防之。其地在五老峰后，粉墙书官媒二字者是也。俗呼为官卖婆处。其媪巧于渔利，略有姿致，即饰盛妆以逐客。或守志不从者，则挟以非刑。长官虽知弗问，大似有明籍没教坊之弊制。苟案中漏网之奸夫啖以重金，仍可作野合鸳鸯，其法可谓疏已。

卷　中

沪自嘉道间名流踵至，提唱风雅。领袖章台者，如王月仙，褚云孙，固一时之秀也。其时朱陈以财雄，丁王以侠著，闽粤大贾，皆拥巨赀，不惜千金。为此中生色。乃喧天鼙鼓，惊破仙音，环海螺桑，终沉鬼国，世易时移，不禁今昔之感。余作沪游已晚，不及见盛时事矣。听花月之遗闻，览繁华之新集。尚有承平故习，淫冶余风也。惟寻春杜牧，未见吴娘；骂坐灌夫，每多伧父。不特减雅兴，将何以佐谈资。则是编之作不亦赘乎？然而空谷幽兰，以无心而忽遇；天涯芳草，亦何处之不生？姑采尤者录于篇，以所见为后先，不以妍媸为甲乙也。

明珠风情绰约，酷似洛真。体态轻盈，蹁跹善舞，不让乐天春草也。所居小楼三楹，枕于大道。琢玉成片，悬于檐牙。每触微风，锵然相击，过者谓此中有人。辛亥孟秋，咽于曹家小阁，卮馔有序，女昆弟数人，并皆殊妙。然无一当余意者。最后见一姝，云鬓蓬松，往来于银灯之下。欲语不语，若笑非笑，询之则明珠也。酒阑灯灺，斜倚熏笼，有留髡送客之意。是夕酒渴甚，不能成寐。起殊早，疏星在河，斜月挂树，明珠手沦茗与余絮语。谓余曰："儿得千金，构屋城外。曲房小室，幽轩短槛。环植花卉，若得此与君偕老于中。何如?"余笑而允之，嗟夫天涯杜牧，沦落甚矣。安有十斛明珠，买此娉婷贮之金屋耶?

吴门朝馥行二，风致婀娜，面有微麻，不损其媚。居白栅，于章台中，名誉不甚著。而诙臻妙，不以劲词忤宾客。亦流辈之翘举者，与绣珊沈子绝相昵。绣珊丰姿秀彻，酷似好女子。谙音律。尝妆束登场，演《断桥》一出，缠绵哀丽，举座皆惊。朝馥时留之宿，未尝索夜合资。每曰："侬若遇张芯挚，虽为之捧溺器，亦心所甘焉。"后嫁茶商以千金为之脱籍。闻其于将嫁之时，犹与绣珊啜泣竟夕，啮臂为后约云。

绿筠，姿容妍审。稍识之无，双趺不瘗纤，而举止闲雅。自言本惠山女道士。年及笄后，从人而逸，所欢之父母不容，立驱之出，彷徨无归，乃堕烟花。先游邛上，转徙申江，僦屋于盐官塘。小舍三楹，纤尘不著。时已齿增色退。而群屐少年，入其室者，无不迷惑失志。岂殢人者真别有在乎？闻其于几席之间，皆能合欢，不减阿麽任意车也。

芸卿，姓陈。兰陵人，隶籍吴门，名誉大噪。己酉孟秋，避水沪，因家焉。初其父为客于粤，娶粤姬绝美。生芸卿，四岁即解音律。及长入教坊，芳声清激，媲美宋腊。芸卿，姿仪中人。风格殊胜，扬蛾微眺，见者神为之夺。既至沪，闭门谢客，侨居僻巷，人踪罕集，与笠泽沈君交綦密。一日余偕沈往访，已薄幕矣。张讌于小阁中。值芸卿病齿，翠眉半锁，妩媚俞增。娇弗禁酒，弱不胜衣，真觉我见犹怜。酒酣为度懊侬一曲，响遏行云，清讴徐歇，余韵绕梁。有谬以余能文告之者，芸卿喜甚。倩余作传，余诺之而未果也。后闻某公子以五百金为之脱籍，擅专房宠焉。今沈君落魄江淮，余亦丐食沪上。欲归不能，而芸卿已得所天。其相去何如耶，更阑烛灺，濡笔记之，辄自伤也。

双鸳，家沪之东林。肤色虽黑，而光艳绝人。余戏谓之墨芙蓉，盖媚猪之俦也。家甚贫，以针凿度日。后为陆媪所见，笑谓其母曰："尔家有钱树子，何忧为?"其母惑之，因卜居于城，稍稍作此生活。偶遇大贾，骤获不赀，甚矣。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也。吴叟樵珊尝狎之，其时双鸳已厌风尘，意将择人而事，嘱渠至其母家。越数月樵珊偕余往访，天台路歧，竟迷前踪，徘徊良久，惆怅而返。

桂馥行三，靡曼风流，纤浓合度，丹唇皓齿，旷世无俦。居豸狮街中，斗室粉墙，备极幽闲之致。自视甚高，不屑与院中人为伍。性喜静，独处一楼，稀见宾客。蓬荜既深，轮蹄罕至。余偕李君秋纫往访，得见其面。略序叹曲，翩然却入。其妹素琅，年才十三，短发覆额，双鬟垂耳，已觉娉婷可喜。时已向夕，设宴于阁中，有双凤校书，与秋纫旧相识，而呼桂馥为假母。丰神韶倩，调笑无双，亦可人也。素琅颇属意于余，黄昏微倦，斜倚于怀。更漏三滴，匆匆话别，缠绵之情，寄于言外。恐将来瓜字初分，必当突过阿姊。

绣云，一字琴仙，吴之吴趋坊人。少有殊色，九岁鬻于勾栏。房老爱之，不啻拱璧。十五梳拢，艳名噪一时。所交多贵公子，有刘二者，参戎介弟也，嬖之甚，出金给为落乐籍。僦屋城南，笔耕针耨，如倡随焉。继而海氛不靖，流徙金阊，凡约指搔头之属，尽入质库中。复业沪上，仍抱琵琶，余从邢子游，得识其面。辛亥中秋，月色大好，余散步虹桥，偕杨君往访之，留宿其舍。绣云姿韵天然，风流秀曼，肌如截肪，肤若凝脂。坐于轻纱帐中，真如一堆艳雪。夜凉人定，始共就枕。桃笙簟滑，热香四流。床中结茉莉为球，宿醒初解，芬芳沁鼻。如游众香国里，后至云间，不复觌面。杨花已老，不知飘泊何所，良可悲已。

兰笙，吴门宦家女也。跁跗纤妍，腰支轻亚。生长豪华，为父母所钟爱。顾年及笄，犹未字人。深闺刺绣，幽怨盈怀。仆张福者，美姿容，见信于主人。出入闺闼，遂与兰笙有私，相约潜遁。初窜云间，为匪人所劫。既将至沪，鬻于章台，僦屋鸳鸯听畔。清迥岑寂，杳然殊境。疏窗明牖，玲珑相望。檐前什骏，因风挞击。游其室者，谓不减眉楼也。余识兰笙，四阅岁华。未尝少有投赠，而待余之意，终不衰。兰笙深以昔事为讳，每询及之，则泪痕承睫，若不胜情。嗟乎！若兰笙

者，虽曰前因，究竟自贻伊戚耳。

珠儿，姓常，素居北关。与母相依，朝飧不继，恒仰给于十指。其后所适非人，有彩凤随鸦之恨。常把镜叹曰："如此姿首，苟屈节入章台，何忧不曳罗著绮耶？"有丁生者，游冶子也，与之为邻，悦其美而心动焉。时有投赠，值珠母生日，丁以巨金为寿，由此往来如亲串。丁又时与鹾贾饮酒其家，珠儿因是得小裕。以千缗购二女，一字桂贞，尤为慧倩，亦后起之秀也。枇杷巷里，宾从如云。珠儿齿虽长，而风致嫣然，工于酬应，见之者无不色授魂与也。性恶烦嚣，徙居小天竺侧。帘栊峭静，室宇精洁。陈设之物，究极幽艳。世俗女子，弗能及也。桂贞继为茶商所昵。所掷缠头，劝盈箧笥。后又以重赀为聘，珠儿由是闭门谢迹，以养疴为辞。珠儿既与丁相处数载，情好弥隆。丁家虽落，而珠儿待之益厚。丁凡所需，无不取资于珠。虽伉俪亦蔑以加。嗟乎！狭斜之游，贫而被弃者多矣。即夫妇间亦不能无交谪之言，而珠儿顾衣布茹蔬，与丁偕老，岂非情有独深，为今所罕见者哉？是则可传也已。

巧福，沪城人，良家子也。四岁时，其母贫不能自立。弃诸路旁，酒垆妇取而养之。长益慧美，虽不妆束，而云鬟星靥，艳绝如神仙中人。有商人见而爱之，给值乞养为寄女，僦屋东关。商素有储蓄，故巧福钗钏步摇，炫倾一时。然巧福性动，不乐绳检，破瓜时已有所私，其父弗知也。后遂为轻薄所诱，不殊柳絮飞花，落藩堕溷矣。余与巧福相识时，年甫及笄。姿容妍媚，风致婀娜。双翘如细笋，体若环肥，不伤其雅。巧福虽入章台，而伴置自高，不琐琐与人较钱帛。壬岁夏间，巧福居虹桥左侧。余薄暮往访，小讌其阁中。银灯初上，情话缠绵，备极旖旎之致，街鼓紞如，宾客尽散，于是启秋纱之帐，佛湘纹之簟。巧福谓予曰："妾识郎君，匪伊朝夕，眷慕之情，既深且挚。今得勾留小住，了此夙因，妾愿毕矣。"巧福虽不识字，而性爱文人。谓愿供俸砚之役，不乐为绔绔妻。惟所交多鹾商大贾，终不惬其欢也。余家又贫，力不能致，岂非有限之者耶？

采芳，彩玲，徐妪之养女也。僦屋艾家街中，姊妹花盈盈竞秀，倚为钱树。采芳齿稍长，风韵犹饶，善吹萧，声调遒逸。又喜诙谐，妙解人颐。第与人戏时，辄批其颊，绝似牙娘，伤人肌肤。彩玲产自江北田家，见人腼腆，音殊弗佳。然歌时声如裂帛，绝不类其吐属也。壬子花朝，小桃才放，余始自里门来昆陵。潘君折简招讌，特为洗尘。采芳意在駙宿，连举巨觥相属，醉不能归。遂留焉，及醒则暇帘已透三丈日矣。后绝不往，聊志于此。以见醉乡中一段因缘，亦不可负之也。

招福姓金，鸳湖女子也。年十七至吴门，名噪甚。继忤豪贵，遂徙于沪。侨居梅家街。三椽精舍，布置颇幽，小阁垂帘，几榻上绝无纤尘。客至则茗碗精洁。招福虽处平康，而娟静自好，不轻见人。纤腰细颈，皓齿明眸，一时俊物也。壬岁季夏，余偕汪子夜造其庐，雪藕冰脯，咄嗟而办，四壁多黏时人题咏。招福能操琴，非遇雅流，弗屑发声。是夕焚香危坐，为余一弹，觉筝琶之音，只增俗耳。后闻与汪子往来最稔，余亦不复往访，仅于兰笙席上一见之而已。迄今思之，往日酒痕，犹留襟袂，琴弦余韵，恍若不绝于耳也。

云仙，少居茸城，颇著名誉。轻躯鹤立，欣然而长。初至瀛壖，即集褚伶于西园演剧，观者靡然倾动。余友月舫与彼有一夕欢，壬岁季夏，偕之往访。见其一钩罗袜，步惯凌波；八幅纱裙，行常窣地。洵此中翘楚也。云仙既见月舫，弗甚款洽。背面不语，殊有怨态。余谓月舫曰："负情侬从何来？既得新人，忘却故人。能不令云娘气结耶？"云仙乃启齿粲然，留余小讌，更阑始别。临行犹持烛送出，嘱余再至，意甚丁宁，且曰："请致意萧郎，勿以陌路视妾也。"嗟乎，云仙其真缠绵于情者乎？出门视之，惟见疏星在天，明月满地而已。余为怃然，若有所触。未知月舫，亦有动于中否也。

金玲，家在薰园。颇多松月，精庐邃阁，诘曲深严。疏牖不启，珠栊常垂。猊鼎焚香，门无杂客。鬟梳嫽俏，酷似宫妆。虽处风尘，颇耽寥讌。长于吹笛，声调凄远。清秋月朗，倚楼闲弄，羁人听之增愁，佚女闻之起怨。余当夏仲曾造其舍，揄云讌，飘雾谷。纤秾合度，举措皆艳。常语予本笠泽女子，少小即学刺绣，不幸总角为匪人所诱，以至今日沾泥堕溷，非复昔时。话竟，辄呜咽久之。金玲性恬淡，羞对宾客，每杂俳谐，辄无酬答。秋棠主人，花月平章也。偶过访之，赠以新诗，盖尤倾倒之至云。

璇姑，粤人姬也。龋齿愁眉，善为妖态。僦屋城南，认王媪为假母，稍作烟花生活。余识之已矣，时往其室。壬子仲夏，粤人选事，王媪处诸妓星散，独璇姑在舍。璇姑小病才愈，斜掠云鬟，凭阑不语。隔帘视之，如芍药笼烟也。日将夕，王媪设精粲于西窗，留余小饮。情话久之，夜已深矣。更阑雨恶，不能旋归。蜡炬烟微，熏炉香冷。遂与璇姑缱绻，待旦而别。雪鸿泥印，小事勾留，不可谓非滴沥声之作合也。

彩琴，兰陵人，辩慧女子也。风态妖丽，言词巧艳。淫冶善酒，狂逸不减润娘。所居三楹，缔构颇新。迴环四合，曲屋自通。春秋佳日，率多名士醵宴。往访者，结驷于门。彩琴高髻靓妆，独坐一阁，甘果美醖，胪列几案。榻上绘士女会合之图，酒酣则与客纵观，恣其谐谑。余尝秋夕小饮其室，佳馔初进，清歌继兴。俄而帘月如圭，晶莹斜射，遂撤桦烛，彩琴为席纠故设僻令。余连沃数十觥，每飞一觥，则必立尽。彩亦所罄无算。余曰："今日真为颠饮矣。"彩琴时薄醉，虽不及乱，然已玉山渐颓，星眸微倦矣。尹啸霞为写《海棠春睡行看子》，剧描醉态。彩琴见之，辄自笑焉。

小玉，明珠之养女。素面如玉，双鬟若鸦，亦此中之矫矫者。明珠前在吴门，工乐器，以衰退为房老。有女曰四官，小字韵玉，有秋水芙蕖之目。孙笠舫，旧相识也。壬岁秋九，余极意寻芳，笠舫特举小玉以应。初见之次，即设佳馔。时时眄睐，意有所授。是夕留宿，低帏昵枕，婉恋殊深。近闻明珠弃叶为栈主，小玉亦已适人。桃源非路，香梦难寻，曷禁惘然耶？

附　廖宝儿小记

宝儿，粤人廖氏姬也。室本素封，广厦曲房，蓄臧获数十辈。后其夫以淫博倾家，乃僦屋鹤鹑桥畔。小楼临水，斗室精洁。宝儿亭亭玉立，顾影罕俦，肌肤明润，弓弯纤小，一时之秀也。余小驻于兹，年华四瞬。问柳寻花，间有所属。然到眼差可者，卒无一人。辛亥仲冬，张红红作蝶使，得与宝儿见。觉其举止闲雅，酷似良家子。所陈设之物，亦幽澹入古。枣花帘底，对坐不作一语。张子为系红丝，遂定情焉。帏深烛灺，呜咽谓余曰："荡子不归，空床难守，欲得素心人与数晨夕。今幸观君，愿久相处，无相弃焉。"由是酒楼酤饮，茗寮小啜之余，时至其室，脂香粉影，弥觉销魂。余亦不知情之一往而深也。

宝儿雅有花癖，性尤喜梅。槛边阑角，时栽数株。及迁桥侧，室仅如斗，无隙地可种，犹购佳卉，手植于盆，虬枝屈曲，供于矮几，花时满室皆馨。其剪枝薙叶，别具慧心，偃仰类可入画。宝儿自谓艺术之巧，不减宋仲儒。不喜于髻间插戴，又不肯折以供瓶玩，皆恐伤其生意也。

余始见宝儿，赂以双缣，阍媪意犹未足。宝儿自食仅菜蔬，而酒馔，月辄数万钱。心甚疑之，红红谓余曰："其夫实未外出，用甚奢。所得缠头，不足供一博。"宝儿饮食常至不给，娥脸不舒，枕函时有啼痕。噫！命薄情深，若宝儿者其尤哉！

一日既夕，往访宝儿。未及门而遇警，狂伧构祸，好事多磨，怛怛若失者累日。翌晨红红来，藉托微波，芳姿复觏，幽怨更深。宝儿曰："曩夕之警，是妾莽叔所为。博无资，故至此，妾已诮诃去矣，后可勿虑矣。"言时若有不胜其悲者。

沪城殊乏清泉，宝儿当秋雨初过，辄涤磁甕以贮，大罍小盎，庋室几满，有宿至一二年者。宝儿备论茶味，尤让水色。味取其轻醇，水辨其老嫩，有如苏广之品汤。宝儿少尝习词曲，能识减画字，问余曰："古人有嗜茶而著书者否？"余曰："陆羽有《茶经》。"即乞写一本，置于香篆侧，常令指授，亦闺阁佳话也。

宝儿爱洁有癖，襯服必三日一易。帷帐不著纤尘。几榻盘盎，日令董媪以水洗拭。熏炉茶具，必自识别。虽与余亦不共。静坐封之，弥觉俗氛坌涌。

余冬时喜熏香，颇有荀令之癖。宝儿因具小炉，研芸和麝，日为焚炷。由是枕衾衣袂间，常带芬馥。宝儿曰："是尚觉甜俗也，我家旧蓄海南香，非近今所有，不知犹在否？"因搜得零星数片，曰："必待良辰爇之。"一夕雨止月明，瀹清茗，擘佳果。小坐帘底，拨炉细爇。一篆微袅，万念俱寂，此境殊不易领略也。

宝儿秉体素弱，性更畏寒，至冬熏炉不去手。余馈以白凤丸，笑掷之旁。曰："妾昔盛时服之，几至百裹，复奚益哉？"偶染小恙，亦不肯饵药。惟日啜双弓米，曰肺腑能清，病魔自却。

宝儿门无杂宾，余适以他故，数日不往，辄有怨容。黯然谓予曰："妾又被莽叔逼死矣。莽叔以妾与君欢，狺语哮声，日闻于耳，恐不得终事君，奈何？"余曰："叔所短者，博资耳。请以二十朱提为赠，自是久无烦言。"宝儿亦甚乐，真如苏五奴吃糙子亦醉者。

宝儿嗜旨酒，余馈以橘酒一石，然不肯轻饮。值盆中建兰开，对之辄尽数爵。时予夜醉失帕，宝儿以绡帕为赠。上绣回文诗。珍之不啻拱璧。余笔囊已旧，宝儿特手制一囊以易之。女红精巧绝伦，针细缕密。仿佛露香园遗制，人见之争夺，因转乞宝儿再为之，弗屑也。

宝儿所居小桥半圮，艰于出入。意将为迁乔之莺，苦乏钱刀。余以二万缗为助，然宝儿幽悒愈深，黛影凝愁，眼波盈泪，若有不可告人之隐。余抚慰再三，移时而出。红红尾谓余曰："闻其夫将谋不利，欲胁君出百金，以快一掷。"噫！余笔耕墨耨，安有盈余赀，以供博徒挥霍耶？

自是之后，不往者数月。仲夏与秋纫谈及宝儿之艳，秋纫亟请一见。遂冒险偕往，宝儿适挽慵来髻，不施脂粉，见余至惊喜殊甚。私谓予曰："自郎别后，靡日不思。屡遣董媪达意，而郎门深似海，无由得通，继我家老仆遇郎于途。其时郎与数友偕行，又难启齿。妾每晨临镜理妆，辄为泣然。自恨命薄，不得复与郎相见。一吐衷曲，妾金钗典尽，盖箧频搜，郎独不相怜乎？余闻言恻然，时已薄暮，因辞而出。秋纫笑曰："余从壁上观，犹代君销魂，况身历其境者耶？"

秋纫与余去后，未能忘情。复偕公寿潜往访之，茶果清谈而退，临出，呼谓曰："不偕王郎来，君请勿复至矣。"时宝儿凭栏与语，楼近河侧，临流凝睇，黛影横波。公寿戏谓之青溪小姑。

一日秋纫复觞余同去，宝儿曳黑纱裈，著白罗襦，拖绣屣，笼玉钏，双腕如雪。见余至，喜甚不能语。秋纫微笑视宝儿，目不转睫，宝儿微觉含羞，俯首撚余带曰："此非新人所赠耶？"余曰："青楼荡妇，匪我思存。所不敢忘者，惟卿而已。"宝儿自携银刀剖瓜，色赤若琥珀，味甘若醍醐，汁凉若冰雪，食之溽暑顿消。宝儿已于他处购数楹，频幽敞。设余不至，则消息末由而通，其或尚有缘分耶？

宝儿既迁新第，红红又回锡山，余未识其处，莫得其耗，自此遂绝。一日过其书宅，见门上燕巢如故。紫雏数头，引颈巢外，呢喃如旧识。窗纱仍闭，悄然无人，桥边绿苔，长已涩户。踯躅久之，不忍遽去。室迩人远，徒怆我心矣。养疴归里，郁伊寡欢。追念绮游，真如梦幻。宵阑月黑，触绪纷来。玉溪锦瑟，樊川绿阴。悲感窃深，用写之诗。所谓断肠人远，伤心事多也。遂作七律四章，同顾涤盦师义字韵，聊录于此。其一云："药炉烟里鬓丝斜，御湿还宜制木瓜。久已冥心思学佛，安能抱疾再寻花。新诗索署裙边字，醉墨留题壁上纱。昔日绮游今始悔，情天变幻念纷叉"。其二云："此是销金旧狭邪，馈金愧乏一瓶瓜。参来梵呗筵前笛，散著天魔袂上花。水国娇娃屯画舰，蛮方中妇障轻纱。

粗才已分江湖老，天遣飘零温八叉”。其三云：“朱楼曲院道旁斜，碧玉髫年初破瓜。愿作小星比桃叶，自怜薄命怨杨花。二分月上三层阁，一寸心通六幅纱。沙叱飞来人面改，重寻香路恨多叉。”其四云：“移居城曲板扉斜，别后音如断蔓瓜。已分不圆今世月，可能重见此乡花。荒凉残照昏颓壁，冷落流萤点画纱。一度经过一惆怅，小桥欹侧老藤叉。”

卷 下

海滨纷丽之乡，习尚侈肆，以财为雄。豪横公子，游侠贾人，惟知挥金，不解文字。每值春秋佳日，番舶估船，羽集鳞萃。探花觅柳，按曲听歌，殆无虚晷。妖姬名倡，狎客冶优，争奇献巧，工謔善谑，以冀一当，能于酒肉围中、笙箫队里，静好自娱，别出一片清凉界，可为雅流韵事者，未之有也。然而豪情胜概，偶载一二，亦堪为花国生色。四方名彦，来遨来游。诗词点缀，居然旖旎。安见《谱申浦》之新声，不及《续板桥》之旧艳也。

蛟川姚梅伯作《苦海航》，填《沁园春》乐府百八阕。出以俳谐，备诸猥亵，冀以唤醒痴人，真清夜钟声也。虽然，茫茫欲海，堕苦趣者无量，方且溺不肯出。梅伯欲施此一苇，令彼中人尽舍迷律，而渡觉岸，恐不能耳。宝山蒋剑人，曾为《苦海航》作序，今附录于此：上海当南吴尽境，南闽粤，北辽蓟。东西洋番舶估舰，羽集鳞萃。元设市舶提举，自明以来，遂为壮县。四明复道人以醯摩首罗王顶眼观之曰：“噫！此苦海也，海之中众生无量，苦趣亦无量”。无已，姑举其一。女闾成市，时则有脂夜之妖。或天人，或沙修罗，或乾闼婆，或药叉，鸠槃陀，无不有也。其间最胜尤众狂骛者，厥名为堂。一堂中可四三十雌者，丝竹肉手，若口艺较优焉。故声价甲于他媢舍。贵游子弟，质柔脆，剧狎接，几何不夭折？商贾拥钜资倾其囊，昏夜袒败絮，毒被体，遭街子诃骂，讯之昨翩翩裙屐流也。顾彼中人何尝不自阱？无虑粉骷髅，流浪生死，脱不死，老大鸡皮妪，何处作乞怜生活？幸少缓须臾，务为眩惑，惟恐毫发态不尽也。悲夫！道人大不忍之，作乐府《沁园春》调，百有八解。备诸猥亵或谓伤雅。余曰：“是未读大雄氏之书也。触为身尘，文殊不能出女子。定惟如来，能摄阿难。菩萨有情，不难化天人。沙修罗，乾闼婆，药叉鸠盘陀，而为说法。虽然海之中，众生堕苦趣者多矣。能入不能出，道人安施此一苇哉？

王耕莘，邑之富户，家赀巨万。素著挥霍名，掷千金于虚牝，无吝色。同时有丁某者，富与之埒，而又交善。同以倾财挟妓相尚，每裹金环约指数十事。聚妓一堂，偏散于地，令其逐取为快。耕莘于数年间缠头费十三余万。丁亦耗无算。好事者，集其事谱诸管弦。号曰上海码头调。至今曲罢酒酣，每每唱之供笑乐，赢得豪名传遍青楼矣。耕莘今尚在，闻其后痛悔，竟断去一指。而此中由是绝迹，其挥金似侠，其截指似彻。具此手段，可证菩萨果。

浦中旧有小船载土妓，日将暮。驶附海舶，分宿各帮。其海舶全身白垩，俗谓之白肚皮船。俱泊浦心，舶中所携红毛酒，贮以玻璃瓶，色红味甘，辣如丁香，功胜媚药。杨征男《淞南乐府》云：“淞南好，海舶塞江皋。罗袖争春登白肚，琉瓶卜夜醉红毛。身世总酕醄。”今此风稍息矣。

西园隙地，男女杂坐围听者，谓之说因果。又有花鼓戏，皆淫媟色饵也。演者约三四人，男敲锣，妇打两头鼓，和以胡琴篴板。所唱皆秽词亵谭，宾白亦用土语，取其易晓。观剧啜茗之余，日斜人稀之侯，结伴往听，亦时有之，然名妓则不屑一至也。有小六宝者，能唱《黄金印》，其唱《方姑娘打布庄》，神情毕肖。又唱《隔河相思》，音节靡荡，意绪哀婉，殆亦《郑风》、《褰裳》、《涉洧》之余意也。

蔡韵卿所识多名士，秦次游，姚梅伯皆眷之。韵卿长身玉立，工奕善弹琴。茶经酒谱，无不精晓。所居楼阁枕溪，每当柳阴蝉静，檐月如水，琴声辄发。然不屑轻见人，为客一抚也。于云间胡公寿独以知音许之，值梅伯绘《忏绮图》成，乞诗公寿，思久未属。倩李君秋纫捉刀，秋纫曰：“非得韵卿捧砚不可。”胡即与同访韵卿，亲为和墨拂笺。秋纫题二绝云：“难了茫茫兰絮因，剧怜清净女儿身。尽教红粉归香界，大向花丛展法轮”。“忏绮何如不忏便，绮情深处即真禅。阿难不入摩登席，郍得楞严第一篇。”诗成为奏《塞鸿》之曲，音调遒逸。噫嘻！此中雅韵，今无继声矣。

蛟川二石生，名下士也。所眷有云霞二仙，皆尤物也。云以纤丽胜，霞以秾粹胜。云仙始与二石生遇于四明郡，纤丽定情，缱绻沦髓。及来沪上，重寻旧盟，素欢更洽。所居曰彤琯冰蚕阁，湘帘棐几，砚匣笔床，居然有闺阁女史风致。后以他事忤二石生，累月不往。寄递简，杳不可致。适宝山蒋剑人至其室，云仙谓之曰：“妾闻阿娇失欢于汉武，长卿为之作《长门赋》，以回其心。今妾与姚君偶有微嫌，夙欢乖隔。君以才名江左，能以生花笔吐妾衷情乎？”剑人诺之，即作《彤琯冰蚕阁赋》，一时传遍北里。某伯与云仙欢好如旧，剑人所作《彤琯冰蚕阁赋》，不载《啸古堂集》中，今亦附录如下。其赋及序云：“红蕤帐底，鸳鸯垂四角之登；朱鸟窗前，鹦鹉传变声之曲。石氏绿珠之屋，翡翠成幄；卢家郁金之堂，玳瑁为梁。其中有丽人焉。其人也，籍隶坊曲，秀出辈行。嫩水生香，家住芙蓉潮里；姝光曼睩，得姓苧萝村中。霞绮十采，仙衣五铢。赠以苕华，方斯艳逸。尔乃沾泥等絮，飘蓬若烟。与二石生遇四明郡，邂逅定情，缱绻沦髓。及来沪上，重寻旧盟。瑶杵捣霜，云英再睹。银湾驾鹊，星夕闰逢。此一时也，上元之夜，飞觞召客，妙伎征诃，别有邯郸才人，俾侍秦川公子。将谓珠树女床之地，鸟妒双栖；桃花玉洞之天，仙合两美。隐语嘲谑，欢闻轩渠。引喻山河，弗喻金石已。无何妖蟆入月，河魁在房，未授陈思之枕，先解醇

于之耦。别院银釭，张星不照。一枝玉笛，梅花乱飞。于是郑君薄怒，坐诗婢以泥中；宋玉微词，斥神女于峡外。惹杜郎之春恨，黯然魂销；作子夜之变歌，闻者发指，不为已甚，尚何可言？独是虚室生白，灵镜以收照为明；古井不波，玉虎复牵丝而上。眷言彼姝，独居深念，耻胃新宠，遽失素欢。背烛拥髻，则蜡泪向夕。引臂就枕，则桃骨削晨。新花红阑，纤雨画帘。石黛罢点，海燕不来。感缠绵于宿昔，魂惝况其如接。人之情也，其能已乎？乃有莺花迁客，蝶梦寓公，偶过荃居，实伤蕙抱。欲使一双玉斧，修月仍圆；十万金铃，替花作枕。小谪神仙，怜麻姑之狡狯；善言儿女，试曼倩之诙谐。爰命兰翰，用代菠苏。比兴而外，古诗之流，以彼鸾飘凤泊，畴寄苏蕙璇玑之图。伊余瑶想琼思，聊仿徐陵《玉台》之制，其词曰：夫何佳人之独处兮，愁伊郁而谁语？思奉欢之清辉兮，自因风而微诉。粤夷光之苗裔兮，固长颦而善妒。家伯鸾之所栖兮，视彼德曜有余慕。嗟实命之不犹兮，为青楼之佚女。屏针黹而弗事兮，习韩娥之歌舞。辞乡邦而转徙兮，行瑶姬之云雨。匪予情之所乐兮，莲青泥而薏苦。既宛转而随人兮，笑啼又难以自主。欢一见而倾心兮，乍送抱而推襟。渡鸩鹊于银河兮，鸣凤皇之玉琴。岁冉冉其易逝兮，春华去兮霜飚侵。别四明之山水兮，怀君子之德音。黄歇浦兮山松城，中有女闾兮弦琯声。妾入门兮欢弭榜，欢枉绥兮妾将迎。箫紫凤兮筝白雁，裙翠蝶兮镜红缨。恃旧宠兮连爱，惑宿因兮重盟。流水落花兮妾薄命，天长地久兮欢多情。忽弃捐兮中路，羌不知其故也。蕙兰奚入以萧艾，无惑乎欢之怒也。欢之怒兮未可回，妾将去兮终徘徊。抛钿蝉兮委钗芜，弃绣阒兮下妆台。歌声沉兮隔小院，月色瘦兮笥幽苔。朝望欢兮暮望欢，欢心回兮欢身来。珊瑚床兮琥珀枕，待欢来兮荐欢寝。葡萄酒兮芙蓉浆，待欢来兮劝欢尝。欢不来兮妾伤神，欢之来兮回阳春。春人影兮春梦痕，惜春梦兮怜春人。重曰：欢情多兮，妾命薄兮。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巢有鹊兮，赠有芍兮。以遨以嬉，还于彤琯冰蚕之阁兮。"

徐月娥，汪雪卿，善说平话，玉貌珠喉。幺弦脆管，真个令人消魂。日午宵初，常于土地堂罗神殿演唱。听者联坐接肱，每发一语，辄为解颐。富室子弟，争交欢之，皆虑不当意。月娥后归徐辛彝，受专房宠。同时之以平话擅名者，如曹春江，马如飞，皆须眉中之矫矫杰出者也。

蒯子琴，陈紫卿，沈绣珊，沈松云，皆工唱曲。引声按拍，音节不乖。所设有聚芳集贤二局，每日令曲师教导。艺既精绝，遂妆束登场演试。每当熏香剃面，鹄立氍毹，极悱恻缠绵之致。尝演《思凡》、《断桥》二出，宛转尽态，含哀蓄怨，合座倾倒。蒯子诸人皆喜艳游，是日招致此中人为群花会。新妆炫服，不期毕至，可谓盛集。

朱爱宝，以财雄勾栏中。所蓄雏妓，俊美绝伦。赁屋天官牌楼凌氏故宅。其宅本非园旧址，有四石古峭拔俗，继得明张电书五石山房额。遂筑室以颜其居。旧有亍彳厂窈窕窗诸胜，后为晴翠读书楼。爱宝即居其上，非佳客至，不令人也。其别宅寓优伶，以名流选胜之场，为歌舞生涯所托足。虽属园林之厄，而较之为马厩爨室者，犹幸也。

顾大，沪无赖子。嗜酒喜为诗，打油钉铰，不自知其恶劣，尝馆北关，每至余舍，约作钾邪游。闻其生平颇有奇遇。有云孙者，绝色也。韶齿玉颜，丰致淡远。与人辄少可，而独与顾厚。久之，情好弥笃。时顾贫甚，常以珍异金钱相馈。继遘疾将死，欲招顾一见为诀。婉问哀词，日焉三至，比顾往，则已气绝。茫茫人海，彼独情深，而身处其境者，竟漠焉视之。恨不能致黄衫侠客，一问其负心也。

下元灯节，例许放灯。然未有若辛亥春之盛者，其灯皆剪纸为伞形式，或圆或六角，镂刻人物花卉珍禽异兽，细于网丝。缨络须带，精妙无俦。是时举国若狂，各竞奇极巧，不惜金赀，至有为之倾家者。街衢间列炬若昼。明幕疏帘中，青红炫目，星月皎皎，笑言宴宴。夜游之乐，何殊焰摩天上。李蔼堂又妆束小童为台阁，丽服靓妆，倾耀一时，经两月始散。

任宝琴，自金阊来，风雅自高。不屑与坊曲中伍，辄为他妓所訾。性喜文士，多乞歌诗。留赠短缄细字，常盈笥箧。余尝与笠舫往访，一见即乞作传。时当桃熟，而是年所结殊少，园圃多为官票所封，猝未能得。余曰：能以缑山桃为寿，当为西王母点缀佳传耳。宝琴笑诺，百计觅致。逾月再往，则空室去。问之邻右，则以讹讥浪传，仓皇远徙。桃香尚盈颊，而人面已不知何处去矣。孤此一片盛心，辄呼负负。

侬字诗词中都用之，皆以自谓。沪人则以呼人。想始亦渠侬，久而渐讹耳。苏妓至久，戏一效之。他若以美为趣，以看为睃。初至不能骤解，且其音重浊不耐听。土著及江北来者，皆喜作吴语，以媚客矣。

沪人呼妓为官人，初不解所谓。或曰：其始以小女童唱歌侑觞，故得此名。后遂相沿不改。然官人二字，义取幼稚，胜于粤东之呼老举也。俗轻妓之词曰小娘，《淞南乐府》云："倡家煮出小娘蛏"是矣。

沪多游民，昼则提鹕挈鹭，逐友征朋；夜则醉酒听歌，访花问柳。绝不知生计。亦不解其何以度日也。至则鸨母必为之供瓜果，设片芥，否则呼群滋累无已。妓多厌之，谓之茶会客。佳者匿不出见，率以丑者应，陈金浩《衢歌》云："不归葱肆不租田，十市三乡间少年。朝弄画眉呼鸽子，夜吹笛管拨筝弦。"道尽恶习。

闽粤浙宁之无赖子，多跳荡好斗。而土著则为庙帮，妓家皆呼为流氓。畏之如虎，待之少不如意，辄纠队篡人而去；谓之拔官人。县中隶役之有声势者，曰管班。妓家与之重贿，作为护身符，谓之撑头；讼师营卒按节分利，谓之黑规。

豢妓老媪，呼为父兄。妓之以钱鬻者，率曰讨人。多有寄他处射利，而仍自居良户者，其夫若子。率鲜衣怒马，驰逐平康中。以此中钱复挥霍于此中，亦循环之巧术也。

宝山丽农山人，体短而貌不扬。喜作绮游，所至多有与之缱绻者。余问其操何术，则笑曰："能于石榴裙底作三千拜耳。"尝过北郭，见道旁有名妓金珠墓，恻然动心。作词吊之，红颜黄土，千古为悲。乃生厌绮罗，死则藁葬丛冢间。晓风残月，寒树凄烟，益不胜情耳。

赠妓楹联，率以其名嵌入作偶，以为工巧，其来久矣。如"门前柳色藏苏小，扇底桃花识李香"之類，往往脍炙人口。余尝赠巧云云："乞得天孙巧，行来神女云。"赠明珠云："多恐前身是明月，由来小字号珠娘"。赠菊聊云："菊秀兰芳人第一，卿云丽月世无双。"虚实不伦，颇难着手。其集成句，须极自然。李静宣赠凤珍云："凤鸟自歌鸾自舞，珍珠无价玉无瑕。"梅伯赠雪香云："阳春白雪，国色天香。"并皆佳妙。一妓始名太平，后易名文兰。梅伯赠之云："玉盘汶水供辰汰，珠箔谰言听晚评。"则加雕琢矣。秦次游赠韵卿云："瘦影自临春水照，好诗诵与落花听。"遗貌取神，不同俗派。

明珠貌美而微患愠羝，余戏赠二十储备字云："酒半留髡夜未央，罗襦偷解玉肌凉。荻栏桥畔春风软，那识销魂别有香"。较"明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窃不让其诙谐之妙矣。

西园演剧无虚日，而弋阳腔为多。小旦曰长寿，颇白皙，能妆束作武后及穆桂英、胡天胡帝，妩媚异常。下台视之，眉目间殊乏娟秀之致。昆腔则有鸿福保和，皆擅绝伎。旦如三多，行步婀娜，以态度胜。荣桂妍丽，如好女子。佳期偷书两出，媚情冶态，观者倾动。富者携妓同来，谓之戏局，东西二楼几满，当事以为诲淫，屡禁不能绝也。

沈妹笏溪人，粗服乱头，不解酬应。骤见若村姑，徐视，始觉其静媚也。顾眉目间殊愁凝结，似有不可告人之隐，不让文君远山黛也。余为易其名曰眉，字以颦仙。谓之曰："人生如轻尘栖弱草，矧在欢乐场，何自苦为?"则泪痕承睫，哽不能声。徐答曰："家有老母，以贫故，屈意为此。欲得钱以供甘旨耳。风尘中实非所乐。"嘻！此孝女子也，论者当谅其心矣。

有王月仙者，秀出辈行。拥赀巨万，性好挥霍，以侠名青楼。门前车马，连镳接轸。座上之乌帽紫裘相属也，烹饪之妙，甲此中。每一留讌，赠遗无算。所积翠钗金条脱皆数十事，锦袄绣裾，连箱盈笥。后以疮发，百药不瘳。为群医所诳，研珠捣珀，率以百金。又遭胠箧，蓄赀荡然。继遍体溃烂，为人弃置西园三穗堂侧。丐食为活，终至饿死。迄今沪人犹有能道其事者。繁华转毂，媚人卒自阱也吁！

史某者，秋风钝秀才耳。偶以勾当西商事，骤获百金，炫其裘服。挟以游教坊。时薛家姊妹金玲彩玲者，秀丽倾俦辈。金玲客众则让诸妹，而彩玲亦善伺客意，得其欢。史虽与彩玲缔好，而实涎其姊，不一月，裘敝金尽，犹不肯去。鸨母厌之，见于辞色。彩独私谓曰："此中不可久处，我姊阅人多，君前来时，尚不当意，况今日耶？前程正远，恋恋何为?"史绐之曰："以我才应秋试，举人可立致。卿但赠我囊中赀，必以偕老报。"乃窃姊二金钏与之，史去杳然。而彩玲垂几死噫！彼中有此痴女子。吾遇彩玲，愿为作扫除隶，惜所怜者非才耳。文君红拂，诚难觏哉。

沪有王某者，以医杨梅疮起家，延之治病，必始剧终愈，以饵重赀。贵游子弟，质柔脆，剧狎接，乌有不病。富商倾其橐，昏夜袒败絮，毒被体，遭街子诃骂。讯之昨翩翩裙屐流也，一念及此，热念都消。

沪俗之不可解者，小家女多喜结十姊妹，迭为鸩媒。冶游子家无宿舂粮，而养妓则百计措金。济淫之具，四方麇集。堕私胎，售媚药者，揭贴遍市。片芥靡人不嗜，而鬻戒烟丸者，多自炫秘方。他若多金则颦笑有情，钱尽以闭门羹待之。此乃迷香洞故态，不独此间然矣。

壬岁秋，余与廖宝儿有听雨之约。而适为友人招集于沈氏偎鹤山房，酒罢更阑。忽忆宝儿即席作一绝，末句云："那堪窗外潇潇雨，料得闺中正倚栏。"越日遣婢来促，余作札付之云："昨宵雨声甚恶，耿不成寐。窗外枯竹，萧槭作响。更残起坐，人语悄然。转觉思卿弗置。背银灯而不明，倚绣枕而无奈、仆本善愁，至此愁煞矣。三五团栾之夕，夜色定佳，将登画堂，人绣闼，了却相思债也。近制新词差堪入拍，当今卿以红牙板按之，碧玉箫度之，爇瓣香，烹瓯茗，同赏人间圆月耳。寄语嫦娥，得染兰芬否？卿其煖鸭炉熏鸳被以待。"

中秋才过，雨澹云微，重帘愔愔，薄寒如水。宝儿小病初愈，特拂枕衾，坚留余宿。欢以旧弥洽，情以久愈深，非寻常旖旎可比。彼倚门浩倡，送目流盼，只增丑态耳。隔宿宝儿复病，余缄药丸馈之云："秋气深矣，嫩寒初历。袖薄于纸，骨瘦于梅。真觉憔悴羞郎矣。昨宵绣裀香冷，银屏梦寒，致惹清恙，懊恼何极！药丸一裹，亟令侍婢煎食，勿谓咽苦，此中有至甘也。"

宝儿后为沙叱利篡去。月缺花残，抱恨靡极。白璧不还，碧穹难补。益郁郁不自得。张子红红知我意，绳明珠之美，与宝儿埒。姑往访之，则明眸皓齿，媚态天然。往还既稔，出金笺索赠新诗。酒阑灯灺，更尽香温。吮墨申楮，得七律五章。并欲写寄天涯，俾领略余一段愁况也。其一云："见便含羞别便思，多情转悔识卿迟。已虚别浦迎桃叶，合向章台问柳枝。欲遣鸩媒通绮约，好修鸳牒写盟词。酒边梦里都愁绝，风味年来只我知。"其二云："曲巷闲门阿那家，香尘门外溢钿车。风流心性工题叶，飘泊年华感落花。故里箫娘成陌路，穷途王粲久天涯。青衫自有辛酸泪，忍向筵前听琵琶。"其三云："便拟温柔老此乡，不愁才少恨情长。绿蕤春梦三生果，红豆秋心九曲肠。多恐前身是明月，由来小字号珠娘。迷香洞里今才到，准向花丛醉几场。"其四云："已教辜负夙生缘，腕晚春光总自怜。有约玉箫成影事，无题锦瑟怅华年。难将恨石填深海，谁把情云补漏天。今日看花倍怅惘，丝轻飏药炉烟。"其五云："翠袖香消殢薄寒，熏炉斜倚拨灰残。只缘情种生愁种，肯为新欢失旧欢？小别竟成长诀绝，此生合与永团栾。恩深意重难忘却，梅子心中本自酸。"

红蕤阁韵卿内史校字。

海陬冶游附录

[清]王韬生撰　孟宪彬整理

卷　上

沪上一隅之地，靡丽纷华，甲于天下。寰中十有八省，海外一十七国，悉辐辏于此。虽十年之间，两阅兴衰，而踵事增华，日见其盛。花为世界，月作楼台。香车宝马，门外尘生。脆管繁弦，座中春满。征歌斗酒，自夜向晨。由城内而达城外，勾栏益众，易山邱为华屋，平田陇作市尘。斗柄潜移，沧桑屡变，而世道人心其趋愈下。观空者，正不免感慨系之耳。夫岂徒为"北里"作志，"南部"撰记，而侈谈艳冶，竞尚豪奢也哉！

沪上青楼，多在北里。庚辛以来，倍极繁华。壬戌之秋，余浮海至粤，自此遂与隔绝。其中素饫香名，夙推艳质，以翘举于花国而领袖于群芳者，惟有得之耳闻而已。且前后风景迥殊，规模亦稍异，不独倍盛于曩时为不同也。仆三生杜牧，绮梦全消；十载扬州，狂名尚在。问前度之刘郎，桃花如旧；作重来之崔护，人面难寻。聊述所知，以供卧游。

癸丑以前，勾栏俱在城中；癸丑以后，渐移至城外。环马场既建，富贵日盛。层楼复阁，金碧巍焕。又得名花以点缀其间，于时趋之者如骛。庚辛之交，江浙沦陷。士女自四方至者，云臻雾沛，遂为北里钜观。呜呼！于是陷于贼窟中者，方且惨非人境。而此弹丸一隅，独逃劫外。穷奢极欲，竞尚豪华。岂人事之独优，抑天心之特眷欤！

沪上租界，街名皆系新创。如兆富里、兆贵里、兆荣里、兆华里、东昼锦里、西昼锦里，教坊咸萃于此。此外如日新、久安、同庆、尚仁、百花、桂馨各里，亦悉系上等勾栏所居，俗称板三局。一时杨柳帘栊，笙歌若沸。枇杷门巷，粉黛如云。当此二分月上，歌舞场开，十里香迷，烟花薮启，色烂银花，可号长春之国。光摇火树，真成不夜之天。羡景物之撩人，觉风光之假我。莫不尽态极妍，驰芳南部，争怜献媚，斗艳西方。斯固寻乐之窝，而为销金之窟也欤。

大马路一带，亦为冶叶倡条栖止之所。然大半鸠盘荼，无足当雅人一盼也。每当金乌西坠，玉兔东升，涂脂抹粉，遍倚市门。遇乡氓之抱布贸丝者，辄目挑手招，务引其人彀而后已。无识者流，诩为奇逢，惊为艳福。几以罗刹国为群玉山。迨至春风吹罢，即藉荐枕拥衾之地，作倾筐倒箧之谋。甚至褫衣肆詈，胭脂虎伎俩，谁敢撄其锋者。其中之妓，问年皆逾三十。惟纪妙龄，则尚属绮年玉貌。然亦为姊妹行所齿冷耳，贬之者，终以为天涯芳草，而非香国名花云。

北门外新街，亦一烟花薮也。小阁嵯峨，尽人如醉。明灯璀灿，有梦皆痴。每当新月未升，夕阳将下，倚门而卖笑者，俱排立于两廊。不自知嫫母之增嫌，而翻效天魔之乱舞。以故冶游子弟，几视为罗刹国，而未容轻以涉足。然而莲出淤泥，兰生幽谷，天涯芳草，何地无材，正不可以此而忽之焉。

江北流娼，多在荡沟桥左右。迤逦可半里许。门外悉缀一灯，从桥畔望之，密于繁星。每当夕阳西坠，红裙翠袖，历乱帘前。然大抵药叉变相，见者悉呵以木贼花妖。求于颦眉龋齿中，略可人意，殊不多观。评者常谓两行红粉，消魂尽类鸠盘；一百青铜，喜色每深鸨母。其丑诋之也如此。盖其地处下流，既非鞭丝帽影所陶情，亦非舞扇歌衫所托足。即于粗服乱头中，具有妩媚态者，亦终至汨没耳，是可悲已。

廿四间楼，亦皆妓馆，开设最早。旋居次等勾栏，俗称二三局。东西棋盘街，层楼焕彩，金碧相耀，皆居又次勾栏。俗称么二局。是间所处强半皆苏州女子。等而下者，曰花烟馆。门悬小琉璃灯，以招客，其数不可胜计。更有女堂烟馆，以妖姬应接烟客。履舄交错，不堪入目。然掷金钱者如雨，一日所获，远胜缠头之资。近已禁绝。

沪上风俗之最坏者，曰台基。初则城内外皆有之，嗣历经有司严禁重惩，城内此风稍敛。洋泾浜之西，地稍静僻，藏垢纳污，指不胜屈，良有司要不可不设法，以杜此风也。

粤东妓女，寄居沪地者如云集，皆不缠足。间有佳者，洁白无比。招接洋人，为咸水妹。应酬华人为老举，簪珥衣饰，迥尔不同。袁翔甫《沪北竹枝词》云："轻绡帕首玉生香，共识侬家是五羊。联袂拖鞋何处去，肤圆两足白于霜。"邗上六勿居士《申江杂咏》云："不系罗裙不贴钿，花巾帕首亦翩翩。寻常懒著鸦头袜，六寸肤圆比玉妍。"二诗可为粤妓生色矣。

青楼中以长三为上等，人众者谓堂名，人寡者谓住家。侑酒留宿，率以佛饼三枚，既订香盟，谓之加茶碗，以别于众客。其次等为么二，自称私局。客来缔好，则陈瓜果四碟，谓之装乾湿。破费客囊银钱一饼而已。至取夜合资，则二元也。亦有以么二排场而收长三身价者，谓之二三。开妓馆者，自称本家。买良为娼者，自名义兄。妓家男仆，谓之相帮。女仆有夫者谓之娘姨，未嫁为大姐。客选中某妓曰攀相好。看戏饮酒，书小红纸传妓，曰叫局。妓应教曰出局。妓家遇祖师诞日，及年节喜庆事，或打唱，或宣卷，或烧路头。是日促客摆酒，多者有十数席。酒筵将半，唤司弦笛鼓板，以佐妓唱，谓之上先生。或曰：本称司声，传者讹其音耳。摆酒逢节犒赏，皆曰下脚。妓女入伙，向本家借钱添置衣饰，去时归还，名曰带当。元旦至元宵献九子盒，客人犒尝，谓之开果盘。请客叫局，全席谓之摆台面。房中半席谓之吃便饭，即粤妓所谓消夜也。妓女向客索钱，私入己橐，曰小货。客不归局钱，谓之漂帐。

沪上至今为互市第一区。同治初元，东南兵乱，僦居者众。贸易繁盛，利市三倍。以故货郎游冶，动掷千金。青楼中，拥厚赀者，指不胜屈。丙丁以后，乱既底定，富商殷户，各回乡里。而富贵遽为减色，掷缠头辄有吝色。平日观剧佐酒，红笺纷出，至端阳中秋除夕，往往先期托故避去，在浪子固销金之窟。而若辈反筑避债之台，甚至逋负丛集，每思脱离火坑，择人而事。而又金多者薄幸，情重者赤贫。如有偿债以挈之去者，不啻青莲花之出淤泥矣。此近来若辈隐愿，而无论秋莺春燕，同具此心者也。

沪上戏馆，迩来独盛，不下数十所。如金桂，丹桂，攀桂，同桂，皆以桂名。名称为巨擘。他若三雅园，满庭芳，天仙园，亦其最著者。客之招妓同观者，俗称叫局。夜剧场开，来者尤多。红笺纷出，翠袖珊来。么絃脆管中，杂以鬟影衣香。左顾右盼，真觉会心不远。戏馆应客者，谓之案目。将日夜所演之剧，分别开列，刊印红笺，先期挨送，谓之戏单。妓女请客观戏，必排连两几。增设西洋玻璃高脚盘，名花美果，交映生辉。惟是近日专尚班，徽腔次之。而西昆雅调，真如引商刻羽，曲高和寡矣，是亦世风之一变也。

丹桂，金桂，皆为京班翘楚。论其演唱，自以丹桂为较优。而勾栏中人，独趋金桂。则以争看杨月楼也。月楼向为显宦家伶，长身玉立，色艺超群。而自称为串客，后以事流配，不复至沪矣。三雅园，皆吴下旧伶。盖自徽班行而文班减色，京班出而徽班亦复自改腔调以趋时。甚至市井儿童，皆信口唱二黄调。风气移人，一至于斯。

沪上酒楼，四方毕备。甘脆鲜浓，各投所好。浦五房，乃灯舫庖人所开。新新楼，复兴园，为金陵名厨，烹调手段，各有擅长。同新，同兴，庆兴，亦后起之著名者。烧鸭烧猪，最称嘉味。同兴同新两楼既闭，于是津馆以庆兴为巨擘。宁波馆虽多，皆自郐以下，惟鸿运益庆，差堪比数。泰和馆为沪人所开，菜兼南北，座拥婵娟，特为繁盛，其中所煮食品，自有专门名家，以独步一时。出局较多者，则推庆兴泰和。灯红酒绿，月地花天，真个令人心醉。岂徒侈何曾之下箸万钱哉！

酒阑茗罢之余，则作餐霞吸露想。如眠云阁，醉乐居，万里云烟，皆烟室中之著名者。入其中，室宇精洁，轩窗明敞，几于不著纤尘。游人趋之若鹜，邀朋挈友，乐事赏心，不过破费囊中青趺一二百头而已！若至妓馆中，则固无人不设片芥也。

沪北茶寮，向以一洞天丽水台为杰出。高阁三层，轩窗四敞，而环台皆青楼也。故有“绕楼四面花如海，倚遍阑干任品题”之句。曾几何时，物换星移，沧桑小变。近惟松风阁以茶胜，宝善园以地胜，大马路之一壶春，宝善街之渭园、桂芳阁均极热闹，沪谚云：“松风阁看小脚，西洋楼觅姘头。”盖茶肆中士女如云，往往目成眉语，借卢仝七碗，以为撮合山，野鸳鸯几至逐队成群，风俗淫靡，可谓极矣。沪上繁盛，当为通商各口之巨擘。腹里郡县，万不能及也。厘局中人，曾以烟馆灯酒计之。每日需用十五篓，每篓三百六十斤，每步需用蜡烛五六千石，而洋烛煤气灯不计焉。然此犹焚膏继晷，势所不可少也。至于沪城内外茶楼酒市妓馆烟室，日消瓜子约三十石，岂复意料所及。然则一日中，茶酒烟妓，戏园马车，并洋行中所售奇技淫巧，光怪陆离，直不可以万万计。实皆一无所用，徒足以耗民财殚民力而已。风俗之淫靡，日用之浮侈，至此岂堪问哉！

西俗七日一礼拜，每逢星昴虚房四宿值日之期，为安息日。是日任人游玩，戏馆酒楼，花街柳巷，烂其盈门，极称热闹。租界中诸阛阓，万以宝善街为销金之窝，自宵达旦，灯火辉耀，与日市无异。饮馔诸物，求之无不具备，咄嗟立办。游人以此群聚，几于踵趾相错也。

沪上每年春夏之交，举行赛花会，多设于英领事花园。奇葩异卉，大都来自外洋。花名花色，半皆目所未觏。但觉香参鼻观，芳袭襟裙，如游瑶圃玉山，令人意远。园中细草如茵，芊绵披拂。来者多西国士女，或倚栏小憩，或携手纵观，品骘群芳，喜动颜色。亦有粤妆女子，为西域葡萄者，结伴来游，以扩眼界。时下名妓，近来亦有随客往游者，栏外乐工十数辈，奏泰西乐，如抗如坠，不疾不徐，颇觉悠扬可听。此外尚有各式蔬果，杂陈几案，其最出色者，花枝上俱系以牌，藉为标识。至若盆盎之精工，帷幕之阔大，犹余事也。以此名卉，与沪上群花比娇争艳，吾知其终输乎解语者耳。

青楼中衣饰岁易新式，靓妆倩服，悉随时尚。男子宽衣大袖，多学京装。而妓家花样翻新，或有半效粤妆者。出局时怀中俱有极小银镜，观剧侑酒，随置座隅。修容饰貌，虽至醉，亦不云鬟斜射、亸髻半偏也。

勾栏中房栊，多以西洋印花纸糊墙壁。所置扇屏灯幔，悉画墨梅，颇为雅致。陈设各物，备极精丽。挂壁则有镶金大镜，靠窗则有软藤椅，别以独脚小圆几。列水果其上，以供客，呼为百灵台。盖所蓄百灵鸟笼中，必有小圆台，此则取其象形之义也。

近日西洋马车多减价出赁，青楼中人，晚妆初罢，喜作闲游。每当夕阳西下，怒马东驰，飚飞电迈，其过如瞥，真觉目迷神眩。薪翘《沪北十景》诗云："妆成堕马髻云盘，杂坐香车笑语欢。电掣雷轰惊一瞬，依稀花在雾中看。"《申江杂咏》云："香尘油壁合从容，底事驰驱振辔冲。寄语行人须子细，车如流水马如龙。"读此二诗想见霓裳羽衣，离碧落而来红尘也。

近日妓女多用大字名片，出乘蓝呢轿。新年必著红绉裙，至邑庙烧香后，遍游各处。而往司徒庙者，尤为络绎不绝。《烧香竹枝词》云："纷纷车马往来忙，粉黛丛中别样妆。自是烧香争早起，不教云雨恋襄王。"

《青楼竹枝词》，苕溪醉墨生作。凡属青楼中规例，无一不备。而形容尽致，亦可作彼姝清夜钟声，当头棒喝。今录其《元日贺岁》，《红庙进香》二绝，以见一斑："喜逢元日是新晴，卖得鲜花插鬓云。看遍曲中诸姊妹，大家齐试石榴裙。""心香一瓣礼尤虔，稽首慈云大士前。但乞阿侬心愿了，长斋绣佛自年年。"

《沪北竹枝词》，苕溪墨庄居士作。其中八绝，皆述勾栏荟萃处。想见风月无边，管弦若沸，十里花明，艳风相煽。九迷洞幻，春梦正酣。今录如左："宝善街边石路前，清风淡淡夕阳天。箫声断处琵琶续，多少人家敞绮筵。"酒帘低漾午风晴，听到琵琶断续声。更向日新深处去，花迎花送最关情。""久安里口月明时，共道门前尽丽姬。到处淡红浓绿绕，教人各自惹相思。""云鬟婀娜动人迷，十副湘帘望里齐。明月满街天未晓，琵琶声急尚仁西。""公兴里对聚丰园，萝婢花妖笑语喧。但得檀郎如至宝，安排游计话连番。""兆荣里内可怜春，一带湘帘处处新。压鬓珠兰三百朵，风来香扑倚楼人。""市声喧处路迢迢，朗朗歌喉隐隐箫。为问大观何处是，红栏碧瓦晚烟飘。""乌云一挽却时妆，纨扇轻罗映夕阳。此去棋盘街道滑，姨扶小妹妹扶娘。"

洋场向有书寓，固沪北诸佳丽荟萃之区也。此于十里帘栊而外，更足消魂。千场筝笛之余，别开生面。坠鞭公子，曳屣名流，往往于酒罢茶余，征歌按曲，目成眉语，别具缠绵。斯亦风流之薮泽，花月之作坊也。其中著名者，约五十人。有好事者，作《洋场书寓序》。将彼姝名字悉嵌于中，几令人一览而知，无遗珠之叹。吁！莺歌蝶舞，百媚横生。彩凤灵犀，两情相眷。固孰不为之神摇心醉哉。

沪上春秋佳日，自游邑庙两园后，此外几无园林泉石之胜。近日则有徐氏未园，在河之北，乃雨之观察所构。地虽不广，而一邱一壑，高下回环，能于尘俗中别开生面。顿觉片石孤花，自饶幽境。园中栽植奇葩异卉，中外毕具。沪北士女每于暇日良辰，辄往游玩。虹口大桥沿江一带，遍地栽花，随处设座。夕阳将落，清飔徐来，西人多挈眷携童，于此游赏。华人或有往游者，亦所不禁。徐家汇近亦建有花园，波利洋行之别墅也。花木繁盛，姹紫嫣红，一望弥目。于中并奏西乐，音韵铿锵，中外人皆可入而游览。惟距沪北较远，往者必以马车。园中设有酒楼，肴馔之精，无殊韦陟。厨中皆西厨，所烹调也。西人于赋闲之日，多挈二三知己，徘徊其间。而近日华人亦间有问津者矣。至于香车宝马，鬓影衣香，一二雅流，携朋挈侣，以艳游作清游者，或当不乏其人欤。

静安寺相传为二千年来古刹也，西人以寺之左近境僻而地宽，遂赁民田，杂莳花木，直者曲之，纡者疏之。野旷天低，沙平树古。环林斩木为椅，俾游人得以憩息。每当虞洲日落，广莫风来，士女嬉游，相望络绎。自春仲以迄秋末，无日不车声辚辚然满寺中也。夏时入伏以后，游者尤盛。盖以冰纨无力，火伞当空，中西士女，一至踆乌西匿，皓兔东悬。车如游水，马似游龙，群至寺旁，藉销炎暑。甚至参横斗转，云翳露零。声走雷而语未通者，犹交织于道。遗舄堕珥，散麝坠巾，几使松声竹韵之中，尽含香气。冶游之乐，极盛一时。兼之西方美人，招摇过市，东国娇女，绰约偕来。偶发娇音，六马仰秣，将回绣幰，双轮飞飚。况有葡萄佳酿，盛以晶杯，捧以玉手，足以畅清欢通密绪。徘徊良夜，佥欲忘归，殆不数《郑风·溱洧》之诗矣。斯亦娱情之极致，逭暑之雅谈也。

冶游竹枝词，自始入门以至代为脱籍，无不描摹尽致。想见酒边灯下，旖旎风光，红瘦绿肥，品评月旦，诚一时之佳构也。聊摘数绝于左，以见一斑。"入门高唤客人来，赢得群花拥一堆，煞有风情眉目送，倩人为我作良媒。""未甚留连打报钟，乍相逢候最情钟。欲行又止心难定，青鸟留人意更浓。""今日重来小阮郎，放开眼界细平章。风姿合是群芳冠，信有前缘喜欲狂。""女婢先将笔砚排，频催点菜请同侪。外场匆促持灯去，顺路先行宝善街。""客集传呼揽手巾，销魂携得画中人。一双莲炬辉煌照，入座分明定主宾。""纷纷散席各归房，真个今宵作楚王。一种娇羞描不尽，温香软玉赚萧郎。""乡尽温柔到黑甜，醒来红日透疏帘。新愁旧恨言难尽，只顾郎君不我嫌。""堕溷飘茵不自由，伤春未了又悲秋。阿侬不是烟花种，脱籍君堪为我谋"。"君是风流重玉京，十分才调十分情。愿今得藉春风力，债了相思过一生。""替赎蛾眉本有心，季生然诺重千金。春风得意桃花笑，流水高山过赏音。"

勾漏山蒙曾录《香国流民乞食词》，亦洋泾竹枝柳枝之类也。谓昨过老闸，见一人藉草倚槐树根，以青纸作白铅粉字，书法秀媚。内有小诗三十绝，描写青楼情状，宛然若生。问姓称名，乃十年前曾于寻芳里，席间一叙者，面目枯槁，非复旧容。并忆彼时同座诸公，并皆潦倒。抚今追昔，中心惘然。即以新词见赠，倾囊酬之，不盈杖头数也。嗟乎！扬州梦觉，翻留薄幸之人。潭水情深，谁识炎凉之态。即以吹箫唱曲之词，为桃源迷路客，作回头棒喝可也。其诗选录四章："珠帘晚卷门蛾眉，楼阁三层月上时。身是绮罗腮是粉，看来若个不西施。""琉璃灯影彻黄昏，络绎香车走北门。一路娇娃歌不断，管弦声里已销魂。""莫认章台是债台，前言忍向枕边推。回头一笑如冰冷，也算千金买得来。""金窟消沉付水流，而今郑重一钱投。伤心柳巷门前犬，也

向东风吠不休。"

云间逸士撰有《洋场竹枝词》,上下平三十绝,即景言情,无一不备。如《花鼓戏馆》云:"畅月楼中集女仙,娇音唱出小珠天。听来最是销魂处,笑唤冤家合枕眠。"《妓馆》云:"富贵荣华四字精,苏扬名妓色倾城。秋波一笑迎游客,到耳吴歈曲调清。"《唱书馆》云:"一曲琵琶动客心,无非说古与谈今。著名双丽何从觅,试向香街闹处寻。"

《申江元夜踏灯》词,龙湫旧隐所作也。阅之可以知闾里之繁华,睹升平之气象,而勾栏中豪情冶习,亦复略见一斑。其诗云:"申江无夜不笙歌,今夜笙歌分外多。十里红灯珠箔底,销金是处有行窝。""天因佳节放新晴,涌出春江月色明。绿酒似波灯似海,万家鼓吹乐升平。""不须秉烛夜游来,自有银花火树开。仿佛灯轮西域里,一枝莲炬一楼台。""雕兰画槛影层层,儿女争看走马灯。闻说庙园花样好,金钱买得价频增。""满天璀璨散流星,禁弛金吾玉漏停。坠翠遗珠浑不觉,踏歌齐上水心亭。""梨园弦管各飞扬,赢得游人兴若狂。曼衍鱼龙吹海立,今宵灯彩倍辉煌。""六街如画不关门,罗绮丛中笑语温。何处双鬟歌一曲,落梅声里黯消魂"。"纷纷游妓门秾华,油壁香迎陌上车。一路红尘随马去,顿教人眼炫生花。""吹箫挟瑟过青楼,楼上家家卷玉钩。记得黄昏曾有约,关心月上柳梢头。""灯月年年一样新,今年又换去年人。任他十万腰缠客,未抵千金一刻春。"

桃潭主人作《北里谣》十绝,刻画有致。今录二首:"枇杷门巷是儿家,轻叩双扉姊妹哗。但是同心初绾结,文磁一碗进香茶。""绣阁春深净欲揩,绕台脂盒巧安排。壁间联句何人赠,嵌得芳名两字佳。"

沪上旧有《端阳谣》曰:"枇杷黄,人心慌。小姐急,娘姨忙。"好事者广其意,续为《沪北端阳歌》,虽寓刺讥,足可发人猛省。其辞曰:"枇杷黄,大爷慌。小姐急,娘姨忙。有客虽速亦不至,榴花红照双眼盲。屈原此日汨罗死,伍员此日胥江亡。诸君此日忽不见,岂与二子同徜徉。申江之水深百尺,容君百辈竟难测。一声低唱等郎来,泪珠点点衣裳湿。衣裳湿,帐中化作望夫石。君不见多少恩情话不休,大言挥霍买风流。一日不见三秋隔,履声橐橐登高楼。一台两台客常满,三局四局戏可转。昔日桃源许问津,此咫尺天涯远。恨何长,情何短,万千愁绪谁能遣。谁知大爷愁更深,局帐酒徒纷纷。蒲剑莫破愁魔胆,艾旗空招债主魂。吁嗟乎!娘姨忙,小姐急。角黍里作并头式,采缕打作鸳鸯结。岂知五日午时犹未到,已与五毒百虫共澌灭。"

吴淞江上洗耳人集申江弹词女子二十八人,加以品评,一时传遍北里。抄《襄阳播搭之词》者,几为纸贵。不谓铲箠甫更,而沧桑小变。风流云散,人事推迁。如袁云仙,吴素卿,姜月卿,朱幼香,徐雅云则嫁矣;陈爱卿则他往矣;钱雅卿则化去矣;钱丽卿,唐云卿,俞翠娥,吴丽琴,则莫如踪迹矣。殊令人抚时感事,而有今昔不同之慨。迩来继起者,又有朱丽卿,色艺双绝,冠于章台;他如王琴仙,金玉珍,陈昭云,张翠霞,俱楚楚可怜,足以颉颃诸前辈,洵称后来之秀焉。海上多才,殊足为此中生色矣。

沪上女子之说平话者,称为先生。大抵即昔之弹词,从前北方女先见之流也。近日如陈芝香者尤为巨擘,诚可为陆秀聊之嗣音,而足称秀压群芳矣!月娥月筝皆芝香之高足也,均非时流望其肩背。芝香体态态丰腴,风流秀曼;别具神韵;月娥风致嫣然;月筝妙龄甫笄,靓丽春光,尤堪荡魄。唱时各抱乐具登场,或繁弦急琯,或曼声长吟,其所诵七言丽句,声如百啭春莺,醉人心目。所说曲部,口角诙谐,维妙维肖。其描摹尽致,拟议传神,非海上裙衩所能梦见。盖以不失之生涩,即流于粗忽,忘其为女子身也。芝香之独能擅场者,以得此中三昧,而又体贴入微。月娥善唱小曲,章台遍历,迄无其俦。曲终人远,余音绕梁,真令人倾耳不置也。"玉台闲咏新诗句,金屋难藏没字碑,"可以移赠之矣。

沪北老旗昌行,粤都人士之弦管楼台莺花庭院也。院中姊妹花,无非粤国衣裳,蛮姬粉黛。有闰姝者,顺意堂中之翘楚也。鸨母待之虐,潜自遁去。先是一妓名莲桂,亦作嫦娥之奔月。碧海青天,杳无踪影。至闰姝则又步其芳尘,后先继美矣。鸨曰:"是不可为训,必得之而甘心。"刀锯鼎镬,杀一以警百。因悬重赏,有能得闰姝者,酬二百五十金。旋有悉其所在者,黄衫侠客之流也,知之,曰:"事急矣!请自投捕房,听公堂发落。火坑中或出莲花,一归鸨手,即不糜烂杖下。又不知流落何所矣!"后果得陈司马力,立准从良。从此舞衫歌扇,早醒繁华,秋月春风,别成因果。于陈司马当铸金绣丝以事之。又有粤姝阿妹者,西域葡萄也,于破瓜时节,忽尔紫云不见,青鸟难求,踪迹之,则扁舟一叶中,不啻鸱夷子一舸载西施也。捕至公庭,则姝玷犹白璧,癣隐红云。倩医验之,固遍体杨梅也。因发医院调治,愈后任其择人而嫁。此真拔诸水火而登诸衽席也。嗟乎!安得陈司马遍布十万金铃,以护名花耶!

碧水澄怀室主人,以妓女既堕平康,如沉苦海,一时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无异乎身陷现在地狱。因创为渡花慈航说,欲令其于浩无涯涘中,得登彼岸。其法仿洋人戏场送彩,例为阄花。先与鸨母议定身价,再加酒费。托戏馆主先数日招徕,每人出洋四圆,随付收票。俟数相符,定期咸集。诸客入院缴票,观剧饮酒,饮毕举行。阄照人数而设,每人一阄。内一阄写妓姓名,拾得者,即归其人。此一善法也,此法能行,俾陌上闲花,广沾甘露,岂不为此中广大教主哉!

沪上弹丸之地,无不炫奇斗丽,角胜争长。即始所开烟馆,若眠云阁,醉乐居,蓬莱园,率皆华丽雅洁。裔皇宏敞,所不必言。每遇九秋即堆菊山,疏花掩映,艳影迷离。令人顿有置身篱落间想。既交冬令,三径就荒,又换堆果山,如橘柚柑橙,一似菊山排列。再于枝头系以像生之飞鸣食宿,缀以灯火,光怪陆离,炫人心目。沪上不过濒海一隅,而极奢穷欲,作为无益,一至

于斯。彼高枕横床，矮灯直竹者，方耸肩作鹭鸶笑。而有心世道者，深切杞忧矣。

洋场戏园林立，绝无楹联。好事者，曾有句云："往事证今朝，须知作戏逢场，无非泡幻。人间胜天上，解取及时行乐，即是神仙。又一联云："歌也有思，听取这急管繁弦哀丝豪竹。客来不速，消受得赏心乐事美景良辰。"

梨园声价，近日益增。金桂丹桂二园，皆京中名班。素挟专门长技，此外以色艺称者，亦复指不胜屈。沪上寓公，曾将各项脚色，列上中次三品，凡得百二十人。胡子生以周春奎为上品，青衫旦以常子和为上品，大面以大奎官为上品，武生以杨月楼为上品，开口跳以田黑为上品，花旦以传紫秋为上品，武旦以韩桂喜为上品，小生以杜蝶为上品，老旦以冯玉春为上品，小花面以秃扁儿为上品。按此不过略具品评，稍加甲乙，俟将列其姓名籍贯，隶何园，擅何技。上品者，缀以评赞，并列其当行之剧，编辑成书，出以问世，是亦风雅好事之流也。

门联之设，肇自桃符。楹贴所垂，遍于花国。少年逐队，暇日寻芳，莺啼燕语之乡；鸿飞印雪，柳暗花明之地。鸟篆留沙，钩心斗角，各逞妍思。丽白配青，别饶慧想。是亦堪征花品，聊佐茗谈也已，江左可园居士，赠沙润和校书云："红药阑干春露润，绿杨楼阁晓风和。"赠方秋蝉录事云："秋色十分花渐老，蟾光千里月犹圆。"赠汪素娥云："白纻歌传樊素口，绿杨春护谢娥家。"赠陆彩云云："彩笔生花成绮梦，云裳织锦寄回文。"赠玉琴集诗品云："明月前身，可人如玉。绿阴满地，伴客弹琴。"江北某公子赠雅仙长联云："雅集最宜卿，恰秀晕芳兰，文披绮杏。仙缘如属我，看珠成采蜡，琴操求凰。"盖雅仙一字秀珠，又号文琴也。赠阿芸校书云："春风紫玉钗儿梦，夜月红绡镜子盟。"赠梅宝云："海棠花底三年住，豆蔻梢头二月初。"近有花间楹帖之选，搜罗富有，几于无美不备。清言霏屑，好语穿珠。盖当代丽人，非名士风流，不足为之煊染生色也。

赠妓楹联佳者实多，其组织工巧，正如天衣无缝；清词丽句，几于美不胜收。近就见闻所及，笔之别录者。己如束笋，略登一二，以见一斑。金玉，"微闻香泽金诃子，先到春风玉镜台。"梅仙，"修到梅花原是福，谪来仙子自多情。"巧莲，"巧夺天孙锦，莲为君子花。"安卿，"安得化为比翼鸟，卿其善保千金躯。"如意，"花下几经如此醉，眼前谁是意中人。"月仙，"此地有二分明月，偶来作半日神仙。"水仙，"曾经沧海难为水，愿作鸳鸯不羡仙。"月梅，"千古少圆惟月色，几生修得到梅花。"雪珠，"雪肤花貌参差是，珠箔银屏迤逦开。"秋芙，"秋水为神玉为骨，芙蓉如面柳如眉。"富金，"我富才华卿富艳，兼金身价断金交。"以上数联，玉润珠圆，并皆佳妙。悬之云窗雾阁间，亦足见雅人深致。

红蕤阁韵卿内史校字

卷中

沪上名姝，其冠绝一时者，皆邀月旦之评，而登诸花榜，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其不得列于榜中者，辄以为憾事。如吴素卿，谢宝琴，李巧仙，吴月娥，朱南官，沈文兰，张韵兰，蔡秀宝，诸文宝，周文宝，沈爱卿，黄爱卿，皆一时齐名。又如金林桂，林翠琴，月仙，彩云，佩卿，雅仙，十全，双喜，秀英，莫不擢秀章台，蜚声鞠却。仙姿妩媚，秀韵娉婷。兹就所闻，聊登篇牍。巫山觅梦，岂遂无心；沧海遗珠，或恐不免。盖此不过游戏及之耳。如谓雪池墨岭，出自笔端，则吾岂敢。况乎兵燹以来，凡良家女子，遭风雨之摧残，而堕烟花之小劫者，随在皆是。飘樊落溷，狼藉堪悲，逐水沾泥，凄凉何极，执管至此。又辄为之涕下也。

周文宝，字韵珊，金陵良家女。随母避寇武林，转徙至沪上。遂隶平康，色艺双绝，与金二宝夏十全齐名。门前车马，络绎如织。沪妓多来自吴门，习尚柔靡。文宝独以后爽胜，敬礼文士，而蔑视市侩。盖云山人有风月鉴。《沪上本事》诗云："枇杷花下客敲门，小病新苏茗话温。终带六朝烟水气，移来海上也销魂。"为文宝作也。庚午归金陵，时秦淮兵燹之后，两岸河房虽未复旧。而灯舫较前转盛，文酒之宴，座无文宝不乐。所居曲房绮闼，香炉茗碗位置幽雅。懒云山人尝于水阁大张宴会，觞咏骈罗，履舄交错，品题群芳，以文宝为冠。有胡某者，拥厚赀与文宝昵，缠头之费，几及万金。文宝择偶甚苛，尚未肯委身事之。适织造书案李少珊，谋实为小星。纠人要于路，将篡取之，文宝侦知，避居沪上宝善街缎庄，胡某所开也。胡某方幸事可谐矣。不料合肥某统领，往金陵防文宝不值，遂赴申江，托杨太守为介绍。杨固在盐务当差眷，恐失统领欢。假杨母名往接，文宝已得懒云山人书，知统领挥金如土，乘舆立往。初见即以金表翠钏赠，阅数日，订游西湖，文宝偕行。临行为置千金装，而复索千金寄其母，既至杭，中丞来拜谒，见舱有丽人，归述之。中丞夫人以为眷属，即往拜。文宝出见，以统领姬妾自居。同舟出游，揽湖山之胜，解缆回申。统领谓文宝曰："吾本无意纳汝，今杭郡官场皆知为余妾，若再堕烟花，人其谓我何？"文宝思脱身计，因曰："得侍大人，生平万幸，惟箧笥尽在沪上，须往取之。"统领许之，顺道至沪，命仆以名片向胡庄取物。胡心如沸，惧统领威。俱送至船。文宝复以思母为辞，统领至金陵，遣舆接其母至。即返合肥，抵家，则妾媵如夫人者九人，文宝居第十。众以其出自平康，鄙不齿。统领喜出游，在家日少。文宝遂得肝疾卒。归统领，未及一载也。统领哭之恸，检其箧中有寄母书云："儿以薄命，误堕风尘，误人已多。一朝自误，命之不辰，将怨谁哉？惟愿来世弗为女子身，愿作无情物，随风飘荡。葬水葬泥，听其所之可矣！"一时闻者咸悲之，文宝曾绘《忏绮图》，寄蜗生为题

二绝云："绮障重重记不清，龙华会上旧题名。划除风月谈何易，恐有当年未了情。""拈脂弄粉误生天，从此闲愁一笔捐。龙女说经诸佛笑，色心浓处好参禅。"盖惜其负盛名而不能自主云。文宝以绝代姿，能吟诗，工楷法，尝学诗于懒云山人，栩栩有清致。善抚月琴，工歌昆曲，惨睹一曲，尤所擅场。尝于沪上酒楼曼声一歌，各席皆来围听。有一醉客登栏独立，曲终，大声呼好。众始惊视之，则立于危栏之上也，嘻！亦危矣。当文宝艳名方噪时，小桂珠、黄爱卿、吴月娥，略堪伯仲。有评海曲名花，谁为领袖。寄蜗生曰："美人良多，后福殊少，有后福者，其桂珠月娥乎？"文宝虽秀骨翩翩，他日不免沦落耳。桂珠雅而美，月娥爽而侠，文宝灵慧，略少蕴藉。后桂珠嫁杨太史，月娥嫁李廉访。文宝竟嫁叱利，郁郁卒。其言若为之讥也，悲已！文宝居章台中，昵之者众。有为之倾赀者，有为之招怨者。闻有李孝廉者，挥霍二千缗，不得一欢，遂成疾。临没犹呼文宝不置，宜其归统领，而不永年也。世好狭邪游者，盖鉴此哉！

李佩兰，琴川人。丰姿娇婉，标格苗条，擢秀虞山，移根海上。但青莲花虽堕火坑中，仍能不染淤泥，盖犹是清净女儿身也。容既窈窕，而性尤狷洁。平康陋习，悉为摆脱。年十五，依母侨寓尚仁里。所居为媚香楼，小筑三椽，幽雅绝俗。熏炉茗具，别有会心。几净窗明，纤尘不著。姬母蕙芳，素擅昆生之技。姬更青出于蓝，然红灯绿酒间，不肯轻为一奏也。素知书史，工觞政，喜诵唐宋诸名家作。弹词读曲，略识古今。射覆藏钩，兼宜雅俗。以是张宴者，座无姬不欢。降雪主人，西湖名下士也，曾与姬缔好。赠以诗云："花月春江无赖时，小家碧玉艳声驰。帘垂宝押留芳久，灯剔银釭索笑宜。按拍能传商妇怨，纫香为注楚骚词。一丛深色矜严甚，说与东风好护诗。"画眉楼主，梦花馆主，多有赠诗。鉴湖笛波生，谓其妆非倚市，态可惊鸿。吐属幽闲，洵为名下无虚，盖亦倾倒之至矣。其家有小歌姬，年未及笄，善琵琶，工音律。性情和厚，惟面色甚黄，同侪俱戏以黄姑乎之。其妹曰湘兰，虽未登歌场，而媚态堪怜，亦后起之秀也。丁丑，晋省大饥，姬特出三百金以备赈。此等举动，求之须眉且难，况乎巾帼中哉。姬之尚豪乐善，亦殊足风已。

爱林，小字月娥，武林人，本住西湖，从假母姓沈。转徙至沪，遂隶平康。姬丰韵娉娉，姿致斌媚，玉蕊琼枝，未能方喻。兰心蕙骨，自擅风流。年十四，即已名噪一时。初居同庆里，再迁兆荣里。门前车马络绎不绝。姬虽青年堕溷，而颇知自爱。以故梢头豆蔻，尚诩含苞。人亦未敢作武陵源渔父，轻于问津也。姬性喜静，略知书识字。惟不甚工酬应，语多气辄不接。莲钩纤细，瘦不盈握。识姬者，辄艳述其凌波微步，其实姬之美不在此也。姬善丝竹，能南北大小曲，以气促不轻发声。鸳湖信缘生，识姬最久，而往来尤为相昵。月夕花晨，时相过从。每相对忘言，或则微笑而已。姬有清恙，生必亲为抚摩，手调汤药。姬亦非生不欢，数月不往，则寄声问讯，往往鬟低减翠，脸瘦消红。及见则喜形眉宇，情挚交深，三年如一日。浙有某太守，具风月鉴。过申江，定花榜，以姬冠群芳。坐是假母益为奇货之居，姬同居有沈霭庆、沈十全者，并一时之秀。每见姬，自叹弗如。有某统兵者，花丛中伧父也。欲挥金钱百万以致姬，姬不可。嗣委曲与姬周旋。时逾半载，费至千金，而终不能博一夕欢心。心憾之，遣人至杭觅其亲至。鸣诸官，以求返璧。事未决，令洋人监门，禁出入。后有为之排解者乃已。姬卒适四明巨贾，位在夫已氏之列，亦既抱子云。

钱爱卿，生长吴趋。破瓜之年，始来沪上。平康中之杰出者也，风流靡曼，秀丽罕俦，顾生小多愁，工颦善哭，以堕人风尘，非其所乐也。无事之时，炉香碗茗，静坐翻书。喜诵唐诗，琅琅上口。风雅客至，辄以难字询。或有不识者，则必笑曰："秀才家亦有不识字耶？"因问客何法能读尽人间书，识尽人间字。客乃教以往购字典阅之，则一切难字，无不毕具于是。检书习字，日无暇晷。诵书声，往往彻户外。院中人，咸谓之痴女子。时有杨生者，皖南名下士也，自号情痴子。以事勾当至沪，遍访名花，迄无当意。独与姬一见心倾，久之交情益笃。密订终身。奈锁鹦鹉于金笼，囚鸳鸯于玉沼。心虽许人，身难自主。而生亦遂还汉皋。楚水吴山，刀环望断。双鱼频寄，消息杳然。姬以此虽日在舞筵歌席中，无异羁鸾梏凤。啼眉泪眼，渺无欢容。一日因拒客撄怒，为鸨母所辱，前仰莺粟酪以殉焉。一时闻者悲之。许观察新谱《瘗云岩词曲》行世，盖为姬作也。后生至，特访其墓，题联云："人泪桃花都是血，纸钱心事共成灰。"固不失为情种也。啸月生于姬死后，题其《望云图小影》云："漫将往事悼非烟，如此风流更可怜。一幅崔徽留粉本，教人徒唤奈何天。""亭亭玉立画图开，仿佛当年解佩来。料得丹清深有意，特留半面费人猜。""檀郎重访旧妆楼，人面桃花惹泪流。肠断墓门题片石，倾城名士各千秋。"

王翠云，庆陵人。其父作贾吴门，遂迁于吴。继以折阅落魄，以忧死。其母鬻之入章台，遂来沪滨，艳名日噪，为此中巨擘。姬丰姿绰约，性格温和。待客周旋，绝无忤意。因此徽歌选舞者，多乐就之。一夕有所识客至，设席房中，拈阄藏钩，已近酒阑灯炧。后来有客继至者，素与翠云相昵，亦设席于堂屋，赌酒飞花，其兴方酣。翠云爱舍房中之客，而至席间。顷之房中之客屡唤，而云不来，欲行而云又不送，意颇近于负气者。既彻筵，客俱散去。侍婢规之，大肆讥评，以为待客之道，宜两得其中，厚彼薄此，非法也。云怒呵之，谓渠非出赀与吾落籍者，吾何惜焉！婢仍喃喃不止，云怒不可解，曰："我从今即不作此生涯，尔奈我何？"婢儿不可劝，悄然自睡。云思之，忿益莫遏，潜服紫霞膏而寝。次日清晨，婢入房视之，于纱橱外，见其似裸卧者，婢曰："早凉如是，可卸却单衫耶？"抚之则玉体已冰凉矣。呜呼！翠云平日，本太憨生，而不谓卒以憨死也。花残玉碎，事出无名。闻者咸为太息云。梦芜香馆主，挽以

长联云："生前痴态好追摹，嬉笑多情。向来交澹言稀，画里注香谁似我。醉后泪痕曾替拭，清癯可意。从此饮酣战负，酒边牵袖更无人。"亦可云一往情深矣。

陆爱宝，金阊门外之湖田人。虽出小家，而云鬟雾鬓，楚楚可怜。至沪，隶籍金玉堂，为酒纠。姬年齿虽长，而一段丰韵，尚堪为姊妹行中领袖。癸酉冬间，金玉堂中不戒于火，歌扇舞衫，付之一炬。姬乃僦居于法租界。一椽风月，半世莺花。思欲择人而事，绝少知音。姬在金玉堂时，负带挡赀百数十金。既为祝融所毁，院中姊妹风流云散，个中人一例焚如，衣饰皆以带挡折除。鸨母以姬独居无偶，遂倩吕宋人以计篡取去，闭置空屋中。吕宋人者，鸨倚之如左右手，藉以索债取偿者也。姬有前时所稔客某生者，具豪侠气，能急人之急。闻耗遽报总捕，总捕曰："是不可为训，亟破关出之。"姬自此得无事，德生甚，思奉生箕帚。盖知章台中，非可久居，欲得素心人与共晨夕也。后闻生竟纳姬，且生子女云。

徐金林，浙之吴兴人。早失怙恃，依兄而居。已许某氏子，自遭发逆之乱，流离迁徙，转辗沪滨，在小东门外，作倚门卖笑生活。艳名颇噪，数年间缠头所积，约五百金。倩人遍觅其兄与婿，杳然莫可访寻，不得已另择同心人，为终身计。有某姓者，无赖子也，利女多金，百端计诱。诡言中馈尚虚，且家资少裕，女为所惑，竟从之去。甫入门，见其居甚湫隘，非似小康者。且有妻子在室，业已郁郁矣。某复将其所积金帛攫去，视同仆婢，稍不如意，鞭扑从之。女不堪其苦，潜至沪中。又为某踪迹得之，拉女寄寓于其友家，凌虐交加。乃天假奇缘，适其兄与婿访女来沪，相见之下，欢若再生。其兄婿只愿得女而归，一切均在不问。乃某犹不肯纵女，必欲得身价而后已。噫！人孰无情，天下岂有忍心灭理如某者哉！幸有为女道地者，得以出苦海登彼岸。昔袁简斋有云："他生愿作司香尉，十万金铃护落花。"若徐女者，固善知识女子，尤在所当怜也。

丽娟，王姓，生长卢山下。性情闲雅，风致蹁跹。其一种清矫拔俗之概，有令人凛然难犯者。玉皇香案吏于壬戌之春，避兵海上。初相遇于城南隘巷中，一见即相怜惜。聆其音，知非沪人口角，因叩踪迹，始知其籍隶琴川，琅琊旧族。亦因被兵后，流离至此者。幼失怙，其父素不务业，有伍姓老媪携之来沪。梳洗缝纫悉倚赖焉。客居无以为生，遂从师度曲，藉资糊口。音节既熟，渐能识字，见人吟咏，辄从旁忻羡不置，常以愿学未能为憾。时生侨居无事，暇即往访，酒阑灯灺，微露胸臆。逾年徙居北郭，顿觉声名藉甚，冠绝一时，而于屠贾纤儿，仍漠然也。酷好文字，每遇名士，不甚索其缠头。常出小像求生题咏，淡妆素服，靓尘欲绝。生有句云："相逢月下情逾淡，无限柔情笑里看。"可以见姬之静婉矣。后未知所终。

李巧玲，沪上章台中翘楚也。与沈三官，谈宝玉同名。宝玉早嫁，三官病殁，而玲享艳名独久。豪于饮，一举十觥，无闺阁瑟缩态，时流极赏之。姬自居奇货，动以适人为辞。逮倾客囊，仍逡巡不去。且嗜阿芙蓉，善唱杨叛儿歌，而名顾不少贬。及齿稍长，犹复高张旗鼓，与后起诸秀争妍取怜。虽玉容少憔悴，而盈庭广众中，一言一笑，终无人出其右者。刚斋主人为花月平章，以千金定花榜，推姬为第一。惟毁之者，以蹈摩伽登之婿舍为嫌，不知贞节二字，岂为若辈道耶？且当罗绮盈前，笙箫竞进时，有能鼓瑶琴，吹玉笛，高歌慷慨，议论风生，如巧玲者乎？巧玲所长，古名妓得其一，犹足擅一时之誉。况降至今日，又当市俗之区，往来上客，且不识风月为何事。而巧玲于迎送之暇，专心屏气，一一摸索，独能适如人意。即此抡元，又奚愧焉？至其酒量日减，然当筵一呼，四座低首。后起中虽豪放如李十全，程宝云等，且莫之敢抗。闻其居常读《红楼梦》，自比晴雯，则其憨态亦可想见已。尝绘道装小影，遍征诸名士题咏。《龙湫》、《旧隐》二绝句，若惜之，若讽之，意在言外，旨寓环中。其一云："幻成色相更婵娟，拈得牟尼一串圆。底事尘心终未净，空教琴操学参禅。"其二云："何似当年下玉京，尝音曾识鹿樵生。愿卿彼岸回头早，莫向花前误定情。"顾巧玲后卒归优人黄月山，在沪开设大观园。月山登场演剧，而巧玲从旁观之，自鸣得意。名妓下场如此，姊妹行中未尝不为之齿冷。花榜状头，适贻口实。或谓沪上为烟花巨薮。数十年来。名妓辈出。然能高树一帜，百折而声誉不衰者，其惟巧玲乎！其然，岂其然欤？

袁雅琴，嘉禾人。本出琅琊氏，宦裔也，乃父曾官奉贤二尹。庚辛之变，姬年甫六龄，散失无归，为乳媪所鬻。遂隶乐籍，藉弹词，以博缠头。袁固其伪姓也。色艺超伦，丰姿绰约，素妆淡服，情韵天然。客有过而访之者，一见之后，即泊然静坐。不轻言笑，或戏谓之曰："卿胡为有名士风？"姬曰："余本非此中人，亦断不久恋于此。何必竞效章台习气耶？"客默然，顾金张门巷。鞍軿如云，沪虽多富贾巨商。而绝少知音风雅之士，姬亦落寞视之。遂厌风尘，徙居吴下。既抵金阊，一时游冶子，无不思争先快睹。旋遇城北君，亦吴兴世族也。才华豪逸，迥出时流。虽云无意评花，似亦有情问柳。与姬邂逅，欢若平生。遂订白头之约，出重金为之脱籍，携归。濒行留别同侪，作诗十叠。有句云："多感诸君为我幸，从今莫度可怜宵。"情见乎词，非同流俗。与姬相识者，无不爱其痴，嘉其志，怜其才，而幸其从城北君为得所归也。姬之高，足为吴绣卿传其衣钵。流寓胥台，名噪曲里，亦当时之翘楚云。

花桂福，性格温柔，丰姿娟好。良家女，误堕烟花。惜花主人罢宦武林，来游申浦。见姬艳之。夜阑翦烛，细话因缘，恻然生怜，拟将玉人贮之金屋。赠以诗云："酒绿灯红映绮寮，回身转盼总魂销。画师纵有黄荃笔，难绘吴娘一段娇。""连宵缱绻倍情深，薄命红颜感不禁。若果郎心金石固，香盟永赋白头吟。"

程宝云，沪人。父业贾折阅，遂以弱息入章台。时年仅十五也，姬姿容秀曼，心性温柔。吐属雅隽，不苟酬应。每见客，初则静对无言。逮至把盏谈心，剪灯话

雨，则情致缠绵，言词跌宕，艳情憨态，楚楚动人。喜握管作字，笔力遒劲。人难辨其为女子所书，然非风雅客，不轻出示。清河君，少年倜傥，与姬为最昵。谋为造室，以千金脱其籍，载之归里。时姬年才十七，早离苦海，幸脱火坑。闻者未尝不羡其艳福也。

巧云，吴趋人，本姓章，良家女也。幼工针凿，仿佛薛夜来。庚申赭寇陷吴门，偕同居金姓避难出走，父母姊弟俱陷城中，不得已，依金氏。彩金，江北人，无恒业，全家十余口，仰给十指，辗转至沪，贫难自给。沪上固烟花薮，鸨母见之，诧为尤物。以为此奇货可居也。卜居小东门外，扫眉窗下，迎客花间。不两月芳名大噪，乃迁居打球场，楚商某见而悦之，啮臂盟心。遂以重赀脱其籍，贮之金屋。未几富商中道殒，巧云躬营丧葬，服除无所归，乃自立门户，居兆荣里。盖以文君志在觅相如而事之，非甘重堕风尘中也。适苏台倚玉生，计偕北上，道出申浦，遇巧云于花桂林席上。维时银烛双摇，珠光四照。但见丰神绰约，态度翩翩，不觉为之神摇目眩。翌晨往访，适理晓妆未竟，发长委地，洗净铅华，宛神仙中人。生乃怅然曰："仆阅人多矣，未有如卿者也。殊恨相见之晚。"巧云亦自述身世，极为欷歔。生因怃然曰："造物生才，岂偶然哉。如卿玉骨冰肌，当自珍惜，宜急择人而事，岂可久在章台飘泊乎?"姬双眦荧然，首肯者再。旋嫁一赀郎，固赫然显宦也。艳其名，兼利所蓄。入门渐以鞭挞从事，摧折百端。或谓巧云之仍堕火坑者，实倚玉生一言阶之厉也。呜呼！安得黄衫侠客、虬髯老奴，一问此负心人哉！

黄云卿，吴门人，至沪居寻芳里。其姊爱卿，秀卿，工弹唱，方以艳名噪一时。及姬为后起之秀，突过其姊。尝教之歌，颓颓眦荧，不肯发声。识者因谓是儿具大知识，必非久堕风尘者。院中旧例，客设宴，招外妓，妓陪坐，女先生避席。使雏鬟执斝。云卿年稚，每操觞政。时云卿才十三，拇战尚多未谙，惟是性情流逸，神光合离，不觉令人心醉。鸳湖信缘生，有风月鉴，日醉花丛。与北里名姬，皆所相识，以为品评群芳，若专论风姿，当以云卿为巨擘。云卿貌微丰，性婉柔，无抹脂障袖习。其姊爱卿荡逸飞扬，秀卿孤高坦率，各擅盛名。以视云卿之风致嫣然，不觉瞠乎后矣。皖南程伯子甚爱之，与之有啮臂盟。以为但观其理双鬟，束双钩，笑靥生香，微步生妍。贪图个中情趣，已可相对忘饥。魂销心死，正不必亲承芳泽也。旋程伯子又与文运里张秀宝善，往还愈昵。适云卿珠孕初胎，谓为伯子所有，伯子讳之，踪迹遂绝，其姊多诮伯子为薄幸，而云卿无怨色，犹托人殷殷致询。其情重如此，未几吴兴茶贾眷之为之脱藉云。

吴琴仙，本姓王。名蟾，字爱卿。白下名姝，朱门望族。自遭兵燹，堕落平康。容貌则娇若芙蓉，心性则逸如兰蕙，于姊妹行中风流秀曼，迥异寻常。邹君翰飞，风雅士也。薄游沪上，即与姬识，叹为花国中翘楚。既践绮约，遂订香盟。每于酒灯阑炮，论及终身，辄为欷歔不欢。后误从金陵某甲，彩凤随鸦，毕生隐憾。良人薄幸，未及三年，又驱之籍中。乙亥之春，邹君访艳河桥，适与姬遇。相见之际，各挥泪依依不忍别。邹君赠以诗云："小劫重沦泪暗潸，天公何事妒红颜。怜卿才貌伤卿遇，不在寻常薄命间。""蕙兰心性玉丰姿，一味娇憨一味痴。晓起思量缘底事，海棠花下立多时。"

凤云，柏顺堂中之翘楚也。系出扬州，因遭发逆之乱，寄迹沪上，遂隶籍焉。性本和顺，貌尤娟好。与醉月仙史，有啮臂之盟。凤云出自良家，不染青楼习，尚具有林下风格。以视涂脂抹粉，竞斗妖娆者，奚啻天壤。

佩卿，姓陈，初名小宝。性极聪慧，貌尤秀美。同庆里姚瑞兰，教以歌曲，姬夷然不屑学也。逮姚归太原二尹，鬻姬于周妪，徙居尚仁里，改字佩卿。小东门外，聚美轩，每逢七月，凡说书者无论男女，咸会于此。各奏一艺，苟不赴会，则不得入书场。又向例先至先奏，奏过之曲，毋得重唱。姬至最晚，所习之书，又皆为人所先说。几至无以登场，归而壹志于音律。不两月，艺大进，名亦大噪，凡评沪上名花，色艺兼擅者，当以姬为首屈一指。杭有名孝廉某，与之厚。临别赠以联曰："烟花几队，画壁知乎？须记取座中衣紫。潦草一樽，挂帆去矣。最难忘江上峰青。"其眷恋之深如此。后与施生有啮臂盟，矢青山而共隐，愿白首以同归。突有巨贾见之，叹为世间尤物。出千金为之脱籍，与媪已有成说。施生闻之，计无所出。相对而泣，目尽肿，泪竭而继之以血。媪为感动，返巨贾金。而以姬归施生，不计其值。初以为凤凰之和鸣云路，翡翠之戏影兰苕不啻也。两年间连举两子，人皆为姬庆。无何，士也罔极，二三其德。施生于外与徐小宝相昵，两月不归，姬貌丰而体弱，亭亭如初日芙蓉。产后失调，兼以抑郁，不数月病入膏肓。欲招施生一见诀别，竟不可得。恨恨呼施郎负我而没。施生归，目犹视，施生泣数行下。旋不知所终。呜呼！月不常圆，花难终好。姬之薄命，生之负心。令人泚笔记之，而辄为三叹也！

沪上为烟花渊薮，涂脂抹粉，争妍取怜者，盈千累万。所见当意殊少，惟公兴里金氏三校书，独以艳名著，并为当时之秀。三校书者，一曰爱宝，一曰秀宝，一曰十全，俱年相若。仙米主人，赠以额曰"惟金三品"，从此一经品题，声价顿增十倍。爱宝少时，早见赏于三晋乔太守。太守工书，于爱宝壁间，题诗觅句，染翰淋漓。至今遗迹犹存，特未以碧纱笼之耳。有人调以诗曰："何堪乱点鸳鸯客，竟作梨花压海棠。"盖其时太守年已古稀，以爱宝故，犹复修容饰貌，学作少年。此固风流之韵事，亦风月之美谈也。太守去而秀宝十全乃继起，使太守重来，不将咏三英粲兮之诗欤？佛花词客，曾赠十全校书楹帖云："十洲梦引游仙枕，全璧珍同合浦珠。"益见赏识之非虚也。

严丽贞，姑苏人。经赭冠之乱，转徙至沪。善南词，曲中人无出其右。嗣以齿渐长，而名益噪。拟出游以新眼界，历江浙间者二年。乙亥冬凭居湖郡，登台试唱，听者神倾。而金翠盈头，早为匪人所物色。十一月

间，赁舟至沪，晚泊乌程县界。三鼓时，哨声四起，相顾张皇，则群盗已露刃立船头矣。丽贞惧，欲投于河，一盗操湖音持之，得不死。然转瞬间，舟中被掳一空，相继过他船而去，计值约千五百金。质明往报地保，拟禀县勘验，邑某绅向与丽贞善。闻是耗，亟来慰藉，且劝其无报公庭。盖以为此辈并非真盗，或枪船流亚耳。若一具报，原赃万难复得，从资扰累。丽贞乃请诸某绅原于要隘处，立栅一座，以利行旅。某绅许之，丽贞遂扬帆回沪。噫嘻！以数年歌舞之余资，竟饱胠徒之壑。悲愤交集，夫复何言？乃犹愿不鸣官，而心计后来之弭盗。非深明大体者，能若是乎？丽贞后改姓曰金，易名曰素娟。

许幼琼，字紫烟，金陵旧家女也。遭乱后，怙恃迭逝，为邻母许媪收养。媪无子，遂女之，抚爱致至，女亦依恋如所生。苏台沦隐，流寓海上，遂堕平康。女娟秀娴雅，弱不胜衣，眉黛间，常有楚楚之色。所居本陋巷，小楼独处，萧寂自甘，媪亦未之强也。性爱静，不喜歌，或有所感触，低吟一曲，则哀怨凄凉，不忍卒听。有巨贾欲致千金，载之北游，以不忍舍媪，卒婉谢之。未几媪惑于利，迁居桂荫北里，大启馆舍，豪华者争趋之，数日间声名大噪。女资秉脆弱，不胜其烦，且移巢非其所愿，不觉遂病。复为庸医所误，竟致不起。素喜修洁，虽危笃，不废膏沐，自恨无以报媪，临殁犹执手不忍释。初葬北门外五里，珠霞阁忏绮道人叔农氏，生前与之相昵，乃为改葬于东乡之原。盖以许媪本天方教，死者率以布殓，紫烟没，遂不用棺，仓卒营葬。赁地卑湿，年来益就倾圮，媪贫乏，不能再举。忏绮道人心焉伤之，遂为备具移葬。虽香肌销化，空悼红颜，而玉骨晶莹，未成黄土。于是浴以温汤，袭以香屑，裹以素缟，匣以文楠。既佳城之获安，幸苦海之永脱。佩环夜月，得所凭依。忏绮道人，真可谓世之有情人也！其心不以生死渝，青楼中人，要当铸金绣丝以事之！

许翠琳，秦淮人，肌肤玉雪，眉目如画。齿最稚，洵么凤中翘楚也。身弱如不胜衣，能为掌上舞。曾学擘阮新词，甚为人拍。识字知书。忏愁侍者，与之相识已久。绮筵乍张，名花毕集，如金桂卿，张素英，高玉林，林红卿，皆来，酣戏淋漓，尽欢达旦。一日宴散，姬固留听曲，适有伧父闯入，不果。忏愁侍者赠以二绝句云："梢头豆蔻十三龄，袅袅腰肢舞态灵。藕窃作心冰作骨，果然生小透珑玲。""酒散琼楼醉欲行，牵衣促坐听新声。妒花风雨来何急，惊破银铮调未成。"

雪香，姓王氏，小字阿湘，浙之慈溪人，年十三。人甬上教坊，瑰姿粹质，艳丽罕伦，望之如丰台芍药。性傲不善酬接，人多忌之。避祸镇海，与州陵青衫客契。旋以事不能安居于镇，复回甬上。又因讼被拘，萍因主人，湘旧识也。知其事而怜其枉，以多金赂当事者赎之出。湘盛感其意，拟订白头约。母以奇货居，不果，将徙于沪。萍因主人开筵叙别，牵袂依依，不啻一声河满也。至沪居兆富里，名噪甚，未几滇镇某以重金胁取去，非所愿也。归舟至某处，以偶拂其意遂杀之，弃尸江中。惜哉！某镇固非惜玉才，而湘之傲可知矣。使怜之者金屋早藏，又何名花堕劫若是之惨哉！钱神无灵，遂使绝世佳人，蹈非烟覆辙，能不为之痛心耶？明镜生曾作《高阳台词》，以吊之云："碧海移根，红尘换劫，伤心再见何年？绿未成阴，倘教好梦重圆。青衫替揾临行泪，溯香盟，啮臂依然。陡罡风，心未成灰，玉已成烟。星星奥浅鸳鸯剑。拚花残玉碎，不负从前。知心难得，游丝未必轻牵。凭君莫泛申江櫂，怕樊川，肠断当筵。悔寻春，负了惊鸿，苦了啼鹃。"或传姬别有所属，故见杀。明镜生独谓不然。词中特为之辨，是真姬之知心也。呜呼！士生今日，以才傲世，非有奇穷，必有奇祸。姬既遇人不淑，顾犹以傲侮玩之，其不得于死也宜哉。

张仪卿，吴门人。润脸花嫣，圆姿月替。粹质丰肌，其秀在骨。庚申吴中逢赭寇之乱，随母避居沪曲。时北里烟花，当以沪上为巨擘。君芳所萃，众美毕具，姬既隶平康籍，艳名噪一时。有某豪士手挥千金，散于鞠部，征歌选色，各具品评。以彼美之风裁，定章台之月旦。前后凡三次。姬屡魁花榜，有状头之誉。维时四处名花，悉集于斗大一城。莺聊鹊起者，指不胜屈，而姬独得列于前茅，为众所倾倒，其貌亦可知已。所居层楼邃室，雾阁云窗，精绝不著纤尘。姬工书识字，簪花妙格，妍丽异常。于有心人，短牍长笺，存问不绝。所欢得其笔札，藏庋以为荣。素有知人鉴。时有某太史，方捷词林，见姬艳之，暇辄过从，拟纳作小星，人皆为姬庆，而姬弗愿也。或询其故，姬曰："彼时横翰林二字于胸中，年少气盛，必致挫折。且其性多嗜好，善挥霍，而其相亦非载厚福者。"后果以词林改县令，不期年，以墨败。人于是服姬之识，独其决某观察犹未验。与樵山老干最昵，既还苏台，时有书间往来。后染微疾，初不服药，明妆靓服，仍如平时，朝夕诵金经不倦。于佛生日，拈花一笑而逝。人谓姬去来有夙因，当是灵山会上人。惜其堕落风尘，不即拔青莲于火坑中耳。余于樵山老干处见姬小影。明眸皓齿，固一时之秀也。

绣珊，吴门人，本姓水，乳名阿全，方玉奴之义女。幼为金陵女伶，后隶乐籍于上海。色艺双绝，倾于流辈。温秋屏司马眷之特甚，嫌其命名未雅，易之以玑字，曰绣玑。温固美丰姿，当初邂逅时，正如一对璧人。绣珊烟轻月瘦，雪韵花嫣，方盈盈二八时也。性耽清雅，沈静寡言。初居环马场，盆汤里，因避尘嚣，移家城内。曲巷中，闺阁幽深，非素心人，未许排闼。玉奴亦将顺其意，珍如掌珠，其居本与温君寓斋相近。由此朝夕往来，爱怜益甚。特出千金为之脱籍，擅宠专房，以栽花之仙吏，为掌玉之文星。蕴藉风流，不可一世，绣珊真为得所归矣。

褚仙卿，小彩娥，吴门人。年仅十七，虽非绝代倾城，然明眸皓齿，韶秀便娟，亦颇足销魂荡魄。且性憨心慧，而又豁达俊爽。眉宇间，英气扑人。在风尘中别饶风格。雅好诗书，有时点缀小词，居然人拍。以故非翰墨中人，略不当意。毛稚仙、王秋农，皆与相识。而

采芝生尤眷之，每于姬处，结社敲诗，征歌赌酒。解彩寻欢，殆无虚日。诸君集时，每一人脱藁，即持与采芝生。昵其讽诵，而细聆其音节，强记不忘。时采芝生将有粤江之役，设酒祖饯，烛既见跋，相对无一言，生不觉为之黯然。彩娥忽曰："去则去矣，作儿女态亦复何补？但毋忘此酒，虽别犹未别也。"语未竟而眼波红矣。后稚仙辈偶过其家，必殷殷问生消息。一日忽寄以诗云："几番钗卜费相思，二月东风正好时。满院春光看不得，梨花如雪柳如丝。"生得诗，为凄然捧诵者久之。当生屡往其家时，异常狎昵。然彩娥必正言规之曰："勾栏中非善地，踪迹太密，必至迷而悟，我不愿君入陷井中。"三五日往，则又曰："此地固不可频来，而情好如我两人，亦不可过疏，几令人回肠欲断，君其忍心哉。"姬本善饮，遇文士饮愈豪，醉后澜翻妙舌，四座为惊。大概以误作杨花，心有所不甘，故特属意于生，将托以终身，又不能轻出诸口，以故恒作颠倒谜语。与生小别，遂成永诀。姬后未知其所终。

凤宝，吴门人，籍隶沪上。甫入章台，艳名顿噪，然其时年仅十三四，双髻垂鬟，正簸钱堂角时也。瘦同飞燕，憨等宝儿，惟瓠犀微露，略损其妍。与苏素珍同居，门前车马，络绎不绝。荏苒数年，易髻而髻，前为燕之瘦者，转而为环之肥。丰若有余，柔若无骨。樊素樱桃，嫣然增媚。工大小诸曲，歌喉清越，无异雏莺。尤擅长《采桑》诸阕。惜鸨母惟利是视，以致走马章台者，皆富贾俗商，自顶至踵，并无雅骨。凤虽酬应纷如，略无可否。然莲心味苦，姜性舍辛，郁之而不宣，触之而遂发矣。一日适为丹桂某伶招饮，赌酒征歌，弹槽拇战。逮返院，裙抛蛱蝶，枕就鸳鸯，群以为玉山颓矣。移时痰涌，玉容惨淡，盖早以一盏紫霞膏毕命矣。灌救无及，竟赴夜台。而鸨母漫谓触邪了事，竟不识其死之所由致也。伤哉！鸨母绰号尼姑阿招，固烟花主帅也。前托空门，后经束发，徐娘虽老，兴复不浅。嗟乎！人生不幸，堕落烟花，至火坑脱离，求宜及早，必使冷落自伤。而始厌胭脂于北里，谢罗绮于西风，则亦晚矣。故有志女子，甘出于一死而不悔也。

十全，姓金氏，又字宝珠，姑苏人。盈盈十五，竟为掌上之身，殊可怜也。藏娇于东公兴里，与其姊爱宝同院居，爱宝艳名噪一时。十全能于花月场中，独树一帜，不为姊所掩。一日瘦绿词人，偕佛花词客往访，妆楼之上，陈设清洁，无些子俗尘。近与之语，朱唇未启，而嫣然一笑，别具风流。读壁间佛花所赠楹贴，有"十步不离花世界，全身能得月精神。"及"礼佛忏花同合十，清才艳福自兼全"之句。客与姬，殆有心心相印者欤。瘦绿词人云："沪上烟花夥矣，庸脂俗粉，比比皆是。就其所见，不下百人。而殊少许可，非评花之眼界过高也。自见十全，知此中固大有人在也。"则瘦绿词人之倾倒十全，可谓至矣。

陈玉卿，今之才妓也。在群芳中为特出，夫沪上为肥鱼大肉之场。征歌选舞者，几忘风雅一途为何物。客既不知许事，且食蛤蜊，妓亦茫然从之。车马填门，即称名妓。金银气重，文字缘悭。三百女闾，比比皆是。庸讵知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铮铮佼佼，竟有其人。阙焉不书，亦护花使者之过也。

玉卿，维扬人。名文玉，终鲜兄弟，父本儒者，爱玉若掌珠，自识之无。即严督课，年九岁，唐宋诗词，略皆上口。父殁，母教之一如父。家素贫，不能自存。女红之余，仍不废文史，间为吟咏，若有夙悟。十三岁，母又殁。育于叔母，叔母遇之虐，且以食指为嫌，货于娼家。今春转徙之沪，盖年才十九龄耳。呜呼！玉之数奇矣，然蓬户女子，知书而湮没不彰者，指不胜屈。安知非天之欲显其名而故厄其遇乎？至后藏娇小东关外，与杨阿宝相依倚，其地湫隘嚣尘，不可以居。有文士往访者，谓枳棘非鸾凤所栖，玉卿应声曰："鸾凤安敢当，君不闻鹦鹉之困于樊笼乎？"一吐属间，敏慧可想。玉卿能吟咏，善奕棋，其《感怀》诗云："看破烟花事渺茫，锦衣顿改昔年妆。可怜绣阁名门女，流落青楼暗自伤。""设帨当年岂不祥，飘零申浦泪千行。飞花误我桃源路，羞见刘郎与阮郎。"蛾眉自悼，可以想见斯人之意致矣！海上缕馨仙史尤眷之，时相过从，赠答诗词甚夥。今录四绝句："小楼谁识是儿家，蜂蝶嬉春枉自夸。知否文窗风露重，有人闲坐忆琼花。""匆匆抛动故园秋，明月维扬似旧不？一舸江南望江北，也应有泪向东流。""围棋声里玉琤琮，慧语灵心夙未逢。笑我情禅参已透，又添绮障一千重。""屡把新诗赠玉台，阿谁拥髻替敲推。青绫步障逢卿后，始悔年时浪费才。"玉卿曾有《答缕馨仙史》二绝。亦清俊可诵。其《自愁身世》云："玉前身诗婢，今日情魔。铜钵知心，锦囊学步。二分圆月，偶牵少妇之愁。一曲焦桐，遂入中郎之听。赠词婉转，遍处揄扬。乃有南面诗王，西昆词客，玉台制咏。金缕传情。好语纷来，彩凤灵犀之句，多情生受，搓酥滴粉之词。峡雨巫云，飘扬字里；晓风残月，点染行间。琴心未必相挑，壶口因之俱缺。蛾眉低首，允宜薰之佛前；雁柱新声，大好歌来扇底。所恨风尘陋质，难留韵事于三生。还期花月春江，竞按新词于九谱。爰拈二绝，用志寸心。录呈吟台，兼以鸣谢。"诗云："学画蛾眉不入时，倒拈针刺剔红丝。等闲妨却风和月，遍绣骚坛七字诗。""箫声咽月李青莲，千种风情柳屯田。唤起红楼诸姊妹，大家合掌拜词仙。"有才如此，沦落风尘，殊足惜已。

爱珠，本姓项，父项琳，范阳人，以乐艺名一时。避居吴门，每携一笛，往来山塘虎阜间，吴中名妓皆师事之。庚申赭寇陷苏台，琳仓皇携珠出走，为贼所杀。珠途逢老妪，携归虞山。虞山故多说书者，姬少长，丰韵苗条。朱媪一见，居为奇货，以重金购之，来沪北教之说书，名朱品兰。未几转鬻某妪，改名爱珠。迁兆荣里，与陆巧珠同居。有客昵之，出赀为之脱籍。顾债不得偿，客去，珠不能从，啜泣竟夕。暗吞阿芙蓉膏，客察之，急救，得不死。陆见珠情重身轻，恐为已累，谢之，乃迁公兴里王秀宝家。沈松阁者，青镇无赖子也。负博进钱，避海上，缘巧珠而得与爱珠相识，许拔之火坑

中，姬已闭门谢客，自幸得人。同院姊妹往日宾朋，莫不知玉容有主矣。荏苒两月，说属子虚。且拟脱身他徙，姬侦知之，涧谓之曰："君去我留，人将笑我。且债台独上，终逼迫死耳。"无已，请买舟西行。赁马车伪为游龙华者，至西门扬帆竟去，不亦可乎？孰知花落有意，流水无情，沈以淡然处之而已。姬哭不成声，清晨擎阿芙蓉膏一盏，向沈曰："以身后事累君矣。"沈欲分半饮之，不可，遂一饮而尽。女鬟察其异，潜告秀宝，秀宝欲入救。沈阻之，不许，曰："是患痧耳，入则饱我老拳。"不得已鸣诸捕房，舁之仁济医馆，则已无及。临死犹曰无预沈松阁事，其情深如此。呜呼！沈见姬死而不救，抑何忍也？殆天夺之魄欤，不然何丧心病狂若是也？所谓中山狼者，非其人欤？恨不得鳟诸匕首一决之也。至于姬之遭际，亦殊可悯已。

增龄，本姓周，幼丧父，依母为活。发才覆额，秀丽无双。其姊爱龄，明眸善睐，绰约多姿，固一对盈盈姊妹花也。初居上海之南市，习猫儿戏，姬耻之，不屑学。乃改为说书，冒王姓，迁居北城。声价日高，结驷其门者，非巨公，即名士。寻常纨袴龌茵，莫能望见颜色。所工大小曲，以百计，色艺倾一时。顾葳蕤自守，豆蔻含苞，绝不许人以非礼干之也。爱龄工于酬对，隐结客欢，姬则高自位置。客至，嘿嘿不作一语。奏技时，亦绝无佻达态。性尤好洁，茶具熏炉，不与人共。多以女云林呼之。肌肤柔白，发光可鉴。妆束淡雅，不与侪辈争妍。闺中陈设无异寒素。皖南某观察公子，见而爱之。拟以千金脱籍，不果。武林某太史公子，深于情者也，闻姬名往访，一见倾悦。顾亦不数数见，见则相对无言。默喻于心而已。姬于公子至，静坐徘徊；于公子去，含悲饮泣。宵阑灯炮，泪痕湿枕角，其母因不令相见。姬从此长斋绣佛，数年如一日。母为感动，卒以姬归公子。生一子，而姬以疾殒。公子痛不欲生，设位室隅，出入必告。其情之专挚，世间殆未有也。呜呼！亦瑶台短命花耳，不然伉俪之欢、家庭之乐岂有涯哉！

花春林，亦沪上名花也。枇杷门巷，杨柳楼台，车马往来，常满户外。所与交者，皆名流雅士，赠答诗词，盈笥累箧。所居妆阁，陈设雅淡，绝无俗艳。姬丰姿绰约，潇洒出尘。妹多福，亦旖旎可人。愿花常好馆主，小宴其家，当筵索诗。赠以二绝云："如玉丰姿绝点瑕，枇杷门巷是儿家。碧桃红药都嫌俗，每一销魂解语花。""轻按红牙唱六么，笙歌浓处客愁消。花家姊妹真双绝，不数江东大小乔。"

姚雅仙，居兆贵里，秀貌花嫣，圆姿月皎。绿柳堤边，碧桃巷口，宾从如云。而独与金桂伶人黄月山善。姬性情荡逸，体态风流，纵镜殿之淫，学天魔之舞。时招月山演技帷中，日益亲昵。往往同车游冶，过市招摇，恬不为怪。旋又有意中人，为啮臂盟，而渐与月山疏。由是燕雁代飞，尹邢相避，盖其情之翻云覆雨也如此。其人为中山胜基楼后裔，姚喜其柔情媚态。玉貌绮年，故愿倾身以事之。形影不离，有如鹣鲽。孰意惜玉有人，挥金无客，久之而门前冷落，车马稀矣。茧丝难尽，蜡泪成灰，勾栏中人无不笑姚姬之惑焉。

金玉，姓谈，吴趋人，来沪居公阳里。修蛾偃月，笑靥堆霞。北曲南词，并皆佳妙。噪声勾栏中已有年矣。第青春二十有四，而枇杷花下，犹是闭门独居。伤锦瑟之华年，祗增陨涕；抱牙琴之绝艺，谁是知音。以故忧能伤人，时多疾病。有吴下汪生者，闻名往访。才与目成，便相心许。流连匝月，遂订鸳盟。嗣以生有事回吴。未及迎贮金屋。告归之夕，生预出千金留于姬所，为日后脱籍计。原生素性善博，返吴后竟负博进钱累累，无可摒挡。因复诣姬处拟商取前项，冀作孤注一掷。姬曰："金之取携固惟命，然前言勿遽食也。"生唯唯而别，由是姬晨占鹊噪，夕卜灯花，玉郎未来，而金仙已召，竟以郁郁死。生闻耗大恸曰："此予过也。"即率幼子来沪成服，并将灵梓接回，居然视为簉室焉。嗟乎！如汪生者，其可谓笃于情乎！不以聚散异，不以生死沦。朱颜委化，而犹视同骏骨千金。姬而有知，当含笑于地下，而喜汪生之不我欺也。

宝琴，忘其姓，籍隶江北，固其地之翘楚也。性亢爽，尚侠气。多识吴越士大夫，高自期许，不屑为靡靡之态。门敲白板，虽多访艳之人，窗掩青楼，绝少眠香之客。落花堕溷，每以失身为耽。然逢二三知己，烛炧更阑，共谈沦落，往往泣数行下。从良有愿，薄命终伤，深恐所适非人，又致半生抱恨，遂致因循未果。一夕蟾魄将圆，忽有叩门者。人本无情，客成不速，登堂入室，赳赳畏人。夸其门第曰诸城，曰新安，功高百尔，勇冠千军。以枕戈倚马之威，作煮鹤焚琴之举。风流自命，欢乐强图。琴婉为辞曰："妾为养微疴，僻居陋巷。琵琶之技已疏，桃李之投莫报。请君他往，毋事纠缠。"来者竟勃然变色，大有不作鸳鸯誓不休之意。琴则一枝杨柳，摇曳无依，半盏芙蓉，凄凉下咽。所幸小鬟识事，当即解救。而姬饮恨不肯回生。多方护持，始得苏醒。来者亦悄然遁去。嗟乎！兰有香兮招蚁，杏以色而聚蜂。烟花弱质，沉苦海以难回；欢笑迎人，背孤灯以暗泣。盈盈无主，种种可怜。倚翠偎红者，宜如何用情熨贴，休教玉碎香残；极意温存，莫使红憔绿悴哉！深叹琴与士大夫游，当死生呼吸之际，竟无人作一护花铃也，可哀也夫！

潘绣宝，固近时青楼中之矫矫不群者也。貌既娟秀，性复风雅，工琴善棋，尤长于音律。然性甘冷淡，虽车马填门，不以为意。北里中有忌而诋之者，以其幼出自女伶，品居彼下；而伧父之焚琴煮鹤者，亦复妄肆讥弹。姬因叹此中不可久居，卒从某公子去。闻者嘉之，瘦蟾生曾为之作《护花词》，今录二绝句："赏花偏动护花情，刻翠题红过此生。自把彩绳托灵鹊，不将金弹打流莺。""章台弱柳纵飘零，未必飞花便作萍。愿得移根栽汉苑，免教人惜路旁青。"

小得仙，不详其姓。亦北里中之矫矫者，住居海上有年，与天壤寄生有啮臂之盟。生虽弃儒习贾，而俊爽风流，自殊俗士。与姬神交心许，数年如一日。只以母命难违，逡巡未果。得仙尝曰："霍女痴情，杜朗薄幸。

流光如驶，夫复何言？”乙亥夏间，忽觉小有不慊，书空咄咄，月下灯前，常背人掩泣，问之亦未肯言也。一日傍晚炫服靓妆，如有所失，竟暗吞紫霞膏而毕命焉。生闻信往视，救之不得。大恸而返，深悔折花之心未勇。鸳牒空书，鹣盟徒负。自以为生平恨事，惟此而已。常作《雨窗感怀》诗以悼之，诗盛传于青楼中。

夏兰仙，扬州人，小名如意子。婉容柔态，倾动一时。善音律，识字义。翩翩有闺阁风致。有时略掉书袋，颇令人解颐。可园居士，自梁溪来沪。小宴其家，甚加赏识。金秀卿，金陵人，以家贫误堕平康，然非其所好也。每思择人而事，来沪居尚仁里，秀卿聘婷玉立，雅韵宜人。素工刺绣，誉擅针神，断线碎绒，时留几榻，而于箫管歌曲，反不措意。客有问者，婉辞谢之。顾春华易谢，佳偶尚虚。不得已适周姓者，为继室。一丝既击，六体遂行。涓吉于仲春，姬母方倚为钱树。贪橐未盈，诡谋忽构。既涉讼庭，官廉，知其情，卒判归周。一时并倾贤明。缕馨仙史为作《铃护名花记》。今具录之，记云：“校书金秀卿之嫁也，夫人而怜之惜之矣。然而身非莲叶，有情人愿盖鸳鸯；何期命似桃花，薄福女偏羁狴犴。飘茵堕溷，东皇本是无心；泛宅浮家，西子原非有意。母也不谅，忍为速狱之谋；人乎何尤，岂是逾垣而盗。花花世界，草草因缘，实命不犹，古今同慨。犹忆校书居尚仁里时，常偕侍环惜环两生，携灯访艳。见其修眉敛翠，笑靥圆红。麝不焚而自香，蝉未贴而先辨。闲拈绣剪，乍疑来向深闺。羞品琼箫，早信不迷曲院。侍环拟绾同心之带，旋留交股之钗。因知家住金陵，犹带青溪秀色。只恨文成锁院，未叨黄榜荣名。荏苒年华，又更炉箑。时则校书种来萱草，偏更添忧，念到桃根，谁为唤渡。适有周姓者，虽无顾曲之风流，差免捧刀之威武。倾身而事，啮臂为盟。遂以仲春，载涓吉日，不必玉台下聘。疑是老妓，若令金屋能藏，居然新妇，犹虑其母之悔也。爰裁鲰券，更辱鸩媒。双宿双飞，满拟荷塘听雨；三眠三起，谁知柳殿惊风。女也乡梦时萦，难寻笛步；母则贪心未已，遽控琴堂。谓其携有兼金，不思返璧。虚词聊耸，痴婆子煞费经营；实据可凭，个儿郎犹堪慰藉。花封牒下，绣阁魂销。首似蓬飞，背如芒刺。拚偕对簿，奈顾影而含羞；欲具诉词，乃将言而犹忍。小妮子自怜薄命，请室篝灯；贤宰官洞烛下情，虚堂悬镜。女有家而男有室，既无怨旷之形；雀无角而鼠无牙，漫遂贪婪之计。母氏已招坦腹，东床非诲盗之阶。妇人既肯委身，北堂岂图财之候。毋容多渎，各释宁家。是时盖三月十六日也。呜呼，脂奁镜盝，方夸艳态于丁年；箫局筝船，遽闷新歌于子夜。流黄堪织，惨绿谁披，讵慧眼之偶差，抚芳心而自惊？使无宝幡高挂，安能绮帐相娱，庆艳福之未央？卿其自爱，幸谗言之不入，我亦含欢，聊作骈词，以申燕贺。”

金环，字秀卿，金陵良家女。庚申赭寇之乱，父陷贼中，母挈之避苏乡，改适程氏。女随母以针黹为活，旋以米珠薪桂，质于张妪。妪故沪上设勾栏者，得女以为尤物。携之沪北，居尚仁里。时秀卿年十七，姿态轻盈，肌理秾郁，如春风杨柳，秋日芙蓉。人谓其粹质丰容，可与太真媲美，故以环名。性喜幽静，不耐戏谑。客人以游词，辄红潮晕颊，悠然辞去。羞涩之态，依然名闺静女也。巨贾某以重金啖妪，欲为梳栊。姬恚甚，以为是贾自顶至踵无雅骨，岂堪相匹。因于姊妹行贷八百金脱籍，迎其母来沪同居。盖一有志女子也。姬母有养子某，强欲委禽，姬绝之，不令至闼。古沪蕊珊氏与姬识，尤眷之，月夕花晨，往来无间，姬每见辄相依恋，殊属意焉。然生以慈训严，不能自主。姬因谓待子秋闱得意，当能脱妾于苦海。及秋生竟下第，毷氉而归。姬虽慰藉良殷，而幽怨盈怀，泪如绠縻。生谓之曰：“得失命也，离合亦命也。卿乃解人，何事戚戚为？”姬知事不能谐，遂委身四明周氏子，周貌固可儿，然曾供役于泰西人，殊有彩凤随鸦之叹耳。

谢杏仙，一字雪卿，本良家女，因粤逆之乱，流离困苦，为伧父所诱，遂隶平康籍。自言系本琅琊，谢则从假母姓也。貌艳于花，神清若水。丰姿绰约，顾影自怜。工诗词，善谐谑，尤豪于饮，一举十觥，略无难色。酒阑灯炧时，倾谈一室，四座生风，无世俗忸怩习气。白门隐恨生，薄游海上，始与姬相识，雅相契合。而姬亦独加青眼，生自谓消受名花，几生修到。朝夕往来，形影无间。癸酉之秋，生将返里。别姬于红肥绿瘦轩，旨酒佳肴，络绎不绝。无何三叠阳关，仆夫促驾。姬惟吟“从此天涯明月夜，各自凄凉”之句。然已哽咽不成句读，三复之，始辨姬之深于情也。盖如此后，姬与某公子昵，矢脱风尘，假母勒索千金，事遂寝。坐是郁郁，遂成瘵疾，延床笫者三阅月，溘焉长逝。青山瘗骨，黄土埋香，可为感喟。白门隐恨生重返申江，始知颠末，为之叹息弗置。归舟白下，悬篷听雨。益复无聊，因成《忆昔词》八绝句。中二首云：“忆昔临歧折柳条，未言珍重已魂销。个侬欲化呢喃燕，一路随君伴寂寥。”“忆昔重为海上游，风光不减去年秋。只怜玉质成黄土，惆怅西风古渡头。”噫！命短于桃花，而缘轻于柳絮。如姬者，亦可悲已！

褚小宝，吴门人，褚家姊妹中翘楚也。态度苗条，丰姿妩媚。自待甚高，不屑与曲中人伍。吴人某昵之，出重金为之脱乐籍。同归吴门，继忽席卷所有，重遁至沪。居同庆里谢家，再理故业。人多惜其既出火坑，复投孽海，岂其夙债未偿耶？

雪香，家本勾东，侨居沪北。僦屋兆富里。小筑三楹，亦颇幽雅。门前车马，初不嫌其寂寞。阿香固当碧玉之华年，而长绿珠之声价。丰神韵秀，词令安详。客多悦之，而香亦自负不浅。有某镇戎者，因公至沪，喜作狭邪游。一见倾心，大为昵爱。金钗钿盒，赠予骈繁。谋作小星，许以重价。香性执拗，雅不欲侍武弁巾栉，宛转辞之。香母以为不如遁迹他处，或可以免。适香母赁别院于正丰街，乃舍旧巢而就新居。肩舆甫人，而猝有多人拥有之以去，竟为沙叱利之劫矣。自此为入社之鸳鸯，作闭笼之鹦鹉，卒无古押衙挟义愤以篡取

之者，亦可伤已。

蟾姬一字曰莪，本姓吴。山阴人，父为县役，徙居苏台。父死无以为生，鬻姬于王媪，名添福。初居上海城内，乃勾栏中之下乘也。姬神清骨秀，玉净花明。矫矫如鹤立鸡群，艳绝一时。工酬答，善应对，车马盈门，声名顿噪。乃迁于北里之廿四间，与袁巧珠同居。自出千金赎其身，因改名蟾姬。霜二尹绮年玉貌，素以倜傥风流自负。甚与姬厚，为姬觅屋，迁于景行里。陈设华焕，衣服丽都，所以代姬谋者，无不周且至。时有皖南老人者，恃贵介弟力，日挥霍于章台。问柳寻花，殆无暇晷。见姬悦之，而忌某二尹之相形见绌。因日赞于贵介弟前，某二尹避其锋，遂去沪。是姬为尤物，亦祸水也。未几姬又迁于严月琴家，严固为此中翘楚。而姬之美，亦与相埒。人比为姊妹花云。旋有某统兵者，自淮扬来，手挥万金，以博一当意者，见姬以为此正我所心赏者也。流连两月，所博缠头无算，姬自此丰于财，身价顿高十倍。卜居于宝善街，自立门户。凡名公钜卿，富商大贾之来沪者，以不得见姬一面为憾。久之，姬将归某显宦，思某二尹旧恩，将以重金报之。而某二尹已随某星使度关陇矣，姬倩某孝廉驰书促其归。或谓姬虽空有此语，然亦足以愧天下之受恩忘报者矣。

沈金芝，吴门人。平康中素著艳名，虽非碧玉之华年，而自具绛珠之逸韵。侨居曲巷，宾从如云。顾择偶殊苛，迄无当意，爰出缠头赀，自为脱籍。莲出于泥，果生净土。孰是多情，相逢未嫁。生来好静，独处无郎。一日遇素稔之七嫂，劝其仍抱琵琶，姬亦允之。因往小东门勾栏寄鸿迹焉，从此枇杷巷里，重理卖笑之生涯；杨柳楼头，复唱怜侬之绮曲。顾往未几时，潜自逸去。翩若惊鸿，逝同脱兔。闻者无不奇之。金芝之往也，本有带当，其家以惮七嫂雌虎威，竟不之问，说者谓姬自此盖得真离火坑矣。

阿大，以字行，忘其姓。北门新街之翘楚也。与四明周某相识有年，久成割臂之盟，私绾同心之结。周已出赀为之脱籍，积有夙逋二百余金，周悉摒挡代偿。不日拟赋小星之什，阿大亦自庆得所归矣。特周夙有长柄短辕之诮，狮如吐气，蝟即拳毛。周妻微闻是耗，大肆阃威，迫周悔盟，阿大知之，仰药自尽。百方灌救，卒于无灵。周以香乏返魂，痛深刻骨，亦吞阿芙蓉膏以冀相从地下。有友知其事者，投以解药，得不死，其情亦可谓深矣。

胡宝玉，以艳名噪一时。车马之迹，不绝于门。人以其双眉善颦，皆以林黛玉比之，素与金桂武旦黑儿善，黑儿去析津，亦即附轮舶往寻之。既抵津门，众客俱纷纷挈具而去。姬独从容栉发，细匀铅黄。妆竟循梯而登，倚舵遥望，若有所俟。逮至日昃，意中人始策蹇而来，匆匆雇肩舆偕去。噫！姬以籍隶平康，走马王孙，坠鞭公子，阅人不知凡几。果何所取于一武旦，而至山遥水远而从之也。亦可异已！

香宝，吴趋坊人，不知其姓。丰神绝世，一往情深。云鬓委地，光可鉴人。星眼回波，魂堪销我。惜红仙史与之最昵，后闻踪迹稍疏，哀怨不胜，芳讯屡传，娇啼欲绝，其一往情深也如此。仙史赠以一律云："最难抛掷最无聊，心字香烧暮复朝。衣上啼痕留未浣。樽前妒意可全消。偶思旧梦情如昨，欲托微波路转遥。别有深愁甘寂寞，几回惆怅可怜宵。"

郁忆芝，吴秀宝，有海上两丽人之称。忆芝吐属风雅，颇谙韵语。徐君赠联有"儿女琴心，英雄剑胆"之句。秀宝色艺兼擅，性复豪爽。古越耶溪山人赠以联云："秀眉双埽春山远，宝瑟一弹秋月高。"复赠诗云："珠样歌喉玉样姿，灯痕红处最相思。名花南国知多少，已占春风第一枝。"可谓倾倒之至矣。又有留别秀宝诗云："未唱骊歌已黯然，那堪樽酒话离筵。三生绮习余文字，一种愁怀对管弦。此去青衫怜梗泛，几时红烛照花眠。相思缕缕劳相赠，绣入吴绫并蒂莲。"有乌衣公子者，出自名阀。擅荀郎之才调，具卫玠之风神，尤为秀宝所属意，公子亦非姬不欢。至必留宿，或倚绣枕而絮谈，或背银釭而情话，往复缠绵，每至达曙。一夕偕鸥寄主人设宴其家，风雨陡作，檐溜如注。公子以小有忤意，席终冒雨竟去。鸥寄主人作二绝句调之云："仙裙百蝶绣吴绫，妙舞婆娑掌上轻。一曲云璈有谁似，教人错拟董双成。""缕金裲子水红绫，如此良宵一掷轻，一曲云璈有谁似，教人错拟董双成。"愿花常好馆主是夕在座。以鸥寄主人诗语有未尽。复步元韵，以广其意。"分明裙子击红绫，绣屉弓弓点地轻。欲赋九迷浑未敢，风流我愧庾兰成。""绣被堆床艳绮绫，美人谐试未嫌轻。年来唤醒青楼梦，何必徐娘许目成。"

巧云，锡山人。幼忘其姓。从假母姓金。粤逆之乱，父母陷于贼，匪人诱至沪上，鬻于金妪。及长，艳名噪一时。姬丰神妩媚，态度妖娆，见之不觉为之魂销心醉。居公兴里，室宇表洁，不著纤尘。古沪蕊珊氏识之于庚午之秋，时姬年已二十有五。举止娴雅，无龋齿障寓习。工刺绣，能仿露香园遗制，擅针神之誉。性和而慧，善解人意。劝生勿纵饮以伤身，浪游以废日。盖生此时年少兴狂，方溺情酒国浪迹花丛也，闻姬言深自敛抑，因谓人曰："巧云，吾良友也。"后浙东陈某纳为小星，欢爱无间，姬为得所归矣。

红蕤阁韵卿内史校字

卷下

沪上近当南北冲要，名公钜卿，雅流隽士，皆以此为孔道。故富至于万金，贵至于一品。车马盈门，巾裘满座。往来酬酢无虚日。缠头一掷，视千金若寻常。而青楼中人，迩来亦复粗工词曲，喜掉文袋，渐能以诗词与文人唱和。盖必如此方得为名妓中矫矫者。以故韵事雅谈，亦所时有。其间或以情著，或以侠闻，秀外慧中，迥殊昔日已。兹就所闻者而记之，当亦可于玉尘纵横时，藉供谭柄云。

前免痴道人，摘《红雪词》题《二十四女花品图》于

沪上,名花品评殆遍。画眉楼主,复偕同人为《续花品》。盖以杏花时节,春在江南;柳絮风光,踪停沪北。偶然顾曲,曾留佳话于旂亭;不负寻芳,重定新评于花谱。会听声传绿绮,应羞玉貌三千。须知名写红笺,独让金钗十二。花品中以李佩兰为群芳之冠。每姝名下,各缀评语。李佩兰秀韵天成,工愁善病,不求胜人,而人自莫能及。朱素芳幽雅绝伦,脱尽时下习气,洵词史中后来之秀。朱凤娟,春山入画,秋水为神,使尹夫人见之,当亦却步。胡素娟风致翩翩,当于古名人画图中求之。朱幼卿,歌喉嘹亮,气宇轩昂,是巾帼中其任侠气者。王逸卿,潇洒出尘,自是名称其实。黄宝卿,雏凤声清,可人如兰。朱兰卿,春生桃靥,楚楚可怜。朱蓉卿,出水芙蕖,凌波微步。朱秀卿,摇曳多姿,真解语花也。施琴仙,人面桃花,能惊俗眼。刘文卿,风竟随鸦,花甘堕溷。惜哉!

《续花品》之后,复有公之放所定《丁丑上海书仙花榜》,凡例名姝二十有八人。而以一花比一姝,各区品目,并列评词,沪上之秀萃于此矣。按公之放者,鸳水名流,鸿才旷代。东山未出,北里曾游。欣逢酒地花天,蝶媒忙煞,题到墨池雪岭,虎仆抽来,论者谓似小杜之清狂,而兼大苏之放诞。所定《丁丑花品》二十八则,以月殿之仙人,拟云台之列宿。各比名花一种,应点顽石之头,并加评字八言,如吐青莲之舌,可谓无语不香,有才皆艳。惟关节所不到,斯品题之得真。斯榜既出,其友西泠玉笛生,谓宜张之北里,永示南针,用志沪上一时名花之盛。而公之放以为浪赋风怀,犹玷圭璧;恣情月旦,恐堕泥犁。且也嗜好酸咸,口味各异;分别妍丑,目力非同。或所见不逮所闻,或挂此偶尔遗彼。虽臣心似水,自知藻鉴无私。然众口烁金,难免萋菲有怨。灾梨岂敢,覆瓿是甘。玉笛生则曰:"否!否!斯榜也,取才至公,用心太过。夫平章风月,最嫌颦效西家;流览烟花,尽有记传南部。拔芳名而题雁塔,早夸省识春风。兜绣履而登龙门,聊慰望穿秋水。一时传出,如遍看长安之花。万手胥钞,知腾贵洛阳之纸。"一丽品王逸卿,芍药,独擅风华,自成馨逸。二雅品李佩兰,海棠,天半朱霞,云中白鹤。三韵品胡素娟,杏花,风前新柳,花底娇莺。四玲品李琴仙,珠兰,云天气概,冰雪聪明。五逸品李宝卿,玉簪,秀韵天成,逸情云上。六清品袁月仙,蔷薇,奇花初胎,生气远出。七真品,胡宝卿木香,流水今日,明月前身。八时品朱秀卿,杜鹃,镜中铮铮,庸中佼佼。九练品朱素兰蓝菊,蹑迹寰中,举头天外。十侠品朱幼卿,蜀葵珠光射斗,剑气冲霄。十一英品朱管卿,茉莉,后来之秀,实获我心。十二稚品朱荣卿,牵牛,骈枝并蒂,合璧联珠。十三秾品赵文翠,紫薇,瑶台碧日,琼海珊枝。十四倩品黄宝卿,木芙蓉,弱不禁风,嫩还怯日。十五名品朱湘卿,玉兰嚼花吹叶,抱月弹风。十六俊品吴丽娟,栀子,明漪绝底,清露未晞。十七能品朱凤娟,玫瑰,周旋中规,折旋中矩。十八柔品周爱宝,山茶,绿水鸳鸯,青春鹦鹉。十九幽品朱佩卿,月季,宝鼎香浓,绣帘风细。二十丰品朱玉卿,绣球,缑山之鹤,华顶之莲。二十一循品沈永卿,凤仙,盈盈秋水,淡淡春山。二十二冶品朱素芳,碧桃,碧桃满树,白云初晴。二十三姣品陈月娥,荼蘼,超心炼冶,着手成春。二十四媚品杨云卿,萱花,花开含笑,草种忘忧。二十五腻品刘文卿,夹竹桃,桃李春风,梧桐夜雨。二十六腴品汪素娥,石榴,痒堪搔背,痛抉捧心。二十七稳品金素娟,蜡梅,好鸟枝头,落花水面。二十八豪品陈芝香,鸡冠,耳际风生,鼻中火出。

公之放《书仙花榜》后,则又有沪北词史《金钗岫》,乃曼陀罗馆词客所定者也。仿《红楼梦》正册副册,又副册之例,凡取三十有六人,以为前见书仙花榜。明珠美玉,赏识皆真,活色生香,品题绝艳。秋窗多暇,偶触闲情。爰取近时词史,即所见闻编作三册,人符十二金钗。赞辑六才绮语,其间意见,有与花榜合者,均仍其旧。明知莺花入梦,贪图不同。风月无边,平章难当。质诸知音,定能明鉴。正册清品李佩兰,水仙,自然幽雅。华品王逸卿,芍药,风流客,蕴藉人。艳品袁月仙,海棠,玉精神,花模样。媚品胡素娟,碧桃,用心儿拨雨撩云。俊品朱秀卿,山茶,宜嗔宜喜春风面。倩品李琴仙,茉莉,脸儿清瘦身儿韵。练品朱素兰,玉簪,可喜庞儿浅淡妆。侠品朱幼卿,凌霄,虽是女孩儿有气志。秾品赵文翠,蔷薇,娇滴滴越显红白。憨品朱玉卿,绣球,软玉温香抱满怀。韵品黄宝卿,芙蓉,娇羞花解语。荡品江沁兰,杜鹃,桃李春风墙外枝。副册逸品叶秀卿,玉兰,体态是温柔性格是沉。幽品李宝卿,山矾,缘烟微,花香细,卷起东风帘幙。静品胡宝卿,素馨,门掩清秋夜。冶品朱素芳,玫瑰,出落得精神,别样的风流。妍品朱蓉卿,樱桃,嫩蕊娇香蝶姿采。英品朱管卿,瑞香,年幼小,性气刚。稚品朱荣卿,豆蔻,半吐的初生月。淡品吴丽娟,栀子,风清月朗夜深时。佳品吴小宝,月季,梦不离柳影花阴。姣品陈月娥,棠梨,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循品朱凤娟,蓝菊,启朱唇语言的当。腴品周爱宝,玉竹,一团儿衡是娇。又副豪册品陈芝香,雏冠,绣幡开,遥见英雄俺。稳品金素娟,腊梅,全不见半点轻狂。冷品李蕙芳,红蓼,清霜静碧波。柔品朱湘卿,丁香,只将花笑拈。雅品朱佩卿,酴醾,宝鼎香浓,绣帘风细。欢品杨云卿,萱花,陪着笑脸相迎。靓品沈永卿,林檎,明皎皎花筛月影。秀品严梅卿,石竹,不识忧,不识愁。疏品严杏卿,秋葵,淡云笼月华。纤品叶蓉仙,迎春,金雀鸦鬟。腻品刘文卿,蝴蝶,游丝牵惹档花片。勇品汪素娥,凤仙,燕侣莺俦。

此外复有吴兴级秋居士,用《红楼梦》人名以比近日名姝。各系前人诗句,借美品花,逢场作戏,亦盛传于勾栏中。李佩兰为黛玉,自是君身有仙骨。严丽贞为秋芳,曲罢常教善才服。朱素兰为迎春,不把双眉斗画长。陈月筝为紫鹃,妆成只是薰香坐。杨云卿为可卿,桃花脸薄难藏泪。沈月春为妙玉,天女维摩总解禅。张雪贞为岫烟,此花端合在瑶池。傅月仙为宝钗,芙蓉如面柳如眉。袁雪兰为喜鸾,飞燕裙边拜下风。李琴仙为袭人,夜合带烟笼晓月。朱文卿为晴雯,回头

一笑百媚生。朱凤娟为春燕，歌曲自绕行云飞。王月琴为香菱，莫向春风唱鹧鸪。朱玉卿为佩鸾，今年欢笑复明年。朱秀卿为探春，流风入座飘歌扇。朱幼兰为春纤，纤腰一捻掌中轻。周爱宝为五儿，常将白雪调苏小。朱湘卿为湘云，只是人间富贵花。周二宝为小红，言语巧偷鹦鹉舌。傅少琴为惜春，言词雅措风流足。朱幼卿为熙凤，侍儿扶起娇无力。朱少卿为绮霞，态浓意远淑且真。袁月仙为宝琴，举止低徊秀媚多。朱容卿为李绮，十三学得琵琶成。

梅花香里听琴客，有《沪北名花十咏》，则李佩兰、袁月仙、朱秀卿、汪莲卿、朱雪卿、王凤珠、朱佩卿、顾小宝、吴秀宝、胡素娟也。各人俱击系一诗，盖以沪北为烟花胜地，风月名区，佳凡传声，冶游特盛。觞飞白而延醉，烛摇红而荡春。人爱艳阳，居锦绣万花之谷；天开色界，聚楞严十种之仙。则有扬州明月，洛浦神仙，兰为王者之香，纫以为佩；莲比君子之洁，雅合名卿。素心独抱，皎如新月之娟；朱粉不施，擢出琼林之秀。银筝宝瑟，弹来大小之弦；画阁珠帘，谱出凤凰之调。听两行之环佩，卿何来迟？奏一曲之霓裳，我情寡和。洵乎宝玉方其色艺，冰雪喻其聪明矣。梅花香里听琴客，以作赋之华年，为闲情之轶事。重来杜牧，前度刘郎。十年载酒，落魄江湖。五夜征歌，驰情花柳。怅佳人之难得，喜旧雨之重逢。未免有情，纸醉金迷之侯；何以堪此！酒阑人散之时。各赋短章，未除绮语。并缀小序，用证情禅。其诗云：“水晶为骨玉为肠，洗尽风流时世妆。不独灵心兼妙腕，乌丝阑写十三行。”“二分明月属扬州，箫管当筵未解羞。半是聪明半无赖。到无人处学春愁。”“药炉茗碗夜三更，话到沧桑泪欲倾。病起自怜容更瘦，多愁强半为多情。”“难将心事托飞鸿，幽怨离愁一日中。有约不来镫又炉，自怜团扇骂秋风。”“腰输杨柳脸输霞，斜倚栏干绣幕遮。三尺青铜相对影，庭前羞煞碧桃花。”“彩云徐下凤凰楼，生小娇憨未解愁。弹到六么花十八，背人佯整玉搔头。”“绰约临风颤翠翘，身轻于燕画难描。门前种遍灵和柳，好与萧娘斗舞腰。”“挑镫重续可怜宵，酒晕红添两颊潮。就使无情更无语，娇痴意绪已魂销。”“居然巾帼号英雄，豪竹哀丝乡碧空。弹到四条弦欲迸，乐师新谱永安宫。”“春山淡远蹙双蛾，十二楼开爽气多。笑并雕栏携手坐，无聊细数指间螺。”

西泠梦翠生，有《海上名花十友》词，则王逸卿、朱湘卿、朱秀卿、王琴仙、金巧云、朱佩卿、王兰香、花小宝、花多福、胡素娟也。每姝各系一诗，其序云：“几番燕语，溯来香国之踪。二月莺啼，引入申江之梦。金尊排日，玉树歌春。既接席以卿杯，复命俦而啸侣。杜司勳楚腰纤细，落魄江湖；李谪仙醉眼瞢腾，纵情诗酒。坠欢更谱，久虚十索之词；陈迹都非，不尽重来之感。留印泥于鸿雪，流水三生；题锦字于鸾笺，名花十友。就余所见，各缀短章，未免唐突西施，聊以铺张北里。”其诗云：“一串歌喉韵绕梁，琊琊才调冠词场。牡丹只恐输颜色，况有销魂一段香。冰肌出水妒凝脂，深锁葳蕤好护持。似与梅花比清冷，月明林下最相思。”“盈盈秋水写丰神，宛转娇痴最可人。应是碧桃和露种，人间无复此秾春。”“古调高弹擅胜场，文君色艺汉宫妆。春阴如梦海棠睡，谁向通明奏绿章。”“一番飘泊溷侯门，昔日青青今尚存。秋入菱花香缥缈，愈清幽处愈销魂。”“打叠腰支斗楚宫，含颦无语对东风。珠兰结蕊新来瘦，不与伤春病酒同。”“小名曾记大罗天，共奏云璈亚列仙。兰有国香争服媚，泥人情绪在眉边。”“宝儿憨笑不知愁，慧质灵心孰与俦。豆蔻梢头刚二月，一时红粉让风流。”“名花旧种数横塘，碧玉年华鬟髻妆。红杏一枝春意闹，已传消息过东墙。”“低拍红牙缓缓歌，眉峰淡扫斗双蛾。波斯抹丽凉如雪，赢得幽香向晚多。”

茹上芦林生，又有《花筵十咏》。则李佩兰、袁月仙、花金枝、李宝卿、王二宝、王小宝、冯绣云、沈宝霖、陆云卿、金秀卿也。就中年齿，以王小宝为最稚。而貌亦超逸不群，绮龄媚态，绰约增妍。其诗云：“盈盈十五未笄时，檀口能歌绝妙词，一搦柳腰人窈窕，画眉窗下两相思。”

某茂才，与漱玉同编《申江十美赞》。其序云：“沽十千以劝客，差幸登龙；评二八之佳人，敢嗤题凤。青衫刮目，肯尚雷同。红粉倾心，尤公月旦。楼畔课诗之会，筵间觅醉之余。兴遣一时，名标十美。非无抱璞，竞作遗珠。银海难周，金钗受屈。编排甲乙，与卿信笔以涂鸦；量较丹黄，愿客按图而索骏。”赞云：“秋宵华月，江上明霞。流莺宛转，轻燕飞斜。凝脂润玉，暖脸羞花。气英勃勃，自名一家。则袁月仙也。初日芙蓉，晓风杨柳。凤目雏鬟，绛唇素手。脉脉含情，依依颓首。学得琵琶，左宜右有。则张绣麟也。君芳之冠，闻说卿卿。丰姿妩媚，态度轻盈。春花竞秀，夏木争荣。千呼万唤，倾国倾城。则花春林也。富贵气象，珠馥翠浓。薇花被紫，芍药翻红。丰颐满月，笑口迎风。端庄流丽，神在个中。则王逸卿也。张家静婉，尺六腰肢。珊珊秀骨，淡淡修眉。海棠雨后，篱菊黄时，凝眸含睇，寸心相知。则朱佩卿也。姑射仙人，卯须我友。雅淡得中，幽娴不苟。梁苑燕归，章台马走。邂逅相逢，骊黄牝牡。则朱湘卿也。午晴之初，花韵在坞。落落身裁，嬉嬉口辅。环佩轻移，珠玑徐吐。花底迷藏，色飞眉舞。则花多福也。二美同居，水月连璧。玉屑纷霏，珠辉清液。秋云成罗，春水绉碧。寿阳新妆，梅花点额。则张馥林也。司花女子，可爱在憨。辩如陵贾，技并何戡。亚璞玉未琢，智珠内含。齐国美丽，城北无惭。则徐庆云也。有美十人，瞥然相见。婀娜柳腰，婉娴蓉面。筑避风台，居赵飞燕。何所拟之，幼妇黄绢。则王秀兰也。并沪北一时之秀。”

沈文兰，沪上群芳之领袖也。没后，小影题赠诗词者，不一而足。鸳湖散花仙史，首为提唱。一时和者，至二百数十余首。汇录成册，并摹小像于帙首。顾仙史与姬，固无一面也。巫山神女，本属荒唐。解佩汉皋，尤为杳渺。惟以离魂之倩影，结笔墨之因缘，亦此中韵事也。海昌浣花生特为之作序，骈语雅丽，亟为登

录。其序云："夫章台柳尽，感攀折于路旁。金缕衣残，惜芳菲于年少。歌离吊梦，愁焉伤矣。矧乃萤火身单，杨花春短。丝难续命，画不招魂。聚红绡之泪，绝少人知；化紫玉之烟，竟招天妒。未免有情，谁能遣此。文兰裔出吴兴，居邻长水。毛女避地，桃叶渡江。作寄生之桑，载抛家之髻。锦回文而谁寄，袖倚竹以增寒。金樽檀板，红儿记曲之年；钗凤钿蝉，碧玉破瓜之岁。徒令纨扇秋风，阳台暮雨。车乘油碧，冀西陵松柏之缘；被织交红，读南部烟工化之记。非其志也，实命不犹。所惜苏蕙工愁，西施善病，海外乏长生之药，人间无不萎之花。偶传乡板，犹烦鹦鹉之呼；欲问罗鞋，已醒鸳鸯之梦。此则蘖添味苦，絮受泥沾。量海水而难满情波，散天花而未除结习。怕寻陈迹，锁门巷于春风；定有归魂，乡佩环于夜月。呜呼！仆本情痴，慨美人之竟逝。卿真命薄，问知己其云谁？则有散花仙史者，本鸳湖词客，作虎阜寓公。伯乐群空冀野，兴公名噪天台。杜牧扬州，寄倩风月；士龙洛水，溺志词章。觅得拈花小囊，慰羁旅之相思；吟成题叶新篇，增燕莺之声价。韵事争传艺苑，美谈流播寰区。结因缘于乘粉零香，和诗云集；署姓氏于裙边袖角，名士风流。神传阿堵，无环肥燕瘦之嫌；韵角尖叉，极谢草江花之妙。共得诗若干首，将汇刊之。联珠和玉，有句皆仙；剪翠刻红，无词不艳。蛮笺十样，吊洪度而裁诗；顽石三生，为崔徽而作传。"

朱湘卿在沪，艳名噪于一时。所往来者，皆文人才士。赠答诗词，几盈箧笥。苕溪听雨楼主人，赠以七绝十章。其序云："湘卿词史，系出彭城，世居虞麓。晓风杨柳，解按新声。初日芙蕖，自伤丽赞。固已容成妒影，婆律输芳已。仆黏余泥絮，常怀秋水之心，飘逐波苹，怅隔春风之面。南沙侨寓，北里寻芳。门叩枇杷，鹦哥报客；香搴蘅芷，凤子依人。怜瘦骨之珊珊，结深情于叩叩。戏簪翠羽，陈思之枕留香；待聘珍珠，季伦之园未筑。信乎幽兰抱艳，空谷流芳；悲兮芍药将离，征车又促。子夜之歌才罢，申江之楫来迎。仆本恨人，肠断骊歌一曲；卿须怜我，魂消明月三分。莲药有心，更谁分苦；杨枝无力，只解牵愁。此日赤栏桥畔，爪印双寻；他时黄浦江头，离情重诉。芜词略赘，感喟何如。诗选四绝句："秋千架下记芳年，家住华鬘第一天。碧玉小家浑不，玉真风格本天仙。"清流叠嶂净飞尘，真个桃源别有津。郎自爱山侬爱水，一帘花影两闲人。""背人斜立理熏笼，无限离愁不语中。鱼魫移栽须护惜，为卿把酒祝东风。""去年苦忆到今年，今日牵衣更黯然。何似相离不相见，省挥别泪到樽前。"

红芙蕖仙馆主人，风流倜傥士也。至沪与湘卿相识，佳日良辰，辄相过从。以湘卿态度娴雅，有大家风。临别填新词四阕赠之，其序云："湘卿词史，年华碧玉，擅画双蛾。才调文君，羞吟团扇。倚遍楼头玉笛，不复春愁；吹来江上西风，偏增愁怨。仆也行将小别，魂消客子之槎；偷敩蛩鸣，愧乏江郎之笔。此际秋深南浦，征雁先催；他时月冷邗沟，离情何诉？谱小词四阕，鸿爪且留；想潭水千寻，芳心相证云尔。"词云："秋萤寂寂，秋风瑟瑟。便何处旗亭画壁，偶来月底，偶做吹箫客。那要销魂今夕，半卷帘栊，依约广寒清绝。正琐阁余音未歇。翠袖轻盈，斜凭阑干立，惆怅银河咫尺。"《调寄明月逐人来》。"凤髻慵梳初睡起，魂梦沉沉知也未。舞云歌雨不胜愁，篆烟腻，蛩声碎。一点芳心因甚瘁。霜里月中谁并比。妩媚天然娇引妮。回眸一笑尽无言，金钏曳，银筝倚。曲罢悄呼添半臂。"《调寄天仙子》。"征衫泪渍，青楼梦断甚。而今憔悴潘郎鬓。磨盾心情偏耐煞，请缨无分，且消凝燕娇莺俊。汉皋解珮，竹西顾曲，记从头十年余恨。一缕情丝，又牵击相思方寸。谱新词，漫寻鸿印。"《调寄解珮令》。"万里蟾光清切。一曲骊调凄咽，宛转秋心惊客袂，漠漠海天云阔。千古最伤情，好景遍教离别。百种相思谁识，剩有回肠九折。话到无声相看处，翻羡飘零落叶。回首是天涯，寂寞二分明月。"《调寄离亭燕》。

李佩兰，沪北名妓之冠，所居为媚香楼，陈设精雅，帷帐尊彝，淡然入古。四壁多粘名人题咏。与沪上缕馨仙史，往来尤密。时小宴其家，每当名花初放，佳茗新焙，辄招之往。曾有《媚香楼夜话》，赠主人李佩兰一律，始知情之至深而至清也。是真善用其情者。诗云："暗翦秋波鬓弹云，江南重见李香君。梅花骨冷蜂难近，兰蕊香清麝不熏。妆罢倩谁调锦瑟，酒阑闲自整罗裙。倾谈我亦浑忘倦，共拨红炉到夜分。"佩兰在沪，以平话养亲，不染风尘结习。晋省赈饥，佩兰创捐佛饼三百枚，寄助，不署姓名，尤称义侠。鸳湖词客赠以二绝句，并称之曰贞义。诗云："空谷幽香第一花，每将哀怨托琵琶。春风俗煞闲桃李，独抱冰心立水涯。""移粟河东悯荐饥，芳名不使世人知。峨眉倘有监门例，郑侠图应上玉墀。"

近时青楼中，娴翰墨，工诗词，足与名流相唱和者，当以陈玉卿为巨擘。玉卿于韵语，若有天授，每对客挥毫，不假思索。其词锋犀利，尤能为客解围。不数谢道蕴，施青纱步障也。与缕馨仙史往来尤密，每逢树色侵帘，花香入牖，辄招缕馨仙史至。茶熟香温，泊然相对。每得佳句，密咏低吟。以为此乐神仙不啻也。曾三叠前韵寄怀缕馨仙史云。"画楼春锁怨芳时，烦恼多于十丈丝。只有鹦哥能解意，口传红豆念新诗。""小院没沉漏滴莲，一帘香雨湿花田。比来春恨深如海，悔作鸳鸯不学仙。"

玉卿诗既出，诸名士和者如云。乌戍沈壬林和诗云："人为春忙有几时，东风吹得鬓如丝。自知未醒樊川梦，犹咏青楼赠答诗。""记得扁舟唱采莲，秦淮风景竟桑田。而今歇浦留风月，赢得诗名便是仙。"鸳湖瘦腰生人，卧病兼旬，愁怀莫遣。偶见玉卿诗，雒诵再三，觉一种清隽之气，沁人诗脾，不觉霍然。遂以玉卿诗，比之陈琳一檄。一时词林传为佳话。

陈玉卿，扬州大家女，标格是莲花出水，美冶绝伦。年十九，椿萱并谢，遭家多故，遂落平康籍。丁丑春间，申江小住。初未知名，一经缕馨仙史品题，声誉渐噪。

苕溪花月吟庐主人,偕友人往访。见其习礼明诗,自不可作路柳墙花一例视之。爰填《潇湘夜雨》一阕贻焉,其词云:“竹影当窗,柳枝笼月,杨州依旧风光。名花资格本端庄。姿致嫩,晤言自暖;眉目秀,不媚生香。原来是瑶宫仙子,品异群芳。咏絮才调,簪花手笔,都属精详。试吟新诗句,更复悠飏。声细细,歌吹玉管;意可可,人说金娘。从今早破青楼梦,莫错过情郎。”

朱逸卿,沪上群芳中之矫矫者也。为坐花醉月生所眷,赠之新诗,缀以小序。其序云:“今以缔新缘于条脱,还疑仙子多情;演旧梦于梅花,难禁逢场作戏。而况邮亭破寂,调拨相思。幕府偷闲,郎非薄幸。系两心兮脉脉,隔一水之盈盈。未免有情,谁能遣此。余夙有情缘,最怜花命。挥金买笑,未遇娉婷。倚玉生春,相逢邂逅。使君有妇,思乞梦而征兰;小姑无郎,俨咏诗而赠芍。抛来红豆,顾曲则我愧周郎;弄去青梅,怜才则卿同卓女。毕竟天涯沦落,同病相怜;尚期秋月团圂,前因早证。落尽江州之泪,缀成巴里之音。聊寄殷勤,藉申倾慕。”诗云:“邂逅相逢笑语亲,如卿雅谊迥无伦。绿窗剪烛留清福,红袖添香证夙因。觌面有缘情易密,相思无计事难真。甘心落拓风尘里,且把知音托美人。”

润宝校书,旧住南湖,今居北里。丰姿绰约,刚逢碧玉之年;心性聪明,惯写红笺之句。只以生来薄命,苏若兰织锦无缘;谪到尘寰,朱淑真断肠有集。曾作《闺情》十绝。风流旖旎,传诵一时。聚星吟社。寄庵主人游沪,与姬相识,未亲芳泽,先诵瑶华。知其空谷徘徊,绝少听琴之侣;春江飘泊,谁为打桨之人。因闲情而触绮思,遂有赠章。流御沟之桐叶,今朝已睹题红;问门巷于枇杷,他日还当访素。其诗云:“萍蓬飘泊欲何依,不爱红衣爱素衣。花下产门闲觅句,任他蜂蝶隔墙飞。”“苏小风流少嗣音,偶从锦字见芳心。不知潭水留情处,可与鸳湖一样深。”

黛香校书,亦众香国里之妙人也。系出安定,籍隶姑苏。业托管弦,性耽翰墨。游踪所至,沪上居多。侣云内史与之相识既久,两情益亲。花朝月夕,暇辄往访。诗酒流连,有同良友。壬申话别后,姬遥寄以诗。有“仙凡身世隔蓬壶”句,识者知其不祥。是年季秋,决计从良。不图飞絮之肩才御,落花之劫遽逢。三月沉疴,人随春去;十年旧侣,悲从中来。侣云作诗吊之,今录二绝句:“回忆云英未嫁秋,几经剪烛听新讴。琵琶一曲歌三叠,绝胜当年菊部头”。“卷帘愁对月轮孤,玉碎香消可奈何。剩有吊卿诗句在,墨痕挽入泪痕多。”

朱雪卿,姿态绝媚。在虞山时,才名大噪,一时无两。继来沪上,亦复车马盈门。所识皆名下士。鉴湖渔隐,久耳其名,尝以不得觌面为恨。丁丑秋间,薄游申浦,半痴道人招饮于胡宝卿家,与雪卿家仅隔半垣。倚窗凝睇间,适雪卿晚妆初罢,梨腮带晕,风致欲仙,不觉令人心醉。因诵白乐天“墙花拂面”之句,率成四绝。以志思慕:“楼头杨柳认依依,酒半醺时星半稀。明月多情来隔院,送将倩影入罗帏。“虞山旧是女儿家,碧玉芳年未破瓜。见客羞将名姓问,低鬟敛袖弄琵琶。”“旧地重临感不禁,当年鸿爪费猜寻。应知一样怜花意,移到君边分外深。”“若非石上记前因,底事相适笑语亲。弱质临风裙欲绉,悄回星眼暗窥人。”

沤钵罗花馆主,与如意校书相眷。别后赠之以诗,其序云:“十年京洛,未忏疏狂;一觉扬州,虚传薄幸。新声小部,大道狭斜。历历销魂,悁悁欲涕矣。如意都知烟视媚行,含睇宜笑。人如花瘦,意比云痴。羞姹女之数钱,不工侧艳;体文园之善病,尤慎风情。嗟乎!望天涯之芳草,秋士心悲。感迟暮于华年,春人命薄。短长离合,去住因缘。尽教北里浮沉,慎勿鸳鸯浪宿。寄语东风抬举,要知凤鸟曾栖。”诗录二绝句,其一云:“芙蓉脂肉柳丰神,搓絮团花别有春。万事从来如意好,但呼名字亦宜人。”其二云:“烟散红楼玉枕凉,衫痕空抱麝兰香。从今黄浦江头月,夜夜还来照断肠。”

碧湘秋梦词人,今之风流教主也。曾游沪北,与桂卿诸校书,素皆相识。谓自申江浦上,丁字帘前,有梦皆香,无宵不醉。抱二分之绮恨,消万种之柔情。种南国相思之豆,都是愁苗;开西天称意之花,未空色相。秋波证佛,春梦呼婆。别后邮筒远递。时至镜台,有《寄怀桂卿校书》六律尤佳。诗云:“樱桃花下叩朱门,小别江南恨莫论。无可奈何空握手,不曾真个已销魂。春风杨柳人千里,秋雨蘼芜梦一痕。犹记画楼西畔月,更无人处与温存。”“春云一点护灵犀,人在芙蓉别院西。翠箔暇须眉月小,碧纱蝉翼鬓云低。飞龙乐店输金屋,走马兰台感玉溪。试向莲泾停画舸,鸳鸯卅六未双栖。”“碧天如水夜吹箫,恐有真灵跨凤邀。秋月一丸神女魄,春云三摺美人腰。梅花玉笛声声慢,莲瓣金钱步步娇。漫把深情传昵语,阿侬肠断可怜宵。”“江湖颇颔一青衫,骨傍桃花死亦甘。碧玉华年刚十五,青溪小妹又行三。琼枝照艳朱颜晕,翠被迷香绮梦酣。好向人天寻玉杵,蓝桥烟月许重探。”“茜纱如梦雨如尘,窣地湘帘锁绿春。寸管自修香国史,万花齐现女儿身。新声乍听歌欢子,故事还看衍秘辛。吩咐云鬟勤捧砚,红笺小字写真真。”“灯前话别意无聊,枨触离情柳万条。红豆已随名士老,碧云空望美人遥。眉如天上初三月,家在江南第六桥。回首可怜秋梦远,吴娘水阁雨潇潇。”

《惆怅词》,吟红词馆梦环生,乙亥夏仲作也。时共传彭城女史,将适人,犹以讹音置之。今则实有其事矣,人去楼空,益增怅惘。爰成《惆怅词》六首,以示同志。按彭城女史,或即朱湘卿校书,特湘卿于戊寅之夏,始嫁浮梁商人。此或传闻之误欤?或曰所咏是朱雪卿也。诗具录如左:“曾记寻欢倚玉鞭,旧时光景太缠绵。妥娘性格柔偏好,宜主风神秀更妍。啮臂盟香烧几柱,定情诗句咏千篇。鸳鸯誓守双飞愿,不羡蓬壶作散仙。”“欢场浓处恨缘悭,惆怅春江放棹还。仙洞花迷三里雾,巫云梦断万重山。寄来别泪缄罗帕,改就新名忆玉环。一自韩郎归去后,柳枝重被路人攀。”“请待何曾诳季隗,断肠忍见尺书来。此身自恨无鸳翼,非偶

终须怨鸩媒。精铁虽镕难铸错，心香未烬岂成灰。可怜彩凤随雅去，十斛明珠换不回。""话到分飞一黯然，银河从此隔婵娟。无筹可证姻缘牒，有石难填离恨天。蜡烛偷垂三寸泪，瑶琴驾写七条弦。漫漫愁绪深如海，题遍王家九万笺。""罗敷浪说嫁王仁，赢得尊前百感身。红豆新歌吟日夜，绿阴恨事记残春。潘郎颜色愁中老，崔女音容梦里真。旧日碧栏携手处，一番回首一悲辛。""恶抱千端不自持，甘随莲座忏情痴。疗愁愿乞恒娥药，若恨频牵织女丝。弱絮沾泥空感我，落花堕溷总怜伊。消魂事业伤心内，正在司动访旧时。"

某姬，北里之尤物，解吟咏，工笔札，色艺俱绝，名噪一时。某公子慕其名访之，适晨妆未竟，有馈肴核者，伻来持帖乞覆。姬因倩公子捉刀，作书致谢。公子书曰："蒙赠肚肺一碗，只收谢谢。"姬阅之续曰："不知心肝又在何处，岂同叔宝耶?"妙语双关。率尔濡毫，具见灵心慧舌，公子因叹服不置云。

张姓，某洋行之司出纳者也。年已不惑，虽鬑鬑有须，而仪观殊伟。少时橐笔远游，曾为人幕宾，年来弃而学贾，操奇计赢，亿无不中。悦一粤妓巧姑。郎本张星，妾如女宿，神仙眷属，好合良殷。巧已誓以白头，张亦诗题红叶。徒以迎归有日，而脱籍无赀。兼以张平日亦小有亏空，百尺债台，行将独上。筹思乏策，好事多磨。遂仰药死，巧闻噩耗，知张之为己，亦吞阿芙蓉膏，冀以相从地下。鸨母知之，立施救治，得以缺月未沈。而秋花复绽，不至携手于夜台。呜呼！巧既愿以身殉，则兹虽偷息人世，必非素志。韩凭蛱蝶，香冢鸳鸯，复见于今日矣。

小游仙馆女郎，曰金珠，年十五有余。明眸皓齿，善睐流光。眉目轻盈，腰肢纤亚，居然绝好女子。其母亦半老徐娘，学余杭仙姥，临歧设肆，供养烟云。姚三，粤无赖子也。过而艳之，以为是虽碧玉小家女，而楚楚娟娟，真玉人也。不觉思问桃源，愿为渔父。癞虾蟆妄想天鹅肉，曲里中人，一时咸传为笑柄。

吴门顾某，富甲一乡。发逆踞城时，挈眷避居沪上。与某校书善，校书有母倚女存活，畜得缠头千余金。思得一佳婿，为终身计。苏垣既复，校书知顾丰于产，愿为房老，并将私蓄付顾，顾要其偕返苏省。嗣以妻特奇妒，许回苏后，专人来接。校书以顾有割臂盟，深信之。越一年，雁杳鱼沈，母劝其另择佳耦。校书曰："儿之忍耻而为此者，徒为北堂甘旨耳，非真博夜合欢也。今既许身于人，又从而悔之。人其谓我何?"遂偕母回苏觅顾。叩其门不纳，乃阴伺之，遇顾于道，前问起居，转遭白眼。校书始大悔恨，跃赴清流。母见之，亦相从地下。顾犹碍于其室，不为棺殓。逾年顾妻卒，病时多谵语，顾子获隽入学时，见有二女隐随其后，然则一缕香魂，尚未泯灭，吁其危已！

金某，鄞人，年尚雏，初历章台者也，眷妓德仙。德仙，籍维扬。意殊落落，异吴中人，缠绵旖旎盖习与性成焉。两月余，买笑钱约三百圆。花丛始历，不知窟可销金，以为锦掷缠头，虽坠鞭公子，走马王孙，莫能望其肩背。而德仙落寞特甚，盖以金面麻而黑，貌实不飏。德仙谓人生贵及时行乐，虽金多如季子，亦难甘此面目，与同衾枕耳。金银我所固有，嗅之不馨，握之辄冰，何肯以此易彼哉？一夕漏三下，金归途遥远。且鱼钥重关，拟将寄宿。两有成言，逾时客至。德仙悔前约，金以为见金，夫不有躬也。谓德仙曰："卿能图今夕之欢，以遣良宵风月。中秋节届，当薄具二十金。聊助花粉费。"事终不就。期诸异日诘旦洞房春满，乘兴而来，仍复败兴而返，早已愤火中烧。阅三日瞰亡而往，则德仙正与某客并肩交股。客固美少年，翩翩浊世佳公子也，金相形见绌，因悟德仙奚落之由。揽镜怀惭，急袖金往偿花债曰："今已矣，繁华梦醒矣。"除夜度资外，备犒使洋四元。例房中仆妇，与堂外纪纲，瓜分各半。德仙统给臧获，另嬲金畀洋四元。金未应，德仙曰："而娘节费金，尚需与汝索逋耳。"金曰："汝鸳梦同人，而蝇头逐我。当夜与修容卫玠兴狂欲绝，此款已同落花流水，一笔勾销矣。"妓无言，遽披其颊。沪俗素深恶此，谓非吉徵。金邀多人与议，德仙匿不与面。鸨请肆筵谢过，乃了结云。个中闭门羹之况味，乃如此哉。

林爱官，白门人，本良家女。幼失怙恃，为其恶戚陷入青楼年二十余，风格温重，寡言语，不喜妆饰。与长安雍生遇，一见如故，遂私订嫁娶。雍故莲花幕下之翩翩书记也。然力绵薄，势不能为之脱籍。荏苒数年，雍不能去林，林亦不能离雍。雍之同事陈生者，素挥霍，悦林之貌，求通燕好，不可。强以鸨母之命，林不能却。比入帷，林扃户出刃，向陈长跪而请曰："妾本薄命，生死不足重轻。所以苟延有待者，以虽隶烟花，尚复贞一。君家拥花围柳，何处不逢佳丽？若必欲挟制以言欢，则欲污吾身，请污吾刃。"言讫以刃置于妆台。陈哑然曰："予固知尔之钟情于雍，然其力之不济奈何?曰："不济则以死继之，不然，怀此刃何为者?"陈乃慨然曰："尔识雍，予岂不识雍哉！"于是启户遽出，连夜挟雍至林所。出所带金条脱两枚付鸨母，而谓之曰："林不尔向矣。舍女而取金，尔之见机也。如其不从，曷观此刃。"鸨母无奈，遂书柬归雍。同人艳其事，书联而赠之曰："果然匪我思存，一段姻缘完白刃。真个为人作嫁，千金声价赎青楼。"是真勾栏之佳话也。世竟有此人，吾愿铸金事之矣。

梁溪某生，与凤丽仙词史昵。丁丑四月，词史于归某氏，以书别生。生旋有答书，姬读之，啜泣竟夕。其书词句哀怨，缱绻多情。姬固为此中翘楚，所居为留莺阁。雾幔云窗，备极绮丽。门前车马，络绎不绝。先嫁一日，友人私往访姬。于镜奁旁得是书，因传于外。其词云："某顿首奉书于丽仙贤卿妆次，窃某半生潦倒，一介寒酸。学平子之工愁，慕司勋之选梦。作闺中牛马，敢云天性风流；艳世上鸾凤，未免逸情云上。前者寻春北郭，访艳南都。攀堤柳以销愁，采灵芝而药病。云情雨意，未免先含；钗影珠光，只求独喻。方谓负冬郎之癖，月必羞圆；乏子建之才，花难索笑。而乃众香国里，忽遇真真；群玉山头，得盟燕燕。余怀缱绻，卿意缠绵。

锦未掷夫缠头，丝早徵夫击足。芙蓉叶底，花许同心。豆蔻梢头，鸟看比翼。所恨好事多磨，爱河易竭。荷仙娥之宠，曾获追随。回游子之车，偏伤离别。从此云天渺渺，月海茫茫。小影如花，梦栏杆兮午夜；柔情似水，怅环珮之丁冬。青鸟不来，红鸾竟杳。谁能遣此，持湘管以怀卿；无可奈何，忽琼函之示我。跪披竹素，一切周知；细绎兰言，百端交集。何来李子，搅香国之姻缘；幸有杨枝，解玉台之寂寞。卿则悬宣夫人之绛帐，愿荷栽培；我则乏卫洗马之清姿，过蒙推许。徒增惆怅，弥感殷勤。爰承香谕之详，勉录俚词而进献。先容无物，曾将末技酬知；后会有期，只乞芳心许可。此日临窗写翰，和阳春白雪之吟；他时对镜开奁，留明月清风之感。子情如此，卿意云何？所言求凤有主，射雀开屏。固知舞席繁华，不是留莺之地；即使欢场热闹，本非栖凤之乡。苟非及早回头，难免将来失足。然恐当年魏女，误嫁秋胡；旧日王孙，未逢司马。怜小青之薄命，蕙质沈埋；伤婕妤之工愁，花容狼藉。身居局外，心击局中。好景易蹉跎，莫致题纨织锦；名花宜供养，岂宜堕溷飘茵。若能金屋深藏，绛纱永护。此则欣美人之有托，对月心祈；怜公子之无缘，闻风愿慰者矣。书中怜我痴愚，蒙卿慰藉。谓寸衷之不改，当佳偶之可寻。抑知某夙秉痴情，解怜者少。徒含密意，知意者难。已失东隅，难期后效。从令恋楼头弱柳，永含脉脉之愁；鄙路侧闲花，不作非非之想。怒击三生之石，恨缘会兮终虚；浓熏百和之香，叹恩情之中阻。欢悰乍间，香誓旋渝，徒教怅望银河，灵难倩鹊。分离玉镜，梦不乘鸾。抛红豆以无聊，怅紫烟其欲灭。犹幸有琴倦词史，性情相似。旦夕可亲，无殊解语之花；愁悰可诉，倘比忘忧之草。恨绪同倾，然虽对可儿。难忘淑质，眉峰乍破。梦轱旋萦，嗟人去之难留。望月明而空怅，将此日放金陵之棹。水远山遥，倘他年寻赤水之珠。红颦翠恨，事已如此。计无复之以便祈玉体自珍，芳姿无恙。枝荣连理，永赓白首之吟；花号宜男，早荫朱衣之贵。毋违夫子，勿念鄙人。某今蜡泪已干，无奈勉呈草札；卿若蚕丝未尽，何妨再寄梅枝。"此书传诵一时，青楼中藉为嘉话。

桂珠校书，沪北才媛。所著小词传诵人口，勾栏中女青莲也。一日春酣，花醉词人，访桂珠校书于秋月春风馆。甫入门，见其磨墨伸纸，振笔疾书，略不点窜。盖方作函与所欢也。取而阅之，虽未能剪裁工整，雕琢精妍，然其命意所在，觉一缕情丝，沁人肺腑。堂堂七尺躯，不能识一丁字者，犹且指不胜屈。教坊中得之，已觉宿舍明为匹矣。此不独为风流佳话，添一点染。且以见申浦一隅，无奇不有。安得使秦淮花榜，独擅盛名于当日哉。其书云："暌才数日，恒比三秋。每忆芝仪，殊殷芹悰。比惟禔躬安燕，玉体吉羊。辱荷知音，定符私颂。窃思形骸虽隔，肺腑应通。寤寐怀思，只觉宵长梦短。日时肠转，频添旧恨新愁。怅一水之潆洄，暮云春树；幸千潭之同映，秋水蒹葭。回思烛剪西窗，樽盈北海。开奁梳洗，深浅烦君；下榻绸缪，温柔许我。觉此际之情投，非寻常可言喻。何意床冰鲜食，忽抱薪忧。遂使水远山遥，竟回梓里。伤心话别，犹蒙青眼于东君；无计款留，空望绿波于南浦。言念及此，歉仄奚如？所幸鸿毛遇顺，归舟定获平安。遥稔风侣言欢，鼓瑟谅偿饥渴。在君子文园偶染，明知勿药早占。在薄命尺素未通，终觉倾葵莫诉。迟迟长夜，几度扪心；霭霭停云，频经搔首。秋月春风之馆，门设常关。桂得珠影之中，径缘不扫。倘使霍然全愈，务乘雀舫以来游；如其夙恙未痊，恳擘蛮笺而赐惠。轻寒薄暖，适体为佳。语短情长，加餐努力。总之离愁满复，直教翰墨难宣。尚祈洞鉴寸心，诸仗海涵无既。"

巢荇阁主，记彭城姬轶事一则。盖冀作清夜钟声，使磨白璧之瑕。而出青莲于淤泥也，彭城姬，少为贱妓，等诸桃奴菊婢之流耳。流转沪滨，倚门卖笑。态既妖冶，性复流荡。无赖子咸乐就之，年余积赀数百遂弃而之他。僦屋兆富里，前之无赖辈，各相率谢去。与之游者，半多文士。然姬殊郁郁不乐，谓容成秘术无所复施，人生行乐之谓何，因。观剧金桂，悦一梨园子弟霞水生。多方勾致，真个魂销。半月余，而霞水生力不能支，因说姬曰："我辈旗鼓相当，久已厌为壁上观矣。不若别树赤帜。"遂举同班之乌孙公子以应。于是长枕大被，作团圞会焉。又恐事露，密令小鬟阿大，另营金屋。阳为婢之所欢，其实阴为己谋。每于灯烬酒阑，曲终人散之后，辄约两人登场演剧，古有摩登伽，斯近之焉。是亦名花之玷也。

优人李吟香，一字峡山，武林人，而本籍则姑苏也。为金玉班中名旦，色艺双绝。所演昆戏如《乔醋》、《佳期》、《思凡》，微戏如《胭脂》、《拾钏》、《花鼓》、《来唱》等剧，最为擅场。当氍毹甫上，千娇侧聚，百媚横生。即京旦亦所不及。卸妆后，则举止大方，绝无优伶习气。兼以一无嗜好，事母极孝。与弟兰亭，出赀新建屋宇。同室而居，颇称友爱。性高傲，守身如玉。不善逢迎，不计钱财。富贵不足动其心，遇诚笃之士，喜为结纳，与《品花宝鉴》中之袁宝珠、苏蕙芳，可相匹俪。优伶而知孝友者，亦罕见也，不可湮没，故特志之。

灵芬馆主诗云："漫拟留宾投辖饮，岂知慢客闭门羹。"狭邪之游，以欢娱始者，必以怨恨终。金尽裘敝，遂为此辈所白眼耳。况复其弊犹不止于是也，有纪恨词人，前后纪恨词三十六首。缕陈事迹，自讳姓名。味其词意，大抵贮来金屋，而忽隔蓬山，且也缘订三生，居依十载。蚌怀珠而结孕，鸳刻牒以成盟。乃犹复一朝相弃如此。然则此中人固可恃耶？其前所述云："以楚馆之名姝，作潘郎之篷室，亦既如胶如漆。从无浪蝶闲寻，有日有年，早绝狂蜂过问。乃者豺狼数辈，虺蜴为心，偶见绿珠，竟欲居之为奇货。妄思红线，公然挟出以私藏。犹复诬人暖昧，诳女轻狂。黑白混淆，究竟难逃乎棘木。是非倒置，终当定谳于琴堂。惜乎小女子，蕉叶有心，杨枝无力耳。兹者仆为妾累，妾为仆羞。两地情怀，唱断郎当之曲；三生缘分，空吟懊恼之歌。未免有情，谁能遣此？观此则男非薄幸，而女实负心。否

则百年伉丽，万死相随，岂外人所能间欤?”其后所述云:“人生行乐，难禁赠芍采兰。我辈钟情，不忍焚琴煮鹤。仆沪江下士，书剑飘零。谣诼纷腾，情词伤痛，则有空中楼阁，平地风波。毁我室家，逞其伎俩。谋成秘计，大都鹨鸡之禅;下得官符，不是鸳鸯之牒。想当年海誓山盟，尽天伦之乐事;叹今日鼠牙雀角，极人世之伤心。大丈夫能屈能伸，夫何患乎虎噬;小女子忽三忽二，恐难免其鲸吞。触哀弦于旧轸，侬亦情狂;戒覆辙于前车，卿休放诞。然则娶妓者，其能卒全始终乎?好狭邪游者，当以此为当头棒喝。”

红蕤阁韵卿内史校字。

海陬冶游余录

[清]王韬生撰　孟宪彬整理

曩沪上缕馨仙史，有拟刻春江化月志启。原思广为网罗，以张艳丽。后卒无好事者赞成其事。盖以沪北一隅，楼台到处，烟月无边。霓裳罢按，群夸十品之仙；鸾镜初开，齐门双鬟之影。凭阑凝望，过市招摇。虽分声价之低昂，各擅风花之点染。所惜绮红丛翠，未加北里之评；徒令艳蕊娇花，莫贵东风之价。故欲徵同人之著作，邀名士之品题。志彼遗闻，编成佳传。庶几板桥艳迹，恍疑留影于惊鸿；画舫清游，并可按图而索骥也。余于去沪后，摭拾所闻。登诸附录，顾时有此中人从沪上来者。茗谈酒战之余，间述绮游，缕言韵事，随得随书，不复诠次。其亦可作寻芳之梦，而惧贻溺志之讥者乎？

王爱宝，琴川人，年二十许。貌既娟秀，性复温婉。且善琵琶，工词曲，固青楼中姝丽也。自幼失怙，家赤贫，为邹姓养媳。邹固宽裕，常以钱米周恤其母。因兵燹失散，流落为娼。实非所愿，每语人曰："随风花柳，终无久恋之情。老大嫁作商人妇，是可悲已。"屡致函其母，若得前夫邹某，收侍巾栉，侍奉庭帏。使稍报昔日济吾母于涸辙之恩，愿亦足矣。每与言及，泪若泅泉。虽日在绮罗中，如居荆棘。邹固世家子，近年作贾获利。复置田园，闻女耗，不屑再谐鸳侣。故知之，亦不通音问也。数年间，邹连娶三妇，俱赋鼓盆。遂思均非佳偶，乃念及前姻。嘱女母至沪一舸迎回，以毕素愿。夫沪地岂少富商贵介哉。一丝既系，历劫不忘。竟能念前时聘定之缘，而报昔日济母之惠，何图于北里中觏之，吾见亦罕矣。

沈宝玲，时下名校书也，吴门人。甫在髫龄，即遭赭寇之乱。转徙至沪，鬻于章台。及笄，云鬟星靥倾倒一时。精于北曲，得燕市名优秘传。声圆如贯珠，清如戛玉，若令倾耳听者，魂销心荡。寓沪之西公兴里，枇杷门巷。宾客如云，酒局歌场，以无沈姬在坐不欢也。姬才艺既绝，而心志尤高。以善歌曲，工琵琶改业弹词。易名月春，登场说法，一市皆惊。无论识与不识，咸啧啧赞美，几为举国若狂。藕香居士，初遇之于惠卿校书席上。叹其艳若芙蓉，娇如桃李。名下洵无虚焉，即席赠以一绝句云："高卷珠帘对夕晖，琵琶一曲理朱徽。巧翻新调停云后，百转余音玉屑霏。"姬解音律颇识字，喜与文士谈。闻后归苏台，择人而事云。

文兰姓沈，广陵良家女子也。父母均殁于赭寇之乱。为人所给，遂隶乐籍，姬姿容美丽，秀慧罕俦。而性尤豪爽，不染章台积习。僦屋沪北，门无杂宾，往来皆风雅士。非所属意，虽鹾茵纨绔，摈之户外，勿得一见颜色也。楼三楹，颜曰贮月，疏窗四敞，夏秋延爽为宜。古越七十二湾渔隐，与之交最昵。且久，啮臂为盟。月夕花晨，时相过从，然必发乎情，止乎礼，未尝及乱。无何以事别去。雁札鱼书，常相邮递。继有远行，音问遂隔。姬既堕风尘，时郁郁不乐。而风月场中，率多浮浪子弟，绝少可委身以事之者。积久遂成心疾，缠绵数月，竟赴泉台。时生以事勾当至沪，不谓崔护重来，而玉箫已化，巢痕如故，风景全非，不禁惆怅无已。鸳湖散花仙史，曾得姬之小像。题诗首唱，缠绵悱恻。一往情深，一时继响者如云。袖角裙边，姓名几遍，亦青楼之佳话也。渤海小停云馆主诗云："珍重崔徽画卷存，美人香草赋招魂。劳他名士生花笔，赢得青楼姓氏尊。"文兰固为沪上勾栏翘楚，几于无美不备。含颦巧笑，善病工愁。每喜与文人学士游，情词婉雅，韵致幽娴，有飞鸟依人之态，好事者，绘素心兰，长帧贻之，而摭玉溪生句为瘦沈句十章。补题其隙，亦可称一时韵事云。

巧仙，吴门人。虽尤物亦祸水也。出自良家，知书识字。先嫁一士人，伉俪相得。家虽贫，而花开月上，情话缠绵，其乐有甚于画眉。不料未一年，夫以废疾殒。阅二载，姬年已二十，有诱之者，始入勾栏。一时艳名噪甚。初居小东门外，小筑三楹，居然幽雅。由此枇杷门巷，杨柳楼台，宾从如云，允称极盛。无奈驹光易迈，马齿待加，转徙至双顺堂中，依人作活。顾徐娘虽老，而三分丰韵，尚堪为姊妹行中领袖也。阅七年，乃嫁顾某，股钗分燕，破镜离鸾。又三年而顾卒，巧仙年已三十矣。自顾卒后仰屋而居，不能自存，未甘独处而无郎，又欲双飞以觅侣。琵琶再抱，重入欢场。然视花丛为恶道。择人而事，刻不能忘。自理旧业，与瘦腰生最昵。而生齿甚少，以仙较之，十年以长。金屋之营，生计不及此也。仙饮阿芙蓉膏以死要生。生逼于无可如何，其事始就。垩壁清尘，将作阿娇之贮。忽一日，生在姬院陡作谵语曰："我死未周年，而妻为汝有。区区两昼夜经忏不予昇耶？弗汝宥矣。"先是姬拟嫁

生,欲延僧礼忏资顾冥福,生吝值不与,故鬼云。自是神魂翕丧,行动与鬼为邻,历状鬼之形貌情形,与顾生前吻合。如是者三日,生不胜其扰,急买舟归。而鬼始绝,嗣又附巧仙曰:"我不幸,中道分离。汝不能守斯已矣。曾几何时,遂谓他人夫哉。此念不萌则已,倘必春风别嫁,誓将携汝同归。不甘使枕畔人,别作糟糠也。"生去后姬又与赵昵,委身以事之。一如瘦腰生,鬼自是坐卧不离姬侧。终日喃喃与鬼对语,未几而二竖为灾矣。药炉茗碗,未及月余而姬竟卒。病革曰:"顾五来矣",顾行五,故云。

陈月娥,亦沪中才妓也。本旧家女子,父没之后。无以为生,遂隶平康。少曾读书,及长,壹志诗词,遂能吟咏。既堕风尘,辄自悲悼,而全家数十指,悉仰给于姬一人。庶母芝香性刻酷,待之尤虐。每逢佳客为姬所知心者,辄加白眼。而独以大腹贾为上宾,曲意逢迎,强姬延接,姬心弗愿也。姬玉立细躯,轻盈绰约。望之如神仙中人。性又端庄凝重,不苟言笑。人以游词,颊晕朝霞,辄不能答。喜与文士谈诗,竟晷不倦。闺中陈设精雅,笔床研匣外,图书盈架而已。筝笛琵琶,非所好也。与苕溪醉墨生最善,往来年余,两情浃洽。生纵无缠头之赠,姬亦不作丁娘十索也。每于夜阑灯灺,言及终身之事,辄为欷歔。暇时辄与生唱和,写愁寄恨。累牍连篇,令有情人不忍卒读。生俱珍藏之箧笥。姬色艺双绝,名冠章台,招侑觞者,络绎于道。姬以恋生故,辄托故不往。自此鸨母渐厌生,每值生在座,则指物以诟之。或姬不在,则待之以闭门羹。生固弃儒冠而执贾业者,赀本不丰,又遭折阅,计无力为姬脱籍,遂与姬绝。泛棹金阊,别谋生计。骊歌催客,别调终弹。鸿信怀人,离情莫诉,生不禁为之惘然。特作《惆怅词》四绝,以寄意:"水晶帘卷雨如丝,小语娉婷速客迟。应是鸳鸯初罢绣,暗弹清泪怕人知。""愁心自古美人深,不语还传一曲琴。艳质休孤天付与,好凭青眼觅知音。""相逢转瞬又天涯,流水无情日易斜。愿逐春风化蝴蝶,一生生死总随花。""游踪十载类飘蓬,金屋何能贮玉容。但剩零脂残馥在,和诗都入锦囊中"。

邵雅仙,本姓赵。固吴门碧玉小家女也,鬻身北里,颇著艳名。初与豫章生善,生浪掷缠头,动盈箧笥。雅仙与之情好甚笃,啮臂为盟,终身是托。未几,入月不来。怀珠遽孕,及生则男也。生遂欲迎母子以俱归,假母弗许。涉讼公庭,而雅仙竟负前盟,不愿嫁生。词锋犀利,生不觉为之气结。雅仙后改姓为邵,芳年正盛,艳冶罕伦。且又独步章台,负一时盛名。以故声价自高,所与往来者,率皆四方豪客,当代文人。寻常浮浪子弟,罕得入其门焉。久之而雅仙所欢者为某甲,乃京师梨园中人也。容颜美好,衣服丽都。居然列于时髦,雅仙初不知其为优伶。善遇之,既而微有所闻,阳却之,而阴招之。芳芷流连,辄深思慕。于是姊妹行中,群非笑之,闻其事者,亦多太息。杂以讥嘲,目为名花失品。雅仙以此卒被雅流所摈云。

杨畀珠,真如人。其妹为桂珠,皆其假母之钱树子也。桂珠与假母并籍隶金陵,宝珠习久相忘,亦能操金陵方言。不知者,多误以为来自白门。宝珠态度苗条,丰姿绰约,亦章台之矫矫者。初居兆荣里,后迁尚仁里,与缎庄某甲善。缱绻情深,有金屋贮娇之意。顾落花有意,流水无心。珠与某不过博其缠头锦买笑钱而已。珠之心心相印者,则蜀人邓某也。邓固博徒,在汉皋曾以局赌,骗某商万金。后不能容,挟术来沪。寻花问柳,获识宝珠。邓虽在博场生活,而善自夸诩,低帏昵枕,每自炫其多财,珠信之不疑。时珠迎新送旧,年逼徐娘。一日某谓珠曰:"苏小坟前,空留碧草。真娘墓上,已落夭桃。人生几何,有如白驹过隙。卿虽不至门庭冷落,车马稀疏,然回首当年,流光若驶。娥眉虽好,已岁月之频经;马齿徒加,觉鬓毛之欲改。卿如有意,仆当与卿白首同谐。风月场中,究非结局。"珠曰:"妾天涯沦落,青眼难逢。海上论交,白头莫赋。以蒲柳之姿,得茑萝之托。岂不甚愿?独是舞衫歌扇,玉钏金钗,与夫贳酒卖花,各项清偿,须六百金。君能为妾部署,妾从此逝。当以恶道视烟花矣",某如数畀珠,乃与邓某连夜避居他处。翌日某贸贸然往,钥扃门户,帘静房帷。虽无尘迹蛛丝,业已桃花人面。某怅怅而返,为咄咄书空者匝月,珠与邓既迁僻巷。双宿双飞,服食起居,埒于素对。不两月,床头金尽,盖邓日溺于呼卢喝雉中,固销金有窟也。邓本无恒产,至此无以为生。珠乃质首饰于典阁,得三百金。俾为逆旅主人,设大有机于桂馨里。邓非贸易中人,无能为役,资又告罄。珠又从人贷三百金,暂以支持,不转瞬间,悉为过眼云烟。自中秋至除夕,仅四阅月,一千二百金,荡然无存。珠至此逋负如山,徒呼荷荷。除夕邓诸债群集,向珠索赀,不应,愤火中烧,陡咬珠之左耳,去其半轮,血肉狼藉。珠拟讼之公堂,不果。遂与邓绝。旋邓以另案被絷新衙。珠之诳某,卒以自累,于此叹花丛果报之不爽。

金雅仙,白下人,绮龄玉貌,楚楚可人。初落秦淮烟柳中,艳名噪甚。画舫笙歌,珠帘风月,非姬至不欢。有某客者,豪而多财,为赎文姬,遂脱乐籍。顾姬正当妙年,花天酒地,未免有情。爰别创院落曰聚仙,集旧时姊妹,为钱树子,而居然作假母矣。其实柳腰花貌,雾鬓云鬟,诸名花殆莫之与京也。中有月琴银宝二妓者,姬以重赀聘之为酒纠,盖沪上鸨母罗致人才,出金钱聘姊妹花,以实院中。名为带挡,如别有所适,则完璧归赵。时下名妓带挡,有多至数百金者,而不逞之徒,垂涎猎食,择肥而噬。名为花护金铃,实则子倾钱树。癸酉冬间,比邻金玉堂不戒于火。聚仙亦付之祝融虐焰中,月琴遂倡言被火,不还带挡,恃衙役为护符。某甲者,选事之流也。自荐于姬,谓月琴所恃者,衙役耳。我则僚幕也,索之必偿。姬从之,果如愿,姬德甲而厚酬以值。甲不满所欲,遂惎银宝禀于会审公堂。谓雅仙逼良为娼为先发制人计,仙具诉串骗各节。会审官薄惩之,而后讼藤乃断。姬自是以此中为不可久居,思择人而事。适鹿城某生贫而丧偶,见姬艳之,纳

为正室。倡随甚为相得,北里中人共羡其得所归去。

朱湘卿,琴川人。雪肤花貌,旖旎温柔。工词曲,知书识字。丰度娴雅,酷似大家。顾见客酬应,绝不作矜持态。性爱文人才士,虽竟日流连不倦。苟遇大腹贾,即以闭门羹待之矣。年未破瓜,才能咏絮。初来沪上,侨居尚仁里。未甚知名,经诸人提倡风雅,赠以诗词。而后章台中无不知有朱湘卿者。丹徒吴子,名下雅流也,一见心醉。欢燕累日,赠以七古八章,惊才绝艳,神似太白,由此名噪北里。辛夷花下,丁字帘前,车马往来,几无停辙,寻芳者争以一见颜色为幸。旋又迁于兆荣里,照春屏上,争题九迷之诗。藉甚香名,几于一时无两。姊妹花中无不让为独步,姬与吴兴陈听雨为尤昵。旋有贾客某愿致湘卿于金屋,姬亦心焉许之。继而某词林来沪,续与姬有割臂盟。客恐为捷足者先得,一日偕姬同乘马车而出,为伪游云梦之举。匿姬别墅,不复使归。并预写婚帖,为涉讼地。绝代名花一旦忽为沙叱利折去,闻者惜之。

黄韫珍,横塘人。僦居沪曲,暂作勾留。父已早没,与母相依。少娴歌曲,略识字义。姬身段娉婷,腰肢轻亚。而静好自娱,不喜涂泽。所识多雅流。家有啸轩。轩左碧桃花初放,姬辄凌晨婆娑其下,曼声吟哦。万罗山樵绿榭生,花月平章也。乙亥仲冬,重游黄浦,见姬艳之,曰:"此真一朵解语花也。"周旋匝月,缱绻生怜,以已逼凋年,急于归櫂,因赋《步蟾宫》四解以赠别。鸳浦相逢,又怅将离而赠芍;鸿泥自惜,何殊欲别而啼莺。其末解云:"楼窗凭送娇无那,听点屐横睇婀娜。莫愁生小未知愁,遍一段离愁付我。"于离筵上按红牙板,吹碧玉箫歌之,声调凄惋。姬亦惘然,如不自胜,盖性爱文才,而情一往而深者也。

梁韵莲,西泠人。幼时鬻于沪渎。及长,慧美罕伦,眉目如画。圆姿替月,妍貌羞花。一时之秀也。操弹词技,甚工。音节嘹亮,消魂荡魄,往来于云间吴会诸胜地。所识多巨公名士,闲时多居沪上,或乘翠帨被华帔,观剧于名园,赏花于别墅,逍遥物外。有招其侑酒者,从未一往也,后闻其嫁一巨贾云。

王季锦,字兰卿,邓尉人。居兆荣里,身轻如燕,若不胜衣,裙下双翘,纤不盈握。顾骨肉停匀,肌肤柔腻,盖适在环肥燕瘦之间。辛未秋,梦觉生道经沪上,友人荐以侑觞,眼波回注,相见恍如旧识。生口占一联赠之曰:"秀夺尘寰,秋波一转;锦开屏帐,夜月双圆。"姬闻之,默默似有所感。时生有湘鄂之游,姬以月圆之约为询。生屈指应之曰:"一月可矣。"留两日,匆匆遽别。沪上为南北往来孔道,贵游富商,招燕勾栏者无虚日。而此辈迎新送旧,事往情迁。有逾月即不相识者。生于岁暮始返。折柬招之,嫣然而至。依依如平生欢,欲邀生至家度岁,而难出诸词。属妹爱卿婉达其意,生坚不可,许以元旦后。即出,留饮五日,复别去。姬固属意生,而见其落落难合,遂不能自主。春间卒归毗陵氏子。屠本木贾,第宅宏敞。资财饶足,年少美丰姿。本与姬有终身约,至是遂纳采定盟。生归。越一月复游沪,闻姬将行。亟往讯之,姬款之于爱卿室,留作竟夕谈,因缕诉衷曲,啜泣达旦。生为欷嘘不欢,谱《摸鱼子》一阕慰之。词曰:"荡离魂半床灯影,匆匆留去难决。来迟屡负东风约,珍重一声长别。宜自惜怕暖玉侵寒,莫解裙儿结。帏低枕昵,任豆蔻脂浓,樱桃舌润,惆怅共今夕。秋波转,浑作人怀明月。昵人私语啁唧,相逢我尚嗟沦落。羡尔凤生双翼,休再忆,认泪点红绡,抵得啼鹃血。天涯浪迹,只燕子重归;桃花依旧,孤坐更愁绝。"词成互歌之,不能成声。既别,生刺船竟去。尝曰:"此生平憾事也。"姬归屠氏,极相娱乐云。

杨绣芸,秦淮人,贫家女。来沪依其戚串,其戚以陌路视之,坐是益困。戚某之舅,博徒也,以计诳之,鬻人章台。澄怀室主人,吴中名下士,一日偕二三良友。散步歌楼舞榭间,偶过姬院,见姬举止娴雅,非风尘中人。其年正当碧玉破瓜时,肌理细腻,骨肉停匀。双颊作桃花色,细视之,有指爪痕。询之,含羞瑟缩,泪眦荧然。旋有他妓私告之曰:"此金陵产,母女二人,工于刺绣,赖十指以度日,去岁杪母以疾亡,女为戚某诱之至此。初入门,知身堕平康,俯首哀鸣,屡思自尽。鸨母时防闲之,死念稍懈,而意恒忽忽若失。文以衣绣,不乐也;饵以甘旨,不乐也;教以音乐记号曲,耳若聋口若哑也。鸨始以好言,继以厉色,终挥以老拳。女形同木偶,置之死地,终不悔。前有甯客见而怜之,愿以百金赎女。鸨于身价之外,苛索百端,其事遂寝。每当空阶月上,永巷更深,辄以毒刑磨折花枝。面上爪痕,职是故也。"生为酸鼻,久之,后贷于同人得五百金,以三百金赎姬,二百金畀一及门某。生俾娶姬归,某生固世家子中落者,贫不能置室,故有是举。由是笔耕针耨,倡随相得,而同侪中,无不颂生之高谊云。

林素云,幼产汉皋。金陵既复,随父寄居白门。父没。无以自存,乃隶秦淮乐籍中,名噪一时。往来者,多名流贵介。时值当道者,方严禁绿篷船。院中诸妓,风流云散。姬亦随姊妹花来至沪上,僦居兆荣里。雾阁昌窗,备极幽雅。姬色艺双绝,又负盛名,纨绔子弟,每以一见为幸。多修饰容貌,争媚于姬。而姬辄少所许可,独与浦左织恨生相善。生亦居沪北,与姬院落衡宇相望。花晨月夜,昕夕相聚。姬于酒阑人静,吐露衷臆。言及深际,辄为欷歔泣下。生拟为金屋之贮,而庭训綦严,虽许之于心,而不能决之于口也。姬亦知生意,深恨月老无情,不能姻缘簿为如意珠也。生在沪勾留三载,家中催归符至。遂与姬别。后姬卒为有力者,量珠聘去,及生重来沪北,则姬嫁已久。红蚕作茧,谁是同功。绛蜡成灰,空成双照。惆怅之余,为作《感旧》四律。附录于左:"水中明月镜中花,赢得虚名六载夸。著雨蕉心犹辗转,受风杨柳总欹斜。青鸾信枉传蓬岛,红叶诗空出内家。忽漫求凰翻别鹄,文园绿绮好音赊。""街北街南户可望,小姑山恰对彭郎。无因礼佛窥兰质,不分缘卿上桂堂。帘幕深沈通暗麝,围屏咫尺恨红墙。此情今日徒追忆,提起弥回寸寸肠。""春鹏秋蝉信沈沈,何限幽怀托素衿。合璧恨无田种玉,藏娇那有

屋营金。鲛盘徒滴千行泪，蜡炬空燃一寸心。是我误伊伊误我，恩从未结怨偏深。”“明珠上掌复投渊，楚水横波剧可怜。云散风流愁渺渺，天长地久恨绵绵。才华解折温柔福，落拓偏乖儿女缘。不信仙家管鸳牒，也容涂抹谱重填。”

曹宝玉，浏河人。来沪作倚门买笑生涯，居天一楼巷中。一时车马盈门，颇高声价。殷侣卿者，抱布贸丝之流也。薄游北里，与姬相识，往来缱绻，已阅三年，而其情始终不渝。殷固恋姬之貌，姬亦以殷和婉笃诚，可订终身。姬自人风尘，所积缠头，约有千金。蛾眉虽好，马齿已加。本不欲久居此中，遂自出赀脱籍。而嫁殷焉。殷家中固有糟糠妻，及姬归来匝月，又于吴门另购一妾，与姬鼎足为三。彼此争夕，时有勃溪。姬不能堪，托言往浏河扫墓，飘然远引。其实至沪滨，往寻姊妹行也。为殷踪迹得之，以逃亡报官，顾行李萧然，一身外无长物。姬到堂，缅诉情节，泪容愁黛，哀艳动人。官廉得其实，遂判伯劳燕子，各自分飞。雉衔毕谳，鸾镜遽离。从兹东角西张，竟同陌路；南罗北鸟，别抱衾裯。姬后卜居虹桥，择人而事。后一浏河士人娶之，士人固赤贫，姬畀赀使往应试，得高等。遂使下帷攻苦，不三年，竟捷南宫，姬以内助之劳，得居正室云。

张少卿，金巧云两校书，名重一时。张以明丽胜，金以秾粹胜，秀外慧中，并皆佳妙。乃同适清河，欢洽无几。复堕烟花，其缘悭耶？其命薄耶？殊令人叹从良之非易已。皖江枕流子赠以二绝句云：“当时同倚玉阑干，并蒂芙蓉带笑看。寄语金铃勤护惜，深花容易养花难。”“探锁长门冷翠翘，空将雨泪湿鲛。东风狂暴杨枝众，又向章台舞细腰。”

沈云馥，姿态明艳，性格风流。于章台中，首屈一指。愿花常好馆主颇眷之。姬偶于座上索诗，酒阑烛炧，走笔得二绝句赠之：“冒雨寻花兴更狂，桂堂东畔睹明妆。不须沈水薰衣袖，秀骨天然有异香。”“李艳张娇浪得名，风流都道不如卿。君身原是灵和柳，误向章台管送迎。”

兰史，岳姓，小字凤，吴乡望亭之农家女也。父为布客，挈凤侨寓吴郡，祖仍居乡业农，咸丰庚申父殁兵燹中。凤随母氏来沪杷枇门巷，负屋栖止。时凤年十龄，许耳。客至恒避匿不出。有喜其聪慧者，聒而与语。凤辄登榻蒙被卧。沪有清河叟赏之，欲购为媵，未谐。赠以金，使迁寓沪北。母见其姿首明艳，知可作钱树子。使习歌舞应客，未逾年，声名大噪。凤眉目如画，体裁适中，寡言笑，而媚慧善伺人意，又举止倜傥，不喜作儿女态，工心计，多亿中。倾慕者掷缠头钜万，以得一颦笑为幸，凤少所许可。某军门自津抵沪，啗以重金，凤拒之。军门谋以势劫，凤辄以计免。其心属者，为某贵介。同治壬申，以五千金聘凤，凤许之。顾祖犹未知凤之为章台柳也。坚欲其归，以字乡人，遂辗转不就。而凤亦旋悔，放浪江湖者半年许。癸酉春，重游沪滨，凤已逾笄，而名益盛。高轩过客，以不见凤为耻。选色徵声，非凤在弗乐也。是年秋凤忽置酒召所知掩泣而言曰：“余以一身历花月劫者十载，海盗海淫，此间不宜居矣。将归老茅屋，请从此辞。”各赠一小影为别。明日尽室他徙，甬江某庶常侦知其赴吴，命舟随往求之，不知所在。

巧宝，兰陵人，自幼为匪人所诱。辗转鬻于妓院。甫来沪上，发犹覆额，依然一雏姬也。尤善琵琶，工唱侧艳曲，色艺精绝一时。沪地名流，争愿掷缠头，与之款洽，几于得巧一盼为荣。顾巧虽籍隶平康，而性颇恬静，苟非其意所许可，即大腹贾，日费千金，亦不一顾。数年间，私蓄五百金。访知父母无恙，并幼时所字魏姓子，亦能继承先业，兼未娶妻。因即函致其亲，愿将所积囊资，自脱乐籍，回里归夫家。其父得书，飞棹至沪，偕之遄返。呜呼！出烦恼门而入安乐土，巧之识，亦加人一等哉！以视彼之浅斟低唱，浓抹淡妆，而自为得计者，偶乎远矣！

月鹃眉史，姓陈。识字工词曲，亦解吟诗。所往来多名下士，所居室为蕙香阁，结构颇雅，精庐数楹，面临溪水。室中陈设楚楚有致。帷帐尊彝，皆非时下俗物。双麓居士，尤与之为莫逆交，常至其室中，情话竟晷不倦。有时敞帘邀月，隔座听鹂。煮茗焚香，谈诗读画，绝无狎昵语。尝谓使我长对芙蓉，尽可不饥耳。曾填《人宝妆》词赠之云：“碧瓦新霜初睡起，小红点罢龙香。晓寒沁骨，呵手却试梅妆。鸦鬟浅笼金翡翠，虫钿反插玉鸳鸯。黛蛾长入时深浅，镜里彷徨。帘外相看一笑，又多情鹦鹉，催上帷幢；新兴髻子，回头说与平章。宿火几圆，榾柮一瓯，雪细叶飐旗枪。消寒处，此境真清绝，何必柔乡。”

朱素卿，沪上翘楚也。以唱曲擅长，珠喉乍啭，玉屑频霏。倾听者色飞眉舞，满座为之不哗。所居小阁三楹，在东花园左近，颇有花木泉石之胜。江东逸史髯叔氏，梁溪名下士也，最与相契，酒阑茗罢，出素尊索书。生为题二绝句云：“弹到朱弦四五条，情深薛素唱红么。卿才颖敏谁能匹，一曲霓裳信手调。”“朱颜线鬓好年华，樊素樱桃绝世夸。行过小园寒菜地，琵琶声里是卿家。”生曾于小春月夜，同诸友散步东花园往访之。时菊花盛开，月光如水。张筵小饮，各已半酣。姬佐以新曲，清声宛转，响遏行云。坐中为罄无数爵，生即事赠以三绝句云：“风韵何输萼绿华，茜红衫映翠裙斜。无情只怪檀槽物，国色偏将半面遮。”“秋水湘裙六幅拖，钗头花朵晚香多。月儿清朗灯儿皎，照见红儿宛转歌。”“生就花容十倍娇，芙蓉为脸柳为腰。一帘菊影半窗月，留伴佳人品玉箫。”

李素琴，字吟芝，亦称银子。名姬宝龄之女也，姬家本金陵，后游申浦。甲子春间，自沪移家侨居松郡西城，鬓影钗光，艳声藉藉。郡中名士，咸命驾往访。时小燕其家，投辖留宾。往往痛饮达旦，为乐靡极。甫逾笄，以瘵疾卒。琴时齿幼体弱，赖祖母抚育之，稍长始理旧业。玉立颀身，丰姿窈窕。工歌曲，善作青白眼。初入章台，年仅十五龄。豪于饮，颇寡言。待客无门户习，神情举止，绰有母意。体态端庄，疑出大家。在青

楼中盖又能别树一帜焉。初居兆贵里，无奈妒花风雨，特地相催；香巢甫定，噩警频闻。打鸭惊鸳，无端毕集。姬乃不得已，迁于别墅，幽栖地僻，雅静宜人。别有小筑数椽，为也香室。结构颇精，陈设亦丽，惜红花农皆以名寓。公旅居沪上，均与姬善，而惜红为尤昵。偶或置酒开筵，必有赠诗，而姬亦必答以歌。姬能识字，而尤好作画。曾从金华仙吏学写人物花卉，颇得神似。尝以尺绢索画仕女帐额，生久之未果，姬因屡嬲之，浅瞋低笑，不胜其情。曲里中人，推为风韵独绝。花农诗云："羞晕圆容事有因，微瞋浅笑又轻颦。日斜刚是新梳掠，门掩东风独占春。"犫金华仙史诗云："伤春燕计护群芳，云散风流各一方。赢得别枝巢占稳，相逢已改旧时妆。"盖姬于戊寅春间，始梳栊也。一日惜红招花农小饮，花农填《满庭芳》词赠之，云："圆颊匀涡，纤眉侵鬓，暖春薰出花妍。一团明月，刚是好韶年。低把芳名笑唤，素屏底，恰试琴弦。偏难忘，凉宵殢酒，颓玉妥香眠。堪怜。相见里，胜常怕道，半整珠钿。早琼席歌残，欢子新编。抵死拦侬暂住，银烛背，蹴定金莲。娇无语，频抬媚眼，亸袖更垂肩。"

吴琴仙词名，最为梁溪潇湘馆主人所赏识。时偕赋秋生、侍犫生、柳影词人小谯其室中，往往刻烛裁诗，联吟达旦。琴仙每以所适匪人，泪痕常湿枕函。屡欲与潇湘馆主订终身约，以格于势未果也。别后，琴仙以小影一幅寄之。生情不能忘，每于花间灯下，酒熟香温时辄一展阅，惘然欲失。特题《蝶恋花》一阕于上云："脉脉兜情情暗许。便欲忘情，又把情勾起。数载缠绵何处寄？而今重到榴花底。几度悲来还自喜。有个人儿，添人心窝里。镜约钗盟无限意，画裙小记相思字。"

徐金玉，数年前勾栏巨擘。今则曲里之徐娘也。然三分风韵，犹堪为花月场中领袖。以是色虽少衰，而枇杷门巷，尚觉宾从如云。髯督与之交最昵，曾于酒阑灯炧，凄然有感，赠以四绝云："轻红已见脸霞消，新翠还看眉黛描。莫笑秋娘风韵减，当年金屋久藏娇。""橘绿橙黄蟹正肥，相逢老大两依依。座中亦有青衫客，听话前因也湿衣。""江湖身世度年年，金粉繁华昔梦牵。风泊鸾飘无限感，情怀千种付筝弦。""随风一片落珠玑，娓娓清谭玉屑霏。慧舌灵心能动客，何愁车马到门稀。"

白门金秀卿，出自良家。赭寇之乱，随母转徙吴中。家贫，乞灵于十指，刺绣精巧绝伦，不让夜来，远近多争购之。惟是母病弟幼，家徒壁立。金阊既陷，无以为生。乃鬻之入平康，艳名冠于沪北，推为章台中翘楚。顾姬性甘淡泊，布服素妆，自饶雅丽。房中陈设，古艳异常，绝无时下俗物。贵介子弟，来作狭邪游者，辄少所许可。大腹贾多遭白眼，往往不怿而去。以故虽裘马盈门，而投赠缠头者绝少。姬亦不以为意也。嘘云阁主人，与之交最昵。往来数载，情好无渝。每于花开月上，灯炧更阑，缕诉苦衷，极缠绵之致。继生以事往楚南，徘徊不忍遽别。姬置酒小阁中饯行，席间赠以八绝句。"忆昔征颦白下催，雏龄飘泊古胥台。而今谱人新莺部，犹带秦淮秀色来。""憔悴红羊劫后身，难将针黹疗清贫。弟年太稚亲年老，竟把黄金质玉人。""惭愧名姝入教坊，旧妆初卸试新妆。黛眉淡扫云鬟拢，绝似当年郑妥娘。""春申江上驻扁舟，玉女偏宜贮玉楼。不耐五陵裘马客，酒阑灯炧尚勾留。""声价居然满沪城，天生丽质固轻盈。当筵莫道多羞怯，生小何曾解送迎。""丰韵天然艳若霞，韶年依旧玉无瑕。生憎阿母违依，百两缠头许破瓜。""不堪摧折怨春婆，沦落莺花可奈何。试看青衫襟袖上，泪痕争似酒痕多。""漫作重来杜牧之，个中心绪两相知。秋风团扇情犹在，珍重萧郎尺幅词。"按《附录》中，金秀卿凡两见，纪事稍异，盖即一人也。缕馨仙史所作《铃护名花记》，一时脍炙人口。

红蕤阁韵卿内史校字。

啸亭杂录

[清]昭　梿撰　何　愚整理

《啸亭杂录》十卷,《续录》五卷,清昭梿撰。昭梿(一七七六——一八二九),号汲修主人、檀樽主人,为清太祖第二子代善之后,嘉庆间授散秩大臣,袭礼亲王爵。嘉庆二十年被削去王爵,圈禁三年。第二年获释,后任宗人府候补主事。

《啸亭杂录》记载了清代道光朝以前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典章制度、社会习俗、政府官员士大夫文人的遗闻轶事,内容丰富,而且有的记载是作者亲身经历的,有的是作者听自亲身经历者,记载比较可信。李慈铭评此书说:"阅《啸亭杂录》,所载国朝掌故极详……考国故者,莫于是书。"

《啸亭杂录》的版本有抄本、九思堂刻本、上海图书公司铅印本。现以铅印本为底本整理,《续录》原缺四、五两卷,今据启功先生藏抄本补齐。

卷　一

太宗伐明

天聪己巳,文皇帝欲伐明,先与明巡抚袁崇焕书,申讲和议。崇焕信其言,故对庄烈帝有"五载复辽"之语,实受文皇绐也。帝乃因其不备,假科尔沁部道,自喜峰口洪山入,明人震惊,蓟辽总督刘策潜逃。帝率八旗劲旅抵燕,围之匝月,诸将争请攻城,帝笑曰:"城中痴儿,取之若反掌耳。但其疆圉尚强,非旦夕可溃者,得之易,守之难,不若简兵练旅以待天命可也。"因解围向房山,谒金太祖陵返,下遵化四城,振旅而归。伟哉帝言,虽周武观兵孟津何以异哉? 明人罔知深谋,如姚希孟辈,反谓本朝夙无大志,真蠡测之见也。

太宗读金史

太宗天资敏捷,虽于军旅之际,手不释卷。曾令儒臣翻译《三国志》及《辽》、《金》、《元史》,性理诸书,以教国人。尝读《金世宗本纪》,见其申女真人学汉人衣冠之禁,心伟其语。曾御翔凤楼传谕诸王大臣,不许褒衣博带以染汉人习气,凡祭享明堂,必须手自割俎以昭其敬。谆谆数千言,详载圣训。故纯皇帝钦依祖训,凡八旗较射处,皆立卧碑以示警焉。

设间诛袁崇焕

本朝自攻抚顺后,明人望风而溃,无敢撄其锋者,惟明巡抚袁崇焕固守宁远,攻之六月未下。高皇拂然曰:"何戆儿乃敢阻我兵力?"因罢兵归。故文皇深蓄大仇,必欲甘心于袁。己巳冬,大兵既抵燕,崇焕千里人援,自恃功高。文皇乃擒明杨太监监于帐中,密扎鲍承先在帐外作私语曰:"今日上退兵乃袁巡抚意,不日伊即输诚矣。"复阴纵杨监归。明庄烈帝信其间,乃立磔崇焕。举朝无以为枉者,殊不知中帝之间也。

用洪文襄

松山既破,擒洪文襄归。洪感明帝之遇,誓死不屈,日夜蓬头跣足,骂詈不休,文皇命诸文臣劝勉,洪不答一语。上乃亲至洪馆,解貂裘与之服,徐曰:"先生得无冷乎?"洪茫然视上久之,叹曰:"真命世之主也!"因叩头请降。上大悦,即日赏赉无算,陈百戏以作贺。诸将皆不悦,曰:"洪承畴一羁囚,上何待之重也?"上曰:"吾侪所以栉风沐雨者,究欲何为?"众曰:"欲得中原耳!"上笑曰:"譬诸行者,君等皆瞽目,今获一引路者,吾安得不乐也!"众乃服。乃毛西河谓洪初不降,继命优人诱惑。洪故闽人,夙习好男宠,因之失节。何厚诬之甚。故明帝初闻其死,设坛以祭,非无因也。

收孔耿二王

皮岛自诛毛文龙后,众皆解体,孔有德等据登、莱叛,

为明将击败，逃人海峤，流离无所归。文皇帝闻之，乃命达文成公等往相抚绥，招孔、耿二王至盛京。上亲迎至都门，赏赉其厚，即日授都招讨印，命其兵为天祐，故其将卒皆用命。尚平南、沈续顺等相继归降，明皮岛遂墟。

世祖问喀尔喀使者

章皇即位时甫七龄，时喀尔喀使者来朝，随班祝贺，拜跪失仪，上即宣问。侍臣答以远方使者，未娴礼节，上乃悦。时上在冲龄，即聪慧若此。

世祖勤政

大兵入关时，明臣迎降，睿忠王权宜任之，故胜国弊政，未尽厘正。世祖亲政后，任法严肃，凡在臣专擅如陈名夏、谭泰、陈之遴、刘正宗辈，无不立正典刑。故人知畏惧，夙弊尽革，以成一代雍熙之治也。

世祖善禅机

章皇帝冲龄践祚，博览书史，无不贯通，其于禅语，尤为阐悟。尝召玉琳、木陈二和尚入京，命驻万善殿，机务之暇，时相过访，与二师谈论禅机，皆彻通大乘。惟王文靖、麻文僖、孙学士诸文臣扈从，互相问难，有远公虎溪之风，真天纵夙悟也。

世祖画牛

章皇勤政之暇，尤善绘事。曾赐宋商邱冢宰《牧牛图》，笔意生动，虽戴嵩莫过焉。王文简公士祯曾纪以诗云。

亲定陵寝

章皇尝校猎遵化，至今孝陵处，停辔四顾曰："此山王气葱郁非常，可以为朕寿宫。"因自取佩鞢掷之，谕侍臣曰："鞢落处定为佳穴，即可因以起工。"后有善青乌者，视邱惊曰："虽命我辈足遍海内求之，不克得此吉壤也。"所以奠我国家万年之业也。

圣祖拿鳌拜

余尝闻参领成文言，国初鳌拜辅政时，凡一时威福，尽出其门。因正白旗圈地事，以直隶总督朱公昌祚、巡抚王公联登、户部尚书苏公纳海与之龃龉，乃将三公立加诛夷，圣祖不预知也。尝托病不朝，要上亲往问疾。上幸其第，入其寝，御前侍卫和公托见其貌变色，乃急趋至榻前，揭席刃见。上笑曰："刀不离身乃满洲故俗，不足异也。"因即返驾。以弈棋故，召索相国额图入谋画。数日后，伺鳌拜入见日，召诸羽林士卒入，因面问曰："汝等皆朕股肱耆旧，然则畏朕欤，抑畏拜也？"众曰："独畏皇上。"帝因谕鳌拜诸过恶，立命擒之。声色不动而除巨慝，信难能也。

论三逆

国初既定云、贵，因命吴三桂、耿继茂、尚可喜等世守边圉，以为藩镇，后渐跋扈，拥兵自重。圣祖欲除之，召诸大臣谋画，惟富察尚书米思翰首言其兵可撤，明相国珠和之，余皆嘿然。上曰："吴、尚等蓄彼凶谋已久，今若不及早除之，使其养痈成患，何以善后？况其势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可也。"因立下移藩之谕。三逆果叛，时争咎首谋者，上曰："此出自朕意，伊等何罪？"故明相感上恩，竭力筹画以致成功也。

爱惜满洲士卒

国初自定中原后，复遭三逆之乱，故八旗士卒，多争先用命，效死疆场，丁口稀少。上尝怃然曰："吾廿年之久，始得获一满洲士卒之用，何可不厚恤也？"故当时时加赏恤，至为之代偿债务，凡抚字之术，无不备施。虽一时不无滥溢，而满洲士卒感戴如天，凡征讨之所，争先致死焉。

崇理学

仁皇夙好程、朱，深谈性理，所著《几暇余编》，其穷理尽性处，虽夙儒耆学，莫能窥测。所任李文贞光地、汤文正斌等皆理学耆儒。尝出《理学真伪论》以试词林，又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书》等书，特命朱子配祠十哲之列。故当时宋学昌明，世多醇儒耆学，风俗醇厚，非后所能及也。

解易占

噶尔丹叛时，侵犯乌阑布通，其势甚急。上命李文贞公占易，得复之上六，文贞变色。上笑曰："今噶尔丹背天犯顺，自蹈危机，兆乃应彼，非应我也。"因立下亲征诏，果大捷焉。

优容大臣

仁皇天资纯厚，遇事优容，每以宽大为政，不事谿刻。厚待儒臣，如张文端英、高江村士奇等，朝夕谈论，无异友生。与李文贞光地谈《易》，每至子夜，诸侍从多枕戈以待。又枉法诸臣，苟可宥者必宽纵之。如明相虽贪擅，上念其筹画三逆之功，时加警策，终未置之极典。徐健庵乾学昆仲与高江村比昵，时有"九天供赋归东海，万国金珠献淡人"之谣，上知之，惟夺其官而已。尝谕近臣曰："诸臣为秀才，皆徒步布素，一朝得位，便高轩驷马，八驺拥护，皆何所来赀？可细究乎！"其明通下情若此。

善天文算法

自明中叶泰西人入中国，而算法、天文精于中土，中土因《大统》法系许鲁斋所定，故终扼其说不行。仁皇天纵聪明，夙习算法，特命灵台皆以西法为主，惟置闰用中法以合《尧典》。千年错失，定于一旦，然后乾象昭明，千岁可坐而定，乃知圣人御世，故天预令西法传入中土，使上因之悬象布命，亿万年之景运，固先兆于是矣。

不改常度

仁皇临御六十余年，凡一切起居饮食，自有常度，未尝更改。虽酷暑燕处，从未免冠。见纯皇帝诗注中。

拜明孝陵

仁皇帝六巡江、浙，每至江宁，必幸明孝陵，拜谒如仪。尝曰："明太祖一代人杰，不可亵慢。"其他如辽、金诸陵，亦皆如谒明陵制，其雅慕先代如此。

世宗居藩大度

世宗居藩邸时，一切外间人情物理无不通彻。凡藩屏外任者，上皆命将其省封域、产殖、丰庶、贫啬等情，具载一小册呈览，是以天下利弊如指诸掌。理密亲王时为储位，上事之最敬，而王先受宵小言，待上甚薄。及王被罪，圣祖将王缚置空庐，不许人谒见。上亲持汤羹以进，守者遏之，上曰："吾惟知尽昆弟之情，不知顾己之利害也！"圣祖闻而善之。

世宗不兴土木

宪皇在位十三载，日夜忧勤，毫无土木、声色之娱。余尝闻内务府司员观豫言，查旧案档，雍正中惟特造风、云、雷、雨四神祠，以备祈祷雨旸外，初无特建一离宫别馆以供游赏。故当时国帑丰盈，人民富庶，良有以也。

理足国帑

康熙间，仁皇宽厚，以豫大丰亨以驭国用，故库帑亏绌，日不暇给。宪皇即位后，综核名实，罢一切不急之务，如河防海塘等巨费，皆罢不修，体恤民力。特置封桩库于内阁之东，凡一切赃款羡余银两，皆贮其内，至末年至三千余万，国用充足。每令直省将天下正供粜米随漕以入，故仓庾亦皆充实，积贮可供二十余年之用，真善为政理也。

宠待大臣

世宗夙知大臣禄薄不足岁用，故特定中外养廉银两以济其用。其外，岁时尚赏上方珍物无算，以通上下之情。鄂文端公召入时，上特命海司空望为之起第于大市街北，凡器用物具无不备置。张文和尝小疾，及病痊后，上告近侍曰："朕股肱不快，数日始愈。"众争来问安，上笑曰："张廷玉有疾，岂非朕股肱耶？"其优待也如此。陈中丞时夏宦籍滇南，上因其母老，特命云、贵有司置传，送其母至其任所。岳威信公钟琪以边勋置高位，或谤其系岳武穆后，欲复宋、金世仇之语，上特封其奏以示岳公。后公出征西域，上特命其子浚送至玉门关以慰之。其体下情若此。故一时将相感上威德，无不效力用命，以成一代郅隆之化也。

用顾天成　当作成天

上以蔡宗丞嵩依附年党，因籍其家。得顾太史天成《咏星星草》诗稿，疑其语涉讥讽，命蔡索其全集进呈。见恭挽圣祖诗云"已过虞舜巡方日，尚少唐尧在位年"之句，上因之泪下，曰："草莽之间乃有此忠臣耶！"因召入，特赐编修，命值上书房以示宠云。

赏花钓鱼

世宗驭下严肃，然每假以辞色，以联上下之情。丙午秋，特宴文武大僚于乾清宫，赋诗饮酒。每佳时令节，必赐诸王大臣游宴，泛舟福海，赏花钓鱼，竟日乃散。故当时堂廉之间，欢若父子，无不可达之情也。

察下情

雍正初，上因允禩辈深蓄逆谋，倾危社稷，故设缇骑，逻察之人四出侦诇，凡闾阎细故，无不上达。有引见人买新冠者，路逢人问之，告其故。次日入朝，免冠谢恩，上笑曰："慎勿污汝新帽也！"王殿元云锦于元旦同戚友为叶子戏，忽失一叶。次日趋朝，上问夜间何以为欢，王以实对。上笑曰："不欺暗室，真状元郎。"因袖中出叶示之，即王夜间所失叶。王制府士俊出都，张文和公荐一健仆，供役甚谨。后王将陛见，其仆预辞去。王问何故，仆曰："汝数年无大咎，吾亦入京面圣，以为汝先容地。"始知为侍卫某，上遣以侦王劣迹也。故人怀畏惧，罔敢肆意为也。

朱批谕旨

上于即位后，虑本章或有所漏泄，故一切紧要政典俱改命折奏，皆可封达上前，无能知者。上于几暇，亲加批览，或秉烛至丙夜未罢。所批皆动辄万言，无不洞彻窾要，万里之外有如觌面，奖善服奸，无不感浃肌髓。后付刻者，只十之三四，其未发者，贮藏保和殿东西庑中，积若山岳焉。

善禅机

宪皇旧邸与柏林寺相近，故上同迦陵上人朝夕谈禅，颇通释理。临莅后，尝告近臣曰："朕欲治世法十载，然后开明释法。"故于十一年稍讲禅理。所著《悦心集》及谕诸寺院等谕，皆直达上乘，非浮泛之士所可解者。又谓木陈颇通世法，非禅宗正眼，黜其法派。又以皓月所宗以袈裟传派，实为魔道，并着撤其钟版以辨邪正。又以张紫阳虽道教，其《悟真外篇》实通禅理，并着归入《释藏》中以广法门。皆只眼正见，直达如来之真谛也。

杖杀优伶

世宗万几之暇，罕御声色。偶观杂剧，有演《绣襦》院本《郑儋打子》之剧，曲伎俱佳，上喜赐食。其伶偶问今常州守为谁者（戏中郑儋乃常州刺史），上勃然大怒曰："汝优伶贱辈，何可擅问官守？其风实不可长。"因将其立毙杖下，其严明也若此。

禁抑宗藩

国初入关时，诸王多著劳绩，故酬庸锡类之典，甚为优厚，下五旗人员皆为王等僚属，任其差遣。承平日久，诸王皆习尚骄慢，往往御下残暴，任意贪纵。如两广总督杨琳为敦郡王属下，王曾遣阉人赴广，据其署内，搜索非理，杨亦无如之何。上习知其弊，即位后，禁抑宗藩，不许交通外吏，除岁时朝见外，不许私谒邸第。又将所属值宿护军撤归营伍，以杀其势。故诸王皆凛然奉法，罔敢为矩外之行。自今上下安便，皆上之威德所致也。

纯皇初政

纯皇帝即位时，承宪皇严肃之后，皆以宽大为政。罢开垦、停捐纳、重农桑、汰僧尼之诏累下，万民欢悦，颂声如雷。吴中谣有"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之语。一时辅佐之臣如鄂文端尔泰、杨文定名时、朱文端轼、赵泰安国麟、史文靖贻直、孙文定嘉淦皆理学醇儒，见识正大，故为一代极盛之时也。

圣祖识纯皇

纯皇少时，天资凝重，六龄即能诵《爱莲说》。圣祖初见于藩邸牡丹台，喜曰："此子福过于余。"乃命育诸禁庭，朝夕训迪，过于诸皇孙。尝扈从之木兰，圣祖枪中熊仆，命纯皇往射，欲初围即获熊之名耳。纯皇甫上马，熊复立起，圣祖复发枪殪之。归谕诸妃嫔曰："此子诚为有福，使伊至熊前而熊立起，更成何事体？"由是益加宠爱，而燕翼之贻谋因之而定也。

西苑门习射

乾隆初，上每月朝孝圣宪皇后于畅春园者九，因于讨源书室听政。己巳秋，天气肃爽，上乃习射门侧，发二十矢，中者十九，侍从诸臣无不悦服。齐侍郎召南曾纪以诗，上赐和其韵，即命镌诸壁上，以示武焉。

杀讷亲

上即位初，以果毅公讷亲为勤慎可托，故厚加信任。讷人亦敏捷，料事每与上合。以清介持躬，人不敢干以私，其门前惟巨獒终日缚扉侧，初无车马之迹。然自恃贵胄，遇事每多谿刻，罔顾大体，故耆宿公卿，多怀隐忌。戊辰春，金川蠢动，张制军广泗率兵攻之，因其地势险阻，不获克捷。上命讷往为经略。讷自恃其才，蔑视广泗，甫至军，限三日克刮耳崖。将士有谏者，动以军法从事，三军震惧，极力攻击，多有损伤。讷自是慑服，不敢自出一令，每临战时，避于帐房中，遥为指示，人争笑之，故军威日损。有三千军攻碉，遇贼数十人哄然下击，其军即鸟兽散。上知其不足恃，然欲其稍有捷音，然后召还，以全国体。讷乃毫无举措，惟日乞增兵转饷，至有欲乞达赖喇嘛、终南道士为之助战之语。上大怒，立褫其职。初尚令其往塞外效力，后因其匿败事闻，立封其祖遏必隆之刀，即于中途斩之。故众皆悚惧，每遇战伐，无不致命疆场，罔敢怀苟安之念也。

平西域

乾隆初，既命傅阁峰尚书鼐等与准噶尔议和，互通市易。甲子岁，噶尔丹策零既没，不数年间篡弑相仍。辛未春，酋长萨喇尔来降，上素谙蒙古语，已悉知其篡弑之情。甲戌秋，辉特长阿睦尔撒纳款关请降，欲请兵收复四卫拉，时诸耆旧狃习辛亥败兵事，皆以不纳为便。上深悉其情，谓"天与人归，时不可失"，乃内断于衷，立主用兵(事详后卷)。三载之间，拓地二万余里，天山雪窟，无不隶我版图。其间虽有成功赏赉之费，然视往昔边防转饷，十不一二，足见上之贻谋宏远，非人臣所及也。

听　报

上自甲戌后，平定西域，收复回疆，以及缅甸、金川诸役，每有军报，上无不立时批示，洞彻利害，万里外如视燎火，无不辄中。每逢午夜，上必遣内监出外问有无报否。尝自披衣坐待竟夕，直机密近臣罔敢退食，其勤政也若此。

重经学

上初即位时，一时儒雅之臣，皆帖括之士，罕有通经术者。上特下诏，命大臣保荐经术之士，辇至都下，课其学之醇疵。特拜顾栋高为祭酒，陈祖范、吴鼎等皆授司业，又特刊《十三经注疏》颁布学宫，命方侍郎苞、任宗丞启运等裒集《三礼》。故一时耆儒夙学，布列朝班，而汉学始大著，龌龊之儒，自蹶足而退矣。

不忘本

本朝初入关时，一时王公诸大臣无不弯强善射，国语纯熟。居之既久，渐染汉习，多以骄逸自安，罔有学勤弓马者。纯皇习知其弊，力为矫革，凡有射不中法者，立加斥责，或命为羽林诸贱役以辱之。凡乡、会试，必须先试弓马合格，然后许入场屋，故一时勋旧子弟莫不熟习弓马。金川、台匪之役，如明将军亮、奎将军林皆以椒房世臣用命疆场，一代武功，于斯为盛。上尝曰："周家以稼穑开基，我国家以弧矢定天下，又何可一日废武？"再满洲旧族，其命名如汉人者，上深厌之，曾谆谆降旨，不许盗袭汉人恶习。曾有"汉人以钮钴禄氏为郎者盖鄙之为狼"之谕，言虽激切，亦深恐忘本故也。

重读书人

上虽厌满人之袭汉俗，然遇宿儒耆学亦优容之。鄂刚烈公容安不谙国语，上虽督责，然厚加任使，未尝因一眚以致废弃。国太仆柱习为迂缓，当较射禁庭，国褒衣大冠，侍卫有望而笑者，上曰："汝莫姗笑，彼为儒士，今乃能持弓较射，不忘旧俗，殊为可嘉也。"其优容如此。

普免天下租税漕粮

上自奉俭率，深惜物力。初即位，不许街市用金银饰，禁江、浙组绣，代以刻丝。御膳房日用五十金，上屡加核减，至末年岁用仅二万余金，近侍虽告匮，不顾也。然攸关民间大计者，则豁然不计有无，西域、金川用兵至一万万零四千余两，河工、海塘以亿万计。曾于丙寅、丁酉、乙卯普蠲天下正供租税三次，辛卯、庚戌、丙辰普蠲五省漕粮四次，每举率以亿万计，而上初不为之吝惜也。

善待外藩

蒙古生性强悍，世为中国之患，虽如北魏、元代皆雄起北方者，然当时柔然、海都之叛未尝罢绝。本朝威德布扬，凡毡裘月窟之士，无不降服，执殳效顺，无异世臣。纯皇恢廓大度，尤善抚绥，凡其名王部长，皆令在御前行走，结以亲谊，托诸心腹，故皆悦服骏奔。西域之役，如喀尔沁贝子扎尔丰阿，科尔沁额驸索诺木巴尔珠尔，喀尔喀亲王定北将军成衮扎布、其弟郡王霍斯察尔，阿拉善郡王罗卜藏多尔济，无不率领王师，披坚执锐，以为一时之盛。其子孙亦屡登膴仕，统领禁军，以为夸耀。故上宴蒙古王公诗注"其令入宴者，率皆儿孙行辈"，其亲谊也若此。故上崩时，诸蒙古部落皆躄踊痛哭，如丧考妣，新降都尔伯特汗某，几欲以身殉葬，其肫挚发于至诚，不可掩也。

土尔扈特来降

准噶尔本元太尉也速后（与徐达战于通州，见《明史》）。以元纲不整，遂遁居伊犁，分四部落，曰卫拉特，曰都尔伯特，曰和硕特，曰土尔扈特，各立可汗以为辅车之计。后土尔扈特部落以噶尔丹不道，故率本部落迁入俄罗斯，彼国以其愚戆，时加欺凌，大兵既定伊犁，威布遐迩，土尔扈特部长闻之曰："吾侪本蒙古裔，今俄罗斯种类不同，嗜好殊异，又复苦调丁赋，席不暇暖。今闻大皇帝普兴黄教，奚不弃此就彼，亦良禽择木智也。"遂率其全部涉河而归，绕道行万余里始达哈萨克。失道入行郭壁，复毙数万人，抵边者十之三。上闻之，命舒文襄公摄伊犁将军篆，往为安置。或疑其中有叛人舍楞，请上勿纳。上曰："远人来降，岂可拒绝？况俄罗斯亦大国，彼既弃彼而南，而又挑衅于此，进退无据，黠者必不为也。"舒既抵边，察其心实恭顺，乃受其降，厚加抚绥。彼既穷窘欲绝，今获意外之惠，乃诚心感化，然后四部落皆为我大清有也。

书无逸

上于勤政殿扆间御书《无逸》一篇以示自警。凡别宫离馆，其听政处皆颜"勤政"，以见虽燕居游览，无不以莅政之要。后暮年少寝，乃默诵《无逸》七"呜呼"以静心。见御制诗注。

不用内监

自世祖时，殷鉴前代宦官之祸，乃立铁牌于交泰殿，以示内官，不许干预政事。纯皇待之尤严，稍有不法，必加箠楚。又命内务府大臣监摄其事，以法周官冢宰之制。凡有预奏事者，必改易其姓为王，以其姓众多，人难分辨，其用心周详也若此。有内监高云从素与于相交善，稍泄机务，上闻之大怒，将高立置磔刑，其严明也如此。

翻　译

上夙善国语，于翻译深所讲习。然尝谓："国初惟以清语为本，翻译为后所增饰，实非急务。"故屡停翻译科目，自戊寅至戊戌凡二十年未尝举行。后阿文成公桂因旗籍出身无所，始奏请开翻译乡场，以勉旗人上进之阶，然非上之意也。

不喜朋党

上之初年，鄂、张二相国秉政，嗜好不齐，门下士互相推奉，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上习知其弊，故屡降明谕，引宪皇《朋党论》戒之。胡阁学中藻为西林得意士，性多狂悖，以张党为寇仇，语多讥刺。上正其罪诛之，盖深恶党援，非以语言文字责也。故所引用者，急功近名之士，其迂缓愚诞，皆置诸闲曹冷局，终身不迁其官。虽时局为之一变，然多获奇伟之士，有济于实用也。

至诚格天

纯皇敬天法祖，乾健不息，践位六十年间，命亲臣代郊者二，余皆亲襄祭祀。己卯夏旱，至六月不雨，上亲自斋宫步祷圜丘，未竟日，甘霪大沛。壬子夏，旱既甚，上宣召九卿科道，召对于勤政殿，下罪己诏，言本朝并无强藩、女谒、宦官、权臣、佞幸之弊，惟土木繁兴，引为己责，命群臣直言以匡救其失。是日申酉时即雷雨大作，四郊沾足。又丙辰、丁巳间邪匪叛乱，糜烂川、楚三省，上于内寝设几，夜间叩祷吁天，求延国祚，故逆氛日渐孱乏，以底灭亡。

友爱昆仲

上即位后，优待和、果二王，每陪膳侍宴，赋诗饮酒，殆无虚日。然必时加训迪，不许干预政事，保全名誉。和恭王少时骄抗，上每多优容。尝命王监试八旗子弟于正大光明殿，日已晡，上尚未退朝，恭王请上退食。上以士子积习疲玩，未之许，王激烈曰："上疑吾买嘱士子心耶？"上怡然退。傅文忠责王曰："此岂人臣之所宜语？"王始悔悟。次日免冠请罪，上方云："昨朕若答一语，汝身应粉齑矣！其言虽戆，心实友爱，故朕恕之。然他日慎勿作此语也。"友爱如初。果恭王因救火迟误，复交通外吏事发，上惟给戍其宾客，降王为贝勒，事不深诘，以保全之。王惭恧病发，上往视疾，执手痛

曰："朕以汝年少，故稍如拭拂以格汝性，何期汝愧恧之若此？"即日复王爵，慰谕者再，其厚待天性也若此。

孝　亲

纯皇侍奉孝圣宪皇后极为孝养，每巡幸木兰、江、浙等处，必首奉慈舆，朝夕侍养。后天性慈善，屡劝上减刑罢兵，以免苍生屠戮，上无不顺从，以承欢爱。后喜居畅春园，上于冬季入宫之后，迟数日必往问安视膳，以尽子职。后崩后，上于后燕处之地皆设寝园，凡巾栉、栀枷、淋盆、吐盂无不备陈如生时，上时往参拜，多至失声。又于园隙建恩慕寺，以资后之冥福焉。

用傅文忠

上既诛讷亲，知大权之不可旁落。然国无重臣，势无所倚，以傅文忠恒为椒房懿亲，人实勤谨，故特命晚间独对，复赏给黄带、四团龙补服、宝石顶、双眼花翎以示尊宠。每遇事必独揽大纲，文忠承志行旨，毫不敢有所专擅。上尚时加训迪。一日御门，文忠后至，踉跄而入。侍卫某笑曰："相公身肥，故尔喘吁。"上曰："岂惟身肥，心亦肥也。"文忠免冠叩首，神气不宁者数日。故当时政治宽厚，无侵擅之弊焉。

杀高恒

两淮盐政高恒，以侵贪匣费故，拟大辟。勾到日，上恶其贪暴，秉笔欲下，傅文忠代为之请，曰："愿皇上念慧哲皇贵妃之情，姑免其死。"上曰："若皇后弟兄犯法，当如之何？"傅战栗失色，上即命诛恒。

恶章攀桂

淮扬道章攀桂，以吏员起家，人工献纳。上南巡，章司行宫陈设，欲媚上欢，以镂银丝造吐盂设坐侧。上见之，瞿然曰："此与孟昶之七宝溺器何异？"心甚恶之，终其身未迁其官。

食鱼羹

金川用兵时，累岁未得进，至乙未冬，始克勒乌围，阿文成公桂以捷书进。上方用膳，因念将士用命，潸然泪下，适落鱼羹中。上即命封鱼羹以赐文成，并申明其故。文成泣曰："臣敢不竭死以报上之眷也。"

用福文襄

福文襄王康安，荷父庇荫，威行海内，上亦推心待之，毫无肘掣。台湾之役，福戚宗室恒瑞以逗遛失机，上命入京讯质。福以戚故，故缓其行，乃于战阵时首列瑞功，以希免罪。上谕福云："使恒瑞果将材，何以汝未至时，并未睹其专战，而一旦勇健若此，岂以戚畹而袒庇乎？朕深为汝惜也！"福文襄承命之下，战栗失色，花翎动摇竟日。

诛伍拉纳

伍制军拉纳，继福文襄督闽，惟以贪酷用事，至倒悬县令以索贿。故贪吏充斥，盗贼纵横，魁将军伦劾之。上大怒，并巡抚浦霖罢斥，槛解入京。时和相擅柄，故缓其行以解上怒。上计日不至，立命乾清门侍卫某飞骑召入，于丰泽园庭讯。伍、浦皆服罪，立置于法，和亦无能为力。是日冬月，天气和暖，人皆以为刑中故也。

雪睿王冤

大兵平定中原，睿忠王方摄政，定鼎规模，多所裁定，薨后议罪革爵。饶余郡王阿巴泰父子略定河北，征讨吴逆，累功封安亲王，以其后嗣依附廉亲王允禩，故世宗特斥其封。纯皇夙知二王功高，于乾隆戊戌特复睿王封爵，令其五世孙淳颖袭封，并命配享太庙；安王嗣封辅国公，以承其祀，实盛德事也。

定恩骑尉

国初定世爵，自公至云骑尉凡二十四级，以为赏功之次。然云骑尉甫袭三次，又阵亡后裔与战绩加者，无所区别。上轸念殉节之员，未易代即停封，甚为悯恻，故特定恩骑尉之职。凡阵亡人员，其封爵袭替者，皆赏给恩骑尉，以世其家，真旷典也。

绿营定世爵

国初定制，凡旗员阵亡者，荫以世爵，汉员犹沿明制，惟荫以难荫，宦及其身而已。纯皇念一体殉节而有等差，其制不无偏袒之势，下诏命凡汉员文武各员如有阵亡者，皆荫以世职，虽微员末吏亦得荫云骑尉，故人皆感激用命。三省教匪之役，殉难以数千计，盖上之恩泽沦浃之深也。

哨　鹿

上搜猎木兰时，于黎明亲御名骏，命侍卫等导引入深山叠嶂中，寻觅鹿群。命一侍御举假鹿头作呦呦声，引牝鹿至，急发箭殪毙，取其血饮之。不惟延年益壮，亦以为习劳也。

松苓酒

纯庙时，张文敏照献松苓酒方。于山中觅古松，伐其本根，将酒瓮开坛埋其下，使松之精液吸入酒中，逾年后掘之，其色如琥珀，名曰松苓酒。上偶饮之，故寿跻九旬，康庄日健，有以哉。

答钱香树奏折

上庚寅岁举行六十万寿礼，钱文端陈群献竹根如意。上批札云："未颁僧绍之赐，恰致公远之贡，文而有理，把玩良怡。今赐卿木兰所获鹿，服食延年，以俟清晤。"其风趣也如此。

纯庙博雅

纯庙天纵聪慧，揽读渊博，万几之暇，惟以丹铅从事。御制诗五集，至十余万首，虽自古诗人词客，未有如是之多者。每一诗出，令儒臣注释，不得原委者，许归家涉猎。然多有翻撷万卷莫能解者，然后上举其出处，以博一笑，诸臣无不佩服。尝于《塞中雨猎》诗内用"制"字，众皆莫晓。上笑曰："卿等一代巨儒，尚未尽读《左传》耶？"盖用陈成子杖制以行也。又出《污卮赋》考词林，众皆误为窳尊，上徐检出，乃拟傅咸《污卮赋》也。彭文勤尝进呈百韵排律，上立读之，曰："某某出韵。"后考之，信然。其博雅也如此。

纯庙赏鉴

纯庙赏鉴书画最精，尝获宋刻《后汉书》及《九家杜注》，心甚爱惜，命画苑写御容于其上。岳氏《五经》，特建五经萃室以贮之。又觅马和之《国风图》，历数十年始全获，藏于学诗堂。其他如韩滉《五牛》，设春藕斋，周铸十二钟，于景阳宫，皆有所谓。可知勤政之余，其所以怡情悦性者皆不凡也。

内湖珠兆

乾隆初，有小内侍夜于御湖泛舟，见神光烛天自湖中出，因网罗之，得蚌径尺，中有明珠寸余，二颗相连如葫芦形。内监不敢匿，因以进上。上嵌于朝冠，珠晶莹异常。夫御湖非孕珠之地，而能获此奇宝，盖天预为之兆，以肇六十重元之盛也。

今上待和珅

丙辰元日上既受禅，和珅以拥戴自居，出入意颇狂傲。上待之甚厚，遇有奏纯庙者，托其代言，左右有非之者，上曰："朕方倚相公理四海事，汝等何可轻也？"珅又荐其师吴稷堂省兰与上录诗草，觇其动静。上知其意，吟咏中毫不露圭角，故珅心安之。及纯庙崩后，王黄门念孙、广侍御兴等先后劾之。上立命仪、成二王传旨逮珅，并命勇士阿兰保监以行。珅毫无所能为。控制上相，如缚庸奴，真非常之妙策。恭读《味余书室稿》中《唐代宗论》，有云："代宗虽为太子，亦如燕巢于幕，其不为辅国所谗者几希。及帝即位，若苟正辅国之罪，肆诛市朝，一武夫力耳！乃舍此不为，以天子之尊，行盗贼之计，可愧甚矣！"乃知睿谋久定于中矣。

却贡玉

今上亲政时，首罢贡献之诏，除盐政、关差外，不许呈进玩物，违者以抗旨论。谕中有"诸臣以如意进者，朕视之转不如意"之语。时和阗贡玉，辇至陕、甘间，上即命弃诸途中，不许解人。故一时珠玉之价，骤减十之七八云。

辛酉工赈

辛酉夏，霖雨数旬，永定河漫口，水淹南苑，漂没田庐数百里，秋禾尽伤。上减膳撤乐，步祷社稷坛祈晴。命步军统领明安广为赒赈，粥厂有所不及，明亲乘木筏，施散饼饵，日以数百万计。特建席棚以处灾黎，凡活者数百万人。又特简大臣四出查赈，截南漕数十万石以备缓急。又筑建永定西堤，上亲为巡视，指定方略，堤遂以成。其忧勤民瘼，实为旷古所罕睹焉。

虔祷风神

癸亥秋，杞县河溢，冲圮衡家楼，上命侍郎那彦宝堵御，经冬未竣。余闻内务府大臣戴公明德言，甲子春，上偶泛湖，值东北风甚骤，上因念北河若得此风助，庶可竣工，乃即于舟中拈香祷之。未逾旬，那公奏北河合龙，信得东北风助，去上祈祷甫三时，非上精虔，何以致此。后闻莫侍郎瞻菉云，此为黄金大坝，康熙中曾漫溢，经数十年始竣工，未能若是之速。信百灵之效顺也。

重朱文正

今上在藩邸时，朱文正为上书房师傅，朝夕训迪。上深知其醇正，于亲政后特召入都，日加亲信。朱故宿儒，亦持躬勤谨，时有嘉猷入告，故上之行政，惟以仁厚为本。至癸酉林清之变，骈戮百余人，上恻然哀悯，命有司于菜市口筑坛超度，犹秉文正之教也。文正既殁，逾年上驻跸赵新店，犹命近臣代奠，有"哀我哲辅，松楸在望"之谕焉。

亲骨肉

今上即位后，厚待仪、成诸王，虽不假以事权，每有过失，必宽容之。仪王性刚愎，在上前作尔汝辞，成王遇事模棱，不竭力以报效，上待之如旧。己巳秋，庆郡王游桃花寺行宫，乙亥秋，仪王奉祭裕陵，私回京邸，有司议以黜革，上惟罚锾示惩而已。诸王子孙皆封贝勒、贝子诸爵，至于孩提，皆授以应封顶带。其连枝友于之爱，实后世所罕见也。

卷　二

淳化帖

法帖之久，无如淳化阁帖。其后鼎、绛、汝诸帖互相仿摹，愈失旧规，近日祖帖收藏家，无过而问者。惟大内所藏，系当日所赐毕士安者，篇帙完善，墨渖如新，成亲王曾见之。纯皇帝珍惜如宝，特建淳化轩以贮之。又命于文襄摹刻上石，颁赐诸王公卿，虽不及原帖之善，亦自成一家焉。

金元史

自古稗史之多，无如两宋，虽若《扪虱新语》、《碧云騢录》不无污蔑正人，然一代文献，赖兹以存，学者考其颠末，可以为正史之助。如金、元二代，著述寥寥，金代

尚有《归田录》、《中州集》等书，史官赖以成编。元代惟《辍耕录》一书，所载又多系猥鄙之词，故宋、王诸公不得不取材诸碑版、行状等词，其事颇多溢美。如《完泽传》，甫载郭□□劾其贪酷诸款，而后又言其公正廉洁惜名器重士节诸语。梁德圭，本纪载其与相臣比昵为奸为何炜所劾，而其传又言其遵守先朝法度，谏臣浮竞，使其不终其位等语。臧否如出二手，盖皆碑版之文故也。

本朝文人多寿

王弇州著《文人九厄》，使人阅之，索然气尽。余按本朝文人多寿，可以证王之失。如王文简公士祯七十七，朱竹坨彝尊八十四，尤西堂侗八十五，沈归愚尚书德潜九十五，宋漫堂荦七十二，查初白慎行七十八，方灵皋苞八十二，袁简斋枚八十二，钱辛楣大昕七十七，纪晓岚尚书昀八十二，彭芸楣尚书元瑞七十三。姚姬传鼐八十四，翁覃溪方纲八十余，梁山舟同书九十二，赵瓯北翼八十二，四公至今犹存。

本朝父子祖孙宰相

王弇州载明代门族之盛，按本朝父子调梅以济升平之盛者，指不胜屈。如阿文端公兰泰之子为傅文恭公明安，阿文勤公克敦子为文成公桂，张文端公英子为文和公廷玉，刘文正公统勋子为文清公墉。马文穆公齐之侄为傅文忠公恒，其子为福文襄公康安。高文良公斌之侄为文端公晋，其子为参政公书麟，皆父子宰相。惟温文简公达孙为相国福，其子今相国伯勒保，尹文恪公泰子为文端公继善，其孙为今相国庆桂，皆三代持衡，为升平良佐，实古今所未见也。

本朝状元宰相

本朝阁臣，最利鳌头。如傅聊城以渐为顺治丙戌状元，吕常州宫为顺治丁亥状元，于文襄公敏中为乾隆丁巳状元，庄参政有恭为乾隆己未状元，梁文定公国治为乾隆戊辰状元，王文端公杰为乾隆辛巳状元，戴文端公衢亨为乾隆戊戌状元。今七卿中有潘芝轩世恩、胡希庐长龄、茹总宪棻、王司空以衔、姚阁学文田凡五人，皆有调羹之望焉。

张魏公

世之訾张魏公者，皆谓其不度德量力，专主用兵，几误国事。殊不知其误不在佳兵黩武，反在过于持重之故。按宋、金强弱之不敌，夫人知之，魏公即勉力疆场，亲持桴鼓，尚未知胜负若何。今考其出师颠末，富平之败，魏公方在邠州；淮西之失，公方在行在；符离之溃，公方在泗州，皆去行间数百千余里，安得使士卒奋勇而能保其不败哉？故郦琼对金梁王言"宋之主帅，皆持重拥兵，去战阵数十里外，不如王之亲冒矢石"之语，盖指魏公而言也。

国初定三院

文皇践祚之初，改内阁为三院，曰弘文，曰秘书，曰内院，皆置大学士、学士等官，盖仿宋昭文集贤之制。入关后仍沿其制，至顺治戊戌，始复从明制，改设中和殿、保和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名。乾隆戊辰，特旨罢中和殿大学士，改为体仁阁，以配三殿三阁之名焉。保和殿大学士不常置，惟张文和公、傅文忠公拜焉。体仁阁大学士初以杨节相廷璋、杨节相应琚先后大拜，皆不终位，故戴服堂《藤阴杂记》内谓其名不祥。然刘文清公、今曹相国振镛递相任之，卒无他咎，可知在人不在名也。

本朝宗室辅臣

本朝定制，宗子无爵者，与八旗世臣同授朝职，然为辅臣殊不利。康熙初，忠懿公塔拜子班穆布尔善尝拜东阁大学士，以鳌拜党诛。觉罗勒德洪拜武英殿大学士，后以事罢斥。觉罗吉庆以粤督有廉名，授参政，以永安州兵事失机褫职，公自吞烟具死。宗室琳宁继之，以失察书吏事降官，致仕。宗室禄康拜东阁大学士，初以失察舆夫赙降都统，复以失察曹伦谋逆事遣置盛京，皆不终其位。盖以天潢骄纵，易以致咎，故卒无继李汧国、赵忠靖之相业者。

宗室科目

康熙初，尝置宗室科目，不久停止，见紫幢居士文昭诗中。乾隆乙丑复设科目，中达麟图，戊辰中良诚，辛未中玉鼎柱。后以达侍班失仪罢斥，遂停文科目。嘉庆己未，今上亲政，从肃亲王之请，复设乡、会试，壬戌中果齐斯欢、慧端、德明阿三人。果为郑恭王胞侄，慧为简良王曾孙，德即良祭酒子，皆入词林，一时称盛。其后累科皆中二三人。果今洊至户部侍郎，德至左庶子，惟慧以散馆降秩，今任宗人府理事官。

宗室诗人

国家厚待天潢，岁费数百万，凡宗室婚丧，皆有营恤，故涵养得宜。自王公至闲散宗室，文人代出，红兰主人、博问亭将军、塞晓亭侍郎等，皆见于王渔洋、沈确士诸著作。其后继起者，紫幢居士文昭为饶余亲王曾孙，著有《紫幢诗钞》。宗室敦成为英亲王五世孙，与弟敦敏齐名一时，诗宗晚唐，颇多逸趣，臞仙将军永忠为恂勤郡王嫡孙，诗体秀逸，书法遒劲，颇有晋人风味。常不衫不履，散步市衢，遇奇书异籍，必买之归，虽典衣绝食所不顾也。樗仙将军书诚，郑献王六世孙，性慷慨，不欲婴世俗情，年四十即托疾去官，自比钱若水之流。邸有余隙地，尽种蔬果，手执畚锸从事，以为习劳。晚年慕养生术，每日进食十数，稍茹甘味即哺出，人皆笑其迂，然亦可谅其品矣。先叔嵩山将军讳永悫，诗宗盛唐，字摹荣禄。晚年独居一室，人迹罕至，诗篇不复检阅，故多遗佚。近日科目复盛，凡温饱之家，莫不延

师接友，则文学固宜其骎骎然盛也。

宋置封桩库

宋太祖起自布衣，深悉民间疾苦，故平定诸国后，自奉俭薄，积左藏之余，立封桩库。尝欲待足五千万后，捐资契丹，以赎燕云之地。如其不与，则以其资厚赏军士，兴师恢复其土。及澶渊和后，不复讲求，则以其财供土木祠祷之费。至神宗时，日忧国用之不足，王荆公以新法济之，卒招靖康之祸。孝宗天资英敏，复置封桩库以为灭金之赀，暮年积钱四千万缗，他物称是，后为韩侂胄取为赏赐燕好之赀。至理宗时，国用复绌，以致灭亡。世之如宋太祖、孝宗之举皆胜夫庸浅之主，而子孙不知爱惜，反消耗于声色土木之间，良足慨惜。然则丁谓、王钦若、韩、贾等所为可容诛乎？

宋金形势

宋自建隆、开宝后，民不知兵者一百余年，一旦金人以飙迅之势，破京俘主，其势实不可与敌。然建炎之初，河北尚为宋守，河南、淮右坚城数十，自相保障，使高宗重任宗忠简等，使其固守残疆，渐为恢复之计，则金虽强，无能为也。乃先避敌南下，一闻兵燹，首倡泛海，方自以为得计。明州之役，几不自保其躯，其不为石头之降者幸耳。使金兵攻破临安即设置郡县官吏，以一旅穷追，虽有智者亦无如何矣。粱王智不出此，乃复仓卒凯旋，致有黄天荡之战，乃金自失其机，非宋人有能御者。其后张、韩、刘、岳等练集士卒，防守边隅，至绍兴庚申、辛酉间，宋兵日见强盛。金兵自入中国，习于安逸，其强不及于前，故韩常每为之忧惧。顺昌、朱仙镇之役，宋人屡次获胜，而高宗狃于见闻，甘心乞和称臣，以致大仇不复，受金人朽木灯檠之欺，良可悲也。

吴春麓语

吴春麓御史赓枚，桐城人。中嘉庆己未进士。性忠悫，颇以理学自命。与余交最笃，尝与余书曰："奋与偾，盛衰之本。勤与惰，成败之原。贪与廉，得失之林。宽与虐，恩怨之府。静与躁，寿夭之征。忍与激，安危之券。谦与盈，祸福之门。敬与肆，存亡之界。"此数语真见道之言也。

旭亭家书

韩旭亭先生讳是升，今大司寇桂舲封父也。性和霭，居家勤俭，年四十，即弃儒冠，游食四方。余少及其门。尝语人曰："天下事多矣！未有骄盈而不败者。"恒以谦抑自居，虽仆夫媪妇，必接之以温颜。其子虽屡任封疆，而先生朴素如故也。尝寄书与司寇云："余今年秋收颇佳，所植菽稷，颇足酿酒，笔墨足以代耕，尽有余享。汝所获廉俸丰朊，其养赡妻孥之余，犹有余资，切勿贪分外之荣，致使七十垂尽之翁反被汝所累也。"故司寇谨守先生教，始终以敬谨受今上知遇，屡登高位，皆秉其家范也。

德济斋夫子

本朝宗室任外吏者，以简仪亲王为首称。王讳德沛，郑庄亲王之裔也。少应袭公爵，王让其弟，己入西山读书。怡贤亲王荐于朝，世宗闻而异之。召见，问王所欲，曰："惟愿百年后于孔庙中食块冷肉耳。"上奇其言，即任户部侍郎。后屡任封疆，不名一钱，每到处，务立书院，聚徒讲学。尝谓人曰："人心为风俗之本，未有人心浇漓而风俗朴厚者。今世不患乏才，而患人心之不复古，非讲学无以明之。如使风化日移，胜纷据于咿唔之学多矣！"尝与河督高斌议论不合，高欲岁减革扫沙船，王力持之不得。时语先人曰："古人制度，安可轻易改革？吾年就衰，恐不及见，汝今年少，应见河患之日增，异日当思吾语也。"后癸酉秋，水漫张家路头，果如王所料，时王薨已二年矣。其后河患日增，至竭海内脂膏以供之，犹尚无补于患，则王之先见若何也。讲学家尊之为济斋夫子云。

醉　公

睿忠亲王嗣曾孙名塞勒，性爽伉。嗜糟醨，日夜不醒，虽朝会，酒气犹熏然，人呼为醉公。然遇大事多直鲠。康熙戊戌，理邸以罪黜，东宫虚位，圣祖命诸臣集议。时廉王觊觎大器，揆叙、王鸿绪复左右之，公愤怒起于座，高声曰："惟有立雍亲王，天下苍生始蒙其福也。"众为之憬然。后世宗即位，召公责之曰："当日汝言，几有危于朕躬。然汝忠鲠可嘉，嗣后慎勿多言也。"公免冠谢曰："臣一时直性，不能自遏抑也。"后乾隆戊戌复睿邸，追赠公王爵。

元泰定帝

元泰定帝乃晋王甘麻剌子，为世祖嫡长孙。南坡之弑，帝虽与闻，然立执其使，驿递以告。其未及达者，天也。即位后，即首戮铁迭等明示天下，颇有叔孙昭子之风。其视晋简文之拜桓温，宋理宗之宠弥远者，不啻霄壤。崩逝后，青宫践祚，统绪有归。乃燕帖木儿心系周王，乘间夺国，其后文宗卒膺大宝，而以篡弑之罪归之，非公论也。

朱清　张瑄

朱清、张瑄以隶卒之贱，受世祖知遇，以海艘济运。及夫末际，岁运至四百万之多，使太仓陈陈相因，红朽不可食，亦有赖于二人者。何以一旦致罪，乃至身首不保，后世亦未有鸣其冤者，何也？

国初官制

国初甫定辽、沈，官职悉沿明制。其总摄国政者，有五大臣、十大臣之分，其余设总兵、副将、游击、备御之分，而皆阶以等级（如一等总兵官，三等游击之类）。其后改为国语，无复汉名（如固山额真之类）。入关后，

始改总统旗务者为都统,每旗一员;其参协者为副都统,每旗二员;其下设参领、佐领等官,惟世职名仍沿国语(如一等阿思哈呢哈番,三等拜他拉布勒哈番之类)。乾隆初,从舒文襄公议,始设汉衔,其一品者为子,二品者为男,三品者为轻车都尉,四品者为骑都尉,五品者为云骑尉,而官名乃厘正焉。

汉军初制

国初时,俘掠辽、沈之民,悉为满臣奴隶。文皇帝悯之,拔其少壮者为兵,设左右两翼,命佟驸马养性、马都统光远统之。其后归者渐多,入关后,明降将踵至,遂设八旗,一如满洲之制。康熙中,平三逆,其藩下诸部落亦分隶旗籍。雍正中,定上三旗每旗佐领四十,下五旗每旗佐领三十,其不足者,拨内务府包衣人隶焉,于是其制始定。盖虽曰旗籍,皆辽、沈边氓及明之溃军败卒。今生齿日繁,其从龙丰沛旧臣,尚不能生计富饶,而聚若辈数万人于京华,又无以令其谋生之道,其当轴者宜有远略欤?

国初尚右

国初世沿古制,凡祭祀明堂诸礼仪,皆尚右。祭神仪,神位东向者为尊,其余昭穆分列,至今犹沿其制。故先烈王以宗老,孔定南以藩臣之长,皆居右班云。

三王旗纛

孔定南、耿靖南、尚平南等归顺时,未隶旗籍,文皇名其军为天祐军,特设白、绿、黑诸旗纛以赐之。见《八旗通志》。

王府属下

国初定制,皇帝亲将之旗有三:曰镶黄,曰正黄,曰正白。诸王分将之旗有五:曰正红,曰镶白,曰镶红,曰正蓝,曰镶蓝。其五旗户籍,皆为王公僚属,沿左氏人有十等之制,递为臣仆,凡所升擢,皆由诸王公掌之。其后升平日久,诸王习于骄汰,多有虐其所属不堪言者。世宗习知其弊,故命惟王府护卫诸官仍由本王所擢,其余皆隶有司,诸王之权始绌。然犹许岁时庆吊,趋谒如制。至今护军营操习,仍用各王府旗纛,犹存旧制。近有妄男子身隶王府旗籍,乃声言并非王府臣仆等语,真故违祖制也。

先恭王家训

先恭王袭爵垂五十年,其勤俭如一日,不好侈华,所食淡泊,出处有恒,虽盛夏不去冠冕。尝曰:“吾心如权,凡事至,皆量其轻重,然后理之。”又曰:“凡执权者,宜开人生路,不可博公直之名,致裁抑仕途,使进取之士壅滞怨望。”时和相当朝,每苛责诸士子,先人每不以为然。尝诫槤曰:“朝廷减一官职,则里巷多一苦人,汝等应志之。”

经验良方

余尝患鼻衄,至流血数斗,竟夕不止,以青黛、紫菀诸物治之,毫无应验。有人送一方,用千瓣石榴花烧灰,以酒调之,塞鼻中,其血立止,屡试果验,因志之。

先惠顺王神力

国初诸王,披坚执锐,抚定辽、沈,先烈亲王诸子中如克勤郡王、颖毅王。诸王平定山左,各著有劳绩,惟先惠顺王以年幼未经从军,然天授神勇,众罕与匹。生有髭须数十茎,人争异之。顺治中,有喀尔喀使臣至,与近臣角抵,俱莫能撄。王闻之,请于烈王,伪为护卫入朝,杂于众中,使臣与斗,应手而仆。世祖大悦,赏赉无算,时年甫弱冠也。后尝告人曰:“此间殊寂寞恼人,未若诸天乐也。”烈王方讶为不祥,未逾年薨。

宋太祖解兵权

宋祖生于兵间,颇知五代藩镇之弊,故假杯酒解释兵权,使骄兵悍将无所用智,实为一代良法。然聚兵于京师,习为骄纵,而天下州郡不复置兵,一有变乱,皆请兵于朝,故其国势衰微,末年致有靖康之祸。使当时如唐府兵之制,易其将不汰其军,使重臣递相抚御,以为强干弱枝之制,安得坐丧其业哉?

宋武臣

有宋一代,武臣寥寥,惟狄武襄立功广南,稍有生色,仁宗置诸枢府,甚为驾驭得宜。乃欧阳公露章劾之,至恐其有他心,岂人臣为国爱惜人材之道?狄公终以忧愤而卒。其后贼桧得以诬陷武穆者,亦袭欧阳之故智也。

五大臣

国初太祖时,以瓜尔佳信勇公费英东、钮钴禄宏毅公额亦都、董鄂温顺公何和理、佟忠烈公扈尔汉、觉罗公安费扬古为五大臣,凡军国重务皆命赞决焉。

启心郎

国初,满大臣不解汉语,故每部置启心郎一员,以通晓国语之汉员为之。职正三品,每遇议事,座其中参预之。后多缘以为奸,乃汰去。

元顺帝

元顺帝亡国之君,无足置议,然有二三政事远胜前人者。巴延擅权,举国依附,帝能识托克托于行间,密与之谋,一旦立解兵柄,贬谪远方,颇有英飒之姿。明宗被弑多年,帝首发其逆谋,将雅尔特尔穆子孙咸置于法。虽迁逼太后,谋害皇弟,不无太忍,然较唐敬宗敬礼陈宏敬,明天启之不究诘方从哲、崔文升,反将劾奸诸臣屈陷成狱者,不啻霄壤矣。又能任汉人贺惟一为相,改革蒙古勋臣专擅之风,亦良能也。

刘药村

刘药村名大槐，海峰先生之弟也。馆于明太傅第，课子弟甚严。性迂阔，初不知人间有分桃断袖事者，闻之，以为人伦大变，作檄以讨论之。又性恶女尼，每于市衢间遇之，必归蒙以红绫被，卧竟日以为厌胜，其迂妄也如此。

刘孝廉

吴夔伦学士言，康熙中有刘孝廉名禄，河南人。善风角占卜。仁皇召直蒙养斋，欲授以官，孝廉屡辞。随上北征，粮饷乏济，上命孝廉卜之，曰："不出三日定至。"果如其言。又从幸滦阳，一日踉跄至宫门，请上速徙居高处，以避水厄。时方晴霁，夜间山水涨发，果冲没行宫。又善风鉴，尝谓张文和公、史文靖公皆异日太平宰相。壬寅冬乞假归省，至冬月望日，忽命家人制缞服向北哭之竟日，及哀诏到，正仁皇崩之后二日。后孝廉卒于家。

鄂尔奇短视

鄂司马尔奇，西林相公胞弟。目短视，性聪敏，读书数十行。显扬后，颇耽声色，与相公异趣，时人比之以大小宋云。相公尝浴足，公仓卒至，相公不及摒挡，加足于怀，司马急以烟筒击之。相公矍然，公曰："大白猫何罕物，而兄珍之于怀何也?"盖以足为猫云，人传以为笑。

十王亭

我文皇抚定辽、沈，规模阔大，而集思广益，纳谏如流。造十王亭于宫右侧，凡有军国重事，集众宗藩议于亭中而量加采择。故当时政治肃清，良有以也。

汉军各营旗纛

汉军八旗旗纛，皆用描洒金飞虎。前锋营用五色飞虎旗，香山健锐营用黄色缘蓝，火器营用蓝色缘黄，以辨制度云。

范文肃公厚德

范文肃公文程为宋忠宣公裔。国初仗剑谒军门，太祖曰："名臣后，宜厚待之。"遵化四城之役，公守滦州，独得保全阖郡生灵。大兵入关时，公参决帏幄，劝睿忠王秋毫无犯，为明帝发丧，并护送倪文贞公灵柩南归，凡忠义之士皆褒奖之。时定赋税，有司欲以明末练饷诸苛政为殿最，公曰："明之亡由于酷苛小民，激成流寇之变，岂可复蹈其所为?"因以万历中征册为准，岁减数百万两，民赖以苏。故其簪组鼎盛，为八旗巨室云。

成王书法

成亲王讳永瑆，为纯皇十一子。善书法，幼时握笔，即波磔成文，少年工赵文敏。又尝见康熙中某内监言其师少时犹及见董文敏握笔，惟以前三指握管悬腕书之，故王推广其语作拨灯法，谈论书法具备。名重一时，士大夫得片纸只字，重若珍宝。上特命刊其帖，序行诸海内，以为荣云。

褚库巴图鲁

褚库巴图鲁姓萨尔图氏，少为先烈亲王牙将，勇绝一时。攻宣化府城，首登其堞，颈为明兵所刃。公左手抚额，右手犹手刃数人，僵于城侧，其气仅属，大兵因以破城。时有善医者云其喉未断，使妇女抚吸其气，犹可望生。时命妓女如法治之，用巨绳缝其颈，公果得复生。至顺治中，从上幸南苑，弯弓逐兽，马蹶，其颈复断，公因之薨。

徐文定公

徐文定公元梦，舒穆禄氏，杨武勋王裔也。公父生公时，梦一老叟至，自云徐姓，因以命名为志。公中癸丑文进士，与韩慕庐同榜。高不逾人，鼻艴然为紫缨络，性和蔼，遇大节侃侃。雍正中，廉王允禩、贝子允禟以觊觎大器，世宗命诸大臣议其罪。公首言"二王之罪诚不容诛，愿皇上念手足之情，暂免一时之死"等语，情词肫挚，上为之动容。寻以罪谪为中书舍人，公即抱案牍，持铅管从事，诸同侣有逊之者，公曰："否，此仆之职，敢不黾勉从事。"退与诸舍人讲寅谊，其不苟也如此。其孙舒文襄公，复以勋业见称于世。

史文靖公

史文靖公贻直，器量宏大，风度翩然，尝有不时宣召，公雅步如常。或有催促之者，公曰："天下安有奔迫之宰相耶!"人服其知大体云。

马 彪

马壮节公彪，固原人。少无赖，尝冲突固原提督仪仗，提督命杖于辕门。公问人曰："提督品最高，究竟何如人始为之?"人告以由行伍起者。公奋然曰："吾以提台皆天人耳，若由行伍进，吾犹能力致之。"乃誓曰："吾不致身此官，终不入此城也。"遂仗剑从军。时大兵进讨回部，公奋身用命，积功至总兵官。路由固原，有邀其人城会饮者，公力辞之曰："此尚非吾入城时也。"后以平撒拉尔回民功，果授固原提督。公至城门，挥去侍从，步入其阓。至衙中，首命置前提督神主，公朝服祀之，然后接其众乡里父老，设酒欢宴终日，指其牌曰："吾非为此公所激烈，何能致身至此? 此聊所以报德也。"

图文襄公用兵

图文襄公讳海，马佳氏。辅翊世祖、圣祖二朝，功业卓然。初，公为中书舍人，负宝从世祖之南苑，上心识其人，欲重用之。恐人不服，因谓众辅臣曰："某中书举趾异常，当置于法。"众以无罪请。上曰："否则立置卿相，方可满其愿也。"因立授内阁学士，不数年，洊至大学士。康熙初，奏茅麓山之捷。甲寅冬，吴三桂既

叛，察哈尔复蠢动，事闻，圣祖忧之。孝庄文皇后曰："图海才略出众，可当其责。"上立召公，授以将印。时诸禁旅皆南征，宿卫尽空，公奏请选八旗家奴之健勇者，得数万人，公令以翌日聚德胜门外。是日黎明，公已整装至教场，甫检阅毕，即趋以疾行，不许夜宿，每至州县村堡，即令众家奴略掠之，所获金帛无算。不数日至察哈尔，下令曰："前此所掠皆士庶家，不足为宝。今察哈尔承元之后，数百年之基业，珠玉货宝不可胜计，汝等如能获取之，可富贵终身也。"众踊跃从事。公率众夜围其穹庐，察哈尔部长布鲁尼不及备，仓卒御敌。我兵无不一当百，卒擒之，公分散财帛，奖励士卒而归。陛见时，仁皇责其虏掠宣府等郡县，以有司劾章示之。公谢罪曰："臣实无状，然以舆儓之贱，御方强之敌，若不以财帛诱之以壮其胆，何以得其死力？然上不即诛，待臣奏绩而后责之，实上之明也。"仁皇大悦曰："朕亦知卿必有所为也！"因命公复西征焉。

刘海峰

刘海峰先生讳大櫆，桐城人。古文名家。少以文谒李穆堂侍郎，惊曰："五百年无此作者，欧、苏以来一人而已！"其见重如此。举博学鸿词科，鄂文端公业经首选，张文和恶其才，因曰："此吾乡之浮荡者。"因易以刘文定公，先生遂落拓终其身。居京邸，其弟馆于明太傅家，先生恶其权贵，乃避居朱都统沧瀚宅，破壁颓垣，蔼如也。先恭王重其品，终身执弟子礼甚恭。而先生归乡后，音书杳然，其高傲也如此。

刘文正公之直

刘文正公当乾隆中久居相位，颇为上所倚任。公性简傲，不蹈科名积习，立朝侃然，有古大臣风。尝有世家子任楚抚者，岁暮馈以千金，公呼其仆人，正色告曰："汝主以世谊通问候，其名甚正。然余承乏政府，尚不需此，汝可归告汝主，赠诸故旧之贫窭者可也。"有赀郎昏夜叩门，公拒不见。次早至政事堂，呼其人至，责曰："昏夜叩门，贤者不为。汝有何禀告，可众前言之，虽老夫过失，亦可箴规也。"其人嗫嚅而退。薨时，上亲奠其宅，门闾湫隘，去舆盖然后入。上归告近臣曰："如刘统勋方不愧真宰相，汝等宜法效之。"

谢芗泉之疏阔

谢芗泉先生焚车事，另载后卷。其人大节不苟，然性疏阔，其居处几榻，尘积数寸，不知拂拭。院中花草纷披，殊有濂溪不除阶草之意。财物奢荡，一任仆人侵盗，毫不介意。性复多忘，尝新置朝衣，借法时帆祭酒著之，罢官后遂不复取。及官仪部，当有祭祀，复欲市取。时帆闻之，故意问之曰："吾记君尝于某时新置朝衣，去日未久，何得遂无？"谢茫然曰："此等物，弃诸敝笥，安可索取？"法复曰："或君曾假诸人乎？"谢仍不复记忆。法笑曰："君于某日曾假余著之，今尚在余笥中，君果忘乎？"谢乃恍悟，其不屑细故若此。

本朝内官之制

世祖抚定华夏，习知前明阉宦之弊，故立铁牌于交泰殿，戒内官不许干预朝政。其官不过四品，皆隶内务府总管，岁时谒见如堂司制，颇有周官冢宰统摄之制。纯皇帝乾纲独揽，防驭内官尤严。有高云从者，稍干涉外事，上遵章皇旨，立时磔死，若辈皆凛然敬畏。和相虽贪黩无状，然制内官最严。其军机随侍尝有背呼梁文定公名者，和闻之，奋然曰："梁为朝廷辅臣，汝辈安可轻之？"立杖数十，命与梁叩谢乃免。故当时寺人，俯首惟命是从。近日内务府大臣多由僚属骤迁，又无重臣兼领，故敬事房总管辈多与诸大臣分庭抗礼，无复统辖之制。至苏大司空楞额曾对众曰："今日尚未见吾都堂。"虽一时之谑语，亦可觇风气矣。

巴延三

巴延三制府初任军机司员，龌龊无他能，人争鄙薄之。尝当值宿，时西域用兵，夜有飞报至，大臣俱散出，纯皇帝问值宿者，以巴对。上呼至窗下，立降机宜凡数百语。巴小臣，初觐龙颜，战栗应命，出宫后，一字不复记忆。时有上亲侍小内臣鄂罗里，人素聪黠，颇解上意，遂代其起草。上阅之，称嘉者再，因问其名，默志之。数日，语傅文忠曰："汝军机有若等良材，奚不早登荐牍？"因立放潼商道，不数岁遂至两广总督。巴感激鄂切骨，常以恩人呼之。既任封疆，毫无建树，终以贪黩罢归，为鄂怨恚者再。以节钺宗臣，其才反不若阉竖，亦可丑也。

杨武勋王

余外祖舒穆禄武勋王讳杨古利，以开国功臣封王，尚主，为异姓诸臣之冠，其功业载余文集中。王末年从文皇帝征朝鲜，大捷后巡视山谷，天大雾，中伏弩而殒。按《北齐书》，韩贤破韩木兰后，检阅甲仗，有余贼藏尸边，待贤近，举刀斫之，中胫而卒，与王差仿佛也。

何温顺公

高皇初起兵时，满洲军士尚寡，时董鄂温顺公讳何和理者，为浑春部长，兵马精壮，雄长一方。上欲藉其军力，乃延置至兴京，款以宾礼，而以公主妻之。公乃率众归降，兵马五万余，我国赖以缔造。萨尔浒之役，卒以败明师者，皆公兵马之力也。其前妻闻其尚主，怒，扫境而出，欲与之战，高皇面谕之，然后罢兵降。故今袭世爵者，皆系公主所出，其前夫人所生者，不许列名。国语呼为"厄吓妈妈"，盖讥其鲜德让之风也。

洪豁尔国

今鄂罗斯北有洪豁尔国，国势富强。护军统领百公顺尝至其境，谓其人善于骑射，有三韩之风。其国自言，先世系由索伦迁移者。按《辽史》，西辽耶律大石自天祚被擒后，遂率众西移凡万余里，自称西辽。其后为

爱乌罕所灭，今其国岂其苗裔耶？

刘文清

刘文清公墉为文正公子。少时知江宁府，颇以清介持躬，名播海内，妇人女子无不服其品谊，至以包孝肃比之。及入相后，适当和相专权，公以滑稽自容，初无所建白。纯皇召见新选知府戴某，以其迂疏不胜方面，因问及公。公以"也好"对之，为上所斥。谢芗泉侍郎颇不满其行，至以《否卦·彖辞》诋之，语虽激烈，公之改节亦可知矣。然年八十余，轻健如故，双眸炯然，寒光射人。薨时毫无疾病，是日犹开筵款客，至晚端坐而逝，鼻注下垂寸余，亦释家所谓善解脱者。余初登朝，犹及见其丰度。一日立宫门槐柳下，余问朱文正公五矢之目，朱未遽答。公喟然曰："君子务其大者远者。今君以宗臣贵爵，所学者自有在，奚必津津于象物之微者哉？"宜朱公之不答也。老成之见，终有异于众也。

卫司空

卫司空哲治，历任封疆，以廉能著。其抚粤西时，谢侍御世济子犯法，公锻炼其子，因波及侍御，袁简斋太史曾作书规之。刘文清公亦言其"官每高一阶，而其品乃下一级"，盖亦不能自守之士。然先恭王亲见其召对，纯皇帝问近日封疆大吏臧否，公自谢无状。上言："置汝姑勿论，其外究竟孰为最劣？"公对曰："惟江西巡抚阿思哈耳。"时阿宠眷最渥，而公敢撄之，亦难能也。

阿尔萨

阿相公尔萨以胥吏起家，屡任封疆。不喜科目，尝谓傅文忠公云："朝廷奚必置棘场，三载间取若干无用人，以为殃民误国之具。"经傅呵斥，颇为士林所讥。然居官清介，籍没时，其家惟黄连数十斤，当票数纸而已。亦近日大吏之所罕见也。

横闸侍郎

雍正初，年大将军羹尧宠眷甚渥。尝入京陛见，世宗因命其于正大光明殿阅朝考卷。时复有所宣召，殿庭深邃，绕出前庭，路颇迂折。年方起座，闻后楹丹扆欻然，四扉洞开。年趋视之，则某侍郎横闸于其傍，盖自启扉以便其行。时谓之横闸侍郎云。

活佛掣签

西藏喇嘛自宗卡卜兴扬黄教，其徒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呢率言永远转生以嗣其教。行之日久，其徒众稍有道行为人推许者，亦必踵其转生之说，以致呼毕尔罕多如牛毛。蒙古王公有利其寺之赀产者，乃请托达赖喇嘛指其子侄为的乳，互相承授，与中国世爵无异。纯皇帝习知其弊，因其陋习已久，难以遽革，因命制金奔巴瓶，设于吉祥天母前。遇有呼毕尔罕圆寂者，即拣其岁所生产子之聪慧者数人，书名于签，令达赖喇嘛会同驻藏大臣封名掣之，贿请之弊始绝。时谓之活佛掣签云。

朱文端公救舒文襄

乾隆乙亥，阿逆既投诚，舒文襄公赫德时任定边将军，请将其家属分置苏尼特等近地，以为羁质。纯皇帝大怒，谓其分散骨肉，有伤远人之心，命近侍封刀斩之。朱文端公闻命，排扉而入，请召对，力言人材难得，舒某虽一时过虑，然平日办事勤慎，请援议能之典。上曰："命已下逾日，恐难追转。"公奏曰："即命臣子成麟追之。"上可其请。公出谓其子曰："追不及，汝勿返也。"成麟故勇往，即于马前割袍前襟，驰骑而往，甫至潼关，卒追前命而归。时傅文忠公告人曰："朱公诚仁者之勇，是日虽恒百辈，终无济于事也。"

盛司寇

盛司寇安，满洲人。以科第洊至卿贰。颀然岳立，须眉苍然，以古大臣自命。戊辰春，孝贤纯皇后崩，时有周中丞学健、瑟制府尔臣等以违制薙发伏诛。有锦州守金文淳者，禀命于府尹然后薙发，事发，纯皇震怒，命立诛之。公叩首请曰："金小臣，罔识国制，且请命大僚然后薙发，情可矜恕，请上宽之。"上怒曰："汝为金某游说耶？"公曰："臣为司寇，尽职而已，并不识金某为若何人。如枉法干君，何以为天下平也。"上大怒，命侍卫反接公赴市曹，与金文淳同置于法。公佯然长笑，惟曰"臣负朝廷之恩"而已。后上悔悟，命近臣驰骑并金赦之，公施然叩谢如常。时市曹万目共睹，曰："此真司寇也。"次日，上即命公入上书房傅导诸皇子，曰："盛安尚不畏朕，况诸皇子乎！"真师保之妙选也。

阿文成公用人

阿文成公屡膺挞伐，平定绝域，为近日名臣之冠。其拔擢人才，或于散僚卒伍以一二语赏识，即灯荐牍，故人皆乐为之用。兴将军奎以将校从事，公奇其貌，曰："此将材也。"因与之副将扎，命其攻克某岭，即日克捷。其后卒为名将。如王述庵司寇昶、韩桂舲司寇崶、百菊溪制府龄、朱白泉观察尔赓额皆以微员赏识，其后皆为卿相。闻其于军务倥偬间，惟于幕中独坐饮酒吸烟，秉烛竟夜。或拍案大呼，愀然长啸，持酒旋舞，则次日必有奇策。其驱使将士，如发蒙振落，其成功者，或奖以数语，或偿以糕果，而其人感激终身，甘与效死。其薨数日前，自知死期，于其诞辰，置酒作乐终日。训其子孙，励以纲常名节，曰："余从此长诀，不复训教尔等矣！"病笃时，将其兵书诗文稿尽命焚之，曰："无以此误后人也！"余尝往吊，见其厅第湫隘，居然儒素，较之当时权贵万厦巍然者，薰莸自别，比之李文靖厅前仅容旋马者，未为过也。

舒文襄公预定阿逆之叛

舒文襄公既以分置阿逆家属获罪，降为马卒，公即荷殳执靮，甘与士卒同伍。及闻班忠烈公第密劾阿逆之事，曰："阿逆叛志已决，不可使得其家属傅虎以翼。

余虽得罪，曾任大臣，出疆专命之罪，余甘任之。”乃部署士卒，围其营帐。其夜阿逆果率众至，欲掳其家属牧厂，我兵猬集，争先用命。阿知有备，乃踉跄遁去，其家属终为我虏获焉。上闻之大喜，立复其位。

崇政殿

高皇初定辽、沈，建立宫室，卑浅其制，殊有茅茨土阶之意。今陪京宫殿，大清门内即为崇政殿，为视政朝贺之所。其后凤凰阁分限内外，内为清宁宫，内奉神位，即为燕寝之地，其傍六宫分峙，制作极为俭朴，亦可想见祖宗开创之艰难也。

鄂西林用人

鄂西林相公节制滇南七载，一时智勇非常之士多出幕下。公尝命张制府广泗征花苗，开筵设乐，谈笑竟日而不及用兵事。及薄暮，张不得已请公将略，公愀然曰：“老夫误用人矣！夫转运糗粮，备整甲仗，有不备者，惟老夫是问。至于兵机难测，转瞬间已自变易，惟在为将临事处决，安有预定机谋而能胜人者哉？”张慑服其言。其他如哈军门元生、董将军芳皆出其幕下，卒为一代名臣。此数人至其家，皆执洒扫贱役，而其家亦佣仆视之，如郭汾阳之于李西平、马北平也。

奎壮烈

奎壮烈林为孝贤纯皇后之侄，以椒房甲第，勇力过人。其兄忠烈公明瑞尝殉节滇南，故纯皇帝不欲使其临戎。而公乞恩者再，至痛哭殿陛间，惟愿杀贼复仇，上为之动容。其后从征缅甸、金川，皆以趫捷建功。后任伊犁将军，公乃纵酒指挥，尝集众官饮，其不胜者，仰鼻灌之。至登屋瓦上，与近侍酣饮。有犯法者，公剥其皮以盐揉之，其人号痛竟日始毙。为海禄所劾罢职。其后复从征廓尔喀，疽发于项，仍力疾从军。孙文靖公士毅往候其疾，公执其手曰：“疾何必问，大丈夫不能马革裹尸乃至殗滞床箦，亦可丑也。”至卒，惟以军务未蒇为忧，语不及他。然性耽书史，好作小诗，有曹景宗之风。尝读《元史》，王述庵侍郎问其所向慕，公曰：“耶律文正公非余所及，得及王保保之忠贞足矣！”亦可觇公之志矣。

云　梯

文皇帝时，攻取明人城堡，多以云梯制胜。乾隆戊辰金川之役，其地多筑坚碉于绝壁悬崖上，官军屡攻弗克。纯皇帝阅实录，乃仿其式，制造云梯，命八旗子弟日以演习。其后专隶健锐营。再征金川时，卒收云梯之功，始能捣倾贼窟。丙辰间，湖北奸民窃发，毕秋帆制府屡攻当阳不克，上乃命海内绿营皆习其伎，以昭文皇帝威德焉。

克勤郡王墓

克勤郡王讳岳托，先烈王之长子也。壬午冬从征山东，薨于途。丧返，文皇帝痛甚，及葬，命开其隧道，以便岁时赐奠，抚柩而哭。故至今未封其圹，以志荣遇。纯皇帝及今上翠华东幸，皆亲往赐奠焉。

卷　三

记辛亥败兵事

康熙丁丑，仁皇帝亲征沙漠，噶尔丹穷蹙自缢，其侄策零多尔济奔窜阿尔泰山北，稽首称臣。仁皇帝受降凯旋，朔漠荡平。其后数岁，策逆休养生息，招徕噶尔丹藩臣，部落渐强，侵犯喀尔喀部落。仁皇震怒，练兵筹饷，为深入计。

宪皇帝践祚，欲竟仁皇帝未竟之绪。会策逆死，其子噶尔丹策零嗣立。噶少年聪黠，善驭士卒，诸台吉乐为之用，宪皇帝遂决议讨之。朱文端公轼、沈总宪近思皆以为天时未至，惟张文和公力为怂恿。时费直烈公嗣爵傅尔丹者，颀然岳立，面微赪，美须髯，有名将风，张荐以为帅。筑大将坛，率满洲、绿营等五万兵讨之，诸蒙古藩臣皆执鞫以从。时达忠烈公福力谏不可，上曰：“策零殂落，噶逆新立，彼境分崩之势，何云不可？”达曰：“策零虽死，其老臣固在。噶逆亲贤使能，诸酋长感其先人之德，力为扞御。主少则易谏，臣强则制专。我以千里转饷之劳，攻彼效死之士，臣未见其可。况天溽暑，未易兴师。”张文和旁赞曰：“六月兴师，载诸《小雅》，君未果知耶？”上曰：“达福患暑疾，盍以卤汁灌之。”达词色愈厉。上曰：“然则命汝副傅以行，尚敢辞耶？”达语塞，遂叩首出，祃祷于明堂。上亲酌傅公，以宠其行。是日，大雨如注，旗纛尽湿，狼狈出国门，识者以为不祥。时从征为查副将军弼纳，巴将军赛，副都统戴公豪、海公兰、西公弥赖、定公寿、苏公图、马公尔齐，侍郎永公国、塔公尔岱，皆一时将帅之选焉。

八月，会师于科布多城。噶逆遣将伪降，言其国携贰，与喻萨克迭战经年，马驼羸弱，可袭灭其部落。傅公信其言，欲进师，定公寿曰：“噶逆闻警，敛师境内，静以观变，其谋可知。我师莫如耀兵境上，以扬我武，全师凯旋，策之上也。安可信俘虏片言，突入敌垒，以黩其武哉？”傅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彼穷蹙之余，安能敌精强之士？不御敌非勇也，汝何懦怯自损其威也。”定默然出，以袍付仆曰：“汝持此以归葬焉！生子名寿，以志难也。”永公国曰：“国闻用师乘瑕而战，未闻无隙而能致胜者。今噶逆亲亲用能，人惟求旧，选不失材，贤不失位，疆圉远辟，牧养蕃滋。彼虽犯我师旅，尚当良筹以御之，而况敛兵蓄锐，乃可深入自暴其师乎？”海公兰曰：“量敌而入，将之能谋也。知难而退，武之善经也。敌未可轻，武未可黩，俘虏之言奚足为信？羸师待敌，外夷之故智，君其防之。”傅艴然曰：“我国家之所以无敌者，以武臣不畏死耳！君等安可蹈汉儿之习，自弱其势哉？”因命整军以进。主事何公溥执辔以谏，傅曰：“葸尔竖儒，安识兵家事？”因以鞭挥何手而去。马

公退告众曰："此师殆哉！"戴公豪曰："带组具存，何畏死无具也？"查公弼纳曰："余刀俎余生，受君恩乃不死，今得以马革裹尸幸矣！"查前因允禟朋党故，廷议大辟，上特宥之，故查益感激用命。

及出境数百里不见贼垒，获侦者，云在博克托岭，傅遣苏公图往剿。未数里，闻胡笳声远作，毡裘四合如黑云蔽日，傅惧，移师东，陷和通淖尔，华言大泽也。定公谓傅曰："违众陷师，谁之咎也？"傅默然无语。定公曰："言在先，敢辞死乎？"遂与马公尔齐率师援苏。兵既接，忽大风蔽日，雹如牛首，我兵血战间后无继师，定公寿中矢殒，苏公等俱没于阵。西公弥赖率本部援之，兵溃身殉。贼遂犯大营，傅命蒙古兵御之。定制，科尔沁王公树红纛，土默特旌树白纛，以为志。转战间，科尔沁王某偃旗首遁，土默特公沙津达赖奋身入贼垒，白旌耀然。众知蒙古兵败，曰："白纛兵入贼队矣！"诸军遂大溃，终夜甲仗声不绝。傅举趾失措，惟抚驭满洲士卒曰："慎无堕家声也。"永公国刎颈死，戴公豪、海公兰自缢于幕杙上，何公溥儒服雅步曰："死为国殇，永享俎豆，荣矣！"遇贼而死。有蒙古参领某，潜渡淖，遇妇人骑以追，推某河中，水浅得不死，医士汤某，苍黄奔窜，扬言曰："余有丹药，嗡之可以免渴。"卒无应者，陷于贼。傅杂士伍奔窜出，查公弼纳跃马舞刀，贼皆披靡，溃围而出。不见傅，以其已死，恐蒙陷帅罪，曰："颁白之年，岂可复对狱吏？"遂复入阵而死。达公福殿军被杀，巴公赛血战死之(另见下卷)。惟塔公尔岱冒锋矢出，中枪穿胫，血殷征衫，蒙古医以羊皮蒙之，三日始苏。贼获诸士卒，皆以皮绳穿其胫，盛以皮袋，载诸马后，从容唱胡歌而返。蒙古科尔沁王逃匿萑苻中，以千金赂傅，傅受贿，扬言于众中："蒙古白纛者先败。"乃收公沙津斩之，蒙古士卒皆忿怒溃军。事闻，上震悼，曰："朕悔不听达福言，今无及矣！"乃厚恤其家。达故权臣鳌拜孙，耻其祖所为，故尽节云。乃斥傅爵赏恤诸溃卒。

后二年，噶逆众大入，赖额驸超勇亲王战于光显寺(事另见)。其势始衰，遂讲和焉。初，上命傅尔丹与岳威信公锺琪会议进兵策，岳公赴傅穹庐中，见壁上刀槊森然，问傅何所用。傅曰："此皆吾所素习者，悬以励众。"岳笑而漫应之。出语人曰："为大将者不恃谋而恃勇，亡无日矣！"后卒如岳公所料云。

郭刘二疏

国朝惩明代之失，罔许言官挟私言事，紊乱纲纪。然遇骨鲠之士弹劾权要，列圣必立加奖劝，以旌其直。如郭华野之劾明、余二相及王、高诸人，刘文正之劾果毅、勤宣，皆侃侃正论有足取者，备录其疏于左。

郭疏云："明珠与余国柱背公营私诸款：一，凡阁中票拟俱由明珠指麾，轻重任意。余国柱承其风旨，即有舛错，同官莫敢驳正。圣明时有诘责，漫无省议。即如陈紫芝之参劾张汧，内并请议处保举之人，上面谕九卿宜一体严处，票拟竟不之及。一，明珠凡奉谕旨或称其贤，则向彼曰：'由我力荐。'或称其不善，则向彼曰：'上意不测，吾当从容援救。'且任意增添，以市恩立威，因而要结群心，挟取货贿。至每日奏毕，出中左门，满、汉部院诸臣及腹心拱立以待，即密语移时，上意无不宣露。部院衙门稍有关系之事，必请命而行。一，明珠结连党羽，满洲则佛伦、格斯特及其族侄富拉塔、锡珠等，汉人之总汇者为余国柱，结为死党，寄以腹心。凡会议、会推，皆佛伦、格斯特等把持，而国柱更为之囊橐，惟命是听。一，督、抚、藩、臬缺出，余国柱等无不辗转贩鬻，必索其满欲而后止。是以督抚等官，遇事剥削，小民柔困。遭遇圣主，爱民如子，而民间犹有未沾足者，皆债官搜索以奉私门之所致也。一，康熙二十三年学道报满之时，应升学道之人，率往论价。九卿选择时，公然承风，缺皆预定，由是学道皆多端取贿，士风文教因之大坏。一，靳辅与明珠、余国柱交相固结，每年糜费河银，大半分肥，所提用河官，多出指示，是以极力庇护。当下河初议开时，彼以为必委任靳辅，欣然欲行，九卿亦无异词。及上另欲委人，则以于成龙方沐圣眷，必当上旨。而成龙官止臬司，可以统摄，于是议题奏仍属靳辅，此时未有阻挠议也。及靳辅张大其事，与成龙议不合，始一力阻挠，皆由倚托大臣，故敢如此。一，科道有内升及出差者，明珠、余国柱率皆居功要索。至于考选科道，既与之订约，凡有本章必须先行请问，由是言官多受其牵制。一，明珠自知罪戾，见人辄用柔言甘语，百计款曲，而阴行螫害，意阴谋险。最畏者言官，恐发其奸状。当佛伦为总宪时，见御史李时谦累奏称旨，御史吴霁方颇有参劾，即令借事排陷，闻者骇惧。以上各款，俱略指参。总之，明珠一人，其智术足以弥缝过恶，又有余国柱奸谋附和，负恩之罪，罄竹难书。伏祈霆威，立加严谴，天下人情无不欣畅矣。"

其劾王鸿绪、高士奇奏疏云："皇上宵旰焦劳，励精图治，用人行政，皆出睿裁，未尝纤毫假手左右。乃有植党营私，招摇撞骗如原任少詹事高士奇、左都御史王鸿绪等，表里为奸，恣肆于光天化日之下，罪有可诛，罄竹难悉，试约略陈之。高士奇出身微贱，皇上因其字学颇工，不拘资格，擢用翰林。令入南书房供奉，不过令其考订文章，原未假之与闻政事。为士奇者，即当竭力奉公，以报君恩于万一。计不出此，而日思结纳，谄附大臣，揽事招摇，以图分肥，凡内外大小臣工，无不知有士奇之名。夫办事南书房者，前后岂止一人，而他人之声名总未审闻，何士奇一人办事，而声名赫奕乃至如此？是其罪可诛者一也。久之羽翼既多，遂自立门户，结王鸿绪为死党，科臣何楷为义弟兄，翰林陈元龙为叔侄，鸿绪胞兄顼龄为子女姻亲，俱寄以心腹，在外招揽。凡督、抚、藩、臬、道、府、厅、县以及在内大小卿员，皆王鸿绪、何楷等为人居停哄骗，而夤缘照管者，馈至成千累万。即不属党援者，亦有常例，名之曰'平安钱'。而人之肯为贿赂者，盖士奇供奉日久，势焰日张，人皆谓之门路真。而士奇遂自忘乎其为撞，遂亦居之而不疑，曰：'我之门路真。'是士奇之奸贪坏法，全无顾忌。其罪之可诛者二也。光棍俞子槱在京肆横有年，惟恐事

发,潜遁直隶、天津、山东雒口地方。有虎坊桥瓦房六十余间,值八千金,馈送士奇,求托照拂,此外顺治门外斜街并各处房屋,总令心腹出名置买,何楷代为收租。士奇之亲家陈元师、伙计陈李芳,开张缎号,寄顿各处贿银、赀本约至四十余万。又于本乡平湖县置田千顷,大兴土木,修整花园,杭州西溪广置园宅,苏、松、淮、扬,王鸿绪等与之合伙生理,又不下百余万。窃思以觅馆糊口之穷儒,而今忽为数百万之富翁,试问金从何来?非侵国帑,即削民膏。夫以国帑民膏而填无穷之溪壑,是士奇真国之蠹而民之贼也。其罪可诛者三也。皇上圣明,洞悉其罪,止因各馆史书编纂未竟,着解任竣事,矜全之恩至矣!极矣!士奇乃不思改过自新,仍怙恶不悛。当圣驾南巡时,上谕严戒馈送,定以军法从事。惟士奇与鸿绪愍不畏死,于淮、扬等处,鸿绪招揽府厅各官,约馈万金潜送士奇。淮、扬若此,他处又不知如何索诈矣。是士奇之欺君灭法,背公行私,其罪之可诛者四也。更可骇者,王鸿绪、陈元龙鼎甲出身,亦俨然士林之翘楚者,竟不顾清议,为人作垄断,不以为耻,且依媚大臣,无所不至。即以人之所不屑为者,亦甘心为之而不以为辱。苟图富贵,伤败名教,岂不玷朝班而羞当世士哉?总之,高士奇、王鸿绪、陈元龙等豺狼其性,蛇蝎其心,鬼蜮其形。畏势者,既观望而不敢言;趋奉者,更拥戴而不肯言。臣若不言,有负圣恩,臣罪滋大。故不避嫌怨,仰祈皇上立赐罢谴,明正典刑,人心快甚,天下幸甚。”

其刘之弹张文和、讷果毅云:“大学士张廷玉历事三朝,遭逢极盛,然而晚节当慎,责备恒多。臣窃闻舆论,动言桐城张、姚二姓,占却半部缙绅,今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姻,仕宦者有姚孔振等十三人。虽二姓本系桐城大族,得官之由,或科目、荐举、袭荫、议叙,日增月益,以至于今,未便遽议裁汰。惟稍抑其升迁之路,使之戒饬引嫌,即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查得康熙年间,因王奕清等姻眷仕宦最多,仁皇帝曾降旨:‘三载升迁,不许开列奏补。’今可仿其例,请以三年内除特旨升用外,概停升转。”又言:“尚书公讷亲,年未强仕,统理吏户二部,入典宿卫,参赞中枢,兼以出纳王言,趋承时蒙召对,向用方隆。我皇上用人行政,无非出于至公,讷亲之居心行事,亦当极图报称。但臣虑讷亲以一人之身,承办事务太多,或有疏失。臣虽不能知其所管项何所当去,愿皇上谅其才能,酌量裁去一二项,使其专心机务,得以无所错误。再其任事过锐,逢迎者渐众,请皇上时加训饬,讷亲得以有过知改,常承主眷。”二公疏上,皆得嘉旨,若合符节。

朱白泉狱中上百朱二公书

朱白泉观察原名友桂,涵斋先生孙也,今改名朱尔赓额。涵斋于仁皇帝,以绘事供奉内庭。观察虽入赀为郎,性甚刚毅,勇往敢为。屡任封圻,以廉能著,百菊溪制府任倚之如左右手。庚午夏,随菊溪制府、韩桂舲中丞剿抚洋盗张保、张郑氏等,颇树功绩,上特赐孔雀翎。后任江南道,因主议增长苇荡事宜为河帅陈凤翔所控。上命钜卿往讯,其人本迂愎,为凤翔所蛊惑,卒以冒功不实论罪,谪戍伊犁。白泉与余最善,忆戊午岁冬夜,与白泉及谢芗泉侍御小集绿筠堂,挑灯剪烛,谈论天下古今事,涔然泪下。白泉以王文成自许,二人皆笑其妄,然不期其终以任事犯众怨,自撄其罪。今录其与百、朱二公书,以见其事之颠末云。

其与百制府书云:“盖闻人之穷通有数,事之成败有时,是不必以口舌争也。物理之是非有定评,国家之体统宜共立,是不可以意气用也。额虽不才,然奉教于先生长者之前者,亦已久矣。窃闻辱名为上,辱身次之,是故身泰而名辱,古人以为下。额自上年九月,接奉恩命,调任江巡,依侍节麾,俾供驱策。受圣主累世豢养之恩,怀名师特达知遇之感。抚心切齿,罔报涓埃。窃谓料物为河工之根本,苇荡为料物之基业,悉心剔弊,期裨功益,比较正额之外,增出过倍。然拨荡为购,减厅员冒销之利;按束交方,拂营员偷换之欲。额以只身独撄众怒,固已知其祸不旋踵,功废垂成。日昨以陈竹香遣丁京控,蒙钦派钜公前来查讯,验尾帮驳回之料,取船弁挟怨之词,厅营共证,合翻此局。从吏议而诬服,戴覆盆以望天,从古如兹,况在微末。文通有言,若使事非其虚,罪得其实,何以见燕市击筑之夫,对赵北悲歌之士?今以愚昧,于此获罪,所知为之流涕,路人为之叹息。抚躬自问,为幸多矣!此所以含笑而入圜土,长歌而膺徽缨者也。额始谓今年柴荡陆续出运,七堡、顺清河两处漫口藉以堵合,外南、海阜、山安、海防四厅奇险藉以抢护,诚恐自此废束,贻耽误堪虞。以今思之,成败早迟,皆有期合,实由天定,非关人事也。额于十一年作守潮阳,海氛告警,大帮压境,屠毒生灵,惊怖城市。额捐赀集勇,谨守疆场,绝济匪之源,挫触藩之锐,卒能化枭为鸠,闾阎安堵。绎堂制府(谓那公彦成),以为能,言听谋决。匪目李崇玉以计就擒,大帮朱贲乞命投款,已可旦夕告成,风涛永戢。而绎堂先生旋被严劾,竟坐投荒,时额以居忧得从漏网。三载之后,老夫子秉节海峤,仍用前策,以贼攻贼,生路既开,输诚踵至,鲸波遂恬,舶帆无恙,此亦乘势待时,事半功倍之明征也。安知苇荡之功,不更待有异日乎?不过为人臣子,有见利于国者,不敢委之时数,而濡滞不前耳。至于宦辙升沈,一官如屣,久已膜外置之矣。抑闻之,物不得其平则鸣,额之所遇,似不可谓得平矣!然昌黎、眉山之伦,余姚、莱阳之辈,斯并义冠云天,文雄霄壤。当其拂逆殊疆,颠沛垂死,不闻有伏阙讼冤,危辞表愤。诚以卿大夫不比齐民,曲直苍黄,非争一口。额待罪监司,通籍中外三十余年,若复效尤竹香,于获罪之后再行申诉,岂不重为天下耻笑?如《汉书》之所谓贾竖子争言,何其无大体者乎?惟愿老夫子大人调气颐神,珍重柱石之身,幸勿以额为念。额被谴至重不过谪戍,数年之后,循例邀恩,犹可效其犬马。则额虽在万里,如依函丈,若老夫子以额之故,至烦圣睿,是额之疏拙,不能周详以为师门光宠,而转使慈怀耿

耿，则负疚愈深。额远览先圣知命之教，中考昔贤处变之方，近验己身经历之迹，反求本身贞厉之故，区区寸心，伏乞采察。”

其与朱方伯锡爵书云：“窃念弟历官中外，世受国恩，自量移江南以来，思欲稍竭涓埃，勉图报称。再四延访，知江南重务，莫大于防河，而防河机宜，莫先于储料。苇荡营者，国家之官地，料物之所从出也。自齐敏悫（齐苏勒）开之于前，嵇文恭璜守之于后，天产地利，固足金堤。比年以来，苇营废弛，料价翔贵，南河库贮，岁糜金钱数百万，仍复缮堤不完，漫口屡告，皆由工无存料，猝难购买，欲事抢厢，已成冲决。而苇营地亩一万二千余顷，岁产柴千万束，徒令滩棍、狡兵据为利薮，盗卖采割，转贩到工。额诚私心痛之，是以奉委伊始，不自度德量力，奋然欲除此弊。欣逢大府严明，有司效命，果获扫除积习，实收成功，于旧定正额二百四十五万之外，增出余柴四百三十余万束。而众怨沸腾，谤书满箧，吹毛求疵，力翻此局，遂逢吏议，竟挂弹章。若以参词核之，不复少加辩雪，将含垢后世，传笑四方，额实无以自容于天下矣！谨按参词曰‘以采柴之刀本采草，而草又不足原估之数，工程不归实用，钱粮尽成虚糜’云云。去年办理苇荡时，左营俱系净柴，右营因有下茂地段，土地瘠薄，所产苇柴、乌荻、盐蒿、红草、蒲头五种相间，名五花头，束交工适用，所以照例详定与苇、青、净柴三七匀配。乃星使临工，以为巧立名目，不容申辩，苇船诸人，遂各希指承顺，有三成苇七成草之语。不知例载杂草每斤一厘三毫，此采柴刀本，仅发一分二厘一毫。是所办之柴，即不必问五花头与抽改情弊，全以草论，每束折算十六七斤，每蒲草一束，节省将及一分，一百万束蒲草，即节省三万两。何况右营出运之柴三百余万，业经交厅厢用取，有工收册报工段为准。左营未运之柴，现俱存储荡中，委员查验方回，乃欲概行抹煞，而以为不适工用，虚糜钱粮乎！此额之所不解也。

“又参词曰‘尽荡搜括之苦累，樵兵实所难堪’云云。查《工部则例》载，苇营所产之柴，尽数采交，其余柴之余，除量为酌赏外，即行尽数归公。其有私动余柴茎束者，官则从重参处，兵役严行治罪。自苇营废坏，十队效目勾通附近滩棍，偷漏柴束，转卖南河。厅员领购之价，乾没其余，效目据官产之柴，因以为利，樵兵人等不过分沾余馥。历来办荡之员，归苦累于樵兵，分私肥于效目。若以功令绳之，则罪将有在矣！然额昨于奉委时，深知其弊，不肯波及前事，但思调剂兵夫。故详定章程内，樵兵给与耕地，借与牛具籽种，船兵月饷仍旧。虽照乾隆以前旧例，设船归厅自运，而船兵随船驾运，并无失业。又另加一柴束给厅员，使厅员挪抵购料，于购价内筹贴食米。是樵船各兵等从前乞怜于效目者，其盗卖之利小，此时取给于公家，其调剂之利大。而况两营樵兵，左营尚属额设，右营多系雇役，向来效目以四五文一束雇采，而今官以十二文一束雇采，食力为佣，加倍得利，何从苦累乎？夫公家之利，知无不为，纵使有司奉行不力，樵兵竟有苦累，亦当备求实惠，重议恤兵以运柴，不得留柴而养兵也。今南河竭天下不足以供，而弃此额产苇柴徒供欲壑，令司农有仰屋之嗟，天府縻水衡之费，又额之所未解也。又参词曰‘把总钱永胜据实具禀蒲草，即将钱永胜顶戴摘去，勒令受装蒲草’云云。本年二月十五日，钱把总在荡督装，以‘连柴夹草受装出荡，已有一百九十余帮，尚存船八十余帮，现在受装’具禀。额因查荡时，柴束并无蒲草，知系预为抽卖抵换地步，即于十八日接禀严行批饬后，恐荡内耳目难遍，果有包蒲夹草等弊，随于十九日据钱把总所禀，札行韩守备，移会王参将，一体严查驳换。又恐承办之人未免回护，添委知县刘平骄专查有无夹草，钱把总并未再有禀白请验柴束。是额之批饬，专为不许受装夹草而设。迨后顺清河漫口抢筑，需料孔殷。钱所运料船，在李工停泊，去工四十里，顺风五六日，观望不前，潜回浦寓。是以会同库道，摘顶示惩。其去具禀蒲草时，案隔半月，仰卷可征。钱把总希图脱罪，巧构南箕，而星使验 明批禀，不顾文理之顺逆，以剔除夹草者反为勒装蒲草。遂使海上楼成，台中谳定，此又额之所未解也。

“又参词曰‘汰黄堤运到之柴，经各厅具禀短少’云云。本年八厅共禀称，浚船所带净柴，大捆者俱执以自卖，余柴概不交纳。及拆称垛计，每垛竟柴只一万四千余斤，而每垛折短茸草有一万一千余斤。额去冬尽荡搜括时，收买余方之例，业经会库道裁革，船兵何从得有余柴？其沿途抽改无疑。是以各道特奉制、河二宪委审得实，责处目兵。然苇营兵目，积弊相沿，旋有山安厅禀请验收到工苇柴。经委员覆禀，验明船兵所交之柴，夹杂短少，每船另有净柴数百束。吊验四束，称重九十余斤，的系荡内原捆。勒令交工，即有老妪幼妇跳河拚命。而山安厅自禀，与船目议明，以原捆交工，八折收受，而船兵又以六分改捆抵交，仍要八折收受各等语。众证确然，而乃以为畏惧威势，草率了案。以监司公定案卷为虚，以奸弁挟怨巧言为实，此又额之所未解也。又参词曰‘左营荡柴虽无夹草，而每束短少四斤六斤’云云。向来荡内产柴，湿、干、枯递分三种。其初采时，盘箍捆成，以三十斤上下为度。一年之后，内重耐干者，有二十四五斤，不耐干者，即止十五六斤。不过报部之时，彼此牵算，约以二十二斤。其实厅员领帑自购之料，并无此数。今左营荡柴，自去秋以至今冬，存储一年，岂无耗折？而折内既有堆积愈久，折耗愈多之语。又曰荒储荡地，未运至工，此自河道不通之故，岂得以为采柴罪过？且幸而未经出荡，星使犹得以验无夹草。设使河道通行，船兵出运，沿途抽拔改捆，则蒲草亦与右营等耳，观者岂复代为区别哉？不即左营以验右营之无草，转以耗折为斤重之不敷，此又额之所未解也。

“总之，苇荡之事，非众人之所乐成，而草创经营，亦非一年所能尽善。是以今年围估新届，将下茂五花头不行估采，将二尺四寸箍口加宽四寸，又奏明试行三年，酌中定额，若果司事得人，日臻起色，其于国计民

生，岂无裨益？乃棋局一更，大事尽废，今年新估八百万束，随在盗卖，莫复过问。刻下虽奉到谕旨，仍须核实采办，再定章程。而聚讼纷纷，适从谁是，群小泄泄，威令不行，纵有桑榆之效，已见东隅之失，岂不深可痛惜哉？额见收时，星使并未按问，但令随带司员代具亲供。至额将印卷七套呈核，又裁截要证印稿七件，然后发还。菊溪先生深愤不平，额在狱中曾上书菊溪先生，自明成败有时，劝勿仰烦圣虑。迨定拟覆奏后，外间传有折稿，菊溪愈怒不可解。而清河令郭禹修者，与安徽包慎伯盖实始终荡事，见额狱且不测，竟私走春明，欲为诉冤。二人去后二日，额始知之，遣急足数辈，追及汶上而返。会台谏中有劾菊溪先生者（为马履泰、吴芸），上命星使密侦于彭城。回奏一疏，具言所劾虚无，并为额湔雪，云：'前征洋匪，辛苦备尝，家无余财，人所共知。'或以此重邀天恩，末减罪状。然前此严参乍入，自分立正典刑，乃高厚鸿慈，仅与荷校三月，是圣主好生之德，业已宽无可宽，何敢再行希冀？惟额除弊太骤，众谤群疑，虽执法大臣，亦为所惑。卒之阴察其冤，抗表代白，略不护前，额之愚忠，或尚犹有可取，而三代直道之风，其真至今未泯矣乎？故缕视布呈，以达区区，伏望阁下于众恶必察之下，存日久论定之识也。"观察二书，前书隐忍不辨，得人臣引罪之体；后书分条驳诘，以洗涤百世之名，合而观之，可互相发明也。

西域用兵始末

准噶尔自光显寺之败（事见后卷），决意请和，至乾隆四年，和议始成。又许通市及入藏作佛事，人马货物皆限以数。噶尔丹策零于乾隆十四年死。生三子一女：长曰喇嘛达尔扎，次曰那木扎尔，又次曰莫克什，女曰乌兰巴雅尔。阿扎母贵，蒙古最重嫡庶，国人因立阿扎坐床，坐床者，华人言即位也。那木扎尔杀莫克什，喇嘛达尔扎自危，乃弑阿扎而自立。乌兰巴雅尔与其夫拥戴有功，因其委任疏远叛去，达又擒而杀之。当是时，大策零（事见上卷）。王孙达瓦齐与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另居雅尔地方，各有阿拉巴图数千户（华言奴也）。达瓦齐于达尔扎为近族，贵而无位；阿逆出身微贱，而狡黠凶狠迥异。诸酋亦皆不平达尔扎之所为，与之相抗，不奉教令。达尔扎命众讨之，达瓦齐等兵败，窜入哈萨克。达尔扎以二人不除，终为祸害，遂遣心腹人率兵六万追之，期于必获。达瓦齐计无所出，日夜涕泣而已。阿逆曰："与其束以待擒，何若铤而走险，兵法所谓往扼其吭者也。"因率精锐卒一千五百人，裹粮怀刃，于山岭僻境绕道入伊犁，乘其不备，夤夜突入其幕。达尔扎方围炉拥妾饮酒，阿逆趋而斩之，抚定其部落，迎达瓦齐入，立之。

初，策零拉布坦欲叛中国也，以卫、藏据其右臂，欲与之和，使无后顾之患，因以其女妻拉藏王子，入赘其国。阴说拉藏王颇罗鼐叛中国，颇感仁皇帝之恩，固守臣节，策逆怒，遂亲率师由回部之沙雅尔潜袭卫、藏。近星宿海，为导者误入大泽中，沮洳难行，人马多死，穷蹙而归，遂斩其赘婿。其妻有遗腹女，长而适阿逆父，阿逆初生时，满身鲜血，或谓其复仇而来也。达瓦齐既立，不能统驭其属，岁多叛亡，每遇急难，必檄阿逆至，与之调停。阿逆诮让之，达瓦齐不甘，曰："彼虽才能，终为我之臣仆，何敢以臣凌君，而忘其己为所立也。"其后，达部署渐定，因曰："不诛阿某，祸终未艾。"因统倾国兵讨之。阿逆不敌，十九年，遂率所部二万余人来降，且乞师往靖乱，欲藉我兵力灭达瓦齐而己得据其位也。纯皇帝实知其国内乱之可乘，足以竟先朝数十年未竟之绪，今事会适至，乃天以其国畀我大清，时不可失，遂决意用兵。时举朝不知准噶尔内乱，狃于辛亥败兵之事，不愿劳师动众，惟傅文忠公一人力赞成之。上曰："卿朕之张华、裴度也。"阿逆入觐，上以抚绥事急，乘马三日而至热河，命王公大臣皆从往陪宴。阿逆行抱见礼，上从容抚慰，并赐上驷与之乘，亲与其分较马射，并以蒙古语询其变乱始末，赐宴而退。阿悚然，时冬月严寒，阿逆汗下如雨，退告其下曰："真天人也，敢不詟服！"傅文忠退曰："余今日胆裂，自不知生死矣！"乙亥春，遂两路进兵：北路以班直义公第为定北将军，阿逆为定边左副将军副之；西路以陕督董鄂公永常为定西将军，萨赖尔为定边右副将副之，尽简八旗子弟，吉林、索伦诸精锐士卒从之。所至准夷各部落，大者数千户，小者数百户，无不携酒牵羊以降，兵行数千里，无一人敢抗者。五月五日，齐抵伊犁，达瓦齐阻淖为营，众尚万余。我兵追及之，侍卫阿玉锡以二十二骑直薄其营，呼噪突入，贼众惊溃。达瓦齐窜走，阴计阿克苏回人伯克霍迪斯为己所立，必不负之，因率亲丁百余骑逃至回疆。去阿克苏四十里，霍迪斯已遣人具牛酒以迎。达瓦齐之党以为不可信，而达以为与其有恩，遂杀牛酌酒，与众酣醉后，霍迪斯尽缚之入城。后承班公檄，献诸军门，并获青海叛贼罗卜藏丹律，先后槛入，行献俘礼。上御午门楼受之。以达瓦齐人固庸悫可悯，特赦之，封以亲王，赐第宝禅寺街，择诚隐郡王孙女配之。然不耐中国风俗，日惟向大池驱鹅鸭浴其中，以为乐而已。体极肥，面大于盘，腰腹十围，膻气不可近。上命为御前侍卫，终优容之。

准夷之先，故有四卫拉特，华言四部落也。部各有汗，上初用兵，欲俟平定后，仍其旧设四汗，众建之而分其力，如喀尔喀之编七旗；至今长享太平。而阿逆志不在此，上预烛其情，甫出兵，即密谕班公，示以分封四汗之意，以消其妄念。又以额驸色布腾巴尔珠尔为科尔沁亲王，与阿逆言语相通，气类相近，令与之偕行，俾耦居无猜，实阴伺之。乃额驸为其所绐，反与之昵，阿逆遂恃为奥援。既平伊犁，阿逆处事多不禀承将军，生杀自专，置副将军印不用，用其国汗旧用小红钤记。发书邻部哈萨克及俄罗斯等国，皆不言降我朝，但谓率满洲、蒙古兵来定准噶尔。又使其党等流言不立阿逆为汗，终不得宁。班公忧之，鄂襄烈公曰："吾侪大臣，所谓消患于未萌。昔拉忠烈公诛朱尔墨扎（事见后卷）。身虽殉死，终膺懋典。吾等可仿而行之，此傅介子请缨

日也。"班曰:"阿逆叛迹未见,安可妄诛藩臣,以撄上之怒哉?"遂密以其事驰奏。上命即军中诛之,毋濡忍贻后患。而是时大兵皆凯旋,随二公者仅五百人,余皆新附众,班公遂不敢举事。上先有旨,命阿逆以九月至热河行饮至礼,班公等趣其行,欲使入我境则易擒也。先是六月中,额驸奉旨先归,阿逆私以总统旧部之意乞其代奏,并约以期,如得请旨,当七月下旬至。及额驸归,事已中变,遂匿其奏。阿逆待命久不至,班公迫其行,令喀尔喀亲王额林沁多尔济伴之。阿逆不得已起程,中途迁延,犹有所望也。迨八月中尚无信,疑事已变,入境且得祸,遂阴召其众,张幕请额宴。酒数行,起谓额曰:"阿某非不臣,但中国寡信。今入其境,如驱牛羊入市,大丈夫当自立事业,安肯延颈待戮?"遂命呼酒者再,伏兵四起,旌旗耀目,拥阿逆出营去。阿逆徐解副将军印组,掷与额曰:"汝持此交还大皇帝可也!"遂据鞍驰去。额林沁多尔济瞠目视之,无如之何。阿逆遂寄声伊犁嗾其叛,又遣其党阿巴噶斯哈丹等掠西路军台,而伊犁宰桑克什木、敦多卜等果蜂起为乱。仓卒兵少,班、鄂二公扰腕无计,鄂曰:"今日徒死,无济于事,有负上付托矣!"班公持剑太息久之,刎颈而死。鄂故书生,腕弱不能下,命其仆剚腹而死。事闻,上以额驸匿情不奏,欲立正典刑,来文端公请曰:"愿皇上念孝贤皇后,莫使公主遭嫠独之叹。"上挥泪太息,勘其死,只褫其爵,额林沁多尔济以元裔故,特与赐死。改命公策楞、公达尔党阿由巴尔坤速进兵。

二十二年,参赞公玉保至特克勒,探知阿逆仅距一程,欲急追之,忽有报台吉诺尔布已擒阿逆至,遂驻兵俟之。而不知报信者即阿逆之侦者,以为缓师计,阿逆得从容而去,遂逃入哈萨克。上怒,拜瓜尔佳公哈达哈、钮祜禄公达尔党阿为定西大将军,加大学士衔,以擒阿逆事专委之。复命握二大将军印,使阿逆心以为傅文忠公至,冀其自投罗网。达至哈萨克界,阿逆方借哈萨克兵来拒我兵,击败之,擒其酋长,愿往说其主阿布赉擒阿逆来献。达受其绐,纵之去,卒无音耗。达复使人询之,讫未得要领,而西路降夷巴雅尔噶尔藏多尔济、哈萨克锡喇尼玛舍楞等皆群起叛乱。都统公和起歼焉,兆文襄公惠复有济尔哈朗之围(事见后卷)。上以诸贼甫受封赏辄叛,知厄鲁特人概不可以恩信结,故命喀尔喀超勇王成衮札布出北路,兆文襄公出西路,皆于三月中起行。会诸贼自相蹂践,扎那噶尔布袭杀噶尔藏多尔济,尼玛又欲袭扎那噶尔布不果。阿逆自哈萨克归,会诸贼于博罗塔拉,欲自立为汗,闻我兵将至,又遁去,诸贼皆窜匿。于是兆文襄擒原任内大臣巴桑,鄂博什擒原任散秩大臣厄尔锥,音图伦楚擒原任贝勒纳奇木,海超勇公兰察擒巴雅尔,乌尔登擒尼玛,扎那噶尔布已病死,台吉珲齐达瓦以其首来献,惟阿逆尚未获。六月,兆文襄公使爱将军星阿、阿拉善王罗卜藏等追阿逆至哈萨克,其长阿布赉以为大兵取其部也。锋刃既交,我兵势寡,阿拉善王曰:"与其同没,何若冒死说敌,犹可冀免。"因脱帽蹈烟炮驰去,作蒙古语曰:"吾来说降。"阿布赉因收军见王。王从容曰:"吾亦系也速后(王之父阿宝始降本朝),固厄鲁特也。因归降故,荷大皇帝抚绥,裂土封之,永为藩服。今部长蕞尔小国,何可信阿逆之言,自与天朝为敌,是代人受祸也。"阿布赉悟,请降为属国。适阿逆率二十人往投之,阿布赉约以诘朝相见。先使人收其马,阿逆惊,又逃,阿布赉执其兄达什策凌送军门。事闻,上大悦,封罗为亲王,受阿布赉降,令其岁时纳贡如朝鲜、琉球云。阿逆徒步入俄罗斯,为樵者所得,守卡之玛玉尔(官名),送往其国。我侍卫顺德讷寻踪往,玛玉尔诿为不知。时廷臣议又恐逃俄罗斯之衅,兵连不结,陈文勤公有将帅、粮饷、帑饷三议,史文靖公直欲退守玉门关。上笑曰:"皆书生迂语,不足与较。"因命理藩院行文俄罗斯索之。阿逆患病死,俄罗斯以其尸送入边。上命素识阿逆之林丕多尔济往验尸,属实,于是阿逆之局始结。上命兆、富二将军择地过冬,明年再尽剿厄鲁特之漏网者。

二十三年春,兆文襄由博罗布尔,苏富公由赛里木如狝场中分两翼合围,约相会于伊犁,凡山陬水涯,可渔狝资生之地,悉搜剔无遗。时厄鲁特慑我兵威,虽一部有数十百户,莫敢抗者。呼其壮丁出,以次斩戮,寂无一声,骈首就死,妇孺悉驱入内地赏军,多死于途,于是厄鲁特之种类尽矣。计自准夷内乱以来,惟杜尔伯特策楞内附,始终无异志。其王策楞临终时,谆谆嘱其子孙报效天朝,百世毋忘此德,故其所部得保全,至今无恙,世袭藩封云。其次则达什达瓦之妻,当阿逆初叛时,正伊犁骚扰之际,独率所部款关来投。上悯其诚,使居巴里坤,后徙热河,编其人为兵,俾资饷以给。若沙克都尔曼吉不从乱,全部内移,依巴里坤近城以居,宜得免矣。值巴雅尔等之乱,上谕巴里坤大臣雅将军尔哈善密察之,如可信则坦怀以待,勿使疑,否则先发制人,毋令为肘腋患,初非必欲杀之也。雅故书生,不敢保,时饷正乏,而沙请粮不休,雅患本军缺粮而又赍敌,遂令裨将阎师相率五百人入其垒,若失路借宿者。沙屠羊以待,中夜大雪,阎曰:"此擒吴元济时也。"遂以笳为令,袭其卧庐,尽歼全部四千余人。沙被杀时,残灯未灭,其妻睡梦中惊起,不忍其夫之戕于乱刃,裸而抱持之,如两白蛇宛蜒穹庐中,以至于死。雅以沙谋叛被杀报,上封雅为一等伯。雅归朝日,拜其祖祠,叹曰:"李广以杀降不封侯,至于失道自刎。今我罪逾于广,而反膺五等之爵,祖宗蔑血食矣!"其后果以失机被诛(事另见)。上于庚戌中咏西域诸故事,犹及雅之滥杀云。

其他诸贼,既降复叛,自取诛灭,草薙禽狝无噍类,固无论已。此固厄鲁特一大劫,凡病死者十之三,逃人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三,为我兵杀者十之五,数千里内遂无一人。苍天欲尽除之,空其地为我朝耕牧之所,故生一阿逆以为祸首,辗转以至澌灭也。自此偃息兵戈,垦辟屯田,中原民争趋之,村落连属,烟火相望,陌巷间牛羊成群,皮角毡褐之所出,商贾辐辏,自有天地以来,漠南北之地,未有如今日景象也。惟纯皇帝天亶

聪明，乾健不惑，见事机可乘，顺天而行。每军书旁午，应机指示，必揭要领，或数百言，或数十言，军机大臣承旨出授司员，属草率至腕脱。或军报到以夜分，则预饬内监，虽寝必奏，迨军机大臣得信入直庐，上已披衣览毕，召聆久矣。撰拟缮写，动至一二十刻，上犹秉烛待阅，不稍假寐。或一二日无军报，则延望不释，盖数年如一日也。领兵者奏事，大率藏短露长，上即其所奏，勇怯勤惰，洞见肺腑，分别功过，信赏必罚。是以人人效命，有进无退，成此大功。历观史册，汉、唐以来，何代可以比隆者也。

李壮烈战迹

闽中固积富区，自总督雅德、伍拉纳等骄奢贪纵，吏治废弛，下属习为懈怠，海中盗艇猖獗，鲸鲵日盛。闽中水师懦怯，莫敢与撄，提督倪斯得老而耄，不谙纪律，惟令士卒避寇而已。故蔡牵、朱渍等啸聚海滨，兵至十万，于乙丑冬突入台湾，赖浙江提督李公长庚抵死御之，台湾得以恢复。公，同安人，由武科起家，出为浙江副将。福文襄王康安见而奇之，时安南阮光平阴叛本朝，命其夷官等入中国海面掳劫，以充其国帑，王命公往擒之。公曰："官船钉疏板薄，不能冲突波涛，长庚愿倾家造船，以适其用。惟火药非私家所有，愿公赐之，其余不费官丝毫物也。"王大悦，奏署总兵衔，并赐银数万。公乃造海船数十艇，不加镂饰，与客船无异，率兵三千，尾追夷艇。夷人以为客舶，遂返舟与之敌。公乃旗鼓突出，声振数里。加以飓风大作，海涛汹涌，公士卒百倍，枪炮骤发，贼舶惊溃，覆船数百殆尽，俘斩数千人，生擒夷伪官伦贵利等以献。王优奖之，请命于朝。任海坛总兵，浙抚阮公元倚为左右手。公虽武人，好读书，乐静坐，与阮公唱和无虚日。

台湾之役，公已将蔡牵贼艇围于鹿耳门，计日可擒。其时所率多闽兵，公浙中精兵只五百余人，蔡牵以赇钱四百余万遍豢闽中将卒，诸将遂解体，不为力战。数日，牵遣变童蹈小船伪献降书，欲效郭循之策。公觉之，抵书于地，褫衣刃见，公立诛之。是晚大风雨，蔡牵乘势解缆而去，公方饮酒，立倾杯整队进，闽中兵无不披靡，莫有继者。公太息曰："朝廷养兵百余年，一旦用之，乃反为贼之间谍，诸将帅果何为者？"因全军而归。闽督阿林保置酒与贺，筵间从容笑语曰："海上事易为掩饰，如公以蔡牵假首至，余即飞章露布，不惟公居首功，吾亦当受帷幄之赏。如此则海氛告成，此局易了，岂不胜冲突鲸涛，侥幸于万一哉！"公奋然曰："于清端之捉贼，姚制府之用兵，长庚所知也。石三保、聂人杰之擒，长庚所未解者。皇上之所以委任长庚者，盖欲使永靖海氛，以绥民命，其成功与否则天也。公以文吏，徜徉中外，故宜幸其事，早蒇其功，仆则视海舶如庐舍，不畏其险也。公今以逗挠劾长庚之罪，他日以覆舟讳长庚之死，皆维公命之是从也。仆一武夫，犹知以死报国，公以世臣名族，扬历封疆，纵未娴于军旅，亦罔识忠孝二字乎？公何其浅视仆也？"遂推几而出。其幕客谏曰："将军误矣！自闽、粤用兵以来，生灵糜烂者，几数百余万，皆以蔡牵一人故也。今或假传其授首，以博天颜之喜；或羁縻以官爵，收其桑榆之效。则其局可了，将军宴坐衙斋，缓带投壶，不亦乐乎？定必冒风涛之险，必欲涸其巢宅，一旦飓风阻路，音耗莫通，粮饷莫继，士卒散亡，纵竭将军一人之力，难以敌猰貐百万之师。倘稍失利，大吏朦胧奏之，将军必遭狱吏之辱矣！"公慨然曰："君不闻王彦章'人死留名，豹死留皮'之语乎？仆虽不肖，愿与蔡牵同日死，不愿与其同天生也。"闽督故恨之切齿。至渔山之战，公舶遭风失信，阿遂诬公逃、寇不知所之入奏。赖阮公以公受伤入告，上优诏奖之。

后于丁卯十二月二十五日战于黑水洋时，蔡牵以三舟舣岛去公艇半里耳，寇势已穷迫，公因山为垒，以逸待劳，舟师四面围之，计日以擒。而闽督以飞檄催战，动以逗挠为词，幕客劝公封章以奏。公斫舷怒曰："大丈夫以死报国，不受唾面之辱也！"因整军进。下令军皆持短兵，以为必死计。及战，浙军无不一当百，有卒校跳牵船上，牵几被其擒，以众寡不敌，死之。而牵奴林小狗素识公面，暗中指示，由篷窗中出火枪中公胸。公茹痛呼诸将部署其事曰："诸君不杀此贼，老夫死不瞑目矣！"因长号而终。事闻，上震悼，封一等壮烈伯，谥忠毅，祀昭忠祠。公卒后二年，公部将邱公良功、王公得禄等，率公旧卒，建功海上。时闽督易以方保岩制府维甸，与二将合志歼贼。戴文端公衢亨时掌枢柄，凡所请，无不立时俞允，中无阻挠，二将得以用命。蔡牵投海死，其子小仁获而奴之，海氛遂平。然皆由公裹血茹疮，大小百余战于惊涛怒浪之中，使贼无以休息，其精锐日见耗亡，是以继之者奇功之易蒇也。

卷 四

岳青天

岳少保起，满洲人。以孝廉起家。初任奉天府尹，前令尹某以贪黩著，公入署时，命仆自屋宇器用皆洗涤之，曰："勿缁染其污迹也。"后与将军某抗，罢官。今上亲政，首起用为山东布政使，俄调任江苏巡抚。公以清介自矢，夫人亲掌签押，署中僮仆不过数人。出则驺从萧条，屏却舆轿，瘦骖敝服，居然寒素。禁止游船妓馆，无事不许宴宾演剧，吴下奢侈之风为之一变，实数十年中所未有者。其驭下甚宽，然不假以事权，尝与客共谈，指其侍从曰："若辈惟可令其洒扫趋走，烹茶吸烟而已。署中政事，乃天子付我辈者，安可使其与闻？从来大吏多不能令终者，皆倚任若辈为心腹故也。"其夫人尤严正。公尝往籍毕弇山尚书产，归已暮，面微醺，夫人正色告曰："弇山尚书即以耽于酒色故，至于家产荡然。今相公触目惊心，方畏戒之不暇，乃复效彼为耶？"公长谢乃已。故吴民至今思之，演为《岳青天歌》，以汤文正之后一人而已。

昌龄藏书

傅察太史昌龄，傅阁峰尚书子。性耽书史，筑谦益堂，丹铅万卷，锦轴牙签，为一时之盛，通志堂藏书虽多，其精粹蔑如也。今日其家式微，其遗书多为余所购。如宋末《江湖》诸集，多公自手钞者，亦想见其风雅也。

马壮节公

马壮节公讳铨，初中乾隆壬申武探花，因与同僚角牴故罢官。入京营为武弁，傅文忠公甚倚任之。复中庚辰探花，世人荣之。洊至四川提督，从征金川。时，温相国福拥兵不进，公慨然曰："金川蕞尔小夷，经大兵两度挞伐，不能获尺寸之利，乃至屯师经年，老师縻饷，安用将帅为也！今相国以台司重臣，不能出险用奇，使彼畏威革面，惟知置酒高会、挞辱士卒，终将何物归报天子？真所谓空摇羽扇，无计请缨者也。"温笑斥其妄。其后木果木之败，公殿后队，手戮数十贼，力尽乃死。同难者有董提督天弼、牛提督天畀，皆不及公之勇烈云。

萨赖尔之叛

准夷初乱时，达什达瓦部下有宰桑萨赖尔者，不肯他属，率千户首先降。纯皇帝召见，询以准夷事，萨曰："目今诸台吉皆觊觎大位，各不相下。达尔札以方外之人，篡弑得国，谁肯愿为其仆？况往昔噶尔丹在时，优待下属，亲如骨肉，其宰桑有功者，噶亲酌酒割肉食之。每秋末行围，争较禽兽，弯弓驰骋，毫无君臣之别，故人乐为之用。今达尔札妄自尊大，仿效汉习。每召对时，长跪请命，謦欬之下，死生以之。故故旧切齿，其危亡可立待也。"上悦，授散秩大臣。其后，其国互相篡弑，卒如萨言。及阿睦尔撒纳叩关，萨复奏其为众部所畏服，正可资以前驱，迅扫残孽。上乃拜萨为副将军，率所降众往讨。及伊犁复变，班、鄂二公召萨议之，萨曰："阿逆智勇兼备，何可以撄其锋？不如裹粮先归，覆命天子，将准夷全部畀之，则其祸立解也。"鄂襄勤曰："为王守土之臣，安可以地资贼？当此危急之时，理宜效死弗去，岂可捧首逃窜，致对于司败也？"萨怫然曰："竖儒安知兵家事？"因策马去，改易厄鲁特衣冠以叛。及策公楞收复伊犁时，萨复腼颜以归，迎大军于土鲁番。上命械至京，陈文勤公请首诛之，上曰："死绥之义，惟士大夫之所宜守，萨赖尔乃藩部孱臣，安知大节？未可苛加责备。如卿所言，反高视萨赖尔矣。"因命其泥首于班、鄂二公之柩前，乃释其缚。后复授内大臣，数年始卒。夫以亡国俘虏，因其归诚之早，乃至谅其苦衷，曲法以贷，亦可觇纯皇帝之宽仁大度矣。

李昭信相公

李昭信相国侍尧，为忠襄公永芳四世孙。少以世荫膺宿卫。纯皇帝见曰："此天下奇才也！"立授满洲副都统。部臣以违例尼之，上曰："李永芳孙，安可与他汉军比也？"后任广东将军，即转两粤制府，先后几二十余年。公短小精敏，机警过人，凡案籍经目，终身不忘，其下属谒见，数语即知其才干。拥几高坐，谈其邑之肥瘠利害，动中窾要。州县有阴事者，公即缕缕道之，如目睹其事者，故謦欬之下，人皆悚栗。然性骄奢贪黩，竭民膏脂，又善纳贡献，物皆精巧，是以天下封疆大吏，从风而靡，识者讥之。任云贵总督，以受纳下属贿赂故下狱。廷议大辟，上终怜其才，故缓其狱。复历任陕甘、两湖、浙闽诸制府，而贪黩仍如故。其督闽时，值台湾之变，上以常青非将材，恐不能守台郡，令其全师以归，待福文襄王至，再筹进取。公以台为岩邑，一旦失守，非十万兵不易取，恐有失机宜，因将谕节去数语，录寄常青，然后具疏请罪。上大悦，以为处置得宜，有古大臣风度，赐双眼孔雀翎，褒谕奖之。其处大事，明决若此，亦未可徒责以素丝之节也。

乌提督

乾隆甲午，寿张民王伦作乱，孙总兵惟一举兵剿之，众寡不敌。徐中丞绩檄合省兵，与河督姚立德会剿，战于柳川。贼初起事，皆乌合众，见官兵甚畏。徐故书生，纪律颇疏，又令将军器缚载后乘，仓卒遇贼，士卒皆徒手与敌，遂至大溃。宗室某，首先逃遁，徐中丞避兵东昌，贼遂猖獗。进围临清，时守将为叶清，故武科子弟，善于诗，书擘窠字，仓卒乘马仿髀。署知州秦震钧与参将乌公大经任守城责，各堞立烽燧，造火器及击木礌石等具，严察奸谍，晓谕居民，令其分地而守。贼屡次攻之，火器骤发，毙贼无算。贼首王伦对城张黄盖，奏鼓乐，指挥其众。公令敢死士数人突出击之，几获伦，其党抵死御之，仓卒奔去。后舒文襄公率禁旅救之，其围始解。舒公召公询其颠末，公应对详明，舒荐于朝。纯皇帝召见，奇公貌，曰："真将种也。"公故修髯岳立，望之生畏云。后洊擢至甘肃提督，终于任。

孝感之战

癸酉秋，余掌棘闱搜检事，与明参政亮同事数日，闻其谈孝感 战事颇详，故檃括其词于卷中。明云："嘉庆丙辰夏，湖北孝感滋事，毗连三省，贼众蚁聚数万，总统永公保屡为所败，先后征兵数千，皆全军覆没。余方获罪，以侍卫自西域归，纯皇帝命余往代。余行至当阳，路谒毕制府沅，时惟有固原、西宁兵五百人，毕全畀之。余曰：'今孝感啸聚数月，已伤官兵数千，是其贼中必有知兵之士。若不十倍其众，难以破敌，此王翦之所以请益兵破楚也。今若不谋而后进，以零丁积畏之兵，御锐气方刚之贼，是驱羊入虎，投刺待缚也。'毕无以对。适陕西德镇公光率其兵三千人至，愿随余往，毕大喜曰：'此天助将军以成功也！其糗粮、器械吾愿任之。'余大喜过望，鼓励以行。数日至杨镇，民已逃窜，街市空阒。贼闻余至，皆领兵守其寨，余率众守桥，笑谓众曰：'此嬴张飞尚可御几许敌也！'众故余旧部下，

皆谈笑以答。余命诸将鸣鼓吹角以致贼师，贼果蜂涌至，余据地势，杀伤颇相当。贼诧曰：'吾侪与官军斗，未有不闻声而溃者，此老子殊耐战乃尔。'嗣闻为余，皆相顾欷歔曰：'此老尚无恙耶！此吾侪命蹇故也。'次日，贼绕道上北山，据建瓴以觑我，德镇请战，余曰：'贼勇狠而锐，未易藐视。'因以千人付之。德故未经战阵，既见敌，未鼓而火枪骤发。余闻其声，惊曰：'孺子误乃公事，此军殆矣！非出奇，万无以胜之。'因怒马独出，率将士数十人行荒畦间。绕出数里，畦间骸尸纵横，皆永公兵溃死者，适有江西溃卒二百自德安至，三五散坐黄金庙侧，方爇火聚食。余笑曰：'虽余幕中谋士所资余力者，未必如是之巧，以此破敌必矣！'遂呼其将士至，慰以善言，诸军闻余名，争先踊跃请战。余授以旗鼓，命掩伏山侧，余遂趋贼垒。其垒外松棚下，余贼方了望，余骤发矢伤数人，贼错愕间，江西兵展旗鸣笳以进。贼互相践蹈，曰：'伏兵至矣。'贼中有红巾者，声扬于众曰：'慎毋惊恐，速发大炮以御。'我兵闻皆披靡，余诳曰：'炮炸矣！'贼固乌合，不解用炮，炮果裂，声震山谷，我兵突烟而入。余因纵火焚其松棚，火光燎然，山上贼闻之，皆退归巢，因阖其四门为避守计。时德镇所率兵亦振旅还。其固原士卒皆争先用命，夺其西壕梁进，贼当门拒之，兵无以入。德镇请用蔡人擒公孙翩计，述左氏'多则死二人'之语。余曰：'彼一勇夫，故可施此计。今贼至万人，徒伤勇夫，非计也。'因命积柴。时他门外贼未觉察，适大风霾，因风施火，俄见万厦骤焚，我兵合围其壕。贼无路行，突烟出者咸堕于壕，哭声震天，火光竟夕。火三日始烬，于焦骨中取贼首及骸尸，其贼遂平。捷闻，纯皇帝大喜，复余职而责永，永遂恚且恨。至己未岁，余方逐张汉潮于汉中(*事见另卷*)。永为松尚书筠所劾，其私度为余漏言，乃密疏劾余。上命那尚书彦成代领余众，余已擒张汉潮，方振旅而被逮，致使功败垂成，殊可惜也。"其言颠末若此。明故宿将，谈战斗事形状如绘，简兵储粮，咸如兵法，非他人所易及者。余记丙辰夏间，潘箬舟侍御(*名绍经，蕲水人*)。闻明复起用，笑谓余曰："吾乡人方人制肩舆，请明入楚，吾甘心愿为其舆夫也。"虽一时戏语，亦可觇公之威望也。

王文雄

自嘉庆丙辰春楚匪滋事，当事者过于持重，遂至蔓延三省，用兵十载，方至扑灭。其中殉难者，提臣为王公文雄、花公连布、富公成、穆公克登额，镇臣则诸公神保、朱公射斗、袁公国璜、何公元卿、施公缙、德公光、凝公德、扎公尔杭阿、李公绍祖。其中死尤烈者，以王、穆、花三将为最(*穆、花事见另卷*)。王公，贵州人。由行伍洊至通州协副将，率直隶兵往援郧阳。时陕抚为秦公承恩，性懦弱不知兵事。贼遂猖獗，挺入陕境，至盩厔，秦惟闭城独守，日夕哭泣，目皆肿。公仓卒率直兵绕道击之，陕境保全，公之力也。事闻，秦受上赏。公累击贼，贼皆畏之，恨入切骨。庚申夏，于栈道中猝遇贼，贼觇知公兵力单弱，乃四出纷击。公转战竟日，路既险峻，粮复断绝，遂为贼擒。公喷血痛骂，贼首曰："此手戮吾三十二头目之人，不可令其速死，以泄吾愤。"乃支解竟日，贼既退，军士于草中寻遗骸，惟余一臂而已。诸大将死节惨者，莫公若也。事闻，上震悼，赐世袭一等子。其嗣开云以世荫任台谏，建白有声，今出为顺德太守。

杨时斋提督

国家升平日久，提、镇皆由武科积劳以致开阃，初未娴于武略者居多。故川、楚之变，将帅多不知兵，以致败衄。其身经百战而功绩尤著者，以杨时斋军门为最。公名遇春，四川人。由武举入营。红苗之变，公以材官奔走其间，福文襄王见而奇之，曰："此将材也。"因擢至专阃。时宜制府绵督陕、甘，畏葸不前，公谏曰："甘、凉兵为天下劲卒，阿文成公曾将以平西域，今诸将犹有能谈及者。制军据河山之险，拥精锐之卒，自关、陇西下，建瓴之势，破敌必矣！奈何以百战之卒，而畏乌合之众也哉？"宜不能用其策。额经略至陕，倚公为左右手。公修髯伟貌，善抚驭士卒，其部下皆邪匪所反正者，腰悬长刀，形状凶险，而公颐指气使，爱戴之如父母。故十载之间，所至克敌，声价赫然。公有黄骡，日驰数百里，公乘以退贼，未有能及之者，故贼人畏之如虎。其部下诸将如杨公芳、游公云栋、吴公廷刚、祝公廷彪皆由偏裨而公拔至专阃。有郭令公之於李西平、浑太尉之风。白马关叛军之役，官兵业经败北，公独骑至贼队中，说以大义，贼即抛戈而降，其为贼所佩服若此。甲戌春，公陛见来京，上召见优奖之，赐紫禁城骑马，乾清门侍卫里行，武臣中罕有比者。今镇陕中几十余载，而勇健犹如故云。

议政大臣

国初定制，设议政王大臣数员，皆以满臣充之，凡军国重务不由阁臣票发者，皆交议政大臣会议。每朝期，坐中左门外会议，如坐朝仪。雍正中设立军机处，议政之权遂微，然犹存其名以为满大臣兼衔。乾隆壬子，纯皇帝特旨裁之。

领侍卫府

国初，以八旗将士平定寰区，镶黄等三旗为天子自将，爰选其子弟，仿周官宫伯之制，命曰侍卫。其日侍禁廷左右供趋走曰御前侍卫，稍次曰乾清门侍卫。其值宿宫门者统曰三旗侍卫。设领侍卫内大臣六员，外大臣六员，散秩大臣无定员，俱以世荫公侯并王公子弟充之。其班列诸尚书下，侍卫跻三阶。选其才俊者充随邸协理事务，班领十二员(*每旗四人*)。掌文书政令诸事。凡其班有六，班分奇偶以为离合。其制凡十二日为一转，每班先于园中值宿四日，后入禁中值宿二日，空闲六日，以为休沐之暇，更番轮值。其行幸驻跸，宿卫一如禁中之制。扈从，后扈二人，于御前大臣内简

命；前引十人，于内大臣、散秩大臣及御前侍卫内简命。遇郊、庙诸大祭祀，升殿、庆贺及巡幸启跸、回銮日引导，常日驾出，则以侍卫二十员充前导队豹尾班侍卫。选功臣后裔六十人，日以二十人直后左门，乘舆出入，以十人执豹尾枪，十人佩仪刀侍于乾清门阶下左右。驾出，侍卫殿于后，以领侍卫内大臣一人领之。巡幸方岳、木兰行围，御前大臣侍卫暨乾清门侍卫均随从轮直。侍卫以二班或三班随从，日行以侍卫二十人前导，左右各十人，名曰傍扈，豹尾枪殿如常制。次二班侍卫列队后行，或内大臣、散秩大臣一人，侍卫什长二人率黄龙大纛行，其余仍分令稽察逾越喧哗者。驻跸行营，以内大臣一人、散秩大臣二人入直，分宿御营两厢。御营黄幔城旌，以侍卫二十人四隅分宿，网城门内，以侍卫什长三人率亲军校等三十人环拱宿卫。其御跸圆明园日，以领侍卫内大臣一人、散秩大臣一人，于朝房住宿，其禁城则命内大臣一员代之。朝会班次，岁于十二月将应入坐之一品武大臣、散秩大臣、前锋护军统领、暨外省来京之都统、将军职名开列进呈，恭候钦定。其散秩大臣世袭者数人，为蒙古明安贝勒后一人，佟忠勇公国纲后一人，李懋烈公国翰后一人，觉罗武功郡王后一人，石忠毅公廷桂后一人，杨额驸舒后一人。每缺出时，移咨该旗，将应袭人员开送，引见补授。其兼摄者，为上驷院侍卫，每旗七人。其兼尚虞、鹰鹞房、鹘房、十五善射、善骑射、善射鹄、善强弓、善扑等处侍卫，各有专司，统于三旗额内。汉侍卫其一甲一名者充头等侍卫，一甲二名三名充二等侍卫，二甲内简选三等侍卫，三甲则简选蓝翎侍卫，如文员之编检焉。

汤文正

汤文正公斌抚吴时，以清介自励，敦厚风化，其下属有贪酷者，皆善为劝勉，其不改者，始以法惩之。郭总宪琇时任吴江令，以贪黩闻，公檄至省，教以贞廉。郭曰："琇所以贪酷者，以供前任某抚军之欲故也。今公既以清廉自矢，请宽一月之期，如声名犹若昔，请公立置典刑可也。"归自洗其堂庑，曰："前令郭琇已死，今来者又一郭琇也。"其政治为之一变。公首荐于朝，后卒为名臣。徐中允汧既殉明节，其子俟斋昭法不仕本朝，隐于支硎山中。公重其品，屏除驺从，徒步访之。俟斋辞以疾，公徘徊门外，久之始延入，待以粗粝，公为之醉饱，时人两贤之。仁皇帝初南巡，公引驾自盘门入，以为吴郡中最冷落者，曰："无得使上知吴奢荡，有损圣德。"又请免漕粮数千百石，吴民至今感之。时纳兰太傅明珠掌朝柄，前抚军某，岁以万金馈之，以为常，公终年不投一刺，明衔之。会立东宫，明告仁皇帝曰："前星春秋方盛，不可不以正人导之，如汤某其选也。"仁皇帝允其言，遂召公以尚书衔守詹事府事，入辅东宫。公素严正，入朝多所建白，人争疾之。尝待漏朝房，众方促膝欢语，见公至，皆鸟兽散，终日无一人对语者，公笑谓人曰："吾今入哑人国矣！"明犹恚怨不释，命翁尚书叔元明章劾之，上知其忠，故优容之。一日赴黄木厂查木归，晚犹健饭如常，次早卒然薨，人以为明遣人阴酖之也。乾隆中，特旨追谥文正。

黄文襄

乾隆中，汉军人登仕版者，多以玩法被罪，其始终圣眷优隆者，惟黄文襄公廷桂一人而已。公以武弁历任岩疆督抚，其操纵严切，下吏多不善之，而上眷为独注。其督陕时，西域用兵，投诚之虏酋既宜抚绥，其窃发叛逆又应剿捕。兵出万里，粮运维艰，公以为先安内而后攘外。外夷跳梁，国无大损，若因军需驿骚致内地有事，则所系者大。乃命运粮车十家抽一，厚其值，许带什物贸鬻，民踊跃争先。又以凡事豫则立，粮待尽而后运则士饥，马待缺而后补则战衄，乃命安西至哈密沿路开池蓄豆，马到行且喂，以故驰千余里愈壮。台站有缺米者，曰："吾抚兰时，曾买谷三百万石分贮河东、西，正为此耳。"盖公久知纯皇帝之欲西讨也。上倚任如左右手，以鄂侯、刘晏褒之。加太保，封忠勤伯，赐红宝石顶，四团龙补。公素喀血，既理军务，中夜辄起，或张目达旦，致积劳成疾。疾剧时呓语，犹以马驮、粮运、进剿、擒贼诸务喃喃不绝，官吏文武绕榻环听，为之泣下。上以其未及预饮至之礼，深惋惜之。然性阴刻，督江时，值上南巡，公逼诸乡绅，命各出重赀办演灯彩，而不为之上达，为钱侍御所劾。又与雅将军尔吉善不睦，故阴绝其粮，使其士卒饥馁，致采青杏叶以食(事另见)，雅因之获罪。故世以此诟之。

金川之战

金川为汉冉駹地，隋置金川县，唐属雅州，至明隶杂谷安抚司。其地高峰插天，层叠迥复，中有大河，用皮船笮桥通往来。山深气寒，多雨雪，所种惟青稞、荞麦。其番民皆筑石碉以居，与绰斯甲布等九土司壤相接。康熙中内附后，莎罗奔以土舍率兵从岳威信公征羊峒有功，雍正元年授为安抚司。莎罗奔既得官号，自号大金川，以旧土司泽旺为小金川，于是有两金川之称。莎罗奔寻以女阿扣妻泽旺，旺懦，为妻所制。乾隆十一年，莎罗奔劫泽旺师。十二年，又攻革布什咱及明正土司。时制军庆复用兵瞻对土司，草率完局，颇不当上意。巡抚纪山觊觎其位，遂主用兵进剿之说。纯皇帝壮其请，纪山因命副将张兴仓卒进兵，反为所败。上知纪山不足有为，庆复又以班滚事被逮，因命张公广泗改督川陕，主剿金川。张故老将，初随鄂文端公征苗，所向披靡，因易视金川与诸苗寨相等夷，遂慷慨覆旨，谓旦夕可以奏功。调兵三万分两路：由川西进者，攻其河东噶拉依诸巢穴；由川南入者，攻其河西诸碉卡。副将马良柱已乘胜攻克孙克逊，贼众詟服，累具禀请降，张公以小丑故，毁书辱使，务期捣其巢穴。又因马未请命而战，因檄调马还，改以他将。贼乘势建筑巨碉，蓄粮养锐，我兵阻于险隘，终不得进。张公泥于前奏，不敢据实入告，仍以期于冬尽殄灭丑类为言。至十三年春，诸将反多失事，张兴为降番所诱被戕，噶固土兵与

贼交,游击孟臣死焉。张公复以增兵练饷为请,上疑其妄,乃命大学士讷公亲往督师,岳威信起自废籍,授总兵衔。命岳公由丹坝取勒乌围,张公由昔岭取噶喇依。议甫定而讷公至。讷故近臣望族,负上恩宠,锐意灭贼,遂谕军中期以三日取噶喇依,违者以军法从事。诸将身蹈锋火,总兵任举、副将买国良歼焉。讷自是不敢言战,仍倚张公办贼。张公复轻讷不知兵而事权出己上,阳奉而阴忮之,诸将无所禀承,率观望不前。讷复密劾张公袒庇黔兵,轻信胡士勇诸款。时莎罗奔之弟良尔吉在我军中,张公为其所愚,倚为心腹,反为贼之耳目,军中动息,贼悉先知,早为之备。故兵老气竭,株守半载,无尺寸功。上大怒,立逮张、讷二公,先后明正典刑。

命傅文忠公为经略,将八旗劲旅,复调吉林、黑龙江诸趫捷之士以从。傅文忠临行时,上亲祷明堂,张黄幔以宴公,亲酌之酒。命于御道前上马,设大将旗鼓,军容颇肃,命将之典,实近代之所罕觏者。公既至军,任冶军门大雄为总统,凡张、讷误算者,咸更置之,壁垒为之一新。又侦知良尔吉之奸,召至幕中,责其贰心之罪,立置于法,人皆畏惧。又于雪夜攻克坚碉数处,察其道路险峻,非人力之所易施,据实奏闻。上亦知群鼠穴斗,无须劳我兵力,会孝圣宪皇后中降懿旨,以休兵息民为念,贼亦畏惧,具禀于岳威信公代为乞降。傅文忠公命岳公来会师,岳公乃袍而骑,从者十三人直入噶喇依贼巢,莎罗奔等稽颡膜拜,衷甲持弓矢迎。公目莎罗奔,故缓其辔,笑曰:"汝等犹识我否!"众惊曰:"果我岳公也!"皆伏地请降,争为前马,导入帐中,手茶汤进。公饮尽,即宣布天子威德待以不死之意。群番欢呼,顶佛经立誓,椎牛行炙,留公宿帐中,公解衣酣寝如常。次日,莎罗奔率子郎卡入傅文忠公营投降,傅公拥莲幕,诸将士佩刀环侍。岳公引二酋入,跪启事,傅坐受岳公拜,始呼二酋入,抚以威德。二酋战栗无人色,匍匐而出,谓其下曰:"吾侪平日视岳爷爷为天上神祇,傅公何人,乃安受其拜?天朝大臣,固未可量如此。"金川遂平。傅、岳二公凯旋,上郊劳于黄新庄,行抱见礼。封傅文忠为忠勇公,赐双眼花翎,四团龙褂,宝石顶,紫缰辔;复岳公旧爵,加"威信"二字以宠异之。立碑太学,大赦天下,诏与民休息焉。

朱检讨上书事

朱检讨天保,字九如,满洲人。父朱尔讷,任兵部侍郎。公中康熙癸巳进士,人词林。时理密亲王居东宫,以暴戾故,仁皇帝废之,储位久虚。廉亲王允禩觊觎其位,揆叙、王鸿绪复左右之,欲阴害理密亲王。公隐忧之,具疏曰:"皇太子虽以疾废,然其过失,良由习于骄抗,左右小人诱导之故。若遣硕儒名臣如赵申乔等羽翼之,将左右佞幸尽皆罢斥,则其潜德日彰,犹可复问安视膳之欢。储位重大,未可移置如棋,恐有藩臣傍为觊觎,则天家骨肉之祸有不可胜言者。"疏成欲上,以侍郎公在,徘徊久之。侍郎公察其情,曰:"忠孝未可两全,汝舍孝全忠可也!"因趣之入告。时仁皇帝幸汤山,公早出德胜门,有百数鸦栖其马前,似阻其行者,公挥之去。疏上,仁皇帝欷歔久之,会近臣阿灵阿素为允禩党,因媒孽其间,曰:"朱某之疏,为希冀异日宠荣地步。"上大怒,置公于法,侍郎公荷校死,而理邸卒以寿终。

王太仓上书事

理密亲王既废,储位久虚,仁皇帝因命众王大臣保立东宫。时允禩党羽布满中外,王鸿绪后至,掌书"八"字以视众,众遂共保廉亲王为储位。仁皇帝震怒,问首谋之人,众莫敢对,以马太傅齐首衔,故问拟大辟。因谓众曰:"朕必立一刚坚不可夺志之人为尔天下共主。"盖谓宪皇帝也,众莫能测上意。王太仓相国掞年七十余,自念受恩深,当言天下第一事,又以其祖文肃公锡爵於明神宗时以建储事受恶名,欲干其蛊,遂于丁酉五月密奏建太子,恳恳数千言,疏留中。是年冬,又有言建储者,上不悦,遂并发公疏,命内阁议处分。忌公者,引马太傅故事,欲陷公以死,公止宫门外不敢入。圣祖顾左右,问王掞何在,首辅李安溪奏掞待罪宫门。上曰:"王掞言甚是,但不宜命御史同奏,有蹈前明恶习。汝等票拟处分太重,可速召其来。"公闻命趋入,免冠谢。上坐乾清宫,手招公跪,耳语良久,人不能知。后五年辛丑正月,公复疏前事,语加激切。三月十三日,又有御史柴谦等十三人亦上疏如公言,圣祖震怒,召集诸王大臣降旨,责公植党希恩,并令覆奏。时举朝失色,无敢举笔砚者,公就宫门阶石上,裂生纸以唾濡墨,奏曰:"臣伏见宋仁宗为一代贤君,而晚年立储犹豫,其时名臣如范镇、包拯等,皆交章切谏,头发为白。臣愚,信古太笃,妄思效法古人,实未尝妄嗾台臣共为此奏。"奏上,待罪五日,诏王掞应谪戍军台,姑念年老免行,着其子奕清随诸御史代往,为父赎罪。当待罪时,满、汉文武,期门宿卫,以至京师之秀士耆民,争来窥观。老相国有爱君之心可敬,然无不咋舌代公危者,虑上怒之不测也。至是齐向公拜贺歌呼。明年元旦,诸大臣上寿,无公,圣祖发还扎子,命列公名以进。随赐宴太和殿,再召见西暖阁,赐坐,命起原官视事如初。是年圣祖崩,宪皇帝即位,召公奖誉久之。公曰:"天生圣人,社稷之福,老臣何敢居功也。"

佟襄毅伯

佟襄毅伯伊勤慎为忠毅公巴笃理嗣。乾隆中任领侍卫内大臣,典宿禁者数十年。先恭王与之交最契,尝言公虽无赫赫名,然驭下最严肃。每早朝,黎明,公独正襟坐中左门,将人直侍卫按簿呼唱,朝服佩刀,率之以人,有迟至者,令其次日自负襆被出以辱之。景运、隆宗二禁门内,非奏事人待旨及上所宣召者,虽王公大臣不许私人。故当时禁御严警,有终身列部曹而不识乾清门者。自公故后,日渐废弛,至有侍卫旷班,累日不至。每夏日当直宿者,长衫羽扇,喧哗嬉笑。至圆明

园诸宫门,乃竟日裸体酣卧宫门之前。余任散秩大臣时,曾告当事者,当事者笑曰:"使其裸背者具全,已为厚幸,君尚何苛责哉?"其玩愒也若此。故追思曩昔,老成之人实有益于国也。

王文端

余登朝最晚,不及见诸先达,惟王文端公尚未去位。逾年公始致仕归,故时瞻其丰采。公高不逾中人,白须数茎,和霭近情,而时露刚坚之气。其入军机时,和相势方薰赫,梁文定公国治为其揶揄若童稚。公绝不与之交,除议政外,默然独坐,距和相位甚远,和相就与之言,亦漫应之。一日,和相执公手笑曰:"何其柔荑若尔?"公正色曰:"王杰手虽好,但不会要钱耳!"和赧然退。然纯皇帝深倚任之,和亦不能夺其位。今上亲政,公为首辅数年,遇事持大体,竭诚进谏,上亦优待之。其致仕归日,上赐以诗,有"清风两袖返韩城"之句,命皇次子亲为祖饯以荣之。癸亥春,陈德之事,公时已致仕,急入内请安。谓余曰:"德为庖厨之贱,安敢妄蓄逆谋,此必有元奸大憝主贿以行。明张差之事,殷鉴犹存。吾见上时必当极力言之,以除肘胁之患,聊以尽老臣报主之心可也。"后上召见,公应对如前,上深然之。会某相国恐株连其戚,急治其狱,草率完案,致癸酉秋有林清突入禁门之变。上深思其言,命有司特赐祭焉。

朱文正

今上亲政之后,宽仁厚德,不嗜杀人,皆由朱文正公于藩邸时辅导之功良多。公讳珪,大兴人。年八岁,即操觚为文,文体倔聱苍古,与兄竹君学士筠齐名。年十九登进士,为乾隆戊辰科,时大雨连绵三日,盖即为公霖雨兆也。纯皇帝深重其品,刘文正公复荐于朝,曰:"北直之士多椎鲁少文,而珪、筠兄弟与纪昀、翁方纲等皆学问渊博,实应昌期而生者。"上曰:"纪、翁文士,未足与数,朱珪不惟文好,品京端方。"数年外擢山西布政使。时抚军为黄检,文襄公之孙也,少年纨袴,贪黩骄奢,公时匡正之。黄以公为腐儒不足与谈,因劾公为迂滞,纯皇帝优容之,改公以学士,入直上书房。时为甲午春季,盖已为豫教今上计。公欣然就职,日导上以今古嘉猷,侍讲幄十年余,无一时趋之语,今上甚重之。后以孙文靖公荐,纯皇帝曰:"朕故知朱珪通晓吏治事。"遂授安徽巡抚。公以清介持躬,自俸廉外,毫不沾取。余业师吴修圃驹为公所取士,尝谒见公,时夏日酷热,公饲吴以瓜,亦必计价付县隶,其不苟也如此。公经学醇粹,爱惜人才,所保荐如荆道乾、王秉韬等,其后皆为名臣。掌己未、乙丑二春闱,所取张惠言、鲍桂星、陈超曾、汤金钊、孙原湘、孙尔准、谢崧等皆一时知名士。尝于闱中子夜搜得吴山尊鼒卷,再三咏读,大呼曰:"山尊在此!"因披衣叩阮中丞元扉,命其秉烛批点,曰:"其佳处在某处,老夫眼方倦,不能执笔,君可代为之书,此吴山尊文也。"榜发果然,其赏鉴也若此。故其薨日,上甚震悼,亲临奠醊,世共惜之,以为刘文正公后一人而已。然性纯厚,易为人欺诈,有贪吏某知公嗜好,故为衣服蓝缕状以谒公,竟日谈皆安贫之论,公深信之。其人以罪遣戍,及赦归,公掌铨日,力为超雪,欲复其官。彭文勤公元瑞言其贪状,公艴然曰:"若其人者,可谓忠于朝,友于家,为今世之闵、颜,安可辱之以贪名也。"又取文尚引据经典,故士子多为盗袭獭祭之学,文风为之一变。素嗜许氏《说文》,所著诗文,皆用古法书之,使人不复辨识。晚年酷嗜仙佛,尝持斋茹素,学导引长生之术,以致疽发于背。时对空设位,谈笑酬倡,作诡诞不经之语,有李邺侯之风。余尝与共宿郊坛,时鲍双五病剧,余向公惋惜,公岸然曰:"彼禄命方长,安得骤死?"若实有先知者。然双五果病愈,致位通显,则公之仙伎亦未易窥测也。

李恭勤公

本朝汉名臣中,其以赀郎进者二人:一为李敏达公卫,一为李恭勤公世杰。公贵州黔西州人。少入赀为江南某司巡检。纯皇帝南巡,公司船跳木,时雨后泥滑,上登舟时偶失足,公遽起扶之。督抚恐,缚公请命,上笑曰:"微员中有如此忠爱者。"命立擢知州。后官至四川、江南总督,以廉能称职。纯皇帝屡欲以为阁臣,有尼之者,言公不由科目,例不可官内阁,乃中止。公督川时,蜀中自金川用兵以来,府库空竭,又承福文襄王积奢侈后,徵调赋敛无艺,州郡皆疲敝。公设厉禁,凡府州县无事不复入成都郡,即以公事来者,不过数日。不得畜音乐,侈宴会,不得饰舆马、衣服,朝珠之香楠、犀碧,蟒服之刻丝、顾绣者,皆有禁。公官总督数年,未尝宴一客。成都将军新莅任,公思不为置酒则太恝,置则破禁。遂乘其家口抵任时,馈一烝豚一烧羊,使标下武弁婉告曰:"本欲屈入署,适闻眷属至,谨以此佐家宴。"属吏于布政使以下亦未始具一饭。元日,则先饬厨为饽饦十数斛,有下属谒见者,公遣人告曰:"知君等劳苦,盍饷以食。"送设食,饲之毕,公然后出。坐堂皇受礼毕,即令府、厅、州、县等递谒司、道、府、厅,礼毕,告曰:"元日俗例,上司属员虽不接见,亦必肩舆到门。道有远近,必日昃始归,徒苦傔从,无益也。况若曹亦有父母妻子,岁首例得给假,诸君何不早归,令若曹亦放假半日乎!"属员皆应曰:"诺。"于是元日虚文始革,其风趣也如此。及督两江时,福文襄王征台湾,檄调各督抚府库饷银,他人无不应命,惟公力持不与,曰:"不见部文徵拨,誓不敢发此饷,有亏朝廷之府库也。"福亦无如之何,其严厉又如此。

盛京五部

章皇帝初定北京,盛京设昂邦章京一员,及驻防官员兵丁若干,以为陪京保障,时未遑设文吏。至康熙初,丁口渐盛,其赋税、刑名、简练士卒等事有饶于昔。因仿明南京之制,初设户部侍郎一员,继而次第设立礼、兵、刑、工侍郎各一员,陪京之制始备。其未设吏部

者，以其地官员无多，仍由京中铨选，故不备。其后王侍郎原祁请增设汉员以备体制，部议不果行。

天津水师

雍正中，宪皇帝念津门附近京畿，海防綦重，因设满洲水师都统一员，副都统二员，其协领下若干员，兵三千名，守御海口以防鲸涛不测之变。然满兵虽雄健，不利水师，初设时，章程草率，所训练技艺不及绿营之半。乾隆丁亥，纯皇帝巡幸津甸，是日大风，海船逆势，难以施演。时都统为奉义侯英俊，年既衰老，复戎装繁重，所传令俱错误。兵丁技艺既疏，队伍紊乱，竟操，喧哗不绝。上大怒，因裁革焉。

关　税

直省关税，以乾隆十八年奏销册稽之，共四百三十三万，当时天下最为富饶，商贾通利。其后司事者觊久留其任，每岁以增盈余，至乾隆六十年加至八百四十六万有奇。其数业经倍蓰，故其后每岁日形亏绌。行之既久，司事者预为之计，将亏绌之数先行存贮库中，然后重征其税，将所剩盈余私饱囊橐，而其亏绌数目，乃归正供销算，是以每岁徒有赔补之名，而从无有倾其私橐者。至嘉庆十九年，浒墅关亏缺二十余万，其他关税亏缺称是。而藉以正额亏缺为名，日加苛敛，以致商贾倾家荡产，裹足不前，乃使物价昂贵，于民生大有亏损。当管库者，应详细筹画，使轻其征收之苛，而核其实入之数，虽不能及乙卯之丰腆，亦必以乾隆癸酉酌中为则。每岁年销年款，则国课不致虚悬，而贸易者实沾其惠，实上下两益之术也。

广赓虞之死

广侍郎兴，高文端公第十二子，以赀郎补官。少聪敏，熟于案牍，每对客背卷宗如瓶泻水，不余一字。任祠部时，王文端公识为伟器，洊升给谏。嘉庆己未，首劾和相贪酷，今上嘉其直言，立擢副都御史令掌川中军需。时用兵数载，司事者任意挥霍，不复稽核，侍郎司事数月，力为裁核，每月省糜费数十万，而国帑赖以充裕。当事者恨入切骨，以骚扰驿站入奏，上优容之。又与魁制府伦互相讦劾，乃降补通政卿。居逾年，复任刑部侍郎。时秋曹诸卿，有由久任司员擢者，皆轻渺之。侍郎阅数稿毕，即大声曰："误矣！"众询其故，侍郎曰："某条实有某例，而今反称比照某条。实无正例，乃反云照例云云。未审诸公业经阅目与否？"稿首则朱墨淋漓皆已画诺。侍郎笑曰："不期三十年老妪，反倒绷孩儿若是。"众乃詟服。时上颇加倚任，侍郎亦慷慨直言，当召对时，凡庭臣舞弊诸状，及闾阎细事，必详赡入告，每逾数刻。犹忆甲子冬，余与侍郎先后入对，亲聆玉音曰："汝与初彭龄皆朕倚任之人，何以外庭怨恨乃尔？"侍郎俯首称谢。故朝臣颇惮忌，然未有敢首先摇动者。有内监鄂罗里者，少为纯皇帝近侍，年七十余，尚及见高文定公斌者，尝至朝廊与侍郎促膝谈，颇以长辈自居。侍郎艴然曰："汝辈阉人，惟当敬谨侍立，安可与大臣论世谊也？"鄂恨入切骨。会以内库绸缎窳败，故鄂即以侍郎私行抽换入奏，上尚优容之，命鄂出以告侍郎。鄂出漫言之，侍郎未省为上旨，坐而辨之，鄂入，即以其坐听谕旨奏之，上大怒，命削职家居。素与侍郎不协者，遂蜂起媒孽其短，豫、齐二抚复交劾之。上亲讯日，尚欲缓其狱，侍郎未省上意，乃辨论不休，初无引罪愆语。上怒，遂置之法，其赃款实皆有司赠馈及侵蚀李姓析产之赀，无分毫枉法者。侍郎性爽朗，少随文端公居两江久，习染南人风度。举趾迂缓，不入时趋，惟以驱奸逐恶为念。遇事诋人阴私，锋铓凛然，人多隐恨。然心无城府，事过即忘，故忌者恨侍郎若仇，而侍郎罔觉也。既得志，骄奢日甚，纵容家人贪鄙，不复稽察。又性耽风月，以致日拥优伶，饮酒终夕，反寄耳目于若辈，识者讥之。初与余交甚笃，后因余屡诤，故日渐疏远，然其礼貌如故。戊辰春，侍郎自山东审案返，余遇于圆明园宫门外，侍郎仰面谈论，旁若无人状。余退告人曰："赓虞既骄且溢，奇祸不旋踵矣！"侍郎果以是冬败，余言不幸而中也。

松相公好理学

自和相秉权后，政以贿成，人无远志，以疲软为仁慈，以玩愒为风雅，徒博宽大之名，以行狗庇之实，故时风为之一变。其中行不阿者，惟松相公筠一人而已。公性忠爱，幼读宋儒之书，视国事为己务，肝胆淋漓，政事皆深忧厚虑，不慕近功。镇伊犁时，抚驭外夷，视如赤子。凡哈萨克、布鲁特、俄罗斯诸国贡使至日，公皆呼至坐前，询问其国之治乱，亲赐以食，教以忠孝之道，并曰："我大清国所以立万年基者，惟赖此二字也。"辞行时，厚加赏赉，其丰貂锦币之物，满载而返，故属国爱若父母，涕泣而别。又以国家经费有常，不可以边鄙故，致有绌国用。乃议开屯田数百万顷，皆命满洲士卒耕之，并与以牛粮籽种，厚其赏恤。故人乐为之用，岁省边费钜万。又重于交谊，倾盖之士与之告匮者，即解囊与之，毫无吝色，故任封疆数十年，而家无担石。上深知其忠正，擢为参政御前大臣。公于召见时，凡民间隐情，街谈巷谚，无不率口而出，毫无隐忌，故人多尼之。癸酉秋，复出为伊犁将军，新疆闻其复来，庆若更生，老稚荷担以迎。公笑抚之曰："鲰生此行，颇不寂寞也。"其冬擢为首辅，仍兼摄伊犁事，朝中之士君子皆翘首以望其归也。

吉制府之死

粤东制府为天下繁华之区，居是官者，无不穷奢极欲，搜括明珠、翡翠、珍奇、宝玉载满海舶而归。惟觉罗吉制府庆督粤几十年，不名一钱，几榻萧然，浑如儒素。壬戌冬，博罗之变，公率孙提督全谋极力剿捕，业已蒇事。而抚臣某素暴戾争柄，公屡宽假，而某恐为公所害，因先发制之，密劾公疲软失机数事，上命其究诘。某乃坐高座，呼公至，宣上谕毕，即命公改囚服，并去仆

从，银铛絷颈，吏隶诋呵以辱之，并詈以谰谩之语。公浩然曰："某虽不才，曾备位政府，不可甘受其辱，有伤国体。"因引佩刀欲自刎。某素多力，因搤其左腕，公情急，遂取烟壶吞之，逾时而死，某遂以轻生上闻。公子寿喜，袭祖荫散秩大臣，与余同官者二载。余尝往投刺其家，荜门圭窦，初不知为曾任封疆者，则公之清介可知也。

三姓门生

于金坛相国敏中当权时，凡词林文士无不奔竞其门。有某探花者，人愚暗，争慕时趋，命其妻拜于妾某为母，情谊甚密。及于公死，梁瑶峰秉枢柄，某又令其妻拜梁为义父，馈以珊瑚朝珠。纪晓岚参政时作诗讥之，云"昔曾相府拜干娘，今日干爷又姓梁。赫奕门楣新吏部，凄凉池馆旧中堂。君如有意应怜妾，奴岂无颜只为郎。百八牟尼亲手捧，探来犹带乳花香"之句，某惭恧谢病归。及嘉庆己未，朱文正公内召，某复匍匐其门，腼颜求进。时又有叠前韵者云"人前惟说朱师傅，马后跟随戴侍郎"之句，时谓之"三姓门生"云。

三文敬公拦驾

余外舅三文敬公保，以翻译进士出身，任两湖、浙闽总督，入拜东阁大学士。公人愚暗，不悉吏事，动为人欺绐。屡任封疆，簠簋不饰，时人比之李昭信，而庸劣过之。然幼读宋儒书，大节不苟。癸未夏，纯皇帝巡幸承德府，公时任直隶按察使，至密云，霖雨数日，潮河水骤发，上欲乘骑渡河，公叩马谏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况万乘至尊，岂可轻试波涛。使御驷有失，虽万段臣等之躯何可追悔？"上以满洲旧俗，宜亲习劳勚以扬武勇为言。公曰："皇上此行，奉太后乘舆同至，即使上渡河安便，独不识太后之舆安奉何所？"上动容，为之回銮。又督闽时，浙抚王亶望既丁艰，自以督办海塘为言，夺情视事，又不遣眷属回籍，公恶其蔑伦，密疏劾之，王因此获罪。其为上书房总师傅，尝集古今储贰之事，曰《春华日览》，教授诸皇子。词虽弇陋，为成亲王所讥，然不失师保之体。故卒后，上亲谥文敬，盖取责难于君之义也。

曹剑亭之谏

曹副宪锡宝，上海人。成乾隆丁丑进士。任给谏时，和相专擅，其仆刘全尝交接士大夫，纳贿钜万，造屋逾制，僭如王侯规度，公密疏劾之。先商之同乡某，某潜修书驰告和相，和相令刘全拆毁如制。及公疏上，纯皇帝命公率近臣往毁其宅，以奏对不实论，上优容之。公自恨为友所卖，侘傺以死。己未今上亲政，和相既伏诛，念公往言非谬，因追赠副都御史，特与之荫以旌其直云。

汉人任满缺

雍正中，满洲副都御史缺出，一时乏人，宪皇帝命九卿密保。鄂文端公保许公希孔宜任风宪，上曰："彼汉人，碍于资格。"鄂公曰："风宪衙门所关甚钜，臣为朝廷得人计，初不论定制也。"上乃用许公为满副宪缺，逾年始调汉缺云。

卷　五

缅甸归诚本末

缅夷，古朱波地，自古不通中国。宋宁宗时，史志始有其名。元世祖遣兵三征之，责其贡赋而还。明初设宣慰司，聊以羁縻，间亦尝修贡赋而还，其事详正史。其时缅地不过数千里，附近之提凉、猛养、猛拱、猛密司、蛮暮、木邦、落卓、来卡、猛乃、拥会、金坎、母得马、大山、宋赛、锡箔、猛樟、猛素、孟艮、整欠、整卖诸大土司尚非所有。及莽瑞体之子莽应里渐强盛，明所设三宣、六慰大抵皆服属于缅。本朝顺治十五年，大兵破贵州，明主由榔奔缅甸。时定西将军爱星阿、吴三桂等于十八年十一月入缅，师至木邦，白文选降于茶山。康熙元年，缅酋自相篡弑，杀明宗室及黔国公沐天波等数百人。将军等索明主，缅人不与，师至阿瓦，缅人惧，遂献明主。师归，缅人遂不通朝贡，其世次亦不可考。至雍正九年，缅酋与整迈构兵，缅目蟒古叮在九龙江遇守备燕鸣春，有"告知国王，明年进贡"之语。鄂文端公以闻，得旨："宜听其自然，不必有意设法诱致。"

乾隆十一年，开茂隆厂。云南永昌、顺宁徼外有佧佤，其地北接耿马土司界，西接木邦界，南接生佧佤界，东接孟艮土司界，地方二千余里。其长曰蚌筑，自号葫芦王，不知其所自始。有世传铁印，缅文曰"法龙湫诸木隆"，华言大、小箐之长也。所居木城草房，戴金叶帽似盔，穿花衣，俱跣足。夷民山居穴处，以布缠头，敝衣短袴，刀耕火种，军器惟刀镖弓弩。又有夷目蚌坎、幸猛、莽恩、莽闷，俱系蚌筑弟兄叔侄，分掌地方，亦不属于缅酋。浼耿马土司罕世屏代禀，称愿归顺。境内茂隆厂自前明开采时甚旺，厂民吴尚贤等议给山水租银，不敢受，请照内地厂例，抽课报税以作贡物。总督张允随奏言："葫芦乃系化外野夷，输诚内附，请将此项厂课，饬令减半抽收，一半赏给该酋长，以慰远人之心。"得旨允行。十三年，镇康土司刀闷鼎报缅夷愿通职贡，不许。十四年二月，茂隆厂吴尚贤入缅甸。先是，迤西道承差贾兴儒，奉差往茂隆厂访缉厂犯邹启周、张宽果等，茂隆厂委吴尚贤于十二月丙戌派带练兵一百馀人，分起前往访缉。壬辰，吴尚贤带练兵八百馀人，贾兴儒随同自厂起身。癸卯，至干猛。十五年正月朔日乙巳，厂练已擒邹、张二犯至干猛，押解回厂，吴尚贤带练兵一千二百余人前赴缅甸。时上年缅人所遣土目五人请进贡者，尚在镇康，吴尚贤要令前导。丁未，自干猛起程。庚戌，至木邦，木邦令头目猛占等八十余人从之。丁巳，至锡箔，庚子，至宋赛。吴尚贤等于所过土司地方，皆有馈遗，遂致书于贵家。贵家者，随明主入缅之

官族，其子孙沦于缅，自署曰贵家，据波龙厂采银。贵家头目宫里雁，素与缅甸有隙，因率兵阻之。吴尚贤至麻里脚洪，又遣人致书讲和，贵家羁其来使，吴尚贤遂会缅兵三千余人至德岭城与贵家数挑战。三月庚戌，贵家出迎敌，诈败，吴尚贤前赴之，为贵家所败，缅甸复遣人和解之。吴尚贤渡麻里脚洪回厂，贾兴儒于五月癸丑带张宽果回大理。尚贤意欲邀功，因谋说缅酋莽达拉遣使入贡。莽亦荒淫无道，众叛亲离，遂从其言，具表来降。十五年七月，葫芦茂隆厂课长吴尚贤禀称："缅甸国王莽达拉情愿称臣纳贡，永作外藩。命工匠制造金银二铊，篆刻表文；又造贴金宝塔，装载黄亭；毡缎缅布土物各色，驯象八只入贡。又贡皇太后驯象二只、毡缎缅布等物。差彼国大臣一员，头目四人，象奴夷众数十人出境过江，于四月已抵边界，请代奏。"督抚令司道会议，布政使宫尔劝会按察使，粮、盐、迤东、迤西四道议。以前镇康土州刀闷鼎禀报缅酋请通贡，已不许，今禀内绝不言及；且明置缅甸宣慰司，表内未称宣慰旧衔；又有蚁穴自封，夜郎天外之言，更不叙明使臣衔名；吴尚贤前禀与今禀又复互异。至木邦乃缅甸所辖，中外攸分，准木邦投诚，木邦即缅甸之叛逆，必至大起衅端，亦有妨于国体。吴尚贤初到厂地，恃强凌弱，今率缅甸来归，实有邀功之意，且外国归诚，亦断无借一厂民为媒进。将来缅甸设有寇警，必另求援兵，不应则失统御之体，应之则苦师旅之烦，恐鞭长莫及，反难善处。况前明频通赋贡，受侵扰者数十年，我朝久置包荒，获宁谧者百余载，边境之敉宁，原不关乎远人之宾服。其不可信及不可行者各四。而巡抚图尔炳阿竟据禀词并表文入告。表文曰"缅甸国王莽达拉谨奏：盛朝统御中外，九服承流，如日月经躔，阳春煦物，无有远近，群乐甄陶。至我皇上，德隆三极，道总百王，洋溢声名，万邦率服。缅甸近在边徼，河清海晏，物阜民和，知中国之有圣人，臣等愿充外藩。备物致贡，祈准起程，由滇赴京，仰观天颜，钦聆谕旨"云云。十六年六月，得旨准贡，凡筵宴赏赉一应接待事宜，俱照各国王贡使之例，以示绥怀。因遣官伴使赴京入贡，至十月贡使回滇。寻逮吴尚贤。尚贤本无籍马脚，于茂隆山开厂，督臣张允随佥委充当课长，积私财捐通判职衔。于厂地制造枪刀弓弩，张黄盖以自豪，年来侵酋长赏银三万二千余两。前诬邹启周抢掠外域致死，后令杨么四等于厂外地枪毙客民彭锡爵，经尸弟彭锡禄控告。是岁充通事随缅使入贡，于途挟重赀招摇生事，总督爱必达奏请革职。于十六年九月拿审，拟大辟，旨未下，瘐死于狱。

十七年三月，敏家攻阿瓦，破其城。上年十一月，缅国贡使回抵耿马，即闻滚弄江外有警。十二月，耿马土司罕国楷遣人伴送缅使至木邦。先是六月内，缅酋遣子糯喇他蟒左同弟色亢瑞冻至猛乃城迎贡使，未至。是年三月，敏家破阿瓦城，以率敏拖五八喇扎居之，缅酋避居约提即、戛撒坝等处，居无定所，其子糯喇他蟒左亦避居锡箔。四月，缅使抵猛乃，搭建亭阁贮敕旨御赐，欲俟其国平定始旋。十八年九月丙寅，木梳头人瓮藉牙与贵家战，胜之，乃令贵家及约提即之兵共五千人围敏家。又景卖卡普干官之子占朵蟒率众至猛乃，亦欲据缅。十九年正月，缅使及缅酋子遣人赍蒲叶书至耿马，未及回国，缅酋莽达拉即为得楞、锡箔所杀，子色亢瑞冻出奔。缅国无主，瓮藉牙起兵，声言复仇，纠合缅属各土目，击败得楞诸夷，遂自立于木梳城，寻徙阿瓦。凡缅国旧属土司，皆遣人降服之，有不服者，辄治兵攻击无虚日。贵家据波龙厂采银，向有岁币，至是不复输，瓮藉牙击溃之，追至猛乃，获所贮敕书御赐。遣人四出求缅酋子，色亢瑞冻避入木邦，瓮藉牙追之。二十年六月，耿马、孟定等土司以木邦警闻。十月辛亥，色亢瑞冻挈妻喇打那叠玉及亲属头目男妇等八十余人、缅僧二人，渡江入猛卯，总督爱必达、巡抚郭一裕会檄猛卯土司衎玥，遣之使去，越二日始出境。瓮藉牙犹遣人在木邦城征象只，索童女，木邦土司罕蟒底乃置色亢瑞冻于滚弄江内。二十一年二月，复迁至蛮弄寨，建草楼数楹，夷众挈盒馈饔飧焉。益逼近内地之耿马、镇康，督抚会檄防御甚严。六月壬辰，景卖属之猛放缅目波颠遣老缅四人来迎，色亢瑞冻遂挈家由白沙水渡滚弄江而南，波颠率众五十余人迎赴猛放。猛放至木邦计三十余程，此后遂莫知其踪。

二十三年二月，缅酋瓮藉牙攻陷木邦。木邦在耿马外，为耿马、孟定、镇康、孟连之藩篱。落卓土司地大而强，瓮藉牙据有阿瓦，落卓首先归附。于是瓮藉牙寇劫波龙厂，遂威胁木邦索其贿。贵家宫里雁与结些国人纠约厂众至木梳铺劫杀，兵始退。时缅酋莽达拉之族弟占朵莽者，先分居景迈，宫里雁遥附应之。十二月，宫里雁谋攻落卓，会占朵莽及木邦土官之弟罕墨至落卓劫杀。落卓大败，复引缅酋瓮藉牙及各土酋之兵谋攻贵家及木邦，以泄其忿。二十四年三月，落卓先锋兵六千余人至腊戌，是时占朵莽率猛交兵一千人驻猛乃，乘落卓兵练远出，间道已赴落卓。木邦土司罕蟒底闻缅甸、落卓兵至，乃屯发练堵御，遂迁其家属于大桥邦囊，翼日与宫里雁出臼小坡与落卓决战。越二日，木邦城陷，罕蟒底奔蟒戛，家属渡滚弄江至那离，又迁于锡峨。缅兵入踞木邦，人民逃窜，波龙厂众多归于内地，沿边土司拨练防守。宫里雁率兵练男妇二千余人渡滚弄江，奔蛮东、蛮弄，势甚穷蹙。又由白沙水驻南溯，欲假道孟艮、耿马往作利佤，求占朵莽所在会兵复战。而占朵莽已袭破落卓，率兵练还救木邦，木邦复定。罕蟒底、宫里雁复渡江回永昌，镇府闻报，率兵二百名于四月辛酉出御，行抵姚关，旋即撤回。二十五年，缅酋瓮藉牙死，其子莽纪觉嗣，与各部构兵如故。

二十七年正月，宫里雁被缅酋追杀甚急，由猛榜奔至耿马，又由孟定之邦模、南板入莽旦，穷蹙无归。五月丁酉至猛戛，并至孟连之猛尹，散处各村寨。初，宫里雁自阿瓦奔出，带练一千三百人，至木邦拨给占朵莽五百人，实止带练八百人，又胁从阿瓦缅子、木邦摆夷及掳掠男妇共三千余人。既抵猛尹，猛尹头目率众驱之，宫里雁乞内附，寄住孟连地方。孟连土司刀派春遂

赴猛尹收其兵器，户索银三两，将其众安插于猛尹各圈寨。宫里雁不欲受土司管辖，已相嗟怨。总督吴达善知其有七宝鞍，乃亡明至宝，太监王坤由北京内库窃去者，向其索取。宫里雁以其祖宗所传重物，吝不与吴，遂挈其妾婢六人赴石牛厂。刀派春率宫里雁之妻攮占及男妇一千余人至孟连城，刀派春又向攮占及头目撒拉朵索牛马童女以贿吴达善。攮占忿，于闰五月丁丑夜，纠众焚杀孟连城，刀派春家属三十余人俱被害，逃免者仅应袭刀派先及刀派春妾二人。戊寅，攮占、撒拉朵率众逃散至猛养、怍佤各处。刀派春族兄刀派英闻变，率练追剿，而猛养、怍佤两处夷众亦各要路劫杀，攮占大败，逃窜无踪。派英寄信石牛厂民龙得位、王天和等，将宫里雁好为款留，宫里雁实不知也。七月，永昌守杨重谷檄耿马土司罕国楷带练诱擒宫里雁并其妾婢六人，及另行拿获之余党阿占、阿九二人，囚解赴省。布政使姚永泰曰："孟连之变，雁不与知，况其夫妻不睦，雁是以避居两地。今若留雁，可以为缅酋之忌惮，不可代敌戮仇也。"按察使张坦麟审称："宫里雁虽坚供不知情，但势穷来归，先令妻属诡计归服，以致其劫掠，罪有攸归。且连年与缅酋掳杀，既经拿获，断不可仍留夷地之害，应正法。"吴达善以前鞍不与，故切齿于雁，遂左袒张议。适缅酋至木邦，声言前往整欠、景线相战，因遣头目蟒散至孟连，索宫里雁所胁从之缅人。刀派永悉将缅众遣回，益知内地虚实。十月丁未，杀宫里雁，以其妾婢分给功臣。吴达善既遂其志，乃檄缅人，谕以宫里雁业经诛杀，宫里雁之妻攮占及凶目等，当即拿送以靖余孽。时攮占已嫁莽酋弟懵驳，故缅人以为有心羞指其淫行，益加忿恨，会木邦罕黑勾结，遂滋扰内地之耿马。耿马虽属内地，于缅亦有岁币，缅目普拉布率兵来索，阑入孟定，执土司罕大兴，兵及茂隆厂。时永顺镇田允中调邻近各营官兵亲率进剿，吴达善恐其连兵致败，露其前事，乃飞檄田镇责其轻率，遂还师。耿马土司罕国楷率兵御缅于石牛厂，厂委周德会闻田允中进发，恃为屏障，率其厂练于滚弄江截缅人归路，击杀普拉布。吴达善以周德会为杀良冒功，竟置之于法，而缅人益轻中国。

二十八年十一月，缅人犯猛笼。莽纪觉既兼并诸土司，东之景线、整卖、孟艮、整欠，皆以力战，迫胁附从。复言普洱之十三版纳原隶缅甸，遣播定鬯寄缅文于车里宣慰司，索其贡献。率贼众至打乐隘口，猛遮拨练御之。遂犯猛笼，劫掠村寨，猛笼不能御，土弁刀乃占、召鼐等被害。普洱镇刘德成领兵至思茅，遣兵前赴九龙江，吴达善饬调元江土练未至。次年春，缅贼始退。时复分兵至我遮放边外，扬言来索木邦官，吴达善畏葸，惟戒官兵不与之战而已。会莽纪觉病死，贼乃退。三十年，莽纪觉死，其弟懵驳嗣，时贼势愈肆强横，其西之结些，南之白古、大姑拉、小姑拉悉为其所据。是年贼犯普洱。普洱在省城之西南，幅员辽阔，与缅甸之孟艮、猛勇、整欠接壤，南通南掌，所属有九龙江、车里宣慰司及倚邦土守备、六困土守备，猛遮土千总、普藤土千总，猛阿、猛笼、猛腊、猛旺、整董、猛乌、乌得土把总，大小十三土司，俗称十三猛，又称十三版纳。其间九龙江、猛遮、猛阿、猛笼、猛腊并猛遮所属之猛海，及九龙江所属之橄榄坝、小猛仑、猛鼐、补角等处，均逼近外域。上年九月，匪酋召播率众一百三十余人至九龙江，要车里宣慰司前赴阿瓦会盟。时吴达善已调陕甘，总督为刘藻，老儒也，不识事体，以"王者须正疆里"为言，命驱逐之，明年春，贼人饱飏始去。五月，贼众复由整欠渡九龙江至猛腊、乌得、猛乌、整董、猛旺，各土弁率众驱逐。贼踞猛腊、猛鼐，普洱镇刘德成遣土目擒获贼目叭信、波半、阿浥等，解审正法。是时缅酋虽恣肆，亦不敢抗官兵，实遣人于十三猛索赋。十三猛系雍正年招降，而亦输赋于缅，叭信三人传为在十三猛之贸易人，悉歼之，贼因愤而恩逞。十月，缅贼复由整欠入猛鼐。整欠头目召教、其子召渊与车里宣慰司为一族。车里所辖之猛鼐头目叭先鼐，召教恶其不逊，遂纠缅贼攻之。孟艮头目召丙、召散以同祖弟兄分掌其地，召丙逐召散，召散约头目召猛照同攻召丙。召丙逃入内地之镇沅府乞降，召散遂有孟艮之地，后结缅贼追逐召丙，于是缅贼益出入九龙江一带矣。十月，提督达启由会城巡阅赴普洱，十一月抵普城，即闻贼耗。普洱镇刘德成率本镇兵八百名前往思茅一带弹压，提督移知总督亦前往，刘藻即移兵茨通，提督达启亦进驻思茅。刘藻闻缅人入犯，先遣后营游击明浩赍银三千两备犒，复遣标兵八百人以甫抵任八日之参将何琼诏及员弁三十八人率之前往援剿。时缅贼西由孟艮入打乐，至猛遮、九龙江；东由整欠至整哈渡至橄榄坝，猛阿之整控渡亦复有贼。达启分兵四出堵御，何琼诏、明浩及守备杨岷带兵一百人前赴猛阿。何琼诏等素无备，止于江干，守备杨岷率四十人于子刻先济整控渡，何琼诏等从之。至午刻，官兵悉渡，甫行数里而杨岷兵已覆，琼诏兵猝遇贼，各仓皇避匿。

刘藻遂以何琼诏阵亡入告，而何琼诏及军众等后先由威远所属蒙撒江归。刘藻复以闻，上察其诈，切责督臣，命鞫琼诏等。

三十一年，总督刘藻自杀。刘自遣标兵后，屡接提镇启禀，知贼势已猖，欲躬往，按察使良卿复从臾之，止挈丞令陈元震、唐思等数员，午夜猝发，于除夕抵普洱，进驻思茅，乃檄调各营兵数千。是时琼诏等已失事，贼势日炽，传烽逼近思茅城，刘乃退于普洱府治。刘本懦弱，既已前奏失旨，时分调各路兵之檄时发时止，人莫知所从，以致漫无经画。会上以陕甘总督杨应琚调任，而降刘为巡抚，刘益惧，无所措手足。因于三月癸酉中夜，挑灯默坐，驱侍者出，自刭不殊，宛转于床榻间，七日乃死。三月，所调兵已集。楚姚镇华封具报以召丙为向导，率兵由猛遮克孟艮，召散逃遁无踪。普洱镇刘德成具报以叭先鼐为向导，率兵由橄榄坝至猛鼐。副将孙尔桂具报由车里至猛笼，会攻整欠，克之，召教降。提督达启由猛笼攻猛勇，召齐降。时瘴疠大作，贼众亦退。是月丙戌，总督杨应琚至普洱。是日以捷闻，请赏

给召丙、叭先鲞三品指挥使职衔，管理土务。孟艮、整欠各留兵八百名，猛散留兵二百名驻守。五月，提督达启卒于军。启捍御边城，颇有劳绩，时在孟艮，受瘴疠卒，滇人思之，宾从无一存者。以李勋代，李至数月，亦受瘴卒。九月，猛龙沙人暨猛勇、补哈、猛撒等相继内附，而总兵华封复招抚景线、整卖、孟艮小头目等诣军门投诚。是年四月，杨应琚既缓定普洱回省城，以前巡抚常钧有"莽案事毕即办木匪"之奏，爰饬调文武及习熟外域情形者至省商办。腾越副将赵宏榜首陈木邦、蛮暮各土司愿内附，缅酋势孤易取状。腾越之西南为南甸、干崖、盏达三土司，是即所称三宣者，为腾越之屏翰。三宣之外为蛮暮，蛮暮之西为戛鸠、猛拱、猛养，东为猛密、波龙。自腾越关外复有止丹、弄种各山寨，野人族类甚繁。是时闻各土司乐于内附，又传言懵驳之母劝其子臣服，时有机可乘。赵宏榜，楚人，少为波龙厂丁，习缅事，野人头目皆与之善。总督杨应琚初弗听，曰："吾官至一品，年逾七十，复何求而以贪功开边衅乎？"赵宏榜复怂恿之，杨信其言，于是令道镇府州官各议。迤西道陈作梅、永顺镇总兵乌尔登额、永昌知府陈大吕皆议以贼势甚大，边衅不可开，腾越知州陈廷献则锐意进取。杨应琚怒阻议者，陈大吕惧，改初议。乌尔登额阻益力，书凡七上，杨滋不悦。而陈大吕、陈廷献革职。开化同知陈元震即驰檄缅甸，号称合各国精兵五十万，大炮千尊，有大树将军统领以震慑之，又密布牒，分遣通事至各土司说降。初，杨应琚议檄调官兵八千人，至是只调三千人，俟八月到永昌，蛮暮、木邦降后，其附近各土司再相机办理。六月，赵宏榜带兵五百名抵铁壁关，陈元震遣人至蛮暮。时土司瑞团赴阿瓦未归，其母、妻及弟坤商以所属五六十寨三千余户请降。宏榜遂率二百人袭蛮暮之新街，一鼓克之。坤商率头目于七月甲午赴永昌，途次为赵宏榜要至军营。宏榜于关外抚止丹、弄种、六醋喇痛邦领蚌林暮习鲁缅喇同草朵习董各山寨野人。八月乙卯，陈元震以戛鸠、允冒投降，头目线蔑、猛猛、捧瓮撒老安等男妇五人解报。陈廷献报猛密土司亦欲乞降，遂关请永顺镇调集兵马，欲领赴猛密，未行而赵宏榜先于七月内赴新街。瑞团自缅甸回至速帕请降，猛密所属之猛连坝头目线官猛赴新街军营请降，赵宏榜又遣人招抚猛拱、猛养。九月，木邦降。先是木邦既屡遭兵而属缅酋，立困相为头目，又执木邦土司罕宋法之弟罕蟒立于阿瓦城以为质，复立者皆以监之。者皆者，缅官名也。既而罕宋法杀困相等三十余人乞内附。会罕宋法即死，时者皆尚在木邦，木邦夷众请立其弟线瓮团。缅酋不允，又执其土舍法坤象，传闻于内地，缅宁通判富森招之，然瓮团亦未敢骤降。未几，其侄线五格为质于阿瓦，闻木邦变，杀守者窜归，瓮团于是内附。富森并招抚缅宁以外佧佤，带其长至永昌，俱加褒奖。

时缅酋已调遣贼众数万，分道四出，一由蛮暮，一由猛密、猛育，一由木邦，一由滚弄江，于木邦之猛樟、大视罕、锡箔、宋寨等处皆驻有重兵，我兵定议以御之。是月，总督杨应琚赴永昌受降。时陈大吕等以蛮暮之新街踞缅甸水陆之冲，自新街下速帕，水路四五日可到缅甸，自猛密、波龙陆路七八日可到缅甸，计日可望成功。赵宏榜兵前已在新街，新街在铁壁关外江干，为互市之所，兵丁受暑者多。缅贼于八月中旬遣头目觇军营为乞降状，赵宏榜不察，犒而遣之。时新街兵少，各路警报时至，杨应琚乃饬永顺镇都司刘天佑、腾越都司马拱垣领兵四百余自翁冷出关，于九月庚午到新街。丁亥，赵宏榜方祭纛飨士卒，缅贼乘船猝至，帆樯衔接，倏忽蜂拥蚁屯者数千人，登岸攻栅。翌日，贼势益张，都司刘天佑死之。赵宏榜力战，相持者两日一夜，官兵被困不能御，赵宏榜收病伤各兵同军械，于草房内焚烧，乃与马拱垣等溃围，间道由野人寨退驻铁壁关。瑞团至铁壁关，赵宏榜安置于陇川，其族属人民，遁出关外野人村寨。时总督杨应琚方行次永平县之太平铺，闻警报即遘疾，乃加调官兵分剿。十一月，永北镇朱仑进攻楞木，不克，退守陇川。是时东路永顺镇乌尔登额带兵至宛顶，欲进攻木邦。西路永北镇朱仑带兵驻铁壁关，欲进攻蛮暮以复新街。云南提督李时升于十一月甲戌自永昌起程，辛巳，至铁壁关。缅贼自新街至林冈固守，我兵四千余人亦于楞木山头分布七营。壬午，朱仑出铁壁关，癸未，至楞木。缅贼请于次日会战。甲申卯刻，贼约二万众喊叫前进，我兵营栅踞山之巅，向下施放枪炮，杀贼甚众。贼复缘箐盘绕，向上仰攻，我兵施放连环枪炮，杀贼数千而不退。朱仑见贼势猖獗，至丁亥相持者四日，请援甚急，提督李时升拨宛顶兵七百名赴援。是日我兵出栅下攻，贼佯败，山腰炮火起，官兵受伤者二百余人。戊子，贼张象皮挡牌，自辰至午，方放连环枪，挡牌忽撤，已立营栅一座，益逼近大营。李时升告急于杨应琚，不应。己丑，官兵坚壁不出。庚寅，贼诈为乞罢兵，杨应琚乃以楞木之捷入告。是时贼甚众，又限于林谷阻深，朱仑既不能克复新街，而缅贼先犯万仞关，竟入盏达矣，蔓延遂至户、腊撒。贼氛四炽，烧劫村寨，李时升又调楞木之兵二千名应援。万仞关在腾越西，与神护、巨石二关并列。时神护、巨石每关仅兵一百余名，万仞驻兵二百名。都司马拱垣领之，马拱垣以拿解奸犯回至干崖。十一月己丑，缅贼约二千余众由戛鸠遂犯万仞关而入。时都司张世雄领兵四百名驻盏达，赴铜壁谋与驻守之游击班第会攻贼众，贼益近至盏达，焚掠土司城及太平街民居。壬辰，贼抵铜壁关下，班第等于翁冷立栅抵御，贼众仰攻，相持者竟日，贼旋纵火焚烧，官兵撤回关上。甲午，贼众潜逾关，在山岭架炮于树下击，火光四起，官兵溃散。班第出关外，贼兵蹑其后，死之。张世雄间道回营，贼遂踞铜壁关。时李时升驻铁壁关，闻警。临沅镇总兵刘德成领曲寻镇兵七百、寻沾营兵二百，游击清泰领抚标兵四百，游击郝状猷领督标兵八百，已于丙戌出曩宋关至南甸。李时升遣游击马成龙，守备马云、沈洪等带兵九百名由户撒前攻，檄催总兵刘德成等从后夹击。刘德成即既兵干崖，迁延不进，马成龙等复退回海巴江

外，不能径渡，李时升差把总田荣督战。戊子，马成龙等始渡江，水没腰，火药皆湿。伏贼突起冲杀，游击马成龙阵亡，守备汪纪亦于坝尾阵亡，兵丁伤亡者众，仅存未及渡江之七八十人。十二月丁酉，贼渡江至户撒，李时升遣游击邵应泌、守备刘世雄等带官兵一千二百名前赴户撒救援，贼连营扎驻于平原。壬寅，李时升遣副将陈廷蛟、都司陈斌抽拨楞木官兵六百名，甲辰，李时升又遣游击刘国良，都司张璋、周印，守备程辙等带兵一千名均赴户撒山头，树立营栅，贼众来攻，我兵随枪炮拒敌。时刘德成尚驻干崖，饮酒高会，掳妇女纵兵淫虐，取富户赀以为缠头费，李时升连檄七次，刘德成拥兵不进，作跋扈语。总督杨应琚闻之，遣缅宁通判富森持令督战，不从则以军法从事，刘不得已，始于乙巳日领兵抵盏达。贼既见户撒兵渐加添，而又惧刘德成之击其后也，是夜于营外添设号火，散放马匹，仍作疑兵，贼已潜退。我兵不知，尚枪炮竟夕，至晓践入其栅，皆空垒也，始觉其遁。总督杨应琚遂以大捷奏闻。

是时缅贼方议乞和，而兵复至。先是李时升以兵寡故，屡檄楞木兵，时朱仑遂以欲攻其外先清其内为辞，决意撤兵。十二月己亥，缅目莽聂渺遮复至参将哈国兴营外，愿吃咒水乞罢兵。壬寅，朱仑放火烧寨撤兵。甲辰，退回铁壁关，派兵一千五百名驻铁壁关外之板橙坡防守。癸卯，侦报者称有贼至，酉刻即放火焚烧粮石，火药声振山谷，乘夜仓皇疾走，村寨四处皆火起，枪炮之声不绝于耳。黎明始退抵陇川，而楞木之众又由南库弄河、板橙坡犯铁壁关矣。于是提督李时升、总兵朱仑退至杉木笼山，而由户撒退回之贼众，尚盘踞铜壁关下。十二月壬子，刘德成抵翁冷，贼设伏诱战，德成扎营，坚壁不动。癸丑丑刻，贼乘月落雾起，统众来攻，官兵放连环枪，贼不能进，杀贼众三百余人，贼退至铜壁。甲寅，出关而遁。乙卯，刘德成遣守备黄化等领兵进剿，闻贼遁，乃令黄化领兵六百名驻铜壁关，各关俱添兵防守。总督杨应琚自途次遘疾，渐若失心，巡抚汤聘以闻。上命两广总督杨廷璋来滇。比廷璋至，而杨应琚之疾渐愈。时杨应琚方以捷闻，且恃前和议，谓已受降蒇事，杨廷璋遂返粤。前此，上遣侍卫傅灵安来视疾，傅灵安大学士忠勇公傅恒子也。往还数四，奉旨即以总兵补用。是时贼犯铁壁关，入陇川乞降，总督杨应琚许之。复犯猛卯。户撒之东四十余里为陇川，总兵朱仑既退驻陇川，提督李时升恐缅贼之横截我军于外也，乃退至杉木笼山。缅贼之由库弄河、板橙坡犯铁壁关入也，李时升调游击邵应泌户撒之兵二百名，檄催朱仑领兵三千名前赴铁壁堵剿，并令刘德成饬副将陈廷蛟带兵一千名赴弄贯要截贼归路。朱仑、邵应泌等既不遵调遣，俱回杉木笼山，刘德成复执守关之议，于翁冷顿兵不进。贼众四千余人遂至弄贯，连营树栅，分兵四出，焚掠村寨，掳掠我弁兵者十余人。旋据陇川，扎营缅寺，陇川河外亦结营六七座。乙卯，朱仑领兵至陇川。次日午刻，贼以马骑挑战，我兵分翼袭之。越二日，李时升遣游击豆福魁领兵七百名来会，朱仑派兵设伏，定议进攻。戊午卯刻前进，贼分兵三路迎拒，我兵奋勇攻敌，伏兵分路拒杀，贼败，我兵围之。庚申午刻，贼骑自弄贯来援，突于丛林冲出，官兵惊溃，贼营亦乘机鼓噪而出，追逐数里。时领兵参将哈国兴，游击毛大经、刘国梁、豆福魁，都司张璋、周印，守备孙梦贵、魏嵘、程辙等俱不听总统朱仑之令，悉撤回营，军械枪炮遗失者多，总督杨应琚仍以克捷奏闻。是时，李时升分檄临沅镇刘德成由户、腊撒出陇川，永顺镇乌尔登额由户思朗出陇川，三面会攻，不果行。总督杨应琚遣副将孙尔桂赴朱仑军营。镇沅府龚士模革职，开化同知陈元震从之，传令剿抚相机速办，盖阴示以和了局也。辛酉，至朱仑军营。是日，缅目莽聂渺遮在陇川河于都司张璋营外乞和。癸亥，求见哈国兴。贼目至陇川河西，哈国兴出营，在陇川河东，各遣通事一人，于河中土墩传说。逾一二时，贼献哆啰呢四疋，腌鱼三担，哈国兴犒以绸缎银两，贼定时日撤兵回巢。总兵朱仑报之，总督杨应琚遂以"缅酋孟毒之四胞弟卜坑，领兵土目莽聂渺遮诣军营乞降，恳赏给蛮暮、新街以为贸易资生之路"入告，是日，贼还我弁兵八人，撤至弄贯，迁延未去。提督李时升檄饬总兵朱仑侦探贼信，贼已以其资重运送铁壁关，赴新街下船，朱仑不识兵机，复遣精骑追之。贼以为败盟也，于除夕日由邦中山复犯猛卯。

三十二年正月丁卯，贼既据猛卯城，时提督李时升驻杉木笼山，总兵朱仑、副将孙尔桂移兵弄贯，戊辰，李时升遣副将哈国兴，游击刘国梁，都司田万镇、周印，守备温廷秀、魏嵘、程辙等领兵一千二百名，副将孙尔桂、游击毛大经等领兵一千名、土练三百名俱赴猛卯。贼众已赴底麻渡扎筏，城虚无人，哈国兴、孙尔桂遂率兵练二千人人猛卯城居之。贼众将济，闻我兵至，决以为败盟，悉反攻城下。我兵旋复堵塞，施放枪炮，贼攀城而上者用沸汤注之，杂击以石块。哈国兴登城督战，枪伤左腮，穿落牙齿者十一，把总朱才进受枪破脑而死。贼遂连营城下，围困我官兵者七日，哈国兴遣兵丁觅间道至李时升陇川军营请援。李时升先已调刘德成领兵一千四百名将至陇川，令乌尔登额领兵二千名由宛顶渡速养江，以击贼后，时贼兵盘踞，分布要隘，乃遣素克全泰领兵八百名由虎踞一带小路前进，陈廷蛟领兵二千余名由邦中山前进。乌尔登额先已至速养渡，沿江邀截，贼往御之，战于对岸，闻我援兵既至，复回迎敌。丙子巳刻，我兵至猛卯山脚遇贼，战胜之。至城下，土练三百名先缒城出，乘势掩袭，贼兵溃散。是夜官兵宿城外，遣人援梯通信。丁丑，城始开，官兵会合追剿，贼兵迎敌。次日追至底麻江边，悉力拒敌，游击毛大经、都司徐斌、守备高乾陷于泥泞，被贼镖枪阵亡，贼遂浮江而遁入木邦。总督杨应琚、提督李时升以"猛卯边外匪众七八千人欲至木邦滋扰，官兵攻杀，贼已败遁，现在追剿"以闻。是月辛卯，总督杨应琚以猛卯贼退，境内已宁，将议止。而前所奏将蛮暮、新街赏给贸易，经上察其伪，屡奉严旨，责其粉饰欺罔。乃遣总兵朱仑、乌尔登额，楚雄游击莫淳、邵应泌等领兵八千人，沙练、

波龙厂练一千人前进木邦。朱仑二月丁酉自弄贯起营，途次迁延，越二十四日辛酉始至木邦。时贼据木邦者万余，是日午刻，即与我兵迎敌，孙尔桂持令督战，杀贼甚众，贼退，据江留营九座。是日，木邦所辖村寨俱被贼焚掳，夷民逃窜。军糈均藉内地挽输，委游击袁梦麟、李文广领兵八百名分布各台，护送粮运。袁梦麟等均于内地之分星塔、三台山、弄伍分驻，外域只景阳兵一百名，暮董、底麻兵各五十名，其孟撒、蛮黑、南库弄三处并无兵练运粮。拨雇牛马四千余匹，委粮员威远同知张遐龄、效力知州徐名道随营供支。贼众截阻粮道，三月丁卯至南库弄，辛未日至蛮黑，劫掠牛马粮石，杀死马夫。壬申，总兵朱仑奉旨逮问，官兵以孙尔桂、乌尔登额统领之。

三月哈国兴退自新街。先是新街贼众已退，李时升抵铜壁关，进抵野牛坝。李时升奉旨提问，哈国兴率赵宏榜，参将四十一，游击郝壮猷、雅尔姜阿、吴大士等领兵三千余名前进，庚午抵蛮暮，贼众百余人遁去。甲戌，抵新街，并无一贼，总督杨应琚复据哈国兴禀报，以克复新街奏闻。是时炎瘴已炽，官兵染病者相继，哈国兴禀请撤兵。总督杨应琚遣迤西道陈作梅、永昌府陈大吕赴新街会勘确情，哈国兴遂自新街撤兵，驻杉木笼山。是月癸巳，云南提督杨宁至木邦军营。杨宁素以勇敢著，任广东将军，时奉命速赴任。至是抵营攻贼，夺获旧寨，嗣相持者久，而孟艮之贼已犯孟连矣。贼知我师粮绝，于四月戊戌数接战。贼情狡诈，出没无定，壬寅，至篆金塔劫运粮牛马，杀伤官兵，沿途阻隔，粮运不继。己酉，又至蛮暮，贼拥众攻击甚急，我兵已七日无粮，不能支。提督杨宁下令撤兵，兵即溃，游击莫淳、俊德死之，杨宁遂于是日至蛮暮。壬戌，入黑山门。时乌尔登额已被劾，即逮入都。入孟连之贼于三月癸酉自木邦入境，孟连土练及佧佤之练不能抵御，贼据孟连，烧劫募乃厂，应袭土司避居景杏。乙酉，贼破孟连之黑河，丙戌，至上猛尹、猛猛，拨练于辣蒜江御之，不克，贼至猛猛，入耿马、孟定，四出焚劫。夷民仓猝不知贼至，尚贸易于街场，力作于田亩，均被掳掠。是时顺宁府城兵甚单，木邦之贼未退，总督杨应琚调发木邦官兵由滚弄江前赴攻剿，不能即至。顺云营参将苏国富领兵亦在滚弄江浒，缅宁居民震恐，拨练于那椒河、大蚌江、打雀山各安隘防守，凡盘踞二十余日，贼始由滚弄江两路而去。是月，缅贼复据整卖、景线、孟艮。先是三十一年七月，总督杨奏请将整欠兵六百名、猛撒江兵二百名撤回。九月，又请将猛艮、整欠兵全撤，留楚姚镇华封协同普洱镇宁珠驻守。缅贼忿整卖、六本、景线、孟艮、整欠之背己也，谋以报之，遂据整卖、六本，蔓延至景线逼孟艮，又由老本趋整欠。十二月，六本土司召猛斋闻缅贼欲至六本，征调景线、景海土练。景线集练九百，景海集练四百从之，而缅贼先已破六本，景海土守备召罕彪同回景线防守。三十二年正月，缅贼至景海，召罕彪等领练迎战不克，退回景线。甲午，缅贼至景线，景线宣抚司呐赛同召罕彪等合力攻战四日，不克。呐赛、召罕彪奔孟艮，孟艮指挥使召丙亦挈族远徙。是时，楚姚镇华封驻扎普洱，乃与普洱镇宁珠同遣驻防打乐，猛混之游击司邦直、守备潘鸿臣带兵九百名进守孟艮，游击权恕带兵二百名赴打乐策应。时止把总韩荣，外委赵喜、马伯贵三员带兵二百名驻打乐，司邦直等均在猛混，观望未进。而缅贼已据孟艮，前趋打乐、老本一路之贼众亦至猛勇。猛垒弁冶进前往迎之，被贼围困受害，贼遂犯猛垒，欲入猛笼。整欠头目召教之子召渊敛银赂贼，谋结内犯，诸猛震恐。二月辛酉，缅贼至打乐。时把总韩荣、外委卜发等及兵二百余名住打乐，闻警，韩荣即派卜发领兵三十名往三岛坌路堵御。贼猝至，韩荣及兵众皆战死，生还者三四人。游击司邦直遣潘鸿臣领兵二百往援，途遇受伤兵，知打乐已陷，引军回。邦直、鸿臣及游击权恕俱遁回九龙江驻扎，缅贼遂入猛混、猛笼。时华封已出九龙江，遣都司甘其卓赴整控堵御。猛笼之贼欲赴整欠，叭先捧乞救甚急，贼遂渡整欠江，逼近猛龠。华封自九龙江前往补角，遣司邦直驻小渡口，权恕至橄榄坝以御之。缅贼之由孟艮窜入打乐也，司邦直等遽行退避，转以接阵杀贼捏报。时总督杨应琚之次子重英以江苏按察司来滇，有仿古监军之名。乃会同云南巡抚汤聘劾奏，守备潘鸿臣先瘴故，总兵华封、宁珠，游击司邦直、权恕，都司甘其卓俱拿问，邦直、恕、其卓具正法。是月，革大学士总督杨应琚职，逮入都，以承恩公明瑞代。四月，巡抚鄂宁至普洱，汤聘赴贵州。鄂宁即劾杨重英骄纵，去监军号，以道府衔从征。巡抚鄂宁旋以"瘴气大作，普洱无可办事，应回省"具奏。得旨嘉奖，令赴永昌会办进剿。

五月，总督明瑞至省，即赴永昌，巡抚鄂宁亦偕往。明瑞以将军兼制府，给满洲兵三千，调川、贵及滇省兵二万余，以副都统额尔景额为参赞，给关防。调河南开归道诺穆亲为滇盐道，陕西汉中道钱受谷为滇迤东道，及军机司官傅显、冯光熊襄军事，议大举剿贼。明瑞至，则首发杨应琚欺罔之罪，疏略言："缅甸，土人呼为老缅，或呼为莽子，盖指前酋之姓。木匪乃今酋，原为木梳长，是一非二。至木邦等土司，种类繁多，杨应琚以莽已绝灭，引为己功，误木缅另为一事。新街亦民、夷交易之所，原无庐舍，其荒唐妄诞之处，不可胜数。以致调拨毫无意见，一闻议降，旋即撤兵，动失机宜。滇兵积久废弛无斗志，将领亦未谙阵战，遗失炮位军械无算。"复奏劾李时升、朱仑、刘德成及乌尔登额、赵宏榜罪，皆报可。李时升、朱仑、刘德成皆伏法，乌尔登额、赵宏榜下狱。六月，解前总督杨应琚至避暑山庄，命廷臣鞫得实。上大怒，暴其罪于天下，令自裁。是时杨应琚长子前永昌府知府重谷解湖北任，奉旨省亲至滇，因索玩器于瘴故前腾越州知州陈廷献之家人，杖杀之，论抵。是月，逮贵州巡抚汤聘。是月，总督明瑞条上大举机宜，略曰："前次办理，种种草率，动失机宜。如永昌、腾越、顺宁、威远、普洱沿边土境二千余里，迤西七关八隘，旁通侧出，绝少险要可守之区，若处处驻

兵，二三万众亦不敷分派。今臣亲督劲兵，鼓勇进剿，贼必救护巢穴。其各土境厄要总区，如九龙江、陇川、黑山门等处，自应留营，派委妥员，慎选兵练，侦探贼警，随时剿逐，知会就近土司应援。其余崎岖小路，只令各总兵驱将弁使人长川游巡备御。如此则防守之兵大减于前，而声势不分，较为得力。先于新街水路上游，量为伐木造船，使船料木片沿江流下，先声牵缀。彼知将长驱水道，必于此设备以分其势力。兵自永昌、腾越两处出口，由宛顶、木邦一路作为正兵，其余或分两路三路，由猛密等处并进，俾得联络声援，出奇设疑，使贼疲于奔救。前所需兵粮，系雇觅夫马设站滚运，拨兵护送，此次进剿，不若裹带为便，细核购办牛只驮载，所费且有节省。官兵出口后，自黑山门、遮放以内，仍照例安设台站，备递文报至军前。遇有奏报，即于进剿官兵内择妥干马壮者数十员名，长川送至黑山门交递。如经过外夷部落，有诚心归化者，酌留官兵数十或二三百名，作一大台站以资递送。倘得依此相机酌办，更属周妥，递事亦较便易。"并条列军械、粮运、驮载各款，俱报可。是月，又查办遮放运粮官员，奏逮同知胡邦佑、守备陈谟下狱。寻释，令随营赎罪，考订舆图中地名。七月，劾曲寻镇总兵索柱，以其称疾偷安也。得旨落职，效力自赎。是月，以提督杨宁办军务多舛，奏请以贵州提督谭五格调补。杨宁寻亦革职。是月，复劾永昌府知府陈大吕，以其勒买军粮纵衙役短价也。是月，补罕朝玑为把总。罕朝玑者，耿马土司罕国楷之从子也。先是，二十八年，土司罕国楷禀其子不孝及通谋周国惠，审讯无实，留会城，以随征功授土把总。兹复以去岁有功，且通夷、汉语，授把总。是月，复查粮员逃入者，以提督李时升呈出书稿内有粮员吴等纷散去也语。革典史夏之璜职，其吴楷、张志元、胡绍周、陈正楷等皆以原无派拨护粮官兵得宥。福灵安卒于永昌。七月，整欠召教率缅贼陷猛鎝，追叭先捧，遂犯猛腊，至九龙江。先是，缅贼由打乐入者，据猛遮之猛混未散，由猛勇入者，据猛笼扎营盘踞。德保已授普洱镇，同开化镇书敏于四月丙午先至九龙江军营，调到官兵四千二百名。正值烟瘴炽发，钦奉谕旨，轸念士卒，乃令停兵，蓄精养锐，将领分遣弁兵于补角、小猛仑、橄榄坝、茨通驻扎防守。猛勇之召工既附缅贼，整欠之召教、召渊恶叭先捧之授指挥使而并得管辖其整欠也，务谋执叭先捧以泄其忿。六月癸巳，召工、召教、召渊率贼众二三千人至猛鎝，叭先捧与之力战经旬，景线呐赛、景海召罕彪集练助之。奈军粮匮竭，火药铅弹俱无，夷、民困饿难支。丙午，猛鎝遂陷，叭先捧遁入茶山之漫了寨，呐赛、召罕彪等窜入内地。是时开化镇书敏驻小猛仑，普洱镇德保驻九龙江之大渡口，召工等追摄叭先捧，遂入猛腊。七月辛卯，缅贼三百余人及附从之猛勇、整欠、孟艮摆夷约千人，贵家余党二百余人至小猛仑，书敏隔江施放枪炮。日既午，书敏病笃，遂回缅寺，留官兵堵御。至晚，缅贼从上游而渡，官兵冲散，书敏奔茨通之小寨，令都司那苏泰带兵二百名堵御蛮赖。闰七月乙未，贼由茨通至蛮赖，那苏泰死之，书敏由倚邦至旧垤，病故。德保在九龙江闻风逃遁，率四达色等，徒跣历九昼夜回至思茅，住二日，率将官等复赴九龙江。缅贼三百余人至橄榄坝、小猛养，焚烧掳掠，由整哈渡而退至孟艮盘踞。普洱知府及参将报知总督明瑞，即参奏德保，解京正法，书敏戮尸枭示。乃饬署普洱镇七十一、昭通镇佟国英率兵分驻小猛养、补角，凡外域投诚之难民寄居各猛者，俱行赈恤。

九月，将军兼总督明瑞议进剿。时领队大臣内廷侍卫率满洲官兵，川、贵镇协率川、贵将领弁兵，及本省派出之官兵俱抵永昌，四川、广东、广西解运之牛马，滇省各府、州、县所办之粮马亦陆续到齐。乃定议分为两路：将军明瑞率大兵由木邦进取锡箔，参赞额尔景额由老官屯进取猛密。时从征者员外郎富显、冯光熊，道员诺穆亲、钱受谷，道府杨重英、郭鹏冲、萧日章，革职知府陈元震、胡邦佑，同知图敏，提督谭五格，镇将得宝、李全国、柱达兴阿、王玉廷、哈国兴、本进忠、长青及文武员弁。以李经朝、翁得胜等为通事，充向导，线瓮团、线官猛、线五格等俱在军。二路约相会于阿瓦。乙巳出师。会天大雨，三昼夜不绝，人马俱立泥潦中，饥且冷，多疾病，糗粮又尽湿，裹粮以牛，行不能速。至潞江，人众船少，不能毕济。十月壬戌，始渡船至营分兵，将军明瑞以庚午师次宛顶，越八日，整队入木邦，军容甚盛。时参赞珠鲁讷以十日至腾越，进木邦，即留守，给以兵五千，俾为声援，以杨重英、郭鹏冲及陈元震、胡邦佑司印务粮饷。十二月，参赞额尔景额卒于老官屯军中。时景额亦于十月癸卯抵腾越，与提督谭五格率官兵于十一月壬辰出虎踞关，趋猛密。越六日至老官屯，贼已立木栅，进攻不能克，日与接战亦不能胜，我兵久屯于坚栅之下，人亦多疾病，额尔景额幽恚以死。上优叙之，以其弟额尔登额代。是月，将军明瑞率万二千人抵锡箔江，结浮桥以渡。至蒲卡始遇贼之前哨，擒数人，询知贼聚于蛮结，遂进攻蛮结。贼果立十六栅以待，领队大臣观音保麾众先据山之左臂，贼来争，不得上。翌日，两军相持未决，而顾贼栅甚坚。其法，立木为栅，聚兵于其中，栅之外又开深壕，植竹木于旁，皆锐其末而外向。贼有栅自护，我枪炮不能伤，而贼从栅隙处发鸟枪击我辄中，此贼之长技也。哈国兴请分三路登山，俯趋而薄之。军士毕奋，时出边已逾月未见贼，至是始与贼遇，无人不欲杀贼也，一呼而直逼其栅。有黔兵王连者先跃入，十余人继之，贼恇乱不知所为，多被杀。遂破一栅，乘势复攻得其三，而十二栅之贼乘夜尽遁。盖贼自新街交兵以来，从未经此大创，已首窜喙伏不敢复抗矣。明将军亦一目中伤几殒，越数日始稍愈。领队大臣观音保、札尔丰阿等咸劝乘胜退兵至木邦，整旅复进，明将军负锐气，欲直抵阿瓦。观音保曰："我兵出师时已失军装，今军器日见其少，粮饷不足，恐难深入以受其绐。"明忿然曰："汝气馁否，非夫也。"观音保傲然曰："若非满洲丈夫，吾侪共将军死可也。"因进军象孔，去阿瓦只七十里。失道，而军中粮已匮，明

将军集诸将议，诸将惩前言，莫敢有言退者。明瑞念粮既断，势不能复进，而又虑猛密路之师或已先入，而将军转退兵则法当死。闻猛笼有粮，且地近猛密，冀可得猛密路消息，于是定计就粮猛笼。贼探知我兵不复向阿瓦，又我病兵为贼所掠者，询知军中粮尽，纠众来追及我于章子坝。至是，无日不战，明瑞与哈国兴、观音保等更番殿后，至猛笼果多粮，军士赖以济。会岁暮，即其地度岁，共驻兵七日以行，而猛密之信杳如也。是月，参赞额尔登额以九千众攻老官屯木栅不克。师久顿，贼众日增，王玉廷阵亡，时锡箔路音信已断。得旨，令前赴应援，乃与提督谭五格撤兵回。时仓卒撤兵，又不设殿，贼得以袭我之后，军器亦失。乃入关，贼即尾随入户撒、腊撒二处恣抢掠，时副将孙尔桂、王振元俱由关退回驻扎，贼闻有备乃退。额尔登额侦猛卯及邦中山梁有贼，不敢进，乃旋师至陇川所属之猛笼，迂途月余，由龙陵出宛顶。

三十三年春，明瑞自猛笼取道大山土司以归。猛笼粮尚多，而牛马俱尽，无可驮运，人各携数升，余皆火之。将至大山，又有蛮化之捷。先是，贼之缀我也，每夕驻营犹相距十余里不敢近。至是，我兵营于蛮化山巅，贼即营于山半。明瑞浩然曰："贼轻我甚矣，若不决一死战，益将肆毒于我，无噍类矣。"贼久识我军号令，每晨兴，我三吹螺而启行，贼亦起而追我。明日仍吹螺者三，而我兵尽伏于箐中以待，毋得有一人留营者。令既下，翌日三螺毕，贼果谓我兵已行也，争蚁附而上。我兵万众突出，枪炮声如雷，贼惶遽不及战，辄反走，趾及顶背，自相蹴踏，死者无虑二千余人，我兵乘势击杀又一二千人，坡涧皆满。是役，我兵伤者数人，总兵李全受伤死。自是贼不敢近数日，每夜在数十里外轰大炮数声而已。而贼之先一日过者，已栅于要路，明瑞留五日，以所得牛马分犒军士毕，行至其处，则已攻不能拔。有波龙人引以间道，始得出。过波龙老厂，新厂是贵家所采银处，居民遗址尽数十里，计当日厂丁不下数万，已皆为贼冲散尽，愀然者久之。而贼复增兵追至。是月，木邦兵溃。上年十二月，珠鲁讷驻师木邦，分拨参将王栋赴锡箔摆台站，索柱赴宋赛摆台站，守备郭景霄于天生桥摆台站，丁丑皆起程。甲申，索柱侦得有贼兵至语，即前进，遇贼战，路阻，丙戌，退守锡箔桥。正月辛卯，贼数百来攻，次日贼数千至，以大炮攻，守备郭景霄方渡河接索柱营，见贼西面来攻，即溃，参将王栋营兵亦溃。索柱等冲出，次日总兵胡大猷之师复溃于葫芦口，索柱阵亡。辛丑，贼锋及木邦，参赞珠鲁讷誓死率文武七十人出御，乃付印及御赐将军之宝匣于陈元震，言我死汝以是归。元震惧，即偕郭鹏冲逃入内地。珠鲁讷出师，隔河遇贼，归而欲以印征兵，而元震已赍印遁。因移知巡抚鄂宁，鄂宁即参奏。得旨以叛论，置极典。明日壬寅，贼大至，珠鲁讷自刭，执杨重英，我兵大溃，总兵胡大猷与胡邦佑咸阵殁，广南府经历许景淹亦自刭死。木邦一路，台站俱断，其贼首乘胜率猛密、木邦二路之众，毕集于明将军垒。明瑞行抵小猛育，贼已猬集，不下四五万人，我兵当分七营，而环视四围皆贼也。而额尔登额尚驻兵宛顶，去小猛育仅一舍，竟拥兵不救。明瑞遣卒探路，曰："路旁已有贼栅矣。"乃命诸将达兴阿、本进忠等率军士乘夜出，而身自拒贼，相从者领队大臣观音保、扎拉丰阿、总兵哈国兴、常青、德福及巴图鲁侍卫数十人，亲兵数百人。及晨，血战于万贼中，无不一当百。已而扎尔丰阿中枪死，巴图鲁侍卫皆散，副都统德森保竟降贼。观音保发数矢连殪数贼，尚余一矢欲复射，忽收而策马向草深处，以其镞刺喉死，恐矢尽无以自戕而被执也。明瑞身负数伤，亦虑落贼手，力疾行，距战处已二十里，气仅属，乃从容下马，手自割发授家人使归报，而自缢于树下。家人以木叶掩其躯而去。二月之十日也，计自章子坝与贼接战，贼日增，我兵日少，孤军无援，转战五六十日，未尝一败。明瑞晨起即躬自督战，且战且撤，及归营率以昏时，勺水犹未入口。粮久绝，仅啖牛炙一脔，犹与亲随之战士共之。所将皆饥疲创残之余，明瑞体恤备至，有伤病者，令士练舁以行，不忍弃，故虽极困惫，无一人有怨志。及其死也，非不能自拔出，盖以阿瓦未平，惧无以返命。上亦有全师速出之旨，而路阻不得达，遥望阙庭，进退维谷，故傍皇展转，决计以身殉。又不忍将士之相随死也，结队徐行，持重自固，使贼不能覆我。直至小猛育，去宛顶不过二百里，计将士皆可到，然后遣之出，而自以身死贼中，呜呼！此意良可悲矣。方军势日蹙时，斗愈力，尝谓诸将曰："贼已知我力竭，然必决死战者，正欲贼知我国家威令严明，将士用命。虽穷蹙至此，无一人不尽力，则贼知所畏，而后来者易于接办。"此其谋国之深猷，尤非徒慷慨赴死者所可同日语矣。癸酉，兵将至宛顶者已多，时巡抚鄂尚未知将军阵亡的耗，即将"额尔登额、谭五格逗遛不进失误军机，及得将军声息并不通知内地，实属有心贻误"具劾。奉旨俱逮问。越数日，得将军凶问上闻，上震悼，赐恤立祠。后于四月中，命侍卫兵弁及将军明瑞之家人数人赴猛育寻收将军遗骸，归葬京师。额尔登额解赴京，上亲讯，额尚以无粮对。上愈怒，廷讯时，谭五格自称老臣，上命侍卫挞至数百，额尔登额论磔刑。明瑞丧到日，上亲奠于郊，即用额尔登额以享之，谭五格亦正法。是月，命协办大学士阿里衮来滇协办军务，即授为参赞，以鄂宁为总督，调江苏巡抚明德为云南巡抚。

三十三年二月丁亥，授大学士忠勇公傅恒为经略，阿里衮、阿桂为副将军，舒赫德为参赞。傅恒俟将次进兵再行前往，阿里衮已赴滇，舒赫德即驰驿遄行。是月，派荆州满洲兵一千五百名，成都满洲兵一千五百名赴云南，以荆州将军永瑞统之。是月，派京兵来滇。时以进剿，于去岁三千兵之外，复派健锐营兵一千，火器营兵二千，前锋护军二千，令将校率领，陆续来滇，其前锋护军二千旋停止。是月，以五福为云南提督。是月，副将军阿里衮抵云南，时幕府为郎中明善、员外郎萨灵阿。三月，参赞刑部尚书舒赫德抵永昌，会同总督鄂宁

密奏筹办情形，略以每兵千名应需马三千九百，非马十万不足济用，又称现已设法招致缅匪投诚。疏上，得严旨发原折命廷臣遍阅，饬其乖谬可鄙可笑之处，下部议，革尚书职，得旨，给副都统衔前赴乌什，令总督鄂宁复奏。是月戊戌，猛勇召功率其弟召糯腊及缅贼目布足挞喇带缅子三百人，猛勇、整欠摆夷三百人由猛勇、猛笼遂至九龙江外。越二日，昭通镇佟国英护普洱镇七十一率兵于蛮红接战，炮击佟国英手掌，官兵旧勇阵亡者数十人，贼众退至猛混。乙巳，缅贼节盖率缅子一百余人，孟艮召散率摆夷四百余人，由大猛养进猛遮，土弁刀召钤伏弩截杀，次日亦退至猛混，与召坎等会合。己酉，出打乐隘退归孟艮。寻奉旨，荆州、成都兵俱赴普洱。是月，副将军阿里衮等请调邻近各省道、府来滇，办理军务，派出道三员，知府六员，其丞、倅、州、县、佐杂每省各派四五员。晦日，都司哈廷标于宛顶遇大山土司之从子阿笼，云二月间随伊季父于猛烈地方谒见将军明，后于猛育冲杀相失。副将军阿里衮、总督鄂宁奏准暂为养赡，俟进兵时往勘情形酌办。四月，撤随将军明瑞进剿之兵回京，其老官屯一路之兵仍留滇。是月，缅酋差我兵之被俘者许尔功等八人具蒲叶缅文求和，并赍杨重英禀一封，称："缅王不杀，屡有投诚之意，且缅国各头目俱愿投诚。是以苟延至今，同客长李万全、尹士玢等宣谕我国德威，极力招抚，仍照旧例办理。"与守备程辙、卢怀亮、马子健、王承瑞等同具。副将军阿里衮以闻，不许。五月，总督鄂宁复奏云："舒赫德称廷论复剿缅匪一事，急切不能前驱扫穴，贼匪投诚，即遣人探去，亦未为不可，实因冒昧误称设法招致。"得旨，二人所见乖谬，彼此原属相等。下部议，革总督鄂宁职，奉旨鄂宁降补福建巡抚，以阿桂代。时阿桂在伊犁，总督印务以阿里衮署行。宥乌尔登额、宁珠、华封、赵宏榜罪，令在军营效力。赵宏榜行次河南襄城县中痰，至七月卒。是月，巡抚明德赴永昌。是月，以滇兵恇怯积懦，拨贵州兵五千名来滇拨补。是月，木邦酋苗温差人至猛古地方之蛮遮寨头人金猛处，令送字与遮放土司，恳内地八土司代乞求和，并侦探从前八人具书求和之信。其缅文内有"天朝四位大臣来滇，可否准和"之语，副将军阿里衮据奏。七月，奉旨："普洱今岁不必进兵，驻扎普洱将军永瑞等加意防守。"是月，严奸民贩货出缅之禁，汰滇冗兵，议改曲浔、楚姚、永北三镇为副将，改定营制，于大兵事竣后行。总督阿里衮、巡抚明德修省城至永昌一路倾颓道路。八月，调四川马五千八百，驼载马骡二千。九月，总督副将军阿桂抵滇，时幕府为革职郎中王昶、中书赵文哲。十月，副将军阿里衮驻兵于腾越，遣侍卫达里善至南坎，杀二百余人，海兰察至顿拐，亦杀二百余人。袭戛鸠前锋，抵江边焚其寨栅，又杀贼六七百名，以马力不足，未渡江而还。具奏，巡抚明德以经理马匹不善，得严旨。十二月，广东、广西营马及购买马共一万，于下旬陆续起程，期于明岁春间抵滇。奉旨令查讯"本年二月，乌拉撒地方被兵一事，前巡抚鄂宁何以奏报并无一贼，副将军阿里衮等奏称房屋未经焚毁，抢去四百余人及牛马"。寻落巡抚鄂宁职，给侍卫衔，军营效力。是月，派索伦兵二千名来滇，明年春，复派一千，吉林兵一千，盛京新满洲西樊兵一千。

三十四年正月，奉旨令台湾总兵叶相德选福建水师兵二千赴滇。戊申，阿里衮、阿桂俱授为副将军，其总督以明德补授，巡抚以喀宁阿补授。二月庚午，大学士忠勇公经略傅恒自京起程。是月，复派厄鲁特兵一千余名。三月，命伊犁将军伊勒图来滇。提督五福、将军永瑞率兵巡边，行次打乐遇贼，剿杀出境。是月，经略抵滇，即驰赴永昌。先是滇省颁布谒见经略仪注，自平夷至永昌修馆舍、戒仆夫以待。时从行之幕府为侍读学士毓奇、侍读孙士毅、给事中刘秉恬、郎中博卿额、主事惠龄。是役也，前后征调本省兵一万六千名，四川兵七千名有奇，贵州兵四千三百名，满、汉兵共三万有奇，议以九月二十日以前抵永昌，以待进取。是月，降云南总督明德为江苏巡抚，以彰宝为总督，经略奏留暂办总督事。寻以阿思哈为总督，复奉旨令阿思哈于新街扼要之地驻守。以彰宝为云南巡抚，调喀宁阿为河南巡抚，俟彰宝到任，再赴新任。是月，令护军统领伍三泰、副都御史富显等赴野牛坝。时船料钉铁已备，至秋初，船造成，而富、伍俱以瘴卒。五月，续派京兵一千名，即先派前锋护军之半也。六月，奉旨："阿思哈到滇后，其巡抚印务原着明德署理，阿思哈带兵前进后，总督印务亦着明德署理。"七月，降荆州将军永瑞、云南提督五福为三等侍卫，寻革职，以开化镇调驻思茅之兵丁张国宁因奸被杀，约束不严也。以本进忠为提督，旋卒，以长青代。经略既至永昌，越八日，两阿将军及伊犁将军伊勒图偕至。南徼地多瘴，群议宜俟霜降后出师，经略迟之，谓："若是须坐守四五月，既糜饷。且军初至，当及锋而用，久则先懈，非计也。"其进兵之路，以阿瓦城在大金江之西，若从锡箔，则阿瓦仍隔江外。惟腾越州西戛鸠江即大金江之上流，过江则为猛拱、猛养两土司。前明王骥征麓川，追思机发到此，刻石江边，所谓"石烂江枯尔乃得渡"者也。由猛拱、猛养可捣其木梳之老巢，由木梳至阿瓦又皆陆行，步骑可直抵城下。乃定议大兵渡戛鸠而西，其偏师先议在普洱为声势，后改议从猛密夹江而下，造舟于蛮暮以通往来。部署既定，七月二十日，经略大兵起行。阿里衮时病疡不能行，经略请留养疾，阿里衮誓从征，乃留阿桂于蛮暮督造战船。经略至戛鸠，集舟结筏，凡十日乃毕。师次猛拱，土司官浑觉先遁，絷其小妻招之，乃来降，献驯象四，贝叶书一，牛百头，粮数百石。至猛养，亦有牛米之献。于是所历二千余里，皆不血刃而下。惟途间忽雨忽晴，山高泥滑，一马倒，则所负粮帐尽失，军士或枵腹露宿于上淋下湿之中，以致多疾病。猛拱、猛养虽缅属，非缅腹地，故缅酋不遣兵来。而缅俗以八月前刈禾，至中秋则集兵出。九月下旬，阿桂造百船成，所调闽、粤习流之士亦至，将由蛮暮江出大金江。贼已列船扼江口，阿桂击败之，贼目宾雅得诺被创死，由是江路

无阻。伊勒图往迎经略，遇于哈坎，经略以十月朔渡江回蛮暮。是役也，奔走数千里，疲乏军力，而初无遇一贼，经略之声名遂损，因羞恚得病。贼轻我兵，遂以大众水陆来犯。阿桂将步兵，哈国兴将水兵，陆路之贼先沸唇至，旌旗蔽野，势张甚。阿桂麾兵以鸟枪连环进，弓矢继之，骑兵又从旁蹂之，贼不支，遂大溃，我兵追杀无算。哈国兴率舟师顺流下，贼犹列舰以拒。有闽兵跃入贼船，一贼泅水遁，闽兵即入水斩之。贼夺气，我兵欢而奋，因风水之势蹴之，贼舟自相撞击多覆，凡杀溺死者数千，江水为之赤。江之西亦有贼，结栅自固，阿里衮提兵往攻之，连破二栅，余贼皆逃。是时诸路军皆大捷，会经略病重，诸将遂欲以是蒇功，阿里衮曰："老官屯有贼栅，前岁额尔登额进攻处也。距此仅一舍，不往破之，何以报命？"策马先行，经略以下皆随之。贼栅据大坡，周二里许，自坡迤逦下插于江，栅木皆径尺，埋土甚深，遇树则横贯之以为柱。栅之外掘深濠三层，濠外又卧横木之多枝者，锐其末于外，名曰木签，守御甚备，我兵阻旬余不得进。先用大炮击之，栅木甚坚不折，有折者，贼辄补之。哈国兴斫箐中老藤长数百丈者，系铁钩于端，募敢死士夜往钩其栅。三千人曳藤以裂之，为贼觉，斫藤断而罢。经略又命火攻，先制挡牌御枪炮，一牌可护数十人，以两人舁而前，十数人各挟薪一束随之，百余牌同时并举，如墙而进。拨签越濠，至寨下方燃火，忽西北风起，火反烧我军，遂却回。最后遣兵穴地，至其栅底，实火药轰之。栅果突然起高丈余。贼惊绕，喊声震天。我军挺枪抽刀以待栅破而掩杀，无何，栅忽落而平，又起又落，如是者三，不复动，栅如故。盖立栅之坡斜而下，而地道乃平进，故坡土厚不能迸裂也。然贼自是惧。其栅之插入江者，开水门以通舟，运粮械不绝。阿桂谓如是则贼终无坐困之日也，拨战舰五十，越过其栅截之。时阿里衮已病甚，犹力疾攻栅，视枪炮最多处辄当之。经略虑其伤，令统舟师以息劳，战舰整列，贼粮械不得入，由是益惧。其酋帅曰眇枉模者，遣人来乞和，愿结栅于两军适中之地，请将军等往莅，眇枉模亲来面受要约。经略不许，诸将以兵多染瘴，日有死亡，争劝受降撤兵，乃遣哈国兴往责眇枉模以进表、纳贡、返土司地诸事。议未决，眇枉模左顾而去，哈国兴单骑入其栅责之，渺枉模不敢见，别遣人出请如约，经略遂凯旋。

三十五年春，谒上于津门，自请罢劾，上怜其疾，优容之。傅文忠因之忧恚而卒。总督彰宝遣守备苏尔相往责前之约，乃被拘留，上大怒，复议兴师，以前副将军阿桂首倡罢兵议，因褫其职，以白衣从军。会金川蠢动，遂罢南征议。逾四年金川平，上复命阿桂往云南会总督李侍尧相机进兵，会缅酋纵苏尔相还，其事乃已。至五十四年，缅酋懵驳被弑，其弟孟陨初为僧，国人立之，因遣使输诚纳贡，遂纵杨重英还。重英自陷缅，独居萧寺几二十年，未改本朝冠服，上大喜。受降，召缅使朝见于避暑山庄，优赉之，许其十年一次入贡。复重英道衔，比以苏武之节，御制《苏杨论》以旌之。重英寻卒。缅酋从此感化，臣服如他属国焉。

卷　六

平定回部本末

大和卓木波罗泥都、小和卓木霍集占者，其先世本叶尔羌、喀什噶尔回酋，自策妄阿拉布坦时，即令率其回人至伊犁种地出租赋，遂囚于地牢者数载。我兵平伊犁时，释使归，俾仍长所部。二十一年，将军遣侍卫托伦泰往，未能定要约。阿敏道先使人往招抚，波罗泥都谓霍集占曰："我家三世为准夷所拘，蒙天朝释归，得统所部，此恩何可忘也？"霍集占曰："我方久困于准夷，今属中国，则又为人奴，不如自长一方。"乃诡词诳阿敏道入库车城，拘系之弗使归。时方讨阿睦尔撒纳，兼有青滚杂卜之变，未暇问及也。已而阿敏道复为彼所害，是其负恩肆逆不可不讨。二十三年春，以兆惠、富德尚剿洗厄鲁特余孽，乃用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五月，兵至库车城，贼目阿卜都克勒木据城守，于是趣兵进攻。回人素懦怯，然守城遵古制，雅固书生，未娴将略，惟听偏裨等出策，令不画一。霍集占来救，率最精巴拉鸟枪八千，由阿克苏之戈壁捷径而来，与我兵遇于城南，鏖战竟日，大败入城。其城依山冈，用柳条沙土密筑而成，炮攻不入。时提督马得胜献掘地道计，于城北一里掘入。已及城矣，而将军急于收功，严令昼夜力掘，回贼瞥见灯光，其机遂泄。贼匪自内用水灌之，士卒尽没，雅将军咄嗟无他策，惟严守之，待其自毙。新降回目鄂对告曰："语云'困兽犹斗'，今霍集占困守危城，食力已尽，必不坐而待缚。其必乘我不备以兔脱之，返其巢穴，整兵复来，其事未可量也。今城西渭干爱曼，水浅可涉，又有北山口要路通戈壁，走阿克苏，若于二路各伏兵一千，则贼酋成擒矣。"雅以其言叵信，唯下令并力攻取。一日暮，索伦老卒于城下牧马，闻城中驼鸣似负重状，归奔告将军曰："其驼鸣高且健，贼将遁矣！"将军时饮酒，笑曰："健卒，尔何知！"酌酒如故。其夜霍集占开西门，由渭干爱曼涉水遁，果如鄂对言，而我兵未知觉也。后数日，阿拉难尔等开城降。先是，霍集占入库车城，怨鄂对之不附已也，凡其亲属皆杀之。其妻依热木亦被获，方少艾，霍集占欲纳之，依热木不从，因缚其二子一女，掷城下扑杀之。困依热木于高楼，日加窘辱，依热木乘间逃匿阿克苏。库车既降，鄂对手刃其仇三十余人焉。事闻，纯皇帝以雅尔哈善坐守军营，听贼去来自如，略不设备，乃革其职，命尚书纳木札尔代之，侍郎三泰参赞军务，皆驰驿往。又以兆文毅公剿伊犁贼将尽，命即以其兵自伊犁径赴回地。上复念兆所统兵久劳于外，皆已疲，乃预调索伦、察哈尔往济师。

兆文毅至军，库车已降于雅将军，阿克苏亦遣人迎降。八月二十四日，兆文毅遇雅将军偕入，传旨斩顺德讷，即前守卡纵霍集占遁去者也。逮雅将军送京，择城中伯克鄂对随军，而留哈密回目玉素富及总兵阎师相

率驻兵守。时舒文襄方为兵，效力军前，亦令留阿克苏赞画诸务。兆文毅即起程，有乌什城伯克霍集斯者，即前缚送达瓦齐者，遣其子呼岱巴尔氏来迎。九月朔，兆文毅至乌什，以霍集斯熟回部事，与同进叶尔羌，分遣侍卫齐凌扎布偕鄂对往抚和阗六城。十月，兆文毅至叶尔羌。其城周十余里，霍集占已坚壁清野，凡村庄人户悉移入。初六日，我军分七队进，贼两门各出四五百骑来迎，我兵击败之。贼又从北门出数百骑，索伦兵欻然遁，赖健锐营兵数百岸然不动，我兵得以济，又败贼众，贼入城不复出。兆文毅以兵少不能围城，欲伺便取胜，乃择有水草处结营，即所谓黑水营也。闻纳、三二将军将至，遣爱隆阿以兵八百迎之。又侦知贼畜在城南棋盘山，欲先取之以充军实。十三日，由城南夺桥过河，甫过四百余兵，桥忽断，贼出四五千骑来截，步贼万余在后。我兵阵而前，骑贼退，步贼以鸟枪进，我兵方击步贼，而骑贼又从后夹攻，兼有自两翼冲入者。兆文毅马中枪毙，再易马又毙，我兵为贼所截，散落成数处，人皆自为战，无不以死自誓，杀贼无算。而我兵阵亡者亦数百人，受伤者无算，总兵高天喜、副都统三保、护军统领鄂实、监察御史何泰、侍卫特通额俱战殁。日暮收兵归，护大营过河者，亦泅水归，马力疲乏，不能冲杀，遂掘壕结寨守。所掘壕既浅，垒亦甚低，贼可步履入，遂日夜来攻。我兵处危地，皆死中求生，故杀贼甚力。贼惧我兵致死，欲以不战收全功，别筑一垒于壕外，为长围守之，如梁、宋所谓夹城者。意我兵食尽当自毙也，而营中掘得窖粟数百石，稍赖以济。贼又决水灌营，我兵泄之于下游，其水转资我汲饮，已而随处掘井皆得水。又所占地林木甚多，薪以供爨，常不乏。贼以鸟枪击我，其铅子着树枝叶间，每砍一树，辄得数升，反用以击贼，惟拒守日久，粮日乏，仅瘦驼羸马亦将尽，各兵每乘间出掠回人充食。或有夫妇同掳至者，杀其夫，即令其妻煮之，夜则荐枕席。明日夫肉尽，又杀此妇以食，被杀者皆默然无声，听烹割而已。某公性最啬，会除夕，明忠烈公瑞、常中丞钧皆至其帐聚语，屈指军粮，过十日皆鬼箓矣。某公慨然谓："吾出肃州时，有送酒肴者，所余饾饤今尚贮皮袋中，呼奴取出供一啖。"时绝粮久，皆大喜过望，既饱而去，则私谓曰："某公亦不留此，事可知矣！"不觉泣下。盖自十月中旬被围，已将百日，无复生还望也。纳义烈公木札尔、三公泰亦以十三日至爱隆阿军，闻兆文毅等战，率二百骑冲入，为贼所杀。

兆文毅告急之文，遣索伦兵五人，各持一函至阿克苏。舒文襄公以事急，不暇自计其身之为兵也，即飞章驰奏。时富将军德尚在准噶尔搜捕余孽，上命为定边右副将军，速往援。会预调之索伦兵已在途，而巴里坤大臣阿里衮先接兆文毅信，选兵六百、马二千、驼一千往赴。舒文襄守阿克苏，能和辑诸回目无异志，乌什则霍集斯妻子及总兵丑达驻守，鄂对往抚和阗六城，亦俱降。十二月，索伦及内地兵已到二千余，舒文襄先率以行，富将军德闻兆文毅被围之信亦速赴，二十五日与舒文襄会于巴尔楚克。二十四年正月六日至呼尔璊，贼五千余骑迎战，我兵仅二三千，且马少，皆步行，发枪矢毙贼甚多。然贼恃其众，战不解，我兵进击辄退，甫收兵又来攻，凡转战四日夜，碛地无水，皆嚼冰以解渴。初九日之夜，拒守于沁达尔，势阻不得进，又几殆。适阿参政里衮偕鄂博什及马驼至，爱隆阿亦以兵从，望见灯火如繁星，知我兵与贼相持处也。阿参政大呼突进，千余兵噪而应之，驼一千、马二千蹴地声又壮，贼骇夺气。阿参政从左，鄂博什从右入，援兵骤合，富将军德乘势掩杀，贼始大奔，然犹未知兆文毅之存殁也。先数日，兆文毅军中见贼之围守者日渐少，继又闻数十里外枪炮声，知援兵已至，遂冲垒而出。先使人探报，得达富将军德垒，诘朝两军相见，将军以下皆无恙。计自去年十月至今，孤军在万里外陷重围者三月，卒得全，莫不喜极涕出。额手颂圣主如天之福，且因先事调兵，得应期赴援，益服睿算之不可及也。整队回阿克苏，贼见我两路兵合，势益盛，不复敢邀截，惟远在数里外觇望而已。途次闻和阗六城，其二城已陷于贼，兆文毅遣瑚尔起往援之，富将军德继进，二城寻复。

闰六月，内地所调兵饷俱集阿克苏，遂两路进师，兆文毅往喀什噶尔，富将军德即由和阗往叶尔羌。两和卓木已率其眷属党羽先遁，两城旧回目遣人至军前送款。十四日，兆文毅至喀什噶尔，十八日，富将军德至叶尔羌，各回人皆具鼓吹进羊酒迎以入。盖两酋虽为其部长，然在准噶尔久，惟伊犁种地之回人同羁旅相倚赖，而旧部本不联属。及归，又虐用其民，以伊犁同归之人及厄鲁特避兵来投者为亲兵，故其窜也，皆相率随之，旧部人莫有从者。兆文毅既抚定喀什噶尔，寻驻叶尔羌办善后事。富将军、阿参赞、明忠烈、阿文成等追贼，七月七日，及之于阿尔楚尔，大败之。二十五日，及之于哈喇库勒，又大败之。八月十日，至伊西洱库尔淖儿，乃拔达克山部落接界处也。贼先据山麓以待，富将军等麾兵进击，自巳至未，贼犹以死拒。乃选鸟枪精利者四十人，自山北而上，俯压之。贼辎重有攀援过山者，有阻于淖儿岸者，方惊惧失措，霍集斯、鄂对大呼："降者不杀。"于是回众数千各率其眷属乞降，声如奔雷，霍集占禁之不能止，遂遁。是役也，降者万二千，牲畜万计，器械无算。两酋向拔达克山逸去，富将军德等追入，檄谕其汗素尔坦沙缚以献。二十八日，两酋果往投，素尔坦沙执之，而遣人为两酋乞命，谓我回部经教，凡派罕帕尔子孙不得执送人也。富将军德等胁以兵威，谓不献则大兵即入，素尔坦沙乃杀两酋，以霍集占首来献，其波罗泥都首为其从人窃去。素尔坦沙旋来降。遣使入觐，回部平，武功大定，颁诏天下。兆文毅公班师归时，上郊劳于杨武村，行抱见礼，赏赉优厚。封兆文毅为一等公，富将军德为一等侯，余迁秩有差。自此叶尔羌诸部詟服如内地臣民，自今甲子周浃，而恭顺仍如故也。

台湾之役

台湾自古不通中国,《文献通考》云:"泉州之东有岛曰澎湖,澎湖旁有毗舍耶国。"盖即是也。明末为荷兰夷人所据。国初时,明将郑成功自江南败归,遂取其地以为国。及其子经当三逆叛时,屡乘间入犯海疆,先良亲王遣吴兴祚、姚启圣等收复金、厦二门。康熙二十二年,靖海将军施琅克澎湖,经愤悒卒,子克塽降,台湾乃隶版图。特设台湾府及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其地东倚山,西傍海,北至鸡笼城,南至下淡水,长千余里,东西阔四五十里或十余里。山之东则层峦叠嶂,皆生番所居,打鹿为生,不隶版籍也。康熙六十年,奸民朱一贵叛,水师提督蓝廷珍荡平之。雍正元年,以诸罗北境辽阔,增设彰化县及淡水同知。六十余年以来,地大物博,俗日益淫侈,奸宄遂媒孽其间,官斯土者,又日事朘削。会漳、泉二府人之侨居者,各分气类,械斗至数万人,官吏不能弹治,水师提督公黄仕简率兵至,以虚声胁和,始解散。自是民狃于为乱,竖旗结盟,公行无忌。淡水同知潘凯者,方在署,忽报城外有无名尸当验,甫出城,即为人所杀,并胥吏歼焉。当事者不能得主名,则诡以生番报,谓番性嗜杀,途遇而戕之也。使人以酒肉诱番出,醉而掩杀之,奏罪人已伏法。而杀人者脱然事外,于是民益轻官吏,而番亦衔怨次骨。

乾隆五十一年,彰化县有林爽文者,恃其所居大理杙地险族繁,恣为盗贼囊橐。闽、广间故有所谓天地会者,为奸徒结党名目,爽文借以纠约群不逞之徒,啸聚将起事。太守孙景燧至彰化,趣县令俞峻及副将赫生额、游击耿世文率兵役往捕。不敢入,驻营于五里外大墩,谕村民擒献,否则村且毁。先焚数小村怵之,被焚者实无辜也。爽文遂因民之怨,集众夜攻营,全军覆没,赫、耿、俞皆死焉,时十一月二十七日也。明日,贼乘势陷彰化,孙守及都司王宗武、同知长庚、前同知刘亨基、典史冯启宗悉为所杀。十二月六日又陷诸罗,县令董启埏死之,淡水同知程峻亦为贼所害。凤山县有庄大田者,亦盗魁,乘乱起。十三日,陷县城,县令汤大奎自刎死。惟府城有总兵柴大纪及监司永福、同知杨廷理等率兵民固守,贼屡攻之不能破。而彰化之鹿港贼已遣伪官来监税,有泉民林凑等起义擒之,是以府城、鹿港两海口俱未失。闽中闻变,时总督雅德被逮,将军常青本以宁王府长史起家,老而耄,以和相私人故,得署督印。时毫无措置,惟檄黄仕简及陆路提督任承恩入台擒贼。时黄病初愈,策杖而行。任为金川殉难总兵官任举之子,少年世荫,素不知兵。二将军仓卒入台,仕简由厦门渡海入府城,承恩亦由蚶江渡海入鹿港,俱以五十二年正月初旬至,贼势稍敛。仕简卧病床箦,因命大纪北取诸罗,总兵官郝壮猷南取凤山。大纪骁将也,率乡兵数百,说以大义,转战贼寨间,屡擒其首,遂恢复诸罗,固守之。壮猷南出二十里,为贼所阻,任承恩之至鹿港也,距大里杙贼巢仅四十里,亦观望不敢进,壮猷顿兵几五十日,二月二十一日始进凤山。凤山空无人,招民复业,贼即潜入其中与外贼相应。三月十日城复陷,游击郑嵩死焉,壮猷等遁归府城。

先是,二月中,上见两提督彼此观望,恐不能速殄贼也,有旨命常青往督师。青不得已,迁延入台,踞府城,百姓以青为督府,当知兵,人心稍定。闽督李侍尧甫莅任,即预约广督孙士毅调兵四千备缓急。而凤山再陷之信至,立即趣兵往,遂以三月末悉抵台,贼方攻城急,赖以不陷。李侍尧又奏调浙兵三千,上益以驻防满兵一千,令将军恒瑞为参赞赴府城,提督蓝元枚亦为参赞,分浙兵二千赴鹿港。有旨以失律诛郝壮猷,于是诸将咸思进兵,而常青畏葸,日夜惟涕泣而已。时贼虽猖獗,势力尚未甚大,各村民俱未为所胁也,而诸将以五月二十四日出师,城中士民咸设犒酒以待。甫交绥,常青战栗,手不能举鞭,于军中大呼曰:"贼砍老子头矣!"即策马遁,诸将因之即退,贼大欢啸而归。青入城,即令闭关,又请兵一万。贼得以暇蚕食各村,不从者辄杀,于是遍域皆贼矣。庄大田驱以扰府城,林爽文驱以扰诸罗,势益炽。迨官兵从邻省调至闽,又守风过海,凡两三月,则我兵仅增万,而贼已增十万矣。诸罗为南北之中,林爽文必欲陷之,自六月中攻围,连日夕不止。大纪指挥诸将云:"语曰'有城守责者,生死以之',大纪虽武夫,敢弃天子所付之封疆乎?誓与此贼始终可也。"因置酒召诸将饮,席间亲酌之酒,挥涕拜诸将曰:"君等如能坚守固佳,否则斫大纪以降贼,无使苍生遭锋镝也。"诸将感激用命,日夜防守甚严,时出军扰贼营。贼用吕公车,以数百人牵之,击城北堞,城上用飞炮碎之。贼复用火箭射雉楼,诸将预蓄水桶,随手扑灭。贼日夜喧噪以乱军心,城中鼓角应之,使不得闻,如是者凡百日。诸义民鼓于忠节,各皆出饷劳军,城赖以济。大纪数遣敢死士突围出,请救于常青,青笑曰:"若是呆汉,适足以予贼,始快余心也。"终不发兵救之。副将蔡攀龙请行,上复严旨督责,青不得已,命孱弱兵数百,使攀龙率之往援,咸没于敌,惟蔡仅得入城。诸罗之围益密,入者不能再出,大纪告急之文,用小字书寸纸,募人间道夜行,始得达府。而贼禁粒米不得入城,城中士庶已饥疲不能支。上谕大纪,命拔身出,大纪以士庶已共守久,恐遭贼屠戮,誓死不出。奏闻,上垂泣曰:"大纪忠诚,虽古名将何以复加,所谓我君臣各尽其道也。"因封大纪为一等嘉义伯,世袭罔替,赐银一万两。念诸罗被围久,特改名嘉义,以旌士民。时常青在府城,欲弃城遁者再,赖诸将护持,因密札哀乞和相,请以他将往代。和相晏见奏之,上亦预烛青必偾事。

六月中,即调陕督福康安为将军,及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来统兵,并发明诏,声言调兵十余万来灭贼。冬十月,所调蜀番及粤西兵共五千先至,有旨官兵不必至府城,当即往鹿港进。会飓风不得渡,守风于崇武澳。二十八日忽得顺风,一昼夜数百艘尽抵鹿港海口,樯竿如栉,列数里。贼闻之,不测多寡,谓真有十万兵至,始惧。十一月八日,福康安等起行,贼方列拒于仑仔顶,海兰察率巴图鲁侍卫发矢殪数十贼,贼大惊曰:"是何

老骑兵，强壮乃尔？”遂即披靡。海兰察笑曰：“此一群犬耳，何畏之有。”遂麾兵入。盖时常青伪造蜚语，谓贼有异术，实不可撄，福康安亦先惑其言，至是始知其妄，乃沿路复击杀之，伺隙者至朱稠山，再败之，即以是日抵嘉义。城中官民出迎，饥羸无人色，见福至，无不欷歔啜泣，喜其来而悲其晚也。惟大纪以功高，与福康安抗行宾主礼，康安銜之，遂密奏其人奸诈难信。会侍郎德成自海上监修城垣归，复媒孽大纪之短。上信其言，遂以前贪纵事，逮大纪及永福入，先后正法。而大纪部下诸将李长庚、王得禄、邱良功等，后皆有所建树，立功海上，盖承大纪训也。嘉义城北有山名小半天者。四面陡绝，贼遁而聚于此。十八日，福康安率将士百道仰攻，又克之。贼自猖乱以来，狃见常青畏怯，以官军不足畏，不虞此次之难抗也，遂遁归大里杙。贼巢已筑，土城坚固，二十四日，官兵至，贼犹数万出拒，退而复集者数次。既夕，我兵伏沟坎间，贼万炬来索战，我兵在暗中，贼不能见，而我兵视贼，则历历可数，发枪箭无不中贼。贼自知失计，遽灭火，复击鼓来攻，我兵又从鼓声处击之，杀死无算。黎明进兵，遂克其城，林爽文已携孥走，据守集集埔。其地前临大溪，溪之上，就高岸垒石为陡墙，长数里，其所预营厄险处也。十二月五日，官兵腾而上，杀千余人，于是贼党皆溃。林爽文先匿其妻孥于番社，惟与死党数十人窜穷谷丛箐中。十三日，先获其孥，福康安又遣使人大山，怵以兵威，生番惧，遂献爽文出。而庄大田虽与林爽文同逆，又各自号召不相下，乘官兵未南，益焚掠聚粮为旅拒计。已又思出降，计未定，而福康安已于十六日抵牛庄。大田仓猝出拒，败而走，官军连蹴之，累战皆捷。极南有地名郎峤者，负山临海，最辽阻，庄大田力不支，与其党潜匿焉。福康安先遣水师由海道绕而截之于水，自以大兵环山围之，贼冲突不能出，阵杀者数千，溺海者数千，擒而戮者亦数千，庄大田遂就获，台湾平。上大喜，封福康安为一等嘉勇公，赐宝石顶；四团龙补服，紫缰辔以旌之，其余将士皆优赉焉。常青以失机被逮，复以重贿赂和相，和以其年老多病语奏，上宥之。逾年，复为礼部尚书，卒终于任。至今台民犹有余憾焉。

癸酉之变

白莲邪教起自元末红巾之乱，明季唐赛儿、徐鸿儒等相沿不绝，盖由狐怪所传，其经卷皆盗袭释氏之文，而鄙亵不成文理。又以“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为真言，书于白绢，暗室供之。其教以道祖为重，又有天魔女诸名位，以持斋修善为名，而暗蓄逆志，谋为不轨。其教自京畿迤南学习者众，乾隆中，傅文忠任九门提督时，曾捕获黄村妖妇某氏伏法，其党惩治有差，其风稍熄。而蔓延至楚、豫、秦、蜀诸省，遂有嘉庆丙辰楚北揭竿之乱，兵兴九载，然后扑灭。其传习京畿者，久而益炽，又变为八卦、荣华、红阳、白阳诸名，大吏相安无事，不复根究。有林清者，本籍浙江人，久居京邸，住京南宋家庄。幼为王提督柄弄童，随王于苗疆久，颇解武伎，遂为彼教所推，尊为法祖。其人颀身黧面，髯张如猬，自以智谋过人，其实愚鲁异常。因掌教久，积募银米，家业颇丰，遂蓄不逞之志。大内太监多河间诸县人，有刘金、刘得才等，其家即素习邪教者，选人禁中，遂与茶房太监杨进忠等传教，羽翼颇众，因与林清交结。会辛未秋，彗星出西北方，钦天监又奏改癸酉闰八月于次春二月，诸贼乃以为预兆。又其经有“八月中秋黄花落地”语，遂附会其说，以为本朝不宜闰八月，故钦天监改之，而不知康熙戊戌久有之也。杨进忠颀而长，面目凶险，遂以铸军器为己任，暗于宣武门铁市中铸刀数百柄。林清邀结其党数千人，其中祝现、屈五、刘第五、刘呈祥、支进财、陈爽、李五等为巨魁，遂与刘进财等暗约，于九月十五日午时人禁城起事。有汉军独石口都司曹伦者，侍郎曹瑛后也。家素贫，尝得林清佽助，遂人贼党。适之任所，乃命其子曹福昌勾连不轨之徒，许为城中内应。福昌欲于十七日起事，盖以是日上驻跸白涧，诸王大臣皆往迎銮，乘其间也。而林清狃于经言，未及改期。本欲聚数百人人，而诸逆监以为大内地不广阔，难容多人，又妄恃林清果有邪术可以致胜，而清又倚赖诸逆监谙熟禁中路，以为导引，遂以二百人为额。然其人皆市井无赖，初无智略，又其谋不慎秘，颇为人知。林清尝步行街衢，风开其袂，露悬坎卦腰牌，为市人所窥见。又饮于友人室，醉后露大逆语。然诸有司皆以株连太监，故不敢究诘。至黄村同知张步高与林清结为昆仲，以希他计，吁可怪也。其党祝现者，本豫王包衣人，居桑垡村，充豫王庄头，家颇丰。其弟祝嵩庆颇不善兄所为，知其反期已决，奔告豫王。豫王裕丰初欲举发，会有尼之者，豫王于壬申年上大阅南海子日，亦曾寓宿林清家中，故匿不敢奏闻。卢沟司巡检陈绍荣，因居民逃窜，访知其谋，于数日前申报宛平县，县令某已有签派弓兵翕同擒剿之札，会亦不果。步军统领吉伦，贪吏也，营员久相申报，吉伦以事干禁籞，不肯究讯。数日前，方携酒游香界寺，吟咏竟日，托言迎銮白涧，是日驺从出都门。有左营参将某，攀舆以告曰：’都中情形大有所叵测，尚书请留，以为民望。”吉伦正襟厉色曰：“近日太平乃尔，尔作此疯语耶？”挥舆竟去。

十四日，林清贼党分二队：其东自董村至者，以祝现、屈五为首，约由东华门而入；其西自黄村至者，以李五、宋进财为首，约于菜市口齐集，由西华门而入。正阳门外开庆隆戏园刘姓者，亦其党羽，曾授逆职为巡城御史。是日延李五等人其戏园观剧，酣饮竟日，而营坊诸官莫有过而问者，其去木偶几希矣。十五日午，太监刘得财引祝现等由东华门入，会有卖煤者与之争道，贼脱衣露刃，为司阍官兵觉察，骤掩其扉，贼喧然出刃，阑入者陈爽等十数人，屈五等皆遁逃。有今礼部侍郎 觉罗公宝兴者，侍直上书房，甫退直出，适遇贼舞刀入，白光灿然，宝踉跄奔入。时署护军统领为杨述曾，汉军人，由参领起家，初无智略，因率数护军御之，杀数贼于协和门下，而官兵受伤者亦多。宝侍郎遂命掩景运门，

入告皇次子。皇次子从容布置，命侍者携鸟枪入，并严命禁城四门，促官兵入捕贼。刘得财引二贼入苍震门，欲手刃太监督领侍常永贵，泄其夙忿，为太监顾某击擒之。其由西华门入者，时仓卒门不及阖，遂全队入，杨进忠与其徒高广福引之。尚衣监为制上服处，杨尝乞其补缀而不与值，司衣者拒之。杨以是隙，遂引贼入，全行屠害，存者无几，有老妇数人藏于荆棘中获免。遂入文颖馆，杀供事数人。陶凫芗编修梁方校书，闻门外履声蠢然，突然问曰："金銮殿在何所？"其愚蠢也若此。陶仆骆升方提茶榼至，遂以身障凫芗，贼伤数刃，凫芗得以免。其贼遂从集隆宗门，门已阖，有护军某，知事急，怀合符于身，亦被数刃，懵然卧阶下，合符得以保全。贼由门外诸廊房得逾墙窥大内，皇次子立养心殿阶下，以鸟枪击毙二贼，贝勒绵志亦趋入，随皇次子捕贼。复有二贼潜入内膳房屋中，众内监击杀之。时诸王大臣闻变，皆由神武门入，余在邸方与僮手弈，闻变，骋马入。至神武门，庄亲王绵课、贝子奕绍亦先后趋至，闻贼已聚攻隆宗门。纳兰侍郎玉麟方迎驾归，短衣踉跄入，皆聚集城隍庙门前，时官兵至者未逾百人，余皆仆隶而已。众错愕无策，镇国公奕灏，勇士也，掌火器营事，因曰："是日火器营官兵，皆聚集箭亭以备出征（时有滑县之变），可招而至也。"余应声曰："君言大是。"伊乃骋骑去。时镇国公永玉、护军统领石瑞龄曰："禁内隘窄，恐有不测之变，可速备车乘，以备后妃之行。"余亦是其言。宗室原任大学士禄康首拂其论曰："此系何等语，乃敢出口耶？"众皆默然，其心实叵测也。成亲王永瑆后至，时已被酒，乃大呼曰："何等草寇，敢猖獗乃尔。贼在何处，俟吾手击之。"因脱帽露顶，势甚雄伟。时内监有言贼甚凶猛，已攻中正殿门，入者约计二百余人，盖即其党也。亦实有醇良辈登延薰阁数十人，眺览于外，屡促官兵，声泪俱下，惜不知其名也。须臾奕灏率火器营官兵入，凡千余人，鱼贯横枪，意甚踊跃，实祖宗百年涵养之功也。庄王因率百余人，并矛手数十，从西城根进，余在后督率官兵后至者，励以大义，皆奋勇前进。副都统公安成者，超勇公海兰察子也。少年勇锐，时方徐行，余抚其背曰："君乃勋臣世荫，不可有坠家声。"安乃奋勇而前。遥闻枪声砉然，知官兵已对敌也。时有数十贼入慈宁宫伙房者，庄王首射一贼，应弦而倒，官兵复枪伤数人，贼遂披靡。庄王同安成、奕灏先后追至隆宗门，贼首李五、祝现方积直宿者之幞被于檐下，意欲纵火。庄王率众攻之，擒获数贼，其余皆由南遁去。时副都统苏公尔慎、钮钴禄公格布舍方衔命南征，入京整行装者，闻警趋入，变首先杀贼。有侍卫那伦者，纳兰太傅明珠后也。少时家巨富，凡涤面银器，日易其一，晚年贫窭，一冠数十年，人争笑之。是日应值太和门，闻警趋入。时有劝其缓行者，那故迂直，曰："国家世臣，当此等事敢不急赴所守耶？"因急趋至熙和门。门已闭，那方傍皇间，适贼蜂至，遂被害。高广福时杂于众贼中，因引贼由马道上城，腰出白旗摇展，或书"大明天顺"，或书"顺天保民"，皆庸劣可哂，以白布裹首，呼号于雉堞间。奕灏、苏尔慎因上城驱逐，高广福持旗呼众间，奕灏弯弓射之，自城楼坠殒，众声欢忭如雷。有御书处苏拉某，乃导李五匿于御刻石榻间。余督后兵自武英殿复道进，有理藩院员外郎岳祥，海兰察之婿也，貌甚勇健，与余路遇，愿从杀贼。时贼有迎拒者，镶蓝旗护军校常山以枪击之，坠于御河，山即入河擒之。余即与之手绢以为识，众愈踊跃，时擒毙贼数十，官兵之势愈盛。贼有自投御河死者，有匿于城堞草中者，有匿于五凤楼者，如鸟兽散。时天殆黑，与今礼部尚书穆公克登阿遇，穆骤曰："天已昏黑，奈何？"余曰："今十五夜，有月光照曜。"盖安众心也。穆固长者，不解余意，因曰："月光终不及日。"余急指心以示，穆乃改曰："月光固皎如昼也。"时诸王大臣皆黾勉从事，然亦有日落始至者，亦有逍遥雅步于御河岸者。以天潢贵胄之近，而漠然如越人之视，亦可谓无心肝人矣。钮钴禄宗伯庆福，修髯垂腹，公服挂珠，正襟坐于军机处阶上。人问之，曰："今日望日，敢不公服？"其迂执也若此。时庄王等皆入隆宗门内，余念西华门为贼突入之所，恐其乘夜夺门出，因率火器营兵数百屯于门侧。会成王命护军统领石瑞龄、义烈公庆祥、散秩大臣绵怀、副都统策凌分守四禁门，庆公祥仍率其所管正蓝旗护军营弁兵至西华门，会英诚公福克谨、原任礼部侍郎哈宁阿皆偕至。庆固多才智，其营参领赶兴为缅中失节之德森保子，人亦勇健，思干父蛊，因与余露宿驰道上。中夜时，有太监张泰者，即于己巳春同鄂罗里共倾陷广赓虞侍郎者，时亦通贼，由城堞蛇行，伏于东华门马道上，为奕灏所擒，始知有内监通贼状，此十五日事也。

至五更，月色皎洁如昼，余与庆公命岳祥率数十兵上城巡眺，庆公又命长枪手数十拒守西华门洞，终夜间寒风凛然。内务府衙门中尚有佚贼砍某郎中肩逃去，闻大城内柝声丛杂，竟夜不绝，盖玉念农侍郎率步兵巡逻甚严密。天殆明，乌云自西北起，霹雳砉然，人皆辟易，俄而大雨如注，军士火绳俱灭。闻五凤楼中有人沸声，余命火枪齐发，然雨势甚大，因退屯咸安宫门下。是时兵弁无不怨雨非时者，后知是夜逸贼匿于五凤楼者，欲于是时纵火突出，会闻雷声惊溃，雨复灭其火种，固国家无疆之福，天有以佑之也。天始明，有南薰殿人报其中有贼者，余率兵十数人入其栅内，余立土墩上指挥其众。有正红旗火器营护军校福禄者，冒险入，擒数贼出，贼有攀树逾垣者，亦为兵弁所获。有名史进忠者，人甚黠，余因命岳祥以善语诱之。其始言姓刘，盖以刘得财为可恃也，久之始得林清名姓，及李五、祝现率众入西华门语。会庄王率长枪手数十人拥至，余告其故，王曰："适才奕公灏亦于锡庆门前讯问陈爽，供与之合。"余因与之筹画兵食，王蹙额曰："内务府仓中现不发粮，奈何？可命余护卫向街巷中市饼饵，聊充竟日之餐可也。"因率众巡逻去。今户部侍郎宗室果齐斯欢至，衣襟尽血，云："余适才巡至五凤楼，见一贼匿于扉侧，余往擒之，贼挺刃至，被余手刃之。"气色甚壮。果

为壬戌宗室进士，勇健乃尔，不负维城裔也。因耳语余曰："闻有内监通贼者，王慎勿泄。"余首肯者再。庆公因问，果告如初，因共嗟叹。刑余之辈，历代无状乃尔，本朝立制綦严，乃致萌叛逆之心至此，恨不共餐其肉也。时天已晴霁，余因亲同岳祥上城巡视，见正红旗兵列营于西华门，军容甚肃，余凭堞问，乃康副军修队也。午间，庄王亲至散给饼饦，数人共一枚，不足充饥。余与庆公议，因修书寄家中，命运米数十石以供军食，从门隙投出。至晚米始至，军士饱餐欢然。日落时，有火器营领札某，入御书处巡视，闻石隙中有人语，出呼兵人。庆公命赶兴持刀首入，众兵弁随之，余与庆、福二公往拒其门。贼出与斗，官兵踊跃擒捕，如巢中捕雀焉，鱼贯累然擒出凡二十四人，首谋之苏拉亦与焉。余讯之，彼战栗无人色。李五甚狡捷，与官兵格杀，被伤甚重，是夜毙焉。官兵欢声如雷，士气益壮。闻是日，豫王裕丰及原任大学士禄康托言出购军食，竟开东华门出，须臾乃徒手归，言无炊饭处，竟不知作何状也。黄昏时，讹言有贼犯西长安门者，庆公与余同鼓励将士，命列队以待，兵士有惊诧者，余欲正法，众乃帖服。久之，始知为古北口提督马瑜率兵由密云至京，城北尘土蔽天，致有此讹传也。晚间，庄王入告督领侍常永贵，因擒刘得财数十人出，皆俯首服罪，此十六日事也。

次日昧爽，上遣和硕额驸超勇亲王拉旺多尔济、和硕额驸科尔沁郡王索诺木多布斋、固伦额驸固山贝子玛尼巴达尔、今大学士托公津、今吏部尚书英公和先后入京，盖于路闻警报也。命八旗都统各于界域中擒捕逆匪，恐有逸贼潜大城中也。时各都统闻命皆趋出，惟成、庄二王及奕灏、安成等数人未动，殊有识也。时庄王已将林清名姓居址密札告玉侍郎麟，会英公和至，已授步军统领，因命番役张吉、高铎、徐永功三人往宋家庄擒捕林清。会有宋某举发其事，因命为引导。时由东华门溃散者，已归告林清，清踌躇竟夕不寐，绕床嗟叹，然犹希冀曹福昌之逆党应承于十七日起事者，或有所徼幸，因未逃遁。黎明时，张吉等三人已至其家，扉尚阖，张扣扃久之，林清着燕服出。张吉伪告曰："城中事已有成，奉相公命，延请入朝。"清大喜过望，欲登车，其姊闯然出曰："事吉凶未可知，不可独往。"张、高等推妇仆地，遂驱车返。妇踉跄归，命数十人追之，车已入南苑门。门随掩，追者无及，返。是日停午，忽传上自燕郊回銮，逾时遍禁城皆知之，贝勒绵志持钥立东华门楼上伫望，景运门皆洞开，久之声迹杳然，盖即福昌之党所为也。余方假寐，闻之，不及着靴趋出，庆公曰："事关巨大，我等有城守责，不可擅离，恐有他故也。"余心是其言。是时诸王大臣于各偏僻处搜捕，先后又获十余贼。有刘姓者缚卧隆宗门侧，闻火枪声，自相怨艾曰："吾早言是物凶狠，终不能成事，若辈不听好语至此。"可见贼众皆乌合而至也。然始终不获祝现、刘呈祥二人，或曰死于东华门，着青衣者类呈祥，然无左验。至祝现踪迹诡密，必有逆党藏匿之者，其事不可深诘也。是日，谕旨至，深奖皇次子之功在社稷，封智亲王，贝勒绵志以扈翌功，亦封郡王职衔，赏食俸银一千两。又择于十九日回銮，命诸王大臣毋庸远接，以靖人心。是日，庄王率兵出巡九门归，人心稍定。晚间骤闻禁城外喧哗声，俄时遍满街巷，讹言太平湖（在城西南隅）业经接战，又云西长安门已破，遍都城人声沸腾。时科尔沁贝勒鄂尔哲依图有母丧，闻变，墨缞守神武门外，纪律颇严。俄有冠五品顶戴花翎人驶马至，云欲调官兵出禁城御贼，鄂询之即趋去。又有骑白马人沿街传呼有贼，盖即福昌之党羽，期于是夜举事者。果益亭侍郎守西栅栏，有其营兵校报贼至者，果立缚杖之。时大僚有欲启神武门出兵者，幸为庄王所阻，守午门之策凌闻变，竟率兵开门首遁。赖皇次子遣安成巡察至午门，阒无一人，归报皇次子，改命公舒明阿代守之。舒招集前兵固守，得以无虞，此安成亲告余者。是夜，余闻变亦愀然变色，赖庆公抚御士卒，列队以待。命岳祥、赶兴上城了望，谓余曰："此队文武二员殊可嘉也。"俄而大风翳翳，新寒侵骨。至夜半，人声渐息，实无一贼焚掠，盖贼党煽惑，使我兵自践踏也。闻是夜北城有兵家，其夫出守禁城，而家无一人，其妻闻变自缢者。又闻有全家殉节者，惜不知其名。最可诧者，策凌之逃，合朝无人举劾，而是夜倡乱者，惟擒曹福昌一人，余皆不为究诘。司寇讯曹伦父子时，亦未有一人问及此夜之事，反代林清云"欲俟滑县李文成贼至"之语，以诳君父，此余之所未解者。此十七日之事也。至次早，北风凄紧，日色无光，士皆披裘立，尚寒栗无人色。所擒贼有冻毙者，其余哀号之声不止，庆公曰："余不忍闻也。"余曰："此皆碎尸不足以泄吾愤者，君可谓孑孑之仁也。"庆亦赧然。时同至文颖馆，始知陶邕芗尚在，匿于柜中，绝粮已三日矣。至晚，秋卿始命司员录诸贼生供，然后启神武门，递送诸贼于狱中。是日，余至克勤郡王寓中，始食秋梨数枚，前此食不下咽也。此十八日事也。

明日，余同诸王公迎驾于朝阳门内，常服挂珠，用兵礼也。辰刻，上乘马入都门，夹路士卒欢拜，重睹圣颜，余不禁潸然泣下也。上抚御士卒，缓辔入宫，即下罪已诏。诸王公大臣集乾清门跪读，不禁呜咽失声，唯铁冶亭宗伯云："我辈若此尽职，而皇上惟言从脞何也。人知其志荒矣。"上立命开内外城诸门，以安人心，又特赐将士食，命御前侍卫等视食毕，然后复命。又命庄王及贝子奕绍等入太庙、社稷诸宫殿，搜捕余贼。次日，召王公大臣于乾清宫，面谕："近日诸大臣因循怠玩，有为朕宣劳者，众必阴挤杀之，以致有此大变。"余首奏曰："皇上此言真切中今日之病。然臣等世受国恩，乃使今日有此等事，真愧死矣！"上首肯者再。又言："前日朕闻报时，即命回銮，皇父陵寝在咫尺间亦不能谒。前讹言有贼三千，直犯御营之语，朕谕御前王大臣不必惊惧，俟贼果至，汝等效死御之，朕立马观之可也。"因言："我大清以前何等强盛，今乃致有此事，皆朕凉德之咎。"众皆呜咽痛哭，叩首请罪。成王因言："皇上如此圣明，百姓纵不能爱戴如父母，何以疾之如寇仇，此必有所致祸之根，容臣密奏也。"上可曰："兄可急缮奏闻，

王大臣中如有能摅忠悃者，可缮折以奏，待朕裁定。"众叩头谢。上又曰："此中亦真有为朕出力者，朕习知之，不必因此生怠也。"众又叩首出。时有欲合避邪丸药，使诸内监服之，以却其邪谋者，继又作尔汝之辞，上皆笑而不答。即出，余笑谓成王曰："此何异杨武陵默诵《华严》却贼之故智也？"成王艴然曰："伊之才何得譬武陵，直郭京、申甫流耳！"因脱帽掷床上，众皆轩渠。是时拉旺多尔济等奉旨率健锐营兵弁往剿东董村及宋家庄诸处，贼已弃巢逃窜，超勇王遂聚火焚其室，终夜火光燎然。京兆尹以贼人啸聚，请独对，而超勇王等适率劲旅凯旋，其漫无闻见至此。巡城御史曹恩绎、陆泌遣侦者巡逻于右安门，获太监杨进忠家书，始知其通逆谋。盖伊引贼入，见庄王率劲旅至，伊即逃入直房，闭门晏寝。至是事定，始遣仆通信于其家，乃被获，实天意也。上命承恩公和公世泰至其家搜刀布出，乃伏法。

二十三日，上御丰泽园亲讯逆党，诸御前侍卫佩刀环立，威仪甚肃。上命庄、超勇二王坐于御座侧，引刘进财、刘金至，上问曰："汝等皆朕内侍，朕有何待错汝等，乃萌此逆谋也？"二阉贼俯首称主子饶命者再。上笑曰："汝既顺林清，应与朕作尔汝之辞，何得尚称君上？"二贼无词，上因命夹打毕牵去。复引林清至，上问其何故蓄逆谋，林清曰："我辈经上有之，我欲使同辈突入禁门杀害官兵，以应劫数。"上又讯问其党，清曰："有包衣人祝现为党中巨魁。"上因回顾刑部诸臣，问祝现何在。尚书崇禄奏曰："业经正法。"侍郎宋公镕奏曰："尚未缉获。"上首肯之。因顾庄王曰："外间讹言太监皆叛，今日审明除此数逆外，朕之内侍非尽叛也。"玉音申谕者再，盖安反侧心也。因命将林清等即时正法，遂起立，众扈从入宫。余是日亦佩刀随往，目击其事。后乃有妄言林清有诸邪术及诸悖逆不服之言，皆齐东语也。其后步军统领、五城御史等，陆续捕获从逆贼党，上优赉升擢有差。乃革吉伦、玉麟职。其日未及入禁城之大臣，大学士刘权之、刑部尚书祖之望、礼部尚书王懿修等皆命致仕。副都统杨述曾以其协和门捕贼功，有死戍于边。护军统领明志以是日入直者乃其所属，亦革职，发往东陵赞礼郎上行走。后于十月间，步军统领英公和因访获曹福昌从逆有证，遂逮其父曹伦至，御讯于丰泽园，即时正法。以失察故，革禄康、裕瑞职，发往盛京居住。曹福昌临刑时告刽子曰："我是可交之人，至死不卖友以求生也。"此英诚公福克进亲闻知者也。逾年，裕丰匿告事发，革其王爵。其党虽陆续就擒，然祝现、刘第五至今逋逃漏网，尚未明正典刑，殊使人愤悒也。呜呼！林清一妄男子耳，焉有当此海宇升平之日，聚数百不逞之徒，乃欲直犯禁阙，图谋不轨，洪荒以来，有此事乎？而凶狠之辈，听其怂恿指挥，甘罹危险以图徼幸于必不能成之计，亦可谓至愚矣！

滑县之捷

河南滑县，地邻直、东三省，易于藏奸。有李文成者，素习白莲教，为若辈所推服，与林清相勾通，约于九月中起事。有县吏牛亮臣、主计冯克善皆与逆谋。又有宋元成，身躯壮伟多黠智，乃勾通东昌、曹州、大名诸逆贼。时又有曹福昌、刘得财党羽内应之举，诸贼恃为泰山，有司有知之者，皆不敢举发。滑县知县强克捷，陕西韩城人，中戊辰进士。人素忠梗，乃收捕李文成于狱，根究结党逆谋，上司有阻之者，强不为所撼。牛亮臣、宋元成遂纠结贼众，于九月初九日劫狱入署。强闻难，朝服立于堂中，以大义责之曰："汝辈皆朝廷赤子，奈何崇信邪教，甘谋不轨？自古红巾，几见有为帝王者？乃为此灭族之计，吾为汝父母官，应代为悲也。"众有感其惠者，不忍戕害，宋元成首犯强公，因屠害家属数十人。其媳徐氏美而艳，贼欲犯之，徐瞋目大骂，怒啮贼背，贼怒，醢其躯。劫文成出狱，遂据城叛。时欲结队北上，有教谕吕某佯降贼，因绐之曰："昔川、楚教匪蔓延九年，所以终为官兵扑灭者，因其不据城池，无所固守故也。今可高筑雉堞，闭关自守，以待他郡接援，然后会师北上，始能保万全也。"贼信其说，遂屯聚道口诸村堡，以为声援计。事闻，上命直督温承惠为总统，率古北口提督马瑜及护军统领富兰、副都统格布舍、苏尔慎等，率直隶、河南等处绿营兵以讨之。温驰至正定，闻禁城变，复率兵归保定。上以其失察林清及逗遛故，褫其职，改命陕督那彦成督师。命简健锐、火器二营兵二千名，命侍郎公庆祥，副都统御前侍卫桑吉斯塔尔，副都统积德、长庆等率之往。时山东东昌亦有应之者，赖盐运使刘清，副将马建纪、张拱辰等率兵抵御，诛夷无算。上又命固原提督杨遇春率陕中兵讨贼。杨固宿将，所统兵皆降贼，技勇熟练，身经百战者，杨善为抚驭，得其死力。时河南巡抚高杞被围于浚县，富兰等统兵救之，围乃解。那绎堂驰至军，请申明纪律，檄调各省兵马。上责其逗遛，那谓人曰："不教而战，是殃民也。昔川、楚之所以失事者，皆兵力未集而遽与之战，反为所败。是以人心震慑，不敢复撄其锋，以致蔓延日久也。今吾当厚集兵力，一鼓灭之。"遂屯河阳未进。杨遇春领关西兵至，先率数骑驰入贼垒，遍观形势，曰："乌合之众易擒也。"会吉林、黑龙江劲旅至，遂于十一月二十日攻破道口诸贼垒。时李文成于官兵未合围时已驱车遁，以被知县强公夹伤，故迁延不能速行，那绎堂命总兵特依顺保、杨芳，副都统德英额等迫之。李文成遁入林县司寨山中，径路曲险，赖获土人导之以进。官兵有溃散者，赖杨芳斩数骑，人始用命。四面合攻，自辰至酉，贼势稍衰，我兵得以前进。贼皆溃散，坠涧壑死者无算，尸与涧平，我兵踏贼腹背以进。李文成知事急，自焚死，司寨之贼始尽。其据城者，犹日将白旗招飐，以期外援。时将林清等之首示之，贼皆以为伪，以林清内有奥援，其事定当早成，其愚暗也若此。宋元成遂遣冯克善潜出围北上，以侦林清事之成败，及号召其党羽至河间旅店中，为知县张翔所获。时上命今大学士托公津驰赴大名，率富兰、马瑜等讨长垣诸贼，以次扑灭。那绎堂用杨时斋提督掘地道计，初于城西北掘之，为贼所破，复于西南隅掘之。既燕，城轰

然崩陨，杨时斋持皂旗首登堞，桑吉斯塔尔继之。会城隅关帝庙被焚，火光照如白昼，我兵乘胜，无不用命。那绎堂与高公杞登土阜，督率进兵，至天明，屠戮贼人殆尽，于破屋中擒牛亮臣、徐安国二贼首。贼畏惧，无不延颈受戮，积尸若山阜。凡九十日，滑县乃平。教谕吕某亦自缢死。事闻，上大悦，封那彦成三等子，赐双眼花翎，杨遇春二等男，高杞一等轻车都尉，余皆优赉有差。近年用兵未有若恤是之速者。因恤强公，赐谥忠烈，建专祠以祀之。贼初起时，余告当事者，即忧其四出奔突，难以追逐，后闻其据城自守，已知其无能为。明参政亮初虑亦与余合，后知其计左，因谓余曰："贼自趋灭亡，孤城致毙，此兵法所最忌者。此时虽命余呼贼为兄，亦所情愿也。"余亦大笑。后果符余二人所料云。

廓尔喀之降

廓尔喀自古不通中国，乌藏以西一大部也。乌斯藏即古佛国，今分为前、后两藏。自蜀省打箭炉西行七十二驿至前藏，又十二驿至后藏。又十二驿至济陇，又三十驿至石宿桥，为后藏极边地，过桥以西则廓尔喀矣。前藏有胡土克图曰达赖喇嘛，相传为宗卡布及门高徒，世世转轮为之。每将死则自言其往生处，其弟子如言物色之。得婴儿即奉以归，谓前喇嘛所托生也，其真伪不可知。而准噶尔、喀尔喀及内部落各蒙古王公皆尊信之，为佛教大宗。后藏班禅额尔德尼，其名位视达赖喇嘛稍次，而诸蒙古、番人亦崇奉惟谨。此二藏，古吐番地，元世祖时，有八思巴专为帝师，明成祖时有哈麻立册为大宝法王，未尝待以属礼也。我朝文皇帝时，达赖喇嘛知大东有圣人出，遣使万里相朝贺，其后为厄鲁特所劫去。圣祖仁皇帝命皇十四子允禵为大将军，统兵入藏，收复其地，拥达赖喇嘛归，坐床于布达拉，以为绥安蒙古之计。初有番目颇罗鼐，以功封王爵，统两藏事，其子朱尔默特叛(事见后卷)，遂不复封王。以藏事统归达赖喇嘛及班禅管理，于是以教主兼国王之事，尤倚天朝以为重。有丹津班珠尔者，本班禅部下头人，以罪被黜，窜入廓尔喀，结其酋喇特木巴珠尔。复以通商事，后藏人倚班禅势不与其值，遂相结怨，其人突入后藏据之，此乾隆五十三年事也。纯皇帝命川督鄂辉、成都将军成德统兵剿之，又以理藩院侍郎巴忠通谙番人语，遂命监其军。巴忠自恃为近臣，不复为鄂、成二人所统属，遂自遣番人与廓尔喀讲和，愿岁纳元宝一千锭以赎其地。廓尔喀欲立券约以为凭信，时达赖喇嘛以为不可，而巴忠欲速了其局，遂如约而归。逾年，廓尔喀头人索岁币，达赖喇嘛吝不与，其有呈进表文，语不恭顺，复为驻藏大臣普福匿不以闻。廓尔喀头人遂劫藏中头目玛尔沁以为质，复构兵人后藏，掳掠而归。驻藏大臣保泰拥兵不救，并欲弃前藏归，赖达赖喇嘛不肯轻弃重器以免。事闻，上震怒，马忠畏罪，投河自毙，乃命褫保泰爵，改名俘习浑，国语所谓贱役也。乃命粤督福康安、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为大将军，统索伦、吉林及川、陕诸路兵人讨亡。其粮饷则命大学士孙士毅主藏东路，驻藏大臣和琳主藏西路，济陇以外则惠龄主之。五十七年春，福康安由青海路进兵。时青草未茂，马皆瘠疲，粮饷屡绝，运粮布政使受和珅指，欲绝其饷以令其自毙。赖福康安行走速疾，于四旬至前藏，以四月乙未出师。先遣领队大臣成德、岱森保由聂拉木进，总兵诸神保驻绒辖，防其抄袭后路。福康安、海兰察二人与贼战于擦木，战于玛尔辖直抵济陇，成德亦由聂拉木转战而人，凡贼所侵后藏地悉复。六月庚子，遂入贼境，贼举国来，据于噶多溥。福康安分前队为三，令海兰察统之，又分前队为二，福自统之。遣护军统领台斐英阿在木古拉山与贼争持，福康安由间道冲贼营，海兰察又绕山出贼营后，与福相合势。共克木城、石卡数十，追奔至雍雅，俘其头人某。成德亦克铁索桥，进至利底。福康安又檄诸神保亦至利底，以壮军威。于是举国汹惧，遣人乞降。福康安曰："是缓我兵也！弗可听。"严檄斥之。七月庚子，裹粮再进，历噶勒拉、堆补木、特帕朗古桥、甲尔古拉、集木集等处七百余里，凡六战皆捷，所杀四千余人。至热索桥，福康安以为势如破竹，旦夕可奏功，甚骄满，拥肩舆挥羽扇以战，自比武侯也。我兵皆解櫜鞬负火枪以休息，贼乘间人，我兵狼狈而退，台斐英阿死之，武弁亦多阵亡者。贼复遣人乞和，福康安遂允其请。贼献所掠金瓦宝器等物，令大头人噶木第马达特塔巴等赍表恭进驯象、番马、及药工一部，上鉴其诚，乃许受降。八月丁亥班师。是役也，巴忠既辱国于前，福康安复偾师于后，犹赖夷人畏葸，为国家威德所慑，故尔献表投诚，以结其局。后之用兵绝域者，应引以为戒欤。

銮仪卫

本朝銮仪卫相沿明锦衣卫之制而不司缉探之事。掌卫者一人。其属凡七所：左所掌辇、辂，右所掌伞、盖、仪刀、弓矢，中所掌麾、旛、幢、节、钺、仗马，前所掌扇、拂、炉、盒诸物，后所掌旗、瓜、吾仗，驯象所掌仪象、骑驾、卤簿、《铙歌大乐》，旗手卫掌金、钲、鼓、角诸物。设衙于刑部之次，其属校尉舆隶等。仪犹相沿明制，凡冠军使等官之任，拜印升堂，吏皂趋贺，悉如大部制，故其秩虽次领侍卫府，而威仪过之。钟鼓司司谯漏，城北钟鼓楼，每夕委官及校尉直更。神武门钟楼，凡上驻跸圆明园，则每夕鸣钟记更漏，上在宫日则已。午门钟鼓，凡上祀郊庙受朝贺，则鸣钟鼓以为则。其属员，国初俱设汉员，后以满洲侍卫间之，名曰銮仪卫侍卫。雍正中，厘正官阶，改汉员为汉军，满洲侍卫亦改定冠军、云麾等名。惟汉武科甲侍卫仍旧名，其后许外放绿营武弁。汉军人员视为捷径，每多诿托，掌卫者复有苞苴之纳，故其风日颓，不可挽回。至今上亲政初，大加整饬，复特简大臣挑取，其弊始革焉。

绿营虚衔

国初沿明制，绿营总兵官有勋劳者，递加都督佥事、都督同知、右都督、左都督诸名目，盖明五军府官

也。其最优始加将军之名，如赵良栋勇略将军、潘育龙绥远将军、杨捷昭武将军是也。至乾隆十八年，纯皇帝厌其名近虚伪，乃皆裁革，定提督为从一品，官阶始厘正焉。

绿营功加

八旗定制，凡从军有功者，视其功之优次，与之功牌。分三等级，凯旋日，兵部计其叙功，与之世职。绿营则有功加之目。凡临阵奋勇者，与之功加一次，然核计功加二十四次，始叙一云骑尉。较之八旗功牌，殊为屈抑，是以其世袭寥寥，武弁不肯用命，职由此也。近日纯皇帝恩旨，将其阵亡人员，一体与之世职，然功加之制，尚未有奏及者，亦有司之责也。

伪皇孙事

庚子春，纯皇帝南巡回銮时，驻跸涿州。有僧人某率幼童接驾，云系履端王次子，以次妃妒嫉，故襁褓时将其逐出，僧人怜而收养，至于成立。初，履端亲王讳永珹，纯皇帝第四子，出继履恭王后。其侧福晋王氏，王素钟爱，有他侧室产次子，上已命名。时王随上之滦阳，而次子以痘殇告，其邸人皆言为王氏所害，事秘莫能明也，上亦风闻其故，故疑童子近是。讯其嫡福晋伊尔根觉罗氏，嫡妃言："其子殇时，余曾抚之以哭，并非为王氏所弃者。"言之凿凿。上乃召童子入都，命军机大臣会鞫。童子相貌端庄，颇敦重。坐军机榻上见诸相国，端坐不起，呼和相名曰："珅来，汝乃皇祖近臣，不可使天家骨肉有所湮没也。"诸大臣不敢置可否。保励堂侍郎成，时为军机司员，乃傲然近前批其颊曰："汝何处村童，为人所绐，乃敢为此灭门计乎？"童子惶惧，言系树村人，刘姓，为僧人所教者，其谳乃定。时人以保有隽不疑之风。事闻，斩僧人于市，戍童子于伊犁。后又于其地冒称皇孙，招摇愚民，为松相公筠所斩。然闻其邸太监杨姓者云："履王次子痘时实未尝殇，王氏暗以他尸易之。而命王之弄童萨凌阿负出邸，弃之荒野，嫡妃所抚哭者非真也。"然而僧人之教伪童，盖亦有所凭藉，非无因而至者也。

和王预凶

和恭王讳弘昼，宪皇帝之五子也。纯皇帝甚友爱，将宪皇所遗雍邸旧赀全赐之，王故甚富饶。性骄奢，尝以微故，殴果毅公讷亲于朝，上以孝圣宪皇后故，优容不问，举朝惮之。最嗜弋腔曲文，将《琵琶》、《荆钗》诸旧曲皆翻为弋调演之，客皆掩耳厌闻，而王乐此不疲。又性喜丧仪，言人无百年不死者，奚必忌讳其事。未薨前，将所有丧礼仪注皆自手订，又自高坐庭际，像停棺式，命护卫作供饭哭泣礼仪，王乃岸然饮啖以为乐。又作诸纸器为鼎、彝、盘、盂诸物，设于几榻以代古玩。余尝睹其一纸盘，仿定窑式而文致过之，宛然如瓷物，亦一巧也。及王薨后，其子孙未及数年相次沦谢，亦预凶之兆所感应也。

恒王置产

恒恪亲王讳弘晊，仁皇帝孙也。幼袭父爵。性严重俭朴，时国家殷盛，诸藩邸皆畜声伎，恢园囿，惟王崇尚儒素。其俸粢，除日用外，皆置买田产屋庐，岁收其利。人以吝啬笑之，王曰：汝等何无远虑？藩邸除俸粢田产外，无他贷取之所，不于有余时积之以待后人之储，则子孙蕃衍时，将何以为析产赀也？"然诸邸以骄奢故，皆渐中落，致有不能举炊者，而王之子孙富饶如故。人始识王之先见也。

安王好文学

安节郡王讳玛尔浑，安亲王岳乐子也，少封世子即好学，毛西河、尤西堂诸前辈皆游宴其邸中。著有《敦和堂集》，又尝选诸宗室王公诗，为《宸萼集》行世。今杭大宗《道古堂集》中载延接阎百诗，误以为宪皇帝事。盖宪皇居藩邸时，谨介持躬，育德春华，从不引见外人，见朱批谕旨甚明。况御制集中亦无赠阎百诗诗。盖王曾受业于阎百诗，故于送终之礼甚备，而俗呼安王邸为四王府，以致相沿讹传为宪皇也。

德济斋建园亭

德济斋夫子嗣简亲王爵时，邸库中存贮银数万两。王见，诧谓其长史曰："此祸根也，不可不急消耗之，无贻祸于后人也。"因散给其邸中人若干两，余者建造别墅，亭榭轩然。故近日诸王邸中以郑王园亭为最优，盖王时建造也。

红兰主人

红兰主人讳岳端，安亲王子，安节王弟也。善诗词。崇德癸未时，饶余王曾率兵伐明，南略地至海州而返，其邸中多文学之士，盖即当时所延致者。安王因以命教其诸子弟，故康熙间宗室文风以安邸为最盛。主人喜为西昆体，尝延朱襄、沈方舟等为上宾。方舟妻某，迟方舟久不归，作《杭州图》以寄之，当时传为佳话。主人尝选孟郊、贾岛诗为《寒瘦集》以行世。以宗藩贵胄之尊，而慕尚二子之诗，亦可谓高旷矣。

果恭王之俭

果恭王讳弘瞻，宪皇帝第七子也，嗣果毅王后。善诗词，幼受业于沈确士尚书，故词宗归于正音，不为凡响。居家尚节俭，俸饷之积，至充栋宇。王每早披衣起，巡视各下属，有不法者立杖责之，故众皆畏惧，无敢为非者。壬午夏，九州清晏灾，王后至，与诸皇子接见，谈笑露齿，为纯皇帝所窥见。会其门客有干请政事者，上乃褫王爵，降为贝勒。王乃闭门谢客，抑郁生疾。上往抚视，王叩首衾裯间，惟谢过自责而已。上感恸呜咽失声，归即加封亲王。会以疾薨，上特谥曰恭，盖取楚共王之意也。

武虚谷

武虚谷亿，河南偃师人。中庚子进士。任山东博山县县令，有德声。甲午秋，寿张王伦倡乱，为舒文襄公所扑灭，或传伦实未死，潜匿于他方。庚戌间，山西人董二告王伦藏匿山西某县，和相时专柄，欲希封赏，乃授意觉罗牧庵相公长麟，令其侦缉。牧庵拂其意，以虚妄对，和相艴然。其属番役某，欲获和相欢心，因献计仍向齐省缉访，或可得踪迹。和相乃密签役往山东，至博山县，其役恃和相势，擅作威福。公擒至署中，取捕役签票视，票惟书二公役名，而同伙行者凡十五人。公督责之，捕役抗横无礼，公大怒，以大杖责数十。役归告和相，和相怒曰："县令疯耶！乃敢杖吾胥役？"乃授意于山东抚臣，以他事劾罢公职，公归装惟书数十簏而已。嘉庆己未有荐公于朝者，上命超雪，复公职，而公已先时卒，士论惜之。

雒　昂

嘉庆己未，上亲政时，首下求言之诏。九卿台谏等纷纷白简言事，四方布衣之士亦有上书于乾清门以希进用者。然率皆急功近名之士，初无觥觥见事业者。惟雒太守昂，以从九品末职，上书言教匪事，上以其言中肯綮，命乘传从军。太守即短衣匹马从诸大帅后，随同捕贼，以勇略见长于额经略。屡登荐牍，数年间置身司马。今任荆州太守，亦旷达士也。

梁提督

梁提督朝桂，少为黔中步卒。从征金川时，勒乌围为贼垒之险峻处，两次挞伐，皆阻于其险，不能进攻，阿文成公围之经年，未得进取。梁公奋然进曰："朝桂闻将恃斗才，不藉斗力。今贼垒坚碉丛立，我兵仰而攻之，彼据建瓴之势，下以击我，人非木石，焉能抵枪炮之险，是殃民也。今不若觅他岭嶂为贼所不守者，绕道以攻其后，可使贼进退失险，我兵合以击之，可收功于旦夕，此狄东美所以下昆仑关之故策也。"阿文成公奇其言，与之数百卒，立授参将扎付。公因率众卒，草衣卉服，自丛岚叠嶂间以刀掘路，士卒各怀一铁钉，踵迹相接，攀钉而上。至夜半，抵贼垒，于营后攻之。贼以为自天而降，仓卒奔窜，官兵仰攻其下，贼遂尽歼。后公洊至广西提督，台湾时亦著劳绩云。

张文和之才

张文和公辅相两朝，几二十余年，一时大臣皆出后进。年八十余，精神矍铄，裁拟谕旨，文采赡备。当时颇讥其袒庇同乡，诛锄异己，屡为言官所劾。然其才干实出于众，凡其所平章政事及召对诸语，归家时，灯下蝇头书于秘册，不遗一字。至八十余，书尝颠倒一语，自掷笔叹曰："精力竭矣！"世宗召对，问其各部院大臣及司员胥吏之名姓，公缕陈名姓籍贯及其科目先后，无所错误。又以谦冲自居，与鄂文端公同事十余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语。鄂公有所过失，公必以微语讥讽，使鄂公无以自容。暑日鄂公尝脱帽乘凉，其堂宇湫隘，鄂公环视曰："此帽置于何所？"公徐笑曰："此顶还是在自家头上为妙。"鄂神色不怡者数日。然其善于窥测圣意，每事先意承志，后为纯皇帝所觉，因下诏罪之，逐公还家。致使汪文端、于文襄辈，互相承其衣钵，缄默成风。朝局为之一变，亦公有以致之也。

仲副宪

仲副宪永檀，山东济宁人。中乾隆丙辰进士，为鄂文端公得意门生。时步军统领鄂善受商人俞某之贿，公首发之，鄂遂伏法。又劾大学士赵国麟、侍郎许希孔等往工部胥役俞姓家吊丧，有失大臣之体，诸人为之降黜有差。纯皇帝嘉其敢言，由御史立擢副宪，以旌其直。时张尚书照以文学供奉内庭，尝预乐部之事，公劾之，有"张照以九卿之尊亲操戏鼓"之语。张衔之次骨，乃谮公泄禁中语，下狱。上知其枉，立释之，张恐其报复，因用其私人计，携樽往贺，暗置毒酒中，因毙于狱。傅文忠时为户部侍郎，大不服张所为，欲明言于朝，以公尸如常，事无左验，乃已。逾年，张病噎，告假旋里，卒于济宁舟中，盖见公为祟也。

卷　七

质王好音律

质恪郡王讳绵庆，质庄王子也。幼聪敏，庄王督之甚严，初不解何所谓度曲者。与余交最密，自童丱时，即日相亲谊。尝劝余性之卞急，至于再三，至有众叛亲离之言。语虽激切，实中余之过失。又余有狠仆某，王默告余曰："其人多白眼，瞳子眊焉，非醇正者。"余初不信其言，后果为其所卖，故余终身感王之德。王自辛酉夏始亲音律，其后九宫谱调，无不谙习，较之深学者，尤多别解。时有优童王月峰，髫龄颖俊。王每佳时令节，于湫润斋红牙檀板，使月峰侑酒而歌，王亲为之操鼓，望之如神仙中人。体颇孱弱，后复有芮公虞之事，故抑郁而终，年甫二十六。上悼惜之，特赐银五千两以为赙焉。

成将军

成将军德，姓钮钴禄氏，额直义公族孙也。幼从阿文成公征金川，颇多战绩，阿尝曰："裨将中知兵者，惟成某一人而已。"其后征廓尔喀、苗疆，亦多战绩。后征楚中教匪时，总统为楚制府福宁，性暴愎，每失将士心。攻旗鼓营、凉山诸贼匪，株守经年，无尺寸功。公随其军，心甚抑郁，其戚其往探公，公设酒待之。将饮，公笑曰："席上无可欢者，可以数贼匪之心肺侑酒。"因下令出战，公结装去，闻火枪声，须臾擒数十贼归，酒尚未寒也。公因掀髯浩叹曰："若此草窃，较之金川番匪，实十不当其一二，何难灭此朝食？而当轴辄以养贼自重，真

不解其何心。老夫此生功名，终于此矣！”因潸然泪下。不逾年，公以疾告归，颐养林泉者数载，然后终。其子提督穆克登额，亦勇猛有父风，累破贼匪，贼人畏之如虎。后殉节于川中，上甚悼惜，特赐世袭一等男以旌之。

洪稚存

洪稚存编修亮吉，阳湖人。中庚戌探花。性狂妄，嗜酒纵饮。善考订，其著《乾隆中府厅图志》及《东晋疆域考》、《南北朝疆域考》，学问渊博。戊午，大考翰林，公上《平邪教疏》，深中当时窾要，人争诵之。朱文正公招之入都，欲荐于朝，先生乃于朱座首斥其崇信释道为邪教首领之语，朱正色曰：“吾为君之师辈，乃敢搪突若尔？”先生曰：“此正所以报师尊也。”又讥王韩城相公为刚愎自用，刘文清公为当场鲍老，一时八座，无不被其讥者。后裹装欲归，复上书于成王及朱石君、刘云房二相公，多诽谤朝廷语。成王以其书上闻，上悯其书生迂鲁，戍于伊犁。未逾年，即放归田里，以其书常置御座旁，曰：“此坐右良箴也。”上之宽大也若此。先生既放还，亦纵酒自娱，不数载，卒于家。其所著古文，多载本朝名臣嘉言善行，有裨于世教焉。

伊将军

伊将军勒图，少贫窭，几不能举餐。充侍卫，尝代人持豹尾枪以食其凭赀，人争贱之。从征西域有功。阿文成公尝与论伊犁疆域，公言其要隘某某处，如聚米为山状。阿文成异其人，及归，即荐公代其任。公抚绝域先后二十余年，驾驭得宜，抚恤番夷，辄以至诚怵其天良，番夷感激用命。外藩如安集延、哈萨克等处，皆畏威怀德，至呼为父。公性廉洁，馈羊至十数即不收取，而赏赉倍优渥。又定开屯田、练士卒、犒夷众诸制，至今遵之。纯皇帝喜其守边宁谧，尝赐诗比之赵充国、班定远焉。后卒于任，番夷悲恸，至有剺面文身者。上悼惜之，封其子为一等伯以旌之。

钱文敏

钱文敏公维城，中乾隆乙丑状元，选为清书翰林。公性聪敏，以国书为易学，遂不复用心，至散馆日，辄曳白。纯皇帝大怒曰：“钱维城以国语为不足学耶，乃敢抗违定制若此。”将置于法。傅文忠公代请曰：“钱某汉文优长，尚可宽贷。”上召至阶下，立命题考之。公倚础石挥毫，未逾刻辄就。上异其才，命南书房供奉，后遂洊升至户部侍郎，宠眷甚渥云。

阿司寇

觉罗少司寇阿永阿，以笔帖式起家，任刑部侍郎。性聪敏，善词曲。尝定秋审册，公扬笔曰：“此可谓笔尖儿立扫千人命也。”纳兰皇后以病废，公欲力谏，以有老亲在堂难之。其母识其意，喟然曰：“汝为天家贵胄，今欲进谏当宁，乃以亲老之故以违汝忠荩之志耶，可舍我以伸其志也。”公涕泣从命，因置酒别母，侃然上疏。纯皇帝大怒曰：“阿某宗戚近臣，乃敢蹈汉人恶习，以博一己之名耶？”特召九卿谕之。陈文恭公曰：“此若于臣宅室中，亦无可奈何事。”托冢宰庸曰：“帝后即臣等之父母，父母失和，为人子者何忍于其中辨是非也。”钱司寇汝诚曰：“阿永阿有母在堂，尽忠不能尽孝也。”上斥之曰：“钱陈群老病居家，汝为独子，何不归家尽孝也？”钱叩谢。上乃戍公于黑龙江，命钱司寇归终养焉。逾年，后既崩，御史李玉明复上疏请行三年丧礼，亦戍于伊犁。二公先后卒于边，未果赦归也。

孙文定公

孙文定公嘉淦，字懿斋，太原县人。公父以侠闻，杀人，公年十七，与其兄日行三百里，出奇计脱父于狱。中康熙癸巳进士。雍正元年，公以检讨上封事三，曰：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宪皇帝壮之，立召对，授国子监司业，累迁吏部侍郎，仍兼祭酒事。荐教习某，宪皇帝不用，公争益坚，上掷笔与之曰：“汝书保状来！”公持笔欲下，大学士某呵之曰：“汝敢动上笔耶？”公方悟，捧笔叩头。上大怒，反缚置狱，拟斩，已而谓大学士曰：“孙嘉淦太戆，然不爱钱，可银库行走。”公出狱不抵家，径趋库所。果毅亲王疑公故大臣，黜必慊于怀，不屑会计事，又闻蜚言，谓公沽名，收银有缩无盈，乃出不意，突至库视公。公方持衡，伛偻称量，与吏卒杂坐，劳苦均共。问所收银有不足乎，公曰：“某所收别置一所，请覆之。”王覃榷良久，无丝毫盈绌，如衡而止，王大奇之，即为转奏。上亦愈信公，命署河东盐院。纯皇帝元年，擢左都御史。上《三习一弊疏》，大旨以为人君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自是之根不拔，则机伏于微，而势成于不可返，黑白可以变色，东西可以易位。臣愿皇上时时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引文王望道如未之见，孔子可以无大过为喻。上嘉纳之，一时传诵焉。后督直隶，以近畿土地皆为八旗勋旧所圈，民无恒产，皆仰赖租种旗地以为生，而旗人自恃势要，增租直，屡更佃户，使民无以聊生，因建旗地不许增租夺佃。有刁民故为抗欠者，许讦之官，官代为征收，解旗分领，至今旗、民赖以相安无事。后以讯谢侍御济世事不实，免官。傅文忠秉政后，力荐于朝，召补副都御史，寻迁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傅文忠尝延公会食，公往谒其邸，未入座，遽趋出。傅怪问之，公曰：“某处设反坫，某处建螭头，阀阅皆王邸制度，公不宜居此，嘉淦将速归，缮疏劾之也。”傅公长跽请立改其制，公乃入席，欢饮终日，其严直也若此。公内峻外和，相对者如登泰、华，坐春风，非不阳和熙熙，贮在颜间，而业已置人于青云上，虽有下界诿谨语，不特不敢出于口，亦并不能生于心。好静坐，退食之余，一经相对。公既负直声，屡蹶屡起，晚年物望愈隆，朝中略有建白，天下人咸曰得非孙公耶。遂有匪人伪奏疏一纸，语甚悖，托公所为，穷治经年，始得主名。天子知公忠，无他肠，宠遇益隆。而公

终不自安，以为舍他人而我假，必其致之者有自。遂自此食不甘，寝不寐，情怀忽忽，一切所以补塞晏，参密勿者，弥口不宣，即家庭间亦寂然无复知者。薨时，上甚悼，谥文定。今上即位，念其忠梗，诏荫其孙銮为员外郎，以旌其直云。

尹文端公

尹文端公继善，字元长，姓章佳氏，世居盛京。其父文恪公泰罢祭酒家居，宪皇居藩邸时，命祭三陵，天会雨，因宿于公家。与文恪公语，奇之，问："有子仕乎？"曰："第五子举京兆。"曰："当令我见。"及公试礼部，将谒雍邸而宪皇已践祚，乃中止。公亦登雍正元年进士，引见，上喜曰："汝即尹泰子耶！果大器也。"选入翰林，未逾年，即授广东按察使。甫抵任，迁副总河，未半年，迁江苏巡抚，去释褐甫六载耳。公白皙少须眉，丰颐大口，声清扬远闻，著体红瘢如朱砂鲜，目秀而慈，长寸许。年三十余即任封疆，遇事镜烛犀刻，八面莹澈，而和颜接物，虽素不善者，亦必寒暄周旋之。其督南河也，上命开天然坝，公不可。适浙督李敏达公卫入觐，过清江，传旨严饬，且云："卫已奏明，黄水小开固毋妨。"公覆奏："李卫不问河身之深浅，而但问河水之大小，非知河者也。倘河浅坝开，宣流太过，则湖水弱，难以敌黄之强。"方草奏时，幕中客齐为公危，有治装求去者，公不为动。宪皇帝喜曰："卿有定见，朕复何忧？"辍御衣冠赐公，而加公太子太保。纯皇帝登极，公屡任中外，先后督两江几三十年。民相与父驯子伏，每闻公来，老幼奔呼相贺。公亦视江南为故乡，渡黄河辄心开，不侵官，不矫俗，不蓄怨，不通苞苴，严肃傔从，所莅肃然。将有张施，必集监司下属曰："我意如此，诸君必驳我，我解说则再驳之，使万无可驳而后可行，勿以总督语有所因循也。"以故公行鲜有败事。所理大狱，雍正间江苏积欠四百余万，乾隆间卢鲁生伪稿及各省邪教等案，皆株连万千，而公部居别白，除苛解娆，不妄戮一人，人皆服之。公清谈千云，而尤长奏对。宪皇帝尝告公曰："汝知督抚中当学者乎，李卫、田文镜、鄂尔泰是矣。"公应声曰："李卫，臣学其勇，不学其粗；田文镜，臣学其勤，不学其刻；鄂尔泰，大局好，宜学处多，然臣不学其愎也。"其敏捷也若此。公貌类佛而不喜佛法，闻人才后进则倾衿推毂，提训孳孳，如袁简斋太史、刘绳庵相国、秦涧泉状元，皆公所提唱者也。后拜文华殿大学士，仍督江省。次年召还，临行时，吏民环送悲号，公不觉凄怆伤怀，过村桥野寺，必流连小住，慰劳送者。其再督江时，吴民有"吉甫再来天有眼"之谚云。年八十余，卒于位。其家三代宰辅，世人荣之。

陆中丞

陆中丞讳燿，字朗夫，吴江芦墟人。生即端悫。六岁受《孝经》、《论语》，以古贤圣自期。乾隆壬申举京兆，补中书。入军机房，傅文忠公倚为左右手。屡迁州郡，以廉直称。公风骨秀整，静气迎人，虽恂恂谦谨造次必于儒者，而临大事则屹不可动。甲午，寿张王伦作乱，距运河甚近，人情汹汹。有欲闭城者，公不可，曰："寇未至先闭城门，是示之怯也。且乡民争入城，何忍弃之？"乃募乡兵拒守，而身坐城闉，弹压稽察。贼知济南有备，乃不敢南向。已而官兵奏捷，一城鸡犬不惊焉。后屡迁至湖南巡抚。公事母孝，初选守大理府，再迁甘肃监司，俱以亲老调近省。抚楚时，见属吏有笃老亲犹来赴补，恻然悯之，奏官员凡亲年七十，虽有次丁，俱许终养，一时中外人归养者千余人。临终前一月，犹奏湖南社仓谷业已敷用，其息谷请免征收，奉旨允行。批到日，方伯秦承恩捧扎子启告柩前，慰公泉下爱民之心，时公已殁二十余日矣。公所著《切问斋丛书》，皆选本朝诸名臣疏见诸施行者，各分门类，其注疏尤详备，为后世之绳墨焉。

徐中丞

徐中丞讳士林，山东文登人。父农也。公幼闻邻儿读书声，乐之，跪太母前曰："愿送儿置村塾中。"许之。遂中康熙癸巳进士，累迁至福建汀漳道。漳俗，斗杀人，捕之辄聚众据山。或请用兵，公曰："无庸。"命壮士分扼要隘三日，度其食且尽，遣人深入，怵以好语曰："垂手出山者免。"如其言，果逐对出。乃伏其仇于傍，仇大呼曰："为首者某也。"立擒以徇，众惊散，嗣后捕犯，犯无据山者。迁江苏布政使。丁父忧，诏夺情，不起，服阕入都。纯皇帝问："山东、直隶麦何如？"曰："旱且萎。"问："得雨如何？"曰："虽雨无益。"问："何以用人？"曰："工献纳者，虽敏非才；昧是非者，虽廉实蠹。"上深然之。寻迁江苏巡抚。公于要路不通一刺，而于乡会师门惓惓不忘，曰："此人生遇合之始也。"治狱如神，有宿松民孀田氏，事姑孝，兄某利其产，逼嫁之，与群匪篡焉。妇刎于途，诬以坠水。公坐堂上，见黑衣女子啾啾如有诉，召兄某质之，则毛发析洒，口吐实情。公深愧以鬼道设教，而满庭胥吏皆有见闻，不能掩也。凡谳，决宪于辕垣，绝人影射，守令来谒，命判试其才，教曰："深文伤和，姑息养奸，戒之哉。夫律例犹医书《本草》也，不善用药者杀人，不善用律者亦如之。"性廉信而绝不自矜。尝贺长至节，天寒裘秃，按察使包括以貂假公，公披之如忘，涕唾交挥，家人耳语曰："此包公衣也。"公大惭谢过。少顷，论公事快，挥洒如故。听讼饥，家人供用黍，且判且啖，少顷，髭颐尽赤，盖误朱为饴糖，笔箸交下不能复辨也。晚坐白木榻，一灯荧荧然，手披目览，虽除夕元辰勿辍。幕下客怜之，治具邀公，公猛啖，不问是何膳饮。其平素精神寤寐、偃仰唾涕，知爱民忧国，惟日不足而已。故于服食居处，人以是供，公以是受，不容心于丰，亦不容心于俭也。抚吴未逾年，以疾乞归养，舟次于淮安卒。其遗疏云："愿皇上除弊政毋示纷更，广视听而中有独断，爱民勿使之骄，用人先求其直。"章上，人以比朱文端公云。上悼惜，赐祀贤良祠，年五十八。

裘文达公

裘文达公讳曰修，字叔度，江西新建人。乾隆元年以廪生荐博学鸿词。四年中进士，大考翰林名最高。迁侍读学士，任九卿者三十余年。公貌清整，眉有浓翠，顾盼间精神渊映。居恒喜宾客，工谐谑，搜奇语怪，了无倦色。而遇事神解超释，每诣一曹，受一职，手文书默然，数日后判决如流。二十一年，王师征伊犁，公面奏军务机宜，纯皇帝大悦，以其才似舒文襄，即赐御衣冠，乘传至巴里坤传宣圣意。会逆酋莽阿里克遣其弟诡称押送诸番，探信卡伦，公与哈密镇臣祖云龙缚畀总督发其奸。哈密兵少，有赴巴里坤种地者七百人，公请暂留为卫，拨沙洲五卫麦石添备支放，其剩余者，公散各塘路站平粜之，上皆奖许。公以一书生，冒矢石行万里外，与陕甘督抚、满洲诸将军计议密勿，而能下协边情，上符睿算，近代儒臣未有也。公听视机警，受大任举重若轻。上爱其才敏，倚若股肱。凡有事于四方，与大学士刘文正公先后奔走，前命未复，后命又至，半途回车，竭竭东西。虽侍内庭，领六部，而英簜款关，足迹常遍天下。公所谳决，无苛严亦无纵舍。尤善治水，常奏治水当先审其受病之由。再论治病之法，就一县一府而言，病有其处，合一省而言则不然。就一省言，病有其处，合数省而言又不然。若仅于一处受病处治之，而下流之去路未清，则为患滋甚。上深然之。所治黄、淮、溉、济、伊、洛、沁、汜等共九十三河，疏排浚瀹，贯穿原委，俱有成效，可为后法。凡遇政事，诸大臣或探圣意，嗫龄不前，而公独抗声有犯无隐。上鉴其诚，虽忤旨时加严训，不逾时恩礼如初，亦与舒文襄公相似。年六十二病噎，上赋诗存问，医药不绝于道。加太子少傅，薨时赐谥文达，入贤良祠。

傅阁峰尚书

傅阁峰讳鼐，号爽斋，姓富察氏。世以武略起家。公眉目英朗，倨身而扬声，精骑射，读书目下数行。年十六，侍宪皇帝于藩邸，骖乘持盖，不顷刻离。雍正元年，补兵部右侍郎。年大将军以骄汰诛，穷其党，公谓廷臣曰："元恶已诛，胁从罔治。"鼐侍上久，能知上之用心。倘诸公心知其冤而不言，非上意也，诸王大臣以公言，平反无算。隆科多以罪诛，公言其子岳兴阿无罪。上疑公与隆有交，故为岳地，谪戍黑龙江。公闻命，负一篋步往，率家僮斧薪自炊。先是公在上前，尝论准噶尔形势，上不以为然。用兵数年，所言验，乃召公还，予侍郎衔。上违和，医药皆公掌之。十年春，命公监大学士马尔赛军。会贼为超勇襄亲王败于光显寺（事见后卷），由拜达理遁，公请于马曰："贼败亡之余，可唾手取也！鼐远来，虽马疲犹能一战，愿大将军给轻骑数千助鼐。事成，归功将军；事败，鼐受其罪。"马默然不出师。再三言不应，公长跽以请，马戚副帅李杕曰："违将令者可斩也。"公愤激，自率兵开城门出，而贼已先时遁，以马病不能穷追。事闻，上大悦，赐孔雀翎，移佐平良郡王军，斩马尔赛狥于军。会贼有求降意，而盈廷诸臣皆欲遣使议和罢兵，上问公，公叩首曰："此社稷之福也。"上意遂定，即命公同都统罗密、侍郎阿克敦往。时战争连年，虏氛甚恶，究沙万里，雪没马鼻，行人迷路，认人畜白骨而行。公闻命，不办严，径上马驰抵策零部落。噶尔丹策零坐穹庐，红氍毹为褥，金龙盘叠高五尺，侍者貂蝉持兵，女乐数行，弹琵琶献酒。公从容宣诏，音响如钟，贼酋伏地，观者以万计，皆膜手指夷言曰："果然中国大皇帝使臣好状貌也。"诏划阿尔泰山为界，策零曰："阿尔泰山不毛之地，中国奚用！且我先人披荆棘，厉血刃，与喀尔喀争来之地，宁忍弃之？"公曰："以为若不念先人耶！若肯念先人，至善。昔我圣祖征噶尔丹，通好尔国，尔国主伐叛助顺，缚噶尔丹来献，在途病死。尔国震于天威，即献阿尔泰山地方，中国受之，置驿设守有年矣。今犹有是言，是非背大皇帝，乃是背其先人，岂非大不祥乎？"策零语塞。思以利害动公，乃集十四鄂托、十四宰桑合而见公，曰："议不成，公不归矣！"公叱曰："出嘉峪关而思归者，庸奴也。某思归，某不来矣！今日之议，事集，万世和好；不集，三军暴骨，一言可决。而戋戋如儿女子，吾为尔王羞也。"诸酋相目以退。翌日，策零如约缮表，求公转奏，并遣宰桑同来，献橐驼明珠等物，和议乃定。纯皇帝即位，迁刑部尚书，以事免。公宽于接下，太杂；刚于事上，太戆。伉爽自喜，好声矜贤，简节而疏目，故每撄其祸焉。果毅亲王任事时，謦欬所及，九卿唯唯。公在坐，伺王发声，听未毕，辄拒曰："王误矣！"王不能堪。宪皇帝责公曰："汝知果亲王何语而又误耶？"公亦不能答也。

顾总河

顾总河琮，姓伊尔根觉罗氏，太傅公八代子也。太傅为宪皇帝授经师，故宪皇厚待其家。公以荫起家，乾隆中，累迁至河东总河。公性梗直，好宋儒书，每日恒置一编相对，灯火荧荧，如课读诸生也。所期高远，以古名臣自命。每大事，侃侃正论，不避利害，人以"铁牛"呼之，鄂文端曰："是真为铁汉也。"果于友谊，公之督河时，前督完颜伟病于署中，家属已先行，公为之守护汤药，旬日无倦。完颜公谢之，公曰："吾辈共事君父，即与昆仲无异，安有兄病而弟不为之经理者乎？况公家属已去，今无亲者在傍，琮敢不黾勉从事乎？"完颜公感激垂涕，曰："弟来生补报之可也。"后完颜公卒于署，公即董其丧事，含殓从厚，人争称之。所统河上兵卒，教以兵法技艺，皆狷捷英俊少年。尝与李敏达公遇，李素以知兵自负，其亲随皆关西壮伟之士，笑谓公曰："若此脆薄之物，何以御敌？"公笑曰："狄武襄以少俊为西夏所轻，故制渗金具戴以接战，恒多奇捷。如用吾部下兵，可效狄公之法可也。"因命与敏达公部下兵角牴，李兵将应声而倒，公大笑，李惭而谢。其知兵也如此。

宋总兵

宋总兵元俊，字甸芳，江南凤县人。以武进士任四川城守营守备，迁阜和营游击。乾隆三十六年夏，金川酋索诺木袭杀革布土司，其党小金川酋僧格桑亦发兵侵明正土司，据斑斓山阻官兵进路。被害者相继告急，总督阿尔泰知公素得夷心，命抵贼巢责问原委。至刮耳崖，索诺木迎谒，诡以革番内变为词。公知其诈，归告阿公曰："两酋角觝为奸，虽阳顺而阴怙恶，非一大创不可。如兴师，当先取小金川。"即献三路进兵之策：一从斑斓山直探小金川门户；一从尧碛截取甲达金山梁，救达围而趋美诺；一绕小金川尾闾，由约查进攻逊克宗阿。公以其计奏闻。上命副将军温福、提督董天弼分路进兵，总督阿尔泰驻扎后路，居中控制。当是时，蜀中敉宁日久，文武恬熙，一旦军兴，相顾啃嚄。两金川地势奇险，碉卡柴立，兵将未言色沮。公独能聚米借筹，历历指画，于是将军运粮出战，一切惟公是询。公探知小金川所占明正之达岭山梁与巴底巴旺相连，密令参将薛琮挟巴酋暗击山梁，而自统兵从甲楚渡河攻之。贼腹背受敌，大惊奔溃，收复纳顶碉寨百余。即用纳顶土百户为前导，直捣约咱。贼愈困，闻大兵至，即走遁。时提督董天弼破甲金寨，副将军温福收复斑斓山，再克卡丫。上大喜，擢松潘总兵，赏花翎，时三十七年正月十日也。计剿小金川未及五月，而侵地全收，圣谕褒美。公益感激，将直捣贼巢，旋奉将军命调回筹办什咱事宜，受代而行。方攻夺河东时，小金川求救于索诺木，索许之，将袭我后路。公得巴酋密报，遣使至刮耳崖责问之。索诺木知情得撤回原兵，于要隘处增碉固守。公请于制府曰："大金川逆形已露，不可不诛。然犯险强攻，徒伤士卒，不如即用革布逃酋。其人有报仇雪耻之心，尤悉形势，可使也。"遂密遣番酋乘夜逾山，约诸酋连结各寨为内应，而自率游击吴锦江等，由节木郭渡河据勺藏桥。举炮为号，革番从内突出，与官兵合力夹攻，斩千余人。进围丹东角洛，收复革境三百余里。事闻，上愈嘉奖，赐荷包宠异之。先是，公别遣守备陈定国潜约绰斯甲布土司屯兵甲尔垅坝上，听候调遣，人莫知其意。及革境全平，金川酋畏绰土司之蹑其后，不敢倾巢出战。大兵虽在东南，而制胜在西北，甲尔垅坝上虽按兵不动，而金、革两处已厄咽喉，公算略深沈，皆诸将所莫及。时上意大兵乘胜即可擒取索诺木，而公言兵少未可轻进，为制府桂林所劾。调回大营，随即革职。公长身岳立，音响如钟，髯尺许，望而知为伟人。料敌审势，毫忽不爽。初收复革番，所用兵不过千计，及进攻金川，公建议北路必需三万人，当事者疑公怯，不听所请，卒无成功。后副将军明亮广集汉、土兵三万人，先通路，后进兵，其言始验。公待士信，用法严。与参将薛琮交最厚，攻小金川时，制府重公，命以游击领兵，节制诸将。公磨利刃与薛约曰："某地某日会，我后至，君斩我。"及公至所期处，而薛逾二刻始来。公遣飞骑持刀呼取薛参将头，薛望见笑曰："薛头与贼不与公也。"奋前夺数碉反，公犹手缚之见制府，以功论赎乃已。先是驭番者，平时视若草芥，及蠢动，又畏如虎。国家所赏缯帛，易以窳滥，酋叩首领去，归视大恚，笑掷于路。公有赏必佳物，其人辄喜相告。或舁公抵其巢，率子若女环视左右，公赐以茶烟簪珥，儿子畜之。小不循法，立加笞呵，悚息听命。打箭炉边关以外，官将行李，俱畏夹坝出没，惟公与果齐盛太守之箱箧，蛮夫争为背负，或遗于路，必擎送行幄。诸番小有动静，先来告公，以故凡所料判，动合机宜，是以所向有功。后川督桂林拥兵不战，又私以银与番夷，归赎溃兵，为番夷所姗笑，公与前督阿尔泰连名劾之。上持疏曰："阿封疆老臣，所言必不误。桂林乃负恩若此，法不可贷。"时有袒桂者，乃曰："元俊介胄小臣，乃敢于连名者？恐阿为宋所绐。"上惑其言，使某贵臣勘之。贵臣左袒桂林，因劾公狂貌状，公抑郁而死。死之日，番夷剺面环哭，声振岩野。平居以忠义自许，思立功名，然性刚，能恤下不能事上，偶有议论，慷慨迅厉，傍若无人，以致谗忌者众，身后籍没，两子戍边。有张芝元者，以走卒隶公麾下，拔参将。四十一年春，大将军阿文成公平定金川，凯旋时，芝元书公战状，抱一册哭陈辕门，阿公代为之奏闻，邀恩赦其子归。人莫不叹张之能报德，公能知人也。

马　僧

江宁严星标、常熟徐芝仙，皆以耆士在大将军年羹尧幕府。雍正元年，青海罗卜藏丹津不顺，宪皇帝命年为抚远大将军，岳钟琪为奋威将军，率兵讨之。功成，年亦骄抗，二生恐为所累，以年衰辞归，年厚赠金币送还。宿蒲州，有两骑客来，状彪猛，所肩行李担，铁也。天明行，晚复来宿，心悸之，卒无如何。又客馆逢二僧，皆狷黠少年。二叟目之，一僧吴语曰："谁无眷属，何看为？"始知其一为尼，急乱以他语。出不敢按站，行十余里即宿。僧来排闼踞上坐，扬其目而视之曰："我疑若书生也，乃亦盗耶，橐内赤金二千从何来。"二叟骇曰："天下财必为盗而后得耶？朋友赠何妨？"僧曰："若然，二君必年大将军客也。"曰："然。"曰："几杀好人。"起挟女尼走东厢，酌酒饮，倚而歌，听之，秦声也。抵暮，两骑客亦来，解鞍宿西舍。庭月大明，二叟闭门卧，僧独步檐外，啧啧曰："好马好马。"亡何，两骑客去，僧闯然叩门，严窘，挺身出曰："事至此，尚何言？行李、头颅都可将去，但有所请于和尚。"指芝仙曰："此吾老友，七十无儿，杀之耶？释之耶？"僧笑曰："我不杀汝，先去之两骑客乃杀汝者也。"诘其故，曰："凡绿林豪测客囊，皆视马蹄尘，金银铜分量，望尘了然。两盗，雏耳，虽相伺而眼眯，误赤金为钱镪，故不直一下手。然非我在此，二君殆矣。"问僧何来，曰："余亦从年大将军处来也。公等知将军平青海是谁助之功耶？余故吴人，少无赖，好勇，被仇诬作太湖盗，不得已逃塞外。随蒙古健儿盗马久，性遂爱马。亡何，见岳公钟琪所乘，彪彪然名马也，夜跳匿厩中，将牵其缰。未三鼓，公起视，自饲马，四家

僮秉灯至，余不能隐，被擒。公下上视，问：'行刺者乎？盗马者乎？'曰：'盗马。'问：'白日阑入者，夜逾墙者乎？'曰：'逾墙。'公微瞠若有所思。秣马讫，命随入室，案上酒肴横列，公饮巨觥，而以一盏见赐。随解衣卧，大鼾迟明，公起，盥沐毕，唤盗马人同往大将军府。公先入，良久，闻军门传呼曰：'岳将军从者某，赏守备衔，效力辕下。'岳旋出上马，顾曰：'壮士努力，将相宁有种耶？'亡何，余醉与材官角斗，将军怒，赐杖，甫解袴，岳公至，曰：'我将征西藏，为汝乞免，汝从我行。'时雍正二年二月八日也。公命副都统达鼐、西宁总兵黄喜林各领兵，先自领五百人为一队，约某日会于青海界之日月山。至期天暮，公立营门谕二将曰：'此行非征西藏也！青海酋罗卜藏久稽天诛，昨其母与其弟红台吉二酋密函乞降，机不可失。'手珠宝一囊，金二饼，顾余曰：'先遣汝召贼母来。贼所驻穹庐外有网城，结金铃于上，动辄人知，非善逾者不能入。贼营帐四，上有三红灯者，其母也，对面帐居罗卜藏，左右居丹津、红台吉二酋，珠宝与金将以为犒。此大事，汝好为之。'解腰下佩刀授余，余受命叩头出，公起身入。天大雾，余乘雾行三十里余里，至贼网城，果如公言。余腾身而入，果帐烛荧然，母上座，二酋侍侧。母六十许，面方，发微白，披红锦织金袍。叱余何人，余曰：'年大将军以阿娘解事，识顺逆，故遣奴来问好。囊宝贝奉赠，金二饼馈两台吉。'二人闻之喜，叩头谢。余知功将成，诈曰：'将军在三十里外待阿娘，阿娘速往。'三人相顾犹豫。余解佩刀插其座毡，厉声曰：'去则去，不去，我复将军。'其母曰：'好蛮子，行矣！'上马与二酋随十余骑行。不十里，岳公迎来，将其母与二酋交达、黄二将分领之。须臾前山火光起，夹道炮发，斩母与二酋，回入军营。次日，谍者来报，罗卜藏丹津已逃准噶尔部落，岳公命竿三头狥，三十三家台吉皆震悚乞降。二十二日，至年大将军营，往返才十五日。三月朔凯旋，岳公首举余功，大将军赏游击衔。余诣军门谢岳曰：'某杖此仅半月耳，大丈夫何颜复来，愿辞公归，别图所报。'公笑曰：'咄，吾知汝终为白首贼也。'厚赐而别。归次泾州，宿回山王母宫。昵妓女金环，年余，资用荡尽，不能归，忆幼时习少林寺手搏法，彼处可栖，遂与金环同削发赴中州。苦无马，逢两盗骑善马，故夺之。"二叟不信，曰："彼不受夺奈何？"僧笑，拉二叟出视厩，则夜间已将所肩铁担屈而圆之，束二马首于内，不可开。二盗气夺，故遁去。言毕，挟女尼舒其担，牵马门外，拱手作别曰："二君有戒心，勿北行，可南去，凡李卫、田文镜两总督所辖地方，毋忧也。"后三十余年，二叟亡。严之孙用晦过河南登封县，遇少林僧论拳法，曰："雍正中异僧来传，技尤精，然无姓名。好养马，因称马和尚。后总督田文镜禁严，僧转授永泰寺环师，今环师亦亡，其徒惠来者，能传其术。"用晦心知马和尚即此僧，环师者金环妓也。欲访惠来，以二寺相距十余里，天大雪不果往。

王公降袭次第

国初开创辽、沈，凡宗臣贵位，统名贝勒。崇德元年，定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辅国二公。皆冠宝石顶，以补服翎眼为差次，统名曰入八分王公，盖即加九锡之意也。其未入八分公以及镇国、辅国将军，皆冠珊瑚顶。奉国将军视武臣正三品，奉恩将军视武职正四品，秩皆与流官同。旧例，亲王嫡子封郡王，郡王以下嫡子皆递降一等封。亲王众子封辅国公，亲王庶子封辅国将军，郡王以下递降同。故安王诸子皆封僖勤诸郡王，盖沿明制也。康熙中，以宗禄繁重，乃改亲王无论嫡子、众子皆封未入八分辅国公，郡王以下递为减等。而考以谲译、马步射，其伎皆优等，然后授以本职，否则递相降等授爵。其亲、郡王皆世袭罔替，贝勒以下皆降袭，至辅国公然后世袭。而辅国公又无复降袭之例，其未入八分辅国以下，皆降至奉恩将军世袭罔替。而无论军功、恩封，皆一例办理，故杜度、彰泰诸贝勒有开创大功者，亦皆一体降袭，未免无所区别。纯皇帝笃念宗亲，故特分定军功、恩封之例，其有勋劳者，无论王、贝勒，皆世袭罔替。其恩封者，亲王递降至镇国公，郡王递降至辅国公，贝勒递降至未入八分镇国公，贝子递降为未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公递降至镇国将军，辅国公递降至辅国将军，皆世袭罔替。然后宗爵始厘正焉。

王府官员制度

定制：亲王长史一员，头等护卫六员，二等护卫六员，三等护卫八员，四、五、六品典仪各二员，牧长二员，典膳一员，管领四员，司库二员，司匠、司牧六员。世子减二、三等护卫各二员，余如故。郡王减二等护卫二员，三等护卫三员，四品典仪二员，牧长一员，典膳一员，余如故。长子减头等护卫三员，余如故。贝勒减头等护卫四员，而增设司仪长一员，二等护卫二员，减五品典仪一员，司牧、司匠等皆裁减焉。贝子减二等护卫六员，而增设三等护卫一员，减六品典仪二员，而增设七品典仪二员，八品典仪二员。镇国公等减三等护卫二员，余如故。其包衣参、佐领，亲军校，护军校，包衣骁骑校，皆视其佐领亲军马甲之多寡，以递设之。惟怡贤亲王以赞襄世庙，庄恪亲王以辅翌高宗，封双亲王，其护卫皆倍增之。嘉庆初，上谕仪、成二王皆增设头、二、三等护卫各二员，定亲王、庆郡王皆增设头等护卫一员，二、三等护卫各二员，盖俱旷典，非定制也。

宗室小考

乾隆中，上尝召见宗室公，宁盛额不能以国语应对。上以清语为国家根本，而宗室贵胄至有不能语者，风俗攸关甚重，因增应封宗室及近支宗室十岁以上者之小考。于十月中，钦派皇子、王、公、军机大臣等，亲为考试清语、弓马，而先命皇子较射，以为诸宗室所遵式。诸宗室视其父之爵，列次考试。其优者，带领引见，上每赐花翎缎疋以奖励之；其劣者，停其应封之爵

以耻之。故诸宗室无不谙习弓马、清语，以备维城之选焉。

宗室婚嫁

乾隆中，纯皇帝笃念宗室贫乏，以致失产无以自活，因命宗人府堂官详为抚恤。分以等第，其最贫者，赏银三百两，其次者，半之，命其回赎田产，以资生理。又念其婚丧事件无所赡仰，故特命王公中视其行辈最尊者，命司宗室红白事件。遇有婚嫁者，特赐银一百二十两，死丧者，特赐银二百两，以为妆、赙之费，实体恤天潢，无所不至。而近日宗室中每有不循正轨，至屡烦圣谕教斥者，真罔有知识之人也。

宗室任职官

国初宗臣，皆系王公世荫，无有任职官者。康熙中，仁皇帝念宗室蕃衍，初无入仕之途，乃钦定侍卫九十人，皆命宗室挑补。雍正中，裁汰宗人府满洲司员笔帖式之半，皆命宗室人员充补。乾隆中，又设宗室御史四员，以为司员升擢之阶。嘉庆己未，今上亲政，特设宗室文缙译乡、会试诸科目，又于六部、理藩院增设宗室司员若干员，以为定额。然后宗室入仕之途视为广裕，而亦皆鼓励以思自振也。

于文襄之敏

乾隆初，军机大臣入参密勿，出览奏章，无不屏除奔竞，廉直自矢。如果毅公讷亲，其人虽谿刻不近人情，而其门庭阒然，可张罗雀，其他人可知矣。惟汪文端公由敦，爱惜文才，延接后进，为世所訾议。然所拔取者，皆寒畯之士，初无苞苴之议者。于文襄敏中承其衣钵，入调金鼎，初尚矫廉能以蒙上眷。继则广接外吏，颇有簠簋不饰之议。再当时傅文忠、刘文正诸公相继谢事，秉钧轴者惟公一人，故风气为之一变。其后和相继之，政府之事益坏，皆由公一人作俑，识者讥之。然其才颇敏捷，非人之所能及。其初御制诗文，皆无烦定稿本，上朗诵后，公为之起草，而无一字之误。后梁瑶峰入军机，上命梁掌诗本，而专委公以政事，公遂不复留心。一日，上召公及梁入，复诵天章，公目梁，梁不省。及出，公待梁誊歉，久之不至，问之，梁茫然。公曰："吾以为君之专司，故老夫不复记忆。今其事奈何?"梁公愧无所答。公曰："待老夫代公思之。"因默坐斗室中，刻余录出，所差惟一二字耳，梁拜服之。故其得膺天眷，在政府几二十年，而初无所谯责者，有以哉。

梁瑶峰

梁文定公国治，中乾隆戊辰状元，入直南书房。累任学使，后以粤东事免。复擢湖南巡抚。入继于文襄辅政，故当时有于、梁之称。其实公醇谨持躬，不敢滥为交结，与文襄异趣也。其抚湘时，其家人素属下贿不遂，故意阻其膳脯以激公怒，而公枵腹终日，初无怨嗟，惟吸烟草而已，亦不知为其奴所给也。在军机时，和相以其懦弱可欺，故意揶揄，至用佩刀薙公发以为嬉笑，公亦欢容授之。亦可觇公之度矣。

康方伯

康方伯基田，山西兴县人。久任江南，由县令以至方伯，未出省界，故于河道颇熟。其任河道时，督率将卒防守河堤，动以军法从事，其稽延时，立加枷杖，故人皆怨嗟，然河泛赖以无虞。邳、宿河溃，公立埽上指挥士卒，俄而犯澜大作，埽为之欹，众为公畏，而公声色愈厉，漫口因之堵塞。李香林河帅告人曰："康公真天人也。"著有《河防筹略》，洞悉历代水利，如在指掌，后人颇以为法。嘉庆己未，公任河帅时，弊窦山积，恐为公所揭出，故不肖官吏，阴纵火焚积料以掩其迹，公因之罢官。后上复赐公太仆寺卿衔，命督办河务，而为要路扼腕，不能施为，公因告病归京邸。公素服海参丸，老年体力轻健，步履如飞，年九十余始卒。

嵇文恭公

嵇文恭公璜，文敏公曾筠子也。少以大臣子赐进士出身，数年即洊卿贰。公貌清癯，遇事端谨，颇有识见。为史文靖公所推，继程聘三相公为相。时于、和以贪刻闻，而公以和平处其间，初无所建白。然和相素加谗慝，纯皇帝召见，尝戒之曰："曹、莽之为，非人臣之所宜效。"故公益加寅畏。年八十余，重赴琼林，为近代之盛事，时人荣之。然遇大事颇不苟，台湾道永福初与柴义勇公龃龉，故加以萋菲之语，柴因之获罪，福亦以贪酷故同下狱。勾决日，廷臣皆左袒之，上顾公，公抗声曰："永福为守土大员，不可轻纵。"上乃勾决，闻者快之。公暮年，上有温旨，遇躯不适则免朝。公每早起，必自揉伸其躯久之，曰："今日舒畅。"登朝如故。人皆笑之，然亦忧谗畏讥之至矣。

尹阁学

尹阁学壮图，云南蒙自人。成丙戌进士。久历部曹，始洊至内阁学士。时和相专擅于内，福文襄豪纵于外，天下督抚习为奢侈，因之库藏空虚，民业凋敝。公夙知其弊，故上疏详之，纯皇帝为之动色。和相忌公所为，因奏即命公驰传普查天下府库亏空，而令侍郎庆成监之。庆固贪酷者，每至省会，初不急为盘查，而先游宴终日。惟公枯坐馆舍，举动辄为肘掣，待其库藏挪移满数，然后启之榷对，故初无亏绌者。庆以公妄言劾之，降为主事，公即告终养归。当其草疏夜，秉烛危坐，竟夕抄录，其弟英图代为之危，屡窥其户。公笑曰："汝照常困眠，不必代兄忧虑，区区头早悬之都市矣！汝代余养老亲之天年可也。"其忠鲠也如此。今上即位，召之入都，温谕久之，加给事中衔。以其亲老，命乘传归。复与奏折匣钥，命其遇事条奏，久之乃卒。

完颜藩司

完颜藩司岱，满洲人，河帅伟之孙也。以甲科任献

县令，颇著廉声。后历任为河南藩司。时白莲教初起，所在蜂拥，势难阻遏。巡抚景安素懦怯，性复刚愎，故累为贼所驱逐，惟公率羸卒数千，守双沟数月。公性慷慨，凡所经费，皆早裕为筹备，不问出入，故人皆踊跃，乐为之用。贼屡犯豫界，悉为公所击去，自丙辰九月至丁巳仲春，大小百余战，无不堵御得宜。时淅川有蠢动者，公告之景，景即命公捕获之。公曰："萑苻小寇，易为扑灭，中丞可往奏功绩，以抒朝廷之忧。"襄、汉间诸贼匪势颇凶恶，非岱无以御之。景惑于初起者难于抵御，而双沟有险可恃，因促公往。公急为掩击，贼尽数就擒。景贪其功，因弃双沟而蹑公后，诛杀难民。以大捷闻，遂膺伯爵之封，而公惟议叙而已。其襄、汉诸贼遂乘其不备，大队阑入南阳，由庐氏出武关与川匪合，其逆焰遂不可制，皆由景安贪夺公功之咎也。公卒以劳瘵卒于军，上悼惜之。余向得公行状，其载淅川功颇详悉。后为友人取去，不复记忆，故聊书其梗概，不足尽公之勋也。

吴达善

吴制府达善，满洲人。其先世由辽左移驻西安。初未至京都，以公贵始入，迁其族入旗。公以丙辰进士，累任陕甘、两湖、云贵总督。其督陕甘时，继黄文襄之位，办理军需，无不循其章程，故屡邀上眷注。其督云贵时，以谋宫里雁珠鞍不遂故，乃妄加刑戮，以致构起边衅，颇为人所訾议。又乘其时丰庶，遂任意贪纵，民多怨畏。然其督楚时，继爱必达宽纵之后，吏治玩弊，盗贼充斥，公乃严加整饬。命营员构线，擒获江湖大盗凡数百名，皆立加诛夷，悬其首于江干，累累相望，如旌旗然。故一时盗贼戢迹，不敢纵横，商贾便之，亦严吏中之铮皎者也。

图学士

图学士塔布，满洲人。中戊辰进士，官至侍读学士。公貌清癯，懒撄世情，中岁即以疾见告。筑室于西郊外数里，篱扉茅檐，轩窗精雅，院中叠石为山，奇峰崒嵂，路径迂折，饶多清趣。其后圃艺花种蔬，公亲为之灌课。每春秋佳日，同曹宗丞学闵遍揽西郊诸兰若。尝风雪中共策蹇行访潭柘、戒坛诸名胜，短裘笠帽，人望之如神仙中人。好吟咏，颇不修栉字句，有靖节、放翁之风。后即筑墓于舍傍，病剧时，告妻孥曰："死即埋我于此，不必移置城中，反劳往来仆仆也。"言讫端坐而逝，其夫人从公之志。门下士争为吊唁，戒坛僧感其惠，筑专祠以祀之，亦近日独行之士也。

军机大臣

国初设内三院外，其军国政事，皆付议政诸王大臣，然半皆贵胄世爵，不谙世务。宪皇习知其弊，故设立军机大臣，择阁臣及六部卿贰熟谙政体者兼摄其事。并拣部曹、内阁侍读、中书舍人等为僚属，各曰军机章京，其升擢仍视本秩。然后机务慎毖，议政之弊始革。其行走班次，皆视其班秩，故张文和在内廷居傅文忠公上，近日董太傅诰亦居托相国津上，无论满、汉也。所掌银印龟纽，藏于内府，有应用印者，皆立时请印出，大臣监视用毕，随即缴还，盖防偷换弊也。其下役，皆选内府中之童子，惟司洒扫，旧例及冠时即更易。今因循日久，有久隶其役而大臣喜其熟练者，仍姑留之。然犹呼为小么儿，盖沿旧名也。

三品任军机大臣

自雍正中设立军机后，皆尚书、侍郎摄其职。惟乾隆乙卯，军机大臣乏人，时戴文端衢亨、吴制府熊光以久任军机章京，熟习政事，纯皇帝特擢为军机大臣。以资格故，赐三品顶带，时人荣之。

军机御史

军机为枢密重地，非特有诏旨，不许擅入。故军机司员至今不叩年节礼，犹沿旧制。自和相专擅后，其所属繁多，无地画诺，故皆丛集军机处阶下待之。相沿日久，皆直入堂中回稿，视为泛常，故政事易为泄漏。今上习知其弊，特命满、汉御史二员，每日轮流立军机处阶上。有阑入者，即时纠劾，然后人不敢私谒，纪纲始严肃焉。

高天喜

高总兵天喜，其先为准噶尔部人。雍正中为我兵所掳，有高姓者抚以为子，故冒其姓焉。双颧凸出，须髯猬刺，每饮酒日以石计，犹不醺然。当兆文毅公被困济尔哈朗时（*事见后卷*）。数月音问不通，当事者遣使侦之。时风雪凛然，人皆惮行，惟公慨然应命，往返数千里，以十日还，卒通兆公之信。上大喜，立擢游击，未逾年，即任至总兵官。兆文毅公复被困黑水，公率本部兵援之，力战而死，上甚悼之。

黄　标

福文襄王督粤时，简练水师，募奇材异能之士，优为赏擢。有守备黄标者，由水师步卒，以善泅水著。其能于海洋中出没月余，视波中之鱼鳖，历历可数。王奇其才，立擢参将，后洊至左翼镇总兵官。捕获海盗，尤多伟绩云。

徐　端

乾隆中，自和相秉政后，河防日见疏懈。其任河帅者，皆出其私门，先以钜万纳其帑库，然后许之任视事，故皆利水患充斥，借以侵蚀国帑。而朝中诸贵要，无不视河帅为外府，至竭天下府库之力，尚不足充其用。如嘉庆戊辰、己巳间，开浚海口，改易河道，糜费帑金至八百万；而庚午、辛未，高家堰、李家楼诸决口，其患尤倍于昔，良可嗟叹。惟河帅徐公端，自河工微员以廉能著，受今上知，特擢河东副总河，寻复即真。公久于河防，习知当事之弊，尝浩叹国家有用赀材，不应滥为糜

费。每欲见上悉陈其弊,同事者恐其将积弊揭出,所株连者众多,故每遇事尼其行,使其终身不得入都陛见,以致抑郁而死。至贫无以殓,而所积赔项至十余万,妻子无以为活,识者悲之。继公者为陈凤翔,以直省贪吏人赀为永定河道。复有大力者为之奥援,立擢河东总河,其去天津县令任未期年也。后以妄放潴水故,为张制府百龄所劾,上命立枷河上,闻者快之。凤翔复遣其家人入都讼冤,当事者力缓其狱,得以释回。未几以惊悸死于河上廨中,无人不欣然也。

博尔奔察

纯皇帝抚视臣庶,阔怀大度,有时加以狎谑,以联上下之情。有内大臣博尔奔察侍上最久,善嬉谑。辛未春,扈从南巡。至镇江口,上放烟火,有被烟薰嗽者,博笑曰:"此乃素被黄烟所薰怕者,故望而生畏也。"时黄文襄公督责过严,故公寓言之。又有较射而弓落地者,上震怒。公在傍曰:"此皆因引见故,昨日射箭良多,以致臂痛不能引弓也。"上乃释然。又上一日较射,多不中侯,人皆畏惧。时修髯人至,公望而笑曰:"汪都统之弟至矣!"汪都统札尔故修髯如戟,上抚掌大笑。上尝行窄巷,有步军校积石为山于其厅侧者,上望而问之。公骤马奏:"此步兵花园也。"上大笑。又上书"福"字,公立于侧,上笑谓曰:"汝亦识此中佳否?"公应声曰:"知之。上所书福,黑且亮也。"上大笑。其谲谏皆若此者,亦东方朔、简雍之流也。

张太监

嘉庆初,有宫殿监督领侍张进忠者,人严厉,驭下整肃,好批小内监之颊,人皆以"嘴巴张"呼之。然性忠鲠,尝奏事内庭,上偶欹坐,张捧黄匣不入。上询之,张曰:"焉有万乘之主卧览天下奏章理也?"上立正襟危坐。张乃捧疏入,上甚嘉之。其他端方之行皆类是也。

恒公之清

宗室辅国公恒禄,简仪亲王侄也。素禀王之庭训,故以廉洁著。其任吉林将军时,俸饷外毫无沾染。尝危坐小阁中,将每岁出入之账簿手录封之,人问之,曰:"以待籍没时以为证也。"故当时人皆畏法。产参甚旺,无敢私贩之者,国家每岁增消数千票,辽兵兵饷赖以接济,初不转运太府财也。有当事者索貂褂数衣,公售其辽东旧产以偿之,初不索诸商贾,其清励也若此。

木果木之败

明参政亮谓余曰:兵家之事 ,宜于乘锐直进。若不审敌势,坐失机宜,使兵心至于溃败,虽欲振起,不易得也。往昔温将军木果木之败,可为殷鉴。昔宋总兵元俊(*事见本卷*)。乘胜直捣美诺,若当时厚集兵力,一鼓歼灭,金川可以早定。乃温公狃于易胜,不复调檄各路兵马,惟日与董提督天弼辈置酒高宴。额驸色布腾巴尔珠尔屡次劝阻,温公反以其煽惑军心,致登白简,上召还额附。护军统领伍岱者,辽东骁士也。见温公所为,浩叹曰:"吾闻速拙,未闻迟巧。焉有屯兵贼境,而日以宴会为务者,吾固辽海健儿,未审兵法有若此而能致胜者也。"温公大怒,罗织伍以他罪致戍,以至人心不服。温公性复卞急,遣绿营兵三五十人共取碉卡,有致伤者,温反督责之,人心益为忿懈。海超勇公兰察至,扣刀诮温公曰:"身为大将而帷闭寨高卧,苟安旦夕,非夫也。今师虽疲老,使某督之,犹可致胜。若公终不肯出战,不若饮刃自尽,使某等各竭其力可也。"温公拂袖起,亦无有所指挥也。又迁延月余,贼人侦知我兵疲弱,乃整劲旅数千,直攻营寨,我兵不战自溃。海公初对敌即诧曰:"云气已颓散,不可与战,余马首欲东,可与诸公期会于美诺寨也。"因驰马破围去。温公方雅服督战,为贼所擒,董公天弼、牛公天界、张公大经等皆死之,师遂大溃,我兵自相践踏,终夜有声。渡铁锁桥,人相拥挤,锁崩桥断,落水死者以千计。吾方结营美诺,见溃兵如蚁,往来山岭间。吾遣人止之,溃兵知吾在,止者数千,吾为之收留犒赏。兵方安眠,适有持铜匜沃水者,误落于地,有声铿然,溃兵即惊曰:"追者至矣!"因群起东走,势不可遏,其丧胆也若此。故吾与阿文成公收兵养锐,至逾二载后,军心始振,然后用以克敌。大将用兵,慎勿使其心颓丧至此也。明故宿将,非久历戎行者,不能作此语也。因笔记之,以为易于谈兵者戒也。

傅厚庵

乙卯春,湖南苗疆蠢动,毗连三省,时福文襄王为滇督,因率兵讨之。时贵州提臣花连布,骁将也,立解永绥之围,苗颇詟畏。王惑于幕客言,欲养贼自重,以邀封拜,乃顿兵不进,与川督和公琳日夜饮酒听乐。苗匪因玩视王师,煽惑勾连者日众,加以山崖险阻,我兵不能寸进。又有不肖将士兴言以价赎地,苗益肆无忌惮,日相焚掠。二公受瘴相继死,继之者为明参政亮,复以湖北教匪故,匆匆北归,未及创惩。傅厚庵鼐者,浙江人,以吏掾仕湖南。习知苗中情形,文襄王重倚之,明参政因荐公为凤凰厅同知。公受命时,乾州、凤凰各厅苗民出没,居民逃窜,公翦荆棘,招逃亡,团练乡勇数月,曰:"可以用命。"因率兵攻苗寨。苗目笑曰:"往昔夙将如福王者,尚不敢撄吾锋,藐尔微员,何足污吾刃也?"因转战数旬,苗民大败,奔还其寨。公率众围之,苗民请降,公与之约曰:"嗣后有阑兰入汉界者,吾当檄及诛之,有匿不与吾,必阖寨屠夷,不汝贷也。"苗匪稽首,惟命是从。公乃厚加抚恤,曰:"叛即吾仇,降即吾子也,忍不抚育之耶?"苗民益感激。公在任十年,苗民无敢出寨滋事者,上大喜,加公按察使。因陛见归,触暑,暴疾殂于途。上甚悼惜之,加巡抚衔以旌之。

爱公知人

英诚公爱星阿,扬武勋王之孙也。同吴三桂入缅,擒获明主由榔,有功绩,任领侍卫内大臣。初,索相国

额图以椒房擅宠,明太傅珠时为侍郎,因交结索公,得以见知于仁庙。爱公谓索曰:"吾视明公才智皆出君上,今虽因君见用而其志殊有所畏慑,盖忌公同事故也。他日龁龁公者,必明某也。"索不悟其言。其后明太傅招引高江村、徐健庵辈,结为朋党,索终为其所挤落职,抑郁以终,果如爱公之料云。

木兰行围制度

木兰在承德府北四百里,盖辽上京临潢府、兴州藩地也,素为翁牛特所据。康熙中,藩王进献,以为搜猎之所。其地毗连千里,林木葱郁,水草茂盛,故群兽聚以孳畜,实为天界我国家讲武绥远之区。故仁庙每岁举行秋狝之典,历朝因之,绳法先猷,永远遵行也。其行围时,蒙古、喀尔沁等诸藩部落,年例以一千二百五十人为虞卒,谓之围墙,以供合围之役。中设黄纛为中军,左右两翼以红、白二纛分标识之。两翼末,国语谓之乌图里,各立蓝纛以标识之,皆听中军节制。凡管围大臣,皆以王公大臣领之,而蒙古王、公、台吉等为副,两乌图里则各以巴图鲁侍卫三人率领驰行。行围之制有二:一行围。只以数百人分翼入山林,围而不合,谓之行围。合围之制,则于五鼓前,管围大臣率领蒙古管围大臣及虞卒,并八旗劲旅,虎枪营士卒,各部落射生手,齐出营盘。视其围场山川大小远近,纡道绕出围场之后,或三十里、五十里,以及七八十里,齐至看城,则为围合。合围后,自乌图里处虞卒脱帽以鞭擎之,高声传呼玛尔噶口号。按玛尔噶者,蒙古语帽也。声传递至中军,凡三次。中军知围已合,乃拥纛徐行,左右指挥以俟上入围,则日已辰末巳初矣。合围数十里,渐促渐近,出林薄至冈阜,离驻跸行营约略二三里许,惟视高敞处设黄幕,幄中设毡帐,是之谓看城。比至看城时,虞卒皆马并耳,人并肩。广场不过三里许,自围墙外至放围处,即重设一层,乃虎枪营士卒及诸部落射生手等,专射自围内逸出之兽,而围内例不准射也。日出前,上自御营乘骑先至看城稍息,俟两翼乌图里蓝纛到后,乃自看城出,御櫜鞬,诸扈从大臣、侍卫及亲随射生手、虎枪手等拥护,由中道直抵中军。在中军前半里许,周览围内形势,了如指掌,而行围之疾徐进止,口敕指挥,凡二三十里间射飞逐走,左右是宜。诸藩部落、蒙古仰瞻圣武,莫不欢欣踊跃,以颂"一人有庆"也。或遇有虎,则围暂不行,俟上看殪虎毕,然后听敕而行。每围场收,至看城则上即驻马,惟观诸王、射生手等驰逐余兽而已。或值是日看城场内兽集过多,则奉旨特开一面以逸之,仍禁围外诸人不准逐射。猎罢,上回跸大营,谓之散围。诸部落各按队归营,日甫晡,而一日行围之事奏毕矣。若哨鹿日,制与常日不同。上于五更放围之前出营,凡侍卫及诸备差人等,分为三队,约出营十余里听旨停第三队;又四五里停第二队;又二三里将至哨鹿处停第一队,而侍从及扈卫之臣只十余骑而已。渐闻清角声扬,远林呦呦,低昂应和,倏听枪声一发,咸知圣武神威,命中获鹿矣。群皆欣然引领,听旨调遣,而三队以次皆至上前矣。其行围所有奏章,皆俟上还营后,披览发出,毫无遗滞。或有时上引诸文士赓唱终夕,以示暇焉。诚为良法,垂远百世,宜所遵慕者,实非汉、唐诸群较猎于上林、骊山,惟知驰骋田猎之为娱者,所可比拟于万一也。

宋延清

勒相国保督黔、滇时,南笼诸苗叛逆,毗连粤西,时川、楚教匪蠢动,川、黔将士皆檄以北征,滇中士卒微弱。公善于抚驭,虽骑兵走卒,公皆能呼其名,有功罪者,立为惩赏,故人皆为之效死。有宋延清者,山东人,其父为刘文清公舆夫。延清乃骁勇无敌,勒相视为骨肉,每饮宴,间邀与同坐。延清尝入苗寨杀贼,竟日不出,公设酒以待。至日暮时,延清持双刀,背负首级十余颗以绳贯之,其甲裳尽赤,彳亍而行,如酒醉者。公望而喜,手酌以赉之,然后命其易服,饮酒竟夕。后延清复入苗寨,为贼所害,公悼惜之。其后为经略时,所有帐下裨将,如桂涵、罗声皋、罗思举、马瑜、施缙等,皆由将校擢至开阃,卒赖以平贼焉。

钱辛楣之博

钱辛楣先生大昕,江南嘉定人。中甲戌进士。幼聪敏,过目成诵,凡天文、地理、经史、小学、算法无不精通。所著《经史答问》数卷,其畅发郑、贾之学,直接嫡乳,非他稍知皮毛之可比者。近时考据之儒,以公为巨擘焉。又习蒙古语,故考核金、元诸史及外藩诸地名,非他儒之所易及者。成王言其"在上书房时,质庄王尝获元代蒙古碑版,体制异于今书,人皆不识,因询诸章嘉国师,倩其缮译汉文。因命吾题跋端末,吾方挥毫,先生过而见之曰:'章嘉固为博学,然其译汉文某字句有错误者。吾有收藏元时巙巙所译汉文,可取而证之。'因归寓取原文出,章嘉所误处毕见,故人皆拜服"云。闻其归后,曾著《元史续编》,采择颇精当,惜未见其本焉。其所著小学诸书,翻切颇为精当,惟所讲字书,株守许氏《说文》,别解者皆遭排斥,故取择颇褊窄焉。

苏 昌

苏昌,满州人。以缮译进身,累任浙闽、两粤总督。其材具庸下,为僚属所揶揄,坐拥苞苴,初无善政。其子富纲,为滇督几二十年,其贪婪倍于其父。目不识丁,凡有文稿,皆倩吏胥讲释,合省传为笑柄。后卒以贪婪正法,人皆快之。然苏昌督粤时,其属县有巨室横毙人母,反诬其子殴死者,其案久具,勾决本已下。昌疑其冤,复亲鞫之,得其实,乃上疏自劾。纯皇帝奖谕之,因将县令抵法。亦当时督抚之罕能者,秉节钺者宜法效焉。

佟国舅讲左传

佟国舅国维,为孝康章皇后之幼弟。人谨恪,虽屡

膺重任,不以揽权为要,暇时惟延学士讲文艺以为乐。故其殁后,宪皇帝手书"仁孝勤恪"之额,表于墓道以旌之,盖有以也。其论最疵谬者,尝告人曰:"左邱明之文果神妙,世间有疯马牛共驰之,焉能相及也?"人皆捧腹,而公未之觉也。

陆双全

广赓虞侍郎当权时,好畜声伎,凡酒宴间,每掷缠头以千百计,余尝规劝之,侍郎殊不以为然。有陆郎双全者,苏州人。貌韶秀,为侍郎所钟爱,每燕寝间,非陆侍侧,则终夜不寝。侍郎被罪时,其声伎皆逃窜,惟双全随之入狱,视其饮膳甚谨。侍郎临刑日,双全奔赴市曹,以重贿付刽子,速使其毙,免诸痛楚。及后双全抱尸痛哭几殒,遂眠藁市侧数日。送侍郎至兆域,有其族人阻葬者,双全戟手骂之,卒葬侍郎于其先人冢侧。侍郎子遣戍,双全复送出关,然后涕泣而别。亦伶人中之守义者,故表出之。

汉军用满缺

汉军,国初时定制皆用汉缺,至于六部司员,则自有专缺,汉人选法不致壅滞,而其升转亦易。雍正中,尽裁汰其额,并入汉员中,是以汉军升转,倍觉烦难。纯皇帝时,汉军破格有用满缺者,范时纪曾任满缺户部侍郎,范宜清曾任盛京工部侍郎,李侍尧曾任热河副都统,孙庆成曾任满缺户部侍郎兼护军统领。今上时,范建丰曾任满缺吏部侍郎,李毓秀曾任热河都统,张百龄曾任满缺刑部尚书,后调左都御史,皆旷典也。

卷　八

内务府定制

自古宫禁,服御、饮食、燕好必须有专司之者,惟周礼分设各官统属冢宰,所以合宫府为一体,其制实为良美。后世人主皆委宦寺掌之,故阉人得以专擅,因之越俎犯章,干预国柄,皆因暬御仆夫,不得其人故也。我朝龙兴之初,创立内务府,以往昔之旧仆专司其事。入关后,复以明三十二卫人附丽之,凡内廷之会计,服御、物饰、宫御、武备等皆统属于内务府大臣,纪纲严肃,与周制统属于冢宰之制相符。其阉人寺宦,则惟使之供给洒扫之役,毋得任事,将汉、唐、宋、明历代诸弊政一旦廓而清之,其法度之精详,规模之宏远,尤为超越千古矣。

其职掌:广储司凡库有六,曰银库,曰缎匹,曰衣库,曰茶库,曰皮库,曰瓷器库,各有专司,惟茶库兼收人参,为六库中之最要。初名御用监,顺治十八年改设专司焉。其初,本府进项不敷用时,檄取户部库银以为接济。乾隆中,上亲为裁定,汰去冗费若干,岁支用六十余万两。其后岁为盈积,反充外府之用,较诸明代,每勒取金花银两,徒充阉人之囊橐者,真不啻霄壤之别也。会计司掌领皇庄田亩诸事。田地各有等第,盛京庄八十有四:一等庄三十五,二等庄十,三等庄八,四等庄三十四。山海关外庄二百十有一:一等庄六十六,二等庄四,三等庄二十,四等庄百二十一。喜峰口、古北口外庄百三十八,均一等。归化城庄十有三。畿辅庄三百二十有二:一等五十七,二等十有六,三等三十八,四等二百十有一,半庄七十一。每庄设庄长一人,瓜田菜圃置长亦如之。庄赋共地一万三千二百七十二顷八十亩有奇,赋粮九万三千四百四十石,菽二千二百二十五石,刍八万一千九百四十束各有奇。凡编比壮丁,每三年一次,盛京及关外、口外各庄,由总管、将军、都统等,畿辅由府委官,各具册于府,由府汇册奏闻。凡皇子分封,各按爵秩给以庄地、人丁,公主、郡主赠嫁亦如之。选宫女,于内府三旗佐领内管领下女子年十三以上者,造册送府,奏交宫殿监督领侍等引见。入选者留宫,余令其父母择配,其留宫之女,至二十五岁遣还择配。凡收录内监,由礼部册列姓名、籍贯移府,总管太监察其来由无异,乃委年老内监一人验实具奏,候旨分拨。年老者听其回籍为民。凡支领内监月费,执事人匠役饩廪皆隶之。

掌仪司,凡飨奉先殿之礼。于大内景运门之东建奉先殿,朔、望瞻拜,时节荐新,生忌祭享,出入启告,以展孝思。前殿、后殿均九间,中为穿堂以联前后,缭以周垣,供奉列圣、列后神牌。凡朔望,万寿圣节、元正、冬日及国有大庆,均恭奉列圣神牌前殿祭飨,礼成还御后殿寝室。其礼仪祭器,一如太庙之制,惟不设牲俎,不行饮福受胙礼,王公不陪祭。其乐名《贻平》、《敉平》、《敷平》、《绍平》、《光平》、《乂平》诸名,异于太庙之奏,其遣官行礼,亦与太庙仪同。凡遇列圣、列后诸圣诞、忌辰及元宵、清明、中元、霜降、岁除等日,于后殿行礼,神位前设有镫酒脯果实焉。寿皇殿尊奉仁皇帝、宪皇帝、纯皇帝御容,凡遇圣诞及忌辰,皇上躬率诸皇子及近支王,展谒行礼,其岁时奠献,一如事生仪。凡燕外藩之礼,岁除及正月十五日赐外藩蒙古宴,奏请钦命进酒大臣、内管领备筵九十席,宴于保和殿及正大光明殿。届时,鸿胪寺、理藩院引蒙古王、公、台吉人,领侍卫内大臣序王公班次,八旗一二品武职亦预焉。皇上升殿,奏《隆平》之章,蒙古王公武大臣各就席,行一叩礼,座。尚茶正升逊御筵,降乃进茶。丹陛清乐作,奏《海宇升平》之章,尚茶正率侍卫等举茶案由中道进,至檐下正中北向跪,注茶于碗。进茶大臣奉茶入中门,群臣皆就本位跪,进茶大臣由中陛升至御前进茶,退立于西。上饮茶,与宴之臣僚咸行一叩礼。进茶大臣跪受茶碗,由右陛降,出中门,众皆坐。侍卫等分赐与宴臣僚茶,皆于本位一叩,饮毕复行一叩礼。尚茶正撤茶案退,乐止。展席幂,乃进酒如进茶仪。进酒大臣出,尚膳正率尚膳进膳。殿廷清乐奏《万象清宁》之章,尚膳正奉旨分赐食品于各席遍,乐止。奏《庆隆舞》、《扬烈舞》(仪见后卷)。以次毕,殿内奏《喜起舞》毕,上简召王公大臣赐酒,群臣咸跪受,一叩,卒饮。朝鲜国俳进,

百伎并作，退。尚膳正升，撤御筵，降，与宴之王公大臣等谢宴，行一跪三叩礼。丹陛大乐作，奏《治平》之章，皇上还宫，鸿胪寺、理藩院引外藩及百官以次退。皇子成婚，公主下嫁，设宴其邸，与内廷宴同。凡皇子婚礼，先期移文钦天监，诹吉以闻。乃命夫妇偕老之大臣传制曰："以某官女某氏作配皇几子为福晋。"福晋父率阖族谢恩，行三跪九叩礼。择吉简内大臣、侍卫随皇子诣福晋家行定亲礼。福晋父率阖族彩服迎于大门外，延皇子入至正寝。于福晋父母前行三叩礼毕，皇子回宫，福晋父率族人送大门外。诹吉行纳采礼，以内务府大臣、宫殿监督、领侍充使。及门，福晋父迎入中堂谢恩，行三跪九叩礼，与宴大臣陪福晋父及族人之在官者宴于中堂，内务府命妇女官同陪女眷宴于内室毕，内务府大臣暨宫殿监督、领侍回朝复命。成婚先一日，皇子于皇上、皇后前行礼，福晋母率诸妇至皇子所居宫中，设床帐妆奁，工部于宫门及皇子所居宫皆悬彩。届吉时，于皇子宫设锦褥二，东西向，设酒馔案于前，置两爵两卺于案。请皇子西面，福晋东面，相向行两拜礼，各就坐。执事者执金瓶，女官以卺爵酌酒，合和以进，皇子与福晋皆饮，乃进馔。酒馔三行，皇子与福晋皆起，仍行两拜礼，撤馔案。次日，皇子偕福晋朝见皇上、皇后，女官二人引皇子居左稍前，行三跪九叩礼，福晋居右稍后，行六肃三跪三叩礼。公主下嫁亦如之。王公之女奉旨授为和硕公主、郡主暨宗女抚养中宫者，其下嫁之礼，各视爵秩以别差等，筵宴会礼部办理。其进时宪书，进春牛，皆如礼部仪。凡妃嫔大事，皆会礼、工二部按例遵行。

都虞司掌内府兵卫等事。凡训练内府护军、骁骑，岁以春秋二季，由该管官督率操演，各赏罚有差。凡宿卫大内，护军统领宿神武门内，掌顺贞门钥，其大内后复道中，皆内务府护军直宿。其直宿西华门北者，合护军、骁骑、步军及三旗服役人、銮仪卫校尉别立班次，曰防范兵，专司戒火。凡皇后内廷主位出入，以内务府总管或散秩大臣一人，司官八人，内府护军统领一人，护军参领四人，护军校十人，率护卫豹尾班执枪者十人，佩仪刀者十人，翊卫护军百人导引扈从。皇子、福晋出入，递减骑从。凡畿辅行宫，京东七外，京西四处，京北六处，口外十三处，各设千总若干人，分隶汤山、盘山、黄新庄、热河各总管管辖。凡捕牲乌喇官弁亦隶属焉。慎刑司专理太监、苏拉等词讼。凡审谳内府所属人犯，罪在杖一百以下者，本司依律议结，杖以上者，皆移送刑部定拟，如事干宫禁者，请旨鞫问。凡内监私逃，按其次数，分别自首、被获，治以枷杖之罪。营造司，凡匠役均有定额，内府所属人在官执艺者，于佐领管领下选取，招募民匠，于工部咨取。又设司匠、领催以督率之，缺则取补，惰则革除。凡修造紫禁城内工程，小修大修建造皆会工部，大内缮完，由内监匠人，皇城墙垣有应修理者，奏交工部，均由钦天监诹吉兴工。庆丰司，凡牧所定额，设内三圈于西华门外，养扇牛十有二，犃牛六，牡牛三，青牛一，乳牛无定数。设三外圈于南苑。设羊六圈于丰台，设牛羊群牧于张家口外，各牧所牛羊，均由该管官烙印。凡典牧，设厩长、厩副若干人，厩丁、司刍等夫以递增减。口外牧群，设总管一人，副管二人，牛羊群协领、牧长、牧副、牧丁若干人，隶张家口外总管管辖。大凌河牛群隶盛京将军管辖。凡郊庙祭祀皆用厩牛焉。凡出牧，岁以三月十五日后四月初一日前，均于南苑宽闲丰草之处牧放，停止刍菽，以九月二十日后十月初五日前各归原圈饲养。凡劝惩内外各圈，视牛犊毙损之多寡以别功过。游牧诸群，每三牛三年孳生一犊，三羊三年孳生二羔，于定数内缺少者治罪，定数外孳生者，由该总管奏闻。上驷院，凡圉牧设内厩于皇城，外厩于南苑，设牧群于盛京及张家口外。以畜马蕃庶，籍其数而颁之，凡出牧惩劝稽查与庆丰司牛羊同。凡供直马，以内厩御马四，齐其毛，具鞍辔立院门外。行幸驻跸，以御马六，立圈门右如之。凡遇车驾巡幸，日以十马备上乘御，由内院大臣奏请于御马内简其尤良者以从，其需用驾车马、公马及橐驼之数，附疏以闻。其扈跸之各执事官役、内监所乘之马，由所司行院如数以公马拨给。凡裀马，岁春秋二祭祷马于神，系帛于御马鬣尾以为识，凡三十匹。附养四色马四十匹，令祭堂子，率以十匹诣神前受厘，系丝帛亦如之。

奉宸院掌御园亭河道，南苑、西山稻田诸事。凡网户，沙河二十六人，霸州四十六人，江南六人，岁给银米有差。其河道应通浚者，知会工部修理。凡稻田，玉泉山十有五顷，供上方玉食，余田三十余顷，皆征租赋。御河、三海诸处，岁各有莲藕之租，均量地薄征，以供内庭莳植花卉之用。武备院掌上甲胄、弓矢、兵仗及鞍辔、行帐诸事。凡御盖，皇上御殿，设绣盖，巡幸卤簿，设黄罗销金九龙三檐曲柄华盖。凡设褥，上春冬用黑貂，夏秋用黄龙绮，均于换季日更易。凡兵仗，皆由院敬谨修造，御用弓矢皆选盛京之良楛砮石成造。凡采办物料，岁支崇文门税务银千两，交各省敬谨采办。以上皆内府之所专司，若内务府大臣得人，则宫府之禁綦严，纪纲整肃，实为超轶汉、唐诸制多矣。

堂　子

国家起自辽、沈，有设竿祭天之礼。又总祀社稷诸神祇于静室，名曰堂子，实与古明堂会祀群神之制相符，犹沿古礼也。既定鼎中原，建堂子于长安左门外，建祭神殿于正中，即汇祀诸神祇者。南向前为拜天圆殿，殿南正中设大内致祭立杆石座。次稍后两翼分设各六行，行各六重，第一重为诸皇子致祭立杆石座，诸王、贝勒、公等各依次序列，均北向。东南建上神殿，南向，相传为祀明将邓子龙位。盖子龙与太祖有旧谊，故附祀之。岁正朔，皇上率宗室、王、公、满一品文武官诣堂子，行拜天礼。凡立杆祭神于堂子之礼，岁以季春、季秋月朔日举行。祭日悬黄幡，系采绳，缀五色缯百缕，楮帛二十有七，备陈香镫。司俎官于大内恭请神位，由坤宁宫以彩亭舁出，行中路至堂子，安奉于祭神殿内东向，陈糕饵九盘，酒琖三。圆殿陈糕饵三，酒琖

一，楮帛如数。司俎官以赞祀致辞行礼。大内致祭后，越日为马祭神于堂子如仪。凡月祭，孟春上旬三日，余月朔日，大内遣司俎官率堂子官吏于圆殿奠献糕酒，行礼如仪。是日，内管领一人，于上神殿献糕酒楮帛，亲、郡王各遣护卫一人，于上神殿献楮帛。凡浴佛之礼，岁以孟夏上旬八日，司俎官率执事人等，自大内请佛至堂子祭神殿，陈香镫献糕酒，王公各遣人献糕。执事设盥盘，赞祀二人浴佛毕，六酌献，三致祷如仪。是日大内及军民人等不祈祷，不祭神，禁屠宰，不理刑名。凡出师展拜堂子之礼，皇上亲征(如仁皇帝征噶尔丹事)，诹吉起行，内府官预设御拜褥于圆殿外，及内门外御营黄龙大纛前，兵部陈螺角，銮仪卫陈卤簿均如仪。皇上先诣圆殿，次诣纛前，均行三跪九叩礼。六军凯旋，皇上入都门，先诣堂子行礼。命将出师，皇上率大将军及随征将士诣堂子行礼，仪均与亲征同。凯旋日，诣堂子行告成礼，均与古之祃禂告功明堂之礼相同。实国家祈祷之虔，百神之所佑庇，与商、周之制若合符节，所以绵亿万载之基也。

额经略

额经略尔登保，吉林人。少以侍卫从福文襄王征台湾、廓尔喀、苗疆诸部落有功，洊至护军统领。楚苗之役，公受瘴得疾，时福文襄、和宣勇相继卒，亦有传公已故者，其家已为之设位祭，久之始知其讹。嘉庆己未冬，授经略，督办三省教匪。公虽武人，为富尚书德甥，故夙知兵法，待下过严厉，然遇有功者，必亲为抚视。又延胡学士必显为幕客，凡出师皆请其参酌，故每战必胜，贼皆畏惧。闻庆总宪溥言，公行师川、楚时，如数日不遇贼，则抑郁不乐，鞭挞士卒不已。闻鼙鼓声，即踊跃据鞍，指挥三军，欣然从事。及凯师归，公必命烹肥羊，呼众将士至，邀与同食，公亲持刀为之割削，视诸将如骨肉。言语质朴，如违其制，则当筵谩骂，初不少贷。一日，游总兵云栋违公节制至败衄，公骂之曰："汝何畜产，乃敢违乃公令以致败辱？如杨遇春小儿，断不致若此。"时杨方在坐，而公初不顾忌，其真率也若此，故人皆为之用命。甲子春归朝，任御前大臣。余于朝廊遇之，高不逾中人，性和霭，初不意其勇烈若此也。乙丑秋病笃时，上遣庄亲王往视，王嘉其勋绩，公瞪目曰："吾有何功可计，殊愧死矣！"其谦冲又如此。然性好杀戮，擒贼至，无论老稚尽皆歼灭，尝曰："毋留此贼种，致他日更生事变也。"故卒无嗣，人皆为之惜云。

札克塔尔

札克塔尔，金川番部人。其父某为索诺木所杀，故公自弱冠投诚。因秘献入番捷径，阿文成公得以进兵成功。纯皇帝怜其幼稚，命近臣抚视之，后洊至护军统领。公虽外夷，性敏捷，川、楚之役，公每膺师旅，未尝败北，军中敬畏之，呼曰"苗张"，无敢撄其锋者。丙寅秋，瓦柴关兵变，公首趋赴。时西安驻防兵已为贼冲溃，势甚猖獗，公怒马独出，手杀数贼，贼有识之者，诧曰"苗张至矣"，因皆奔溃。杨时斋提督继至，为之抚慰，贼皆弃甲请降，是役往返不逾二十日，皆二公之功也。壬申春病卒于邸，上悼惜之，赐金币，令人董其丧焉。

西山活佛

乾隆乙巳、丙午间，有顺义民妇张李氏，善医术，兼工符箓祈祷之事，病者服其药辄瘥。又有宦家妇女为之延誉，争建西山三教庵、西峰寺与之居，虔为供奉，号为"西山老佛"。后烧香者既众，男妇杂沓，颇有桑间、濮上之疑，为有司所惩治，将张李氏伏法，其风始熄云。

法和尚

乾隆中，有法和尚者，居城东某寺，势甚薰赫。所结交皆王公贵客，于寺中设赌局，诱富室子弟聚博，又私蓄诸女伎日夜淫纵，其富逾王侯，人莫敢撄。果毅公阿里衮恶其坏法，乃令番役阴夜逾垣擒之，尽获其不法诸状。阿恐狱缓，为之缓颊者众，乃遍集诸寺僧寮，立毙杖下。逾时要津之托始至，已无及矣，人争快之。至于市井间绘图鬻之，久之未已也。

阿里玛

国初有骁将阿里玛者，能自握其发足悬于地，又能举盛京实胜寺之石狮，重逾千斤。战功甚钜。入京后，所为多不法，章皇帝欲置于法，恐其难制，有巴图鲁占者，其勇亚于阿，因命其擒之。占至阿邸，故与之语，猝握其指。阿怒，以手拂占，掷于庭外数十武，因数之曰："汝何等人，乃敢与吾斗勇耶？"占以上命告。阿笑曰："好男儿安惜死为？何须用绐计也！"因受缚，坐车中赴市曹。至宣武门，阿曰："死则死耳，余满洲人，终不使汉儿见之，诛于门内可也。"因以足绊城门瓮洞间，车不能行。行刑者从其语，阿延颈受戮，其颈脉如铁，刀不能下。阿自命占以佩刀割其筋，然后伏法，亦一奇男子也。

三　焦

医家载十二经之脉，其所言手少阳三焦者，人莫能指其定处，诸医家或分上中下三俞为三焦以敷衍之。然六阳经络皆为六腑之所系，故命为阳，未可统指背俞，谩无定所。盖三焦男子藏精之处，为肾脏之外腑。肾赋形有二，故膀胱三焦分为其腑，即命门之关键也。或有被磔刑者，见其膀胱后别有白膜，包裹精液，此即三焦之谓也。世之盲医不察而妄相指拟，致使十二经之名殊缺其一，亦古今行医者之所宜晓也。

秦　腔

自隋时以龟兹乐入于燕曲，致使古音湮失而番乐横行，故琵琶乐器为今乐之祖，盖其四弦能统摄二十八调也。今昆腔北曲，即其遗音。南曲虽未知其始，盖即小词之滥觞，是以昆曲虽繁音促节居多，然其音调犹余

古之遗意。惟弋腔不知起于何时，其铙钹喧阗，唱口嚣杂，实难供雅人之耳目。近日有秦腔、宜黄腔，乱弹诸曲名，其词淫亵猥鄙，皆街谈巷议之语，易入市人之耳。又其音靡靡可听，有时可以节忧，故趋附日众。虽屡经明旨禁之，而其调终不能止，亦一时习尚然也。

王树勋

王树勋，江都人。其父某曾任微职。树勋幼入京应试，不售，乃于广慧寺为僧，法名明心。性聪悟，剽窃佛氏絮语，以为直通圆觉。又假扶乩、卜筮诸异术，京师士大夫多崇信之。树勋以重贿赂诸人之阍者，故多探刺其阴私事而扬言于外，故人愈尊奉之。蒋予蒲、庞士冠等以词垣名流，甘列弟子之位，其余达官显宦为其门人者无算。朱文正公正人也，亦与之谈晤，其他可知矣。为和相所访拿，树勋复以重贿赂司员吉伦，为之袒护，因末减其罪，勒令还俗而已。树勋后游荡江湖间，时值川、楚教匪倡乱，松相公筠时督师湖北，树勋仗策军门。松公故喜佛法，树勋投其意指，公大赏鉴，因命易装为道士。入某寨中说贼降，公大悦，奖以七品官衔。树勋复从军数载，积功至襄阳太守。尝入都引见，刑部尚书金光悌，贪吏也，因其子病剧，延树勋医治。树勋怵以祸福，光悌至长跪请命，人哄传为笑谈。为御史石公承藻登诸白简，上下其章讯之，得实，上奖之曰："真御史也。"因褫树勋职，遣戍黑龙江，光悌以先物故，得免置议，蒋予蒲、宋镕等黜降有差。夫树勋以一浮荡僧人，乃敢以口舌干请诸大僚为之荐引，致身二千石之贵，其虽遭遣戍，谪死穷荒，不无厚幸。诸名士以翰墨名流，而甘为缁衣弟子，以至遭其笞挞之辱，亦可谓斯文扫地矣。

画眉杨

京师有善作口伎者，能为百鸟之语，其效画眉尤酷似，故人皆以"画眉杨"呼之。余尝见其作鹦鹉呼茶声，宛如娇女窥窗。又闻其作鸾凤翱翔戛戛和鸣，如闻在天际者。至于午夜寒鸡，孤床蟋蟀，无不酷似。一日作黄鸟声，如睍睆于绿树浓阴中，韩孝廉崧触其思乡之感，因之落涕，亦可知其伎矣。

魏长生

魏长生，四川金堂人。行三，秦腔之花旦也。甲午夏入都，年已逾三旬外。时京中盛行弋腔，诸士大夫厌其嚣杂，殊乏声色之娱，长生因之变为秦腔。辞虽鄙猥，然其繁音促节，呜呜动人，兼之演诸淫亵之状，皆人所罕见者，故名动京师。凡王公贵位以至词垣粉署，无不倾掷缠头数千百，一时不得识交魏三者，无以为人。其徒陈银官，复髫龄韶秀，当时有青出于蓝之誉。长生既蓄厚赀，乃抽身归里，陈遂继其师业。当时百官殷富习俗奢靡，故二子得以媚取，为和相所觉察，因荷校银官于缇帅署前以辱之，为缓颊者，皆谪贬有差。乃逐陈银官归川中，其风稍息。银官不知所终。嘉庆辛酉，长生复入都，其所蓄已荡尽，年逾知命，犹复当场卖笑。人以其名重，故多交结之，然婆娑一老娘，无复当日之姿媚矣。壬戌送春日，卒于旅邸，贫无以殓，受其惠者为董其丧，始得归柩于里。长生虽优伶，颇有侠气。庚子南城火灾，形家言西南有剑气冲击，长生因建文昌祠以厌胜。又纳兰太傅孙成安者，初与其狎昵，后遇事遣戍归，贫无以立，长生尝赠恤之，亦其难能也。

茅麓山

茅麓山在郧阳界，毗连三省，广数千里。明末时，流贼余党郝摇旗等窜入其中，复有明疏宗某，郝等崇奉为主，恃险假息。康熙初，命图文襄公海为督师，同川督李公国英、护军统领穆公哩玛率三省兵会剿。诸将皆于层岩陡壁间，草衣卉服，攀援荆葛而进，逾年始荡平其巢穴。故今京师中谚语有其事险难者，则曰又上茅麓山耶。则当日之形势可知矣。

烟兰小谱

自魏长生以秦腔首倡于京都，其继之者如云。有王湘云者，湖北沔阳人。善秦腔，貌疏秀，为士大夫所赏识。有宗臣某，尝拆其园中楼阁为其偿逋债。湘云性幽蔼，善绘墨兰，颇多风趣。余太史集为之作《烟兰小谱》，以纪一时花月之盛，以湘云为魁选云。后湘云改业为商贾，家颇富饶，至今犹在云。

乔道人

乾隆庚戌、辛亥间，有乔道人自陕右至。貌清癯鹤立，面微晕红，自云数百岁，曾经明末鼎革事，与孙百谷、周忠武相交。言皆妄诞，然谈兵家事历历如绘。或云为年大将军之溃卒，曾经青海战事，故所言了了，然无左证也。今漕帅李公奕畴深为崇奉。乔居一小庵中，饮啖如常，毫无他异。壬戌五月中，卒于旅邸，亦卒无他奇验，盖如抱朴子所言古强类也。又有某道士居西城红庙玉皇阁，能预见知和相死期。辛酉夏大雨，钮钴禄缇帅明安尝延其在海淀寺中筑坛祈晴，颇有小验。上以其惑众，命逐出境外，亦不知其所终。

岳少保之死

昔苏东坡以不及见范文正公为恨，盖不同朝故也。岳少保起入为少宗伯时，余已任散秩大臣，固直宿中禁，不得常至西苑，故未能与公一会，至今心犹耿耿。闻公入都时，已抱沈疴，京中素无邸舍，因寓居友人家中。后病笃时，迁于某寺中，龛灯缌帐，浑如旅客，实近日大僚中所罕见者。其夫人赖友生为之置室，亲纺织以度日。而其本旗都统某，因公有代属员分赔款项，立逼夫人鬻室充公，人皆为之切齿。未逾岁，某卒以贪事败死。

毒死幕客

有某江督，任苏抚时其父为福建将军。某岁出洋

船数百艘，名为其父饮膳之赀，实阴鬻米于外洋以获重利，皆幕客某为之经理。后江督高文端晋闻客练达幕事，欲亲为延聘，某公恐泄其阴事，因延幕客会饮，置毒酒中，以灭其口。至今苏人犹能言之。

闵抚军

闵抚军鹗元，乌程人。中乙丑进士，累任安徽、江苏巡抚。初任皖时，以廉洁自重，布衣蔬食，接见僚属必谈性理，《近思录》诸书背诵如泻水状，人皆詟服。袁简斋先生笑曰："如其廉洁果实，不过高辛氏之孽子流耳。况外木强而内多狡诈，不近人情，乃王荆公之絮余，徒贻害苍生耳。"人皆以其言为过当。及抚吴日，颇改前节，苞苴日进，动逾千万，人始服袁之言。时李昭信相国以贪墨获罪，上严谕令各督抚议其罪。人皆希上旨以为可诛，独闵探知上有怜才意，乃以议贵议功为言，复以诸督抚养廉实不敷用，必须受诸陋规始足以充公项等语。上虽严斥，心是其语，李相因之末减其罪。时以其弟获罪，降为三品顶带。故吴人谚曰"议贵议功，一言活，昭信中堂，难逃青史；伪仁伪义，三品留，江苏巡抚，无补苍生"云。后以庇属员冒征案获罪遣戍，人争快之。其家置产券约，皆惟书"文"字，盖预防籍没也，其用心谿刻如此。

李中丞

李中丞湖，江西人。屡任封疆，以廉能著。抚粤时，海盗充斥，边民为之逋薮，督臣巴延三性懦怯不能制，公设关禁，严为查究，谕将士泛重洋，冒波涛，严为捕缉。未逾年，擒盗数千人，公诛首恶，其余皆纵之，曰："此亦吾民，何忍使撄白刃也！"故民皆感服。舆人诵曰"广东真乐土，来了李巡抚"之语。卒以劳瘁卒，上甚悼之，谥恭毅，荫其子为中书。

舒梁阿三公远见

乾隆初，政令宽大，一时辅翌大臣，皆忠正有远略。尝见梁文庄诗正掌户部时上疏稿，核计度支盈绌，如在指掌。略言："每岁天下租赋，除官兵俸饷各项经费外，惟余二百余万，实不足备水旱兵戈之用。今虽府库充盈，然乞皇上以节俭为要，慎勿兴土木之功，黩武之师，以为持盈保泰之计。"当时人皆咎其言利。至嘉庆初年，河水屡溢漫口，川、楚教匪用兵九载，国帑为之告匮，始服公之远识预定于五六十年前也。壬辰、癸巳间，纯皇帝以八旗火器未备，因建营于蓝靛厂间，欲令鸟枪兵丁皆携家往住，以便演习。舒文襄公上言："火器为国家要务，不可使尽居城外，以致内城无备，仓卒用之，难以立至。"上从其言，因分为内外二营。至嘉庆癸酉秋，林清之变，有赖内营火器，始能即时扑灭。又西域初定，公上言命商贾贩绸缎往新疆，皆令官与之平准，而命其携银以归，不许私置货物入关，以干禁令，盖预防内地银两有所亏缺也。又乾隆庚子，上以天下殷富，乃议改绿营名粮。名为公费，而招募补实其额，以为足兵之计。阿文成公力言不可，和相希上意，乃改巡捕五营之制，天下督抚因而议行，岁糜费国帑三百余万，国用因之不足。甲戌春，今上从廷臣议，始复旧制。若三公者，可谓谋虑深远，得辅相之道矣。

马 侯

奉义侯马兰泰者，元裔也。其祖某，国初时归降最先，故膺五等之封。雍正中，北征准噶尔，马为副将军，屯察汗赤柳。军中无以为娱，马乃选兵丁中之韶美者，傅粉女妆，褒衣长袖，教以歌舞，日夜会饮于穹幕中。为他将帅所举发，夺爵遣戍焉。

信勇公

信勇公玛木特，厄鲁特人。初为准噶尔宰桑。乾隆癸酉，杜尔伯特汗策凌来降（事见后卷）。达瓦齐遣公追之。既入边复逸出，副都统达青阿诱公擒之。纯皇帝谕曰："玛木特倘召之不至，或至而心怀不服，则擒之可。今遣使往辄至，不明惩其罪，反诱擒，非也。"诏宥罪遣归，给衣冠，公感上恩，稽首而还。后我兵入，公感激前事，且念达瓦齐不足事，乃赴副将军萨拉尔军，请内徙。因入觐，上念归志诚信，授内大臣。时议征达瓦齐，以阿睦尔撒纳为左副将军，以公为参赞。公密奏曰："阿睦尔撒纳豺狼也，虽降不可命往，往必为殃。"上以不逆诈谕之。军抵伊犁，公多赞画功，封三等信勇公，赏双眼孔雀翎，四团龙服。命守扎哈沁，以疾留伊犁。闻阿逆叛（事见前卷），将脱归之兵卫，为逆党擒赴阿逆所，阿逆慰之曰："准噶尔与天朝疆域殊异，尔欲内向何也？不如归我，当善视之。"公怒唾而言曰："天下岂有无君之国哉？达瓦齐篡而虐，圣天子讨其罪。噶尔丹策零嗣已绝，我不内归将焉往？且天朝已擒我，不即诛复释还，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何忍背之？尔先我往，圣天子待尔厚，尔乃谋逆，今既擒我，我何惧？死则死尔，大军至，将磔汝，犬犹不食尔肉也。"阿逆惭，缢杀之。事闻，上震悼，御制《烈士行》以奖之。公生长穷荒，乃知忠义若尔，实为中原士大夫之所宜景行者也。

仙提督

仙提督鹤翎，山东人。甲午秋，王伦叛逆时，公为千总，随副都统尹公吉图入汪家小楼搜缉王伦。尹公骤抱伦背，为贼党刀剑丛至，尹公仆地。公奋身前，救尹公出，因背受刃伤如画，三日乃苏。舒文襄公奏闻，上立擢为守备，后洊至湖南提督。征苗匪时有劳绩焉。

富 公

宗室辅国公富春者，敬谨庄亲王裔也。任杭州将军时，抚军王亶望，贪吏也，性耽声色。元旦拜圣牌，王以困酒故，日中始至，公正色责曰："元日履端兹始，拜牌臣子礼仪，安可迟延若是？殊玩愒于时日也。"王长跽请谢。公退谓人曰："王公其不久乎！为人臣者不以笃敬将事，能无遭天谴乎！"逾年，王果以贪纵败，卒如

公言。

李毓昌

李县令毓昌，山东即墨人。中嘉庆戊辰进士，拣发江苏试用。淮安报水灾，大吏遣公往查核。故事，凡委员往，漫不省察，惟心其陋规而已。山阳令王伸汉，贪吏也，有冒增户口事，为公访察，将欲举发。伸汉惧，乞太守王某代为缓颊，公力拒之。伸汉乃遣其仆包祥，乞公从者李祥、顾祥、姚升等，私以贿进言。公正色曰："今岁某赴科场，皇上所命题，即以德本财末为言。某虽不肖，敢欺君纳贿耶？明日并以此禀诸制府可也。"李祥等赧颜退，告诸包祥。包祥惧，因以其贿赠顾祥、姚升等，命谋害公以灭口，顾祥等许诺。是晚公赴太守宴归，明早即欲解缆。时公寓古寺中，寂阒无人，夜间，公独酌自遣，仆等因以毒酒进。公饮觉之，遂停杯，血流于颐。仆等愈惧，因以帛勒死之，以自缢闻。王伸汉并贿通检验者，遂朦胧通禀。公柩归家，公叔某于亵衣中睹血迹，因上控都察院。上大怒，会缇帅缉获姚升，尽得其实，然后逮伸汉入，鞫供如前，因立置典刑，包祥、顾祥、李祥、姚升等皆正法。赠公知府衔，荫其子为举人，上复御制诗以旌之。或云公柩归时，其家已释然，公托梦于其叔，言其屈枉，已授江都城隍神位，箧中有血衣可证。其叔如其言，启箧视之果然，因而成讼。其语近诞，不足信也。

石仓十二代诗选

《四库全书提要》云：《石仓十二代诗选》五百六卷，曹学佺著。学佺工诗，去取颇有别裁。其明诗分初集、次集，《千顷堂书目》尚有三集、四集、五集、六集，三百八十四卷，近佚云。今余家所藏则一千七百四十三卷，较《四库》所收多至千余卷矣。古逸诗十三卷，唐诗一百卷、拾遗十卷，宋诗一百七卷，元诗五十卷。明初集八十六卷，次集一百四十卷，三集一百卷，四集一百三十二卷，五集五十二卷，六集一百卷，七集一百卷，八集一百零一卷，九集十一册，十集四册，续集十册，再续集九册，三续集五册，三四续集、四五续集一册，五续集三册，五六续集一册，南直集八册，浙集八册，闽集八册，社集十册，楚集四册，川集一册，江西集一册，陕西集一册，河南集一册。九集后不分卷，以册代卷，其曰三四续、四五续，义例难通，而雕镌完好，刷印清楚，自是闽中初拓精本，法时帆祭酒颇加赏鉴，以为近世难觅之本。惟七集、八集中数卷为王功伟明经携去，以至遗佚不复得为全豹，殊堪扼腕也。

恒侍卫

宗室侍卫公恒斌，字絅文，太宗文皇帝第十子辅国公韬塞裔也。充三等侍卫。父萨喇善，官吉林将军。以事谪伊犁，方卧病不起，公奋然曰："古人有身代父役者，吾何不为？"遂陈情当事乞代奏。有旨责其沽名，褫职，仍命从父行，纯皇帝殊恻然也。公竟行，昼夜侍父疾，至废寝食，父每怒其愚，公无几微怨。抵伊犁，父疾以瘳，阿文成公时为伊犁将军，贤其行。寻哈萨克新附，遣使入贡，奉旨择贤员伴送，阿公因命公充伴送官入京，途间驭陪臣忠信得大体。上召见加慰藉，仍授三等侍卫，留京供职，盖特恩也。公请毕伴送事仍往伊犁侍父，上允之，擢二等侍卫。三十年，乌什回人叛，公随明忠烈公瑞由伊犁倍道进抵乌什，战屡捷。三月朔，领兵为左翼，阵城南山下接战，贼更麇至，公奋勇邀击之，所向披靡。贼惧，隐城壕诱公，公怒马前，万镞齐发，不及御，殁于阵。事闻，上轸惜，因宥其父罪还京，赐恤如例，荫云骑尉。

傅文忠之谦

傅文忠公恒以椒房勋戚，当朝轴者几三十年，惟以尊奉前辈，引擢后进为要务，故一时英俊之士多集于朝。如孙文定嘉淦、岳威信钟琪、卢巡抚焯等皆起自废弃田里，毕制府沅、孙文靖士毅、阿相国尔泰、阿文成桂皆公所赏识者，后皆为封疆大吏。其子文襄王复以英年拥节，屡镇边隅。累世三公，门多故吏，殊有袁氏之风。闻公款待下属，每多谦冲，与其同几共榻，毫无骄汰之状。汪文端公死，公为之代请，得荫其子承霈为部曹；舒文襄公籍没遣戍，公代赎其宅，俟其归而赠之：故皆感佩其德，久之不衰。然于恩怨分明，有诋之者，务为排挤。又颇好奢靡，衣冠器具皆尚华美，风俗因之转移，视诸卢怀慎布衣脱粟，吕蒙正之休休有容者，殊有愧于昔也。

私造假印案

嘉庆己巳冬，工部有书吏王书常者，私镌假印，冒支国帑。其于钦派岁修工程，皆假捏大员名姓，重复向户曹支领，每岁耗银至数十余万两。久之为工头某告发，始置书常于法，大吏降黜有差。夫水曹支领银两，必须诸司空签押毕，关知户曹，度支大员复加查核，然后发帑，定例本为详慎。乃诸部曹夤缘为奸，伺大员谈笑会饮时，将稿文雁行斜进，诸大员不复寓目，仰视屋梁，手画大诺而已。更有倩幕友代画者。其习已久，故使奸蠹胥吏得以肆其奸志。嗟夫！于照常供职之事，尚复泄沓若此，又安望其兴利除弊，致吾民于熙皞之世也哉？宜夫我皇上屡降明谕谆谆之告诫也。

伊桑阿

贵州中丞伊桑阿，高文端公兄子也。累任封疆，以贪黩闻，为下吏举发。上命初颐园侍郎往讯得实，解京正法。上怒其暴虐，复遣侍郎瑚图灵阿于中道赐死。伊初闻旨，以为诈伪，不肯受命，瑚使人缚之，乃叩头乞贷须臾，以待恩命之至。瑚笑曰："曩昔威望皆往何处去也？"因以帛勒毙。夫以封疆世族，至于玩法致罪，已无颜以对人，乃摇尾乞怜如犬彘就死状，真不知是何肺腑也。

盛京先朝旧物

盛京清宁宫贮文皇帝时糠灯，屡见纯皇帝之诗。又崇谟阁藏高皇帝旧履，以牛皮为之舄，护以绿皮云头。又有先朝登山负物木架，所持拐杖，皆白木为之，制甚朴素。想见祖宗开创之艰，公刘走马之什，古今如合符节也。

洪文襄之降

文皇之收服洪文襄，事已详前卷中。闻范冢宰建丰言，洪被擒时，文皇命先文肃公往说，洪谩骂不已。文肃以善言抚之，因与谈论今古事，时有梁间积尘落洪襟袖间，洪屡拂拭之。文肃遽辞归，奏文皇曰："承畴不死矣！其敝衣犹爱惜若此，况其身邪？"后文襄果降，如公所料云。

黄文襄设幕馆事

黄文襄事迹，已见前卷。闻公督陕、甘时，正值西北用兵，公督师肃州，乃设一公馆，凡藩、臬、兵备、道、州、县等，所司军旅事者，皆寓其中。公镇日危坐中堂，其邮骑至，直人馆院，公启封视之，应付何司者，立时分派，目击其抄稿钤印毕，即以咨覆。故应付急速，无以留滞，军事得以易蕆，司军事者宜以为法也。

五国城

五国城在今白都纳地方。乾隆中，副都统绰克托筑城，掘得宋徽宗所画鹰轴，用紫檀匣盛瘗千余年，墨迹如新。又获古瓷器数千件，因得碑碣，录徽宗晚年日记，尚可得其崖略。云于天会十三年寄迹于此，业经数载，始知金时所谓五国城即此地也。

礼烈亲王纛

先烈亲王同郑庄亲王征辉发，夜间大纛顿生光焰，郑王欲凯旋。先烈王曰："焉知不为破敌之吉兆也？"因整师进，卒灭其国。故今余邸中纛顶皆悬生铁明镜于其上，有异于他旗之纛（按定制，纛顶皆用铜火焰），盖以志瑞也。

桂香东侍郎

觉罗香东侍郎桂芳，兴祖直皇帝裔也，为两湖制府图公思义孙。性豪宕。中嘉庆己未进士。上召见，曰："奇才也。"因日见信任，不数年即登九列。家素贫，婆然不鸣一钱，门生有馈纳者，公曰："以束修贽先生，其谊甚古。然某任司农，尚可充用，不敢拜受其惠。"因封还之。时相有以苟且为政者，公深恶其人，至面责之曰："不意宗臣中有如公之行者，真污蔑带间物矣。"某公恨之次骨，然亦无如公何也。癸酉秋，林清之变，公拟奏稿数条，预以示董蔗林，董曰："公言虽是，恐不能迎合上意。"公正色曰："此何等时，尚以迎合为言耶？"董公为之拜谢乃已。其奏上，上皆嘉纳之。甲戌春，钦命往粤西审办成林案，病寓于武昌，未数日暴卒。上悼惜之，奖以忠梗有古大臣风焉。先是，公祖制府公，公父观察公恒庆及公身，三世皆没于楚中，亦一异也。

张若瀛

张若瀛，文和公之族侄也。以吏员任热河巡检。纯皇帝幸滦阳，有随侍太监某，滋扰民间。若瀛抚以善言，太监愈咆哮，乃命缚之，立加大杖数十。方敏悫公时督直省，大诧曰："张某疯矣！"乃立劾之。上察其情，曰："非太监恣行不法，若瀛安敢杖之？其人殊有家风，诚可嘉也。"因立擢为同知，而遣戍其太监。真圣主大度有异于人也。

书剑侠事

余友毕补垣云："粤西永宁州有陈氏者，家巨富。尝饮于州署中，席间有伟丈夫闯然至，衣服鲜美，年甚髫稚，与州牧款洽。陈异其人，讯诸州牧，牧曰：'此所谓李氏子，至州已三载，惟以交纳官吏为事，实未详其世族。'陈有少女，因欲赘李为婿，倩州牧为媒。李慨允之，惟约曰：'每月有数夕，吾应夜出会客，莫相为阻。'陈允之。既赘数月，每夕出，终夜不返，所招徕者皆峨冠奇服，相貌傲丑之辈。陈叟亦颇悔为姻，既已赘之，无如何也。吴中有叶氏子者，少无赖，好剑术，有老妪导之，能以剑为双丸，纳诸口中，又能使人以白刃击其肩背，终无血迹。老妪因曰：'此麻姑避剑法也。'叶拜学其术，因出游于外。时王师征缅甸，有转饷至楚南沅州者，一夕忽失银数百鞘，守吏大惊，因督责胥隶捕缉，终日笞挞。有老胥曰：'银至数百鞘，非一人之所能持，如其夥众多，声应喧沓，何以守者阒然无所闻见？其中必有异也。'因号泣路旁。叶氏子适至沅，异而问之，老胥告其故。叶怜其老，曰：'吾可为代觅之。'因赴滇、黔物色之，终不得其要领。一日，路之永宁，遇李生于途，诧曰：'此小李将军也！奚以至此？'因问诸路人，曰：'此陈氏赘婿也。'叶氏子遂至陈宅，告楚中失帑之故。陈亦讶曰：'数日前吾婿颇暴富，未审其财物所自，岂即盗官项耶？'叶曰：'夜中令汝女细询之。'陈叟告其女。晚间李生至，入户，见妻色悽然，曰：'此必有异。'因究诘之，女战栗无人色，长跽以谢。李生疑有他故，因拔壁上剑将斩之。叶氏子自窗跃入曰：'不可害良家女，泄其机者为某甲，请斩吾首可也。'李嗒然弃剑曰：'吾兄奚至此？吾事败矣，不可久居于此。'叶氏子忿然责之曰：'吾侪以义为重，岂可盗官家物，使遗祸于他人以遭天谴也？'李生曰：'诺，兄可速回楚，官帑保无遗失，吾亦弃此而他徙矣。'叶氏子因辞陈叟归，李生亦以其日弃家去，不知所之。是夜沅库得所失鞘，封印如故。叶氏子既归吴中数载，相物色者愈众，叶氏子曰：'布衣而享妖异之名，其祸足以杀身。'因辞其父母云：'欲之点苍山学道。'至今未归。"云。此甲寅秋日告余者。今补垣已殁廿载，未知其事确否，聊漫录之，以志异云。

洪文襄款客

洪文襄晚年既谢事，复独居侘傺，有其同乡士人往谒，公拒不见。士人归旅邸，无聊甚，晚间喧传相国回拜，已至门矣。士人趋出，公降舆握手，故作寒温泛语久之。入则四庭肴馔备陈，珠帘绣幕，华灯辉熠，公延客入首席，陪座者皆一时名士。既而笙管缤纷，伶工毕集。演剧数齣，酒数行罢，公起告辞，士人送出，公又辞让，须臾乃登舆去。士人返舍，依然寒灯如豆，破壁颓垣犹如故也。盖公久蓄将略，无所施为，聊借款客以展其怀抱耳。

张文端代作诗

王文简公士祯，诗名重于当时，浮沉粉署，无所施展。张文端公英时值南书房，代为延誉。仁皇帝亦素闻其名，因召渔洋人大内，出题面试之。渔洋诗思本迟滞，加以部曹小臣乍睹天颜，战栗操觚，竟不能成一字。文端公代作诗草，撮为墨丸，私置案侧，渔洋得以完卷。上笑阅之，曰："人言王某诗为丰神妙悟，何以整洁殊似卿笔。"文端公谢曰："王某诗人之笔，定当胜臣多许。"上因命文简改官词林，因之得置高位。渔洋感激文端终身，曰："是日微张某，余几作曳白人矣。"

高江村

高江村士奇，华亭人。家甚贫窭，鬻字为活，纳兰太傅明珠爱其才，荐入内庭。仁皇喜其才便捷，凡遇巡狩出猎，皆命江村同禁籞羽林诸将校并马扈从。故江村诗曰："身随翡翠丛中列，队入鹅黄者里行。"盖纪实也。江村性趫巧，遇事先意承志，皆惬圣怀。一日，上猎中马蹶，上不怿，江村闻之，乃故以潴泥污其衣，趋入侍侧。上怪问之，江村曰："臣适落马堕积潴中，衣未及浣也。"上大笑曰："汝辈南人，故懦弱乃尔。适朕马屡蹶，竟未坠骑也。"意乃释然。又上登金山，欲题额，濡毫久之，江村乃拟"江天一览"四字于掌中，趋前磨墨，微露其迹，上如其所拟书之。其迎合皆若此也。

内院笔帖式

国初海内甫定，督抚多以汉人充之，凡文移用国书者，皆不省识，每省乃委内院笔帖式数人，代司清字文书。后内三院改为内阁、翰林院、缮书房等署，而督、抚衙门笔帖式仍沿旧衔，未及更正云。

裕陵闻香

刑部侍郎永祚言，其任工部司员时，督办纯皇帝大葬礼事。甫启地宫石门，闻有异香自隧道出，清芬可爱，如是者数日乃已。盖寝宫幽闷日久，山岳秀气所钟灵也。

蒋文肃入场

蒋文肃赫德，初名元恒，永平滦州人。幼为诸生。善望气术。明天启丁卯，公赴科场，夜间闻明远楼鼓声，惊曰："此颓败之气，其国安能久长？"故不终闱而去。遍游九边，云："王气葱蓬，聚于辽、沈，其间必有圣人御世，吾蓄材以待可也。"逾年，文皇帝入关，公杖策军门。上阅其文喜之，因改今名，遂携出塞，不数载以致大拜云。

陈提督

乾隆己巳，上命工部侍郎三和修理静漪园别馆。中有复道可通西苑，上机暇之余，尝乘小舆率诸内侍数人由复道往监工，外庭殊未知也。时陈提督杰为中营千总，日夕危坐宫门侧，督率工匠缔构，初无怠容。上心识其人，谕傅文忠曰："汝中营有伟髯千总，其人勤朴可任事。"因询其名姓，命文忠保荐之，不数载遂至专阃云。

禄相公

宗室相国禄康，为诚毅贝勒裔，于宗室中属长行。嘉庆初，辅政数年。继和相既败之后，欲反其政，故持躬清介，驭下宽大，僚属感其小惠，翕然呼为良相。然才具庸劣，无所建白，又不甚识字，于古今政体毫未寓目。其所操持，率皆以市井毁誉为之趋慕，罔识朝廷大体，故一时丛脞成风，每多苟且之政。最可哂者，一日，余会公于禁中，蒙公教诲甚笃，余因述其祖德，公赧颜曰："先世身遭刑戮，安敢计功？"余为之骇然。按诚毅贝勒为显祖幼子，开创时，勋劳称最，以病薨于邸，经太祖亲临哭奠，立碑旌功，事具国史，而公所言如此，诚为骇异。因细询之，乃误以褚英贝勒之事归之诚毅（按褚英贝勒为太祖长子，以事赐死），诚所谓数典忘其祖矣。后以故纵舆夫聚赌事降副都统。复以失察曹伦事遣戍辽东，侘傺以卒。夫以天潢贵胄而不学无术至此，安可以当调羹重任也？

亮总兵

伊尔根觉罗总兵亮禄，以世荫任河南城守尉。嘉庆庚申，川、楚教匪滋事，已逾数载，豫省将校皆檄调他往，抚军吴公熊光亦率兵堵御卢氏。腹心千里，兵力虚弱，故宝丰、郏县教匪藉以谋逆。时布政马公慧裕护抚篆，省中惟满兵千人而已。马公因命公率满兵同往。马公故书生，未娴军旅，公曰："吾闻兵贵神速，未闻迟巧。今贼初滋事，率皆乌合之众，易于扑灭，不可使其蔓延日久，有害苍黎也。"乃驱兵疾行，未三日至，贼尚未知觉。公即率兵围其堡寨，声言满兵自京中至，数逾十万。贼未知虚实，使侦者探伺，公命树八旗大纛，五色绚灿，并命兵卒以鞭笞马腹，使其腾蹶嘶号，声震数里，贼已畏惧。至夜间，公起曰："此正擒贼时也。"因吹角命士卒喊号进，公首先逾壕，焚其寨堡，士卒益用命，一鼓歼之。回报马公，马公方踞鞍危立，战栗不能上马也。事闻，上大喜，立擢公副将。后任云南开化镇总兵，未逾年卒于任。按宝丰为中原腹心之地，四通八

达，无不襟连，微公乘贼之瑕，即时扑灭，倘至盘踞日久，豕突于江、淮、濠、颍之间，则其祸有不忍言者矣。若公者，谓之社稷之臣可也。

超勇王

超勇王成衮札布，额驸襄亲王之长子也。襄亲王光显寺之战，功在社稷（事见后卷）。王嗣掌定边左副将军印，父子专阃，军中荣之。其族贝勒青滚杂卜，因其兄额林沁多尔济以故纵阿逆故赐死（事见前卷）。阴煽惑诸喀尔喀蒙古诸藩，曰："元太祖裔无正法理。"欲共谋叛逆。其檄至王所，王大怒曰："焉有人臣犯法，而其骨肉代为复仇之理？吾家世笃忠贞，岂可效叛人之谋，自蹈诛夷也？"因首发其谋，复寄札于哲卜尊丹巴胡图克图，令其谕所部知大义，俾勿惑。事闻，纯皇帝嘉之，即命王统师以剿，曰："大义灭亲，此王茂宏所以仗安东节也。"王率诸喀尔喀藩部兵力为追捕，青滚杂卜计穷，拥兵自卫。王传檄诸部，宣布国家威德，其党皆散，惟余青滚杂卜父子数人，宛延沙漠中，迷失道路，为官兵所擒。上大悦，赐王金、黄带，封其子为世子，以优赉之。王白皙，微髭数茎，不类蒙古世族。知兵法，有元臣木华黎所著兵法，王世收藏之，暇时拥一编展诵，故用兵多合古法。掌大将军印几四十年，未尝戮一偏卒，曰："三世为将，道家所忌，吾敢恣意诛戮，贻祸于后人耶？"其弟郡王车克登布以勇捷见称，上尝以霍去病、曹彰比之。

军营之奢

宗室副都统东林，文皇帝第十子韬塞裔也。任侍卫时，从征川、楚教匪凡十余年。其亲为余言者云："军中糜费甚众，其帑饷半为粮员侵蚀，任其滥行冒销，有建昌道石作瑞，曾侵蚀帑银至五十余万两。然其奢费亦属糜滥，延诸将帅会饮，多在深箐荒麓间，人迹之所罕至者，其蟹鱼珍羞之属，每品皆用五六两，一席多至三四十品，而赏赐优伶，犒赉仆从之费不与焉。有某阁部初至，石为馈珍珠三斛，蜀锦一万匹，他物称是。故其所侵蚀者，转皆荡尽，至死无殓费，人皆快之。军中奢靡之风，实古今之所未有也。"闻明参政亮言其随明忠毅公瑞征乌什回部时，军中大帅，惟有肉一截，盐酪数品而已。其事未逾数十年，而其风变易至此，其作俑者可胜诛乎。

李漱芳

李侍御漱芳，四川人。巡视中城，有傅文忠公家奴栾大，恃公之权势，招徕无赖辈，肆行市衢间，无人敢过而问者。公慨然曰："傅相以忠谨传家，故能奕禩而保大。其家奴游荡，非公所能知者，不可使其风日滋，反贻累于椒房，其攸关甚钜。"乃命捕大审得实，立登白简。纯皇大悦，立遣戍栾大，傅公罚锾有差，而擢公为给事中，以旌其直焉。其后以谏匿灾事失实降官，人争惜之。

俄罗斯

俄罗斯国在喀尔喀、乌里雅苏台之极北，东西袤长数万里。东接黑龙江，西连安集延、敖罕诸部落。其人黑皙窅目，衣服、食物、语言、文字皆近西洋，与蒙古部落习俗悬绝。其文官皆洋中人为之，武官始参用本国人。其主名察罕汗，女传已七世，生男则为异姓人，生女始为国种。又《蒙古源流》云"元太祖之长子分封绝域，来往数万里（事见《元史》），即为俄罗斯之始祖"云。然则彼国亦元裔也，其世系莫可考矣。

熊志契

熊文端公赐履，汉阳人。相仁皇帝先后几三十年，忠清刚介，崇尚理学，当时号为贤相。薨时，家无担石，赖族人熊本主丧，始获葬焉。其暮年始生子名志契，公甚钟爱。然志契才智庸劣，幼失怙恃，无人训迪，遂至目不识丁。仁皇念公旧德，召见志契，欲赐科目，因问曰："汝所羡慕者何？"志契童騃，因遽曰："我欲策蹇驴游都市中。"上嗟叹曰："赐履无子矣！"因命归。乾隆甲子，授翰林院孔目，遂命上驷院赐驴一头，以遂其志。后志契以孔目终其身，历官几四十馀年，乾隆丙午始卒，年已七十馀矣。

阿文成相度

阿文成公与和相同值军机大臣十数年，既薰莸不相合，乃除召见议政外，毫不与通交接。凡立御阶之侧，公必去和相十数武，愕然独立，和就与言政事，公亦漫应之，终不移故处也。安南国王阮光平至京，遣其臣馈公土仪，公取一二物，使人出曰："中朝相公问陪臣好。汝国王既诚心朝觐，其优赉厚宠，皆出自皇上体恤远人之意，莫谓中朝相公不识顺逆二字也。"其陪臣汗流浃背，出谓人曰："此诚宰相语。"公有上赐马，一日脱缰去，圉人入告，公方观书，曰："觅之。"既获复命，公徐曰："好。"仍读书如故。其相度也若此。

蔡必昌

蔡太守必昌任四川重庆守，云能过阴间，预知冥中事。福文襄王征廓尔喀时，蔡往谒见。王因问此行休咎，蔡云："此次行军，蒇事必速，冥中只造册数月。此后不数年，川、楚间当有大劫难至，冥中已造册数年，尚未已也。"王因问册中名姓，蔡怃然曰："未来事不可预言，依稀记得秋帆制府乃册中首领也。"其言乃甲寅七月望日，洪大令庆祥亲告余者。其时楚中尚无兵燹之事，余责以为妄言休咎。明年果有楚苗之变，其後川、楚教匪蠢动，兵连九载，始得荡平，果如洪令所言云。

按：《杂录》中不录鬼怪诡诞之语，以为近日奇异小说过多，有意避其窠臼。惟载此段与费直义公事者（费事载后）。费事乃余幼闻先人所述，必非荒渺之语，此言实系余闻于未变之先者，故漫记之，以志异云。

四神祠

太液池北岸大西天寺中，有四神祠，状貌伟然，甲胄峙立。闻故老云为瓜尔佳直义公费英东、舒穆禄武勋王扬古利、钮钴禄果毅公额亦都、瓜尔佳公劳萨四公之像。孝庄文皇后念其旧勋，故塑像祀于庙中。乾隆戊寅，寺中灾，太监等往扑救，见四像宛转欲动。急扶之出，四神像即似趋行状，不数武已至门外，得以无恙。亦一异也。

苏相国

苏相国凌阿，姓他塔拉氏，中庚申举人。晚年与和相联姻，始洊公卿，龌龊守位，无甚表见。任江督时，贪庸异常，每接见属员，曰："皇上厚恩，命余觅棺材本来也。"人皆笑之。其劾杨天相诬盗案事，众皆为杨抱屈。杨正法日，六营合祭，哭声震天，几至激变，赖陈军门大用安抚之始已。其入阁后，龙钟目眊，至不能辨戚友，举动赖人扶掖。瑶华主人弘旿尝笑谓余曰："此活傀儡戏也。"和相赐死后，公即予告，复命守护裕陵，久之乃卒。然其少时，充中书舍人，请诺于政事堂中，众皆笑其庸劣，惟鄂文端公曰："诸君莫轻视苏公，其人骨相非凡，将来必坐老夫位也。"人皆以为公一时谑语，后卒践其言，亦一奇也。

杨诚斋军门

杨诚斋军门芳，贵州人。少贫窭，读书应试未就，乃充行伍，藉军粮以赡其家。乾隆乙卯，楚苗窃发，毗连黔境，铜仁诸苗亦乘时蠢动。攻铜仁寨时，游击为孙总兵清元，欲弃寨避贼，公奋然曰："芳闻咫地寸土，莫非为天子所守者，奈何委之于贼？"孙壮其言，因与贼战，乃至败绩。时福文襄王督师，命诸将移寨，闻兵败，怒，欲置孙于法。孙叩首曰："非裨将之过，皆杨芳一人意也。"王命缚公至，诘曰："汝何人，乃敢抗吾法？"时兵卫森严，堂宇深邃，公大声曰："芳幼读圣贤书，惟知忠孝字。今寨虽小，为天子所畀付，若轻弃，是违君命也，故芳欲一战以扬士气。其胜之与否，自有主之者，非芳之罪。如使芳执殳效命，早裹尸马革矣。"言既终，愀然长啸。王壮其言，命为亲军，日见委任，不数载官至专阃。公与杨时斋军门为布衣交，遂至通谱。公善谋，时斋善战，二公如左右手，不可须臾离者。其守陕安镇，政令宽洽，民感其惠。公尝入陛见，其署篆者暴虐，激变营兵，乱军蒲大芳揭竿而起，然感公旧德，曰："杨夫人在，慎勿杀害也。"因共舁夫人轿送出南山，共拜叩去。其善驭士卒也如此。

信庄二王生命

信恪郡王如松、庄慎亲王永瑺同年月日生，庄惟后信数刻，时互以弟兄称之。稽其福命，信先庄薨十七年，然其子恭王淳颖以复睿忠王爵故，因赠王为亲王。庄慎王无子嗣，其弟子承袭。信恪王少封公爵，任工部侍郎等官，庄慎王少亦赐公品级，历副都统等官。虽文武少差，而其升转如一，亦一异也。

先悼王善六合枪

先悼王讳椿泰，先良亲王嫡子，幼袭王爵。阔怀大度，抚僚属以宽恕，喜人读书应试，人皆深感其惠。善舞六合枪，手法奇捷，虽十数人挥刃敌之，莫之能御。又善画朱砂判，尝于端午日刺指血点睛，故每多灵异。余少时尚见一轴，其判俯首视傍侧，如有所睹，每使人警畏云。

钦训堂博古

宗室辅国公永瞰，号素菊，理密亲王孙也。好收藏古字画书籍，善为甄别真伪，凡经公品题者，百无一失，故收藏家皆首推之。汪文端公尝倩公分别所藏卷轴，公抚摩终日，曰："惟米襄阳一帖近真迹，其余皆伪鼎也。"汪为之勃然变色，公亦不顾也。余幼时拜谒其室，见架上书卷纷披，惜未得一寓目，近闻皆至散佚，殊可惜也。

赵护卫

赵护卫名赫绅，其先蒙古人，为余邸僚属。性忠醇，先修王命傅先恭王，凡医药饮食皆赖以调护。乾隆乙亥春，邸中有护卫双爱者，出境滋事，先人劾之，爱因反噬为奉先人命者，而引护卫为证。时先人与时相不睦，因嗾某尚书欲坐实其事。时尚书据高座，侍郎等左右列，护卫囚服缧绁人。尚书故作怒状，欲护卫引陷先人，加以三木者再。护卫仰天大呼曰："如本王如情，方隐匿之不暇，敢据实以人告乎？皇天后土，实鉴斯情，赫绅虽死，不敢诬王以求活也。"尚书为之气夺。时赵方伯荪英为部郎，因进言曰："绅已老，不可再加以刑，何不以鞫绅者而鞫爱也？"尚书语塞，不得已引爱鞫之。甫加刑，爱即输服，先人之冤始白。而护卫卒以创死。

费武襄公知大体

费武襄公扬古，以戚畹故封伯爵，为抚远大将军，征噶尔丹。既奏凯，众皆欲露布扬功绩，公却之，其奏折惟言兵至某处失迷道路，宛转山径中数日，又于某处败绩，又于某处绝粮数日，皆臣失算之故。赖圣天子洪福，得以无虑。今徼幸成功，实出意外之语。幕客或咎其失体制，公曰："天子深居九重，如见奏功之易若此，必长其好大喜功之志。军中士卒劳瘁，不可不令上闻之，以消异日穷兵黩武之患也。"人皆服其言得体云。

卷　九

宁王养菊

京中向无洋菊，篱边所插黄紫数种，皆薄瓣粗叶，毫无风趣。宁恪王弘晈为怡贤王次子，好与士大夫交，

因得南中佳种，以蒿接茎，枝叶茂盛，反有胜于本植。分神品、逸品、幽品、雅品诸名目，凡名类数百种，初无重复者。每当秋塍雨后，五色纷披，王或载酒荒畦，与诸名士酬倡，不减靖节东篱趣也。王又自制精扇，体制雅洁，名东园扇，一时士大夫争购之，以为赏鉴云。

花老虎

花军门连布，满洲人。以世职洊至南笼镇总兵官。性质直，与人交有肝胆。少时读书，曾习《左传》，故于战法精妙。乙卯春，方入觐，半道值铜仁红苗杀官吏反，福文襄王以总督进剿，檄留公随营。素稔公勇，令首先解永绥围。公率百余骑长驱直入，破毁苗寨数十。苗人皆乌合众，未见大敌，大惊曰："天人神兵至耶，何勇健乃尔？"因远相奔溃，永绥之围立解。时公着豹皮战裙，故苗人呼为"花老虎"云。王大军至，令公结一营，当大营前御贼，悉以剿事委之。王日置酒宴会，或杂以歌舞，公则昼夜巡徼，饥不及食，倦不及寝。苗匪既知王持重不战，乃兽骇豕突，或一日数至，公竭力堵御，贼已退，乃敢告王知。如此百昼夜，须发尽白，而旁有忌其功者，互相肘掣，故不及成功。小竹山贼匪叛，黔督勒公保檄公督兵往剿。公御贼山梁上，转战益奋，中鸟枪三，堕入深涧中，诟骂不绝口。贼欲钩出之，乃自力转入岩石中，折颈而死。事定，诸将弁百计出其尸，颅骨皆寸寸断矣。事闻，上震悼，特赐祭葬云。

穆富二将

川、楚教匪窃发，鹿挺兽骇，蔓延三省。一时诸大将，多拥兵自卫，任其奔突，惟知掳掠良民以供糈食，故当时呼官兵有"红莲教"之目。唯穆军门维、富将军成二将督齐、鲁兵堵御甚严，贼人畏之，群相戒曰："慎勿犯三眼纛将军。"盖山东旗纛皆绘三太极图云。穆，江南人，少隶山东行伍。征王伦时手毙贼帅，为纯皇帝所喜，每见之即问曰："穆维尚未升擢耶？"故不数年即至开阃。后以劳瘁卒于军中。富公，满洲人。少充巡捕营将佐，以趫捷称。后擢成都将军。以救援觉罗牧庵参政故，殉于阵，上深惜之。

和相善谑

和相虽位极人臣，然殊乏大臣体度，好言市井谑语，以为嬉笑。尝于乾清宫演礼，诸王大臣多有俊雅者，和相笑曰："今日如孙武子教演女儿兵矣！"又安南贡金座狮象空其底者，和诧曰："惜其中空虚，不然可多得黄金无算也。"为夷官所姗笑，其器量浅隘若此。尝阅《闻见后录》，载章子厚好为市衢之谈，以取媚于神宗之语，可见今古权奸如出一辙也。

赵泰安

赵泰安相国国麟，山东人。理学名儒。纯皇帝即位之初，首擢纶扉。公亦以古大臣自期，一时吁咈都俞，朝野传为盛事。后有民人俞长庚父死，延诸大臣往吊唁，谢以重贿。或言公亦偕往，为仲副宪永檀所劾，公力为辨白，其事终无左证。上以其言戆急，殊失大臣之体，乃迁公为工部侍郎。公即日谢病归故里中，十数载始薨云。

自鸣葫芦

康熙中，吾邸辽东庄头某家植蔬菜，篱间结一巨葫芦，中能作音乐之声，献于先修王。修王异之，因进于仁庙。上甚为爱惜，日置养心殿中，后随殉景陵云。

三杨将军

乙卯春，苗匪窃叛，福文襄王率师征之。有神兵数千助阵，苗匪因之败溃。土人云与三杨将军庙相近，王奏于朝，特建祠以祀之。见邸抄。

鸡公山

先良亲王南征时，于鸡公山与耿逆接战。时有神兵助顺，中有披发仗剑者，去系真武神助战，王请立庙祀之。见《池北偶谈》。

先良王善知人

先良王率师讨耿逆，凡智勇非常之士，无不为王所识。有拔自行伍间者，姚制府启圣、吴留村兴祚皆以县令起家，王优待之，不数年荐至封疆大吏。赖征南塔、黄总兵大赖、蓝将军理、杨昭武提皆由王所赏识，卒至专阃。黄有黑甲，重三百余斤，王凯旋时，黄持以为馈，余少时犹见之。铁光照耀，虽勇趫之夫，着之不行数武，亦可想见将军之勇力矣。

先良王大溪滩之捷

良王进师衢州时，贼将马九玉据大溪滩，又名太极滩，以遏我师。王率诸将身先用命，贼伏起草莽，短兵相接，转战竟日。王坐古庙侧，指挥三军，纛旗为火枪击穿者数十，二护卫负寺双扉以庇之。王饥进食，典膳者方割肉，为枪所毙，而王谈笑宴如也。我兵踊跃击贼，贼遂大败去，九玉自是敛兵不复出战。随王二内监，闻枪箭声震惧，遂自缢于庙中。王既胜九玉，遂偃旗鼓，一日夜行数百里，夜抵江山县。王曰："若不乘其锐攻之，使贼有备，旷日持久非计也。"乃乘月下攻之，其县立下。常山闻警遂降，直抵仙霞岭。岭下有湲溪，贼目金应虎拢其船于对岸，我兵不能渡。王踌躇假寐，梦先烈王抚王背曰："此岂宴安时耶？绕滩西上数里，其浅处可涉也。"如是者再。王松然醒，遂遣将至上流，果觅浅处，遂断流而渡。贼人以为兵从天下，故不战而溃。

先修王善书

先祖修亲王，自幼秉母妃教，习二王书法，临池精妙。薨时，先恭王尚幼，多至遗佚。余尝睹王所书《多心经》，用《圣教》笔法，体势遒劲。又其所书《友竹说》、

《会心斋言志记》，皆用率更体制，盖效王若霖笔意，尊时尚也。又善绘事，洪大令庆祥家藏王所绘白衣观音像，趺坐正襟，庄严淡素，即王当时赠其祖农部公德元者，惜所传无多焉。

和真艾雅喀

吉林东北有和真艾雅喀部，其人滨海而居，剪鱼皮为衣裙，以捕鱼为业。去吉林二千余里，即金时所谓海上女真也。其旧俗，父母至六十诞日，即聚宗族会饮，刲其父母躯肉，以供宾客，埋其骨于户枢前，岁时以为祭奠，其乡党始称孝焉。仁皇帝习知其弊，许其世娶宗女，命改正其污习。至今其部落及岁时至吉林纳聘，将军即购买民女乘以红舆代宗女，以厚奁赠之。其部落甚为尊奉，初不计其伪也。

玉瓮

承光殿南，乾隆十年建石亭以置元代玉瓮。按：《辍耕录》"黑玉酒瓮，玉有白章，随其形刻为鱼兽出没波涛之状，其大可贮酒三十馀石。径四尺五寸，高二尺，围圆一丈五尺。至元二年告成，敕置广寒殿"云。其后屡易朝代，废置某道院中，以为酱瓿。有工部侍郎三和者，善博古物，于道院见之，因贱价赎以归。进上，仍置故处。纯皇御制《玉瓮歌》以纪其事，命廷臣赓和，以郑虎文之诗为最。其词曰："天启圣瑞玉瓮出，惟圣克受昭声歌。臣愚未睹法宫宝，伏读睿藻心为摹。瓮广三尺容五石，随形窅突浮圆荷。刻划类铸象鼎物，长风蹴踏万里波。腥涎怪物走蛟蜃，呀呷睒睗腾鼋鼍。阳冰不冶阴火阒，怪变灭没吞江河。伊谁铲削运鬼斧，或巨灵掌吴刚柯。吾思此玉当在璞，魄然万古藏嵯峨。百灵孕含胚太极，润及草木辉岩阿。原为圣役剖凿出，宛转人世袭臼窠。那知德薄不能有，供玩耳目羞婢婀。如延津剑泗水鼎，神物终化理不讹。于时恭承陛下圣，万方贡献声猗那。人无遗贤物鲜弃，希世宝肯终烟萝。熊熊龙气光烛夜，乃迹而得归搜罗。转敕内府输朽贯，千金易致驷马驮。陈之广殿重图训，奠如金瓯无倾陂。龙翔凤翥发天唱，四十八人鸣相和。呜呼隐见会有遇，委弃道院岁已多。冬菹实腹泥没足，学士凭吊资吟哦。拂拭偶及光万国，经天不掩同羲娥。甄幽拔隐寄深慨，谁其会者空摩挲。异物且贵况奇士，努力明盛无蹉跎。"

年羹尧之骄

年大将军羹尧，受宪皇帝知遇，以平青海功，封一等公，金、黄服饰，三眼花翎，四团龙补。其子年富，封一等男，其家奴魏之耀，赏四品顶戴，实为近世所无。年既承天眷，日渐骄迈，入京日，公卿跪接于广宁门外，年策马过，毫不动容。王公有下马问候者，年颔之而已。至御前，箕坐无人臣礼，上皆优容之。而年犹不悟，至书"夕惕朝乾"为"朝惕夕乾"，语意干指斥，故上决意诛之。籍没日，其家蓄妇女旧包头数箧，支欲作绵甲者，又有刀剑无算。命其交将印于岳威信时，年迟三日始付出。或云其幕客有劝其叛者，年默然久之，夜观天象，浩然长叹曰："事不谐矣！"始改就臣节。其降为杭州驻防防御时，日坐涌金门侧，鬻薪卖菜者皆不敢出其门，曰："年大将军在也。"其余威尚如此，实近日勋臣所未有也。

太和门箭

豫通亲王下江南时，王铎、钱谦益等迎降，王未察其诚伪，命都统舒穆禄谭泰往侦之。公至太和门，门扉为故明旧物，生铁包裹，甚为坚厚，公拔矢射之，洞穿其扉，明人惊骇，以为神力，今其箭犹存。每翠华南幸时，有司饰其楛羽以示威德焉。

王文简公补谥

渔洋先生入仕三十余年，以醇谨称职，仁皇帝甚为优眷。因与理密亲王酬倡，为上所怒，故以他故罢官，没无恤典。纯皇时与沈文悫公谈及近日诗道中衰，无复曩日之盛之语，沈公乘间曰："因不读王某之诗，盖以其卒无谥法，无所羡慕故也。"上因命同韩文懿菼补谥焉。

莲筏

万寿寺僧人莲筏，长洲人。为寺中住持十数年。貌清癯，萧然白发，为出世状。颇解禅理，与章嘉国师谈论经典，每至竟日，国师深服其博。莲公背谓人曰："章嘉经典虽谙熟，然未解阿罗汉道，尚下乘学也。"其诗清新，饶有别趣，与韩旭亭、法祭酒唱和，颇有"虎溪三笑"之风。丁巳春，余至寺，师为款茶，年已七十余，尚轻健如故。未久谢世。闻其圆寂数日前，至郑邸盘旋竟日，曰："七宝池边已促吾行，不复参谒王矣。"此石琴主人亲告余者，亦彼教中善知识也。

娄真人

娄真人近垣，江西人。宪皇帝时召入京师，居光明殿。有妖人贾某之鬼为患，真人为之设醮祷祈，立除其祟。又在上前结幡招鹤，颇有左验，上喜之，封"妙应真人"。真人虽嗣道教，颇不喜言炼气修真之法，云："此皆妖妄之人借以谋生理耳，焉有真仙肯向红尘中度世也。"先恭王延至邸，问其养生术，真人曰："王今锦衣玉食，即真神仙中人。"席上有烧猪，真人因笑曰："今日食烧猪，即绝好养生术，又奚必外求哉？"王深服其言，曰："娄公为真学道者，始能见及此也。"年九十余始仙逝。

戴学士

戴学士梓，字文开，浙江仁和人。少有机悟，自制火器，能击百步外。先良王南征时，公以布衣从军，献连珠火炮法。下江山县有功，王承制授以道员扎付。仁皇帝召见，喜其能文，命直南书房，赏学士衔。公善天文算法，与南怀仁诘论，怀仁为之屈，心甚忮刻，因诬

公通东洋。上大怒，遣戍黑龙江。后赦还，卒于旅邸，人共惜之。

诗　谶

《朝野杂记》记寇莱公“去海只十里，离家已万山”。后果贬谪雷州，以为诗谶。按余友毕补垣敦尝有诗云“空濛人浸一江烟”之句，后出仕为开化丞，果溺水毙。袁简斋先生丁巳岁寄余札尾云：“恐从此雁少鸿稀，望长安如在天上矣！”余讶以为不祥，后不久果下世。可见落笔之时，机兆已现，不必待蓍龟始先知也。

诗　龛

蒙古法祭酒式善，榜名运昌，中式时，纯皇帝曰：“此奇才也。”赐改今名。祭酒居净业湖畔，门对波光，修梧翠竹，饶有湖山之趣。家藏万卷，多世所罕见者。好吟小诗，入韦、柳之室，颇多逸趣。家筑诗龛三间，凡所投赠诗句，皆悬龛中以志盍簪之谊。任司成时，惟以奖拔后进为务。同汪瑟庵先生选《成均课士录》，其取售者率一时知名之士，海内遂为圭臬。己未春，上疏请旗人屯田塞外事，上以为故违祖制，降官编修，因引疾去官以终。先生慕李西涯之为人，访其墓田，代为葺理，又邀朱石君太傅、谢芗泉侍御等鸠工立祠，岁时祭享焉。先生与余最善，每相见，励以正身明道之词，坐谈终日不倦，实余之畏友也。

韩贞文先生

韩贞文先生馨，长洲人。少时习字，董香光见而悦之，曰：“此子日后必以书法擅名。”年七岁，书“五人之墓”碑碣，人争异之。至国初，隐居不仕，惟以习学禅定为事。晚年披发头陀，作出世装。其弟某有习科名者，先生曰：“皇清以义受命，其垂统之谊甚正。然吾侪生于季世，食明之粟已久，不可为失节之妇，以为异日子孙羞也。”其没后，门人私谥曰贞文先生。今大司寇葑即先生玄孙也。

仁宦最速

近年仕宦之速者，阮中丞元中式后，未三年即擢少詹事。桂香东侍郎中式五年间，擢内阁学士。董鄂少司马恩宁中式七年，官至亚卿。卢少司农荫溥居郎官最久，其擢鸿胪寺少卿至兵部侍郎未期年也。皆宦途之最速者也。

仕宦最久

窦东皋尚书任宗人府府丞二十三年，刘秉权任户部郎中三十二年，吉通政兆熊任通政司正使十四年，吉大司成善任祭酒二十年，皆仕途中之最久者也。

兄弟鼎甲

乾隆乙丑，庄少宗伯存与中探花时，其弟状元公培因寄诗与其兄，曰“他年若使登科第，始信人间有宋祁”之句。后果中甲戌状元，未久即卒。

神　童

乾隆戊辰，纯皇帝东巡，济南张宦家有童子，年七岁，能默诵《五经》及上御制《乐善堂集》中诗。上大喜，钦赐举人，命后宫遍览之。一时传为神童，不久即卒。

诸葛显圣

嘉庆辛酉，台中丞斐音奏称，川匪阑入汉中时，犯定军山。其间有诸葛忠武侯祠，贼恍惚见侯纶巾羽扇，率神兵数万助战，贼因以败溃去。上命葺祠以报其德。事见邸抄。

线量美人

蒋司农赐棨，为文肃公孙。承先代家世，上颇优眷。侍郎乃附和和相，因与其家人刘全等联为友谊，分庭抗礼，颇自堕其家声。朱文正公曰：“使戟门不趋和相，自守家范，其侍郎固在也。今周旋若此，乃终未能改一官阶，徒自减其声价，甚无谓也。”侍郎颇好声色，以为妇女颀而长者，其交始久。故预制墨线，合其度者方为收用，时谓之线量美人云。

蒜学士

翰林学士兴安，满洲人。中庚戌进士。公喜食大蒜，凡烹茶煮药，皆以蒜伴之，曰：“始可以延年却疾。”人争笑其迂，呼为蒜学士云。

烟洞山

兴京永陵前有案山，高数丈。夏秋间，其山洞中尝出白云一缕，蓊然岭头，终日不绝，土人呼为烟洞山。实国家发祥之瑞也。

神　树

永陵中，原皇帝享殿侧，有榆树一株，高数十丈，荫庇神殿。其树枝干诘屈若虬龙状，树腰有瘿数百颗，闻土人云：“每帝后上宾时，其瘿自陨一枚，五朝皆然。”实为国家亿万年无疆之兆，宗周卜世之祥，未足比也。

满洲跳神仪

明堂之制，余已载诸前卷中。凡八旗长白旧族跳神之仪，今书录之，以为文献之征。宗室、王、公家每祀神，一月前，于神房敬造旨酒，用黍米糟曲如江南造酒式。前三日，每日朝暮献牲各二，名曰乌云（华言引祀也）。前一日，敬制糕饵，用黄黍米以椎击碎，然后蒸馈，名曰打糕。每神前各置九盘，以为敬献。其大祀日，五鼓献糕于明堂如仪。俟其使归，主人吉服向西跪，设神幄向东，供糕酒素食，其中设如来、观音、关圣位。巫人（用女使）吉服舞刀，祝词曰“敬献糕饵，以祈康年”诸词。主人跪击神版，诸护卫击神版及弹弦、筝、月琴以和之，其声呜呜可听。巫者歌毕念祝词，主人敬

聆毕，叩首，兴。司香妇敬请如来、观音二神位出，户牖西设龛，南向以供奉之。司俎者呼“进牲”，牲入，主人跪，家人皆跪。巫者前致词毕，以酒浇牲耳，牲耳鬫，司俎者高声曰：“神已领牲。”主人叩谢。司俎者挥庖人进，刲牲俎，烹毕及熟荐，选牲内之最精者以为醢，供神位前。主人再拜谒，巫人致辞。主人叩毕，巫以系马吉帛进，巫者祝如仪。主人跪领吉帛付司牧者，叩，兴，始聚宗人分食胙肉焉。禁令肉不许出户庭中，讳言死丧事。宾至，主人迎送不出庭门，以志敬焉。暮时供七仙女、长白山神及远祖、始祖，位西南向。以神幕隐蔽窗牖，以志幽冥之意。其祝词，舞刀、进牲祝词如朝仪，唯伐铜鼓作渊渊声，祝词声调各异焉。次早设位于庭院神竿前，位北向，主人吉服如仪。用男巫致词毕，以米酒扬，趋退，主人叩拜。其牲肉皆刲为俎醢，和稻米以进，名曰祭天还愿焉。再明日，于神位祈福，供以饼饵，以五色缕供神前。祝辞毕，以缕系主人胸前，以为受福。凡三日祭乃毕。其长白满洲旧族近兴京域者，其祀典礼仪皆同，但不于明堂报享焉。唯舒穆禄氏供昊天上帝、如来、菩萨诸像，又供貂神于神位侧。纳兰氏则供羊、鸡、鱼、鸭诸品。其巫用铜铃系腰以跳舞之，以铃坠为宜男之兆焉。有蒙古跳神用羊、酒。辉和跳神以一人介胄持弓矢坐墙堵上以为仪，盖其先世有劫祀者，故预使人防之，因相沿用，以为制云。

满洲嫁娶礼仪

满洲氏族，罕有指腹定婚者，皆年及冠笄，男女家始相聘问。男家主妇至女家问名，相女年貌，意既洽，赠如意或钗钏诸物以为定礼，名曰小定。择吉日，男家聚宗族戚友同新婿往女家问名，女家亦聚宗族等迎之。庭中位左右设，男家人趋右位，有年长者致词曰：“某家男某虽不肖，今已及冠，应聘妇以为继续计。闻尊室女，颇贤淑著令名，愿聘主中馈，以光敝族。”女家致谦词以谢。若是者再，始定婚。令新婿入拜神位前，及外舅父母如仪。既进茶，女家趋右位，男家据宾席，或设酒宴以贺。改月择吉，男家下聘，用酒筵、衣服、绸缎、羊鹅诸物，名曰过礼，女家款待如仪。男家赠银于妇家，令其跳神以志喜焉。既定婚期，前一日，女家赠妆奁嫁赀视其家之贫富，新婿乘骑往谢。五鼓，鼓乐娶妇至男家，竟夜笙歌不绝，谓之响房。新妇既至，新婿用弓矢对舆射之。新妇怀抱宝瓶入，坐向吉方。及吉时，用宗老吉服致祭庭中，奠羊、酒诸物。宗老以刀割肉，致吉词焉。礼毕，新婿新妇登床行合卺礼，男女争坐被上，以为吉兆，因交媾焉。次早五鼓兴，始拜天地、神像、宗祠，翁姑坐而受礼如仪。其宗族尊卑以次拜谒。三日或五日妇归宁父母，婿随至女家，宴享如仪。满月期，妇复归宿女家，数日始返，然后婚礼毕焉。

海超勇

国家挞伐四夷，开辟新疆二万余里，南驱缅夷，西翦金川，唯赖索伦轻健之师，风飙电击，耐苦习劳，难撄其锐。其中勇往绝伦以功名终者，唯海超勇公为巨擘。公讳海兰察，索伦人。幼从征西域，以步卒射巴雅尔殪之，纯皇帝特赐侍卫。其后每经战阵，以勇力显。生平唯服阿文成公，任其驱使辱詈，听命惟谨。尝告人曰：“近日大臣中知兵者，惟阿公一人而已，某安敢不为其下？其余皆畏懦之夫，使其登坛秉钺，适足为殃民具耳！某安能为其送死也？”后南征台湾，福文襄王趋拜下风，公始为之尽力。三日攻破鹿洱港，贼人以为天人从空而降，自相践踏以毙。后征廓尔喀，回京未匝月，即以病殂。上深悼惜，后川、楚教匪叛，上浩叹曰：“使海兰察在，此贼不足平也。”公善知兵，每遇战阵，兵既接，公乃敝衣布帽，骋骑绕自贼队后，观其瑕可乘者，然后集兵攻之。或以数十骑阑入贼队，左右射之，使贼队紊乱，我兵因以致胜。又能枕弓卧地听之，知贼马之众寡，及嗅马矢知敌去之远近，皆与古人暗合。其长子安禄随征川、楚教匪，殉节川中。其次子安成，少年白皙，美如冠玉，喜声伎，日游狭巷中。然勇干有父风，癸酉林清之变，余目睹其杀贼无算焉。其婿岳祥，理藩院郎中，亦以武力称职，盖幼禀岳氏训也。

伊犁疆域

国家绥定新疆，戢宁西域，设立职官，星罗棋布，因地制宜，开屯列戍，以为驾驭边氓之计，既善且备。因综其崖略，以见国家武功之盛焉。伊犁乃准噶尔建庭之地，因之定为将军驻防之所。建惠远、惠宁二城，设将军一人，参赞大臣一人，领队大臣五人，分统满洲、蒙古、绿营、索伦、喜伯、厄鲁特、回民诸营，以为边防厄要之区。其漠南去伊犁三千余里，曰乌鲁木齐，设都统一人，副都统一人，提督一人，掌漠南军务。通北去驿路，实为新疆门户重地。其北近哈萨克曰塔尔巴哈台，设参赞大臣一人，领队大臣一人，扼外夷要路。其地西连哈萨克，北界俄罗斯，为二国邮贡要隘。其哈萨克入冬后则迁幕于卡伦内避寒，春夏始驱逐之。实为北门关键也。其山南诸路最要者曰喀什噶尔，设参赞大臣一人，协办大臣一人。其为拔达克山接壤，风俗醇良，土地肥沃，所辖皆二和卓之遗氓，抚绥尤宜得体。其北曰叶尔羌，其西南曰和阗，皆设办事大臣各二人，惟司回民采办玉石，以为贡献。其地富渥，天时和暖，有类内地，非漠北穷荒瓯脱者比也。其南五百余里曰乌什，曰库车，曰阿克苏，皆设办事大臣各一人，为回部心腹之区，绥定保障尤加慎重。其南吐鲁番，设领队大臣一人。其地为古火州，夏时天气炎酷，焦烁千里，人皆避入地窖中，至夜间始出为市，岁以为常。其北曰古城，设领队大臣一人。其城相传为唐李卫公建节之所，温相国福从纪晓岚议，因建城焉。其又南曰巴里坤、哈密，各设办事大臣及营汛诸官，其转通粮帑，开牙设候，咸如内地焉。

蒙古儒士

敖汉部落为元太祖第四弟某王裔，其台吉额驸彭

楚克林沁者，尚简亲王郡主。通文艺，熟习辽、金、元诸代事，尝与裘文达公谈三史事，裘为之瞪目，然以他书卷询之，彭亦不能骤答也。纯皇帝呼之曰敖汉先生，见御制诗注中。彭既习汉俗，不乐居本土，故典宿卫数十年，卒于京邸。

马太傅

马太傅齐，富察氏，为文忠公之伯。历仕两朝，居相位者几三十余年。时明、索既败后，公同其弟太尉公武权重一时，时谚云“二马吃尽天下草”云。公不甚识字，延西宾课子弟学，其师不时至，太傅告僚属曰：“所雇先生终不惬人意，他日当买一先生，定当差胜此也。”时人传为笑谈。

孔王祠

定南武壮王祠在阜城门外，春秋遣太常卿祠享，盖顺治辛卯王殉节桂林时所建立也。近日祠宇颓坏，榱桷倾折，丹青垩艧，无人奏请修葺者，盖有岁修祭田为祠官所侵蚀，故不敢揭报，恐破其奸也。履端亲王永珹有孔王祠长律一首，格调遒劲，故备录之。其诗曰：“王本尼山裔，支分辽水东。风云需际会，草泽见英雄。皮岛才初展，吴桥计渐穷(王先随毛文龙驻皮岛，嗣因吴桥兵败，乃奔我国)。天教投上国，时至树宏功。缔造膺皇眷，招徕锡命隆。师仍提旧部，衔独授元戎(我太宗命仍统所部兵马都元帅)。袍解丰貂暖，筵张秘殿融。直将心腹待，应竭股肱忠。兵特称天祐(天聪八年，赐王所统兵号天祐兵)，恩尤出圣衷。鼓鼙劳乍效，银币赉何丰(是年闰八月从征，由大同入败明兵，恩赐银币)。国号承基大，宗王拜爵同(崇德元年，封王为恭顺王)。威扬平壤外，声震塞垣中。降将开山海，偏师佐邓、冯。贼氛旋拉朽，明业已飘蓬。定鼎邀殊赏，为屏冠上公。自兹频讨乱，所向辄横空。捷屡驰吴、楚，铭兼勒华嵩(同豫亲王平定江南等处)。定南封更晋，攘外奖宜崇。疆圉偏多事，干城合鞠躬。蛮方琛未献，粤徼道宜通(六月五日奉命往定广西)。远统貔貅往，亲蒙矢石攻。桂林除跋扈，梧野起疲癃。反侧行看尽，功名惜未终。潢池妖复炽，萑泽孽潜讧(九年李定国入犯桂林)。大帅成孤注，危城倚上穹。来援音杳杳，出战势匆匆。冠裂肝俱碎，袍沾血尽红。肯将身落贼，争觉气如虹。素帛全忠节，丹忱报亶聪(城陷，王自缢死)。盟无噺带砺，军竟化沙虫。马革酬专阃，牛眠敕考工。烈名标武壮，旷典荷軿幪。我偶纡吟辔，人来说殡宫。由来能择主，浩叹缅英风。”

绿头牌

定制，凡召见、引见等名次，皆用粉牌书名，雁行以进。王贝勒用红头牌，公以下皆用绿头牌。缮写姓名籍贯及入仕年岁，出师勋绩诸事，以便上之观览焉。

膳牌

凡王公大臣有入朝奏事者，皆书名粉牌以进，待上召见。于用膳时呈进，名曰膳牌焉。

宗学

雍正中，特设宗室左、右翼各学，拣王公等专管，岁时钦派大臣考其殿最，以为王公奖罚。左翼在金鱼胡同，右翼在帘子胡同，皆设宗室总管、副管各一人以司月饷公费等事。三岁考绩，授七品笔帖式，以为奖励。觉罗、八旗各设学一，其总管、副管如宗学之制。满教习用候补笔帖式，汉教习用举人考取，皆月有帑糈，四时特赐衣缣，以御寒暑，其体制实为周备。为天潢者，不思奋志读课，互相砥砺，乃至甘于沦废者，亦可谓徒自暴弃矣。

八旗官学

雍正中，设八旗官学，凡三品。设咸安宫官学在西华门内，择八旗子弟之尤俊秀者，充补学弟子。月有帑糈，不计岁月，俟人仕后，始除其籍。特派大臣综理其事，其教习皆用进士，或参用举人，非旧制也。其次曰景山官学，在景山内，皆内务府子弟充补。其制与咸安宫同，为内务府总管所辖。其次曰八旗官学，每旗各设学一，择本旗满洲、蒙古、汉军之子弟补充。以十年为期，已满期未及中式者，即除其名，另为挑补。为国子监祭酒所司，亦附于太学之意，其立制非不详备。然近日所司者或以贿进，教习惟图博其进身之阶，不复用心课艺。或有处馆于外，终岁不入学者，其子弟挂名其间，亦图免博士弟子之试。其视太学生以贿进者，相去无几，实有负祖宗之良法也。

张凤阳

康熙中，余邸包衣人有大侠张凤阳者，交结戚里言路，专擅六部权势，有郭解、鲁朱家之风。时谚曰：“要做官，问索三；要讲情，问老明；其任之暂与长，问张凤阳。”盖谓伊与明、索二相也。张尝憩于郊，有某中丞驺卒至，呵张起立，张睨视曰：“是何龌龊官，乃敢威焰若是?”未逾月，其中丞即遭白简，一时势焰，人莫之及。纳兰太傅、高江村等款待宾客，凤阳裼裘露顶，忝踞上位，其结交也如此。先良王夙知其行，会先外祖董鄂公见罪于凤阳，凤阳即率其徒人外祖宅，拆毁堂庑，外祖公奔告王。王燕见仁皇帝时，遂免冠奏，上曰：“汝家人可自治之。”王归，呼凤阳至，立毙杖下。未逾时而孝惠章皇后之懿旨至，命免凤阳罪，已无及矣。都人大悦，咸感王惠焉。

老年科目

本朝老年中式者，陈检讨维崧举宏博时，年逾五十。丁丑，姜西溟宸英七十三中探花。癸未，王楼村式丹五十九会状；宫恕堂鸿历五十八、查他山慎行五十

四。己丑，何端惠世瑾五十八；壬辰，胡文良煦五十八；乙未，裘琏七十二；辛丑，陆坡星奎勋五十九。俱入翰林。乾隆丙辰，刘起振八十岁授检讨。己未，沈归愚尚书六十七入翰林。张总宪泰开六十二。癸丑，吴种芝贻咏五十八中会元。嘉庆丙辰，元和王岩八十六中式，未及殿试卒。己巳，山东王服经八十四入翰林。皆熙朝盛事也。

青年科目

国朝年少登第，顺治丁亥，王文靖熙年二十；乙未，伊文端桑阿年十六；戊戌，陈文贞廷敬年二十。康熙癸丑，徐文定元梦年十八、纳兰侍卫成德年十九；己未，李丹壑孚青年十六；辛未，黄昆圃叔琳年二十；庚辰，史文靖贻直年十九；壬辰，舒大成年十八；辛丑，励少司寇宗万年十七。雍正庚戌，嵇文恭璜年二十。乾隆丁巳，德定圃保年十九；乙丑，梦侍郎麟年十八；戊辰，朱文正珪年十八；壬申，熊恩绂年二十；甲戌，戈太仆源年十九；丁丑，彭绍升年十八；辛巳，秦司寇承恩年二十；丙戌，祥布政鼐年二十；甲辰，蒋制府攸铦年十九、文侍郎宁年十八；丁未，何太守元烺年十九、其弟宁夏守道生年十八，同中式。嘉庆己未，张侍御麟年十八。

吴留村

康熙中，先良王奉命南征，一时奇材异能之士，皆经拔擢。吴留村兴祚，父大圭，绍兴人。明末时负贩辽东，先烈王收为幕客。掌会计之事，任头等护卫，邸中皆呼为"蛮宰"。公以乙榜知无锡县，有惠政。因与上官忤，罢官，落拓江、淮间。适遇良王南征，公杖策进谒，王大喜，立授同知札付。命攻紫琅山，下之，王即承制授太守。时吴逆将韩大任败走吉安，拥众数万犯汀州，闽中大震。公启王曰："此可折简而招也。"因轻裘率数骑人大任军。叩其垒，大任延人，公长揖毕，仰天大哭。大任惊问其故，公曰："吾来生吊将军也，安得不哭？将军所以威行海内者，以吴王待将军如心腹之重故也。今托以专阃，深信不疑，数年之间，未建咫尺之功，屡为官兵所败。挺而走险，突入闽南，康王拥告捷之师，挟久逸之众，破将军如摧枯拉朽耳。将军兵败身辱，孤骑南下，吴王杀之如机上骨耳。是其死期已近，安得不使仆预为吊也。"大任迟回久之，曰："然则归降康王若何？"公曰："祚之来，实为王使以迓将军之师，请公解甲归朝，效命大邦，可保终身之令名也。"大任悟，乃率众降良王。王大喜，曰："公此行，何异汾阳之见回纥也？"公历任至两广总督，同姚制府取金门、厦门有功。郑氏既降，其将蓝理曾受明鲁王将军封号，率三千众据岛不降，公说以大义，理乃受命。时纳兰相公明珠与公不睦，乃不增理标下粮饷，皆公以私财蓄之，理感激用命，擒海贼无算。公又奏通洋船，立十三行，诸番商贾，粤东至今赖以丰庶焉。其后以事去官，降副都统。仁皇帝北征噶尔丹，命公转饷。公素知塞外山川，因命运卒走捷径，先达军中。时御营已绝粮数日，上大喜，谓理密亲王曰："吾父子有济矣！"因询运粮官名，近臣以公对，上曰："究竟旧臣，其材可恃也！"因擢福建巡抚。未数月卒。公既感良王恩，岁时修僚属礼甚恭。王建邸时，奉旨命天下督抚佽助，公毫无献纳，王怪之。及邸造成，公适进帘榻古玩诸物，价逾万金，设之庭寝，无不合度，盖公预令人丈量而制办者也。王意释然。虽小节，其敏捷也如此。

敬一主人

敬一主人讳高塞，文皇帝之第七子也。封镇国公，世居盛京。主人善文翰，诗多清警。爱医无闾山幽雅，尝于夏日读书其间，有辽东丹王之风。孙赤崖旸以事戍吉林，主人留于邸中数载，遇赦始归，其爱才也如此。有《寿祺堂集》行世，渔洋《池北偶谈》中曾采其诗句焉。

安南四臣

乾隆己酉，福文襄王既受阮光平降，乃迁安南故王黎维祺宗族入京，入镶黄旗汉军旗分。其陪臣黎侗等四人不肯薙发改服，上怒置诸狱中。及今上即位，命移居火器营，四臣欢然就道，吟咏不辍。及嘉庆癸亥，农耐国长阮福映灭光平裔，献表称臣。上受其降，改封越南国王，因放四臣归国，亦蛮夷中俊杰之士也。

瞿圃状元

乾隆初，有粤东殿撰以少年擅巍科，扬历中外，颇受上知遇。然不甚通文理，尝读孔子"观射于矍相之圃"之矍为瞿，人皆笑之，呼为"瞿圃状元"云。又有某殿撰任湖北道，丁艰归。会有楚中人貌甚狰狞，挟巨斧于其宅旁，日相窥伺，为其觉察，因递解归。终不知何事以致之，盖有夙怨故也。后居家修池塘，猝中风卒，是日雷雨异常，众皆谓其为雷所击云。

张状元

张状元书勋，元和人。少贫窭，奋志读书以求科目。秋间，院中晾粟米，其父命其看视，状元以读书故，其粟与鸡食尽，状元未之觉也。按汉高凤以读书故，其粟与鸡食尽，遭其父责，状元之事其有似也。

权贵之淫虐

雍正中，某宗室家有西洋椅，于街衢间睹有少艾，即掳归，坐其椅上，任意宣淫，其人不能动转也。又有某公爵淫其家婢，不从，以鸡卵塞其阴户致死。乾隆中，某驸马家巨富，尝淫其婢不从，命裸置雪中僵死。其家挺死女婢无算，皆自墙穴弃尸出，其父母莫敢诘也。后卒以劳瘵死。

魁制府

魁制府伦，完颜氏，副将军查弼讷孙也。性勇干。纯皇帝召见，询以家世，公自述战功，口如泻水，因授福建将军。公喜声伎，尝夜宿狭巷，为制府伍拉纳所觉，

欲劾之。伍固贪吏,尝纳属员贿,动逾千百,有不纳者,锁錮逼勒。又受洋盗贿,任其劫掠,毫不捕缉,五虎门外,贼艇云集。公慨然曰:"夫夜合之欲,情不自禁,乃过之小者。若伍公以天子封疆大吏,举止有同盗贼,贪黩无厌,不知自相愧悔,乃反欲劾人耶?传曰'无瑕者可以责人',其不明何若也。"乃抗疏劾伍之贪纵,并闽省库藏亏绌事。上大怒,立置伍于法,以公代其位。伍故某近臣戚畹,故公直名闻于当时。及今上亲政,公丁艰归,以直见知。时勒相公为经略,待满兵甚严肃,故蜚语上闻,命公往代其任。公至营宣谕毕,勒公即就逮,合营诉其冤抑,乞公代奏,公毫不省察,故人心涣散,不复为其所用。嘉陵江之役,一任贼人偷渡,无为其抵御者,公以是获罪赐死。然其刚鲠之气时相发露,非近日模棱诸公所易及也。

伍弥相公

伍弥相国泰,蒙古人。其父以破准夷功封诚毅伯。公少膺宿卫,任散秩大臣先后几五十余年,以勤慎称。与先恭王交最笃。其后任西安将军。撒拉尔回民叛时,公应调往援,途中遇制府勒尔锦止兵檄文,公慨然曰:"夫弈小伎,心无卓见尚不能致胜,况兵家事,乃指麾大将如儿戏,勒公真非知兵者。"乃仍率兵进。时兰州被围甚急,赖公兵先至,军威乃振。后以和相戚畹故,引入政府,阿文成公心甚轻之。及判决事,公素持大体,事无稽迟,文成叹曰:"真宰相才也。"反与之结姻焉。班禅额尔德尼来朝,上命公护送,往返数千里,公不与谈,不和南称弟子,惟行主宾之谊。先恭王赴质庄亲王约,同谒班禅于清净化城,公岸然曰:"王素守儒道者,奚必随人蹊径至此?"王退告人曰:"此行有愧于伍公多矣。"其严正也若此。

窦东皋

余幼时闻韩旭亭先生言,当代正人以窦东皋为最。时阅其劾黄梅匿丧奏疏,侃侃正言,心甚钦佩,以为虽范文正、孔道辅无以过之。后入朝,闻成王言,公迂暗不识政体,素恶宋儒书,明道、晦庵诸先生至加以菲言詈之。又以方正学为元恶大憝,致兴靖难之祸,其议论殊为怪诞。又晚年以仕途蹭蹬故,乃拜和相为师,往谒其门,至琢姓名于玉器献之,以博其欢。希上赐紫禁城骑马,日跨胡床于家中,以勚其劳,颇为舆人姗笑。又素善青乌术,以诸城县应出二辅臣,及闻刘文清公以事降黜,大喜过望,置酒欢宴终日,殊乏大臣之度。后闻蒋孝廉棠言亦然,故并录之以俟考焉。

鲍海门

鲍海门先生皋,丹阳人。善诗赋。日客淮、扬间,时天下殷富,邗上诸大贾富逾王侯,皆延先生为上客,献以金帛,先生领之而已。其诗苍劲,音节铿然,有北地、信阳之风,而丰致过之,故名重一时。其子雅堂之钟以进士补中书舍人,其诗亚其父云。

京师园亭

京师西北隅近海淀有勺园,为明米万钟所造。结构幽雅,今改集贤院,为六曹卿贰寓直之所。其他多诸王公所筑,以和相十笏园为最,近为成邸所居。又右安门外有尺五庄,为祖氏园亭,近为某部曹所售。一泓清池,茅檐数椽,水木明瑟,地颇雅洁,又名小有余芳,春夏间多为游人宴赏。其南王氏园亭,向颇爽垲,多池馆林木之盛。嘉庆辛酉为水所冲圮,后明太守保售之,力为构葺,修缮未终而太守遽卒。故今池馆尚未黝画,半委于荒烟蔓草之中,殊可惜也。

程鱼门

程鱼门编修晋芳,新安人。治盐于淮。时两淮殷富,程氏尤豪侈,多畜声伎狗马,先生独愔愔好儒,罄其赀购书五万卷,招致多闻博学之士,与共讨论。先生不能无用世心,屡试不售,亡何,盐务日折阅,而君舟车仆遨之费颇不资,家中落,年已四十余。癸未,纯皇帝南巡,先生献赋,授内阁中书,再举辛卯进士,改吏部文选司主事。未几,上开四库馆,诸大臣举先生为纂修官,议叙改翰林院编修,先生大喜过望。先生耽书史,见长几阔案心辄喜,铺卷其上而事不理。又好周戚友,求者应,不求者或强施之。付会计于家奴,一任盗侵,公不勘诘。以故虽有佽助,如沃雪填海,负券山积,势不能支。乞假赴陕中,将谋之毕中丞沅,为归老计,至冒暑暍至署,未半月卒,人争惜之。

松筠庵

松筠庵在宣武门外响闸,为杨忠愍公故宅。乾隆丁未,胡云庄司寇季堂会诸僚友醵金立祠,绘公像及同事诸公神位。地甚湫隘,有古槐一株,犹忠愍手植,想见当日清贫之状。韩旭亭先生有《过忠愍祠》诗甚佳,盖丁未年初立祠时作也。

赵忠愍公祠

赵忠愍𫍽,云南人。明崇祯间仕至监察御史。巡视南城,城陷时,为流贼所害于白帽胡同。其时党人气盛,公以边远之士,未及攀跻清流,故南中祭享及本朝赐谥时,皆未之及。乾隆初,公同乡侍御傅为许为之表白,始补谥忠愍,立专祠以祀之。在悯忠寺旁,今为云南会馆云。

成容若

成容若德,为纳兰太傅长子。中康熙癸丑进士。时太傅权震当时,而侍卫素嗜丹铅,与诸名士交接,初不干预政事。惟吴汉槎谪戍黑龙江,以顾贞观舍人向侍卫乞怜,故侍卫阅其寄吴小词。词甚凄苦,恻然曰:"都尉'河桥'之作,子荆'楚雨'之吟,并此而三矣!此事三千六百日中弟当专任其责,毋烦兄更多言也。"贞观曰:"人生几何?顾以十年期之?"侍卫乃白太傅,援

例赦还，一时贤名大著。又刻宋、元、明诸家经解数千卷，名《通志堂九经解》，一时传诵焉。

甘啸岩

甘啸岩运源，襄平人，为忠果公文焜曾孙。少随父司马公游川、楚、滇、黔，西至卫、藏，故诗体浑厚遒劲，有唐人风味。为刘海峰先生弟子，海峰甚赏识之。与先恭王交最笃。先生既屡试不中，益放浪形骸，日酣饮酒肆中，遇舆夫负贩，皆招与饮，曰："近日公卿皆若侪辈耳，余有何区别焉！"故人多忌之。晚年始仕为英德县象冈司巡检。福文襄王闻其善绘事，欲招致之，命韩桂舲司寇为介绍。先生复书曰："某虽不肖，岂可以笔墨为羔雁也！"卒不赴召，其耿介也若此。在余邸时，与韩旭亭先生最笃，曰："梁园宾客皆充数辈，惟君可当其选。"其轻傲白眼之习，至老犹如故也。

贾筠城

贾筠城虞龙，汉军人。其祖某，任陕西道，以贪黩籍没。孝廉少年落拓，贫难自立。与朱石君兄弟砥砺为古文学，先恭王见曰："此奇才也！"因延致邸中。凡花朝月夕，互相酬唱，皆孝廉之作先成。坐中使酒骂坐，人皆厌之，独先王识其品。与朱子颖运使为莫逆交。所作七古，淋漓排宕，直入少陵之室。后赘于马府尹璟第，稍以自给。以痨瘵终，年未三旬，先恭王甚悼惜之。时邸中有老儒王功伟富顺，拘方之士，文字迂腐，与孝廉同年生。先恭王尝指王笑曰："使汝早代贾筠城死，岂非天下快事？"虽一时谑语，亦可觇孝廉之学矣。

姚姬传之正

桐城姚姬传先生鼐，成癸未进士，官至刑部郎中。刘文正公素加赏识，曰："近日文人能知政体者，唯姬传一人而已。"公为方灵皋弟子，故古文学归震川，而精粹过之。其纪事体多模仿庐陵，殊多神逸。文正薨后，公即请假归里，以教课为生。居乡循古礼，日讲政书于塾中。有贾人子以重币聘公，力却之，曰："鲰生虽贫，不能受无义之财也。"今年八十余，轻健如故，犹著述不休云。

何义门

何义门先生值南书房时，尝夏日裸体坐，仁皇帝骤至，不及避，因匿炉坑中。久之不闻玉音，乃作吴语问人曰："老头子去否？"上大怒，欲置之法。先生徐曰："先天不老之谓老，首出庶物之谓头，父天母地之谓子，非有心诽谤也。"上大悦，乃舍之。此钱黼堂侍郎樾亲告余者，以南书房侍臣相传为故事云。

先礼烈王骹箭

先礼烈王所遗箭一，镞与笴皆以木为之。镞长今尺六寸，径三寸，围九寸，周围有觚棱者六，窅处穿孔，数亦如之。笴长三尺六寸，括之受弦处，宽可容指，非挽百石弓者，不能发而中之。按《唐六典》："鸣箭曰骹。"《汉书》亦云："鸣镝，骹箭也。"字书或作髇。吴莱诗"远矣鸣髇箭"，皆此物也。世代敬藏于庙，余命王处士嘉喜绘为图，延诸名士题之。其中吴舍人嵩梁、孙太守尔准诗为最，因录之。吴兰雪诗云："烈王腰间大羽箭，射马射人经百战。耳后劲风啼饿鸱，箭力所到无重围。皂雕翻云虎人立，一洞穿胸鬼神泣。阵前奋胄摧贼锋，雪夜斫垒收奇功。边墙踏破中原定，帝铭彤弓拜家庆。箭传三尺六寸长，百石能开猿臂强。白翎金干不可得，此物摩挲存手泽。王有名马能报恩（事见《汪尧峰文集》），作歌我昔贻王孙。千金骏骨市谁买，三脊狼牙幸犹存。愿王宝此功载旌，楛矢贡已来周廷。"孙平叔诗云："白羽森森开素练，云是烈王腰下箭。心知是画犹胆寒，何况沙场亲眼见。沙场饿鸱叫鸣镝，箭锋所向无坚敌。敌人未识六钧弓，魂陊晴霄飞霹雳。我朝弧矢威八荒，贤王赤手扶天阊。萨尔浒战如昆阳，二十万众走且僵。电闪横驰克勒马，蹴踏明骑如排墙。入关三发歌壮士，定鼎一矢摧天狼。廓清海宇仗神物，肯射草间兔与獐。勋成麟阁铭殊绩，垂竹东房存手泽。狼牙鸭嘴不可得，独此流传有深识。我闻唐代传榆髇，主皮礼射尊周胶。即今金革永不试，楛矢枉自随包茅。文孙七叶慎世守，寓意已比彤弓弨。"

杨文勤

杨文勤公锡绂，江阴人。任漕帅二十年，以清介称，纯皇帝甚宠之。其时漕运通畅，旗丁富庶，天庾赖之以济，后共称之。谢芗泉巡南漕归，告余曰："见公所定条例，每项皆有宽饶余利，使人乐于从事，故一时所理井井，久而易行。"其后某公皆加撙节，国课所多无几，而诸事丛脞，至私货载满舱板，而官米以致亏绌迟滞。故老成之见，非浅识者之所能知也。

谢济世

谢侍御济世，广西桂林人。中辛丑进士。补谏官三日，劾河督田文镜偏袒知县张球而妄劾黄振国、邵捷春之事。时田督以风励自持，为宪皇帝之所倚任。疏上，上震怒，以公偏庇科目，必有所主使者，因下刑部，严鞫主使之人。公昂首曰："果有其人。"众讯之，公曰："某自幼读孔、孟书，知事上以忠荩，即为孔、孟所主使也。"讯者语塞。狱上，遣戍军营数载。纯皇帝登极，赦还，洊任至湖北督粮道。复与巡抚许容龃龉罢职，人争惜之。

永相公

永相公贵，为提督布兰泰子。布历任封疆，以苛虐称，而公以宽大济之。洊至浙江巡抚，有廉声，共以为朱文端公后一人而已。入为礼部尚书。时侍御李公漱芳以劾忠勇公家奴栾大，以直鲠称，复以条奏失职，降礼部主事。会有员外缺，公以李一人引见，无拟陪者，

纯皇帝以其违制沽名，谪为副都统。守回疆时，高朴以贪虐，回民恚怨，将激变，公首劾其事。上诧曰："永贵之罪原不至贬谪，然朕命其西行，适足以发高朴之奸，消祸乱于未萌，似天启朕衷也。"会籍某大臣家，获公尺牍，言万里远行，皆自招罪戾，毫无讪妄之意。并言此地他物皆备，惟缺查糕，望便赐数两诸语。上曰："引罪自咎，古大臣风也。"命驿赐御厨查糕数斤以旌之。会召还，拜协办大学士，未几薨于位。公少时值军机时，与阿文成公齐名，时称"二桂"云。

金海住先生

金海住尚书甡，中壬戌状元。直上书房，质庄亲王为其弟子，公善时文、应制诗，王善学之，卒以名世。公性直鲠，遇诸皇子有嬉笑者，即面折之。体肥伟，夏日裸体园中，初无忌惮。时禁庭词臣皆有所贡献，公遇万寿节，贡莱石菊花一枚，号曰"东篱寿友"。同事者诮其弇陋，公曰："天子富有四海，何所不备，奚赖吾辈措大所贡献？其所以收纳者，联君臣之情故尔。此物吾所珍惜，故贡诸丹陛，亦野人献芹意耳。"人皆服其诚朴。

英梦禅

梦禅居士英宝，永相公子也。其兄伊江阿任巡抚，一门赫奕，而居士隐居不仕，有张摄之之风。善绘事，摹倪高士而酷似之。书法俊逸可喜，尤善指头画，识者以为高且园侍郎后一人而已。其兄抚齐时，居士闻其延纳缁流，又交结近侍，慨然曰："夫以封圻大臣，素丝自励，谨避嫌隙，犹恐察访不周，自招罪戾。岂可结交权要，倚冰山为巢窟，其祸不旋踵矣！"中丞果以是败，人皆服其先见云。

海参领

海参领秀，满洲人，为褚库巴图鲁裔（见前卷中）。幼患痘，左鼻壅塞，人多嬉笑。参领耻之，伺其母出，日以佩刀刺鼻孔，血涔涔下，卒通其窍乃已。时方七岁，其父叹曰："此何异符生之刺目也！"洊至正红旗参领，以廉能称。时和相建议，以官厩马散兵丁饲养，会八旗大僚议，人皆应言如向，公独曰："国家所以不惜数百万金钱以为刍牧费者，良以天闲重务，备缓急之用也。今若散给兵丁，虽稍济其生计，倘一旦用之，则恐侵冒者众，徒以繁刑害众，无以济实政也。"和岸然曰："汝是何龌龊官，乃敢抗乃公议耶？"卒如和议。后今上习知其弊，复命立厩饲养，所縻缮葺之费不赀，而公卒已数年矣。玉阆峰侍郎保，文士也，夙与公善，尝曰："使八旗参领皆如海某，安有疲玩之兵卒哉？"将荐于朝，而公力辞，卒以劳瘵终，论者惜之。

费直义公

费直义公英东，瓜尔佳氏，为苏完部长。国初时首先归顺，高皇帝任为五大臣，事具国史。闻先恭王言，公病终时，有侍卫某乞假归里，回兴京时，路遇大风霾，某乃下马伏地，见风中火焰烈然，有数百小蛇附风而行。已而见巨蟒，其径如瓮，某慑栗无人色。闻巨蟒作人语呼曰："汝非某侍卫乎！吾乃费英东之魄，本由翼宿所降生，今事毕归本垣位，汝可归奏聪睿贝勒，慎勿以吾为念也。"语毕，蜿蜒而去，已而风息。侍卫归时，公已薨二日矣。其事虽近怪诞不经，然先恭王亲闻其五世孙哈达哈语者，谅非虚谬，故笔记之，以志降甫骑箕之瑞焉。

汪参军

汪参军松，汉军人。少为参领，为李都统熺所赏识，倚如左右手。都统公被谮，公亦罢斥。先恭王延为记室，邸中护卫多骄悍不法，参领于中调护之，颇更旧习。时傅文忠当位，以宽厚博众誉，公独不善其所为，曰："为台鼎重任，不知身任怨劳以济国事，惟知含垢纳污，以博一时虚誉。吾恐日后必有徇庇之夫假公誉以济其私者，玩愒之风，由此日甚，先朝綦严之法，必因之隳坏矣。"后和相秉政，果以丛脞为风，以阘冗为解事，风俗因之日偷，实自文忠公有以启之也。

韩大任

韩大任归降，余已详载。其入觐时，仁皇帝以其为吴逆将，因留为内务府包衣参领。后随佟忠毅公国纲征噶尔丹，官兵已致胜，而伏贼猝发，忠毅公殉于阵。大任惊曰："吾闻临阵失帅，兵家大罪。吾以叛逆之党，久合诛戮，蒙上恩不死，得延残喘已十载矣。今岂可坐必死之律，白头脱帽，身膺徽纆，复对狱吏乎！以此残躯，贻芳后世可也。"因以花布巾蒙首，驰入贼阵，手刃数十人然后致死。时吴逆将马保降，命九卿会鞫，有某将军为彼所败，时亦在坐。保昂首曰："某帅慎勿多言，吾虽不识汝面，而熟识汝之背矣！"盖讥其败溃也，某将军为之觍颜。在狱时，必以吴逆所赐袍蒙衣上，曰："吾不忘其旧德。"盖效小说家关帝覆旧袍之故事，亦可谓愍不畏死矣。

赵勇略

赵勇略良栋，宁夏人。年二十四以武勇受知于陕甘总督孟乔芳。从英王征陕，授潼关游击，再随大学士洪承畴征云南，迁副将。康熙元年，平西王吴三桂奇公，奏推广罗镇总兵，公知三桂必反，以疾辞。三桂大怒，欲劾诛之，总兵沈应时巽词以解免。随入阙，补天津总兵官。十三年，三桂叛，陕西大震，宁羌、惠安兵变，杀经略、提督，仁皇帝命公征之。议者疑公陕人不可信，公请留家口于都，而己率劲兵前往，上许之。时官兵败散，屯堡荒废，公沿路晓示，招兵归原汛，劾贪墨，募健儿，军威大振。斩首逆熊虎等四人，宁夏平。上疏奏蜀为滇、黔门户，若不先恢复，则滇、黔路不通，请乘胜进兵。上许之。公率兵抵密树关，遇贼，败之，擒其将徐成龙，遂取徽县。过高山深箐数十重，昼夜兼行，抵白水坝，时康熙之十八年除夕也。坝为川江上

流，与昭化唇齿，俗号铁门槛。贼防守尤力，沿江立营，为石囤、木炸、张炮，公下令曰："元旦渡江大吉，违者斩。"黎明，公骑孱马，率麾下五千人横刀渡江，江浅，为万马腾簸，波涛尽立，呼声震天。贼连发炮，伤数十人，无敢回顾者，贼大惊曰："此老将军令如山，不可抗也。"方格斗，天忽风，吹马如吹舟，顷刻抵岸，斩贼将郭景仪等，获旗帜器械马匹无算，余贼奔窜。追之，再胜于石峡沟，十日而克成都。公入城，秋毫无犯，收金银印二百六十，伪札千，奏缴之。上大喜，手诏褒美，加勇略将军、兵部尚书，总督云贵。公密奏滇、黔倚蜀为捍蔽，今蜀已得，而吴三桂又新死，宜乘机速进。上许之。当是时，王师征滇，贝子彰泰自贵州进兵滇池，将军赖塔自广西进兵黄草坝，满、汉兵十万余，围城九月未下。米斗四金，月需米六万石。公至军，即向贝子陈三策：其一称我兵匝围太远，自归化寺至碧鸡山东西七十余里，呼调不灵，宜掘里壕相攻逼。其一称欲取内城，先破外护，使贼匹马不可出，方可招降。其一降者宜分别收养，不宜尽发满洲为奴。贝子不悦，以满洲语相驳诘，而公又不解，瞠目牴牾。幸公已奏闻，诏下悉如公策，贝子不得已与兵二千攻得胜桥。公望见桥头炮台甚密，白昼攻，所伤必多，乃伏马兵于南坝两岸，分步兵为三队，营壕墙，墙上多架交枪、子母炮，身披厚绵，持大刀督阵。夜二鼓攻桥，贼尽出死战，其帅郭壮图亲搏战。三进壕墙，而伏兵三起应之，列炬如星，枪炮雨下，贼败走。公夺桥，追至三市街再败之，天犹未明也。平旦入东南二门，郭壮图自焚，三桂孙世璠自杀，余贼尽降，云南平。公本秦人，性戆，取蜀时见罪于将军吴丹。丹为明珠侄，珠心怵之，乃授意兵部，故抑公功。公复不平，屡上疏争，珠主使其党人御史龚翔麟劾以大不敬，宜坐斩。上优容之，命乞骸归里。上征噶尔丹时，复幸其邸，问方略以行。叙公功，封一等子。尝谕侍臣曰："赵良栋果良将，惟性褊狭，与人每多龃龉。朕不用，实保全功臣也。"放归数年卒，谥襄忠。乾隆中，纯皇帝念其功，加封其嗣赵曰泌为一等勇略伯云。

拉傅二公

拉忠襄公布敦，姓董鄂氏。以世荫起家，仕至古北口提督。公多巧思，每剪制衣服，修理洋钟表，皆称绝伎。乾隆戊辰，奉命同傅襄烈公清同为驻藏大臣。傅为孝贤纯皇后之兄，性甚忠鲠，其弟文忠公贵，公尚于人前呵叱之。时藏王颇罗鼐新故，其子朱尔墨特札布性凶悍，与准夷勾通，诬其兄某谋逆，手剸其胸，计日举事。二公密劾，上命岳襄勤公钟琪率兵讨之。道里辽远，岳公不时至，而贼逆谋益日炽，二公计曰："语云'千里裹粮，士有饥色'，况兵行万里乎？今贼谋日甚，吾侪若不矫诏诛之，使其羽翼已成，吾二人亦必为其屠害，而岳公不获进讨。非惟徒死无益，而是弃二藏地也。不若先发制人，虽死犹生，亦可使继之者易为功也。"二公因矫诏召朱至楼上宣诏，预去其梯，朱跪拜际，傅公自后挥刃立断其首。贼众围楼数重，二公知事不济，傅襄烈先自刎死，拉忠襄挥泪久之，挟刃跳楼下，杀数十人，肠出，委蛇于地，然后死。事闻，上震悼，封二公为一等伯，建双忠祠于石大人胡同以祀之。

巴将军

巴将军赛，为郑献亲王孙。其父武襄公巴尔堪征吴逆时，被创而死。公同抚远大将军傅公尔丹征准夷，傅公兵既溃（事见前卷），公力战溃围出，觅傅公不见，以其已被贼害，慨然曰："余为天子宗臣，今遇危急之秋，不能斩将搴旗以雪国耻，乃以陷帅得罪，何面目归对妻孥也？"因复驰入贼垒。有裨将某逃出，须臾，见贼人以矛挑黄带示曰："汝之宗室已被吾辈戮矣！"事闻，赠公爵，谥襄愍。乾隆中，以其子简恪王嗣献王封，追赠王爵，祀昭忠祠。

曹学士

成王言，乾隆中有直上书房者，为内阁学士曹某。性迂鲁，每以帝子皆生深宫，身体柔脆，必须辅以药石，因上疏言"近日诸皇子日习书史，驰骋鞍马，身甚劳瘁，皆宜服六味地黄丸以补肾水之源"等语，为上所斥云。

都尔伯特

都尔伯特汗策凌、亲王策凌乌巴什于乾隆癸酉秋首先投诚，上锡以王爵，优恤奴仆，定其游牧地方，以资生息。策等感上抚字之恩，深入切骨，策凌卒时，谆谆告其长史曰："天可汗之恩，万世不可负也。"策凌乌巴什投诚时，年最少，至乾隆庚戌年始卒，时西域大定已数十年矣。

卷　十

稗　史

按：纪晓岚宗伯《滦阳续录》载五火神事，力辨其妄。因思委巷琐谈，虽不足与辨，然使村夫野妇闻之，足使颠倒黑白。如关公释曹，潘美陷杨业，此显然者。近有《承运传》，载朱棣篡逆事，乃以铁、景二公为奸佞。又有《正统传》，以于忠肃为元恶大憝，又本朝佛抚院盲词，以李文襄公之芳为奸臣，包庇其弟。此皆以忠为奸，使人竖发，不知作俑者始自何人。任使流传后世，不加禁止，亦有司之过也。

华山道士

乾隆初年，有京师白云观道士往游西岳，夜宿湘子亭，见一道士，丰颐美髯，望之若仙，年已九十余。与之谈国初事最悉，京师道士怪而问之。其人慨然告曰："吾本满人，少从英王西征，战功最多，洊至参领。后随经略莫洛征王辅臣，洛为辅臣所诱杀，吾侪恐以陷帅获罪，乃隐避此山中，已六十余年矣。"因流涕久之。命道士寄书归，并告其居址里巷，子孙姓字。道士归访其

宗,久已徙去,莫知谁何云。

笪侍御

笪侍御重光,句容人。居官有直声。尝劾明珠、余国柱二相国,弃官而去,不知所终。有吾邑金氏子,随其舅氏之官甘肃,遇道士于汉龙山,年九十余,作江南语。状貌伟然,颇善书法,自云曾为谏职,以劾权相去官。然自称绣发真人,不言姓字居里,金氏子屡叩之,不告也。后金氏子归告诸士大夫,皆云其状仿佛侍御,然终无左证也。

南征小校

大兵讨吴逆时,有涿州小校充军以行。校初入伍,无他技,惟善烹饪,故留营中为军士具食。一日,爇饭初熟,贼劫营人,众军奔溃,校仓皇恐无余粮,因以饭囊系马后。囊爇马背,马咆哮转入贼队,贼将惊惧,我兵因之转败为胜,大破其众。主将嘉之,拔为队长,后累功至护军参领。李静轩先生少犹见之,其人自具其颠末,初不甚讳云。

查相国

查相国郎阿,满洲人。雍正中累任督抚,无所施为,人争鄙之。其童名钮钮,遂呼为"牛丞相"云。然性笃厚,尝置产容城,田中有杨椒山祠,查感其忠,自拨二顷付畀子孙,以为香火赀,而自食其余租。后以罪籍没,其田久无售者,上念其耆旧,因命赐其余产,惟此田存焉。时人以为其一念之善报云。

绿营增世袭

国初旧制,八旗官员阵亡,赐云骑尉世袭,绿营则仍沿明制,例与难荫,非特旨者不予焉。乾隆甲辰,上谕兵部云:"国家满、汉视为一体,同为殉节之士,岂可功赏之间有所异也?"乃命文臣自大学士及典史,武臣自提督及把总,皆以次赏给世袭,与满臣同之。故川、楚之役,将士争先用命,皆上之厚泽所感也。

蒋钦

今传奇家演杨椒山写本时,见其旁有鬼哭,初不见于史策。按《明史》,御史蒋钦劾刘瑾时,曾夜闻鬼哭云云,盖即钦事。演剧者以椒山名重,故附会之也。

忠臣狎妓

自古忠臣义士皆不拘于小节,如苏子卿娶胡妇,胡忠间公狎黎女,皆载在史策。近偶阅范文正公、真西山公、欧阳文忠公诸集,皆有赠妓之诗。数公皆所谓天下正人,理学名儒,然而不免于此,可知粉黛乌裙,固无妨于名教也。因偶题诗云:"希文正气千秋在,欧九才名天下知。至竟二公集具在,也皆有赠女郎词。"

李巨来夙慧

李侍郎绂,性聪慧,少时家贫,无赀买书,乃借贷于邻人,每一翻绎,无不成诵。偶入城市,街衢铺店名号皆默识之。后官翰林,库中旧藏有《永乐大典》,公皆读之。同僚取架上所有抽以难公,无不立对,人皆惊骇。后典试江南,闱中卷几万本,公皆披示,铅华纷披,无不中肯,实近世文人所不逮也。

刘文定

刘文定公纶,武进人。少时家贫窭,曾至绝食。尝以竹烟筒乞烟草于邻家,邻人诮曰:"烟草消食,勿多吸也。"公笑受之。后受知尹文端公,首荐博学宏词。张文和公喜其文颖锐,既读其诗,至"可能相对语关关"句,曰:"真奇才也。"因擢第一。后致位宰相,本朝汉阁臣不以科目进者,惟公一人而已。

刘武进相公

刘武进相公于义,性刚毅,受宪皇知。曾佩征西将军印,屡破准夷,时人荣之。乾隆中,公年已七十余,奏事养心殿,跽跪良久,立时误踏衣袂仆倒。公体素肥壮,加以御座高耸,因之暴薨,上甚惜之。傅文忠公出告人曰:"刘相公今死得其所矣!"时人以为笑谈。

权臣奢俭

世之论人者,莫不以奢为骄汰,以俭为美德者。然大臣臧否,自当论其大节,初不在奢与俭也。汾阳王姬妾数十人,寇莱公蜡泪成堆,卒为名臣。秦桧之不著黄衫,王安石之囚首垢面,非不俭朴,然终不免为小人,此史策之尤著者。近日某阁臣历任封圻,簠簋不饰,其家奢汰异常,舆夫皆著毳毦之衣,姬妾买花日费数万钱。尝操演士卒,有司某适馈银五万,某挥散军士,略无吝色。至于和相则赋性吝啬,出入金银,无不持筹握算,亲为称兑。宅中支费,皆由下官承办,不发私财,其家姬妾虽多,皆无赏给,日飧薄粥而已。然二公贪婪,如出一辙,初不以奢俭易其行也。

周文恭公语

周文恭公煌任武政时,语旭亭师云:"今天下惟川、陕、楚、豫甲兵甚少。其地当中原腹心,道路险阻,一旦有盗贼窃发,恐非有司所能办者。"欲见上陈奏经略,会以病去官,不果行。后川、楚教匪作乱,果以兵势单弱不及防备,遂使蔓延九载始定。公言不幸而中也。

滕乡勇

滕乡勇嘉瓒,辰州人。苗匪叛时,公同弟兄数人纠合乡兵,屡破贼寨,苗人惮之,谓曰"滕爷爷"。傅文襄王倚为左右手,甚宠信之。公为之画策,指视苗洞山川险易如指掌间。苗人惮之,闻公兄弟他出,夜中潜兵围宅,全家被害。兄弟甚愤激,请兵于王,会王疾甚,他将

忌公勇略，不与一卒，且调撤其乡兵。公乃率兄弟某，支身入苗洞，力杀数十人，遂被害。事闻于朝，上甚惋惜，赠云骑尉，世袭其家云。

八大家

满洲氏族以瓜尔佳氏直义公之后，钮钴禄氏宏毅公之后，舒穆禄氏武勋王之后，纳兰氏金台吉之后，董鄂氏温顺公之后，辉发氏阿兰泰之后，乌喇氏卜占泰之后，伊尔根觉罗氏某之后，马佳氏文襄公之后，为八大家云。凡尚主选婚，以及赏赐功臣奴仆，皆以八族为最云。

文　体

汪钝翁先生有云："昌明博大，盛世之文也；烦促破败，衰世之文也；颠倒纰谬，乱世之文也。后生为文，岂可昧于辞义，敉于经旨，专以新奇可喜，嚣然自命作家？倘亦曾南丰所谓乱道、朱晦翁所谓文中之妖与文中之贼是也。"乃知文章盛衰，关乎世道。今幸值右文之世，而近日学者多以割裂古书，剿袭成语以为博雅，而课士者复多取之，诚亦过矣。惟辛酉科王韩城掌北闱，一洗前人陋习，专以清醇为主，而落第者反訾訾不休，亦可笑矣。

权臣同列

自古权臣擅国，必以简默易制之人引为同列，以为事无肘掣，抑且炫己之长。如杨国忠之于韦见素，卢杞之于关播，蔡京之于何执中等，秦桧之于杨愿、段拂，温体仁之于张四知等，无不皆然。惟蔡确与温公共相，严嵩、徐华亭先后同列，后皆为其所制。近日和珅相时，首相为阿文成公，遇事辄相梗轧。后阿公薨，乃引其戚苏公凌阿同相，遂肆无忌惮矣。阁中惟王伟人相公素与之忤，后珅会鞫时，首坐即韩城也。故知古今奸臣，如出一辙，亦势不容已也。

三王绝技

国朝自入关后，日尚儒雅，天潢世胄，无不操觚从事。如红兰主人、敬亭主人皆屡见渔洋杂著诸书矣。乾隆中，简仪亲王品行端醇，崇尚理学，其刚直可匹薛文清，政治可匹王阳明，殆有过者。慎靖王诗笔清秀，擅名画苑，可与北苑、衡山把臂入林。近日成亲王为今上之兄，端醇儒雅，书法擅长，论者谓国朝自王若霖下一人而已。三王皆以屏藩之贵，涉猎文翰，转非占毕之士所可及者，信所谓天资，非人力也。

书贾语

自于、和当权后，朝士习为奔竞，弃置正道。黠者诟詈正人，以文己过，迂者株守考订，訾议宋儒，遂将濂、洛、关、闽之书束之高阁，无读之者。余尝购求薛文清《读书记》及胡居仁《居业录》诸书于书坊中，贾者云："近二十余年，坊中久不贮此种书，恐其无人市易，徒伤赀本耳！"伤哉是言，主文衡者可不省欤？

本朝理学大臣

本朝崇尚正道，康熙、雍正间，理学大臣颇不乏人。如李安溪之方大，熊孝感之严厉，赵恭毅公之鲠直，张文清公之自洁，朱文端公之吏治，田文端公之清廉，杨文定公之事君不苟，孙文定公之名冠当时，李巨来、傅白峰之刚于事上，高文定公、何文惠公之宽于待下，鄂西林之勋业伟然，刘诸城之忠贞素著，以及邵中丞基、胡侍郎煦之儒雅，蔡闻之太傅、傅龙翰敏之笃学，甘庄恪汝来之廉，顾河帅琮之刚，陈海宁、史溧阳之端方，陈桂林、尹文端之政绩，完颜伟、张师载二河帅之治河，杨勤恪公锡绂之理学，皆扬名于一时，谁谓理学果无益于国也。

满洲二理学之士

近日士大夫皆不尚友宋儒，虽江、浙文士之薮，其仕朝者无一人以理学著。转于八旗之士得二人焉：一为松尚书筠，蒙古人。虽不以科目进，然品行廉能，立朝不苟。和珅当国时，尝与之抗，纯皇笃任之。居家好理学，程、朱之书，终日未尝离手。性孝友。其叔某，虎而冠者也。侵占其田，日相诟詈，虽公官至六卿，而其叔驱使之无异奴隶，尝命手执炊，公笑受之而已。人有代不平者，公曰："伦常在焉，何可非也？"其孝友也如此。其一为唐水部嵩龄，满洲人。成辛巳进士，曾任兖沂道。少时以才能称，老而归于理学，曰："聊足以自忏耳。"理学之书无不具在，余尝借观之，公惊曰："君狂诞之士，而乃肄业及此耶？"盖予素以清狂著也。二公虽官阶出处不同，然于举世不为之时，尚能笃于伊、洛，非知道之君子不能为也。

古长城

自木兰北数百里，有土堆巍然，东至郭罗斯，西抵准夷界。蜿蜒数千里，屯戍墩堠，犹有存者，土人云："古长城也。"按始皇前未闻筑长城者，岂天地自然之界以限中外耶！抑果疏仡禅通所筑也，然则始皇之见亦为愚矣。

海　道

按《宋史》，徽宗遣马政报书于金，当时云"艰难险阻，始达其国"云云。按金时已据会宁，今盛京诸地，俱为所有。宋使自登州航海，可朝发而夕至，何艰难之有？岂政不识海道，故纡其路与？抑记事家之附会也？

侍卫教场

国朝最重骑射，凡羽林虎贲之士，其退直之暇，尝较射于教场中，即明内操地也。镶黄旗在皇城东北隅，临御河；正黄旗在闻华寺后；正白旗在小南城，即明南内地也。

异姓王

本朝罕有以异姓封王者，国初孔有德、尚可喜、耿

仲明以泛海来归，封孔为定南王，耿为靖南王，尚为平南王。吴三桂以请兵功封平西王，扬古利以世臣故追赠武勋王，孙可望来归封义王，黄芳度以殉节赠忠勇王，然皆不世其爵。惟福康安以征苗薨于军，特赠嘉勇郡王，其子德麟现袭贝勒，盖旷典也。

直恪公厚德

舒直恪公讳超铎，满洲望族也。曾历任西安、凉州、安西、黑龙江诸处将军。纯皇笃任之，尝曰："满洲世族未忘旧习者，惟某一人而已。"公性直笃。任西安时，其前将军杜赖性贪鄙，屡扣粮饷，至自制饼饵令军士以重价购之。公至三日，立劾其贪，士卒快之。任西安提督，金矿事发，牵连数百人，狱未决，公竟命释之。僚属有请之者，公曰："金矿窄不容足，安可容数百人？盗者必获重宝以远飏，奚累及无辜也？"后盗果于他境获之。任黑龙江将军，奏开倭市、许开垦诸疏，夷民便之。有馈参者，公笑曰："吾日啖数升，自能强健，安用是物为也？"因取小参啖之，曰："已领命矣！然其味甚苦，无所取也。"人笑其朴，亦可觇其廉矣。

索家奴

索相当权时，性贪黩，一时下属多以贿进。然多谋略，三逆叛时，公料理军书，调度将帅，皆中肯要，吴逆患之，乃密遣刺客刺之。公正秉烛治军书，见一修髯伟貌者立其傍，问曰："汝得非吴王刺客乎？"客长跪颊首。公曰："然则取吾头。"客曰："若果害公，早取公首领去，不待公命也。吾至良久，见公批示军机，咸如身至其地，料理军书，竟夕不寐，诚良相也。某虽愚，岂敢刺贤相？"因反接请死，公笑挥之去。次日乃投公邸中，执奴仆役甚恭，公驱使无不如意。后公下狱，客潜入狱馈饮食，及公伏法，客料理丧殓事毕，痛哭而去，不知所终。按公此事可比张魏公，然张以忠贞立朝，名播后世，公乃苞苴不禁，致干国纪，反有负于客所望矣。

王西庄复明

王光禄鸣盛，家居时，目已瞽者数年。后遇高邮医曾某，以金针拨其翳，双目复明。赵瓯北曾以诗传其事云。

山舟书法

梁山舟同书，文庄公子也。官侍读即引疾归。善书法，远近驰名，日本、朝鲜诸国贡使争以重价购之。论者谓近日善书者：刘石庵相公朴而少姿，王梦楼侍读艳而无骨，翁覃溪抚摹三唐，面目仅存，汪时斋谨守家风，典型犹在。惟公兼数人之长，出入苏、米，笔力纵横，浑如天马行空，汪文端、张文敏后一人而已。

勇健军

雍正中，西虏未靖，上号召天下壮士，得数千人。其最者，能开二十石弓，以鸣镝射其胸，镗然而返。又能开铁胎弓，及举刀千斤者。号勇健军，命史文靖公司

之,屯巴里坤以备不虞。后西夷来朝,始罢此军。故当时盗贼稀少,四海靖谧,论者谓帝善于牢笼勇士,不使其为非也。

车骑营

雍正中,上命九卿筹御西夷之策,岳威信公献车营法,其制仿邱濬旧制,稍加损益。凡车广二尺,长五尺,用一夫推挚而四夫护之。五车为伍,二十五车为乘,百车为队,千车为营。行以载糗粮军衣,夜则团聚为营。战时两队居前,专司冲突,三队后以随之,其余五队,则团护元戎,以防贼人劫战,并具图以进。上命满洲护军习之,号车骑营,后北征时,屡以车师取胜。然其制严重,难以连行,和通之败,辙乱旂靡,道路壅塞,士卒多有伤损,论者归咎车战,遂废其营。然此役乃将帅骄慢,误堕贼计,未必皆车骑之咎也。故存其图以待后之用者。

帝王入狱

传奇家演帝王未兴时,多有入狱受困苦者。按古今惟汉宣帝少时,以巫蛊系狱,赖丙吉护之以免。光武少时,曾与李轶词讼于严尤,陈宣帝流入西魏,系禁多年,此外更无他帝王系狱也。

宫女四万

按开元时,后宫女官多至四万,久禁不放,亦奢汰极矣。按本朝定例,从不拣择天下女子,惟八旗秀女,三年一选,择其幽娴贞静者入后宫,及配近支宗室,其余者任其自相匹配。后宫使令者,皆系内务府包衣下贱之女,亦于二十五岁放出,从无久居禁内者,诚盛德事也。

索明二相博古

索额图、明珠并相时,权势相侔,互相仇轧。后索以事伏法,明为郭制府阆所劾罢,天下快之。然二相皆有绝技,索好古玩,凡汉、唐以来鼎镬盘盂,索相见之,无不立辨真赝,无敢欺者。明相好书画,凡其居处,无不锦卷牙签,充满庭宇,时人有比以邺架者,亦一时之盛也。

宋人后裔

两汉以下惟宋室最为悠久。虽屡遭变迁,其业犹存,即亡国后,其后裔亦未有遭酷毒者。按野史谓元顺帝为天水苗裔,事虽暗昧未必无因也。近日董鄂冶亭制府考其宗谱,乃知其先为宋英宗越王之裔,后为金人所迁处居董鄂,以地为氏。数百年之后尚有巍然兴者,何盛德之至也。

三年丧

自汉文帝短丧后,历代帝王皆蹈其陋,惟晋武帝、魏孝文、唐德宗、宋孝宗四君绝意行之。然武帝终惑杜预之议,孝文妄尊篡逆之妇,唐德宗空骛虚名,宋孝宗感慕私恩,皆未得其正,故后世亦无述者。惟我纯皇孝挚性成,力阻浮议,使千载之陋更于一旦。今上复能继述前美,恪遵先志,实为三代后之第一美谈也。

四布衣

乾隆中,上特开四库全书馆,延置群儒。刘文正公荐邵学士晋涵,于文襄公荐余学士集、周编修永年、戴东原检讨震于朝。上特授邵等三人编修,戴为庶吉士,皆监修四库书,时人谓之"四布衣"云。

本朝从祀

自明嘉靖间增祀孔庙,汉、唐诸儒及宋、元、明三代无不具列。本朝罕有继者,惟乾隆初增祀陆稼书阁学一人而已。按国家右文之代,名儒辈出,如名臣汤文正公、李文贞公、孙文定公、杨文定公、朱文端公之崇尚儒道,下者之如李绂、方苞之于理学,顾炎武、胡渭、毛奇龄、朱彝尊、惠栋、任启运、江永、顾栋高等之于穷经,极一时之盛。乃有言职者从未议及,何也?

明非亡于党人

近日訾议理学者,皆云明人徒知讲学,不知大体,以致亡国,何不察之甚也。按明末君主昏庸,貂珰擅政,其国之势,已岌岌不保者数矣。赖臣下克明大义,遇事敢言,以弥缝其过失。不然,如英宗之被虏,武宗之游荡,神宗之昏昧,其政皆足以亡国。而国未遽亡者,未必非诸君子保障之功。迨至魏阉擅政,诛戮贤臣,殆无免者。然后寇势日炽,中原土崩,与东林诸君子何与焉?及夫唐、桂诸王奔窜海上,其势万无可救者,而诸臣日谋恢复,蹈死如饴,是明人之报主,亦云至矣。而今犹噢咻不已者,何哉?

三分书

乾隆中,上既开四库全书馆,分发京师诸处。甲辰春,翠华南幸,念江、浙为艺林之薮,其天府秘本,多有贫士难购办者,因命续录三部,分置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口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之文澜阁,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誊录。实艺林之盛事也。

折　子

自明太祖后,立通政司,凡内外章奏,皆须于其司挂号后,始能达入九重。故权相多以其私人专主其任,凡言路稍有动作,无不先知。故使谠言正论多有泄漏,以致被罪者,如严嵩之于赵文华是也。宪皇帝夙知其弊,乃命内外诸臣,凡有紧密事务,改用折奏,专命奏事人员若干,以通喉舌,无不立达御前。初无轇轕,数百年之弊政于是始革。通政司惟掌文书而已,无曩日之权也。

图尔泰

康熙中,有满洲科臣图尔泰者,叶赫巨族也,与明珠同族,初不善其所为。尝劾奏满臣权重,汉之六部九卿奉行文书而已。满人謦欬之下,无敢违者,殊非立政之体。以忤当日权臣,谪黑龙江。公素尚理学,于戍所

自置周、程四先生祠,朝夕礼拜,人争笑其迂,亦可以觇其行矣。

朝鲜废君

明人《十六朝小纪》中,曾纪朝鲜王李琮篡弑其叔晖事,朝鲜嗣王力辩其诬,具载于《池北偶谈》中。今《明史》依违其词,亦无明文。然吾邸属有韩氏者,其谱言先世明琏,为朝鲜武臣,为晖所任用。后李倧因淫于宫闱,据夺大位,囚晖于某岛中,以石灰矐其目。韩氏尽被族诛,惟其始祖云与其弟霓星夜逃窜,几被擒获。凡三月始至盛京投诚,太宗义其忠于所事,因授轻车都尉世袭云云。则是《小纪》所载,未必尽诬也。

将　军

古有"伏波"、"楼船"诸将军名号,未有以将军为官名者。国初四方未定,多有以重臣佩诸将军印将劲旅屯戍者,后遂沿为满人总兵之名号。惟察哈尔、乌鲁木齐及天津水师称都统,余皆称为某处将军,秩一品视提督上。盛京初名内大臣,后亦改今名云。

世禄品级禄米

本朝沿三代之制,设立勋爵,以待有功。有古世禄之宠,而不畀以权,使功臣之后安享太平,而无败坏决裂之患,实法三代而有胜者焉。初定公、侯、伯名位,历级有九,子、男以下以国语称之。乾隆初,允御史舒赫德请,改子、男等名号。公位视三公,冠珊瑚,服斗牛补,袭次二十有四,禄米六百石。侯、伯服与公同,侯次二十,伯次十八,禄米四百石。子位视正一品,服麒麟,岁禄三百石,次十六。男位视正二品,次十,禄米二百石。轻车都尉位视正三品,次八,禄米百石。骑都尉位视正四品,次五,禄米五十石。云骑尉位视正五品,次三,禄米六十石。凡位八,级二十有一,品位厘然,使功臣之胄有所赡养,较迈汉、唐之制远矣。国初以开创勋者,不论阶次,咸世袭罔替。其顺治九年后封者,始以次为沿革,其间有功业伟然,上特命视开国元臣世袭罔替者,盖异数焉。乾隆中,纯皇特念阵殁殉难诸臣,其后裔官一人,赐曰恩骑尉,位视正七品,世袭罔替,亦旷古未有之泽也。

三　诏

国初世爵,与职任官员无异。每逢恩诏,辄晋其秩,故有以子、男而躐至公、侯者,爵位未免滥觞。康熙中,议准凡三诏所加者,皆递减至其本封,故近日档案,皆有三诏递减之语,即此者也。三诏者,谓入关、定都、及世祖亲政诏也。

岳威信始末

岳威信公佩抚远大将军印以入觐,命提督纪公成斌权其篆。会准夷入寇,掳马驼万余,纪不时奏,乃为总督查郎阿所发,遂褫岳公爵,置纪于法。然尝闻老卒有云:"岳既入朝也,纪以满人强劲,因以驼马命副参领查廪领卒万人驱牧。廪性懦葸,畏边地寒,因以马驼付偏裨,以五十人放牧而已。率众避寒山谷间,日置酒高会,挟娼妓以为乐。会准夷入寇,偏裨报廪,廪笑曰:'鼠盗之辈,不久自散。'因按兵不往。及马驼被掳,廪闻信,乃先弃军去,过曹总兵勷垒,呼曹救之。曹性卞急,因率兵往,为其所败,单骑而奔,赖樊提督建率本标卒追之,转战七昼夜始却其敌。廪见纪公,皆委罪于曹勷,纪笑曰:'满人之勇固如是耶!'将收缚斩之。会岳公至,纪告其故,岳公惊曰:'君今族矣!满人为国旧人,党类甚众,吾侪汉臣,岂可与之相抗,以干其怒也?'因解廪缚,以善谕之,因皆委罪于曹,斩之以徇,而以捷闻。廪乃恨公入次骨,会查郎阿巡边,故廪戚也,廪因矫控岳公诸不法事,以及纪公掩败为功诸状。查故怒岳公,因诬实其言以闻。上大怒,斩纪公于营,置岳公于诏狱,而廪官固如故也。"呜呼!世宗之于岳公,君臣之际可谓至矣,因诬一满人卑贱者,乃使青蝇之谗为祸若尔,持国柄者可不省欤?

阿文成公用兵

乾隆辛丑夏,撒尔回民叛,上命阿文成公征之。时阿文成公视中牟决口工,未即趋赴,上命和相往摄其篆。和固自负其才,欲于公至前先时驱灭,乃刻期进师,卒为所败。又所调至将帅俱不为所用,和每发一议,众辄沮之,亦不能难也。及公至,和出迎,公问其失机状,和赧然曰:"将帅皆傲慢不为吾用,公请试之。"公曰:"然则斩耳。"和复问进兵状,公笑不答,令诸将帅于次日晨集辕前。公每呼一将入,辄命和坐其侧,公有所调拨,及命屯戍处,其人辄应如响。如是者数,和坐上甚恚愤。公部署毕,问和曰:"诸将初不见其慢,尚方剑不知诛谁之头也。"和战栗无人色。公乃命和即日衔命归,和于是恨公入次骨,故终身与之龃龉,盖构衅于此也。

义　仆

乾隆乙卯,宜制府绵总督陕、甘时,好盘诘私贩,凡回疆屯戍官吏私往来贩,至者尽被所获,立正典刑。有故巡抚某,贪吏也,以罪戍边,使其仆李七往来贩玉。事发,李挺身自认,谓主人初不知情。大吏胁以三木,李执辞如初,因论李大辟,罪某夺俸而已。及被刑日,李尚谓人曰:"奴代主戮,是其分也。"初无悔心。呜呼!公以宗戚之近而为商贾之行,乃使其仆衔冤地下,今虽华衮显然,不及死者多矣。

衣衣道人

乾隆初,宗室杜公某任安徽按察使时,有画士年九十余,相貌伟然,自号衣衣道人,杜公善遇之。尝谈及京都,道人言之井井,杜怪问之。道人泫然泪下曰:"某本满人,初属某满洲将军,从征吴逆。某将军以军降,某耻为其下,故乘夜潜出,遂流落江湖间,以卖画为活。"因言当日满洲诸将自尚善贝勒一路外,皆怀二心,有欲举襄

阳以北降者，赖蔡制府毓荣持之以免。故屯兵岳州城下，八年不战，诸将皆闭营垒拥诸妇女逸乐而已。后幸吴逆冥诛，其党自溃，又闻东西两路屡次奏捷，始不得已进兵(按东路为先良亲王，西路为马文襄公)。及贼平后，诸将皆蒙上赏，而东西两路反有以败亡致罪者，良可慨也。杜亦愤懑，故入都后屡举以告人云。

清宁宫

国初列圣，皆以俭朴开基。天聪间，虽卜都盛京，然其宫殿制度率皆草创。清宁宫为列圣后燕寝处，其壁间悬以篝灯，纯皇曾纪以诗。仰见祖宗勤俭之风，譬夫陶复陶穴，可并驾而驱矣。

纯皇爱民

纯皇忧勤稼穑，体恤苍黎，每岁分命大吏报其水旱，无不见于翰墨。地方偶有偏灾，即命开启仓廪，蠲免租税，六十年如一日。甘肃大吏以冒赈致罪，后甘省复灾，近臣有以前事言者，上曰："朕宁可冒赈，不使子民有所枵腹也。"后诸词臣有以御制诗录为简册进者，今朱相国珪祗录上纪咏水旱丰歉之作，名《孚惠全书》以进。上大喜，赐以诗扇，告近臣曰："儒者之为，固不同于众也。"

理藩院

理藩院，古典属国官也，国初建置故上林旧址。初置蒙古尚书一人，侍郎二人，秩视六部同。汉院判一人，秩三品。满、蒙郎中、员外、主事若干人，汉知事四人、主事二人、经历二人。故朱竹垞集中有赠宋院判云云，盖漫堂尚书曾任是官也。后康熙中，汉员尽裁去，惟满员独存。司蒙古内、外部落诸务，分司五，曰旗籍前、后司，录勋，宾客，理刑。后改旗籍后司曰柔远，宾客曰王会，录勋曰典属，又特设徕远以司回部，遂析为六。旗籍专掌内四十八部落疆域、袭封、谱族、旗制诸典。故各析部族畛域，勿使侵占，其台吉有分析者，以加其赋，人丁滋蕃满百者，许改官属以督之。其滋畜牛羊诸物，视其土之寒暖可种植者，许其自率蒙古人丁以耕。容留汉人，及以货易土者戒之。凡诸侯有袭封者，先许以辨其嫡庶，考其德行，然后授以印绶。其弱小者，择族人之忠正者护其印，既冠而后纳之。三岁修其谱牒，辨其贵贱，勿许冒贱为贵，以良为莠。每旗设都统一人，秩二品，副军二人，秩三品。命诸侯自选其宰之良者授之，而部臣岁课其政令，有不职者易，暴戾者罪之，并饬其诸侯焉。王会司掌朝贡、会盟、聘享、武备诸政。令藩王凡充补近侍者岁一朝，余则三岁一朝，各于岁终分班入觐，分其名位，给以廪膳。凡朝，郎官领入大内，位宗室王公下，朝见如仪，元旦、上元复如之。岁朝上宴诸藩于紫光阁，郎官领进，自阳泽门入，宴于阶次，奏乐，拜谢如仪。翌日，宗室王公序以享之。将归，辞谢于乾清门，礼臣宴享如仪，赏赉有差。贡则视其土之所宜，黍禾皮币以及牛羊诸物，部臣受贡。翌日，寓其使于署中。俸币则视宗室王公之半，有勋业者加之。各部落有荒馑者，部长捐金以救，乏则告于方伯，请赈于朝。凡使人，许以驿传，视其途而赉之。国有大丧，则集诸藩王奔讣入次，举哀如仪。典属司掌外尼堪四部落，北入瀚海，西绝羌、戎，凡青海、西藏诸土属焉。各分视其畛域，奠其土宇，教以德化，理其政绩，旗制会盟，咸如内藩。屯戍将帅士卒，食其屯用，乏则请饷济之。每岁阅武，本司员二人往视之，其技良者，赉其部长，兵仗弱者，示以罚焉。柔远司掌外盟诸部朝觐、宴享、聘纳诸仪。尼堪诸长四岁一朝，薄海诸长三岁一朝，笃本、西藏诸部长不限以年，五岁请命于朝，许则觐之。贡期，尼堪三岁一贡，西藏间岁一贡。各视土之所宜，尼堪贡马、驼、羊、羯诸物，西藏、青海贡藏香、氆氇、马、驼，其享使颁赉如内藩焉。徕远司掌回部疆土分封、朝会、聘享诸政。嘉峪关外回部有十，曰吐蕃，曰丕占，曰沙兰，曰昆辰，曰鄯颜，曰班，曰武始，曰韩干，曰叶羌，曰和阗，尽统属之。其旧疆建诸王二，咸如蒙古诸藩，余则置伯克司之。伯克者，回中长吏也，各视秩有差。三年考其政绩，优者褒以币赉，劣者付屯戍大吏治之。户口丁数皆藏其籍，三载更之。回俗以十为数，计一帕得中土五石有奇。钱曰普儿，皆委伯克以司铸焉。田赋以种为则，官田什取其五，次者什二，民田十一有常赋焉。关税三十取一，皮币二十取一，共畜产余物各视其多寡以征之。岁贡各视土之所宜，厥贡皮币、果蓏、金刀、毛毯以岁终纳焉。俸币视秩授以田土以代俸薪，长吏三百亩，中士百亩，下士八十亩，丁二十五亩，有其屯戍伯克均其粮以差之。外藩如布特、韩萨、安集延、爱乌罕诸属国，皆置译使以通其语，朝聘宴享，悉如朝鲜、琉球仪制。理刑司掌蒙古诸刑名，自斩绞外，罪止鞭朴，不及流徙，而以牛马作赎刑焉。罚数维九，牛三马六，递以加之，穷者贯之，富者倍之。猗欤！北人，自秦、汉后匈奴、突厥递雄其部，汉、唐主不能与抗，乃至和亲纳币，含垢忍辱，以求旦夕之安，而寇警边烽，又环然至矣。至若本朝，威德伟然，毡庐月窟之长，无不匍匐庭除，争为臣仆。故列圣裂土封之，世界其守，作我藩服，朝聘宴享，比隆三代，王者守四夷固如是也，岂汉、唐孱弱之主所能及哉。

八旗之制

我国家以神武开基，龙兴之初，建旗辨色，用饬戎行。始建两翼，其后归附日众，乃析为八。以本部所属者为满洲，蒙古部落而迁入者为蒙古，明人为汉军，合为二十四旗，制度备焉。每旗制，都统一人，副都统二人，参领五人，佐领以百丁为率，无定官，而每以骁骑校一人隶之。镶黄、正黄居都北址，次两白，次两红，次两蓝，皆四周星拱以环禁城。凡城池、衙署、仓库皆以骁骑马兵守之，各于禁门外置公厅，都统、副都统更番直夜，以备不虞。火灾则各往救之，出境者不预焉。禁城灾则并往视，怠者绌之。皇上巡狩则增街衢之守(俗名街堆子)，归则撤之。每三岁编审户口，稽其幼壮，除其

逃亡，书版藏于户部，其有冒充滥人，以及隐匿不报者，罪其有司焉。阅选秀女，以三年为率，届期，户部移文造籍申选，有隐匿不报者罪之。旗人有所逃亡，递申刑部以督捕焉。大阅士卒，皇上亲御甲胄，巡阅营队，八旗将士，简精蓄锐，集于演所，肃听军令。阵法：汉军火器、左翼四旗以次而东，西上；右翼四旗以次而西，东上。每旗鹿角二十，步卒八十八，引旗四人，长枪手二十。鹿角榜列炮十，鸟枪百，藤牌百，矿夫三十人，御炮车夫百人。纛十，执纛卒三十，小旗二十，负旗将士二十，红旗二十，麾旗二。金五，鼓一，金夫十，海螺五。每旗参领三，散秩官十，骁骑校十。每翼都统二，副都统每旗各一。满洲火器营左翼四旗在汉军左翼，右翼如之。鸟枪夫百二十人，护军百二十人，总统五人。每旗纛二，执纛四，海螺十人，金五，鼓一，委传宣官八人。金下麾旗者扬旗，鼓声大作，鹿角夫前进，分队而立，藤牌卒跳舞作斩虏状，分合如法，三作而退。鼓声一起，鸟枪夫列队而进，枪声齐发，声乱声虚之地，子落者罪之，麾旗者落旗，金声初奏，枪声顿止。俄而擂鼓如前，麾旗者扬旗枪进如前，如是者九。连环枪作，满洲前锋护军乘马者自两翼出，彼此奔驰，烟雾冲天，天军作冲围状，呼声如哗，盘旋者数，枪止乃已。金声再奏，八旗骁骑卒冲阵而出，海螺画角齐奏，旌旗耀日，队伍整暇，传宣官呼收兵者三，军士咸顿首欢呼，再叩而退。兵部臣告礼成，上还御营。翌日赏赉有差。每岁春秋咸集于仰山洼村（在德胜门外十里）。简练如仪，惟将士衣素服，不著戎胄以别之。演试火器炮石，岁以春秋用兵臣奏请，钦命大臣同汉军都统演炮于卢沟桥，八旗以次演之，及牌者有赏，否则罪之。军政五载一举行，有四：一操守，曰廉、平、贪；一才能，曰长、平、短；一骑射，曰优、平、劣；一年岁，曰壮、中、老，以次定赏罚焉。故其纪律详明，守职綦重，仿《周礼·遂人》之制，举而为官，出而为伍，凡力能舞勺者，无不持殳执锐，为王御侮。其较前代养抚市井之徒，而徒糜费国帑，得失不啻倍蓰矣。但承平日久，休养生息，甲兵有额，而生齿浩繁，加以奸宄之徒冒滥其籍，故使闲者日众，不事生业，不无穷匮。虽国家屡有厚赉，难以博济其众。若在朝公卿，有为国家计久远者，宜仿《周礼》寓兵于农之策，开垦塞上闲田，以及京畿旗税官地，使其各事南亩，生有定业。三时务农，暇以讲武，国家若有所调遣，可朝呼而夕至，则其体恤耆旧之制，益昭然从厚矣。

驻　防

古人云："千里持粮，士有饥色。"则知调拨之兵，非惟缓不救急，抑徒糜费国帑，疲劳士卒。故国家驻防之兵，最为良制。尽选虎贲劲旅，屯戍四方，督其操练，严其律令，使四方稍有不靖，自可驱除，不须远方调拨以误时日。如近日河南宝丰教匪时有不靖，当时河南镇兵皆调拨殆尽，赖开封士卒从马中丞慧裕往相攻讨，立时翦灭，亦其制之一效也。

吴廷桢

吴太史廷桢为诸生时，以诗鸣世，宋漫堂尚书喜之。圣祖南巡，尝迎驾于郊，宋漫堂指以奏曰："此吴中才子也！"上因命扶上御舟，当面御试，以圣驾巡幸为题，限江韵。吴应声曰："龙舟彩鹢动旗幢，圣主巡方至越邦。"上问侍臣曰："舟至何处？"对曰："已至吴江。"公乃续曰："民瘼关心忘处所，侍臣传语到吴江。"上笑曰："即景生情，真才子也。"因钦赐举人。

赐　奠

国家笃念旧臣，凡陪葬福、昭诸陵王公诸功臣，翠华临幸，必赐奠焉，以宠耆旧之臣。先烈王入关后始薨逝，故未陪葬昭陵。乾隆戊戌春，纯皇帝念王首创义举，功冠诸臣，因特行赐奠礼于园寝中，哀恸久之，赐诗以旌其功，实旷典也。

配　享

国家有大勋劳历显中外者，皆行配享太庙礼，盖古纪于旂常之遗意也。西庑功臣为扬武勋王、额宏毅公、费直义公、图昭勋公、图忠义公、马文襄公、蒙古超勇亲王、鄂文端公、张文和公、傅文忠王、福文襄王、兆文襄公诸人。东庑诸王，国初惟以武功郡王等四人配享，盖以其绝嗣故也。雍正中，增祀怡贤亲王。乾隆戊戌，上特念开创诸王功业伟著，未得与斯享，因命增祀礼烈王及睿忠王、郑献王、豫通王、肃武王、克勤毅王诸王于东庑中，亦一时旷典也。

郊　劳

国家厚待功臣，以振士心，凡有将帅凯旋归者，列圣皆行郊劳之礼。康熙中，先良亲王之平耿逆，安和亲王之定两湖，贝子彰泰之平滇南，凯旋时，上皆亲幸卢沟桥以郊劳之。乾隆己巳，傅相公恒平金川归，纯庙特筑坛于黄新庄以旌其功。后兆文襄公惠平回部归，阿文成公平定两金川归，上亦行是礼云。

拉总宪神力

拉总宪卜敦，董鄂氏，满洲望族也。有勇力，能弯十力弓左右射。善诗，文不加点，顷刻数篇，以及外国番语，无不毕具，真奇人也。性刚直，立朝不苟，尝忤某相国，因远戍西藏。会藏王叛，公殉于难，事见前卷，兹不复载。

呼延碑

乾隆中，大臣收复西域乌鲁木齐，筑城郭时，掘得汉裴岑《破呼延碑》，字体完善，远胜《曹全》、《夏侯》诸拓本。石逾千载，尚未剥落，真奇物也。纪晓岚尚书曾藏一通，罕以示人云。

书　法

余素不善书，人争嗤之，深以为耻。然明王凤洲尚

书素不善书，尝自云："吾目有神，吾腕有鬼。"近时纪晓岚尚书、袁简斋太史皆以不善书著名。按《晋史》，武帝疑太子不慧，召东宫官领而以尚书疑事命其判决。贾氏乃命张泓代对，而太子手书以呈，武帝称善。按惠帝愚暗，世所罕见，乃能手书决辞以对，笔画端楷可知。然则善书亦何足贵也。

叶副将

叶副将清，临清人。洊至本协副将。王伦之变，公尝抱疾与知州秦公震钧同守其城，凡十余旬。贼人啸聚甚多，昼夜围之，公应时堵御。患痢疾势甚委顿，秦公尝劝其休息，公曰："吾闻均之死也，与其死疾，宁死于贼。"遂带疾从军。赖大兵云集，其城获全。公卒以疾死，上甚怜之。

毕制府

毕制府沅，庚辰状元，历任两湖总督。性畏懦无远略。教匪之始，毕受相国和珅指，不以实入告，致使蔓延日久，九载始靖，人争咎之。姚姬传先生至曰："戮毕沅之尸，庶足以谢天下。"其受谤也若此。然好儒雅，广集遗书，敬重文士，孙渊如、洪稚存、赵味辛诸名士，多出其幕下。尝岁以万金遍惠贫士，人言宋牧仲后一人，信不虚也。

湖北谣

毕公任制府时，满洲王公福宁为巡抚，陈望之淮为布政，三人朋比为奸。毕性迂缓，不以公事为务；福天资阴刻，广纳苞苴；陈则摘人瑕疵，务使下属倾囊解橐以赠，然后得免。时人谣曰"毕不管，福死要，陈倒包"之语。又言毕如蝙蝠，身不动摇，惟吸所过虫蚁；福如狼虎，虽人不免；陈如鼠蠹，钻穴蚀物，人不知之，故激成教匪之变，良有以也。今毕公死后，籍没其产，陈为初颐园所劾罢，惟福宁尚列仕版，人皆恨之。

八大王

苏州阊门外有八大王祠，神像须眉伟然，著本朝衣冠，有风疾者祷之辄愈，俗名"箭风八大王"。云系国初王公，孤舟招抚其土，土人疑为奸细，凿舟毙之，后知其情，因建祠以祀之。按国初下江南时，云屯席卷，所向无前，初未有王公死其地者。或云：盖偏裨之将偶被所害，土人不知，以为王公，建祠以祀，理或然欤。

土国宝

土国宝者，明太湖盗也。国初归降，洪文襄公以其人敏捷，因荐授苏州巡抚。性残暴，一时搢绅故老无不被其害者。又因抗粮案，株连生员数百，尽行斥革，震动一时。后又交通郑氏，欲以地叛，为制府麻文僖公勒吉所知，因撤取其兵马粮饷，尽赴江宁，然后露章劾之。国宝侦知欲逃，城门已闭，因夫妇缢死钟楼，中外快之。

王述庵书

己未夏，吴中有杖责诸生之狱，今得王述庵少司寇《与平恕书》，文甚遒劲，故具载之。书云："违晤经时，伏稔执事兴居安豫。弟以鼎湖大故，匍匐入都，前日始回吴下，备知诸生获罪，深为骇异。诸生寒士居多，求贷于富户，乃事理之常。伊等或以教课为业，或以笔墨为生，无力偿还，亦其常分。赖有父母师保之责，正宜加之怜惜，或代为宽解，或再为分限，俾得从容措缴。即使伊语言粗率，亦何至不能稍贷，乃至扑责寒士，以媚富户，实无情理。此非该令平日与富户交结往来，受其馈赂，即系意存庇奸为事后得钱之计，情事显然，不待推求而可见。诸生之不平则鸣，有何足怪？惟是时承审之员，非该令平日结纳之上司，即系狼狈为奸之寅好。通臬将赴湖南，不顾其后，而抚军初莅新任，以至四出查拿，牵连数十，掌嘴镇项，凌辱不堪，成何政体？当今律令内，从未有生员借贷不还遂致责革之条。若以聚众为名，亦当视其应聚与否耳！汉时太学生举幡阙下，见于《汉书》不一；唐之太学生为阳城而聚集；宋之太学为李纲而聚集；至周朝瑞等为赵汝愚而聚集，史册载之，不一而足，以为美谈。盖凡事必先定其是非，如诸生理屈词穷，纠众以挟制县令，重惩之宜也。若县令先以挟私违制，则人有同心，岂能默尔？一呼百应，吁告上台，以求利断，自无不可。斯时即宜告承审各员，研究富户平日与该令有无交结，何以讨好如此。果无他故，然后科以性情凶暴违制擅责之咎，仍另为该生起限，宽缓清还，诸生自必欣然而散，何至成此大狱，使士民重足而立也。往在京中，那绎堂司空言宜抚军为人仁厚，刘竹轩仓场亦言其老成精细。及昨过苏相见，谦和恭敬，抑然自下，实有古贤臣风范。特其时两司未到，狱案已定，而执事又无一言救正，纵地方官之所欲，恣其蹂躏，此必非抚军之本意也。今者，荷蒙皇上坐照如神，洞烛其违例擅责之由，降旨再饬制军研审，制军居心公正，未必谓然。然成事不说，是否覆盆能白，尚未可知。倘执事以系铃者解铃，则日月之更，民皆仰之矣。弟此次进京，仰见皇上典学右文，而王韩城、刘诸城二相国以及石君冢宰、绎堂司空，赞翊熙朝，爱才好士，力持大体，恐承旨之下，于此亦不慊然。弟见数十年来，小省学政，职分本微，奉督抚如上司，与州县相结纳，甚至幸其呼尔蹴尔之助，媕婀唯诺，殊为可耻。若夫江、浙学差，皆三品以上大员，出膺任使，地分既高，卓然自立。故遇有诸生品行不端者斥之，学业不进，词章不工者，令广文夏楚之，其余则是曰是，非曰非，所以重人才而励廉耻。今执事久以词林雅望洊受主知，兼旦夕入赞纶扉，惟是扶持士类，主张名教，庶可与石君诸公相见耳。至近来州县所以鱼肉诸生，其意盖在立威。威立而诸生箝口结舌，则庶民何敢出而争控？是以狱讼之颠倒，征收之加耗，无所不至。比者言路大开，江南漕政，横征重敛，已一一仰叨圣鉴，故制府亦力为振作，今冬定作清漕之局。但州县或有阳奉阴违，倍

收多取,恐生监连名讦告,而州县指为哄堂闹事者甚多,未知执事可能究其是否,俟案定而后量加董戒;抑或如此案不科州县之失,而即科诸生之罪。若使仍助其焰而长其气,则吏治之坏,不知伊于何底也。弟陈臬三司,且于大理寺、都察院、刑部三法司均为堂上官,所见生监控告之案,不胜枚举,然未见有人因其抗令而右袒之至于此者。弟与缘事诸生并无门生故旧之雅谊,一至苏州,即知此案已上闻,并荷圣明指摘。所以不辞饶舌者,实以此案追债事轻,关于士气者大,而关于将来漕弊者尤大。且为执事风节所关,夙叨世好,度无肯效忠告之谊者,故忘其愚戆,用布区区,如或以规为瑱,则韩文公之《诤臣论》,欧阳公之《与高若讷》及《与杜祁公论石介书》,取而研之可也。"其文亦真可与韩、欧诸文并传而不朽矣。

世俗之论

世俗鄙夫之论,似是而非,足有关于风化。岳中丞之廉正,余尝记吴人所作《岳青天歌》以美之矣。今有某散骑见余记,讥之曰:"岳公木偶人耳! 受其下属欺罔,不知省察,又更张禹筴报销之政,重使苛扰,闾阎受其灾害,乌得为廉吏哉!"余曰:"子何不察之甚也! 夫正人之过,如日月之蚀,非不韬匿其光,然而久之其光华仍照耀于天下也。况自古正人贻笑于后人者,亦复不少,如子产之智尚受给于校人,黄霸不识鹖鸡,皇甫嵩以董卓为正人,袁粲失计于刘秉,房、杜以萧瑀为俗学,魏元忠荐郭霸,富郑公以王安石为君子,胡安国之附秦桧,真西山有'一锅面'之谣,皆不失为君子,又何独岳公哉? 况当时督抚不尚廉而尚才,故使贪婪之风遍于天下,奸民因之摇动,至今流毒未远,反覆思之,实堪切齿。而岳公独能自守,时人颇非笑之,岳公不顾,至今天子力革其弊,天下守臣始稍有自好者,由是其风始革。独是岳公于举世不为之时而慨然为之,亦豪杰之士也。纵使有所过失,诸君子宜代为隐匿之不暇,何况岳公清贞刚介,其过未必若斯之甚。今吾子不备责往日之贪婪者,而责岳公鳃鳃之过,亦见其自比于贪墨之吏,设淫词而助之说也。"某赧颜而退。

嘉庆初年督抚

今上亲政之始,政治维新,一时督抚罔非正人,如岳中丞辈已详载于前。其他大吏,亦皆卓然一时,今因某公之论,故详载之。长公麟,觉罗氏。中乙未进士。抚吴中时,廉名素著。尝私行街市间以察下吏贤否。首清漕政,下属抗之,公斥其最贪者,力持其议,故吴民至今赖之。尝忤和相,遣戍伊犁数年。今上召入,命为陕甘总督。陈公大文,会稽人。成辛卯进士。乾隆中历抚两粤,以能吏名。今上初政,首调山东。其省大吏屡非其人,吏治废弛,贪污遍野,公至日,剔清漕务,首劾贪吏三十余员。公性深严,凡下属叩见,皆温颜以对,谈论良久,然后正色申之曰:"汝某政事贪贿若干,予皆悉知,若不速改,余劾章已定草矣。"故下属咸畏之。故哄传曰"山东民不反而官反"之言,亦可觇公之为人矣。觉罗吉公庆,武功郡王某世孙。性温厚长者。初抚齐、越诸邦,虽无所施为,去后民辄思之。每于署中构屋三间,不采不琢,仅庇风雨,室中惟设长几一,椅十数,宋儒书数册而已。凡判事、见客、起居、饮食无不于其室中,他屋皆封锁之,其俭朴也如此。今任两广总督加协办大学士高公书麟,文端公晋之子也。首擢安徽巡抚,有善政。纯皇帝最喜之,加两江总督。以忤和相故,贬谪西域数载。今上亲政,首擢浙闽总督。再调云贵,劾罢前督富纲,人谓仁者之勇。其弟副宪公广兴,以劾和珅擢官,屡劾大吏。公不喜其所为,尝于上前告之。后调两湖总督,屡奏大捷。尝于炎暑中奔驰山谷间堵剿教匪,不使入境,卒以是搆疾薨。上甚悼惜之,以一等男世其家。汪公志伊,桐城人。以县令起家,累任至福建巡抚,皆以廉著。尝陛见热河,公惟乘一敝车,束襆被于其中,后随二奚奴而已。往来都邑数十,人皆不知其为封疆大吏也。请客惟用二簋,不事口腹。又尝疾天下废讲宋儒,因刊幼学仪节之书,皆总括濂、洛之书为之,人争目为怪物。书制府特与之甚契,后易以某制府,情性不适,因引疾去,人争惜之。台公布,蒙古人。初任户部银库郎中。时和相专权,补者皆以赀进,故任意贪纵,侵盗官项。又勒索运饷,外吏经年累月,不时兑纳。公至日,与员外郎和公德盟诸库神,积弊为之一清,人以为瑞云。后任广西巡抚,粤西储粮亏缺甚多,公调停数年,仓庾充牣,下僚争庆。公性廉明而不外显,尝不喜制府吉公之沽名太甚,与之牴牾。时人有疑之者,余曰:"韩、范上殿,争之如虎;蜀、洛二党,讫如寇雠,然均不失为君子,亦可定二公之品矣。"初公彭龄,莱阳人。初任御史,劾彭参政元瑞兄子冒充吏员事,彭公为之罢官。时言路久闭,无敢与大员忤者,公毅然疏入,人谓之鸣凤朝阳云。江西巡抚陈淮性贪婪,又信任南昌令徐午,人争怨之,其民谣云:"江西地方苦,遇见陈老虎,大县要三千,小县一千五。过付是何人,首县名徐午。"公即并其谣劾之,陈为之罢官。任云南巡抚,南抚江兰,虎而冠者,公又劾罢之。逾年以亲老陈情,改补京职。后任巡抚为伊桑阿,任黔抚时即以贪婪著,又冒铜仁苗洞功绩,入境后勒索沿路供用,滋扰下属。公已去任,闻之叹曰:"均为天子大臣,岂可以去官故,即目睹下民受害而弃之不顾?"又露章劾之。上震怒,以手书奖公而赐伊自尽,滇民大悦。吴公熊光,常熟人。初任军机时,以才能著,纯皇帝与今少司农戴公衢亨特擢卿贰。和相以非己保荐,故改补外吏。今上亲政,首擢河南巡抚。时豫省重遭景安、倭什布之虐,盗贼遍野,民不聊生。公至之日,为之定保甲,聚乡勇,堵御卢氏东境,不容一贼犯边,处之数载,豫省安堵如故,士民赖之。今迁两湖总督王公秉韬,汉军人。以县令起家,累迁颍州守。丁巳春,教匪突至光州,去颍州甚近,豫省大吏皆畏葸闭关,任其寇饱飏去。公慨然曰:"均为天子守臣,岂可以疆域故,致遗害于众也!"因同提臣定公柱团结乡勇数千,战于境

上。定公故知兵，军容甚整，公复励以忠义之言，助其粮饷，屡破贼垒，贼甚畏之，踉跄而去，豫省赖之以安。朱石君司农时守皖抚，甚器重之。今上亲政，首荐为奉天府尹，有德政。今任南河道总督。公性方正，不好沽名。长制府麟、汪中丞志伊皆以廉名著，公辄不喜其为人，尝曰："长三、汪六皆名过于实者，奚足为贵也。"荆公道乾，介休人。性直朴。为县令时，尝著敝衣冠独步上辕，絮应手出，人争笑之，不顾也。以朱石君荐，代其为安徽巡抚，虽无所更张，而下属畏之，不敢干以非道，请客惟用五簋饭脱粟而已。后以疾去官，人争惜之。阮公元，仪征人。家世任武职，惟公以科甲著，自释褐至卿贰甫五年。好博学，群经诸子无不通贯，尤精《尔雅》、小学诸书。以朱石君荐，任浙江巡抚。前中丞以贪名著，而公易以宽和，下属相庆以为更生。温、台盗贼充斥，公与提臣李长庚设法捕之，其风稍戢。性和蔼而能守正不阿，尝有县令欲谋美缺，以贿干其父某代为之请，公谢曰："元未仕时，此身本属父母，今承乏为天子大吏，岂可以私犯义？"绝不允其请云。上待之甚厚，每批其折，尝卿之而不名云。

嘉庆初年谏臣

今上即位，首下求言之诏，故一时言官皆有丰采，指摘朝政，改如转圜。虽其间不无以妄言获咎者，然其补益良多矣，故列名于后。广公泰，满洲人。下诏时，泰同广兴首先应诏，参劾和珅奸慝诸款。即时伏法，人争快之。今任内阁学士蒋公攸铦，汉军人。尝劾外省贪吏宜降革者，李奉翰、景安、秦承恩诸人因之先后获罪。外省吏治为之更张，实自攸铦发也。副宪公瑚图灵阿，宜制府绵子也。性豪迈不屑小节。今上亲政，公首条关税、盐务诸弊，又请却纳贡献，停止捐纳，一时皆懔其丰采云。马公履泰，仁和人。今上亲政，履泰首论湖督景安畏缩偷安，老师糜饷之罪，安为之罢职。又论湖北教匪，奸民宜除，难民宜抚诸条，上尽从之。继公善，满洲人。虽为和相所引，无所依附。时翻译科场皆近臣子弟藉以进身，顶冒传递之弊，繁不胜言。言官以其伤众，无敢言者，但括取文场弊聒渎不休，惟善首论翻译诸弊，场务始严。公后迁太仆卿，八旗士卒畜养马匹，多有冒领其饷，饲者十不二三，出牧时唊番使以金帛，为蒙古所哂。善复犯众怒言之，其弊遂清。满人恨入切骨，至验马日，众误以戴菔塘璐为善，殴之几毙。事闻，首谋者伏诛。今迁盛京礼部侍郎张公鹏展，广西人。任御史时，颇为敢言。尝陈奏出师八弊政，皆中窾要。刑部郎中金光悌素便佞，专擅一时，诸堂官多包庇之。后迁光禄少卿，犹恋恋其司职，鹏展劾请离任，其略云："以天子之刑部而金光悌一人专擅二十余年，其余司官皆出门下。故使比昵为奸，无阻之者，良可慨也。"上遽允其请，人争快之。和公靖额，满洲人。以翻译起家，而素重文士。满洲举人，旧例三科后始简选小京官。人多缺少，致多壅塞，非历科三十余年不能入仕，反不若汉人大挑之捷径。靖额深悯之，因陈请同汉人例，一体选授县令。百年弊政，一旦改之，人争颂其德云。卫公谋，济源人。成辛巳进士，年七十余始为谏官。福文襄王康安虽屡立战功，然所历封疆，苞苴广进，没后复膺重典，未免滥觞。今上责那绎堂司空谕旨有"福康安历任封圻，簠簋不饰"之语，因备论王贪婪诸状，不宜配享太庙，子孙享其非分之荣。上虽未允其请，一时之公论与之。周公栻，宁夏人。初论外省大吏多有参劾："属员初无劣迹，恐悃愊无华之人，不得上司之欢心，以致被劾者众。请嗣后照大计例，许其付咨引见，则其员之贤否，自难逃圣明洞鉴之中，可使大吏专擅之习为之稍减。"上允其请。庚申夏，彭芸楣尚书入内，落马昏仆，朱石君司农因以己舆载出。故事，大内无特旨不容车轿出入，栻因劾之，其略云"朱珪无无君之心，而有无君之迹"云云。又温藩司承惠，冒以乡勇功为己功，又依附罪抚秦承恩，致使武关有失，亦附劾之。当时虽奉严旨，未数月，石君舆夫有闯禁门，故殴伤守者。上切责之，尝曰："周栻之言甚正，殊堪嘉也。"沈公琨，归安人。江苏生员之狱，巡抚宜兴庇护属员；又信任管门家人，致使苞苴日进；特造严刑以讯告者，有小夹棍、头脑箍诸名目；又于国丧中任意演剧，无所忌惮。琨皆一一陈之，乃罢兴职。逾岁，上欲巡幸盛京，琨复上疏阻之，亦见称一时云。萧公芝，汉阳人。久淹词馆，及用御史，年已七十余。上疏奏端正风俗反朴还纯，以天道人心启沃上闻。其文洋洋数千言，皆有关于政治，一时翕然称之。王公宁炜，山东人。尝上疏言"上之用人行政，宜习其素，不可因其有人保举，遽加升用。如金光悌、黎兆登等，非不有人荐用，然考核其实，殊有未称者"云。游公光绎，福建人。曾上疏言："今大臣未尽和衷，武备未尽整饬，愿效魏元成《十思疏》以裨治化。"上奖之。后满洲某侍郎因公争愤，上曰："游光绎之言不为无见，殊属可嘉。"后以劾黄公永沛罢职，人争惜之。

苗氏妇

嘉庆戊午春，和相妻死，发殡于朝阳门外，一时王公大臣无不往送，余亦从众而行。比至，车马壅阻，因饭于农家。逆旅苗姓有老妇云："观君容止，必非不智者。今和相骄溢已极，祸不旋踵，奈何趋此势利之途，以自伤其品也？"余赧颜以退。不逾年，和相果败，卒应其妇之言。嗟夫！当和相擅权时，一时贵位无不仰其鼻息，视之如泰山之安，初欲终身以赖之者，乃其智反不若一村妇识也。

舒太夫人

满洲旧俗，凡所婚娶，必视其氏族之高下，初不计其一时之贫富。有时惑于势利之见，以致以贱凌贵，以高就下，人多耻之。然至感其义行，与之联姻，初不计其品之高下，此古人所难能，于吾外祖母舒太夫人见之。太夫人姓马氏，为文襄公曾孙女，直恪公嫡配也。初感吾邸赵护卫之义（护卫名赫绅，事见前卷）。欲为

吾表兄某聘其孙女，吾母以其为家君僚属，故为之代辞。太夫人曰："吾虽贵族，然能与忠义之士结为亲谊，其荣多矣！奚必计其族之贵贱也。"卒订其婚。生子某，髫龄已入学。舒氏虽世出名臣，然罕以科第进者，人皆以为太夫人盛德之报云。

纪晓岚

北方之士，罕以博雅见称于世者，惟晓岚宗伯无书不读，博览一时。所著《四库全书总目》，总汇三千年间典籍，持论简而明，修词澹而雅，人争服之。今年已八十，犹好色不衰，日食肉数十斤，终日不啖一谷粒，真奇人也。

明用度奢费

明代岁入帑金不过数百万，然其国用十倍于今。九边月饷，半饱私囊，六部耗费，多不可计，其宫殿一切鸠工取材，皆倍于今。乾隆中，重修明长陵，启其寝殿护板，皆以生铜铸之。又康熙中，通沟浍，其沟皆以巨石筑之，其中管粗数尺，皆生铜所铸也。又西什库中尚余宫人鞋数十箱，皆以珠宝饰之，其糜费也若此。故迨至末年，国帑匮乏，致借饷于朝臣，良有以也。而不知者尚造蜚语，言内库财帑丰盈，庄烈帝靳之不赏军士，何其傎也。

噶礼母

康熙中，两江总督噶礼，满洲人。贪婪一时，家赀巨万。尝造金丝帐以眠其母，以其母素奉佛。家畜女尼数百，而其母昵其少子，初不喜礼之所为。会礼与张清恪公伯行互相参劾，圣祖初颇右礼，乃置张公诏狱。而吴民素服张公，从行者数千人，争至畅春园代为张公请命。上益厌张之沽名，会问安于孝惠章皇后宫，礼母固后近戚，上遇之，不及避，上因询其子所为，何以与张龃龉故。其母乃言其子贪状，且言张之冤谴。上怫然曰："其母尚耻其行，其罪不容诛矣！"因置礼于法，而复起用张公。后其母贫窭，以织纴为生，其族之无知者，咸归怨之，时谚曰"噶礼之母，为祸之祖"云。

方灵皋之直

方灵皋先生，受世宗知，以罪累而致卿贰。性刚戆，遇事辄争。尝与履恭王同判礼部事，王有所过当，公辄怒，拂袖而争。王曰："秃老子敢若尔?"公曰："王言如马勃味。"王大怒，入奏，上两罢之。公往谒查相国，其仆恃相公势，不时禀，公大怒曰："狗子敢尔！"以杖叩其头，血涔涔下。其仆狂走告相公，相公迎见，公云："君为天子辅臣，理宜谦冲恭敬，款待下僚，岂可纵豪仆以忤天子卿贰，公误多矣。"卒拂然去，查长揖谢之乃已。后复至查邸，其仆望之走曰："舞杖老翁又来矣！"其惮公若此。公立朝甫一载，政事多有匡裨，尝密荐来相公保、魏尚书廷珍、方敏悫公观承、顾河帅琮、方中丞世俊于朝，后皆卒为名臣。而世人皆以文士待公，初不知其直鲠，故表出之。

青楼

近日皆以青楼目为娼妓之所。按《南史》，齐武帝兴光楼上施青漆，世人谓之青楼。东昏侯云："武帝不巧，何不纯用琉璃?"是青楼乃帝王之室，未可以名贱者之居也。

应制诗

近日有满洲某制府，初非科目进身，韵语非其所长，自以为善。又好拟和应制诸题目，人争笑之，自不觉也。铁冶亭保尝与戏曰："兄诗殊胜少陵。"某尚谦谢。冶亭徐曰："少陵应制之诗无如此之多也。"

庚子火灾

乾隆庚子，城南火灾，毁焚数千家，延及城楼雉堞，经月乃已。或言火灾之先，有卖菜佣梦一人告曰："京师当有火灾，汝视某火神庙额字如朱，即其期矣。"某日往视，其守者询知，因暗涂豕血以戏之。次日果有是灾，人皆以为妄言。按《淮南子》云："历阳有老妪颇行仁义，有两书生过之，告曰：'此国当没于湖。妪视东城门有血，便走上山，勿反顾也。'妪数往视，门吏问之，妪对如其言。东门吏杀鸡血以涂其门，明日妪早往视，便走上山，国没为湖。"然则古即有此事也。

孙文靖

孙文靖相公士毅卒时，余尝作四律挽之，或有讥誉非其人者，因焚其稿。近读《东坡集》，见有《挽韩绛诗三首》，备推其人。按绛为王荆公所引，世人呼为护法沙门，初非端士，而苏公褒之如此，可见先辈之忠厚也。嗟夫！文靖虽有交结权要、殒师安南之咎，然其遇事明断，下属震畏。于当其时，贪吏如李侍尧辈布满天下，而公独以廉著。每出巡，轻车减从，不择饮食。尝邮传至江西，时余业师程蓉江先生为县令，往谒之，公即呼与对食，惟蔬食数簋而已。又连劾巴延三、富勒浑二满洲贪吏，皆时人之所难能者。余尝比之明周忱、胡宗宪，信非阿谀，反有胜于绛也。

黑经

喇嘛有咒诅之术，凡蒙古有所争斗，必令其徒诵之，时有验者，名曰"黑经"。然其掌坛番僧往往自毙，盖邪术也。按汉武帝尝命丁夫人祀祠，以诅大宛、匈奴。《北史》，天竺有婆罗僧，善咒诅人，魏太武尝用之，盖即此术之滥觞也。夫以堂堂之国，不能以威德胜人，而欲仗区区之异术以压其敌，其志亦鄙矣。

苏州街

乾隆辛巳，孝圣宪皇后七旬诞辰，纯皇以后素喜江南风景，以年迈不宜远行，因于万寿寺旁造屋，仿江南式样。市廛坊巷，无不毕具，长至数里，以奉銮舆往来游行，俗名曰苏州街云。

甘庄恪

甘庄恪汝来，吴江人。少任涞水令，有德政。时有御前侍卫某，往放御鹰，蹂躏田苗，公即命锁至庭，大杖数十。大吏闻之，惊曰："某令疯耶？"因共劾之。圣祖笑曰："不畏强梁，真民父母也。"因擢其官。后迁至吏部尚书。乾隆初，纯皇坚意复三年丧，诸臣莫详其制，公时任礼部，依据经注，参定大礼，繁俭当理，后皆遵之。后暴薨于署，同事者为相公讷亲，因亲送其丧归。讷先人，见老妪缝纫于庭，讷误以为奴婢，因呼曰："传语夫人，相公暴薨于署矣。"妇愕然曰："汝为谁？"讷备告其故，老妇汪然大泣，始知即夫人也。讷因问有余赀否，夫人曰："有。"启囊出银八金，曰："此志书馆月课俸也。俸本十六金，相公俭，计日以用，此所余半月费也。"讷因感泣，代以衣衾殓之，归奏于上。上亦感动，命内务府代理其丧，入贤良祠。

书光显寺战事

雍正庚戌败军之事，余既详书于前卷矣。今阅先外祖行述，乃知光显寺大捷之事，其谋乃发出于一偏帅，因详书之以志往事。初，傅尔丹之既败也，虏势日张，无敢撄其锋者，因阑入喀尔喀界。时超勇亲王策凌远屯他戍，酋帅利其厚赀，欲掳其游牧。其副曰："彼为盟长，北藩之最强者，若激其怒，以遏吾归，诸颜难生还也。"酋长不从，乃破其寨，掳其妻孥，驱牛羊数万以行，因南犯大青山。当是时，先修亲王屯归化城，顺承郡王屯贺兰山，互相犄角。闻警，先修王调宣、大二镇卒整旅以待。事闻，世宗命大学士马尔赛佩抚远大将军印，一等侯李杕副之，率精卒数万人遏其归路。虏酋知有备，因而南掳，诸蒙古无敢拒者，败亡者数部落。时超勇王闻警趋归，知其妻孥已被掳，仓卒计无所出。适先外祖舒穆禄直恪公讳绰尔铎，以理藩院侍郎转饷至彼，超勇王因谒之，告其故，且欲奔诉于朝。直恪公笑曰："余素以豪杰待王，今乃知王直匹夫耳！夫蒙古诸藩以王为最，朝廷方恃以办贼。今虽妻孥失陷，然其劲卒尚存，王若统率诸部，尽力向敌，遏其归路，则可一战成功。然后妻孥可全，疆域可复，朝廷则必旌王之功，厚赉以酬其劳，其收功远矣。今若不顾大计，单骑归朝，诸将帅不明王心，必以王为败偾，收付廷尉，按律定科，吾恐漠北诸部不复为王有也。"超勇王感激叹曰："君言良是，男儿一腔血，当为诸颜倒也。"因反旆以向敌。诸颜者，蒙古所谓君也。直恪公复命使谒顺承王，乞出师以相助，超勇王闻之，益用命。其护卫某能日行千里，尝立高峰上拱手作雕立状，贼人不觉。王因命其潜入贼营，悉知其虚实，然后檄调诸部落蒙古兵，得三万人。王曰："贼众三十万，以一诛十可以御敌矣。"乃会顺承王，请其孱弱满军以行。顺承王简其精锐付之，超勇王笑曰："吾所以请王师者，欲以其饵敌也！不然，王师纵强，焉能御彼百战之师哉？"乃易孱弱以行，日行三百里，至光显寺。王笑曰："其险已为吾据，贼虽百万，可成擒也。"寺左阻河，右山，众请王登山据险，王曰："贼知吾据要害，若自上游以渡，吾军反不易成功也。"因命诸满军背水而阵，诸蒙古军于河北，而已率劲旅万人伏于山侧，且属诸将曰："闻胡笳声即率以进。"部署始定，贼众果大至。见我背水军尽满洲卒，其酋笑曰："前日败亡之余，复敢与斗，因仆可增额矣。"其副曰："策凌，人杰也，今吾已破其部落，彼岂甘心于吾？而吾往来数千里，并未见其御敌，恐彼驻师于此以遏吾归也。"酋笑曰："彼国之制，从无以外藩将满兵者，彼乌敢在此哉？"因率众越险以进。满师皆披靡，弃甲沿河而走。虏众适追掠间，闻阵作胡笳声，须臾旌旗遍满山谷间，王倏作蒙古语曰："策凌在此阻君之行。"因率众从右山下，驰如风雨，王掷帽于地曰："不破贼不复冠矣。"其军无不一当百，争先用命，谷中之尸可踏而行也。贼狼狈渡河以逃，河北诸蒙古将闻笳声结队以进，复半渡以击之。虏众大溃，其副战死，酋帅率数百人骑白骆驼阴夜以遁。河水尽为之赤，王从容于马上弹琵琶唱胡曲以归。先是马尔赛之师屯于乌兰城，以为虏不复经此，因日置酒高会，置军事于不理。李杕故马戚，惟其言是用，及诸路捷书至，其军士咸欲出师立功，马屡止之。复闻贼哨骑至，诸将复请命，曰："吾奉命屯戍于此，未奉命退贼也。"诸将士衔刀斫柱，间有泣者，李杕以鞭挥之曰："守吏紧闭其关，其越出者，吾以军令斩之。"诸将益愤。傅阁峰尚书鼐时以偏裨从军，慷慨言曰："相公奉命遏贼归路，今逆贼天亡其魄，豕突于此，正男儿杀贼立功时，奈何紧闭其关，任其飏去，坐失机宜也？"因率本部斩关而出。马不得已始下令追贼，时虏已远去。适副都统达尔济受先修王节制追至，马误以为虏师，因命军士击之，两军互多伤损，然后知之，乃收兵归。托辞为贼行速急，难以追及入告，贼竟得从容去。奏入，世宗大怒，因斩马尔赛于军，李杕长流塞外，超勇王等论功封赏有差。虏帅归告其主曰："南朝大有人在，策凌谋勇兼备，未可撄其锋也。"然后虏酋始敛兵戢众，微吐和意。上复遣傅阁峰尚书鼐、阿文勤公克敦往谕其间，和议乃成。事详傅阁峰事，兹不复载。越十年，超勇王薨于军，纯皇帝念其勋劳，命配享太庙，蒙古王公以勋劳侑享庙廷者，王一人而已。嗟夫！当是时诸大将坐拥强兵者，不下十数，莫不养寇自重，不肯御敌。幸而直恪公筹画于前，超勇王奋激于后，乃始摧挫其锋，和议始成。若非马尔赛之闭关纵寇，则其酋可擒，其部可灭，不待夫日后其国内乱，自相败亡，历二十年之久始克收复其土也。

章嘉喇嘛

国家宠幸黄僧，并非崇奉其教以祈福祥也。祇以蒙古诸部敬信黄教已久，故以神道设教，藉仗其徒，使其诚心归附以障藩篱，正《王制》所谓"易其政不易其俗"之道也。然亦有聪慧之士生其间者，如章嘉国师者，西宁人，俗姓张。少聪悟，熟悉佛教经卷，纯皇帝最优待之。性直鲠，上尝以法司案卷令师判决，师合掌

曰："此国之大政，皇上当与大臣讨论，非方外之人所敢预也。"又寺与某相国邻，师恶其为人，卒不与之往来。其尤著者，为折服哲敦番僧叛谋之事，故详载之。乾隆乙亥，阿逆之谋既露。（事详前卷）诚勇公命喀尔喀亲王额林沁伴之入觐。额中途泄其谋，故纵阿去，上震怒，赐额自缢。故事，元太祖裔从无正法者。诸部蠢动，曰："成吉斯汗后从无正法之理。"因推其兄哲敦国师为主，势多叵测。师时扈从木兰，上以其事告之，师曰："皇上勿虑，老僧请折简以消逆谋。"因夜作札，备言："国家抚绥外藩，恩为至厚。今额自作不轨，故上不得已施之于法，乃视蒙古与内臣无异之故，非以此尽疑外藩有异心也。如云元裔即不宜诛，若宗室犯法又若之何？况吾侪方外之人，久已弃骨肉于膜外，安可妄动嗔相，预人家国事也？"遣其徒白姓者，日驰数百里，旬日始达其境。哲敦已整师刻日起事，闻白至，严兵以待，坐胡床上，命白匍匐而入。白故善游说，备陈其事颠末，哲敦已折服。更读师札，乃善谕白归，其谋乃解。夫蒙古素称强盛，历代以全力御之，尚不能克，师乃以片纸立遏其奸，亦可嘉也。师守戒甚严，晚年病目，能以手扪经典尽识其字，人争异之，亦彼教中笃行之士也。或言师有奇术，因造诸怪诞不经之事以归之，则非余所敢知也。

江阴口谈之诬

国初豫通王下江南时，所至摧朽拉枯，无不立下。惟江阴城守推典史阎公应元为之拒守九十余日，大兵四集然后破之。夫以卑员末秩能于万不可为之时，乃欲坚守臣节，誓死不降，亦可悯也。乃近日江阴口实谓"阎公守城时，大兵屡为所败，至于三王九将尽被所害"云。按国初并无亲藩陨伤，即满洲诸大将亦未有殉节于江阴者。盖当时偏裨之将偶为所伤，土人欲彰其功，故尔张大其词，初不知阎公之忠在于百折不回，初不计其谋略之疏密也。近日刘圃三《祀阎典史文》亦有云"遂使南顿旧臣，几伤贾复，壕梁诸将，先殒花云"诸语，亦沿其误，故详辨之。

毛文龙之杀

袁崇焕之杀毛文龙，其事甚冤。世儒以崇焕后死可悯，故尔掩饰其过，至谓毛文龙果有谋叛诸状，非深知当日之事者也。文龙守皮岛多年，虽有冒饷、抗据诸状，然其兵马强盛，将士多出其门，本朝佟、张二将尽为彼害，使留之以拒大兵，不无少补。崇焕乃不计其大事，冒昧诛之，自失其助。遂使孔定南诸将阴怀二心，反为本朝所用，此明代亡国之大机。岂可因其后日之死，乃遂掩其过也。或曰毛文龙尝求陈眉公继儒作文，陈邀以重价，毛靳不与，陈深恨之，乃备告董文敏，言毛不法专擅诸状。董信之，崇焕为董门生；任辽抚时尝往谒董，董以陈语告袁，袁故决意为之。然则明代之亡，亡于善书者手也。

兆武毅公

徐英公选将，必用方面大耳，曰："以彼之福，成我之功。"史策争笑其诬。然果有恃其福命而成功者，如耿恭终返玉门之道，浑瑊不荷吐蕃之枷，载在史册。近日如兆武毅公惠果其人也。公白氏，孝恭仁皇后族孙。王师定伊犁时，公以偏裨从事。会将军策凌、玉保等先后褫职，命公权护其印。未逾月，四卫拉特部受阿逆指挥，四部齐叛，欲擒公献于阿逆。公先时知，时所帅惟蒙古兵二千，官军数百而已。诸将震惧，永 相国贵时在其军，曰："均之死也，与其束手待毙，何若全师以归。且战且行，不过逾月可抵边境（时以乌鲁木齐为镇边），皇上念战士之苦，未必尽施于法（先是永将军常以退兵伏法）。纵受斧钺，不昧狐死首邱之义，士卒犹可得而生也。"公尚犹豫曰："永将军殷鉴不远，不如继班、鄂二公于地下可也。"都统莽阿难，老将也，掀髯笑曰："将军休怯，若以阿难独当殿队，可保诸君生入玉门。"公从其言。莽率本部百人殿队于后，有追兵至，辄为莽所败，夹锋矢间，贼争畏之，曰："无敌修髯将军。"转战数十日，虏贼渐远，公欲屯营休息士卒，莽曰："我兵惟余十日粮，而去边境尚数千里。若使粮尽兵散，强敌追至，何以御之？"因日驰数百里，卒入内境，官兵未损一人。上大喜云："介子、耿恭不过如是。"因封公武毅伯，赏赉无算。复命公佩定西将军印往剿回部。时雅将军尔哈善以迟缓致罪，公乃轻骑直入，至阿克苏为贼所困，公因临黑水而阵。先是，鄂参赞实曾阻公曰："我兵径路生疏，岂可冒险直入？倘敌人夹以攻我，虽欲生还，不可得也。"公不听。至是，鄂公曰："致使全师受困，谁之咎也？若听实言，焉得至此。"公惭甚，因命勇士数十人各怀羽檄，突围而出，抵阿克苏二人而已。舒文襄公时屯阿克苏，因立命诸将往救。豆提督斌、高总兵天喜、石都统三泰先后往救，皆没于阵。石为贼获，缚诸高竿命石降，石骂曰："天朝世臣，安肯屈膝丑虏，以求旦夕之生哉？"大骂不绝。贼因用炮击之，犹闻其厉声云。时粮已绝，鄂公实等先冲围死，军士咸煮鞍革以全其生，悬伏山谷间以救其饥。赖富将军德率偏师自小道入，贼不为备，因得冲队以人，杀贼无算。公复率残兵自内攻之，人各用命，遂解其围，振旅而归。公先后两遭危患，皆死生不容发间，竟得保全其身，归膺高爵，非其福泽丰厚，曷以致此也？

蒋　生

年大将军羹尧镇西安时，广求天下才士，厚养幕中。蒋孝廉衡应聘而往，年甚爱其才，曰"下科状头当属君也。"盖年声势赫濯，诸试官皆不敢违故也。蒋见其自用威福，骄奢已极，因告同舍生曰："年公德不胜威，其祸立至，吾侪不可久居于此。"其友不听，蒋因作疾发辞归。年以千金为赆，蒋辞不受，因减半与之，乃受而归。未逾时年以事诛，幕中皆罹其难。年素奢侈，费用不及五百者不登诸簿，故蒋辞千而受百者，此也。

袁子才江赋

袁子才先生性聪慧，滑稽一时。黄文襄公督两江

时，袁为属员。黄本恶儒者，谓先生曰："子号子才，以才子自命欤？"先生曰："然。"黄曰："然则命汝顷刻为文可乎？"先生曰："能，请公命题。"黄厉声曰："江赋。"复请限字，曰："一万。"复请限时，曰："三时。"先生砥墨濡毫，笔不加点，凡奇诞字尽加水旁，须臾而就。公故武夫，因倾倒曰："汝果名不过实也。"

宪皇用鄂文端

鄂文端任内务府时，宪皇时龙潜藩邸，尝有所请。公拒之曰："皇子宜毓德春华，不可交结外臣。"上心善其言。及即位，首召公入，其戚友以故嫌故，代为公忧。上见公即谕曰："汝以郎官之微而敢上拒皇子，其守法甚坚。今任汝为大臣，必不受他人之请托也。"因立授江苏布政使，不十年超登首揆。

硕制府

硕制府色，兆文襄公侄也。历任四川总督，有贤声。色白皙寡血色，身颀而长，亭亭如玉树，俗呼曰"泥塑天官"云。

姚制府

姚制府启圣，从先良亲王平耿逆有功。《随园文集》载其任南海令，前官有亏空数万，公尽任之，解其囚使去，而已铸十万弹。往谒先良王，王与之语，大奇之，因檄两广有司均其所亏云云。余闻姚氏子云，公为亏空事已罢官，解送归旗，抵扬州，暂寓于两淮商程氏家。次早公起沐面，程氏子窥其貌伟然，语其父曰："某县令非久在人下者。昨闻其为前官代认亏空罢斥，吾家广蓄赀财，何不可借彼以偿国帑，使彼得复其官，他日必获其报也。"其父从之。公因得复官。会先良王南征，公与吴伯成巡抚兴祚旧识，故因吴为介绍以见王，王乃重委任之。及后大用，以十倍偿程氏子，程氏因而致富。与袁记有所牴牾，因笔记之。

施青天

施漕帅世纶，有权术。任京兆尹时，金吾帅托公和诺以宠幸冠一时，轿前常拥八驺，施遇诸涂，乃拱立道旁，长揖以俟之。托惊骇下轿问之，施忽厉声曰："国制非王公不设驺马，吾以为诸王至此，拱立以俟，孰意其为汝也。"欲立劾之，托谢之乃已。同时于襄勤公成龙二公皆名盛一时，俗呼曰"施青天"云。

钱南园

乾隆中，因御史王盖、罗暹春先后劾大臣获咎，故谏官皆缄默无言，转相戒诲。钱南园沣深恶之，曰："国家设立谏官，原欲拾遗补阙。今诸臣皆素餐尸位，致使豺狼遍野而上不知，安用谏官为哉？"乃陈奏山东巡抚国泰诸贪婪不法，及国帑亏空事。上震怒，命刘石庵相公往彼审讯，尽得其实。乃置泰于法，立迁公官为通政副使，时谓之鸣凤朝阳。后以事镌级。再补言官，时和相擅权，朝中自立私寓，不与诸公共坐。公立劾之，谓："国家所以设立衙署，盖欲诸臣共集一堂，互相商榷，佞者既明目共视，难以挟私；贤者亦集思广议，以济其事。今和珅妄立私寓，不与诸大臣同堂办事，而命诸司员传语其间，即有所私弊，诸大臣不能共知，虽欲参议，无由而得，恐有自作威福揽权之渐。请皇上命珅拆毁其寓，遇事公同办理，无得私自处判。"疏入，上嘉其言，即命公入军机以监之。逾年公暴卒，上甚悼惜之。

荆州炮

丙辰冬，贼犯荆州时，屯卒皆远调，兵力甚寡，副都统勒福日夜守之，势甚急。尹太守乃于城中掘得大炮数十，皆康熙甲寅所铸，铜虽涩锈，犹可施用。炮声所至，贼立奔溃，其围遂解。按康熙中顺承王勒尔锦守荆州，闻吴逆兵至，踉跄而归，盖当时所铸者，恐以资吴，故埋瘗于地下。何期百余年后犹为我兵所得用，致使垂破之城危而复安，亦有天意存也。

稗　史

稗史小说虽皆委巷妄谈，然时亦有所据者。如《水浒》之王伦，《平妖传》之多目神，已见诸欧阳公奏疏及唐介记，王渔洋皆详载《居易录》矣。近有《盛世鸿图杂剧》，演曹彬南征故事，谓南唐有妖道某，能使药迷宋将，自相残杀，语虽怪诞不经。按《北史》，魏冀州沙门法庆以妖词惑众，与李归伪作乱，自号"大乘王"。又合狂药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复相识，以杀害为事，后为刺史元遥所破。然亦有所托也。

季教谕

韩旭亭师言，江阴有季教谕，性怪诞，语多不经。旭亭师好游览山水，季谓之曰："君何时遇虎豹，乃作其小餐也。"其乡有耆英会，季曰："何所谓耆英，谓之风烛会可也。"又戏作讨海寇檄。或有谓非宜者，季曰："人安得缚向菜市口，锋刃过颈，爽如冰霜，以为快也。"按《北史》，刘居士为千牛备身，不遵法度，每大言曰："男儿要当辫发反缚籧篨上。"乃知古今竟有此怪诞人也。

谢芗泉

谢芗泉侍御，性豪宕，尝蓄万金，遨游江、浙间，抛弃殆尽。尝曰："人生贵适意耳，银钱常物，何足惜也？"与余交最善，尝屡戒余之浮妄躁进，余慭服之。尝曰："君子之交，可疏而厚，不可倾盖之间顿称莫逆，其交必不久也。"嘉庆初，和相当权时，其奴隶抗纵无礼，无敢忤者。公巡南城，遇其妾兄某，驰车冲驺从，公立命擒之，杖以巨杖，因焚其毂，人争快之。王给谏锺健希和相意，劾罢公官，管御史世铭笑曰："今日二公各有所失。"有问之者，答曰："谢公失官，王公失名。失官之患，不过一身，失名之患，致传千古矣。"今上亲政，复特召为祠部主事。

啸亭续录

[清]昭　梿撰　何　愚整理

卷　一

纯皇后之贤德

孝贤纯皇后富察氏，文忠公之姊也。性贤淑节俭，上侍孝圣宪皇后，恪尽妇职。正位中宫，十有三载，珠翠等饰，未尝佩戴，惟插通草织绒等花，以为修饰。又以金银线索缉成佩囊，殊为暴殄用物，故岁时进呈纯皇帝荷包，惟以鹿羔𣰽毯缉为佩囊。仿诸先世关外之制，以寓不忘本之意，纯皇每加敬礼。后从上东巡，崩于德州舟次。纯皇帝深为哀恸，故于文忠父子恩宠异常，实念后之德也。

大　雩

本朝列圣，忧勤民瘼，每于雨泽愆期，必敬谨设坛祈祷。乾隆七年特旨：每岁巳月，择日行常雩礼，如冬至郊坛之制。皇帝躬诣行礼，所用敬衣旗帜皆皂色，以祈甘霖速降。常雩既举，如未得雨，先祈天神、地祇、太岁三坛，次祈社稷。遣官各一人，皆七日一告祭，各官咸斋戒陪祀。如仍不雨，还从神祇等坛祈祷如初。旱甚乃大雩，皇帝躬祷昊天上帝于圜邱，不设卤簿，不除道，不作乐，不设配位，不奠玉，不饮福受胙。三献，乐祇用舞童十六人，衣玄衣，为八列，各执羽翳，歌纯皇帝御制《云汉诗》八章。余仪与常雩同，祭后雨足则报祀之。所以感格苍穹，轸念农业，实为自古所未有也。

御营制度

凡列圣每岁秋狝木兰，巡幸直省，除近畿数处建行宫外，其他皆驻跸牙帐，名曰御营，亦崇尚俭朴，兼不忘本之意也。定制，护军统领一人，率其属预往相度地势广狭，同武备院卿、司幄及工部官设立行营。中建帐殿御幄，缭以黄漆木城，建旌门，覆以黄幕。其外为网城，正南暨东西各设一门，正南建正白，东建镶黄，西建正黄。护军旗各二，东西门侧三设连帐。旌门领侍卫内大臣率侍卫亲军宿卫，网城门八旗护军统领率官兵宿卫，又外八旗各设帐房，专委官兵禁止喧哗。御营之前，扈从诸臣不得驻宿，东四旗在左翼，西四旗在右翼，均去御营百步。扈从人等各按翼驻宿，皆北上，最前为王公，次大臣、侍卫，其次大小官员、扈从人等，皆按旗分品秩安立行帐。御前大臣、内府官员人役均驻北面，去行营二里外。前锋营相形势设卡伦于路左右，各竖飞虎旗帜以为侦哨，以禁行人之喧嚣者。其中顿营或一或二，各视途之远近焉。

祫祭捧帛爵用近支王公

乾隆中，纯皇帝念宗庙执事，礼宜尽用近支宗室，骏奔襄赞，以联本支百世敬迓神庥之意。故命岁暮太庙祫祭，凡捧帛执爵诸执事官，皆用圣祖以下宗支诸王公、将军充之，特赐花翎以优宠焉。视明代惟使龌龊黄冠数人滥充助祭者，真超越其制多矣。

太庙用王府中太监

乾隆八年，纯皇帝以太庙中司香太监为太常寺召募，悉皆庸悍老稚，宫府所不收留之辈，借以充数，不足以昭诚敬。故命自仁皇帝以下王公府中，各交太监二名，以备庙中司香洒扫。复赏给七品首领一员，以司其属，不惟下联宗室之情。而各王公皆选青年洁净者充之，奔走庙廷，以昭明禋之礼，典甚钜也。

十五善射

国初定制，选王公大臣以及满洲武官中之善射者十五人充禁庭射者，赏戴花翎。凡皇上御射，皆侍其侧，命射则递射之，名十五善射云。

曲宴宗室

每岁元旦及上元日，钦点皇子皇孙等及近支王、贝勒、公曲宴于乾清宫，及奉三无私殿。皆用高椅盛馔，每二人一席，赋诗饮酒，行家人礼焉。

廷臣宴

每岁上元后一日，钦点大学士、九卿中之有勋勚者宴于奉三无私殿，名廷臣宴，其礼一如曲宴宗室礼。蒙古王公皆预是宴，盖以别燕毛行苇之义也。

茶　宴

乾隆中于元旦后三日，钦点王大臣之能诗者曲宴于重华宫。演剧赐茶，仿栢梁制，皆命联句以纪其盛。复当席御制诗二章，命诸臣和之，后遂以为常礼焉。

山高水长殿看烟火

乾隆初定制，于上元前后五日，观烟火于西苑西南门内之山高水长楼。楼凡五楹，不加丹垩，前平圃数顷，地甚爽垲，远眺西山如髻，出苑墙间，浑如图画。是日申刻，内务府司员设御座于楼门外，凡宗室、外藩王、贝勒、公等及一品武大臣、南书房、上书房、军机大臣以及外国使臣等咸分翼入座。圃前设火树，棚外围以药栏。上入座，赐茶毕，凡各营角伎以及僸佅兜离之戏，以次入奏毕，上命放瓶花。火树崩湃，插入云霄，洵异观也。膳房大臣跪进果盒，颁赐上方，络绎不绝，凡侍座者咸预焉。次乐部演舞灯伎，鱼龙曼衍，炫曜耳目。伎毕然后命放烟火，火绳纷绕，砉如飞电，俄闻万爆齐作，轰雷震天，逾刻乃已。上方回宫，诸大臣以次归邸，时已皓月东升，光照如昼。车马驰骤，塞满堤陌，洵升平盛事也。

除夕上元筵宴外藩

国家威德远被，大漠南北诸藩部无不尽隶版图。每年终，诸藩王、贝勒更番入朝，以尽执瑞之礼。上于除夕日宴于保和殿，一二品武臣咸侍座。新岁后三日，宴于紫光阁，上元日宴于正大光明殿，一品文武大臣皆入座（礼详前卷内务府定制中），典甚钜也。

大蒙古包宴

乾隆中廓定新疆，回部、哈萨克、布鲁特诸部长争先入贡，上宴于山高水长殿前，及避暑山庄之万树园中，设大黄幄殿，可容千余人。其入座典礼，咸如保和殿之宴，宗室、王公皆与焉。上亲赐卮酒，以及新降诸王、贝勒、伯克等，示无外也，俗谓之大蒙古包宴。嘉庆八年，今上以三省教匪告蒇，亦循例举行焉。

赐福字

定制，列圣于嘉平朔谒阐福寺归，御建福宫，开笔书福字笺，以迓新禧，凡内廷王公、大臣皆遍赐之。翼日，上御乾清宫西暖阁，召赐福字之臣入跪御案前，上亲挥宸翰，其人自捧之出，以志宠也。其内廷翰林及乾清门侍卫皆赐双钩福字，盖御笔勒石者也。其余御笔皆封贮乾清宫，于次岁冬间，特赐军机大臣、御前大臣数人，谓之赐余福云。

赐荷包灯盏诸物

定制，岁暮时诸王公、大臣皆有赐予，御前王大臣皆赐岁岁平安荷包一，灯盏数对及福橘、广柑、辽东鹿尾、猪、鱼诸珍物无算。外廷大臣择其圣眷优隆者亦赐荷包一，皆佩于貂裘衿领间，泥首宫门前以示宠眷。盖堂廉之间，情意欢洽，浑如家人父子，实一代之美制也。视诸前朝高座深宫，寄耳目于宵小，謦欬之际，诛夷立逮者，真不啻霄壤间也。

派吃跳神肉及听戏王大臣

定制，大内于元旦次日及仲春、秋朔，行大祭神于坤宁宫，钦派内外藩王、贝勒、辅臣、六部正卿吃祭神肉。上面北坐，诸臣各蟒袍补服，入西响神幄行一叩首礼毕，复向上行一叩首礼，合班席坐，以南为上，盖视御座为尊也。司俎官捧牢人，各实银盘，膳部大臣捧御用俎盘跪进，以髀体为贵。司俎官以臂肩臑骼各盘设诸臣座前，上自用御刀割析，诸臣皆自脔割，遵国俗也。食毕赐茶，各行一叩首礼。上还宫，诸臣以次退出。是晚，各赐糕糍酏齑，各携归邸。至上元日及万寿节，皆召诸臣于同乐园听戏，分翼入座，特赐盘餐肴馔。于礼毕日，各赐锦绮、如意及古玩一二器，以示宠眷焉。

大戏节戏

乾隆初，纯皇帝以海内升平，命张文敏制诸院本进呈，以备乐部演习，凡各节令皆奏演。其时典故如屈子竞渡，子安题阁诸事，无不谱入，谓之月令承应。其于内庭诸喜庆事，奏演祥征瑞应者，谓之《法宫雅奏》。其于万寿令节前后奏演群仙神道添筹锡禧，以及黄童白叟含哺鼓腹者，谓之《九九大庆》。又演目犍连尊者救母事，析为十本，谓之《劝善金科》，于岁暮奏之，以其鬼魅杂出，以代古人傩祓之意。演唐玄奘西域取经事，谓之《升平宝筏》，于上元前后日奏之。其曲文皆文敏亲制，词藻奇丽，引用内典经卷，大为超妙。其后又命庄恪亲王谱蜀、汉《三国志》典故，谓之《鼎峙春秋》。又谱宋政和间梁山诸盗及宋、金交兵，徽、钦北狩诸事，谓之《忠义璇图》。其词皆出日华游客之手，惟能敷衍成章，又抄袭元、明《水浒义侠》、《西川图》诸院本曲文，远不逮文敏多矣。嘉庆癸酉，上以教匪事，特命罢演诸连台，上元日惟以月令承应代之，其放除声色至矣。

端午龙舟

乾隆初，上于端午日命内侍习竞渡于福海中，皆画船箫鼓，飞龙鹢首，络绎于鲸波怒浪之间。兰桡鼓动，旌旗荡漾，颇有江乡竞渡之意。每召近侍王公观阅，以联上下之情。今上亲政后，亦屡循旧制观之，然每以雨泽愆期，罢演者多矣。

御前大臣

本朝鉴明弊政，不许寺人干预政事，命内务府大臣监之。然内廷事务每乏统领之人，仁皇习知其弊，特设御前大臣，皆以内廷勋戚诸臣充之。无定员，凡乾清门内之侍卫司员诸务，皆命其统辖。每上出宫巡幸，皆命其櫜鞬扈从，代宣王言，名位优重，仿两汉大将军之制而亲谊过之。初尚命军机大臣代摄，今上亲政后，特分

析其职，而体制尤为厘正。初无王公兼摄者，乾隆中，命喀尔沁固山贝子札尔丰阿兼之，其后蒙古藩臣递摄其职。嘉庆初，上特命睿恭王及定、庄二王兼之，实旷典云。

红绒结顶冠

国朝定制，皇上燕服，宫中冠红绒结顶冠，凡皇子皇孙皆以是为礼服，甚属尊重。近支王、贝勒得上赐者，许常冠戴，辅臣间有赐者，皆不敢戴。惟张文和公蒙特旨许元旦日冠戴，时以为非常之荣。成王尝戏谓余曰："吾帽冠祗值清钱百文，然胜汝辈数百金之顶多矣！"时红宝石顶价甚昂，故王以为戏云。

金黄蟒袍

定制，皇子服金黄蟒袍，诸王特赐者，始许服用。乾隆初，诸王蒙赐者过半，实称一时之盛。及其末年，惟定、怡二王特赐之，时以为荣。今上亲政后，惟荣恪郡王蒙赐服焉。

香色定制

古之东宫皆服绛纱袍，盖次明黄一等。国初定制，皇太子朝衣服饰皆用香色，例禁庶人服用，其后储位久虚，渐忘其制。近日庶民习用香色，至于车帏巾帨无不滥用，有司初无禁遏者，亦未习典故故也。

朝服龙团

定制，惟皇上御服朝衣，于腰阑下前后绣龙团各四，诸王以下皆用素缎数则，以为辨别。近日南中所绣朝服衣料，无论品级皆用龙团各四，初无以素褶沾者，余常购市料服之。成王见而责曰："君素称守礼者，亦滥为服用耶?"先辈之知定制若此。

四团龙补褂

旧制，亲王服四正龙补服，郡王服二正二行龙补服。乾隆中，傅文忠公以为与御服无别，乃奏改亲王服二行龙二正龙补服，郡王服四行龙补服，以为定制。诸王有特赐四正龙者，许服用焉。异姓初无赐四团龙者，雍正中，年大将军羹尧特赐四正龙补服，不久即以骄败。乾隆中，傅文忠公以椒房优宠，兆文毅公惠以平定西域功，阿文成公桂以平定两金川功，福文襄王康安以平定台湾功，皆赐四团龙补服，孙文靖以入安南功，赐之，未浃旬即以溃兵闻，遂缴还成命焉。惟文忠公每入署办事及其家居，仍用公爵补服，以示谦云。

大臣赐紫

国初诸勋臣以开创大功赐紫者，不乏其人。乾隆中，阁臣则傅文忠恒、福文襄王康安、阿文成桂、和相珅，勋戚则福驸马隆安、福尚书长安、超勇亲王拉旺多尔济、海超勇兰察皆赐紫色舆服。嘉庆中，庆文恪公桂、德继勇楞泰、额威勇尔登保以平定三省教匪功，亦赐紫焉。

宗室公赐紫

旧制，亲、郡王用金黄舆服，贝勒、贝子用紫色舆服，宗室公与大臣同。乾隆五十二年，特赐宗室镇国公、辅国公紫色舆服，其未入八分公仍旧制云。

赐朝马

明制，诸朝臣皆左右长安门步行至午门，从无赐禁门骑马者。故阁臣沈鲤扶病入掖垣，屡至颠仆，为时人所怜云。国朝定制，王、贝勒、贝子皆乘马入禁门，至景运门下骑，诸大臣一仍明制。乾隆中，上念诸臣待漏入直，每遇风雪，徒步数里，甚为颠蹶，因特许诸阁臣乘马入内，以示荣宠。嘉庆己巳，上特旨诸大臣年逾七十者，赐肩舆入直，尤为旷典云。

黄马褂定制

凡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侍卫，乾清门侍卫，外班侍卫，班领，护军统领，前引十大臣，皆服黄马褂，凡巡幸，扈从銮舆以为观瞻。其他文武诸臣或以大射中侯，或以宣劳中外，上特赐之，以示宠异云。

花翎蓝翎定制

凡领侍卫府官、护军营、前锋营、火器营、銮仪卫满员五品以上者，皆冠戴孔雀花翎，六品以下者冠戴鹖羽蓝翎，以为辨别。王府头等护卫始许冠戴花翎，余皆冠戴蓝翎云。

亲郡王赐三眼花翎

亲、郡王，贝勒为宗臣贵位，向例皆不戴花翎，惟贝子冠三眼孔雀翎，公冠双眼孔雀翎，以为臣僚之冠。乾隆中，顺承勤郡王泰斐英阿以充前锋统领故，向上乞花翎，上曰："花翎乃贝子品制，诸王戴之，反觉失制。"傅文忠代奏："某王年幼，欲戴之以为美观。"上始许之。因并赐皇次孙今封定王者三眼翎，曰："皆朕之孙辈，以为美观可也。"由是亲、郡王屡有蒙恩赐者。嗣后纯皇帝欲定五眼花翎为亲、郡王定制，为和相所阻，未果行云。

双眼花翎

国初勋臣，功绩伟茂，多有赐双眼花翎者。乾隆中，赐双眼花翎者，阁臣为傅文忠公恒、尹文端继善、兆文毅惠、舒文襄赫德、于文襄敏中、阿文成桂、和相珅、福文襄康安、孙文靖士毅。勋臣为富勤勇德、伊将军勒图、海超勇兰察、永制府保、觉罗制府吉庆、和制府琳。嘉庆中得赐者，阁臣为保文恪宁、庆文恪桂、勒相公保，勋臣为明参政亮、额经略尔登保、德继勇楞泰、那制府彦成。惟彭军门承尧、王军门得禄以绿营将佐得双眼花翎之赐，尤为宠遇优隆。以梿之不肖，于九龄时即蒙纯皇帝赐双眼花翎，实为千古荣遇，至今思之，犹感激

涕零云。

外官赐花翎

定制，外任文臣无赐花翎者。乾隆中，方敏悫观承官直隶制府时，圣眷颇优，以古北口大阅故，公特乞赐花翎。上笑曰："若尔侏儒状，亦爱花翎耶？"因特赐之。嗣后外任督、抚，屡有蒙恩赐者。惟刘文正公督陕时，特赐花翎，公回京时即日缴还，上亦优容，不加厚责也。

赐 奠

国家宠待臣僚，遇有勋绩昭著者，饰终之典，有上亲临赐奠者，亦有特遣皇子、大臣代赐者，代不乏人，惟乾隆戊戌，上念先烈亲王开创功，特往园寝赐奠。嘉庆丙子，今上念朱文正公傅导功，亲往其墓赐奠，皆一时旷典云。

赐它罗经被

本朝王大臣有薨没者，上特赐它罗经被。被以白绫为之，刊金字番经于其上，时得赐者以为宠幸，盖即古人赐东园秘器类也。

赐 宅

定制，汉员皆侨寓南城外，地势湫隘，凡赁屋时，皆高其值，京官咸以为苦。又聚集一方，人情诿诿，势所不免。列圣咸知其弊，故汉阁臣多有赐第内城者，如张文和赐第护国寺胡同，蒋文肃赐第李公桥，裘文达赐第石虎胡同，刘文定赐第阜成门大街，刘文正赐第东四牌楼，汪文端赐第汪家胡同，梁文定赐第拜斗殿，董太保赐第新街口。皆一时之荣遇也。

清字经馆

乾隆壬辰，上以《大藏佛经》有天竺番字、汉文、蒙古诸缮译，然其禅悟深邃，故汉经中咒偈，惟代以翻切，并未译得其秘指，清文句意明畅，反可得其三昧，故设清字经馆于西华门内，命章嘉国师经理其事，达天、莲筏诸僧人助之，考取满誊录、纂修若干员缮译经卷。先后凡十余年，《大藏》告蒇，然后四体经字始备焉。初贮经板于馆中，后改为实录馆，乃移其板于五凤楼中存贮焉。

石 经

汉灵帝时，立《五经》石碑于白虎观，蔡邕等为之校刊。其碑经魏、晋之乱，尽皆湮没。唐开成中，刻《九经》文于国学，至今传千余年，字皆漫漶失真。又间有明人补刊者，字体恶劣，实无足观。雍正中，有生员蒋衡字湘帆者善书法，立志书《十三经》，十余年乃成，于乾隆初上之。特赐国子监学正，藏其书于大内。乾隆庚戌，上念衡尊经之功，未忍磨灭，乃命刊其书于太学中，乙卯春告成。笔力苍劲，灿然两庑间，士大夫过者，无不摩挲赏鉴焉。

千叟宴

康熙癸巳，仁皇帝六旬，开千叟宴于乾清宫，预宴者凡一千九百余人。乾隆乙巳，纯皇帝以五十年开千叟宴于乾清宫，预宴者凡三千九百余人，各赐鸠杖。丙辰春，圣寿跻登九旬，适逢内禅礼成，开千叟宴于皇极殿，六十以上预宴者凡五千九百余人，百岁老民至以十数计，皆赐 酒联句。百余年间，圣祖神孙三举盛典，使黄发鲐背者欢饮殿庭，视古虞庠东序养老之典，有过之无不及者，实熙朝之盛事也。

宗室宴

乾隆甲子，上宴王公及近支宗室百余人于丰泽园，更其殿名惇叙殿，以示行苇燕毛之意。乾隆壬寅，普宴宗室于乾清宫，凡三千余人，极为一时之盛。嘉庆甲子，今上遵循旧制，复宴近支宗室百余人于惇叙殿，赐酒赋诗。其联句诗为成王所拟书，词翰并妙，抒写一时盛典如绘，非他词臣所拟者之可及也。

北郊斋宫

自明嘉靖中更定祀典，分祀天地，北郊因循未建斋宫。纯皇帝念祀典甚钜，未可二郊异宜，因建北郊斋宫，规模一如南郊，然后二郊之制始备。乾隆己巳，上宿斋宫，以天时暑热，从者多有暍者，因仍旧制斋于内宫，体恤臣僚故也。其后斋宫为更衣别殿，不复驻跸焉。

亲 祷

康熙中，孟夏间久旱，上虔诚祈祷，由乾清门步祷南郊，诸王大臣皆雨缨素服以从。南未至天桥，四野浓云骤合，甘霖立降。乾隆己卯，上因旱，屡祷于三坛、社稷，雨不时降。乃步祷于南郊，次夕，澍雨普被，岁仍大稔，上咏《喜雨诗》以志之。二圣轸念农食惟艰，甘屈万乘之尊为民请命，其于桑林之责，千古若合符节也。

射布靶

国家以弧矢定天下，凡八旗士大夫无不习勩弓马，殊有古风。每岁上狩木兰前，将派往扈从王公大臣、文武官员等习射于出人贤良门，上亲阅之以定优劣，其中三矢以上者，优赉有差。今上自甲戌春，命八旗护军、前锋营每旗拣选善射者百人，上亲阅视，其中优者，立为擢升，岁以为常，大有安不忘危之意。然周制有大射、燕射、宾射之别，今每春习射，及秋狝前习射，有古人燕射之意，至于春秋大射之仪尚未之备。余立朝时，每为言官等言之，初未有人奏者。然此大礼，终必有议及之日也。

文臣射鹿

每岁射布靶时，汉大臣官员有能射者，亦许与及，上每特赐花翎以旌奖之。赵谦士侍郎每岁贯侯，屡为

文臣之冠，上甚嘉之。戴文端公衢亨任修撰时，随从木兰，尝射鹿以献，纯皇帝大悦，曾赋天章以纪其事焉。惟江畹香中丞兰于习射时，甫弯弓，其鞢崩坏，弓矢尽落于地，上大笑，时谓之"江三丢"云。

奏事处

国朝鉴明季科臣纷嚣，每致政务丛脞，特设立奏事处，遴选六部、内务府司员之能书写者，为奏事官。十年一为更易，统属于御前大臣，又命御前侍卫一员总统其事。凡外庭章奏，许其传达，盖以其官职卑末，不敢壅滞耳目。至于露奏本章，仍令六科传递，以符旧制，仿周官小臣致命之意也。

奏蒙古事侍卫

旧制，选六班蒙古侍卫中之熟谙蒙古语者，与奏事官同事，专奏外藩王公呈奏事件，国语谓之卓亲辖。盖以其语言气习与之相近，易通晓其意指，亦柔远人之一道也。

常　朝

自后唐明宗改入阁仪为百官五日候起居之制，历代相沿以为钜典。本朝列圣忧勤政事，凡离宫燕寝无不披览奏章，召对大臣，堂廉之际，甚为通达。然相沿古制，凡王、公、将军、六曹冗员，无政事之责者，于每月五日朝集于午门前，朝服坐班。上驻跸大内日，王公皆于太和门坐班侍卫，赐茶始散。上驻跸园中时，王公则同百官坐班午门外，科道官轮班察核，不至者立劾之。时谓之常朝云。

万寿节

本朝万寿节，王公、大臣、文武职官等，咸蟒袍补服，于黎明时排班圆明园之正大光明殿前，三品以下者，排班于出入贤良门外。上龙袍珠冠入座，鸿胪官唱排班，引导宣赞，一如大朝仪。上受贺毕始还宫。如遇上幸木兰时，诸王、大臣则齐集午门外遥祝万寿云。

本朝祧庙之制

自商、周时尊契、稷为始祖，历代相沿，各追崇四亲帝号，供奉太庙，而开创之君反居其下。至亲尽庙祧时，太祖始正南向之位，非历有百年，其典不备，如唐之宪、懿，宋之僖、宣，屡经罢复，浑如儿戏，识者讥之。本朝太祖肇基东土，抚有寰区，追崇原皇帝四圣神主，即安奉于太庙后殿。遇四时祭享，遣亲王一人为之摄祭；元旦、万寿节日，特遣官致祭；每岁祫祭时，则命觉罗官恭捧四圣神主合祭于太庙中，礼成仍安奉于后殿焉。时享之时，既不预九庙之数，复不压高皇帝南向之尊，实祭典之良制，百世宜遵奉者焉。

荐　新

《月令》，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荐鲔于庙，方氏云："王必乘舟而后荐新，所以示亲渔也。"今奉先殿每月荐新，仍沿明制。而列圣秋狝木兰，凡亲射之鹿獐，必驿传至京，荐新于奉先殿，即《月令》王亲渔之意也。

射　牲

古礼，王祭于庙，亲射牲以献。今坤宁宫跳神仪，凡牲入，上迎出户，俟牲进，上随入，跪视庖人执鸾刀以屠割毕，方叩头兴。即古射牲之遗意也。

皇后入庙之制

古制，后先帝崩则祔祀于庙，设位于其姑下，然遇行祫祭之礼，动多关碍。至明世宗预祧仁宗，以方后入祔，益非法矣。本朝定制，凡后先帝崩时，则奉安神主于奉先殿夹室中，俟大行皇帝崩后，始一同入庙。如孝敬宪皇后、孝贤纯皇后、孝仪纯皇后皆沿是制，有胜于古制多矣。

寿皇殿

寿皇殿在景山门内，正北殿凡九室，重檐金楹，一如太庙之制，供奉列圣御容。上遇元旦、岁暮及圣诞、忌辰之日，皆行亲谒礼，凡诸皇子、皇孙及近支亲、郡王皆从行礼。其旁永思殿即列圣苫庐地，凡瞻谒日，必于永思殿传膳办事，盖亦示孺慕之意也。

安佑宫

安佑宫在圆明园西北隅，朱扉黄甍，一如寝庙之制，内供奉仁皇帝、宪皇帝、纯皇帝三圣神牌。上于临御园中日，行瞻谒礼，每年四月八日，率领诸皇子近侍拜谒，其朔望荐熟彻馔，一如生时礼。皆隶内务府大臣承办，即古原庙之制也。

皇史宬

皇史宬在东华门外迤南，与普度寺相近，盖明南内地也。殿庑七楹，扉牖楹楣以石代之，内贮金漆柜数十，盖古人金匮石室之意。凡列圣实录、玉牒、圣训皆藏其中，设旗员年老者八人守之，地甚严密。余于丁卯冬奉迎《纯皇帝实录》，曾一至其地。尝闻徐昆山先生述闻李穆堂侍郎言，其中藏全分《永乐大典》，较今翰苑所贮者多一千余本，盖即姚广孝、解缙所修初本，缮写精工，非隆庆间誊本之所能及。惜是日匆匆瞻礼，不得从容翻绎，未审是书尚存与否也。

皇上日阅实录

列圣于每早盥沐后，即敬阅列朝实录一卷，自巡狩、斋戒外，日以为常，虽寒暑不间也。闻觉罗侍读荣昌言："其书皆收贮内阁大库内，每前一日，中书舍人启钥取书，用黄绫袱包裹，外用楠木匣盛贮，次早同奏章送入。一日，寓直者偶忘启钥，同事以为次早可及，遂不获开。五更时，上已遣小内侍索取，余是日承值，乃匆匆启库取书，未及盛匣，上已催促者再矣。"亦可觇圣

主之勤于法祖也。

喜起庆隆二舞

国家肇兴东土，旧俗所沿，有《喜起》、《庆隆》二舞。凡大燕享，选侍卫之狷捷者十人，咸一品朝服，舞于庭除，歌者豹皮褂貂帽，用国语奏歌，皆敷陈国家忧勤开创之事。乐工吹箫击鼓以和，舞者应节合拍，颇有古人起舞之意，谓之《喜起舞》。又于庭外丹陛间，作虎豹异兽形，扮八大人骑禺马作逐射状，颇沿古人傩礼之意，谓之《庆隆舞》。列圣追慕祖德，至今除夕、上元筵宴皆沿用之，以见当时草昧缔构之艰难也。

武官乘轿

旧制，武官一品皆乘轿。纯皇帝以满洲大员皆宜夙习劳勚，不可耽于安逸，故将都统、将军、提督等乘轿之制，尽行裁革。惟领侍卫内大臣例无明文，然向率以诸王、大学士兼之，未有单衔者，故皆因循乘轿。惟英诚公阿克栋阿一人初无他官，以家室贫乏，不能豢养舆夫，故独乘车以行，后超勇王拉旺多尔济以足疾，喀尔沁贝勒丹巴多尔济以受重创故，皆特旨赐轿。继其位者为科尔沁郡王索诺木多布斋、科尔沁贝勒鄂尔哲依图，皆因循坐轿。丙子冬，上特旨罢斥，仍交部严议焉，自是武臣无乘轿者矣。

鹰狗处

鹰狗处向在东华门内长街，设总统二人，以侍卫兼之，豢饲御前鹰狗，以备搜狝之用。其牧人皆以世家子弟充之，许其蟒袍纬帽，为执事人中之品最高者。今上壬戌，以其非急务，不宜蓄于禁垣内，因命迁于东安门内长房，其职事为之稍贱，众视为冗员焉。有吾宗室琅岩侍卫萨彬图者，素好与文士交，及兼鹰狗总统，因书鹰狗处少卿衔帖，投刺于翰苑家，众争笑之。

上虞备用处

定制，选八旗大员子弟中之狷捷者为执事人，司上巡狩时扶舆、擎盖、捕鱼、罟雀之事，名曰上虞备用处。盖以少年血气偾张，故令习诸劳勚，以备他日干城侍卫之选。实有类汉代羽林之制，而精锐过之，盖善于宠驭近侍之制也。

虎枪处

定制，选各营中将校精锐者，演习虎枪之伎，凡巡狩日相导引。上大猎时，其部长率伎勇者十人，入深林密箐中觅虎踪迹。凡猛兽出，其部长排枪以伺，虎跃至，猛健先以枪刺其胸仆之，谓之递头枪，然后群枪林至。其头枪者赏赉优渥，故人思效命焉。纯皇帝定制，凡杀虎时为虎龁啮及被创者，照军营殉难受伤例赐恤焉。

御枪处

乾清门侍卫中选火器精熟者数十人为御枪处，巡幸时，日相导引。其长服黄缘红马褂，余者皆红缘白马褂，以为辨别。凡上合围时，皆下骑执火器翼列扈从，以防猛兽奔突，上用御火枪击兽时，则争相贰副焉。旧时郊行，免其相从，近自癸酉之变后，凡郊社、大祀，皆服蟒袍以扈跸焉。

善扑营

定制，选八旗勇士之精练者，为角牴之戏，名善扑营，凡大燕享皆呈其伎。或与外藩部角牴者争较优劣，胜者赐茶缯以旌之。纯皇最喜其伎，其中最著名者为大五格、海秀，皆上所能呼名氏。有自士卒拔至大员者，盖以其勇挚有素也。和相当轴时，令巡捕营将士亦选是伎。其后文远皋宁任金吾时，以其贱卒不宜近上前，因奏罢之，人称其识大体云。

向导处

定制，凡上巡狩时，预遣大臣率各营将校之深明舆图者，往勘程途，凡御跸、尖营相去几许，及桥梁倾圮道涂芜滓者，皆令有司修葺，名曰向导处。先是获是差者，皆为美选，沿路苞苴，肆意征索，稍不满意，则以修治道涂为名，凡坟墓陇亩任其蹂践，有司畏之如虎，罔敢稍拂其意。后纯皇帝知之，将其最暴者惩治数人，然后其风稍敛焉。

蒙古医士

定制，选上三旗士卒之明正骨法者，每旗十人，隶上驷院，名"蒙古医士"。凡禁廷执事人有跌损者，咸命其医治，限以日期报愈，逾期则惩治焉。齐息园侍郎坠马伤首，脑涔涔然，蒙古医士尝以牛脬蒙其首以治之，其创立愈。故时有秘方能立奏效，非岐黄家所能及者。近最著名有觉罗伊桑阿者，以正骨起家，至于钜富。其授徒法，先将笔管铖削数段，令徒包纸摩挲，皆使其节合接如未破者，然后如法接骨，皆奏效焉。

批本处

国初鉴明季秉笔太监专擅弄权之弊，特简满翰林官一员，满内阁侍读一员，满中书舍人六员在内廷行走，专司批发之责。凡本章，大学士票拟上，经上批览毕，即交该处用清字批示，然后交付内阁学士，恭录圣旨发抄。故机宜慎密，从无敢迟滞删改者，实当代之善政，俗谓之"红本"云。该处行走人员皆许挂珠，用红雨檐帽，每遇岁时，内廷赏赐咸预其列，以示荣云。

翻书房

崇德初，文皇帝患国人不识汉字，罔知治体，乃命达文成公海翻译《国语》、《四书》及《三国志》各一部，颁赐耆旧，以为临政规范。及定鼎后，设翻书房于太和门西廊下，拣择旗员中谙习清文者充之，无定员。凡《资治通鉴》、《性理精义》、《古文渊鉴》诸书，皆翻译清文以行。其深文奥义，无烦注释，自能明晰，以为一时

之盛。有户曹郎中和素者，翻译绝精，其翻《西厢记》、《金瓶梅》诸书，疏栉字句，咸中綮肯，人皆争诵焉。

上书房

本朝鉴往代嫡庶争夺之祸，永不建储，皇子六龄，即入上书房读书。书房在乾清宫左，五楹，面北向，近在禁御，以便上稽察也。雍正中，初建上书房，命鄂文端、张文和二公充总师傅。二公入，诸皇子皆北面揖，二公立受之，实从古帝王乞言之制也。当时师傅，皆极词臣之选，故列圣学问渊博，固皆天纵，亦一时师保训迪力也。定制，卯入申出，攻《五经》、《史》、《汉》、策问、诗赋之学，禁习时艺，恐蹈举业鼻陋之习。日课诗赋，虽穷寒盛暑不辍，皆崇笃实之学。其较往代皇子出阁讲读，片刻即归，徒以为饰观者，真不啻霄壤分也。其圆明园书房在勤政殿东，屋凡三进，地宇幽邃，有纯皇帝御书"先天不违"、"中天立极"、"后天不老"三匾额，时呼为"三天"云。

南书房

唐、宋优重词林，最为清秘，凡制诰草麻外，一切机务，皆与商榷，故其品为高要。明代设翰林院于东长安门外，视之与部院等，坐耗俸赀，毫无一事，惟以为入阁之阶。故大拜后，不娴政事，动为胥吏所欺，如周道登不识情面二字，郑以伟有穷于数行之叹，安问其燮理之道也。本朝自仁庙建立南书房于乾清门右阶下，拣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充之，康熙中谕旨，皆其拟进，故高江村之权势赫奕一时。仁庙与诸文士赏花钓鱼，剖晰经义，无异同堂师友，故一时卿相如张文和、蒋文肃、厉尚书廷仪、魏尚书廷珍等皆出其间，当代荣之。列圣遵依祖制，宠眷不衰，为木天储材之要地也。

如意馆

如意馆在启祥宫南，馆室数楹，凡绘工、文史、及雕琢玉器、裱褙帖轴之诸匠皆在焉。乾隆中，纯皇万几之暇，尝幸院中看绘士作画，有用笔草率者，辄手教之，时以为荣。有绘士张宗苍，以山水擅长，仿北宋诸家，无不毕肖。上嘉其艺，特赐工部主事，实为一时之盛。其他如陈孝泳、徐洋辈，皆以文学优长，或赐举人一体会试，或以外郡佐杂升用，亦各视其才具也。

廷　寄

列圣天纵聪明，凡诏谕外吏，剀切机宜，辄中窾要。恐传抄后有所泄漏，反使干臣难以施为，故一时机密事件，皆命军机大臣封缄严密，由驿传递，名曰廷寄。向例封面标军机首揆名姓，自阿文成公没后，纯皇帝嫌涉专擅，命改为军机大臣等寄云。每月兵部将所寄封数，及寄外任何人名目，汇奏一次，盖亦杜大臣有所私请托。实一代之良法，较诸前代纶音未降而舆隶咸闻者，真不啻霄壤之别也。

上谕馆

本朝列圣，家法相承，谕旨颁自枢府，或每谕万言，或日数旨。纶綍式昭，积累繁富，恐有所遗漏，故特立上谕馆，设主事二人，笔帖式若干人，专司恭录清、汉谕旨。每数月后汇奏一次，交起居注收藏。特简阁臣二人综理其事。真远胜往代惟命词臣视草诰制，又以骈体肤阔，陈陈相因，所谓依样画葫芦者，真无济于实事也。

国史馆

国初沿明旧制，惟修列圣实录，附载诸勋臣于内，祇履历官阶而已。康熙中，仁皇帝钦定功臣传一百六十余人，名曰《三朝功臣传》，藏于内府。雍正中，修《八旗通志》，诸王公、大臣传始备，然惟载丰沛世家，其他中州士族勋业茂著者，仍缺如也。其所取材，皆凭家乘，秉笔词臣，又复视其好恶，任意褒贬，如开国名臣何温顺公和理、费直义公英东等诸传，其文寥寥数则，而如蔡绥远毓荣、苏侍郎拜几至万言，皆剽窃碑版中语也。纯皇帝夙知其弊，于乾隆庚辰，特命开国史馆于东华门内，重简儒臣之通掌故者司之。将旧传尽行删薙，惟遵照实录、档册诸籍所载，详录其人生平功罪，案而不断，以待千古公论，真修史之良法也。后又重修《王公功绩表传》、《恩封王公表》、《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等书，一遵是例焉。嘉庆庚申，上复命补修列圣本纪，及天文、地理诸志乘，儒林、烈女等传附之，一代之史毕具矣。其续录者，以十年为则，陆续修之，以为万禩之计也。

本朝钦定诸书

列圣万几之暇，乙览经史，爰命儒臣选择简编，亲为裁定，颁行儒宫，以为士子仿模规范，实为万目之巨观也，今胪列其目于左。经部：《易经通注》四卷。《日讲易经解义》十八卷。《御纂周易折中》二十二卷。《御纂周易述义》十卷。《日讲书经解义》十三卷。《钦定书经传说汇纂》二十四卷。《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二十卷。《御纂诗义折中》二十卷。《钦定周官义疏》四十八卷。《钦定仪礼义疏》四十八卷。《钦定礼记义疏》八十二卷。《日讲礼记解义》二十卷。《日讲春秋解义》六十四卷。《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三十八卷。《御纂春秋直解》十六卷。《御注孝经》一卷。《御纂孝经集注》一卷。《日讲四书解义》二十六卷。《御纂律吕正义》五卷。《御纂律吕正义后编》一百二十卷。《御定康熙字典》四十二卷。《钦定西域同文志》二十四卷。《御定音韵阐微》十八卷。《钦定同文统韵》六卷。《钦定叶韵汇辑》五十八卷。《钦定音韵述微》一百六卷。史部：《钦定明史》三百六十卷。《御批通鉴辑览》一百二十卷。《御定通鉴纲目三编》四十卷。《开国方略》三十二卷。《御定三逆方略》。《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四十八卷。《平定金川方略》三十二卷。《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五十四卷、

《正编》八十五卷、《续编》三十三卷。《平定两金川方略》一百五十二卷。《临清纪略》十六卷。《兰州纪略》。《石峰堡纪略》。《台湾纪略》。《平定廓尔喀纪略》。《平苗纪略》。《平定三省教匪纪略》。《辛酉工赈纪略》。《太祖高皇帝圣训》四卷。《太宗文皇帝圣训》六卷。《世祖章皇帝圣训》六卷。《圣祖仁皇帝圣训》六十卷。《世宗宪皇帝圣训》三十六卷。《高宗纯皇帝圣训》三百卷。《上谕内阁》一百五十九卷。《朱批谕旨》三百六十卷。《钦定明臣奏议》二十卷。《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十二卷。《钦定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六十卷。《钦定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八十卷。《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十二卷。《御定月令辑要》二十四卷。《大清一统志》五百卷。《钦定热河志》八十卷。《钦定日下旧闻考》一百三十卷。《钦定满洲源流考》二十卷。《钦定皇舆西域图志》五十二卷。《皇清职贡图》九卷。《钦定盛京通志》一百卷。《词林典故》八卷。《续词林典故》□卷。《钦定历代职官表》□□卷。《钦定大清会典》一百卷。《新定大清会典》□□卷。《大清会典则例》一百八十卷。《新定大清会典则例》一百八十卷。《钦定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二卷。《钦定皇朝文献通考》二百六十二卷。《钦定续通志》一百四十四卷。《钦定皇朝通志》一百卷。《钦定皇朝通典》二百卷。《幸鲁盛典》四十卷。《万寿盛典》一百二十卷。《钦定大清通礼》四十卷。《南巡盛典》一百二十卷。《皇朝礼器图式》二十八卷。《国朝宫史》三十六卷。《续国朝宫史》□□卷。《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六卷。《八旗通志初集》二百五十卷。《八旗通志二集》□□□卷。《大清律例》四十七卷。《钦定天禄琳琅》十卷。《御制详鉴阐要》二十卷。子部:《御撰资政要览》三卷、《后序》一卷。《圣谕广训》一卷。《庭训格言》一卷。《御制人臣儆心录》一卷。《御制日知荟要》一卷。《御定孝经衍义》一百卷。《御定内则衍义》十六卷。《御纂性理精义》十二卷。《御纂朱子全书》六十六卷。《御定执法成宪》八卷。《钦定授时通考》七十八卷。《钦定医宗金鉴》九十卷。《御定历象考成》四十二卷。《御定历象考成后编》十卷。《御定仪象考成》三十二卷。《御制数理精蕴》五十三卷。《御定星历考源》六卷。《钦定协记辨方书》三十六卷。《钦定佩文斋书画谱》一百卷。《秘殿珠林》二十四卷。《石渠宝笈》四十四卷。《续石渠宝笈》□□卷。《钱录》十六卷。《钦定西清古鉴》四十卷。《钦定西清砚谱》二十四卷。《御定古今图书集成》五千二百卷。《钦定渊鉴类函》四百五十卷。《御定骈字类篇》二百四十卷。《御定分类字锦》六十四卷。《御定子史精华》一百六十卷。《御定佩文韵府》四百四十二卷。《御定韵府拾遗》一百十二卷。《御注道德经》二卷。集部:《圣祖仁皇帝初集》四十卷、《二集》五十卷、《三集》五十卷、《四集》三十六卷。《世宗宪皇帝文集》三十卷。《高宗纯皇帝乐善堂全集》三十卷。《御制文初集》三十卷、《二集》四十卷、《余集》二卷。《御制诗初集》四十四卷、《二集》九十四卷、《三集》一百卷、《四集》一百二十卷、《五集》一百四十卷《余集》□卷。今上皇帝《味余书室集》□□卷。《御制文初集》□□卷。《御制诗初集》□□卷、《二集》□□卷。《御定全唐文》五千卷。《御选古文渊鉴》六十四卷。《御定赋汇》一百四十卷、《外集》□□卷、《补遗》二十二卷。《御定全唐诗》九百卷。《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四百八十二卷。《御定历代题画诗类》一百二十卷。《御选四朝诗》二百九十二卷。《御定全金诗》七十四卷。《御选唐诗》三十二卷。《御选唐宋文醇》五十卷。《御选唐宋诗醇》四十七卷。《皇清文颖》一百二十四卷。《续皇清文颖》□□卷。《钦定四书文》四十一卷。《御定历代诗余》一百二十卷。《御定词谱》四十卷。《御定曲谱》十四卷。

卷　二

韩旭亭

旭亭先生寄子尚书公家书,余已载前卷矣。先生少貌岐嶷,目炯如电,喜作豁刻语,使人莫能禁受。尝遇相士云:"公之貌如黄阁学孙懋,当早贵,恐不永年耳。"先生深自改易,立功过格以自警,凡利众济人事皆勉力为之。乾隆庚寅客京邸,尝大病,梦人语曰:"汝发愤改过,造化已延汝寿矣!"及病愈,貌和霭,有识之者云:"非复当年形状矣!"老年远游燕、粤、吴、越,身愈轻健,如三四旬人然。甲戌春,寿八十,经上赐匾旌之。越二岁,无病终,实近世之罕见也。忆丙午间,师尝设席余邸,因余性卞急,谆谆相戒,以己身为譬喻,不啻再三。然余终以暴戾致愆,至今思之,深有愧师教也。

张云汀

张云汀名宾鹤,浙江余杭人。性豪宕,不羁小节。诗学杜、韩,其七古苍凉劲健,尤入少陵之室。以诗客礼、怡诸邸,与嵩山叔交甚笃。先王喜其才而诮其品,尝曰:"使云汀读宋儒一篇书,其怪僻当不至是。"尝与先王饮于清流激湍飞觞醉月之候,裈落于席,人争笑之,而先生不顾也。后以落拓卒于京邸。怡王讷斋主人尝刊其诗以行世,亦甚怜其才也。

黄雅林

黄雅林初名俊,字石咸,辽阳人。为明青州太守某后。崇德癸未,大兵破青州,太守殉节,其子孙遂流落,寓籍陪京云。先生学问渊博,矜才使气,医卜、艺术之书,无不周览,时时述稗官家言,闻者绝倒。自以其名不雅驯,遂易名颙,以痴者自居(盖俗谓痴呆者谓之大头云)。亦好奇士也。诗画仿郑板桥,有意矫俗,反使性灵汩没,先恭王甚惜其才华不由正轨。时有诗文就之商榷,先生辄加抨击,酒酣耳热,宾主喧嗔,声惊四座,先恭王每以山精野狐目之。然平时未尝不嘉其忠告,交谊仍如故也。馆于宁邸时,贝勒永福已袭封,先生督责甚严。时有倨色,先生勃然曰:"尔冠则朝廷贵

爵，尔身犹吾弟子也。"命免冠重责数十，至长跽谢罪乃已，其古道如此。

尤水村

尤水村名荫，仪真人。善绘事，诗宗放翁，间有清新之句。弱冠入都，从先恭王之辽、沈，往返数千里。有《出塞诗》一卷，皆苍凉吊古之作，袁简斋太史曾序而行之。先生性放旷，不屑小节。用浓墨作黑竹，琅玕百尺，颇有凌云之势，江乡诸盐客多珍重之，名与王梦楼相埒。晚年寄迹释道，于内典颇精熟。年八十余始卒。

超勇亲王

余向记超勇王光显寺战绩于前卷，今于其嗣王处得王家乘，其功尚有未详处，故补书之。王先世为元太祖第四子后裔，居喀尔喀赛因诺音部。康熙中，准噶尔台吉噶尔丹势强，侵喀尔喀四部，尽为所破，王时弱冠，负祖母单骑叩关降。仁皇帝怜之，置宿卫，授轻车都尉爵，赐第京师，尚纯悫长公主，至洊封郡王。雍正中，遣归游牧。九年征准噶尔时，王请从征，上从之，命从顺承王驻察汗河。傅尔丹既偾师于和通淖尔(见前卷)，贼众追蹂，阑入内境。顺承王拥兵不救，王慷慨曰："使虏骑充斥，大军败亡，安用将帅为也？"因率本部卒迎贼于鄂登楚勒。时贼势鸱张，赤帜遍野，王曰："此未可以力争。"因命其部将巴海夜入贼垒以致师，王伏精锐于林莽间。巴海率哨骑奔贼大队，贼众追之，伏起，王吹角于队，我兵无不一当百，转战竟日，贼仓卒遇大敌，不及备，遂为我兵所歼。王阵擒贼首二，皆百战渠魁，贼帅小策零堕骑，裸身跨白驼遁。漠南肃清，时谓北征第一战功云。逾年复有光显寺之战，王威名镇漠北，虏骑震慑，不敢复南牧矣。及纯皇帝即位，授王定边左副将军，镇乌里雅苏台。傅阁峰尚书归，定和议(见前卷)。上命王会议。虏使哈柳至，强辩士也，谒王于京邸。哈柳诮王曰："闻王漠北有营帐，奚必居于京邸？"王曰："国家都于此，我随君而居，即为吾土。喀尔喀乃藩部，若人有园囿然，何足道也。"柳又言："王幼子思归(见前卷)。欲传致之。"王慨然曰："公主所育为吾嫡长，其余孽何足齿及？汝部纵放归，吾其请于皇上必戮于宗也。"哈嗒然退。王复面奏纯皇帝曰："今北虏挟臣子以为重，臣若许之，适足以长其骄心，恐无益于国事。况此不肖子不即殒灭，赧颜偷生无足存也。"上诏奖之，比之乐羊云。复命王修书答之，和议乃成。庚午，王薨于军，遗表请归祔公主园寝。上惋惜之，命配享太庙及贤良祠，外藩得预侑食者，惟王一人，盖异数也。嘉庆甲戌，礼部尚书成宁以王为外藩，故撤贤良祠神牌于后殿。事闻，今上震怒，立褫成职，盖犹念王之勋也。其孙拉旺多尔济颇有祖风，尚和静公主。掌宿卫四十年，所领将卒，无不感激用命，以忠醇持躬。和相当权时，诸王大臣尽交其门，而王独与之梗，今上甚为优眷。癸亥春，有陈德之逆，喀喇沁贝勒丹公某已为所刺伤，王以手拨其腕，德莫能支，遂被擒，其勇力可知也。余以罪废时，王面诘某贵臣曰："礼王何罪，公乃罗织至此，使宗藩斥革如发蒙振落，吾侪外臣，何足道也！"贵臣赧然退。王因于岁首谢病归藩，愤悒而薨。余与王素乏缔交，乃情挚若此，深有感于心也。刘文清公尝比王为金日磾，余以其谨慎寡过处有类霍大将军，日磾尚非其匹，实为朝廷重臣也。王薨之夕，有大星陨于西北，讣至恰如其期，亦一异也。

褚筠心

褚筠心先生廷璋，长洲人，为沈文悫公弟子。少时与赵舍人文哲、曹学士仁虎等结社，号"吴门七子"。诗宗盛唐，无宋、元卑靡之习。尝修《西域同文志》，谙习新疆古迹，所作西域咏古诸诗，音律尤苍凉合格。先恭王尝曰："近世不为袁、赵所惑者，惟筠心一人而已。"性直梗，和相秉权时，先生以其非科目中人，不以先辈待之，和相慊然。以考事中之，改官部曹，先生终身不谒铨选，曰："此膝不为权臣屈也。"尝赏鉴余诗文，临归时，余题四律赠行，先生即日挑灯和之，其末作《玉胡蝶词》，尤多规劝，余心感其言。然性纡缓，多为人所愚，任湖南学政归，以宦囊开凶肆，以其利溥，人争笑之，而先生不顾也。

宁秀生有髭

纳兰侍卫宁秀，为太傅明珠曾孙。生时有髭数十茎罗罗颐下，年弱冠，颜貌苍老宛如四五十人。未三十即下世，其家因之日替，亦一异也。

张汉潮渡汉江

嘉庆戊午夏，教匪张汉潮自秦窜入楚境，势甚猖獗。楚督景安畏懦，远避武昌，贼如风飘豕突，无所抵拦。汉潮欲渡汉江以窥全楚，时汉阳最为富饶，市廛毗连数十里，甲于天下，闻警，商贾惊避，有老贾某祈于关帝庙。会大风骤起，飘泊贼人舟楫，毙于江者如鹜也，汉潮亦落水得拯，因狼狈返秦中，自是不敢东下，逾年乃为明参政亮所擒。当时假使贼得济，蹂躏江、淮，其祸不可问矣。信夫，国祚昌炽，水伯得以默为佑护也。

稗事数则

乾隆末，定王綿摄金吾印信，正阳门外火灾延及民居，王驰救之。有娼家避火，群立巷口，粉白黛绿者数十人，王不识，诧曰："是家女子何若是之多也。"人争笑之。

陈春淑副宪，性梗直敢言，满朝以怪物目之。广赓虞侍郎尝谓余曰："仕途以我与王暨陈副宪为三怪。"殊为愤懑。余笑曰："吾今日诚为周处矣！"盖狎以广为虎陈为蛟也。后春淑降官编修。尝路遇余，余降舆立市间语移时，舆夫皆诧，私语曰："是何侘傺老翁，而王为之谦逊若此？"余闻之，笑谓傔者曰："非轿夫不能道此语也。"

张靖逆秉枢言乾隆中有某散秩大臣，尝侍班而冠

缨忽断，不及缝纫。恐上出见之，乃以下僚启事笔于颈下绘之如缨然，人传为笑柄云。

宗室镇国公永玉尝馈蒸鹅于顺义侯田公国荣，阍人误以蒸鸭告之。田诧曰："吾年已老，从未见此巨鸭也！"后食始知之。

有某公家素贫，得上赐人参票，喜极过望，感激涕零。是日上祀雩坛，某不及伺上回宫，乃于天桥路侧泥首称谢。成王笑曰："自有郊祀以来，从未有在此叩首者，某公此举，恐桥神亦有所惊讶也。"

曹剑亭之劾和相家奴刘全，余已载前卷。或有訾之者曰："公尝狎昵某伶童，后为全所夺，故公衔怨劾之。"后廿余年，花晓亭侍御杰之劾嵯贾查有圻侵冒国课，人复以此语归之。甚矣！不乐成人之美若此。

甘啸岩先生运源，为忠果公曾孙。幼师刘海峰，书画精绝。诗文上宗七子，殊有豪气，为旗籍文士之冠，然不甚工楷书。有某大臣延其书写奏牍，先生以灵飞经法为之，某公大怒，挥之门外，曰："甘某名望若尔！乃其书法尚不如吾部曹胥吏之端楷也。"

哈军门攀龙，为将军元生子。元生随鄂文端公征苗有功，军门子国兴复以勇健著，三世拥旄，时人荣之。公为回属，素禁豕肉。外祖舒直恪公(名见上卷)。任西安将军时，与公甚善，尝请会食。哈公每嫌蒸羊品味不佳，异日庖人潜以猪肉托羊馔，哈食之甚美，褒奖备至，初不觉异味也。

张文和公晚年颇以谦抑自晦，每遇启事者至，动云："好、好。"一日有阁中胥吏请假，公问何事，曰："适闻父讣信。"公习为常，亦云："好、好。"舍人等皆掩袂笑，而公未觉也。

褚筠心学士于庚寅科同国学士柱典试江西，国故文理庸劣，而不许褚同定一卷，乃自为批阅 。同时全阁学魁与边学士继祖典试浙江，全故疏懒，终日不阅一卷，任边选中。时人谚曰"全亏边继祖，裹住褚廷璋"云。盖北人呼亏裹与魁国同音也。

成王性滑稽，遇事喜作反语。自言直枢庭时，尝召见，上适阅明参政亮捷报，命王阅之。王习为常，奏"此战惜未获渠首，使张汉潮得擒明亮，始为佳事"。上正色曰："若是则不佳矣！"王始省悟，免冠叩谢出。

赓阁学泰，满洲人。中己酉孝廉。以资深历显职，面目臃肿，人争厌之。与人言习语"可不是"三字，人以"赓可不"呼之。宗室辅国公晋隆，性滑稽，一日于坐中骤问赓曰："今日天气甚寒。"赓习以可不应之，又云："君观某大臣貌可作龙阳否?"赓亦漫应之，为某大臣所责，至跪谢乃已。

明副军泰，宁夏驻防人。以功绩洊至副都统，人多粗疏。一日带领引见，时明司镶黄旗汉军，其都统为荣恪郡王，王又兼摄领侍卫内大臣，故事，领侍卫府阶最高，故先入殿，明睹王即偕入。定制，一品官皆赐坐，上命之坐，众大臣叩头谢，明亦随之叩坐如仪。为上诧之，明始知误，免冠谢罪，即日罢之。

王文靖

王文靖熙，宛平人，为文简公崇简子。少年登第，章皇帝喜曰："公辅器也。"然当草创之际，非习国书无以济大事，乃命供奉内廷，上亲为之教习清文，兼习释典。与孙学士承恩、麻文僖公勒吉日侍西清。上登遐时，命公与文僖同撰遗诏，因授顾命。康熙中正首揆。吴逆叛，其子应熊因尚主故留京师，时莫敢言。公首劾之，其疏要语云"不斩应熊，无以寒老贼之胆"云云，仁皇帝乃正应熊之罪，时人快之。公家训云："祭墓无以牲牢，惟以蔬果代之。"人有言其过俭者，公曰："今以宰相祭墓，诚为太俭，然日后子孙侪于庶人时，则易于措办，若敖氏之鬼不至于易馁也。"人服其言。薨之日，都城士民皆往送丧，为之罢市，其感人也如此。

查初白

国初诗人，以王、施、宋、朱为诸名家，查初白慎行继以苏、陆之调著名当时。其诗句亦颇俊逸峭劲，视西崖、义门诸公自为翘楚。公以晚年入翰林，尝随驾木兰，褒衣襜服行山谷间，仁皇帝望而笑曰："行者必查某也。"其风度如此。晚年家居，以弟嗣庭狱，缇系入京。宪皇帝阅其诗曰："查某每饭不忘君，杜甫流也。"因免其罪焉。

先恭王之正

先恭王性刚直，某相国当权时，与余邸为姻戚，先王恶其人，与之绝交。又当时誉鄂文端公相业，先王颇不以为然，曰："居相位者，当有相度，西林偏袒乡党，非持平天下之道也！"素喜刘文正、裘文达、曹文恪诸公，每训梿必以诸城为式。文恪薨，王亲临其丧。壬戌冬，路过三河旅店，见壁有文达诗，挑灯属和，涔然泪下，其真挚也如此。又善料事，甲午秋，王伦叛于寿张，率党北上，围临清，势甚汹恶。王笑曰："贼不西走大名，南下淮、扬，而屯兵于坚城之下，此自败之道也。"逾旬，果为舒文襄公所灭。又石峰堡回民叛时，王曰："西北用兵，当决水道使其涸守自毙。"后阿文成公果用其计以破贼。当缅甸用兵时，王尝咎其不用火攻，后梿见明参政亮述先王言，公曰："当时吾尝屡言于文忠叔，奈蛮地匝月无风，难以施行，亦天意耳！"又与先王言不谋而合也。

张夫子

明监军张公春于大凌河被擒，见太宗不屈，上挽弓欲射之。先烈王谏曰："此人既不惧死，奈何杀之以成其名！"上从之，命达文成厚养之。公独处萧寺中，聚徒课读，一时开创名臣如范忠贞、宁文成辈，皆曾执经受业者也。居数年卒，上厚葬之，时人比之文中子教授河汾诸徒，所以启唐之基也。自古款待胜国忠臣莫之能及，既能全彼之忠，又不伤我之德，以元世祖之戮文文山，视我文皇殊有愧也。满大臣某入都后，告明臣某

曰："汝国有一张夫子而不知用，反为我国教育英才，诚可惜也！"余尝读明臣奏疏，至有毁公为李陵、卫律者，真所谓颠倒黑白矣！

海神祠

瀛台中有海神祠，塑明内官像三人祀之。传即熹宗于南海覆舟时拯帝所溺毙者，帝封三人为河神，因立祠以祀之。按当时正人君子为魏阉所害者，指不胜屈。其辽左、奢安殉死诸公，如王三善、张铨等，亦颇有人。帝罔知怜恤，乃煦煦于溺死之阉珰，亦可谓厚其所薄矣。

佟昭毅

佟昭毅公巴笃理，为忠正公养正之族侄，国初时，随忠正来归。从征朝鲜、北京、遵化、大凌河诸战，皆有功。天聪甲戌，为明曹忠果文诏所害，文皇甚惜之，赠三等昭毅伯，世其家，近日大宗伯永庆是其裔也。因思北周时有斩齐将高敖曹者，周人岁赐其帛，至周亡犹未已。曹忠果乃能摧斩大将，实为明将中难能者，庄烈帝不惟不赏其功，乃反以恇怯论戍，吴兴化甡屡救之不报。赏罚颠倒若此，欲国不亡，乌可得乎！

吴六奇

吴六奇，浙人。少负大志，家奇贫，落拓乞食，冬日袒身行市中，英爽如故。查孝廉伊璜奇其人，尝加周恤，公深感之。后仕粤西桂王时尝有功，至总兵官。投诚本朝，随尚平南可喜屡擒海寇有功，洊至提督。孝廉尝以与修伪史故，株连狱中，几不能免死，公特疏为之解救，卒白其冤。因聘查至粤中，厚为赠贶以归。其署中有峻石高数丈，查爱之，摩挲抚惜，因醉题"绉石"，次日遂失石。及抵家，石挺立其庭中，盖吴潜使人运至矣。今越中传为佳话云。

郭尚书

郭尚书四海，纳兰氏，为金台吉之后，即明所谓海西部落也。以父荫康熙间屡任朊仕，尝以宗伯兼摄司寇数年，亦异数也。然闻其多权术。任科道时，有以贿进者，公于夏日，皮冠重裘围炉斗室中见之。继乃仍登白简，其人反噬，公诘其谒见时日。其人言衣冠居处状，众以为必无之理，乃脱身事外，亦巧宦之极者也。

赵恭毅

赵恭毅申乔登第后，以古道自居，人争厌之。公托疾归，曾买妾媵，其家故宦族女，以负债故卖之。公觇知之，慷然曰："吾奈何乘人之急以污其节，冯商之举不可为之继乎！"乃立送女归家。事渐闻于朝，仁皇帝知之曰："此古谊之士也！"公闻命出，洊至公卿，以廉直著。任司寇时，廉邸伶人杀人，欲倩公出其罪，公谢曰："天子之法，不能为王屈也。"宪皇帝重其人，登极后，屡奖誉之，以为人臣之式云。

费襄庄之杀活佛

费襄庄公之平噶尔丹（事见上卷）。久炫耀于人耳目。公尝随仁皇帝之番僧寺，番僧之号活佛者见上颇倨傲，公即挥刃斩之。上尤其行，公曰："番僧虽尊，亦人臣也。岂可使其倨于君父前，乱我国法。使其果有异术，则臣抽刀时，伊早令伽蓝辈按捺，不延颈待戮矣。"人争服其言。

百菊溪制府

百菊溪龄，张姓，内务府人。成壬辰进士，馆选编修。尝领署事，阿文成公见曰："公辅器也，异日功名当不在老夫下。"其后官阶蹭蹬，翱翔科道者二十余年。公颇热中觖望，韩旭亭师尝曰："大器晚成，公无须躁进也。"今上亲政后，立擢山东按察使，不数载遂至封疆。公性聪察，遇事敏干，赏识人材，如朱白泉廉使、温泉使承志，皆拔自微员，故人乐为之用，以集大勋。其再任粤东时，百姓匍匐庾岭，以迓其纛，盖恨其来迟也。时海盗充斥，连樯百舰，出没波涛间，人莫敢撄。公任温、朱二公入盗舰中，说匪首张保降，保观望未果。朱觇知其妻郑一嫂颇勇健，保素畏之，乃以贼赀百万馈之曰："百公良吏，非前诱降以邀功者，时不可失也。"温，山右人，故年少美丽，遂潜入郑寝中解衣酣寝，诱郑以荐枕焉。郑氏因慷然曰："同辈中几见有白首贼耶！纵微公至，妾亦解甲降矣。"乃说保曰："吾所以赘汝者，以汝有丈夫气也，今察之，非知时事者。向来海上诸雄所以能肆掠者，盖因督臣懦弱，不敢卒撄其锋，今百公健吏，反前所为，必欲尽殄灭其党类以报天子。今不及早稽首军门，则其兵朝暮下，汝辈俨如齑粉，妾不欲同君尽也。请自今始，断其缡袂，各行其志可也。"保畏惧，因同郑降。公复督率将帅攻乌、石二匪，炮石骤发，二匪艇皆倾靡，海水为之色赤，粤东洋匪尽歼，实海上第一功也。事闻，加公宫保衔，赐双眼花翎，朱、温诸公赏赉有差。公貌岐嶷，面如削瓜，虽谈笑间而凛然有忿状，使人望生畏心。初任封疆，以廉直自矢，下民以包龙图比之。逮夫名誉既彰，乃顿改初节，搜求苞苴，动以钜万。闻其为江南制府时，每出巡阅，后车数十乘，征收珍错海物至数百桶之多，他物称是。又以重贿交结权要，侦探秘旨，然后傅会迎合，故人莫敢撄其锋锐。初颐园大司马素不直公所为，因巡察江南时露疏劾之。上命重臣往查亏帑，公左右阻袒，初卒以不实罢职，人颇不满公所为也。尝为御史吴云参劾，终莫能害。丙子冬，以劳瘵死，上下诏褒宠之。继以讳灾为松相公所劾，始罢其奠醊焉。

李仲昭

李御史仲昭，番禺人。少生海隅，洞知盐筴利弊。长芦盐课有易称之弊，每引浮数百斤，以致壅滞难消，动损国课。又有鹾贾查氏，富逾王侯，交结要津，人莫敢撄，故鹾政日见疲弊。公补官旬日，即露章劾之，枚

举其弊。上大怒，命留京王大臣审讯，咸皆引服，查有圻论戍，其余降革有差，人争快之。未逾年，公卒以调取文卷故，为台长所劾，罢归。其中奥援未易知也。

李鸿宾 海疆之祸，鸿宾为两广总督时贪而纵之，致令该夷肆行无忌。养痈贻患，自鸿宾始也

李御史鸿宾，新建人。成辛酉进士，馆选，改官御史。时值林清之变，公上数疏，皆言朝廷利弊，洞中窾要。上嘉其直言，立擢河东副总河，汉员升迁之速未有及者。公亦感激用命。其年运河淤壅，微山湖蓄水尽涸，粮艘壅滞，公立率下属疏瀹，上流湖水通畅，船只得以济运，实近年之罕见者。逾年，丁母艰归。

勒相公

勒相公保，温相国福之子也。温以木果木偾事。公统师时，尽反父政，待绿营士卒颇优厚。与文士论交谊，如石殿撰韫玉、石太守作瑞辈皆收罗门下。马军门瑜、忠壮公全弟、镇将国锐为全子，公皆与之论世谊，故人皆乐为之用。惟满兵切恨入骨，己未之役，几受青蝇之害，赖继起者偾事，公乃复拥旌旄。与额经略等先后杀贼，川、楚教匪为之尽歼，公之力也。公短小精悍，善恢谐饮酒，赏赉颇丰，遇人投其所好，抗卑得宜，人喜与之交。在军中不喜谈兵，嬉笑如常日，而寄心膂于将帅，使其各尽所长。又力持坚壁清野之策，故贼人无所掳掠以底败亡。入阁后益敛锋芒，日事饮宴以取要人之欢。遇知大体者，亦加礼貌，实多智士也。然数任封圻，簠簋不饰，在蜀数年，民不堪命，致有“蜀督赋”之谣，见胡柏坪之弹章。又性卞急，责奴隶多酷虐，有致毙者。所使令皆优伶，致喜怒为若辈所操，亦嗜声色之过也。

金司寇

金司寇光悌，安徽含山人。性谿刻，外貌刚果，心实阴险。任刑部司员时，惟以酷虐为政，济其贪婪。阿文成公为其所绐，以为豪吏，颇任信之。和相理部务时，立斥其柄，人争快之。嘉庆初，和既偾事，公卿交章荐之，金亦广为交结，使众延誉于朝，张通政鹏展曾露章劾之，不能伤也。洊至江西巡抚，入为司寇。既持大柄，倚胥吏为耳目，任意周内罪名，有挚金币贿者，虽入大辟，立为昭雪，否则酷虐犹如故也。故使司员朋比为奸，文成公所贻良法更改无余，至今犹为烈也。有市贾冀姓者，其妻私御车人，随之逃匿，为冀某所侦获。因以重贿赂金，金援奴奸主妻律，皆拟斩决。诸大臣欲调停其说，金曰：“泰山可移，此案不可改也。”濡毫立定其谳，二人皆戮于市。未浃月，其子暴卒，金于途中遇鬼，连称悔之无及，于舆中泥首者再。舁之归，尸已僵矣。后事闻于朝，上曰：“光悌信死晚矣！”因屡举其事以诫刑官焉。

许壮烈

许壮烈世亨，成都人。先世回民。公以行伍起家，征金川时，以功洊至专阃。阿文成公颇器之，曰：“武臣中识大义者，惟许某一人而已。”任广西提督。会安南国王黎维祁为其邻清化主阮光平所逐，叩关请兵，其时孙文靖公士毅为广督，自负将材，主意用兵。公曰：“蛮夷相攻，王者不治。一旦兵连祸结，未易已也。”孙不听其言，乃率领两广诸镇兵伐之。阮光平初不意王师至，又所率兵寡，因回清化调兵，孙公遽以大捷闻。入黎城据其王宫，饮酒赋诗，不以贼为意。公谏曰：“吾兵深入重地，自应慎重。况光平未战遽退，恐有不测，宜及其未至，振旅入关，上计也。”孙曰：“介胄之士，尔何知也？”及光平复率师至，维祁骤弃国走，贼势汹涌，孙茫然失措，欲以身殉。公叩马谏曰：“公为大臣，若有所伤，有关国体。世亨一介武夫，受上知遇，位至拥旄，以身殉国可也。”因令诸将护孙公入关，独率数百人赴敌，尽殁焉。光平遂尾追文靖至富良江，将及我师，总兵尚公维升，平南王裔也，少年勇锐，因率兵御之。转战竟日，尚手戮数十人，甲尽殷焉。以后援不及，因抚剑叹曰：“丈夫死绥，志也。然不死大敌而亡于小丑，未果尽吾之勇，聊以洗先世之耻可也。”因自刭死。孙公遂撤江桥，狼狈率残卒入关，总兵张朝龙、李化龙亦先后死焉，所有辎重甲仗尽为敌获。事闻，纯皇帝以公为知大体，甚加惋惜，封壮烈伯，祀昭忠祠。其子军门公文谟以侍卫擢至福建提督，川、楚之役，亦以勇健世其家焉。

张总兵

张总兵芝元，川中人。少为小校，隶宋总兵元俊麾下，宋抚恤甚厚，公感其德。后宋公以枉获罪，侘傺而卒，其二子皆遣戍，公复随明参政亮征大金川。有番僧某为贼侦，凡军中事无不泄漏，公进言明将军曰：“军中机宜动为贼觉，兵家大忌也。今番僧某受我封号，乃阴为贼谍，非翦除之，则贼无灭日矣！”明公伟其言。会大风雪，乃命公率数十人故为出差状，投宿寺中。公故通番语，自取囊中脯鲊与僧寮煮酒痛饮，情甚欢洽，番僧皆醉饱眠去。公出寺聚柴焚之，风火酷烈，番僧辈皆爇死，贼谍乃断。后公屡立战功，洊至参将。丙申春，金川平，凯旋时，公书宋总兵战状，抱一册哭陈军门。阿文成公讯之，公曰：“非宋公芝元无以致此，敢不报其大德？况宋公所以获罪者，乃触怒阃帅，罗织其愆，天子不知其功也。故今陈其战绩，乞公转奏于朝，若犹以功微罪重，则赏罚出自朝廷，芝元心无憾矣！”文成公笑曰：“壮士也！”因代为奏闻。邀恩赦其子归，人皆以为宋公知人，公能报德云。辛亥冬，廓尔喀再乱，抢掳札什伦布，公率数百孱卒转战山崖中。时大雪弥漫，山谷皆平，而公手挥大刀指挥，番卒皆感激用命，卒御贼归巢。孙文靖公曰：“达赖喇嘛之杵，转不如张总阃之刀灵也。”时人传为笑谈。公以劳瘁卒，福文襄王奏于朝，上甚悼惜之。

成知州

成州牧善，满洲人。以笔帖式洊至冀州知州。时甘肃道员蒋全迪以冒赈伏法，子孙皆遣戍，其妻孥流离失所，尝觅食直隶。至州界，其妻病旅店中，因卖其媳为奴。公买其媳归，成婚日，怜其娜袅羞涩，询知其家世，慨然曰："等为外吏，岂可幸其患难辱及家室，安知吾子孙辈他日不至此也！"因立遣还，并厚赠赀囊，送其妻媳归籍，士人争颂其德焉。

刘文清语

乾隆末，和相当权，最尚奢华，凡翰苑部曹名辈，无不美丽自喜，衣褂袍褶，式皆内裁。其衣冠敝陋，悃幅无华者，人皆视为弃物。时刘文清公故为敝衣恶服，徜徉班联中，曰："吾自视衣冠体貌，无一相宜者，乃能备位政府，不致陨越者何也？寄语郎署诸公亦可以醒豁矣！"时人争服其言。

佛典属

蒙古典属佛尔卿额，顺义王俺答裔也。其祖锡拉被掳至，隶上驷院牧马。仁皇帝于内苑阅马，见其竟日无怠容，曰："此金日磾俦也。"因擢侍卫。宪皇帝御极，廉亲王允禩等觊觎大位，锡公首发逆谋。宪皇帝悦之，擢内大臣，其子孙皆膺朊仕。公其长孙也，年十六即擢宿卫。尝擎盖于马上假寐，误惊御骑，纯皇帝恶之，以贵臣子不即责。徜徉禁闼三十余年，未逾一级。公性滑稽，作谑语。时上最喜赞礼郎，多有至大位者，公曰："蜩蝉辈亦足贵耶？某虽不肖，实能揣摩其调，秋娘纵老，犹可献倚门技也。"因与擢其选。上大喜曰："尔亦能作是耶？"立擢鸿胪卿。未逾年，授副都统，时和相擅权，旨未时下，有贺之者，公告人曰："余之升擢，犹弈者反著其子，尚未定也。"人争笑之。今上时，洊至理藩院尚书。公素不信佛，谓世无轮回事。病革时，呼子孙环列榻前，众以为有遗嘱，公忽张目曰："此时目前尚无一鬼，至是终无鬼矣！寄语世人莫信浮屠说也。"语罢瞑目逝，是临终尚作笑柄也。

刘凤诰

刘少保凤诰，江西人。中己酉探花。殿试日，天已昏黑，公文尚未就，众监试大臣欲逐之出，常宗伯青曰："此生书法极秀劲，可给烛使终篇。"榜发，擢高第，公于常公终身执弟子礼，人争与之。公性豪宕，少假馆蒋司马元益宅，蒋公喜其俊雅，欲纳为婿，久之，公尝使酒詈仆夫，蒋公曰："非大器也。"因善遣之。洊至吏部侍郎。与修《高宗实录》告成，加太子少保，近日贰卿加宫衔者惟公一人，人争羡之。督学浙江，以严酷驭士子为言官所劾，谪戍黑龙江。时将军有贺表命公代撰，表至，上谓近臣曰："此刘凤诰笔也。其文愈佳于昔，可谓穷苦始工也。"未久，放归田里。按北魏时，高聪以罪遣戍瀛洲，代州牧为奏章，魏孝文帝曰："北州乏文士，此必高聪之笔。"古今事时相同若此。

德尚书

德尚书瑛，姓通颜觉罗氏，满洲望族也。年六十余始擢太常寺卿，又二十年洊至户部尚书，已八十余矣。与朱文正、王文端等作五老会，时人荣之。公貌清癯，性俭朴廉洁，位至司徒，家不能具驷马，人比之公孙弘，以其刚毅胜之。尝入直枢庭，其下属告人曰："其他费不具论，即四时衣冠之赀，我公即未能具也。"其清贫也若此。后以失察胥吏罢官。至今年九十余，身犹健云。

帽头毡帽

余少时，见士大夫燕居皆冠便帽。其制如暖帽而窄其檐，其上用红片锦或石青色，缘以卧云如葵花式，顶用红绒结顶，后垂红缨尺余，无老少贵贱皆冠之。惟老翁夏日畏早凉，用青缎缝纫衬凉帽下，如今帽头状，初不以为燕服也。至于毡帽尚沿明式，皆农夫市贩之服，人皆贱之，近十余年盛行。帽头蟠金线组绣其上，至有用明珠宝石嵌者，如古弁制，惟顶用红绒结顶稍异古耳，士大夫皆冠之。至春秋间徜徉市衢，欲求一红缨缀冠者，未易见也。至毡帽则以细毯为之，檐用紫黑色，或有缀金线蟠龙以为饰者，非复往日粗野之制，为士大夫冬日之燕服，往日便帽之制，不复睹矣。

明参政

明参政亮金川、孝感诸战功，已详前录矣。其少时，尚履懿亲王郡主，夫妇勃豁，王颇厌之。王母定太妃薨，奉移之东陵，秋间，道路积潦，舁夫皆惮行，公时襄事，因以巨杖击舁夫，自先行泥淖中，舁夫乃娓娓从命往。行数日，队仗整肃如行军焉，王大喜曰："诚吾佳婿也，他日可为名将。"是公少时，举止已不凡矣。又公入闱乡试，纯皇帝偶问傅文忠公曰："汝家有与试者无？"文忠以公对。上曰："世家子奚必与文士争名？"因擢蓝翎侍卫，命从征西域。公甫出闱，即匆匆就道，亦一异也。公虽以武功显，然娴文墨，吟小诗，善写墨竹，故屡历文阶，人不以为过也。

刘　清

本朝用人不以资格，故朱衣客以道员用总兵官，见渔洋《池北偶谈》。然皆国初开创之际，近百余年未见以文员改武者。刘松斋清以县吏起家，著"青天"名，屡征川、楚、山东教匪，皆有战功。公性粗率，喜嗜樗蒲，于文吏坐使酒骂座，喜与士卒共饮谑，初乏方面之威仪。又以挥霍贫乏故，颇有簠簋不饰之举。屡遭踬蹶，今上悉知其人，因功高宽贷之。丙子秋，以山东盐运使改登州总兵官，公大喜过望，曰："老臣得以尽其职矣！"命下之日，举朝咸以上用人得宜，因材器使云。

小　说

自金圣叹好批小说，以为其文法毕具，逼肖龙门，

故世之续编者，汗牛充栋，牛鬼蛇神，至士大夫家几上，无不陈《水浒传》、《金瓶梅》以为把玩。余以小说初无一佳者，其他庸劣者无足论。即以前二书论之，《水浒传》官阶地理虽皆本之宋代，然桃花山既为鲁达由代郡之汴京路，何以三山聚义时，反在青州？北京之汴，不过数程，杨志奚急行数十日尚未至，又纡至山东郓城何也？此皆地理未明之故。一百八人原难铺排，然亦必各见圭角，始为著书体裁，如太史公《汉兴诸王侯》是也。今于鲁达、林冲辈详为铺叙，至卢俊义、关胜辈乃天罡著名者，反皆草率成章，初无一见长处。又于马麟、蒋敬等四五人层见叠出，初不能辨其眉目，太史公之笔固如是乎？至三打祝家庄后，文字益加卑鄙，直与续传无异，此善读书人必能辨别者。《金瓶梅》其淫亵不待言，至叙宋代事，除《水浒》所有外，俱不能得其要领。以宋、明二代官名羼乱其间，最属可笑。是人尚未见商辂《宋元通鉴》者，无论宋、金正史，弇州山人何至谫陋若此，必为赝作无疑也。世人于古今经史略不过目，而津津于淫邪庸鄙之书称赞不已，甚无谓也。

考据之难

本朝诸儒皆擅考据之学，如毛西河、顾炎武、朱竹垞诸公，实能洞彻经史，考订鸿博。其后任翼圣、江永、惠栋等，亦能祖述渊源，为后学津梁，不愧其名。至袁简斋太史、赵瓯北观察，诗文秀雅苍劲，为一代大家，至于考据皆非所长。《随园随笔》中载宋太宗高梁之败，中辽人弩箭以崩。虽本王铚《默记》，然太宗自幽州败归后二十余年始崩，弩箭之毒焉能若是之久？况《默记》所载狄武襄跋扈，韩魏公擅权，至以司马温公之劾王广渊乃授执政之指，直与胡纮之劾真、魏可同传矣，其踳驳不一而足，奚可据为典要？至赵瓯北《檐曝杂记》，以汤若望、南怀仁至乾隆中犹存，其言直同呓语，未审老叟何以昏愦若此，亦著述中一笑柄也。

明人论先烈王

尝读全谢山《鲒埼亭集》，载明人夏吏部允彝言曰："东国乃能恪遵成命，推让其弟。又能为之扞御边圉，举止与圣贤何异，其国焉得不兴？"盖谓先烈王让国事也。其时传闻异辞，尚不知先王拥戴文皇出于至诚，高皇帝初无成命也。董崇如与友人书云："东国部主虽老，其子某雄鸷非常，才略不出曩胥公之下，将来边警尚未已也。"是二人为明臣仆，乃推尊烈王至此，当时神武英略，洵可知矣。

定　数

《太平广记》载：唐张文瓘居中书数年，未能食一堂餐，以为命蹇。余自乙丑袭封，至乙亥十载间，凡朝廷大燕会及内廷听戏等嘉礼，皆未曾预。己巳今上五旬万寿，余适丁内艰，不得与逢盛典。自今思之，曷胜垂涎，感叹其命之蹇，应与文瓘同也。

海超勇盗马

海超勇公兰察，从征西域、金川、台湾诸战功超封五等，为近日武臣之冠。值内廷时，与蒙古巴林郡王巴图相善。二人皆有骏骥，扈跸木兰，王欲以己马易公骑，公不许，王曰："余夜间使人盗去，公勿瞋也。"公笑应之曰："大佳。"晚间王果使人往窃，见骏马独立荒原龁草，因潜捕之。前土窟中一健夫执马缰伏其内，盖公预为之备也，因大呼曰："寄语汝王，吾公行当窃王马矣。"使者归告，王命防闲严密。夜半忽闻帐外大呼："盗马者乘马遁矣！"俄而万帐齐呼捉贼，如山岳崩势。王与皆惊逸出栈，及追转，而名骏已失。盖公潜至王帐后使从者群呼，及防者出视，而公乘马行矣。事虽猥琐，亦一兵机也。次晓二人相见，欢饮竟日，王卒以马赠公，盖深服其智也。按《太平广记》柴绍弟盗马事，与公正同。古今豪杰皆未可绳以法度也。

郭汾阳逼娶妾

尝读《剑侠传》昆仑奴盗红绡事，其人曰"当朝一品，再造社稷"语，实为郭令公无疑义。按红绡曰"家本良家，为主君逼娶为妾，至今心犹耿耿，故愿随崔生潜逃"诸语，事虽出于稗官家，不足深稽，可见当时法网之宽，故人乐为尽力。虽如汾阳勤慎，尚有小德出入之举，而世人并未以为非。岂若后世人情嚣悍，虽行如曾、史，稍有不当，则浮议蜂起，利害随之，其功业安得建树也。

元裔之多

自古胜国之裔，以元裔为最优。顺帝之嫡支虽为额森所灭，喀尔喀四部落，乃元太祖第四子塔斯之裔，族牒昭然。其他科尔沁、巴林、奈曼、敖汉诸部落，皆元太祖昆弟之胄，今悉列为藩封。又回部中尚有元裔。按《元史》，其长子对于绝域，去中国万余里，其地似今俄罗斯。然则元之世泽延长，较诸江干乞食三王同戮者，不可同日语矣。按蒙古藩封中，惟喀尔沁、土默特二部落姓乌梁哈，为元大将阿术后，今杜棱郡王邸中尚存谱牒，嗣王曾命余为序，故知之甚详。今元裔薄之曰，系汉人王姓篡窃其地，非蒙古裔者，诬蔑之谈也。

本朝待外国得体

列圣柔远绥邦，抚安华夏，皆得操纵之道。喀尔喀四部落及杜尔伯特、土尔扈特等归降时，皆不去其汗名，盖以其地处遐荒，不足与较。今既仍其名号，异日即稍有梗化，亦不有伤国体。所谓蛮夷相攻，王者不治，较诸前代，争款市之名，受吾祖之绐者，其得失信何如也。又俄罗斯国未通贡表，故彼此关会不用诏旨，惟令理藩院行文于其玛玉斯衙门，如有司咨牒之状，实得中国驭夷大体，胜于富郑公之争多矣。使宋室于契丹早行此制，乌有燕云连兵之祸哉！

二逆少子

阿逆叛时，其妻子为舒文襄公所擒(事见前卷)。其少子某，年甫周晬，纯皇帝怜之，命永锢监中。年至四十余，尚未出狱，不识牛马之形状。嘉庆甲子、乙丑间始卒，狱中皆推为祭酒焉。又回部霍集占之子某，赐傅文忠宅为奴。文襄王委任之，招揽事权，颇为殷富。回部王公辑瑞至者，叩拜其门，某坐受之，主仆之礼俨如也。

谙　达

国朝定制，凡皇子六龄入学时，遴选八旗武员弓马、国语娴熟者数人，更番入卫，教授皇子骑射，名曰"谙达"，体制稍杀于师傅，盖古保氏之责。按：明顺义王俺答即为小王子之保氏，故众相沿称之，初非其名。明人不知，甘受其绐，亦弇陋之一端也。近皆选东三省人充补，虽其弓马纯习，然人率皆举止犷野，众素轻之。朱文正公晚年信道，自言曾拜纯阳为师，命柳仙侦察，即世所谓柳魅者。公敬礼视吕祖稍杀，时皆以为荒谬，成王忽曰："然则为朱先生之柳谙达矣。"众皆粲然。

荣恪郡王

王讳绵亿，荣纯亲王子也。纯王少时，国语骑射娴习，为纯皇帝所钟爱，欲立储位。纯王早薨，王少失怙恃，溺于声色，身体孱弱，至中年无日不病，或对人终日不复接谈。今上令王乾清门行走，以习劳勩，然其疾终不愈也。性聪敏，善书法，诵古今经史，出口如瓶泻水。余尝以《荀子》、《淮南鸿烈解》诸书询之，王背诵娴熟，然亦未见王常读书也。遇大节侃侃不苟。癸酉之变，王时扈从，闻警，或犹泄泄然，王泫然出涕曰："上为吾辈何人，即以亲谊论之，犹当代分其忧，况万乘之尊乎？"因进谏，请上速回京中，以静人心。上首肯之，即日回銮，因重视王，曰："朕侄辈惟绵亿有骨肉情也。"宠眷日优。王逾年以劳瘵薨，上悼惜之。

陈寿山

陈处士松，字寿山，天长人。性豪宕，善绘事。少游楚，不遇。入京，客余邸中。先恭王甚喜其人，日与寿山谈，置其画不论可也。先生绘事，少师板桥诸派，故颇为人所訾议。然善画松，尝于夕照寺壁间画大松数株，枝干长数十尺，夏日观之，谡谡有声，如身立深山中，人争爱之。以先生终身笔墨，惟此为最云。淹蹇以终，年未五十。其妻孥流落客邸，先恭王厚为恤养，至今犹存。年已八十余，萧萧白发，亦可悯也。

顾星桥

顾太守宗泰，长洲人。少为诸生时，喜声望，筑月满楼招延宾客，饮酒赋诗无暇日。为沈文悫公弟子，故诗笔清隽，尚沿正宗。强仕后，始登甲第，偃蹇粉署廿余年，壮志不为稍衰。客余邸，与余最善，有诗赋相商権，先生必为忠告，亦淳朴之士也。然性喜躁进，以巧宦自目。序余诗稿，书官阶至三十余字，旭亭师笑曰："今世兼摄事者，自和相下即星桥欤！"其热中也如此。晚年负债山集，一麾出守，众债帅日集，其门如市，卒乘弃栈车潜逃出京，人争以为笑柄。至粤东后，以结习致罪，制府劾免其官。归吴门后，贫苦益坚，寄食友人以卒。先生初以文悫致通声气，及文悫被论后，先生惟恐牵连，逢人告曰"沈公非我之师"，亦稍为背德矣。

本朝富民之多

本朝轻薄徭税，休养生息百有余年，故海内殷富，素封之家，比户相望，实有胜于前代。京师如米贾祝氏，自明代起家，富逾王侯。其家屋宇至千余间，园亭瑰丽，人游十日，未竟其居。宛平查氏、盛氏其富丽亦相仿。然二族喜交结士大夫以为干进之阶，故屡为言官弹劾，致兴狱讼，不及祝氏退藏于密也。怀柔郝氏，膏腴万顷，喜施济贫乏，人呼为"郝善人"。纯皇帝尝驻跸其家，进奉上方水陆珍错至百余品，其他王公、近侍以及舆僮、奴隶，皆供食馔，一日之餐，费至十余万云。王氏初为市贩弄童，后以市帛起家，筑室万间，招集优伶，耽于声色。近日其家已中落，然闻其子弟云，器皿变置犹足食五十载，其他可知矣。亦皆极一时之盛也。

麻状元

本朝顺治壬辰始许满洲子弟廷试，与民籍另置一榜，头场四书文二道，二场论一道而已。麻文僖公尔吉中廷试首名，人争呼为麻状元，今其宅犹存，人呼为"状元街"云。其后停试，至癸丑复开科，即与民籍贡士同榜，如今制云。

王文肃

王文肃公安国，性刚毅，操守廉洁，虽屡历朊仕，其贫窭如故也。每早登朝，家不举火，偕幼子同舆往，公入内堂餐，市饼饵数枚，令其子坐舆中食之，充饥而已。履懿王与之善，尝佽助之，公辞不受，曰："忝在九列，不敢与王有所交结也。"其子侍御念孙以弹和相著声望。喜讲水利，屡任河员，卒以河决罢官。今少宗伯引之乃公孙也。

陈文肃

本朝汉阁臣率以耆儒硕德始获登庸，故历黄扉，无不白发皤皤者。惟陈文肃大受以大考受上知，其参政时，去释褐甫十载，人争羡之。公性刚峭，岐嶷伟貌。善吏事，历任封圻，以廉敏称职，诸下属畏如神明，莫敢欺诈。然多豁刻，恩怨分明，睚眦之仇必报。有道员明公福者，尹文端公孙也，为公门生，任粤东粮储道。公之两粤制府时，明公适丁艰归，遇诸水程，明公具刺谒公。公适假寐，阍人不时通，明公慨然扬帆去。及寤，欲见之而明已行，公心恚其事，至粤中摭拾明浮收粮米案劾之，明因致大辟。后数十年，其子辉祖卒以贪婪伏

诛，众皆以为公苛刻之报云。

王功伟

王功伟富顺，汉军人。性迂拘，学问谫陋，除《四子书》、时文外，他书籍莫睹也。然直朴，颇明大义，见有人受奴隶欺者，必从旁证之，屡遭人怨詈，先生不顾也。自以为善陶、猗之术，屡开市店，赀财为人给尽，而先生自以为倍获，人前津津道之，其志终不衰也。以致落魄，布衣敝袍尚不能给，训课蒙童以为糊口计。绳床土铫，终日书声喧聒不已，而先生不以为厌也。尝病眩晕，恒恐毙于道途，每出行必小纸书其姓名居址以防颠仆。余笑谓曰："昔刘伶荷锸自随，今先生之骸骨惟以不归于田庐是虞，何其不达也若此。"先生亦无以对也。后卒以贫困终。

卷　三

明史稿

向闻王横云《明史稿》笔法精善，有胜于馆臣改录者，近日读之，其大端与《明史》无甚出入，其不及史馆定者有数端焉。惠宗逊国事，本在疑似之间，今王本力断为无，凡涉逊国之事皆为删削，不及史臣留程齐一传以存疑也。永乐以藩臣夺国，今古大变，王本于燕多恕辞，是以成败论人，殊非直笔。然则吴濞、刘安辈亦足褒耶，不及史臣厚责之为愈。至于李廷机与沈権、沈一贯，毕自严与陈新甲同传，未免鸾枭并栖，殊无分晰，不如史臣之分传也。周、温二相为戕削国脉之人，乃不入《奸臣传》，而以顾秉谦龌龊辈当之，亦未及史臣本也。其他谬戾处不可胜纪，后史臣皆为改正，盖首创者难工，继述者易善也。惟三王本纪较史本为详，然其事迹今已见《钦定通鉴辑览》，亦无庸赘叙。至于奏牍多于辞令，奇迹罕于庸行，则二史病处相同，殊有愧于龙门，惟视宋、元二史为差胜也。

晓屏相公

邹晓屏参政炳泰，无锡人。登科后不登权要之门，徜徉词馆者三十年，以资深得跻卿贰。好古书画，收藏甚富，尝得《化度碑》宋拓本，至质衾裯以易归。曾告余曰："他人以如山金帛乃易赝物满架阁，不及余数金之真也。"立朝不苟，洊至冢宰，与瑚合庵图理争兵部铨选事，直言侃侃，胡莫能夺，卒以见谪。余是日遇公于九松山古寺中，公历言胡变法故，曰："吾年已及衰，尚恋恋此位何为？当以去就争之，不可使朝廷之法自我坏也。"余钦服其言，以为有古大臣风。上亦重其品望，诞日，赐内府梨园部曲以荣之。然性多疑忌，苛待下属。尝于政事堂谓铨部选君曰："汝部中皆卖法之人，何面目入此堂也。"以致激怒阖部司员，皆欲挂冠去，赖同事者劝谕乃止。故僚属嗟怨，不以实告。兼京兆数载，致延林清之变，而公尚不知也。是日踉跄入朝，履声橐橐然，向人语曰："事出仓皇，我亦无法措置。"昏然坐军机处阶上，默无一语，众皆笑之。卒以是免官。归时囊无赀装，至卖书画以行。闻法时帆言，公所著《午风堂丛谈》，皆载近日士大夫嘉言懿行，颇为富溢。近所刊本皆割裂故书为之，实无足取也。公善吟诗，体裁正宗，颇有随州、青邱遗趣，实近日公卿辈所罕能也。

和相见县令

右安门外野寺僧人言：和相权盛，凡入都谒选，争以谒见为荣。有山东历城令某入都，求见和一面，以夸耀于同寅，以二千金贿其阍者，于和相归邸时，长跽门前，自呈手版。和相于舆中呵曰："县令是何虫豸亦来叩见耶！"时传以为笑柄。

质庄王义犬

质庄王尝畜小犬名蘋婆，颇驯顺解识人意。王薨，犬不食三日毙，亦一异也。

伊总宪

近日宗室中洊列卿贰者，多不称其职任，如禄相公、宜中丞其彰明较著者。继起为伊总宪冲阿，为豫良王犹子，以资深致大员，初无所表见于世。甲戌秋，任总宪甫数十日，忽奏检拾无名揭帖，有滑县民某首告京师有林清逆党，欲于万寿节起事，阑入神武门之语，举朝骇然。至期阒无其事，人多疑之。穆司马彰阿告余曰："吾侪家长称觞之期，其子弟仆长，尚预戒同事勿以不祥事见知。今万寿令节，伊公以惑乱人语入告，何其舛也。"余首肯其言。又闻中城副指挥史作霖梦蛟言："前期伊公已至公署，园中并无应奏事件，若预为引避者，次早即有揭帖之事。又其宅隐僻，甫为总宪，何以讦者即详其居址官职，殊堪骇惑。"或云伊素好左道，尝引扶鸾邪术之人寓其宅中，其迹隐秘，莫可详也。以是见谪乌里雅苏台将军，人心大快。未逾年复以奥援授理藩院尚书，初不惬公论也。

胡桂画

内府伶官胡桂善绘事，仿董北苑、黄鹤山樵诸家酷肖。尝作《长城雪霁图》，见纯皇帝《御制诗》中。其子九思亦善绘事，通书翰，拜法时帆祭酒为师。客质邸，以文墨自娱。尝作小诗，清隽可喜，较之时帆，实入室弟子也。

关　槐

关司马槐，浙江人。家巨富，以赀为中书，夤缘成进士，初未尝能文翰也。拜福额驸隆安为师，自相夸耀，人争鄙之。亦自以为能绘事，凡岁时贡画数百幅，以供内庭糊壁，复馈遗诸内侍，故其值房中槐画为多。时中书盛公敦崇亦善绘事，故人诮之曰："关花盛树岁朝胡。"盖三人所长也。晚年跛足，尚复恋栈。尝同余召见乾清宫，槐蹩躠上阶，成司马书谓余曰："吾若有其

家赀，早罢官归去，尚复阻后进之路何为也。"槐乃以贫窭自居，冬日服单襜衣，室不举火。谢芗泉侍御往拜之，延之坐土銼上，窗不糊纸，寒威凛然。谢笑曰："余虽年迈，然不以此残躯陪君为冻馁鬼也！"而槐初不怍然，但谢贫乏而已。

图文襄公厚德

图文襄公平察哈尔、川、陕战功，余已详载前卷矣。幼时闻先外祖母舒太夫人言(太夫人为公曾孙女)："公掌刑曹时，与姚端恪公同定律例，将明代酷法尽皆删除。奏释死囚长枷匣床，以免狱卒凌虐。又毁明代镇抚司酷刑，如吕公绦、红绣鞋诸虐具，以免后人效法，当时翕然颂德。至今马、姚二氏簪缨不替，有所由来，汝小子其勖诸！"今余以虐刑治强暴，致罹刑网，静思罪愆，真有愧先外祖母慈训也。

刘全母

和相家奴刘全，幼时为人执鞭，家甚贫乏，至冬月著单衫，觳觳有声。和相揽权时，甚为倚任，屋宇深邃至百余间，曾为曹剑亭所弹劾。士大夫不肖者争与之结姻眷，有萼山、楚滨之风。其母甚贤慧，及全富时，其母必日索腐豉下餐，曰："昔日思此而不易得，今虽豪富，敢忘旧日景况耶！"故全受禀母教，罔敢干犯国法。其子某甚不肖，致有南郊私毙人命事，以遭刑诛，而全母卒以善终。

王西庄之贪

王西庄未第时，尝馆富室家，每入宅时必双手作搂物状。人问之，曰："欲将其财旺气搂入己怀也。"及仕宦后，秦诿楚谜多所乾没，人问之曰："先生学问富有，而乃贪吝不已，不畏后世之名节乎！"公曰："贪鄙不过一时之嘲，学问乃千古之业。余自信文名可以传世，至百年后，口碑已没而著作常存，吾之道德文章犹自在也。"故所著书多慷慨激昂语，盖自掩贪陋也。

铁冶亭尚书

余束发与冶亭尚书交，已廿余年，喜其诗才俊逸，议论今古是非，侃侃正论，以为有古大臣风范。后闻其历任督抚，以傲戾称，考核下属，往往因苞苴多寡定其优劣。又袒庇科目，颇蹈明人恶习。乃因王伸汉之狱，谪贬西域。召用未逾年，又以在西域时滥毙人命，致遣戍吉林，颇诧其言行不符乃至若是。后闻人言，当癸酉秋林清之变时，公独召对，尽述阉宦不轨之谋，又发十七日夜之事(见前卷)。故上从其言，搜捕逆党颇急。太监杨进忠造刀逆谋，又为其门生御史陆泌、曹恩绎所劾发，致阉宦恨之切齿，造诸蜚语上闻。适遇西域之咎，重遭重谴。公尝选八旗诸耆旧诗数十卷，颇为繁富，任齐抚时进呈。上御制序以宠之，赐名曰《熙朝雅颂集》，颁行天下。

玉阆峰侍郎

冶亭弟阆峰司马玉保，诗才敏捷过于其兄，品高雅不趋声闻。纯皇帝时，恶八旗词林学问荒陋，特亲试之，擢公兄弟二人，众以轼辙、郊祁比之。公学淹博，尝读武经诸书，自以为知兵。台湾之役福文襄王、海超勇公膺上赏，公以蓝鹿洲《平台纪略》示余曰："昔廷珍以七日擒巨寇，甫荫一轻车都尉，今二公竭天下之力以成其功，不及蓝氏多矣。"川、楚教匪叛时，公欲请缨自荐，为人尼止。上知其才，欲擢为晋抚，有公邻某公，先以赀贿和相，因荐其资格较玉某为深。上从和言，故公有诗曰"春风先已入邻家"之句。其家复遭妇道不职，终日勃谿，因郁郁成疾，寄居冶亭园庭以没，人争惜之。

蒋元亭侍郎

蒋元亭侍郎予蒲，少司空元益子也。父子同居九列，时人荣之。公好讲辟谷术，朱文正公引为入室弟子。又以释迦、柱下之道异致同功，故合释、道二学著书立说，时人颇以为恬静。然躁进取，急于名利，凡要津当道，无不交接，其人稍蹉跎，即厌弃如敝屣。尝与其徒某于秘室谈道，有听之者，皆容成御女之术及奔竞要津秘窾耳。毕子筠孝廉深恶之，曰："元亭之倡邪说，与川、楚教匪何异？况假玄漠之言以为终南捷径，何其舛也。"余以毕子为知言。后卒以师事僧人王树勋为石御史承藻所劾罢，郁郁归去，久之乃死。

熊铅山司寇

熊铅山司寇枚，江西人。少中戊子解元。屡任封疆，以懦弱名，下吏多撇揄之，年六十余始登九列。壬戌科主会试总裁，于闱中拟墨，文字荒疏，不堪入目，有"文王亦人耳"之句，为酕毷子传为笑柄。纪晓岚批其文曰："中有一团浑穆之气。"亦讥其不中轨也。公以江西名隽自居，晚年文字何以荒谬至此也。

陆大司马

陆司马宗楷，少年科目，居大司成任垂三十年。纯皇帝召见，怜其衰老，数年中，立擢大司马。尝问之曰："卿年迟暮，自揣精力尚能衡文柄乎？"公对曰："臣任司成时，日课国学生，乃自文章堆中匍匐出者，殊不以为苦也。"上笑颔之。

彭氏科目之盛

余素恶扶乩之事，以为假鬼神以惑众，为王者所必诛，故律置之重典，良有以也。然姑苏彭氏素设文昌神乩坛，南畇先生以孝友称，其孙大司马公复中元魁，祖孙状元，世所希见。司马之子绍观、绍升、绍咸，其孙希郑、希洛、希曾，其曾孙蕴辉皆成进士，今司寇公希濂复登九列。科目之盛，为当代之冠，岂真获梓潼之佑耶，抑别有所致之也？

鲍双五侍郎

鲍双五侍郎桂星，虽以妄言失职，然其人性伉爽。未第时为涞水方氏主计臣，出入百万计无遗笑，方氏赖之以富。为中州学政，督课士子最勤，五更时，即朝服坐堂皇校阅文字。以河南士风多弇陋，故命题多以典故考诂，以诱士子勉于学问诵读。其叙中州试牍有云："士子弇陋不已，必至有怀挟代倩之弊，而国法随之矣。"语虽激烈，亦见其苦心也。癸酉秋，任湖北学政时，闻林清乱，慷慨就道，数日急驱至京。时滑县道梗，公主仆数人直摩贼垒而过，尝曰："吾既以身许国，岂可畏祸纡行，以干名义也！"途中上疏调剂兵食，语多裨益，上采行之。故滑县之成功较速，公之策居多。公为余之畏友，丁卯冬，余邸既遭回禄，公每劝宜急修葺，以存国体，至丙夜修书，洋洋数千语以责之。又余挟优过其寓，公拒不纳，其严厉也若此。

陶珏卿

余素狎优伶，屡为吴春麓侍御、鲍双五司空所斥，心甚惭恧。若辈迎欢卖笑，虽其常态，然亦有深知大义者。如陶珏卿，名双喜，江都人。貌虽齐李蔡，然性多伉爽，才敏捷颇可人意。侍母最孝，凡所得缠头，任母荡费，惟恐不得其欢。余每放言妄论，伊必阻止曰："此招祸之媒也。"卒应其言。伊于奉母外，其所蓄赀财，多周济贫窘，曰："同为世人，何忍见其流离也！"后余以暴戾致愆，乃株连及珏卿。入狱数旬，日夜长号思母，闻者哀之，因以瘐死。亦若辈中之翘楚也。

庆丹年相公语

丹年相公，三世调梅，古今罕睹。性和平，居枢府数十年，初无过失，举趾不离寸跬，人比之王岐公。忆其初赐双眼花翎时，缓步出神武门，风度安翔，众誉之曰："世罕见此和平风度，所以载厚福也。"癸酉秋林清之乱，公年垂八十，抱疾于邸，踉跄坐肩舆入内，昏然坐顺贞门阶下，终日无所指挥。人有告其变者，尚从容曰："此语自何所闻，若辈安敢如此横逆！"人争笑之。卒以是致仕归。逾二年薨于邸，谥文恪。

姚姬传先生

先恭王善持衡天下士，乙亥夏，朱子颖南游，携姚姬传诗至邸，先恭王曰："此文房、冬郎之笔，异日诗坛宿秀也。"不十年，先生成进士，改官刑部郎中，持法严正，刘文正公甚倚任之。会文正公薨，先生乃移疾归里，掌文教者四十余年。古文遒劲简链类归震川，而雅澹过之。年八十余，庚午重赴鹿鸣，赐四品章服。又数年始卒，论者以其品望为桐城第一流云。

杨升庵诗

尝读《杨升庵集海估引》云："海估帆乘鲸浪飞，绡宫夜取万珠玑。翻身惊起蛟龙睡，血污青泠竟不归。偃月堂空罢舞尘，靖安坊冷怨佳人。芙蓉莲子随他去，不及当年石季伦。"乃讥夏文愍之词。盖桂洲居相位时，亦复贪婪倨傲，原非贤佐，不过为分宜所陷，死非其罪，人多悯之。今《鸣凤记》演河套剧，居然黄发老臣，可与葛氏、姚、宋并列者，亦未免过褒也。

福文襄王夫人

福文襄王夫人姓阿颜觉罗氏，总督明公山女也。性爽伉，遇事多决断，配文襄王廿馀年，封疆案牍尝为佐理。安南国王阮光平既归降，纯皇帝欲其来朝以贳其罪，而阮畏天朝法，不敢亲至，文襄王忧之。夫人曰："此相公祸福关头，使光平不亲至，何以归报君命？"因呼使臣吴俊入署，隔帘与之商榷久之，曰："吾侪虽裙钗辈，敢以此头保光平不死，务须招其至粤，以彰君德。"吴故善辞令，驰入安南，力说光平，以夫人辞告之，光平始入觐。纯皇帝大悦，颇优赉之以归，夫人之力也。文襄王薨后，夫人持家数十年，以严厉称，闺门整肃，人争慕之。

明太傅家法

余尝育奴子英魁，为纳兰氏之旧仆，言明太傅珠于康熙中既为郭华野所劾，曰："勋名既不获树立，长持保家之道可也。"因广置田产，市贾奴仆，厚加赏赉。按口赒以银米，冬季赐以绵布诸物，使其家给充足，无事外求。立主家长，司理家务，奴隶有不法者，许主家者立毙杖下。所逐出之奴皆无容之者，曰："伊于明府尚不能存，何况他处也？"故其下爱戴，罔敢不法。其后田产丰盈，日进斗金，子孙历世富豪。至成公安时以倨傲和相故，撄于法网，乃籍没其产，有天府所未有者，良可惜也。因思权奸保家，其才故有过人者，所以能历百年而不败也。

蔡葛山相公

蔡文端公新，文恪公世远侄也。文恪为纯皇帝藩邸旧学，故上待公尤厚。公性端悫，理学传世，为安溪正脉，故虽以过失屡遭上严旨，而敬礼犹如故也。为上书房总师傅三十馀年，诸皇子皆敬惮之。乙巳春，予告归里，诸皇子赋诗送行，时人比之疏傅。庚戌秋，入京祝嘏，上谓和相等曰："今岁王会图慎勿使蔡新见之，恐其谏章即至也。"其为上所重至此。余幼闻先恭王言："尝自滦阳返，遇公于途，公立降舆。先王止之，公曰：'某非为王降舆也。'乃正襟北面，恭请圣安毕，然后相见。"其大节不苟如此。年九十馀始薨于家，实升平人瑞也。

王鸿绪

王尚书鸿绪之左袒廉王，余已详载矣（见前卷）。近读其《明史稿》，于永乐篡逆及姚广孝、茹瑺诸传，每多恕辞，而于惠帝则指摘无完肤状。盖其心有所阴蓄，不觉流露于书，故古人不使奸人著史以此。王司徒之

言，未可厚非也。

朱文正宅湫隘

《涑水纪闻》载：宋臣杨砺为真宗东宫官，即位，拜枢密副使。病甚，帝幸其第，所居在隘巷中，辇不能进，帝因降辇步至其第，慰劳甚至。按朱文正公薨时，上亲往吊，门不容御舆人，上步至其灵前，哭之甚哀。古今圣君贤臣，如出一辙也。

性情之偏

余性情褊急，尝为质恪郡王所箴曰："兄至众叛亲离时，始信弟言之不谬也。"余尝以为过激之谈，今终以暴戾致愆，深悔不从其语。然古以郭汾阳盛德，卒因暴怒杖死判官张谭；陈执中为宋相，以无道虐死婢子三人，迎儿年方十二，累行笞挞，穷冬髀缚，绝其饭食，挛囚至死，为赵清献所劾；汉相魏相以挞毙婢子故，为赵广汉所究治，皆历见诸史册。诸公皆当世名卿贤相，其过失如此之甚，终未以此罢斥。何况惩治强暴，法虽奇刻，究未致毙，乃使先王封爵自余而失，深有所愧耻也。

古史笔多缘饰

余素怪前代正人君子名节隆重，指不胜屈，近时人材寥寥，何古今之不相及若此。尝与毕子筠孝廉谈及，子筠曰："君泥诸史册语，故视古今异宜，不知本朝人才之盛，为前代所不及。先朝无论已，即以目下人才论，如王文端之持正，朱文正之博雅，松相公之高谈理学，岳少保起、蒋励堂攸铦之廉名素著，戴文端、百菊溪之才锋敏捷，庆丹年相公、董太保之和平谦让，额经略、德将军之战功克捷，杨军门遇春之宣劳西北，王提督得禄之扬誉东南，李壮烈长庚、穆忠果克登布之忠节，强忠烈克捷、李太守毓星之死事，汪瑟庵廷珍、吴山尊鼒、鲍双五桂星之文学，拟之前代人才，有过之无不及者。使史笔有所润饰，皆一代名臣也。"余韪其言。近读王文正笔记，丁鹤相言："古今所谓忠臣孝子，皆未足深信，乃史笔缘饰，欲为后代美谈耳！"言虽出于奸邪，未必无因而发也。

报应之爽

宋时，章惇少时私人之妾，为人所掩，逾垣而出，误践妪妇，为妇所讼，赎铜乃免。其后为政苛虐，卒有岭南之行。近有某相公，少时貌甚美丽，尝奸于大姓宅，其仆愤极欲刺杀之，幸误中帽乃免。其后高朗令终，为一代之贤臣，吁，亦异矣！

盗贼之讹

《闻见录》载：相传黄巢不死时溥之诛，乃自髡为僧。张全义见于洛南禅寺，号雪窦禅师，有《自题小照》诗云："独忆当年草上飞，铁衣脱尽挂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阑干看落晖。"纪晓岚《滦阳续录》亦辩魏阉不死阜城，乃假缢貌似者以代之。袁简斋又言李闯不死九宫山，为某寺和尚，曾有见其遗像者云。余按黄巢、阉、闯罪恶通天，虽醢诛之未尽人快，奈何转为隐讳，务以考终归之！未审执笔者是何心也。又雍正中，平恪郡王北征时，有僧人赠王剑，铙书"闯"字，群亦以为李逆不死。余以必系贼人遗物，为愚蠢僧人所获，献之以邀厚赉耳，未必李逆果成佛也。惟明惠帝世以为出亡，又唐王被擒后，有言脱逃至五指山为僧之语，乃遗民未忘故主之意，无论真伪，犹有取焉。

舒文襄公末节

余舅氏舒文襄公，少任御史时，极言天下利弊，当时号为"铁汉"。后内任金吾，外掌军旅，皆以刚正见称，故刘文正公力挽为相。及居首揆，锋芒日敛，殊蹈模棱之习。王伦之役，复逞军威，多杀无辜。又上疏言禁民间私蓄火器，为言官所纠，比以秦皇销兵云。然川、楚之役，初有欲招抚者，以致贼人蔓延日炽，反不如公之除莠务尽之善。又火器之烈，自古所无，自明中叶始入中国，赖本朝化治升平，故犹未尽其害。若六朝、五代之际，使有是器，以烈焰攻城邑，吾民鲜孑遗矣！盖公之智虑深远，亦未可厚非也。

年大将军先兆

年大将军赐第在宣武门内右隅，其额书"邦家之光"。及年骄汰日甚，有识之士过其第哂曰："可改书'败家之先'。"盖以字形相似也。未逾时，年果偾事。

朱文正公之直

朱文正公在讲帷时，以羽翼今上故，忤某贵臣。后其舆人殴伤官兵，某贵臣因嗾护军统领某重劾之，以泄前愤，赖上优待公，惟治其舆人罪。然谓侍臣曰："师傅，所当优礼者，至其舆人务须以法治也。"后未逾时，贵臣即获罪，侘傺以终。统领家以中冓之私，杀伤其子，统领亦以他事劾免。蒋香杜孝廉笑谓余曰："朱相公果能驱使黄巾力士阴谴伊二家耶！"余曰："即使朱公真有其术，以伊素日品行，亦必不为。其天报之不爽耳！"蒋以余言为然。

夜谈随录

有满洲县令和邦额著《夜谈随录》行世，皆鬼怪不经之事，效《聊斋志异》之辙，文笔粗犷，殊不及也。其中有记与狐为友者云："与若辈为友，终为所害。"用意已属狂谬。至陆生楠之事，直为悖逆之词，指斥不法。乃敢公然行世，初无所论劾者，亦侥幸之至矣。

松相之谪

松相公自癸酉秋出镇伊犁，又复三载丙子秋始归朝任御前大臣，以直梗称。丁丑夏，畿辅亢旱，上下诏求言。公上疏谏阻东巡，上以其故违祖制，应置重典，念其平日廉直，以二品衔谪为察哈尔都统。其疏云："臣某跪奏，为恭读朱笔谕旨，惶恐焦急，敬沥微忱事。

窃臣昨日仰蒙召见，命阅御制《望雨省愆说》毕，臣随赴军机处，众官公同捧读之下，万分惭悚，跼蹐不安。兹因顺天府所属缺雨，以致我皇上引咎自责，宵旰忧勤，天时稍释。深戒臣工因循疲玩，复谕及癸酉九月之变。诚如圣谕，旱象甚可畏也。如臣忝列首揆，仅知趋走为勤，实有应得之愆。若徒以虚言塞责，不惟辜恩负职，亦恐天理难容。因念皇上于来年诣盛京，恭谒列祖陵寝以告成平，典礼攸关，固不宜缓。又以连年河流顺轨，漕运迅速，各直省普庆丰收，原可举行钜典。唯今夏亢旱尤甚，上天昭示，独在三辅之区，臣愚以为皇上展敬之诚，已荷列祖列宗在天昭格。伏思十七年臣奉差奉天，查勘陵寝工程，沿途曾见旗民，颇形艰窘，是以于十九年春间由新疆曾经恭折奏请皇上缓诣盛京，荷蒙谕允。自去年八月臣入都之后，日侍天颜，屡蒙谕及二十三年恭谒祖宗陵寝，彼时臣以连年雨旸时若，收成丰稔，固应举行斯典。今乃三辅旱象已成，或系祖宗眷佑，昭示景象，暂停举行，以为苏息岐、豳父老之意，未可知也。臣不揣冒昧，恭摺密陈，是否有当，伏乞睿鉴。臣无任惶恐惭悚之至，谨奏。"

诗文涩体

宋子京诗文瑰丽，与兄颉颃。其《新唐书》好用僻字涩句，以矜其博，使人读之，胸臆间格格不纳，殊不爽朗。近日朱笥河学士诗文亦然。余尝谓法时帆祭酒云："读《新唐书》及《朱笥河集》，如人害噎膈症，实难舒畅也。"法公为之大笑。

服饰沿革

国初尚沿明制，套褂有用红绿组绣者，先良亲王有月白绣花褂，先恭王少时犹及见之。今吉服用绀，素服用青，无他色矣。花样，康熙朝有"富贵不断"、"江山万代"、"历元五福"诸名目。又有暗纹蟒服，如宫制蟒袍而却组绣者，余少时犹服之。袍褂皆用密线缝纫，行列如绘，谓之实行，袖间皆用熨折如线，满名为"赫特赫"。今惟蟒袍尚用之，他服则无矣。又燕居无著行衣者，自傅文忠征金川归，喜其便捷，名"得胜褂"，今无论男女燕服皆著之矣。色料初尚天蓝，乾隆中尚玫瑰紫，末年福文襄王好著深绛色，人争效之，谓之"福色"。近年尚泥金色，又尚浅灰色。夏日纱服皆尚棕色，无贵贱皆服之。亵服初尚白色，近日尚玉色。又有油绿色，国初皆衣之，尚沿前代绿袍之义。纯皇帝恶其黯然近青色，禁之，近世无知者矣。近日优伶辈皆用青色倭缎、漳绒等缘衣边间，如古深衣然，以为美饰。奴隶辈皆以红白鹿革为背子，士大夫尚无服者，皆一时所尚之不同也。

贵臣之训

定例，坤宁宫祭神胙肉，皆赐侍卫分食，以代朝餐，盖古散福之意。有贵臣领侍卫者，因训其属曰："居家以俭为要，君等朝餐既食胙肉，归家慎勿奢华，晚间惟以糟鱼酱鸭啖粥可也。"某侍卫应曰："侍卫家贫，不能购此珍物。"某公乃语塞。其生长富贵不知闾巷之艰难若此，可知"何不食肉糜"之言，洵非虚也。又诫同族少年曰："在外慎勿胡乱行走。"少年性黠，因故为不解状，某公赧颜良久曰："所谓嫖妓等事是矣。"少年曰："我辈外间皆名宿娼也。"一堂哄然。

明相国

丁丑夏，松相公以久旱策免，拜明参政为首揆。公于乾隆丙子、丁丑间即从征西域，久拥旌节，董太保居政府廿余年，视公犹为后进。年已大耋，乃登台席，自渭滨钓璜之后，实为再见。信升平人瑞也(按：宋乔行简，亦八十余始入政府，不久即免，未足称也)。

安三

明太傅擅权时，其巨仆名安图，最为豪横。士大夫与之交接，有楚滨、萼山之风。其子孙居津门，世为鹾商，家乃巨富，近日登入仕版。有外典州牧不肖宗室至有与其连姻眷者，亦数典忘其祖矣。

明春二公论战

人臣死绥，古今通谊，然必有济于国，始为可贵。若如赵括、邱福之徒，非不舆尸殉死，不为世所重也。闻明相公言，木果木之战，海超勇公实预其事。甫交绥，海公即大呼曰："军气颓败，此溃师之兆也。吾马首欲东，诸君努力冲围，悉会师于美诺可也。"因策马归，故身不预难，其后卒以灭敌，盖留身有待也。春将军宁亦世代拥旄者，言对敌如角觝然，稍觉势异，即放手再与之扑，不然必颠仆矣。自古如邲鄗之役，九节度之败，皆师老之故也。二公皆久经军旅者，其置论乃如是，此与杨存中舍淮守江之论相似，非亲身经历者，必以其言为懦矣。

朱检讨题词

朱检讨天保谏立东宫事，余已载之矣。近于崇效寺观拙庵和尚红杏图小照，康熙中词林如王渔洋、朱竹垞辈，率皆题咏。公题七绝一首，诗亦隽逸可喜，乃知其别字鹤田也。因匆匆阅看，未得抄录其诗，心殊觉怅惘也。

谲谏

圣祖既废理邸，揆叙、王鸿绪辈恐其复立招祸，因造诸蜚语以闻。仁皇帝怒，欲置王于重典，众莫敢谏。领侍卫内大臣娄公德纳，仁皇近侍也，年已耄，善解人主意。时上自畅春园还宫，欲明颁诏旨，公先日燕见，曰："闻护军统领某得暴疾，肉尽消瘦已骨立矣。"某公素以体胖著者，次早上入宫，某统领佩刀侍神武门，丰伟如故。上诘公，公笑曰："可知人言未可信也。体之丰瘠乃现于外者，尚讹传至此，何况暗昧事哉？"上首肯其言，立罢其诏云。

流俗之言

《避暑录话》载,宋时流俗言甚喜而不可致者云"如获燕王头",盖当时以取燕为急务也。雍正中,尝与准夷构兵,里巷鄙自矜伐者必曰:"汝擒得策王至耶,何自夸张若此!"盖谓策旺阿拉布坦也。余少时闻老妪妇犹言及之,可见准夷鸱张一时,非纯皇帝之神武,安能翦灭其国,夷为郡县?其威德胜于宋代,不啻霄壤之别矣。

置岁不用闰法

宋沈括《梦溪笔谈》载置岁法,言"每岁以十二气为一年,更不用十二月,直以立春为孟春之一日,惊蛰为仲春之一日,岁岁齐尽,永无闰余。如此则四时之气常正,岁政不相凌夺,日月五星亦自从之。如此则算术岂不简易端平,上符天运,无补缀之劳"云。按泰西之法,本以日纪岁,初无置闰之法。入中国后始增置闰之条,括当时声教不通,乃其论与西法暗合,亦精于算律矣。

牧庵相国

牧庵相公长麟,景祖翼皇帝裔也。成乙未进士,以部曹洊至督抚。性聪敏,历任封圻,以廉明称。任吴抚时,擒获强暴,禁止奢侈,尝私行市井间访察民隐,每就食于面馆,吴人传为美谈。抚晋时,和相觊觎上公之爵,乃因市人董二诬告逆匪王伦潜匿晋省某家,和相因公陛见至京,握手宫门柳下,嘱托再三,曰:"无论其真伪,务坐为逆党,吾与公偕得上赏矣。"公至晋访之,皆无实据,某实董仇家,故欲倾陷。公慨然曰:"吾发垂白,奈何灭人九族以媚权相也。"因坐董二以诬告,大忤和相意。后因闽中事牵连,谪戍西域,盖为之报复也。今上亲政后召入,历任闽、陕诸制府。后以母老入都参知政事,以目眚致仕,久之乃卒。余尝与公直宿禁中,问其私行,余以节钺大员小民皆所熟识,恐无济于实事。公曰:"吴中风俗狙诈,故欲其知吾私行以警众也。"余服其言。公赤晰,修髯伟貌,言语隽雅,坐谈竟日,使人忘倦,人亦乐与之交。然性好奢华,置私宅数千厦,毗连街巷。铁冶亭冢宰尝规之,公曰:"吾久历外任,亦知置宅过多,但日后使此巷人知有长制府之名足矣。"亦善为拒谏也。任司寇时,比昵某尚书,故治广赓侍郎之狱颇急,又误判巫蛊事致伤多人,颇为人口实云。

李赓芸之死

李公赓芸,江苏奉贤人。成庚戌进士,历任郡县,以廉能称。屡登荐牍,时以为天下清官第一。累迁至闽藩,时汪公志伊为闽制府。汪故老吏,以布粟起家,矫为廉洁,尝刊《小学规范》诸书行世,李公素轻之。尝乘新轿入督府,汪公训之曰:"奢者必贪。君初为方面大员,慎勿美于服饰,蹈往昔窠臼也。"公愤然曰:"芸虽不肖,为天子大吏,稍饰舆服,诚不为过,实耻效布被脱粟之平津侯以欺罔朝廷也。"汪公心衔其语。会有改教县令朱履中讦公受其陋规,及其仆黄元索诈赃钱数百元,皆系相沿旧规,汪公乃露章劾之。命福州守涂以辀罗织其狱,涂希汪意,私具状逼公画诺。公不服,以辀拍案厉声诟之,日夜锻炼不休。公怫然入寓,怀冤状自缢死。事闻,上命侍郎熙公昌、王公引之往鞫其狱,闽中士大夫争伏钦差寓门,以鸣公冤。汪公不得已引疾致仕,熙、王二公乃力反其狱。事闻,上震怒,褫汪公及巡抚王绍兰职,涂以辀以迎合故,遣戍黑龙江,复命荷校三月于戍所,公冤乃白。闽中乡绅复建公祠于省中,春秋肸蚃,以报其德云。余向不识汪公,素闻其廉名,心甚折服。辛未夏,会汪于静明园柳荫下,听其谈吐矫饰,颇不惬意,然震其名,亦未敢加轻薄。又闻王河帅秉韬云:"长三、汪六皆矫名之士,未足为贵。"心尝疑之。后遇牧庵参政于朝,悉知其人,于汪公终有所惑。不意终身之名败于末路,亦可以戒仕途之矫诈者矣。

刑部郎官

乾隆末,福文襄王征廓尔喀时,有刑部郎中某以荐擢召见。上问福康安、海兰察二人外间声名如何,某应声曰:"外间咸服二人将略,比古罗成、敬德也。"上笑遣之出。阿文成公悔之,告于人曰:"老夫以某相貌丰伟,故登荐牍,孰意为熟谙小说人也。"人传为笑柄云。

阿尔稗画

舒穆禄武勋王之侄都统公谭泰,以武勇闻。大兵下江南时,曾射江宁太平门,洞穿其扉,人服公勇。后坐事诛。其孙少冢宰公阿尔稗,幼育溧阳相公家,精于绘事,盖谭公与陈相比昵故也。曾以画虎著名,赏鉴家宝之,以比僧繇龙云。又绘《西域贡狮图》,见纪文达《滦阳消夏录》中。今于秀峰主人庭上见公画鹰,怒目炯裂,劲翮锋棱,有风云扶搏之势,信非他人所可及也。

煤驼御史

宪皇帝时,求谏甚切,凡满、汉科道皆令轮班奏事,如旷职者,立加罢斥。有满洲御史某,奏禁卖煤人毋许横骑驼背,以防颠越,上斥其官。时传以为笑柄,谓之煤驼御史云。

国朝诗别裁集

沈归愚宗伯选《国朝诗别裁集》进呈御览,纯皇帝以其去取纰缪,令内廷词臣更为删定行世。然其中犹有未及改者,如闺秀毕著《纪事诗》,乃崇德癸未饶余亲王伐明,自蓟州入边,其父战死,故诗有蓟邱语,非死流寇难也。当其时,海宇未一,不妨属词愤激,归愚选入,已为失于检阅。而内廷诸公仍其纰缪,此与商辂《续纲目》滁州之战,书明太祖为贼兵同一笑柄。又黄子云诗以舒穆禄少宰阿尔稗为元人。盖野鸿未登朝籍,故引证或有所错误,而词臣辈亦沿其失,何其舛也。

吴制府

吴公达善任楚督时，擒捕江洋大盗甚夥，已载之前卷矣。近闻其乡人言，有童子窃葱数茎，为肆人告发，公即请王命诛之，人皆以为过当。公曰："数岁童子即凶残若是，俟其成立，为大盗无疑义矣！"其嗜杀也若此。又闻其父为西安驻防，家甚富，尝牟利于主算者，主算者算尽锱铢，其父犹以为未足。主算者艴然曰："然则一本万利，莫读书若也。"其父恍然悦服，因延名师，督课严肃。故公昆仲者以科第起家，至今为巨族云。

瑚合庵

瑚合庵太宰任楚抚时，有下僚进谒，以事为公训责。下僚请罪，自称糊涂该死者再。公以犯其嫌名，因曰："糊涂又复无礼，此所以宜责也。"其人始悟。人传为笑柄云。

昼　晦

戊寅春，雨泽稀少，狂风日起。浴佛日，余结伴游万寿寺，时天气晴和，热甚，着单衫犹觉挥汗。午后黑云由东南来，风沙霾暗，余即驱车归，甫入室，犹未解衣，天顿昏黑，室中燃烛始能辨物。至逾时顷，火云四起，天渐明朗而暴风愈甚，竟夕乃已，亦一异也。闻市廛车马沸喧，路人皆不敢行，有老妪佝偻为风吹毙者，又有遗失幼孩者，一时传为谈柄云。

孙文正取四城

尝读孙征君《夏峰集》中《孙高阳相公行状》，载崇祯庚午收复永平四城，颇多伟绩，以为谀墓之文，例多溢美。近读《八旗通志》，乃知当时文皇帝虽东归，所留守者皆一时勇将谋士，如图雄勇公赖、图果毅公尔格、范文肃公文程及劳萨、叶臣等俱在围中。高阳能以新集乌合之兵力撄其锋，使诸名将弃城远去，实一时之奇捷，较之韩蕲王大仪镇、岳武穆朱仙镇之功，有过之无不及者。明庄烈帝乃视为泛常，仅荫一锦衣指挥，其后因凌河之役，立加罢斥，真赏不酬功矣。然则亡国非不幸也。

法时帆谑语

某司空督学中州时，好出搭题以防剿袭之弊，致经文多割裂，法时帆学士心恶其行。其后某复督学楚中，往辞法公，公多所奖誉，某心喜悦。及临行时，时帆送至中庭曰："楚中有一故交，代为诿诿可乎？"某询其姓氏，时帆曰："孔、孟二夫子著述已千载，请公慎勿将其文再行割裂也。"闻者抚掌。

睿忠王致史阁部书

纯皇帝尝阅《睿忠王传》，以其致明史忠正公书未经具载回札，因命将内阁库中所贮原稿补行载入，以备传世，真大圣人之所用心，初不分町畦也。尝闻法时帆言，忠王致书乃李舒章雯捉刀，答书为侯朝宗方域之笔也。二公皆当时文章巨手，故致书察时明理，答书义严词正，不惟颉颃一时，洵足以传千古，亦有赖忠王、阁部二人之名节昭著故也。

洛　翰

高皇帝创业之初，有洛翰者，本刘姓，中原人，以佣至辽。初给事于建州，颇勤俭有勇力，高皇帝赏识，拔为侍卫。觉罗龙某叛时，阴夜怀刃入高皇帐，公觉，以手格之，四指皆落，卒卫上以出。后犹能执锐御敌，高皇帝嘉之，倚如左右手。卒于起义之前，故不得预五大臣之列，今其裔隶内府。闻先恭王言，王若霖太史曾为公作行状，手书镌以行世，惜未睹其本也。

侍卫结衔之误

国朝定制，凡御前朝夕侍侧者，名御前侍卫，其次曰乾清门侍卫，无论王、公、武大臣、侍卫等皆充之。其六班值宿者，统名领侍卫府侍卫，以分等级。近日武进士改充侍卫者，其门榜皆书御前侍卫，相沿成习，实为僭妄。余为散秩大臣时，曾屡向侍卫处主事等言之，令其回堂饬禁，彼皆以为不急之务，未即更正，不知实为紊乱官阶也。近读钱辛楣詹事所作《许提督成麟神道碑》，亦误书为御前侍卫。公为当代考据名家，乃亦未谙本朝典故，何也？

魏柏乡相公

国初名臣二魏公，世人多以蔚州为巨擘。今观二公家乘，蔚州初为冯铨所重，虽云座主，究系比昵匪人。后又以海昌株连罢官，及复召后，以撤藩事请诛明、米二公，乃蹈袁盎故辙。又以地震请诛索相以应灾咎，亦有违宋景之心。至吴逆叛时，首建招抚之策，有"七旬苗格"之语。虽曰持重，几误国事，尤非大臣之所用心。至柏乡相公，居谏垣时，首劾张缙彦为明庄烈复仇，其后屡劾刘正宗、陈之遴诸阁臣，为章皇帝所引重。至请罢吴三桂居滇南一疏，尤为预测奸谋。其要语曰"滇、黔、蜀、粤地方边远，今将满兵遽撤，恐一旦有变，有鞭长莫及之虞。再荆、襄为天下腹心，请设满兵驻防，以一重臣督之。无事控制边区，以消奸宄窥测之心，有事驱除以通四方水陆之道"之语，尤为卓识。使当时用其言，可无三逆同叛之祸，其相业胜蔚州多矣。

乾隆初年督抚

纯皇帝初政时，擢用满洲诸臣为封疆大吏，皆极一时之盛。若简仪亲王、尹文端公、黄文襄公等事，已具载矣。其他如那公苏图以武臣起家，历任七省制军，薨日，家无担石。其抚苗一疏，议论宏远，预识末年红苗之乱，尤为卓见。吴春麓侍御尝读其疏，谓余曰："那公初无赫赫名，乃能深虑至此，反胜黔督名将多矣！"时黔督为张公广泗，以知兵著也。马公尔泰为费直义后裔，

任两江、闽省诸制府，亦以廉谨称职。策公楞为果毅公裔，性刚毅，颇为僚属所怨，然识见明敏，卒为世重。雅公尔图明医理，尝侍孝圣宪皇后医药，为纯皇帝所倚重。其任河南抚时，亦以廉洁著。其请罢祀田制府文镜一疏，世多称之。傅公德清贞刚介，素谈程、朱之学，为徐文定、杨文定二公所赏识。任豫抚时，前抚臣王士俊以苛酷为民所怨，公下车时，立更其制，欢声遍野，有"三月鲁治"之称。去任时，万民挽车泣送，拥塞闾巷。实皆干城桢干之选，不负上委任之专也。

元初人物之盛

余以三代之下人品醇正可继美商、周者，惟东汉及元初而已。却特氏起自沙漠，一时所用将相，如耶律文正、杨中令惟中之相业，许文正、窦学士默、姚文宪枢之文学，刘太保秉中之谋画，商孟阳挺、郝伯常经之刚直，廉中书弟兄之忠梗，史丞相天泽、伯右相颜之战功，张都统宏范、李统制恒、阿太尉术之勇略，率皆拔出一时者。较诸褒、鄂、房、杜，功业相似而醇茂过之，岂赵中令、曹武惠所能企及？萧、曹、徐、常辈之机诈龌龊者，更无论矣。其后渐染漓俗，尊用国人，致使至元仁政颓败而丧亡随之，亦自贻伊戚也。

李御史

乾隆初李御史慎修，德州人。身躯伛偻而敢言直谏。上于上元夜赐诸王公大臣观火戏，公尝谏阻之，以为玩物丧志。上喜吟诗，公亦谏，恐以摛翰有妨政治。上韪其言，见《御制诗注》中。上尝召见，曰："是何渺丈夫，乃能直言若此。"公奏曰："臣面陋心善。"上大笑。又当时以钱贵故，诸大臣议变法制，公上疏阻之。历举前代之政，洋洋万言，已预料近日钱价俑贵之弊矣。

满洲跳神仪合于禘祭

余考满洲跳神仪，书前卷矣。近闻宗老云："其南向陪祀正中位，为祀始祖之莫知名者。"故俗呼神位为祖宗版，良有以也。按古董子云："禘者，禘其所自出也。"禘礼上溯远祖，旁及毁庙，与今满洲所祀者殊多相似。然则跳神礼仪实沿古明堂之旧制，益有征矣。

自鸣钟

近日泰西氏所造自鸣钟表，制造奇邪，来自粤东，士大夫争购，家置一座以为玩具。纯皇帝恶其淫巧，尝禁其入贡，然至今未能尽绝也。按《唐书·天文志》云："浑天铜仪，立木人二于地平，其一上置鼓以候刻，刻至一刻，则自击之；其一前置钟以候辰，辰至一辰，亦自击之。皆于柜中各施轮轴钩键，关钥交错相持，置于武成殿前以示百官。"然其制作亦有所仿矣。

史书氏族

魏收作《北魏书》，所有名公巨卿，皆以氏族类序，世系厘然。至其人无足载者，亦必书其官爵，有类谱牒，诚非史例。然拓跋一代氏族，赖兹以传，今人犹可溯其门第。金、元二代修史者昧于是例，故其传记踳驳，多所遗落，致有速不台一人二传之误，见讥于后。当时若用魏氏之例，乌能羼乱至是哉！后之修史者所宜知也。

转庵和尚

近读吴留村遗稿《与转庵和尚书》，实有裨于史官，故详载其事。和尚俗姓孙名旭，余姚人。尝中顺治丁酉武乙科。家甚豪富，君喜施予，乡人咸感其惠。有盗邱甲，聚不逞者数百人，肆为闾阎之害，邑令不敢撄。君慨然曰："目睹邻里受害而不为之救援，非夫也。"因选强弓利矢，命壮丁负韊，夜攻其巢，咸射杀之，独邱甲潜逃，隐恨次骨。时海禁森严，君素慕郑延平知兵，尝谓人曰："今之人豪，惟海上郑公。"盖用明太祖奖王保保语。邱甲挟蜚语讼诸邑中，邑令亦素有嫌隙，因诬君通海上，置诸狱中。君素勇健，夜毁梏，逾垣出，匿某上舍家，久之，亡走滇南。会吴逆叛，伪将军韩大任招致帐下，甚为赏鉴，曰："奇男子也。"会大任屡寇萍乡，为安亲王军所阻，吴逆促其师期，大任爽然曰："吾竭力以事吴王，何相迫若是之急？"君闻其语，大悦，曰："此丈夫报国时也。"因说大任曰："将军之事吴王亦至矣，为之辟地攻城，战无不克，数月之间招徕数郡，未闻王有尺素之词为之奖誉。今一旦偶愆师期，即肆意辱詈，俨然以奴隶待之。今天下兵戈方始，其慢士已如此，逮夫大业既成，吾恐君家钟室之祸，复有见于今也。"韩为之色沮。会先良王遣姚制府往招抚，大任迟疑未决。君复进曰："今大清恢复闽、越，事业已成，吴王之败在于日睫，将军何尚作儿女之态，致有失机宜也？"大任乃从招抚。先良王承制表授道衔，君慨然曰："吾本朝廷赤子，不幸陷于非罪，不得已逃诸贼薮。今得返归乡井，复为盛世之氓，吾志已伸，敢以缧囚之躯有污章甫之荣也哉！"因辞职不受。久之，薙发为僧，居杭州侣云庵，号转庵和尚。年八十余始逝，亦近代奇人也。

王奋威

惠定宇《精华录注》载："王奋威进宝之下保宁，贼将据邑不降，公披襟曰："何不射我？"贼众愕然。公因说以顺逆，贼人开关延入，井里不惊，曰："此仁义将军也。"近阅《唐书》马北平之下长春宫，贼亦引弓不射，王知有降意，因令其西拜朝廷，贼人因斩李怀光以降。古今名将之相同也若此。

佛言须弥山

佛经言须弥山高数万由旬，日月绕山周行，为其峰影所蔽，遂分昼夜，其言与欧罗巴之术不同。然泰西之法，因天度地以分度数，今南北两极实有征验，非佛氏荒诞可比。盖经文盛于六朝，其时何承天辈皆言盖天之术，故阇黎辈剿袭其说，未必果出于佛言也。贝勒存斋主人永珔言："今日之翻译经典，即如南人学习国语，

祗能仿佛大概。至其典转微妙处,终有一间未达者。"真有识之言也。

和相后裔

和致斋当权时,赫奕一时,其赐死后,门楣衰替。其子丰绅殷德,号天爵,善小诗,俊逸可喜。尚和孝公主,初赐贝子品级,因父获罪,降散秩大臣。中年慕道,与方士辈讲养生术,余每嬉侮之。卒以是致喘疾,号数旬死,年未交不惑也。相公弟制府和琳,有子名丰绅伊绵,号存谷,初袭宣勇公,嗣降袭其祖荫一等轻车都尉。善堪舆,贵家争延致之,间有验者。以抑郁故,饮醇酒近妇人,卒以劳瘵终,去其弟没未数年也。惟余一幼子,年甫四龄云。

名臣论识

余幼读邱文庄言,以海运为必可复,可省国家经费无算。后见陈瑄十议,乃知明成祖原欲复海运,以其害多利少,乃罢其役。又向以当复肉刑,若以髡治罔上,以刵治军律,以刖治盗,以劓治贪,可岁免死百余人,尝执此论与韩桂舲司寇辩诘,韩莫能答。近读宋臣《杜纯传》,王安石时欲复肉刑,先议以刖减盗死罪,纯论曰:"利欲所在,势莫能遏。今以死惧之,岁犯刑者犹不减千人,若以刖代死,罪人知不死,犯者益众,是诱民为非也。"安石乃罢其议。可见古人见识宏远,非吾辈所及也。

汤义仍制曲

汤若士《四梦》,其词隽秀典雅,久已脍炙人口矣。近读《唐书》,始知明皇东巡,陕州守进百宝牙盘及彩舫献伎,乃韦坚事;吐蕃信唐间谍,诛杀悉啰啰丞相,乃萧嵩事,皆载在正史。若士取材于兹,托为卢生梦中事迹,以真为幻,亦可喜也。

经羊运粮

乾隆末,廓尔喀用兵时,和制府琳督粮饷,以久战荒徼,艰于转运,公乃命驱羊负米,以济军食,人服其智。按《金史》,承安中北边准卜叛,命丞相襄征之。贼人遁,路既辽远,金患乏食之虞,完颜安国曰:"人得一羊,可食十余日,不如驱羊以追之。"襄从其言,遂擒贼首,固先有行之者矣。

卷　四

内务府大员

定制,内府人员惟充本府差使,不许外任部院,惟科目出身者,始许与搢绅伍,故国家百余年来,内府大员罕有奇伟勋绩可称最者。惟金恪恭简自内府司员进登六卿,以勤慎受纯皇帝知久,长铨水部。然当和相赫濯之时,惟日馔美食,结和相欢。又能调停于和、福二相之间,使皆倚畀无防忌,亦初无建白也。闻其家居日,有宠妾逼他妾自缢者,其仆踉跄入告,公曰:"急救以姜汤。"曰:"无及矣!"曰:"然则殓之。"酣寝如故。次晨退朝归,立逐宠妾归家,仍踞坐如常。此亦可阙公之度矣。

董太傅

本朝宰辅罕有真加三公者,惟马文穆、年大将军、鄂文端、张文和、傅文忠五人及身加太保衔,至真为太傅者,惟董文恭一人而已。公为文恪公子,未冠成进士,居枢府几四十年。当和相当轴时,公惟以谦冲自居,不为其用。睿皇帝亲政后,宠眷日隆,终身无过,时人贤之。闻其有上赐朝珠,价值数万,一旦失去,公毫不介意,但责有司捕治。后知为某奴所盗,因训之,曰:"余待汝甚厚,何得为此不肖事?使余逐出,汝终身无倚矣!"□□□□服役,其奴感激终身,公薨时,卒以身殉。执此一端,足以见公之度矣。

元代稗史

元代稗官杂记,自《辍耕录》外,罕有传于世者。按:宋人颇好著述,一代小说,几至汗牛充栋,今流传者尚不下数百种。元人沿其余习,何以毫无一二著述之家?盖因记明初事有干犯忌讳者,明太祖恶其伉直,皆聚而焚毁,故使却特氏一代嘉言懿行尽行泯没,良可慨叹。《辍耕录》幸后出见存耳。然则皇觉僧人之恶,其去祖龙几希矣。

三　元

本朝声明文物,过于前代,词林三元,惟钱湘舲一人。嘉庆庚辰中三元陈继昌,广西临桂人,系文恭公之玄孙。引见日,睿皇帝大喜,褒赐文绮,御制诗以记其盛焉。

苏麻喇姑

苏麻喇姑,孝庄文皇后之侍女也。性巧黠,国初衣冠饰样皆其手制。仁皇帝幼时,赖其训迪,手教国书,故宫中甚为高品。至康熙壬午始逝,葬以嫔礼,瘗于昭西陵侧,以示宠也。姑性好佛法,暮年持素。终岁不沐浴,惟除夕日量为洗濯,将其秽水自饮,以为忏悔云。

完立妈妈

国俗,祀神日,于案下设小桌,供以糕酹,名曰完立妈妈。初不知为何神,近闻宗人澧泾司成奕溥言,即为明孝庄皇后。盖二祖被祸时,李后尝为惋惜,饬谕李成梁之枉滥,故高皇感其德,附祀于明堂云。完立妈妈者,即万历母后之转音也。澧泾学问溥洽,又为近支宗室,其言必有所本也。

赛诸葛

康熙中三逆叛时,诸将帅多逗留不战,拥兵自卫。

惟护军统领希公佛者，累战有功，多以奇谋致胜，军中呼为“赛诸葛”云。庚申元夜，公统兵攻衡州，时贼将夏国相、胡国柱拥重兵守之。公谓众曰：“衡州为吴逆伪都，故防御极严。若使侦知我兵，预为治具，则难立克。顿兵坚城之下，最为兵家所忌，不如乘今夜令节贼人疏懒之时，暗为剿袭，此李愬入蔡之计也。”因连夜趋兵抵城下，贼人果酣饮，一鼓下之，夏、胡二贼仓皇跣足遁，公因抚其残黎。湖南诸郡传檄而定，为南征第一战功云。

吴堡破贼事

韩统军杰殷，朝鲜忠臣明琏之孙也。康熙中任正红旗护军统领，随经略莫洛西征，分防延安。花马池副将朱龙既叛，进攻吴堡，公往救之。时贼营河西，公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黄河巨浪浸天，贼不防我飞渡，今出奇以制胜可也。”因命偏将造筏，若计日渡者，公夜率健卒五百抱马鬣而涉，暗袭贼垒，朱龙仓迫授首，三边底定。又于通渭、伏羌等处同张靖逆奏捷。后马文襄公督师，面奖公曰：“君素不识字，何以用兵顿合六韬若此？”其曾侄孙图麟面告余者。

花王阁賸稿

己卯春，予于书肆买《花王阁賸稿》一卷，原作明处士纪坤，为晓岚参政高祖。其曾孙容舒跋言“先生著作甚富，兵火之余，于废纸中只抄得若干首”云云。细读其诗，即晓岚所著作，风格笔意，与之无二。其所咏明逆党，即暗指和相事，其咏孙高阳诗，故意将阵云二字代押氛韵，以见后人追改痕迹，掩其伪赝。其《烧香曲》、《春夜辞》诸诗，俱拟李贺风神。又故作《河广》即事诗，咏许显纯之女为伎事，以快人意。老翁亦善为狡狯矣。

莺花小谱

近日京都优人以四喜部为第一，花旦姿首美者甚多，戴香三比部咸宜写作《莺花小谱》，以咏诸人。其摹拟处，颇得其人风神，一时争传诵之。其中如徐清蓉天然、李雨香法保、瞿小山桂林，姿容婉秀，实与处女无异。张翰风孝廉琦尝绘天然小照，日夕供奉，颇为时人所讥。然亦可谓情种矣。

檀栾卿

春□部有花旦檀栾卿之馨者，姿容艳丽，性格柔婉，所演剧甚多，俱能体贴入妙，时有“花王”之称。又善楷书，所临《黄庭》、《洛神》，殊多丰韵。与龙殿撰汝言最善，殿撰非栾卿不能安寝。尝与予谈史事，娓娓不倦，亦若辈中翘楚也。寓玉皇庙道院中，四壁纷披，皆词林投赠之作。烹茶挥麈，谈锋敏捷，人皆为之倾倒。或云其为檀默斋侍御后裔，少时被人诱出，遂落风尘，良可叹也。

拟古诗

世之拟古作者，虽不可摹仿剽窃，如李于鳞之《乐府》，致讥于世，亦不可故意变异，有失庐山面目。予尝谓鲍双五云：“韩文虽有‘师其意不师其词’之语，然如‘涉江采芙蓉’，若拟为‘泗水捉乌龟’，岂非一大笑柄乎！”鲍亦为之抚掌。

吴南溪

乾隆初，纯皇帝下诏求言，一时台谏多骨鲠之士，以吴南溪为最著。公讳炜，歙县人。面黧黑，寡言笑，当时有“包公”之称。尝弹果毅公讷亲，为世所称。曾有保护圣躬一折，上切责之，召询张文和公，文和读疏讫，口啧啧称羡，欲于靴中摸物状。上询之，文和曰：“臣欲取笔附名于折尾也。”上乃释然。后任口北道，捐免民积欠米数万石，所放兵粮，皆足斗斛，士卒怀若父母。召擢光禄少卿，侍南书房。循王有小过，公以大杖责之。王悲诉于上，上曰：“汝师夏楚良是，又何诉为？若再犯，朕必亲责也。”宫中尝演《鸣凤记》院本，孝圣宪皇后问今朝中可有杨继盛之人否，上对曰：“惟吴炜差近之。”其优宠若此。年八十余，无疾而终。惟因盐筴事曾委过于同僚褚太，以致弃市。后白日见太入室，因生子镕，貌酷似太，败落家声，人以为果报云。

蒋香杜

蒋香杜棠，吴县人，少聪敏，沈文悫公赏识之，遂以鼎甲自负，行多不遵正轨。屡试不售，落魄京师，尝馆于秋斋主人及予家中。年已花甲，性犹不衰，必欲致身科目。予尝笑谓人曰：“香杜不至盖棺棘闱中，其念不已也。”己卯年已六十八，始中进士，用中书舍人，香杜自喜过望，曰：“今始不负读书人也。”亦可谓有志之士矣。其妻悍，不容香杜置妾，每加杖责。一日薄暮，遁入予室，乞居停焉。予笑曰：“真可谓大杖则逃也。”后其妻死，毕子筠云：“天去其疾，香杜其有望乎！”果于明岁登第。后乞假归。壬午秋，力疾就道，卒于扬州旅舍，良可惜也。

陆侍御

陆侍御泌，钱塘人。中己未进士。颇好声色，与王郎桂林朝夕狎昵。尝调龚郎墨痴，致伤其腕，亦不督责，人争鄙之。然颇骨鲠，癸酉之变，太监杨进忠为某贝勒袒庇，事已漏网，公不平，曰：“本朝阉寺，本不威赫，何以大吏畏之如虎？赫赫天潢，反与交接，如不举发，奚用御史为也。”乃遣吏逻伺，卒得其逆书，因奏劾之。上立擢四品京堂，党人恨之切骨，终未能中伤也。性卞急，予尝同其搜检科场，见其严责舆吏，杖如雨下，声甚咆哮，亦稍失体度矣。

泮庵破孜牙敦事

泮庵将军永芹，诚密郡王第三子。性直悫，颇识兵

机。任乾清门侍卫。出戍西域，会回逆孜牙敦叛，公守危城，兵止百余人，众官皆大惊，公处之晏然。命文吏守城，公率卒冒雪出，夜已漏下十刻，下属有惧者，公曰："贼众初起，人心未定，若不一鼓歼之，使其蔓延四出，数千里之封疆，信可虞也。今可乘黑夜攻之，贼不知我之众寡，易扑灭也。"乃直抵贼垒，声言北路数万人至。贼惊溃，皆投兵降，生擒孜牙敦，去叛时甫十日也。为某大臣攘为己功，露章劾之。睿皇帝褫公职，赖松相公救之，乃免归。后尝遇于酒肆，公言之娓娓。程椒云水部慨然曰："川、楚初叛时，若得公辈十余人，其贼可立除，安得蔓延九载，令首祸者蒙上赏。"而公以天潢近胄，乃为人谗恶若尔，良可叹也。

时帆之吝

法时帆祭酒与予交最笃，计论天下事，颇识窾要，屡领书局，考证详明。尝更正前人错误，辨论终日，鲍双五尝笑曰："老翁何认真至此，真可谓书蠹也。"然性吝啬，自诸生起家，终身未居要官，及没时，家赀八万，书史他物称是，实良能也。予书室以纱糊窗，先生见，责曰："何暴殄物力至此？"尝与先生坐谈至午后，出粽食之，其糖皆暗然若漆，而先生食之甚甘，亦可觇其俭也。

博尔奔察

太尉公博尔奔察，事纯皇帝最久，前卷已详记矣。闻其从上南巡，见灵岩梅可合抱者，公即拔刀欲斫。上惊问，公曰："恨其不生于圆明园中，而使上跋涉江湖之险也。"亦可谓善于讽谏矣。

太庙后殿

今每遇元旦、圣寿日及告祭诸事，惟祭太庙后殿，初不知其故。尝询诸贝勒奕绍，云列圣神御，是日已于奉先殿告祭，故太庙惟祭祧庙云。后见《居易录》云国初定制，初尝捧祧庙神主至奉先殿致祭，后以为烦渎，始改今制云。

鲍双五选王李诗

自国初诸公倡复宋、元诗，海内奉行，几至家絃户诵，莫不以何、李为伪体。初不知嘉、隆诸公，实得唐贤三昧，虽有摹仿形迹，然亦不失为正宗，视樊榭、西崖诸家，实不啻霄壤之分也。鲍双五司空独选王、李诗四卷，皆汰其浮响，择其精采，实为后学之圭臬也。

油绿衣

雍正中行油绿服，无王公贵贱皆著之。后纯皇帝恶其黯渍，相戒不服，余少时犹及见之。乃近年优伶辈盛行，至于亵衣无不用之，士大夫尚未有服者。亦一时之风气使然。

王荆公

宋时自真宗倡兴土木，醮谏祠坛，将艺祖、太宗所积封桩库财货消耗殆尽。仁宗时，岁币兵饷，冗费繁多，几不能以立国。故王荆公倡新法以助国用，宋实赖之几六十载，未可以其刚愎致累其法也。尝与鲍双五论之，双五以为不然，至讥予为绍圣奸党，实未计当时形势也。故朱子《言行录》中犹以荆公为名臣，贤者之笃见也。

宋人战绩

宋人战绩，每好夸张，韩世忠淮阳之战，仅杀一太乙孛堇，不过与周人杀高敖相似，即矜为中兴战功第一。金山之战，乃金人不识水道，侥幸成功，其后终至败覆。况金山寺中非鞍马驰骋之所，金梁王红袍落马，亦近粉饰。刘锜守顺昌，与臧质守盱眙相似，《宋史》铺张乃尔。至岳武穆之擒杨么，与李临淮之擒袁晁何异？《唐书》寥寥数语，即了其事。朱仙镇之役亦与柳元景入洛相似也。惟张魏公富平之战，初则极力鏖战，中韩常目几殆，金左翼遇泞败绩，赖右翼以济事，见《金史》。其后军中自惊，乃至覆败。故洛宿临终之言，良有所畏，不可因魏公刚愎屡败，致掩其功也。

苏叔党论田布

《斜川集》责田布"死时何不哀集士卒，申明大义，誓之以死，或可感悟其心"云云。殊不知魏博杰骜之习，已成痼疾，岂布一二语所能化？况史宪诚叛布时，安知布不反复开导？终不能从，而后发愤自死也。然则布之所遇，亦可悲矣！

明大礼议

明大礼议，众论纷嚣，终无定评。张桂之辞，虽为偏谬，然世宗由外藩即位，乃为继统，并非承嗣，未可遽以汉哀比之。永嘉之议，终有胜于泠段也。后毛西河言："当时若取宪宗曾孙承继武宗，则无是患。"差为近是。殊不知兴献王为成化次子，嘉靖乃其元储，年甫弱冠，又安得有侄行也？若取远支承嗣，更为非礼，亦未可以此责杨廷和也。惟纯皇帝堂堂之论，处置得宜，万世钦遵可也。

明世宗用人

世宗虽委信权奸，任意施为，然用人之柄，不至下移。恶杨升庵终身，介溪不能包庇。立斥赵文华，诛丁汝夔，皆出己意，非若宋理、度诸君，委靡不振。故严嵩惟知迎合上意，以盗国政，与刘放、朱异相似，终非秦桧、贾似道之可比也。

海司空

海司空望，吴雅氏，孝恭仁皇后戚畹也。任户工二部尚书几二十年，精于营造，颇多巧思。宪皇帝大丧时，纯皇帝易雍和宫以黄甍，时日匆迫，所余宋楄瓦砾塞满街衢，不及摒挡。公令街坊小民分析，未崇朝而尽徙。孝贤纯皇后崩于德州舟次，上命运舟入京，焚毁城

门,隘不容人。公命造架堞上,以菜叶铺垫,千夫维挽,舟藉其柔滑而入,皆一时之巧思也。

犬吠御史

定例,都门内不许设立戏园,以示崇俭黜奢之意。后渐多私立,睿皇帝严禁之。那御史景德得商贾重赀,乃奏称城中清冷,都人劲苦拘束,请于万寿节旬日内,城内许立戏园歌演,以拟周蜡汉酺之意。奏入,上怒,即日遣戍,批其疏曰:"一片犬吠之声。"时谓之犬吠御史云。

姚中丞

姚中丞祖同,钱塘人。貌岐嶷,多智略。直枢廷时,草谕旨万言,娓娓不倦,皆当上意。任直隶藩司,慎筦库,工会计。不蓄奴婢,僮仆惟五人,曰:"滋弊者,尽若辈也。"凡签押皆自视用印,凡州县候补署篆者,皆以弥补亏空之多寡为补缺先后,故人皆踊跃从事。嫁女日,不用鼓乐,暗送出城,曰:"恐有司闻之,争馈送嫁资也。"闻滦州有亏空,轻骑减从,自省驰五日至。时已昏黑,立命秉烛盘查,卒得其实。州牧顿首请免,公曰:"吾不劾汝,何以警众?"卒治罪如律。然性阴鸷,任事过刻,人争怨焉。

商太医

商院判景霨,浙江人,为文毅公十世孙。工医学,用方精粹,每多奇效。予尝鼻衄,出血数升,公曰:"督脉未绝,尚可医治。"煮参数两,饮之立愈。性直憝,抚诸弱弟甚友爱,所蓄医金尽为其弟盗用,殊不较也。供奉大内数十年,不泄漏禁中事,有询之者,惟曰"圣躬万安"而已。有某太医性便佞,好与仪、成藩邸交接,公立劾罢,曰:"是人心术不纯,不可侍上左右。"睿皇帝然之,立加五品衔,以示宠焉。

王文僖

王文僖懿修,青阳人。立朝四十年,持躬谦抑,从不与人相忤。尝入朝,每过门,必谦让许久,一旦成哲王厌其烦扰,疾声曰:"此朝廷政门,非先生居室中,无容久逊也。"人皆大笑。任学政时,每封事必检阅数日始拜发。一日拜折后,偶忆其中落一字,大诧曰:"吾命休矣!"终日厌厌无人色。逮折批回后,神气始定,其匑匑也若此。然御下甚严,动加扑挞。予尝见其独立时,目光炯然,非真和蔼甚者,盖假此以寓世也。

刘文恪

本朝边省绝少调鼎者,四川惟张遂宁、广西惟陈桂林二人。湖南向无阁臣,嘉庆辛未,戴文端卒,始命刘湘阴为相。公面赤晰,疏眉目,性卞急,驭下颇严,然不识政体,咆哮终日,人变不畏其威。家赀多为奴所侵,屡纳苞苴,其家仍不敷用。素羡某相侵吞河工费用,乃上书言治河策,娓娓数万言,率皆不中窾要。为百菊溪所揶揄,曰:"此等行尸走肉,亦复想啖我金耶?"癸酉之变,公闻命逡巡不时入,及抵禁城,四门已阖,公危坐舆中,绝食三日,几至馁毙。事闻,即日勒令休致。归日,家无一廛,穷困而死。

古今史阙

古史阙遗,夏、商以上无论矣。周末自麟经绝笔后,至苏、张游说,中间一百四十四年,史简遗阙,无以详其梗概。唐末经黄巢之乱,宣、懿二宗实录焚毁无存,故中叶三十余年事多亡失。宋哲宗七年政绩,因朱墨本屡经更改,事多漫漶无稽。金卫绍王记注焚毁,今所存者,惟杨云翼日录四十余年而已。元顺帝、明惠帝二代皆无实录,故本纪每多舛谬,此皆古今史册阙文也。至宋、元二史,皆凭碑版著述,时多溢美。明初经太祖自定,任意增减,良不足以存信也。

钱三元

钱三元棨登第时,为谢金圃所援,故人多轻之。学问肤浅,不识古今事。闻成哲王言,尝与谈戏文,彼以满床笏为实事,是不知郭汾阳为何人,亦可诧也。

吴谷人

吴谷人先生,性爽阔,修髯伟貌,类市画钟离权像。诗宗樊榭而清畅过之。骈体兼唐、宋之长,五言排律,格律精严,笔意秀劲,为古今绝作。尝馆阿文成公宅,教今绎堂尚书,师范严肃。其他权要杜绝往来,故倘佯词苑二十余年始至祭酒。先生曰:"得为国子宗师,吾愿足矣。"即日请假归,人争羡之。惟以索米故,门墙过广,市侩子皆争致束脩,为盛德之玷云。

王惕甫

王惕甫芑孙,短小精悍,善诗古文。乾隆戊申,召试举人,屡试未售,终于江阴教谕。曾馆睿恭王邸,王甚重其人,尝随王之滦阳、木兰等处,诗愈遒劲。王稍有过,惕甫务厉色呵之,使冠带谢过乃已。尝谓法时帆云:"君有诗识无诗才,汪端光有诗笔无诗胆,其兼之者故有人在。"其自命也如此。

宋人多用本朝故事

偶阅宋人文集,其制、表诸文,多有用本朝故事者,盖当时实录、日录颁行海内,家喻户晓,故其功绩脍炙人口,足以传世。自明代深藏实录,其底草皆焚于太液池中,使读书士人终身不知祖宗功绩,良可慨叹。予尝窃议,若于科场五策中,添问国朝掌故一条,其对不详明者,不许中式。再将《开国方略》、《八旗通志》诸书颁行学宫,使士子习读之,则人皆习知国家之典制矣。

耶律文正之兄

偶读元遗山诗,知文正王有二兄:一名辨材,仕金为静难节度副使;一名思忠,仕金为龙虎卫上将军。文

正尝启元太宗调取，金哀宗冀和议可成，遣其赴北。思忠义不仕元，投城壕死；辨材至真定，亦不食而卒。二子可谓尽忠于所事，较瑾、诞之仕三国者，尤为烈云。

史不可尽信

史载曹武惠南征入金陵时，不戮一人，以为美谈。按宋人小说载，北兵入，颇多掳杀，赖张成树梯于府榜，逾垣入者二千余人，幸免杀戮。又瓦官寺阁建自晋升平时，已五百余年，亦被北兵焚毁，是未尝不杀害也。至于江州之屠，原系曹翰惨虐，反不足为武惠累也。

宋人譬寓

宋人小说，有以欧阳譬退之，王荆公譬王导之语。余以近日名臣亦可譬诸前哲，刘文正似韩魏公，王文端似富郑公，董太傅似文潞公，纪文达似欧阳文忠，朱文正似张士逊，彭文勤似宋庠，刘文清似公孙弘，阿文成似明王越、胡宗宪，良不愧也。

松相公

松相公任司马，因失印事谪本旗骁骑校，公即持襆被向印房值宿。有阻之者，公曰："军校之职，提钤值宿而已。予虽曾任大员，敢旷厥职哉！"未浃旬，今上即位，仍复原官。

宋哲宗之明

宋哲宗天资聪粹，实有为之主，天不祐宋，乃早崩陨，致使徽、钦嗣之，陨丧厥基。近阅金人《吊伐录》，有赵佶阴使黄门盗杀冢嗣之语，虽出敌人污蔑，未可遽信，然岂尽无因哉？独怪章惇、曾布皆才智之士，当时虽有端王轻佻之语，终未能为国讨贼，其后岭海之行，非不幸也。

吕圣功

卜士吕圣功，顺天人。善卜筮，尝设庵于阜成门大街四十余年，每多奇中，家赖以小康。善与人息讼事。其爻辞一本《易经》，而多别解，为经传所未备。于道光辛巳冬始卒，亦术士中之立品者也。

杨武陵

杨武陵嗣昌居师干二载，虽有舆尸之咎，然将帅如左良玉、殷太白等，皆骄抗违命，以致败亡，似未可以耑责也。其后驻师夷陵，愤恚自裁，死后尚蒙毁尸之惨，亦可哀矜，非温、周误国奸臣可比。世多以陷卢忠肃为杨罪，旭亭师有诗责之，至欲铸像表奸，有同秦桧之语。近阅《流寇长编》，有武陵劾忠肃疏，以缞绖侯代之人，作奋袂勤王之事，历艰险而不辞，皎孤忠而矢死。虽与吴阿衡同难，一放火之人，一救火之人，未可同日而语也。是其褒奖备至，实无诬陷之辞也。第洪、卢皆当时将材，不使之剿灭流寇，而使其抗扼本朝，以致忠贞陨越，良可惜也。

唐宋国初诗人

唐、宋二代之诗，汗牛充栋，然初年诗集，流传甚少。唐武德初至开元间百廿年，传者不过数十人，其余名家如陆楷、曹宪、吴少微、富嘉柔诸人之诗，皆湮没不传。宋初除徐铉、潘阆一二外，传世者更少于唐。盖后世名家倍出，足可表章一代，前辈诗集，无复搜集，以致遗佚不传，良可惜也。

玉亭相国

玉亭相国，名伯麟，满洲人，壶锡哈理氏。以繙译进士叨入词林，初无赫赫之名。至阆峰司马与之比邻，颇轻之，尝谓予曰："如褕祭者，岂堪任封疆哉？"初任晋抚，继滇南制军，几二十年。乃能以廉洁自矢，重待儒士，虽才具拘阖，而实心莅政，二省居民爱戴如父母焉。顺宁之役，攻克夷垒，曾立战勋。入阁后，颇以旗人生计为忧，所上条陈，调剂旗人事宜三款，切中利弊，有古大臣风范，今上为之动容。卒为其所阻，未得施行。不数日，公以疾免，士论惜之。

脱脱像

今西城大隆善寺后殿有二古像，男则白发袍带，女则珈翚珠冠，年皆近六十外，相传为元脱脱夫妇像，寺即其故邸，故塑像祀之。按：托克托拜相时，甫三十余，与顺帝年相若，故伯颜以其为义子也。其谪云南，知州高某尝欲以女妻之，亦年未甚衰之证。何寺像老迈若此，殊不可解。况其已遭诛谪，又何人代为尸祝，亦未能详考也。

随园先生

随园先生，天姿超迈，笔法精粹，古文尤为卓作，予深佩之。惟考订实非所长，其诗话、随笔中，错误不一而足。如立陈东庙本刘豫事，而误以为张邦昌。宋太宗中箭事，采王铚《默记》，实属不经。赵雄料金世宗必亡其国，以媚重华，与陈演料流贼入关为虎入深阱之语，同为误国庸臣，而袁乃以为贤相。韩范不收刘三嘏，实为老成卓识，与唐悉怛谋之事不同，而袁以为失机，不见日后宣和收留张瑴，贻祸无穷与？未可以欧阳之诗遽加讥诮也。其尤纰缪者，如诗话载舒文襄公奏庆云语。按文襄舅氏，以谏阻征缅谪贬伊犁，庚寅岁朝，谪居绝域，焉能敷陈殿廷记？同时人之事，乃舛错至此，何也？

宗室积习

近日宗室蕃衍，入仕者少，饱食终日，毫无所事。又食指繁多，每患贫窭，好为不法之事，累见奏牍。盖宗室习俗倨傲，不惟汉士大夫不肯亲昵，即满洲亲戚，稍知贵重者，亦不肯甘为之下。惟市井小人，日加谄媚，奉为事主，宗室乐与之狎，一朝失足，遽难回步。每有淫佚干上之事，有司以其天潢，故为屈法，市井之良

善者又多畏其威势，不敢与抗，适足以长其凶焰，其俗日渐卑恶也。若执法者罔顾情面，明其劝惩，善良者为之助衣食，不肖者严夏楚，其实有干犯名义者，即立毙之刑杖，则骄悍之风自熄，又岂真难化导者哉？

张茂修

张茂修，河南滑县人。曾入庠，性豪宕，不拘小节。李文成将叛时，以其武勇所恃，阴遣其徒约之。茂修欲辞，既而念文成势已就，非口舌所能阻者，因伪许之。奔告巡检刘某，刘初未信，修曰："此何等事，某敢以为戏耶？愿君早发之，犹可以救，慎毋使滋蔓也。"刘乃转详强公克捷，文成始就擒焉。后贼劫犯时，茂修全家遇害。予闻疡医王殿安之言如此。

恭勤悫

勤悫公，讳恭阿拉，钮钴禄氏，宏毅公七世孙也。家素贫乏，其父任中翰久，罢归，饔飧不给，公尝负贩于外，以佣钱养亲。后累迁至骁骑参领，仍赁汪时斋总宪屋以居。时斋喜其直悫，时周助焉。以孝慈皇太后父封承恩侯，任大宗伯十余年。公出自困厄，悉里巷情，处事和平谦冲，虽居戚畹，无骄抗习态。每岁必宴集故交，欢饮竟日，曰："奚可以富贵故失友道也。"性善饮，与刘长沙相国较量，日倾廿余瓮，人以为奇。尝拾匿名文书，即命仆焚毁，曰："吾聊以此报上泽也。"广赓虞侍郎被刑日，公与予同坐，怅然曰："赓虞以弹和相成名，今乃受此惨祸，吾恐今陷赓虞者，异日亦必有报也。"因谓其子曰："此乃上警戒大臣，汝应知悚惕，不宜欢畅也。"予深服其论。壬申冬，卒于位，人争惜之。亦椒房辈中之难能者也。

邱元清

今白云观后殿中，塑白晰方颐黄冠羽衣者，皆以为邱长春之像。近阅明沈德符《野获编》，言有全真道人邱元清，初从黄得祯出家，洪武初以张三丰荐，为五龙宫住持。明太祖以二宫人赐之，邱度不能辞，遂自宫。今观其遗像，俨然一妪也。后转太常卿，随成祖北迁，卒于观中云。然则今之塑像，为阉腐之残躯，非飞升之上真明矣。再殿后有"万古长春"四字，相传为吕祖之笔。闻宗室盛云言，乃其父某醉后用帚书者，亦非真仙迹也。

副天保

乾隆中，福文襄王屡任督抚，权势赫濯。家奴随行，骚扰驿站，州县事之惟谨，苞苴赂遗，到处盈万。有无赖子副天保者，少尝为王家奴邻居，悉知王情状嗜好，乃与其党数十人假王名号，沿途讹诈，路上称疾不会僚属。至湖南辰州，知府为清公安泰，乃王所荐擢者，手版谒见，从者遏之。清公心疑其诈，乃闯然入见，保卧重茵中。公直前揭被，始知非王，乃呼群役进，立时掩获，其党无一逃者。事闻，纯皇帝大喜，立擢其官。后公仕至浙江巡抚。

瘟疫

道光辛巳春夏间，瘟疫流行，始自闽、粤、江、广，日迁于北。七月望后，京中大疫，日死者以千百数。其疾始觉胫痛，继而遍体麻木，不逾时即死。治者以针刺舌腭逮紫血出，再服藿香正气丸，始得无恙。然死者率多里巷小民，士大夫罕有染者。惟刑部侍郎觉罗承光，年逾六十，身素强健。清晨入署，闻有谈是疾者，力斥其妄。逾时觉不爽，即乘舆归，及抵家已卒矣。

兵部失印事

嘉庆庚辰春，睿皇帝恭谒西陵，兵部奏失行在印信。上命留京王大臣等审讯日余，未得端倪。后由鲍姓胥吏供，系前秋巡幸木兰时行帐中遗失，随从司员隐匿未报等情，将堂官司员降革有差。移交古北口提督等处访拿正凶，终未缉获。然闻何主事炳彝言，是日收印时，适伊值日，亲同满员手封贮库，实未尝失也。或言有人觊觎非分，贿鲍姓者窃去，意存叵测，事未及发而谋败，诸大臣恐兴大狱，故借行帐中遗失消弭其事云。未匝月，有贵人父子相继暴殂，又将幼子私蓄他所，匿报有司，传言或非妄也。

罗中丞

罗中丞含章，云南景东厅人。中乙科，仕广东县令，以廉直称。年五十余，犹沈沦下僚，宦兴已久阑矣。道光初政，曾膺上荐，即擢肇罗道。调山东兖沂曹道，未期年，即升至粤抚，近年宦途未有若是之速也。公爱民洁己，莅官时召父老至，谆谆教诲，至于涕下沾膺，故百姓感戴如父母，号为"罗青天"。然性质悫，易受下官欺侮，莅齐抚数月，为僚属所掣肘，不能布施一策。上知之，改调江西，公如获更生云。公本姓程，后易为罗，贵后始奏明更正云。

明文襄

明文襄公亮，出入将相五十余年。性豪迈，不积余财，又屡遭籍没，故晚年贫窭尤甚，债如山积。居文庙小巷中，破屋数椽，仅庇风雨，夜门惟一老妪，虽寒士所不逮。二子又复相继丧之，益加憔悴，故请致仕表有"儋石无储，二子先逝"之语。今上为之动容，乃命全俸养疾。逾年薨，上亲行赐奠，命入贤良祠，以侯世其长孙，皆出异数云。

陕西冤案

嘉庆庚辰，陕西渭南县富民柳全璧因索债事，将佣人朱某群殴死，乃重贿县令徐润，诬为朱某自行跌伤。已完案矣，朱妻子不甘，上控抚院，改委他县令姚洽另审。柳复广为通贿，巡抚朱勋、布政使邓廷桢皆有所染指，姚洽乃承其意指。朱妻方临蓐，命差役凌逼赴审，致伤风死。其戚马某屡控，姚洽复加严刑致毙。朱某

有侄,已受贿私和矣,村民不甘,群聚诟之,曰:"汝不上控,吾侪即分汝尸矣。"朱侄不得已,入京上控。会御史王松年复密劾之,上命那绎堂制府驰驿往讯,尽得其实。全璧抵死,洽、润等论戍,勋、廷桢降革有差。复闻鲍双五司空言,开验时,伊适在弟珊任所,闻伊弟言,尸已经年,乃面貌如生,伤痕宛然,无庸洗刷。亦一异也。

方荣升

乙亥夏,百制府龄奏,和州民方荣升,鸠集乡愚,谋为不轨,先事发觉,伊命副将鲍友智、庆廉,道员邱树棠等用计捕之,一夕尽擒。事闻,旨加百公三等男,世袭,赏赉有差。是日予适在园中,上命王大臣阅看其折。予见其折中有"八门阵九天元圣"诸语,铺叙荒诞,颇类小说,非敷陈体,心甚疑之。近闻和州王某言:荣升,和州一编氓,初无大志,不过习染邪教而已。百公素与方葆岩制府不睦,方居忧,寓金陵,上眷颇厚。百公所贪纵事,皆为方所阅,恐方起复时发其罪,荣升故方公远族,故假是事,既以邀功。又复撼方公,其檄文中有"用方公为右弼",及指斥妖言,九龙方印诸逆迹,皆百公所自撰刻,并非出自荣升也。幸上未及罪方公,方公卒尤抑以薨,良可惋也。逾年百公即逝,其产百万,皆为恶奴所据,囊橐一空,天道果无知哉?

宗人府土地祠

今宗人府北廊下有土地祠,黄袍冠冕,俨王者像。相传神甚灵著,胥吏事之惟谨。宗室升华云:"高皇帝征尼堪外兰时,尝与明和议,邀神以盟。明人畀以土地像,盖揶揄之也。众皆怒,上曰:'此明人以土地付我之谶,可谨祀之。'定鼎后,移祀于宗人府焉。"

汤敦甫

汤敦甫金钊,浙江萧山人。成己未进士。出朱文正公门,公甚器之。敦甫性质朴,悃愊无华,不修边幅。在词林时,寓光明殿左廊,广授童蒙,无异冬烘。任祭酒时,尚居地安门外文昌宫,无安宅也。尝刊《文昌化书》、《阴骘文》等书,劝人一如文正公之学。视学江南时,仆从惟数人,公自司课卷。暇日携书卷至江阴君山上,诵读终日,自笑曰:"此亦可谓玩物丧志矣。"今洊至少司农,俭素犹如故也。然壬午典江南试,有贪吏章廷梁二子,连骈中式,啧有烦言。其长子烊予素识之,固才俊之士也。闻公少居乡时,行颇傲诡,里人多畏之。及成名后,始以理学自命,以延时誉,亦善于盗名之士矣。

元二臣

元太子北遁后,史颇不详。有遗臣朱彦德、刘仲德二人者才俊,又受昭宗知遇,任为帷幄之助,二人亦感激用命。徐达出塞时,二人设伏兵以击之,达大败,仅以身免,元兵赖以复盛。明太祖高其谊,曾遗书招之,称为"元二生"云。二人不降,答书有云"固守赴海之节,耻蹈射钩之失"之语。详见《洪武实录》。其事罕有知者,故表出之。

周簣鉴

周生簣鉴,崇明人。幼时入庠,屡试不售,至嘉庆庚午,始捷南闱,年已七十。壬午春,重上公车。予尝会于侯太史桐所,精神矍铄,饮啖兼人,诵制艺文,琅琅不休。其时父母俱庆,业百余岁矣。洵熙朝之人瑞也。

曹进喜

国初惩明季之乱,宦官定制綦严,不许干越外事,章皇帝立铁牌于交泰殿,列圣因之,阉宦极为守法,制度远迈汉、唐。有奏事太监曹进喜者,性直傲,纯皇帝时已为近侍,历事三朝,年逾六旬,颇明政体,声闻日著于外。其侄人试通州,学臣以进喜故,曾列前茅,士论颇为不服。又交结外省督抚,岁时皆有献纳,间有王贝勒甘为输服,以刺探宫禁事者。今上颇知之,以其非显过,尚优容之。癸未夏,吏部月折交纳逾期,上询军机大臣,进喜即扬声殿陛间,以斥吏部之延宕,又欲兵部亦具月折付伊,以便召对之,语声彻于内。上大怒,立加斥革,廷杖二十,贬于端泽门司阍,永远不许出外。洵圣朝之美政也。

慕容德

史言慕容德南征叛者苻广,其臣李辨叛降北魏,引拓跋兵至滑台,被陷,杀其弟向阳王和。德闻,引兵归,已无及,因从潘聪言南奔广固,以延燕祚。此与关壮缪之失荆州无异。然关卒以蒙难,而德得以南奔者,盖有幸有不幸耳。吾尝谓壮缪当拥兵乘舟溯汉水北上,虽有曹仁等阻隔,然皆败亡之余,不能为难,必可直达闽中,胜秭归之路多矣。

十六国春秋

崔鸿《十六国春秋》明人具有刻本,然皆杂集《晋书》载记及太平御览、《华阳国志》诸书而成,实非鸿之原本。其《石虎传》乃抄袭《邺中故事》、《法苑珠林》诸书,痕迹宛然。其他内晋外魏诸处,似出朱子《纲目》之后。魏道武之弑,直书其事,使鸿执笔,必不敢作此辞也。其他注中有引及沈约及《北齐书》及《册府元龟》诸语,更在鸿数百年后,其为赝作明矣。

理学盛衰

自乾隆中,傅、和二相擅权,正人与之梗者,多置九卿闲曹,终身不迁,所超擢者,皆急功近名之士。故习理学者日少,至书贾不售理学诸书,予前已具论矣。近年睿皇帝讲求实学,今上复以恭俭率天下,故在朝大吏,无不屏声色,灭驺从,深衣布袍,遽以理学自命矣。如李侍郎宗昉、黄给谏中模,往昔皆以声色自娱者,近乃绝口不谈乐律。芝岩会客,必更易布袍,然后出见,以自诩其节俭。亦一时风气然也。

道光初年大吏

今上即位后，喜用贤俊之沈下僚者，一时耆旧之士，率加超擢。如郑公裕国官郎中，以蒋励堂荐，期年洊至直隶布政使。董鄂公阿霖官郧阳知府，以那绎堂荐，期年至江西巡抚。唐公仲冕官知府、左公辅官按察使，以英煦斋荐，期年皆至开府，一时传为佳话。然诸公皆已年迈，未逾时，先后致仕去，未获展其才猷也。

杨眉卿

杨郎眉卿，名寿令，安徽潜山人。在三庆部，姿首韶秀，一时称为翘楚。性聪慧，喜近文墨，摹《灵飞经》，颇有丰姿。又从朱农部滦学画梅竹，写生逼肖。架上庋《文选》、阁帖诸书，谈古今事，颇知原委。一日告予欲弃风尘而以文士自命，予告以安心任命之道，眉卿颇以为然。亦彼道中之自洁者也。

姚公子

姚制府启圣，佐先良亲王平闽，决意欲灭郑氏，以绝民望。尝与纳兰太傅明珠不睦，太傅嗾徐总宪元文劾之。立斋故为顾亭林甥，乃阴庇明裔者，亦嗛公所为，遂周内其罪，露章弹劾。幸仁皇帝察知，不究其事。公子仪心衔之，侦知其兄健庵自某学政归，苞苴无算，伺于卢沟桥，俟其车数十乘至时，公子固兼人力，乃拽其车尾，尽掀于巨浪中。大言曰："若辈赀财，皆取诸不义者，敢与予鸣之官乎？"健庵惧，隐忍而已。事久，仁皇帝闻之，大笑曰："姚仪此举，殊快人意。然有此勇力，不可使闲置郎署。"遂改授武职。立功海上，洊至南阳镇总兵官，以善终。

姚姬传文集

姬传先生古文简洁秀玮，一出方、刘正轨，实为近代所罕有。其平生以考据自命，然记近事，反有差讹。如《许祖京神道碑》误福康安封号为诚嘉毅勇公，《赵文哲墓志铭》误书大学士温福为温敏，若此者指不胜屈。当时虽无所伤，传之日久，反有据碑版以证史误者，故表出之。

吴雅中丞

吴雅中丞福崧为海大司空望之族孙，年二十余，即任封疆。辛丑夏，甘省回民苏四十三叛，据华林寺。公率兵捕获，争先入寺，至火枪击公翎顶堕，公屹然不动。阿文成公荐之，两任浙抚。遇事明决，有能吏风，下僚异之如神。俸廉外，不受岁时苞苴，继王亶望贪纵后，故民易于感戴。事亲最孝，其母好游览，浙中湖山名胜甲于天下，故朝夕往游，乐而忘返，下属供给丰腆，颇多赔累，啧有烦言。又未以贿通，和相衔之切骨，然公政绩昭炯，无间可入也。会有盐道柴桢者，才庸懦，公素厌其人。桢升擢两淮运使去，库有亏帑，曾允至淮迁挪，已完补矣。公恐为人知觉，乃文移鹾院，讯其淮库亏缺与否。鹾使为戴金德，和相私人也，廉知其故，露章劾之。使者至，迎合和相意，傅会其狱。又柴簿书中有馈福公金一千两语，实馈送福尚书长安者，乃坐赃于公。纯皇帝命槛车征入，欲廷讯之。公扬言会当见上尽发和相之隐私，又为和所知觉，改易狱辞，以激上怒，命于中途赐死。适行至红花铺，公闻命，须髯奋张，大声疾呼，不肯就死。齐抚吉庆以鸩饮公，然后受法。至今铺人言之，犹代为报屈云。

王侪峤

王侪峤苏居谏垣时，颇有直声。尝弹平宽夫司马，人争快之。出守洛阳，不趋势要，上司争畏其锋棱。钱裴山楷时为方伯，其族弟俊以赀授道员，仗兄势，颇豪纵。公察其办物料有亏缺，乃直揭藩司，其禀中有"深知钱道为上宪族人，然素信大人之清正，必不以葭莩故，致贻误国事也"。裴山大惊，乃准其揭，治俊如法。后告人曰："是日读禀时，予手自颤摇，不知作何批示方好也。"自是公之直名益彰。

起义助关壮缪姓名

《三国》小说，有意左袒昭烈，凡蜀汉事迹，无不附会其辞，以为揄扬，然实事反有遗落者。按《魏志》，壮缪威振华夏时，其武弁侯音、郡守卫开据宛、洛以应公。又有陆浑民孙狼，据山险要以为接应。后因公失事，将为操将所害，见《胡昭传》中。又《晋书·司马懿纪》作逆料南部守将胡修、傅方殊不可信，后二人果阴应蜀汉。又钟繇《临戎帖》亦有傅方反覆语。诸公皆当时举义之士，不幸为国捐躯者，今姓名湮没不彰，良足惋惜，故表出之。

春秋后事迹多失载

周末自麟经绝笔后，记载绝少。至周显王苏、张约纵连横之时，事迹始可追寻，其间缺佚者一百三十五年，顾炎武已详记矣。按《史记》年表，是时秦国微弱，篡弑相仍，楚、越、三晋兵力强盛，秦国必有被其侵凌屈辱讲和之事，故祖龙深以为耻，禁之尤严。况年代相近，著述者少，是以易于遗失。而使当时贤士大夫之嘉言懿行湮没不彰，良可惜也。

记孙延龄事

孙延龄者，孔定南之婿也。定南殉粤西难，女嗣贞，年十二，乳媪携之遁民间得免。顺治十年，将军线国安收复桂林，嗣贞归京师。既长，适龄，王在时所许字也。康熙三年，延龄出镇衡州，六年六月，移镇桂林，以王永年、孟一茂、戴良臣为副都统，受延龄制。延龄所居，明靖江王府也。既居之，忽忽若失，或头目眩晕。不视军事，学围棋，鼓琴，临池摹榻古帖，挟弹丸，张罾罟取鱼鸟以为乐。王、孟既心易延龄年少，以妇贵，无大材略，故不屑为之下。而延龄亦骄纵，数傲侮王、孟，遂有隙。十二年二月，永年剋减军饷为兵校所讼，延龄

因言永年不法，命孔氏赴京奏闻。而永年亦遣人入京，阻孔氏于河南，不得进，仍返粤，延龄由是益憾永年。时巡抚马文毅公具奏将军都统互讦事，上遣大臣出勘两造，既去，延龄内不自安。十三年正月，吴三桂叛，延龄遂诱王、孟十二人至府，尽杀之，而遣人纳款于三桂。蓄发易衣冠，发兵反，囚文毅，杀浔州知府刘浩、富川知县刘钦邻、平南知县周岱生等，以应三桂。时提督马雄驻柳州，亦贰于三桂，然奸狡持两端，延龄使人逼其易衣冠，不从，则詈之。又遣其兄延基与总兵官陈全攻雄，雄不为动。七月，又遣总兵官侯成德攻雄，为雄所败，雄亦为流矢中颊，是以愈不睦。既而延龄上表三桂，称名不臣，不用其印札，自铸印设官，变置州县，视贿多者置善地。兵饷不以时给，军士多不服。十五年，军士念故将军线国安旧恩，欲奉线三公子为主。于是鼓噪而立线公子，军士谓市德于线公子。而线公子约束军士颇严，军士复鼓噪囚线公子而迎延龄。时延龄夫妇逃匿小民孙七家，军士迹至，以二舆从，延龄疑其逐之，不匿且加诛，惧不敢出。孔氏曰："出亦死，不出亦死。"乃匿延龄别处，而自出见军士云："而曹杀我夫妇易耳，独不念先定南乎？"军士环列叩首，具陈所以奉迎之意。孔氏察其无他，呼延龄出，延龄不敢坐舆，请以一舆舁其妇，而挽舆以行。既入府，延龄惭不能视事，谓孔氏曰："吾之复得生也，以卿故。军士念定南王威德，以贵重卿，卿其握权视事，吾愿为闲人矣。"孔氏遂戎服绣帕首蟒衣，日击鼓升堂理军务，军士颇服。十六年，线公子以前事流广州，逃之柳州，说马雄伐延龄。延龄闻雄兵至，疑城中有内应，籍诸仇家，无男女老幼，夜尽驱之滩水傍，每十口一举刃，推置水中，至明而毕，江赤水不流，然实无内应也。雄至，相持数月，无胜败，乃引去。遂致书三桂，谮延龄阳奉命，实归本朝，三桂怒不称臣，益信。十月，遣其兄子伪将军吴世琮至桂林，绐延龄若合好两家者。延龄不知雄之谮也，郊迎世琮。相见，出伏卒，断其首，执马上，函送雄所。嗣贞率残兵遁，卒归老于京师，以善终。延龄死后十余日，雄亦病死。

京师王公府第

尝阅吴长元《宸垣识略》记王公府第居址，实为苦心。然不知名位之先后，故多遗佚，今就所知者，开列于左。郑亲王府在西城大木厂。公巴尔堪宅在散子胡同。公敬文宅在石虎胡同。贝勒尚善宅在酱房胡同，今废为木厂。公门度宅在细米胡同。贝子傅拉塔宅在背阴胡同。公德普宅在兴隆街。贝子罗托宅在兵马司胡同。公屯齐宅在干石桥。贝子固尔玛浑宅在辘轳把胡同。公札尔哈齐宅在西斜街。贝子吴达海宅在乾面胡同。公拜音图宅俟考。礼亲王府在普恩寺东。克勤郡王府在石驸马大街，公诺尼宅在石驸马大街。贝勒喀尔楚浑宅在太平湖，今为荣王府。顺承郡王府在麻线胡同。贝勒杜兰宅在扁担胡同。公□□□□宅在乌衣库。谦郡王府在羊市大街。巽亲王府在缸瓦市，今为定亲王府。贝勒杜度宅在绒线胡同。敬谨亲王府在东铁匠胡同。贝子特尔祜宅在臭水河。贝子穆尔祜宅在宣武门内。贝子苏弩宅在象房。贝子准达宅在宣武门西城根。贝子萨弼宅在老来街。公阿拜宅俟考。公塔拜宅俟考。饶余亲王府在王府大街，今为昭忠祠。贝子博和托宅在东江米巷。贝勒博洛宅俟考。公巴布□宅在西安门大街。武英亲王府在东华门，今为光禄寺衙门。睿亲王府旧在明南宫，今为缎匹库，新府在石大人胡同。豫亲王府在三条胡同。公赖慕布宅在烧酒胡同。肃亲王府在玉河桥东岸。温郡王府在理藩院大街。承泽亲王府在太平仓。直郡王府在西直门大街。公常舒宅俟考。公高塞宅在板桥胡同。公叶布舒宅在两儿胡同。公韬塞宅在莱厂胡同。裕亲王府在台吉厂。恭亲王府在铁狮子胡同。直郡王府在丁家井。理亲王府在德胜门外郑家庄，俗名平西府。理郡王府在王大人胡同。公永瞰宅在兴化寺街。公弘晀宅在丰盛胡同。公弘曣宅在蒋家房。公弘晊宅在喜雀胡同。诚亲王旧府在官园，今为质亲王府，新府在蒋家房。恒亲王府在东斜街，今为惇亲王府。公弘升宅在奶子府。淳亲王府在玉河桥西岸。廉亲王府在王府大街，今为昭忠祠。贝子允禟宅在铁狮子胡同，今为和亲王府。贝子允祸宅在关防口。履亲王府在东北小街。怡亲王旧府在煤炸胡同，今为贤良寺，新府在朝阳门北小街。宁郡王府在新开路。贝勒弘昌宅在烧酒胡同。贝勒弘暾宅在苏州胡同。恂郡王府在西直门大街。泰郡王府在扒儿胡同。愉郡王府在三转桥西。果亲王府在草厂胡同，今为端亲王府。贝勒允祎宅在王府仓。贝勒允祜宅在南小街。贝勒允祁宅在北小街。诚亲王府在大佛寺街。贝子弘旿宅在取灯胡同。和亲王府在铁狮子胡同。定亲王府在缸瓦市。贝子绵德宅在石虎胡同。绵郡王府在方家胡同。荣亲王府在太平湖。质亲王府在官园。仪亲王府在长安街，系耿仲明宅。成亲王府在净业湖北岸，系明珠宅。庆亲王府在三转桥，系和珅宅。贝勒永瑾宅在西直门大街。惇亲王府在北小街。瑞亲王府在草厂胡同。

莫葆斋

莫葆斋晋，浙江仁和人。少入成均，法时帆先生最为赏识，每考必列前茅。公性和蔼，酷好宋儒书，尝注《五子近思录》，又默诵朱子《或问》，不遗一字。成乙卯探花。曾视江苏学政数任，不名一钱，所取皆寒畯之士，实近年学臣中所罕见者。洊至仓场侍郎。时户部议以放代盘而除仓弊，公力言其无益。屡上奏牍，其中有"臣今日不敢信仓中必皆斗斛丰满，至盘竣日，敢保其必能颗粒无亏"。实中近日仓储实弊。上以其言太憨，降内阁学士。公以抑郁致疾，移病归，不久即卒，士论惜之。

卷　五

明末风俗

世皆以明人重理学，尚气节，维挽唐、宋颓风，有返朴还淳之盛，殊不知近日陋伪，实皆起于明末之时。徐鸿儒数于山东烧香聚众，称白莲教，沿至嘉庆初年，三省教匪弄兵九载。其后京师复有林清之变，皆其流毒，乡塾兴高头讲章，议论纰缪，北省村儒，奉为圭臬，不复知先儒注疏为何物也。马吊兴自万历末年，致有张、李之变。近日士大夫尚有好者，玩愒时日，莫甚于此。小说盲词，古无是物，自施耐庵作俑，其后任意编造，层见叠出，愚夫诵之，几与正史并行。助乱长奸，言之切齿。剧曲虽由元代，然脚色无多，好者尚寡。自魏伯龙改为昆曲，院本增多。近日弋阳□黄诸曲，大足诲淫败俗。各部署书吏，尽用绍兴人，事由朱赓执政，莫不由彼滥觞，以至于今，未能已也。

齐次风

齐次风先生，貌清癯，村俗之状，见于眉宇。性强记，诵《十三经注疏》，不遗一字。尝过杭，将军某延其午饭，几上有军籍簿，公掀阅，皆能记其名姓。次早代将军传呼，不误一士，并后皆识其貌状，于里闬遇，呼之，应声而答。亦一异也。

赵　普

世人责秦桧以和议误国，不知其作俑由于赵普。普故燕人，与辽人多相识，故不欲宋取辽。太祖尝以曹翰所绘《幽燕图》以示普，而普诡辞劝止，又不令早下河东以撤辽之屏障。按：其时世宗已弑，睡王政堕，使宋兵早出三关，则从南传檄可定，乃听普言，坐失机会。延至太宗时，萧氏承天握玺，知人善任，群杰并出，宜夫再驾幽、燕之不得尺土也。而普尚上疏阻之，以证前言不谬，何其戾也。故秦桧师其故智，时常以普自譬，良有以也。

先母妃遗训

先恭王妃舒穆禄氏，襄烈公玄孙女也。性庄整，御下严肃，人皆敬畏，罔敢欺谩。尝曰："古今人材，相去不远，皆因年代去久，不闻见其过失，即觉非近人所能企及。如某相，吾幼时闻路人皆毁谤之，近乃有誉其功绩者，此明效大验也。"真古今不易之训。又予与某邸相善，常语及之，母妃正色曰："此与赵文华每念不忘严府何异也？"予长跽谢过乃已。后乃为彼噬脐。又予泥古，痛恶宦寺，母妃曰："宦寺庸劣之才，何足较量。府中包衣人，实咆哮不法，日后汝为彼所制，始信吾言之不缪。"确知宵小辈之凶焰。逆料后世，若龟鉴云。

程知节拜帖

先恭王少时，扈驾东巡，于衍圣公孔昭焕宅见唐程知节拜帖。笺长七尺，字如擘窠，色已黝黵如漆，真千载古物。因知唐元载友人乞载书干谒范阳节度，载惟与名刺，友人不得已投之。朱泚已命数人用箱笼舁入，是当时名刺之制，固如是长也。

宋儒习气

宋代理学昌茂，诗文放溢，不肯履人跬步，颇有自得之豪。然其弊专欲掩蔽前人，以伸己长。如郑康成之《易书》注，后苍之《礼》，服虔《左传》，虞翻、荀爽诸家之《易》，唐时尚存规模，延至宋代，遂至遗佚，使后人莫能知其崖略。欧阳《五代史》既行，薛居正之《旧史》即以覆瓿。苏、黄诸家诗文日盛，宋初诸作者刘筠、晏殊辈即湮没不章，使乾德至明道六七十年间传者惟骑鲸数人而已。一时之趋尚如此，良可慨矣。

和孝公主

和孝公主，惇妃所生，为纯皇帝最幼女。上甚钟爱，以其貌类己，尝曰："汝若为皇子，朕必立汝储也。"性刚毅，能弯十力弓。少尝男装随上较猎，射鹿丽龟，上大喜，赏赐优渥。下嫁于丰绅殷德。时驸马恃和相势颇骄纵，公主曰："汝翁受皇父厚德，毫无报称，惟贿日彰，吾代为汝忧。他日恐身家不保，吾必遭汝累矣！"一日积雪，驸马偶弄畚锸作拨雪戏，公主立责之，曰："汝年已逾冠，尚作痴童戏耶？"长跽请罢乃已。"后和相籍没，驸马继殂，公主持家政十余年，内外严肃，赖以小康。于道光癸未秋病逝，今上亲临奠醊焉。

定恭王

定恭王绵恩，定安亲王次子也。貌颀秀，猿臂，善射，骤马跻捷如飞。举止详赡，趋跄有节，幼颇健倚，纯皇帝爱之，几夺储位。弱冠即领火器营总统，凡五十余年，年七十六始薨。今上震悼，亲往奠醊焉。然外美而内昏，不习政体，遇属吏禀事，莫能剖析是非，颔首画诺而已。护卫赵吉玉为之点缀园庭，任其通下吏，苞苴动辄巨万，有楚滨萼山之讽，火器营兵丁恨之切齿。性复吝啬，积财盈库，莫肯挥用。每晨入朝，惟啖鸡子糕二枚，近侍嫌其干脆，王曰："以水瀹之，殊可食也。"夙不解音乐，尝演《王允议剑》剧，问粉面为谁，侍者以衍扮曹操对。次复观杨椒山剧曲，见赵文华冲场，笑曰："阿瞒之奸状故可哂也。"其愚暗若此，人传为笑柄云。

赵瓯北

赵瓯北翼，诗才清隽，与袁、蒋齐名，堪称鼎峙。所著议论，尚多可取，然考订每患疏漏。如诗话中载吴梅村《送人之闽诗》有"胡床对客招虞寄，羽扇挥军逐吕嘉"之句，盖谓当时制府李日芃、赵廷臣辈，而先生乃以姚启圣收功当之。按：梅村卒于康熙辛亥，去姚少保灭郑氏尚有十四年之久，何能预祝其成功也？至谓汤若望、南怀仁至乾隆初年尚存。按：怀仁谥法已见王文简《谥法考》，其早死不待言。若望乃崇祯末人，焉能越百

年而尚存？其与呓语何异？真堪令人喷饭也！

成哲王

成哲王诗文精洁，书法遒劲，为海内所共推。然天性阴忮，好以权术驭人。持家苛虐，护卫多以非罪斥革。日用菲薄，库积银八十万，莫肯挥霍，一任其子孙盗窃。一日乘马毙，王命烹以代膳，是日即不举爨，其啬吝也若是。其妃乃傅文忠公女，奁资颇丰，而王皆索入封桩库中，妃惟日啖薄粥而已。夙好置古玩书画，多受人欺诈，亦不与较也。唯知逢迎权要，其上眷稍衰者，即骂詈之。晚年子孙多以不检暴薨，王益愤懑不平，得狂痫症。乘舁栈车入朝，左右惟许一人奉杖相随，言语多不谨饬。今上屡优容之，亦罔知改悔也。未薨前数月，体不沐浴，发不枇栉，菌溺自裈间出，仍狂号如故。左右有劝更衣者，王曰："死后蛆食骨骸，又谁为涤垢也？"卒以狂疾致死。其所积蓄，皆为仆从掠去，府藏为之一空云。

庆僖王

庆僖亲王讳永璘，纯皇帝第十七子也。貌丰颀黧色，不甚读书，喜音乐，好游嬉。少时尝微服出游，间为狭巷之乐，纯皇帝深恶之，降封贝勒。经睿皇帝屡加斥责，晚年深自敛饰，燕居邸中，惟以声色自娱而已。然天性直厚，敦于友谊，与之交者，务始终周旋之。御下宽纵，护卫于众中与之倨傲嬉笑，亦不责也。纯皇帝末年，觊觎者众，王笑曰："使皇帝多如雨落，亦不能滴吾顶上。惟求诸兄见怜，将和珅邸第赐居，则吾愿足矣！"故睿皇帝籍没和相时，即将其宅赐王居之，以酬昔言。庚辰春薨逝，睿皇帝震悼，赙襚甚优，异于他邸焉。

朱 勋

近日罕有由微员致身节钺者，盖佐杂辈升擢甚难，非大有奥援，不获飞腾直上。惟陕西巡抚朱勋者，靖江人。其族人多富厚，惟勋中落，霸持乡党，多为僻诡之事，族人耻之。因其稍有材干，公捐一从九职付之，分发陕西。时值教匪不靖，勋运粮糈，乃干没其赀，广结交上游，荐牍屡上，未期年已至方面。尝运饷至南山中，猝遇教匪，勋惟战栗哭泣而已，赖杨时斋救之乃免。后洊至开府，抚陕十载，惟以贿闻，百姓恨之切齿。癸酉秋，南山木工木植匮乏，而勋征税如常时，因之激变。杨时斋军门抚之，众曰："惟有屠斮老朱后，我辈方解甲归农也。"其怨毒于人若此。道光壬午，以柳全璧案降黜，上命休致。而勋犹依恋京邸，更结要人，每自诧曰："若许时何尚未起复也！"癸未秋，接驾良乡，上立逐其还乡，士论快之。勋性豪奢，所干没者不足供其挥霍，出都之日，债卷如山，行李萧条，无异寒素也。然闻其教子弟云："无论亢卑奢俭，惟有一色待人，毫不改异，终不至获罪于众。"其言虽鄙，亦保身之秘术也。

食干腊

近读《金世宗本纪》有辽海滨王不知世事，见有饥者，云："干腊食之定解饥也。"其与晋惠帝肉糜之言绝对，故录出之。

近代诗人

诗之正宗，自沈归愚尚书没后，日见其衰，嗜学之士，皆以考据见长，无复为骚坛祭酒。袁子才、蒋心余、赵瓯北三家，恃其渊博，矜才骋辩，不遵正轨。毗陵诸家，自立旗帜，殊少剪裁。惟吴谷人株守浙西故调，不失查、朱风范。其余皆人各为学，正变杂陈，不相统一。近日惟吴兰雪舍人诗才清隽，落笔超脱，古诗原本道渊，近体取裁范、陆，实为一时独步□。他若鲍双五之继躅七子，陈云伯之接踵西昆，法时帆之规摹王、孟，翁覃溪之瓣香苏氏，非不各有所长，然于正宗法眼，殊无取焉。

甲 马

《水浒》小说言戴宗善使甲马，日行千里之语，固属妄诞。然《金史》载金将乌谷与突合补征宋，遇步军转战，突合补欲令军士下马，乌谷云"闻宋人有妖术，画马缚于足下，疾甚奔马，我军岂可步战"之语。是当时有此术，非耐庵之妄造也。

秦桧主和

世人谓秦桧主和，乃系受宗弼之托，故甘心为其所用。赵瓯北以为桧所勾通，乃系达览，并非兀术之语。按：金之纵桧主和，固主完颜昌之谋，然业为宗干等识破，败坏和局。当时桧与赵构已定和议，而敌国遽变其局，出于意料之外，亦不得不更出计算，以实己言，固其宠位。盖暗使间谍入金，结好宗弼，蜡丸传书，亦其势所必有。故梁王于熙宗前扬言伐宋，而渡淮后，按兵不动，以待和议，显与桧有成约者。不可因昌已被诛，即谓桧与金无所交通也。

放翁诗

陆放翁诗有《闻官军入华州》之作，编于开禧乙丑。赵瓯北谓当时安丙诛吴曦后，出师仅至兴元，即为完颜纲所败，何得恢复关中，其为讹传无疑。按：其年宋兵虽未入关，然于绍兴壬午，吴璘乘胜恢复陇上十六州中，固有商、虢、同、华，亦见《金史徒单合喜传》中。或放翁少时原有是作，未及编葺，晚年适有安丙之捷，补录于此，以为祝祷之词，未可知也。

宋金形势

宋、金之不敌，人尽知之。绍兴庚申之役，虽云岳少保、刘太尉等屡有胜获，然其时金兵强盛，人心坚固，即无十二金牌之召，其果直捣黄龙与否，尚难操定。惟壬午海陵被弑时，金兵仓卒北归，世宗初立，人心未一，北边窝斡等称兵犯塞，为其腹心大患，当时宋将赵樽恢

复唐、蔡、汝、寿诸州，其锋甚锐，实有中兴之望。若高宗亲率诸将，指日北征，大河以南，可传檄而定。奈何固守私议，返驾临安，坐失机宜，良可惜也。

薛国观

史称薛国观阴鸷狠才，情性刚愎，继乌程之后，忮刻相同，而操守逊之，故及于法。近观梁清远《玉剑尊闻》言："国观任推官时，奉职守法，为台谏，忠清刚介，存心中正，不以察察为明。任佥都，则随时匡救，为庄烈帝所心重，致登台辅。终刚正致怒中官，死于非罪，为一代之贤相。"与《明史》大相径庭。然史称王陛彦为其舅吴昌时所陷，死不肯言，是国观之狱，原由钱谦益等诬害，以为援召宜兴地步。庄烈不知，误为所绐，其为罗织冤抑，豪无疑义矣。清远之言虽未可尽信，其去国观死时不远，或确有见闻，未可知也。

信王榛

《宋史》称信王榛从二帝北行，中途逃至真定，据五马山，招聚义兵，自称大元帅，使马扩南奔求援。高宗识其笔迹，欲发兵救之，为汪、黄所阻，后不知所终云。按：《金史完颜杲传》，睿宗南征，留杲镇河北真定。有聚众自称秦王者，杲击败其众，擒捕斩之。盖即信王，讹其名为封号，转为秦耳。然则信王所遇，亦可伤也。

元史失实

《元史》修自明初，匆匆竣事，实为草率。国初诸将传，相沿虞、揭辈旧稿，文笔尚属遒劲。其后诸文臣传，皆剿袭神道、墓志诸文，未加删正，非惟事多溢美，抑且称谓尚未改合体例。又武将如王义、巩彦晖、孟德，文臣如刘正、王寿辈，皆不必立传之人，滥竽盈帙；而名臣如和礼霍孙、旭迈杰等，转多遗佚。顺帝一朝本纪，惟载灾异，与五行、天文志重复，立传之人寥寥无几，名将如王宣、关保、貊高辈，皆莫能详其始末。不谓宋濂、王祎等文名夙著之人，而著述鄙猥至此，亦可哂矣。

纳兰太傅妻

纳兰太傅明珠，康熙时煊赫一时。其夫人和舍里氏与公起自微贱，甚相和睦。性妒忌，所使侍婢，不许与太傅交谈。一日太傅偶言某婢眸子甚俊，次晨夫人命侍者捧盒置太傅前，即某婢双目也。婢父某恨甚，伺太傅他出，夫人独处房中时，突入，以刃剚夫人腹，立毙。事闻，置奴于法，时谓奴杀宰相妻云。

恭顺香

今京都合香楼配合恭顺香料，言系由明恭顺侯吴宅所传方。按：明恭顺侯吴允诚，本元部将，降明，改今名。从成祖北征，屡有功，赐今爵。其孙瑾死于曹钦之难，赠凉国公，事见《明史》。今已数百年，犹赖其香名于世间，良可慨也。

汪如渊

汪布政如渊，秀水人，殿元云壑之堂弟也。中己未进士。散馆日同吴侍御赓枚、史侍郎俨借寓澄怀园中，时庭有榴花二株，公戏言曰："岂留二黜一之兆耶?"次日，公与史留馆，吴公改礼曹，时人传为佳话。任侍御，同年杨侍御世英与满御史某互劾，杨语颇直，上命两黜之，公以上疏救杨，上以蹈明台谏陋习，改公刑曹。累迁顺天府尹。时遭林清变后，事如猬集，公初不延幕客，危坐堂上，然烛理文书，四鼓乃寝。余暇独处陋室，足不逾阈，刘镮之遇访，叹曰："此去枯寂禅师有几？为官如此，有何乐境?"公笑曰："此乃汪某报国之始念也。"刘笑谢之，京兆为之大治。今上即位，首简广东布政使。公清惠如昔，制府某颇不喜，遇事裁抑，公愤郁抱疾终，抵任未两月也。贫无以葬，粤人感激，为之助赙檖焉。

倭什布

予闻费莫威勤侯英惠言，其父文襄公勒保于嘉庆己未初膺经略时，兵势猛勇，率朱射斗、施缙诸将，擒冷天禄于道士观，蹴徐天德于绥定，其功指日可成。闻有余匪流入湖北者，楚督倭什布乃张大其词，以川贼十万窥境入告。睿皇帝大怒，因置文襄于理，命继勇侯德楞泰率劲旅入楚剿之，实无一二贼也。致使事机变易，流毒川西数十州县，皆由倭一言误之也。倭姓关氏，起家寒微，乃予邸头等护卫德胜侄也。初任川北道，政以贿成。积数十年未迁，福文襄西征时，倭竭力交纳，始迁陕西藩司。乃矫廉邀声誉，王文端公误信乡评，荐之于朝，洊擢楚督。倭拥重兵驻荆、宜间，日置酒高会，不理军务，忌勒功高，因谗间之。其后以军务废弛为高文襄书麟所劾，始降巡抚。后继觉罗吉公庆为粤督数载，毫无振作，一任下属欺蔽，致使洋盗蔓延，乌石诸寇匪，皆其所酿成也。调任陕督，以叛兵事，始经罢斥。家居数载，卒以善终，犹蒙世荫，真厚幸也。

顾亭林诗

顾亭林先生博雅醇儒，考核古今，为本朝之冠。然其咏古诗有"名弧石勒诛"之句。按史，石虎时，燕人馈虎弓矢，其太史王波命赠蜀使，以矜幅员之广。蜀主寿命史臣书曰："肃慎供其楛矢。"虎闻之大怒，因族诛王波，非赵主勒时事，而先生误用之。信乎！考古之难也。

祥　德

五旗包衣原系王公家奴，出身微贱，固国初睿、郑诸王秉政，因令伊等与八旗人员一体考试录用，其中多倡优贱类羼杂其间，实非辽东旧族。历来厕身清要，功名显赫者，不可胜记，近日大僚如祥德、常弼尤显著者。祥德，姓王，本和恭王弄童之孙，品甚鄙吝。以部郎践历臬使，初无材具，惟贪贿是闻。信用家人徐敬舆，任

其指挥，惟其言是听，故黎庶愤怨切骨。今上首政，将其勒休，人心大快。其子英文，复以威喝毙命，伏诛市曹，则其家教，洵可知矣。

叶文忠

近读《苍霞草》，见其两朝奏疏，剀切和平，当神、熹二宗庸昏之王，乃能遇事救挽，保全善类。其与左忠毅尺牍，从容劝阻，若预睹日后之决裂者，使杨、左二公早从其语，必弭朋党之祸。其论魏忠贤一疏，亦复婉切忠挚，实一时良相也。惟冒忮李廷机为首辅，暗使台谏攻之，已复调停救护，以掩其迹，究非正人所为。又复暗于兵机，荐杨镐督师，卒致偾事辕。明知熊襄愍之干济，而包庇门人王化贞，致使贻误封疆。误信王象干之言，以为朵颜可以抚绥，使与本朝为敌。殊不知喀尔沁三部当时已受本朝封号，其请赏于明者，乃高皇帝之妙算，彼乃以为奇计，何其舛也。又毛文龙镇江之捷，乃叛将陈良策献城，并非文龙之功。苍霞乃以为可用，极力保护，遂致尾大不掉，自甘屠斮，亦调度失宜也。

赛将军

自纯皇帝建立健锐、火器二营，令其远屯郊圻，不近繁华，命综理王大臣勤加简炼，赏罚严信，故近日满洲武臣多出其间，如德继勇楞泰、赛将军冲阿其尤著者也。赛本寒族，膺健锐营选，屡出师回匪、台湾、川楚等处，颇建功绩，洊至吉林将军。德继勇倚如左右手，与杨时齐少保名相埒云。后以积劳内迁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实行伍中所仅见者。闻其纪律严明，行师十载，家无余赀，文员间有馈遗，皆立赏士卒，云："此皆汝等之劳瘁所致，予何敢厚蓄也。"仕至极品，家惟藏皮裘数笥，公屡顾之曰："微末士卒，以致宦橐如此，殊可观也。"公无他嗜，下直后危坐斗室，以栉理长鬣，光润可鉴。平生雍容，不问家人生产，其纪纲稍以簿书进，即麾之去，曰："置汝等何用，此琐屑事，尚烦渎乃翁耶。"亦可以觇其品矣。

刘 清

刘清之改总兵官，已详具前卷。闻其说王三槐不降时，勒威靖深斥之，乡勇讹传为欲行军法，遂集数万人于辕门，欲活祭公后即行鼓噪，梏镪满路，哭声震天。勒公令公出谕之，众皆感泣，遂同公至贼垒，曰："三槐不出，我辈碎身以殉君矣。"三槐惧，因出降。又任山东时，金乡告变，公趋救之。兵未满百而贼骤至，公令众偃旗安卧，竟夕无声，乃趋过，不敢过公之垒。后众问之，公笑曰："此固兵法之易晓者。我军不敌百分之一，若仓皇趋避，贼知其寡而犯之，我辈无孑遗矣！今营垒整肃，贼必以为众多，恐被我觉察，故逃避之倍速也。"后援兵四集，公乃率以追贼，一鼓歼之。擒贼党讯之，云贼某初欲犯公垒，贼首戒之曰："刘青天善知兵者，不可首撄其锋。"及其败时，贼首犹曰："前日若从汝言，则早被擒获，不能延至今日也。"

唐若瀛

往日京官积习，皆以裘马声色为娱，所入俸糈，不充溪壑之费，故多逋券山积，难以度日。有户部郎唐若瀛者，素尚奢华，兼以樗蒲之费，动至千百，家日穷乏。外擢云南开化太守，债主日伺于门，旅进数十，座为之满。公无以逃逋，乃置大笼，声言为某大员送唐花，公坐其中，以纸封蔽，命健奴担之出，至僻所始易车马以行，京中传为笑柄云。

富将军

近日廉直大吏，自松湘圃、初颐园外，惟富将军俊，清介之名著于中外。公蒙古人，举缮译进士，洊至盛京等处将军。居边徼垂四十年，抚养士卒无异家人父子。建议双城堡开垦地亩，筑立堡舍，岁徙京中闲散旗户以充塞下，实为国家筹悠久之计，与玉亭相国之疏媲美于世。予尝于公所会之，公貌苍秀，语言醇朴，实有国初人风范。然闻其性刚愎，喜听先入之言，不复更辨真伪。有平南王裔尚杰者，人奸诡，任盛京协领，察知公之喜尚，片语骤合。公深信之，倚重如左右手，任其贪纵枉法，不加督责，有匡之者，反见摈斥。亦不善知人矣。

黎襄勤

黎襄勤世序，河南罗城人。中丙辰进士。以县令起家，洊至镇江太守。百菊溪制府知其才干，荐之于朝。会河帅陈凤翔失事，睿皇帝即命公代之，其去太守未期岁也。公建议用碎石护卫河堤，巨河汹涌不能冲决，南河赖以安澜者十有二载，为近代之所罕有，睿皇帝屡宠誉之。癸未春，以劳疾薨于位，今上震悼，至有"抆泪批贤"之谕，命入贤良祠，荫赠有差。公美丰姿，性和蔼，不纳苞苴，岁所出入，皆实力采购茭楗。其乡人有访之者，惟啖以粗粝，赠以四金遣行，初不能多助也。其卒未数月，南河即以阻漕圮堰见告，故公之功益彰，世以为靳文襄后所仅见也。然闻丁孝廉廷宝云："公里无田宅，一日谓河员张栋云：'予素欲筑舍于某里，绘本已定，苦无余赀何？'即以画图付栋。栋识其意，潜使人至公里中依图造成邸第，然后复公命。公亦笑受之，初未拒绝也。"

蒋因培

山左吏治自吉伦以贪贿成习，同兴朱锡爵后以宽纵失职，故官途刁风日炽，专以欺凌上司为能，一倡百和，莫之能遏。有知县蒋因培者，江苏举人，善诗律，少负文名。筮仕齐、鲁，日为平康之游，裸身唱曲，偎妓饮酒，夏日尝插花拥髻，放舟大明湖中，遇上司亦不引逊，惟伛躯唱诺而已。中丞陈预为其顽弄如奴隶，初不惬意，即于官厅，历数其纰政，待其厚谢乃已。后为钱中丞臻劾罢遣戍，吴中士大夫尚有惜其才者，为之延誉，未期年复其职。

封神演义

钟伯敬《封神演义》荒诞幻渺，不可穷诘。然皆暗指明事，以神宗为纣，郑贵妃为妲己，光宗常洛为殷洪王，恭妃为姜后。张维贤为闻仲者，以其行居次也。朱希忠为黄飞虎者，姓皆色也。西岐者，暗指播州杨应龙。以孙丕扬为杨任，因其家居关西，而无甚知识，以手下为耳目也。以朱廖为尤浑，以其尤劣于四明也。三教道师暗指齐、浙、楚三党，托塔天王暗指李三才也，邓九公者，郑芝龙也，申公豹者，申时行门下客也。至以邹元标等江右人为梅山七怪，尤为诬善。夫食毛践土之士，而谤毁其君为辛纣，居然笔之于书，其人可诛，其板可斧矣！而尚流传世间，亦可怪也。

李元亮

李公元亮者，昭信伯永芳五世孙也。乾隆中任兵部尚书，宠眷甚优。公性刚毅，聪慧过人，暗背兵马名籍，如瓶泄水，陈奏迎合上意，每多俞允。身籍汉军，素以为耻，尝于稠人广众中扬汉军之短，颇中其失。一日复高声纵谈，娓娓不已，和恭王笑曰："公言良确，然何其忌己矣！"李公怛然而退。

高子业诗

明高子业诗有"可怜至寒食，犹未著春衣"句，已经脍炙人口。近读岑嘉州《送郭乂诗》有"博陵无近信，犹未换春衣"之句，高惟易一字又不著出处，显有剽窃之痕。信夫！诗坛之难讲习也。

松湘圃之清

松相国之清直，前已详载之矣。近有人其卧室者，言惟青缣被二，已黯敝，用羊裱覆之。傍一黑髹几，置笔砚，颇精良，乃公日挥毫所，下酒数罂而已。四壁萧条，寒士所不堪者。信清如扬绾、卢怀慎，而其忠贞谋略，乃非二公所及也。

李频剿袭诗句

近日士大夫多以明代七子多剿袭唐人面目，号为伪体，大加讥议。偶读唐李频诗，有"悔教征戍觅封侯"之句，直钞录王龙标旧句。更改一二字，实为点金成铁之手，更无人议及，何也？

庄信二王生命

文文山言男女之命，惟百万千之算，其数已尽，自古生人无已，何能推演其人之祸福云云，其言颇为至当。然亦有奇中者，如庄慎亲王永瑺与信恪郡王如松同日时生，信王先庄王十余载薨逝，爵位年寿似不同。然二王幼时同封辅国公，同侍禁廷，同掌宗人府事。信王以子袭睿亲王赠如其爵，庄王无子，以侄为嗣，足以相配。星命之言，亦未可遽非也。

姚姬传集

近读《姚姬传集》，其载张太傅英为王敦转生，实为纰缪。敦于晋衰乱之时，称兵犯阙，诛戮名臣，实为元恶大憝，焉能数千年后，复生为熙朝贤相也。予意应为宋臣王德。德与敦音相近，故文端母误听之，理或宜然。又载达天见班禅事，亦甚虚妄。按：班禅入京时，毫无知识，深为和相所姗笑。偶问京中有高僧否，金司空简以达天对。二人相会于万寿寺，互相畏慑，不敢谈法，惟问佛事科仪而退。此予闻达天徒体仁所目击者，此又何尝有振锡斥责之事也。

后汉书

予读《后汉书》，尝羡其人材之美，非西汉人之所企及。近读《三国志》，知东汉一代杂记，多亡于李、郭之乱，惟《东观汉记》以官书见存。范蔚宗因之以成一代之史，故其中奏疏多而议论颇少，所褒奖者类多溢美，未可尽信也。

厚　朴

予幼时服药，厚朴一两只直钱数十文，绝非贵物。嘉庆初，川、楚经教匪之乱，厚朴林薮尽为贼人所焚，其价顿昂。近日药店蓄者日少，东省直银十两。夏日服之，殊有奇验。岂物稀少，即为宝欤？亦一异也。

宋金大臣见识优劣

宋钦宗时，金人围汴，有郭京者，自称善六甲奇术，张叔夜、孙傅敬之如神，卒以致败。金中京危时，有王守信蹈京故辙，以六甲邪术应诏，卒为张行信所劾，下狱瘐死。蔡州之役，又有乌古论先生能使异术，哀宗欲召之，为完颜仲德所论，遂屏斥不用。然则金廷臣下之识，有胜宋人远矣。

盩厔之战

近闻吴芝庵司马言王提督文相盩厔战功，故详记之。初，贼姚之富等既由商州入陕境，意欲窥伺西安，拥兵至盩厔。笑曰："此碟子大城，可靴尖踢倒也。"遂力攻。秦中丞承恩乃掩帷尚未起，王公知事急，披帷厉声云："此尚中丞安卧时邪？"秦蹴然曰："予文吏，实不知兵，惟将军是赖。"公掀髯曰："仆岂公之阿爹，尚待乳哺耶！"因率兵出城，命以大炮轰之。贼西流盈涂，尚欲死进，公命藤牌军跃出，争斫贼马足，马为之辟易，贼队始乱，我兵乘之入贼垒，贼退数百里，陕境安谧。秦中丞乘间遁入省中，命闭关三日，闻贼去远始敢出行，秦人至今为笑柄云。

孟　珙

史称孟珙继父宗政总统京西军阃，攻取下蔡，收复襄、樊，没日复有大星陨越之异，为宋末将帅之冠。按：攻蔡州乃元将塔察尔之功，珙不过率卒会合，毫无战

绩，与童贯收复燕云无异。又言："金人用人油熬药，珙遣道士说止。"当时守蔡为完颜仲德、张天纲诸人，皆忠义之士，岂肯为此惨酷之举？亦未可尽信也。况珙兼四川宣抚数年，闻曹友闻之败，按兵不救，致使元人猖狂深入，未见珙有抵御之策，名将固如是邪？孟珙为史嵩之私人，当时局诸人，代为揄扬，后人不察，故使传多溢美，良有以也。

鄂中丞

近日封疆大吏升迁最速者，惟程、鄂二中丞，皆自牧倅未数年而至方面。程中丞前已具载矣。鄂名山，丙辰进士。铨选甘肃县令，为邪匪刘松起逆地，人情变异，朝不谋夕，前县令莫敢诘问。公抵任访知之，命捕役暗录诸名姓，悬诸城门，然后登堂召耆黎，告之曰："如某等，皆王法所必诛者，然某初莅任，应施宽法，暂弛其死。今与众约，如有再干例禁者，予官虽微，必杀之无赦，莫谓予教之不预也。"其党魁漫曰："藐书生能若是强耶！"故犯其禁。公立毙杖下者五人，遂皆畏惧，其邑大治。与抚军朱勋不睦，沈沦县令二十余年，始擢鄜州牧。卢中丞坤见而悦之，立荐于朝。今上召见，曰："奇才也。"累迁至陕西巡抚，去鄜州甫四载云。

伊中丞

觉罗公伊里布，显祖宣皇帝第五子贝勒巴雅尔后裔。其五世祖拜音图以附睿忠王故，黜宗室，遂隶旗籍。中辛酉进士。就国子监典簿，时家贫如洗，日徒步之署中。品坚介，人多揶揄之，惟吴兰雪博士与之莫逆，时赀助之。选云南通判。顺宁之役，逆首高罗衣既就擒，武弁等贪功，多所株连。伯玉亭相国命公讯之，公皆立释其囚。武弁谮之，玉亭相国大怒，召公曰："老夫竭力擒捕巨盗，公皆纵之，使老夫何面目对众？再多所斩获，与君亦有益也。"公艴然曰："某官虽卑，为天子宗人，岂肯戮无辜以媚上？如所纵再有叛者，某甘以命殉之。职之迁黜，惟命是视，若杀人以迁官，虽立擢制府，非吾愿也。"玉亭悚然曰："奇男子也。"立擢腾越同知。入朝，复荐于今上，不四载累迁至云南巡抚。其任浙江藩司时，嘉兴有水手闹漕者，道员李宗传驰禀请兵弹压。抚臣为黄鸣杰，龌龊士也，怃然曰："今河道壅滞，皇上盼漕甚殷，岂可以此阻其行期，以干重谴。"公进曰："今调兵镇抚，即可无事，纵激变之，所误不过嘉兴一帮，其他故无害也。否则有伤人命，纵凶殃民，所关甚大也。"黄不听，反令役护送之，致有劫囚杀官之事。黄公因之罢职，众皆服公之先见云。

辽代民书之制

近代民书惟列六十甲子，高宗纯皇帝命增一百二十年，以符寿考之瑞。近阅《资治通鉴考异》，司马温公曰"契丹纪年不可考，予于景祐四年使辽，见其民书太祖某于丙子纪元神册，盖自是岁始有年号"云云，是辽时民书已列百二甲子矣。

宋人伐辽

宋人伐辽之役，人皆怪曹、潘二公，当时宿将，何以偾军至此，不知二人固有所避忌也。太宗性猜忌，高粱之役，自有弃军之耻，曹、潘咸太祖时旧臣，若使进克幽州，必招太宗之忌，鸟尽弓藏之感，良有以也。二将颇识其意，故济阳之师已至涿鹿，乃反退雄州就食，虽粗知兵者所不肯为。而彬顾不知耶，适为偾军之计耳。潘美亦然。杨业转战陈家谷，美乃拥兵不救，初非误听王侁之语也。不然二将皆累次拥旌擒灭诸国者，乃不能自主军法，反为偏裨所惑耶，故予谓其有避忌然也。

崔　浩

袁简斋谓，崔浩之诛，非关作史，乃因与宋人密有异图，谋泄被诛，见《柳元景传》。案：浩虽见用于魏，然与南朝实有偏袒。宋高祖入关时，浩即劝魏太宗不必阻其假道，其后每遇南伐，必多方阻阂，与李顺之庇护沮渠无异。是以太宗于南征凯旋后，即正诛夷之罪，盖亦有所见闻，《宋书》之言非厚诬也。

汪瑟庵

近日自朱石君讲论古学，时文中试者，多以填砌经典为贵，文体为之一变。其能以清纯取士者，惟汪瑟庵参政一人。先生山阳人，少家贫不能举炊。先生肆力文学，初不少懈。素不善书。己酉廷试，彭文勤以其策对详明，取中榜眼，实近科罕有者。任祭酒，与法时帆共事，学课甚严。选《成均课士录》，今里巷奉为圭臬。为铁冶亭门下士，冶亭策士偶有错误，先生条缕驳难，铁公心甚折服。亦甚服善，偶与鲍双五谈《说文》，双五间有心解，先生语人曰："觉生学亦渊博，非祗词章善也。"又善于教授，八旗子弟及门者甚多。闻觉罗侍郎宝兴言："先生督学归，予与及门诸弟子迎于郊。先生乘弇栈车，首戴麁帽，从者惟一老仆，与诸生落第归者无异。"其廉亦可觇矣。侍上书房，课艺甚勤。膳房大官馔颇简率，他学士莫肯食，先生甘之如饴。今上即位，宠眷甚渥，加太子太保。欲任政事，先生屡辞之，故以宗伯终其位。然性吝愎，治生颇急，每岁所入，皆治田产，其余封闭不用。以京师米颇昂，乃屯积数十廪，以待厚价，几为金吾所举劾。门生馈遗亦颇勒索，以多寡为举黜。任其乡人张培诚、屠春林等为线索，在外颇多延纳，世论訾之。又自负科名，视异途如寇仇。甲申夏，审侯际清狱，颇多罗织，韩司寇崶、董鄂少农恩铭以与其不睦，故勘其罪以为报复，甚失大臣之道。然亦矫廉诈伪之士耳。

王勿庵

湖州城外有塔，形家言颇利科目，其后颓败，乌、归二邑中者寥寥。甲寅秋，邑人复捐倷修葺，次岁王宗伯以衔弟兄联名登科。己未，姚宗伯文田复典大魁，邑人荣荣。勿庵貌丰伟，胸无城府，待下最宽，屡为奴隶所

侮,不甚较也。少家贫窭,不能供饘粥,窦东皋先生颇赏鉴之,乙卯岁,物色得之。故人颇有间言,窦公为之黜职,其后廷对第一,浮议乃息。以资洊至少司空。今上即位,首调少宗伯。身颇强健,壬午春,乘舆人署,呼之不应,已僵绝矣。公虽以诸生进,不识世务,屡掌文衡,颇多物议,其贿多为奴隶所侵蚀,公所获者什一而已。举动粗蠢,未至人十步前呼吸已酣震人耳,人恒厌之。又善寐,睡辄终日,两餐俱废。乃久居大位,初无坎坷,亦可怪也。

文远皋　原名宁避改干

乾隆以来,满洲科目最盛者,首属索绰络文恭公观保,与其弟文庄公德保同登进士,其子孙亦复科名不绝。其次则属他塔剌剌史善达,与其叔观察嵩龄同登辛巳进士,其侄中丞公文干复中甲辰进士,人皆荣之。远皋短小精悍,胸多智略,登第时年甫十八,以资至少宗伯,未及朊壮也。善时艺,下笔如飞,皆圭臬陈金正轨,不趁时尚。任金吾时,政多操切,一时盗贼敛迹。督学浙江,试文万卷,亲自编撷,不假人手。蒋香杜舍人在其幕中,偶有所诿谁,公立逐出之,其严厉如此。在庙堂持议皆刚正,成哲王笑曰:"若远皋者,可谓忠心赤胆矣!"后出任河南中丞,以严刻故,为属吏摭拾其事劾罢。今上即位,授西藏办事大臣。未逾年,受瘴疠卒,士论惜之。然性骄佚,颇自满假,严待属下,皆以奴隶畜之,偶有不当,即唾其面,时加詈之,众怨归之,卒以致败云。

论晓岚笔记事

纪晓岚参政笔记中,记其族祖某与村人争议神荼、郁垒之事。因思庄烈末际,未尝无忠勇之将,皆因时势逼迫,不克展施其才。即如周忠武之雄才壮略,远胜秦琼;黄靖国勇力绝伦,可匹敬德。二将当时皆在军中,乃为周延儒所扼,以致束手坐观,无裨国事,亦可慨也。

史策互异

《宋史》所载辽、金人名不符者数十,赵瓯北已载人劄记中。近阅国史稿本,如《楞额理传》中所载沈副将,盖为明将申甫,《屯齐传》中所载杜永锡盖为明督师堵允锡之转音。至《卓布泰》、《辰泰传》中屡载明总兵陶养用,考之明桂王诸将,盖无其人,核其战绩,皆类焦琏、胡一青之事。近人著作其姓名不符如此,又何怪宋、元诸史也。

戴文端

雍正中建立军机,张砚斋相国实综其事,当时谕旨尽出其手。其后汪文端、于文襄等莫不衣钵相传,以为揽权之地。戴文瑞衢亨为金坛得意门生,诗文字法悉规模其师,纤毫毕肖,和相深恶之,屡阻其升阶。庚子秋,于木兰射鹿献之,纯皇帝虽赐以诗,然亦鄙其躁进,故回翔枢府二十余年。睿皇帝深知其才,骤追司空,当时机务多与赞画,宠眷甚渥。因与商人查有圻连姻,及殿试读卷,取中洪殿撰莹事,为花晓亭御史所劾,上皆优容之。辛未春,扈从五台,道中遇寒疾,误服参剂以殁,上甚哀悼之。公颀然立,相貌清癯,性聪敏,虽承于、梁嫡派,然颇伉俠,尽心国事。尝奏请承旨后有所见解许其附牍以闻,仿古批驳之意,上允行之。当其时,川、楚用兵,公拟书诏令,其奖励斥责处,动中窾要,诸大将皆詟服之。用能成斯钜功,公之匡赞居多。虽桑维翰一搬麾十五将,刘穆之之五官并用,无以过也。又能保全善类,勒文襄以贝锦受祸,松湘圃以戆直致罪,公皆能一二语匡救之,卒保全其令名。故睿庙甚重其人,弹击之语不能人也。然颇喜财货,屡纳苞苴,海淀别墅,大厦千间,雄壮瑰丽,虽王公第莫若也。乙丑会试,去取多所不公,朱文正公甚怒,至以"于门四犬"讥之。语虽激愤,亦可觇其行矣。

徐健庵

予向言健庵兄弟暗扶明裔,有失君亲大义。近见其《咏酴醾诗》云:"春至酴醾始着芳,天姿绰约舞《霓裳》。亭亭自向东风立,不与凡葩斗艳阳。"盖时郑氏尚据海东也。其诗不觉流露而出,言为心声,信非诬也。

章文简

国朝汉大学士多由翰苑荐擢,其由中翰致揆席者殊少。章文简煦,浙江钱塘人。中壬辰进士,已归班矣,纯皇帝忽忆其朝考诗,而忘其姓名,询刘文正公。文正言翰苑有榜可稽,因特指授内阁中书。尝与和相忤,因回翔枢廷几卅年而未迁一官。嘉庆初(下阙)

附录　九思堂刻本多出来的条目和大段文字

泰定登极诏旨

《元史》诏令雅驯可观,惟泰定登极谕旨乃由蒙古语缮译,鄙俚非常,为刘侗、赵翼辈所姗笑。按:帝登位时,英宗初弑,逆毁方张,铁失、也先帖木儿辈皆罔识文义,若辞意渊深,恐伊辈不解,更加疑忌,故以俚语安其心,亦不得已之举也。后帝与旭迈杰帷幄密议,不动声色置群凶于国宪,可与叔孙昭子媲美。惟史册简略,致使良猷布置湮没不彰耳。

卷一《设间诛袁崇焕》一条"乃立磔崇焕"下多出一段文字为:时记载家但以崇焕功高,杀之太过,而不知其枉。至本朝修《明史》,本文庙实录为崇焕传,其故始白。

卷二《洪豁尔国》一条按语下面的文字改写为:按《辽史》,天祚被擒后,太祖八世孙达实率众西移,凡万余里。群臣共册立为天祐皇帝,妻萧氏为昭德皇后,是为西辽。

卷六《平定回部本末》一条开头多出一段文字为：回部祖国曰天方，在葱岭西数千里，古筠冲地，一名天堂，又名默伽。国主马哈麻始创回教，死后墓常有光，日夜不熄，国人异之。世传其教至隋、唐间分为默德那国。国主谟罕蓦德生而神灵，尽臣服西域诸国，尊为别谙拔，华言天使也。传二十六世至玛墨特，当明末始东逾葱岭，居叶尔羌之喀什噶尔。回部名城不一，以此为冠，于汉为疏勒地，是为波罗泥都、霍集占兄弟之高祖。

卷六《红兰主人》一条"方舟妻某"至"当时传为佳话"一段文字改为："方舟妻朱氏，名柔然。亦工诗，迟方舟久不归，作《杭州图》寄之。主人为题诗云："应怜夫婿无归信，翻画家山远寄来。"沈即日束装南旋，当时传为佳话。

卷八《五国城》一条开头多出的一段文字为："五国城古称五国城头，以地据五国总路之首得名，后世沿讹但云五国城。五国者，《辽史·营卫志》谓剖阿里国、盆奴里国、奥米里国、越里笃国、越里吉国，设节度使领之，属黄龙府遗址。今在何所，无可考。乾隆中

续录卷一《十五善射》一条开头多出的一段文字为：国初定制，选王公大臣及满洲武官中之善射者四十五人，善骑射者三十人，善鹄射者二十人，赏戴花翎；八旗兵丁内每旗各选善射者十五人。

续录卷一《石经》一条开头"汉灵帝时"至"实无足观"一段文字改为：汉灵帝语蔡邕等校刊石经于熹平四年，竟于光和六年（熹平见《后汉书·儒林传》及本纪，光和见《水浒注》）。魏正始中所刻石经与之并列（见《晋书·卫恒传》及《洛阳伽蓝记》）。初毁于拓跋魏冯熙之取造寺塔（见《魏书》冯传）。再毁于北齐神武之迁邺沈于河，三毁于隋至长安以造宫室（并见《隋经籍志》）。至唐初，汉、魏石经皆略尽。晋太康中石经裴秀所书也（见《晋书·裴颜传》）。唐石经以《月令》为《礼记》首篇者，明皇天宝中所刻也（见《石墨镌华》）。始于太和七年（见《唐会要》）。成于开成五年（见《通鉴》）。文宗所刻也。后蜀孟昶石经始于昶广政七年（见《十国春秋》）。未毕蜀亡，《春秋》三传至宋仁宗皇祐元年始成，而统名为蜀石经也（见晁公武《读书志》）。北宋石经仁宗嘉祐六年章交直等书也（见《续资治通鉴》）。南宋石经高宗书也（见《玉海》）。《明一统志》载燕城南石经碑二，金所刻也。各朝石经皆湮没，开成、后蜀独有存者复不全。

续录卷一《皇史宬》一条最后多出一段文字为：按明末宦官刘若愚《酌中志》谓《大典》实湖广王洪等编辑，计二万二千八百七十卷，一万一千九十五本，未刊板。嘉靖四十一年敕阁臣徐阶令儒臣照式摹写一部，隆庆元年始成。万历间两宫三殿灾，不知贮藏何处。据此，则人皇史宬或在此时欤？史宬本明嘉靖十七年所建，本朝因之。

续录卷一《上书房》一条最后多出一段文字为：后改"前天垂贶"、"中天景物"，后殿额仍旧。

续录卷二《元裔之多》一条"其地似今俄罗斯"下多出一段文字为：《明史·西域传》曰：元太祖尽平西域，封子弟为王镇之，其小者亦设官置戍，同于内地，元亡各自割据不相统属。然则实系元裔，而今无可考者尚多也。

续录卷二《麻状元》一条开头多出一段文字为：本朝天聪三年试儒士取二百人，八年合试满、蒙、汉取举人十六名。崇德三年赐举人罗硕等十名牛录章京品级，一二三等生员十八名护军校品级，此为八旗科第之始。

续录卷四《邱元清》一条"非飞升之上真明矣"下多出的一段文字为：又按，都公《谈纂》元世祖尊礼邱长春，欲妻以公主，坚不可辞，乃腐以告绝。都穆在沈德符之前，何所言如此？且两邱皆有自宫事，不可解也。

续录卷五《辽代民书之制》一条最后多出的一段文字为：又《宋史》太宗至道二年，帝曰："支干相承虽止于六十，但两周甲子共成上寿之数，期颐之人得见所生之岁，不亦善乎？"诏有司新历以百二十甲子为限。然则南北两朝本皆相同，不知何时又改为仅列六十耳。

履园丛话

[清]钱　泳撰　李艺英整理

《履园丛话》二十四卷,清钱泳撰。钱泳(一七五九——一八四四),字立群,号台仙,又号梅溪,江苏金匮(今无锡)人。钱泳一生多为幕客,见闻甚广,工诗文书画,勤于著述,因曾居履园,书因得名。

本书内容广泛,内容丰富。其中如记清初轶事及文人学者的经历交游,记物价、水利,记金石文字、碑帖书画,记各地文物古迹,均对文史研究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本书有道光十八年述德堂刊本,同治写经堂钱寿补刻本,现据道光刊本标点整理。

序

昔人以笔札为文章之唾余,余谓小说家亦文章之唾余也。上可以纪朝廷之故实,下可以采草野之新闻,即以备遗忘,又以资谭柄耳。余自弱冠后,便出门负米,历楚、豫、浙、闽、齐、鲁、燕、赵之间,或出或处,垂五十年,既未读万卷书,亦未尝行万里路。然所闻所见,日积日多。乡居少事,抑郁无聊,惟恐失之,自为笺记,以所居履园名曰《丛话》。虽遣愁索笑之笔,而亦《齐谐》、《世说》之流亚也。曩尝与友人徐厚卿明经同辑《熙朝新语》十六卷,已行于世。兹复得二十四卷,分为三集,以续其后云。道光十八年七月刻始成,梅花溪居士钱泳自记,时年政八十。

丛话一　旧闻

有　福

皇朝定鼎,大难悉平。顾有明诸藩僭号自立,江南则有福王,浙西则有潞王,浙东则有鲁王,江西则有益王,福建则有唐王,两广则有桂王,旋窜入楚、入黔、入滇。是时滇、黔大乱,始而土司普吾沙,继而张献忠养子孙可望、李定国,日寻干戈,摧残粤、楚,而海寇郑成功乘机窃发,肆扰江南,其他揭竿持挺者所在多有。王师征讨,历十有八年,翦除殆尽。乃越十年,而耿精忠叛于闽,尚之信叛于粤东,孙延龄叛于粤西,吴三桂叛于滇、黔,陕、甘、楚、蜀流毒尤甚。虽曰劫数,其中玉石俱焚,正复不少。今幸遇承平之世,圣圣相传,且又生于苏、杭福地,自当立心行善,各执其业,以答天庥。谚有云:"有福不可享尽。"愿人人深省焉。

天道好还

云南五华山故宫,桂王所建。顺治丁亥,洪公承畴督师由贵筑大路取滇,李定国拒战于曲靖,吴三桂由广西四川旁捣其虚,至黄草坝入城。桂王遁至阿瓦,三桂以重赏购得之,缢于桂阳府。遂以功封平西王,镇守云贵,因据五华山故宫,增修十有余年,备极壮丽。康熙癸丑,三桂反,出攻长沙,潮州镇,刘进忠首叛,遥为声援。平藩尚可喜发兵讨之,以次子尚之孝督师,屡出无功。乙卯岁,三桂僭尊号,丁巳,病死。戊午,诸王贝勒讨贼,驻军曲靖,赖将军平耿精忠,自福建进征粤西,亦由四川黄草坝直薄省城,俘三桂孙伪洪化,斩之,滇南大定。金陵邵为章有诗云:"擒人即是人擒处,谁道天公不好还。"

沈百五

明末崇明有沈百五者,名廷扬,号五梅,家甚富,曾遇洪承畴于客舍。是时洪年十二三,相貌不凡,沈以为非常人,见其穷困,延之至家,并延其父为西席,即课承畴。故承畴感德,尝呼沈为伯父。后承畴已贵,适山东河南流贼横行,淮河粮运辄阻,当事者咸束手。于是洪荐百五,百五乃尽散家财,不请帑藏,运米数千艘,由海道送京。思陵召见,授户部山东清吏司郎中加光禄寺卿。

不数年承畴已归顺本朝,百五独不肯,脱身走海,尚图结援,为大兵所获。洪往谕降,百五故作不识认,

曰："吾眼已瞎，汝为谁？"洪曰："小侄承畴也，伯父岂忘之耶？"百五大呼曰："洪公受国厚恩，殉节久矣，尔何人，斯欲陷我于不义乎！"乃揪洪衣襟，大批其颊。洪笑曰："钟鼎山林，各有天性，不可强也。"遂被执。至于江宁，戮淮清桥下。妾张氏收其尸，尽鬻衣装，葬之虎丘东麓，庐墓二十年而死。初百五结援时，手下有死士五百人，沈死后哭声震天，一时同殉，殆有惨于齐之田横云。

血　袍

苏州杨忠文公廷枢，以顺治元年殉节于里第，事载府志。有血袍一件，忠文之子易亭先生名无咎者谨藏于家，珍同球璧。易亭生文叔先生绳武，文叔生石埭教谕庆孙，教谕十二三岁时，曾受业于先外祖华嶰山先生。其时易亭尚在，年八十余矣。外祖既设帐于其家，拟请忠文公血袍一见，久之而未允也。一日忽命家人入书房请外祖，遂衣冠而进，见易亭服斩衰上香，三奠酒，三奠毕，俯伏大哭，命启箱，取袍出，复大哭，然后呈示，外祖亦拜而观之。是红袍有绣补，俱变黄色，刀痕血迹宛然。外祖亦不觉失声，趋而出。盖外祖之祖曙生公，故为忠文弟子也。后外祖谓人曰："易亭真孝子，吾早知如此，何忍观之，以伤孝子之心耶。"教谕之子名一鸿，号梅溪，中乾隆癸卯乡榜。余曾见之，闻此袍至今犹在。

席氏多贤

苏州东洞庭山有席康侯者，名本桢，吴县诸生。其父右源为山中巨富，撄势豪之网，牙角十年，家遂中落。至康侯成人，遂解其纷，排其难，势豪怯退舍避，然不使其父之知也。选庖寻胜，杖履追随，日娱亲于弦歌山水之间，色养以终其身。迨父殁未几，适当明季，蝗旱不登，饿莩载道，而齐鲁幽燕之区为尤甚。康侯以为畿辅重地也，不可饥馑，乃日夜焦心，思所以赈济之法。时司农告匮，百姓汹汹，地方大吏，亦惟有束手而已。康侯遂散家财，走襄樊，挽粟数十万石，普为赈救。当事者以上闻，帝喜，授中书舍人，晋太仆少卿，以风励天下。

不数年，大兵下江南，天下大定，而吴中少年乘机窃发，倡言起义，实纵剽劫。康侯乃纠结乡勇数千人，助当事破平之。中丞土公国宝恨洞庭两山不靖，将大索湖中。康侯闻之，急宰牛载酒，厚款求解，湖民以安。当流寇之再出郧襄也，朝廷发兵防御。以兵粮不继，戍卒哗然。康侯闻之，亟以十万金为盐菜费，戢乱兵而安帖之。

本朝芦政既行计亩起科，滨山咸扰，将为民累矣。康侯力争于王侍中，止革之。闻兖东被燹，暴露骸骨数十万，募人而悉掩之。知亲旧逋者不能偿契券，数千纸一旦而悉焚之。至于涂穷计尽之辈，则呼而周之。命悬丝缕之人，则助而救之。迷津难渡，则具舟楫以济之。峻岭难行，则甃道路以坦之。有郡邑黉宫倾颓朽坏，堅茨而丹雘之。孔道旧迹，门楼表坊，有轻弃而贱售者，倍其价而存之。墓以封也，树以表也，有伐树而削墓者，厚其遗而使人守之。凡此忠君恤民利人利物之事，指不胜屈，说者谓比之陶朱公输财亲党，卜大夫毁家助边，康侯实有过之。吾友钦赐举人世臣，其六世孙，翰林编修煜，其七世孙也。

顺治戊子年，吾乡胶宛两山之间，有贼匪万人啸聚，击掠村民，其头目曰吴匏山、华七、陆四，俱自称大王，或操舟数百，出没于鹅湖、茭菱、华荡，旗鼓相应。当是时，城门昼闭，官兵敛迹，莫有声言杀贼者。常熟羊尖镇东有席华甫瑛、席宗玉琮、席荆生珩兄弟，家素封，其先本东洞庭山，迁居于此，与康侯为兄弟行。三人者皆名诸生，而多智略，乃相议曰："民之衔贼也深矣，掳其赀，淫其妇，火其庐，恨无人为之率先耳。袒臂一呼，人必响应，此摧枯之势也。"荆生曰："欲为民除害，当散财而养士，然不可以轻试。且擅兵兴众，即为罪阶，或请命于上官，又恐掣肘，虽然，必假手于官而后可也。"

于是荆生入城见邑侯瞿公，名四达，河内人。语之曰："乡贼多，乞速请镇兵，不然蔓延难治矣。"邑侯曰："镇兵暴，徒扰民。"荆生曰："然则起一城之众，父台自将之，某兄弟率乡人之勇者从旁相助，必克贼矣。"邑侯曰："城无守奈何？"荆生默然良久，曰："贼所耳而目之者，镇兵县兵也。兵来贼去，兵去贼来，民无噍类矣。夫镇兵县兵之不可遣，诚如公虑。今贼跨城邑，掠赀重，淫凶焚杀，而官兵莫之撄，骄甚矣。彼不虞乡兵之猝至也，今能得父台委片札，使愚兄弟得长一乡，率众出不意，所谓批亢捣虚，是父台不费粮，不折矢，可一战而灭矣。"邑侯大喜，即给旗委札，出库兵，恣荆生所取。

荆生归，而华甫已先集三千人。为防守计，兄弟三人又各以千金为助，日给钱米，为诸乡勇安家，御贼之日则倍是，更班巡警，直宿外悉守家肄农业，有不从者罚，从贼者杀之，以首解县。约束既定，推山明为队长。山明故烈士，勇力绝人，而爽直和易，无不敬爱之。五月望日，宰牛享士，部伍始定。二十五日，贼知之，突击羊尖镇，势甚张，建大旗，曰"大明中兴"。有数人来约战，荆生慷慨慢骂，曰："汝等岂不知圣主贤臣之俱出乎！尚猖獗如是，不日而殄灭矣。"宗玉乃集众议，言人人殊。荆生锐然欲出，谓宗玉曰："此先来者零贼也，避坚而击瑕，莫逾于今日。如贼众齐集，则彼势盛，我怯矣。"乃贯甲提刀出勒众，众唯唯。二十七日平明，贼索战，列阵天台寺。日方午，华甫率勇敢者数十人先出冲其锋，贼皆陷，荆生与诸弟侄继进，炮铳齐发，呼声动天，贼大溃。追至宜桥，贼纵火焚烧，烟焰迷目，宗玉越火而前，与贼相攻击，杀七人。华甫大呼曰："前近宛山，皆贼巢，不可进，彼众我寡，难敌矣，不若收兵固守为万全计"。宗玉听之，乃三转旗，众皆退。退至镇，镇民之老弱妇女逃避者已尽归，咸望尘而拜。

六月六日，贼复炽，扎营李家坟，营广二里许。华甫、宗玉、荆生以三千人继进，因与山明上马而驰，贼惶

急散走，以百艘越茭菱南去。大众集，无以渡，遥望贼旗飘飘然，惟叹恨而已。

七月朔薄暮，适大雾，荆生曰："翦此贼在今夕矣。"因与宗玉聚百舟，将启行，而邑侯手札至，且遣捕役官兵以相助，势愈壮。因穿入芦苇纵炮鸣锣，贼闻声而遁，遗舟八百余艘，被获者二十余贼，并器械粮食等。次日，荆生缚解县，民皆欢呼，骈肩塞路，而胥吏衙役辈鼓唇咋舌，欲以罔利，且言贼非真，器械自所制也。荆生怒，立公庭下斥言曰："我辈得县官亲札，靖一方之害，乃汝等翻欲陷我耶！宁死贼，毋媚役也。"县官出为周旋之，骂而散。然诸邑民闻席氏起义，相效之，咸结乡兵擒杀，百里内贼尸填港，舟不得行，而诸邑之流亡者，亦稍稍归保妻子复故业矣。

是时苏州镇总兵有杨大宗，常州镇副总兵有曹虎，本县有徐参将，讵吴匏山、华七、陆四辈及诸贼匪多党于三营之兵，兵无贼资，贫甚，衔恨刺骨，悁悁然思一隙以中席也。入杨营者诬荆生窝盗，入曹营者诬华甫、宗玉叛谋，入徐营者诬席氏一门擅杀，凡控六大案。一日忽有常州副总兵曹虎提兵来将灭席氏，荆生有族侄号长康者，善然诺，能辞辩，偕友徐敬宾挺身见曹，呈之以邑侯之榜与札，言起乡兵者，本出自邑侯，无他意。曹总兵不识字，惟左右是听，用极刑，令招叛谋，逼之甚，长康不屈死，而敬宾两足断，十指折，亦不屈。遂以席氏弟兄名申文按道，而拘提甚急。华甫、荆生既被执，下之狱，将一网无遗矣。邑侯知其事急，具文详六案以鸣其冤，卒弗解。

席氏家破身刑，沉冤莫诉，穷诘连引，亲朋避逃，惟宗玉一人奔走苏、常，哀吁于权势之门而已。有纪纲陈贤者任侠而好施，广交而多智，为倾身护持，贿通折狱者，得轻比。然而人怀贿赂，需索万端，荆生曰："必见抚军方直供也。"抚军者，土公国宝也，素重常熟令剿贼功，而不知出诸华甫、宗玉、荆生也。公既阅申文，接荆生甚和煦。荆生因供曰："大人提雄兵下江左，军民人等所以望马首而慑服者，以戢奸禁暴，得保斯民于故业也。今暴者纵之，安者挠之，而众执事兵弁等又奉行无当，毋乃非大人之初意乎？某居常熟之羊尖地，士弦歌，民稼穑，俗驯风厚，无过此者。然三湖逼其前，四荡列其后，大海寰其后，长江注其肩，固烟波芦苇，奸雄藏伏之薮也。治之为甚难，乱之则甚易。况挺而走险，人之本性也。大人莅兹土，虑深而谋密，外则江海，内则湖荡，设官委兵，分守要害，真犬牙错制，诘奸御盗之良法也。不意官兵肺肠，更甚于盗贼，兵来盗去，纵使劫焚，兵去盗来，尽行抄荡。甚而至于贿脱真盗，诬指善良。行者断路，居者巷哭。民自知死于盗死于兵，等死也。遂哗然为盗，三府之民不谋同起，械船飞桨，遍布洪涛，建帜立囤，络绎村镇。白骨枕于野，赤血流于河，斯岂厄数之未尽耶？抑民心之好乱耶？夫不乱于招抚之初，而乱于安抚之后者，其故可知也。本县瞿父母蒿目时艰，熟筹本计，以为请镇兵，库竭而粮耗，出县兵，城虚而势危。是以委札鄙儒，略无疑忌者，以生世儒家，诚谨可倚也。受任以来，剿贼是务，捐资竭产，卧甲枕戈，凡数月不寝处，得以平剧盗，复耕作，输赋税，是非为身谋，而为国谋也。生并不敢干当路，望厚赏，与彼弁争尺寸，而彼弁者丧心病狂，诬纵杀，诬叛谋，诬窝盗，又诬造伪札，置伪官。果是者一死不足以塞责，而灭族有余矣。沥肝碎首，无以鸣冤，誓日指天，莫能伸曲。伏愿大人提贪弁与生质是非，鞫情实，得一言之见雪者，死亦瞑目也。今生已被虏，人被杀，儿孤妇寡，饥寒交迫，形槁心灰，虽生亦犹死也。生死不足惜，而大人保辖江左，嘉惠万民，窃忧诸执事武弁之未可信任也。"荆生言既切，泪下交颐。土公见之，怆然色变，顾左右而嘻曰："不意官兵之至此也。"

华甫、荆生之狱已涉期年，至是始雪，即汇集文书发本县，一谳而还。旋将华七杖毙，其吴匏山、陆四已为乡人所杀，磔其尸。时犹有荐绅先生得盗贿为之出结保护于当事者，土公乃饬江南分巡诸镇将，一时收营。旋上闻，非奉檄毋许出兵，武官不得受民词，擅诘断，权归有司。自此民不苦贼，而江南大治。

吴留村

吴留村，名兴祚，字伯成，其先本浙之山阴人，中顺治五年进士，时年十七。其明年，即选江西萍乡县知县，迁山西大宁县知县，升山东沂州府知府。以事镌级，左补江南无锡县知县者十三年，政通人和，士民感戴。忽有奸人持制府札立取库金三千两，吴疑之，诘以数语，其人伏罪。乃告之曰："尔等是极聪明人，故能作此伎俩。若落他人手，立斩矣。虽然看汝状貌，尚有出息。"乃畀以百金，纵之去。

后数年，闽寇日炽，吴解饷由海道至厦门，忽逢盗劫，已而尽还之。盗过船叩头谢罪曰："公，大恩人也。"询之，即向所持札取库金者。由是其人献密计，为内应，将以报吴。时闽浙总督为姚公启圣，与吴同乡，商所以灭寇之法。康熙十五年冬，八闽既复，姚上闻，特擢福建按察使，旋升两广总督。

留村在无锡既膺殊遇，夙驾将行，锡之父老士庶被泽蒙庥者，自县治以至河干，直达于省城之金阊门，八九十里，号泣攀留，行趾相接，不下数万人。其搢绅及受知之士，则操舟祖道，肆筵设席，鼓吹喧阗。或有执卮酒以献于道路者，亦连樯数十里，依依不舍，使君为之泫然，士民之感德如此。

王永康

苏州王永康者，逆臣吴三桂婿也。初，三桂与永康父同为将校，曾许以女妻永康。时尚在襁褓，未几父死，家无担石，寄养邻家。比长飘流无依，至三十余犹未娶也。一日有相者谓永康云："君富贵立至矣。"永康自疑曰："相者言我富贵立至，从何处来耶？"有亲戚老年者知其事，始告永康。时三桂已封平西王，声威赫奕。永康偶检旧箧，果得三桂缔姻帖，始发奇想。遂求乞至云南，无以自达，书子婿帖诣府门，越三宿乃得传

进。三桂沉吟良久,曰:"有之。"命备一公馆,授为三品官,供应器具,立时而办,择日成婚,妆奁甚盛。一面移檄江苏抚臣,为其买田三千亩,大宅一区,在今郡城齐门内拙政园,相传为张士诚婿伪驸马潘元绍故宅也。永康在云南不过数月,即携新妇回吴,终未接三桂一面。永康既回,穷奢极欲,与当道往来,居然列于公卿之间。后三桂败事,永康先死,家产入官,真似邯郸一梦,吴中故老尚有传其事者。

炮异

明季亡将王萳结水寨于太湖,沉一大炮于吴塘门。值水涸,里人秦宇明获之,利其铁,夜静时,袖椎掊击,炮作大声吼,声闻数里,惧而埋之田。十余年,邑武弁张姓者镇守吴塘门,居人有与秦相仇,指称田中藏炮,秦因此破家。移炮置无锡县南城门上,以朱红虎头床覆载之。历二十年,耿精忠反于闽,檄四方炮赴,南取而去。

小韩都堂

顺治十六年,海寇作乱,苏郡有驻防兵来守,将军祖大寿圈封民居以为驻防之所,号大营。兵自娄门至桃花坞宝城桥而止,独不及后板厂一隅。缘后板厂有李灌溪模,曾任前明兵备。时祖公为微员,有事当刑,幕友劝李解救。李适掷色,曰:"此人有福,当得全色。"一举而得六红,遂救之,得免,祖故以此报之也。康熙三年,抚军韩公心康奏请以驻防兵移至京口,去之日,恐兵有变,预与将军谋,先备船于城外,令兵一时尽行出城,不得停留一刻,违者斩首。盖当时民间有借兵银者,偿之无已,名曰满债。韩公深知其意,预令欠户远逃,贴抚军封条于门,兵来索债见之,舍去,民赖以安。吴人感其德惠,立祠于虎丘半塘,春秋祀之,今韩公祠是也。公抚吴时年未三十耳,俗呼为小韩都堂。

欠粮

顺治十八年春,巡抚朱国治奏销十七年分条银,计江南绅士以逋欠除名者一万四千余人,常熟一县计七百余人,宫墙为之一空。

善知识

吾乡华公亦祥,中顺治十六年进士第二人,圣眷甚优。康熙初,尝随车驾幸香山,有某禅师者,德望素著,圣祖见之如礼佛然,而此僧箕踞自若也,亦祥含怒未发。顷之,车驾出门,亦祥遂取所持锡杖痛殴之,慢骂曰:"尔何人,敢受天子拜耶!"僧曰:"不拜我,拜佛。"华亦曰:"我不打你,打佛。"僧乃合掌曰:"阿弥陀佛,善知识。"

康熙六巡江浙

圣祖仁皇帝南巡始于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十月二十六日,御舟抵浒墅关,先于二十四日过扬州,将由仪征幸江宁府。忽遇顺风,可以速达京口,遂乘沙船顺流而下,次早上金山,晚而登舟扬帆过丹阳、常州、无锡,俱未及泊,一昼夜行三百六十余里。时汤文正公斌正为巡抚,务俭约,戒纷华。御舟已入邑境,县令犹坐堂皇决事也。上骑马进阊门,士庶夹道,至阗塞不得前。上辄缓辔,命勿跪,访求民间疾苦,蔼然若家人父子。至接驾桥南,行幸瑞光寺。巡抚前导,由盘门登城,穷檐蔀屋,极目无际,上为眷念者久之。遂从齐门而下,幸拙政园,晚达葑门,驻跸织造府。

第二次南巡是二十八年己巳,二月初三日,御舟抵浒墅关,苏州在籍诸臣汪琬、韩菼、归允肃、缪彤等接驾。日晡时,上入城,衢巷始结灯彩。次日,幸虎邱,登万岁楼。时楼前有玉蝶梅一株盛开,芳香袭人。上注目良久,以手抚之。出至二山门,有苏州士民刘廷栋、松江士民张三才等伏地进疏,请减苏、松浮粮。上命侍卫收进,谕九卿科道会议。至十九日,车驾自浙江回苏,合郡士庶进万民宴,上领之,命近侍取米一撮,曰:"愿百姓有饭吃。"士民复请,上又取福橘一枚掷下,曰:"愿尔等有福也。"

第三次南巡是三十八年己卯,奉慈圣太后以行。三月十四日驾抵苏州,在籍绅士耆老接驾,俱有黄绸幡,幡上标明都贯姓名、恭迎圣驾字样。自姑苏驿前,虎丘山麓,凡属驻跸之所,皆建锦亭,联以画廊,架以灯彩,结以绮罗,备极壮丽,视甲子、己巳逾十倍矣。十八日,恭逢万寿圣诞,凡百士庶献康衢谣若干帙,颂圣诗若干帙,万寿诗若干帙,分天地人和四册,以祝万年之觞。又于诸山及在城名刹广列祝圣道场,百姓欢呼涂路。十九日,召苏州在籍官员翁叔元、缪曰藻、顾汧、王原、祁慕琛、徐树谷、徐升入见,赐赏各有差。又赐彭孙遹、尤侗、盛苻升御书扁额。二十日辰刻,御驾出葑门,登舟幸浙江。时两江总督为遂宁张鹏翮,江苏巡抚为商丘宋荦也。上问云:"闻吴人每日必五餐,得毋以口腹累人乎?"臣鹏翮奏云:"此习俗使然。"上笑云:"此事恐尔等亦未能劝化也。"四月朔日,驾由浙江回苏。

初二日传旨,明日欲往洞庭东山。初三日早出胥口,行十余里,渔人献馔鱼银鱼两筐,乃命渔人撒网,又亲自下网获大鲤二尾。上色喜,命赏渔人元宝。时巡抚已先到山上,少顷,有独木船二拨桨前行,御舟到岸,而随从者未至。巡抚备大竹山轿一顶伺候,上升舆,笑曰:"到也轻巧。"有山中耆老百姓等三百余人执香跪接,又有比丘尼艳妆跪而奏乐,上云:"可惜太后没有来。"其时翠峰寺僧超揆步行先驱,引路者倪巡检、陈千总也。在山士民老少妇女观者云集,上分付众百姓:"你们不要踹坏了田中麦子。"是时菜花已经结实成角,上命取一枝细看,问巡抚何用,奏云打油。上曰:"凡事必亲见也。"是日有水东民人告菱湖坍田赔粮,收纸付巡抚。上问扈驾守备牛斗云:"太湖广狭若干?"奏云八百里。上云:"何以《具区志》止称五百里?"奏云:"积年风浪,冲坍堤岸,故今有八百里。"上云:"去了许多地方,何不奏闻开除粮税乎?"奏云:"非但水东一处,即如

乌程之湖溇，长兴之白茅嘴，宜兴之东塘，武进之新村，无锡之沙溆口，长洲之贡湖，吴江之七里港，处处有之。”上云：“朕不到江南，民间疾苦利弊焉得而知耶？”初四日，即由苏起銮北发。

第四次南巡是四十二年癸未，二月十一日，驾抵苏州。时巡抚宋荦尚在任，一切行宫彩亭俱照旧例。荦扈从时，见上勤于笔墨，每逢名胜，必有御制诗，或写唐人诗句。荦从容奏云：“臣家有别业在西陂，乞御笔两字，不令宋臣范成大石湖独有千古。”上笑曰：“此二字颇不易书。”荦再奏云：“臣曾求善书者书此二字，多不能工。倘蒙出自天恩，乃为不朽盛事。”上即书二字颁赐。顷之，又命侍卫取入，重书赐之，上勤于笔墨如此。

第五次南巡是四十四年乙酉，三月十八日，驾抵苏州。是日为万寿圣诞，奉上谕：“江南上下两江举监生员人等，有书法精熟，愿赴内廷供奉抄写者，著报名齐集江宁、苏州两处，俟朕回銮日亲加考试。”四月十四日，命掌院学士揆叙赴府学考，进呈册页，取中汪泰来等五十一人，同前考过郭元釪等十人俱赴行宫引见，各蒙赐御书石刻《孝经》一部。是年，驾又幸昆山县，登马鞍山，旋往松江阅提标兵水操。

第六次南巡是四十六年丁亥，二月二十六日，上幸虎丘山。三十日，幸邓尉山圣恩寺，僧际志恭迎圣驾。午后传旨宫门伺候，御赐人参二斤，哈蜜瓜、松子、榛子、频婆果、葡萄等十二盘。上云：“吾见和尚年老也。”六次南巡中，天恩温谕，莫可殚述，江南父老至今犹能言之。初，无锡惠山寄畅园有樟树一株，其大数抱，枝叶皆香，千年物也。圣祖每幸园，尝抚玩不置。回銮后，犹忆及之，问无恙否。查慎行诗云：“合抱凌云势不孤，名材得并豫章无。平安上报天颜喜，此树江南只一株。”迨圣祖宾天，此树遂枯，亦可异也。

斗 富

康熙初，有阳山朱鸣虞者，富甲三吴，迁居申衙前，即文定公旧宅。其左邻有吴三桂侍卫赵姓者，混名赵虾，豪横无比，常与朱斗富，凡优伶之游朱门者，赵必罗致之。时届端阳，若辈先赴赵贺节饮酒，皆留量。赵以银杯自小至大罗列于前，曰：“诸君将往朱氏，吾不强留，请各自取杯一饮而去何如？”诸人各取小者立饮，赵令人暗记，笑曰：“此酒是连杯借送者。”其播弄人如此。

朱曾于元宵挂珠灯数十盏于门，赵见之愧无以匹，命家人碎之。朱不敢与较，商于雅园顾吏部予咸，顾唯唯。乃以重币招吴三桂婿王永康来宴饮，席散游园，置碎灯于侧。王问曰：“可惜好珠灯，何碎不修？”朱曰：“此左邻赵虾所为，因平西之人，未敢较也。”王会意耳，语家人连夜逐赵出城另迁，一时大快人心。鸣虞之子后入翰林，常与王往来。王居北街拙政园，俱先三桂死。今申衙前尚有阳山朱弄之名，问所谓朱鸣虞、赵虾之号，竟无有知者。

南州逸事

玉峰徐大司寇乾学，善饮啖，每早入朝，食实心馒头五十、黄雀五十、鸡子五十、酒十壶，可以竟日不饥。同朝京江张相国玉书，古貌清臞，每一朝止食山药两片、清水一杯，亦竟日不饥。二公之不类如此。徐公解组后，常寓苏州雅园顾氏。凡人有一面者，终身不忘，无材艺者不入门下。有执贽者先缮帙以进，公十行俱下，顷刻终篇，其有不善处，则折角志之。其人进见，公面命指示，一字不爽。故凡人有奇材者，必有异相也。

测 字

阊门外上津桥朱某家贫，欲入山寻死，遇仙解救，授测字一书，其验如神。求之者必需预定日期，每日只测一字，取资一两，悬牌门首，某日测某人字。时吴三桂将反，有文书来，向苏藩库借饷十万两。方伯慕公天颜踌躇莫决，乃延朱测字，且告以故。朱曰：“请命一字。”适几上有残柬，慕公随手翻转，指“正”字为枚。朱曰：“不可借。‘正’似‘王’字，王心已乱。且柬正面合几上，正而反矣，即反之兆也。”慕即拒之。未几，果应其言。其子亦习父业，占验不减于父，但非一日测一字也。有人以“武”字问有子否，朱曰：“绝矣，一代无人，自此而止。”其人果无后。朱子死，其书遍寻不得，或以为仙人收去，遂失其传。朱之孙号心传，曾孙号孔亭，俱习医，亦颇有名。

题 壁

康熙十八年，三藩为乱，调兵四出。有卒过横泾，宿关帝庙，题二绝句云：“昔为典兵使，今反在兵列。十载从军行，太阿混凡铁。”“四海男儿志，沙场得得行。深闺今夜月，同此照凄清。”此人亦奇士也。

骐骥诗

吾乡有钱一飞者，尝赋《骐骥诗》七古一首，言马至骐骥之良，尚为人驾驭，羁绊其身，故结句云：“何如猛虎深山里，一啸风生百兽寒。”其父见之愀然曰：“此子将来必为盗贼。”欲杀之，一飞遂逃去，后为逆臣吴三桂将领参谋。康熙十九年正月，勇略将军赵良栋领兵追剿，一飞始逃归。老而无子，竟以寿终。

人心刁诈

康熙二十三年，两江总督于清端公成龙，喜微服潜行，察疑狱，求民隐。然奸人造言散布，以倾怨家，或反失人，属吏虽灼知而不敢言也。有布衣程姓者，进见直言，且指目击一二事为征，公悚然曰：“微子言，吾安知人心刁诈若此耶？”

陈恪勤公鹏年守吴，亦喜微行。有金狮巷富室汪姓两子，以暧昧事杀其师，贿通上下，衙门以疑案结局。惟公不可以利诱，汪遂重贿左近茶坊、酒肆、脚夫、渡船诸人，嘱其咸称冤枉。公察之，众口如一，遂不深究。又刘家浜富家乳妪携一小孩，看稍懈，忽不见，杀死城干，剥去金珠衣服，缉凶无著。公夜出查访，遇醉汉曰：“此沈某杀也。”次日拿沈审问，沈极口称冤。其实并无

此事，略加刑即释焉。孔子曰："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善夫！

铁面御史

汤文正公斌莅任江苏，闻吴江令即墨郭公琇有墨吏声，公面责之。郭曰："向来上官要钱，卑职无措，只得取之于民。今大人如能一清如水，卑职何敢贪耶？"公曰："姑试汝。"郭回任，呼役汲水洗其堂，由是大改前辙。公喜，特保举卓异。而前任督抚江苏者，余公国柱也，方掌纶扉，征贿巨万，闻之衔恨刺骨。嗾人劾奏，虞山翁铁庵司寇，从而和之。赖圣祖皇帝英明，稔知郭无他故，得以保全。时长洲贡生何义门焯在京考选为司寇门生，遂登翁之门，攘骂不已，索还门生帖，否则改称，不认为师，义门由是知名。二十六年，郭公内升御史，于半年中参罢三宰相、两尚书、一阁学，直声振天下，称为铁面御史。旋以吴江张令亏空，举发旧案，株连落职，拟遣戍。幸蒙圣明洞鉴，以郭琇居官尚有风力，免其治罪。二十八年，擢两湖总督。

明哲保身

汤潜庵先生抚苏时，尝诣东林讲学。有邑绅某，曾委蛇闯逆而脱归者，于座讲明哲保身之义，缕缕不绝。潜庵厉声云："比干谏而死，亦是明哲保身。"邑绅面发赤，无地可入。然先生实不知其旧事也。

陆清献公

陆稼书先生宰嘉定，日坐堂上课子读书，夫人在后堂纺绩。民有事控县者，即出票交原告，唤被告，如抗出差。其听讼也，以理喻，以情恕，如家人父子调停家事，渐成无讼之风。有兄弟争讼不休，公谓之曰："弟兄不睦，伦常大变，予为斯民父母，皆予教训无方之过也。"遂自跪烈日中，讼者感泣，自此式好无尤。呜呼！若先生者，诚圣人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者也。公生辰，贫不能备寿筵，夫人笑之，公曰："汝且出堂视之，较寿筵何如？"但见堂上下，香烛如林，斯民敬之若神明焉。

相传稼书先生殁后，为嘉定县城隍，县民数百人直至平湖接公上任。时先生夫人尚在，谓县人曰："公在县时不肯费民一钱，今远道见迎，恐非公意耳。"

御舟即事诗

吴南村廷桢，博学多才，书法少师赵、董，馆于巡抚慕公天颜署中。南村故吴人，因冒陕西籍中式北闱，行查斥革。康熙三十八年三月，恭逢圣祖南巡，廷桢献诗。四月朔日，上自浙江回銮，伏谒平望河干。上召见，命作御舟即事，韵限三江一绝。吴援笔立就，云："金波溶漾照旌幢，共庆回銮自越邦。"正在构思，闻自鸣钟响，宋中丞荦奏曰："将到吴江矣。"吴遂得续句云："御幄裁诗行漏报，计程应已到吴江。"上得诗，甚喜，称赏。次日引见，命廷桢写擘窠大字讫，问廷桢曰："苏州民既庶矣，看来是庶而未富。"对曰："并非不富，只因皇上视民如伤之心太切了，觉得如此。"天颜甚豫，遂命礼部注册复还举人。其明年会试中进士，入翰林，官至宫谕。

重游虎丘诗

沧州陈公鹏年，康熙辛未进士，以大学士张鹏翮荐，出知江宁府。四十二年，圣祖南巡，总督阿山借供帐名，欲加赋税。公力争曰："官可罢，赋不可增。"阿衔之。公尝逐群娼，建亭其上，月朔宣读圣谕。阿乃劾公大不敬，以此落职，下之狱，绝其食。狱卒怜之，私哺以饼饵，为守者李丞侦知，杖卒四十，曰："与一勺水如之。"公自问命绝矣。适浙抚赵公申乔过之，叱狱官，得以生。圣祖赦其罪，命入武英殿修书。寻起知苏州府。《重游虎丘诗》云："雪艇松龛阅岁时，廿年踪迹鸟鱼知。春风再扫生公石，落照仍衔短簿祠。雨后万松全遝匝，云中双塔半迷离。夕佳亭上凭栏处，红叶空山绕梦思。尘鞅公余半晌闲，青鞋布韈也看山。离宫露出云霄上，法驾春留紫翠间。代谢已怜金气尽，再来偏笑石头顽。楝花风后游人歇，一任鸥盟数往还。"时总督噶礼以为诽谤，句句旁注而劾奏之，摘印下狱中。圣祖诏曰："诗人讽咏，各有寄托，岂可有意罗织，以入人命。"复其官。寻擢霸昌道，旋升江宁布政使。

烧　坯

康熙末年，总督噶礼由晋抚升任两江，办事勤敏，喜著声威。尝以南闱号舍逼窄，请旨增建，即今平江府各字号是也。而贪婪不法，无敢言者。辛卯岁，江南科场事发，噶袒护之，得银数十万两。又大纵估客粜米出洋，米价一时腾跃，以至军民交怨。时仪封张清恪公伯行为江苏巡抚，密饬查拿，果得总督令箭，并访获张元隆等交通海贼情状，以实参奏。圣祖震怒，正钦差张鹏翮出京审办科场，兼讯噶礼。而噶礼权势甚盛，遂以反诬，革张伯行职。事闻，圣祖曰："朕素所知张伯行为天下第一清官，著加恩免议。"旋调仓场侍郎，而罚噶礼修热河城工，以赎前愆。

五十一年九月，上知城工未完，懈于督办，遂将噶礼拿交刑部。适噶礼之母诣都察院讼礼忤逆，令家人进毒弑母等事。奉旨廷讯，果然，发部议以凌迟处死。上命先将噶礼眼珠打出，又割其两耳，籍没其家，妻子同谋，法皆斩首。其母恨礼甚，又诣刑部，请照陶和气例，凌迟后焚尸扬灰。有旨赐帛，而噶礼又贿嘱帛系未绝时，即行棺殓。监绞官候至夜分，忽闻棺中语云："人去矣，我可出也。"闻者大骇，劈其棺。噶礼遽起坐，因耳目俱无，不知所之。监绞官惧事泄，一斧劈倒，连棺焚化，始行覆命。圣祖笑曰："这奴才真烧坯也。"此案见康熙五十一年邸抄。

水　鉴

雍正初年，田公文镜抚豫十有二年，威不可犯，大

法小廉，查逐坐省，长随禁止，府州县官，毋许逗留省城。往来晏会，随到随见，见后即去，如有言未尽，只许留宿城外，次日禀见遄行，自此怨声载道。清则清矣，而郡中商民之生计绝矣。古语云："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徒。"是知为人上者，毋为民鉴，当以水鉴也。

为政不相师友

雍正间，朱文端公轼以醇儒巡抚浙江，按古制婚丧祭燕之仪以教士民，又禁灯棚、水嬉、妇女入寺烧香、游山、听戏诸事。是以小民肩背资生，如卖浆市饼之流，弛担闭门，默默不得意。迨文端去后，李敏达公卫莅杭，不禁妓女，不擒樗蒱，不废茶坊酒肆。曰："此盗线也，绝之则盗难踪迹矣。"公虽受知于文端，而为政不相师友，一切听从民便，歌舞太平，细民益颂祷焉。人谓文端是儒者学问，所谓"齐之以礼"。敏达是英雄作为，所谓"敏则有功"也。

独力捐办御道

乾隆十六年辛未，高宗第一次南巡，江南总督黄廷桂驭下严，催督急，州县奉行不善，因科派地方绅富各人承办，人心惶惶。苏州绅士畏廷桂势，唯诺不办。在籍翰林蒋恭棐负重望，暨其兄户部郎中蒋曰梅、弟刑部员外蒋楫、侄内阁中书蒋应焻力持不可，见廷桂侃侃议论，不稍贬损。适御史钱琦风闻其事，参劾廷桂一折，奉旨严行申饬。

时蒋氏官监司、郡守、州牧、邑令者三十余人，相约助捐。惟楫力拒之曰："吾承先人余业，衣食稍给，理宜报效朝廷于万一。弟侄辈居官在外，一郡有一郡之政，一邑有一邑之政，学校农桑，有关国计民生者，事事可取之家财，以利地方。果能罄家为国，百姓受福，吾荣多矣。"乃独力捐办御跸临幸大路，计费白金三十余万两，亲自督工，昼夜不倦。楫字济川，诸蒋中家最饶，性慷慨，仗义疏财。官刑部十年，明慎练达，囹圄有颂声焉。

失一知己

胡中藻之文见赏于鄂西林相国，目为昌黎再世。后相国薨，左迁为光禄寺卿，乃郁郁不乐，发言多犯，卒干大戮。失一知己，便尔丧身，可畏哉！

安顿穷人

治国之道，第一要务在安顿穷人。昔陈文恭公宏谋抚吴，禁妇女入寺烧香，三春游屐寥寥，舆夫、舟子、肩挑之辈，无以谋生，物议哗然，由是弛禁。胡公文伯为苏藩，禁开戏馆，怨声载道。金阊商贾云集，晏会无时，戏馆酒馆凡数十处，每日演剧养活小民不下数万人。此原非犯法事，禁之何益于治。昔苏子瞻治杭，以工代赈，今则以风俗之所甚便，而阻之不得行，其害有不可言者。由此推之，苏郡五方杂处，如寺院、戏馆、游船、青楼、蟋蟀、鹌鹑等局，皆穷人之大养济院。一旦令其改业，则必至流为游棍，为乞丐，为盗贼，害无底止，不如听之。潘榕皋农部《游虎丘冶坊浜诗》云："人言荡子销金窟，我道贫民觅食乡。"真仁者之言也。

田 价

前明中叶，田价甚昂，每亩值五十余两至百两，然亦视其田之肥瘠。崇祯末年，盗贼四起，年谷屡荒，咸以无田为幸，每亩只值一二两，或田之稍下，送人亦无有受诺者。至本朝顺治初，良田不过二三两。康熙年间，长至四五两不等。雍正间，仍复顺治初价值。至乾隆初年，田价渐长。然余五六岁时，亦不过七八两，上者十余两。今阅五十年，竟亦长至五十余两矣。

米 价

康熙四十六年，苏、松、常、镇四府大旱，是时米价每升七文，竟长至二十四文。次年大水，四十八年复大水，米价虽较前稍落，而每升亦不过十六七文。雍正、乾隆初，米价每升十余文。二十年虫荒，四府相同，长至三十五六文，饿死者无算。后连岁丰稔，价渐复旧，然每升亦只十四五文为常价也。至五十年大旱，则每升至五十六七文。自此以后，不论荒熟，总在廿七八至三十四五文之间为常价矣。

银 价

顾亭林《日知录》记明洪武八年造大明宝钞，每钞一贯折银一两，四贯易黄金一两。十八年后，金一两当银五两。永乐十一年，则当银七两五钱。万历中，犹止七八换。崇祯中，已至十换矣。国朝康熙初年，亦不过十余换。乾隆中年，则贵至二十余换。近来则总在十八九、二十换之间。至于银价，乾隆初年，每白银一两换大钱七百文，后渐增至七二、七四、七六至八十、八十四文。余少时每白银一两，亦不过换到大钱八九百文。嘉庆元年，银价顿贵，每两可换钱一千三四百文，后又渐减。近岁洋钱盛行，则银钱俱贱矣。

丛话二 阅古

周曶鼎

镇洋毕秋帆先生巡抚陕西时得此鼎，高汉尺二尺四寸，周四尺八寸，两耳，三足，中有铭文二十四行，共计四百又三字。铭分三节，第一节盖因王锡曶赤环赤金等，而用金作牛鼎以祀文考宄伯也。第二节则小子㪤讼于井叔，以金百爰赎五夫，曶受五夫而为誓词也。第三节匡众寇曶禾十秭，曶告东宫，因与匡季为誓词也。案《说文》曰部："曶，出气词也，象气出形。"籀文从口，今无此字，皆作忽。余谓象人言时口中出气易于散也。《春秋传》曰："其亡也忽焉。"《楚词》："忽而来兮。"《洛神赋》："飘忽若神。"汉《樊敏碑》："奄曶藏形。"皆言易散之义。古人命名，自有意见，不必定取吉祥语。如

《论语》之仲忽，《春秋》之郑太子忽，皆名忽也。先生既得此鼎，久置经训堂之东楼。余尝请于先生，盍送曲阜孔庙，供奉殿庭，垂之千古乎。卒未果，惜哉！

周邢叔钟

秋帆先生家又有邢叔钟一具，高汉尺五尺二寸，前后面俱十二乳，满身青绿，间有朱砂斑，真宝物也。铭文四行，剥蚀过半，惟有"刑叔毋曰：'觯叔文祖皇考，对扬乃德，得屯乍鲁永终于吉。毋不敢弗帅用文祖皇考"三十二字尚可辨，因名之曰邢叔钟。此器曾开贡单奏进，以斤两太重，难于抬运，入乾清门，而侍卫内监又不敢据以进宫，遂发还。先生殁后，家产入官，不知此钟犹在人间否也。

周太簇钟

金陵司马舍人亶有周钟一具，高一尺五寸，铭文中有鷟字不可识，遂将拓本质之歙县程瑶田先生，以周尺度之，曰："此太簇钟也。"瑶田深于小学，当必有据。

周散邑铜盘

散邑盘，旧藏扬州徐氏，今归洪氏，华秋岳尝绘图。其形如盘，盘中有文十九行，末一行蚀其半，共计三百五十七字。山阳吴山夫、绍兴俞楚江、嘉定钱辛楣、仪征江秋史、曲阜孔光生、苏州江郑堂皆有释文。阮云台先生为浙江巡抚时，收入《积古斋钟鼎款识》，尝命工仿造一个，可以乱真。

案商、周之器，西汉时已有出土者，得之以为祥瑞，因而改元、立祀、作歌。至张敞、郑众，皆能辨识，其来尚矣。魏、晋、六朝、隋、唐之间，无有明其学而为考订者。自宋刘原父刻《先秦古器记》，遂有欧阳永叔、叶少蕴、李公麟踵其后，而赵明诚、董彦远、黄伯思、薛尚功、王子弁、翟耆年亦有著录。自此好古之士，每得一器，必将诸集录证之。而本朝之《西清古鉴》，尤备千古未有之奇。近时阮云台宫保又刻《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洋洋大观，愈精愈博，不特可补经传之所未备，且可益许氏之所未及者，岂仅足资考订而助翰墨哉！余生平所见商、周之物，如鼎、钟、彝、卣、壶、爵、盘、觚、觯、敦、匜、鬲，以及戈、剑、弩机之属甚多，以有款识者为上品，无款识者次之，亦如看书画，作云烟过眼可也。

秦　权

余于嘉庆甲子在邗上见一秦权，上有文云："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元年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始皇帝为之，皆有刻辞焉。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刻此诏。故刻左，使毋疑。"共一百字，虽青绿遍体，并不剥蚀一字。心窃疑之，自后又见两枚，与甲子所见者无异，乃知皆仿造也。

汉　量

汉铜量一，重今曹平三斤十二两。其文云："律石衡兰奉(蚀二字)，容六斗，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共二十二字。向藏桐乡汪砚畦家，今不知所归。又见长白斌少仆家亦有铜量一具，容米四斗许，亦是汉物。《说文》毇字(许委切)注云："米一斛舂为八斗。"又云："米一斛舂为九斗。"据此则量有大小不同，非若今之定以五斗为一斛也。

汉陶陵鼎

是鼎为扬州阮云台宫保所藏，盖上有文云："重十一斤。"器上有文云："容一斗，重八斤一两。"又云："重十斤。"今除盖以库平法马秤之，重四斤十三两三钱二分。所云容一斗者，以今官斗较之，得一升八合。何古今权量之不同也。宋陈无择云："二十四铢为两，每两古文五铢钱四个，开元钱三个。"至赵宋广科，以开元钱十个为两，今之三两当汉、唐十两。故今之升斗、尺寸、斤两，皆后大于前也。宫保云："器与铭辞不相应者，恐当时共鼎正多，不知何时互错耳。"鼎今藏焦山方丈。嘉庆十九年冬，余从高邮回吴，适遇王南陔中丞，同游焦山，抚摩一过。

汉铜洗

汉铜洗，余所见者不下十数具，即古盘匜之属也。有阳嘉洗，有大吉羊洗，有富贵昌宜侯王洗，有章和、中平、永建洗，有宜子孙大富贵洗，大约皆本朝出土者居多。

建昭雁足镫

青浦王兰泉司寇家有雁足镫，其镫檠似雁一足立起，上燃以镫，烛油并用，制作甚精。上有"建昭三年，考工辅为内者造铜雁足，重三斤八两"云云五十九字。阮云台宫保考为大将军王凤之物。凤于永光二年嗣封阳平侯，阳朔元年成帝所赐也。嘉庆廿五年春，余尝仿造四具，赠斌笠耕观察，观察自为制铭，每当夜宴，四镫烂然，颇令人发怀古之幽情也。

汉长安铜尺

铜尺一，今藏嘉定瞿木夫通守家，铜质坚贞，青绿可爱。上有文云："长安铜尺卅枚，第廿，元延二年八月十八日造。"计十有八字，篆法精密，的是汉人，与曲阜孔氏所藏虑俿铜尺相等，惟此尺作阳文。叠起，较之，虑俿尺短六分。按虑俿尺造于后汉章帝建初六年，距前汉成帝元延二年不过九十二年，已长短之不同如此。《汉书·地理志》：长安县，高帝五年置，属京兆尹，为领县第一。今文云"长安铜尺卅枚"，当是在长安铸者三十枚，此为第二十，未必铸三十枚以颁郡县也。

《晋书·律历志》载汉章帝时，零陵文学史奚景于泠道舜祠下得玉律，度以为尺，相传谓之汉官尺，未闻有

铸铜为尺者。今虑傂尺既流传人间，或又疑此尺为刘歆所造。然案宋秦熺《钟鼎款识拓本》中有晋尺，上有文云："周尺，《汉志》刘歆铜尺，后汉建武铜尺，晋前尺并同。"十九字。今将此尺与晋尺较之，又短八分，则知非歆造矣。案今之裁尺大于工部营造尺，犹之宋三司布帛尺大于晋尺，晋尺大于汉建初尺，建初尺大于元延尺，元延尺大于周尺是也。时代既殊，尺有赢羡，难以定论云。

古泉

古者金、货、布、币、刀俱谓之泉，其名始见于《史记·平准书》及《食货志》。梁顾烜有《泉谱》，宋陶岳有《货泉录》，杜镐有《铸泉故事》，罗泌《路史》有《泉币考》，金光袭有《泉宝录》，李孝美、董逌俱有《泉谱》，洪遵、徐象梅俱有《泉志》。近方氏嵩年有《钱谱》十卷，朱氏近漪又有《古金待问录》，华氏师道有《钱币考》，翁氏宜泉有《古钱考异》，所载货布币刀大备。

案《管子》言："燧人氏以来，未尝不以轻重为天下也。"盖谓制货以权轻重，此即用币之始，而其制则未闻。或谓太昊氏以前已有钱矣，高阳氏谓之金，有熊氏谓之货，陶唐氏谓之泉，夏、商谓之币，亦谓之布，齐人谓之刀。曰泉、曰布者，取流通之义也。故太公作九府圜法，周景王铸宝货，秦铸半两，汉兴亦有半两，又三铢、四铢、五铢、八铢。而王莽又铸货泉小泉直一、么泉一十、幼泉二十、壮泉四十、大泉五十，及货布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大布黄千之类。又东汉正品亦有五铢，蜀汉正品有直百、直百五铢，又有曰大泉五百、大泉当千者，皆古泉也。

晋初用魏五铢，吴兴沈充又铸小钱，径三分，名沈郎钱。又有赵石勒铸丰货，成李寿铸汉兴之类。宋有四铢、五铢、二铢、孝建、孝建四铢、景和、永光之类，年号人钱文自此始。齐、梁有五铢、五朱、大通五铢、大富五铢、大吉五铢，拓跋魏有太和五铢、永安五铢之类，陈有大货六铢，宇文周有五行大布、永通万国布泉，隋亦有五铢钱。至唐初始有开元通宝、乾封钱宝、乾元重宝、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咸通元宝之类，而开元通宝最为繁多。其幕有字，乃武宗时所铸，如京、洛、兖、福、兴、平、吕、润、襄、益、鄂、丹、梓、洪、梁、越、潭、宣、广、荆、桂、蓝之字，犹如本朝顺治通宝幕文有同、福、临、东、江、宣、原、西、蓟、昌、南、河、荆、云、浙、阳、巩、陕、延、襄是也。即如五代十国所载铸钱之事，如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南唐、前蜀、后蜀、南汉、楚、闽、吴诸国流传之钱，亦日渐日少矣。

嘉庆三年，海州嵇家沟乡民浚池得巨瓮二，发之，中实大泉五十、大布黄千皆满，土花剥蚀，苍翠可爱。

嘉庆戊寅春，绍兴西郭门外西彝山下，土人掘得一墓，皆大砖砌成，状如燧道，其中空洞无物，外有砂缸二具，不甚古，中贮五铢钱数万枚，并无青绿。郡人陈圭堂亲见之，携以示余。余谓汉、蜀、两晋时无窑器，唐、宋无五铢钱，皆事之不可解者。

吴江翁海村言：迪化州有屯兵垦地，得坎窖，深不逾丈，下见墙屋，积米盈仓，青蚨一堆，大径寸，文曰"永安一千"，皆是铁铸。此又前人之所未及者也。

乾隆己酉岁，荆州筑堤取土，得古钱无数。余时在武昌节署，偶渡江至汉口，见肆中有古钱三千枚，皆购得之。其钱文曰："宋通元宝"、"太平通宝"、"淳化元宝"、"至道元宝"、"咸平元宝"、"景德元宝"、"祥符元宝"、"天禧通宝"、"天圣元宝"、"明道元宝"、"景祐元宝"、"皇宋通宝"、"康定元宝"、"庆历重宝"、"皇祐元宝"、"至和元宝"、"嘉祐通宝"、"治平元宝"、"熙宁重宝"、"元丰通宝"、"元祐通宝"、"绍圣元宝"、"元符通宝"、"圣宋元宝"、"崇宁通宝"、"崇宁重宝"、"大观通宝"、"政和通宝"、"重和通宝"、"宣和通宝"、"宣和元宝"、"靖康元宝"、"建炎通宝"、"绍兴通宝"、"隆兴元宝"、"乾道元宝"、"淳熙元宝"、"绍熙元宝"、"庆元通宝"、"嘉泰元宝"、"开禧通宝"、"嘉定元宝"、"嘉定之宝"、"大宋元宝"、"绍定通宝"、"端平元宝"、"嘉熙重宝"、"淳祐元宝"、"皇宋元宝"、"开庆通宝"、"景定元宝"、"咸淳元宝"、"德祐元宝"，皆有宋一代之钱。余为分次甲乙，计五十三种。幕中友洪稚存、徐朗斋、方子云、孙香泉辈见之，半被分去。

案高宗南渡建都，改杭州曰临安府，铸铜牌行用，其文曰"临安府行用"五字，其阴面曰"准叁伯文省"，亦有"准伍伯文省"者。是当时国贫，补救变通之法。其牌最少。

嘉庆十八年三月，高邮州城北挡军楼后，为加筑河工堤岸，民夫掘土得铁钱数万枚，并古镜刀剑之属，又有铜盘磁碗甚多。其钱文曰"祥符"、"天圣"、"熙宁"、"元丰"、"元祐"、"绍圣"、"崇宁"、"政和"、"宣和"、"乾道"（背有同元等字）、"淳熙"（同十五，春十四，春十六）、"绍熙"（春元，春三，春四，春五，同二，同五）、"庆元"（春二，汉四，汉三，同六）、"嘉泰"（春元，同三）、"开禧"（春元，春二，汉二，汉三）、"嘉定"（春四，春十一，春十三，汉元，汉二，汉十三，汉十四）、"绍定"（春三，春五）、"淳祐"、"景定"、"皇宋"、"大宋"，计二十余种，余皆见之，其中亦有铜者。

按《宋史·食货志》两宋钱币，本有铜铁二等，而折二、折三、当五、折十，则随时立制。太祖初铸钱，俱用铜，凡诸州轻小恶钱及铁错钱，悉禁之。蜀平后，仍用铁钱，其所谓小平钱、夹锡钱最后出，然亦不能通行郡县。大观二年，蔡京复相江南，东西福建、两浙始许铸使铁钱。至绍兴末年，淮、楚屯兵，月费五十万，南北贸易，缗钱之入境者，不知其几，于是沿边皆用铁钱。乾道初，诏两淮、京西亦用铁钱。司农许子中以舒、蕲、黄皆产铁，请各置监鼓铸，舒州有同安监，蕲州有新春监，广州有齐安监，江西有广宁监，兴国有富民监、大冶监，临江有丰余监，抚州有裕国监，湖北有汉阳监，是以大小铁钱，通行于两淮。今诸钱之背有文曰："同"、曰"春"、曰"汉"者，即同安、新春、汉阳诸监之所铸也。

钱 范

翁宜泉太守有《钱母说》，即朱竹垞所谓泉范，以铜为之，所以鼓铸也。今官局鼓铸，皆用翻砂，所云板板六十四者。余尝亲至钱局看鼓铸，有一板成二三十，有一板成四五十不等，未必定是六十四也。今钱范亦不等，有五铢泉一板成八枚者，有大泉五十一板成六枚者，亦有四枚两枚者。范必两块合成，中有二小笋，作牝牡形，所以符合，取不移动也。惟古来博古家总未及此。余所见有四五种，近亦渐少矣。

秦汉铜印

集秦、汉印者，莫备于顾从义之《集古印谱》，虽宋《宣和印谱》、赵子昂《印史》、王俅《啸堂集古录》，皆所不及也。余少时最嗜汉印，所见官印私印不下千万枚，皆能鉴别。尤留心于官印，以为汉人缪篆纷纭，参杂隶法，不足以引证《说文》。而职官之因革废置，古今不同，实可以表里史传也。尝欲专摹秦、汉、魏、晋、六朝职官及蛮夷诸印为一集，有志而未逮云。

秦汉瓦当

瓦当者，宋李好文《长安图志》谓之瓦头，盖屋瓦皆仰，当两仰瓦之际，为半规之瓦以覆之，俗谓筒瓦是也。云当者，以瓦文中有兰池宫当、宗正官当、宜富贵当、八风寿存当，是秦、汉时本名。《说文解字》云："当，田相值也。"《韩非子·外储说》："玉卮无当。"《史记·司马相如传》："华榱璧当。"司马彪曰："以璧为瓦之当也。"《西都赋》："裁金璧以饰当。"注家谓当即底也，故谓之瓦当。

按瓦当之文，欧、赵、洪氏俱不载，盖当时人犹未之见。逮元祐六年，宝鸡县民权氏浚池，得古瓦，文曰："羽阳千岁"，其事载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又黄伯思《东观余论》亦载有"益延寿"三字瓦。自是而后，阒无闻焉。国朝康熙间，侯官林佶人得有长生未央瓦。一时名士俱有诗，见于王阮亭、朱竹垞集中。乾隆初年，浙人有朱枫者，以其子官关中，又得瓦当之有文者三十余种，因作《秦汉瓦图记》。至四十八九年间，镇洋毕秋帆先生为陕西巡抚，尝著《关中金石记》，采瓦当文字十余种入记中。幕府诸客，如张舍人埙、宋孝廉葆醇、赵文学魏、钱别驾坫、俞太学肇修所获瓦当最多。后青浦王兰泉先生为陕西廉访，亦获廿余种。而海内通博之士依两公以游者，岁不乏人，亦往往获瓦以去。时阳曲申大令兆定正候补长安，亦深好古篆籀之文，见诸君所得有异文奇字者，皆为双钩，用旧砖摹仿，较之原本毫发无遗，故特备于诸君。而歙县程彝斋敦为作《秦汉瓦当文字》一卷。逮毕、王二公相继迁擢，诸君亦皆星散，近亦不可多得。盖物之显晦有时，诚有莫知其然而然者。今就程彝斋、申大令两家所拓本录之，较毕公之《关中金石记》、王公之《金石萃编》为尤备焉。

〔十二字瓦〕 文曰："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十二字。此宋芝山、赵晋斋得于长安市中者，诸君断为秦瓦。

〔兰池宫当〕 此瓦晋斋得之咸阳。考《汉书·地理志》，渭城有兰池宫。又《史记·始皇本纪》："始皇微行咸阳，与武士夜出，逢盗兰池。"《正义》引《括地志》："兰池陂，即古之兰池，在咸阳县界。"据此则始皇因池以为宫，又即以名宫也。

〔卫〕 此瓦晋斋、献之皆有之，俱得自汉城。《长安志》云："又有作楚字者。秦作六国宫室，用其国号以别之也。"彝斋谓《汉百官表》有卫尉，掌宫门卫屯兵。当为卫尉寺并宫内周垣下区庐瓦也。

〔长乐未央〕 张、宋、赵、钱诸君俱有之，皆得自汉城。《汉书·高帝纪》：五年后九月，关中治长乐宫。《史记·高祖本纪》：七年，长乐宫成。八年，萧丞相作未央宫。九年，未央宫成。据此则长乐、未央本两宫，此瓦文合而一之，亦取吉祥语意配合成文耳，未必某宫即用某字瓦也。

〔长生未央〕 此瓦最多，诸君俱有之，皆出于汉城。盖亦未央宫瓦，亦取"长生"二字配合成文也。

〔长生无极〕 此瓦亦出汉城，当是未央、长乐宫瓦也。

〔与天无极〕 此瓦当与"长生无极"同意，颂祷之辞也。

〔亿年无疆〕 此俞太学得于长安市上，不知所施。或谓王莽妻陵瓦，非也。考秦、汉宫殿以年寿命名者甚多，率取颂祷之辞耳。

〔延年益寿〕 此瓦赵、钱、俞、申诸君俱有之，亦得于长安市上。当是甘泉宫益寿观瓦。

〔延寿万岁〕 此瓦俞太学所得，当亦万岁殿或延寿观瓦也。

〔千秋万岁〕 此瓦亦诸君所有，出于汉城者。《长安志》引《三辅黄图》，谓未央宫有万岁殿。此即其殿瓦欤？

〔长毋相忘〕 此张舍人所得，亦出自汉城，不知何宫所施。案《长安志》引汉宫殿名有相思殿者，不知所在。此疑为后宫所用也。

〔永受嘉福〕 此瓦四字俱是虫篆，盖汉人有此篆法也。俞太学得于长安肆中，引《董贤传》为"椒风嘉祥"，或又引《扬雄传》为"迎风嘉祥"。细审之，实是"永受嘉福"四字耳。

〔永奉无疆〕 此瓦钱、俞、申三君俱有之，皆得于汉城。钱别驾定为汉太庙上所施。

〔便〕 此瓦惟一"便"字，作阴文。申大令得于长安市，引《汉书·武帝纪》六年四月，高园便殿火。小颜曰："凡言便殿、便室、便坐者，皆非正大之处，所以就便安也。"据此则为便殿所施。

〔飞廉〕 此瓦作飞廉形，俞太学得于汉城。考《史记·孝武本纪》："公孙卿曰：'仙人好楼居。'于是上令长安作飞廉观。"当是飞廉观瓦也。

〔朱鸟〕 此瓦作朱鸟形，钱别驾得于汉城。案张

平子《西京赋》李善注引汉宫阙名有朱鸟殿。又《长安志》未央宫有朱雀殿，一名朱鸟殿，此其所施也。

〔玄武〕 此瓦作玄武形，上蟠一蛇，赵文学得于汉城，引《史记·高祖本纪》：八年，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注云："东有苍龙阙，北有玄武阙。"即玄武阙瓦也。

〔凤〕 此瓦作凤形，俞太学从汉城仙女楼下得之。考《汉书·武帝纪》及《郊祀志》，建章宫有凤阙，此其瓦也。

〔万物咸成〕 此瓦申大令得于长安市肆。考《三辅黄图》云："后宫在西，秋之象也。秋主信，故以长秋、长信为名。"今云"万物咸成"者，当是长秋殿瓦。

〔上林〕 此瓦钱、申、俞三君皆有之。案《史记·始皇本纪》、《汉书·扬雄传》及《东方朔传》俱有上林苑，此上林门署卫垣之瓦也。

〔鹿甲天下〕 此瓦上有二鹿形，下"甲天下"三字左行书，乃俞太学于淳化友人处索得者，不知其所由来，或谓天鹿阁瓦，非也。案《长安志》引《关中记》，上林苑中有二十二观，有众鹿观，"甲天下"者，言其多也，岂即众鹿观瓦耶？

〔三鸟〕 此瓦有三鸟形，俞太学得于长安道上。《长安志》二十二观中有三雀观，此其观瓦也。

〔黄山〕 此瓦惟"黄山"二字，俞太学得自兴平。《汉书地理志》槐里有黄山宫，孝惠二年起。《长安志》云："汉黄山宫在兴平县西南十里。"其为黄山宫瓦无疑。

〔宗正官当〕 此瓦申大令得于汉城。案《汉书高帝纪》，七年二月，置宗正官，以序九族。《百官表》云："宗正，秦官，掌亲属。"《史记·文帝纪》注《正义》曰："汉置九卿，七曰宗正。"此瓦当是宗正官瓦也。

〔都司空瓦〕 此瓦赵文学得于汉城。案《汉书·百官表》，宗正属官有都司空。如淳曰："律，司空主水及罪人。"

〔右空〕 此赵文学得之长安市中。案《汉书·百官表》，少府，秦官，掌山海地泽之税，以给供养。属官有左右司空。据此当是右司空瓦。

〔上林农官〕 此瓦钱别驾得于长安市中。据《史记·平准书》，水衡、少府、大农、太仆各置农官。则上林之有农官，当自此始。此即农官治事处之瓦也。

〔宜富贵当〕 此瓦亦取吉祥语意。中有二小字，或说"金"旁作"刃"，为"刘"字，非也。余尝见古镜上有小印曰"千金"，细审之，实是"千金"二字。

〔高安万世〕 此钱别驾得自汉城。别驾据《汉书·佞幸传》，董贤封高安侯，上为起大第北阙下，重殿洞门，穷极技巧。此即其殿瓦耶？

〔大〕 此瓦俞太学得之汉城，不知所施。

〔有万憙〕 钱别驾于汉城得一残瓦，惟"万憙"二字。后申大令在长安市亦获瓦半片，惟一"有"字，合而观之，上下文藻相合，实"有万憙"三字耳。汉碑"憙"、"喜"二字通用。

〔八风寿存当〕 此瓦程彝斋得之汉城长乐钟室旧址南百步埃尘之间。因考《汉书·郊祀志》，王莽二年，兴神仙事。以方士苏乐言，起八风台于宫中。台成万金，作乐其上。此当是八风台瓦也。

〔𢇁〕 此瓦嘉定钱既勤所得，上下左右作四神形，甚奇古。阮云台先生定为"丰"字瓦。

〔仁义自成〕 此瓦程彝斋所得，不知所施。

〔虎〕 此瓦作虎形，虎口前有一"申"字，不知何义。或曰此真白虎观瓦也。

右秦、汉瓦当三十六种，其中有重文者、异文者、残阙者，共记所见一百二十余块，较诸家著录为多。

古砖

按古砖题字，亦不载于欧、赵著录，惟洪氏《隶续》有永平及汝伯宁诸砖，自后无有见者。近来好古之士，渐次搜罗，日出日多。老友海盐张芑堂征君作《金石契》，山阴陈雪樵骑尉有《古砖题字考》，又吴兴陈抱之太学作《金石图》，俱载有汉、魏、两晋、六朝诸砖，又借拓他人所得者，计三十种，传之艺林，亦可备嗜古之一助云。

〔汉万岁砖〕 此砖乾隆辛卯吴兴莘芹圃得之，桐城胡雒君又于长兴得一砖，亦有"万岁"二字。《隶续》载汝伯宁砖曰"万岁舍"，曹叔文砖曰"千万岁署舍"，邯君篆砖曰"万秋宅"。观此则知汉人尚吉语，如瓦当文曰"千秋万岁"、"万年无疆"之类，必是汉砖无疑也。

〔汉五凤砖〕 此砖扬州阮云台先生案头见之，文曰"五凤三年"四字，海盐张芑堂所贻也。

〔汉竟宁砖〕 文曰"竟宁元年岁"五字，下缺，上端作大兽面，形模古异，吴兴陈抱之太学所得。按《元帝纪》第四改元曰竟宁，"岁"字下当是"在戊子"三字无疑。

〔汉建平砖〕 文仅"建平"二字，下缺。按哀帝纪元曰建平，砖右侧有一"宜"字，上有"廷尉书"三字。《文献通考》云："廷尉，秦官，汉因之。景帝中元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复为廷尉。哀帝元寿元年，复改为大理。"知建平时犹未改也。

〔汉永建砖〕 文仅"永建"二字，下缺。按《后汉·顺帝纪》，顺帝在位十九年，纪元五，初纪曰永建，凡六年。

〔汉本初砖〕 文曰"本初元年，岁在丙戌，下端日造作助"十四字。按后汉质帝纪元本初只一年。此亦抱之所得。

〔汉中平砖〕 文曰"中平五年七月"，下缺，计六字，其左侧有"万岁富贵"四字。按《后汉·灵帝纪》，帝在位廿二年，纪元四，末改元曰中平，凡六年。

〔汉亭长砖〕 扬州罗两峰有一砖，画像车骑，外貌一人，方面丰颐，鬑鬑有须，两手执旗干而立。上有八分书"亭长"二字，宛如汉石室画像。按《汉官仪》，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以为卫士，一岁为材官，五十六乃得免为民，就田合选为亭长。亦汉砖也。

〔吴宝鼎砖〕 康熙四年，吴之村民于小雁岭掘地得之，文曰："大吴宝鼎二年，岁在丁亥作。"计十一字，书法在篆隶之间。一面有螭文，笔势劲挺。朱竹垞《曝书亭集》亦载此砖，以为宫殿上所用，引孙皓起昭明宫为证。然魏、晋以前，砖上大率皆有文，不独此砖也。

〔吴潘冢砖〕 文曰"嘉兴象西潘儒南父母坟茔砖"十二字，又两头有曰"潘冢"、曰"潘墓"，皆篆书，共十六字。浙江嘉兴、海盐诸处委巷颓垣中，往往有之，其书法非隶非篆，绝似《国山碑》。张芑堂《金石契》定为孙吴时砖，引赤乌五年避太子和嫌名，改嘉禾为嘉兴，亦一证。

〔晋太康砖〕 太康砖，余所见者甚多，其文亦不一。乾隆五十年，吴中大旱，居民于太湖中掘井得数百块，皆太康砖也。其文曰"太康七年七月十七日吴贺申作"十三字。又吴兴陈抱之亦得有"太康八年，临安□弼制万年"十一字砖，砖右侧有"万岁不败"四字。又一块曰"太康□年五月十三日"九字。此吴门陆默斋舍人所藏也。

〔晋蜀师砖〕 蜀师砖，嘉兴之海盐，扬州之平山堂，皆掘有蜀师砖。或以为蜀都城砖，非也。然"蜀师"二字，义终未详。嘉庆六年冬，浙中陈南叔得一砖，文曰"太康三年七月廿日蜀师所作"，计十二字，则知蜀师为陶人也。

〔晋永平砖〕 嘉庆丁巳岁，南康谢蕴山先生为浙江布政使，辟东园屋，得永平砖八块，先生大喜，定为晋惠帝时物。遂名之曰八砖书舫，赋诗纪之，一时和者，至数十家。或以为明永平厂所造，非晋砖也。先生怒曰："尔辈嗜古家，每以穿凿附会为长，区区瓦砾，何足深究耶！"

〔晋元康砖〕 文曰"元康八年八月廿六日宣作"十一字。按《晋书》惠帝第三改元，岁在戊午。

〔晋永宁砖〕 文曰"永宁元年六月十九日淳"，下缺，计十字。近嘉兴张叔未解元得有一砖，文与前同，下曰"淳于氏作，奉在立"，共十有六字，载芑堂《金石契》。又一砖文曰"永宁元年，岁在辛酉，蔡作"，上下两端作蕉叶文，亦惠帝改元也。

〔晋永兴砖〕 文曰"永兴二年八月"，下缺，计六字，亦惠帝改元，当在乙丑岁也。山阴陈雪樵所得。

〔晋永嘉砖〕 文曰"永嘉二年，岁在"，下缺，计六字。按《晋书》，永嘉，怀帝纪元。此云二年，当是戊辰岁也。此亦抱之所藏。

〔晋建兴砖〕 文曰"传世富贵"，左侧有"建兴三"三字，当是建兴三年也。按《晋书》，愍帝改元曰建兴。考三年是乙亥，即蜀汉建元元年也。

〔蜀汉建元砖〕 文曰"建元二年七月八日故民王有张申明仲和马"十八字。按建元是蜀汉年号也。亦雪樵所得。又东晋康帝、秦苻坚亦曰建元。

〔东晋泰元砖〕 晋泰元砖有数种，其一曰"泰元元年八"五字，一曰"晋泰元九年十月"，又一曰"晋太元十六年"，又一曰"卜氏墩，太元廿一年"，皆陈抱之所藏，阮云台尚书有跋语。又嘉庆四年，山阴兰渚山土人掘地得一穴，大逾瓮，有好事者缒入，昏黑不可辨，地宽广约一间屋许。以火照之辄灭，以手扪壁得古砖五，每块长一尺六寸，厚二寸，博一尺许，上有"晋太元廿二年建墓"，凡八字，作阳文凸起，四砖皆同。其一砖尺寸相仿，文已磨灭，惟存"君讳坚，字君实，会稽山阴人也。长子玩，次子玫"，凡廿二字，则阴文。五砖皆楷书，今藏吴比部兰馥家。

〔晋咸康砖〕 此砖拓本在吴门陆谨庭孝廉家见之，文曰"咸康四年"。按咸康是东晋成帝年号也。

〔晋永和砖〕 余见者有两砖，一曰"永和四年"，陆谨庭所藏车氏拓本也。一曰"永和九年七月十"，下缺，张芑堂曾刻入《金石契》者也。梁山舟侍讲尝题一诗云："顽物千年遂不磨，不知荡潏几沧波。昭陵玉匣今安在，断甓犹传晋永和。"

〔宋元嘉砖〕 文曰"宋元嘉六年太岁己巳"，俱反文。按宋文帝元嘉元年是甲子六年，乃己巳也。此亦陈抱之所藏。

〔宋泰始砖〕 此宋明帝年号也。文曰"泰始二年四月"，六字，下缺。陈雪樵得于山阴。

〔梁天监砖〕 文曰"天监八年五月"六字。杭州万氏营葬于西溪，掘土得之。砖藏丁龙泓先生家，载《金石契》。

〔梁台城砖〕 本朝康熙中江宁民人于台城旧址掘得，一砖计有文四行，曰"南康府提调官"，下缺；"都昌县提调官"，下缺；"总甲曹才"，下缺；"窑匠邓"，下缺，共十九字。车氏拓本也。

〔隋大业砖〕 乾隆五十八年绍兴府城蕺山下居民商姓于住屋清晖轩下掘土得之，砖旁有"隋大业九年太岁癸酉袁"，凡十字，砖顶上又有"迟柠"二字，疑陶人名也。

〔唐大和砖〕 文曰"大和六年"四字。按唐文宗有大和年号，后人误作太和耳。

〔唐大中砖〕 文曰"大中四年"四字。按唐宣宗年号也。此二砖俱陈抱之所藏。余曩在吴门又见有"柳砖"二字，笔法颜鲁公，想亦唐时砖也。

右汉、魏、晋、唐砖，合重文、异文及残缺者计四十余块。又有无年月可考者，如功曹史砖、左将砖、柳砖、崔氏造砖、李氏砖、王宥砖、东迁砖、潘氏砖、孙氏砖、大泉五十砖、五铢砖、可久长砖、长乐砖、寿考砖、安富贵砖、大吉祥砖之类，不能尽记，皆汉、唐物也。

铜　鼓

铜鼓形如坐墩，中空无底，扣之有声，面圆而多花纹，其上隐起，有四耳，作蛙黾之状，无铸造年月字样。有径二尺余者，有径尺许者，亦大小不等。余生平所见，不下三四十枚。惟晋陵赵瓯北先生家所藏一枚为最大。今云南、四川、广东西俱有之。国初赵秋谷有《铜鼓歌》，朱竹垞有《铜鼓考》，谓皆出自诸葛孔明所铸，其实非也。《后汉书·马援传》：于交址得骆越铜鼓，

援取其鼓以铸铜马。是在孔明之前。《晋书·食货志》：广州夷人宝贵铜鼓。又《载记》云："赫连勃勃铸铜为大鼓，以黄金饰之。"又在孔明之后。惟《岭表录异》云："蛮夷之乐有铜鼓焉。"《新唐书》云："蛮人宴聚则击铜鼓。"则铜鼓者，实苗蛮之所造，非孔明也。

铜带钩

古铜带钩，余见者有二十余种，形如螳螂，要皆是汉魏之物。其下有文，皆吉语，如位至公侯、长宜君官、大吉祥、富贵昌之类，考者谓革带所施。《隋书·礼仪志》：革带，案礼博二寸，今博三寸半，加金缕鞢、螳螂钩，以相拘是也。金缕者，即今之嵌金银丝也。

玉昭文带

昭文带，本名璏。《说文》："璏，剑鼻玉也，所以鼻剑者也。"今人谓之昭文带。古玉者固多，后人仿造者亦复不少。余见有汉玉者十余条，其色有红者、白者、黑者、白质黑章者、白质红章者，恐皆是古人殉葬之物。

古镜

余三十年来所见古镜极多，而各有不同。一曰："黄帝治镜于西方，青龙白虎辟不羊，朱鸟玄武调阴阳，子孙备具居中央，为保长生富贵昌。"一曰："炼治同锡清而明，以之为镜宜文章。光照天下达四方，长保二亲世世昌。"一曰："十言之纪从竟始，调炼同华去恶滓。刻竟均好置孙子，长保二亲乐毋已。寿同金石大王母，富如江海东西市。"一云："青盖作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兮。"又云："人鉴以形，我鉴以心。暗室屋漏，上帝汝临。"又云："得月之光，长毋相忘。"按洪氏《隶续》所载镜铭，与此亦大同小异。余谓诸镜恐是唐、宋人翻沙，未必尽汉镜也。

唐镜

嘉庆己卯三月，钱塘赵晋斋来吴门，携有一铁镜，径六寸许，背有嵌金飞龙两条，中有字曰"武德壬午年造，辟邪华镔铁镜"十二字。其铭文云："三(乾卦)，镔铁作镜辟大旱，清泉虔祈甘霖感。魅孽当前惊破胆，服之疫疠莫能犯。双龙嚄略垂长领，回禄睢盱威早敛。"共四十四字，金色煌然，真奇物也。

铁券

唐昭宗乾宁四年，赐先武肃王铁券，当为吾家至宝。泳拜观者凡两次，第一次乾隆五十六年，在绍兴府与修郡志，李晓园太守专札台府克公借观。第二次则道光三年三月，泳省先世坟庙，至浙，亲往台州观之。券藏东门外五十里白石山下一小村庄，皆钱姓，地名里外钱。其守券者曰钱永兴，兄弟三人，皆务农，轮流值管。有小楼三间，专为藏券而造，并有五王遗像及忠懿王草书真迹，并宋、元、明人题跋极多。惜乡城远隔，未得装池为可惜耳。

谨案铁券之制，其形如瓦，高今裁尺九寸，阔一尺四寸六分，厚一分五厘，重一百三十二两。盖熔铁而成，镂金其上者。文二十四行，行十四字，惟"忠以卫社稷"一行，"社稷"二字平抬，连后官衔一行"中书侍郎"云云，合三百四十二字。然剥蚀者已十之三四矣。铁色如墨，并无锈滥，而金书烂然，光彩射目，尚如新制。

按自忠懿王纳土后，至太宗之淳化元年，杭州守臣以前券及竹册、玉册各三副，诏诰百余函进呈，诏赐忠懿王嗣子惟浚藏之汴京赐第。仁宗登极，霸州防御使晦侍左右，帝问券，欲见之。晦遂进呈，帝览讫，赐还，券藏于昭化坊赐第。神宗元丰四年，特令钱氏孙朝奉大夫藻进呈，仍降付本家，永传后裔。至驸马都尉景臻尚主，宗器属焉，券遂安于都尉之第。靖康元年，金人入寇，诏公主子荣国公忱奉母出居江南，以券行，因避地湘、湖间。绍兴元年，迁台，高宗遂即台城崇和门内赐公主第，由是券世藏于台之美德坊。德祐二年丙子，元兵南下破台时，有家人窃负以逃，莫知所在。迨至顺二年辛未，渔者偶网得之，乃在黄岩州南地名泽库深水内。一村学究与渔邻，颇闻赐券之说，售以铁价，然二人皆不悟其字乃金也。有报于宗子叔琛之兄世珪，用十斛谷易得之。失水五十六年，青毡复还，诚为异事。

明太祖洪武二年秋八月，燕都西北州郡次第皆平，郊祀天地，大告武成。又念开国大臣劳烈，将锡之以铁券，前一月下礼官议立制度。翰林学士危素奏言："唐和陵时尝赐钱武肃王，其十五世孙尚德，字允一，号存斋，天台人，元末官青田教谕，实宝藏之。"遣使者访焉。尚德即世珪子也，奉诏楱券及五王遗像以进。上御外朝，与丞相定国公李善长、礼部尚书牛亮、主事王肃观之，镂木为式。敕省臣宴于仪曹，恩意有加。陛辞日，命还券、像，刘基、宋濂、王袆等咸赠以诗。尚德并其祖王手迹，各装潢为卷，历代名贤俱有题跋。

二十一年正月，十六世孙克邦以大臣荐赴阙，吏部引见。上以钱氏纳土，至今子孙尚存，寻授克邦建昌知府。二十三年，都察院引见奉天殿，谕："孺子前当五代时，天下大乱，各据偏方。尔祖能保两浙之民不识兵革，到宋朝来，知太祖、太宗是真主，便将土地归附。尔之祖先，忠孝好处，可延赏也。券、像复与尔归守。"永乐五年正月，礼部奉旨差行人曹闰驰驿至台，十七世孙广西参政汝性同行人奉券进呈，览毕，以礼敦遣，藏于宗子凤墀家，世守不坠。

至本朝乾隆二十七年，高宗皇帝南巡，三月初五日，予告刑部尚书裔孙钱陈群，率台之族孙武进士钱选等进呈乙览，当奉到御制七古诗一首。臣陈群进表称谢，一时随驾诸大臣及守土大吏、在籍搢绅，如庄有恭、范清供、齐召南、沈德潜、蒋士铨、沈初、费淳等，皆有恭和御制诗原韵，为一时之盛。案是券凡七登天子之庭，非若世之商彝、周鼎，徒以世远得名者所可比并也。

金涂塔

先忠懿王造金涂塔事，不载于《吴越备史》。故自

宋、元、明以来，人无有知之者。虽《嘉泰会稽志》、周文璞《方泉集》、《台州府志》、《舆地纪胜》及程孟阳《破山寺志》俱载有吴越金涂塔，而未见其物，故亦未详其制。至本朝朱竹坨《曝书亭集》，竟视为塔之瓦，误矣。乾隆壬子三月，余游芜湖，忽见于吾友陈雪樵案上，塔高今工部尺四寸三分，中有一顶已缺，塔四版合成，上有四角，镂金刚八位，下层每面有佛三位，其中一层，即沙门德清所谓释迦往因本行示相也。腹内有"吴越国王钱弘俶敬造八万四千宝塔，乙卯岁记"十九字，下又有一"保"字，想是造塔时所编记目耳。余始为之作考，曾经供奉案头者累月，一时士大夫赋诗，传为佳话。后闻是塔为朱文正公所得，陛见时作面贡矣。嘉庆己卯岁，常熟刘君在市中亦得二枚，云自石门县田野中掘土出之，与前所见者无异。孙子潇庶常为作七古一首甚妙。古人云："传闻不如亲见。"信哉！

宋宣和铜器

宣和年所铸铜器甚多，据所见者，则有铜瓶、铜香炉、铜爵、铜壶、铜如意之属。虽制作精妙，大约总不如周、秦、两汉之朴而华也。

宋磁器

陶九成《辍耕录》谓磁器始于五代，非也。尝读杜少陵《乞韦少府大邑磁碗诗》云："大邑烧磁轻且坚。"则唐时已有之，至五代、两宋而始盛耳。明永乐、宣德以及成、弘、正、嘉诸朝，皆称极盛。而本朝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制作尤精，实超出乎前古。惟质地颇松而脆，不比宋、明之坚且结，可以垂久。

岳氏铜爵

乾隆甲寅岁七月，余寓西湖，监修表忠观。桐乡金云庄比部示余铜爵一，高裁尺五寸六分，深二寸七分，中镌"精忠报国"四篆字，爵右边有小印曰："岳珂建造。"按珂为武穆王孙，孝宗初政，始雪武穆之冤，访求裔孙，赐葬建祠。此爵之造必其时也。比部云拟将此爵归之岳庙中，以垂永久。武进赵味辛为作赋纪之。

秦桧铁锅

浙江藩署，南宋秘书省也。著作郎石待问尝书"蓬峦"额于省中。谢蕴山先生为方伯时，命余亦书此二字，以名其轩。轩前有大铁锅一具，可煮五石米饭。相传为秦桧之家中旧物也。

元石础

吴郡齐女门内有潘氏巷及拙政园、任蒋桥一带，皆元时张士诚女夫潘元绍旧宅，故今尚有驸马府及七姬庙之称，俱为元绍遗迹。嘉庆二十年春三月，偶同潘榕皋、畏堂两先生及其令子理斋户部、树庭中翰游拙政园，园西有粉墙，露出桃花几枝，因问两先生为何家所居，曰程氏也。遂通知主人并往游焉，见后园有石础八枚，制作奇古。每一础上蟠螭六面，下列三兽穿于螭首之下，高二尺许，围圆四五尺，心窃喜之。主人曰："此元时潘元绍家中物也。"隔三四年，闻此宅已为他人所有，遂从程氏购归，置之履园报春亭下。余所得者仅四础，其余四础为榕皋先生取去，亦置之须静斋中。余尝有诗云："七姬冢上乱鸦翻，驸马堂前秋草蕃。留得苍苔蟠柱础，任人移置别家园。"

按《明史》至正十六年，张士诚陷平江，改名曰隆平府，开宏文馆，设官属，自立为吴王，妻刘氏为后，以女夫潘元绍为驸马都尉，视同腹心。元绍好治园圃，聚敛金玉及法书名画，日夜歌舞自娱。凡樗蒲、蹴鞠、游谈之士，无不罗至。及元绍败，士诚俱置不问。世所谓七姬者，皆元绍妾也。

余得础后，友人赋诗者甚众，吴门陆君果泉又为赋《石础歌》，用韩昌黎《石鼓歌》韵，尤妙，附记于此："钱君新得元石础，命我试作《石础歌》。元季伪周潘驸马，谋画自谓同萧何（事见《明史·张士诚传》）出兵邀请美田宅，樗蒲蹴鞠慵提戈（皆元绍事）。大兴土木驸马府，石工朝夕相砻磨。结客少年曳珠履，藏娇金屋皆绮罗。回廊曲榭何深邃，雕甍画栋真巍峨。豫章楩柟远采取，武康文石搜岩阿。石破天惊金鼓震，檄飞八罪空讥呵。皂林一败势渐孤，西风黄叶谣非讹。摧坊倒碣作飞炮，罗雀掘鼠搜池蝌（平江被围九月，兵食俱尽，至取坊碣充炮石，取水虫食之，一鼠直百钱）。府中础石偏完固，坚比金铁蟠蛟鼍。书画收藏更充满，岂藉鉴定丹邱柯。三兽刻镂猛如虎，六龙围绕飞如梭。风云际会思航海，熟知海运路委蛇。赵家旧例受周禅，后房妆饰同宫娥（士诚改至正十四年为天祐元年，皆元绍谋也。元绍本为赵宋子孙，改姓潘氏。其国号曰大周者，思继周也。后降元，去伪号，由海运漕粟十一万石于大都。苏城被围，元绍等又劝士诚即用海运船袭取日本自立，如虬髯故事。盖元时安南亦以婿受禅）。谁知一朝心胆碎，七姬涕泪流滂沱。铭留墨宝称三绝（七姬墓志，张羽撰文，宋克书丹，卢熊篆，盖世称三绝）。盘荐红颜调六和（元绍后房妾有苏氏者，才色俱绝。元绍醉后，杀以飨客。杨铁崖作《金盘美人行》歌）。杀妾何辜飨士卒，加租有额私升科（明太祖平定平江，籍没元绍及周仁、徐义等田产，取私租簿以定田赋）。郎君投溷须眉动，夫人摩笄流血多（士诚既死，太祖复虑元绍叛，杀而投诸溷中，其妻张城破后，摩笄自杀）。亭馆凄凉存石础，何异荆棘悲铜驼。回想当年全盛日，朝歌暮舞常经过。周仁、徐义同筵燕，宋克、卢熊相切磋。或倚云根斜点笔，或乘画舫浮清波。勒石铭勋夸卫、霍，投戈立马轻翦、颇。石人无眼已如此，石城有国难如他（元末有童谣云："石人一只眼。"明太祖以金陵石头城为都）。堂呼都尉尊塑像，庙傍宰嚭邻婵娟（驸马府堂塑潘元绍夫妇像，在盘门丽娃乡，是乡相传为吴伯嚭旧宅）。至今尚有潘氏巷，竭来吊古三摩挲。玉册流星镫影散，《太平》新曲今谁哦（士诚盛时，尝于元夜张镫，有玉册、流星、万点金、百花团诸名目，与其母曹氏，其妻刘氏登观

风楼，召元绍等开赏镫宴，赋《望太平》诸曲）。齐云楼废啼乌鹊，金女坟沈来鸭鹅（士诚既厚葬其妾金姬，复用其父李素为隆平府丞，立庙建碑，命饶介撰文，周伯琦书丹。其后墓陷为湖，今俗称金姬湖）。沧海桑田五百载，石火电光一刹那。础底尚镌天祐岁，痕疑铜柱匕中轲。君因访碑得四础，如闻汉碣来东河（今年河决山东，闻有新出汉碑）。珍藏不殊钟与鼎，我欲来看常蹉跎。”

丛话三　考索

动

《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动者也。”宋儒解之曰：“同一动也，吉居其一，而凶悔吝居其三。故君子慎动。”推其意，将必有以枯禅入定，始谓之吉矣。余以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凡事皆从动而生，动而成者，未有不动而生，不动而成者也。所以仕宦要勤俭，种田要勤俭，工作要勤俭，商贾要勤俭。凡事勤则成，懒则败。故君子之动也以礼，自吉多而凶少；小人之动不以礼，自吉少而凶多。陆象先云：“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所谓扰之者，庸人也，非君子也。无礼而扰之，小人之道也。有礼以当之，君子之道也。

错简

《舜典》“舜让于德弗嗣”之下，紧接“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中间似有错简。或曰《论语》“尧曰：‘咨，尔舜’”数语当在此。又《孟子·万章》“今有御人于国门之外者”一节，注中有“殷受夏”至“为烈”十四字，语意不伦，李氏以为断简或阙文者。吾乡秦元宫先生谓当在《滕文公·彭更章》“非其道”之下，“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辞也。于今为烈，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皆属有理。

出母

世传孔氏三世出妻，此盖误会《檀弓》“孔氏不丧出母，自子思始”之说。按其文曰：“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夫子闻之曰：‘谁与哭者？’门人曰：‘鲤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鱼闻之，遂除之。”又曰：“子上之母死而不丧，门人问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丧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丧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无所失道，道隆则从而隆，道污则从而污，伋则安能。为伋也妻者，是为白也母；不为伋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丧出母，自子思始也。”此则后人谓孔子、子思出妻之证也。按《左传》：“康公，我之所自出。”出之为言生也，谓生母也。其曰“子之不使白也丧之何也”，盖嫡母在堂，不得为三年丧耳。其曰“为伋也妻是为白也母”者，正其妾之谓也。必白为妾所出，而子思不令其终丧故也。考之年谱，孔子六十六岁，夫人亓官氏卒。六十七岁，有伯鱼母死期年犹哭，子曰“谁与”之问。六十八岁，孔子归鲁。又考之古礼，父在为母服期，合诸夫子六十六岁而亓官夫人卒，六十七岁正伯鱼期年丧毕之时，而伯鱼犹哭者，盖贤者过之也。夫子之言，殆谓父在而哭母之礼不可过，非谓母出而为子之服又当降也。乃迂执者拘于期字之义，谓出母无禫，期可无哭，必以实孔子出妻之说。如谓孔子所出者即亓官夫人，则后人何不记夫人之出，而反记已出之夫人之卒？如谓伯鱼之期而犹哭者又一夫人，则孔子有二夫人，而伯鱼为生母之丧矣。然则子上之不丧出母，生母也，非见出于父之母也，更无待辨，何疑乎子思有出妻之事，而兼疑乎伯鱼为出母之丧哉！况《檀弓》止有出母字，并无出妻字。后人因出母字而溯从前一代为出妻，亦弗思之甚。

谓伯鱼出妻者，盖亦据《檀弓》曰：“子思之母死于卫，柳若谓子思曰：‘子圣人之后也，四方于子乎观礼，子盖慎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闻之，有其礼无其财，君子弗行也；有其礼有其财，无其时，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又据《檀弓》曰：“子思之母死于卫，赴于子思。子思哭于庙，门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为哭于孔氏之庙乎？’子思曰：‘吾过矣！吾过矣！’遂哭于他室。”即以此说论之，既曰庶氏之母，则固明指为庶母矣，何曲为之解者反曰伯鱼卒，而其妻嫁于卫之庶氏也？子思又尝居于卫，则母之从子于卫，亦寻常事，而何言乎嫁于卫也？礼诸侯一娶九女，惟嫡夫人祔庙，鲁隐考仲子之宫，为《春秋》所讥。则妾之不可祭于嫡室，自古而然。是子思之哭生母于他室而不于庙，固其宜也。《孟子》曰：“是欲终之而不可得也。”非不能申丧于生母之谓也。然则夫子为政三月，而鲁国大治，商贾信于市，男女别于涂，岂室家之内，朝夕薰陶，及于积世，独不能如有虞之化，率二女以执妇道耶？学者偏信彼而疑此，亦惑之甚矣。此说始于周栎园，南汇张友白亦极论之，可以破千古之疑。

苟

《说文》部首有茍字，居力切，读曰“急”，“恭敬”之“敬”字从此。许祭酒曰：“茍，自急敕也，从羊省，从勹口者，犹慎言也，与义、善、美同意。”段懋堂大令《说文注》谓此字不见经典，惟《尔雅·释诂》：“寁、骏、肃、亟、遄，速也。”《释文》“亟”字又作“茍”，同。观此，则与茍字绝然相反。若言“苟”，“苟，草也，从草句声，古厚切。”“苟且”之“苟”字从此。案《燕礼》：“宾为苟敬。”郑注云：“苟，且也，假也。”又《聘礼》：“宾为苟敬。”郑注云：“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又《毛诗》：“无曰苟矣。”郑亦迁就，并解为“苟且”之“苟”，误矣。余以为《论·语》“苟志于仁矣”，《大学》“苟日新”，朱子《章句》并解为“苟，诚也”，亦误。

仁

《论语·学而篇》：“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即上

文"其为人也孝弟"之"人",非"仁义"之"仁"也。案篆文"人"作[illegible],或变作[illegible],隶书亦作[illegible],汉《礼器碑》"士人"作"士仁"。则"人"、"仁"二字,古盖通用,犹之"井有人焉"作"仁"也。若作"仁义"字解,便投入荆棘,其义反晦。近刻《十三经校勘记》,《论语》古训,俱未言及。

三　归

《论语·八佾篇》:"管氏有三归。"《集说》据《说苑》云:"三归,台名。"考《韩非·外储说》:"管仲相齐曰:'臣贵矣,然而臣贫。'桓公曰:'使子有三归之家。'"《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景公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劳齐国,身老赏之以三归。'"《国策》:"齐桓公宫中女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管仲故为三归之家。"《史记·礼书》:"周衰,礼废乐坏,大小相逾,管仲之家兼备三归。"包咸注:"三归,娶三姓女也。妇人谓嫁曰归。"王伯厚亦曰:"惟正己可以格君,故管仲有三归,不能谏六嬖之惑。"合观诸说,则非台明矣。刘向因《国策》宋君筑台,齐桓女闾赖子罕挟民,管仲三归以掩君过,遂以三归系于筑台之下,误为台名,紫阳袭其误耳。

亳

顾亭林《日知录》论《说文》云:"亳为京兆杜陵亭,此地理之不合者。"案《史记集解》徐广曰:"京兆杜县有亳亭。"《索隐》:"秦宁公与亳王战亳,王奔,遂灭汤社。皇甫谧云:'周桓王时,自有亳王号汤,非殷也。'"此亳在陕西长安县南,若殷汤所封,是河南偃师之薄。《书传》及本书原作"薄",如《逸周书·殷祝解》云:"汤放桀而归薄。"《郊特牲》:"薄社北牖。"《管子·地数篇》云:"汤有七十里之薄。"《墨子·非攻篇》云:"汤奉桀众以克,有属诸侯于薄。"《荀子·议兵篇》云:"古者汤以薄。"《吕览具备篇》云:"汤尝约于郼薄矣。"高诱注:"'薄'或作'亳。'"惟《孟子》作"汤居亳",盖借音字。则《说文》所指京兆杜陵亭者,未尝误也。桐城孙岌之教授尝著《摧经斋札记》,考之甚详。

巂　周

《尔雅·释鸟》巂周注:"子巂鸟出蜀中。"下云:"燕燕,乳。"案"巂"字音规,巂周即子规也。《说文》误其句读,解"巂"字曰周燕,陆德明《经典释文》亦承许氏之误。

寡　公

《左传》:"齐崔杼生成及疆而寡。"是丈夫丧耦亦可称寡。俗语有寡公寡妇之说,非无本也。

廋　词

《晋语》:"范文子莫退于朝。武子曰:'何莫也?'对曰:'有秦客廋词于朝。'"注:"廋,隐也,谓以隐伏谲诡之言闻于朝也。"案隐语如《左传》"庚癸鞠蒡",及邹衍、淳于髡、东方朔之微言皆是也,故曰廋词。东坡诗云:"巧语屡曾遭薏苡,廋词聊复托芎䓖。"或作庾词者误。

元　堂

《吕览》:"天子居青阳。"高诱注:"东出谓之青阳,南出谓之明堂,西出谓之总章,北出谓之元堂。"今吴语呼"客堂"曰"员堂",殊无意义,恐是"元"之误。以人家朝南,上元堂俱北出耳。

并为傍

《史记·始皇本纪》:"并海上,北至琅琊","遂并海,至平原津","并海南,至会稽。"《封禅书》:"并海上,北至碣石。"《大宛传》:"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汉·郊祀志》:"遂登会稽,并海上","东巡碣石,并海","皆在齐北,并渤海"。《沟洫志》:"并北山,东至洛。"《薛宣传》:"酷吏并缘为奸。"以上"并"字,《索隐》、师古注皆步浪反,读曰"傍",今吴语所云"靠并"、"依并"是也。

草　书

昔人谓草书在篆隶之前。赵壹曰:"草书起秦之末。"卫恒曰:"汉兴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时齐相杜度作草书,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书之,谓章草之始。"余以为皆非也。草书之名,实起于草稿。《史记·屈原传》:"屈原属草稿未定。"是古篆隶皆有草稿书,非今之草书也。熟观二王草书,字字从真行而生,岂草书反在篆隶之前乎?虽《淳化阁帖》有汉章帝草书,实是王著妄作,不可遂为典据。

老先生

老先生之称,始见于《史记·贾谊传》。明时称翰林曰老先生,虽年少总称老先生。国初称相国曰老先生,两司称抚台亦曰老先生。近时并不以称老先生为尊,而以为贱,何也?

名　士

《汉书》:"闻张耳、陈余两人,乃魏之名士。""名士"二字始见《月令》云:"聘名士。"又《史记·律书》亦云:"自是之后,名士迭兴。"谓名家、法家之士,非有名德有词章之谓也,今人往往误用。

古今人表

班孟坚列《古今人表》于《汉书》中,颜师古以为但次古人而不表今人者,其书未毕故也。于是后人有议之,有驳之,讫无定论。余独谓不然,盖上古之世,圣帝明王接踵而生,故圣人、仁人、智人居多。中古之世,则渐生中下之人。至战国时,则下愚之人接踵而生,上上之人少矣。故自周公、孔子而后,无有一人列于上上者。班氏意盖本孔子"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二语,是借古人以鉴今人,此立表之深意也。若必欲以有汉一代之人尽列表中,试问将高祖以下诸

帝,置于圣人之列耶?仁人之列耶?抑孟坚是汉人,能雌黄本朝人物耶?且序中立意,原归乎显善彰恶,劝戒后人,故博采焉。后人读书,每每误会前人意见如此。暇时拟著两汉人表以补班、范两家之书,亦一快事。

亲　家

今人呼姻亲为亲家,始见于《后汉书·礼仪志》。"亲家公"三字,则见于《隋书》李穆弟李浑传,皆作平声读。今吴人呼亲家为寴家,又作去声读。《左传》:"师服曰:'庶人工商,各有分亲。'"是亲家之亲,本读去声也。案《说文》:"寴,至也,初仅切。"秦刻石文:"寴巡远方","寴巡天下",犹言亲之至也。唐卢纶《王驸马花烛诗》云:"人主人臣是寴家。"可见呼亲家为寴家者,其来久矣。

大长公主

先六世祖会稽郡王讳景臻,尚宋神宗第十女贤穆大长公主,事见《宋史·外戚传》。心窃疑之,以为行次第十,何以加"大长"二字。案《汉书》,天子女称公主,姊妹称长公主,姑称大长公主,至高宗朝,盖贤穆已长三四辈矣。

关侯世家

关侯神庙始于唐贞元十八年,为玉泉伽蓝,有董侹为记。宋、元、明以来,皆有封号。至本朝,显灵尤盛,尊为武庙,祀以太牢,与孔子并重,今且尊之为帝矣。余尝晤江都校官郑君名环者,为作《关侯世家》,以《三国志》本传为主,而注之以历代祀典杂说,直至本朝加封徽号及恩锡、致祭、典礼为一卷,颇为详备。惟称周将军为实有其人,见本传中,不知何据。

打　跧

本朝礼制,幼辈见长者,下属见上司,仆人见主人,以一足略屈,欲作拜势,谓之打跧。此上古已有之。《史记·滑稽传》:"帣韝鞠䠞。"徐广曰:"䠞与跽同,谓小跪也。"《说文》曰:"跧,蹴也。一曰卑也,絭也,庄缘切。"又《后汉书》:"高句丽在辽之东,跪拜曳一足。"即郑注《周礼》"奇拜"之义,为屈一膝是也。

海市蜃楼

王仲瞿常言:"始皇使徐福入海求神仙,终无有验。而汉武亦蹈前辙,真不可解。此二君者,皆聪明绝世之人,胡乃为此捕风捉影疑鬼疑神之事耶?后游山东莱州,见海市,始恍然曰:'秦皇、汉武俱为所惑者,乃此耳。'"其言甚确。

高邮州西门外尝有湖市,见者甚多。按高邮湖本宋承州城陷而为湖者,即如泗州旧城亦为洪泽湖矣,近湖人亦见有城郭楼台人马往来之状。因悟蓬莱之海市,又安知非上古之楼台城郭乎?则所现者,盖其精气云。

请　雨

请雨祈晴之说,自古有之。如《檀弓》、《吕氏春秋》、《荀子》、《春秋繁露》,皆有载者。如董江都之闭阳门则雨,欲止则反是之谓也。余谓晴雨是天地自然之理,虽帝王之尊,人心之灵,安能挽回造化哉!即有道术,如画符遣将、呼风唤雨诸法,亦不过尽人事以待天耳。杭人请雨祈晴,则全仗观音力,尤为可笑。究竟观音果能祈雨耶?不能祈雨耶?吾不知之也。阮云台宫保巡抚浙江,适逢大旱,未往天竺进香,而人心遂大不服,啧有繁言。世俗之惑,一至于此。

水　车

大江以南灌田之法,俱用水车,其来已久。又名曰桔槔。《庄子·天运篇》:"桔槔者,引之则俯,舍之则仰。"故水车为桔槔也。《太平御览》引《魏略》曰:"马钧居京都有地,可为园,患无水以灌之,乃作翻车,令儿童转之,而灌水自覆,更出更人,其巧百倍。"水车之制始此。东坡《无锡道中赋水车诗》云:"翻翻联联衔尾鸦,荦荦确确脱骨蛇。分畦翠浪走云阵,刺水绿针抽稻芽。"可谓形容尽致。近吴门沈狎鸥孝廉按之古法制龙尾车,不须人力,令车盘旋自行,一日一人可灌田三四十亩,岂不大善。然只可用之北地,不可施之江南。且一车需费百余金,一坏即不能用。余谓农家贫者居多,分毫计算,岂能办此。犹之风车非不善,在大江边可行,若是日无风,便不得水,总之不如水车之妙。

土地之神

今坟墓上有土地之神,每年祭扫,必设酒脯祀之,其来已久,见《檀弓》:"以几筵舍奠于墓左。"注:"虞翻云:'舍奠墓左,为父母形体在此,礼其神也。'"《正义》云:"置于墓左,礼地神也。"

润　笔

润笔之说,昉于晋、宋,而尤盛于唐之元和长庆间。如韩昌黎为文必索润笔,故刘禹锡《祭退之文》云:"一字之价,辇金如山。"李邕受馈遗钜万,皇甫湜索缣九千,白乐天为元微之作墓铭,酬以舆马、绫帛、银鞍、玉带之类,不可枚举。

乡勇自古有之

古人寓兵于农,言兵即可以为农,农即可以为兵也。后世分兵农为两途,言兵不可以为农,农不可以为兵也。今之所谓乡勇者,非兵非农,与之言兵,素不知干戈之轻重;与之言农,又不知稼穑之艰难,然则何以用之哉!《韩非子》有言曰:"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乃知乡勇自古有之。

泉之为钱

余年二十七八,馆于吴门徐复堂家正,录先世《大

宗谱》，谱中载錢铿第二十六子孚为周文王师，拜官钱府上士，因去錢之竹而为钱氏，此定姓之祖。时内阁学士颋年才十四五，见之笑曰："《周礼·泉府》字皆作'泉'。《说文》曰：'钱，铫也，古田器。'不可以钱作泉也。"余答曰："子不见郑司农注云'泉，故书作钱'耶？"盖泉之为钱，其来久矣。近嘉定献之别驾坫，凡为人书碑版、楹帖、条幅名款，竟书泉坫，亦尚古好奇之甚。盖泉别有一姓，《后周书》有泉企，上洛丰阳人，《新唐书》诸夷蕃将传有泉男生。献之毕竟以钱为泉，亦觉无谓。

札　朴

老友桂未谷大令尝作《札朴》二十卷，考订精确，发前人所未有，略记数条于此：

或问："今学宫之乐舞生本于何书？"桂未谷曰："《周礼》籥师掌教国子舞羽龡籥。郑注：'所谓籥舞也。'今人称乐舞者，误也。"

或问："青黑异色，今北地人辄呼黑为青者何也？"桂未谷曰："《史记》：'秦二世时，赵高欲作乱，或以青为黑，黑为黄。'民言从之，至今犹存其语耳。"

或问："今之善讼者，谓之刁风，南北通行，何义也？"桂未谷曰："此字循习不察久矣。《史记·货殖传》：'而民雕捍'。《索隐》注云：'言如雕性之捷捍也。'吏胥苟趋省笔以代雕耳，犹福州书吏书藩台为潘台是也。"

或问："四月八日为浴佛日，有典乎？"桂未谷曰："《宋书·刘敬宣传》：'敬宣八岁丧母，四月八日见众人灌佛，乃下头上金镜，为母灌佛。'即铸金象佛也。《文选·七命》：'乃炼乃铄，万辟千灌。'王粲《刀铭》：'灌辟以数。'皆铸之义也。今人以为浴佛，误矣。"

或问："今之履历有典乎？"桂未谷曰："今之履历，犹古之脚色也。《通鉴》：'隋虞世基掌选曹，受纳贿赂，多者超越等伦，无者注脚色而已。'注云：'注其入仕所历之色也'。宋末参选者，具脚色状，即根脚之谓也。"

或问："棺有前和后和之称，何也？"桂未谷曰："案《吕氏春秋》：'昔王季历葬阳山之尾，栾水啮其墓，见棺之前和。'谢惠连《祭古冢文》云：'两头无和'是也。"

北音无入声

顾亭林曰：入为闰声，李子德编入声俱转去声，盖北音无入声，以《五经》、《左》、《国》尽出北人也。如费无极之"极"字，《史记》、《吴越春秋》俱读作忌，犹如郦食其、审食其，"食"字俱音异也。《易》未济初六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极也。"朱子注曰："极字未详。"考上下韵亦不协，若读如忌声，则上下韵俱叶矣。或解作无忌惮，义亦通。或曰："如子言古无入声，与《中原韵》何别？"余曰："《五经》、《左》、《国》，上世之北音；《中原韵》，后世之北音也。"

古　韵

今所用韵与《唐韵》不同，以今音叶唐诗者误矣。而昧于学者，以《唐韵》叶三百篇尤误。要知古今言语各殊，声音递变，汉、魏以还，已不同于《诗》、《骚》，况唐、宋乎？且一方有一方之音，岂能以今韵叶古韵乎？近金坛段懋堂大令有《六书音均表》，高邮夏澹人孝廉有《三百篇原声》，吾乡安汇占孝廉有《说文韵征》，皆可补顾氏《音学五书》之阙。

鲲　鹏

余幼时读《庄子》"北溟有鱼，其名为鲲"数语，为之大骇，以为断无此理。问之长者，云："此庄生寓言也。"嘉庆丙子十月，安东县知县详报沿海有大鱼一头，两目已剜去，计长三十六丈，自背鬣至腹高七丈有余。又袁叔野刺史言山东蓬莱县与海最近，一日有大物从空而来，两翼垂天，日为之晦。满城人大惧，罗拜焚香，逾时而去，日光复明。又《南汇县志》载国初有大鱼过海中，其鬣如山，蠕蠕而行，过七日七夜，岂即《庄子》所谓鲲鹏者非耶？

梅　梁

禹庙梅梁，为词林典故，由来久矣。余甚疑之，意以为梅树屈曲，岂能为栋梁乎？即如金陵隐仙庵之六朝梅，西川崇庆州署之唐梅，滁州醉翁亭有欧阳公手植梅，浙江嘉兴王店镇有宋梅，太仓州东园亦有王文肃手种一株曰瘦鹤，皆无有成拱抱而直者。偶阅《说文》梅字注曰："楠也，莫杯切。"乃知此梁是楠木也。

补天射日

《太平御览》载女娲氏炼石补天，后羿射毕十日，岂可信乎？余释之曰："炼石补天者，言烧石成灰，可补屋漏也。射毕十日者，言射的如日之圆，十日并中也。"《山堂肆考》又谓羿善射，河伯溺杀人，则射其左臂；风伯坏人屋舍，则射中其膝，有功于天下，皆不经之言。

颜淑冉予

汉石室画像题字云："颜淑独处，飘风暴雨。妇人乞宿，升堂入户。燃蒸自烛，惧见意疑。未明蒸尽，摍芒续之。"颜淑字叔子，事详《诗巷伯》疏，与鲁男子闭户事异。又绍兴府学中有一唐碑刻《十哲赞》，称冉予字子我。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宰予字子我。"裴骃引郑康成注曰："鲁人。"《淮南子·人间训》亦称宰予，未闻其姓冉也。然自必有据。

繖

古有簦无繖，《说文》簦字注："盖也。"笠字注："簦无柄也。"然则簦即今之繖也。《晋书·王雅传》："雅遇雨，请以繖人。"此为繖字初见。又《史记·五帝本纪》："舜以两笠自扞而下。"皇甫谧注云："繖也。"崔豹《古今注》："太公伐纣，遇雨，乃为曲盖。"亦即繖也。故今吴人呼繖为持笠，盖本此。又《三国志》："忘其行轩。"疑亦是繖，今俗作伞，然唐碑《吴岳祠堂记》已用之。

扇

或谓古人皆用团扇，今之折扇是朝鲜、日本之制，有明中叶始行于中国也。案《通鉴》："褚渊入朝，以腰扇障日。"胡三省注云："腰扇，佩之于腰，今谓之折叠扇。"则隋、唐时先有之矣。

转　蓬

《汉书·贾山传》："使其后世曾不得蓬颗蔽冢而托葬焉。"师古注云："蓬颗，谓土块。"张华《博物志》"徐人谓尘土曰蓬块。"今吴人方言谓之蓬尘，即灰尘也。杭人方言又谓之蓬坺儿，坺亦尘也。如曹植诗："转蓬离本根，飘飖随长风。何意回飚举，吹我入云中。"《芜城赋》："孤蓬自振，惊砂坐飞。"即《庄子》蓬之心，《管子》飞蓬之问，皆言尘土之义，未必是蓬草也。然古人亦有认作蓬草者，如司马彪诗："百草应节生，含气有深浅。秋蓬独何辜，飘摇随风转。"又唐人蒋防《转蓬赋》："凌寒后凋，虽有惭于松柏；近秋俱败，亦无愧于兰荪。"观此则知古人错认之处不少。试思蓬草何物，岂能吹入云中而随风转耶？此理之易明者也。

宗　谱

唐尚氏族，贞观初，有诏令天下贡氏族谱，奉敕旨第其甲乙，勒为成书，有谱者为望族，后世谓之谱学。此读书人别是一种学问，又在词章考据举业之外者也。如吾族钱氏有《大宗谱》，武肃王《自叙》云："盖闻古贤垂训，先哲修身，莫大于上承祖祢之泽，下广子孙之传。是故尧、舜之理天下，其先则曰敦睦九族，然后平章百姓，协和万邦。《诗》不云乎：'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是知为人子人臣之道，莫过于尊祖敬宗，扬名立身者也"云云。其所谓《大宗谱》者，以少典氏为第一世，黄帝为第二世。其略曰：钱氏之先，出于少典。初，少典氏为诸侯，八传而生黄帝。谱宗黄帝，而追帝之所自出，故以少典为一世，黄帝为二世。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偁，偁生老童，老童生重黎，重黎生吴回，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六子，曰樊，曰惠连，曰篯铿，曰永言，曰安，曰季连。樊为昆吾氏，惠连为参胡氏，永言为邓人，安为曹姓，季连为芊姓，而篯铿即彭祖是也，商时为彭城伯，仕夏、商、周三代为国师，年七百九十七岁，四十九妻，五十四子。其第二十六子孚承其后，为周文王师，拜官钱府上士，因去篯之竹而为钱氏，此定姓之祖也。自此以下第七十一世而至武肃王。原原本本，一丝不乱。

泳谓此谱，断非武肃所作，尚是沿袭贞观初所贡之氏族旧本。即他姓之谱，如此类者甚多，皆渺茫之言，不足信也。故颜师古极论之，谓"私谱之文，出于闾巷，家自为说，事非经典，苟引先贤妄相假托，无所取信，宁足据乎！"如《欧阳氏谱》只序世系，自询以下仅五世已阅三百年，自琮以下才百四十年，而业已十八世。据三十年为一世之说，何长短之不齐也。又《苏氏族谱》引云："唐神尧初，长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苏氏自此始。"案神尧者，高祖谥也，而味道并非高祖时人。又载讳釿者为始祖，注云："不仕，娶黄氏，享年若干，七月二十六日卒。"既不详世次，又不著纪年，究竟在何年之七月二十六日，皆可笑。其《自叙》云："《苏氏族谱》，小宗之法也，凡天下之人皆得而用之，而未及大宗也。"其疏略如此，而亦谓之谱。至今人尚有《欧谱》、《苏谱》之称，皆以为典据，谬矣！

宋狄青不认梁公为同族，世争重其言，吴毅父驳之，谓其武臣少读书，昧于谱牒，而疏于原本。若梁公之在唐，望云思亲，何其孝也；反周为唐，何其忠也。既忠且孝，青恐不能克肖前人耳，何云一时遭际，安敢自附前人邪！况狄之先，由周成王封少子于狄，因以为氏。青与梁公实系一派，惟世远人亡，徙迁靡定，谱牒莫稽，举原一本者而途人视之，又何怪焉。至今人家无谱牒可考者，辄以狄青之言为证，亦不足以为典据也。

惟吾钱氏一族，家家有谱，或此详彼略，或彼详此略，要其指归，大约相同。自武肃王以下至泳凡三十世，独忠懿王后一支最为繁多，以纳土于宋，无有兵革，未尝破家，故合族三千余人，俱入汴京。至高宗南渡，仍回临安，自此散居江、浙。故江、浙之钱氏视他省为尤盛。所以谱牒之传，亦较别家为可信，无有渺茫之言，及欧、苏、狄青之病也。然每见读书人俱不留心，如屿沙方伯之先出常熟千一公后名应龙者，字吟溪，系鹿园支，至方伯为三十一世，误认奚浦支应隆公为祖，则忽长五世，为武肃王二十六世孙矣。又黼堂少宰为文僖公第十子景略公后，实三十世，而行状以为武肃三十三世孙，亦失考之甚。更有奇者，竹汀宫詹博雅嗜古，著作如山，为当代之通儒，而不及谱牒一字。余尝亲问之，曰："无稽矣。"后见《虞山世谱》，知宫詹亦出自常熟千一公后，有讳浦者，迁嘉定，是即宫詹之所祖也。

墓　碑

墓之有碑，始自秦、汉。碑上有穿，盖下葬具，并无字也。其后有以墓中人姓名官爵，及功德行事刻石者，《西京杂记》载杜子夏葬长安，临终作文，命刻石埋墓。此墓志之所由始也。至东汉渐多，有碑，有诔，有表，有铭，有颂。然惟重所葬之人，欲其不朽，刻之金石，死有令名也。故凡撰文书碑姓名俱不著，所列者如门生故吏，皆刻于碑阴，或别碑，汉碑中如此例者不一而足。自此以后，谀墓之文日起，至隋、唐间乃大盛，则不重所葬之人，而重撰文之人矣。宋、元以来，并不重撰文之人，而重书碑之人矣。如墓碑之文曰：君讳某字某，其先为某之苗裔，并将其生平政事文章略著于碑，然后以某年月日葬某，最后系之以铭文云云。此墓碑之定体也，唐人撰文皆如此。至韩昌黎碑志之文，犹不失古法，惟《考功员外卢君墓铭》、《襄阳卢丞墓志》、《贞曜先生墓志》三篇，稍异旧例，先将交情家世叙述，或代他人口气求铭，然后叙到本人，是昌黎作文时偶然变体。而宋、元、明人不察，遂仿之以为例，竟有叙述生平交情之

深，往来酬酢之密，娓娓千余言，而未及本人姓名家世一字者。甚至有但述己之困苦颠连，劳骚抑郁，而借题为发挥者，岂可谓之墓文耶？吾见此等文属辞虽妙，实乖体例。大凡孝子慈孙欲彰其先世名德，故卑礼厚币，以求名公巨卿之作，乃得此种文，何必求耶？更可笑者，《昌黎文集》中每有以某年月日葬某乡某原字样，此是门人辈编辑时据稿本钞录，未暇详考耳。而后之人习焉不察，以为昌黎曾有此例，刻之文集中，而其子孙竟即以原稿上石者，实是痴儿说梦矣。

四金刚

今寺院门首必设四金刚，即佛家所谓四大天王也。溯其所由，乃唐代宗时西蕃寇西凉，诏不空和尚入诵仁王密语，神兵见于殿庭。西凉累奏东北云雾中见神兵鼓噪，蕃部有金色鼠皆咋绝弓弦，而城坳忽幻光明，有四天王怒睨蕃帅，蕃帅大奔。由是敕诸寺院皆置四天王像，此其始也。

盂兰盆会

《旧唐书·王缙传》载代宗奉佛缙为宰相，尝七月望日于内道场造盂兰盆，饰以金翠，所费百万。又设高祖以下七圣神座，备幡节龙伞衣裳之制，各书尊号于幡上以识之，舁出内陈于寺观。是日排仪仗，百寮序立于光顺门以俟之，幡花鼓舞，迎呼道路，岁以为常。今盂兰盆会之始也。

宋　儒

《六经》孔、孟之言，以核《四子书》注，皆不合，其言心、言理、言性、言道，皆与《六经》孔、孟之言大异。《六经》言理在于物，而宋儒谓理具于心，谓性即理。《六经》言道即阴阳，而宋儒言阴阳非道，有理以生阴阳，乃谓之道。戴东原先生作《原善》三篇及《孟子·字义疏证》诸书，专辩宋儒之失，亦不得已也。

萧山毛西河善诋宋儒，人所共知。同时常熟又有刘光被者，亦最喜议论宋儒。尝曰："朱晦庵性不近《诗》而强注《诗》，此《毛诗集传》所以无用也。"又曰："一部《春秋》本明白显畅，为胡安国弄得七曲八曲。"其言类如此。西河同乡有韩太青者，著有《说经》二十卷，为西河作解纷，皆平允之论。

时　艺

袁简斋先生尝言虞、夏、商、周以来即有诗文，诗当始于《三百篇》，一变而为骚赋，再变而为五七言古，三变而为五七言律，诗之余变为词，词之余又变为曲，诗至曲不复能再变矣。文当始于《尚书》，一变而为《左》、《国》，再变而为秦、汉，三变而为六朝骈体，以至唐、宋八家，八家之文，又变而为时艺文，至时艺亦不复能再变矣。尝见梨园子弟目不识丁，一上戏场便能知宫商节奏，为忠，为孝，为奸，为佞，宛对古人，为一时之名伶也。其论时艺虽刻薄，然却是有理。余尝有言："虚无之道一出，不知收束天下多少英雄。时艺之法一行，不知败坏天下多少士习。"

董思白云："凡作时文，原是虚架子，如棚中傀儡，抽牵由人，无一定也。"余在汴梁识海州凌仲子进士，仲子自言尝从江都黄文旸学为时艺，乃尽阅有明之文，洞彻底蕴，每语人曰："时艺如词曲，无一定资格，今人辄剌剌言时文者，终于此道未深。"与思翁之言相合。

题　目

余尝论考试写题目低两格，写文则顶格，皆习焉不察。题目是圣贤经传，时文乃发明圣贤精义者，何以反高两格？试看《十三经注疏》，岂有注高于经，疏高于注耶？即《廿一史》本纪、列传、志、表题目，亦无有低两格者，不知当时何人定此式样。

纸　钱

纸钱之名，始见于《新唐书·王屿传》。盖汉以来，葬者皆有瘗钱，后里俗稍以纸剪钱为鬼事。开元二十六年，屿为祠祭使，始用之以禳祓祭祀。然古人有用有不用者，范传正谓颜鲁公、张司业家祭不用纸钱，宋钱若水不烧楮镪，邵康节祭祀必用纸钱。有明以来，又易纸锭、大小元宝，黄白参半，与纸钱并用。近人又作纸洋钱，乡城俱有之，真可笑也。

七　七

丧家七七之期，见于《北史》、《魏书》、《北齐书》及韩琦《君臣相遇传》。又顾亭林《日知录》、徐复祚《村老委谈》、郎瑛《七修类稿》皆载之。要皆佛氏之说，无足深考。惟《临淮新语》谓始死七日，冀其一阳来复也。祭于来复之期，即古者招魂之义，以生者之精神，召死者之灵爽，至七七四十九日不复，则不复矣，生者亦无可如何也。此说最通。

丛话四　水学

总　论

尝论天下之水，自淮而北，由九河入海，《书》所谓"同为逆河，入于海"者是也。自淮而南，由三江入海，《书》所谓"三江既入，震泽底定"是也。今九河既塞，故燕、赵之间多霖潦，三江既塞，故三吴之间多水患。

江南治江，淮北治河，同一治也，而迥然不侔。黄河之水，迁徙不常，顺逆乍改，其患在决。虽竭人功，而天司其命。江南之水，纡回百折，趋纳有准，其患在塞。虽仰天贶，而人职其功。

大都论水于江北其利在漕，论水于江南其利在田。江北惧水，黄河之徙，江南病水，太湖之溢。以治河之法治江，恐未必有济，以治河之费治江，则事半而功倍矣。

三吴，泽国也，万水所归，东环沧海，西临具区，南

抵钱塘，北枕扬子。其中潴蓄者，则有庞山、阳城、沙河、昆城诸水，宣泄者，则有吴淞、刘河、白茅、七浦诸水，纵横联络，如人之一身，血脉流通，经络贯串。盖血脉不和则病，经络不舒则困，然一人得病，无伤于天地之和，一方得病，实有关于万民之命。

昔人于溧阳之上尝为堰坝，以遏其冲，于常州则穿港渎，以分其势，于苏州则开江湖以导其流，并疏塘浦以通其脉，又备规制以善其后。惟是上源之来者不衰，下流之去者日滞，潮汐往来，易于淤塞。故唐末五代有撩浅夫、开江卒，以时浚治，水不为害，而民常丰足。

治水之大要惟二道，曰蓄曰泄而已。蓄以备旱，泄以防潦，旱则资蓄以灌溉，水则资泄以疏通。

宋政和间赵霖体究治水之法有三，一曰开治港浦，二曰置闸启闭，三曰筑圩裹田。隆兴间李结又献治田之法，一曰敦本，二曰协力，三曰因时。故郏亶言水利专于治田，单锷言水利专于治水。要之治水即所以治田，治田即所以治水。总而言之似瀚漫而难行，析而治之则简约而易办。高田之民自治高田，低田之民自治低田，高田则开浚池塘以蓄水，低田则挑筑堤防以避水。池塘既深，堤防既成，而水利兴矣。

范文正公曰："今之世有所兴作，横议先至。"至哉言乎！故水利之不兴有六梗焉，大都为工费浩繁，库无储积，一时难于筹划，则当事为之梗。享其利者而欲避其事，恐科派其膏腴之田而为累也，则官宦家与富豪者为之梗。或有惑于风水之说，某处不宜开，某处不宜塞，为文运之攸关，则科第家与诸生监为之梗。小民习懒性成，难与图始，则刁顽为之梗。卖法者多，程功者少，则吏胥为之梗。甘苦之相畸，劳逸之相悬，张弛之相左，则怨咨者为之梗。此六梗者，水利之所以不兴，而人心之所以未定也。

宋有天下三百年，命官修治三吴水利者三十余次。明有天下三百年，命官修治三吴水利者亦三十余次。盖开江治水，未免扰民，然正恐其扰民，故开江治水。

夫天下事最误于因循，而亦忌速成。如治水大事也，岂能限时日而奏功乎！大约一年二年而围岸可成，三年四年而沟洫可深，五年六年而浦渎可通，七年八年而三江可入，至于九年十年，则无不告厥成功矣。

太 湖

太湖之为震泽、具区、笠泽、五湖，前人载之甚详，可不具论。惟是襟带三州，众水所宅，东南之利害系焉。其西北则自建康等处入溧阳，迤逦至长塘河，并镇江、丹阳、金坛、茅山诸水，会于宜兴、荆溪以入。其西南则自宣歙、天目诸山，由临安、余杭以及湖州之安吉、武康、长兴、乌程，合苕、霅两溪之水以入，汇为巨浸，分布诸河。一由吴江出长桥入吴淞，一由长洲出昆山入刘河，一由无锡出常熟入白茆，皆入于海。其底定也，则灌溉三吴之民田而享其利，其泛滥也，则浸淫三吴之民田而被其害。是以古人之治水也，疏其源，导其流，皆为民兴利除害而已。

徐贯曰："太湖之水，上流不浚，无以开其源，下流不浚，无以导其归。"洵至言也。今五堰既塞，广通又废，而吴江长桥一带亦淤垫，几成平陆。然上筑周行以通行旅，下开堰洞以泄湍流，似可以为万世之利矣。而不知湍流不畅则不达于枝河，枝河之水不达于三江，三江之水不达于大海。故遇旱则赤地千里，遇水则一望汪洋，而农田为之害。农田日害而下民穷蹙，下民穷蹙而赋无所出，皆听命于天时，而实非也。

或有问于余曰："太湖之水，为长桥所塞，致三吴有漂没之忧，何不去之，以复古之旧迹乎？"曰："不可也。从来治水治田，两者相兼，舟行陆行，不能偏废。且病积日久，难以施功。岂去一长桥，而遂能为三吴之利耶？只求斩其茭芦，浚其淤积，相其地宜，顺其水性，修其堰洞，通其湍流而已矣。"

说者谓吴江未筑长堤以前，吴中自来无水患。既筑长堤以后，横截湖流，不能宣泄，水患始于此矣。余曰不然，吴地襟江带海，淤潮易积，虽不筑堤，亦难治也。试看五代、宋、元以来，有营田军、庸田使、农田水利使、都水营田使，以及都水监诸官，又有所谓撩浅夫、开江卒者，年治月修，故得丰稔。夫修治而不得其法，即为水患，况不修治耶？由此言之，太湖诸口，自宜常通，不宜略塞。水利之官，自宜特设，不宜兼领耳。

三 江

三江之说，自昔互异。或以班固、韦昭、桑钦诸家为是，或以孔安国、郭璞、张守节、程大昌为是。余以为俱可弗论，总之以导江入海为第一义，俾有蓄泄以溉三吴之民田为第二义。盖古之治，治水也，今之治，治田也。时代既移，沧桑莫定，虽考订精详，寻其故道，岂再能复禹之旧迹乎？但以目前而论，震泽之下可通入海者，惟吴淞、刘河、白茅为最利，即今日之三江也。

王同祖曰："三江通，则太湖诸水不为害，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皆安，而民被其利。三江不通，则太湖东注，泛滥为灾，三吴先受其害矣。"故东南治水，三吴为急。

自禹导三江之后，历周、秦、汉、魏、晋、唐，不言三吴有水患，而水患之来却有故焉。一塞于东江，再塞于长桥，水已失其宅矣。后之人但知开浚三江之为利，而不知屡开屡塞之为害也。今之治水者，莫若因其势之便而导之，如近三泖者使入黄浦，近沙河者使入娄江，近昆城者使入白茅是也。

大凡治事必需通观全局，不可执一而论。昔人有专浚吴淞而舍刘河、白茅者，亦有专治刘河而舍吴淞、白茅者，是未察三吴水势也。盖浙西诸州，惟三吴为卑下，数州之水，惟太湖能潴蓄。三吴与太湖相联络，一经霖潦，有不先成巨浸乎？且太湖自西南而趋东北，故必使吴淞入海，以分东南之势，又必使刘河、白茆皆入扬子江，以分东北之势。使三江可并为一，则大禹先并之矣，何曰"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也，后之人有能翻大禹之旧案乎！

昔人有以钱塘、扬子、吴淞为三江者，谓杭州筑长林堰，而太湖东南之水不得入于钱塘；自常州筑五堰，而太湖西北之水不得入于扬子；独吴淞一江当太湖下流，泄三州之水以注海。此又一说也。

治三江者，自当以吴淞为急，刘河、白茅为次。三吴诸水，众流所归，总汇于太湖。而吴淞当太湖之冲，使先泄上流，其势然也。假使嘉庆二十四年不开吴淞，则癸未年之水，泛溢于三吴之间，民皆鱼鳖矣，可不危哉！

来源

三吴水源，天目为大，其水东出临安，泛溢而为苕、霅，入于具区。又自天目东南出杭州天竺诸山，汇而为西湖，一由昭庆寺前流入松木场为下河，一由涌金水门入城为濠，分布诸河，至得胜诸坝为上河，以灌海宁之田。如西湖水溢，则由诸坝流入下河，合于余杭塘河。一遇霖潦，则从石门、桐乡、嘉兴、松江以入吴淞、黄浦诸港，则下流先为浸溢，太湖之水相与抗衡，反无归缩之路矣。

溧阳之上有五堰，古来治水者，所以节宣歙、金陵、九阳江诸水，由分水、银林二堰，直趋太平之芜湖，以入大江。其后以商人由宣歙贩运木簰东入两浙，以五堰为艰阻，因绐官司废去五堰，则诸水皆入于荆溪，而汇于震泽。

广通坝者，实与五堰相表里，所以障宣歙、广德、金陵诸水，使之不入太湖也。明永乐元年，成祖迁都于燕京，苏州民吴相伍以水为下流患，引宋单锷书上奏，改筑土坝，设官吏佥同溧阳、溧水两县，民夫四十名守坝，使宣歙诸水不入震泽。正统二年，周文襄又为重修，增高土石，奉有钦降版榜，如有漏泄水利，淹没苏、松田禾者，坝官吏皆斩，夫邻充军，如此其重也。今之议论三江，辄从下流开浚，而无有言及五堰、广通坝者。是东坡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也。

太湖诸水于上流既有五堰，又有宜兴、荆溪、阳湖之百渎，乌程、长兴之七十二溇矣。下流则又有无锡之二十一港，而独山门、吴塘门为之大，长洲之六港，而沙墩、金市为之大，吴县之九港，而铜坑、胥口为之大，吴江、震泽之七十二港，而长桥为之大。皆所以通经递脉，以杀其奔冲之势，而为太湖分泄者也。今大半湮塞，难于复旧。而民之利其业者，又惮于疏浚，以积其弊，日复日深。故郏亶曰："譬诸一人之身，五堰为首，荆溪为咽喉，百渎为心，震泽为腹，旁通震泽枝河则为脉络众窍，而吴江为足。"今废五堰，使宣歙诸水不入于芜湖，反东注震泽，而长桥又阻之，使太湖之水积而不泄。是犹桎其手，缚其足，塞其众窍，以水沃其口，沃之而不已，必腹满而气绝矣。

近世言东南水利者，辄引《尚书》"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二语，以开浚三江为首务。然既知太湖之水有去处，而不知太湖之水从何处来耶？上古地广人稀，以治水为急。今则赋繁财重，以治田为急。若不量其远近，视其高下，察其浅深，与夫水源之来历，而欲兴水利，亦难矣哉！

枝河

三江为干河，诸浦为枝河。干河则用孟子之水利，浚河导海是也。枝河则用孔子之水利，尽力沟洫是也。

既知太湖之来源矣，则太湖诸水从何处去乎？曰枝河也。既知三江之入海矣，则三江诸水从何处来乎？曰枝河也。故治水者，干河既深，而枝河亦自要紧。凡民田落在官塘者，不过百分中之一分，其田多在腹内，其利多在枝河。譬如花果树，百千枝干，皆附一本而生，开花结实者，则从枝干而发。若仅治干河，不治枝河，徒费财力无益也。

大凡浚治水利者，往往于大工告成之后，力疲心懈，不复议及善后经久之计，每置枝河于不问，辄曰且俟异日，而不知前功尽弃矣。必使各枝河得利业户照田论工，先后并举，各治己田，水远路遥，一时尚难周遍，况漠然置之哉！浚干河时，凡干河诸水，悉决诸枝河，而后大工可就。浚枝河时，凡枝河之水，悉归诸干河，而后小工易成。此不易之论也。

水利

郏亶有言：天下之利，莫重于三吴。三吴之利，莫重于水田。盖江南之田，古为下下，今为上上者何也？有太湖之蓄泄，江海之利便也。故大江南北，财赋所出，全资乎水利。

三吴地势，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水少则引湖水以溉田，水多则泄田水繇江以入海。潴水泄水，两得其宜。故鲜水旱之忧，皆膏腴之地。今以苏、松、常、镇、杭、嘉、湖、太仓推之，约其土地无有一省之多，而计其赋税，实当天下之半，是以七郡一州之赋税为国家之根本也。

凌云翼曰：东南水利，犹人身之血脉也。东南财赋，犹人身之脂膏也。善养生者，必使百节不滞，而后肢体丰腴，元气自足，盖财赋俱出农田，农田资乎水利。故水利不修，则田畴不治；田畴不治，则五谷不登；五谷不登，而国用不足矣。欲求水利，先除水害。盖水之害在泛溢，此水年之所以不泄而为田害也。水之利在渟泓，此旱年之所资灌溉而为田利也。以治田之法治水，则水利兴；以治水之法治田，则田自稔。故曰善治农田者，必资乎水利；善治水利者，必溯其源流。

天下事有利于民者，则当厚其本，深其源。有害于民者，则当拔其本，塞其源。况水之利，尤当深探其本，而穷究其源者也。

古圣人尽力沟洫，非止为治田之计，正欲就其顺下之性，引而导之，入于江，入于海，俾无阻滞，旱涝皆宜。国计民生，即赖于是。国计者何？赋税是也。民生者何？力田是也。

王叔杲曰："国家之视江南，犹富室之视腴产，不可使农田一日不加勤恤也。使患至而赈抚之，一出一入，

其费增倍。与其修治于已患,不若预防于未来;与其骤兴于一时,以多两倍之费,不若施工于平日,以成十倍之功。

吴中水利,固惟浚枝河为要务,筑圩岸为急需。究其本源,则枝河淤塞者,由圩岸坍塌。圩岸坍塌者,由人力怠惰。余以为开渠者,土无堆积,而即为圩岸。筑堤者,无从取土,而即以开渠。二者相兼,其功百倍。盖开得河深,灌溉自利,筑得堤高,泛溢无虞也。故郏亶曰:"取塘浦之土以为堤岸,使塘浦阔深,而堤岸高厚。塘浦阔深,则水通流而不能为田之害。堤岸高厚,则田自固而不至使水冲决,势必趋于江与海也。如此则高低皆利,而无水旱之忧矣。

五代钱氏不废汉、唐治水之法,自今之嘉兴、松江沿海,而东至于太仓、常熟、江阴、武进,凡一河一浦,皆有堰闸,使蓄泄以时,旱潦无患,而田自利。其时岁丰人乐,每米一石钱五十文。范文正守三吴,大兴水利,斗米十钱。至南宋,农政不修,水利不举,三吴之田,日渐隳坏,则石米一贯矣。以此推之,兴水利则如此,不兴水利则如彼。

郦道元曰:"东南地卑,万流所凑,而常熟之地,在三吴尤为卑下。"何也?上流则太湖东泄之水,由吴江经郡城,合元和塘诸流,会于常熟;下流则太湖北泄之水,由无锡而东,合宛山、鹅湖、华荡诸流,亦会于常熟。在汉、唐时,本有三十二浦以泄诸水,旱则资潮汐以灌田,涝则分诸浦以入海,田常丰熟,而民力有余,故谓之"常熟"。每年赋税,甲于三吴。今则不然,白茅、七鸦诸浦已废矣,而独留福山港一线之道,亦淤塞仅通舟楫,欲其常熟得乎!此所谓知其末,不知其本矣。

国家修治黄河,费无所惜,修治运河,费无所惜者,为转漕故也。漕从何来乎?江、浙之赋为重也。江、浙之赋何忧乎?曰水利之道不兴也。

许光凝曰:"开一江,有一江之利,浚一浦,有一浦之利。考之前古,有置闸之启闭,有围田之厉禁,有浚川之舟楫,有水课之殿最,所以为三吴之利者甚备,济旱如救焚,防潦如拯溺。故曰欲享其利,不得不除其害也。

水　害

王政所重,莫先民食,而食出于农,农资于水。水得其用,可以挽凶而为丰,化瘠以为沃,利莫大焉。水不得其用,可以反丰而致凶,化沃以为瘠,害莫甚焉。

三吴水利,固在太湖,三吴水患,亦在太湖,所谓有大利必有大害也。昔钱公辅守金陵,常究五堰之利,而不知五堰以东之害,所谓知其利不知其害也。又谓三江通,则三吴均受其利,三江不通,则三吴均受其害。今地方县令,但知奉檄追征,痛恨小民之逋负,而不知逋负之所由。大吏监司,但知谨守前规,痛惜东南之凋弊,而不知凋弊之所至。

禾生于水,溺之则死,禾资于水,养之则熟。三吴之间,低田多而高田少,故水平则为利,水溢则为害。

古人治水之道,必观其源,溯其委,上筑五堰以节其流,而使发源之水西出于芜湖;下疏三江以杀其势,而使诸渎之水东入于沧海。后世五堰既开,则来者愈迅,湖堤既障,则去者复缓。由是三江之水,上不受湖流之冲,而下有潮沙之涌,其不为三吴之害者几稀矣。

或谓自海塘南障,三江北折,而太湖之尾闾已失其势矣。或又谓太湖泄水第一要处全在吴江之长桥,自宋时筑堤驾桥,元时又易以石,虽留堰洞以泄水势,而咽喉已塞,积于渐高,使上流阻遏,下流散缓,而吴淞日坏者,石堤之害也。

昔人论吴江东通青龙江,由青龙入海之处,因监司相视,恐走漏商税,遂塞此江。夫商税利国无几,而湮塞湍流,其害莫大。

农人之利于湖也,始则张捕鱼虾,决破堤岸,而取鱼虾之利。继则遍放茭芦,以引沙土,而享茭芦之利。既而沙土渐积,乃挑筑成田,而享稼穑之利。既而衣食丰足,造为房屋,而享安居之利。既而筑土为坟,植以松楸,而享风水之利。湖之淤塞,浦之不通,皆由于此。一旦治水,而欲正本清源,复其故道,怨者必多,未为民便也。或曰:"兴举水利,正所以便民也。譬诸恶人不惩治,病者无医药,恐岁月寝久,日渐填塞,使水无所泄,旱无所溉,农民艰困,赋税无由,为三吴之大害,当何如耶?"余则曰:"方将兴利以惠民,何忍扰民以增害。然单锷有言:'上流峻急,则下水泥沙自然啮去。'今能以太湖之水,通泄三江之口不淤,则向之豪民占而为田、为屋、为坟墓者,可十坍其五六。此不待惩而自治,不待医而自药矣。"

三吴之民,但知水旱之为害,而不知人事之不修。遂谓湖之浅深,江之通塞,无关紧要,而一经水旱,事穷势迫,抢地呼天而莫之应,是谁之过欤?今太湖、百渎、七十二溇皆湮没矣,枝河枝港半成茭芦矣,白茅、刘河、七浦皆为平陆矣。吴淞虽开,水流不畅,以浩渺无涯之水,决他何处去耶?呜呼!旱年则水无自蓄,水年则水无自泄,三吴水旱之忧,恐自此始矣。

水之为利甚广,而害亦甚广。盖治之则为利,不治则为害也。所谓害者,害民田也。民田一害,则民食何由而生?赋税何由而出?饿死者有之,鬻儿女者有之,迫而为盗贼者有之。至如去年之水,田禾既湮没矣,民舍亦漂流矣,而城郭之坍塌,坟墓之冲决,桑麻之枯萎,花豆之不登,至于流离载道,民不聊生,反劳圣躬之筹画,不惜数十万帑藏,以加惠元元,水之为害至于此耶。故曰治之则为利,不治则为害。

建　闸

范文正公曰:"三吴水利,修围、浚河、置闸,三者缺一不可。"余以为三江既浚,建闸为急。何也?盖水利之盈虚,全在乎节宣。今诸江入海之处,冈身既高,而又有潮汐往来,一日夜凡两至。前人谓两潮积淤,厚如一钱,则一年已厚一二尺矣,十年而一二丈矣。故沿海通潮港浦,历代设官置闸,使江无淤淀,湖无泛溢,前人

咸谓便利。惟元至顺中有废闸之议。闸者，押也，视水之盈缩所以押之以节宣也。潮来则闭闸以澄江，潮去则开闸以泄水。其潮汐不及之水，又筑堤岸而穿为斗门，蓄泄启闭法亦如之，安有不便乎。

古人治闸，自嘉兴，松江而东至于海，遵海而北至于扬子，沿江而西至于润州。一江一浦，大者闸，小者堰，所以外控海潮，而内防旱潦也。今惟于初开之时，务深而不务阔，且有石闸以卫之。既开之后，务通而不务塞，再设撩浅以导之，然后可图永利。

或谓设闸之道有数善焉，如平时潮来则扃之，以御其泥沙，潮去则开之，以刷其淤积。若岁旱则闭而不启，以蓄其流，以资灌溉。岁涝则启而不闭，以导其水，以免停泓。且沿江设险，私贩难以度越，因闸设官，盗贼易于敛迹。严启闭之规，添疏导之卒，庶几乎可也。

前人常议及潮汐易淤海口，于治河时开至尽头处，留一坝不开，以断海口，既无退潮留泥之患，又省防盐防盗之虞。若逢水灾汹涌，请牌开坝，举锸如云，半日可通，水泄复塞。此亦一法也。

围田

古人治低田之法，必先治塘浦，即取塘浦之土以为堤岸。塘浦既深，则水流易畅，堤岸既高，则低田不湮，虽大水之年，水流激湍无虞矣。若但知治水，而不知治田，则所开之地，不过积土于两岸之侧，一经霖雨荡涤，复入塘浦，不二三年，淤塞如旧，全功皆弃。今徒阳运河可鉴也。

范文正公常言江南围田，每方数里内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启之，潦则闭之，旱潦不及，为农之利。故治水必先治田，治田必先治岸。盖水道为农田之命脉，低田以围岸为存亡，今门闸不可复矣，而修筑堤岸堰坝之策，独不可行耶？

高田之浦港常通，则无暵旱之虞，低田之堤防常固，则无水潦之患。夫人而知之矣，其所以不力者，亦有故焉。或因田主但知收租，而不修堤岸，或因佃户利于易田，而致湮塞，或因一圩虽完全，而同圩有贫富之不等，有公私之相吝，而一人为之阻隔，以致因循误事。夫愚民岂知后日之利益哉，但厌目前之畚臿耳。人心之不齐，皆以此也。

三吴之田最低下，众水所归，为民利，亦为民害。大约畏涝者十之七八，畏旱者十之二三，不筑堤岸不可也。既筑堤岸矣，而无杨柳以植之，茭芦以卫之，风雨之冲，牛羊之践，不及数年，又复如故。而欲田之稔，岁之丰，岂可得乎？

老农有云："种田先做岸，种地先做沟。"盖高乡不稔，无沟故也；低乡不稔，无岸故也。是池塘为高乡之急务，大约有田百亩，必辟十亩之塘，以蓄水而防旱。堤岸为低乡之急务，大约有田百亩，必筑三尺之圩，以泄水而防潦。夫圩者，围也，内以围田，外以围水也。

增筑堤岸，亦有法焉。必今年筑若干高，取葭茭以蔽之。明年增若干高，插水杨以护之。后年增若干高，取簖泥以益之。三年之后，草木根深，堤岸坚固矣。

或谓每岁农隙，令民各出其力以治圩岸，圩岸高则田自固，虽有霖潦，不足畏也。或于田旁近地，取其圩塞河道之土以筑之，或簖河底之泥以益之。如最低之田，无从取土，则在田中开一塘，挑泥增岸。盖农人每以粪壤为肥禾之用，一年高一年，仍取田土以实之，并无妨于田也。

宋转运使王纯臣常建议请苏、湖、常、秀卑下之田，修作田塍，位位相接，以防水旱，以御风涛。水涨则专增其里，水涸则兼筑其外，遇旱年则车水以入，遇水年则戽水以出，高低之田皆熟矣。

浚池

昔人治高田之法，凡陂塘池堰，可以潴蓄以备暵旱。可以宣泄以防霖潦者，皆所以治田者也。盖高田去河辽远，无水可溉者，则必有陂塘池堰。土人谓之藏浜，所以藏水也。又谓之上浜，言高于通河也。其年雨旸时若，则无资于上浜；或雨水霖潦，亦无妨于田土。一遇干旱之年，苗禾立槁，人心皇皇，则滴水如珠，全藉接济。使转凶而为丰者，上浜之力也。

三吴之田，虽有荒熟贵贱之不同，大都低乡病涝，高乡病旱。然自古言水利者，往往详于治水，而略于治旱。盖低乡田圩不修，水固不能自避；高乡池塘不浚，水亦安能逆上哉！故梁寅《凿池论》曰："尝观畎亩之间，有田十亩而废一亩以为池，则九亩可以资灌溉，常丰稔矣。"民非不知此也，盖以膏腴之壤，人人所惜，孰能以一亩之田为九亩之利乎？今高区皆有陂有塘有池有堰，而民不知浚深以蓄水，一遇亢旱，束手无策，坐看苗槁，有哭于野者，有叹于路者，有流离四方者。惜小费而失大利，亦愚矣哉！

上浜一浚，为利无穷。旱年蓄水以资灌溉，水年藏水以备不虞，深者养鱼为利，浅者种荷为利。其地瘠者，每年以簖泥取污，即为肥田之利。其与通河较远者，每日汲水浣纱，兼为饮食之利。今常、镇各州县，大半高区，农民不但不浚，而反皆填塞，或筑为道路，或廓其田畴，有谁禁之哉？弃天之时，失地之利，罪莫大焉。无怪乎低田常熟，而高田常荒也。

专官

王叔杲曰："水利有专官，至急之务也。"以田畴之广衍，民力之勤惰，不可无专官以督率之也。夫州县之长，既苦于政务之繁，而遑计其农政之琐，身坐堂皇，目周四境，虽神禹不能也。若非有专官之治，带同丞贰，巡行阡陌，浮泛江湖，问农民之疾苦，察田荡之利弊，量河渠之大小，定土方之深阔，料滩岸之远近，为夫役之多寡，时当农忙则勉民以勤俭，时当农隙则督民以疏浚。不特此也，穷乡僻壤，去城辽远，民有善恶，事有轻重，岂无冤抑，岂无控诉者。使有专官以协理之，则讼自鲜，水自治，利自益，而民自安矣。

治三吴之水有六策焉，一曰开泄水之川，二曰浚容

水之湖，三曰杀上流之势，四曰决下流之壑，五曰挑潮涨之沙，六曰立治田之规，而又请专官以督之，庶几乎可也。若以三吴之利而责于三吴之民，譬诸一国之事责办于一家，以百人之负，而责荷于一人，势有所不能也。

张内蕴曰："治水者，天下之大事也。而足国裕民，天下之大功也。任天下之大事，以成天下之大功，非有天下之大智秉匡时之大忠者，其孰能与于此？"

或曰："小民力田为生，固所自尽，添设专官，徒以增扰。"或又曰："今各府州县，未尝不设水利之官，而卒未见有裨于农事也。"如低乡畏潦，则急于筑岸；高乡畏旱，则急于浚池。某处病于淤塞，某处应增泥土，至近湖之滨，坍涨不一，坍则速为开除粮税，俾小民免虚赔之累；涨则速为照丈升科，俾奸豪销专利之谋。今官水利者，有知之乎？

吴韶曰："今府州县水利官，皆四海九州之人，骤官临莅，莫识水土之性，种植之宜。不数年间，即升调去。有秩满而不知湖浦之通塞，不分五谷之贵贱者，比比是也。不若分隶于近卫之官军，则土著之人，功绪易施，而水易治。"

徐桓曰："专官非难，得人为难；修举非难，经费为难。"盖专官之要，虽在于得人，而修举之宜，惟先于足用。人不得，所设皆具官也；用不足，所议皆空谈也。故治水之道，得人最难。即得人矣，亦需通达古今，熟识时务。凡地形高下之宜，水势通塞之便，疏瀹决排之方，大小缓急之序，夫田力役之规，官帑出纳之要，经营度量之法，催督考验之术，了然胸中，方能任以大事，非仅精明强干、清廉自持者所能施功也。

或议治水之道，当以丰穰之年为始，俾人民乐输，工料易办，备预不虞，策之上者。此言是也。然余以为譬如治病，今人尚有无力就医而听之呻吟者，岂有病未至而先服药者乎？病既至矣，初则择医其难，继则服药无效，或调理之不得其宜，反至增重，吾见病未去而人已惫矣，故曰得人最难。

治水之法，既不可执一泥于掌故，亦不可妄意轻信人言。盖地有高低，流有缓急，潴有浅深，势有曲直，非相度不得其情，非咨询不穷其致。是以必得躬历山川，亲劳胼胝。昔海忠介治河，布袍缓带，冒雨冲风，往来于荒村野水之间，亲给钱粮，不扣一厘，而随官人役，亦未尝横索一钱，必如是而后事可举也。如好逸而恶劳，计利而忘义，远嫌而避怨，则事不举而水利不兴矣。

金藻曰："治三吴之水有六事焉，曰探本源也，顺形势也，正纲领也，循次序也，均财力也，勤省视也。五者既行，而不省视，则不及十年，又复废弛。故专官尤为所急。"

又曰："欲水患消除，必专任大臣，而辅之以所属；责成于守令，而催办于粮里。不宜他官分督，而有失厚利。某处系上游水汇，某处系下流支港，应分某水以杀其势，应阔某岸以缓其冲，应浚某河以会其流，某处坝闸宜修，某处塘堰宜筑，应复旧，应新开，非专官而能之乎？"

所谓勤省视者，官廉能矣。或惰于省视，与无廉能同。既省视矣，而无赏罚，与不省视同。既赏罚矣，而不能继，与不赏罚同也。

一图之省视，责在里长。一区之省视，责在县丞。一县之省视，责在邑令。一府之省视，责在太守。提七郡之纲领，而以水功分数为殿最者，大臣也。参赞于上，纲纪乎下者，大臣之佐也。如能行之，而水利不兴，农田不熟者，吾未之信也。

协　济

东南水利为国家至切至急至重之务，工繁费巨，而必资帑藏以行之，非下民之所能办。然为民者，亦当思所以协济国家之要务，而后可以告厥成功。如帑藏之外，或动支衙门之闲款，或量罚有罪之豪右，或激劝仗义之巨室，或举贤才，或起废员，或收投效，计工筹费，相为表里。盖费足则工举，工举而水利兴焉。

小民难于虑始，可与乐成。如官帑先行，则协济自至。若徒以空文催督，彼亦以空文谩应，虽有兴修之虚名，终鲜兴修之实效。故设处钱粮为第一著。

库无盈余，似以浚筑为缓事。然水利为民生之本，乡闾之休戚赖焉，国赋之盈缩系焉，协济之功，尤不容已。

大凡运河官渎、通江大湖，以及闸坝陂堰、蓄泄利民者，其施工自在有司。凡府州县城内外濠河浜港可通舟楫者，其施工则在本城富家铺户。凡府州县地方与官河稍远处，有通河支港及蓄水围圩可资农田者，其施工则在近处居民。凡江南、江北有通海道藉以运盐者，其施工又在盐商矣。此协济之一法也。

国家承平将二百年，生齿日繁，太仓无三年之蓄，所藉七省漕运。是以设官分职，从事淮、黄。惟河身日高，河岸日加，设有冲决，运船阻塞，此最危之事。往者封疆大吏，尝议及海运一事，卒不果行，何也？朝廷不忍使民以蹈海，有司不敢保漕以无事。即运官、运丁、水手人等，生平未尝出海，亦何能挺而走险以济事耶？此断断不能行也。今查上海、乍浦各口，有善走关东、山东海船五千余只，每船可载二三千石不等。其船户俱土著之人，身家殷实，有数十万之富者。每年载豆往来，若履平地。常时放空北去，而必以泥土砖石以压之，及装豆回南，亦无货不带。一年之中，有往回四五次者。是海船去空而回重，较运船去重而回空，正相反也。盍请有司上奏，先以减一存造之粮，乘其放空北去之时，试行有效，递年增加，送往天津交卸。以江浙、江西、湖广全漕受载牵算，每船运以千石，处之豫如也。其法只求地方官先选殷实船户，花名注册，取其连镮保结，方许出运。如果踊跃从事，运载功多，则赏之以币帛，加之以衔名，船户无不乐从者。况近年海道 清平，百无一失，因风乘便，不劳人力，而所费无多。既省朝廷治河治漕之帑，又省州县陋规帮费之烦。自此太仓日积，国课日盈，亦协济之一法也。

水陆官兵，原所以卫民者也。每年坐食银粮以亿万计，可派在城在乡以佐开浚之用。古人有寓兵于农者，今则寓兵于治水，亦协济之一法也。

相传宋时修治东南水利，辄下空名度牒二千道，给与承德郎、将仕郎等官告身。或仿其法而行之，亦协济之一法也。

谨查康熙十七年戊午，有旨令该各直省童生每名捐银一百两，准予入泮，一科一岁，后不为例。其岁科两试之原额，仍照旧办理，其法良善。盖秀才无额，不碍仕途，一也。随处捐纳，国帑丰盈，二也。所取甚廉，不伤百姓，三也。不开幸进，多造人才，四也。亦协济之一法也。

水利之兴，莫急于财力。而财力亦出于民间，非照田科派之谓也。盖高田无变更，而湖田有坍涨，亦有挑土塞河以宽广其田者。今三吴之间，不下数十万顷，其利倍于常田。大约仕宦富豪所得者十之七八，平民所得者十之二三。虽有升科，不及其半。以姑息之小恩，忘浩博之大利。苟能排定字圩，挨邱编号，通行量丈，照数征收，其赋必倍，亦协济之一法也。

积荒田土，在在有之。江南四郡一州，惟常、镇两府为尤甚。或以官逋为累，或以水道不通，或以古墓相连，或以瓦砾难种。兹欲区处农民，必其开垦，而成熟之事亦难矣。然亦有说焉，一以赋负民逃而不垦，一以粮重租多而不垦，一以其地窎远，难于照应而不垦，一以小民穷困，舍本逐末而不垦。是以荒瘠之地日多，而懒惰之民日积，使膏腴成弃地，粮税为积逋，所以府库日亏，而农民日困也。惟有专官而治，时时省察，就近招徕，轻其租赋，劝其开垦，勉其勤惰，使民无弃地，家有余粮，而库无积欠矣。亦协济之一法也。

三吴圩田，亦在在皆有。农民习懒性成，惟知种苗禾，种豆麦蔬菜而已，其有水者则弃之，何也？余以为水深三四尺者，种菱芡，一二尺者种芰荷，水不成尺者则种茭白、茨菇、荸齐、芹菜之属，人能加之以勤俭，虽陂湖亦田也。试看杭、嘉、湖三府，桑麻遍野，菱芡纵横，有弃地如苏、松、常、镇四府者乎？如此则民不偷惰而赋常足，民不告劳而食不匮也。亦协济之一法也。

俗语云："百年田地转三家。"言百年之内，兴废无常，必有转售其田至于三家也。今则不然，农民日惰，而田地日荒，十年之间，已易数主。盖赋有旧额，田无一定，或筑坟墓，或造房屋，或此开彼塞，或东涨西坍。至于田畴交错，鳞册无征，有有田无粮者，有有粮无田者，不知凡几。故小民交怨，讼狱频仍，富者益富，贫者益贫。必得官为量丈，重画图册，田段一准而田自多，田既多而赋自盈，然后除其坍角荒瘠之地，抵其不足而均其有余，计亩均收，似与小民有益而无损。即以治田之利为治水之利，不必一一仰资乎公帑，而亦无待加派于穷民。孔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乎！"倘能职之以专官，辅之以协济，因天之时，设地之利，皇皇晓谕，奋激必多，奋激多而水利兴，水利兴而田自治，则岂特活东南数百万生灵之命，抑亦培朝廷亿万年富庶之基也。

救荒　附

公督私藏法

公督私藏之法，可以行之一里一乡一镇，无不善者。然必以丰年为始，思患豫防。其法公举里中长者一人，遍告有田之家，凡有粮田若干，捐米若干，铺户典押则捐钱文。如一里中有田千亩，铺户数家，则有米十余石，钱数千，听里长者开明数目，立一簿存于公家。其所捐之钱米，仍听各家自为藏积。如岁丰人乐，并不支动一粒，支用一钱。一遇水旱凶荒之年，凡里中有寒不能衣，饥不能食，病不能药，死不能葬者，则请里长者查明，将簿上所捐钱米酌量济之。或有他县饥民流入境内者，一集村庄，不能不仰望于富户，男男女女，扶老携幼，轰然而来，驱之不去，则里长者，同地保等与流民通语，每人给米几合，钱几文，幼孩者半之。倘有流民百人，不过分数斗之粟，数百之钱，可以令其欣喜感激，不顷刻而他往矣。在此一乡一里一镇之家，既能济邻近之困贫，又能杜流民之扰累，而家无所耗，处之晏然，真积德行善弭盗安民之第一法也。

谨陈条例如左：

一、公举之人，不过稍通文理，而略能识字者一二人，同地保到有田之家，查明粮田、自田、租田，分为三等。粮田一亩约捐米一升，自种自粮田一亩约捐米一升五合，租田一亩约捐米五合。其所捐多寡不同，各随其田地之肥瘠，力量之大小，不必拘于一格也。

一、铺户典当本钱多少不一，约铺户有本一百两以上者，捐钱五百文。典当小押有本一千两以上者，捐钱五千文。以此类推，如能多捐，听其自便。

一、小户人家，种田不满十亩，开铺不满四五十金者，不必过强其捐，如能慨然上捐，亦不可没其美意。

一、有田有铺之家，既经起捐登簿，簿上须注明总结米若干石，总结钱若干千，其总簿存于公家收存。

一、公捐钱米，仍系各家自藏，并不交于他人。然既已捐出，即视同公家之物，似宜另贮一处，不可妄取已用，致临时短少，呼应不灵。

一、里中极次贫民，惟本处人知之最悉，须预先查明注簿，令本人自来给领，以杜存私虚报。

一、贫民有缺少棉衣入典当者，即取其典票赎回，给发本人。有实在寒冷无衣者，则买旧棉衣一件与之，其价约三四百文为率，新者恐其当去。

一、捐施诸贫人，必要斟酌尽善方能行之，不可执一而论，亦不可太多，太多则恐难继也。

一、贫民每日每人约给米六合，钱十二文，幼孩者半之。或其乡富户捐多，则请益之，各随其便。

一、病者医药，势难遍及，查明实在有病，每一病者，约给百文，以为买药之费，十日一领。

一、死者施棺，一时未能猝办，需预为做就，以待不

虞。

一、有他县流民来集村庄索钱索米者，每口定以给米五合，钱六文，幼孩者半之。如流民不遵理法，强索硬讨者，则里长邀同地保，将流民为头强横之人送官究治。

一、里中所有饥寒疾病之人，既蒙有田有铺之家公捐周济，自当感激不遑，不可再生觊觎。或有结通外来豪强之辈抢击偷盗者，许本人指名报官，从重治罪。

一、里长地保诸人，亦有贫富不等，年终当在公簿内酌量分出米若干、钱若干谢之，以作劳神之费。

一、公捐钱米分派贫民，倘或不继，则里长再向各家续捐赈给，以下年麦熟为止。或所捐钱米尚有盈余，则各家仍收为己用可也。

一、公捐钱米，倘其乡富户众多，而年岁屡丰，各家堆积毋须取用，则将此项动支，办理地方上至公至要之事，如河道、桥梁、渡船、道路、义冢、施药、施衣、茶亭之类俱可。独不可将此项用尽，则一遇荒年，难为继也。亦不可以此项作迎神、赛会、灯棚、烟火、演戏、敬神、说书、弹唱诸事，以博一日之欢，则俾昼作夜，妇女杂遝，聚赌窝贼，由是而起，尤为贫家留客之累及地方之害也。

一、此举专为富家而设，必当踊跃从事，切莫视为虚文。若富家一吝，贫人怨生，便不可问，慎之慎之。

禀帖稿附

为岁荒人困，谨呈管见，叩恩给示各乡令民遵办事。窃某居乡，并不多事。本年五六月内，霖雨过多，田地湮没，雨泽愆期，河水干涸，遂至不能插种。现当青黄不接之时，各乡各镇，人情汹汹，以抢击为能，豪强者得米而炊，懦弱者忍饥而卧。今冬明春，尤为可虑。某目击心伤，不忍坐视。今有公督私藏之法，可令每乡每镇有田有铺之家，各捐钱米，注明公簿，仍听各家自为藏积，责令里长、地保查看。本乡极次贫民，开单注簿，即将所捐钱米分出周济，令贫民自来给领。或流民乞食，亦可依此而推。仰体老父台大人爱民如子之心，出示境内被灾各处，将此法行之。在有田有铺之户并无伤耗，而里巷贫民均沾实惠，岂但积德行善，实可弭盗安民。伏乞宪慈俯准，及早设弛，实为德便。上禀。

图赈法

嘉庆甲戌岁，江南北大旱，赤地千里。时督抚大吏命各州县劝捐赈恤，而无锡、金匮两邑侯韩公履宠、齐公彦槐，亦下乡勘灾，顺便劝捐。无锡计捐十三万余缗，金匮计捐十二万四千余缗，活人无算。其图赈之法，前人未有，已载齐公《征信录》中。兹特再录一通，无论水荒旱荒劝捐放赈者，当以此为法。

喜庆十有九年，江南大旱，金匮分无锡地，地势视无锡为高，被灾尤剧。八九月间，槐尝以事赴乡，窃见赤地数十里，民间炊无米，爨无薪，汲无水，恻然忧之。夫官发常平仓谷，平粜于民，便矣。然远在数十里之外者，不能为升斗之米来也。故官平粜，但能惠近民，不能惠远民。殷富之家，以其余米平粜于其乡，远近咸便矣。然无升斗之资者，不能籴也。故民平粜，但能惠次贫，不能惠极贫。天恩浩荡，极次贫户，悉予之赈，而靡不遍德矣。然赈者，赈灾也，于例但及有业之贫民，而不及无业之贫民。故欲推广皇仁，不使一物不获其所，惟邑之殷富捐赀接济，乃救荒之大者。夫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殷富之家，幸足于衣食，目击邻里乡党之人饥且寒以死，孰不欲解衣衣之，推食食之者。顾上劝捐而下或不应，何也？则经理之不得其道，不能使人无所疑惑，无所瞻顾也。且人情之所甚不忍而急欲救之者，亦第于其亲者近者耳。其目所不及见，耳所不及闻者，固非情之所甚迫者也。向之捐者，大抵设立公局，令一邑之钱悉入局中。彼殷富者，以为吾既捐矣，不知是钱也官将发之于何人之乡，董事者将散之于谁氏之里，而我乡我里之贫乏无赖者，犹不免于我乎扰也。而吝不捐者，遂妄生议论，曰："是特以饱官之囊橐，供董事者之侵渔而已。"以故愿捐者少，而不愿者多。

今也定为图赈之法，以各图所捐之钱，各赈本图。图有贫富，以富图之有余，协济贫图之不足。令图自举一人焉以经理之，其钱即存于捐者之家，而不必入于公局。官与公局之董事者，第纪其数，为之调拨而已。某图饥口若干数，捐若干数，协济若干数，各书一榜于其图内，使贫富见之，晓然明白。施者知其财之所由往，食者知其食之所自来。则捐者无所疑，而不捐者无可藉口。且以富稽贫，其户口必清，以贫核富，其捐数必实，于恤贫之中，寓保富之意，则事易集则官不劳也。

是说也，槐尝谋之乡先生，言之上游，皆以为可。自十月初旬，捐廉以倡，至今岁三月，计捐钱十有二万四千余缗矣。而殷富之家，好行其德，复于其间为粥以赈，城乡设厂十余处，计所捐又不下万数千缗，饥民赖以全活者无算。呜呼！孰谓人心之淳，风俗之厚，今不古若哉！赈既毕，尚有余钱六千余缗，而无锡之赈亦有钱余。于是复谋之乡先生，言之上游，以所余钱留为修建南北二桥之费，亦以工代赈也。邑之人乐其事之集，刊为成书，用垂永久，而归美于槐。嗟乎！槐何功，槐既不能善政及民，使岁不饥；又不能使民俭且勤，皆有盖藏，虽饥而不至于困。其起死人而肉白骨者，乡先生之谋，邑人殷富之力也，槐则何功？虽然，人各有乐善好施之心，而能不阻之，使其无所疑惑，无所瞻顾者，则图赈之法良也。用是书之，以告后之官斯土者。

丛话五 景贤

乡贤一

华景辉字曙生，吾邑之南塘人。裔出南齐孝子宝后，祖楷，父礼卿，俱以资雄于乡。年十七，从吴门杨忠文公廷枢游，研穷性命之学。明鼎革时，礼卿为游骑劫掠，惊悸死。景辉椎心泣血，丧葬尽礼，事母以孝闻。

常建祖祠,置墓田,修宗谱,慎终追远,务本为急。两弟早世,抚其孤,至成立。从弟允斌为邑诸生,无子,亦雄于资。允斌死,有遗腹子,而族中汹汹,利其家产者甚众。景辉为掌护之,历二十年。既授室,景辉乃为文祭弟,而尽以家产还之。凡母党亲属、邻里故旧,有贫乏失怙恃及婚嫁丧葬者,景辉必力为经纪,委曲矜全,各慰其欲以去。屡遇岁荒,米谷腾贵,必减价平粜,捐粟赈济。遇丰年则必出所余,以周贫困,而尤以孝弟为行仁之本。故自家而族而乡而亲,莫不德之者。

顺治元年,忠文公被难,景辉奔赴恸哭,哭止而起,贺其子无咎曰:"吾夫子道德文章,负海内重望。今又就义成仁,若此千载而后,莫不知有维斗先生矣。"士论伟之。后遁迹蠡滨,闭关独处,拥书万卷,晨夕啸歌。尤精研经义,虽盛暑祁寒,必衣冠点勘,至老无倦容。所著有《存心养性编》三卷,《家训必遵录》一卷。年八十,卒里中,学者私谥为端肃先生云。

吾邑有老儒鲍震西者,事母孝,二子亦孝谨。而仲子尤笃挚,得一病甚剧。伯子祷于城隍庙,夜宿庙中,梦神谓曰:"汝弟笃孝,上帝已命为淮阳侯,期在三月,弗能久矣。"伯子寤,识其语,不使父及弟知。震西有弟馆于淮安者,忽返家,人询之,曰:"吾梦淮南郭门有多人扫除行道,问之,云:'淮阳侯将到任矣。'问淮阳侯为谁,曰:'汝仲侄也。'吾恐侄病,故急返耳。"仲子果于三月卒。卒之夜,里中人皆言有仪仗灯彩入鲍家云。康熙中事。

华世桢字尔任,南塘人。生母黄早卒,事后母秦,或无过鞭扑,世栋略无愠色,惟引咎顺受而已。从弟世桢被诬,力为营救,代白抚军,事得雪。尝置墓田,广祠宇。临事果决,乡党称之。卒年七十九。子琦字景韩,少聪颖,好读书,年三十余始补博士弟子员。为文雄放,有先辈风,而困于场屋。乃设家塾,引掖后进,师范诸生,言规行矩,至数十百人皆拾青紫以去。年七十七卒。

华世桢字元臣,世栋从弟,年十四丧父,哀毁如成人。母郭守节,年九十余,世桢每食,必躬亲视膳,先意承欢,不少懈。有弟已嗣出矣,而仍将父产两析之。族人有以居屋售于世桢者,将迁矣,其家有两寡妇哭甚哀,不肯去。世桢为之恻然,焚其券,仍令安居,而不责其值。后复念其两寡励志守节,并为之请旌。年七十余,公举世桢为乡饮宾,辞不受。卒年七十六。

王荣祖字霁云,砖桥人。状貌奇伟,博学能文,不为章句之学,而孝谨闻于乡里。尝以古事预拟成败,学者服其智识。国朝顺治初,天下初定,荣祖尝自躬耕,与二三知己如吴郡林梅、孟皋辈对酒赋诗以为乐也。年八十八而卒,著有《耕隐集》八卷。

王之芳字伯圣,邑诸生,严毅方正,学博识精,胶庠中推为眉目。诗文力追汉、魏,而尤敦于本行,每以孝友龈龈为后生家言,乡里多化之,咸以为彦方复见云。卒年八十七,著有《古文评》、《家训十则》。

张元义字心才,邑诸生,苦心力学,友爱天至,与其弟东美同居五十余年无间言。家甚贫,以馆谷为生。伯尝少于仲,心才乃言曰:"余兄弟垂老同居,安能保子侄之久合乎？盍分爨也?"仲媳恽氏闻之,即出见二翁,裣衽曰:"家不可析也。忆媳于归时,父尝戒曰:'张氏家庭最雍睦,同居已三世矣。若汝去而析居,是汝之故也。'"言毕而泣。二翁笑曰:"有此贤妇,吾无忧矣。"乃同爨终身。

王雨来,砖桥人,少贫,未读书,而持身恭俭,孝友性成。有弟四人俱幼,雨来能开拓田园,给与诸弟。诸弟有逋负人者,雨来出己财偿之。终身如是,毫无怨色。雨来尝以事入官,应受杖,诸弟号泣愿代。令曰:"尔何人也?"诸弟对曰:"身受胞兄覆育之恩,故愿代也。"令乃叹曰:"尔等手足之情如此,其为人可知矣。"命免杖。一时啧啧人口。雨来年七十余卒。子应魁,字裕臣,亦以孝称。

吾乡有蔡翁者,板村人。家甚贫,为人佣工,家中仅种田一二亩,以此为食。父母死后,尽筑为墓,负土成封,植以松楸,且编篱以卫之,见者莫不窃笑,其贫如故也。隔二三年,松楸渐长,松下时出鲜菌,乡人谓之松花菌,日出不穷,每朝持一二筐入市上卖得数百文。如是者十余年,积资千金,以之买田得屋,近且为小富翁,有田数百亩矣。《史记·淮阴侯传·赞》谓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亦此意也。

乡贤二

顾大任字永肩,号价仔,长洲庠生,官广东按察司司狱,升知事,或荐补邑宰。大任固辞曰:"我才岂能为百里长耶?"当明崇祯间,世路日非,乞归,力行义举。十四年,苏州大疫,饥馑载道,顾倾囊赈济,赖活甚多,家竟中落,仅存一屋,青苔满壁。甲申之变,呼天大恸曰:"我虽微秩,岂可偷生乎!"遂缢于庭。家人救之,公厉声曰:"汝辈欲污我耶!"又赴水,不死,遂成疯疾,跛左足,不能起,或歌或哭,须发皆截,终日恸号,间日而食。顺治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呕血数升,连呼"皇帝,臣来也"而没,年六十一。子项,字君俨,由乡荐官学博,甲申后,闭户不言,数日一起。南都再建,阮大铖屡聘屡却,与同里韩馨、郑敷教结社阐学。丙戌父丧,哀毁成疾,筑庐于墓,梅花绕室,自矢清操,以终其身。

毛尔张字宅卿,长洲庠生,忠憨公维张弟,兄宦在都,公孝养其母。甲申之变,缢于庭不死,旋至西跨塘祖祠中自经死。此二人《殉节录》失载,故补之。

长洲蒋宇均字理平,父廷宣,名辉,由庠生官贵州巡检,借补龙里县典史,民心颇洽。缘事挂误,谪戍新疆。宇均万里相随,寸步不离,同抵戍所。未几,得家信,知母彭氏患病,即孑身回苏侍疾。母殁,守丧甫逾百日,又至戍所省父。居数月,又回苏葬母。葬毕,仍往戍所。居半载,父遇恩赦,乃侍奉回南。前后五六载中,四次跋涉,茧足黧面,备尝艰险,途中悬崖绝壑、豺虎蛮箐、水火盗贼之虞,无所不历,濒于死者屡矣。从

侄大熔仿黄向坚《万里缘》传奇制曲，播其事，宇均闻之，怒曰："天下岂有无父之人哉！"为拉杂摧烧之。宇均为时庵少司马侄，芝庭大司马外孙，自幼见赏于二公，谓其至性有过人者。

孝子杨士选字有贞，吴县人。父公瑞，业贾，走中州营什一之利，屡竭其赀，郁而成疾，欲归不得。父之客徐生者来苏言其状。士选时年十三，闻之瞿然惊起，向母曰："父病危，隔二千里，茕茕无倚，有子不得侍，何以立天地间，儿今日行矣。"遽束装出门。舟经黄河，顾视东南，云气昏黑。未几，风雨大作，邻舟覆者无算，舟人相顾失色。士选窃祷曰："某数固应死，但愿一见父，死无恨矣。"有顷风止，舟竟无恙，抵怀庆，人呼为孝子舟。先是，其父病逆旅久，家问不通，自度无生理，梦神人语之曰："尔子当来。"比士选至，父惊喜，病少愈，遂奉父归。方公瑞业贾时，家已中落，至是益窘。逾二载，娶妇唐氏。值岁荒，米价腾贵，士选与其妻忍饿，惟餍糠秕，间屑豆食之，而于父母曲尽甘旨。父病思食枇杷，时移居下堡村，僻不可得。下堡近洞庭东山，因渡太湖觅之。中流遇风，波浪冲激，同舟数人皆溺，独士选以渔船救免。渔人前夕梦神呼曰："明日杨孝子有厄，吾从中保护，烦尔一手之力，必有重赏。"及救至船，诘之，则杨姓也，而身无一钱，不解所谓厚赏也。是夜月明，泊舟湖滨，得白金一定，始信神言之不爽。杨妻唐氏，庠生姜震女，亦有孝行。姑病疽，医言不治，氏含泣吮之，出毒血数碗而愈。而己亦病疽者三载，不令姑知，后遇村妪授之药，疽以痊。李客山作传纪其事。

长洲蒋示吉名仲芳，居娄门，编竹为屋，环以疏篱，兴至吟咏，以此自终。尤精岐黄术，著有《医宗说约》八卷、《望色启微》三卷、诗文十卷。卒于康熙癸巳，年九十。其父君辅先生名元允，前明诸生。鼎革后，键户著述，不复省人间事。所著《四书注解》、《山居闲集》为世传诵。韩慕庐宗伯未遇时，尝袖文求正，君辅曰："子异日名臣也。"属其加墨，不可，曰："我为世外人，尚欲品题天下士耶?"

蒋逢源字深资，长洲诸生，事亲至孝。年十二，母病，夜半走神祠呼吁，愿以身代，归而迷其路，遇邻妪携归。父殁，三年不入内，邻里罕见其面。家中偶失火，适祭祖茔归，遂冒烈焰负母出，复冒火抢先世栗主，须发尽焦，死而复苏。火焚后，母居堂兄家，晨夕省母，往来十余里。一夕冲雨过桥，失足堕河，伤一股，人救之，终身不令母知。葬父母，亲自穿窆，即庐居墓侧，每一哭，乌鸟俱下。家有一仆，母病欲归，未决，逢源怒，逐之曰："天下岂有无父母之人哉！"仆感泣而去。乾隆初，诏举孝廉方正，当事者将以逢源名上闻。逢源不可，大哭曰："《周官》不孝之刑，犹恐蹈之，安敢邀旷典乎！无其实而有其名，吾不愿也。"其伯兄学海以五经领乡荐，选绩溪教谕，报至，适父讳日，大哭不赴任。仲兄文河以五经食饩于庠，亦有孝行，乡党称为蒋氏三孝子云。

顾培源字立忠，号笠舫，元和人。祖鼎荣，早卒。祖母缪，甘贫守节，常至绝粮，有硕鼠投钱之异，咸称苦节所感。培源天姿颖悟，切志于学。因父远幕不归，业市以养事祖母，恪代子职，饮食起卧，必躬自扶持，未敢稍息。及寿终，哀毁成礼。寻父归，僦居甪直，旬日必往一省，自携时物，欣然饷之，遇风雨，匍匐数十里不顾也。迨父病，数月不解带，虮虱满身。生母陈患疽，亲吮其疮，病目，亦舐其目，并得瘥如故。及卒，毁容泣血，绝而复苏者四。父止之，虽听命，日必数恸，终年不复见齿。孝养其父十月三年，虽处寒微，必极奉甘旨。父没居丧，形枯骨立，庐墓三年，种松芟草，常致悲号。逢讳日祭祀，至老犹孺子泣。与兄同炊，三十余年如一日。二嫂早故，抚其女，厚嫁之。三兄远幕，依表兄申赞皇署，养嫂二十余年，必恭敬止。晚年，家渐饶裕，扩宅构园，以娱泉石。倡修祖茔，不吝千金，荟然成林。族中代嫁者四，娶者五，殡葬者九。凡有所求，必倾囊以助之。及老力行善举，家道旋落，宅属他人，亦无难色也。嘉庆十八年九月卒，年八十。近重修郡志，尚未采入。

毛金墉字韩望，齐门内华阳桥人。性至孝，事母唐极尽扶持甘旨之事。母享期颐，金墉亦耆耋，尝作老莱之戏。其平生孝实，莫可枚举，至今闾里犹有传述者。

嘉定钱氏两先生传

钱民字子辰，嘉定人。年十三而孤，家奇贫，不得已，废书学贾，久之乃叹曰："世多妄人，求其不妄者，圣贤而已。"初名枢，尝梦人教以名民，觉而思之，曰："圣人与民亦类也。"遂易名，慨然有希圣之志。闻青浦有孔子衣冠墓，择日斋戒，拟往谒。是夜又梦有告者曰："汝能谢绝汉以来诸儒论说，乃可为学也。"自是始读《六经》正文，题所居之室曰存养廛，端坐其中，学日益进。时陆稼书先生知嘉定县，民谒之，议论多不合。人怪而询之，则曰："陆公从朱文公入，某从孔子入耳。"

尝与友人书，谓先圣之学，贵乎本末兼尽，始终有序。《大学》所谓知本者，知所作圣之基也。诚正者，为其作圣之功也。《中庸》所谓尊德性，先也，本也；道问学，后也，末也。即物穷理，其误在于无本；《六经》为我注脚，其误在于无末。《论语》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文公以为学者不可厌末求本，教人但学其末，是所谓其本乱矣。本乱而求末之治，岂可得乎？此未合于《大学》也。《孟子》曰："尧、舜之知不遍物。"《中庸》曰："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文公教初学者，即责以知既尽，而后意可诚。《语类》又云："格物者，穷事事物物之理；致知者，知事事物物之理。"如此则意之惑乱殊甚，又何可诚。且使尧、舜复生，亦恐知不遍物，况初学乎！此未合于《孟子》也。程子曰："不必尽格天下之物。"又云："存心一草木器用之间。"如此而望有得，如炊沙而欲其成饭也。文公则曰："上而无极，下而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未读，即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即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即阙了一物道理。须著逐件与他理会过。"愚意无极太极，是天人合

一之学，学至有成，亦可自得。初学者学之，虽非先务，无伤也。草木昆虫事物之众，人无百岁寿算，何能一一尽之。孟子以为治天下不可耕且为，文公亦以为大臣不当亲细务，奈何志在学圣，而反务尽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哉！此未合于程子也。

又言今之学者，不知追求孔、孟之实，而只辨朱、陆之所以异，非圣学本务，去道甚远。所以近世学文公者，止得念庵之学而已矣；学象山者，止得阳明之学而已矣。在朱、陆当日，虽有不同，亦不至相辟如明儒之甚也。学圣而相辟是务，故圣学日亡也。其议论类如此。民后以贫死，稼书先生尝作《钱子辰字说》以勉之。

钱王炯字青文，嘉定县学生，少博学经籍，事父母以孝闻。其兄早殁，抚其孤成立。幼从太仓李景初课诵，李殁，无子，迎其妻黄氏，敬养三十余年。及其殁也，为制丧服，葬而除之。尝谓读书必先识字，于四声清浊辨别，无少讹溷。经史之外，旁及天文地学，以及卜筮禄命之书，亦无不穷究也。惟不喜二氏之学，尝云："仙言长生，佛言不灭，二者皆未可信。夫神依形以立，未有形去而神存者。今二氏之徒遍天下，卒无一人能见古仙古佛者，则长生非生，不灭乃灭也。孔子言疾没世而名不称，立德、立功、立言，吾儒之不朽，即吾儒之长生不灭也。"乾隆二十三年，有司举乡饮礼，延为大宾。知县介玉涛问何以致寿，答曰："某生平不知导引服饵之术，但文字外无他嗜好，未尝轻易喜怒耳。"卒年九十二。以孙大昕贵，诰赠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读，晋赠中宪大夫、詹事府少詹事。

书会宁令李君守城事

李君名堡，号石涛，元和人。少读书，刻厉为学，中乾隆三十六年辛卯科二甲进士。四十五年，选授陕西会宁县知县。堡到任之明年，适岁歉，视民疾苦，乃捐廉赈饥，男妇老幼就食者以数万计。度不能赀，日夜焦心。查有前任详请修署之官帑得千金，遂详报上官，以工代赈，自此城郭儒学衙署俱焕然一新，为士民所悦。

会宁为关中冲要，其东北三百里接平凉府盐茶厅之小山，正北为靖远县境。其自小山至靖远界所经村落，则有打喇赤、刘家井、狼山、黑虎岔、黄家坳等处，皆隶县之北境。西北二百里外，则有铁木山，山以西为安定县之马家堡、官川里，山以东为黑庄、郭城驿、金坛坪、乾沟，皆会宁境内地也。县西南接通渭县之牛营堡，正西则接安定县之西巩驿，距会宁城六十里。正南为通渭、陇西、伏羌三县。东南为通渭之石峰堡，直接一冈川，皆与会宁接壤僻路也。

四十九年四月十五日，忽有逆回田五倡乱，初在平凉府盐茶厅之小山中结众起事，不过三百余人。先焚西安州土堡，肆行劫掠。时陕甘总督李公侍尧、按察使陈公步瀛、固原提督刚公塔闻之，咸统兵先赴贼营，十七日辰刻已过会宁境。贼闻官兵至，纷纷四窜，田五中鸟枪，自刎死，而贼党会集山中犹称未死，煽惑诸回，遂入靖远，纵火烧木厂，烟焰蔽天，兰州省城亦震动矣。官兵复追击之，贼遂从黄河以北绕至靖远山后，夺舟而渡，又啸聚于安定县之马家堡，因入官川里，势甚猖獗。五月初六日，西巩驿焚劫一空，贼遂于初七八两日直抵通渭县之牛营堡，径奔马营。马营为通渭冲衢，距城九十里，商贾云集，乃巩昌府之一大都会也。居民数千家及寺庙十余所，俱为煨烬，惟存礼拜寺。

初九日，贼直抵渭城，县官王某，四川进士也，懦弱而寡谋。初闻贼来，邑绅前威远令李仲晦者，原请王动帑练兵抵御，王故迂，因循不听。适有密告王胥役中与贼通者，王遂收之狱。贼闻之，围愈急，王乃逸去，不三日而城陷矣。仲晦父子亦遇害，积尸如山，填塞道路，凡仓库衙署寺庙民居，尽付烈炬，靡有孑遗，反不如马营之民尚有逃亡也。

当是时，会宁为弹丸小邑，而四面受敌，无井泉，去河甚远。李堡初闻贼警，遂戒严，即令四关厢居民拆毁房屋，移居城内，给之口粮，亲率诸军民登城鼓噪，以示其众。未几，贼果来，幸城外无民居，无从焚劫。去而复来者数次，李堡守益坚，下令军民有获杀一贼者，悬重赏，贼竟不敢至。

郭城驿距城仅百里，有乡仓，可贮粟万石。堡惧为贼所击，率兵役营护之。行至五十里铺，大雷雨，不得前，从泥泞中又行数里。时夜将半，昏黑莫辨，闻有旧吏王朝宰居此，遂于雨中扣门歇马，且欲问讯，其家不敢留，亦不知有王朝宰者，但云"贼已至马家堡，闻安定尉已死于贼，贼将至金坛坪，去此不过二里许，恐陷不测，请速行"。堡曰："若果尔命也，如冒雨而进，则前路高山深阱，路更崎岖，人马一堕，当奈何。"乃集随从者，各持器械，以备贼来。堡独坐土室中，衣帽淋漓，灭灯待旦。天既明，雨亦止，乡民知邑宰来，咸荷锄捍卫。又前行十余里，遇有司马荆公道乾奉檄运粮草牛羊驰至军营者，谓之曰："城池仓库，县令事也，不宜前往矣。"堡乃还。

时贼氛愈炽，蚁聚蜂屯，枪炮之声昼夜不绝。贼往来于邑境，蹂躏于村庄者以千万计，各村民闻变惊逸呼号者亦以千万计。一见烟起，则讹传贼至，而各邻邑难民闻会宁贼少，皆络绎趋赴而来。而会宁之民出逃者遇之，以为贼至矣，亦呼号奔窜，自相践踏而死者亦以千万计。通渭既陷，远近惊骇，惟恐官军之不至也。

先是晋抚巴公延三奉使出口，于四月二十五日过会宁，见李堡初任，未谙军务，为指示机宜。堡随送启行，而忽闻报至，贼即至会宁矣。适逢巴公前骑先驱，贼惊而散，盖不虞巴公之骤至也。于是西安将军傅公玉带兵一千名，巴里坤副都统永公安自山西进京，前来协剿，即傅公婿也。陕西巡抚毕公沅调西安、同州各营兵暨西安满标、抚标两营兵五千名，又调四川屯练降番兵二千名、宁夏兵一千二百名，又川北兵二千名、山西兵二千名，至西安候拨。又河洲韩土司兵一千名，又瓦寺土司桑朗、雍中等自愿效力，挑选精兵四百名。而兴安镇总兵官三公德亦带兵一千名，由秦州一路堵截。延绥镇总兵官策公卜坦又带兵一千名，由静宁州一路

堵截。不数日而钦差大臣福公康安偕领侍卫内大臣海公兰察暨巴图鲁、侍卫、章京等相继而至，大学士阿公桂又挑选火器、健锐两营京兵一千名，次第会集。

贼见官兵势甚，遂退聚陇西之狼山，出攻陇西、伏羌二县，复攻静宁州、隆德县城，俱坚守不动。贼乃至底店子，底店子者，在静宁州界，回民聚俗而居不下千余家，沿途胁从者又数千人，以至驿递不通者数日。至六月初三日，贼闻王师北来，遂退入石峰堡。石峰在万山中，其高插天，石路甚险，惟北面一线可上。贼踞为巢穴，筑垒开沟，为负隅计，实绝地也。福公既至，为相度地势，断其樵汲，立栅设卡。时当三伏，七日无雨，贼下视四面重围，勺水不得，遂大困。七月四日夜半，贼有佚围而出夺路奔逃者，官兵四面截杀，贼投崖堕阱无算，生擒万余，贼无一脱者。

贼既平，乃班师，而通渭王令忽从民间出，犹怀印绶，似尚欲复任者，遂伏法。李堡时年五十余，贫而傲，刚而直，两月之间，须眉尽白，实有守城功，而禄弗及也。其明年，遂改教皖江。时按察使陈公步瀛已擢安徽布政使，司马荆公道乾亦升调池州太守，而前任秦州刺史王公宽适为敬敷书院山长，边城僚属，重聚一方，酒酣耳热，每谈往事，辄欷歔欲泣而不能自已也。陈公赠诗云："陇上鸿泥不可寻，偶来皖水共题襟。循陔早诵归田赋，磨盾犹怀御敌心。乍喜放鹇歌跌宕，岂因失马怨崎崟。眼前此会知难得，且把松醪仔细斟。"荆公赠诗云："分襟何意复登堂，回首皋兰雁几行。三月烽烟金甲赤，五年冰雪鬓毛苍。心惊往事同孤垒，天遣离人聚一方。老我驰驱筋力惫，输君报国有文章。"王公赠诗云："河阳脱帻茹齑盐，回首边城饮水廉。计拙真同洴澼绕，谈高欲卷雪霜髯。冬烘病愈头风檄，春酌灯沉细雨檐。家近百花洲畔住，归来访我九峰尖。""陇坂长驱昔并鞍，险如蜀道岂辞难。石峰纪事心逾壮，讲院谈兵胆尚寒。帆逐雁声催欲别，岁如客意送将阑。寓人薪木期无毁，曾听蕉窗夜雨残。"盖惜之也。

书南园先生事

先生姓钱氏，讳澧，字东注，号南园，云南昆明人。其先有名铸者，本籍浙江，为钱武肃王后。明成化间，以游幕至滇南。会司理监太监钱能出镇云南，以其同姓，欲引附。铸耻之，避居迤西。后能去，仍还昆明。八传而至拙叟公，生五子，先生其长也。少颖异，刻励为学，中乾隆三十七年进士，授庶吉士，散馆为翰林检讨，饱读中秘书，文名藉甚，充国史馆纂修官。

四十五年，充广西副主考。其明年冬，擢江南道御史，稽查通仓事务。适是年二月，逆回犯兰州，而甘肃冒赈事发，狱已成矣，诛窜者几百人，而独不及陕西巡抚毕沅。先生奏言："冒赈折捐，固皆由王亶望骫法营私，但查亶望为藩司时，毕沅曾两署陕甘总督，近在同城，岂竟毫无闻见。诚使早发其奸，则播恶不至如此之甚，即陷于刑辟者，亦不至如此之多也。臣虽不敢必其利令智昏，甘受所饵，惟是瞻徇回护，不便举发，甚非大臣居心之道。"奏入，上是之，夺沅爵三级。

先是，台谏衙门自李漱芳左迁后，无人敢言事者。居无何，复劾山东巡抚国泰吏事废弛，借纳贡名，贪婪无厌，官民苦之，所属州县亏空累累，奏请按问。且言嗣后愿皇上勿受贡物，俾天下督抚无以藉口。上览奏，即命军机处传讯澧，对曰："御史例得封闻言事，臣有见闻，不敢不告也。"已而有旨随同军机大臣和珅、刘墉、诺穆清等前往查讯。当是时，和珅柄国，而国泰素奔走其门下者，人皆为先生危。及抵山东境，而和已早授意于国泰弥缝，辄以危言动先生。先生曰："且到山东再看。"惟刘墉深知其弊，常与先生密商。比到省盘库，则和珅先言不用全数弹兑，第抽盘数十封，无短绌可也。和遽起回馆舍，先生请封库。次日彻底折封，则多系圆丝杂色银，是借诸商铺户以充数者，因诘问库吏，得其实。遂出示召诸商来领，大呼曰："迟来即封贮入官矣。"于是商贾皆纷纷具领，库藏为之一空。复改道易马，往盘他处亦然。案遂定，而和亦无可如何也。于是国泰与藩司于易简俱拏交刑部治以罪。上嘉之，以澧敢言，擢通政司参议。

三十八年四月，晋太常少卿，转通政司副使。上常召对便殿，其言秘，外人无有知者。惟总管国子监事务尚书刘墉知之，遂宣言于诸生曰："钱南园已将科场舞弊事面奏矣，诸君慎自爱也。"是年八月，以本官出为湖南学政。到任后，绝干谒，不受陋规，衡文取士，一秉至公，士子莫不感服。迨岁科期满，有旨留任。适丁母忧，星夜出城，宿于旅舍，即委员赍印交巡抚，而于次早启行。各官有追送赙仪者，俱拒不受。未几，又丁拙叟公忧。先生在籍，闭户读《礼》，绝迹公门，每日惟自课子弟读书而已。

五十八年，服阕北上。先是督学湖南时，适荆州水灾城圮，而孝感有活埋人命之案，又有匿丧应试，并出首违碍书籍诸事者，先生适在丁忧急归之际，遂将诸事移交巡抚浦霖查办。而浦霖捏辞参奏，以为诸事皆己所发也。上责以钱澧近在邻省，不行查奏，奉部议革职留任。上曰："澧为官尚知持正，著加恩以主事用。"选户部江南司主事，引见，奉旨以员外补用，即补户部河南司员外郎，复奉旨授湖广道御史。

时军机大臣和珅与阿文成公桂议论不和，办事不同一处，虑开朋党之祸，先生上疏曰："军机大臣应同在公所办事，互商可否，此定礼也。近惟阿桂在军机处，余或在内右门，或在南书房，或在造办处，一切咨事画稿司员皆趋走多歧，将来必生事端。况内右门近接禁寝，向来有养心殿带领引见之例，所以皇上加恩大臣，不令与百官露立，是以设庐，许得暂止。每日清早于未辨色之先，一大臣入，各司官亦随入；一大臣出，各司官亦随出。为日既久，不能不与内监狎熟，万一有如从前高云从之事，虽立正刑辟，而所纟圭已多。杜渐防微，理宜改正。请皇上饬诸大臣悉照旧章，同止军机处，其圆明园办事亦同一体，以昭画一之规。"上览奏，遂切责诸大臣，谓钱澧所奏甚是，即命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当时

阿文成桂以下咸称为南园先生，不以名也。惟和珅频加诘究，欲穷以难处之事，卒不能屈，转资商确耳。

六十年乙卯，扈跸滦阳。九月还京，偶感风寒，遂病卒，年五十六。是年冬，浦霖以福建巡抚任内事伏法京师。越四年己未正月，和珅亦赐死刑部狱中，惜先生之不及见也。

初，先生提学湖南时，巡抚为吴江陆耀。耀居官清正，每事必商，称为知己。适耀卒，几无以治丧，先生亟典质二百金为赙，而率诸生俱白衣冠步行往吊，遂俯伏恸哭，曰："公生平不名一钱，愿公受之毋却也。"其风义如此。

书周孝子事

周孝子名芳容，字铁岩，华亭人。其父文荣，弱冠游楚，自楚归娶时，年二十有八。其明年生芳容，又明年复往楚。越五载，以省亲旋里，不数月即去。芳容才六岁，稍能记其声音笑貌。后八年，楚中移文至华亭，则客死归州官舍矣，实乾隆五十八年九月十七日也。时芳容已十四岁，祖父母犹在堂，家无毫末之产，赖其母汪勤事纺织，仰事俯畜。又以门祚衰薄，亲戚皆闻讣而叹，岂能往楚迎柩，乃招魂设奠，丧不成礼。既而祖父母相继死，临终抚芳容叹曰："安得汝为寻亲孝子，使我瞑目九泉乎！"芳容泣而志之，由是始有负骨归葬之念。而连遭丧病，家亦奇贫，笔耕所出不能谋半菽之养，欲行复止者数载。春秋家祭，闻其母哭声甚哀，而芳容自顾年已及壮，可跋涉险阻，乃自奋曰："天下岂有无父之人哉！"遂屏弃荤血，茹斋衣素，节日用，为母氏余粮。焚香告家庙曰："此去不得父骨，誓不归矣！"又思途长费重，孤贫下士，岂能徒手遄征，必至京随宦游者以往，事或稍易。因于嘉庆十七年二月附漕艘佣书入都。

先是芳容尝为童子师，见人画兰竹，窃效其法。又于书肆中得《曹全碑》残本，亦时时临仿。既登舟，以其余晷学书作画，又取官僚中启事尺牍，晨书夕写，以为数者兼习之，庶可藉以游楚也。

六月抵京师，寓西河沿之泰来店，遍谒同郡官辇下者，泣告之故，皆悯然叹息，许为觅楚馆。初意江汉为天下通途，吴中往仕者指不胜屈，橐笔幕游，意不计重值，当无所难，乃迟之。又久竟不可得，芳容自思曰："必待游幕往楚，则就道无时。吾为寻亲而出，无论佐人持筹握算，下至佣保傔从，苟可因以到楚者，皆所愿也。"又以此意告同郡诸公，亦皆哀怜其志，而楚馆仍不可得。遂拟行乞道路，访求踪迹。而寓京半年，典衣度日，积逋甚多，寓主人督促旅费又甚急。时当十二月，同里耿君省修方以需次在京，甚笃交谊，乃往告其事，求其资以薄少为出都计。耿以岁将逼除，期于正月初商之。至时复往，适有朝士在坐，阍者导入傍舍，则故乡数客在焉。坐有戴宝德者，年逾六旬，曾与文荣同客归州。芳容向之号泣叩头，求示以旅瘗处。耿适至，为详述其故，宝德挟芳容起，曰："汝即周文荣之子，今已成立，将入楚寻亲耶？孝哉！孝哉！虽然，自京师至归州，水陆数千里，观汝形容，傫然一寒士，势不能枵腹往返，其难一也。归州于戊午、己未间遭白莲教之乱，城垣房舍尽已焚毁。今庐而处此者，皆流移雁户。汝父溷葬乱冢中，兵火之余，安能寻觅，其难二也。孤子当室家有内顾之忧，自宜昌以上，江波绝险，舟行稍一失势，即下饱鱼鳖。汝纵孝不顾身，其如母夫人倚闾之望何？其难三也。为今之计，莫如暂且归里，尽洁白之养。我官江夏日久，宾客多有从归州来者，当代汝访之。候有影响，即以相告，然后往寻未晚也。"芳容哭不止，耿复告以将行乞往寻之事。宝德叹曰："愚哉！愚哉！虽然其愚不可及也。汝既有此孝思，当为汝图之。今归州吏目江宁钟君光范，我友也。作书付汝，赍以往见。钟君乃好义之士，不汝欺也。"是日耿首倡馈赆，袁方伯秉直、赵侍郎秉冲辈俱有所赠，足以稍资扉屦。明日戴持书至，复出路程目一纸，曰："自汉口西上，记载极详，不忧迷道。戴因亲老，乞改近地，归时当相见里门也。"乃敦勉而去。

芳容走别耿君，将束装向汉口。有同寓张某者，金陵人，曾为某郡司阍，熟游齐、鲁各官署，适流落在京，乃曰："子善书画而无门可投，吾多交游而无物为贽，盍牵连南行，彼此各有所济。且南京楚船甚多，屈指可达也。"遂于十八年正月二十四日相伴出京，一路取笔墨所给，仅足糊口。抵临淮关，张以访友他去，芳容独坐旅舍，愁思凄然。忽念同郡史君本泉方为颍上教谕，盍往访之，兼问入楚道路，乃与张分手。

自出都后，芳容日行风霜雨露中，寒燠失度，饥饱无时，精神日烁。由临淮至正阳关，舟行四日，始投止旅店，头目晕眩，遍身焦灼如火，饮井水数升，神思稍定。次日，病不能起。时夏令初届，淮、泗间疠疫流行，多朝发夕死者。主人见芳容病状，惧不敢留，欲徙置邻庙。庙故摧颓无主，旅病者移置其中，无不即毙。芳容乃曰："吾本孤客，主人虑之固当。然吾病虽剧，心实了然，药之可以即愈。且吾有大事未了，为吾招里正，当告以故。"未几，里正至，语以将入楚寻亲，迂道往颍上访史君事，又出戴君书及囊中银二铤，曰："吾命悬此书，恐病中失去，故以相托。"因指银曰："尽此医病，病如不起，即以具殓，遇松江人过此，以书视之，必有反吾榇者。"里正阅书色动，邀邻医至。医乃寿州诸生，受业于史君者，见书甚骇，叩得其详，曰："此吾师之戚，大孝子也。病必无虞，汝辈勿草草。"时观者甚多，皆怂恿主人相留，不复议徙。医者以史君故，尽力诊治，日或二三至。七日，热稍退，渐能饣甫糜，又七日，病愈。因急欲登途，当风剃发，病复大作。自此之后，或因食复病，或因劳复病，直至六月初旬，始能步履。已留滞正阳关两月，资斧衣装又复罄尽。乃步至颍上，谒史君于学舍。见芳容病容柴瘠，体无完衣，固止其行，言其次子熙文将就试江宁，若同舟以往，则旋松江甚便。以死父而缺生母之养，孝者不为也。芳容志不可转，史恻然怜之，乃命作书画数十幅，以己名刺遣斋夫遍投门下诸生，诸

生有答者馈银或四三钱，或五六钱，聚之得二十余两。因具衣履，别史君而行。

自颍上至汉口，道经商、雒、黄、麻间，一路人烟稀少，崇岩巨岭，绵亘千余里，为车马所不通行者。惟乘竹轿，轿日费千钱，非有力者不能也。加以秋暑未退，草木正盛，瘴烟毒雾，终日不一开霁。又滑县邪教将乱，奸人乘间伏莽，道多梗塞。芳容则麻鞋短服，日行三四十里，遇无旅舍处，辄据石倚树，露宿草间，或风雨骤至，往往淋漓达旦。尝宿山家檐下，梦中为物所惊，觉则有长蛇一条，黑质白章，从领穿袖而出，芳容悸不敢动。又夜行青石岭下，山半双灯炯然，以为人也。呼之，灯忽不见，听猛虎一声，遮道而立，因窜身荒堑间以免。又山蹊过雨，水势汹汹，赤脚行石齿中，忽踵决肤裂，流血不已。时有卖草帽者，数人同行。有地名往流集者，芳容至此不能复前，数人先去。未几，有两人仓皇而反，曰："过此八九里，峰回路转处，突出十余人，挺刃交下，劫所有以去，已毙一人，余各他窜。吾所以逃归者，欲诉之官也。"芳容骇甚，明日俟多人为伴，始敢前行。山中所经危险之地，不可胜数。及抵汉口，则已清风戒寒矣。

前在京时，戴君以路程目相赠，凡江途夷险、城市疏密，及停帆易艇、旅行水宿之事，无不详备。遂依目中所载，附估客船以行。适公安水发不能前进，枉道由洞庭湖折而西上。舟中侧席而坐，临食而叹，时时以泪洗面，或竟夜不眠，咄咄自语。同舟者怪而问之，不以实告也。

至宜昌，空囊如洗，饮食俱缺，检随身物凡值一钱半镒者，悉付质库，得钱一千余文，易舟就道。是夕芳容梦其父形貌如昔，诫曰："明日上滩，汝宜留意。"明日过青滩，水势狂悍，石角参错波涛间，触舟，舟漏，几沉没江中。既出险，各贺重生。乃于九月初一日抵归州城下。自宜昌浮江上溯，滩滩梯接，势若建瓴。归州城濒江设险，鸡鸣犬吠，恍在霄汉。明初崇墉屹立，后为张献忠所夷，乃栅要害守之。近复毁于寇乱，重事版筑，官府方招集流亡，疏节阔目，与民生聚，由是闾阎阛阓，较旧制更严且整。

芳容就寓州署之侧，乃持戴君书谒吏目钟君。钟见书骇然，一再阅之，蹙然曰："此乡自被寇后，城郭人民皆非畴昔，即十年前事，知者甚鲜，况二十年耶？土著之民墓田丙舍，皆已为谷为陵，矧旅榇耶？汝既来此，且少弛担簦，当行寻郊外，裹草根片土招魂归葬，于孝子之心亦可无憾。如欲求真骨以归，正恐徒劳无益耳。"芳容固求公访之，因遍询州役及城内外琳宫佛宇，讫无知者。州有老役徐某，避乱居巴、巫间，常回州应役。一日至署，芳容适在座。钟问曰："前二十年，浙有黄公钟岱官此，汝知之乎？"曰："知之。曰："黄有幕客周病殁于署，汝知之乎？"曰："知之。其年某为役总，董率各役，黄本官系六月到任，携幕客三人，一戴一许一周。周到署已病，一童子侍汤药。一日童子唤某人，则已气绝床上，药瓯犹在手也。时黄本官与戴姓者在省未归，惟许姓为具棺殓。虽事越二十余年，犹能记其仿佛。"芳容闻之，感泣不能止，急询瘗埋之所。曰："似在东关外骨坟塘，依稀偏左。自遭教匪蹂躏，恐迷其处矣。"钟谓芳容曰："今略得影响，子宜移寓就近，东关外有太平庵者，可往居之，明当遣徐某为导，求其殡所。"芳容乃移寓庵中。

次日，乞徐为导，至骨坟塘。塘去城一二里，荒山乱草，四周立石为界，为商旅丛葬之所。芳容伛偻草际，求之不可得。次日复往寻觅，日将趖，仍不可得。芳容自念曰："此间四五里，白骨如莽，陈陈相因，拟尽半月之功，穷索瘗所。吾万里远来，不得父骨，当投江而死耳。"正然疑间，忽见十余步外，片石半没土中，亟掊土视之，石上字凡三行，中一行云："清故周文荣，系江苏松江府华亭县人。"左行云："殁于癸丑年九月十七日卯时。"右行云："某年月日同人公立。"芳容心喜极而悲，号恸不能起，欲露宿冢上。徐某谓地多豺虎，常白昼啮人，因挟芳容归寓。

明日，趋告钟，钟欣然曰："亲骸既获，大志已慰。若迎归故里，则江路辽远，约略计之，非二百金不可。且掩土已久，不如无动。南宋大儒多有父母异葬者，可法也。"芳容决意负骨归，钟不能止，曰："此事宜告本州。"次日乃告州牧刘公清祥，刘悯芳容志，命里正与伍伯为助。钟亦遣人来，预具水瓮二，黄布囊一，油纸数幅，绵纸八番，蚕绵一束，线一绚，及笔墨疏布小刀之属，择于重九日登山收骨。是日天朗气清，雇土工二人，持祭物偕往。至则里正、州役咸在，乃陈祭冢下，启土见棺，则前和已朽，触处糜滥，棺破而骸见。芳容擗踊哀号，以口衔左臂肉，右手持刀割之，用力过猛，皮裂及肘，又割之，以肉抵父颏腭间，辄胶合如漆。左臂血沾渍骨上，亦深入不流。乃掬泥掩创，裹以疏布，匍匐拾骨。伍伯展油纸陈之，土工次第加纩，裹以绵纸。芳容乃以血和墨，寸别件记，凡若干股装为一囊，护以绵被。又以余墨拓石上字数纸，为归日征信，然后掩石入土。

归州江山雄奇，东郭尤胜。时登高者数十百人，闻有此事，至骨坟塘环而视之，无不泪下称叹。乃负骨至太平庵，冀卖书画作归计。而穷途局蹐，费无所出。有湖州商人某亦来游，叩及里居，因曰："今游击张将军廷国亦松江人也，子如未相识，当为之介绍。"乃谒将军于江上，各叙故旧，并告以不能归骨之故。将军恻然，许为谋之。次日钟欢笑而至，曰："大好遭际，昨有晏会，文武官皆集。张将军以汝事告刘公，公谓孝行如某而困不能归，官斯土者之咎也。首赙白银五两，余官皆三两，幕客三人各二两，已二十余两矣。张将军赙钱十缗，遣旗牌檄江船送至汉口，刻期于三日后起程，岂非大好遭际哉！"芳容惘然不知所对，因遣仆导芳容谢刘公。刘延至书室，命以隶写《孝经》数幅，曰："藏此孝子手迹，可为吾子孙劝也。"又遍谢文武诸官。

芳容临行，钟君持刘公官封书一通，俾归投华亭县，互相咨照。遂白衣冠负骨登舟，居人出郭争视，途为之塞，时嘉庆十八年九月二十日事也。及解缆，风顺

水急，不数日即达汉口，作书托旗牌谢张将军，乃由汉口易舟而东。舟人于柁楼祀金龙神甚虔，芳容亦早晚焚香稽首，祷求默助。半月余，竟达里门。急省其母，虽望眼将穿，犹幸康健如昔。因寄骨城东佛舍，悬所拓石刻字于前，扶老母哭而祭之，闻者皆为酸鼻。既而卜兆于祖墓之旁，营治井椁，即于十一月初九日安葬。时戴君宝德改官金华尉，乞假省亲。适芳容负骸骨归，亦来送葬，则又相顾诧为奇绝也。归时以刘公官封书投华亭周公炜。葬既毕，周招至署中，奖叹不置，以为至性至情，非寻常庸行所及，将闻其事于朝，旌门如制。

是役也，芳容在京师时几冻饿死，正阳关几病死，商、雒万山中几中蛇虎盗贼死，宜昌滩险几破舟死，盖及于死者数矣。非耿君不能出京，非戴君书，即往归州，与不往等，非史君济以资斧不能至汉口，非钟君遣老役指迷，力任其事，无由觅冢得棺，非刘州牧与张将军倡赙赠舟，不能浮江归里。乃濒死更生，负骨窀穸，得报其祖父母遗命于地下者，皆其父文荣之灵，其母汪氏之节，乡邦亲故赈穷救患之德，而尤敬芳容之至孝为不可及也。其事与苏州黄向坚万里寻亲相类，记之以传其人焉。道光三年三月勾吴钱泳书。

丛话六　耆旧

安安先生

先生姓金氏，讳祖静，字会川，一号定涛，吴县人。雍正七年己酉，以国子生荐举引见，授户部云南司主事，除广西司员外，迁云南司郎中。从大学士忠勇公傅经略金川，佐理军务。奏凯，知四川叙州府事，以亲老改近省，补山东济南府知府，擢济东泰武道，调运河兵备道，又调浙江金衢严道，升贵州按察使。

年七十五致仕归。所居授经堂在金阊门内之皋桥里，筑安安室以自居，芦帘棐几，瓦枕藤床，宴如也。先生好读书，老而弥笃，案头尝置五色笔，见载籍中有人地事迹年月先后可疑者，必厘而点乙之。时作蝇头小楷，撮记大要，以便翻阅。书法自幼模虞永兴，继从外舅杨大瓢先生游，专攻晋帖。四十后，由二王稍降赵集贤，而尤近文待诏。群从子弟以时相见问字，必博征古今，缘起根末，终日无倦。平居多礼而好俭，常语人曰："惟俭可以惜福，惟俭可以养廉。"起居饮食，澹泊寡营，溽暑祁寒，不炉不扇。每日早起晚罢，向夜砚火荧荧，为苦志明经所不逮也。所著有《定涛诗文集》十二卷，赵秋谷、沈归愚两先生为之序，藏于家。年八十一卒。泳年十七曾受业于先生之门，得与吴中贤士大夫游，自此始也。

随园先生

钱塘袁简斋先生名枚，字子才。少聪颖，年十二能为文，尝作高帝、郭巨二论，莫不异之。乾隆元年，先生游广西，省其叔父于巡抚金公幕。金公奇其状貌，命为诗，下笔千言，遂大为赏叹。适是年有诏旨举博学鸿词科，金公专摺奏闻云："有袁枚者，年未弱冠，经史通明，足应是选。"乃送入京师。当是时，海内老师宿儒贤达之士计九十有八人，而先生年最少，天下骇然，无不想望其丰采也。居无何，报罢，旋中戊午科顺天乡试。其明年成进士，入翰林，散馆以知县用，分发江南，年二十五耳。越十年，乃致仕，筑随园于石头城下，拥书万卷，种竹浇花，享清福者四十余年。著作如山，名闻四裔。年八十二而卒，学者称随园先生云。

抱经学士

卢抱经先生名文弨，余姚人。乾隆壬申恩科进士，以第三人及第，官至翰林学士。邃于经学，所著有《仪礼新校》、《群经拾补》、《钟山札记》诸书。平生最喜校正古籍，为钟山书院山长，其所得馆谷大半皆以刻书，如《春秋繁露》、《贾子新书》、《白虎通》、《方言》、《西京杂记》、《释名》、《颜氏家训》、《独断》、《经典释文》、《孟子音义》、《封氏见闻录》、《三水小牍》、《荀子》、《韩诗外传》之类，学者皆称善本。

覃溪阁学

大兴翁覃溪先生名方纲，字正三。乾隆壬申恩科进士，历官至内阁学士，降鸿胪少卿。先生之学，无所不通，而尤邃于金石文字，著有《两汉金石记》、《粤东金石考》诸书。所居京师前门外保安寺街，图书文籍，插架琳琅，登其堂者，如入万花谷中，令人心摇目眩，而无暇谈论者也。尝得宋板施注苏诗，海内无第二本，每至十二月十九日必为文忠作生日会，即请会中人各为题名以及诗文歌咏，尽海内贤豪，垂三十年如一日也。嘉庆十六年，重赴鹿鸣。其明年，又重赴琼林。卒年八十六。世之言金石者，必推先生为欧、赵焉。

山舟侍讲

钱塘梁山舟先生名同书，字叔颖。乾隆壬申恩科进士，官翰林侍讲。引疾归，以重宴鹿鸣，加四品衔。家居六十年，博学多文，而尤工于书。日得数十纸，求者接踵。至于日本、琉球、朝鲜诸国，皆欲得其片缣以为快。余少时游幕杭州，尝修士相见礼谒先生于竹竿巷里第，必纵谈古今书法源流以启迪后生，有董思翁老年风度。年九十余尚为人书碑文墓志，终日无倦容。盖先生以书法见道者也。

响泉观察

吾邑顾响泉先生名光旭，乾隆壬申恩科进士，以监察御史出为宁夏府知府，旋调平凉府知府，擢巩秦道，俱有惠政。总督文公绶知其贤，奏请署四川按察使，以失出罢官。归田后，为东林书院山长，善诱恂恂，培养后进。能诗工书，著有《响泉诗钞》十二卷。求书必索润笔，亦甚廉，即取以市大布制棉衣，以施寒者。凡邑中同仁堂施药施粥施棺诸善事，先生必力为调度，以得

宜而后已，乡里称善人焉。

西庄光禄

王西庄先生名鸣盛，字凤喈，嘉定人。乾隆甲戌进士第二人，以内阁学士降光禄卿。寻丁艰归，遂不出，迁居苏州阊门外之闻德桥。余年十六七时，始识于金安安先生坐上。先生勤于著述，尝与元和惠栋、吴江沈彤研精经学，有《尚书后案》、《周礼军赋说》、《十七史商确》、《蛾术编》诸书，选生平交游之能诗者十二家为《苔岑集》，自刻所为诗文曰《西庄始存稿》。年六十余，双瞽。越十年，双目又明。嘉庆二年，卒于吴门。世之言学者，以先生为圭臬云。

竹汀宫詹

家竹汀先生名大昕，字晓征，嘉定人。乾隆甲戌进士，官至詹事府少詹。自广东学政衔恤归里，掌教苏州紫阳书院者十余年。其学无所不通，所著有《廿二史考异》、《金石文跋尾》、《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诗文全集》、《三统历述》诸书，精深纯粹，贯综百家，是合惠、戴两家之学而集为大成者也。余尝谒先生于书院中，听其言论，娓娓不倦，大江南北学者，莫不推尊先生为第一人。其弟可庐先生名大昭，为太学生。嘉庆元年，举孝廉方正。著有《广雅疏义》、《诗古训》、《两汉书辩疑》、《后汉书补表》、《说文统释》诸书。

兰泉司寇

青浦王兰泉先生名昶，字琴德，与王西庄、吴竹屿、钱竹汀、赵朴庵、曹习庵、黄芳亭为吴中七子。中乾隆甲戌进士，官至刑部侍郎。自傑值内廷，参与戎幕，以至秉臬开藩，跻秩卿贰，迻历中外者三十余年，并著懋绩，与千叟宴，予告归田。年八十三而卒。先生尝东至兴京，西南至滇、蜀，所至访求金石，延览人材。从征缅甸有功，赏戴花翎。而谦恭下士，著作等身。闻人有一才一艺者，即录其姓名籍贯，细书小摺，盛以锦囊，各分门类。每与人坐谈，一闻佳士，辄从锦囊中取出补之。自古怜才爱士之诚，未有如先生者也。著有《述庵文钞》二十卷、《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又类集所知识之诗与文为《湖海诗传》、《湖海文传》若干卷。

二林居士

吴门彭尺木先生名绍升，自号二林居士，前兵部尚书启丰第四子。乾隆丁丑科，与其兄绍观同中进士，未殿试。迨尚书公殁后，遂闭关城东文星阁，精心禅理，阐扬净业，不复与人闲事。著书甚多，如《居士传》、《善女人传》诸作，大半皆释氏劝世普济众生之言。古文宗法归震川。有《二林居集》二十四卷，内有《国朝名臣小传》二十篇，曾以上诸史馆。余尝谒先生于文星阁，必从门外击磬三声，而后延入，挥麈谈文，终日不倦。嘉庆元年七月，忽作《辞世偈》，一病而殁。

秋帆尚书

镇洋毕秋帆先生，负海内重望，文章政绩，自具国史。乾隆五十二年，先生为河南巡抚。六月廿四日夜，湖北荆州府江水暴涨，堤溃城决，淹没田庐，人民死者以数十万计。七月朔日，得襄阳飞信，先生即于是日先发藩库银四十万两，星夜解楚赈济，一面奏闻。高宗皇帝大加奖赏，以为有督抚才。不数日即擢授两湖总督，兼理巡抚事务。泳时在幕中，亲见其事。先生为人仁而厚，博而雅，见人有一善，必咨嗟称道之不置。好施与，重然诺，笃于朋友。如蒋莘畬、程鱼门、曹习庵诸公身后事，皆为料理得宜，虽千金不顾也。家蓄梨园一部，公余之暇，便令演唱。余少负戇直，一日同坐观剧，谓先生曰："公得毋奢乎？"先生笑曰："吾尝题文山遗像，有云：'自有文章留正气，何曾声妓累忠忱。'所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余始服其言。时和公相，声威赫奕，欲令天下督抚皆欲奔走其门以为快，而先生澹然置之。五十四年夏，和相年四十，自宰相而下皆有币帛贺之。惟先生独赋诗十首，并检书画铜瓷数物为公相寿。余又曰："公将以此诗入《冰山录》中耶？"先生默然，乃大悟，终其身不交和相。六十年二月，贵州苗民石柳邓、湖南苗民石三保等聚众劫掠，人民震恐。先生闻之，即驰赴常德筹办灭贼之计。事既平，尚驻辰州，以积劳成疾，卒于当阳旅馆，年六十七。后二年，和相果伏法。先生著作甚多，一时不能尽记，尤好法书名画，尝命余集刻《经训堂帖》十二卷，海内风行，至今子孙尚食其利云。

梦楼太守

丹徒王梦楼太守名文治，字禹卿。乾隆二十五年进士第三人，以翰林侍讲出知临安府。其未第时，尝为侍读全公魁幕客，册封琉球，有《海天游草》。太守既工书法，诗亦深纯精粹，远过时流。有《梦楼诗集》二十四卷，袁简斋太史谓其细筋入骨，高唱凌云，非虚语也。其书亦天然秀发，得松雪、华亭用笔。至老年则全学张即之，未免流入轻挑一路，然较刘文清、梁侍讲两公，似有过之无不及耳。

竹屿中舍

长洲吴竹屿先生名泰来，字企晋，为吴中七子之一，中乾隆庚辰进士，与秋帆尚书同年。二十七年，召试，进内阁中书。先生意致萧闲，才情明秀，作诗一本渔洋，著有《砚山堂集》十卷。五十二年，尚书为河南巡抚，延先生为大梁书院山长。余时亦在幕中，与洪稚存、方子云、徐朗斋辈饮酒赋诗，殆无虚日。未几卒。

穆堂侍御

许穆堂先生名宝善，青浦人。乾隆庚辰进士，历官浙江道监察御史。丁艰归，遂不出。常寓吴门，以诗文自娱。尤工于词曲，善戏谑，举座莫不倾倒。著《南北

宋填词谱》,吴中诸乐部莫不宗仰之者。

苏潭中丞

南康谢蕴山先生名启昆,乾隆庚辰进士,通于史学,尝补《西魏书》,以正魏收之陋。先生官浙江布政使时,余时在转运使幕中,蒙先生垂盼,往来甚密。著有《补史亭诗》、《浙东小草》、《蓬峦轩草》诸刻。所交皆一时名士,如胡菉君、沈磐谷皆在幕下,唱和甚多。后擢广西巡抚,又著《粤西金石记》十二卷。卒于任。

耘松观察

阳湖赵耘松观察名翼,幼聪颖,年十二学为文,一日成七艺,莫不异之。以直隶商籍入学。乾隆庚午中顺天举人,辛巳成进士,以第三人及第,由编修出守广西,民淳讼简,人民悦服。适缅甸用兵,奉命赴滇,赞画军事。调广州监司。未几,擢贵州贵西兵备道,而以广州谳事镌级。遂乞养,归田十年,母既终,不复出。五十二年,台湾林爽文作乱,李公侍尧奉命赴闽,过常时邀先生为参赞。事既平,李公欲入奏起用,先生固辞之。遂由建宁分道,游武彝九曲,过常玉山,遍历浙东山水之胜,与当世贤士大夫相唱酬以为乐,年八十八而卒。所著有《廿二史札记》三十六卷、《陔余丛考》四十三卷、《檐曝杂记》六卷、《皇朝武功纪略》四卷、《瓯北诗抄》、《瓯北诗话》、《瓯北集》共若干卷,学者称瓯北先生。

筠心学士

吴门褚筠心先生名廷璋,字左莪,为先外祖华嶰山先生受业弟子。始以明经教授太和,旋入为中书舍人,登癸未进士,入翰林至侍读学士。尝奉敕纂修《西域图志》暨《西域同文志》,于回部山川风土最为熟悉。三典省试,四校礼闱。舟车所及,山水之胜,人物之奇,莫不发之于诗,王兰泉司寇谓过于宋之范文穆公云。著有《筠心诗钞》十二卷。

秋室学士

仁和余秋室先生名集,乾隆丙戌进士,官至翰林学士。先生为人端雅修洁,工书画,尤精于人物。历典乡会试,以病告归,为大梁书院山长,既又为娄东书院山长。年八十余尚能作蝇头小楷,没于吴门。

杜芗宫保

元和姜杜芗宫保名晟,字光宇,为前明给事中垛四世孙。家赤贫,忍饥励学,中乾隆丙戌进士,除刑部主事,历官刑部尚书、湖广直隶两省总督,加太子少保。吴中科第官刑部而洞悉刑名者,首推宫保与韩桂舲两尚书云。宫保官湖南巡抚时,偶见余笔墨,遂大称赏,屡嘱属吏驰书来聘,时余以母老辞不赴也。前后二十年中,南北往来,虽未一面,而有知己之感云。

榕皋先生

吴县潘榕皋先生名奕隽,字守愚,少聪颖,年十六以商籍补仁和县学生。中乾隆壬午乡榜,己丑成进士,及殿试名列第七,以引见不到降附三甲末,逾御试保和殿,钦定第十名,以内阁中书用。补官十余年,除户部主事,遂拂衣归。自此林居四十余年,读画评诗,游心物外,怡然乐也。道光壬午岁,重赴鹿鸣。己丑岁,又将重赴琼林,时年已九十矣。以两江总督、大学士蒋公攸铦奏陈,奉旨加四品卿衔,著加恩免其进京,以示体恤耆儒之至意。是年适遇覃恩,胞侄世恩以所得一品封典貤封光禄大夫,先生生一子名世璜,中乙卯探花,亦授户部主事,两孙俱补博士弟子员。尝赋《纪恩诗》十首,海内名公卿和者甚众,莫不荣之。所著有《三松堂诗文集》若干卷,行于世。泳自束发游吴门,与先生为忘年交,往还最密,相知亦最深。呜呼!若先生者,可谓五福兼备者矣。

二云学士

邵二云先生名晋涵,余姚人。乾隆辛卯科会元。五十七年,余初入京师,谒见先生于横街寓第。时官翰林侍讲,为人朴野,德行恂恂,今之召伯春也。而经学之修明,文章之通达,实鲜其匹。是时萧山王南陔中丞尚为秀才,常在先生坐中遇之,剧谈古今,每至竟日。所著《尔雅正义》可补邢昺之陋略,又有《公羊传》、《孟子义疏》诸书,未传于世。

黼堂少宰

嘉善家黼堂少宰名樾,中乾隆壬辰进士,历官至吏部左侍郎。少工书法,历践清华。年七十余,自营生圹,一切饬终之具,皆自经理。一日早起,命家人将书籍、笔砚、字画、什物及生平玩好之具,尽行点检,关锁封固,若将有远行者。遂坐后堂,倏然而逝。余见少宰为翰林时,其貌绝似赵荣禄画像。过五十后,两耳下忽添长须。至七十余,须发俱白,惟两耳下须尚黑,亦罕见者。少宰殁后二十年,其令子熙属余刻神道碑,立于墓左,裴回丙舍者三日而去,时道光壬辰四月也。

芝岩太史

吴县范芝岩太史名来宗,字翰尊,为宋文正公后。中乾隆乙未进士,入翰林,告归,时年五十余矣。范氏故有义庄,积逋累累,不能资族中,咸推先生为主奉,清厘整顿,一秉至公,不三十年增置良田一千八百余亩,市廛百余所,每岁可息万金。文正公墓故在河南洛阳县之万安山,文正祖墓在苏州之天平山,俱焕然一新。而子孙之穷困者,例给钱米,一切丧葬助恤、考试之费俱倍加。自此义庄又复振兴,皆先生力也。年八十一卒。著有《洽园诗稿》十八卷。

鱼山比部

冯鱼山先生名敏昌,广东钦州人。中乾隆戊戌进

士，入翰林，改户部主事。丁外艰回籍，为南海书院山长，卒于羊城。先生之学，经经纬史，而诗歌、古文、金石、书画亦靡不贯综。钦州在中华极南地，接连交阯，有明至今从无科第，得之自先生始也。京师士大夫咸称为南方之学云。

杜村观察

吴杜村先生名绍浣，安徽歙县人。世以盐筴为业，寓扬州已百余年，家道殷富。乾隆乙未、戊戌两科，先生与其兄绍烁同中进士，入翰林。先生精于赏鉴，所藏法书名画甚多。当时如彭南昌、董富阳、王韩城、刘长沙诸相国所贡图籍书画，必经先生品题而后奏进。家有颜鲁公《竹山联句》，徐季海、朱巨川告，怀素小草《千文》，王摩诘《辋川图》，贯休《十八应真像》，皆世间希有之宝。至宋、元、明人，其次焉者也。嘉庆初年，余每到邗上，辄主其家，而先生喜余之至，亦必扫榻以待之。后家事中落，不得已报捐观察，补河南南汝光道。卒于官。

秋史侍御

扬州江秋史侍御，前安庆太守恂子，中乾隆庚子恩科进士第二人。博雅能诗，尤嗜古碑帖，自周、秦、两汉、魏、晋、六朝、唐、宋、元、明金石文字，搜罗殆遍。余于乾隆壬子年在京师始识之。时秋史丁太守公艰，赋闲无事，时相过从，语必终日，不知谁为宾主也。忽以青田石一块，高二三寸许，琢为汉碑，式极古雅，上刻云："君讳德量，字量殊，江都人，太守君之元子也。举进士，官御史，世精古文、金石、竹素，靡不甄综。乃于乾隆五十七年霜月之灵刊兹嘉石，以传亿载。"其明年将服阕，卒于京师，咸以为碑谶云。

平阶中丞

清平阶中丞名安泰，满洲镶黄旗人。中乾隆辛丑进士，为人谦雅，能诗歌，清新有法。喜隶书，亦苍劲入古。而政事修明，虽猾吏莫能炀其灶也。中丞殁后，公子尚幼，其青衣李某为刻其诗，菊溪相国序之。

渊如观察

孙渊如观察名星衍，阳湖人。父勋举人，为山西河曲令。观察生之夕，祖母许梦星堕于怀，因以名之。幼聪颖，年十余龄，能背诵《昭明文选》，不遗一字。比长，肄业金陵钟山书院。袁简斋太史屡称之曰："天下清才多，奇才少。今渊如乃天下奇才也。"一时名士，如杨西禾、洪稚存、顾立方、钱献之、汪容甫、赵味辛、吕叔讷、杨蓉裳、黄仲则、何南园、方子云、储玉琴、汪剑潭辈，皆为倾倒。观察尤好山水之游，金石之学，错综经义，泛览百家，以及释道诸书，莫不赅贯，原始要终。先达中如王西庄、朱竹君、钱辛楣、王兰泉、姚姬传、赵云松诸先生，亦莫不赏异之也。

乾隆五十一年，始举于乡。明年成进士，对策称旨，以第二人及第，授编修，充三通馆校理，散馆以刑部主事用。旋升员外，除郎中，总办秋审处。每有疑狱，平反核谳，全活甚多。出为山东兖沂曹济道，权臬使，治行廉平，活死罪诬服者十余辈，亦不以之罪县官，曰："县官实不尽明刑律，皆僚幕误之也。"是以山左吏治为之一变。

丁母艰，后不复出，买屋金陵，筑五松园，将为终老计。当道延为主讲，如扬州之安定、绍兴之蕺山、西湖之诂经精舍，造就后学，问字者千余人，一时推为学者。嘉庆八年，为贫起官补授山东督粮道，请开东省水利，宣泄卫河，以滋漕运；增给兵米，以恤满营。又以先儒伏生、郑康成有功圣学，直在唐、宋诸儒之上，请立博士，俾膺承袭，上之抚部。其后刘学使凤诰又以邱氏为左邱明后，与伏、郑并置博士。俱奉部驳未得行。公事之余，惟与二三同志稽古论文，著书刻书为事。他如伏牺陵、阳陵、柳下惠、闵子、曾点、澹台灭明诸墓，以及季桓子井，皆搜求遗逸，立石表之，俾不失坠。又创建吴将孙子祠于虎邱，重建烈愍祠于金陵，于金坛九里镇拓得孔子延陵十字碑，于句容得三国《吴葛府君碑》，及梁天监井栏文，于德州得北魏《高湛碑》，插架盈箱，神与古会。十六年辛未，引疾归金陵奉侍河曲公。又五年而卒，年六十有六。公生平最喜刊刻古书籍，有《平津馆丛书》若干卷。

兰士太守

灵石何兰士太守名道生，与其弟元烺俱中乾隆丁未进士。其为人也，温纯缜密；其行事也，胸襟爽朗；其为诗文也，磅礴浑灏，不名一格，要能镕铸古今，以自抒其性灵。嘉庆五年，尝为山东巡漕御史，适余由水路入都，欢聚于南池行馆者凡四五日，饮酒赋诗，为一时佳话。后出知九江，丁外艰。服满，迁知宁夏，卒于官。著有《方雪斋诗集》十二卷。

宜泉太史

大兴翁宜泉太史名树培，覃溪先生子。乾隆丁未进士，入翰林。博雅好古，能传家学。尤明于钱法，凡古之刀币货布，皆能辨识。所著有《泉币考》，较洪遵《泉志》精博殆过之。闻某处有一古钱，虽远道必躬自往访以为快，其天性然也。后记名，以繁缺知府用，未至官而卒。

仲子教授

凌仲子名廷堪，海州板浦人，其父系海上灶户也。仲子年十余岁未尝上学，至十三四，偶逢读书人，辄喜切三问四。遂以《水浒传》熟读，通部不移一字。廿余岁游京师，始见知于翁覃溪先生。自此淹贯百家，邃于《三礼》、天文、律算之学。所作诗歌，沉博绝丽，古文经解，亦皆有根据，而尤长于词曲，虽老宿见之，亦为俯首。都人士知其才，咸佽助之捐监。应顺天乡试不中。乾隆戊申岁，余往汴梁，遇于毕秋帆中丞幕中，两眼若

漆，奇谈怪论，咸视为异物，无一人与言者。尝与余同居一室，听其言论之刻，观其文章之妙，遂谓仲子曰："以君之才，必中进士。然少福泽，当自勉之耳。"至壬子癸丑，果连捷，中会榜第四，后补宁国府教授。丁母艰，穷甚，竟无子。

香杜舍人

长洲蒋香杜舍人名廷恩，初名棠，字蓴辉。乾隆四十年，余年十七，始见舍人于吴门井仪坊胡恪靖公家。舍人长余七岁，当时已为吴中名士，与顾西金、张清臣、吴玉松、石竹堂、韩听湫、王铁夫、沈芷生辈齐名。迨诸公相继登弟，铁夫亦应召试举人，而舍人仍困场屋，不得已走京师，馆质郡王府。至嘉庆庚申，始中顺天乡榜，旋充正黄旗觉罗官学教习。屡试礼部不第，乃窃自念曰："今潘芝轩世恩、吴棣华廷琛两殿撰，皆见其为儿童嬉戏时，今且为大僚矣。拟取廷恩两字改名，或有得也。"乃己卯恩科果中进士，朝考列第二，授内阁中书，时年已六十八矣。

舍人少聪颖，十一岁尝谒沈文悫公于里第，公以近作诗命和，舍人援笔立成，有"马依古道嘶残月，蝉寄高枝噪晚风"之句，遂大加称赏。舍人之学，无所不精，所著有《晚晴轩笔述》二十卷、《爱日堂文稿》二卷，又《晚晴轩诗集》，并骈体文集各数十卷，俱未刻。道光壬午十一月，舍人薄游淮甸，犹与余相遇于扬州，归而卒于家，年七十一。

鹤侣比部

长洲褚鹤侣先生名寅亮，字搢升，乾隆十六年召试举人，官刑部员外郎。传惠氏之学，一以注疏为归，精于《三礼》，兼通《公羊春秋》。盖何休之学，久无循集者，惟先生与武进庄侍郎存与能会其说。年六十余乞假回吴，为龙城书院山长，著书甚富，俱未刻。子鸣翙，号观亭，以孝廉为湖北通山县知县，能传家学。

十兰判官

嘉定家十兰先生名坫，字献之，兄塘，中乾隆庚子进士。先生以国子监生中式乾隆甲午顺天副车，就职州判。巡抚毕公奇其才，奏留陕西，补乾州直隶州州判。先生自幼通于小学，及长博极群书，于汉、唐先儒之学，无不洞悉底蕴，穿穴训诂，断以谨严。著作宏富，无一字苟率，非深信确据者，不著于篇也。尤精篆籀之书。颇自负，尝刻一小印曰"斯冰之后，直至小生"。晚年病风痹罢官，以左手作书，饶有古趣。所藏金石文字三千余种，既老且贫，皆以易米。其初仕关中时，尝贻余书云："奉七十五岁之老亲，作三千余里之羁客。"官二十年始归，而母夫人康健如故也。初，先生在关中，兼理武功县印，值白莲教匪滋事，溢出郿县斜谷口，直蹦盩厔，距武功不过六十里，中界渭河，啸聚往来，焚烧杀掠，邑之民大恐。先生率县人武进士杨君纠乡勇万余人，分据要害，贼观望不敢渡，时嘉庆三年正月二十日也。至廿六日二更，忽有骑马贼二十余突至县之北门，先生急启门纵兵歼之，生擒其三人，旋讯伏枭示，益增置军器弓弩，淬以毒药，昼巡夜守，凡十二日未尝解衣，贼始去，危城以全。州人宋某者有富名，有地当冲衢，州民争之者前后数百人，讼起于乾隆七年，其家已易两世，屡定谳屡控不已，案牍山积。先生至，独不以利动，曲折谕之，宋乃悦服，竟捐地为衢，讼以息。此皆卓然可纪者，未可以文章而掩其功绩云。

蓉庄都转

吾邑秦蓉庄先生名震钧，幼贫苦，以国子生充誊录，得议叙，授山东临清州判。值贼匪王伦作乱，陷寿张、阳谷，逼近州城。时先生权州事，戒备坚守，不为动，凡十七昼夜。会钦差大学士舒公赫德统大兵会剿，适是夜大雾，哭声震野，城中执火视之，见数千人奔城下环呼乞命，官军疑为贼，将发枪炮。秦曰："不可，来城下者，皆难民也。开门纳之，苟有不测，吾任其咎。"然犹惧奸人之溷人也，乃使劲兵数百人排列城门左右，兵刃如雪，只许老弱及妇女先进城，其余留在城外，天明再盘查而后人，分置各庙住宿，给以食，全活者无算。贼既平，以守城功擢州刺史，继调高唐、平度，升陕西平凉府知府，旋擢督粮巡道，至两浙都转运使。尝仿范文正义庄之例，置田千亩，以赡族人。秦氏自有明以来，科甲而富有者无算，未尝有此举也。先生能书，得张天瓶司寇法，尝聚古今名迹，刻《寄畅园法帖》十卷。

香洲先生

吴县蒋香洲先生名耀宗，字思彦，前光禄少卿文澜孙，刑部员外曰棨子，以国子生遵豫工例报捐知县，历任广东、湖南知县，升广州府同知，又升澧州，皆以事去职。先生任石城时，有监生曹某以杀人系狱，曹故乡居，比邻张某素无行。县役诣张催粮，张不能应，时已薄暮，偕役告贷于曹，推户人，则张之父死门内，血迹淋漓。张遂大呼曹杀其父，急告县中。先生阅案牍，宣言曰："死于门内，曹杀何疑，当就乡亲勘。"忽命舆大搜张室，得木杵于床下，血痕殷然，尽寸与格伤合，遂定以凌迟详报。盖子致父死，潜纳尸门中，役适踵至，诡言告贷，实欲其作证，人虽疑张，莫之肯直也。曹感再生恩，且悔过，乃输金修其村中之观音阁，旦夕焚香，曰："我非自求福，愿祝我蒋父母子子孙孙富贵寿考也。"后令邵阳，署祁阳，皆有惠政，民德之。子厚培，官广西桂林府通判；元复，乾隆丁酉举人，官山西榆次县知县；万宁，嘉庆辛酉进士，官河南封丘县知县。先生有堂弟名曾熻，字德昭，亦积学砺行，有醇儒风，余总角时尚见其在学舍中诵读也。后两子俱成进士，长泰阶由中书历官监察御史，次庆均由庶吉士历知河南杞县，升补知州，年八十三而卒。

艮庭徵君

余于乾隆甲辰、乙巳之间，教授吴门，始识江艮庭

先生。先生为惠松崖栋入室弟子，时年七十余，古心古貌，崇尚经学。余尝雪中过访，见先生著破羊裘，戴风巾，正录《尚书集注·音疏》，笔笔皆用篆书，虽寻常笔札登记，亦无不以篆，读者辄口噤不能卒也。尝言许氏《说文》为千古第一部书，除九千三百五十三字之外无字，除《说文》之外亦无学问也，其精信如此。毕秋帆尚书闻其名，延至家校刘熙《释名》，亦用篆书刻之。生平不作诗赋时文，而好填词，有《乌云》、《春山》、《樱桃》、《藕簪》、《金莲》诸阕，柔情旖旎，又绝似宋、元人笔墨。潘榕皋农部云："观艮庭所学，决非西汉以后人，不谓其老树尚能著花也。"嘉庆元年，举孝廉方正，年八十余而卒。

懋堂明府

金坛段懋堂先生，余于乾隆五十年三月始识之。后先生卜居吴门，时相过从。其学无不贯综，初受业于戴东原，以顾亭林、江慎修两家之学考证音韵，定古音为十七部，条分缕析，成为一书，曰《六书音均表》，实能穷文字之源流，辨声音之正变。复以许叔重《说文解字》十五篇为之注疏，且以发明二徐，为《说文解字注》，袪诸家之说，祛后学之疑，孜孜矻矻，垂三十年始得成书。自有《说文》以来，莫有备于此者。先生名玉裁，字若膺，以孝廉官贵州玉屏县知县，有政声。

端卿刺史

元和顾端卿先生名元揆，中顺天乡试，为果亲王宾客，除浙江龙泉令，擢绍兴府南塘通判，颜其堂曰吏圃，自课其子，日坐堂皇，据案著书，俨如学舍。升罗平州知州，未赴任，适丁继母忧。服阕，起补黔西州知州。端卿居官，不名一钱，而清俸无多，犹时时分给寒苦，虽盎无储粟弗顾也。老年益自刻励，终日赋诗作画，犹不辍云。

子居明府

武进恽子居明府名敬，乾隆癸卯举人，其先为汉平通侯杨恽，因名为氏。恽之子梁相迁毗陵，自汉至今未尝他徙，南田翁其族也。子居以官学教习出为浙江富阳知县。其为官也，刚方正直，清廉自守，而讼断如流，虽老吏莫能窥其奥，一时有神君之目。与同邑张皋闻为莫逆交，两人俱以古文自命。而子居之文尤为杰出，以韩、欧为宗，以理气为主，如长江大河，浩乎其不可测也。丁艰起服后，历官江西瑞金、新喻知县，卒以刚方为上官所忌诖误。后随一仆遨游山水间，数年而卒。余尝有书寄之云："昔司马子长有言：'如方枘欲纳圆凿，其能入乎？'"良可叹也。

春嘘叔讷两明府

陈春嘘名昶，阳湖人，入籍大兴，中式顺天乡试，出为浙江知县，历署桐乡、秀水、余姚诸县事，皆有惠政。在余姚时，有仙坛一所，相传阳明先生尝降此坛。春嘘素不信，为驳诘数事，乩中俱能辨雪，乃大服，请受业为弟子。一日早起，忽见阳明先生现形，修髯伟貌，高冠玉立，而面如削瓜，遂下拜，已不见矣。因手摹一像，凛凛然有生气。余尝见之，虽老画师不及也。春嘘学问淹博，不特明于政事，凡古文、诗赋、词章，及书画、艺术诸家，无不通晓，而尤邃于地理及兵家言，真经济才也。后补奉天锦县，县中俱习武，俱不读书。春嘘为立书院，涵濡教育，不二三年中式者数人。嘉庆十一年，仁宗巡幸关东，献赋者十六人，文教从此大兴。任锦县七八年，图治益精，士民感德，为立生祠。卒于官，年未五十耳。

吕叔讷名星垣，为毗陵七子之一，国初吕殿撰宫之后也。以明经官海州学正，得保举为直隶邯郸县知县。余戏寄一诗云："自笑书生骨相寒，出门何处是邯郸。早知富贵原如梦，谁肯将来作梦看。愁绪苦长须发短，功名容易别离难。君家老祖如还在，为我先求换骨丹。"叔讷著书甚富，尤长于词曲。嘉庆己卯万寿，尝填《康衢新乐府传奇》，为世所称。

大绅先生

吴郡汪大绅先生名缙，其先休宁人，入籍为吴县学生。好为古文，覃思奥赜，游刃百家，积满而流，沛然无阻。尝为建阳书院山长，以正学导诸生。生平志趣，殆不可测，自作《无名先生传》，与瑞金罗台山、长洲彭尺木为莫逆交，三人皆通禅理，大约以释氏为指归者也。

青湖先生

杭州朱青湖先生名彭，工诗，著有《抱山堂诗集》十卷，武林名士半出其门。先生又有《南宋古迹记》若干卷，搜罗颇富，寄托遥深，一生心力尽萃于此。嘉庆丙辰冬，不戒于火，惜哉！

谦士侍郎

侍郎为上海赵光禄文哲少子，名秉冲，字研怀，号谦士。由国子生召入懋勤殿行走，以勤慎著，钦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南书房供奉，久历部科卿寺，累官户部右侍郎，加翰林衔，亦异数也。侍郎博雅嗜古，工篆隶，能模印，尤好金石书画之学。嘉庆十三年七月，余在英相国所寓之近光楼时，侍郎亦在澄怀园，朝夕往还，以金石相切磋，怡然乐也。十九年卒于京师，有恤典。

味辛司马

赵怀玉字亿生，江南阳湖人。为恭毅公申乔曾孙。少读书刻厉为学，家本素封。以乾隆四十五年高宗皇帝南巡献赋，赐内阁中书，擢侍读，出为山东青州府同知。以母忧去官，家渐贫，益自刻励，发为文章，粹然而纯，渊然而雅，一以韩、欧为宗。所著有《亦有生斋文集》二十四卷、诗词集若干卷。

渌饮先生

鲍廷博字以文，安徽歙县人。少习会计，流寓浙

中，因家焉。以冶坊为世业，而喜读书，载籍极博。乾隆三十八年诏求天下遗书，廷博独得三百余种，赍浙江学政王杰上进，奉旨以内府所刻《图书集成》一部赐廷博，乡里荣之。廷博尝校刻《知不足斋丛书》二十四集，嘉庆二十年流传禁中，仁宗见之，传谕抚臣曰："朕近日读鲍氏丛书，亦名知不足斋，为语鲍氏勿改，朕帝王家之知不足，鲍氏乃读书人知不足也。"迨廿五至廿八集进呈，有旨钦赐举人，传为盛事。年八十四卒于家。

晋斋文学

赵魏字晋斋，浙江钱塘人，诸生，精于金石文字，今之赵明诚也。家贫无以为食，尝手抄秘书数千百卷，以之换米，困苦终身。

曼生司马

陈鸿寿字曼生，浙江钱塘人。以明经朝考得知县，拣发广东，两江总督铁公保奏留南河效力。久之补溧阳县知县，多惠政，擢河工海防同知，卒于任。曼生幼聪颖，能诗工画，精篆刻，得丁敬身之法。雅好宾客，倾襟联袂，所在咸集，逌然乐也。年五十余卒。

枚庵先生

吴枚庵先生名翌凤，长洲人。少为诸生，工诗，家甚贫，以馆谷自给，尝手抄秘书至数十百卷无倦色。乾隆五十年，吴中大饥，乃携其母夫人暨妻子出游，历湖北、湖南、广东、江西诸省，凡二十余年无所遇，母已百岁，枚庵亦七十余矣。余尝书楹帖赠之云："卖赋卅年惟奉母，浪游千里为寻诗。"晚年家居，仿渔洋《感旧集》之例，选平生交游之诗曰《怀旧集》十八卷，又《邛须集》十八卷、《吴梅村诗集笺注》二十卷。

二陆先生

吴门陆西屏先生名超曾，幼通文史，补长洲学生。家本素封，能诗嗜古，所藏法书名画甚多，与其弟白斋先生更唱迭和，殆无虚日。所居曰鸭蓝半舫，每得一书一画，必相对终日，怡然乐也。后以子侄辈不克家，各移居处，图籍亦星散无余矣。

陆白斋先生名绍曾，字贯夫，工篆隶书，精于赏鉴。余幼时喜八分，尝师事之。先生平生所见碑帖字画皆为抄录成编，凡二十四函，曰《续铁网珊瑚》，曰《吉光片羽》，又有《不惑编》、《名扇录》、《游杭书画录》、《刻碑姓名录》，及《擘云笼烟记》之类，皆作小楷书，其精勤于翰墨如此。毕秋帆尚书以千金购得之。

雪樵总戎

陈广宁字靖侯，号默斋，浙江山阴人。少读书能诗，乾隆五十二年，得其从父圣传难荫世袭云骑尉，咨部引见，著回标学习，期满摄绍兴都司。时制府伍公阅兵至浙东，广宁执弓矢五发俱中，以是知名。五十八年四月，又摄象山左营守备。象山在东海中，忽有大楼船三停泊钱仓，疑海寇至，合城惊骇。广宁乃携二卒，驾小舟出洋查询，乃西洋英吉利夷船来贡献者也。遂上船呼其译者，夷人皆窄衣羽帽，兵刃如雪，广宁从容语译者，先宣我中华大皇帝威德，故特遣官护视汝国来朝之意。宣毕就宾席，晤两贡使，两贡使点头詟服。频行，以金盘奉宝货数种，一无所受。

嘉庆元年，有诏举孝廉方正，乡先生同为保荐，广宁力辞不就，曰："盛名非所宜当，今供职军门，报恩有藉，岂敢与耆儒竞进耶？"是岁温、台所属屡遭海寇剽掠商民，巡抚吉公亲赴督剿，广宁随往，一切军书奏摺皆出其手。蒇功旋省，补海昌海防守备。其地滨海，风雨潮汐，出入尖山、塌山、范公塘等处，每岁修筑动费巨万，抚军谕广宁分任其事。八年春，援工赈例捐升阶级，选福建督标右营参将。旋以大府保举，擢本标中军副将。时海盗蔡牵正弄兵海峤，劫掠民船。广宁从事军需局，旋奉大府檄出五虎门巡视洋面，飓风大作，波涛山涌，不避险阻，遍历岛屿。随壮烈伯李公长庚商灭贼计，目营指画，咸中款要，李大悦，视广宁有文武才。

十二年冬，署汀州镇总兵官，又继署建宁、漳州两镇总兵官，皆能整饬兵弁，巡逻海岛，声威肃然。十八年，有旨擢安徽寿春镇总兵。入觐，仁宗召对，询广宁出身履历，颁赐克什。抵任未几，又调山东兖州镇总兵。其明年，兖属洊饥，广宁与郡守捐廉施粥，又预贷府库，普加赈给，活者甚众。九月十日，忽得直隶长垣教匪倡乱之信，即挑选精兵起行前往。行至巨野，又闻定陶、曹县有戕官陷城之事，而金乡又复告急，当即分兵派守，一面飞调各营兵齐赴曹州，听候守御。时曹人惶惑，一日数警，广宁亲督诸将搜查奸宄，复檄附近各州县团练、乡勇严加防卫，以待大军。旋获贼匪王朝栋等二十余名枭首，贼闻之少却，而金乡之围亦解。当是时，山东巡抚童公兴提兵亦至曹州，奉廷寄"现在大军未集，总兵陈广宁毋得轻自赴敌"等语，广宁闻之，益加奋勉。时各路贼匪方窥东明，据滑县，围浚城，势甚张，毗连三省。广宁以本标将士可用，请先击贼，防其蔓延合一，以入东境。遂率兵分三路兜剿，自髫山至安陵集，且杀且追，歼贼无算。及全军告捷，而东省以安。时有嫉之者，诤于经略某公，遂参劾之。仁宗知其贤，置不问。调任云南腾越镇总兵。广宁奏言："今开州未平，滑县未破，请暂留军营，俟大功告成再赴新任。"奉旨依议。适拿获伪知府王学礼、伪总兵朱文盛等一百七十八名，亦附片奏闻。十二月，滑县平，撤兵回兖，交印信，星夜进京。上召见，询山左战功劳绩，奏对称旨，又赐克什等物，谕云："滇江重寄，毋得稍延。"广宁即日出都，兼程遄发，行至潜江卒，年五十。

广宁孝悌性成，笃于朋友，而文章词翰、金石图书，无不精心研究，著有《寿雪山房稿》，一时朝贵如韩城、大兴、诸城三相国，韩桂舲、黄左田两尚书，以及袁简斋、梁山舟、王梦楼三太史，皆称之。

秦参将

有秦标者，盱眙人，少为县中吏。嘉庆初年，同房

科某以赈济侵蚀事下狱，罪应军，向秦大哭曰："吾上有老母，妻年少，且无子，如我行，君为我周急之。虽死他乡，亦所感激也。"秦慨然曰："吾惟一身，无所累，愿代子行。"遂白于官，改供自认，乃发遣秦中。适教匪滋事川、楚，蔓延陕西，一路荆棘，秦充乡勇以协官兵，屡得功，议叙为守备。越三年，教匪平，而军年亦满，遂回乡，初补千夫长，屡擢至海州钱家坎都司，旋升仪征参将。秦通文墨，有将略，能通诗古文词，画山水、花卉亦颇得生趣。余在淮阴都督府识其人，畅谈者久之，俨然一书生，真奇人也。

丛话七 臆论

五 福

《洪范》五福，以寿为先。有富贵而寿者，有贫贱而寿者，有深山僻壤衲子道流修养而寿者，未必尽以为福，何也？今有人寿至八九十过百岁者，人视之则羡为神仙，为人瑞，己视之则为匏系，为赘疣；至于亲戚故旧，十无一存，举目皆后生小子，不知谁可言者。且世事如棋，新样百出，并无快乐，但增感慨。或耳聋眼瞎，或齿豁头童，或老病丛生，而沉吟于床褥，或每食哽噎，而手足有不仁，虽子孙满前，同堂五代，不过存其名而已，岂可谓之福耶！

《洪范》五福，富居第二。余以为富者极苦之事，怨之府也。有贵而富者，有贱而富者，有力田而富者，有商贾而富者，其富不一，其苦万状，岂曰福乎？盖做一富人，谭何容易，必至殚心极虑者数十年，捐去三纲五常，绝去七情六欲，费其半菽如失金珠，拔其一毛有关痛痒，是以越悭越富，越富越悭，始能积至巨万，称富翁。若慷慨尚义，随手挥霍，银钱易散，不能富也。或驳之曰："力田、商贾之富，或致如此，若今之吏役、长随、包漕、兴讼之辈，有一事而富者，有一言而富者，亦何必数十年殚心极虑耶？"余答之曰：子不见吏役、长随等人中有犯一事而穷者矣，或一死而穷者矣。总之，如沟浍之盈，冰雪之积，其来易，其去亦易。若力田、商贾之富，譬如围河作坝，聚水成池；然不可太满，一旦风雨坝开，亦可立时而涸，要知来甚难而去甚易也。

《洪范》五福，其三曰康宁。盖五福之中，康宁最难，一家数十口，长短不齐，岂无疾病，岂无事故。今人既寿矣，既富矣，而不康宁，以致子孙寥落，讼狱频仍，或水火为灾，或盗贼时发，则亦何取乎寿、富哉！

或问云：寿、富非福，何者为福？余则曰：寿非福也，康宁为福；富非福也，攸好德为福。人生数十年中，不论穷达，苟能事行乐，知止足，亦何必耄耋期颐之寿耶？苟能足衣食，知礼节，亦何必盈千累万之富耶？

人生全福最难，虽圣贤不能自主，惟攸好德，却在自己，所谓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也。然人生修短穷达，岂有一定，宁攸德而待之，毋丧德而败之可也。

有生前之福，有死后之福。生前之福者，寿、富、康宁是也；死后之福者，留名千载是也。生前之福何短，死后之福何长。然短者却有实在，长者都是空虚。故张翰有言："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持一杯酒。"其言甚妙。

三教同源

儒家以仁义为宗，释家以虚无为宗，道家以清静为宗。今秀才何尝讲仁义，和尚何尝说虚无，道士何尝爱清静，惟利之一字，实是三教同源。秀才以时文而骗科第，僧道以经忏而骗衣食，皆利也。科第一得，则千态万状，无所不为，衣食一丰，则穷奢极欲，亦无所不为矣；而究问其所谓仁义、虚无、清静者，皆茫然不知也。从此秀才骂僧道，僧道亦骂秀才，毕竟谁是谁非，要皆俱无是处。然其中亦有稍知理法而能以圣贤仙佛为心者，不过亿千万人中之一两人耳。

天道人道

自古言天道者，皆以吉凶祸福喻之。余以为天道即人道，人道即天道，天道不可强也，人道不可挽也。何以言之？以尧舜之仁，而其子皆不肖；以禹汤之仁，而不能不生子孙如桀纣者；以文武之德，既生周公，复生管蔡；以孔子之圣，而幼丧父，老丧子，栖栖皇皇，终其身无所遇；以颜子之贤，年三十二而卒；皆不可强也，不可挽也。天地，生物者也，而有水旱、疾疫、兵戈之惨；人心，至灵者也，而有贫贱、夭殇、杀戮之虞。故曰，天道即人道，人道即天道也。

君子小人

君子、小人，皆天所生。将使天下尽为君子乎？天不能也。将使天下尽为小人乎？天亦不能也。《易》曰："君子道长，小人道消。"然则小人道长，君子道消，此天地之盈虚，亦阴阳之运会也。

行仁义者为君子，不行仁义者为小人，此统而言之也。而不知君子中有千百等级，小人中亦有千百等级。君子而行小人之道者有之，小人而行君子之道者有之；外君子而内小人者有之，外小人而内君子者有之，不可以一概论也。

宽容密察

天地之道尚宽容，故君子小人并生；鬼神之道尚密察，故为善为恶必报。帝王者，即天地也，天地不宽容，则人民扰乱；人臣者，即鬼神也，鬼神不密察，则奸宄纵横。

富贵贫贱

富贵如花，不朝夕而便谢；贫贱如草，历冬夏而常青。然而霜雪交加，花草俱萎，春风骤至，花草敷荣。富贵贫贱，生灭兴衰，天地之理也。

大处判，小处算，此富人之通病也；小事谙，大事

玩，此贵人之通病也；而皆不得其中道，所以富贵之不久长耳。余尝论好花如富贵，只可看三日，富贵如好花，亦不过三十年。能于三十年后再发一株，递谢递开，方称长久。然而世岂有不谢之花，不败之富贵哉！

富者持筹握算，心结身劳，是富而仍贫；贵者昏夜乞怜，奴颜婢膝，是贵而仍贱。如此而为富贵者，吾不愿也。

五谷蔬菜

五谷蔬菜之属，见于经史子集者不少，或古有而今无，或古无而今有。余每为留心，又将《尔雅》及明人之《农圃六书》，彼此详校，乃知古今名色，各有不同。盖五谷蔬菜，必顺土之性，因地之宜，始能蕃植，然亦随时更换，总无一定。犹之《禹贡》所载，"厥田惟上上"者，今为下下；"厥田惟下下"者，今为上上也。

鸟兽草木

余五六岁时，先君子教以《尔雅》，所见之鸟兽草木，皆能辩识。及长奔走四方，所见之鸟兽草木，又各各不同。至五十以后，偶返故乡，忽园中堕一鸟，红头白尾，长足短翼，又有草花几茎，苍翠缠藤，黄白可爱，俱是少时未经见者。乃知天地生物，递更递换，不可以一律拘也，人自不留心耳。以此观之，唐、虞、三代之鸟兽草木，与今时之鸟兽草木，不知其几经变改，但以古书图画证之，聚讼纷纷，实隔千里。

援墨入儒

业师金安安先生有句云："一官骗得头全白。"推此而言，人生富贵功名，声色货利，以至翻云覆雨之事，何莫非骗局耶？甚而骗到身后之名，可悲也。故佛家有五蕴皆空、六根清净之说，为之一笔钩消，甚属畅快。然余以为毕竟六根清净，始可立圣贤之基；果能五蕴皆空，方与言仁义之道。若一人骗局，便至死而不悟矣。斯言也，并非援儒入墨，直是援墨入儒。

忠厚之道

人之诚实者，吾当以诚实待之，人之巧诈者，吾尤当以诚实待之，乃为忠厚之道，莫谓我之心思，人不知之也。觉人之诈，不形于言，此中有无限意味。

覆育之恩

锡山北门外冶坊有名王仙人者，爱畜珍禽奇兽，群呼之曰仙人。乾隆己酉六月，余与仙人遇于汉口，见其寓中养一小鹿甚驯，架上有白鹦鹉，能言天子万年、吉祥如意等语。自言尝得一弥猴，高不过六七寸，与老母鸡同宿。猴索食，鸡啄庭中虫蚁哺之，猴不顾，猴亦将所食果栗与鸡，久之竟成母子。猴每夜宿，鸡必以两翼覆护，以为常也。又芜湖缪八判官亦爱畜禽兽虫鱼之属，官扬粮厅，驻邵伯镇，余过访之，锦鸡鸣于座，白鹤行于庭。有孔雀生卵两枚，取以与母鸡哺之，半月余，果出二雏，一雄一雌。缪大喜。两雏渐长，身高二三尺，犹视鸡为母，飞鸣宿食，刻刻相随，殊不自知其羽毛之多彩；而母鸡行动居止，喔喔相呼，亦不自知其族类之不同也。大凡覆育之恩，虽禽兽亦知之，似较人尤为真切。呜呼！可以人而不如鸟乎？

烘开牡丹

吾尝谓今人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捐官。有捐官而十倍于富者，有捐官而立见其穷者，总之如烘开牡丹，其萎易至，虽有雨露之功，岂复能再开耶？所谓倘不烘开，落或迟者，其言甚确。

商贾作宦，固由捐班，僧道做官，须谋方丈。然而亦要看运气，看做法，做得好自可以穷奢极欲，做得不好终不免托钵沿门。

恩怨分明

《史记·信陵君列传》，或者之言曰："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也。"此言最妙，然总不如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二语之正大光明。今见有人毕竟在恩怨上分明者，吾以为终非君子。

贫乏告借

凡亲友有以贫乏来告借者，亦不得已也，不若随我力量少资助之为是。盖借则甚易，还则甚难，取索频频，怨由是起。若少有以与之，则人可忘情于我，我亦可忘情于人，人我两忘，是为善道。

为善为恶

大凡人为善者，其后必兴，为恶者，其后必败，此理之常也。余谓为善如积钱财，积之既久，自然致富；为恶如弄刀兵，弄之既久，安得不伤哉？此亦理之常也。

不多不少

银钱一物，原不可少，亦不可多，多则难于运用，少则难于进取。盖运用要萦心，进取亦要萦心，从此一生劳碌，日夜不安，而人亦随之衰惫。须要不多不少，又能知足撙节以经理之，则绰绰然有余裕矣。余年六十，尚无二毛，无不称羡，以为必有养生之诀。一日，余与一富翁、一寒士坐谭，两人年纪皆未过五十，俱须发苍然，精神衰矣。因问余修养之法，余笑而不答，别后谓人曰："银钱怪物，令人发白。"言其一太多，一太少也。

不贫不富

商贾宜于富，富则利息益生；僧道宜于贫，贫则淫恶少至。儒者宜不贫不富，不富则无以汨没性灵，不贫则可以专心学问。

官久必富

语云"官久必富"。既富矣，必不长，何也？或者曰，今日之足衣足食者，皆昔日之民脂民膏也，乌足恃

乎？一旦败露，家产籍没，而为官吏差役剖分偷窃，人情汹汹，霎时俱尽，可叹也。余尝诵某公抄家诗云："人事有同筵席散，杯盘狼藉听群奴。"

收藏为旺

虞山江蕴明尝问闵处士铭曰："术家言水旺于冬，何以至冬反落？"处士曰："意以收藏为旺耳。"此言最有味。今大富极贵之家，如能事事收敛，谦退而行，自可大可久，即收藏为旺之义也。

治　家

《易》曰："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然吾见家人嗃嗃而操切太过者，不但不吉，凶悔随之。吾见妇子嘻嘻而和易近人者，岂特不吝，家道兴焉。总之，治家以和平两字为主，即治国亦何独不然。

权归于上者，但愿贤子孙，子孙多良，其家乃昌；权归于下者，不可听奴仆，奴仆执柄，其家将陨。

早　起

古人有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故凡蚤起者，其人必勤，富之基也；晏起者，其人必惰，穷之基也。今人有俾昼作夜者，自以为适意，而不知奸盗邪淫之事，由此而生，士农工贾之业，由此而败矣。

种　田

古人有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婢"。乃腐儒语。斯人也，真所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知稼穑之艰难者也。如余者，虽不自耕而食，而农工之事，了如指掌。盖生在田间，自幼熟闻，又能留心察听，故知之独详，有奴婢之所不尽知者。耕读二事，明是二途，而实则一理。大凡种田者，必需亲自力作，方能有济，若雇工种田，不如不种，即主人明察，指使得宜，亦不可也。盖农之一事，算尽锱铢。每田一亩，丰收年岁不过收米一二石不等，试思佣人工食用度，而加之以钱漕差徭诸费，计每亩所值已去其大半，余者无几。或遇凶岁偏灾，则全功尽弃。然漕银岂可欠耶？差徭岂可免耶？总而计之，亏本折利，不数年间，家资荡尽，是种田者求富而反贫矣。吾故曰，必需亲自力作，方能有济也。

秀水王仲瞿孝廉与余论区种之法，大骂今之种田者。余笑云，田地古今不同，不可执一而论。区种虽始于伊尹，而古法不传。嵇叔夜《养生论》亦言区种之法，一亩可得百斛，然自晋至今，鲜有行者。犹之王荆公行青苗钱，不能治国，适足害民。总之，种田以勤俭得时、督率有法为主，便胜于区种矣。

水　利

南北风土异宜，种植亦不同，如江以南谷熟为有秋，江以北豆麦熟为有秋也。然岁之丰熟，全在乎雨旸时若，设有雨旸非其时，则成偏灾矣。余年才六十，已遇两次大旱。一乾隆五十年丁未，一嘉庆十九年甲戌，虽江南烟水之区，皆成赤地，在处干涸，禾苗尽槁，见之伤心。夫苗之得水，犹小儿之食乳，乳已涸矣，儿岂能生。故凡地方公事，最重水利。今有田富户全不关心，一到旱年，束手无策，为之父母者，将何以为情耶？

大江南各府州县皆种稻，而田有高低，大约低田患水，高田患旱。吾乡高田多，低田少，每遇旱年，枝河干涸，则苗立槁。一乡之人言之保长，将水车数十百具，移至大河有水处，车进枝河，以灌苗田，谓之踏塘车。塘车一踏，则租米全欠，租米全欠，则官粮无所办。故有田之家，每至百孔千创，先籴米以纳粮，后籴米以为食。饥民之困苦未苏，而公家之征催已急，是有田而反为田累矣。推其本源，总在不讲水利之故。盖官河运河是有司之事，枝河池荡是居民之责，不知何道一年淤塞一年，则居民一年穷困一年，人自不觉耳。

余尝在王南陔中丞座上见两邑宰晋谒，中丞问两宰云："贵县城周围几里？有几门？"两宰枝梧茫然不能对。余在旁不觉窃笑。夫城郭之大小，为邑宰者尚不知，又安知水利之通塞耶？故凡官于东南而留心民瘼者，必先明水利，再讲田赋，是致治之本。

产　业

凡置产业，自当以田地为上，市廛次之，典与铺又次之。然田地有水旱之患，市廛、典铺有风火之虞，俱要看主人家运，家运好则隆隆日起，家运坏则渐渐消磨。而亦要看主人调度，调度得宜，自能发大财，享大利；调度不善，虽朝夕经营，越做越穷而已。

子　弟

素所读书作宦清苦人家，忽出一子弟，精于会计，善于营谋，其人必富。素所力田守分殷实人家，忽出一子弟，喜谈风雅，笃好琴书，其人必穷。

立　志

大凡英雄豪杰，其立志必与人有异。司马子长谓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是也。然余见败家子弟，其志亦与人有异。有某公子最爱度曲，每登场，必妆束小旦，惊艳绝人，观者赞服。有某富翁子最慕长随，啧啧称道，不数年间，家资荡尽，而竟当长随，得遂其志。可见贤愚之分，只一反掌耳。

吃　亏

吃亏二字，能终身行之，可以受用不尽。大凡人要占些小便宜，必至大吃亏；能吃些小亏，必有大便宜也。

无　学

功名富贵，未到手时，望之如在天上，一得手后，亦不过尔尔。然从此便生出无数波折，无数觑觎，既得患失，劳碌一生，而终不悟者，无学故也。故诸葛武侯戒子书曰"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也。

谨 言

遇富贵人切勿论声色货利，遇庸俗人切勿谈语言文字，宁缄默而不言，毋驶舌以取戾。此余曩时诫儿辈之言也，可以为座右铭。

所 业

人莫不有所业，有所业便可生财，以为一岁之用。又必坚忍操持，则一岁如是，明岁又如是，积之既久，自有盈余；即无盈余，亦不至于冻馁矣。凡子孙众多者，必欲使之名执一业，业成而知节俭，又何患焉。今见世家子弟，既不读书，又无一业自给，终日嬉笑，坐食山空，忽降而为游惰之民，自此遂不可问。臧获皂隶，为盗为娼者，岂有种耶？

利 己

今人既富贵骄奢矣，而又丧尽天良，但思利己，不思利人，总不想一死后，虽家资巨万，金玉满堂，尚是汝物耶？就其中看，略有良心者，不过付与儿孙享用几年，否则四分五裂，立时散去。先君子尝云，人有多积以遗授于子孙者，不如少积以培养其子孙也。

习 气

子不克家，虽是家运，而亦习气使然，是中人以下之人不可以语上者也。尝见某相国家子弟开赌博场，某相国家子弟开蟋蟀场，某殿撰、某侍郎子喜为优伶，某孝廉乞食于市，某进士困于旅舍死无以殓，皆事之有者。唐权文公不自弃文，谓房、杜子孙倚其富贵，骄奢淫佚，惟知宴乐，当时号为酒囊饭袋，及世变运移，饿死沟壑，不可数计，知自古而然焉。

拒 客

士相见礼，自古有之，未闻有拒客为礼者。大凡王公大人，越富贵则宾客越多，宾客越多则越拒客，其势然也。王梦楼侍讲出为云南太守，参见督抚，始到官厅，至于腹饥口渴，欠伸倦坐，终不得一见者。尝有诗云："平生跋扈飞扬气，消尽官厅一坐中。"诵之令人齿冷。昔苏子瞻为凤翔判官，陈希亮为府帅，以属礼待之，入谒或不得见。子瞻《客位假寐》诗云："同僚不解事，愠色见髯须。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亦此意也。

相传裘文达公为尚书时，最喜提奖后进，体恤寒酸，是以宾朋日多，车马日盛，无有不见之客者。每日朝回，请宾朋聚于一堂，而自居末座，一一问语，或有未饭者，辄留饭，使宾朋鼓腹欢欣而去，而私谒之辈从此杜绝，爱士贤声亦从此益著矣。家恬斋为翰林时，尝谒一大吏而为所拒，心甚恶之，及官太守，擢至方伯，客来必见，以清廉为政务，以礼貌当币帛，客亦欢欣而去，无有怨者，皆不拒而拒之法也。

或曰："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则孔子亦尝拒客矣，子以为非礼乎？"余答之曰："孔子之拒阳货，是抑权势，拒孺悲，是明教诲，与寻常拒客不同。然孔子周流列国，仆仆皇皇，卒至无所遇者，又安知非阳货、孺悲之流为之阻抑乎？是可叹也。"

拒客二字，不知亵慢多少人物。或有必不得已之事者，或有进益良言者，或有剖白冤诬者，或有以诗文就正有道者，或有舟车跋涉越千里而至者，或有并无所事以一见为荣者，未必尽是有求而来，若概行拒之，恐非处世之道。余见有某比部，富而狂，尝拒客，即为客卖，至于破家辱身，可不警惧乎？

释道寺院，有客堂，有主客师，使四方游人，善男信女，咸可小憩，有来礼佛者，有来布施者，从无拒客之礼。今富贵家亦有宾馆，有客座，原所以待客者也。或主人他出，或实在无暇，或适有公事，或偶撄疾病，亦可使主宾之友相陪，问因何事而来，有所言否。若拒之，必生众怨，众怨一生，便多浮言，殊非处世保家之道。岂富贵家反不如释道耶？

凶 器

兵者是凶器，人人知所避矣，而不知财者亦是凶器，人人知所趋，何也？财之为物如水火，多不得，少不得，用之得当则为善，用之不得当则为恶。非特为恶也，可以杀其身，杀其子孙，至于瓦解冰消而不自知者，故曰亦凶器也。

骄 奢

新城王阮亭先生家法，凡遇春秋祭祀以及吉凶喜庆等事，各服其应得之服，然后行礼；如子弟已入泮者，始易蓝衫，其妻亦银笄练裙，否则终身著布。余五六岁时，吾乡风俗尚朴素，与王氏颇同。不论官宦贫富人家子弟，通称某官，有功名乃称相公，中过乡榜者亦称相公，许著绸缎衣服。今隔五十余年，则不论富贵贫贱，在乡在城，男人俱是轻裘，女人俱是锦绣。货物愈贵，而服饰者愈多，不知其故也。

今富贵场中及市井暴发之家，有奢有俭，难以一概而论。其暴殄之最甚者，莫过于吴门之戏馆。当开席时，哗然杂遝，上下千百人，一时齐集，真所谓酒池肉林，饮食如流者也。尤在五、六、七月内天气蒸热之时，虽山珍海错，顷刻变味，随即弃之，至于狗彘不能食。呜呼！暴殄如此，而犹不知惜耶！

《新序》谓昌邑王以冠赐奴龚遂曰"今以冠冠奴"，是以奴虏畜臣也。按古者奴婢皆有罪之人为之，故无冠带，所以分贵贱，别上下也。《墨子》曰："君子服美则益敬，小人服美则益骄。"旨哉言乎！

醉 乡

时际升平，四方安乐，故士大夫俱尚豪华，而尤喜狭邪之游。在江宁则秦淮河上，在苏州则虎丘山塘，在扬州则天宁门外之平山堂，画船箫鼓，殆无虚日。妓之

工于一艺者，如琵琶、鼓板、昆曲、小调，莫不童而习之，间亦有能诗画者，能琴棋者，亦不一其人。流连竟日，传播一时，才子佳人，芳声共著。然而以此丧身破家者有之，以此败名误事者有之，而人不知醒，譬诸饮酒，常在醉乡，是诚何心哉！

收成

大凡苗禾豆麦花果蚕桑及一切种作，总须勤健培植，自然蕃茂，然而亦要看后来收成如何。于人亦然，任凭富贵功名享尽人间之福禄者，亦要看老年来结局如何。如结局不好，不可尽推之命运，而亦由自己之不知止足，不识分量，不会收束故也。

名利

《易》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孝经》曰："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论语》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可见仁之与名，原是相辅而行，见利思义，以义为利。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可见义之与利，又是相辅而行。后世既区名利与仁义为两途，已失圣人本旨，而又分名与利为两途，则愈况愈远矣。

名利两字，原人生不可少之物，但视其公私之间而已。夫好名而忘利者，君子之道也；好利而忘名者，小人之道也；求名而计利、计利而求名者，常人之道也。吾见名不成、利不就者有之矣，未有不求名不求利者也。若果不求名不求利，不为仙佛，定似禽兽。

神仙

自昔秦王、汉武，皆慕神仙，求长生之术。余以为生而死，死而生，如草木之花，开开谢谢，才有理趣。《列子》云："死之与生，一往一反。"若生而不死，仅留此身，有何意味哉？丁令归来，人民已非，刘、阮出山，亲旧零落，至于邑屋变更，无复一人相识者。当此之时，方将伤心悼痛之不暇，而尚复能逍遥极乐耶？岂寡情少义忍心害理者，方能为神仙耶？

贪巧

贪吏歌于春秋，巧宦目于晋宋，自古已然，不足论也。夫贪巧而明于民事者，尚有人心者也；贪巧而懵于民事者，则禽兽之不若。何也？虎狼嗜人，吾知其为虎狼也，避之可也；鹦鹉能言，吾知其为鹦鹉也，畜之可也。人而至于不能避，不能畜，害及万民，害及天下，将何以御之哉？使为尧、舜之臣，岂特流放杀殛而已！

雅俗

富贵近俗，贫贱近雅。富贵而俗者比比皆是也，贫贱而雅者，则难其人焉。须于俗中带雅，方能处世，雅中带俗，可以资生。

培养

大凡一花一木，虽得雨露自然之功，而欲其本根之蕃茂，花叶之鲜新，非培养不能也。先君子偶种凤仙花数十盆，置于庭砌，朝夕灌溉，颇费精神。及花开时，千枝万蕊，五色陆离，竟有生平未经见之奇者。次年灌溉稍懈，仍是单叶常花，平平无奇矣。乃知培养人材，亦犹是耳。或曰："每见丛莽中时露好花一枝，则谁为之培养耶？"余曰："本根有花，虽不培养，亦能开放；然狂风撼其枝，严霜凌其叶，吾见其有花亦不舒畅矣。"

子弟如花果，原要培植，如所种者牡丹，自然开花，所种者桃李，自然结实；若种丛竹蔓藤，安能强其开花结实乎？虽培植终年，愈生厌恶。

夤缘

每见官宦中有一种夤缘钻刺之辈，至老不衰，一旦下台，恍然若梦，门有追呼之迫，家无担石之储，在此人固自甘心，而其妻子者将何以为情耶？余尝有《游山诗》云："踏遍高山复大林，不知回首夕阳沉。下山即是来时路，枉费夤缘一片心。"盖为此等人说法耳。

顺逆

人生顺逆之境，亦难言之。譬如行舟遇逆风，则舍橹上纤，迟迟我行。或长江大河，不能施纤者，惟有守风默坐而已，见顺风船过去，辄妒之慕之，未几风转，则张帆箭行，逍遥乎中流，呼啸于篷底，而人亦有妒我羡我者。余尝有诗云："顺逆总凭旗脚转，人生须早得风云。"然既遇顺风，张帆不可太满，满则易于覆舟。一旦白浪翻天，号救不应，斯时也，虽欲羡逆风之船而不可得矣。

宽急

或问富者所乐在何处，曰不过一个宽字而已；贫者所苦在何处，曰不过一个急字而已。然而处富者常亟亟，天下皆是，处贫者常欣欣，实少其人。故孔子曰，"贫而乐，富而好礼"，皆为人所难。若颜子箪瓢陋巷，不改其乐，非有圣贤工夫，未易言也。

贫富

贫者是天下最妙字，但守之则高，言之则贱。每见人动辄言贫，或见人夸富，最为贱相。余则谓动辄言贫，其人必不贫，见人夸富，其人必不富。乃知处富者不言富，乃是真富，处贫者不言贫，方是安贫。

刻薄

吾乡有富翁，最喜作刻薄语，尝谓人曰："钱财，吾使役也；百工技艺，吾子孙也；官吏搢绅，亦吾子孙也。"人有诘之者，富翁答曰："吾以钱财役诸子孙，焉有不顺命者乎？"语虽刻薄，而切中人情。

余尝谓发财人必刻薄，惟其刻薄，所以发财；倒运人必忠厚，惟其忠厚，所以倒运。

同此心

同此心也，而所用各有不同，用之于善则善矣，用

之于恶则恶矣。故曰，人能以待己之心待其君，便是忠臣；以爱子之心爱其亲，即为孝子。

童蒙初入学舍，即有功名科第之心，官宦初历仕途，先存山林逸乐之想，故读书鲜有成，而仁宦鲜有廉也。

安心于行乐者，虽朝市亦似山林；醉心于富贵者，虽山林亦同朝市。

不足畏

王安石以新法致宰相，专以理财用刑惑乱其君，且谓"天变不足畏"，此其所以为小人也。余谓譬如父母教子，继之以怒，将鞭挞之，亦可云不足畏乎？是必当迁善改过，方可以为人子。

关学问

水火、盗贼、兵刑、凶荒、徭役及一切人世艰难之事，无不可以老我之才，增我之智，勿谓无关学问也。

不会做

后生家每临事，辄曰"吾不会做"，此大谬也。凡事做则会，不做则安能会耶？又做一事，辄曰"且待明日"，此亦大谬也。凡事要做则做，若一味因循，大误终身。家鹤滩先生有《明日歌》最妙，附记于此："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世人苦被明日累，春去秋来老将至。朝看水东流，暮看日西坠。百年明日能几何，请君听我《明日歌》。"

大才智

有才而急欲见其才，小才也；有智而急欲见其智，小智也。惟默观事会之来，不动声色，而先机调处，思患预防，斯可谓大才智。

回头看

余见市中卖画者，有一幅，前一人跨马，后一人骑驴，最后一人推车而行，上有题云："别人骑马我骑驴，后边还有推车汉。"此醒世语，所谓将有余比不足也。有题张果老像曰：'举世千万人，谁比这老汉？不是倒骑驴，凡事回头看。"此亦妙语。

人身一小天地

人禀天地之气以为生，故人身似一小天地，阴阳五行，四时八节，一身之中，皆能运会。始生至十五六，春也；十五六至三十余，夏也；三十至四十余，秋也；五十、六十则全是冬景矣。故二十岁以前，病一番，长成一番，若四十岁以后，病一番，则衰老一番。犹之春时，雨一番，暖一番，秋时，雨一番，凉一番也。

凡事做到八分

风雨不可无也，过则为狂风淫雨。故凡人处事，不使过之，只需做到八分，若十分便过矣。如必要做到恰好处，非真有学问者不能。

厚道势利之别

凡遇忠臣孝子及行谊可师文章传世者之子弟，必竦然敬礼焉，此厚道之人也。凡遇大臣贵戚及豪强富商有钱有势者之子弟，必竦然敬礼焉，此势利之徒也。

得气长短厚薄

人得天地之气，有长短厚薄之不同，万物皆然，而况人乎？试看花草之属，有春而槁者，有夏而槁者，有秋而槁者，有冬而槁者。虽松柏经霜未尝凋谢，然至明年，春气一动，亦要堕叶。故知人有夭殇者，有盛年死者，有寿至七八九十至百岁者，不过得气之长短厚薄耳。

过

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只要勿惮改而已，改过迁善而已。天下但有有过之君子，断无无过之小人。吾辈与人交接，舍短而取长可也，但要办明君子、小人之界限。苏文忠公云："我眼中所见，无一个不是好人。"是真君子之存心也，所以一生吃亏，然亦一生堕小人术中而终免于祸。

俭

《晏子春秋》云："啬于己，不啬于人，谓之俭。"谭子《化书》云："奢者心常贫，俭者心常富。"故吾人立品，当自俭始。凡事一俭，则谋生易足，谋生易足，则于人无争，亦于人无求。无求无争，则闭门静坐，读书谈道，品焉得而不高哉！

苦

乡曲农民入城，见官长出入，仪仗肃然，便羡慕之，视有仙凡之隔，而不知官长簿书之积，讼狱之繁，其苦十倍于农民也。而做官者于公事掣肘送往迎来之候，辄曰："何时得遂归田之乐，或采于山，或钓于水乎？"而不知渔樵耕种之事，其苦又十倍于官长也。

悭

或问有致富之术乎？曰有，譬如为山，将土一篑一篑堆积上去，自然富矣。然有三大关焉：自十金积到百金最难，是进第一关；自百金积到千金更难，是进第二关；自千金积到万金尤难，是进第三关。过此三关，日积日富矣。亦尚有秘诀焉，问何诀，曰"悭"。

累

古人有云，多男多累。余谓凡天下有一事必有一累，有一物必有一累。富贵功名，情欲嗜好，何莫非累，岂独多男哉？故君子知其累也，而必行之以仁义，则其累渐轻。小人不知其累也，而反滋之以私欲，则其累愈重。是以道家无累，尚清静也；佛家无累，悟空虚也；圣

人无累，行仁义也。

田为利之源，亦为累之首，何也？盖天下治，则为利，天下不治，则为累。以田为利，大富将至；以田为累，大患将至。

醒

人生一切功名富贵得意之事，只要一死，即成子虚，梦中一切功名富贵得意之事，只要一醒，亦归乌有。当其生时，岂复计死，当其梦时，岂复计醒耶？是以人生一世，变化万端，若能凡事看空，即谓之仙佛可也；若能凡事循理，即谓之圣贤可也。

丛话八 谈诗

总 论

白香山使老妪解诗，为千古佳话，余亦谓诗非帷簿之言，何人不可与谈哉？然不可与谈者却有几等：工于时艺者，不可与谈诗；乡党自好者，不可与谈诗；市井小人营营于势利者，亦不可与谈诗。若与此等人谈诗，毋宁与老妪谈诗也。

诗文家俱有三足：言理足、意足、气足也。盖理足则精神，意足则蕴藉，气足则生动。理与意皆辅气而行，故尤必以气为主，有气即生，无气则死。但气有大小，不能一致，有若看春空之云，舒卷无迹者；有若听幽涧之泉，曲折便利者；有若削泰、华之峰，苍然而起者；有若勒奔踶之马，截然而止者。倏忽万变，难以形容，总在作者自得之。

沈归愚宗伯与袁简斋太史论诗，判若水火。宗伯专讲格律，太史专取性灵。自宗伯三种《别裁集》出，诗人日渐日少；自太史《随园诗话》出，诗人日渐日多。然格律太严固不可，性灵太露亦是病也。

余尝论诗无格律，视古人诗即为格，诗之中节者即为律。诗言志也，志人人殊，诗亦人人殊，各有天分，各有出笔，如云之行，水之流，未可以格律拘也。故韩、杜不能强其作王、孟，温、李不能强其作韦、柳。如松柏之性，傲雪凌霜，桃李之姿，开华结实，岂能强松柏之开花，逼桃李之傲雪哉？《尚书》曰“声依永，律和声”，即谓之格律可也。

古人以诗观风化，后人以诗写性情，性情有中正和平、奸恶邪散之不同，诗亦有温柔敦厚、噍杀浮僻之互异。性灵者，即性情也，沿流讨源，要归于正，诗之本教也。如全取性灵，则将以樵歌牧唱尽为诗人乎？须知笙、镛、筝、笛，俱不可废，《国风》、《雅》、《颂》，夫子并收，总视其性情之偏正而已。

唐人五古凡数变，约而举之，夺魏、晋之风骨，换梁、陈之俳优。譬诸书法，欧、虞、褚、薛俱步两晋、六朝后尘，而整齐之耳。若李、杜两家又当别论，然李之《古风》五十九首，俨然阮公《咏怀》，杜之《前后出塞》、《无家别》、《垂老别》诸篇，亦曹孟德之《苦寒行》、王仲宣之七哀等作也。

七古以气格为主，非有天姿之高妙，笔力之雄健，音节之铿锵，未易言也。尤须沈郁顿挫以出之，细读杜、韩诗便见。若无天姿、笔力、音节三者，而强为七古，是犹秦庭之举鼎而绝其膑矣。余每劝子弟勿轻易动笔作七古，正为此。如以张、王、元、白为宗，梅村为体，虽著作盈尺，终是旁门。

诗之为道，如草木之花，逢时而开，全是天工，并非人力。溯所由来，萌芽于《三百篇》，生枝布叶于汉、魏，结蕊含香于六朝，而盛开于有唐一代，至宋、元则花谢香消，残红委地矣。间亦有一枝两枝晚发之花，率精神薄弱，叶影离披，无复盛时光景。若明之前后七子，则又为刮绒通草诸花，欲夺天工，颇由人力。迨本朝而枝条再荣，群花竞放，开到 高、仁两朝，其花尤盛，实能发泄陶、谢、鲍、庾、王、孟、韦、柳、李、杜、韩、白诸家之英华，而自出机杼者，然而亦断无有竟作陶、谢、鲍、庾、王、孟、韦、柳、李、杜、韩、白诸家之集读者。花之开谢，实由于时，虽烂漫盈园，无关世事，则人亦何苦作诗，亦何必刻集哉？覆酱覆醅，良有以也。

每见选诗家，总例以盖棺论定一语，横亘胸中，只录已过者，余独谓不然。古人之诗有一首而传，有一句而传，毋论其人之死生，惟取其可传者而选之可也，不可以修史之例而律之也。然而亦有以人存诗，以诗存人者。以诗存人，此选诗也；以人存诗，非选诗也。

诗人之出，总要名公卿提倡，不提倡则不出也。如王文简之与朱检讨，国初之提倡也。沈文悫之与袁太史，乾隆中叶之提倡也。曾中丞之与阮宫保，又近时之提倡也。然亦如园花之开，江月之明。何也？中丞官两淮运使，刻《邗上题襟集》，东南之士，群然向风，惟恐不及，迨总理盐政时，又是一番境界矣。宫保为浙江学政，刻《两浙輶轩录》，东南之士，亦群然向风，惟恐不及，迨总制粤东时，又是一番境界矣。故知琼花吐艳，惟烂漫于芳春，璧月含晖，只团栾于三五，其义一也。

蒙古法时帆先生工诗，尤长五律，为世传诵。余一日谒先生于京邸，索余书一小额曰“四十贤人之室”。是时吴兰雪舍人亦在座，因问所典。先生曰：“昔人论五言律诗如四十贤人，其中著一屠沽儿不得，而四十人中又须人人知己，心心相印，方臻绝诣。”余谓观此则凡古今体五七言皆然，如人之身，微有一点痛痒，则满身不适也。先生与兰雪俱以余为知言。

有某孝廉作诗，善用僻典，尤通释氏之书，故所作甚多，无一篇晓畅者。一日，示余二诗，余口噤不能读，遂谓人曰：“记得少时诵李、杜诗，似乎首首明白。”闻者大笑。始悟诗文一道，用意要深切，立辞要浅显，不可取僻书释典夹杂其中。但看古人诗文，不过将眼面前数千字搬来搬去，便成绝大文章。乃知圣贤学问，亦不过将伦常日用之事，终身行之，便为希贤希圣，非有六臂三首、牛鬼蛇神之异也。

口头言语俱可入诗，用得合拍便成佳句，如归真子之“无可奈何仍话别，不曾真个已魂销”，槃溪弟之“未

免有情终覼觇，明知无益却思量”，皆妙。

元中峰和尚咏雪诗云：“冰云四合雪漫漫，谁解当机作水看?”近人咏牡丹诗云：“漫道此花真富贵，有谁来看未开时?”此诗家先后一层法也。

作诗易于造作，难于自然。坡公尝言能道得眼前真景，便是佳句。余尝在灯下诵前人诗，每有佳句，辄拍案叫绝。一妾在旁，问何妙若此，试请解之。余为之讲释，乃曰：“此自然景象，何足取耶?”余笑曰：“吾所取者，正为自然也。”

唐窦臮论书入微，不闻其书法过于欧、虞，司空图论诗入微，不闻其诗学过于李、杜，乃知善医者不识药，善将者不言兵也。

以诗存人

唐瑀字仙珮，一字孺含，常熟之葑溪人，为明诸生，工歌诗。甲申、乙酉后，遂弃去，教授于沙溪、直塘之间，以终其身。与长洲汪钝翁友善。钝翁序其诗，以为使陆务观、范致能而在，与先生角逐于文酒之会，虽善论者未易优劣之也。其推重如此。今遗集不传，余偶得数首，录于左。《破山寺》云：“松光澹阴阴，数里度林樾。精蓝隐深翠，恍与前山绝。峰回壑自幽，地破泉迴合。神物无端倪，诸天有迁越。摩挲古桧庭，挑藓读残碣。如闻老龙吟，叫窾风涛杂。山僧寡威仪，客至懒酬接。晚钟戛然鸣，投瞑命回辙。”《桃源洞》云：“群溜争有托，一迳入深杳。清响散高林，暗流出浅草。石脉互起复，安所穷杳渺。潜羽静不飞，幽花寂相照。久立神智生，返浅湿芒屩。不见桃花红，弥径翳松茑。闲心淡忘归，避世苦不早。武陵何必优，肯与外人道?”《江楼》云：“江楼望不极，飒飒乱帆回。落日千家郭，秋风万里台。但闻南雁至，不见北书来。孤客正愁绝，那堪画角哀。”《拟出塞》云：“将军猿臂志成灰，马上琵琶去不回。偏向沙场留胜迹，明妃青冢李陵台。古战场边蟋蟀吟，月寒沙白夜阴阴。悲笳呜咽三更动，唤起封侯万里心。”仙佩又自号雪井老人。

吴乔又名殳，字修龄，昆山人。高才博学，尤工于诗。王阮亭尝称之曰：“善学《西昆》。”陈其年赠诗亦有“最爱玉峰禅老子，力追艳体斗《西昆》”之句。然观其语必沈雄，情多感激，正不仅以妆金抹粉，步趋杨、刘诸公而已。所著诗名《舒拂集》。余仅见其七律一卷。《寒食虎丘》云：“王泽潜消帝座倾，黄腰白帜遍神京。金瓯不闭千重险，麦饭谁浇十二陵? 一半山光埋朔雪，五分花气落春冰。香鞯宝毂相娱赏，肯信江淮只两层?”《登北固山》云：“渺渺川原坐榻前，村村瞑色乱吹烟。江边铁瓮城三里，云外金焦石二卷。今夜且呼京口酒，明朝重泛渡头船。生平不忘中流楫，每到登临便怆然。”《雪夜感怀》云：“酒尽灯残夜二更，打窗风雪映空明。驰来北马多骄气，歌到南风尽死声。海外更无奇事报，国中惟有旅葵生。不知冰冱何时了，一见梅花眼便清。”

康熙末年，有叶先生者名景高，号菊坨，太仓诸生。笃学好古，能文章，尤刻意于诗。喜游览，遍历滇、黔、闽、广。老年倦游，买田于张泾之上，筑学耕草堂，因自号学耕老人。今无有知其人者。其诗和平渊雅，可以直接盛唐。《明月山次韵》云：“窈窕如螺髻，青青倚远天。虹飞深涧曲，寺耸小山巅。秋雨浮岚湿，晴波落涧圆。吟怀堪寄托，待照我归船。”《清平道中》云：“细雨迷征骑，凉飔动客衣。午晴云气薄，秋老树声微。参错山邱稻，青葱石径薇。前头沽酒店，买醉兴先飞。”《怀俞心在符又鲁兼寄柴胥山二首》云：“俞子真同气，符生实妙才。如何一别后，不见尺书来。异地仍留滞，伊人切溯洄。穷愁应似我，时命岂须哀。”“踪迹千山隔，心期万里通。翦灯同听雨，挥翰各临风。梦别江城近，思深云树穷。西泠富篇什，早晚遗诗筒。”《华盖洞》云：“径通云外寺，春锁洞中天。白石炊香饭，红浆醉老禅。鸟随疏磬下，人趁夕阳还。仙杏初经眼，一枝红欲燃。”《客舍对雨感怀》云：“春光三月暮，偪偬负花期。好约寻芳侣，来吟对雨诗。园林红剩萼，鬓发白添丝。堪笑支离态，衰羸只自知。”《过洞庭湖同青崖弟作》云：“连天一色碧玻璃，帆影湖光望眼迷。铜柱山高人迹少，洞庭水阔雁行低。芳洲兰杜秋风老，远岸蒹葭绿树齐。骚雅吾宗推令弟，题诗直到夜郎西。”《早春感兴》云：“万里江天客未还，小楼搔首对蛮山。吟邀春色千峰冷，寺度钟声半榻闲。细雨绿萌愁外草，残杯红驻醉中颜。茫茫归思情应剧，鬓落边城几点斑。”《便水驿早发》云：“晓乌啼向驿门前，便水茫茫早放船。仰面人家看不见，午鸡声出乱山巅。”《漫兴》云：“细数残花到夕阳，独倾村酒问春光。可能借得东风力，吹落侬头两鬓霜。”钞录数首，以存其人。

余十三岁游虎丘，于肆中见旧扇一柄，以百文购得之，上有七律二首，云：“长夏成诗未附书，今来把读是冬初。琴中雅调惟孤澹，笔下陈言早破除。寒雨平添津岸阔，衰杨远映水亭疏。相思一见为经岁，又待梅开访佛庐。”“自恨摧颓逼暮年，况兼多病少安眠。几枝晚菊经霜后，百种秋悲在雁先。匿影不成键户计，取讥真待买山钱。何妨旨酒看君饮，但对清淮易惘然。”后题“先著稿为大瓢先生正”，因问先著为何如人，皆不知也。比长，读《国朝别裁集》，始知著字迁夫，四川泸州人，流寓金陵，有《之溪老生集》，或云是明季遗老也。

华氏为吾邑望族，至今犹盛。幼时在表兄华性焉家见华硕宣诗一卷，写作俱妙，求问其族中，无有知之者。己卯春日，偶于友人破书中得一册，始知硕宣字养圣，鹅湖人，康熙间诸生，年七十余卒，自号东篱居士。读其诗，五律最工。《题友人园亭》云：“小筑深林里，幽怀独往还。乱云封竹径，野鹤护花关。松老鳞方密，梅欹藓自斑。《南华》初读罢，萝月照人间。”《闻笛》云：“横笛秋江上，江空夜更清。韵随风暗度，愁向月明生。杨柳离亭泪，梅花故国情。无端添别恨，迸作断肠声。”《登塔》云：“孤塔倚霄汉，登临象外幽。乱山排槛入，远水接云流。日月檐前过，楼台天际浮。遥看霞五色，极目是神洲。”《和友》云：“雨过江皋净，移舟落照间。兴

同孤鹤旷，心与野云闲。古涧闻寒水，疏林见远山。欣然载尊酒，访菊扣花关。"《湖上》云："何处堪栖隐，湖滨烟柳庄。溪声常到枕，花影半侵床。拂石眠苍藓，敲诗倚夕阳。忽惊鸥鹭起，渔笛响沧浪。"《贞女》云："秦楼引凤曲，幻作断肠音。未识生前面，难移死后心。惟知因义重，非是为情深。空负丝萝约，兰闺泪满襟。"《僧舍梨花》云："拟入罗浮窟，疏香一径通。澹烟疑远近，明月悟真空。雪影幽窗外，诗情晓梦中。朝来轻带雨，寂寞泪东风。"《归鸦》云："远水残村外，争飞噪晚晴。梁园朝见影，楚幕夜闻声。落叶愁霜冷，惊栖妒月明。孤琴幽韵远，犹似隔林鸣。"《喜晴》云："梦回禽语碎，知是报新晴。云散春衣薄，花迎晓日明。红桥烟柳色，紫陌管弦声。好听香风曲，芳郊踏草行。"《春游》云："红杏依江岸，青山到郭门。舟横春水渡，人醉落花村。娇鸟酬歌韵，香风散雾痕。胜游应不倦，归院欲黄昏。

徐荔村有《岁暮寄内诗》云："双手空空岁又阑，西风心与鼻俱酸。依人自笑冯瓘老，作客谁怜范叔寒。写到家书千点泪，算来归计十分难。此身只当从军死，累尔青鸾镜影单。"时荔村方客如皋，吾乡陶学博国果正为校官，其夫人顾氏偶见此诗，读之泪下，谓学博曰："邑有斯人，可令其流落不归耶？盍为谋焉。"于是夫人自典簪珥为倡，同学诸生闻之，亦醵金以赠，俾其早归，事传远近。又闺秀宋蘅皋，名之淑，李轮霞室也。轮霞久客未归，宋寄以《秋夕感怀》云："银鸭烧残启碧窗，闲庭风起露华凉。梧桐影里秋如水，蟋蟀声中夜渐长。千里关山添别梦，十年羁旅忆他乡。低头怕见团栾月，只恐天涯也断肠。"呜呼！安得有顾夫人之贤者为厚赠之，团聚其天伦乐事也。

"人从绝巘如鱼贯，马入寒林列雁行"，此和致斋公相随围诗也。案庾子山《游猎》诗有"石关鱼贯上，山梁雁翅行"，似即本此。然余以为和相未必有此诗在胸中而用其典故，亦偶尔相同耳。和相有《嘉乐堂集》，其子驸马公丰昇殷德所刻。闻驸马亦工诗，古文，惟不自收拾。樊学斋主人尝为余言。

余于癸酉秋日以事往云间，道出昆山，风阻泊舟，遂登岸散步草堂寺，见壁间所挂扇面，有沈师濂七律四首，中一联云："文坛耻说为偏将，酒国甘居是附庸。"可想见其抱负。遍访斯人，无有知者。

有人咏雁来红诗云："汉使传书托便鸿，上林一箭堕西风。至今血染阶前草，一度秋来一度红。"此诗甚妙，不知谁作。近友人张映山亦有诗云："塞鸿嘹唳菊离披，庭际幽丛故出奇。是草独无迟暮感，不花能放艳阳时。粗枝大叶风流在，绿意红情夕照知。欲写秋容传晚节，画图犹觉不如诗。"又蒋伯寅之"秋深忘岁晚，叶老代花开"一联，亦妙。

邑侯邵公名飒，山阴人，以中书舍人出宰吾邑，去官后改名无恙，字梦余。陈云伯少时尝从学诗，其诗秀骨天成，非时辈所能跂及。《登徐州城楼》云："霜引边声来朔塞，日摇河色上城楼。"《北固山看雪》云："云痕四合沈诸岛，雪色中开见大江。"《栖霞放舟》云："青山入梦成知己，明月同舟当故人。"《秋夜》云："鹤影倦依凉月立，雁声寒带夜霜飞。"皆名句也。邵殁后，云伯为刻其诗。

徐湘浦司马公子德泉名珠，性冲澹，诗情幽逸，如花开绝塞，雁唳清秋。七古尤雄健，有《读友人侯贞友焦山诗题后》一首云："文章擅变幻，造化多雄奇。阴阳无轨范，山川有殊姿。长江西来一万里，发源岷蜀东注此。奔冲直下少归束，金焦两山相对峙。海门扼锁气不泄，万古中流作砥柱。金山如贵人，焦山如隐士。苍岩翠壁睨欲无，青螺点点浮春水。山灵奇气自钟秀，侯生蕴蓄天所授。凭轩句挟海涛飞，拾级语侵山骨瘦。焦先不可作，江月投山坳。眼前名士独醉倒，狂歌唤起春江潮。情于此放，诗于此豪，幻想欲跨云中桥，横空万丈连金焦。安得尔我相招要，看君落笔青天高。"

古者奴婢皆有罪者为之，谓之臧获，然婢之中亦有等级，有素敏慧通音律，或善炊爨能持家，即渔童樵青，亦不过供驱使尽执役而已，未闻有以美丽而得名者。近来士大夫家喜蓄美婢，而青楼尤多，题以雅号，如惜花、采香、待月、绣春之类，然而甘蔗旁生，荔支侧出，似扫眉人不可无此陪衬。马药庵有《赠婢改子诗》四首，云："阿母传呼两字妍，新题锦瑟改么弦。曾闻丫角依兰姊，不信蟠根是李仙。绰约二分笼靥浅，聆娉六寸称肤圆。多情也似雕梁燕，相傍乌衣已十年。""碗脱娇姿绝代夸，管城分荫托琅邪。俭妆未肯依时世，清韵真堪拟大家。绿绮窗前金可铸，白团扇底玉无瑕。阿谁空学夫人样，那比芳名艳榜花。""丁稜仙侣有方干（谓子山），联袂寻春扣绮关。时复中之音呖呖，翩何迟也步珊珊。周旋翻累当筵立，平视惊从隔座看。多谢小红真解事，金筒玉碗许频餐。""一饮琼浆百感生，蓝桥梦影尚分明。平添杜牧重来恨，久负罗敷已嫁盟。未免有情空复尔，似曾相识转怜卿。欲将细语从头问，怕听鹦哥唤客声。"四诗可称绝倒。

以人存诗

于宗尧字二巍，辽东广宁卫人。康熙七年，年十八，由荫生出令常熟，精敏慈惠，一时有神君之颂。《病中咏怀》云："三年花县锁江烟，南国风流事渺然。云外锦峰餐秀色，瓯中琴水拂廉泉。流亡满目愁填壑，水旱焦心欲问天。草野不肥吾貌瘦，强将憔悴弄冰弦。"按公卒时年才二十一，详县志。此诗盖公当日为医士陆显甫书扇头者，陆氏子孙至今宝藏焉。

南城曾宾谷中丞以名翰林出为两淮转运使者十三年。扬州当东南之冲，其时川、楚未平，羽书狎至，冠盖交驰，日不暇给，而中丞则旦接宾客，昼理简牍，夜诵文史，自若也。署中辟题襟馆，与一时贤士大夫相唱和，如袁简斋、王梦楼、王兰泉、吴谷人、张警堂、陈东浦、谢芗泉、王葑町、钱裴山、周载轩、陈桂堂、李啬生、杨西禾、吴山尊、伊耐园，及公子述之、蒲快亭、黄贲生、王惕甫、宋芝山、吴兰雪、胡香海、胡黄海、吴退庵、吴白庵、詹石琴、储玉琴、陈理堂、郭厚庵、蒋伯生、蒋藕船、何岂

匏、钱玉鱼、乐莲裳、刘霞裳诸君时相往来，较之《西昆酬倡》，殆有过之。中丞尝于九峰园作秋禊之会，赋诗云："昨得兰亭春禊砚，便思招客兰亭游。兰亭去此一千里，春禊故事知谁修？扬州虹桥亦名胜，冶春词句今传讴。渔洋遗韵继者少，百有余岁空悠悠。今年三月动佳兴，颇乏知己相赓酬。蝺来名士稍长集，江天雨霁开凉秋。安江门外水新涨，浩荡岂可输闲鸥。棹歌声发古渡头，蒹葭深处清而幽。浓春桃李反嫌俗，秋禊之乐前无俦。南园水木况明瑟，九点烟岚出庭侧。砚池一曲含风漪，倒影奇峰岳莲碧。我携禊砚适来此，一洗寒泉翠欲滴。此池为我禊砚开，此峰为余砚山石。异哉此会非偶然，兰亭之人几曾得？座中名士咸叹息，复有丹青润州客（谓陆晓峰）。明朝写出秋禊图，洗砚之人宜可识。"一时和者甚多。吾乡徐阆斋孝廉一诗尤妙，附记于此："春秋二七逢秋禊，故事千年人不记。《鲁都》赋手建安才，《临河》叙录兰亭字。兰亭茧纸昭陵收，此文未入文选楼。一时诗句总寂寞，细毡碑打蛟龙愁。秋禊主人有秋骨，白面绣衣持玉节。锦带红迎吉庆花，金樽绿泻银河月。直教江水作流觞，江月照客江花香。园中九峰欲飞去，齐吐云气天苍凉。群贤少长列坐次，知公今年三十四。右军修禊三十三，公长一岁应兄事。前日公携春禊砚，新诗扬州家传遍。今朝又作秋禊会，观者人人尽称羡。残醉江皋寄采笺，风流不让永和年。相思一夜秋兰发，花里新吟秋禊篇。"

忆自乾隆戊申岁，余尝与阆斋同客秋帆尚书河南幕府。其年七月，尚书擢两湖总督，余回江东，阆斋以与修《卫辉府志》，独留汴梁，送诗云："我留黄河边，送君黄河口。黄河八月浪连天，白日蛟龙挟船走。因君寄信报平安，家有高堂可健餐？春来更望长安去，愁绝天涯行路难。"呜呼！以阆斋之才之美，不得中进士，入词馆，卒以从军功试为县令，郁郁以殁，可悲也！

阮云台宫保以嘉庆元年提督浙江学政，诸生中有长于一艺者，必置高等，赏叹不已，是以人材蔚起，小学奋兴，为一时之盛。宫保尝试湖州，赋秋桑诗，和者数十家，有诸生胡名敬者，和云："微黄比似菊衣痕，几树萧疏荫荜门。材美早需当世用，价高留待异时论。御寒只为苍生计，历久空余直干存。多少绮罗丛里客，何曾根本与酬恩？""西郊昨夜有霜侵，减却茅檐一片阴。但使阳和调晚节，几曾经纬负初心？春闺自昔相须急，寒士于今得庇深。菊秀兰芳休把玩，直垂青眼到疏林。"便尔吐属不凡，颇有霖雨苍生之志。不数年，果中乡榜，成进士，今官翰林侍读学士。

长白斌少仆良为前任两江总督玉公德第八公子，嘉庆己卯、辛巳之间，官苏松粮道，驻扎常熟。署后即虞山也，有小楼可以望远，题曰辛峰一角楼，与吴中诸名士读画论诗，殆无虚日，自题一联云："群彦集东南，有温李诗才筌熙绘事；高楼占西北，挹石梅香月辛岭晴云。"年未四十，著书盈尺矣。《过拂水山庄》二首云："江总归来白发新，劫灰余烬恋无因。风骚坛坫三朝重，金粉河山半壁陈。貂珥苦思推辅座，蛾麋甘让作完人。孝陵铜狄苔花冷，词馆空吟旧院春。""海天闲话感沧桑，犹有交情忆孟阳。泪化绛云红踯躅，诗题拂水绿荒凉。彦回有寿宁为福，庾信多才亦不祥。禅悦简栖聊自慰，东风愁杀柳枝娘。"

吴杜村观察名绍浣，其祖父俱业鹾，至杜村与其兄苏泉俱中进士，入翰林。杜村诗不多作，亦无专集，而笔甚遒峭。尝记其《舟中感怀》二首云："枫叶兼芦荻，纷纷满客舟。水云千里白，风露一天秋。独宿同孤雁，愁怀寄远鸥。披衣人不寐，剪烛数更筹。""江湖天地阔，感慨别离多。壮岁犹如此，衰年更奈何。怀人看落日，倚枕发高歌。长啸惊龙蛰，寒风起碧波。"七言如"乡思暗随灯影动，客愁齐逐雨声来"，"乱山钟响僧归寺，古渡灯昏月满船"。《咏梅花》云："山间月黯谁横笛，江上春寒独掩门。"又《寒夜》云"众星皆淡漠，孤月自精神"，十字亦妙。

辅国公裕瑞为豫亲王弟，自号思元主人，所居曰樊学斋，有亭台花木之胜，一时名士如杨蓉裳、吴兰雪辈皆与之游。所著有《萋香轩吟草》一卷，十额驸丰绅殷德称其诗清华幽艳，是能镕铸长吉、飞卿而自成一家者。记其《滦阳道中》云："一马长驱挂玉鞭，清秋风景倍萧然。野蛾乱落荒林雪，山鸟斜冲古寺烟。雀舌宜烹疏雨夜，豆棚欲话晚凉天。无眠静对寒檠影，起视云边月正圆。"殊清新可喜。主人尝赠余七古一首，又《和京师冬日八咏》及《春游八咏》诸作，诗甚长未录也。

婺源齐梅麓庶常彦槐，散馆后出宰吾邑，未及数载，即赋归田，遂卜居阳羡为侍养计。于其行也，余为刻坡公《种橘帖》赠之。其《留别梁溪诗》四首云："抚字催科两弗堪，八年竽滥大江南。政难言美差无恶，吏岂能廉只不贪。苗长但须除一莠，马蕃焉用禁原蚕。此生足傲东坡处，腹贮山泉百瓮甘。""年年清兴在春深，扃户重将旧业寻。校士可能持玉尺，论文谁与度金针？伫看骐骥骧云路，莫遣鸱鸮集泮林。毕竟词章总余事，读书须得圣贤心。""可怜秋旱稻苗枯，火急符书尚索逋。拙吏甘同道州考，流民终赖郑公图。圣恩浩荡如天大，乡俗敦庞自古无。推解不缘诸父老，哀鸿安得命全苏（自注云：甲戌大旱，自恩赈外，邑之殷富捐赀接济，不下十四万缗，全活饥民无算）。""一桥一墓五年修，点缀青山与碧流。俗变荆蛮思泰伯（自注云：泰伯墓在鸿山，岁久倾圮，予募赀修葺），名题丰乐忆滁州（自注云：望亭桥旧名龙汇，久圮，予以赈余之钱兴修，改名丰乐）。平川日落渔樵渡，寒食花开士女游。俯仰之间已陈迹，他时还念故侯不？"

袁简斋先生通、迟两公子，虽不以科第起家，而皆能诗。迟子名寿芝者，年未弱冠，稿已笄束，记其《游栖霞寺》一联云："清静尚嫌禽作语，玲珑谁与石争能？"颇有乃祖家法。又铅山蒋心余先生曾孙名志伊者，号小榭，能诗。道光壬午九月，余偶至邗江，相晤于王古灵席上，有《题小红雪楼诗卷后》一律云："续书香海记前回，曾见山阳旧雨来。小草每依庭际长，寒花独向画图开。春风自扫元卿径，尊酒谁倾杜叟醅。赢得词人题

妙笔，欲招黄鹤醉江梅。"俱可谓善承家学者。

东乡吴兰雪舍人有姬人绿春，本苏州人，生长盛京，性修洁，爱贞静，善画兰，法陈古白，又能诗，舍人甚爱宠。死时年二十二耳，舍人悼痛不已，赋诗云："冷暖相依仅五年，不应草草赋游仙。早知一病无医法，何苦三生种夙缘。嫁日欢娱如梦里，殓时明丽倍生前。定情诗扇教随殉，谁诵新词遍九泉？""深春妍暖似秋凉，池馆萧闲接洞房。瓶水浸开红芍药，鬓花簪遍白丁香。虫声呜咽吟幽砌，树影玲珑画粉墙（即用绿春旧句）。佳句而今零落尽，但思清景亦沾裳。""缟衣一换泪先倾，奉母艰难百事并。望远魂消归棹影，追逋梦怯打门声。卖文辛苦怜何补，投绂蹉跎悔未成。孤负同心谋养急，劝抛微禄办归耕。""津门迢递隔江关，旅泊经春苦未还。廿四花风蝴蝶瘦，一双人影鹭鸶闲。衣香小立飘隋苑，泉味同尝爱惠山。输与梁溪唐孝女，白头卖画尚人间（孝女以卖画养亲五十余年）。""带围宽尽旧湘裙，支枕哀吟未忍闻。双颊断红疑中酒，一梳浓绿怕消云。翻书风过微嫌冷，沈水香多重怯熏。为爱梅花犹强坐，寒香禁受两三分。""夜半天风沸海潮，仙舟彩伴似相邀（殁前一日，梦中买舟与姊偕行）。买山只道成偕隐，临水何堪诵《大招》。心力无多愁易尽，聪明太过福难消。他生合作痴儿女，莫忆前身是翠翘。"其余妙句甚多，不能尽录。

渔家晒网，每于古戍沙滩、斜日西风之下，鳞次栉比，而青山每为所掩。亡友蒋敬斋有《渔家乐诗》云："莫教晒网如城堞，留得青山一面看。"此言未经人道。敬斋名溶，长洲诸生。年二十许，辄喜讲道学，言语坐立不苟。尝自制寝衣，长六尺余，本《论语》所谓长一身有半也。余笑谓之曰："古之寝衣，似即今之衾被，恐泥古太甚。"敬斋愕然曰："吾过矣，吾过矣！"至于下拜，其风趣如此。

钟祥彭毓圃名志杰，以孝廉作宰浙江，任乌程十年，有惠政。尝捐俸刻陈无轩《湖州诗录》三十六卷，为一时所称。毓圃能诗，而尤工于五字。《道场山》云："断山云为补，浅涧月能添。"《梅雨》云："竹翠摇新影，溪流没旧桩。"《送友人》云："双鹤去不返，孤云还几时？"《晚晴》云："古树含云润，新花借月明。"皆名句也。其子庆长，字五云，亦能诗，余为书"题裙室"三字赠之。

扬州阮梅叔明经为云台宫保之弟，年未弱冠，即能诗歌，为艺林传诵。所刻有《珠湖草堂诗》四卷。余最爱其"万树红连斜照外，一峰青插白云中"之句，此吴澹川《南野堂笔记》、杨芸士《述郑斋诗话》所未采也。

邹君春帆与余同庚同月先后一日而生，自幼相爱，工于帖括，屡困小试。偶过其书斋，有咏落花诗，尚未脱藁，起句云："花落客心惊，小园鸟乱鸣。春光原是梦，流水本同行。"读未毕，愀然曰："子正在盛年，何作此种语耶？"春帆笑而不答。即于是年十月死，不意竟成诗谶。

顾西轩名铣，同乡东湖荡人。余十七八岁时尝与同寓吴门之石榴亭，有鲍子知我之感，记其《樱桃花诗》云："频年作客缘何事，每到春来不在家。"暗中用典，令人不觉。

张铁琴彰，长洲人。年十五六，貌如美人，世所希见。余长其一二岁，每与谈论古今，辄以张良自命。一日，同往城南看菜花，铁琴有诗云："嫣红姹紫弥天下，关系苍生只此花。"其抱负如此，不数年而死，惜哉！

余姊夫杨廷锡，吴县光福人。少工诗，语能动人，句必有味。《月下独酌》云："杯中有影人成耦，天上无云月不孤。"《春闺》云："春来心事凭谁问，惟有帘前双燕知。"《初夏》云："新篁未惯经风雨，却傍疏篱护落花。"皆妙。死时年三十，惜无存藁。

纪　存

先曾祖奉麓公，当明鼎革时，年仅十三，随先高祖避难阳山白龙庙，至本朝顺治三年，始回故里。尝筑归鹤庵以自寄，即今西庄桥西岸之观音庵也。庵门正对阳山。《苏州府志》云："阳山一名四飞山，又名秦余杭山，实一山也。"公有诗云："一巢重结古荆蛮，真似苏耽化鹤还。忍弃先人栖隐处，故教门对四飞山。"其二云："烽火惊心事已非，翻身云外作孤飞。故园犹有前朝树，留得清阴待我归。"今刻石庵中，留示子孙。

余有一扇，画折枝杏花，秋帆先生书一绝于上云："上林佳处午桥边，半染红霞半著烟。记得曲江春日里，一枝曾占百花先。"一日过京口，王梦楼太守见之，又书《桃花》诗于后云："桃花一枝艳猩唇，独占名蓝似海春。误入溪流原有路，重来门巷竟无人。迷离夕照红如梦，怅望天涯绿少邻。我愿大千花世界，有花开处尽诠真。"《随园诗话》载严海珊《咏桃花》云："怪他去后花如许，记得来时路也无。"谓其暗中用典，绝世聪明，余以为不如太守之"误入溪流"一联更妙。

古英雄不得志，辄以醇酒妇人为结局者，不一其人。随园先生入翰林时年才弱冠，散馆后改为知县，简发江苏，历知沭阳、江宁诸县事，有政声，三十五而致仕，享清福者五十年，著作如山，名满天下，而于好色两字不免少累其德。余有吊先生诗云："英雄事业知难立，花月因缘有自来。"实为先生补过也。

团扇之名甚古，汉时已有之。有明中叶，乃行折扇，至本朝为尤盛，遂不复知有古制矣。阮云台先生于嘉庆丙辰提学浙江，尝得一古团扇，有马和之画，杨妹子题，因依式仿制，以赏诸生之高等者。时钱塘陈云伯大令尚为秀才，岁试赋此题，有云："江南三月春风歇，樱桃花底莺声滑。合欢团扇剪轻纨，分明采得天边月。南渡丹青待诏多，传闻旧谱出宣和。入怀休说班姬怨，羞见曾怜晋女歌。班姬晋女今何有？携来合付纤纤手。阑前扑蝶影香迟，花间障面徘徊久。楼台花鸟院中春，马画杨题竟逼真。歌得合欢词一曲，不知谁是合欢人？"先生阅此卷，大为称赏，拔置第一，刻入《浙江诗课》及《定香亭笔谈》。不二十年，团扇之制遂行满天下。余亦有团扇诗赠先生云："用舍行藏要及时，制成团扇寄相思。时来毕竟如公少，明月清风一手持。"

余年十七，尝受业于金安安先生之门。先生时年八十，精神尚健，日以赋诗作书自课。偶命诸公子分赋瓶菊诗，余亦分得堂字韵，有云："寄人篱下非长策，喜带新霜入画堂。"先生为之击节叹赏，谓诸公子曰："此生出笔，颇有作意，将来必能自立者。"呜呼！余一生坎坷不遇，岂能自立耶？追忆师言，辄呼负负。

黄野鸿《卖书祀母忌辰》一首云："母没悲今日，儿贫过昔时。人间鲜乐岁，地下共长饥。白水当花荐，黄粱对雨炊。莫言无长物，亦足慰哀思。"所谓穷而益工，其信然耶。程山溪者名亮，闺秀张文嫈子也，有《春日感怀》云："一年佳日是春光，底事逢春更感伤。雨际孤花难著力，风前归雁不成行。缊袍已敝还思典，土灶生尘久绝粮。多少闲愁何处写，满庭芳草易斜阳。"又王坦庵《春感》云："韶华如绣艳阳天，春到贫家亦枉然。破屋正愁连日雨，荒厨已断昨宵烟。鸥团穷海刚三载，燕返空巢又几年。满地蓬蒿人过少，临风独立耸吟肩。"呜呼！安得广厦千万间，留此辈人暖衣饱食，饮酒赋诗，快乐以终其身耶？

一官匏系，垂老离家，此人间最苦之境，顾甘心受之者不一其人，或者此人之心思，反以为乐，亦未可知也。陈石桥大令官富平，著《雁宕山人稿》，《闽中别兄》一首云："十载离家音信稀，间关执手见还疑。风尘到老境非昔，儿女来前名不知。旧里半凋闻欲泪，余生相见语多悲。饥驱明日又将别，立马斜阳涂路岐。"真令人不堪回首。

途中遇沽酒者，或卖花者，其香扑鼻可爱，拟将此意采入诗中而未得也。偶见市中挂一楹帖，有"沽酒客来风亦醉，卖花人去路还香"，不知何人所作，真先得我心矣。

诗有无心讥刺，而拈来恰合者。余中年常出门，每于四五月夜，独宿舟中，听蛙声喧杂，终夜不寝，偶书绝句云："信宿扁舟夜未央，蛙声阁阁最凄凉。荒江月落天将晓，不辨官私闹一场。"一日在长安，有某冢宰见之，笑曰："此诗当为江南吏治而作也。"余大惊，遂谓草茅下贱，何敢妄议时事，偶然得句，实出无心。此所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也。

唐守之尝题《渔翁失网图》云："一网复一网，终有一网得。笑杀无网人，临渊空叹息。"然余尝见人有营营于名利场中者数十年，至白首无成，依然故我，则不如困守固穷之为得也，故有诗云："前舟网网张空水，后有蓑翁独坐看。"程鱼门太史亦有句云："旁人束手休相怪，空网由来撒最多。"与守之之诗正相反。

咏物诗最难工，太切题则黏皮带骨，不切题则捕风捉影，须在不即不离之间。汪春亭《咏灯花》云："影摇素壁梦初回，一朵花从静夜开。想到春光终易谢，搅残心事欲成灰。青生孤馆愁同结，红到三更喜乱猜。颇觉窗前风露冷，斯时那有蝶飞来。"吴野渡《咏红蓼花》云："如此红颜争奈秋，年年风雨历沧洲。一生辛苦谁相问，只共芦花到白头。"吴信辰《咏虞美人花》云："怨粉愁香绕砌多，大风一起奈卿何。"高桐村《咏牵牛花》云："莫向西风怨零落，穿针人在小红楼。"皆妙。客中夜宿，秋蚊未靖，虽悬幛子，倚如长城，而一蚊阑入，则不寐通宵。其时新凉退暑，残月窥人，四壁虫声，百端交集，实难为怀耳。余尝有诗云："十年落魂未成归，心事如云澹不飞。一个秋蚊缠客梦，半窗残月冷宵衣。拟留诗卷才难副，欲薄功名计亦非。惟有一封凭去雁，为传亲故莫相讥。"因诵宜兴储长源之"灯摇旅思风盈幔，虫语秋心月半墙"之句，令人心骨俱冷。

余尝论人生如行舟，忽前忽后，忽左忽右，无有一定。张帆者自然在前，摇橹者自然在后，然而亦看风水之顺逆，江湖之险夷，居先者固可羡，落后者亦未为失也。偶赋《前舟叹》二首云："前舟后舟一时发，摇摇共指天边月。须臾月晕生长风，前舟张帆如执弓。霎时箭行三百里，白浪翻天黑云起。欲卸长樯势未能，载得百人同日死。后舟闻变追前舟，无那沧江水急流。看他倾覆不得救，吞声踯躅心烦忧。""前舟张满帆，后舟滞沙滩。前舟忽破山脚石，后舟反过前舟前。人间风浪何浩浩，为吉为凶未能保。总看收帆到岸时，区区前后何足道。"

摘句

《隋书》载炀帝以薛道衡"空梁落燕泥"句至于杀身，此古人忌才过甚也。即如谢灵运之"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庾信之"琴从绿珠借，酒就文君取"，亦平常语耳。近日诗家愈出愈奇，命意鲜新，立辞典雅，皆古人之所未有。如翁朗夫之"烟波双鬓老，风雨一身秋"，彭念堂之"日还停水上，山已堕云中"，方南塘之"月出江花落，诗成海月圆"，杨谷帘之"柳摇春雨暗，江涨水云流"，张瑶英女史之"短垣延月早，病叶得秋先"，范履渊之"橹声摇夜月，帆影落晴波"，商响意之"蜂巢当午闹，蚓壤趁凉歌"，俞楚江之"红怜花别样，绿爱柳当初"，刘企山之"缺月依桥断，孤云背郭流"，赵仁叔之"蝶来风有致，人去月无聊"，童二树之"晴流鸣断壑，山影卧空田"，黄星岩之"竹锐穿泥壁，蝇酣落酒樽"，许子逊之"钟声凉引月，江气夕沈山"，李维饶之"峡雨无朝暮，春风有别离"，吴杜村之"落叶疑疏雨，秋云学远山"，储玉琴之"伴佛灯双穗，窥人月半环"，汪泽舟之"木落山无障，江流月有声"，吴师石之"断崖残雪补，清磬夕阳浮"，周东标之"疏雨下黄叶，秋风翦绿葵"，汤述庭之"行共孤云懒，归输独鸟闲"，赵味辛之"水清鱼入定，山古树无花"，吴象超之"白云留晚磬，黄叶卷归樵"，秦大樽之"风梳平野树，云涌一楼山"，储长源之"雪晴春有态，山活翠难名"，庄印三之"寒乌依夕照，落叶碎秋声"，张仲子之"门临流水岸，犬吠隔花人"，沈奕风之"夜雨洗村径，晓风开稻花"，何秋山之"白头增旧感，黄叶落新愁"，石竹船之"帆随春树还，水带夕阳流"，缪牧人之"江连三楚白，山接九华青"，李少白之"一鸟翻云外，千峰落马前"，夏濒江之"病因看月减，情到惜花深"，于秋渚之"绿余三迳草，红露半墙花"，龚素山之"夜从花影转，秋带树声听"，孙涟水之"江光摇佛

面，石色上僧衣"，使阿麼见之，又当何如嫉妒也。

本朝七律，金声玉振，不特胜于有明一代，直可超出宋、元，而亦有高出唐人者，可谓极一时之盛。国初诸公，无论矣，就余所见闻者，如王少林《大梁怀古》云："三花树色开神岳，万里河声下孟门。"黄浩浩《秋柳》云："小驿孤城风一笛，断桥流水路三叉。"何南园《感怀》云："身非无用贫偏暇，事到难图念转平。"黄野鸿《清明》云："村角鸟呼红杏雨，陌头人拜白杨烟。"浦翔春《野望》云："旧塔未倾流水抱，孤峰欲倒乱云扶。"鲁星村《郊外》云："春田牛背鸠争落，野店墙头花乱开。"汪泽周《赐书楼眺雨》云："亭远忽从烟际出，楼高先觉雨声来。"史位存《汴梁道中》云："云垂平野星初上，马走春沙夜有声。"《有感》云："扑蝶会过春似梦，湔裙人去水如烟。"潘汝庭《春日》云："草不世情随意绿，花知客意入帘红。"石远梅《山海关》云："万顷日华浮海动，九边风色卷沙来。"汤述庭《闲居即事》云："得句偶逢花照眼，举杯喜见月当头。"郭频迦《即事》云："月与梧桐寻旧约，秋将蟋蟀作先声。"《春感》云："三月落花如梦短，一湖新涨比愁多。"高爽泉《春草》云："新愁旧恨萦三月，细雨斜阳送六朝。"林远峰《灵隐寺》云："灵泉百道飞凉雨，古磴千盘入乱云。"皆妙。又如曹楝亭之"三秋月色临边早，万马风声出塞多"，张昆南之"松间细路通僧寺，花里微风飏酒旗"，朱子颖之"一水涨渲人语外，万山青到马蹄前"，石晓堂之"窥鱼浅渚翘双鹭，待渡斜阳立一僧"，邱学敏之"山连齐鲁青难了，树入淮徐绿渐多"，李啸村之"春服未成翻爱冷，家书空寄不嫌迟"，惠椿亭之"宿酒大都随梦醒，残灯多半为诗留"，刘春池之"道在已时惟自适，事求人处总难凭"，凌香坪之"春风久负青山约，旧雨难寻白鹭盟"，吴尊莱之"暮云抱郭霾红树，寒雨连江冻白鸥"，储长源之"春衣乍暖飞蝴蝶，绿酒初香荐蛤蜊"，刘元赞之"三春乡思先花发，万里征人后雁归"，"秋水怀人枫叶落，蓬窗卧病雨声多"，庄印三之"青溪渡口余三户，黄叶声中有六朝"，倪稼咸之"衰柳共怜残鬓短，闲云应笑客程忙"，吴退庵之"树碧两行临曲水，天青一角见高山"，方升矣之"小艇仍维前度树，斜阳已挂右边楼"，汤衎之之"社雨不知春事判，东风已觉落花多"，毛洋溟之"夜永骖鸾归碧落，风清有鹤响空山"，林汉阁之"窥客挑灯来黠鼠，移秋入户有寒蛩"，王饶九之"两岸白蘋秋水渡，一林红叶夕阳村"，吴梅原之"愁消白下鹅儿酒，人在青山燕子矶"，黄剩山之"人间万事成秋草，我辈前身是落花"，仲松岚之"吴楚帆樯随树没，金焦山色上衣来"，郑芸书之"绝壑冻云栖古塔，枯僧破衲补斜阳"，宗蕙亭之"酒不能攻愁有阵，曲为自度唱无腔"，魏野塘之"有客抱琴停午至，呼僮沽酒趁花开"，顾兰匡之"苍苔满迳客稀过，凉雨到门僧未知"，冒甚原之"废苑春来花自发，空庭月落鸟相呼"，汪可堂之"三径春归花似雪，一斋人静日如年"，汪周士之"径仄秋花迎客座，夜深凉月恋人衣"，石晚晴之"瘦马踏干黄叶路，寒钟敲碎白云峰"，吴玉田之"山色和烟沈远浦，潮声挟雨吼沧江"，顾兰晖之"万种羁愁当夜集，一年乡梦入秋多"，曹剑涵之"别浦帆归千树碧，隔篱人语一灯红"，王籽园之"报喜灯花红一夜，相思春水绿三年"，阮梅叔之"脚底白云双屐滑，担头红叶一肩春"，吴云坡之"烟迷古塞晴疑雨，云拥深山昼亦昏"，朱天饮之"娱人可爱当窗树，留客遥看雨后山"，常蹇斋之"秋从夜雨窗前听，月在美人楼上圆"，吴苍崖之"清夜思公惟有泪，白头知己更无人"，徐春圃之"炼句每存千载想，看花不放一春过"，徐德泉之"家无储蓄期邻富，邑有流亡望岁丰"，黄少渊之"芳草池塘寻旧梦，落花庭院算残棋"，如此类者甚多，摘之不尽。又赵瓯北先生集中有拟老杜《诸将》之作，张船山太守集中有《宝鸡县题壁》诗，长歌当哭，俱不可不读也。

丛话九　碑帖

周石鼓文

周《石鼓文》在京师太学仪门内，为石刻中最古，高二尺，广径尺余，形似鼓，而顶微圆，其一如臼。相传为周宣王猎鼓也，初弃陈仓野中（按《续汉·郡国志》右扶风陈仓注引《辛氏·三秦记》云"陈仓有石鼓山，鸣则有兵"，并非上有《石鼓》旧文也。今金石家辄曰陈仓《石鼓》者，恐误）。唐郑余庆徙凤翔县学，而亡其一。宋皇祐四年，向传师得之民间。大观二年，徙汴京国学，以金嵌其字。靖康二年，金人辇至燕，剔其金，置大兴学。元大德十一年，大都教授虞集始移国学。其篆凡六百五十言，至元中存三百八十六字，今仅存者二百八十余字而已。谓为周宣王鼓者，韩愈、张怀瓘、窦泉也；谓为文王鼓至宣王刻诗者，韦应物也；谓为秦氏之文者，郑樵也；谓宣王而疑之者，欧阳修也；谓宣王而信之者，赵明诚也；谓为成王鼓者，程琳、董逌也；谓为宇文周物者，马定国也，故王伯厚皆驳正之。至杨用修云得李宾之家唐人拓本全文，恐是升庵伪造。今阳湖孙渊如观察竟取杨本刻诸虎丘孙子祠，亦好奇之甚矣。高宗纯皇帝以乾隆庚戌亲临辟雍，见石鼓漫漶，为立重栏，以蔽风雨，即以原文集为十诗，再刻十石，并御制《石鼓文序》，仍从韩愈定为宣王时刻。圣训煌煌，垂示万古，真艺林盛事云。

秦泰山石刻

秦泰山石刻，唐时已亡，今所传者二十九字，二世之文也。据宋人刘跂模拓，尚有二百廿三字，可读者一百四十有六字。据《集古》、《金石》二录，犹存四十字。本朝乾隆初，碧霞元君庙灾，则并二十九字亦亡之矣。嘉庆乙亥岁，前泰安令蒋君伯生赋闲无事，独游岱顶，闻之故老云："玉女池中有古刻。"遂车水寻觅，果得残石两小块，审之仅十字，即二十九字中文也。遂拓数十纸以贻海内博雅君子，则有翁覃溪阁学、阮云台宫保、梁茝林方伯、孙渊如观察俱赋诗作跋，为一时佳话。按二世元年是壬辰，至今道光壬辰，已三十五甲子矣。

秦琅琊台刻石

琅琊台刻石，十二行，计八十有六字，亦是二世之文。今在山东诸城县东南百六十里，三面临海，即琅琊台也。案始皇刻石之文，具载《史记》，凡七处，峄山、泰山、琅琊、之罘、东观、碣石、会稽是也。惟峄山之文独阙，故宋时郑文宝补刻之。元至正间，鲁人申屠駉又以会稽刻石模于绍兴府学。余又尝得徐弦所模碣石门墨本刻之焦山方丈，实可补《史记》阙文，而学者有信之，有疑之，皆尚古之过也。

新莽天凤刻石

山东邹县野田间新出王莽时天凤二年刻石，七行，俱有界道，其后有"后子孙毋坏败"六字，似是墓间石也。今《五经》博士孟公继烺移置孟庙。嘉庆庚午春，山东金乡县马进士又于巨野县之昌邑聚田间得残碑一段，仅存铭文，上下亦不相连续，有云"宣仁播威，赏恭纠慢"，又云"奋旅扬旌，殄灭丑类，勋烈焕尔，聿用作诗"，云云，似此人以武功而显者。惜无纪年可考，惟存"七月六日甲子造"七字而已。

汉燕然山铭

吴江翁海村征君惠余双钩《燕然山铭》，云得之曲阜桂大令未谷，未谷得之玉虹楼所藏宋拓本，真如景星庆云，世未易见。余细审之，谓必是后人重模，如西之作卤，且之作氏，冦之作寇，铄之作烁，敻之作复，皆非汉人字体，又脱去"乘燕然"三字。然未谷深于汉隶，必有精鉴，即是重模，亦非近时人所能为之。案此铭，《集古》、《金石》二录及《隶释》、《隶续》、《汉隶》、《字原》俱不载，惟刘球《隶韵》引模数十字。于奕正《天下金石志》、孙克宏《金石志》皆谓原石在今宣化府，而绝无传拓之本，何耶？余恐宣府之本亦是重模耳。

汉西岳华山庙碑　延熹八年

是碑旧在陕西华阴县西岳庙中，明嘉靖三十四年地震，碑毁，片石无存。海内所传，惟有两本，一为商丘宋氏漫堂所藏，一为华阴王无异所藏。然宋本缺十字，王氏本缺百五字，可以辨拓本之先后。近阮云台宫保又得一本，云是宁波天一阁藏本，亦有缺字，是又在王本后矣。宫保尝自刻一石于雷塘祖茔，并将欧阳《集古录》跋语真迹附刻其上，可谓嗜古者矣。

汉元儒先生娄寿碑　熹平三年

是碑旧藏吴门蒋韵涛学博家，前阙四十八字，后有丰道生题跋，知明时与《夏承碑》同藏于吾乡华东沙氏，即真赏斋主人名夏者也。乾隆六十年，余从韵涛侄春皋明经双钩得之，以寄翁覃溪先生，曲阜桂未谷遂以刻之京邸，此顾南原作《隶辨》时所未见。

汉熹平石经　熹平四年

《熹平石经》，见于《后汉书·灵帝纪》，熹平四年议郎蔡邕与堂谿典、马日磾、张驯、韩说、单飏等奏求正定诸经，而刻至光和中。寻遭董卓之乱，焚烧洛阳宫府官舍，碑已残阙。后魏武定四年，由洛阳移至邺城。周大象元年，又从邺城移至洛阳。隋开皇六年，又从洛阳徙至长安。转移迁徙，碑益漫灭，故唐初已有十不存一之叹。洪氏《隶释》所载，不过九百七十又一字而已。余于乾隆五十年七月偶于书肆中购得旧本《管子》一部，中夹双钩五六纸，率皆残阙不全，细心寻绎，得《尚书·洪范篇》七十八字，《君奭篇》十三字，《鲁诗·魏风》七十三字，《唐风》三十一字，《仪礼·大射仪》三十七字，《聘礼》廿八字，《公羊》隐公四年《传》十八字，《论语·微子篇》百七十字，《尧曰篇》三十九字，又盍毛、包、周有无不同之说及博士左立姓名十八字，合五百余字，不详何人所摹。惟视《管子》第一本上有国初徐树丕印记，则知为墙东老人所钩无疑矣。故翁覃溪阁学有诗云："《熹平石经》纸摹十，钱子得自徐墙东。"盖纪实也。自余模勒之后，南昌学宫有重模本，绍兴学宫有重模本，如皋姜氏有重模本，而王司寇《金石萃编》亦载之。五十七年，余北行过济宁，钱塘黄小松时为运河司马，又藏有旧拓《尚书·盘庚》五行，《论语·为政》八行，《尧曰》四行。小松属余并刻之，均为艺林罕见之宝。

汉凉州刺史魏元丕碑　光和四年

《魏元丕碑》，泰安赵氏所藏，世无第二本。洪氏《碑图》云："碑十六行，石已断剥，所存者行三十一字，题名四行，行四人。"然则洪不言有阴者，是题名即在正面也。翁覃溪、张瘦铜、孔荭谷、孙渊如诸先生俱为考证，实存四百九十九字，较《隶释》少二十五字，此本却多出七字。审其用笔之妙，较《张迁》结体相似，而苍劲过之，汉隶中能品也。

汉幽州刺史朱龟碑　中平二年

是碑系旧纸旧拓，亦是人间希有之物。据《隶释》云有四百十三字，今本只有一百六十四字，尚是三分之一。惟碑中书惠两字，洪氏所无也。

汉郭有道陈仲弓碑　建宁二年

《郭有道》、《陈仲弓》二碑，皆蔡中郎撰文，所谓无愧辞者。惟两碑久亡，欧、赵亦未之见也。今山西介休驿路旁有《郭有道碑》，是国初傅青主重书，后郑谷口又书一碑，与傅书并峙，故顾南原有以五十步笑百步之讥。《陈仲弓碑》世亦无有，洪氏所载惟有《太丘长陈寔坛碑》。嘉庆元年，余偶书一本赠山阴陈雪樵骑尉，骑尉遂以刻石，因椎拓数百纸传播坊间，不知何时流入海外，日本人视为原刻，戊辰、己巳之间，寄信中华海舶，一时要五百本，市者仍以余书翻刻以应之。海外人以耳为目，不知真伪如此。

汉淳于长夏承碑　建宁三年

吴门陆谨庭孝廉家有《夏承碑》，中阙"化行"以下

三十字，后有丰人叔、杨景西二跋，即吴山夫双钩之所自出也。王虚舟所见亦即此本。明嘉靖间，是碑与《娄寿碑》俱吾乡华东沙氏故物，今重刻本甚多，不堪入目矣。

汉成阳灵台碑　建宁五年

此碑是黄小松司马所藏，翁覃溪先生定为重刻本，近亦不可多得矣。碑中字数与《隶释》相符，惟笔画间稍有讹处。江秋史侍御尝释出数字，可补洪氏之阙。

汉小黄门谯敏碑　中平四年

是碑前有额曰"汉故小黄门谯君之碑"九篆字，亦小松所藏。审其结体用笔，其为重刻无疑。洪氏亦载此碑，"优游"下似是"氐"字，盖借作"京邸"之"邸"也。"丧亡"上似是"乃"字，又"七月廿八日癸卯"，今验此本是"十八日"，俱可证《隶释》之误。

汉圉令赵君碑　初平三年

往时见海盐张芑堂征君案头有此碑，是全张未装者，既复见家竹汀先生家亦有全碑一张。洪氏云碑在南阳，即今河南之南阳府。数年之内凡两见，似此碑犹在人间，或隐于荒山穷谷间，难以寻觅耳。

汉巴郡太守樊敏碑　建安十年

乾隆四十九年，余寓吴门春晖堂陆氏，友人王晋康示余《樊敏碑》，视其拓本，的是原刻，为临一过而还之，以为坊间尚有也。后数年欲购不得，当面错过，至今犹悔。是碑在四川雅州府芦山县，后山阴李松云先生知雅州，屡有书托其寻访，终不可得。道光辛卯四月，余在袁浦节署，晤武威张介侯大令，知此碑尚在芦山，完好如旧，又知《高颐碑》在绵州之德阳县城外大路旁。则诸汉碑之存于人间者自亦不少，特无好古之士为之传拓耳。

汉酸枣令刘熊碑

郦道元《水经》载酸枣城有县令《刘孟阳碑》，即是碑也。曩时见歙县巴隽堂氏有双钩本，既又见扬州汪容甫家有宋拓原本，虽经残蚀，其字较多于巴氏，且有出于洪《释》之外者。后江秋史又为双钩，以巴、汪两家合参之，然总缺上半截。后见明州天一阁旧拓本，有"君讳熊字孟阳"（下缺十字，始接"大帝垂精接感笃生圣明"）等字，则知江秋史所钩是下半截也。

汉杨氏四碑

《太尉杨震》、《沛相杨统》、《繁阳令杨君》、《高阳令杨著》四碑，欧、赵、洪氏俱有之，惟罕见拓本。嘉庆元年春，青浦王兰泉司寇游西湖，携于行箧。时余在两浙转运使幕中，司寇出以见示，观其刻画显著，神气不侔，且字多别体，与《隶释》不合，当是宋人翻本。

两晋六朝碑

两晋六朝之间，最重书法，见于《晋书》、《南》、《北》诸史，而碑刻无多。今所传者惟《刁遵》、《司马绍》、《高植》、《高贞》、《高湛》、《元太仆》以及《孔庙》、《乾明》、《贾使君》、《郑昭道》、《启法寺》、《龙藏寺》诸碑最为烜赫。其时已重佛法，造像尤多，要而论之，大半为俗工刻坏。故后人皆宗唐法，而轻视六朝，殊不知唐初诸大家之皆出六朝也。（余则曰："譬诸友朋，但择贞贤可交而已，遑问其乃祖乃父乎？"）

唐观音寺碣

陆德明为秦王世民撰《观音寺碣》，在武德五年，谓秦王平王世充、窦建德，班师凯旋，驻跸广武，值夜雨作，东南云际，光焰射天，见观音菩萨全身毕露，王顿首拜瞻，乃建此寺。观此已开有唐一代奉佛之端矣。余谓德明著《经典释文》，世称儒者，何乃作此语，为后世口舌乎？援儒入墨，当自德明始。

唐化度寺碑

欧阳率更《化度寺碑》，李百药撰文，世无全本。案解大绅《春雨集》载河南范谔跋语，云庆历初，其高王父开府公讳雍举使关右，历南山佛寺，见砌下有石，视之，乃此碑也，叹为至宝。既而寺僧误会石中有宝，破而求之，不得，弃之寺后。公他日再至，失石所在，急问之，僧以实对，石已分三段，乃取数十缣易之以归，置于里第赐书阁下。遭靖康之乱，范氏诸子取而藏之井中。兵罢后，好事者始拓之，已而碎其石，又分为数片。今世所传宋拓本，皆是也。《宋潜溪集》谓当时南北俱有翻刻，南本失于瘦，北本失于肥，殊乏率更精绝之气。则今世所传宋拓者，恐未必尽是原石耳。

唐孔子庙堂碑

虞永兴《孔子庙堂碑》有两本，一在西安府学，一在城武县学，皆非原刻。在西安者，五代王彦超所刻也，至元、明时已剥蚀不全矣。往时见商丘陈伯恭学士家一本尚有全文，余尝缩临刻入《小唐碑》中。

唐九成宫醴泉铭

欧阳书《醴泉铭》，自宋、元、明以来为艺林所重，几至家弦户诵，人人家有一本。惟椎拓日多，佳本日少，故字多残阙，又经俗工洗凿，满纸模糊，率更面貌，十不存一矣。少时闻吴门蒋氏有佳本，据唐拓刻之，一字无损，然未见原拓，不敢信也。惟吾乡秦氏有旧本，千金不易，有秦仲坚者遂取翻刻，以售于人，谓之秦板。今坊家锦装檀匣，转相售易，所称宋拓者大半皆秦板也。

唐砖塔铭

《砖塔铭》，明末时始出土，石已分为三块，近则愈拓愈坏，又亡去百二十余字，无全本矣。然得片纸只

字,犹珍藏之不置者,因其秀劲有法,在欧、褚之间,故学者纷纷,遂为名碑,可见古人用笔,一挑一趯,皆有法度可寻也。撰者为上官灵芝,其下惟有"敬客书"三字。学者谓敬客当姓王氏,或又以敬客为方外者。余独不谓然,撰文为上官氏,则敬客亦姓上官无疑,与《李辅光碑》巨雅书同一例。今吴门重刻有十余本,皆以西纸拓之,以充原刻,可发一笑。

唐郎官石记序

张长史以草书得名,世谓之草圣,惟《郎官石记》是真书,太仓王敬美家有一本,为天下所无,董思翁尝模入《戏鸿堂帖》者是也。嘉庆乙丑岁,余在京师,南海叶云谷农部以此见示,后有王济之、元美、敬美诸跋。余为双钩一本藏之。近日吴门顾湘舟上舍又取双钩重模一碑,立于苏州府学尊经阁下,以存长史旧迹云。

唐云麾将军李秀碑

李北海书《云麾将军碑》有二,一为李思训,一为李秀,其官同,其姓同也。《李秀碑》本有六础,明万历初宛平令李荫于署中掘地得之,后为王京兆惟俭取去,今所存惟二础。康熙中,有宛平令吴涵者移置顺天府文丞相祠中,前人载之详矣。其有全文者,一藏吴门蒋春皋氏,一藏歙人罗养芝家,相传俱是唐拓,余犹疑其翻本,殆宋、元物也。嘉庆元年六月,余尝双钩蒋本寄翁覃溪先生,先生报以诗云:"触暑吴阊蒋迳闲,手模唐拓《李碑》还。心驰六础苔岑合,袖有千年翠墨斑。想对湖山盟北海,肯随董莫跋张襄(此碑莫廷韩得自张襄,各有手跋)?《石经》重晤中郎后,扁二邕斋待我颜(梅溪尝手模蔡中郎《石经》,今又模北海此碑,故余以二邕题其斋扁)。燕山名迹几人知,郭逸钩模复许谁?借问群鸿戏海意(董文敏曾模入《戏鸿堂帖》),何如衣带过江时(毕涧飞跋,称恽南田蓄一旧本,尝缝入衣中,以防失坠,云云)?贞珉元气凭君得,落笔精微不我欺。今日钱君新拓出,重开仙鹤伏灵芝。"越四年,余至京师,毗陵胡蕙麓为宛平令,即以余所双钩者刻石,署壁仍书李荫旧题,曰古墨斋。蕙麓闻余至,乃置酒招同先生与法梧门祭酒共观新刻,两公又赋诗见赠,为一时佳话云。

唐滑台新驿记

李少温《滑台新驿记》不载于诸家著录,似碑亡久矣。吴门贝简香氏得一旧本,有元人吾衍跋语,遂摹之砖板,可以乱真。又《缙云县城隍庙记》有重刻本,在今常熟县城隍庙戏楼下南向,明嘉靖壬戌年刑曹杞山郑公刻,邑人徐栻有记。

唐麻姑仙坛记

南城县有《麻姑仙坛记》大小二本,今人但知有小字本,而不知大字本为鲁公原刻。其小字者,则赵明诚所云庆历中一僧所书,黄鲁直犹能道其姓名也。自欧阳《集古录》称之,咸以为鲁公亲手书,至陆放翁比之羊叔子岘山故事,亦过矣。试观鲁公书碑,如《多宝塔》、《东方朔画赞》、《郭敬之家庙》、《臧怀恪》、《中兴颂》、《宋广平》、《元次山》、《元靖先生》、《颜氏家庙》诸碑,有书大小两本者乎?则永叔所谓愈看愈妙者,不过一时兴会语,不可遂为典据也。今曾宾谷中丞家有一大字本,尚是旧拓。

唐开成石刻十二经

余家有《开成石经》旧本,其用笔绝类欧阳率更,可备书家一格。《旧唐书》讥其字体颇乖师法,言其与经文相淆杂,非议其书法也。故顾宁人尤诋之,而不知原刻残阙,为后人修改补缀,以至鲁鱼莫辨。顾氏未见原刻,但凭修改之本而驳诘之,误矣。乾隆壬辰岁,毕秋帆先生为陕西巡抚,见诸碑率弃榛莽,瞻顾叹惜,始议兴修,赖以不坠。第卷帙浩繁,椎拓之难,装池之费,不能家置一部也。兹记其目录于此:《周易》九卷,计九石;《尚书》十三卷,计十石;《毛诗》廿卷,计十六石;《周礼》十一卷,计十七石;《仪礼》十七卷,计二十石;《礼记》廿卷,计三十三石;《春秋左传》三十卷,计六十七石;《春秋公羊传》十二卷,计十七石;《春秋穀梁传》十二卷,计十六石;《孝经》一卷,计一石;《论语》十卷,计七石;《尔雅》三卷,计五石;又《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共十石,每石高七八尺,广三四尺不等,都计六十五万二千五十二字。乾隆国学《石经》,即仿《开成》旧式也。

四唐碑

毕秋帆先生巡抚陕西时,得唐碑四种,其一为《中大夫守内侍上柱国渤海高福墓志》(开元十二年),其二为《京兆府美原县尉张昕墓志》(开元廿四年),其三为《内侍省内常侍孙志廉墓志》(天宝十三载),其四为《游击将军守左卫马邑郡尚德府折冲都尉左龙武军宿卫上柱国张希古墓志》(天宝十五载)。乾隆戊申八月,余在先生河南幕府,由黑冈口登舟,乘黄河南下,曾将四碑带回,安置乐圃之赐闲堂。至嘉庆四年九月,有旨查抄,为钱塘冯鹭亭编修购去,道光六年又为嘉兴张叔未解元所得,今在新篁里。

唐石幢

吴门碑刻,遭建炎兵火,十不存一,故汉、唐之碑绝少,今所存者惟石幢耳。其一在西洞庭山包山寺,会昌二年九月僧契元书;又一幢无年月,与前幢东西对峙;又一幢亦无年月,座上有宋开禧乙丑闰中秋续刻题名;又一幢座上有明僧呆庵道人法住偈语。按朱长文《墨池编》载有咸通五年于僧翰书在洞庭山者,似即此中之一也。其二在光福寺前,大中五年五月立;又一幢大中六年十二月立,俱正书,亦东西对峙。其三在角直镇,今元和县所辖,大中八年秋崔涣书,有宋皇祐五年重立字样。其四在常熟北山兴福寺,即唐时破山寺也。寺前有二幢,一平原陆扆行书,年月剥蚀不可辨,后有女

弟子徐十四娘及树幢僧智峰等名；一京兆全贞书，亦无年月。按钱叔宝《续吴都文粹》云："破山寺石幢，唐大中间建造，宋建炎三年己酉八月重立。"偶阅县志，竟以为宋时所建，是前人未之考耳。其五在常熟梅李镇胭脂墩庵中，上刻乾符五年岁次戊戌七月乙未十四日戊申建，又一座同勾当弟子许亮李帖代赞各舍三千文云云。计五处，余皆椎拓之。又一幢在虎丘剑池，显德五年高阳许氏建，则五代周时物矣。

后梁镇东军墙隍庙碑记

乾隆辛亥岁，余在绍兴与修府志，于卧龙山上城隍庙拓得此碑，前载表奏，次列敕旨，最后作记，时在梁开平二年，先武肃王撰文，有官阶甚长。碑以城隍为墙隍，以戊辰为武辰，俱避全忠祖父名也。

后晋吴越文穆王神道碑

先《文穆王神道碑》在今杭州城外玉皇山之阳，墓前三百余步，地名头城门，玉皇山即龙山也。东坡《表忠观碑》"龙山之阳，岿焉新宫"是也。碑甚丰大，约高二丈许。龟趺螭首，上有一穿额，题《大晋故天下兵马都元帅守尚书令吴越国文穆王神道之碑》二十四字，篆书。本文五十行，行九十字，剥蚀过半，今存者尚有一千八百余字。取家刻全文校之，皆无误。撰文者为丞相和凝，书丹篆额者则司农卿权令询也。余尝命石工护之，作《护碑图》。碑西南三百余步名玉屏峰，峰下吴氏墓，茶园之内尚有王子《忠献王神道碑》一座，亦螭首，碑略小。据《十国春秋》，太常卿张昭撰文，则剥蚀无一字矣。相传为明时太常吴诚、尚书江澜先后占葬时所毁。乾隆五十八年九月，余始访得之。

吴越僧统慧因普光大师塔铭

是碑在临安功臣山下净度寺桑园中。碑载普光号令因，为武肃王第十九子，幼通禅理，梁乾化三年出家，住安国罗汉寺，时年十三。梁授法相大师，封安国罗汉寺主，加两浙僧统。龙德三年，改授吴越僧统，赐号慧因普光大师。宝大元年八月十三日夜，集众讽经，乃为遗章，申辞王父，圆寂于真身宝塔寺，时年二十有四。王命归窆于锦里功臣山南，营建塔院。是碑撰书系衔皆磨灭难辨，惟有"镇东军节度使"六字及文内"业职忝词林"五字。《十国春秋》载皮光业以文字受知武肃，特赐进士第、秘书郎、右补阙，寻迁两浙观察使；文穆王嗣位，拜丞相。此碑虽残阙，而词句清丽，其为光业无疑。光业即日休子也。

蜀石经

福州梁茝林先生为江苏方伯，得孟蜀石经《春秋》残本，正文三百九十五字，注二百六十七字，计三页，共三十五行，皆昭二年传，《左氏》之第二十卷也。后有翁覃溪阁学、家竹汀宫詹跋语，考之甚详，定为孟知祥广政中据蜀时所刻。曾宏父《石刻铺叙》谓为皇祐元年枢密直学士田况刻，非也。先生既赋诗于后，复以示余，真古刻中之秘宝云。

马楚铜柱铭

嘉庆四年，楚南苗民既平，有好事者拓得五代时《楚王马殷铜柱铭》至京师者。铭文为李宏皋所撰，吴任臣《十国春秋》、朱竹垞《五代史记注》皆引之。南昌相国为装池巨册，以为至宝。余题其后云："楚王树国建功多，《铜柱》镌书继伏波。欲识五溪平复事，暂文墨拓好摩挲。八百年来瘴雨零，行人指点一痕青。吾家铁券今还守，敢胜溪州柱上铭。"相国见之笑曰："此的真钱生诗，不可移易他人。"

宋高宗御书石经

高宗御书石经，在今杭州府学櫺星门内　左右两庑，计《周易》、《尚书》、《毛诗》、《中庸》、《论语》、《孟子》、《左传》七种，仅存八十七石。余于嘉庆初年尝馆于两浙转运使署，府学即在其西南隅。每当春秋佳日，辄同二三知己步入学宫，遍观石经及李伯时所画《七十二贤像赞》。曩余仿《熹平石经》体，书《孝经》、《论语》、《大学》、《中庸》刻石，即于是时始也。案《元史》载申屠致远为杭州路推官，时有西僧杨琏真伽欲取高宗所书诸经石刻筑浮屠，赖致远力拒之，则今之仅存者，实致远力也。

宋表忠观碑

苏文忠《表忠观碑》有四，一刻有赵清献官阶九十余字，即《宣和书谱》所称有张有篆额者，今不存矣；一刻绍兴二十九年岁次己卯三月丙辰朔，曾孙婿左朝散大夫权书，工部侍郎杨偰重刊；一刻行书，本字如大指，今在杭州府学，惟二小石，亦不全；一刻明嘉靖三十九年，杭州府知府陈柯重模，今立在涌金门外重建表忠观御书堂前右庑，两面刻者是也。其绍兴间所刻者，本在龙山表忠观旧址，宋末兵兴，观废，遂露立于草莽中。至明正德十二年，巡按御史宋廷佐始将此碑移入郡庠，后复遗失。本朝乾隆四年，诸暨余懋棅为府学教授，其同年友赵石函者来视余，忽于斋旁隙地得之，计二石，又缺其下半截，因置名宦祠中，一时名士如傅玉笥、桑弢甫、励樊榭、周穆门、丁龙泓诸公俱赋诗以纪其事。至五十九年八月，余监修表忠观落成，始请诸两浙转运使秦公震钧、杭嘉湖道秦公瀛、浙江督粮道张公映玑，暨钱塘知县蒋公重耀从郡庠名宦祠移至观中，立于御书堂之左庑，而以三石柱副之。于时翁覃溪阁学、梁山舟侍讲、阮云台中丞亦各有诗文以纪其事，俱刻于三石柱之侧，真艺林佳话也。杨文襄一清记云："表忠观诸碑十有四，徙于櫺星门北之两偏，疑此两石之外，尚有十余石，不知沦没何所矣。"案绍兴旧刻所云曾孙婿杨偰者，即杨和王沂中子，代州崞县人，见《宋史·杨沂中传》，惟称曾孙婿，殊不可解。据《荣国公忱墓志》，偰娶荣国第三女，其系衔尚是右中大夫、充敷文阁待制、提

举佑神观。荣国为武肃七世孙，实是第八代孙婿，何云曾孙婿耶？考古亦无此称呼也。

墨妙亭诗刻

宋孙莘老尝知湖州，汇集汉、唐诸贤名迹石刻于郡斋，署曰墨妙亭。东坡为作记，并赋诗刻石，中有云："吴兴太守真好古，购买断缺挥缣缯。龟趺入座螭隐壁，空斋昼静闻登登。"盖纪实也。《吴兴志》云元人守湖州，粗砂大石皆磨去，是以汉、唐诸刻无有存者，惟存东坡诗一石而已。后此石亦断缺不全。其一片嘉靖中王阳明守仁谪龙场驿丞时得之，曾琢为砚，存十二字，见裘文达公曰修记。一时朝贵俱有诗，蒋心余七古一首尤为绝妙。其一片天启初黄石斋道周得之，亦琢为砚，存十七字，为吴兴姚玉裁所藏，后归桐乡汪氏，当时如厉樊榭、丁龙泓、蒋心余诸公亦各有诗纪之，载吾友张芑堂征君《金石契》中。余幼时犹见拓本，今《戏鸿堂帖》所刻全篇，是思翁取旧刻重摹，非真迹入石也。

宋　刻

古有碑无帖，隋开皇时尝以王右军《兰亭》模于石版，其墨本犹在人间。唐太宗既得《兰亭》真迹，命供奉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真四人各钩拓数本，分赐皇太子、诸王、近臣，而一时能书者如欧、褚诸公皆临拓相尚。又《乐毅论》相传为右军亲手书刻者，其余皆纸素。所传太宗裒集二王墨迹，惟《乐毅论》为石本，当为刻帖之始。自贺季真手模右军书十卷为《澄清堂帖》以开其端，至南唐升元二年，李先主又出秘府所藏右军真迹，刻为四卷，为《升元帖》，则刻帖成部者，实南唐始也。宋太宗削平诸镇，四方图籍悉输内府，江南文物素盛，藏蓄前代遗墨尤多，至太宗淳化三年壬辰，有诏命翰林侍书学士王著钩模三代、秦、汉、魏、晋、六朝、唐人诸名迹，汇刻为《淳化阁帖》，又有《秘阁前帖》，然大半皆仿书，或唐人双钩，随意集成，未必尽是真迹也。米元章、黄长睿辨之甚悉。自此之后，法帖盛行。仁宗庆历五年乙酉，僧慧超与希白临模诸帖，刻石长沙，谓之《长沙帖》。皇祐中，庐陵萧太傅汝器与其弟汝智相继宰和州之含山，得刘楚公丞相《被赐阁帖》，重模载以归庐陵，谓之《庐陵帖》。哲宗元祐五年，秘书省邓洵武、孙谔等请旨，乞以《淳化阁》所未备，取前代遗墨刻之，至建中靖国元年毕工，历十二年而成，凡费缗钱一百十五万，是为《秘阁帖》十卷。元祐七年壬申，刘次庄得吕和卿阁本临模为《戏鱼堂帖》，有释文十卷，因刻于清江，又名之曰《清江帖》。是年，又有诏旨以《淳化》、《秘阁》二帖未有之迹入石，为《秘阁续帖》十卷，实居《长沙》、《庐陵》、《清江》三刻之后。大观初，徽宗以《淳化阁帖》漫漶，且王著标题率多舛错，有诏出内府所藏真迹，命龙大渊等更定次序，又命丞相蔡京重题，名《大观帖》，又增入《十七帖》、《书谱》并他帖总二十卷，因刻石于太清楼下，为《大观太清楼帖》。三年己丑，汝州守谷阳王宷又采集晋、唐、五代名人书刻石，置于郡斋之坐啸堂，每段皆刻汝州印记，谓之《汝州帖》。会稽有翻本，黄长睿深讥其谬。又驸马都尉潘师旦所刻之《绛州帖》，刘楚公丞相所刻之《潭州帖》，今人谓之《绛帖》、《潭帖》是也。又黄山谷所刻之《临江帖》，山谷自有释文刻于后。绍兴初，有《国子帖》，又《米帖》。绍兴十一年辛酉，郡守张斛集《秘阁》、《潭》、《汝》、《临江》诸帖，参校而成为《武陵帖》，又《鼎帖》亦张斛所摹。绍兴十四年甲子六月，九江郡守林师说为镌薛尚功《钟鼎疑识帖》，后郡守谯令宪又别镌王右军之《十七帖》，置于庾楼，淳熙十二年修，内史奉旨，又翻刻《淳化秘阁帖》，谓之前帖。又集王右军《乐毅论》不全本，与《黄庭经》起，及唐明皇、欧阳询、褚庭诲、孙思邈、狄仁杰、张旭、颜真卿、李阳冰、李德裕、毕諴、李商隐、李白、胡英、李邕、白居易等书，共为六卷，每一卷后俱有淳熙十二年三月十九日奉圣旨模勒上石字样，谓之《秘阁续帖》。绍熙、庆元之间，太师平原郡王韩侂胄刻《阅古堂帖》；开禧二年以罪死，籍没其家，石入内府，改名《群玉堂帖》，计十卷。他如吴云壑之《玉麟堂帖》，岳倦翁之《宝真斋法书》，秦子明之《黔江帖》，武冈军重模之《武冈帖》，前后总二十卷。湖州张氏之《乌镇帖》，福州所刻之《福清帖》，沣阳所刻之《沣阳帖》，上蔡所模之《蔡州帖》，彭州所刻之《彭州帖》，山阴陆放翁之《荔枝楼帖》，新昌石熙明又模汉《熹平石经》残字以及《黄庭》、《乐毅》、《曹娥像赞》并欧、虞、褚、颜小楷，谓之《越州石氏本》。嘉熙、淳祐之间，曾宏父所刻之《凤墅帖》及《续帖》，前后共四十册，置吉州凤山书院，七年乃成。云《凤墅》者，刻于庐陵郡之凤山别墅，故名也。曾又刻有《画帖》、《时贤题咏帖》、宋宣献之《赐书堂帖》、庐江李氏之《甲秀堂帖》、曹尚书彦约之《星凤楼帖》、王曼庆之《百一帖》、曹之格之《宝晋斋帖》、贾似道之《世彩堂帖》、太平府学之《姑熟帖》。嘉定间刘元刚集颜鲁公诸书为《忠孝堂帖》，又留忠宣与曾无玷三帖。又宋人集诸家法书刻石为《博古堂帖》，又《英光堂帖》，大半皆以《淳化》、《大观》为祖本而递增递改者。亦有采集诸名家法书在诸帖之外者，亦有专刻一家者。凡此之类，皆谓之宋刻。其中优劣之各殊，椎拓之先后，真伪之混淆无序，纸墨之浓淡不同，未可同日而语也。

明　刻

有元八十余年中，无刻帖者，虽如赵松雪之工书，亦惟究心二王，于有唐一代除褚中令、李北海外，似无当于意，临模亦鲜。即虞伯生、鲜于伯机、邓善之、柯丹邱、张伯雨辈善于赏鉴，亦未闻刻帖成大部者。明洪武初，有泉州府知府常性始以《阁帖》祖本重刻之为《泉州帖》。周宪王为世子时，又以《阁帖》为主，而参之以《秘阁帖》，又增入宋、元人书，为《东书堂帖》。晋靖王为世子时，又以《阁帖》、《大观》、《宝晋》为主，而益以所藏，刻为《宝贤堂帖》。肃王又翻刻《淳化阁帖》旧本，谓之《肃府本》。成化间，长洲文征仲父子刻《停云馆帖》，章简甫再模之，今谓之章板，校原刻略瘦。嘉靖中，锡山

华东沙刻《真赏斋帖》。章简甫又刻《墨池堂帖》,歙县吴用卿刻《余清斋帖》。天、崇间,华亭董思翁刻《戏鸿堂帖》;金坛王太史肯堂刻《郁冈斋帖》;宜兴蒋一先刻《净云枝帖》;云间陈眉公聚集苏文忠书,刻《晚香堂帖》,又集米元章书,刻《来仪堂帖》;莆阳宋比玉集临蔡君谟书,为《古香斋帖》;汉阳太守孙克宏刻《东皋草堂帖》。崇祯庚辰,陆起龙又刻《片玉堂词翰》十二册,皆陆深书。莫方伯如忠及其子云卿刻《崇兰馆帖》。云间顾从义曾翻刻《淳化阁帖》十卷,上海潘氏亦曾翻刻《淳化阁帖》十卷。明末潘允端又刻《兰亭松雪十八跋》,后周东山又翻刻之。又曾见有《国朝名人书》十二卷,皆有明一代之人,不记何人所刻也。海宁陈氏刻《玉烟堂帖》二十四卷,又《渤海藏真帖》八卷,又取思翁最得意书为《小玉烟堂帖》四卷,《莲华经》七卷;他如《铜龙馆帖》、《大来堂帖》、《来仲楼帖》、《鷯鶉馆帖》,以及《汲古堂帖》、《董氏家藏帖》、《宝鼎斋帖》、《清晖阁帖》,皆思翁一手书也。

本朝帖

本朝康熙中,有旨将内府所藏旧人墨迹,远自晋、唐以迄本朝,编次模刻,题曰《懋勤殿法帖》二十八卷。雍正中,刻有《御书法帖》四卷。乾隆中,奉旨刻《三希堂法帖》二十八卷,又《墨妙轩法帖》二十卷,又《八柱兰亭帖》四卷。嘉庆九年,谕内阁命成亲王刻《诒晋斋石刻》四卷;十年,又命户部侍郎刘镮之刻其叔父相国刘墉书,名曰《清爱堂石刻》四卷,又成亲王自刻所藏晋、唐、宋、元旧迹为《诒晋斋模古帖》十卷。按本朝刻帖尤多于前代,涿州冯相国之《快雪堂帖》,刻始于崇祯末年,至本朝顺治初尚未刻完,遂以行世,故仅有五卷,而题头亦未全也。自是以后,真定梁蕉林相国刻有《秋碧堂帖》八卷,王孟津相国有《拟山园帖》,华亭沈氏有《落纸云烟帖》,又《赐金堂帖》,陈香泉太守有《予宁堂帖》,虞山蒋相国子名洲为山东巡抚时,刻有《敬一堂帖》二十四卷,丹徒笪解元重光刻有《东书堂帖》四卷,江西曾观察恒德刻有《滋蕙堂帖》十卷,扬州江氏有《泼墨斋帖》,唐氏有《秀飡轩帖》,曲阜孔氏有《宝鼎斋帖》,孔舍人继涑刻有《玉虹楼鉴真帖》十六卷,又取张文敏照平生所为书曰《玉虹楼帖》十六卷,舍人孙昭薰刻舍人手书为《隐墨斋帖》十卷,长白鄂公西林为陕西巡抚时,刻有《环香堂帖》,嘉兴唐作梅大令刻有《绿蓑山庄帖》,大兴李味庄观察刻有《平远山房帖》,云南周侍郎於礼刻有《春雨楼帖》,阳湖孙渊如观察刻有《平津馆帖》,吾乡秦蓉庄都转刻有《寄畅园帖》,嘉善谢若农编修刻有《望云楼帖》,吴县谢氏刻有《楔兰堂帖》,钱塘金氏刻有《清啸阁帖》,南海叶氏刻有《贞隐园帖》,扬州鲍氏刻有《安素轩帖》。近昆山孙少迂刻《寿石斋帖》,蜀中卓海帆刻《快霁堂帖》。余与盛松云员外先刻有《诒晋斋帖》四集十六卷,皆诒晋斋主人书也。

伪法帖

吴中既有伪书画,又造伪法帖,谓之充头货。旧有《含翠亭》伪帖,以宣城梅鼎祚《真娘墓诗》为米南宫诗,后有"元丰壬辰米芾书"字样。考元丰纪元始戊午,终乙丑,而无壬辰,其为伪迹可知矣。更有奇者,买得翻板《绛帖》一部,将每卷头尾两张重刻年月,以新纸染色拓之,充作宋刻,凡五部,一曰《绛帖》,即原刻也,二曰《星凤楼帖》,三曰《戏鱼堂帖》,四曰《鼎帖》,五曰《潭帖》。各省碑客买者纷纷,其价甚贱,不过每部千文而已,遂取旧锦装池,外加檀匣,取收藏家图章如项墨林、高江村之类印于帖上,以为真宋拓。而官场豪富之家不知真伪,竟以厚值购之,其价不一,有数十金者,有百余金者,有至三五百金者,总视装潢之华美,以分帖之高下,其实皆伪本也。嘉庆初年,有旗德姚东樵者,目不识丁,而开清华斋法帖店,辄摘取旧碑帖,假作宋、元、明人题跋,半石半木,汇集而成,其名曰《因宜堂法帖》八卷、《唐宋八大家帖》八卷、《晚香堂》十卷、《白云居米帖》十卷,皆伪造年月姓名,拆来拆去,充旧法帖,遍行海内,且有行日本、琉球者,尤可嗤鄙。

论刻帖

张怀瓘《书断》云:"楷者,法也,式也,后世以为楷法者也。"余亦曰:"楷者,法也,式也,后世以为法帖者也。"近世刻帖者不明此意,但以古人墨迹,无论可法不可法,辄刻之帖中以为备,则非法帖矣。如岳忠武、文信国,以功显,以忠著,非书家也;王荆公、陆放翁,以文传,以诗名,非书家也;藏其墨迹可也,刻诸法帖不可也。近有某君刻国朝名人尺牍成大部者,费至数千金,殊觉无谓。大凡前人手札,皆率意为之,非如二王真迹之字字可法也。其中有大家书,有名家书,有托名书,有同名书,又有并不善书而随手属笔者,亦有他人代书者,未必字字可法,而刻诸石,其可乎哉?是不知《书断》之所谓法帖者也。

家　刻

余生平无所嗜好,最喜阅古法帖,而又喜看古人墨迹,见有佳札,辄为双钩入石,以存古人面目,亦如戴安道总角刻碑,似有来因也。乾隆五十三四年间,始出门负米,初为毕秋帆尚书刻《经训堂帖》十二卷,又自临汉碑数种,刻《攀云阁帖》二册,便为海内风行。嘉庆四年己未,游京师,钩刻成亲王法书为《诒晋斋帖》四卷;十年乙丑,复至京师,又增益二集、三集、四集,共十六卷,又得成王书一鳞片爪,集成小册,为《诒晋斋巾箱帖》四卷。是年七月,仁宗皇帝有旨命吏部右侍郎刘镮之刻其叔父文清公墉平生所为书,余时在京师,为之钩勒,名曰《清爱堂石刻》四卷,十一年夏五月刻成进上。十三年戊辰,为长白铁冶亭宫保刻《惟清斋帖》四卷。是年,余始命两儿曰奇、曰祥将余历年所临汉碑五十余种模刻,名曰《攀云阁帖》。十四年己巳秋七月,为相国英煦斋先生钩刻《松雪斋帖》六卷,十五年庚午五月成。十六年辛未,自取唐、宋、元三代墨迹或旧拓本,择其尤者,辄为模刻,命曰《小清秘阁帖》十二卷,十七年壬申

七月成。十八年癸酉，为云间沈绮云司马刻《小楷集珍帖》八卷。十九年甲戌冬，山居多暇，偶取蔡君谟诸书帖刻为四卷，曰《福州帖》，以寄汪稼门制府及王南陔中丞，时二公俱镇闽中为督、抚也。二十年乙亥，自刻《写经堂帖》，起于钟、王，终于松雪，凡八卷。是年秋八月，为韩城师禹门太守刻《秦邮帖》四卷，皆取苏东坡、黄山谷、米元章、秦少游诸公书，而殿以松雪、华亭二家。时太守正摄篆秦邮。是年，萧山施秋水少府曾以余所临汉、魏隶书大小数十种刻成四卷，曰《问经堂帖》。二十一年丙子，南城黄两峰嵋为昭文令，介余选集山谷大小行书六册，曰《黄文节公帖》，盖蔡、苏、米三家各有专刻，而文节无之耳。二十二年丁丑，婺源齐梅麓太守彦槐令吾邑，偶见前英相国所刻《松雪斋帖》而爱之，视相国所未备者，又续刻《松雪斋帖》六卷。是年冬，钟祥彭毓圃志杰为乌程令，余为刻《吴兴帖》六卷赠之。二十三年戊寅，又自刻《述德堂帖》，自唐人临本《黄庭》、颜鲁公《竹山连句》，及宋四家、赵荣禄、俞紫芝、张伯雨、吴仲圭、郭天锡、倪云林等书，合而为一，计八卷，以续《写经堂帖》之后。是年九月，《攀云阁帖》刻成，计十六卷。二十四年已卯孟冬，为长白斌笠耕观察取赵、董两文敏墨迹，刻为《抱冲斋帖》十二卷，其明年三月告成。道光元年辛巳、二年壬午两年之内，为歙县鲍让斋观察刻余向所缩临唐代诸碑三十二册，至四年而始成。是时仪征巴朴园宿厓昆仲索视余所刻诸帖，余因检得六十四石赠之，藏之朴园壁间，命曰《朴园藏帖》八卷。次儿曰祥所刻《枕中帖》四卷亦以是时成焉。七年丁亥，为嘉善周又山观察刻其尊甫山茨先生遗墨大小楷行草书六册，为《仁本堂墨刻》。八年戊子，为肤施张河帅芥航先生刻文与可、苏东坡画竹题跋，计两大册，分装四卷，曰《澄鉴堂石刻》。是年，又自刻《学古有获之斋帖》四卷，自钟鼎款识并周、秦、两汉、魏、晋、六朝以及有唐一代诸书，各摹数字，略备体格，本为课孙而刻，亦以便初学观览，为书法之源流也。其余所模刻者尚多，有古碣，有今碑，有墓志传诔，有诗刻题名，如《秦会稽刻石》与《碣石门刻石》、《泰山》、《琅邪》、《之罘》、《东观》诸刻石，《汉熹平石经》残字，《郭有道》、《陈仲弓》、《杨伯起》、《曹娥》诸碑，及缩本汉碑、《定武兰亭》、褚模《兰亭》旧本、《乐毅论》、《九成宫》、《醴泉铭》、《砖塔铭》、孙过庭《书谱》之类，不可枚举，俱别载《写经楼金石刻目录》中。

丛话十　收藏

总　论

收藏书画，与文章、经济全不相关，原是可有可无之物。然而有笃好为性命者，似觉玩物丧志；有视为土苴者，亦未免俗不可医。余尝论之，其为人也多文，虽不知书画，可也；其为人也无文，虽知书画，不可也。大约千人之中，难得一人爱之，即爱之而不得其爱之之道，虽金题玉躞，插架盈箱，亦何异于市中之骨董铺邪？

考订之与词章，固是两途，赏鉴之与考订，亦截然相反，有赏鉴而不知考订者，有考订而不明赏鉴者。宋、元人皆不讲考订，故所见书画题跋殊空疏不切，至明之文衡山、都元敬、王弇州诸人，始兼考订。若本朝朱竹垞、何义门、王虚舟辈，则专精考订矣；然物之真伪，恐未免疏略。

收藏书画有三等，一曰赏鉴，二曰好事，三曰谋利。米海岳、赵松雪、文衡山、董思翁等为赏鉴，秦会之、贾秋壑、严分宜、项墨林等为好事。若以此为谋利计，则临模百出，作伪万端，以取他人财物，不过市井之小人而已矣，何足与论书画耶！

看书画亦有三等，至真至妙者为上等，妙而不真为中等，真而不妙为下等。上等为随珠和璧，中等为优孟衣冠，下等是千里马骨矣。然而亦要天分，亦要工夫，又须见闻，又须博雅，四者缺一不可。诗文有一日之短长，书画有一时之兴会，虽真而乏佳趣，吾无取也。

《清河书画舫》谓看字画须具金刚眼力，鞫盗心思，乃能看得真切。余以为不然。看字画如对可人韵士，一望而知为多才尚雅，可与终日坐而不厌不倦者，并不比作文论古，必用全力赴之，只要心平气和，至公无私，毋惑人言，便为妙诀。看得真则万象毕呈，见得多自百不失一。然而亦有天分存乎其间，并不在学问之深长，诗书之广博也。

晋、唐名迹，品题甚少，即有品题，不过观款题名而已。至宋、元人始尚题咏，题得好益增名贵，题得不好益增厌恶。至明之项墨林，则专用收藏鉴赏名号图章见长，直是书画遭劫，不可谓之品题也。余见某翰林题思翁山水卷，以文衡山用笔比拟之，是隔云山一万重矣。

国初北平孙退谷筑万卷楼，藏书甚富，而赏鉴书画尤精，著有《庚子销夏记》八卷。退谷殁后，其物大半归黄昆圃家，而散于海内者亦复不少。如记中所载之唐僧怀素小草《千文》、欧阳文忠《集古录跋尾》、黄山谷《松风阁诗》、朱晦翁《城南二十咏》、贯休《罗汉》、易元吉《猴猫图》、宣和御题《十八学士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赵荣禄书陶诗小楷及《枯树赋》，余皆亲见之。

高江村尝言，世人之好法书名画而必欲竭资力以事收蓄，与决性命以饕富贵者何异？其言甚确。然观其有小印一枚，曰"江村三十年精力所聚"，可见其好之笃，嗜之深，未必能作云烟过眼观也。《销夏录》中之物亦有真有伪，如苏文忠《送安国教授诗》有陈石硐跋者，今藏家黼堂侍郎家，的是双钩廓填，而江村亦收蓄之视为至宝，何也？

收藏书画是雅事，原似云烟过眼，可以过而不留，若一贪恋，便生觊觎之心，变雅而为俗矣。试观古来收藏家，从无有传之数百年子孙尚能守者。

有明一代书家，前有三宋二沈，后有文、祝、董思翁诸公，此其最著者，其余如吴匏庵、李贞伯、陆子传、王雅宜、张东海、娄孟坚、陈鲁南、王百谷、周公瑕之流，亦

称善书，可为案头珍玩。大约明之士大夫，不以直声廷杖，则以书画名家，此亦一时习气也。

有明一代画家，盛推文、沈、唐、仇为诸家之冠，然而可传者尚多，如王孟端、戴文进、杜东原、姚公绶、陶云湖、吕廷振、周东村、陈道复、王仲山、袁叔明、陆包山、宋石门、王酉室、钱叔宝、谢樗仙、赵文度、张君度、孙雪居、丁南羽、莫秋水、董思白、杨龙友、陈仲醇、李长蘅辈，亦卓然成家。近时收藏书画者，辄曰宋、元，宋、元岂易言哉？即有一二卷册条幅，又为海内士大夫家珍秘，反不如降格相从，收取明人之易为力耳。

唐

玄宗《鹡鸰颂》，纸本，高七寸八分，长五尺八寸，纸凡四接，岐缝内俱有"开元"二字小印。结构精严，笔法敷畅，迥非唐以后人所能为之。有蔡京、蔡卞二跋，前后俱有宣和、政和小玺，盖宋时曾入内府者。相传尚有黄山谷一跋，已亡之矣。谨案御刻《三希堂法帖》第二十七册有明洪武初人林佑跋语云："唐玄宗《鹡鸰颂》，宋时藏于秘府，徽宗朝有鹡鸰千数集于后苑龙翔池，遂出此卷示蔡京、蔡卞，因题于后。宋亡，卷遂流落民间，为指挥方明谦得之。佑谓玄宗有一李林甫，徽宗有一蔡京，正鸱枭蔽日、凤皇远避之时，虽有鹡鸰数万，何益于治乱存亡哉?"据此，则知卷后不止失去山谷一跋也。今刻《经训堂帖》者，即此本。

欧阳率更《梦奠帖》真迹，计七十八字。宋时曾入御府，有"悦生图书"，则知又是贾秋壑家中物也。后有赵子昂、郭天锡二题。乾隆戊申岁，太仓毕竹痴员外曾购得，呈其兄秋帆先生，先生以"梦奠"二字非吉语，旋复还之。余时在先生河南节署，一见，后不知所归。

虞秘监书《汝南公主墓志》，起草凡十八行。有李东阳、莫是龙、王世贞、毛澂、王鸿儒、陈继儒、文嘉、严澄诸题，又钱谷、张凤翼、献翼观款，相传是王敬美奉常家故物也。敬美谓其萧散虚和，风流姿态，种种有笔外意，高可以入《兰亭》、《头眩方》之室，卑亦在《枯树赋》上，其称重如此。张氏《清河书画舫》则定为米元章临本。余亦未敢视其必真，然董思翁曾刻入《戏鸿堂帖》、金坛王肯堂太史又模入《郁冈斋帖》，经诸赏鉴家品题，自足宝贵耳。

颜鲁公《竹山书堂联句诗》真迹，书于绢素，雄古浑厚，用墨如漆，迥非后人所能模仿。国初藏真定梁相国家，刻入《秋碧堂帖》者是也。乾隆辛亥岁，为毕秋帆先生所得。先生殁后，图籍星散，又为扬州吴杜村观察所有。嘉庆丁卯岁，粤东李载园太守来吴门，携有杜少陵《赠卫八处士》诗墨迹卷，其书皆狂草，如张长史笔意，而杜村观察适至，颜册亦在箧中，余因邀二君各持墨迹，同观于虎丘怀杜阁下。余笑曰："颜、杜生于同时，而未及一面，今千百年后使两公真迹聚于一堂，实吾三人作介绍也。"按《新唐书》，天宝十二载，安禄山反，鲁公守平原，少陵避走三川。后鲁公以元载谤贬湖州、在大历初年，正少陵出瞿塘，下江陵，溯沅湘时也。

《灵飞经》，四十三行，墨迹在上清琼宫阴阳通真秘符之前，即海昌陈氏《藏真帖》祖本，其最后十二行是《藏真》之所阙也。按《灵飞经》为唐开元廿六年玉真长公主奉敕写，元袁清容始定为钟绍京书，其说盖本思陵于经生书不收入内府一语，然亦未能断定为钟书也。明万历三十五年冬，董思翁得之吴用卿家，后思翁写《莲华经》，必展阅一过，珍如球璧。庚戌岁，思翁出所写《莲华》七卷，质于太常卿陈公增城所，每卷议值百金，而虞太常有难色，乃以《灵飞》一册辅之。越十六年，思翁遣其子持金来索《莲华》甚急，而陈氏正在勒石，不便遽反，往复不已。太常之子湖广参政名之伸者，遂将《灵飞》抵《莲华》以塞其意。参政私将《灵飞》割留四十三行藏于家，意作雷焕留剑公案，而思翁竟未检及也。至戊辰岁，参政遇思翁于西湖昭庆寺，问《灵飞》无恙否，则已作王、谢家燕矣。自此四十三行藏于陈氏，传至体斋中丞名用敷者，亦能世守。吾乡秦味经司寇素闻《灵飞》名，从中丞借观数四，中丞故为司寇门生，不得已，乃赠之。司寇既得，秘不示人，殁后其子静轩太史稍稍夸于人间。中丞任安徽布政时，偶过锡山，以计赚归，仍为陈氏所有，真艺林佳话也。余老友陈无轩学博曾载入《寓赏编》，与余备述甚详。是细麻纸本，甚完好，都四十三行，计六百八十五字。较诸全本，虽仅吉光片羽，而与石本对勘，则结体用笔，毫发不爽，至于精神奕奕，自在游行，又非石本所能几及也。余年来奔走衣食，以不获一见为恨，后见曾氏《滋蕙堂帖》，乃知即从《藏真》翻刻，故亦缺此十二行，并作赵松雪伪跋于后，则较《藏真》有霄壤之隔矣。余前年冬在邗上，知为吴余山文学所购，今中书舍人谢君若农借以上石。嘉庆辛未十月廿日过枫泾镇，始观于若农斋中，摩挲石刻几三十年，一朝得见真迹，喜不自胜。他日尚拟从余山再乞一观，仅模此十二行以补陈、曾两家之阙，不亦大快事耶！

徐季海书《朱巨川告》，白麻纸本，高八寸五分，长五尺八寸六分，计三十二行，前后有尚书吏部告身之印四十三方，又宣、政小玺，盖宋时尝入内府者。其鲜于枢、张可与张宴三题之后，并书《新唐书》本传二十行，又董思翁一跋，即《戏鸿》、《快雪》祖本也。余在毕秋帆先生家见之，后为豪贵所索，遂入京师。

《范隋告身》，绢本，高八寸，长三尺六寸。僖宗咸通二年六月告，上署云"将仕郎权知幽州良乡县主簿范隋"十四字，即文正公五世祖也。后有宋人跋语二十一人，元人跋语二人。今藏吴门范氏义庄，有石刻。

怀素小草《千文》卷，黄素绢本，高九寸，长八尺七寸六分。笔法严密，字字用意，脱去平时剑拔弩张之习，而一趋于自然。后题"贞元十五年六月十七日于零陵书，时年六十有三"，字势略偏侧，正其晚年作也。后有宣、政二玺，即《宣和书谱》所载四卷之一。卷用黄素，八方，每交接处用军司马印印之。相传素师居永州龙兴寺，即吴吕蒙故宅，寺后浚井，得军司马印，故素师每作书必用是印。后有文休承一题，具载始末，严分宜

《冰山录》中物也。本朝康熙中，为商丘宋中丞所得，不知何时归入明府。乾隆丙午岁，吴杜村太史购于京师，以赠毕秋帆先生。余尝模入《经训堂帖》，较《停云》所刻，有过之无不及处。

有唐一代，墨迹、告身而外，惟佛经尚有一二，大半皆出于衲子、道流，昔人谓之经生书。其书有瘦劲者近欧、褚，有丰腴者近颜、徐，笔笔端严，笔笔敷畅，自头至尾，无一懈笔，此宋、元人所断断不能跂及者。唐代至今千余年，虽是经生书，亦足宝贵。往时云间沈屺云司马托余集刻晋、唐小楷，为其聚唐经七八种，一曰《心经》(即屺云所藏)，一曰《郁单越经》(歙鲍席芬家所藏)，一曰《转轮王经》(繁昌鲍东方所藏)，一曰《金刚经》(吴门陆谨庭所藏)，一曰《长寿王品迦絺那经》(宁波孙晓江所藏)，一曰《大般若经》(吴门黄荛圃所藏)，一曰《莲华经》(扬州徐芝亭所藏)，一曰汉阳塔中残经(张艺堂所藏)。他如《兜沙经》(吴门叶氏所刻)、《律藏经》(王梦楼所藏)之类，生平所见者，不一而足，乃悟《灵飞经》之非钟绍京书，不辩而自明矣。

罗昭谏尝为先武肃王镇海军掌书记，昭宗赐王铁券，时罗正在幕府，则谢表必其手笔也。余年十九，在吴门清嘉坊书肆中见昭谏手书《谢铁券表》稿，字如中指大，后书"乾宁四年月日臣罗隐代脱"十二字。代脱者，代为脱稿之义也。后有刘青田一题，考之最详。国初藏励宗万家，不知何时流落吴门。当时索价五百金，无有售者，后为粤东一客所得，屈指四十余年，至今犹在心目。

张僧繇没骨山水一幅，绢本，上列两峰，青绿相间，其下苍松三株，白云一道，掩映于紫翠之间，落笔雄奇，出人意表。旧为宛平王相国家所藏，画之上方有禹鸿胪之鼎题记。

尉迟乙僧《天王像》，绢本，著色，真唐人笔法也。本立轴，作袖卷装池，横看，自宋时已然，后有宣和、绍兴小玺及内府图书之印，并明道元年十月十日奉圣旨审定及内侍卢道隆等官衔，又元张金界奴上进题名一行，项墨林家物也。毕秋帆尚书以五百金得之，乾隆五十六年七月进呈，今藏内府。

五　代

先武肃王赐崇吴院长老僧嗣匡墨牒一道，前一行有"天下都元帅"五大字，后题"龙德二年十二月牒"，最后又大书"都元帅吴越王"六字。下有押，犹今之画稿也。文作骈体，字径六分，绝似苏灵芝《悯忠寺碑》，盖晚唐书法皆如此。是物自元、明以来世藏台州本家，与铁券并守。忆于乾隆辛亥岁，余在会稽同修郡志，尝借观，为双钩一通，刻《小清秘阁帖》中。至道光癸未岁，余再至会稽，则知为家薪溪族祖所得矣。按《姑苏志》，崇吴寺在今吴江县充浦，前临太湖，两洞庭山在望。惟地僻乡隅，鲜有至者。他日拟再刻一通，付之寺僧，犹见五代时牒封寺院之文也。

先忠懿王工于草书，见之史册，今藏台州白石山本家者，乃手状七行，后具押字，余前已双钩刻石，其米元章、危太朴诸跋皆为人窃去，惟存熙宁、元丰、元祐题名而已。中有贾平章观款，书法极工。癸未春三月，余往台州，因观铁券，又复摩挲者累日。

杨凝式《神仙起居法》真迹，凡八行，后有米友仁、商挺、留梦炎诸题。阮云台宫保尝以示余，余颇疑之，未为双钩，其后卒以刻石，有跋记于后。

王齐翰《挑耳图》卷，前有徽宗御题"勘书图"三字，又"王齐翰妙笔"五字。画一贵人自挑其耳，坐于屏幛之前，衣纹精细，设色甚工，俨然吴道子法也。后有苏东坡、颍滨兄弟及王晋卿题跋。旧为吾乡安氏之物，嘉庆壬戌十月在扬州吴杜村太史家见之。

世称唐小李将军之画，今所传者绝少。余尝在吴盘斋大令畷城署中观五代时卫贤所画《广寒宫图》，楼台殿阁，细逾毛发，中有一宫门，上书"广寒清虚之府"六字。离宫别馆，用笔若丝，刻划精整，几无剩意。其款两字在一石隙之间，恐小李将军亦不能过之也。镶边绢上有梁蕉林鉴赏印记，其上又有一小玺，模糊不辨，想是南宋故府之物。

董北苑《潇湘图》，思翁旧物也，藏毕秋帆尚书家。卷长丈许，神采焕然，具有远山苍翠、江水潆洄景象。中流有一舟，坐朱衣乌帽一人，旁有二姝及鼓瑟吹笙者，又岸上渔人布网漉鱼者，盖取谢宣城诗"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二语为境耳。思翁一生画学得力于此。前后有三跋，《随笔》中亦载之。后为豪贵夺去，今不知所归。

宋

高宗赐岳忠武墨敕草书十四行，在朱色云龙笺上，有"皇帝上用""书诏之宝"两玺。此敕旧藏西湖岳庙，为奉祀孙世守。乾隆六十年，汪稼门先生为浙江布政使，始为装池，题一诗一跋，刻诸石上，嵌于庙壁。时余在转运使署，因将拓本寄翁覃溪先生，先生欣然赋诗见寄，余乃请方伯并刻之。自此海内之士，题咏遂遍，近已满卷如牛腰矣。

高、孝二陵墨迹，一高宗草书，在团扇上，书"芳草西池路，柴荆三四家，忆曾骑款段，随意入桃花"一首，后用德寿朱文玺，当为高宗晚年笔；一孝宗书"春云初起拂青林，冉冉因风度碧岑，既解从龙作霖雨，油然出岫岂无心"廿八字，合装一册，为仁和赵晋斋文学所藏。近时士大夫题咏甚多，余亦题二绝云："石经剥落长苔痕，遗恨冬青不足论。留得二陵真迹在，蓬门犹识赵王孙。""焚香再拜启题封，想见挥毫德寿宫。龙凤升天陵谷改，尚余文翰扇清风。"

陈简斋诗卷，纸本，凡一百零一行，计诗二十三首。旧有张宣公标题，今不存。后朱晦庵、刘西台、危太朴诸跋，具在。案《宋史》，简斋名去非，高宗时为资政殿大学士。太朴跋语具详始末。

蔡忠惠《谢赐御书诗表》，字如指大，结构精严，后有文与可、米元章二跋。按《续书断》载仁宗深爱君谟

书，尝以御笔书“君谟”两大字并诗以宠异之，君谟乃作《诗表》谢，即此卷也。往时见云南周氏刻入《春雨楼帖》，后见墨迹，在五柳居陶蕴辉家，索价五百金，无有售者。

又忠惠自书诗稿，计八页，每页十行，共七十三行。第一行书诗之三下书“皇祐五年二月”，正忠惠自福州入京一路纪行之作也。其第二页《题龙纪僧居室》之下有“此一篇极有古人风格”九字，则欧阳永叔亲笔也。是册南宋时曾入贾似道家，前后俱有“悦生葫芦”及长字印记，又有杨龟山、张正民、蒋璨、张天雨、张枢、胡粹中诸题。其书虽草草不经意，实君谟妙墨也。

苏文忠书，余所见者不下十余种，真伪参半。按崇宁、大观间蔡京用事，以党借禁苏、黄文词，并墨迹而毁之，至政和间始弛其禁，故后世传者少也。曩在京师，见翁覃溪先生家有大书《偃松屏赞》，乃其谪惠州时为书示其子过者，第绢本毁滥不全，余集其数句刻入《小清秘阁帖》。又有《九歌》六段，是从家恬斋方伯处得，双钩上石，未见真迹。

又文忠书四十二章经真迹，余于乾隆六十年二月在福州观于汪筠庄明府斋中，书在绢素，织成朱丝阑。高九寸许，长七尺二寸。小楷，微带行笔，共一百廿八行，前有十数行破裂者，而后幅完好无阙。有宋僧悟静、元王原吉、啈存素、石羊山樵四跋。吾友陈无轩载入《寓赏编》，兹不复赘。后为筠庄子元度携于行箧，在晋陵舟中遇贼窃去。越二十余年，京口杨子坚忽于友人家见之，今不知所在，惜哉！

又文忠《橘颂》卷，有赵松雪题跋，向藏洞庭山席氏。乾隆丙午，有沈某兄弟二人善作伪书，以售于人，遂借以双钩，与原迹无二，以示毕秋帆先生。时先生为河南巡抚，竟以千金得之，实伪迹也。

黄文节《松风阁》诗卷，高九寸余，纸本，三接，长六尺三寸，无款印。元至治间为皇姊大长公主收藏，不择人而题者十四人，大半皆有官衔。乾隆己酉春三月，观于镇洋毕涧飞家。

又文节书刘禹锡《伏波神祠》诗卷，明时为严分宜旧物，有张于湖、范石湖两题，今藏诸城刘文清公家。信芳尚书尝以示余，生平所见山谷墨迹，此为第一。

米礼部书《宗室崇国公墓志铭》，郑居中撰文，几二千字。余所见者有大小两本，绝似褚河南哀册。后有袁桷、邓文原、黄溍、柳贯、揭泫、叶盛、吴宽七跋。其一今藏婺源齐梅麓员外家，其一藏扬州鲍氏。按米襄阳《志林》，当时临模米书酷肖可以乱真者有二人焉，一吴云壑名琚，一陈伯修之子陈寺丞，礼部俱授以作字提笔之法，或两人所临也。

又礼部《虹县旧题》真迹卷，无款，有俨斋秘玩图书，是华亭王氏之物。后有金大定间刘仲游、元好问两题。云南周氏、曲阜孔氏皆钩模入帖。

又礼部书杜诗《王宰山水歌》墨迹卷，绢本。后有徐守和两跋。云南周氏曾刻《春雨楼帖》，今藏吴门汪省吾茂材家。

朱文公注经草稿真迹，余见者有二种，一为嘉善谢若农中翰所藏，《易·系辞》自“无咎者善补过也”起，至“凡三百有六十句”止，计六十一行；一为吴门陆谨庭孝廉所藏，《论语》“颜渊问仁”至“司马牛问仁”，计五页。近日又有人刻集注稿，行款尺寸大约相同，当是文公一手书者。

朱文公《和张敬夫城南二十咏》，北平孙退谷侍郎所藏，前有李宾之篆书“晦翁手泽”四字，后有于文传、黄溍、于渊、李东阳、吴宽、周木、陆简、何乔新、董越、李士实、张元桢、费宏十二人题跋，杨铁崖和诗，后又有陈白沙、谢肇浙、徐渤三题。其黄溍《书城南斋记》称常熟钱君伯广早从其乡先达尚书于先生游，先生守婺源时，得朱子手书《城南斋二十咏》而宝爱之，卒乃归诸伯广，遂即所居东偏构一斋，扁曰城南，且以城南自号焉。按虞山谱，伯广讳广，千一公七世孙，柳溪先生宽之胞兄也。

庚辰十月廿六日，偶晤赵季由太守于吴门寓斋，出示吴云壑书《归去来辞》真迹，笔笔飞舞，全用米法。后有董思翁一题，倾倒殊甚。惜其物已经落水，有斑痕，墨光亦退矣。

文信国书“慈幼堂”三字，为吴中颅颐医陈仲和所得，即以名其堂。后有陈继、王鏊、刘吉、邱濬、费闇、吴宽、杨士奇、胡濙、杨荣、金幼孜、李东阳、杨翥、马绍荣、王恕、耿裕、白昂、倪岳、陈镒、朱仲阳、张昇、靳贵、刘忠、毛澄、杨守阯、吴俨、李杰、杨廷和、陆简、宋彀二十九人题跋。此吴门陆谨庭孝廉所藏，尝倩同邑陶君名赓考诸人名号爵里甚详，有小记附于后。

马远《松阴高士图》，吾乡李芥轩先生所藏，阅百年矣。嘉庆庚申，从子有谷持以示余。按远画本师李唐，用焦墨作树石，笔力矫矫，千古独绝，吴小仙所从出也。

李营丘《秋山行旅》，吴门缪武子家藏。凡宋人大幅画绢素狭，俱是双拼，此仅存半幅矣。乾隆戊申岁，毕秋帆先生为河南巡抚，闻其名，为物色之，有客携至汴梁者。余时在节署，因获观焉。

米元晖《云山图》卷，纸本，款题“绍兴十一年九月五日懒拙米元晖戏作”十六字，后有元人韩性、王逢、杨遵、顾禄、宇文公谅、朱文瑛、陶九成诸题，道光乙酉四月偶于汪氏见之。

元

赵荣禄书《寿春堂记》，大楷书，是绢本屏幅，剪装巨册者。嘉庆元年，余客两浙转运使幕中，云间陈古华太守携以见示，同海丰张穆庵都转、乌程陈无轩学博披览一过，后阮云台先生尝刻石武林。

《玄妙观重修三门记》，乌丝方格，字大逕寸，前有篆书八大字，作四行本，文计六十三行，每行八字，有董思白、李日华两跋，钱塘梁文庄公家藏物也。嘉庆元年二月，余谒山舟先生，始观此卷。曲阜孔氏既刻《鉴真帖》，而长白煦斋相国见而爱之，因介余往钱塘双钩，又

收入《松雪斋帖》。

二赞二图诗卷，凡二百三十二字，后有卞华伯、王弇州、董思白、陈眉公、文湛持五跋。思翁谓是卷学颜鲁公《送蔡明远叙》，兼米海岳用笔，迥异平日之作，洵至论也。向藏毕秋帆尚书家，余尝钩刻入《经训堂帖》。嘉庆己巳，偶游京师，知为刘文清得之，今又为煦斋相国所有矣。

《汲黯传》小楷，用欧笔，烂漫千余言，当为松雪平生杰作。惟余近年所见者已三本，俱有文衡山补书，绢纸相杂，真赝莫辨。甚矣哉，作伪之人也！

《天冠山》诗，本廿八首，今陕刻只廿四首。乾隆戊申、己酉间，北平翁覃溪先生督学江西，得一本，纸墨完好。后松雪自题云："道士祝丹阳示余《天冠山图》，求赋诗，为作此廿八首。"按其时是延祐二年，松雪在京师，官集贤学士，未尝至此山也。陕刻跋云："予昨游天冠山，且谓山在丹阳郡，不知是山在江西贵溪。"丹阳乃道士号，足证陕刻之不真。然用笔自佳，非近世人所能为之，或曰文待诏少年作也。

小楷《过秦论》三篇，刻于《戏鸿堂帖》者惟一篇耳。嘉庆乙亥，婺源齐梅麓员外宰吾邑，偶谈此卷，云真迹在其同乡董小槎编修处，越数年果得之，既而董又取去，且云五年后当惠赠也。梅麓赋诗云："鸥波妙墨世原稀，况复香光论入微。赵璧竟从千里去，吴钩今许五年归。米颠豪夺真无赖，季布盟言岂有违。寄语山灵好呵护，莫教化作朵云飞。"他日此卷竟来，余当为员外一并上石，以与《戏鸿》、《滋蕙》两刻抗衡，亦快事也。

《洛神赋》，松雪平生临本最多，相传松雪曾见过王子敬墨迹者。余曩在京师，见司马达甫中翰家一本，纸墨如新，今为孙制府平叔氏所藏。粤东吴荷屋方伯亦有一本，惜前缺数行，乞诒晋主人补书之。其余如梁蕉林所藏刻入《秋碧堂》者，尚是真迹，至《经训堂帖》所刻楷书本，则伪矣。而学者甚多，有翻刻盛行于世，异哉！

《头陀寺碑》文，吴门蒋氏所藏，余于己卯三月在斌笠耕观察舟中见之，用笔在《洛神》、《枯树》之间，可宝也。

《神仙篇》五首，一张正见，二卢思道，三王融，四陈思王，五郭景纯，后书"大德改元三月廿六日水精宫道人书"。字如中指大，灵和峭拔，当似松雪中年得意之笔。然观其卷中如"亿"之作"忆"，"娥"之作"蛾"，"阿谁"作"何谁"，"进趋"作"进趣"，恐松雪未必至此，其为伪本无疑。今在英相国家。

旧闻当湖家梦庐处有松雪临《黄庭经》卷，思之十年，不得一见。道光丙戌春日，偶于梅麓员外寓斋阅之，后无年月可考，审其结体用笔，实松雪早年书，殊乏英俊之气。有邓善之、杨载等十六人题跋，皆真。

临褚河南《枯树赋》卷，白宋笺本，长洲宋小岩编修所藏，后归毕秋帆先生。有赵孟淳、白珽、陈深、龚琡、周天球、黄姬水、彭年、文嘉、王世贞、文伯仁、黎民表诸题，最后有太仆寺印及抚治郧阳等处关防，是明时王敬美家旧物。

"快雪时晴"四大字，乃是题张伯雨临右军帖前者，后有徐幼文山水一幅，今藏查小山比部家。

《仇府君墓碑》，字与《寿春堂记》相等，前篆额六行，计廿四字，内两行为后人重补。此卷今藏笠耕少仆家，惜文中阙数行，失去仇公讳字，后有倪钲一跋，云仇字彦中，又见虞道园《书仇公墓志》，始知仇名锷也。

嘉庆己未春，余在京师，过质郡王府，见松雪画陶靖节像，阔袖幅巾，手携一杖，翩翩欲仙，上书《归去来辞》小楷十二行，真妙笔也。郡王薨后，世子尚幼，惜不能再见矣。

孙平叔制府家有松雪小楷《归去来辞》，是毕氏广堪斋旧物，余尝模入《集珍帖》中，审其用笔，当为中年之作。

松雪所题《兰亭十三跋》墨迹，并《定武兰亭》，余尝于吴杜村太史家见之，所谓独孤长老本是也。尚有吴傅朋、钱舜举及柯九思二跋。为商丘陈望之中丞所藏，后德清谈韬华观察得之。谈没后被火，图籍俱失，惟此卷尚存数字，今在英相国家。

吴门陆谨庭尝得松雪画《李太白庐山观瀑图》，青绿山水，一纸皆满，无空隙处，而一种幽深玄远之趣，溢于尺寸间，非松雪妙笔，不能传之也。后有元、明人题识甚多，其姚公绶一跋最长，惜为后人妄加"赵氏子昂"四字朱文印，真为蛇足。

庚戌三月，余往娄东，在毕涧飞员外家见魏公自绘小像，纸本，长尺许，阔七寸，作一镜。像居其中，仅画半身，头戴一笠，身著月白氅衣，面圆而俊伟，丰神奕奕，微须，真元世祖所称神仙中人也。上惟有仲穆书赞两行。又在友人处见一像，有自题七律云："致君泽物已无由，梦想田园霅水头。老子难同韩子传，齐人终困楚人咻。濯缨久判从渔父，束带宁堪见督邮？准拟新年弃官去，百无拘系似沙鸥。"后题"大德二年正月人日赵孟頫自题"，又一行云"至治二年八月男雍拜装"。观魏公此诗，其出山服官，非素所愿，然亦何苦作此白珪之玷也。

赵松雪尝拜中峰和尚为师，为画一小像甚妙，盘椅一张，师横卧其上，朱履一双脱在椅前。此种画法，古所未见。后有偈云："身如天目山，寂然不动尊。慈云洒法雨，遍满十方界。化身千百亿，非幻亦非真。觅赞不可得，为师作赞竟。至大二年正月人日弟子吴兴赵孟頫焚香谨赞。"此幅往在吴门陆白斋先生家见之，曾倩南浔陆梅圃临过一幅，后为友人攫去。观此两像皆画于正月人日，或命意有在也。

世所传管仲姬墨竹最多，而真者绝少。忆于甲寅三月，余在钱塘晤鲍绿饮先生于西湖寓中，见一卷，当是夫人生平杰作。后有夫人之姊名道杲者嫁于姚，居南浔，一诗一跋，写作俱妙，题云："绿窗无长物，树蕙与滋兰。光风布淑气，扬扬畹亩闲。窗外何所有？修竹千万竿。密叶敷下阴，劲节当岁寒。方欣同臭味，且以报平安。吾妹忽来过，绿纱生薄寒。幔结贻佩纕，重之

青琅玕。写真一挥洒，翰墨犹未干。古意镇长在，高风渺难攀。况有斐媲德，懿名垂不刊。"后跋云："至大二年四月二日，吾妹魏国夫人仲姬见访于南浔里第，燕坐君子轩。夫人笑曰：'君子名轩，何以无竹？'爰使女奴磨墨，写此幅于轩中。夫妇人之事，箕帚中馈刺绣之外，无余事矣，而吾妹则无所不能，得非所谓女丈夫乎？为吾子孙者，可不宝诸？俟他日妹丈松雪来看，当又乞题咏也。姚管道杲识。"

赵仲穆书画，昔人称其克绍家风，然用笔太重，重则近俗，无复有乃翁秀色。因知笔墨一道，各有天分存乎其间，虽父子不能传也。余弱冠时在吴门见仲穆手书长卷，所录古今体乐府小词共计三十五首，后题"延祐六年春正月寄吴德琏姊丈一观"云云，后有文衡山、许初两题，皆精。衡山跋谓德琏者即王国器，魏公长婿也。德琏长于新乐府，当时为杨铁崖所称，故此卷所书乐府为多，岂亦投其所好耶？

虞文靖公书其先世宋丞相雍国忠肃公允文所撰《诛蚊赋》，桂花纹白绫本，共计七十二行，最后十七行参错书在纸上，盖应其方外交闲上人所请也。后有鲁威、柯九思、苏大年、王敬方、郑元祐、杨椿并元祐书刻石疏共七题。此卷明时藏沈石田家，后归吾乡华东沙氏，至本朝又为梁蕉林所得，毕氏《经训堂帖》始刻之。

饶介之号醉翁，本籍江西，以元末乱隐居姑苏，跌宕自喜，尝与云林生往来。工草书，宗怀素。余尝见其《蕉池积雪》诗卷，童梧冈侍郎所藏也。后有金问、魏瀚、吕悫、吴昂、王淮、朱应祥、蒋宗谊、姚公绶、鲍浩、马时正十人题跋，并卞令之、安麓村书画印记，惜为后人填墨，殊失真面目矣。

张伯雨书，实出自松雪翁，而又有一种逸韵，与柯丹邱异曲同工。曩从王梦楼太守案头见所书《台仙阁记》，殊妙，竟似松雪矣。其片缣短幅，平生所见甚多，一时难以悉记。

赵大年《江村秋晓图》，绢本，无款，前后有元初人图书印三方，后有龚璛、吴讷、赵孟頫、陈敬宗四题，真迹也。

高房山山水简澹超逸，可与二米相伯仲。余尝见其墨竹一幅，亦可与吴仲圭、顾定之相伯仲矣。有赵松雪一诗题其下，云："高侯落笔有生意，特立两竿烟雨中。天下几人能解此，萧萧寒碧起秋风。"

黄子久与王叔明、倪云林、吴仲圭俱为有元一代名家，惟子久清真秀拔，烦简得中，不特为三公之冠，实可越房山、松雪而上之。余曩时所见画幅甚多，惟在京师内务府胡某家见《浮岚暖翠》一幅为最妙。

王叔明为松雪外孙，画宗李昇，而皴法少异，其品在松雪、大痴之间，万壑千岩，长松修竹，又是一种谿迳。余尝见叔明画《紫云山图》真迹，出笔奇古，与平时所作迥异，固知名家一丘一壑，无不臻妙境也。

叔明尝为陶九成作《南村真逸图》，余在秋帆先生家见之，高八寸，长三尺许，纸本，不著名款，惟用"黄鹤山樵印"一方，后附孙作撰传，王掖撰序，胡俨撰记，金声跋语，皆一时名手。张丑题云："万历戊午春获于长洲吴氏，是原博太史故物也。"又云："叔明与九成为中表兄弟，每过南村，辄流连不忍去，兴酣落笔，秾郁深至，可一扫丹青故习，非《松风阁》、《听雨楼》、《琴鹤轩》诸卷所可比伦也。旧时尚有叔明自题篆书五字，今失去。"

倪高士《懒游窝》图卷，纸本，高六寸五分，长一尺四寸。后有记二十行，书法类右军《东方先生画像赞》。题款曰"壬寅九日句吴倪瓒为安素先生写"，最后有彭敬叔、徐乘二诗。按《云林集》载此文，文中所谓金君安素者，实先世永谦公也。至正末年人，洪武初累荐辟，以人材科将授官，以疾引退，改姓金氏，字曰安素，耕读堠山之阳以终其身，距云林所居甚近，家谱所载。是卷昔尝见于陆白斋先生家，既又见一幅，有记无图，毕秋帆尚书所藏，曾刻入《经训堂帖》者，实伪本也。

又尝见云林《溪亭山色》一幅，款题"丁未五月东海倪瓒画"。后有吴匏庵、卞华伯二诗，吴云："听松庵里试茶还，第二泉边更看山。独有去年诗兴在，云林清閟墨斑斑。"卞和云："倪迂仙去几时还？留得溪亭对远山。老我今为亭上客，啜茶闲试鹧鸪斑。"俱是真迹。

梅花道人书画俱妙，余所见不下一二十种，画竹尤多于山水。嘉善家黼堂少宰有大幅竹最妙，次则斌笠耕少仆所藏之绢本雨竹，皆仲圭生平杰作也。又道人有草书《心经》一卷，为诒晋斋主人所藏，后赠少宰，以少宰是嘉善人，与道人同里也。少宰遂属余刻石梅花庵，有跋记之。

顾安字定之，善画墨竹，吴仲圭以苍老胜，定之以秀色胜也。扬州吴杜村观察有小幅立轴，余曾双钩刻石，赠江元卿员外。又吴门王月轩所藏长卷中有折竹一枝，殊妙。又在钱塘赵氏见一幅，后有屈生题云："海内人传顾定之，生平画竹发清奇。披图记得湘江夜，翠影参差月下时。"

僧大祐书《七宝泉开山顺庵主行实》并道衍书《顺庵主塔铭》合卷，有钱仁夫、李应祯、戴冠三题，吴县光福寺中旧物也。按道衍即姚恭靖，书时在洪武十三年，是未见成祖之前。

元僧善继三世血书《华严经》八十一卷，在今虎丘半塘桥龙寿山房。相传金华宋景濂是善继后身，今有景濂一跋，在第二卷后。明人题跋观款散题于诸卷上者凡数十处，不能尽记也。

有元一代，书法大约俱由松雪门迳，如柯丹邱、白湛渊、郭天锡、张伯雨、仇山村、俞紫芝是也。亦有独自成家者，如虞伯生、鲜于困学、康里子山、邓善之、周公瑾、杨铁崖、陆宅之是也。

有元一代画家全讲气韵，不名一格，实能超出唐、宋人刻画之习。黄、王、倪、吴无论矣，生平所见者，山水则朱泽民、高房山、盛子昭、方方壶、曹云西诸家，花卉人物则王若水、王元章、钱玉潭、孟玉涧诸家，兰竹则郑所南、李仲芳、苏昌龄、顾定之、李息斋及其子遵道诸家，如过眼云烟，不能悉记，皆所谓以气韵胜人者也。

丛话十一上　书学

钟鼎文

三代已有文字，而今不传，所传者惟《大禹岣嵝山碑》、《比干铜槃铭》、《周宣王石鼓文》、《穆王坛山刻石》、《孔子延陵十字碑》及《诅楚文》之类，前人有信之，有疑之。即如薛尚功《钟鼎款识》刻本载有夏雕戈钩带铭及商器各种款识，余亦未敢信也。惟周钟周鼎及尊彝壶爵卣鬲斝觯觚敦簠簋盉甗匜盘之文，尚有可据，虽后世亦有依式仿造者，而其铭文之古奥，字画之精严，决非后人所能伪作。故读书者当先读《六经》为文章之源流，讲篆、隶者当先考钟鼎文为书法之源流也。

小　篆

学篆书者当以秦相李斯为正宗，所谓小篆是也。惜所传石刻惟有《泰山》二十九字及《琅邪台刻石》十二行而已。自程邈一变小篆而为隶书，篆学渐废。盖篆体圆，有转无折，隶体方，有折无转，绝然相反。今人有认汉器款识印章及五凤题字、《三公山碑》为篆书者，误矣。观徐鼎臣所模《绎山》、《会稽》、《碣石》诸刻，尚得秦相三昧，而唐之李少温、宋之梦瑛、张有、元之周伯琦、明之赵宧光，愈写愈远矣。本朝王虚舟吏部颇负篆书之名，既非秦非汉，亦非唐非宋，且既写篆书，而不用《说文》，学者讥之。近时钱献之别驾亦通是学，其书本宗少温，实可突过吏部。老年病废，以左手作书，难于宛转，遂将钟鼎文、石鼓文及秦汉铜器款识、汉碑题额各体参杂其中，忽圆忽方，似篆似隶，亦如郑板桥将篆、隶、行、草铸成一炉，不可以为训也。惟孙渊如观察守定旧法，当为善学者，微嫌取则不高，为梦瑛所囿耳。献之之后若洪稚存编修、万廉山司马、严铁桥孝廉及邓石如、吴山子俱称善手，然不能过观察、别驾两公中年书矣。

隶　书

隶书之名，见《前后汉书》，又曰八分，见《晋书·卫恒传》。八分者，即隶书也。盖隶从篆生，程邈所作，秦时已有，亦谓之佐书，起于官狱事繁，用隶人以佐书之，故曰隶书，取简易也。篆用圆笔，隶用方笔，破圆为方，而为隶书。故两汉金石器物俱用秦隶，至东京汉安以后渐有戈法波势，各立面目，陈遵、蔡邕，自成一体，又谓之汉隶。其中有减篆者，有添篆者，有篆、隶同文者，有全违篆体者，鲁鱼之惑，泾渭难分。真书祖源，实基于此，迨钟傅一出，又将汉隶变为转折，画平竖直，间用钩趯，渐成楷法，谓之真书，篆、隶之道，发泄尽矣。自此两晋六朝，从事真书。真书一行，随有行草，行草纷杂，隶学自掩。唐人习者虽多，实与汉法愈远，何也？唐人用楷法作隶书，非如汉人用篆法作隶书也。五代、宋、元而下，全以真、行为宗，隶书之学，亦渐泯没。虽有欧、赵、洪氏诸家著录以发扬之，而学者殊少。至元之郝经、吾衍、赵子昂、虞伯生辈，亦未尝不讲论隶书，然郝经有云："汉之隶法，蔡中郎已不可得而见矣，存者惟钟太傅。"又吾衍云："挑拔平硬如折刀头"；又云："方劲古拙，斩钉截铁，方称能事。"则所论者，皆钟法耳，非汉隶也。至文待诏祖孙父子及王百谷、赵凡夫之流，犹剿袭元人之言，而为钟法，似生平未见汉隶者，是犹执曾玄而问其高曾以上之言，自茫然不知本末矣，曷足怪乎？国初有郑谷口，始学汉碑，再从朱竹垞辈讨论之，而汉隶之学复兴。然谷口学汉碑之剥蚀，而妄自挑趯，竹垞学汉碑之神韵，亦擅自增损，识者病之。惟长洲顾南原《隶辨》一作，能以诸碑参究，其法已开，又有吴江陆虔实赠公、吴县徐友竹处士为昌其学，而终未纯耳。盖古碑虽在，用笔不传，无有授受渊源，亲承指画，如花之初蕊，色香未备，栽培既久，群艳争芳，其势然也。今北平有翁覃溪阁学，山左有桂未谷大令，吴门有钱竹汀宫詹，扬州有江秋史侍御，闽中有伊墨卿太守，天都有巴隽堂中翰，浙江有黄小松司马及江秬香孝廉，皆能以汉法自命者，而常者自此日益盛云。

隶书生于篆书，而实是篆之不肖子，何也？篆书一画一直，一钩一点，皆有义理，所谓指事、象形、谐声、会意、转注、假借是也，故谓之六书。隶既变圆为方，改弦易辙，全违父法，是六书之道，由隶而绝。至隶复生真、行，真、行又生草书，其不肖，更甚于乃祖乃父，遂至破体杂出，各立支派，不特不知其身之所自来，而祖宗一点血脉，亦忘之矣。老友江艮庭征君常言，隶书者，六书之蟊贼。余亦曰，真、行、草书，又隶书之蟊贼也。盖生民之初，本无文字，文字一出，篆、隶生焉。余以为自汉至今，人人胸中原有篆、隶，第为真、行汩没，而人自不知耳。何以言之？试以四五岁童子，令之握管，则笔笔是史籀遗文，或似商、周款识，或似两汉八分，是其天真，本具古法，则篆、隶固未尝绝也。惟一习真、行，便违篆、隶，真、行之学日深，篆、隶之道日远，欲求古法，岂可得乎？故世之学者虽多，鲜有得其要领，至视为绝学，有以也夫！

唐人隶书，昔人谓皆出诸汉碑，非也。汉人各种碑碣，一碑有一碑之面貌，无有同者，即瓦当印章以至铜器款识皆然，所谓俯拾即是，都归自然。若唐人则反是，无论玄宗、徐浩、张廷珪、史惟则、韩择木、蔡有邻、梁昇卿、李权、陆郢诸人书，同是一种戈法，一种面貌，既不通《说文》，则别体杂出，而有意圭角，擅用挑踢，与汉人迥殊。吾故曰唐人以楷法作隶书，固不如汉人以篆法作隶书也。

或问汉人隶书，碑碣具在，何唐、宋、元、明人若未见者？余答曰，犹之说经，宋儒既立，汉学不行；至本朝顾亭林、江慎修、毛西河辈出，始通汉学，至今而大盛也。

顾南原作《隶辨》，实有功于隶书，近人所学，赖为圭臬。惟所引汉碑，半用《字原》、《隶韵》，或无原碑可考，其中亦有沿误；而翁覃溪先生排击之，几至身无完

肤，未免过当。

许叔重云："秦灭经书，涤除旧典，官狱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余亦曰，三国既分，图籍无征，钟法一变，遂有真书，流为行草，而隶书由此绝矣。

书法分南北宗

画家有南北宗，人尽知之，书家亦有南北宗，人不知也。嘉庆甲戌春三月，余至淮阴谒阮云台先生。时先生为七省漕务总督，款留者竟日，论及书法一道，先生出示《南北书派论》一篇，其略曰："书法变迁，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反于古。盖由篆变为隶，隶变为真书、行草，其转移皆在汉末、魏晋之间；而真书、行草之分为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南派由钟繇、卫瓘及王羲之、献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褚遂良，北派由钟繇、卫瓘、索靖及崔悦、卢谌、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以至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南派不显于齐、隋，至贞观初乃大显。太宗独喜羲、献之书，至欧阳、虞、褚皆习《兰亭》，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然此时王派虽显，缣楮无多，世间所习，犹为北派。及赵宋阁帖一行，不重碑版，北派愈微。故窦臮《述书赋》自周至唐二百七人之中，列晋、宋、齐、梁、陈一百四十五人，于北朝不列一人，其风迁派别，可想见矣。不知南北两派，判若江湖，不相通习。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宜于启牍；北派则中原古法，厚重端严，宜于碑榜。宋以后学者，昧于书有南北两派之分，而以唐初书家举而尽属羲、献，岂知欧、褚生长齐、隋，近接魏、周，中原文物具有渊源，不可合而一之也。"真为确论。余以为如蔡、苏、黄、米及赵松雪、董思翁辈亦昧于此，皆以启牍之书作碑榜者，已历千年，则近人有以碑榜之书作启牍者，亦毋足怪也。

六朝人书

晋、宋、南北齐、梁、陈、隋之间，工书者林立。两晋称二王之妙，南北重崔、卢之书，又羊欣、阮研、徐淮南、陶隐居、姚元标、丁道护等，皆其选也。据《金石萃编》所载六朝碑刻，有一百四十余种；近阮宫保、孙渊如、黄小松、赵晋斋诸家所藏，又益二三十种。其间如刁遵、高湛、郑昭道、元太仆、《启法寺》、《龙藏寺》诸碑，实欧、虞、褚、薛所祖。惟时值乱离，未遑讲论文翰，甚至破体杂出，错落不检，而刻工之恶劣，若生平未尝识字者，诸碑中竟有十之七八，可笑也。

唐人书

有唐一代之书，今所传者惟碑刻耳。欧、虞、褚、薛，各自成家，颜、柳、李、徐，不相沿袭。如诗有初盛中晚之分，而不可谓唐人诸碑尽可宗法也。大都大历以前宗欧、褚者多，大历以后宗颜、李者多，至大中、咸通之间，则皆习徐浩、苏灵芝及集王《圣教》一派，而流为院体，去欧、虞渐远矣。然亦有刻手之优劣，一时之好尚，气息之相通，支分派别，难以一概而论。即如经生书中，有近虞、褚者，有近颜、徐者，观其用笔用墨，迥非宋人所能跂及，亦时代使然耳。今之学书者，自当以唐碑为宗。唐人门类多，短长肥瘦，各臻妙境；宋人门类少，蔡、苏、黄、米，俱有毛疵，学者不可不知也。

有唐一代，崇尚释氏，观其奉佛念经，俱承梁、隋旧习，非高祖、太宗辈始为作俑也。有唐一代，崇尚法书，观其结体用笔，亦承六朝旧习，非率更、永兴辈自为创格也。今六朝、唐碑具在，可以寻绎。

宋四家书

董思翁尝论宋四家书皆学颜鲁公，余谓不然，宋四家皆学唐人耳，思翁之言误也。如东坡学李北海，而参之以参寥。山谷学柳，诚悬而直，开画兰画竹之法。元章学褚河南，又兼得驰骤纵横之势。学鲁公者，惟君谟一人而已。盖君谟人品醇正，字画端方，今所传《万安桥碑》，直是鲁公《中兴颂》，《相州昼锦堂记》，直是鲁公《家庙碑》；独行、草书，又宗王大令，不宗《争坐帖》一派。乃知古人所学，人各异途，变化莫测，不可以臆见论定。总之，宋四家皆不可学，学之辄有病，苏、黄、米三家尤不可学，学之不可医也。

坡公书，昔人比之飞鸿戏海，而丰腴悦泽，殊有禅机。余谓坡公天分绝高，随手写去，修短合度，并无意为书家，是其不可及处。其论书诗曰："我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自谓不学可。"又曰："端庄杂流丽，刚健含阿娜。"真能得书家玄妙者。然其戈法殊扁，不用中锋，如书《表忠观碑》、《醉翁亭记》、《柳州罗池庙碑》之类，虽天趣横溢，终不是碑版之书。今类帖中所收及陈眉公集刻《晚香堂帖》，有真迹，有伪迹，夹杂其中。若《秋碧堂》所刻之《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赋，孔氏《玉虹楼》所刻之小字《表忠观碑》，全是恶札，何尝是坡公真迹耶？故友蒋艺萱中进士后酷喜苏书，余劝之不可学，艺萱不以为然。余问之曰："君自学苏书后，每书一幅，心中可得意否？"曰："实自得意。"余告之曰："此即受病处也。"艺萱深服余言。余年过五十，自分无有进境，亦不能成家，拟以苏书终其身，孰知写未三四年，毛疵百出，旋复去之，乃知坡公之书未易学也。

余弱冠时，辄喜学山谷书，虽老学见之，亦为称赏不置，心甚疑焉，因求教于林蠡槎先生。先生一见泳书，便云："子错走路头矣！"因问曰："将奈何？"先生曰："必学松雪翁书，方能退转也。"后见冯定远论山谷诗，以为江西粗俗槎枒之病，一入笔端，便九牛拔不出，必以义山《西昆》诸体退之，乃悟先生之言之妙。由此观之，山谷之诗与书皆不可沾染一点。余谓文衡翁老年书亦染山谷之病，终逊于思翁，沈石田无论矣。

米书不可学者过于纵，蔡书不可学者过于拘。米书笔笔飞舞，笔笔跳跃，秀骨天然，不善学者不失之放，即失之俗。如国朝书家，盛推姜西溟、汪退谷、何义门、张得天诸公，皆一时之选。余谓西溟拘谨少变化，退谷

书能大而不能小，义门书能小而不能大。惟得天能大能小，然学之殊令人俗，何也？以学米之功太深也。至老年则全用米法，至不成字。即如查二瞻本学思翁，老年亦用米法，终不能成家也。

赵松雪

或问余："宋四家书既不可学，当学何书为得？"余曰，其惟松雪乎。松雪书用笔圆转，直接二王，施之翰牍，无出其右。前明如祝京兆、文衡山俱出自松雪翁，本朝如姜西溟、汪退谷亦从松雪出来，学之而无弊也。惟碑版之书则不然，碑版之书，必学唐人，如欧、褚、颜、柳诸家，俱是碑版正宗，其中著一点松雪，便不是碑版体裁矣。譬如清庙明堂，林居野馆，截然两途，岂可浑而一之哉？或曰："然则何不径学唐人而必学松雪，何也？"余曰，吾侪既要学书，碑版、翰牍，须得兼备。碑版之书其用少，翰牍之书其用多。犹之读《三百篇》，《国风》、《雅》、《颂》，不可偏废，书道何独不然。

总　论

余尝论工画者不善山水，不能称画家，工书者不精小楷，不能称书家。书画虽小道，其理则一。昔人谓右军《乐毅论》为千古楷法之祖，其言确有理据。盖《黄庭》、《曹娥》、《像谈》非不妙，然各立面目，惟《乐毅》冲融大雅，方圆适中，实开后世馆阁试策之端，斯为上乘。如唐之虞、褚，元之赵，明之文、祝，皆能得其三昧者也。

碑榜之书，与翰牍之事，是两条路，本不相紊也。董思翁云："余以《黄庭》、《乐毅》真书放大，为人作榜署书，每悬看，辄不佳。"思翁不知碑、帖是两条路，而以翰牍为碑榜者，那得佳乎？古来书碑者在汉、魏必以隶书，在晋、宋、六朝必以真书，以行书而书碑者，始于唐太宗之《晋祠铭》，李北海继之。北宋之碑，尚真、行参半，迨米南宫父子一开风气，至南朝告敕、碑碣则全用行书矣。总之，长笺短幅，挥洒自如，非行书草书不足以尽其妙；大书深刻，端庄得体，非隶书真书不足以擅其长也。

思翁于宋四家中独推服米元章一人，谓自唐以后未有过之。此所谓僧赞僧也。盖思翁天分高绝，赵吴兴尚不在眼底，况文征仲、祝希哲辈耶？元章出笔实在苏、黄之上，惟思翁堪与作敌。然二公者皆能纵而不能伏，能大而不能小，能行而不能楷者，何也？余谓皆坐天分过高之病，天分高则易于轻视古人，笔笔皆自运而出，故所书如天马行空，不受羁束，全以天分用事者也。

米元章、董思翁皆天资清妙，自少至老，笔未尝停，尝立论临古人书不必形似，此聪明人欺世语，不可以为训也。吾人学力既浅，见闻不多，而资性又复平常，求其形似尚不能，况不形似乎？譬如临《兰亭序》，全用自己戈法，亦不用原本行款，则是抄录其文耳，岂遂谓之临古乎？

凡应制诗文笺奏章疏等书，只求文词之妙，不求书法之精，只要匀称端正而已，与书家绝然相反。元章自叙云："古人书笔笔不同，各立面目；若一一相似，排如算子，则奴书也。"

或有问余云："凡学书，毕竟以何碑何帖为佳？"余曰，不知也。昔米元章初学颜书，嫌其宽，乃学柳，结字始紧，知柳出于欧；又学欧，久之类印板文字，弃而学褚，而学之最久，又喜李北海书，始能转折肥美，八面皆圆；再入魏、晋之室，而兼乎篆隶。夫以元章之天资，尚力学如此，岂一碑一帖所能尽。

虞道园云："坡、谷出而魏、晋之法废。米元章、黄长睿乃知古法。"虽过高之论，然其言甚确。

张丑云："子昂书法，温润闲雅，远接右军，第过为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非正论也。褚中令书，昔人比之美女婵娟，不胜罗绮，而其忠言谠论，直为有唐一代名臣，岂在区区笔墨间以定其人品乎？

一人之身，情致蕴于内，姿媚见乎外，不可无也。作书亦然。古人之书，原无所谓姿媚者，自右军一开风气，遂至姿媚横生，为后世行草祖法。今人有谓姿媚为大病者，非也。

思翁书画，俱是大作手。其画宗北苑，而兼得大小米之长，尚在第二乘；惟书法无古无今，不名一格，而能卓然成家，盖天资高妙，直在古人上也。余尝见思翁一画卷，用笔淹润，秀绝人寰，后有款云"时年八十有一"。又见一书卷临钟、王、虞、褚、颜、柳及苏、黄诸家，后有题云："此数帖，余临仿一生，才得十之三四，可脱去拘束之习。"书时亦年八十一。夫以思翁之天资学力，尚作书作画，老而不衰，自成大家也。

近日所称海内书家者有三人焉，一为诸城刘文清公，一为钱塘梁山舟侍讲，一为丹徒王梦楼太守也。或论文清书如枯禅入定，侍讲书如布帛菽粟，太守书如倚门卖俏。余谓此论太苛。文清本从松雪入手，灵峭异常，而误于《淳化阁帖》，遂至模棱终老，如商鼎周彝，非不古而不适于用。侍讲早年亦宗赵、董，惟自壮至老，笔笔自运，不屑依傍古人，故所书全无帖意，如旧家子弟，不过循规蹈矩、饱暖终身而已。至太守则天资清妙，本学思翁，而稍沾笪江上习气，中年得张樗寮真迹临模，遂入轻佻一路；而姿态自佳，如秋娘傅粉，骨格清纤，终不庄重耳。三公者，余俱尝亲炙，奉为圭臬，何敢妄生议论，然见文清笑侍讲为灶下老婢，侍讲亦笑文清为滕公佳城，太守笑两公，两公亦笑太守，虽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而谓三公必传，可与松雪、思翁争席者，则吾未敢信也。

丛话十一下　画学

总　论

唐张彦远《名画记》云："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于天然，非由述作。"又曰："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于用笔。"此千古不易之论

也。故凡古人书画，俱各写其本来面目，方入神妙。董思翁尝言董源写江南山，米元晖写南齐山，李唐写中州山，马远、夏珪写钱塘山，赵吴兴写苕霅山，黄子久写海虞山，是也。余谓画美人者亦然，浙人像浙脸，苏人像苏妆，或各省画人物者，亦总是家乡面貌，虽用意临写，神采不殊，盖习见熟闻，易入笔端耳。犹之倪云林是无锡人，所居祇陀里无有高山大林、旷途绝巘之观，惟平远荒山、枯木竹石而已，故品格超绝，全以简澹胜人，是即所谓本来面目也。若说病讨药，限韵赋诗，死法矣，安能妙乎？

画当以山水为上，人物次之，花卉翎毛又次之。唐、宋之法以刻画为工，元、明之法以气韵为工，本朝恽南田则又以姿媚为工矣。然三者皆所难能也。

画家有南北宗之分，工南派者每轻北宗，工北派者亦笑南宗，余以为皆非也。无论南北，只要有笔有墨，便是名家。有笔而无墨，非法也；有墨而无笔，亦非法也。

国初王秋山、高其佩，皆工于指头画，自此开端，遂遍天下，然赏鉴家所不取也。又有以指头书者，又有以箸削尖作字者，谓之借箸书。余谓凡此之类，皆不可以为训。书画二事，以笔写尚难于工，况以指以箸耶？又如左手书，足写书，或以口衔笔作书，俱不足为奇，吾所不取。犹之以鼻吹笙、笛，以足打十番，是皆求乞计耳，岂可谓绝技乎？

作伪书画者，自古有之，如唐之程修己伪王右军，宋之米元章伪褚河南，不过以此游戏，未必以此射利也。国初苏州专诸巷有钦姓者，父子兄弟，俱善作伪书画，近来所传之宋、元人如宋徽宗、周文矩、李公麟、郭忠恕、董元、李成、郭熙、徐崇嗣、赵令穰、范宽、燕文贵、赵伯驹、赵孟坚、马和之、苏汉臣、刘松年、马远、夏珪、赵孟頫、钱选、苏大年、王冕、高克恭、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诸家，小条短幅，巨册长卷，大半皆出其手，世谓之"钦家款"。余少时尚见一钦姓者，在虎丘买书画，贫苦异常，此其苗裔也。从此遂开风气，作伪日多。就余所见，若沈氏双生子老宏、老启、吴廷立、郑老会之流，有真迹一经其眼，数日后必有一幅，字则双钩廓填，画则模仿酷肖，虽专门书画者，一时难辨，以此获巨利而愚弄人；不三十年，人既绝没，家资荡尽，至今子孙不知流落何处，可叹也。《尚书》曰："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此之谓欤？

余生平游历，不过六七省，见有一才一艺者，无不默识其人，而于书画一道，尤为留心。工书者固多，工画者亦复不少。尝与友人论及，书画两事，较时文似易而实难，时文易于中式，书画难于入彀。试看中举人、进士者，通天下计之，三年内必有二千余人，工书工画者，通天下计之，三年内数不出一两人也。因就平生所见工画者，汇而记之，各为小传云。

画中人

钱载号箨石，秀水人。乾隆壬申进士，官至礼部侍郎。能诗。工写生，不甚设色，兰竹尤妙，书卷之气溢于纸墨间，直在前明陈道复之上。余少时尚见之。

王元勋字湘洲，山阴人。少未读书，而喜于画，人物尤其所长。尝为余临宋本先武肃王像，出笔如篆，自在游行，恐吴道子亦不能过之也。年八十余卒。

王三锡字怀邦，自号竹岭，太仓人，王日初弟子也。山水宗大痴，而加之以秀润，当时与张墨岑齐名。游历名山，几遍天下，得其片纸，如获球璧。余与竹岭为忘年交，有《膝上鸣秋图》，其所绘也。年八十余，尚喜遨游山水。

王宸号蓬心，为麓台司农曾孙。以举人官内阁中书，出知湖南永州府知府。画宗家法，多用渴笔，苍劲中有气韵，为海内所称。太守在京时有小仆陈桂者，穷甚，夜惟一被，而桂甚孝，尝以被覆母，而己则和衣以睡。太守怜之，为作山水小幅，上题云："刮毛龟背不成毡，破被将来老母眠。戏语山僮休怅望，为伊十指换青钱。"后题云："此画悬之市肆，当有好事者以布衾易之也。"其风趣如此。毕秋帆先生云："太原子弟俱能动笔作画，太守其尤著者也。"

罗聘号两峰，江都人。尝受业于金冬心先生。山水人物俱工，颇有逸趣。其画梅宗华光长老。喜画鬼，有《鬼趣图》，当代王公大人、骚人墨客，题诗几遍。余初至京师，识其人，往来最密。其妻方白莲，子允绍、允缵，俱传其学。

徐坚字孝先，号友竹，又字砚园，吴县光福人。少贫苦而好学，凡诗文、书画、摹印，皆能自辟门径，追踪古人。尝临董北苑《夏山烟霭》、江贯道《秋山雨霁》诸卷，海内名公巨卿，俱有题赠。余十余岁时即识之。年八十八而卒。

余集号秋室，仁和人。乾隆丙戌进士，官至翰林侍读学士。工书，而喜画人物，宗陈老莲，画美人尤妙，京师人称之曰余美人。年八十余，尚能作蝇头小楷。

陆灿号星三，长洲人。工人物花卉，长于写真。乾隆庚子，奉旨召写御容。其弟子尤伯宣，亦吴中传真妙手也。

姚仔号笠山，为邹小山宗伯书画弟子。工于人物。乾隆三十二年，高宗南巡，尝献画册，赏荷包等物。至今锡山工人物者，犹传其派。

张敔号雪鸿，江宁人。中山东商籍举人，任湖北竹山知县，以冒籍事去官，遂遍游海内。工于写生，可以突过陈白阳。能左右手书画，尤奇。双歌推绛树，二牍有黄华，真近时罕见者。年七十余卒。

陶鼎号笠亭，江都人。工山水花卉，临模宋、元、明各家略备，惟少书卷气。余初至邗上识之。又有虞蟾字步青者，亦工山水，其学相似。

华冠号吉崖，无锡人。传真妙手，山水树石亦工。尝为质府宾客，官四川司马。仁宗在潜邸识其人，召写御容，赏赉甚厚。

史鸣鹤字松乔，江都人。画梅，宗王元章一派，千枝万蕊，著手成春，大小幅俱臻绝妙。与山阴童二如截

然两途，童以苍老胜，史以韵致胜，亦各人出笔也。余尝有诗赠之云：“仲缣写得一枝春，玉立冰姿越有神。酒醒梦回明月夜，欲呼小宋是前身（宋器之有《梅花喜神谱》，自称曰小宋）。”尝介余刻《梅谱》一卷，旋为祖龙取去。

张赐宁号桂岩，直隶沧州人。为南通州判官。山水宗石田翁，或似文待诏粗豪之笔。花卉人物，虽不甚工，而落笔有奇气。乾隆壬子岁，余入都，见悯忠寺方丈画济颠一幅，颇得吴道子法，因识其人，遂成莫逆。其子百禄传父学，亦官江南，稍胜乃翁矣。

莘开号芹圃，乌程人。与同邑陆梅圃学画于沈芥舟。山水、人物、花卉俱妙。芹圃没后，其夫人徐氏号湘生亦能画，尤善传真，然仅画妇人，至今犹在，年近八十矣。

陆楷号梅圃，其学与芹圃略相似。与余同馆吴门春晖堂陆氏者三年，后梅圃无所遇，坎坷以终。

秦仪号梧园，无锡人。工山水，宗赵大年，入王石谷一派。画杨柳尤工，人称曰秦杨柳。

黄震号竹庐，镇洋人。山水宗太原，尤工人物，画古圣贤像，翎毛、花卉，亦其所长。与余同寓毕秋帆尚书家。

金铎字亦山，本太湖厅人，流寓于芜湖者四十余年。山水在石田、衡山之间？亦工花卉。

方薰号兰坻，石门人。能诗，工山水，淹润如南田翁，又工花卉，近白阳山人，与奚铁生齐名。寓桐乡金比部德舆家最久。余尝访之，为余作“前舟网网张空水，后有蓑翁独坐看”诗意。

奚冈号铁生，钱塘人。工山水，笔墨苍秀，得思翁、南田两家法，老年入李檀园一派，为浙中画家巨擘。近日杭人言书法者必宗山舟，言画学者必宗铁生，此亦一时好尚。铁生尝为余作《养竹山房图》，又似云林生，盖其天分极高，无一点尘俗也。

王学浩号蕉畦，昆山人。乾隆丙午举人。工山水，乱头粗服，殊有理趣。晚年入沈石田之室。近吴中画学咸推蕉畦为第一云。

朱本号素人，江都人。工山水，笔端颇横，不受羁束。北游京师，与阳湖朱昂之青笠、泰州朱鹤年野云齐名，号为“三朱”。

黄易号小松，钱塘人，松石先生子。官山东济宁运河同知。工汉隶书，尤邃于金石文字。偶画山水，入李檀园、查梅壑一派，可称逸品。

周左号渔石，鄞县人。工人物，为余临上官周《鹿门偕隐图》，见者无不称赏。

汪炳文号星荞，江宁人。工山水人物，秀韵莫比。中举人后会试十次，不第。余在京师识之。官桃源教谕。

宋葆醇号芝山，山西安邑人。举人。不甚画山水，画则必宗北宋。精于赏鉴。流寓扬州，为广陵书院山长。殁时年近八十矣。

周瓒号采岩，吴县横塘人。工山水人物，细逾毛发，用唐、宋人法，识者谓自仇十洲后无此种笔墨矣。阮云台宫保为浙江巡抚时，常在幕府，然吴门士大夫鲜有知其人者。

古煌号镜水，鄞县人。工人物界划，妙绝一世，今之仇实父也。尝赠余《试茶图》一幅，见者莫不叹赏。

张应均号东畲，长洲人。以明经官四川知县。山水宗北苑。尝为富阳相国代笔，与董耕云椿同在相府，后来者为太仓李大令祥凤也。

马履泰号秋药，钱塘人。乾隆丁未进士，官至太常寺卿。能诗工画，笔下颇有奇气，近金寿门。

胡钟号兰川，江宁人。乾隆丁酉举人，官云南澂江府知府。工山水，书法亦精，篆、隶、正、草，各体俱备。

孙铨号少迂，昆山举人，以南汇教谕保举，官山东惠民知县。工于山水，苍秀有法。书宗赵、董，为诸王记室最久。

李荣号散木，钱塘人。少未读书，好学不厌，能诗工书，尤爱六法，俱臻妙境。山水初宗石谷，后入思翁、南田一派，又工兰竹花卉。尝为诸幕府书记，有名公卿间。殁于粤东，可惜也。

张莘号秋谷，工山水花卉，能诗，与余同寓虎丘。秋谷尝作画百幅，乘海舶散布海东诸国，夷人有得之者，珍为至宝，亦以海物为润笔。余赠其楹帖云：“笔底烟花传海国，袖中诗句落吴船。”

吴文澄号南芗，歙县人。流寓山左。能诗，尤工书画，凡篆、隶、真、草、山水、人物，花卉、翎毛，以及刻碑模印诸事，莫不通而习之。嘉庆十八年，以布衣诣阙上书，奉旨回籍，不加罪也。晚年尝寓吴门，行医自食，可称奇士。

潘恭寿字慎夫，自号莲巢，丹徒人。山水、人物、花卉、翎毛，无所不工，又能模印。当时与王梦楼太守常到吴门，人有得其片纸者，如获至宝。余尝乞其画佛像一幅，绝似丁南羽，近时鲜有其比。

钱堉字鹿泉，其先本山阴籍，游幕蜀中，遂为成都人。自号梅花和尚，不削发，不披缁，状貌雄杰，修髯过腹，为人豁达不羁，而豪于饮。喜吟咏，善颠草，画梅尤入妙品，醉后落笔，逸趣横生，自谓醒时不及也。尝爱虎丘之胜，筑生圹于后山，左右俱植梅花，自题其墓柱曰：“槐梦醒时成大觉，梅花香里证无生。”以嘉庆戊寅年卒于吴门，其故人周勖斋太守葬之，成其志也。

侯云松号青甫，江宁举人。工花卉，淹雅可爱。书法亦精。尝画《松竹图》，寿余六十，较张雪鸿大令别出机杼。

汪梅鼎号浣云，休宁人。中乾隆癸丑进士。山水、花卉，皆臻绝妙，其出笔之雅，似不食人间烟火者，咸谓之南田后身。尝与王铁夫同寓扬州广储门之樗园，余过访之，相得甚欢。

钱楷号裴山，嘉兴人。中乾隆己酉会试第一，入翰林，官至安徽巡抚。巍科硕望，政事明能，为海内称重，而不知其诗之精、画之妙也。余尝得中丞山水小幅，其法在思翁、烟客之间，上题小诗云：“万壑千岩梦乍回，

还教弱翰写苍苔。莫嫌下笔多凝滞，瘴海寒云拨不开。”此帧盖在粤西提督学政时所作也。

钱维乔号竹初，阳湖举人，稼轩司寇之弟。官鄞县知县。山水用家法，稍逊于司寇。尝为余作《写经楼图》，气韵颇似元人。

黄钺号左田，芜湖人。乾隆乙卯进士，今官户部尚书。山水喜宗北苑，而为余画《秋林曳杖》一幅，又似倪、黄合作。先太安人九十寿诞，尚书为作《金萱图》，直是白阳山人矣。随笔点染，变化莫测，皆成绝妙。所著有《画品》二十四则，仿司空表圣例也。其弟子王子卿太守泽，中嘉庆辛酉进士，亦工山水，尝画《梅花溪上图》为赠，知其学有渊源。

万承纪号廉山，江西南昌人。以明经补授江苏知县，三仕三已，擢海防司马。山水宗吴仲圭，亦工兰竹，篆书尤其所长。在江南二十年，名声籍甚。

裘世璘号守斋，仪征人。以资为郎，历任浙江知县，捐升道员，署江西驿盐道。能诗，工花卉，宗虞山蒋相国一派。

程寿龄号漱泉，甘泉人。中嘉庆壬戌进士，入翰林，擢右春坊庶子。工篆、隶、真、草，山水、人物、花卉，白描俱备。为人孤峭，寡言语，不轻与人交接，而聪明绝世，至于词曲及笙笛箫管之属，咸能通习。与同邑诸生王古灵应祥齐名。

姚元之字伯昂，桐城人。中嘉庆乙丑进士，授翰林编修，升侍讲。工于花果翎毛，落笔苍秀，如石田翁；亦画山水，近华秋岳，寥寥数笔，精妙入神。

改琦号七芗，其祖本北直隶人。官松江游击，遂占籍华亭。工山水、人物，有声苏、松间。小楷亦精，天然丰秀。

王霖号春波，江宁人。官福建盐场大使。工山水、人物，为余作“只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诗意一幅，殊妙。

盛惇大号甫山，阳湖人。官内阁侍读。工山水，近黄大痴。

屠倬字琴坞，钱塘人。嘉庆丁卯进士，入翰林，出知仪征县，有政声。工书，山水宗北苑，而喜用侧笔，又近云林。

顾洛号西梅，钱塘人。工花卉、人物，而尤以美人得名，笔下有书卷气。尝见其为阮云台宫保画《花影吹笙图》，又有《晓妆图》扇头，俱妙绝一时，恐六如、十洲无此韵致。

徐钺号西涧，钱塘人。诸生。能诗，工山水，尝乞奚铁生指授，中年颇近大痴。

陈鸿寿号曼生，钱塘人。以选拔得县令，官至海防司马，引疾归。花卉宗王酉室，山水近李檀园。尝官宜兴，用时大彬法，自制砂壶百枚，各题铭款，人称之曰“曼壶”，于是竞相效法，几遍海内。余谓曼生诗文、书画、印章无所不精，不意竟传于“曼壶”，亦奇事也。

丁以诚号义门，丹阳人。工于传真，中年补山水、花卉，皆成绝妙。

陆鼎号铁箫，吴县人。工山水、人物。两耳俱聋，终身不娶，以笔墨自给，若有所甚适焉者。尝有句云：“买山无计凭人笑，却写青山卖与人。”为一时传诵。

马冈千，陕西乾州人。能传真，工于界划。适毕秋帆先生为陕西巡抚，撰刻《关中胜迹图志》，延冈千入署绘图。时董耕云、黄竹庐诸君皆在幕府，为指示之，又命临模宋、元、明各家，画学自此大进。为毕公作《行乐图》二十四幅，无不称赏焉。

金鹊泉，吴县香雪海人。少为木工，喜于画。尝寓吴门缪松心进士家，松心精于赏鉴，家藏李营丘《江南》半幅及诸元、明人画极多，皆命临摹，咄咄逼人，亦奇士也。

胡桂号月香，吴人。少时为梨园子弟，在景山最久，而工于山水，酷似南田。高宗爱其笔墨，尝召入内府，呼之曰桂花。嘉庆四年三月，仍命供奉内廷，年已五十余矣。凡内府所有赏赐诸王公贵人画扇，皆其笔也。余于戊午冬入京，识其人，谨饬谦雅，澹于荣禄，外人鲜有知者。其子九思，号默轩，亦工画山水，无有乃翁之秀色矣。

僧主云，吴兴人。为西湖净慈方丈。工山水，能书，俱宗华亭尚书，今之巨然也。余每至湖上，主云必攀留坐谈，终日不倦。年七十余，尚能作书画。

僧铁舟，湖北武昌人。工兰竹，能诗，天姿清妙，有名江、淮间。画当胜于郑板桥，亦贯休、齐己一流人也。殁葬虎丘后山，余为题其墓。

僧懒庵，俗姓沈，长洲人。为画禅寺方丈。工山水，能诗。今退院住善庆庵，筑精舍数间，种竹浇花，有萧然自得之致。

丛话十二　艺能

书

杨子曰：“书，心画也。传千里之忞忞者，莫如书。”《释名》曰：“书，庶也，纪庶物也。”无论士农商贾，俱所当习。惟书之为道甚广，有心手之妙用，有美丑之攸分，不可忽也。近日书家，稍知执笔，便好为人师，谓之字馆。乡村市井之徒，亦纷然杂遝，即有一二好天分好笔资，皆为其师汩没。何也？盖先知觉后知，原未尝不可，惟不知因材而笃之道，但令其临模己书，合己意，而后为善者，此书法之所以日坏而无杰出者也。余以为教人学书，当分三等：第一等有绝顶天姿，可以比拟松雪、华亭之用笔者，则令其读经史，学碑帖，游名山大川，看古人墨迹，为传世之学。第二等志切功名，穷年兀兀，岂能尽力于斯，只要真行兼备，不失规矩绳墨，写成殿试策子，批判公文式样，便可为科第之学。第三等则但取近时书法临仿，具有奏折书启禀帖手段，可以为人佣书而骗衣食者，为酬应之学也；然而亦要天分，要工夫，如无天分，少工夫，虽尽日临碑学帖，终至白首无成。

数

数学通于天文、律历，虽为六艺之一，其法广大精微，非浅学所能尽也。自《周髀算经》开其前，仪象《法要》系其后，至元、明乃大备，而国朝尤精，实超出于前古。圣祖仁皇帝有《御撰历象考成》四十二卷，又《数理精蕴》五十三卷；高宗纯皇帝又有《御定仪象考成》三十二卷，于圆历仪象玑衡七政之术，无不洞悉其中，可以无余蕴矣。其余明是学者，前则有薛凤祚、梅定九、江慎修、戴东原诸公，近时则有钱辛楣、屈焕发、焦理堂、凌仲子、张古愚、李四香、蒋蒋山诸公，称一时之盛云。

射

射为六艺之一，古有乡射礼，载于《礼经》，故今天下儒学，俱有射圃，原所以教诸生之射者。国朝之制，凡八旗子弟十六岁以上，俱令习弓矢，是行古之道也。今蒙师教子弟，于小学大义尚未通晓，又安知弧矢之为用乎？夫射者，但求执弓坚，心平体正，自然中的，亦以养性情，备国用。故孔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也。"余尝论之，今文学诸生，有岁科考、书院考、院课、月课甄别诸名目，而武生以弓矢而进者，何独令其荒废，反为诈人武断，包漕说讼之事乎？

投壶

今士大夫家子弟，年五六岁即令从师识字，隔三五年知识渐开，便多嬉戏之事，如博弈、饮酒、唱曲，皆可以贼子弟之性情，废读书之事业，虽父师教训不严，亦父师之少学问也。至如投壶之礼，今虽不行，亦可使子弟习之，以收束其身心。其法以十二筹更相为用，有倚竿、带剑、狼壶、豹尾、龙首之名，使身如鹄立，筹如燕飞，能十投九中，自心旷神怡，则贤于博弈、饮酒远矣。

弹琴

余年未弱冠，不甚喜笙笛箫管及弦索琵琶之音，深有慕乎弹琴而未得其人也。遂购一琴，朝夕抚弄，始从学于鹿裘道士黄忠夫，习者有七八曲，如《良宵引》、《静观吟》、《秋江夜泊》、《塞上鸿》、《梧叶舞秋风》、《梅花三弄》、《普安咒》之类，乃知世之能琴者，盖星罗棋置焉。其时有俞宗灏号梅华，滕鉴号古明，潘奕正号月池，孔继洛号沛霖，田英号静莲，又有夏芝岩、计松年、华禹玉、严卓云、邵象洲诸人，审其音节，大略相同。一旦恍然有悟曰："琴制虽古，音则非古，实是今之乐，而非古之乐也。"遂废弃不复弹。盖音之起，由人心生，人心不古，音岂能古耶？殆与笙笛、箫管、弦索、琵琶之音相类似也。

琵琶

琵琶本胡乐，马上所鼓，大约起于晋、宋、齐、隋之间，至有唐而极盛，若贺怀智、康昆仑、王芬、曹保及其子善才，皆有传袭。自此历五代、宋、元、明，俱不废，其音急而清，繁而琐，白香山诗所谓"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者也。近时能者甚多，工者绝少。吾乡有杨文学廷果精于此技，然所弹者皆古曲，非新腔小调之谓也。其曲有《郁轮袍》、《秋江雁语》、《梁州漫》、《月儿高》诸名色。杨没后，无有传其学者。近惟有吴门之姚香汀、松江之俞秋圃，可称善手，以此技遨游公卿间，亦今之贺老也。

著棋

余少时每喜看人著棋，娓娓不倦。比长，偶读韦曜《博弈论》，遂深恶之，以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之事，何必深究耶？人生数十年，光阴迅速，则又何必做此废事弃业、忘寝与食之勾当耶？世传范西平、施本庵诸人为一时国手，所刻《桃花泉棋谱》、《弈理指归》诸书，直可付之一炬。

相传范西平与施本庵寓扬州，偶于村塾中夜宿，施戏与馆中童子著棋，不能胜，范更之，又不能胜，两人怅然若失。又西平游甓社湖，寓僧寺，有担草者来，范与弈，数局皆不能胜，问其姓名，不答，忽笑曰："近时盛称范西平、施本庵为天下国手，实吾儿孙辈耳！弈，小数也，何必问出身与儿孙辈争虚誉乎？"荷担而去。

摹印

摹印始于秦，盛于汉，晋以后其学渐微。每见唐、宋人墨迹上所用印章，皆以意配合，竟无有用秦、汉法者。至元、明人则各自成家，与秦、汉更远矣。国初苏州有顾云美，徽州有程穆倩，杭州有丁龙泓。故吴门人辄宗云美，天都人辄宗穆倩，武林人辄宗龙泓，至今不改。乃知雕虫小技，亦有风气运会，存乎其间。近来宗秦、汉者甚多，直可超唐、宋、元、明而上之。天都人尤擅其妙，如歙之巴隽堂、胡城东、巴煜亭、鲍梁侣，绩溪之周宗杭，皆能浸淫乎秦、汉者。然奏刀稍懈，又成穆倩矣。习见熟闻，易于沾染，其势然也。

山阴董小池通守名洵，素精摹印，罢官后寓京师三十年，无所遇，以铁笔游公卿间。余观其奏刀，却无时习，辄以秦、汉为宗。然必须依傍古人，如刻名印，必先将汉印谱翻阅数四，而后落墨。譬诸画家，无胸中丘壑，以稿本临模，终是下乘。同时公卿大夫之好摹印者，如仁和余秋室学士、芜湖黄左田尚书、上海赵谦士侍郎、扬州江秋史侍御、江宁司马达甫舍人，又有红兰主人与英梦禅、董元镜、赵佩德诸公，俱有秦、汉印癖者也。

汪绣峰启淑，歙之绵潭人。家本素封，以资为户部员外郎。喜藏古今文籍字画，尤酷嗜印章，搜罗汉、魏、晋、唐、宋、元、明人印极多，凡金银、玉石、玛瑙、珊瑚、水晶、青金、蜜蜡、青田、昌化、寿山及铜磁、象牙、黄杨、檀香、竹根诸印，一见辄收，至数万枚，集有《切庵集古印存》二十四卷，又刻《飞鸿堂印谱》三集，皆延近时诸名家攒集而成，海内传为至宝。余在秋帆尚书家，与绣峰时相过从，见余案头有一铜印鼻钮刻"杨恽"二字，的

是汉人。绣峰欲豪夺,余不许,遂长跪不起,不得已,笑而赠之。其风趣如此。惟少鉴别,不论精粗美恶,皆为珍重,亦见其好之笃也。自称"印癖先生"。

余颇嗜篆刻,十五六时始见吴江张雨槐,是专学顾云美、陈阳山者。比长,闻光福镇有徐翁友竹亦擅此技,乃投刺谒之,一见倾倒,因得见所刻《西京职官印录》八卷。是按《前汉书·百官公卿表》为之考正,如淮阴侯韩信、酂侯萧何,依次刻之,吴中篆刻,自云美后又一变矣。

近时模印者,辄效法陈曼生司马。余以为不然。司马篆法未尝不精,实是丁龙泓一派,偶一为之可也,若以为可法者,其在天都诸君乎?盖天都人俱从程穆倩入手,而上追秦、汉,无有元、明人恶习,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他如江宁之张止原、蔡伯海,锡山之嵇道昆、吴镜江,扬州之程漱泉、王古灵,长洲之吴介祉、张容庭,海盐之张文鱼,泾县之胡海渔,仁和之陈秋堂,虞山之屈元安,华亭之徐渔村,武进之邹牧村,皆有可观,亦何必一定法曼生耶?

刻 碑

自汉、魏、六朝、唐、宋、元、明以来,碑板不下千万种,其书丹之人,有大家书,有名家书,亦有并不以书名而随手属笔者。总视刻人之优劣,以分书之高下,虽姿态如虞、褚,严劲如欧、颜,若刻手平常,遂成恶札。至如《唐骑都尉李文墓志》,其结体用笔,全与《砖塔铭》相似,王虚舟云必是敬客一手书,而刻手恶劣,较《砖塔铭》竟有天壤之隔。又《西平王李晟碑》,是裴晋公撰文,在柳诚悬 当日书碑时,自然极力用意之作,乃如市侩村夫之笔,与《玄秘塔》截然两途,真不可解也。唐人碑版如此类者甚多,其实皆刻手优劣之故。

大凡刻手优劣,如作书作画,全仗天分。天分高则姿态横溢,如刘雨若之刻《快雪堂帖》,管一虬之刻《洛神十三行》是也。

文氏《停云馆帖》,章简甫所刻也。然惟刻晋、唐小楷一卷最为得笔,其余皆俗工所为,了无意趣。

书法一道,一代有一代之名人,而刻碑者亦一时有一时之能手,需其人与书碑者日相往来,看其用笔,如为人写照,必亲见其人而后能肖其面目、精神,方称能事,所谓下真迹一等也。世所传两晋、六朝、唐、宋碑刻,其面目尚有存者,至于各种法帖,大率皆由拓本赝本转转模勒,不特对照写照,且不知其所写何人,又乌能辨其面目、精神耶?吾故曰藏帖不如看碑,与其临帖之假精神,不如看碑之真面目。

刻手不可不知书法,又不可工于书法。假如其人能书,自然胸有成见,则恐其将他人之笔法,改成自己之面貌;如其人不能书,胸无成见,则又恐其依样胡芦,形同木偶,是与石工木匠雕刻花纹何异哉?

刻行楷书似难而实易,刻篆隶书似易而实难。盖刻人自幼先从行楷入手,未有先刻篆隶者,犹童蒙学书,自然先习行楷,行楷工深,再进篆隶。今人刻行楷尚不精,况篆隶乎?

选 毫

笔以吴兴人制者为佳,其所谓狼毫、兔毫、羊毫、兼毫者,各极其妙。然毫之中有刚柔利钝之不同,南北中山之互异。每一枝笔,只要选其最健者二三根入其中,则用之经年不败,谓之选毫。相传赵松雪能自制笔,取千百枝笔试之,其中必有健者数十枝,则取数十枝拆开,选最健之毫并为一枝,如此则得心应手,一枝笔可用五六年,此其所以妙也。谚云"能书不择笔",实妄言耳。

大凡书家以小笔书大字必薄,以大笔书小字必厚,其势然也。功夫浅则薄,功夫深则厚,其理然也。余幼时闻老辈作书,有取香火烧其笔尖,然后用之者,故其书秃,无有锋颖,以此为厚,不亦谬乎!

制 墨

昔人有云,笔陈如草,墨陈如宝。所谓陈者,欲其多隔几年,稍脱火性耳,未必指唐、宋之墨始为陈也。今人言古墨者,辄曰李廷珪、潘谷,否则程君房、方于鲁,甚至有每一笏直数十百金者,其实皆无所用。余尝见诒晋斋主人及刘文清公书,凡用古墨者,不论卷册大小幅,皆模糊,满纸如渗如污。盖墨古则胶脱,胶脱则不可用,任其烟之细,制之精,实无所取,不过置案头饰观而已。

《说文》:"墨者,黑也。"松烟所成,只要烟细。东坡所谓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儿目睛,乃为佳也。近时曹素功、詹子云、方密庵、汪节庵辈所制者,俱可用。如取烟不细,终成弃物。

捶 纸

纸类不一,各随所制。近时常用者不过竹料绵料两种,竹料用之印书,绵料用之写字。然纸质虽细,总有灰性存乎其间,落笔辄渗。若欲去其灰性,必用糯米浆,或白芨水,或清胶水拖之,然后卷在木杆上,以椎千捶万捶,则灰性去而纸质坚。米南宫制纸亦用是法。若欲灰性自退,非百余年不可,然其质仍松不可用也。

笺纸近以杭州制者为佳,捶笺粉笺蜡笺俱可用,盖杭粉细,水色峭,制度精,松江、苏州俱所不及也。有虚白斋制者,海内盛传,以梁山舟侍讲称之得名。余终嫌其胶矾太重,不能垂久。

书笺花样多端,大约起于唐、宋,所谓衍波笺、浣花笺,今皆不传。每见元、明人书札中有印花砑花精妙绝伦者,亦有粗俗不堪者,其纸虽旧,花样总不如近今。自乾隆四十年间苏、杭、嘉兴人始为之,愈出愈奇,争相角胜,然总视画工之优劣,以定笺之高下。花样虽妙,纸质粗松,舍本逐末,可发一笑。

琢 砚

石之出于端州者,概而名之曰端。端非一种,种非

一类，只要质理细，发墨易，便是佳砚。其他名色甚多，如鸲鹆眼、黄龙纹、蕉叶白之类，而石质粗笨，不发墨，则亦安用其名色耶？（近日阮云台宫保在粤东，又得恩平茶坑石，甚发墨，五色俱有，较端州新坑为优，此前人之所未见）

石之细而发墨者，亦不必端州，即如歙之龙尾、苏之嵝村，汉宫之瓦当，魏、晋之宫殿砖，松花江之砥石，俱可为砚。近又以日本国石为砚者，皆出于通州福山一带，人家墙壁内时时有之，相传为明时倭寇入江南压船带来者，其质坚而细，甚发墨，有黄紫黑三种，莫名其为何石，近亦渐少矣。

余尝论琢砚之工，全在乎取材，不必问做手。如砚材不佳，虽妙手亦何能为耶？曩时在小仓山房识江宁卫凫溪，手段却好，惟所琢之砚皆是弃材，不过陈设案头，与假古铜磁饰观而已。

铜匠

铸铜之法，三代已备，鼎钟彝器，制度各殊，汉、魏而下，铁木并用。至唐、宋始有磁器，磁器行而铜器废矣。鲍照诗云："洛阳名工铸为金博山，千斫复万镂，上刻秦女携手仙。"则知古人之精于此技者，代不乏人，如梁之开皇、唐之开元铸有造像，宋之宣和、明之宣德铸有炉瓶，则去古法渐远矣。近吴门有甘、王两姓，能仿造三代彝器，可以乱真。又嘉定有钱大田者，能仿造壶爵，与古无异；子秉田亦传其法，尝为吴盘斋大令铸祭器十种，为余铸金涂塔铁券。又有江宁人冯锡与者，为余铸如意百柄，蟾镫一具，及带钩铜璧、灵钟清磬、铁箫、铁笛、书镇之属，亦能仿商、周之嵌金银，此又甘、王、钱三家所不及也。

自鸣钟表皆出于西洋，本朝康熙间始进中国，今士大夫家皆用之。案张鷟《朝野佥载》言武后如意中海州进一匠，能造十二辰车，回辕正南则午门开，有一人骑马出，手持一牌，上书"午时"二字，如旋机玉衡十二时，循环不爽，则唐时已有之矣。近广州、江宁、苏州工匠亦能造，然较西法究隔一层。

测十二时者，古来惟有漏壶，而后世又作日晷、月晷，日晷用于日中，月晷用于夜中，然是日有风雨，则不可用矣。尝见京师天主堂又有寒暑表、阴晴表，其法不传于中国，惟自鸣钟表不论日夜风雨，皆可用。推此法而行之，故测天象又作浑天仪，以南北定极，众星旋转，玩二十八宿于股掌之间，法妙矣。而近时婺源齐梅麓员外又倩工作中星仪，外盘分天度为二十四气，每一气分十五日，内盘分十二时为三百六十刻，无论日夜，能知某时某刻某星在某度，毫发不爽，令天星旋转，时刻运行，一望而知，是开千古以来未有之能事，诚精微之极至矣。其法日间开钟对定时刻，然后移星盘之节气，线与时针切（如立春第一日，则将时针切立春第一线）。则得真正中星；如夜间开钟对定中星，然后移时针与星盘之节气线切，则得真正时刻。

玉工

攻玉之工，古尚质朴，今尚工细，故古玉器中以宋做为最精，而本朝制作较宋尤精，此亦商质周文之义也。近三十年来玉工渐渐改业，则贱金玉而贵粟菽矣。

周制

周制之法，惟扬州有之，明末有周姓者始创此法，故名周制。其法以金银、宝石、真珠、珊瑚、碧玉、翡翠、水晶、玛瑙、玳瑁、砗磲、青金、绿松、螺甸、象牙、密蜡、沉香为之，雕成山水、人物、树木、楼台、花卉、翎毛，嵌于檀梨漆器之上。大而屏风、桌倚、窗槅、书架，小则笔床、茶具、砚匣、书箱，五色陆离，难以形容，真古来未有之奇玩也。乾隆中有王国琛、卢映之辈，精于此技。今映之孙葵生亦能之。

嘉庆十九年，圆明园新构竹园一所，上夏日纳凉处。其年八月，有旨命两淮盐政承办紫檀装修大小二百余件，其花样曰榴开百子，曰万代长春，曰芝仙祝寿。二十二年十二月，圆明园接秀山房落成，又有旨命两淮盐政承办紫檀窗棂二百余扇，鸠工一千余人，其窗皆高九尺二寸，又多宝架三座，高一丈二尺，地罩三座，高一丈二尺，俱用周制，其花样又有曰万寿长春，曰九秋同庆，曰福增贵子，曰寿献兰孙，诸名色皆上所亲颁。

刻书

刻书以宋刻为上，至元时翻宋，尚有佳者。有明中叶，写书匠改为方笔，非颜非欧，已不成字，近时则愈恶劣，无笔画可寻矣。然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所刻之书，如《佩文斋书画谱》、《骈字类编》、《渊鉴类函》及《五礼通考》诸书，尚有好手。今则写刻愈劣，而价愈贵矣，岂亦有运会使然耶？

装潢

装潢以本朝为第一，各省之中以苏工为第一。然而虽有好手，亦要取料净，运帚匀，用浆宿，工夫深，方称善也。乾隆中，高宗深于赏鉴，凡海内得宋、元、明人书画者，必使苏工装潢。其时海内收藏家有毕秋帆尚书、陈望之中丞、吴杜村观察为之提奖，故秦长年、徐名扬、张子元、戴汇昌诸工，皆名噪一时。今书画久不行，不过好事士大夫家略有所藏，亦不精究装法，故工于此者日渐日少矣。

成衣

成衣匠各省俱有，而宁波尤多，今京城内外成衣者，皆宁波人也。昔有人持匹帛命成衣者裁剪，遂询主人之性情、年纪、状貌，并何年得科第，而独不言尺寸。其人怪之，成衣者曰："少年科第者，其性傲，胸必挺，需前长而后短。老年科第者，其心慵，背必伛，需前短而后长。肥者其腰宽，瘦者其身仄。性之急者，宜衣短；性之缓者，宜衣长。至于尺寸，成法也，何必问耶？"余

谓斯匠可与言成衣矣。今之成衣者辄以旧衣定尺寸，以新样为时尚，不知短长之理，先蓄觊觎之心，不论男女衣裳，要如杜少陵诗所谓“稳称身”者，实难其人焉。

雕工

雕工随处有之，宁国、徽州、苏州最盛，亦最巧。乾隆中，高宗皇帝六次南巡，江、浙各处名胜俱造行宫，俱列陈设，所雕象牙紫檀花梨屏座，并铜磁玉器架垫，有龙凤水云汉纹雷纹洋花洋莲之奇，至每件有费千百工者，自此雕工日益盛云。

乾隆初年，吴郡有杜士元号为鬼工，能将橄榄核或桃核雕刻成舟，作东坡游赤壁，一方篷快船，两面窗槅，桅杆两，橹头稍篷及柁篙帆樯毕具，俱能移动。舟中坐三人，其巾袍而髯者为东坡先生，著禅衣冠坐而若对谈者为佛印，旁有手持洞箫启窗外望者则相从之客也。船头上有童子持扇烹茶，旁置一小盘，盘中安茶杯三盏。舟师三人，两坐一卧，细逾毛发。每成一舟，好事者争相购得，值白金五十两。然士元好酒，终年游宕，不肯轻易出手，惟贫困极时始能镂刻，如暖衣饱食，虽以千金，不能致也。高宗闻其名，召至启祥宫，赏赐金帛甚厚，辄以换酒。士元在禁垣中，终日闷闷，欲出不可。忽诈痴逸入圆明园，将园中紫竹伐一枝，去头尾而为洞箫，吹于一大松顶上。守卫者大惊，具以状奏。高宗曰：“想此人疯矣。”命出之。自此回吴，好饮如故。余幼时识一段翁者，犹及见之，为余详述如此。余尝见士元制一象牙臂搁，刻《十八罗汉渡海图》，数寸间有山海、树木、岛屿、波涛掀动翻天之势，真鬼工也。

竹刻

竹刻，嘉定人最精，其法始于朱鹤祖孙父子，与古铜玉、宋磁诸器并重，亦以入贡内府。近时工此技者虽多，较前人所制，有霄壤之分矣。

营造

凡造屋必先看方向之利不利，择吉既定，然后运土平基。基既平，当酌量该造屋几间，堂几进，弄几条，廊庑几处，然后定石脚，以夯石深，石脚平为主。基址既平，方知丈尺方圆，而始画屋样，要使尺幅中绘出阔狭浅深，高低尺寸，贴签注明，谓之图说。然图说者仅居一面，难于领略，而又必以纸骨按画，仿制屋几间，堂几进，弄几条，廊庑几处，谓之烫样。苏、杭、扬人皆能为之，或烫样不合意，再为商改，然后令工依样放线，该用若干丈尺，若干高低，一目了然，始能断木料，动工作，则省许多经营，许多心力，许多钱财。余每见乡村富户，胸无成竹，不知造屋次序，但择日起工，一凭工匠随意建造，非高即低，非阔即狭。或主人之意不适，而又重拆，或工匠之见不定，而又添改，为主人者竟无一定主见。种种周章，比比皆是。至屋未成而囊钱已罄，或屋既造而木料尚多，此皆不画图不烫样之过也。

屋既成矣，必用装修，而门窗槅扇最忌雕花。古者在墙为牖，在屋为窗，不过浑边净素而已，如此做法，最为坚固。试看宋、元人图画宫室，并无有人物、龙凤、花卉、翎毛诸花样者。又吾乡造屋，大厅前必有门楼，砖上雕刻人马戏文，灵珑剔透，尤为可笑，此皆主人无成见，听凭工匠所为，而受其愚耳。

造屋之工，当以扬州为第一，如作文之有变换，无雷同，虽数间小筑，必使门窗轩豁，曲折得宜，此苏、杭工匠断断不能也。盖厅堂要整齐如台阁气象，书房密室要参错如园亭布置，兼而有之，方称妙手。今苏、杭庸工皆不知此义，惟将砖瓦木料搭成空架子，千篇一律，既不明相题立局，亦不知随方逐圆，但以涂汰作生涯，雕花为能事，虽经主人指示，日日叫呼，而工匠自有一种老笔主意，总不能得心应手者也。

装修非难，位置为难，各有才情，各有天分，其中款奥虽无定法，总要看主人之心思，工匠之巧妙，不必拘于一格也。修改旧屋，如改学生课艺，要将自己之心思而贯入彼之词句，俾得完善成篇，略无痕迹，较造新屋者似易而实难。然亦要看学生之笔下何如，有改得出，有改不出。如仅茅屋三间，梁圬栋折，虽有善手，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汪春田观察有《重葺文园》诗云：“换却花篱补石阑，改园更比改诗难。果能字字吟来稳，小有亭台亦耐看。”

治庖

凡治菜以烹庖得宜为第一义，不在山珍海错之多，鸡猪鱼鸭之富也。庖人善则化臭腐为神奇，庖人不善则变神奇为臭腐。曾宾谷中丞尝言京师善治菜者，独推茅耕亭侍郎家为第一，然每桌所费不过二千钱，咸称美矣至矣。可知取材原不在多寡，只要烹调得宜，便为美馔。

古人著作，汗牛充栋，善于读书者只得其要领，不善读书者但取其糟粕；庖人之治庖亦然。

欲作文必需先读书，欲治庖必需先买办，未有不读书而作文，不买办而治庖者也。譬诸鱼鸭鸡猪为《十三经》，山珍海错为《廿二史》，葱菜姜蒜酒醋油盐一切香料为诸子百家，缺一不可。治庖时宁可不用，不可不备，用之得当，不特有味，可以咀嚼；用之不得当，不特无味，惟有呕吐而已。

同一菜也，而口味各有不同。如北方人嗜浓厚，南方人嗜清淡；北方人以肴馔丰、点食多为美，南方人以肴馔洁、果品鲜为美。虽清奇浓淡，各有妙处，然浓厚者未免有伤肠胃，清淡者颇能自得精华。

随园先生谓治菜如作诗文，各有天分，天分高则随手煎炒，便是嘉肴，天分不高虽极意烹庖，不堪下箸。

《易》曰“尊酒簋二”，《诗》曰“每食四簋”。可知古人饮食俭约，不比今时之八簋十簋始为敬客也。

仆人上菜亦有法焉，要使浓淡相间，时候得宜。譬如盐菜，至贱之物也，上之于酒肴之前，有何意味；上之于酒肴之后，便是美品。此是文章关键，不可不知。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熊掌之

味，尚亚于今之南腿，不过存其名而已。惟鱼之一物，美不胜收，北地以黄河鲤为佳，江南以螺蛳青为佳，其余如刀鱼、鲈鱼、鲫鱼、时鱼、连鱼、鲢鱼，必各随其时，愈鲜愈妙。若阳城湖之壮鳗，太湖之鼋与鳖，终嫌味太浓浊，比之乡会墨卷，不宜常置案头者也。

王辅嗣《易经·颐卦》"大象"注云"祸从口出，病从口入"。盖古来已有此语，食者不可不慎。如河豚有毒，而味甚美，当烹庖时，必以芦芽同煮则可解，坡公诗云"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盖谓此也。虾味甚鲜，其物是化生，蚂蚁、蝗虫之子一落水皆可变，煮熟时有不曲躬者不可食。鲙鱼背脊有十二刺，应一年十二月，有闰则多一刺，如正月之毒在第一刺，二月之毒在第二刺，以此类推，有中之者能杀人，惟橄榄汁可解。鸡味最鲜，不论雄雌，养至五六年者不可食。又如蟹者，深秋美品，与柿同食即死。

刀鱼本名鮆，开春第一鲜美之肴，而腹中肠尤为美味，不可去之，此为善食刀鱼者。或以肠为秽污之物，辄弃去，余则曰："是未读《说文》者也。"案，《说文》鱼部鮆饮而不食，刀鱼也。此鱼既不食，秽从何来耶？故曰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饮食一道如方言，各处不同，只要对口味。口味不对，又如人之情性不合者，不可以一日居也。

近人有以果子为菜者，其法始于僧尼家，颇有风味。如炒苹果，炒荸荠，炒藕丝、山药、栗片，以至油煎白果、酱炒核桃、盐水熬花生之类，不可枚举。又花叶亦可以为菜者，如胭脂叶、金雀花、韭菜花、菊花叶、玉兰瓣、荷花瓣、玫瑰花之类，愈出愈奇。

喜庆家宴客，与平时宴客绝不相同。喜庆之肴馔如作应制诗文，只要华赡出色而已；若平时宴饮，则烹调随意，多寡咸宜，但期适口，即是嘉肴。

或有问余曰："今人有文章，有经济，又能立功名、立事业，而无科第者，人必鄙薄之，曰是根基浅薄也，又曰出身微贱也，何耶？"余笑曰："人之科第，如盛席中之一脔肉，本不可少者。然仅有此一脔肉，而无珍馔嘉肴以佐之，不可谓之盛席矣。故曰经济、文章，自较科第为重，虽出之捐职，亦可以治民。珍馔嘉肴，自较脔肉更鲜，虽出之家厨，亦足以供客。"

堆假山

堆假山者，国初以张南垣为最。康熙中则有石涛和尚，其后则仇好石、董道士、王天于、张国泰皆为妙手。近时有戈裕良者，常州人，其堆法尤胜于诸家，如仪征之朴园，如皋之文园，江宁之五松园，虎丘之一榭园，又孙古云家书厅前山子一座，皆其手笔。尝论狮子林石洞皆界以条石，不算名手，余诘之曰："不用条石，易于倾颓奈何？"戈曰："只将大小石钩带联络，如造环桥法，可以千年不坏。要如真山洞壑一般，然后方称能事。"余始服其言。至造亭台池馆，一切位置装修，亦其所长。

制砂壶

宜兴砂壶，以时大彬制者为佳，其余如陈仲美、李仲芳、徐友泉、沈君用、陈用卿、蒋志雯诸人，亦藉藉人口者。近则以陈曼生司马所制为重矣，咸呼之曰"曼壶"。

度　曲

仪征李艾塘精于音律，谓元人唱曲，元气淋漓，直与唐诗宋词相颉颃。近时则以苏州叶广平翁一派为最著，听其悠扬跌荡，直可步武元人，当为昆曲第一。曾刻《纳书楹曲谱》，为海内唱曲者所宗。

近士大夫皆能唱昆曲，即三弦、笙、笛、鼓板亦娴熟异常。余在京师时，见盛甫山舍人之三弦，程香谷礼部之鼓板，席子远、陈石士两编修能唱大小喉咙，俱妙，亦其聪明过人之一端。

十　番

十番用紧膜双笛，其声最高，吹入云际，而佐以箫管、三弦，缓急与云锣相应；又佐以提琴、鼍鼓，其缓急又与檀板相应；再佐之以汤锣，众乐既齐，乃用羯鼓，声如裂竹，所谓"头似青山峰，手如白雨点"，方称能事。其中又间以木鱼、檀板，以成节奏。有《花信风》、《双鸳鸯》、《风摆荷叶》、《雨打梧桐》诸名色。忆于嘉庆己巳年七月，余偶在京师，寓近光楼，其地与圆明园相近，景山诸乐部尝演习十番笛，每于月下听之，如去璈叠奏，令人神往。余有诗云："一双玉笛韵悠扬，檀板轻敲彻建章。太液池边花外路，有人背手听宫墙。"

演　戏

梨园演戏，高宗南巡时为最盛，而两淮盐务中尤为绝出。例蓄花雅两部，以备演唱，雅部即昆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班。余七八岁时，苏州有集秀、合秀、撷芳诸班，为昆腔中第一部，今绝响久矣。

演戏如作时文，无一定格局，只须酷肖古圣贤人口气，假如项水心之何必读书，要象子路口气，蒋辰生之诉子路于季孙，要象公伯寮口气，形容得象，写得出，便为绝构，便是名班。近则不然，视《金钗》、《琵琶》诸本为老戏，以乱弹、滩王、小调为新腔，多搭小旦，杂以插科，多置行头，再添面具，方称新奇，而观者益众；如老戏一上场，人人星散矣，岂风气使然耶？

杂　戏

按《文献通考》，杂戏起于秦、汉，门类甚多，不可枚举。然则今世之测变器物及弄缸弄碗诸剧，愈出愈奇，皆古所无也。道光初年，以国丧不演戏，大家酒馆，辄以戏法弄碗，杂以诙谐，为佑觞之具，自此风行一时。同乡言心香通守尝置酒招余，戏书二绝云："空空妙手能容物，亹亹清言欲笑人。谩道世间人作假，要知凡事

总非真。""蹋球弄碗真无匹,舞剑缘竿未足多。观者满堂皆动色,一时里巷废弦歌。"惟考元吴渊颖有《碗珠诗》云:"碗珠闻自宫掖来,长竿宝碗手中回。"似即今之弄碗也,可补古杂戏之缺。

杂戏之技,层出不穷,如立竿、吞剑、走索、壁上取火、席上反灯、弄刀舞盘、风车簸米、飞水顶烛、摘豆抽签、打球铅弹、攒梯、弄缸、弄瓮、大变金钱、仙人吹笙之类,一时难以尽记。又有一老人,年八十余,能以大竹一竿,长四五丈,竖起,独立竹竿头上,更奇,不知操何术也。他如抽牌算命、蓄猴唱戏、弄鼠攒圈、虾蟆教学、蚂蚁斗阵等戏,则又以禽兽虫蚁而为衣食者也。

丛话十三　科第

种　德

吾乡邹于度忠倚,前身相传为金山寺老僧。明末有新状元舟过金山者,观者咸叹羡之,老僧曰:"状元亦人为之耳,有何难哉!"崇祯庚午科,于度之父名兑金者,挟重赀赴金陵乡试,泊舟京口,忽起大风,行舟多覆。邹君启其箧,指谓人曰:"吾财不吝,有救得一人者予十金。"于是人争赴救,溺者皆活,而金亦尽矣。老僧于山上见之,曰:"此人有德,吾可去矣。"遂入定坐化。是科邹君中式归,见老僧入室,而于度生。本朝顺治九年壬辰,于度果状元及第。

陈理,山阴人,字厚庵。康熙初,官广西平乐府司狱,因入籍。孔兵之乱,曾救释被掠妇女千余人,恐不得脱,遂自烧其庐。事平回籍,幸获无恙。后长子允恭登康熙三十三年甲戌进士,官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次子廷纶,登三十九年庚辰进士,官安徽庐州府知府。孙齐襄,应雍正七年保举贤良方正科,历官至江西广饶九南道;次齐叡,江南镇江府通判;次齐贤,陕西鄜州知州;次齐芳,湖北监利县知县;次齐庶,刑部直隶司员外,四人皆雍正元年同榜举人;次齐绶,恩荫生;次齐绅,中乾隆十七年壬申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至其曾孙圣瑞,官刑部陕西司郎中;圣时,官山东道监察御史;圣传,官福建台湾县县丞,殉贼匪林爽文之难,世袭云骑尉;圣修,官云南府通判,皆举人。玄孙广宁,以袭云骑尉世职历官寿春、兖州、腾越三镇总兵官,与余为总角交,故能知其家世如此。

昆山徐健庵司寇之祖赠公某,于明时尝为常熟严文靖公记室。时三吴大水,赠公代具疏草请赈。文靖犹豫未决,筮之,因嘱卜者第曰吉,乃请于朝,全活无算。生子开法。于鼎革时,有镇将某寇掠妇女数百人,锁闭徐氏空宅大楼,严命开法监守。开法悉纵之,送还其家,遂将空宅焚烧。及某来索取,曰:"不戒于火,俱焚死矣。"某默然而去。开法连举三子:元文中顺治己亥状元,乾学中康熙庚戌探花,秉义中康熙癸丑探花。

吴县东洞庭山严氏,明季以赀雄于乡。顺治乙酉,以赈济难民倾其家。至严晓山,家业又裕。乾隆乙亥岁大祲,晓山倡捐谷米,同诸善士放赈,四鼓即起,始终理其事,不假手仆从。梦神告曰:"汝家乙年种德,当于乙年受报。"至乙未岁,晓山子福中会元,入翰林。乙卯岁,福子荣亦入翰林,官至杭州府知府。道光乙酉岁,荣子良裘又中举人。良裘胞弟良训,辛卯、壬辰乡会联捷,又入翰林。

吴门蒋宪副公改葬贞山,堪舆云大不利于长房,公冢媳盛夫人谓其子荣禄公之逵曰:"子姓至多,若仅不利于我,无妨也。"荣禄素孝,闻母命,即以言达于各房,为宪副公改葬焉。时盛夫人弟御史符升曰:"此一言已种阴德,堪舆之说且将不验。"论时日生克,当于丁年发长房。后荣禄公子光禄少卿文澜举康熙丁巳,礼部主政文淳举康熙丁卯。自此孙曾逢丁年成名者相接踵。乾隆丁酉,顺天三世同榜。时少司马元益自江西学政任满还朝,朝士贺之,公曰:"此吾高祖母一言种德之余泽也。"

缪薛书名慧隆,吴县诸生。父国维,由进士历官贵州右参政,尝平蛮寇之乱,民德之。薛书乃叙次历官政绩,走数千里,请祀于闽、于浙、于黔,吴人称公孝行。子彤,自幼颖悟,中康熙丁未状元。孙曰藻乙未榜眼,曰芑戊戌进士,曾孙敦仁、遵义俱中甲科。

钱塘王文庄公际华之父名云廷,阴德甚多。尝于除夕有贩者索仆所负账,时仆已更他主,告之故,贩遽肆咆哮,公即代偿之。又一日,家人市帚,卖帚者既去复来,云失其一,公偿以钱。卖帚者睨视谓曰:"使汝不匿帚,肯与我钱耶!"人咸诮公,公怡然也。其忠厚类如此。封公登雍正丙午乡试,文庄中乾隆乙丑探花,官至礼部尚书。

张映葵字筠亭,长庠生,好学能文,敦行不怠。赖砚田尽心教诲,贫无修脯者,无异视也。从学五百余人,成进士者济济。后以拔贡任天长教谕,旬课月试,寒暑不倦,成就甚众。尝摄县篆,有廉声。以赈荒积劳成疾,卒于官。祀乡贤。子光焯、孙凤翼,相继科甲。

石琢堂殿撰为诸生时,家置一纸库,名曰"孽海"。凡淫词艳曲坏人心术与夫得罪名教之书,悉纳其中而烧之。一日阅《四朝闻见录》,内有劾朱文公一疏,痛诋文公逆母欺君窃权树党并及闺阃中秽事,有小人所断不为者,竟敢形诸奏牍,以污蔑之。此编书者亦逆知后人之必不信也,且伪撰文公谢罪一表以实其过。阅竟,不胜发指,拍案大呼。思欲尽购此书,以付诸火,而苦无资也。夫人蒋氏,时庵侍郎侄孙女,颇明大义,欣然出奁中金钏助之。遂遍搜坊肆,得三百四十七部,悉烬于"孽海"中。是年登贤书,至庚戌岁遂大魁天下,后官至山东按察使。

太仓李堂,字仁山。父维德,以节俭起家,力行善事。堂有父风,见人缓急,必周济之,而推诚相与,益以积德行善为事。延师课子,必敬必恭。生五子:长锡恭,中嘉庆丙辰进士,官翰林;次锡信,乾隆癸卯举人;锡瓒,己酉举人;锡惠、锡晋,嘉庆辛酉同登乡榜。

姚秋农总宪,中嘉庆己未状元。胪唱之前一夕,京

师人有梦迎天榜者，见金牌二道，上书“人心易昧，天理难欺”八大字。盖姚高祖陈臬江南，曾以事活万人，知其有阴德之所致云。

立品

科名以人重，人不以科名重。旨哉是言。吾邑锡、金两学仪门，前明时有“一榜九进士”、“六科三解元”两匾，志一邑科名之盛也。本朝顺治丁亥、己丑两科，皆中十一人。自壬辰至甲辰六科中，有四鼎甲（壬辰状元邹忠倚，乙未探花秦𫓹，己亥榜眼华亦祥，甲辰探花周弘），三元备焉（解元范龙，会元秦𫓹）。前明未有此盛。康熙中修学，有欲易此二匾者，一士人争之曰：“匾不可去也。九进士中有高忠宪，三解元中有顾端文，皆一代名贤，岂可去乎！”至今尚仍旧额。

康熙初，有人见赵恭毅公申乔应童子试，仪容肃穆，言语安详，寓一楼，终日兀坐，不闻有步履謦咳之声。后中进士，官至尚书，立朝謇谔，为一代名臣。

科第之得不得，在衡文之中不中，与其人之人品学问，原不相涉，不是中鼎甲、掇巍科者，就有学问也。《梁溪杂事》载：“明初开科时，诸生大比，文在高等者，必得缙绅三老保举生平无过，方准入试，其结状分款至十余条。永乐初，邑中有徐绍德者，以曾共倡女饮酒，为邻人所诘，降廪不与试。”其遴选人材如此其重云。

状元、会元、解元，虽三年内必有一人。然其名甚美，妇人女子皆所健羡。一隔数年，便茫然不复能记其名矣。须其人有功业文章脍炙人口者，方能流传。即如三元，翁覃溪先生尝考过，自唐至今计有十三人，所传者惟宋之王曾、明之商辂而已。

冯钝吟先生尝言：“子孙有一才人，不如有一长者，与其出一丧元气的进士，不若出一能明理的秀才。”昔江阴有某进士者，少无赖，不齿于人。中式后，乡人不礼焉。有一士人曰：“公等误矣。凡人中过进士，原该称呼老先生，譬如呼牛为牛，呼马为马，势不能称其为牛马也。”故读书人必先立品。

孝感

彭一庵名珑，字云客，长洲人。方言矩行，士林推重。举京兆试，谒选留都，忽心动，急南还，父病正笃，阅五昼夜而殁，人谓诚孝所感。服阕，补长宁令。洁己爱民，以不善事上官，受诬被揭。其子定求闻难赴粤，焚香吁天，事得白。公回籍，殡葬父母毕，悬亲遗像于书室中，寝兴出入必拜告，终其身如此。后定求中会元、状元；曾孙启丰亦会元、状元，官至兵部尚书。启丰子绍观、绍升，孙希濂、希洛、希郑，曾孙蕴辉，俱中进士，科甲不绝。

吴编修廷珍，字叔琦，吴县人。幼孤，奉母极孝，十八岁游庠。后梦神谓曰：“汝寿止二十，汝知之乎？”吴梦中惊泣曰：“修短固定数，但无以报老母奈何！”神曰：“既有此念，自可延生，但须努力行善耳。”惊而悟，即奉立命功过格，实力奉行。阅六年，戊辰登乡荐。忽梦游神庙，殿阙巍峨，旁有人谓曰：“汝得乡举，乃力行功过格之报也。”从此益自奋勉，奉行愈力。并将功过格诸善本，参酌采辑，刊刻行世。嘉庆辛未，以第三人及第。

求签

康熙己未，编修徐逸少先生公车北上，祷其乡大乘庵土神，得一签，后二语云：“今日杏园沉醉后，声声报道状元归。”徐大喜，以为必登大魁。是科一甲一名乃常熟归允肃也，而先生亦捷南宫，授庶吉士云。

吾乡王殿撰云锦，康熙庚午举南闱。至丙戌年，年五十矣，拟不与礼部试，求签于关帝庙，有“五十功名志已灰，谁知富贵逼人来”之句。乃赴京，遂捷南宫，大魁天下。

关圣帝君签有“前三三与后三三”之句，鄷小山教授云倬为诸生时，祈得之，乾隆癸卯乡试中三名。阅十年，癸丑会试中九名。毛养梧主政绣虎，嘉庆己卯乡试，亦祈得之，是科中三十三名。道光壬午会试中式，亦三十三名，未几殁于京邸，年三十三岁。又一士子祈得是签，中六十六名。

苏城蒋腾越公配黄淑人，怀孕时遣妪祷于韦驮神，得一签云：“怀孕生男已有期，后来金榜挂名时。”旋生长子曾炘。越十年，复怀孕，又得是签，生四子曾煌。后兄弟俱中甲乙科。曾炘为长沙知府，曾煌为郴州知州。又是签旁注有“绵长宝贵”字，曾炘于长沙任题升长宝道，尤验。

嘉庆甲子科江南乡试，长洲蒋广文景曾于关帝庙祈得一签，有云：“自南自北自西东。”及入场，首题为“谨权量至四方之政行焉”，文后比即用此句，下股对“无党无偏无反侧”。主考戴可亭先生以经语现成，密圈批中。

梦

朱竹垞检讨于康熙辛酉主试江南，拔胡任舆领解。初，胡梦有人授以诗，有“手弄双丸小天下”之句，而久困公车。至甲戌会试，题为“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章，试后，谒其房师赵恒夫于寄园，恒夫曰：“子必大魁也。”廷对果第一。

吾邑赵舜仪，寄居妻族，康熙乙酉春，梦有人告曰：“今科解元，教场巷赵姓也。”赵访之巷中，并无赵姓应试者。舜仪乃重价得巷内数椽，迁居以应所梦。及榜发，解元为黄音，果居巷内，庠姓赵也。鬼神之弄人，殆不可晓。

康熙戊子科，兰溪郑孝廉集素有弱症，入闱复发，倦极朦胧，梦人语云：“子中式须待一千五百年。”醒而大恚。明早得《孟子》题，乃由尧、舜至于汤三节也，甚喜，挥毫如意，遂与乡荐。

雍正癸卯，以登极连开乡会恩科，范浣浦咸先一岁梦泥金报捷有“齐第五”三字。及乡试，题乃“子华使于齐”一节，会试乃“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一节，皆“齐”字在第五。范遂联捷入翰林。

宁河崔解元凤集，乾隆庚辰赴试，祈梦有“功名祗在草桥头”之句。醒而不解，行至草桥，正演《红梨记》赵解元事，是科果抡元。

吾乡有顾东田者，名与沐。曾宿关帝庙，梦一人屠狗而去其心，又一人杀牛而去其首，皆置东田前。醒而恶其不祥。后中式戊午科举人，始悟“戍”去心为“戊”，“牛”去首为“午”也。

苏州蒋古愚学博，秉铎颍上，督课诸子甚严。时颍上人有“儿童都识孔夫子，祖父当如蒋老师”之句。古愚子国华，乾隆庚午举人，丁丑进士，官至永平守；国萃庚辰、辛巳联捷，官中翰。惟长子学文富于学，屡踬南北闱，古愚忧之。甲申元旦，梦家中厅联更换，上联“长子克家居易俟命”，下联“二人同心颂诗读书”，落款“钟离子彭钱书”。古愚醒后，以告学文，学文愈加发愤。每日三文一诗，寒暑不辍。明年乙酉举京兆试书经房南元，次题“君子居易以俟命”一节，从弟禹迈同榜，以诗经房中式。主考同乡彭芝庭大司马为正，满洲钟公名音为副也。

吴香亭玉纶登乾隆辛巳恩科进士，先于戊寅年除夕，梦灶神引至一处，列坐十神，而九神起立开铁柜，示以金牌，有古篆二十余字可辨。送公登舟，岸旁鸣金伐鼓。见洪涛中一蛇缘楫而上，一蛇从空而降。寤以告观察公，玉衡公之兄也，谓公必中。蛇者巳也，金属辛。其岁适圣寿开科，乃取金牌中字，改名玉纶，至是果中会榜，时公年才三十耳。见湘舲阁学所撰年谱。

李石渠先生名殿图，尝官福建按察使。少时祈梦卜科第，梦神语之曰：“遇亨而通。”不解所谓。乾隆乙酉中式北榜，出刘侍读亨地房。丙戌会试，卢学士文弨荐中，拨入纪太仆复亨房，梦始验。

苏州何一山中翰桂馨，入泮前，梦中得诗云：“第一才名第一仙，声华好并李青莲。世人莫笑诗肠涩，匹马秋风落照前。”后中甲科，授庶吉士。散馆钦定一等第一，授编修。及翰詹大考，以诗中错字，列下等，改授中书。何下名即李重轮也，则“秋风落照前”五字悉应矣。

泾阳怡廷相邻居有村学究，夜梦城隍庙前有大红缎金书云“庚子科解元柳迈祖”八大字，遂以梦告之廷相。廷相即于是科中式，其榜首果柳迈祖也。

鼎　甲

顺治十年，江南学政石公申，岁试案迟迟不发。既而谓诸生曰：“余苦心力索得三状元，是以迟滞。”一昆山徐元文，一吴县缪彤，一长洲韩菼。石公召韩，谓之曰：“子文元气浑涵，如玉在璞中，其光必发。然光焰太藏，不在其身，将在其子孙乎？”后徐、缪两人俱中状元。韩以青衿终其身，其子菼果中癸丑状元。始知石公巨眼，文有定评如此。

顺治乙未会试，题“诗可以兴”七句。会元秦鉽卷，本房以为平而弃之。会世祖作此题，典试官探知破题为“诗教有七”，急欲索七股格者以定元。遍索不得，再翻落卷，得秦文，正七股，遂置第一。及进呈，世祖大称赏，朱笔浓圈，击节不置。胪唱日，一甲至二名不及秦，世祖色变，至第三名为秦鉽，世祖乃大悦，拍案曰：“吾意此人必鼎甲也。”赐袍服特比状元。一时称之，以为异数。

顺治戊戌状元为常熟孙公承恩，世祖甚器重之。时公生子，入朝，世祖问曰：“尔子曾取名乎？”公对曰：“未也。”世祖曰：“尔是状元，盍名为元？”既而曰：“状元是尔已做过，将来必为宰相，当名曰相。”后公随驾冒风寒，未几卒。其子相，坎轲终身。

苏城吴氏始祖茔，明时葬在胥门外桐泾，与七子山相对。有术者过其地曰：“此吉壤也，逢壬戌当发，惟先旺女家耳。”及嘉靖壬戌，申文定公时行中状元，申为吴婿。天启壬戌，陈文庄公仁锡中探花，陈为吴甥。康熙壬戌，彭太史宁求中探花，彭为吴婿。乾隆壬戌，陆明府桂森中进士，陆为吴甥。嘉庆壬戌，吴裔孙棣华、殿撰廷琛始中会、状。道光壬辰，廷琛堂侄钟骏又中状元。

韩文懿公菼，字元少，家故贫，能力学。性嗜酒，有李太白风。其为文也，原本六经，出以典雅，不蹈天、崇决裂之习。补博士第子员，以欠粮三升，为奏销案黜革。旋冒籍嘉定，拔取后又以攻讦除名。应吴邑童子试，题系“狂者进取”一句（*或云“其在宗庙朝廷”一句*）。邑宰见其文，以为不通，贴文于照墙，不取。时海寇作乱，苏郡中有驻防兵来守，韩公家居娄门，其屋尽被圈封为屯兵之所，其装折尚欲著房主办理。公既无居，益落魄不偶。迨昆山徐大司寇乾学来苏，方夜寝，有门生候于门者，争诵公之文，以为笑柄。徐闻之，急问公姓氏，曰：“此文开风气之先，真盛世元音也。”次早即命延见，收为门生。遂引入都中，援例中北闱乡榜。康熙癸丑会、状连捷，官至大宗伯。噫！韩非徐不足以为师，徐非韩不可以为弟，诚千古知己也。

常州庄本淳学士培因，少时颇自负才华，不作第二人想。乾隆乙丑，其兄方耕少宗伯存与榜眼及第，时学士犹未捷南宫也。赋诗调之云：“他年小宋魁天下，始信人间有弟兄。”后果中甲戌状元。潘芝轩尚书未第时，与其兄树庭中翰咸为名诸生，有声黉序。其封翁云浦参军索余书楹帖一联云：“老苏文学能传子，小宋才名不让兄。”后芝轩中癸丑状元。树庭颇恶此联，为易去之，皆谶也。

乾隆辛巳殿试时，兆将军惠方奏凯归，高宗隆其遇，亦派入阅卷。兆自陈不习汉文，上谕以诸臣各有圈点，圈多者即佳也。将军捡得赵翼卷独九圈，遂以进呈。先是，历科进呈卷皆弥封，俟上亲定甲乙，然后拆封。是科因御史奏，改先拆封，传集引见。上是日阅卷逾时，见第一卷系赵翼，江南人；第二卷胡高望，浙江人，且皆中书。而第三卷王杰，则陕西人也，因特召读卷大臣，问：“本朝陕西曾有状元否？”对曰：“未有。”上即以三卷互易，赵为第三人及第。传胪之日，三人者例出班跪，而赵独带数珠。上升殿遥见，以问傅恒，恒以军机中书对，且言：“昔汪由敦应奉文字，皆其所拟也。”

上心识之。其明日，谕诸臣，谓："赵翼文自佳，然江、浙多状元，无足异。陕西则本朝尚未有，即与一状元，亦不为过耳。"于是赵翼之名益著。

吴中有谚云："潮过唯亭出状元。"唯亭，镇名也，去郡东四十余里。乾隆庚子六月十八日夜，东北风大作，海潮汹涌，直至娄关。明年辛丑，长洲钱湘舲解元棨果中会元，胪唱第一。道光辛卯八月，潮水又过唯亭。其明年壬辰，吴县吴钟骏状元及第。是科会元马学易亦在同城。

本朝鼎甲之盛，莫盛于苏州一府，而状元尤多于榜、探。顺治戊戌科，则常熟孙承恩；顺治己亥科，则昆山徐元文；康熙丁未科，则吴县缪彤；康熙癸丑科，则长洲韩菼；康熙丙辰科，则长洲彭定求；康熙己未科，则常熟归允肃；康熙乙丑科，则长洲陆肯堂；康熙庚辰科，则常熟汪绎；康熙壬辰科，则长洲王世琛；康熙乙未科，则昆山徐陶璋；康熙戊戌科，则常熟汪应铨；雍正丁未科，则长洲彭启丰；乾隆丙戌科，则吴县张书勋；乾隆己丑科，则元和陈初哲；乾隆辛丑科，则长洲钱棨；乾隆庚戌科，则吴县石韫玉；乾隆癸丑科，则吴县潘世恩；嘉庆壬戌科，则元和吴廷琛；嘉庆戊辰科，则吴县吴信中；道光壬辰科，则吴县吴钟骏也。

康熙丁丑科，榜眼为常熟严虞惇；康熙乙未科，榜眼为吴县缪曰藻；嘉庆乙丑科，榜眼为长洲徐颋；嘉庆辛未科，榜眼为吴县王毓吴。

顺治乙未探花，长洲秦钎也；顺治己亥探花，昆山叶方蔼也；康熙庚戌探花，昆山徐乾学也；康熙癸丑探花，昆山徐秉义也；康熙丙辰探花，常熟翁叔元也；康熙壬戌探花，长洲彭宁求也；康熙壬辰探花，吴江徐葆光也；乾隆乙卯探花，吴县潘世璜也；嘉庆辛未探花，吴县吴廷珍也。

元

自有科第以来，中式三元者，十有一人：唐张又新、崔元翰，宋孙何、王曾、宋庠、杨寘、王岩叟、冯京，金孟宗献，元王宗哲，明商辂，本朝则钱棨、陈继昌二人而已。

吴中会、状连元者，凡六人：韩菼、彭定求、陆肯堂、彭启丰、钱棨、吴廷琛也。惟彭氏一家，祖孙会、状。其余则宝应王式丹、仪征陈倓、仁和金甡、嘉善蔡以台、秀水汪如洋，及近时陈继昌六人也。

相传苏州解元，自明宏治戊午科唐寅以科场事斥革后，总不利。长洲范龙，吴县申䍐、施震铨，昆山王喆生，吴县张兆鹏，长洲惠士奇、施陛锦、薛观光，元和梅戭，常熟仲嘉德，昆山孙登标，昭文李景䜣。惟钱棨中会、状，顾元熙官翰林侍讲。其沈清瑞、张祖勋、陆仁虎，俱不甚显达，亦异事也。

吴门蒋时庵侍郎元益，字希元，中乾隆乙丑会元。圆妙观道士有李仙隐者，戏谓侍郎曰："君本三元，惜名与字已占两元耳。"初侍郎会试，原拟第七名进呈，高宗御笔，亲改第一。殿试卷以重写"策"字，不得进呈。高宗每拆一卷，必问："会元在那里？"问至三。阿文端公在旁，对以不在内，自六卷以下，遂不复拆。甲午典试浙江，陛辞请训，高宗谓元益曰："你是状元乎？"元益对曰："臣是会元。"高宗曰："你很可做状元。"可知凡人命名之与遭际竟有暗合者。后钱湘舲阁学棨为侍郎门生，且馆于侍郎家最久，竟得三元。

乾隆乙酉科，吴门顾梅坡为龙泉令，入闱分校。至九月初四日，各房荐卷俱已中定，将出榜矣，诸房考相聚饮，惟一令尚在房阅卷，共邀之。某令持一卷出，谓："此卷可中魁，惜首场第一艺已用蓝笔抹，奈何？"诸人取阅，咸称善。第已抹，无复荐理。顾公曰："如果欲荐，吾能洗之。"其法将白纸衬，用净笔洗去，有微痕，加密点焉。随呈荐，主司击节叹赏，即发刻。因魁卷已定，置廿余名外。揭榜，乃杭州潘庭筠也。赴鹿鸣宴，见房师某，某指梅坡谓潘曰："此汝恩师也。"因告之故，潘泥首谢，称门生焉。至辛卯会试，潘首场遇同乡友抱病，拟曳白，潘劝之，且示以己作，嘱其运化。其人喜，直钞之，余仍自作，病乃愈，完二三场。闱中两卷俱荐此人，定魁，而会元即潘也。后以雷同并黜，潘大恚，遂成心疾。后仍捷礼闱，入词林，官至御史。其孙恭寿，中道光辛卯恩科解元。

嘉庆戊午科，江南乡试，扬州出文武两解元：黄承吉，江都人；张金彪，甘泉人。其明年会试，会元又江都史致俨也。

道光壬辰，元旦黎明，苏州正谊书院讲堂前有喜鹊数十，飞鸣往来。山长泾县朱兰友先生亲见之，以为祥。是年会元为马学易，状元为吴钟骏，俱肄业于正谊者。

康熙乙酉科，长洲蒋学海以五经中式。是科进呈《题名录》，蒋列于解元之前，称"五经解元"，前此无有也。

异　事

吾邑中父子同榜者，前明惟崇祯己卯科秦钦翼及子汧也。国朝康熙乙酉，则秦道然与子芝田，然父北而子南。雍正壬子，则周永禧之与子曰万，皆南榜也。曰万与弟某同入泮，与父同举乡试，与季弟曰瓒乾隆辛未同捷南宫，亦科名异事。

有宁波秀才金法者，素有心疾，发狂锁禁者已数年矣。乾隆乙酉年秋试时，忽愈，遂进场。及揭榜，中魁选。赴鹿鸣宴，忆及策内脱写第三问，心恐磨勘罚停会试，仍发狂，复锁禁数年而死。

康熙中有长洲周某，年才舞勺，应院试。遇一痴道人谓周曰："功名有路消寒会，喜气全凭一字中。"不解何义。及十八岁入泮，则九九也。应乡试数科，始中副车。闻报日，值重阳，亦九九也。八十一岁，以老生钦赐举人，亦九九也。殁后，以子贵赠官，适九十九岁，亦九九也。消寒之数，无不相符，亦奇矣哉。

吴门蒋西原，中康熙癸巳科乡榜第四，至乙未科，又中会榜第四。虞山孙子潇，中乾隆乙卯科乡榜第二，

至嘉庆乙丑科，又中会榜第二。又有杨沂秀者，贵州定远人，嘉庆甲戌进士。幼时为童子试，县府察院考，俱列第五。后乡会榜亦俱中第五。挑选陕西鄠县知县，掣签亦第五名。人称为“杨第五”，尤奇。

嘉定秦簪园殿撰为秀才时，曾入韦苏州祠祈梦，终夜目不交睫。天明而起，觉头上似有一物，以手摸之，乃大蜈蚣，为其一夹，痛不可忍。隔十年后中状元，始悟头上一甲耳。梦神之巧如此。

吾乡有蔡琼枝者，曾遇日者言：“子当得科第，然必为僧乃中耳。”后入泮，学官索贽仪，蔡奇贫，无所贽，学官乃拘而闭之一室，琼枝读书不辍。时场期已逼，邑中大半赴金陵。会学官他出，其夫人偶步外庭，闻读书声，问：“何人？”曰：“生员也。”夫人曰：“今试期已迫，奈何拘此！”放之出，乃步行赴试。将入城，门已闭，寄宿僧寮。是夜衣冠尽被偷儿窃去，不得已，借僧衣帽服之，入城访友寓，始易去。是科遂中式，果应日者言。此康熙初年事。

余姚邵二云先生名晋涵，中乾隆辛卯科会元。是科首题为“若臧武仲之知”四句，是日忽文思涩滞，至夜半而首艺尚未成，心甚慌惚。忆前己丑科落卷内有“子在陈曰”至“狂简”后二比似可移置，不暇修改，而竟直抄之，聊以塞责完篇。并不妄思捷获，而主试者阅至此二比，遂句句叹赏，以为空中议论，通场所无，竟置榜首。先生学问素充，经经纬史，下笔千言，何至有枯索之时，而为帖括题所束缚耶？即或文思偶滞，亦何至抄录绝不相关之题文耶？乃竟以此得元，亦奇矣哉。可见时艺一道，原可通融，是在慧心人能自得之耳。

汲县林午桥司马溥，乾隆丙午乡试，诗题“山呼万岁”，因书帝谓为三抬，《诗经》“帝谓文王”，乃天帝也，遂贴出。时毕公沅为监临，偶见林卷，曰：“帝谓原该三抬，岂可贴耶！”遂送弥封，是科竟中式。至己酉会试，捷南宫，覆试诗中出句，有“从心应莫逾”，又为阅卷大臣所贴，批云：“逾字入七虞，从无仄用。”适和相来，见此卷，遂将批条揭去，仍以进呈，莫解其故。咸以为此人必有嘱托，而林茫如也。隔数年后，读高宗御制诗有“从心不逾矩斯贞”之句，已作仄声用矣，始知和相记此诗以为证耳。

本朝同邑人而一榜及第者：康熙壬辰科，状元长洲王世琛，探花徐葆光也。康熙乙未科，状元苏州徐陶璋，榜眼缪曰藻，传胪李锦也。雍正庚戌科，状元钱塘周澍，探花梁诗正也。乾隆壬戌科，榜眼武进杨述曾，探花汤大绅也。乾隆乙丑科，状元武进钱维城，榜眼庄存与也。嘉庆辛未科，榜眼吴县王毓吴（复姓吴改名英），探花吴廷珍，传胪毛鼎亨也。

祖孙父子兄弟同科者：江西奉新县有甘汝来，与其父万达、弟汝逢、子禾，雍正丙午同举于乡。惟汝来官至尚书。

国史有传、父子同登进士者，乾隆己未科，乌程费瀛、子兰先；甲戌科，嘉善周翼洙、子升桓；辛巳科，大兴邵自镇、子庚曾；嘉庆甲戌科，仁和陆尧春、子以烜也。三世同榜者，乾隆丁酉科顺天榜吴县蒋曾煌与其弟业谦、侄元复、侄孙荣也。嘉庆甲子科蒋荣之子景曾与其叔祖元封同登江南榜，叔瑛顺天榜，又三世同科。

本朝同胞兄弟同登进士者：顺治三年丙戌科胶州法若真、法若贞；六年己丑科乌程姚延启、姚延著；康熙六十年辛丑科宜兴储大文会元、弟储郁文、储雄文俱同榜；雍正五年丁未科宜兴储方庆、储善庆；八年庚戌科福山鹿廷瑛、鹿廷瑄；乾隆元年丙辰科归安沈涵、沈三曾，且联名入翰林；二年丁巳科归安潘汝诚、潘汝龙；十三年戊辰科涿州刘湘、刘洵；三十四年己丑科长洲张学庠、张学贤，大兴黄叔琬、黄叔璥，山阴沈诗李、沈诗杜，二人本孪生；乾隆二十二年丁丑科长洲彭绍观、彭绍升；三十七年壬辰科咸宁贾策安、贾策治；四十三年戊戌科大兴邵自昌、邵自悦；五十二年丁未科灵石何元烺、何道生；六十年乙卯科乌程王以铻中会元，胞兄王以衔即中第二，廷对状元；嘉庆四年己未科大兴俞恒泽、俞恒润；满洲廉善、廉能同登乡榜，同中进士；十六年辛未科固始祝庆蕃、祝庆扬。

同胞兄弟俱中甲科者：昆山徐乾学之子树谷、炯、树敏、树屏、骏，兄弟五人，俱中进士。长洲张孟球之子学庠、绍贤、应造、企龄、景祁，兄弟五人，俱中乡榜。学庠、绍贤同榜进士，应造亦中进士。大兴金澍、金溶、金潢、金洪、金濬。又邵自昌、邵自华、邵自悦、邵自本、邵自和、邵自巽、邵自彭则六正榜，一副榜。代州冯履咸、冯履豫、冯履泰、冯履丰、冯履谦亦同中甲科。又邹平李鹏九兄弟五人，俱中乡榜，内中两进士。太仓李锡恭，兄弟五人，亦俱中乡榜，惟锡恭中进士。

弱冠登第者：顺治丁亥王熙，年二十一；乙未伊桑阿，年十六；戊戌陈廷敬，年二十；辛丑蒋埴，年二十；康熙己未李孚青，年十六；辛未黄叔琳，年二十；庚辰史贻直，年十九；壬辰舒大成，年十八；辛丑励宗万，年十七；雍正庚戌嵇璜，年二十；乾隆丁巳德保，年十九，蒋麟昌，年十九；乙丑梦麟，年十八；戊辰朱珪，年十八；壬申熊恩绂，年二十；甲戌戈源，年十九；丁丑彭绍升，年十八；辛巳秦承恩，年二十；丙戌祥鼐，年二十；甲辰蒋攸铦、文宁，俱十九；嘉庆辛未侯官李彦章，年十六。长洲一邑中，蒋埴、彭绍升二人而已。

道光乙酉科广东乡试，有陆云从者，年一百二岁，钦赐举人。陆赴鹿鸣宴，房师戏谓之曰：“三场辛苦，还能耐耶？”陆对曰：“百岁蹉跎，窃自惭耳。”询其何年入泮，陆曰：“乡先达庄有恭中状元之年，门生已应童子试第二次，去年岁试始入泮也。”其明年丙戌会试，又钦赐国子监司业衔，实年一百又三岁。京师哄然，咸往观之。貌如六十许人，耳聪目明，步履甚疾。

吴门周存喜放生，尝作《放鲤诗》，末句云：“倘若乘龙去，还施润物功。”后入试，题为“白云向空尽”，诗成，苦结句不佳，忽忆《放鲤诗》，因以二语作结。主司嘉赏，遂中式。

阳湖赵瓯北先生，中乾隆庚午乡榜，其外孙汤文卿锡光又中嘉庆庚午乡榜。先生赋诗云：“我方重赴鹿鸣

筵，且喜东床有后贤。一代宾兴传异事，外孙外祖聚同年。”文卿亦赋诗呈先生，云：“骚坛一代主齐盟，少小相依识性情。难得母家成宅相，竟于甥馆继科名。翘才也算登黄阁，执拂曾经侍碧城。但愿王筠同外祖，再看春榜问前程。”

武　科

马全初名瑔，乾隆壬申武探花，官福建游击。与同官某狎语失欢，奋拳相角，某败走，全骑追之。及城濠桥上相搏，俱堕濠水中。观者解纷，至督辕，全复大哗。事闻制府，俱为参劾。时年未三十耳。遂罢官，流落京师。相国傅公惜其材勇，留京营教习。己卯科改名全，又中式武举。其明年联捷，廷试，技勇冠多士，又中状元。前后两榜鼎甲，亦所未闻。

归安胡某，恂恂为善，人极风雅。勉子弟读书，不许驰射。所生四子：长元龙，次跃龙，三虬龙，四见龙，俱中武进士。元龙官广西左江镇总兵官，跃龙官江苏扬州营游击，虬龙官陕西新安镇总兵官，见龙官山东济宁卫守备。元龙次子开琏，以武举官广东龙门协副将。跃龙二子亦中武举。胡某四授诰封，年八十余而卒。以同怀四人而俱中武进士，大江以南所罕见者也。

泰州刘荣庆、刘国庆同胞兄弟为武状元，古今未闻，亦可为熙朝盛事。

丛话十四　祥异

日月合璧五星连珠

乾隆二十五年八月，钦天监奏称：明年元日午时，日月合璧，五星连珠。并绘图进呈御览，宣付史馆。案《汉书》，高祖元年，五星聚东井；《宋史》，开宝元年，五星聚奎。殆千有余年，始一遇也。本朝雍正三年二月初二日，乾隆二十六年正月初一日，嘉庆四年四月初一日，道光元年二月十六日，三月廿八日，俱有日月合璧、五星连珠之瑞。距宋时又已七八百年。今雍正三年乙巳，至道光辛巳，甫九十六年，而瑞应已五见，实我朝亿万年无疆之祥瑞也。

彩　云

嘉庆庚辰七月初九日申初，东月将升，忽见西南方彩云满天，绵亘西北，五色陆离，不可名状。十三、十四五更时，俱有白云如龙，从天河而下，若烟非烟，凌空夭矫，日出始散。

水　牛

国初安东县长乐北乡名团墟，乡民张姓者，畜水牛百头，入水辄失其一。一夕，张梦牛云：“我已成龙，与桑墟河龙斗，不胜，君可于吾角上系二刀以助之乎？”张旦起，视群牛中谁可系刀者。有一牛最大，腹下起鳞，如龙然，遂以双刃系之。次日大风雨，桑墟河龙伤一目遁去，此牛遂入大河，化为龙。今过大河，讳“牛”字，过桑墟，讳“瞎”字，否则风涛立至矣。丁丑秋日，余游海州云台山，闻之舟人所述如此。亦载《海州志》。

聚宝珠

顺治间，福建漳州平和县范某妻夜起，见地上有红光，从暗中取所带冠子罩住，以火烛之，得一大珠，藏妆匣中。匣惟一簪，明日启视，得簪无数，珠在其底，始知为聚宝珠也。因试以金银，无不然者，其妻常以佩身，家日殷富。后改葬其亲，与妻同在墓上。及启圹，有无眼白蛇一条，见风化水。是日取视，珠遂无光，试之亦不验矣。

道士鹅

嘉兴紫虚观，国初有道士薛存素者，为含山盗所劫，索金不与，盗杀之。视其首，乃鹅也，存素仍无恙，盗异而释之。王澹人有《化鹅堂记》。

邱三近

邱三近者，是胜国遗老，削发为僧，名正诣。学问淹博，工书法，何义门先生总角时业师也。年八十一，盥漱而逝，有白蛾从鼻孔中飞出。

乌　城

顺治十六年，嘉定县东南乡有乌数千，营一巨巢，四围户牖，俨如城堞。土人毁之，计柴三百余担。明日复营，谓之乌城。

银变虾蟆

常熟桂村有何太素者，作面店生理。适有人还银十两，即置于麦囤中。一佣工人见而窃之，随逃出。行不半里许，觉身畔蠕蠕而动，乃走至荒坟，取银解视，则尽变虾蟆，跃入草中。于是仍归供作。迨后太素寻觅此银，其人直言所以，乃与共迹之，则银固俨然在也。此康熙初年事。

一产四子

康熙二年，山阴县宝盆陈姓妇一产四子，腹上微见鳞甲。十年五月，单港民家有猪生十二只，皆四耳。载县志。袁简斋《诗话》载：直隶完县亦有一产四男者。又金陵伍少西之妻，十六乳而产三十二男，不杂一女。又有王殿臣者，绍兴潞家庄人，其妇六胎而得十二男。此乾隆中年事。

珠　光

康熙五年，宝山县民见海中一蚌，长约四五丈许，中衔一珠，如小儿拳，时时吐纳，白光亘天。俄有五龙盘旋其上，霎时间风雨晦冥，一白龙奋爪攫珠，为蚌所衔啮，良久始脱，忽沉入海。余四龙悉散。须臾天霁，蚌仍浮海面，珠光照耀如雪。闻此蚌至今尚在上海、崇

明之间。海上珠光一现，数日内必有风雨。其光紫赤，上烛霄汉，忽开忽阖，难以言状。或谓珠光现，两三年内，其地必有涨沙，屡试屡验。友人陈云伯尝为崇明令，亲见之，作《神珠引》以纪其事。

小　蛇

康熙中，嘉兴王店镇西偏有关帝庙僧，偶焚香殿上，见小蛇，长尺许，蟠伏神座前，驱之不去。谛视之，首有二角。僧知其异，以果饼饲之，辄食，荤腥则不食也。夏夜每就河中饮水，人有见之者，约长十余丈。居人逐之，则归庙中，而不知即此小蛇也。一二年后，有估舶过此，舟人见有小蛇蟠伏柁上，驱之又来，如是者数次，舟人遂载以行。行至双板桥，忽天黑作雷雨，急泊舟，俄见一龙自船尾上升，水随之涌，而估舶竟无恙。自此以后，庙中小蛇不复见矣。

搏　虎

康熙丁卯，吾邑扬名、开化两乡之间有虎患，夜行昼伏。报之县官，饬猎户捕捉，绝无音响。至癸酉三月，忽于石坞见之，虎卧草中，莫敢撄者。少年沈二业贩柴，适见之，以坚木干直前击其头，虎大吼跳起，啮其左臂，少年以右手托虎腮，旋以膝踢其咽喉，臂得出。呼猎人前，放鸟枪毙之。少年以药敷其臂，不十日而痊矣。又己巳岁，虎入董坞民居，伤一行路人。有朱伯卿者，持鸟枪偕众逐虎，利独擒得之，挥众人退，挺身而追。虎迫扑，朱枪不能发，被伤面额。朱即以枪直入虎口，两手相持，枪为之屈，虎亦负痛而遁。朱犹纵步回家云。

鱼　斗

康熙三十四年，有巨鱼斗于海中，其声如雷。一鱼死，流入嘉定县地方之小练祈港。龙首人身，长五六丈，腥闻数里。

牛腹中人

康熙四十四年，嘉定县大场民家有一牛，病且死。破其腹，有一儿不啼亦不动，称之，重二十七斤。

句容某乡有夫妇二人，喜于为善，老而无子。家有一牛，忽孕，及弥月，生出一儿，甚肥白，能啼哭，遂抚育之如己子。后知为牧童与牛顽要而成胎者也。异哉！亦为善之报。

鱼味珠

康熙中恩免田赋，例业主得七，佃户得三。时吴门蒋怀民吏部家居，次子手槐甫十龄，谓公曰："穷佃无告，盍尽与之？"公从其言。佃甚感德，相率至蒋门叩谢。中有佃网得一鱼，重十余斛，以献。蒋受之，给钱二千文。忽见鱼口中吐出一珠，蒋谓佃曰："此汝物也，汝其持归。"佃喜甚归舟。至太湖，珠渐大，从掌中跃入河。忽起祥光，涌出一塔，塔顶现楼台，闪烁绚烂，五色氤氲，顷刻而灭。蒋即以此鱼馈其内兄韩东篱太史孝基，畜之池，三日化小鱼数百头。亦异事也。

塔　裂

西安府城南十里有雁塔，嘉靖乙卯地震，塔裂为二。癸卯复震，塔合无痕。康熙辛未，塔又裂，辛丑复合。不知其理。

天然大士像

嘉善武塘地方有刘姓，世业医。其祖墓上古柏一株，偶为暴风雨所摧，遂伐去。柏干中空，其脂膏凝结成普门大士像，长五寸许。妙相端严，纤悉毕具，因送招提供奉焉。

锡杖御盗

康熙中，谛辉和尚驻锡灵隐寺。一夕，忽呼侍者曰："取吾锡杖横山门间，今夜有凶人来，当慎之！"三更后，果有大盗数十人，各持器械，号呼而来，僧众皆惊。但见锡杖空中自舞，盗皆退避。少顷又来，复如之，凡三次而天明矣。自后寺中储粟富有，而盗终不敢犯也。

莺粟鸡

吾邑龙尾陵潘姓者，以训蒙为业，而喜植花卉。所种莺粟结一瓶，其大如拳。既老而采之，中有三卵，若鹁鸽子，潘藏之书箧。未一月，闻箧中啾啾有声，启视之，出三雏。试与家鸡领之，不十日而大逾于鸭，观者如市。未几，俱生子，每月伏百卵，硕如鹅卵。人来购者，十倍其价。潘姓不十年，家饶裕矣。吾乡张介轩翁所目击，作文记之甚详。

鼻中人

有唐与鸣者，东乡人。偶昼卧椅上，齁齁睡熟。忽鼻中出两小人，可二寸许，行地上疾如飞。家人惊异，将攫之，仍跃入鼻中而寤。询之，具述梦状，始知短人者即唐之元神也。

见祥为祸

吾乡荡口镇华某，同其子赴江阴科试。舟过锡山，泊王婆墩，忽水中有鲤鱼跃起，正落其舟。华大喜，以为祥，遂将此鲤烹而食之。舟将发，忽起大风，舟为之覆。华溺死，余人皆无恙。此所谓见祥而不为祥，反为祸者也。

梁中出血

吴门徐太守忠亮，于雍正初任云南昭通府知府。一日，其吴门旧居梁上忽有鲜血自空而下，家人异之，遂将屋脊拆开，并无他异。不数月，忠亮以任内亏缺铜斤，遂落职，监追而死。

抉目鱼

海州通潮之港，每岁逢闰，必有一巨鱼或龟鳖之属

随潮而上，遂胶于滩。若有人抉其目者，大者或至数丈。海滨人候之，屡验。大凡东海有巨鱼流入内地者，必无目，无目，故随潮而进也。相传此鱼在海中作风浪翻船至伤人者，必有海神抉其目，使其自殉，或为人所杀，亦如人间杀人案罪之例，亦奇矣哉！案崔豹《古今注》：鲸鱼眼精为明月珠。《异物志》：鲸鱼死沙中，得之者皆无目。任昉《述异记》：南海有珠，即鲸目瞳，夜可以鉴，谓之夜光珠。桂未谷云："鲸为阴精，神明在目，其身将死，而神明早已销亡矣。"历参众说，以未谷为长。

猫作人言

新城王阮亭先生家子孙至今繁盛，旧第犹在。有一猫能作人言。一日猫眠榻上，有问其能言否，猫对云："我能言，何关汝事！"遂不见。又江西某总戎署亦有两猫对谈，总戎偶见，欲擒之。一猫跃上屋去，独擒其一，曰："我活十二年，恐人惊怪，不敢言。公能恕我，即大德也。"遂放去，亦无他异。

失金钏

吴江城外地名盛庄者，有某家开油酒铺。一日，友来假贷，不能应手，因将其女金钏付之，暂置质库。阅两月，其友来，将金钏送还，某随手放店柜中。是夜寐未熟，闻柜中有声似鬼啸。举火烛之，见一纸人，手持剪刀，触手即仆，取夹账簿中。乃查柜内银钱，俱无所失，惟金钏无有也。明晨取纸人出视，胸前有鲜血一点，焚之啾啾作声，不知其何怪也。拟托人到龙虎山控告，友笑曰："控亦多费，是又失一金钏矣。"遂止。究未明其故。

食鳖食鼋

吾乡葛友匡为里中富翁，一生好食鳖，常买数十头，养于瓮中，以备不时。一日独坐中堂，闻瓮中作人语云："友匡，汝欲灭尽我族耶？汝月内当死，还欲害如许性命！"友匡骇之，遂大怒，曰："见怪不怪，其怪自灭。"尽烹而大啖之，不十日死。苏州有某富翁者，至赀巨万。其子某好食异味，一日宴客，市得巨鼋，庖人将杀之，见鼋垂泪以白某，请放之河。某怒，遂持刀自断其首，首堕地，忽跃至梁上，咸异之。遂烹而食，味极美。以半馈其姻家，以半宴客。某坐席，仅尝数脔，即目眩神迷，但见屋梁上皆鼋首。扶至寝室，则床帐皆满矣。某自言曰："有数百鼋来啮我足，痛不可忍。"叫号三日而死。诸人食鼋者皆无恙。

食橘化蛇

广西太平府城东十余里有大橘树一株，广荫数亩。浙江缙云县有某明经者，宦游过此，时值九秋，红黄实满。方停舆，渴甚，采择其巨而红者一枚，啖之。忽两目发赤，遍体肿痛，先脱两臂，复堕两股，化巨蛇入橘林中。亦奇事也。

背生

歙县槐塘地方有程姓者，产二男背脊相联，啼声甚响。乃将琴弦作弓锯之，分而为两，以药敷之，不数日平复生肌矣。后两弟兄皆寿至九十余。此乾隆初年事。

鸡作人言

乾隆十年，东乡黄渡地方有劳姓家畜一雄鸡，忽作人言云："大家要活命。"其家以为妖而杀之，未几以讼狱破家。后见《三冈志略》载，明嘉靖间有高桥镇民家一鸡作人言云："烧香望和尚，一事两勾当。"后倭寇至，适值妇女烧香，大肆焚掠而去。其事相同。

大石

五台山清凉寺有大石一，相传为文殊菩萨遗迹。其石方广四丈，上可容数百人。而一人挽之即动，不解其理。高宗庚午西巡，驾临，试之果然，上为霁颜。

虫荒

乾隆二十年，江以南虫荒，四府不登。其冬，苏州葑门、盘门外红灯四集，有人马之声。其次年春，瘟疫大作，死者枕藉。

牛背书

朱明经云翔有佃户蔡鸣皋者，家畜黄牛忽生黑毛排八大字，左曰"主皮字"，三字可辨，又一字模糊；右则"天下太平"四字，一时观者甚众。汛兵牵入城，报城守营。用醋喷湿，其毛不落。抚军某亦见之，拟奏闻，不果，仍发还。是岁田禾大熟，并无他异，殆丰年佳兆也。此乾隆辛巳六月事。见明经自撰年谱。

红鸡蛋

乾隆廿五年，余时才周岁。有鸡生蛋甚红，如胭脂新染，连生八九子皆然。一两年间，合家康安，并无祥瑞，亦无灾异。

失印

诸城刘文正公为东阁大学士时，阁中有银印一颗，忽失去，遍索无踪，已三日矣。公谓中书舍人某曰："纶扉重地，岂有穿窬耶？宜仔细再寻，三日后如不见，奏请交部议处。"至第三日暮，舍人某如厕，于路上似有物碍足，审视之，乃银印柄也。取之，竟如铁铸，不可拔。急禀刘公，用畚锸掘地始出。不知何缘入地也。此乾隆辛卯年事。

潮来

上海县城内化龙桥为乔氏世居，厅事前有小池。一夕潮忽至，直通堂上，高一二尺许。潮退，荇藻浮萍淋漓满壁，莫不惊异。未几，乔公光烈为湖南巡抚，其

弟照为浙江提督。后三十年，陆氏竹素堂上小池亦通潮，陆耳山先生锡熊为工部侍郎，著《四库全书提要》，海内闻名。

萤火城

乾隆癸巳夏六月，嘉定南翔镇西郊，忽一夕萤火团聚，至数十万，周围三四里，望如火城，其光烛天，观者如市，五日后方灭。

腌蛋有光

乾隆己亥年，干将坊黄天禽家夏日切腌蛋一盘，暗中有光如萤火，移灯视之，则无有也，恶而弃之。未几，天禽夫妇、寡媳、两孙相继死，家道亦落。余谓天禽家本应败坏，未必此为祟也。案沈括《梦溪笔谈》载，盐鸭卵通明如玉，屋中尽明。前古已有之。

古树自焚

乾隆庚子六月，偶阅邸抄，见太常寺奏：社稷坛外围街墙内有年久老槐树一株，于五月十四日巳时忽于树节内生烟，即率领步军衙门人等立时上树，以水灌灭。事甚奇。忆余乙未岁八月同吴镜江母舅游虎丘，见铁华岩上大枫树亦如之，并有火心爆出。游人聚观，寺僧亦以水灌灭之。归而问家君，家君曰："木能生火，此理之常，何异为！"并言曰："雍正年间，礓桥之东杨巷荡中，一夕有火光甚盛。里人王氏素富，疑为盗舟也。遂令家人备器械，鼓噪而前，并无一舟，但见火浮水面而已。"观此，则知水亦能生火也。

异　僧

吴门东禅寺有林酒仙像，即宋异僧遇贤也。好酒，喜食鸽，每食后，鸽仍从喉吐出，飞集梁间。至今塑之，以示灵异。乾隆四十九年春，一僧至渔舟，以十文买虾。视其钱，皆"太平通宝"。啖后悉吐于河，虾皆红色，跳跃而去。

阴　兵

乾隆乙巳岁大旱。是年十一月初，中石湖中，每夜闻人声喧噪，如数万人临阵，响沸数里。左近居民惊起聚观，则寂无所有，第见红光数点，隐见湖心而已。自镇江、常州以至松江、嘉、湖之间，每夜俱有灯光照彻远近。村人鼓噪，其光渐息，俄又起于前村矣。

黑　土

乾隆五十年，江南旱。其次年三月，米至石五千文，饥民载道。吾乡斗山田中，忽生一种黑土，其色微黄而带白星，可以做饼煮粥，颇清香，食之亦饱。一时哄动，近乡居民来取土者，日以万计。同时安徽太和、宿松两县地方，亦有掘蕨得米者，其色纯黑，至数万石，活人无算。当事奏闻，有御制诗。

风龙阵

乾隆丙午四月初八日未刻起风龙阵，吾乡石家桥至沈渎、官塘一带，拔木发屋者不计其数。最奇者，有夫妇二人在田中种豆，俱随风飞去，至数里而堕，却无恙。青石一块重二百余斤，亦随风而去，不知所之。曹家坟前荒田中，有湖广划子船一只，自空而下，中无一人，惟有青钱四百千。一家卧房内，忽发大响，坠一包裹，内有钱七千文、银二锭。又有二人自运河塘上同行，皆飞上天。一堕吴江，一堕常熟，各伤折一手一脚。更有奇者，即于是月十四日晚，马桥、板村、鸿山一路发水，顷刻二三丈，居人逃避仓皇。凡草屋土室，尽为漂没。至吾家西庄桥，水势略缓，然亦至门槛而止。此故老所未闻也。

小　牛

乾隆戊申年四月，有江西客二人，持小牛一头来吴门，寓于东华严寺。来观者，每人索钱七文，日以千万计。其牛八足二尾，四足在腹，四足倒植于背，反覆皆可行。是年五月，徽、严二府俱大水，田庐俱没。余无他异。

猫　异

乾隆庚戌年，闵峙庭中丞鹗元抚吴已数年矣，时有内升之望。署中蓄一猫，洁白如雪，为中丞所爱。公余之暇，每置之膝上而抚摩之。一日，见猫尾上渐有朱斑，三四日间则纯赤矣。中丞大喜，抱视诸幕客，咸以为祥。且曰："此得花翎之兆也。"未匝月，为高邮巡检陈倚道叩阍入奏，遂被逮。时冯墨香外翰在幕中，亲见其事。

雪中人迹

乾隆辛亥正月大雪，一昼夜堆积盈尺。雪中有男女履迹各一，两两相并，屋上尤多。苏、松、嘉、湖一带皆然。不知其理也。

双面人

乾隆辛亥秋，余姚仪家桥谢姓产一儿，两面，五官皆备，作直声啼。咸为不祥，弃置野田中，聚观如市。嘉庆丙子七月，常熟西南乡羊尖镇北塘岸上，朱姓家生一女，有两头，眉目鼻口皆具。远近观者数千人。案《述异记》，汉平帝元始二年六月，长安女子生儿，两头异颈，头面相向，四臂共胸。即此类也。

一乳六男

乾隆五十七年，嘉定县菜区南四图地方有周姓者，一胞生六男。此亦仅见者。知县吴盘斋谓余言。载入县志。

神龙攫珠

河南兰阳城东有王家林，离城四里许。乾隆五十

八年六月廿一日，大雷雨。雨止后，但见红光烛天，人以为火，咸往趋救，并无影响。惟见大杨树上有爪痕深寸许，宽四寸，从根直上，树瘤中出烟，盖白杨自焚也。先是，有两人避雨，立林旁小屋中，见有圆光一团，从窗孔中入，大寸许，其光四绕不定。顷之，又有一物如水獭，从梁隙中入，四足方头，长尺许，盘旋梁栋间。忽向东壁伸爪一攫，圆光泻地，又渐缩小而上，仍从窗孔中出，其物亦随而出。忽闻霹雳一声，但见此物身长数丈，已飞上天，大雨又至，始知所谓如獭者，神龙也；圆光者，珠也。此萧县刘君竹一为余言之甚详。

老母鸡

枫桥市浜高家桥顾姓为儿期岁，使庖人杀老母鸡。方执刀，划然自断，人皆诧之。及烹熟，和面食之，受毒者四十余人，三人立毙。盖此鸡已畜七年矣。此乾隆五十八年事。

二 龙

乾隆癸丑夏，予友周竹珊寓于蜀之犍为。一夕，旋飚突起，屋瓦皆飞，天地晦冥，霹雳山倾，雨雹齐发，耳訇神眩，食顷始定。平地水深尺许。有巨舟为风所掣架大树上者，有持伞行人飘去数十里之外者，庭中卷篷门窗俱吹出城外之翠屏山前者。惟文庙未损一椽，完好如故。是夕风雷时，有乡人见二龙空中追逐，向东南而去。

大 龟

乾隆甲寅六月，太仓浏河口有沈姓者，以鲞货为业。于海中网一大龟，长一丈二尺。载至梁姓行，数十人曳之上岸。沈臆念此龟必有明珠，索价二千两，久之无有售者。越二十三日，不饮不食，观者填门。梁厌其喧扰，诡言："有司查讯，幸即持去，无累我也！"沈惧，仍曳上船，放入于海。始舍之，圉圉焉不动，船乃还。约离三里许，见龟头一伸，放白光三丈余，悠然而去。触浪排空，左旋右转，海水为之沸腾。乃知前此之任人捕之曳之视之载之放之而巍然不动者，恐伤人耳。真灵物也。

铁 人

杭州城隍山东岳庙有铁人高四五尺，俗谓之"铁哥哥"。厉樊榭有诗，翟晴川《湖山便览》亦载之，言江上浮来也。或传李宫保卫筑钱塘，挑土出之。杭人云此铁甚灵显，凡有人盗窃银钱物件者，失主祷之，十日内必有应验。余监修表忠观时，暂寓涌金门外王氏祠堂，一日失去银十两，心疑是烧饭人张姓者，问之不认。余以危言吓之，其人计无所出，乃到东岳庙叩祷曰："十日不报应，则投尔于西湖。"其事仅隔七日，祠丁之妻忽发痧胀，半日而死，此银尚未用也。后张姓告余如此，事亦奇。

龙 皮

乾隆五十九年五月，吴郡有龙斗于空中，风雨骤至，吹坍洞庭山湖滨民居无算，压死若干人。至六月二十九日昧爽，吴江垂虹桥畔忽堕龙皮一张，约长三四丈，鳞大于茶杯。

海 兽

乾隆甲寅六月朔日，海盐八团地方大雨雹。海潮退后，有一兽涸辙沙滩，长八尺余，色纯黑，毛如海虎，尾尺许无毛，四足如鱼刺，头如骆驼，眼口若涂朱。以挺击之，不动；以刀示之，则垂泪。土人观者数百，人咸以为不可杀。抬至海口，遂跃起入海中。不知何物也，志之以俟博物者。

元旦雷雨

乾隆六十年元旦，余在福建按察司署中，先一日，天气甚热，仅能著单夹衣，垂晚更甚，如四五月。下走厨夫，皆赤身用扇。黄昏时，雷声殷殷不绝。元旦辰刻，霹雳数声，大雨如注，平地水深二三尺，至午后始止。其年四月，镇闽将军魁公伦入奏闽省亏帑六百万，自总督、巡抚、藩、臬、道、府、州、县皆伏法。

棺 影

陕西臬司某，山东人。其诞日前一日，于署中厅事陈设灯彩寿联铺垫之类，时有西安太守同幕中客高晴江俱在座。晴江忽见玻璃屏影中，有黑漆棺木一具，太守亦见之，两人失色偃立。臬司某者来问，亦见之。某遂不乐，怃然去，棺影顿灭。其次日，某以旧案被逮入京。乾隆六十年事。

异 事

西藏及苗匪邪教未起事先，川中所种包谷，根下宛如人首，眉目毕具。李树忽生刀豆。一日早起，成都北门忽紧闭，不得开，视之，有大蟾蜍百万填塞，日高始散。皆异事也。

锦江巨龟

《陇蜀余闻》载：成都东门江岸有巨龟，不轻易出，出则小龟千百随之。康熙癸丑，滇藩谋逆时曾一见之。嘉庆丙辰三月，巨龟见于城东之九眼桥，后随小龟无数，游漾水面者三日。是岁即有黔苗石三保之乱。逆苗未靖，而达东教匪接踵起事，蹂躏七载，人民死伤至亿万计。此龟岂预知之耶？按《物类相感志》载秦惠王破蜀之后，张仪掘土筑城，随时颓圮。后有大龟从涧而出，周旋行走。仪命依龟行处筑之，城始成。又云龟尝处其中，出则境内有贼。观此则是龟由来久矣。

白 虮

余自幼居乡，乡间有白虮之患。每当白露、秋分节

间，稻禾初熟，于四更时，忽起大雾，漫空遍野。雾中有白气一条或两三条，隐隐如白龙，而无头尾。其行甚疾，人呼之曰白虮。此物一过，秋收顿减，转熟为灾。农民苦之，告荒不准，而州县官亦不能据实具详，最为民害。此物总在苏、常、嘉、湖之间，别处无有也。案字书无虮字，犹言白虹也。然此究竟何物，殊不可解。大约明季始有之。

星异

嘉庆戊午十月廿八九日夜，众星交流如织，人人共睹。庚辰七月十八日夜，亦有星移之异。廿五日初更，有大流星陨于南方，光如白昼。先是五六月内，太阳旁有一点小星，与日同行。八月十五日夜，太阴旁亦有一点小星，与月同行。甲申十一月初十夜，西北方星陨如雨。乙酉十月廿四五两夜，星移如织，俱由西北而至东南。廿六日夜，东南方星陨，飒飒有声，最后有大星堕于地，其声如雷。

地中犬

嘉庆八年，畛城顾浦地方东岸民家掘地，得二犬，雌雄各一，置之瓮中，旋失所在。按《晋书》：元康中娄县人怀瑶家，闻地中有犬声，掘之得犬子，大于常犬，哺之能食。还置穴中，覆以磨石，越宿失所在。与此事相同。《尸子》曰："地中有犬名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狗名贾。"盖前古已有之矣。

蛤中珠

嘉庆甲子，长洲徐少鹤学士颋已中乡榜，除夕，与其夫人夜饭，食白蛤，中出一珠，如桐子大，以为祥。其明年乙丑中进士一甲第二。

迎凉

有陈某者，居近娄门，家道素封，房屋深邃。夏日闲居，苦于烦热，因将水龙喷水，以迎其凉。忽空际堕一砖，有朱篆，是夜暴卒。

抢米

嘉庆甲子年五月，吴郡大雨者几二十日，田俱不能插莳。忽于六月初一日，乡民结党成群，抢夺富家仓粟及衣箱物件之类。九邑同日而起，抢至初六日。不知其故，共计一千七百五十七案。真异事也。其时抚军汪公稼门仅杀余长春一人，草草完结。

墨线

嘉庆十年三月，家小痴客四川之中坝巡司署。初五日早，哄传街上弹有墨线痕，亲自出署观之，自大堂暖阁至头门百余步甬道上，贯墨线一条。询之居民，咸称本镇各街巷暨幽僻处皆然。成都、龙安、嘉定皆同日弹有墨线，不知何异也。至立夏后，民间疫病大作，四五月尤甚。成都省城各门，每日计出棺木八百四五十具，亦有千余具者。先是三月初，简州刺史徐公鼎奉檄赴嘉定催铜，夜梦五人从东来，自称"行疫使者"，将赴成都。问其何时可回，答云："过年看龙灯方回也。"徐旋省后，适见瘟疫流行，忆及梦中语，即告制军，议以五月朔为元旦。晓谕民间，大张灯火，延僧道诵经礼忏，扎龙灯，放花爆，民间亦助结灯彩。每夜火光烛天，金鼓之声不绝。自锦江门直至盐市口，男女喧沓，歌曲满街，即每岁元宵亦无此盛也。如此半月，疫果止。

板凳自行

嘉庆十二年冬十月，长山袁叔野刺史出京，过其焦家桥旧第。已下行李，叔野起如厕，厕上有板凳一条，无端自动。初不甚怪，遂步至后园，距厕上已远，忽见板凳彳亍而来，其老仆亦见之，叱之而止。殊不可解。

龙带石牌坊

嘉庆十三年五月，歙县槐塘地方忽起风龙阵，有一龙从石牌坊下穿过，两牌坊俱为龙带去。去数十步外始落地，石为齑粉，并未伤人。廿三年三月，离槐塘四五里地名潭渡村，亦起风龙阵，有两三抱大树一株，从地拔起，落于三里之外。树旁居民甚密，亦无所损也。

汉口镇火

汉口镇为湖北冲要之地，商贾毕集，帆樯满江，南方一大都会也。毕秋帆尚书镇楚时，尝失火烧粮船一百余号，客商船三四千只，火两日不息。嘉庆十五年四月十日，镇上又失火，延烧三日三夜，约计商民店户八万余家，不能扑灭，凡老幼妇女躲避大屋如会馆寺庙，亦皆荡然无余，死者枕藉。

天不可测

嘉庆十九年正月十三、十四、十五三夜有月华，人人共见。五月初一、二日，余往高邮途中，闻蟋蟀声。六月初一，日蚀七分。中伏日，寒冷异常，俱著皮衣。地生白毛。江南、安徽、浙江三省皆然。七月初一日夜，太白经天。十四日，荧惑入斗牛度。十六日，狂风拔木。十七日夜，雨雪，河南尤甚。十八日夜，天雨血。凡有白罗衫，白手巾在露天者，皆为之红。自五月至八月，水望西流。种种奇异。然是年仅旱灾，米价每石至五千六七百文，秋收不登而已。二十一年冬，月华更甚。皆以为明年必又旱，讵于正月起至十一月，零雨间作，天无十日晴，稻谷俱腐，柴薪大贵。真天之不可测也。

山鸣地动

二十年九月十九日，山西解州各属及蒲州、同州一带地方皆地震，河南之陕州、阌乡、灵宝亦皆震动。惟解州为尤甚，民房城垣祠庙，倒塌无算，死者至三十余万人。惟关帝庙大殿五间，屹然不动。自九月起，或三四日一动，或数日一动，直到次年丙子春夏之交。至七

月十四夜，解州、运城诸处复大动如前，后遂寂然。其动时，如闻地中有波涛汹涌之声。人民男妇老幼俱露坐，富者用布帐遮风而已。更可异者，是年之十月十二日，中条山大鸣，绵亘黄河八百余里。十二月，甘肃省又有山移之异。

妖言惑众

嘉庆二十年八月十八日，妖人方荣升就擒。自称蓬莱无终老祖朱雀星宝霞佛下降，有四十二宿，九十甲子，十八地支之说。编造《万年时宪书》，以四十五日为一月，十八月为一年。金木水火土之外，增慧动二者，为七行。并指通行正字为五行字，私以二三四字并为一字称曰七行字。编造《字母》一书，所布逆词及所造《破邪显正明心录》，并所刻印记，皆从七行字体。又袭旧教有五等执仪名目，复增为九等。以花纪官：一品红梅，二品白梅，三品牡丹，四品芍药，五、六、七、八、九品，均以杂花卉为等威。有"九品莲台"名目，以分习教等差。又定官制：有三宫、六院、大将军、大学士、丞相、王、侯、公、伯，下至大夫六部诸等级。又称能出神上天，亲见天宫殿庭路迳。捏画十图，并造脚册记载宫室名目，谬称成事后规仿营建。又以黄册捏写星宿名，凡十万八千七百三十有一。每于私造书画成，辄向同教人自夸神奇天纵，妄自尊大。同教诸人，因其幼本村童，忽能书画，竟诧为天授，深信不疑也。前一年，江南、北大旱，民人饥馑。方荣升窃谓灾黎易动，起意倡乱。八月间，潜引其党刻九龙捧珠印记一颗，名为九莲金印，云俟三年后坐朝问道时启用。实则逆词、逆书先已印用也。十月十五日，潜纠徒众于李乔林家，会合拜印。遂将伪造诸星名目诸书焚化，谓能使诸星宿降附人身，而徒众咸敬信之。有三醮妇李玉莲者，本有气臌，病腹便便，然自称怀孕者乃弥勒佛，信者甚众。玉莲又自称曾神游天上，知其福大，应与同举大事。而方荣升亦称玉莲为开创圣母，订期起事云云。其语长，不能备录。时节相百公制府两江，遂奏上其事。于九月十一日，将逆首方荣升处以极刑，其巨魁朱上信、朱上忠等廿四人俱凌迟。其与知逆情之周智荣、赵顺等十人斩首。其言遂息。方荣升浓眉大目，两颧高峙，临刑时犹顾谓其妻曰："我等本在天上，原不肯下降，今仍回天上，此后断断不可再下降矣。"其谬妄如此。

村牛搏虎

陕西汉中府西乡县出一猛虎，伤人无算，猎户与官兵莫能制之。有善搏虎某者，年老不能下车矣。众猎户官兵禀县固请，其人始出。遂入山，手握铁鞭，拾级而上，卒遇此虎，竟为所杀。时村家养牛数十头，正在山上，见此虎至，群牛皆退缩。惟一牛独前，与虎熟视者久之，忽奋力一角，正穿虎喉，虎立毙。报之县官，遂将此虎赏畜牛之家，并以银五十两奖之，一县称快。未一年，畜牛之家偶将虎皮出晒于石磨上，牛卧其旁。醒而见之，以为真虎也，又奋力一角，力尽而死。

八月十五晡

嘉庆乙亥八月初，福建省城南门外地名南台，人烟辐辏，泊舟甚多，大半妓船也。衢巷间，忽有两童子衣朱衣连臂而歌曰："八月十五晡，八月十五晡，洲边火烧宅，珠娘啼一路。"闽语谓夜为晡，屋为宅，妓女为珠娘，以方言歌之，颇中音节。连歌三日，不知其为谁氏子也。居人以其语不详，遂告邻近，于中秋夜，比户严防，小心火烛。至期，绝无音响。至次年丙子四月廿九日夜半，洲边起火，延烧千余家，毗连妓舟，皆为煨烬。至五月初一日晡时始熄。计上年八月十五夜，再数至八月又十五日，适符"八月十五晡"之谣也。吾友王子若茂才在福州亲见其事。

龙 斗

丙子七月廿五日，苏州胥门外双桥茶亭头，有两龙相斗，风雨大作，覆舟者无算，染坊架上布皆飞上天。

风 暴

嘉庆丁丑六月十三，汉口镇大江中忽起风暴，飘荡大小船一千余只，死者无算。戊寅二月十六日，即于大江原处漂没大盐船十七只。其月二十二日垂晚，湖南岳州府东三十里城临矶陡起大风暴，一时人力难施，沉溺粮艘十七只，并淹毙运丁水手男女数百人。巡抚巴公奏闻，奉旨豁免。一月之内，两遇风暴，且同是十七只，亦奇。

大 木

嘉庆丁丑六月十七，苏州元妙观雷击，三清殿西北隅大柱碎裂无余。有葑门外道士游观其下，同时击死。未几，地方官吏及绅士辈，欲于东西两江购大木而重葺之，竟无此料。其年十一月，常熟福山港口有两渔船人海捕鱼，见水面浮一大木，头尾甚长。因言狼山有观音寺正在兴修，如带往江北，可得善价。即系缆向北行，坚不可动。渔人又言曰："岂有神灵护持耶？吾今带往江南可乎？"言未毕，木即向南，顷刻抵岸矣。其木长八丈九尺四寸，围圆二丈有余。地方绅士备价购之，始得兴修。此木之所来亦奇。归湘帆少府曰："噫，天岂以此木将出，因而震其柱欤？抑殿之不宜毁，特遗此木以成之欤？不先不后，适当其时。然则需材之世，不患无材；而抱材者，亦不患不见用于世也。"

老 鹳

吴门有潘姓者，居胥门内之来远桥。家有老鹳巢于庭树，闻其声，颇类人言，似言某处有藏金。乃于后园掘地，果得之，自此致富。道光壬午六月，潘姓失火，老鹳庭树亦俱烧死。

蛟与龙斗

嘉庆戊寅五月廿七日，苏州娄门外有地名龙墩者，

元和县所辖。忽出一蛟与龙斗，冰雹大作，狂风拔木，雨下如注者一两时。拖坏民房庐舍五十余家，失去男女数人。有一人随风而飞，为龙所攫，背上爪痕显然。从空落下，却不死。有一家失去米五十石，亦随风飞去，数十里内，并无一粒堕者。又一家船四只、牛一头，与船坊牛棚一齐上天，不知所往。先是龙墩地方有地一块，不积霜雪，不生草木。有以青草掷其地，次日必焦枯如焚。所谓蛟者，即起于此处。蛟之形似狗而大，初起时，有黑龙自东飞来，与蛟斗良久。旋有白龙从北来，如佐黑龙者，逾时而去。其近处居民俱所亲见也。

尘　霾

嘉庆廿三年四月八日酉初刻，京城忽有暴风自东南来，俄顷之间，尘霾四塞，室中燃烛，始能识辨，其象甚异。圣心震惕，因降旨：近京之马兰峪、古北口、天津府等处，遍行查访。据马兰关总兵官庆惠奏：是日酉初南风，不过尘霾幛翳，旋有迅雷阵雨，倾盆而已。据古北口总兵官徐锟奏：是日酉初西南风，其色黑黄，闻有雷声，风气即散，小有阵雨，未能及寸。据天津长芦盐政嵩年奏：是日酉初，并无尘霾，室中明亮。北风大作，雨势雰霈，自宵达旦，亦无雷声。又据山东巡抚陈预奏：是日酉初，无风雨。至初九日卯寅时，大雨竟日，极为深透。合观各处奏报，情节不同。古人所谓“千里不同风”，是其明验也。

黑　云

嘉庆己卯三月十八日，山东临清州城东有黑云三四团，自东南而至西北，白昼晦冥有一二时。次年七月某日，临清城外三四里许有一井，井中出黑气一条，其长径天，上冲云际，一昼夜而灭。

龙　见

是年五月初八日，有龙见于洞庭东山，须角毕露，凡十三条，观者如堵。须臾，油云四塞，大雨如注，龙亦不复见矣。是日一雨，至六月、七月、八月皆无雨。高田干涸，农民苦之。八月初，大府尚为祈雨。

蟾　蜍

嘉庆己卯八月，河决，开封、兰阳一带，皆成巨浸。先是十日前，有大蟾蜍数千百头，随小蟾蜍几十万，自北而南，若迁徙状，人莫知其故。蟾蜍大者至四五六尺不等。亦是奇事。

火　球

庚辰四月初，江苏织造府旗杆斗上忽有火球两个，升上落下，更余便起，四更时息，如是者五六夜。抚军知之，差巡捕官往视，果然。先一月前，浒墅关雷击旗杆，并击漏税房庭柱墙壁。与火球之异，不过相距二十余日耳。

群鼠渡江

案《明史稿》：神宗四十五年江南鼠异，自五月下旬起，千万成群，衔尾渡江而南。嘉庆庚辰五月，瓜州、仪征一带，亦群鼠渡江。上年四、五月间，河南开封府黑冈口一带，先有群鼠渡黄河。或言鼠属子水位，此水沴也。又六月廿六日，许州东北乡地震，倒塌瓦房九千一百余间，草房一万六千九百四十余间，压死男妇四百三十余口，被压受伤者五百九十余名。见邸报。时州刺史为肤施张芥航先生，其公子杜园为余言之甚悉。

畅春园虎

嘉庆庚辰五月廿七日，京师雷雨夜作，畅春园虎圈之虎，忽逃其一。次早有中贵人三在前湖看荷花，卒遇之，虎食其一，两人跃入水中获免。越五日，奉旨命三额驸杀虎。翰林编修吴慈鹤纪以诗云：“太液莲开白于雪，三人晓起看花人。凉风吹鬓巾袖香，池边骇见于菟出。两人急跃清池里，一人已为虎所饵。至尊颊蹙催赐金（有旨，赏银五十两与死者），一半残骸付妻子。黑河猛将行如风，长枪大槊何豪雄。虎知当死伏不动，翻身一箭穿其胸。万夫挢舌军吏贺，此勇真能不肤挫。吁嗟乎！期门羽林尽如此，太白欃枪安敢起。”

六月雪

辛巳八月余往邗上，得偏报，云探得督宪差官从北回南，于六月十六日路过山东西大道阴平地方。是日天气奇冷异常，下雪五六寸不等，兖州府济宁一带皆然。

鸡　异

辛巳秋，苏、松一带有鸡异者甚多。一鸡两翅上俱生爪，到处皆然。前人谓之鸡距，有五爪者皆飞上天。又常熟东河下有鸡生子，中有小蛇一条如蚯蚓而动。又余居之南顾家湾有雌鸡变雄，作高声啼。又徐市农家有雄鸡变雌，生子不已。更可异者，江阴有一家雄鸡一只重五六斤，忽不鸣不食，若有病者。其家杀之以佐盘飧，剖腹，中有小人一个，长二三寸许，头面手足皆具。

南方丙丁北方壬癸

道光二年九月十八日，广东省太平门外大灾，焚烧一万五千余户，洋行十一家，以及各洋夷馆与夷人货物，约计值银四千余万两，俱为煨烬。先是四、五月间，苏州有谣言不用洋钱，销毁至数百万枚。此或其先声耶？是年直隶、山东发水，被灾者八十余州县。北方壬癸，南方丙丁，似有定数云。

巨　蟒

道光壬午五月十七日午刻，上海县城内忽狂风拔木，白昼晦冥，大雨霹雳轰然而来，满城人无不惊骇。

是时学宫左右风雨尤甚，有魁星阁最高，屋梁瓦石皆飞上天。见火龙一条从阁下蜿蜒而起，斗入云中，拖坍民房、楼观、寺庙数千余间，直至城外，向东南入海而去。是日黄浦客商渔户等船四百余号，漂没者三十余只。亦见有黑龙四条追逐火龙，逾时而没。后闻学中老门斗言，魁星阁下向有大蟒一头，其长数丈。每于春夏之交，蟠据阁之绝顶，仰天吸露，已有年矣。此火龙者，或即其化身耶？

环 云

丁亥九月初六日，天日晴和。交未刻，忽见日傍有晕一重，须臾，晕左右又加两重如连环然。须臾，连环上又加一小重，日在三环之中，而外又加一大环环之。其光如火焰有五色，正贯于日之正中。千百条白气俱向东北，未起酉止。是年十月十三午刻亦如之，日光之外又生两晕，亦如连环然。日之正中，大环贯之，直圈于两连环之外，其向亦在东北。其大环四角有耳，如小月状，两明两暗，至酉而散。不知是何祥也。

丛话十五 鬼神

张抚军退鬼

张清恪公伯行抚苏时，值江宁乡试，公为监临。故例，将点名，先召恩仇二鬼进。公大怒，正色而言曰："进场考试者，皆沐浴圣化、束身珪璧之士，尔辈平日何以不报，乃正当国家取士大典一切关防严肃时，岂许纷纷鬼祟进场诊扰耶？"是科南闱无一病者。

邹二痴

邹公履，名德基，工于书法，出入平原、北海之间。而性情孤峭，如醉如痴，至今吾邑中人尚称邹二痴，为名笔也。其父迪光，中万历甲戌进士，为湖广提学副使。积资巨万，俱为公履造园。园有炼石阁，公履所居也。忽一夕为群盗所杀，官捕数年不得。至国朝康熙初，有捕役高姓者，婪贿无数，丰衣足食。常夏月避暑，设一榻，张纱帱，卧于阁上，怡然适也。时月色甚明，似有人缘梯而上，带乌纱巾，著红道袍，徘徊大步。高惧，心知为邹公子，乃下床，叩首不止。公子曰："汝何等人，敢据吾阁邪！"以足蹴之，遂堕楼下。从人惊起，高自言如此。天未明，遂气绝，人传而快之。初，公履死，索盗无踪。有女巫能召亡者，焚符毕，巫忽起，行如邹公子状，唤家奴取杖，痛责之曰："巫者至贱，安得令彼召我！"家奴言："因主人被害，实为不平，求主人明示。"巫言："以人杀人，事甚平常，安问盗！"言讫，巫仆而醒。

绯衣神

康熙十一年八月廿六日夜，太仓、嘉定、宝山一带大雷电。空中有二灯前导，中有一绯衣者，乘白龙，甲士数十，亦持灯随其后。远近乡民尽见之，其灯忽高忽低。明晨视，灯光低处，花禾悉坏。

鬼 戏

康熙中，常熟有包振玉者，系梨园中吹笛手。一日，忽有人来定戏，云在北门王姓，以银十锭，期于某日。至期而往，则巍然大第，堂中设宴。主人出，谓振玉曰："今日系周岁，不可大闹，以官人幼不任惊吓也。"遂点《西厢记》，减去"惠明寄书"及"杀退孙飞虎"两出，乃定席开场。众方演唱，振玉独执笛旁坐，暗窥坐中宾客，凡饮酒，俱呷入鼻中；其往来男女侍从人等，俱足不帖地而行。心甚异之，以私语其众，众曰："彼不欲闹，岂所畏在此乎？"于是忽将大锣鼓一响，倏无所睹，乃在昏黑中，则一古墓，惟听松风谡谡而已。通班大惊，振玉遂得疾，不数日死。

钱莲仙

康熙甲子，嘉定陈涵源授徒于龙江里。一夕，月下忽有女子来，自道其姓名曰钱莲仙，系元季钱鹤皋之女（按，《太仓州志》：鹤皋，上海人。元季吴元年，太仓知州张某以城降张士诚而鹤皋不从。结诸邑弟子数千人为变，入嘉定。俱送松江狱，胁以兵刃。当时有集仙宫道士杨仁实救之，即其人也）。言与陈有文墨缘，晨夕相聚。钱才调隽绝，命题无不立就。已而渐闻于人，陈亦不以为讳。至丁卯岁，形迹渐疏，一去杳然。陈著《仙姝传》述其事，并录其送别诗云："整顿簪环泣送君，依依难向小桥分。他年不断情缘处，把酒还浇陇上云。"而陈故无恙也。

乩 仙

奏对岩宫谕家有乩仙，适吴令君伯成至，知其召仙，必欲观之，宫谕延之人。时所请者云是李太白，令君曰："请赐一诗。"乩判云："吴兴祚何不拜？"令君言："诗工固当拜。"又判云："题来！"时有一猫蹲于旁，吴指之："即咏此。"又判云："韵来。"吴因限九、韭、酒三韵以难之。乩即书云："猫形似虎十八九，吃尽鱼虾不吃韭。只因捕鼠太猖狂，翻倒床头一壶酒。"吴乃拜服。

打眚神

太仓西门水关桥有庞天寿者，素好拳勇。年七十余，忽丧其子。眚回之夕，其徒数十人，聚集豪饮。闻穗帷中窸窣有声，秉烛照之，但见一大鸟，人面而立。庞急将钩连枪，扎住其背。此鸟欲飞不得，两翼扑人，宛如疾风，室灯尽灭。其徒亦皆仆地，喊不能出声，如梦魇者。独天寿尽力搠住，死不放手。天将曙，力乏腕疲，鸟竟逸去。次日，庞满面皆青，数十人仆地者，面上亦俱有青印。庞后犹活十余年，每见人述其事，犹言："当时恨无人助我一臂之力也。"

送 凉

崇明李明经杜诗，年七十余，率其徒数人应科试，

自崇抵昆，已薄暮矣，遍觅寓所，已无下榻处。惟东南门柏家厅有楼五楹，李遂偕其徒居之。时方六月下旬，盛暑郁蒸，诸徒舟车劳顿，已就榻酣睡矣。李独卧不成寐，见残月渐明，楼下如有人声窃窃私语，闻一人曰："如此炎天，楼上诸公得毋太热乎？我辈夜凉无事，胡不上楼代为驱暑?"于是渐闻梯上有声，如连步而上者。李素称胆壮，亦不畏之。少顷，渐至榻前，各执蕉扇一柄。有无头者，则以扇插颈，答答若摇状；无臂者以扇插肩，盘旋于帏前。见数十鬼中，肢体无一全者，或驰于东，或趋而西。一人曰："厢间进士公下榻，我辈盍先送凉?"既而曰："某某虽秀才，尔辈何薄待之？我为之拂暑。"而独不至李。迨诸徒榻前摇扇几遍，将作下楼状，忽齐声曰："扬仁风而不及老贡生，非情也。"遂各举扇一摇，呼啸而去。李徐呼其徒曰："今夜得毋太凉乎?"皆答曰："凉甚。"李曰："汝不知其故乎?"因徐为道之，诸徒愕然惊起，不敢复卧。次早，询之土人，有老者曰："明季被兵时，有民人百余，皆潜伏此楼下。既而兵入，悉被屠戮，无一存者。今百余年，此楼尚多祟也。"是日亟迁寓而去。

闻角庵相士

扬州闻角庵，有相士寓其中，好酒，同寓有王叟者，亦好酒，相与友善，每夕共入市中饮，以为乐也。一日，叟谓相士曰："我鬼也，能知人死期，吾语子。"自此相者日盛，能定人生死，咸以为神仙。久之，王叟忽不乐，顾相士而泣，曰："某日将与君别去，欲借尊嫂腹为我寓也。"不解所言。未几，叟不见。是夜，相士妻腹中有声，绝似叟语。其言死生如故，而相益神，积金甚多。妻死后遂不知其所终。

董庶常

海宁董东亭庶常名潮，在京师偶步近郊，瞥见一苑，有美人弹琵琶甚哀，潜识其地。次日，与同人访之，惟古冢荒烟荆棘刺衣而已，为之骇然，未几卒。其同年友汤纬堂吊之云："红袖琵琶摧玉树，青山烟雨葬琼华。"盖纪实也。

诵大悲咒

长洲吴西桥业医，其父名元祐，字天自，年六旬余，甚康健。每晨起茹素，诵《大悲咒》十余遍，寒暑无间。偶感微疴，从昏瞀中见二鬼摄去，觉天黯惨如黄昏。至玄妙观东岳殿，仰见有一人正坐者，色甚和，问："汝平日作何事?"对曰："诵《大悲咒》。"旁一吏曰："心不尽诚，虽多不算。"逐之出。两足无力，天又阴雨，沿途唤肩舆。过其妹婿家，停舆直入，见其家方晚餐，不起延接。因诘问之，皆惊窜。吴怒而拍案，有煮虾一碟坠满地。乃出门，仍乘舆归。觉已身卧床上，大骇，急命子往询，妹家云："鬼啸案倾，不知何故也。"吴病痊后，改号曰补余。

春 杏

吴门沈某，其弟早卒，所聘某孝廉女，过门守贞有年矣。忽发狂疾，孝廉往问之，忽诃詈不识其父也。乃默祷于乩仙，判曰："汝女前生系湖州沈姓子，少年时私其婢春杏有孕，为沈子父母逐之，投缳死。后欲向沈子索命，而沈子又瘵没。今其魂尚来作祟，欲以捉沈子也。须延高僧，礼《大悲忏》三日，呼春杏名祭之，斯可矣。"如其言，狂疾乃瘳。

马公宋相

吾乡凡完愿酬神，俱有马公、宋相，别设下筵，必先祀之，匆匆送出，然后歌乐荐登上筵。实不知其为何神也。后见《土风录》，相传马公是苏州葑门人，名福，以卖菱为业。每晨担出阊门，过宋相公庙，必敬礼之。后与人争，角不胜，投水死。适宋相公神舟至，因收作帐前驱使。巫祝家信之，私相尊奉。或云马公、宋相俱是五通神部下伤官。汤文正公灭毁淫祀时，五通神俱用铁链锁押，加以手靠脚镣，如重犯者。先命县官拿下，其像长屹然不动。公正色大骂曰："汝还崛强耶!"遂亲自动手，五像俱倒，杖四十，投之石湖。惟马公、宋相两像终不能动。问是何神，庙祝诡以财神对，乃释之。至今乡人犹存其祀。

城 隍

《宾退录》极言城隍神之灵显，且各立名字，如汉之纪信、彭越、萧何、灌婴、张骞之类，不一而足。即《祀典》所云"凡御灾捍患，有功德于民，则祀之"之意也。据苏州府城隍而言，向闻神是汤文正公斌，继又改陈榕门先生宏谋，既又改巡抚吴公坛继，又改观察顾公光旭。今闻又改陈稽亭主政鹤矣。三四十年中，屡易其神，岂阴阳亦一体耶？

嘉庆元年十一月，余在两浙都转运使幕中。十五日夜，月食七分。二更余，俱已寝矣，忽闻人声沸天，急报城隍山上火起，通天皆红，延烧四五千家。所有杭州府仁和、钱塘两县，及布政司、粮道、学院衙门前一带民居，皆成白地。是夜有原任嘉兴府方公云亭在运司前一小楼作寓，见火光中有红灯数百，围护一宅，火至辄息。意此宅必是积善人家，当记之。及天明往看，乃城隍庙也。

钱桂芳者，通州秀才。为人慷慨正直，古之君子也。年四十余，忽与妻子泣别，将为陕西褒城县城隍，言："明日本州城隍神来拜会相约，或当去矣。"妻子大哭。桂芳曰："死生定数，哭之无益。"乃洒扫一室，供设香案，衣冠而待。次日，城隍神果来，仪从甚盛。妻子无所见也。桂芳哀求曰："我有七旬老母，可稍迟数年否?"城隍神首肯曰："当代为转详东岳神，其准不准，吾不能主也。"忽不见。越三年，其母卒。未几，桂芳亦死。其门弟子李西阑为余言。

惠山王婆墩对岸有汉纪信庙，里人谓之都城隍庙。

每年三月廿八日为城隍生日，是日歌乐喧天，游人无数。惟后楼三间，寂静无人，登之可以眺远。有男女两人，私约至此，将解亵衣，忽见金甲人叱之，投两人于楼外，适堕河中，一生一死。甚矣哉，神明之灵也！

长洲蒋时庵少马尊甫篁亭先生，生而聪颖，四岁入塾，祖佚圃公授以"忠臣孝子"四字，即记忆不忘。佚圃公知其为大器，且训之曰："汝高祖参议公，于明鼎革时，杜门养母，母丧，哭泣以致双瞽，此吾家之孝子也。汝高叔祖都督公，甲申之变，一门十五人殉节，此吾家之忠臣也。"篁亭八岁，即为二公作《忠孝传》，伯父光禄少卿紫峰先生奇之。十一入长庠，康熙辛卯、癸巳登乡会榜，官户部郎中，特简广东廉州府知府。时同邑吴容斋先生由工部员外出知江西吉安府。二公俱为名宦，有"吉安安民，廉州廉吏。世治官清，欢天喜地"之谣。及蒋公罢官归，两浙制府李敏达公荐督浙江海神庙工，仲子元泰随行。公一日清晨忽谓元泰曰："吾廿三四间当死。"人咸不信。廿三日果病，二十四日早，复呼元泰曰："我平生不言鬼神事，但奇兆有征，今夕当去。第我守廉郡，实有愧于朱仲卿之啬夫桐乡也。"公从叔瞿圃公亦在海宁，详询奇兆，公曰："参议公遗训二篇，忠孝两全，此时已证佛果矣。"余不言。至戌刻，端坐逝。未病前，家人梦中恍惚闻呼殿声，仪从甚盛，云是廉州来接新官者。此雍正九年事。乾隆中，公侄芝冈公名衡，官江西粮道。署藩臬篆，有藩署书吏邵某云，伊父向在粤东高廉道幕，屡至廉州城隍庙瞻拜，庙祝常言："神，苏州人，最重忠孝节义。有节妇，族人欲夺其产，将谋害之。节妇知其事，避于庙。族人寻踪至，甫入庙，突见皂役数人，持棍击其背，不胜痛苦，遂逃归。节妇自此安居无恙。"

扬州有倪瞎子者，孑然一身，寓旧城府城隍庙。起课，每日得数十文以此度日。有风雨无人来，则枵腹过夜。一日，有商家小伙发财，偶携妻妾入庙烧香，舆从甚盛。倪知之，窃于神前默祝曰："彼为下贱，荣耀如此；我本故家，饥寒如此。何天之无眼，神之不灵也。"是夕忽梦城隍神拘审，神曰："尔何以告状？彼命应享福，尔命应受苦，俱有定数，敢怨天尤人耶？殊冒昧，著发仪征县，杖责二十。"一惊而醒。其明年冬，倪有姊嫁仪征病死，往送之。至三更时，忽肚痛不可忍，遂开门欲出恭，适遇巡夜官，问之不答，遂褫其衣，责二十板。其甥闻之，立出辩明，已杖毕矣。神之灵显如此。

鬼　迷

杭州张仲雅先生名云璈，自言幼时随其尊人任安庆太守，年才七岁，有婢某者，尝伺之。一日婢闭门浴，忽不见。遍处寻觅，见地板隙似露衣襟，遂发开，婢已昏迷，久之始醒。自言："近日独坐房中，有好女子年可十七八，尝往来于窗外。每曝衣履，此女告以：'将雨，宜早收。'又言：'明日应有某夫人来，应办何事，可预为之。'无不验也。今日我方就浴，见此女来约，到其卧房。初至一小径，甚窄，遂侧身入。见所居甚华丽，正卧其榻也。"太守疑为鬼物所凭，遂将是室关锁。署中老吏云："数十年前，有某太守妾为夫人所妒，死于署。此其鬼耶？"然婢并无恙，今年七十余矣。

滕县遇鬼

苏州有盛云川、金藻庭者，为吴茂生店伙。进京贸易，共雇一车，过滕县，天忽瞧黑，不复辨路。见一大宅，拟投宿，谓其阍人曰："不意迷涂至此，欲求一席之地，但不知主人为何大官？"阍人曰："是都统徐大人之居。都统殁后，惟夫人在，须禀命乃可。"遂入白之。少顷，延客入，高堂峻屋，明烛盈前，已罗列杯盘，一公子出，冠服华盛，便与同宴，侍儿歌舞之妙，目所未睹。金局蹐不安。盛以贸易而有措大风，谓公子曰："尊大人官至极品，公子得恩荫否？"公子不答。盛又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俱澜翻否？乘此良宵相叙，且有此美酒佳肴，盍行一令，以见公子才学？"公子又不答。金视之，似有怒容，离席去。侍儿随之入内，一苍头出，谓二人曰："汝等触怒我公子，将罹祸。念汝等俱苏州人，与我有同乡谊，速随我行。"二人即呼车随之行。计走三里许，至茅舍，苍头推门入曰："汝等请进，吾有职司，不能奉陪。"二人秉烛四照，见斗室中止有一榻。揭帐视之，一人闭目而睡，寂然无声，须发皓然，身只尺许。正惊疑间，忽有狂风自帐中起，烛光遽灭。二人窜伏暗室，怖不敢喘，假寐于地。久之，东方既白，人屋俱亡，实卧于棘丛古冢间耳。狼狈而起，车夫亦如惛迷者。逢耕人，始得官道。又行数里，乃见滕文公问井田处。

神人呵护

苏城史家巷，当雍正、乾隆间，蒋、沈两家各有四第，蒋氏助教坦庵公在堂，父子会魁，兄弟馆阁；沈氏毅斋、砺斋、溶溪，三太史同时贵显。里人夜见两红灯往来，东西照耀，光彻通衢，凡二十余年。迨助教殁后，沈亦中落，自此红灯不复见矣。

瞽目见鬼

乾隆戊子岁，苏州沈尘缘学博霈卒于婺源任。其太翁兰谷明府正宰四川郫县，已七旬。家人隐其事，莫之告。及兰谷以双瞽告病归，一日忽谓家人曰："顷间吾目忽明，见霈儿袍服，对我叩首，殆已死耶？"家人乃以实告。

鬼皂隶

锡山北门外有众安土地庙。邻女年十七，颇有姿色。一日，女人庙烧香，见泥塑皂隶而笑之。是夕似有人来求欢，似梦非梦，鸡鸣而去。自是，无夕不来。女知其鬼也，乃告父母，问其貌，女曰："似类某庙中右边皂隶者。"遂授以计。候鬼来时，以灶墨涂其面，次早瞷之，果然。其父乃持挺击碎之，鬼不复至。余闻其事，笑曰："皂隶如此淫恶，为土地神者何在耶？"

彭半壶

彭半壶，江西人，忘其名，游幕蜀中。善敕勒术。未弱冠，已入泮食廪饩，有文名。既长，即弃举子业，在龙虎山学法三年。遨游天下，历幕显要，饮酒食肉如常人。彭不自言术，人亦不知其术也。有某宦者官蜀中，太夫人年老，常卧病见鬼物，一鬼以扇扇之，即背冷如冰；一鬼以火熨之，即身热如火，百医不效。彭适在座，闻其事曰："此病既有鬼，吾能治之。"某甚喜。至晚，于箧中取木剑一，小羊角筲二，披青布道袍。盥漱毕，焚香朝北，据案而坐，执笔书符，甫一点，疾呼天君名。焚符后，取羊角小筲，三掷三立，观者惊骇。彭在外方召将，而太夫人已亲见鬼物被神擒去矣。旋闻庭中如数千鸭足声逃避后园，彭一路追逐，至后园，默运片时，曰："吾已放火箭三枝，恐鬼物复来也。"次日，见后园枯桑树上有三焦眼，高低不差累黍。太夫人病自此愈。后半壶忽道装，芒鞋竹杖，辞别故人，曰："从此入山，不复与诸君相聚矣。"问何往，笑不答。或留与饮，仍茹荤酒，不知所终。

鬼　婚

有洞庭渔人蒋姓者，其妻死，所遗一子，年四五龄，无人照应。时适有渔船吴氏新丧其夫，生女亦四五龄。于是媒人为之说合，竟再醮于蒋姓。蒋婚未一月，病甚，忽见吴氏故夫鬼来，索命甚急，且大哭曰："吾与汝无仇，何得占我妻又占我女，决不汝贷也。"盖两家子女长成，又欲为婚姻，已有成说矣。蒋大惧，乃答鬼曰："吾故妻某氏，与君妻年相若，亦与君为妻可乎？"鬼大喜，跳跃而去。乃写婚书一纸，与楮镪同焚之。不数日而愈，以后寂然。按张华《博物志》、任昉《述异记》，俱载有鬼神婚嫁之事，即近代五胜郎君，又其最可异者也。

净　眼

扬州罗两峰自言净眼能见鬼物，不独夜间，每日惟午时绝迹，余时皆有鬼。或隐跃于街市之中，或杂处于丛人之内，千态万状，不可枚举。画有《鬼趣图》卷，中朝士大夫皆有题咏，真奇笔也。乾隆壬子岁，余游京师，晤两峰，辄喜听其说鬼。言在玉河桥翰林院衙门旁，见金甲神二，长丈余。焦山松寥阁前见一鬼，长三四丈，遍身绿色，眼中出血，口中吐火。或曰，此江魈也。一日，有友人留夜宴，推窗出溺，一鬼仓卒难避，影随溺穿，状殊可怜。又松江胡中丞宝瑔，亦净眼。尝清晨见属员，有两鬼在前，横坐于窗槛，中丞呼止之，以告此员。闻者莫不惊骇，而中丞怡笑自若。

吴蔗芗名鸣捷，安徽歙县人，嘉庆辛酉科进士，出为陕西咸阳令。能白日见鬼，每日所见者以数万计，似鬼多于人。一日，见有两鬼争道，适一醉汉踉跄而来，一鬼避不及，身为粉碎，一鬼拍手大笑。顷之，又有一人来碰，笑者碎裂如前，碎鬼亦拍手大笑。看此两鬼，情状最妙。蔗芗亲自言之。

关圣显灵

嘉庆元年，白莲教匪据楚北之当阳，我军急攻，其利用炮。总督毕公正檄军中立时督铸，有一人诣营门言："荆州右卫署后废地中有之，虽立时鼓铸所不及也。"其人忽不见。如言掘之，果得大炮十三位，"过山鸟"二十七，小炮九位，大小铁弹子无数。咸以为关圣显灵云。

鬼差救人

苏州王府基，相传为明初张士诚故宫，今桥道废址犹在。有旱河一条，天雨积水，天晴则涸。一夕，有醉人从此经过，被鬼迷惑下水，水甚浅，不得死。忽见持灯者从南来，大声曰："尔被鬼迷耶？随吾灯走。"醉人随之，但见灯上有"长洲县正堂"五字，意此人是衙门中人也。行至玄妙观前宫巷，见持灯者从一家门隙中隐然而入。时醉人方醒，叩之，门闭甚固。少顷，有人开门，哭曰："吾儿死矣。"乃知持灯者为鬼差耳。

鬼烧天

余寓居钓渚者十二年，钓渚之水，东接华荡，西连家菱、宛山诸荡。水中芦荻甚多，每于春初黑夜，西风飒然，见水滩上灯光闪烁，须臾数千百灯，又并为一灯，天为之红。土人见之者，号曰"鬼烧天"。闻之故老云，顺治间，天下初定，此地贼盗甚多。羊尖有席宗玉者，练乡兵拒之，焚烧盗艘数千只于家菱、白米诸荡，民赖以安。此灯之异，或尚有阴魂未散耶？

阵亡鬼

乾隆五十三年，台湾既平，所有杭州、京口、江南各处驻防兵丁出师阵亡者，例将辫发解回原籍，照例抚恤。其解官是闽县五虎门巡检韩兴祖也，行至同安投宿，适客店窄小，巡检官另住一店。其夜便有无数鬼物作闹，有一解差胆甚壮，大呼曰："吾奉宪牌，解汝等还家，因何吵闹耶？"有一鬼答曰："韩老爷不在此，吾等便说说话何妨！"次日，韩知之，不论水陆，总在一处住宿，安静之至。先是，军需局设在厦门之天后宫，前临大海，每至深更，听海中鬼哭，似有百万军鼓之声，夜夜如此。撤兵后遂寂然。

大娘娘

余侄媳杨氏，于归后生一子一女，忽发狂，登墙上屋如履平地。一夕，作吴兴口音云："大娘娘，我寻你三十年，乃在此地耶！"婢妪骇之，因问："尊神从何处来？有冤孽否？"答曰："我本某家妾，主人死，我方怀孕。而大娘娘必欲以内侄为后，及分娩，是男也，大娘佯喜。不意于三朝洗浴时，竟将绣花针插入小儿脐中，啼哭死，我亦自经。已告之城隍神，不日来捉汝矣。"言讫，乃大笑。不数日，狂益甚，伏地号呼，若用刑者然，未几

死。论者云："如此案情，极应早报，乃隔三十余年耶！"于以知冥司亦废弛公事也。

唤鸳鸯

锡山有司马问渠者，喜吟咏，馆苏城华阳桥顾氏最久。死后降乩，适顾氏有人在乩前，问家中休咎，乩云："兄弟暌违同燕雁，君臣遇合唤鸳鸯。"不解其语。是年，顾氏侍萱名翔云者，北闱中式，首题"君君臣臣"四字。从弟秋湄得信即遣婢至侍萱夫人处报喜，婢名鸳鸯，斯已奇矣。后侍萱兄春甫常客河南，不得聚首，如燕雁之代飞，更奇。

嫖 鬼

福建南台闽安口多妓船。妓名"珠娘"，又名"踝蹄婆"，以其赤脚不裹足也。每与嫖客宴饮，正嬉笑间，忽有一妓欠伸者，便神色如迷，不省人事。即入卧榻，自解亵衣，若有人来淫之者。客知之，必远避。移时而醒，问其故，曰："此水魈弄人也。"或曰是善嫖之鬼也。

无常鬼

乌程江某，以翰林改官，任直隶青县知县。适发赈，从中节省得七八万金，恐上官督过之，乃告病归。初至家，即见一巨鬼，长数丈，青面高鼻红眼，著白衣，手持铁枪，若欲杀之者。江大惧，急呼家人，忽不见。既而有谣言抄其家，江愈恐，遂将所有尽埋之，人无知者。未几，忽中风疾，不能言语，两手足皆跔，终日卧榻上，如醉如痴而已。自此室中鬼日益多，厥状狰狞，五色俱备，作闹无虚日。江既死，家中亦颠倒，只剩一孙。由是迁居，屋售他姓。呜呼，财之作祟固如是邪！

还我胡须

虞山归氏有小婢名金杏者，随主母往祖师庙上长幡，见前殿有塑像，须甚长，金杏戏挽其须，随手脱去。归而病，忽发狂作呓语云"还我胡须"，不绝于口，莫解其言。适舆夫来，知其事，主母许以重装，病乃愈。

鬼说话

齐梅麓先生名彦槐，中嘉庆十四年进士，以翰林改官，出宰吾邑。自言少时同两三友人游后园看梅花，有表叔某者没数年矣，忽于梅树下见之。遂执手痛哭，谈论家事，移时而去。同游者绝不知也。时日将暮，友人相呼欲返，遍寻不见。乃点灯招之，先生从梅树下应声而出，并无他异。不一年，其表叔家事大变。盖冥中亦逆料之也。

买 乳

渎川有周某，五十无子，因娶妾。越数年，始得男，喜甚。惟妾体弱，竟乏乳，因雇乳妪哺之。一日，妾忽作呓语云："我在冥司费多少钱买一孙，汝产薄，乃不自乳，而雇他人耶！"某审知其为故父语也，因以妾乏乳对。复言曰："此易事，我仍向冥中买乳来，明日可速遣乳妪去。"且命多焚楮镪。次日妾醒，两乳涌出，遂自乳之，遣妪去。

神洲庙

虞山有神洲庙，不知始于何时。其神为女像，端严美丽，凡妇人求子者，辄祷焉。嘉庆己卯岁，有诸生钱云骧者，偕二友人读书其中。钱素狂，适夏月暑甚，谋移神像，而置卧榻于殿上，一友颔之，一友止之。闻于庙僧，僧亦曰："神最灵，不可也。"钱笑曰："吾视神美，若果灵，当现形与我同宿。"遂上殿抱之出，而移其榻，是夕钱骤病。家人知之，迎以归，病益剧，不数日遂死。其一友颔之者，亦染外症几半年，而止之者则无恙也。

逆子冥殛

吴门沈某居葑溪，家本小康，其叔拥厚赀无子，死，遂立某为嗣。某素无赖，不善事嗣母，又日事嫖赌不顾家。及母卒，草草殡殓，停棺不葬者至十余年，并岁时祭祀亦忘之矣。一夕鬼啸，某秉烛出，忽见其叔父母以挺击之，某大呼逃避，复来击，立时死。家赀荡然。

吾邑诸生有郑宗臣者，生一子，年才十五六，习为不善，宗臣恶之。子亦苦父之拘束也，乃取墨匣为小棺，捏泥像置棺中，题曰："清故邑庠生郑宗臣之柩"，埋于庭前。其仆见而谏之，不听。埋甫毕，两足忽腾踊，痛哭不已。一弹指间，气遂绝。天之诛逆，未有若是之速者也。

讨债鬼

常州某学究者，以蒙馆为生。有子才三岁，妇忽死，家无他人，乃携其子于馆舍中哺之。至四五岁，即教以识字读书。年十五六，四书、五经俱熟，亦可为蒙师矣。每年父子馆谷合四、五十金，稍有蓄积，乃为子联姻。正欲行聘，忽大病垂死，乃呼其父之名。父骇然曰："某在斯，汝欲何为？"病者曰："尔前生与我合伙，负我二百余金。某事除若干，某事除若干，今尚应找五千三百文。急急还我，我即去矣！"言讫而死。余每见人家有将祖父之业嫖赌吃著不数年而荡然者，岂亦讨债鬼耶？

鬼物凭临

大凡人之生死，或有恩德，或由冤孽，皆有鬼物凭临其间，不凭临，不死也。如水火、刀绳、斗殴、跌扑以及虎伤、蛇噬、堕马、坍墙之类，虽是定数，亦由其人之冤孽使然，人不能主也。扬州钞关对河有何姓者，开豆腐店，颇积资财，年二十五六，忽丧其偶。有邻妇新寡，年相若，遂与通，约为夫妇，妇将所蓄五、六百金尽以畀何。未几，何听媒妁言，别娶他姓女，妇闻之，忧郁成疾，然不敢告人也。及病将死，始呻吟语其所亲曰："吾昨控城隍神，与何质讯，彼已定腰斩矣。"言讫而绝。是年冬，江南北苦寒，风雪时作，黄、淮俱冻，不解者至二十余日。何偶欲入城，过渡失脚落水，适有寻丈大冰随流而下，触其腰，斩为两截。观者如云，莫不骇异。嘉

庆十四年事也。又二十三年四月，苏州承天寺前有老妪，年五十许，忽思游虎丘，日日自念曰："吾能一到虎丘，死无恨矣。"其夫笑曰："虎丘不在天上，行即至耳。"遂命一童随之出阊门，未逾时，已到千人石上。仰见楼阁巍峨，喜形于色。遂拾级登五十三，参至天王殿下，痴立不动。忽闻梁上訇然一声，殿倾矣，此妪压为齑粉，而童子无恙也。观此二事，岂非有鬼物凭临者耶？

王大王二

江阴有殷某者，中乾隆癸丑进士，官湖南同知。嘉庆初年，教匪滋事，殷同在军营佐理。有兵卒王大、王二者，为教匪所扳害，殷未分曲直，竟杀之，以为功。后丁艰，服阕补顺天府。治中忽发痰疾，尝持刀欲杀。王大、王二日日作闹，家人辈恐伤人，以锡刀换去铁者。殷忽将窗棂乱斫，皆为之断。卒狂死。

三　善

吴门顾杏川太史元恺，于嘉庆十八年秋从金陵乡试归，过京口，偶感冒，寒热大作。忽作呓语，云有北固山神偕镇江府城隍、丹徒县城隍俱来迎，且贺曰："君今科必魁榜，君祖父有三善，上帝皆纪录之矣。"顾不信，遂同往文昌宫查访云云。及归家，病旋愈，是科果中式。

祭品用热

邵北崖《桃渚随笔》载：松江某氏请乩仙，有近邻陆成衣亦降乩曰："我为某家土地，受其香火甚安，但祭品皆生冷不可飨。乞寄言某家，为我具热者。"如其言以告邻某。越数日，乩复降曰："前日我一言，累其家多费，幸为我再告之，以后祀我，不拘荤素，但求热者可也。"大凡祭祀之品需用热者，余亦尝持此论。考古之鼎彝，皆有盖，俱祭器也。其法，先将牺牲粢盛贮其中，而以盖覆之，取火熬热，上祭时始揭盖，若今之暖锅然。所谓"歆此馨香"也。若祭品各色俱冷，安谓之"馨香"耶？余家凡冬日祭祀，必用暖锅，即古鼎彝之意。以此法用之扫墓，尤宜。敢告世人共知之，此理之易明者。

两　指

太仓王氏一楼素有鬼，人不敢居。诸生陆某馆于其家，独不信，竟移榻中。夜见二鬼，徙倚渐近，一鬼曰："楼有贵人。"一鬼曰："什么贵人！"伸其两指曰："不过此耳。"陆心喜，以为必登两榜。及年六十余，以岁贡乡试中副榜，盖两贡生云。

倒划船

虞山风俗，以三月二十日兴龙舟。余见有划船老爷者，一敞口船载一木像，以艄倒行，纱帽袍笏，鬑鬑有须。邑中无赖子弟，以仪仗拥护，奉若神明，旌旗满船，杂以鼓吹。其船有南划船、北划船之目，南划船相传是前明钱御史绣峰家园中采莲船也，不知何人取以出城，奉张睢阳手下将官南霁云像以实之，故牌额上称"南府"。后北城无赖羡慕之，亦照样打一船，称曰"北府"。俚鄙可笑，一至于此。然其所谓"南府""北府"者，皆无庙祀，借民房为居，言神爱其家，居住其家，必发大财。每家居一月，亦有居十日者，又迁别家。轮流旋转，香烛盈庭，宛如祠庙，谓之"落社"。虽邑中士大夫亦不以为怪也。龙舟一出，两船随之，民船皆让，男女老少，虽坐舟中，咸起立，屏息无哗，极其诚敬。道光五年，萍乡刘君元龄字房伯(即金门侍郎子)，来署昭文县事，以其在圣宫前"落社"，竟敢乘轿放炮，以为大不敬。遂烧其船，碎其像，一方称快焉。

陈三姑娘

青浦金泽镇有淫祠曰陈三姑娘者，有塑像附东岳行宫。每年逢三月廿八、九月初九，远近数百里内，男女杂遝，络绎而至者，以数万计。灯花香烛，昼夜不绝。乡中妇女，皆装束陪侍女神，以祈福祐。或有疾病者，巫辄言触犯三姑，必须虔祷。于是愚夫愚妇亟具三牲，到庙求免。庙僧拒门不纳，索费无已。亦看其家之贫富，富者至少三十番，然后延入，以为利薮。地方上有庠生杨姓者，为庙中护法，与僧朋比剖分。相传祷祝时，必捡择美少年入庙哀求，尤为响应，真可笑也。三姑娘者，云是吴江之芦墟人，居三白荡边。年十六七，美丽自命，有"桑间""濮上"之行。其父觉之，遂沉诸湖，后为祟，由来已久。道光六年十一月，余友徐君既若为青浦少府。先有孝廉倪皋者，禀于臬宪，奉文禁止。又有徐某与杨姓争利，互控松江府，历年未审。既若抵任后，闻此言之凿凿，乃奋然亲往庙中，果有其事。遂锁拿三姑娘下船，其像盛妆纤足，体态宛然。观者数千人，咸以为不可亵渎神明，叩求宽免，恐触祸也。乃载归，置县堂下，纵火焚之，其讼遂结。民之愚惑如此。其后，闻东岳庙左近，有乡妇半夜忽然呓语，自言为三姑神，欲求一舟，送其渡河远徙。其夫少迟，则三姑神大哭曰："天既明，恐不及矣，此亦气数也。"言讫寂然。即徐少府锁拿之日也。

王老相公桑三姐

又常熟乡民每有疾病，辄祷王老相公及桑三姐。相传老相公者，系本地人，一生好酒，乘醉投河，一灵未泯，因而为祟。祷者先备肴馔醇酒，置病人榻前，使两乡愚作陪。酒三行，渐移席出门外，且至近水河滨。预雇一舟，又移席置舟上，即解缆，摇到大河空阔处。陪者忽诡相怒，大骂攘臂，遂将席上所有余酒残肴，尽弃河中，以为送老相公去矣。桑三姐者，亦本地人，生时颇美，偶与和尚一笑，彼此直出无心。其父疑之，遂将三姐捆束，投诸水中。和尚闻有此事，亦投河以明心迹。一灵未泯，亦为祟。乡间至刻画像，俗称为"佛马"是也。病者亦祷之。此三事相类，皆狄梁公之所谓淫祠当禁也。

人而鬼

有佣工李姓者，自言在嘉定东乡为人挑棉花入市，

其时有四更余，霜风飒然。闻荒冢中隐隐哭声，迤逦渐近，见一女鬼，红衣白裙，披发垢面。李挺立不惧，遂将所挑之杖殴之，鬼随堕地号呼，视之，则人也。盖惯以此法夺人财物者。李骂曰："汝欲吓人耶？吾破汝法矣。"呜呼，人而鬼，独是人也哉！

丛话十六　精怪

鼠食仙草

吾乡九里桥华氏家有楼，扃钥已久。除夕之夜，忽闻楼上有鼓吹声，异之，家人于墙隙中偷窥，有小人数百，长不盈尺，若嫁娶状，傧礼前导，奁具俱备。旁有观者曰："明日嘉礼，当更盛也。"主人颇不信。至次日夜，乃亲视之，听鼓吹复作，花光镫彩，照耀满楼。有数十人拥一鸾舆，而新人在舆中哭，作呜呜声。后有老人坐兜轿，掩涕而送之。女从如云，俱出壁间去，主人大骇。自是每夜于隙间探之。不半月，闻呱呱声，生子矣。又数日，所生子就塾矣。其师纤长乌喙，白须飘然。向坐兜轿老人，手携童子出拜，师授以《中庸章句》，历历如人间。里中有闻之者，疑信参半。一日有道人过其门，曰："君家有妖气，当为驱除之，但须以牺牲谷食酬神，始能去也。"主人强诺之。道人仗剑作法，嘘气成烟，旋绕空际，即有金甲朱冠者现前，领道人指示梁柱而退。少顷，空中掷小人数十，道人飞剑叱之，须臾皆死。盛以竹筐，几盈石许。道人曰："我远来不敢言劳，惟惊扰诸神，酬之宜速也。"言讫而去。主人自念曰："除妖，正也；因妖而索食，是亦妖也。"遂不酬神。忽闻梁间疾呼曰："汝辈强项若此，吾为施神术而求一饱不可得，吾曹日繁，将奈我何？"乃知所谓道人者，即掩涕送女之老人；金甲神者，亦即乌喙白须之蒙师也；而竹筐所盛之小人一石许，亦无有矣。因此，穿堂穴壁，啮橐衔秽，箱无完衣，遗矢淋漓，作闹无虚日。主人不得已，急往江西诉张真人，真人祷之坛，乃曰："此群鼠误食仙草，变幻为祟也。"乃书符数纸。主人归，悬诸楼上，复以小符，用桃木针针其穴，遂寂然。越数日，秽气大作，启楼视之，见腐鼠千余头，中有二白毛长尺许者，似即向之作法者也。此前明万历末年事。按今邑中风俗，岁朝之夜，皆早卧不上灯，诳小儿曰"听老鼠做亲"，即以此也。

张氏怪

吾邑有诸生张熙伯，喜谈术数，多读志怪之书。忽闻梁间有呼相公者，始闻其声，继见其形，形无常，或作伟丈夫，或作十一二岁童子，或作女鬟，举家见之。一日，熙伯子晨起读书，怪挟书亦争诵，貌如一，熙伯莫能辨。子衣肩有绽处，验之亦同。无何，怪笑檐隙间，熙伯子仰窥其巢，几榻悉具，怪仅长寸许，踞几朗诵，乃金正希稿也。适客至，熙伯方咨嗟无以为馔，怪云："吾当为相公致之。"旋有酒一壶、佳肴四五品堕于桌上，宾主啖之极欢。熙伯故贫士，无钱籴米，忽有钱数百置案头。怪亦谈人祸福，无不中者。有客来熙伯家，作歇后语云："君家索隐行尚在耶？"怪应声云："子不语固在也。"如是者年余。适张真人过邑境，邑令吴澹元为言于真人。真人遣法官至，怪寂然，法官出，旋又至。熙伯浼令公再恳真人，曰："怪自外来者易去，自心发者难除，然吾终当有以治之。可移檄城隍，怪当自去。"比暮，怪言于熙伯曰："吾即去，但须迟我三日。"即收拾筐箱器皿衣履什物，至于醯盐食具，莫不捆载而去。越数日，复还，曰："大江以北，烽烟甚炽，吾未有备，将鸠工而饬材焉。惟重惊动相公起居，有足愧耳。"即召函人、矢人，造作干戈器械，锻炼刮磨，铮铮有声，数日而毕。乃集数百人，甲胄而驰，耀武庭中。庭不甚广，而纵横驰骤，五花八门，宛如教场演习兵弁也，一呼拥而去。此明季事。

朱方旦

湖广人朱方旦，鳏居好道。偶于收旧店买得铜佛一尊，衣冠如内官状，朱虔奉之，朝夕礼拜者三年。忽有一道人化缘，其形宛如佛像，朱心异之，延之坐，因问："此佛何名？"道人曰："此斗姥宫尊者。"谈论投机，道人问朱曾娶否，曰："未也。"道人曰："某有一女，年已及笄，愿与君结丝萝，可乎？"朱大喜，请同行。俄至一处，门庭清雅，竹石潇洒，迥非凡境。少顷，有女出见，芳姿艳雅，奕奕动人。道人曰："老夫将倚以终身，君无辞焉。"朱曰："诺。"遂涓吉合卺，伉俪情笃。日用薪水，不求而自不乏。居无何，女曰："此间荒野，不足栖迟。闻京师为天下大都会，与君居之，始可稍伸骥足。"道人力阻不从，叹曰："此数也。"遂别而行。朱与女既入都，赁居大厦，广收生徒，传法修道，出其门者以千百计。时京师久旱，天师祈雨无有效也。女怂朱出，教以法咒，暗中助力。朱甫登坛，而黑云起于东南，须臾，甘霖大沛。有司上闻，圣祖因召见，赏赐甚厚，俨然与天师抗衡。天师不得已，心妒之，乃佯与之亲昵，以探其为何如人，而女不知也。如是者一年，女忽谓朱曰："妾有一衣，恳天师用印，谅无不允。"朱如命，遂求之。天师心疑，与法官商，此衣必有他故，不可骤印，姑以火炙之，竟化一狐皮。女已早知，遂向朱大哭曰："妾与君缘尽矣！妾非人，乃狐也。将衣求印，原冀升天，讵意被其一火，原形已露，骨肉仅存，死期将至，即君亦祸不旋踵矣！"彼此大恸，遂不见。其日天师已奏进，下旨将朱方旦正法。先是云间王侍御鸿绪劾朱妖言惑众，至是上嘉之，擢官至大司寇。

石　妖

华子旦者，吾邑人，居严家池北。暑月，每偕友乘凉于学宫前石阑上。一夕，月色甚明，黄昏人静，欲吃烟，思觅火不得，独步入学宫，见小门半启，有女郎露半身，绝色也，见华凝眄，与之火，良久掩扉入。华心荡，归卧书馆，思之不置，忽闻叩门声，启视之，即所见女郎

也。自言是学官家人女，见君留情，故脱身至此，幸无漏泄。华喜甚，遂同枕席，缱绻甚笃，至天明而去。自是无夕不至，家人或窥见之，亲友亦知其事者，咸谓学官家人并无此女，恐为妖所魅。华以诘女，女曰："吾实仙也，与子有缘，幸勿疑。"尝偕华诣其所居，幽房曲径，夐异人间。又挟华遍游天下诸名胜，悉记其联额，笔之书。然华体日羸困不能支，心亦疑为妖，而远之无计。一友教以银朱涂其额，如其言，女不觉也。试踪迹于学宫，见碑趺石龟首有朱焉，乃具呈于官。集众碎其首，中有小圆石，坚如铁，斧不能伤，火不能焚也，乃举而投诸湖，绝迹者旬余。一夕，女复至，衣袂皆湿，曰："吾固无恙，但来路稍远，今住此不复返矣。"自是常居其家，日中亦不避，女工精绝，华妻怒甚，及见之，反转怒为喜，不知其所以然。至明年春二月，惠山神诞，赛会甚盛，且闻张真人将过境，华匍匐行至南郭，惫甚，憩驿前石上。见一道人，丰神特异，谓华曰："子访真人，无为也。"华曰："子能治妖乎？"道人曰："易耳。"华遂跪求，道人出二符，曰："一粘于房门，一粘于卧榻。吾今有事，期中秋为子除之。"华曰："吾惫甚，不能归，奈何？"道人偕至道旁酒肆中，取酒一杯，书符其中，令华饮之。华故能饮，持杯觉重甚，饮不能尽。道人取杯尽之，曰："子缘浅，可惜也！"道人径去。而华觉足有力，归如诫粘符。女至门，不能入，越窗而进，至卧榻，不能上，惟抱床足痛哭而已，历数往日恩情曰："奈何遽绝我？"华寂不为动。自后，女虽居其家，不能近矣。至中秋夕，华方夜饮，耳中忽闻呼华子旦名，知道人至，寻声至后园，见道人背剑系胡芦立月下，出一符，令华偕其妻缚妖出，妖曰："吾至此，复何言！但祈置我于暗处。"乃出，掷于墙边。见道人仗剑指妖，有气一条如白练，绕剑而上，插于胡芦中，遂不见。后张真人过锡山，索其符观之，曰："此吕祖亲笔篆也。"后子旦年至八十余而殁。康熙初年事。（忆余于嘉庆二十年秋，偶拜无锡校官郭晴川先生，于明伦堂后见一美婢，年可十六七，手抱婴孩，举止闲雅，衣妆亦华丽绝俗，意谓是门斗之女。余时正欲买妾，使人访之，佥云并无其人，异哉！或此怪尚在学舍中耶？）

小三娘

湖广麻阳县方寿山中有女妖，白昼现形空中，闻语自称小三娘。为民厉，民惧，多迁徙避之。县令设醮驱之，不去。时苏州蒋敬夫名焘，官辰州知府，手草檄文，率役数十人，操一豚蹄、一盂酒，亲履其地，询妖所在。土人曰："山阴有一洞，时闻异声，窥者辄暴死，人莫敢近。"蒋曰："居官不避难，遇难而死，无所悔也。况吾为天子吏，为忠臣孝子之裔，虽有妖，足以制之。"吏胥相顾惊愕，绅士再三劝阻。蒋曰："诸君岂不知韩昌黎之驱鳄鱼乎？诸君视吾为何如人，而虞吾不能步昌黎后尘乎？"即至其处，吏胥勉强相从。洞口极狭，投以豚酒，焚檄咒之。俄顷，洞中黑风旋起，草木皆鸣。蒋曰："妖能作祟，现形我前，我坐此待之。"良久无所见，率众归。路旁见绣鞋一双，皆曰："是矣，妖所履也。"蒋曰："妖已遁，民可无恐矣。"此康熙六十一年事。

石 虎

蒋光禄公茔在娄门外坝基桥，康熙四十年间，有坟之邻近一养媳，买面过蒋坟，稍伫立，倏失去，觅之不得。归而告其姑，姑怒疑其诳也，骂之。养媳哭泣至蒋坟，向天拜祷，回视两旁石兽，有石虎口吐面一缕，因拉姑观之，怒始息。是夕有人见茔前神灯照耀，逾时灭。明日视之，虎已缺其口，后不复怪矣。

寄橐致富

吴门有某行贾亏本，抑郁无寥。一日，有老翁来寄橐，甚重。一去年余，并无踪迹。因发之，尽黄白物也。暂取运用，致赀巨万。越数年，翁忽至，询知其故，故数还之。翁笑曰："我欲此物何为？我实仙也。汝命应富，但须祀我一室，每晨以火酒一杯、鸡子十枚供我座前便足矣。"如其言，如此者数十年。后其子孙不甚信，祀奉稍怠，遂屡患火灾，不十年而大败。

龟 祟

嘉定外冈镇钱又任，途遇人携一小龟，背穹窿如塔，诧而市之，畜诸瓮中，或取置之地。龟亦时行时止，不背人，亦不行他处。邻人吴鼎之妻，颇有姿色，尝坐檐下绩，以口擘麻，乱者即吐弃之，龟时至，食其吐余。未匝月，吴妻忽见一客，衣黑衣，轩然而来，方趋避间，客突入抱，吴妻宛如梦寐，遂为淫亵。自是无夜不来，妇日就尪瘠。诘其由，乃知龟之为祟也。遂杀龟，妇忽大呼曰："是不可饶也！"气顿绝矣。无何而鼎亦亡。

蛇 妻

湖州归安县菱湖镇某姓者，以卖碗为业，纳一妻甚美，而持家勤俭，异于常人。一日谓其夫曰："我见子作此生涯，饥寒如旧，非计也，子如信吾言，自有利益。"其夫听之，遂弃旧业，买卖负贩，一如妻言，不及十年，遂至大富。生二子，俱聪慧，延师上学。惟每年端午辄病，而拒人入房，其夫不觉也。长子方九岁，偶至母所，见大青蛇蟠结于床，遂惊叫反走，回视则母也。因告于师，师故村学究，以祸福之说耸动其夫。妻已知之，遂谩骂曰："吾家家事何与先生！"是夕忽不见。乾隆初年事。

妖 人

吴门有素封某，以赀为郎，人亦恂恂儒雅，居城东隅。于井中见黑气，召巫视之，曰："此冤孽也，须令道士牒往酆都。"如其言，而黑气灭。后三年，气又从井中出，缭绕屋宇。巫曰："孽已深，须再牒。"又从之而灭。复三年，气再见，巫曰："孽不可逭矣，须以某道士来收治之。"某道士者，善符水，精敕勒术，重币延请始至，云："法事须百金，三日可灭，但需先付其半。"从之。第

一夕，道士诵咒持灯，黑影绕灯旁。第二夕，黑影入灯内。道士云："明日须付清百金，妖始灭。"不从，仅付二十金，曰："且俟妖灭始清付。"道士怒，碎灯而去。但见黑影满帐，鬼声啾啾，而病者卒矣。或曰道士善隐形术，能召鬼，妖皆由道士所遣也。闻此道士每夜宿，必独居一室，有凿壁窥之者，见有两女子侍寝，想能摄生魂与之狎，真妖人也。

黄相公

余旧居金匮泰伯乡之西庄桥，东北半里许有村名新宅者，邹氏世居。其旁舍有倪姓为木匠，娶一妻，颇有姿，一日忽微笑曰："黄相公来了。"遂入卧房。自此，每一月辄来五六次，其夫无如何也。有一夕，其夫忽见有白面书生从内出，急将大斧刃之，人随堕地。视之，一大黄鼠也。自后寂然。

蜒蚰精

阊门叶广翁精于昆曲，有《纳书楹曲谱》行世。其族子某，年少能文，颇好挟邪。一日独坐书室中，有女来奔，头挽双髻，曰西邻某家女也。遂与同寝，肤柔滑如凝脂，生窃自喜。惟此女每来，茵褥上必有白光一团如泥银者，莫解其故。越数月，生得疾以瘵死。或谓此蜒蚰精也。

桃　妖

嘉定外冈镇徐朝元家，旧有桃花一株，其妹方笄，甚美，常曝衵衣于树上。一日，忽见美男子立于旁调笑者，久之遂通衽席，女益娇艳，而神气恍惚。家人密觇之，疑桃为妖，锯之，血迹淋漓，妖遂灭，而女亦寻毙。

狐老先生

山东兖州府城楼上，相传有狐仙。好事者欲见之，必先书一札焚化，并小备肴馔，至期而待，夜半必至，称之曰狐老先生。其人著布衣冠，言貌动作，绝似村学究。问其年，曰："三百岁矣。"于天地古今一切语言文字，无所不晓，独未来之事不言。人有见者，因诘之曰："贵族甚伙，传闻异词，每见有以淫秽害人者，何耶？"先生叹曰："是何言欤！世间有君子小人之分，吾族亦然。其所以淫秽害人者，不过如人间娼妓之流，以诱人财帛作谋生计耳，安得谓之人乎？"又诘之曰："然则君子所作何事？"曰："一修身，二拜月，如是而已。"闻者为之耸然。

天　狗

苏州宋文恪公墓在沙河口，乾隆中，有坟旁老妪陆姓，月下见一物如狗者从空而下，跃水中攫鱼食之，如是者旬余，不解其故。一日，守墓者遥见华表上少一天狗，过数日天狗如旧，或疑此物为怪，击碎之。

男女二怪

胶山乡上舍里之东南，地名熯焦洞，有村民夫妇俱年少，妇微有姿色。乾隆戊午三月，妇偶于门首伫立，见一美男子俊服丽容过其居，彼此流盼。至夜，适夫他出，月甚明，忽有人排闼入，即日间所见之美男子也，拥妇同寝，极欢。自是，每夜必至，夫不之觉也。未几，其夫亦见一女子至其门，美甚，疑近村无此女。迨夜将掩扉，而女在室矣。即与之登榻，而妻亦不知。厥后，夫妇男女四人共卧，彼此各有所私，似若无见闻者。然夫妇日渐羸瘦，心知为怪，而莫由穷其源。里中父老闻之，乃言村南数百步有古墓，墓有老獾，或日久为妖耳。探之，墓果有大穴，集众掘之，迫以火，继灌以石灰水，讫无所见，而怪终不去。有道士叶某，习驱妖术，乃延之，设醮三日，遂不复至。

有声如牛

先君十余岁时，常侍先祖母顾太孺人寝于贻燕堂之北厢。一夕，闻堂中有声如牛，猛厉欲绝。急召家人持灯烛之，一无所见，惟半窗残月而已。其明年春，先祖绍美公忽发痰疾，越五年而终。不识何怪。

管库狐仙

乾隆丙午四月，杭州钱塘门外有狐仙作二女形，借寓人家，言语似北直隶人。其长者年貌不过十七八，少者垂髫，仅十一二，惟十余岁童子能见之。每日索清水一盂，茶二盏，置几上。日午后，倩童子借书看，手不释卷，看毕即令童子还之。有人以《金瓶梅》与看者，女略一翻阅，微笑曰："此宣淫之书，不足观。"即掷地下。有老诸生王姓者，博学善考据，携一童子，欲谒之，女适他往，王怅然返。及出门，童子随指空云："女回矣！"于是复入，女指座云："先生请坐。"王望空而言曰："吾闻汝等有三十六种，汝何产也？"女曰："西山派。"王曰："然则汝何不居燕、赵之间？"女曰："自乾隆二十七年二月圣驾南巡，吾等护跸而来。"王曰："何不护跸而返？"女曰："上帝使吾等看守藩库。"王曰："既如此，不居藩库何也？"女曰："本居藩库，今已满期，将欲归故乡耳。"王又曰："闻汝喜于看书，所看何书？"女笑曰："老书呆，凡世上所有之书皆可观也。"王曰："何书最妙？"女曰："《易经》。"王曰："自汉至今，注《易》者不一其人，如汉之施、孟、梁邱、京氏、费氏、焦氏，全注汝能尽见之乎？且何者为优，何者为劣乎？"女又笑曰："此不过讲名物象数谶纬之说而已，精义不在是也。"坐话移时，滔滔不穷。然女所答问诸言，皆因童子传话，王无所闻也。越数日，忽去，酬房主人以库银五两。

鳖　精

世传盲词中有《白蛇传》，虽妇人女子皆知之，能津津乐道者，而不知此种事世间竟有之。乾隆戊申七月，有幕友某君者，吴郡人，其女嫁同城某氏。吴门俗例，新嫁娘每过端阳节辄归宁销夏，舆从而归，其女忽在舆中大叫一声，急急至家，气已绝矣。举家惊惶，不知其故。一日夜方醒，问之，女云昨在舆中，见黑衣人揭轿

帘，遂为持去。至石湖中，旋有数十人来，似抢夺者，黑衣人亦率其从者数十人拒之，大战良久，忽闻空中语云："光天化日中，汝等敢如此播弄人耶！"不知是何神也。但见两造人皆变原形，俯伏请命而已。黑衣者，乃鳖精，从者则虾蟹鱼蚌之属。而与之夺者，则为猴，为蝴蝶，为虾蟆、水鸡也。又闻空中语云："速送还！"居有顷，但闻水声风声，两耳轰然，已抵家中矣。实似一梦也。女既醒，无他疾苦，医者来视，亦不服药，以为无事矣。越三日，黑衣者复至，自此作闹无虚日。言其夫家在石湖中，误食其子，报仇而来，欲娶为妇。有虾精者，亦佐鳖精为祟，鳖精至，女则缩颈而行；虾精至，女则曲躬而坐。许其食，则食量兼人；不许其食，则滴水不能饮。因延玄妙观道士结坛设醮事，或将《易经》扎其额，或持宝刀覆其颈，百计千方，总无有效。一日，诸精怪私相语曰："吾等在此无所畏，不过难过京口耳。"女闻，告其父某，忽生一计，买大舟，携其女将至扬州过年，一面遣人诣江西张真人告状。讵舟至丹阳，鳖精怒谓其女曰："汝辈欲我过江耶？今日便杀汝！"言未讫，女忽瞑。不得已仍还家，时已十二月廿八日矣。至次年二月十日，张真人遣法官至，先一夕，诸精怪告黑衣者曰："闻明日有江西道士来，吾等先去矣。"黑衣人笑曰："江西道士奈我何耶！"至次日，黑衣人亦去，怪遂绝。

猪首人身

甘肃张佩青先生，乾隆辛丑进士，官至翰林学士。未第时，同其友人王元堂携二仆俱在兰州皋兰书院肄业。路经猪嘴镇，是日适有大官过境，大小店住宿俱满，惟西口一小铺尚有空房三间，云素有怪，不敢招人。张、王两公不得已，将就借宿。至三更时，四人俱熟睡，忽訇然一声，元堂先惊醒，见有一物，高七八尺许，猪首人身，蓝毛垢面，彳亍而来，一见大骇，恍如梦魇。佩青亦惊觉，大声呼仆，皆不应。店主人闻之，亦惊起视之，一仆死矣。不知何怪也。后元堂仅举于乡，得大挑为校官耳。此肤施张芥航河帅为余言之。

投　井

吴门陶汝恭，曾受业于族兄啸楼明经。嘉庆元年，年三十许，为鬼怪所惑，自投于井，赖家人救捞得不死。问其故，据说是日垂晚，有素不识认之蓝衣妇人领至一处，洞门齐开，灯彩炫目。甫入门，遂觉身在碗井，无他异也。自此如醉如痴者累年。遂状其事于张真人，适真人有事来苏，命其法官邹姓者结坛，行符咒一日夜，至次日之寅刻，乃获之，藏其怪于瓮中。是早余自杭州回苏，晤汝恭，言语如常。时家人咸喜曰："愈矣。"其瓮上有"天雷火"三字，符四条，贴于四遭。儿童不知，欲看其怪作何状，乃揭开。未半时，痴如故。越年余遂死，其家道亦萧索矣。

狐报仇

嘉庆乙丑年，陕西甘泉县有高中秋者，素无赖，而美须髯，身长八尺。尝入山打猎，有狐数十头，尽为所杀，剥其皮而食之。是年十二月，忽有二女子从天而降，娇美绝伦，自言琼宫侍者，谓中秋曰："上帝使我侍君，君有九五之尊，愿自爱也。"中秋窃喜，而无相佐之人。即以是言告之同邑武生王三槐及本营参将旗牌官高珠，皆大喜。高遂以其女许中秋，为正宫，而让二女为妃嫔。二女者，能撒豆成兵、点石为金之法，试之果然。遂起意，谋为不轨。中秋有佣工史满匮者，欲胁之以为将史，不允。一夕，闻二高与王将割满匮头祭旗起事，约有日矣。满匮急，星夜入城击鼓，县令知其事，一面飞禀上司，而以满匮为眼目，尽获之。是时金陵方宝岩先生为陕西巡抚，状其事于朝。中秋等皆凌迟，惟两女子杳无踪迹。盖狐报仇也。

高柏林

江阴高柏林者，少无赖，貌韶秀，住广福寺旁。偶于佛前求终身，得吉筶。心窃喜，私计他日得志，当新是寺。及长，有某邑宰召为长随，颇宠任之，呼曰小高。宰治故冲繁，差使络绎，一日，有钦差过，召小高，付以千金，令办供应。小高至驿中，前站已到，仓皇迎接，忽失金，愤极拟投水死，忽有一老人救之，曰："汝命应发大财，此非汝死所也。"自此供应铺设，一无所备。钦差故廉吏，一见大悦，以为此人是干仆，即令跟随。嗣后势益大，凡关差盐政，皆任为纪纲，不十年号称数十万。至郡守监司皆与通兰谱，出入衙门，延为上客。后果重建广福寺。地方官仰体小高意，亦为科派民间，未免太过，百姓哗然。有作碑记一篇假官封直达抚军者，抚军察其事，乃据实奏闻，有钦差讯办。先是，小高感老人恩得不死，乃塑像于家，每晨必礼拜。至是而泣跪像前："尚求救我。"其夕，家中闻马喘声，明晨视塑像汗出。如是者三夜，忽闻事得轻办矣。或曰即此老人往托某公为缓颊，小高实不知。后闻老人乃狐也。

树神现形

洪大令饴孙，为翰林编修洪稚存子，中嘉庆戊午举人，选授湖南某县知县。署中厅事，旧有园池，古木参天。洪嫌其黑暗，遂命伐之，吏役不敢，曰："千年大树素有神，不可伐也。"洪不信，怒曰："亟先芟树枝，明日再断其根。"是夜，洪梦绿袍者数十人，皆折臂流血，诃洪曰："汝家福禄尽矣，尚敢肆毒耶！"洪惊觉。晨起至厅事，但见池水尽变成血，树皆人立而啼。洪大骇，因得疾，越日死。

蜘蛛网龙

海州大伊山中有千年蜘蛛，能嘘气为黑风，居民每望见，其风如黑烟蓬蓬，人皆严闭户牖。行路者则面墙伏壁，不敢触，恐其毒也。或幻作老人，形如村学究，喜与婴儿嬉戏，人尽见之，习以为常，并无他害。嘉庆十三年七月十八日，忽大雷雨，有两龙来击之，蜘蛛吐丝布网，缚住两龙，两龙窘，鏖斗半时，滨海皆漫。又突出

火龙两条，焚其网，前两龙始遁去。须臾，雨收云散，龙与蜘蛛皆不见。居民于数十里外拾得蛛丝，大如人臂，其色灰黑，其质坚腻。或长丈余，或数尺，两头皆有焦痕。真奇事也。大兴舒铁云孝廉为作《蜘蛛网龙篇》七古一首，刻集中。案大伊山在海州城东南四十里，秦汉时谓之伊闾。《史记·淮阴侯列传》项王亡将钟离昧家在伊闾是也。

借寓

嘉庆辛未岁，诸城刘信芳尚书为江苏学政，将考扬州府属，其试院故在泰州，院东有富家某者，主人偶坐堂中，忽见一老人来谒，白须飘然，约年七十余矣。老人曰："刘学使将到此间，鄙人有家眷十余口，可否暂借尊府后园寓一月乎？"主人怪之，颇闻试院中有狐仙之说，慨然允诺，老人忽不见。遂将后园关锁，不许家人阑入。隔数日，有小婢抱官人到园门，见关锁，旋回内宅。忽空中似有人将所抱官人夺去者，其婢惶遽，哭告主母。主母亦会意，戒勿言。顷刻间，见小官人在房中卧榻上嬉笑如常，手上添金镯一双。

放火

淮城王姓者素封，开质库，因扩邻屋，见有小狐三头，遂毙其二，其一逃去，自此家中作闹无虚日。嘉庆乙亥冬日，质库大烧，深受赔累，以此控告张真人，给牒而归，安静数月，复闹如故。王不堪其扰，将烬余当包陈本四万余金，卖与程姓。忽闻空中人语云："吾与王姓有仇，尔可不买。"其妻闻之甚明，程不信，仍买其包。丁丑三月，包楼复起火，烧尽无余。

采莲朱桂

清江浦有采莲者，本倡家女，风骚绝世。一夕，有美丈夫来宿，并无缠头。每夜辄来，驱之不去，知其为狐仙也。鸨母哀求之曰："仙来此间已八十余日，无一客上门者，岂仙必欲饿死我母女二人耶？"仙始惭而去。又有朱桂者，为茶坊佣工。每夜有好女子来奔，桂穷甚，其女稍稍周济之。后桂母欲为娶妻，其女不许。桂与争之，遂批其颊。如此者二三年，一日忽不见。此二事清江人传为奇谈。

獭鬼

长洲有徐某者，富而悭，亲友借贷，拒弗见也。其子年弱冠，颇思干蛊，每为延接，或私自周给之。父大怒，以为不肖，俟其见客时，持杖挞之，欲以绝其将来。未几，其子病，医药难治，或云獭肝可疗也。乃重值寻觅，得一小獭，取其肝。未及服，而獭鬼索命云："杀吾子以疗尔子，岂天理之所能容乎！"徐百计禳祷，卒无效，颠痫以死，而家道贫矣。

赖婿

有乡人周姓者，生一女，年及笄矣，临河浣衣，忽见水中跃出一少年，大惊，疑为鬼物，次日，有客来议姻事，周未许。客既去，而案头留红纸一张，乃赖氏求亲帖也，正怪乡村无此姓，拟待客来还之。隔月余，忽一少年趋庭，盛服，自称子婿。周大怒，逐之，少年笑曰："婿实姓赖，翁何得赖婚耶？"遂据房屋，设茵榻，馈仪物，并谒亲邻。方择吉期，忽一人来告曰："老安人死矣，亟亟归去。"少年大恸不止，入水而灭。或谓此少年是獭精也。云"老安人死"，遂不敢娶，亦奇已哉。

医狐

肤施张子涵茂才阅余所辑《履园丛话·精怪》一门，因言其先世东白公善岐黄，性嗜酒，居家在古坊州之西原曰古路村。每至市中辄醉，戴月而回，率以为常。一夕，忽遇美少年，若素相识者，欲请诊视，云所居甚近，遂同行约二里许，入深谷中。及入门，见童仆如云，往来不绝。问所诊者何人，少年曰："内子临盆三日矣。"诊其脉带弦，而手微热，似受凉者。视其面，则雪白如玉，绝色也。因开一方，嘱之曰："市上惟王姓药铺为道地。"遂辞归。次日到药铺，果见所开方于案上，不知从何来，而药已空中撮去矣，共异之。其地故多狐，好事者循途而往，唯见山色空濛，苍苔满径，血迹淋漓而已。

火怪

长洲县北乡屈家漾诸处，忽于嘉庆乙亥年冬有火怪从荒坟中出，如烟一团，滚于地上。凡腐草枯叶，无不拉杂摧烧之。居民惊惧，伏地哀求，恐其上屋也。怪在空中自言："吾爱看戏，地方上倘能唱戏敬我，我即去矣。"于是乡人咸醵钱，演戏三日，其怪寂然。

佛云夫人

钱唐王疏雨观察第四女名稧生号佛云，年十七，德容兼备，尚未出阁。偶游西湖花神庙，似见花神回眸而盼之者，正讶诧间，忽有白雀飞入袖中，觅之不得。归而梦与花神相见，自此得病，如醉如痴，自言自语。观察恚甚，遂牒于城隍神，病少减。隔一二年，嫁于介休马方伯书欣之公子名鉴者，婚之夕拜起，似有神人击其背，公子惊而病，二载而没。佛云柏舟自誓，至今嘉庆庚辰，已十余年矣，并无恙也。佛云能诗，工书画，弹琴弈棋无不通晓，而尤明于音律。初，佛云年六七岁，其母夫人钟爱之，送尼院拜为弟子。有老尼酬以银锁，归而变金。问老尼，尼曰："实银也。"殊不可解。

老段

陕西太白山中有樵者四十余人，夜宿山下，取胡琴鼓板作秦腔以为乐。时残月初升，见一人长数丈，头大如栲栳，口阔二三尺，卓卓然来。樵者恃人多，不畏也。唱毕，长人大笑曰："唱得好，再唱一曲老段听听。"樵者复唱，长人复笑如前。每一笑时，山鸣谷应，树木飒飒生风。中有一恶少年，以樵斧烧红，投之长人口中，大叫一声而去。明日，樵者四处寻觅，惟见枯树一大株，

节隙处樵斧犹存耳。此乾州马冈千言之，其事与石涛和尚相同。相传石涛在黄山夜坐，见一蓝发紫面长人，张口突入。石涛适围炉火，遂将铁箸夹一红炭，置其口中，其人负痛疾走。阅三日，石涛偶出山，忽见路旁核桃树一本，杈桠如人状，铁箸与炭俱在焉。此皆山魈木魅之属也。

山魈木魅之属，在处都有，总出于深山中。婺源齐梅麓太守为秀才时，尝与同学读书大障山古寺。一夕，闻窗外窸窣有声，须臾，渐入室，喧攘殊甚，不知何物。幸卧房紧闭，未能入也。及天明，看室中所有书籍笔研字画，以及桌椅器具，无不为之颠倒。寺僧曰："此山魈也。"又吴门张渌卿随其父宦闽中，闻某县官署后有鬼物，人不敢近。渌卿素胆壮，夜宿其处，从梁间偷看。至三更时，果有数物非人非兽，往来于庭砌之间。又有庞然而大者一头，长七八尺，亦无首无尾。私念曰："必山魈也。"其次夕，戏将鞭爆五六串以药线相联，复以火药三四斤布置周遭，仍从梁间以待，看所谓鬼物者复来，渌卿炷以火，鞭爆齐发，火药亦飞炽满地。但见数物从火中跳跃大叫，移时而去。及天明，并无踪迹，后遂寂然。

丛话十七　报应

德　报

元末明初有张某，江西人，积德累世，人无知者。尝卜一地，葬其父母，葬毕叹曰："吾子孙如不坠先业，必当为三公。"张生子五人：长曰振，次曰贤，次曰昭，次曰简，次曰铎，分居五处。其一居湖广，后为江陵相国居正谥文襄，最先发。其一居四川，入本朝为遂宁相国鹏翮谥文端。其一居江南，为京江相国玉书谥文贞。其一居安庆，为桐城两相国英谥文端，文端子廷玉谥文和。其一居长白山，入汉军，即菊溪相国百龄谥文敏也。一支五房而出六宰相，且科甲蝉联，数世不绝，古今所无。而文和弟廷璐为礼部侍郎，廷瑑为工部侍郎，文和子若霭、若澄俱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若渟为刑部侍郎，尤为一门之盛。

长洲韩宗伯世能与清流令蒋育馨同登隆庆丁卯榜。宗伯之祖永椿居陆墓，家贫早起，持帚扫两岸螺蛳尽入水中，四十年不倦。蒋祖京义居娄门外，敦伦慕义，家贫，稍有蓄，必助族人读书膏火，送弟士修入城，应郡邑试，徒步往来，雨雪饥寒不顾也。后永椿以孙贵，赠一品；京义以曾孙若来贵，赠一品。韩、蒋两家，三百年来为吴中望族。

蒋皆我公，名育馨，长洲人。年十八，领隆庆丁卯乡荐，万历中官福建清流令，多惠政。录其阴德尤大者二端：清流山民多畜虫毒，人至辄死。公亲自按捕，歼其渠魁，且以治虫良方刊示通衢，人赖以生者甚众。又清流民俗，女婢鬻于人者，日椎髻赤脚负汲道中，过时弗嫁。健儿多鲂鳏自处，终身不得娶。公下令，年二十外弗婚嫁者有重罚，能遵令者各赠以银，一夕而毕愿者数千人。民感其德，为立生祠。迨公去任，老幼攀辕，以豆一石置公车前，曰："愿祝好官子子孙孙发科发甲也。"公之子灿即中崇祯元年进士，孙德埈中顺治十五年进士，垓中顺治十六年进士，埴中顺治十八年进士，俱以文学宦绩著名东南。自此会元以下登甲第跻显秩者，至今不绝。

李明嶅字山颜，号蓼园，明末补嘉兴县学生，顺治元年举乡试，授福建古田县学教谕，受知于巡抚佟公国鼐。时闽有流民数千，或疑为寇，将杀之，蓼园力白其冤，得免。尝上佟大中丞诗云："闲尝从行闲，历历摩高垒。慷慨谈世事，兴酣掌每抵。海上扬风波，柙中出虎兕。书生佐军威，毋乃失所倚。妖人布流言，间左窃奸宄。城南数千人，如肉登诸几。多公重一言，豪民类迁徙。一时反侧徒，涣然释疑似。余力何有焉，公惠可知矣。相知贵知心，如公宁有几。平生一片心，上为知己死。长吟以报公，诗人歌乐只。"盖纪实也。是年山寇四出，榕城被围累月。及事平，则檄按士子之协从者，人情汹惧。公谓中丞曰："此邦初定，犹新国也，宜用轻典。惟亟请广招徕，以消反侧。"于是诸学生毕出复业，他邑效法，全闽以安。后蓼园引疾归，生子五人。长琇，官处州教谕；次我郊，官广西盐驿道；次陈常，中康熙癸未进士，历官两淮运使、陕西道监察御史；次在莘，中康熙丙子副车；次维钧，附贡生，初授江西都昌县，历官至直隶总督。门第之盛，一时无两，皆积德所致也。见嘉兴李金澜明经所记之《天香录》。

韩诵先公名酚，长洲人，至性过人。父治，由举人知黄岩县事，有政绩，卒于官。公奔丧千余里，遂病咯血。伯兄以役事被累，公尽裒所有，以济兄。家虽破，绝无几微憾也。待女兄弟，尤有恩意。一适张氏，夫妇相继殁，抚其孤成立。其笃于伦谊类如此。子菼，康熙癸丑会状，仕至礼部尚书，谥文懿。孙曾俱占甲科。

沈韩倬公名世奕，长洲人。先世自玄谷公以下积德累仁，世奕登顺治乙未进士，官翰林。请假归，杜门读书，培植寒畯。赏识韩文懿公于未遇时，人咸服其精鉴。子旭初，康熙丙辰进士，官编修；朝初，康熙己未进士，官侍读。朝初子曾纯，康熙庚辰进士，官义乌县。俱以文学政绩称，后裔入馆选者相接焉。

宋文恪公德宜，明御史学洙子。性孝友，年十七，以父殉节事未彰，乃叙巡按山东状，伏阙上书，得赠恤。弟殁，抚孤女逾已出。凡宗族贫者，必竭力周之，无难色。中顺治十二年进士，官至大学士。子骏业、大业俱显贵，孙曾科甲，至刑部侍郎镕，七世显贵。

苏城蒋公表名维城，由岁贡廷试第一，授学正。生平敦厚好施，康熙癸卯岁大饥，偕弟公逊设粥厂于南翔甫里，日计粟五十石，罄家赈济。又仿京师旧制，与许香谷、张循斋、张晋侯诸先生设堂玄妙观，以收弃婴，各捐田百亩。其余善行不能殚述。年六十，隐居洞庭，尚未得子。往来太湖，买生物放湖中，三日为期。其夫人袁氏为先生置篷室二人，五年之中，连举五子。先生殁

时，其弟公逊先生已卒。甫里人请于当事，为先生昆季建祠，春秋俎豆，至今不替。

广东钦州营游击阮公名玉堂，为今云贵总督阮云台宫保之祖。少善驰射，中康熙十四年武进士，授蓝翎侍卫，出放湖北抚标中军游击，改署苗疆九溪营游击。乾隆五年五月，湖南城步、绥宁两县苗民为乱。时云贵总督张广泗为经略，总制全军。阮随各营官兵进剿，杀获甚多。苗民粮尽，不能支，乃乞降，近营跪哭。阮察其诚，为请于经略，经略云："设贼诈，汝当此咎耶?"阮以死自任。次日，率众贼乞降，经略云："发三炮，不畔去，乃真降耳。"即对众发三大炮，毙数十人，余众股慄莫敢仰视，于是受降。当是时，各山贼寨亦并破，老幼退保入横坡，山梁险隘，正路不能攻。而各营官兵，由左路奋登突杀，贼之精锐殆尽，生擒男妇子女三千五百余人，解赴大营。经略欲尽诛其生口，阮为再四谏阻，不从。不得已，乃请曰："壮夫能执兵抗杀者，当诛之；其妇女及男子十六岁以下者，必宜赦免。"经略始可其请。阮既出营，为分别男女年岁，苗民环跪，哭声震于山谷。先择壮年强项者斩之，其余全活，给以口粮，阮之德也。至宫保，中乾隆己酉科进士，入翰林，现官云贵总督，晋宫保衔，赏戴花翎。以文章经济称于时。咸以为积德之报云。

吴县潘大冢宰世恩，其先世歙人，上祖某居乡有盛德。尝以除夜人定后，秉炬至厅事，见一人蒲伏黑暗中，迫视之，邻子也。呼而询之，良久始言曰："某不肖，好摴蒱，家尽落，且负人累累。今除夜，索逋者甚亟，不得已，欲为胠箧之行。素习公家，门户甚熟，故乘夜至此。今猝遇公，有死而已。"翁曰："汝得若干可了诸负?"曰："须十金。"翁曰："十金事不难，何不早告?"命之坐，出二十金予之，曰："十金偿负者，十金权子母作小经纪，勿再蹈故智，我亦誓不以向者之事告人也。"其人感泣叩头去。隔十余年，翁入山卜地，得一吉壤，而未知主其地者为谁。因就一村店饮，有男女两少年，见翁至，罗拜于前，谛视之，即除夜赠金之邻子也。盖其人得金后，为旗亭业，居数年，颇获利，娶妇且生子矣。翁大喜。其人款洽倍至，杀鸡炊黍，留翁宿其家。翁询以向所卜地，其人曰："此我所买欲以葬先人者，今大恩人以为佳兆，请献之。"翁不可，其人再三恳，始立券，仍厚给其直。远近地师相度之，皆以为此鼎元地也。数世后，迁吴。冢宰伯父农部奕隽、比部奕藻先后成进士。冢宰暨其从兄编修世璜，俱得鼎甲。古语云"吉地非遥，根于心地"，良不诬也。

吾乡孙春台中丞名永清，未第时尝佐广西方伯胡公文伯幕中为友。值土司以争荫袭相告讦，验其文，皆明时印玺。总督某公将拟以私造符信，律当斩，株连者甚众。春台先私具一稿，怀袖中，见方伯曰："土酋志在承袭，无反状，岂宜以叛逆坐之?"方伯曰："是上官意，且限迫，奈何?"春台出稿示之，方伯读竟大喜，陈于督抚，从之，得活千人。后中丞以中书舍人起家，官至广西巡抚。第三子尔准，中嘉庆乙丑进士，入翰林，历官至浙闽总督。

常州费欧余观察濬之父，故府中书吏也。为人肝胆有智略，状貌奇伟。乾隆三十三年大旱，有江阴饥民千余人结党滋事，大吏某欲坐以叛案，将入奏矣。费翁直其行，私将文书名簿，诈称失火，尽行烧毁，而自首于府中。太守知其贤，置不问，从轻发落。事隔二十余年，至观察，遂中乾隆丙午副榜，今官陕西督粮道。其公子开绶，中嘉庆庚辰进士，授庶常，年才弱冠耳。

兰州有秦某者，自幼出门谋生，为督抚堂官，日积月累，家颇饶裕。年过四十，尚无子，忽自省曰："吾以家资数万将欲与谁耶?"遂携万金入京，将报捐道员，又自念曰："官场如戏场，一朝下台，皆非我有，不若不官之为美也。"尽以橐中金购买书籍，捆载而回。一到家，先立义学，以教邻里之不能习业者。每当朔望，亲诣学舍，辄以笔墨纸砚给赏诸生，以鼓励之。并立行仁堂，以济贫乏。凡施衣、施棺、施药之事，靡不周至。未几，连生两子，长维岳号晓峰，中乾隆庚戌进士，入翰林；少子某，亦中乡榜，官山西知县。后秦某年九十余，享福二十年而卒。

乾隆五十年间，天津人有徐北山者，以鹾务起家，后渐中落。尝以除夕避债委巷，听黑暗中有哭声甚惨。以火烛之，则一寒士，以负人无偿，将欲自经者。北山告之曰："余亦负人无偿者，尔亦何必寻此短见耶?"问其所负若干，曰："二百金。"探怀中银，适符其数，尽以与之，其人叩谢去。隔十余年，北山之贫如故。而长子澜、次子淮中文武两进士，第三子汉中嘉庆戊午举人，其孙文焕又中道光戊子举人。

夏源泰在齐门西汇开木行，家道甚殷。其先本成衣匠，开一铺，与茅厕相近，一日在厕上得遗金约三百两，待其人而还之，乃木商伙计也。其人归，喜而告其主，主奇夏之为人，乃招之家中，令其成衣。数年后亦为伙计，遂发财。传其子传其孙，至今犹盛。

无锡东门克宝桥有某姓者，偶入茶馆，拾得一包裹，开示之，皆金珠也。某素有膈症，窃自念曰："吾死期将至，安用此为!"坐有顷，见一老妪踉跄而来，且哭且寻，问其故，乃还之，感谢而去。是日某回家，忽目眩恶心，吐出硬痰一块，坚如牛皮。以刀断之，旋合为一，咸惊异之。自此膈症遂愈，其人至今尚存，家道小康矣。

吴江县皂隶石鲁瞻，居心甚慈，清闲无事，辄取竹板磨极细，或浸粪缸，使人不痛不伤。有私托打重板者，石呜咽不应，曰："吾不忍为也。"如是者五十年，闻至今尚在，年九十五矣。四代同堂，儿孙绕膝。

冤　报

康熙时吴中有顾某者，宦于河南。商丘县有富室寡妇，族人谋其产，诬以奸情，且云腹中有娠。州县官得贿，寡妇上控，而顾某案其事，既不能为之平反，而又得贿以护州县官。寡妇知冤不能白，竟于上堂时藏匕首于膝裤中，自剖其腹，立时殒命。顾某以此削职归

田，数年安居而已。有齐门外杨姓，贸易兰阳，路过其地，即寡妇之宅也。其宅已售他人作饭店，有大楼三间，素多鬼，不能居住。是时天已晚，杨急于投宿，主人曰："今夜客多，惟大楼有鬼，不能留也。"杨自恃胆壮，遂投宿。未二更，果有鬼，是一妇人，彳亍而来，问："客是苏州人耶？吾有冤欲报，非祸君也。"杨曰："我非官，安能雪汝冤？"妇曰："倘能带我去，必有以报大德。"杨曰："惟命是听。其如何能带之法，幸示我也。"妇曰："但于君启行时，呼贤妹一声，及上船、过桥俱低声呼我。至苏日，以伞一柄，我藏于中，到顾某家，一掷其门中斯可矣。"妇又曰："我所以不离此楼者，有金珠一箧，值千金，藏于某处，即以报君也。"言毕而去，遂寂然。至天明，杨如其言，果获之，遂回吴。顾某是日方演剧请客，杨从众人杂遝中持伞进门，人不觉也。顾方与客燕饮欢笑，忽见一女鬼，手持匕首，鲜血淋漓，立于堂下。遂大呼曰："冤家到矣！"众客惊愕，无所见。是夜顾自缢死。吴门人至今传其事。

余乡张塘桥有某甲，种田为业，家道小康。邻家有佣者，娶一妻甚美。某甲见之，尝窃自念云："若得此妇为妾，死无恨矣。"遂召佣者置之家，每俟其饱食后令之负重，如是者年余，遂得疾死。其妻旋嫁之，以为得所愿矣。越一二年，当八九月间，新雨乍晴，稻禾初熟，某甲往田畔游行，见丛莽中佣棺欲朽，忽生善念，意以为此人吾所致死，今年冬底必将此棺入土，以慰其幽魂也。忽闻棺中有声，突出一蛇，啮其足，甲大惊，负痛疾行，蛇尚在足蟠数围，钩之不去，而甲已惫矣。因将前谋告人，一村老幼咸来，且观且骇。甲死而复苏者数次，忽谓其妾曰："我腹痒不可忍，急取刀破吾腹，看其中有何物也。"遂抱持其妾而死，须臾妾亦死。

山阴沈西园游幕河南，为光州陈刺史所聘。州民有老贡生某，一子远游，数年不归。媳少艾有姿色，育一女仅五龄，翁媳相依，纺绩度日。其子出门时，曾贷邻某钱若干，久未偿。窥其媳美，书一伪券，以妻作抵。与权州吏目朱景轼夤缘贿嘱，具词控告。西园判以媳归邻某，贡生不从，发学夏楚，愤甚自经。其媳痛翁之被辱身亡也，知必不免，先将幼女勒毙，亦自经。越一年，陈刺史擢开封守，朱景轼瓜代，而西园亦改就杞县周公幕。又为朱景轼谋干，勒令杞县尉戴师雄告病，以景轼补其缺。乾隆丙午正月七日，西园夜见一戴顶者，携一少妇幼女登其床，教之咳嗽，旋吐粉红痰。自此三鬼昼夜缠扰，遍身拧捏作青紫色，或独坐喃喃，自为问答。时有知其事者，而未敢言也。至十四日黄昏，西园有大小两仆，取粥进，瞥见窗下立一长人，身出檐上，以巨掌掌大仆面，其小者亦见之，同时惊仆，口吐白涎，不省人事，灌救始醒。被掌之仆，面黑如锅煤，莫不骇异。十五日，署中正演戏，西园在卧房大叫一声而绝。其尸横扑椅上，口张鼻掀，须皆矗立，两目如铃，见者反走。朱景轼为买棺殡殓，寄于西门外之观音堂。不一年，景轼二子一妻俱死，又以风瘫去官。杞县尉仍以戴师雄坐补。昧良之报应如此。汲县林午桥司马为周公荐卷门生，时在杞署，目睹其事云。

丹徒富翁有左姓者，同其友往苏买妾，看一女甚美，询其父为某营守备以事谪戍，女愿卖身以赎父罪，索价千金。左既看中矣，其友谓左曰："外貌虽美，而不知其肌肤何如，有暗病瑕疵否？必观之方成交也。"左亦以为然。商于媒，女泣曰："吾为父死尚不顾，何惜为人一看耶？"乃于密室中去其衣裙，呼左进，其友亦隔窗偷看，见腰下有黑疵，又谓左曰："此未为全璧也。"事遂寝。女大哭曰："吾为父罪至于自卖其身，而羞辱至此，尚得为人乎！"自经死。未一年，其友见此女来索命，亦自经。左后得一子，美丰姿而有洁癖，酷嗜书画珠玉玩好之物，见有微瑕，立弃之如土苴。尝造一园，工匠皆易以新衣，然后得进。楼台池馆曲阑花榭间，稍沾一点尘土，则必改作。衣履一日一换，恐其污体。每日肴馔，非亲自捡点则不食也。以此破其家。丹徒人无不知之者。

余同乡邹剑南媳顾氏，娶三年矣，有妊生子，不数日，顾氏病下体溃烂，日夜号哭。忽自言云："姑娘恭喜，首产麟儿，今日特来索命，毋见惧也。"闻者惊诧，强问之，顾曰："余病不起矣。余未出阁时，与嫂本无嫌隙，只因藏过其金方一只，以致嫂咒骂不止。后吾母许其赔还，嫂故必求原物。适因嫂小产服药，遂将盐水搀入，血晕而死。今事隔数年，嫂亦乘我产后来索，且日夜坐我床中，药饵皆被其吹嘘，岂能愈乎？"及将绝，复醒，如是者数次，自云："已到阴司审问，拶两手，夹两足，痛极难忍。"家人启视之，手足青紫，如用刑然。此乾隆癸丑五月事也。

孽报

国初苏州大猾有施商余、袁槐客、沈继贤，吴县光福镇则有徐掌明，俱揽据要津，与巡抚两司一府二县，声息相通，鱼肉乡里，人人侧目。太傅金之俊归田后，屡受施商余之侮，至患膈症而殁。施下乡遇雨，停舟某船坊内，主人延之登岸，盛馔款留。施见其家有兵器，遂挽他人以私藏军器报县拘查，施佯为之解救，事得释，曰："以此报德。"而其人不知也，再三感谢，馈之银，不受。适鲥鱼新出，觅一担送施，以为奇货。施即命其人自挑至厨下，但见鲥鱼已满厨矣。又见一银匠妻貌美，曰："此妇眼最俏。"匠闻之，以石灰瞎妻眼，恐其计夺也，其势焰如此。后金太傅门生某者，来官江苏臬使，闻其名，百般罗织，杖毙之，沉其尸于胥江。沈继贤尝与人斗牌，被人捉一张，曰："我之牌谁敢捉！"其人曰："捉尔何害！"沈唤家人，耳语少顷，县差捉其人去。其人恚曰："犯何法而捉我？"沈笑曰："捉尔何害？"又一势家款客，沈上坐，有一少年至，向沈一拱，满堂骇然，责少年，少年曰："我不认得沈继贤，何妨乎？"未几，少年被盗攀害，下县狱。其父兄以五百金求沈解救，得脱，踵门叩谢，沈曰："此事乃余讨情。"以五百金还之，少年恳受，不从，感激无地，叩首不已。沈笑曰："如今是认得我了！"少年始悟。吴俗语云："得罪了你，又不

是得罪沈继贤，怕什么！"亦可想见其为人矣。后被巡抚汤文正公杖毙玄妙观三清殿下，满城人称快。徐掌明与昆山之徐联谱，势可炙人，谚云："长、吴两县印，不及掌明一封信。"尝与至戚黄振生有隙，令人殴死村农，抬尸至黄门，如张员外杀王德、保正诈周羽故事。讦讼十三年，至康熙二十二年，制台王公新命断结，办徐掌明发遣，寻以逃归论死。其子逊如，扮盗入孙氏室，强奸妇女，以泄旧忿。一妇被奸时，摸盗手六指，知为掌明子，案破，立斩。掌明之父亦被湖寇赤脚张三余党斫死。三代不得其死，殆所谓"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耶！袁槐客死后，其子为盗，问立斩，亦天报也。

康熙乙巳，嘉善有朱君达妻顾氏颇美，县役某催科至其家，瞷君达远出，突入内室，举手摸其颈。顾大惊，旋入房自泣曰："此颈为人加手，岂可洗乎！"遂缢死。越两月，役偶乘舟往郡中，忽见顾氏上其舟，役作魅语云："吾知之矣。"遂投水。适遇来船纤缠其颈，不能解，立时流血死。报应亦奇。

昆山徐建庵司寇，有幼子冠卿名骏，少聪慧，延孝廉周云陔教授。冠卿中式后，与其师同入京试礼部。师管束太严，冠卿以巴豆食之，卒于逆旅。其年冠卿即捷南宫，入词馆。京师人有知其事者，题其混名曰药师佛。药师佛恃才狂放，怨者颇多。雍正初年，以其诗中有"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之句，怨家遂以出首。当刑部审讯时，有与司寇瓜葛者欲宽其罪，预告之曰："实出无心。"及讯，冠卿仰见堂上有司员松江胡宗琳侍立于旁，与其师周貌无异，乃大惊，误供有心诽谤者。胡亦力争，遂画稿定罪。将正法时，所亲犹怪之，冠卿曰："吾命也。"余无一言。余舅祖葛圣修先生尝馆于冠卿家，课其子，知之最详。

昔程伊川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以忠臣孝子节烈之妇，国家有旌表之例。觉罗雅公巡抚江苏，奏准不许滥膺，遂使陋巷穷嫠，向隅饮泣。虽然，忠孝二事固人子之所当为，而妇人女子素未读书，而能守志不移，始终一辙，是不可泯灭者。雅公素称循吏，此举未免过当。恭逢圣明御宇，凡有水旱偏灾，不惜数百万帑金，以嘉惠元元。雅公岂不知之，而独为此省区区小费耶？后公以征库车城失机正法，安知不以此一事之报也。

康熙四年六月十四日，嘉定西门外有一徐氏妇荷锄往田，忽为暴雷震死。其子甫垂髫，亦为雷火所焚而未死，击其履粉碎。人争拾视，则以字纸置其子之履也。此慢亵字纸之报。

桐乡一士，好阅淫书，搜罗不下数十百种。有子少聪俊，每伺父出，辄向箧中取淫书观之。从此缠绵思想，琢凿真元，患痨瘵夭死。其父悲恸不已，相继卒。又某邑一书贾，刻淫词及春宫图像，易于销售，积资四五千金。不数年，被盗席卷，两目旋盲。所刻诸板，一火尽烬。及死，棺殓无措，妻子离散。此编造淫书之报。

湖洲某姓，为人阴险，有刀笔才。凡非理之事，经其饰说，便足夺人之听，平生所害不一人。后得一奇疾，发时辄自咬其指，必鲜血淋漓方得少愈。十指俱破，伤风而死。此刀笔害人之报也。

有某翰林简放学政，取士颇不公，盈箱累箧，满载而归，遂为富翁，不复出矣。营造大宅两区，一在故乡，一在京师。二十年后，同夕火起，烧尽无余。

吾邑有黄君美者，好结交胥吏捕役，靡恶不为，被其害者不可数计。一日忽发狂，赤体持刀出门外，丛人中自割其肌肉，每割一处自言："此某事报。"割其阴，曰："此淫人妻女报。"割其舌，曰："此诬人闺阃报。"人问之曰："汝舌已割去，何尚能言耶？"黄曰："鬼代吾语耳。"又曰："今到剥皮亭矣。"指亭上有一联云"冤孽而今重对对，人心到此再惺惺。"如是者一两日，复以刀自剖其腹，至心而死。此康熙年间事。

乾隆初年，吴门有土豪某者，作威作福，人人痛恨，而莫可如何也。某一日游山，见一妇美艳异常，遂与门下客谋取之，访知为乡镇某家，乃姻戚也，废然返。后复思之，至忘寝食。门客献计云："可立致也。"某大喜，问其故，客耳语而去。越数日，乡镇某家有巨盗明火执仗戴面具缚其妇而淫之，财物一无所取，众怪之。有潜尾其后者，见盗悉下船，去面具，即土豪某也。遂鸣官，缉捕得其实，问立斩，无不快之。

业师金安安先生外孙中铣、中钰，俱家文敏公稼轩司寇之公子。乾隆甲午岁，余年十六，在安安先生家见之。时中铣已得内阁中书，中钰亦议叙中书科中书。两公子俱年二十外，状貌魁梧，聪明绝世，能诗，工六法，真善承家学者。不数年后，俱无疾而死，中铣死于舟中，中钰死于车中。云皆遇鬼祟活捉，其事甚确，后余在扬州晤赵瓯北先生，谈及此事，云文敏公因奉旨差办贵州威宁州刘标亏空一案，讯得原臬司高积曾办公表侄蒋牧论绞，竟挟私加意苛求，遂斩高以报复之。事隔十年，两子俱为所祟，甚矣哉！鬼神之灵也。先是，公出差贵州时，道经衡阳，知回雁峰有老僧名通慧者善相人，公往求相，僧云："观公之相，必登台辅，两子簪缨。然眉宇间稍露杀气，公能种德，相可改也。公其勉之！"及返衡阳，复见其僧，僧大惊曰："可惜！"余无一语。公有两孙，余亦曾见之。一中副车，早死；一有痰疾，不言不语。家道亦陵替矣。

常熟黄草塘有须姓者，以屠牛为业。每杀一牛，必割其舌食之，以为美味。一日将牛刀安置门上方，忽闻二鼠相争，仰面看之，刀落其口，断舌死。

又鱼行桥有一猎户，打鸟无算。后患病，医药无效。忽得一梦，梦神告之云："汝要病愈，须将稻柴扎一人，用汝平日所着衣冠披之，中藏生年月日，挂在树上，将鸟枪打之，便可愈也。"及醒，乃以梦告其子，命如法行之。讵鸟枪一发，大叫而绝。

余近邻有薛庆官者，以屠羊为业，家颇饶。年四十余忽病，病愈后，面成羊状。以三百金往安徽宗阳籴米，死于江中。不得其尸，以空棺归葬。一两月后，有人见薛背一包持一伞，从后宅周打鼓桥自行自哭。盖

鬼复还家云。

枫泾镇有沈二者，好食狗肉，生平杀狗无算。乾隆丙子岁，沈抱病甚笃，昏迷中，见群犬绕床，争啮其体，号呼求救。临死时，自投床下，两手据地，作犬吠数声。

娄东有无赖杨姓者，以攘鸡为食，其术甚秘，人莫知也。其后，杨背上忽生雄鸡毛一茎，乞人拔之，痛不可忍。因自言曰："此吾偷鸡之报也。"

湖州荻港某姓者，娶一妻颇有姿色，而冶容放诞，不异青楼，其夫愤之，未得间也。一夕，闻妻房中有人声，即持刀入，但杀其妻，而脱逃其奸者。其夫惧罪，即时商于地棍某，某曰："此事不难，必送吾三十金，方可救汝。"无可奈何，即书借票与之。棍乃为之计曰："尔急急回家，勿动声色，点灯室中而半掩其门，俟有人来，即杀之是已。"果如其言。天明辨之，即此棍之子也。辛亥六月间事。

娄门陈生某者，少聪颖能文。年十七，其父远宦，依外祖以居，延师课读。一日晨起，泣谓其师曰："昨夜梦先母告余云：'汝三世前罪案发矣！明日冥司当提讯，闻铁索声即去，第嘱家人勿哭毋移尸，尚可还阳，否则不能转也。'"师闻之，叱曰："是呓语耳。"至次日晚，生自谓闻铁索声，师无闻也，一霎时，生已死。举家大惊，师亦骇，因述所梦，并嘱勿哭之语，阅两三时始苏。生自言晕绝时被二役拘出胥门外，见一庙，引入跪阶下，与一女鬼质辨。知三世前系诸生，有同学妇新寡，与之奸，并诓其财物，致郁死。诉冥司，削其籍，转生为乞丐。其邻有某举人者，恒周给之，于是诸恶丐亦求索于举人，不遂，欲相约焚掠其家，生阳许之，而阴告其事。及期，诸丐哗然至其家，已有备，咸为拘缚投诸火，而生亦与焉。入冥冥中，谓已偿夙孽矣。冥司以生有报恩善念，即将举人枉杀事，夺其禄籍与生。判："今生可登科，官五品。"而前世所私妇不服，屡控东岳神不已。东岳神遂判曰："且察其今生，倘再有罪孽，不妨提讯定夺可也。近因偶萌恶念，故被拘执耳。"生与妇力辨是和非，强渠先来奔；而妇执以诱奸，两造争不能决。冥司怒，乃命一鬼取孽镜来与妇照，果得淫奔状。是雍正十三年八月廿四日事也。妇与生仍哗辨，冥司遂判妇入犬胎，生仍作丐。有号哭跪求于侧者，乃生亡母也。冥司曰："汝子应削籍，不许识字！"急命一鬼持汤来，将灌生口，其母又哭，倾其半，仅三咽，口甚腥而肠欲裂矣，乃放出。群鬼争索贿，其母又为生支持之，其母曰："汝回阳，速行善事三百条，尚可游庠耳。"推而醒，生遂病，月余始平复。后此生力行善事，不数年，果入学。其师王君寿祺言之甚悉。

蜀中有一无赖子，夏日大醉，裸体仰卧文昌殿前。道士劝之，反被辱詈，道士畏而避之，无赖犹讪谤不已，且对神像遗溺，忽风雷大作，霹雳一声，削柱木一片，锋锐如刃，适破其腹，划然中开，肠流满地。更有奇者，神前布幡、器具、柱木皆为雷火所烧，惟两柱上所挂金字长联，雷火烧处，逐字跳过，无一笔烧坏者。时吴门周勖斋太守适官叙永厅，亲自往验，目击其事。

余见有某太守者，家蓄美丽甚多，选其精于一艺者，号"十二金钗。"慕《金瓶梅》葡萄架之名，以金丝作藤，穿碧玉翡翠为叶，取紫晶绿晶琢为葡萄，搭成一架。其下铺设宋锦为褥，褥上置大红呢绣花坐垫，旁列古铜尊彝、白玉鸳鸯洗、官哥、定窑瓶椀，及图书玩好之属。与诸美人弹琴弈棋，赋诗饮酒，或并观唐六如、仇十洲所画春册，调笑百端，以此为乐。不数年太守死，而美人星散，宦橐萧然。又有某显宦者，好优童艳妇，不惜重费。入其室者，两行侍立，朗如玉山，唯有垂涎，不敢平视，怦怦心动而已。后官败出戍，死于黑龙江，家事亦颠倒不可问。呜呼天道，福善祸淫如此其速耶！

常熟南门外有七图张姓者，兄弟四人，无恶不作。皆力田，颇饶裕。新造厅堂一所，费至数千金，尚未进屋也。道光元年五月，忽染时疫。兄弟叔侄以及老少妇女接踵而死者，至十八人，仅存两岁幼孩而已。闻者为之吐舌。

有某生者，籍润州，自其祖贸易吴门，遂为吴人，年少美丰姿。见邻有好女，两小无猜，目成心许。求姻不谐，生已别聘，女将嫁矣，生又诱与为乱。复设计破其婚姻，拟纳为妾而复不果，女遂抑郁死。未几，时见此女为祟，生遂患羊头风，每发即晕。成婚后，延亲朋演剧宴会，生忽仆地，口称润州城隍同吴郡城隍欲会审，须往听讯，遂瞑。忽闻号泣声，又闻杖责声。醒曰："女先告本郡神，因原籍文书未到，不能出关，潜伏贡布船，至本籍告准，始会审定罪也。"遂死。

道光元年，阊门崇真宫桥左右失火。时有乡人抢劫一箱，未至家，适其弟自赌博场见之，遂夺去。计值百金，一夕而尽。乡人恚愤致病，医药半年，卖田去屋始得就痊。枉费老心，转破其产。

东台姜又白言其邻有翟姓者，以胥吏起家，造孽不少，而其子甚朴诚，娶一妻，美而贤，事翁姑惟谨。初生一子，头顶尖出数寸，如牛角然，每一哭，则更高，以为怪而毙之。继又生一子，鼻止一孔甚小，人中间缺寸许，可望其喉，亦以为怪而毙之。后生二女，皆娇美如其母。呜呼！岂天将斩翟姓嗣，故隐其恶，而显其报耶？

道光庚寅五月十九日大雷雨，高邮新工汛震死三人在太平船上，行人聚观。询之，乃分发广东候补知府卓龄阿与其妻关氏，并本船舵工一人。其仆言，主人在京，伉俪甚笃，独不孝于其母，分院而居，有黄泉相见之誓。母知子将出守，使人谓卓曰："吾母子不见久，譬如与汝为邻，今日远游，亦当来一面。"而卓与关竟驱车早行矣。一事如此，其他可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惟舵工同时震死，不知其故。或言卓在京时，负人七万余金，债主十三人皆山、陕放账者，跟随坐索。卓不得已，即与其妻同谋，差舵工郭元良买砒霜，欲药之也。时州刺史某为验其尸下棺，交其仆从回旗，而以放账者提解回籍云。

忤逆报

吴门蒋荣禄公茔在阳抱山，乾隆四十八年六月十

八日大风潮，墓前华表倒地，中一逆子脑，即时陨命。公之曾孙古愚封公曰："先荣禄生平纯孝，见重于汤文正公。殁后犹不容此不孝之人偷息人世也。"

乾隆己酉十一月，常熟东南任阳乡有不孝妇，欲杀其姑，置毒药于饼中，而自往他所避之。其姑将食，忽有一乞人来求其饼，姑不肯，乞人袖中出一红绫衫与之换。妇归家，姑喜示其衣，妇又夺之。初著身，忽然堕地，姑急扶之，不能起，忽变成猪。邻人咸集，不孝妇犹语曰："我本应天诛，以今生无他罪过，故变猪以示人耳。"言讫而竟成猪叫矣。独其前脚犹似人手。太仓毛稼夫亲见其事，为余言之甚详。

嘉庆己卯五月十日，有苏州营兵遣担夫挑火药百斤往教场，偶过都亭桥周哑子巷打铁铺门首，铺中正在打铁，有火星爆入药内，忽轰然一声，满街如焚。死者五六人，中有不孝子乳名和尚者，须发俱烧去，尚未死。其人系游手棍徒，日以赌博为事，有老母年七十余，和尚既不能养，亦从未一呼其母。至是而母怜其创楚，犹百计医治之。和尚乃痛哭，大呼其母者一日夜而死。

陕西城固县乡民有不孝妇，平时待其姑如虐奴婢，非一日矣。嘉庆庚辰正月初一日早起，不孝妇忽向姑詈骂，喃喃不绝口，姑竟不理，而往别家拜年。有顷，不孝妇入房关门而卧，久之不开，但闻房中有声如牛马走。姑闻之，欲入房视，不得也。急呼他人打门，惟见不孝妇卧于地，一腿变成驴，越数月死。

山东定陶县一农家妇，素虐其姑，姑双瞽，欲饮糖汤，妇詈不绝口，乃以鸡矢置汤中与之，姑弗知也。忽雷电大作，霹雳一声，妇变为猪，入厕上食粪，一时观者日数千人。其后是猪终日在污秽中游行，见人粪则食之，岁余犹未死。案《南部新书》，有河南酸枣县下里妇，事姑不孝，忽雷震若有人截妇人首，而以犬头续之，其事相类。

刻　薄

有某公子最刻薄，在河南节署，胸无墨水，而善于骂人。偶将阖署宾客出具考语，每人定以八字，无不形容绝倒。尝谓人曰："吾见世之所谓经济文章、游山玩水、吟诗作赋、征歌度曲、扫地焚香，以及书画琴棋风流儒雅之辈，一应著即处斩。"其议论类如此。其治家也，事事亲裁，不经奴仆。而一钱如命，恐人侵蚀不利于己也。自此家道日富，积有良田万亩，大屋一区，计每日进门可得百金，而犹以为未足。后以奸事为人告发，自诣县中，觌面行贿。县官怒，立坐堂皇，取贿置库。一面通禀上司，关提收禁。自此花消二十余万两，事始平。又有一孝廉，才调有余，而言语尖辛，必欲胜人以为快。后官县令，积资数万金。惟有一子，亦聪明绝世。遂将所有宦囊，挥擢殆尽，至于客死他乡。一孙痴呆，不识丁字矣。可畏哉！故凡人出一言，行一事，宁忠厚毋刻薄，刻薄之至者，必有奇祸云。

残　忍

有某公，平生好食鹅掌。以鹅置铁楞上，其下漫火烤炙，鹅跳号不已，遂以酱油旨酒饮之，少焉鹅毙，仅存皮骨，掌大如扇，味美无伦。康熙二十八年，贼匪夏包子起兵谋反，以铁楞炙死，惨酷异常。

山西省城外有晋祠，地方人烟辐辏，商贾云集。其地有酒馆，所烹驴肉最香美，远近闻名，来饮者日以千计，群呼曰"鲈香馆"，盖借"鲈"为"驴"也。其法以草驴一头，养得极肥，先醉以酒，满身排打。欲割其肉，先钉四桩，将足捆住，而以木一根横于背，系其头尾，使不得动。初以百滚汤沃其身，将毛刮尽，再以快刀零割。要食前后腿、或肚当、或背脊、或头尾肉，各随客便。当客下箸时，其驴尚未死绝也。此馆相沿已十余年。至乾隆辛丑岁，长白巴公延三为山西方伯，闻其事，遂命地方官查拿。始知业是者十余人，送按司治其狱，引谋财害命例，将为首者论斩，其余俱边远充军，勒石永禁。张味石大令为余言。

浙中有搢绅寓吴门，御下最残忍，性好淫，家中婢媪无不污狎之者。然稍有不遂，则褫其下衣，使露双股，仰天而卧，一棰数十，有号呼者，则再笞如数。或以烙铁烫其胸，或以绣针刺其背，或以剪刀剪其舌，或以木枷枷其颈。其有强悍者，则以青石一大块凿穿，将铁链锁其足于石上，又使之扫地，一步一携，千态万状，难以尽述。后有传其事于邻近者，咸为愤愤，率众詈其门，主人大怒，皆缚之，自此人益众，打毁殆尽，因成讼。大吏知其事，下太守穷治之，乃下狱，卒以无证据，仅办提解回籍，而案始结，然其家已破矣。有仆人某深知其事，言之甚确。将来又不知作何报应也。

折　福

戴尧垣《春水居笔记》载杭州余秋室学士厕上看书折去状元一事甚详。乾隆壬子七月，余初次入京，见学士即问此事，学士曰有之，可见尧垣之言非妄。大凡人有以厕上看书最为可笑。云间蔡礼斋者，为侍郎鸿业之孙、左都御史冯公光熊外孙，通才也。最喜在腐桶上看书，乡试十余科不第，以援例作江西县丞，候补南昌，穷苦殊甚。有长子甚聪慧，未婚而死，礼斋亦旋殁。余尝劝之，不听。其一生困顿者，又安知不如余学士之折福耶？

广陵有鹾商女，甚美。尝游平山堂，遇江都令，令已醉，认此女为娼也，不由分辨，遂笞之。女号泣，即回家，其父兄怒，欲白太守。是夜梦神语之曰："汝平日将旧书册夹绣线，且看小说曲文，随手置床褥间，坐卧其上。阴司以汝福厚，特假醉令手以示薄惩，否则当促寿也。"事遂止。后痛自悔改，以夫贵受封。雍正初年事。

丛话十八　古迹

余生懒惰，惮于行役。纪游之处，不过直隶、山东、河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诸省而已。足迹所到，略志鸿泥，以备遗忘，不可谓之阅历也。江苏为父

母之邦，习见熟闻，则从其简。

万岁山

万岁山在皇城西北隅，其南为太液池，中驾以金鳌玉蝀之桥，桥之北为北海，桥之南为南海。楼台掩映，金碧交辉，松桧连云，秀出天表。嘉庆十年七月，曾随前国子祭酒法时帆先生与文颖馆提调官孙平叔、徐心伯诸公，由西苑门至万善殿查道藏诸经。红莲绿水，瑞日祥云，恍在赵千里仙山楼阁中也。（京师）

丰　台

丰台在京城西便门外，为京师看花之所。凿池开沼，连畛接畦，无花不备，而芍药尤胜于扬州。相传即金时之拜郊台，当时有丰宜门、远风台诸名，故曰丰台也。（京师）

楼桑村

余出入京师者数次，每过涿州，求所谓刘先主之楼桑村，渺不可得，惟黄沙扑面而已。按《蜀志》，先主涿郡人，少孤，与其母贩履织席为业。舍东南角篱上有桑树，高五丈余，童童如车盖，皆谓当出贵人，因号曰楼桑村。即今之涿州也。（涿州）

董江都读书处

董家里在景州城西南广川镇，相传为仲舒读书处。成亲王有诗云："何人自有《春秋》对，下马应寻董学村。"即此。（景州）

直　沽

直沽在静海县东北，丁字沽、小直沽俱大禹治水时疏导之处。（天津）

九河故道

余尝过南皮，访之土人，云九河故道渠岸形迹犹有存者，徒骇在西北，太史在古皮城南，马颊在城西南，覆鬴在东南，胡苏在西城下，简、洁俱在城西，钩盘在西北，惟鬲津即今之天津。皆为当时注海之处。（南皮）

岱　庙

岱庙余凡三至，在山东泰安府城中。南向进泰安门半里许，至遥参亭，即岱庙前门。庙五门三阙，东西角楼五层，如天子宫室之制。进庙门，则老树参天，古刻林立；东西两傍，有穹碑二座，一为宋宣和间立，一为大中祥符间立。迤北而行，上丹陛九级，登峻极殿。殿壁皆画东岳帝君出巡回驾，仪仗奕奕有神。回出殿门东，有汉柏五株，皆枯朽无叶。西有巨石如石浮图，而无一字，相传为汉武帝时所立。殿正中甬道上，有名扶桑石者，不知何时置　此。出二门转西，进延禧门，有唐槐，枝叶凌霄，苍翠可爱。槐之南为右阙门，揽衣而上，北望三峰，所谓南天门、日观峰者，俱在指顾间矣。（泰安）

泉　林

泉林在山东泗水县，泗水出焉。高宗南巡，常幸于此。其地并无高山大林，水由平地流出，势甚汹涌，真是奇观。《论语》"子在川上"，相传即此地也。（泗水）

趵突泉

趵突泉在山东济南府西门外吕祖庙前，三窟突起，声如殷雷。相传此泉自王屋山来，为泺水之源也。乾隆壬子六月，余入京，为游第一次。自后每过济南，必往观焉。（历城）

南　池

山东济宁州城下有南池，因《杜少陵集》有《与任城许主簿游南池》诗而得名也。故今东偏小室中，塑一工部像，而以许主簿配之。城上有太白酒楼，前工部尚书和公为巡漕御史时重建。嘉庆庚申四月，余由水路入京，泊南池，是时灵石何兰士亦为巡漕御史，钱塘黄小松为运河司马，同在南池会饮者三日。小松出示所藏金石图书，与州人李铁桥、山西刘镜古、吴江陆古愚同观，为一时佳会云。（济宁）

艮　岳

艮岳旧址在河南开封府城东北隅，约略计之，在今铁塔上方寺左右。初，宋徽宗未有子嗣，听方士刘混康言，京城东北形势增高，当有多福多男之祥。政和七年，遂命户部侍郎孟揆于上清宝箓宫之东筑为山林，象余杭之凤凰山，曰万岁山，周十余里，命宦者梁师成专董其事。时有朱勔者，构求天下奇花异木、太湖灵璧以及珍禽异兽佳果文竹之类以进，号曰"花石纲"。专置应奉局于平江，每岁所费以亿万计。调民夫发运，皆越海渡江，至于凿城穿山而至。时东南监司郡守亦有应奉，又有不待诏旨但行进物至都通宦官以献者。后上亦知其扰，稍加禁戢，独许朱勔及蔡攸入贡。竭府库之积聚，萃天下之技艺，凡六载而成。飞楼杰阁，瑶岛琼台，雄瑰伟丽，于斯极矣。宣和四年，上自为记，以此山在国之艮方，故名艮岳。至靖康中，金人犯阙，城门不开，大雪盈尺，冻饿以死者无算。诏令民任便斫伐为薪，以炊饮食。是日百姓入艮岳者以数万计，台榭宫室，为之一空。则当日之所谓芳林园、玉津园、同乐园、宜春苑、凝碧池者，更无从踪迹矣。今相国寺尚存湖石数峰，相传为当时旧物。毕秋帆尚书巡抚河南，尝筑嵩阳吟馆于内署之西偏，亦有数石峙于窗前。每逢宴会，必在此间，余亲到也。（祥符）

吹　台

吹台，汉梁孝王筑，在开封城东南二里许，即师旷繁台。梁孝王增筑之，一曰平台，环然高耸，郁然深秀，阮嗣宗诗所谓"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管有遗

音,梁王安在哉”是也。乾隆五十三年三月,余在毕秋帆尚书幕下,尝偕方子云、洪稚存、徐朗斋、凌仲子辈登此台,惟一望平畴,黄沙扑面而已。上有禹王庙,故土人又谓之禹王台。又有三贤祠,祀李白、杜甫、高適三人。今又增李崆峒、何大复,为五贤矣。(祥符)

相国寺

在开封府城内,齐天保六年始建,名建国寺。唐睿宗时改为相国寺,明成化间更名崇法寺。崇祯十五年,贼李创以黄水灌城,遂湮没。本朝顺治十六年,巡抚贾公汉复捐俸重建,今仍曰相国寺。百物充盈,游人毕集,为汴梁城胜地。

梁王城

在今开封府城西北二里,即战国时梁惠王故城。唐高常侍诗所谓“古城苍莽绕荆棘,驻马凄凉愁杀人”是也。

汴故宫

在开封府城内正北,本宋之大内,金人广之,明洪武十二年,即故址建周王府,今之贡院是也。当时之所谓太乙宫、景灵宫、玉清昭应宫者,皆不可问矣。

夷门

在府城安远门内,亦曰夷山,即汴城东门也,为魏侯嬴故迹。乾隆五十三年八月十日南归,有《出夷门诗》二首,刻稿中。

梅花堂拱奎堂

梅花、拱奎二堂,俱在开封府治内。先世翰林侍读学士藻及文肃公纓,先后知开封时所筑,今废。(以上皆祥符)

黄鹤楼

黄鹤楼在湖北武昌府城外,临江,以唐崔颢诗得名。其楼高七丈,飞檐画栋,八面玲珑。登楼一望,帆樯千树,烟火万家,真大观也。乾隆己酉八月十日,余在毕秋帆尚书武昌节署,将回江南,方子云、洪稚存、徐朗斋诸君设饯于楼上,吹笛赋诗,月出而罢。余亦书两绝云:“倚楼横笛未成音,云影飞来似有心。黄鹤不归云不去,一诗传诵到如今。”“晴川阁上月初环,鹦鹉洲边对别颜。惟有大江流日夜,不知何处是乡关。”(武昌)

赤壁

赤壁在黄州府城西门外。乾隆五十四年四月十七日夜过此,是时月色甚明,因泊舟城下,赋诗云:“东山初上月,江水自中流。赤壁固无恙,雪堂犹在否?孤舟留枕席,人世总浮游。两赋传千古,光芒射斗牛。”志所称东坡竹楼、横江馆、寒碧堂、快哉、临皋亭诸胜,俱付之引领而已。(黄州)

庐山

余自幼梦游庐山,未得一至。道书所谓第十八洞天者,有香炉峰、五老峰、康王谷、白鹿洞、石梁瀑布之胜。余过九江,舟中望之,若隔天表,尝有诗云:“朝发浔阳江,遥望香炉峰。百里连青苍,千岩势宠嵸。境幽罕人迹,云迷讶天通。奔悦未能往,亦足开我胸。”其二云:“尝读《石门》诗,渺若登灵阙。想见诸道人,拂衣步空碧。此事千余年,应与仙云绝。惟有鲍参军,凌风几探阅。”(南康)

马当山

彭泽县东北有马当山,横枕大江。唐王子安舟过其下,遇神人助,以顺风一夕而至洪都者,即此。(彭泽)

石钟山

石钟山在湖口县城外,临江。乾隆己酉八月十六日,余从楚北回吴,偶泊舟北门外杨港,遂由西门乘一小舟游石钟,土人谓之上钟崖、下钟崖者也。初见巨石无数,如楼阁然,汨没中流,而又有如牛马、如虎豹者,盘踞于楼阁之下。又有一石人,高三丈许,作弯弓引箭之势,上题“英雄石”三字。时东北风甚急,仰见石壁,一削千仞,而怒涛搏击石罅,其声果如洪钟。正骇愕间,忽见红墙古庙,隐隐有人,舟师指曰:“此观音崖也。”乃摄衣而上,登一小阁,阁之左崖有“凌波仙掌”四大字。旁有石穴,深不可测,曰黄龙洞。凭阁而望,但见风帆乱飞,半入九江,半入鄱阳湖也。余急登舟,更欲游所谓下钟崖者,舟人且棹且唱,其歌云:“荒城正对白沙洲,但听江声日夜流。人家富贵无三代,每有清官不到头。”其声宛转,亦可以见风土人情之一斑耳。顷之,回过城西门,系舟普陀庵下。循迳而上,登怀苏亭,亭中有碑刻东坡《石钟山记》。亭右即为大江,丹崖林立,嵌空玲珑,俯听钟声,宛在足底。亭左右皆石壁,莫能名状,石上题名甚多,其王文成一题,在白云洞之上,文云:“正德庚辰三月丁未,都御史阳明王守仁献俘,自南都还登此。参政徐达同行。”凡四行。其旁又有五言诗一首,不复记忆,似即纪擒宸濠以后事也,读毕而下,复乘舟循石壁行,其洞壑之奇,不亚上钟崖。而两壁如剪,夹一小阁,则奇险更甚于观音崖也。是时日色已晚,风亦稍定,始命舟回,已上灯矣。余生平所历佳山水,若江宁之燕子矶,镇江之金、焦两山,和州之天门,彭泽之小姑,黄州之道士洑,严州之钓台,绍兴之绕门山与吼山,皆不足奇,得此而叹观止矣。(湖口)

浔阳江

九江府治后城上有庾楼,庾亮刺江州时所建,楼下即浔阳江也。城西半里许有琵琶亭,以白香山诗得名。前榷使姜公开阳所建。乾隆五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垂晚,余尝停棹亭下。时江波漾月,柳影翻风,南望庐山,

青苍不断。江上时有小舟载妇人弹琵琶,真江行绝景也。友人周竹珊诗云:"琵琶一样听来惯,听到浔阳便有情。"(德化)

磲 矶

磲矶在安徽芜湖县西七里大江中,高十余丈,周围十亩有奇。上有灵泽夫人庙,相传为三国吴大帝妹孙夫人殉蜀主,以黄武三年薨于此。余友王仲瞿孝廉尝作《磲矶孙夫人庙碑》,典雅可传。余为刻石庙中,可补裴松之注《三国志》之阙。(芜湖)

太白楼

太白楼在太平府城西南采石山,亦名谪仙楼。楼上下墙壁间题诗几遍,有萧尺木画壁,甚妙。咸以为画胜于诗,近亦刷去不存。(当涂)

识舟亭

亭在芜湖鹤儿山顶,俯瞰大江,帆樯四列。相传为谢宣城"天际识归舟"处也。壁间有前明方逢时、王思任题诗石刻。(芜湖)

滴翠轩

滴翠轩在芜湖赭山广济院塔旁,宋黄山谷读书处,旧名桧轩,为鸠江名胜。(芜湖)

乌 江

乌江在和州东南,距江口三里许。有土山甚峻,丛木郁然。山下有项王庙,遗像在焉,两侧以亚父范增、司马龙苴配享。后殿塑夫人像,是为虞姬也。又有项王墓在庙后,据《史记》,葬项王谷城,安得复有墓在此乎?想前人附会耳。读汪佃碑记,知旧时有唐李少温篆额,今不存。又一碑刻王画像半身,石光莹然若镜,余有诗云:"不渡江东忍自亡,天心人事本难量。英雄已足称千古,香火还留祭一方。丛木秋风余杀气,鬼磷墓雨落星光。我来艤棹寒塘晚,惟听江流悲未央。"(和州)

天门山

天门山在和州东南,与太平府之博望山东西对峙,中隔一江,今人谓之东梁山、西梁山。乾隆五十四年三月廿九日,余泊舟山下,因登岸。携一仆造其绝顶,山形秀削,石路盘纡,俯瞰大江,声喧足底,即李青莲诗所谓"天门中断楚江开"是也。山下设游击一员,以备守御。距芜湖关不过四十里耳。(和州)

濡 须

濡须山在巢县东南,濡须水所经也。《方舆胜览》云:"濡须山谓之东关,七宝山谓之西关。"胡三省《通鉴注》:"东关即濡须口,亦谓之栅江口,当三面之险,相传为夏禹所筑。"按东关之名,见于《三国志·魏书》、《陈书》及《水经注》、《唐书·地理志》云巢县东南四十里有故东关是也。其地高峻险狭,实守阨之所。余于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六日,扁舟过此。又行数里,过踟蹰山,《春秋》昭五年"楚子观兵坻箕山",即此。乃披衣而起,回望濡须、龙洞诸山,已在微茫烟霭之间。秋林堕叶,半红半黄,落日暮云,忽青忽紫,宛如一幅徐崇嗣没骨法也。(巢县)

孔子台

孔子台在巢县西北五十里,土名柘皋。《名胜志》云:"孔子南游至橐皋,与弟子憩台而反。"即此。按巢县即夏、商时南巢地,周为巢伯国,后属楚,秦置居巢县,《史记·项羽本纪》居巢人范增是也。其云橐皋者,春秋时为吴邑,哀十二年"公会吴于橐皋",汉置橐皋县,属九江郡。《三国·吴志·朱桓传》及杜预《左传注》、《括地志》,俱有橐皋之名,不知何时讹为柘皋。想"橐""拓"音相近,后人又因"拓"字类"柘",而再讹也。(巢县)

芍 陂

芍陂在寿州南八十里,春秋时为楚相孙叔敖所造。陂周三百二十四里,横径百里。陂有五门,上承淠水,吐纳川流。西北为香门,陂水北流,经孙叔敖庙下,谓之芍陂渎。又北分为二水:一水东注,为黎浆;一水曰葛渎。又北流入寿春城中,又北迳相国城东,又北出城,注淝水。《寿州志》云:"西自六安州龙穴山,东自濠州横石,东南自龙池山,其水胥会于此。"按《后汉书》,建初八年,王景为庐江太守,郡界有故芍陂稻田,景率吏民修起芜废,灌田可万顷,境内丰赡。《魏书》志建安五年刘馥修芍陂堰。《宋书》高祖遣毛修之复芍陂,灌田数千顷。又长沙王义欣镇寿阳,使参军殷肃因旧沟引淠水入芍陂,溉田万余顷。自唐、宋、元、明以来,或浚或废。本朝顺治十二年,寿州知州李大升又修之。真万世之利也。(寿州)

淮 水

淮水出桐栢山胎簪峰,下有禹庙,庙前有三井,是为淮源。自汉以来,治淮者尝祷之。余至正阳关,必渡淮水,是年淮水大决,淹没民田以数十万计,为叹息者久之,乃作诗云:"淮渎滔滔控数州,东驰千里未能休。几看祷庙寻三井,安得探源溯上流?秋潦涨时成窜鼠,阪田没处有浮鸥。我来问渡斜阳晚,白草黄沙漫野愁。"(寿州)

颍 水

颍水出颍州府城北。余自乾隆丁未十月将之汴梁,道出颍川,由太和至周家口,舟行者数日,遇如皋林铁箫,有诗云:"颍水流不息,枫林落日黄。扁舟独西走,群雁向南翔。兄弟经年别,关河去路长。篷窗无限意,还见野鸳鸯(水边鸳鸯甚多)。暮寒泊村店,沽酒认

青旗。犬吠闭门早，樵归生月迟。喜闻乡国信，况有故人期。相对挑灯坐，举杯聊酌之。"（阜阳）

钱塘江

余以乾隆乙巳岁春三月始游钱塘，嗣后往来于浙东西者几三十余年。其山则有南高峰、北高峰之峻险，其水则有西湖、玉泉之清洌，其寺宇则有净慈、灵隐之雄壮，其洞壑则有飞来、金鼓之幽深。古迹之多，名胜之雅，林木之秀，花鸟之蕃，当为海内第一。惟八月之涛最为奇观，其来如三座雪峰，其声如百万军鼓，心摇目眩，顷刻而至，则天下所无矣。按钱塘之号，先于周、秦，见《史记·始皇本纪》。至先武肃王筑塘捍海，而名益著耳。（钱塘）

烟雨楼

嘉兴府东南有烟雨楼。五代时武肃王第六子元璙为中吴军节度使，筑烟雨楼于滮湖之上，即此，又名鸳鸯湖。（嘉兴）

槜李城

按《史记·吴泰伯世家》，吴伐越，勾践迎击之，败于槜李。据府志云，在桐乡濮院之西，濮院即槜李墟也。其地有范蠡坞。（秀水）

魏　塘

嘉善东门外有河一道，通清风泾，曰魏塘，亦名武塘。相传魏武帝经此，故名。（嘉善）

石　尊

石尊在湖州府城南二里岘山上，是大石一块，中窪可以贮酒，故又名窪尊。唐开元中，李適之为湖州别驾，每挈所亲登山酣饮。后颜鲁公为湖州刺史，偕宾客门生弟侄辈作《窪尊联句诗》，即此。今石尊上有一亭未圮，而所谓逸考堂者，已片瓦无存矣。（乌程）

墨妙亭

墨妙亭在湖州府署后，嘉庆癸酉初冬，余始至吴兴。时阳湖赵季由为吴兴太守，遂与寻觅汉、唐诸刻，竟无有存者，遂赋二诗云："苕花正浮雪，橘林新著霜。谢公到郡久，今始来斯堂。握手招残碑，一笑倾壶觞。墨妙已无亭，寒花尚余香。羲献不可作，颜徐亦难量。俯仰感古今，缅焉暗神伤。""坡公来吴兴，尝晤孙莘老。酬赠诗最多，当时和者少。屈指七百年，此事谁复讨。青山依然在，古刻迹如扫。乃悟金石质，年寿犹不保。何如饮美酒，令我颜色好。"（乌程）

王右军别业

按《嘉泰会稽志》，即山阴县东北蕺山下之戒珠寺，寺门有右军塑像，青巾道服，坐于正中。王梅溪有诗云："欲吊右军千载魂，祠堂荆棘断碑存。老僧相见话遗事，问我兰亭几世孙。"（山阴）

东　府

《吴越备史》云，唐乾宁三年，先武肃王平董昌，敕改威胜军为镇东军，以王为镇海镇东军节度使，遂有越州之地。梁开平二年，升为大都督府，谓之东府。周广顺元年，大元帅吴越国忠懿王即越州东府，又筑宫治园圃，即今之绍兴府治也。（山阴）

清白堂

绍兴府治中有清白堂，宋康定中范文正公仲淹知越州时所建，并自作记。乾隆五十七年，余与修郡志，太守李公属余隶书，刻诸堂上。（山阴）

越王台

《名胜志》云：萧山县西九里有越王台，李太白诗"西陵拱越台"是也。《祥符图经》云种山东北亦有越王台。种山即今之卧龙山，在绍兴府城内。其山盘旋回绕，形如卧龙，相传越大夫文种葬此，故名。府志云嘉定十五年，郡守汪纲于卧龙山西南又筑一台，有曾耆年篆书三大字，刻诸石，今不存。（山阴）

柯　亭

柯亭在山阴县西南四十里，今亭已废，即为柯桥寺。按郡志，千秋亭一名柯亭，又名高迁亭。汉末蔡中郎避难会稽，宿于柯亭，仰观椽竹，因取为笛，今词家所谓"柯亭辨笛"是也。乾隆十六年，高宗皇帝南巡，有《柯亭诗》。（山阴）

蓬莱阁

阁在绍兴府署后。《名胜志》云钱武肃王建，即五代镇东军节度使官廨，今府门前有镇东阁，尚其遗址。其名蓬莱者，取元微之诗"我是玉皇香案吏，谪居犹得住蓬莱"也。宋淳熙元年，武肃八世孙端礼知越州，重修。自元祐戊辰郡守章楶修之，又四十八年汪纲复修，由来久矣。乾隆辛亥、壬子之间，余尝盘桓于此，启窗一望，千岩万壑，毕呈案前，幽鸟闲云，时亲坐上，又在赵千里仙山楼阁中也。（山阴）

雷　门

雷门即今绍兴府城之五云门，《元和郡县志》云勾践所立，以吴有蛇门，得雷而发，表事吴之意。《会稽记》云雷门上有大鼓，围二丈八尺，每一鼓，声闻洛阳。孙恩之乱，鼓为军人斫破，有双白鹤飞出，后遂不鸣。（会稽）

窆　石

会稽禹庙，后坐镜湖，前对宛委山。地甚宏敞，而无唐、宋旧碑，惟窆石为最古。石在庙之左偏，状如称锤，上有亭覆之。《图经》云："禹葬会稽，取此石为窆，

上有古篆不可读。"王顺伯《金石录》以为汉刻,或以为三国吴告祭文。有宋、元人题名,可辨者惟会稽令赵与陞及元人员峤真逸李倜两题而已。(会稽)

兰　亭

兰亭在山阴县西南二十七里,其地相传为越王勾践种兰处,因名。晋王右军《曲水诗序》即于此作也。由娄公埠舍舟而途,约行五六里许,即天章寺。亭在寺东,右军书序所谓"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映带左右"者,至此始信。国朝康熙三十四年,圣祖仁皇帝临幸于此,有御书大字兰亭穹碑一座,上覆以亭。乾隆十六年春,高宗纯皇帝南巡,又有《御制兰亭即事诗》一首,即刻其阴。癸丑三月三日,郡守李晓园亨特尝邀袁简斋太史、平宽夫宫詹辈二十一人,作修禊之会,余亦与焉。今五十余年矣,岁月易迁,欢情难再,可为太息者也。会中有桐城姚秋槎观察仿《西园雅集图》作记一篇,刻于郡志。(会稽)

智永禅师书阁

书阁在会稽县之云门寺后,即王右军七代孙智永禅师临池之所也。隋、唐间《禊帖》真本即藏此阁。阁凡七间,甚高敞,阁后皆植竹,直接山顶。世所传退笔冢,即在竹中,今无其迹矣。乾隆壬子三月,余尝与袁简斋太史、平宽夫詹事、徐朗斋孝廉、陈斗泉文学一宿其中。(会稽)

江文通宅

江文通宅在萧山县城,今为觉苑寺。寺前有梦笔桥,相沿已久,寺中古刻甚多。(萧山)

天台山

天台山在浙东三百里,自古来游天台者,要皆得之耳食,或蹈前人纪载,未必皆亲历其境也。惟本朝王太初、王季重、潘稼堂、齐巨山四公为得其详。然此山周围数百里,一丘一壑,一溪一涧,风云之出没,花木之兴衰,古今不同,随时变幻,移步换形。即四公者,亦不过领略其大概,岂能穷幽历险,一一笔之于书?余游天台凡两次,所到之地,百不得一,如读《史》、《汉》选本,不可谓之读过《史》、《汉》也。即如石桥之瀑,险怪百出,桃源之山,壁立万仞,岂语言笔墨之所能尽?然古人记载,往往言过其实,逾于所见。孔灵符《会稽记》曰:"悬溜千仞,谓之瀑布。"《临海记》曰:"飞泉悬流,千丈如布。"《启蒙记注》谓"天台去天不远,有石桥阔不盈尺,长数十丈,下临绝冥之涧"者,皆传闻之误。即如李太白诗所谓"天台四万八千丈",又谁为之量丈耶?(天台)

桃源洞

桃源洞在天台县北二十里十四都护国寺之东,相传汉永平中刘晨、阮肇遇仙于此。攒峰叠嶂,左右回环,中有一涧,随山曲折,水穷道尽,则有一洞潜通山足,仰头一望,但见诸峰插天,殆非人境。道光五年九月,余以重修先世会稽郡王墓时过桃源,真奇境也。(天台)

桐柏宫

桐柏宫在天台县西二十五里,道家所谓七十二福地之一。由清溪迤北而入,其路曲折清幽,至宫门,则一望如平畴,四山苍然,九峰回抱,别有天地。县志云,唐景云二年,为司马承祯建,然梁沈约有《桐柏山金庭观碑记》,则唐以前先有之矣。至太和、咸通之间,道士徐灵府、叶藏质新之,元微之、刘处静为记。五代开平中,先武肃王重建,名桐柏宫。至宋大中祥符元年,又改名崇道观。观中有上清阁,阁藏宋太宗、真宗御书,及高宗所临晋、唐法帖共五十三卷。又吴越国王所舍铜像天尊十位,连金银铜所铸火焰台座,檀香三清像一龛,计二百六十区;玉花八株,铜三清像,金银字经二百函;睦亲宅昭成太子宫圣迹四十轴,历代珍袭供奉。至明吴元年遘火,化为丘墟。惟存檀香像一区而已。洪武间重建,永乐中又加新之。其时尚有唐人碑刻,如《崔尚碑颂》,韩择木八分书。本朝雍正间又火,一椽无存。大吏奏请重建,乾隆初年始讫工。今观基虽宏壮,不过十之二三矣。(天台)

李太白书堂

唐李白书堂在华顶峰最高处,相传太白尝游天台,读书于此。今为拜经台,高僧修道,结茅其上,四围筑以石城护之,防风雪也。其下有积水,为王右军墨池。(天台)

石　桥

石桥在天台县北五十里,桥之上下有上方广、下方广两寺。其桥在昙华亭之下,如一龙横卧于两崖之间。其上则双涧合流,俱由桥下冲激,遂成飞瀑,一落数丈,声如殷雷,真奇观也。(天台)

白云山

台州府城东北隅有白云山,宋绍兴初,有先世赐第,贤穆大长公主所居也。道光三年三月,余往台州拜观唐赐铁券,曾一至焉。惟有祠堂三间,左右皆菜圃而已。(临海)

严子陵钓台

七里泷在严州府东北二十里,乾隆甲寅、乙卯之间,余往来者凡数次。其所谓钓台者甚高,台上有严公祠,两侧配享者为唐之贺知章、宋之谢皋羽也。台下急流汹涌,怪石嵯峨,绿树青山,四围环绕。祠旁有严氏子孙数家,以奉祀事,多以渔樵为业。余有诗云:"直钩钓国曲钩名,富贵原无足重轻。我亦久忘名利者,合来祠下拜先生。""祠堂倾侧草萧萧,奉祀云礽亦寂寥。犹

有先人家法在，多因避客混渔樵。”（建德）

九仙山乌石山

福建省城藩署前南行里许曰狮子楼，即五代王审知还珠门也。又里许，过保泰桥，其东为九仙山，有定光塔；其西为乌石山，有坚牢塔。九仙山大石纵横，叠如楼阁，磨崖题名甚多，其可辨者，小华峰之侧有熙宁元年光禄卿、直昭文馆、知军州事程师孟及沈绅、刘彝等七人题名，又廓然台后有绍兴壬子程晋道题名，平远台左方有淳熙丙申陈休斋分书两题，又绍兴二年郑滋德篆书。其郡志所载野意亭、丹井、醉石、杏坛诸胜，俱无从踪迹矣。乌石山上有李少温篆书“般若台”三字摩崖，其旁亦有宋人题名，不暇细读。坚牢塔凡七级，其第五级有林同颖《造塔记》，有永隆纪年，今俱凿去，尚露笔尖。第七级又有伪闽王延曦宫嫔官属题名，此朱竹垞、吴志伊辈所未搜求者。余尝赋诗云：“琅琊建国太匆匆，两世兵戈一霎中。负海自居天子座，因山犹筑梵王宫。至今残石留名姓，细辨题年记永隆。极目孤城思往事，塔铃无语怨东风。”（闽县）

延平津

延平津在福建延平府延福门外，相传为雷、华沉剑处。山上有明翠阁、景云楼、凤冠岩诸胜。余以乾隆六十年二月十六日过此，是日东北风甚急，松杉怒号，桃李无色。与山僧坐话者久之，有《建河归棹诗》云：“建河天下险，说起便生愁。众水趋崩壑，群山夹乱流，身居烟霭国，家在木兰舟。最怕前滩急，停桡更缩留。落日张湖坂，奔流势渐平，急鸣巫峡雨，又激海涛声。对饭谁能食，推篷暗自惊。仙霞望不见，惟有暮云征。夜泊延平驿，津头月一弯。悲风号独树，野火烧空山。干莫何时出，斗牛不可攀。我来凭吊古，叹息水潺潺。”（南平）

丛话十九　陵墓

夏禹陵

禹陵在绍兴府城南十五里，见《吴越春秋》、《越绝书》、《史记》、《汉书正义》、《皇览》诸书。《嘉泰会稽志》云，禹巡狩江南，死而葬焉，犹舜之陟方而死，遂葬苍梧。古圣人所以送终，事最简易，非若汉世人主之豫自起陵也。案自先秦古书帝王皆不称陵，陵之名实自汉始，今名禹陵者，是后人尊之之辞也。陵有禹庙，甚巍焕，背湖南向，自唐、宋、元、明以来，春秋祭祀不绝。明嘉靖中，闽人郑善夫定禹陵在庙南数十步，时知府南大吉因立石，刻“大禹陵”三字，覆以亭，考古者不封不树，后之人何能定其故处，恐附会耳。今庙旁有姒氏者数家守卫之，相传即禹之苗裔。庙中无古碑，皆有明以来所立，惟窆石一块甚古，上有篆书隐隐可辨，说者谓当是三国吴告祭之文也。乾隆五十七年春，余尝与修郡志，偕平宽夫侍郎、徐朗斋孝廉亲往拜之。

商吴泰伯墓

吴泰伯墓在吾邑之鸿山，旧名皇山。《南徐记》泰伯宅东九里，有皇山，泰伯所葬地。按《史记·世家正义》注云，泰伯居梅里平墟，在无锡东南三十里是也。汉桓帝永兴二年，诏吴都太守麋豹修之，周以垣墉，给五十户守卫其墓。晋肃宗太宁元年，诏祀泰伯用王者礼乐，具王者冕服，建庙于茔城南三十步，命晋陵太守殷师领焉。宋武帝永初元年，敕泰伯以太牢祀。唐太宗贞观十三年，诏重广泰伯门殿，遣礼部尚书韩太冲祀以太牢，赐金铜香炉一具。十五年，赐泰伯六十四世孙驸马都尉吴世伟苗田千顷，永充庙祀。宋太平兴国三年，敕朝散大夫梁周翰赐墓旁田二百二十三亩，令岁收供奉洒扫。仁宗天圣元年，敕赐绕墓田一百亩耕种，并入墓仓贮用。哲宗元祐七年，有诏吴泰伯以至德庙为额，遣官致祭。元符间，制封至德侯。崇宁初，进封王爵。元仁宗元贞元年，命祭三让王吴泰伯于姑苏至德庙。英宗至治二年，诏遣御史中丞察罕帖木耳致祭。明洪武二年，改封吴泰伯之神，春秋祀之。弘治间，邑人杨文建亭表墓。本朝康熙中，巡抚吴存礼、邑令吴兴祚先后兴修，后为山民侵削，树木殆尽。雍正四年，邑令王乔林勒石永禁。乾隆二年，又给帑修葺，邑令王允谦增建享堂墓门。至嘉庆初年，墓之前后皆为近民开垦，墓门亦颓圮无余，仅存一小碣，有高忠宪公题字。向例，有泰伯庙道士东西两房轮流值管，而终年未尝一至，盖荒废久矣。十六年，婺源齐公彦槐来宰吾邑，先余尝画一图，请翁阁学方纲、曾中丞燠、吴祭酒锡麒、吴学士鼒、范编修来宗辈作为诗文，面呈齐侯，且请修墓，以发其端。至十九年，邑中大旱，侯劝赈乡间，始谒墓所。其明年，岁大熟，尚有赢余，即取造丰乐桥，且以修墓，凡费白金三千两有奇。自此垣墉复整，墓门复立，植以松柏，栽以梅花，添置守墓道士一人，田八亩，时加防护，侯之力也。后侯以匆匆去县，未立碑文，他日当为书刻之，以传诸后来云。

商仲雍墓

按《史记·索隐》注，仲雍冢在常熟县西虞山上，与言偃冢并列。《太平寰宇记》云，虞山有仲雍、齐女墓，即简文帝《招真治碑》所云：“远望仲雍，而高坟萧瑟；旁临齐女，则哀垄苍茫。”盖齐、梁时犹不废也。唐、宋、元、明以来，无有为之表者，国初始修葺之。乾隆二十五年，裔孙有周姓者，相传为仲雍之后，又立墓门于北门大街，由山麓甃路，直达墓所。五十四年，裔孙等又建石坊，学使曹秀先题曰“南国友恭”四字。近来邑之士大夫辄有讼官，谓周氏侵占言子墓者，可发一笑。

商大夫彭祖墓

《浙江通志》云，彭祖墓在临安县东南十里。《嘉靖临安志》云，因彭祖寿年八百，故号其山曰八百山，里曰

八百里。昔武肃王御黄巢，临安兵屯八百里矣，即此。《东坡诗集》有《彭祖庙诗》云："跨历商周看盛衰，欲将齿发斗蛇龟。空餐云母连山尽（公自注：山有云母，彭祖所采服也），不见蟠桃著子时（施注：老彭善补导之术，并服木桂、云母、麋角，常有少容）。"子由亦有诗曰："猖狂战国古神仙，曳尾泥涂老更安。厌世乘云人不见，空坟聊复葬衣冠。"而朱文公《雪心赋》亦引用之云："天柱高而寿彭祖。"《名山胜概》云八百山逾横砧，次彭安有孤冢如堂，或曰是商大夫老彭墓也。旁有一碑仆且泐，不可读。据诸说则彭祖实有墓在临安矣。案，《水经注》，彭城有彭祖冢。又《续汉·郡国志》，武阳彭亡聚引《益州记》注云，亦有彭祖冢，二苏之诗，恐是彭城或武阳两地之墓，未必在临安八百里也。

周延陵季子墓

吴季札墓在江阴县北七十里，地名申港。墓前有石碑，古篆曰："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十字，字大径尺，相传为孔子手书，体势奇伟。旧志载，唐开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摹拓其书，然则唐以前已刻之。大历十四年，润州刺史萧定重模勒石。今庙中所存者，是宋崇宁二年常州太守朱彦立，盖屡次重刻矣。今丹阳驿前及金坛之九里镇，俱有一碑，未知孰是？

周先贤言子墓

言子墓在虞山北麓乾元宫下，《史记·索隐》及《吴地记》皆载之，宋、元以来不废。明弘治中，知县杨子器为表其墓。崇祯初，巡按御史路振飞再修。国朝康熙间，参议王儒重修墓道。雍正间，方伯鄂尔泰又建石坊，题曰"南方夫子"，而苏松粮道王澄慧又筑墙垣卫之。乾隆三十三年，裔孙襄阳太守言如泗、五经博士言如洙等屡为修建，规模宏敞，松楸郁然，为吴中古墓云。

周先贤曾点澹台灭明二墓

山东费县旧有曾点、澹台灭明二墓，碑志久阙矣。嘉庆十三年九月余入京，曾偕孙渊如观察同过费县访得之，遂以隶古书丹付县令郭志青刻二碣，一立于曾点墓前，一立于澹台灭明墓前，以垂永久。

周先贤闵子墓

闵子墓，据《太平寰宇记》在范县东，今所传在历城者，误也。嘉庆癸亥冬，阳湖孙渊如观察为山东兖沂曹济道，以查赈按行范县，知墓所在，时以河决，不能诣谒。及官粮储道，忽梦浚井出古丈夫，布衣泥涂状，自称闵子骞，觉而异之。因出俸钱，属县令谭文谟访视废基，申禁樵采，嗣以县令屡更，事未施行。至华亭唐晟宰是县，始捐廉重修，栽种树木，乞观察为文纪之，并访义士左伯桃、羊角哀墓于县之义城寺东，并考其原委，以存志乘焉。

周要离冢

余少时在阊门内十庙前，沿城脚下见水潭边有石碣，上刻"古要离冢"四字，横卧荒草中。据《后汉书》注，梁伯鸾墓在要离冢北，却无碑碣可考。道光七年，福州梁茝林方伯为访古迹，仅于潭水中得一碣，即是刻也。后有成化十年渤海高出题字样，而伯鸾墓终无踪迹。

汉高密太守钱咸墓

成化《湖州府志》云，在长兴县西五里。《浙江通志》云咸为彭祖四十七代孙，墓在长兴县西五里，其山名伞盖山。《西吴·里语》云，墓柱上题汉故旗门将军、高密太守钱府君之神道。

汉富春公钱让墓

万历《湖州府志》云，富春公墓在长兴县西五里。按公讳让，字德高，高密太守咸之曾孙。顺帝永和元年，举孝廉，除历阳、章安二县长。后从太尉赵峻，辟为西曹掾，迁黄门选部侍郎。九江寇盗周生、范容作乱，诏授广陵太守、征东大将军讨平之。桓帝建和元年，拜广陵相、征东大将军、使持节、都督江东诸军事、徐兖二州刺史，封富春公，食邑五千户，实封一百五十户。夫人徐氏，合葬长城县平望乡西北梓山，乃江东钱氏第一代祖也（长城，即今之长兴县）。

汉太子洗马钱京墓

案先世《大宗谱》，公讳京，字仲恭，富春公第二子，仕后汉历东宫舍人、太子洗马，葬长城县吴概山。

汉孝女曹娥墓

按嘉泰会稽志，云在县东七十二里。《后汉书》，元嘉初度尚设祭之诔之，改葬娥于江南道旁，即此。余于乾隆、嘉庆间尝三过其庙，庙之东偏有双桧亭，宋张即之书。亭后有大小两冢，其大为娥之父母，其小者即娥墓也，余为补书一碑刻石墓上。

汉东海孝妇墓

余曩尝入京，过郯城县，路旁有东海孝妇祠，香火甚盛。嘉庆廿三年夏，偶游海州之云台山，过新县北二里亦有孝妇祠，祠后有二冢，相传孝妇死祔于姑墓，土人为立祠焉。然案沈括《梦溪笔谭》，今东海县即汉之赣榆，属琅邪，非古之东海也。《广舆记》谓孝妇是郯人，《一统志》云冢在郯城东十里，又似以郯城为真墓云。

三国吴王夫人墓

华亭南二里许，有屋基废地一块，近处居民有刘叟者，每见有红裳女子徘徊其间，人有见者，旋入地中而灭，甚怪之。疑土中有异，发之不数尺，获一砖甚古，下有巨椁如屋。旁有穴，以火烛之，有石榻，上卧髑髅一具，前植短碑，有吴陆公逊第三女王夫人之墓十二字，非篆非隶。左列石几，供一瓦盆，其色如玉，乃取出贮

水，甚清，经年不竭。后见红裳者复来，或隐或见，其人随感疾死。盆为好事者取去，并无他异。此乾隆初年事。

吴大将军丁奉墓

华亭新桥镇东市有丁奉墓。嘉庆八年，农人垦田见一石，携归，石上有“大将军丁奉墓”六字，余俱漫灭。今墓尚存，高三尺许。案《三国·吴志》，丁奉，安丰人。以斩孙綝，迁大将军。迎立孙皓，擢大司马左军师。

晋谢太傅墓

谢太傅安墓，在长兴县西南六十里，地名三鸦冈，今尚有子孙守墓者。按《晋书》，文靖卒，本葬于建康之梅岭。至陈，始兴王叔陵淫暴，好发古冢。晋世王公贵人多葬其地，叔陵乃发谢墓，以葬其生母彭氏。时文靖裔孙名夷吾者，适为长城令，徙葬于此，立庙祀焉，有大观三年墓田碑可考。嘉庆三年，吾友邢佺山太守来宰是邑，重修其墓，并赋诗云：“谢公原上夕阳斜，华表岿然树半遮。雷雨元功高百辟，风云荒冢护三鸦。古陂已泐唐人石，野草犹开晋代花。赖有乌衣贤裔在，蘋蘩重荐不须嗟。”钱竹汀宫詹、秦小岘少寇、阮云台宫保俱有诗纪之，为一时盛事云。

晋永安侯钱广墓

弘治《湖州府志》云，在长兴县西二里。按先世《大宗谱》，公讳广，字敬仲，西晋举孝廉，除上将军。平贼石冰、封云等有功，征补军咨祭酒、扬威将军、领江州刺史、使持节、征虏将军、都督江洪二州诸军事，封永安侯，谥忠壮。夫人周氏，合葬长城县胡陵山。按《晋书》，永安侯广，名见《周玘传》。

梁临川王钱伯仁墓

按临川王伯仁，字仲方，宋明帝泰始中，举孝廉，除王府兵曹参军、员外散骑常侍。萧梁革命，义不再仕，遂挂冠归。天监二年，诏举世家勋德之士，郡守柳浑表荐之，拜扬州刺史，卒葬高密太守墓西二里。夫人吴郡张氏，子五人：肃之、乐之、邕之、敬之、和之。有女名宝媛，归文瓒陈公，生子霸先，即陈武帝也。永定初，追赠临川王，见《陈书·外戚传》。又按颜鲁公《湖州石柱记》云，钱氏长城人，父仲方。高祖微时，先娶之，早卒。及即位，追尊为昭皇后，墓曰嘉陵，在县北五里。

梁妙严公主墓

苏城闾丘坊巷有息园，今为钱氏家庙，族弟棨溪司马购顾氏依园地增筑之。园中有高阜曰妙严台者，即梁时妙严公主墓，府志已载之。案徐柯《妙严台诗序》云，考梁时公主之见于史书者，有玉姚、玉婉、玉嬛、令嫕、含贞，又长城、吉安皆有封号，不知妙严主何封也。简文王皇后生长山公主，名妙碧，则妙严为简文女无疑矣，旧志以为梁武帝女，误也。公主之墓西去数百步，今为蒲林巷，巷之西口有石马一区，故老相传尚是墓前物，今俗称石马鞍头是也。墓上建一亭，登亭南望有杰阁，即禅兴寺阁，上有公主像，戴毗罗帽，两手合十，作跏趺状，有宫女十人侍其两旁。相传公主曾下降郡人孙玚，玚死，梁亦旋灭，陈高祖以先朝公主，赐十宫人以优礼之，年八十余而卒。嘉庆十八年，棨溪浚池得宋时旧刻，似是界石，有东至王从事地云云，则此墓唐、宋时犹存也。

陈黄门侍郎顾野王墓

案《吴地记》，顾野王墓在横山东平陆。横山，今在吴郡西南十八里。《隋书·十道志》云，山四面皆横，故名横山。顾炎武诗序亦以为在今苏州府吴县横山之东越来溪上，今三吴顾氏皆其后也。

唐褚中令遂良墓

唐褚中令墓，据《河南府志》在偃师者，误也。案《新唐书》本传，遂良贬死爱州，即窆于彼，二男彦甫彦冲、一孙俱袝。咸通九年，诏访其丧，归葬阳翟，唐人有诗纪其事，安有葬在偃师之说？且《宰相世系表》云，褚氏出自汉褚少孙后，裔孙重始居阳翟。又《褚亮传》云，亮父玠，玠祖湮，皆钱塘人。是其先并无居缑氏之说，自史载遂良自爱州贬所归葬阳翟，亦应在今禹州，不得云偃师也。乾隆戊申正月，余在开封，偶阅《河南府志》，与洪稚存论及此，故记之。

唐工部郎杜甫墓

案《河南通志》云，唐工部郎杜甫墓在河南府偃师县之土娄村，元和八年，元微之志其墓。刘昫《旧唐书》载宗武子嗣业迁甫之柩，归葬于偃师西首阳山之前。墓志亦云启子美之柩，襄袝事于偃师。袝者，袝当阳侯墓也。是墓在偃师土娄无疑矣。自《河南府志》有巩人与事之语，遂沿司马温公诗话误载入巩县，反驳元微之袝葬偃师，为江陵途次悬拟之词，岂《旧唐书》亦不可据耶？以嗣业数千里乞丐焦劳，迁柩归葬，岂不知其祖平日不忘本不忘仁之言？袝葬当阳，以慰泉壤，礼也。乃去土娄咫尺，迁就葬巩，既违祖遗志，而又悖元公襄袝之言，断无是理。乾隆初年为村民所侵，耕为麦地，邑令朱公访出造营碑记，以复旧制。阅四十余年，又复侵削，旧时墓前本有杜公祠，为乡民改祀土谷神，欲复其旧不可，乃于城西五里堡专建焉。前临通衢，过者易识，后洛水暴涨，栋宇摧颓。五十二年，邑令南皮汤公毓倬又为清理，广其兆域，崇其冢封，环以墙垣，前开墓道，树碣大道边，至今不废。汤公又于城西五里堡以旧茶亭改建，其地轩敞，足以栖灵，即以旧祠僧奉香火。五十三年，余游河南，深悉其事。

唐鲁郡开国公颜真卿墓

颜鲁公墓在偃师县东北之邙山，明嘉靖中，先世祖乐闲公曾任偃师，尝为清理，墓前有米芾书碑云：“公之

使贼也，谓饯者曰，吾昔在江南遇道士陶八，八授以刀圭碧霞，服之可以不死，且云七十后有大厄，当会我于罗浮山后。”公葬偃师县北山。有贾人至南海，见道士，奕托书寄至偃师颜家，及造访，乃茔也。守墓苍头识公书，大惊，乃卜日开圹视之，棺已空矣。其事甚奇，附录于此。

唐遁璞先生墓

按先世《大宗谱》，先生讳师宝，字道圭，隐居不仕，武肃王六世祖始，卜居临安。卒，葬临安县石镜乡大钱村，世称遁璞先生。

唐赠尚书右仆射长城令公墓

《庆系谱》云，公讳仁昉，字德纯，遁璞先生子，武肃王五世祖也。卒，葬大钱村父茔。

唐赠尚书左仆射检校司空常州刺史公墓

《庆系谱》云，公讳硕亶，字文甫，武肃王四世祖也。高隐不仕，晦迹丘园。夫人陈氏，合葬于临安县石镜乡。

唐宣州旌德县令赠尚书礼部郎右谏议大夫洪胜王墓

《庆系谱》云，公讳沛，字仁泽，武肃王高祖，梁开平中追赠吏部尚书、左仆射，建庙于临安，春秋致飨，追封洪胜王。配童氏，追封齐国太夫人，改封赵国太夫人，合葬于临安县锦南乡石镜溪祖茔。

唐赠尚书左仆射加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建初王墓

《庆系谱》云，公讳宇，字道古，武肃王祖也。幼承庭训，精习诗书，而性尤至孝，唐赠尚书左仆射，加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梁赠检校司空、彭城侯，追封建初王。《坟庙记》云，建初王坟在天目乡官田桥中沙里，去县五里，计十三亩二角，坟客宋德。东至盛自福桑园，西至众户行路并水田，南至大官路，北至坟后直上大戗，分水为界。

水丘太夫人坟

《坟庙记》云，在锦南乡上钱王堡，计一十四亩一角，四面有高石塘，坟客李承礼。东至官路，西至钱照田，是钱寿田为主。南至朱仁佑田，是俞宗贵为主。北至戴照田，是钱长儿为主。康熙旧志云，水丘夫人墓在县南水丘坞，旁有定安院。《庆系谱》云，水丘太夫人为武肃王祖母，建初王之原配也。景福二年，敕自河南郡太君，加封河南郡太夫人，历封楚、魏、梁、陈四国太夫人，累赠晋国、许国太夫人、九华太夫人。年九十余而薨，准敕祔庙配享，生子一，讳宽，即英显王也。

英显王墓

《吴越备史》云，皇考讳宽，字宏道，僖宗文德元年以子吴越王功高，敕授威胜军节度推官、检校尚书礼部员外郎，兼侍御史，加检校尚书职方郎中，兼御史中丞，进太府少卿、朝散大夫、检校礼部尚书。乾宁二年夏四月乙巳薨，赠尚书左仆射，累赠特进、检校司徒、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保、太尉、太傅、太师、中书令，追封英显王。至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葬皇考太师于安国县锦北乡清风里之原。初，太师薨，王因受制讨董昌，而淮帅杨行密遣将台蒙等围我姑苏、嘉禾等处以应昌，又遣安仁义、田頵等攻我镇戍，昌复构湖州刺史李师悦率兵四千人侵我封境，王命顾全武、许再思自西陵趋石城讨昌，进围越城，遂拔之，昌既死。至四年四月，我师复从海道以救嘉禾，破贼寨十有八，所擒贼将魏约、张宣等及士卒三千余人，嘉禾平。秋八月，王再命顾全武等复姑苏，而昭宗赐铁券适至。其明年，我师救苏州，生擒淮将李近思，斩首一千余级，再战又斩其将梁琮、张庸等。而杨行密复遣将李简率兵屯无锡，我师复攻之，获其偏将陈益等，余皆散走。冬十月乃克姑苏，淮将台蒙等皆宵遁，苏州平。其年闰十月，婺州王坛抗命，而衢州刺史陈岌复贰于我。光化二年春，我师复大败陈岌党于龙丘，而命副指挥使方密、罗聚等济师于婺州。其次年正月，淮将康儒、徐从皋等复攻婺州，王命从弟銶率师讨之，遂大败贼徒于轩渚，并绝其粮道，王坛急奔宣城，陈岌降，王以岌为浙东安抚使。是年冬十月，敕遣中使取王形图于凌烟阁。五年之中，王未尝有一日之安，是以缓也。英显王配水丘氏，即太夫人侄女，敕封越国、秦国太夫人。天复元年九月壬子薨，累赠太元太夫人，与英显王合葬焉。《坟庙记》云，墓在锦北乡，去县五里，计三顷六十六亩二角四十步，看管罗青，东至官路，见有石云云。泳谨案县志，锦北乡即今之县治也。宋时始建，则今县治二堂之后有钱王墓者，其为英显王墓无疑矣。国朝乾隆十年，滇南李公名元，来宰临安，见县治二堂时有异鸟翔集，且循历巷道，空洞有声，因令一人持炬就空穴处，入丈许，则石屋宽敞，行数十步，砖甃坚固，见有一碑模糊不辨，疑为武肃隧道，既出，遂盖净土，就堂改祠，以奉香火。其后绛州赵公民洽莅任，谓神人不并治，墓可存疑，而堂不可为祠也，因移建于旧墓前，工垂成，调去。岭南严公天召继之，立石存焉。今土人俱误视为武肃王墓，而实非也。（以上先世七墓，《临安县志》俱失载）

武肃王墓

先武肃王墓，在今临安县城内安国山下，《备史》云，长兴三年壬辰春二月，唐主遣吏部侍郎卢詹、刑部郎中杨薰赐王国信汤药等。三月己酉，夜大雪，至庚戌（三月二十八日）。王薨于正寝，年八十有一，在位四十一年。朝廷闻讣，废朝七日，哀悼不已。诏谥曰武肃，命将作监臣李锴、光禄少卿臣张褒宣命。夏四月庚午，奉灵輴殡于衣锦军，即今之临安也。应顺元年甲午春正月壬午，敕葬王于安国县衣锦乡茅山之原，命工部侍郎杨凝式为碑文。《坟庙记》云，武肃王坟山并祠堂在

县城内，计二顷四十五亩二角五十步，看管罗青、吴赞。东至县子城，西至县墙，南至官街火星池，北至大溪庙基，计一十一亩，祠堂基计九亩二角三十步，庙后坟山地计一百四十亩二角。又云里城东桑园地计七十亩，祠堂西桑园地计一十四亩二角二十步，墓南向，后坐安国山，即茅山也。前对功臣山，山上有一塔，为功臣塔，甚耸秀。墓营左右有龙虎沙两条回抱，前神道碑已倒，一字无存，华表一对、石马、石羊、石虎俱全，石翁仲两对，石将军一对，享堂五楹，其中供奉武肃王木主，以文穆、忠献、忠逊、忠懿四王配享，享堂之东数武有关帝庙，即吴越之太庙也。今居民尚称之曰太庙山，庙后有石室，即所谓五祖祏也。墓门之前，即是大街。泳谨案，武肃王墓载于《浙江通志》、《杭州府志》、《临安县志》及《吴越备史》、《十国春秋》、《五代史记》诸书。宋时墓基并祠堂，据碑记载有二顷四十五亩二角五十步，其四至余地，皆历历可考。元、明以来如旧，弘治间邑令王公翔凤、毛公忠相继知县事，尝为置立屋舍栅门，令人看守，禁止作践，春秋设祭。后被土人将墓上东西龙印二山及甬道左右，各筑墙垣，占为园圃，锄犁耕种，放牧牛羊。正德十二年五月，经临安县，省祭官陈天显、高爚等十三人禀呈于浙江按察佥事许公赞，批发临安县查勘申详，得侵占人犯盛金等三十四人，即会同署印知事王儒及儒学掌印官，丈量清理，追出山田地荡共四十四亩五分零，不许占种，立石为界，即将盛金等分别治罪。其各地上原造小房，令其拆卸，仍将丈量细数并招情绘图，备行儒学收掌。饬本县知县廖瑜支给官银，于冢前临街建立大门三间，周围筑卫墙垣，又造享堂三间，拜台一所，著本县城隍庙护印道士梁元崇看守，给帖付照。嘉靖十八年二月，裔孙刑部郎德洪等又请于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傅公，即批本县查勘清理，又命会稽裔孙生员豇守墓。以旧时祭费不敷，于本县祠典内每年增设祭仪，春秋二仲致祭，每祭照乡贤名宦品物外，加帛四端，共计银四两。议将种地山民编为茔户，专管护，其荒秽不治，坐之以罪。墓域地形周围五百一十步，并令多植松柏，以壮观瞻。至隆庆二年间，又被土民吴阿五等三十人占据，并毁坏石器，私创淫祠，复经裔孙彪题呈于巡按浙江监察御史李公，批准清查。遂限侵占之人立书退状，将所占之地还官，著守祠人照址管业，其久住房屋并山田鱼池等俱令纳租，以为祭费。崇祯初，又被土民赵应元、王七等盗斫松树，裔孙简讨、国本、受益等又呈于钦差督抚军门张公，勒石禁约，以惩侵盗，又批准下县。国朝以来，坟庙无恙，子孙虽散处四方，未能年时祭扫，而春秋享祀不绝。泳于嘉庆元年在两浙转运使幕中，往临安瞻拜第一次。道光三年，由吴门至杭州，瞻拜第二次。十一年，又偕族弟懋溪瞻拜第三次，则知于七年七月，为住祠人唐阿七勾结县书张德铨等，盗伐墓上大松五株，本邑裔孙振礼、锦昌等具呈县主，讵德铨朦混谓以此为变卖充公之用，反将振礼等七人管押勒结，于是裔孙生员丹陛、大聚等又上控，经杭州府知府成公亲提严讯，追价在案。时泳以惠山家祠未曾竣工，因循至十二年冬始与族人松坡、荫轩、懋溪、佩之、砚茶砚辈酬费兴修，而太仓宗人伯瑜观察名宝琛者，正为浙江粮储道，将除云南按察使，亦有所捐，共得三百余两，重建照墙，石库门上署“钱武肃王神道”六字，而再立墓前大碑，题曰“唐故天下兵马都元帅尚父守尚书令兼中书令吴越国王谥武肃钱王之墓”三十字，又于东会锦门口立一碑，曰“钱武肃王故里”六大字。时以经费不敷，仅将祠堂添瓦小修，神牌更正，而甬道上之苍苔瓦砾，神宫前之积水潆洄，未能挑浚，一律扩清，此十四年四月事也。至十五年春，泳偕诸宗人祭埽，则知伯瑜廉访又擢浙江布政使矣。是时地方大吏正入奏大修海塘，其钦差大臣为歙县吴退旃都宪，与泳本旧好，遂面递一呈，请修先墓。至次年海塘工竣，奉旨钦颁“朝宗效社”四字额，恭悬祠内。而都宪还朝，先捐白金百两为倡，自是抚、藩、臬、运以及两浙诸观察各有所捐，合一千七百余两。正欲兴修，而为伯瑜方伯借挪先修会稽祠墓。至十六年，方伯始饬临安县知县冯云祥再修，清出胡姓所占东南角竹园一所，于东边照墙上再建一石库门，稍肃观瞻而已。

广陵郡王墓

广陵郡王讳元璙，武肃王第六子，石晋时为中吴军节度使，加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天福七年五月薨，以王礼葬于吴县南宫乡楞伽山之原，即今之南横山。玉济之《姑苏志》及《苏州府志》俱以为忠献王者，误也。墓久湮没，并无碑志，惟存翁仲石将军麒麟数事而已。嘉庆初年，为广东嘉应州军犯张乐真盗葬。至十五年春，余与族弟棨溪不忍坐视，首发其事，控诸县府，自此涉讼二年，卒为清复，至今祭之。而广陵嫡支子孙，居浙江之象山县者最盛，而未之知也。余尝赋诗云：“荐福山前落日迟，我来祭扫又何辞。螭头有石眠荒草，马鬣无封记断碑。小子尚能清谱牒(时泳正修广陵王一支之谱及广陵王墓域志)，诸孙早为建崇祠(棨溪新建五王祠堂，以广陵王威显公为配飨)。王灵赫赫今如在，为祝山神好护持。”

文穆王墓

先文穆王墓在钱塘县龙山之原(今名玉皇山)。后晋天福七年二月十九日敕葬。旧时墓基，有三百余亩，前案登云山，外案浙江会稽诸山，历历可数。墓前二百步外有神道碑一座，龟趺螭首，地名头城门，盖当时尚有墓城也。宋熙宁十年，郡守赵清献公抃以钱氏坟庙芜废，奏改废刹妙因院为表忠观，即在墓左，苏文忠公轼为作碑文，终宋之世，坟庙无恙。元时毁于兵火，则观废而墓存。明正德十二年，浙江按察使许公赞始为清理，已被土豪江氏占葬，图蔽所侵，谬指他向，十余年不决。至嘉靖十年，裔孙德洪、大经、应扬、邦祥、楞等复呈监司，请掘圹志以为验。于时御史王公继礼、佥宪王公臣移文杭州守娄公至德，发土夫百余人，而郡佐敖公文瑞、刘公望之躬执畚锸以从事，十日而志见，乃命

七日不掩筑，纵民来观，以示征信。远近相闻，扶老携幼，焚香罗拜，观者塞途。其明年德洪请诸高陵吕楠大书"吴越国文穆钱王墓"八字，而浙江提学佥事林云同暨钱塘知县王釴为之刻石，即今墓前所立者是也。国朝康熙三年，奉文清丈，而旧时墓基所有三百余亩者，惟存十之一矣。雍正六年间，为土民先后盗卖。至九年，又有土豪孙兰台之故父贪涎风水，盗葬其亲，并将墓前石人石兽及华表并"天下兵马都元帅"牌坊石柱等尽皆毁埋，以图灭迹。爰有二十六世孙志成者，于乾隆三年四月控县，为吏胥得贿蒙蔽，迟延不结，志成愤而成疾，郁郁以死。旋有二十七世孙时号心湖者，体志成之志，刈力扩清，又为弓算经承，与管坟人王君瑞父子及族逆钱在中等通同作弊，讼延至二十六年，心湖抱愤无告，忽奋然起曰："明春车驾南巡，吾当叩阍与孙氏权轻重耳。"孙故富家，闻之大惧，而当事亦恐负废弛之咎，俾通省理事同知纳公兴安治其事，即锁押王君瑞父子及钱在中、孙兰台等，一讯而明，立限孙氏及盗葬者三十余家统于十日内起迁，清出坟山二十八亩九分有零，另请归额，其案始定。今之得以春秋祭扫者，心湖力也。嘉庆初年，泳游两浙都转运使幕中，岁时往拜。至十三年春，又捐钱三十千文，而与住杭诸宗人勸资增筑石冢，计周围十六丈，高八尺余，上覆以土亦四尺许，而请巡抚阮公元书碑立石，冀垂永久。道光十七年，宗人宝琛为浙江布政使，瞻拜墓下，命族人廷烺、廷燻、治增等又修之。

忠献王墓

忠献王墓在文穆王墓西，两墓并列，仅隔一山，其神道碑一座，在今玉屏峰下。明成化间，先为太常吴诚占葬，由吴墓北行数十步，为江氏坟堂，坟堂之后有一涧水，甚清澈，再上数十步，有平坡，即忠献墓域也。松楸郁然，并无封冢。又上数十级，为嘉靖中宫保尚书江澜之墓。相传江氏占葬时，既将神道碑文毁灭，而墓之左右前后皆为江氏所有，其时子孙亦有控县者，而江氏势焰甚盛，既不能复，又坐诬告流戍，金陵土人至今尚目为江半朝。旧有墓基三亩，国初犹为钱氏办粮，雍正八年，江氏一并盗买，竟无从识认矣。乾隆五十九年三月，锡山裔孙天球、文炳、俊选等同来祭扫，见平坡上有洞穴，疑为隧道，即呈之杭州太守李公亨，特立碑表志，谕钱塘知县邓公云龙亲勘立界，有案存焉，自神道碑至墓基，计二百四十步。

忠逊王墓

忠逊王墓在会稽县南秦望山北，地名昌源，（今误为桑园。）《嘉泰会稽志》亦云在昌源坂。《流光谱》云在石伞峰大石屏之下，今土人谓之田螺石是也。案元至元中，有西僧杨琏真伽将发宋诸陵，浙东西骚动，大家之墓，各将石器埋藏，伐松平冢，恐罹此厄，墓之荒废，当在是时。宋末林景熙诗云："牛头一星化为石，千仞崚嶒垂铁脊。隆隆隐隐佳气藏，列峰环拱效圭璧。"又裔孙养廉诗云："零落穹碑春雨里，埋藏卧马夕阳边。"细味二诗，其墓在田螺石下无疑矣。国初为邑人屠氏所得，造为坟墓，松楸已高，幸正域尚存，惟存两石柱。道光三年三月初六日，泳游天台回，路过会稽，尝同宗人云亭翎之辈，放舟入山，至昌源坂，拜墓下，纪以诗云："扁舟出城南，双桨如轻翮。乍过樵风泾，悠然入深碧。携我绿玉杖，著我游春屐。来看射的峰，更上田螺石。峭壁何峥嵘，飞泉乱喷激。祏室已无踪，墓门亦残阙。忆昔先让王，践祚方六月。祸起碧波亭，一朝弃簪笏。犹幸骨肉恩，爱护同毛发。迁徙镇东车，竟入神仙窟。诗酒乐余年，子孙满朝籍。至今越州民，思念犹未歇（以上诸事俱见《吴越备史》）。遥遥七百载，几见沧海易。何况古墓田，松楸异今昔。翁仲既无语，桑精岂能白。亦有父老言，此中是真域。清酒谁荐芳，乌啼自朝夕。四山落苍翠，满路生荆棘。一顾三回头，行者咸叹息。我来昌源坂，凭人问遗迹。径窄滑苍苔，马鬣终难识。古寺留斜阳，钟声送行客（谓显圣寺）。款款信归桡，镜湖水流急。"至十六年冬，有宗人宝琛为浙江布政使，泳遂告之，始知是墓所以荒废之故，旋命绍兴太守及山阴、会稽两邑宰，勘明清丈，表志立碑。

忠懿王墓

先忠懿王墓，据《宋史》在河南洛阳县邙山贤相里之陶公原，而《河南通志》、《河南府志》俱失载，何也？案靖康之乱，吾钱氏合族俱随高宗南渡，居于江浙两省者十之八九。绍兴元年，荣国公忱奉母贤穆大长公主定居台州，时金人盘踞汴梁，不能往祭，故又立忠懿王衣冠墓于天台，以便春秋奉祀，惟旧时谱牒无一言及之者。乾隆五十九年春，钱塘袁简斋先生游天台，见有一碑大书"宋秦国忠懿钱王墓"八字，卧于路旁，亦明嘉靖中裔孙德洪立。先生有诗云："天台路旁古墓欹，大书忠懿钱王碑。更书南京尚宝吕，为十七世德洪题。其圹旁隆中洼陷，颇似发掘遭赤眉。在昔钱王薨逝后，宋主恩礼无少衰。赐葬洛阳贤相里，不闻此地曾舆机。或者子孙衣冠葬，七百载事难参稽。从来正史与碑碣，往往传闻多异词。崇韬枉哭子仪墓，安生误受熊光欺。我非成精老桑树，难呼翁仲说是非。且题数行书所见，郢书燕说存其疑。"道光三年，泳游天台，遍求不得，问山僧，亦无知者。他日当再为寻访，扶其碑而树之。

会稽郡王墓

先六世祖宋驸马都尉、会稽郡王暨贤穆大长公主合葬之墓，在天台县西北三十里，护国寺东五百步，凤皇山之阳。泳谨案，郡王以靖康元年十月六日薨于汴京赐第，年七十二。未几金人入汴，二帝北巡，高宗即位于南都。建炎二年五月，王长子荣国公忱等奉母贤穆与郡王灵輀奔江南，权厝于丹徒县之南山，以一弟守之，即奉贤穆避浙东，旋迁台州。高宗既定鼎杭州，即台城赐公主营第。绍兴十二年冬，皇太后銮舆北归，贤穆欢呼大喜，乃求入觐。或谓主年高，恐攖寒暑。主

曰："吾蒙上恩至深，自恨老矣，不获春秋时见，今国有大庆，可即安不一贺天子乎?"遂行，既至临安，见上并见太后，相为涕泣，上与太后遣使劳问，相望于道。居数日，主寝疾，上趣国医诊视，疾少间。十一月壬寅，忽索衣冠，命汤沐，端坐而薨，年八十有四。其明年九月十三日，先有旨迁郡王灵辅与贤穆合葬焉，事具家传。道光三年二月，泳游天台，亲拜墓下，荒凉不堪，墓前石坊已圮，仅存两石柱，中间甬道有巨碑，上刻"会稽郡钱王墓"五字，明嘉靖间，余姚裔孙刑部郎德洪立，而郡王冢封已洼陷如坎窞，似久无人祭扫矣。为感叹者久之，归而告诸宗人，适是年江南水灾，莫有应者。至五年九月始往重修，凡费白金三百两有奇，半皆出自宗人捐助，亦以十三日筑成，并访得郡王长子少保泸州军节度使荣国公忱墓在护国寺东北山之麓，及三子德庆军节度使赠咸宁郡王恤墓在护国寺西半里许大岭山之阳，即泳本房祖也。又荣国第三子观文殿大学士忠肃公端礼墓在护国寺前山，其子越州安抚使筜墓在桃源山，与其孙左丞相赠太师魏国忠靖公象祖墓在忠肃墓东偏，凡五所，俱高其冢封，立碑表志，祭奠而归。呜呼！先世自武肃王以布衣提三尺剑，镇十四州，保民立国，传子及孙，至忠懿王顺天纳土，泽及云礽，功德著于史册，自古莫有伦比。故国家有祀祭之典，官吏有防护之册，而为之子孙者岂忍听其荒废不治而漠然置之耶！且武肃王后惟忠懿一支子孙最盛；忠懿之后，惟会稽一支子孙最盛，今江浙郡县奚啻数百万家，皆郡王嫡支也，竟无一人为道之而祭之者，亦奇矣哉！

宋六陵

宋六陵者，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也，俱在会稽县宝山，今名为攒宫山。乾隆五十七年三月，余随绍兴太守李公往拜之。按六陵，元顺帝至元中有西僧杨琏真伽者，恃恩横肆，为江南总统，与会稽天衣寺僧福开及剡之演福寺僧允泽，带同西僧及部领无赖人等，诈称朝廷有旨，以杨侍郎、汪安抚侵占寺地为名，群拥陵上，时有陵使中官罗铣者拒之，两相争执，群夫拥而殴之，罗大哭而逃逸。先发宁宗、理宗、度宗、杨后四陵，劫取宝玉极多，而理宗之陵所藏尤厚，启棺之初有白光竟天，盖宝气也。复发徽、钦、高、孝、光五帝及孟、韦、吴、谢四后之陵，浙东之民莫敢言者。时有唐林两义士于暗中醵金以收真骨，一一表识葬于天章寺旁，以冬青树识之。后真伽事败，其资皆籍没入官，理宗头颅亦入宣政院，以赐所谓帝师者。危素在翰林时，偶燕见，备言始末，帝太息者久之。至明太祖洪武二年，诏下北平，返理宗头颅葬旧陵，而天章寺之真骨亦得归葬，仍名六陵。其明年，即有旨遣官访历代帝王陵寝，令各行省臣同诣所在，审视陵庙，并图以进。于是浙江行省绘图奏上，始行建复，终明之世，禁人樵采。本朝雍正七年三月，钦奉上谕，饬令该地方官于宋高宗以下六陵加意防护，故春秋祭祀，至今犹不废云。

丛话二十　园林

澄怀园

澄怀园在圆明园东南隅，每年夏月，车驾幸园，尚书房暨南书房诸臣侍直之所。芳塘若镜，红藕如船，杰阁参差，绿槐夹道，真仙境也。余尝于嘉庆十四年七月，相国英公有笔墨事见嘱，小寓于此。时公为户部侍郎兼副提督，适姚伯昂、席子远两编修新入南书房，同在近光楼盘桓者四十余日，而上海赵谦士少农亦在园中，读画评书，征歌度曲，殊不知有春明门外十丈红尘也。余时将回江南，因赋七律四首云："楼前车马响如雷，人在青山紫禁隈。百顷池台因地起，千年云木傍天开。久钦二妙同民部，恰见双星列上台。惟我清闲无一事，独随野鹤步苍苔(有邻园仙鹤常来栖止，飞翔楼下)。""蓬莱十日小勾留，喜共群仙会一楼。太液莲华犹自发，蓟门山色最宜秋。仲宣不免思乡泪，郑众偏多为国忧。别院笙歌听未歇，鸡人传唱月如钩"。"一番秋雨一番凉，立马重门夜未央(谓英公也)。玉露珠圆双阙晓，宫槐花落四蹄香。明朝彩仗应无事，昨夕银河倍有光。我亦相思千里道，欲凭行止费商量。""从今归去听秋声，恰与飞鸿结伴行。云水偶然留雪爪，江天何处觅鸥盟。回思旧事千肠结，乍觉新凉百感生。却羡昆明池上柳，世间离别不关情"。

惠　园

惠园在京师宣武门内西单牌楼郑亲王府，引池叠石，饶有幽致，相传是园为国初李笠翁手笔。园后为雏凤楼，楼前有一池水甚清洌，碧梧垂柳掩映于新花老树之间，其后即内宫门也。嘉庆己未三月，主人尝招法时帆祭酒、王铁夫国博与余同游，楼后有瀑布一条，高丈余，其声琅然，尤妙。

万柳堂

万柳堂在京师广渠门外，今为拈花寺，余尝往游数次。国初为冯益都相公别业，仿元时廉希宪遗制，亦名万柳堂，当时如毛西河、乔石林、陈其年、朱竹垞辈皆有诗文纪之。然昔之所谓莲塘花屿者，即今日之瓦砾苍苔也。成亲王有诗云："十日春阴五日雨，崇文门外无尘土。寒草回青趁马蹄，越陌度阡成漫与。居人犹自说冯家，指点荒亭带残堵。野春无门关不住，锁绿惟凭万烟缕。老僧洒扫御书楼，满壁云龙照腾翥。国初笔迹此间多，竹色墙边无片楮。不知秋井几回塌，莓苔掩抑双猊础。故老风流杳可思，词林句律能从古。赋诗饮酒乐承平，揽迥临深慰羁旅。岂无葫芦嘲学士，亦有莲华歌相府。敝车羸马江南客，眼明到此思洲渚。群鸦剩有后栖啼，双燕如看旧时舞。希宪崇情且莫论，淡对凄如别南浦。落花纷纷已觉多，回首东风真莽卤。"(以上京师)

随　园

随园在江宁城北，依小仓山麓，池台虽小，颇有幽趣。乾隆辛亥春二月初，余始游焉。时简斋先生尚健，同坐蔚蓝天，看小香雪海，梅花盛开，读画论诗者竟日。至道光二年九月，偶以事赴金陵，则楼阁倾隤，秋风落叶，又是一番境界矣。其旧仆某尚识余姓名，真所谓“犹有白头园叟在，斜阳影里话当年”也。近年闻先生长君兰村又葺而新之，游人杂遝矣。

张侯府园

张侯府园在江宁府城东，国初为靖逆侯张勇所建，今为刘观察承书得之。园不甚广，大厅东偏，有赐书楼一座最高，可以望远，万家烟火，俱在目前，亦胜地也。其他如邢氏园、孙渊如观察所构之五松园，皆有可观。邢氏园以水胜，孙氏园以石胜也。（以上江南）

乐　圃

毕秋帆尚书为陕西巡抚时，尝买得宋朱伯原乐圃旧地，引泉叠石，种竹栽花，拟为老年退息之所，余为辑《乐圃小志》二卷赠之。尚书殁后，家产入官，无托足之地，一家眷属尽住圃中，可慨也已。案，乐圃五代时为吾家广陵郡王金谷园遗址，伯原增筑之。元时为张適所居，明成化间又为杜东原所有，申文定公致仕后，又构得之。有赐闲堂、鉴曲亭、招隐榭诸胜，尝赋诗云：“栖迟旧业理荒芜，徙倚丛篁据槁梧。为圃自安吾计拙，归田早荷圣恩殊。山移小岛成愚谷，水引清流学鉴湖。敢向明时称逸老，北窗高枕一愁无。”又有《园居诗》云：“乐圃千年迹，萧斋五亩身。蓬蒿常谢客，花竹总宜人。清旷怀长统，风流属季真。临溪时独钓，吾自老丝纶。”其二云：“投老身犹健，探幽兴未阑。花神催烂漫，竹使报平安。茂树禽声合，高楼蝶梦残。不知人世上，何处有风湍。”呜呼！文定之与尚书，同是状元，同是一品官，何福命之不相及也。

狮子林

狮子林在吴郡齐女门内潘树巷，今画禅寺法堂后墙外。元至正间，僧天如、惟则延、朱德润、赵善长、倪元镇、徐幼文共商叠成，而元镇为之图，取佛书狮子座而名之，近人误以为倪云林所筑，非也。明时尚属寺中，国初鞠为民居，荒废已久。乾隆廿七年，纯皇帝南巡，始开辟剃草，筑卫墙垣。其中有狮子峰、含晖峰、吐月峰、立雪堂、卧云室、问梅阁、指柏轩、玉鉴池、冰壶井、修竹谷、小飞虹、大石屋诸胜，湖石玲珑，洞壑宛转，上有合抱大松五株，又名五松园。后为黄小华殿撰府第，其北数百步有王氏之兰雪堂、蒋氏之拙政园，皆为郡中名胜。每当春二三月，桃花齐放，菜花又开，合城士女出游，宛如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也。余二十许时，尝往游焉，作《狮林竹枝词》云：“兰雪堂前青草蕃，蒋家三径亦荒园。寻春闻说狮林好，借问谁家黄状元。虬须园子倚门边，分得秋娘买粉钱。入门疑到天台路，且避前头两少年。苍苔新雨滑弓鞋，斜倚阑干问小娃。曾记飞虹桥畔立，不知谁拾凤头钗。一双绣韈污泥溅，日暮归来空自怜。不是贪游生小惯，明朝还上虎丘船。”

拙政园

拙政园在齐门内北街，明嘉靖中御史王献臣筑，文待诏有记。御史殁后，其子好樗蒱，一夕失之，归于徐氏。国初为海宁陈相国之遴所得，未几，以驻防兵圈封为将军府。园内有连理宝珠山茶一树，吴梅村祭酒有诗纪之。迨撤去驻防，又改为兵备道行馆，既而为吴三桂婿王永康所居。三桂败事，乃籍入官。康熙十八年改苏松常道新署，旋复裁缺，散为民居，后归蒋太守棨，改名复园。春秋佳日，名流觞咏，有《复园嘉会图》，太守殁后，非复旧时景象。嘉庆中，为海昌査憺余孝廉所得，修葺年余，顿还旧观。今又归当湖吴菘圃相国家，为质库矣。

归田园

归田园在拙政园东，仅隔一墙，明季侍郎王心一所构，中有兰雪堂、泛红轩、竹香廊诸景。今王氏子孙尚居其中，相传王氏欲售于人屡矣，辄见红袍纱帽者，隐约其间，或呼啸达旦，似不能割爱者，人亦莫敢得也。余少时尝见侍郎与蒋伯玉手札，其时在崇祯十六年之十二月廿四日，书中言小园一花一木皆自培植，乞分付园丁，时加防护云云。其明年，侍郎即归道山，宜一灵之不泯耳。

息　园

息园，即顾氏依园旧址，族弟槃溪购而葺之。中有妙严台，相传为梁简文帝女妙严公主葬此。嘉庆十三年，浚池得古碣，是四至界牌，知唐、宋时尚有防护也。十六年，又添建先武肃以下五王家庙于前北向，有江苏方伯庆公碑记。按府志，宋信安郡王孟忠厚府在闾丘坊巷，有藏春园，或即其地也。其东为秀野园，康熙中翰林顾嗣立所居，有秀野草堂额，一时名士，如朱竹垞、韩慕庐辈俱有诗纪之。

绣　谷

绣谷在阊门内后板厂，国初朔州刺史蒋深筑。初刺史之祖垓，成进士后，隐居读书，偶课园丁剃草，土中得一石，有“绣谷”二字，作八分书，遂以名其园。园中亭榭无多，而位置颇有法，相传为王石谷手笔也。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刺史尝集郡中诸名宿作送春会，坐中年最长者为尤西堂、朱竹垞两太史，张匠门、惠天牧、徐澄斋诸先生尚为诸生，画师则王石谷、杨子鹤，方外则目存上人。是时沈归愚尚书年才二十七，居末座，赋诗作画，为一时之盛。刺史之子仙根亦好风雅，乾隆二十四年又作后己卯送春会，则以尚书为首座矣。世传《张忆

娘簪花图》，即于是园作也。嘉庆中，为叶河帅观潮所得，道光初，又归南康谢椒石观察，作板舆之奉，今又为婺源王氏所有矣。先是蒋氏欲将是宅出售他姓，犹豫未决，为问于乩仙，仙判一联云“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是宋人晏殊句也，而不解其义。迨归叶氏，则上句应矣；后叶氏转售于谢，谢又售于王，则下句应矣，异哉。

怀云亭

怀云亭在东白塔子巷，乾隆间郡人沈观察某占买大乘庵旧基，而造为园宅，未及三十年，而售于周勖斋太守。太守复拓而广之，颇有幽趣，改名朴园。有一峰名归云，甚峭，其东为蒋氏种梅亭。春时百花齐发，群艳争芳，系乐安全盛时四十八第之一，今归潘氏，为古香亭。

瞿　园

瞿园，即宋氏纲师园故址，嘉定瞿远村氏增筑之，其西数十步，即前大宗伯沈归愚先生旧宅也。嘉庆戊寅四月，余尝同范芝岩、潘榕皋、吴槐江诸先生看园中芍药，其花之盛，可与扬州尺五楼相埒。范有诗云：“看花车马声如沸，谁问尚书旧第来。”今又归天都吴氏矣。

涉　园

涉园在新桥巷东，郡人陆暗亭太守所筑。园不甚广，东近城垣，有小郁林、观鱼槛、吾爱亭、藤花舫、浮红漾碧诸胜，近为崇明祝氏别墅。

逸　园

逸园在吴县西脊山之麓，康熙中，孝子程文焕庐墓之所。右临太湖，左有茶山、石壁诸胜。每当梅花盛开，探幽寻诗者必到逸园，其主人程在山先生名钟，即孝子孙也。少工诗，同邑顾退山太史择为佳婿。太史之女曰蕴玉者，自号生香居士，亦能诗，与在山更唱迭和，较赵凡夫之与陆卿子殆有过之。在山尝有诗云：“空斋尽日无人到，惟有山妻问字来。”可想见其高致也。当时如沈归愚大宗伯、彭芝庭大司马、金安安廉访诸老，入山探梅，辄留宿园中。余年十二三时，尝随先君子游逸园，并见先生及生香居士，其所居曰生香阁，阁下为在山小隐，琴尊横几，图籍满床，前有钓雪槎，其西曰九峰草庐、白沙翠竹山房、腾啸台，下临具区，波涛万顷，可望、缥缈、莫厘诸峰，虽员峤、方壶，不是过也。嗣生香没后，在山亦旋卒，一子尚幼，为地方官买得而造行宫，则向之亭台池馆，皆化而为方丈瀛州矣。乾隆四十五年，高宗纯皇帝南巡，驻跸于此，有御制诗五古一首，其结句云：“园应归故主，吾弗更去矣。”回銮后，此园遂废，今隔四十年，已成瓦砾场，无有知其处者。

灵岩山馆

灵岩山馆在灵岩山之阳西施洞下，乾隆四十八九年间，毕秋帆先生所筑菟裘也。营造之工，亭台之胜，凡四五载而始成。至五十四年三月，始将扁额悬挂其门，曰灵岩山馆，先生自书，下有一联云：“花草旧香溪，卜兆千年如待我；湖山新画障，卧游终古定何年。”二门曰钟秀灵峰，乃阿文成公书。又一联云：“莲嶂千重，此日已成云出岫；松风十里，他年应待鹤归巢。”自此蟠曲而上，至御书楼，皆长松夹道，有一门甚宏敞，上题“丽烛层霄”四大字，是嵇文恭公书。楼上有楠木橱一具，中奉御笔扁额福字及所赐书籍、字画、法帖诸件，楼下刻纪恩诗及谢表稿，凡八石。由楼后折而东，有九曲廊，过廊为张太夫人祠，由祠而上，有小亭曰澄怀观，道左有三楹曰“画船云壑，三面石壁，一削千仞。”其上即西施洞也。前有一池水，甚清洌，游鱼出没可数，其中一联云：“香水濯云根，奇石惯延采砚客；画廊垂月地，幽花曾照浣纱人。”池上有精舍曰砚石山房，则刘文清公书也。其明年庚戌二月十四日，余与张君止原尝邀王梦楼太守、潘榕皋农部暨其弟云浦参军及陆谨庭孝廉辈，载酒携琴，信宿其中者三日，极文酒之欢。至嘉庆四年九月，忽有旨查抄，以营兆地例不入官，此园尚无恙也。自是日渐颓圮，苍苔满径，至丙子年间，为虞山蒋相国孙继焕所得，而先生自出镇陕西、河南、山东、两湖计二十余载，平泉草木，终未一见，可慨也。道光甲申八月，余偶过是园，回思庚戌之游，屈指已三十四年矣。为题四绝云：“卖去灵岩一角山，园门已付老僧关。林泉也自遭磨折，笑我重来鬓亦斑。”“忆昔春游花正红，曾随杖履殿诸公。坐中最羡三松树，依旧掀髯倚碧空（谓榕皋先生）。”“云壑巍然绝世奇，当年亭榭半参差。此中感慨谁能悉，试问墙间没字碑（旧时石刻俱已磨去）。”“眼前富贵总堪哀，世事无如酒一杯。却喜今朝风日好，山灵应为故人来。”

寒碧山庄

寒碧山庄在阊门外花步洞庭，刘蓉峰观察所筑，园中有十二峰，皆太湖之选。道光三年始开园门，来游者无虚日，倾动一时。

水木明瑟园

明瑟园在上沙，初吴江高士徐介白隐居于此，后郡人陆上舍稹增拓之，遂称胜地，秀水朱竹垞检讨为作《明瑟园赋》，后复荒芜。乾隆五十二年，其族孙万仞尝得王石谷所绘园图见示，余为补书朱赋，于后忽忽三十年，又为毕秋帆尚书营兆地，今且松籁如怒涛声矣。（以上苏州）

东皋草堂

东皋草堂在常熟大东门外，明左少参瞿汝说所筑，子稼轩先生式耜增拓之，有浣溪草堂、贯清堂、镜中来诸景。稼轩官户科给事中，本朝顺治三年，以议立永明王事，留粤东西数年，此园遂废。其子伯申守之，吴梅村祭酒有《后东皋草堂歌》七古一首，为伯申作也。近

为赵叔才文学所购，亭台树石，犹有存者。道光癸未四月，余偕蕴山弟往游，烹茶坐话，有沧桑之感焉。

壶隐园

壶隐园在常熟县西门内致道观西南，明左都御史陈察旧第。嘉庆十年，吴竹桥礼部长君曼堂得之，筑为亭台，颇有旨趣，其后即虞山也。越数年复得彭家场空地，亦明时邑人钱允辉南皋别业旧址，造为小筑，田园种竹养鱼，亦清幽可憩。

燕　谷

燕谷在常熟北门内令公殿右前，台湾知府蒋元枢所筑。后五十年，其族子泰安令因培购得之，倩晋陵戈裕良叠石一堆，名曰燕谷。园甚小，而曲折得宜，结构有法，余每入城亦时寓焉。（以上常熟）

康　山

康山在扬州徐宁阙口两门之间，相传为明状元康对山读书处，故名。余每至邗上，必偕友游康山，作半日清谈。其主人为江鹤亭，名春，初为仪征诸生，能诗，工于制艺，当时与天台齐次风齐名，风格高迈，一时名士，皆从之游。余于嘉庆二年始到康山，鹤亭已没，见其子吉云。今阅三十年，复见其孙守斋矣。

小玲珑山馆

扬州马主政名日琯，字秋玉，住东关街。好古博雅，考校文艺，评骘史传，旁及金石、书画、鼎彝、古玉、玩器诸物，与其弟日璐俱能诗，好客，为东南坛坫。所居曰小玲珑山馆，有看山楼、红药阶、七峰草堂、清响阁、藤花书屋、丛书楼、觅句廊、浇药井、梅寮诸胜，今亭榭依然，惜非旧主人矣。

双桐书屋

双桐书屋，即王氏旧园，关中张氏增筑之，在左卫街。园门北向，进门转右有竹径一条，由竹径而入，小亭翼然，亭中四望，则修桐百尺，清水一池，曲径长廊，奇花异卉，真城市中山林也。余于嘉庆初始至扬州，园主人张丈琴溪辄来相招，极一时文酒之乐，今垂三十余年，则亭台萧瑟，草木荒芜矣。岂园之兴废，亦有数欤？

片石山房

扬州新城花园巷又有片石山房者，二厅之后，湫以方池，池上有太湖石山子一座，高五六丈，甚奇峭，相传为石涛和尚手笔。其地系吴氏旧宅，后为一媒婆所得，以开面馆，兼为卖戏之所，改造大厅房，仿佛京师前门外戏园式样，俗不可耐矣。

江　园

扬州江畹香侍郎家有一园，在阙口门大街，回廊曲榭，花柳池台，直可与康山争胜。中有黄鹂数个生长其间，每三春时，宛转一声，莫不为之神往，余尝与中丞之侄元卿员外把酒听之。未三十年，侍郎员外叔侄相继殂谢，此园遂属之他人。余每过其门，不胜惘惘。

静修俭养之轩

静修俭养之轩在天宁门内，鲍肯园赠公所筑。四围楼阁，通以廊庑，阶前湖石数峰，尽栽丛桂、绣球、丁香、白皮松之属。余于壬午、癸未两年，寓其中最久，每逢花晨月夕，坐卧窗前，致足乐也。

樗　园

樗园在广储门内。嘉庆甲子、乙丑间吴门王铁夫学博为仪征书院山长，寓此最久，同时汪浣云、华吉崖亦尝寓焉。

平山堂

扬州之平山堂，余于乾隆五十二年秋始到，其时九峰园、倚虹园、筱园、西园曲水、小金山、尺五楼诸处，自天宁门外起直到淮南第一观，楼台掩映，朱碧鲜新，宛入赵千里仙山楼阁中。今隔三十余年，几成瓦砾场，非复旧时光景矣。有人题壁云："楼台也似佳人老，剩粉残脂倍可怜。"余亦有句云："《画舫录》中人半死，倚虹园外柳如烟。"抚今追昔，恍如一梦。

九峰园

扬州九峰园，奇石玲珑，其最高者有九，故以名园，相传皆海岳庵旧物也。高宗南巡见之，选二石入御苑，止存七峰，近又颓废，不过四五石而已。高东井有诗云："名园九个丈人尊，两叟苍颜独受恩。也似山王通籍去，竹林惟有五君存。"（以上扬州）

锦春园

锦春园在瓜州城北，前临运河，余往来南北五十余年，必由是园经过。园甚宽广，中有一池，水甚清浅，皆种荷花，登楼一望，云树苍茫，帆樯满目，真绝景也。高宗纯皇帝六次南巡，俱驻跸于此。成亲王有诗云："锦春园里万花荣，媚景熙阳照眼明。百里蜀冈遥挹翠，一渠邗水近涵清。独怜废砌横今古，颇见幽篁记姓名。来日江船须早放，倚阑愁绝莫风生。"

朴　园

朴园在仪征东南三十里，巴君朴园、宿崖昆仲以其墓旁余地，添筑亭台，为一家子弟读书之所，凡费白金二十余万两，五年始成。园甚宽广，梅萼千株，幽花满砌。其牡丹厅最轩敞，吴山尊学士书楹帖一联云："花候过丁香，喜我至刚逢谷雨；仙根依丙舍，祝君家看到仍云。"有黄石山一座，可以望远，隔江诸山，历历可数，掩映于松楸野戍之间。而湖石数峰，洞壑宛转，较吴阊之狮子林尤有过之，实淮南第一名园也。道光癸未秋九月，余自邗上往游，与童君石林、张君石樵辈信宿其

中，得十六景，有梅花岭、芳草垞、含晖洞、饮鹤涧、鱼乐溪、寻诗经、红药阑、菡萏轩、宛转桥、竹深处、识秋亭、积书岩、仙棋石、斜阳坂、望云峰、小渔梁诸名目，各系一诗，刻石园中。

珠媚园

珠媚园在通州城东北隅。有州人王景献者，尝为广州太守，得前明顾大司马旧第，为增筑之。极池台花木之胜，其正中为花对堂，堂前大紫薇二株，海内罕见，明时植也。壬午三月，余由福山渡海到州城，时泗州陈雨峰为狼山总镇，嘉兴冯椒园为州刺史，置酒园中，欢会竟日，因书四绝句云："辟疆旧有小峰峦，筑就平泉滞一官。斯事原来千古恨，空留花木让人看。""万个竹同文太守，一拳石肖李将军。探幽莫讶淮东少，如此名园自不群。""一湾春水曲通池，池上桃花红几枝。为语园丁好培植，再栽垂柳万千丝。""朱廊寥落暮云多，满径苍苔绊薜萝。置酒忩忩人欲去，紫薇花发再来过。"

文　园

如皋汪春田观察少孤，承母夫人之训，年十六以资为户部郎，随高宗出围，以较射得花翎，累官广西、山东观察使。告养在籍者二十余年，所居文园有溪南溪北两所，一桥可通。饮酒赋诗，殆无虚日，惟求子之心甚急，居常于邑不乐。道光壬午三月，余渡海游狼山，将至扬州，绕道访文园，时观察年正六十，须发皓然矣。余有诗赠之云："问讯如皋县，来游丰利场。两园分鹤径，一水跨虹梁。地僻楼台静，春深草木香。桃花潭上坐，留我醉壶觞。曲阁飞红雨，闲门漾碧流。使君无量福，乐此复何求？阔别成清梦，相思竟白头。挂帆吾欲去，海上月如钩。"

塔射园

松江张氏有塔射园，在东塔弄后，旧为许氏别业，郡人张孝廉维煦购得其半，葺为小园，以近西林寺塔故名。园中有紫藤花，开时烂漫可观。旧闻昆山徐健庵司寇家有憺园，园西池内有小浮图影，又苏州虎丘有塔影园，此皆近于城市，与塔相近，理或有之。吾乡小马桥有宝泉堂，族曾叔祖蓉峰先生所建，堂前一井，水甚清冽，井中亦有塔影。马桥距锡山五十里，距苏亦五十里，塔影从何而来，此理之不可解者。

啸　园

啸园在娄县治东，明太仆卿范惟一所筑，内有振文堂、天游阁诸胜。乾隆间沈氏虞扬得之，再为修造，清池峭石，窈若深山，不知在城市间也。

右倪园

右倪园在松江府城北门外，沈绮云司马恕所居，今谓之北仓，即姚平山构倪氏旧园而重葺者也。相传元末倪云林避乱尝寓于此，恐亦附会。园中湖石甚多，清水一泓，丛桂百本，当为云间园林第一（以上松江）。

豫　园

豫园在上海城内，明潘恭定公恩之子方伯允端所筑，方伯自有记。其地甚宽广，园中有乐寿堂，董思翁为作《乐寿堂歌》，书于屏障，字径三四寸许，其墨迹至今存焉，余于张芥航先生案头见之。堂前为千人坐，有池台之胜，池边有湖石甚奇峭，名五老峰，有玉玲珑、飞骏、玉华之名，相传为宣和遗物也。今造城隍庙于其中，为市估所占，作会集公所，游人杂遝，妇女如云，医卜星相之流，亦无不毕集，虽东京大相国寺不能过之。

日涉园

日涉园在上海县治南，明太仆卿陈所蕴别业，后归陆氏起凤，至其玄孙耳山先生锡熊贵，尤增筑之。园中旧有竹素堂，为吴门周天球题，三面临流，最为宏敞。高宗朝，先生以总纂《四库书》成，蒙赐杨基画《松南小隐图》，即以园中传经书屋改为松南小隐，以敬奉之，纪恩也。此园垂二百余年，陆氏至今世守。

吾　园

吾园在上海城西，邑人李氏别业。得露香园水蜜桃种，植数百树，桃花开时，游人如蚁。园中有带锄山馆、红雨楼诸胜，桃林中筑一亭，二鹤居之，每岁生雏，畜之可爱。

从溪园

从溪园在法华镇，亦邑人李氏别业。法华故多牡丹，为东吴之冠，而园中所植者尤蕃茂。花开时，园主人必设筵，宴请当道搢绅辈为雅集焉。（以上上海）

三泖渔庄

三泖渔庄在青浦县之朱家角，刑部侍郎王兰泉先生所居也。有经训堂、郑学斋、蒲褐山房诸额。先生博雅好古，尤精金石之学，著有《金石萃编》一百六十余卷，又《湖海文传》、《湖海诗传》共百余卷，皆收罗天下贤豪长者及骚人墨客之作，为东南坛坫。

南　园

太仓州城南有南园，前明王文肃公所筑，中有绣雪堂、潭影轩、香涛阁诸胜，皆种梅花，至今尚存老梅一株，曰瘦鹤，亦文肃手植也。余于乾隆庚戌早春，曾同毕涧飞员外过之，已荒芜不堪矣。绣雪堂壁间有"话雨"二字，是董华亭尚书书，左方书"天启丁卯，同陈眉公访逊之山馆听雨题，四月七日其昌"，计二十二字，墨渖犹存。道光庚寅冬日，偶见程芳墅所画《南园瘦鹤图》，不胜今昔之感，因书二绝句于后云："昔年踏雪过南园，古寺斜阳草木繁。惟有老梅名瘦鹤，一枝花影倚颓垣。""相国门庭感旧知，满头冰雪最相思。偶然留得和羹种，曾听前朝话雨时（王文肃、董文敏与陈眉公三

人者，最相善，俱年臻大耋。）”

平芜馆

嘉定有张丈山者，以贸迁为业，产不逾中人，而雅好园圃。邻家有小园，欲借以宴客，主人不许，张恚甚，乃重价买城南隙地筑为园，费至万余金，署曰平芜馆，知县吴盘斋为作记。遂大开园门，听人来游，日以千计。张谓人曰："吾治此园，将与邦人共之，不若邻家某之小量也。"识见亦超。

澹园

澹园，在清江浦江南河道总督节院西偏。园甚轩敞，花竹翳如，中有方塘十余亩，皆植千叶莲华，四围环绕垂杨，间以桃李，春时烂漫可观，而尤宜于夏日。道光已丑岁，余应河帅张芥航先生之招，寓园中者凡四载，余有《澹园二十四咏》，为先生作也。

长春园

长春园在芜湖北门外，即宋张孝祥于湖旧址，本邑人陈氏废园，山阴陈岸亭先生圣修宰芜湖时，构为别业。园中有鸿雪堂、镜湖轩、紫藤阁、剥蕉亭、鱼乐涧、卓笔峰、狎鹭堤、拜石廊八景，赭山当牖，潭水潆洄，塔影钟声，不暇应接，绝似西湖胜概。曩余楚北往回，屡寓于此，时长君恒斋、次君默斋皆与余订兄弟之好，极文酒之欢。迨先生擢任云南，此园遂废矣，惜哉！后三十年而为邑中王子卿太守所购，故名希右园，有归去来堂、赐书楼、吴波亭、溪山好处亭、观一精庐、小罗浮仙馆诸胜，时黄左田尚书亦予告归来，日相过从，饮酒赋诗，为鸠江之名园焉。

玉玲珑馆

玉玲珑馆在城南横河桥前，大宗伯姚公立德所居，以窗前有湖石号玉玲珑，故名。按此石相传为宋宣和花石纲之遗，本包氏灵隐山庄旧物也，后归沈氏庾园，又归龚侍御翔麟，已屡易主矣。其石高丈许，颇有皱瘦之趣。道光癸巳冬日，余偶访顺德张云巢都转，曾一至焉。

皋园

皋园在清泰门北，俗名金衙庄，以金中丞曾居于此，故名。国初为余姚严少司农沆所构，中有梧月楼、小沧浪、墨琴堂、绿雪轩、芙蓉城、怡云亭诸胜。余以嘉庆元年自半山看桃花回，同海丰张穆庵都转访之，园主人托故不纳，怅然而返。至道光壬辰岁，又为严河帅烺卜筑于此。国初严公官少农，今河帅严公号小农，俱住此园，斯已奇矣。其明年冬，余偶至杭州，又偕范吾山观察访之，甫入门，见丛桂编篱，枯槐抱竹，正顾盼间，园丁出报云，有官眷游园，不便入也。乃知一游一豫，俱有小数存乎其间。

潜园

潜园在张御史巷，其门北向，前仪征令屠琴坞得余姚杨孝廉别业，增筑之。园中湖石甚多，清池中立一峰，尤灵峭，名曰鹭君。道光壬辰岁，嘉兴范吾山观察得之，自徐州迁居于此，赋诗云："窗前有石何亭亭，频伽铭之曰鹭君。当时得者潜园叟，太息主客伤人琴。此石之高高丈五，四面玲珑洞藏府。峭然独立波中央，但见群峰皆伏俯。瘦骨棱嶒莫傲人，羽毛为累失秋林。何日出山飞到此，不辞万里同归云。石乎！石乎！何不油然作云沛霖雨，空老荒山吾与汝。安心且作信天翁，莫羡穷鸮衔腐鼠。"

长丰山馆

长丰山馆在涌金门外，郡人朱彦甫舍人得王氏别业而扩充之，盖其先世居休宁之长丰里，故名。园中有搴云楼，六桥烟柳，尽在目前，可称绝胜。舍人豪迈好客，每于春秋佳日，与郡中诸名宿载酒题襟，致足乐也。戊戌六月，余借寓楼上，有诗赠之云："搴云楼外水如天，楼上团团月正圆。清酒一壶诗百首，全家同泛采莲船。"（以上杭州）

倦圃

嘉兴府城西门内有倦圃，即宋岳鄂王孙倦翁珂故宅，圃甚宽广，俨若山林。嘉庆甲子三月，尝同家恬斋过，圃中荒废久矣。近为陈氏所购，葺而新之，据朱竹垞《曝书亭集》所载，有丛菊径、积翠池、浮岚、范湖草堂、静春轩、圆谷、采山楼、狷溪、金陀别馆、听雨斋、橘田、芳树亭、溪山真意轩、容与桥、漱研泉、潜山、锦淙洞、留真馆、澄怀阁、春水宅诸胜，俱仍旧题，为嘉禾胜地。

曝书亭

曝书亭在嘉兴之梅会里，朱检讨彝尊筑。仅有一亭，吾乡严秋水先生书额，汪蛟门为集杜诗一联以赠，曰："会须上番看成竹，何处老翁来赋诗。"嘉庆初，扬州阮云台先生督学浙江，尝过访，既为修葺，又刻集杜一联于石柱，并赋诗纪之。道光七年，东莱吕公延庆知县事，又捐俸重修。

南园

李元孚名原，嘉兴王店人，通申、韩之学。所居南园，即王复旦梅墅旧迹，在曝书亭后。园中有延青阁、听月廊、藕溪、草堂、凉舫、玉兰迳、见山亭、梅花岭、桂屏、片云轩、虚舟息机处、镜香桥、知乐亭凡十三景，元孚俱有诗，命曰《南园杂咏》，诸前辈亦多和作，为一时之盛。元孚殁后，竟成弃地，近复种为桑园。事隔五十年而元孚尚未葬，停柩园中，可叹也。（以上嘉兴）

二十五峰园

二十五峰园，在嘉善县城内环整坊科甲埭，本海昌

查氏旧园，有春风第一轩、八方亭、清梦轩、平远楼诸胜，园多湖石，洞壑玲珑。今归苏州汪厚斋氏，终年关锁，命仆守之。三十年来，园主人未尝一至也。

青藤书屋

青藤书屋在绍兴府治东南一里许，明徐文长故宅，地名观巷。青藤者，木连藤也，相传为文长手植，因以自号。藤旁有水一泓曰天池，池上有自在岩、孕山楼、浑如舟、酬字堂、樱桃馆、柿叶居诸景。国初陈老莲亦尝居此，皆所题也，后屡易其主。乾隆癸丑岁，郡人陈永年翁购得之，翁之子侄如小岩、九岩、十峰、士岩辈皆名诸生，好风雅，始将天池修浚而重辟之，复求文长手书旧额悬诸坐上，即老莲所题诸景亦仍其旧，并请阮云台先生作记，一时游者接踵，饮酒赋诗，殆无虚日。嘉庆戊申，余重游会稽曾寓于此，为作《青藤书屋歌》云："昔我来游书屋里，青藤蟠蟠老将死。满地落叶秋风喧，似叹所居托无主。今我来时花正芳，青藤生孙如许长。天池之水梳洗出，夭矫作势如云张。花开花落三百载，山人之名尚如在。发狂岂肯让祢衡，醉来直欲吞东海。颍川兄弟荀家龙，买得山人五亩宫。引泉叠石作诗料，三杨七薛将无同。吁嗟乎！石篑石公呼不起，门前走狗何足齿。能令遗迹不湮沦，便是青藤旧知己。况复披榛木栅乡，年年寒食拜斜阳。埙篪迭唱归舟晚，春水桃花何处香。"盖文长无后，有墓在木栅乡，将湮没矣，而陈氏昆仲复为修葺而祭扫之，又文长身后之遇也。

寓　园

寓园在山阴县西南二十里寓山之麓，明末御史祁彪佳所筑，有芙蓉渡、玉女台、回波屿、梅坡、试莺馆、即花舍、归云轩、远山堂八景。崇祯乙酉闰月六日夜，彪佳衣冠投池，殉节于此，其子理孙等遂葬公园旁，今为祠，塑公像，子孙至今守之。(以上绍兴)

造　园

造园如作诗文，必使曲折有法，前后呼应，最忌堆砌，最忌错杂，方称佳构。园既成矣，而又要主人之相配，位置之得宜，不可使庸夫俗子驻足其中，方称名园。今常熟、吴江、昆山、嘉定、上海、无锡各县城隍庙俱有园亭，亦颇不俗。每当春秋令节，乡佣村妇，估客狂生，杂遝欢呼，说书弹唱，而亦可谓之名园乎？

吾乡有浣香园者，在啸傲泾，江阴李氏世居。康熙末年，布衣李芥轩先生所构，仅有堂三楹，曰恕堂。堂下惟植桂树两三株而已，其前小室，即芥轩也。沈归愚尚书未第时，尝与吴门韩补瓢、李客山辈往来赋诗于此，有《浣香园唱和集》，乃知园亭不在宽广，不在华丽，总视主人以传。

有友人购一园，经营构造，日夜不遑。余忽发议论曰："园亭不必自造，凡人之园亭，有一花一石者，吾来啸歌其中，即吾之园亭矣，不亦便哉！"友人曰："不然，譬如积赀巨万，买妾数人，吾自用之，岂可与他人同乐耶！"余驳之曰："大凡人作事，往往但顾眼前，倘有不测，一切功名富贵、狗马玩好之具，皆非吾之所有，况园亭耶？又安知不与他人同乐也。"

吴石林癖好园亭，而家奇贫，未能构筑，因撰《无是园记》，有《桃花源记》、《小园赋》风格，江片石题其后云："万想何难幻作真，区区丘壑岂堪论。那知心亦为形役，怜尔饥躯画饼人。写尽苍茫半壁天，烟云几叠上蛮笺。子孙翻得长相守，卖向人间不值钱。"余见前人有所谓乌有园、心园、意园者，皆石林之流亚也。

丛话二十一　笑柄

太无窍

吴梅村祭酒既仕，本朝有张南垣者，以善叠假山，游于公卿间，人颇礼遇之。一日到娄东，太原王氏设宴招祭酒，张亦在坐。因演剧，祭酒点《烂柯山》，盖此一出中有张石匠，欲以相戏耳！梨园人以张故，每唱至张石匠辄讳张为李，祭酒笑曰："此伶甚有窍。"后演至张必果寄书，有云："姓朱的，有甚亏负你。"南垣拍案大呼曰："此伶太无窍矣。"祭酒为之逃席。

阑玻楼

太仓东门有王某者，以皮工起家至巨富，构一楼，求吴祭酒梅村榜额。梅村题曰阑玻楼，人咸不喻其意，以为必有出典，或以询梅村，梅村曰："此无他意，不过道其实，东门王皮匠耳。"闻者皆大笑。乾隆中，铅山蒋心余题一医者之堂曰明远堂。人问其典，心余曰："子不闻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尤妙。

五两轻

国初有某监察眷恋一优儿，连袂接枕者五六夕，赏以五金，其人不怿。一客闻之笑曰："此唐时王右丞有诗已说其轻矣。"问何诗？曰："恶说南风五两轻。"

打生员

康熙间，苏州太守卢某试童子，有一秀才混入，为吏指出。守曰："汝秀才，欲为人代作文耶？"其人仓皇急遽曰："生员并不是秀才。"太守笑之，责以数板逐出，曰："我不打你秀才，打你生员。"

雌　雉

顾三公，中翰梁汾子也。少颖异，读《论语》山梁雌雉，忽谓先生曰："前读《卫风·雄雉》之诗，此其配乎？"先生笑之，莫不惊其敏悟。

但顾姨姨

吾邑吴承濂、黄蛟起皆名诸生，黄继娶即前妻之

妹，而不睦于昆季。一日两君各送子院试，同一寓，既出场，询知试题为“兄弟怡怡”。黄讲题义作法，吴曰：“子毋但顾怡怡，忘却兄弟也。”黄面赤不言者半日。

性畏蟢子

王司农茂京性畏蟢子，每见必惊惧失色，西田相国其叔也，一日令舆夫密置数枚于肩舆中，嘱勿使知之。明日司农升舆，忽见蟢子，惶惧仆地，将责舆夫，从者具以实告，然司农之愤，犹未释也，计思有以报之。越日命工修足，呼僮聚其皮，将酒醋蔗糖共贮于瓶，以遗相国。明旦遇于朝，谓司农曰：“昨日见惠之品，大嚼之而无味，究系何物耶？”司农莞尔答曰：“老叔以蟢子见吓，小侄不得不以老脚皮奉敬也。”

蝎子太守

雍正初，有一同知引见，不意帽中藏有蝎子，欲出不得，钩其首甚痛，涕泪交并。世宗望见骇异，询其故。乃免冠叩首诡云：“臣感念圣祖仁皇帝六十一年深仁厚德，臣家两世受恩，遂不自知涕泪之横集也。”世宗曰：“此人尚有良心。”遂记名，以知府用。后人称曰“蝎子太守”。

王老虎

雍正间，太仓知州有王某者，素性严厉，人称为老虎。治贼尤不肯一毫假易，其时有口号曰：“三击升堂鼓，跳出王老虎。不是一夹棍，定责三十五。”又曾以试事责死嘉定县假冒童生，嘉定人群起鼓噪。时亦有集《四书》句以成文者，其破题云“有众逐虎，自取之也。”

侮圣人之言

吴门有某秀才者，狂放不羁，每以经文断章取义，或涉秽亵语，作四书文，如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则慕少艾男女居室为题，令人不能卒读，较“西厢制义”“春郊演剧”尤有甚焉。曾在某督学幕中阅文，忽折其臂，痛苦万状，作歇后语诗云：“抛却刑于寡妻，来看未丧斯文。止因四海困穷，博得七年之病。既折援之以手，全昏请问其目。且过子游子夏，弃甲曳兵而走。”多以虚字押韵，匪夷所思，可以概见。后是人竟偃蹇终身，未及中年丧身绝嗣，哀哉！大凡喜于侮圣人之言者，其人必遭大劫。

溺于声色

乾隆中，有某太守告老归田，溺于声色，慕西湖之胜，借居曲院荷风，日与梨园子弟、青楼妓女征歌度曲，为长夜之饮。遂收梨园为义子，青楼为义女，无分上下，合为一家。有轻薄少年书东坡和文与可《洋州园池诗》二首云：“烟红霞绿晓风香，燕舞莺啼春日长。谁道使君贫且老，绣屏锦幛咽笙簧。”其二云：“日日移床趁下风，清香不断思何穷。若为化作龟千载，巢向田田乱叶中。”太守闻之，即移寓去。

糊涂人

人贵晓事，不贵办事。能办事者，亦能偾事；能晓事者，决不败事也。尹望山相国总督两江时，戏谓属员云：“诸公平日最怕何物？”或言蛇蝎，或言虎狼。公曰：“都不怕，只怕糊涂人。”满坐尽笑。明将军亮亦尝言：“吾出军打仗者数十年，从无所怕，生平最怕者糊涂人耳。”两公之言相同。

牡丹亭脚色

乾隆庚辰一科进士，大半英年，京师好事者以其年貌，各派《牡丹亭》全本脚色，真堪发笑。如状元毕秋帆为花神，榜眼诸重光为陈最良，探花王梦楼为冥判侍郎，童梧冈为柳梦梅，编修宋小岩为杜丽娘，尚书曹竹墟为春香，同年中每呼宋为小姐，曹为春香，两公竟应声以为常也。更有奇者，派南康谢中丞启昆为石道姑，汉阳萧侍御芝为农夫，见二公者，无不失笑。

喜　对

献县纪相国善诙谐，人人共知。有天津牛太守名稔文者，其子坤娶妇，相国与太守本为中表兄弟，送喜对一联云：“绣阁团圞同望月，香闺静好对弹琴。”初尚不觉也，次日相国来贺，指此联曰：“我用尊府典故何如？”

什么东西

乾隆戊申年，京师工部衙门失火，上命大司空金简鸠工新之。时京师有一联云：“水部火灾，金司空大兴土木。”久之，无有对者。中书君某，河间人也，语于人曰：“此非吾乡晓岚先生不能。”因诣纪求之。纪曰：“是亦不甚难对。”踌躇有顷，先生忽笑曰：“但有妨足下奈何？”中书曰：“有对固无伤也。”先生曰：“北人南相，中书君什么东西。”其人惭而退，都中人哄传。

交相拍手

吾乡嵇涤圃先生承志，尝为河东河道总督，父子两世奇遇。其封翁某，少无赖，置身赌博场，贫益甚，乃就食于叔父文敏公曾筠河东官署，文敏甚恶之。恐其滋事，训诫綦严，不许出署。翁抑郁无聊，遂逃出充作河标兵，拔百夫长。后文敏薨，文恭公璜又邀圣眷最隆。乾隆三十四年，文恭奉命勘南河工程。时封翁正在标下，捧茶一杯打跧以进，文恭为之起立，诸大吏皆见之，疑而不敢问也。至公事毕，有某公从容窃问文恭，答曰：“此余族兄也。”乃大惊，自此屡次拔擢，至瓜州守备，而涤圃亦中乡榜，历官至长芦都转运使，遂引疾归。一日偶与如夫人戏曰：“吾不欲做显官耳，若出山，珊瑚顶、孔雀翎有何难哉？”如夫人曰：“妾不敢信，主公若得赤顶翠翎，妾愿作绿珠、红拂以事主公。”交相拍手，自此出山，已而果然。

臣愚不敢妄对

苏州汪竺香元亮，博闻强记，为吴中名宿，中乾隆壬午经魁，朱文正公深器重之，每有不得意事，则风病时发。有一科会试，头二场已入彀矣，至三场策问，皆元元本本，通场无及。然只对四问，有一问仅六字，云"臣愚不敢妄对"，房官阅之大笑，遂落孙山。

平上去入

平宽夫侍郎官翰林日，新置一妾，同僚贺之。李松云先生以《诗韵含英》一部为贺，平纳之而不解其意，且怪其仪之轻也。明日李来，平诘其故，笑曰："此非四声韵乎？以尊姓第一字略作一读(音豆)，下三字一气连读，则得之矣。"平大惭，先生大笑。

雁　行

李安公名镇，吴郡名诸生，中某科副车，为人甚迂，事母与兄动必以礼，而其兄之迂亦不让安公也。一日兄弟两人往金陵乡试，将登舟矣，其兄谓安公曰："弟有科举，兄尚录遗，今日之行，弟当先登。"安公逡巡不敢，曰："岂有以弟而先兄耶！"逊让不已，遂作雁行，船头窄狭，两人俱堕水中，同伴者大笑。

小　字

崇明张南溪诒身长八尺，同时有王铁夫芑孙、沈芷生清瑞俱短小，不过南溪之半。三人最为莫逆，往来相随，每到玉峰考试，铁夫在前，南溪在中，芷生在后，诸少年见三人目为"小"字。癸卯乡试，芷生中解元以去，则又目曰"卜"字，嗣铁夫入京召试，钦赐举人，竟成"丨"字矣(读曰衮)，今诸生中尚以此为笑柄者。嘉庆元年，南溪始举孝廉方正，"小"字则全不见矣。

打兔子

毕秋帆先生为陕西巡抚，幕中宾客大半有断袖之癖。入其室者，美丽盈前，笙歌既叶，欢情亦畅。一日先生忽语云："快传中军参将，要鸟枪兵、弓箭手各五百名进署伺候。"或问何为？曰："将署中所有兔子，俱打出去。"满座有笑者，有不敢笑者。时嘉定曹习庵学士以丁内艰，为关中书院山长，与先生为亲戚，常居署中。先生偶于清晨诣其室，学士正酣卧尚未开门也，见门上贴一联云："仁虎新居地，祥麟旧战场。"先生笑曰："此必钱献之所为也。"后先生移镇河南，幕客之好如故，先生又作此语。余适在座中，正色谓先生曰："不可打也。"问何故？曰："此处本是梁孝王兔园。"先生复大笑。

何须畏

乾隆五十八年，百菊溪相国为浙江按察使，李晓园河帅为杭州太守，两公皆汉军，甚相得也。忽以事龃龉，李大愠，同在一城，至一月不禀见，遂欲告病，文书已具矣。时方酷暑，相国遗以扇并书一诗，有句云："我非夏日何须畏，君似清风不肯来。"李读诗不觉失笑，相得如初。

势　利

人情势利，自古有之。《左传》则晋文公重耳之及于难也；《国策》则苏秦始将连横；《史记》则《司马相如传》；《汉书》则《朱买臣传》，言语形容，可发一笑。余谓天下之势利，莫过于扬州；扬州之势利，莫过于商人；商人之势利，尤萃于奴仆，似能以匣戥权人轻重者，当为古今独绝。

此亦妄人也已矣

松江张公星为诸生，有才名，嗜酒而狂。尝以夏日浴于泮池，门斗禁之弗听也，后渐闻于正副两学师，乃出而呵责之。张则以污泥浮藻覆面，赤身立水中，两手击水拒之。学师怒，因命门斗拘之尊经阁，令作文，以"此亦妄人也已矣"句命题。张援笔立就，其后二比出股云："此其人不可以教谕者也。"对股云："此其人不可以训导者也，此亦妄人也已矣。"两学师愈怒，欲斥除之，然爱其才竟释焉。

情　痴

有紫珊居士者，喜步平康，一日游秦淮河上，与妓者翘云相爱甚笃。频行，翘云啮舌上血染素帕为赠，以订终身，儿女情痴，一至于此。紫珊为赋《青玉碗》一阕云："生绡谁倩佳人织，织就相思，难织同心结。私愿欲教郎解识，为郎忍痛，啮破莲花舌。点点猩红亲染出，不是胭脂，不是鹃啼血。一片情天容易缺，几时双桨，迎来桃叶？炼取娲皇石。"袁兰村赋《沁园春》词一首，尤为绝妙，亦附于后："是胭脂痕，是吐绒软，何其艳耶。怪斑斑染出，似灵芸泪；轻轻点就，异守宫砂。眉作烟含，齿刚犀露，忽见莲开舌上花。明灯下，累檀郎细认，一口红霞。华清汗渍休夸，试比并香痕总觉差。想樱唇欲启，故教款款，丁香强递，愁送些些。色较情浓，心如丝洁，广袖何须斗石华。生绡好，得亲承芗泽，侬却输他。"

读时文

余少见鹅湖华思愚先生为人质直，好学不倦。或有谓先生曰："鹅湖真读书里也。"先生曰："此处并无读书人，子何以见？"或惊讶曰："若某某者皆诸生，有名于场屋，何谓无之？"先生笑曰："子言谬也，此读时文者耳，乌得谓之读书人耶？"

又何加焉

乾隆某科礼部会试，有某举人甚富，以夹带枷号，有同年友嘲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

陈见山

陈见山，苏州人，尝卖药邗上，以此起家，开有青芝

堂药材，为扬城第一铺。得郑侍御休园为别业，捐同知衔，居然列于诸搢绅商人之间。每有喜庆宴会，辄著天青褂五品补服，一日在席上，有刻薄少年云："我有一联曰'五品天青褂'，诸公能对否？"傍一少年应声云："六味地黄丸。"

识 字

昔蒲城王孝斋进士名掠，入京谒选，唱名者读如梁，王不应，曰："此读京字也。"吾乡周定斋进士名掞，入京谒选，唱名者读如扇，周不应，曰："此读炎字也。"京师人笑之，咸谓进士不识字之故，小学太浅。余见嘉定李许斋方伯赓芸中进士后，刻同登录，李酷嗜《说文》，因书许斋为鄦斋，写书匠不识"鄦"字，竟书作"無邑斋"三字。京师人亦笑之，又谓李公识字之故，小学太深也。

出 题

南昌相国彭文勤公尝以周兴嗣《千文》颠乱，另成一本，一字不易，进呈祝嘏，高宗称其敏慧。其督学江苏时，考已未进，出题俱有巧思，如考两学则出"率西水浒，逾东家墙，有众逐虎，其父攘羊"之类，考三学则出"王之不王，朝将视朝，行尧之行"之类，不可枚举。其时适值万寿，考八学则出"臣彭恭祝天子万年"，嵌在入题之第一字，如臣事君以忠、彭更问曰、恭则不侮、祝鮀治宗庙、天子一位、子服尧之服、万乘之国、年已七十矣之类。有提调官王姓，雅号王二麻子，适考四学，遂出"王二麻子"四题（王何必曰利，二吾犹不足，麻缕丝絮，子男同一位）。考六学则出"李陵答苏武书"，嵌在六题之末一字，如井上有李、必因丘陵、夫子不答、后来其苏、又尽善也谓《武》、子所雅言《诗》《书》之类。一日考四学，出"洋洋乎（注：鬼神之为德章），又洋洋乎（注：大哉圣人之道章）。又洋洋乎（注：师挚之始章）"。即欲退堂早膳。学官禀曰："尚少一题。"相国沉吟曰："少则洋洋焉。"堂下诸生，莫不掩口而笑。

李沧云先生为河南学政，乡试前考遗材，士子恐不取，辄欲夤缘以期必得，谓之买科举。先生知之，再录一场，出题云"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宜桂舫中丞为江苏巡抚，考内帘官，稽查甚严，诸明府大窘，竟有不能完卷者。题云："其中非尔力也"，凡属此种出题，皆文勤开其端云。

小姐班头

吴门称妓女曰小姐，形之笔墨，或称校书，或称录事。有吴兴书客钱景开者，尝在虎丘半塘开书铺，能诗，尤好狭邪。花街柳巷，莫不经其品题甲乙，多有赠句，三十年来编为一集，名《梦云小稿》。尝曰："苟有余资，必为付刻，可以纪吴中风俗之盛衰也。"袁简斋先生每至虎丘，辄邀景开为密友，命之曰"小姐班头"。一日，余在先生席上遇之，赠以诗云："把酒挑情日又斜，酒酣就卧美人家。年年只学梁间燕，飞去飞来护落花。"先生见之，抵掌大笑曰："此真小姐班头诗也。"

张都转诗

海丰张穆庵映玑为两浙都转盐运使时，余为幕中掌书记，每听都转闲话，必以诙谑出之。丙辰三月，与阁学阮公元、方伯谢公启昆、观察秦公瀛同游西湖，三公皆即席赋诗，惟都转一人默坐他席，笑曰："公等皆科目出身，吟诗作赋，余捐班人亦有句可请教否？曰'春来老腿酸于醋，雨后新苔滑似油。'"合座称善，方伯谓都转曰："君肯作诗，便是名家矣。"一日呼驺出署，有老妇认为地方官，号哭叫冤，都转停舆讯问者久之。供称其夫某又置别室，停妻再娶，有干法纪等语。都转忽正色向此妇曰："我是卖盐官，不管你吃醋。"遂呼驺而行，合市大笑。

馆

歙县诸生曹某者，素贫苦，惟蒙馆自给。年四十余，以优贡入京朝考，列二等，仍寓京蒙馆，为作一诗云："本为求官去，反从问舍来。何时官与舍？两字得分开。"亦可发一笑也。

酱

今南方烹庖鱼肉，皆用酱，故不论大小门户，当三伏时，每家必自制之，取其便也。其制酱时必书"姜太公在此"五字，为压胜，处处皆然。有问于袁简斋曰："何义也？"袁笑曰："此太公不善将兵，而善将酱。"盖戏语耳。后阅颜师古《急就章》云："酱者，百味之将帅，酱领百味而行。"乃知虽一时戏语，却暗合古人意义，见《随园随笔》。

打油诗

按打油诗始见于《南部新书》，其无关于人之名节者，原未尝不可以为游戏。若借此报怨，或发人隐私，或诬人狭亵，此阴律之所最重，不可不慎也。友人陈斗泉云："金腿蒙君赐，举家大笑欢。柴烧三担尽，水至一缸干。肉似枯荷叶，皮同破马鞍。牙关三十六，个个不平安。"此种诗虽诙谑，而炼字炼句，音节铿锵，非老手不能。又金陵有一僧尝作打油诗四十首，命其集曰《牛山四十屁》，中有一首云："春叫猫儿猫叫春，听他越叫越精神，老僧亦有猫儿意，不敢人前叫一声。"莫谓是打油诗，其笔甚峭，不可及也。

又王讲泉明经言其友郎苏门庶常，留馆后乞假回里，由粮船挈眷入京。有七律三首云："自中前年丁丑科，庶常馆里两年过。半欧半赵书虽好，非宋非唐赋若何？要做骆驼留种少，但求老虎压班多（当时譬喻话）。三钱卷子三钱笔，四宝青云账乱拖。""几人雅雅复鱼鱼，能赋能诗又善书。那怕朝珠无翡翠，只愁帽顶有砗磲。先生体统原来老，吉士头衔到底虚。试问衙门各前辈，此中风味近何如？""粮船一搭到长安，告示封条亦可观。有屋三间开宅子，无车两脚走京官。功名老

大腾身易，煤米全家度日难。怪底门工频报道，今朝又到几知单。”

两槐夹井

旧传有一秀才，于岁试前一日偕友闲步，见道旁有两槐树，中界一井，戏谓其友曰：“明日入场，即用此典故也。”一时笑其妄言，试后出场验其文，果有自两槐夹井以来一段云云。及案发，列高等，得补廪饩。苏州有徐孝廉者，肄业紫阳书院，课题是“九人而已，至三分天下有其二”，后二比有“九貂九骚”对“三薰三栗”，发案亦前列，同人叩问用何书？徐曰：“吾昨见市中有乞儿抢薰肉三块，物主殴以栗子拳三下。至九貂九骚，俗语所谓十个胡子九个骚，十个鬍鬚九个刁，此其典耳。”满座大笑。近时风气，衡文者大率类此。胸既空疏而喜用典故，明知獭祭而视为妙文，所以受人欺妄，而诸生之以聪明自用者，亦以此欺人。时文变迁，皆由此辈，可叹也已。

画　猪

或谓文中之时艺，犹画中之猪，余骇然问故，曰：“牛羊犬马，各有专家，曾见有以刚鬣为点染者乎？今所流传字幅诗文词赋以及杂言小说，无不可书之屏幛，曾见有录荆川、鹿门、归、胡、陶、董之制义者乎？”

文王课

今人占文王课，多用钱以定奇耦，因名曰金钱课。是筮法之变，非京房《易传》之钱卜也。人有以问余者，答曰：“钱可通神，自然灵验耳。”

赋得诗

今大小试俱有赋得诗，命题多不注出处，偶有知者，其人未必淹博；偶有不知者，其人亦未必空疏也。况岁科两试，并不在诗题之知与不知，而必欲使人暗中摸索耶，或误认题旨，转为所累。彭文勤公为江苏学政，考长、元、吴三学，出诗题“平仲君迁”四字，诸童生未读庾子山《枯树赋》，惟赋晏子搬家，为一时笑柄。

戏　言

吾乡华雨棠先生通申韩之学，有名公卿间，常曰：“吾长子才庸而糊涂，故使其出仕；次子才敏而练达，故使其治家。”闻者莫不笑之，虽有戏言，实抒怀抱。

三百铜钱

余友扬州王古灵，能画人物，无古无今，用笔如篆，今之吴道子也。尝画《两仙对酌图》赠余，余题其上云：“三百铜钱沽十斤，两人对酌恰平分。颓然醉倒白石上，仰看千峰推白云。”有一商翁见之，哑然失笑曰：“三百铜钱可以入诗，则三百纹银、三百洋钱皆可以为诗矣。”殊不知余用少陵语也，故俗子难与言诗。

陋吏铭

近日捐官者，辄喜捐盐场大使，以其职与知县相等，而无刑名钱谷之烦也。有扬州轻薄少年用刘禹锡《陋室铭》而为《陋吏铭》者，其辞云：“官不在高，有场则名。才不在深，有盐则灵。斯虽陋吏，惟利是馨。丝圆堆案白，色减入枰青。谈笑有场商，往来皆灶丁。无须调鹤琴，不离经。无刑钱之聒耳，有酒色之劳形。或借远公庐（署印官有借佛寺为公馆者），或醉竹西亭（候补人员每喜游平山堂，每日命酒宴乐而已）。孔子云：‘何陋之有。’”

圈文章

吾乡有王荣世者，其父乃贩牛估也，一字不识。而荣世少聪颖，喜读书。既开笔作时文，每至文期，父必索其文而阅之，数其圈多者则喜形于色，圈少则挞之，未数年荣世果入泮。昔赵青藜先生馆选后，掌教徽州紫阳书院，娶两妾，各生一子，俱同庚，后皆长成能作文矣。赵自为批阅，二妾亦各阅其子之文，较相比对，以圈多者为偏爱，必诟骂终日，至于不食。赵不得已，每阅文时，必置算盘于案头，总以圈点同其数，以平两妾之詈，后二子皆中式。

不　准

为官者必用读书人，以其有体有用也。然断不可用书呆子，凡人一呆而万事隳矣。有名进士某者，选得知县，到任未几，有报窃案刃伤事主者，刑席拟批，总嫌不当，乃亲书状尾云：“贼，凶人也。兵，凶器也。以凶人而持凶器，尔必撄其锋而试之，其被杀也，宜哉！不准。”昔传归震川先生作令，视民如子，每坐堂皇，观者如云，不禁也。一日讯奸情，观者益众。先生曰：“汝等若不退，吾洒墨水矣。”满堂大笑。

木兰诗

有某公子迷于两伶人，一日演《佳期》，问两人谁为优。余笑曰：“我有定评，只不敢说耳。”某固问。答曰：“《木兰诗》结末二语。”座中皆大笑。

镶边酒

近时俗尚骄奢，挟妓饮酒，殆无虚日。其座旁陪客，或有寒士不能具缠头挥霍于筵前者，谓之镶边酒。余笑曰：“昔杜少陵《尝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诗》所谓‘公子调冰水，佳人雪耦丝’者，岂非镶边酒耶？”

二　婢

有某搢绅致仕归，一日之内连纳两妾。人笑其非，余独谓此公当深于经学者。何以言之？《易》曰：“枯杨生稊。”《礼记》曰：“行役以妇人。”皆老年娶妾之证。余如有钱，必欲效之，亦买二婢。人问曰：“二婢何为？”余曰：“与其夹我于死后，宁若夹我于生前之为乐也。”

狗医

吴郡新郭里有药材铺,铺主人姜姓者,浙江慈溪人。姜素知医理,里中有疾病,辄请其调治,颇有验。家畜一狗甚驯,姜每出诊,狗必随之,摇尾侍坐以为常。一日主人偶他出,有乡人患湿气,一腿甚红肿,不知其所由,来以示姜。此狗忽向其腿上咬一口,血流满地,作紫黑色。主人归,痛打其狗,而以末药敷之,一宿而愈。有患隔症者,姜误以为虚弱,开补中之剂,狗又号其旁,乃改焉,饮数服即痊。有孕妇腹便便,饮食渐减,姜认其水癇,狗侍其侧作小儿声,乃悟其旨,而以安胎药治之,越月而孪生,产母无恙也。姜以此狗知医,每出诊必呼其同行,一时哄传有狗医之目。后狗忽亡去,不知所之,姜叹曰:"吾道其衰乎!"未几亦病死。余闻之笑曰:"江南之人最信医药,而吴门尤甚,是狗既知内外科而又兼妇人科,以匡主人之不逮,历数诸医中岂可多得哉!以视今之舟舆出入,勒索请封,若有定价,而卒无效验,或致杀人者,真狗彘之不若也。"

长随

长随之多,莫甚于乾嘉两朝;长随之横,亦莫甚于乾嘉两朝。捐官出仕者,有之;穷奢极欲者,有之;傲慢败事者,有之;嫖赌殆尽者,有之;一朝落魄至于冻饿以死者,有之;或人亡家破男盗女倡者,有之。据所见闻,已不一其人,皆由平生所得多不义之财,民脂民膏也。而间亦有喜于语言文字者,虽无甚要紧,而实可恶。昔阿文成公出使湖北,忽问毕秋帆制府曰:"闻某翰林为尊纪书联,竟称某兄大人,何无耻也。"制府默然,后察其实,遂召此仆逐出之。有周良者,苏州伶人,亦取号莲塘,百文敏公之长随也,尝画《莲塘图》,求海内名公卿及骚人墨客之辈题咏几遍,而诸公亦若惟恐后者。后为曾宾谷中丞司阍,知其事逐之,落莫以死,一家星散。又刘松庵者,陶云汀宫保之长随也。尝画《梦游佛境图》,求大人先生题诗。卷中有五状元、两尚书皆称其先生或称某兄某丈者,余初不知其为何如人也,诡托官亲或曰幕友,遂为属笔,后知之懊悔无已。故为人书题卷册,不可不慎。近复有以秀才而当签押门上者,真斯文扫地矣。

武进刘煦堂刺史官直隶昌平州时,有司阍王诚者,顺天人,自言其曾祖已当长随,积赀巨万,家有质库八所。其为人也,老成练达,既无嗜好,亦不捐官,公事之暇,惟静坐一室而已。余闻而异之,遂谓人曰:"夫执鞭之事,原所以求富也;既富矣,而仍为执鞭何也?意此人以长随为乐者耶?"

孝经通四书熟

江铁君明经荐一业师与某富翁家,其徒赋质甚钝,每日读《论语》两三行,掩卷即不复记忆。主人嫌其师之不善课,啧有繁言。铁君曰:"此甚易事,当令先讲《孝经》。"富翁喜,因令师以《孝经》训其子,朝夕讲诵,越月余而其钝如故也。翁疑其绐己,复造江而询其故,铁君曰:"翁岂未读《三字经》耶?《孝经》通,《四书》熟也。"

绯仙

有女校书号绯仙者,扬州人,善谈笑,爱文墨,修短合度,秀绝人寰。一时士大夫为之哄动,欲求一见而不可得。年未二十而积蓄数万金,尚未许人也。一日在谢君琅林席上谈及绯仙,余曰:"此人前身必是大商,曾将金银挥霍于众人者,故今生众人亦将金银作缠头,实是收债耳。"此余偶然戏言,琅林目余,拍案大笑。始知为某商翁孙女也,为叹息者久之。

面貌册

凡岁科试,诸生面貌册向为循例,虚应故事而已。胡希吕先生视学江苏,详细殊甚,恐有顶冒也。常熟生员沈廷辉,年三十余,册填微须。讵先生以微训无,凡有须而填微须者,俱不准入场。廷辉闻之曰:"吾必被逐矣。"进场之前一日,拟嘱学书改正,适学书他往,寻至三更,不得已往剃头铺将须刮去。旋闻鼓吹声,急赴辕门听点,及唱沈名,先生熟视廷辉曰:"此人又一顶替者,册上填明有须,何以无须。"盖此学书素与沈善,因学使有斥逐之信,特为沈改微为有,而沈则未见学书,不意反变有为无也,无可置辩,废然而出。旋有一生素狡黠,亦以微须被斥,生故与学使强项,先生大怒曰:"汝读书尚不知朱注微无也解耶?"生笑禀曰:"若然则孔子微服而过宋,脱得赤膊精光,成何体制也。"先生默然,后无被逐者。

和相

嘉庆己未正月初八日辰刻,仪亲王传旨,命乾清门侍卫立拿和相交刑部审问,一面抄其家产,至十八日早,赐死狱中。余时在京师,闻见较详。偶阅《冰山录》,知严分宜家产不过二千余万,比之和相百中之一分耳。尝记元人吊脱脱丞相诗云:"百千万贯犹嫌少,堆积黄金北斗边。可惜太师无脚费,不能搬运到黄泉。"吾于和相亦云。

朱玉

秦淮女校书朱玉,颇敏慧,能识人。蓬云孝廉未第时,玉最钦重,以才子目之。后蓬云中式,玉自夸鉴赏之真。嘉庆庚午,赵瓯北先生重赴鹿鸣,尝主其家,是时玉有征兰之信,先生书楹帖一联赠之,云:"怜卿新种宜男草,愧我重看及第花。"一时传为佳话。

素不相能

吾乡邹晓屏相国与秦小岘司寇素不相能,每有言论,辄彼此咀唔。后司寇以目疾告归,而相国亦以教匪林清谋叛,不能先事预防,有旨著回原籍闭门思过,因此同在林居。一日两公于惠山卒然相遇,司寇曰:"公

何以入山?"相国曰:"君能见我耶?"从者皆窃笑。

马上得之马上失之

上海赵谦士少农由监生入懋勤殿行走,历官至户部侍郎。上每巡幸热河,侍郎辄随驾,以较射得孔雀翎。嘉庆十六年,恭缮御制诗,误书驻为注字,业已刻石进呈矣,侍郎急入奏,自行检举,上以赵素醇谨,不加之罪,仅拔去花翎。京师人有谑之者曰:"如侍郎之翎,可谓马上得之,马上失之矣。"

绣阁英才

本朝文运天开,文章日盛,而间及于女子,亦著作如林,惜无人为之选录成大部者。近时某君虽有《撷芳集》,何足数也。余尝戏语孙子潇庶常云:"君诗才绝妙,刻集盈尺,而多闲暇,何不精选绣阁英才之诗,都为一集,俾扫眉人吐气乎?昔顾侠君选元诗毕,梦中有古衣冠者数十人来谢,他日君梦中自亦必有无数红裙翠袖,深深拜谢于君前者,岂非一大快事耶!"

官　妓

唐、宋时俱有官妓,如白香山之与元微之、欧阳永叔之与苏东坡皆所不免。近时无官妓,而竟有太守监司俱宿娼者。余笑曰:"此无他,亦行古之道也。"赵瓯北先生有《题白香山集后》云:"风流太守爱魂消,到处春游有翠翘。想见当时疏禁网,尚无官吏宿娼条。"

升官图

韩城师禹门太守两次落职,余作书慰之曰:"一官何足介意耶,亦如掷升官图,其得失不系乎贤不肖,但卜其遇不遇耳。"太守阅之,为之解颐。

王良善驭

余弟子徐季雅名颖,长洲人,内阁学士颋之胞弟也。年未弱冠,能为古文,笔端颇横,因促其受业于王铁夫。越一年,余偶在友人席上问铁夫云:"季雅近为文有进境否?"铁夫曰:"如小驹乱走,尚未驯也。"余曰:"是在王良之善驭耳。"

两耳太聪

族叔印川少府,少与前两广总督吴槐江先生同入泮宫,最为莫逆。先生年八十,少府年八十五,俱强健如少年。一日两公相晤,各言近状,少府曰:"余所恨者,两耳太聪也。"先生愕然,问故,答云:"近日后生家,专以诈人搭桥包漕说讼等事,似为一业者,余不欲闻之耳。"

者者居

余游历之地,不过七八省,每见古碑石刻及匾额楹帖之类,其最佳者,辄为手记;而最可笑者,亦不能忘也。如酒店匾额曰"二两居",楹帖曰"刘伶问道谁家好?李白回言此处高",在处皆有。河南永城、睢州一带又有酒店一联云:"入座三杯醉者也,出门一拱歪之乎",已足供喷饭矣。而南阳夏镇各处家家门上有一联云"五湖天马将,四海地龙军",竟不知作何语?尤可笑者,湖北武昌府城隍庙大殿上有金书大匾四字,曰"不其然而"。又山东济南府省城有酒店曰"者者居",余不解,一日在孙渊如观察席上谈及此条,有一土人在座,答曰:"此出之《论语》。"余问曰:"《论语》何章?"曰:"近者悦,远者来也。"一时为之绝倒。

男慕贞洁女效才良

闻西洋人以妇人当家,其夫则反处深闺,插花傅粉,若为其妻妾者。今广东嘉应州亦有此风,然较西洋为优,男人在家读书,女人支持家务,或开张店铺,或出门营生,以养其夫,一切米盐琐屑之事,俱不使其夫婿知之,恐旷功也。故粤中通省以嘉应一州文风为最盛,科第亦甲于他州县。一日余在袁浦张河帅席中,有北平杨桂山都转自粤东来偶谈及此事者,河帅笑曰:"此欲翻周兴嗣《千文》二句,当云'男慕贞洁,女效才良'者也。"满座大笑。

先为阎罗王定案

昔毛西河有女弟子徐昭华,为西河佳话。乾隆末年,袁简斋太史效之,刻十三女弟子诗,当时有议其非,然简斋年已八旬,尚不妨受老树著花之诮。近有士子自负才华,先后收得五十三女弟子诗,都为一集,其中有贵有贱,杂出不伦,或本人不能诗,为代作一二首以实之,以夸其桃李门墙之盛。此虽从事风流,而实有关名教。曩余在三松堂,客有艳称其事者,潘榕皋先生叹曰:"此人死后必转轮女身,自亦工画能诗,千娇百媚,而长安游侠公子王孙为其所惑者,当十倍之,必得相于到五百三十人,方能抵其罪过。"余笑曰:"公竟先为阎罗王定案耶。"

恶俗　附

出　会

大江南北迎神赛会之戏,向来有之,而近时为尤盛。其所谓会首者,在城,则府州县署之书吏衙役;在乡,则地方保长及游手好闲之徒。大约稍知礼法而有身家者,不与焉。每当三春无事,疑鬼疑神,名曰出会,咸谓可以驱邪降福,消难除蝗。一时哄动,举邑若狂,乡城士女观者数万人,虽有地方官不时示禁,而一年盛于一年。其前导者为清道旗,金鼓,肃静、回避两牌,与地方官吏无异。有开花面而持枪执棍者,有绊为兵卒挂刀负弓箭或作鸟枪藤牌者,有伪为六房书吏持签押簿案者;有带脚镣手靠而为重犯者,为两红衣刽子持一人赤膊背插招旗,又云斩犯者,种种恶状,习惯自然,恬不知耻,而反以为乐,实可笑也。近江阴李明经见田亦

极论之,有赛会十弊,以为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而通乎上下,唯社为然。然自古方社祈年,不过烧纸钱,击鼙鼓,枌榆坛下,酒奠春风,桑柘林边,人嬉夕照,乐太平之有象,式礼法于不愆,未有侮弄神明,叫嚣乡里,妄违礼法,败坏风俗,若此之甚者也。其言确切,深中时弊,略记于后。

一曰渎鬼神。《论语》曰:"未能事神,焉能事鬼?"未闻有敬鬼神而近之者也,不过借众人之钱财,供会首之醉饱,愚民不知其故,遂从而和之,一时成俗,百弊丛生,其宜禁者一也。

一曰乱法度。凡一府一邑,俱有山川社稷坛、文武城隍庙以及乡贤名宦诸祠,此皆列于祀典,官民之所宜春秋祭祀者。至若某土地神之为某王某侯某将某相,则不列于祀典。名爵既别,尊卑无序,古今倒置,仪仗各殊,即所谓淫祠也。而僧道借以弄钱,妇女因而游玩,其宜禁者二也。

一曰耗财用。一方赛会,万户供张,竟有勉强支持,百端借贷而入会者,亦有典衣粜米,百孔千创而入会者。以有限之钱财,为无益之费用,至于债不得偿,租不得还,冻饿穷愁而不自知者,虽斯民之自贻伊戚,亦由土俗之有此厉阶,其宜禁者三也。

一曰误本业。城市之民,俱有其业;乡曲之民,各有其事,民以勤俭为本,安有空闲时耶?且赛会皆在三春,既失其时,又失其业,吾实不知其肺腑,且试问此等事为名利乎,为衣食乎?小人之愚,一至于此,其宜禁者四也。

一曰混男女。凡乡城有盛会,观者如山,妇女焉得不出。妇女既多,则轻薄少年逐队随行,焉得不看。趁游人之如沸,揽芳泽于咫尺,看回头一笑,便错认有情;听娇语数声,则神魂若失。甚至同船唤渡,舟覆人亡,挨挤翻舆,鬓蓬钗堕,伤风败俗,莫此为甚,其宜禁者五也。

一曰煽火烛。无论在城在乡,迎神之日,灯烛辉煌,香烟缭绕,茶坊酒肆,柴火薰天。更有扎彩灯出夜会者,亦有敛民钱放烟火者,设有不虞,难于扑救,奸民亦乘机抢夺,遂不可问,其宜禁者六也。

一曰兴赌博。赛会人杂,易于聚赌,摇摊押宝,纷纷而来。或输钱已竭,尚求亡羊于无何有之乡,或借贷无门,陷此身于不可知之地,剥衣而去,攘臂而来,贻祸地方,不知所止,其宜禁者七也。

一曰聚打降。乡曲狂徒,市中匪类,平时聚饮,三三两两,尚多相打相击之事。况赛会人众,千百为群,遇店行沽,逢场入局,一撄忿怒,便逞横凶,或莫与解纷,即酿成命案,因而祸延保甲,讼累村坊,其宜禁者八也。

一曰招盗贼。异方匪类,混迹人丛,稽察綦难,穿窬甚便。日间以热闹尽欢,夜静而熟眠失窃,富者金帛霎时俱罄,贫人米粟一扫而空,至于觅贼追赃,计已晚矣,其宜禁者九也。

一曰坏风俗。人本质朴,因出会而多置衣裳,家本贫穷,因出会而多生费用。甚至在城在乡,俱崇华美,小街小巷,迎接亲朋,使斯民咸入豪奢,而风俗因之败坏,其宜禁者十也。

赌

《家语》,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君子不博,有诸?"孔子曰:"有之,为其兼行恶道也。"司马子长谓博贵枭,言便则食,不便则止,贪之至也。近时俗尚叶子戏,名曰马吊碰和。又有骰子之戏,曰赶洋跳猴,掷状元牙牌之戏,曰打天九斗狮虎,以及压宝摇摊诸名色,皆赌也。上自公卿大夫,下至编氓徒隶,以及绣房闺阁之人,莫不好赌者。按诸律例,凡赌博,不分军民,俱枷号两个月,杖一百;偶然会聚开场窝赌及存留之人抽头无多者,各枷号三个月,杖一百;官员有犯者,革职枷责,不准收赎,若是其严也。余尝论女子小人,未尝读书识义理,犯之有也。若公卿大夫,受国重寄,食禄千钟,不以致君泽民为心,而以草窃狗偷为事,亦终日屹屹,彼此较量,而斯民号呼门外,拘候堂皇,愁怨难伸,饥寒交迫者,不知凡几,而皆不之省。斯人也,大约另具一种心肝者耶。记戊辰十月,余游济南时,菊溪相国尚为方伯,有太守监司俱为此戏,方伯闻而责之,监司曰:"此不过消遣而已。"方伯怒曰:"君等非无事者,盍即以公案簿书消遣乎?"监司莫能对也。

丛话二十二　梦幻

汲古阁

虞山毛子晋生明季天、崇间,时流贼横行,兵兴无定。子晋本有田数千亩,质库若干所,一时尽售去,即以为买书刻书之用。创汲古阁于隐湖,又招延海内名士校书,十三人任经部,十七人任史部,更有欲益四人,并合二十一部者,因此大为营造,凡三所。汲古阁在湖南七星桥载德堂西,以延文士;又有双莲阁在问渔庄,以延缁流;又一阁在曹溪口,以延道流。汲古阁后有楼九间,多藏书板,楼下两廊及前后,俱为刻书匠所居。阁外有绿君亭,亭前后皆种竹,枝叶凌霄,入者宛如深山。又二如亭左右则植以花木,日与诸名士宴会其中,商権古今,殆无虚日。又有所谓一滴庵者,为子晋焚修处,中揭一联云:"三千余年上下古,八十一家文字奇",为王新城尚书笔也。当崇祯末年,谷屡荒,人民扰乱,凡吴郡乡城诸富家莫不力尽筋疲,而子晋处之自若,其用意良深矣。子晋没后,其子名扆字斧季者,于诸子中最为知名,又补刻书数十种,以承父志,实为海内藏书第一家也。初子晋自祈一梦,梦登明远楼,楼中蟠一龙,口吐双珠,顶光中有一山字,仰见两楹悬金书二牌,左曰:"十三经。"右曰:"十七史。"自后时时梦见,至崇祯改元戊辰,忽大悟曰:"龙,即辰也。珠顶露山,即崇字也。"遂于是年誓愿开雕,每年订证经史各一部,其余各种书籍,亦由此而成焉。

杨贵妃

顺治乙未，陕西兴平令贺文龙尝夜梦一女子，明珰靓妆，由仪门直升堂级，诉人侵地而去。后一日，贺出门经杨贵妃墓，乃悟所梦，为之清界而封树焉。

许　昌

嘉定有老儒名朱纲，为人方正不苟，颇信佛老之说。一日，忽梦二冥使来召，便随之行，至冥府，心甚怖之。少顷，阎君打鼓升殿，司门者报云："东昌府知府到。"纲听称其知府，遂不甚惊。纲上阶，阎君下座，相揖分宾主礼。阎君问曰："公在任时判许昌弑母一案，得无过当耶？"纲一闻此言，前世事忽然现前，对曰："许昌实不曾弑母，毒杀其母者，乃恶妻也。昌从外归，一知消息，即当黜妻首官正罪，乃以情爱难割，含糊隐忍，犹同枕席，尚得为人子乎？纲拟以春秋许世子不尝药、赵盾不讨贼之例断之，曰弑母，谁曰不宜？"阎君点头曰："公言是。"乃长揖送下阶，仍命二冥使导之归。遂醒，朱纲自此益信鬼神之事，长斋绣佛，杜绝世故，以终其身焉。此康熙初年事。

传闻之甚

钱塘吴志伊检讨著《十国春秋》，最详雅可传。尝作《吴越世家》，读至欧阳《五代史》"考钱氏之始终，非有德泽施于一方，百年之际，虐用其人"云云，乃叹曰："钱氏据有两浙，几及百年，武肃以来，善事中国，保障偏方，厥功实巨。至竭十三州之物力，以事中朝，国以是渐贫，民以是渐安，何云非有德泽，虐用其人欤？岂仁者之言耶！"乃尽削《五代史》、《江表志》、《归田录》之讥，谓传闻之甚。是夜检讨梦数百骑，皆铁兜鍪，有金甲绣衣者拥一神人，方准丰下，双童如电，朱衣赤舄，揖吴而言曰："我唐吴越国王钱某也。崎岖山海间，斩蛟刘鳄，保民立国，不为无功，而为欧阳氏滥贬，幸公为我雪千载冤。"再拜去，吴惊悸而悟，戈声剑采犹击耳轮间也。吴农祥就正稿载其事。

鬼　胎

国初羊尖席氏有老奴朱云者，尝以其女为主人妾。主人逝，女辄梦侍寝，怀孕四五月而堕，则一物如败荷叶，紫色。医者曰："鬼胎也。"三年凡三孕，后其女遣嫁，梦遂绝。

自矜埋葬

刘秀才名大佑，字约斋，长洲人。累举乡荐不售，其所居在察院巷城守署之西，署南有高墩，明季兵燹后，瘗骨累累。雍正初，城守某将尽徙其遗骼而筑照墙，秀才闻其议，为之悯然。而窘于力，因告贷于友朋，得数金，就其骸之藏于瓶者，倩人善埋之，计埋一百十一具，而金尽矣。秀才虽心怜之而无如何也。是年秋应省试，仍荐而不售，益郁郁不乐。腊月廿四之夕，秀才因于灶神前具疏，自道其平生虽无大阴德，然掩骼一事，当亦可挽回造化，何神听之不聪也，辞色愤愤。越夕，梦至城隍庙中，神升座呼大佑，谓之曰："汝读书人，岂不知功名迟速有定，何得自矜埋葬一事，罔渎神听，若再不悛，当褫汝衿矣。汝苟作善不怠，何患不登科第耶？"秀才唯唯而觉，越三载，中雍正己酉科乡榜第一百十一名，后官中书舍人。

改　名

王奎字效乾，吾邑砖桥人，博学能文，记其《春怨》云："杨柳依依绿，春风拂拂吹。封侯君自觅，日暮妾心悲。"颇得古意。少时梦家门口贴进学报单，认其名曰余奎，遂易姓名赴试。是年江南学院为余公正健，果入泮。相传余公本无锡人，三四岁时有远客买去为子，犹不忘其旧云。

梦中判囚

乾隆廿一年，苏州府前石碑忽倒，观者如堵。缘两童抛球误落碑后，一童爬取，碑倒压死；一童折左腿，有老妇负回。是时府尊萨公载适回署，询知其事，乃谓书吏曰："昨夜本府梦上官委余判两囚罪，一囚判斩字，再判一囚，有老妇再四哀求，乃判减等，兹闻老妇负回，真符所梦也。"此童系滕疳药之子孙，及其壮也，无恶不作，混名海鬼，以母控忤逆发遣，正合减等之言。

文敏公逸事

家文敏公维城以少司寇丁艰回籍，梦见一大碑上书"哀哀哀"三字，心甚恶之，语其弟竹初明府。竹初曰："三口为品，兄将来当著一品衣耳。"未几卒，诏赠尚书衔，赐葬立碑，乃悟其梦。

永和银杏

扬州钞关官署东隅，有银杏树一株，其大数围，直干凌霄，春花秋实。乾隆四十八年冬月，有某观察夜梦一人，长身玉立，手持一纸，上书"甲寅戊辰甲子癸酉"八字，曰："吾树神也，居此一千五百余年，兴亡屡见，公知我乎？"寤而恍然，乃命精于推算者算得晋穆帝永和十年甲寅三月三十日也。后厄于火，凡一昼夜乃息，既而复青。

陈太守

吴门陈太守基德为诸生时，祈梦见一所，似堂皇者，屏门上惟有"皇恩雨露深"五字，遂醒。后入京乡试，以在科场中为人代作文字事发，拿交刑部，会大旱得雨，有旨赦狱犯减等，遂得出。后卒中式举人，充教习，馆期满，挑知县。不数年，擢河间府知府，接印时入公馆，见有新黏楹帖，适"帝德乾坤大"，一门摇转，仅见下联，恍记梦中事。到任未几，旋告病，卒于家。

梦断龙狱

金兰畦司寇官部曹时，有同僚梦至一所，灯烛辉

煌，侍卫森列，堂上正坐者为兰畦，旁坐更有二人，外闻数千百人呼冤声，拥一龙至阶前。俱诉曰：“孽龙行雨，漂没居民无算。”一吏趋进曰：“据天条当斩。”金不应，旁坐者曰：“依例。”金拍案叱吏曰：“行雨因公，漂没过出无心，法当流徙。”吏以例争，金怒曰：“汝等舞文宜斩！”命即释龙，龙忽跃上天去，呼冤者群詈金，金推案起，遂寤。

损阴骘除名

乾隆丁酉科，龚太史大万、姚主政某同典广西试，首题为“斯民也”二句。某房官得一卷欲荐之，忽梦见一人曰：“此人三破人婚姻，损阴骘，不可荐。”某以梦不足信，遂荐之。夜复梦曰：“此卷系抄袭陈勾山旧作，窗稿中有其文可查。荐而不售，衣巾尚在；荐而或售，据新例必除名，汝虽无大处分，何苦害人耶？”某以梦告主司，谓我辈识勾山文，足征眼力。若置前列，恐遭磨勘，附榜末或无害也。主司以为然，及到部磨勘，官复梦如前，遂以抄袭除名。

写婚书

苏州有韩生某，能文章，其嫡母有所爱仆妇新寡，与仆某通，欲嫁之。而嫡母主其事，无人为作婚书，命生作。生恐伤阴骘，辞之，母固强之，不得已为作一稿，令他人代书。时值秋闱，生有妇归宁母家。未几，妇翁梦神告曰：“汝婿今科本当乡荐，以为人写婚书除名矣。”醒以询女，女曰：“无之。”后归家与姑言其梦，始告以前事，妇曰：“休矣！”是科贴出，不得终场，后数应试竟不第。

鲤鱼求救

苏州娄门金命之之侄媳郭氏，夜梦红衣人伏地叩头曰：“我东海县人也，明日有大难，乞夫人救之。”郭氏不解其言，因谓之曰：“汝住何处？得来救汝。”红衣人曰：“现住吊桥堍下某家鱼桶内。”郭应之。及天明，召老仆告其故。至吊桥堍下某家，果有一赤鲤，不过四五斤重耳。遂送至娄江，摇尾而去。

贺氏第

如皋高云庐有妹名兰，生而颖异，通《五经》，工书法，为人持重，寡言笑。年十九，随其叔父涟漪公之衡阳官署。适中元日昼寝，梦有一老妪谓曰：“迓太夫人回故第。”促之登舆，随风飘飘然至一宅院，扁曰“贺氏第。”回廊复道，恍如旧游，惟空旷荒凉，类久无人居者。槛外老梧一枝，风过萧萧有声。堂中设筵席，席上燃香烛，而遂居首坐，老妪旁侍，阶下有苍头祝曰：“主人远宦在外，今届太夫人二十周期，老奴具酒馔冥资，望来受享。”祝毕，焚楮帛金银，倾出，老妪急取纳诸袖中，余散满地。复令登舆送之归，遂寤，以告家人，且曰：“各品吾俱未食，惟食西瓜少许。”觉胸中作恶，吐出瓜瓤犹未化也。是年秋旱，署内久无此物矣。逾年而卒，云庐悼之云：“魂远可能归故土，梦残曾记话前因。”盖纪其事云。

先伯桂山公索嗣

先伯父桂山公幼聪颖，十二岁能文，先祖甚爱之，至十六，尚未婚娶，以暴疾卒。卒后七十余年，先君在梦中屡见一少年，并不识认，谓先君曰：“吾汝长兄也，吾既无子，又无祭享，奈何？”醒而异之，遂以第二孙庭兰为公后，且命泳增修其墓，立石存焉。阴阳一理之说，斯可见矣，然隔七十余年，始为示梦，何其迟也。

沈肯松

苏州沈念亭孝廉璠为诸生时，居京师最久，一夕梦侍上侧，捧盘进御，盘中有纸卷数十件，上从盘中掣一卷以与璠手曰：“就是他。”璠启视之，乃“肯松”二字，醒而异之。偶归家，适其弟赴童子试更名，璠以梦告父，父曰：“用此二字可也。”是年肯松果入泮。乾隆癸卯科登顺天乡榜，其明年甲辰，中会试第二，历官河南祥符知县，升归德通判。余游毕秋帆先生幕中，正沈君官祥符时也。

梦董思翁

潘榕皋先生书法董思翁，且慕思翁之为人。尝卧病半岁，一夕梦徬徨水滨，一巨舸自远来泊，中有一叟，须眉皓然。潘抠衣入谒，问其姓名。叟曰：“予董其昌也。”潘心喜下拜，起而言曰：“久欲见公，不识公近在何所？”叟云：“欲识吾居，颇忆我所书经否，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彼有人焉，子其无意乎？”潘初不记是何经语，因言“夙昔爱公墨妙，如渴思浆，亦能少酬鄙愿否？”叟起立就几，蘸墨疾书，俄成巨幅，精灵变幻，不可名状。潘喜甚，复请曰：“能再书一幅否？”叟仰天而笑，化成白鹤，望空飞去。潘急起追之，了无所见，惟见莲影摇波，香风四匝，潘手搴莲子嚼而咽之，甘美无伦，遽然而觉，病遂愈。彭二林先生尝记其事。

司马达甫

司马达甫亶江宁人，河东河道总督驹之公子，中乾隆癸卯副车，以甲辰召试，钦赐中书。坦白无玼，汲古不倦，常收藏汉铜印谱最多，用顾从义集古印谱之例，分为职官、私印，而私印又分为四声，凡十六册。余游京师，尝寓其家为定甲乙，后一年，中翰忽病没，年才三十二也。时上海赵谦士侍郎尚为御史，亦有同好，遂将印谱借去，隔一二年，侍郎忽梦达甫来索印谱甚急，且曰：“吾生平所好，岂肯割爱让他人耶！”侍郎异之，遂将十六册检出，还其子名淳者，后遂不梦云。

曹方广

先君故友曹方广矿，读书自厉，淹贯古今。尝取前人注释诸书，辄为驳正，人笑其迂，惟一生不遇，坎轲终身。嘉庆壬戌十月，族兄啸楼忽梦方广来，补服顶帽，

招要同往，啸楼辞以足疾，曹曰："此躯壳也，至此复何顾耶？吾先来致意，缓日再相请耳。"啸楼曰："信如君言，则吾将死矣。吾死并无所怖，第不知境何疾苦？"曹曰："无他疾，亦无所苦也。"遂去，隔数日啸楼果殁，年八十一。

击 蛇

吴县乡民有往穹窿山进香者，见舟子击一小蛇，某在旁戏语曰："蛇能索命，击之者往往不祥。"亟避去，亦不救也。是夜，梦有一蛇人立而言曰："见死不救，何忍心耶！"遂以尾击其腮而醒，觉而齿痛异常，忽出黑血数升，延医视之，曰："此蛇毒也。"医治半载始痊，而其人之家资已荡然矣。

十神人

乾隆五十年丙午，江南大旱，自三月不雨至于七月。时先君子年六十四，偶触暑，腹疾大作，医药罔效，饮食不进者至四十日。先君子亦自分不起，乃谓泳曰："吾尝自占，年可逾七十，今病至此，岂数之不验耶？"一夕漏四下，忽闻异香满室，庭树肃然，先君子忽张目曰："顷吾梦见十神人来，邀余行，余辞之，已首肯去，吾病其痊乎？"自是渐思饮食，腹疾亦止，月余始平复。至六十年七月，先君子并无病，夜梦十神人复至，遂谓泳曰："吾将殆矣！"竟以八月廿七日子时殁，计延寿者十年，亦奇矣哉！

枯骨托梦

吴县木渎镇有一富家，买地作生圹，某孝廉者为经纪其事。孝廉夜梦古衣冠者数人，长揖而言曰："公贵人也，将来福禄无涯，惟我辈枯骨，全仗公成全，幸勿抛弃，当有以报大德也。"觉而异之，至期开土，果获枯骸。孝廉素不信鬼，乃弃掷太湖中。未几，孝廉竟发狂疾，月余而死。

诗人黄逵

乾隆辛亥九月，余应绍兴太守李晓园之聘，与修府志，同徐朗斋孝廉寓卧龙山下之慎余堂，即通判衙署也。一夕梦有人布衣蓝履，揖余而言曰："某玉壶山人也，闻君等修志，来助抄写之役可乎？"余唯唯，醒后犹能记忆。次日早起，偶展《苏州府志》冢墓门，见有山阴诗人黄逵者，客死于苏，葬虎丘半塘寺，号玉壶山人墓，因补入《文苑传》。

鬼神弄人

嘉庆癸酉科江南首场，有吴江某姓者，梦一老人告曰："汝文须用'稻粱初熟，啄粮恋彭蠡之滨；橘柚方浓，择木念衡阳之浦'四句，方可入彀。"醒而思之，竟无可用之处，因置之。至次场，《礼》经题系"鸿雁来"一句，遂用梦中语。及榜发，竟未售，后领落卷，知文已呈荐，被主司抹此数语，故摈之。因叹鬼神之弄人，亦甚无谓也。

秦桧铁像

千古奸邪无逾秦桧，堕冢胎而雷殛，掘狗葬而焚灰，人心犹未快也。今岳坟铁像，明正德八年浙江都指挥使李隆始铸铜为之，仅秦桧、王氏、万俟卨三人反接跪墓前。久之，被游人击碎。万历中，按察副使范涞更铸以铁，而又添张俊一像。本朝乾隆中，熊公学鹏为浙江巡抚，四铁像又已击坏，县官禀闻，拟请重铸。熊未批准，窃念岳王灵爽在天，逆桧沉沦地狱久矣，顽铁无知，何烦重铸耶！是夜熊梦四铁像来，叩谢阶下，醒而异之，仍饬县官重铸，至今存焉。

四十一

苏州蒋以暄于韦苏州庙祈梦，梦至一巨第，门首墙上有真草隶篆四行，每行三字相同，乃四十一也。真书一行，下旁注一悲字。草书一行，下旁注一去字。隶书一行，下旁注一存字。篆书一行，下旁注一喜字。醒后，不解何义，未几，其尊甫赠公容斋先生殁，时为乾隆四十一年，真书一行乃验。服甫阕，以暄亦殁，年四十一岁，草书一行又验。以暄生前耽吟咏，多散佚，殁后友人检其遗稿，仅存四十一首，隶书一行又验。嘉庆庚辰，以暄胞侄泰阶官起居注主事，加三级，恭遇覃恩，貤赠以暄朝议大夫，距以暄殁已四十一载，篆书一行又验。

三十三

元和徐孝廉名孝华，初次乡试，在省寓，梦途中猝有一贵人肩舆至，仆从如云，徐避至道旁，舆中人忽招手，谛视之，即其故父也。言语甚多，醒后都不记忆，惟临别曰："汝三十三。"徐记在心，然亦不明其义。及嘉庆癸酉乡闱报捷，拆条乃三十三名，始悟所梦。

南游梦

康茂园先生名基田，山西兴县人，乾隆癸酉乡荐后，曾作南游梦，数十年升沉显晦，了不记忆，惟记舟至太仓州城下，听岸上人语云："此太仓西门也。"欣然登岸，进西门流览逾时，出北门而去。丁丑成进士，简发江苏知县，似太仓或有缘矣。凡水陆所经，如梦中所遇。补新阳县，东去太仓西门三十里，调昭文，出太仓北门七十里，以为梦兆已验于北。或以升太仓为言，终无验。嗣任岭南，调中州，再至江苏，官职日显，擢任河道总督，年已六十有七矣。因邵工大坝被焚，降太仓州知州，至西门入城，如旧游。旋署松江府知府，州人遮道送别，公避之，由北门登舟，然后知梦征之乃如此也，因作《南游梦记》。

红面金甲神

乾隆戊申年六月廿四日夜，荆州大水灌城，人民死者以千万计。半月前，荆州府署中有幕友某，蒲圻人，

夜梦有红面金甲神持长鞭驱之甚急，次夜复梦如前。遂欲辞馆，太守问其故，笑不言，固叩之，乃以实告，太守惊曰："署中恐有火灾耶。"因备水缸数十百具，置之大堂前，此友竟飘然归矣。及水至，满城尽为冲决。四更初，又有红面金甲神随灯数百盏，由西北至东南，城门自开，水为之泄，活人无算。制府毕秋帆先生有七律十章，以纪其事。

注苏诗

桐乡冯星实先生应榴，中乾隆辛巳恩科进士，历官至四川布政使。告养回籍，从事苏诗，罗百氏之说，以证王、施、查三家之讹，勤心博考，朝夕不辍者至七年。先是，己酉十二月，忽梦文忠公来，高冠长髯，相视而笑，自此益力成之，凡五十卷。大约精诚所至，便形梦寐，其理然也。

冥　狱

僧允中，俗姓张，号蕴辉，长洲人。其兄芝冈先生凤翼，中乾隆辛丑进士，余旧交也。蕴辉少读书不成，遂出门习钱谷，游幕湖南。有辰州府泸溪县知县黄炳奎者，延为钱席。嘉庆元年，苗匪滋事，地方官竞欲立功，每得苗人，不辨其是非曲直辄杀之。黄适获得张有一案七八人，正欲办理，刑席他出，遂交蕴辉属稿，蕴辉力劝，不从，卒详上论斩。后一年，苗匪平，黄死，年未三十耳。至十九年秋八月，蕴辉偶至扬州，寓一饭店，夜梦有两人持去，至一处高门大户，若今之督抚衙门，见一少年上坐于堂皇，两旁吏役肃然，如讯狱者。蕴辉窃自念："岂有人讼我耶，何为至此？"回头忽见黄，黄亦视蕴辉，若不相识者。蕴辉意以为必是亏空案，故累我也。顷之召蕴辉名，上坐者曰："苗人张有一案汝所办耶？"蕴辉始豁然记其事，供曰："大凡刑钱两席办案，总听东家做主，如此案当时原劝过，东家不听，非我罪也。"上坐者曰："汝属稿详上官，岂能逃避。"相持者久之，上坐者遂目一吏曰："暂令还阳，若能出家行善，念《金刚经》三千遍，忏悔罪过，便赦汝。"蕴辉不敢再辨，但见黄痛哭，已上刑具矣。前两人复掖之出，忽暗黑不辨道路，且雨雪交下，满地泥泞，一跌而醒。遂于次日收拾行李，买舟诣高旻寺，削发为僧。余亲问蕴辉，自述如此。

西华山神

秀水王仲瞿昙，乾隆甲寅科举人，载籍极博，落拓不羁。嘉庆丙子七月，与余同游云台山，看其病重，因促之归杭州寓馆。丁丑八月初一日，果死。死月余，有钱塘冯霈田者，仲瞿弟子也，忽梦仲瞿著古衣冠，自称西华山神，生前原欲在世间大兴佛法，因声色之孽太重，降为岷山山神，过五十年始可复位。惟欲报一仇，必致荼毒生灵，则终古堕落，然此仇必报也。醒时犹能记忆，此梦亦奇。

王太守

江阴王侪峤名苏，以翰林出为卫辉太守者数年，丁艰后，服阕北行，殁于京邸。适有严方伯名烺者，与太守旧好，遂遣一介携其柩送回江南。隔一二年，太守有爱妾某，忽梦其主人来召，且命烹庖，醒后犹能记忆。自此不时梦去，一日侪峤谕之曰："今日有严大人在此，急作一两样好菜。"嗣后每梦严大人常在座中，心甚疑之，后询之他人，曰："严方伯早卒矣。"又闻太守柩南还时，路遇他舟触其船者，其水夫立晕，晕而复苏，曰："王大老爷命跟随诸鬼笞之，甚痛。"余在京时与侪峤往来，人甚谦雅，不谓其死后灵爽如此。

东平王马夫诈人

江阴诸生有陈春台者，家甚贫，以蒙馆自给。一日出门，忽遇旋风一阵，觉心骨俱冷，归而病作，叩之巫者，说有东平王为祟，家中人竞请祈祷，春台素不信，亦无力也。有邻媪代为张罗，借得五千钱，一祷而愈。后春台知其事大怒，乃写一纸告诸东岳，谓东平王是正神，何得向人索祭扰累寒士耶！忽一夕，梦东岳神拘审春台到案下，闻堂上传呼东平至矣。回顾有著黑袍者，参谒案前，神问曰："今有人告状，尔知之乎？"东平不认，又召本境城隍神查访，城隍神上曰："卑县已查明，是东平公马夫狡狯，东平实不知，今马夫亦带在此也。"东岳神遂命斩之，春台跪案下，见马夫已绑出，遂诉曰："马夫虽蒙正法，生员所费之五千钱是挪措者，尚求追还。"东岳神不答，作迟疑状，忽语曰："汝于两月后到靖江取之可也。"遂醒，满身大汗。隔一两月，有至交在靖江，以事札致春台，渡江去，偶在路旁捡得小纸一张，乃钱票，适五千也。忽思所梦，因向铺户取之而归。此嘉庆廿四年五月事。

自挽诗

虞山赵子梁同钰能诗，才名洋溢，庚辰九月十五日夜梦若有人谓之曰："尔百日内当死，尚愺愺耶！"醒而怪之，乃仿随园老人作自挽诗四首云："本来原是梦中身，噩梦无端记得真。就使百年仍倏忽，可堪余日再因循。安排床箦须防病，商酌衣衾要顾贫。一事在心怎瞑目，未刊诗卷托何人。""细想吾生亦快然，即今五十四流年。弦虽两断难回首，丁已双添是踏肩。薄有才名传世上，差余识见出人前。便教真个形销化，也算逍遥极乐天。""多谢阎浮不遽收，宽期犹得十旬休。已忘书替来生读，未看花增几处游。亟典薄田偿客负，牢持宝砚嘱妻留。直须一点无牵挂，才把文章地下修。""呼来芍药是将离，毕竟瑶棺降几时。学浅忍抛诗弟子，归迟端误女孩儿。事经逆料虽无定，梦出凭空却可疑。万一不材冥主弃，罡风还有引回期。"越三月余，并无恙，真梦之不足征也。

松雪翁入梦

余自束发即学松雪翁书，至十八九岁，最喜临摹山

谷,业师林蠡槎先生谓泳受病已深,仍以松雪为退转之法。后每见松雪墨迹,辄留神披览,如《黄庭经》、《乐毅论》、《汲黯传》、《过秦论》及《洛神》、《枯树》、《雪赋》、《头陁寺碑》、《归去来辞》之类,不一而足。中年为英煦斋相国家钩勒《松雪斋帖》六卷,既又为齐梅麓太守钩勒松雪《斋帖》六卷,则余与松雪虽不同时,若有深契焉者。嘉庆十八年九月,余始游吴兴,求所谓水晶宫、莲花庄、红蓼滩诸胜,皆草烟木瘁矣。惟一品石尚在高氏一老寡妇家,鸥波亭则仅存基址在芦苇中,松雪旧宅惟有一门,甚低,元时旧制也。余徘徊于门外者久之,遂告之太守赵公学辙、归安陈公三立、乌程彭公志杰,刻一碣曰"元赵文敏公故里"七大字,立于旧宅之前,一时观者云集。归至南浔舟中,夜梦松雪翁来谢,面圆而白,鬑鬑有须,身著蓝衫,一如曩时在毕涧飞员外家所见松雪自绘小像者。醒而异之,乃作诗曰:"北海追魂迹已陈,公来人梦又何因。燕台一宦原如寄(公与中峰札云:"一宦如寄。")鸿迹千年自有真。争说画禅成独绝,但言书法亦谁伦。雌黄却怪华亭老,不肯从公步后尘。"盖董华亭一生评论松雪,至老年则渐渐服膺,乃知松雪之书未易言也。

梦神狡狯

大凡人心地不宁,则多梦语,又云日之所思,夜之所梦。余生平无妄想心,而所梦者,皆非所思也。岂梦神故作狡狯,以揶揄弄人耶?一夕梦至一处,宛如旧游,高门大户,楼阁巍然。一童子出,惊喜曰:"主公回矣。"忽见仆从如云,左右环列,入堂内则姬妾满前,拥夫人出见,谓余曰:"两子入京考试,尚未归家,自君之出,所喜得三孙,阖家康安,岂非幸事!"遂入内室,见金银如山,若比今之藩库,尤为充裕。有五六大柜,启视之,皆珠玉宝器,无暇赏玩。又一柜皆贮古钱,如齐吉货、太公九府钱,以至两汉、六朝钱币,不下数千百种,既而又见唐、宋各监所铸之钱,中有年号从未经见者。正欲翻阅洪遵《泉志》及《宋史·食货志》为之考订源流,忽闻外堂人声甚沸,一老仆飞报曰:"两郎君皆中鼎甲矣。"铜钲数声,梦为之醒,怅然于枕上者久之。又一夕,梦与中贵人坐,坐上皆列宝器及唐、宋名人书画图籍,有玉鸳鸯一对,高二尺许,莹白如雪,中贵人谓余曰:"此连城璧也。"余取视之,失手落地,分为数片。中贵人声色俱厉,余亦局蹐不安,跪谢曰:"愿赔还。"乃取家产及所爱书帖悉卖之,不足,又乞旧好张罗借贷,莫有应者,自此大困,饥寒交迫,妻子亦鸠形鹄面,不堪属目也。乃窃自念曰:"人生至此,尚何足言,吾闻世上事有真有梦,若真也,愿速死;若梦也,愿速醒。"顷之,果梦也。余尝有诗云:"人生如梦幻,一死梦始醒。何苦患得失,扰扰劳其形。"李青莲云:"处世若大梦。"为千古达人语,特未言梦之醒耳。

和神国

《幽怪记》载李元之尝梦往和神之国,如死者数日而复生。见其国人寿皆一百二十岁,皆生二男二女,与邻里为婚姻。地产大瓠,瓠中有五谷,不烦人栽种而实。水泉皆如美酒,气候常如深春,树木叶皆彩绿,可为衣襟云云。余每有此论,吾辈若能在此国作百姓,则何有于功名富贵、谋衣谋食事耶!虽羲皇上人不是过也。乃作诗云:"欲买青山愿未成,心头万绪任纵横。何时梦到和神国?无事萦心过一生。"

丛话二十三　杂记上

三　教

或问儒释道何以谓之三教?余答之曰:"天地能生人而不能教人,因生圣人以教之,圣人之所不能教者,又生释道以教之,故儒释道三教,并行而不悖,无非教人同归于善而已。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盖圣人之教,但能教中人以上之人,释道不能教也;释道之教,但能教中人以下之人,圣人亦不能教也。"纪晓岚相国有云:"帝王以刑赏劝人善,圣人以褒贬劝人善,刑赏有所不及,褒贬有所弗恤者,则佛以因果劝人善。"颇与余言相合。今为儒者,不知仁义;为释者,不知慈悲;为道者,不知清静,惟与利是图,则天地亦无如之何矣。

先君子养竹公有言曰:"以雪为白,以墨为黑,常人之见也。雪可化黑,墨可化白,圣人之见也。雪即是黑,墨亦是白,道家之见也。白者非雪,黑者非墨,佛家之见也。常人之见实,圣人之见大,道家之见奥,佛家之见空,此三教之分也。"

兄弟和家之肥

天地开辟,即有九州,九州之君,皆天所生,天之视君,犹诸子也。诸子和,则天下治;诸子不和,则天下乱。伊古以来,事莫妙于尧、舜之递传,尚有嫌乎?汤武之革命,虽曰顺应,实起争端,争端一生,天下反覆,兄弟不和,一家反覆,故致中和则万物育,兄弟和则家之肥也。

天人异论

金正希先生云:"圣贤所自信者天命,而人事则未敢必也。"蒋雉园先生云:"有不可知之天道,无不可知之人事。"家竹汀宫詹曰:"两先生皆通儒也,其言异,其旨一。夫子曰:'不尤人',人事可必乎?又曰'不怨天',天道可知乎?"

情

天地不可以无情,四时万物皆以情而生;人生不可以无情,三纲五常皆以情而成。推而广之,风云月露,因人而情;山川草木,因人而情。声色可以移情,诗酒可以陶情,情之所感,寝食忘焉;情之所钟,死生系焉。然则情也者,实天地之锁钥,人生之枢纽也。然情有公

私之别，有邪正之分。情而公，情而正，则圣贤也。情而私，情而邪，则禽兽矣，可不警惧乎！

可　知

兄弟不和，妇女作主，几席生尘，饮食无度，一家之事可知矣。官吏相蒙，奴仆执柄，是非倒置，惟利是图，一国之事可知矣。仁义不施，廉耻道丧，神人交怨，灾异叠生，天下之事可知矣。

戒杀放生

《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戒杀放生，尤恻隐之至者也。然而天下皆戒杀，则禽兽将为人害矣；天下皆放生，则人将为禽兽役矣。要之扶危济困，是君子之存心；而救蚁埋蛇，亦仁人所并用，则亦何必戒杀，何必放生哉！究为释子之慈悲，而非圣人之仁义也。

徒阳运河

今丹徒、丹阳百里之间，为江潮淤垫，舟楫难行，每到漕船回空之后，辄两头打坝，雇夫开浚，每年所费不赀。而一经水浅，不特不通漕运，而商船亦以阻塞，至于物价腾贵，行路咨嗟，而莫可如何也。盍请当事抽分开浚之费，为造船百余只，计口授食，以备不虞。水浅则藉以拨粮，粮过则取以载土过江，弃于瓜步之下，不久成田，招民耕种。而徒、阳两县之闸，以时启闭，不使长开，行之五年，必有大效。

不可少

盐米为斯民之食用，不可少也，盐无税，则私贩绝迹；米无征，则市价自平。官吏为斯民之父母，不可少也，官能清，则冤抑渐消；吏能廉，则风俗自厚。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语有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二者不可偏废，然二者亦不能兼。每见老书生矻矻纸堆中数十年，而一出书房门，便不知东西南北者比比皆是。然绍兴老幕，白发长随，走遍十八省，而问其山川之形势、道里之远近、风俗之厚薄、物产之生植，而茫然如梦者，亦比比皆是也。国初魏叔子尝言人生一世间，享上寿者，不过百岁；中寿者，亦不过七、八十岁，除老少二十年，而即此五六十年中，必读书二十载，出游二十载，著书二十载，方不愧"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者也。

廿一经

昔人以《六经》而广为《九经》，又广为《十三经》，其意善矣。近金坛段懋堂先生又言当广为廿一经，取《礼》益以《大戴》，《春秋》益以《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又谓《周礼》六艺之书，《尔雅》未足以当之，当取《说文解字》、《九章算经》、《周髀算经》三种以益之。庶学者诵习佩服既久，于训诂名物制度之昭显，民情物理之隐微，无不了如指掌，无道学之名，有读书之实。其说甚新。

蒋都督

长洲蒋龙江都督守皖江时，王师已下金陵，不日将至，痛哭曰："天乎！不可为矣。"乃召妻妾子女于厅事前，谕之曰："吾以匹夫受天子厚恩，国亡与亡，死复何憾，若辈尽为俘矣。"妻王夫人进曰："臣既死君，妻亦死夫，理之当然者。"妾七人言亦如之。次子传、三子祖皆曰："父为忠臣，儿敢不学孝子耶！"二女与未婚媳赵氏曰："愿吾门全忠孝节义也。"乃积薪纵火，阖门烧死。都督顾视灰烬，提刀而出，巷战经日，犹杀四十余人，旋自刎。是时公胞侄珍，官苏州游击，亦遇敌亡，事与周将军遇吉一门尽节事相类，为千古不可磨灭者。国朝乾隆四十一年，诏旌胜朝殉节诸臣，都督已予谥忠烈，详《明史》矣。而其随从殉节者共十四人，俱遵旨入祀忠义、节孝二祠，而志乘阙焉，特记于此。

父子大拜

本朝父子大拜者有四家，桐城张文端公英，次子文和公廷玉；常熟蒋文肃公廷锡，子文恪公溥；无锡嵇文敏公曾筠，子文恭公璜；诸城刘文正公统勋、子文清公墉也。其父子俱为一品者，海宁陈清恪公诜为礼部尚书，子文勤公世倌大拜；钱塘徐文敬公潮为吏部尚书，子文穆公本大拜；富阳董文恪公邦达为礼部尚书，子文恭公诰大拜。

席宗玉

国初吾乡羊尖镇有席宗玉，慷慨尚义，远近称为长者。崇祯十六年冬，忽有如皋李元旦携其母许、其妻姚并子女僮仆辈悉投奔于宗玉。元旦系大冢宰大生之子，官詹事府少詹，许系大学士许谷女，姚系癸未探花永言女也。元旦赠宗玉诗云："君岂蓬蒿侣，龙蛇偶寂寥。霜摇三尺剑，月冷数声箫。疏竹成幽径，荒庐接小桥。家贫还甚侠，车盖敢相招。畴昔怨离歌，前宵来渡河。那堪芳草路，只送马蹄过。烽燧殊方满，星霜客鬓多。愿期春色里，同剪北窗萝。已驾寒江楫，还为卒岁留。老慈牵嫂袂，稚子曳君裘。候雁常虚帛，呼天欲寄愁。即今空汗漫，不复似依刘。每成别后梦，即捡隔年书。天地情难老，江湖泪有余。寒云生旧榻，落日忆空庐。满目交游尽，思君总不如。"其明年三月，闻思陵崩，遂大哭辞去，回如皋，阖门殉难。时有义士柏仲祥者，一日能行三百里，负元旦子祥官而逃，不知置何处。仲祥后被获，死南京。呜呼！自古圣帝明王皆以民为邦本，而至于此极耶！故民贵而官贱，则天下治；官贵而民贱，则天下乱；官贵而民贵，则天地开；官贱而民贱，则天地闭矣。

率由旧章

大凡处事，不可执一而论，必当随时变通，斟酌尽善，乃为妙用。余尝论"率由旧章"一语，不知坏尽古今

多少世事,有旧章之不可改者,有旧章之不可不改者。至如吾乡之北望亭桥,今改为丰乐桥,南堍为无锡所辖,北堍为金匮所辖。嘉庆二十年将重建时,诸乡民原请造纤路,以便往来舟楫,锡令韩君履宠因问诸乡民,向来有否?曰:"无之。"韩曰:"然则率由旧章可也。"而监造之绅衿华凤仪辈,因人碌碌,亦不与韩君辩,将陋就简,数月而成。每遇西北风,其流直冲,无有约束,覆舟殒命者,一岁中总有数次,此"率由旧章"之误事也,可畏哉!

峨嵋老僧

江阴朱中丞勋以佐贰起家,官至陕西巡抚,赏戴花翎。先是中丞诞生时,适有老僧在门首化斋,告其家曰:"闻即刻公喜生一相公,此儿将来当大贵,六十年后或可于长安相遇也。"道光初年,朱正在陕西,偶有差役以事入峨嵋,遇此僧。僧曰:"有一书烦为我寄朱大人,我尚知其诞生时也。"差回省城,不敢投,禀之长安令,启其书,无他语,令为转呈,但言今年某月某日当束装北上。果于是日得旨,召入京师,以四品京堂用。

修志

郡县之有志,犹国之有史,家之有谱也。书因革之变,掌褒贬之权,发幽潜之光,垂久远之鉴,非志之不可。然志之有二难焉,非邑人则见闻不亲,采访不实,必至漏略;如邑人而志邑事,则又亲戚依倚,好恶纷沓,必至滥收。没其所有则不备,饰其所未有则不实,此其所以难也。

凡重修府州县志,无论文章巨公、缙绅三老,总不可以涉手,以其易生丛谤也。盖修志与修史同一杼柚,作文难,评文易,吹毛求疵,文人恶习,试观诸史如《史记》、《汉书》,虽出马、班之手,尚不能无遗议,况他人邪!

嘉庆十九年,余与修《高邮州志》,将刻成,署曰《嘉庆高邮州志》,州中诸缙绅见之哗然,以为不通,仍去"嘉庆"二字。余笑谓州刺史冯椒园曰:"吾见《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乾道临安志》、《乾道毗陵志》、《淳熙三山志》、《绍熙云间志》、《嘉泰会稽志》、《嘉定赤城志》、《宝庆四明志》、《景定建康志》、《咸淳临安志》、《至元嘉禾志》、《大德昌国州图志》、《延祐四明志》之类,不可枚举,岂诸缙绅亦以为不通耶?少所见多所怪也。"

吾邑无锡之名,始见于《史记·东越列传》;无锡名县,见于《汉书·地理志》;无锡有志,始于元人王仁辅。一修于景泰冯择贤,再修于弘治吴凤翔、李舜明,三修于万历秦子成。本朝康熙二十九年,乡先生秦对岩、严藕渔两先生修之,乾隆十六年浦二田、华剑光两先生又修之。嘉庆十七年,少司寇秦小岘先生又修之。颇将旧志删改,且懒于采访,凡乡间所有人物节孝概行疏略,颇不满于邑中。余因请之司寇,阅新志所未载者,为采录一编,名曰《梁溪补志存稿》,以俟后来云。

道光五六年间,余拟修《虎丘志》,有一缙绅曰:"钱某并非本地人,何劳涉笔耶?"余闻之而止,夫虎丘一区,无关紧要,而尚遭人谤,其他可知。案《虎丘志》始于明洪武初王仲宾,久已失传,重修者为松陵周安期,再修于娄东顾湄,元和令周岐凤又修之,震泽任兆麟又修之,皆非本地人也。

八体

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今世所传亦有八体:一曰钟鼎文,薛尚功《钟鼎款识》是也。二曰秦篆,泰山琅邪台刻石是也。三曰秦隶,《两汉金石器物款识》是也。四曰汉隶,东京汉安以后诸碑是也。五曰钟隶,《上尊号奏》、《受禅》、《孔羡碑》是也。六曰真书,六朝、隋、唐诸碑是也。七曰行书,《兰亭》与《集王圣教序》是也。八曰草书,《二王帖》、《书谱》是也。

性恭谨

余有老友徐翁长出门,曾见山阴何恭惠公煟为河南巡抚时,性恭谨,每得各省同寅亲友公文书启,命仆开函时,必起而拱立,两手捧诵,诵毕,然后坐,及答书亦必拜而后发,其诚如此。公子裕成亦任河南巡抚,然不及乃翁矣。

袁简斋

袁简斋先生一生不信释氏,每游寺院,僧人辄请拜佛,先生以为可厌,乃自书五言四句于扇头云:"逢僧必作礼,见佛我不拜。拜佛佛无知,礼僧僧见在。"似深通佛法者。又先生一生不讲《说文》,一日宴会,家人上羊肉,客有不食者。先生曰:"此物是味中最美,诸公何以不食耶?试看古人造字之由,美字从羊,鲜字从羊,善字从羊,羹字从羊,即吉祥字亦从羊,羊即祥也。"满座大笑,似又深通《说文》者,皆可以开发人之心思。

苏东坡生日会

毕秋帆先生自陕西巡抚移镇河南,署中筑嵩阳吟馆,以为燕客之所。先生于古人中最服苏文忠,每到十二月十九日,辄为文忠作生日会。悬明人陈洪绶所画文忠小像于堂上,命伶人吹玉箫铁笛,自制迎神送神之曲,率领幕中诸名士及属吏门生衣冠趋拜,为文忠公寿,拜罢张宴设乐,即席赋诗者至数百家,当时称为盛事。迨总督两湖之后,荆州水灾即罢,苗疆兵事又来,遂不复能作此会矣。呜呼!以公之风雅爱客,今无其继,而没后未几,家产籍没,子孙式微,可慨也已。

改嫁

改嫁之说,袁简斋先生极论之,历举古人中改嫁之人,若汉蔡中郎女文姬改嫁陈留董祀。《新唐书》诸公主传,其改嫁者二十有六人。又权文公之女改嫁独孤

郁，其实嫠也。韩昌黎之女，先适李汉，后适樊宗懿。范文正公之子妇，先嫁纯礼，后适王陶。文正母谢氏，亦改适朱氏。陆放翁夫人为其母太夫人之侄女，太夫人出之，改嫁赵氏。薛居正妻柴氏，亦携赀改嫁。而程伊川云妇人宁饿死，不可失节，乃其兄明道之子妇亦改嫁，不一而足。余谓宋以前不以改嫁为非，宋以后则以改嫁为耻，皆讲道学者误之。总看门户之大小，家之贫富，推情揆理，度德量力而行之可也，何有一定耶？沈圭有云："兄弟以不分家为义，不若分之以全其义；妇人以不再嫁为节，不若嫁之以全其节也。"

金石文字

金石文字，虽小学之一门，而有裨于文献者不少，如山川、城郭、宫室、陵墓、学校、寺观、祠庙，以及古迹、名胜、第宅、园林、舆图、考索，全赖以传，为功甚巨。而每见修志秉笔者，往往视为土苴而弃之，真不可解也。王兰泉司寇为《金石萃编》一书，有与诸史互异，辄以证之，此深于金石者也。孙渊如观察尝言："吾如官御史，拟请旨著地方官吏保护天下碑刻。"此癖于金石者也。

算尽锱铢

每日费用，虽小不苟，所以惜物力、谨财用也。苏州人奢华靡丽，宁费数万钱为一日之欢，而与肩挑贸易之辈，必斤斤较量，算尽锱铢，至于面红声厉而后已。然所便宜者，不过一二文之间耳，真不可解也。相传沈归愚尚书贫困时，鲜于僮仆，每早必提一筐自向市中买物，说一是一，从不与人争论，诸市人知其厚道，亦不敢欺。彼时尚有古风。

布衣可贵

嘉庆己巳岁七月，余在京师，英煦斋相国家有笔墨事，尝招余住澄怀园之近光楼。时公为户部侍郎兼副提督，同寓者为席君子远、姚君伯昂两编修也。一日五鼓天未明，大雨如注，闻鸡人传唱声，知公已早到宫门矣。两编修闻之，亦急具衣冠，冒雨入朝，不迟晷刻。余时正高卧枕上，朦胧谓两编修曰："吾今日始知布衣之可贵也。"

南北气候

故老尝言，大江以北，麦花昼开；大江以南，麦花夜开，总未留神察看。嘉庆七八年间，偶见麦花皆昼开，殊不信。一老农曰："麦花自国初以来，俱如旧说，其昼开者，始于嘉庆初年。"盖由南北气候日转，犹之北方产梨、枣、蘋果之属，今南方亦有之；南方产姜、莲、慈菰、荸齐之属，今北方亦有之。余于乾隆壬子，始入京师，夏间蚊虫绝少，至嘉庆十三四年六七月内，每到垂晚，则蚊声如雷矣。

水　仓

扬州有余观德者，人颇豪侠。乾隆五十九年四月，新城多子街一带，不戒于火，延烧达旦，观德率众扑救甚力，因创为水仓，起名甚新。其法在闹市中距河较远处，买地一区，前设小门，后为大院，置水缸数十百只，贮以清水，设有不虞，水可立至，此良法也。余友孙春洲尝作门联云："事有备而无患，门虽设而常关。"自余观德创后，扬州城内随处皆置水仓，惜其法不行于苏、杭之间耳。

大归四事诗

莲池大师临终时有诗云："病药两非何足辨，死生双幻不须忙。"真达者之言也。余尝见云间张文敏公照有小册蝇头细书，上题曰："大归四事诗"，殊妙。四事者，衣衾棺椁也。今录于此："儿女千行泪点污，著来寒暖不关肤。谁能立地明三事，漫说升天重六铢。翠袖明珰长已矣，绣裳命卷更何如。早知一向为黄土，虚费区分紫与朱（衣）。越纻吴绫细剪裁，千条百结裹枯骸。闺中绣满梵王字，原上飞成鬼伯灰。不许鸳鸯栖并翼，任他蝴蝶梦千回。恰如旅客和衣睡，攲枕鳏鳏子夜来（衾）。谁信千年永不开，徒教骨肉隔黄埃。收回天上三春艳，盖尽人间一石才。水土几番灰劫了，山林又复釜斯来。还愁仙骨埋难尽，碧落殷勤选玉材（棺）。双手卷然髹沐余，朅来小有洞天居。浑如护惜加穷袴，莫是堤防用槛车。蝼蚁一生忙不定，牛羊他日此相于。漆园再向枯髅语，为问王孙意底如（椁）。"

吴书呆

吴江吴莒堂先生，名燮，乾隆丙辰，尝举博学鸿词科，不遇，浮沈诸生中，年七十余，无家室，宿食紫阳书院。后辈轻薄，肠肥脑满，视莒堂如怪物，无与言者。一日书院课期，苏州太守孔公名传炣点名及莒堂，莒堂趋而前，与太守执手问好，太守怒曰："汝一老诸生，太无礼节，敢与我抗礼耶！"莒堂遂挺立慢骂曰："汝父与我同举鸿博科，汝尚在子侄行，岂有孔门子孙而轻视长者乎？"太守大骇，询之他人，知其实，局蹐谢罪，人称为吴书呆。

朱文正公逸事

朱文正公相业巍巍，莫不称为正人君子，待人接物，必恭必敬，晚年益自刻厉，宏奖人材，后辈门生仰之如泰山北斗。一日有通家子某，欲晋谒，阍人辞以请客，问请何人，阍人曰："昨日请老师父执及前辈，今日请同年同寅，皆已故者。"某骇然，问其礼，每一席设五六位不等，椅坐上书某名某公，以尊卑分次序，而自居末座，衣冠肃然，坐定，命仆行酒上菜上饭上茶，一如生人，祭毕，则送诸门外。如是者三日，莫知其故也，越月而薨。

易于传播

毕秋帆先生为陕西巡抚重修马嵬驿，伊墨卿太守在惠州重修朝云墓，陈云伯大令在常熟重修河东君墓，

皆民事之不甚急者，而易于传播，人人乐道之何耶？如阮云台宫保提学山东重修郑康成祠，于浙江重修曝书亭，巡抚江西重修玉茗堂；唐陶山方伯令吴时重修桃花庵；林少穆中丞为杭嘉湖道重修放鹤亭；陶云汀制府、梁茝林方伯在苏州重修沧浪亭，并肇建五百名贤祠及梁伯鸾祠；孙渊如观察在山东重修闵子墓，并访义士左伯桃、羊角哀墓于范县之义城寺东，则又在毕秋帆诸公上矣。

福慧庵

余旧居之东有福慧庵者，地颇幽闃，又谓之静室，有莲华域、憩云窝、文昌阁诸胜，国初有杲道人来卓锡于此。道人名圆通，相传为崇祯某科进士，文章书画，无所不长，至于雕文刻镂，皆亲自制作，良工见之缩手。尝手写《莲华经》七卷、《楞严经》十卷，而葡萄一幅，尤为绝作，隐然以温日观自命。余少时读书庵中，尝披阅之。辛巳秋日，偶过圆公塔院，题壁二首云："艰难心事总成灰，师自红羊劫里来。收束儒书归佛刹，独持禅悦老严隈。空门安用雕龙手，举世谁怜吐凤才。留得葡萄遗墨在，焚香展读不胜哀。""廿年不到憩云窝，殿屋苍凉绊薜萝。拂面红尘成底事，满头白雪又来过。穷通有命凭谁问，福慧难兼奈老何。礼罢远公旧时塔，数声清梵莫云多。"

红白盛事

苏、杭之间，每呼婚丧喜庆为红白事，其来久矣。乾隆六十年冬，阮云台先生以詹事府正詹提督浙江学政，旋有旨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其明年，正续配夫人孔氏为衍圣公胞姊，公馆在钱塘门外，先生乘八座行亲迎礼，卤簿鼓吹填塞道路，杭城内外士民妇女观者以以数万计。是年秋，孙补山先生灵柩由广西赐葬钱塘，奉旨入城，舆马之盛，执事之多，从来未有。其上一年，富阳董相国丁邴太夫人忧，从京师扶柩归里，自镇浙将军、都统、巡抚、盐政、司道以下暨合郡缙绅皆素衣跪送，而满城兵甲侍从，旌旆飞扬，自江头至六和塔，直接秋涛宫，分列皆满。萧公福禄，其先本回部人，为狼山镇总兵官，年已七十二，忽然丧偶，尚欲续弦，久之无有应者。嘉兴马姓亦是教门，有闺女年三十八，尚未字人，早拟守贞，以终其身矣。至是萧来求亲，女私念曰："婿年虽老，究属二品官，一嫁便作夫人，较守贞不字老苦于空房，自为优也。"欣然愿嫁，择日成婚。未期月，萧公升浙江提督，与夫人赴任，道出嘉兴，行归宁之礼。旌旗舆马，笳鼓喧阗，自参将以下与标兵三千余人皆披甲挂刀，排列成行，跪迎于西城门外，观者万人，咸为叹羡。吴门韩旭亭公与潘榕皋农部及其弟云浦公，皆八十称觞。旭翁以子封贵，封光禄大夫、刑部尚书；云翁以子世恩贵，亦封光禄大夫、户部尚书，俱蒙钦赐寿杖、福字、荷包等物，荣耀乡闾。而榕皋嗣君世璜亦鼎甲，称觞之日，数郡毕至，胞侄殿撰公世恩、中翰公世荣俱侍左右，晋接宾朋，此皆红白事之最盛者也。

诂经精舍

嘉庆初年，扬州阮云台先生一为浙江学政，两为浙江巡抚，于西湖圣因寺旁设诂经精舍，选诸生中经学修明通于一艺者，习业其中，有东京马融氏之遗风。余每游湖上，必至精舍盘桓一两日，听诸君议论风生，有不相能者，辄讷攘面赤，家竹汀宫詹闻之，笑曰："此真所谓洙泗之间，龂龂如也。"其精舍中肄业诸生，则有洪颐煊、洪震煊、徐养源、徐养浩、陈鸿寿、陈文杰、胡敬、徐熊飞、吴东发、汪嘉禧、孙同元、赵春沂、赵坦、范景福、何兰汀、徐鲲、丁子复、李遇孙、金廷栋、陶定山、张鉴、沈涛、周联奎、顾廷纶、邵葆初、蒋炯、李方湛、吴文健、陆尧春、朱壬、汤锡蕃、王仁、朱为弼、何起瀛、钱林、张立本辈凡三十余人，为一时之盛。及先生还朝，诸生皆散去，或仕或不仕，近且凋落作古人者，又不一其人矣。

毕

唐杜牧之梦改名毕而卒，宋邹忠公梦道君赐笔而卒，盖毕字古人已有忌之者。毕秋帆尚书名沅，为两湖总督，八年忽以事降调山东巡抚，心窃喜之。未几仍复两湖之任，遂愀然不乐，谓人曰："吾将终老于斯乎？"已而，苗匪起事，领兵堵御，没于当阳。乃知姓名亦有忌讳焉。

茂　林

族弟檠溪家有一青衣名茂林者，滕姓，湖南辰州府滕家堡人，系武世家，族中有十三武举两进士。自言嘉庆元年，苗匪滋事，福大将军督师，一夕有苗千余人来扑官军，官军急号救于滕氏，立率父兄子弟持器械出佐官军，杀苗数百人，苗遁去，将军以为功，题升十余辈。不数日，苗知为滕氏兵，遂约数千人直歼滕氏，滕氏亦号救官军，官军皆不应，无一人出者，此堡遂成瓦砾场，茂林其遗孤也。余时寓息园，闻其语，为叹息者久之。

茝香校书

茝香校书者，本旧家子，长洲人，能画工词曲。其父某曾为府司马。父没后，与母独居，遂落籍。余尝有诗云："鸾飘凤泊寻常事，一堕迷楼最可怜。"又云："见卿惟念南无佛，安得开笼放雪衣。"盖惜之也。后为鸨母凌虐，忧郁成疾，不知其所终。

杨婉春

庚申六月十二日，余出都从潞河归棹，有杨氏女婉春者，苏州人，年十五，善言笑，在某王府度曲，将附余舟，余以同乡谊弗却也。行至伽河，适逢七夕，婉春乃言曰："今夕当唱唐明皇拜月一曲。"其聪慧如此。遂命仆人吹笛和之，歌声嘹亮，听者莫不凄然，因书三绝句为赠，云："伽河水碧鹭双飞，人到良期心事违。赖有盈盈年十五，能令秋客坐忘机。""客里年华去若驰，抚今追昔不胜悲。听卿一曲《长生殿》，想见开元全盛时。"

"银河有影度窗纱，乌鹊无心踏彩霞。同是孤舟沦落客，不知好梦属谁家。"

赵梅卿

"白璧千双珠作阙，金钗十二玉为裾。人间多少繁华梦，比到梅花总不如。"此王惕甫学博诗也。道光乙酉年，苏州阊门外有妓赵梅卿，素未著名，吴江周蓉裳见之，大为赏识，戏书此诗于梅卿扇上，自是声价十倍，车马盈门。

定　数

乾隆十二年秋，东北风起，海水大上，南人谓之海啸，漂没人民屋舍无算。有一人既溺于水矣，忽有一红面者挽之，曰："此吾家人也。"不一二年，火起寝室，其人烧死，始知红面者是火神也。又壬寅六月立秋日，沿海崇明、宝山、福山一带亦海啸，死者无算。有老妇年八十二岁亦死此厄，生时自言海啸已经七次，俱得救援，至此而仍溺于水。又苏州叶某者，性迂拙，一无所能，其父死，既无产业，且有逋负。叶终日不乐，屡欲寻死，或独宿于枯庙，或时走于荒坟，欲投井则有人救之，欲自经则有人解之。遂投入太湖，忽见朱衣人持挺驱之，得达彼岸，适遇其戚送以归。叶自述如此，而人亦谓历经诸难不死，将来必有后福。居无何，竟窃刃自戕。昔晋惠公死于高粱，卜者先知；周亚夫饿蛟入口，卒死于狱。乃知人之死于水火，命之短长俱有定数。

苓巴鸡

吾邑疡医窦西岩之父，少时在金陵以千钱买蜀贾苓巴子三升，已用其半，曝于庭，为家畜白鸡啄食之，鸡日渐高大，金胸翠翼，雪羽朱冠，鲜妍五彩，巨过于鹅而高倍之，人不识为鸡也。人来观者如市，膏药遂大售，日进千钱，子孙温裕者三世。

机神庙

机杼之盛，莫过于苏、杭，皆有机神庙。苏州之机神奉张平子，不知其由，庙在祥符寺巷。杭州之机神奉褚河南，庙在张御史巷。相传河南子某者，迁居钱塘，始教民织染，至今父子并祀，奉为机神，并有褚姓者为奉祀生，即居庙右。余于戊辰岁为阮云台中丞书《褚公庙碑记》，因悉其事。按唐时以七月七日祭机杼，想又以织女星为机神也。

鸟枪打雨

嘉庆元年，苗人滋事，上遣福公康安提兵征讨。时值四五月，霖雨间作，无一日晴者。福公忧之，命道士祈晴，不应。乃遣鸟枪兵向天而开，始放日光，隔数日虽开枪，亦不应也。此余弟子杨生补帆在军中亲见其事。闻甘肃省每遇阴霾致损田禾，须开鸟枪打散，亦此意也。

五　云

五云者，丹徒王梦楼太守所蓄素云、宝云、轻云、绿云、鲜云也。年俱十二三，垂髫纤足，善歌舞，余时年二十五六，犹及见之。越数年，五云渐长成矣，太守惟以轻云、绿云、鲜云遣嫁，携素云、宝云至湖北送毕秋帆制府，审视之，则男子也。制府大笑，乃谓两云曰："吾为汝开释之。"乃剃其头，放其足，为僮仆云。

换棉花

余族人有名焜者，住居无锡城北门外，以数百金开棉花庄换布以为生理。邻居有女子，年可十三、四，娇艳绝人，常以布来换棉花，焜常多与之，并无他志也。不二、三年，焜本利亏折，遂歇闭，慨然出门，流落京师者十余载，贫病相连，状如乞丐。一日行西直门外，忽见车马仪从甚盛，有一绿帏朱轮大车，坐一女珠翠盈头，焜遥望不敢近，其女见焜亦注目良久，遂呼仆从召至车前曰："君何至此也？"焜已不识认，浑如梦中，唯唯而已。遂命从者牵一马随之入城，至一朱门大宅，见其女进内宫门去，盖某王府副福晋也。顷之，召焜进，谓之曰："余即邻女某人，向与君换棉花者，感君厚德，故召君。"因认为中表兄妹，出入王府。三、四年间，焜得数千金，上馆充誊录生，以议叙得县尉，旋升内黄县，擢直隶河间府同知，署太守印篆。此乾隆初年事。

刺史新闻

有某州刺史者，故贼也。先是壬子癸丑间，有云南刘某入京谒选，随一仆住驴马市，箧中颇裕。有同寓客知之，故与仆善，殷勤异常，仆偶出，客必为其主左右之，较仆尤为周慎，刘甚感。未一年掣签得县丞，分发河南，客大喜，诡曰："小人有胞弟在河南藩署当门上，拟随老爷同行可乎？"刘亦喜，乃束装，虽僮仆之亲，无以过也。行至邯郸，刘忽病痧，一日死，仆与客俱大哭，抱持殡殓，寄棺古寺中。客忽向仆曰："吾两人所恃者主人耳，今主人死，尚复何言。虽然，有计焉，幸箧中凭文在，吾为官，尔为官亲，谁复知之耶？"遂与仆行。未渡河，仆又死，客抵省中，只一人耳。乃缴凭，未匝月，委署某县丞，获巨盗有功，题升知县，乃改名。不数月，屡获盗，连破七案，又升某州刺史，以良能称。一日有探差来报云，探得州境百里外某铺，有夫人自云南来，随一弟曰舅爷，早晚将抵署矣。刺史佯喜，即遣两妾前迎，询其所来。妾还报曰："太太衣履甚破，行囊亦罄竭矣。"刺史急取衣饰满一箱，白金百余两，仍遣两妾前为开发路费，且曰某日最良，可以进署。复以白金二百两与舅爷，辞以署斋甚窄，断不能款留，请即回滇，命一差送之。越四五日，刺史命仆从执事鼓吹人等接太太入署，而刺史托故他往，谓家人曰："今夜回衙恐迟，尔等勿伺候，宜早息，仅留一妪守内宅门可也。"至三更时始回署，而直入夫人之室，诸妾婢仆皆早睡，但闻主人进房，切切私语而已。后二年正月，有老僧踵辕门，适刺

史回署，遥拱手曰："僧与大老爷别二十年，今为大官矣。"刺史惧，不与言，使家人许其三千金，僧不允，谩骂曰："汝今逃避何处去耶？"盖此僧是名捕也。刺史急吞金死，而刘夫人亦为殡殓，寄棺于某寺，而与两妾收拾行李，积蓄万余金，同归云南，车辆甚多。

刑罚不中

自古来官家办命案，莫不舍重就轻，辄引《尚书》"罪宜惟轻"一语，或者曰："实刑罚不中耳。"

奇　案

余友陈春嘘大令尝官盛京锦县知县凡八九年。有一案甚奇，有民家迎娶新娘，已登舆矣，行至数里，忽大风雪不能行，由小路入一枯庙中暂避，谁知风雪更甚，计五日夜不止，至雪晴后，则已二十余日矣。两家始通音问，杳无踪迹，大为骇异，寻至数日方得之，计两家随从男女七十余人，皆冻饿死。

富贼贵贼

吾邑有富翁某开质库，每到库中，必于无人处窃小物以为得意，其伙皆知之，以此开销而向主母索还，以为常也。又虎丘杜开周翁言，有某观察者，每日必窃他人物一两件。一日，管门家人有皮马褂置在签押房，观察窃之，家人不敢问，乃推杜翁索之。翁以是问观察，观察曰："不知也。"翁固问，始笑曰："吾早知尔衣，亦不取矣。"此二人一富一贵，皆犯窃疾，何也？

经训堂帖

乾隆庚戌岁三月三日，余寓毕秋帆尚书乐圃之赐闲堂，时正为尚书刻《经训堂帖》，遂取松雪斋所藏《兰亭》五字未损本，及唐怀素小草《千文》，徐季海朱巨川告，蔡君谟自书诗稿，苏东坡《橘颂》，陈简斋诗卷，朱晦庵《城南诗》，虞伯生《诛蚊赋》，赵松雪《枯树赋》诸墨迹置诸案头，同观者为彭尺木进士、潘榕皋农部、张东畬大令、郭匏雅陆谨庭两孝廉，弹琴赋诗，欢叙竟日，为一时佳话。尚书殁后，家产荡然，家人辈拓之为糊口计，可怜也。忽忽三十年，诸公半皆凋谢，卷册亦已散亡，惟《经训堂帖》岿然独存，金石之可贵如此。

悟　情

悟情女士姓翁氏，扬州人。其姊云卿为和希斋大司空侧室，和殁后，云卿殉节，时悟情年十五、六，同在京师，亲见其事。忽悟曰："人生富贵功名，一死便了，又何必作葵藿之倾心，杨花之飘荡耶！"乃慨然出京，相依京口骆佩香夫人，以守贞自誓。嘉庆甲子十月，余偶过丹徒见之，悟情状如男子，意气豪放，善吹箫，能填词，尤娴骑射，上马如飞，一时名公卿皆敬其为人，真奇女子也。后出家为比丘尼，赵瓯北先生有诗赠之。

裹　足

妇女裹足之说，不载于经史，经史所载者，惟曰窈窕，曰美而艳，或言领言齿言眉目，从未有言及足者。案《太平御览》云，昔制履，男子方头，妇人圆头，见《宋书·五行志》。《唐六典》内官尚服注，谓皇后太子妃青袜舄加金饰，开元时或著丈夫衣靴，则唐时尚未裹足也。《杂事秘辛》载汉保林吴姁足长八寸，胫跗丰妍，底平趾敛。杜牧诗："钿尺裁量减四分。"钿尺长八寸，减四分为七寸六分。韩渥诗："六寸肤圆光致致。"李白诗："履上足如霜，不著鸦头袜。"杜甫诗："罗袜红渠艳。"乃青履红袜，非金莲之谓也。即《大唐新语》并《国史补》亦只云，马嵬店媪收得杨妃锦靿一只，并不言足之大小也。又《唐诗纪事》段成式《光风亭夜宴伎有醉殴者诗》云："掷履仙凫起，扯衣蝴蝶飘。"斗殴时其履可以掷人者，其不小可知。然则裹足之事始于何时？《道山新闻》云："李后主窈娘以帛绕足，令纤小屈足新月状。"唐缟有诗云："莲中花更好，云里月常新。"因窈娘而作也。或言起于东昏侯，使潘妃以帛缠足，金莲帖地谓之步步生莲花。张邦基《墨庄漫录》亦谓弓足起于南唐李后主，是为裹足之始。至宋时有裹有不裹。《湛渊静语》云："程伊川先生家妇女俱不裹足，不贯耳。"陶九成《辍耕录》谓扎脚始于五代以来方为之，熙宁、元丰之间为之者尚少，此二说皆在宋、元之间，去五代未远，必有所见，非臆说也。大约此风至金、元时始盛，自此相沿而成俗矣。其足小而锐者，考之于古亦有所出，出于古之舞服。《史记》云："临淄女子弹弦缠足。"又云："揄修袖，蹑利屣。"《集解》徐广注云："利屣，舞屣也。"舞则见屣，舞屣赤色花纹，薄底头利锐，缀以珠，似即今女人之鞋式也。他如张衡《西京赋》"振朱屣于盘樽"，《许昌赋》"振华足而却蹈"，又《文选·舞赋》、庾信《舞赋》、顾野王《舞赋》以及曹植《妾薄命诗》，简文帝、昭明太子舞诗俱有言及足者，盖古者女衣长而拽地，不见足，惟舞见足，故言履言屣也，因知窈娘裹足，乃舞服也。

《说文》尸部屟，履中荐也。《吴中古迹记》有西施响屟廊，似即今女人鞋中之高屟，故行步有声。足之稍大者，欲令使小，则用高屟，言高荐也。今人谓之高底者，非也，要之亦舞服也。古乐府有《双行缠曲》，或疑为裹足之证，曲云："朱丝击腕绳，真如白雪凝。非但我言好，众情共所称。"又云："新罗绣行缠，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我独知可怜。"谢灵运诗："可怜谁家妇，缘流洗素足。"陶渊明《闲情赋》："愿在丝而为履，同素足以周旋。"又唐人诗："两足白如霜。"夫赋足而言其白、言其素、言其妍，其不缠也可知矣。所谓双行缠者，乃缠其两股，非缠其足也。总之妇女之足，无论大小，有高屟无高屟，贵乎起步小，徐徐而行，即焦仲卿诗所谓"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也。若行步蹒跚，丑态毕露，虽小亦奚以为。

大凡女人之德，自以性情柔和为第一义，容貌端庄为第二义，至足之大小，本无足重轻。然元、明以来，士大夫家以至编民小户，莫不裹足，似足之不能不裹，而为容貌之一助也。其足之小者，莫如燕、赵、齐、鲁、秦、晋之间，推其能小之道，盖亦有法焉。凡女子两三岁便

能行走，四五岁之间，即将两足以布条阑住，不使长，不使大，至六七岁已成片段，不缠而自小矣。而两广、两湖、云、贵诸省，虽大家亦有不缠者。今以江、浙两省而言，足之大莫若苏、松、杭、嘉四府，为其母者，先怜其女缠足之苦，必至七八岁方裹。是时两足已长，岂不知之，而不推其故，往往紧缠，使小女则痛楚号哭，因而鞭挞之，至邻里之所不忍闻者，此苏、杭人习焉不察之故也。然则苏、杭皆大足耶？曰否。得其法则小，不得其法则大。

天下事贵自然，不贵造作，人之情行其易，不行其难。惟裹足则反是，并无益于民生，实有关于世教。且稽之三代，考之经史，无有一言美之者，而举世之人皆沿习成风，家家裹足，似足不小，不可以为人，不可以为妇女者，真所谓戕贼人以为仁义，亦惑之甚矣！国朝八旗妇女皆不裹足，古道犹存，其风足尚。《庄子》云："天子之侍御，不爪揃，不穿耳。"耳尚不穿，岂可裹足耶？盍请地方大吏出示禁约，凡属贵臣望族以及诗礼之大家，俱遵王制，其倡优隶卒及目不识丁之小户，听其自便，如以此法行之十年，则积习渐消，天下万民皆行古之道矣。

本朝崇德三年七月，奉谕旨有效他国裹足者，重治其罪。顺治二年禁裹足。康熙三年又禁裹足。七年七月，礼部题为恭请酌复旧章，以昭政典事。都察院左都御史王熙疏内开顺治十八年以前民间之女未禁裹足，康熙三年遵奉上谕，下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官员会议，元年以后所生之女，禁止裹足。其禁止之法，该部议覆，等因。于本年正月内臣部题定，元年以后所生之女，若有违法裹足者，其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议处，兵民则交付刑部责四十板，流徙，十家长不行稽察，枷一个月，责四十板，该管督抚以下文职官员有疏忽失于觉察者，听吏兵二部议处在案。查立法太严，或混将元年以前所生者捏为元年以后，诬妄出首，牵连无辜，亦未可知，相应免其禁止可也。裹足自此弛禁，事见《蚓庵琐语》及《池北偶谈》。

考古者有丁男丁女，惟裹足则失之，试看南唐裹足，宋不裹足得之；宋金间人裹足，元不裹足得之；元后复裹足，明太祖江北人不裹足得之；明季后妃宫人皆裹足，本朝不裹足得之，从此永垂万世。由是观之，裹足为不祥之金明矣，而举世犹效之何也？盖妇女裹足，则两仪不完；两仪不完，则所生男女必柔弱；男女一柔弱，而万事隳矣！且裹足为贱者之服，岂可以行之天下，而且行之公卿大夫之眷属耶？予所以喋喋言之者，实有系于天下苍生，非仅考订其源流而已。

丛话二十四　杂记下

阿文成公

阿文成功业巍巍，富贵福寿，近世无比。高宗纯皇帝赐其七十寿联云："耆筵锡庆高千叟，云阁铭勋赞上台。"八十寿联云："纯嘏懋勋延带砺，耆龄硕望重丝纶。"嘉庆元年九月，以疾乞假，其明年八月薨，年八十有一，图像紫光阁者四次，两子四孙俱登显秩，真所谓出将入相，全寿全归者也。乾隆五十四年四月，文成奉命勘荆州堤工，余时在毕秋帆尚书幕下见之，乃身裁短小，弱不胜衣，并无龙威燕颔之相也，亦奇矣哉！

示　子

欲子弟为好人，必令勤读书，识义理，方为家门之幸，否则本根拔矣。今人既不能读书，岂能通义理，而欲为好人得乎？天下岂有不读书、不通义理之好人乎？

语云："忤逆弗天，打一代，还一代。"其言虽俗，甚是有理。余则曰："欲知祖宗功德，今日所受者是也；欲知子孙贤愚，今日所行者是也。"

勿以小善为无益，小善积得多，便成大善；勿以小恶为无伤，小恶积得多，便是大恶。

君子小人之分，在乎公私之间而已。存心于公，公则正，正则便是君子；存心于私，私则邪，邪则便为小人。

妇言是听，兄弟必成寇仇；惟利是图，父子将同陌路。而不知兄弟者，手足也，不可偏废；父子者，根本也，岂可离心。

凶人为不善，善人自必笑其非；而善人为善，凶人亦必笑其非也。故贤者视己，似己非而人是；愚者视己，必己是而人非。

得隆庆失隆庆

嘉庆元年，吾乡秦蓉庄都转购得族中旧第曰宝仁堂，土中掘得一小碣，上有六字曰："得隆庆失隆庆。"询此屋，盖建于明隆庆初年。至乾隆六十年冬，始行立议，嘉庆元年交价，故曰"失隆庆也"，亦奇矣哉。

知音犬

吾乡孙方伯藩家有一犬，闻曲声便至，坐于笙笛者之前，嗜嗜然似遥相和状，驱之不去，闻之又来，共呼之曰"知音犬"。此犬前世必是优伶。闻纪晓岚相国之祖姚安公，有里人负其金不还，反出怨言，其人死后，姚安公忽梦此人来，适圈中生一青骡，疑其托生，以其名呼之，辄昂首作怒状。此人平生好弹三弦，唱《边关调》。辛彤甫先生有诗云："六道谁言事杳冥，人羊转毂迅无停。三弦弹出《边关调》，亲见青骡侧耳听。"即纪其事也。

苏小妹

或有问于余曰："俗传苏小妹嫁秦少游事有之乎？"余谢曰："不知也。"时余适修《高邮州志》，翻阅《淮海集》，乃知少游之夫人姓徐氏，为里中富人徐天德之女。天德字赓实，号元孚，有义行，少游为作事状载集中，而旧志竟未及。案《墨庄漫录》，《菊坡丛话》俱载东坡止有两妹，一适柳子玉，一适程璿之子之才也。

刘王氏

阳湖有刘王氏者，甚美丽，嫁某氏子，十七而寡。再嫁刘氏，不一年刘又没。其族人又欲嫁之，王大哭曰："吾再醮已无面目，安能三醮耶？"遂自经死。时无为吴盘斋为县令，验其尸得实，遂将所逼人置之法。惟王氏虽烈，是已醮妇，于例不能请旌，乃赋一诗刻诸墓上云："分钗劈凤已联年，就义何妨晚概愆。鸠以换巢难择木，鹤经别调任更弦。也同豫让传千古，莫恨苏章有二天。究胜世间长乐老，几回生敬又生怜。"

秀　才

乾隆乙巳岁，余春秋二十有七，始识袁简斋先生于吴门。偶与先生大论时文，一时倾倒，因呈所作《西湖诗》就正，遂载于《随园诗话》中。及刻成后，先生称余为秀才，尝寄书求改，先生答曰："秀才二字昉于汉，在可改不改之间，昔杨素称孔子为秀才。非今之生员也。"强辞夺理，可发一噱。

小棺材

苏州府城隍庙住持有袁守中者，所居月渚山房，因以自号。余尝借寓其斋，见案头有紫檀木小棺材一具，长三寸许，有一盖可阖可开。笑曰："君制此物何用耶？"袁曰："人生必有死，死则便入此中，吾怪世之人但知富贵功名利欲嗜好，忙碌一生而不知有死者，比比是也。故吾每有不如意事，辄取视之，可使一心顿释，万事皆空，即以当严师之训诫，座右之箴铭可耳。"余闻之悚然，守中其有道之士欤。

前世事

每见士大夫家忽出一子弟，澹于荣禄，绣佛长斋，与释子往来，常诵经礼拜，此人前世必是高僧。每见平等人家忽出一女子，喜于笔墨，弄粉调朱，写赵昌之花，吟徐淑之句，此人前世必是名士。

大　蛇

吾乡长丘头有大蛇，其穴在于水车棚之下，有早起耕田者见之，身长数丈，仰头吸露于高阜之上，其人惊而逸去。近民受其毒者，不一其人，皆浮肿死，居民患之非一日矣。有一年十二月，居民聚数十人欲捕之，其先一日，设香烛酒醴祭土神，告以故。忽起东南风，黑气一条迤逦向西北去。其次日发之，惟有古墓，砖大如箕，杳无踪迹，盖龙蛇之灵，事诚有之。今京师都察院有蟒蛇，其围如大柱，而能出人窗棂。内务府西十库内亦有蟒二条，皆首矗一角，鳞甲作黄金色，将启钥必先鸣钲，恐见之也，京中士大夫莫不知之。

难得糊涂

郑板桥尝书四字于座右曰"难得糊涂"，此极聪明人语也。余谓糊涂人难得聪明，聪明人又难得糊涂，须要于聪明中带一点糊涂，方为处世守身之道。若一味聪明，便生荆棘，必招怨尤，反不如糊涂之为妙用也。

东涧老人墓

虞山钱受翁才名满天下，而所欠惟一死，遂至骂名千载，乃不及柳夫人削发投缳，忠于受翁也。嘉庆二十年间，钱塘陈云伯为常熟令，访得柳夫人墓在拂手岩下，为清理立石。而受翁之冢，即在其西偏，竟无有人为之表者，第闻受翁之后已绝，墓亦荒废。余为集刻苏文忠书曰"东涧老人墓"五字碣，立于墓前，观者莫不笑之。记查初白有诗云："生不并时怜我晚，死无他恨惜公迟。"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信哉。

豪　侈

朱鸣虞素豪侈，一日忽有僧踵门请见。朱出迎，僧貌甚古，延之坐，问其何来，僧曰："吾与君同住空山，修行数十年，竟忘本来面目耶？特来点化耳！"命取三盆清水来，曰："请君看前生。"视水中一老僧也。次看今生，即己形容也。再看来生，一疯丐也。朱大诧，僧曰："君如再不悟，暴殄天物，虽疯丐亦不可得矣。"遂出门去。朱急遣人尾之，忽不见。

四　字

嫖赌吃著四字，人得其一，即可破家，有兼之者，其破更速。吴门有二绅俱官县令，一好吃，一好赌。好吃者，有一妪善烹调，一仆善买办，其蒸炙之法，肴馔之美，迥非时辈庖人所能梦见。每一日餐费至十余金，犹嫌无下箸处。其后家事日落，妪仆亦相继死，至不能食糠秕，卧死牛衣中。其赌者，家中无上无下俱好之，游手之徒亦由此入门，凡田地产业书籍器用尽付樗蒲，不及十年，一家荡然。其人死后，至两女尚未适人，亦邀群儿赌博，不知其所终云。

红　裙

妇人无贵贱，母以子贵，妻以夫贵，古之定礼也。至于服色，无有一定。今作妾者，不许著红裙，此妒妇之立论，不可遂为典。据杜少陵《纳凉遇雨诗》"越女红裙湿"、白香山《琵琶行》"血色罗裙翻酒污"、东坡诗云"更将文字恼红裙"，则红裙者，唐、宋时妓女所用，无所为贵贱也。今大小百家皆服之，青楼之假冒良家者，亦服之，又谁为之分辨耶？按《大清会典》，妇女之服饰，惟八旗有定制，然今亦不用，况民间耶。

尺

尺寸古今不同，余尝仿制一尺，准以工部营造尺为则，将周制铜剑茎较于今尺则五寸一分半；以曲阜颜氏所藏周尺较于今尺则六寸七分；以汉元延尺较今尺则七寸二分；以汉建初尺较今尺则七寸三分半；以晋尺较今尺则七寸六分半；以宋三司布帛尺较今尺则八寸九分半。可知尺寸之长短，一代长于一代，若以今之裁衣

尺，较工部尺则又盈一寸许矣。

贫 官

《金陵琐事》载，南坦刘公罢嘉兴太守，训蒙自给。远庵李公罢江西副使，殊无生计，授徒于高淳。又顾横泾先生罢河南副使归家，环堵萧然，客来，从邻家乞火煮茗，当时传为佳话。近日长洲蒋少司马元益历官主试学政，致仕家居，惟以砚田糊口，典质度日。吾乡邹晓屏相国归田，时年已七十又四，一裘三十年仅存其鞟，赖门生赠遗以为薪水。其子光骏官徽州司马，署府篆，有巨商某尝捐郎中，在刑部行走，其家出丧，以三千金为寿，乞太守一至为荣，往返再三终不应。笑曰："岂能以阿堵物污吾家风耶！"其廉如此。

一品夫人

吴门韩旭亭封公初聘蒋氏兰石司马女也。始生日，其伯父西原太史命门下士某为女推算，曰："异哉！据命当为一品夫人，然日上冲克太甚，而必夭折，何也？"至八岁果殇。韩又娶顾氏，贤淑知大义，力劝封公迎初聘蒋遗像归，而自居继配。后以仲子封贵，历官至刑部尚书，叠遇覃恩，赠一品夫人。

孙春阳

苏州皋桥西偏有孙春阳南货铺，天下闻名，铺中之物亦贡上用。案春阳宁波人，明万历中年甫弱冠，应童子试不售，遂弃举子业为贸迁之术。始来吴门，开一小铺，在今吴趋坊北口，其地为唐六如读书处，有梓树一株，其大合抱，仅存皮骨，尚旧物也。其为铺也，如州县署，亦有六房，曰南北货房、海货房、腌腊房、酱货房、蜜饯房，蜡烛房，售者由柜上给钱取一票，自往各房发货，而管总者掌其纲，一日一小结，一年一大结。自明至今已二百三四十年，子孙尚食其利，无他姓顶代者。吴中五方杂处，为东南一大都会，群货聚集，何啻数十万家，惟孙春阳为前明旧业，其店规之严，选制之精，合郡无有也。国初赵吉士载入《寄园》，余澹心《板桥杂记》亦载之，近时袁简斋食单亦有其名，但未详耳。

形家言

堪舆家每视地，辄曰某形某像，以定吉凶。虽渺茫不足信，然亦有其事者。吴门汪廉访圻少孤露，年二十余，以蒙馆自给，在阳山聚徒数年，因父母未葬，以二金买一地在瓜山绝顶，峻险异常。葬后便出门游京师，冒宛平籍入泮，连捷中进士，不二十年官至云南按察使。因思父母墓葬山顶，难于祭扫，托所亲就山下筑石路一条，蟠曲而上，费至二千金，甚坚固也。一日有形家过其墓曰："此穴如燕巢栖于梁间，惜筑甬道如长蛇注穴中，祸不旋踵矣。"未几，果以亏空事谪戍，家产入官。此乾隆四十五年事。

陈状元犯土禁

术家有太岁大将军之说，凡动土迁移者必避其方，犯者辄不利，其说皆出之阴阳家，前史所未闻也。吴门陈永斋观察卜筑于因果巷之薛家弄，不信阴阳选择之言，乃自择一日，启工开土，至尺许，忽见有物如猪头，满头生眼，竞为张闭，观察心甚惧，又窃自解曰："吾状元是文曲星，可以压之。"少顷忽不见，余无他异，说者以为即太岁也。筑至后堂，见骷髅甚多，急命工人同瓦砾堆于后圃。堂后又有一巨棺，朱漆尚坚，十余人抬之不动，不得已仍覆土而筑墙，半棺在墙内，半棺在墙外也。工始毕，其长子在京谒选，忽生腰疽而没，讣至，其媳大恸，吞金几死。不一二年，观察卒。未几，蒋夫人亦卒，咸以为犯土禁所致云。

命中缺水

归安王勿庵侍郎以衔初生时，星家推算八字中缺水，或谓其太夫人曰："必令小儿在渔舟上乳养百日以补之。"乃召一渔人妇，畀其钱米，寄养百日。及中状元归，侍郎忽念此妇养育之恩，使人踪迹之，其妇尚在，年七十余矣。招致家中，向妇四拜，不数日此妇病，乃送回即死，咸以为折福所致云。

樟柳神

星命之学，自古传之，而绝不可解者，年用夏正，而月首寅日　用周朔，而时起子也。宋储泳《祛疑说》曾辨之，究未明晰。且年月日时相同者，而富贵贫贱各异，又何说焉？于是看五星辨分野，说愈歧而术愈谬矣。然而巫蛊压胜，皆用本人生命。今吴、越间有所谓沿街算命者，每用幼孩八字咒而毙之，名曰樟柳神，星卜家争相售买，得之者，为人推算，灵应异常，然不过推已往之事，未来者，则不验也。乾隆甲辰七月，有邻人行荒野中，闻有小儿声，似言奈何，倾听之，又言奈何，乃在草间拾得一小木人，即星卜家之所谓樟柳神也。先兄柏溪见之，持归戏玩，留家两三日，诸小儿皆不安，或作寒热，或啼哭不止。先君子曰："此不祥物也。"速还之，安然如故。

治 贼

盗贼横行，捕役庇纵，最为里闾之害，而杀人放火，奸宄百出，亦因此而生焉。是皆地方官平日不能留心，视为无甚要紧，以至酿成大案，比比是也。余友陈春嘘名昶，以举班大挑得知县，分发浙江。其令桐乡时，独坐二堂饮酒，捕偶获一小贼来，问之，无有实供。令含笑自若，谓贼曰："汝能饮酒乎？"曰："能。"遂赐以酒数杯，贼醉矣。复问之："近石门县有棉花案半年未破，汝知之乎？"贼曰："非小的地界。"春嘘讶曰："然则汝地界在何所？"贼分说甚明。又曰："汝窝有若干人？"贼不肯说，令大怒，示以刑，贼惶遽，遂招三处，即乘夜亲率捕役民壮四十余人，以此贼为眼目，一夜中获数窝，得三十余贼，起赃无算，讯之连破十三案，棉花案亦与焉。春嘘令桐乡二年，境内肃清，可以开门过夜。近有周太守名焘者，为通州知州时，每获一贼即断其脚胫。有一

贼甚强项，谓刺史曰："小的做贼多年，亦颇知读《大清律例》，割脚胫在何条例？"周笑曰："汝言甚是，惟吾亦问汝，三百六十行，行行吃饭着衣裳，汝在那一行？"贼口噤，遂割其脚胫。众贼闻之皆逃散，士民感德。

琴心曲

嘉庆丙辰八月，余在两浙转运使幕中，十五日夜与许君春山、孙君复初携古琴茶具出涌金门，泛舟西湖，小泊圣因寺前。于时已二更余，万籁寂然，月明如昼，因命篙师烹茶，余抚琴作数弄，忽有两女子着碧罗衫，挽堕马髻，容仪不凡，翩翩从柳影中来，窃听者久之。余与春山、复初皆肃然，不敢问讯，究不知是仙是鬼也。其明年春，偶过陈雪樵寓斋，晤陈云伯，挑灯夜话，为述其事。云伯赋《琴心曲》云："珠帘窣地春灯红，主人醉客邀春风。团圞明月夜三五，一庭花雾香濛濛。座中惨绿江南客，携琴独坐花间月。自谱新声信手弹，细将旧事重头说。兰桡双桨去年秋，曾向西湖载月游。红豆低吟波渺渺，白蘋间采水悠悠。高城夜静沈鱼钥，桂花流影惊飞鹊。佳客相逢得许衡，词人更复招孙绰。片片流云送画桡，高楼何处夜吹箫。回环梵宇排三塔，指点苏堤认六桥。银浦无声沈万籁，宾朋连袂邀情话。风月无边明远诗，湖山如此华源画。午夜无声月满天，一声柔橹破孤烟。秋江三叠临风弄，欲托琴心问水仙。红墙隐隐离宫近，楼台金碧琉璃映。秋花深锁六宫间，夜乌梦稳双堤静。玉宇高寒展画图，此身濯魄到冰壶。夜山如影人声寂，瑟瑟西风瘦绿芜。忽闻笑语花间出，两美双双堤上立。顾影低回若有情，月华如水秋衣湿。对此苍茫百感生，凭将幽意托瑶琴。冰弦掩抑焦桐语，写尽相如曲曲心。最怜此际情难识，半是踌躕半怜惜。人影遥随花影流，芳心暗与琴心合。罗带风飘云鬓斜，分明咫尺隔天涯。空教绿绮怜君意，何处红楼是妾家。苦向篙师详姓氏，曲中暮雨依稀是。衣香人影最魂消，一叶扁舟归去矣。此时珠斗影阑干，囊住龙腰不再弹。独对银蟾愁不语，夜潮声急海门寒。归舟载取新愁重，玉钗惆怅墙东宋。天风环珮荡余音，残灯红晕芙蓉梦。梦魂仿佛向瑶台，依旧明妆约步来。凉月影中情缥缈，万花深处意徘徊。花前月下还相见，分将团扇遮娇面。自言天上谪仙人，谢君深意空留恋。鸡声喔喔动晨光，一枕游仙未许长。自写新词怜蛱蝶，空将锦字托鸳鸯。从此段家桥畔路，愁过当时鼓琴处。满地苔钱燕子飞，桃花门巷迷崔护。屈指相思秋复春，镜中眉黛画中身。只应一片西泠月，曾照微波解佩人。我闻此言重太息，世间万事空陈迹。花月姻缘事有无，情禅参破成鸿雪。我亦人间有半生，花前曾解唱双行。月中人去琴声悄，一曲长歌万古情。"此诗刻入《碧城仙馆集》中。

唐竹庄

吴门唐竹庄名景煌，本富家子，因家事中落，为人贩买人参，往返沈阳者凡数次，而好为诗，著有《出关诗草》。《出塞》云："驱车出边塞，天地何茫茫。四顾不见人，千里尘沙黄。横视一气中，山海交青苍。北风裂地来，沙砾皆飞扬。严阳盛寒气，白日无晶光。坚冰不可渡，驽马停彷徨。区区衣食事，驱我适远方。白云自南来，浩然思故乡。"《燕台怀古》云："骑马出远郊，落日天苍皇。经过碣石馆，不见燕昭王。市骏得国士，报齐辟土疆。迨后六国衰，全秦独横强。丹虽寡谋识，激烈志慨慷。脱不披逆鳞，燕亦终沦亡。至今易水上，风色犹悲凉。遥遥建国始，布政流风长。召伯有余烈，吾其思甘棠。"笔力沈雄，直接汉、魏，非抽黄对白家所能道也。《登澄海楼》云："到此长城尽，洪波入杳冥。百蛮分岛屿，一气混空青。故土思南国，高楼俯北溟。何当趁风色，万里独扬舲。"《度凄惶岭至山海关望长城》云："策马岭云高，关门倚石牢。千峰蟠朔漠，一线走临洮。楼角侵边色，城根撼海涛。每怀今古事，不尽水滔滔。"《宵征》云："肃肃戒征鞍，苍苍夜色阑。草枯风力劲，林静月光寒。边柝宵争发，霜钟晓未残。关心长路客，于役敢求安。"《途中寒食》云："寒食青山下，莺花客路稀。云阴低古戍，柳色上征衣。墟落新烟起，溪桥夕照微。那堪逢令节，游子未忘归。"《登泰山》云："灵镇东邦望秩崇，岩岩岱岳荷神功。阴阳混合三元上，齐鲁青苍一气中。碣石烟横霄汉紫，扶桑日曜海涛红。蓬莱宫阙分明近，抗手群仙欲御风。"《山海关》云："雄关特立势嶙岏，东北封疆此郁蟠。匝地海声腾朔漠，极天山势控辰韩。龙沙积雪三边白，雁迹风高万里寒。牢落长征豪气在，重来跃马问登坛。"《吉林感怀》云："朝朝静对吉林峰，迢递音书意万重。知己向谁寻鲍叔，小人有母愧茅容。心依羌笛三边月，梦绕江枫半夜钟。乡土不同时物换，一樽浊酒度严冬。"皆慷慨激裂之音。

牛次原

天津牛次原，名坤中，嘉庆己未进士。乾隆壬子，余初入京师即识之，貌不甚扬，而聪明绝世，广于交游，偶作诗亦清新可喜。尝记其《临清即事》一首云："几树垂杨官道斜，不成村落野人家。偶从三尺竹墙里，时露一枝山杏花。昼永人稀初叱犊，陇深麦浅不藏鸦。仲春天气寒犹峭，想得江南摘早茶。"

丧　子

顾南雅学士视学云南，忽丧其子，至于痛哭不辍，废寝忘餐。余作诗慰之云："亡羊当补牢，丧马勿轻逐。君是南国才，岂效西河哭。不见东家翁，有子俱碌碌。不见西家子，虽多何足齿。酒囊饭袋奚以为，臧获舆台亦如此。人生扰扰无彭殇，直是一梦炊黄粱。百年长作牛马走，促促总为儿孙忙。吁嗟乎！多男多累何时了，有子不如无子好。东门不哭增离忧，伯道无儿少烦恼。我闻青丘言，君应传真诠。恶儿亦何须？愿得一子贤。无灾无悔到卿相，昂然直上青云巅。"

言过其实

赞美之辞，往往言过其实，东坡与米元章书云："独

念吾元章迈往凌云之气，清雄绝世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余观元章《露筋碑相论》及五七言诗与其平时笔札，殊无过人处，今人但重其书法之神妙，不暇计其诗文之工拙也。元晖尤逊乃翁，其奉敕审定晋、唐名人墨迹，不过但书右某人书、臣某鉴定恭跋数字，从无一字论断，亦无一字考订者，乃知古人赞美不可尽信，东坡赞人尚如此，何况他人耶？

沧江虹

沧江虹，扬州阮云台宫保坐船也。壬午六月，陛见出京，道出邗上，乘沧江虹直达洪都，时宫保为两广总督，舟中赋诗云："可是江天夜夜虹，蒲帆一路月明中。开窗远接沧浪水，捩柁初回舶艍风。银汉微明低入海，匡庐深碧上连空。米家书画寻常事，莫与雷家剑气同。"是年九月，余于役金陵，亦乘此船，宫保是诗尚在篷板上也。又书四绝句于后云："挂席沧江正好风，举头西望水连空。柁楼喜读新诗句，知是米家贯月虹。""两岸衰杨水一湾，苍苍都是六朝山。古来无数兴亡事，尽入寒涛暮霭间。""萧萧芦荻已深秋，我比芦花亦白头。三十余年如一梦，也将旧事付东流。""指点金陵话昔时，白云红树最相思。故人犹有何戡在，书寄羊城开府知。"

陈疋吾

陈疋吾名格，前工部尚书文和公五世孙，少工诗，稿多散失，只记其《感怀》云："桂花香冷露华新，小院秋风伴客身。料得今宵明月下，一家团坐说征人。"《留别》云："莫向临岐折柳枝，柳枝原不管相思。人生难得惟知己，天下伤心是别离。"皆妙。

浮　签

蒋砺堂相国以乾隆四十三年入泮，时方十龄，后中乡榜，成进士，入翰林，至道光五年大拜。偶于旧簏中检得童子试卷，上浮签一纸云："蒋攸铦，年十岁，镶蓝旗，金文渊佐领下，身小，面白无须，习《易经》，坐东文场余字第二号。"三十三字。按此号在聚奎堂后，会经堂席舍中也。次年丙戌，适典试礼闱，复得至会经堂，此纸之出，若为之先兆者，相国因嘱顺天府学官将是年满洲、蒙古、汉军同进诸生名，注明旗籍，汇为一册，装池而什袭之，而请曹卢英诸相国题诗，一时和者甚众。其明年丁亥，相国出为两江总督，是时延州张芥航先生为南河河帅，亦赋七律四章云："童子抡科肇有唐，羌无故实隶青缃。词林此日添佳话，名纸多年阅古香。身小已凝公辅器，文成知噪凤鸾翔。十龄集泮何劳羡，不朽勋犹纪太常。""纶阁平章赞太清，春风桃李又持衡。捡来故纸呈符谶，抱得初心答圣明。旧地会经身再到，髫龄谈《易》客皆惊。蝉联科第看双凤，早注余庆作瑞征。""卌八春秋迹已陈，当时片楮亦堪珍。阏持可但同鱻鰈，呵护端疑有鬼神。淡墨填将年贯备，锦缇装就色香新。朱文记录皆名贵，郑重留题老健身。""更凭若个话前游，九十人中第一流。苦忆主司衡鉴好，也教同学姓名留。秀才本色基台鼎，元老深情托倡酬。谁续摭言须记取，宗臣韵事足千秋。"

艳雪山房稿

小湘公子名文焞，内府正黄旗人，以玉牒馆议叙得知县，未补缺。道光己丑岁，始出京师，省其尊甫监督公于淮上。时余在袁浦节署遇之，尝以所著《艳雪山房稿》见示，《从戎曲》云："玉门关下饮葡萄，霜气棱棱逼战袍。醉后浑忘家万里，枕戈笑看月如刀。沙场白骨积成山，二十从戎老未还。夜半惊闻传羽檄，将军即刻破完颜。"深得唐人乐府遗意，能暗用狄青故事尤妙。又《纪梦二绝》云："春来心事等飞鸥，梦到青溪旧酒楼。满树桃花人不见，斜阳红暎碧波流。""夹岸垂杨风动摇，醒时转侧尚魂消。分明记得溪头路，杖策听莺过板桥。"亦复清新有味，可补熙朝雅颂之遗。

题壁诗

嘉庆庚午秋，偶过燕子矶山亭，蔓草侵阶，颓垣欲倒，见粉墙上有七绝一首云："垂垂杨柳碧山嵌，风卷杨花上客帆。燕子无家飞不起，半江丝雨湿春衫。"后无姓名，不知谁作。隔三四年复过其处，则修葺一新，此诗尚未抹去，岂圬者亦知诗耶。

有人过邯郸，见题壁云："生死世间原草草，功名梦里太忩忩。不知归去沧江上，醉倒花香鸟语中。"又京口题壁云："满篷飞雪觉春寒，怪底停舟缩颈看。似此风波公暮渡，不如归去老江干。"两诗皆用不如归去，可见出门者有何意味，而必欲朝秦暮楚何耶？清江浦已近东省，凡小民庐舍大半皆以芦荻为之。道光辛卯岁四五月大雨，平地水深三尺，民房半皆漂没，有旅客题壁云："盲风怪雨日纵横，纸阁芦帘拽水行。堪笑主人同客窘，一时携手入愁城。"旅寓之苦如此，尤不堪以一日居也。高季迪诗云："富老不如贫少，美游不如恶归。"可为久客者诵之。

题壁诗鲜有佳者，有《不寐诗》云："夜永寒偏觉，迢迢送远更。朔风何凛冽，残月转凄清。失学羞言禄，无田莫问耕。晓来翻欲卧，曙色半窗明。"读其诗全是天籁，后题秋舫山人，不知谁氏。

释道诗

释、道诗最易工，何也？以其所居境界清闲，力学甚易也。亦最难工，何也？自幼披剃即读经忏，谁能以经史子集贯于胸中哉！若读书人半路出家，自有不得已之事，即有一、二诗篇亦必写其牢骚抑郁，而终非释、道之诗也。记目存和尚题《张忆娘簪花图》云："他年得入维摩室，不许簪花许散花。"乃为得体。若祥上人之"水藻半浮苔半湿，浣纱人去不多时"，佛裔之"鱼亦怜侬水中影，误他争唼鬓边花"，句虽新，乃色鬼语，尚得为释、道耶？

有青螺庵客僧名量周者，貌甚恶俗，惟念佛而已。

一日有诸名士集庵中作诗社，赋梅花诗，轻视此僧不之顾。量周忽技痒，求分韵得音字云："几被霜侵与雪侵，孤根留得到而今。谁于冷处垂青眼，只合空山抱素心。茅屋风高门正掩，板桥冻折路难寻。棱棱莫谓无相识，曾有何郎为赏音。"诸名士皆垂头丧气，为之搁笔。

余偶见禅鉴僧《咏四皓》云："因秦生白发，为汉出青山。"一联甚妙。又墨禅师《盘山诗》云："一鸟堕寒翠，千峰明夕阳。"隆光师《即景》云："水绕柴门碧，花欹钓槛红。"又《雨后》云："返照一条溪畔路，晴云几叠画中山。"皆僧道中不可得之句也。

闺秀诗

沈佩玉夫人，叶中丞世倬孙媳，克昌孝廉室也。有《月下睡起》云："蛩吟深夜月，人卧一庭花"十字，颇为士林传诵。又云："四壁虫声秋已老，半窗月色夜如年。"《清明有怀》云："走马路迷红杏雨，啼莺声断绿杨烟。"

虞山女史邵秋士名广仁，五六岁时，祖母苏太恭人授以诗，即能吟诵。后归仁和家小谢廷烺，为谢庵吏部之媳，卒年二十六。有《咏白秋海棠》云："闲房寂寂掩重门，相伴冰肌玉一盆。凉月西风成独对，花光人影共消魂。颇多惨绿凄清态，绝去嫣红点染痕。妆阁不须银烛照，斜阳亭院未黄昏。"题黄仲则《悔存斋诗稿后》云："才去愁魔又病魔，诗人心力渐消磨。才如李贺天还忌，哭比唐衢泪更多。入坐无言惟懒慢，挑灯有得费吟哦。吾家衣钵相传后（自注：仲则先生曾受业于先伯祖叔宣公），彩笔从今叹逝波。"著有《吟秋阁遗稿》，吴山尊学士为之序。

吴筠字湘屏，号畹芬，上虞学博吴竹溪季女，适嘉兴李杏村孝廉贻德。杏村好学，擅诗歌，畹芬相与唱酬，常欲出杏村上，有句赠杏村云："柳絮因风传谢女，梅花何福作林妻。"其风致可想见也。

余以癸酉年春卜居翁家庄，相传为翁司寇叔元旧宅也。尝作七律四首自写胸臆，一时和者至数十家，字字珠玑，不能尽录。周勖斋太守押门字韵云："虞山拱笏青延屋，春水如油绿到门。"袁茂才治押仙字云："不求闻达宁非福，得聚妻孥便是仙。"席上舍世楠押肩字云："莫将清福看如水，好去红尘息此肩。"陈上舍栢慈炌云："载酒定多人问字，司花应遣鹤看门。"又云："已逢叔度思投辖，乍见洪厓笑拍肩。"皆名句也。惟第一首悲字最难押，如王艾轩之"得完太璞非容易，一琐名缰便可悲"，袁茂才之"丘壑从心容我懒，烟花过眼替人悲"，俱妙。陈栢慈为伯恭学士之长君，其夫人王氏名昆藻，号绮思，华亭人，所和四首，尤为绝妙，附录于此。其一云："软红扑面复何为，收拾归心上钓丝。已卜莺迁酬燕喜，何劳鹤怨与猿悲。高情陶令营三径，妙喻庄生恋一枝。看尽稻花香十里，耦耕生计未嫌迟。"其二云："振衣千仞耻徒论，占得临溪郭外村。岂为逃名辞越水，偶因长啸寄苏门。缓歌漫吊前朝迹，风雅能归异代孙。定有新诗吟白纻，清樽檀板付桃根。"其三云："小住吴中隔一墙，僦居何幸近华堂。花开绮陌青春短，燕蹴晶帘白日长。落纸乍惊诗笔健，当歌不厌酒杯忙。请看衮衮登台者，可有闲情把玉觞。"其四云："才名夙昔动幽燕，瞥眼星霜历廿年。笔阵钟王无敌手，谈锋荀陆本齐肩。早趋朱邸称词客，晚卧沧江作散仙。最是撑肠五千卷，一瓯茶熟正高眠。"

沈采石夫人名榖，嘉兴人，父山渔明经，讳光春，故禾中宿学，著有《醉墨斋诗集》。母许氏讳英，号梅村，著有《清芬阁吟稿》。采石少学诗于明经，旋学画于母氏，而又与其弟西雍太守相切磋，一时有左太冲、贵嫔之目，著有《白云洞天诗》一卷。《出塞曲》云："汉王不轻战，命将守塞口。行行日已远，夜夜惊刁斗。丈夫重意气，君恩故难负。日落尘沙昏，身当三军首。大破强胡胆，执馘献我后。功绘麒麟阁，名垂千载后。"《中兴四将歌》云："中兴有四将，韩岳乃可称。张刘何为者，而亦居其名。张骄刘惰不足道，握兵乃比韩岳早。韩岳自是生死臣，金牌痛哭骑驴老。图其像者刘松年，笑他亦厕韩岳间。此图传之万万古，论功论罪俱昭然。吁嗟乎！张刘地下如有知，请看灵岩西湖两墓。"《定国元勋碑题刘阮入天台图》云："做到神仙便有情，会仙石上订三生。重游未必来时路，几树桃花照眼明。"《春游》云："知我春游天乍晴，鸟啼花落踏春行。云山佳处真如画，一幅生绡写不成。"《闻邻曲》云："歌声宛转是谁家，自启珠帘月半斜。听到四弦凄绝处，一庭银海浸梨花。"皆妙。

李璠字瑶圃，嘉兴人，明经李金澜姊也。适同里太学生张芝梁，芝梁贫不能治生，终年馆于外。瑶圃亲操井臼，奉姑教子之外，辄喜吟咏，著有《倚阁吟》百余首。嘉庆戊辰正月，忽有《别外子诗》云："卅载齑盐廿澹泊，一宵风雪了因缘。"是夕死。

虞山王云上名岱，能诗，家素贫，常出门负米。其夫人席氏亦工吟咏，有"愁连双鬓改，贫觉一身多"之句，传诵艺林。

合肥女史赵景淑，字筠湄，少有夙慧，喜读书，尝集古今名媛四百余人，各为小传，题曰《壶史》。又著《香奁杂考》一卷，征引详博，至于韵语，特其余事耳。其论本朝诗则取王阮亭、李丹壑一派，而不喜明七子，辄效李长吉，盖天性然也。记其《舟中闻雁》一首云："柁楼不寐寒灯挑，愁听征雁声嗷嗷。西风穿林霜月小，北斗插地秋天高。羁臣海上魂应断，独客天涯渺河汉。只有渔舟自在眠，空江影落寒星乱。"又《湖上吊韩蕲王》云："君相筹边只议和，北来鼙鼓震关河。小朝已定红羊劫，大将空悲白雁歌。三字狱成同调少，两宫舆在痛心多。江山满眼都残阙，忍向西湖策蹇过。"慷慨沈雄，能写出蕲王一生心事。则又绝去阮亭蹊径矣。没时才廿四，尚未字人，惜哉！

蒙城张丽坡将军好风雅，尝为江苏抚标中军参将。有女公子名襄号云裳者，年十余龄即能诗，不三四年著书盈尺矣。有《锦槎轩诗集》十卷，各体俱备。《拟古别离》云："漠漠塞上云，渺渺榆林树。青山几万重，一别从兹去。前程尚模糊，安问归时路。风雪满征衣，今宵

宿何处?”《游山》云:“指点青山郭,真堪作画图。心随流水逝,目送片云孤。树色分朝暮,山光乍有无。归来忘远近,喜不藉人扶。”《拟岳大将军钟琪奉诏起征金川留别故人之作》二首云:“未许身闲水石间,九重恩诏起衰颜。将侯已拟长开径,李广无端又出山。老别那能期后会,壮行原不计生还。却怜旧雨纷纷集,乱树寒云拥剑关。”“乍抛钓艇脱羊裘,共唱阳关赋远游。怜我已成强弩末,感君还望大刀头。牙旗影落边城月,筚篥声高绝塞秋。此去百蛮应见笑,邯郸梦里又封侯(公常有句云:只因未了尘寰事,又作封侯梦一场)。”《春日闲居》云:“深闺梦短思悠悠,为怯春寒懒下楼。自笑年来娇养惯,满帘红日未梳头。”七言如:“穿云惯舞双龙剑,踏月能开十石弓,卷起湘帘看宝剑,烧残银烛读阴符。”俱有穿云裂石之声,真将家子也。

自古妇人工诗画者甚多,而能评论古今作诗话者绝少。如皋有熊澹仙夫人者,名琏,苦节一生,老而好学,尝著诗话四卷。其略云诗本性情,如松间之风,石上之泉,触之成声,自然天籁。古人用笔,各有妙处,不可别执一见,弃此尚彼。又云诗境即画境也。画宜峭,诗亦宜峭,诗宜曲,画亦宜曲,诗宜远,画亦宜远,风神气骨,都从兴到。故昔人谓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也。澹仙诗词俱妙,出于性灵,题黄月溪《乞食图》云:“田园荡尽故交稀,舞榭歌筵一梦非。未必相逢皆白眼,凭他黄犬吠鹑衣。”借题发挥,骂尽世人。澹仙又有感悼词数十首,集曰《长恨编类》,皆为闺中薄命者作也,未能全录,兹仅记其题辞。《金缕曲》一阕云:“薄命千般苦,极堪哀生生死死,情痴何补?多少幽贞人未识,兰蕙香消荒圃,埋不了茫茫黄土。花落鹃啼凄欲绝,剪轻绡那是招魂处,静里把芳名数。同声一哭三生误,恁无端聪明磨折,无分今古。怜色怜才凭吊里,望断天风海雾,未全入江郎《恨赋》。我为红颜频吐气,拂霜毫填尽凄凉谱。闺中怨,从谁诉?”

吴藻字蘋香,仁和人,著有《蘋香词》,长短调俱绝妙,实今之李易安也。记其有《虞美人》二阕云:“风漪八尺玲珑展,午睡何曾惯?自煎汤药倦摊书,长日如年强半病消除。绿沈瓜是清凉饮,热恼须臾尽。斜阳偏到小窗红,争得阶前添种碧梧桐。”“晓窗睡起帘初卷,十指寒如剪。昨宵疏雨昨宵风,无数海棠摇得可怜红。分明人也因花病,几度慵看镜。日高犹是不梳头,只听喃喃燕子话春愁。”《清平乐》二首云:“一庭苦雨,送了秋归去。只有诗情无着处,散入碧云红树。黄昏月冷烟愁,湘帘不下银钩。今夜梦随风度,忍寒飞上琼楼。”“弯弯月子,偏照深闺里。病骨阑珊扶不起,只把纱窗深闭。几家银烛金荷,几人檀板笙歌。一样黄昏院落,伤心谁似侬多。”可想见其心事矣。蘋香尤多颖悟,心境甚达,记其《金缕曲》后半首云:“心情渐觉今非昨。看庭前残红满地,又添离索。狼藉胭脂香粉散,多半隔宵风恶。因悟到人生荣落,回首繁华原若梦,再休提我命如花薄,茵与溷,偶然错。”读之令人下泪。

任蕴昭字梦檀,嘉兴人,生数月而孤,六岁复失恃,育于祖母姚。幼聪慧,耽书史,倚两姑习女红,分题拈韵,调笑为乐。年十九嫁同邑诸生陆少枚颐高,其于归时有《别两姑诗》云:“分手各无言,惟有泪如雨。寄语世间人,生男莫生女。生男离别少,生女别离多。鼓吹喧满堂,行矣将如何?”颇有古乐府音节。少枚游学广陵,梦檀食贫自若,不数年而没,年二十七。

毕秋帆先生购得朱长文乐圃不过千金,没后未几,有旨抄其家产,园已造为家庙,例不入官,一家眷属尽居圃中,近亦荒废不治,无有过之者。有女史胡智珠题壁一绝云:“清池峭石古亭台,深锁园扉昼不开。此日恰逢摇落后,花时悔我未曾来。”智珠又有《咏蚕豆》云:“花开低傍麦畦边,面面匀圆结实鲜。且喜尝新共樱笋,正当四月养蚕天。”《灯谜词》云:“胸中不必多书卷,只要聪明悟得来。”不即不离,清新有味,其女淑慧,号定生,亦能诗。

国初王文简公尝为扬州推官,提唱风雅,极一时之盛。后卢雅雨先生为两淮转运使,在平山堂筱园筑三贤祠,以欧、苏两文忠配以文简。四方游客,每来谒祠,辄有议论,以文简尚不称与欧、苏同祀也。近复移三贤祠于桃花庵,又以汀州伊墨卿太守附入为四贤者。嘉庆已卯六月,有莲因女史过祠下,题壁云:“谁人于此祀三贤,风雅骚坛有后先。堪笑扬州花月地,不知水部与樊川。”语中带刺,颇见心思。

做诗阿娘

长洲蒋竹浦封翁尊慈陈太淑人用一妪,素不识字,而喜吟诗。时赠公容斋暨其兄辛斋两先生埙篪唱和,殆无虚日,此妪每从门屏窃听,有明白易解者,辄记不忘,久之亦能自为诗。《中秋无月》云:“最怕中秋风雨来,人家伫月尚徘徊。七龄小姐痴憨甚,拜祝天门两扇开。”用唐人七岁女子赋诗事,尤典切。后辛斋以病废,长卧床褥,知妪能诗,召而询之。适榻前有佛手柑二枚,置于几上,指以为题,妪应声云:“十指拳拳不肯开,掌中定捧寸珠来。何缘得近诗人榻,香气还宜问蜡梅。”时有婢名蜡梅者,亦侍于旁,盖戏之也。辛斋为之叹赏,给以吴绫一端,笑谓容斋曰:“此妪可匹郑婢。”初宅中婢仆素轻妪,以为痴,及见主人优礼,咸呼之曰“做诗阿娘。”阿娘又有句云:“读书盼望为官早,毕竟为官逊读书。”亦妙。

穆庆能为骈体文

嘉庆初,吴门蒋氏玉照堂有小仆穆庆者,喜为骈体文,许穆堂侍御偶过其家,闻鹦鹉能言“春日晴和,新莺百啭;秋风萧瑟,病蝶孤飞。”询之,乃穆庆所撰也。

优伶能解韵语

近日优伶中亦有能解韵语者,陆畹卿云:“吟诗忘月出,弄酒喜更长。”潘映莲云:“愁至闻歌解,花开暗别难。”顾蓉卿云:“日暮扬鞭疲马倦,更深击柝素娥来。”有沈文振者,曾搭集秀班,能书,仿松雪《天冠山诗》,尤奇。

闽川闺秀诗话

[清]梁章钜撰　何　成整理

《闽川闺秀诗话》四卷,清中期梁章钜撰。梁氏为乾隆年间举人,曾五任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后闲居家中,专事著述。《闽川闺秀诗话》,名为诗话,但与一般议论诗文得失的著作不同,是一部明清时期闽地女诗人的传记合集。所收以清代闺秀为主,每人一传,简介其生平、作品,保存了许多重要的史料。据《香艳丛书》本标点整理。

卷　一

林玉衡

林玉衡,字似荆,前明举人初文女,诗人林茂之先生(古度)之妹,归倪方伯之孙廷相。七岁即能诗。初文建小楼落成,值雪后月出,楼前梅花盛开,命之吟,应声赋云:"梅花雪月本三清,雪白梅香月更明。夜半忽登楼上望,不知何处是瑶京。"长老传诵,皆为惊叹。

陆眷西

陆眷西,字初月,莆田人,诗人余澹心怀侧室也,工吟咏。今惟存《忆西湖》绝句一首云:"曾纪西湖六月天,藕花如锦断桥边。至今梦里犹来往,惯听钱塘唤小船。"见《莆风清籁集》。此外则并无剩句。余抄　国朝吾乡先辈诗,以林茂之、余澹心二家冠集。今抄《闺秀诗》,复得林余二家眷属遗篇,仍以弁诸卷端,亦佳话也。

苏世璋

苏世璋,字文圭,漳浦人,归海澄公黄立斋,有《瑞圃诗抄》。《过富春渚》云:"解缆富春渚,清晨展游眺。遥山杂云雾,逝湍见奔峭。迢迢千里帆,缅邈区中妙。碕岸纷参错,赤亭山照耀。洊至殷殷雷,翻浪闻叫啸。涉险抱中孚,风涛不能剽。宵济渔浦潭,飞泉媚孤峤。芳林搴落英,野旷沙垠渺。中怀得昭旷,外物何其小。临流发长吟,雁柱音杳杳。"兰阁中独能学选体,亦别调也。又《秋柳》用王渔洋韵云:"深秋袅袅最堪怜,一望平芜杂暮烟。枚叔不逢空旖旎,小蛮欲别尚缠绵。将军旧垒伤今日,帝子长堤忆昔年。为想五株陶令宅,西风摇曳夕阳边。"则又学新城风韵矣。

林　蕙

林蕙,字佳英,泉州人,所著有《香咳集》。《咏兰花》云:"春山随意住,雨过香初足。美人在何许,不语空倚谷。"此二十字为郭韶溪学正所述。韵溪言其家旧有《香咳集》残本,许为录副见寄,余屡索之,不获得见。今韵溪亦墓有宿草,此集盖不可复得矣。

魏凤珍

魏凤珍,字友梧,侯官人,举人英妹,归诸生李联芳,有《红余小草》。《咏韩侯钓台》云:"韩侯台上秋云阴,韩侯台下秋涛深。英雄不遇出胯下,感恩一饭酬千金。登坛一呼楚军窜,山河万里全归汉。丈夫生不为真王,欲借王名却疑叛。君不见走兔死,猎狗烹,识时势者全功名。功高不免杀身祸,何不垂钓终平生。"慷慨激昂,在香奁中颇不易得。

吴　丝

吴丝,字黄绢,莆田人。《闺秀正始集》云:吴丝威略将军英女,钦牧室。将军幼为海寇掠,投诚后,以功累迁至水师提督。　赐作万人敌匾,加号威略将军。性喜吟。黄绢其爱女也,亲课之诗,有《过莺脰湖》绝句云:"风光淡淡晚凉天,遥望渔家夕照边。傍岸绿阴藏钓艇,一竿秋水半湖烟。"将军为倩人写作便面。

林文贞

林文贞,字韫林,莆田人,归王安明,有《韫林偶集》。尝随宦山左,暮春济宁道上得句云:"老树深深俯碧泉,隔林依约起炊烟。再添一个黄鹂语,便是江南二月天。"有依此诗景绘一便面者,韫林曰:"画图好,但真添个黄鹂,便失我言外远情矣。"

徐氏

徐氏，莆田人，同知庞女。《闺秀正始集》称其长于史学，有《二十一史评》。宋比玉为之传，今俱未见。有《秋日忆姊诗》三首，颇有古意。诗云："日夕郡楼上，望远意悠悠。四顾何萧清，不觉万物秋。嗺嗺云中鸟，翩翩呼其俦。郁郁庭前柯，凌霜枝相樛。因之同怀气，凭轩独夷犹"。"夷犹何所见，恻恻使心伤。推窗晞众星，渺渺夜何长。感时起百忧，怅然怀故乡。况复高秋夕，两地遥相望"。"相望隔天末，执手在何年。生平怀壮志，怀古期前贤。虽在闺阁中，举笔心无边。棣花不复觏，此意与谁传。愿为双脊令，寥廓同联翩。"

俞若耶

俞若耶，莆田人，少学诗即能惊其侪偶，及长诣愈进，爱读《才调集》。有《捣衣诗》云："玉楼人去几时还，夜夜寒砧不放闲。最是鸟啼天欲曙，一声残月满关山。"《欹枕诗》云："残夜漫漫月一钩，独欹孤枕作离愁。几回梦醒思抛却，错绣鸳鸯在两头。"《睡起诗》云："朝朝睡起不胜春，强倚阑干托此身。暗数落花浑是恨，容华消损为何人。"

方琬

方宛玉早寡，抚孤守节以终，所存诗无多。《寄从姊佩青》云："可怜怀袖字，已是泪痕多。"《老姑病笃祈天请代》云："频将血泪拭，恐动见时怜。"《避乱舟中寄弟》云："丧乱相依吾弟在，艰危无奈老亲忧。"语语真挚，可以想见其人。闻有《断钗集》已梓行，觅之不得。仅从《莆风清籁集》及《国朝诗别裁集》中抄出数首而已。

权氏

权氏，长乐人，归王德威，以节终，有《闺中草》。《长乐县志》云：王德威妻权氏，未行，夫得喑疾，兼患瘫痪。使辞婚，氏曰："事夫，妇职也，焉有贰？"乃归，别居治药饵。三年而夫亡，矢志抚嗣子。及五旬将殁，忽微吟云："结发为夫妇，三年失所天。五旬犹处子，且订后生缘。"

林瑛佩

林瑛佩，侯官人，西仲先生云铭女，归拔贡生郑郟。《福建通志》云：林瑛佩年十四，未行，父云铭遭耿变，下狱。瑛佩匿其弟于深山中，藏利刃衣袖间，以自防，日馌饘粥饷父于狱中。母以惊悸成疾，瑛佩刲股疗之。身任家务，卒免父于难。聪慧工诗，有《秋夜寄夫诗》云："独立秋风前，细诉秋风知。一片离别情，尽倩秋风吹。吹与三山客，孤窗梦醒时。"颇有古意。又有"千里梦随蛮水远，数行泪趁浙潮生"之句。著有《悬黎遗稿》二卷。

王巧姐

王巧姐，闽县人，许嫁陈氏子，未归，以烈终。《福建通志》云：巧姐自经时，其父母于其怀中，检得"愿合葬陈家"数字。夫客东洋溺死，父母秘其事。初疑而不敢决也，已而有欲委禽者，则曰："吾死已晚矣。"素能诗，又善画。乃览镜自绘其影，留诗于上云："数载深愁血泪输，早知形影逐时枯。伤心未识陈郎面，难画人间举案图。"

陈氏

陈氏，古田人，归林克仁，早寡，以节终。《福建通志》云，古田有四节妇：林克仁妻陈氏，丁彝鼎妻蓝氏，李为仁妻阮氏，余升标妻郑氏，皆能诗，冰霜自励，每咏物以见志。陈氏《题画松》云："爱此后凋节，森森不改柯。凌霜还耐雪，几度岁寒过。"为时所传诵。

阮氏

阮氏，古田人，归李为仁，以节终。《福建通志》载其《题画雁诗》云："长江潮落见平沙，秋水连天一雁斜。添个双飞成比翼，却愁践踏到芦花。"意在言外。

郑氏

郑氏，古田人，归余升标，以节终。《福建通志》载其《题画梅诗》云："残雪古墙阴，山空夕照沉。无粮偏有鹤，相对守寒林。"盖抚孤克有成立云。

周仲姬

周仲姬，字淑和，龙溪人，周忠愍之后，归李尧封。有《种竹示儿》句云："虚心能破石，转眼已成龙。"《读先忠愍公传》句云："后死七人无复恨，先生千载有余悲。"有《二如居集》，见《福建通志》。《闺秀正始集》云，周淑和有《寄润玉》诗云："碧梧漏下秋霜影，犹是当年旧月痕。"俊逸可诵。

杨氏

漳浦进士蔡而烷妻杨氏，通星算。晓起有句云："径留残夜月，窗透落花风。"每一诗成，而烷辄有愧色。惜集佚不传。《福建通志》云。

石氏

漳浦石氏归邱调元，能诗，夫亡抚孤，作诗见志。既而归宁，母欲夺嫁之，拂袖径归。有句云："而今懒作归宁计，再诵我蒿泪满衣。"闻者哀之。见《漳州通志》。

严氏

严氏，长泰人，许字王氏子。年十一，忽自吟曰："蒲苇纫如丝，磐石难转移。"父怪问之，曰："得之梦中耳。"及于归，夫有恶疾，氏安之。夫亡，无子，乃以烈终。

姚铃姑

姚铃姑,古田人,归林氏子,所适非偶,抑郁以死。诗散佚不存。有句云:"有水双清月,无云一色天。"《瓶兰》云:"清瓷莫恨秋容淡,稍得轻风便有香。"见《古田县志》。

毛秀玉

毛秀玉,古田人,归林日诏。尝赋《妾薄命》云:"莫笑今生薄命人,与君白首共清贫。挑灯漫读朱公传,谁道诗书负买臣。"见《古田县志》。

余珍玉　尊玉

《古田县志》云:余珍玉,年十四,《咏竹》有"风扫庭前鸣碧玉,月临树里伴瑶琴"之句。妹尊玉,年十二,《咏菊》有"蕊含白种园中玉,英落黄铺径里钱"之句。俱清丽可诵。

林琼玉

林琼玉,闽县人,黄莘田先生外孙女,归庠生陈澧。早寡,以节终。有《悼亡诗》云:"琅琅清夜读书声,补绽曾分一角檠。才得锦囊收赋草,谁知君便薄浮生。"又《示儿诗》云:"闭门岑寂雪霏霏,恸哭人生百事非。竟日薄馆难一饱,可怜稚子倦啼饥。"

陈玉瑛

陈玉瑛,自号左芬侍史,郭复斋明府起元之母,书禅孝廉雍之叔母也。有《兰居吟草》、《书禅》为之手书,梓行。句如《登台》云:"风高征雁杳,烟净远峰牛。"《春日》云:"蕉雨迎轻翠,松风扫宿尘。"《赠题壁女子》云:"蝴蝶梦归春草合,杜鹃啼切海云长。"《忆女》云:"凭将离恨题桐叶,忽动新愁赋菊花。"皆有中晚唐人风味。惟余读江右鲁秋塍先生曾煜撰《宜人传》云:郭氏三丧未葬,宜人心伤之。夜有赠以梦者,视穴在某地,宜人惊寤。他日买一婢,立约予值。闻其父哭甚,知为讼所屈,立还其女,毁约弗索值。其人大感,曰:"有屋后地可葬。"亟往视,符梦中穴,人以此奇之。宜人束修其身,诲人以善,能化其庶姑黑氏之弗类者,督其子复斋成名。女二,一以烈著,一以节著,孙以孝著。又闻宜人善姑布子卿及李虚中术,无有师授,静则生慧,谅哉!然则但以工诗为宜人重者,殆浅之乎论宜人矣。宜人《训子诗》有"英华销歇随年去,枯落堪伤奈汝何"之句。《自题小影》云:"夙志依然忘鬓雪,丹青岂易写心田。黄花入眼秋风老,闲督儿曹学古贤。"可谓贤母矣。

邱卷珠

邱卷珠,字荷香,闽县人,诸生詹振甲侧室,早卒,有《荷窗小草》。《闺秀正始集》云:荷香与张莲香、藕香先后归詹声山(即振甲字),寻荷藕先后没,声山乃合莲香诗为《三生堂稿》。荷香偶拾花瓣砌情字,忽被东风吹去,口占一首云:"为情憔悴懒言情,聊把闲情寄落英。香雨围成缘一缕,雪泥证到梦三生。芳菲已谢空怜惜,飘泊难禁易变更。好语风姨更吹聚,前生原是许飞琼。"五六句竟成诗谶。

宋芳斌

宋芳斌,莆田人,湖州同知万略女,归巩昌太守林烨章。有《秋闺》回文句云:"鸦飞玉镜窥新黛,风舞珠钗坠澹妆。斜树夜迷城月白,暗沙秋入塞云黄。"亦见巧思。惜首尾联,音调未能悉协。

苏芳济

苏芳济,莆田人,归布衣俞孙侃。有《长春花》绝句云:"淑气初融日影斜,巡檐小立惜芳华。莫疑点染胭脂色,开向东风夺晚霞。"颇有言外之致。

黄幼藻

黄幼藻,字汉荐,莆田人,前明苏州通判义女,归举人林仰垣,为仪部郎启昌子妇,有《柳絮编》已梓行。郑兰陔《莆风清籁集》录其诗独多,并缀《诗话》云:"姚园客称汉荐丽才雅藻,何产玉台。年未四十而卒,终犹诵'残灯无焰影幢幢'之句,可悲也。"宋比玉称汉荐丰姿高秀,少受业于老孺方泰。年十三四,工声律,通经史,知大节。仪部没,家无余资,尽心力以事其姑,所居不蔽风雨,近戚罕见其面。年三十九,患心病卒。

汉荐有《明妃曲》云:"天外边风掩面沙,举头何处是中华。早知身被丹青误,但嫁巫山百姓家。"见《莆风清籁集》。郑兰陔云此诗亦见《黄米轩集》,惟起二句稍异。然诗意婉约,自是香奁中语。今从《明诗综》、《明诗别裁》诸选录之。

黄幼蘩

黄幼蘩,字汉宫,幼藻妹。有《咏月诗》云:"清切空阶月,相依到深更。喧寂非一致,千秋同此明。萧萧庭中女,俯仰关中情。到此令人远,况乃兼秋声。人生有代谢,万汇有衰荣。茫茫天地中,相积为愁城。欲挽西江水,一洗襟怀清。问月月不语,清泪落寒檠。"字字老成,不似闺房凡响。

郑孟姬

郑孟姬为鱼门中丞任钥之女,归晋江许明经臣骥,翼城令崇楷之母,博罗令懿善之祖母也。早寡,以节孝受　旌,复以崇楷官　赠孺人。建宁朱梅崖先生仕琇为之传云:孺人父鱼门先生,由巡抚罢官,留修湖北城。孺人捐产业衣饰,得白金二百斤助费,先生得归。孺人因携子女从父居侯官,而弃其田庐之在晋江者,尽与夫昆弟,泉州知府义之,书门曰"巾帼君子"。每岁依古方以善药制丸散济人,冬则作絮衣数十,贻婚亲之无衣者。家既日贫,偶念族有男女二人流落异乡,适子崇楷自粤寄金数斤,遂以赎之。时孺人乏粮已数日矣,其好

义如此。孺人聪明刚毅，能断大事，其于文学天性也。尤熟诸史，工诗，能书画。崇楷童试，督学取附侯官籍，诸生讼之，除名。孺人赴诉辕门，官令具牒，孺人舆中出纸笔，手书数千言，各得条理，观者惊叹。夫病，刲股肉以进。有责其毁伤者，泣曰："寡妇称未亡人，夫万一不幸，当以身殉，岂惜此一股之脔哉？"言者无以夺也。存诗不多，仅从旧本中抄得二首。《即目》云："新竹如柳垂，弄影清池上。幽禽偶一栖，亚枝作微响。见人已高飞，焉能识所往？""秋夜云暑退，衣单薄醉醒。流光荏苒度流萤，片云忽暗庭前树。一夜秋声带雨听。"虽着墨无多，而具有气格。尝从其曾孙荫坪广文访求遗稿，不可得也。

庄九畹

永福庄兰斋字吴晫，亦黄莘田先生戚末也，未婚而寡，以节终。有《贺莘田先生重宴鹿鸣诗》云："江夏无双有夙因，耆年隽望照驺闽。早书淡墨魁时彦，老把金丹度后人。北海文章留不朽，东山丝竹写其真。大罗尽有钧天响，也许皇䔾篴扣尘。"声韵俱足，忘其为巾帼中诗也。著有《秋谷集》，莘田先生为之序。

张季琬

闽县张宛玉，能诗，尤工绘事。《题画蝶诗》云："蘧蘧飞过宋东家，春去何心恋落花。当得滕王新粉本，小窗只当写南华。"题画不即不离，出之闺媛，尤为难得。宛玉归金陵朱豹章参军文炳，自号月鹿侍史，吾乡人所熟闻。而《随园诗话》以为黄莘田妻庄，与莘田同有研癖，捕风捉影之谈。随园老人往往孟浪如此。

庄　氏

永福黄莘田妻庄氏，能诗。莘田下第，游汴三载未归，庄除夕寄外，有"万里寒更三逐客，七年除夕五离家"之句。见《永福县志》。

许　琛

乾隆间吾乡闺媛之能诗者，无过素心老人。遇亦最苦，妇孺皆能详其事。素心名琛，字德瑗，瓯香先生友曾孙女，月溪先生遇孙女，澳门郡丞良臣之女也。早寡，以节终。有《疏影楼稿》，已梓行。闽中女士家有其书，林樾亭先生为之传，足以传素心矣。传曰：节妇幼聪慧，能诗工书画。随父宦粤，许字同里何元祥之次子燧隆。何故巨家，饶于赀财，海舶往来诸夷岛贸易，遇风覆舶，赀尽没，其家遂贫。元祥之妻早卒，乃挈其长子光年及媳，旅食于吴，而使燧隆就婚于粤。时乾隆壬申，节妇年二十有二。燧隆素有劳瘵疾，日从事医药，居二年卒。节妇欲以身殉，为父母所持不果。庚辰父罢官归，节妇随夫柩归里，何氏已无宅，仍依父母以居。会光年有子，立其次子铎（为）嗣。未几，父母偕没，节妇益困。所居许氏宅东垣外小楼一间，一蓬头老妪应门执爨，庭植梅竹，自扁其楼曰"疏影"。日焚香观书，间展纸作画，自题小诗其上。先时节妇画工花鸟草虫，至是乃专写梅竹，及寒菊数枝，具苍辣疏古之致。诗亦直摅胸臆，不藻饰规栻以为工。其素心之号，亦自是始著也。今湖北布政使陈公，贵州布政使汪公，广东琼州府福公，先后官闽，其夫人皆耳节妇名，相与礼重，结为文字相知。及去，皆厚资之，故节妇藉以自给。辛卯元祥卒于吴，又数年光年父子相继死，铎亦旋夭。节妇乃大恸曰："吾所以忍死三十年，徒以翁及嗣子耳。今俱已矣，姑之柩权厝荒山，已四十年，翁柩复在吴，谁当为营坏土者？"因出所资赠余金，买地治具，驰书于吴，促其姒扶翁柩归，与姑合葬。又为燧隆治冢，而虚其右穴以自待。土石之费不足，则尽鬻衣钗图书之属，以成之。葬之日，髽绖登山，哭踊复土，仅茕茕一弱妇，匠役及山旁居人聚观，交口称叹。有为之陨涕者，既复念祭扫无人，邱陇终不可保，则写梅竹一幅，系以一诗，赠山人刘长宜，而托之守墓。有"竹梅聊当子孙贤"语，见者哀之。于是节妇年五十九矣，善病，时起时卧，即诗画亦不常作云。

论曰："许氏代以诗画仕宦显其家，七世同居，闻于朝，遂获邀　御制诗，及　御书扁额之褒。节妇之于诗画，固濡染者深，而其能持大节，亦无愧义门世范哉。余尝从容语今巡抚徐公，欲为之请　旌，且谋置嗣。节妇闻之愀然曰：'吾宁不抱不祀之痛哉！顾何氏子姓凌替，孰可嗣者？且吾为何氏妇，不及事吾姑，翁复远客于外，吾未尝致一日之养，又不能抚孤子以成，偷生视息，愧憾多矣，尚奚足邀朝廷盛典乎？亟为吾谢大人。'及闻余将为之传，则又曰：'吾即死瞑目矣！'呜呼！是尤可悲也已。"

林　氏

林氏，莆田人，有《贺黄莘田先生重宴鹿鸣诗》云："丹桂花开六十秋，振衣又到广寒游。嫦娥细认曾相识，前度人来竟白头。"别出手眼，为一时所传诵。

吴荔娘

吴荔娘，莆田人，秀才陈蔚之妾。早卒，有《兰陂剩稿》。《随园诗话》云：莆阳有吴荔娘者，庖人之女也。性爱洁，而能诗，陈豹章聘为旁妻，未三年卒，豹章为写其《兰陂剩稿》。有《春日偶成》云："昽瞳晓日映窗疏，荏苒光阴一枕余。深巷卖花新雨后，沿门插柳嫩寒初。莺儿有语迁乔木，燕子多情觅旧庐。那用踏青郊外去，芊芊草色满阶除。"又《咏牡丹》句云："国色日来描不得，世人空自费胭脂。"又《题吴兴女士严静甫墨竹》句云："我为丹青先比较，此君风韵却输卿。"皆从题外设想，运笔自是不凡。

卷　二

黄淑窕

黄姒洲为莘田先生爱女。莘田先生寿登八十，重

宴鹿鸣，吾乡先辈以诗贺者，名篇甚伙。同时闺秀亦有作，姒洲一律为时传诵，实不愧为香草斋后人也。诗云："人间一第比登天，谁识天仙又地仙。接席簪裾多后辈，称觞儿女也华颠。姓名千载标真诰，恩礼三朝宠大年。韵事如斯关掌故，讵徒家庆谱新编。"

黄淑畹

纫佩为莘田先生次女，与姒洲同承庭训，于诗工力尤深。杭堇圃《榕城诗话》只录其《题杏花双燕图》二绝句，此外佳什尚多。如《春阴》云："朱户半扃人语碎，粉廊回合鸟声多。"《残月》云："坐久不知更漏尽，满天凉露湿轻纱。"《梅花》云："风定月斜霜满地，西廊人定一声钟。"又云："只恐笛声吹落去，不如移入胆瓶看。"《刺桐花》云："最好斜阳云外透，绿阴墙角簇猩红。"皆清丽可喜。而《游鼓山》句云："负郭磳田春水绿，隔江画舸夕阳红。"尤堪入画也。

游合珍

游合珍为黄姒洲女，莘田先生之外孙女也，亦能诗。有《贺外祖重宴鹿鸣诗》云："松筠标格鹤精神，白发簪花作瑞人。六十年来典型在，新嘉宾拜旧嘉宾。"

林琼玉

林琼玉亦莘田先生外孙女，早寡，以节受　旌。《闺秀正始集》云："琼玉为女史黄纫佩女，绰有外氏家风。"《寄许德瑗表姊》云："疏影楼头问起居，迩来诗思复何如。知君多为梅花瘦，我比梅花瘦有余。"与素心老人可称同调。

廖淑筹

廖寿竹为林来斋先生女，出继廖氏，归礼部郎许雪村先生均，陈留令月溪子妇也。《闺秀正始集》称其随舅官陈留时，会官署灾，先拥护其小郎小姑，而后及其子。夫卒归里，困踬无以为生，乃写花竹以自适，课子孙读书。有"清时弦诵重，廉吏子孙贫"句，为世传诵。

廖寿竹有《渡仙霞岭》句云："地虚编竹补，山断借云连。"写景维肖。其贫甚，《遣儿子东游诗》云："先人长物本来无，只抱遗经付阿奴。清白儿孙今至此，衰年看汝作饥驱。""羞涩言词未易陈，二三君子是周亲。何妨悬磬频频说，汝父贫交有几人。"令人酸楚，不忍卒读。

林　瑱

侯官林瑱，字自芳，为天玉广文之妹，归谢廷诏。早寡，以节孝受　旌。陈秋坪先生云："孺人有诗数十章，五十年来未尝问世。今年近七旬，白发皤皤，身受　旌典，　嗣子善垂《始裒集》以示人，人亦始知谢家妇之能诗也。"今按所刻名《自芳偶存》，后附《哭夫文》一首，读之酸鼻。《病中答琳芳三妹》云："舒绣窗前别，归来病已缠。几番分药饵，空复费金钱。莲子心同苦，梅花骨自坚。抱疴吾久耐，劝尔莫忧煎。"友爱之情，溢于楮墨。又《端阳感赋》云："屈骚读罢读曹碑，吊古心怀往事悲。难得千秋成案在，忠臣孝女没同时。"亦见思致。

林蕙圃

林蕙兰，侯官人，归黄明经汉章。余久闻黄明经之室人蕙圃能诗，明经只为余诵其《灯下怀母氏》一首云："母生我廿年，我离母两月。可怜咫尺间，便如天壤阔。梦寐不能忘，嗟嗟及明发。遥知此时情，孤灯照白发。"盖亦深于天性者。惜未获读其全稿也。

郑徽柔

郑徽柔，字静轩，建安人，固安令善述女，兖州守荔卿先生方坤之姊也。母黄氏昙，亦能诗，归陈日贯早寡，以贞寿得旌表，有《芸窗寒响集》。静轩与黄莘田先生为中表亲，故集中有《贺莘田表弟重宴鹿鸣诗》云："手执异人斫桂之玉斧，足踏大海驾柱之鳌头。路傍观者互啧啧，是何惨绿年少真风流。中年作宰不称意，牛刀小试高人羞。拂衣归里且却扫，溪山诗酒此外更何求。以兹葆光养性享大寿，须眉如雪明双眸。朝廷有诏待国老，大袍都贮杖则鸠。与新郎君旅进退，重听鹿鸣之呦呦。"倜傥不凡，可以想见其才调矣！

郑翰蓴

郑翰蓴，建安人，字秋羹。承其父新繁令石幢先生（方城）及叔父荔乡先生之教，以通诗礼名家，归山阴令林培根先生其茂，以内政佐其循声。早寡，自课其二子，皆有令名称于世，即樾亭香海二先生也。所著《带草居诗集》、《画荻编》，尚未梓行。有《归舟次建安》二律云："风木有余恨，音容都渺茫。绿痕缘旧壁（绿痕书屋为先君宴息处，手书扁额犹存），墨沈胜残香。遗照三年泪，虚廊五夜霜。凄凉今日返，不见出扶将。""往事同棋局，吾生类聚萍。关山多阻隔，亲故半凋零。去棹波偏急，浇愁酒易醒。谁知别后意，哀雁落寒汀。"神韵苍凉，是玉台中别调。培根先生令山阴，不名一钱。去官后，家计萧条，但剩残书两簏而已，而太安人处之恬如。《暮春感怀》云："几有残书堪课读，家无长物不知贫。"又《送春》绝句云："残春委地恨无涯，狼藉谁怜旧绮霞。不忍看他零落尽，为伊细细护根芽。"如此襟期，林氏之兴，宜其未有艾矣。

郑镜蓉

郑镜蓉，字玉台，建安人，荔乡先生之长女，归陈文思，为文安令衣德子妇。早寡以节终，得　旌表。有《垂露斋集》、《泡影集》。荔乡先生一门群从，风雅蝉联，膝前九女，皆工吟咏。长即镜蓉，次云荫，字绿苔。三青苹，字花汀。四金銮，字殿仙。五长庚，阙其字。六咏谢，字凌波，又字林风。七玉贺，字春畲。八凤调，

字碧笙。九冰纨，字亦未详。九人中惟冰纨未嫁而殇，长庚诗无可考，余则人人有集。荔乡先生守兖州时，退食余闲，日有诗课，拈毫分韵，花萼唱酬，有《垂露斋联吟集》。自古至今，一家闺门中诗事之盛，无有及此者。近人撰《闺秀正始集》，但云先生四女能诗，所登又仅玉台花汀两人诗，殆未之详考耳。

王渔洋《秋柳诗》，当时闺秀和者至数百家，惜无好事者为之编辑成书。吾乡郑玉台亦有和作云："遗愁何处写诗魂，节序惊心白板门。斜日寒塘留故态，秋风凉露即啼痕。长条有意萦归舫，暮色无端黯别村。为惜当时眉样好，临风惆怅与谁论。""蝉吟蛩怨到微霜，蘸影长堤水半塘。苦调惯依迁客笛，嫁衣久叠女儿箱。只今摇落人悲宋，犹忆萧寥赋学王（王粲有《柳赋》，余丙寅岁途中亦作《衰柳诗》）。未必陈根多委露，春来依旧簇花坊。""砧杵声中正授衣，良辰回首是还非。即看畹地垂条尽，尚拟漫天作絮飞。愁惹馆娃泪零落，梦回板渚思依稀。雁门迩日音书滞，试卜归期几载违。""弱态何曾解乞怜，无缘泪眼滞寒烟。江淹赋就魂先黯，霍玉愁深病转绵。蝶瘦蜚寒几知己，桂浓枫醉共芳年。堪嗟灞水分襟处，无限柔情古道边。"四首音节谐婉，含毫邈然。虽未见深警之思，在闺阁中，亦可称合作矣。

郑云荫

郑云荫，字绿落，荔乡先生次女，归严应矩，为常山令以治子妇，有《四时吟》。《和殿仙妹韵》云："寒威消尽喜春晴，便逗暄和柳眼明。芳草含烟先旖旎，棠梨滴露乍凄清。画楼树密藏莺语，花坞香浓滞蝶情。九十光阴如过电，又闻社鼓一声声。梅子黄时天色晴，前溪露宿白沙明。千寻云气奇峰涌，一曲薰风溽暑清。曲沼浮香搴净植，方枰布子寄闲情。宵来乍觉凉生簟，细听芭蕉过雨声。爽气宵澄宿雨晴，芙蓉红映镜中明。雁来南国书犹杳，菊到东篱影亦清。湘女冰弦无限思，鄂君翠被若为情。银蟾万里同孤照，更奈寒砧一片声。陇上寻梅雪乍晴，霜侵寒月半楼明。频添兽炭迎冬暖，细听鲸钟入夜清。刺绣自堪消短晷，裹头雅欲寄诗情。飕飕风过窗纱紧，畏听庭前促织声。"

郑青苹

郑青苹，字花汀，荔乡先生第三女，归国学生翁振纲，为举人基子妇。有《夏日诗》云："学飞乳燕绕回廊，出水芙蓉冉冉香。曲院花凝晨露润，小窗人耐晚风凉。蝉声不隔千条柳，蛙吹时生半亩塘。隐几横斜书数卷，了将清课日初长。"余少时承有美明经（荔香先生子）以残书相示，曰"此尚是吾先君课女旧稿"也。中密圈小窗七字，评云蕴藉，今此纸不知落谁手矣。

郑金銮

郑金銮，字殿仙，荔乡先生第四女，归诸生林守良，为选贡生含光子妇，有《西爽斋存稿》。《长江夜行》云："万里秋逾远，霜浓鸟自惊。沙汀无限爽，短苇有余清。江色涵山色，钟声苍橹声。客情偏耿耿，渔火映窗明。"《蓬莱阁观海和韵》云："高阁层峦上，沧溟那有垠。射工迎落日，飓母类奔云。缥缈来三岛，高寒到十分。登临余感慨，渔笛不堪闻。"《寒食忆里门诸姊》云："春阴四野柳依依，天气余寒细雨稀。善病怕逢饧粥熟，索居喜见雁书飞（新接福州建宁信）。马摇金勒行歌答，人搭花球带醉归。景物不殊同气隔，芳时偏与赏心违。"藻丽气清，不愧家学。

郑咏谢

郑咏谢，字菱波，又字林风，荔乡先生第六女，归孺士林天木，为岁贡生长洵子妇，余同年友泰顺令轩开之母也，以泰顺官赠孺人，有《簪花轩闺吟研耕诗存》。其兄芥舟邑侯天锦为之序云："当余居东省时，吾妹方赋于归留膝下，触目无非乐境。凡所题咏，皆怡悦之音。比归榕城，妹婿端卿好客，恒觞我环碧轩中，酒中辄出妹诗相示，忽忽若昨日事。今重过其处，园林如故，风景顿殊，遂令和鸣雅奏之音，化为别鹄离鸾之曲矣。"

孺人尝为当道福夫人延入官廨，课其女公子。有《纪事述怀》五古一首，朴实言情，能不懈而及于古，非风云月露之词可比也。诗云："人生固有命，遇合亦靡常。忆予初生日，乃在邹鲁乡。阿父时作守，嬉戏趋黄堂。稍长肄女训，纫佩荃芷芳。绣余缀吟咏，优游翰墨场。封胡与遏末，弟妹随肩行。阿父博一粲，盐絮分颉颃。殷勤为择配，言侍君子旁。廿载事中馈，鸿案相与庄。岂期丁薄祜，鸾鹄不两翔。所天既沦没，惨毒摧心肠。下顾黄口儿，呱呱牵衣裳。抚孤圣之教，忍死称未亡。迩来十数年，旧庐日芜荒。拮据劳手口，十指营衣粮。差喜鞠育遂，有妇奉烝尝。其如家益落，栖栖常匆遑。如彼为失巢，而复谋稻粱。意外值知己，相招启东厢。夫人实天人，尺五近彼苍。世家信鼎贵，德裕尤温良。鹿车莅海国，六珈耀煌煌。冲怀习静懿，世俗邈莫量。掌上双明珠，窈窕鸣珩璜。居然女博士，执经待论商。愧吾非曹姑，古义聊与详。感君拂试意，期尽袜线长。彤史述贤媛，庶几慰所望。俯仰怀身世，中夜恒徬徨。长言写情绪，永念志不忘。"

余同年泰顺令蓼怀早孤，弱冠即以诗名，实本母教也。尝示余《簪花轩闺吟研耕诗存》，有《郑芥舟伯兄归建安》云："最怜初束发，风木痛难除。一别违庭训，谁能读父书。天乎偏我夺，壮也不人如。学古关心切，非君孰启予。且住为佳耳，胡然不肯留。江干数杯酒，落叶一天秋。远道迢迢去，西风渺渺愁。何时重把袂，觌缕叙离忧。"清空如话，一往而深，集中当以此为上乘。又《送子度侄归建安》句云："下第情怀初中酒，送行风物易销魂。"又云："孤棹白苹冲水鸟，秋风黄叶上滩舟。"亦情景兼到之语也。

郑玉贺

郑玉贺，字春盎，荔乡先生第七女，归监生陈华堂，为堂邑令琦子妇。有《和芥舟伯兄晚兰韵》云："《花信

今朝已后期，香称王者尚清奇。红芽漫忆千丛茂，粉蝶犹余两翅差（苏子由诗'仰羡飞鸿两翅差'）。词客鼓琴称独绝，骚人结佩正相宜。看君谱就金兰契，桃李何尝异昔时。"自注云："时伯兄门下士，和此题者以百计。"

郑风调

郑风调，字碧笙，荔乡先生第八女，归陈廷俊，为国学生高春子妇。有《和伯兄晚兰韵》云："剩有古瓶相澹对，最宜短鬓与参差。"风调自好。

郑冰纨

郑冰纨，荔乡先生第九女，许字林天桓，早殇。十许岁《咏桃花》句云："施粉施朱纷作态，乍晴乍雨为谁开。"先生为之不乐，果不克长成。

林芳蕤

林芳蕤，侯官人，郑翰莼女，江津令樾亭先生乔荫编修香海先生澍蕃之姊，归李开楚，刑部主事彦彬山东都转彦章之祖母也。有《小西湖泛舟诗》云："仙仙门外波如镜，十里芙蓉花相映。凤飞长在水晶宫，转瞬繁华非旧姓。回船一绕水中山，恍如镜里看青鬟。游人那记乐游曲，扣舷自和渔歌闲。澄澜阁下梅花发，宛在堂中吟社歇。春水春风不可留，大梦山头上初月。"笔有远致，句有余妍，可入《西湖诗话》。又《送鸿瑞鸿诗鸿萼三儿公车北上诗》云："年来衰病叹支离，捧檄何时遂所期。万里燕关魂梦里，鱼书珍重莫教迟。""庭闱欢聚知何日，南北分歧怅远天。一别洪桥风雪冷，故园徒此□□悬。"后鸿瑞鸿萼皆作宰江南，惟鸿诗先卒。鸿瑞即兰屏兰卿之父也。

林淑卿

林淑卿，侯官人，香海先生澍蕃之女，归郭莲渚北部仁园，早卒。有《红余仅存草》一本，乃莲渚从废簏故纸中检存者。淑卿祖母郑太宜人，为荔卿先生侄女，石幢先生女，本工词翰。淑卿得其门风，遂好吟咏，所着《红余小草》今多散失。有《拟塞上曲》云："塞上胡烟不知里，朔风扬沙迎面起。百万貔貅出汉关，手执乌号腰带矢。将军一令重如山，战士蝼躯敢惜死。最是苍凉日落时，胡笳四起客心悲。鬼火星星血凝碧，残蒿败棘嗥狐狸。忆昔军书下军府，从征猛士虓如虎。大旗危立黑云屯，石头城上惊鼙鼓。妻孥亲走送寒衣，欲诉离情语凄楚。汉家悬金购首急，骨肉婚姻顾不得。万户封侯且莫论，但愿玉关许生入。何日龙城远奏功，捷音万里飞春风。椎牛饮炙共慰劳，家家重庆太平同。"拟古便能近古，非描脂画粉者所能猝办。

何　氏

何氏，福州人，归李峻南。有《斋中口占》一律云："轻风飒飒拂衣频，隔院蛩声听未真。薄醉只缘花劝酒，迟眠却似月留人。研池绿印窗前竹，烛影红摇镜里身。流水浮云忙底事，闲消月夕共芳晨。"三四语为时所传诵。

陈于凤

陈于凤，字丹彩，连江人，陈昌明女，归闽县林宏仁，早卒。有《兰窗自怡草》，板毁于火，仅存《别山中小楼》。诗云："十年坐卧此山楼，明月清风任去留。黄卷能消终日闷，青灯易动古人愁。也曾抚轸调山鸟，几度停梭看女牛。一自饯春人去后，柴门空锁旧林邱。"

黄淑庭

黄淑庭，晋江人，侍御黄岳牧女，归涿州牧吴世臣，香山令光祖之母也。光祖之父提督公郡，曾为香山副将，曾携眷属之任。及光祖令香山，额署之西斋曰《再至堂》，淑庭喜而赋诗云："累世簪缨赉典优，香山名邑喜重游。当年功奏红苗格（提督公以剿红苗功升副将），此日诚从赤子求。四海衣冠荣有自，万家性命虑须周。丁宁儿辈无他语，清白无贻祖父羞。"虽古名母之慈训，无以加此。

吴素馨

吴素馨，浦城人，吴世臣女，许字某氏，未嫁而寡，守节于母家。黄氏有《和慈亲题再至堂诗》云："七星峰下到何曾，远侍萱庭喜气凝。最是部民歌父母，又闻舆颂忆高曾。"余曾录入《南浦诗话》，朱秉鉴又据入《桔浦诗抄》。

许德馨

许德馨，闽县人，江宁布政使松佶孙女，归四川秦为品运司。有《新燕诗》云："飞来不识旧帘栊，玉剪初开试晚风。正是营巢春社后，梨花庭院雨濛濛。"亦可入画。

许　蘅

福州许若洲归吴门李春亨，早卒，有《绣馀遗稿》二卷，附《诗余》二卷。徐嫩云（云路）为之序，集中语多新颖。如《看月》云："耐凉常废寝，欲缺每关情。"《落叶》云："打窗醒梦蝶，堆砌护寒虫。"《秋圆》云："总使秋圆好，看来亦可怜。草枯依病蝶，树脱恋残蝉。"《秋寺》云："菊色澹禅思，虫声参梵音。无情唯古佛，能耐寂寥心。"《秋海棠》云："一丛小院深深闭，几处无人澹澹妆。"《残梅》云："高士病余寒至此，美人老去韵犹存。"《杏花春雨词》云："绝似美人新送别，乱抛红泪立风前。《秋怀》云："不怕秋声听不惯，只愁无地种芭蕉。"

李若琛

李若琛，归连江王天位，有《蝶案香尘集》，清词丽句，足与左芬侍史素心老人后先辉映。余最赏其《答戚友贺男士秀游庠诗》云："自愧荆钗拙女红，漫承奖饰媿

高风。敢期虎气腾终上，却信熊丸望未空。启蛰争言龙角耸，将雏有待凤毛翀。何当再作竿头进，少慰寒机十载衷。”

《连江县志》云：李若琛知诗，事姑孝，有“家贫无计可承欢”之句。姑病慕羊羹，丐于邻得羊腥少许，撷草荐熟之。姑发丛虱不可除，则傅芗膏于己发，以引之，病者霍然。夫习举业，而嗜博不专，常作诗以讽之。

姜　氏

姜氏，其先浙人，从居福州，归副举人何秀严，岐海广文之母也。有《纫兰闺杂咏》，附见《秀严孺慕轩诗集》中。《晓起》云：“漏尽春眠足，惊闻鸟雀喧。兰闺争早起，记取弋凫言。”《理鬓》云：“理鬓添膏沐，簪花贴浅红。儿夫游不远，无事叹飞蓬。”《拂镜》云：“拂镜知颜瘦，厌将脂粉华。双鬟强解事，每日进鲜花。”《登楼》云：“明媚晴光好，春风独上楼。何因娇少妇，柳色忽牵愁。”眼前景写来，亦足以觇德性。

力　氏

侯官力氏，字玉娟，儒士严溥室，林敬庐先生之表亲也。先生《介石堂文钞》中有《严母力孺人墓志》，称力孺人言谈举止，无一不中节。间为小诗，亦多可观。今只存《挽烈妇叶应珪》一绝云：“虽然含笑入泉台，知是伤心百念灰。临诀未曾留一语，断肠尽付杜鹃哀。”

萨莲如

莲如萨氏，雁门天锡之裔，农部龙光之第十女也，归孝廉林星海。林固知诗，莲如与之唱和，多雅音。自题其居曰“挽鹿”，有《挽鹿山庄诗草》一本。《过黑龙江遇风》云：“鹧鸪声里雨和烟，极目苍茫水接天。到此欲归归不得，扁舟兀坐日如年。”《落花寄外》云：“江南有客梦初醒，烟雨濛濛悔远征。日暮前山余碎绿，可怜费尽鹧鸪声。”《观唐人〈秋狩图〉》云：“辽海暗愁尘，原头万幕陈。雕戈迎月小，寒剑拂霜新。苍隼扶云下，穷猿失木瞋。秋郊余兽尽，莫更再围春。”皆有唐人格调。莲如尝受业于姚履堂邑侯。履堂殉节，莲如有诗哭之云：“吾师素志本横行，穷海何年此恨平。倘使孤军出蓬岛，岂忧强寇入重城（师宰定海闻寇将入，请于镇戎某以兵卫。某逡巡不战亡去，师募盐哨数百余人，拒南门终日。城陷，遂以身殉）。仓皇拒敌嗟何及，慷慨捐躯志已成。一片丹心常照日，九原含笑尚谈兵（余尝梦师坐拥六韬，阴符诸书，含笑以示）。阐扬忠荩，字字沉着，履堂真可含笑九原矣。

廖　氏

廖氏，福州人，进士廖玉麟女，归连江余枢元，早寡。枢元应试罢归，有诗勉之云：“半亩生涯在，锄阴复课晴。春风当再至，端不负深耕。”枢元卒，以身殉。

卷　三

先妣王太夫人

先妣王太夫人，字淑卿，闽县人，候选主簿登元公长女，幼以孝闻。主簿公得笃疾几殆，先妣私刲右臂和药以进，应手而愈，后以寿终。先考资政公曾作传略纪之。年二十三，始归先考，居贫操作，稍暇即课章钜读书。生平喜流观经史，通其大义，能诗而不甚注意，故所作无多。弃养时，章钜仅十龄，又不知收拾丛残，今仅存遗稿数首，然情深于文，戚党读之，鲜不为悚然起敬者。如《附家书寄外》二首云：“客行虽云乐，不如早遄归。远游四年余，讵不念庭帏。君舅始辍讲，君姑尚缝衣。菽水固无缺，色笑已久违。纵非晨风翼，能无思奋飞。”其二云：“客行虽云乐，不如早遄归。出门甫弄璋，今乃秀且颀。得子已云晚，成立非可几。显扬良所急，贻谋岂其微。愿君早垂念，毋流阿买讥。”《送儿子入学》云：“养儿不读书，不如豚与犬。能养不能教，所生岂无忝。况我贫贱家，差幸书香衍。迢迢十五传，儒门泽已远（吾家自前明来，十五传书香不断学。使者河间纪公曾书‘书香世业’匾旌之）。先业不废耕，读书此为本。过时而后读，事劳效益鲜。读且未可恃，不读奚解免。成人基在初，如农服畴亩。抚兹娇痴者，增我心悚惎。强之入书塾，戚董兼爱觍。夫君在京华，频岁劳望眼。尊章各垂白，所居矧隔远（余居浮仁里老宅，距舅姑所居新宅一里而遥）。我责曷旁贷，我心日转辗。倘稍入旷废，俯仰有余觍。晨光扶书出，夜色烧烛短。循环无已时，课此亦自遣。”语语沉挚。章钜每读此诗，无不汪汪泪下，不能止也。

先太夫人尝语章钜曰：“日来汝父与汝曹讲吾宗故事，并蒙翻史传相示，颇有会心。因学作《述德诗》四首，一为周先贤叔鱼公，一为汉恐侯叔敬公，一为汉高士伯鸾公，一为唐补阙敬之公。”其《伯鸾公诗》末联云：“秦关与吴会，何地荐蘩苹。”盖伯鸾公生于秦，而寓于吴，遂终于吴，乃两地并未闻立有祠宇，殊为缺典，故太夫人此诗尚作疑词。及章钜官吴中，屡寻公祠墓，不可得，乃就皋桥近地，建祠立碑，并辑《梁祠纪略》两卷。吴人又从而咏歌之，传为盛事，实太夫人之诗，有以教之也。

乾隆间闽中徐雨松藩伯首唱《素心兰》四律，一时都人士次韵者至数百家。旁及闺秀，亦有和章。先资政公本在方伯门下，因命先太夫人同作，时藩伯将和诗汇次成帙，属鳌峰院长孟瓶庵先生甲乙之。先太夫人诗中有“三霄桂窟输清绝，万顷芝田伫后缘”句，先生輾然曰：“此两句居然诗兆，梁氏之兴未有艾也。”藩伯以为知言。

先叔母许太淑人

先叔母许太淑人，字鸾案，侯官人，山西翼城令崇

楷公长女，广东博罗令懿善公妹，归先叔父九山公，封淑人。生长名家，濡染庭训，敦诗悦礼，蔚为女宗。事九山公相敬如宾，虽日以诗律唱酬，而内政肃然，三党咸钦式之。余总角时即从太太淑人受五七言句法。膝前三女，皆娴吟咏，至今内外群从，人人有集者，有淑人之力为多少。尝随宦汾晋间，又两度入京师，旋出山海关，遍游辽沈，所历几半天下。年逾八十，神色不衰。善鼓琴，自额所居为"琴音轩"，有《琴音轩诗草》藏于家。

《琴音轩集》中《冬夜仿古》云："蟋蟀鸣堂中，萧条岁云莽。三冬守京邑，又见泽腹涸。绕屋旋风声，遍地雪花布。兀坐倚红炉，畏寒懒移步。拥被日三竿，自觉荒家务。少壮尚如此，堪知老年苦。言念倚闾人，晨昏缺调护。皤皤双鬓满，加餐可如故。值此霜夜严，谁与温卧具。昨夜梦还家，欢与慈姑晤。喜见膝前孙，含饴屡回顾。犹余笑声嬉，鸣鸡忽惊寤。回首望高堂，白云遮去路。未得板舆迎，寸怀自沿溯。愧彼林中鸟，飞飞犹反哺。何日早旋归，成我兰陔赋。搔首生百忧，呵笔不成句。"先资政公谓"集中佳作颇多，当以此诗为上乘"。盖孝思所流露，自与凡响不同。

先室郑夫人

先室郑夫人，字齐卿，闽县人，进士苏年先生（光策）公长女，归余三十八年卒，以余官受夫人　封诰。夫人本名父之子，幼通诗礼，归余后，益亲笔墨。先与余叔母许太淑人同居，太淑人母女皆工操缦，每共劝夫人学琴。夫人曰："与其学琴，不如学诗，尚冀有片纸只字留示后昆也。"时余亦喜吟咏，夫人操作之暇，间窃为之，而不欲居学诗之名，故所存无多。然每读余诗，辄有神会。忆余出守荆州，偕夫人冒暑南行，凡二十四日，始到樊城，长途颇委顿。及舍舆登舟，夫人乃輾然谓"十余年来，始快见南中景物也"。余有《樊城登舟》句云："明知未许扁舟老，且作浮家泛宅人。"夫人最喜诵之，曰："此等诗我亦理会，殆所谓灶妪能解者乎？"又有诗云："团栾一醉斜阳里，不愿双珠乞汉皋。"则笑曰："仕宦人殆难言之，然君之素志，我固早信之矣。"又句云："爱与家人说招隐，几回指点鹿门山。"夫人悚然曰："君固淡于荣进者，然衔　命之初，即萌退休之志，如报称何？"余改容谢之。余作夫人行状中，已备载之。

嘉庆辛未，余方里居。腊月二十五日，由赛月亭移居夹道坊。夫人外家本在夹道坊，与新宅斜对门。自少时即随其祖母廖太孺人曾屡入此屋，盖亲串旧居也，故有诗纪之云："夹道坊南屋，童时记钓游。门闾犹似昔，亭沼几经秋。自笑移家惯，浑忘逼岁愁。藤花有吟馆，此外复何求。"自注云：屋前有老藤一株，荫满庭院。耆旧陈秋坪先生为篆"藤花吟馆"四字额之，夫子遂唱开三山吟社于此。嗣后刻诗即以名其集。而藤花吟馆之名，乃愈著于大江南北，诸名流各为之记矣。

夫人读书不多，而遇事每能禀古义。忆道光甲申秋，余由淮海道调署苏州臬司，眷属仍寓袁浦廨中。是冬，洪泽湖盛涨，人心惶惶，夫人熟闻倒了高家堰，淮扬不见面之谚，不胜其忧。未几而高家堰之口果开，浦中人情震恐，水已洊至。时值辕一老军校，启曰："署后现备一大船，请凿垣出，登舟以避之。"夫人笑曰："此时遍地皆水，无舟者多，我舟能独完乎？万一有他故，徒滋口实，不如登楼守之。"佥曰："水高下不可知，楼材更不可恃。事急矣，请早为计。"夫人晓之曰："此莫大劫数也。吾夫及长子皆已在苏州，不为绝矣，吾又何求？汝曹有怕死者，随其所往，我不强留也。"合署乃肃然不敢动，而飞骑旋报水已南徙，此间可无虑矣。时袁浦自帅垣以下，各官眷属，皆有登舟之议。探闻夫人之言，莫敢先发，河上人至今能道之。夫人有《纪事》绝句云："牵船上岸太无端，坐守危楼理始安。幸我此心如止水，早闻飞骑报回澜。"纪事述怀，情景兼到。万廉山郡丞喜诵之，谓虽单词实可传也。

夫人居家时最艳谈杭州西湖之胜，及随宦往来两次，皆得畅游。至欲以画图纪之，而匆匆不暇。及今其遗集中前后游皆有诗，凡我儿女从游者，所当为之补图也。《甲戌初春，随夫子挈儿女泛舟西湖诗》云："寰中三十几西湖（少时闻先严苏年公言：各直省郡县以西湖名者凡三十余处），耳熟钱康景特殊。今日清波门外路，好风先引到蓬壶。""六桥烟水拍空浮，夫子重游我乍游。好景纷来亲指点，如斯清福几生修。""系缆欣依五柳居，推篷呼酒又呼鱼。斜阳影裹团栾醉，一饱千钱尚有余。""一日匆匆亦胜缘，再来未卜定何年。会须亟觅东溪绢，留作儿家故事传。"《壬辰仲夏，重游西湖示儿女诗》云："赏心乐事首重回，西子湖边又溯洄。堪笑牵衣儿女辈，黎明便集笋舆来。""朝暾看到夕阳红，山色湖光平远中。猛忆坡公诗句好，莫将有限趁无穷。"一片清机，且有见道之语，闺集中所不易得也。

道光壬辰，余以引疾假归，与夫人联舟旋里。夫人有《到家杂诗》云："侍宦何知昼锦殊，寒闺那解梦莼鲈。正欣久客得归好，懒与人言田有无。旧宅新居恰望衡，黄楼黄巷起峥嵘。无多亭沼小三径，画本居然王叔明。"写情写景，俱有落落不凡之概。"懒与人言田有无"七字，尤可传。

梁符瑞

紫瑛六妹，九山公长女也，适闽县湖北天门令龚丰谷。天门有循声，而紫瑛尤能以勤俭佐之，故中年以后，不暇兼涉吟事。犹忆余少时与紫瑛同学为诗于许太淑人，每拈一题，紫瑛辄有灵颖之句，而笑余钝置，太淑人亦多护之，余实自愧弗如也。今忽忽五十余年，每诵陆放翁"青灯有味似儿时"为之惘然。

虚白伯兄尝语余曰："紫瑛七岁即能成吟，授以唐人句法，辄有神会。"五言如《渔梁阻雨》云："窗带云阴重，岩添石髓流。"《晓发》云："宿雾侵衣湿，寒泉入耳清。"《过黯淡滩》云："风声兼浪涌，水势拍天寒。"七言如《姑苏怀古》云："雉堞空留千劫眼，鸱夷早乞五湖身。"《晓渡扬子江》云："地吞淮海洪波合，山点金焦宿

雾晴。"《中秋》云:"满地秋声黄叶里,一天离思碧云端。"《咏虞美人》云:"宫中有土难埋恨,帐下闻歌尚怆神。"皆泠然可诵。近始自编其诗为《昆辉阁诗草》,尚未付梓也。

梁韵书

蓉函九妹,为九山公次女,适侯官副贡生许濂。九山公三女,皆能诗,而蓉函为之冠。工绘事,善鼓琴,于诗用力尤专。随宦京师时,每陪诸昆季作八韵试律,杂之馆阁名篇中,几莫能辨。间作小文小赋,亦深得骚雅之遗。尝随妹婿许莲叔明经,重游辽沈,依莲叔之从父画山邑侯署中。画山本诗坛老宿,蓉函从莲叔后得其指授,又获山川之助,故所作益工。吾乡女士,当首推之。著有《静安吟草》,索余序言。余谓"蓉函精进未已,愈唱愈高,似宜假以时日,俟其大成,再当操铅椠相从,此时正不必汲汲也"。

蓉函先随九山公及许太淑人宦游辽沈,后复随其婿依画山叔翁于承德邑署,故集中有《重山出海关诗》。如此壮游,而屡得之闺媛,盖天所以显其诗,而成其名也。诗之后半云:"忆昔随亲作壮游,旌旄过此无遮留。饱看塞外苍茫景,那解人间羁旅愁。山光海色供吟笔,谢庭清暇诗无敌。今日鸿泥换旧痕,山川觌面犹相识。埙篪迢递千山隔,棣华赋罢情何极。故乡更在天一方,夜夜梦魂归不得。樊笼铩羽难奋飞,愧作当年丁令威(自注:《丙寅游沈》诗有'他年丁令化鹤来'句,竟为此日重游之兆)。却羡度关数行雁,往来只趁高风便。"笔力夭娇如游龙,是为称题杰构,《玉台》中讵易有此。

余新旧宅皆在黄巷,为唐黄德温先生(璞)故里,即闽川名士传所谓儒者之宅也。新宅之西偏有楼最旧,因重修之而榜曰"黄楼",即名巷之意耳。宾朋饮宴其中,率以七律纪之,惟兰垞十弟成七古一篇,词旨豪畅,同人咸推为杰作。适蓉函九妹来游,蓉函素擅长古体,余亦属作七言古诗。越日即以稿来,用苏诗韵,则较兰垞作更为沈雄,闺媛中能办此者盖鲜矣!诗云:"苍茫陈迹凭谁说,搜古阿兄兴偏发。兹楼托始黄德温,便唤黄楼如江滑。楼前山径通曲折,小步浑忘藓侵袜。我来恰好当春风,举茗花前欣一呷。移花补竹缅重构,匝月经营劳畚锸。倏然邱壑回春姿,阳和已夺秋霜杀(自注:楼工始于客岁小春,阅两月而竣事)。登楼推窗快吟眺,道山恰献金银刹。元龙百丈气更豪,直与层峰势相轧。凌空翚翼翩欲起,赖有琅嬛万书压。遂令多景聚楼中,远树遥云吞謦欬。楼下冲融新□□,活泼游鲦兼乳鸭。此中倘更著扁舟,定许临风梦苕霅。"

吾乡鳌峰书院有诗赋课。一日以《荔支香》命题,蓉函偶为群从捉刀挥笔成之。时陈恭甫编修主讲席,得一卷为之拍案叫绝,持以谂余。余早知出蓉函手,以实告之。编修曰:"后幅波澜老成,未经前人拈出,此必传之篇。吾乡才士虽多,恐皆为之阁笔矣。"诗云:"荔支香,驿路长,岭南贡使超上阳。十里一置五里堠,七日七夜飞骑忙。长生殿上南薰凉,累累虬卵倾瑶筐。颠坑仆谷那复计,喜及蟠桃筵上供新尝。荔支来,妃子笑,玉骨冰肌朗相照。仙果真开顷刻花,乐章恰进清平调。吁嗟乎!侧生余毒流瓠犀,岂知疮痏先黔黎。红尘影断迷烽火,霓羽歌残咽鼓鼙。沈香亭北春风冷,梨树坟边秋雨凄。方家红,陈家紫,绝品枫亭世无比。征求幸不到闽南,未共官茶斗充篚。莆阳有女淑且美,闲吟团扇长门里。不用明珠慰寂寥,讵因口腹烦乡里。区区恩宠奚足论,要识河洲风化始。君不见当时爱梅高调致自佳,何曾遣进罗浮花。"

余由苏藩引疾归田,有《吴中留别》四律,和者至数百家。而蓉函诗情文相生,词调谐稳,若不知其为次韵也者,独出冠时之作,实足以旗鼓中原也。诗云:"诏书特许返林泉,力瘁宜邀当宁怜。径去阳春真有脚,纵盟江水尚无田。新秋鲈脍迎张翰,故里池塘近惠连(卜宅与兰垞弟对门)。留得吾家真面目,芦帘纸帐总萧然(时与嫂氏郑夫人联舟而返)。""故山廿载锁苍苔,猿鹤相迎莫浪猜。天禄校书中垒旧,长杨献赋子云来。江南图画留棠荫(兄前有东南棠荫图咏之刻),淮北歌谣志芋魁(闻去夏即作归计,以经理账务中止)。省记萱闱闲话日,早从小少识驹才。"(先慈许太涉人在日,常目兄为吾家千里驹)"读书读律答清时,抚字巡宣事事宜。心照沧浪濯缨水(兄在吴中倡修沧浪亭),情深江汉赠行诗(前岁以江汉赠言寄示)。倦飞自合归田早,待泽应愁出岫迟。敢劝东山莫高卧,会当重起慰讴思。""归宁两度访烟萝,追话儿时乐趣多。小雪庭除惊岁月,大雷书信断关河。吟成忝附吹篪末,才薄其如击钵何(群从皆步韵献余,成篇独后出诗)。已向敝庐扫花径,柴门日日候鸣珂。"

余构东园,分十二景,作诗纪之。外间朋好及家中弟妹儿女各有和章,而蓉函和诗中《潇碧廊》一首云:"潇潇苍雪暗三湘,日暮香侵翠袖凉。石径如鳞愁步屧,手扶碧玉度长廊。"诗中有画,句中有人,余拟倩名手绘图纪之。

余在温州挈丁儿恭儿游雁荡,曾以诗寄福州。蓉函有和句云:"公今年高兴益高,腰脚真堪夸辈行。笑挈佳儿作游侣,俯视雁行轼辙抗。循陔盛事世所稀,彩服行春非孟浪。惜不得如惠连随康乐,千里和诗寄遥帐。"并附手书略云:"窃谓此题,自以吾兄高年就养,老福豪情。两侄侍游,成兹盛事,为作诗正面语。而卷中和章佳作林立,多未及此,故拙诗中俯视雁行云云,聊以补之。平仲敬叔两侄诗正得此意,看似平平,而必得如此作法,方可谓之切题也。"蓉函诗律之细如此。

梁秀芸

十一妹秀芸,为九山公第三女,适国学生陈兆骧,早卒。少尝受业于余,工绘事,亦善为诗,与诸姊唱和,独能作豪壮语。《出山海关》云:"海光时动壁,城势欲争山。"《永安桥大雪》云:"人疑骑白凤,寒欲透华貂。"《渡巨流河》云:"倒影万峰环北镇,急流千里接东瀛。"《出都作》云:"京国陔兰近十霜,闽云回首转苍茫。今

朝忽唱归来曲，不道还乡似别乡。"时九山公全家皆在京师，独秀芸随婿南去也。

周蕊芳

周蕊慌，侯官人，儒士周登龙女，余十弟兰笙之继室也。母高氏，亦能诗，通经史，故蕊芳幼承母训，素解吟咏。年十七，归兰笙，复从余九妹蓉函讲贯，诣益进。善楷书，尝手录唐宋占近体诗千余首，以授儿辈。并工鼓琴，摒挡家计之暇，挥弦染翰，乐而忘疲。随兰笙赴南安广文任，卒于官署，年仅三十有七。尝自编其吟稿一卷，题曰《生红馆诗抄》，兰笙录以寄余点定。余最爱其《灯下课杏堉两儿读〈尔雅〉》云："课读襄而父，相期此宁馨。问奇宜识字，致用在穷经。且学笺虫鸟，终须辨豹鼮。天鸡他日赋，莫忘一灯青。"雅似老都讲口气。又《兴化江口驿行滨海山径中口占》云："坡垅如涛涌复斜（苏诗《城东》云：垅所风似吹，海涛低复起，笋舆稳似泛轻槎）。岭云蒸日易成雨，海岸掠风无定沙。水气混茫摇雉堞，汀烟低约辨渔家。瀴溟万象供吟眺，赋手何因拟木华。"亦刻意之作，杂之《四灵集》中，殆未易辨。

梁兰省

余长女兰省，字筠如，幼聪慧，随余宦游南北，濡染见闻，于书史亦靡不宣究。归浦城祝普，庆随任温州郡丞，未几孀居，乃专心课子，不暇以吟咏为工，然《梦笔山房诗稿》已裒然成帙矣。余于福州新居构东园，分为十二景，各系以诗，和题之作甚多。率多摹绘景物，惟筠如按切情事，独惬余心，即拟勒石园中，以奉　召北行，匆匆不果作。因备录之，以存此园故实焉。《藤花吟馆》云："双株非昔花，三间岂旧馆。诗老卜重居，复此花纂纂。愿依爱日晖，长护春心暖。"《榕风楼》云："昔编《玉台咏》，许我供抄胥（家大人抄《闽中闺媛诗》，曾命余誊写初稿）。今综风雅全，八九将成书。榕风谡谡来，不负好楼居。"《百一峰阁》云："一阁出尘表，千峰发画屏。秀出者百一，逗妍在尹邢。凭栏忽有触，何如来青亭（余浦城别业中有来青亭，亦擅一邑之胜）。"《荔香斋》云："少小离乡井，久不闻荔香。廿年始归来，一沃冰雪肠。浓阴更消暑，高斋真夏凉。"《宝兰堂》云："褚临黄绢本，艺林所喧传。得之且上石，盛事岂偶然。宾兰语非夸，千秋珍墨缘。"《曼华精舍》云："曼华乃佛香，精舍即禅堂。爱庐托其名，易安在容膝。穆然契余心，别有古香出。"《潇碧廊》云："手扶绿玉杖，延缘穿绿天。苦忆侍游时，两度南屏前（先慈郑夫人两度游西湖，步南屏长廊，皆余扶持）。慈云不可留，清泪徒潸然。"《般若台》云："我念般若经，须识般若字。法界来华严，涌出不择地。登台如见佛，放眸在云际。"《宾月台》云："台成月即至，月可称嘉宾。月高台亦高，台亦贤主人。中有主人翁，居然月前身。"《澹园沼》云："澹以明君志，渊以定吾情。方塘一鉴开，万象归澄泓。悠然濠濮意，想见沧浪清。"《小沧浪亭》云："吴中沧浪亭，惜我阙一至（家大人在吴门修复沧浪亭，倾城士女往观，而余姊妹未尝一至，遵郑夫人教也）；东园沧浪亭，虽小亦有致。水竹倘不殊，风月更何异。"《浴佛泉》云："掘井已及泉，得泉恰浴佛。佛泉本随他，佛愿在润物。谁知在山清，无营复无欲。"余九妹蓉函最赏此诗，以为抚今追昔，即景生情，字字自然，而悉如生铁铸就。不但他地他时不能假借，即他儿女亦不能移用。此园本可传，有此诗乃愈增色矣。《随园诗话》称雁荡山观音洞中有前明按察使刘允升偕二女成仙于此，今大士座旁塑造并二女甚美，余低回久之，因作口号云云，其说颇无稽。余《游雁荡诗》中曾辟之，筠如和余韵云："最笑刘家父女痴，空山苦守观音帐。非仙非释定何物，踪迹如斯岂倜傥。"读者皆叹其韵脚之工，余直以"笔挟风霜，语无枝叶"八字评之。

梁兰台

余次女兰台，字寿研，归国学生邱藜光。随侍桂林时，亦与筠如婉蕙等分日作诗课。值庭中杜鹃花盛开，首课即以此命题。余首唱五古一首，闺中和者颇多。寿研独曰："我初学诗，不谙五古音节，但作七律以献。"云："分自天台异种香，缤纷桂岭趁韶光。风风雨雨都无损，叶叶花花正恰当。不向山程催过客，却来官舍领群芳（诗课首出此题）。只因花鸟名同美，引得诗人兴欲狂。"寿研作诗最刻苦，而此五十六字乃脱口而出。惜所不多，盖不甚注意于诗也。

杨渼皋

余三子妇杨渼皋，字婉蕙，为竹圃方伯之女。竹圃口不称诗，但授以书义，故婉蕙少不知有声韵之学。迨归余三子恭辰时，恭儿方习举子业，亦不暇言诗，而余同堂妹蓉函好作诗而工，婉蕙喜从之游。适余长女筠如次女寿研方学为诗，遂相约受业请题为课，而婉蕙骤有所解。女红酒食之隙，舟车侍游之余，复随题有作，数年间积至百数十首。婉蕙素善病，其于诗又好为苦吟，余常诫其以节思虑养心性为要，而作者辄不能自休。喜其慧且勤也，遂亦听之。而婉蕙遂自次所作为《榕风楼诗存》矣。

竹圃素不喜闺秀之称诗，故于婉蕙所作，亦曾无轻与褒词。然阅到《过洞庭湖》句云："白云尽处疑无地，青草环来别有湖。"则为之拍案激赏不去口，谓似此天然佳句，不能禁其不落纸矣。

婉蕙读书不多，而喜作考订典实题，每遇一题，不惜殚精瘁神，穷日夜为之。恭儿尝笑其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婉蕙不顾也。余在粤西获商爵一具，作长歌张之，和者遍远近，然缩手不敢下笔者亦多。婉蕙辄奋笔步韵为之，亦自斐然成章。诗云："桂林城中出铜爵，谁家好古勤搜罗。风尘阅世不知纪，忽逢赏识来摩挲。安平判官购以献，高堂恰喜诗相磨（苏诗'知君欲以诗相磨'）。细辨款识定商制，何年至宝沦山阿。絜量分寸非近器，双柱三趾平无颇。只耳弯形泽可鉴，长脚下注如倾荷。子孙父字剧古质，生砂活翠耀自佗。子孙

为父共作器，薛氏所释当无讹。何期蛮荒有此宝，不数和弓与兑戈。当时务光所制字，想见倒薤兼垂禾。比年节楼庋铜喜，宾僚铃阁赓载歌。公余雅集诂复订，但闻盛事鸣声和。我初学诗如蚓窍，难题险韵费苦哦。喜读韩公赋石鼓，此物更前千载多。古瓦斋中拓眼福，才薄将如商爵何。惟当谨持日介寿，坐晋高爵登銮坡。"

婉蕙在桂林日，与常熟钱莲因夫人(守璞)游山赋诗，莲因为江南名族女，龙门巡司张骐之继室也。尝与婉蕙及余女筠如联为岁寒三友，才调相匹，意气相孚，唱和无虚日。莲因一日戏谓婉蕙曰："君喜作典宾题，侧闻中丞新得赵子固《落水兰亭》卷，有诗志喜，其头绪颇繁重，君亦能效颦乎?"婉蕙素好强负气，乃殚两日夜之力，展卷中题跋尽读之，竟奋笔次韵云："鉴赏名家世共传，《兰亭》特记永和年。烟云曾被蛟龙攫，墨宾终难委逝川。""妙迹初观眼倍明，苏齐审定是先声。褚临黄卷堪相匹，夜夜双虹贯月生。""元圃珠光聚满门，俨山篆印杂江村。只今眼福拈毫记，倒尽金壶墨汁痕。""少时握管苦冥搜，最喜簪药帖仿瓯。今日果窥真定武，墨池便拟托千秋。"莲因再三诵之，为之咋舌曰："吾甘敛手相让矣。"

婉蕙随宦温州，与丁芝仙夫人(善仪)交称莫逆。芝仙为永嘉令杨炳继室，才名久著。时余女筠如自浦城来省视，亦一见如故，每春日约同城内外踏青近游，辄有诗。芝仙本诗媛，婉蕙与筠如喜与之角胜。余谓东瓯风雅，近甚寥寂，而忽得女士以张之，亦一时之胜缘。如婉蕙《江山寺》、《揖峰亭》二律特佳，将来定可入《东瓯诗话》也。芝仙《招同泛舟游江心寺》云："乍寻霞洞最高头(前三日曾招游飞霞洞)，又泛江心画里舟。诗境由来重孤屿，灵山长此砥中流。万里海气平栏出，一派城阴入镜收。难得良辰偕胜侣，金焦而外此佳游(金焦皆余旧游)。"《侍翁大人游揖峰亭，叠前韵》云："重阁远出国西头，回鹘山前不浪舟。历历帆樯平槛过，茫茫日夜大江流。岩椒屡见炊烟起，石壁全凭返照收。最喜一江见孤屿(亭之右角露出孤屿一半)，晴春三日两佳游。"

竹圃一门群从皆不言诗，惟其长嗣翠岩大令诗笔极雄，婉蕙少曾从受业，故亦稍亲风雅。翠岩作宰甘肃，婉蕙有诗寄祝其五十寿辰云："六盘山势拱兰州，中有吾家百里侯。陇路几千芝构寐，诗人五十富春秋。椿庭我幸欢依膝(月前甫得归宁之乐)，荆序人齐远极眸(三兄皆宦近地，惟兄独远耳)。愿尔政成归养早，彩衣团坐洁兰羞。"竹坡亦极称此诗，以为孝友天真，溢于词表，可存也。

梁赋茗

赋茗，字藻芬，为泽卿四兄女，适上舍生刘义问，自题所著为《卧云楼诗草》。喜作咏史诗，有《读明史》数首云："逐鹿张陈各拥兵，朱家天授象分明。西湖云气周颠语，一统江山孰敢争。""宣言龙衮已飞灰，休问成王安在哉。卓锡山林足埋骨，何须头白又归来。""趋承帝座隐深机，诛篡当朝笔刃挥。庄士文星真叵耐，麻衣才了又绯衣。""微臣何计拒燕师，一恸城门行遁时。衣葛补锅同节操，表忠录内姓名垂。""弟兄铁券姊彤闱，心薄椒房独不为。别署头衔第三女，徐王家范最堪师。"

梁兰芬

楚畹，亦泽卿四兄女，适候补县丞龚长龄，即紫瑛妹子妇也。龚六试秋闱不遇，投效吴门，楚畹有《送行诗》后半云："抛梭怕学翻新样，赋剑须争不朽名。此日出山为小草，好将清白继家声。"慷慨激昂，巾帼中高调也。有《小方壶诗草》，惜所作不多。

梁金英

梁金英，字淡如，亦泽卿四兄女，归国学生林庆藩，潍县令士骏子妇也。士骏全家俱随任，适教匪闯入县衙，庆藩跄踉外逃，正为贼所追。淡如伏庆藩背上，以身当数刃，贼随去。庆藩得无恙，而淡如刃疮历数月始合，亦得不死，论者奇之。淡如少即能吟，尝分《咏碧筒饮》句云："斟得苦心添酝酿，传来香味最玲珑。"独为坐客所称。有《爱荷香诗草》一卷。

梁佩茳

佩茳，字梅史，为兰笙十弟女，适儒士林栋樛。《荷花生日口占》云："银塘此日宴群芳，娇艳争夸百子房。听罢菱歌三叠曲，水晶宫里谱霓裳。樱笋厨开溽暑消，生辰我亦是今朝。缘君一进长庚颂，堤柳多情也折腰。"有《蕉雪轩吟草》，亦风雅之附庸也。

梁瑞芝

瑞芝，字玉田，为余侄伯思长女，泽卿四兄之孙女也，适儒士林起鸿。少即解吟咏，有《香雪斋小草》一卷。尝游钓龙台，作七言怀古一首，惊其侪辈。诗云："全闽江山称第一，中有危台突然出。江水吞天风逐云，无数蛟虬翻浪溢。当年降汉疏封王，襟吴带越开雄疆。楼角丹青亘不断，管弦朝暮声飞扬。一自苍江跨龙去，精灵剑槊江中央。我来欲发苏门啸，兴废盛衰付凭眺。逐鹿雄风安在哉，废寝颓扃几残照。君不见歌风台，戏马台，两坯黄土湮蒿莱。刘项英雄尚如此，何况不及刘项才。"时玉田甫及笄也。

卷　四

许福祉

许福祉，自号梦槐老人，闽县人，醴陵县知县兰皋先生(弼)之配，河南府知府北瀛太守(鲲)之母，余叔母许太淑人之胞妹也。生长名门，通诗礼，然虽喜吟咏，而从不存稿。晚年家遭多故，乃偶藉诗以写哀忱，读者

伤之。有《玉尺山堂存稿》。《戊寅哭鲲儿》云："敢言无德亦无愆，有子难留送葬年。岂是前因我缺憾，避人含泪问苍天。二十余年瞬息过，与儿聚少别儿多。归来尚拟能终养，天不由人唤奈何。铭恩勒石建生祠，今日真成坠泪碑。寄问洛阳诸父老，去思何以解哀思(鲲儿守豫郡，颇有惠政闻。归里时，有建祠勒石以纪者)。池馆凄凉画掩扉，春寒料峭懒呼衣。从兹老病无人问，一对遗容一泪挥。"《送鲸儿公车北上》云："汝兄弃我归泉路，独汝承欢牵我衣。今日又辞慈母去，出门难免泪频挥。收拾琴书上帝乡，槐花黄后杏花香。公车一路寻常事，偏我离儿最断肠。"鲲儿妾玉麟尽节自经，吊之以诗云："酸风吹面锁双眉，蜡炬无光冷画帏。望帝不归春已矣，杜鹃啼落碧桃枝。""四千里外离桑梓(玉麟河南人)，十五年华赋泛沱。死别生离终永诀，家山何处白云多。"《哭孙女祥宜寄示孙婿何伯雅》云："前身合是掌书仙，环佩珊珊入九天。二十年来浑一梦，春风零落翠花钿。""四载于归鼓瑟琴，无端玉碎与珠沉。悬知骑省悲秋后，又合神伤动苦吟。"

何玉瑛

何玉瑛，字梅邻，余姻郑松谷太守(鹏程)之母也。有《疏影轩遗草》，太史校梓以行。山阳汪文端公为之序云："何太恭人女兄弟三人，皆工吟咏，独太恭人尤好史氏书，旁通绘奕音律，其在任也。兄邦彦为丞于粤，以解饷赴滇道卒。时母老矣，太恭恐其惊痛而伤生也，凶耗至不以闻，托言以目疾解官。进则怡颜慰亲，退则雪涕襄事，经画周至，心力殚竭，卒能归旅榇，返细累，立嗣子。诸大事以定，素旐将抵里，乃以实告，老母得无恙。于归后，家计中落，支持竭蹶，节缩衣食，不令贻夫子忧，教二子手授经史。衣服进退，稍不合度即督戒之，盖明大义，有识略，非徒以诗见者也。"然以余观太恭人睍睆好音，孝子之志也。在原急难，常棣之义也，黾勉求之，德音之遗也，中原采菽，式谷之教也。其于诗也，得其本矣，得其本则虽其词不工，犹将取而存之。况夫和平清绮，琅然可诵，如今之诗也乎？松谷以觐入都，出所梓《疏影轩遗草》属余呈之苏斋师，即承题句有云："闽中何恭人，五言首咏史。继以勖儿作，寄舅兼怀姊。既殊香奁艳，何尝玉台拟。弗取巧缛评，或渐风雅企。"松谷得诗，不胜其喜，并索予题词。余既以二律应，因摘录其集中警句。五言如《玉簪花》曰："微风吹欲颤，新月澹相当。"《春夜分韵》云："炉烟随笔袅，帘月带花妍。"《月夜觅句》云："秋声生绿竹，露气满苍苔。"《即景》云："竹笋掀泥出，梨花带雨肥。"《春晖阁》云："倚槛看山色，开帘对夕晖。"七言如《松涛》云："风雨五更惊鹤梦，波涛一院起龙吟。"《与姊话别》云："家余健妇无黄口，我愧连枝哭紫荆。"《寄远》云："儒者治生原急务，古人随地有师资。"《莫春》云："风恬院落莺声老，雨足园亭草态柔。"《截竹为小洞箫》云："羡汝瘦生偏直节，可人爽籁本虚中。"《平明》云："礼罢佛香帘乍卷，窥人燕子语梨花。"《扫梅》云："未忍和苔黏屐迹，月明携带扫瑶华。"皆清婉可诵。若集首咏史诸什，则崇情卓识，又不当于字句中求之。

郑瑶圃

郑瑶圃，闽县人，归贡生林材，广文琼树之母也，有《绣余吟草》二册。上册律赋二十一篇，下册骈体文三篇，古近体计一百六十余首。陈秋坪先生序云："曹惠班东征有赋，诗则无传，苏若兰织锦成诗，赋则未备。安人兼兹二者，自是专家。盖劝教诸儿驰名古学，欲伸赋手，须费文心。先示格律以为程，预构楷模而取则，抽黄俪白，行行组五色之丝，戛玉敲金，字字协八音之奏，皆纪实语。"余抄吾《闽闺秀诗》，又摘其佳句若干为诗话。如《梅花》云："一片暗香春有信，几枝疏影月无痕。"《桂花》云："汉殿香飘金母袖，月宫浓染素娥衣。"《梨花》云："魂飘深院溶溶月，影隔疏帘薄薄云。"《水仙》云："金盏晓分朱槛露，画屏宵伴玉楼人。"《芍药》云："金带围开丞相宅，玉盘盂供老僧家。"《武侯》云："南阳早料三分业，北伐犹勤六出师。"《铜雀台》云："文章邺下全家艳，香履床前百岁灰。"《景阳井》云："辘轳转到庭花尽，栏槛围来璧月空。"清词丽句，可以入历代吟谱中。

陈若苏

陈若苏，为侯官布衣贤开之女。贤开有道学之名，故若兰幼明大义，通诗文，归余友廖佩香秀才(英)。乐志安贫，伉俪甚笃。未几，佩香死，守节抚孤，备极哀苦，而玉树双折，闻者伤之。余宦游在外，间以俸余恤之。若苏寄呈诗稿一帙，中有《割耳自述》绝句云："持刀割耳吁苍天，但愿书香绍昔贤。矢志抚孤如此苦，须知残毁即求全。"又有《示儿》绝句云："藁砧望断久凄然，岂有人甘失所天。意决相同时日死，只应抱恨不同年。"余初弗详其事也，而卷末有附录余从兄曼云编修诗，始悉其颠末，因亟录出以贻观者。梁运昌《纪苦节诗》序云："故友上舍生廖佩香之妻陈氏，夫亡后截去一耳，闻其以勖儿学故，未详也。断耳失去九载，旧腊复得于神龛中，则俨然坚固不坏，是可异也。甲戌三月，为佩香殁之十年，陈以男女既长，思遂殉夫之本志，将以夫亡日投缳。其子持所为诗示余，余觉而惊怛，急以辞授其子止之，幸而得已。此二事初不必尔，惟贞而憃者为之。然于节亦苦矣，乃为《纪苦节诗》二首，以存其事实，将使后之志乘，于贞妇有述焉。"诗云："误读列女传，割耳仪贞嫠。本无逼迫患，为勖十岁儿。枯胔置空龛，虫鼠不敢窥。岂翳金石质，九载色莫移。我昨闻此事，涕流为嗟咨。上天耀白日，不照寡妇帷。大地回春气，不暖寡妇帱。独把一寸心，冷绝含金痍。微微一寸质，神鬼交守之。石心既不转，玉质终难窥。房妻与韦母，合并知在兹。传语痴儿痴，莫孤慈母慈。"又云："夙有殉夫志，子幼家复贫。却思相寄托，内无期功亲。黾勉自养视，饮孽含酸辛。今年三月尽，夫殁刚十春。长男已二十，弟妹能抚循。无母儿可活，母欲捐其身。作

诗明所志，待尽夫亡晨。厥子持示我，读之惨惊神。唯思守义者，可以大义陈。有男未成名，有女未成姻。夫人事未了，岂是殒玉辰。九原不相见，此死为何因。九原倘相见，转恐贤夫嗔。男婚女嫁毕，夫人发如银。宁闻老嫠归，随夫人幽窀。所以古制礼，常称未亡人。朝廷树棹楔，唯理旌霜筠。守贞乃可贵，从死非所珍。弃绝儿女恩，况又非慈仁。嗟嗟贤明媛，闻义乃能遵。独缫寡妇丝，哀机闻四邻。"

洪龙徵

洪兰士美鬒发，长身玉立，貌清严如寒冰，议论常出人意表。余曾从外家一见，复从苏年师案头见其诗纸，题为《病中谢苏年伯父遗兰花》。诗云："几朵名花惠意深，胆瓶高贮避炎侵。爱花也似怜儿女，障雨迎风苦费心。"末署"犹女龙徵拜呈"，有"仆本恨人"一小印，小楷书亦清挺可喜。继复读(原缺一页零十行，约六百十六字)诸书，一言一步，亦防非礼，诸舅恒笑之。惟理学外从叔祖陈贤开先生每见，议论意日，常蒙许可，则兰士固儒也。兰士儒而孝矣，则仙之可知不可知，盖不必论也。进士言兰士母孕时，梦室人龙，五采烂然，及娩又梦，故名曰"龙徵"，则余又乌从而知之。

陈瑞璧

陈瑞璧，闽县人，居南台。家有帆影楼，台江形胜，尽收眼底。瑞璧幼读书其下，聪慧解吟诗，有《灯月》词云："明明月在天，簇簇灯在地。灯月不相接，流照岂殊致。焉得光明千里随，天上人间不相弃。"虽浅语而却有古乐府神理，识者卜其必以诗闻于时也。未几适城中许氏子，不得志遽卒。

张如玉

余曾主南浦书院讲席，地在粤山之麓，西连仙楼，岩壑窈深，有三十七洞天之目。每思以五七言纪其胜，忽忽不果成。偶读邑中闺秀张如玉一诗，虽着墨不多，而已具梗概。诗云："一径沿缘上，楼台到眼明。苔痕随石转，岗势入云平。盘薄途疑阻，纡回境屡更。神仙如可学，此地好蓬瀛。"如玉为农部郎张伦至女孙，有《暗香琴言》一卷。其《上元即景》云："积雨初晴月正妍，万家灯彩斗婵娟。输他好事儿童辈，不畏春泥得得前。"亦俊语也。

张娇娥

娇娥姊妹并归冯笏轩舍人。娇娥先卒，舍人有《悼亡诗草》，遍征同人题咏。余瑞堂孝廉题云："曾读璇玑讶彩毫，若兰真是女中豪。只今泉下无来使，锦字凭谁达窦滔。""壮游原不恋红颜，死别方知一面艰。孤矢相期应有悔，望乡台即望夫山。"盖娇娥有《送舍人公车》句云："梅信倘逢驿使便，双鱼敢惜寄回文。"又有《送舍人出游》句云："孤矢早知郎素志，闺中不上望夫山。"此后即化去，舍人常以为悔也。

江鸿祯

陈秋坪先生知余有抄辑闽诗之举，手录其弟登爵及其女弟子江鸿祯遗诗，各十余首付予。并称鸿祯年七岁，即能鼓琴，九步工诗。年十五，梦紫衣女六七人招之游，且曰："吾与尔，皆阆风侍女也，尔其归乎？"醒以告其母，牵衣而泣。乃索平日所作诗，尽焚之，曰："不可留为人世口实。"援琴弹一曲，不成声，曰："人琴俱亡矣！"推琴而起，遂卒。余怜其慧，检焚余及所记忆者，仅此而已。今按所存古近体皆备，出口老成，而毫无稚气，亦绝无衰飒之音。有《谢陈秋坪舅氏赠诗》云："弱龄甘抱拙，稍与经史亲。遑云弄柔翰，便希追古人。欣兹先达誉，清制如席珍。立辞自有指，反已参其真。惭非咏絮才，何以当阳春。所愿载酒从，元亭长问津。"又《寄兄》云："膝下长居好，依依惜远行。身随流水远，愁逐晚潮生。岸阔暮山瘦，江空秋月清。更深倘无睡，应念倚闾情。"虽古名媛之作，何以加此。近《闺秀正始集》亦登其诗，当即秋坪录本所寄也。

汪淑端

汪淑端，闽县人，饶州府经历金浩女，归何恒提。诗才敏赡，为一时诸女士之冠。有《咏五色蝶次韵》五首，同伴多推之。诗云："帘前弱翅望依稀，每到花阴不见飞。上下浑疑风度叶，飘摇似爱翠为衣。春真可踏娇无力，黛纵能描瘦未肥。欲剪碧罗依样绣，南园扑得两三归(青)。""莫遣莺捎见又稀，宫钱化出任纷飞。何当曲谱谐金缕，恰与春光斗鞠衣。色夺萱丛花并腻，香收草蔓叶俱肥，蘧蘧若入酴醾架，去路遮来归未归(黄)。""绛纱窗外觅依稀，忽向琼栏作对飞。一片紫云堆艳翅，半帘红雨湿春衣。刺成朱缕珠难比，绘与丹砂倍觉肥。谁把胭脂来点染，杏花十里看春归(赤)。""梨云漠漠午风稀，玉翅轻飏栩栩飞。晒粉最宜香作魄，惜花偏怪冷侵衣。半林明月黏初定，数点梅花映更肥。可否梁圆偕雪舞，瑶华踏处竟忘归(白)。""漆圆梦里往来稀，树暮篁深自在飞。野径何须着金粉，深秋休与认乌衣。饶他黛色凭须染，拭得蓝光竟体肥。细雨浓烟春漠漠，柳阴多处正宜归(黑)。"

郑嗣音

郑嗣音，字芳沚，长乐人，余亡友广东雷琼同知(榕)次女，归陈景程，早卒，有《茝香阁遗草》一卷。其《病中侍母话旧》云："秋风送凉雨，不寐剔灯光。忆昔童时事，忍泪徒自伤。父兮官粤东，我生在他乡。幼龄惨失怙，弟妹悲相望。茕茕依我母，千里持孤丧。持丧归故里，抚孤岁月长。女居穿线阁，男入读书堂。篝灯与荆布，淡饭安家常。弟弱身未立，母愁鬓加霜。悔非奇男子，腾达与飞扬。余生一巾帼，安能志四方。微躯况善病，儿病母傍徨。母毋苦儿病，儿愿母康强。棣花喜四照，联掇芹藻香。勉起理钗钿，强笑奉母觞。作诗苏病骨，愿附莱衣行。"孝友之情，自不可没。

王琼瑛

王琼瑛,字琴史,侯官人,云南知府王梅林(燮)女,适古田孝廉曾建斗。尝从梅林宦游滇海,有《万里游诗草》。题既壮阔,诗亦称之。如《宜昌开船》云:"风水吐吞帆力饱,烟波绵缈橹声柔。"《过黄州》云:"草意绿随双岸活,黛痕青抹数峰低。"《金陵夜泊》云:"杨柳晚烟沽酒客,桃花春雨钓鱼船。"皆蕴藉宜人,不屑为粗豪语。曾为梅林写《松柏长青图》云:"老干凌云垂荫远,浓阴覆尽往来人。"可想见其胸襟。《蜀行出峡》云:"风波平地由来险,好把巴江视楚江。"则已见道语矣。

李镜林

李镜林为李兰屏彦彬比部女,兰卿都转侄女,归儒士王汝钦,有《小蒹葭山庄诗草》。《津门》二律,不似脂粉女郎诗,洵为冠集之作。兰卿屡为予称之,非虚誉也。诗云:"名城保障帝王州,河海雄关控上游。筦榷岁烦盐铁使,漕纲旧数轴舻侯。地连燕蓟三边戍,门泊荆吴万里舟。畿辅即今资善政,卖刀应许借良筹。戈船寂寞照斜曛,吹角鸣笳夜不闻。巡徼漫劳仙鹤哨,防秋旧驻水犀军。瓯闽路接扶桑树,辽碣潮连渤獬云。莫为承平轻武备,伏波曾许建奇勋。"

许还珠

许还珠,字月津,余妹蓉函长女,适儒士程光铦,有《绀光书室诗草》一卷。亦喜学作咏史体,杜老所谓学毋无不为也。《咏王昭君》云:"关山明月马如飞,独抱琵诉恨时。从此和亲成故事,安边勋绩属蛾眉。"《咏费宫人》云:"酒兰香烬夜迟迟,正是宫人刺虎时。岂料柔荑同袒裼,谁言巾帼逊须眉。"词虽平而意已足,自是闺中本色诗。

许季阑

许季兰,字湘苹,蓉函妹第三女,适国学生王修文,有《剑香阁诗草》一卷,古体胜于近体。尝与诸姊妹分题咏古,拈得苏公《赤壁前游歌》云:"髯公清兴当新秋,泛舟赤壁消遥游。江干风景最奇异,林间白露如珠稠。""清风徐来水波静,东山月出泻孤影。舟中主客飘欲仙,一叶随风凌万顷。""洞箫一曲清且哀,如劝游客须倾杯。英雄角逐竟何在,周郎孟德同尘埃。""世间变态千万状,风月依然此江上。却凭妙悟禅机人,领取造物无尽藏。"

林炊琼

林炊琼,字粢香,许濂侧室。初入门不甚通文理,余妹蓉函力课督之,遂渐知诗。《咏明妃》云:"蛾眉多少老深宫,知已由来是画工。青史留名非薄命,琵琶何用怨东风。"《咏木兰》云:"千载辛勤在战场,功成唱凯面君王。儿家也解浮名薄,但愿明驼返故乡。"皆颇能自出手眼

赵玉钗

玉钗,侯官人,教谕景新女,适诸生许文璧,余妹蓉函之子妇也。蓉函教之诗,甚勤。初入门,即课其读四子书,及毛诗,年余尽通其义。惜年二十二遽卒,有《听雨楼遗草》一卷。蓉函喜为咏史诗,玉钗濡染其学,落笔亦自雄伟,有《慨宋南渡诸将杂诗》数首,风调固自不凡也。诗云:"礼乐衣冠旧帝京,宋家初业尚升平。何当转籍完颜众,直与长驱铁木城。六贼未能归正典,两宫倏见动行旌。强胡蚕食虽堪恨,半为君王蠹自生。""日暮空营大将旗,宗家威望敌人知。还都志切连封表,破贼谋深一局棋。七十头颅犹矍铄,两京民命系安危。渡河唤起千秋恨,终古英雄共涕洟。""慷慨东京挽御轮,南朝未必尽无人。转移全仗书生略,战守真为社稷臣。十事殷勤陈要政,两河危急悯遗民。即今俎豆湖西祀,长藉英灵护十闽(吾闽西湖有李忠定公祠)。""天下人人识老种,不将和议弛兵戎。威名早已降胡使,面目争先认我公。扶病登坛真矍铄,从军有弟亦英雄。扼河倘许施长策,猛虎何由出阱中(种师道)。""清凉居士最鹰扬,艟舰横江列巨樯。玉带人终成鼠窜,金山檄合责龙王。锦衣立马元戎壮,红粉援桴女帅忙。堪叹天心偏北向,土舟献策太猖狂。""补天浴日有奇功,带砺山河誓不终。去国心仍依左右,丧师过岂掩精忠。老婀圣教儿能嗣,死葬衡山鬼亦雄。一事知公应有悔,群贤当日欠和衷(张浚)。""多少军民涕泪从,金牌能撼岳军锋。画淮计议终难挽,唾手勋名不再逢。堪叹沉冤埋碧血,独留壮魄抵黄龙。忠魂千载孤山路,细草残花满径封。""一骑黄柑送敌营,将军飞到振威声。身当秦凤金牛险,手破连珠垒石城。保蜀无军劳饷运,读书功可助心兵。连麾叠阵诸州复,难弟当年亦盛名。""隔水横枪曙色清,顺昌旗帜敌人惊。阴风拔帐亲擒贼,闪电挥戈夜斫营。姓氏已闻惊虏魄,功名终愧属书生。可怜身死犹赍恨,剩水残山痛汴京(刘锜)。""半壁江山入画图,高峰立马气吞吴。参谋倘未施筹策,航海重应到庙谟。卧雪人谁怜北辙,销金窝已乐西湖。君王自立偏安局,异代徒营为叹吁。"

刘檐林

檐林,刘义问女,适儒士虞一元,即余侄女藻芬之妇也,有《艳雪斋诗草》。拙于女红,而诗才特秀发。有《与玉田表姊夜话诗》云:"喜得今肩并,闺中冷趣生。雨声深院静,烛影小窗明。品绣工偏拙,论诗语独清。夜阑浑不觉,邻舍忽鸡鸣。"可以想其风趣矣。

齐祥棣

贞女齐祥棣,余友河南知府鲲女,梦槐老人孙女也。许字同邑儒士陈兆熊,未于归,而兆熊卒,家人秘之弗使知。有他姓来求婚者,女始觉,潜易素服投莲池中。时陈氏宅中忽起异香,人皆骇异。后乃知其为贞女之魂归来也。贞女初生时,其母梦人授以白莲花,故

贞女十余岁时，有《咏白莲花》七律云："佳人玉立水中央，浣尽铅华作素妆。琼佩月明遗远浦，缟衣露冷渡横塘。娇能解语应增媚，淡欲无言只送香。秋气满湖凉似洗，扶持清梦到鸳鸯。"人以为诗谶。后陈家迎其柩归合葬，其墓正对莲花峰云。有《玉尺楼遗诗》五十首。

贞女尝学诗于余妹蓉函，其殉也，蓉函哭之恸，有诗吊之云："玉尺山清比水雪，蕴秀含灵自奇绝。精华发出白芙渠，素质芳心对明月。""山楼有女貌超尘，白莲花本是前身。卫家簪格香生笔，谢女联诗雪入神。""我记姨家开寿宴，华堂烛下屡相见。人在珠围翠绕中，俗妆不涴芙蓉面。""闻道螺江是婿乡，摽梅尚未赋倾筐。罡风忽折琼瑶树，闺里闻知心暗伤。""藏钩花径遗诸婢，掷雉萱堂伺阿娘。案上忙收旧诗草，灯前潜着素衣裳。""取义成仁心已决，岂惜花残与月缺。芳池秋水净如霜，为涤尘缘沁玉骨。魂归陈宅谁能识，却有香风送消息。优昙暂现世间身，琴瑟终成天上匹。佳识曾吟诗一章，果然清梦叶鸳鸯。莲花峰畔新坟好，从此名香骨亦香。"一时闻贞女事，作诗挽之者颇多，惟此篇足以存贞女矣。

杨渼好

杨渼好，字婉琴，连城人，竹圃方伯次女，归郭少莲大尹树(瀛)，莲渚比部之子妇也。幼与妹婉蕙同受业于伯兄翠岩大令(树屏)，遂工吟咏。有《寄怀婉蕙四妹诗》云："梧桐叶落井干空，万里迢迢一纸通。最忆去年今夜月，倚楼联袂话榕风。紫塞车箱白下船，故乡差喜息劳肩。同归何事旋分手，望断漓江夕照边。"可以想其友爱之情矣。

沈　縠

沈縠，字采石，嘉兴人，归吾闽曾茂才(颐吉)。茂才游幕江南，寄孥吴下，采石卖诗画自给。余藩牧吴门，先室郑夫人常延其入署，絮谈榕城景物，采石大有旋居闽中之意。所作诗名《画理斋集》，潘三松老人题其卷端云："采石女史，能诗善画，前以所写山水惠赠，兹复以所著《画理斋诗》册索序。余衰耋心如枯井，耳目亦几废，使人从而听之，沨沨乎清微和雅之音，鲍妹谢女之余韵也。因题数字，欣附不朽，至诗笔之妙，绘事之精，诗画相通之微旨，钱唐陈云伯大令备言之。艺林有目者，久艳称之，固无俟余之赘述也。"

钱唐陈云伯大令(文述)撰《画理斋诗》序云：昔人谓王右丞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以写辋川之图，云飞水走；纪渭川之作，麦秀桑稀。诗坛挹其清华，画院播其馨逸。艺林撷秀，并擅为难；璇阁征才，兼长抑更少矣。采石女史，携李名媛，羞兰季女，模山范水。画学最深，颂菊铭椒，诗才更胜。盖染铅华于魏国，早承慈母之传，弄笔砚于甄家，兼得弟兄之益。归闽中曾笑崖茂才，双烟一气，同热南丰之瓣香，比口同声，共谱东阳之八咏。缘深鲍爵，奏墨会之灵箫，家近武夷，听幔亭之仙乐。中间以令弟西雍刺史出宰雉皋，画舫曾移，板舆并侍，丹青所被，珠玉同辉，宫婉兰剪采之屏，董小宛画梅之扇，方之蔑矣。比之侨居吴下，以《画理斋诗集》乞序予。予花国三生，香奁万首，婵娟金粉，夙有会心，闺阁丹青，略可屈指。金云门之金碧楼台，则李昭道赵伯驹也；汪逸珠之绮罗人物，则董叔达刘松年也，屈宛仙之白描，黄兰畹之水墨，则李龙眠赵子固也，碧梧织云玳梁筠如梅卿畹芳智珠香轮之写生，则滕昌裕黄伯鸾也。至接武荆关，追踪韦柳，烟毫既润，彤管尤工，惟女史为兼擅矣。其谋篇也如其落墨，其赓韵也如其摹古，其琢句也如其用皴，其选词也如其传色，离诗论画，其黄皆令乎？离画论诗，其卞篆生乎？鸣环动佩，人言当今之令娴，石色云峰，我谓闺中之摩诘矣。

余在苏州修沧浪亭，采石为余再三作画，并再三赋诗。有句云："美政余闲宜韵事，胜区修复必诗人。"时先室郑夫人五十初度，采石邀同吴中名媛，如归佩珊、朱竹眉、吴香轮、陈筠箫、徐佩吉辈各献诗介寿。采石句云："上头夫婿诸侯长，绕膝儿郎秘省官。"盖纪实语也。

署中东偏花畦中有白牡丹一株，郑夫人尝置酒招采石赏之。采石赋诗云："素心毕竟让花王，侍从多骑白凤凰。富贵自应留本色，天人原不要浓妆。馆陶仙子情如玉，虢国夫人影亦香。寄语谏言莫相戏，洗红久已谱清商。"幕中同人有拈此题者，见此诗都为阁笔。

归田琐记

[清]梁章钜撰　吴树平整理

《归田琐记》八卷，清梁章钜撰。梁章钜（一七五五——一八四九）字闳中，又字茝林，晚号退庵，祖籍福建长乐县（今福州省长乐市），清初徙居福州。嘉庆七年进士，官至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后以疾告归。

本书卷一记扬州园林坊巷、草木虫鱼、医科验方；卷二为书札、家传、寿序、钱法及生活琐事；卷三谈历史人物、碑帖书板、典章制度；卷四记述古今人物、科第；卷五是关于清前期人物的轶闻轶事；卷六记师友兼及读书论学、诗歌楹联等；卷七记小说、酒食、谜语等；卷八收录作者晚年日记诗。内容广泛，资料丰富。

现用道光二十五年北东园家刻本为底本，参校翻刻本、同文堂刻本、上海文明书局本，加以标点整理。

序

仕宦而心泉石者，其曼倩之所谓大隐乎？餐石髓，撷芝蕤，蓬藁而行，鞅掌与使，溷迹于春庑，埘名于枕流，情则邈矣，非干济之才。垂缨緌，拖青紫，振藻云路，剖符要津，已髟髟其莫龄，犹恋恋于华朊，伐则洪矣，非恬退之操。夫唯身居魏阙之上，心依衡宇之下，如吾中丞师者，斯真能两全之者欤？公以十五世之华胄，策四十载之茂勋。方其珥笔木天，通籍金马，启曲江之宴，被宫锦之荣，同列者争蹑青云，竞击丹毂，而公甫缀鹓鹭，即思桑梓。榕城有栖隐之志，梅坞多传经之彦。枕葄六艺，悠游十春，甘使邓禹之笑人，不学颛孙之干录，书以是服公志之澄。既而任郡守，历藩牧，莅官句吴，驻节章贡，练湖浚而三江稔，金带解而二釜平，九迁可期，万石奚让。而公让官之表，雅慕叔子为霖之愿，无愧安石《骊驹》三唱，除书在门，鹭鸶一鸣，大吕听律，难进易退，古人是期，书以是服公才之大。既而天子南顾桂管，思得荩臣，畀之封圻，颁以节钺，于是五稔象郡，半载胥台，勚宣道济之沙，绩著伏波之米，练士于瓴甋，战衡于艅艎，朝知李晟为大臣，人呼杜诗以慈母。而公乃扁舟载石，峻峡投香，一篇留誓墓之文，三径种延龄之菊，书以是服公之勇于任事，而恬于居官。今者林泉怡性，著述等身，爰于暇时撰《归田琐记》八卷，邮以见示。大约仿唐人之《闽书》，沿宋稗之旧例，穿穴百氏，剽窃一家，阐扬忠贞，胪述耆旧。小亦足以正汶长之说，补华陀之书，洵可纲维世风，利泽群汇已，公之经济，具见一斑，垂诸蓺林，嘉惠来学。书为韩、范之部吏，随籍、湜之后尘，公诿以校细，付之剞劂。所愿名山日富，春风正长，他时撰杖座间，亲接绪论。则是编也，为《容斋》之初笔，《浣花》之纪年也欤？道光二十五年冬十二月受业仁和许惇书谨撰。

卷　一

归　田

归田之入诗，莫著于苏文忠公；归田之名书，莫著于欧阳文忠公。昔欧公之《归田录》，作于致仕居颍之时，皆纪朝廷旧事，及士大夫谐谑之言。自序谓以李肇《国史补》为法，而《国史补》自序谓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卜，近帷薄，则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盖二书体例相出入。说者又谓李书为续刘悚小说而作。大抵古人著述，各有所本，虽小说家亦然，要足资考据，备劝惩，砭俗情，助谈剧，故虽历千百年而莫之或废也。余于道光壬辰引疾解组，虽归田而实无田。越四年，奉命复出。又七年，复以疾引退，则并不但无田可归，竟至有家而不能归。回首双塔三山，如同天上，因侨居浦城，养疴无事，就近所闻见，铺叙成书，质实言之，亦窃名为《归田琐记》云尔。时道光二十五年元旦，书于浦城北东园之池上草堂。

归　舟

道光辛丑秋七月，由粤西量移苏抚。受篆甫十日，即赴上海防堵，兼摄督篆。未几，奉命回苏州办理粮台。时扬威将军驻兵苏州，征发调遣，事极繁重。余昼理简书，夜则出巡城厢内外。甫匝月，而旧患眩晕之疾复作。十月廿八日，接见僚属之顷，忽扑地，几不起。即于十一月初二日，专折奏明，乞假调理，一面将抚篆送与程晴峰方伯接护。逾月，复奏请开缺调理，遂于此年正月中旬，奉到谕旨，准其开缺调理。于正月下旬，移居沧浪亭行馆。二月初旬，买舟挈家旋里。甫登舟之夜半，忽闻浙东咦夷猖獗，扬威将军由绍兴奔回杭州，钱塘江一带戒严，土寇乘机劫夺，行旅断绝，急报再至。遂与逢儿、恭儿商定，天未明即回舟北上，以避其氛。二月十七日，渡扬子江，抵邗上，沿途官吏，毫无见闻。舟泊钞关半日，而杨竹圃方伯簧、谢茉石观察学崇飞舆来接，晤谈至上烛而去。杨系亲家，谢系同年，所谓亲者无失其为亲，故者无失其为故也。盖至此始愈信宦场之无味矣。

七十致仕

古人四十强仕，七十致仕，统计人生居官之日，前后不过三十年。盖一人之聪明才力，用至三十年之久，已无不竭之势。倘此三十年中，无所表见施为，则此后更有何所望。若今人未及四十，早入仕途，则致仕之期，即不必以七十为限。昔人所讥，突而弁兮，已厕银黄之列，死期将至，尚留金紫之班，而必至日暮途远，夜行不休，前瞻后顾，无所栖泊，不亦太可怜乎！故余两次引归，皆未及悬车之岁。昔《通鉴目录》引韦世康之言曰：“禄岂须多，防满则退。年不待老，有疾便辞。”忆余前居福州时，尝取此十六字镌一小印，程梓庭督部祖洛甚喜之。今则距悬车之期，只有二年，而尚有议余不应遽退者，殆亦未就古人行藏之大义，及仕止之恒规而一按之也。

容　园

初到扬州，居旅店中，湫隘嚣尘，不可言状。州县官以六块铺垫，两合纱镫，了之而已。既思故友张建亭观察家极宽敞，虽甫遭八人之厄，而余宅尚多，姑令逢儿往探之。则观察之子松崖郡丞适来，甚有乐为居停之意，因挈家移住其中。宅中亭馆一空，主人眷属移居前院正屋，而临池二十余间尚在，因与主人分前后院而居。适仪征阮云台师相先来视余，徘徊瞻眺间语余曰：“此名容园，为吾扬州园亭第一所。此池宽广，亦合郡所无。本江畹香中丞之旧宅。余初以少贱，不得其门而入。及为张观察所得，又以素无谋面之雅，裹足不前。今闻足下寓此，乐得藉开眼福。虽残毁之后，尚可旷观，且颓垣碎砾之间，尚有数十本牡丹盛开，足供诗料矣。”时余尚未抠谒师宅，因问吾师府中之园如何，师笑曰：“我本无买园之力，即有资亦断不买园。扬州仕宦人家，无不有园者，郡人即以其姓名之，如张姓则呼为张园，李姓则呼为李园，若我有园，则亦必被呼为阮园，是诚不可以已乎。”因一笑而去。

文选楼

扬州有文选楼、文选巷之名，见于王象之《舆地纪胜》及罗愿《鄂州集》，乃隋曹宪以《文选》学开之，唐李善等以注《选》继之，非梁昭明太子读书处也。仪征师宅即文选巷旧址。嘉庆十年，始于阮氏家庙之西建隋文选楼，楼上祀隋秘书监曹宪，以唐沛王府参军公孙罗、左拾遗魏模、模子度支郎景倩、崇贤馆直学士李善、善子北海太守邕、句容处士许淹配之，吾师撰铭，所谓“建隋选楼，用别于梁者”是也。余素仰楼名，初谒师宅，即拟登楼以慰夙愿，而不知楼实在家庙之西，与吾师宅尚隔一衖也。一日，师折柬召余饮，且传谕曰：“席设文选楼。”余为之狂喜，吾师所藏钟鼎古器，悉庋于此。是日，即饮于楼下，纵观之时，无杂客，而钱梅溪适至，因同入座。师甚喜，曰：“似此三老一堂，而所摩挲皆三代法物，人间此会，能有几回，不可无以纪之也。”时梅溪八十四，吾师七十九岁，余年最少，而独居首坐，甚以为愧。乃逾日而朱兰坡至，即留余寓园中。又数日而王子卿亦至，子卿亦八十四岁，兰坡七十五岁，吾师方欲团为五老会，而咦船警报日迫，吾师已往南万柳堂，梅溪、兰坡均各回苏。余不得已，亦挈眷匆匆渡江南返。回忆文选楼之会，竟可一而不可再，吾师若预知其几者，不禁黯然也。

芍　药

扬州黄右原比部家芍药最盛，尝招余陪阮仪征师赏之。吾师以脚疾不便于行，端坐亭中遥望之。余与右原则遍履花畦，真如入众香国矣。园丁导余观新绽之金带围，盖千万朵中一朵而已。余自诧眼福，并语右原曰：“吾师与余皆已退居林下，此花之祥，实惟园主人专之矣。”故余诗结语云：“难得主人初日学，定教金带擅奇祥。”师和余韵云：“谢公应为苍生起，花主人应亦兆祥。”盖为周旋宾主起见。而朱兰坡和诗云：“试看黄黄金带色，君家姓氏本符祥。”钱梅溪和诗云：“料得主人应似客，故教金带早呈祥。”则亦专归美于园主人也。吾师望余复起颇切，故余叠韵诗云：“生怕山前泉水浊，随缘止止即延祥。”实答吾师诗意。

南万柳堂

邵伯湖之北数十里，有仪征师别墅，在水中央，四围种柳数万株，每岁长夏必于此避暑，自题为南万柳堂，以别于京师之万柳堂也。绘图作诗者屡矣，近复得清湘子画片作为南万柳堂第四图，以新卷命余首题，余谨次自题韵成七律二首，吾师甚称赏之，为附刻于《研经续诗》中。诗云：“天然一幅水村图，眼福欣当寄庑初。问字忽逢苦瓜画（清湘子亦自号苦瓜和尚），临流便想坐茅渔。北来戢戢投林鸟（时避海氛者多卜宅邗

上），东望茫茫纵鳌鱼。安得牵船随杖屦，太平乡里补三余（太平乡为柳堂八景之一）。”“若个将身人画图，每逢佳处警吾愚。白鸥敢作谁驯想，黄鸟真知所止隅（黄鸟隅亦柳堂八景之一）。南北平分万杨柳，主宾晤对几桑榆。鉴湖底似珠湖好，卅六陂前卅二湖。”朱兰坡谓余曰：“我适晤阁老，极折服此诗。谓次韵之作，能如无缝天衣，自非老手莫办，并命我亦效颦。我谓此诗选辞沈着，托兴遥深，已如崔颢题诗在上头，继声者必难见好，不如善刀而藏也。阁老亦以为知言。”

兜兜巷

在扬州日，间与钱梅溪谈邗江故事，梅溪曰：“余近寓居之西，俗呼兜兜巷，此名颇雅，不知始于何年？可入诗否？”余记得《柳南随笔》中有此事，一时不能口述，归而检书，始得之。王渔洋为扬州司李时，见酒肆招牌大书“者者馆”三字，遣役唤主肆者，询其命名之意。主肆者曰：“义取近者悦，远者来之意。”渔洋笑而遣之。又扬州有兜兜巷，巷甚隘，而路径甚多。居此巷者，妇人多以做肚兜为业，而门面又相似，故行人多歧误焉。有作《寄江南词》者二十首，中一首云：“扬州好，年少记春游。醉客幽居名者者，误人小巷入兜兜，曾是十年留。”次日以此语仪征师，师为之解颐曰：“我数十年老扬州，今日始闻所未闻也。”

堵江口

余侨寓邗江，无所事事，然日闻海上警报，怒然忧之。当官者惟但云湖都转明伦时从余讲求此事，余曰：“夷情如此猖獗，难保其不犯长江，则瓜洲一带口门，不可不预为之计。”都转问计将安出，余曰：“扬州本富盛之区，尚可有为。足下所管度支，亦尽可挹注。此地若无以御之，则他处更将束手矣。今大江两岸口里，满号之漕艘，不下千百只，似可预先调齐，横塞江口，以铁索联为巨栅，每船中预伏数兵，安设枪炮火器，从头舱中穴孔以待之。再招集捆盐人夫一二千名，各予器械船只，使之并力堵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以废艘为前茅，以捆徒为后劲，四十里外，有此两层扼隘，㺯夷虽猛，恐亦不能飞来矣。”都转闻之，极为动念。正在筹画间，而焦山口早望见夷帆，夷兵倏陷镇江，即回指金陵，不数日，和议已成，此事遂止。余尝为都转题雪舟《筹海》画卷，第四首之末云：“时君已晋秩，雄总度支府。军储堪挹注，煮海本利溥。通才得藉手，长袖乃善舞。上纾宵旰勤，下壮风声树。废艘栅可资，捆徒勇足贾。仍愿备不虞，刍荛幸俯取。”阮云台师谓此崇论宏议，不当仅以诗论也。

谥 法

在扬州日，偶与杨竹圃方伯、林峙瞻比部扬祖谈及吾闽省运之衰，因历考国朝吾闽百余年来，文臣得谥者仅五人，一为南安淇文襄公，一为安溪李文贞公，一为漳浦蔡文勤公，及其从子文恭公，一为侯官陈忠毅公丹赤。盖自嘉庆六年蔡文恭公之后，无一人再膺斯典者。若武臣，则指不胜屈矣。有一家而得谥者，如平和海澄公黄忠恪王梧、及子忠勇公芳度、从子忠襄公芳世、襄悫公芳泰、孙温简公应缵，异数殊荣，实古今所希有。此外如晋江靖海侯施襄壮公琅、及子提督勇果公世骠、提督蓝襄毅公廷珍、及族子襄毅公元枚、总兵朱忠壮公天贵，而同安提督黄恪慎公有才、林温僖公君升、胡勤悫公贵、李忠毅公长庚、邱刚勇公良功、总兵胡武壮公振声，数十年中，同县凡六人得谥，亦盛事也。按记此后数日，接阅邸抄，恭悉松江提督陈化成蒙赐谥忠愍，亦同安人。辛丑秋，曾与余在吴淞共事三阅月。

宋 研

吾闽宋研最多，余斋中即有数方，所见于友人斋头者，亦不一而足。《韵石斋笔谈》云：建炎己酉，宋高宗避兵航海，凡上方所储贡研，载以自随。斯时风鹤传警，阳侯震荡，随行舳舻，往往飘没，研之沦于波臣者，不知凡几。厥后渔人蜑户，偶或得之，流传闽、广，奚啻天吴紫凤。嘉靖间，福建许姓者，常估于苏，过文征仲玉兰堂，见案上一研，文颇珍重，许曰：“此研闽、广是处有之。”文笑曰：“此宋贡砚也，乃端溪旧坑，岂易得哉！”许知其说，逾岁即携宋贡研二十方过姑苏，文见大骇，易其四，士人争购之，颇得高价。后许携三十方客于金陵，士大夫竞买之。询其所自，皆由古寺中得之，或见于乡村训塾。盖宋室将衰，迁于南海，故闽、粤是处有之，不但高宗所携而已。近于扬州购得吾乡郑渔仲先生研，底镌“夹漈草堂”四字，左边有纪文达师铭云：“惟其书之传，乃传其研。郁陶乎余心，匪物之玩。”右边有邵阍谷齐然铭云：“晓岚受诏续《通志》，漫士先生以夹漈旧研赠之。阍谷居士为之铭曰：‘墨绣斑斑阅人几，觚棱刓缺字不毁。夹漈有灵式凭此，六百年后待吾子。’时乾隆丁亥正月。”按，此裘文达公所遗吾师纪文达公物，余童时似在里中见之，未知即此研否，又不知何缘转入江南也。

天下太平四字

闻阮云台师在相位时，每于岁除前，用松江花绢方笺篆书“天下太平”，字如秦、汉瓦当体，分贻知好。潘芝轩阁老以四字所出问翰林诸公，皆不能对。师曰：“此《五经》中句耳。”阁老乃分属军机章京数人，各检一经，始知出《仲尼燕居篇》，云：“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乐也。君子力此二者，夫是以天下太平也。”按四字见经仅此。其见於周、秦间书者，《邓析子·转辞篇》：“圣人寂然无鞭扑之形，莫然无叱咤之声，而家给人足，天下太平。”《吕氏春秋·仲夏纪》：“天下太平，万物安宁。”《韩非子·忠孝篇》：“天下太平之士，不可以赏劝也；天下太平之民，不可以刑禁也。”其见于汉人笺注者，《诗维天之命》序：“太平告文王也。”郑君云：“今天下太平矣，故承其意而告之。”《公羊传》：“麟有王者则至。”何休云：“上有圣帝明王，天下太平，然后乃至。”

其见于史部者,《史记·夏本纪》:"禹告成功于天下,天下于是太平治。"其见于杂子书者,《白虎通》:"天下太平,符瑞来至。"又《艺文类聚》引《孙氏瑞应图》:"一角兽者,天下太平则至。"又引《中兴征祥说》:"天下太平,则驺虞见。"此外专用太平二字者,则悉数难终矣。余以壬寅春引疾解组,以海氛方恶,避居扬州,适吾师亦书此四字见赐。记予以"心太平斋"属伊墨卿书额。翁覃溪师见而讶之,谓予曰:"昔陆放翁以'心太平'自额所居,人皆谓取《黄庭经》语。然古本《黄庭经》是'闲暇无事修太平',陆改修为心。盖当南渡之余,日切中原之望,吾子何取乎尔?"回忆此语已隔三十年,今云台师之书此也,年已七十有九,而余亦六十有八,若曰窃愿我师弟以余年长享太平之福而已。因装为横幅,而纪其前后情事如右,俾观者有所考焉。

丙午丁未

嘆夷滋事之初,民间谣言纷起,有"寅虎之年定干戈"语,果于壬寅夏杪撤兵。余寓扬州时,和议尚未成,警报踵至,有术士昌言扬城只有虚惊,必无大变,然不免破财。余亲聆其说,惟微言甲辰年有厄,咎征尤在北方。然甲辰年自京师洎各直省并无事端,惟春初东河大工垂成复决耳。又言丙午、丁未两年,兵象尤著。众以为时尚远,姑妄听之而已。按阳九百六元二之说,自汉以来即有之,而丙午、丁未为国家厄会,则其说实倡自宋人。宋淳祐中,柴望撰《丙丁龟鉴》十卷,见《文献通考》;后有元人、明人各为《续录》一卷,则不著姓名。按柴望,江山人,绍熙间,由太学上舍除中书,因淳祐六年丙午元旦日食上此书,历摭秦庄襄王以后,至晋天福十二年,凡值丙午、丁未者,二十有一,皆有事变。后元人续记宋真宗景德三年至理宗淳祐七年,值丙午、丁未者五;又明人续记元成宗大德十年至顺帝至正二十七年,值丙午、丁未者二,亦各举时事以实之。其元人《续录》序引阴阳书曰:"丙丁属火,遇午未而盛,故阴极必战,亢而有悔也。"又曰:"丙禄在巳,午为刃煞,丁禄居午,未为刃煞。"则亦不过术数家言。余生也晚,回数六十年前丙午、丁未间,余方十二三岁,然时已梗阻,厦门值林爽文之变,留滞年余,始得归里,亦不可谓非一咎征。然国家敬天勤民,无时可懈,岂待六十年一逢厄会,始议修省。且史传所载,乱多治少,不必尽系丙丁。则其说尽可存而不论,特不可不使人知此说,而以人胜天之理,则存乎人而已。

禫 服

在扬州日,有广西旧属某州判来谒,自言丁本生父忧,服甫阕,将仍还广西。余顺口问曰:"禫服亦已满乎?"某茫然不知所应,盖实不知期服之亦有禫也。余曰:"君殆只知三年之丧有禫,而不知期之丧,古亦有禫;只知二十五月之丧为三年,而不知十五月之丧,古亦为三年也。"时客中无书,只手录有孔巽轩先生《礼说》一条,遂检示之。孔云:"《丧服小记》称为父母妻长子禫,据礼妻为夫、臣为君亦禫,记无文者,三年之丧必有禫,自不待言。"此以父母长子与妻并举,则通谓期有禫者也。为父母禫,盖为人后者,为其父母亦然。为长子禫,盖庶子为其长子亦然。凡父母妻长子,并有三年之义,虽持重于大宗者,不贰斩,庶子不得为长子三年,犹当有禫,或疑不杖期,并无禫,非也。《杂记》曰:"期之丧,十一月而练,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有练、有祥、有禫,故亦通称三年。假令遭丧于甲年之末,除禫于丙年,前后已涉三年也。《春秋左传》:"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谓后与太子。《墨子》曰:"君与父母妻后子死,三年丧服(*后子者,为父后之子,即长子也*)。"是妻丧禫期,兼得三年之称也。盖有二十五月之三年,有十五月之三年,亦犹大功有七月九月之异耳。

玙 璠

玙璠二字,见《左传》定五年:"阳虎将以玙璠敛。"注云:"玙璠,美玉"。疏云:"一玉名。"疏必云此者,因二字皆玉旁,恐读者误为二玉耳。既是一玉名,则二字自不宜倒用。《说文》璠字注云:"玙璠,鲁之宝玉。孔子曰:美哉玙璠!远而望之,奂若也;近而视之,瑟若也。一则理胜,一则孚胜。"玙字注则但云"玙璠也"。余由吴中引疾归,寄居扬州,客有以诗赠行者句云:"济时今柱石,比德古璠玙。"余面告之曰:"诗句甚好,非所克当,惟以璠玙押韵,尚宜酌改耳。"客艴然曰:"璠玙与璠,惟所用之,《左传》虽云玙璠,而孔子之语则明曰璠玙,杜诗'高价越璠玙',苏诗'清庙陈璠玙',古大家皆如此押韵,然则皆非欤?"余曰:"孔子之语,本是玙璠,明见《说文》。今引孔子语者,或误作璠玙耳,不得以误者为据,而以不误者为非也。《三国·魏志·钟繇传》云:'晋之垂棘,鲁之玙璠,宋之结绿,楚之和璞。'潘尼《赠陆机诗》云:'今子徂东,何以赠旃?寸晷惟宝,岂无玙璠。'皆尚不误。至唐以后,始有误沿作璠玙者,实不可不辨耳。"

鲥 鱼

居扬州日,偶以江鲥二尾献阮云台师,师以手柬报之曰:"此鲥鱼,即《尔雅》之鳍当魱,曾考之否?"余行箧无书,以属黄右原比部,右原作《鳍魱说》甚详。按"鲥"或作"鰣",通作"时",见《韵会》。《尔雅》鳍当魱注:"海鱼也,似鳊而大鳞,肥美多鲠。"《集韵》:"鳍音囚,似鳊而大鳞,肥美多鲠。或作'鰽'。"惟《类篇》言其出有时,故名鲥。《正韵》言似鲂肥美,江东四月有之。然吾闽秋冬间亦有之,则其出有时之说,不尽然也。广西梧州亦有之,名三黎鱼,又呼三来鱼,盖一音之转,其味稍减。此本海鱼,得江水荡涤之,其味愈美,故以出扬子江者为佳。余守荆州,过严州,皆得食之。昔人谓荆州有鲥,主起刀兵,不宜食。余以八月食鲥,次年五月升任去荆,毫无他警,则前说亦不尽然也。此皆右原说中所未及者,故附记之。

治疝古方

侨寓邗江，居停主人有患疝疾者，甚苦。忆余在清江浦时亦犯此证，有客教以荔支核煎汤服之，遂愈。因以此方授之，殊未见效。一日偶翻旧书中夹有一纸条云："辛稼轩初自北方还朝，忽得癞疝之疾，重坠大如杯。有道人教以服叶珠，即薏苡仁也。法用东方壁土炒黄色，然后入水煮烂，放沙盆内，研成膏，每日用无灰酒调服二钱即消。沙随先生亦患此证，辛以此方授之，亦一服而愈。"按此一段，忘却在何书抄来，因即以此原纸授居停主人，如法制服，五日而霍愈。古方之有用如此，因急笔记之。

洗眼神方

《暗室灯》（书名）。载一洗眼神方云：山西太原守药景锡失明十九年，忽有神人传一灵方，用厚朴五分，清水一碗，煎至五分，洗之即愈，复为山东莱州守。未洗之先，须斋戒沐浴，将洗之际，须迎日光焚香，一日三次。其方已传七代，治好者指不胜屈。其方简便易行，必有益也。日期为正月初三日，二月初六日，三月初三日，四月初五日，五月初五日，六月初四日，七月初二日，八月初九日，九月初十日，十月初三日，十一月初四日，十二月初四日。

屠苏酒方

或问屠苏酒之义，记得《七修类稿》中有之。屠苏本古庵名，当从广字头。《广雅》释庵作廜廯二字，孙思邈特书此二字於己庵。《集韵》云："廜廯酒，元日饮之，可除瘟气，亦作屠苏。"今人因思邈庵中出辟疫之药，遂有屠绝鬼气，苏醒人魂之说，可笑也。尝忆得三因方上有此药酒，用大黄配以椒桂。盖孙思邈出庵中之药，与人作酒，因遂名为屠苏酒耳。其方为大黄、桔梗、白术、肉桂各一两八钱，乌头六钱，菝葜一两二钱，各为末，用袋盛，以十二月晦日日中悬沉井中，令至泥，正月朔旦，出药置酒中，煎数沸，於东向户中饮之，先从少起，多少任意（一方加防风一两）。

折骨伤方

纪文达师曰："交河黄俊生言，折骨伤者，以开通元宝钱烧而醋淬，研为末，以酒服下，则铜末自结而为圈，周束折处。曾以一折足鸡试之，果接续如故。及烹此鸡，验其骨，铜束宛然。此理之不可解者，铜末不过入肠胃，何以能透膜自到筋骨间也。惟仓卒间此钱不易得。后见张鷟《朝野佥载》曰："定州人崔务坠马折足，医令取铜末酒服之，遂痊平。后因改葬，视其胫骨折处，铜末束之。"然则此本古方，但云铜末，非定用开通元宝钱也。"

被殴伤风方

纪文达师又曰："凡被殴后以伤风致死者，在保辜限内，於律不能不拟抵。吕太常含晖尝刊一秘方云：以荆芥、黄蜡、鱼鳔三味（鱼鳔炒黄色。）各五钱，艾叶三片，入无灰酒一碗，重汤煮一柱香，热饮之，汗出立愈。惟百日内不得食鸡肉耳。此一方可活二命，须广布之。"

小儿吞铁物方

漳浦蔡文恭公尝语人曰："吾校四库书，坐讹字屡经夺俸。惟二事得校书之力，吾一幼孙偶误吞铁钉，医家以朴硝等药攻之不下，日渐尪瘠。后因校《苏沈良方》，见有小儿吞铁物方云：'剥新炭皮研为末，调粥与小儿食，其铁自下。'依方试之，果炭屑裹铁钉而出，乃知杂书亦有益也。"

治喉鹅方

黄霁青曰："族兄秋坪室钱氏素患喉鹅。喉鹅者，喉间起疱，肿痛甚者，两两胀塞，名为双鹅，勺水不能下咽。治稍稽缓，呼吸气闭，往往致毙。钱所患类是，屡治屡发，恒苦之。秋坪尝自粤东归（按："坪"字原误作"枰"，翻刻本亦误，同文堂本尚不误，今据改正），于江山舟次，闻同舟人有谭奇证及治喉鹅方者云：断灯草数茎，缠指甲，就火薰灼，俟黄燥，将二物研细，更用火逼壁虱（即臭虫）。十个，一并捣入为末，以银管向所患处吹之，极有神效。因关心而默记焉。及归，钱恙复发，较前尤剧，医者束手。忆及舟次所闻之方，亟依法制治，数吹后，则双疱忽溃，呕吐脓痰碗许，旋即平复。嗣是遂不复发，秋坪叹为神效，真不啻仙方云。"按指甲灯草，本喉症应用之品，至合壁虱为三味，则古方所未有，不知所述者从何处得来耳。又喉间方觉胀满起疱者，急以食盐自搓手掌心，盐干，复易新盐，搓之数刻即消。此亦极简便之方，而极有效，曾屡经试验者也。

治痰迷谵语方

李葛峰太守景峄曰："凡谵语者，皆心为痰所摇，应用鲜猪心一具，将辰砂一钱、甘遂二钱，合研为末，藏猪心中，外用牛粪煨热，取出药末，和作两丸，再将猪心煮汁，和丸吞下即愈。"时苏州有人患痰迷病，服此方而愈。李所自击，故转以告余，因记之。

治积受潮湿四肢不仁方

歌诀云："十大功劳三两重，八棱麻根五钱轻。淫羊藿与千年健，红花当归五加皮。陈皮六味俱三钱，一共八味煎浓汁。配入陈烧四斤足，再加无灰酒十斤。封坛七月随量饮，一月之后见奇功。"此方系扬州异人所传，闻叶筠潭方伯服之有效。

止血补伤方

姚伯昂总宪《竹叶亭杂记》曰："余侄婿张子畏太守寅官农部时，赴圆明园画稿，车覆，舆夫为轮所压伤，两肾子俱出，以为无救也。余适在朝房，以语申镜汀前

辈，申亟录一方见示，且言昔亲见两舟子持篙相斗，篙刺额角而穿，以此药敷治之而愈，其药止痛止血，且不必避风。余急照方配药，令舆夫敷之，半月而愈。复以治刀箭马踢跌伤，无不验。其方用生白附子十二两，白芷、天麻、生南星、防风、羌活各一两，各研极细末，就破处敷上。伤重者，用黄酒浸服数钱，青肿者，水调敷上，一切破烂，皆可敷之即愈。地方官若能于平时预制，以治斗殴伤，可活两命。价不昂而药易得，亦莫便之阴功也。"

屏贼盗咒

伯昂总宪又曰："山东李鼎和传得屏盗贼咒语，羁旅路宿，颇可预防。咒云：'七七四十九，盗贼满处走。伽篮把住门，处处不着手。童七童七奈若何。'于清晨日出时，向东方默念四十九遍，勿令鸡犬妇女见之。"

卷 二

致刘次白抚部鸿翱书

道光壬寅春初，引疾得请，于秋仲归抵浦城，有致刘次白抚部一函，语颇切直而有关系，非同寻常尺素书也，因附录于此云。

某自引疾得请后，应即旋闽。因俶装之顷，忽闻浙东暎夷猖獗，大帅奔回杭州，钱塘江一带戒严，莠民乘机劫夺，行旅相戒裹足。不得已，暂至扬州避之。嗣因扬城警报踵至，探知夷艅已迫焦山口，复踉跄挈家于六月初渡江。时京口草木皆兵，一叶扁舟，从锋镝中夺路而出。甫过丹阳，即闻镇江府城已被夷兵攻破，道途梗阻。幸途遇带兵大帅齐礼堂参赞慎北来救援，某与参赞曾为甘陇同寅，承其沿途拥护，星夜趱驰，得以安抵苏州。复连夜乘潮至富阳，神魂始定。六月杪至衢州，探闻江南大吏以千万金钱与暎夷议和，许其于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四省设立马头互市，业经奏准。呜呼！此乃城下之盟，不得已权宜之计。惟我皇上如天之德，深悯东南百姓久遭荼毒，勉从疆吏所请，使民气得以小苏。凡薄海含生负气之伦，无不感颂皇仁，而咨嗟太息于臣工措理之失当也。

七月初，至浦城，本拟即日买舟顺流归里，忽闻暎夷复欲在福州添设一马头，执事已为据情奏请，不胜骇愕。且闻省垣绅户，纷纷各为搬移之计，因此观望不前。继闻此事已奉中旨再三驳饬，仰见圣明覆载无私，洞鉴于万里之外，俾滨海臣庶，均各安耕凿于尧天舜日之中，为之额手称庆。乃不数日，又闻执事以此事顶奏，求顺夷情，则诚某之所不解也。试问执事，夷情重乎？民情重乎？夫前此之准议和，乃我皇上之顺民情，以顺夷情，此经中之权，史传中屡有之。今此之请添马头，乃执事之拂民情，以顺夷情，果何说以处此！民为邦本，执事于本末之分，顺逆之理，亦曾熟思而审处之乎！且此事本末，至易明也。以省分论，福建不能先于江南、浙江、广东也；以富强论，福建不能胜于江南、浙江、广东也。乃江南、浙江、广东每省只准设一马头，而福建一省独必添一马头以媚之，此又何说以处之？且江南之上海，浙江之宁波，福建之厦门，广东之澳门，本为番舶交易之区，而福州则从开国以来，并无此举。今以亘古未闻之事，而为恭奉外夷之故，强率吾闽数十万户商民，必与上海、宁波、澳门一律办理，于国计民生政体均所未安，此又何说以处之？况中原滨海各省，不一而足，倘该夷援福州之例，于山东索登州马头，于直隶索天津马头，于辽东索锦州马头，则概将惟命是听乎？况外番如暎夷者，亦不一而足，倘各外番并援暎夷之例，亦于滨海各省请分设马头，则又将惟命是听乎？且福州省城外距五虎门大海尚有百十里之遥，苏州省城外距常熟海口不过百里，浙江省城外距龛、赭海门亦不过百里，广州省城则外距澳门不过数十里，若皆以海道可通之故，各援福州之例，并请于各省会分设马头，又何词以拒之？

且执事亦知该夷所以必住福州之故乎？该夷所必需者，中国之茶叶，而崇安所产，尤该夷所醉心。既得福州，则可以渐达崇安。此间早传该夷有欲买武夷山之说，诚非无因。若果福州已设马头，则延建一带必至往来无忌。某记得道光乙未年春夏之交，该夷曾有两大船停泊台江，别驾一小船，由洪山桥直上水口。时郑梦白方伯以乞假卸事回籍，在竹崎江中与之相遇，令所过塘汛各兵开炮击回。则彼时已有到崇安相度茶山之意，其垂涎于武夷可知。此时该夷气焰视十年前更甚，得陇望蜀，人之常情，况犬羊之无厌乎！此局果成，其弊将有不可殚述者，愿执事合在城文武各官，及在籍老成绅士，从长计议，极力陈奏，必可上邀俞旨，下洽舆情，使暎夷知中国不可以非理妄干，自当帖然听命。甚不愿后日以卢龙之责，归咎于当时之大吏及士大夫也。敢拜下风，伏惟垂鉴，幸甚。

按是时吾闽怡悦亭督部方巡台湾，远在海外，省中事务，统归次白抚部主持。余在江苏藩任时，次白为太湖同知，曾以浚河便民荐举，加知府衔。次年复以计典卓荐，擢守徐州，荐至开府，以余为举主，执弟子礼颇恭，故余不惮倾倒言之。次白虽不以为忤，而迄不能见诸施行。顷闻暎夷竟相挈入省城，与大小官吏相通谒，且占住乌石山上之积翠寺，设牙旗鼓角，民间惊扰，官吏不知所为。至是始追咎于始谋之不臧，而不幸余言之中也，悔何及矣！

炮 说

暎夷之滋扰羊城也，余适在西省梧州，带兵防堵，前后选运大炮，自三千斤至八百斤不等，凡四十座，解往广州协济，皆经奏明，令事平，仍运还各处。嗣闻或失于贼，或沉于海，无一座还西者。既量移苏抚，复在上海防堵，尝与陈莲峰提戎并骑由吴淞海岸一带查演各炮，大小不下百十座。又在上海城中亲督局员开铸新炮，亦不下数十座。次年暎夷长驱直入，城内外各炮

尽归乌有。议者遂谓中土之炮，远不敌嘆夷之炮，此非探本之言也。夷船之先声夺人者，莫如桅顶之飞炮。厦门及宝山之陷，皆由于此。其火光迸射，纵横一二丈，恃以攻敌则不足，用以惊敌则有余。故统军者惊奔，而众无不溃矣，此《孟子》所谓委而去之者。今日军中全坐此病，则又何我炮彼炮之分乎？

自军兴以来，各省所铸大炮，不下二千座，虎门、厦门、定海、镇海、宝山、镇江之陷，每省失炮约四百余座，其为夷船所得者，约千五六百座。厦门之战，我军开炮二百余，仅一炮中其火药舱，大艘轰裂沈海，夷船遂退，是数百炮仅得一炮之力也。定海之战，葛总兵开炮数日，仅一次击中其火轮头桅，即欹侧退窜，是亦数百炮仅得一炮之力也。但使炮发能中，则我炮亦足破夷；如发而不中，即夷炮亦成虚器。夷艘及火轮船，多不过数十，大小杉板船，亦不过数十。但使我军开数百炮内，有数十炮命中，即可伤其数十船。沉一船可歼数十人，坏一船可伤数十人，尚何夷炮之足畏！如发而不中，则虎门所购夷炮二百座，其大有至九千斤者，何以一船未伤？一炮未中？是知炮不在大，亦不在多，并不在专仿洋炮之式也。或谓炮之能中，专在准头，兼由地势。余谓此亦非确论。陆战之炮，须定准头，而水面之船，则无定势。昔人所谓以呆炮击活船，何能必中？地势之说似矣。然余曾亲登宝山炮台，正当大海入港之口，不高不低，既无突出水面之危，又无四面受敌之虑，尝与莲峰提戎坐谈半晌，深叹昔人相度之善，克成天险之形，似他处炮台，更无如此之得地势者。而虚炮一轰，全军皆溃，又何说乎？故曰兵无常形，地无常势，果能众志成城，则又何炮之不可用乎！辞官归里后，有询问夷情者，率以畏炮为言，因摭所知告之。

家　居

古人家居，每相戒不入州府，当官枉顾者，必闭门不纳。此高人退士所尚，若曾任显职者，则不尽然。居是邦而事贤友仁，就高年而采风问俗，于礼原不禁往来也。惟余前后两次皆以引疾假归，疾虽少间，亦未便轻出酬应。诸大吏有辱驾问讯者，无不款接，而从不敢登门谢步，但走伻以一刺相报而已。戚好中寻常庆贺，亦一概不行。惟偶有以酒食相召者，则无不往应。人多嗤之，以为既省往来，而复赴饮召，何以为守礼。余笑答之曰："礼时为大，称次之。余本以疾归，酬应则有劳形之苦，饮宴则收颐养之功，于养疴最宜，亦最称，如之何其禁之。语所谓暗合道妙者，而反以此相诋讥，抑何其不谅乎！"

请铸大钱

余在广西巡抚任内，曾有请铸大钱之奏，为户部议格不行。嗣由江苏巡抚任内引疾得请，于陈谢折内复申此说，则留中未发。比年于邸报中，知某御史亦有以此事陈请者，大约亦必被部驳不行。韩诗所谓"中朝大官老于事，讵肯感激徒媕娿"者，盖不自今日始也。今年回福州廖仪卿观察鸿藻亦主此议，知余已经入告，索阅旧稿，因并录前后二稿示之。近日复读吾乡许画山作屏《青阳堂文集》中亦有请铸大钱一疏稿，画山官职，非可奏事，当是为某大僚所拟，或仅存其说而未发，或已经奏入而未行，均不可知。其疏后所拟十款，则皆切实可行，有辅余前稿所未及者，急备录之，以待施行者采择焉。

一曰严收铜。收铜之法，不在严刑，而在重价。令各直省州县军民人等（按："令"字原作"今"，翻刻本、同文堂本同，文明书局本作"令"。从上下文义看，作"令"字为是，今据改），按东西南北四乡，分春夏秋冬四时交铜。除佛像不毁外，一切红铜器具尽行交官。官照库秤设秤二面，委就近之吏目巡检典史等员，监督妥书，眼同该花户当堂称准，随即散给领价执照。每斤给银六两，照内将铜斤银数开载分明，期以第三年，仍按方按时赴官支领。如有不肖官吏抑勒铜斤，克减银价，许该交铜各花户赴就近道府衙门呈控，审实，按赃依枉法科罪。交铜之后，各花户倘尚有不实不尽者，限一年内许陆续呈缴，一年以外，州县官率同所属吏目巡检典史等员，仍按东南西北四乡，依春夏秋冬四时分路严查。如有隐匿红铜一斤以下者，罪杖一百。一斤以上者，罪满流。十斤以上者，发近边充军。有能提铜首报一家藏匿红铜十斤以上者，审实，官给首报人赏银二十两。五斤以上者，给首报人赏银十两。如虚，予杖八十。铜收尽后，由该州县运送各该省藩库存贮。运费，每铜斤在藩库领脚费银五分。似此既以重价鼓舞之于前，复立严刑督责之于后，天下红铜，自然尽归于官矣。

二曰严采铜。采铜之法，令天下凡采红铜之山，由督抚转委道府大员监采。如有透漏铜斤者，本犯按数科罪。一斤以下者，杖一百。一斤以上者，满流。五斤以上者，发近边充军。十斤以上者，绞监候。监采道府，讯不知情，依失察从重议处。如或知情故纵，革职。或通同舞弊分赃，计赃准枉法论罪。停采之时，严行封闭，请专设守矿官一员，以正八品佐贰等官主之，就近建置衙署，以便巡查。倘有奸徒私行盗采者，准透漏铜斤律论罪。守矿官论罪，亦与监采之道府同。缘民间红铜，现存较少，诚恐不足以供鼓铸之用，故须随时开采，以广财源也。

三曰精选铜。选铜之法，请专用红铜。我朝五代之钱，惟雍正钱间有用红铜者，然多经私毁，改造铜器，民间现存者，百不得一。余顺治、康熙、乾隆、嘉庆，并前代偶存古钱，皆系白铜，与红铜铜色迥别。奸民即欲毁小为大，希图重利，而剂色不同，无能参乱。此专用红铜，所以绝盗铸祸本也。

四曰妙给价。给价之法，每铜斤既定给银六两，如必关支国帑，则数无虑千万，一时断难应给。今定以交铜之第三年正月，令各直省藩司，将各州县所解到铜斤，开局鼓铸。先铸当千大钱及当五百大钱，当千者，作银一两，当五百者，作银五钱。每花户交铜一斤，给当千者三枚，计作银三两，又给当五百者六枚，计作银

三两，共合银六两。似此以民之利，还之于民，民间输铜一斤，即得银六两，不须损上，自然益下，此所谓藏富于民者也。

五曰擅赢余。赢余之法，每铜一斤，可铸当千大钱八枚，作银八两，除鼓铸工料之费，每铜斤去银四钱，又除州县运铜脚费，每铜斤去银五分，运钱脚费，每铜斤去银五分，共去银五钱，实存银七两五钱。今以六两给花户作铜价，计每铜斤净余银一两五钱。通计各直省共一千三百余州县，每州县通算约三万家，家输红铜约五斤，每县可得铜十五万斤，各直省通算约可得铜一万九千五百万斤。每铜斤余银一两五钱，通算约得银二万九千二百五十万。且随时开采，每得铜一斤，除矿费运费鼓铸各等费，总可净余银六两有零。此则不资之富，取之无穷，不须损下，自然益上，是又所谓藏富于君者也。

六曰精鼓铸。鼓铸之法，当千大钱，阳文右曰“当千”，左曰“重二两”，阴文曰“嘉庆通宝”。当五百大钱，阳文右曰“当五百”，左曰“重一两”。当三百大钱，阳文右曰“当三百”，左曰“重六钱”。当二百大钱，阳文右曰“当二百”，左曰“重四钱”。当百大钱，阳文右曰“当百”，左曰“重二钱”。阴文皆同，皆用汉文楷书，以便民间别识。由户部先精制钱样，颁发各直省，省立一局，委道员监铸，铜剂首要洁净，鼓铸必极精致，轮郭必要分明，肉好亦要均得，倘有杂和铅锡，及铸不精工等情弊，将该监铸之员，严审定拟。果有侵蚀铜斤，照坏乱钱法罪，绞监候。

七曰审铢两。铢两之法，每铜斤铸当千大钱三枚，枚重二两，计三枚共重六两。铸当五百大钱四枚，枚重一两，计四枚共重四两。铸当三百大钱四枚，枚重六钱，计四枚共重二两四钱（按：“枚重六钱，计四枚共重二两四钱”，原误作“枚重四钱，计六枚共重二两四钱”。下文云：“当三百大钱，枚重六钱”，可知“枚重四钱”当作“枚重六钱”，“计六枚”当作“计四枚”。文明书局本已校正，今据改）。铸当二百大钱六枚，枚重四钱，计六枚共重二两四钱。铸当百大钱六枚，枚重二钱，计六枚共重一两二钱。每铜一斤，共铸五品钱二十三枚，共重十六两。似此大小轻重，各依其直，折半递减，奸民即欲毁小为大，窃取厚利，而铢两适合，并无盈余，无可为利。盗铸之源，不禁又绝矣。

八曰禁剪凿。剪凿之禁，依古有之。今令如有剪凿轮郭而损缺者，或有盗磨钱质而取铅者，重不如其文，皆废勿用。其敢于作奸损坏之人，准左右邻及地保族属人等举首。审实，赏举首人当千大钱五十枚。作奸损坏人，准盗铸律论罪。

九曰广流通。流通之法，令当千大钱，作纹银库平一两。当五百者，作银五钱。当三百者，作银三钱。当二百者，作银二钱。当百者，作银一钱。其奇零小用，仍照现在当一制钱，以便行使。凡民间交易，皆准此定价，永远遵行。并农民完粮，商人纳课，俱准作银，照数输将。其有牙行市侩，敢于把持抑阻者，一经发觉，照违制律，从重发近边充军。

十曰慎示信。示信之法，于未收铜之先，由户部刊刻颁发各直省告示，令民间除佛像不毁外，凡一切红铜器具，尽行呈缴，按东南西北四乡，分春夏秋冬四季，该花户亲自赍铜赴各州县衙门，眼同官胥称准，州县官每日委吏目典史等官，督同当堂上兑，兑明，随给各花户领价印照，每铜斤给价纹银六两，将铜斤银数开载分明，期以交铜之第三年，仍按春夏秋冬，赴官领价。倘该管官吏有抑勒铜斤，克减银数等情，许该花户赴就近道府衙门喊告。该道府即行严讯，审实，按数以枉法赃论罪。军民人等，如有呈缴未尽者，准一年内续交。一年以外，该州县官及所属之吏目巡检典史等员，分路亲赴严查。倘花户等敢于隐匿不缴者，查出每铜一斤以下者，予杖责。一斤以上者，满流。十斤以上者，发近边充军。有能持铜呈首者，酌量铜斤多少，官予赏银。此户部刊刻颁布收铜给价之明示也。此示只明告以交铜之利，匿铜之罪，不必令民间预知将以更铸大钱，以防匿铜不交之弊。俟铜斤收清之后，于第三年春初，再由户部刊刻颁布各直省改铸大钱告示，凡新收红铜，精选洁净，令各直省巡抚委道员就省开局鼓铸当千大钱，枚重库平二两，作纹库银一两。当五百大钱，枚重一两，作银五钱。当三百大钱，枚重六钱，作银三钱。当二百大钱，枚重四钱，作银二钱。当百大钱，枚重二钱，作银一钱。凡民间交易，并完粮纳课，俱准依数作银作钱，两下行用，其奇零小数，仍用常行当一制钱，以便行使。自更铸之后，永远遵行，万年不易。倘有牙行市蠹，胆敢阻抑者，一经发觉，照违制律，从重发近边充军。仍将钱样依式刊示于后，注明非真足红铜，及重不如其文者，准勿用，以防盗铸杂铅及剪凿诸弊。此户部刊刻颁发改铸钱文，永远遵行之明示也。

按余在广西陈奏此事，初奉到批回，交部议奏，而部中准驳，尚未奉有明文，因复私拟一稿，以备续陈。既奉部行，以现在钱法无弊，毋庸更张，则后稿亦遂束之高阁，兹并录附以示仪卿云。

伏思钱法为济时急需，而铜政实为钱法根本。铜之来路不充，而日勤鼓铸之事；铜之去路不禁，而徒严盗铸之条，犹非拔本塞源之计也。夫以甚有用之铜，而听其为民间私家不急之物，古人所谓货恶其弃于地者，莫此为甚。大约风气之华靡，以渐而开，由今追溯四五十年以前，铜之为用尚少，比年则铜器充斥，而东南数省为尤甚。如一暖手足之垆，虽小户亦家有数具。一闺阁之镜，乃径宽至一二尺，重至一二十斤。一盥盆，一炭盆，一壶一镬，动重数斤。又如大小钲铙，与鼓相配而鸣者，为岁首戏乐之具，从前惟富户乃有之，近则中小户亦多有之。举此三数端，则其余可以概见。皆由豪家相尚，踵事增华，所谓作无益，害有益也。而于是省会之铜器店以百计，郡城以数十计，县亦不下数家。至究其铜所由来，并非经商贩运，间有以废铜易钱者，亦千百中之一二耳。然则其铜何自而得乎？则皆销毁制钱而为之也。近日市中行用，不见有顺治、康

熙、雍正三朝之钱，即乾隆、嘉庆钱，亦甚寥寥矣，非皆毁而为器之故乎？

然则居今日而议钱法，舍禁民间铜器，其流不得而塞，即其源无由而清。然徒禁之而抑令呈缴，甚至不缴，则从而搜括之，则滋扰之弊，亦不可不预为之防。且常用之物，骤为厉禁，亦无以服小民之心。窃以为宜令牧令设局公堂，以渐收买之，十里以内，限一月，十里以外，限两月，皆输缴净尽，每斤议定给以价银若干。如是则民不扰，而浮议亦不起。虽然，山僻小县，库中附贮之项，皆别有所抵，所征地丁，则随征随解，安得余银以为收铜之资。窃又以为宜从权变通，准其开常平仓，或即照银价，以谷给民，或出粜得钱以给之，随时变通，民亦可以无扰，总在奉行之得人耳。收铜既净，远者或令销熔，近者或即以原物径解省城总局，然后酌量分别，约上等铜若干，可铸当千、当五百钱；中等铜若干，可铸当百、当五十钱；下等铜若干，可铸当十、当五钱。不过数月，便可集事。但铸造磨砻，必极工致，而米炭工费，必照时价给发，使垆匠有以养身家，然后行之可久。如现在各直省钱局之价，尚是照康熙年间旧定者给发，其中赔贴太甚，则其弊更不可言，是亦所当议及者也。

鲲　鲕

许画山《青阳堂文集》中有《延师说》一首，盖吾乡近事也。说云闽有富室，欲延师教子，访之三年矣，始得一老宿，岁供百金。其子业《南华》者也，初授以《逍遥游》，请曰："鲲何鱼也？"师曰："小鱼也。"富翁窃听而笑之。越三月，业及《庚桑楚》，又请曰："鲵何鱼也？"师曰："大鱼也。"富翁大笑曰："鱼之大小且不能辨也，是可与卒业乎？"辞之去。世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如此富翁矣。虽老师宿儒，曾不能以享百金之食也，可慨也夫。按画山之责富翁诚是矣，抑其师亦不能无咎焉。《尔雅·释鱼》："鲲，鱼子也。"《国语·鲁语》："鱼禁鲲鲕。"此鲲为小鱼之说所本也。《左传》宣十二年："取其鲸鲵而封之。"注："鲸鲵，大鱼名。"此鲵为大鱼之说所本也。然《逍遥游》之鲲明为大鱼，《庚桑楚》之鲵明为小鱼，彼老宿者，独不顾文而思义乎？则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者，实惟其师当之，于富翁何责焉。

饮　量

浦城近日风气，远不如昔，不但谈艺无人，即豪饮者亦少，文字饮更不待言。求如三十年前祖舫斋师之雅怀雅量，杳不可得。旧时门士，落落如晨星。壬寅秋初寄庑时，有黄懋昭广文训者，可称大户。其时季述堂运副，亦相伯仲，而意专角胜，终席叫呶，即其内不足之征。逾年则述堂远出，懋昭酒力亦骤退。惟季尧文广文松云尚堪自张其军，一时遂无能出其右者。述堂尝问余服官中外，所值酒侣，果可当大户者有若干人。余曰："里居时，惟见闽邑令海丰张曦亭映斗者饷客，以茶陪饮，以火酒两杯对举并尽，后客来复然，可以终日不倦。通籍后，则惟同年安化陶文毅公饮量食量并洪，尝言火酒或可醉人，黄酒自可无量，平生并不知醉乡为何似。在安徽藩任时，尝与孙平叔中丞以火酒角量，自辰至亥，孙已酩酊，而公仍阳阳如平常也。"述堂曰："京中诸巨公先生，自不乏真大户，可能举其人否？"余曰："此则吾师纪文达公详言之矣。师云：酒有别肠，信然，八九十年来，余之所闻者，以顾侠君前辈称第一，缪文子前辈次之。余所见者，先师孙端人先生，亦入当时酒社。先生自云：'我去二公中间，犹可著十余人。'次则陈句山前辈与相敌，然不以酒名。近时路晋清前辈称第一，吴云岩前辈亦骎骎争胜。晋清曰：'云岩酒后弥温克，是即不胜酒力，作意矜持也。'验之不谬。同年朱竹君学士、周稚圭观察，皆以酒自雄。云岩曰：'二公徒豪举耳，拇阵喧呶，泼酒几半，使坐而静酌，则败矣。'验之亦不谬。后辈则以葛临溪为第一，不与之酒，从不自呼一杯。与之酒，虽盆盎无难色，长鲸一吸，涓滴不遗。尝饮余家，与诸桐屿、吴惠叔等五六人角，至夜漏将阑，众皆酩酊，或失足颠仆，临溪一一指挥僮仆扶掖登榻，然后从容登舆去，神志湛然，如未饮者。其仆曰：'吾相随七八年，从未见其独酌，亦未见其偶醉也。惟饮不择酒，使尝酒，亦不甚知美恶。'故其同年，以登徒好色戏之，然亦罕有矣。惜不及见顾、缪二前辈，一决胜负也。端人先生恒病余不能饮，曰：'东坡长处学之可也，何并其短处亦刻画求似。'及余典试得临溪，以书报先生，先生覆札曰：'吾再传有此君，闻之起舞，但终恨君是蜂腰耳。'前辈风流佳话如此，近今则如《广陵散》，渺不可追矣。"

食　量

相传国初徐健庵先生食量最宏，在京师数十年，无能与之对垒者。及解官言归，众门生醵饯之，谓将供一日醉饱也。安一空腹铜人于座后，凡先生进一觞，则亦倒一觞于铜腹，以至淆胾羹汤皆然。铜腹因满而倒换者已再，而先生健啖自若也。乾隆年间，首推新建曹文恪公秀先，次则达香圃大宗伯椿。人言文恪肚皮宽松，必折一二叠，饱则以次放折。每赐吃肉，准王公大臣各携一羊腿出，率以遗文恪，轿箱为之满。文恪取置扶手上，以刀片而食之，至家，则轿箱之肉已尽矣。香圃宗伯家甚贫，每餐或不能肉食，惟买牛肉数斤，以供一饱，肉亦不必甚烂，略煮之而已。宗伯人极儒雅，惟见肉至，则至喉中有声，如猫之见鼠者，又加厉焉。与同食者，皆不敢下箸。都城风俗，亲戚寿日，必以烧鸭烧豚相馈遗。宗伯每生日，馈者颇多。是日但取烧鸭切为方块，置大盘中，宴坐，以手攫啖，为之一快。

曼云先兄家传

道光甲辰春，编刻曼云先兄《秋竹斋诗存》九卷，既成书，佥谓不可无序，余何敢序兄诗，顾念兄之行谊，惟余知之最悉，不可以无言，因摭拾其事，为家传一首附焉。传曰：

公姓梁氏，初名雷，成进士后，改今名，字春中，一字曼云，又字曼叔，晚号江田田父，茂才叶所公之第三子也。叶所公精于星命之学，于其诞之月前数日，语家人曰："若生于某日某时，必非凡格。"已果应期，实乾隆之辛卯年辛卯月己卯日丁卯时也。幼虑其弱，不督之学。十龄，即可应童试，禁弗使出，而向学益勤。光州吴香亭先生来督闽学，闻其为文章宗匠，锐欲入试，诸季父私纵之出，遂得补弟子员。嗣丁叶所公忧，三季父岱岩公作令黔中，携与俱往。逾年为甲寅，闻有恩科，遂辞归，与同怀伯兄虚白公及章钜同举于乡。是科功令，新举人归督部覆试，揭重榜于鼓楼上，冠其曹。嘉庆己未成进士，殿试以十卷头引见，入翰林。是年秋，开实录馆，座主大兴朱文正公领其事，精择儒臣二十八人，奏为纂修。公以新庶常，获与兹选，前后所仅见也。在馆日，屡被纱葛瓜果之赐，又内发折叠扇数十柄，敕馆臣之工楷法者分书之，公亦在选。散馆一等，授编修。是冬，乞假省母，座主长沙刘文恪公敦留之，不获。文恪尝语人曰："梁三品学，事事称吾意，惜其不能饮酒，无以传吾衣钵耳。"虽一时戏语，亦足见其契分之深矣。

归里未数月，值满州文远皋少宰督浙学，招之入幕。时抚浙者为仪征阮相国，皆座主也。公往来两节署，请业请益，所学愈进。既又以省母辞归，旋丁内忧，以二亲未葬，又体中多病，遂不复出。

公幼颖异，见解多出人意表。六岁学书，即能摹《怀仁圣教序》。叶所公欲令专意楷书，授以快雪堂本《乐毅论》，学之经年，一日瞿然曰："此非右军书也。"乃舍去，泛滥学篆隶，而书益工。兼精篆刻，又旁通绘事，偶作写生花卉，以恽南田设色太浓，每以淡远相胜。然不多作，零缣片楮，人皆宝之。中年，自以生性卞急，欲托琴德，以自养其天，学之辄有得。有以古琴一具来售者，背刻光化二年字，下有升字押。物主转以相质，公审之，知为唐昭宗年间所制，升字或是雷升押字。验其二三徽，吟声极清长，非千年物不能。因囊空不能购，荐之友人。以价廉不之贵，遂为俗流所得。公惋惜累日，作诗闵之，乡里多诧其事。

生平笃于友谊，然性落落寡合，尤不喜与显者往来。里居时，与曾禹门奋春、廖佩香英为贫贱之交。二君皆诗人，时以唱和相劘切。佩香早卒，公为营墓山中，督工四十余日不倦，执杵者皆感激相劝用力。事毕，题其墓门曰："黄壤可怜埋傲骨，青山长遣伴吟魂。"在京师时，惟与同年萧山汤敦甫金钊、高邮王伯申引之、涿州卢厚山坤、通州白小山熔、桐城吴春麓赓枚、武威张介侯澍，为道义文字之交。归里后，亦断绝音问。数人中有持节来闽者，则亦彼此不通一刺，足迹不入州府。有过访者，辄拒不纳，以此得孤傲名。闭户读书，谢绝人事，于医卜堪舆之学，靡不宣究。自言穷经非力所能，杂考据亦性所不近，惟论史及论诗，似别有会心之处。故今所存诗，咏史之作居其半。二十许岁时，尝自录所作古近体一帙，属章钜转呈同里郑苏年先生。先生极赏异之，详加评论，勖之以理性情，精学问，公为之心折。自是守先生之指授，终身不忘，诗亦日进。五十岁外，始勒成定本，意欲托章钜以传于世，见于自叙中。时章钜方宦游南北，公书未及达，遽归道山，年仅五十有七。

越十余年，章钜再归田，从福州老屋中检取遗稿，其孤儿乃出《秋竹斋吟卷》两帙相示，则皆公所手录，涂乙之痕满纸。因费旬余日之力，抄一副本，而删其愤懑率易诸篇，次为八卷，附以馆课试律一卷，合成两帙，已足以存公之生平。然非笃于情，复深于学者，未易觇其底蕴，惜苏年先生不及见其成也。因属其门弟子王未兰校付梓人，以质世之知诗者。闻此外杂著尚有《陈氏古音考订》、《读诗考韵新谱》、《四书偶识》、《史汉眉评》、《说文小笺》、《难经发明》、《两汉魏晋宋齐诗式》、《全唐诗随笔》、《唐人风格》、《集杜园说》、《杜韩诗细》、《苏诗钞》，以及《四书文稿》，尚不下数十卷，藏其婿《何朓莛》孝廉家。

论曰：公性孤介，寡交游，薄滋味，自言脏腑清虚，食愈少而身愈快，眠愈少而神愈清。余常谓公平生有数反，家无长物，而用财如泥沙，不计有无，至锱铢之入，辄相顾动色，不苟取。下于己者，煦煦相欢暱，即穷独孤寡，惴然恐不当其意，而不喜与权贵豪富交。稍不称心，即怒形于色，以故人多望而畏之，而有时坦易之处，则又不可测以恒情。此其所以虽践清华，而终归穷困也。忆余与公同上公车，以己未元日过杭州西湖，初游净慈，继至灵隐，公挈余坐冷泉亭上，徘徊瞻顾，恍有所思。余欲与公同进寺门，促之至再，公坚不入，余颇讶之。归舟中诘其故，公曰："昔曾梦游一大寺，甫至门，寺中钟鼓并作，有僧众欢迎曰：'老和尚归来矣。'我曰：'我尚有未了之事，此时无暇留此，迟三十年可也。'今日见寺门，宛然梦境，是以不欲入耳。"然则公前身其僧矣，余又乌从而测之。

寿 序

甲辰中秋，接刘次白抚部来函，以余七十寿辰，拟欲制一序文为祝，既又思寿序非古，尤非所宜于大人先生。现在重编文集，仅存祝女寿者数篇，其前所存寿序，已尽行删去，今谨成七言律诗二首奉寄云："经济文章两不磨，八闽灵气拱山河。恩持前后岩疆节，惠播东南芨舍歌。白首高风疏傅少，苍生霖雨谢公多。卅年中外劳经画，道履天教养太和。""廿四中书比昔贤，关心民瘼食为天。救荒最著江南策，达变能归海上船。论报自应仁者寿，辞荣早占福之全。师门此日瞻依近，愿附耆英拜绮筵。"按两律矜链名贵，固是高手。然谓寿序非古，则不尽然，自前明以来，名人文集中，此体并未全删，但须择其有关系者存之，即与传记文字无异。即如今秋福州亲友公制一序寄祝，系王雁汀太史庆云所撰，虽抚部亦极为击节。此等文自可不朽，余亦窃冀附传，岂得以寿文非古，概斥之乎？附录于后，以质读者。序云：

今上即位二十四年秋七月，吾乡梁茝林先生七十诞辰。先二年，先生由江苏巡抚乞疾归，寓浦城。至是乡之士大夫，谋归先生而不得，则共谋以诗文寄祝，而授简于庆云。庆云固陋，何足以述先生。顾辱先生知最深，不敢以不文辞。

梁氏出长乐江田，自前明以儒世其家，至乾隆间始显。先生由词垣历枢禁，出典封圻，扬历中外四十年。悬车之日，神明不衰。天之笃生老成，使享大年，受多祉，乃出于十五世儒冠之家，盖其所从来者远矣。夫人臣事君，大节在进退，惟大臣尤难。其进也，委蛇持重，度吾身之可以有为；而其退也，使臣子知有不可苟之禄，而终不以远贤之谤，归之朝廷。是故进亦所以事君，退亦所以事君。先生自壬戌通籍，还家主讲席者将十年，读书自娱，不汲汲进取。履外任不六七年，由郡守至方伯。上方向用，而先生以疾引归。既归之四年，特旨召授甘肃藩司，擢抚广西，调江苏，于是再以疾辞。可以有为而后进，一不可而遂退。夫以先生受主知，得行其志，而犹难进易退如此。先生之抚江苏，属暎夷窥我东南，先生督师驻上海，自吴淞至宝山口，斥堠严肃。其经画有方，尤在纵商民海舶入港，而不拒以资敌。时军事属扬威将军，先生积忧成疾，乃疏请致仕。闻先生之将引疾也，遇所知，益剧谈当代人物，与否泰消长之理，一月之间，封章再上，人莫测所繇，疑有所掊击者。久之，中旨未下，而先生遂以疾行。先生精吏事，所至有善政，所拔荐多伟人。宦东南久，屡修水利，如泖湖、练湖、吴淞、孟渎，为泽甚溥。辛卯，江、淮大水，流民塞道，先生多方资送留养，凡活六十余万人。昔富郑公在青州，活饥民五十万，自言胜作二十四考中书，先生功德在人，于是为大矣。生平无他嗜好，以著述为性命，强识博闻，达于国家掌故。其居乡，以文献为己任，于经史皆有撰述。尤精《文选》，旁及艺文杂记，定著若干种。文章润身，政事及物，惟先生实兼之。今大江南北，喁喁然望先生复出，而先生方以疾解，窃谓先生精神强固，疾既有瘳，且惟上能保全始终，使先生得以疾辞，则亦惟上能愈先生之疾而起之。先生其俯仰屈伸以利形，进退步趋以实下，吸新吐故以利脏，专志积精以适神，颐养天和，相时而动，此则都人士所以寿先生之意也。

卷　三

闽蛮互称

福建之为闽，自古及今无异，而今西北人或并以蛮称之，吾乡士大夫，又或并闽之名而不居，而别为称曰东越、曰冶南，皆未详考也。莫古于《周礼》八闽七蛮之分。郑《注》："闽，蛮之别也。"《国语》曰："闽，芈蛮矣。"按此所引《郑语》史伯之词。上言荆王熊严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紃，叔逃难于濮，而蛮季紃自立，乃曰蛮、芈蛮矣。谓叔熊既避难居濮，而从蛮俗也。彼不作闽者，贾《疏》谓后人转写者误，郑氏以闽为正。叔熊居濮如蛮，后子孙分为七种，故谓之七闽。然考《史记·楚世家》，熊严卒，长子伯霜代立，是为熊霜。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争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难于濮，而少弟季徇立。是叔之居濮在宣王世。《周礼》为周初之书，安得先有叔熊之后分七种为七闽之理？且《牧誓》武王伐纣时，随从之国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种。孔《传》云："庸、濮在江、汉之南。"杜预《左传释例》直云建宁郡南有濮夷。建宁郡乃蜀汉时改益州所置，其地当属梁，益在今四川、云南间。七闽果叔熊居濮之遗裔，何地之相隔绝远耶？许氏《说文》云："闽，东南越蛇种，从虫门声。"所指东南，较濮之在西南为得其实。然蛇种之言，实不知所据。近人有据《说文》谬称闽人为蛇种者，先叔父太常公笑驳之云："《汉书》明言迁其人于江、淮间，则今江、淮间民乃真蛇种，而今之闽产无与焉。"最为痛快，近人无以难之。窃思今之连江、罗源及顺昌诸邑山谷间，有一种村氓，男女皆椎鲁，力作务农，数姓自相婚姻，谓之畲民，字亦作佘，意即《汉书》所云："武帝既迁闽、越民于江、淮间，虚其地，其逃亡者自立为冶县。"此即冶县之遗民，而畲之音与蛇同，岂许氏承讹遂以为蛇种欤？且蛮之字，许氏亦云蛇种，安得蛇种之多如此？岂蛮与闽名异实同。然《周礼》又何以七八别数欤？窃谓草昧之初，南方闽蛮，未通中国，其人率皆蚩蚩蠢蠢，故其字从虫以象之。即如古狄字亦从犬，至犬戎则直以犬为名。又如獯鬻、猃狁之类，字皆从犬，又岂得尽以犬种称之。尝考《山海经》，谓浙江出三天子，都在蛮东，在闽西北。则浙西为蛮，浙东南为闽审矣。闽之置郡，始于秦之闽中郡。然秦之闽中郡地大，实兼得汉会稽、豫章二郡之半。扬雄《扬州箴》曰："闽、越北跟。"夫东越在《禹贡》扬州域，而云"闽、越北跟"，则闽、越者，南越也。《文选·魏都赋》：吴、蜀二子曰："仆党清狂，怵迫闽、濮。"是吴即闽也。张协《杂诗》云："闽、越衣文蛇。"李善《注》引苏武书曰："越人衣文蛇。"是越即闽也。宋之问《早发始兴口诗》："候晓逾闽障，乘春望越台。"是韶州曲江亦闽也。李白《题元丹邱山居》云："朅来游闽荒，扪陟穷禹凿。夤缘泛潮海，偃蹇陟庐、霍。"此盖用《史记·河渠书》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之语。是庐、九之间亦闽也。独孤及《邕州马退山茅亭记》云："是亭也，僻介闽岭。"是岭南西道亦闽也。韩文公《送惠师诗》："尝闻禹穴奇，东去觅瓯、闽。"又撰《胡珦神道碑》云："至闽南两越之界。"夫两越者，东越、南越也，而在闽之南，则会稽、豫章皆闽也。《史记》："吴太伯奔荆蛮，号曰句吴。"司马《索隐》云：（按，"索"字原误作"素"，翻刻本、同文堂本同，文明书局本作"索"，今据改正）"蛮者，闽也，南夷之名，蛮亦称越。"则是古人合蛮、闽、吴、越而一之。若今时封畛攸殊，各有管辖，则不得竟以蛮为闽也，则又何必辞闽之名而不居，而自诩曰东越、曰冶南以为古乎！

常成二公

韩公作《欧阳詹哀辞》云："闽、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鸟之乐。虽有长才秀民，通文书吏事，与上国齿者，未尝肯出仕。今上初故，(按："上"字原误作"土"，翻刻本、同文堂本同，文明书局本作"上"，今据改正。)宰相常衮为福建诸州观察使，治其地。衮以文辞进，有名于时，又作大官，临莅其民，乡县小民有能诵书作文辞者，衮亲与之为客主之礼，观游宴飨，必召与之，未几皆化翕然。詹于时独秀出，衮加敬爱，诸生皆推服，闽、越之人举进士由詹始。"后人皆据此，谓进士始欧阳詹，而声教实开自常衮。然考《闽川名士传》及《淳熙三山志》，则闽人之举进士，有薛令之、林藻，皆在欧阳前。而《独孤及集》中载《福州新学碑铭》云："闽中无儒家流，成公之始至也，未及下车，礼先圣先师，退而叹堂室湫狭，教学荒隳，惧鼓箧之道寝，《子衿》之诗作，是以易其地，大其制，新其栋宇，盛其俎豆。俎豆既修，乃以《五经》训民，考校必精，弦诵必时。于是一年人知敬学，二年学者功倍，三年而生徒祁祁，贤不肖竞劝，家有洙、泗，户有邹、鲁，儒风济济，被于庶政。"又曰："每岁二月上丁，习舞释菜。是日，举学士之版，视其艺之上下，审问慎思，使知不足，教之导之，讲论以勖之。八月上丁，如初礼。岁终，博士以逊业之勤惰，覃思之精粗告于公，敛其才者进其等，而贡之于宗伯。由是海滨荣之，以不学为耻。公薨之二年，太常议以公尊教劝学，德洽荒服，乃奏谥曰成。"(此段删节原文)按：成公者，李椅也，大历七年，为福建观察使，十年卒官。常衮莅闽，在建中元年，则荜路蓝缕，李实导厥先路，不自常始矣。今学宫特立常公祠，岁时专祀，以为兴文之报，而成公祀典久缺，自李兰卿都转彦章始为表彰之。都转以族望之裔，而亟为此举，虽私而实公矣。

张宜刘升道

余喜搜访乡里旧事，曩有《钓游丛话》之辑，因细碎不能成卷，置之箧中。兹山居多暇，复加甄录，存若干条，不忍竟以饱蠹鼠也。忆宋刘敞《公是集》有《寄张宜诗》云："张君于礼乐，先进野人也。曩者吾见之，大惊彼何者。须眉交苍白，被服必儒雅。故喜殷、周间，不居王、郑下。诸士多及门，之子独在野。食有脱粟饭，出无款段、马。乡闾行虽高，时俗知亦寡。昨闻修庠序，造士系陶冶。斯人宜聘起，可以专楚槚。养贤须勤渠，风教随周舍。望君万里余，谁谓我心写。"注云："福州人，教弟子数百人，多成进士者。"今吾乡士大夫罕能注其名，想此次续修省志，必已详列之矣。又记得亡友福清郭韶溪学正，曾以刘升道之名询余，据云系其邑中名人，余无以答之。后偶缙宋刘翌《灊山集》中有《题水云亭刘升道福唐所居》七律云："沙合南台会有期，沙边筑屋俯清漪。宋香陈紫丹成后，渭绿湘斑族盛时。长者时怀流水念，老兄元爱白云知。一尘不到忘言处，云在青天水在池。"此明为闽人而作，但未详升道里贯。当时言福唐，不必专属今之福清。韶溪欲引为邑先辈之重，故殷殷考订耳。

陈　说

韩侂胄为相时，常招致水心叶适，已在坐，忽门外有漫刺求谒者，题曰水心叶适候见。坐中愕然，胄以礼接之。历举水心进卷中语，其客皆曰："某少作也，后皆改之。"每诵改本，精好逾之，遂延入书院饭焉。出一《杨妃图》，令跋其后，索笔即书曰："开元、天宝间，有如此姝。当时丹青不及麒麟凌烟而及此，吁！世道判矣。水心叶某跋。"又出《米南宫帖》，即跋云："米南宫笔迹，尽归天上，犹有此纸，散落人间。吁！欲野无遗贤难矣。"如此数卷，辞简意足，一坐骇然。胄大喜，密语之曰："自有水心在此，天下岂有两子张耶?"其人笑曰："文人才士，如水心一等，不可车载斗量也。今日某不假水心之名，未必蒙与进至此耳。"胄然之，为造就焉。其人姓陈名说，建宁人，后举进士。此见白珽《湛渊静语》。按汉长安庆虬之善为赋，尝作《清思赋》，时人不知贵也，乃托以相如所作，遂大重于世。梁张率常日限为一诗，年十六，已得二千余篇。有虞讷者见而诋之，率乃一旦焚毁，更为诗示焉，托云沈约。讷便句句嗟称，无字不善。俗人以耳为目，自古已然矣。

夏得海

泉州洛阳桥畔有夏将军庙，俗传蔡忠惠守泉时，因修桥遣醉隶夏得海入海投文，得醋字而返，遂于二十一日酉时兴工，儒者多斥其妄。按洛阳桥托始于忠惠，醉隶事则系蔡锡，见《明史》本传，后人因蔡姓而误附于忠惠耳。《闽书》亦以此事属蔡锡，且记桥圮时有石谶云："石头若开，蔡公再来。"而《坚瓠集》、《名山记》皆以为忠惠事，并云忠惠母先渡此江，遇风，舟将覆，闻空中有声呼蔡学士在，风遂止。时母方有娠，心窃喜，发誓愿，如果符神言，当造桥以济行者。后公守泉，遂奉母命成之。而附会者又谓吕洞宾遭劫时，避于忠惠处得免，乃谢以笔墨。公造桥时，以之书符檄，故能达海神，其说愈不经矣。今吾乡人讥诞语无根者，谓之夏得海，而不知蔡锡事载于正史，不必尽虚也。

循　吏

吾乡循吏能开风气之先者，人第知唐之李椅、常衮而已，而不知六朝时已有虞愿及王秀之。《南齐书》载愿字士恭，宋明帝时为晋平太守，在郡不治生产，前政与民交关，质录其儿妇，愿遣人于道夺取将还。在郡立学堂教授。郡旧出蚺蛇，胆可为药。有饷愿蛇者，愿不忍杀，放之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蛇还床下。复送四十里外山中，经宿复还故处。愿更令远，乃不复归。论者以为仁心所致也。海边有越王石，常隐云雾，相传云清廉太守乃得见。愿往观试，清彻无隐。后琅琊王秀之为郡，与朝士书曰："此郡承虞公之后，善政犹存，遗风易遵，差得无事。"以母老解职云云。又载王秀之字伯奋，

为晋平太守，至郡期年，谓人曰："此郡丰壤，禄俸常充，吾山资已足，岂可久留以妨贤路。"上表请代，时人谓王晋平恐富求归云云。可谓清风亮节，后先辉映。独疑《淳熙三山志·秩官门》载王秀之，而不及虞愿，吾乡省府志，所论列亦寥寥，未免语焉不详，无以风动来者矣。

酷　吏

《淳熙三山志·秩官门》载宋泰始六年，以晋平王休祐贪虐不可莅民，留之京邑。又梁中大通五年，郡守臧厥，百姓谓之臧兽。吾邦酷吏，实始于此。

飓　风

《太平御览》九引《南越志》曰："熙安间多飓风。飓者，具四方之风也。一曰惧风，言怖惧也。常以六七月兴，未至前三日，鸡犬为之不鸣。大者或至七日，小者一二日，外国以为黑风。"按此即南方之台，吾闽滨海各郡，每年春秋之交必有之。至每月间有者，俗谓之暴。或因以飓为飑，谓即暴之转声，则凿矣。

陈　峤

吾乡相传有彭祖命长八百岁，七十犹是小孩儿之语。其原甚古，考《全唐诗》载，陈峤暮年，仅获一名还闽，近八十，以身后无依，强娶儒家女。合卺之夕，文士悉赋催妆诗，咸有生荑之讽。峤亦自成一章，其末云："彭祖尚闻年八百，陈郎犹是小孩儿。"是唐时即有此语，今小变之耳。

庆城寺碑

福州庆城寺有二碑，一则《琅琊德政碑》，一则宋开宝七年刺史钱昱《重修庙碑》，皆备载王氏事迹。按欧阳《五代史》谓审知字信通，而碑云字详卿。考审知兄弟三人，长潮，次审邽，审知，其季也。故军中呼审知为白马三郎。《新唐书》列传，潮字信臣，审邽字次都，其兄弟既不以信字为行，且信之义通于潮，详之义通于审，知当以碑为是。道光癸卯，余回福州祭扫，暇日至庆城寺，与僧滋亭谈禅。滋亭颇通内典，并喜询地方故实，且觍缕庆城寺源流。余告之曰："尔闻乾隆二十七年此寺一奇闻乎？是年五月七日午时，郡城东北庆城寺释迦大像头忽断落坠地，拜石为之碎裂，且肩项皆削平，俨如刀斫。好事者蜂拥聚观，不知其故。陈畏民先生岩曾以诗纪之云：'漫道金刚不坏身，空门色相本非真。恒河沙内无穷劫，得卖头颅亦渡人。宝月圆光笑故吾，荼毗原不判禅狐。想因未了涅槃债，更遇无情广颡屠。无有余乘最上乘，心风动处灭传灯。太平早付云门棒，鼻孔于今摸着曾。岂真亿万化身多，伎俩宁殊墨顶摩。思议已教人着落，猛回头亦奈如何。'"

高　凤

闽县有高凤者，以善卜名，遇物辄以意推，不专用《易》。前明弘治己酉，福州傅用养鼎求占科名。凤曰："君第一人也。"既而果然。或问其故，曰："吾适剖椰子而用养至，其象解圆，当为解元。"又弘治戊午科，镇守内臣书一兴字，令凤占解元所在，凤曰："尊意得无在兴化乎？但所书兴字从俗省写，其人在中，而八府俱下，必省垣矣。"及揭晓，榜首乃候官林克仁士元也。按乾隆丁卯，孟瓶庵师于榜前请人测字，以余茶书一因字于桌上，其人曰："此为国中一人之象，君必为此科解首矣。"旁一友跃然曰："我亦就此因字烦君一测。"其人曰："君此科恐无分，或后此有恩科，亦必中。盖彼因字系无心，君因字系有心，以因加心，有恩字象也。"旁又有一友，以所执折扇拍桌曰："我亦以此因字烦君一测。"其人敛眉蹙然曰："君之扇，适加因字正中，有困之象，其终于一衿乎？"后三君皆如其言。此人惜不传姓名，殆亦高凤之流亚矣。

玉枕兰亭

今人熟闻《玉枕兰亭》之名，而不知其有三本。其一见《太清楼帖序》，云唐文皇使率更令以楷法摹《兰亭》，藏枕中，名《玉枕兰亭》。其二则宋政和间营缮洛阳宫阙，内臣见役夫所枕小石有刻画，视之，乃《兰亭序》，只存数十字。其三则贾秋壑使廖莹中以灯影缩小刻之灵璧石者。率更、洛阳二本，余皆未见。惟秋壑石旧存福州旧家。按文待诏谓贾氏刻有二石，字画大小皆同，其一有秋壑珍玩印章，在军作立象而鬖心。其一坐而执卷，左有贾似道小印，即今福州本也。石高五寸，宽九寸，厚四分，旁微缺，内会字磨灭，群字、石字、带字、流字有损，萧蛰庵跋云："康熙壬寅秋，余在长安得之闽人之手。"盖因秋壑死后，石落在闽。及出闽，仍归于闽之人，亦异矣。近闻为陈鉴亭廉使观以重价购去，又不知何时复能归闽否耶？

五经中式

乡会试有《五经》中式者，实吾闽开其端。洪武二十三年，黄文忠试南畿，《五经》题兼作，以违式取旨，特置第一，免会试，授刑部主事，此其始也。又《明史·选举志》载，崇祯甲戌，会试举人颜茂猷，通作《五经》，文帝许送内帘，中副榜，特赐进士，以其名另为一行，刻于试录第一名之前，则亦吾闽人也。自是以后，丁丑则江西杨重熙，癸未则浙江谭贞良、冯元飚，终明之世，不过此五人。国朝则指不胜屈，然开其端者，以顺治丁酉乡试山东法若真为首，次则康熙丁卯顺天乡试海宁查嗣韩及吾郡林文英，此后吾闽乃无继响者。人才今不如古，此其一也。《陔余丛考》引《汇书》载宋时郑侠之父翚同《五经》出身。又大观二年，莆田黄泳以童子赐《五经》及第。则此事自宋时即系闽人擅其长矣。

督学屡易

乾隆丁酉，吾闽督学使者李公友棠，以前台湾御史任内罣误（按："史"字原作"中"，翻刻本同，误。同文堂本、文明书局本作"史"，今据改正），被召入都。继则范

公思皇，莅任数日，即丁艰去。庄公培因，亦以父忧回籍。时录遗属巡抚吴公士功摄其事，其未经科试者，尚余福州、福宁两府，九月后，前汪公廷玙复来成之(汪以甲戌督闽学，丙子夏丁艰回籍)。盖自丁丑至己卯，三年之内，学使者凡四易。是时考试章程凌杂，有先乡试而后科考者(福州、福宁两府于己卯乡试后十一月补科考)，有未乡试而即岁考者(福州、福宁二府于己卯场后入泮者，即于庚辰夏间岁试)，有未簪挂而先录遗者(庚辰恩旨开科，福州属七月岁试，场期迫促，于七月末通考合省遗才，八月初二日，本府属新生始行簪挂)。又有学政以午后入文庙行香，提调以初更传即夜簪挂者(注：公牌示六月二十日文庙行香。至期以夫人染恙，承命候医，逗留不敢出。逾午，黑云四起，诸生散者大半。汪公始出，以为不恭，草率了事而回。是年簪挂，本示期八月初二，郡伯以监临赴贡院验工，欲前往伺候，遂于初一夜初更，传新进即夜赴府簪挂。胥斗持火炬沿门呼唤，率以各学人数参差，不克成礼)，陈畏民《杂录》详纪之。

荔　枝

侨居浦城日，余婿邱乙楼由福州飞寄鲜荔枝两篓，色香味尚未尽变，曾作诗谢之云："何烦绛雪与元霜，涤暑仙丸远寄将。挹尽西禅侵晓露(闻于西禅寺侵晓摘下，即装侵笼登舟)，分来南浦满庭芳。似怜吮墨吟喉渴，巧助称觞鞠腭行(时届余七十贱辰前数日)。遍与轻红开口笑，好添诗话笔花乡。"时以遍贻浦中亲好，佥曰此数十年来口福也。有以贡荔枝故事为问者，余杂考各书应之曰："《后汉书·和帝纪》载，旧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死者继路。因临武长唐羌上书言状，乃诏罢之。此粤东贡荔枝之始。《唐书》载杨贵妃好荔枝，南海岁贡荔枝，飞驰以进。然方暑而熟，经宿辄败，亦指南海言之。《金史·世宗纪》：'上谓宰臣曰：朕尝欲得荔枝，兵部遂于通路特设铺递。顷因谏官黄久约言，始知之。'则未言贡自何地。惟《淳熙三山志》云：'生荔枝，绍兴初始贡，至二十四年，因罢贡温州柑，亦令不得供进。'注云：'宣和间，以小株结实者置瓦器中，航海至阙下，移置宣和殿。'此吾闽贡荔枝之故事。今道光元年，福建巡抚颜惺甫检始奏罢之。"

皂荚树石榴实

家曜北处士《瞥记》云："《稽神录》载，泉州文宣王庙有皂荚树，每州人登第，则先生一荚。贞明中，忽生一荚半，其年陈逖进士及第，黄仁颖学究及第。《海录碎事》载，邵武郡庭有石榴一株，士人以结实之多少为登科之信。熙宁庚戌，有双实于木末者，又有附枝而双实者。是岁叶祖洽、上官均名在一二，何与均兄弟同榜。祖洽有句云：'不负榴花结露枝。'"杏林桂树，陈陈相因，从未见使此二事者。

鼓楼刻漏

福州城中鼓楼，相传旧有刻漏壶，应时升降无爽。今则只设十二时木牌，需人更换矣。闻旧物为周栎园先生取去，不移时，亦沉于海。《三山志》云："熙宁二年，程大卿师孟为郡守，始作铜壶滴漏，设于威武军门。"而《福宁志》又以为宋末陈石堂先生所制。石堂名普字尚德，宁德人，精律吕玑衡之学，以宋遗民不受元聘，隐居授徒，岿然为后学师表。盖创者程，而修者陈欤？

陈实百问策

莆田陈实字吉生，负气奇杰，为诸生日，上司某谒文庙，属实赞礼。时天大雨，某官拟拜阶上，实高声唱曰："拜下，礼也。"某官遂冒雨下阶。拜已，升明伦堂听讲，令实讲《大诰》，盖难之也。实高声唱曰："礼读《诰》律，在坐者当立听。"众官俱起，实展《诰》详缓读之，复详为解说，某官竟不得坐，听毕，默默而行。实于永乐四年，登林环榜进士，负才不相下，疏言取状元不公。成祖召诘之，对曰："臣百问百答。"成祖命解缙发策，以七十二贤，贤贤何德，二十八将，将将何功为问。成祖临轩对试，顷刻间条对详悉，文彩可观，而环亦悉对无遗。乃罪实发戍三边，其罕由曰廷争状元云云。事载《闽书》，实策载《福建通志》，实杰构也。

麻沙书板

麻沙书籍，前代盛行。宣德四年，衍圣公孔彦缙欲遣人以钞往福建市书，虑远行，不敢擅咨，礼部尚书胡濙以闻，许之，并令有司依时值为买纸，摹印工力，亦官给之。即此可见吾闽书板之富，有他省所不及者。弘治十二年，吏科给事中许天锡言："今年阙里孔庙灾，迩者福建建阳县书坊被火，古今书板，荡为灰烬。上天示戒，必于道所从出，文所萃聚之地，乞禁伪学，以崇实用"云云。下礼部议，请敕巡按、提学将建阳书板大为厘正。又嘉靖五年，因建阳书板字多讹谬，巡按御史杨瑞、提调学校副使邵铣疏请专设官第，于翰林春坊中遣一人往较，寻遣侍读汪佃行。此皆麻沙书坊故事，吾闽志乘罕及之。兹从《礼部志稿》中录出，以备续修者采择焉。

书詹元善遗集后

此浦城朱清如广文秉鉴所编，时祝东岩方辑浦城遗书，广文急欲附见所著，因克日成此。余门下士詹捧之为元善后裔，欲重梓是集，属余校勘。则原辑义例，实未允惬，如卷首第一篇为《宋史》本传，第二篇为真文忠公所撰行状是矣，而第三篇即次以县志。县志系现在所修，录县志不如录《福建通志》，《通志》为一省官书，曾经进呈。既录《通志》，则不必再录县志矣。元善初后其舅张氏，后乃复姓詹。此大关节，集中不一见。其同时叶水心适为墓志，叙复姓事甚悉，急应录于真公行状之后，以补史传之疏。苏州郡学，有绍熙元年同年酬唱诗，刻中有浦城张体仁七律一首。张体仁即元善，作此诗时尚未复姓耳。集中所录数诗，皆取自詹氏家

谱中,他无所见。而此诗有石刻可征,转未采及,漏略可知。而最可笑者,语录数条中,乃采及范紫登《四书体注》,此所当急为删汰者,捧之其应自知之矣。

按道光戊子、己丑间,余藩牧吴中,任苏抚者,为安化陶云汀澍,苏郡丞为遵义王香湖青莲,掌苏州、松江两书院者,为歙县朱兰坡赞善珔、华阳卓海帆京兆秉恬,里居者为吴棣华京卿廷琛,皆以壬戌同年,往来无间,遂有吴中唱和集之刻。香湖征余序,因为搜求故实,知苏郡学有宋绍熙间同年酬唱诗石刻,嘱香湖拓纸读之。按是事在绍熙元年,首唱者为袁起岩说友,和之者为张元善体仁。时袁以提刑为浙宪,张以提举司仓庾。苏州即浙宪治所,故为吴中同官,且皆吾闽人。余以次和者为成仲邻钦亮、唐致远子寿、胡国敏元功、王文钦艺,均署胥台;赵景安彦暖、中玉彦卫、从简彦真,均署浚仪,三人皆宋宗室也;又周晞稷承勋,署桐川;陈光宗德明,署三山;章仲济澥,署浦城。考张体仁即詹体仁,《宋史》有《詹体仁传》,叶水心尝为体仁志墓,述及改姓,而本传失书,史之疏也。嘉庆中,浦城有辑《詹元善遗集》者,但从詹氏族谱中录出数诗,而不及此。殆亦未知詹、张之为一人,其辑《柘浦诗钞》亦然,且皆不知有章澥其人。澥既与袁、詹同年,当为宋隆兴元年,本待问榜进士(按:"本"字原误作"木",翻刻本、同文堂本亦误,独文明书局本作"本"不误,今据改正)。此石刻又明著其为浦城人,而遍检吾闽志乘选举门,前后并无章澥之名,即厉樊榭撰《宋诗纪事》,自谓搜辑之勤,而于詹元善、章仲济此诗亦未之见,记载之难如此。近钱竹汀先生作《养新录》,始于此刻有所论定,惟王文钦误作文卿。又言惟子寿不署里居,以《吴郡志》证之,亦是吴人,则石刻中唐致远子寿,显与成仲邻、胡国敏、王文钦同系胥台,何竹汀先生亦熟视而无睹耶?今备录石刻中十二人诗,以补《宋诗纪事》之缺。而余年来搜辑闽中宋诗,又借此补入袁起岩、张元善、章仲济三家。然则金石文字之可贵,欧阳公所谓集古为有益者,真不虚也。

武夷山志

癸卯夏间,杨雪茱光禄庆琛致仕归田,小住浦城,独游武夷归,为余述游事,并问《武夷山志》以何部为佳。余曰:"我只阅得董天工一志尚详悉,然有不可尽信者。如云控鹤仙人名属仁,尝驾鹤至武夷。时魏王子骞与张湛等祷雨龙潭,仙人适至。骞等具恳,遂获甘霖。湛因献诗云:'武夷山上武夷君,白马垂鞭入紫云。空里只闻三奠酒,龙潭波上雨纷纷。'据萧子开《建安记》载,湛献诗乃沈韵唐体,当是宋绍圣间,祷雨于武夷君,道流迎神送神之曲,误为湛诗。余编山志,初亦删削。忽一夜梦一仙骑鹤悬空而至,黄发束髻,面长枣色,两夹辅有卷须,全身鹤羽,问余曰:'闻子修山志,湛与我诗载否?'余应曰:'载矣。'仙曰:'此真诗也。前志后志或削去,误矣,今载便是。'但闻鹤羽淅淅,从空而去。按此事说梦荒唐,未可执以为据,故余所辑《东南峤外诗钞》不录此诗。而如《汇书》所引《武夷山记》云:'武夷君命宋小娥运居巢。'又《真仙通鉴》云:'吕真人、钟离先生会武夷山,谢英妃抚长离(注:鹬栗也)。'又《武夷记》:'武夷君食沙红鲊(注:虾也),食石蚏臓(注:小蟹也)。'此皆旧说相传,而董记转遗之。"

建阳二宝

黄璧庵刺史文瑄云:"建阳虞氏家有二宝,其一为连环竹圈二枚,大如杯口,厚约二分,两圈连环相套。欲析为二,须藏于衣底,得暖气则分;欲合为一,亦于衣底连之。其年建阳火灾,虞氏析此圈,一执于手,一掷于空际,顷刻有光,一圈渐大如屋,遂覆所居,四围邻家皆毁,虞宅无恙。旋执手中之圈,于灰中寻所掷之圈,合之如故。其一为绢本画一轴,铜盆一具。其画已霉黑,虽置极明处,亦无所见。贮水于盆,悬画于壁,俯视盆中水,则画中山水屋宇竹木悉现,牧童樵子皆能行动,纤毫毕露。"璧庵馆于虞宅,曾亲见之。璧庵笃实人,所言当不妄。余侨居浦城,距建阳百余里,尝以询其邑人,俱不能详。近璧庵亦已归里,惜卧病不能出,无由再质之。或疑此语断不可信,余谓天下奇物,未可以目所不见,决其必无。既谓之宝,自有非意计所能测者。说部中有载外岛意达里亚之罗玛城中有流觞曲水,铜铸群鸟(按:"鸟"字原作"乌",翻刻本、同文堂本同。从下文"鼓翼而鸣,各具本类之声"两句看,可知"乌"乃"鸟"字之误,文明书局本已校正,今据改),遇机一发,鼓翼而鸣,各具本类之声。又云西齐里亚岛有天文师名亚而几墨得者,尝遇敌驾数百艘临其岛,则铸一巨镜,映日注射敌艘,光照火发,一时烧尽。又其王造一大舶成,将下海,牛马骆驼不能运,几墨得用功法,第令王一举手,舟如山岳转动,须臾下海无阻。此自不可信。若辛弃疾《南烬纪闻》,载契丹主耶律延禧语二帝曰:"我祖真宗在日,有百穴珠,一颗大如鸡卵,每穴有珠一颗,月圆之夕,以珠映之,其珠自穴中落下,以绛纱承之,每月可得珠百颗。又有通香木一尺,沸汤沃之,取其汁洒衣服及万木花卉屋宇间,经年不歇。人有奇疾,服之即愈。烧之降天神,香闻数百里。当契丹为金所灭,二物不知所在。"世间果有此奇物乎?然亦无以断其必无也。

承天寺

泉州承天寺异迹甚多,寺中有九十九井,相传一僧畜异志,欲掘百井以为兆,后功亏其一而止。井上筑石塔数处,凡苍蝇飞集塔上,无论多少,头皆向下,无有小异者。山门口有梅花石,石光而平,中隐梅影一枝。每年梅树开花时,影上亦有花;生叶时,影上有叶;遇结子时,影上有子;若花叶与子俱落之时,则影上惟存枯枝而已。寺中又有魁星石,近视无物,远望如一幅淡墨魁星图。至天将雨时,石上绽出水珠,亦俨然结一魁星形也。此缪莲仙《涂说》所载,惜屡晤苏鳌石,皆忘却一问之。

小李将军画卷

浦城周仪轩运同凤雏家藏旧画，卷首有宣和瘦金书"唐李昭道《海天旭日图》"九字一条，下有御押。忆余在吴门曾见小李将军《海天落照图》长卷，画法与此卷一同，惟其入手去路皆不甚分明，跋尾亦有疑义，而索值且昂，遂置之。按各家谱录只有小李《落照图》，并无《旭日图》之目。《落照图》亦宋秘府物，尝入贾秋壑家，前明藏琴川刘氏，历有源流，而此卷无考。然卷前宣和字押的是真迹，卷中烟霞缥缈，钩勒精严，亦纯是武卫家法，断非宋以后画手所能仿为。惜不及数尺，即绌然而止，知尚有后半幅，为人割移，别作一卷以售欺。卷后赵松雪所书《海赋》，及邓巴西、袁清容、吴匏庵诸跋，并属伪迹，更不待言矣。余于嘉庆癸酉冬，携家北上，小住浦城，曾从仪轩借观一过，未经谛勘。仪轩富于收藏，实自以此为甲观也。道光壬辰，得请归田，复过浦城，时仪轩已逝，其二子芑源广文、甘亭孝廉出此求跋，亦匆匆未暇以为。今年秋，复得告归，大有卜居是邦之意，客窗多暇，乃与芑源等发箧纵观，再四审视，因觌缕书此而归之。自辛前后三十年，眼力颇有所进，不虚此一段翰墨缘。且愿芑源昆仲，就现存之迹，剔去卷后各伪跋，重加潢治，以无负此唐人妙迹，庶可于无佛处称尊云尔。壬寅十月望后记。

文衡山书赤壁赋册

陈无轩《寓赏编》载文衡山前后《赤壁赋》行书册，称为浦城祖君莪在藏本，盖即吾师舫斋先生之封翁也。余于嘉庆戊辰、己巳间，掌南浦书院讲席，日侍舫斋师谈宴，彼时未读《寓赏编》，不知吾师家藏此迹，未曾请观。今侨居浦城，吾师早归道山，虽知有此迹，而无由过问矣。翰墨之缘，即一寓目而亦不可强如此。按苏文忠有自书《赤壁赋》本，今三希堂已为摹刻。朱子云："'盈虚者如代'，今多误作'如彼'，尝见东坡手写本作'代'。"乃今三希堂所刻，则仍作"如彼"，岂朱子所见又别一本耶？然三希堂本"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共适"作"共食"，又不可解，又按坡公跋《龙井题名记》云："予谪黄州，参寥使人示以题名。时去中秋十日，秋涛方涨，水面十里，月出房、心间，风露浩然。所居去江无十步，独与儿子迈棹小舟至赤壁，望武昌山谷，乔木苍然，云涛际天，因录以寄。元丰三年八月记。"此公第一次游赤壁也。元丰三年为庚申，越二年为壬戌，始再游赤壁。今人只知后二游而已。

卷　四

黄忠端公

吾乡黄石斋先生为千古伟人，初不知其生前如何风采，余曾得其《待漏图》画像，则恂恂道貌，蔼然可亲，绝无一毫凌厉气概。相传石斋先生就逮时，门人多相随。石斋一再辞之曰："我为大臣，义宜死，诸君无为也。"犹不去。石斋乃曰："诸君践土食毛，义亦可死。但未食禄，亦可以无死。今与诸君诀，甘殉难者止，否则各有父母妻子，毋为冒不测也。"众乃泣别，惟七人愿从，江西四人，福建三人。是时遭逢仁恕，令前代遗臣梗不服者，得请方行刑，毋许专杀。由是石斋师徒皆下狱以待。石斋入狱即绝粒，大帅忧其蚤毙也，百方进食饮，皆不顾，乃募漳人之贾于江宁者至狱，以乡情相慰藉，犹不食。于是邀与游于市，入饭肆，强之不可，乃入酒肆，共酌以献。石斋曰："酒以合欢，今乡井相聚小饮可乎？但必毋过三爵。"众皆喜诺，遂饮三爵，更一肆，则又三爵，以此阅数日不至于毙。及就义之晨，二官入谒，拜如仪，曰："为公送喜。"石斋曰："国破君亡，何喜之有？"二官曰："已得请，许公就义矣。"石斋笑曰："是诚可喜，但汝辈安能解此。"因历数二公之家世阀阅而呵其罪，二官皆浃背而去。顷之，石斋乘小车出，七人从。中途，石斋返顾后车，七人者皆无人色。石斋笑曰："怖乎？忍一刻即千秋矣！"七人皆应曰："然。"比至西华门，石斋忽坠车下，一指挥趋进掖之，且慰曰："毋恐。"石斋瞋目叱之曰："是何言欤！天下岂有畏死黄道周哉！此地为辇路所经，吾不可以乘而过。因绝食足弱，下而致仆，吾何恐哉！"指挥愕然易容，因跪曰："此地万人瞻仰，公又困惫，即就大事可乎？"石斋四顾曰："善。"遂命布席，南向拜讫，一老仆请以数字贻家，石斋踌躇曰："无可言者。"固请，乃裂衣襟，啮指血曰："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七人者亦血书一幅云："师存与存，师亡与亡。"石斋体故昂藏，立而受刑，又义风凛凛。行刑者手栗，刃下不殊。行刑者大悸，急跪曰："公坐。"石斋颈已中刃，血淋漓，犹颔之曰："可。"乃坐而受刑焉。其时大帅亦闽人也，大书牌云"伪阁部黄某首"，巡示沿江，一兵以他首易，而匣藏之古墓中。后数年，石斋子至江宁求遗骸，有以兵事告者，其子诣之，兵款至浃月，乃与到古墓，取匣开视，面尚如生，遂以归葬。《榕村语录》所载如此。

洪文襄公

相传洪文襄公承畴，当明崇祯十四年松山被陷时，京师传闻公已殉难。崇祯帝辍朝赐祭，其子在京，成服受吊，撰行状，送诸公卿矣。方祭第九坛，而公生降之信至，遂罢祭，而行状已遍传人间。归本朝廿一年乃卒，其家再成服受吊，撰行状，不复叙前朝事，但自佐命入关起。有好事者尝得其前后两行状订为一本。然公自顺治元年入关为内院大学士，次年即出驻江南，以次削平逋寇，后再出为楚、粤、滇、黔诸省经略，西南底定，其功亦伟矣。当顺治九年九月，钦天监奏太白星与日争光，流星入紫微宫者。内大臣等议，请驾往边外迎达赖喇嘛。公率同大学士陈之遴疏称："日者，人君之象，太白敢与争光；紫微宫者，人君之位，流星敢于突入。上天垂象，诚宜警惕。且今年南方苦旱，北方苦涝，岁饥，处处入告，非圣躬远幸之时。达赖喇嘛自远方至，

遣一大臣迎接，已见优待之意，亦可服蒙古之心，何劳圣躬亲往。"疏入遂止。此事已载《国史列传》。则公当日立朝之概，亦可想见矣。

又闻吾闽各郡，在京皆有会馆，泉、漳两会馆本系合一，乡谊最昵。自国初洪文襄公入相后，公以南安籍，专拜泉馆同乡，而漳馆人遂不通谒。彼时泉馆人，无论京宦公车，无不所求辄遂，攸往咸宜，而漳馆大有集枯之感。一日，馆中人五六辈相与私议曰："洪阁老虽不我顾，究竟不是别乡人，我辈一概不往修贺，毋亦于乡谊有阙。今泉馆人皆欣欣向荣，且有怂恿我辈先施者，姑尽吾礼可乎？"众以为然，遂于次日率同往谒。阍人传命曰："既系同乡，亟应请见。但公事实难摆脱，稍暇即当出城谢步耳。"越日，即有军官来报曰："中堂准于明日出城，到漳馆天后神座前拈香。"于是五六辈者饬馆役洁整神龛，洒扫庭院，具茶以待。届时，又有军官飞报曰："中堂已出前门矣。"漳馆时在冰窖胡同，距大街不远，于是五六辈者皆具衣冠，步出大街肃迎，各于舆前一揖。公在舆中一拱，而舆已飞过。人马喧腾之际，五六辈者竭蹶步随，甫入馆门，见公拈香已毕，请诸位登堂叙话。则见铺陈粲烂，灯彩辉煌，地厕堆花，茶香扑鼻，皆耳目所未经。公数语寒暄毕，即起登舆。五六辈者又急出街口肃送毕，徐步而归，则依然旧日门庭，适所见者，全无踪迹，惟神座前两行绛蜡，一炷藏香而已。于是同人皆惘惘相对曰："顷莫非一梦否？"呼馆役询之，亦曰："我随诸位往复迎送，且茫不知前后之何以改观也。"既各归房中解衣，则各卧床中皆安设元宝库银一个云。按此龙溪李述堂太守威所述。呜呼！公之干略，即此可觇其概。盖实有古今人所不能及者，宜其自惜其身，以不枉其才也。

李文贞公

安溪李文贞公，当耿逆构难时，有蜡丸告变之功，吾乡人至今德之。惟陈省斋先生梦雷，因此与公有隙，其绝交书中，斥之不遗余力。揆之当时情状，恐不尽然。文贞学养之粹，定不出此。读《榕村语录》自记之语，当得其实，附录于此，以待论定云。

人当大惊惧时，切不可就处置事，此时非本心之正。若以事机不可缓，因旁言乱听，急忙应之，十件十错。某自经郑寇、耿逆之变，身尝试之。当郑寇披猖时，欲招某出，某不应，遂致怒，声言欲祸予家。彼时若一言稍靡，便贻名节之羞；若过抗，便可殃及父母，某只不动声色。数日后，有王友者问某作何计，某曰："仆不过一穷百姓，彼若欲得而甘心者，遣一役来，牵之而去，即与见面矣。"友曰："招之不见，牵之而见可乎？"某曰："招之无可见之礼，牵之有可见之义。何也？招之而见，不为殿下臣，必为座上客；牵之而见，则为簿下囚矣。"友曰："见面奈何？"某曰："若能以礼待，则从容告以实情，仆非明之臣子，而实我朝之词臣也。倘为不才，便不足用；如以为贤，未有贤而失节者。彼于明家失节之人，皆杀之流之，则仆之不宜为用明矣。如虑仆有别图生变者，请侍老父老母携妻子傍城而居，教童蒙度日可矣。若彼赫然而怒，发淡水洋，亦命也。"王友为之称善，其后竟得瓦全。倘仓卒应之，则心气惊惶，思虑未能周到，刚柔缓急之间，皆足以偾事致祸矣。

李文贞公逸事

安溪李文贞公之先代，本聚族乡居。国初时，有剧盗亦姓李者，欲占据其乡，已挈党踞李氏祠堂，索供钱米。李之族人惶惶，日聚祠门外商议。时公方九岁，随其封翁杂立稠人中，为盗魁所见，呼其进祠，抚摩而噢咻之，并假封翁以词色。一日，忽谓封翁曰："你此孩子让与我，我便挈众他往，誓不相犯。"封翁不知所答。时族众已共闻此语，群哀恳于封翁曰："此事固非人情所堪，但为保族起见，功德莫大。况此子岐嶷，他日未必不复归，愿熟思之。"封翁无可奈何，私以问公。公毅然曰："惟父所命。"众大欢，盗魁亦喜甚。乃择吉日，与其妻高坐中堂，广张灯彩，令封翁领公行父子礼。盗魁本自有一子，少公一岁，遂令行拜兄礼。事毕，乃送封翁独归，而令公以父子相称。公不从，盗曰："适已从矣，何顿改也？"公曰："适遵父命，不敢不从；今父不在此，何从之有？"于是盗欲困之，扃置一室，而少与之食。翌日入室视之，公殊无所苦。复闭其窗槛，以烟从外薰之一日夜，意必闷倒矣。启户觇之，则伏于地，蹴之，起，阳阳如平常。盗之妻曰："我相此子非凡品，困之实所不忍。且其福命甚大，即欲死之，亦势有所不能，不如竟舍之去，而以我幼子转托之。自古绿林无不败之局，我既与彼同姓，将来或借以延一线血食，亦未可知。"盗魁以为然，明日，遂召封翁，交还其子，并郑重付其幼子，使抚养之，刻日即统众盗他去。后盗果被获，覆其族，而其幼子附封翁，遂世其家焉。现在李姓族谱中，别有一支附于宗图之后者，即幼子所传也。呜呼！盗能相人，而其妻更能保族，所谓盗亦有道也。然非公之福命，何以臻此哉！此事闻诸泉州张莪圃观察慎和。

又文贞公之墓，在安溪某乡。康熙间，有道士李姓者，利其风水。道士之女方病瘵，将危，道士告之曰："汝为我所生，而此病已万无生理。今欲取汝身一物，以利吾门可乎？"女愕然曰："惟父所命。"道士曰："我欲分李氏风水，谋之久矣。必得亲生儿女之骨肉埋之，方能有应。但已死者不甚灵，现活者不忍杀，惟汝将死未死之人，正合我用耳。"女未及答，道士遽以刀划取其指骨置羊角中，私埋于文贞公之墓前。自后李氏门中死一科甲，则道士族中增一科甲；李氏田中减收若干斛，则道士田中增收若干斛。李之族人有觉者，亦不解其故。值清明节，村中迎张大帝为赛神会，彩旗导从甚盛，行至文贞公墓前，神像忽止，数十人舁之不能动。中一男子大呼曰："速归庙，速归庙。"众不得已，从之至庙，男子据上坐云："我即大帝神也，李公墓中有妖，须往擒治之。"命其徒某执锹，某执锄，某执绳索。部署既定，又大呼曰："速至李公墓。"众如其言，神像疾趋如风，至墓，令执锹锄者搜墓前后，久之，得一羊角，金色，

中有小赤蛇，昂首欲飞，其角旁有字，则道人合族姓名也。乃令持绳索者往缚道士，时公家族众亦至，鸣之官，讯得其情，置道士于法，李氏从此复盛，而奉张大帝甚虔。此事闻之漳州黄清夫侍御照，今袁简斋《续齐谐》中亦载之。

陈省斋

吾乡相传国朝《图书集成》一书，成于陈省斋之手，实未核也。恭读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谕内阁九卿等："陈梦雷原系叛附耿精忠之人，皇考宽仁，免戮，发往关东。后东巡时，以其平日稍知学问，带回京师，交诚亲王处行走。累年以来，招摇无忌，不法甚多，京师断不可留，着将陈梦雷父子发遣边外。或有陈梦雷之门生平日在外生事者，亦即指名陈奏。杨文有乃耿逆伪相，一时漏网，公然潜匿京师，著书立说。今虽已服冥刑，如有子弟在京者，亦即奏明驱遣，尔等毋得徇私隐蔽。陈梦雷处所存《古今图书集成》一书，皆皇考指示训诲，钦定条例，费数十年圣心。故能贯穿古今，汇合经史，天文地理，皆有图记，下至山川草木，百工制造，海西秘法，靡不备具，洵为典籍之大观。此书工犹未竣，着九卿公举一二学问渊通之人，令其编辑竣事，原稿内有讹错未当者，即加润色增删，仰副皇考稽古博览至意。"据此则《图书集成》之成帙，非省斋所能专其功。而省斋之负才跅弛，读此亦可见其概矣。

萧蛰庵

雍正六年六月，礼部议覆福建总督高其倬疏，言"原任山西道御史萧震，于康熙十三年，遭耿逆之变，与原任邵武府知府张瑞午等合谋讨贼，事泄身殉，妻妾媳婢同时死节。查张瑞午等俱经予恤，萧震亦应照品级致祭一次，入功臣庙，其妻林氏、妾张氏、媳郑氏，俱应准其旌表，给银建坊，入祠致祭，其婢曾氏，限于名分，停止入祠。"疏上从之。按此事传闻异词，尤西堂《艮斋杂说》云："侯官萧震，以顺治壬辰进士为大名府司理，擢御史。后巡盐两淮，家资巨富。与耿精忠有隙，及精忠叛，萧之内子和药劝其自尽，震弗从，遂污伪命，为布政使。亡何，以事害之，腰斩东市，籍其财，得三十六万。康熙甲子，余至三山，过其居，已废，问其妻子，无复存者。慨然悲之，作诗云：'人生富贵本无常，生缚摩诃事可伤。多少朱门皆白屋，空留燕子话兴亡。'震之愚乃不及一妇人，悲哉！"尤氏所记如此。然余又闻亡友谢甸男言："萧蛰庵知耿变将发，北行至仙霞岭，耿藩使人遗以锦步幛，广可数亩。萧故豪侈，得幛，即大征菊部，流连数日。逆谋成，遂被禽。其后死，以缳首在乌石山之邻霄台。先是，萧有句云：'但使桑麻成乐土，不妨诗酒上邻霄。'至是而乡人更'诗酒'二字为'尸首'。"则与腰斩东市之说殊矣。谢古梅阁学《小兰陔诗集》有《秋日登邻霄台吊萧蛰庵先生》四律，亦颇著微词。诗云："秋风秋草越王城，缓步登楼吊古情。天为斯文留后死，山分片石待先生。西台鹈鹭存遗草，南土鲸鲵略盛名(按："略"，文明书局本同，翻刻本、同文堂本作"累")。魂倘归来天水黑，乱峰风木助悲鸣。""碑传百字擅才雄，幕府当年纪厥功(原注：公与当事修复道山古迹，镌崖勒铭，纪年月，颂功德，文不满百字，名《百字碑》，在邻霄台之右)。能与名山开面目，独无奇计出樊笼。荒台草木千年恨，乐土桑麻一梦中(原注：台成日，公榜联曰："但愿桑麻成乐土，不妨诗酒上邻霄")。惆怅功名成往事，可怜文献泣西风。""衰草黄沙骨已陈，曾闻父老说能真。陈书不惮操吾肘(原注：时道山就废，公与会城绅士议兴复，致书督抚，言论侃侃，士论壮之)，修史犹难赎此身。一剑可能酬国士，九原安得起斯人。山中猿鹤如相忆，侍御功名半是尘。""亭余故址委蒿莱，昔日风云罢酒杯。秦汉文章埋故土，曹刘名姓蚀苍苔。岘山羊泪魂应恋，塞上陵碑首屡回。欲告巫阳招未得，塞鸦数点夕阳来。"盖当时尚无定论也。

谢古梅先生

谢古梅先生道承，书学褚河南，国朝闽人善书者，当以先生为巨擘。俗传其与狐女倡酬，所谓媚兰仙子者，其真伪不可考。然先生敦品励学，实为儒宗，一时罕有其匹。恭读乾隆五年六月十八日谕云："据大学士赵国麟奏称，谢道承在祭酒任内，训导有方，国学诸生，因其升任，具呈恳留。朕思内阁学士，尚非繁剧之职，成均事务，可以兼摄。且从前邵基升任之后，亦曾行之。谢道承著仍兼国子监祭酒。"当时成均钦式如此，亦可谓信而有征矣。

蔡文恭公

漳州蔡文恭公承其世父文勤公之指授，髫龄中，即以圣贤之学自奋。文勤为安溪李文贞公入室弟子，公以此得寻安溪轨范。我朝二百年来，闽人与爰立者，惟安溪与公两人，而公相业较安溪尤粹。朱文正师尝称蔡公直上书房四十年，其培养启迪于根本之地，最深且久，诸皇子孙曾辈，对公之容，莫不肃然蔼然，敬信悦服。公亦知无不言，而纯朴和易，能使人意融。文正师亦久直三天者，故能言之亲切如此。余最喜公致仕家居时，每遇巡检、典史，亦执礼甚恭。或以为过，公曰："欲使乡民知位至宰相，亦必敬父母官，知父母官之尊，虽宰相亦必致敬，庶几常存不敢之心，而犯上作乱者或鲜矣。"故终公之世，漳浦民无滋事者。闻公殁后数年，有某典史往乡捕人者，为公族众拥至蔡氏宗祠中，扃门押跪，笞四十而逐之。典史愤极，诉之漳州守求伸冤。守问典史曰："此冤必应伸。但汝以官为重乎？抑以冤为急乎？如肯以一官拚之，则我必能为汝伸冤；倘仍舍不得此一官，则请再自斟酌。"典史不言而罢。呜呼！此漳、泉之刁风所由日炽也。

张孟词贡士

张孟词名腾蛟，汀州宁化人。乾隆辛丑，朱文正师

试汀州府属秀才，孟词文为幕客校阅者置劣等。师覆阅之，大加惊异，擢冠其军。翌日覆试，愈加赏识，召入署中授业，而幕客已于前夜襆被去矣。逾年，举乡试第一。自是师宦迹所至，辄与偕，爱之如子，他弟子莫能及也。尝寄孟词书云："孟词年兄，近想起居日畅，彤廷对飏，五色云缦，蓬、瀛高步，一鸣归昌，可胜颂耶？近作《漫兴试笔》中一绝云：'三千闽士校雄雌，第一应推张孟词。万锦云霞天上笔，双清梅雪岁寒姿。'盖纪实也，亦可知老夫之倾倒于足下矣。陛请如准，可罄积悰，诸雅裁不一。"后孟词于癸丑会试中式，磨勘停科，乙卯未及补殿试，卒于京中，年仅三十有八。

孟词为人温而介，才高而苦学。尝欲取宋章如愚《山堂考索》、王伯厚《玉海》删益之为书，曰《山海精良》，未成稿如束笋。有骈体文数十首，殁后为金兰畦尚书取去，今不知落何手，独存诗二十余篇耳。

文正师得孟词死耗，寄家人书并诗云："孟词不幸短命死矣，使我心灰气短。然则汝辈不能望其肩背，尚逐队会试，妄希进取，真不可不知足也。才如孟词，文如孟词，学如孟词，犹不得一进士出身。然则倘有侥幸成进士者，岂不愧耶？不得者，又何憾耶？此较之蔡廷举、林澍蕃而更可悲憾十倍者也。目中所睹，止此一人，而不得大成耶；若阮云台之福慧双齐，何修而得此耶？自问我之无能为役，何叨忝耶！哭之四首，寄来与知孟词者看之，知而不知者，不必示也。杜牧之作《李长吉序》云：'不独地上少耶，天上亦不多耶。'吾于斯人亦云然。果昌谷为修文之长，宋玉为朱衣之职，尚可解吾愁耳。噫！或曰天上绝不以文字为重，犹之云霞花草而已，则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呵呵，子侄孙均此，此心有感，故不他及。"诗云："不朽文谁属，长吁天祝予。玉楼真促李，丹篆莫兴徐。华暂芬优钵，材偏耻寿樗。空群标骏骨，伯乐痛何如。""忆昔乘槎日，抽桐出爨焦。九旬亲拂拭，一响震空寥（辛丑校士至汀，搜落卷，得生作，大赏之，置第一。癸卯，招至院中，指授三月，遂举乡试第一）。视尔真麟角，逢人说凤条。钟期犹未死，山海向谁招。""心是幽兰素，人如太玉清。五车便炙輠，三箧富遗籯。润色吾东里，研摩奏两京（生为余草《十全颂》，进呈，特荷褒赉）。眼中真国士，一第尚虚名（生未及补殿试而卒）。""友于怜弱弟，郑重托遗编。魂返几千里，生离倏五年。誓余登道岸，度汝上层天。苍昊如求士，呼空首荐贤。""慧易题三界，才难赎百身。奇文应泣鬼，苦学亦伤神。玉局来因旧，云旗去路新。苍茫司命意，老泪落斯人。"纪文达师亦有《哭孟词截句》云："奇才不是不遭逢，却隔蓬山一万重。记得为君题缌帐，禹门已上不成龙。"自注："余为君作挽联，有'和璧虽珍终在璞，禹门已上不成龙'之句。"第二首云："魂绕棠梨一树花，九泉应悔读《南华》。谁知入眼黄金屑，缘我曾游卖饼家。"自注："君卷被斥时，余引《公羊传》争之，反激成其事。"第三首云："秋坟鬼唱莫凄凉，埋骨青山朽不妨。一代文章韩吏部，哀词原自吊欧阳。"自注："谓石君诗也。"阮云台师哭孟词云："张孟词志趣高洁，风仪峻朗，博闻玄览，颖秀迈伦。所为文沈博绝丽，有相如、子云之目。一时文人，鲜与抗者。既乃甫中进士，未及廷试而卒，宜石君师恸之深也。墨卿同年与孟词少齐名，交最深。今摹其像，并装石君师诗翰于卷中，以寓悲慕之意。"元识孟词，为题短句云："奇士多文遇每难，玉山颓后玉楼寒。爱才欲望张文蔚，少慰儒魂请一官。"自注云："唐宰相张文蔚奏名儒不第方干等五人，请赐一官，以慰其魂。近年如黄仲则、张孟词等，拟乞吾师请于朝也。"

郑苏年师

郑苏年师讳光策，字琼河，又字苏年，闽县人，与先大夫为读书社至交，余之妻父也。少孤力学，古心自鞭。家贫不能就外傅，与同怀弟云轩孝廉自相师友。姿禀岸异，髫龄老成，博综群书，规模宏远。登乾隆己亥乡荐第二，遂为故太傅朱文正师入室弟子。既联捷成进士，以不获馆选为歉，退候吏铨，仍下帷攻苦如下士。甲辰，恭遇南巡盛典，趋赴杭州行在献赋。与江、浙绅士合试于敷文书院，监试者为故相和珅，独于御座下脚几坐收试卷，纳卷者必屈膝，先生侧目之，愤形于色。乃约闽士林樾亭、王兰江等六七人以长揖退，和珅衔之，遂束闽卷不阅，时江、浙士皆窃笑之。先生洒然返里，不以为意，益肆力于学。尤喜读经世有用之书，自《通鉴》、《通考》外，若陆宣公、李忠定、真文忠，以及前明之邱琼山、王阳明、吕新吾、冯犹龙、茅元仪，本朝之顾亭林、魏叔子、陆桴亭诸公著作，靡不贯串，如数家珍。值林爽文滋扰台、阳，诣军门条上十二议，为福文襄节相所采用。及红旗既报，徐两松中丞往办善后事宜，又条上八议。福、徐二公并欲邀同渡海，以母老固辞。中年病足，濒危而复起，因自号苏年。绝意仕途，以授徒养母为事，主讲鳌峰，勤于训迪，严惮有法，人才奋兴。桐城汪稼门、高阳李石渠二中丞并钦慕之（按："二"原误作"三"，翻刻本、同文堂本同，文明书局本作"二"不误，今据改正），谓不减蔡文勤风矩也。

余以子婿为受业弟子，熟闻先生诲人宗旨，以立志为主。谓志定而后，教有所施。又不欲人急于著述，谓古圣贤之学，大抵先求诸身。既修诸身，即推以济于世，随其大小浅深，要必由己以及人。至万不得已，始独善其身，思有所传于后。故孔、孟著书，皆属晚年道不行后事。呜呼！先生之持论如此，故虽穷年矻矻，迄无成书，仅存诗古文十余帙，亦未编定，自题为《西霞丛稿》而已。嘉庆乙丑，余为辑《西霞文钞》上下卷，付友人梓行。其诗钞及俪体文钞，则已编而未梓，合文钞读之，先生之本末已见。近陈恭甫编修撰次《东越儒林文苑传》，近人如林钝村、官志斋、郑在谦、陈贤开辈，皆厕名其间，而先生独不与，因详为论列，以为据逸搜沈之助。或曰编修为孝廉时，曾修后进谒见之礼，先生素仰其文名，而欲进之于道，毅然以乡先达自居，勉之以修己之学，济物之功，而戒其毋以风流自赏，适中编修之忌，遂衔之不释。果尔则编修亦褊人耳，所论撰又足据乎哉！

福建鼎甲

有明一代，吾闽登状元者十一人，闽县陈郊（洪武丁丑）、陈谨（嘉靖癸丑），侯官翁正春（万历壬辰），怀安龚用卿（嘉靖丙戌），长乐马铎（永乐壬辰）、李骐（永乐戊戌），莆田林环（永乐丙戌）、柯潜（景泰辛未），永春庄际昌（万历己未），长泰林震（宣德庚辰），建宁丁显（洪武乙丑）。榜眼十二人，闽县唐震（洪武戊辰）、林志（永乐壬辰），长乐陈全（永乐丙戌），连江赵恢（宣德癸丑），晋江黄凤翔（隆庆戊辰）、李廷机（万历癸未）、杨道宾（万历丙戌）、史继偕（万历壬辰）、庄奇显（万历癸丑），南靖李贞（永乐乙未），建安龚锜（宣德庚戌），宁化张显宗（洪武辛未）。探花十人，闽县陈景著（永乐乙未），莆田黄旸（永乐辛卯）、林文（宣德庚戌）、李仁杰（成化壬辰）、戴大宾（正德戊辰），晋江张瑞图（万历丁未），龙溪谢琏（宣德丁未）、林焊（万历丙辰），漳浦林士章（嘉靖己未），邵武吴言信（洪武辛未）。然登政府者，仅李廷机、张瑞图、林焊而已，余则不惟少显官，亦多夭死，而陈郊、陈谨、龚锜则又皆死于非命。本朝百有余年，未有状元而屡得榜眼，邓允庭先生启元授编修即卒；吴剑虹先生文焕散馆改部，转御史，遽引疾归；林青圃先生校春稍升至通政司副使，亦镌级去位；而赵秀山先生晋则且以科场事病死狱中。故林樾亭先生谓科名每与福命相妨也。近则廖钰夫鸿荃由榜眼累官至大司空，而道光丙申状元为林勿村鸿年，榜眼为何杰夫冠英，皆福州人，殆省运由此转机欤？

世进士

吾闽在前明有五世相联成进士者，兴化府一家，柯英中弘治己未科，英子维熊中正德丁丑科，维骐中嘉靖癸未科，维熊子本中嘉靖庚戌科，维骐孙茂竹中万历癸未科，茂竹子昶中万历甲辰科。四世相联进士者，吾郡亦一家，林元美中永乐辛丑科，美子瀚中成化丙戌科，瀚子庭棉中弘治己未科，庭机中嘉靖乙未科，廷棉子炫中正德甲戌科，庭机子燫中嘉靖丁未科，烴中嘉靖壬戌科。

兄弟进士

前明吾闽同怀兄弟进士者，福州凡二十二家，而同榜者五家，洪武乙卯陈仲完、陈洵仁，永乐乙未刘凤、刘麒，林文秩、林文秸，成化壬辰林泮、林浚渊，嘉靖丙戌倪组、倪缉。兴化府十六家，而同榜者二家，成化丁未方良永、方良节，嘉靖癸未方一桂、方一兰。泉州府二十一家，而同榜者三家，弘治癸丑黄铭、黄锞，嘉靖癸丑史朝宣、史朝富，万历庚辰谢吉卿、谢台卿。余则漳州府五家，邵武府一家而已，而同榜无闻焉。本朝则嘉庆壬戌叶申菉，乙丑叶申万，己巳叶申芗及廖鸿藻、鸿荃，皆福州人，惟廖为同榜云。

少年科第

闽在前代多少年登科者，福州林文秩年十四中永乐甲午科，林文秸年十三中永乐辛未科，兴化戴大宾年十三中弘治辛酉科，郑一鹏年十五中正德癸酉科，郑云鹏年十五中嘉靖丙戌科，泉州傅楫年十六中正德丁卯科，梁怀仁年十六中嘉靖乙酉科，李春芳年十六中嘉靖庚午科，王三接年十六中嘉靖癸卯科，黄日睿年十五中万历丁酉科，杨元锡年十五中崇祯癸酉科，漳州陈睢年十六中永乐甲午科，吕昊年十五中嘉靖丙午科。其十六岁以上者，则指不胜屈矣。然不若《三山志》所载宋大中祥符八年，连江黄鳌以六岁应童子举出身，又九年，福清蔡伯俙以四岁应童子举赐出身，更为稀有。

世解首

前明福州有父子解元者，长乐林赐中洪武癸酉科，及子侨中正统戊午科。兴化有三世解元者，黄寿生中永乐应天戊子科，及孙乾亨中成化甲午科，乾亨子如金中弘治甲子科。

三试巍科

前明福建有三试并擢巍科者，福州两家，林志以解元、会元而登榜眼，李骐以解元、会魁而登大魁。兴化二家，杨慈以乡试第一，会试第二，而登二甲传胪，戴大宾以乡试第三，会试第二，而登探花。泉州府两家，李廷机以解元、会元而登榜眼，庄际昌以亚魁、会元而登大魁。

同榜三及第

通前明一代，吾闽登鼎甲者三十三人，而同科并得，尤为美谈。洪武辛未科，榜眼为宁化张显宗，探花为邵武吴言信。永乐丙戌科，状元为莆田林环，榜眼为长乐陈全；壬辰科，状元为长乐马铎，榜眼为闽县林志；乙未科，榜眼为南靖李贞，探花为闽县陈景著。万历壬辰科，状元为侯官翁正春，榜眼为晋江史继偕。至宣德庚戌科，则状元为长泰林震，榜眼为建安龚锜，探花为莆田林文，一榜三及第悉萃吾闽，洵为海滨盛事矣。近惟道光丙申科，则状元林鸿年，榜眼何冠英，福州人。

会　元

前明吾闽登会元者，福州六人，洪武丁丑为闽县陈郊；永乐壬辰为闽县林志，乙未为怀安洪英；嘉靖壬戌为福清林春，乙未为侯官许谷，己未为闽清蔡茂春。兴化一人，永乐辛丑为莆田陈中。泉州四人，嘉靖庚戌为南安傅夏器；万历癸未为晋江李廷机，辛丑为同安许獬，己未为晋江庄际昌。延平府一人，隆庆戊辰为大田田一隽。本朝则惟顺治辛卯陈常夏一人。按陈常夏字长宾，又字铁山，龙溪人。榜后授米脂令，不赴，有《江园集》，里党罕能举其名者，率以为吾闽本朝无会元，失之矣。

宰相尚书

吾闽在前明登政府者凡十七人，而泉州即有十人，

建安杨荣，沙县陈山，福清叶向高，莆田周如磐、朱继祚、黄鸣俊，漳浦黄道周，其余李廷机、史继偕、张瑞图、杨景辰、黄景昉、蒋德璟、林顾楫、陈洪谧、刘鳞长，皆晋江人，林焊，同安人，皆泉属也。本朝及今百余年，惟泉州李文贞公、漳州蔡文恭公二人而已。若前代福州官至尚书者，多至二十一人，而闽县林文安公家，则有三代五尚书之盛（瀚谥文安，廷棉、廷机，俱瀚子，燫、烃，俱廷机子）。本朝直至嘉庆壬申，浦城祖舫斋先生始晋大司寇，未逾年，即以病去位。近则陈望波先生为大司寇，廖钰夫为大司空，或此后源源而来欤？

卷　五

鳌　拜

山中故人往来，每喜询朝中故实，以扩闻见。或问何为布库之戏，余谓布库是国语，译语则谓之撩脚，选十余岁健童，徒手相搏，而专赌脚力胜败，以仆地为定。康熙初，用此收鳌拜，故至今宫中年节宴，必习演之。或问鳌拜为何人，曰："国初勋旧，无不知有鳌拜者。追后罪状昭著，而列圣犹曲加轸念，叠沛恩施。恭读乾隆四十五年谕曰：'朕恭阅实录，见鳌拜以从征屡立战功，历封公爵，圣祖仁皇帝嗣统，与内大臣苏克萨哈等为辅政大臣，并加太师。是时皇祖冲龄践阼，鳌拜受事以后，即专权自恣，擅作威福。因与内大臣费扬古有隙，坐伊子倭赫，并侍卫西住折克图、觉罗萨尔弼等以擅乘御马及取御用弓矢射鹿罪，俱弃市，并坐费扬古怨望，亦弃市，并杀其子尼侃萨哈连，籍其家，以与其弟穆里玛。又苏克萨哈系鳌拜姻娅，亦以论事龃龉，积而成仇。因苏克萨哈籍隶正白旗，鳌拜欲以蓟州、遵化、迁安诸屯庄改拨镶黄旗，而别圈民地给正白旗，诏遣大学士管户部尚书苏纳海，与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丈量酌易。经朱昌祚等勘明，奏请停止圈换，鳌拜即坐苏纳海以拨地迟误，昌祚等以纷更妄奏，悉逮治弃市。且以苏纳海族人英俄尔岱为睿亲王私党，令部臣尽削世职，以泄其忿。并以苏克萨哈疏称往守陵寝，得以生全之语，即诬坐以怀抱奸诈，存蓄异心二十四大罪，应予磔死。皇祖鉴其诬，坚不允所请。鳌拜攘臂强奏累日，竟予绞决，并诛其族属。又入对时，辄请申禁言官，不得上书陈奏。时有窃鳌拜马者，即捕斩之，并杀御马群特长。皇祖以鳌拜党权不法，怙恶弗悛，用人行政，专恣妄为，文武百官欲尽出伊门下，与穆里玛等结成党羽，凡事在家定议，然后施行，倚仗凶恶，毁弃国典，特降谕旨，严拿勘审，并亲加鞫问，情罪俱实。诸王、大臣拟请正法，皇祖念其效力年久，不忍加诛，从宽革职籍没，同其子那摩佛一并拘禁。追伊死后，仍念其旧勋，追赐一等男。皇考世宗宪皇帝御极后，赐鳌拜祭葬，复一等公，世袭罔替。是鳌拜一身之功罪，载在册籍，昭然不爽。朕惟大臣为国宣勤，功铭钟鼎，尤当深自敛抑，律己奉公，以保全终始。况以辅臣躬承顾命，翊赞机务，更宜小心谦谨，不可稍涉从恣。乃鳌拜当日自恃政柄在握，辄敢擅权骫法，邀结党羽，残害大臣，罪迹多端，难以枚举。若非皇祖英明刚断，立予拿究，渐将跋扈难驯，政事亦不可问。至圈地一案，相持不决，百姓环诉失业，几至酿成大事。皇祖不即加诛，仅予褫夺，仍给男爵，已属格外之仁。至皇考复还公爵，时因念鳌拜旧劳，伊孙达福才具，又尚可用，是以仍予施恩。盖于鳌拜擅权纵恣，固所熟闻，至其不法款迹，如实录所载，累累若此，未必一一胪悉也。今朕备稽事实，迹状显然，若不核其功罪，明示创惩，在鳌拜一家之侥幸，所关犹小，而后之秉钧执政者，无复知所顾忌，将何以肃纲纪，而杜佥邪乎！所有现袭鳌拜公爵之德生本身既无过犯，且令承袭。俟出缺时，即行停袭公爵，仍照皇祖所降谕旨，给予一等男爵，世袭罔替，已足以示国家法外施恩旧勋之意矣。'谨按：康熙之元，上甫八龄，鳌拜正当国，恃其劳绩，肆行无忌。上早洞悉其奸，在内日选小内监，令之习布库以为戏，鳌拜或入奏事，并不之避。且以朝廷弱而好弄，心益恬然，无所顾忌。一日入内，忽为习布库者所擒，十数小儿立执鳌拜，付外廷，遂伏诛。以势焰熏灼之权奸，乃执于十数小儿之手，如此除之，行所无事，非神武天授，其孰能与于斯？"

噶　礼

旧闻吾闽赵二令太史晋典试江南，以关节破案，实与总督噶礼朋比为奸。又苏抚张清恪公伯行，因此事与噶礼互揭，罪几不测，惜未详其颠末。后询之史馆诸公，始笔记之云。

噶礼由荫生历官吏部郎中，康熙三十五年，圣祖仁皇帝亲征噶尔丹，至克鲁伦河，噶礼随左都御史于成龙督运第一起兵粮，叙功升盛京户部理事官。不三年，遂授山西巡抚。噶礼曾以霍州牧李绍祖保题潞安守，及绍祖使酒自刎，匿不以奏，吏议革噶礼职，奉旨留任。御史刘若鼐疏劾噶礼贪婪无厌，虐吏害民，计赃数十万两。知府赵凤诏为噶礼心腹，专用酷刑，以济贪壑。下噶礼回奏，得辩释。平遥民郭明奇等，以噶礼纵庇贪婪知县王绶，赴巡城御史呈控。事闻，且列款入奏。一、通省钱粮，每两索火耗银二钱，除分补大同诸处亏帑外，入己银共四十余万两。一、指修祠宇，用印簿分给通省，勒捐入己。一、纵令汾州同知马遴婪赃分润。一、令家伶赴平阳、汾州、潞安三府，勒取富民馈送银两。一、因词讼索临汾、介休富户亢时鼎、梁堉银两。一、纳知县杜连登贿，许调缺，及连登以贪婪被揭，复曲加庇护。一、隐匿平定州雹伤不报。请究赃治罪。又下噶礼回奏，亦以无左证获免。旋内迁户部左侍郎，复外擢江南、江西总督，历疏劾罢江苏巡抚于准、布政使宜思恭、按察使焦映汉、督粮道贾朴、知府陈鹏年等。及张清恪公抚江苏，以事积忤噶礼。至是公发辛卯科场不公事，正考官、副都御史左必蕃亦检举知县王曰俞、方名所荐之吴泌、程光奎二名平日不通文理，上命尚书张鹏翮赴扬州会审。张与噶互相疏劾，上复命张

鹏翮会同总漕赫寿查审覆奏,噶礼免议,张伯行革职赎徒。上切责张鹏翮等掩饰和解,瞻徇定拟,遣尚书穆和伦前往覆谳,仍如所拟定议。得旨:"噶礼屡次具折参张伯行,朕以张伯行操守为天下第一,断不可参,手批不准之谕旨,现在此所议,是非颠倒,下九卿、詹事、科道会议。"复谕九卿等曰:"噶礼操守,朕不能信。若无张伯行,则江南地方,必受其朘削一半矣。即如陈鹏年稍有声誉,噶礼久欲害之,曾将其《虎邱诗》二首奏称内有悖谬语。朕阅其诗,并无干碍。又曾参中军副将李麟骑射俱劣。李麟在口内迎驾,朕试彼骑射俱好,朕于是时已心疑噶礼矣。互参一案,初次遣官往审,为噶礼所制,不能审出。及再遣大臣往审,与前无异。尔等诸臣皆能体朕保全清官之意,使正人无所疑惧,则海宇长享升平之福矣。"寻九卿等议:"二人并任封疆,互相讦参,有玷大臣之职,均应革任。"上命张伯行留任,噶礼革职,于是天下快之。未几,噶礼之母叩阍,称噶礼与弟色勒奇、子干都置毒食物中,谋害伊命,噶礼妻以别户子干泰为己子,纵令纠众毁屋,噶礼携资财与妻子移居河西务,奸诈凶恶,请正典刑。下刑部鞫讯得实,拟将噶礼凌迟处死,妻论绞,色勒奇、干都并斩,干泰发黑龙江,家产入官。得旨噶礼令自尽,妻亦从死,余悉如部议。

隆科多

仁庙升遐之日,大臣承顾命者,惟隆科多一人。是以宪庙恩遇极隆,亲政之初,谕隆科多应称呼舅舅,嗣后启奏处,皆书写舅舅隆科多。谨按:隆科多为孝懿仁皇后父,佟国维之子,袭公爵,官吏部尚书,加太保。后以四十一款重罪应诛,雍正五年狱成,奉旨免其正法,于畅春园外造屋三间禁锢,死于禁所。狱词载隆科多私抄玉牒,收藏在家,大不敬之罪一。将圣祖仁皇帝御书贴在厢房,视为玩具,大不敬之罪二。妄拟诸葛亮,奏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大不敬之罪三。盛京兵部主事玛岱之事,屡奉圣谕,隆科多明知干犯,复行妄奏,大不敬之罪四。皇上赏银三千两,令修理公主坟墓,隆科多迟至三年,竟不修理,大不敬之罪五。仁庙升遐之日,隆科多并未在御前,乃诡称曾带匕首,以防不测,欺罔之罪一。狂言妄奏提督之权甚大,一呼可聚二万兵,欺罔之罪二。时当太平盛世,臣民载德,守分安居,而隆科多作有刺客之状,故将坛庙桌下搜查,欺罔之罪三。妄奏被劾知县关陈原系好官,欺罔之罪四。皇上谒陵之日,妄奏诸王心变,紊乱朝政之罪一。妄奏调取年羹尧来,亦必生事端,紊乱朝政之罪二。妄奏举国之人,俱不可信,紊乱朝政之罪三。交结阿灵阿、揆叙,邀结人心,奸党之罪一。保奏大逆之查嗣庭,奸党之罪二。徇庇傅鼐、沈竹戴、铎巴海,不行查参,奸党之罪三。比昵伊门下行走之蔡起俊,奸党之罪四。徇庇阿锡鼐法敏,将仓场所奏浥烂仓米,著落历年监督分赔之案,巧为袒护其奏,奸党之罪五。曲庇菩萨保,嘱托佛格免参,奸党之罪六。任吏部尚书时,所办铨选官员,皆自称为佟选,不法之罪一。纵容家人勒索财物,包揽招摇,肆行无忌,不法之罪二。徇庇提督衙门笔帖式詹泰,嘱托原任吏部侍郎勒什布改换成例,不法之罪三。发遣安西人犯应给口粮,并赤金等处应裁应补兵丁之处,故行推诿,欲以贻误公事,不法之罪四。因系佟姓,捏造"惟有人冬耐岁寒"之语,向人夸示,以为姓应图谶,不法之罪五。自知身犯重罪,将私取金银豫行寄藏菩萨保家,不法之罪六。挟势用强,恐吓内外人等,不法之罪七。索诈安图银三十八万两,贪婪之罪一。收受赵世显银一万二千两,贪婪之罪二。收受满保金三百两,贪婪之罪三。收受苏克济银三万六千余两,贪婪之罪四。收受甘国璧金五百两,银一千两,贪婪之罪五。收受程光珠银五千两,贪婪之罪六。收受六格猫睛映红宝石,贪婪之罪七。收受姚让银五百两,贪婪之罪八。收受张其仁银一千两,贪婪之罪九。收受王廷扬银二万两,贪婪之罪十。收受吴存礼银一万二千两,贪婪之罪十一。收受鄂海银一千五百两,贪婪之罪十二。收受佟国勷银二千四百两,贪婪之罪十三。收受佟世禄银二千两,贪婪之罪十四。收受李树德银二万一千四百余两,贪婪之罪十五。收受菩萨保银五千两,贪婪之罪十六。以上罪案昭著,隆科多应斩立决,妻子入辛者库,财产入官。疏入,邀宽典。我朝之恩礼故旧,仁至义尽,盖史册所未闻也。

年羹尧

隆科多因议年羹尧罪状,徇庇不协,坐削去太保,革去尚书。按年羹尧父遐龄,湖北巡抚。羹尧以康熙三十九年翰林出身,历充四川、广东试差。不十年,擢为四川巡抚。西藏军兴,请亲赴松潘协理军务,以功晋四川总督,旋授定西将军。西藏平,入觐赐弓矢,授四川陕西总督,封三等公,加太保。青海军兴,授抚远大将军,督奋威将军岳钟琪进剿,凡百有五日而青海平,进一等公,加太傅,父遐龄如其爵,长子斌给子爵。入觐,赐双眼花翎、四团补服、黄带紫辔。值庄浪番贼滋扰,又率岳钟琪剿平之。叙功,次子富给男爵。时四川巡抚蔡珽被羹尧劾,入京得召见,因陈羹尧贪残诸款。又羹尧尝荐西安布政使胡期恒可大用,期恒入觐,以奏对荒谬革职。

时劾羹尧者纷起。谕曰:"年羹尧曾妄举胡期恒,妄劾金南瑛等,又遣官弁筑城南坪,不惜番民,致惊惶滋事,反以降番复叛,巧饰具奏。又青海、蒙古饥馑,匿不上闻。年羹尧从前不至于此,或自恃己功,故为怠玩,或诛戮大过,致此昏愦,岂可仍居总督之任。念其尚能操演兵丁,可补授杭州将军。"嗣山西巡抚劾羹尧私占盐窝,擅用正课,西安巡抚亦劾羹尧藉口捕治盐枭,率兵夜围郃阳民堡,致死多人,并下部议罪。羹尧行至仪征,逗留不前,回奏又多狡饰,部臣请逮问。又合词奏羹尧罪状累累,请正典刑,并议尽革世职。得旨:"令将军、督抚、提镇,各抒己见入奏。"旋据各省次第举发,复奏请速加诛戮,章下所司。

时已逮羹尧来京严鞫，议政大臣、三法司、九卿等奏言："羹尧罪迹昭彰，弹章交至，其大逆之罪五：一、与静一道人、邹鲁等谋为不轨。一、奏缴朱批谕旨，故匿原折，诈称毁破，仿写进呈。一、见浙人汪景祺《西征随笔》诗词讥讪，及所作《功臣不可为论》，语多狂悖，不行劾奏。一、家藏锁子甲二十八，箭镞四千，又私贮铅子，皆军需禁物。一、伪造图谶妖言。其欺罔之罪九：一、擅调兵捕郃阳盐枭，致死良民八百余。奉旨查询，始奏并无伤损，后乃奏止伤六人。一、南坪筑城，官弁骚扰番民，不即劾奏。一、诡劾都统武格等镇海堡失律。一、西安解任时，私嘱咸宁令朱炯贿奸民保留。一、纵令刘以堂诈冒已故保题武功令赵勋名姓赴任，知而不奏。一、将幕友张泰基等冒入军功，共十八案。一、家人魏之耀家产数十万金，羹尧妄奏毫无受贿。一、西宁效力者实止六十二员，册报一百九员。一、退役王治奇冒军功得授州判。其僭越之罪十六：一、出门黄土填道，官员补服净街。一、验看武官，用绿头牌引见。一、设座当会府龙牌正座。一、穿用四衩衣服，鹅黄佩刀荷囊。一、擅用黄袱。一、官员愧送曰恭进。一、纵子穿四团龙补服。一、与属员物件，令北面叩头。一、令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跪道迎送。一、令蒙古扎萨克郡王额驸阿宝下跪。一、行文督抚书官书名。一、进京，沿途填道叠桥，市肆俱令闭户。一、馆舍墙壁彩画四爪龙。一、辕门鼓厅画龙，鼓吹乐人蟒服。一、私造大将军令箭，将领发令箭毁坏。一、赏赉动至于万，提镇叩头谢恩。其狂悖之罪十三：一、两次恩诏到陕，并不宣读张挂。一、奏折不穿公服拜送，只于私室启发。一、不许同城巡抚放炮。一、勒娶蒙古贝勒七信之女为妾。一、以侍卫前引后随，执鞭坠镫。一、大将军印不肯交出。一、妄称大将军行事，俱循俗例。一、纵容家仆魏之耀等朝服蟒衣，与司道、提镇官同坐。一、违旨逗遛仪征。一、勒令川北总兵王允吉以老病乞休。一、要结邪党沈竹、戴铎等，怀欺惑众。一、袒庇私人马德仁阻回甘抚石文焯参劾奏疏。一、本内引用"朝乾夕惕"，故作"夕惕朝乾"。其专擅之罪六：一、建筑郃阳城堡，不行题请，擅发银两。一、委侍卫李峻等署理守备，奉旨饬驳，仍不即行调回。一、擅用私票行盐。一、谕停捐俸，仍令照旧公捐。一、捕获私盐，擅行销案。一、守备何天宠患病，不照例填注军政。又嘱直督李维钧勒清苑令陆篆接受前任王久猷亏项。其忌刻之罪六：一、凌虐现任职官，纵任私人夺缺。一、军前官兵支粮实册，不先咨晋抚诺岷，欲令迟误致罪。一、尚书绰奇自军营商办粮饷，清字咨文，不交新任总督岳钟琪，欲令违误军需。一、捏参夔州知府程如丝贩卖私盐，杀伤多人。一、欲令李维钧为巡抚，屈陷原任巡抚赵之垣。一、遏抑中书阿炳安等军功。其残忍之罪四：一、郃阳盐枭案内，故勘良民无辜冯猪头至死。一、锁禁笔帖式戴苏。一、劾金南瑛等七员，急欲出缺与私人。一、不善安辑蒙古台吉济克济扎卜等，致困苦失所。其贪黩之罪十八：一、收受题补官员银四十余万两。一、勒索捐纳人员银二十四万两。一、赵之垣罢职发往军营，羹尧勒馈金珠等物，价值二十余万两。一、受乐户窦荣银两。一、收受宋师曾玉器及银万两。一、遍置私人，私行盐茶。一、私占咸宁等盐窝十八处。一、收受鸿胪寺少卿葛继孔古玩。一、索属员傅泽沄贿，不据实劾亏帑。一、西安、甘肃、山西、四川四省效力人员，每员勒银四千两。一、受参革知府栾廷芳贿，奏随往陕省。一、掠各番衣服为己有。一、私征新抚各番租粮。一、擅取蒲州盘获私盐价银一万两。一、遣仆贩卖马匹。一、私贩马，发各镇勒重价。一、遣庄浪县典史朱尚文赴湖、广、江、浙贩卖四川木植。一、令人卖茶，得银九万九千余两。其侵蚀之罪十五：一、冒销四川军需入己。一、冒销西宁军需入己。一、冒销军前运米费入己。一、侵用各员弁俸工凡五年，皆入己。一、筑布隆吉尔城，冒销工料入己。一、隐匿夔关税银，又加派粮规入己。一、盘获私茶，取罚赎银入己。一、侵用河东盐政盈余入己。一、西安米万石未运，其西宁冒销运费入己。一、宁夏各卫贮仓谷，及留西宁养马银，并收入己。一、侵用城工余银入己。一、抄没塔儿寺硼砂、茜草诸物，私变价银入己。一、侵用纪连诏等捐解银入己。一、斫桌子山木植入己。共计赃银三百五十余万两。罪凡九十二款，供状明白，律应大辟，其父及兄弟、子孙、伯叔、伯叔之子、兄弟之子年十六以上皆斩，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并子之妻妾，给功臣家为奴。"

奏上，恩予自裁，子富立斩，余十五岁以上之子，发极边，其父遐龄、兄广东巡抚希尧革职免罪。于是就狱中传谕羹尧曰："历观史书所载，不法之臣有之。然当未败露之先，尚皆伪守臣节，如尔之公行不法，全无忌惮，古来曾有其人乎？朕待尔之恩，如天高地厚，意以尔实心为国，故尽去嫌疑，一心任用。尔作威作福，植党营私，辜恩负德，于心忍为乎？即如青海之事，朕命于四月备兵，又命于八月进兵，尔故意迟延，及严加督催，然后进剿，孤军冒险，几至失机。又如尔令阿剌纳之兵由噶斯前进，陟险恶必不可行之路，岂非欲陷害阿剌纳乎？又如尔令富宁安将骆驼三千从巴里坤送至布隆吉尔，为无用之需，岂非设计欲陷害富宁安乎？又如调岳钟琪之兵至西安，尔令舍近就远，纡道数千里，欲使蔡珽运粮不及，岂非欲巧陷蔡珽乎？此皆军务大事，而尔视为儿戏，藉快私忿，尚得谓之有人心者乎！又如尔所奏善后十三事，于不应造城处议造城，不应屯兵处议屯兵，筹画边机，如此草率，是诚何心！青海用兵以来，尔残杀无辜，颠倒军政，朕尚未令人于廷谳。即就所议九十二款，尔应服极刑及立斩者共三十余条，朕览之不禁堕泪。朕统御万方，必赏罚公明，方足为治。尔悖逆不臣至此，若枉法曲宥，曷以彰宪典而服人心。今宽尔磔死，令尔自裁，又赦尔父兄、子孙、伯叔等死罪，皆朕委曲矜全莫大之恩。尔非草木，虽死亦当感涕也。"雍正五年，上念平青海功，令羹尧子俱赦回京。

纳亲

乾隆之初，诸城刘文正公甫任总宪，即疏劾讷亲职

掌太多，任事过锐，乞加裁抑。时讷亲方为吏部尚书，军机大臣上行走，奉命查阅河南、江苏、安徽、山东一路营伍，荐升揆席，恩遇之厚，甲于朝班。因金川之役张广泗久无成功，命驰往经略军务，卒至偾事。恭读乾隆十三年谕云："朕自御极以来，大臣中第一受恩，莫如讷亲，金川虽云小丑，而老师糜饷，克捷无期。凡在臣子，皆有同仇敌忾之念，讷亲身为大学士，从前在京时，不过于军机奏到，随常办理，从未向朕奏及逆酋猖獗如此，将来作何了局，欲请身往视师。彼时傅恒即曾陈奏，愿效前驱。朕以封疆大吏，自能办理，不必特遣大臣。即应派往，傅恒亦不可居讷亲之先，未经俞允。及经略需人，因以付之讷亲。朕意以伊平日受朕如许厚恩，自知奋勉。乃起程之时，全不踊跃，彼其意以为军前调集大兵，指期克捷，胜则引为己功，即不胜，亦可奉身而退。至朕用人，颜面所关，国家军旅之重，皆所不计，其隐衷已不可问。及至军营，张广泗方观望不前，而伊复茫无成算，措置乖方。朕待之两月之久，而所奏到，乃请建碉与贼共险。不思以士卒攻讨之力，转使建碉资寇，是其第一谋画既已贻笑众人矣。自是始有申饬之旨，然犹望其成功。而乃身图安逸，并未亲履戎行，竟敢奏称军士黉夜向碉放枪，伊在营中望见火光。经朕督饬，始行前进。而近所奏阿利山之役，我兵屡次退回，因伊等在彼，未至大奔，及伊等回营，我兵数十人即各鸟兽散，将领不复相顾。观此情形，是众未奔，而伊等辄已先退，又何怪士卒之望风溃散。以受恩之满洲大臣，经略重务(按："重"，翻刻本、同文堂本同，文明书局本改作"军")，偾事至此，尚何地可以自容乎！至前后折奏于所奉谕旨紧要情节，概不切实明白回奏，惟以浮词架空了事，竟有全未覆奏者。即同事之军前大臣等，经朕再三传谕，终不令其陈奏一字。朕因其久无就绪，不得已传谕询问，示以欲召回京，本欲激之使知愧奋，或有奏功之日，正以召之者促之。乃伊一得此旨，如获更生，即置军务于度外，托言有面奏情形，亟欲回京。试思有何不能言之情形，而必待面奏乎？此不过思家耳。以讷亲平日之心思智虑，且事朕十有三年，若谓任其经略无方，辄行退避，竟不重治其罪，将视朕为何如主。伊非不虑及此，而敢于遽请回京者，众人能知其故乎？伊之意中，明知不称任使，朕必重治其罪。然治罪亦不过如庆复之革职家居，转得优游自逸，为嗣续计。向来赏赉丰厚，尽足自娱。而金川之役，傅恒必自请督师，朕亦必以此任相属。而彼地险碉林立，攻取维艰，即傅恒亦未必遽能奏绩，不过与伊相等。即能成功，亦傅恒之福命所有，与伊无所加损。如其不成，朕又必重治傅恒之罪，而眷念旧臣，伊必且复用。是治罪之条，乃伊所预料，即奉到前旨，亦无所悔惧。惟此旨洞鉴其肺腑，伊当腑首无辞，始悔其蓄谋之大谬耳。此朕向所谓小聪明，是大糊涂也。不如此，不足成其为讷亲，而众人之不能见及，即其逊于讷亲之处。是朕从前任用讷亲，原未为误也，今诸王大臣合辞奏请将讷亲交部治罪，于法本无可逭，但须俟伊回奏到，再行酌夺降旨。"

会讷亲回奏至，谕曰："讷亲所奏，更复浮混无耻，且皆委过于张广泗。讷亲以经略重臣，军中调度，皆听指挥，功过无可旁贷，岂容一切推卸在张广泗。如折内所称各情节，讷亲身为经略，果实见其非，何难据实参奏，即一面参奏，一面提问，亦无不可。观其迟回不断，并非伊见不及此。盖以一参张广泗，则军中之事，皆伊所仔肩，其责愈重，惟留以为卸过之地，将来即或无功而归，亦尚藉张广泗为之代任其责。居心若此，是岂受恩深重，实心任事之大臣所为乎？况伊折内所称自任举失事，即顿兵二十余日，不敢前进，是怯懦委靡，全无愧愤激励之意，咎无可辞。至所询伊并不亲身督战，惟在帐中坐观诸事，亦据一一俯认不讳，因奏请将伊交部严加议处。夫迟误军机，畏缩观望，设令讷亲处分他人罪状，有不问以斩决者乎？而自乃仅请交部议处，此岂降革所能了局者耶？"

又谕曰："讷亲办理金川军务，乖张退缩，老师糜饷，经诸王、文武大臣等参奏，朕谕令侍卫富成将伊举动言语，逐一据实陈奏。据富成奏称，讷亲云：'番蛮之事，如此难办，后来切不可轻举妄动。但此言我如何敢上纸笔入奏。'讷亲此语，实为巧诈之尤。伊受朕深恩一十三年，推心置腹，何事不可陈奏。如果贼径十分险峻，伊曾身同士卒，尽力进取，屡冒锋刃，犹不能克，再调劲兵，更番前往，仍不能深入其阻，而供亿浩繁，徒糜帑项，则当以实在情形奏闻，请旨罢兵。况金川之事，自因其与泽旺构衅，涉及边圉，不得不发兵致讨，朕实非利其土地人民，轻启兵端。前后所降谕旨，皆讷亲同办之事，迨伊与张广泗久无成功，朕又屡次传谕，令其详悉斟酌，倘有不能殄灭之故，即可明言其所以然，直请班师，毋得含糊两可。且于伊奏折内批示云：'岂有军机重务，身为经略，而持此两议，令朕遥度之理。如能保明年破贼，增兵费饷，朕所不惜。若终不能成功，不妨明云臣力已竭，早图归计，以全始终。'讷亲以亲信重臣，膺阃外重寄，经朕如此谆切指示，亦当遵旨据实覆奏，朕岂有不加以裁酌，允其所请之理。且伊果肯侃侃直陈，则此局早已可竣，何用糜费如许物力。是今岁之稽迟，皆讷亲之贻误，咎更何辞。又或虑奏到时，为军机大臣及办事司员所知，亦宜亲笔密缄，直达朕览，何得谓之不敢上纸笔入告。此等紧要情节，不敢入告，岂如伊历来折奏，摭拾浮言，自相矛盾者，转谓敷陈之道，当如是耶？夫面从而退有后言，乃人臣所当切戒。讷亲所称后来不可轻举妄动之语，军机大臣等能窥见其隐衷乎？伊之意自知身名决裂，且无子嗣，计无所出，辄思以不必用兵之言，博天下迂愚无识者之称誉，而以穷兵黩武之名归之于朕。此其心怀狡诈，实出意想之外。朕诚不料十三年以来，加以隆恩渥泽，而讷亲之忍心害理，竟至于此。或上天以此示朕，俾知用人之难耶？讷亲又云：'上只想我胆大，我如何当得起。'讷亲退缩偷安，不敢冲锋夺险，实乃毫无胆量，朕方责其过于畏葸，过于胆小，何尝虑其胆大。昔伊祖冒险登

陴，流矢贯胫，著于女墙之上，犹能负伤血战，不以为苦，为国家建立大功。今其孙委靡至此，实朕所不能解。又讷亲闻云梯兵过辄云：'此皆我罪，若我今年办理得妥，何致圣心烦躁，又令如许满洲兵受此苦累。'此言尤为可骇。满洲官兵，有勇知方，一闻调遣，无不鼓舞振跃，志切同仇，皆众人所共见。朕方深嘉悦，而讷亲乃以为受此苦累，伊从军营中来为此浮言，摇惑众心，俾众人闻之，不知贼境如何险阻艰难。此惟经略大学士傅恒忠勇奋发，金石同坚，不为所惑耳。兵丁一闻此言，勇往之气，有不略为消沮者耶？明系伊自不能成功，而转忌他人之成功，故为此语，巧于离间众心，而不顾国家之大事，此其罪可胜言耶？著将此旨晓谕中外知之。"寻命尚书舒赫德逮讷亲赴军营，会同经略傅恒等，一面讯明，一面即将伊祖遏必隆之刀，于营门正法，令军前将弁士卒共见之。

胡中藻

国初于前明臣工之归款者，率仍还以显职，保其初终。如钱谦益之有才无行，为朝廷所深恶痛绝之人，至令天下销毁其所著《初学集》、《有学集》，而明谕中犹称止欲斥禁其书，并非查究其事。同时之大学士陈名夏辗转矫诈，屡次从宽免死，乃犹与同僚宁完我言："若要天下太平，除非依我两事。"宁问何事，名夏推帽摩其首曰："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宁以其语上闻，而其时但治名夏以抹删谕旨，作奸犯科诸款，于前两语，亦置之不问。盖定鼎之初，人心未能齐一，故朝廷每以宽大处之。乃不料百余年后，尚有丧心病狂之胡中藻者。

谨按：乾隆二十年三月十三日，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面奉上谕："我朝抚有方夏，于今百有余年，列祖列宗深仁厚泽，渐洽区宇，薄海内外，共享升平。凡为臣子，自乃祖乃父食毛践土，宜其胥识尊亲大义。乃尚有出身科目，名列清华，而鬼蜮为心，于语言吟咏之间，肆其悖逆，诋讪怨望，如胡中藻者，实非人类中所应有。其所刻诗，题曰《坚磨生诗钞》。坚磨出自《鲁论》，孔子所称磨涅，乃指佛肸而言。胡中藻以此自号，是诚何心！从前查嗣庭、汪景祺、吕留良等诗文日记，谤讪诪张，大逆不道，蒙皇考申明大义，严加惩创，以正伦纪而维世道。数十年来，意谓中外臣民，咸知警惕，而不意尚有此等鸱张狺吠之胡中藻。即检阅查嗣庭等旧案，其悖逆之词，亦未有累牍连篇，至于如此之甚者。如其集内所云：'一世无日月。'又曰：'又降一世夏秋冬。'三代而下，享国之久，无如汉、唐、宋、明，皆一再传而多故。本朝定鼎以来，承平熙皞，盖远过之，乃曰'又降一世'，是尚有人心者乎！又曰：'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至《谒罗池庙诗》则曰：'天非开清泰。'又曰：'斯文欲被蛮。'满洲俗称汉人曰蛮子，汉人亦俗称满洲曰达子，此不过如乡籍而言，即《孟子》所谓东夷、西夷是也。如以称蛮为斯文之辱，则汉人之称满人曰达子者，亦将有罪乎？又曰：'相见请看都盎背，谁知生色属裘人。'此非谓旃裘之人而何？又曰：'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又曰：'再泛潇湘朝北海，细看来历是如何。'又曰：'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又曰：'掀云揭北斗，怒窍生南风。'又曰：'暂歇南风竞。'两两以南北分提，重言反复，意何所指？其《语溪照景石诗》中用周时穆天子车马走不停，及武皇为失倾城色两典故，此与照景石有何关涉？特欲借题以寓其讥刺讪谤耳。至若'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之句，尤为奇诞。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何乃有朝门不开之语！又曰：'人间岂是无中气'，此是何等语乎！其《和初雪元韵》则曰：'白雪高难和，单辞赞莫加。''单辞'出《尚书·吕刑》，于咏雪何涉？《进呈南巡诗》则曰：'三才生后生今日。'天、地、人为三才，生于三才之后，是为何物，其指斥之意可胜诛乎！又曰：'天所照临皆日月，地无道里计西东。诸公五岳诸侯渎，一百年来俯首同。'盖谓岳渎蒙羞，俯首无奈而已，谤讪显然。又曰：'亦天之子亦莱衣。'两'亦'字悖慢已极！又曰：'不为游观纵盗骊。'八骏人所常用，必用盗骊，义何所取？又曰：'一川水已快南巡'，下接云：'周王渭彼因时迈。'盖暗用昭王南征故事，谓朕不之觉耳。又曰：'如今亦是涂山会，玉帛相方十倍多。''亦是'二字，与前两'亦'字同意。其《颂蠲免》则曰：'那是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燃灯。'朕一闻灾歉，立加赈邺，何乃谓佛灯之难觏耶！至如孝贤皇后之丧，乃有'并花已觉单无蒂'之句。孝贤皇后系朕藩邸时皇考世宗宪皇帝礼聘贤淑作配朕躬，正位中宫，母仪天下者一十三年。然朕亦曷尝令有干预朝政，骄纵外家之事？此诚可对天下后世者。至大事之后，朕恩顾饰终，然一切礼仪，并无于会典之外有所增益。乃胡中藻与鄂昌往复酬咏，自谓殊似晋人，是已为王法所必诛。而其诗曰：'其夫我父属，妻皆母道之。'夫君父人之通称，君应冠于父上，曰父君尚不可，而不过谓其父之类而已，可乎？又曰：'女君君一体。'焉得漠然为帝后也，而直斥曰'其夫'、曰'妻'，丧心病狂，一至于此，是岂覆载所可容者乎！他如自桂林调回京师，则曰：'得免吾冠是出头。'伊由翰林荐擢京堂，督学陕西，复调广西，屡司文柄，其调取回京，并非迁谪，乃以挂冠为出头，有是理乎？又有曰：'一世朴谁完，吾身甑恐破。'又曰：'若能自主张，除是脱缰锁。'又曰：'一世眩如鸟在笯。'又曰：'虱官我曾惭。'又曰：'天方省事应闲我。'又曰：'直道恐难行。'又曰：'世事于今怕捉风。'无非怨怅之语。《述怀诗》又曰：'琐沙偷射蜮，馋食狼张箕。'《贤良祠诗》曰：'青蝇投昊肯容辞。'试问此时于朕前进谗言者谁乎？伊在鄂尔泰门下，依草附木，而诗中乃有'记出西林第一门'之句，攀援门户，恬不知耻。朕初见其进呈诗文，语多险僻，知其心术叵测，于命督学政时，曾训以论文取士，宜崇平正。今见其诗中即有'下眼训平夷'之句。'下眼'并无典据，盖以为垂照之义亦可，以为识力卑下亦可，巧用双关云耳。至其所出试题内，考经义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卦六爻皆取象于

龙,故彖传言'时乘六龙以御天'。如伊所言,岂三爻不在六龙之内耶?'乾'为当今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又如鸟兽不可与同群,狗彘食人食,牝鸡无晨等题,若谓出题必欲避熟,经书不乏闲冷题目,乃必检此等语句,意何所指?其种种悖逆,不可悉数。十余年来,在廷诸臣所和韵及进呈诗册,何止千万首,其中字句之间,亦偶有不知检点者,朕俱置而不论,从未尝以语言文字责人。若胡中藻之诗,措词用意,实非语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谤及朕躬犹可,谤及本朝则叛逆耳。朕见此书已数年,意谓必有明于大义之人,待其参奏,而在廷诸臣及言官中,并无一人参奏,足见相习成风,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国法,正尔嚣风,效皇考之诛查嗣庭矣。且内庭侍从曾列卿贰之张泰开,重师门而罔顾大义,为之出资刊刻。至鄂昌身为满洲世仆,历任巡抚,见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愤恨,且丧心与之唱和,引为同调,其罪实不容诛。此所关于世道人心者甚大,俾天下后世,共知炯鉴。张泰开着革职交刑部,胡中藻、鄂昌已降旨拿解来京,俟到日,交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公同逐节严审,定拟具奏,钦此。"

和　珅

和珅之败,余适在京师,而尚未登朝,无由悉其罪状。后二十年,入军机,乃从档簿中得其梗概,与外间所传,颇无歧异。此本朝一大案,不可不缕列之,以为负国营私者戒也。嘉庆四年正月初四日,恭值纯庙升遐,和珅方为总理大臣,意得甚。次日,即有御史广兴疏发其罪。初八日,奉旨拿问下刑部,并下各直省督抚议罪。直隶总督胡季堂条陈其罪,请依大逆律,凌迟处死。并列其冀州城外坟茔前有石门楼,石门前开隧道,正屋五间,称曰飨殿,东西厢房各五间,称曰配殿,大门称曰宫门,外围墙二百丈,围墙外设堆拨,土人称曰和陵,墙西阳宅,房屋二百一十九间。定制,亲王坟茔围墙不得过百丈,和珅倍之。籍其家,更多人臣不应有之物。于是始将其大罪二十,宣示中外。

当睿庙册立为皇太子时,先期预呈如意,泄机密以为拥戴功,大罪一。圆明园骑马,直入左门,过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大罪二。肩舆出入神武门,坐椅轿直进大内,大罪三。取出宫女子为次妻,大罪四。川、楚教匪滋事,各路军营文报,任意延搁不递,大罪五。纯庙圣躬不豫时,毫无忧戚,逢人谈笑自若,大罪六。纯庙力疾批章,间有未真之字,辄口称不如撕去另拟,大罪七。管理吏、户、刑三部,一人把持,变更成法,不许部臣参议一字,大罪八。西宁报循、贵贼番聚众抢劫杀伤,将原折驳回,隐匿不递,大罪九。国朝曾有中旨,令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来京,乃故违谕旨,无论已未出痘,俱不令来,大罪十。大学士苏凌阿,以姻亲匿其重听衰惫之状,侍郎吴省兰、李潢,太仆卿李光云,以曾在其家教读,俱保列卿阶,兼任学政,大罪十一。军机处记名人员随意撤去,大罪十二。私盖楠木房屋,僭侈逾制,其多宝阁槅段仿照宁寿宫式样,大罪十三。其坟茔设立享殿,开置隧道,致居民有和陵之称,大罪十四。所藏珍珠手串二百余串,较大内多至数倍,并有大珠,较御用冠顶尤大,大罪十五。真宝石顶,非所应戴,乃藏数十余颗,并有整块大宝石,为内府所无者,不计其数,大罪十六。家内银两衣饰等物,数逾千万,大罪十七。夹墙藏赤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赤金六千余两,地窖埋银百余万,大罪十八。通、蓟地方当铺钱铺资本十余万,与民争利,大罪十九。家人刘全资产亦二十余万,且有大珠及珍珠手串,大罪二十。其宅中太监呼什图,时称内刘,籍其家,亦十余万,且为其弟刘宝梧捐纳直隶州知州,刘宝榆守备衔,刘宝杞州同衔。则和珅之平日贪纵狂妄,除大罪外,已难悉数矣。

时大学士、九卿、文武大臣、翰詹科道,公拟罪名奏上,如胡议。上以时当谅暗,不忍使大臣弃市,乃令和珅自裁。尤可怪者,籍没后,续查出真珠朝珠一挂,讯其家人,言往往灯下无人时,私自悬挂,对镜徘徊谈笑,低声自语,人不得闻。窥其心,又不仅封殖贪黩之可罪矣。其金银库内帐,及大柜内珠玉等项什物帐簿,有好女子四名掌管,每年太监罗玉持出查对一次。女子四名,香莲、蕙芳、卢八儿、云香也。籍和珅之家人刘全、刘陔、刘印、胡六家,除金银外,当铺八座,内监呼什图(即内刘)家,得米麦谷豆杂粮一万一千六十五石。时文安、大城两处被水,分给两县作为口粮籽种。又分和珅之第半为和孝公主府(和之子丰伸殷德尚十公主),半为庆亲王府(时尚为郡王)。及嘉庆二十五年庆亲王薨,五月十五日,管府事阿克当阿代郡王(讳绵慜),呈出毗卢帽门口四座,太平缸五十有四,铜路镫三十六对,此项皆亲王所不应有之物,而和珅有之。且铜路镫较大内所陈尤为精致,今分设于景运、隆宗两门外云。

卷　六

文人奇遇

或问古人致仕,以七十为期,亦有过七十而尚未致仕者乎?余曰:"此道其常耳,世固有未七十而即须致仕者,即有已七十而不必致仕者。若元魏世祖时,侍中罗结,年一百七岁,除长信卿,年一百一十,听归老,年一百二十乃卒。则存乎其人之禀赋,又岂可测之以常情乎。本朝乾隆初,沈归愚先生以六十六岁中戊午省试,六十七岁中己未会试,馆选,七十岁散馆授编修,七十一岁以大考二等,晋侍讲学士,七十二岁典试湖北,七十四岁乞假回里,七十五岁还朝,直上书房,晋礼部侍郎,七十六岁为戊辰会试总裁,七十七岁患噎疾,奉命许其归里,享林泉之乐。七十九岁迎驾于清江,是冬进京祝圣母万寿,蒙撰赐《归愚诗序》。八十五岁再迎驾,加礼部尚书衔。九十岁又同钱陈群迎驾常州,赐诗有'二老江、浙之大老'句。年至九十八而终,谥文悫。

以一介书生，暮年新进，备叨异数，复享大龄，事为近今所稀，福亦未免太过。身后果以文字之故削衔夺谥。古人常言：‘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况以文人当之，能无惴惴哉！”

纪文达师

世传名人前因皆星精僧，此说殆不尽虚。相传纪文达师为火精转世，此精女身也，自后五代时即有之。每出见，则火光中一赤身女子，群击铜器逐之。一日复出，则入纪家，家人争逐，则见其迳入内室，正哗然间，内报小公子生矣。公生时，耳上有穿痕，至老犹宛然，如曾施钳环者。足甚白而尖，又若曾缠帛者。故公不能着皂靴，公常脱袜示人，不之讳也。又言公为猴精，盖以公在家，几案上必罗列榛栗梨枣之属，随手攫食，时不住口。又性喜动，在家无事，不肯坐片时也。又传公为蟒精，以近宅地中有大蟒，自公生后，蟒即不见，说甚不一。少时夜坐暗室，两目如电光，不烛而能见物，比知识渐开，光即敛矣。或谓火光女子，即蟒精也。以公耳足验之，传为女精者，其事或然。惟公平生不谷食，面或偶尔食之，米则未曾上口也。饮时只猪肉一盘，熬茶一壶耳。晏客肴馔亦精洁，主人惟举箸而已。英煦斋先生尝见其仆奉火肉一器，约三斤许，公旋话旋啖，须臾而尽，则饭事毕矣。《听松庐诗话》云：“姜西溟不食豕，纪文达不食鸭，自言虽良庖为之，亦觉腥秽不下咽。且赋诗云：‘灵均滋芳草，乃不及梅树。海棠倾国姿，杜陵不一赋。’以梅花海棠为比。虽不食鸭，而鸭之幸固已多矣。”《芝音阁杂记》云：“公善吃烟，其烟枪甚巨，烟锅又绝大，能装烟三四两，每装一次，可自家至圆明园吸之不尽也，都中人称为纪大锅。一日失去烟枪，公曰：‘毋虑，但日至东小市觅之自得矣。’次日果以微值购还，盖此物他人得之无用，又京中无第二枝，易于物色也。”

刘文清师

诸城刘文清公亦由精灵转世，其归道山之岁，值十二月封篆之期，公坐内阁堂上，座后有一白猫，体态甚伟。当公未至时，固无猫也，此物自何来，人亦不知。堂上中书供事等群见之而未敢言。及公退，猫亦遂不见。二十四日，公卒。或猫即狐也，公将卒而神出见，然则此狐为公前身矣。

朱文正师

朱文正公观察吾闽时，先资政公及诸伯叔父皆受业焉。余入都，以门下晚学生礼晋谒，公颔之。及己未，公主会试，先兄曼云出门下，余谓兄之师，例亦为师，欲改称而公未之许。迨壬戌廷试，公与读卷之役，擢余卷为第一。后以他故，抑置第二，而心常歉然，逢人必述之，因余文中能用《春秋繁露》语也。适余进谒，告余曰：“读卷所得士，例可抗颜为师，况受知如足下者乎。以后可不必再执小门生之礼，太老师尊而不亲，老师亲而不尊，我于君家师友渊源之谊，不一而足，前此所以未许者，不欲君以兄弟之私，改先人之旧耳。”时公年已逾七十，见客恒闭目隐几，以杖支颐，杖头置青绢一方，盖以拭目也。与客谈亦多不睁目，语杂谐谑，有东方曼倩之风。尝语余曰：“顷到孔子庙廷，见左右两人护法，一是仲夫子，一乃蒋予蒲也。”时蒋方在朝为京卿，余亦不敢诘其原委。甲子，上幸翰林院，欲令与宴者皆即席为诗，公奏是日诸翰林皆蒙赐酒观戏，恐心分，不能立就，上允之。出语诸翰林曰：“若是日果即席为诗，诸君能不钻狗洞乎？”翰林衙门土地神，旧传为昌黎韩公，公以为代韩公者，为吴殿撰鸿。一日丁祭毕，坐轿过土地祠，公自轿中回头作拱，大声曰：“老前辈，有请矣。”除夕，有门生至家，与公谈岁事，公举胸前荷囊曰：“可怜此中空空，压岁钱尚无一文也。”有顷，阍人以馈岁仪呈报曰：“此门生某爷某爷所送若干封。”公曰：“此数人太呆，我从不识其面，乃以阿堵物付流水耶？”自以前身为文昌宫之盘陀石，因号盘陀老人。有请乩者谓公系文昌二世储君，名渊石，故字石君。奏请加封号，行九拜礼。喜为人说因果，尝言某某前生为其妇，某某为其妾，某某为其子，前世有缘，故恒结今世缘也。卒之日，卧处一布被布褥而已。上亲赐奠，甫至门，即放声哭，且赐以诗，有“半生唯独宿，一世不谈钱”之句，公得此，亦可以慰矣。

青乌之术，有不可不信者。公之先，浙人，曾祖客于京，业锻。有江西一士善地理，而道不行，迍邅已甚，居与朱翁邻，每出入扃户，即属朱翁视焉。居数岁，将归，谓朱翁曰：“承翁爱已久，愧无以报德，意中相得佳城二三处，翁能移殡此乎？”翁谢以无力置地，术士言此地价不昂，我力尚能买以赠翁也。因以千文买芦沟桥西镇冈塔前地一区，为植榆一株，告朱翁曰：“他年移殡来，树下即穴也。后嗣当大贵，然须坚嘱后人：若贵，切无以土冢不华，别加土山与石坊、享堂等物也。”故公虽入阁，惟土坟一丘、树二三十株而已。公殁后，公之侄山东方伯锡爵于坟后培以小土山，中央画一红日。居无何，公子四品卿遂亡，公之孙观察公年未四十而夭，方伯亦褫职责戍，侄孙澄守常州府，复左迁病废。累世簪缨，顿嗟零落。近公之曾孙某悟其故，不告家人，竟将土山毁去，乃举于乡，由教习得县尹，公后起，乃渐有人云。

松文清公

外省知交，于中朝之名公伟人，有识有不识，而无不知，有蒙古松中堂筠，多欲从余得其详者。余与公相聚日浅，公骑箕时，余已外宦，屡驰信京师，索其行状志铭，不可得。但知公以嘉庆十五年，由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十九年，授武英殿大学士。二十一年，以事降。道光间，复起为尚书。十四年休，十五年薨，谥文清而已。间有所闻逸事，曾笔之书，兹录出以应问者，凡七条云。

嘉庆二十五年八月，睿庙梓宫自热河回京，初奉安

于乾清宫，继乃择日，奉移于观德殿。是日出东华门，进景山东门，上哭泣步送。京中自王公大臣官员以下，皆得俯伏甬道之左哭送，白袍列跪者，不下千万人。余亦在班中，遥见上步行甫半，忽趋至甬道边，扶一跪伏者之手，大哭失声，跪伏者亦抢地大哭。众远察之，则松公也。时公仅赏一骁骑校，不过兵丁拔补之阶，而至尊当哀痛迫切之际，竟能于千万人中物色见之，非平日鱼水之契，有异寻常，何克臻此。翼日，即有副都御史之命，而公仍得左右赞勷矣。

公出为伊犁将军时，未曾挈眷，一日，遣役至京，附银五十两，以为迎取夫人路费。适役夫未行，而银已他用，因即不寄路费。公家故素俭，长公子少宰熙昌竭力摒挡，始得送其母夫人就道。夫人既至，公亦不择日，即命入署，僚佐皆不知将军夫人之已至也。署旧有别院，乃置夫人其中，而日扃其门，供馔之外，每月与钱十千，婢媪佣值，俱取给焉。院内正屋三楹，中为堂，夫人居堂东，西为佛堂，公每日五更入佛堂顶礼毕，坐堂中，与夫人啜茗闲语半时而出，仍扃其门，而夫人每日当四更必起栉沐以待之。公之礼佛，不间寒暑；夫人之夜起，亦不间寒暑。同时有策大人者，公事故简，每日黎明即起，靧面毕，即驾骡车传食于同城寅好署中，亦无间寒暑。那绎堂师时亦在西域，尝戏语人曰："我若死入轮回，必与阎罗相约，或再为男人，或转为女身，或堕落畜类，惟命之从。但不愿作策大人骡及松将军夫人耳。"公由伊犁将军除吏部尚书，入京，行抵涿州，八喇嘛遣人迎之，公乘一马，喇嘛之使人乘一骡，易骑而行，自涿州连宵至圆明园，其家人戚友迎于长新店者俱不知也。到园已四更，扣军机章京直庐之门，司阍者呼叶老爷起，公属为具折。叶老爷者，户部郎中叶云素继雯也。是日，叶公非入直期，重公之为人，不敢辞，而公亦不问其姓名，即以叶老爷称之而已。次日入见，即呈讲《大学》首章，以为治国平天下，当自正心诚意始。出借勒相国肩舆候客，家人始闻公之已到都也。晚仍宿园中，又次日入城，先赴吏部之任，日晡方归家，其妾迎于中门，公顾问曰："此谁家戚谊也？"长公子曰："此某姨娘耳。"公乃恍然曰："汝今亦老矣。"

公身材仅中人，而体气壮实，有庄敬日强之功。惟自边臣内擢后，头每涔涔动，镇日不已，即入对亦然。余时以军机章京诣公宅画稿，值酷暑，公以烧酒及西瓜饷余。时余方编辑军机题名，并从公询枢垣故实，语颇叨絮，公因令解衣纵谈，因乘间问公头动之故。公慨然曰："此非病也。我在西域时，手刃叛回至数百人，未免杀戮过重，至今耿歉于中，不觉震动于外耳。然不如此，恐回疆未必安戢至今也。"公面如罗汉，必极慈祥，自是活佛度世，节钺所莅，无人不被其泽而饮其和。叛回之戮，辟以止辟，正公镇边作用，不知者或以杀降为公咎，岂知公者哉！

公奉差往江南查办事件，得旨引对后，即欲挈值宿行李出城，不回私宅。因随带之司员部署不及，吁公稍缓时日，公许以晡时出城。时方巳刻，乃枉途至韩桂舲先生家小住。先生尚在刑部署未退，公自索酒肴独酌，并令韩家人等磨墨，供写大字。偶闻宅门外喧嚷声，询之，则卖鸡担与阍人争价也。公立取担入，如其价，全买之。向内宅借京钱四千，交付讫，而以鸡嘱阍人曰："为我交韩太太，加意喂养肥美，俟我差旋时再来大嚼也。"语毕，遂出城，住长新店。再逾日，而随带之司员始赶到同行焉。

公赴江南总督时，路过袁江，时费筠浦督部淳因防汛驻河上，款留公于行馆午饭，宾主皆大户，饮至灯时，公欲易烧酒，费从之。公谓费曰："两人饮，毕竟寂寞，此地寮属，尚有知酒趣者否？费曰："即有之，亦不过数十杯即颓然，求可以陪我两人者，殊不易得。无已，惟有河辕中军某副将者，庶几其可。然官卑职小，何可以陪中堂。"公曰："副将亦二品官，但取能饮，何较官职。"因急召至，令侍末坐。公与费且饮且谈，而某副将从旁默饮，一杯复一杯，不敢留涓滴也。至五更，公稍倦，因辞归舟，且曰："黎明如顺风，当即解缆，不复来告辞矣。"公甫登舟，而天已晓，费遣官探之，则回报南风甚大，断难开船，中堂已和衣睡矣。无何，而费诣公舟谢步，并邀公重至行馆，曰："既风大不能行，何不再畅饮一日？"公诺之。早饭肴馔已陈，公曰："昨某副将饮得甚闲雅，何不仍召之来？"费令人促之，则云："某副将昨夜回署，即不能言动，今晨已奄逝矣。"公与费皆大惊，草草饭毕，即回舟，冒风解缆去。此事河上人至今能道之。

公喜为擘窠书，尤喜作大"虎"字，每觅大幅纸，尽幅为之，间以赠人。或人以纸求书者，无弗应。枢直同人，各得一幅，余以未得大纸，不敢求公。自谓此字可驱邪镇鬼，盖亦不尽然也。闻在江南督署，有中军某副将者，躯干甚雄伟，适得大纸一幅，磨墨数升，求作"虎"字。公披襟直挥，而笔尚有余墨，因顺势向某副将脸上一涂，掷笔大笑曰："此单料张桓侯也。"某副将不但不以为忤，且以为荣，公之盛德被人也如此。

读 书

圣人以身教人，不过曰好古，曰好学，曰不如学，其屡称颜子，亦不过称其好学。今人动以讲学为迂阔，且以为宋人之恶习，不知圣人已以学之不讲为忧，则讲学岂足为世病。今世之通患，在士大夫不说学，而其害遂中于人心，国本殊堪隐忧。忆嘉庆十余年间，余掌南浦讲席，其时邑中士大夫尚讲究读书，院中肄业生，亦欣欣向荣，日以诗文相质证。虽所讲亦不过俗学，然所汲汲在此，则一切放僻邪侈之事，究竟无暇兼为之。今相隔三十年，此调不谈已久，无怪乎风俗之日偷，而可与言者之日鲜也。癸卯夏间，苏鳌石廷尉廷玉由苏州回闽过浦，余留在北东园中谈宴数日。廷尉寓居城外，早入晚归，尝语余曰："余日夕往返不下六七次，而从无一入耳之书声，何也？"余告以浦人近不务读书，同与浩叹。因忆《江行杂录》中载司马温公过鸣条山余庆寺，寺中父老五六辈请曰："某等闻端明在县日，与诸生讲

书，村人不及听，今幸相遇，愿得闻其略。”公即取《孝经·庶人章》讲之，既已，复前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诗》二句，此独无，何也？”公默然谢曰：“生平虑不及此，当思所以奉答。”父老出，语人曰：“吾今日难倒司马端明矣，不知公后日果何以答也。”似此佳话，今日不但无此人，亦并无此事矣。王渔洋先生云：“尝闻耿道见《说古》本《庶人章》末，有《诗》二句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绹。’”附记于此，以广异闻。

读仪礼

内外孙中有稍聪颖者，自谓《五经》及《周礼》、《尔雅》皆已读遍，锐意欲读《仪礼》，而塾师中不必皆已读《仪礼》者，遂有择师而事之意，余不谓然也。忆余少时，与泽卿兄同塾读，先叔父太常公每课泽卿兄读《仪礼》，竟能背诵如流。而先资政公却不以此相督责，谓必须《五经》烂熟，然后再治《仪礼》，否则徒劳而罔功。昔韩文公以大儒尚苦《仪礼》难读，况后生小子乎。嗣余出从外舅郑苏年师学为制义，偶以俎豆之事命题。时余方阅无锡秦氏《五礼通考》，将俎豆故实，分比胪列粲然，大为苏年师所激赏，谓皆从《仪礼》中来，实则未尝肄业及之也。未几，应新郡伯观风，题为端章甫。时余方阅吾乡林樾亭先生《三礼陈数求义》，于端章甫制度，颇有会心，阅观风卷者为萧山王南陔先生绍兰，以余卷独能贯穿《仪礼》，擢冠其军。自是余始耻声闻之过情，而大作读《仪礼》之想，偶辑成《仪礼节本》四卷，谓稍简易可备授徒之资。偶以示同年老友王陆亭广文大经，则以为中多疏舛，不足以示后学。于是又毁其稿，而自知其困苦难成也。今诸孙中果有能读《仪礼》者，此正古人所谓难者不避，岂肯阻其向往之心，而不能不以余之所阅历者正告之，窃自比于识途之老马云尔。

月令气候

诸孙中有读《月令》者，执简而问曰：“《月令》一年七十二候之名，何以与时宪书所载亦有异同？”余曰：“岂但此两书异同已哉！七十二候之名，权舆于《夏小正》，此后则《汲冢周书》、《管子》、《淮南子》、《吕氏春秋》所载字句，各有错出，然亦不过小异而大同。惟王冰注《素问》所引《吕氏春秋》七十二候，则与今行《吕氏春秋》本迥不相同，如‘雷乃发声’下有‘芍药荣’，‘田鼠化为駕’下有‘牡丹华’，‘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吴葵华’，‘麦秋至’作‘小暑至’，‘半夏生’下有‘木槿荣’，‘蛰虫坏户’下有‘景天华’，此皆无关宏旨。惟今时宪书十一月‘麋角解’，自乾隆间改为‘麈角解’，已奉功令通行，不可不知耳。”

千字文

《千字文》有三本，齐萧子范之作不传，梁周兴嗣所次，据《梁书》、《南史》，皆以为王羲之书，乃《尚书故实》云：“武帝命殷铁石于钟，王书中拓千字，召兴嗣韵之，一日缀成。”《玉溪清话》亦云：“梁武得钟繇破碑，爱其书，命兴嗣次韵成文。”所说不同。《宋史·李至传》亦言是钟繇破碑，而盛百二《柚堂笔谈》云：“右军所书即钟《千文》也。”金坛王氏《郁冈斋帖题》曰：“魏太尉钟繇《千字文》，右军将军王羲之奉敕书，起四句云：‘二仪日月，云露严霜，夫贞妇洁，君圣臣良。’”结二句与周氏同，是周兴嗣所次亦有二本不同也。余偶为人书《千字文》，“律吕调阳”作“律召调阳”，观者或以“召”字为误，请削易之。余曰：“‘召’字不误，‘吕’字乃误也。宋吴坰《五总志》云：‘隋智永禅师居长安西明寺，自七十至八十岁写真草《千文》八百本，人争取之。但作‘律召调阳’者皆是。按闰余与律召，正是偶对，不知何时误作‘吕’字。”余斋藏董香光手书册亦作“吕”矣。

上大人

余流寓浦城，次儿、三儿、五儿及长女、三女，悉比户而居，内外孙十余人，皆不过十岁上下，塾师延至四五人。有初学执笔者，每写上大人等字，辄询塾师以出在何书，如何讲解，多不能对。余告之曰：“《水东日记》载金华宋潜溪学士濂晚年喜写此，必知所自。《说郛》中亦载之，大抵取笔画稀少，易于识认耳。祝枝山《猥谈》云：‘此孔子上其父书也。上大人为一句，孔为一句，乃孔子自称名也。一已化三千七十士尔为一句，言一身所化士有如此也。小生八九子佳为一句，盖八九乃七十二，言三千人中，七十二人更佳也。作仁可知礼也为一句，作犹为，仁与礼相为用，七十子善为仁，其于礼可知也。’此说不知所本，要足以广异闻。”

沪渎唱和诗序

道光辛丑秋，余驻兵上海，防堵暎夷。适朱兰坡同年琦、黄霁青太守安涛先后来访，皆昔年宣南诗社旧侣，兰坡别不过七年，霁青则别二十余年，此番不期而遇于戎马倥偬之中，真喜出望外矣。时霜蟹初肥，因招集行馆中，饮酒赋诗，乃不数日即为抟沙之散，怅良会之大难，惜胜游之不再，每思作一小文覼缕其事，而匆匆未暇以为也。今夏养疴浦城，忽承霁青以诗文集见寄，反覆卒读，如同晤谈，诗名《息耕草堂诗集》，文名《真有益斋文编》，中有《沪渎行馆雅集诗序》一篇，则正述丑秋之事。故人千里，适有同心，为之狂喜，遂亟录之。庶几此文传，而吾辈亦因以俱传也。

文云：鄙人以辛丑暮秋，旅食沪渎，适泾县朱兰坡先生，因嵇、吕之契，访崔、李之交，命驾而来，盍簪有喜。时长乐梁公方开府吴中，筹边海上，为东道主，续南皮游。折简而材官驰，张筵而卫士屏。巨螯入手，旨逾八珍，落英满杯，香生九酝。邈矣达官之高致，依然京国之故情。听晚吹于营门，方愁送客；点风灯于牙帐，倘许收欢。沪渎人杂五方，地无重险，戎心狡启，蒿目多艰。前此置吏，或闭关以禁奸，或沉船以塞口，商民交病，怨讟繁兴。公则秉和以辑众心，主静以孚众志，斟酌于同欲，措置于无形。以故人孑孑而公有余，人皇皇而公独暇。否则朝野殊其荣素，身世判其闲忙，

又安望羽书填委之余，寻文燕从容之好，如此集者哉！席既罢，公顾谓鄙人良会无多，今日可惜时之过也，文则永之。速羡罗睺，争斫陈于风云之表；迟惭司马，勉磨钝于砥砺之旁。制限七言，人各四首。邺中公宴，让彼七子之多；汉上题襟，即此一编之续云尔。

高雨农序

道光壬辰秋，余初次归田，暇辄类次前后所为杂文，自知体杂而辞支，不足以言载道。顾三十年来，时有纪事之作，不忍弃之如遗，姑摭拾丛残，就正于高雨农中翰。雨农遽为之序，且有溢美之辞。噫！余文不足存，而雨农之序则甚可传，余或附之以存，未可知也，因先附录于此。他日儿辈或编梓余文，则雨农序实启之，不可不记。

序云：韩子论文曰慎其实，夫其谓实者，岂专于文求之哉？不于文求之而充其实，岂不足于文哉？譬置两人集于此，一无实而求工于文，一有实而不以文自名。如以文论，宜求工者胜，不以自名者绌矣。然彼无实之文，于古文冥追而默契之，肖其体格焉，又肖其声情焉，可谓尽其心于文字之间者。要之体格之肖，土偶之面目而已，声情之肖，优孟之衣冠而已。羊质而虎皮，但见其可狎，不见其可畏，君形者亡焉耳。而有实者，亦既昭晰无疑，优游有余矣，即不以文自名，其为文者故在也。因综论之，自韩子复古后，同时之柳、李，宋之欧阳、曾、王、三苏，元之虞，明之归、王，固斯文大宗矣。其外有实而可贵者，区其体有三焉。清明和吉，德人之文也。总揽横贯，学人之文也。坐而言者，可起而行，通人之文也。三者不必求似古人，韩子以为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不必不似古人，欧阳子以为取其自然者是也。其精气充溢，方烜照不泯，岂不可自成一家哉！长乐梁方伯茝林先生起家词臣至今职，勋劳内外，为国屏翰。其著《紫藤吟馆诗钞》，久风行海内。既成政归，裒其文若干卷，为《退庵文存》，属澍然论之曰："某生平精力，半耗于仕宦，亦半耗于诗，其文但率胸臆言之，未能求工也。"澍然谨对曰："文何必求乃工哉。求工之工，是谓有人之见存，未见其能工也。已受而卒业，见有清明和吉者，有总揽横贯者，有坐而言已起而行者，叹曰：兹岂非实遂而光煜者邪？三者得一已足自名，况兼有之乎！先生之不求工，乃先生之深于文也。"谨述所见，请质以报，敢云序先生集哉！

按雨农此序作于道光甲午，次年余即奉召复出，迄兹十年中间，人事牵率，又添作杂文数十篇，而心计愈粗，故步愈失。雨农久已物故，此后谁复相知定吾文者乎？掷笔为之怃然。

已刻未刻书目

余髫龄即慕著书之名，与泽卿兄同入家塾，每分检陶九成《说郛》中所录各小种，剌取他书补之。先大夫斥之曰："陶书本系节录，何烦汝补此，韩文公所谓无益费精神也。"先叔父太常公乃从旁解之曰："此正古人所谓有斐然述作之意者，听其所为，犹胜于他玩弄耳。"登乡荐后，复稍稍为之。先外舅郑苏年师又训之曰："古人著书，多在迟暮之岁，或出穷愁之余，今吾子似尚不宜急急于此。"余皆谨识之，不敢忘。既通籍，官京师，日与通儒硕士上下其议论，又京秩清暇，非书籍无以自娱。即外宦后，案牍余闲，别无声色之好，亦惟甄微阐幽，抱残守缺是务。岁月既积，卷帙遂多，而衡诸古人著述之原，其实毫无心得。回忆先大夫及太常公、苏年师之训言，不觉爽然若失。今年逾七十，笔砚久荒，料检陈编，皆数十年心血所存，不忍尽弃，中有已刻问世者，有尚未能付梓者。自怜享帚之愚，难免覆瓿之诮，姑录存其目，付后人知之，俾无失散云尔。

《论语集注旁证》二十卷（自序，未刻）

《孟子集注旁证》十四卷（自序，未刻）

《夏小正经传通释》四卷（祝芳斋师序，未刻）

《仓颉篇校证》三卷（就孙渊如观察原本而校补之，未刻）

《称谓拾遗》十卷（未刻）

《古格言》十二卷（刘金门侍郎序，汤敦甫阁老序，刘次白中丞序，已刻）

《国朝臣工言行记》十二卷（未刻）

《三国志旁证》二十四卷（未刻）

《南省公余录》八卷（谢芗泉侍御序，附卢文肃师、戴金溪尚书、颜惺甫制府、孔荃溪方伯、萨湘林都统、达玉圃郎中各题词，已刻）

《枢垣纪略》十六卷（朱咏斋尚书序，自序，已刻）

《春曹题名录》六卷（未刻）

《东南峤外书画录》二十卷（未刻）

《文选旁证》四十六卷（阮云台师序，朱兰坡侍讲序，自序，已刻）

《玉台新咏读本》十卷（未刻）

《制义丛话》二十四卷（朱兰坡侍讲序，杨芸士明经序，未刻）

《试律丛话》十卷（吴棣华廉访序，未刻）

《楹联丛话》十二卷（陈莲史方伯序，自序，已刻）

《楹联续话》四卷（自序，已刻）

《巧对录》四卷（自序，已刻）

《长乐诗话》八卷（自序，未刻）

《南浦诗话》四卷（祖舫斋师序，已刻）

《东南峤外诗文钞》三十卷（陈恭甫编修序，皆录五代以前作，未刻）

《闽诗钞》五十卷（皆录宋以后至国朝各诗，未刻）

《三管诗钞》五十八卷（辑录广西通省古近人遗诗，已刻）

《三管诗话》四卷（自序，已刻）

《三山唱和诗》十卷（壬辰秋至乙未春里居所辑，未刻）

《东南峤外诗话》二十卷（未刻）

《江田梁氏诗存》九卷（自序，已刻）

《退庵诗存》二十四卷（翁覃溪师序，附蒋砺堂阁

老、刘金门侍郎、陈望波尚书、曾宾谷中丞、叶筠潭方伯、吴巢松侍讲、陈恭甫编修、吴棣华廉访、郭频伽、董晋卿、杨芸士三明经题词，已刻）

《退庵诗续存》八卷（自序，已刻）

《退庵随笔》二十四卷（汤敦甫阁老序，贺耦庚制府序，已刻）

《闽文复古编》六卷（未刻）

《闽文典制钞》四卷（自序，已刻）

《沧浪亭志》四卷（自序，已刻）

《沧浪题咏》二卷（张兰渚中丞序，林少穆尚书序，杨芸士明经序，已刻）

《梁祠辑略》二卷（朱兰坡侍讲序，为吴中新建梁伯鸾高士祠作，自序，已刻）

《江汉赠言》二卷（黎湛溪河帅序，王槐午观察跋，已刻）

《东南棠荫图咏》三卷（朱兰坡侍讲序，自跋，已刻）

《吴中唱和集》八卷（自序，王香湖方伯跋，皆录吴中同年唱和之作，已刻）

《葑江别话》四卷（皆录壬辰年引归，吴中同人送别之作，未刻）

《北行酬唱集》四卷（陈芝楣中丞序，道光乙未奉召时所辑，已刻）

叠韵诗

余作《七十自寿诗》，浦中人和者寥寥，每借口于韵脚之难。其实余成此诗时，即已为和作者地，并无险难之韵也。适杨竹圃亲家自扬州寄和原韵诗至，余即叠前韵答之。既思竹圃新春亦正七十，复叠前韵寄祝。虽诗格愈低，而运转自如，并不觉为韵所缚也。因备录前后两叠韵诗，以谂观者，以示家人，使知余虽老衰，而于此事尚复兴不浅耳。

杨竹圃亲家次韵寄和拙作《自寿诗》，叠前韵赋谢云："俚言一片付鳞鸿，四十余年过景匆（君之季父养亭先生延先资政公主讲其家，余之交君始此，事在嘉庆二年）。变灭云烟凭海上，逍遥日月自壶中。偶因陶写诗无债，为遣牢愁酒有功。南北相望二千里，天然两个信天翁。""归田何事不真归，双塔三山梦里违。阛阓讵堪参卉服（嗟夷要住白塔寺），庭阶且自看莱衣。豪情君欲凌沧海（时君将就养哲嗣安丰场官之任，地在盐城海滨），小筑吾欣倚翠微（浦城新居在粤山之麓）。但愿故人长健在，桑榆异地共晴晖。""尚忆邗江一棹移，绿杨深处两家宜。二分明月空怀悄，万朵名花春事迟。小合苔岑增感怆（谓谢茉石），无端萍水又分离（时海氛甚恶，扬人纷纷欲逃避。余初与君相约静镇不动，既乃各自食其言）。伯劳飞燕匆匆散，从此天涯系远思。""朋好来年聚话难，知君一例起长叹。卜居有愿诗人老（杨雪茉光禄有诗来夸新宅之美），行水无功国典宽（廖钰夫尚书）。旧帅仍怀忠悃赤（苏鳌石督部），逐臣深望诏书丹（林少穆督部）。春明伴侣晨星似，何日团圞续古欢。"

叠前韵《寄祝竹圃亲家七十寿》云："同是乘时遇顺鸿，回头人海各匆匆。自耽儒素非寒乞，为念时艰岂热中。泽在云司应有报，风清榆塞不言功（公由刑部郎出为榆林兵备道）。盛时进退原容易，林下新添矍铄翁。""连城新道孰当归，到处安家愿不违（公本籍连城，迁居福州新道，兹复寄居扬州安家巷）。筹笔深心消黑劫，彯缨异数称斑衣（公以武冈军功蒙赏戴花翎）。倦还岂学陶元亮，戒养难留束广微（公甫晋卿秩，旋乞养归）。为感九重宏锡类，白头犹许恋慈晖。""侧闻仙侣晚舟移，无恙归帆稳更宜（初以避海氛移家淮上，事定即归）。诗兴多缘朋旧起，手谈不厌夜眠迟。偶钻故纸仍游戏（暂掌安定书院讲席，旋即辞去），为勖新硎听别离（哲嗣四人皆从政外出）。安得腰缠再骑鹤，称觞一醉慰相思（本拟再游邗上亲奉寿觞，闻公将就养安丰，遂不果）。""七十年华古所难，神交何必索居叹。介眉酒值春筵巧，放眼筹添海屋宽（公诞辰当正月。安丰地滨海）。话旧尚能霏玉屑，延龄端不借金丹。松萝竹柏齐珍重，纪取新开八帙欢（古人以七十一岁为开八帙，《容斋随笔》言之甚详）。"

和卓阁老纪恩诗

余本拟年逾七十戒诗不作，今年七十有一，新正甫数日，即次韵汤敦甫阁老同年《游龙杖诗》。甫脱稿寄去，不旬日，又接卓海帆阁老同年索和《真除揆席纪恩诗》，复连宵于枕上成之。自笑甫说戒诗，旋即破戒，道力之不坚定可知。或笑余开年但和两阁老诗，未免势利，余亦无以自解也。明知此后不复编诗付梓，而又不忍听其过若飘风，姑附录之于此。记得嘉庆壬戌传胪后，恭读圣制诗注云："庶异日卓有表见，人称名榜。"今始知公姓于四十年前，早兆于天语之中，宜其为名榜中第一人也。

诗云："有喜联翩近圣颜，更欣新诏及春颁。九重早日资霖雨（嘉庆壬戌传胪日，圣制诗有"若渴求贤望作霖"句），百廿余年重雪山（蜀中自遂宁相公以雍正元年授武英殿大学士迨兹一百廿三年）。表见真符天语谶，承平但望日思艰。云龙追逐当时志，愧我衰龄独闭关。""仰镜倾风九品铨（公久掌铨衡，即以冢宰晋端揆），酬庸合被主恩偏。杜、房已久参丹地（近年参知政事者，以公为最久），瑰、颋由来其木天（谓哲嗣鹤溪编修）。盛可弹冠怜我老，何须搦管怵人先（元唱于百日后始得捧读）。寄声三百霓裳侣，四十年前漫拍肩。"

楹联剩话

余撰《楹联丛话》，初刻于桂林，一时颇为纸贵。近闻粤西、湘南两省皆有翻刻本，后至扬州，书坊亦欲谋翻刻，阮云台师为怂恿，余允成之，于是又有扬州翻刻本。既归闽，侨居浦城，汇检后得者，又编成六卷付梓，题曰《楹联续话》，而乞者愈多矣。尚有同人续录见寄者，则细碎不能成编，而竟置之，又复可惜，因附入《归

田琐记》之后，庶不负录寄者之盛心云尔。

粤西余小霞州判应松所录寄联话最多，如姜南《蓉塘纪闻》一条云："正德中，以江都赵鹤为山东按察司提督学校副使，鹤政尚严厉，所至考校生员，多所罢黜，众议纷然，搢绅亦多厌之，竟以此罢官。鹤去，以贵溪江潮代之，潮亦风裁凛然，生员之伤弓者犹畏之。潮出巡至齐河县，其分司壁间有题对句云：'赵鹤方剪羽翼，江潮又起风波。'潮见之，遂投劾归，恐招怨也。"又《聪训斋语》一条云："圃翁尝拟一联，悬草堂中云：'富贵贫贱，总难称意，知足即为称意；山水花竹，无恒主人，得闲便是主人。'其语虽俚，却有至理。"又王笠舫《琅嬛集》一条云："李东阳寿商文毅辂七十对联云：'自古年稀七秩，本朝才望重三元。'"按出句用人生七十古来稀语，自是佳典。惟我朝乾隆年间，恭奉高宗纯皇帝寿登七秩，自称古稀，刻有"古稀天子之宝"，则此后普天臣子，断不可再有古稀之称。而近日操觚者流，尚有贸贸不知此事者，所宜正告之也。又程南樵《樵余诗话》云："汪瑟庵先生为安徽学政时，循例至金陵试院考录遗才，撰楹帖云：'三年灯火，原期此日飞腾，倘存片念偏私，有如江水；五度秋风，曾记昔时辛苦，仍是一囊琴剑，重到钟山。'道光初，有太平广文某，以送考来金陵。故事，广文送考者，例向学使求所属遗才二名，是科为沈小湖学使，一概谢绝。某广文戏改前联云：'三年辛苦，只求两个遗才，倘蒙片念垂恩，感深江水；百计哀号，不管八棚伺候，拼着一条老命，撞死钟山。'后学使亦微闻之，不罪也。"又余小霞赠汪西芝巡检楹联云："菜根滋味知君惯，潭水交情爱我深。"皆切其姓。又壬寅罢官，舟过藤县，温心山明府鹏翀初建访苏亭落成，代姚若虚撰联云："万里赴琼儋，夜起江心弄明月；一亭抚笠履，我从画里拜先生。"（心山以苴林中丞师所遗苏公《笠屐图》勒石）又自撰一联云："公是孤臣，明月扁舟留句去；我为过客，空江一曲向谁弹。"盖檃括文忠公《藤江五古》诗意也。又代鹤松圃年重建阳朔县书院讲堂一联云："文笔耸层霄，爱此间对万壑萦洄，教化由来先党序；书楼崇讲席，愿多士做千秋事业，显扬不仅为科名。"文笔、书楼皆阳朔古迹也。又代曾幼竹明府挽兴静山太守云："廿年无此深交，最可感老尚依刘，久而弥笃；一病犹勤官事，更堪伤危将易箦，语不及私。"又代幕友黎白仙云："治谱已千秋，是名宦传人，最堪惜正盼迁莺，遽悲化鹤；齐民同一哭，况平生知己，更难忘几番说项，五载依刘。"又应松挽吴荷屋中丞云："为名士，作词臣，任封疆大吏，爱路近家园，小住桂林营绿野；工书画，考金石，著燕、许文章，怅迹疏坛坫，遽闻兜率迓香山。"时中丞侨寓桂林，应松解组后，甫得联文酒之盟，而中丞遽捐馆舍，故次联及之。又万乙楼太守集杜句赠应松云："古来材大难为用，老去悲秋强自宽。"又忆得湖南抚部某到任，初入本境，有某来迎，谈次，问湖南有新闻乎，某猝不及对，久之乃曰："无新闻，惟近时有一对甚工。有某县令姓续名立人者，一人戏以其姓名演成一对云：'尊姓原来貂不足，大名倒转豕而啼。'"此语颇脍炙人口，抚部笑而罢。及到任，竟摭以他事劾去。抚部不知何所见，实则令乃一好官也。此道光近年事。

福州学署中三百三十三士亭，为朱笥河先生所建，亭前有三百三十三石，皆当时诸生所献，每石镌一诸生名，今尚林立无恙。笥河先生报政将还朝，适介弟石君师来代，先生撰亭联云："偶为选地看山计，若慰连床话雨情。"运化无痕，自非老手不辨。

徐树人观察有泰山孔子崖集句石刻云："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可以语上也；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宜若登天然。"又高唐州武庙为山西乡祠，观察撰联云："乡人到处皆祠祝，先帝当年此宦游。"昭烈帝曾令高唐，故云。又集唐开元《泰山铭》字为楹帖云："载锡之光，百禄是荷；则笃其庆，万福攸同。"又一联云："积德承先，子臣弟友；虚心稽古，礼乐文章。"又济南府江南会馆云："表海滂雄风，今乐何如古乐；明湖联旧雨，济南胜似江南。"

林岵瞻比部在京为其祖母称觞，余大儿逢辰赠联云："致欢久协曹全谚，介福长酬令伯情。"皆切祖母，说重亲。致欢，用《曹全碑》语，非素讲汉隶者不知也。介福，亦用《易经》"受兹介福，于其王母"语。

有杭人赵京者，因病入阴司，举头见柱上一联云："人鬼只一关，关节一丝不漏；阴阳无二理，理数二字难逃。"后署会稽陶望龄题。

广东省城有武林会馆，在归德门外宴公街，杭州商贾于此醵金创建，既落成，其乡人梁应来绍壬为撰楹帖云："一阕《荔支香》，听玉笛吹来，遍传南海；双声《杨柳曲》，问金尊把处，忆否西湖。"真雅音也。

王叔兰《避暑钞》中载侯官连梅耦明经攀桂所作楹联多可采，如云："暗室中须问心得过，平地处亦失足堪虞。""幼不学，壮无能，伤今老大；过愈多，功又少，请自乘除"。"始念佳而转念不佳，见义无勇；一事错而凡事皆错，择术未精"。"四十二年碌碌无奇，安得出人头地；三百六日孳孳为利，何堪昧我性天。""显扬之谓何，筋力渐衰，叹利名无就；教诲不可已，心思既竭，望子弟能贤。"按"利名无就"四字近俗，有友人代改之曰"行藏无据"，似较胜也。

朱竹垞先生尝为施粥厂作联云："同是肚皮，饱者不知饥者苦；一般面目，得时休笑失时人。"此较《随园诗话》所载题养济院一联，稍有含蓄。

贵州省某驿馆中有一联云："满眼尽穷黎，奚忍多用一夫，误他举家生活；两头皆险路，何不缓行几步，积君无限阴功。"仁人之言，亦积无限阴功，便是当头棒喝矣。

袁简斋先生尝言，神庙联以用成语为宜，然亲切浑成而有味者，不可多得。闻张睢阳庙一联云："须髯辄张，凛凛有生气；颜色不乱，阳阳如平常。"此本传与韩文本为睢阳写照，难得天然作对耳。又金陵三圣庙祀刘、关、张，其联云："若傅粉，若涂朱，若泼墨，谁言心之不同如其面；为君臣，为兄弟，为朋友，斯诚圣不可知之

谓神。"此联脍炙人口，然三圣字已觉未安，而"傅粉"、"涂朱"、"泼墨"等语，皆不见古籍，"兄弟"二字，尚本史传，而"朋友"二字，又是虚谈矣。

京师浴堂门首联云："入门兵部体，出户翰林身。"盖上句借音为冰布体，下句借音为汗淋身也。嘉庆乙丑，聂蓉峰铣敏以庶常改兵部主事，至己巳万寿，聂复以撰进颂册赏编修，有友人戏举浴堂联句赠之，皆以为巧合。

张诗舲方伯知余方续集联话，自桂林手书一纸寄来云："文远皋先生以翰林历掌文衡，官步军统领，卒于驻藏大臣之任，丧归京师，曾撰联奉挽云：'内相经文兼纬武，西方成佛即升天。'祥符大工未合龙以前，正月初三夜，走埽下南同知王汉沉焉。越七日，求尸不得，以衣冠敛，亦撰联吊之云：'七日招魂，屈子衣冠轻似蜕；九重赐恤，王尊名节重于山。'又题风洞山云：'漓江水绿招凉去，常侍诗清赏雨来。'又题五咏堂云：'雄藩胜览曾开阃，太守风流尚读书。'"

古人云："一死一生，乃见交情。"余有所撰知好挽联，必出手制，然但抒哀悃，且冀以存其人，不暇计工拙也。在扬州挽淮扬观察李石舟国瑞云："吴会领班联，实政真无惭益友；淮扬瘁心血，虚衔何以慰衰亲。"余在苏藩，曾调石舟为首郡，甚资臂助。既擢淮扬道，以河堧出力，加运使衔。殁时，其慈亲尚在堂也。又挽江宁方伯成兰生世瑄云："望断黔阳，可怜万里云帆，依然将母；魂消白下，共惜半年风鹤，了却孤臣。"客冬暎夷之扰，余防堵上海，督部远驻镇海，时金陵惟兰生一人支拄，风鹤之警，无日无之，往来书问，间日必至，皆商略夷务军情，意见颇合。自余引疾后，兰生势益孤，遂以忧死。闻灵船由长江回贵州，尚烦太夫人扶榇也。在苏州日，挽吴县令贺吉人崇禧云："百里旧神君，剡牍未酬举主愿；卅年前进士，盖棺犹是宰官身。"吉人为余十余年前所荐卓异，至今未进一阶。近余重莅吴门，复以同知奏荐，奉部覆准之日，吉人已不及见矣。又寄挽归安沈香城别驾廉云："淮浦最倾襟，脱颖为君欣得地；吴门方扫榻，遗函报我已生天。"余延香城于袁江署斋三年，甚相得，香城得官后，改执弟子礼甚恭。近以夺官归里，余急折简迎之，甫得报书，旋闻化去，尚未及中寿也。在浦城挽周芑源广文云："一乡善人，勖哉一弟分忧，一孤在抱；两行老泪，痛此两年盛会，两世交期。"余到浦后，逭暑消寒之会颇盛，芑源辄在坐，尝称之为一乡善人，同人无异辞也。又寄挽杭州许太淑人云："桂岭、芜城，随地齐歌众母母；萱心莲性，生天早现法身身。"太淑人之子两淮分司小琴惇诗、粤西太守芍友惇书，皆余门下士，居官并有循声云。

余解组后，戏作一篆印云："难进易退。"学者阮云台师见而喜之，为推其意，辑古语作楹帖相赠云："难进易退，易事难悦；先劳后禄，后乐先忧。"余甚愧其言。谢茱石同年赠联云："乾隆末，举秀孝，嘉庆初，历翰部，道光间，掌封圻，回首功名成百顺；经史部，有旁证，艺文家，喜博稽，政事门，备掌故，等身著述自千秋。"今年为七十诞辰，福州王叔兰以联寄祝云："二十举乡，三十登第，四十还朝，五十出守，六十开府，七十归田，须知此后逍遥，一代福人多暇日；简如《格言》，详如《随笔》，博如《旁证》，精如《选学》，巧如《联话》，富如诗集，略数平生著述，千秋大业擅名山。"亦皆就余篆印语而衍之者也。

卷　七

小　说

小说九百，本自虞初，此子部之支流也。而吾乡村里辄将故事编成七言，可弹可唱者，通谓之小说。据《七修类稿》云起于宋时，宋仁宗朝，太平盛久，国家闲暇，日欲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故小说兴。如云话说赵宋某年，又云太祖、太宗、真宗帝四帝，仁宗有道君。瞿存斋诗所谓"陌头盲女无愁恨，能拨琵琶说赵家"，则其来亦古矣。

封神传

吾乡林樾亭先生言："昔有士人罄家所有嫁其长女者，次女有怨色，士人慰之曰：'无忧贫也。'乃因《尚书·武成篇》'惟尔有神，尚克相予'语演为《封神传》，以稿授女。后其婿梓行之，竟大获利"云云。按《史记·封禅书》云："八神将，太公以来作之。"《旧唐书·礼仪志》一引《六韬》云："武王伐纣，雪深丈余，有五车二马，行无辙迹，诣营求谒，武王怪而问焉。太公曰：'此必天方之神来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职命焉。"《太平御览》十二引《阴谋》所载，与此略同，而以祝融、元冥、勾芒、蓐收为四海神名，冯修为河伯神名，使谒者各以其名召之，五神皆惊云云。则知太公封神，古有此说，今人于门户每书"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亦非无所本矣。

三国演义

《关西故事》载蒲州解梁关公本不姓关，少时力最猛，不可检束，父母怒而闭之后园空室。一夕，启窗越出，闻墙东有女子啼哭甚悲，有老人相向而哭，怪而排墙询之。老者诉云："我女已受聘，而本县舅爷闻女有色，欲娶为妾。我诉之尹，反受叱骂，以此相泣。"公闻大怒，仗剑径往县署，杀尹并其舅而逃。至潼关，闻关门图形，捕之甚急。伏于水旁，掬水洗面，自照其形，颜已变苍赤，不复认识。挺身至关，关主诘问，随口指关为姓，后遂不易。东行至涿州，张翼德在州卖肉，其卖止于午，午后即将所存肉下悬井中，举五百斤大石掩其上，曰："能举此石者，与之肉。"公适至，举石轻如弹丸，携肉而行。张追及，与之角力相敌，莫能解。而刘玄德卖草履亦至，从而御止，三人共谈，意气相投，遂结桃园之盟云云。语多荒诞不经，殆演义所由出欤？按今时以五月十三日为关帝生日，见《明会典》，今会典亦循旧

致祭。但子平家推算八字为四戊午，则非也。公死于建安二十四年己亥，元胡琦考之，当在六十上下，果戊午，仅四十有二耳。戊午乃光和元年，考《通鉴目录》，是年四月庚午朔，五月己卯朔，无戊午日。且古人始生，只记年月日，不及时，故唐李虚中推命犹不以时，见《韩昌黎集》。按今演义所载周仓事，隐据《鲁肃传》，貂蝉事，隐据《吕布传》，虽其名不见正史，而其事未必全虚。余近作《三国志旁证》，皆附著之。

金圣叹

今人鲜不阅《三国演义》、《西厢记》、《水浒传》，即无不知有金圣叹其人者，而皆不能道其详。王东溆《柳南随笔》云："金人瑞字若采，圣叹其法号也。少年以诸生为游戏具，得而旋弃，弃而旋得，性故颖敏绝世，而用心虚明，魔来附之。某宗伯作《天台泐法师灵异记》，所谓慈月宫陈夫人，以天启丁卯五月降于金氏之卟者，即指圣叹也。圣叹自为卟所凭，下笔益机辨澜翻，常有神助。然多不轨于正，好评解稗官词曲，手眼独出。初批《水浒传》，归元恭庄见之曰：'此倡乱之书也。'继又批《西厢记》，元恭见之又曰：'此诲淫之书也。'顾一时学者，爱读圣叹书，几于家置一编。而圣叹亦自负其才，益肆言无忌，遂陷于难。初世庙遗诏至苏，巡抚以下大临府治，诸生从而讦吴县令不法事。巡抚朱国治方暱令，于是诸生被系者五人。翌日，诸生群哭于文庙，复逮系十三人，俱劾大不敬，而圣叹与焉。当是时，海寇入犯江南，衣冠陷贼者，坐反叛，兴大狱。廷议遣大臣即讯，并治诸生。及狱具，圣叹与十七人俱傅会逆案坐斩。闻圣叹将死，大叹诧曰：'断头，至痛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大奇。'于是一笑受刑云。"

神 木

归途过杭州，由城外西湖取道，小憩净慈寺中，儿辈以运木井为疑。寺僧云："相传为宋嘉定时，道济大师因起净慈殿，需大梁栋，悉由此运出。适殿材已具，故后到之一木，即仍存井中。"言之凿凿，语似不经，然佛力无边，有不可以常理测者。何燕泉《余东序录》载，永乐四年，肇造帝京宫殿，工部尚书宋礼承命取材于蜀，得大木若干于马湖。一日，木忽自行，所过声吼如雷，巨石为开，肤寸不损。事闻，诏封其山为神木山，建祠祭享。此事史虽不载，而时代甚近，谅非子虚。则净慈之事，何足为怪。记嘉庆辛酉，余在京过夏，是年京畿大水，顺天府属三河等县，水高数丈，有木直立水中而行，端与水平，端上恒有光，夜望若灯，或有龟鱼蹲其上，相传为龙造宫取木也。邑父老有知其事者，谓木取于平谷县深山中，或十余年，或二十余年辄一取，其岁必大水。又有老妪言，幼时其戚某家北山下，一日，有六七人如木工状，暮投村中，皆不肯留，因诣戚某家，怜而止之宿。天明，客尚未起，穴窗以窥，但见鱼鳖纵横于地，惊而退，乃遥呼曰："日高矣。"顷之客出，故如昨也。临行，留一物置檐间为谢，嘱勿移动。及水发，村庐尽淹，此家独无恙云。道光癸未夏，淫雨为灾，直隶百余州县，皆成巨浸。先是三月间，有十三人，衣青，鞋袜襦裤皆一色，腰斧锯，过平谷西门外饭肆，各食素馒头，告主人以取木归，与前辛酉过其店者形状相类，众皆惶惧，恐复被浸，至是果然。然则龙宫伐木，事有明征；佛殿运木，理亦可信矣。

钓台诗

七里滩舟中，偶从篷窗望见钓台，高倚天半，回忆四十余年前，曾经登眺此景，如在目前，偶以指示儿辈，有踊跃欲系缆一登者，船中柁工水手皆不欲，谓登台者多不利，遂止。余曰："此语不必尽然。"然记嘉庆辛酉年，公车过此时，同计偕者五人，齐北瀛鲲、陈西山国铨、吴和庭观乐皆不欲登，余与陈虚舟龙标贾勇陟其巅，曾有诗纪之。是科北瀛成进士，西山、和庭皆大挑一等，惟余与虚舟打毷氉而回，则不可谓俗谚之竟属子虚也。因缮示我周行中诗句示之，谓"羞见先生面"二语，固已明明告我耳。恭儿问此诗有可考否，余曰："此诗见《元诗选》，为赵蒙斋所作。蒙斋名璧，字宝仁，云中怀化人，官至平章政事。《元诗选》亦只存此二十字，惟'利名'二字作'卿相'，亦不知其何所据也。"

首 县

小住衢州府城，西安令某极言冲途附郭县之不可为，因举俗谚"前生不善，今生知县；前生作恶，知县附郭；恶贯满盈，附郭省城"云云。按此语熟在人口，宋漫堂《筠廊随笔》已载之，云其先文康公起家阳曲令，常述此语，则其来亦远矣。近时有作首县十字令者，一曰红，二曰圆融，三曰路路通，四曰认识古董，五曰不怕大亏空，六曰围棋马钓中中，七曰梨园子弟殷勤奉，八曰衣服齐整，言语从容，九曰主恩宪德，满口常称颂，十曰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语语传神酷肖，或疑认识古董四字为空泛，不知南中各大省州县交代，全凭首县核算，有不能不以重物交抵者。余在江南，尝于万廉山郡丞承纪处见英德石山一座，备皱瘦透之美，中有赵瓯北先生镌题款字，云系在丹徒任内交代抵四百金者。又于袁小野郡丞培处见一范宽大幅山水，亦系交代抵五百金者。使非认识古董，设遇此等物，何从判断乎。若第十字所云，则亦惟南中冲途各缺有之，偏远苦瘠之区，尚攀跻不上也。

典 史

各县典史为流外官，古但称吏攒而已，然往往亦擅作威福。有为作十字令者云："一命之荣称得，两片竹板拖得，三十俸银领得，四乡地保传得，五下嘴巴打得，六角文书发得，七品堂官靠得，八字衙门开得，九品补服借得，十分高兴不得。"曲终奏雅，则非但雅谑，而官箴矣。

上衙门

州县衙参情状，各省大略相同，桂林有分段编为戏

出者，尤堪喷饭。一曰乌合，二曰蝇聚，三曰鹊噪，四曰鹄立（站司道班），五曰鹤警，六曰凫趋，七曰鱼贯，八曰鹭伏，九曰蛙坐，十曰猿献（谢茶），十一曰鸭听，十二曰狐疑，十三曰蟹行，十四曰鸦飞，十五曰虎威（各喊舆夫），十六曰狼餐，十七曰牛眠，十八曰蚁梦。此皆余所见所闻者，当时不觉其可笑，归田后，历历忆之，真可入《启颜录》也。

清　客

都下清客最多，然亦须才品稍兼者方能自立。有编为十字令者曰："一笔好字，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子围棋，六出昆曲，七字歪诗，八张马钓，九品头衔，十分和气。"有续其后者曰："一笔好字不错，二等才情不露，三斤酒量不吐，四季衣服不当，五子围棋不悔，六出昆曲不推，七字歪诗不迟，八张马吊不査，九品头衔不选，十分和气不俗。"则更进一解矣。程春庐曰："果能如是，虽近今翰苑诸君，何以加此。"然吾见亦罕矣。

酒　令

酒令有雅而谑者，宋人即尚之。如孟尝门下三千客，大有同人。或曰光武师渡滹沱河，既济未济。或曰刘宽婢羹污朝衣，家人小过。东坡曰："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斩小畜，后斩大畜。"当时盖指王荆公也。前明陈询忤权贵被谪，同僚送行，因饯席说令。陈循曰："轰字三个车，余斗字成斜。车车车，远上寒山石径斜。"高谷曰："品字三个口，水酉字成酒。口口口，劝君更尽一杯酒。"询自言曰："矗字三个直，黑出字成黜。直直直，焉往而不三黜。"有张、李二人互相谑者，张名更生，李名千里，因席间举令，李曰："古有刘更生，今有张更生，手中一本《金刚经》，不知是胎生？是化生？是卵生？"张曰："古有赵千里，今有李千里，手中一本《刑法志》，不知是二千里？是二千五百里？是三千里？"又江南无锡令卜大有善戏谑，闻新任宜兴方令者年少而有口才，与同僚武进令商议，其日有公宴，预拟一令，欲以窘新宜兴。既入席，卜曰："我有一令，不能从者，罚一巨觥。"乃曰："两火为炎，此非盐酱之盐。既非盐酱之盐，如何添水便淡？"武进令曰："两日为昌，此非娼妓之昌。既非娼妓之娼，如何开口便唱？"新宜兴方令曰："令不难遵，只是冒犯卜老先生。"众曰："但言之。"方曰："两土为圭，此非乌龟之龟。既非乌龟之龟，如何添卜成卦？"众乃大笑，服其敏捷。或云此前明方大司马逢时事。

灯　谜

《韵鹤轩笔谈》云：灯谜有十八格，曹娥格为最古，次莫如增损格，增损即离合也。孔北海始作离合体诗，其四言一篇曰："渔父屈节，水潜匿方。与时进止，出寺弛张。吕公饥钓，阖口渭旁。九域有圣，无土不王。好是正直，安固子臧。海外有截，隼逝鹰扬。六翮不奋，羽仪未彰。龙蛇之蛰，比他可忘。玫琁隐耀，美玉韬光。无名无誉，放言深藏。按辔安行，谁谓路长。"此诗离合鲁国孔融文举六字，如第一句渔字，第二句水字，渔犯水字而去水，则存者为鱼字。第三句时字，第四句寺字，时犯寺字而去寺，则存者为日字。离鱼与日而合之，则为鲁字，余皆仿此。此外复有苏、黄谐声，皓首粉底，正冠正履，分心素心，重门垂柳诸格，要不及会心格为最古。《国语》："秦客为廋辞于晋之朝，范文子知其三。"此谜之缘始也。在《左氏》则有河鱼庚癸之言，在乐府则有藁砧石阙之句，皆近于谜，特未施诸灯耳。国初毛际可作七绝十六首，每句隐一古人姓名，其在《孟子》内，遂为传作。近时偶阅《七嬉》，见《冰天谜虎》中一百二十八谜，颇有思致。如一点胭脂，打赤也为之小。传语报平安，打言不必信。红旗报捷，打克告于君。人人尽道看花回，打言游过矣。恨不作第一人，打气次焉。官场如戏，打仕而优。昱，打下上其音。走马灯，打夜行以烛，无烛则止。吃烟，打食在口，则吐之。亥，打一时半刻。亚元，打又是一个文章魁首。专门名家，打这人一事精，尤为警策。余友僻耽亦尝制《四书》古人谜，俱能别开生面。如郁郁乎文哉，打华周。准饬差，打许行。春风才度玉门关，打泄柳。建安七子，打曹交。丝套，打绵驹。三千宠爱在一身，打王歡。莫把丰肌认太真，打瘠环。自诉平生不得志，打陈辛。巨鳌无力冠灵山，打戴不胜。古貌，打陈相。三尸守夜，打彭更。超升按察司，打飞廉。孙，打子产。日躔大梁之次，打离娄。帝高阳之苗裔，帝高辛之苗裔，打龙子。余谓之曰："如日躔大梁之次，未免太典，须得天文家来猜矣。"渠曰："谁家没得时宪书乎！"余为语塞，以是信开卷有益之言为不谬。

近人杂谜

余养疴吴门，居沧浪行馆中，时来视余者，为苏鳌石、吴棣华、钱梅溪、杨芸士、吴青士诸君子。病间，亦不欲闻近事，酒次，惟杂举觞令为戏。时值上元灯节，或以外间街市灯谜相闻者，率不能惬人意，因忆说部所载灯谜，有极浑成大雅，及甚可解颐者。如松子，猜《四书》一句（父为大夫）。分明《周易》语，却是《楚骚》心。猜《四书》两句（象曰："郁陶思君尔。"）。止子路宿，猜《四书》一句（季氏旅于泰山）。打胎，猜《四书》两句（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怕妻羞下跪，猜《四书》一句（懦夫有立志）。四个头，八只眼，四只手，十二条腿，猜《四书》一句（牛羊父母。按："八"字原作"六"，翻刻本、同文堂本同。就下文所揭谜底计算，此当云"八只眼"，文明书局本已校正，今据改）。两个男的，两个女的，两个活的，两个死的，两个有名姓的，两个无名姓的，猜《四书》一句（华周、杞梁之妻）。游方和尚庙无人，猜《四书》一句（所过者化，所存者神）。节孝祠祭品，猜《四书》一句（食之者寡）。睢阳城，猜《四书》一句（巡所守也）。国士无双，猜《四书》一句（何谓信）。朱笔写词字，猜《四书》两句（未同而言，观其色赧赧然）。千不是，万不是，都是小生的不是，猜《四书》一句（平旦之

气)。佯,猜《四书》两句(何可废也,以羊易之)。核,猜《四书》两句,不连(果在外,仁在其中矣)。才名犹是杨、卢、骆,勃也何因要在前,猜《书经》一句(王不敢后)。佳文字,猜《书经》一句(惟敩学半)。主器莫如长子,猜《诗经》一句(笾豆大房)。前头吹笛子,后头敲破锣,猜《诗经》二句(鱼丽于罶,鲿鲨)。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猜《诗经》一句(与子成说)。朗诵《汉书》、《史记》,猜《左传》一句(有班马之声)。带见小门生,猜《左传》一句(老师费财)。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猜官名一个(玉环同知)。晋襄公,猜字一(爷)。赋得偃武修文,得闲字,猜字一(败)。春雨连绵妻独宿,猜字一(一)。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猜字一(人)。从左看到右,此字在口头;从右看到左,居间却是我,猜字一(仲)。夫妻猜拳,一个叫梅花,一个叫八马,猜字一(语)。一个大,一个小,一个跑,一个跳,一个吃人,一个吃草,猜字一(骚)。左看三十一,右看一十三,合拢来是三百二十三,猜字一(非)。眉峰耸翠,猜唐诗一句(山从人面起)。幺二三四六,猜宋诗一句(才有梅花便不同)。事父母几谏,猜鸟名一(子规)。浣花草堂,猜鸟名一(杜宇)。觅黑车王,猜《西厢记》一句(全不见半点轻狂)。掠,猜《西厢记》一句(半推半就)。禽,猜《西厢记》一句(会少离多)。太史公下蚕室,猜《琵琶记》一句(毕竟是文章误我,我误妻房)。用时丢在地下,不用时安在桌上,猜物一(木珓)。子龙单身保阿斗,猜药名三(常山、独活、使君子)。韩文公像,猜《四书》两句,不连(今日愈,故退之)。卫宣姜梦长庚入怀,猜《礼记》二句(为伋也妻者,是为白也母)。息上加息,猜《孟子》一句(以利为本)。戊辰,猜《易经》二句(天数五,地数五)。吊者大悦,猜《易经》一句(先号咷而后笑)。上是马,下是字;下是马,上是字;两头是马,中间是字,猜字一(交)。

禀赋不同

昔人以夜卧不覆首为致寿之原,取其夜气之不郁蒸。又有百病从脚起之说,盖涌泉穴与心相通,风最易入,故养生家皆慎之。然人之禀赋不同,有不可以一律论者。相传曹文恪公秀先卧被仅四尺馀,只覆胸腹而已,赤两足置于被外,虽严寒亦然。刘文清相国墉卧被甚长,睡时将被折为筒,叠其下半,挨入之,家人俟其人于被中,并将上半反叠,如包裹状,虽酷暑亦然。是皆罕闻之事,然两公毕生泰然,并无伤寒伤热之证,且各登上寿考终,则理之不可解也。忆余官袁浦时,于霜降安澜后,同两部公觞河上三大宪,孙寄圃节相居中,左为颜惺甫漕帅检,右为张莲舫河帅文浩,自巳初入席,坐至亥正,漕帅微露倦容,两目稍闭,节相睨之而笑曰:"三兄睡着了。"漕帅瞿然曰:"我正听曲,何曾睡耶?"节相曰:"三兄平日在署,以何时睡?"漕帅曰:"必到亥初。"节相大笑,复左右视曰:"世上人有亥初即睡者乎?"语毕,复大笑不止,且对漕帅曰:"君言亥初必睡,今已亥正,又何以不睡乎?"漕帅正色曰:"我言署中常日如此,今夜有戏可观,有酒可酌,又胡为必睡耶!"满堂为之欢噱。少顷,漕帅问节相曰:"且请教中堂在署以何时睡?"节相曰:"我照常办事时,必到子正始睡,否则丑初或丑正,俱不可知,至寅初乃无有不睡者矣。"漕帅哂曰:"然则中堂不必言何时睡,但当言今日办事,明日睡而已。"合座又为大笑。二公言此时,皆年已逾七十。常闻人言,亥子之间,必须熟寐一二时,否则大伤阴气。二公起居,远不相谋如此,而厥后并享大年。然则大贵人固不可以常情测度乎?

少食少睡

今人以饱食安眠为有生乐事,不知多食则气滞,多睡则神昏,养生家所忌也。昔应璩诗言中叟得寿之由曰量腹节所受。《博物志》言所食愈少,心逾开,年愈益;所食愈多,心愈塞,年愈损。孙思邈《方书》云:"口中言少,心中事少,腹里食少,自然睡少,依此三少,神仙诀了。"马总《意林》引《道书》云:"欲得长生腹中清,欲得不死腹无屎。"此皆古人相传养生之诀,而余于今人亦得其证。记在京日,侍戴可亭师,请示却病延年之术,师曰:"我督学四川时,得疾似怯证,或荐峨眉山道士治之。道士谓与余有缘,能治斯疾。因与对坐五日,教以吐纳之方,疾顿愈,至今数十年,乃强健胜昔也。"时师年已八十余,风采步履,只如六十许人。自言每日早起,但食精粥一大碗,晡时食人乳一茶杯。或传师家畜一乳娘,每隔帐吸乳咽之,乳尽辄易人,盖已廿余年,师讳而不言也。余偶问曰:"即此已饱乎?"师大声曰:"人须吃饱乎!"又闻黄左田师谈:"我直南斋、直枢廷已四十年,每夜早起,不以为苦,惟亥子二时得睡即足耳。在枢廷日,每于黎明视奏折小字,不用灯光,其目力远胜少年人。"后师引年归,甫得高卧,至日高时始起,而两眼骤昏矣。

品　茶

余侨寓浦城,艰于得酒,而易于得茶。盖浦城本与武夷接壤,即浦产亦未尝不佳,而武夷焙法,实甲天下。浦茶之佳者,往往转运至武夷加焙,而其味较胜,其价亦顿增。其实古人品茶,初不重武夷,亦不精焙法也。《画墁录》云:"有唐茶品以阳羡为上供,建溪、北苑不著也。贞元中,常衮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谓之研膏茶。丁晋公为福建转运使,始制为凤团。"今考北苑虽隶建州,然其名为凤凰山,其旁为壑,源沙溪,非武夷也。东坡作《凤味砚铭》有云:"帝规武夷作茶囿,山为孤凤翔且嗅。"又作《荔支叹》云:"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直以北苑之名凤凰山者为武夷。《渔隐丛话》辨之甚详,谓北苑自有一溪,南流至富沙城下,方与西来武夷溪水合流,东去剑溪。然又称武夷未尝有茶,则亦非是。按《武夷杂记》云:"武夷茶赏自蔡君谟,始谓其过北苑龙团,周右父极抑之。盖缘山中不晓焙制法,一味计多徇利之过。"是宋时武夷已非无茶,

特焙法不佳，而世不甚贵尔。元时始于武夷置场官二员，茶园百有二所，设焙局于四曲溪，今御茶园、喊山台其遗迹并存，沿至近日，则武夷之茶，不胫而走四方。且粤东岁运，番舶通之外夷，而北苑之名遂泯矣。武夷九曲之末为星村，鬻茶者骈集交易于此。多有贩他处所产，学其焙法，以赝充者，即武夷山下人亦不能辨也。余尝再游武夷，信宿天游观中，每与静参羽士夜谈茶事。静参谓茶名有四等，茶品亦有四等，今城中州府官廨及豪富人家竞尚武夷茶，最著者曰花香，其由花香等而上者曰小种而已。山中则以小种为常品，其等而上者曰名种，此山以下所不可多得，即泉州、厦门人所讲工夫茶，号称名种者，实仅得小种也。又等而上之曰奇种，如雪梅、木瓜之类，即山中亦不可多得。大约茶树与梅花相近者，即引得梅花之味，与木瓜相近者，即引得木瓜之味，他可类推。此亦必须山中之水，方能发其精英，阅时稍久，而其味亦即消退，三十六峰中，不过数峰有之。各寺观所藏，每种不能满一斤，用极小之锡瓶贮之，装在名种大瓶中间，遇贵客名流到山，始出少许，郑重沦之。其用小瓶装赠者，亦题奇种，实皆名种，杂以木瓜、梅花等物以助其香，非真奇种也。至茶品之四等，一曰香，花香、小种之类皆有之。今之品茶者，以此为无上妙谛矣，不知等而上之，则曰清，香而不清，犹凡品也。再等而上之，则曰甘，清而不甘，则苦茗也。再等而上之，则曰活，甘而不活，亦不过好茶而已。活之一字，须从舌本辨之，微乎微矣，然亦必沦以山中之水，方能悟此消息。此等语，余屡为人述之，则皆闻所未闻者，且恐陆鸿渐《茶经》未曾梦及此矣。忆吾乡林越亭先生《武夷杂诗》中有句云："他时诧朋辈，真饮玉浆回。"非身到山中，鲜不以为欺人语也。

品　泉

唐、宋以还，古人多讲求茗饮，一切汤火之候，瓶盏之细，无不考索周详，著之为书。然所谓龙团、凤饼，皆须碾碎方可入饮，非惟烦琐弗便，即茶之真味，恐亦无存。其直取茗芽，投以沦水即饮者，不知始自何时。沈德符《野获编》云："国初四方供茶，以建宁、阳羡为上，时犹仍宋制，所进者俱碾而揉之为大小龙团。至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茶芽以进。其品有四：曰采春，曰先春，曰次春，曰紫笋。置茶户五百，充其徭役。"乃知今法实自明祖创之，真可令陆鸿渐、蔡君谟心服。忆余尝再游武夷，在各山顶寺观中取上品者，以岩中瀑水烹之，其芳甘百倍于常。时固由茶佳，亦由泉胜也。按品泉始于陆鸿渐，然不及我朝之精。记在京师恭读纯庙御制《玉泉山天下第一泉记》云："尝制银斗较之，京师玉泉之水斗重一两，塞上伊逊之水亦斗重一两，济南珍珠泉斗重一两二厘，扬子金山泉斗重一两三厘，则较玉泉重二厘或三厘矣。至惠山、虎跑，则各重玉泉四厘，平山重六厘，清凉山、白沙、虎丘及西山之碧云寺各重玉泉一分。然则更无轻于玉泉者乎？曰有，乃雪水也。常收积素而烹之，较玉泉斗轻三厘，雪水不可恒得。则凡出山下而有冽者，诚无过京师之玉泉，故定为天下第一泉。"

百岁酒

余在甘肃，晤齐礼堂军门慎，授一药酒方，谓可治聋明目，黑发驻颜。余服之一月，目力顿觉胜前。其方用蜜炙箭芪二两，当归一两二钱，茯神二两，党参一两，麦冬一两，茯苓一两，白术一两，熟地一两二钱，生地一两二钱，肉桂六钱，五味八钱，枣皮一两，川芎一两，龟胶一两，羌活八钱，防风一两，枸杞一两，广皮一两，凡十八味，外加红枣二斤，冰糖二斤，泡高粱烧酒二十斤，煮一柱香时，或埋土中七日更好，随量饮之。军门云："此名周公百岁酒，其方得自塞上，周翁自言服此方四十年，寿已逾百岁。翁家三代皆服此酒，相承无七十岁以下人。"余至粤西刊布此方，僚采军民服者皆有效，遂名梁公酒。有名医熟玩此方，久而憬然曰："水火既济，真是良方，其制胜全在羌活一味。此所谓小无不入，大无不通，非神识神手莫能用此也。"自是而日三服，至今已八年。未几余引疾归田，侨居南浦，有患三年疟者，乞此酒一小瓶饮之，前后凡两人，皆应手霍然。而浦人不甚以为然，至有訾其方者曰："此十八味平平无奇，而羌活一味，尤不宜轻服。"与粤西名医之言正相反，余闻之，为齿冷而已。余同怀弟灌云广文素嗜饮，中年以后，已成酒痨，每日啜粥不过一勺，颜色憔悴，骨立如柴，医家皆望而却走。适其长子元辰在余桂林署中，录此方寄之。灌云素不饮烧酒，不得已，以绍酒代之，日饮数杯，以次递加，半月后，眠食渐进，一月后，遂复元。客秋余回福州相见，则清健较胜十年前，而豪饮如故。据言并未服他药，只常服此酒，日约三斤，已五年矣。夫绍酒之力固不及烧酒之厚，然服烧酒者，日以两计，服绍酒者，日以斤计，则其力亦足相敌，故其效并同也。余五十余岁时，鬓发早白，须亦苍然，自服此酒之后，白发竟为之稍变，初亦不觉，惟剃头时，自见所落发针不似从前之白，始知黑发已有可据，惟白发如旧。细思其理，酒气向上，故于发易见功，而下垂之须，酒力未必能到，此理甚明也。

豆　腐

豆腐，古谓之菽乳，相传为淮南王刘安所造，亦莫得其详。又相传朱子不食豆腐，以谓初造豆腐时，用豆若干，水若干，杂料若干，合秤之，共重若干，及造成，往往溢于原秤之数，格其理而不得，故不食。今四海九州，至边外绝域，无不有此。凡远客之不服水土者，服此即安。家常日用，至与菽粟等，故虞道园有豆腐三德赞之制。惟其烹调之法，则精拙悬殊，有不可以层次计者。宋牧仲《西陂类稿》中有恭纪苏抚任内迎銮盛事云："某日，有内臣颁赐食品，并传谕云：'宋荦是老臣，与众迎抚不同，著照将军、总督一样颁赐。'计活羊四只、糟鸡八只、糟鹿尾八个、糟鹿舌六个、鹿肉干二十四束、鲟鳇鱼干四束、野鸡干一束。并传旨云：'朕有日用

豆腐一品，与寻常不同，因巡抚是有年纪的人，可令御厨太监传授与巡抚厨子，为后半世受用'等语。"今人率以豆腐为家厨最寒俭之品，且或专属之广文食不足之家，以为笑柄。讵知一物之微，直上关万乘至尊之注意，且恐封疆元老不谙烹制之法，而郑重以将之如此。惜此法不传于外。记余掌教南浦书院时，有广文刘印潭学师瑞紫之门斗作豆腐极佳，不但甲于浦城，即他处极讲烹饪者，皆未能出其右。余尝晨至学署，坐索早餐，即咄嗟立办，然再三询访，不能得其下手之方。闻此人今尚在，已笃老矣。又余在山东臬任，公暇与龚季思学政守正、讷近堂藩伯讷尔经额、恩朴庵运使恩特亨额、钟云亭太守钟祥同饮于大明湖之薛荔馆，时侯理亭太守燮堂为历城令，亦在座，供馔即其所办也。食半，忽各进一小碟，每碟二方块，食之极佳，众皆愕然，不辨为何物。理亭曰："此豆腐耳。"方拟于饤饾会，次第仿其法，而余旋升任以去，忽忽忘之。此后此味则遂如《广陵散》，杳不可追矣。因思口腹细故，往往过而即忘，而偶一触及，则才涎辄不可耐。近年侨居浦城，间遇觞客，必极力讲求此味，同人尚疑其有秘传也。

厨子

徐兴公《榕阴新检》中载吾乡曹能始先生学佺与二友同上公车，惟先生携一仆，凡途中饮馔之事，皆先生主之。仆善烹饪，二友食而甘之，而微嫌其费，颇有烦言。一日，仆请先生与二友分爨，曰："我实不能伺候三人，先生不肯，仆即请去。"先生曰："我实不能以仆故而开罪于友人。"听之。临行，请曰："我即当回闽，但乞一信带呈家中人，俾知并非负咎被逐耳。"与之信。时方行到苏州，比先生至京，而此仆早已抵闽，盖即苏州发信之次日也。家中人诘其故，曰："我实天上之天厨星也，吾家主人，乃天上仙官，我应给其任使。彼二客者，何福以当之。"语毕，遂不知所之。闻此二客后亦各享大年，盖月余日饱饫天厨之效云。按袁简斋《续齐谐》中亦载曹能始先生饮馔极精，厨人董桃媚者，尤善烹调，先生宴客，非董侍则不欢。先生同年某，督学蜀中，乏作馔者，乞董偕行，先生许之。遣董，董不往，怒逐之。董跪而言曰："桃媚，天厨星也。因公本仙官，故来奉侍，督学凡人，岂能享天厨之福乎！"言毕，升堂向西去，良久不见。二书所载各异，而皆属之能始先生。且徐兴公与先生同时人，见闻尤近，必非无因矣。余家有陈东标者，颇能烹调，辄以此夸于众，众因戏呼之为天厨星，实则庸手而已。余于能始先生，无能为役，则陈东标之于董桃媚，又岂止仙凡之判哉！

小炒肉

乾隆乙卯，余留京过夏，主游彤卣侍御光绎家。时同居者为叶莲山太史大观，黄星岩奎光、陈研农义二邑侯，王虚谷锡龄、陈德羽鹏飞二孝廉，谈次，各举所嗜之馔品，侍御以小炒肉为最佳，众皆笑之。然侍御厨中所出之小炒肉，则实可于口，无怪其侈为俊味。未几而林樾亭先生至京，饮宴间有以此语告者，先生曰："彤卣尚是讲究家，若我则所嗜惟肉，生平行滕所经，无论天涯地角，但是有酒可顾，有肉可饱处，便足陶然。酒不论精粗，肉亦不论煮法也。"侍御与先生皆巨人长德，故不苛求饮馔如此。余每饭，必与厨子磨牙，小炒肉一味，余但呼之为寸炒钱绳，颇不下箸。厨子手段固拙，而余则有愧乡先哲，未免为饮食之人矣。忆在京中闻一故事云：年羹尧由大将军贬为杭州将军后，姬妾皆星散。有杭州秀才，适得其姬，闻系年府专司饮馔者，自云但专管小炒肉一味，凡将军每饭，必于前一日呈进食单，若点到小炒肉，则我须忙得半日，但数月不过一二次，他手所不能办，他事亦不相关也。秀才曰："何不为我一试之？"姬哂曰："酸秀才，谈何容易，府中一盘肉，须一只肥猪，任我择其最精处一块用之。今君家每市肉，率以斤计，从何下手？"秀才为之嗒然。一日，秀才喜，告姬曰："此村中每年有赛神会，每会例用一猪，今年系我值首，此一猪应归我处分，卿可以奏技矣。"姬诺之。届期，果抬一全猪回，姬诧曰："我在府中所用系活猪，若已死者，则味当大减。今无奈何，姑试之。"乃勉强割取一块，自入厨下，令秀才先在房中煮酒以待。久之，捧进一碟，嘱秀才先尝之，而仍至厨下，摒挡杂物。少顷入房，见秀才委顿于地，仅一息奄奄，细察之，肉已入喉，并舌皆吞下矣。按吾乡俗谚，有每尝美味者，必先将舌头用线羁住，即此故事所由来也。闻者盖无不发一大噱云。

奴仆

子平家推人星命，每分十二宫，于大局往往不差。余八字中，奴仆宫最不佳，听之而已。官京师十年，无一如意者。旧闻京官仆资，每月京钱一千，余月给京钱二千，冀稍用命，而顽梗如故。时余方直军机，在家日少，留家之仆，率皆高卧。有看门周姓者，因此被余怒斥，口出怨言，并背言如此薄资。又复苛责，只索不干了。余微闻之，不与较也。是夜，仍须入直，五鼓即起，饭未毕，而室中郑夫人亦披衣起。余愕然曰："尔尚抱病，今日早起何事？"则对曰："我微闻周仆要辞去，其言甚决，婢媪辈亦述其悻悻情状。今日君恰须入直，不得不早起觇之。"余因此遂放心出门。而是午适奉出守荆州之命，翌日即须递折谢恩，因留直不出，而饬随仆回家取衣服铺盖以进，微询周仆情状，则云照旧谨慎看门，并不提及前话，时喜报早到门矣。后此仆随予出京，历荆州、淮海两任司阍，甫以他故斥去。熟闻京官之仆，偶有过失，辄不敢大声呵斥，恐其即散。盖工资甚薄，而又无他出息，无怪其然。迨予外宦二十年，则情形顿异。所用仆辈不下数百人，偶有过失，只有被逐，而从无告辞者。或谓所入较丰，不无恋恋。余则谓奴仆宫虽不佳，而有官星照压之，虽狡狯，无所施其技，非仅有所恋也。自壬辰初次引归，家居三年，只一六十余岁者应门。值奉召复出，旨到，程梓庭督部谨录出，加封送阅，余方照常早睡未起，而此仆遂将此封置之几

上,并不促余起视。即此一事,其他可知。壬寅二次引归,侨寓浦地,则所用者,益离奇百出,每遇客至,或自出门,则可笑可怒之端不一而足。余尝戏呼之为三分奴,谓一人须三分之,一分人,一分鬼,一分畜生也。既乃静言思之,则此三分奴者,又非无因而至前。盖奴仆之服劳于主,固有财以动之,亦有义以临之。当外宦时,我为国家出力,为百姓劳心,此辈既归我任使,自不能置身事外。今则早眠晏起,毫无所事,我身既于国家无益,于百姓无关,而尚责此辈以为我出力,为我劳心,岂非不恕。夫既无义以临之,又无财以动之,则此辈之随感而应者,正是自然之理,大顺之情,又何怪乎!因此心平气和,但以三分奴待之,而无所怨尤于其际。适读东岩重梓刘念台先生《人谱》中有警虐使奴仆一条,后引传曰:"孔子家儿不知怒,曾子家儿不知骂。"乃不觉处之坦然也。

缝　人

缝人通称裁缝,以能裁,又能缝也。而吾乡之学操官音者,因缝与房音近,讹而为裁房,众口同音。余家妇女多随宦者,自负为善说官话,亦复呼裁房不绝声,牢不可破。余尝笑之,则群辨曰:"司茶者为茶房,司厨者为厨房,则裁房亦同此例耳。"然则剃头者,亦当称剃房,裱褙者,亦当称裱房,木匠亦当称木房,泥水匠亦当称泥房乎?缝人之拙者,莫过于浦城;其倨傲无礼,亦莫过于浦城。浦人风尚节俭,士大夫率不屑丰食美衣,即素封家亦然,惟长年制衣不倦。余常往来一二知好家,厅事无不有裁衣棚架者。缝人见客过,皆坚坐不起。余偶以语门徒詹捧之,捧之曰:"某尝呼此间缝匠为大王。"盖亦嫉其倨傲,且言家中妇女辈,每奉之如上宾,惟所指挥,此风殆不可化也。余归为儿女辈述之,无不匿笑,因合家亦呼缝人为大王,而裁房之称,终不肯改。其偷窃衣料及皮絮之属,又极巧而实拙,迥不在意计之中。余宅中偶制新衣,使仆辈督之,辄至喧呶不止。适余换制一皮马挂,用月色绸为里,甫制成,即掷出,令换钮扣,且斥之曰:"一钮扣尚且钉错,似此本领,何喧呶为!"渠狠目熟视再四,大作京腔曰:"并无钉错,何以冤我。"余指身上一翻穿马褂斥之曰:"若尔所扣不错,则我之旧衣俱错矣!此系以月色绸为里,非以为面也,自应照常左扣右绊,何得右扣左绊!"因使仆辈尽出翻穿之长褂及马褂示之,并厉声色痛斥一番,渠乃嗒然不敢辩。自是之后,凡缝人之气少衰,至余家者,始稍谨默。夫一技虽细,而既专司其事,即未可掉以粗心。忆蒋伊臣《鉴录》中有一条云:"嘉靖中,京师缝人某姓者,擅名一时,所制长短宽窄,无不合度。常有御史令裁公服,跪请入台年资。御史曰:'你裁衣何用知此?'曰:'公辈初任雄职,意高气盛,其体微仰,衣当后短前长。任事将半,意气微平,衣当前后如一。及任久欲迁,内存冲挹,其容微俯,衣当前短后长。不知年资,不能相称也。'此虽谰言,却有至理。"又岂此间大王所与知乎!

卷　八

北东园日记诗

早年向学,中岁服官,日必有记,用资稽考。自归田后,无所事事,遂辍笔焉。而山中岁月,闲里居诸,亦不忍竟付飘风,漫无省纪,间以韵语代之,三年以来,忽忽积成数十首。儿辈喜其语质易晓,而多逸事可传,并乞加注语,以畅其旨,则犹之乎日记云尔。因自题为《北东园日记诗》,附入《归田琐记》之余,以待继此随事增加,仍不以诗论也。

归田何事不真归,但说无田抑又非。直是有家归不得,三山双塔隔斜晖(事详第二卷)。

小巷深深苏厝衕,随方寄庑是家风。运期自愧无高节,那得人皆皋伯通(吾家伯鸾高士,易姓运期,见《后汉书》及《广韵》)。

沧海横流到处难,老臣何敢即求安。三时屏息蓬门里,信是屯邅骨相寒(初到浦数日,即值城中民变,县官被顽民倒抬出城,横加凌辱。城东富绅某新宅遭其拆毁,势且汹汹,即在余之后门,人声鼎沸,余茫不知其由,惟杜门屏息而已。忆吴棣华同年苏州送行诗有"去住无安土,屯邅念老臣"之句,语最沈着,为时所称,乃竟成夜半回舟之兆,又宛为今日写照也)。

买宅由来重买邻,急何能择且因循。枭鸾不碍分栖稳,燕雀终归大造仁(卜宅之初,横逆之来,至不可理喻,未几即归我,循扰如鱼鸟之亲人也)。

一邱一壑旧花园(新居本宋待制章衡花园旧址,花园衕即因此而名),陋巷重开驷马门。那有满籝余万卷,护持昕夕祝长恩(新宅本荒区,余筑大楼五楹,贮书万卷其上)。

誓墓高风不可寻,松楸回首十年心。梅亭山转姚岐仑,空对西风泪满襟(癸卯秋,始回福州拜墓,祖茔在梅亭山,先严慈及先室墓在姚岐仑,相距不及一里。俗呼仑作去声,按《广韵》、《集韵》,仑并卢晃切,音论,则俗呼正古音也)。

兼旬朋酒太匆匆,归里翻成踏雪鸿。只有东园闲草木,频年应恋主人翁(住福州仅二十余日,复匆匆买舟旋浦。回首东园花木,未免有情)。

江南岭右苦相随,今日山乡事事宜。三十年来离合迹,花间题遍尚无诗(余历官江南岭右,长女兰省皆随侍。余曾以百花画卷赐之,每一离合,必题数字卷末,以存泥爪,但无诗耳)。

附兰省和韵

万里金城有梦随,天教移节慰民宜(大人奉旨重出,即授甘藩,万里长途,无从随侍。自开府岭右,移节吴中,则无日不趋承左右也)。年来幸得趋庭近,燕寝香中且学诗。

敢说云龙上下随,莱衣班后亦相宜。绛趺朱萼庭阶盛,愧读兰陔洁养诗。

两家眷属一家通，惜暖怜寒卅载中。最喜琅琅听夜读，画堂西畔小楼东（三女寿笙，于归后，仍随余同居垂三十载，备极扶侍之劳。今内外孙皆能读书，已就宅中分东西就塾矣）。

水复山重去住忙，晓梳脱发晚称觞。一年之聚何年再，梦绕君家兰话堂（四女兰衡，别将十年，因余七十寿辰，间关到此，仅作一年欢聚，即复旋归）。

附兰衡和韵

忘却扁舟远涉忙，欣随雁序共称觞。只今回首千山外，但觉神驰绿野堂。

莫笑年来山泽仪，天香也与小园宜。致身富贵何须早（用杜句），满眼云霞只自怡（园中牡丹颇盛，初次开筵，招客赏之，后但闭门自怡而已）。

频年春色归金爵，镇日香风守玉瓶。如此名花相澹对，西峰定有梦通灵（金爵、玉瓶，皆名花之异种者，吴鲁庭所赠也。鲁庭家福州西峰里）。

附逢辰和韵

南中无数佳花木，第一难忘是玉瓶。怅望东园归未得，青春何处醉刘灵（似当作"刘伶"）。

笋庄佳处遍开觞，增绿、来青地未荒。更愿主人清兴发，鸿泥重踏息阴房（祝东岩屡招饮于笋庄之偏增绿轩，环池而坐。池之东，即来青亭也。惜三十年前下榻之息阴山房未能再至）。

好山深处一身藏，当日侁侁弟子行。转眼风流易消歇，更无人问旧书堂（余掌教南浦书院六年，极一时人文之盛，今名山如旧，而情事顿殊矣）。

屋后青山辟洞天，闲来选胜续前缘。仙坑那及仙楼好，释我相思五十年（重九日，与东岩步游仙楼，并寻仙人坑之胜，三十年前所神往也）。

纷纶四部足旁搜，有味青灯不外求。岂为声名劳七尺，漫言志业在千秋（《魏书·李炎之传》云："异见异闻，心之所愿，是以孜孜搜讨，欲罢不能，岂为声名劳七尺也。"第三语本此）。

第一名区梦笔山，三年胜地未重攀。暗中恐惹山灵笑，鸟自高飞云自闲（城西梦笔山，为此邦第一旧迹，荒废已甚，屡闻议修，而迄未举行）。

千峰百嶂转芝城，添作山厨鲎尾羹。更喜海蚓来突兀，持螯一例助诗情（鲎与蚓皆海族，而建宁府往往有之。自余至南浦，而负担来售者始频至）。

年来老渴颇难支，梦到西瓜又荔枝。果许沈瓜还擘荔，惜无高会续南皮（此首为梦中所成，适儿辈好事，果为购寄西瓜、鲜荔，因酌改梦中句纪之）。

酒间忽报枇杷来（白香山诗枇作入声），满座齐倾大白杯。何必贪心更弹铗，老饕已觉老怀开（恭儿自京回，过浙中，先寄到鲥鱼、枇杷。鲥鱼虽已变味，而枇杷尚鲜美也）。

循陔远道见深情，欣听门前郭索声。莫怪长筵徒大嚼，且增诗事到山城（丁儿携眷北上，过浙中，寄到霜蟹两大筐。次日开筵觞客，即用丁儿来诗韵记之）。

附丁辰寄诗

望云何以寄遥情，聊伴柴门剥啄声。正是菊黄橙绿候，北东园里壮诗城。

饯岁居然甘蛎粉，销寒间亦荐螺香。频烦子舍殷勤寄，竟把他乡当故乡（福州除夕饮，家家必设蛎粉。适逢儿寄到蛎枣，因仿为之，美不可言。时丁儿亦觅得香螺数枚，遂以充销寒之品）。

南宫门巷净无尘（达生于邦，玉圃仪部之子），旧日台江侠客贫（史生文邦曾寓福州南台）。我正大声劝诫是，《麦舟》应续画图新（二生不克葬其亲，余皆力成厥事。忆在苏州曾助曹艮圃比部壆坚葬亲，比部绘《麦舟图》为谢，吴中名流题咏者至数十家）。

附史生和韵

误趋歧路怅前尘，旧业依然守素贫。何幸义声深感激，画图慰我表阡新。

附达生和韵

先畴旧德忆京尘，眷念清门下士贫。二十余年霜露感，《麦舟》重到浦南新。

附停葬说

昔圣门之论孝也，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凡以事、葬、祭三者并重也。今人于父母，无不知事，其死也，无不知祭。不如是，则有不孝之名，而无以自立于人世。而独于葬之一事，乃若忘之。果何说乎？盖死者一日未入土，则一日之体魄未安。死者未安而生者顾安之，则生前之事如不事也，身后之祭如不祭也。而犹觍然自立于人世，曰吾已尽子孙之道，其谁信之！今日之淹留不葬，相习成风者，其故有二。一则碍于兄弟之多，各执意见，以为此利，彼或不利。即间有破除拘忌者，而一经安葬之后，他房或小有事，故即归咎于主葬之人。一则惑于风水之说，在己毫无主见，亦绝不细心访求。或云某向不利，则因之改卜他方。或云某年不利，又因之另择吉日。不思古人未葬者，皆不释服。载在《礼经》。且《大清律》中明明有职官三月而葬，若惑于风水及托故不葬者，杖八十之条，此国法也。稽之于古，则《南史》载兖州刺史滕恬、乌程令顾昌，皆以未葬亲而入仕，为清议所鄙。《唐书》载颜真卿劾奏郑延祚母死不葬，有诏终身不齿。《宋史》载刘昺与弟焕皆侍从，以亲丧未葬，坐夺职。又张商英劾王子韶不葬父母，而冒转运使判官之任，贬知高邮。又《道山清话》载孙莘老入相，不及一年，坐父死不葬，罢斥。此仕宦家所当汗下者也。至《太微仙君功过格》云："久淹亲柩者，百过。"《道经》又言："每岁腊日，北帝统率下界神祇，周查人间坟墓，其子孙即时修补者，福之，怠慢不修者，祸之。"又云："七世祖墓有一不修，则子孙未能发达。"则又凡士民家所宜惕然者也。夫《道经》所载，犹指坟墓不修者言之，况淹柩不葬并坟墓而无之者乎？今之宦家纵不能遵《礼经》，亦奈何甘犯国法乎？今之士民纵思幸逃阳律，亦奈何忍受冥诛乎？夫既不

畏国法，不顾冥诛，则不得不大声正告之曰："此不孝之实也！"庶有人心者，不肯受此恶名，而幡然变计，力挽前愆，毋论宦族士民，一转念间，昔之有觍面目者，将悉化为孝子顺孙，于以消沴而迎祥，岂不懒欤？

齐鲁晨星落落稀（借韵），廿年踪迹费相思。大云忽作东南荫，我为苍生喜不支（徐树人观察宗干令泰安时，余曾以循卓荐之，近奉命监司漳海，实闽南长城也。过饮园中，尽索余近刻观之，匆匆留一诗而去。数年来过此者，不乏名流，皆不暇以片语为小园增重，此为开山第一章矣）。

附徐观察诗

回首齐山九点烟，功收霖雨羡归田。竹竿引水龙吟细，铜鼓藏雷鹤梦圆。薜荔翠萦文石上，芙蕖红到研池边。饱尝珍馔兼书味，喜获珍珠载一船（吾师所赐已刻书甚富）。

长年梨枣似云屯，善与人同即福门。群笑两家真好事，留香室与北东园（余好刻书，而东岩亦同，近复辑刊善书十种，时恭儿方刻《劝戒近录》、《续录》、《三录》，余亦有杂著待刻。梨枣之烦，只此两家，浦人咸咄咄以为怪事也）。

陋巷年来藏器深，遑言橱箧继双林（项墨林、梁蕉林）。高轩过我倾家酿，竟夜虹光烛斗参（自寓浦后，过客无有询及书画者。近黄琴山观察德峻因查勘封禁山过此，始为发箧，择其尤者，纵观之。观察本鉴赏家，复富收藏，穷一日之力，并几评赏，四年来第一韵事矣）。

御屏风上列龚、黄，未负江南一纸忙。滨海忽闻民气活，荐贤功幸在维桑（王履之太守月宾久官江南，循声卓著。余于辛丑秋专疏保荐，遂由直牧擢守来闽。时徐树人观察方奉讳归去，而履之即补守漳州。初为漳民惜，旋为漳民庆也。余于辛丑秋在江南疏荐者仅五人，履之与练笠人皆由直牧擢守。但云湖即于是冬擢两淮都转，而黄石琴今已开府粤东矣）。

真畏出门贪客来，柴扉频为故人开。如何衮衮披肝侣，都作纷纷把臂回（年来故人过此者，如苏鳌石督部、杨雪椒光禄、廖钰夫尚书，皆留饮园中，连日盘桓，不忍舍去）。

惊心薄俗太支离，失笑高门半守雌。一纸卮词何足算，三年五度遣杨枝（浦城锢婢之风，牢不可破。余曾撰《锢婢说》一篇，以代暮鼓晨钟，乃殊少警觉者。余到浦甫三年，而遣婢至五次，皆不收其身价，而中两婢，乃从锢婢之家转鬻而嫁之者，不可谓但以言感人者矣）。

附锢婢说

古礼女子二十而嫁，有故则二十三而嫁，明以二十三为最迟也。《孟子》曰："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诚以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婢女，亦女也。天下之最穷而无告者，莫如鳏寡孤独。然此四民者，即不幸，犹不必其相兼，而其无妻无夫无父无子，皆到于垂老而后废，非穷于人，实穷于天也。若今之使婢则幼而卖身于我，父母不能相顾，非孤而何？值应嫁之年而禁锢之，使不得嫁，非寡而何？至老不嫁，则终身无生子之望，非独而何？以一人之身，备历其穷，而又非天之所使，而咎有所归也。仁人君子，其能熟视而无睹乎！况婢女长大，情窦必开，倘奸淫事发，不但误其终身，而中冓贻羞，本家亦难以自解。甚至生子，又从而残害之，忍心害理，其罪益大。独不思及果报，念及子孙乎？吾愿凡有使婢年将至二十三岁者，必须亟为择配。否则听其适人，薄给本主之财。若本主有心禁锢，许婢家自陈于官，而族邻为之举首，有隐蔽者，亦坐之以法。其择嫁者，尤在不论身价，只求得所使咸得，各遂其生，庶不至肆行刻薄，以干神怒，而召天灾，其亦中和位育之一助也。惟是果报之说，犹隐也。子孙之念，亦私也。今之有使婢者，大约皆读书明理，知文识字之家，诚使日持此文而反覆寻绎之，必默然有所动于中。语云：

"人之欲善，谁不如我。"实有无藉官长之董劝，文字之激发者，否则，冥然罔觉，悍然不顾，吾甚恐其不得齿于齐民，不得立于人世，而将不可一朝居也。果报云乎哉！子孙云乎哉！

乡隅俗尚本无凭，亲见充街赤舄曾。今日衰翁偏古异，一双朱履万年藤（三十年前，浦城士夫无不穿朱履者。问其说，皆不能答，亦不知何时而尽改也。近万荔畇郡倅寄赠天台万年藤杖一枝）。

花辰雅集笋筵开，有客形容惨沮来。谁信九泉能避劫，可怜一纸晚闻雷。（偶以花朝觞客，有最后至者，颜色惨沮，众皆怪而诘之，则日内先坟方被掘，棺内金银器为之一空。余告以我分送《厚殓说》，何以付之不问。客泫然曰："此坟造于十余年前，若我得早读此文，何致有今日之祸。"余曰："但愿继此以往，人人皆守吾说，亦尚可收之桑榆也。"）

附厚殓说

有询于余曰：山县患盗，而其祸莫烈于斲棺，比年此案叠出，官亦无如之何，巨绅富户，尤惴惴焉。何以止之？余曰：惟礼可以止之。或迂其言，余晓之曰：死者必殓，礼也。古字殓本作歛，取歛首足形而已。今《会典》及《通礼》，并载官员丧礼，越日小殓，三品以上，含用小珠玉五，七品以上，用金玉屑五。又云加殓衣，三品以上五称，复三禅二，五品以上三称，复二禅一，六品以下二称，复一禅一，过此则为逾制而悖礼。夫珠玉而云小，金玉而云屑，但取容口可知。其言殓衣至七品以下，而言含但称七品以上，其以下之不得用含可知。含之用，尚有制也。其敢如今之金银压首，珠玉周身乎！闻比年破案者，率系女棺。然则以厚殓而招盗，亦明矣。而凡子孙之殓其亲，父母之殓其女，家长之殓其卑幼，犹必曰宁厚而无薄。是名为爱之而适所以戕之，无益于死者之毫末，而徒贻以身

后之灾，剥肤之惨。在子孙为不孝，在父母家长为不仁。而推其原，则由于不合礼而已。故吾曰惟礼可以止之。夫循礼，自可消患于无形，不循礼，其罪即极于不孝不仁，而无以自解。然则仁人君子，能无思变计哉！

移居赠我石为兄，问字频来浦酒赪。七十九龄尚清健，老来第一老门生（吏生经邦以石盆陈酒为寿，今年七十九岁矣）。

数百年来一石盆，无端飞入北东园。从来寿世关文字，安得坡公雪浪痕（大方石盆亦购自詹氏者，三面雕镂颇工，而空其一面，玆为镌数字为铭，非敢拟定州雪浪盆也。铭云："此数百年物，曾藏福州梁氏北东园中，他年当入浦城金石志也。道光乙巳夏退庵老人书。"）

文翁雅意访名师，说士浑无党援疑。谁料狺狺起群喙，公门一纸大离奇（郭少汾邑侯忽诣余曰："南浦书院至今尚未得师，实深焦急，鄙意竟在老同年矣。"侯与逢儿为乙酉同年，故云。余明告之曰："我若省居，则君延余儿掌教，自无不可。今余挈家住此，则此局断乎不宜。"因别举所知以对。侯以为然，乃定议。后竟有以"梁绅顶荐，邑侯勉从"等语列名控诉者，大不可解）。

附逢辰和韵

豁工何必子方师，一吓偏来腐鼠疑。莫怪佩兰争舐掌，城中索索本无奇（后二句合用昌谷、玉谿诗意）。

人生由命岂由他（用韩句）。人海风云宦海波。七十悬车聊自慰，且凭儿辈补笙歌（七十寿辰，适五儿子共聚一堂，为广征菊部以助称觞，始听之）。

偶向闲中作小忙，新知旧学互商量。更信儿辈谈因果，散作人间翰墨香（恭儿方辑《劝戒录》，余屡以旧闻附益之）。

频年未悔守枯株，诸色诸光照座隅。百朵花支一月久，始知佛种与凡殊（吴鲁庭以优钵罗花一盆见赠，守之三年，不花，今夏忽抽一箭，百花丛拱，一月始谢，光色异常）。

邂逅城西赏菊筵，笋将再入大溪沿。乌衣亭榭重重改，触我相思十四年（东岩招至大溪沿旧宅看菊，忆壬辰秋，挈家寓此一月，有怆于怀）。

三年皮骨走峥嵘，梦到春明身已轻。爱日且增初日学，望云兼慰看云情。（逢儿由浦城挈眷回福州，以余七十寿辰，旋冒暑北来称觞。今又为异族所迫，甫回福州，即复挈家来浦。北东园中无隙地，因令英儿分宅而居，颇有联床话雨之乐）。

附逢辰和韵

乌山头角太峥嵘，迫我三年踪迹轻。画地良难迁地苦，侧身北望岂恒情。

敢言豪杰事峥嵘，身世鸿毛孰比轻。多少群鱼游釜底，依然濠上寄闲情。

爱怜少子亦恒情，古训原须贤父兄。何暇燕山希窦桂，但期本色绍书声（英儿颇不悦学，近与大儿同居，以怡怡兼切偲，渐可转移气质矣。吾郡最以五子登科为美谈，然如廖仪卿、叶茝汀家，皆五兄弟连登乡荐，而不入此数者，以皆在其父物故之后，不得称五子，此俗例也。近惟曾霁峰家门有此扁。现省垣公评，以郭远堂侍御及余家可以望此，余甚愧之）。

附英辰和韵

敢负趋庭教诫情，蓬麻扶护望难兄。一经世守谈何易，愧说丹山万里声。

且尽循陔洁养情，先鞭云路仗诸兄。他乡信美仍吾土，赢得连床听雨声。

十余代衍秀才家，旧德清门世所夸（余家自前明至今，以秀才相传者十五叶。河间纪文达师视闽学时，曾手制"书香世业"四字榜于堂）。要向齑盐寻事业，莫凭京秩诩清华（余大二三儿皆以监生登乡荐，而四儿独由秀才进取，议叙部曹，因作此勖之）。

附映辰和韵

旧是书香世业家，一衿幸获讵堪夸。显扬报称无穷事，但欲联芳接棣华。

天伦乐事萃华堂，绿酒红灯夜未央。如此团圞良宴会，可无诗句压清狂（初伏，宴于榅玉堂，中伏，宴于致曲山馆，末伏，宴于思补堂山居，不可无此逭暑之局，不妨竟日酣嬉也）。

附逢辰和韵

檐铎丁东响画堂，风轮四面转中央。冰桃雪藕凉如许，忽捧红云喜欲狂（风轮之制，以圆木为干，周围插木扇，各缘以素绸，中镕铁为柄，而穹其受手处，下承以架，以一人转其柄，即四座风生矣。中伏日，适寿研二妹由福州寄到新荔，大人别有诗纪之）。

漫言岁月去堂堂，博得三旬乐未央。转瞬小池残暑退，延秋高会续清狂。

附恭辰和韵

人意齐趋昼锦堂，闭门乐事未渠央。纳凉正可添诗料，催句何能任醉狂。

附英辰和韵

皆山楼上读书堂（余受业师住皆山楼上），灯火新凉夜未央。且听陔南方视膳，敢耽酒趣托诗狂。

附兰省和韵

人生乐事恋高堂，长日壶中景未央。但惜雁行千里隔，不同绕膝学儿狂（寿研二妹、寿溥四妹时皆在福州）。

附三子妇婉蕙和韵

吉金贞石护深堂，欣对长生颂未央（翁大人所藏金石颇富，婉蕙日所用砚，即大人所赐"长生无极"汉瓦当也）。却忆大椿当赤日，无多群从次公狂（时家严大人远在海盐官署，惜余四兄弟，只五哥一人侍侧也）。

福地深愁地脉回，内忧外侮困群才。此时正合抽身去，且为名园尽一杯（刘次白中丞乞归过此，留饮园

中，极赏水石之美，称为"名园"）。

老来博弈岂荒湛，饱食真嫌不用心。藉免出门憧扰扰，犹胜午枕梦沈沈（余素不喜博弈，老境颓唐，聊借眷属抽暇为之，藉消炎暑，却午眠也）。

池草堂中灯火凉，皆山楼下听琅琅。夜阑人静浑无事，且把欧碑课数行（两孙皆能临欧阳信本《皇甫碑》，每于夜阑人静后课之）。

文运由来仗起衰，彼都人士罔闻知。雨淋日炙余心恻，无作神羞礼亦宜（浦城文昌宫久圮，旧奉神像雨淋日炙，已不忍言，甚至为花会匪徒凭以测梦，两肩至受巨钉无数。余为之恻然，而都人士莫有过而问者。因就东岩所购旧地及逢儿所存新地，独力鼎建于硕辅社之西。此举实藉以救败，尚不暇言徼福也）。

忽闻鹾海起狂澜，碧水丹山尽改观。坐看憧憧三阅月，消寒雅集亦阑珊（自签派鹾商檄到后，合邑惶惶，深山中亦时闻剥啄声，三阅月始稍静，消寒集为之不终，更可笑也）。

居士城南心迹清，借书谈艺乐将迎。何缘迫促离乡去，秋室从今有俗声（门下士祝岐山闭门读书，不关外事，城中知蓄书可谈艺者，惟此一人。而签商之檄一到，不数日即督促登舟去，为之黯然。"扬雄秋室无俗声"，李长吉句也）。

大府风闻曷可当，承流太守亦堂堂。流丸自向瓯臾止，但笑蚍蜉撼树狂（浦城举商花名，始由制军访闻，旋据郡守申报省府各檄，俱有明文。乃被举之家，横加疑谤。竟有集矢于余者，今已涣然冰释矣。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智者，语出《荀子》）。

侧目骄阳作畅晴，怨咨谁复问舆情。玉清毕竟垂慈易，一洒甘霖起颂声（骄阳兼旬，怨咨丛起，若非甘霖骤至，恐民不聊生矣。时乙巳四月二十六日，山中病叟亦为之加一餐也）。

半夜挥成《喜雨》诗，平明唱遍瞽儿词。侯门都作沈沈梦，翻笑衰翁局外痴（拙作《喜雨》诗，和者数家而已，余皆噤不出声）。

久惜蕉林继墨林，当年惜墨并如金（翁覃溪师尝言项墨林、梁蕉林皆收藏家，惜无著录可考）。南来北至多新得，助我烟云一室深（近日逢儿从福州至，恭儿从京师归，皆有新得书画。时余方辑《退庵题跋》将脱稿矣，因此复有增订）。

附逢辰和韵

书画禅兼翰墨林，不分瓦注与黄金。零缣片楮关文献，亦费搜罗岁月深（今春在家汇装书画数十册，皆前明及国初时人，吾乡先哲居其大半，增入题跋者亦十之二三）。

附恭辰和韵

荟萃吾家翰墨林，相逢何敢吝挥金。云山花草齐收拾，谨报高堂愿海深（时大人方辑金石书画题跋，以尚少宋人画迹为嫌，嘱恭辰于北行之便稍为物色。适过吴中，以重价购得赵千、米元晖、赵子固各真迹以报，大人喜甚，每披读，辄为浮一大白焉）。

病入膏肓岂易苏，嶙峋虎角起长吁。他年若咎卢龙卖，我亦当时士大夫（唉夷估居乌石山，大兴土木，虎头生角，形家所最忌也。闻当官已与相安，而我民则重足而立矣）。

出塞不辞三万里，著书须计一千年（借用近人诗句，忘其姓名）。可怜粤麓非屏麓，望断苍茫敕勒天（昨有传林少穆已赐环入关者，为之喜而不寐，实谣言也。余福州老屋在屏山之麓，与少穆为比邻者数年）。

巾帼犹分惜字忙，可知此事系天良。灵心慧腕雕镂出，普作山城妙吉祥（恭儿初到浦，即倡为惜字之局。其妇婉蕙实力襄之。近复以浦俗馈遗食物，必加剪纸吉语其上，所残弃字迹滋多，因以吉事代吉语，作为花样种种，并自撰《代吉祥说》，疏通其意，分送所知各家）。

附婉蕙和韵

为襄善举不嫌忙，意美还应并法良。吉语果能成吉事，人间何处不迎祥。

深闺姑姊助清忙，剪剪轻痕手法良。犹胜雕镂茶果巧，家门琐事亦凝祥（筠如、寿生、（按："生"，翻刻本、同文堂本作"笙"）。婉兰诸姑娣，皆助余剪镂花样。浦城积习，最尚茶泡，雕镂果品，必以精巧相夸，其实徒费工夫，不如此之有裨于惜字也）。

附代吉祥说

近日浦城有敬惜字纸之会，诚盛举也。惟各家尚有习而不察，竟等于不敬不惜，而不自知其非者。常见人家馈送食物，无论大盘小盒，其上每加红纸一块，或方或圆，必嵌空剪雕四字好语，如"长命富贵"、"诸事如意"之类。不知此纸本系无用之物，一转瞬即蹂躏于童婢之手，再转瞬且沦弃于藩溷之区。其能于收物之顷，即将此纸随手检归惜字篓中以待焚化者，盖百家不得一二人焉。一家如此，积家则多。一日如此，积日则多。其婚娶喜庆之家所用尤繁，则所作践之字尤甚。今欲骤令各家不用此纸，其势有所不能。不得已，思一善法以变易之。窃念各家用此之心，不过意取吉祥，别无他说。兹以吉祥之景代吉祥之字，有何二致？因杂取吉祥善事，剪作花样十六纸，分赠各家，务望照此剪雕，以代前此吉祥之字，以亲及亲，广为传布。此事虽小，藉可免作践字纸之孽，当更为人家吉祥之征。夫敬惜字纸，尽人所宜为，而士大夫尤应互相劝惩。若闺中更能随时襄助之，庶内外同心，更无缺憾。惟自求多福者鉴之矣。

一纸遥遥互继声，暮年亲故倍关情。盐城更比芜城远，安得腰缠驾鹤轻（杨竹圃素不言诗，近为余所挑，既和余寄寿诗，又成自寿诗十首。想盐城海滨，舍此亦无可消遣也。余颇有重游扬州之愿，而盐城滨海益远，为之奈何）。

乡邦文献共关心，早惜虚縻数万金。今日却非当

务急，寿山福海枉崇深（接廖钰夫、魏和斋信，以奉大府谕令，捐刊省志。此诚盛举，而此日实非其时。忆嘉庆年间有长沙僧寄尘者，在乌石山大书“寿山福海”四字磨崖，实与彼时郡城殷赈恬熙气象相称。今则名山已归异族，鲢海正涨狂澜，当务之急，恐不在此也）。

附复廖钰夫尚书、魏和斋山长书

日来接诵来函，诸叨绮注，承以《福建通志》一书，待刊已久，亟应付之枣梨，以垂久远，仰见情深文献，谊笃乡邦，并传述刘制军钧谕，令某与苏鳌石先生首捐，为士夫倡，并谕应同荐绅倡始，继及官僚，令即裁复，以便转达大府等语，自当凛遵。惟此事本末，似大府尚未能悉其详。前此数万金付之一掷，至今啧啧人口，众怨未消。且《通志》为合省官书，必应合通省官绅之力以成之，自当由大府主持，通行各外郡县遵办。今转欲荐绅倡始，官僚继之，于名不正，于言不顺。况以目下情形而论，外侮未退，鹾务方殷。他处所不敢知，即以某现居浦城而论，举商之事未息，半载以来，死亡逃匿者屈指可数，现在追呼日至，绅富尚皆重足而立，惴惴于心。若一波未平，一波复起，断难冀其望风慕义，踊跃从公。某伏处山邑，有家难归，闭户养疴，不预时局，愚昧之见，聊布区区，尚望阁下与在省同人从长计议。或仰藉大府风声，竟能集事，亦未可知。某必竭尽绵力，以步诸君子后尘，断不肯置身事外也。专此复请道安，顺璧侍谦，统祈朗鉴，不备。

跋

四十强仕，七十致仕，经有明训，无所谓归田也。然古者出则从政，归即明农，故归田之赋，肇于平子，归田之句，著于少陵。降至宋人，以坡公之名通，犹作有田不归之誓，而欧公竟借以名其书。自是始以归田为士大夫之美谈，仕宦中人且以为难能而可贵焉。吾师茝林梁公少无宦情，通籍后复家居十年始出，苏藩苏抚任内，又两次以疾引归，可谓难进易退者矣。然惇书窃读公所撰著，一则曰归田谁信本无田，再则曰归田何事不真归，但惜无田抑又非。乃知年来侨居南浦，不但无田可归，直至有家而不能归，反复屡形于吟咏中，每令人不忍卒读。然吾师天怀淡定，安上能敦。惇书于岭西侍公最久，窃见公仕学兼优，并无偏废。如《楹联丛话》、《三管诗话》、《铜鼓联吟》诸刻，皆成于簿书丛杂之余。即至梧江防堵，戎马倥偬，羽檄交驰，中夜数起，而尚能抽暇创成《三国志旁证》一书。其忙中整暇如此，况今日之优游田里，闭户著书，俗缘不干，真想自适者乎？此吾师《归田琐记》所由作也。

今秋惇书读《礼》山中，忽承吾师以脱稿寄示，自言此书仿欧公《归田录》而成。惇书伏读之余，窃谓欧书自序成于治平四年，其时实尚未归田。欧书不过两卷，吾师书虽亦一百一十余条，而益以日记诗数十章，计分八卷，较欧书多至数倍。欧书多录朝廷遗事，士大夫笑谈，吾师书亦同其意，而考订详明，包孕繁富，中间如议马头、议江口、议大钱、戒停葬、戒厚殓、戒锢婢诸条，尤为济时之要务，警俗之苦衷，可坐而言，可起而行，则视欧书之用心，尤有维系，急宜寿诸枣梨，公之同好，以无负吾师一番载笔之勤。因殚旬余日校勘之劳，付之手民，刊而序之。工既告蒇，复述作者之本意，书于册后，俾读是编者，知吾师出处之大节，经世之要务，咸备于此，庶无负吾师寄示之殷怀云尔。

又闻吾师近方撰《师友集》若干卷，举数十年感恩知己之迹，悉以韵语铺之，而复略叙其生平梗概，附见其投赠诗文。惇书贱名亦幸厕其后。行将脱稿成书，愿吾师仍以清本寄示，俾得先读为快。或再与校雠之役，以忝附大雅之林，是尤私衷所忭祷也夫。惇书谨跋。

退庵自订年谱

退庵居士系出安定梁氏，名章钜，字闳中，又字茝林，晚年自号退庵。由泉州宋丞相文靖公派下分居福州长乐县南乡之江田里，国初迁居福州城中。自前明迄今十五传，皆为郡县学诸生不断，河间纪文达公督学闽中，以“书香世业”扁旌吾闾。乾隆四十年乙未七月初六日生于福州淳仁里。时先考翼斋公上公车未回。是年先叔父九山公成进士，入翰林。翼斋公讳赞图，字斯志，又字翼斋，行二，乾隆戊子与同怀弟九山公同举于乡，考补内廷咸安宫教习（门下士潍县刘鸿翱拜填讳）。

丙申，二岁。

丁酉，三岁，长房伯兄虚白公（初名功，改名际昌）入县庠。

戊戌，四岁，虚白伯兄为发蒙，先妣王太夫人自课之。

己亥，五岁，十月，先大母林太淑人弃世。是年翼斋公教习期满引见，以知县用，回里即丁忧。

庚子，六岁，在家读书，先考自课之。

辛丑，七岁，先考授徒于经院巷彭宅，随往读书。

壬寅，八岁，先考授徒于开元头林宅，随往读书。

癸卯，九岁，先考授徒于杨桥巷蒋宅，随往读书，始学作小诗。是年同怀弟章埔生。

甲辰，十岁，先考授徒于盐法道德清戚公署斋。闰三月，先妣王太夫人弃世。太夫人少以孝称，在室时尝割臂肉疗父笃疾。先考为作传略纪之。

乙巳，十一岁，先祖天池公弃世。公弱冠即为名诸生，以耆儒宿学教授里中五十余年。值八十寿，纪文达公有文祝之（文载公集）。至是考终年八十二岁。是秋先考为厦防郡丞汉军刘公延请课子，随往读书。福州距厦门五百里，是冬以台湾林爽文滋事军兴，孔道

梗,不得归。

丙午,十二岁,仍在厦门厅署,始学作八股文,并随先考偕同里先达郑苏年光策、何实斋西泰、林于川雨化、张燮邦经邦诸公遍游厦岛各岩洞,复泛海览鼓浪屿之胜。时厦门洋船丛集,商贾殷赈,仙山楼阁,甲于南天。闻近日井里萧条,大有今昔之感矣。是年长房三兄曼云公(初名雷,改名运昌)入县庠。

丁未,十三岁,冬,随先考回福州,移住新美里,与九山公同居,从虚白伯兄学举子业。

戊申,十四岁,学使者云间陆耳山师锡熊甄别生童,余以第九名童生录送鳌峰书院肄业,山长为孟考功瓶庵先生超然,都讲即虚白伯兄也。

己酉,十五岁,春,随先考往仙游金石书院读书。秋,与四房四兄泽乡公云铣同赴长乐县试,受知于汉军王弼斋师佑郊,录取第二名。

庚戌,十六岁,与三兄曼云公同在鳌峰书院二贤祠读书。

辛亥,十七岁,受知于丹阳吉渭崖师梦熊,以第一名取入长乐县庠。是年,随同邑陈茂真师士伟读书于观音桥齐氏之漱芳轩。

壬子,十八岁,随外舅郑苏年师读书于洗银营赵氏之红玉斋。是秋乡试卷备而不荐。

癸丑,十九岁,仍随苏年师,始学作诗、赋、杂文。是年,四兄泽卿公入县庠。

甲寅,二十岁,随林畅园师茂春读书于洗银营陈氏之凤池书屋。是秋乡试,与虚白伯兄、曼云三兄同举于乡,座主为歙县程兰翘师昌期、仁和关晋轩师槐,房官为泾县吴虚谷师浚。

乙卯,二十一岁,会试荐而不售,房官为鄱阳胡果泉师克家,遂留京过夏,考取景山官学教习。是年泽乡兄举于乡。

嘉庆元年丙辰,二十二岁,会试荐而不售,房官为山右李石农师銮宣。五月,由运河回闽。七月,患疟,至重阳始到家,冬至前一夜而止。岁杪郑夫人来归,即苏年师长女也。

丁巳,二十三岁,授徒西门街刘宅。

戊午,二十四岁,授徒南营姜宅。章埛弟入县庠。是冬,先考以知县选期将到,呈明不愿外任,选得汀州府宁化县学教谕,挈章埛弟赴任,而命余上公车。

己未,二十五岁,会试荐而不售,房官为吴县吴少甫师树萱。同房曼云三兄遂成进士,入翰林。六月回家,仍在苏年师馆中课文。

庚申,二十六岁,大儿逢辰生。辑《东南峤外书画录》二十卷,自为序。

辛酉,二十七岁,会试,以九山公为内帘同考官,回避未入场,与大挑又不得,乃就补景山教习。

壬戌,二十八岁,会试,以二甲第九名成进士,座主为纪文达师、铅山熊谦山师枚、满洲玉研农师麟、大庾戴可亭师均元,房官为高阳韩湘帆师抡衡。朝考入选第二名,因受知于大兴朱文正师珪、大庾戴文端师衢亨、长沙刘文恪师权之、满洲英煦斋师和、那绎斋师彦成、莱阳初颐园师彭龄、浦城祖舫斋师之望。引见,以翰林院庶吉士用教习,师为黄陂帅仙舟先生承瀛。是秋闻先考宁化之讣,踉跄南奔,由江西取道汀州入宁化,计署中视含殓者惟章埛弟一人,痛哉!

癸亥,二十九岁,正月,始至宁化学署。四月,扶榇回福州,从苫中编辑翼斋公遗诗文两卷、行状一卷,又辑家谱四卷。

甲子,三十岁,郑苏年师终于鳌峰讲席,与同门友沙县陈名世同校刊《西霞文钞》两卷,为之序。吾师遗文,此其一斑也。

乙丑,三十一岁,二月服阕进京,散馆以二等第五名引见,改部主事,签掣礼部,入仪制司行走。是秋,因病请假回籍。在部时辑《南省公余录》四卷,谢芗泉先生振定为之序。嗣复拓为八卷付梓。

丙寅,三十二岁,家居,辑《长乐诗话》八卷,自为序。

丁卯,三十三岁,掌浦城南浦书院讲席。秋,挈季生肇文游武彝,有游记及诗纪之,祖舫斋师、陈恭甫编修寿祺各为之序。

戊辰,三十四岁,仍赴南浦讲席。秋,为本省抚部张兰渚先生师诚延入幕中,为撰拟颂册及奏御文字,并校勘所进遗书数十种,各加按语,如《四库书提要》之例。

乙巳,三十五岁,仍赴南浦讲席,辑《东南峤外诗文钞》若干卷,陈恭甫为之序。

庚午,三十六岁,仍赴南浦讲席,辑《夏小正通释》四卷、《南浦诗话》四卷,皆祖舫斋师为之序。

辛未,三十七岁,复入张抚部幕,与陈恭甫分纂《御制全史诗注》六十四卷。是春为先考妣合葬,祖舫斋师为之志铭,事毕仍赴南浦讲席,校补《仓颉篇》三卷,选辑《闽文典制钞》四卷。是年次儿丁辰生。

壬申,三十八岁,仍赴南浦讲席。秋后回家开藤花吟馆,集里中诸名流觞咏,其中有《藤花吟馆画卷》,阳湖李申耆邑侯兆洛、歙县程春海侍郎恩泽并为之记。

癸酉,三十九岁,仍赴南浦讲席,与郑松谷鹏程、林蓼怀轩开二亲家重游武彝,又与全生征兰游渔梁万叶寺,志乘所谓天下十大名山之一也。是冬挈眷进京,在浦城祝东岩亲家昌泰有斐园中度岁。

甲戌,四十岁,三儿恭辰生于台庄舟次。八月,抵京,进署销假,仍在仪制司行走。是岁由运河北上,滞居漕艘中百余日,取旧读《昭明文选》笔记之件编录而增益之,是为《文选旁证》之权舆。自是每年趋公之暇辄涉笔焉。

乙亥,四十一岁,同刘芙初、吴兰雪、陈石士、李兰卿谒翁覃溪师,为苏斋诗弟子者三年。是夏闻四叔父九山公之讣。公讳上国,字斯仪,又字九山,乾隆乙未进士,历官翰詹科道,荐至太常卿,终于广西学政任所,陈恭甫铭其墓。

丙子,四十二岁,兼精膳司帮办掌印。是秋考选军

机章京，以第一卷引见记名。是冬入宣南诗社，胡墨庄侍御承珙、潘功甫舍人曾沂各为之记。辑《春曹题名录》六卷。

丁丑，四十三岁，四儿映辰生。秋与顾南雅莼、龚季思守正二同年游西山，有诗纪之。又与陈石士编修用光、陶云汀给谏澍、王北堂明经萱龄游昌平，有文纪之。

戊寅，四十四岁，入直军机。是秋扈跸盛京，来往七十三日，游医无闾及松、杏诸山。以校勘科场条例被议降一级留任，旋以扈从议叙加一级。

己卯，四十五岁，三月，扈跸东陵、南苑、盘山。公余偕同人坐山轿登云罩寺，又于月夜上古中盘，饮至向晨始下入直，各有诗纪之。是冬以覃恩诰授奉直大夫，诰赠先考如章钜官，先妣王氏为宜人，封妻郑氏为宜人。

庚辰，四十六岁，扈跸滦阳，加一级。又恭送睿庙梓宫，加一级。又恭遇覃恩两次，各加一级。是役恭逢睿庙升遐，变生仓猝，前无故实可稽，枢廷直务填委，而礼臣随扈者，堂官仅黄左田大宗伯钺一人，汉司员仅章钜一人，奏疏文移，责无旁贷。时枢臣礼臣皆日数召见，斟酌典礼，体大思艰，余以一小臣往复其间，哀苦之余，益增凛惧，盖不敢休息者彻数昼夜，自礼部堂属官续到者数人，乃始分任其劳，藉免陨越云。九月，回京，兼祠祭司行走。是冬以覃恩诰授中宪大夫，晋赠先考为中宪大夫，先妣王氏为恭人，诰封妻郑氏为恭人。

道光元年辛巳，四十七岁，五儿敬辰生。二月，以补授主客司主事引见，仍在仪制、祠祭两司行走。礼曹四司至是乃遍历焉。三月，扈跸易州，以恭襄山陵大典议叙加随带二级。四月，以考试差引见。六月，由军机大臣以行走勤慎议叙，奏准即升员外郎，先换顶戴。十一月，以补授仪制司员外郎引见。是年，充大清通礼馆纂修，又充内廷方略馆纂修。又以与同人分校《辽》、《金》、《元》三史地名、人名、官名，余分得《金史》全部。又分纂《西域图志》，未成书。

壬午，四十八岁，由礼部堂官以才具练达，克称厥职保举，京察一等。二月，由吏部引见，奉朱笔圈出，交本部堂官查看，复加才识精明，办事老练，堪胜外任考语，引见记名，以繁缺道府用，仍加一级。闰三月，授湖北荆州府知府。次日具折陈谢，召见于乾清宫西房。五月，挈眷出都。六月，莅荆州任。是月即奉檄兼护荆宜施道，兼管荆州钞关监督。先是，所属监利县与沔阳州民以争水相仇杀，官不能治，大府檄予驰往查办。乃先以诗歌代为文告劝谕之，又为亲莅水滨，议清界址，两境士民悉服，其患遂平。公余编辑《枢垣纪略》十六卷，朱咏斋同年士彦为之序。盖前数年在枢直时稿本，至是始汇次成书云。

癸未，四十九岁，擢授江南淮海河务兵备道。五月，挈眷由大江顺流东行。六月，至清江浦莅任。辑《江汉赠言》二卷，皆楚省僚寀士民送行之作，黎湛溪河帅世序为之序。九月，以霜降安澜议叙，纪录二次。是冬，以覃恩诰授朝议大夫，诰赠先考如章钜官，诰赠先妣王氏为恭人，诰封妻郑氏为恭人。

甲申，五十岁，以前在方略馆校勘《金史》，书成，由军机处奏准从优议叙，加一级，纪录二次。九月，调署江苏按察使，驻沧浪亭行馆，有《沧浪亭题咏》两卷，张兰渚先生、林少穆尚书则徐各为之序。十月，以霜降安澜议叙纪录二次。十一月，回淮海任。值高家堰失事，劳劳襄办者三阅月。有上严小农河帅烺乞免调任淮扬道书，上星使文秋潭孚、汪瑟庵廷珍二尚书请修复堰圩二堤书。

乙酉，五十一岁，春，管理盘运漕粮总局。五月，调署江苏按察使。七月，又调回盘运漕粮总局。九月，将滞漕二百万石全数盘运渡黄北上。是役请拨银二百一十万，至是竣事，计节省银三十二万。奏入，自督部、河帅以下皆甄叙有差，遂擢山东按察使。先是，制河二大府锐意治河，方议挑关、孟两滩以取直，又议改上流海口以利运，又欲开王营减坝以泄涨，悉系淮海所辖地方，余皆力陈其不可，以去就争之，事遂不果。迨余去任，始纷纷兴办矣。是年大儿逢辰登乡荐第二名。

丙戌，五十二岁，进京谢恩，蒙召见三次，赐克食二次。二月，抵山东任。十一月，调补江西按察使。未行，兼署山东布政使，擢江苏布政使。辑《古格言》十二卷，汤敦甫协揆金钊、刘次白中丞各为之序。

丁亥，五十三岁，抵江苏任。辑《东南棠荫图咏》三卷，皆山左僚寀士民送行之作，朱兰坡同年珔为之序。是役顺途登泰山。莅任后督同李葛峰太守景峄修治泖湖，一月而竣事。旋请筹款挑浚吴淞江，即于是冬兴工，督同陈芝楣太守銮往来催查，次年夏竣事。

戊子，五十四岁，以挑浚吴淞江议叙加一级。修沧浪亭工竣，记而碑之。辑《沧浪亭志》四卷。又建吾宗伯鸾高士祠，记而碑之。辑《梁祠纪略》二卷，朱兰坡为之序。是岁以覃恩诰赠先曾祖砥峰公为通奉大夫，如章钜官，先曾祖妣林氏为夫人，皆章钜以本身妻室应得封典呈请上貤者也。诰赠先祖天池公暨先祖妣林氏，先考暨先妣王氏亦如之。

己丑，五十五岁，九月，抚部陶云汀宫保奏请护理江苏巡抚，宫保入觐之缺也。辑《吴中唱和集》八卷，作者二十一人，皆壬戌同年之在吴与过吴者之诗，自为之序。又作《小沧浪七友》画卷，刻石沧浪亭壁，朱兰坡为之记。

庚寅，五十六岁，八月，奉命护理江苏巡抚，陶宫保擢督之缺也。十二月，复奉命护理江苏巡抚，卢厚山宫保坤擢督之缺也。是年始遍游吴下诸山，各有诗册画卷纪之。

辛卯，五十七岁，江淮大水成灾，流民蔽江而来，每日以万计。乃率属捐廉，出示募捐，一面给船咨送，一面设厂留养。计自初秋至冬孟三月余日，资送出境者六十余万人，自初冬至次年春季在厂留养者四万余人，复自捐棉衣万袭，以为厂中御寒之具，于三月末陆续资送北返，沿途颇有颂声。何竹芗郡丞士祁为作《目送归

鸿》画卷,高雨农舍人澍然为之记。

辛卯,五十七岁,修复练湖牌坝。是冬,回空军船藉以无阻。又筹款奏请兴挑孟渎三河,未竣事而去。编梓亡友程春庐府丞同文遗诗四卷,题曰《密斋诗存》,为之序。

壬辰,五十八岁,二月,奉命护理江苏巡抚,程梓庭中丞祖洛擢督之缺也。计余官大江南北,历观察廉访旬宣,并四权抚篆,前后凡八年有余。江省吏才最盛,余历任所荐举守令不下数十辈,皆执弟子礼甚恭,而如陈芝楣、苏鳌石廷玉、刘次白、赵竹泉炳言,皆不数年开府持节以去。此外如额苹农腾伊、王香湖青莲两方伯,俞陶泉德渊、李石舟国瑞两都转,王槐午锡蒲、李碧山廷锡两观察,李葛峰景峄、王善舟有庆、陈星垣经三大守,或以故或以病去,皆实不愧循卓之称,尤往来于余心不释云。是年四月,因病奏请开缺。奉旨俟林则徐到任后再行开缺回籍调理。五月,郑夫人携家先行。六月,林少穆抵苏,遂卸抚篆,挈映儿登舟,因建溪水浅,小住浦城。辑《葑江别话》四卷,皆江南僚寀士民送行之作。八月,回福州,进黄巷新宅。是岁,吾乡秋禾为风雨所伤,米价骤贵,而台湾逆民陈办滋事,台米不能内运,民间盖藏空乏,众心惶惶。因建议致书大府,力恳奏请借拨江南漕米十万石,程梓庭督部入告准行,于次年青黄不接之时,由海船运到,乡里便之。是年修葺宅右小楼,榜曰黄楼。与同里诸耆旧以诗酒相往来,辑《三山唱和集》十卷。

癸巳,五十九岁,先室郑夫人弃世,为撰事略梓行之。刘次白中丞、高雨农舍人各为之传,林少穆尚书为之墓表。辑《江田梁氏诗存》九卷,自为之序。是岁修葺宅左小园,榜曰东园,分为十二景,有诗纪之。

甲午,六十岁,辑《退庵随笔》二十卷,自为之序。此书先为关中友人所刻,后至桂林,复加增删,扩为二十四卷,贺耦庚中丞长龄序之。

乙未,六十一岁,集诗社诸君子在敝庐设局劝捐义仓谷价,忙碌者数十日而后集事。五月,奉召入都,挈逢儿、映儿束装就道,至扬州病疟,留滞月余日。八月,由运河北上,舟次辑《北行酬唱集》四卷,皆同里知好及大江南北僚寀士民赠行之作,陈芝楣中丞为之序。八月杪抵京,递折销假,蒙召见一次。次日即授甘肃布政使,复蒙召见二次,并赐克食于重阳日。挈逢儿、映儿赴甘肃任,顺途游华山。

丙申,六十二岁,甘藩库中前因办理军需有漏卮银七万两,经手者半已离甘,部中屡行查诘,督部不知所为。余殚五日夜之勤,设法补苴完结,上下同官及离甘各官皆德之。正月,调授直隶布政使,以留办计典迟至,三月杪始成行,途次接奉擢抚广西之命。五月,抵京,递折谢恩,蒙连日召见六次,赐克食五次,即陛辞出京,挈丁儿、敬儿赴广西任,兼署广西学政。三阅月,以奉查冯赞勋揭参杨时行一案据实奏覆,奉旨嘉奖,议叙加一级。辑《宣南赠言》二卷,皆日下同人话别之作也。途中舟过衡山,在船窗中饱观一日,有诗纪之。冬奉赐"福"字一方。

丁酉,六十三岁,辑《论语集注旁证》二十卷、《孟子集注》十四卷。秋,监临广西文武两闱,并会同丁自庵学政善庆考选拔贡。广西文闱积弊多端,其最甚者,每科闱中辄派兵六十名,列坐于明远楼之上下前后,各为稽查弹压,而枪替传递之弊即伏其中。甚至有能文之举人,身穿号褂于楼上起草,交他兵顺递号舍中,毫不费力者。余既采访明确,乃排众议,革除之,并附片奏明立案,士林感之。是科三儿恭辰举于乡。修复署东铜鼓楼,成《铜鼓联吟集》两卷。又于独秀峰下重建五咏堂,为诗纪之,远近和者百余家。冬奉赐"福"字一方。

戊戌,六十四岁,越南使臣入贡,照例于节堂款宴,作画册纪之。校梓《文选旁证》四十六卷,阮云台师、朱兰坡同年各为之序。盖二十年精力所萃,至是始成书云。辑《国朝臣工言行记》十二卷。冬奉赐"福"字一方。

己亥,六十五岁,监临粤西文武两闱。是岁次儿丁辰与胞侄齐辰同举于乡。四儿映辰入县庠。辑《制艺丛话》二十四卷,朱兰坡及杨芸士明经文荪各为之序。冬奉赐"福"字一方。

庚子,六十六岁,监临文武乡闱,并会同学政考选优贡。辑《楹联丛话》十二卷,陈莲史方伯继昌为之序。是年始遍游桂林诸山,画成长卷记之。冬奉赐"福"字一方。

辛丑,六十七岁,二月,闻广东哄夷滋事,带兵至梧州府防堵。梧州界连东粤,匪徒乘机啸聚。余力行团练之法,境内帖然。奉旨选将调兵送炮,协济东省,并准杨诚村参赞芳咨取铁桩木排刍束,两旬间悉办运无误。旋调授江苏巡抚,即回桂林,往来得饱看阳朔山水,亦忙中胜缘也。五月,挈家登舟,由湘江、荆江顺流而东。七月,莅江苏任,即带兵赴上海县防堵。时裕鲁山督部谦奏准宝山口商船一概不准进港,以防夷匪混入,合县商民汹汹,几至罢市,县令束手罔措,关道遽欲辞官。余即日据呈批准进港,一面具奏,人心始安,欢声雷动。又与陈莲峰提戎化成协力练兵练炮,收抚巨奸,自吴淞江至宝山口数十里刁斗森严,军民安堵。值浙江镇海失陷,督部讣至,因兼署两江总督及两淮盐政二十余日。适奉办理粮台之命,遂回苏州。先是,恭奉明旨饬各省督抚保举所属道府以下各官。余莅苏虽甫三月,而僚属半系旧知,即据实以所知奏荐。不及一年,而黄石琴恩彤荐历方伯,但云湖明伦坐升都转,王观庭用宾、练笠人廷璜各擢太守,中外咸称得人焉。十一月,疾作,即专折陈请开缺调理,送篆交程晴峰中丞矞采接办。是岁逢儿成进士,以兵部员外郎即补。

壬寅,六十八岁,正月,引疾折回,奉旨准其开缺调理,并奉赐"福"字一方。二月,挈家登舟,本拟回闽,因骤闻浙东哄夷鸱突,大帅失机,钱塘江口戒严,不敢前发,遂回帆北渡扬子江,寓居扬州张氏园者三月有余日,与阮云台师、谢蕉石同年学崇、黄右原比部奭及余

姻杨竹圃方伯簧剧谈而已。五月杪，闻夷船已进图山口，复仓卒挈家登舟，渡江而南，径达苏州，由浙江回闽。盖六月初三日舟过丹阳，初八日夷兵已陷京口矣。六月杪，抵浦城，复闻嘆夷要在福州设立马头，已经疆臣奏准，城中士民惶惑，有纷纷逃避之意，不得已暂驻南浦，借宅而居焉。忙中辑《楹联续话》四卷、《巧对录》四卷，皆自为之序。

癸卯，六十九岁，购花园衕荒地一区，起造新宅，左有方池半亩，遂环池略缀屋宇，榜曰北东园，以别于福州之东园也。四月，进新宅。八月，回福州省墓，小住二十余日，仍回浦城，为恭儿点定《劝戒近录》六卷，为之序。

甲辰，七十岁，自订年谱，又辑《称谓拾遗》十卷，自为之序。

浪迹丛谈

[清]梁章钜撰　陈铁民整理

《浪迹丛谈》、《浪迹续谈》、《浪迹三谈》,清梁章钜撰。梁章钜(一七五五——一八四九),字闳中,又字茝林,晚号退庵,福州府长乐县(今福建省长乐市)人。嘉庆七年进士,官至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道光七年(一八四二)因病辞官,居家专事著述。

本书杂记清代典章制度及人物时事,扬州、温州、杭州、苏州等地的名胜、风俗和物产,以及古代名物、史实的考订,诗歌、碑铭、书画的评介,明清时期有关戏曲、小说的旧闻和掌故等。

《浪迹丛谈》、《续谈》据道光刊本、《三谈》据咸丰刻本标点整理。

卷　一

浪　迹

余于道光丙午由浦城挈家过岭,将薄游吴、会,问客有诵杜老"近侍即今难浪迹,此身那得更无家"之句以相质者,余应之曰:"我以疆臣引退,本与近侍殊科,现因随地养疴,儿孙侍游,更非无家可比,惟有家而不能归,不得已而近于浪迹。"或买舟,或赁庑,流行坎止,仍无日不与铅椠相亲。忆年来有《归田琐记》之刻,同人皆以为可助谈资,兹虽地异境迁,而纪时事,述旧闻,间以韵语张之,亦复逐日有作。岁月既积,楮墨遂多,未可仍用《归田》之名,致与此书之例不相应,因自题为《浪迹丛谈》。"浪迹"存其实,"丛谈"则犹之琐记云尔。

别北东园诗

侨居浦城四载有余矣,北东园中草木日长,半亩塘中游鱼亦渐大,甚可闭户自娱;而浦中风俗日偷,省中时局亦顿异,所闻所见多非意料所期,儿辈每劝余远游以避之。适浙中许芍友太守惇书书来招游西湖,因于仲春之吉,幡然出门,挈恭儿眷属过岭。濒行,成别北东园四律以纪,不知者尚以为西笑也。诗云:"浪迹原非计,怀居岂谓贤。本来同寄庑,何事不归田。去住无安土(吴棣华廉访旧赠句),穷通总乐天(彭咏莪副宪旧赠句)。莫疑云出岫,漫学地行仙。""耸身泉岭上(仙霞岭即古之泉岭),洗眼越溪行。且快鸥凫性,都忘燕雀声。烟霞三竺丽,花柳六桥明。老尚耽游事,无人会我情。""妇孺竞追随,浮家亦自宜(时恭儿偕妇携两孙往扬州归宁,余亦藉访竹圃亲家也)。分无羁旅感,真慰友朋思(浙中许芍友、云间练笠人太守邗〔原作邦〕上但云湖都转,皆渴欲相见)。已过悬车限,何烦运甓疑(时有谓余以舟车习劳将为重出计者)。烟波凭所适,那有北山移。""东园不能住,何况北东园。时事难高枕,吾生惯出门。栖栖竟忘老,耿耿未酬恩。且复添诗料,珍留雪爪痕。"

西湖纪游诗

此番出门以游西湖为主名,既小住武林,得许芍友连日导游,游事亦颇畅,此平生第一胜践,佥谓不可无诗,而余正以游事之忙,不暇为诗,且老而倦吟,成诗实亦不易,惟于事后追忆成五古二百四十言,不过有韵之游记云尔。其词云:"西湖我曾到,一别三十年。中间屡经过,人事多牵缠。今兹挈家来,尽将俗虑捐。佳游非草草,莫嗤老来颠。吾徒许太守,分日排吟笺。吾友杨与甘(杨飞泉太守鹤书、甘小苍邑侯鸿),供帐随所便。张郎善导游(张仲甫中翰应昌),胜践开必先。金、王两尊宿(金亚伯廷尉应麟、王兰沚观察有壬),急急招湖舷。南山达北山,往还若飞仙。外湖溯里湖,六桥如梭穿。韬光最高顶,目极东海壖。更矜腰脚健,直蹑丹台巅。下山有余兴,齐寻古玉泉。纤鳞如不隔,濠上真悠然。煌煌表忠观,屹立长堤边。摩挲碑碣壮,照耀湖山偏。凡兹所历区,恰能补从前。况复侪辈惬,少长杂群贤(逢、恭二儿皆侍游)。岳云方再兴,邂逅萍波圆(郑仁圃太守瑞麒适北上过浙,同游)。白头不期遇,犹记霓裳翩(堤上遇张静轩同年鉴,时已七十九岁)。山川古来美,时事难巧连。自非脱缰锁,那能恣蹁跹。天教迟算身,酬此登眺缘。作诗聊纪实,非期后人传。"按

余之初游西湖，在乾隆五十九年，彼时诗胆甚粗，立成五言绝二十首杂纪之。至都门，伊墨卿先生知余新游西湖，索观近作，即录以应，先生不加批点，还之，且曰："我生平不敢轻作纪游诗，君此后游事正盛，西湖当不止此一游，慎勿再作五言绝句也。"余为之愧赧者累日。此后屡过西湖，遂不敢再拈一字，惟此作藉以记事，本亦不敢言诗。回忆五十年前有道箴规，今老矣，而工夫不加进，曷胜悚然！记得《癸辛杂识》中载，江西有张秀才者，未始至杭州，胡存斋携之而来，一日泛湖，问之曰："西湖好否？"曰："甚好。"曰："何谓好？"曰："青山四围，中涵绿水，金碧楼台相间，全似著色山水，独东偏无山，乃有鳞鳞万瓦，此天造地设好处也。"语虽粗浅，然能道西湖面目形势，为可喜云云。今人为诗，少能似此之质而韵、简而该者，则转不如存拙矣。

钱 塘

钱塘令甘小苍问余曰："某以首县、衔参辄居首坐，而外间率称仁、钱，京师之仁钱会馆其名亦已久，不知何故？"余曰："前明郡县旧志，并先仁和，次钱塘，不知当时何所依据。伏查我朝《大清会典》及《一统志》、《皇舆表》，皆以钱塘居首，自应谨遵。且考《史记·秦本纪》：三十七年，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越绝书》：秦始皇造通陵道，到由拳；治陵水，到钱唐。《咸淳临安志》云："秦会稽郡为县二十六，钱唐居其一。唐字本不从土。旧志引《诗》'中唐有甓'，释云：'唐，途也。'迨唐时始加土，后遂因之。至仁和之为县，始于宋太平兴国三年，见《元丰九域志》。《资治通鉴》注亦云，宋初始改钱江曰仁和，其不应列钱塘之前审矣。"忆余巡抚粤西时，有杭人呈递履历者，偶书钱塘为钱唐，有某太吏斥其误，某员力辨非误，而某太吏愈怒，至相诟厉，时两讥之。

西湖船名

杭州特鉴堂将军特依慎，儒将风流而怀抱深稳，当道光壬寅，唉夷犯东浙，公以参赞与扬威将军相抗，扬威甚龁龁之，而朝廷素知其忠勇，故扬威蹶而公独全也。公本吾闽驻防，相遇于杭，叙乡谊甚笃，暇日尝招同杨飞泉、甘小苍及恭儿饮于西湖朱庄，竟日泛舟而归，各赋诗纪之。余得一律云："郊垌小队碧波湾，画里楼台一再攀(三日前甫游此)。邂逅客星依上将，招邀循吏话乡关(杨、甘皆吾闽人)。雄谈不觉花皆舞，纵饮浑忘鬓已斑。漫说镜中缘偶聚，天教此会重湖山。"湖舫中小扁"镜中缘"三字，将军所题也。将军询余湖舫旧扁名目，可得闻乎？余举《曝书亭集》中一则示之曰："西湖船制不一，以色名者为游红，申屠仲权诗'红船撑入水中去'，释道原诗'水口红船是妾家'是也。以形名者为龙头，白乐天诗'小航船亦画龙头'是也；为鹿头，杨廉夫诗'鹿头湖船唱赧郎'是也。有形色杂者，中为百花十样锦，钱复亭诗'又上西湖十锦船'是也。有以姓名者，如黄船、董船、刘船，见吴自牧《梦粱录》。大者谓之车船，盖贾秋壑所造，棚上无人撑驾，但用车轮脚踏而行，其速如飞。小者谓之瓜皮船，欧阳彦诗'瓜皮船子送琵琶'，张大本诗'瓜皮船小歌竹枝'，周正道诗'瓜皮船小水中央'是也。今时最著者为总宜船，盖取东坡居士'淡妆浓抹总相宜'之语，李宗表诗'总宜船中载酒波'，凌彦翀诗'几度涌金门外望，居民犹说总宜船'是也。"按此朱竹垞先生自录所见所闻，嗣厉樊榭先生又增广为《湖船录》，今则名目愈多，殆难究诘矣。

金衙庄

杭州城中园林之胜，以金衙庄为最，初属章桐门阁老，后为严小农河帅所得。余与河帅同官南河时，熟闻河帅盛称此园之美，谓我若保得三年安澜，定当乞身归去，营此菟裘，后果符其愿。闻初归里时，益加崇饰，蔚成巨观。余初与严帅有约，他日过杭，必信宿园中为快，及余果得引疾过访，值严帅逭暑湖庄，但从门外遥望芙蕖一片而已。严帅归道山后，闻此园又将出售，而皆嫌其屋后大池与城濠相通，夜间颇难防守，而余则正爱其一水盈盈，有浩淼之观，非寻常园林所易得也。时余方在城中相宅，有为此园蹇修者，谓但得二千缗之价便可赁居，余谓二千缗价本不昂，但修理之费亦非二千缗不办，非力所能任，因置之。回思章阁老、严河帅皆有德于余，华屋山邱之感，曷其有极！漫成一律，以记鸿泥，云："杭州第一好园林，我到纷来感旧心。相府潭潭兼旷奥，侯门鼎鼎半萧森。天成夏木千章绕，地接城濠一水深。三十年来重易主，可堪回首痛人琴！"按此园为前明金省吾中丞学曾别业，故至今尚称金衙庄，入本朝为皋园，归少司农严颢亭先生沆，今归严帅。城中又有庚园，顺治中为沈香岩绍姬所构，今归沈莲叔鹾使拱辰。皋园前后皆归严姓，庚园前后皆归沈姓，亦杭城一故实也。莲叔之哲嗣小莲孝廉觞余于庚园，导观所谓玉玲珑石。按厉樊榭《东城杂记》云："玉玲珑，宋宣和花纲石也。上有字，纪岁月，苍润嵌空，叩之声如杂佩，本包涵所灵隐山庄旧物，沈氏用百夫牵挽之力，致之庚园。"又沈香岩《玉玲珑诗》自注云："石名玉玲珑，灵隐包园中物也。高数丈，大十围，数百人挽之，历两月余，始达庚园。"合二说观之，则此石似非其旧矣。

慕园雅集诗画册

舟泊吴门，董琴南观察招同朱兰坡同年、杨芸士明经、高复堂观察集饮慕园，兰坡叠前唱和韵，成二律，余与同人皆有继声。琴南复属其喆嗣幼琴作为画册，而和者益多，将成巨观矣。兰坡诗云："胥台我欲掩柴荆，旧侣神驰本性情。感事难禁增首疾，吟诗渐懒斗心兵。幼安避地知匆遽，元亮归田免虢惊。目觊前缘能续否，相逢不意盖先倾。""仙霞岭外牡丹林，惜别虹桥直到今。五载光阴何迅速，千秋著述肯销沉！梗萍莫慰安家愿，葵藿终殷望阙忱。幸得西湖移宅近(闻将赁居杭州)，扁舟访戴约登临。"同时和作者，如琴南句云："宦途退比风中鹢，儿戏忧深霸上兵。小圃茶瓜留客易，故侯车马避人惊(中丞小住胥江，往来屏谢驺从)。复堂

句云："蒿目横流随去住，抚膺硕画付浮沉。率真聊遣联吟兴，论世仍殷报称忱。"芸士句云："意外忽教重捧袂，尊前且喜暂休兵。湖山胜处居堪卜，烽火销余梦不惊。"语皆沈着。此外和题者尚十余家，如彭咏莪副宪句云："谁信山中无乐土，空闻海上久销兵。"吴西谷京兆句云："此日禽鱼还识客，当年草木尽疑兵。"李石梧督部句云："重寻鸿雪痕如昨，偶忆鲸波骨尚惊。"潘功甫中翰句云："窃思勇退诸公早，尝答升平一疏沉。"皆蕴畜宏深，足增斯册之重。附录余和韵云："横流何地设柴荆，垂老奔波岂性情？到处栖迟思寄庑，无端块垒便谈兵，邮签深愧频烦报（吴中余旧治，至今往来尚烦邮吏探报），园户多嫌剥啄惊。难得五君继高咏，襟期都向酒杯倾。""第一名园翰墨林（慕园佳胜甲于吴中各官宅），主人知古又知今。欣闻梨枣新编富（兰坡所辑《国朝文钞》，卷帙甚巨，近正开雕），肯听丹铅旧学沉（琴南以吴江新刻王西庄《蛾术编》见赠，中有拙序）。软语依然谈艺乐，狂歌同此济时忱。灵岩清旷穹隆奥，拟共秋来一再临（席中有秋后游山之约）"。

虎丘寺周鼎

道光庚寅，余在苏州藩任，曾偕程春海祭酒、钱梅溪参军访虎丘云岩寺中周王子吴鼎，顾伊人《虎丘志》所称大香炉也。闻此物曾数转入人家，乾隆间始复还寺。今寺僧十八房，轮月守之，未尝轻出示人。余就僧房观之，尚实灰于鼎腹，因与程、钱二君详加审眎，且话且吟，并制椟刻铭，付寺僧郑重守之。时吴中耆旧，同赋诗以纪，侈为盛事，期与焦山南仲鼎并传不朽，实江南第一吉金也。今岁重游吴门，忽闻此鼎已失去，不胜疑惑，而又未得其详，惜行程匆促，尚须回棹时细按之。

张皋文编修

过毘陵时，访张皋文编修之后人，不得见；访皋文之甥董晋卿后人，亦不得见。晋卿为黎襄勤公所赏识，余官淮海监司时，与相契重，每藉以询皋文梗概。皋文所著《茗柯文编》，闻其名而未得读其书，惟阅恽子居《大云山房文稿》中所载一条，不胜钦慕，惜此时无此人，亦不闻有此言也。子居之言曰："皋文前后七试礼部，而后遇散馆，已以部属用，朱文正公特奏，改授为编修。文正屡进达之，而皋文断断以善相诤。文正言天子当以宽大得民；皋文言国家承平百余年，至仁涵育，远出汉、唐、宋之上，吏民习于宽大，奸孽萌芽其间，宜大伸罚，以肃内外之政。文正言天子当优容有过之大臣；皋文言庸猥之辈，幸致通显，复敢坏朝廷法纪，惜全之何用？文正喜进淹雅之士；皋文言当进内能治官府、外能治疆场者。皆詹詹大言，救时药石。"皋文与曼云先兄同成进士，同入翰林，余曾于庶常馆数晤接，承其青睐，而不知其伟抱如此，彼时亦不知皋文工篆书，未及索其片纸数字，至今过其故里，时为惋然。

刘芙初编修

过阳湖时，访刘芙初同年宅，不能见其后人；求《尚䌹堂集》，亦不可得。忆在京师与芙初结宣南诗社，芙初本惊才绝艳，而近作大不如前，同人比之江郎才尽。芙初以病出京家居，尤贫瘁，晚患风痺，闻每饭尚烦其母太夫人手哺之，才人末路至此，甚可伤也。或问才尽之说，于古果有征乎？余考史称江文通在禅灵寺梦张景阳索去匹锦，宿冶亭又梦郭景纯索还五色笔，自尔才尽。此事自非子虚，惟前人论才尽者，以宋魏了翁之说为最正，然是讲学家言，未可以概古今之才士。若文通之才尽，则信有可稽。文通杂拟诗三十首，载在《文选》，最为著名，后人多效为之，然如《陈思王赠友》云："日夕望青阁。"以青楼为青阁，岂非凑韵；《谢临川游山》云："石壁映初晰。"以初晰为初阳，亦是趁韵；《刘文学感遇》云："橘柚在南园，因君为羽翼。"以羽翼说橘柚，亦无解于就韵；《潘黄门述哀》云："徘徊泣松铭。"松是松楸，铭是志铭，二字连用，未免牵强；《郭弘农游仙》云："隐沦驻精魄。"此用《江赋》"纳隐沦之列真，挺异人之精魄"，即郭语也，而合成一句，亦未免乖隔；《孙廷尉杂述》云："凭轩咏尧老。"谓尧及老子，则不伦；又云："南山有绮皓。"谓四皓中之绮里季，则偏举；又云："传火乃薪草。"此用《庄子》"为薪火传"之语，而草字凑韵，可笑；《颜特进侍宴》云："瑶光正神县。"赤县神州岂可摘用神县二字；又云："山云备卿霭，池卉具灵变。"以卿霭为卿云，已属生造，以灵变为灵芝，更奇；《袁太尉从驾》云："云旆象汉徙。"谓如天汉之转，《谢光禄郊游》云："烟驾可辞金。"谓置身烟景而金印不足羡，则又成何语乎！凡此似皆可以才尽例之也。

金　山

余不到金山已十六年，今夏舟至丹徒，为守风不能渡江，又贪看都天庙会，泊京口者三日，乘暇率恭儿偕其妇婉蕙，挈佳年、俦年两孙，坐红船游金山。适丹徒县官饬纪纲，就山中设午餐，遂憩而饮焉。婉蕙喜谈诗，席间问余曰："金山寺诗，自以唐张祜一首为绝唱，此外，果无人不阁笔乎？"余曰："记得孙鲂亦有诗云：'万古江心寺，金山名日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尘。橹过妨僧定，涛惊溅佛身。谁言张处士，题后更无人？'可谓夸矣，而实不及张之自然。乃李翱亦有诗云：'山载江心寺，鱼龙是四邻。楼台悬倒影，钟磬隔嚣尘。过橹妨僧梦，惊湍溅佛身。谁言题韵处，流响更无人？'后四句全袭孙意，不知何故，三人皆唐人也。郎仁宝谓明人莆田黄谦者，乃次张韵而又不及，尤为可笑。余谓袭前人名作不可，次名作之韵尤难，然亦视其人之才力何如耳。在京师时，尝与吴兰雪谈诗，兰雪极笑黄仲则《黄鹤楼诗》必次崔颢韵为胆大气粗，且悠韵如何押得妥？虽以仲则之才，我断其必不能佳耳。适架上有《两当轩诗钞》，余因捡示之，兰雪读至'坐来云我共悠悠'，乃拍案叫绝曰：'不料云字下但添一我字，便压倒此韵，信乎天才，不可及矣！'"饮次，有导佳年等观郭璞墓者，婉蕙问曰："窃闻郭璞善葬，而必择此地，其理何居？"余无以判其说，但谓此是历来相传，究竟无碑碣可据，因

举《金山寺志》中所载前明日本使臣中天叟诗告之云："遗音寂寂锁龙门，此日青囊竟不闻！水底有天行日月，墓前无地拜儿孙。"（后尚有四句，忘不能举其词）又有沈石田一诗云："气散风冲岂可居，先生埋骨理何如？日中数莫逃兵解，世上人犹信葬书。"如扣晨钟，寐者可以深省，然不如"墓前无地拜儿孙"七字深切而有味也。

焦　山

初到邗上，知好即欲招游焦山，忆官苏藩时，以开坝催漕诸役，盖无岁不登金、焦；又于乙未年，曾偕逢儿、暎儿信宿焦山松寥阁，备领山中胜事，辄为神往。或言焦山古名樵山，因汉处士焦光隐此，故名。罗茗香曰："闻之江郑堂藩言，樵字当作谯，不知其义何居？"余曰："杜佑《通典》载京口有谯山戍，《太平寰宇记》亦以谯山为戍海口之山，《嘉定镇江府志》云，江淹《焦山诗》旧本作谯山，是皆郑堂所据，知北宋以前，尚名谯山。谯有望远之义，故戍楼名谯楼，戍山亦名谯山也。宋以后始以焦孝然之事附会之。孝然避兵娶妇于扬州，见《三国志》注。彼时孝然年尚幼，未必即有隐焦山被三诏之事。且孝然为魏以后人，蔡伯喈卒于汉末，在孝然之前，焦君之赞，当别是一焦君，似蔡亦无为孝然作赞之事。但因孝然而名山，相传已久，而古字之从谯，似我辈不可不知耳。"茗香甚以为然。焦山水晶庵中有长沙陈恪勤手书一联云："山月不随江水去，天风时送海涛来。"跋云："此山中旧联，不知为何人所作，今久无存，山僧数为吟诵，余甚爱之，以属对不甚工，或亦传述之讹，因以江月易作山月，流水易作江水"云云。而自然庵中林少穆尚书亦书此联，作"江月不随流水去，天风直送海涛来。"跋云："此朱文公句，陈恪勤不审所出，易江月为山月，流水为江水，又误以直作时，今重书以正之。"按陈恪勤固以意轻改旧句，而少穆亦偶未审也。此宋赵忠定公汝愚同林择之、姚宏甫游吾乡鼓山诗句，朱子喜之，为摘"天风海涛"四字，大书磨厓于屴崱峰顶，后人又为建天风海涛亭，今亭久圮，而摩厓字犹存，此句亦长在人口，不知者遂误以为朱子诗。今赵诗载《鼓山志》，厉樊榭《宋诗纪事》亦录之。此联以题鼓山固佳，今若移题焦山，则情景尤真切，故乐为辨之。记得水晶庵壁又有"入室果同水晶域，开门正对石公山"一联，殊工雅，忘却何人所题。石公山即象山，正与焦山相对也。又记得丁未夏，余游焦山时，借庵诗僧犹健在，前一年是其八十诞辰，借庵索余补赠联句，时从游者已停桡相待，乃手挥十四字与之云："山中鹤寿不知纪，世上诗声早似雷。"句虽未工，而意颇切，借庵称谢不绝口，而余则久忘之，今此联尚悬海西庵壁，阅之如同隔世矣。

云台师唱和诗

余以五月廿日卸装邗城，廿一日走谒阮云台师相，时吾师年八十有三，阔别五年，虽语言步履稍不逮前，而精神兴致极好。廿五日即承折柬招余同毕韫斋茂才泛舟湖上，饮于长春桥畔之邗上农桑，吾师所修复别业也。归舆率成一律奉谢云："溯洄邗上旧农桑，雅爱清游寂寞乡。二客恰宜伴坡老，一湖早已属知章。舫中画本资欣赏（适携旧藏书画数事，于舟中共观，极为吾师所欣赏）。市外盘飧许饱尝。我本公门杂桃李，长春花柳共成行（师于门外湖塘新栽花树甚伙）。三十日复承招同诗人王望湖、阮慎斋、孟玉生、僧小支游双树庵看竹，叠前韵一律云："洗眼精蓝话宿桑，相逢都在水云乡。寻花乍人长春地，看竹还歌有斐章。古调闲中欣静契（时听僧树庵弹琴），清斋午后快同尝（是日蔬食茶话，并不设酒）。谷人往矣伊人渺，珍重笼纱墨数行（寺中有吴谷人、伊墨卿二先生遗墨）。"前诗正在录呈，而吾师适以诗飞示，云："偶过双树听琴韵，不向红桥问玉箫。平仲古阴浓盖竹，辛夷新叶绿于蕉。梧开梧月镫窗夜，拟待荷花池露宵。同是随时爱光景，惜无覃老共今朝。"注云："中丞适以苏斋谈诗画册索题（册名《灯窗梧竹图》）。"余复次韵奉呈云："梧竹诗情久寂寥，钧天复与振风箫。苔痕恰好连双树（孟玉生与双树庵僧并号树庵），茶话何烦配一蕉。谢绝春游过僻地，直须云卧到深宵。笏庵近在安家巷，画理真堪永夕朝。"适吴笏庵京兆以《邗江寓居画卷》属题，卷中布景正连及虹桥以西双树庵一带，故及之。吾师近以老眼模糊，嫩于作字，有以书画求题者，辄草草应之，与人来往小简，往往狂草错互，有须以意会通者。惟有求擘窠榜书者，则无不应，盖不甚费目力，且易于纵腕力也。然亦极有斟酌，近有新庶常以匾式求大书，乞作"绍衣堂"三字，吾师应之；越日，将原纸送回，并加一小笺云："此三字不难一挥，惟有人问所据何书，我不敢以《康诰》之言对也。"其矜慎有如此者。

眉寿说

云台师尝与余对坐良久，熟视而言曰："君眉间有二长毫，此寿征也。经典中屡言眉寿，如'绥我眉寿'、'以介眉寿'、'眉寿无有害'、'眉寿保鲁'、'眉寿万年'（《仪礼》、《士冠》、《少牢》皆有此语）。钟鼎文字中言眉寿尤多，其文象形为𥄉，直是画出寿眉之面。前数年嘉兴老友张未未来相见，其眉间亦有毫长出寸许，时未未年已七十有六，余曾作《眉寿说》贻之。今君眉与未未同，益足证经典中眉寿之象。惟眉寿古多而今少，岂今人固不如古人哉？"按吾师今年八十有三，眉却无毫。或曰：有寿而不必长眉者，未有长眉而不寿者。然细察吾师耳间有长毫数茎，而余耳际亦微有毫，记得相书中云：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项下绦。今眉毫耳毫皆有征，惟项下绦则尚未详辨耳。

红　船

今大江来往之船，以云台师巡抚江西时所制红船为最稳，且最速。嘉庆十八九年间，始创为于滕王阁下，后各处皆仿造，人以为利。今湖北、安徽以迄大江

南北,吾师所制之船随在,而有船中小扁,多师所手题,有沧江、虹木、兰身、曲江舫、宗舫诸号,数十年来利济行人,快如奔马,开物成务之功伟矣!吾师尝为余述在江右时,偶以事遣家丁回扬州,恰值风水顺利,朝发南昌,暮抵瓜州,若非红船断不能如此快速也。因制一联悬于舟中云:"扬子江头万里浪,滕王阁下一帆风。"

相府新旧门联

云台师旧宅在旧城之公道巷,自回禄后,始迁居新城南河下康山草堂之右。余于数年前初到扬州,即谒师于旧宅,巷口有石牌楼,大书"福寿庭"三字,大门口贴八字大联云:"三朝阁老,一代伟人。"时观者多以为疑,谓师之枚卜在道光年间,何以有三朝阁老之称?不知师于乾隆六十年九月已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则阁老之称由来已久。或又疑"一代伟人"四字颇嫌自夸,余初亦无以应之,后读《雷塘庵主弟子记》,乃知师于嘉庆五年在浙江巡抚任内,奏陈筹海捕盗等,因曾奉有"显亲扬名,为国宣力,成一代伟人"之谕,此是敬录天语,并非自夸也。后吾师亦微闻人言,遂于新宅大门改书云:"三朝阁老,九省畺臣。"则更不招拟议矣。按王兰泉先生《湖海诗传》中吾师诗下小传,有"年华正盛,向用方殷,加之以开物成务之功,进之以诚意正心之学,洵一代伟人"云云,似亦敬本褒嘉之语,而吾师究以为涉于自炫,故改书之,老臣谦抑之盛心,可以风矣。

太傅衔

云台师以今年丙午乡试重宴鹿鸣,大吏奏入,得优旨,晋加太傅衔,并有三赴鹿鸣之望,荣宠极矣。按吾师本以太子太保原衔越加七级而至太傅,如斯旷典,前此所未闻也。谨考本朝满、汉大臣生前以太傅加衔者,如金文通之俊、洪文襄承畴、范文肃文程、鄂文端尔泰、曹文正振镛、长文襄龄,不过六人,余如马文穆齐、佟端纯国维、佟忠勇国纲、奉文勤宽、谢清义升、杨敏壮捷、顾文端八代、王文恭顼龄、张文端英、朱文端轼、钱文端陈群、蔡文恭新、董文恭诰,皆由身后赠太傅衔,其由太子太保越赠太傅者,则惟刘文正统勋一人,若吾师之躬逢其盛,真稽古之殊荣,科名之旷遇,宜邗江大夫、士欢欣鼓舞,啧啧以为美谈矣。余客居无以为贺,献一联云:"异数超七阶,帝眷东山谢太傅;嘉宾伫三肄,天留南国鲁灵光。"但求切,不求工也。是年江南副考官黄征三通副赞汤为吾师门下士,由金陵闱中寄联相贺云:"鸾诏亲褒,历相三朝贤太傅;鹿鸣重宴,同年一榜小门生。"亦工不足而切有余也。又山西平定州张石洲穆以集杜句贺云台师重宴鹿鸣加太傅衔楹帖云:"从来谢太傅,只似鲁诸生。"师甚赏其巧切,而外人多不以为工。按杜诗《奉观严郑公厅事岷山沲江画图诗》末联云:"从来谢太傅,邱壑道难忘。"又《奉送郭中丞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使诗》中一联云:"耻为齐说客,只似鲁诸生。"不稽其出曲,不知其浑成也。云台师有老妾刘恭人,即嫡配江夫人之媵也。师两次断弦,得其内助力为多。生子祜,登道光癸卯乡荐,现官刑部山西司郎中。刘得四品恭人封典,女适吴刺史公谨崧圃阁老子。妇也今岁七十寿辰,师讦同人为之制锦称觞,余亦制一联往祝,句云:"鹿宴沐恩浓,正及臣门膺旷典;翟衣襄政久,更看子舍策清名。"翼日师亲来谢步,并曰:"此番同人所赠联轴颇多,惟阁下及右原所撰句最佳。"右原句云:"温温恭人,母以子贵;潭潭相府,日引春长。"先是右原以酒筵献,吾师以手简谢云:"此席恰为暖寿而来,暖者温也,所谓'温温恭人'是矣。"右原即因此制成联句,庄重浑成,真可入余《联话》与欤!

卷 二

广 厦

壬寅年因避海警到扬州,借居流芳巷张松厓郡丞容园中者三阅月,水木之胜甲于邗江;今岁重至扬州,则松厓已赴官袁浦,许小琴为卜居南河下之支氏空宅中。宅无园圃而高梁广厦,亦是邗江第一家,于逭暑为宜,而家人犹有苦热者,因口占一律示之云:"借人广厦乐栖迟,随分都忘故土思。但舍高官何必隐,弗耽佳句易成诗。纵横铅椠家人笑,脱略衣冠过客疑。祇惜万方同苦热,清凉心地有何裨。"尝录呈云台师,谓末联别出一意,必如此诗方非空作。适修林少穆中丞信,亦附呈此诗,中丞回信云:"读寄诗,甚羡甚愧,末二句尤觉深人无浅语耳。"此宅前厅最崇敞,璧星泉制军、梁楚香抚军过访,皆讶余财力之雄,而不知其为借居也。星泉曰:"虽是借居,然不可无一题扁,以纪一时鸿爪。"余拟题为"随安室",属许珊林太守篆之。后进有大楼,儿辈亦请题扁,余笑曰:"可署为'见一楼'乎?"或请其说,余曰:"'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拟戏摘二字耳。"或曰:"此句究出何典?"余曰:"此唐人诗也。韦丹《寄灵彻》云:'王事纷纷无暇日,浮生冉冉只如云。已为平子归田计,五老岩前必共闻。'灵彻酬云:'年老身闲无外事,麻衣草坐亦容身。相逢尽道休官去(或作好)。林下何曾见一人。''"客曰:"既有扁矣,可无联乎?"余复戏集唐、宋人句云:"即知远客虽多事,将谓偷闲学少年。"客为輾然。

棣 园

扬城中园林之美甲于南中,近多芜废,惟南河下包氏棣园为最完好。国初属陈氏,号小方壶,继归黄中翰,为驻春园,最后归洪钤庵殿撰,名小盘洲,今属包氏,改称棣园,与余所居支氏宅,仅一墙之隔。园主人包松溪运同,风雅宜人,见余如旧相识,屡招余饮园中。尝以棣园图属题,卷中名作如林,皆和刘澄斋先生锡五原韵,故余亦次旧韵,率成一首云:"人生适意在邱壑,底用豪名慕卫霍?有山可垒池可凿,闭户观书殊卓荦。何况耽耽盛楼阁,满眼金迷复彩错。二分明月此一角,南河名胜画舫拓(《画舫录》中所未载)。永叔荷花魏公

药，千载风流春有脚。卸装我忆寄庑昨，隔墙先听鸣皋鹤。名园果冠绿杨郭，闲居永昼舆轩乐。何必缁尘涸京洛，因依幸许芳邻托，日日从君泥杯杓。”园中有二鹤，适生一鹤雏，逾月遂大如老鹤，余为扁其前轩曰“育鹤”，松溪问余曰：“夙闻鹤为胎禽，而此乃卵生，何也？”余曰：“鲍明远《舞鹤赋》云：‘伟胎化之仙禽。’明言胎化而始为仙禽也。《相鹤经》云：‘千六百年形定，饮而不食，与鸾鹤同群，脱化而产为仙人之骐骥。’《博物志》云：‘鸿鹄千岁皆胎生。’鹤、鹄古今字，然则未千岁以前，固依然卵生矣。”

小玲珑山馆

邗上旧迹，以小玲珑山馆为最著，余曾两度往探其胜，寻所谓玲珑石者，皆所见不逮所闻。地先属马氏，今归黄氏，即黄右原家，右原之兄绍原太守主之。余曾检《扬州郡志》及《画舫录》，皆不得其详，遂固向右原索颠末，右原为录示梗概云：康熙、雍正间，杨城鹾商中有三通人，皆有名园，其一在南河下，即康山，为江鹤亭方伯所居，其园最晚出，而最有名，乾隆间翠华临幸，亲御丹毫，鹤亭身后，因欠帑，园入官。今仪征太傅领买官房，即康山正宅，园在其侧，已荒废不可收拾，终年键户，为游踪所不到。盖康山以“康对山来游”得名，扬郡无石山，仅三土山，平山、浮山及康山是也。康山若再过数年，无人兴修，故迹必愈湮，恐无有能指其处者，而不知当日楼台金粉，箫管烟花。蒋心余先生常主其园中之秋声馆，所撰九种曲，内《空谷香》、《四弦秋》，皆朝拈斑管，夕登氍毹，一时觞宴之盛，与汪蛟门之百尺梧桐阁、马半槎之小玲珑山馆，后先媲美，鼎峙而三。汪、马之旧迹，皆在东关大街。汪、马、江三公皆鹾商，而汪、马二公又皆应词科。汪氏懋麟，江都人，由丁未进士授中书，以荐试康熙鸿博，为渔洋山人高足弟子。园中有百尺梧桐，千年枸杞，今枸杞尚存，而老梧已萎，所茁孙枝，无复曩时亭苕百尺矣。此园屡易其主，现为运司房科孙姓所有。至小玲珑山馆，因吴门先有玲珑馆，故此以小名。玲珑石即太湖石，不加追琢，备透、绉、瘦三字之奇。马氏两兄弟，兄名曰琯，字嶰谷，一字秋玉；弟名曰璐，字半槎，皆荐试乾隆鸿博科。开四库馆时，马氏藏书甲一郡，以献书多，遂拜《图书集成》之赐，此《丛书楼书目》所由作也，然丛书楼转不在园。园之胜处为街南书屋，觅“句廊透风透月”、“两明轩”、“藤花庵”诸题额。主其家者为杭大宗、厉樊榭、全谢山、陈授衣、闵莲峰，皆名下士，有《邗江雅集九日行庵文宴图》问世。辗转十数年，园归汪氏雪礓。汪氏为康山门客，能诗善画，今园门石碣题“诗人旧径”者，犹雪礓笔也。园之玲珑石，高出檐表，邻人惑于形家言，嫌其与风水有碍，而惮鸿博名高，隐忍不敢较，鸿博既逝，园为他人所据，邻人得以伸其说，遂有瘗石之事。故汪氏初得此园，其石已无可踪迹，不得已以他石代之。后金棱亭国博过园中觞咏，询及老园丁，知石埋土中某处，其时雪礓声光藉甚，而邻人已非复当年倔强，遂决计诹吉，集百余人起此石复立焉。惜石之孔窍为土所塞，搜剔不得法，石忽中断，今之玲珑石岿然而独存者，较旧时石质不过十之五耳。汪氏后人又不能守，归蒋氏，亦运司房科，又从而扩充之，朱栏（此下衍一“漫”字，今删）碧甃，烂漫极矣，而转失其本色，且将马氏旧额悉易新名，今归黄氏，始渐复其旧云。

二十四桥

扬州二十四桥之名，熟在人口，而皆不能道其详。宋王象之《舆地纪胜》云：二十四桥，隋置，并以城门坊市为名。后韩令坤者，省筑州城，分布阡陌，别立桥梁，所谓二十四桥者，或存或亡，不可得而考。或谓二十四桥只是一桥，即在今孟玉生山人毓森所居宅旁。玉生尝导余步行往观，桥榜上有陶文毅公题“二十四桥”大字，询之左近建隆寺、双树庵僧人，俱未敢以为信。按杜牧之《樊川集》云：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罗耀列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云云。则所谓“二十四桥明月夜”者，自必罗布于九里三十步中，不得以一桥当之。沈括《补笔谈》亦云：“扬州在唐时最为富盛，旧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五十步，东西七里三十步（与《樊川集》微有不同），所可纪者有二十四桥。最西浊河茶园桥，次东大明桥（原注：今大明寺前）。入西水门有九曲桥（原注：今建隆寺前），次东正当帅牙南门，有下马桥，又东作坊桥，桥东河转向南，有洗马桥，次南桥（原注：见在今州城北门外），又南阿师桥（‘阿’原误为‘河’，据《补笔谈》改）、周家桥（原注：今此处为城北门）、小市桥（原注：今存）、广济桥（原注：今存）、新桥、开明桥（原注：今存）、顾家桥（此下《补笔谈》尚有‘通泗桥’）、太平桥、利园桥，出南水门有万岁桥（原注：今存）、青园桥，自驿桥北，河流东出，有参佐桥（原注：今开元寺前），次东水门（原注：今有新桥，非古迹也）东出，有山光桥（原注：现在今山光寺前）。又自衙门下马桥直南，有北三桥、中三桥、南三桥，号九桥，不通船，不在二十四桥之数。”然则即沈括所纪，除九桥外，亦止有二十桥，所谓二十四桥者，究竟无由凿指其地。适玉生以《二十四桥》画卷索题，余漫应之云：“我居扬州不识路，二十四桥定何处？桥头忽逢贤主人，手捧画图索题句。或云此桥是陈迹，或云廿四此其一。二分明月非古时，一片彩虹岂畴昔。招提近接建隆龛，胜迹遥连双树庵。诗禅画髓琴心并，我欲扶筇过再三。”跋云：“双树庵僧工琴，建隆寺僧工诗，玉生则诗画并工，竹西精华萃于此地，则以二十四桥之名专属之也固宜。”玉生亦自号树庵，盖二十四桥侧，有古大银杏一株，士人呼为晋树，树中空处，恰可筑室。得余诗甚喜，越日即成《树庵图》，兼次余韵云：“蜀冈山下隋堤路，旧有樊川高咏处。秋风凉夜渺余怀，时倚红兰老觅句。题桥片石久无迹（‘烟花夜月’四字今不知所在），桥是桥非名则一。古人风雅地因传，安见今人不如昔？诗人何日来同龛，花为四壁树为庵。于此间得少佳趣，举杯月与先生三。”玉生曾受业

于方茶山先生，故其诗笔迥不犹人。近拟于晋树前添筑草堂三间，符南樵为作《募赀小启》，词藻甚美，迄无应者，余濒行时，曾述之但云湖都转及许小琴分司襄成其事，亦竹西一美谈也。

建隆寺

建隆寺本后周李招讨重进旧宅，宋师入城，招讨力不能支，合室自焚，因敕建为寺，即以建隆年号为名。近僧小支手辑《建隆寺志》，并绘《建隆寺图》，征名流题咏，余次云台师韵云："竹西讲忠义，似梅香破腊。古寺抱冬心，千载不萧飒。支公爱神骏，怀古如响答。冷缘与俗判，胜践招我踏。阐幽合名流，好事仗老衲。咄哉《淮海浊》，鄙词委尘劫（姜白石有《淮海浊》乐府，即咏李招讨事，宋臣之言自应尔也）。珍兹图志传，敬仁香火接。隔邻梅花岭，贞风共猎猎。"时小支欲于寺中西偏募建李招讨祠龛，征余楹柱之语，余集唐刘兼、陆龟蒙诗句应之云："万叠云山供远恨，一家烟雨是元功。"近但云湖都转亦题一联云："宋史何妨称叛宋，周亲毕竟欲存周。"亦有味也。

桃花庵三贤祠

扬州名胜以平山堂为最著，平山堂诗以王荆公"一堂高视两三州"一律为最佳，平山堂楹联以伊墨卿太守"隔江诸山"十字为最壮。余于壬寅夏初来游，亦曾撰一联云："高视两三州，何论二分月色；旷观八百载，难忘六一风流。"谢椒石同年嘲之曰："联句实佳，然二十二字中用数目字多至七八，非古人所讥卜算子乎？"余笑置之。丙午年重至邗上，游桃花庵，登三贤祠堂，与黄右原比部、罗茗香茂才商撰楹帖，右原为杂举《东坡志林》、《墨庄漫录》、《避暑录事》，为合拟一联云："四朵兆金瓯，是二千石美谈，不因五色书云，谁识名流皆五马；万花停玉局，惟六一堂如旧，若溯三贤谥典，合将祠额署三忠。"时罗茗香亦拟一联云："胜地景芳徽，卅载三贤俱典郡；同龛昭祀典，两文一献共称忠。"按韩忠献之守扬，在庆历六年，欧阳文忠则在庆历八年，距苏文忠之元丰守扬时，恰三十余年。此前后两联俱见典雅，非不学人所能办，当不让李兰卿独步于前矣（李兰卿旧联有"谥并称忠"语，故即具意而衍之）。因用前联署余名，以后联署恭儿名，悬之壁间，而疏其缘起于此。越日茗香又拟一联云："杨柳拂堤塍，追溯前徽于宋历仁神两世；桃花遍祠宇，传来美谥至今合文献三忠。"亦佳制也。

真一坛

中秋后一日，罗茗香招同黄右原、巫小咸在真一坛看桂花，并观吴道子画轴、赵松雪行书卷，徐问松道士所宝也。吴道子所画，系真武帝法身，气象极庄严。此外，各道教皇箓画像不下百十轴，末皆题"崇祯十年右都督田弘遇同妻一品夫人吴氏造"。按弘遇之女即田妃，以崇祯元年册为礼妃，旋加贵妃，弘遇以女贵，继妻吴氏有才艺，妃似之。居扬州新城田家巷，东起东关大街，西至缺口门大街。《吴梅村集》中《永和宫词》所谓"扬州明月杜陵花"，即咏其事。崇祯十年正田氏贵盛之日，然此醮箓多轴，亦非田氏夫妻所能创为，盖道教盛于嘉靖，京师道藏殿观必多传流，田氏所奉最伙，后载回扬州，又经流落各处，今问松道士陆续收回，故成此大观，遂为邗城一巨迹也。是日小咸为余写真，庭前有三鹤迭鸣迭舞，坐桂香馥郁中，观游人如织，因得一律云："暂辞阛阓入烟萝，欲界仙都足浩歌。怪伟丹青吴道子，纤妍翰墨赵鸥波。尘容愧写头陀老，香味浑忘鼻观和。坐听庭阶声一一，明心虽迥待如何？"云台师曰："结句别有寄托，可谓情深于文。"按吴道子画迹，生平所未见，此会实关眼福，故特纪以诗。适问松索书楹联，因即以诗中"怪伟丹青"十四字应之。

水　仓

扬州城内街巷多设水仓，其法甚善，他郡县所宜仿行也。相传乾隆五十九年四月，新城多子街一带，不戒于火，每延烧彻昼夜，有余观德者，人颇豪侠，视而悯之，因创设水仓。其地在人烟稠密距河稍远之区，买屋基一所，前设门楹，中为大院，置水缸百十只，满贮以水，复置水桶百十只，兼设水龙一二具，扬州俗语谓之水炮，设有左近报火者，汲桶可以立集，炮夫可以即行。孙春洲为作门联云："事有备以无患，门虽设而常关。"余尝过皮市街，见有广济水仓，门上勒石扁，字极佳，询之，则鲍崇城所作也，字体极得诚悬法，因增其名，入《随安室书录》中，罗茗香云，水仓门联原本出句系"井用汲以受福"，后始改"事有备以无患"。余又改为"事前定则不跲"，又别拟一联云："玉瓒何烦禆灶禳，金莲永免祝融灾。"近日各衢路增设愈多，章程愈密，可谓法良意美。

喜雨唱和诗

扬州今年之热倍于往年，正在郁蒸不可解间，闻但云湖都转设坛祈雨，甫下令而浓云倏布，旋沛甘霖，彻三日始止，喜之不胜，因口占四截句简云湖，并约同人和作。云："广陵使者久宜民，牲璧关心果有神。侧耳灌坛才肃令，阿香早已走飚轮。""三日为霖信不差，滂沱声里杂欢哗。南河庑客犹飞舞，何况芜城十万家！""但快祛炎见尚低，三农从此洽群徯。放晴待上平山望，何处新秧不插齐？""游宦何如听雨眠（陆放翁句），三家村里好相怜。荷衣云阵真堪恃，亟献新诗祝有年。"扬州人以云台师相、饴原总宪及余为南河三老，以同居南河下街故耳，故末首有"三家村"语。饴原总宪和诗云："只合相公成二老，我惭诸葛大名齐。"云湖都转和诗云："共传邗上耆英会，夏气先清三老家。"皆答此句意也。吴笏庵京兆和云："扬州民本是公民，催雨诗成笔有神。公自不居归使者，非关使者始随轮。""应是龙行点不差，天瓢夜半泻声哗。扬州万户连云起，此雨偏宜是小家。""晓起油然势尚低，望云心果慰民徯。

丰年岂独占淮楚，一熟还应及鲁齐。”“洗足关门听雨眠(东坡句)，独家村里自相怜(公诗以“三家村”自比三老，故即以独家村为比)。遥知三老风流剧，定说予今尚少年。”此外和韵者尚十余家，而此四诗最脍炙人口云。

下河舟中杂诗

余与杨竹圃亲家别已五年，今夏挈眷属来扬州，本拟即可把晤，乃竹圃于今春抱重恙，虽已痊愈，而气体虚羸，惮于远涉，且时方酷暑，祇宜养疴于安丰场署中，余因渴欲相见，遂于初秋四日，买舟径为东淘之游。住署斋者十日，时竹圃已健胜如常，复拿舟同游海陵，访魏笛生观察，又盘桓三日，始分手归舟。时竹圃年七十一，余年七十二，笛生则年七十五，皆轻健无龙钟态，海陵城中观者啧啧，以为老人星聚，殆不虚也。余有《下河舟中杂诗》十二首纪之，他日或可编入方志乎？诗云：“席帽山头秋气清，扁舟飞出绿杨城。朅来已厌筝琶耳，要作听风听水行。”“闽江邗水路三千，风泊鸾飘又几年！谁信抟沙仍得聚，好风吹到月华圆。”“宦海前尘不倦谈，家常情话转谕谕。助君儿女团栾趣，记取当年老退庵(时三子妇亦挈小孙归宁)。”“借人官阁避尘嚣，豆架瓜棚亦足豪。绕座素兰如客淡，倚墙红蓼比人高。”“不妨终夜听滂沱，欹枕喧传屋漏多。我正归舟要新水，东淘涨接海陵波。”“官舍融融子舍春，不嫌地僻不忧贫。累君小试调羹手，一醉饕翁动浃旬(谓雪峰世讲)。”“承明旧侣猛回头，海角天涯一聚沤。樽酒匆匆快谈艺，便将三日抵千秋(谓笛生观察)。”“连日欢筵杂醉醒，三人二百十余龄。海城童叟齐骧首，信有天边小聚星。”“此间刺史旧同官，助我清游续古欢。爱读剑南碑记好，碧云香雨一庭宽(张东甫州牧招游光孝寺，寺建于晋义熙，南宋奉勅改今名，陆放翁为碑记。香雨楼在大殿后，方丈额“碧云”二字，为宋宁宗所书)。”“圌关形势实嶙岏，往事迷离付浩叹。眼底胸中今了了，何人真措泰山安(登泰山墩望见圌山关，即当年英夷由海入江之路。山因州为名，山顶有岳忠武庙，盖忠武尝知泰州也。圌，市缘切，音遄；又是为切，音垂，皆古音，并见《唐韵》及《集韵》。今江南皆呼圌山为“徐山”，则因垂音而转耳)。”“归海归江路不明，桑麻井里总关情。须知得守真须守，两害相衡但取轻(近闻运河各坝齐开，所过下河低田，未免淹浸，为之慨然)。”“茱萸湾外最喧豗，壁虎桥边听溯洄。旧日布帆无恙在，兼旬访戴已归来(初由湾头进下河，即茱萸湾也。归途仍坐去时原舟，由壁虎桥出运河，以避湾头闸之险浪)。”附录竹圃和作云：“滨海衙斋冷，长年无客临。径先荒草满，门掩白云深。忽见故人刺，如传空谷音(七月初六日阍人走报公来，始以为误也，既见名柬乃信)。趋迎真倒屣，狂喜自难禁。”“语笑分明是，相逢岂梦中。何期居僻地，竟得挹清风。话旧供鸡黍，称觞荐韭菘(是日为公诞辰)。更怜娇弱女，随侍省衰翁。”“已下悬陈榻，还乘访戴舟(公在安丰住十日，复偕公同往泰州访魏笛生观察)。高情方外约，遗迹箧中搜(张东甫招饮光孝寺，时公方有《师友文钞》之刻，笛生为搜罗丛残附益之)。童叟各青眼，主宾皆白头。古欢只三日，良会足千秋。”“同是他乡客，他乡又别离(十九日公即由泰州回扬州，余亦归安丰)。一江分去路，两地系相思。泥雪飞鸿迹，蒹葭白露诗。论文重剪烛，尊酒更何时？”

重　阳

今年重阳，初拟步游平山堂，因阻雨不能出，遂闭门与家人煮酒持螯以遣之，适佳年孙背诵杜老《重阳诗》，余因戏借杜老诗句为发端，得七截二首云：“重阳独酌又何妨，苦忆横冈第一堂。满拟扶藤微步上，满城风雨正迷茫。”“老去悲秋别有因，支离早是挂冠身。茱萸酒熟霜螯美，何必相寻落帽人。”回忆仕宦中外数十年，遇重阳日无有不出游者。或作宾，或作主；或盛集，或独游；或有诗，或无诗。惟在京师，戊寅重阳日，与顾南雅、龚季思二同年登西山上戒坛之游，为最奇绝，曾有句纪之云：“谁能重九辰，真造大千表。”此外游事皆平平无奇耳。其有故而不出者，则扈跸辽、沈时，以寒疾兀坐行帐中，又前数年提兵上海时，以军务倥偬不暇出，及此次邗上阻雨而三云。重阳多晴，此雨亦数十年来所未见，故不可不记。吾乡黄莘田先生诗云：“谁能令节都无负。”信然。

喜雪唱和诗

邗江一冬无雪，农民望泽孔棘，粮艘需水尤殷，乃于立春前数日，祥霙广布，厚至一尺有余，喜舞之余，漫成四截句以纪之云：“一冬望眼忽眉轩，乱舞横飞肃不喧(“乱舞横飞岂有涯”，朱文公咏雪句也)。千尺遗蝗万家麦，欢声早已浃郊原。”“坐看名园玉戏奇(是日张松厓郡丞招同陆梦坡藩伯饮容园中)，红灯绿酒照霜髭。琼思瑶想吾何有，漫与当场喜雪诗。”“闻说联樯督罢难，京江定许助银澜。同云漠漠连朝合，更盼天膏万里宽。”“居然盈尺表年丰，脉脉惟归造物功。几辈裹头作吟事，先应挑动笏庵翁(谓吴西谷山长)。”时以诗呈云台师，师即命驾过访，并袖和诗见示，中一首云：“一冬无雪麦苗干，况复多藏逼岁残。赖有丰年先表瑞，老夫拂袖不知寒。”盖日内正有票盐验赀之役，邗城积金至千余万，甫于日前散出，而瑞雪旋来，此吾师所以喜中加喜也。翼日吴笏庵山长和诗云：“亦知喜雪共凭轩，早有诗人笑语喧。却道清游更多兴，不辞一片踏寒原。”“我亦思吟句未奇，空教捻断数茎髭。儿童为报缄函到，说是先生又送诗。”“素怯尖叉和句难，东坡借雪每生澜。公今幸未来相斗，差喜拈时韵脚宽。”“也如喜雨庆歌丰(公前有《喜雨诗》)，应是诗催笔有功。后辈敢争前辈句，笏庵终让退庵翁。”又叠韵云：“虚皇昨夜降瑶轩，下界无闻鸟鹊喧。侍从都教骑白凤，纷纷齐过乐游原。”“曼衍鱼龙戏自奇，烂银点额玉垂髭。若教剖出冯夷蚌，更得明珠缀入诗。”“莽莽沉沉欲视难，太阴昼合海翻澜。不因滕六能施逞，粉本何由得范宽。”“见

来姑射已占丰，捧出黄人与献功。试为举头应更喜，白漫漫作碧翁翁。"余亦叠韵和答云："欣闻陋巷迓高轩，又报诗筒往复喧。一雪顿关飞动兴，更思蹑屐走寒原。""敢学尖叉斗韵奇，几人同我捻吟髭。从今好约延陵叟，但遇佳题莫负诗。""咄咄盐货聚敛难，漫藏真怕起狂澜（用云台师诗意）。朱提甫散祥霙至，且喜财源万里宽。""身闲但祝屡绥丰，诗退还余酒有功。喜雨未几旋喜雪，长年惟学信天翁。"腊雪未消，集同人作坡公生日，再叠前韵答笏庵云："诗晴佳想共轩轩，乐事良辰笑语喧。客子光阴真率会，不妨高宴续平原。""行藏异趣各矜奇，满座华貂照雪髭。坡诞饱看坡字画（是日以坡公《定惠院月夜偶书》诗册并墨梅轴示客），可无数字打油诗？""寓公那复识时难，有客能翻舌本澜（笏庵诗云："千万商银聚不难，堆银天更助添澜。若教捏得都成铤，我欲先开笑口宽"）。玉戏天公果成铤，底须崇论问桓宽？""老去衰颜借酒丰，闲中铅椠亦论功。联华素发成诗话（王荆公《咏雪诗》："素发联华惊老大"），便署扬州十一翁（笏庵诗云："八三太傅貌犹丰，刻镂无妨摄养功。翁少阮翁年十一，我还十一小于翁。"故戏答其意）。"或问："近年京师祈雪之事频烦，外直省亦间有之，此礼于古有考否？"余曰："祈雪之典起于北宋，《宋史》祈报礼曰：凡旱、蝗、水潦、无雪，皆禜祷焉。其见于本纪者，自乾德元年十二月，始命近臣祈雪，直至绍圣元年十二月，终北宋之世，祈雪、祷雪事凡十五见。《周礼》中虽无祈雪之文，而《左氏传》昭公元年明载子产之言曰：'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禜之。'此即三代祈雪之明证，今《文献通考》只有祈雨、祈晴，并无祈雪，则马氏之踈耳。"

师友集

余撰《师友集》十卷，凡二百六十余人，脱稿于道光壬寅冬月，嗣为儿辈匆匆付梓，未及细加校勘，错误不免，挂漏尤多。今冬始以刻本呈云台师鉴定，吾师遽宠以序云："丙午岁除前，梁茝邻大中丞送到《师友集》，读之竟日不倦。古人云，老见异书犹眼明，夫以日接红纸细书之函，老目更昏，对此安得不顿明也。历数六十年间举世交游，有一人能诗能笔、议论又皆公允如此者乎？胜于良史，胜于佳集，此他日必传之作也，因喜而缀言于简端。道光二十六年颐性老人阮元识。"按此书至扬州始分布，尚有沈鼎甫侍郎、程晴峰中丞、彭咏莪副宪、但云湖都转、吴红生太守、黄右原比部各题词，拟汇刊卷首，以志雅谊云。

少穆尚书赠联

三儿恭辰五上公车，依然故我，近缘福州旧宅不能安居，奉余出游，并悉索敝赋纳赀作郡大夫，指省浙江，以便迎养，非得已也。时陕、甘捐输之事，少穆尚书主之，余作手函恳其照拂，捐事已成，少穆复书相贺，中有"哲嗣以二千石洊登通显，台端以八十翁就养湖山"云云，余谢不敢当，而心艳其语，嘱少穆就此演成长联，将悬挂于武林寓斋，以为光宠。甫逾月，少穆果手制二十八字长联见寄，并缀以长跋，词翰双美，感愧交并。时方辑录《楹联余话》，得此又增一美谈，不禁眉飞色舞也。句云："曾从二千石起家，衣钵新传贤子弟；难得八十翁就养，湖山旧识老诗人。"跋云："茝林中丞老前辈大人，自出守至开府，常往来吴、越间，今哲嗣敬叔太守，又以一麾莅浙，迎养公于西泠。公游兴仍豪，吟情更健，此行真与湖山重缔夙缘矣。昨书来索楹帖，以则徐前书有'二千石'、'八十翁'对语，嘱广其意为长联，并欲识其缘起。忆公昔历封圻，距守郡时才一纪耳。今悬车数载后，复以儿郎作郡，就养于六桥、三竺间，此福几生修得？若他日再见封圻之历，承此衣钵之传，岂不更为盛事，敬叔勉乎哉！道光丁未人日同里馆侍生林则徐识于青门节署，时年六十有三。"少穆由西域赐环后，先权陕、甘总制，旋抚关中，绥辑番民，筦理捐务，公私具举，欢颂载途，而不知其三年塞上开垦屯田，厥功尤伟！以逐臣而犹为民为国，岂复是寻常报称之情！近虽因病陈情，行将感激复出，且闻已饬哲嗣楫之编修还朝供职，其为心存君国，实远迩所同钦。适承公以长联寄赠，不揣固陋，亦勉成数语报之，虽不足以揄扬盛美，而情往似赠，兴来如答，亦聊纪一时翰墨缘也。句云："麟阁待劳臣，最难西域生还，万顷开荒成伟绩；凤池诒令子，喜听东山复起，一门济美报清时。"（按：此联书就，缄寄关中，适公已擢移滇、黔总制，未知得达与否，而公所惠寄之联，则早已装治完美，悬诸杭州三桥址新宅中，众目快瞻，且脍炙人口矣。）

焦山纪游

扬州同人盛称钟立斋太守大志洲宅之美，拟于花时往游。清明前一日，立斋遂招同邹公眉观察、程柏华别驾光治先为焦山之游，由钞关门登小舟出大江，换坐红船，是日东风甚大，兼有微雨，顺流逆风，用满帆折数十戗始抵焦山。别已十余年，山中风景不殊，而不无今昔之感。晚饭后，看秋嵓、松明对弈，忆乙未年夏与逢儿、映儿信宿松寥阁，亦看二僧对弈，其一即秋嵓也。是夜宿水晶庵中，明晨散步山门外，观对岸石公山形势（即象山），登三诏洞，手剔陆放翁、米海岳磨崖字，凡山中诸胜迹，扪历略遍。复回水晶庵，向寺僧索观戊子岁所交藏杨文襄公玉带并诗画卷，玉带如旧，而匣边已裂，诗画卷为披阅者多，装池尤损，因与柏华商另制匣并重装卷，柏华慨然任之。是日饭后，仍坐红船，不数里即达翠屏洲，登岸入立斋宅。洲旧为江中浩淼之区，相传观音大士卓锡所成，故名佛感洲，后为诗人王柳村豫居之，改名翠屏洲。立斋卜宅于此，已数十年，柴门临水，杂树环之，亭榭参差，溪流暎带，时桃花盛开，一重一掩，迤逦可数百步，想武陵源不过如是也。是夜宿江村读书处，明晨饭后用肩舆约廿余里达扬城，途中桃花尚十余里不断，高柳间之，古人所谓"别有天地非人间"者，信有之矣。山中得诗四首，时《焦山还带诗画卷》题者已满，柏华为装第二卷，因即录诗于卷端，以志

缘起云："埸来屡游地，自别十三年。江海镇如此，风云防未然。吉金剩周汉，旧雨杳齐钱(谓齐梅麓、钱梅溪。)玉带还山久，重来缔夙缘。""灵山一回棹，便入翠屏洲。宅以诗家重，名仍佛子留。福人宜福地，良日况良俦。谁信芜城外，江村事事幽。""为践寻芳约，游山复看花。绕身习池水，泼眼武陵霞。荷沼还成约(绕屋皆荷塘，主人有花时重来之约)，桃庵那足夸(平山堂下之桃花庵，花事逊此远矣)。竹西富园馆，让此野人家。""难得苔岑合，还饶翰墨缘。寻诗浑似梦，读画莫非禅。郑重新书好(李兰卿所修《焦山新志》，板闻在苏州某家，住持僧□□恳余理还之)，沉吟长物编(钱梅溪曾约余同撰《焦山长物志》)。更须铭瑞室，惜少笔如椽(立斋乞题斋扁，因用六朝钟记室语应之)。

颜柳桥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七日，嘆夷兵船闯入圌山关，将犯扬州，周子瑜观察札委余东场盐大使颜柳桥崇礼驰往招抚，颜有胆略，素喜任事，遂与办事商人包恪庄计议，禀商但云湖都转，许即相机办理。颜即于初八日随带羊酒鸡豚等物赴瓜洲，渡江至象山，纤道瞭望。值夷船飞帆驶进，势甚凶猛，象山与焦山紧对，颜伺其抵焦山马头，以礼招呼，效郑商人弦高故事，头顶说帖，跪献江干，因得上夷船，见其头目郭士利，引与郭富相见。词色慷慨，晓以敬天心保民命诸语，郭漫应之。次日，复带金币等物以婉词导之，时夷人已将瓜洲民房占踞，并遍树亦帜，将江路全行堵截，无一民船往来，而火轮船及三板船已有七八十只，尽拦人金山、北固之麓。颜探闻郭酋主战，嘆酋主和，正在设法谋见嘆、酋，而镇江已破。传闻驻防海都统闭城锢民，尽遭屠戮，颜心胆俱碎，即欲为脱身计，而包以扬城危在旦夕，力怂恿之，颜亦以扬州若失，则夷船必溯江而上，金陵、皖江一带俱不可问，遂激于义愤，幡然复出，因吗利逊见嘆酋。吗能通汉语，颜晓以战争之害，和议之利，转述于嘆酋，始有献银百万，不人扬城之议。归复于包，包为转请于都转，时城中人人危惧，移徙者十之七八，颜复上夷船，嘱吗酋与嘆酋，允为减银数，往复数四，议定给洋银五十万元，每元作银七钱一分，遂面与嘆酋定约，旋即分次送给，而扬城安保无恙，居民亦旋定安辑矣。余初闻颜柳桥之名，住扬州半载，未见其人，故无由详其通款之事，后遍询同人，得包松溪、程柏华所述，其胆略识力颇有过人处，柏华复嘱颜来谒，因悉其颠末而叙次之如此。是役固由但都转、周观察主持，而颜与包之功亦不可没也。包现为总商，家门鼎盛，颜亦得运同衔，其子某孝廉，且以郡守候选矣。

云台师寿联

嘆夷之不犯扬州，京师士大夫以云台阁老之居邗江，比汉郑康成之居高密，而以嘆夷比黄巾之保郑公乡也。逾年，值八十寿辰，恭蒙赐寿，彭春农学士以楹联寄贺云："新恩又见临裴野，近事争传保郑乡。"即指此事。

但都转寿联

嘆夷初犯京江，扬郡人家已纷纷逃窜，赖但云湖都转竭力防堵，加意抚循，不一月即各安其居。扬人其德之，值都转九月诞辰，各制楹帖以致其颂祷之忱，然语或过当，甚有以郭汾阳、李西平为比者，则儗于不伦矣。惟云台师撰七字联云："菊花潭里人同寿，扬子江头海不波。"落落大方，恰如身分，不能不推为大手笔也。

卷　三

许周生驾部

过武林时，访许周生驾部之后人，惟其第六子子双茂才延珏在家，承以《鉴止水斋集》见赠，并屡承招饮，助余相宅甚殷。周生与曼云先兄同成进士，余曾相见于京师，迟久，始得读其诗文集。窃谓己未科人才最盛，时论以当康熙己未、乾隆丙辰之大科，然籍籍人口者，惟鲍双梧、吴山尊、张臯文、陈恭甫、王伯申诸太史，而鲜及周生者。周生颖悟非常，博通坟典，自经、史、诗、文外，如小学、算术、医方、释典，靡不涉猎，其视翰苑诸君子，皆有过之无不及者。其论学也，谓经义中之大者，不过数十事，前人聚讼数千年未了，今日岂能复了之，就今自谓能了，亦万不能见信当时，取必后世云云；其论政也，谓两汉功曹掾史皆择邑之高望者补之，六朝时令史犹重，至明而吏始与士分途，天下有以操守称官者，未闻以操守称吏也，无高名之可慕，无厚禄之可眈，则彼所夙夜用心以治事者，安得不惟利是图乎？今欲吏不为奸，则莫若高其品，使士人为之，士人为吏，习知政务，无迂懦不晓事之患，其于治道必有所裨云云，最为明通之论，皆非诸贤所能见及。又云：西士弥纳和为余言，近三十年测得五星外，尚有一星，形小而行迟，在赤道规上，约八十余年可一周天，然此非一人一世所能测候，故自来星官家皆未言及，即西人亦今始知之。余偶读《大集经》，云大星宿其数有八，所谓岁星、荧惑、镇星、太白星、辰星、日星、月星、荷逻侯星，则西士所测，其荷逻星欤？此条亦足以广异闻，录之以谂言天文者。

吴槐江督部

过苏州时，寻当日问梅诗社诸老，如韩桂舲尚书，石竹堂、吴棣华二廉访，彭苇间太守，尤春樊中翰，皆早经凋谢，惟董琴南观察及寓公中朱兰坡、杨芸士二君健在而已。过平桥里，访吴槐江督部，门庭尤閴寂，询其孤，不可得见。督部系先资政公戊子同年，复与先叔父太常公同登己丑中正榜，余以子弟礼晋谒，问政采风，最叨教益。余将以疾引退，公遽昌言于众曰："如此好藩伯，而为上台所挤，不能安其位，如地方何！"盖误闻人言，以与程梓庭抚部不协之故，虽非事实，亦足见其

期待之殷矣。公家居，久不亲笔墨，独喜余修沧浪亭，为作五古长篇纪之。又尝与余覼缕枢廷遗事，娓娓不倦，多余内直时所未闻，余曾撰入《国朝臣工言行录》中，书多，一时未能付梓，先附著其逸事于此云。公举顺天戊子乡试，出编修秦公承恩之门，时尚书父学士推公星命，讶曰："师为假总督，弟乃真总督耶。"后秦公果以吏部尚书署直督，而公历楚督、直督，以两广总督终。公由中书入枢直，洊历台谏，擢通政司参议，时和珅为枢长，即欲令公出直，曰："通参班厕大九卿，应退出军机。"阿文成故善公，争之曰："故事副宪及通正、通副、理正、理少不得直军机，通参阶止五品，不在此例；且前此给事亦官五品，并未出直也。"和珅益衔之。嘉庆初元，纯庙以训政忧勤，丙夜即起视事，召军机大臣，皆未到，旋召章京，惟公与戴衢亨二人已上直，入对称旨。少顷，和珅入，上曰："军机事繁，吴熊光甚明干，可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和珅谓吴某官才五品，与体制未符。上即命加吴三品衔。和又奏曰："吴某家贫，大臣例应乘轿，恐力不办。"上命赏户部饭银一千两。和珅与公共事，每多龃龉，欲私拔一人以抗之，以日前吴与戴本同被召，奏曰："戴衢亨由状元出身，已官学士，在军机日久，用吴不如用戴。"上哂曰："此岂殿试耶！"和珅语塞。未几，戴卒与公同加三品衔入直，而班次仍居公下。公以忠直为上所知，屡欲简畀封圻，商之和珅，和奏曰："适有直隶布政使缺，可补也。"上从之。后悟外省布政阶资远出军机大臣下，以让和珅，和奏曰："吴某以三品顶戴骤易红顶，已被深恩矣。"上颔之。旋授河南巡抚。公在楚督时，有劾公擅作威福，下行文檄，语气竟与上谕相同，上笑曰："吴熊光在军机年久，每日拟写谕旨，手笔已熟，故外任亦不觉信手直书，此后宜痛自检点，毋得颟顸干咎。"寄谕饬之。公初赴楚督任，未出豫境，有协防陕西兵赵士福等二百余人，以缺饷两月逃回本营，而陕省咨会亦至，公命集讯，或言是皆应死法，公非豫抚，可无理此。公曰："察其情形，苦累缺饷必矣。协防非临阵，回本营非逃匿山海，岂可同论哉！"遂杖首谋者二人，余悉分拨豫边防堵，诸镇将给与口粮。公由楚督调直督，引对时，上曰："教匪净尽，天下自此太平矣。"公奏曰："督抚率郡县加意抚循，提镇率将弁加意训练，使百姓有恩可怀，有威可畏，太平自不难致。若稍形松懈，则伏戎于莽，吴起所谓舟中皆敌国也。"上韪之。嘉庆十年东巡盛京，旋跸驻夷齐庙，公与董文恭、戴文端同起引对。上曰："外人言不可听，此次有言道路崎岖、风景略无可观者，今到彼，道路甚平，风景甚好，人言岂尽信哉？"公越次对曰："皇上此行，欲面稽祖宗创业艰难之迹，以为万世子孙法，岂宜问道路风景耶？"上曰："卿，苏州人也，朕少扈跸过苏州，风景诚无匹矣。"公曰："皇上前所见，剪彩为花，一望之顷耳。苏州城外惟虎邱称名胜，实则一坟堆之大者，城中街皆临河，河道逼仄，粪船络绎而行，午后臭不可耐，何足言风景乎？"上曰："如若言，皇考何为六度至彼耶？"公对曰："先朝至孝冒天下，臣从前曾侍皇上进谒，亲奉圣谕曰：'朕临御天下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实为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如南巡，而汝不阻止，汝系朕特简之大臣，必无以对朕。'仁圣之所悔言犹在耳也。"上动容纳之。公尝语人曰："刑赏者，国家之大权，而寄于封圻大吏，若徒以有司援例求免斥驳之术处之，失其旨矣。例有一定，情有万端，故遇事必当详审而后行。赏一人而有裨于吏治，有益于民生，虽不符例，赏所必加也。刑一人而有裨于世道，有益于人心，虽不符例，刑所必及也。虽不得请，亦必再三力争之，乃为不负；若忧嫌畏讥，随波逐流，其咎岂但溺职已哉！"

李秬轩廉访

余过杭州时，小住月余日，城中大吏皆来握晤，惟家楚香中丞宝常为山左旧属，特鉴堂将军为吾闽驻防，素有相知之雅，余皆新交也。李秬轩廉访龠通为高阳李石渠中丞殿图之子，中丞抚闽时，欲招余入节署课读，已送关书订入馆矣，而中丞旋量移江右去，遂不果其学，徒即今廉访也。廉访晤谈时，每自惜无缘侍教，然当年署斋课艺，常屡荷批削，至今尚敬存箧衍中。盖缘叶茝汀庶常送来者，茝汀即其授读师，因须赴京散馆，故荐余以代，而余则久忘之矣。闻楚香中丞言浙中同寅，最结实可恃者，惟廉访一人。且闻廉访由两淮都转擢浙臬，其在扬州任内，一尘不染，诸务肃然，足以空前绝后。去任时，鹾商例有重赆，悉却之。今秋闻其在浙物故，为之气短，本拟俟其灵榇过邗时，登舟一吊，适余有海陵之游，彼此相左；并传闻扬州鹾商仍以前却之赆致送其闱中，仍却不受，谓遗教如此，不敢不遵，众无不啧啧嗟异之。然则廉访之清操，不但化及家人，而且行之身后，可谓难矣。《诗》云"型于寡妻"，廉访有焉，呜乎，可以风矣！

许小琴分司

余此次出门，西湖之清游发于许芍友太守，邗江之寄庑成于许小琴分司惇诗。芍友与小琴为同怀兄弟，并余门下士，师友之谊甚笃，而意趣各不同，论者以为两人有冰炭之分，谓芍友清而小琴热，又谓芍友视天下无易事，小琴视天下无难事。盖芍友遇事必熟思审处，计出万全而后行，小琴遇事则挺身直前，期于必成而后已，皆通才可倚恃而肝胆照人者也。小琴得余抵杭信，即于扬城预为相宅，初以张氏容园为可居，既知其大费修理，乃借南河下支氏一空宅，整门户庀器具以待余，而先以诗相迎云："老去清游亦壮哉，西湖丽景本天开。门生却被桃花笑，未向篮舆问讯来。""香山诗句昨称觞，写入鸾笺十六行（前已和吾师《七十自寿诗》，兹又次《乙巳初度自述》韵）。八秩今年开及二，愈多佳境蔗甘尝。""邗江近与曲江连，旧部讴歌政绩贤。多少名花灿金带，待公来预魏公筵。""一邱一壑纵无奇，张子野家宜赋诗（谓张松崖司马容园暂可停骖）。比似小玲珑馆好，扫苔先慰鹤猿思。"

童石塘郡丞

扬州耆旧如晨星，提唱风雅者绝无人，而鉴藏书画之风亦久阒寂。余初至邗江，邹公眉观察锡淳告余城中收藏家惟童石塘郡丞濂一人，屡约余同往其斋中纵观佳迹，以早热懒出门，迁延未果。既得快雨于夏至日，石塘偕谢默卿郡丞淮，招同邹公眉及吴红生太守葆晋、钟浥云郡丞承露、许小琴分司暨恭儿，集东园畅饮一日。石塘为淮北监掣，默卿为淮南监掣，两官"如骖之靳"；石塘专好书画，默卿专工诗词，两人之雅尚，亦鹾宦中铮铮者也。是日，余于归舆中得一诗云："朅来三度入陈芳（余游东园至此凡三度矣），俯仰流光逝水忙。旧雨恰逢新雨快，忘年齐乐小年长（是日夏至）盛堪寄庑容羁客（座客多劝余移寓此中避暑者），终惜浮家异故乡（余福州小园亦名东园）。多少诗禅兼画髓，深谈尚拟坐华堂。"默卿官署驻仪征，每数旬甫得来扬一次，而石塘寓廨近在同城，此后读书评画遂来往无虚日矣。是会默卿和韵诗最为蕴藉，附录于此，云："偶缘消夏惜余芳，又见新莺乳燕忙。杖履重陪人愈健，园亭三到日方长。漫言贡市通殊域，应念林泉阻乐乡（公家福州，以唉夷通市，不得安其居；淮家松滋，亦有三国时陆抗所筑乐乡城也）。幸得群公同话旧，不须瑶草赠青堂。"

陈颂南给谏

吾乡陈颂南给谏庆镛以一疏劾三贵人，九重为之动容，天下想望风采，旋以事左迁，解组归里，舟过扬州。余与君初未觌面，忽得把臂畅叙，如旧相识，快不可言。翼日罗茗香设馔，招同黄右原、刘孟瞻文淇、杨季子亮暨恭儿，同饮于天宁门外之玉清宫，一时名流不期而会，洵胜缘也。玉清宫之右即史阁部祠，饭后复偕同人入祠谒墓。忆余往返扬州，凡二十余度，不知梅花岭在何处，耿耿不释者垂五十年，至是始获伸瞻仰之情，深以为幸，其端实由给谏开之，此会可不朽矣。是日右原有诗，余亦口占二截句纪之云："天教主客画图开，名士名臣杂沓来。愧我老衰无所似，呼儿但覆掌中杯。""五十年来一瓣香，梅花岭路耿难忘。欲题楹柱无椽笔，拱手文山与武乡。"同人属余撰楹联，余谢不敏，盖堂中先有严问樵保庸一联，以文信国、武乡侯相比（联语见下本第十一卷），殆无人不为阁笔矣。余在浦城，即闻给谏抗疏劾前扬威将军诸人不应起用等，因得旨嘉奖，中外啧啧，传播以为美谈，实未见其疏稿也。既相遇于扬州，乃得索阅原疏，因即录如左，庶使读者廉顽起懦，各有同心焉。其词曰："臣某奏：为刑赏失措，无以服民，竭沥愚忱，仰祈圣鉴事。窃惟行政之要，莫大于刑赏，刑赏之权，操之于上而喻之于民，所以示天下之大公也。《大学》论平天下之道，在于絜矩，矩者何？民之好恶是也。民何好何恶？好贤而恶不善耳。倘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其端不过优柔寡断，而其后遂贻害于国家，经意深微，不可不察也。逆夷滋事以来，自总督将军以至州县丞倅，禽骇兽奔，纷纷藉藉，惟知船炮之足惊，谁复典刑之是惧。去年秋后，夷船退出大江，烽烟稍静，我皇上赫然震怒，于失律之罪，法有难宽，始命沿海疆臣，将一切败将逃官，详查确核，交部治罪。于是最辱国之靖逆将军奕山、扬威将军奕经、参赞大臣文蔚、两江总督牛鉴、浙江提督余步云，后先就逮，部臣按律，问拟斩候。余步云情节较重，即于十二月二十四日正法。凡有血气之伦，莫不拊掌称快！佥谓国法前虽未伸于琦善，今犹伸于余步云，而今而后，前车之鉴凛然，谁复肯蹈必然之诛而不求生于一战哉？乃二十六日即奉上谕，起用琦善为叶尔羌帮办大臣，邸报哄传，人情震骇。既而徐徐解曰：古圣王之待罪人也，有'投之四裔，以御魑魅'之法，今之琦善，毋乃类是？未几且以三品顶戴为热河都统矣。旋且用奕经为叶尔羌帮办大臣，文蔚为古城领队大臣矣。夫逆夷之敢于猖獗，沿海兵将之敢于逃窜，驯至今日，海水群飞，鲸鲵跋浪，逞其所欲，莫敢谁何者，实由琦善于逆夷入寇之始，首示以弱，惰我军心，助彼毒焰，令海内縻烂至于此极，即罢斥琦善，终身不齿，犹恐不足以作士气而餍民心，何况鞶带再加，脱俘囚而薰沐之乎？至奕经之罪，虽较之琦善少减，文蔚之罪，较之奕经又可少减，然我皇上命将出师，若何慎重，奕经乃夜郎自大，深居简出，顿兵半载，并未身历行间，骋其虚骄之气，志盈意满，期于一鼓而复三城，卒之机事不密，贻笑敌人，杀将覆军，一败不振。此不待别科，其骚扰供亿，招权纳贿之事，而罪已不胜诛矣。臣亦知奕经为天潢贵胄，我皇上笃念亲亲，必不忍遽加显戮，窃意即幸邀宽典，亦应圈禁终身，销除册档，以无贻宗室之羞。岂图收禁未及三月，辄已弃瑕录用！且此数人者，我皇上特未知其见恶于民之深耳，倘俯采舆论，谁不切齿于琦善，而以为罪魁？谁不疾首于奕经、奕山、文蔚、牛鉴诸人，而以为投畀之不容缓？直道犹存，公论可畏，非臣一人之私言也。侧闻琦善意侈体汰，跋扈如常，叶尔羌之行，本属怏怏，今果未及出关，即蒙召还为热河都统，密迩神畿，有识无识之徒，无不抚膺太息，以为我皇上向用琦善之意，尚不止此，万一有事，则荧惑宸聪者，必仍系此人。履霜坚冰，深足惧也！顷者御试翰詹，以烹阿、封即墨命题，凡百臣工，能无惕息？而今兹刑赏若此，臣之愚昧，未审皇上所谓阿者何人？所谓即墨者何人？假如圣意高深，偶或差忒，而以即墨为阿，以阿为即墨，将无誉者毁者，有以淆乱是非耶！所望皇上力奋天威，收还成命，体《大学》絜矩之旨，鉴盈廷毁誉之真，国法稍伸，舆情可慰，臣不胜激切屏营之至！"

沈鼎甫侍郎

嘉庆壬戌春榜同余成进士者，凡二百五十余人，今官于朝者，惟卓海帆阁老一人，此外龚季思尚书、沈鼎甫侍郎，皆已引退而尚未出京，其各直省生存者，则安徽朱兰坡侍读，浙江张静轩通政、朱椿年邑侯，四川王

六泉太守，福建林鉴塘编修及余，回忆四十五年来，落落晨星，今海内只此九人而已。今岁余薄游江、浙，于杭州晤静轩，于苏州晤兰坡，小住扬州，而鼎甫由京挈家来，忽得相见，尤堪惊喜。因留畅叙数日，并招同邹公眉、程柏华、熊竹村饮宴流连，各赠诗以纪。鼎甫少余三岁，而健谈健饮有余所不及者。余以旧刻《师友集》示之，离合之感，各为黯然。鼎甫屡掌文衡，余询其门下士最显者何人，对曰："一为林少穆，一为陈颂南，皆君同乡也。"余曰："只此两人，已足为门墙之光，其余不问可矣。"鼎甫喜读宋儒书，濒行，余以《名臣言行录》两函赠之，以备舟中消遣。鼎甫喜之不胜，留诗为别云："海内称诗伯，吾曹仰伟人。晨星同客路，旧雨见大真。谁砥中流柱，凭扶大雅轮？廿年离合绪，往事付前尘。开径招三益(谓邹公眉观察，程伯华、熊竹村两世讲)，延宾话一尊。载披《师友集》，洞见性情原。北宋名贤汇，东莱史例存(兼承吕东莱《大事记》之赠)。读书赖攻错，感极欲忘言。"

吴退旃尚书

吴退旃尚书，壬戌同年中至好也。自乙未年在杭州城中一夕之谈，遂成死别，今秋其灵榇过扬州，适余有海陵之游，不获登舟一哭。逾月，其孤昌照以行状来，读之黯然以伤。余在京日，尝与同年言退旃生平有四反，体极羸弱，而豪饮之气，辟易万夫，一也；不喜谈文章，而屡司文枋，二也；家居极俭约，而推财济物，毫无所吝，三也；贰司空时，以不谙工作为歉，而督办浙江海塘将数十年，未修之工，同时竣事，四也。其平生最得意者，道光己丑科，以光禄寺卿与朱咏斋、李芝龄二同年同日被命为会试副考官，礼部凡题请会试考官，光禄卿例不列衔，此数十年来异数也。行状言体弱畏寒，冬必着皮衣五层，或言此琐事，行状中似不必及，余初亦以为疑，后晤沈鼎甫，始知此事实达天听，屡承垂询及之，则亦不可不载也。鼎甫又言退旃每严冬必着夹裤、棉裤、皮裤三层，京中戏称之为"三库大臣"，则聊资谈柄可矣。

俞陶泉都转

闲与两淮鹾商谈历任都转之贤，以李秬轩为第一，邹公眉观察曰："秬轩之清操亮节，诚不可阶，然有守而兼有为者，终推平罗俞陶泉德渊一人而已。"忆陶文毅公整理淮鹾之始，都转屡不得其人，手书令余切实举荐，余即以陶泉应。盖陶泉令长洲，守苏州，实心实政，皆余所目击心仪者也。时陶泉方守金陵，闻信力辞，文毅以余手书示之，陶泉语塞。闻陶泉初到扬时，运库并无余积，次年遂有三百万之储。此席拥东南财赋之雄，冠盖往来，每多觖望，谤议从兴，自陶泉涖任后，改弦更张，洗手奉职，而裒多益寡，称物平施，亦无不各得分愿者。惜其用心太苦，精力骤衰，位不称才，年不副德，论者伤之。余在兰州藩署，忽接陶泉之讣，为之涕如绠縻，适其孤以急信恳余转遽平罗，余手挥一联寄挽之，云："殚心力以报所知，一代长才出甘陇；处脂膏而不自润，千秋遗爱满邗江。"素闻耦贺庚督部言陶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不谓边陲乃有此人物；又言陶泉若长笼淮鹾，可称得人，惜地方上少一好手耳。此联正稳括其意。今年在扬州，闻公眉观察亦有一联云："敬以持己，恕以接物，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生不交利，死不属子，九京可作，舍公其谁与归。"出语本《朱子》，对语本《檀弓》，则真足以传陶泉矣。

陈玉方侍御

陈敦之郡丞延恩，前侍御玉方先生之子，文采书名，克继前武，而才气通达，则有跨灶之称，不似侍御之古执也。相传侍御在刑曹时，一日司厅门外车夫喧斗，究主名者，咸指是江西陈老爷所役使，拘至堂中，交侍御自行处置，侍御熟视半晌，曰："此人我所不识。"车夫曰："小人伺候主人多年，何不识也？"侍御不得已，令转其背视之，曰："诚然。"一时传为笑柄。按《名臣言行录》中，载魏国王文正公宅中有控马卒，岁满辞去，公问汝控马几时？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复呼回曰："汝乃某人乎？"于是厚赠之。乃是逐日控马，但见其背，未尝视其面，因去，见其背方省耳。然则今之玉方先生，亦暗合古名臣风味，未可厚非矣。

庄虞山总戎

武臣以不惜死为要义，言语小节，在所轻也。余同乡庄虞山总戎芳机，曾为京口参将，有遗爱。余今年过镇江，尚有询其近况，及闻总戎已物故，并有含涕吁嗟者，武员之得民心如此！忆任参将时，与余同官，值入觐回，告余曰："我此行几误事，入见时，上问：'汝自江南来时，可见过蒋攸铦？'我对曰：'没有。'三问三对如前，上变色曰：'汝太糊涂！岂有江南武官来京，而不向江南总督辞行者乎？'我急对曰：'有，有，有。'上容稍霁，数语毕即出，而浑身汗透矣。"余诘其故，庄曰："我只晓得江南总督，或蒋中堂，他从来没有名帖拜我，我又未尝请他写过一联一扇，那知什么蒋攸先蒋攸后乎？"余笑曰："此自君之疏失，然无碍于理，主上宽仁，断不汝罪也。"庄颔之。未几，即升广东总戎去。余初次引疾旋里时，卢敏肃公正为两广总督，一日见庄，曰："汝识梁茝邻否？"曰："同乡旧好也。"卢曰："茝邻近作神仙，汝知之乎？"庄大惊曰："作何处神仙？"卢笑曰："已引疾归田矣。"庄始晤。此亦总戎回闽时向余面述者。记得乾隆间有南省某总戎入觐者，时值南河漫口，奏至，上问："汝过清江浦时，情形若何？"对曰："浩浩怀山襄陵。"上首肯，曰："然则百姓光景如何？"对曰："百姓如丧考妣。"上斥出之。翼日即有嗣后凡武臣引对，不准通文之谕。此则无理取闹矣。按宋臣高琼，尝从宋主幸澶渊，琼请幸河北，曰："陛下不登北城，'百姓如丧考妣'。"上乃幸北城。虏退后，命寇准戒琼曰："卿本武臣，勿强学儒士作书语也。"语载《名臣言行录》，古今人事暗合有如此者。

卷　四

翰林院缘起

我朝天聪三年，始设文馆于盛京，十年改文馆为内三院，一曰内国史院，掌记注、诏令、编纂史书及撰拟诸表章之属；一曰内秘书院，掌撰外国往来书状及敕谕、祭文之属；一曰内弘文院，掌注释历代行事善恶，劝讲御前，侍讲皇子，并教诸亲王之属，各设大学士掌之。顺治二年，以翰林院官分隶内三院，称内翰林国史院、内翰林秘书院、内翰林弘文院。十五年改内三院为内阁，十八年复改内阁为内三院，裁翰林院，康熙九年仍改内阁，另设翰林院，至今用之。

大学士缘起

顺治初年，设满、汉大学士，不备官，兼各部尚书衔。十五年定以大学士分兼殿阁，称中和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雍正七年，以礼部尚书陈元龙、左都御史尹泰年近八旬，精力尚健，特加恩授为额外大学士，盖即今之协办大学士也。乾隆十三年谕曰："《大清会典》开载，内阁满、汉大学士员缺无定，出自简任等语，本朝由内三院改设内阁大学士，未有定数，自是官不必备，惟其人之意。而康熙年间，满、汉大学士率用四员，至雍正年间以来，多用至六员，更或增置一二人协办。朕思内阁居六卿之首，满、汉大学士应有定员，方合体制，嗣后著定为满、汉各二员，其协办，满、汉或一员或二员，因人酌派。又大学士官衔仍兼殿阁，《会典》所载中和、保和、文华、武英四殿，文渊、东阁二阁，未为画一，其中和殿名从未有用者，即不必开载，著增入体仁阁名，则三殿三阁，较为整齐。再大学士缺出，定例请旨开列，亦有迟至一月后始行请旨者。朕思大学士职司赞襄，如其宣力有年，遇有告休病故，不忍遽行开缺，应俟至一月以后，乃国家眷念旧臣、加恩辅弼之意；若缘事降革，则机务重地，未容久旷，自应即行开列，不必请旨。"又五十八年谕：以大学士职居正一品，无庸复兼从一品之尚书虚衔。皆载在《会典》，永著为例。

学士缘起

今人率称中书为舍人，其实古之中书舍人，尊于今之中书远甚。国初自大学士以下，又设满、汉学士及侍读学士，顺治十六年裁满、汉学士，其满洲侍读学士以下，俱改为中书舍人，照现在品级加卿寺衔，则亦非今中书所得比也。十八年始仍设学士及侍读学士，康熙十年始定满、汉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谥　法

定例：一品官以上应否予谥，请旨定夺，二品以下无谥，其有予谥者，系奉特旨。或效职勤劳，或没身行阵，或以文学，或以武功，均得邀逾格茂典，而乾隆十七年韩菼以工制义追谥文懿，三十年王士祯以工诗追谥文简，尤为稽古殊荣。

追　谥

有因其子孙奏请而追谥者。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西安副都统阿鲁疏奏："臣父济世哈，因军前效力，擢用至正红旗都统、刑部尚书、三等男，于康熙元年八月内病故，未蒙谥典，伏乞皇上加恩赐谥。"允之，得谥勇壮，此尤为盛朝旷典，此后未有踵而行之者。

夺　谥

有生前得谥而身后削夺者。和硕端重亲王博洛于顺治九年三月得谥定，十六年十月追降贝勒，夺谥；又礼部侍郎加尚书衔沈德潜于乾隆三十四年十月得谥文悫，四十三年三月夺谥；又云贵总督卞三元于康熙三十六年闰三月得谥恪敏，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夺谥。以劝忠励绩之事，仍严黜陟予夺之权，亦视其人之自取而已。

谥　文

凡由词臣出身者，谥法例准以"文"字冠首，惟乾隆二十一年兵部尚书、参赞大臣鄂容安以阵前捐躯请谥，内阁撰文刚、文烈二谥奏进，上去两"文"字，赐谥刚烈，此异数也。又雍正七年，赐吏部侍郎、署直隶总督、赠礼部尚书何世璂谥端简，何亦词臣，而不用"文"字，莫详其故，询之馆阁老辈，亦不能答。

谥文正

凡臣工谥法，古以文正为最荣，今人亦踵其说而不知所自始。按《梁溪漫志》云："谥之美者，极于文正，司马温公尝言之，而身得之，国朝以来得此谥者，惟公与王沂公、范希文而已，若李司空昉、王太尉旦皆谥文贞，后以犯仁宗嫌名，世遂呼为文正，其实非本谥也。如张文节、夏文庄，始皆欲以文正易名，而朝论讫不可，此谥不易得如此。"此宋人之说也。《野获编》云："刘瑾欲中伤杨邃庵一清，李西涯东阳力救乃免，及西涯病笃，杨慰之曰：'国朝以来，文臣无有谥文正者，如有不讳，请以谥公。'西涯顿首称谢，卒后果谥文正。有人改宋人《讥京镗诗》云：'文正从来谥范王，如今文正却难当。大风吹上梧桐树，自有旁人说短长。'"此明人之说也。及恭考我朝鸿称册中所载群臣得用之谥，以"忠"为第一字（肫诚翊赞曰忠；危身奉上曰忠），而"文"为第五字（道德博闻曰文；修治班制曰文；勤学好问曰文；锡民爵位曰文），"正"为第四十一字（守道不移曰正；心无偏曲曰正），则竟以文正为佳谥之首称，亦似无所据矣。按晋太康中范子安平，东吴时临海太守，后谢病还家，屡召不起，年六十九卒，有诏追谥文正先生，此盖谥文正之最先者，见《钱塘先贤传赞》。我朝之得谥文正者，百

余年来亦不过数人，如睢州之汤，诸城之刘，大兴之朱，皆足媲美前修。道光以来，则惟歙县曹太傅而已。相传吾闽安溪李公，初拟谥文正，后以在学政任内夺情事，改谥文贞，信乎此谥之难能而可贵也！

封　爵

《文献通考》极言封建之不可行，自是通论，顾封建之法不可行，而封爵之制不可废，我朝折衷成法，封而不建，实万世不易之良规。惟今人遇公、侯、伯，辄称为五等之封，此但沿前古之称，而于我朝封爵之制，实未之考也。成周以来，列爵惟五，秦、汉时爵二十级，并非世职，其世袭者，只有侯爵，分县侯、乡侯、亭侯三等，惟唐、宋悉依周制。我朝则公、侯、伯之下，并未立子、男之爵，而别立五等之世职，则共为八等。彼时尚未定汉文之名，乾隆元年始奏准以精奇尼哈番为子职，阿思哈尼哈番为男职，各分三等，以阿达哈哈番为轻车都尉，亦各分三等，拜他拉布勒哈番为骑都尉，拖沙喇哈番为云骑尉。凡公、侯、伯，无论一、二、三等，俱列超品，一、二、三等子为正一品，一、二、三等男为正二品，一、二、三等轻车都尉为正三品，骑都尉为正四品，云骑尉为正五品，恩骑尉为正六品。

武　阶

本朝官制，文职以大学士为第一官，以光禄大夫为第一阶，此士大夫所熟知，而询以武职，率多茫然。前明郎仁宝《七修类稿》首卷备载当时文官品级阶资，而不及武官，非必重文而轻武，亦由闻见所习然耳。谨按，我朝八旗武职，以领侍卫内大臣为第一品，内大臣、步军统领、各旗都统、各省驻防将军、都统为从一品。绿营武职无正一品，以各省提督为从一品。其武职封阶，旧例正、从一品俱封荣禄大夫，正二品至从五品俱封将军，后移荣禄大夫为文职从一品之封，改封武职正一品为建威大夫，从一品为振威大夫。乾隆五十一年复改定正一品封建威将军，从一品封振威将军，正二品封武显将军，从二品封武功将军，三、四品俱封都尉，五、六品俱封骑尉，八、九品俱封校尉，又定公、侯、伯并封建威将军。余官江南时，总督为任城孙寄圃先生，将军为普恭，普盛气凌人，每与总督争仪注，常以将军职分较大为言，孙亦怡然听之。谨按，乾隆二十七年定例，总督未加衔者，将军衔大，班次在总督前，若加衔者，其班次即当照衔序定，此例尚在将军未改从一品之前，此普所不知也。但旧例各省驻防将军本列正二品，乾隆三十二年因总督系从一品，将军亦当为从一品，使外任文、武统率大员品制相当，奏准改将军为从一品，则将军并不能大于总督，此则普所宜知也。无何，寄圃先生晋揆席，笑谓普曰："大学士班次想不在将军之后乎？"普为爽然。

绿营武阶

国初绿营提督、总兵带有左都督、右都督衔者，正一品，带都督同知衔者，从一品，带都督佥事、署都督事衔者，正三品。至乾隆十八年省去都督等衔，始定提督为从一品，总兵为正二品，游击初制正三品，后改从三品，都司初亦正三品，后改从三品，今改正四品，守备初列正四品，后改正五品，河营守备初照千总品级，后定为从五品，守御所千总初列正五品，后升为从四品，今改从五品，卫千总初列从五品，今改从六品。其七品以下，旧制未设官阶，其经制外委千总，经制外委把总，及额外外委，亦向无品级，于乾隆五十一年，定以经制外委千总为正八品，经制外委把总为正九品，额外外委为从九品，合计绿营武职一品无正，七、八品无从，实共十四阶，与文职稍殊。

武职回避

武职有与文职异者二事。文职皆回避本省，武职则于乾隆十二年议定：副将、参将无论水师、陆路，均回避本省，游击、都司、守备准于五百里外及隔府别营题补，至千总末属微员发往他省，不免俯仰拮据之虑，仍留本省题补，不必回避。又河营参将员缺，如果无籍隶他省，熟谙河务之人，亦准于本省人员内保题补用。又议准水师与陆路不同，若必尽用他省之人，恐一时不能熟练情形，转于水师无益，嗣后水师副将毋庸回避本省。又文职遇丁忧，毋论大小，皆令离任，而武职初制，则凡遇亲丧者，皆令在任守制二十七月，照常供职，不准回籍。康熙间定副将以上皆准回籍终丧，参将以下皆在任守制，其遇军机调遣者，不在此例。凡有亲丧各官，二十七月之内，遇朝贺祭祀一应庆典，免其行礼，未满服制之前，停其升转。

伞　盖

《大清律例》载："职官伞盖，一品、二品，银葫芦，杏黄罗表，红里；三品、四品，红葫芦，杏黄罗表，红里，以上皆三檐。五品，红葫芦，蓝罗表，红里；六品以下、八品以上，惟用蓝绢，皆重檐。庶民不得用罗绢凉伞，许用油纸雨伞。"又《礼部则例载》："总督以下至知府，用杏黄伞；府佐贰以下至县丞、教官，用蓝伞；其杂职以下，无伞。又武官自提督以下至都司，用杏黄伞；守备不用'肃静'、'回避'牌，余视都司。"今文官府佐贰皆用红伞，武官千总亦然，不自知其僭矣。

世　职

向来八旗世职，于袭次应完之后，有赏给恩骑尉承袭罔替之例，而绿营世职则无之。乾隆三十二年，因吾乡海澄公黄芳度合门殉节，曾准袭公爵十二次，念其忠荩，准照八旗之例，于袭次完后，仍赏给恩骑尉，世袭罔替。同时如将军张勇、赵良栋、王进宝，提督孙思克、陈福、豆斌，总兵高大喜等，皆照此推恩。嗣又覆查，得殉节阵亡之张国彦等十七员，军功较著之惠应诏等十四员，亦一体加恩，此后绿营武职，始有承袭罔替之例。

鼓噪

道光三年冬，南河中军副将裘安邦操练兵丁过于严刻，不服而哗，其声彻于帅署，裘因以鼓噪禀请究办，将成大狱，大拂河帅之意，龃龉者旬余日。值制府孙公莅浦，询裘曰："是日演武场中只人语喧哗乎？抑有击鼓者乎？"裘曰："只一片人声，并无鼓声。"公笑曰："鼓者，伐鼓渊渊，噪者，人声嘈杂，必兼之者乃为鼓噪，此殆非也。"其狱顿息，河帅甚喜，河上同官皆啧啧称孙公之明决。余以淮海道承问此狱，时河帅已病入膏肓，不忍再激其怒，遂亦将就了之。按《会典》中载，康熙十年题准官弁给饷稽迟，侵扣暴虐，以致营兵哗噪者，革职，该管上司及提镇皆降二级调用；又河营兵哗噪，提督徇情不参及参劾不实者，降二级调用；又若该管官唆使哗噪者，革职提问。是功令中只有哗噪之目，并无鼓声、人声之分，孙公亦因例议綦严，又河帅适病困，肝火易炎，权辞以解此狱，非遂可为典要也。

武生武举

文秀才称生员，武秀才则只称武生，文科中式者称举人，武科则只称武举。文称鹿鸣宴，武称鹰扬宴，人皆知之；文进士称恩荣宴，而武进士称会武宴，则罕有知者。又世俗称武职一级管一级，谓都司可棍责守备，守备可棍责千总，此无稽之谈也。康熙三十八年，奏准武职上司将所属末弁，如有事故，并不揭参，任意笞辱者，罚俸一年，笞辱守备以上者，降二级调用，此亦武职所应知也。

虚衔

国家引年之典，有赏给虚衔者，即古人所谓赐板也。《魏书·肃宗纪》："熙平二年，诏京尹所统百年以上赐大郡板，九十以上赐小郡板。"亦有称给板者，"神龟元年，诏京畿百年以上给大郡板，九十以上给小郡板，八十以上给大县板，七十以上给小县板；诸州百姓百岁以上给小郡板，九十以上给上县板，八十以上给中县板"。亦有称板假者，《孝静纪》："天平三年，遣使者板假老人官，百岁以下各有差。"亦有称板赠者，《吴悉达传》："刺史以悉达兄弟行著乡闾，板赠悉达父勃海太守。"又有作扳授者，武定八年，太公庙碑阴所列板授钜鹿太守》扳授顿邱太守以下二十余人皆是，扳与板字盖通用。

仰

缪莲仙曰：仰者，下瞻上、卑望尊之词，如仰观、仰赖之类是也。今官文自上行下多用仰字者，或谓前明往往以台辅重臣谪居末秩，上官不敢轻易指使，故寓借重之意曰仰，不知君于臣亦有用此者。宋太宗遣中使以茶药等物与希夷，仰所属守令以安车软轮迎先生，则仰字之为下行由来旧矣。

改元

宋代改元最多，其说最不一。《铁围山丛谈》云："太上即位之明年，改元建中靖国者，盖垂帘之际，患熙、丰、元祐之臣为党，故曰建中靖国，实兄弟为继，故踵太平兴国之故事也。明年亲政，则改元崇宁，崇宁者，崇熙宁也。崇宁至五年正月，彗出，乃改明年为大观，大观者，取《易》'大观在上'，但美名也。大观至四年夏五月，彗出，因又改明年为政和，政和者，取'庶政惟和'之义也。政和尽八年时，方士援汉武故事，谓黄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为得天之纪，而汉武但辛巳朔旦冬至，然今岁乃己酉朔旦冬至，真得天之纪矣；又太宗皇帝以在位二十年，因大赦天下，是时上在位已十有九年，明年当二十年，举是二者，乃下赦，改十一月冬至朔旦为重和元年，重和者，谓和之又和也。改号未几，会左丞范致虚言犯北朝年号，盖北先有重熙年号，时后主名禧，其国中因避重熙，凡称重熙则为重和，朝廷不乐。是年三月，遽改重和二年为宣和元年，宣和者，上自以常所处殿名其年，然实欲掩前误也；自号宣和人，又谓一家有二日为不祥，及方腊起，连陷二浙数郡，上意弥欲易之，独难得美名，会寇甫平而止，七年冬遂内禅云。"大抵名年既不应袭用前代，又当是时多忌讳，以是为难合，而古人已多穿凿征兆，有自来矣。至仁庙初始垂帘，儒臣迎合时事，年号天圣为二人圣，明道为日月，故后人咸祖述之。至若"元"字，谓神宗、哲宗以元符、元丰登遐，且本朝火德，不宜用水若"治"字，又谓英庙治平不克久，凡十数义，或出于宦官女子之常谈，皆不足据也。又王得臣《尘史》云："中书许冲元尝对客言，熙宁末年，神宗欲改元，近臣拟'美成'、'丰亨'二名以进，上指'美成'曰：'羊大带戈，不可用。'又指'亨'字曰：'为子不成，可去"亨"而加"元"。'遂以元丰纪年云。"

永嘉

钱竹汀先生《养新录》载："史绳祖《学斋占毕》记淳熙二年，邛州蒲江县上乘院僧筑殿辟地，得古窾，其封石作两阙状，有文云：'永憙元年二月十二日，蜀郡临邛汉安县安定里公乘、校官椽王幽，字珍儒。'凡二十九字。绳祖之大父勤斋先生子坚跋云：'永憙之号，不见于史。'按冲帝即位改元，史传相承以为永嘉，憙之与嘉，文字易混乱，一年而改，见于他文者几希，非此刻出于今日，孰知汉冲帝永嘉之应为永憙乎？"按此竹汀先生所录如此，然又安知非上乘院古窾石之偶讹其字乎？存此以广异闻可矣。

保大

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志。案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他皆磨灭不可识，令诸儒参验，乃辅公祐反江东时年号。太祖受命号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衰，岂非威灵（一作棱），将及而符谶先著邪？又刘贡父

《诗话》云："太祖欲改元，须古来所未有者，宰相以乾德为请，且言前代所无。三年正月平蜀，有宫人入掖庭者，太祖因阅其镜奁，背有'乾德四年'，大惊曰：'安得四年所制乎？'宰相不能对，陶谷、窦仪奏对曰：'蜀少主曾有此号。'太祖叹曰：'作宰相须是读书人！'"然二公又不知辅公祐已有此号矣。

日　本

日本，古倭奴国，唐咸亨初更号日本，以近日出而名也。其国有官名关白者，犹云宰辅之职，代相更替，专国政。国习中华文字而读以倭音，俗尊佛，尚中国僧，敬祖先，得名花佳果非敬僧即上祖墓，立法严，人无争斗，有犯法者，事觉即自杀。气候与江、浙齐、产金磁器、漆器、金文纸、马，出萨峒马者良。萨峒马即萨摩州也，其地山高水寒，刀最利，故倭人好以为佩。所统属国，北为对马岛，与朝鲜接，南为萨峒马，与琉球接。对马岛与登州直，萨峒马与温、台直，长崎与普陀东、西对峙，水程四十更。厦门至长崎，北风由五岛入，南风由天堂入，水程七十二更。海道以更计里，一昼夜为十更云。其与中国贸易者，长崎岛为百货所聚，商旅通焉。国尤饶铜，我朝经制，鼓铸所资，滇铜而外，兼市日本铜，谓之洋铜，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等省，岁额市四百四十三万余斤。商办铜斤，有倭照以为凭信，携带绸缎、丝斤、糖、药等物往日本，市铜分解各省。乾隆二十四年禁止丝斤出洋，又两广总督请将绸缎、绵、绢一并禁止，嗣据江苏巡抚奏请，仍许洋商酌量携带，每船皆有定额，非办铜商船，不得援以为例，从之。前明关白兴帅蹂躏朝鲜，八道几没，后朝鲜内附本朝，而侵凌始息。崇德四年日本岛主及对马州太平守平义成致书朝鲜，胁取土产，朝鲜国王惧，以二书来告，然日本究不敢兴兵，则震詟天威之所致也。前明日本使者嗜哩嘛哈上表入贡，明太祖因询其国风俗，奏答五言诗一首云："国比中原国，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银瓮刍清酒，金刀脍素鳞。年年二三月，桃李自成春。"帝恶其不恭，绝其贡献，示欲征之意。考日本疆域分八道、六十六州、一百二十三郡、八十八浦，宜其不知汉大而云"国比中原国"也。然其人多寿，就国王论，如神武天皇一百二十七岁，孝灵天皇一百十五岁，孝元天皇一百十七岁，昭孝天皇一百十八岁，孝昭天皇一百三十七岁，开化天皇一百十五岁，崇神天皇一百二十岁，垂仁天皇一百四十岁，景行天皇一百有六岁，成务天皇一百有七岁，神功天皇百岁，应神天皇、仁德天皇俱百有十岁，雄略天皇百有四岁，降年之永，中土所希，所云"人同上古人"，盖言虽大而非夸矣。

卷　五

请铸大钱

近日银贵钱贱，官民交困，群思补救之方计，惟有请铸大钱，尚是通变宜民之一法。余前在广西抚任，即经切实上陈，为户部议格不行。复缘江苏抚任引疾得请，附谢恩摺内上陈，则留中未发。近闻京中台谏亦有请铸大钱之摺，上曾向枢廷索取余原摺呈览，又闻此事已交各直省督抚悉心妥议，而迄未见有切实敷陈者。昨安徽王晓林中丞植，向吴红生太守索余两次疏稿，余以第二疏即系申明前疏未尽之意，且系留中之件，未便宣布，而第一疏已经部议，各省周知，因即录副与之，而索阅者愈多，遂钞付手民如左以应之。其词云：窃谓今日银价之贵，固由银少，亦由钱多，钱非能真多也，由于私铸之钱充斥，遂至银、钱两不得其平。臣窃以为今日变通之计，莫如筹钱之有余，以补银之不足，银之产有限，铜之产无穷，考《禹贡》"惟金三品"，铜实与金、银并重，当王者贵，其贵贱之权亦操之自上耳，上之权可以顷刻变人之贵贱，独不可以顷刻变物之贵贱乎？古者泉刀之设，皆取资于铜，周时圜法，轻重铢两虽不可考，然观其遗制，有径尺者，有数寸者，可知当千当百，自有等差，而历代值钱法之穷，因之有大钱之制，所谓穷则变，变则通也。现在江、浙、闽、广东南数省，习用洋钱，即外国之大钱也，不过取其轻利便于交易耳。今若铸为大钱，其利用即与洋钱无异，与其用外国之大钱，何如用中国之大钱！惟利之所在，私铸在所必防，然防大钱之私铸，较之防小钱为易，但须轮廓分明，刻画工致，磨洗淳净，多用清、汉文以经纬其间，品愈贵者，其制愈精，则伪造者不难立辨，即如今日洋钱有洋铸、土铸之分，民间一目了然，则大钱之官铸、私铸，又何难了如指掌？且钱质精好，工本不轻，私铸者无从获利，即可不禁而自止。然后将民间旧有私铸之小钱，随地设局收买，以备改铸大钱之用。其大钱之等差，或酌用当十、当五十，及当百、当五百、当千，分为五品，仍令与制钱相辅而行。查现在一钱之重，不过一钱二分，惟当十大钱不必用十钱之铜，当百大钱不必用百钱之铜，制造虽精而工本不致过费，铜亦日见有余。此法一行，将民间旧积之私钱并外国所来之洋钱，皆当自废。查新疆钱法，旧以五十普儿为一腾格，今定以百普儿为一腾格，每腾格直银一两，即合于古者当十之大钱，当日定制，似即因银少之故，迄今行之，并无格碍难通，则内地又何妨仿照办理。臣愚昧之见，所论似骇听闻，然于古有据，于今为宜，诚使大钱之法一行，则天下之铜皆将与银同贵，可使旬日一月之间财源骤裕，何虑而不出此？或谓大钱之行，后必有弊，此则全视乎行法之人，即如捐例之开，亦孰敢保其无弊？应请饬下亲信重臣，会同部臣，博考旧章，从长计议。凡立法不能无弊，而理财全在用人，得其人则弊自轻而利自重，否，则如广东之六百万银，徒以资寇而毫不见功，岂不重可惜哉！

请行钞法

昨闻有请以人家赤金济银之不足，并申金器首饰之禁者，尚未知部议如何，余谓银虽不足而金则如故，

若并此而括索之，藏富于民之谓何？且今日之漏卮，病在通银于夷，然其事未尝不繁重难行，若变为通金于夷，则简便莫过于此，其势将有莫之能御者矣。于是又有以开矿为生财之源者，又有以行贝为助银之用者，而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无已，则不如请行钞法之为便。行大钱有利而不能无弊，行钞法亦有利而不能无弊，而集事之易，钞法较胜于大钱。忆余官京师时，闻蔡生甫学士以奏请行钞镌秩，尝惜其不知本朝故事。伏查皇朝《三通》中，备载顺治八年曾造钞十二万有奇，至十八年因国用充裕而止，学士不知考此，而但泛引明制，于议实疏然。即前明十便之说，未始不"犁然有当于人心"：一曰造之之本省，二曰行之之途广，三曰赍之也轻，四曰藏之也简，五曰无成色之好丑，六曰无称兑之轻重，七曰无工匠之奸偷，八曰无盗贼之窥伺，九曰不用钱，用钞，则铜悉可以铸军器，十曰钞法行，则民间贸易不用银，天下之银可尽入内库。真乃十全善法，何不可行？语云："穷则变，变则通。"或变为大钱，或变为钞法，实为今日之亟务，皆足以充财用而致富强，若长守而不变，则不但不能通，且恐不知所届矣。近在江南读王亮生学博所撰《钱币刍言》，至详且确，谢默卿郡丞又稳括为《钞贯说》，至简而明，皆可坐而言、起而行者。成书具在，毋庸赘述，惟近许辛木农部又著《钞币论》以辟之，则不过斗妍骋巧于文字间，不得谓后起者胜矣。

开矿议

矿利之兴古矣，《周礼》有丱人之职，丱即矿也，"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巡其禁令。"此即后代厂税之始。《汉书地理志》言朱提山、益州山皆出银，后魏延昌中，有司奏长安骊山有银矿，又恒州白登山有银矿，唐贞观初，侍御权万纪奏宣、饶二州银大发，采之岁可得数百万，东汉刘承钧国用日削，五台山僧继容募民凿山，取矿烹银以输，刘氏赖以足用。宋太宗至道末，天下岁入银十四万余两，真宗天禧末，天下岁入银八十八万余两，神宗元丰初元，冶银二十一万余两，金世宗大定间，许民采银，二十分取一为税。明洪武间，陕西商县有凤凰山银坑八所，福建尤溪县有银屏山坑冶八所，浙江温、处等属有银场，永乐间福建浦城县有马鞍等银坑三所，贵州有葛溪银场，云南(此下疑脱一"有"字)大理银冶，万历间岁有进矿税银三百余万两。今人无不言开矿有害者，大都鉴于前明之用宦官监收矿税耳，不知委用宦官，则凡事皆有害，何独开矿？我朝康熙五十二年，大学士、九卿议禁开矿，上谕曰："天地自然之利，当与民共之，不当以无用弃之，要在地方处置得宜，毋致生事。"又乾隆四年两广总督奏英德县铜坑炼出银，该县洪磜矿出银过多，请封闭，上谕曰："银亦天地间自然之利，可以便民，何必封禁？"煌煌圣谕，仁义并行，固不欲兴利以扰民，亦未尝闭地而塞利。嘉庆年间，英煦斋师亦尝抗疏云："中国银有日减，无日增，安得不短绌？则莫如取诸矿厂，或官为经理，或任富商经理，即使官吏难保侵渔，富商或饱囊橐，总系取弃置之物，以济生民之用。且可养赡穷民，虽聚集多人，而多人即藉以谋生，未始无益。"皆通达政体之言，非迂儒所能识，斯固筹国用者所宜体察而施行也。

行贝议

行贝之议，尤骇听闻，特齐民狃于目前习而不察耳。今民间贵重之物，皆曰货宝，贸易之事，皆曰买卖，其字无不从贝，可见古时通行之物，至今尚不能没其名。考职贝之贡，自夏时已然，《仪礼》之"江贝"，郑氏注云："贝，古以为货。"桓宽《盐铁论》云："夏时以元贝。"谓夏以贝为币也。《汉书食货志》：大贝四寸八分以上，壮贝三寸六分以上，幺贝二寸四分以上，小贝寸二分以上，不盈寸二分者不得为朋。又分贝货为五品。大贝以二枚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壮贝以二枚为一朋，直五十；幺贝以二枚为一朋，直三十；小贝以二枚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不得为朋，率枚直钱三，是谓货贝五品。至秦始废贝用钱，汉时犹钱、贝并用，晋以后遂不行至今。窃谓物之贵贱，视乎人之所尚，若果行贝，则上以是令，下以是听，即与银同。近人有用贝五美之说，其一曰遵圣，赞曰：贝之为物，载于圣经，今日用之，先民是程；二曰复古，赞曰：贝之为物，中古所宝，今日用之，行古之道；三曰有文，赞曰：银曰纹银，贝曰文贝，美在其中，采发于外；四曰无伪，赞曰：钞之难行，人为易伪，贝出于水，实生于地；五曰便民，赞曰：钱重银轻，可以致远，贝亦如银，便于流转，数语尽之矣。

嘆　夷

嘆夷初至中国，未尝不驯谨，自道光二十年以后，始逐渐骄肆，名为恭顺，实全无恭顺之心，尝与云台师谈及往事，师深为扼腕，曰："尚记得嘉庆二十二年，我为两广总督时，首以严驭夷商、洋商为务，盖洋商受嘆夷之利益，嘆夷即仗洋商之庇护，因此愈加傲黠不驯，我每遇事裁抑之。时嘆船在黄浦与民人争水，用鸟枪击死民人，我严饬洋商，必得凶犯方登船，而此犯即拔刀自刎死。又咈囒哂国夷人打死民妇，我立获凶犯，照例绞决抵罪。道光初，嘆夷有护货之兵船，在伶仃山用枪击死小民二人，我饬洋商向嘆国大班勒取凶手，大班诡言只能管贸易事务，兵船有兵头，职分较大，我令不能行于彼。我旋饬传谕兵头，兵头复诡称夷人亦有被民伤重欲死者多人，欲以相抵，我察其诡诈，传谕大班，如不献出凶手，即封舱停止贸易。大班又称实不能献出凶手，无可如何，情愿停贸易。时兵船已诡避在外洋，将匝月，我持之益坚，大班乃率各夷人全下黄浦大船，禀称无可如何，只好全帮回国，不做买卖。我发印谕，言尔愿回即回，天朝并不重尔等货税。于是嘆国大货船二十余号，收拾篷桅，作为出口之势，仍上禀云：大人既许回国，何以炮台上又设兵炮？我又加印谕，言虎门炮台本是终年常设，并非此时待尔等出口欲加轰击，

且天朝示人以大公，岂有许尔等回国复行追击之事。于是各船不得已而出口，复又旋转在外洋校椅湾，停泊多时，而其兵船遂真远遁矣。未几，大班又禀兵船不知何时远遁，我等实愧无能，大人如准入口贸易，固是恩典，否则亦只好回国等语，而洋商亦代为禀求，并令大班寄禀回国，告知国王，下次货船来粤，定将凶犯缚来，方准入口，否则不准。大班亦同此禀求，我始应允。直至三年春，始照旧开舱通货。此事冬末春初，凡夷商人等皆惶惶，言关税必由此大缺，且恐别滋事端，城中各官亦有为缓颊者，我一人力持，以谓国体为重，货税为轻，索凶理长，断不可受其欺胁。并饬其以后兵船不许复来，非是护货，适以害货等印谕。及四、五年货船来粤，禀称前此犯事兵船不敢回国，委不知向何处逃散，无从寻获，而四、五、六年间此种兵船亦实不复至，我对众曰：此所谓'可欺以其方'也。自我去粤后，兵船复来，门人卢厚山亦仿我之意行之，时有褒嘉之旨云：'玩则惩之，服则舍之，尚合机宜，不失国体也。'闻此后惟林少穆督部亦守此法，而情事顿殊，为之慨然而已！"

鸦　片

近日暎夷就抚而雅片之禁渐弛，漏卮之弊愈不可稽，于是留心国计者佥议，请令各直省普种罂粟花，使中原之鸦片益蕃，则外洋自无可居奇之货，且罂粟浆之成鸦片，其毒究不如乌土、白皮之甚，则吸烟者之害亦不甚深，可以逐渐挽救，其用心可谓苦矣，其设想亦可谓周矣，然究非政体之所宜，即陈奏亦恐难邀俞允。愚谓为今之计，则不如仍用前许青士太常所奏，甚可行也。按道光十六年四月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一摺，奉旨交广东大吏会同妥议，不知彼时如何覆奏，未见施行。今节录其原摺如左，以备采择。云：为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请变通办理事。窃照鸦片烟本属药材，其性能提神止泄辟瘴，见于李时珍《本草纲目》。本名阿芙蓉，惟吸食必应其时，谓之上引，则废时失业，莫此为甚。甚者气弱中干，而灰齿黑，有明知其害而不能自已者，诚不可不严加厉禁，以杜恶习也。查鸦片烟之品有三，一曰乌土，一曰白皮，一曰红皮，皆暎咭唎属国所出，乾隆以前海关则例列入药材项下，每百斤税银三两。其后遂入例禁，嘉庆初年食鸦片者，罪以枷杖，今递加至徒流绞候各重典，而食者愈多，几遍天下。乾隆以前鸦片入关，税后，交付洋行兑换茶叶等项；今以功令森严，不敢公然易货，皆用银私售，嘉庆年间每岁约来数百箱，近竟多至二万余箱，乌土为上，每箱约洋银八百元，白皮次之，约洋银六百元，红皮又次之，约洋银四百元，岁售银一千数百万元。以库平纹银七钱计算，岁耗数银总在一千万两以上，由是洋银有出无入矣。夫以中国易尽之藏，填海外无穷之壑，日增月益，贻害将不可言。或欲绝夷人之互市，为拔本塞源之计，在中朝原不惜捐此百余万两之税银，然西洋诸国通市者千有余年，贩鸦片者惟暎咭唎耳，乃因暎咭唎而概绝诸国之互市，则濒海数十万众恃通商为生计者，将何以处之？且夷船在大洋外随地可以择岛成廛，内洋商船皆得转致，又从何而绝之？比岁夷船周历闽、浙、江南、山东、天津、奉天各海口，其意即在销售鸦片，虽经各地方官随时驱逐，然闻私售之数亦已不少，是但绝粤海之互市，而不能止私货之不来。且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藉以为利，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道光元年两广督臣阮元，曾严办澳门屯户叶恒澍夷商一案，继任督臣卢坤，亦曾拿获梁昌荣一案，起出烟泥一万四千余个，格杀生擒者共数十人，并将窑口匪徒姚九、区宽等籍产入官，查办非不认真，而此害终不能戢。盖匪徒之畏法，不如其骛利，揆其鬼蜮技俩，法令亦有时而穷。更有内外匪徒冒充官差，以搜查鸦片为名，乘机抢夺，良民受累不堪。此等流弊皆起自严禁以后。究之食鸦片者，率皆浮惰无志不足轻重之辈，亦有逾耆艾而食此者，不尽促人寿命，海内生齿日繁，断无减耗户口之虞，而岁竭中国之脂膏，则不可不早为之计。闭关不可，徒法不行，计惟仍用旧例，准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夷人纳税之费，轻于行贿，谅彼亦必乐从。洋银应照纹银一体禁其出洋，有犯被获者，鸦片销毁，银两充公。至文武员弁、士子兵丁，或效职趋公，或储材待用，岂可听其沾染恶习，至蹈废时失业之愆！惟用法过严，转恐互相容隐，如有官员、士子、兵丁私食者，应请立即斥革，免其罪名，宽之正所以严之也。该管上司及统辖各官有知而故纵者，仍分别查议。其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或疑弛禁于政体有关，不知觞酒、衽席，皆可戕生，附子、乌头，岂无毒性，从未闻有禁之者，且弛禁仅属愚贱无事之流，若官员、士子、兵丁，仍不在此数，似无伤于政体。而以货易货，每年可省中原千万余金之偷漏，孰得孰失，其事了然。倘复瞻顾迟回，徒循虚事，诚恐鸦片终难禁绝，必待日久民穷财匮而始转计，则已悔不可追。谨以上闻，伏乞密饬粤省督抚及海关监督，确查以上各情节，如果属实，速议变通办理章程，以杜漏卮而裕国计。臣不胜惶悚待命之至。

水　雷

粤东近传咪唎㗎国夷官创造水雷之法，遣善泅水者潜至敌人船底，借水激火，迅发如雷，虽极坚厚之船，罔不破碎。粤省洋商潘姓者如法制造，凡九阅月而成，曾经将水雷器具二十副赍京，恭呈御览，于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奉旨交直隶总督、天津总兵会同演试，旋据覆奏：于九月在天津大沽海口会同演试，用径八寸长丈六杉木四层扎成木筏，安于海面，坠定锚缆，将吃药一百二十斤水雷送至筏底，系定引绳，拔塞后待时四分许，轰然一声，激起半空，将木筏击散，碎木随烟飞起，其海面水势亦围圆激动，洵为火攻利器云云。并纂成《火雷图说》进呈刊布。窃谓此器甚好，非夷人之巧心莫能创造，非洋商之厚力，亦莫能仿成，惟是大海茫茫，波涛汹涌，此器如何能恰到敌船之底，又恰能使敌船浑然罔觉，坐待轰击，则

皆非谫儒浅识之所敢知矣。

炮 考

《归田琐记》中有《说炮》一条，颇中今日情弊，而炮之缘起，未之详也，或以为问，余乃摭拾所见各书告之曰：炮字俗作砲，潘安仁《闲居赋》"炮石雷骇"，其最先见者矣，李注："炮石，今之抛石也。"然《说文》无"炮"字，"旝"字注云："建大木置石其上，发机以磓敌。"是许氏以"旝"为"炮"。《唐书李密传》："以机发石为攻城械，号将军炮。"自后人有火炮之制，俗遂从火作"炮"字，非也。火炮之用，始见于宋杨万里《海蝤船赋》，序云："宋绍兴三十一年，金兵欲济江，虞允文伏舟七宝山，舟中发一霹雳坠炮，坠水中，硫磺得水，火自跳出，纸裂而石灰散为烟霞，眯其人马之目，金兵大败。"然此乃纸炮，用石灰以眯目，非以炮子为攻击之具也。炮之用铁，始于金，名曰震天雷。以火炮攻城，始于元世祖得回回所献新炮，以攻破襄阳，名曰襄阳炮。明永乐间平交址，始得神机枪炮法，至嘉靖二年，佛郎机寇广州，指挥柯荣御之，贼败遁，官军获其二舟，得其炮，即名为佛郎机，详见《明史纪》。又《兵志》云："佛郎机炮式，以铜为之，长五六尺，大者重千余斤，小者数百斤。"炮之用铜，始见于此。至我朝天聪五年，始造红衣大炮，名曰天佑助威大将军，崇德八年，又造神威大将军炮，康熙十五年，又造神威无敌大将军炮，康熙二十八年，又造武成永固大将军炮，详见《皇朝礼器图式》。造火药法，《洴澼百金方》中所载颇详，盖硝、磺、炭三者，皆须研得极细，必捣至万杵以外，愈多愈好，炭用柳条，以细如笔管者为妙，必去皮去节，带皮则烟多，有节则易炸也。制好后，必须放手心燃之，药去而手心不觉热者，方为合式。余提兵上海时，苏州局员来缴新制火药，余嫌其未净，令以手心试之，委员皆缩手不前，曰："前缴药时，皆不如是。"余曰："此试火药定法也，然则前此收药之皆不如法可知矣。"因驳回，令其再捣，再缴时，以白纸铺棹上试之，药去而纸绝不烧，于是众始叹服云。

天主教

湖北黄岗吴德芝有《天主教书事》一篇云："西洋国天主教，前未之有也。明季，其国人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先后来中国，人多信之。其术长于推步象纬，使之治历，颇有奇验，又善作奇技淫巧及烧炼金银法，故不耕织而衣食自裕。浸假延蔓，各直省郡邑建立大庙，曰天主堂，宏丽深邃，人不敢窥，而各以一西人主之。细民愿归之者，必先自斧其祖先神主及五祀神位，而后主者受之，名曰吃教人，按一名与白银四两，榜其门以赤纸，上画一长圈，中列十字架、刀、锥、钩、槊等器。或曰：其所奉神以磔死，故门画磔器也。每月朔望，男女齐集堂中，阖门诵经，及暮始散。有疾病不得如常医药，必其教中人来施针炙，妇女亦倮体受治。死时主者遣人来殓，尽驱死者血属，无一人在前，方扃门行殓，殓毕，以膏药二纸掩尸目，后裹以红布囊，曰衣胞，纫其项以入棺。或曰：借殓事以刳死人睛，作炼银药，生前与银四两，正为此也，故死时不使闻知。若不听其殓法者，谓之叛教，即令多人至其家，凌辱百计，权四两之子母而索之。穷民惑于此，每堕其术中，而士大夫之嗜利无耻者，皆幸其炼术可得，相与尊信之，称之曰西儒，而其主如所在地方，必与其长吏相结，厚馈遗，有事则官长徇庇之，以故其教益张。所刻《口铎》一书，其言谓万物主于天，而天又主于天主，一概圜坛方泽、光岳祀典、宗庙祖考，皆极其唾骂，而惟一心致敬天主。又言自无始以来，倘非有天主操持焉，则天久倾颓、地久翻覆矣。又言天主之神，则生于汉哀帝十四年，其说之狂悖如此。工绘画，虽刻本亦奇绝，一帧中烟云人物，备诸变态，而寻其理，皆世俗横陈图也。又能制物为倮妇人，肌肤、骸骨、耳目、齿舌、阴窍无一不具，初折叠如衣物，以气吹之，则柔软温暖如美人，可拥以交接如人道，其巧而丧心如此。康熙中，黄冈令刘公泽溥深恶之，议毁其庙，逐其人，胥吏有从其教者，惩以重典，不旬日而上官下檄，反责以多事，盖钱可通神也。雍正二年，浙江制府满公上言其恶，朝廷纳之，礼部议覆：奉旨西洋人除留京办事人员外，其散处直隶各省者，应通行各该督抚转饬各地方官，查明果系精通天文及有技能者，起送至京效用，余俱遣至澳门安插。其从前曾经内务府给有印票者，尽行查送内务府销毁。其所造天主堂，令皆改为公所。凡误入其教者，严为禁谕，令其改行，如有仍前聚众诵经者，从重治罪。地方官若不实心禁饬，或容隐不报，如之。三月，奉通檄尽逐其人，以其堂为义学、公所，百年污秽，一旦洗濯，因喜书其事"云云。按：此事在雍正初，至今刚逾百年，而其焰复张，甚为可恨，因录旧事，以正告夫当事主持者。

均 赋

余藩牧吴中时，目击田赋之重，曾有均田之议，旋以引疾归里，未及上陈，附见其说于《退庵随笔》中。盖亦国初人有此议，曾见其书，而忘其姓氏，既而再四思之，此说究有难行，我朝一视同仁，究未便为此挹彼注兹之请，而同辈中，亦有窃笑其迂者。近读梁绍壬《秋雨庵随笔》，所载一条，较为平允，胪陈原委，亦更详明，因亟录之，以资决择。其略曰："江南之苏、松，浙江之嘉、湖，江西之南昌、袁、瑞等府，赋重于他处，人皆曰，此明太祖恶张士诚、陈友谅，因而仇视其民也，而实不尽然。盖其害实起于宋之官田，迨有明中叶，复摊絜官田重赋并于民田，遂贻祸至今。考官田、民田之分，二者本不相同，官田输租，民田纳赋，输租故额重，纳赋故徵轻。宣和元年，浙西、平江诸州，积水新退，田多旷业，当时在廷计利诸臣，献议募民耕种，官自收租，谓之官田，厥后加以籍没。蔡京、王黼、韩侂胄等，又充逾限三分之一之田尽属之官，而官田于是乎寖广矣。沿及元世，相沿不革，元末张氏窃据有吴，又并元妃嫔亲王之产入焉。明祖灭张氏，其部下官属田产，遍于苏、松，

明祖既怨张氏，又籍其田，并后所籍富民田，悉照租额定赋税。正统时，巡抚周忱奏请减官田额，又奏官田乞同民田起科，部议格不行。嘉靖中，嘉兴知府赵瀛，请以官田重赋，摊絮于民田而均之，赵固以官田、民田，有同一丘而税额悬殊，故创并则之议，不知官田自当减赋，民田不可增赋，同时苏、松亦仿其议，奏请允行，自是官田之名尽去，而民田概加以重赋。我朝平定江南，以万历时额赋为准，时已无复有官、民之分，但官田虽减，犹未为轻，民田既增，弥益其重，然则江右南昌、袁、瑞浮粮所以早蒙豁免者，由官田名额未除，苏、松、嘉、湖浮粮所以难邀蠲除者，以官田名额既去，均于民田之赋，竟指定为正供，不复推求往时摊絮之故。韩世琦、慕天颜先后披陈，卒格不行。雍正二年，特恩除苏州额征银三十万两，松江十五万两；乾隆二年，又除苏州额征银二十万两，民力固可稍舒，然旧额太重，虽屡减仍无益也。如有为民请命者，诚能缕述其所以然之故，知宋不括官田，则无此重赋，明不摊絮民田，则亦无此重赋，为今之计，莫若均赋一法；请即以苏、松邻壤，东接嘉、湖，西连常、镇，相去不出三四百里，其间年岁丰歉，雨旸旱溢，地方物产，人工勤惰，皆相等也，以之较常、镇赋额，则每亩浮加几倍，宜查常、镇之额，按其最重者，定为苏、松、嘉、湖之赋，则用以指陈入告，以普朝廷惠爱东南氓庶之至意，则百世蒙其福矣。"

斛制

今之官斛规制，口狭底阔，起于宋贾似道，元至元间，中丞崔彧言其式口狭底阔，出入之间，盈亏不甚相远，遂行于世，至今沿之不改。盖斛口小，则斛面或浅或满，盈亏固自有限，所以杜作奸者，其法至善，贾虽奸相，而此一物规制，固百世不可易也。

赦令

谢梅庄曰：自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其后孔明惜赦，孟光责赦，而文中子乃甚其词曰："无赦之国，其刑必平。"夫赦者，先王仁政之一，盖愚民当创惩之后，未必无悔悟之心，而人主除已往之愆，亦与民更始之义，但当以数为戒，不必以无为美也。秦皇两世，不闻有赦，唐德宗之季，十年不赦，而陆宣公、阳道州皆死于贬所，此三主者，刑何尝平哉！

科目

近日捐输之例，层见叠出，无识者流，乃窃窃忧之，以为此风不止，必有碍于科目，且恐将来废科目之说，或由此而开，则断断不然。捐输自捐输，科目自科目，不能举一废一，且恐转瞬即有停捐输之事，而终古必无废科目之虞。客不闻乾隆初有废科目之疏乎？乾隆九年，兵部侍郎舒赫德疏云："科举而取，案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已深，侥幸日众，古人询事考言，其所言者，即其居官所当为之职事也，今之时文，徒空言而不适于用，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一；墨卷房行，辗转抄袭，膺辞诡说，蔓衍支离，以为苟可以取科第而止，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二；士子各占一经，每经拟题，多者不过百余，少者仅止数十，古人毕生治之而不足，今则数月为之而有余，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三；表、判可以预拟而得，答策就题敷衍，无所发明，此其不足以得人者四；且人材之盛衰，必于心术之邪正，今之侥幸求售者，弊端百出，探本清源，应将考试条款改移而更张之，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云云。奉旨饬议，时鄂文端公为首相，力持议驳云："谨按，取士之法，三代以上出于学，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科举之法，每代不同，而自明至今，则皆出于时文。三代尚矣，汉法近古而终不能复古，自汉以后，累代变法不一，而及其既也，莫不有弊。九品中正之弊，毁誉出于一人之口，至于贤愚不辨，阀阅相高，刘毅所云'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者是也。科举之弊，诗赋则祇尚浮华而全无实用，明经则专事记诵而文义不通，唐赵匡举所谓'习非所用，用非所习，当官少称职吏'者是也。时文之弊，则今舒赫德所陈奏是也。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在乎因时而补救之。苏轼有言，观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道在于责实。盖能责实，则虽由今之道，而振作鼓舞，人才自可奋兴；若专务循名，则虽高言复古，而法立弊生，于造士终无所益。今舒赫德所谓时文、经义，以及表、判、策、论，皆为空言剿袭而无所用者，此正不责实之过耳。夫凡宣之于口、笔之于书者，皆空言也，何独今之时文为然？且夫时文取士，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变者，非不欲变，诚以变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后，且就此而责其实，则亦未尝不适于实用，而未可一概訾毁也。盖时文所论，皆孔、孟之绪余，精微之奥旨，未有不深明书理而得称为佳文者，今徒见世之腐烂抄袭，以为无用，不知明之大家如王鏊、唐顺之、瞿景淳、薛应旂等，以及国初诸名人，皆寝食经书，冥搜幽讨，殚智毕精，殆于圣贤之义理，心领神会，融洽贯通，然后参之经史子集，以发其光华，范之规矩准绳，以密其法律，而后乃称为文，虽曰小技，而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未尝不出于其中。至于奸邪之人，迂懦之士，本于性成，虽不工文，亦不能免，未可以为时艺咎。若今之抄袭腐烂，乃是积久生弊，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转咎作法之凉，不已过乎！即经义、表、判、策、论等，苟求其实，亦岂易副？经文虽与《四书》并重，而积习相沿，慢忽既久，士子不肯专心肄习，诚有如舒赫德所云，数月为之而有余者。今若著为令甲，非工不录，则服习讲求，为益匪浅。表、判、策、论，皆加核实，则必淹洽乎词章，而后可以为表；通晓乎律令，而后可以为判；必有论古之识，断古之才，而后可以为论；必通达古今，明习时务，而后可以为策。凡此诸科，内可以见其本原之学，外可以验其经济之，何一不切于士人之实用？何一不可见之于施为乎？必变今之法，行古之制，则将治宫室，养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于是，军旅谋于是。又将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终身不齿，毋乃徒为纷扰而不可行！又况人心

不古,上以实求,下以名应。兴孝,则必有割股、庐墓以邀名者矣;兴廉,则必有恶衣菲食、弊车羸马以饰节者矣。相率为伪,其弊尤繁,甚至借此虚名,以干进取,及乎莅官之后,尽反所为,至庸人之不若,此尤近日所举孝廉方正中所可指数,又何益乎!若乃无大更改,而仍不过求之语言文字之间,则论、策今所见行,表者赋颂之流,即诗赋亦未尝尽废,至于口问经义,背诵疏文,如古所为帖括者,则又仅可以资诵习,而于文义多致面墙。其余若《三传》科、史科、明(原误为名)法、书学、算、崇文、宏文生等,或驳杂芜(原作无)纷,或偏长曲技,尤不足以崇圣学而励真才矣。则莫若惩循名之失,求责实之效,由今之道振作补救之为得也。我皇上洞见取士源流,所降谕旨,纤悉毕照,司文衡、职课士者,果能实心仰体力除积习,杜绝侥幸,将见数年之后,士皆束身《诗》、《礼》之中,潜心体用之学,文风日盛,真才日出矣。然此亦特就文学而言耳,至于人之贤愚能否,有非文字所能决定者,故立法取士,不过如是,而治乱盛衰初不由此,无俟更张定制为也。舒赫德所奏,应毋庸议。"奏上,奉旨依议,科目之不废者,鄂文端公之力也。

冗 员

道光十二三年中,各直省皆奉敕裁汰冗员。直隶省自通判以下共裁去二十余员。广东省裁廉州府同知,肇庆府通判,高、廉两府司狱,南海、番禺两县河泊所大使,长宁、始兴两县训导。江南省裁江苏华亭县主簿一缺,所司水利,改归县丞兼管;镇江府照磨一缺,所司稽查渡江、救生船事,改归镇江府知府兼管;金坛县湖溪巡检无巡防之实,江宁府照磨无专管事宜,扬州府检校无专司之事,均裁去;所有稽查邗沟闸座、督夫启闭事宜,改归扬州府经历兼管。陕甘省裁丞倅等官五员。江西省裁建昌府水利通判一缺,九江府督粮通判一缺,又抚州、袁州、九江三府府磨,又武宁县高坪司巡检、新淦县樠山司巡检、德兴县白河司巡检三缺。又云贵省奏锦屏县幅员偏小,所有知县、典史、训导,俱着裁汰,地丁钱粮,就近改归开泰县管理,惟锦屏地方民、苗杂处,未便乏员,着改设锦屏县丞一员,仍归开泰县管辖,又裁磐石司巡检一缺。又南河裁丹徒县丞、仪征县闸官、如皋县县丞、兴化县县丞。又云南裁曲靖府同知,剑州所属弥沙井盐大使,并曲靖、永昌、大理三照司狱,顺宁府知事。又浙江裁绍兴府北塘通判,衢州府粮捕通判,杭州府属之城北务,钱塘县属之西溪务,湖州、绍兴二府司狱,宁波府属象山、赵岙巡检,严州府属建德县县丞。又长芦裁芦东、沧州运判一缺,归并天津运同;胶、莱运判一缺,归并滨、乐运同;兴国场大使一缺,归丰财场兼管;又登宁场大使一缺,信阳场大使一缺,并着邻境寿乐场兼管。又湖南裁岳州同知一缺,永顺、常德两府通判二缺,郴州、道州州判二缺,巡检七缺,训导六缺。又福建裁县丞二缺,司狱六缺,巡检九缺,皆杂见邸报中。所裁已不为少,然此外尚有不实不尽者,惟在各督抚大吏随时察看办理,亦撙节之一端,圣经所谓生财大道,食之者寡,不得谓非当时之急务也。

卷 六

郑谦止之狱

吾乡黄石斋先生以疏救郑鄤事下狱,祸几不测,而鲜有能详其始末者。惟长洲沈归愚先生曾论之云:"前明郑谦止鄤,以非辜而被极刑,余初未知其详。见《杂说》所载,谓鄤母吴性酷劣,杀婢者屡,郑因假乩仙语,令其父杖之。及读鄤前后对簿狱词,司寇冯英谳语,与宫詹黄石斋及鄤父郑振先揭,而后知《杂说》为讹传。杀鄤者,始终温体仁一人也。鄤初入翰林时,见文震孟指斥魏忠贤疏留中不发,因上书极言留中之弊,始勒归,继削籍,家居十有四年。思陵诏复官,始入都谒首辅温体仁,体仁问:'南方清议若何?'鄤谓:'人云国家需才,而庙堂未见用才。'体仁谓:'非不用才,天下无才可用。'鄤谓:'用人则才出,不用人则才伏。方今防边、荡寇最急,能如萧相国之识韩淮阴,宗留守之识岳武穆,何患不能成功?'体仁阳谢之,意彼锋铓如刃,必纠弹我,动摇我相位,阴思有以剪除之。甫一月,以惑父披剃、迫父杖母纠鄤,得旨下部严鞫。夫人必选懦无识、祸福萦心,而后可惑于二氏之说。鄤父振先为仪曹时,见中官辛执互相联结,以'中朝第一权奸'劾沈贯一,几蹈不测,中心不悔,则卓然有守可知矣,何所疑惑而披剃为僧乎?鄤母吴以礼教自律,仪曹贬官,万里相随,恬然自乐,胡为有杖妻之事?又鄤以建言被谪,鄤母喜见颜色,曰:'苏文忠母云:"儿为范滂,吾胡独不能为范滂母?"吾今始可云有子矣!'鄤何憾于母,而迫父杖之?宜屡鞫而无罪可入也!体仁于是落司寇冯英职,移狱于镇抚司。先是韩不侠从学于鄤,交最厚,不侠女二岁,与鄤次子喆三岁缔婚,后不侠夫妇没,女归为养媳,一载病死,时年一十二岁,此族党周知者,至是体仁以厚赀属奸人许曦,诬以奸媳致死,体仁更纠严刑,终不得实。体仁时以弹劾者众,帝亦心动,放归,然犹必欲杀鄤,属曦与陆完学编造秽亵歌词,使阉寺上闻,上既闻而怒不可回矣,崇祯己卯八月乃磔。死前一月,鄤犹成《尚书讲义订正》、《苏文忠年谱》勖子;二十余,则黄石斋先生谓'正直而遭显戮,文士而蒙恶声,古今无甚于此者';越五年甲申,明亡。"按鄤死固冤,然祸止及一家,而思陵之亡国,实由体仁。以体仁阴贼险狠,为孤孑,结纳宦官,窥伺上意,冀翻逆案,斥逐正人,使有体有用之士,无一立于君侧,而后其心始快焉。由是斲丧国脉,至于鱼烂瓦解而不能救,则体仁实为魏藻德、马士英、阮大铖之先声,而思陵转以为忠,宜其国之亡也。因论郑鄤之狱,而推论及之。鄤将死时,语其二子,谓世间杀人者,莫如才,吾身自杀者,莫如口。知口之为祸而卒致祸也,此才人气盛而不能自抑也。祢衡以口得罪于曹瞒,以才见杀于黄祖,何独不然!书此并

为尚口抱才者诫。吾乡徐时作曰："此论面面俱到，然尚有未尽之义，《易》言'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观其人之友，而其人可知，温体仁所交者，刘志选、曹钦程、周延儒、薛国光之徒也；郑谦止所交者，吴中则文文肃震孟，漳浦则黄石斋道周，上虞则倪文正元璐，山阴则刘念台宗周诸公也。君子小人，若冰炭黑白之分矣，使谦止果有秽行，文肃、文正、念台肯为之哭泣于身后，石斋肯为之辨冤于生前，几至自罹其祸哉？"前文未及，因漫识之。

姚明山之诬

古近名士褒贬人物，笔之于书，彼此传闻失实，使正人被诬，不胜枚举，然无关大节犹可也，若妄肆讥评，则大为不可。如我朝姜西溟先生，有《姚明山学士拟传辨诬》一篇云："何元朗称文衡山先生在翰林，大为姚明山、杨方城所窘，时昌言于众，我翰林不是画院，乃容画匠处此！二人只会中状元，更无余物，而衡山名长在天壤间，今世岂有道着姚涞、杨维聪者哉？自钱虞山称快此言，载之《列朝诗选》，而明山之后人未知也。余辛酉年以纂修之命，将北上，姚氏数人持东泉尚书父子传志见示，复出明山存集刻本，中有《送文衡山先生南归序》一篇，又《送衡山先生马上口占绝句》十首，其序大略云：'自唐设科第以笼天下士，而士失自重之节者，几八百余年，然犹幸而有独行之士时出其间，如唐世之元鲁山、司空表圣、陆鲁望，宋之孙明复、陈后山诸人，犹能以学行自立，而足以风厉乎天下。今则惟衡山先生足当之，而先生之秉道谊，立风节，明经术，工文章，尤有高出于数子之上者。其却吏民之赙，以崇孝也；麾宁藩之聘，以保忠也；绝猗顿之游，以励廉也；谢金、张之馈，以敦介也；不慑于台鼎之议，以遂其刚志也；不溷于犏褎之诏，以植其坚贞也。天子贤之，擢官翰苑，官仅三载，年方五十余，慨然起南归之兴。吾每谬言晋之不得，竟三疏得请以去。荣出于科目之外，贵加于爵禄之上，罻罗之所不能取，樊笼之所不能收，翻然高翔，如凤皇之过疏圃而饮湍濑，下视啄腐鼠以相吓者，何不侔之甚也！'其言曲尽向往之志，备极赞扬之词，而于诗末章则曰：'岂是先生果忘世，悲歌尽在五噫中。'其知衡山也深矣。钱虞山不考，漫笔之书，近有史官自刻其稿者，复著其说，于《拟传》不重诬耶？明山可传，不独议礼一节，其居官屡有建白，据古证今，义正辞核，惜其中年凋丧，不竟其志，而何氏谓今世遂无道及者，彼自不识明山，于明山固无损也。复按，家传、志铭皆云杨文襄引公同修《明伦大典》，公耻不肯与，同馆皆嫉之。而《拟传》云：'涞虽以议礼受杖，后与修《明伦大典》，不终其节。'余在史馆，疑而请之监修徐公，公命请取《大典》检阅，同修者绝无姚名，遂命删此一段，然其稿犹传播人间也。此是姚公大节所系，彼既罹祸于生前，复被诬于身后，史笔之陷人，岂必在张桂群小下哉！"

三保太监

前明三保太监下西洋，至今滨海之区，熟在人口，不知何以当日能长驾远驭、陆詟水栗如是。按《明史郑和传》载：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命郑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治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有二，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赉金帛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临之。和经事三朝，先后凡七奉使，星槎所历，三十余国。第一次在永乐三年六月，命郑和、王景弘等，至五年九月还，诸国使者，随和朝见，献所俘三佛齐酋长，戮之。第二次在永乐六年九月，再使往锡兰山，截破其城，禽其王，九年六月献俘于朝。赦不诛，释归国。第三次在永乐十年十一月，再使往苏门答剌。禽其伪王，并俘其妻子，以十三年七月还。第四次在永乐十四年，满剌加、古里等十九国咸遣使朝贡，因命和等往赐其君长，十七年七月还。第五次在永乐十九年春，和等复往，二十年八月还。第六次在永乐二十二年正月，旧港(即三佛齐)酋长请袭宣慰使职，又使和赍敕印赐之。冬还，成祖已晏驾。第七次在宣德五年六月，又使和等历往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还。前后所得珍奇贡物，如真腊国(即今之柬埔寨)贡金缕衣、象五十九，阿丹国贡麒麟，苏禄国贡大珠，重七两有奇，忽鲁谟斯国贡麒麟，又贡狮子，麻林国贡麒麟、天马、神鹿之类，不能悉数，而中国之耗费亦不赀矣。自宣德以还，远方时有至者，而和亦老且死。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故俗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云。时通使西番者，有司礼少监侯显。帝闻乌思藏僧尚师哈立麻有道术，善幻化，欲致一见，因通迤西诸番。乃令显赍书币往迓，选壮士健马护行。元年四月，奉使陆行数万里，至四年十二月，始与其僧偕来。十一年春，复奉命赐西番尼八剌、地涌塔二国。尼八剌王沙的新葛遣使随显入朝。十三年七月，帝欲通榜葛剌诸国，复命显率舟师以行，其国即东印度之地，去中国绝远，其王赛佛丁遣使贡麒麟及诸方物。榜葛剌之西，有国曰治纳朴儿("治"《明史》作"沼")者，地居五印度中，侵榜葛剌。十八年，复命显往宣谕，遂罢兵。宣德二年，复使显赐诸番，遍历乌斯藏、必力工瓦、灵藏、思达藏诸国而还。途遇寇劫，督将士力战，多所斩获，还朝录功升赏者四百六十余人。显有才辨，强力敢任，五使绝域，劳绩与郑和亚。

狮

纪文达师《如是我闻》云："康熙十四年，西洋贡狮，馆阁前辈，多有赋咏，相传不久即逸去，其行如风，巳刻绝锁，午刻即出嘉峪关。此齐东语也，康熙间南巡，由卫河回銮，尚以船载此狮，先外祖母曹太夫人，曾于度帆楼窗罅窥之。其身如黄犬，尾如虎而稍长，面圆如人，不似他兽之狭削。系航头将军柱上，缚一豕饲之，豕在岸犹号叫，近船即噤不出声，狮俯首一嗅，已怖死，临解缆时，忽一震吼，声如无数铜钲陡然合击，外祖家

厩马十余,隔垣闻之,皆战栗伏枥下,船去移时,尚不敢动。狮初至时,吏部侍郎阿公礼稗,曾橐笔对写一图,笔意精妙,阿公未署名,旧藏博晰斋前辈家,后售于余,尝乞一赏鉴家题其边云'元人狮子真形图',以元代曾有献狮事也。"余至京,曾以此事询吾师,师即出图(原误作国)见示,则翁覃溪师题字也。并云外间画狮者,其粉本皆从此出,今又五十年矣,不知此图尚在吾师家否也。郑光祖《一斑录》云:"狮产西域,土人觅孩狮豢而驯之,自元、明至今,屡入贡。康熙间贡狮二,带往口外打围,遇两罴甚大,莫之敢撄,放狮搏杀之,一罴重一千三百斤,一罴重三百斤,老狮力尽亦毙,小狮旋亦逸去。"又云:"有小说记前明嘉靖四十四年,有会试举子,倩内监引至虫蚁房看狮,黄色,酷似金毛狗,尾端茸毛大如斗,夷人名狮蛮者豢之。狮居之阱,浑铁作柱,复以铁索二条系其项,左右炼之,若欲放出,则先将大铁桩长可六七尺,围径尺,末有二大圈,以桩钉入地中,止余二圈在上,然后牵狮铁索,出扣于上,两狮蛮左右掣之,不令动。内监命戏彩球,蛮取两球大如斗,五色线结成,蛮先自戏舞,狮伏地注目,若欲起而攫者,乃掷与,狮以两足捧之,玩弄不置。内监令从者取一犬来,未至数十武,犬即仓皇惊仆,溲便俱下,狮亦似有觉者,撒去球,作嗔视状,大吼一声,草木屋瓦皆震动,蛮禀曰:'活生口至矣!'恐触其怒,因毙犬,掷与,狮舒两足擎之,吹气一口,犬毛散落,如秋风卷叶,犬亦软如败絮,类无骨者。内监曰:'凡物见狮,骨先自酥,故其食亦连骨,不若虎之食兽,必用舌餂去其毛,而食亦存骨,此狮之所以能食虎豹而为百兽王也。'后不数年,是狮亦死,相传狮粪即苏合香云。"

龙 神

平生仕宦行役,往往触暑长征,回首犹有余畏。偶阅《柳南随笔》,中载有龙君赠白云事,神为之往;后复阅《铁槎山房见闻录》,载有龙君送乌云事,常谓此等良缘,往往有之,惜吾生无此奇遇耳。因汇录于此,以志景慕之忱云。《柳南随笔》称江西贵溪令某,有循声,与龙虎山张真人往来甚熟。一日真人留某饭,有一侍者,貌甚怪丑,腥气迫人,某屡目之。真人曰:"此龙神也,因获罪天曹,谪令山中服役,今将届满,特无人为之声说耳。君居官清正,为天曹所重,若肯代渠一请,必可复登忉利天也。"某曰:"余凡夫,何能为力?"真人曰:"公但首肯,我当代为章奏,公于名下用花押即得矣。"某漫应之。逾数日,再至山中,则前侍者已来叩谢。真人曰:"荷公大力,已准还龙宫矣。"复顾侍者曰:"先生之恩,岂可无物以报?"侍者曰:"自获咎破家后,龙藏已空无所有,无已,则当赠白云一朵耳。"某亦不知白云为何语,姑领之。后某以行取入都,盛夏北行,途中,日有白云一片,护荫其舆,毫无暑气,至京乃散,乃晤即龙神所赠也,此康熙年间事。又《铁槎山房见闻录》称文登丛少保兰以工部尚书为三边总制,初通籍时,亦曾为贵溪令,尝于张真人处遇同乡李龙神,曾求公向真人缓颊,欲回家视母,公为代请,真人曰:"此非不可,但宜遵海滨而行,免伤禾稼耳。"忽霹雳一声,龙神已不见矣。后公每暑日徒行,顶上必有乌云一块相覆,即龙神之报也,此前明嘉靖年间事。

睢工神

小住袁浦日,有一河员来谒,意气轩昂,语言无忌,自言系由衡工投效,得官甚速,并述彼时有一对句云:"捷径不在终南,河水洋洋大有佳处;补缺何须吏部,睢工衮衮竞开便门。"且言亲在睢口工次,目击合龙时,实有神助显应,众目共睹,但不知此神何名耳。余记得嘉庆初在京,日阅邸抄,是时和珅初伏法,先是拿问入狱时,作诗六韵云:"夜色明如许,嗟予困不伸。百年原是梦,卅载枉劳神。室暗难挨暮,墙高不见春。星辰环冷月,缧绁泣孤臣。对景伤前事,怀才误此身。余生料无几,辜负九重仁。"赐尽后,衣带间复得一诗云:"五十年前幻梦真,今朝撒手撇红尘。他时睢口安澜日,记取香烟是后身。"事后刑部奏闻,奉御批云:"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然则睢工之神,其即和珅乎?和珅音与河神同,或其名已为之兆矣。

升官图

余有怀潘芸阁河帅诗云:"同舟本前定,一笑晤邢房。"阅者多不得其解。盖余于嘉庆乙亥年,与芸阁同官京师,偶因献岁,共在林少穆斋中赌升官图,余与芸阁适同入河防一路,至道光乙酉,芸阁与余,果同从公淮浦,絮谈及之,信是天缘前定,前后刚十年也。或问,升官图仿于何时?按此图相传为倪鸿宝所作,前人谓之选格,亦谓之百官铎,所列皆明之官制。其实此戏自唐时即有之,方千里《骰子选格序》云:"开成三年春,予自海上北行,次洞庭之阳,有风甚紧,系船野浦下三日,遇二三子号进士者,以穴骼双双为戏,更投局上,以数多少为进身职官之差,数丰贵而约贱,卒局有为尉掾而止者,有贵为将相者,有连得美名而后不振者,有始甚微而倏然在上位者,大凡得失不系贤不肖,但卜其遇不遇耳。"又《文献通考·经籍门》有《汉官仪新选》一卷,刘敞撰,取西汉之官,而附以列传黜陟可戏笑者杂编之,以为博奕之一助。又《武林旧事·市肆记》有选官图,列于《小经纪》内,亦即此戏。余亡友李兰卿曾手创一图,取《明史》中职官,尽入其中,分各途各班,以定进取,极为精核。余曾怂恿其镂板以行,自分手外宦后,此局遂疏,今无从复问矣。

杨令公

嘉庆间,余扈跸滦阳,过古北口,见有大庙,土人呼为杨令公祠。嗣阅《明一统志》及《密云县志》,皆载之,《丰润县志》亦有令公村,谓宋杨业屯兵拒辽于此,有功,故名。按杨业生平未尝至燕,古北口又在燕东北二百余里,地属契丹久矣,业安得而至?此顾亭林已辨之。《宋史》杨业,《辽史》作杨继业,辽人称为杨无敌。

雍熙三年，大兵北征，业副潘美连拔云、应、寰、朔四州，师次桑乾河，会契丹国母萧氏与大臣耶律汉宁等陷寰州，护军王侁令业趋雁门北口，业以为必败，侁逼之，行至狼牙村，恶其名，不进，左右固请，乃行，伏四起，中流矢堕马被擒，不食，三日死。业子延昭为保州防御使，昭在边城二十余年，契丹惮之，呼为杨六郎。延昭子文广，字仲容，为定州路副都总管，皆以骁勇闻，此今说部所演，不尽诬也。

赵　普

偶为友人招观剧，余不谙昆曲，而主人不喜秦腔，坐中客多为余左袒者，适呈戏单，余点《访普》一出，盖昆曲与秦腔并有之，曲文初无小异，客谓余之善调停也。或问，此事果有之否？余谓《名臣言行录》中引《邵氏闻见录》，即有此事，云太祖即位之初，数出微行，以侦伺人情，或过功臣家，不可测。赵普每退朝，不敢脱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谓帝不复出矣。久之，闻叩门声，普亟出，帝立风雪中，普惶惧迎拜，帝曰："已约晋王矣。"已而太宗至，共于普堂中设重裀，地坐炽炭烧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此与今菊部所演略同，惟短秦王一节耳。

宋　江

《水浒传》之作，亦依傍正史，而事迹不能相符。《宋史·徽宗本纪》："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侯蒙传》："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张叔夜传》："叔夜再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滨，劫巨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按《侯蒙传》虽有使讨方腊之语，事无可考，宋江以二月降，方腊以四月擒，或借其力。但其时擒腊者，据《徽宗本纪》，以为忠州防御使辛兴宗，据《童贯传》，以为宣抚制使童贯，据《韩世忠传》，则世忠以偏将穷追至青溪峒，问野妇得径，渡险数里，捣其穴，辛兴宗掠其俘，以为己功，皆与宋江无涉也。陆次云《湖壖杂记》谓六和塔下旧有鲁智深像，又言江浒人掘地得石碣，题曰"武松之墓"，当时进征青溪，或用兵于此，稗乘所传，不尽诬，惟汪韩门以为杭人附会为之，恐不足信。

张居正

近日梨园有演《大红袍》全部者，其丑诋江陵张文忠与奸佞同科，并形容其子懋修等，为乱臣贼子之不如，殊为过当。张太岳当前明神宗朝，独持国柄，毁誉迄无定评，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即其子懋修等，亦并非纨袴下流。考《湖北诗录》载，张懋修字子枢，万历庚辰廷试第一，授修撰，遘文忠家难，冤愤投井，不死，绝粒累日，又不死，手抱遗籍，泪渍纸墨间。天启辛酉，文忠墓忽有白气，如云如烟，越明年，奉特旨昭雪，时子枢年八十矣。其《渡江津有感》云："秋色满林皋，霜天雁唳高。野花寒故细，浊酒醉偏豪。白雪知孤调，青山有二毛。从来仲蔚宅，匝地起蓬蒿。"弟允修，字建初，荫尚宝司丞，崇祯甲申正月，献贼掠荆州，忧愤不食，死。有《绝命词》云："八十空嗟鬓已皤，岂知衰骨碎干戈。纯忠事业承先远，捧日肝肠启后多。今夕敢言能报国，他年漫惜未抡科。愿将心化铮铮铁，万死丛中气不磨。"俱可想见其忠义之气。至文忠之曾孙别山先生同敞，在桂林死事尤著，然则文忠之泽，固久而未斩也。按说部中杂载江陵父丧设祭，所列果品皆像山形，甘蔗山倒，压死野人观者于其下。既败，杨御史劾之曰："五步一井，以清路尘；十步一庐，以备茶灶。"又云："迎其母赴京，其母畏长江之险，地方官为联舟如岸，俾乘辕以济。及败，其母尚存，衣裳皆自浣焉。"有名下士批驳之云："江陵在江北，其母入都，正可陆行至襄阳，安有渡江之理？"不知江陵本传明云："居正言母老，不能冒炎暑进京，帝令中官护太夫人，以秋日由水道行。"以所传"五步一井"、"十步一庐"概之，恐是由内河渡江溯淮陆行入京也。

外夷月日

余在粤西，见粤东有刻本载外夷月日者，姑存之，以广异闻云。外夷暎咭唎、咪唎㗊及大小西洋、大小吕宋、咈囒哂、嗬㗂等国，每岁以冬至后十日为元旦，足三百六十五日为一年。每至四年，于二月内闰一日。自奉耶和(当稣)教之年计起，迄今一千八百三十九年，即天朝道光十九年己亥也。今将外夷各月分名色及其日数开列于左：正月曰然奴阿厘，共三十一日；二月曰飞普阿厘，共二十八日；三月曰吗治，共三十一日；四月曰嗾悖厘尔，共三十日；五月曰咩，共三十一日；六月曰润，共三十日；七月曰如来，共三十一日；八月曰阿兀士，共三十一日；九月曰涉点麻，共三十日；十月曰屋多麻，共三十一日；十一月曰娜民麻，共三十日；十二月曰厘森麻，共三十一日。此各外夷相传之月分名色也。其称我中国各月分，亦别有名色，如正月曰乏士们，二月曰昔鲠们，三月曰塌们，四月曰晤们，五月曰辉色们，六月曰昔士们，七月曰森们，八月曰噎们，九月曰那引们，十月曰鼎们，十一月曰林们，十二月曰都嗾尔们。

平　淡

张太岳集中，甚有见道之语，如云："凡物颜色鲜好、滋味秾厚者，其本质皆平淡。丹砂之根色如水晶，谓之砂床，炼之则极鲜红；花卉含苞，率皆青白色，至盛开，乃有彩艳；红花色亦正白，洗之乃红；解盐初出池，其色红白而味淡，虽少食之，不咸；茗之初采，其芽皆白。此皆物器之最佳者，故凡人之才性，以平淡为上。"刘孔才《人物志》云："先求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至于

才智勇敢，出群绝伦，皆后来之彩色华艳、滋味醲厚者也。"

巧 拙

张太岳曰："今吴中制器者，竞为古拙，其耗费财力，类三年而成一楮叶者，是以拙为巧也。今之仕者，以上之恶虚文，责实效，又骛为拙直任事之状，以为善宦之资，是以忠为诈也。呜呼！以巧为巧，其敝犹可救也，以拙为巧，其敝不可救也；以诈为诈，其术犹可窥也，以忠为诈，其术不可窥也，用人者于此又当进一解矣。"按汪稼门尚书督吾闽时，凡遇牧令之披敝衣、着旧靴者，必加青眼，而不知皆被猾吏所欺也。

以意命名

《吴志孙休传》曰："五年春二月戊子，立子𩅦为太子。"注曰："休诏曰：'今为四男作名字，太子名𩅦，𩅦音如湖水湾澳之湾，字𧠇（原作"莔"，据《吴志》注改，下同），𧠇音如迄今之迄；次子名𩃙，𩃙音如兕觥之觥，字𠭯，𠭯音如玄礥首之礥（音元）；次子名𩂯（原作"柜"，据《吴志》注改，下同），𩂯音如草莽之莽，字昷音如举物之举；次子名𡨭，𡨭音如褒衣下宽大之褒，字㷞，㷞音如有所拥持之拥。此都不与世所用者同，故抄旧文会合作之。"不知其何取乎尔也！

以五行命名

今人好以五行命名，递及子孙，盖取相生之义。此事盖盛于宋时，如尹源弟洙，源子林，林子焞，洙子构；朱子父松，孙塾、埜、在，曾孙钜、钧、鉴、铎、铨，玄孙浉、洽、潜、济、浚、澄；李焘子垕、垒、塾、岱、壁、塈，孙铠、锡；陈源子栎，孙照、勋，曾孙埜、圻、基，玄（原无此字）孙鍌。然《昌黎集》有《王屋县尉章埛墓志》，其大父名构，父名炕，弟名增，子四人：镐、镮、铼、锐，则唐人已有之。又唐史崔铉子沆，裴钧子洙，高釴弟锴，釴子湜，锴子湘、涣，皇甫湜子松，皆同此意也。

恶 名

王渔洋先生《居易录》云："明宗室诸藩生子，例由礼部制名，主者索贿，不满意辄制恶字与之，如崇祯壬午举人朱慈𢙺，衡府王孙也，字火西，诗文有盛名，'𢙺'字盖取'愁人'二字牵合之。"宋赵彦卫（原脱此字）《云麓漫钞》云："宗籍凡祖免亲已上，赐名授（原作受）官，或寓不典之言，如令诛、令稣等，不可概举。"乃知此风宋人已有之。顷予在都堂阅揭帖，见苗蛮有名阿斩、阿亡者，尤可骇笑。

丑 名

古人以形体命名，如头、眼、耳、鼻、齿、牙、手、足、掌、指、臀、腹、脐、脾之类皆有之，而《庄子达生篇》有祝肾，《列子汤问篇》有魏黑卵，《北梦琐言》有孙卵齐，则不知所取何义。至以畜类命名，尤古人所不忌。卫之史狗与蘧伯玉、史鱼同为君子，卫宣公之臣司马狗，汉书人表列之中中，司马相如初名犬子，南齐有小吏亦名犬子。南齐张敬儿传云："父丑，官至节府参军。始其母梦犬子有角舐之，已而有娠，生敬儿，故初名狗儿。后又生一子，因狗儿之名，复名猪儿。"《辽史》：懿祖之后，有小将军狗儿，圣宗第五子，南府宰相名狗儿。又有辽将赤狗儿，见《金史》。又金世宗子郑王永蹈，名石狗儿；又《李英传》有兰州西关堡守将王狗儿；又有都统纥石烈猪狗。《元史》有石抹狗狗，以武功著，郭狗狗、宁猪狗，皆以孝行闻，又有中书参知政事狗儿，则不知何姓。而《北梦琐言》有李蛤蛆、郝牛屎，《辽史皇族表》有辽西郡王驴粪，《金史宣宗纪》有四方馆使李瘸驴，《元史·泰定纪》有太尉丑驴，则尤不雅矣。昔欧阳公家小儿有名僧哥者，或戏谓公曰："公素不重佛，安得此名？"公曰："人家小儿，要易于长育，往往以贱物为小名，如狗羊犬马之类，僧哥之名，亦此意耳。"此自是恶谑，亦可见古人所不忌，然亦何至行之仕宦，列之史书，如前所云者，此则真不可解也。

避 讳

古人避讳，有绝可笑者，如唐代讳"虎"，以虎为武足矣，乃又改虎为兽；讳"豫"，以豫章为钟陵足矣，乃又改薯蓣为山药。或避字之外，又避其音，如宋高宗讳构，乃并勾、钩、苟皆避之，仁宗讳祯，乃并真、贞、征皆避之。至如子孙避祖父之讳，如淮南王父讳长，《淮南子》凡言长处，悉曰修，苏文忠祖讳序，凡苏文中序皆作叙，足矣；乃范蔚宗以父名泰，而不拜太子詹事，吕希纯以父名公著，而辞著作郎，甚至刘温叟以父名乐，而终身不听丝竹，不游嵩、岱，徐积以父名石，而平生不用石器，遇石不敢践。若夫朱温父名诚，以其类戊，改戊巳为武巳，杨行密父名怤，以与夫同音，而于御史大夫、光禄大夫，直去夫字，此尤可笑者也。

触 讳

宋殷淑仪卒，谢超宗作诔，奏之，帝大嗟赏，谓谢庄曰："超宗殊有凤毛。"谓灵运有后也（灵运子凤，早卒，超宗父也）。时右卫将军刘道隆在座，出候超宗，曰："闻君有异物，可见乎？"超宗曰："悬磬之室，复有异物耶？"曰："旦侍宴，至尊说君有凤毛。"超宗以触讳，遽还内，道隆谓"检觅凤毛"，至暗乃去。及超宗候王僧虎，因往东斋诣其子慈，慈正学书，超宗曰："卿书何如虎公？"慈曰："慈书比大人，如鸡比凤。"超宗狼狈而还。呜乎，如超宗者，所谓明于责人而恕于责己者乎！

九 锡

或问古有九锡之名，不知所自始。按《汉书·武帝纪》："诸侯贡士得人者，谓之有功，乃加九锡。"张晏注云："九锡，经无明文，《周礼》以为九命，《春秋说》有之。"臣瓒注云："九锡备物，霸者之盛礼。"《后汉书》章怀注谓九锡本于纬书《礼·含文嘉》，云"一曰车马，二曰

衣服，三曰乐器，四曰朱户，五曰纳陛，六曰虎贲，七曰斧钺，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是也。近人宦场中，有戏指知县擢同知、知州为加九锡者，时节相孙公寄圃与余数之，则一为水晶顶珠，二为白鹇补服，三为朝珠，四为红伞，五为红心雨帽，六为红心拜垫，七为马前踢胸，八为大夫诰轴，而偶忘其一，众思索不得，或曰尚有宜人诰轴一分，可以当之，公大笑曰：“所谓有妇人焉，八锡而已。”

卷　七

巧对补录

前录巧对，有未详者，兹复补之云：王禹偁字元之，济州人，擢进士第，事宋太宗、真宗，官至知制诰。年七、八，已能文，毕文简为郡从事，始知之，问其家，以磨面为生，因令作磨对，元之不思以对云：“但取心中正，无愁眼下迟。”文简大奇之，留于子弟中讲学。一日，太守席上出诗句云：“鹦鹉能言难似凤。”坐客未有对，文简写之屏间，元之书其下云：“蜘蛛虽巧不如蚕。”文简叹息曰：“经纶之才也。”遂加以衣冠，呼为小友，至文简入相，元之已掌书命矣。此事见《邵氏闻见录》及朱子《名臣言行记》。

吾乡宋时陈北山先生，子铧，年十一，器度英伟。朱晦翁过访北山，铧侍侧，晦翁令属对，曰：“一行朔雁避风雨而南来。”铧应声云：“万古阳乌破烟云而东出。”晦翁大奇之，谓此子气象不凡，异日名位不可量也，后为龙图阁学士。

《韵语阳秋》云：“东坡先生归宜兴，道遇孙仲益，方髫龀，问习何艺，答曰：‘方学对句。’先生曰：‘衡门稚子璠玙器。’仲益应曰：‘翰苑仙人锦绣肠。’先生抚之曰：‘真璠玙也。’”

《锡金识小录》云：“郡丞吴及郡判董至无锡，饮红白酒而醉，吴出对云：‘红白相兼，醉后不知南北。’董对：‘青黄不接，贫来卖了东西。’”又云：“有宴客食鳖，鳖有卵子，或口占云：‘雌鳖腹中龙眼蛋。’适王础臣至，指席间应声曰：‘雄鸡头上荔支冠。’座客服其工敏。”又云：“王召幼称神童，学使者召至学宫，指鹊巢命对，云：‘乌尾鹊巢中，展翅学鹤未能。’王信口应曰：‘锦鳞鱼海内，扬鬐化龙立就。’使者惊喜。”又云：“施伯雨幼敏慧，其父遁思携之赏月黄埠墩，宿焉。晨起入山，时重雾未霁，偶遇父友，试以对，云：‘山径晓行，岚气似烟，烟似雾。’应曰：‘江楼夜坐，月光如水，水如天。’”又云：“相传华学士鸿山幼时，梦中常有人诵‘芭蕉斜卷一封书’之句，后出使朝鲜，其国王出对云：‘皂荚倒垂千锭墨。’学士略不思索，即口应云：‘芭蕉斜卷一封书。’座皆惊异，敬礼逾等，及归，赠赉倍于寻常。”

黄右原为言《齐东野语》中《对偶》一门，尚有可采者。如云：“《羲经》六子，《艮巽坎兑震离》；《周礼》一书，《天》、《地》、《春》、《秋》、《冬》、《夏》。”“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善待问如撞钟，小应小，大应大；措天下若置器，安则安，危则危。”“《左氏》、《公羊》、《谷梁》、《春秋》三传，《卦爻》、《系辞》、《彖》、《象》、大《易》一经。”“五形之属三千，小过大过；一门之聚百指，家人同人。”“知我《春秋》，罪我《春秋》，谁誉谁毁；待以国士，报以国士，为己为人。”“迅雷风烈，烈风雷雨；绝地天通，通天地人。”“纪信韩信，假帝假王；仲尼牟尼，大圣大觉。”“蝉以翼鸣，不啻若自其口出；龙将角听，谓其不足于耳欤。”“司马相如蔺相如果相如否，长孙无忌费无忌能无忌乎。”“人有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欲；经存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九州既别，冀兖青徐扬荆豫雍梁；一道相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正月》、《六月》、《七月》、《十月之交》；《北风》、《晨风》、《凯风》，‘终风且曀’。”“张良借箸前筹，恨不食食其之肉；陈平刻木为女，果能冒冒顿之围。”“夫子天尊大士，头上不同；宫妃宦者官人，腰间各别。”“调羹止渴，梅全文武之才；学舞贪眠，柳尽悲欢之态。”“方丈四方方四丈，南北东西；试场三试试三场，经赋论策。”“观音大士，妙音梵音海潮音；诸相如来，人相我相众生相。”“龙飞策士，状元龙，省元龙（度宗龙飞榜，陈文龙为廷魁，胡跃龙为省元）；虎帐得人，殿帅虎，步帅虎（时范文虎为殿帅，孙虎臣为步帅）。”按以上数联，俱可为谈助，而“邹孟子、吴孟子、寺人孟子，一男一女，一不男不女；周宣王、齐宣王、司马宣王，一君一臣，一不君不臣。”尤为妙合自然，只千古而无偶矣！

右原又言《石成金联瑜》中载有数联，虽非巧对，而天成格言，似可附录。如：“施恩望报，势且成仇；为善求知，弊将得谤。”“每想病时，尘心渐减；常防死日，善念自生。”“天最分明，只是性慢；人能算计，其如命何。”“浮躁一分，到处便招尤悔；因循二字，从来误尽英雄。”“一生在君父恩中，问何报称；凡事看儿孙分上，劝且从容。”“话虽来到口边，三思更好；事纵放得心下，再慎何妨。”“悟恩是仇种，情是怨根，则往日之爱河得渡；知无学为贫，无骨为贱，则当前之地步颇高。”“戒色有神方，惟聋耳、瞎眼、死心三味；养生无别法，只寡言、少食、息怒数般。”“处苦况而尚能甘，才是真修之士；当乐境而不知享，毕竟薄福之人。”“苦辩争强，赢得也输气力；穷奢极欲，算来何益精神。”

《菜堂节录》云：“客有戏以‘梅香春意动’属对者，谓此语意双关，久无人对，予对以‘桃叶晚情浓’，客喜其工稳。又有以长联请对者：‘八斗才人，要中解元会元状元，连中三元，点翰林，压十八学士。’予对曰：‘万年天子，必尊爵一齿一德一，达尊归一，宜丹诏，晓亿万生民。’又有以药名属对者，曰：‘白头翁牵牛过常山，遇滑石跌断牛膝。’予对曰：‘黄发女炙草堆熟地，失防风烧成草乌。’又有以字属对者，曰：‘十口为田四口方，申出上由下甲。’予对曰：‘二人成天一人大，未来益夫添丁。’又有以古对属对者，曰：‘一岁二春双八月，人间两度春秋。’旧已有人对过，但不工细，因为更正上句云：

'六旬花甲再周天，世上重逢甲子。'又有属对者，曰：'二木成林，二火成炎，二土成圭，木生火，火生土，生生不息。'予对曰：'三瓜为㼌，三水为淼，三石为磊，瓜滴水，水滴石，滴滴归源。'又一属对者，曰：'二人合口成吞，口藏天下；又女变心成怒，心恨奴孤。'又一对曰：'天设奇方，曰雪曰霰曰霜，合来共成三白散。'对曰：'地生良药，名芩名连名柏，煎去都成大黄汤。'以上数对，虽未为精巧，然于初学作对者，亦可开扩其心思焉。"按"梅香春意动"，罗茗香旧有对云：'杜老壮心衰。"亦别调也。旧闻谢椒石言，镇海陆生志道，少工属对，不假思索，尝九岁应童子试，邑侯令其属对，曰："镇海县童生九岁。"应声曰："大清国天子万年。"侯奇之，携入水阁面试，饮以茶，曰：'入阁饮茶，连步可登麒麟阁。"复应声曰："临池染翰，何年得到凤凰池。"年十二，补博士弟子员，卒年仅十有五。或谓此儿早慧，宜不永年，然余闻史望之前辈亦九岁应县试，邑侯试之对，云："闲看门中月。"史应声云："思耕心上田。"后史位登正卿，寿逾八秩，何以早慧者又能永年乎？然"思耕心上田"五字，极有理致，可称名对，且已为福寿之征矣。

余同年果益亭将军由四品宗室入翰林，自言："四品宗室中，有胸中甚不了了而口才颇佳者，或嘲之曰：'胸中乌黑嘴明白。'余为代对曰：'腰际鹅黄顶暗蓝。'"以鹅黄对乌黑，暗蓝对明白，皆极灵活，众为解颐。近年有因啖夷之扰捐输得花翎者，或嘲以楹联云："头上有情髟翠羽，胸中无策退红毛。"语含讥讽，亦巧不可阶也。

江南李义贤，字芝庭，熟于唐人诗集，尝著《秀谷集》，集唐诗，气体自然，无异己出。如以张轸山"晓月初下"对蒋吉天"寒雪未消"；《寒食送别》，以王勃"野烟含夕渚"对王维"疏雨过春城"；《宿东岩寺与僧夜话》，以沈佺期"流涧含轻雨"对姚合"穿山踏乱云"；《客中逢杨已军》，以孙逖"今日逢新夏"对钱起"前程未夕阳"；《江边闲眺》，以徐牧"惭无下钓处"对孟浩然"徒有羡鱼情"；《宿瓜步》，以徐祐"浅水孤舟泊"对李商隐"残灯独客愁"；《途中》，以温庭筠"门静人归晚"对赵嘏"枝闲鸟下空"；《元旦》，以谭用之"瓮边难负千钟绿"对卢同"镜里堪惊两鬓霜"；《咏柳》，以刘禹锡"一声玉笛向空尽"对姚合"万架金丝著地娇"；《江口夜泊》，以冷然"岩边树动猿下涧"对罗邺"溪上月沉人罢春"；《悼古诗》，以李商隐"萧何只解追韩信"对李憕"贾谊何须吊屈平"；《游吴氏林亭》，以许浑"山翠万重当槛出"对杜光庭"烟岚一带隔帘浮"；《登江楼》，以罗隐"瓦榼尚携京口酒"对薛据"布衣恐惹洛阳尘"，皆工稳绝伦。

吾师纪文达公尝言，世间书籍中语，无不可成偶者，客举"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公应曰："有寡妇见鳏夫而欲嫁之。"又举"孟子致为臣而归"。公应曰："伯夷非其君不仕。"皆信口拈出，不假思索，自是别才。

记得陈芝楣中丞，知余有《巧对录》之辑，亦杂录所集成语寄示，惜寄到在后，书已刻成，而中丞亦倏骑箕去矣。兹亟为补录如左：如"虚室生白，飞阁流丹。"（《庄子》语及王子安序）"千寻玉海，丈六金身。"（《梁书》、佛经）"酒香留客住，诗成倩鸟吟。"（东坡、香山）"酒气和芳杜，诗篇占白蘋。"（集香山句）"清泉泻万仞，落日衔千峰。"（同上）"秋草独寻人去后，水云初起雁来初。"（刘长卿、崔涂）"闲拈蕉叶留题咏，醉折花枝当酒筹。"（集香山句）"苍藤翠壁初无路，野草闲花各自春。"（集东坡句）"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太华夜碧，大河前横。"（《世说》、《诗品》）"小窗多明，俯拾即是。"（《易林》、《诗品》）"众山倒影，乘空欲飞。"（《水经注》）"砥德砺材，道徽高扇。"（《易林》、唐文）"剬诗缉颂，思纬淹通。"（《文心雕龙》、《世说》）"抱朴守贞，蓄为玉宝；论仁议福，完若金城。"（《易林》、《韩诗外传》）"惟道集虚，人之水镜"（《庄子》、《世说》）"知足不辱，家有芝兰。"（《老子》、《易林》）"著手成春，暗与道合。"（《诗品》、《世说》）"用心若镜，清恐人知。"（《庄子》、《晋书》）"玉壶买春，酒为欢伯"（《诗品》、《易林》）"琅函吐秘，诗杂仙心。"（唐文、《文心雕龙》）"春桃生花，黄鸟来叶；明月作昼，白云带山。"（《易林》、《水经注》）"裁云制霞，一花千叶。"（《文心雕龙》《易林》）"缨峦带阜，十步九寻。"（《水经注》、《易林》）又辑《诗》篇名为对者，如"《大明》，《小驱》。""《思文》，《常武》。""《有驱》，《无羊》。""《遵大路》，《信南山》。""《扬之水》，《殷其雷》。""《皇皇者华》，《渐渐之石》。"

张南山维屏《诗人征信录》云："彭文勤公经进稿，其中多属对工整、典重浑成者，偶录数则于后，亦可为初学开拓心胸之助。如《恭进礼器图式表》云：'天下有三重，议礼制度考文；圣人等百王，夏造殷因周监。'《驾幸天津》云：'王者之治，三十年而后仁；天子所都，五百里曰甸服。'又云：'潴流成池，有淀盖七十二；阻泺为界，其址自宋辽金。'《御制节序诗跋》云：'春七日，秋七日，七见来复之心；五重午，九重阳，重叶刚中之德。'《万寿经坛表文》云：'天子所至曰幸，以德为车，以乐为御，以人情为田；大德之致永年，如日之升，如月之恒，如南山之寿。'《万福集成赞跋》云：'兕觥田畯，豳龠之三曰无疆；凤翔吉人，《卷阿》之四曰纯嘏。'《御制诗跋》云：'是谓太平之世，曰雨而雨，曰旸而旸；则知小人之依，先忧而忧，后乐而乐。'又云：'有象之春夏秋冬，孰主张是，孰纲维是，孰居推行是；无形之阴晴雨雪，我润泽之，我渗漉之，我泛布濩之。'《恩赐知过论谢折》云：'心惕若以乾乾，圣原无过；言达之而亹亹，民可使知。'《恩赐鹿肉谢折》云：'承筐肆《宵雅》之三，食苹空愧；受禄颂《天保》之九（疑当为六，《诗》、《小雅》、《天保》凡六章，称六章之诗），戬谷罄宜。'《恩赐鸡雏待饲图墨刻谢折》云：'在治忽，观古人之象，绘作有虞；先稼穑，知小民之依，图成《无逸》。'《恩赐台湾墨刻谢折》云：'十二时不翼而飞，天之所助者顺；千万里如指诸掌，圣不可知谓神。'《请编辑万寿盛典折》云：'奉三无私，圣人之作也，如覆载照；致四必得，昊天其子之，以保佑申。请诵六章之诗，川至日升月恒山阜冈陵松柏之茂；厘敦九功之叙，利用厚生正德水火金木土谷惟脩。'《恩抚江西

偏灾谢折》云：'君上补造物，无不接之青黄；父母笃恩勤，有必周之黔赤。'《恩免钱粮谢折》云：'国家丰亨豫大，再筹三十年之通；民户朝饔夕飧，或鲜万千斯之积。富非藏国，利本因民。矧当太仓之陈陈相因，何如高廪之多多益善。'《御制诗文十全集进表》云：'不得已而用，师往有功；无所为而为，我战则克。'《恩赐居内城谢折》云：'播晨纶于西苑，得为氓而仁许受廛；曝冬日于南荣，将改岁而恩谋入室。容身环堵，忆跧江国之牛宫；待漏觚棱，不隔禁城之鱼钥。'《恩赐紫禁城骑马谢折》云：'齿非加长，实维逾格之施；步本不工，弥切殊常之感。'"

云台师云："乾隆五十六年，余以大考第一，升少詹事，例应觞客，因邀同衙、坊、局诸君，在一枝轩看菊，坐中文远皋庶子举一句云：'墙上竹枝书个个。'请诸公对之，余应声云：'盒中枣子叱来来。'宫庶初不以为工，迟日检《汉书》，知为东方朔故实，乃极口称之。"

嘉庆年间大考，翰林有已开坊，因名在三等，改部郎者五人，惟白小山熔得免，内有彭宝臣浚，乃乙丑殿撰，亦改部，王楷堂比部为作一对云："三等状元，苦矣老彭辞柱下；五人郎署，危哉小白射钩边。"

《随园诗话》云："诗中用经书成语，有对仗极妙者，前辈庐王岩云：'腹不负公公负腹，头既责余余责头。'近人吴文溥云：'我自注经经注我，人非磨墨墨磨人。'姚念慈云：'野无青草霜飞后，菊有黄花雁到初。'汪韩门云：'白鸟去后成衰老，黄雀飞来谢少年。'胡稚威云：'春水绿波芳草色，杂花生树乱莺飞。'朱鹿田得子，云：'我求壮艾三年药，汝似王瓜五月生。'皆用经书、乐府成语也。余亦戏集乐府云：'背画天图，子星历历；东升日影，鸡黄团团。'"

前辑《巧对》，所录缪莲仙、汤春生四书对语，皆浑成可喜，今复阅其《文章游戏二编》，尚多可采者，亟登之如左。二言云："子路，申枨。""狼戾，虎贲。""疾视，徐行。""王豹，子羔。""徙义，近仁。""效死，舍生。""有李，以桑。""孽子，嬖人。""恶莠，揠苗。""放踵，及肩。""摩顶，服膺。""蹙頞，胁肩。""红紫，玄黄。"三言云："乐其乐，忧亦忧。""行以告，坐而言。""私妻子，危士臣。""无愠色，不疾言。""为营窟，反蘽梩。""仁者静，顽夫廉。""勿欺也，何畏焉。""有喜色，无怨言。""强哉矫，恭而安。""武王烈，太甲贤。""何以异，是则同。""疏逾戚，弱役强。""无他技，有余师。""要于路，遇诸涂。""和无寡，德不孤。""文胜质，实若虚。""而强酒，如探汤。""蒲芦也，脍炙哉。""无齿决，不目逃。""衣夫锦，书绪绅。"四言云："施于四体，执其两端。""原泉混混，维石岩岩。""子曰忠矣，《书》云孝乎。""修其天爵，教以人伦。""言语必信，礼貌未衰。""隐几而卧，逾墙相从。""忽然在后，毋以从前。""自卫反鲁，由邹之任。""十目所视，四体不勤。""睨而不视，过之必趋。""无见小利，则乱大谋。""屦之相似，毛犹有伦。""磨而不磷，钻之弥坚。""父召无诺，嫂溺不援。""好是懿德，攻乎异端。""内无怨女，下不尤人。""再斯可矣，一以贯之。""乐只君子，胥矣富人。""兵刃既接，弓矢斯张。""以小易大，辞尊居卑。""尧帅诸侯，舜为天子。""则何益矣，在所损乎。""夔夔齐栗，睊睊胥谗。""若保赤子，如见大宾。""友于兄弟，乐尔妻孥。""以吾一日，加我数年。""无目者也，惟耳亦然。""各于其党，不相为谋。""处士横议，隐居放言。""失诸正鹄，见乎著龟。""舍馆未定，居处不安。"五言云："得其心有道，反诸身不诚。""君为来见也，吾其与闻之。""非助我者也，而由人乎哉。""然后知长短，不能成方员。""而后嫁者也，则将搂之乎。""孳孳为善者，郁郁乎文哉。""而皆去其籍，则不如无书。""人病不求耳，女安则为之。""而从心所欲，然后耳有闻。""无以贱害贵，将使卑逾尊。""我不憾焉者，吾何慊乎哉。""不愿乎其外，又顾而之他。""士诚小人也，子绝长者乎。""罪不容于死，爱之欲其生。""其故家遗俗，虽孝子慈孙。""上士倍中士，小贤役大贤。""使已仆仆尔，其心休休然。""鲁人为长府，曾子居武城。""非求益者也，其寡过矣乎。"六言云："必以告新令尹，此之谓大丈夫。""则吾未之有得，于人何所不容。""小人穷斯滥矣，君子病无能焉。""吾斯未之能信，人皆有所不为。""何为其号泣也，庶几无疾病与。""是闻也非达也，虽得之必失之。""今愿窃有请也，吾未尝无诲焉。""所以别野人也，岂为厉农夫哉。"七言云："求水火无弗与者，于禽兽又何难焉。""是皆穿窬之类也，则与禽兽奚择哉。"八言云："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内无怨女，外无旷夫。""故曰尔为尔我为我，信如君不君臣不臣。""非其道也，非其义也；在所损乎，在所益乎。""为君辟土地充府库，抑王兴甲兵危士臣。"九言云："王顺长息则事我者也，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十言云："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前阅汤春生《文章游戏》中有杭州地名集对，以其地其名皆非所习，姑置弗录。年来将卜居杭州，已赁得三桥址一宅，相宅时，周历城厢，闻见颇熟，将来往复衢巷，亦不能不习其名，因择其尤雅驯者，录之如左。二言云："官巷，衙湾。""泥坝，土桥。""湖墅，山墩。""仓巷，棚桥。""古荡，新桥。""马弄，车桥。"三言云："五老巷，三元坊。""黑亭子，红庙儿。""芭蕉弄，葫芦兜。""红门局，白井亭。""草鞋岭，箬帽滩。""珠冠弄，玉带桥。""砚瓦弄，棋盘山。""石屋洞，草桥门。""金钱巷，元宝街。""楚妃巷，越王山。""狮子巷，猫儿桥。""大仓后，小学前。""助圣庙，兴贤坊。""八仙石，三圣桥。""十八涧，六一泉。""佛慧寺，仙灵桥。""浑水埠，清河坊。""凿石巷，打铁关。""里塘巷，后市街。""六克巷，千胜桥。""六和塔，四宜亭。""祖庙巷，宗宫桥。""金门槛，石牌楼。""朱霞弄，青云街。""祥符寺，淳佑桥。""桐枝巷，松毛场。""羊角埂，狗毛滩。""塔儿巷，灞子桥。""小娘弄，高士坊。""十字路，八卦田。""高银巷，文锦坊。""黄泥岭，乌石峰。""梅青院，柳翠桥。""仓基上，饷部前。""萧山弄，余杭塘。""百福巷，万安桥。""猪圈坝，鸡笼山。""威乙巷，拱辰桥。""新塘上，旧府前。""火德庙，水香庵。""八盘岭，九曜山。""同安里，太平桥。""海会寺，江涨

桥。”“老东岳，赛西湖。”“城头巷，湖心亭。”“栖霞岭，登云桥。”“猪婆弄，鳖子门。”“林司后，薛衙前。”“扇子巷，靴儿河。”“猪头巷，鸭卵兜。”“虎跑寺，龙吟庵。”“延龄埠，流福沟。”“木屐弄，苔帚湾。”“夕照寺，初阳台。”“三桥址，百井坊。”“保叔塔，渡子桥。”“蝙蝠洞，螺蛳门。”“燕子弄，雀儿营。”“白马庙，青龙街。”“高丽寺，满州营。”“孩儿巷，丈人峰。”四言云：“张御史巷，王状元园。”“范郎中巷，李博士桥。”“胡打箔巷，嵇接骨桥。”“城南古社，梅东高桥。”“神霄雷院，天汉洲桥。”六言云：“二圣庵三圣庙，十字路五字桥。”“大方井小方井，南高峰北高峰。”“老龙井小龙井，新马头旧马头。”“义井巷义门巷，孝子坊孝女坊。”“多子街多福弄，旌德观旌功坊。”“严官巷蔡官巷，成衙营莫衙营。”

罗茗香云：“向在京师，翁二铭学士以别字对难之出句云：‘孙行(杏)者挑行(形)李上太行(杭)山。’余对云：‘服不(猛)氏穿不(本入声。)借走华不(敷)注。’又出句云：‘午梦未醒春睡足。’(未字虚实兼用)余对云：‘朝妆莫整宿醒慵。’(莫字亦虚实兼用)又有男女人名互对者，如徐夫人对石公子，冯妇对王男之类。又有古今人名相对者，如公孙丑对王伯申，白乙丙对朱子庚之类。又有经书对，如‘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彼留子嗟，彼留子嗟’、‘相鼠有皮，刲羊无血’、‘蔼蔼王多吉人，渺渺予末小子’之类。又有数目巧搭者，如‘唐四杰王杨卢骆，宋五子周程张朱’、‘五行金木水火土，七音齿腭舌喉唇’、‘三代夏商周，九赋上中下’、‘四声平上去人，八字年月日时’、‘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九宫休生伤杜景死惊开’之类，皆未经前人道过者。”茗香读书养亲，其母年逾九十尚康强，茗香有集句联悬于厅事云：“九十日有秩，八千岁为春。”

茗香又云：“扬州有缺口门、湾头镇，旧传一对云：‘缺口何尝缺，湾头自有湾。’颇自然。又‘无锡锡山山无锡’之句久无属对，朱兰坡先生以‘平湖湖水水平湖’对之。又有以节气作对者，句云：‘霜降如小雪，春分不大寒。’亦佳。又有一绝对云：‘一掌擎天，五指三长二短。’久无人能对者，后为徐青藤所属云：‘六和插地，七层四面八方。’”

罗茗香云：“今岁仪征太傅重宴鹿鸣，同时有四佳话。大兴俞恒润为太傅门下士，师生同科重宴，佳话也。浙江嘉庆戊午解元张廷济亦太傅门下士，今科其子庆荣又领解，父子解元，佳话也。两丙午一戊午，同属午科，佳话也。而张、俞皆同出太傅门下，故余偶成一对句云：‘丙象著文明，衣钵相传，同赓鹿野；午科多胜事，箕裘领解，接武蟾宫。’亦纪实之言尔。”

茗香尝自述其所撰地名对，如道士洑、和尚原，苦水铺、甘泉山，葱岭、蒜山，黄河、青海之类。又有木果木(地名)、花椒花(蔬名)，阴口(《左传》地名)、阳肤(《四书》人名)，《夏小正》(书名)、魏大中(人名)之类。又有书名对，如《春秋》对《申子》，《春秋传》对《山海经》，《四元玉鉴》对《百子金丹》之类。

江南某年五月童试，题系“夫人自称曰小童”，有某生初入泮；是秋乡试，题系“君子不以言举人”，某生遂连捷。有客戏撰联语赠之云：“端午之前，犹是夫人自称曰；重阳而后，居然君子不以言。”出语歇后为小童，对语歇后为举人，可谓巧凑。

俚俗对语有甚可解颐者，近在安丰场署与杨竹圃亲家酒次剧谈，竹圃云：“有一田叟携其子耕作者，值雨至，将释耒而归，命其子属对，曰：‘迷蒙雨至，难耕南亩之田。’适有一客徘徊田畔，遥对云：‘泥泞途遥，谁作东家之主。’叟因邀其至家避雨，语家人曰：‘客已至矣，庭前整备茶汤。’客对云：‘宾既来兮，厨下安排酒席。’叟曰：‘不嫌茆屋小，略坐片时。’客对云：‘且喜华堂宽，何妨数日。’既设席，饮至夜深，叟曰：‘谯楼上，冬冬冬，铿铿铿，三更三点，正合三杯通大道。’客曰：‘草堂前，汝汝汝，我我我，一人一盏，但愿一醉解千愁。’叟请客就寝，曰：‘匡床已设，今宵且可安身。’客曰：‘主意甚殷，明日定留早膳。’次日客先起，叟出，见其磨刀，诘之曰：‘借问嘉客，何故操刃而磨？’客曰：‘无故扰东，定当杀身以报。’叟惊曰：‘倘死吾家，未免一场官府事。’客曰：‘欲全我命，必须十两烧埋钱。’叟入内，移时捧银进曰：‘首饰凑成十两。’客秤之曰：‘戥头尚短八钱。’因揖别，叟送之门，曰：‘千里送君终一别。’客曰：‘八钱约我必重来。’叟笑曰：‘恶客恶客，快去快去！’客谢曰：‘好东好东，再来再来！’”按此客实恶，而此叟大佳，殊快人意。竹圃曰：“‘一醉解千愁’，我熟闻之，‘三杯通大道’，究竟语作何解？”余曰：“此李青莲句也，当问之古人。”相与一笑而罢。

杂谜续闻

《归田琐记》中有近人杂谜数十条，所见所闻亦尚未尽，兹小住邗上，与严问樵、罗茗香剧谈，复有所得，因杂次之，以为酒边茶次一解颐云尔。

古无谜字，自《鲍照集》始有井字谜，古人但谓之隐语，盖莫古于《左氏传》“麦曲”之语、“庚癸”之呼，降而为《新序》之“狐白羊皮”，《世说》之“黄绢幼妇”，后又衍为离合体，《石林诗话》载孔北海四言一章，(已见《琐记》。)又《杨升庵集》云：后汉魏伯阳《参同契后序》云“郐会鄙夫，幽谷朽生；委时去害，依托邱山；修游寥廓，与鬼为邻；百世一下，遨游人间；汤遭厄际，水旱隔屏”，隐“会稽魏伯阳”五字，皆谜语之权舆也。

《汉书·艺文志》有《隐书》十八篇，《新序》：“齐宣王发《隐书》而读之。”皆即今之谜语。《文心雕龙》云：“谜者，回互其词，使昏迷也。魏文、陈思约而密之，高贵乡公又博举品物。”据此，知三国时已有辑之成书者。《七修类稿》云：“隐语转而为谜。”至苏、黄而极盛，有编集四册曰《文戏》；金章宗曾为刊本以行，曰《百斛珠》；元至正间，朱士凯编者曰《揆叙万类》；前明贺从善编者曰《千文虎》，今皆不传。

《越绝书》不知何人所作，杨升庵据其书《后序》云“以去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心庚”，谓汉人袁康所作。又《越绝篇外传》云：“文字属定，自于邦贤，以

口为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与之同名。”乃隐“吴平”二字也。黄佐曰：“吴平因袁康所录而成书也。”

古乐府“稿砧今何在”，言夫也；“山上复有山”，言出也；“何当大刀头”，言还也；“破镜飞上天”，言月半也。然稿砧之义，究不得其的解。

《青箱杂记》云：“徐铉父延休，博物多闻，尝事徐温，为义兴县令，县署后有后汉太尉许馘庙碑文，即许劭撰，碑阴有八字‘谈马砺毕王田数七’，人莫能晓，延休解之曰：‘谈马即言午，许字也；砺毕即石卑，碑字也；王田乃千里，重字也；数七是六一，立字也。’”

《三国志》注：“曹操初作相国府门，自往观之，题一活字，人皆不晓，杨修曰：‘门中活，乃阔字也，相国嫌其太大耳。’”

宋陶谷使于南唐，书十二字于驿舍云：“西川犬百姓眼马包儿御厨饭。”人皆不解，宋齐邱曰：“乃‘独眠孤馆’耳。”

洪冀《旸谷漫录》载俭字谜云：“一人立，三人坐，两人小，两人大，其中更有一二口，教我如何过？”或云此谜是王介甫所作。《平江记事》云：“元达鲁花赤八剌脱国公，倜傥爽迈，谈吐生风，一日燕集，随口行一令云：‘一字有四个口字，一个十字，一字有四个十字，一个口字，不解者罚一巨觥。’坐中皆不能晓，叩之，乃‘图毕’二字。”

王介甫柄国时，有人题相国寺壁云：“终岁荒芜湖浦焦，贫女戴笠落柘条。阿农去家京洛遥，惊心寇盗来攻剽。”东坡先生解之云：“终岁，十二月也，十二月为青字；荒芜，田有草也，草田为苗字；湖浦焦，水去也，水去为法字；女戴笠为安字；柘落木剩石字；阿依是吴言，吴言为误字；去家京洛为国；寇盗为贼民，盖言‘青苗法安石误国贼民’也。”

《庐陵官下记》云：“曹著机辨，有客试之，因作蛙谜云：‘一物坐也坐，卧也卧，立也坐，行也坐。’著应声曰：‘一物坐也卧，立也卧，行也卧，卧也卧。’客不能解，著曰：‘我谜吞得汝谜。’客为之大惭。”

陈亚自为亚字谜云：“若教有口便哑，且自无心为恶；中间全没肚肠，外面任生稜角。”按蔡忠惠尝嘲陈亚云：“陈亚有心终是恶。”亚答云：“蔡襄无口便成衰。”亦巧谑也。

嘉定孙恺似致弥以诗名于世，常熟冯定远班题其集云：“蚕吐五采，双双玉童，树覆宝盖，清谈梵宫。”亦仿“黄绢幼妇”之意，谓“绝好宋诗”也。

有作《四书》谜者，“井田三万六千里”，猜（“则是方四十里”），“仐”猜（“有臧仓者阻君，君是以不果来也”）。“凭君传语报平安”，猜（“言不必信”），“《五木经》”，猜（“博学之”），又“走马灯”，猜（“明则动”），“二九一十八，不是十八，三八二十四，不是二十四，四七二十八，不是二十八，五六方三，不是三十”，猜（“其实皆什一也”）。又“缘何惧内”，猜《诗经》一句（“伊威在室”）。

有人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亥”十一字猜岁字，谓止少一戌也；又一人曰：“我亦照此式猜一字。”叩之，曰蜀字，谓独少犬也，皆有思致。

近日吴中多尚《西厢》谜，如“一鞭残照里”，猜（“马儿向西”）。“连元”二字，猜（“又是一个文章魁首”），皆妙。而“周公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猜（“说哥哥病久”），尤为出人意表。

罗茗香述扬州有一俗谜云：“一片丹心后代传。”猜人事一（拉纤）。盖丹字读作当，代字读作带，传字读作船也。

卷　八

方　药

余禀赋素弱，晚年似转健，胜于前，盖常服百岁药酒之力。惟时有目赤牙宣之患，因思昔人言治目如治民，治齿如治兵，常仿其意行之而不能，竟付之不治也。故每缗旧籍所载及客谈治眼治齿方，辄试行之，亦颇有效，因杂录之如左，并旁及所闻杂方药。药取易求、方皆简易者，附入《丛谈》之后，亦利济同人之公心也。适阅《旧唐书·孟诜传》，云：“保身养性者，常须善言莫离口，善药莫离手。”窃取其意云尔。

目疾虚实

《医学心悟》云：“目有五轮，合乎五脏，眼眶属脾，为肉轮；红丝属心，为血轮；白色属肺，为气轮；青色属肝，为风轮；瞳人属肾，为水轮。”是知目者，五脏精华之所系也，目疾须辨明虚实为要义。凡暴赤肿痛，畏日羞明，名曰外障，实证也。久痛昏花，细小沉陷，名曰内障，虚证也。实者由于风热，虚者由于血少，实则散风泻火，虚则滋水养阴。然散风之后，必继以养血，经曰：“目得血而能视也。”养阴之中，更加以补气，经曰：“气旺则能生血也。”数语尽其理矣。

天然水

凡目疾初起，用洁净开水，以洁净茶杯盛之，用洁净玄色绢布乘热淋洗，后水混浊，换水再洗，及洗至水清无垢方止，如此数次即愈，水内并不用药，故曰天然水也。

皮硝桑叶汤

余偶患目肿，童石塘郡丞濂见之，曰：“何不用药水洗之？”余曰：“我每日早起，必用洗面盆中热水泼眼至一二百下，又常用桑叶煎汤洗之，仍有此患何也？”石塘曰：“桑叶水须加皮硝，一同浓煎洗之，方有效。”如法果愈。因忆余向来洗眼方中，独少皮硝一味，适阅《良方集录》中，乃知皮硝（六钱，拣净）、桑白皮（二两，洗净，生者更佳）二味本系洗眼仙方，法用二药入新沙罐中，河水煎透，倾出澄清，温凉洗之，少顷又洗，每月止洗一日，须自早至晚洗十余次。洗期以正月初五，二月初

二，三月初三，四月初九，五月初五，六月初四，七月初三，八月初十，九月十二，十月十二，十一月初四，十二月初四，每清晨起，斋戒焚香，向东洗之。一年，患轻者已可见效，老年患重者，三十六个月定能复明如初，此系光明吉日，不可错误。按此方曾经翁覃溪师面授，日期相同，云系得之异人所传，洗之已四十年。时吾师已年逾八十，自云中年尝仿文待诏故事，每岁元旦，用瓜子仁书坡公"金殿当头紫阁重"绝句一首，六旬后，又以胡麻十粒黏于红纸上，每粒作"天下太平"四字，至戊寅岁元旦，书至第七粒，目倦不能成书，始叹曰："吾其衰矣！"果于是年正月二十七日归道山云。

冰黄散

童石塘曰："古方中有冰黄散，以治牙痛最灵。用牙硝三钱，硼砂三钱，明雄黄二钱，冰片一分五厘，麝香五厘，合共为末，每用少许擦牙，有神效。"

揩牙方

《云烟过眼录》中有一方云："生地黄、细辛、白芷、皂角各一两，去黑皮并子，入藏瓶，用黄泥封固，以炭火五、六个煅，令炭尽，人白僵蚕一分，甘草二钱，合为细末，早晚用揩齿牙，方令坚固，并治衄血动摇等患。"按擦牙杂方极多，惟择其经试有验者录之。如川椒、细辛各一两，草乌、荜拨各五分，共研末，以擦欲落之牙，可使复固。又有用枯矾、松香、青盐各等分研末者，亦有效，然均不如支筠庵观察方廉所传一方，云："生大黄一两，杜仲五钱，熟石膏八钱，青盐一两，合研为末。"值余牙痛颇剧，用此方顿瘥，则真擦牙之第一善方也。按世传牙痛方，尚有用细辛、芫花、川椒、小麦各五钱煎汤漱口者，亦效，但不可咽下。或用好烧酒漱口，亦可。或用桂圆一个，开入食盐，令满，烧透存性，擦之。或用番瓜蒂焙研擦之，亦效。

固齿仙方

《玉壶清话》载："莲花峰有断碑，读之乃治齿乌须药歌一首，修制以用，其效响应。歌曰：'猪牙皂角及生姜，西国升麻蜀地黄。木律旱莲槐角子，细辛槐叶要相当。青盐等分同烧毁，研末将来使最良。揩齿牢牙须鬓黑，谁知世上有仙方！'"

物入肺管

《一斑录》云："常昭城中有巨姓子，甫七八岁，于四月食鲜蚕豆，以最大一粒弄于口，不料气吸而入于肺管，即时委顿发喘，医皆束手，自薄暮至夜半，竟死，其家只此一子，母悲悼不已，未久亦亡。惜其时未有喻其理者！但捉儿两足使倒悬，则所入之豆，一咳即出，本非药可治，何用延医？三十年前，珍门庙有小儿食海蛳，误吸其壳入肺管，又七八年前，有家仆之子十岁，亦吸海蛳壳入肺管，并延至月余日而死，皆不知治法而贻误也。"又云："小儿以豆误塞鼻管，而不能出，但将此儿两耳与口掩紧，不使通气，乃以笔管吹其无豆鼻孔，则豆必自出，去之甚易矣。"

小儿脱肛不收

用不落水猪腰破一缺，如荷包，中入升麻，湿纸厚包煨熟，后去升麻，令儿吃腰子，俟药性到后，以温水洗肛自收。

产妇胎衣不下

鲜荷叶锉碎浓煎服，即下。又一方，用日用酒瓶口一吹，即下。

接骨仙方

五加皮四两，雄鸡一只（黑者更妙），去毛，连皮、骨、血合五加皮捣烂敷患处，用布包裹，一周时揭去，不可太过时，内自完好。再用五加皮五两，用酒浓煎，尽量饮，醉，熟睡为妙。

祛邪灵药

于莲亭《闻见录》云："有客言，人被邪蛊惑者，但用鳖甲和仓术烧之，其邪自退，试之屡验。"

蛇咬蜂螫

鲜梧桐叶嚼涂之，效。又方，用牛粪敷之，亦效。

疝　气

昨少穆中丞自关中来信，称疝气复作，记得余《归田琐记》中载一方，未知已经试否？顷闻友人述有二方，亦甚简便，一以大瓮，烧红炭堑其下，炭上放白胡椒数粒，使患者解衣坐瓮上薰之，神效；一取鲜橙子一枚，略捣绽，以浓酒煮之，熟后去橙饮酒，亦神效，已作信与中丞矣。

鼻　血

降香、三七、槐花米各二钱，小生地五钱，煎服立止。

鱼骨鲠

威灵仙、桔梗各五钱，黄酒煎，冲黄糖，服立下。

服核桃

核桃补下焦之火，亦能扶上焦之脾，但服之各有其法。旧闻曾宾谷先生每晨起必啖核桃一枚，配以高粱烧酒一小杯，酒须分作百口呷尽，核桃亦须分作百口嚼尽，盖取其细咀缓嚼，以渐收滋润之功，然性急之人往往不能耐此。余在广西，有人教以服核桃法，自冬至日起，每夜嚼核桃一枚，数至第七夜止；又于次夜如前嚼，亦数至第七夜止，如是周流，直至立春日止。余服此已五阅年所，颇能益气健脾，有同余服此者，其效正同。闻此方初传自西域，今中土亦渐多试服者，不甚费钱，

又不甚费力，是可取也。

服海参

余抚粤西时，桂林守兴静山体气极壮实而手不举杯，自言二十许时，因纵酒得病几殆，有人教以每日空心淡吃海参两条而愈，已三十余年戒酒矣。或有效之者，以淡食艰于下咽，稍加盐酒，便不甚效。有一幕客年八十余，为余言海参之功，不可思议，自述家本贫俭，无力购买海参，惟遇亲友招食，有海参，必吃之净尽，每节他品以抵之，已四五十年不改此度，亲友知其如是，每招食亦必设海参，且有频频馈送者，以此至老不服他药，亦不生他病云。

神仙酒

神仙酒乃国初江南赵尚书传自康亲王者，当日王统大军征西藏，有道士诣军中献仙方，造酒以饮三军，可驱除瘴疠，且多服能延年。方开烧酒十斤，醋一斤半，黑糖一斤半，河水二斤，川乌一枚，草乌一枚，用面包裹煨热切片，淡竹叶三钱，菊花三钱，用小袋装药，将糖水调酒入坛，择无鸡犬处治理，其火候以炷香为刻。王初见此方，了无异处，以道士为妄，扶出，道士遂不见，王始惊异，依方制造，果有效。当时王与赵尚书契好，赵素患疯疾，得此方饮之，宿疾顿除，夫妇俱年臻九十余，此方遂遍传于人，以疗疯疾，无不应者。

居易录分甘余话各方

偶读王渔洋先生《居易录》及《分甘余话》所载各方，喜其博雅而可以济人，因摘录其简便者数条如左。

《居易录》云："京师煤炭皆有毒，惟室中贮水盆盎中，毒即解。又或削芦菔一片著火中，即烟不能毒人，如无芦菔之时，预乾为末，用之亦佳。"

又云："《续夷坚志》称，阿魏散治骨蒸、传尸劳、寒热、羸弱、喘嗽。方用阿魏三钱，研青蒿一握，切向东桃枝一握，细锉细草，如病人中大童便二升半，先以童便隔夜浸药，明早煎一大升，空心温服之，服时分为三次，次服调槟榔末三钱，如人行十里许时再服。丈夫病用妇人煎，妇人病用丈夫煎，合药时，忌孝子、孕妇、病人及腥秽之物，勿令鸡犬见，服药后，忌油腻、湿面、诸冷硬食物，服一二剂后即吐出虫或泄泻，更不须服余药，若未吐，即当尽服之。或吐或利，出虫皆如人发马尾之状，即瘥。""服阿魏散后，或虚羸魂魄不安，以茯苓汤补之。白茯苓、茯神各一钱，人参三钱，远志去心三钱，麦门冬去心四钱，犀角五钱，锉为末，生乾地黄四钱，大枣七枚，水二大升，煎作八分，分三服温下，如人行五里许时更一再服，谨避风寒，若未安，更作一剂连服之。"

又云："治发背、脑疽，一切恶疮，初起时，采独科苍耳一根，连叶带子细锉，不见铁器，但用砂锅熬水，二大碗熬至一碗。如疮在上，饭后徐徐服，吐出，吐定再服，以尽为度；如疮在下，空心服，疮自破出脓，以膏药傅之。"

又云："治一切恶疮，用瓜蒌一枚，去皮，用瓤及子，生姜四两，甘草二两(横纹者佳)，无灰酒一碗，煎及半浓服之。煎时不见铜铁，患在上，食后服，在下，空心服。"

又云："宋英宗御书固齿及血衄方：生地黄、细辛、白芷、皂角各一两，去黑皮并子，入瓶，黄泥封固，用炭火五斤煅至炭尽，入白僵蚕一分，甘草二钱，并为末，早晚用。"

又云："《芦浦笔记》载治喘方，用麻黄三两，不去根节，汤洗过，诃子二两，去核用肉，二味为粗末，每服三大匙，水二盏，煎减一半，入腊茶一钱，再煎作八分，热服，无不验者。"又云："一方用新罗(即今高丽)人参一两，为末，鸡子清和为丸，如桐子大，阴乾，每服百粒，温腊茶清下立止。"

又云："治男妇气血亏损及喘嗽、寒热重症，用人参一分，真三七二分，共为末，无灰热酒调服，日服三次，有奇效。"

又云："清暇录载陈刚翁云，痘疮不可多服升麻汤，只须以四君子汤加黄芪一味为稳。又括苍陈坡分教三山日，其孙方三岁，发热，七日痘出而倒；靥色黑，唇口冰冷，一士人教以用狗蝇七枚(蝇冬月则藏狗耳中)，擂细，和醇酒少许调服，移时红润如常。又其次女痘后毒上攻，遂成内障，一老医用蛇蜕一具，净洗焙燥，天花粉(即瓜蒌根)，等分细末之，入羊肝内，麻皮缚定，用米泔煮熟，切食之，旬日而愈。"

又云："用未熟青黄色大柿一枚，好酒煎至九沸，去酒，取柿食之，治失血症，奇效。"

又云："四川提督总兵官吴英说，昔得秘方，治扑打跌伤极效，虽重伤濒死，但一丝未绝，灌下立苏。往在福建为副将时，军中有二弁相斗，皆重伤，其一则死矣，吴驰往视之，惟心头气尚微暖，亟命以药灌入，觉胸间喀喀有声，不移时，张目索食，翼日遂能起行，自后屡著神效。云其方以十一月采野菊花，连枝阴乾，用时，每野菊花一两，加童便及无灰酒各一碗，同煎热服而已。""又一方，求退胎毛小鸡一只，和骨生捣如泥，作饼入五加皮傅伤处，接骨如神。"

又云："治咽食、倒食症，用真柿霜拌稻米蒸饭，食八日，不饮滴水，效。""又一方，用虎肚烧灰，存性，好酒调服，效。"

又云："治伤寒症用糯米粽无枣者，和滑石末砸成锭，曝乾，烧炭浸酒，复去炭热饮之，病在七日内者，即汗，七日外者，次日亦汗。"

又云："陈说岩总宪说，蔚州魏敏果公象枢初无子，或教以每日空心服建莲子数十粒，遂生子，李总宪奉倩有子十一人，云亦服此方有验。"

又云："空中木通连白葱须各三寸半，半酒半水煎服之，治疝气如神。"

又云："用生何首乌五钱，青皮三钱，陈皮三钱，酒一碗，河水二碗，煎至一碗，温服，治疟症，不久近即愈。"

又云："周益公《二老堂杂识》一条：治头风而吐泻，用枳壳、白术煎汤下青州白丸子，甚效。"

又云："牛膝，车前子三钱，共五钱，同锉为粗末，将来白水煎，此乩笔也，空心服之。治病溺不下。"按犀角、玳瑁二物磨水服之，亦效，又见《分甘余话》。

《分甘余话》云："治腋气，热蒸饼一枚，擘作两片，糁蜜陀僧一钱许，急挟之腋下，少睡片刻，俟冷弃之。"

又云："治暴血，以蛛网为丸，米汤送下，立止。"

又云："立秋日未出时，采楸叶熬膏，傅疮疡立愈。"

又云："皮硝入鸡腹中煮食，消痞。"（以上方见《说楉》）

又云："治喉闭急症，用鸭嘴、胆矾，研极细，以酽醋调灌，吐出胶痰即愈。"

又云："熊胆少许，用净水略润开，尽去筋膜尘土，入冰脑一、二片，如泪痒，则加生姜粉些少，以银箸点眼，能去瘴翳及赤眼，最效。"（以上方见《癸辛杂识》）

又云："《枫窗小牍》载东坡一帖，云足疾用威灵仙、牛膝二味，为细末蜜丸，空心服。此方有奇验，凡肿病、拘挛皆可愈，久服有走及奔马之效。二物当等分，酒及熟水皆可下，独忌茶耳（威灵仙难得真者，必味极苦而色紫黑，如胡黄连之状，且脆而不韧，折之有细尘起，向明视之，断处有黑白晕，俗谓之鸲鸲眼）。

又云："新安罗某治痔方，用稀熬烧酒七斤，南荆芥穗四两，槐豆五钱，捣烂煎沸，五次空心任意服，甚效。"

无颜录两方

周栎园《书影》云："唐开元钱烧之，有水银出，可治小儿急惊，甚验，见《无颜录》。"

《无颜录》又云："宋会之，杭州人，元时名医也。鲜于枢记其治水蛊法：以乾丝瓜一枚，去皮剪碎，入巴豆十四粒同炒，以巴豆黄为度，去巴豆，用丝瓜炒陈仓米，如丝瓜之多少，以米黄为度，去丝瓜，研为末，和清水为丸，如桐子大，每服百丸，愈。其言曰：巴豆，逐水者也，丝瓜，象人脉络也，去而不用，借其气以引之也；米，投胃气者也。"

解砒毒方

纪文达师《笔记》云："歙人蒋紫垣流寓献县程家庄，以医为业，有解砒毒方，用之十全，然必邀取重赀，不满所欲，则坐视其死，不救。一日暴卒，见梦于居停主人曰：'吾以耽利之故，误人九命矣，死者诉于冥司，判我九世服砒死，令将赴转轮。赂鬼卒，得来见君，以此方奉授，君能持以活一人，则我少受一世业报也。'言讫泣涕而去，曰：'吾悔晚矣！'其方以防风一两，研为末，水调服之而已，无他秘药也。又闻诸沈丈丰功曰：'冷水调石青，解砒毒如神。'沈丈平生从不妄语者，此方当亦有验。"

延寿丹

前明华亭董文敏公有久服之延寿丹方，公年至耄耋，精神不衰，皆此丹之力。传之我朝，服者亦不乏其人，俱能臻老寿享康强，须发复元，腰脚增健，真却病延年之仙方也。闻康熙间有人珍公所手录此方，字带行草，是晚年所书云。药品开后：

大何首乌，取赤、白两种，先用黑豆汁浸一宿，切片晒干，又用黑豆汁浸一宿，次早，用柳木甑、桑柴火，蒸三炷香，如是九次，不可增减，晒干听用。合后群药共若干两，此味亦用若干两。

兔丝子，先用清水淘洗五六次，取沉者晒干，逐粒拣去杂子，用无灰酒浸七日，入甑蒸七炷香，晒干，如是者九次，为末一斤听用。

豨莶草，五六月间采，用长流水洗净晒干，以蜂蜜同无灰酒拌匀，隔一宿，蒸三炷香，如是者九次，晒干，为末一斤听用。

桑叶，四月采人家所种嫩叶，以长流水洗净晒干，照制豨莶法九制，为末八两听用。

女贞实，用冬至日摘园林中腰子样黑色者，用装布袋，剥去粗皮，酒浸一宿，蒸三炷香，晒干，为末八两听用。

忍冬花，一名金银花，四五月间摘取，阴干，照制豨莶法九制，晒干，为末四两听用。

川杜仲，用厚者，去粗皮，以青盐同姜汁拌炒，断丝八两听用。

雄牛膝，用怀庆府产者，去根芦净肉屈而不断、粗而肥大者，为雄酒拌，晒干八两听用。

以上杜仲、牛膝，且莫为末，待何首乌蒸过六次后，不用黑豆汁拌，单用杜仲、牛膝二味同何首乌拌，蒸晒各三次，以足九蒸之数。

生地，取钉头鼠，尾原枝大枝者，晒干，为末四两听用。

按，以上共七十二两，合何首乌亦七十二两，再合旱莲子熬膏一斤，金樱子熬膏一斤，黑芝麻熬膏一斤，桑椹子熬膏一斤，同前药末一百四十四两，捣数千槌为丸服之，如膏不足，用蜂蜜增补之。又按，阴虚人加熟地一斤，阳虚人加附子四两，脾虚人加人参、黄芪各四两，去熟地，下元虚人加虎骨一斤，麻木人加天麻、当归各八两，头晕人加玄参、天麻各八两，目昏人加黄甘菊、枸杞子各四两，肥人多湿痰者加半夏、陈皮各八两，各药加若干数，则何首乌亦若干数。

三世医

偶闻家塾中为孙曹讲《曲礼》"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大抵皆沿俗解，以父子相承三世为言。窃记少时读注疏，似不如此。古之医师，必通于三世之书，所谓三世者，一曰《黄帝针灸》，二曰《神农本草》，三曰《素问脉诀》，《脉诀》可以察证，《本草》所以辨药，《针灸》所以去疾，非是三者，不可以言医，旧注甚明。若必云三世相承然后可服其药，将祖、父二世行医，终无服其药者矣！且历考古近名医，并未闻有三世相承者，知俗解之

不可据也。

雄黄酒

吾乡每过端午节，家家必饮雄黄烧酒，近始知其非宜也。《一斑录》云："雄黄能解蛇虺诸毒，而其性最烈，用以愈疾，多外治，若内服，只可分厘之少，更不可冲烧酒饮之。有表亲钱某，于端午大饮雄黄烧酒，少时腹痛，如服砒信，家众误认为痧，百计治之，有知者云：雄黄性烈，得烧酒而愈烈，饮又太多，是亦为患也。急觅解法，而已无及矣。"

人　参

人参随王气转移，而东方尤为生气所托始，故历代人参多产于东南、东北，而西方无闻焉。《梁书·阮孝绪传》云：母王氏有疾，"合药须得生人参，旧传钟山所出，孝绪躬历幽险，累日不值，忽见一鹿前行，孝绪感而随后，至一所遂灭，就视，果获此草。母得服之，遂愈。"当时金陵有龙蟠虎踞之兆，故钟山之参为上品；而上党为天下之脊，亦王气所钟，故前朝所用人参，皆即今之党参。古方中用参率以两计，以斤计，若非今之党参，安得有许多人参乎？惟唐人林宽《送人归日东诗》云："门外人参径，到时花几开。"日东即今辽东，则在唐时已为产参之区。迨入我朝，而东参遂甲天下，王气所钟，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高丽参

高丽参即人参，同是长白山所产，在山之阳为人参，在山之阴为高丽参，高丽在山阴，其被阳光之气，自不及山阳之盛，故所出之参，性亦稍寒。嘉庆初，其价大贵，至近时而大减，相去不啻倍蓰，不知何故。有选大枝者，合糯米、姜汁屡蒸而屡晒之，其功亦不在人参下也。

参　价

人参之价，至今日而贵极矣。尝读赵云嵩先生诗序云："曩阅国史，我朝初以参贸高丽，定价十两一斤，丽人诡称明朝不售，以九折给价，而我朝捕获偷掘参者，皆明人，以是知丽人之诈，起兵征服之。迨定鼎中原，售者多，其价稍贵。然考查悔余壬辰、甲午两岁，俱有《谢揆恺功惠参诗》，一云'一两黄参直五千'，一云'十金易一两'，皆康熙五十年后事也。乾隆十五年，应京兆试，恐精力不支，以白金一两六钱易参一钱，廿八年，因病服参，高者三十二换，次亦仅二十五换，时已苦难买，今更增十余倍矣。"诗中所云："中人十家产，不满一杯味。"又云："乃因价不訾，翻若天势利。但许活富人，贫者莫可冀。"良可慨也。扬州每年有奉发参斤，向由内务府按盛京等处所进参斤，分别奏明，发交两淮变价，其参有四等、五等以及泡丁、渣末各项名目，其价由四百换以至一二十换，多寡不等，约计每年应缴变价银十三四万两，例皆按年递缴。所得之参，除呈送督部、运司外，余按各商家引数分派。闻近年因唤夷滋扰，将所发粤海关参斤，又分派于各省关道变价，报解亦略同淮商之例，而外省之参，因此充足而不乏，但不甚佳耳。按人参实是灵药，可以活人，而方与病违，则其祸亦不旋踵而至。余在京，亲见伊云林先生朝栋偶患风痹，其喆嗣墨卿比部访求医药甚切，值纪文达师来视疾，谓切不可用参，墨卿不能守其言，先生遂成痼疾。又余外舅郑苏年师，因隔邻不戒于火，力移缸水扑救，致跌足受伤，先大夫往视，亦嘱其不可急投参剂，适徐两松中丞师以参相赠，服之亦成痼疾，此皆余所目击。后先室清河夫人笃疾几殆，亲眷皆劝服参，余力持不可，最后始以高丽参代之，亦竟愈，从此遂力劝人慎用参剂，而不知近日之参，远不如乾隆间之性味，虽误用而其害尚轻也。忆纪文达师《笔记》中有《乩仙论参》一条，云"虚证种种不同，而参之性则专有所主，以藏府论，参惟至上焦、中焦而不至下焦，以荣卫论，参惟至气分而不至血分，且古方有生参、熟参之分，今采参者，得即蒸之，安得有生参乎？古参出上党，秉中央土气，故其性温厚，先入中宫，今上党气竭，惟用辽参，秉东方春气，故其性发生，先升上部，即以药论，亦各有运用之宜"云云。此恐非今医家所及知也。

肉　桂

近日不但真参难得，真桂尤未之闻。吾乡名医陈卓为常言肉桂之上品，其油饱满，其皮不及分，稍触之，油即溢出，所以称为肉桂。有一客仅得二寸许真肉桂一块，包以油纸，藏于荷包中，满座皆闻其香。适与一人对坐，闻噎嗝之声不绝，询其患此已两年余，乃出荷包中所藏，自以小刀削下约四分许，以开水冲半杯令服之，须臾噎声顿止，因复削四分令再服，复以两四分之渣合冲半杯令三服，未及灯时，而旧疴顿失矣。并云试此桂时，曾削几分投开水壶中，其沸立止，其泡亦顿下，因此知真桂能引火归源，其下咽之效，殆亦如是矣。余官粤西五年余，闻越南国入贡之桂，皆在粤西各郡中转购以充数。嘉庆中，潘红楳廉访册封越南，其国王以一枝相赠，云此系镇库之物，今库中亦仅留一枝，红楳即以转赠李芸圃水部，其实亦不过中土之常品也。余每年例办土贡，精选好桂，实未得有惬心之品，大抵宽厚壮观者，皆不可恃，惟浔州之瑶桂条狭而皮粗、肉薄而油足者较佳。红油、紫油者，虽厚亦不佳，惟以黑油者为上品，盖黑油能滋阴入肾，以收引火归源之功，紫油尚可，红油则反助火上升。红油、紫油者，其味必辣，惟黑油则甜润，此可立试而辨也。

叶天士遗事

雍、乾间吴县叶天士，名桂，以医名于当时。自年十二至十八，凡更十七师，闻某人善治某证，即往执弟子礼，既得其术，辄弃去。生平不事著述，今惟存《临证指南医案》十卷，亦其门人取其方药治验，分门别类，集为一书，附以论断，非尽天士本意也。世称天士为天医

星，亦非真有确据。相传江西张真人过吴中，遘疾几殆，服天士方得苏，甚德之，而筹所以厚报，天士密语之曰："公果厚我，不必以财物相加，惟于某日某时过万年桥，稍一停舆，谓让桥下天医星过去。"真人许之，而是日是时天士小舟适从桥下过去，城内外遂喧传天士为天医星矣。天士宿学虚心，为一时之冠。其老母病热而脉伏甚似寒证，天士审证立方，其难其慎，中夜独步中庭，搔首自言曰："若是他人母，定用白虎汤。"其邻叟亦行医者，窃闻之，次早到门献技，用白虎汤一剂而愈，其名顿起，而不知其即出于天士也。一日徒步自外归，骤雨道坏，有村夫素识天士，负以渡水，天士语之曰："汝明年是日当病死，及今治，尚可活。"村夫不之信，届期疡生于头，舁至天士门求治，与金遣之，曰："不能过明日酉刻矣。"已而果然。又尝肩舆行乡村间，适有采桑少妇，天士令舆夫往搂抱之，桑妇大怒詈，其夫亦扭舆夫殴打，天士从旁解之，曰："此妇痘疹已在皮膜间，因火盛闭不能出，此我设法激其一怒，今夜可遽发，否则殆矣。"已亦果然。有木渎富家儿病痘闭，念非天士莫能救，然距城远，恐不肯来，闻其好斗蟋蟀，乃购蟋蟀数十盆，贿天士所厚者，诱以来，出儿求治。天士初不视，所厚者曰："君能治儿，则蟋蟀皆君有也。"乃大喜，促具新洁大桌十余，裸儿卧于上，以手展转之，桌热即易，如是殆遍，至夜，痘怒发，得不死。有外孙甫一龄，痘闭不出，抱归求活，天士难之，女愤甚，以头撞曰："父素谓痘无死证，今外孙独不得活乎？请先儿死。"即持剪刀欲自刺，天士不得已，俯思良久，裸儿键置空屋中，自出外与博徒戏，女欲视儿，则门不可开，遣使数辈促父归，博方酣，不听，女泣欲死。至夜深归，启视，则儿痘遍体，粒粒如珠，盖空屋多蚊，借其嗜肤以发也。邻妇难产，数日夜，他医业立方矣，其夫持问，天士为加梧桐叶一片，产立下。后有效之者，天士笑曰："吾前用梧桐叶，以是日立秋故耳，过此何益？"其因时制宜之巧如此。以医致富，然性好嬉戏，懒出门，人病濒危，亟请，不时往，由是获谤，然往辄奏奇效，故谤不能掩其名，以高寿终。

卷　九

石鼓文

石鼓文，不知作自何代，言人人殊，余既据唐韦苏州、韩昌黎及苏勖、窦众言定为成周之物，又据宋董逌言定为成王所作，因考前人如欧阳公、朱子及郑渔仲，皆疑莫能定，惟金人马定国决为宇文周物，近人武虚谷亿又决为汉人所制，马定国仅以字画为断，固难据依，武亿则直指"趍趍六马"句，以为周制驾四，至汉始驾六，此必汉人目习汉制，脱手以见于文云云，则亦未见其审也。《书·五子之歌》："凛（应为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正义》云："经传之文，惟此言六马，汉世此经不传，余书多言驾四者。"按今人以《五子之歌》为伪古文，不可信，且不必辨；而《大戴礼·子张问入官》云："六马之离，必于四面之衢。"《逸周书·王会解》云："天子车立马乘六。"《荀子·劝学篇》云："六马仰秣。"又《修身篇》云："六骥不致。"又《议兵篇》云："六马不和。"《庄子》逸篇云："六铁蒙以大绁，载六骥之上。"《吕氏春秋·忠廉篇》云："吴王曰：吾尝以六马逐之。"此皆出周人之书，则安得谓周制必不驾六乎？

窖伯卣盖后释

余旧藏此器，前已载入《退庵金石跋》中，据《积古斋款识》，题为"门狡卣"，因参酌为释文，虽已梓行，实未能一一详尽也。道光丙午，侨寓扬州，适晋江陈颂南给谏，由京归舟过访，云数年前，曾承仪征阮师相以此器拓纸寄京，令订释之，据拓纸，铭实七字，曰："阙作窖伯宝尊彝。"首字上从门，下从非，为缺，合为一字，即阙字，《左昭十五年传》"阙巩之甲"，阙当即所受封者。窖，本释作窖，《说文》：宄，古文作恣。器作窖，未详何字，惟检钟鼎文，邑旁多作㔾，作㔾，此字近㔾，今定为窖字。殷侯国有鬼侯，班氏彪曰：邺西鬼侯国也。《隋图经》临水县有九侯城，鬼、九、宄皆音相近，疑古本作窖，后省宀作九，又误邑为自，故或亦作阬，九本侯爵偁伯者，吉金中多偁某伯，某甫之义乎？给谏之言如此。既又索此原器摩抚之，定为商尊，果尔，则与余斋之商爵为俪，物必有偶，亦足豪矣。

焦山鼎铭

焦山鼎铭，自顾亭林、程穆倩以下，释文甚多，或以为商器，或以为周器，或为文王时物，或为宣王时物，迄无定说。余旧得徐兴公释文原纸，林吉人为手录诸家歌诗缀其后，曾装潢成册，呈之翁覃溪师，师为题跋，并缀五言长篇。师有旧辑《焦山鼎铭考》一书，甚详备，至晚年复疑此鼎之伪，曾于题徐册中露其旨，且将旧辑鼎铭考之板毁弃不存。余藩吴中时，曾亲至焦山，手量鼎腹，并精拓铭纸以归，私欲参互审订，折衷一是，而讫无悟入之处。今岁至扬州，复晤罗子茗香，乃得读其《周无专鼎铭考》，独于铭首"惟九月既望甲戌"七字，冥搜而显证之，定为周宣王物，为之心开目明。盖茗香素精推步，先求之以四分周术，又证以汉统三术，参核异同，进退推勘，得文王自受命元年丙寅迄九年甲戌，凡日辰甲戌，皆不值九月既望；更自文王元年丙寅迄厉王五十一年癸酉，凡十一正，共三百八岁，推得宣王之世，始甲戌终己未，计四十六年，惟十六年己丑得九月朔戊午，望癸酉，其既望甲戌，为月之十七日，与鼎铭吻合，断此鼎为周宣王时物。鼎中有"司徒南仲"字，忆仪征师《积古斋款识》中谓南仲有二，《诗·出车篇》之南仲，《毛传》以为文王之属，《常武篇》之南仲，《毛传》："王命南仲于太祖。"是宣王之臣也，此铭不类商器，当是宣王时臣，则已先茗香言之，特茗香实事求是，尤令人拍案称快耳。按焦山此鼎，明以前人鲜著之，录者惟徐兴公一释文耳。自国初王西樵士禄，始据韩吏部如石言，为京口

某公家物，严分宜敛之，严氏败，鼎复归江南某家，以为不祥，舍之焦山寺。康熙间诗人，始竞以此为故实，其实自嘉靖以后，明人诗文集并无此说，《天水冰山录》中备载分宜家物，铜器类只有铜鼎二件，共重一百一十四斤，且有盖，并未言及款字，而今鼎之重已不止百余斤矣，先竹坨先生及吾师苏斋老人，皆深于考古者，其咏此鼎，皆不言是事，然则分宜一事，尚当以疑案处之也。

乙瑛碑

《乙瑛碑》载"三月丙子朔二十七日壬寅，司徒雄、司空戒"云云，又"永兴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云云，以《后汉书》证之，雄为吴雄，戒为赵戒也。吴斗南《两汉刊误补遗》云："《三王世家》并载诸臣奏疏，其著朔可为后世法程，曰'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云云，又'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汤'云云，前言戊申朔，则乙亥为二十五日，言戊寅朔，则癸卯为二十六日。中兴以后，有司失其传，如《先圣庙碑》载'三月丙子朔二十七日壬寅'云云，又《修西岳庙碑》载'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云云，乌有知朔为丙子、庚午，而不知壬寅、壬午为二十七日、十三日者哉？斯近赘矣，今世碑记、祭文踵先汉故事可也。"武虚谷云："按中兴之初，犹存西汉遗制，《后汉书》隗嚣檄文，云'汉复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言己巳，则为二十一日也，吴氏之言信有本哉。"

张迁碑

《张迁碑》："臈正之僚，休囚归贺。"桂未谷谓，僚即蔡之异文，《小尔雅》："蔡，法也。"《禹贡》："二百里蔡。"郑注："蔡之言杀，减杀其赋。"《左传》："周公杀管叔而蔡蔡叔。"注："蔡，放也。"盖张君治谷城，末减狱讼，省刑释囚，故下文有"《尚书》五教，君崇其宽，《诗》云恺悌，君隆其恩"之语。武亿谓，僚释作蔡，与句内腊正无涉，当作祭祀之祭，汉正腊日有此旧典，岁终大祭，从吏人宴饮也。《后汉书·虞延传》："每至岁时伏腊，辄休遣徒系，各使归家，并感其恩，应期而还。"《华阳国志·王长文传》："试守江原令，县收得盗贼，长文引见诱慰，时值腊晦，皆遣归家。"此皆因腊纵囚，与碑正合。按武说胜桂说，然以祭祀为说，似转迂，僚当与际通，腊正之际，即《华阳国志》所谓腊晦也，可不烦言而解矣。

碑中称讳

《西狭颂》首云："李君讳翕。"《曹全碑》首云："公讳全。"《飨孔庙后碑》首云："史公讳晨。"此三碑，皆即时所立，可见生前不嫌称讳也。《樊毅华岳庙碑》云："樊府君讳毅。"《孙叔敖碑》云："段君讳光。"《修尧庙碑》云："济阴太守河南匽师孟府君讳郁。"下及令、丞、尉皆称讳。《灵台碑》："济阴太守魏郡阴安审君讳晃。"以下令亦称讳，惟丞、尉但直称名。盖汉人尊上，体固宜然，不如后世之避忌也。

私谥

《司隶校尉鲁峻碑》云："于是门生汝南于(缺)、沛国丁直、魏郡马萌、勃海吕图、任城吴盛、陈留诚屯、东郡夏侯宏等三百廿人，追惟在昔游、夏之徒作谥宣尼，君事帝则忠，临民则惠，乃昭告神明，谥君曰忠惠父。"又《玄儒先生娄寿碑》云："国人乃相与论德处谥，刻石作铭。"此后世私谥所由昉，在汉时即已盛行，至唐韩昌黎铭孟郊，书贞曜，柳子厚表陆先生，书文通，名儒亦用此例，《隶释》以群下私相谥为非古，而不知其来已久矣。

昊与皓通

《孔羡碑》以太昊作太皓。按《淳于长夏承碑》、《冀州从事郭君碑》并言"皓天不吊"，《外黄令高彪碑》"恩如皓春"，《李翕郙阁颂》"精通穹皓"，义并作昊。盖古文昊、皓、浩、皞本通用，《荀子·成相篇》"皓天不复"，杨倞注："皓与昊同。"《楚词·远游》"历太皓以右转兮"，注："皓一作皞。"刘熙《释名》："夏曰昊天，其气布散皓皓也。"班孟坚《幽通赋》"昊尔太素"，服虔曰："守死善道，不染流俗，是谓浩尔太素。"皆足为证。

碑书夫人

《汉金乡长侯成碑》后书"夫人以延熹七年岁在甲辰十一月三日庚午遭疾终"。顾亭林证以《郎中马江碑》，云："夫人冤句曹氏终，温淑慎言，曰女师，年五十五，建宁三年十二月卒。"此后人作碑并志夫人之始。朱竹垞《跋侯成碑》亦云："终汉之世，侯君而外，夫妇合藏，仅有《郎中马江碑》，并书夫人曹氏袝焉。"按《戚伯著碑》云："太岁丁亥，娉妻朱氏，旬期奄遂賨没。"《隶释》考碑有"太岁丁亥"字，当是建武或章和年所刻，则已在建宁之前。又《相府小吏夏堪碑》亦有"娉会谢氏，并灵合柩"之语，朱、顾亦所见未到耳。

碑书遭忧

《汉安平相孙根碑》云："遭公夫人忧。"《汉谅州刺史魏元丕碑》云："遭泰夫人忧。"按孙根父为司空，故母称公夫人，泰即太字，汉制，惟列侯母称太夫人，此盖借称以尊之耳。

总叙旁及

今人为人作志铭，往往有总计其生平所历之官，而以数语括之者，其体亦自汉人开之，《车骑将军冯绲碑》云"一要金紫、十二银艾、七墨绶"是也。又今人立碑勒石者，往往附署刻石者姓名，亦自汉有之，《武梁碑》云："良匠卫改雕文刻书。"《隶释》云："此碑兼列良匠之名，与《郙阁》列石师，《孔耽神祠碑》所列治师名同。"

魏代兼用

《魏书道武帝纪》："天兴元年，群臣言国家万世相

承，启基云、代，应以代为号，帝下诏：宜仍先号以为魏。"似当时改号称代，帝实不从。而《崔浩传》又云："昔太祖道武皇帝应天受命，开拓洪业，诸所制置，无不循古，以始封代土，后为魏，故代魏兼用，犹彼殷商。"则与《本纪》之言不应。今考太和二年《始平公造像记》云"暨于大代"，又太和七年《孙秋生造像记》首亦题"大代"，而《修中岳庙碑》于"大代"字又凡两见，又延昌三年《司马景和妻墓志铭》首题"魏代"，皆与《崔浩传》语合，则恐《本纪》疏矣。

碑有旁注

大中六年杜殷撰《杜顺和尚行记》，"见"字旁注："胡甸反。"又咸通十三年郑仁表撰《左拾遗孔纾墓志》，"将"字旁注："去声。"始知有病旁注句、字甚矣！旁注句、字，皆金石例所无也。又《孔碑》载故事，赤尉从相府得朱绂殿中，此县尉得侍御史之由，史志并缺之。

中元后元

刘禹锡撰《杨岐山广禅师碑铭》，述广公始生之辰，岁在丁巳，当玄宗之中元，生三十而受具更腊，五十二而终，终之夕，岁值戊寅，当德宗之后元三月既望之又十日。碑刻纪年称中元、后元，亦他碑之希见也。

空格书

唐人临文遇推崇本朝字面，辄用空三格，或跳行书之，惟《汜水等慈寺碑》中独空一格，而《任城桥亭记》乃有空四格、六格、七格、十格不等，不能详其何义也。至《嵩高灵胜诗碑》则以三川守及贤导等字亦空三格，更不可解。

人死别称

凡人死，曰卒，曰没，曰疾终，曰溘逝，曰物故，曰厌世，曰弃养，曰捐馆舍，此人所熟知也，而颜鲁公撰《徐府君神道碑》云："夫人春秋六十有八，弃堂帐于相州之安阳。"又有称启手足者，独孤及撰《夫人韦氏墓志》云："启手足之日，长幼号咷。"又权德舆撰《杜岐公志铭》云："十一月辛酉，启手足于京师。"又梁肃撰《皇甫县尉志铭》云："启手足于嘉兴县私第。"又宋李宗谔撰《石保吉碑》云："启手足于丰义坊私第。"又有称隐化者，陈子昂为其父元敬志铭云："隐化于私宫。"又有称迁神者，柳宗元撰《崔敬志铭》云："迁神于舟。"又道士卒有称解驾者，见《许长史旧馆坛碑》，有称遁化者，见颜鲁公撰《李元靖碑》。又女僧卒亦有称迁神者，见李志暕《唐兴圣尼法澄铭》，亦有称迁化者，见《唐宣化寺尼见行塔铭》，有称舍寿者，见《唐济度寺尼法愿志铭》。僧卒有称迁形者，亦有称迁化者，见《唐道安禅师塔记》及僧维新等经幢，有称示灭者，见刘禹锡《牛头山融大师新塔记》。

填　讳

《徐浩碑》为次子岘所书，倩张平叔填讳。《麻衣子神字铭》为李述鲁翀所撰，二男李述鲁远书文，时父已没矣，因倩李珩填讳。

尼称和尚

唐开元中，有《济度寺故大德比邱尼惠源和尚神空志铭》，又有《都景福尼灵觉龛铭》，亦称尼为和尚。按《通俗编》引《广异记》："大历时，某寺尼令婢往市买饼，见朱自劝，问曰：'汝和尚好否？'又云：'闻汝和尚未挟纩，今附绢二匹，与和尚作寒具。'"此皆唐时尼称和尚之证。

顾　命

古人上下皆得称顾命，《后汉书赵咨传》云："子胤不忍父体与土并合，欲更改殡，祗、建譬以顾命。"又《蔡中郎集》朱公叔墓前石碑："其孤野受顾命。"《陈太邱碑》："临没顾命。"《司空临晋侯杨公碑》："寝疾顾命。"又《唐开元中镇军大将军吴文碑》："公夫人之顾命，愿不合于双棺。"

单名空格

今人题名中，凡单名者，每于姓下空一格书，令与二名者齐，或以为不典。按唐梁升卿书《御史台精舍碑》，其碑额、碑阴、碑侧题名者一千一百余人，凡单名者，中皆空一格书，今此碑现存，是唐已有此例也。

碑志异文

昌黎作《王仲舒碑》，又作志，作《刘统军志》，又作碑，东坡作《司马公行状》，又作碑，其事虽同，而文词句律乃无一字相似者。蔡中郎为陈太邱、胡广作碑，及为二公作词铭，同者乃十七八。

李斯字

少时，闻汀州府城外之苍玉洞有秦李斯字，意其为峄山枣木，本好事者摹刻于兹，后至汀郡，往游其地，岩石嵚嵚，如壁如广，镌前人题咏颇多，而无所谓李丞相字者。既阅府志，《古迹门》云："苍玉洞中一石，肤理光莹，镌李斯'寿'字，与今篆文颇异。"乃知向所闻者即此，夫李斯始作小篆，其时并无隶书，今此直是楷书，绝不见古朴之致，流俗传讹，固无足怪，而周栎园先生《闽小纪》亦以为斯翁书，何哉？

诸葛砖

四川成都贡院，相传是蜀汉宫基，至公堂上屋瓦，尚多旧物，质坚而细，与铜雀瓦相似，可以为研，每方纵横约皆尺余，旁有小字云："臣诸葛亮造。"素禁窃匿，故士子出场，亦必搜检，后因防范匪易，于乾隆三十年尽行拆卸解京。此《一斑录》所据蜀人之言，并云伊家现有瓦一片，不知确否，姑志之，亦不知解京现存何所，何以无一人得见者。

瘗鹤铭旧拓本

丁儿从吴门以重价购得《瘗鹤铭》旧拓本，有翁覃溪师跋，然楮墨未精，颇无神采，尚不及余斋旧藏之残拓一纸。今年携至扬州，呈云台师，以为真旧拓也，惜止七字耳。未几，从孟玉生处购得一册，存二十五字，册前有姜铺题八分字，似是康熙年间所作，此迹亦至宝，海内之所希，惜姜铺未详其人耳。

绝域金石

纪文达师《笔记》云"嘉峪关外有阔石徒岭，阔石徒译言碑也，有唐太宗时侯君集平高昌碑，在山脊，守将砌以碑石，不使人读，云读之则风雪立至，屡试皆不爽，故至今并无拓本。"又云："喀什噶尔山洞中石壁劖平处，有人马像，回人相传是汉时画也，颇知护惜，故岁久尚可辨。汉画如《武梁祠堂》之类，仅见刻本，真迹则莫古于斯矣。后戍卒燃火御寒，为烟气所薰，遂模糊都尽。惜当时无画手橐笔其间，描摹一纸耳！今人喜收罗金石书画，而不知沦在绝域，为耳目所不经见者，尚如此之多也。"

买王买褚

宋、齐之际，人语曰："买王得羊，不失所望。"盖时重大令，而敬元为大令门人，妙有大令法者也。唐中、睿之季，人语曰："买褚得薛，不落节。"盖时重河南，而少保为河南甥，妙有河南法者也，二事可成切对。

苏米署名

相传苏行书署名草头右先横，米行书草头右先直，此言于米，犹未尽合。盖芾之上半，乃从业，并非草头，作者当先两直，后两点，凡米款真迹皆如此，其下半系先作一，次作冂，次中直透上而下，实即黹字省文耳，虽行草皆可以此辨之。若伪米迹之款，则直于草头下加市矣，岂通人如海岳，乃至自误其名乎（米书款自元祐六年以前皆作黻，六年以后始改书作芾，是元祐辛未年也）？

书画精鉴

虞山钱曾云："唐太宗临右军书，作戬字，虚其戈，以令虞世南足之，示魏征，征曰：'圣作惟戈法逼真。'明成祖观一画，群臣皆以为赵千里，滕用亨独定为王晋卿，展视卷尾，果有诜名，必如此始可谓之精鉴。"

王晋卿索苏书

王晋卿贻东坡书云："吾日夕购子书，近又以三缣博两纸，子有近书，当稍遗我，毋费我多绢也。"东坡乃以澄心堂纸、李承宴墨，书黄州作《黄泥坂词》并《跋》二百余言遗之。

鲜于伯机诗刻

余旧藏鲜于伯机扬州诗四十韵卷，付恭儿守之，今年小住邗上，恭儿偶以呈阮太傅师，师谓此元末诗翰一大观，且有关邗江故实，亟应钩摹上石，藏之扬州，适黄右原比部亦欣然为市石察书，选工镌勒。按鲜于款谓作于至元癸巳，是元世祖之三十年，鲜于生于元宪宗七年丁巳，终于大德六年壬寅，此其三十七岁所作，卷后旧有范昌、刘天爵二跋，皆未详其人，且字亦不甚佳，故均未入石。据刘跋谓，此诗为困学集中所未载，余检《扬州府志》，亦无此诗，近日拓得察院廨中所立鲜于书《御史台箴碑》，似由展转翻摹，非出困学手书，远逊此迹，此吾师所以亟于勒石也。师有别业在邗上农桑，今即将此石陷于亭壁，使远近观者皆可椎拓，亦公诸同好之盛心云尔。

李待问

云间李待问，字存我，自许书法出董宗伯上，凡里中寺院有宗伯题额者，李辄另书以列其旁，欲以示己之胜董也。宗伯闻而往观之，曰："书果佳，但有杀气，恐不得其死。"后李果以起义阵亡，宗伯洵具眼矣。又相传宗伯以存我之书若留于后世，必致掩己之名，乃阴使人以重价收买，得即焚之，故李书至今日殊不多见也。此与赵松雪焚鲜于伯机书正同，皆恐系无稽之语耳。

思翁书品

尝见昔人论思翁书：笔力本弱，资制未高，究以学胜，秀绝故弱，秀不掩弱，故上石辄减色。凡人，往往以己所足处求进，伏习既久，必至偏重，画家习气亦于此生。习气者，即用力之过不能适补其本分之不足，而转增其气力之有余，是以艺成，习亦随之。惟思翁用力之久，如瘠者饮药，令举体充悦光泽而已，不为腾溢，故宁见不足，毋使有余，其自许渐老渐熟，乃造平澹，此真千古名言，亦一生甘苦之至言也。此恽南田与石谷论书画语，颇有精理。

记笔三则

卢言《杂说》云："世传宣州陆氏世能作笔，家传右军与其祖求笔，后子孙犹能作笔，至唐柳公权求笔于宣州，先与二管，谓其子曰：'柳学士能书，当留此笔，如退还，即可以常笔与之。'未几，柳以为不入用，遂与常笔，陆云：'先与者非右军不能用，柳信与之远矣。'"世俗言蒙恬始造笔，非也。《尚书中候》言神龟负图，周公援笔写之；又《援神契》言孔子作《孝经》，簪缥笔，是周、孔时已有笔矣。成公绥有《弃故笔赋》云："有仓颉之奇生，列四目而并明。乃发虑于书契，采秋毫之颠芒。加胶漆之绸缪，结三束而五重。建犀角之元管，属象齿于纤锋。"是笔之制，已备于仓颉时矣。《淮南子·本经训》云："仓颉作书，鬼夜哭。"高诱注："鬼或作兔，兔恐取毫作笔，害及其躯，故夜哭。"制笔率用兔毫，或用羊毫、鸡毛、鼠须、狼毫、貂毫。此外有用鹿毛者，见《中华古今注》；有用麝毛、狸毛者，见《朝野佥载》及《树萱录》；有用狨毛、獭毛者，见黄山谷《笔说》；有用鹅毛者，见白香

山诗；有用猩毛者，见王荆公诗；有用雉毛者，见《博物志》；有用猪毛者，见王佐《文房论》；有用胎发者，见唐齐已诗；有用人须者，见《岭南异物志》。制笔谓之茹笔，盖言其终日含毫也，《笠泽丛书》有《哀茹笔工诗》，林逋集有《美葛生所茹笔》诗。今制笔者尚守此法，但以口恬之使圆，而茹笔之名，鲜有人道者矣。

记纸四则

昔苏文忠公尝书赫蹏，云："吾此纸可以劚钱祭鬼，后五百年当受百金之享。"当时人或嗤之，然至今日，又岂止百金之享已哉！纳兰成德《绿水亭杂识》云："文衡山曾见一纸广二丈，赵文敏不敢作字，题记而已。不知纸工以何器成之。"王东溆《柳南续笔》云："太仓王文肃家有宋笺可长十丈，米元章细楷题其首，谓此纸世不经见，留以待善书者。后公属董思翁书之，思翁亦欣然曰：'米老所谓善书者，非我而谁？'遂书满幅。"南唐澄心堂纸，陈后山以谓肤如卵膜，坚洁如玉，此必亲见其纸之言，然在宋时，已称罕觏，故刘功父诗云："当时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万轴。后人闻此那复得，就使得之亦不识。"是也。余家藏李龙眠《白描罗汉卷》，文二水跋以为是澄心堂纸，其坚白异于他纸，又藏李后主行书册，则纸质稍厚，色又微黄，疑当时纸色不必一律，必谓澄心堂纸白色者，无据也。

特健药

往见收藏家于旧书画之首尾，或题"特健药"字，亦有取为篆印者，考《法书要录》载武平一《徐氏法书记》曰，驸马武延秀阅二王之迹，强学宝重，乃呼薛稷、郑愔及平一评其善恶，诸人随事答称，为上者题云"特健药"，云是突厥语。其解甚明，乃《辍耕录》不喻其义，而《香祖笔记》又以字义穿凿解之，益误矣。

写　真

吾闽曾波臣以传神擅名，如镜之取影，为写真绝技，《图绘宝鉴》称其开辟门庭，前无古人。先此惟戴文进为妙艺，相传永乐间文进初到南京，将入水西门，转盼之际，一肩行李被脚夫挑去，莫知所之，文进遂向酒家借纸笔，追写其像，聚众脚夫认之，众曰："此某人也。"同往其家，果得行李。又相传吴小仙春日同诸王孙游杏花村，酒后渴甚，从竹林中一妪索茶饮之，次年，复至其地，妪已下世，小仙目想心存，遂援笔写其像，与生时无异，妪之子为哭失声。

黄要叔

蜀广政中，淮南道通聘信币中，有生鹤数只，蜀主命黄筌写于殿壁，警露者，啄苔者，理毛者，整羽者，唳天者，翘足者，精采态度，更愈于生，往往致生鹤立于画侧，蜀主叹赏，遂目为六鹤殿。又新构八卦殿，命筌于四壁画四时花竹、兔雉、鸟雀，时五坊使呈雄武军所进白鹰，误认殿上画雉为生，掣臂者数四，蜀主叹异，命学士欧阳炯撰《壁画奇异记》，见《益州名画录》。又蜀后主尝诏筌于内殿观吴道玄画钟馗，乃谓筌曰："此吴画以右手第二指抉鬼之目，不若以拇指为有力。"命筌改进，筌于是不用道玄之笔，别改以拇指抉鬼目者进焉，后主怪其不如旨，筌曰："道玄所画者，眼色意思皆在第二指，今臣所画，眼色意思俱在拇指。"后主视之不妄，乃喜，见《宣和画谱》。米氏《画史》云："苏子美所藏黄筌《鹡鸰图》，只苏州有三十本，更无少异，今院中作屏风画，率用筌格，稍旧退出，却无处可辨。"又东坡与钱济明书云："家有黄筌画龙，跋起两山间，阴威凛然，旧作郡时以祈雨，有应。"然则筌画之难辨而可宝，自宋时已然矣。

蒲延昌

蒲延昌于广政中进画，授翰林待诏。时福感寺僧模写宋展子虔狮子于壁，延昌见之，曰："但得其样，未得其笔。"遂画《狮子图》以献。时王昭远公有嬖妾患疟，以之悬于卧内，其疾顿减，怪而问之，对曰："昔梁昭明太子以张僧繇狮子愈疾，名曰辟邪，其来久矣。"亦见《益州名画录》。

小李将军

人但知李思训之子昭道，称小李将军，而不知成都李升，小字锦奴，画得思训笔法，同时与昭道声闻并驰，亦称小李将军，见《宣和画谱》及《益州名画录》。

易元吉

米襄阳《画学》云："易元吉，徐熙后一人而已，世但以猿獐称之，可叹！"或曰：元吉尝画孝严殿壁，院人妒其能，只令画猿獐以进，后且为人所鸩。

华光僧

画梅花者，始于北宋之僧仲仁，而著于南宋之杨补之。仲仁，会稽人，住衡州华光山，陶宗仪《画史会要》所称华光长老也。黄山谷诗："雅闻华光能墨梅，更乞一枝洗烦恼。"其为当时所重如此。曾敏行《独醒杂志》载，绍兴初，有华光寺僧来居清江慧力寺，士人杨补之、谭逢原与之往来，乃得仲仁之传。

无李论

宋刘道醇《圣朝名画评》称，景祐中，李成之孙宥为开封尹，命相国寺僧惠明购成之画，倍出金币，归者如市，米元章为作《无李论》，耳食者遂谓世无李画，不知米论但就一时言之也。

合作画

南唐李后主有与周文矩合作《重屏图》，见《清河书画舫》，关仝画山水入妙，然于人物非工，每有得意者，必使胡翼主人物，见《德隅斋画品》，此皆后世画人合作之始也。

倪云林

《式古堂画考》有倪元镇设色画，款署"天顺三年春三月松云隐林倪斑"。其再题款，已作瓒字，则在至元四年也。董思翁跋云："云林画，世无设色者，此亦一奇。"

高房山

高房山《春云晓霭图》立轴，《销夏录》所载，乾隆间，苏州王月轩以四百金得于平湖高氏。有裱工张姓者，以白金五两买侧理纸半张，裁而为二，以十金属翟云屏临成二幅，又以十金属郑雪桥摹其款印，用清水浸透，实贴于漆几上，俟其干，再浸，再贴，日二三十次，凡三月而止，复以白芨煎水蒙于画上，滋其光润墨痕已入肌里，先装一幅，因原画绫边上有"烟客江村"图记，复取"江村"题签嵌于内。毕涧飞适卧病不出房，一见叹赏，以八百金购之，及病起谛视，虽知之已无及矣。又装第二幅携至江西，陈中丞以五百金购之，今其真本仍在吴门，乃无过而问之者。

宝绘录

前明崇祯间，有云间张泰阶者，集所选晋、唐以来伪画二百件，刻为《宝绘录》，凡二十卷，自六朝至元、明，无家不备。宋以前诸图，皆杂缀赵松雪、俞紫芝、邓善之、柯丹邱、黄大痴、吴仲圭、王叔明、袁海叟十数人题识，终以文衡山，而不杂他人，览之足以发笑，岂先流布其书，后乃以伪画出售，希得厚值耶？《四库书提要》云："《宝绘录》二十卷，上海张泰阶撰。泰阶字爰平，万历己未进士，家有宝绘楼，自言多得名画真迹，持论甚高，然如曹不兴画，据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已仅见其一龙首，不知泰阶何缘得其《海戍图》。又顾恺之、陆探微、展子虔、张僧繇，卷轴累累，皆前古之所未睹，其阎立本、吴道玄、王维、李思训、郑虔诸人，以朝代相次，仅厕名第六、七卷中，几以多而见轻矣，揆以事理，似乎不近，且所列历代诸家跋语，如出一手，亦复可疑也。"

沈石田世家

《式古堂画考》载沈贞吉、恒吉山水两种，贞吉名贞，字南斋，又字陶庵，又号陶然道人。其弟恒吉，名恒，字同斋，号缃庵，即启南之父也。他书即以贞吉、恒吉为名，误矣。贞吉自题画云："一竿风月一蓑烟，两家傍钓台西住。卖鱼生怕近城门，况肯到红尘深处。潮生解缆，潮平鼓枻，潮落放歌归去。时人错认严光，自是无名渔父。八十三翁沈贞题于有竹居。"恒吉自题画云："此老粗疏一钓徒，服也非儒，状也非儒。年来只为酒糊涂，朝也村酤，暮也村酤。胸中文墨半些无，名也何图，利也何图。烟波染就白髭须，出也江湖，处也江湖。时雨方霁，瘖瘵北窗，展玩古法书名笔，聊为作此，赠诚庵老友一笑。沈恒。"观此，知启南以词画名家，渊源有自。启南寿至八十三，其父恒吉亦六十有九，贞吉则题画之年已八十三，一家老寿，所谓烟云供养者，良不虚乎！《清河书画舫》云："传闻缃庵之父曰兰坡，尤能鉴赏书画，游心艺苑。"而《弇州续稿》载启南之弟名豳，字翊南，善画。《梅村文集》又载启南之孙名湄，字伊在，画学赵承旨，则家学相传，前辉后光，益远矣。

江山雪霁卷

王右丞《江山雪霁卷》，董思翁所称，海内墨皇者也。本为华亭王氏嫁奁中物，后归娄东毕部郎涧飞，其值千三百金。卷长六尺，绢光腻如纸，其色略起青光，画绝工细，但有轮廓，都不皴染，而微露刻画之迹，其笔意惟李成、赵大年略相似，北宋后无此画法也。旧无题识，只文衡山隶书引首及董思翁、冯开之、朱元价诸跋而已。部郎之兄秋帆制军欲得，靳固不与，扬州吴太史杜村数往就观，部郎感其意，谓言能固守勿失，即以付子，太史领之，遂偿值捧归，坐卧必与俱。后游江右，陈望之中丞索观，诡言不在行箧中，度必诣寓斋穷搜，乃对卷先叩头致罪，权置榻下，杂溷器之侧，告之曰："绍浣今日有难，暂屈君处此，客去，即请公出，焚香以谢。"中丞来，遍觅不得，目及榻下，太史色动，遂攫之而出。因约假观数日，至期索之，匿不出见，命其子妇、太史之妹转述翁意，出三千金求此卷，复厚赀之，时太史旋囊已罄，妹以哀词求之，坚持不可，强索而归。

海天落照卷

王弇州跋李昭道《海天落照图》云："真本为宣和秘藏，转落吴城汤氏，嘉靖中，有郡守以分宜子太符意迫得之，汤见消息非常，乃延仇实父别室摹一本，将为米颠狡狯，而为怨家所发，守怒甚，将致叵测，汤不获已，因割陈缉熙等三诗于仇本后，而出真迹，邀所善彭孔嘉辈置酒泣别，摩挲三日，而后归守，以归太符。太符家名画近千卷，皆出其下，寻坐法籍入天府，隆庆中一中贵携出，其小珰窃之，时朱忠僖领缇骑，密以重赀购之，中贵诘责甚急，小珰惧而投诸火。余归息弇园，汤氏偶以仇本见售，为惊喜，不论值收之。"按孙月峰言徐文贞家有此图数本，多为人乞去，今有最下一临本尚存，犹自可喜。其所图日光之闪烁明暗，及水中日色，海滨人瞻望，与夫薄暮人争赴家，市人收拾市物，形状踊跃如生，不可毕述云云。然则实父只摹一本，弇州所得，恐又是仇本之重儓，忆余少日，里居亦曾见一本，但觉光彩夺目，惜尔时不知辨验款跋、稽证源流耳。

秋山卷

余在吴中，有以恽南田尺牍册来者，因价昂，不果售，但录其记《秋山卷》始末云："董思翁尝谓黄一峰墨妙，在人间者，惟润州修羽张氏所藏《秋山图卷》为第一，非《浮岚》、《夏山》诸图所可伯仲，间以语王烟客奉常，谓君研精绘事，以痴老为宗，然不可不见《秋山图》，奉常儴然向宗伯乞书为介，并载币以行，抵润州，先以书币往，比至，门庭阒然，虽广厦深闳，而厅事惟尘土，鸡鹜粪草几满，奉常大诧，心疑是岂藏一峰名迹家耶？

已闻重门启钥，僮仆扫除，主人肃衣冠揖客人，张乐庀具，备宾主之欢，继出《秋山图》示奉常，一展视间，骇心洞目。其图乃用青绿设色，写丛林红叶，翕艳如火，上起正峰，纯是翠黛，用房山横点积成，白云笼其下，云以粉汁澹之，彩翠烂然，村墟篱落、平沙小桥相映带，灵奇而浑厚，色丽而神古，视向所见诸名本，皆在下风，始信思翁叹绝非过。奉常既见此图，观乐忘声，当食忘味，神色无主，明日停舟，使客说主人，愿以金币相易，惟所欲，主人哑然笑曰：'吾所爱，岂可得哉！不得已，暂假往都下，归时见还。'时奉常气甚豪，谓终当有之，竟谢去。既而奉常抵京师，奉使南还，道京口，重过其家，阍人拒勿纳矣。问主人，对以他往，因请前图一过目，使三反，不可，重门扃钥、粪草积地如故，徘徊淹久而去。奉常既昼夜念此图不可得，后与石谷述其事，为备言当日寓目间，如鉴洞形，毛发不隔，口摹手拟，恍若悬一图于眼中者。其时思翁叶世久，藏图之家亦更三世，未知此图存否何如，每与石谷相对叹息。适石谷将有维杨之行，奉常曰：'能一访《秋山》否？'以手书属石谷携书往来吴、阊间，对客言寄之客奉常语。立袖书于贵戚王长安氏，王氏果欲得之，亟命客渡江物色，于是张氏之孙某，悉取所藏彝鼎、法书名迹来，王氏大悦，延置上座，出家姬合乐享之，张氏遂以彝鼎、法书名迹合抵千金为寿，一时群知《秋山》妙迹已归王氏。王氏遣使招娄东二王公来会，时石谷先至，便诣贵戚，揖未毕，大笑乐曰：'秋山图已在吾囊中。'立呼侍史取观之，展未及半，贵戚与诸食客皆觇石谷辞色，谓当狂叫惊绝，比图穷，惝恍若有所失，贵戚心动，啃曰：'得无有疑乎？'石谷唯之曰：'信神物，何疑？'须臾，传奉常来。奉常先在舟中呼石谷，惊问王氏果得《秋山》乎？石谷曰：'昔日先生所说，历历不忘，今否否，乌睹所谓《秋山》哉？虽然，愿先生勿遽语王氏。'奉常既见贵戚展图，辞色一如石谷，强为叹羡，贵戚愈益疑。顷元照亦至，石谷又先谕意，元照亦诺之，乃入，大呼《秋山》来，披指灵妙，赞叹缅缅不绝口，戏谓非王氏厚福，不能得此奇宝，于是王氏释然安之。嗟夫！奉常曩所观者，岂梦境耶？抑神物变化不可测耶？其家无他本，人间无流传，昔奉常捐千金而不得，今贵戚一弹指而取之，可怪已！岂知既得之，而复有淆讹颠错，王氏诸人至今不寤，不亦重可怪乎？石谷为予述此，且订他日同访《秋山》真本，或当有如萧翼之遇辨才者。"

米画不过三尺

米襄阳自言作画只作横挂三尺轴，宝晋斋中所悬长亦不过三尺，乃不为椅所蔽，人行过肩汗不着。

杨二山鉴赏

孙月峰《书画跋跋》(*原脱此字，王世贞先有《书画跋》，孙月峰又跋其所跋，故云*)谓杨二山太宰雅好书画，每向飞凫人曰："有假者持来我买，真迹重价我买不起。"此是本色人语，然往往亦得佳者。

宋漫堂鉴赏

宋漫堂自言善鉴别书画，能于暗中摸而嗅之，便可定其真伪，此语似欺人而实有此理，盖所见古迹多，而又有神解悟入，非可与浅人道也。《筠廊随笔》载："合肥许太史孙荃家藏画鹑一轴，陈章侯题曰：'此北宋人笔。'人不知出谁氏之手。公览之，定为崔白画，座间有窃笑者，以为姑妄言之耳。少顷，持画向日中曝之，于背面一角映出图章，文曰子西，子西即白号，众始叹服。后此事传至黄州，司理王俟斋丝犹未深信，一日宴客，厅事悬一画，公从门外舆上辨为林良画，追下舆视之，果然，俟斋为心折。"

王弇州鉴赏

朱国桢《涌幢小品》云："王弇州不善书，好谈书法，其曰：'吾腕有鬼，吾眼有神。'此说一唱，于是不善画者好谈画，不善诗文者好谈诗文。古语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吾友董思白于书画一时独步，然对人绝不齿及也。"其诋诃弇州至矣，然弇州品题书画，赏鉴家实不以为谬也。王弇州购得赵文敏《济禅师塔铭》，为之跋云："月来买文，钱为之一洗，恐儿辈厌，不能浮大白快赏之。"按此与王右军以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情事正同，然一恐觉，一恐厌，两家儿遂分高下，而一不废丝竹，一不能浮大白，古今人信不相及乎？

王百谷题跋

《式古堂书画考》载赵岩《神骏图卷》，后有松雪翁书苏东坡诗，跋云："赵岩所画，深得曹、韩笔法，余亦好画，何能及也。故以杜子美诗书之。大德五年菊节，子昂。"杜子美三字实偶笔误，而王百谷跋乃谓"拾遗集无此作，古今词人之作散逸不传者，宁独此歌？余按图索骏，乃并得诗，恐非天厩真龙，不传老杜雕龙"云云。此何异痴人说梦乎！

牧牛图

《昨梦录》载南唐李后主有《牧牛图》，献于宋太宗，图中日见一牛，食草栏外，而夜宿栏内。太宗以询群臣，皆莫知之，独僧赞宁曰："此海南珠脂和色画之，则夜见，沃焦山石磨色画之，则昼见，各一牛也。"按珠脂别无经见，沃焦山亦非人迹所能到，恐此系一时取辨应对。邱至纲《俊林机要》则以为，用大蚌含胎结珠未就如泪者，立取和墨，欲日见者于日下画，欲夜见者于月下画。此说似尚近理，然珠泪恐亦难得，此事究未经亲试，不敢遽断其是非矣。

考试画师

前明英宗试天下画师于京中，以"万绿枝头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为题，诸画工皆于花卉上妆点，独戴文进画天松，顶立一仙鹤，一人画芭蕉下立一美人，于唇上作一点红，朝廷竟取画美人者，时皆为戴惜不

遇。余谓戴画用意固高，然于春色二字究未关会也。或云，此是宋徽宗时画工戴德淳事。德淳画“蝴蝶梦中家万里”，作苏武牧羊卧草蝶中，亦善用意。

张 翼

《兰亭续考》载，王逸少尝作意书表上穆帝，帝使张翼择纸色长短相类者临写，而题后答之，初视亦不觉，详视乃叹曰：“小儿乱真乃尔耶！”是在当时已自疑如此。

任 靖

纪文达师曰：“右军杂帖多任靖代书，盖靖学书于右军，后大令又学书于靖也，事见陶弘景《与武帝论书启》，今尚在《隐居集》中。此事人多不知，即历代书家传记亦佚其名，盖不幸而湮没耳。

有笔有墨

张青父云：“古人论画，必曰有笔有墨，人多不深究其理，盖但有轮廓而无皴法，即谓之无笔，有皴法而无轻重、向背、明晦，即谓之无墨。古人有云：‘石分三面。’此语是笔亦是墨，可参之。”惟昔人尝见王右丞《江山雪霁图》，但有钩勒而无皴染，则岂得谓之无笔乎？

卷 十

诗 话

寄庑邗江，长夏无事，儿辈每喜听余谈诗。余谓论诗要旨已具《退庵随笔》中，兹复记忆旧闻若干条应之。积日又成卷帙，不敢言诗话，仍附之《丛谈》，以备遗忘云尔。

叠字诗

诗中用叠字，实本三百篇，后人乃复错综变化之。有一句三叠字者，吴融《秋树诗》“一声南雁已先红，槭槭凄凄叶叶同”是也，本朝查初白“滔滔浩浩滚滚然”句用之。有一句连三字者，刘驾诗“树树树梢啼晓莺，夜夜夜深闻子规”是也。有两句连三字者，《木兰词》“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及白乐天诗“新诗三十轴，轴轴金玉声”是也。有一句四叠字者，古诗“行行重行行”、《木兰词》“唧唧复唧唧”是也。有两句互叠字者，王胄诗“年年岁岁花常发，岁岁年年人不同”是也。有三联皆叠字者，古诗“青青河畔草”六句是也。有七联皆叠字者，昌黎“南山延延离又属”十四句是也。

倒用成字

王渔洋《居易录》云：“韩诗多倒用成字。”盖本诸三百篇，孙季昭《示儿编》所拈，如中林、中谷、中河、中路、中田、家室、裳衣、衡从、稷黍、瑟琴、鼓钟、斯螽、下上、羊牛、甥舅、孙子、女士、京周、家邦、鼐鼎、息偃之类，不一而足。

宋左彝论诗

宋左彝大樽《茗香诗论》，语多沈著，而尤有警切可以教人者。如云：“物之无益于人者，人弗贵之，史称严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为卜筮者贱业，而可以惠众，人有邪恶是非之间，则依蓍龟为言利害，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势导之以善，从者已过半矣。然则诗之能益人，亦何间于穷达哉，如此则庶乎其道尊。”又云：“曲写闺怨，如水益深，如火益热，非教也。‘我心匪石’，言性不可改；‘不能奋飞’，言义不可去；‘实命不犹’，言命不可挽；《蝃蝀》止奔，曰‘不知命也’。知命若此，不知命若彼，千古英雄失足，岂不以此哉！”

谢康乐诗

谢康乐“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之句，自谓语有神助，后人誉之者，遂以为妙处不可言传，而李元膺又谓，反覆此句，实未见有过人处，皆肤浅之见也。记得前人有评此诗者，谓此句之根在四句以前，其云：“卧疴对空床，衾影昧节候。”乃其根也，“褰帏暂窥明”以下历言所见之景，至“池塘生春草”，始知为卧病前所未见者，而时节流换可知矣，次句即从上句生出，自是确论。若《吟窗杂录》谓灵运因此诗得罪，托为阿连梦中之语，遂有“王泽竭，时候变”之评，夫古来诗案之周纳人罪者多，于论诗何与乎？

陶靖节诗

陶渊明爱菊，人皆知之，而于松亦三致意焉。如“三径就荒，松菊犹存”，下又云：“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下又云：“连林人不见，独树众乃奇。”皆以自况也。东坡论陶公《乞食诗》云：“饥寒常在身前，功名常在身后，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穷也。”然《苕溪渔隐丛话》称渊明隐约栗里、柴桑之间，或饭不足，及颜延之送钱二十万，即日送酒家，其旷达又如此。

河梁诗

今人赠行诗，辄以河梁为言，谓托始于李陵《与苏武诗》，有“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句也，不知《河梁》之作，已见《吴越春秋》，云勾践攻秦，军士苦之，会秦怖惧，遂自引咎，越乃还军，军人悦乐，乃作《河梁》之诗。

太白诗

客有语余曰：“太白《早发白帝城》诗云‘两岸猿声啼不住’，考《水经注》，瞿塘峡多猿，不生北岸，非惟一处，或有取之放著北山中，初不闻声，将同貉兽渡汶而不生矣，然则白诗误。”余曰：“此考据固精，然诗家则不应如此论也。”

温飞卿诗

吴脩龄乔曰："凡诗意之隐僻者，词多纡回婉转，必须发明。如温飞卿过陈琳墓，诗意有望于君相也。飞卿于邂逅无聊中，语言开罪于宣宗，又为令狐绹所嫉，遂被远贬；陈琳为袁绍作檄，辱及曹操之祖先，可谓刻毒矣，操能赦而用之，视宣宗何如哉！又不可将曹操比宣宗，故托之陈琳，以便于措词，亦未必真过其墓也。起曰：'曾于青史见遗文，今日飘零过古坟。'言神交以叙题面，引起下文也。'词客有灵应识我'，刺令狐绹之无目也。'霸才无主始怜君'，怜字诗中多作羡字解，因今日无霸才之君，大度容人之过如孟德者，是以深羡于君耳。'石麟埋没藏春草'，赋实境也。'铜雀荒凉起暮云'，忆孟德也，此句是一诗之主意。'莫怪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言将受辟于藩府，永为朝廷所弃绝，无复可望也。怨而不怒，可谓深得风人之意矣。"

李长吉诗

王唐堂士俊《詹言云》："向闻人言，《李长吉集》中无七言律，一日读《南园》绝句第十一首，嫌语意未完，急以第十二首连读之，始知本为一首而误分者。诗曰：'长峦谷口倚嵇家，白昼千峰老翠华。自履藤鞋收石蜜，手牵苔絮长莼花。松溪黑水新龙卵，桂洞生硝旧马牙。谁遣虞卿裁道帔，轻绡一幅染朝霞。'"（按，此条见清黄之隽《詹言》下篇，清王士俊字犀川，《詹言》非其所作，而黄之隽号唐堂，故王当作黄，士俊当作之隽，此系梁氏误记。）

徐筠亭说唐诗

徐筠亭时作曰："孟襄阳诗'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杜少陵诗'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力量气魄已无可加，而孟则继之曰"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杜则继之曰"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皆以索寞幽渺之情，摄归至小，两公所作，不谋而合，可见文章有定法。若更求博大高深之语以称之，必无可称而力蹶无完诗矣。

陈午亭说杜诗

陈泽州相国《午亭文编》中有《读杜律话》二卷，所解有胜于前人者，如"晴窗点检白云篇"，前人求其说而不得，遂以汉武《秋风词》"白云飞"当之。按《汉书郊祀志》："天子封泰山，其夜（原误为从，据《汉书》改）若有光，昼有白云出封中。"《唐书》："开元十三年封泰山，藏玉册于封祀坛之䃭。"所谓白云篇，疑即指此，时杜公方献《三大礼赋》，又欲奏《封西岳赋》，如此解白云二字较明，上下文义亦贯。又"掖垣竹埤梧十寻"，埤字解者各异，不知埤与卑同，言竹卑梧高也。《晋语》："松柏不生埤。"《汉书·刘向传》："增埤为高。"《子虚赋》："其埤湿则生苍莨兼葭。"皆可证埤与卑之通用。又："曾惊陶侃胡奴异，怪尔常穿虎豹群。"陶侃之奴，旧注皆不知所出，窃疑陶侃当是陶岘之误，岘有昆仑奴名摩诃，善泅水，后岘投剑西塞江，命奴取，久之，奴支体磔裂，浮水上。陶奴入水，卒死蛟龙，公奴入山，宜防虎豹，因事相类而用之。又云：《诸将五首》，当合而观之，又当分而观之。一、"汉朝陵墓"，二、"韩公"、"三城"，三、"洛阳宫殿"，四、"扶桑铜柱"，五、"锦江春色"，皆以地名起。一、二作对，一责代宗时御吐蕃诸将，一责肃宗初讨禄山诸将，其事相对，其诗章法句法亦相似。三、四作对，一举内地削，以责宰相临边之将，徒烦输挽，一举远人畔，以责藩镇兼相之将，不能镇抚，其事相对，其诗章法句法亦相似。末则另为一体，读杜诗者以此类推，亦可想当日炉锤之苦，所谓"晚节渐于诗律细"也。又云："夔府孤城落日斜。"此当与第一首"孤舟"例看，盖以客子言之，虽蜀麻、吴盐，清秋万船，不碍其为"孤舟"；虽白帝、夔州，两城相连，赤甲白盐，闾阎缭绕，不碍其为"孤城"也。"每依北斗望京华"，北斗或作南斗，或又引《三辅黄图》云，汉初长安城狭小，惠帝更筑之，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斗城，谓之南、北皆可。其说亦非，秦城上直北斗，北斗之宿七星，第一主帝，为枢星，上句言日，此句言斗，又言望京华，以类而言，非南斗明矣。公诗多用北斗，如"秦城近斗杓"之类。"奉使虚随八月槎"，非谓乘槎到天河徒为虚语，盖此"乘槎"亦与第一首"孤舟"相映，乘槎可到天河，今系舟不能至京华，故曰"虚随八月槎"也。"清秋燕子故飞飞"，燕子是将去之物，"故飞飞"者，若见客不去，故以飞飞将去嘲之。云安《子规》诗："客愁那听此，故作傍人低。"两故字意同。"匡衡抗疏功名薄"，旧解太略，公于天宝初应进士，不第，献《三大礼赋》，授河西尉，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此与衡初以文学射策甲科（原作科甲，据《汉书·匡衡传》改），不应令，除太常掌故，调平原文学略似。后于至德初，拜行在左拾遗，以上疏救房琯获谴，得免推问，未几，出为华州司户参军，遂弃官流寓于蜀，广德初，召补京兆功曹，不赴，二年，严武表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未几，辞幕府离蜀，大历初至夔。视衡由史高幕入朝廷，上疏，至丞相，奉（疑为封）侯，果何如乎！注家于衡之文学经术与史高辟荐本末，皆不及，然则古来抗疏者多，何独以衡为言乎？"刘向传经心事违"，旧注亦太略，公献赋授官，与向初献宣帝赋颂数十篇亦略同，后遂流滞于外，不能入朝，欲如向之数进数退，传经以寄忠悃，得乎？衡之抗疏，多传经义，向之传经，亦讽时政，其前后疏多及经义，故云。

李文贞公说杜诗

吾乡安溪李文贞公于诗未为精诣，而说诗则时有创解，如云："凡诗以虚涵两意见妙，如杜《秦州杂诗》'水落鱼龙夜，山空鸟鼠秋'两句，夜则水落鱼龙，秋则山空鸟鼠，此一说也；鱼龙之夜，故闻水落，鸟鼠之秋，故见山空，又一说也。《秋兴》诗'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居夔而园菊两度开花，则羁旅之泪非一日矣，又见一孤舟系岸而动归心，此一说也；观花发

而伤心，则他日之泪乃菊所开，见孤舟而思归，则故园之心为舟所系，又一说也。盖二意归于一意，而著语以虚涵取巧，诗家法也。"又云："能学杜者，无过于李义山，而义山诗中，又以'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二语为最似杜，言已长忆江湖以归老，但志犹欲斡回天地，然后散发扁舟耳。"按此解实前人所未及，杜老《寄章十侍御》诗云："指挥能事回天地。"此义山"回天地"三字所本。

苏斋师说杜诗

余弱冠即喜为五、七言诗，而于诗义实茫无所知也，四十岁还京师，游苏斋之门，始得略闻绪论，则悉非旧所得闻者。尝以杜诗"阴何苦用心"语质之苏斋师，师曰："杜言'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此二句必一气读乃明白也。所赖乎陶冶性灵者，夫岂谓仅恃我之能事以为陶冶乎！仅恃在我之能事以为陶冶性灵，其必至于专骋才力，而不衷诸节制之方，虽杜公之精诣，亦不敢也。所以新诗必自改定之，改定之后，而后拍节以长吟之，苟其一隙之未中窾，一音之未中节者，仍与未改者等也。说到此处，不觉搁笔而三叹矣，孰知有如此之自擅精能，而如此之不敢宽假乎！二谢者，非果二谢有此事也，语意之间，直若欲云杜陵野老将能事，不便直说，而假二谢以言之，曰：岂知具二谢之能事，而亦不能不学阴、何之艰苦，刻意以成之乎！苦字非正称之语，乃是旁敲之语，试看有二谢如许之才力，而却亦甘为阴、何之刻苦乎！苦字神理，只得半面，苦字只似就阴、何一边卑之，无甚高论，若谦下，若敛抑之词，其实亦何尝阴、何果实如此，直是对上'二谢''能事'，不得不如此。若似谦卑敛退之窘状者，夫然后上七字'二谢''能事'四字轩然飞扬而出。知此义，乃知下七字与比字阴阳收放之所以然。苦字曲向阴、何一边，低下一著，乃使颇字笑而受之，然则所谓陶冶性灵者，非虚张架局也，实在其中，叩之有真际焉。'新诗改罢自长吟'，实实愈咀之愈有味，正恐索解人不得矣。即此一篇，可作杜诗全部之总序矣。吾尝谓苏诗亦有一句可作通集总序，曰"始知真放在精微"，真放即豪荡纵横之才力也，即此上七字所云能事也；精微即细肌密理之节制也，即此下七字所云阴、何苦心也。二谢、阴、何，特借拈前人以指似之，《阴铿集》、《隋志》仅一卷，盖所传已无多，在杜公必尚见其全诣，必深得其秘要，是以又云'太白似阴铿'，太白豪放之才，而以阴铿为比，则此间即离含蕴之故，后人焉能窥见之，而渔洋直斥为阴铿芜累，则亦非慎言之道耳。"又云："老杜《望岳》起句'夫如何'三字，乃是从下句倒卷而出，齐、鲁二邦不为小矣，顾不解其何以青犹未了也？晋人《望岳》诗云：'气象尔何物'？亦作讶而问之之词，非到其境者不知也。今人误解作空喝起下之词，则乖其义矣。"吾师于杜诗工力最深，自言手批杜集凡二十三过，最后始成《读杜附记》之定本，凡字句之异同，皆详列句下。然章钜忆少时所见杜诗旧本，乃作"岱宗大如何"，"大如何"与"青未了"，字则偶对，意则相生，气象更为雄实，似较"夫如何"为胜，惜见此本后，吾师已归道山，不及相质耳。又云："'今代麒麟阁，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驾驭必英雄。'气势凌厉，可为后学入手门径，须知自字乃自身之自，非自然、自是之自，'紫燕自超诣'句同。"按如此说诗，则作者精神愈出，若钱箨石先生必以麒麟与第一为对偶，则又何关于诗律哉(亡友谢甸男震亦以"凤历轩辕纪，龙飞四十春。"四十与轩辕为对偶，与钱说同)！又云："'石门斜日到林邱'，或注石门属齐州，或谓与涧道对，不必实指其地。然《居易录》云：孔博士东塘言，曲阜县东北有石门山，即杜子美题张氏隐居处。李太白有《石门送杜二甫》诗：'何言石门路，复有金尊(原误为亭，据杜集改)开。'亦其地。山不甚高，大石峡对峙如门，故名。山南有两小阜，俗称金耙齿、银耙齿者，子美诗'不贪夜识金银气'，盖偶然即目耳。"又云："'至尊含笑催赐金，圉人太仆皆惆怅。'说者曰：帝喜霸之能写真，故催金赐之，而圉人、太仆自愧叹无技以蒙恩赉耳。惟张邦基《墨庄漫录》云：'此深讥肃宗也。'考是诗始云：'先帝天马玉花骢，画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牵来赤墀下，迥立阊阖生长风。'帝既见先帝之马，当轸羹墙之念，乃反含笑而赐金，不若圉人、太仆，见马犹能惆怅而怀先帝也。"此解新奇而有理，始知深人无浅语也。又云："'风帘自上钩'，自字乃独自之自也，江楼对酒，忽见月吐，径自起钩帘，纳之其旁，无侍媵可知。自字正对末句寡字也，且此字露出自身，方与末句酌酒相贯，与五、六句鹤发、貂裘相接。"此论向无有拈出者。又云："《咏桃树》(咏，杜集作题)一首，乃拈一物以慨时事耳。中四句乃指往日言之，旧字非字正相呼吸，正字即首句不斜之注脚。回忆小径不斜、五桃遮门之日，乃天下车书一家之日，非今作诗之寡妻群盗日也。盖少陵之室门内五桃，原不禁人摘食，今当乱后，人自为计，家自为谋，不免为篱垣以掩蔽之，因此入门之径，不得不迂就斜曲以升堂矣。回思昔日直入门，直升堂，入门即见桃树，堂室不妨其遮，秋则食实，春又开花，不但人我同此食实看花之境，且鸟雀亦同此飞翔栖止之常。即一居室，而胞与无私之景象，蔼然在目。于是慨然远想曰：此正天下一家之日，非今作诗寡妻群盗之日也。就此一物，而俯仰之昔之感，所该非一事也。"

苏斋师说苏诗

苏斋师云："坡公《自普照游二庵》七古一首，是坡诗一小结构，今偶为拈出，自来学坡诗、读坡诗者，皆不知也。入手四句云：'长松吟风晚雨细，东庵半掩西庵闭。山行尽日不逢人，裛裛野梅香入袂。'传出清幽孤峭之景，至此极矣。次云：'山僧怪我恋清景，自厌山深出无计。'妙在借此一托，则上四句之清幽孤峭，更十分完足。次云：'我虽爱山亦自笑，独往神伤后难继。'此并自己亦抽出，则此游之清幽，竟到二十分。次云：'不如西湖饮美酒，红杏野桃看覆髻。'二句乃作俗艳以反形之，此针锋也。结云：'作诗寄谢采薇翁，本不避人那

避世?'言实觉此游之太清幽孤峭也。本应以清幽孤峭作收场,却反以俗艳作收裹,如此乃谓之圆笔。又《送文与可出守陵州》,起句云:'壁上墨君不解语,见之尚可消百忧。'坡公有《墨君堂记》,谓竹也。次云'而况我友似君者',此君字与上句之字皆指竹,题本是送其人,而诗则直以所画竹为主。次云'素节凛凛欺霜秋',此七字切竹,亦切人,妙在于以竹写其人。次云'清诗健笔何足数',清诗健笔四字,二层双顿而出,此句写其人,则不必复以似竹说矣,故合其人之诗笔言之,此是著题之正面,然却是宕开。所以要宕开者,本以似竹为主也,通首用意全在竹,然而人之似竹,上句已说明。请问下句如何接法?次云'逍遥齐物追庄周',此七字则真化工之笔也。《逍遥》、《齐物》,《庄子》二篇名耳,坡公之意,却取齐物二字,为此诗之主,齐物者,己与物齐,即南郭子嗒然丧我之意也,即坡公《题文与可画竹》'忘其身'之义也,直欲将文与可化作一竹矣。然若不先用逍遥二字,则其追庄周之妙不圆也,逍遥乍看似不及齐物之切,岂知坡公以其在集贤院与在陵州等而视之,所以齐物之上,必用逍遥二字,而后追庄周三字乃圆也,而后上句清诗健笔乃圆也。次云'夺官遣去不自觉',夺官遣去四字,又双顿而出,夺官谓辞去集贤,遣去谓出守陵州,以此本题实事作接笔,而后逍遥齐物之旨乃圆也。处处有实境,而顶上圆光始出,此岂空言神韵者所知。次云'晓梳脱发谁能收',又是妙极化工之笔,并非写其老态也,直是将文与可作一茎枯竹,写其萧萧之落叶耳,然后知'逍遥齐物追庄周'之妙,真化工之笔也。'夺官遣去不自觉'到此乃神圆也。又并非借竹为喻,即其上面素节欺霜秋,亦何尝明言借竹为喻,只缘此老笔有化工,不知不觉将一个文与可作为一幅墨竹矣。此等明承暗接、圆合收裹之所以然,即渔洋先生亦恐看不出也。次云:'江边乱山赤如赭,陵阳正在千山头。'此又是妙接,坡公是西蜀人,必亲到此州,知其山如此,亦必此日席间,真见文与可秃鬓脱发之老态,所以竟将陵州童山写出一个无发之秃顶来。又是真境,并非借喻。结句云:'君知远别怀抱恶,时遣墨君消我愁。'通首以竹为正意,而文与可之形神全于竹得之,至此仍以墨君结住,而通首俱圆矣。此两篇七古皆不过六韵,而上下明暗相承衔接之妙,他人数十韵之转换,气力不足以当之。深味此二篇,即坡诗数十韵之大篇,无以过此矣。必知此秘,而后能铺陈排比、开拓纵横也,如杜如韩,篇篇皆当如此用意读之。"

刘宫保说杜诗

刘金门宫保凤诰《存悔斋集》中,有《杜诗话》五卷,多未经人道语,如云:"杜老为晋征南将军预之后,其《祭远祖当阳君文》云:'《春秋》主解,稿隶躬亲。'述预为《春秋左传集解》也;《进雕赋表》云:'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则其根柢经术,固有自来。诗中援引,如《怀李白》云:'更寻嘉树传,不忘《角弓》诗。'以季武不忘韩宣一事,翻成两语;《兵车行》云:'新鬼烦冤旧鬼哭。'化用夏父弗忌'新鬼大,旧鬼小'语;《前出塞》云:'射人先射马。'本'乐伯左射马而右射人'语;《投赠哥舒开府》云:'廉颇仍走敌,魏绛已和戎。'以翰年老风疾,比之廉颇,玄宗赐音乐、田园,比之魏绛赐女乐、歌钟,运用神明,洵为克承家学者矣。"又云:"汉《地理志》:'杜陵,古杜伯国,汉宣帝葬此,因曰杜陵,在长安南三十里。'按长安城东有霸陵,文帝所葬,霸南五里,即乐游原,宣帝筑以为陵,曰杜陵,东南十余里,又有一陵差小,许后所葬,谓之少陵,其东即杜曲,陵西即子美旧宅,自称杜陵布衣、少陵野老以此。"又云:"公只有一妹嫁韦氏,从夫远宦,有《元日寄韦氏妹》诗。《同谷歌》:'有妹有妹在钟离',则已嫠妇寓居时矣。曰'我已无家寻弟妹',曰'弟妹萧条各何往',曰'弟妹悲歌里',曰'无由弟妹来',曰'弟妹各何之',曰'故乡有弟妹',曰'团圆思弟妹',数数及之,重人骨肉之感。"又云:"公二子,宗武定是有才,宗文不过使树鸡栅,然《熟食日》诗并示两儿,一则曰'汝曹催我老',一则曰'他时见汝心',旧解指公先茔在洛,流寓不能展省,故当节日回首邙山,仍嘱二子以毋忘拜扫。其论良是。或据元稹《系铭》"宗武病不克葬",疑为宗文早世,然樊晃《小集序》明云:'君有子宗文、宗武,近知所在,漂寓江陵,冀求其先集,论次之。'则宗文尔日尚存,且并非不能守先业者。宗文小名熊儿,《得家书》诗云:'熊儿幸无恙。'初无失爱。宗武小名骥子,特以幼见怜,故'骥子好男儿','骥子春犹隔','骥子最怜渠',频呼而念之。然《示宗武》诗,以精《文选》、饱经术劝其力学,即以'休觅彩衣轻'、'莫羡紫罗囊'诫其敦行,安得谓公有誉儿癖乎?《云仙杂记》载宗武以诗示阮岳曹,阮既答以石斧一具,并诗还之,宗武曰:'斧,父斤也,欲使我呈父斤削耶?'阮闻之,曰:'欲使自断其手,不尔,天下诗名又在杜家。'说者遂有三世为将,道家所忌之喻。考史传绝不载宗武诗,毋乃公所谓'失学从儿懒',仅解记诵而不能精进者乎?'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无怪公之借渊明以自解嘲也。"又云:"诗评'许浑千首水,杜甫一生愁'之诮,论公处境宜然,然遂以公不善作愉乐语,则非也。公之写喜事,专取神会,如:'家家卖钗钏,只待献春醪。'喜官军之压贼也;'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喜好雨之知时也;'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喜浣花草堂初成也;'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喜崔明府相过也;'共说总戎云鸟阵,不妨游子芰荷衣。'喜严郑公再至也;'炙背可以献天子,美芹由来知野人。'是迁居赤甲之喜;'巡檐索共梅花笑,冷蕊疏枝半不禁。'是寄弟蓝田之喜。《至草堂》诗云:'旧犬喜我归,低徊入衣裾。邻舍喜我归,沽酒携葫芦。大官喜我来,遣骑问所须。城郭喜我来,宾客隘村墟。'雅人深致,随事生欢,善言喜者,宜莫如此老。"又云:"'荡荡万斛船,影若扬白虹。自非风动天,莫置大水中。'此是何等洪量!'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此是何等醇谊!'丈夫垂名动万年,记忆细故非高贤。'此是何等高识!'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

山阁。'此是何等旷观！'寄谢悠悠世上儿，不争好恶莫相疑。'此是何等坦夷！《旧书·文苑传》斥公'褊躁，无器度'，抑独何欤！"又云："公不佞佛，抑又深通佛理，如'杨枝晨在手，豆子雨已熟。是身如浮云，安可限南北？''夜阑接软语，落月如金盆。惟有摩尼珠，可照浊水源。''大珠脱玷翳，白日（杜集作"月"）当空虚。''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如闻龙象泣，足令信者哀。吾知多罗树，却倚莲花台。思量入道苦，自哂同婴孩。''松根胡僧憩寂寞，庞眉皓首无住著。偏袒右肩露双脚，叶里松子僧前落。'绝妙机锋，知自有证入处。"又云："昔人谓杜诗长于讽刺，多《小雅》变声，于颂飏体或不相宜，此说非也。集中如：'君王自神武，驾驭必英雄。''凤历轩辕纪，龙飞四十春。八荒开寿域，一气转洪钧。''万方频送喜，毋乃圣躬劳！''昼漏稀闻高阁报，天颜有喜近臣知。''今春喜气满乾坤，南北东西拱至尊。大历三年调玉烛，玄元皇帝圣云孙。''寸地尺天皆入贡，奇祥异瑞争来送。不知何国致白环，复道诸山出银瓮。'此等语体，大声宏椠，然盛明景象，非善于立言者，定只一味粗豪气耳。"又云："《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第一首'不识南塘路'是欲去未去，二首'百顷风潭上'是初到境，三首'清池'、四首'旁舍'是入门所见，五首'随意坐莓苔'是方坐定，六首'野老来看客'是坐已久，七首'阴益食单凉'、八首'醉把青荷叶'是饮酒间情况，九首'醒酒''听诗'是已至夜分，十首'出门''回首'是归时情景，次第章法井然，不似后人作连章可随意多寡颠倒位置也。《重过何氏五首》，一首'重来休沐地'，二首'犬迎曾宿客'，三首'自今幽兴熟'，四首就'看君用幽意'推开说，五首将'到此应常宿'合拢说，处处是重游，确乎不是初到。"

王东溆论诗两则

王东溆曰："古人诗于题中字必不肯放过，如老杜之《重过何氏五首》，其着眼处在重过二字，所以为佳。吾观王渔洋《三登高楼》诗，于三登字全不照顾，已非古法，而字句杂出，尤所不解。如第二联既用晚霞残照，而第五句又用云烟早暮，第八句又用清晨临眺，一首之内，忽朝忽夕，可谓毫无伦次矣，不知《篋衍集》何以收之。昔王右丞《早朝》之作，以绛帻、翠裘、衣冠、冕旒、衮龙等字用在八句之中，前人犹病其太杂，若见渔洋此诗，能无掊击？"又云：'诗贵锻炼精工，亦须疏密相间，若字字求工，则反伤真气矣。诗贵含蓄蕴藉，亦不妨豪荡感激，若句句求淡，则不见精神矣。诗贵意存忠厚，亦不妨辞寓刺讥，若语语浑沦，则全无作用矣。此语盖亦专为新城而发，正中新城之病。"按以上两则皆应补入余《读渔洋诗随笔》中。

郭频伽论诗两则

郭频伽麟诗话云："余最厌宋人妄议昔贤优劣，元微之作《杜工部墓志》，轩轾李杜，退之蚍蜉撼树之论，未必不为此而发。山谷以杜《北征》为有关系之作，昌黎《南山》诗虽不作亦可，以此定《北征》为胜于《南山》，诗讵可如此论耶？"频伽又有《樗园消夏录》云："宋四灵之论五律曰：一篇幸止四十字，再加一字，吾末如之何矣。金源党竹溪之论七律曰：五十六字皆如圣贤，中有一字不经炉锤，便若一屠沽子厕其间也。语皆名俊，可为东涂西抹者下一针砭。"

诗集之富

古人之年高而诗多者，在唐为白乐天，在宋为陆放翁，乐天自写诗文，藏之名胜，前后七十五卷，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放翁诗初编四十卷，再编通前八十五卷，此一家著作之多者也。宋绍熙辑唐人绝句，阑及前后代，第及万首，而我朝辑《全唐诗》，一代三百年，凡得二千二百余人，共四万八千九百余首，此古来总集之多者也。恭读我朝乾隆一朝御制，以集计者五，分卷者四百三十四，分篇者四万二千七百七十八，而《乐善堂全集》三十卷，更在前焉，则真亘古所未闻，穹昊之繁星，不足为其灿列，广舆之画井，不足比其分罗矣。

旗字押韵

康熙己未试博学鸿词，施愚山卷，阁拟一等，上以旗字押韵，偶误书旂，改置二等，此施于旗、旂二字，素不甚分晓也。旗入支韵，《周礼》：司常所掌，"熊虎为旗"。将军所建，象其猛如熊虎，与众期其下也。旂入微韵，《周礼》："交龙为旂。"《释名》："旂，倚也，画两龙相依倚也。"按旂从斤声，实当入真韵，《小雅》"夜向晨"与"言观其旂"韵，《左传》"龙尾伏辰"与"取虢之旂"韵，古音当如此，尤施所不及知也。

菊花诗梅花诗

王荆公《菊花诗》有"千花万卉凋零后，始见闲人把一枝"之句，冯定远评云："上句凋零二字不妥，下句一枝亦似咏梅花。"不知凋零二字本钟士季《菊花赋》"百卉凋瘁，菊花始荣"之语，一枝二字则陈羽诗"节过重阳人病起，一枝残菊不胜愁"已先用之矣。颜黄门谓读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诚哉是言也。自《说苑》有"越使以一枝梅遗梁王"之语，陆凯有"江南何所有，聊赠一枝春"之句，从此咏梅者遂多用一枝，然陶诗："梅柳夹门植，一条有佳花。"是一条亦梅花故实，而罕有承用者。

说诗谑语

说古人诗有吹毛求疵者，虽未免刻谑，亦颇有理趣，如"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贯休觅句诗也，或以为是失猫诗："若教解语能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罗隐咏牡丹句也，或以为是画美人诗；"树底有天春寂寂，人间无路月茫茫。"曹唐汉武帝宴西王母诗也，或以为是鬼诗；"天末楼台横北固，夜深灯火见扬州。"杨蟠咏金山寺句也，或以为是牙人量四至诗；"到江吴地尽，隔岸越山多。"吴僧咏白塔寺句也，或以为是分界堠子诗；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都不见。"白香山咏杨妃句也，或以为是目连救母诗；'秦地关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骆宾王咏古句也，或以为是算博士诗；"每日更忙须一到，夜深还自点灯来。"程师孟咏所筑堂句也，或以为是登厕诗；"王莽弄来仍半破，曹公将去定平沉。"李山甫览汉史诗也，或以为是破船诗。至林和靖《梅花》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脍炙人口，而陈辅之以为有类于野蔷薇。夫蔷薇丛生，初无疏影，花影散漫，焉得横斜？此则肆口诋諆，无理取闹矣。或有人谓坡公曰："此二句咏桃咏杏亦何不可？"坡公曰："有何不可，只恐桃杏不敢当耳。"斯言最为冷隽。近有咏梅花者，云："三尺短墙微有月，一湾流水寂无人。"语亦幽静，有轻薄子见而笑曰："此一幅偷儿行乐图也。"亦可谓谈谐入妙矣。

中　兴

"中兴"中字，古人每平仄两用，毛公《诗·烝民》序"周室中兴"，杜元凯《左传序》"绍开中兴"，陆德明《释文》并切去声。杜老《达行在》诗"新数中兴年"，坡公《送王雄州》诗"威声又数中兴年"，皆作仄声用，与《释文》合。然杜老《秋日夔府咏怀》诗云："侧听中兴主，长吟不世贤。"《赠韦大夫》诗云："汉业中兴盛，韦经亚相传。"《诸将》云："神灵汉代中兴主，勋业汾阳异姓王。"此三中字，又读平声。王观国《学林新编》云："音钟者，当二者之中，首尾均也；音众者，首尾不必均，但在二者之间也。"则平仄皆可通矣。至"中酒"之中字亦然。"中酒"二字，始于《汉书·樊哙传》，即《国策》所谓"中饮"也，颜注："音竹仲反，谓不醒不醉，饮酒之中也。"然太白诗："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李廓诗："气味如中酒，情怀似别人。"坡公诗："时复中之徐邈圣，无多酌我次公狂。""君特未知其趣耳，臣今时复一中之。"俱作平声用，惟顾亭林必谓"中酒"犹云半席，当读平声，以颜注为非是，则转无所据矣。又"尚书"之尚，唐人诗多作平声，然《梦溪笔谈》云："尚书本秦官，尚音上，谓尚为常者，秦人音也。"《辍耕录》亦云："尚，主也，如尚衣、尚食、尚医之类，并时亮反，后世乃讹为辰羊反。"然即以诗言，唐人原有仄用者，如杜老《题瀼西草堂》诗云："欲陈济时策，已老尚书郎。"是也。

禅语翻进一层

诗文之诀，有翻进一层法，禅家之书亦有之，即所谓机锋也。神秀偈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六祖翻之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著尘埃。"卧轮偈云："卧轮有技俩，能断百思想。对镜心不起，菩提日日长。"六祖翻之云："惠能没技俩，不断百思想。对镜心数起，菩提作么长！"庞居士偈云："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团圞头，共说无生话。"后有杨无知翻之云："男大须婚，女大须嫁。讨甚闲功夫，更说无生话？"海印复翻之云："我无男婚，亦无女嫁。困来便打眠，管甚无生话！"后之主席者，多举此公案相示，尤西堂《艮斋杂说》有三首云："树边难著树，台上莫安台。本来不是物，一任惹尘埃。""问君何技俩，有想还无想？心起心自灭，菩提长不长？""木意须婚，石女须嫁。夜半吼泥牛，解说无生话。"

卷十一　附

人日叠韵诗

丁未人日，在扬州集罗茗香、黄右原、严问樵保庸、魏默深源、吴熙载廷飏、毕韫斋光琦，作挑菜会，古无此目，借坡公"七种共挑人日菜"句为名。扬州饮馔丰侈，习以为常，聊存示俭之私忱，或可衍成竹西韵事也。

人日以七种菜饷客，约同人和之

元日至人日，无日不晴天。自是太平象，能无行乐便？清流宜冷集，陈册要新篇（是日以《乾隆乙亥人日南斋诸老诗画册》示客）。莫笑寒庖俭，期传挑菜筵。

次日右原倒用前韵飞示，即倒叠和之

大户角三雅（是会问樵、熙载与恭儿以巨觥拇战，皆大户也），雄谈惊四筵。如斯成胜践，何可阙吟篇？未敢催诗急，徒惭趁韵便（拙作误用瞻字韵，右原以天字易之，因即驰布在会诸君子）。挥觞增意气，结束好朝天（右原诗中有"将上计车"之语，时恭儿亦拟逐队北行）。

试灯夕东园观剧貂帽被窃，再倒叠前韵解嘲

谁信试灯会，先成落帽筵。挂冠吾本色，搔首几新篇？短发人争笑，科头我最便。此心一无着（用内典"我头有冠，我心无冠"语意），归路月中天。

云湖都转招同陆梦坡方伯荫奎、咸松甫观察咸临，吴红生，许芍友二太守，饮运署中，三叠前韵谢之

纸醉金迷地，风柔月大天。满堂循吏贵，一个寓公便。颇忆停桡会，频成刻烛篇。题襟高馆在，何日再开筵（从前每过邗江时，曾宾谷、张云巢、郑梦白、俞陶泉各都转无不留饮，无不在题襟馆，有诗纪之）？

松甫观察招同梦坡、红生，暨钟浥云、李叙堂安中二郡丞，集东园岭上看梅花，四叠前韵谢之

一洗莺花眼，东园别有天。静参鼻功德，小试脚安便。孤岫林逋梦（时将移居武林），扬州何逊篇。须防清景失，弦管又开筵（是夜即在园中观剧）。

上元日右原招游小玲珑山馆，五叠前韵谢之

胜地当佳节，玲珑小洞天。不妨途奥折，幸我脚轻

便。旧事兴衰感，名流唱和篇（右原为余谈小玲珑石颠末，并检示《邗江唱和集》）。直须花烂漫，重与醉琼筵。

上元次日，吴红生太守，钟浥云、童石塘、谢默卿、李叙堂四郡丞，赵漱崖祖玉、洪芹野上庠、许小琴三分司，招同梦坡方伯观剧，六叠前韵谢之

八仙偕陆海，一叟乐尧天。笑柄正头责（谓窃帽事），老饕聊腹便。春韶花月夜，歌吹竹西篇。我欲斟商爵，齐登福寿筵（是会余挈恭儿及侄、俦两孙同入座，三代一堂，同人以为佳话。余藏商爵，铭作"子孙父"三字）。

小琴以鹿尾见饷，七叠前韵谢之

似此珍奇味，来从朔雪天。分将情款款，负此腹便便。秋狝行厨记，春明退食篇。转蓬重遇此，郑重压春筵。

罗茗香、吴熙载招同童石塘及恭儿集饮玉清宫，八叠前韵谢之

兼旬事征逐，忽入玉清天。地擅郇厨美，人皆边腹便。搜寻嘉树迹（《画舫录》言玉清宫多古树，今殊未见），检点白云篇。跬步梅花岭，还应荐菊筵。

石塘招同胡润芝太守林翼、罗茗香、吴熙载及恭儿小饮，九叠前韵谢之

欣联墨缘侣，招集冶春天。淆核推精美（石塘治庖甲于邗上），烟云养静便（是日饱观新得书画）。纵谈新治谱（润芝新以郡守分发贵州），细酌旧吟篇（茗香、熙载俱以《人日叠韵诗》相质）。此会真堪纪，非徒捉醉筵。

吴笏庵京兆以米贵诗见示，十叠前韵答之

敢云诗即史，自古食为天。共有先忧感，难言果腹便。廪困北极计，粳稻东吴篇。何以升平答，休夸烂漫筵（时有捐输京米之例，民间米价骤昂）。

右原以人事牵率，不克上公车，作诗抒愤，十一叠前韵以广其意

好客孔文举，耽诗白乐天。早登官衮衮，况复腹便便。一第真尘土，千秋自简篇。君家花事盛，金带伫开筵（六年前在君家陪云台师看芍药，有金带围之祥，去秋师蒙恩超加太傅，即其应也）。

杨笠卿郡丞时行自金陵来访，饮之以酒，十二叠前韵赠之

客接黄初古（花晓亭 方伯常称笠卿似魏、晋间人），春同白下天。不辞江路阔，来看寓公便。往复桂邕话，沈吟《师友》篇（以新刻《师友集》赠之，闻其尽两夜之力读竟）。六年一回首，草草此离筵。

恭儿北上，十三叠前韵送之

宦游须得地，久速总由天。射策原堪贵，分符亦自便（恭儿已由捐输知府入都引见，尚拟顺赴计偕）。平山新画本，人日近诗篇。更羡长安会，团团樱笋筵（时二儿、四儿均在都）。

逢儿自京到邗，十四叠前韵志喜

忆从经岁别，到及暮春天。报国真非易，移官听所便（逢儿近拟由京员改外）。家常半时局，情话杂吟篇。喜值莺花好，频开主客筵。

建隆寺僧小支招看银藤花，十五叠前韵

别趣寻名刹，幽芳满佛天。迎眸欣纂纂，摩腹愧便便（行箧无书，以未详此花，故实为愧）。初日琼花观，临风玉树篇。兹游况非偶，洗眼起堂筵（募建李招讨祠龛之议，是日始成，即偕程柏华相度基址）。

董梓亭吏部作模偕严问樵邑侯招饮玉兰山馆，十六叠前韵谢之

新来金芍地，旧是玉兰天（楼前玉兰一树参天，扬城内外所仅见也）。退吏同潇洒，名园最静便。楹间黄老帖（楹帖有分书作"金丹学黄老"句者，笔法甚伟而不署姓名），池上白公篇（临池一亭子绝佳）。等是浪游客，何妨烂醉筵。

恭儿以捐输知府，召见于圆明园便殿，敬录天语缄寄，十七叠前韵恭纪

五度槐忙客，居然近九天。星辰通笑语，苑殿引清便。洗手一麾始，拳膺六事篇（天语以操守谆勖）。名场能自致，何必羡樱筵！

右原病痹月余日，知余首涂有期，不能晤饯，以诗惜别，十八叠前韵答之

隔月不相见，同城如各天。幸余诗往复，差识体安便。胜地旧今雨，名山内外篇。文章交有道，何必惜离筵！

恭儿以三月二十二日出都门，四月初九日到扬州，计前后十八日耳，三月是小建。行程之速，意料所不及也，十九叠前韵志喜

迢递三千里，飞腾十八天。宣来天语速，眷极老臣便（恭儿敬述天语，备询章钜衰病情形，并有"不料也是七十岁外人，自然不能出来"之谕，伏地恭聆，不胜感激涕零也）。但切归田耻，違同誓水篇。惟应师卫武，日与警宾筵。

邹公眉、童石塘招同逢儿、恭儿泛舟湖上，作竟日之饯，二十叠前韵谢之

欣成湖上约，正值艳阳天。花柳三春过，壶觞竟日便。墨缘珍旧迹（过邗上农桑，观云台师所勒鲜于伯机诗石），弈理伫新篇（是日观弈，夜分始罢）。屡促城闉钥，犹团画舫筵。

红生招同逢儿饮于郡廨，二十一叠前韵谢之

六一华堂宴，二分明月天。不知离别近，但快笑谈便。易度银壶箭（入席少顷，即闻辕门初更炮声，余约以二炮撤席，主人领之，既逾夜分，查不闻炮声，始知扬州郡廨向不声二炮也，相与一笑而起），休忘玉带篇（适以《焦山还带》第二图属红生补题）。沈沈良夜好，喜出漫惊筵（出郡署时，忽闻南河下火警，飞舆而回，乃知所距尚远也）。

四月十八日登舟，公眉先一日过江，复饯于京口之来青阁，二十二叠前韵谢之

地主还分地，天涯别有天（公眉以丹徒人寓居扬州，故两地并设饯席）。三山平槛出，一阁枕江便。为感依依谊，休嗤草草篇。临歧重回首，压尽竹西筵。

留别邗上诸同人，成七律一首索和

绿杨郭外草离离，蓝尾筵前画舫移。三宿浮屠犹有恋，一年寄庑可无诗？竹西名士趋吟席（谓罗茗香、吴熙载、刘孟瞻、黄右原、杨季子、谢梦鱼、符南樵诸君子），城北横冈遍酒卮。此去浮家信烟水，春秋佳日最相思。

毗陵舟中有怀邗上诸君子，人系以诗，皆一年中往来至熟者也，即以代柬奉寄

阮太傅师

吾师蕴名德，时方杜德机。旷典天若纵，达尊今所稀（师以重宴鹿鸣，超加太傅，余适在扬，躬睹其盛）。岿然鲁灵光，照耀桑榆晖。尚余老门生，惜别增依依。

沈饴原总宪

总宪今耆英，长于我一岁。和诗速且工，捉饮醉不计。匝年欢比邻，一别阻良会（余去扬州时，公适回通州，未及面别）。南河屹三老，惜未成妙绘（邗上人称阮太傅师暨公及余为南河三老，以同居南河下街也，余尝欲貌为一图，而因循未果，今则天各一方矣）。

吴西谷少京兆

西谷蓬池老，辞官未及年。乐育本家法（君为谷人先生少子，相继为扬州山长），著作惊时贤。喜我作吟侣，唱酬无停篇。一椽小安家，栖迟亦可怜（君卜居城东小安家巷，为足疾所困，经年不出户庭）。

但云湖都转

桓桓都转公，两淮一纲条。芜城遍舆颂，霖雨当崇朝。闲情事铅椠，大业非虫雕（君方批点温公《通鉴》，即付梓矣）。五年再分手，所期成久要。

姚蓉舫观察

新交如故交，有道复有神。论政且论学，相亲如饮醇。金焦固可恋，西湖尤清新。敬当效前驱，有脚移阳春（临别握手，惟愿君擢移浙中时，余方卜居武林城内也）。

吴红生太守

太守我世好，京华多酒痕。好风聚邗江，欢笑难具论。三间六一堂，容我群纪喧。回头想伊人，清风共轩轩（嘉庆间过扬州，伊墨卿先生饮我于六一堂，直至此会继之）。

钟浥云郡丞

浥云侈经济，一官不知老。此才宜守郡，廿年负襟抱。愿君敛壮怀，修防亦自好。有人甘易地，闻之一笑倒（红生太守尝言，一官如可互易，实愿以扬州守换江防厅也）。

童石塘郡丞

石塘楚之杰，名场顺风行。北票与南纲，一手持其平。我来倾盖交，相对无俗情。揩眸饱读画，扪肠饫调羹（君收藏极富，曾招余发箧饱观，又精烹饪，屡承召饮）。

许小琴分司

小琴游侠气，于事靡不任。海陵一末秩，何足混其襟！鸡虫竞得失，世路多嵚崟。我作壁上观，愿君但愔愔（时有泰州分司一席，君例可补，而争者甚众，可笑也）。

邹公眉观察

邹公瑚琏器，乃隐盐策间。卅年宦游侣，奔走凋朱颜。临歧一再饯，京江湾复湾。杯酒何足道，此谊高于山（君在扬州已于湖舫畅饯，复过江再饯于京口之来青阁，盘桓竟日，始郑重分手去）。

钟立斋太守

立斋老成人，镇静无嚣纷。克家有令子，能武复能文（君长子以抚夷著效，次子以孝廉直秘阁，有声）。信美翠屏洲，招我作《停云》。感声不绝口，旧事徒纷纭（君所居洲宅近焦山，土匪劫掠无忌，时余方抚苏，颁发格杀勿论之示条，始获肃然，君家受益尤深，屡为余感

述之)。

支筠庵观察

支九京口彦,才情轶辈侪。谈锋落河汉,酒户包淮淮。云司旧驰声,陇干民望偕。伫看岳云起,为霖洒无涯(君由比部郎外任平庆道,以丁艰归)。

支菊溪观察

支十善干事,义气薄霄穹。今年领商务,持平实公衷(君近请以北票洒带南纲,持论甚畅)。潭潭好屋宇,借我作寓公。他年说寄庑,难忘高伯通(余借居广厦一年,君不受赁值,濒行,以旧藏苏文忠墨迹卷报之)。

包松溪运同

松溪俊异才,肝胆常照人。名园足奉母,名花足娱宾(棣园中牡丹、芍药皆异凡种)。许我结胜缘,隔墙托芳邻。居然绿杨城,分作两家春。

程柏华别驾

柏华名家流,长才无不宜。至今精绿轩,珠履多光仪。焦山一长物,建隆一忠祠。仗君能好事,千秋系人思(焦山玉带匣及《诗画卷》皆损敝,君重整之,并装成第二图卷,以供续题。建隆寺中募建李招讨祠龛,已有成局,即日可兴工,此二事皆与余商酌行之)。

黄右原郎中

右原善读书,颇不理于口。独为我倾心,风义兼师友。偶缘末疾缠,惜别呼负负。韩陵一片石,永好胜琼玖(近因抱病,不获晤别,临行以奇石相赠)。

罗茗香茂才

茗香贫而乐,守道无凡情。读书万卷破,养亲九旬盈。数学最精究,可接梅宣城。愧我非昌黎,何能重侯生(茗香历为常镇榷使幕宾,余曾荐入周子瑜观察处,而观察忽去官,此席遂中断者数年,近复于姚蓉舫观察处说项,观察与余善,谅可推爱相延也)?

熊竹村指挥

竹村爱风竹,卜居必潇椮。大言满堂室,投辖多贤豪。饫我以精馔,醉我以醇醪。更期西子湖,清秋共游遨(临别约秋后为西湖之游)。

严问樵邑侯

问樵老翰林,外宦殊蹉跎。沪滨始相逢,良晤苦不多。重寻竹西欢,酣饮复高歌(余初识君于上海,在戎马倥偬之间,今岁重聚扬州,始有诗酒之乐)。此才岂终弃,时命知如何?

张松崖郡丞

松崖喜结纳,世交尤倾倒。容园割宅居,离合太草草(壬寅夏借居容园,旋闻暎夷之警,匆匆分路而逃)。抟沙有聚时,觞酒罄怀抱。所惜河上官,先我挂帆早(君由袁江奉差回扬,小聚旬余,即先我而去矣)。

范吾山观察

观察我旧交,回头十余年。相见各衰老,相惊雪盈颠(吾山与余同官江南,订交吴下,越十余年始重晤于邗上,则相见各已皤然矣)。邗江信佳丽,何似西湖边?君如归去来,我当先着鞭(吾山本家杭州,所居潜园为城中胜迹,今春即有归杭之意,约为余作湖山导游,而展转未能成行,兹余先期登舟,吾山期以秋中必到也)。

张尧仙邑侯

尧仙名父子,文采鲜曈昽(尧仙为云巢先生哲嗣,由庶常改邑宰,官蜀中,以公事镌级,旋丁艰归,寓居扬州)。宦海屡浮沈,中外如飘蓬。竹西遍棠阴,萧然环堵宫。与我诗相磨,南河两寓公(云巢由两淮都转擢总鹾政去,思满人口,而尧仙所寓敝庐,乃仅蔽风雨。与余同居南河下街,日以诗相往复而已)。

魏默深州牧

默深名进士,而甘牧令卑。不默复不深,外宦岂所宜?比年富述作,时流多惊疑(默深著书甚富,近复成《圣武记》及《海国图志》,尤为创辟)。此才合台省,优为国羽仪。

小泊吴门,长洲熊民怀传栗、元和孙达斋琬、吴县李麓原蒙泉三邑侯,招同海防郡丞何竹芗士祁、前太仓州牧蔡柳堂维新泛舟虎邱,登云岩寺绝顶,访寺中王子吴鼎不得,怅然作诗

自别灵山十六年,门生故吏尽华颠。白公祠里深深酒,感旧怀人已惘然!

千秋神物忽销沉,负我当年一片心。几个顽僧关劫数,争如玉带海云深(余官江南,以访获虎邱周鼎,赎还焦山玉带,为两快事,今焦山经暎夷蹂躏,玉带尚完好无恙,而虎邱周鼎乃已得复失,诘之寺僧,语言恍惚,手无斧柯,无如之何矣)!

杭州三桥址新宅杂诗

浪游随地足蘧庐,但傍湖山便卜居。赁庑尚非无草宅,欣看绕屋树扶疏(寓居扬州一年,虽极高梁广厦,而扬人谓之无草之宅)。

架石疏池并杂花,寻常书画客偏夸。居然吾亦吾庐爱,南北东园又一家(余三徙宅,而东偏俱有小园)。

小山丛桂影迷离,二十年来梦屡移。信美他乡似吾土,曼华精舍又哦诗(官河上时,曾作《小山丛桂行看子》,同人题咏甚盛。福州东园中有老桂一株,斋扁为"曼华精舍",今新宅中桂树最多,故及之)。

删却芭蕉得地宽,补将新竹正檀栾。北窗一枕潇

潇梦，可似黄楼六月寒（前后院中皆有芭蕉，因于竹醉日删去后院数株，补栽新竹，忆初入东园时，亦于黄楼下补竹，今已成林矣）。

未能免俗有闲忙，家具无多自摒挡。笑与儿曹谈宦趣，回头鲍老久郎当（时恭儿以捐输知府观政浙中，逢儿适随侍至此，亦有改外之意，故连日与之絮谈宦场情味也）。

随常茶饭费经营，日有嘉鱼入馔精。但笑俗肠无雅嗜，食单删却水晶羹（浙厨喜烹莼菜以进，美其名曰水晶羹，则余所不下箸也）。

出门最喜近西湖，竹杖棕鞋是故吾。跬步涌金城外路，徐行尚不倩人扶（宅距涌金门不过半里，出城即湖堤也）。

三桥址畔别成村，西壁坊中静不喧（街门有旧题西壁坊三字）。留与武林增故实，随安室里亦东园（许珊林太守为作随安室三字篆额，孙子和别驾为作亦东园三字隶额）。

浪迹续谈

[清]梁章钜撰　陈铁民整理

卷　一

灵岩山馆

过苏州时，有客约余游灵岩山馆，余以前游未畅，且欲考悉其颠末，因欣然拿舟前往。历览久之，盖不过相隔十余年，而门庭已大非昔比矣。按山馆即在灵岩山之阳西施洞下，乾隆四十八九年间，毕秋帆先生所购筑，营造之工，亭台之侈，凡四五年而始竣，计购值及工费不下十万金。至五十四年三月，始将扁额悬挂其头门，曰："灵岩山馆。"联云："花草旧香溪，卜兆千年如待我；湖山新画障，卧游终古定何年。"皆先生自书，而语意凄惋，识者已虑其不能歌哭于斯矣。二门扁曰："钟秀灵峰。"乃阿文成公书，联云："莲嶂千重，此日已成云出岫；松风十里，他年应待鹤归巢。"自此蟠曲而上，至御书楼，皆长松夹路，有一门甚宏敞，上题"丽烛层霄"四大字，是嵇文恭公书。忆昔游时，是处楼上有楠木橱一具，中奉御笔扁额"福"字，及所赐书籍、字画、法帖诸件，今俱无之。楼下刻纪恩诗及谢恩各疏稿，凡八石。由楼后折而东，有九曲廊，过廊为张太夫人祠。由祠而上，有小亭，曰澄怀观。道左有三楹，曰"画船云壑"、"三面石壁"、"一削千仞"，其上即西施洞也。前有一池，水甚清洌，游鱼出没可数，中一联云："香水濯云根，奇石惯延采砚客；画廊垂月地，幽花曾照浣纱人。"池上有精舍，曰砚石山房，则刘文清公书也。嘉庆四年九月，忽有旨查抄，以营兆地例不入官，故此园至今无恙。至嘉庆二十一年，始为虞山蒋相国后人所得。而先生自镇抚陕西、河南、山东，总制两湖，计二十余年，平泉草木，终未一见。余前游诗云："灵岩亭馆出烟霞，占尽中吴景物嘉。闻说主人不曾到，邱山华屋可胜嗟！"盖纪其实也。近年辑《楹联丛话》，前数联均未及采，今始录得，将补入《楹联三话》，则此游亦不虚矣。

狮子林

客有招余重游狮子林者，余笑谢之，盖余于吴郡园林，最嫌狮子林之逼仄，殊闷人意，故前官苏藩时，亦曾偕友往游一次，而并无片语纪之。或谓此园为倪云林所筑，则亦误也。曾闻之石竹堂前辈云："元至正间，僧天如惟则延朱德润、赵善长、倪云林、徐幼文共商叠成，而云林为之图，取佛书狮子座而名之耳。"明时尚属画禅寺，国初鞠为民居，荒废已久。乾隆二十七年，南巡莅吴，始开辟蔓草，筑卫墙垣。中有狮子峰、含晖峰、吐月峰、立雪堂、卧云室、问梅阁、指柏轩、玉鉴池、冰壶井、修竹谷、小飞虹、大石屋诸胜，又有合抱大松五株，故又名五松园，则人所鲜知也。

绣　谷

苏州阊门内有绣谷园，余过吴门时，有以《绣谷送春图卷》来售者，恐是仿本，且其值过昂，因置之。此园嘉庆中为吾乡叶晓崖河帅所得，后归余同年谢椒石观察，又后归王竹屿都转，叶、谢、王皆余至好，往来最熟，今则不知何姓所居矣。按此宅在国初为蒋氏旧业，偶于土中掘得"绣谷"二大字，作八分书，遂以名其园。园中亭榭无多，而位置有法，相传为王石谷所修。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尤西堂、朱竹垞、张匠门、惠天牧、徐征斋、蒋仙根诸名流，曾于此作送春会，王石俗、杨子鹤为之图，时沈归愚尚书年才二十七，居末座。乾隆二十四年，又有作后己卯送春会者，则以尚书为首座矣。先是蒋氏将售是宅，犹豫未决，卜于乩笔，判一联云："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而不解其义。迨归叶氏，而上语应，后叶氏转售于谢氏，谢又转售于王氏，而对语亦应。一宅之迁流，悉有定数，亦奇矣哉！

瞿　园

苏州之瞿园，即宋氏网师园故址，后归嘉定瞿远村，复增筑之。园中结构极佳，而门外途径极窄，陶文毅公最所不喜。盖其筑园之初心，即藉此以避大官之舆从也。余在苏藩任内，曾招潘吾亭、陈芝楣、吴棣华、朱兰坡、卓海帆、谢椒石在园中看芍药，其西数十步即沈归愚先生旧庐，尝约同人以诗纪之，且拟绘图以张其事，而迁延不果作。此数君子皆老斲轮，果皆有诗，必可以传，今则如抟沙一散，不可聚矣。越十余年重到，为之慨然！

息园

息园即顾氏依园旧址，钱棨溪购而葺之。园中有高阜，曰妙严台，相传为梁时妙严公主墓，载在苏州郡志，以为梁武帝女。按梁时公主之见于史书者，有玉姚、玉婉、玉环、令嫕、含贞，又长城、吉安，皆有封号，不知妙严主为何人。惟简文王皇后，生长山公主，名妙碧（《南史》作"悊"），则妙严似是简文所生，旧志以为武帝女，恐未确矣。此台西去数百步，今为蒲林巷，巷之西口有石马一区，俗称"石马鞍头"，相传是公主墓前物。再南去为禅兴寺，寺中有妙严公主像，戴毗卢帽，两手合十作跏趺状，旁有宫女十人。相传公主下嫁郡人孙旸，旸死，梁亦失国，陈高祖以前朝公主，赐十宫人以优礼之，年八十余而卒。嘉庆中，此地浚池，得宋时古碣，是四至界牌，则当时尚有防护也。

孙春阳

京中人讲求饮馔，无不推苏州孙春阳店之小菜为精品。或因余官吴门久，欲知其详者，余以所闻告之曰：孙春阳系前明人，祖居宁波，万历中应童子试不售，遂弃举子业，为贸迁之术，始来吴门，开一小铺，在今吴趋坊北口。其地为唐六如读书处，有梓树一株，其大合抱，仅存皮骨，实旧物也。铺中形制，学州县衙署，分为六房，曰南货房，曰北货房，曰海货房，曰腌腊房，曰蜜饯房，曰蜡烛房。售者由外柜给钱，取一小票，自往各房领货。而管总者掌其纲，一日一小结，一月一总结，一年一大结，自明至今，已二百四十余年，子孙尚食其利，无他姓顶代者。吴门五方杂处，为东南一大都会，群货萃集，何啻数万户，而惟孙春阳铺为前明旧家，著闻海内，铺中之物，岁入贡单。其店规之严，选制之精，合郡所未有也。国初赵吉士载入《寄园》书中，余澹心《板桥杂记》亦录之，近时袁简斋《随园食单》亦有其名，但皆未详其颠末耳。

淮盐情形

余至苏州，同人多欲闻淮鹾情状，苏州向食浙盐，于两淮盐务两不关涉，以余住邗江久，宜得其详，故多絮谈及之，而不料余亦门外汉也。或问何为验赀？余曰：此特票盐局员所设之巧法耳。淮北票盐之政，已行之十余年，据言淮北额例行盐三百一万五千余引者，今行销至六百十万六千余引，是溢于额销一倍也。奏销正杂诸款征银三百余万两者，今征至一千一百十二万两有奇，是溢于课额又再倍也。且淮南商人认办淮北江运入岸引盐，原额八万一千六百二十引，自道光十二年至二十四年，合应销盐一百六万一千余引，今止请运四十一万九千余引，其虚悬之课，历系以票盐之溢课拨补，并每年以票盐盈余协贴淮南银四十余万两，又代纳淮南悬课银三十余万两，是票盐之功，不特再造淮北，抑且普及淮南也。所虑者设局收税，有挟多争先之虞，挈签挂号，又有无赀空号之弊，自十八年始定为验赀之法。令各票贩将盐价成本若干引先行呈验，统交分司收存，其有赀浮于盐者，将银登时发还，将盐均摊折扣，每年四十六万引，一齐开局，而请托争竞截然不行矣。惟是近年验赀，必于岁暮集旧城前鹾政署内，以数间之废廨，聚亿万之巨赀，数日间民间白镪为之一空，士民啧有繁言，仪征师相每至夜不能寐，和余《喜雪诗》有"漫藏海盗"之语，诚可寒心。去冬余在扬州度岁，目击验赀之举，亦颇切杞人之忧。闻江、浙之以赀至者，竟有千余万之多，乃知东南财力尚裕，将可忧者又转为可喜，故余《喜雪叠韵诗》云："朱提甫散祥霙至，且喜财源万里宽。"诚有慨乎其言之也。又问近闻扬州商人有欲撼动票盐局者，其说云何？余于鹾政，未尝涉手，而道听涂说，亦复时为讲求，曩尝私录为书，今则参以近时闻见，颇能言其梗概。窃谓两淮盐务，南北虽同一课运，而轻重悬殊，南盐原额一百三十余万引，正杂捐带共课五百余万两，北盐原额二十八万余引，正课三千余两。其行销之地，南北犬牙相错，南盐课赋重于北盐九倍，场盐运脚经费，亦数倍于北盐。故口岸售价贵于北盐，而小民趋贱避贵，越境侵占，最为便捷，此北盐销运愈畅，南盐销运愈绌之所由来也。然多销十万引北盐，只多十余万两之课，多销十万引南盐，即多五十万两之课，此则必急求南销畅旺，方于国课有裨也审矣。查两湖口岸，虽有川、粤、潞三省邻私侵灌，而向来销数每年按额总有九成，极滞亦有八成，自有北票以来，则年减一年，上年实销不过六成以外。盖因向日邻私，川有宜昌门户，潞有襄阳隘口，粤有衡、永、辰、常要道，一经严查堵缉，则淮盐销数即旺。今北票之侵越者，河南光、固于湖北黄州府属陆路毗连，又信阳州于湖北水路相通，并无隘卡门户可堵，故北票越占愈多，南纲销数愈绌，徒致库少杂款，商赔正项，已运之盐堆积两岁，未办之引请运不前。舍其重而就其轻，此邻私之病在皮毛，北盐之病在心腹也，皮毛之病易救，心腹之病难医，若不及早变通，必致南盐一败涂地。专司北盐者，可以置身事外，统辖两淮者，未免措置为难。况北盐专以验赀为巧法，而现当银源艰滞之时，每届冬底，农之完粮须银，商之纳税须银，漕务之兑运须银，河工之购料须银，公私之需银方殷，而徒因验赀之故，不论远近，俱因此而屯聚千万银两，更使银路不通，其实不过收票税数十万两，遂使国计民生处处窒碍，钱价日减，盗贼繁兴，此病之尤甚者也。议者谓南纲折减以来，亦复销运两滞，仍有悬引七万余引，虽予以缓纳提售，设法已尽，而口岸半为北盐蔓占，徒多尘积。且缓纳有关库贮，提售有碍输销，仍于南纲课运不利。今权拟一南北通筹轻重兼顾之法，莫若于七万余悬引外，再于派运数内，按成酌提七万余引，共成十五万引，以北票四十六万引核成搭配，凡办北票三千余引者，配办南盐一千引，如办此项提配数内南盐一千引者，配办北票三千余引。南则无须缓纳提售，于库贮转输得益，北则免其验赀出利，于北票成本有裨，北课全而南课亦全，南课清而北课亦清，库款渐裕，而南盐销数亦可保守，此法似可试行一

二年，俟有成效再为定例云云。余局外人也，未敢断其是非，姑论列之，以俟当局之采择焉。

梁封翁

余在杭州，偶与山舟先生之后人同席，今忘其名，盖曜北先生之从子某也。席中盛谈其家世，谓文庄公诗正之封翁，少时，诣一相士问曰："可得一第乎？"答曰："不仅是，可更向上。"曰："得翰林乎！"曰："可更向上。"曰："然则京堂以上乎？"答如前。曰："然则作相乎？"曰："真者不能，假者可致。"同人曰："盖协办耳。"后以明经学博老，而以文庄贵封大学士。时席间有不甚信其事者，余曰："此已载《茶余客话》，可勿疑也。"或曰："果有此事，则古今天下应无两矣。"余曰："今天下实无第二人，而古人事恰有似此者。唐李固《幽闲鼓吹》载苗晋卿落第，遇一老父，能知未来事，问曰：'某应举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更问，苗曰：'某困于穷变，然爱一郡，可得乎？'曰：'更向上。'曰：'将相乎？'曰：'更向上。'苗怒曰：'将相更向上，作天子乎？'曰：'真者即不得，假者即得。'苗以为怪诞。后果为将相，及德宗升遐，苗以冢宰居摄三日。古今事之相类，有如此者。"

天目山

杭州榷使明惇甫福，精堪舆之学，余于丙午春暮至杭州，值君将瓜代去，而城中同官留其相度形势，因迁延数日，方得与余把晤。忆惇甫榷浒关时，值余为苏抚，时吴中被水，关税绌甚，惇甫不胜焦急，余莅任之次日，即为奏免外来米税，而关政顿纾。惇甫甚德余，因订为莫逆交，而余旋以病告归，此次得再晤于杭州，实出意外。惇甫喜与余谈浙中山水起伏向背之形势，余告以来龙系天目山，惇甫知之而无由履其地，因问君何由知之？余告以乾隆末，我已登天目山巅，彼时匆匆一上，不暇畅览，迄今逾五十年，则尽忘之矣，然不可谓非平生一壮游也。乾隆乙卯，余以公车过浙，时亡友曾禹门（奋春，即少坡太史之嗣父）。方宰临安，留余署中两月。值天大旱，牲璧四出不应，县民因请官步祷天目山，谓此事数十年不举，如果虔诚斋祷，断无不灵。禹门从之，而拉余同往，余正有浪游之兴，先一日余亦斋食，甫交四鼓，即坐竹兜随禹门出城，西行三十余里，天已大明，邑民请官步祷，余亦随之。禹门手柱香前行，悉撤伞盖不用，左右有五六人推挽之，余亦有四人相掖，又十余里至山顶大寺，忘其名，禹门跪拜默祝，礼竣，寺僧供素饭毕，即下山。余稍徙倚寺门，一老僧语余曰："此山高三千九百丈，道书所称三十四洞天，此间即天目最高处，昔人所谓北望震泽，南临严滩，东瞰钱塘，西眺宣、歙，千余里间可指顾得也。"余方欲与之细谈，而从者以山下已起黑云，促即下山。甫及前降舆处，遂大雨如注，欢声若雷，盖是日同上山者不下千余人，同声齐呼曾青天，余亦为之神旺，忘却登陟之劳，泥淖之险。下山势易，日晷甫偏西，而已入城矣。是日先以步行赤日中，归途又坐小肩舆冲雨而行，忽热忽凉，翼日而疟作，直至归福州后，始渐痊可，故无暇以一文一诗纪之。因惇甫之询，聊短述如此。

机神庙

恭儿观政浙中，甫到数日，即奉宪委诣机神庙行香，问以机神仪状，但称目本短视，无由瞻仰神像，惟照赞礼生所唱行三跪九叩首礼而已。因翻《杭州府志》，云机神庙在城东北隅，褚河南裔孙讳载者，得机杼之巧于广陵，而归教其里中，于是杭之机杼甲于天下。宋至道元年始于杭置织务，至今勿改（今派部郎管浙江织造即此，然则其来已久矣），杭人立祠祀之，又推原其始为机杼者，复立机神庙。神之缘起，引《淮南子》高注，以为黄帝之臣伯余也。又读钱梅溪《履园杂记》，云机杼之盛，莫过于苏、杭，皆有机神庙，苏州之机神奉张平子，不知其由，庙在祥符寺巷，杭州之机神奉褚河南，庙在张御史巷。相传河南子某者，迁居钱唐，始教民织染，至今父子并祀，奉为机神，并有褚姓者为奉祀生，即居庙右。然则合二书观之，其为褚河南父子信矣。即以为伯余，亦系黄帝之臣子，又何以用三跪九叩之隆仪乎？按《唐书百官志》，七月初七日织染署祭杼，想是以织女星为机神，然星辰系中祀，即织女星亦不应三跪九叩也。杭州拜庙仪节多不可解，即如火帝庙，他省皆三跪九叩首，而杭州独用二跪六叩首。夫火帝即祝融，既尊之为帝，能无用帝者之仪乎？

玉皇山

祭机神庙之后一月，又奉委到玉皇山行香，恭儿不知玉皇山原委，请余考之。余谓玉皇山即是育王山。《大清一统志》言育王山，即龙山峰之最高者，有登云台，乃钱氏郊天之所，宋圜丘亦在焉，俗称锅子山，壁立尖耸，特异诸山，其前有龟山，亦宋郊坛也，岭有玉皇庙，故称玉皇山，亦曰育王山。《杭州府志》云龙山者，钱氏郊天之所，释老之谈，或云阿育王，或云玉皇，皆祀天遗意也。今庙外设七星缸，满贮水其中，盖地据一城最高处，以水制火，亦厌胜之义耳。

五百罗汉堂

杭州城内外，梵宇以百数，惟西湖之净慈、灵隐两寺，有五百罗汉堂，金姿宝相，奕奕欲生，环楹回旋，状如田字，故俗亦呼为"田字殿"，闻其像皆出一僧手塑，而殊容异态，无一雷同。记得刘一清《钱唐遗事》云："净慈罗汉堂内，第四百四十二位阿湿毗尊者，独设一龛，用黄罗幕之，偃蹇便腹，觑人而笑，妇人祈嗣者必诣此炷香。"今无此龛，则阅时又各有兴替矣。世传罗汉皆海贼现身，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殊未核也。按《涅槃经义》言有五百商人，采宝出海，值盗攘去，并剜其目，商日夜号痛，欲向无所。或告之曰："灵鹫佛氏能救汝，若与我重宝，引汝见之。"商且行且舍，至大林精舍，佛氏为说法，各证阿罗汉果。大论言阿罗名贼，汉

名破一切烦恼，故应得一切世间诸天人供养。又一说云：阿名不，罗汉名生，后世中更不生，是名阿罗汉，或云阿飏，或云应真，则皆无生之义也。凡妇女之游寺者，必入此堂，因相传有数罗汉之说。就所到处，指定一尊，按本身年纪数至某尊，视其标题之佛号，以为终身之断，然佛号义多奥难，每不可以理会，故有验有不验。余初出山时，亦曾到净慈默数一过，遇如意杂尊者像，其义即不可解，然今回忆中外扬历数十年，一路坦途，不能不谓之如意，而所历宦境，亦不可谓之不杂，断章取义，似亦可通。去年重游，又默数一过，遇增福寿尊者像，则恰合大海收帆境象矣。

天竺大士下山

杭州祈雨，以迎请天竺观音大士下山为极致，相传入城时，虽极晴明之天，亦必有片云相护，三日内无不渥沛甘霖者。祈晴亦然。闻历年以来，亦有竟不应者，而民望已塞，舆情亦平，当官者惟有自咎礼意未虔，复送上山，以待数日后重请。若此典稍缺，即难免谤议繁兴，虽以吾师仪征太傅之有德于杭，而举行稍缓，竟大不协舆情，甚至有不逞之徒，将条香杂投舆中，焚及襟袖之事，甚矣杭人之信佛也！尝与罗镜泉学博谈及此事，不知起于何时，镜泉为检《西湖游览志》一条相示，中载宋孝宗时，上庠试卷，时经御览，辛丑大旱，七月私试《闵雨有志乎民赋》，魁士刘大誉赋中有“商霖未作，相傅说于高宗；汉旱欲苏，烹弘羊于未雨”之句，时赵温叔为相，孝宗欲因此罢之，会有诏迎天竺观音，就明庆寺请祷，有为诗者曰：“走杀东头供奉班，传宣圣旨到人间。太平宰相堂中坐，天竺观音却下山。”温叔闻之，遂乞免云云。则此事自南宋已然矣。吾乡福州，亦有请鼓山涌泉寺窑变观音下山求雨者。忆余里居时，值夏旱，藩臬两司、粮盐两道会谒督部程公梓庭，言今夜三更将会同出城，上鼓山迎大士入城求雨，公问鼓山距城若干里，对曰：“来往六十里。”公微笑面天曰：“大士在西天，不在鼓山，君等自为之，不必关我也。”及次日入城，安设神位于九仙山之大士殿，司道复诣署请公上山拈香，公又面天曰：“今日眼见得是无雨了，若明日依旧如此，将若之何？我不能仆仆上山，君等自为之可也。”是晚大雨滂沱，连宵达旦，次晨司道等又诣署请拈香，公问今日山中作何状，佥曰：“今日合众诵经一日，明日即可送上山。”公曰：“明日我要独留诵经一日，后日再送可也。”众喜诺而出，公亦出，上山拈香尽礼。程公亦素不信佛者，盖至此而不能不回心皈向矣。闻余同年李芝龄视浙学时，每不乐与斯会，尝语陈望坡抚部曰：“西湖之有大士，犹城中之将军、学政等官也。地方有公事，不求本州县及院司、道府等，而但向将军、学政等衙门哓渎，有是理乎？”抚部笑曰：“君言固是，然使君为杭州人，恐亦不作是语也。”芝龄亦一笑而罢。

表忠观碑

钱梅溪曰：“苏文忠公《表忠观碑》有四，一刻有赵清献官阶九十余字，即《宣和书谱》所称有张有篆额者，今不存矣。一刻‘绍兴二十九年岁次己卯三月丙辰朔，曾孙婿左朝散大夫、权书工部侍郎杨偰重刊’。一刻行书，本字如大指，今在杭州府学，惟二小石，亦不全。一刻‘明嘉靖三十九年杭州府知府陈柯重摹’，今立在涌金门外重建表忠观御书堂前右庑，两面刻者是也。其绍兴间所刻者，本在龙山表忠观旧址，宋末兵兴，遂露立于草莽中，至明正德十二年，巡按御史宋廷佐始将此碑移入郡庠，后复遗失。本朝乾隆四年，府学教授余懋栋忽于斋旁隙地得二石，又缺其下半截，因置名宦祠。至五十九年，余监修表忠观落成，始请于当事诸公，从郡庠名宦祠移至观中，立于御书堂之左庑，而以三石柱副之，于时翁覃溪阁学、梁山舟侍讲、阮云台中丞各有诗文纪之，俱刻于三石柱之侧，遂成艺林佳话云。”按此述《表忠观碑》之源流，无有简而该似此者。暇日余与固莲溪将军、赵蓉舫学使在观中摩抚旧碑，商量拓纸，莲溪嘱余考其事，既归，乃录以遗之。

徐处士

《宋史隐逸传》：“徐复，字复之，建州人。学《易》，通流衍卦气法，自筮知无禄，遂绝进取意。庆历初，与郭京俱召见，命为大理评事，固辞，乃赐号冲晦处士。后居杭州十数年卒。”《北窗炙锞》云：“钱唐两处士，其一林和靖，其一徐冲晦，和靖居孤山，冲晦居万松岭，两处士之庐，夹湖相望。予尝馆于冲晦之孙切处，即冲晦之故庐。冲晦以数学显，时士大夫皆宗之，尝谓孙切曰：子孙世世不得离钱唐，以钱唐永无兵燹也。”按蒲宗孟《题徐冲晦高士旧隐诗》云：“冲晦先生不肯官，布衣谒帝布衣还。尚嫌姓氏腾人口，惟恐文章落世间。大隐不妨居市井，高吟何处问家山。平生寄意江湖上，云自无心水自闲。”今孤山遗迹，妇孺皆知，而万松岭之旧庐，屡访之，不得其处所，愿与吾闽人士之官斯土（原误为“士”）者商之。又闻灵石山栖真院侧有浦城章郇公得象墓，又梅花岭下沙盆坞有福清陈寺丞刚中墓，皆吾乡名贤旧迹也。惜无济胜之具，一一访之。陈寺丞在建炎中主议恢复，忤秦桧，遂与张九成等七人同谪，差知虔州安远县，有“同日七人俱去国，何时万里许还家”之句，未知已入《全闽诗话》否？

小有天园

小有天园为南屏正面，旧名壑庵，郡人汪之萼别业。石皆瘦削玲珑，一似洗剔而出者，晁无咎诗所谓“洗土开南屏”者是矣。自乾隆十六年圣驾临幸，始御题为小有天园。其最著者为琴台，米海岳磨崖楷书“琴台”二字，大径三尺，闻其上有苏才翁、蔡君谟题字数处，则剥蚀但存仿佛而已。又有磨崖隶书《家人卦》、《乐记》、《中庸》共三十四行，字径八寸，末题“右司马温公”五字。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吴自牧《梦粱录》皆谓是温公手笔，独周密谓是唐人遗迹，后人于右勒刊温公款。朱竹垞先生谓此皆非是，考《宋鉴》，称绍兴八年，

上谕大臣曰:“司马光隶字甚似汉人,朕有五卷,日夕置座右,所书乃《中庸》与《家人卦》,皆是修身齐家之道,不特玩之而已。”今磨厓合乎《宋鉴》所载,当是诸大臣闻思陵面谕,请刊于石者。卦旁又有篆书“三生石”三字,其右又有“叱石崩云”四字,仙人洞又有磨厓《艮卦》及《损》、《益》二卦,并隶书,字径六寸,则皆不知何人所书矣。此余五十年前亲到园中所目击手扪者,此后即无由再到其地。嘉庆中重游南屏,尚闻汪氏要出售此园,后亦不知果易主否,亦不知何时废为平地。窃谓南北山亭馆之美,古迹之多,无有出此园之右者,乃转眼即鞠为茂草,今且沦于无何有之乡,幸余犹及见之,且能言之,中年以后所遇知好,则皆未曾涉此园者,亦无从与之饶舌矣。山灵有知,能无与余同此浩叹哉!

雷峰塔

《临安志》云:“雷峰为郡人雷氏居之,故名。”此附会之说也。毛西河《诗话》云:“回峰以山势回抱得名,俗作雷峰,以回、雷声近致误,宋有道士徐立之筑室塔旁,世称回峰先生,此明可验者。”按李卫《西湖志》云:“《六书正讹》,靁古作回,小篆加雨以别之。据此,今回转之回,即古靁字,故回峰亦作靁峰,《临安志》竟作雷峰,且云雷姓所居,其说固未合,但毛奇龄以为回、雷声近致误,则亦未明古字通用之义也。”至峰之有塔,建自吴越王妃黄氏,亦名黄妃塔,或以语音致讹,呼为黄皮塔,始以千尺十三层为率,以财力未充,姑建七级,后复以风水家言,止存五级。塔内以石刻《华严经》围砌八面,岁久沈土,明人有掘得者,小楷绝类欧阳率更书。又塔下有金铜罗汉像一十六尊,各长数丈,寻则吴越时僧道潜请移供净慈寺内,即今五百罗汉堂之缘起也。俗传西湖有白蛇、青蛇两妖镇压塔下,前明嘉靖时,塔有黑烟搏羊角而起,喧传两妖吐毒欲出,迫视之则聚虻耳。塔旧有重檐飞栋,窗户洞达,后毁于火,惟孤标岿然独存,陈仁锡评为老苍突兀,如神人播笏,李流芳则曰,此古醉翁也,均足供诗料矣。

保俶塔

西湖之宝石山,巍石如甑,即《隋书地理志》之石甑山也。宝俶塔在其巅,吴越时初建,凡九级,宋咸平间僧永保重修,减去二级,以后屡毁屡建,皆至七级而止。杭州旧志云,永保有戒行,人称之为师叔,因亦呼塔曰保叔。《涌幢小品》云,钱王弘俶入觐,留京师,百姓思望,乃筑塔,名保俶。然以士民直呼君长之名,似于情事不近。《霏雪录》云,原名宝所,俗讹保叔。宝所之义亦不可解。惟毛西河《诗话》云:“保叔者,宝石之讹,盖以山得名者。”近之。明人闻起祥云,湖上两浮屠,宝石如美人,雷峰如老衲。即指宝俶塔也。

大佛殿

宝石山之麓,有秦皇缆船石,相传秦始皇东游泛海,舣舟于此。谓西湖旧通江海,故可舣舟,语殊荒诞。宋僧思净就石镌佛,故亦名石佛山,构殿覆之,后毁于火。明永乐间重建,额曰大佛禅寺,佛祗半身,而大已塞殿,余数过西湖,闻人言而伟之,今秋始获瞻仰。忆十余年前过郊州大佛寺,观尉迟鄂公就山石所凿大佛,则十倍于此,曾有诗纪之云:“古邠石佛镇崇巇,鄂国英姿信手劖。要与大千增岸异,普教丈六让庄严。地当履迹遗墟壮,景称凌烟杰阁嵌。却忆真兴坡老句,古人作事信非凡。”同一大佛寺,而欲移彼诗以就此题,乃一字不可假借,亦可笑也。

理安寺

余来往杭州,必过西湖,熟闻理安之胜,而未得一涉足为恨。丁未秋,始与固莲溪将军、赵蓉舫学使因看桂花,由满觉陇、杨梅坞肩舆直达理安。一路皆深林茂竹,又值积雨之后,从流水声中延缘而上,尤为胜绝,昔人诗所谓“湖山浅而媚,此地独深幽”者也。寺在理安山之麓,明僧契灵卓锡于此,得古法雨泉,遂以法雨自号,缚茅孤楼(疑为“栖”),有虎穴,感之他徙,郡士多为诗扬之。泉在寺左法雨岩下,自石脉中滴沥下溜,洒空成雨,盖数百年不断于兹矣。寺之最后最高处为松颠阁,有董文敏书扁,地据全寺之胜。忆阅《西湖游览志》,言此阁之后更有符梦阁,契灵尝梦一僧云:“此处虽佳,更有佳处。”引至其地,顾而乐之。迟明,缘萝而上,宛符梦境,因凿甃开基焉。今寺僧不能言其事,或径路艰阻,懒于导游欤?余在京师时,熟闻人言,觉罗桂文敏公及歙县曹文正师,俱系理安僧度世,今松颠阁柱有文敏弟杏农观察桂菖一联,跋语甚悉,故余诗末联云:“果否真灵关位业,清凉亭下一盱衡。”即纪其事也。

秋涛宫

余屡泊舟钱唐江边,或六和塔下,榜人辄有避潮之事,每潮至时,试向船头探望,则一线银涛,截江而过,舟中即震撼不安,或来在夜间,则合江喧腾,人声船声鼎沸,推窗窃视,惟见一片茫茫,不两时许已达富阳城下,然则皆值小潮时也。忆嘉庆己未正月初三,曾肩舆走武林城中,于桥上望见城外大江中,如十万玉龙排涌而过,为之目骇神驰,间尝为杭人述之,据云,此数十年前事,近来潮小,虽以大潮期内,亦不能有此奇观。余问潮小之故,则曰:此自关地脉之衰旺,从前杭州有“火烧雷峰塔,沙壅钱唐江”之谚,今皆应之,殆非偶然也。今年寓居城西三桥址,八月初三日,同人邀上吴山,为观潮之会,初饮于延庆山房,旋至城隍庙门外候潮,值潮迟来而客早散,未畅所欲观而去。满拟于十八日直赴江岸一观,佥曰观潮之地,以秋涛宫为最胜,惟其日为潮神生日,城中各官必来致祭,上下人多,未免喧挤,不如前一日往观,亦在大潮期内也,遂定于十七日,挈恭儿、敬儿、婉蕙子妇、俦年八孙,于午后往秋涛宫前楼。坐待移时,而对江极远处,忽起红白数道,白即潮痕,红是为斜阳所衬,瞬息间变为银山万道,杂遝而至,倏在眼底,楼前栏槛俱若有动摇之形,楼上人无不失色

者。时江中有弄潮十余船，忽出忽没，尤堪震骇，未几而岸土崩颓，水变黄色，而潮已过矣。此潮直趋此地，而此楼适压其冲，若稍高一二尺，鲜不为潮所打者，闻极大之潮，亦不过至楼下短墙而止，从无逾墙而入者，殆有神道主持其间，而当时择地构造之工，不可谓非神之默相也。余有诗纪之云："候潮门外候潮来，临水奇观第一回。万顷云涛驰阵马，满江冰雪杂晴雷。居高但说凭轩稳，狎视终非作楫才（谓江中弄潮各小舟）。东望茫茫龛赭畔，更堪妖蜃起楼台。""近说秋涛欠大来，钱唐岸上几低回。谁知泼眼仍如雪，何处闻声不似雷〔近年浙潮不旺（原误为"望"），而此次却大如往时〕。往复自应随地转，夔调端望出群才。归心正拟乘潮发，直溯桐江上钓台。"

潜　园

武林城中，潜园之名颇著，其地在下段最远，屠琴坞太守倬得余姚杨孝廉别业而增筑之。园中湖石最多，清池中立一峰，尤灵峭，郭频伽名之曰鹭君。道光间此园归范吾山观察玉琨，今年秋始自邗江挈眷来居，与余有导游西湖之约，值余以就养东瓯别去，犹殷殷以来春为期也。吾山口不言诗，而诗甚清丽，尝有《赋鹭君诗》一首云："窗前有石何亭亭，频伽铭之曰鹭君。当时得者潜园叟，太息主客伤人琴。此石之高高丈五，四面玲珑藏洞府。峭然独立波中央，但见群峰皆首俯。瘦骨崚嶒莫傲人，羽毛为累失秋林。何日出山飞到此，不辞万里同归云。石乎石乎，既不油然出云沛霖雨，空老荒山吾与汝。安心且作信天翁，莫羡穷鸮衔腐鼠。"吾山有修防之功，而怀才被斥，此诗殆借物以抒兴也。

苏小小墓

特鉴堂将军于西湖修治苏小小墓，建亭其前，题曰"慕才"，好事者竞歌咏之，而于苏小小之人，实未深考也。按苏小小有二，一为南齐人，见何薳《春渚纪闻》，南齐名倡也，墓在钱唐县廨舍后，考旧县治在钱唐门边，距西泠桥不远，似即今之苏小小墓。一为宋人，见郎仁宝《七修类稿》，云苏小小，钱唐名倡也，容俊丽，工诗词。姊名盼奴，与太学生赵不敏款洽二年，赵益贫，盼奴周之，使笃于业，遂捷（原误为栖）南省，得官，授襄阳府司户，盼奴未能落籍，不能偕行。赵赴官三载卒，有禄俸余资，嘱其弟赵院判分作二分，一以与弟，一致盼奴，且言盼奴妹小小可谋致之，佳偶也。院判如言至钱唐，有宗人为杭倅，托召盼奴，而盼奴已一月前没矣，小小亦为于潜官绢事，系厅监。倅遂呼小小诘之曰："于潜官绢，汝诱商人百匹，何以偿之？"小小曰："此亡姊盼奴事，乞赐周旋，非惟小小感生成之德，盼奴泉下亦不忘也。"倅喜其言婉顺，因问："汝识襄阳赵司户耶？"小小曰："赵司户未仕之日，盼奴周给之，后授官去久，盼奴想念，因是致疾不起。"倅曰："赵司户亦谢世矣，遣人附一缄及余物一笼，外有伊弟院判寄汝一缄。"乃拆书，惟一诗云："昔时名妓镇东吴，不恋黄金只好书。试问钱唐苏小小，风流还似大苏无？"小小默然，倅令和之，和云："君住襄阳妾住吴，无情人寄有情书。当年若也来相访，还有于潜绢事无？"倅乃尽以所寄付之，力主小小归院判偕老焉。此则宋之苏小小也。元人张光弼诗云："香骨沉埋县治前，西陵魂梦隔风烟。好花好月年年在，潮落潮生最可怜。"注："坟在嘉兴县前。"朱竹垞先生遂据此力辨苏小小墓在秀州，而以钱唐之墓为附会，盖尚不知钱唐名倡原有两苏小小，杭、嘉之墓，不妨各得其一也。

长丰山馆

长丰山馆在涌金门外湖边，郡人朱彦甫中翰得王氏别业而扩充之，盖其先世居休宁之长丰里，故即以名其园，以示无忘故土，其实远近游客但呼之为朱庄。园中亭沼鲜明，花竹秀野，有搴云楼尤佳，南北高峰，六桥烟柳，皆在眼底，实游湖者第一好座落也。余于去夏，为特鉴堂将军招同杨飞泉太守鹤书、甘小苍邑侯鸿，暨三儿恭辰，饮于朱庄之水木明瑟轩中，纪以诗云："郊垌小队碧波湾，画里楼台一再攀（三日前甫到此）。邂逅客星依上将，招邀循吏话乡关（将军本吾闽驻防，杨与甘亦皆闽人）。雄谈不觉花皆舞，纵饮浑忘鬓已斑。漫说镜中缘偶聚，天教此会重湖山。"家楚香中丞极赏此作，而尤以结语为壮丽称题。今年长夏雨后，赵蓉舫学使招同固莲溪将军、蒋誉侯司业元溥、冯小亭编修培元，泛舟湖上，作竟日之游，午后饮于朱庄，余亦有诗纪之云："镜中一棹泛初阳，收尽山光与水光。难得五君闲里集，来同六月雨余凉。灵峰突兀增心赏（灵峰寺观寺僧所藏书画），古洞阴森蕲坐忘（紫云洞极深肃，入其中，不知是暑月，是日游女如云，故不能驻足即去）。长日浪游不知倦，更寻明瑟好湖庄。""上将星明对斗魁，双双仙客引蓬莱。仗君邂逅成高会，愧我追随是散材。肯以佳游付萍水，须知古谊重岑苔。名流胜践齐珍重，但为催诗首重回。"按前后三诗，同人皆有和韵，而蓉舫句云："元戎小队原儒雅，仙侣同舟并轶材。"隐括将军、司业、编修三公，举重若轻，群推妙手。莲溪句云："兴至偶然诗脱稿，时平一任剑生苔。"押苔韵，新颖而自然，且妙是本色语，此皆可入《西湖诗话》者也。

案牍文字

恭儿初登仕版，于案牍文字未谙处，间以质余，而余则早如退院僧，不能随叩而应，行箧无书，即有书亦懒于寻检，惟随所问就所知而条答之，其问所不及者，姑舍是，知而不能宣之于笔者，亦不及详也，姑附于丛谈之后云尔。

功　令

《史记·儒林传》云："余读功令，至广厉学官之路。"谓学者课功，著之于令也，今人率用此二字，以为公家之令，则不知起于何时。

令甲

戴埴《鼠璞》云："令甲令乙令丙，乃篇次也。汉宣帝诏，令甲，死者不可复生。《江充传》注：令乙，骑乘车马行驰道中，没入车马。章帝诏，令丙，棰长短有数。当时各有篇次，在甲言甲，在乙言乙，在丙言丙，今人以法律为令甲，非也。"按《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云："令甲称其忠。"如淳《汉书》注云："令有先后，故曰令甲、令乙、令丙。"此即戴说所本。然《宋史·杨时传》："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则已如今人之称令甲矣。

公文

《三国志·赵俨传》："公文下郡。"《北史·苏绰传》："所行公文，绰皆为之条式。"今人上行下行之件，亦同此称。

文书

《汉书·刑法志》云："文书盈几阁。"《中论·谴交篇》云："文书委于官曹。"《世说·政事门》云："何骠骑看文书，谓王、刘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按今之文书，古亦谓之官书。《周礼》：小宰府"掌官契以治藏"，史"掌官书以赞治"。注云："赞治，若今起文书草也。"

照得

《朱子文集》云："公移卷中，每用照对二字，如照对《礼》经，凡为人子，不畜私财。又云照对本军，去年交纳人户云，多不胜举。间用照得者，惟约束侵占牓，及别集委官收采革米船隐瞒之条而已。所云照对，盖即契勘之义，照得则照对得之省文也。"按今公移皆用照得，盖自宋已然，而无有用照对者。

须至

《朱子文集》云："公移牓帖末，多用须至字，如云须至晓示者，须至晓谕约束者，看定文案申状，亦云须至供申者。"翟晴江曰：今公文中，以此为定式，问其义则无能言之者。据《欧阳公集相度铜利牒》云"无至误事者"，《五保牒》云"无至张皇卤莽者"，亦俱用之篇末，大抵戒之曰无至，劝之曰须至，其辞仅反正之间耳。

伏惟

林之奇《尚书解》云："如今人言即日伏惟尊候之类，使古人闻之，亦不知是何等说话。"按汉乐府《焦仲卿妻》诗："伏惟启阿母。"《北海相景君碑》："伏惟明府，受质自天。"则汉以来即用之矣。

施行

《能改斋漫录》云："今朝廷行移下州县，必云主者施行，本《后汉·黄琼传》语也。"《史记·萧相国世家》："便宜施行。"《汉书·京房传》："考功事得施行。"今皆用之。

甘结

《续通鉴》：宋宁宗时禁伪学，诏监司帅守荐举改官，并于奏牍前具甘结，申说并非伪学之人云云。甘结二字，似始见此。

遵依

今之遵依，即古之服辨也。《元典章》："凡府司官对众审讫，必取服辨文状。"按今律仍有狱囚取服辨条，注："服者心服，辨者分辨。"近易其名曰遵依，则有服而无辨矣。

移

《汉书·公孙弘传》："移病免归。"注云："移书言病也。"《后汉书·光武纪》："置僚属，作文称。"注引《东观汉记》云："文书移与属县也。"《文心雕龙》云：刘歆之《移太常》，"文移之首也"。

关

《文心雕龙》云："关者，闭也。出入由门，关闭当审，庶务在政，通塞宜详。"《宋书·礼志》载文移格式，有某曹关某事云，即今所仿行也。

准

周必大《二老堂杂志》云："勑牒'準'字去'十'为'准'，或谓本朝因寇准为相而改之，又云曾公亮、蔡京父皆名準，因避'準'而为'准'。其实不然，余见唐诰已作'准'，又考（原误为"收"，据《二老堂杂志》卷三改）五代堂判亦然。顷在枢密院，令吏辈用'準'字（以上三字原缺，据《二老堂杂志》卷三校补），既而作相，又令三省如此写，至今遂定。"据此，则南宋时已通行作"準"而今仍作"准"，又不知起于何时也。

仰

今官文书，自上行下，率用仰字，或谓前明往往以台辅重臣谪居末秩，上官不敢轻易指使，故寓借重之意，不知此字由来甚古，君之于臣，亦有用此者。《北齐书·孝昭纪》："诏定二王三恪是非礼仪体式，亦仰议之。"又宋太宗遣中使以茶药等物与希夷，仰所属守令，以安车软轮迎先生，则不始于前明矣。贾昌朝有《字音清浊辨》云："仰上声，下瞻上也；又去声，上委下也。"则不知所据何书。

白

《后汉书·钟皓传》："钟瑾常以李膺言白皓。"按今人谓陈述事义于上曰白，是也。

禀

今人由下陈请于上之语，率用禀字，翟晴江谓禀字未见出处，非也。禀为受命之词，亦有请命之义，《书·

说命》："不言，臣下罔攸禀令。"非禀字之出处乎？

申

《云麓漫钞》云："官府多用申解二字，申之训曰重，今以状上达曰申闻，施于简札曰申解，皆无重义。即如解字，古隘切，训曰除，而词人上于其长曰解，士人获乡荐亦曰得解，皆无除出之义，不知何故。"

详

《淮南子·时则训》："仲夏之月事无径。"注："当请详而后行也。"今由下请上之文曰详，似已肇于此。

吊

青藤山人《路史》云："今官文书中钓、调等字俱作吊，如吊生员孝试，应作调，而作吊，吊文卷查勘，应作钓，而亦作吊是也。"《寓圃杂记》云："官书中字，有日用不知所自而未能正者，即如查，音义本与槎同，水中浮木也，今用作查理、查勘，则有稽考之义；吊本训伤训悲，今用作吊卷、吊册，则有索取之义；票与慓同，本训急疾，今用作票帖；绰本训宽缓，今用作巡绰，此皆不得其解者也。"

県

《说文》："県，断首倒悬也。音读若浇。"《广韵》："汉令，先黥、劓、斩左右趾，県首，菹其骨，谓之具五刑。"按枭首之枭，依此当作県，然《汉书·刑法志》已作枭字，何休《公羊传注》亦有枭首之语（文十六年）。

枉法

史游《急就章》："受赇枉法忿怒仇。"注云："受人财者枉曲正法，反以为仇也。"按今之坐赃者，以枉法赃为最重，《唐书·李朝隐传》："赃惟枉法当死。"

处分

《南史·沈僧昭传》："国家有边事，须还处分。"《北史·唐邕传》："手作文书，口且处分。"按此二字史传中屡见，胡三省《通鉴音注》亦甚明，当作去声，音问。白居易诗"处分贫家残活计"，刘禹锡诗"停杯处分不须吹"，皆可证。时人谓近来多误读作平声，则非此二字之谓也。处分犹今言处置，自应读去声。若今人以被吏议为处分，则自作平声，谓分别而议处之也，与上所引殊别。

诖误

今人谓因事而失官者为罣误，当作诖误。此二字亦甚古。《史记·陈豨传》："赵、代吏人为豨所诖误劫略者，皆赦之。"《后汉书·寇恂传》："狂狡乘间相诖误。"《易林·履之革》云："讹言妄语，转为诖误。"皆作诖。

发觉

《汉书·高帝纪》："吏有罪未发觉者赦之。"《淮南子·泛论训》："县有贼，大搜侠者之庐，事果发觉。"《后汉书·梁松传》："数为私书请托郡县，发觉免官。"今官文书中犹习用此。

辞讼

近人称讼狱为辞讼。《汉书·薛宣传》："辞讼者历年不至丞相府。"《三国志·杜畿传》："民尝辞讼，有相告者，畿亲见，为陈大义，令归谛思之，自是少有辞讼。"

告示

古之条教号令，今统谓之告示。《荀子·荣辱篇》："仁者好告示人。"《后汉书·隗嚣传》："腾书陇、蜀，告示祸福。"则其来亦古矣。

邸报

《宋史·曹辅传》："政和后，帝多微行，民间犹未及知，蔡京谢表有'轻车小辇，七赐临幸'语，自是邸报闻四方。"邸报二字，见史始此。然《唐诗话》：韩翃家居，有人叩门贺曰："邸报制诰阙人，中书荐君名，已除驾部郎中、知（此字原缺，据尤袤《全唐诗话》卷二校补）制诰矣！"则唐时已有邸报之名矣。

花押

《东观余论》云："唐时令群臣上奏，任用真草，惟名不得草。"是除署名上奏之外，皆得用草，即花押也。《魏书》言崔元伯尤善行押之书，特尽精巧，《北齐·后主纪》言连判文书，各作花字，不具姓名。后人遂合二文，名之为花押，唐彦谦诗"公文持花押，鹰隼驾声势"是也。

舞文弄法

《史记·汲黯传》："张汤好兴事，舞文弄法。"又《货殖传》："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北齐书·孝昭帝纪》："廷尉、中丞执法，所在绳违，按罪不得，舞文弄法。"《梁书·武帝纪》："求谠言，诏舞文弄法，因事生奸。"则此四字由来久矣。

先斩后奏

《后汉书酷吏传序》："临民之职，专事威断，族灭奸轨，先行后闻。"注云："先行刑后闻奏也。"此即今人所谓先斩后奏者，今各直省督抚，遇重犯有先请王命即行正法之条，亦可谓之先斩后奏，即古人之先行后闻矣。

谩上不谩下

《宣政杂录》载，靖康初，民间以竹径二寸，长五尺许，冒皮于首鼓之，因其制作之法，谓曰："谩上不谩下"。按此语不甚分明，今人有"瞒上不瞒下"之语，似即本此，而以瞒为谩。

刁风

桂未谷曰："今之善讼者，谓之刁风。"此字循习不

察久矣。《史记货殖传》:"而民雕捍。"《索隐》云:"言如雕性之捷捍也。"吏胥苟趋省笔,以刁代雕耳。

六　曹

今上下衙门,皆有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房。《群碎录》云,此为六曹,相传为宋徽宗所设,是也。若《文献通考》言政和初,改各州推、判、参军为士、户、仪、兵、刑、工六曹掾,则为今经历、照磨之属,非吏胥矣。

门　子

今世官廨中有侍僮,谓之门子,其名不古不今。《周礼》:"正室谓之门子。"注云:"此代父当门者,非后世所谓门子也。"《韩非子亡征篇》:"群臣为学,门子好辨。"注云:"门子,门下之人。"此稍与侍僮相近。《唐书李德裕传》:"吐蕃潜将妇人嫁与此州门子。"《道山清话》:"都下有卖药翁,自言少时曾为尚书门子。"则竟属今所谓门子矣。

八字例

服官不能不读律,读律不能不读例,例分八字,则以、准、皆、各、其、及、即、若之义,不可不先讲求也。以者与实犯同,谓如监守贸易官物,无异实盗,故以枉法论,并除名刺字,罪至斩绞并全科。准者与实犯有间矣,谓如准枉法准盗论,但准其罪,不在除名刺字之例,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皆者不分首从,一等科罪,谓如监临主守职役,同情盗所守官物,并赃满数,皆斩之类。各者彼此同科此罪,谓如诸色人匠,拨赴内府工作者,若不亲自应役,雇人冒名,私自代替,及替之人,各杖一百之类。其者变于先意,谓如论八议罪犯,先奏请议其犯十恶,不用此律之类。及者事情连后,谓如彼此俱罪之赃,及应禁之物,则入官之类。即者意尽而复明,谓如犯罪事发在逃者,众证明白,即同狱成之类。若者文虽殊而会上意,谓如犯罪未老疾,事发时老疾,以老疾论,若在徒年限内老疾者亦如之之类。

戒石碑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此相传是宋乾德三年,敕郡国各立戒石碑,上勒"尔俸尔禄"云云十六字,盖采蜀孟昶之辞也。《容斋续笔》载孟昶全辞云:"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意,道在七丝。驱蝗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役是切,军国是资。朕之赏罚,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凡二十四句。但语皆不工,惟经表出者,词简理尽。按《玉海》载绍兴二年六月,诏有司摹勒黄庭坚所书太宗《戒石铭》,遍赐守令,重刻之廷石,《示儿编》亦以为太宗,而《雅俗稽言》又以为真宗,要皆以为采取孟蜀之言,惟《集古录》以为戒碑起唐明皇,特不见其辞。明皇择令一百六十三人,赐以丁宁之戒,其后天下为县者,皆以新戒刻石,所谓新戒者,即明皇之所颁,与孟蜀之语无涉。至《七修类稿》又载至元癸巳浙中《戒石铭》,别有四句云:"天有昭鉴,国有明法,尔畏尔谨,以中刑罚。"此十六字,则更不知所出矣。

卷　二

东瓯杂记

余寓居杭州五阅月,藉口于不以筋力为礼,酬应阔疏,惟时与王礼门观察、金亚伯少卿、张仲甫中翰,罗镜泉、许子双二广文,往复剧谈,以消日力。当事则与赵蓉舫学使、固莲溪将军屡有西湖之游,间为小诗唱答而已。而恭儿以听鼓应官,略无暇晷,委谳之狱,层见叠出,委查之件,络绎而来,自言两月中往复钱唐江已六度矣。一日,楚香中丞语余曰:"日来温州守缺人,敬叔可到班顶委,君能同往而不惮远行否?"余正色对曰:"此上台用人之大柄,余何敢以私意可否其间。"时恭儿方奉委三衢,查询要案未回。越日院檄即至,同班中竟有觊得而生妒心者,亦有知为瘠地而不屑就者。窃念东瓯为四十三年前旧游之地,彼时系由福州陆行,越福宁一府,入平阳、瑞安而至永嘉。此时由杭州东去,则皆行縢所未经,舟舆屡换,诚为周折,且由东路则须越严州、金华、处州三府,由西路则须越绍兴、台州二府,极边之郡,千里而遥,无怪英俊者之裹足不前,而爱我者为之踌躇至再也。而余业已浪迹江湖,游兴吟情,正因之勃发,遂尽谢招饯俗缘,刻日成行,随地随事,笔之于纸间,或铺之以诗,不自知其为老衰,亦聊以存一时之泥爪云尔。

首涂杂诗

悬车已六载,未能达乡里。一年再俶装,浪迹何所止。兹行聊自慰,就养名颇美。且偕子舍欢,都忘筋力弛。或较地肥瘠,或妒且或诋。是皆流俗情,但堪笑露齿。闭门谢饮饯,矻矻束行李。留供扁舟中,偷闲理故纸(时方校补《三国志旁证》,挟稿自随)。亦有惜别者,慰以相见迩。所惜一畦花,明春姑舍是(新种牡丹数十本,属赁屋者善视之而已)。

温州浙东郡,更在海东偏。佥言千里程,舟舆境屡迁。偪仄复偪仄,老衰非所便。我意殊不尔,怀安岂能贤?有家未得归,远近奚择焉。况我旧游地,回头卅三年。昔为饥驱客,今学地行仙。江山旧识我,但饶雪盈颠。朝发富春渚,暮过鸬鹚原。举杯看钓台,诗兆非偶然(八月间《观潮诗》:"退心便拟乘潮去,直溯桐江上钓台")。顺风更相送,无烦百丈牵。飞腾越三州,吟情早轩轩。

永嘉本古郡,古来山水滋。华盖矗其颠,瓯江周其湄。谢客有池楼,右军有墨池。往时贤太守,卧理自所

宜。比年萃渊薮，海水方群飞。屡报蛟鳄警，且防犬羊窥。莫矜斗山险，但为孤屿嬉。居安不弛备，万事凭一麾。专城即长城，庶其敬听之。

迢迢桃花岭，登降六十里。其高切青冥，其势尚迤逦。虬松作山骨，修篁被岩趾。我来方贞冬，小阳春可喜。柏花白如梅，红叶衬其里。一重复一掩，时复露剡麓。近山竞平揖，远山可俯跂。万朵青芙蓉，簇簇落眼底。名同斤竹佳，路颇仙霞似。遥开台宕奇，雄控瓯括峙。绝顶境愈幽，豁然洞门启。所以怀玉仙，直将剑阁拟(杨文公诗有剑阁之比)。

青田蕴名胜，久擅山水窟。石门仙所都，旧是洞天一。门前千重云，门内数片石。容可万人余，想自三古辟。最奇一条水，云外泻千尺。其端若匹练，天绅绚绝壁。其末如散巩，滃滃雨韬日。或署为仙泉，或题作喷雪(皆洞中亭名，见志乘中，今不可考矣)。惟余《圣水碑》，斑驳字犹赤。亦有磨崖诗，未足称名笔。开自康乐公，重以诚意伯。人杰地始灵，我惟眷陈迹(洞中有诚意书院，堂中有刘文成公像)。

山行日日晴，徒侣无怨咨。夏湖甫登舟，浓云先四垂。颇闻大田乾，麦苗方待滋。冬温亦可虑，洒润良所宜。船背忽送响，溪心暗增肥。既免沾湿苦，无愁滑路危。一酌聊自快，卧成喜雨诗。转枕天已明，船窗漏朱曦。洗 眼人东嘉，悠然卸征衣。

夏湖舟行诗

自处州至夏湖登舟(俗又称为下河)，中经青田入永嘉，皆顺水，而沿途多滩，舟行荦确中，颇似吾闽建溪，但不如建溪之艰险耳。距温州郡城百里而盈，即须候潮，盖本系顺水，为潮所冲，反其逆流，故又必俟退潮，始克随潮前进。此江自青田县承处州府大溪，东经七十二滩，流人永嘉境内，始安流少石，因称安溪，又绝似吾闽自困关至竹崎关一路，故余有诗纪之云："笋将换得木兰艘，荦确声中走怒泷。七十二滩都历遍，安溪真似竹崎江。""诗思迟于下水船，瞥来双塔涌中川。推窗细认江心寺，已隔前尘四十年。"

过温州旧事

乾隆四十四年己酉，余先叔父太常公，以庶常人京散馆，途出温州，访张莪圃先生慎和于分巡道署，张与公为乙未会试同年，话旧甚殷。时海盗充斥，温与吾闽接壤，盗案之到官者，月常百十起，大半皆闽人，而诬扳者亦多，甚至水师弁兵，妄拿无辜，以觊功赏者。适有吾闽渔船五十余人，为盗匪所扳，公熟闻其冤，为言于张，登时讯释，舆论翕然，此五十余人者，遮道拜谢而去。越十五年为嘉庆九年甲子，余亦薄游东瓯，时分巡道东粤陈观楼先生昌齐，为先资政公会试荐卷师，先生本词坦老宿，余以门下晚生礼进谒，甚承款接，谈艺极欢。适有同邑长乐渔船无辜被扳者，其数亦五十余人，余为乘间言之，登时饬县尽行开释。吾乡人在温州商贩者甚多，一时欢声雷动，谓前后十余年中，方便功德，遥遥相对，不谋而合如此。今相距已数十余年，而温郡东关外，吾闽商贾尚啧啧乐道其事。惟念太常公及余，彼时皆不速之客，信宿其地，而各有此一段善缘，今恭儿以一麾莅止，手握郡符，诚以康济为心，亦何善不可为，何冤不可理，因述旧事以勖之。

永嘉闻见录

余在武林，行箧本无多书，温州道阻且长，更未便于携带，计惟于到日从事一瓻而已，而孙雨人学博同元语余曰："此间文献销沉，除府、县志外，直是无书可借。"余为惘然。学博为诒谷先生志祖哲嗣，能世其家学，著作哀然，司铎永嘉垂二十年，余久耳其名，一见遂如旧相识。晤谈之次日，即出所著《永嘉闻见录》两卷相示，则积十馀年之力，攟摭坠简，辨章旧闻，与夫山川之显晦，祠廨之兴废，旁及方言物产，靡不广记而备言之，余粗为披寻一过，已如获异宝。学博今年七十有七，而老学不衰，健谈靡倦，俾余得稍知东瓯故实者，独赖此人此编，则虽无书可借，不为忧矣。又学博为余言："永嘉学中有两茂才佩云、裔云者，爱客礼贤，喜储书籍，家有园林之胜，近人称为曾园，来斯地者，必往游焉，将来可为借书地也。"余心识之。

温处道署

康熙中，铁岭高且园公其佩分巡此邦，即题道署后园为且园，有小轩，额曰剜绿轩。余于嘉庆甲子游东瓯，谒陈观楼先生，先生携余游且园，见轩名而疑之，不敢质也。后十余年，朱沧湄先生文翰继任此职，乃考之曰："此间俗相传为冠绿轩，按冠字从寸，此扁字分明从刀，宋人有诗云'剜破琉璃绿一方'，似即名轩之义。剜字本应作剜，亦可省笔作刓，其从完作剜，想有所本，要即剜、刓之通假字耳。"沧湄先生之言如此，亦未知当时果是此字否，要殊胜呼作冠绿耳。沧湄先生有自制楹帖云："妙作画图观，五色目迷高铁岭；恩叨江海住，三年心醉白香山。"甚工切，余已录入《楹联三话》中。昨庆云圃观察廉招余饮园中，始知旧分十景，惟剜绿轩尚是高公旧迹。乾隆间，三韩徐公绵复加修扩，有衔远山亭、筠廊、藤花径、亦舫、养竹山房、小春草池、莲勺、梅花书屋、松花石斋之目，各系以诗，并为《小记》勒石。此后昆明杨公潢又有《重葺且园记》及诗，汾阳韩芸舫先生克均有《且园栽花记》，亦勒石壁间，惟余师静乐李石农先生銮宣五古十首，则词意俱超，实足为此园增重矣。

温州郡署

建炎三年己酉十二月，金人入临安，高宗航海，至庚戌正月二十一日入温州港，二月一日次温州江心寺，赐名龙翔，十七日幸府城，驻跸州治，三月十四日降旨移跸，十九日发温州，遂自定海还越州。此见《建炎笔录》，《乐清县志》引之。盖宋高宗实驻今郡廨三十二日，今廨内外规模壮丽，而遗迹无一存者，惟东客厅中

有柱础四方，又两半方，石色灿然，雕镂精致，迥非寻常廨舍所有，其为当时旧物无疑。忆余巡抚桂林时，节署为前明德藩旧址，其规制极恢闳，而旧物亦无一可考，惟二堂后两大门兽镮，铜质极精，雕镂极细，外间所未(睹)，亦可信为王府之遗，恰与东瓯柱础，可成匹对。按旧志载晋太宁间，州署建于华盖、松台两山之间，谢灵运、颜延之典郡，多亭阁园池之胜，今皆无可考。又《浙江通志》载温州郡署中，有瑞景楼、红萼楼、中山亭诸胜，今皆废。乾隆二十四年郡守李琬重修中山亭，今仅存遗趾。道光乙未南丰刘养云太守煜于署东修葺池馆，题曰二此园，盖取"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之义，自为之记。园中强分八景，曰阅音山馆，曰碧净玲珑馆，曰味无味斋，曰九折廊，曰墨池，曰品雪龛，曰笔峰亭，曰转玉洞，其哲嗣彝生明经斯恒有《二此园八咏》，并勒石于古柏轩之左近，又渐就圮废，余谓恭儿曰："此园不可不修，倘得补实此郡，必当刻日兴工，今权篆之日月久暂不可知，且矢此愿可也。"

郡署楹联

郡署旧为建炎驻跸之区，故制度崇宏，屋宇委属，为两浙十一郡署之冠，惟自外堂以至内廨，楹柱无一佳联留题，岂以前官斯土者，皆不屑为此耶？自恭儿莅任，始于东客厅中制一额，曰"节俭正直之堂"，而于楹柱书"政惟求于民便，事皆可与人言"两语。盖余初出守荆州时，曾书此十二字于客座之旁，恭儿至今服膺不释耳。既又欲制公堂联语，考昔贤守郡者，以王右军、谢康乐为最著，故县中有王谢祠之建，此间山海要区，今昔情形顿异，有未可以王、谢之卧理概之者，余令其稳括此意为之。越日，恭儿即以拟句呈云："要地寄一麾，须常念海山深阻；旧堂共千载，敢但希王谢风流。"虽亦常语，而尚质实不浮，因即令其揭诸堂楹，以谂观者。

东瓯王庙

温州旧迹，以东瓯王庙为最先，犹吾闽之祀无诸也。旧志载："东瓯王庙在华盖山下。王姓驺，名摇，越王句践七世孙，为秦所灭，遂率其民从诸侯灭秦，又从汉灭项籍，惠帝三年封东海王，没葬瓯浦山，因立庙焉。明以前，皆称永嘉地主昭烈广泽王，洪武间，始诏定为东瓯王。"按汉封号本曰东海王，特以都东瓯，故共称为东瓯王，而《史记》已有东瓯王之号，故明祖遂仍之。考驺摇之被灭于秦，当在始皇之三十三年丁亥略取南越地时，越八年为汉高祖元年，其佐灭秦灭楚，当即在此数年中。又越十五年为惠帝三年己酉，始举高帝时越功，立为东海王，都东瓯。其卒年无可考，而《史记·封禅书》载越人勇之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至百六十岁，后世怠慢，故衰耗。"敬鬼得寿，言固荒诞，而百六十岁之语，必是当时相传如此，非尽无稽，惜别无所征，但言东瓯王，亦未知即属驺摇否也。

王右军墨池

今温州郡署东偏有墨池，旁有石刻"墨池"二大字，相传为王右军守郡时所凿，而镇戎署中亦有之。或云彼是真迹，而此是后人附会者，或云镇署之墨池，初亦没于民间，而后理出之者。余谓《晋书·王羲之传》并不言其守永嘉，惟郡、县旧志，皆承宋、元数修之后，纪载凿凿。旧志《祠祀门》有王谢祠，在华盖山下，祀晋郡守王羲之、宋郡守谢灵运。邑人王叔杲有《王谢祠记略》云："两贤治郡之绩，虽世远莫详，而任敬序(原误为"亭")《郡志》尝曰：'永嘉自东晋置郡以来，为之守者，若王羲之治尚慈惠，谢灵运招士讲书，由是人知向学。'盖并以循吏称，而声迹流播，泉曰墨池，堂曰梦草，坊曰康乐，民至于今称之。"又《郡志·坊表门》有五马坊，谓王羲之守郡，尝控五马出游，故名。又引万历旧志，谓墨池在城内墨池坊，王右军临池作书于此，米芾书"墨池"二大字。又叶式《墨池记》云："右军刺温，多惠政，暇辄复临池。其制方，其水冽。或云即右军涤研所，至今水面时时见墨点如科斗，汲之无有。"又石门劳大与《瓯江逸志》云："温州自百里坊至平阳畤百里，皆种荷花，王羲之自南门登舟赏荷，即此地。"又旧志载城北八里有华岩山，中有黄岩洞，其石可为砚。王右军帖云："近得华岩石砚，颇佳。"又引谢灵运《与弟书》云："闻恶溪道中九十九里，五十九滩，王右军游此，尝叹其奇绝，遂书'突星濑'于石。"又云，郭公山有富览亭，额系王羲之笔。亭久圮，字迹犹存。凡此皆右军在永嘉之实事，想宋、元以前尚有他书可征，不能因《晋书》本传偶未及之，遂断为右军必未守永嘉也。今署东墨池上，隶书石刻"墨池"二大字，跋云："《郡志》载右军为永嘉太守，于署凿池，曰墨池。考《晋书》，右军无守永嘉事，池之有无，疑信间耳。"前守刘君，讳德新，嗜古士也，因亭前有方塘，石刻'墨池'字以实之，岁久剥落，余修葺公廨，恐前人之意遂湮，命儿子墉作隶体重镌焉。传信欤？传疑欤？俟论定于博闻之君子。乾隆强圉大渊献厉相月书于署东之留闲轩。斟城李琬。"按李系山左寿光人，乾隆丁亥戊子间守郡，距今不及百年。此石刻语意游移，殊不足为墨池重，但惜米襄阳旧迹，不知何时为大力者负之而趋耳。又按《四朝闻见录》云："留元刚，字茂潜，以宏博应选，使酒任气。永嘉刘锡祖、父掩据羲之墨池且百年。后为世仆所发，公断其庐，得池于卧内，刘氏遂衰。"留茂潜为丞相申公之子("子"当为"孙")，建炎中知温州军州军，当时此事甚伟。所可笑者，刘氏以前贤名迹，掩之卧内，不知是何肺肠耳。

二十八井

《郡志》言郭璞捍城时，凿二十八井，以象列宿，今俱无可指名，惟城中有最著之井数处，或即在二十八井之中。一为县学署中之炼丹井，井阑用青石六方，砌成六角形，内分刻阳文"容成太玉洞天"六大字，旧传王右军书，余尝觅得，拓纸视之，殊未敢信；阑外向南，又有

阳文石刻云:"至治癸亥,菊月丙申,朱善敬立,庄严胜事。"四行凡十六字,亦莫详所自也。一在巡道署且园之后,有水一区,中立石柱数条,内有一条刻"古井"二字,则其下必有一井也。一在府署东偏墨池中,有石甃一区,想亦系古井久湮,因凿池而得井,故特表出之。一在东山书院谢祠阶前,井阑内面石刻云:"开元寺僧利卿,谨舍净贿壹拾叁贯文有余,重修义井一口,并置井阑甃砌等,所期福利上答四恩,下资三有者。时至和元年甲午岁十一月二十七日题记耳。"(孙雨人曰:"净财字屡见唐、宋石刻,净贿二字颇新。又耳字可笑,唐、宋人舍塔等石刻题字,常用此字作收,亦相沿俗习,不求甚解也。")一为东门内横井巷有大井,石阑内横刻"天宿"二字。余如《县志》所载,兴文坊有井,道爱坊有井,康乐坊有二井,简讼坊有井,永宁坊有二井,间政坊有井,甘泉坊有井,寿宁坊有井,集善坊有井,宝珠坊有井,亦不过十二井,于二十八井之数所佚多矣。

容成洞

《郡志·山川门》华盖山下,引万历旧志云,郡城九斗山,此山锁其口,有容成太玉洞,道书为天下第十八洞天,有石龟潭、三生石、青牛坞、丹井、蒙泉诸胜。按《广舆记》云:"黄帝时容成子修道处,宋仁宗遣使访之,但有三生石存。"今永嘉学署,即容成洞旧址。署后土阜上,面南,有石如屏,高约四尺,上宽约四尺余,下带尖势,无字。其右又斜立一石,高亦相等,向西南面者亦无字,向东北面者居中镌篆体"三生石"三大字,篆字之前镌隶体"太玉洞天教主长溪张大光印证"十一字。长溪为吾闽之霞浦,张大光曾为永嘉教谕,即霞浦人,见府、县志。后又镌"中书舍人柳楷重摹"八字,据《郡志·选举辟用门》载,明瑞安县柳楷,童子中书舍人,即其人也。但此未知即系宋高宗(疑当作"宋仁宗")所访之石否?柳款明言重摹,恐字非旧字,石亦非旧石矣。

飞霞洞

飞霞洞在积谷山上,相传东汉刘根隐此,乘赤霞至天台访紫灵君,故有飞霞之名。洞倚城墙,其旁有大樟树,后人因树建楼,老干横出窗外,人皆呼为卧树,最为奇观。前人题咏者颇少,余前游诗,仅有"卧树犹存六代心"七字,未足以尽其胜,余师李石农先生,有用韩公《山石》韵七古一章,甚壮,诗云:"豫章树大石罅微,老干出罅神龙飞。耽耽楼阁压不住,攫(当为"攫"字之误)空夭矫鳞鬐肥。天公有意弄奇诡,树耶龙耶知者稀。岂是刘根亲手种,千年仙去猿鹤饥。不然根盘节错等闲事,何以倒悬横卧裂石穿岩扉!我来留云亭上坐,茶烟竹籁摇烟霏。兴酣飘飘出尘表,鼓动细枝青十围。高排天阊下地轴,白云如海风吹衣。步虚偶弄白玉琯,脱屣不受红缰鞿。大呼一声骑树去,婆娑游遍沧溟归。"又余同年朱文定公士彦一长歌,尤卓荦不群,今并录之,以张此树故实,云:"昔陟戒坛寺,卧龙之松一见之。今游飞霞洞,卧树之楼乃尤奇。仙人何年种石壁,半空挺出轮囷姿。传闻此地昔日著灵怪,青牛罔两毋乃尔所为?空山偃仰千百载,樵苏匠斧了不知。楼头百尺足高卧,下视万木真卑卑。豫章之材古所重,往往溜雨存其皮。此木或是谢公植,甘棠遗爱留今兹。世间万物各赋命,老寿岂可常理期。秦松久闻称位号,孔桧仅得延旁支。海风飒忽晚潮响,相逢我亦津梁疲。摩挲礧砢三叹息,岩栖尚有至和碑。"余兹游亦补作一诗云:"又作飞霞古洞游,重看大树阅千秋。仙株岂果刘根种,美阴真从谢客留?已觉山楼遮不住,莫教地轴隘难收。也应回首邱山重,若更横行那得休!"则因物起兴,又别有感触矣。

飞霞洞口题名

飞霞洞口有石碑,刻"至和二年乙未夏六月下旬休,新酿报熟,佳果探成,清泉可漱,芳树堪倚,郡守陈求古率通判王希颜、邑令孙奕台会于岩石之上,醉书以记"。孙雨人学博曰:"《永嘉志职官门》,知县仅有孙奕,并无孙奕台,今碑外用砖瓦砌一神龛,其字大半为砖瓦所掩,不能全读,惟奕字下确是台字,会字上俨是寿字,恐其中有脱误之字。久之始从友人借得碑石全文读之,则台字下、会字上脱'幙陈确从事赵颉、杜仁寿'十字,顿释胸中之疑,惟台幙二字难解,或幙即幕之变体,处州丽水南明山高阳洞亦有'郡幙刘辅'之题名,可以互证。"余谓此说诚是,幕字移下巾于左边,即为幙字,台幙犹今人之称宪幕耳。此是北宋石刻,此说可入《两浙金石志》也。

戏彩堂

《温州府志·职官门》有通判赵屼(原识为"岘",下同),《古迹门》载戏彩堂,引《方舆胜览》云:"在倅厅,通判赵屼迎其父清献公抃就养,因名。苏子由有《寄题戏彩堂诗》云:'春晚安舆遍浙东,永嘉别乘喜无穷。橐装已笑分诸子,吏道何劳问薛公。堂上寿樽诸掾集,室中麈论万缘通。兴阑却返林泉趣,幕府长留孝悌风。'"按东坡有《次韵子由送赵屼归觐钱唐遂赴永嘉诗》云:"归舟转河曲,稍见楚山苍。候吏来迎客,吴音已带乡。言从谢康乐,先献鲁灵光。已击三千里,何须四十强。风流半刺史,清绝校书郎。到郡诗成集,寻溪水溅裳。芒鞋随采药,茧纸记流觞。海静蛟鼍出,山空草木长。宦游无远近,民事要更尝。愿子传家法,他年请尚方。"王注:"次公曰,屼,清献公之仲子也。清献守杭,屼将倅温,先归觐亲,而后之官,过南都,子由作诗送之,时先生在徐,次其韵。"今子由《戏彩堂诗》已载《温州府志》,则此诗似亦应补录入《永嘉县志》。余别杭州时,同人有举此事为颂者,余曰:"迎养事固相类,然如赵清献公之清风亮节,已未易攀跻,更安得有眉山兄弟之诗,足以张其事,以传诸永久哉!"

英济庙楹联

温州瑞安门,俗呼大南门,出城半里许,有英济庙,

俗呼白马庙。相传神为昭明太子，既无旧碑可考，里人亦无能详其原委者。庙中有潘宗耀楹帖云："白马溯光仪，彩仗霓旌，尚振英风昭肸蚃；黄麋谈故事，仁浆义粟，长传闿泽济嗷鸿。"跋云"英济庙神灵最著，里俗相传梁昭明太子拯饥来此，时乘白马，故又称白马庙"云云。按《郡志》未载此事，前史亦无可征证，昭明何以能来温拯饥，事属茫昧，惟此联尚非俗笔，适余辑《楹联三话》，到温州旬余日，偶入庙睹此，因附录之。孙雨人学博云："《续雁荡山志》载，卧云禅师重建罗汉寺于谷内芙蓉峰下，劚地得古石碑，高二尺，阔一尺，文曰：'昭明太子肇基，建号昭明禅寺，及造宝塔一所，以奠温庥康盛者。大梁大通元年丁未岁上元志。'考《梁书》，太子统以中大通三年辛亥四月卒，始谥昭明，岂有五年之前，先有立号刻石之理，殊不可解。余谓此碑必好事者所为。"若此碑果真，则是唐以前所遗，当为东瓯第一贞石耳（程浩《雁荡开山说》、李象坤《雁山志余》并载此事，《乐清县志》已辨其诬）。

永嘉忠义节孝祠楹联

永嘉县学之东偏，旧有忠义节孝祠，嘉庆初为飓风所圮，嘉庆末始重建，朱沧湄观察文翰为碑记其事，又各为之楹联。忠义祠云："近圣人之居，容光必照；遵海滨而处，明德惟馨。"节孝祠云："儿女尽能之，一点热肠，三分血性；家庭常事耳，察乎天地，通乎神明。"余皆录入《楹联三话》中。

浩然楼

江心寺西偏有浩然楼，相传为孟襄阳题诗遗迹，因建此楼。秦小岘先生谓楼名不应直斥前贤之名，改题为孟楼，镌跋于额纪之。余按，谢康乐《游孤屿诗》，铺陈景物，言不及寺观，旧志载唐咸通中始建东塔，宋开宝中始建西塔，至建炎驻跸于此，而丛林始盛，则是楼当亦成于宋、元以后。楼之西为文公祠，盖信国公流寓旧址，拜瞻遗像，正气如生，始恍然于浩然之名，实寄尚友之概，与襄阳两不相涉，小岘先生之改题，似未深考。忆余四十三年前登此楼，曾私辨之，而系以诗云："凭栏泼眼尽秋光，城树村烟俯莽苍。历览敢希谢康乐，标题漫借孟襄阳。江山如此清辉在，人物当年逝水忙。谁识浩然留正气，西偏丞相有祠堂。"故人郭频伽明经麐极以为是，曾编入《灵芬馆诗话》。今年重登此楼，则楼中有近人一联，跋语所见亦与余同，而寺僧游客，亦尚同声称为孟楼，可笑也。余前诗专辨浩然楼旧额不必改题，而于江心寺之题面题情，实未赅括也。兹游周览寺中略遍，又偕吴平一思权、程介笙祖寿二郡丞及恭儿饮于浩然楼中，游事视前较畅，因补成七律一首以纪之。俯仰四十余年而诗不加进，姑录附此，但益汗颜而已，诗云："江上诸山对酒杯，江心古寺忆曾来。建炎旧事徒增慨，信国遗风亦可哀。漫借孟楼作诗话，更无谢客擅清才。天涯水气长如此（杜诗："孤屿亭何处，天涯水气中"），四十余年首重回。"

池上楼

《永嘉县志》载池上楼，引《太平寰宇记》云，谢公池在州西北积谷山之东，谢公梦惠连，得诗如此。又引万历《府志》云，在丰暇堂北，今久已无存。或云在今城守营守备署中。余询之孙雨人学博，据云，今积谷山俗呼为东山，池似即在今东山书院左右，十余年前，郡人张鉴湖观察瑞浦致仕回籍，曾乞蔡生甫先生之定书池上楼扁字，就东山书院之前购隙地十余亩，辟为亭馆，颜曰如园，临池建楼三楹，即将蔡扁县挂其中，以存谢公之旧。若营署之旧迹，别名梦草堂，是明人旧迹，与池上楼全无涉也。

江心寺门联

孙雨人学博《永嘉闻见录》云："江心寺外门旧有联云：'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散，朝长长长长长长长消。'旁署'宋状元梅溪王十朋书题'。余谓此等似巧实拙，断非梅溪手笔。即如联意，亦止须'云朝朝朝散，潮长长长消'，何烦重叠至八字耶?"并引蔡葵圃之言曰："题曰宋，曰状元，本人断无此款式，其为好事者假托无疑。"忆余四十三年前到此，亦曾目击此联，以其费解，笑置之。旋里后，乃知闽县乌龙江之东山上罗星塔，旧有七字联，不知何人所撰，其句云："朝朝朝朝朝朝夕，长长长长长长消。"过客皆不知所谓。相传康熙中，有一道人到此，读而喜之，众请其说，道人笑曰："此山为海潮来往之区，此联出语第一、第二朝字上平声，第三朝字下平声，通作潮字，第四朝字下平声，第五朝字上平声，第六朝字又下平声，凡下平声者，皆应作潮字读；对语第一、第二长字平声，第三长字上声，第四长字平声，第五长字上声，第六长字又是平声，如此读之，自不烦言而解，不过是言潮汐长消而已。"言讫，道人遂不见，或以为纯阳现身也。按此塔联与寺联字句互异，共为仙笔与否，不可知，而塔联似较简明有意趣，故余曾录入《楹联续话》中。学博言道光壬辰，风痴大作，此联吹入江中，不知飘流何处。而余今冬重游，则寺门仍有此联，却无前款，后题"章安蔡朝珂重录"。

江心寺楼联

江心寺楼上，楹帖甚多，余同年李芝龄尚书一联，最为时所传诵，句云："青山横郭，白水绕城，孤屿大江双塔院；初日芙蓉，晚风杨柳，一楼千古两诗人。"此外朱沧湄观察亦有句云："长与流芳，一片当年干净土；宛然浮玉，千秋此处妙高楼。"亦颇超脱。又楼外小柱上有沈茂才步云集唐人一联云："潮平两岸阔，江上数峰青。"亦尚自然，此则闻之孙雨人学博，余两度登楼，实皆未见此联也。按芝龄尚书"初日"、"晚风"八字，是合谢康乐、孟襄阳言之，二公皆与孤屿有关，可称巧合。而徐铁孙权守荣一联云："众山遥对酒，孤屿共题诗。"则直书孟襄阳之句，且跋云："书此以实孟楼之名。"是为小岘先生扬其波，殊可不必矣。余前游有诗而无联，

近始补制一联云："风景不殊，四十年余旧泥爪；江山如许，二千里外小金焦。"

谢公亭

江心寺西偏有谢公亭，考杜少陵《送裴虬尉永嘉诗》："孤屿亭何处，天涯水气中。"据《太平寰宇记》，孤屿在温州南四里永嘉江中，屿有二峰，谢灵运所游，后人建亭其上，而《县志》乃有谢公亭不知废于何时之语。绎杜老诗意，则唐时亭已无存，而明人何文渊（宣德时永嘉郡守）有《谢公亭记》，林彦有《登谢公亭诗》，（并见《永嘉县志》）似唐、宋以来，此亭乃屡废屡修矣。

文公祠

江心寺有文公祠，祠壁有石刻信国公像，为前巡道秦小岘先生所摹，有赞有诗，并系以跋，跋云："《温州府志》及《永嘉县志》俱称德祐元年，公与陆秀夫、张世杰在江心寺同立益王，非也。《宋史》：益王昰、信王昺以德祐二年春同走温州，陆秀夫追及于道，张世杰自定海至，奉益王为兵马都元帅，昺副之。是此时公并未在温，无同立益王之事，迨益王入闽，公始自高邮泛海来温，上表益王劝进，召至福州，拜右丞相，改封信王为卫王，皆德祐二年事，《县志》称德祐元年亦误。"案此跋似未深考，今府、县两志并无文天祥同立益王之文，且俱明标德祐二年，不知小岘先生何所据而云然也。小岘先生有一联云："杜宇声寒，柴市一腔留热血；梅花梦断，瓯江千载泣忠魂。"颇工丽，然尚不如彭清典联云："孤屿有邻，喜得卓公称后死；严陵在望，直呼皋羽哭先生。"尤为警切矣。又有一长联云："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古谊若龟鉴，忠肝若铁石；敢问何谓浩然之气，在地为河岳，经天为日星。"初闻此联语，极为叹赏，而不知何人所制，今乃知为李石农师所题。盖信国大魁日，出王伯厚之门，"古谊"二句，即其卷中评语，不独忠肝铁石，信国果践斯言，而伯厚之具眼知人，亦为龟鉴矣，此吾师所谓久要不忘也。若非稽此故实，鲜不疑上联所作为何语耳。

卓公祠

文公祠之旁为卓公祠，祀前明户部侍郎卓忠毅公敬，从前纪载各书，率称卓忠贞祠，实沿误也。公旧有祠，前明中叶，奉诏建在郡城南隅，湫隘不可理，万历间郡守卫承芳始移建于江心寺文公祠之右。岁久倾圮，我朝康熙中，郡人陈孝廉振麟倡捐重修，乾隆丙子，督学使者吾闽雷翠庭先生鋐，复率永嘉崔邑侯锡重修，甲午，曾邑侯唯亦从事焉。顾规制稍狭，祠中名流（牓）联及过客题咏，少所概见，视文公祠喧寂迥异，为之怒然。按史传载建文初，忠毅尝密疏言："燕王雄才大略，酷类高帝，北平形胜地，金、元所由兴。今宜徙封南昌，万一有变，亦易控制。"疏入，召问，叩首曰："臣所言，天下至计，愿陛下察之。"帝默然，事竟寝。燕王即位，责以建议徙封，离间骨肉，然犹怜其才，命系狱。姚广孝故与有隙，进曰："敬之言诚见用，上讵有今日乎？"成祖不得已，斩之，且夷三族，慨然曰："国家养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耳。"焦弱侯竑作《祠记》，叙述独详备，所当镌之祠壁者也。祠中有旧联二，颇沉著，一云："祠接谢亭，亦有文章惊海内；忠符信国，并悬肝胆照江心。"系雷翠庭先生所题。一云："沥悃陈谟拒不庸，遂使奸邪误国；捐躯赴难同一死，却教沟渎无颜。"系诸城窦东皋先生光鼐所题。翠庭先生又有一扁云："忠炳几先。"亦极警切，名人手笔，故自不同。余亦思学制一联，而屡不就，漫缀一诗云："湛族当年泪不收，江心遗庙尚千秋。敢言养士真收报，恨不移封作隐忧。末路可怜病遭虎，故山应悔错骑牛。革除旧事谁相理，赖有天朝谥典优。"

双忠祠

双忠祠在华盖山上，康熙中题请崇祀温处道陈丹赤、永嘉令马琾，皆殉耿逆之难者，祠额系御书，盖异数也。按陈丹赤系吾乡闽县人，康熙十三年任温处道，觐回，中途闻闽变，兼程抵瓯，与绅民誓固守，以待援师，为献城叛镇所胁，被害，赠通政使，谥忠毅，祀名宦，吾乡陈秋坪先生登龙之高祖也。《郡志》中小传，数语寥寥。忆余少时，即读林畅园师茂春诗集，中有长歌一首，叙述详备，足以传忠毅公，因亟录出，以备他时修志者之采择云尔。题云："陈君秋坪，出其高祖温海道佥事忠毅公遗像见示，为作长歌以赠。"云："我朝定鼎际初载，版籍河山尽四塞。碧海鲸鲵取次清，罗平妖鸟谁留在。恩波带砺策殊勋，炙手封藩势绝伦。桂宫自辟铜龙寝，芝册亲镌铁券文。狼烽忽报闽南起，吮血磨牙等封豕。东海凫毛预告妖，三山鱼烂愁难止。凭陵杀气亘中霄，竖子迎降翻见招。箭锋直抵钱王塔，斗舰纷乘罗刹潮。陈公本是英雄士，两浙门庭左右倚。须戟全因愤激张，孤身不畏流离死。蜂屯蚁聚在边封，独力支持恨不穷。辛苦量沙怜道济，艰难誓众泣臧洪。岂知扼虎雄谋壮，叛魁已入军符帐。盗钥逢孙启北门，浑戈朱序临淮上。忠肝赤胆气慨慷，仗剑临戎愤莫当。睢阳甘向危城陨，卞壶都因骂贼亡。天弧一日歼群丑，凶徒自献藁街首。劲节当邀延赏恩，贞名合并旂常寿。至今后嗣袭余芬，遗像棱棱此日存。乌衣本是诸王后，敝履谁知楚相孙。故家遗物愁萧索，一领青衫甘落泊。题柱羞过司马桥，叨荣难上孙弘阁。百年旧德尚如新，振奋终期此日身。卧看云霄盘健翮，不愁沧海兀穷鳞。"余里居时，熟从秋坪先生游，忠毅公遗像，久已瞻仰矣。

王梅溪逸事

江心寺僧某（曩阅说部，载其事，今并书名、僧名俱忘之），有道行，适王梅溪读书寺中，僧识其非凡，常敬礼之。寺前有临江片地，屡筑屡圮，每工甫就，辄有龙来搅翻，僧某思所以止之。一日，饮梅溪酒，乘其醉恳之曰："江岸有一片地，是居士主之，今求舍与老僧，以便畚筑，何如？"梅溪曰："如何舍法？"僧曰："但求舍字

一纸，署名注押可矣。”梅溪如言付之。越日兴筑间，龙复来，僧以舍字遥示之，龙即帖然而去。梅溪为宋代名臣，其能孚及豚鱼，宜矣。又《瓯江逸志》载，梅溪之大父格病笃，思得鲫鱼，方盛暑，不易致，梅溪之父辅祷于井，钓得巨鳞以进，父病旋愈，时梅溪年十一，亲见之。此与王祥卧冰事相类，孝感之门，又宜其克昌厥后矣。

卓忠毅谥

瑞安卓惟恭侍郎，《明史》有传而无谥，万历间《府志》，载庐陵刘球，为之私谥忠贞；康熙间《府志》，载隆庆初，诏录革除诸臣谥，敬曰忠贞；而《静志居诗话》则云：顾锡畴典礼容台，始定革除事，实赠敬太子太保，谥忠贞。似又在崇祯间，言人人殊。至我朝乾隆四十一年，诏赐公谥忠毅，而公身后易名之典始定，足以慰公于九原，前后歧说纷如，皆可不问矣。

卓忠毅逸事

《府志》末载卓忠毅逸事一则，惜不言所据何书，甚可以资谈助，因录之。其词曰：“卓敬年十三，读书宝香山中，一夕夜归，遇暴风雨，迷失路径，遥见林外火光，趋赴之，乃一小院，中有读书声，叩门，一童应声出曰：‘先生知郎君来，使吾相候。’卓仰视门扁，题曰体元，入见一老翁坐灯下，卓前揖之，翁起劳苦曰：‘深山风雨昏黑，得毋惊乎？’卓曰：‘此吾晨昏之常，但恐贻亲忧，得一烛寻归路可矣。’翁笑曰：“山中那得有烛，郎君且燎衣。’卓起解衣，问童子曰：‘翁为谁？’童子曰：‘先生不欲人知名，但称逍遥翁。’又问：‘子何名？’曰：‘少孤。’卓疑为隐君子也。更前致敬曰：‘余家只在山下，往来山中至熟，未闻有体元院，亦未闻有逍遥翁，敢请？’翁曰：‘吾世业医，隐中条山中，后因避难，闻陶隐居有丹室在此，采药南来，结庵小憩，不久亦还故山，郎君无用知也。’顷之衣干，卓乞归，翁曰：‘郎君既不肯留，吾有一牛可骑之，昏夜泥淖，当有所恃。”卓大喜。即命少孤牵牛出，复呼一童名少逸曰：‘将吾旧笼来。’就笼中取出一僧帽，谓卓曰：‘既不能款留，敢以此为赠。’卓辞曰：‘吾书生，将期匡济天下，安得相戏？’翁曰：‘第收之，他日当自理会也。’卓坚却，翁再三叹息而已。卓遥窥笼中，悉箍桶匠所用物及僧家衣钵耳，遂骑牛致谢别去。及抵家，人已就寝，惊问故，具以告，举火将牵牛入，忽抖擞咆哮而逸，则一黑虎也，一室震骇。比明，访体元山居，不可得。数日后，于县西四十里陶弘景丹室故址旁，有一古庙，仿佛雨后所经者，壁有潘阆《夏日宿西禅院诗》，笔墨犹新，循其路归，见虎迹历历尚存焉。”按《瑞安县志》云：‘宝香山在县南，越江十五里，小屿临江，三面水绕，状如浮虹，今东西涨淤，惟北面滨水，为明卓敬读书之所。”

淫　祠

梁学昌《庭立纪闻》云：“《史记·封禅书》：南山、秦中，祠二世皇帝，其后匡衡奏罢之。《三国志·王朗传》注：会稽旧礼秦始皇，与夏禹同庙，朗为太守，除之。此古者祀厉之意，盖鬼有所归，乃不为厉，故泰厉、公厉、族厉之祀，先王皆举而不废。然因有此与(当为“举”字之误)，后世建立淫祠，遂假以为说，岂可训乎？温州有秦桧祠，朱文公毁之；王振祠，天顺元年立，见钟惺《明纪编年》；魏忠贤祠，则天启时处处有之。”又宋高文虎云：“温州土地，杜十姨无夫，五髭须相公无妇，州人迎配，合为一庙，乃杜拾遗、伍子胥。”按今郡城并无杜拾遗、伍子胥祠，杜与伍足迹并未到温，宜不得有祠，不知此笑柄从何而起。今城内外并无他淫祠，惟载在祀典而剥陊待整者尚多，是所望于贤有司之修举废坠耳。

王　克

《颜氏家训》卷五，载王克为永嘉太守，有人饷羊，集宾欲燕，而羊绳解，来投一客，先跪两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无救请。须臾，宰羊为炙，先行至客，一脔入口，便下皮内，周行遍体，痛楚号叫，方复说之，遂作羊鸣而死。此孙雨人《闻见录》所采，事不足存，而王克之名不见于郡、县志，此六朝人，当与谢康乐、颜延年、裴世期先后守郡，而无人道及之者，知志乘所佚多矣。

潘　柽

《永嘉县志·经籍门》载潘柽《转庵集》一卷，《文苑门》有传。按《梅硐诗话》云：“永嘉潘柽，字德久，号转庵。水心先生序其诗集，言德久年十五六，诗律已就，永嘉言诗，皆本德久，读书评文，得古人深处，举进士不中第，用父赏授右职，为阁门舍人。题钓台一联云：‘但得诸公依日月，不妨老子卧林邱。’为人传诵。”按此联余辑入《楹联三话》，其实是一七律之颈联，今载《瀛奎律髓》中。诗云：“蝉冠未必似羊裘，出处当时已熟筹。但得诸公依日月，不妨老子卧林邱。”此前四句，虽常语，而却旋转自如，后四句则平率矣，诗派虽开四灵之先，其工力实不相上下也。

文　信

翁覃溪师《复初斋文集》中，有《跋文雪山墨迹卷》云：“文信号雪山，永嘉人，此卷是其自书所作五言律、七言绝句，凡八诗，不著岁时。予考雪山《题赵彦征画卷》，在洪武六年夏六月，证之此卷《题扇诗》‘江南京国’、‘钟峰驻马’之语，则前诗所称‘听宣谕’者，是在明洪武初年所作。后之辑明诗者，却未之及。”按洪武初既有诗，则为元人无疑，而今郡、县志皆失载，何也？

东瓯学派

永嘉学统，宋以前无可征，自南渡而后，人文始盛。南丰刘起潜埙《隐居通议》云：“初周恭叔首闻程、吕氏微言，放新经，黜旧疏，挈其俦伦，退而自求，是千载之已绝，霍然如醉忽醒，如梦方觉也。颇盈衰歇，而郑景望出，明见天理，身畅气怡，笃信固守，言与行应，而后

知今人之心可印于古人之心。故永嘉之学,必兢省以御物欲者,周作于前,郑承于后也。薛士龙奋发昭旷,独究体统,帝王远大之制,叔末寡陋之术,不随毁誉,必摭故实,如有用我,疗复之方安在。至陈君举尤号精密,民病某政,国厌某法,铢称镒数,各到根穴,而后知古人之治可措于今人之治矣。故永嘉之学,必弥纶以通世变者,薛经其始,陈纬其终也。四人,乡之哲人也,此叶氏所著《温州学记》之说。"案此说隐括源流,叙述赅备,而独为温州府、县志所不采,今之士大夫盖鲜有知之者。自孙雨人学博始录于《永嘉闻见录》中,并以意列为谱系于后,开山第一人,为周恭叔行己,再传三人,为郑景元伯英、郑景望伯熊、薛士龙季宣,三传四人,为陈君举傅良、叶行之幼学、吕伯恭祖谦、叶正则适,可谓明辨晳矣。今府县所列人物,尚不能如此之有端绪也,故急表而出之。

四灵诗派

宋时有四灵诗派,皆永嘉人。徐照字道晖,号灵晖,诗曰《山民集》。徐玑字文渊,一字致中,号灵渊,诗曰《泉山集》。翁卷字续古,号灵舒,诗曰《西岩集》。赵师秀字紫芝,号灵芝,诗曰《天乐堂集》。当时即其号而目之为四灵。四人中,惟赵师秀尝登科出仕,诗亦最工,纪文达师尝云,师秀诗如"楼钟晴听响,池水夜观深"、"朝客偶知亲送药,野僧相保密持经",徐照等能之,而如"野水多于地,春山半是云"、"辅嗣《易》行无汉学,元晖诗变有唐风",则徐照等所弗能道也。

王梅溪前身

《爱日堂丛钞》载王龟龄詹事十朋,有《记人说生前事》,其略云:"余少时有乡僧,每见必曰:'此郎严伯威后身也。"余访诸叔父宝印大师,叔父曰:"严阇黎汝祖母贾之兄,吾之舅氏,且法门之师也。博学,工诗文,戒行修饬。汝父母昔以无子为忧,政和壬辰正月,吾师卒,汝祖梦吾师至,集众花结成一大球,遗汝祖曰:"君家求此久矣,吾是以来。"是月汝母有娠。吾师眉浓黑而垂,目深而神藏,儿时能诵千言,喜作诗,人以汝眉目及趣好类之,故云。'又尝谓人曰:'予不善书,作文写字,两俱不佳,而严阇黎尤工笔札,愧而曰:汝前生食蔬何多智,今生食肉何多愚也?'"按此记亦见《梅溪文集》中。而汪圣锡作《王忠文墓志》云:"梅溪遗戒,丧事毋得用佛老教。"《困学纪闻》载真文忠《劝孝文》曰:"侍郎王公(原注:侍郎盖梅溪也)。见人礼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奉养?'盖谓人能奉亲,即是奉佛也。"梅溪貌类释处严,乡人戏谓严后身,事或有之,而以汪圣锡及真文忠之语证之,则其卫道辟佛,岂彼氏之说所能囿其生平哉!

温州旧俗

温州风俗朴淳,旧有小邹、鲁之号,惟闻民间有尤为悖理者二事,不可不急为革除,而世所喧传坐筵一事,特其小者也。相传嫁女之家,专信占命者之言,如谓女命有犯败父母家者,嫁之前数日,必令出居空屋中,或屏居尼庵,前一夜,将女装为乞丐,携筐捧碗,步行他屋以待。又相传人家父母有偶染时疫死者,全家禁不举哀,人棺后,安置平地,亲属悉避往他处,三日始归。一为不慈,一为不孝,在僻陋乡愚,无知妄作,其罪已不胜诛,乃竟有诗礼之家,亦复相率效尤,真不可解,此所宜极力劝谕,大声疾呼者也。若新妇三朝坐筵,则陋习相沿已久,不过即三朝庙见之礼,踵事增华、变本加厉而已。盖是日专延女客,不延男客,而稍有瓜葛之男客,皆得约伴牵连而至,直抵筵前,并可周览新房,主人亦不之禁。若袁简斋老人所云,客可与新妇互相酌酒,并可择筵中之貌美而量洪者,以巨觥相劝酬,则询之此间衿耆,实无其事,间有无赖少年,藉口于简斋老人之语,而稍露萌芽者,即为贤太守所惩创而止。简斋老人于裙屐脂粉之艳谈,无不推波助澜,以助诗料,初不计其言之过情,其诗所云"不是月中无界限,嫦娥原许万人看",亦是强词夺理,并非事实也。近有浙中张茂才光裕《赋东瓯坐筵词》七古一章,颇合近时情趣,胜于简斋诗多矣,因附录之,将来或可入东瓯志乘,以存其实也。诗云:"蝶使迎宾鹊渡仙,醉人风日嫁人天。隔宵女伴窥妆镜,明日邻家邀坐筵。坐筵时节难回避,洞辟重门声鼎沸。百部笙歌艳曲翻,两行珠翠香风腻。妇献姑酬礼节娴,分番把践庆团栾。列仙依次陪王母,群卉争开拥牡丹。酒半乐停筵不撤,新妆各换仍归席。重剔银镫眼更明,重观宝玉心尤惜。可惜娇莺学舌时,乡音互异听难知。徒将平视憎公干,那解狂言笑牧之。有客径歌《将进酒》,主人在旁急摇手。似说当年太守贤,滥觞有禁君知否?筵散华堂罗绮空,归来魂尚绕花丛。向人艳述嫦娥美,曾咏《霓裳》到月宫。"

琵琶记

祝枝山《猥谈》云:"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叶子奇《草木子》云:"戏文始于《王魁》,永嘉人作之。"《庄岳委谈》云:"今《王魁》本又不传,而传《琵琶记》,《琵琶记》亦永嘉人作。"近翟晴江《通俗编》引《青溪暇笔》云:"元末永嘉高明,字则诚,避世鄞之栎社,以词曲自娱,因刘后村有'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之句,(此陆放翁诗,非刘后村也。)因编《琵琶记》,用雪伯喈之耻。本朝遣使征辟,不就,既卒,有以其记进者,上览毕曰:'《五经》、《四书》在民间,如五谷不可缺,此记如珍羞百味,富贵家其可无耶?'其见推许如此。"《留青日札》云:"时有王四者,能词曲,高则诚与之友善,劝之仕,登第后,即弃其妻,而赘于太师百花家,则诚悔之,因借此记以讽。名'琵琶'者,取其四王字为王四,元人呼牛为不花,故谓之牛太师,而伯喈曾附董卓,乃以之托名也。太祖微时,尝赏此戏,及登极,乃捕王四,置之极刑。'又《说郛》载唐人小说云(此说见元人周达观《诚斋杂记》):"牛相国僧孺之子繁,与蔡生文字交,寻同举进士,才蔡生,欲以女弟

适之,蔡已有妻赵矣,力辞不得,后牛氏与赵处,能卑顺自将,蔡官至节度副使。"其姓氏相同,一至于此,则诚何不直举其人,而顾诬蔑贤者耶,按《太平广记》引《玉泉子》云:"邓敞初以孤寒不第,牛僧孺子蔚谓曰:'吾有女弟,子能婚,当相为展力,宁一第耶!'时敞已婿李氏,顾私利其言,许之,既登第,就牛氏亲,不日挈牛氏归,李抚膺大哭,牛知其卖(原误为"买",据《太平广记》卷四九八改)已也,请见曰:'吾父为宰相,岂无一嫁处耶?其不幸岂惟夫人,今愿一与共之。'李感其言,卒同处终身。"乃知则诚所本者,《太平广记》也。今考蔡邕父,名棱,字伯直,见《后汉书》注,其母袁氏,曜卿姑也,见《博物志》。《琵琶记》作蔡从简、秦氏,其亦故为谬悠,与《荆钗记》同一狡狯欤!《静志居诗话》云:"高则诚撰《琵琶记》,填词,几上烧双烛,填至《吃糠》一齣,句云:'糠和米本一处飞,双烛花交为一。'盖文字之祥,虽小技亦有如此者。"

荆钗记

世所演《荆钗记》传奇,乃仇家故谬其词,以诬蔑王氏者。《王禄识余》云:"玉莲乃王梅溪之女,孙汝权乃同时进士,梅溪之友,敦尚风谊,梅溪劾史浩八罪,汝权实怂恿之,史氏所最切齿,遂令其门客作《荆钗》传奇以蔑之。"《瓯江逸志》载王十朋年四十六,魁天下,以书报其弟梦龄、昌龄曰:"今日唱名,蒙恩赐进士及弟,惜二亲不见,痛不可言,嫂及闻诗、闻礼,可以此示之。"诗、礼,其二子也。此二语者,上念二亲,而不以科名为喜;特报二弟,而不以妻子为先,孝友之意可见矣。为御史,首弹丞相史浩,乞专用张浚,上为出浩帅绍兴,又上疏言舜去四凶,未尝使之为十二牧,其謇谔如此,故史氏厚诬之。按《梅溪文集》中有《令人圹志》载,令人贾氏,王、贾同邑,且世姻,故令人归于我,初封恭人,再封令人,卒年五十五。又《祭令人文》云,子归我家,今三十年。其为世好旧姻,夫妇偕老可知,焉有入赘权门,致妻投江之事?《圹志》又云,女二人,长嫁国学进士钱万全,盖即钱玉莲(钱当为王)也。撰传奇者谬悠其说,以诬大贤,实为可恨,施愚山《矩斋杂记》亦详辨之。

瓯 柑

永嘉之柑,俗谓之瓯柑,其贩至京师者,则谓之春橘,自唐、宋即著名,东坡《次韵曾仲锡元日见寄诗》云:"燕南异事真堪纪,三寸黄柑擘永嘉。"王注:"杜子美诗:'三寸如黄金。'"施注:"温州永嘉郡,岁贡黄柑。"查注:"韩彦直《橘录》:'橘出永嘉郡,柑乃其别种,而乳柑为第一,故温州谓乳柑为真柑。温四邑皆种柑,而出泥山又推第一,大者可七寸围,颗皆圆正。'"按今《永嘉县志》,泥山作泥山,见《物产门》,而《山川门》无此山名,所云七寸围之柑,今实未见。韩彦直谓吴、越、闽、广之橘,皆不敢与温柑齿,语殊过当。余尝谓吾乡珍果,能兼色香味者,惟荔支与福橘,山东之平果,香味固佳,而色殊淡;西北之蒲桃,色味俱可,而香则未闻,瓯柑之香味,可匹福橘,而色亦不如,珍品之难求全如此,则不得不推荔支为第一矣。孙雨人尝语余曰:"温州夏间亦间有鲜荔,盖闽中海舶因顺风带来者,其价亦不贵,不过一二文一颗,惜用米汁水浸过,其味稍差。"余谓吾乡人说荔子,有一日香变,二日色变,三日味变之说,则经时致远,无怪其味之差。惟昨晤莆田人吴云峰,言海舶若遇顺风,由莆三日可到此,不必定浸米汁。读同年朱文定集中有《在温州初食荔支》,亦是一证。诗云:"红尘一骑轻于烟,令人往忆天宝年。不知涪州品最下,杨环所嗜嗟何颠。岭南差胜仅得虎,未如闽中擅十全。兴化挂绿未易得(红壳中有绿一道如金带围,味最美),丁娘陈紫纷争妍。小住瓯江二十日,黄柑贱买不论钱。东南长风海程速,三日已到莆阳船。风味才及十之八,已压百果无随肩。罗襦欲解芗泽发,肌肤冰雪穰且鲜。摩挲爱惜始入口,琼浆满颊甘溢咽。昔年偶读君谟谱,食指跃跃口流涎。今来东南遘瑰宝,欲啗三百希坡仙。世间谁能识正味,身之所至情斯迁。此行直为饮食出,以口役足毋乃偏。北上犹将示我友,岂徒逐逐趋腥膻。"

海 错

余因将就养东瓯,遇久客温州者,辄询以土产海鲜各物,客曰:"海味有明府者,为食品所常需,曝而干之,可以致远,江西人销售最伙,坐客皆异其名,余生长海滨,亦未悉为何物,及至温州,询诸土人,乃知即吾闽所谓墨鱼也。本名乌鲗,又名乌贼,两须长如带,腹下八足,聚生口旁,腹中含墨,见人及大鱼,则噀墨方数尺,背上一骨,独厚三四分,两头尖,色白,轻泡如通草,入药名海螵蛸。其谓之明府者,以含墨噀人,义同贪墨之吏耳。"余闻之失笑曰:"但言明府,何必皆贪墨,此鱼噀墨自隐,藉以避人,反因此为人所觉,不能自遁。彼墨吏之消沮闭藏,自谓其术甚工,而不知反为人所识破,致自陷于罪网者,往往类此鱼矣。"龟脚即石蛙,郭景纯《江赋》"石蜐应候而扬葩。"注引《南越志》云:"石蛙形如龟脚,得春雨则生花。"江淹有《石蛙赋序》云:一名紫蘙。又《本草》作石蜐,一名紫蛙,生东南海中石上。又《平阳县志》:一名仙掌。吾乡谓之促蛙,其花似爪,爪下皮内有肉,甚美,惟长乐海滨有之,不能至福州,余至长乐,始得屡食,而署中上下内外人等,皆未曾见过,方相与笑诧其形,更不知如何烹制矣。吾师林畅园有《食龟脚》长古一首,如云:"碨砸象瓦楞,槎枒露掌指。双甲一罅开,片肉隆中起。色混蟹壳青,质斗石华紫。薄劣扁螺同,鲜脆车螯拟。桃花醋泼醅,芥叶酱充旨。"可称体物惟肖,海蒜即吾闽之涂笋,《郡志》引《海族记》云:出沿海,又名涂笋,则与吾闽同。其状如蚯蚓之大者,浑沌无首尾头目,而其味则绝美,庖人不知煮法,厨下仅一闽人,亦未曾见过,故至今尚未得朵颐。瓯江虽有此物,想土人亦所不嗜,即如海鳗,为鱼中佳品,而土人不敢鲜食,必腊之而后登盘也。蛎具体而微,《郡志》引《天中记》云,乐清县新溪口有蛎屿,方圆数十亩,四

面皆蛎，其味偏好；谢灵运《答弟书》云，前月至永嘉郡，蛎不如鄞县。又引永嘉旧志云，瓯江蛎黄，最佳。余至此，每日皆饱餐之，然味略如吾闽之石蛎，洛阳桥下最多，不如长乐所种之蛎房，其肥美足为海错之冠也。蚶味与吾闽相仿，而质较小，故肉与血皆不能丰满。浙蚶以奉化所产为最佳，杭州有之，而温州转无，则以本地所产既充，不必借才他处也。然《温州府志·物产门》却无蚶，不知何故。石首鱼、江瑶柱、西施舌随时皆有，平心按之，石首鱼不如福州，江瑶柱不如宁波，西施舌不如登、莱、青各府，聊充常馔，不足为口福之夸也。

卷　三

雁　荡

东南滨海，有三山最著者，天台、雁荡、武夷也。余于嘉庆间主浦城书院讲席，就近游武夷，适祖舫斋尚书师亦于数月前游武夷归，互出游记相质，告余曰："吾夜宿天游观，曾梦由天游峰顶飞游雁荡，梦境甚奇，子能为我纪之乎？"适几上有《雁荡山志》两本，余因假回，读而喜之，今四十余年，而果遂雁荡之游，但惜不获与吾师相质，因亟记吾师之语，以践宿诺焉。天台有孙兴公一赋，武夷有武夷君宴幔亭一事，皆在汉、晋以前，惟雁荡最晚出，唐以前便无可考。昔朱子言武夷各峰头，每有虹桥板横斜闲架，当是洪荒洚水之际，上巢下窟之遗，余于雁荡亦云然，盖洚水荡涤既久，土壤渐疏，山骨始露，其著名于世独迟耳。

大龙湫

雁荡之奇，以大龙湫为最，初入山，即悬心眼间。忆客秋获观石门洞瀑布，已叹奇绝，庆云圃观察告余曰："君若观大龙湫，则石门洞又不足言矣。"探闻数日前，赵蓉舫学使经过，缺此一观，殆为阴雨之故，而余锐意欲往，乃从细雨滑道中，与侪辈贾勇而前，极思以长歌纪之，惟翻阅图经，殊少杰作，自知钝腕，亦不能孟晋前修，讪然而止。但忆袁简斋老人一首，尽态极妍，足以醒人心目，其中段摹写云："分明合并忽分散，业已堕下还迁延。有时软舞工作态，如让如慢如盘旋。有时日光来照耀，非青非红五色宣。到此都难作比拟，让他独占宇宙奇观偏。更怪人立百步外，忽然满面喷寒泉。及至逼近侧，转复发燥神悠然。"其结尾比拟云："天台之瀑何狂颠，此山之瀑何婵嫣。石门之瀑何喧阗，此山之瀑何静妍。化工事事无复笔，一瀑布耳形万千。要知地位孤高依傍小，水亦变化如飞仙。"盖非此如椽之笔，不能传出大龙湫之全神也。亟为拈出，以谂同游者。

雁荡以水言，雁宕以石言，是也。余在山中七日，实不能登雁荡雁湖，而于峰石之奇，则已领略其十之五六，然大龙湫之水，即由雁荡雁湖而下，兹游以此为骊珠，故拙记拙诗，仍以雁荡为题，而不复用宕字。将出游之前二日，杨子萱邑侯以施六洲《元孚游记》见示，盖六洲尝修《雁荡山志》，此即其志稿中数条，至乐清日，蔡子树邑侯又以僧道融所刻《雁荡游法》一小帙见示，皆足为导游之资也，因并记之。

游雁荡日记

道光戊申春三月，接乐清大尹安庆蔡子树琪来信，请游雁荡，子树为柳堂刺史维新之子，柳堂尝受业余门，故子树修门下晚学生礼，雁荡在其辖境，甚愿为导游主人。先是次儿平仲丁辰，由京员请假来温省视，知雁荡近在百余里间，即拟于仲春之月，侍余前往，而三儿敬叔恭辰，以补行郡试事甫竣，不数日学使者按临，例充提调，皆弗克出游，颇以为恧。直至三月望后毕事，乃令其请于巡宪，随余同往，于二十三日辰刻，挈两儿偕幕中画师冯芝岩懋、温州卫守府廖菊屏寿彭，同出城，泛瓯江，趁回潮东去。廖善诗，而冯善画，篷窗谈艺甚欢，而东风挟雨顶潮，其势甚厉，行至三江口，舟颇震撼，幸五人者皆素惯风涛，言笑自若。日未亭午，即抵馆头，菊屏先于别舟预庀晨餐，相与饱啖讫，时子树已饬役来迓，遂舍舟而舆。积雨之余，泥淖艰险异常，簸摇一时许，仅行五里，再进过一小桥，路始渐平。又行三十余里，渡沙岙岭，岭半奇峰错出岩际，又间有小瀑布，余笑曰："此其为雁荡前驱欤！"下岭入乐清县城，子树已于郊外相迎。入县廨，规模甚宏敞，左右墙头，皆青山夹起，气象雄伟，如人之两颧高耸，用形家言相度，非大府节堂，不足以当之。闻此间学使者过境，皆下榻其中，历来闽、浙督部视兵经此，亦驻节焉，而大尹眷属，则仅起居于东偏，知非一官一邑所能专其胜矣。子树以盛筵相款，适菊屏带一大鲥鱼佐之，遂与张灯畅饮，并商游事焉。

二十四日，晨起，雨涔涔下，至午犹不止，佥知今日须阻游事，正烦闷间，子树忽招到菊部，谓当藉丝竹以陶写之，并邀同城景云圃协戎祥、姚武成都府修文来陪饮宴，至夜分始散，亦游山客中一别调也。

二十五日，晨起，雨稍歇，即会食登舆，出县东门三里，过后所城，前明御倭时所筑也。未几，雨复作，行二十余里至虹桥午餐，市廛殷赈，不亚县城。饭后，雨又稍霁，行三十里至芙蓉村宿焉。《县志》载宋太平兴国中，全了法师遇西域梵僧，教之曰："汝有缘在浙东海滨，有花名村鸟名山者，是诺讵那尊者道场，汝当于是建刹安身。"花名村者，即芙蓉村，鸟名山者，即雁荡，此地为雁山门户，所谓西外谷也。

知今人之心可印于古人之心。故永嘉之学，必兢省以御物欲者，周作于前，郑承于后也。薛士龙奋发昭旷，独究体统，帝王远大之制，叔末寡陋之术，不随毁誉，必

事，特其小者也。相传嫁女之家，专信占命者之言，如谓女命有犯败父母家者，嫁之前数日，必令出居空屋中，或屏居尼庵，前一夜，将女装为乞丐，携筐捧碗，步

"四十九盘俯大海，恍蹑蓬莱、临弱水，盘尽则拥出诸峰，肃然迎客，冠云披霞，望之神举。"亦善于形容者。下岭数里，即能仁寺，宋僧全了初入山，结庵于此，咸平初赐名承仁寺（乐清县志作"承天寺"），政和中改名能仁寺，郡守閭邱昕奏请赐额，遂为雁山大道场。我朝顺治九年，乾隆十九年，两经修整，今俱倾圮，仅存大殿三间。寺前有戴仁峰、火焰峰，其尖俱为云雾所掩。寺右有昙花庵、灵岩庵、嘉福院，并廑存旧址。地上有大铁镬，修将倍寻，广亚之，腹内有铸字，约略可辨，云"清信弟子刘仁晟，谨施净财铸浴镬一口，舍入嘉福院，永充无碍浴室，时皇宋元祐七年，岁次壬申十一月记"等语。或云为遥制火焰峰者，近是。镬中可容十许人，夫浴室而必求无碍，真彼教语，不值一笑，宜为《两浙金石志》所不收矣。饭毕，出寺门，急寻大龙湫，盖全山第一奇观也。其障曰连云，壁立千仞，环抱里余，独开东南一面，如天阙焉。路愈狭亦愈陡，同人各换坐竹兜，缘锦溪西北行。锦溪者，湫水所经去也。且行且视，有奇峰从人面起，中裂如削者，为剪刀峰。雁荡之水，以大龙湫为最奇，雁荡之山，以剪刀峰为最奇，或名一帆，或名天柱，移步换形，不可方物，故俗或又号为八面峰。前人云："造物者争奇汇胜，两美必合。"信哉！彳亍数武，并竹兜亦不易进，同人皆去兜而步，余亦勉从之，而湫水下注乱石间，如迎客，又如拒客，与同人衔尾，各踏乱石而行，足二分垂石外，若与水相争，无一妥步。遥见障端，有苍烟状，勃勃上浮，凌空飞泻，若决银河而下，至近处，又成一片苍烟，飞沫溅身，衣帽尽湿。忆僧贯休诗云："龙湫宴坐雨濛濛。"真通神之笔，盖长年如此濛濛，非必真雨也。湫前有数石柱横卧潭边，当是诺讵那亭故址，旧亦名宴坐亭，即西域书所云第五尊阿罗汉观瀑坐化处。相传其间有龙湫庵、白云庵、云静庵、观不足亭，则并故址，亦不可考矣。旧闻湫壁中有磨厓"万泉惟一"四字，与同人细心遥睇，不得踪影。又忆余同年友朱文定公《游大龙湫诗》云："诺具那踪未易寻，杜审言题犹可觑。"自注云："壁上题名，亦遍寻之不获。"世人皆言此山至宋始开，除张又新、吴畦、僧贯休外，五代以前，并无题咏，乃杜审言系初唐人，已有龙湫题名，见王献芝《游记》，似文定亦目见之，此乃唐迹，何以不入《两浙金石志》中，惜无由起文定于九京而质之也。时日已过午，子树请余出山，仍由官路坐肩舆度马鞍岭，岭凹石岀，状如马鞍，故名。此岭为分东、西谷之界，岭外为东内谷，东北为玉霄峰，朱子所谓欲登之以望蓬莱者。旁有黄岩洞、仙人榜、玉屏峰，又迤东陡起者，为列仙嶂、履云阙、鹰嘴峰、紫薇嶂，悉以图经之名印证之，皆可望而不可即。由紫薇嶂而东，入灵岩山，两岩对峙，作狮虎状，寺亘其际，则訇然中开，崇峦怪石，森列万状。其前紫翠层叠，烂若锦屏者，为屏霞嶂，其后石磴数百级，折作数十盘者，为安禅谷，同人皆从渍苔滑石中贾勇而登，余亦扶筇抠衣，强随其后，实有既竭吾力、欲罢不能之概。十余息而始达其广，寺僧导观所谓龙鼻水者，绝壁之下，窍而为洞，石龙嵌焉，蜿蜒数百丈，垂入龛底，伸一爪据于地，卷首爪旁，作悬鼻状，石色绀丽而腻，鼻端有小孔，出泉涓涓弗息，拭其鼻孔，泚然如汗出腠理，寺僧为言此水，积冬夏旱涝不爽，而不知所自来，游客多掬以洗眼，谓可去翳疾，时余已出洞，乃悔交臂失之。寺僧又导寻别径，观小龙湫，则具体而微，虽小其名，犹远在他瀑布之右。山间好事者，尝准之，云大龙湫高五千尺，小龙湫高三千尺，惟小龙湫之水沿厓而泻，不能如大龙湫之凌空飞舞，千态万状，以是为大小之分云尔。徘徊久之，仍回灵岩寺，往返道左，见磨厓横书"天开图画"四大字，手扪其款不可得，旧志谓是晦翁书，果尔，则何以不入《两浙金石志》乎？是夜宿净名寺中。寺建于宋太平兴国二年，重修于嘉祐七年，每届学使者出巡，皆经宿其地，故壁间有阮太傅师及朱文定、李芝龄同年诗翰。寺后为伏牛峰，高数十丈，殿后有大石屏，丰颠削址，如人额之外颓，下可容数百人，游客起坐其中，如在堂庭，风雨所不至也。屏之左角，有古柏一株，亭亭直上，其杪几与伏牛峰巅相并。子树为庀晚餐于客堂，菊屏谓不如移设屏下，因肆筵畅饮其间，并商量石壁题名之式。余拟横勒"洞天福地"四大字，用八分书，下云："道光戊申季春，福州梁章钜挈次儿丁辰、三儿恭辰，偕松江廖寿彭、绍兴冯懋来游，主游事者，安庆蔡琪，同摩厓记之。"凡六行，行八字，子树已力任其事，俟回郡署，书纸寄之。

二十七日，晨起，仍会食于伏牛峰之屏下，出门寻灵峰寺，自灵岩至此，十里而近，故俗有二灵之称。路旁石壁罗列，如凤皇、斗鸡、灵芝、双笋诸峰，若隐若现在云雾中，有应接不暇之势。遥望罗汉洞，横矗空际，未易攀跻，复舍舆而步，蹑飞磴数百级，磴尽为台，台上穹窿周覆，方广可容千人，本名灵峰洞，以中有应真像，故群称为罗汉洞。洞口两石相倚，为一线天，飞泉从空喷下，散为珠帘。寺僧设茶灶于此，相传过客到此，至诚瀹茗，往往成乳花，何为乳花，未详其说。洞中奉大士像，旁列十八应真像，壁间又杂缀三百应真像，他寺皆五百应真，此独三百，亦未祥其说。又有诺俱那像，甚古，旧传诺俱那即十八应真中之第五尊者，而贯休所画罗汉，第五为伐阇那弗多尊者，恭读乾隆御制《改定罗汉赞跋》，第五为跋（杂哩）逋答喇尊者，其异同之故，亦不得而详也。右畔有一达官像，又旁侍二女像，前明王思任游记，称汉宗室刘允升，弃家同二女佞佛，实开此洞。愚谓此事他无可考，《郡志·仙释门》亦无其名，汉宗室者，当以其姓刘，为卯金之后耳，必非汉时人。洞中石刻，又以为东晋人，皆不可信。袁简斋《随园诗话》中有一条云："雁宕观音洞最高敞，可容千人，坡共三百六十七级，余贾勇登焉。相传嘉靖三十年，按察使刘允升偕二女成仙于此，塑像甚美，余低徊久之，下坡留恋，有口号云：'垂老出仙洞，一步一踌躇。自知去路有，断然来时无。'"词意惝恍而加儇薄，类佻达少年所为。简斋游雁荡时，亦是七十老翁，似不应有此吐属耳。出洞又行数里，渡谢公岭，俗传为谢康乐蜡屐所经，故名。或又言谢公是别一人，今此岭下有谢家屿，

皆谢姓聚族而居，则与康乐无涉。余谓康乐有《从斤竹涧越岭溪行诗》，今斤竹岭与丹芳岭相近，此说亦不为无因矣。过岭即望见老僧岩，一名僧拜石，俨然一秃顶头陀，袈裟合掌，神情毕露，旁有立石，如小沙弥附耳而谭者。随舆宛转里余，犹有恋恋不忍别之状。忆余游武夷，初入山时，有玉女峰，亭亭玉立，屡转多姿，大有迎客之意，此间将出山，则老僧岩拱立云际，步步向人，大有送客之意，恰成匹对。再行数里，遂出东外谷，至石梁洞。洞口两石相倚，水自石出，石梁横跨其间，缘石梯而上，跻礼佛坛，有三石佛，岿然苍莽间，若相次而行，又若比肩而语，不知其高几百仞也。午刻至大荆，借居守备官廨中。会稽章一亭守府城来谒，并馈盘飧。是日山行仅六十里。至此为东外谷，亦雁山之门户也。盖游事至是而毕，卸装既早，因出笔砚，属菊屏将每日所游历各景，次第开列，以供作日记之需，复属芝岩将所历各峰寺，亦顺其前后排次一稿，以为画长卷之粉本。适恭儿以纪事七律一首呈阅，诗云："难得良游盛事并，雁山容我雁行明。安舆云际盘盘转，彩服春深缓缓行。自古登临无此乐，几人仕宦有闲情。能诗能画皆仙侣(谓菊屏、芝岩)，况复渊源沆瀣清(谓子树)。"丁儿旋以和恭儿韵诗呈云："循陔敢说二难并，让尔班春彩服明。雁谷东西周览遍，龙湫大小等闲行。濛濛烟雨皆诗画，历历峰峦各性情。更喜导游乡彦好，甫田一派话来清(子树本闽产，由莆田忠惠公分支)。"二诗皆能真切，不屑屑于模山范水，均可存也。

二十八日，因是日道里最长，黎明即起，晨食后，由大荆进发，至石溁行馆小憩，过清江渡，泛小舟于巨浸中，久之始达彼岸，午后至虹桥，饭于来时旧馆。是日多跨海塘而行，极望烟波浩淼，岛屿潆洄，自非海上名山，又焉得兼此壮观乎！饭后又行三十里，始回乐清县城。幸城中有灯火来迎，且竟日暄霁，涂潦已干，否则肃肃宵征，不免拖泥带水矣。

二十九日，早起，会食毕，即出城，子树送至城外而别。循旧路达馆头，行馆中已备午餐。未刻登舟，潮尚未平，而东风甚大，因即挂帆西发，一时许已抵郡城。遂入署，与家人述山中游事，家人向余索诗，余愧无以应之。每忆舆中盛有作诗之意，而多为贪看峰峦所误，因思此山晚出，前人名作寥寥，惟近人如袁简斋前辈、李石农师、朱文定公、李芝龄尚书各有诗，则词意兼美，实足驾前贤而上之，每读新志所录，益为之阁笔。回郡斋后，又矻矻以日记为事，更无暇火速追逋。回首生平所历名山，不一而足，皆有诗纪之，独于雁荡不留一句，未免山灵笑我老衰，乃勉成长歌一首，不追景而专纪事，且笑语人曰，此余之禁体游山诗也，亦藏拙之一端云尔。诗云："三十二岁登武夷，七十四岁陟雁荡。平生浪游老不衰，俯仰名山且自壮。五月郡斋颇刺促，一卷图经久想望。入春假装期屡迁，刻日登舟兴自旺。熟闻永嘉山水滋，独此当时非辈行。谢客开山所未及，居然游福与之抗。谢公岭本别一谢，耳食附会殊孟浪(谢康乐会由斤竹涧过岭，是雁荡之外户，并未入山，故无诗)。惜无同怀客共登，此语分明寄遥怅。兹山融结不知始，土石填塞孰疏创？想自洪荒开辟余，千年洚水所演漾。高下涂泥渐剔除，玲珑山骨始奥旷。诸光诸色佛面目，一重一掩鬼腑脏。山灵迟久不甘郁，天公施设或过当。岩泉浩浩太古声，烟雨濛濛无尽藏。探奇只要探骊珠，纷纷鳞爪非所尚。同侪诧我腰脚好，人所到处都不让。二儿扶持一筇稳，但饬门生省供帐。冯工绘事廖工诗，二客能从亦倜傥。写景何如纪事真，枯吟懒画壶卢样。山中七日即游仙，草草出山神已畅。"

附录次韵各诗

余作纪游长歌，于回郡斋后始脱稿，而次韵各诗，已承陆续见示，兹皆附录于拙诗之左，仍以同游者居前，不同游者次之。比年永嘉风雅，亦甚寥寂矣，或藉此以引其端，且增余诗事也。

次儿丁辰和韵云：我曾饱探山水窟，桂林阳朔恣莽荡。五载缁尘殊混人，瞥回东南情已壮。东瓯省视本名区，况有名山森在望。侧喜高堂镇康强，饮酒作诗神并旺。九州涉八岳游三(家大人有"九州涉八，五岳游三"小印)，一时名流孰辈行。游山尤矜济胜具，游福要与谢公抗。扶筇便指雁峰颠，拿舟先泛蜃江浪。乐清大尹殷导游，偏教阻雨作惆怅。笙歌彻云云不开，冒雨游山转奇创。入山首探大龙湫，万丈苍烟半空漾。灵岩灵峰递相接，伏牛障下最清旷。昂藏卓立老僧躯，奥秘冥搜山鬼脏。移步换形真莫测，谁锡嘉名惬心当。拄杖频闻荦确声，安舆稳度崔嵬藏。如斯乐事关天伦，何必清流慕台尚。他乡舞彩世所艳，仕路先鞭我甘让。衙斋三月极酣嬉，话雨山中更连帐。随车隐约《甘泽谣》，循陔邂逅佳游傥。山中世上底须分，七日千年同此样。怡神何必山乐官，题诗直拟神人畅。

三儿恭辰和韵云：簿书期会真困人，荏苒三春负骀荡。乍闻游山有成约，虽未出门心已壮。出门况是循陔乐，海上神山突在望。神山可望且可即，雁行携手兴愈旺。宦场快事那有此，山中父兄自辈行。陶公门生巧相值，篮舆迥异尘容抗。苏公二客恰能从，脱略形骸恣谑浪。我本郡守须行春，近游并无越境怅。漫学右军五马出，敢同谢客开山创。忆昔侍游粤岭西，玉簪獐牵罗带漾。桂林阳朔奇更奇，倚天拔地奥复旷。时方应举事占哔，那有诗心刻肝脏。兹游殆未可无诗，随车之雨亦恰当(连日阴雨，闻农田待泽正殷)。所怜耳目不暇给，吟肠空似转轮藏。引我入胜大龙湫，送我出山大和尚(谓老僧岩)。贯休之偈旧所熟，周郊之图肯多让(已嘱冯芝岩作图)。伏牛峰前石为天，罗汉洞中云作帐。壮观还兼遵海雄(归路循海塘而行)，移时已卜重来傥(旬日内督部巡阅，又须到此祇迎)。遄归依旧案牍尘，重坐衙斋理官样。但喜高堂腰脚强，遑言游子心神畅。

蔡子树和韵云：海上名山在吾境，习闻南戒尽雁荡。山巅十里开平湖，飞猱难上心空壮。驾言就道问村花，芙蓉大小森在望。四十九盘高入云，登云顿觉心

神旺。摄衣联步踏苍藓，浑身汗流气行行。能仁铁镬委荒烟，破碎难与火峰抗。盘纡险径到龙湫，万里长风吹雪浪。九天玉龙喷珠玉，沾衣法雨何须帐。马鞍岭外现灵岩，安神幽谷伊谁创？洞中鳞甲破天飞，窗前鸾凤随云漾。五老相迎净名寺，潭清洞古兼奥旷。更辟灵峰一线天，刳开山腹空腑脏。大士应真错杂陈，乳花似滴卮无当。半空高架玉虹腰，狮吼猿吟环法藏。殷勤迎客复送客，云际相随一和尚。逞奇炫异出天然，海内名山讵多让。我公游兴老更浓，连日蓝舆随绛帐。小子喜托龙门后，拘牵吏事惭傲倪。一年守土未曾来，风尘仆仆愧依样。山中七日幸追随，出山犹觉情怀畅。

廖菊屏和韵云：公与山水有奇缘，历数游踪恣豪荡。九州涉八岳游三，胜人腰脚老益壮。重寻旧梦来东瓯，雁荡名山近在望。探奇觅胜快登涉，津津道之兴愈旺。招邀伴侣结同游，主客彬彬我行行。公偏略分更纡尊，粗官竟许分庭抗。五人共济一苇杭，乘风直破三江浪。顽阴老雨纷迷离，胜守衙斋作惆怅。陶公蓝舆苏笠屐，开自古人非我创。兹山奇谲莫能名，水飞石怪云游漾。龙湫瀑布龙鼻泉，耳目惊骇心神旷。俗尘十丈苦久积，且吸清流洗腑脏。百二奇峰卅一岩，象物呼名悉允当。造物何年巧施设，包孕山灵夸宝藏。刘家父女此修仙，想见前贤志高尚。欲买青山与结邻，尘缘未了姑相让。回头云锁芙蓉村，归来梦绕梅花帐。读公赠我扇头诗，文采风流真倜傥。倡吟不屑画壶卢，纪游我亦翻新样。出山可惜太匆匆，七日往还情未畅。

冯芝岩和韵云：我生癖嗜画山水，聊借烟云写浩荡。可惜五岳未一登，拈毫难称胸怀壮。今年浪迹来东瓯，海上名山喜在望。忽闻仙侣订游事，傲装顿觉精神旺。扁舟一叶载酒轻，达官词客分辈行。山林缘重意气合，荷衣竟与簪缨抗。底事天公起妒心，直向江神争急浪。诘朝冒雨强登临，烟雾迷漫倍惆怅。随车之雨亦自佳，一幅画图自天创。岚光变幻渺无端，最好龙湫半空漾。瀑布高从峰外悬，纤埃不染生空旷。远峰隐约现螺鬟，石骨玲珑透腑脏。清奇浓淡无不有，天工施设诚各当。愧我钝腕未能描，辜负山灵开宝藏。归来读公诗与记，真觉丹青无以尚。即使迂痴再世生，见公妙笔亦须让。何时买山作小隐，日取烟霞作供帐。平生屐齿随地多，如此奇缘遇亦傥。便面何妨缩本摹，长绡要仿前贤样。微名或附骥尾传，学诗也许虫吟畅。

杨子萱邑侯（名炳，永嘉令）和韵云：先生示我雁荡诗，境界清微愈莽荡。蝇头便面楷法工，七十四叟腕力壮。我困簿领未从游，东坡笠屐近可望。是日细雨压轻尘，杜鹃开遍春正旺。肩舆扶舁有门生，子弟訚訚非行行。古迹指点按图经，老僧微笑尘容抗。最奇绝处大龙湫，瀑布瀹沦走雪浪。我昔南诏曾打包，僻壤好山忆惆怅。边陲无人锡嘉名，造物有心吝开创。公之开府粤岭西，奇峰耸秀水清漾。倚天拔地纷呈材，洵柳柳州记奥旷。饮茶故自搜奇肠，摘蔬亦许蹴梦脏。浮烟涨墨都删除，但探骊珠语至当。善哉广长本无舌，不容拦入莲花藏。浩浩太古见胸次，即以诗论无以尚。吮毫纪事如追逋，老笔直教谢客让。归来一幛倩画师，卧游好写青绫帐。山中七日未匆匆，子猷乘兴信倜傥。不似时贤山水滋，描摹面目鞋底样。读罢恍闻山乐官，箫韶入耳八音畅。

孙雨人学博（名同元，永嘉县学教谕）和韵云：温郡夙称好山水，胜境相沿推雁荡。冷官居然铨永嘉，身犹未到心先壮。相隔不过三日程，欲往游之引领望。同乡却好遇徐公，酣饮耽吟神气旺。（旧好徐君飞涛幕游在温，曾经约伴同游）我亦当时腰脚强，恃强欲混少年行。深入不虑烟云迷，直上思与猿鹤抗。忽因官事阻游踪，误听旁人语谑浪（时有戏言职守不便轻离者，因不果往，其实闲曹不必拘也）。登临败兴意索然，拟作诗词写惆怅。传说游山须勇往，莫定行期谋屡创。多生议论少成功，心似悬旌易摇漾。凿山细想始何人，得此清闲地空旷。开辟难窥造化心，神奇别出仙灵脏。成形惟肖谢雕琢，锡以嘉名咸曲当。不图仙境在人间，幻出庄严大宝藏。质朴常存太古风，金碧辉煌全不尚。分无眼福甘守株，即有佳招亦退让。痴想听诗叟有知，（闻峰有名听诗叟者）勾引梦魂来纸帐。今幸快睹纪游歌，椽笔描摹倍傲傥。承贻便面日吟哦，如见庐山真模样。溯旧事更读新诗，风生怀里情交畅。

朱梦九大使（名锡龄，永嘉场大使）和韵云：浙东古称名山二，天台之外惟雁荡。惜我缘浅未能登，听公传说精神壮。此山百有二十峰，画屏翠黛遥相望。变幻千端形象奇，迷离五色神光旺。诸峰罗列似儿孙，位置高低分辈行。别有泷湫辟大观，从天直下势莫抗。如云如雨又如烟，迸泻寒潭成巨浪。谢公未到应长嗟，李杜无诗亦堪怅。惟有我公福德兼，解组闲游境独创。曾经泰华过衡阳，直自江湖溯汉漾。平生历尽好山水，到此尤觉心神旷。手攀日月豁双眸，口嚼冰泉涤五脏。年过七十脚愈轻，日著千言语悉当。寻幽直上最高顶，论诗别具法眼藏。二苏辞掖来趋庭，德星忽聚真堪尚。太守花间左右扶，潘舆莱彩岂多让？既招诗画客同舟，还有门生随绛帐。父子兄弟共登临，贤主嘉宾尽倜傥。似此佳游世所鲜，果然平地神仙样。更读诸家唱和章，继声顿觉情怀畅。

长女筠如（名兰省，归前温州郡丞祝普庆）和韵云：我家居与武夷邻，未登武夷况雁荡。今年重作东瓯游，高山仰止心先壮。永嘉名胜许饱探，不堪草草回头望。循陔幸随予季后，共喜高年神采旺。牵裳联衽颇不寂，三家儿女粲成行（客冬与平仲弟、寿笙妹各携儿女同来）。张园曾园已日涉，三生石更飞霞抗。江心幸接六朝云，揖峰亭俯春江浪。正夸游事关游福，匆匆又起骊歌怅（时以家事将返浦城）。忽闻钧天震群耳，柳记韩歌并奇创。摹写龙湫烟雾宽，想像雁湖云水样。一百二峰离复合，五十四岩奥亦旷。卓立都成佛相癯，恢奇尽抉山灵脏。神工鬼斧始何年，移景换名靡不当。使我目骇兼神驰，望洋如入波斯藏。所惜山中少磨崖，物以罕珍弥足尚。杜审言字半有无，朱晦翁题孰揖让！最笑刘家父女痴，千年苦守观音帐（相传东晋刘允升携

其二女修真于此，今有像在观音座侧)。非仙非释定何物，踪迹如斯岂倜傥。我不能游尚许吟，胸中自有名山样。他年倘获登武夷，诗心定比今番畅(武夷九曲，舟中可坐而至，不似雁荡之艰险，已约家大人，他日终当一侍游也)。

三子妇婉蕙(名渼皋)和韵云：春闺昼长一事无，忽闻高堂说雁荡。闺中分无出游缘，虽不能从心亦壮。忆从梧江达漓江(丁酉冬日，曾随夫子由粤东抵粤西节署省视)披图日对黄公望。倚天拔地森在眼，篷窗益增吟思旺。桂林岩洞曾饱探，郊垧屡结姊妹行。五年眼福冠平生，玉簪罗带纷揖抗。移官忽转衡湘帆，浮家更泛洞庭浪。从此江湖系梦思，但拈诗笔增惆怅。长江浩浩帆席轻，大艑峨峨画稿创。岳阳楼上暑若秋，黄鹤楼前江合漾。吴楚平连一水通，金焦直接平山旷。年来时事多变迁，似要诗人换诗脏。半年随宦来东瓯，永嘉山水尤惬当。孤屿突兀回鹘奇，始知造物无尽藏。雁荡迢迢姑舍是，日读图经亦足尚。何物当年刘允升，枯寂山中我甘让。黄钟高唱埙篪随，莫笑虫吟出寒帐。仙山或许随宦过，天姥岂徒梦游悦。名山自来资美谈，和诗我要翻新样。晓窗伫听山乐官，也堪宴坐心神畅。

丁芝仙女史(名善仪，归永嘉令杨炳)和韵云：闺中夜雨殊寂寥，读公游记信跌荡。放舟不畏风浪狂，蛟龙压伏诗胆壮。馆头早餐登肩舆，沙岙奇峰历历望。岩间亦有瀑布飞，龙湫前驱春水旺。雨工阻游且张乐，偃师傀儡等辈行。天然合拍山乐官，《下里巴人》竟难抗。西域梵僧东海缘，芙蓉托钵游非浪。诺讵那尊者道场，遗迹莫寻空惆怅。四十九盘诸峰排，能仁古刹天水创。浴室何须无碍求，古井波澜戒轻漾。八面峰际若彳亍，一峰一转奥兼旷。宴坐有亭雨濛濛，听诗叟合涤腑脏。龙鼻泉可去眼翳，仙真游戏语或当。"天开图画"何人镌，惜哉未入金石藏。迎客送客太匆忙，笑煞云中一和尚。何如武夷玉女峰，游屐踏遍不相让。我公七日山中住，一记直可作诗帐。山水刻划多名家，自惭弱笔少倜傥。山灵有知应一笑，遗大志小亦新样。即日随宦纵游览，访异搜奇更酣畅(外子移官石浦，应道出雁荡也)。

卷 四

宫僚雅集杯

余官都中时，曾承纪文达师召饮，谈及康熙间有"宫僚雅集"酒器十事，彼时十人各制一具，分守之，今不知入何人之手，此器既分制有十，断不至尽行消磨，属余与及门便中物色焉。前数年，始闻富海帆督部家藏一具，曾致书询其梗概，时海帆方抚浙，复书言此杯为那文毅师所赐，每杯底各有题名，最大者为睢州汤公，最小者为新城王公，想当时以酒户之大小分属之，制造古雅，其光黝然，拟即仿制一具寄赠，仿制不难，惟杯底题名，系于白银上作黑字，历久不灭，此闲银工尚未得其法，容稍迟报命云云。未几而宦辙分移，杯亦不至，余且久忘之矣。今冬就养温州，与孙雨人学博晤谈，乃知雨人处亦得一具，亟向索阅，则与海帆所述正符。盖以白金作沓杯，合重二十八两，外界乌丝花草，内镌诸公姓字里居，旁镌"宫僚雅集"四字，以量之大小为次。首汤斌，字潜庵，河南睢州人；次沈荃，字绎堂，江南华亭人；次郭棻，字快圃，直隶清苑人；次王泽弘，字昊庐，湖北黄冈人；次耿介，字逸庵，河南登封人；次田喜霸，字子湄，山西代州人；次张英，字敦复，安徽桐城人；次李录予，字山公，顺天大兴人；次朱阜，字即山，浙江山阴人；次王士禛，字阮亭，山东新城人，皆一时同官坊局讲读者。十人中，如汤文正公、沈文恪公、张文端公、王文简公，人人皆熟知其名，此外六人，如郭棻、耿介，均为顺治壬辰进士，王泽弘为顺治乙未进士，田喜霸为顺治辛丑进士，朱阜、李录予均为康熙庚戌进士，名位皆在显晦之间，转因此牵联以传，则古人骥尾青云之喻，良有以也。雨人言此器为其先侍御颐谷先生所得，当时里中诗酒之会，必举此杯，以杭堇浦、梁谏庵二先生为大户，各有诗，余家宝此盖数十年云。适十二月十九日，杨子萱、蔡子树二邑侯招同人集张鉴湖观察如园中，借此杯传观，而传饮之，余是日有诗云："烦阴老雨久迷离，觑得晴朝慰所期。巧借苏公生日酒，来寻谢客旧时池。小园合让归田筑(园为张观察归田后所筑)，胜迹何妨择地移。消受名贤好杯斝，岁寒此会可无诗？"第七句即咏此杯也。翼日雨人复以所刻《清尊集》见示，则吴子律广文衡照、汪小米舍人远孙及雨人此题佳篇咸在焉。余因之忍俊不禁，别为五古以答雨人云："名流作雅集，或传或不传。此杯奚足多，重在姓字镌。当时十君者，一一宫僚联。酒户有大小，杯亦随差肩。潜庵实领袖，名德当开先。渔洋杯独小，翻疑最少年。华亭与桐城，声望齐凌烟。余亦卓荦徒，风雅相牵连。经今百余载，家世多推迁。后尘景芳躅，神往觥筹边。君家几何时，得此封酒泉。武林盛耆彦，风采殊蹁跹。人新物则旧，事往情弥鲜。颇闻樽簋间，击钵多名篇。豪饮复豪吟，何论名位偏。转笑渔洋集，此题俄空焉。吾曹生愈晚，感故兼怀贤。良辰追古欢，摩挲亦良缘。愿君慎守宝，灵光同岿然。引满为君寿，当歌《宾初筵》。"按此器除孙雨人处现存一具，合之富海帆处一具，皆凿凿可据。昨次儿丁辰从京假旋省视，述及大兴刘宽夫侍御位坦处，亦有一具，曾屡饮之，则今海内实已有三具，想此后亦必有续出者，特未必皆属当时物主耳。余正拟召匠仿制，雨人来函云："道光丁亥，杭州张柳泉太守曾来借观，并命银工仿为之，作手不精，未免有玷斯器，窃思此杯之可贵重，在当时共饮此杯之人，今即用黄金为之，亦无足取。况今日之银工如朱碧山者，亦何可得？若不能得庐山真面，刻画无盐，徒滋后人之疑，似不如省此一番制作也。"其言颇为有理，因附记于此。

小沧浪七友杯

余初意欲仿制宫僚杯，以孙雨人之言而止，而温州

银工极欲献技，且言白质黑章，亦所优为，恭儿为请曰："何不姑试之，仿其意制为小沧浪七友杯，亦传家之一器也。"余诺之。盖余为苏藩时，与陶云汀中丞师有小沧浪七友之集，皆壬戌同岁生，既合绘成长卷，又勒石于沧浪亭，诸同年皆张之以诗，其事益喧播人口，为江南佳话，且寿诸贞珉矣，今若铸成银杯，则金石之缘，更当传之不朽，因与恭儿商量铸式。宫僚杯系海棠样，兹改为六角沓杯，间用乌丝花草，仍以酒户之大小为序，各镌名于杯底，首安化陶文毅公树，元和吴棣华廷琛次之，泾县朱兰坡珔次之，余又次之，宝应朱文定公士彦次之，吴县顾南雅莼次之，华阳卓海帆秉恬殿焉。小沧浪者，江苏抚署东偏之池馆也，七友画卷藏余家，七友图石在沧浪亭五百名贤祠之左庑壁。此集在道光戊子、己丑间，迄今已二十年，存者惟兰坡、海帆及余三人而已，焉可以不记。杯既成，乃系以诗云："我怀小沧浪，水石犹清妍。我忆七友集，当时半华颠。中天落落小聚星，盛事独许江南偏。行藏出处不一致，天涯邂逅如飞仙。陶公伟躯最大户，小饮亦如鲸吸川。祇今树立重南国，文毅之谥非唐捐。棣华风雅轶流辈，能诗能饮情弥鲜。中间仕宦稍不达，诗诣已到三唐前。兰坡惯以书下酒，酡颜自摩腹便便。我亦眷此杯中物，连床谈艺时涣然。咏斋南雅各志气，飞腾酩酊常差肩。尚书风采萧朝右，学士疏草喧中边。海帆独不胜酒力，但矜潇洒宗之年。人生聚散会逢适，抟沙放手亦可怜。匆匆廿载如电掣，七友俄剩三人焉。海帆相业在钟鼎，兰坡著述多巨编。独我德功两不立，主恩未报惭归田。相望南北幸健在，相见何日团初筵。一杯聊似鸿爪印，遑计后来传不传。但比康熙之间'宫僚雅集'器，煌煌名榜后起何必输前贤！"

老饕

余酒户不大，而好为豪饮，家本贫俭，而好讲精馔，每读《孟子》"饮食之人"语，辄为汗颜，然历观古近之人，不好此者盖鲜。坡公诗"我生涉世本为口"，乃真实无妄之语，非俗流所可诋讥也。惟性不佞佛，而雅不喜杀生，半生宦迹所经，于吴中之沧浪亭、桂林之五咏堂，皆举放生之会。近年于脚鱼、水鸡、黄鳝、白鳝诸物，皆不入厨下，又与坡公《岐亭》诗旨正合，所愧者仍不能不察于鸡豚耳。中年以后，每作诗多自称老饕，往往为家人所笑，余谓老饕字见用于坡公，宋人诗中亦屡见，《翁牖闲评》引谚云："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老饕。"故苏东坡作《老饕赋》，盖眉毫耳毫皆寿征，老而能健饮健啖，则亦寿征，故谚连类及之。余以悬车余年，就养子舍，养非一事可竟，而以饮啖为大端，《孟子》言曾子养曾皙，即以酒肉为养志之征，后世亦何尝有以老饕笑郧国公桥梓者哉！惟《左氏传》称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之民，谓之饕餮。杜注："贪财曰饕，贪食曰餮。"盖分注饮食货贿二义，《玉篇》亦同，今人于饕字似皆误用，而以贪食为餮，则绝无他文字可证，盖自坡公以后，皆不免沿讹至今耳。

精馔

先大父天池公尝语人曰：古人之讲求精馔者，非徒以狗口腹之欲，盖实于养生之道为宜。人不能一日离饮食，若所入皆粗而不精，即难免有损而无益，故《乡党》言"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朱子注云："食精则能养人，脍粗则能害人。"盖圣贤于饮馔之事，亦无不以精粗为养人害人之分也。先大父年至八十，犹健饮健饭，七十余岁时，每饭后犹必稍习铅椠之事，常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甚有碍于荣卫，故藉此以消导之。稍后则目力腕力俱差，饭毕犹令人扶掖徐行百十步，最后并脚力亦差，亦必与人对弈一局，曰饭余必脾倦，纵不能劳力以疏通之，亦必须劳心以运动之。家虽贫而烹饪必致精，故先资政公及先叔父太常公，多方侍奉，时亲戚中有陈甥者，颇工烹调，专倩之人厨下。先大父每食，旁无陪侍，清酒不过三巡，嘉肴亦不过三簋，然不喜以宿物复进，毕即以分赐孙曹。余时方髫龀，最承慈爱，沾赐独多，次则曼云兄，此外诸孙则有间矣。余家本寒素，而讲求饮馔者，惟先大父一人，五服周亲凡百十人，而享大年者，亦惟先大父一人而已。自余入仕途，所见师友中，惟孙寄圃师、黄左田师、石琢堂先生及董琴南观察四人最精烹饪，而皆享大年，琴南至今尚健啖如昔，闲询余曰："世言三世仕宦，方解着衣吃饭，此话究出自何典？"余按《明道杂志》载钱文穆公云云，《老学庵笔记》亦载谚云云，而不知魏文帝诏语云："三世长者知被服，五世长者知饮食。"实此语所由来，《困学纪闻》尝引之。

东坡肉

今食品中有东坡肉之名，盖谓烂煮肉也，随所在厨子能为之，或谓不应如此侮东坡，余谓此坡公自取之也。坡公有《食猪肉诗》云："黄州好猪肉，价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食禄

《宣室志》云："李德裕分司东都，尝召僧问休咎，对曰：'相公平生当食万羊，今食九千五百矣。'公惨然曰：'我昔梦行至晋山，尽目皆羊，有牧儿数十迎拜曰：此侍御平生所食羊。吾识此，未尝泄于人，今果如师之说耶？'后旬余，灵武帅致书于公，且馈五百羊，公大惊，即召僧告其事，曰：'吾不食之耳。'僧曰：'羊至此，已为相公所有。'未几贬没荒裔。"按俗以此事又误属之吕蒙正，谓当食万羊，而晚达不及食之，仅抉其目为羹，一啜而卒，则无所据也。近人又传朱竹坨先生喜食鸭，一日病中梦游一园，园后推门入，有一大池，池中养鸭无数，问池边叟曰："此鸭属何家？"叟曰："当尽以供君食耳。"未几病愈。又数十年，病中复梦至其处，宛然旧游地，则池中仅存两鸭，复问人曰："前此池中鸭甚多，何以今仅剩此？"则曰："尽被君吃完矣。"嗒然而醒，从此敕家

人永不食鸭。越日,有出嫁女从远乡来省病者,知老人素喜食鸭,携两熟鸭来献,先生嘿然,不数日逝矣。此与李文饶事颇相类,因类记之。

酒　名

今人嗜酒者,称酒为天禄,憎饮者,又呼酒为黄汤,不知古人但称杯中物,无咎无誉,最为质实。余生平屡戒饮而屡破戒,忆《事类合璧》中,载吴衎戒饮,阮修以拳驱其背曰:"看看老逼痴汉,忍断杯中物耶?"此语若预为我捧喝者,悬车以后,遂止不戒,且无日不与酒为缘。按陶渊明诗云:"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孟襄阳诗云:"且乐杯中物,谁论世上名!"杜老诗云:"赖有杯中物,还同海上鸥。"又云:"忍断杯中物,祇看座右铭。"高达夫诗云:"长歌达者杯中物,大笑前人身外名。"知自古名流,皆不能忘情此物者,故口吻如一,非必有故实相传也。

烧　酒

烧酒之名,古无所考,始见白香山诗:"烧酒初开琥珀光。"则系赤色,非如今之白酒也。元人谓之汗酒,李宗表称阿剌古酒,作诗云:"年深始得汗酒法,以一当十味且浓。"则真今之烧酒矣。今人谓之气酒,即汗酒也。今各地皆有烧酒,而以高粱所酿为最正,北方之沛酒、潞酒、汾酒,皆高粱所为,而水味不同,酒力亦因之各判。尝闻外番人言,中国有一至宝,而人不知服食,即谓高粱烧酒也,并教人服食之法,须于每夜亥、子之间,从朦胧睡梦中起服此酒一杯,以薄肴佐之,服毕仍复睡去,大有补益。余以仕宦劳碌之身,亥、子间未必都能就枕,且温酒庀肴,起居扶侍,亦难得此恰当之人,适山左有属令,授以夜半服烧酒之法,制一小银瓶,略如洋烟壶,口用螺丝转盖,以暖酒灌满,怀于汗衫兜肚之夹里,酒可通夜不凉,兼以小银盒贮薄肴,置于枕侧,夜中随起随服,随服随寝,不烦人力而恬适自如,最为简易。余自山左即如法行之,迄今将二十年,凡遇知交,即以此法语之,信从者亦众,每当寒宵长夜,服此尤有风趣,非党家羊羔会中人所知也。

绍兴酒

今绍兴酒通行海内,可谓酒之正宗,而亦有横生訾议者,其于绍兴酒之致佳者,实未曾到口也。世人每笑绍兴有三通行,皆名过其实者,如刑名钱谷之学,本非人人皆擅绝技,而竟以此横行各直省,恰似真有秘传。州人口音实同鴂舌,亦竟以此通行远迩,无一人肯习官话而不操土音者。即酒亦不过常酒,而贩运竟遍寰区,且远达于新疆绝域。平心而论,惟口音一层,万无可解,刑钱亦究竟尚有师传,至酒之通行,则实无他酒足以相抗。盖山阴、会稽之间,水最宜酒,易地则不能为良,故他府皆有绍兴人如法制酿,而水既不同,味即远逊。即绍兴本地,佳酒亦不易得,惟所贩愈远则愈佳,盖非致佳者亦不能行远。余尝藩甘、陇,抚桂林,所得酒皆绝美,闻嘉峪关以外则益佳,若中土近地,则非藏蓄数年者,不堪入口。最佳者名女儿酒,相传富家养女,初弥月,即开酿数坛,直至此女出门,即以此酒陪嫁,则至近亦十许年,其坛率以彩缋,名曰花雕,近作伪者多,竟有用花坛装凡酒以欺人者。凡辨酒之法,坛以轻为贵,盖酒愈陈则愈缩敛,甚有缩至半坛者,从坛旁以椎敲之,真者其声必清越,伪而败者其响必不扬,甚有以小锥刺坛,斛出好酒,而以水灌还之者,视其外依然花雕,而一文不值矣。凡蓄酒之法,必择平实之地,用木板衬之,若在浮地,屡摇之,则逾月即坏,又忌居湿地,久则酒味易变。凡煮酒之法,必用热水温之,贮酒以银瓶为上,瓷瓶次之,锡瓶为下。凡酒以初温为美,重温则味减,若急切供客,隔火温之,其味虽胜,而其性较热,于口体非宜,至北人多冷呷,据云可得酒之真味,则于脾家愈有碍。凡此皆嗜饮者所宜知也。今医家配药用酒,必注明无灰酒,佥言惟绍兴酒有灰,近闻之绍兴人,力辨绍酒无灰,其偶有灰者,以酒味将离,用灰制之,非常法也,语似可信。

沧　酒

沧酒之著名,尚在绍酒之前,而今人则但知有绍酒,而鲜言及沧酒者,盖末流之酿法,渐不知其初耳。阮吾山谓沧州酒,止吴氏、刘氏、戴氏诸家,余不尽佳,盖藏至十年者,味始清冽云云。试思酒至十年,虽凡酒亦未有不佳者,何必沧酒耶?相传沧州城外酒楼,皆背城面河,列屋而居,明末有三老人,至楼上剧饮,醉去,不与值,次日复来饮,酒家亦不问也,三老复醉,临行以余酒倾泼门外河中,水色渐变,以之酿酒,味芳冽胜他处,中间仅数武,过此,南北水皆不佳,沧酒之得名以此。刘紫亭凤翔为阮吾山述之甚确,载在《茶余客话》。余初次由运河舟旋,过沧州,至村中极意访之,始购得一壶归,饮之果佳,此后屡过其地,则皆饬仆往沽,无一如前味者矣。

浦　酒

浦城土物,以红酒为最,浦人最珍惜之,饷客以此为此敬,然三巡后,必以他酿易之,谓此酒性热,不宜多饮,其实不尽然,乃惜酒之故也。余侨居五年,始得畅饮。浦人言此酒不能移动,稍易地即恐变味,然余宦粤西,长女筠如自浦来署省视,途经三千里,时阅两月余,姑带此酒一坛,到日发之,甘美如故,盖亦初意所不及料也。酒色如琥珀,真所谓色香味兼之者,若能于酿时,即选泉加米,复贮至十年,恐海内之佳酝,无能出其右者矣。

燕　窝

燕窝出广东,阳江县最多,或云海燕采小鱼营集(疑当为"巢"),故名燕窝,或云海燕啄食螺肉,肉化而筋不化,并精液吐出,结为小窝,衔飞过海,倦则漂水上暂息,小顷又衔以飞,人依时拾之。《闽小纪》云:"燕窝

有乌、白、红三种，红者最难得，可治小孩痘疹，白者愈痰。"今闽、广人贡者，鲜白无纤翳，云系人力折制所成，非天然如是也。吾乡许青岩方伯松佶云："燕窝产海岛中，穷岩邃谷，足力绳竿之所不及，估舶养小猿之善解人意者，以小布囊系猿背上，纵之往，升木蹑崖，尽剥塞贮囊以归。猿之去也，苦不得食，三数日始返，估客以果饵充囊中，俾之远出不饥，拙者出即剥塞囊中，归而倾囊，不过数片，为果饵占地也，黠者将果饵倾岩窦间，剥塞满囊，往返数四，尤为便捷，此一猿值数百金，价数倍于拙者。"许谨斋黄门志进每晨起，用燕窝合蔗浆蒸食之，以融软为度，谓他人皆生食也，可终日不溺云。

熊　掌

熊掌味洵美，余在甘肃，曾同时购得十副，以两副寄福州家中，闻家人不知制法，过夏遂为虫蛀尽，不堪用矣。记得《茶余客话》有一条云："熊掌用石灰沸汤剥净，以布缠煮熟，或糟尤佳，曩见陈春晖邦彦故第墙外，砖砌烟筒高四五尺，上口仅容一碗，不知何用，云是当日制熊掌处，以掌入碗封固，置口上，其下点蜡烛一枝，微火熏一昼夜，汤汁不耗，而掌已化矣。"

豆　腐

余每治馔，必精制豆腐一品，至温州亦时以此饷客，郡中同人遂亦效为之，前此所未有也，然其可口与否，亦会逢其适，并无相传一定之方。前阅宋牧仲《筠廊随笔》，载康熙年间，南巡至苏州，曾以内制豆腐赐巡抚宋荦，且敕御厨亲至巡抚厨下传授制法，以为该抚后半辈受用，惜当时不将制法附载书中。近阅《随园诗话》，亦有一条云："蒋戟门观察招饮，珍羞罗列，忽问余：'曾吃我手制豆腐乎？'曰：'未也。'公即着犊鼻裙，亲赴厨下，良久擎出，果一切盘飧尽废，因求公赐烹饪法，公命向上三揖，如其言，始口授方，归家试作，宾客咸夸美。"却亦未详载制法，想《随园食单》中，必覼缕及此，手边无此书，容再考之，惟记得所最忌者二事，谓用铜铁刀切及合锅盖烹也。

面　筋

今素食中有面筋，若得佳厨精制之，可与豆腐同称佳品，惟烹制之难，亦与豆腐同。余在桂林时，厨子最精此味，以饷同人，无不诧为稀有，而吾乡人多不食之，家人尤相率戒此，诘其故，则以店中制面筋者，率以两足底踹之，此诚不能保其必无，若系家厨自制，则断无此弊。此物自古即重之，《梦溪笔谈》云："凡铁之有钢者，如面中有筋，濯尽柔面，则面筋乃见。炼钢亦然。"《老学庵笔记》云，"仲殊性嗜蜜，豆腐、面筋皆用蜜渍。"近人《一斑录》中，亦有制面筋乾一法，亦雅人清致，非俗子所知也。

不食物单

《随园食单》所讲求烹调之法，率皆常味蔬菜，并无山海奇珍，不失雅人清致。余由寒俭起家，更何敢学制食单，徒取老饕之诮，而恰有生平所深戒及所深恶者，列为不食物单，聊示家人，兼饬厨子，以省口舌之烦云。

牛肉。犬肉。（以上两物，系守祖戒，十数传至今，别房子侄，或有出入，而余本支从未破戒也）水鸡（一名石鳞，一名骨冻，亦名乌皮，惟南省山中有之，种类极多，而皆可于口）、脚鱼（广西山中有极大者，名曰山菜）、白鳝、黄鳝。（以上四物皆近年始戒）鳇鱼骨（一称明骨，一种鲜脆，质甚洁白，而了无馀味可寻，徒借他物作羹材而已。其价甚昂，故厨子侈为珍品，因之有伪为者，其无味则同）。羊肝肺（羊腰同）。猪头肉。烧肝花。大肉丸。鸡蛋汤。排骨。香肠。鸡卷。铁雀。（以上皆荤品）

葛仙米（产自广西，而通行于各省，余在桂林五年，并未尝一以饷客也）。百合（扬州人最喜用之，其味略苦，余素未下箸也）。莼菜（此江、浙雅品，不食之未免不韵，然不能强所不好也）。黄瓜（北人最嗜之，新出嫩条者尤所珍贵）。金瓜（最毒，闻取绝大金瓜藏贮月余日，腹中便生蛇子）。红罗卜、香椿、延荽、锅渣（以上皆素品）。

卷　五

东瓯王始末

东瓯之名，起于东瓯王，而东瓯王之始末，人多不考，未免数典而忘其祖，惟乐清施六洲《元孚释耒集》中，有《东瓯王辨异》一篇，考订至为详晰，将来当入志乘，因附录于此云："东瓯王摇姓驺氏，夏裔，越王勾践七世孙，越亡，王以遗民徙东瓯，用其先世生聚教训法，自君其国，变鳞介为衣冠，瓯人怀之，故王没而庙食百世。王于史无特传，而散见于史志，或以王为瓯阳氏，或以为顾氏，皆非也。其曰瓯阳氏者，越自无疆灭于楚，楚封其子于乌程瓯余山之阳，曰瓯阳亭侯，子孙因以为氏，蜀江瓯阳氏其裔也；然越子孙受封者，惟瓯阳亭侯，余则散而南迁，如《台志》所谓保方城山者不一，王独来东瓯，故氏驺，不氏瓯阳，而《郡志》谓世守其祀者，亦为瓯阳氏，昔人谓其后世与蜀江通谱，理或然也。曰顾氏者，夏裔有封顾伯者，子孙以国为氏，海宁顾氏其裔也；惟谓顾伯之后，周时世王东瓯，传闻异词，未可深信，大抵王既贵显，故族类多援之耳。且瓯阳谱以王为无疆七世孙，顾谱谓王父名安朱，生周赧王四十四年，亦非也。王寿百六十岁，《史记》越人勇之言可证。越自勾践五世至无疆，当显王三十五年，为楚所灭，历百二十八年，为汉高元年，王从诸侯伐秦，又四年，从汉高灭项，封海阳侯，又十年，为汉惠三年，都东瓯，又三十八年，为汉景三年，东瓯亡。《史记》叙王都东瓯，下即云后数世亡，是王当卒于汉惠时，顾谱谓王卒于封王年，颇与史合，自越亡至汉惠三年，才百四十二年，则无疆灭时，王年已十八矣，安有同时之人，而相隔七世之

理哉！王当为无疆孙，否则从孙辈耳。至谓其父生赧王时，其间才八十年，更可无论矣。王之从诸侯伐秦也，谈者谓秦废越为郡县，故伐秦，其从汉高伐项也，谓以伐秦之役，项弗王摇故，或又以楚覆越，项世为楚将，覆越未必非项，而以秦、项之伐，归美于王之复仇，余谓此皆意拟之辞。夫以秦、项之暴，天下莫不怨之，大丈夫举事，光明磊落，王既得民，举而用之，伐秦灭项，诛暴安民，固无庸别为之说也。顾谱谓王薨，谥曰信，传子昭襄，一名期，高后时辞王爵为侯，在位九年，谥曰悼，传子建，所谓汉景三年亡国者；然《汉书》谓汉武建元三年，闽越攻东瓯，上使严助发兵救之，是瓯之亡，犹后于此也。意者汉景三年建亡，中国废其爵，而建子孙仍自君其国乎？《郡志》又谓王薨，葬瓯浦山最高处，有杜蜂如拳大，护其墓，其事甚异，此则细事，史不及载欤！"

王谢优劣

温州太守以王、谢为最著，故王、谢祠之建，在处有之，尚论者或疑王右军之守郡，不见于史传，而于谢康乐则并无异议。惟乐清施六洲之著论，则大不然，其词曰："吾乡墨池坊旧有王右军祠，拔于飓风，永嘉参议王公重建于华盖山，其后郡守龚公合祀谢康乐，屡废复兴，近观察副使王公建祠积谷山麓，则专祀康乐，而右军之祀废。噫！右军、康乐，固孰宜祀耶？两人皆瓯守，皆有文，然观右军贻殷浩、桓温及与谢安、谢万等之言，具言其忠君爱国之志，而兰亭痛悼、力砥狂澜如右军者，庶足风世，与康乐显于晋，又仕于宋，其大节已不可问，而旷逸不检，负才傲物，卒罹罪辜。其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其将耻臣宋室耶？将以家世晋臣而思奋耶？为人臣而怀二心，此豫让所不齿者，即此而观，人品安在？谁谓兴兵逃逸，为史氏之深文耶？夫祀二人，是将以其人风世也，官师导之，儒士摩之，四方则效之，然则风我郡者，宜右军耶？宜康乐耶？敢书之以为制祀典者告。"

张文忠公

前明有两张文忠，时论皆以权相目之，其实皆济时之贤相，未可厚非，窃以心迹论之，则永嘉又似胜江陵一等。永嘉之议大礼，出所真见，非以阿世，其遭际之盛，亦非所逆料，而其刚明峻洁，始终不渝，则非江陵所能及。公初名璁，以与上名熜字音同，疏请改名，赐改孚敬，并赐字茂恭。入阁之后，所奉世宗御扎，至八百余道，内或称张尚书、张少傅、张罗峰，或元辅张罗峰、大学士张罗峰、张少傅罗峰，后钦改罗峰为罗山，每面呼罗山或茂恭，遂有御扎称张罗山，或元辅罗山少师、大学士张罗山、元臣张少师、内阁张元辅，又屡称少师张茂恭，或元辅张茂恭、内阁元臣张茂恭，具详见《谕对录》中，王世贞至别记之，为皇明异典。又特赐银印二枚，以为密封奏御之用，凡关讲学论政者，以"忠良贞一"印封进，若朝政有差，忠言未纳，有所敷陈，以"绳愆弼违"印封进，更名后特赐新印一颗，篆曰"永嘉张茂恭印"。公以为君前，未有臣称字者，奏缴不听。公于嘉靖辛巳成进士，因议礼为众所不悦，壬午出为南京刑部主事，甲申以大礼未正，仍上疏争之，与桂萼同被召，拜翰林院学士，乙酉擢詹事，丙戌晋兵部左侍郎，丁亥敕掌都察院事，是冬升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戊子加少保，纂修《明伦大典》成，加少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己丑主会试，其秋乞归，行至天津召回。辛卯又乞归，壬辰召回，进华盖殿大学士。复以疾乞归，其冬即召回，乙未复以疾乞休，乃许致仕，丙申遣官视疾，手诏趣还朝，至处州疾作，不果至，诏强起之，至金华疾又作，仍回，敕建贞义书院调理。旋薨，赠太师。盖公自释褐至政府，才六年，引归而复起者四次，而终遂首邱之愿，获全身后之名，其进固易，其退亦易，更非江陵所能企及矣。余来温州，寻宝纶楼遗址不可得，郡人士言公颠末亦不详，久之始得读《谕对录》十卷，又是公孙汝纪、汝经重镌之节本，然所存者仅此矣。录前，有吾乡晋江蒋公彦者，来守温州，曾为之序，中言公归而后公为相者，经济万不如公，去公六七十年，四方无貂珰之扰，默受公赐而不知，今寓内始人人搤腕而思公，谓第以言礼取贵，非真知公者云云。可为公定评矣。

罗山全集

余家中有前代《灵峰山巢书目》，中载《罗山全集》一百二十卷，明永嘉张孚敬撰，其子目列《礼记章句》八卷，《周礼注疏》十二卷，《仪礼注疏》五卷，《壁经讲章》五卷，《杜律训解》六卷，《宝纶楼和御制诗》四卷，《罗峰文存》八卷，《罗峰诗存》八卷，《奏疏》八卷，《谕对录》三十五卷，《贞义书院杂著》数十卷，可谓富矣。乃余至温州访之，无一存者，惟略闻其家中，尚存有《敕谕录》三卷，《钦明大狱录》、《灵雪编》各二卷，《大礼要略》二卷，《贞义书院诗稿》、《文稿》、《葩经全旨》、赋各数卷，及托人确访之，又不可得。忆数年前在吴门时，陈芝楣中丞新锓《张太岳集》，以一部赠余，读之不忍释手，江陵之精神干济，毕见于集中，则又不能不为永嘉抱此憾事矣。

文庙两遗像

前明嘉靖初，永嘉张文忠公孚敬建言，凡直省各学圣贤塑像，皆改用木主，朝议从之，温州文庙各旧像，时方议撤，绅民等不忍毁弃，俱归之海中。当舟楫纷纷发送之际，民间私夺回二像，一为端木子像，直送至大南门外长衖内小祠中，缘端木有货殖之称，即奉为土地之神，今其地遂呼为土地堂巷，而庙门悬额仍题"端木祠"；一为澹台子像，因闻貌恶，改妆青脸，奉为东岳之神，即温元帅也，地距土地祠约二里许，而庙貌之巍焕过之，惟土地祠楹联俱切端木，东岳庙中楹联则俱切东岳，而全与澹台无关。

双忠祠碑

余前记温州双忠，祗详吾乡陈忠毅事，而未及永嘉

令马忠勤始末，兹从重建双忠祠中，录得商邱宋牧仲先生所撰碑文，至为赅备，因亟登之，府、县志《碑碣门》均弗载，抑独何欤！碑云："双忠祠者，故奉敕建以祀死节之臣温处佥事陈公、知永嘉县事马公者也。康熙十三年，逆耿叛于闽，势张甚，浙东、西大震，温州首被围，二公相与谋曰：'温界闽、越之交，无温，是无闽、浙也，吾侪读圣贤书，誓以死守，脱不济，义不可苟活。'约既定，洒泣登陴，帅士民，画守御计甚备，而总兵官祖弘勋者，潜通贼为内应，佯以缺饷激怒其众，一军甲而噪，劫二公会议于郡之大观亭，二公大声曰：'欲饷则与饷耳，是何为者！'又反复开谕以国恩不可背负，弘勋语塞气夺，恐众心动，益大怒，时陈公方以扇指麾，突以白刃横击，手随扇坠，马公瞋目大呼，亟起搏贼，贼从后挥刃，中公顶，流血被面，公即以首捽弘勋曰：'吾与若俱死矣！'俄群贼蜂至，遂同遇害，至死骂不绝口，时甲寅六月朔日也。丙辰王师定闽、浙，上其事，诏从优议赠恤荫祭葬祠礼，复赐陈公谥忠毅，独马公格于阶例，不得予谥，会康熙四十二年，上南巡莅吴，时马公之子，以参议督粮吴会，援陈公例，以易名之典上请，得俞旨，赐谥忠勤，又御书'旌劳葵忱'扁额，俾揭祠首，盖异数也。先是双忠之建，地故湫隘，又制牿朴庳陋，而忠毅故有专祠，有司率诣此奉行故事，以故兹祠享祀不虔，风雨不戒，陊剥漫漶，日渐就圮坏，参议君惧亵越宸翰，无以副朝廷优渥至意，乃谋所以新之，而温人闻命咸来言曰：'祠之不饬，吾侪小人之罪也。'于是惭怛交责，踊跃输委，木石、瓴甓、丹漆、灰铁之属，充物峙积，不鸠会而具。乃召工师相方视址，叶谋移构于华盖，朴断版筑，子来趋事，凡三阅月而告竣。为门为庑，为堂为宇，峻整宏靓，鞦鞦翼翼，焕然改观。已乃揭御书于前荣，龙跳凤翥，金碧焜耀，观者无不愕眙震耸，或仰而叹，或俯而思，欢呀悦喜，庆未曾睹。升主之日，有司庶职，咸在即事，登降馈献，罔或不龚，牲硕酒清，礼备乐举，邦民和会，耄倪歌咏，懿乎哉！洵足以侈上恩而妥忠灵也。既卒事，参议公谒余，载拜乞言，镵诸丽牲之碑，俾志其重建始末，后得以考。余夙钦二公之高节，不敢以不文辞。窃惟古来之以双忠称者，莫过于唐之张公巡、许公远，韩昌黎氏谓其守一城，捍天下，蔽遮江、淮，阻遏贼势，举唐天下之所以不亡，咸归功焉。今温，全浙之门户也，首婴逆锋，旁邑窃窃观望，二公故孱然儒生耳，令其稍委蛇，靦颜苟活，自余必从风瓦解，全浙之存亡，未可知也。惟其视死如饴，甘蹈白刃，以身作忠义倡，故闻风者争自奋励，坚壁龉龁，卒能保有浙西，贼不得尺寸入，以待王师之戡定，是则二公之功，比于张、许，其又奚愧！抑考张、许之在唐也，奸邪之徒，犹有异论，而其时为之上者，虽事褒赠，亦未有赫赫异数之加；我朝崇德报功，待死事诸臣甚厚，计甲寅距今三十余年，而恩施无已，揆诸前代，莫与比隆。盖上之待下，与下之事上，其可谓交至尔矣，呜呼，何其盛哉！按二公，皆起家乙科，陈公初司李于蜀，课最，入郎署，旋以佥事出守；马公始任山左之昌乐，有惠政，补永嘉，不数月而化大行，其治绩皆有可纪，兹不著，著其死事之大者。陈公讳丹赤，字献之，福建侯官人，顺治辛卯举人，由温处道佥事，赠通政司通政使，谥忠毅。马公讳琾，字奉璋，陕西武功人，顺治甲午举人，由永嘉县知县，赠布政司参政，谥忠勤。参议公名逸姿，字隽伯，由荫生历任今职，有能名，受知于上，将大用，请额建祠，忠勤于是有子，例得附书。乃系以诗曰：'惟清受命，奄覆九区。有蘖其间，为貐为豝。盗煽八闽，蹂躏浙土。蕞尔海疆，门户撑拄。于铄陈公，持宪是邦。摧胸碎首，毙于顽凶。马公骂贼，发指眦裂。与城俱亡，啮齿喋血。双忠烈烈，生气不磨。帝曰余恫，赠恤有加。死勤庙祀，载在典礼。靡不有初，阅世而圮。烈烈双忠，久而弥赫。载沛殊恩，龙章用锡。新祠斯作，侈于旧观。柏版松楹，寝成孔安。葵藿之倾，太阳斯照。惟帝念哉，是旌是劳。璇题有烂，如日正中。昭示来裔，高广有融。蜃江之滨，吹台之址。鲁公信国，鼎足焉峙。有穹斯石，锲以铭诗。凡百有位，敬而式之。'"

陈忠毅公传

近年吾闽纂修《福建通志》，重为陈忠毅公立传，杭州陈扶雅善操笔成之，于当时事实甚详，《通志》梓行尚须时日，谨先录原文，以贻观者。传云："陈丹赤，字献之，侯官人，顺治八年举于乡，十七年授四川重庆府推官，权重庆、夔州知府，时张献忠初灭，蜀东尚为十三家所据，征师四集，丹赤筹粮饷以济军食，复招流亡，垦荒莱，缓刑禁，以苏民困，蜀平，以最擢刑部主事。丁内艰归，起补原官，迁员外郎，谳狱多平反，监天津关税，不名一钱，迁兵部郎中，出为浙江佥事、分巡温处道，权按察使。丹赤以温州濒海，分巡无兵，何以守？康熙十三年三月入觐，草封事，请复标兵，至山东，会滇变作，诏天下入京官还守，丹赤还至东昌，闻闽藩耿精忠反，方食，投箸起曰："温州与闽接壤，闽叛，必首攻温州，温州失，全浙不可支矣。'即弃舟陆行，兼程至维扬，时自长江至钱塘戒严，舟楫无敢夜行，丹赤驾小舟，四昼夜至杭州，谒抚军计事，即驰赴温州，为守御计。当是时，平阳叛将司定猷通耿逆，以兵逼瑞安，副将杨春芳声言往援，实无斗志，海寇朱飞熊又乘间入内港，乡民争提挈挽负入城，守城者欲不纳，丹赤曰：'城以人为固，人以食为命，今民挚米粟入城，民即吾兵，食即吾饷，亟宜纳之，与共守。'于是来者数万人，然贼已逼温州，副将杨春芳忽撤兵去，人情汹惧，城中官弁多通贼，丹赤草檄，告急于提军，插飞羽，日驰数十次，而援师犹未至。丹赤独守南门，誓与城存亡，贼知之，并力攻击，丹赤亦不避矢石，以忠义激厉士卒，皆感泣，愿死守。先是总兵祖弘勋与贼通，伪遣游击马文始协守，实以窥丹赤意，丹赤誓以身殉，弘勋于是陈甲仗于城东大观亭，集文武官讥事，思以兵胁丹赤，丹赤弗知也。千总姚绍英知其谋，谏勿往，不听。既至，见兵皆露刃，夹阶立。坐定，弘勋曰：'无兵无食，将何以守？'丹赤曰：'提标前锋已集五千，何谓无兵？粮饷可给六月，何谓无食？'弘勋

曰：'无船，奈何？'丹赤曰：'江上水师战舰御寇于下流，民船迎援师于上流，何患无船？'弘勋语塞。贼党出耿逆书，诱献城，丹赤怒，碎而投诸地曰：'此岂可以污吾目耶！吾头可断，城不可得也。'弘勋持丹赤手，复好语慰曰：'公独不念骨肉坟墓在闽耶？丹赤麾弘勋手曰：'封疆之臣，但知守死封疆，不知其他。'弘勋知不可夺，目千总高魁，持斧拥丹赤出，丹赤指弘勋骂曰：'叛贼，汝杀我，朝廷必寸磔汝！'兵刃交下而死，时六月朔日也。永嘉知县马琾跃而起曰：'国家豢养若辈反党，贼杀封疆大吏，吾耻与若俱生！'骂不绝口，遂同遇害。丹赤时年四十六，事闻，诏三下，议恤，赠通政使，荫子一夔入监，赐祭葬，谥忠毅。三十五年，敕建双忠祠于温州，祀丹赤及琾。琾，陕西人。闽人复祀丹赤于道山。三十八年，一夔迎驾于杭州，赐'名垂青史'额，曰：'以旌尔父忠。'乾隆五十九年，诏殉难诸臣未予世职者，给恩骑尉世袭，大吏以丹赤四世孙登龄袭职，登龄卒，子驹袭。"按辽海刘廷玑《在园杂志》中有一条云："甲寅闽变，浙东温州总兵官祖某，潜已通款，一日，伏甲于资福山之大观亭，集众官议饷，巡道陈公丹赤、永嘉令马公琾皆在坐，逆镇厉声云：'兵饷不前，士尽饥馁，抄陈道家，足以给饷。'有巡道'夜不收'，即夜捕手林莪者，挺身前曰：'尔欲抄吾道主家，岂非反耶？'遽扶陈公出，逆镇大喝曰：'小人何敢如此！'林曰：'吾小人，心中惟知有道主，道主心中，惟知有朝廷，不似尔等享高官厚禄，早已顺贼，一心惟知有贼也。'逆镇愈怒，挥甲士寸磔之，二公不屈，皆遇害。后邑人立祠，祀两公，庑下设林莪像，被皂服，懔懔有生气。"周声炯记中所云："此是我所亲信者，随我上山。"当即此人也。

福贝子事略

康熙十三年甲寅闽变，温州二月闻警，三月方知耿精忠谋反，已有贼据分水关，沿海居民入城避难者，纷纷不绝，温镇总兵祖弘勋谋害温巡道陈丹赤及永嘉县马琾，即迎贼众及伪都督曾养性进城，盘踞全郡。浙抚奏闻，特命固山贝子福喇塔授为宁海将军，偕康亲王带领旗兵至杭州，会议征剿，康亲王分路由衢州救闽，福贝子救护温、台等处，至十五年冬，逆贼次第扫平。时温州府学生员周声炯，字慕峰，随贝子行间，曾以亲所见闻，手撰一记，余从孙雨人学博处借读所录稿本，因节删如左云：康熙十三年甲寅闽变，温州二月已闻警，巡道陈丹赤、知县马琾谕各总党正、保长，各将城上垛口，创造挨牌一面，猛棍十条，以防贼寇。四月间，平阳游击司定猷，招贼过海，缚其主总兵蔡朝佐，献纳城池。温镇祖弘勋有家人高姓者，混号割稻高，结盟数十余人，潜与贼通，贼进屯西山。六月朔，弘勋集文武官于大观亭，曰："今日议军机大事，不许带人上山。"巡道陈知有变，指一人曰："此是我所亲信者，随我上山。"各步行至亭，弘勋指西山贼营谓陈曰："敌兵甚盛，有何高策？"陈应曰："贼兵临城，非战则守，目下战为上策。"割稻高遽拔刀刺之，跟役亦遇害，马知县大骂曰："这就反了！"高亦刺杀之。高自刺陈后，忽然仆地，身如捆缚，口称"陈大老爷饶命"，卧地身死。知府蔡兆丰跪献印信，弘勋迎贼进城，宣谕居民剪辫开店，加弘勋为安远将军，以平阳副将李宫墙改授参政，兼理督学事。又命贼党吴旗鼓在郡城关帝庙征收钱粮，鞭笞乱下，痛哭之声，遍闻里巷。时贼众甚多，恐粮饷不继，将民家铜器尽行追比，即开伪局铸钱，名曰"裕民通宝"，又铸大炮，镌曾养性姓名其上，聚众数十万。八月遣吴长春、朱飞熊攻乐清县，乐协、苏慕代死之，乃长驱攻下嵊县、天台、仙居等城。时曾养性赴黄岩助战，朱飞熊请从水路带兵攻台州，吴长春请从陆路带兵攻黄岩。十四年八月，贝子自钱唐江飞渡绍兴，进发，遂斩伪都督吴长春于黄岩，伪将军朱飞熊水战中弹，毙于台州。贝子乘胜连复数县，曾养性从水路逃回温州，贝子统兵追蹑，因温州生员夏声字君周为乡导，从楠溪沿山至青田，渡江抵温。贼由上塘抵御，贝子预于绿嶂地方之宝胜寺伏甲以待，九月初三日，我兵佯退绿嶂，贼尾追近，号炮一声，伏兵齐出，截住石甲湾，贼首尾不能相顾，溺死及杀伤者无算，贼势大溃。养性闻报，急于西南城外，房屋尽行拆毁，将屋柱运至西城陡门头、造木城一带，至三角门止，又运粗石墙于陡门头隔河造石城一带，又自陡门头起至三角河止，造泥笆，离石城掘河数丈，将泥运入笆中，名曰泥笆城，将及完工，岂期大兵从楠溪间道而来。道路崎岖，贝子亲自牵马步行，风雨骤至，帐房未到，与士卒同在雨中，相为劳苦。遂发兵攻青田，越和岭，至威宁滩，编簰为欲渡之势，处州石帆、杨梅冈等贼，望风俱逃。时贼船自郡江至青田港，鳞次栉比。贝子命乔千总带领甲士数百，在下冯山鸣鼓摇旗作安营状，贼瞭望，以为不复进兵，不料大兵已潜由溪口过平堰滩，从白溪一路逾天长岭，直至郡西山，屯营于君子峰上。中有瓯浦岭，东南角三峰连续，直达护国寺左，曰万丈平山，贝子常登其巅，相度形势，俯视郡城，了如指掌。即令各旗安营，而每日用大炮攻城，贼兵惊扰，被伤者众。时当十月，晚禾大熟，百姓逃匿深山，无人收割，贝子查随征官员，独缺永嘉县丞一员，遂发令箭一枝，命夏声管永嘉县丞事，往各郡安民，逃匿百姓闻信，相继而出。夏声用永嘉生员林文纶（字缩青）、周声煜（字翼子）二人相与助理，劝谕百姓收割，并劝往营盘贸易，贝子每日遣人巡视，如有强买者，以军法从事，众皆悦服。贝子正议进兵，讵意贼于十五年二月十七夜，将所制火箭，于西山相近之旸岙、吕家岙、净屿寺诸山下埋伏，于二更时分，潜出三角门，水陆齐犯，投火烧着各营盘，贝子即派夸兰达丹母布、总兵陈世凯等出战，大炮打沉贼船，不可胜计。贝子登高瞭望，用诱敌计，令被烧下营，移踞上营，谨守要隘，亲督大军下山杀贼，贼兵因无队伍大败，追至将军桥、灰桥等处，扼其归路，贼不能过，尽堕水中，水为不流，斩首二万有余，活擒贼将无算，吴旗鼓全家俱没，曾养性坠马，浮水逃入郡城，坚守不出。贝子登紫芝峰，见将军桥、新桥、姑娘庄一带，大河内积尸填溢，不觉流泪，语诸将曰："此等皆朝

廷赤子，我奉命救民，今杀伤如此，能不心惨！”至护国寺坐定，慨然曰：“我一路想来，终觉不忍，此积尸作何处置？”总兵陈世凯、巡道姚启圣、知府王国泰、知县郑廷俊在旁，领一老民徐应龙参见，曰：“此人目下收拾尸骸，已有数百具。”贝子稍慰，即发赏一封，谓老民曰：“做此好事，必须择人助理，事成后，当请给官职。”指陈世凯曰：“好个将官，可称为陈铁头！”复谓诸将曰：“贼今退入城中，心胆俱裂，唾手可破，但温州百姓久遭荼毒，当体朝廷好生之心，不得妄杀以伤天和。”众皆曰：“此我王之阴功，瓯民之大幸也。”至五月，天气炎热，不能进兵，适康亲王咨请会闽征剿，时营内有大小炮三四十位，贝子悉心筹画，押运过岭，众军继之，行近灵福，贼又于袋头山拦截，势甚猖獗。继闻养性自大败后，兵已十去八九，此处贼船，皆自瑞安、平阳调到，诸将请战，贝子曰：“为将之道，必动出万全，方能取胜。”时大炮过山已有三十余位，现存九位，尚在横山五凤楼山脚，因选强兵丁，于夜静时潜运大炮，安山腰者四，安山脚者五，天微明，各炮齐放，值潮盛长，贼船不能退，我兵疾趋港口，攻击无遗，比西山之战更为威猛。谍报养性自袋头山再败后，独守孤城，已有归顺之意，百姓盼望大兵速至，以解倒悬，贝子遂于八月十八日自处州进发，至右塘岭，即遣陈世凯进兵，自率步骑继发，二更至双岭、张村口，伐木取路，五鼓已抵贼营。贼猝不及防，各相奔命，大兵连破九寨，遂过石塘，贼复聚战，贝子亲督指挥，贼又连败六阵，大兵遂至岭下，乘势渡河，伪都督连登云等皆鼠窜逃命，遂恢复云和等县，而温、台、处三郡遗孽尽灭。由龙泉振旅入闽，耿逆惊惧投首，养性在瓯，闻报亦薙发归顺。瓯民以护国寺曾经贝子驻驾，山谷幽静，遂建祠，请贝子禄位供奉焉。声炯于康熙十四年乙卯八月，寄居十七都潘桥，九月大兵经过，适遇正蓝旗阿玛，挈之同行，一路随征，故贝子征剿之事，亲见亲闻，谨记如右，以见贝子之奠我东瓯，其丰功伟烈、威武仁慈有如此者。按今吾闽康亲王祀事甚盛，而此间贝子祠则故址久湮，殊失崇德报功之意。闻孙雨人学博言，耿藩之乱，恢复温、台、处三郡，实赖福贝子之力，向因贝子屯兵西山（在三角门外），即在西门护国寺之旁设立专祠，旋因飓风倾圮，遂移栗主供奉护国寺中正殿后，正殿又为飓风所坏，栗主亦失所在。道光乙酉，云南嵋峨徐云笈来令永嘉，访知其事，补立栗主，送华盖山双忠祠中安设。乙未仲夏，马忠勤公五代孙云骑尉名廷绩者，由陕西乾州本籍来温，整理山地祀田，周历祠宇，见陈忠毅、马忠勤中间，增设贝子栗主，即具禀有司，以为贝子与两公并设，名位既不相称，亦与祠名双忠不合，现闻护国寺正殿业已修复，旁有小屋三间，尽可仍安贝子牌位，即择六月十七日，亲送栗主入寺。惟闻寺僧言，寺旁旧基尚存，约需费三百千钱，即可补盖小祠，以复旧观，较为得体，是所望于贤有司之修举废坠者矣。

张园楹联

温州城中有三园，皆足供士大夫游宴之所。在西为陈园，曲径通幽，台榭错出，聊堪小憩。陈园之南为曾园，则水木明瑟，亭馆鲜妍，远出陈园之右。其所编桂屏，所筑水槛，尤具匠心，为他园林所未见，思以两诗纪其胜，尚未能成章也。在东为张园，紧贴积谷山下，按《太平寰宇记》言谢公池在积谷山之东，积谷山即今东山，则谢池旧趾，似即在此山之左近，故张鉴湖观察亦就此地辟园起楼，以存其意，而属蔡生甫学士书“池上楼”三字为楼匾。楼之左为鹤舫，并水依山，最为幽胜，余屡游宴其中。山即东山之麓，水即城下之濠，实为城中第一胜区，因撰一柱联云：“面壁拓幽居，一角永嘉好山水；筑楼存古意，千秋康乐旧池塘。”

骨牌草

骨牌之戏，自宋有之，《宣和谱》以三牌为率，三牌凡六面，即骰子之变也。近时天九之戏，见于明潘之恒《续叶子谱》，云近丛睦好事家，变此牌为三十二叶，可执而行，则即今骨牌拼湖之滥觞也。今张氏如园中，有骨牌草，春深时丛生各地，草叶狭而长，其叶尾各有点子浮起，略似骨牌之式，天牌及地牌最多，惟虎头略少，余在扬州时，即闻有此草，佥言若得三十二叶点子皆全者，可治血证，而实未曾目见此草，今乃于如园中亲手摘视。未知先有此草，而后有骨牌，抑先有骨牌，而后生此草，不可得而详矣。

江心寺诗

余游江心寺，前后四十余年，仅成七律两首，客有嫌其写景未畅者，今春自雁荡回，甫旬日，而杨子萱大尹招同郡城各官，饮于江心寺之浩然楼，盖子萱新得擢官，以此为披云之宴也。席次索诗，因叠《雁荡长歌》韵应之，子萱本有和韵诗，用此觊其叠和，并约席中诸君同作，或可成东瓯诗事云尔。诗云：“名山归来甫十日，又得欢场续雁荡。出城咫尺亦名山，苇杭直压潮头壮。永嘉仙吏得美除，画本欲留浚仪像（适约冯芝岩写真）。长筵普与宾僚欢，俊游助我吟情旺。合城使君作公宴，鱼鱼雅雅各辈行。山僧笑我非当官，寓公亦许分庭抗。名区本在雁荡前，风流未尽沙淘浪。三唐诗事历可数，直到建炎始惆怅。御舟忽来天水碧，当日龙翔事草创（宋高宗幸此，改江心寺为龙翔寺）。漠漠城阴隔岸移，双双塔影中流漾。六朝人物尽销沉，半壁江山自清旷。即景祗应本色诗，平远无烦钵肝脏。失笑俗流忌褰足，宦途所拟亦无当（此邦人以此寺为畏途，每相戒弗至，而仕宦中人又有一至必且再至之谶，皆无稽之言）。江南也是小金焦，更谁好事安书藏（金山有文汇阁藏书，焦山有阮太傅师所设书藏，师尝言江心寺亦宜仿此为之）。我爱西偏屋宇新，不喧不寂惬所尚。便是江村长夏幽，寄傲羲皇岂多让！闲来弥勒与同龛，山月为灯云作帐。免得扁舟来去频，日狎风涛夸倔傥。出自北门入西门，兹游往复已新样（是日回舟，为风潮所遏，不得收泊北门）。作诗聊如追急逋，诗成一枕始休畅。”

揖峰亭诗

温州近郭可游观之地，以江心寺为最，而揖峰亭次之。江心寺为古来名胜，山水方滋，自非寻常亭馆所得比拟，而揖峰亭近在城市，俯挹大江，其雄胜似更在江心寺之右。亭据回鹘山之顶，台榭突兀，栏槛参差，瓯江东北岸诸山，尽在眼底，惜名流壶觞罕来，诗事寥寂，不及江心寺之磊磊天地间耳。新春晴日，甫为杨子萱大尹招饮亭中，始得揽其胜概，思以一诗纪之，而屡不成章。乃于花朝日，复携同平仲次儿、敬叔三儿、筠如长女、寿笙三女、婉蕙子妇、芍卿孙妇，同挈榼往游，尽一日之欢而返，筠如先成一诗云："出城暂见鹘回头，庙里楼台槛外舟。平列众峰多北向，右偏孤屿欲东流。藤萝古洞穿云过，金碧斜阳对酒收。却忆宵深才系缆，循陔即许奉良游（腊底到瓯，于深夜在此收泊，不知其上即胜区也）。婉蕙次韵云："重闉远出国西头，回鹘山前不浪舟。历历帆樯平槛过，茫茫日夜大江流。岩椒屡见炊烟起，石壁全凭返照收。最喜栏边露孤屿，晴春三日两佳游（三日前，甫为杨芝仙夫人招游江心寺，皆有诗，此作即叠前韵也）。

除夕元旦两诗

《温州府志》及各县志并云，自温峤以西，民多火耕，虽隆冬恒燠，故名温州。余初闻而喜之，于丁未十月二十六日抵温，初尚暄霁，冬至前后，则连日阴晴，风雨交加，逾月不止，而寒沍愈甚，始窃叹尽信书不如无书也。至岁除早起，则大雪纷如，佥谓数十年来所未见，窗前有大蜡梅一株，嫌其为狗英，略弗盼睐，至是乃竟成琼柯玉叶，幻出奇观，思作一诗纪之，而瑟缩畏寒，弗能成句，至晚而雪愈大，乃口占五十六字云："温州自昔以温传，我至方知不尽然。匝月顽阴长蔽日，连江寒雨欲弥天。忽看急雪来残腊，喜趁新春入旧年（是日亥刻立春）。独有客窗增栗烈，裹头祗合酒为缘。"次日元旦，忽大晴，急披衣起，则朝暾射眼矣，复得五十六字云："欣报窗暾照眼开，庭柯唪鹊已喧豗。谁知苦雨穷阴后，也有祥风暖旭来。半日阳春初布濩，万家淑气早恢台。老翁事事成疏懒，但转吟肠日几回。"此真打油腔也，以纪温州气候之异，姑题为《除夕大雪》、《元旦新晴》二律而存之。

梦中诗

余于丁未小除日，夜卧温州郡斋之树德堂东偏，于梦中忽成一诗，醒而记之，耿耿在抱，清晨援笔录之，乃一字不遗，而不自知其意旨所在，尚恍惚记其题曰《游仙祠》，覆视之，竟似玉溪生《无题》诸作也。漫付儿辈和之，久之，皆以彭字韵大难，无一应者。乃于新春花朝，接福州许门第十一妹蓉函来信，竟以和诗相寄，格律老成，韵脚谐稳，真堪愧倒须眉也。余诗本不必存，因蓉函之和作，遂不忍弃去，因附录之。诗云："驾鹤方嫌鹤背轻，却缘霖雨阻瑶京。犊裈漫倚垆头卓，蠹简难凭柱下彭。人海波澜原有主，仙家眷属岂无情。祇应独抱蟠桃实，撒手蓬莱自在行。"蓉函和作云："朝衫脱后一身轻，人世逍遥即玉京。宦海岂能羁管乐，诗坛孰敢敌韩彭。鹤飞蓬岛游仙梦，雁断闽天望远情。想见莱衣驰五马，安车奉作赏春行。"

浮　石

孙雨人尝语余曰："前数年在温州君斋，亲见二物，至今思之，不能格其理。当前政刘养云太守改建二此园时，购大青石二十余方，堆贮墨池之旁，一夕池岸偶圮，石尽倾陷池中，惟一方独浮水上，形似椭圆，约重三、四十斤，质视他石光润，岂空青之类欤？太守招余及戴竹坡通守坚，午饮目验，曾命人抱此石沉之池中，用长木拄之，仍浮水面不下，因名之曰浮石，曾命余次婿胡瑶阶孝廉（书农学士次子）作小赋纪之，后闻此石为养云太守携归南丰矣。近甲辰年，徐铁笙郡丞来权郡篆，七月风痴大作，郡署大堂下有大樟树，相传为北宋物，向东歧出之枝，为风所折，权守因其材质坚致，琢成小尺三十枝，仿汉虑傂铜尺之式，颇古雅，旋于空枝中得一小木圈，光滑可爱，中径约六寸，厚一寸余，圈面隐隐有黑纹，类蛟螭之状，直似鬼工所成，名之曰樟环，自为铭词三十二字纪之。此与浮石二物，皆余所目击，而迥出思议之外，因并记之，以俟博物君子。"按雨人有《浮石》七古一首，《樟环》五古一首，并载《永嘉闻见录》中。

右旋螺

温州海滨，有以右旋螺壳来售者，其质甚小，横径不及寸，而长不过寸余，因忆吾闽藩库所藏之右旋白螺，其大视此螺，不啻十倍，知此其细已甚，未必通灵，且索价甚昂，遂置之。按吾闽藩库所藏，始于嘉庆五年，赵介山殿撰文楷、李墨庄舍人鼎元充册封琉球国使，陛辞日，蒙赐右旋白螺，供奉舟中，盖此螺能镇风暴，来自外番。恭读《高宗御制文三集》，中有《右旋白螺赞》，注云每年藏中喇嘛，于新正及万寿节进丹书，所陈供器，时有献右旋法螺者，以为奇宝而不多见，涉海者携带于舟，则吉祥安稳，最为灵异等语。赵、李内渡后，此螺经吾闽大吏奏请，留于福州藩库。嗣后有渡海者，皆得赍供舟中。此后册封琉球使者及闽中督抚将军东渡台湾者，无不供奉舟中，间遇风暴，皆得化险为平，民间不知，以为定风珠，实白螺也。又按吾闽本有定风珠，相传康熙间周栎园先生为闽藩时，出门日恰值大风，南门大街两旁招牌幌子无不摇动，惟一棉花店前，所挂多年棉球幌子，屹然不动，先生目而异之，不计价买归，乃中有一大蜘蛛，腹藏大珠，屡试之风中，不小摇动，初亦贮之藩库，后先生移任，携之去。

叐　春

恭儿于立春日，率属在郡堂上照例鞭春，礼成后，忽一声炮响，不知其故，询之属吏，乃知温俗于春至时，

大户院落及小户门首，皆预折樟树一小枝，带叶烧之，并有俚俗咒语，名之曰𤆬春。按《集韵》，𤆬音谈，燎也。瑞安洪守一《重辑俗字编，谓温人于立春日焚樟叶曰𤆬春。孙雨人云："温州土语，凡小儿退热谓之疰夏，杭州人谓自立夏多疾者为疰夏，其义各别，然恰与𤆬春二字成一妙对也。"

颶风

《南越志》云："颶风者，具四方之风也，常以五、六月发，永嘉人谓之风痴。《投荒杂录》云："岭南诸郡，皆有颶风，以四面风俱至也。"按此说杨升庵已驳之，李西涯亦谓具四方之风者，乃北人不知南人之候，误以颶为颶耳。颶音贝，佛经云：风虹如贝。《六书故》：（原脱故字）"颶，蒲妹切，海之灾风也，俗书误作颶。"吾闽人呼颶为暴，其音相转，其理正通，又谓之风飐，飐字字书所无，正如永嘉之风痴，亦他书所未见耳。

卷　六

戏彩亭联

温州郡署，寓眷属于三堂，庭院极宽敞，相宅者皆嫌其不聚气，必于前廊搆一亭子，以收束之，且可藉为岁时演剧之所，恭儿题亭扁曰戏彩，跋云："宋温州通判赵屼，迎养其父清献公于倅厅，构戏彩堂，当时传为盛事，东坡、颍滨皆有诗（已详第二卷）。今资政公亦就养郡斋，而兹亭适成，因以名之。"并请余撰为楹联，余亦即用此事题柱云："舞彩又成亭，故事远惭清献德；逢场凭作戏，正声合补广微诗。"时次儿丁辰，由内阁请假南来省视，亦于亭角附题一联云："胜地许循陔，成兹乐事；齐心殷舞彩，让尔先声。"跋云："敬叔弟属撰亭联，因答其意付之。"亦可谓一时佳话矣。

看　戏

吾乡龚海峰先生官平凉时，其哲嗣四人，皆随侍署斋读书，一日偶以音觞召客斋中，四人者，各跃跃作看戏之想，先生饬之曰："试问读书好乎？看戏好乎？可各以意对。"其少子文季观察瑞谷遽答曰："看戏好。"先生艴然斥之退。长子端伯郡丞式谷对曰："自然是读书好。"先生笑曰："此老生常谈也，谁不会说。"次子益仲孝廉受谷对曰："书也须读，戏也须看。"先生曰："此调停两可之说，恰似汝之为人。"三子小峰邑侯对曰："读书即是看戏，看戏即是读书。"先生掀髯大笑曰："得之矣。"闻其时甘肃有谭半仙者，颇能知未来事，先生延致署中数月，临行，手画四扇，一作老梅数枝，略缀疏蕊，以赠端伯；一作古柏一树，旁无他物，以赠益仲；一作牡丹数本，以赠小峰；一作芦苇丛丛，以赠文季，且语先生曰："将来四公子所成就，大略视此矣。"由今观之，则与所答看戏之言，亦隐隐相应也。

文班武班

剧场有南戏、北戏之目，不过以曲调分，近人有文班、武班之目，文班指昆曲，武班指秦腔，则截然两途矣。余金星不入命，于音律懵无所知，故每遇剧筵，但爱看声色喧腾之出，在京师日，有京官专嗜昆腔者，每观剧，必摊《缀白裘》于几，以手按板拍节，群目之为专门名家，余最笑之，谓此如讲古帖字画者，必陈《集古录》及宣和书、画谱对观，适足形其不韵，真赏鉴家，断不如是也。忆在兰州日，适萨湘林将军由哈密内召入关，过访，素知其精于音律，因邀同官以音觞宴之。坐定，优人呈戏本，余默写六字曰："非《思凡》即《南浦》。"握于掌中，将军果适点此两出，余曰："君何必费心，余已代为之矣。"开掌示之，合座皆笑，湘林正色语余曰："戏虽小道，而必以雅奏为高，若猥语乱谈，则舆隶所乐闻，岂可以入吾辈之耳。"余曰："君言诚是，然既已演戏，则征歌选舞，自以声色兼备为佳，若徒赏其低唱恬吟，则但令一人鼓喉，和以一笛足矣，又何必聚一班数十人于后台，为之结彩张灯，肆筵设席，而品评其行头之好，脚色之多乎？"合座群以为然，而湘林为之语塞矣。比年余侨居邗水，就养瓯江，时有演戏之局，大约专讲昆腔者，不过十之三，与余同嗜者，竟十之七矣。

生旦净末

生、旦、净、末之名，自宋有之，然《武林旧事》所载，亦多不可解，惟《庄岳委谈》云："传奇以戏为称，谓其颠倒而无实耳，故曲欲熟而命以生也，妇宜夜而命以旦也，开场始事而命以末也，涂污不洁而命以净也。"枝山《猥谈》则云："生、净、旦、末等名，有谓反称，又或托之唐庄宗者，皆谬也。此本金、元阛阓谈吐，所谓鹘伶声嗽，今云市语者也。生即男子，旦曰装旦色，净曰净儿，末乃末泥，孤乃官人，即其土音，何义理之有？"至《坚瓠集》谓《乐记》注，言优俳杂戏如猕猴之状，乃知生狌也，旦狚也，《庄子》："猿（原作"援"，据《庄子》改），猵狚（《庄子》作"狙"）以为雌。"净狰也，《广韵》："似豹，一角五尾。"丑狃也，《广韵》："犬性骄。"谓俳优如兽，所谓獶杂子女也。此近穿凿，恐非事实。

工　尺

工、尺等字，宋、辽以来即用之，宋《乐书》云，黄钟用合字，太簇用四字，夹钟、姑洗用一字，夷则、南吕用工字，无射、应钟用凡字，中吕用上字，蕤宾用勾字，林钟用尺字，黄钟清用六字，大吕、夹钟清用五字。辽世大乐，各词之中，度曲协律，其声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按：此即朱子所谓半字谱也。

封神传

余于剧筵，颇喜演《封神传》，谓尚是三代故事也。忆吾乡林樾亭先生，尝与余谈《封神传》一书，是前明一名宿所撰，意欲与《西游记》、《水浒传》鼎立而三，因偶

读《尚书武成篇》"惟尔有神,尚克相予"语,演成此传,其封神事,则隐据《六韬》(《旧唐书·礼仪志》引)、《阴谋》(《太平御览》引)、《史记·封禅书》、《唐书·礼仪志》各书铺张俶诡,非尽无本也。我少时尝欲仿此书,演成黄帝战蚩尤事,而以九天元女兵法经纬其间,继欲演伯禹治水事,而以《山海经》所纪助其波澜,又欲演周穆王八骏巡行事,而以《穆天子传》所书作为质干,再各博采古书以附益之,亦可为小说大观,惜老而无及矣。

姜太公

余尝观《访贤》一出,世皆称姜太公八十遇文王,而此班优人通名,乃云七十二岁,众皆笑之,余曰,此优暗合道妙,殆有所授之,未可厚非也。《荀子·君道篇》云:"文王举太公于州人而用之,行年七十有二,𪘏然而齿堕矣。"东方朔《答客难》亦云:"太公体仁行义,七十有二乃设用于文、武。"《韩诗外传》四亦云:"太公年七十二,而用之者文王。"桓谭《新论》亦云:"太公年七十余,乃升为师。"《后汉书·高彪传》亦云:"吕尚七十,气冠三军。"皆不言至八十始遇文王也。惟《孔丛子·记问篇》:"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列女传》齐管妾婧语亦同。今世人皆仿其说。然《越绝书》计倪曰:"太公九十而不伐纣,磻溪人也。"《楚辞·九辨》亦云:"太公九十而显荣。"《淮南子·说林训》注亦同。则其年且过八十矣。歧说错出,余为戏据《说苑》一条以折其衷。按《说苑·尊贤篇》云:"太公望,故老妇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齐。"盖《荀子》各书所载,乃相周之初,《孔丛子》所载,乃封齐之末,原始要终言之,则众说皆合矣。

甘 罗

俗皆称甘罗十二为秦相,殆本《史记·甘茂传》:罗年十二,事秦相吕不韦,以说张唐、说赵功封为上卿。按上卿非必丞相也,罗祖茂曾为左丞相,俗语殆因此而误。然《北史彭城王勰传》云:"昔甘罗为秦相,未能书。"《仪礼》疏云:"甘罗十二相秦。"杜牧诗云:"甘罗昔作秦丞相。"则此误亦久矣。

苏秦激张仪

戏彩亭前家宴,有演《投赵激仪》剧者,诸儿女皆茫然不知所谓,余笑曰:"尔等纵不读《史记》,亦未观《列国志》乎?"翼日次儿丁辰即检《史记》以进,因付儿女遍视之,乃各恍然大悟,读书即是看戏,看戏即是读书,良不虚也。因节录其文如左,用便观者云:苏秦已说赵王而得相约从,然恐秦之攻诸侯,败约,念莫可使于秦者,乃使人微感张仪曰:"子始与苏秦善,今秦已当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愿?"张仪于是之赵,上谒求见苏秦。苏秦乃戒门下人不为通,又使不得去者数日,已而见之,坐之堂下,赐仆妾之食,因而数让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如此,吾宁不能言而富贵子,子不足收也。"谢去之。张仪之来也,自以为故人,求益反辱,怒,念诸侯莫可事,独秦能苦赵,乃遂入秦。苏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张仪,天下贤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独张仪可耳。然贫,无因以进,吾恐其乐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为我阴奉之。"乃言赵王,发金币车马,使人微随张仪,与同宿舍,奉以车马金币,所欲用,为取给而弗告。张仪遂得以见秦惠王,惠王以为客卿,与谋伐诸侯。苏秦之舍人乃辞去,张仪曰:"赖子得显,方且报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苏君。苏君忧秦伐赵,败从约,以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激怒君,使臣阴奉给君资。今君已用,请归报。"张仪曰:"嗟呼!此吾在术中而不悟,吾不及苏君明矣。"

貂 蝉

《三国志演义》言王允献貂蝉于董卓,作连环计,正史中实无貂蝉之名,惟《董卓传》云,卓尝使布守中阁,布与卓侍婢私通云云。李长吉作《吕将军歌》云:"榼榼银龟摇白马,傅粉女郎大旗下。"盖即指貂蝉事,而小说从而演之也。黄右原告余曰:"《开元占经》卷三十三,荧惑犯须女,占注云,《汉书通志》:'曹操未得志,先诱董卓,进刁蝉以惑其君。'此事异同不可考(原误为"故")而刁蝉之即貂蝉,则确有其人矣。"《汉书通志》今亦不传,无以断之。

周 仓

《三国志演义》言关公裨将有周仓,甚勇,而正史中实无其人,惟《鲁肃传》云,肃邀与关相见,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诸将军单刀俱会,肃因责数关云云,语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肃厉声呵之,辞色甚切,关操刀起,谓曰:"此自国家事,是人何知!"目之使去。疑此人即周仓,明人小说似即因此而演,单刀二字,亦从此传中出也。然元人鲁贞作《汉寿亭侯碑》,已有"乘赤兔兮从周仓"语,则明以前已有其说矣。今《山西通志》云:"周将军仓,平陆人,初为张宝将,后遇关公于卧牛山,遂相从,樊城之役,生擒庞德,后守麦城,死之。"亦见《顺德府志》,谓与参军王甫同死。则里居事迹,卓然可纪,未可以正史偶遗其名而疑之也。王缄《秋灯丛话》云:"周将军仓殉节麦城,而墓无可考,稽其遗迹,即长坂坡曹、刘交兵处也。因访麦城故址,在邑东南四十里,久被沮水冲塌成河,仅存堤塍,名曰麦城堤。有任生者,梦将军示以葬所,遂告知县陈公,掘其地,深丈许,露石坟一座,颇坚固,乃掩之,而封树其上,植碑以表焉。或有疑任生之作伪者,夫去地丈余,乌知有墓,且一经掘视,昭然不爽,则英灵所格,岂子虚哉!"

王昭君

《汉书·元帝纪》云:"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匈奴传》云:"王墙,字昭君。"惟《后汉书·南匈奴传》作嫱,钱竹汀先生曰:"《说文》无嫱字。《左传》'妃

嫱嫔御'，唐石经本作墙。"则《匈奴传》作墙不误，而《元帝纪》之樯恐转误，樯字《说文》亦未收也。《西京杂记》言，汉元帝使画工写宫人，昭君独不行赂，乃恶写之，既行，遂按诛毛延寿。《琴操》又言，本齐国王穰女，年十七，进之帝，以地远不幸，及欲赐单于美人，嫱对使者越席请往，后不愿妻其子，吞药而卒。惟抱琵琶出塞，乃乌孙公主事，与昭君无干，傅玄《琵琶赋序》详言之，载在《宋书·乐志》。后人因石崇《王明君辞序》"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昭君，亦必尔也"云云，遂附会以为昭君尔，杜诗"千载琵琶作胡语"，殆亦本于石崇。

祝英台

《宣室志》云："祝英台，上虞祝氏女也，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之，乃知其为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鄮令，病死，葬鄮城西，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闻知有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此节原有多处缺脱，据《宣室志》校补）

单雄信

《旧唐书·李密传》：单雄信尤能马上用枪，后降王世充，为大将军。太宗围东都，雄信出军拒战，援枪而至，几及太宗，徐世勣呵止之曰："此秦王也。"雄信少退，太宗由是获免。《新唐书·尉迟敬德传》：秦王与王世充战，骁将军雄信骑直趋王，敬德跃马大呼，横刺雄信坠，乃翼王出。按此二传所述，一事也，今演剧者备言徐世勣、尉迟恭，皆有所本。（此节原缺脱多处，据《旧唐书》校补）

尉迟恭

《唐书·尉迟敬德传》云，尉迟敬德婞直，颇以激切自负，尝侍宴庆善宫，有班在其上者，曰："尔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殴道宗，目几至眇，太宗不怿，罢，召让之。致仕后，闻太宗将伐高丽，上言夷貊小国，不足任万乘，愿委之将佐，帝不纳。诏以本官为左一马军总管，师还复致仕。按今演剧者，有《打朝》、有《装疯》两出，盖打朝实，装疯虚也。

李元霸

《唐书·高祖诸子传》：高祖二十二子，窦皇后生建成、太宗皇帝、元吉、元霸。元霸字大德，幼辨惠，隋大业十年薨，年十六，无子，武德元年追王及谥，曰卫怀王。按今小说家所言元霸勇力事，正史俱无之。

红绡红线

《昆仑奴传》云，大历中，有崔生，其父与盖代勋臣一品者善，使生往省疾，一品召生入室，有三侍妓皆艳绝，命衣红绡者擎含桃与生食，辞出，复命红绡送之，红绡示以手语，生归而神迷意夺。家有昆仑奴摩勒，探知其情，曰："此小事耳。"遂以青绢为生裂束身衣，负之逾十重垣，入歌妓院，院有猛犬，挝杀之。生搴帘见妓，妓问何神术至此，生具告摩勒之谋，乃召勒入，饮之，且曰："贤爪牙既有此术，何妨脱我桎牢。"摩勒曰："此亦小事耳。"复双负之飞出，及旦，一品惊觉，自知是侠士挈之，惧他祸，不敢声问，红绡卒归于生。又《甘泽谣》云，红线者，潞州节度使薛嵩家青衣也。至德后，两河未宁，朝廷命嵩遣女嫁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男（原为"女"，据《甘泽谣》改），以浃往来，而承嗣方募武勇，觊并潞州，嵩忧闷，不知所出。红线言能解主忧，请暂放一到魏城，乃入房，饬行具，倏忽不见。嵩危坐以待，闻一叶堕声，起问，即红线回矣。报曰："某子夜二刻达魏城，历数门，及寝所，见田亲家枕剑酣眠，剑前仰开一金合，合内书身生甲子与北斗神名，某遂持合以归，守护人无一觉者。"嵩大喜，发使遗承嗣书曰："昨夜有客来，云自元帅床头获一金合，不敢留，谨却封纳。"承嗣惊怛绝倒，明日，专使归命，红线乃辞嵩曰："某前本男子，因误下孕妇虫（《甘泽谣》作"蛊"）症，谪为凡贱女子，今既十九年矣，且全两城人性命，可赎前罪还本形矣。"嵩集宾友饯别，线伪醉离席，遂亡所在。沈德符《顾曲杂言》云："梁伯龙有《红线》、《红绡》二杂剧，颇称谐稳，今被俗优合为一大本，南曲谓之《双红》，遂成恶趣矣。"

长生殿

《长生殿》戏，最为雅奏，谙昆曲者，无不喜之，而余颇不以为然，即如《絮阁》、《搜鞋》等出，陈陈相因，未免如听古乐而思卧，而《醉酒》一出，尤近恶道，不能人云亦云也。惟此戏之起，传闻各殊，虞山王东溆《柳南随笔》云："康熙丁卯、戊辰间，京师梨园子弟，以内聚班为第一，时钱唐洪太学昉思昇著《长生殿》传奇初成，授内聚班演之，大内览之称善，赏诸优人白金二十两，且向诸亲藩称之，于是诸王府及阁部大臣，凡有宴集，必演此剧，而缠头之赏，其数悉如内赐，先后所获，殆不赀。内聚班优人因语洪曰：'赖君新制，吾获赏赐多矣，请张宴为君寿，而即演是剧以侑觞，凡君所交游，当邀之俱来。'乃择日治具，大会于生公园，名流之在都下者，悉为罗致，而独不及吾邑赵星瞻征介。时赵适馆给谏王某所，乃言于王，促之入奏，谓是日系国忌，设宴张乐，为大不敬，请按律治罪。奏入，得旨下刑部狱，凡士夫及诸生除名者，几五十人。益都赵秋谷赞善执信、海昌查夏重太学嗣琏，其最著者也。后查以改名登第，而赵竟废置终身矣。"近日钱唐梁应来《两般秋雨庵随笔》云："黄六鸿者，康熙中由知县行取给事中，入京，以土物及诗稿遍送诸名士，至赵秋谷赞善，赵答以柬云：'土物拜登，大集璧谢。'黄遂衔之刻骨，乃未几而有国丧演剧一事，黄遂据实弹劾，朝廷取《长生殿》院本阅之，以为有心讽刺，大怒，遂罢赵职，而洪昇编管山西。京师有诗咏其事，今人但传'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

到白头'二句，不知此诗原有三首也。其一云：'国服虽除未满丧，如何便入戏文场。自家原有些儿错，莫把弹章怨老黄。'其二云：'秋谷才华迥绝俦，少年科第尽风流。可怜一出《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其三云：'周王庙祝本轻浮，也向《长生殿》里游。抖擞香金求脱网，聚和班里制行头。'周王庙祝者，徐胜力编修嘉炎，是日亦在座，对簿时，赂聚和班伶人，诡称未遇，得免，徐丰颐修髯，有周道士之称也。是狱成，而《长生殿》之曲流传禁中，布满天下，故朱竹坨检讨赠洪裨畦诗，有'海内诗篇洪玉父，禁中乐府柳屯田。《梧桐夜雨》声凄绝，薏苡明珠谤偶然'之句(《梧桐夜雨》，元人杂剧，亦明皇幸蜀事)，樊榭老人叹为字字典雅者也。"惟两书所记，各有不同，百余年中事，焉得一博雅君子一质之。

双忠传

演张巡、许远故事者，大率依附《唐书》，言张巡守睢阳，括城中老幼，凡食三万口，又杀爱妾飨士，许远亦有杀奴哺卒事，惟扬州江防丞钟泡云力辟其说，以为张、许名将，必无此残忍不仁之事，且著为论以辨之。泡云好为议论，往往惊其四筵，同人亦鲜不反唇相攻者，余曰："我有一说，为诸公释争可乎?"宋王明清《摭青杂说》云："绍兴辛巳冬，北人南侵，朝廷遣大军屯淮东，每遣小校数队候望，有何兼资者，领五千人至六合县西，望见军马自西北来，兼资敛所部隐芦荻中，闻一人言，荻林中有生人，知为鬼兵，乃免胄出见，拜问神号，答曰：'某唐张巡。'指对坐者曰：'此许远。'指下坐者曰：'此雷万春，此南霁云。'兼资少亦读书，因再拜顶礼曰：'史言大王守城，凡食三万余人，果然否?'张曰：'有之，而实不然，所食者皆已死之人，非杀生人也。'又曰：'史言张大王杀爱妾，许大王杀爱奴，不知果否?'张曰：'非杀也，妾见孤城危逼，势不能保，欲学虞姬、绿珠之效死，故自刎，许大王奴亦以忧悸暴死，遂烹以享士，盖用术以坚士卒之心耳。'兼资见雷万春面止一疤，因拜问曰：'史言将军面著六箭，而一疤何也，'雷曰：'当时六箭五著兜鍪，人人相传谓吾面著六箭，不动，吾亦当之，庶扬声以威之耳。'"此事虽未足深信，然问答数语，颇中情理，足与史传相参，泡云其亦可藉此以伸其说耳。

脱　靴

今剧场演高力士为李太白脱靴，论者多以为荒诞，而不知事本正史，《旧唐书·李白传》云："日与酒徒醉于酒肆，玄宗欲造乐(原误为"新")府新词，亟召白，白已卧酒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余章，帝颇嘉之。尝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由是斥去。"

卸甲封王

剧场演郭子仪奏凯回朝，初入见，奏曰："念臣甲胄在身，不能全礼。"全礼二字，甚合古意，《曲礼》："介者不拜，为其拜而蓌拜。"注云："蓌拜则失容节，蓌犹诈也。"疏云："著铠而拜，形仪不足，似诈也。"盖以铠不宛转，故致形仪不足，所谓不能全礼也。《孔丛子·问军篇》："介胄在身，执锐在列，虽君父不拜。"《史记·绛侯世家》："亚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天子。"皆足与《曲礼》相证。

梁　颢

陈正敏《遁斋闲览》载梁颢《登第诗》："天福三年来应试，雍熙二载始成名。饶他白发巾中满，且喜青云足下生。"天福三年，是五代晋高祖戊辰，雍熙二载，是宋太宗乙酉，中间相距四十七年，夫以弱冠应举，即四十余年而后登第，亦不应如世所传八十二魁大廷云云也。《宋史》本传明言雍熙二载举进士，赐甲科，解褐大名府观察推官，景德元年卒，年九十二。雍熙二年至景德元年，才二十年，则颢亦不得以八十二岁登第，史传之言，各有差互，此当阙疑。

三　门

有优人以牙牌呈请点戏者，中有《三门》一出，客诘之，优人曰："此即鲁智深醉酒耳。"坐中客皆大笑曰："何以误山门为三门?"余解之曰："此殆非误也，《释氏要览》云：寺宇开三门者佛地。论云：谓空门、无相门、无作门，故名三门。然则作山门者转误，特非优人所能见及耳。然山门亦自有出处，《高僧传》云，支遁于石城山立栖光寺，宴坐山门，游心禅苑。苏文忠公留佛印、玉带于金山，亦有'永镇山门'语。"

陈季常

南戏有《跪池》一出，北戏更演为变羊一事，尤为诞妄绝伦，但其事亦有所本，而皆以为陈季常，则不可不辨耳。《艺文类聚》载，京邑士人妇大妒，常以长绳系夫足，唤便牵绳，士密与巫妪谋，因妇睡，士以绳系羊，缘墙走避，妇觉牵绳而羊至，大惊，召问巫，巫曰："先人怪娘积恶，故郎君变羊，能悔，可祈请。"妇因抱羊痛哭悔誓，巫乃令七日斋，举家大小，悉诣神前祷祝，士徐徐还妇见，泣曰："多日作羊，不辛苦耶?"士曰："犹忆啖草不美。"妇愈悲哀，后略复妒，士即伏地作羊鸣，妇惊起，永谢不敢。按此事与陈季常无涉，而陈季常之惧内，则自古著名。季常名慥，与东坡交好，坡诗有"龙邱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次公注云："龙邱居士，指言陈季常也。季常妻柳氏，最悍妒，每季常设客，有声妓，柳氏则以杖击照壁大呼，客至为散去，故因诗戏之。"又《容斋三笔》云："黄鲁直有与陈季常简云：公暮年来，想渐求清净之方，姬媵无新进矣，柳夫人比何所念以致疾耶? 又一帖云：示谕老境情味，法当如是，河东夫人亦能哀怜老大，一任放不解事耶?"则柳氏之妒名，固已彰著于外，故苏、黄亦不妨质实言之耳。《在阁知新录》云："世以妒妇比狮子，而《续文献》称狮子日食醋、酪各一瓶，吃醋之说，殆

本此。"

扫　秦

戏场有《扫秦》之疯僧，即济颠，俗以为地藏王现身。《江湖杂记》载其事云："秦桧既杀武穆，向灵隐祈祷，有一行者乱言讥桧，桧问其居址，僧赋诗有'相公问我归何处，家在东南第一峰'之句，桧令隶何立物色之，立至一宫殿，见僧坐决事，立窃问之，答曰：'地藏王决秦桧杀岳飞事。'数卒随引桧至，身荷铁枷，囚首垢面，呼告曰：'传语夫人，东窗事发矣！'"按：《云莊淡墨》所载，与此略同，《邱氏遗珠》所载，亦有"东窗事发"语，知此戏不尽属子虚也。

孙白谷

在扬州宴剧，适演孙忠靖潼关之战，通名时，误以传为傅，钟浥云郡丞疑之，客有力辨是傅非传者，余亦猝无以折之。归寓后，始广借《明史》、《通鉴辑览》、《纲目三编》、《胜朝殉节诸臣录》及《孙白谷集》阅之，乃皆作传，不作傅，盖宋儒有陈君举名傅良者，人多误为"传良"，此实传庭，又或误 以为"傅庭"，耳食之徒，遂习焉弗察耳。

秋　香

姚旅《露书》云："吉道人父秉中，以给谏论严氏，廷杖死。道人七岁为任子，十七与客登虎邱，适上海有宦家夫人，拥诸婢来游，一婢秋香姣好，道人有姊之丧，外衣白衫，里服紫袄绛裩，风动裾开，秋香见而含笑去。道人以为悦己，物色之，乃易姓名叶昂，改衣装作窭人子，往贿宦家缝人，鬻身为奴。宦家见其闲雅，令侍二子读书，二子爱昵焉。一日求归娶，二子曰：'汝无归，我言之大人，为汝娶。'道人曰：'必为我娶者，愿得夫人婢秋香，他非愿也。'二子为力请，与之。定情之夕，解衣，依然紫袄绛裩也，秋香凝睇良久，曰：'君非虎邱少年耶？君贵介，何为人奴？'道人曰：'吾为子含笑目成，屈体惟子故耳。'会勾吴学博迁上海（原误为"游"）令，道人尝师事者，下车，道人随主人谒焉。既出，窃假主人衣冠入见，令报谒主人，并谒道人，旋道人从兄东游，其仆偶见道人，急持以归，宦家始悉道人颠末，具数百金，装送秋香归道人。道人名之任，字应生，江阴人，本姓华，为母舅赵子。"按今演其事为剧，移以属唐伯虎云。

一捧雪

《一捧雪》传奇，他处少演者，余惟从苏州得观，盖即苏州事，故苏人无不能言其本末。所谓莫怀古，乃隐名，若谓莫好古玩，好古如以手棒雪，不可久也。沈德符野获编云："严分宜势炽时，以诸珍宝盈溢，遂及书画骨董，时鄢懋卿以总鹾使江、淮，胡宗宪、赵文华以督兵使吴、越，各承奉意旨，搜取古玩，不遗余力。传闻有《清明上河图》手卷，宋张择端画，在故相王文恪家，难以阿堵动，乃托苏州汤臣者往图之。汤以善装潢知名，客严门下，亦与娄江王思贤中丞往还（思贤名忬，弇州山人世贞之父），乃说王购之，王时镇蓟门，即命汤以善价购之。既不可得，遂属苏人黄彪摹一本应命，黄亦画家高手也。严时既得此卷，珍为异宝，用以为诸画压卷，置酒会诸贵人赏之。有妒中丞者，直发其为赝本，严世蕃大惭怒，顿恨中丞，谓有意绐之，祸本自此成。或云即汤姓者，怨弇州伯仲，自露始末，不知然否。"又王襄《广汇》云："严世蕃尝索古画于王忬，云值千金，忬有临幅，绝类真者，以献。乃有精于辨画者，往来忬家，有所求，世贞斥之，其人知忬所献画，非真迹也，密以语世蕃。会大同有虏警，巡按方恪（《明史》作方辂）劾忬失机，世蕃遂告嵩票本论死。"《广汇》所载稍略，而情节与《野获编》相同。又孙之騄《二申野录》注云："后世蕃受刑，弇州兄弟赎得其一体，熟而荐之父灵，大恸，两人对食毕而后已。诗画贻祸，一至于此！况又有小人交搆其间，酿成尤烈也。"按所云诗者，谓杨椒山死，弇州以诗吊之，刑部员外况叔祺录以示嵩；所云画，即指《清明上河卷》也。又按汤臣即汤裱褙，今苏州装潢店尚是其后人，闻乾隆间，尚有汤某者精于此艺。余初至苏时，则群推吴文玉者为绝技，余所得字画颇佳者，皆以付吴，其工值不论赀，而装成自然精绝；继至，则吴文玉已物故，有子继其业，虽一蟹不及一蟹，然究系家传，海内殆无第二家矣。

卷　七

道光年间四太傅

道光丙午，余居扬州，适仪征师以重宴鹿鸣，蒙恩加太傅衔，师受宠若惊，嘱余考国朝加太傅衔者若干人。谨按，我朝满、汉大臣，生前得太傅加衔者，不过六人（如金文通、洪文襄、范文肃、鄂文端、曹文正、长文襄，皆已详前书）。其由身后得赠衔者，亦不过十余人，而吾师更由太子太保衔，超加七级至太傅衔，尤为旷典。乃甫逾两年，在温州郡署，接阅邸抄，则戊申正月初二日，长洲相国潘芝轩公，亦由太子太保恩加太傅衔，以状元宰辅，位冠朝端，而膺兹异数，尤为稽古殊荣。仪征师以林下得之，芝轩公与曹文正师以现任得之，前后不过十余年中，更为国家盛事。余于三太傅皆有知遇之感，而仪征师与芝轩公，又皆夙缔文字之缘，惜追随曹文正师，适在机务填委之时，不获乞其片言只字为憾耳。芝轩相国为余题汉瓦研册，已录梓入《师友集》中，甲辰年，余以《七十自寿诗》寄呈相国，即赐和韵四章，手书金笺横幅寄赠，时已七十六岁，而声律完足，写作俱精，读者无不叹为天人，而预知其福泽之未艾也。因属儿辈宝藏之，而附录其句于此云："话别春明记十年，康侯述职会朝天（丙申岁，君擢抚广西，来京握晤，忽忽已十年矣）。移从桂岭承恩渥，喜听兰阶报捷（原误为"提"）先（辛丑君移抚江苏，是年哲嗣长君成进

士)。玉节三持晋开府,金阊两度赋《归田》。藤花早诵琳琅集,又寄亲书《自寿篇》。""康济当年奠泽鸿,至今犹颂富韩公。三英久著旬宣(原误为"宜")绩,四郡频资浚瀹功。率属勉登《循吏传》,爱才真有古人风。更欣余事沧浪葺,逸韵应追宋漫翁。""闻道黄楼乐遂初,园林清福足相於。传经近接三珠树(君与先兄树庭甲寅同年,令嗣吉甫与次儿曾莹辛丑同年,平仲己亥出余通家何子贞门下,敬叔丁酉乡举,与余犹子遵祁同年),注选旁搜万卷书(君所著《文选旁证》,极为赅洽)。金石怡情征上寿,烟云过眼富吾庐(君收藏金石书画甚富)。悬车真羡神仙侣,早仿鸿胪绘《卜居》(君仿禹鸿胪《卜居图卷》,名流题咏殆遍)。"天教谢傅卧东山,琴鹤随身自在闲。矍铄正夸吟兴健,婆娑尽许俗尘删。衰迟愧我称先进,勇退如公得大还。重宴鹿鸣开九袠,耆英应冠杖朝班。"

元旦开笔

今人于每年元旦作字,必先用红笺庄书两语,如"元旦开笔,百事大吉"之类,或作"动笔",或作"举笔",士农工商皆然,随人所写无一定也。记余少时,先资政公于开年必令书"元旦开笔,读书进益"八字,乾隆辛亥年,则令书"元旦开笔,入泮第一",是年秋,果入县庠第一名,甲寅年元旦,语余曰:"汝现应举,但书元旦举笔可也。"是年果举于乡,此后则违侍之日多,音容杳不可复接矣。忆余偶问此事起于何时,公曰:"似前明即有之,前人多作把笔,《五灯会元》载净慈道昌举此语云:岁朝把笔,万事皆吉,此是三家村里保正书门的。又《大梅祖镜》云:"岁朝把笔,万事皆吉,记得东村黑李四年年亲写在门前。则此事由来久矣。"按吴中相传林少穆、陈芝楣二公,同在百文敏公金陵节幕度岁,署中宾朋颇盛,元旦清晨,齐至林少穆房中贺岁,见壁间贴"元旦开笔,领袖蓬山"一红笺,次至陈芝楣房中,见所贴红笺正同此八字,不谋而合,二公亦相视而笑,是岁少穆即登馆选,逾数科,芝楣亦以鼎甲入翰林,遂为一时佳话。忆余于道光辛丑冬在江苏巡抚任内,引疾奏请开缺,岁除尚在节署候旨,权篆者为程晴峰方伯,与同僚商同劝余销假,时余闭门谢客已久,晴峰拟以元旦入见时面陈,是日直入余卧室,见余儿上有红笺,楷书"元旦开笔,归田大吉"八字,默然而出,语同僚曰:"宪意已决,似无烦口舌矣。"同年吴棣华闻之,笑曰:"元旦开笔等字,无人不写,而归田大吉之语,似前此竟未之闻,可为此事开山手矣。"

上大人

余前撰《归田琐记》,载祝允明《猥谈》,言"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谓此系孔子上父书,近似有理。叶盛《水东日记》:"宋学士晚年写此,必知所自。"似是元末明初(原误为"此")有此语。既阅《通俗编》,载《传灯录》云,或问陈尊宿,如何是一代时教,陈曰:"上大人,邱乙己。"《五灯会元》亦载郭功甫谒白云,云曰,夜来枕上作《个山颂》,谢功甫大儒,乃曰"上大人,邱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公初疑,后闻小儿诵之,忽有省。据此,则知唐末先有此语,北宋时已为小儿诵矣。其文特取笔画简少,以便童蒙,无取义理,祝氏之说,未免附会无稽矣。

千家诗

宋刘后村有《分门纂类唐宋千家诗选》,所录惟近体,而趣尚显易,本为初学设也。今村塾所谓《千家诗》,上集七言绝八十三首,下集七言律三十九首,大半在后村选中,盖据其本而增删之,故诗仅数十家,而仍以千家为名。下集忽有明太祖《送杨文广征南》之作,又或作《赠毛伯温南征》,实不可解,可知增删者出明人之手也。

百家姓

《玉照新志》:"《百家姓》是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盖赵乃本朝国姓,钱氏奉正朔,故以钱次之,孙乃忠懿王之正妃,其次则南唐李氏,次句周、吴、郑、王,皆武肃而下嫔妃也。"按陆放翁自注:"农子十月乃遣子入学,所读杂事、《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则《百家姓》之有,自宋前无疑。陈振孙《书录解题》,有《千姓编》一卷,不著撰人,末云"嘉祐八年采真子记",岂即所著耶?明洪武时翰林编修吴沈等,据户部黄册,编为《千家姓》,见《杨升庵外集》。盖古《百家姓》,原不止百家,《戒庵漫笔》云《百家姓》单姓四百零八,复姓三十是也。

三字经

扬州包松溪太守新得诸城刘文清公楷书《三字经》全文墨迹,将钩勒上石,寄书属余题其册首。按《三字经》世传为王伯厚作,或又曰是宋末区适子所撰,适子字正叔,广东顺德人,未知孰是,要皆宋人也。坊间有别本,多出元、明,统系数句,是明人所添,萧良有《龙文鞭影》言里中熊氏藏有大板《三字经》,明蜀人梁应升为之图,聊城傅光宅为之序,较旧板多叙元、明统系八句。纪文达师言《赵南星集》有《三字经注》一卷,其宋以后亦多出数句,而与萧良有所述,又微有不同,今不知文清所书,是从何本也。

万字文

《千字文》人所熟知,问以《万字文》,皆瞠目矣。按《万字文》,隋满徽撰,去周兴嗣作《千字文》时,年代殊非悬绝,而传世独罕,当是因其繁多之故耳。近年有重编《千字文》为祝椒之辞者,始于彭文勤师,时吾乡游彤卣侍御亦集赋一首,皆一时极思,可称杰作,此在乾隆庚戌八旬庆典时。至嘉庆庚辰叶东卿兵部志诜献万寿颂册,重编《千字文》十首,名为《万言颂》,则更度越前人矣。

手不释卷

郑苏年师主鳌峰讲席，来从游者甚众，师校阅课卷，必详必慎，几有日不暇给之形，时余读《礼》家居，师令襄同校阅，自镌一小印，曰"手不释卷"，笑谓余曰："此四字究不知始于何时？"余曰："但记得《华阳博议》中有此语，而不名一人，如谓马怀素、口思礼、于休烈、李磎仕宦中不释卷者，刘昺、鲁肃、崔林、辛术军旅中不释卷者，刘实、王起、赵逸、崔元翰耄耋中不释卷者，司马光童稚中不释卷者，裴皞乱离中不释卷者，皇甫谧、斐汉疾病中不释卷者。"师赏其博洽。

添注涂改

今科场格式，卷末须注明添注涂改，盖自唐时即有之。唐试士式，涂几字，乙几字，皆令注明。乙音主，与黈同，文字遗落，钩其旁以补之，画作乙形，今人以为甲乙之乙，误矣。又《汉书·东方朔传》"辄乙其处"，谓止绝处黈而记之，如今人读书以朱识其所止，作乙形，亦非甲乙之乙也。

十六罗汉

客有以丁南羽白描罗汉索题者，并言世称十八罗汉，而此只十六，无乃缺欤？余曰：十六罗汉之名，自古所传如是。释典载佛伽梵般涅槃时，以无上法付嘱十六阿罗，故张僧繇、卢楞伽所画，皆止十六。《清波杂志》载苏扶携古画罗汉十有六，求山谷题名号，归宗一见笑曰："夜来梦十六僧来挂塔。"《江西通志》载贯休于云堂院画罗汉，已毕十五，从禅定起，写本身以足之。则十六之数，历有明证。惟《东坡集》有《十八罗汉赞》，前十六尊与梵志合，后二尊一曰庆友，一曰宾头卢，然宾头卢即宾度卢跋罗堕阇，实复出也。然贯休所画罗汉，有十六，亦有十八，恭读纯庙集，中有《唐贯休十八罗汉赞》，始知西域十六应真外，别有降龙、伏虎二尊者，一为戛沙鸦巴尊者，一为纳达密答喇尊者，以具大神通法力，故亦得阿罗汉名。按东坡所赞，于罗怙罗尊者，则曰龙象之姿，鱼鸟所惊，似指降龙；于伐那婆斯尊者，则曰逐兽于原，得箭忘弓，似指伏虎。惟罗怙罗，即喇呼拉尊者，伐那婆斯，即拔那拔西尊者，由此土僧伽未能深通贝筴，辗转传讹，致此舛错。今谨依西湖圣因寺所藏贯休十六罗汉遗迹、御制《赞跋》考定：第一为阿(迎阿)达机尊者(*原题第十三因揭陁尊者*)。第二为阿资答尊者(*原题第十五阿氏多尊者*)。第三为拔纳西尊者(*原题第十四伐那婆斯尊者*)。第四为嘎礼嘎尊者，(*原题第七迦理迦尊者*)。第五为拔(杂哩)通答喇尊者(*原题第五伐阇那弗多尊者*)。第六为(拔哈)达喇尊者(*原题第六耽没啰跋陁尊者*)。第七为嘎纳嘎巴萨尊者(*原题第三宾头卢颇罗堕誓尊者*)。第八为嘎纳嘎(拔哈)喇锡杂尊者(*原题第二迦诺迦伐蹉尊者*)。第九为拔(嘎沽)拉尊者(*原题第五拔诺迦尊者*)。第十为喇呼拉尊者(*原题第十罗怙罗尊者*)。第十一为租查巴纳塔嘎尊者(*原题第十六注茶半托迦尊者*)。第十二为毕那楂拉(拔哈)喇锡杂尊者(*原题第一宾度罗跋啰堕阇尊者*)。第十三为巴纳塔嘎尊者(*原题第十半托迦尊者*)。第十四为纳阿噶塞纳尊者(*原题第十四那伽犀那尊者*)。第十五为锅巴嘎尊者(*原题第九戒博迦尊者*)。第十六为阿必达尊者(*原题第四难提密多罗庆友尊者*)。伏读御跋，云唐贯休画十六应真像，见《宣和画谱》，自广明至今垂千年，流传浙中，供藏于钱塘圣因寺。乾隆丁丑仲春南巡，驻西湖行宫，诣寺瞻礼，因一展观，信奇笔也，第尊者名号，沿译经之旧，未合梵夹本音，其名次前后，亦与章嘉国师据梵经所定互异，爰以今定《同文韵统》合音字并位次注于原署标识之下云云。时僧明水复为敬谨勒石，余于客秋游西湖，始从寺僧乞得拓纸一副，归而敬述之如此。

四大金刚

四大金刚彼教但称天王，《长阿含经》云："东方天王名多罗吒，领乾闼婆及毗舍阇神将，护弗婆提人；南方天王名毗琉璃，领鸠槃荼及薜荔神，护阎浮提人；西方天王名毗留博叉，领一切诸龙及富单那，护瞿耶尼人；北方天王名毗沙王，领夜叉罗刹将，护郁单越人。"谓之金刚者，以所执之杵号之耳。《婆沙论》称四天王身长一拘卢舍四分之一，西国以五百弓为拘卢舍，八尺为弓，盖其长百丈，故凡塑天王者，皆特长大也。

韦　驮

《翻译名义》云，韦驮是符檄，用征召也，与今所谓护法韦驮无涉，其护法者，盖跋阇罗波腻，跋阇罗，此云金刚，波腻，此云手，因其手执金刚杵，遂以名之。按今大小丛林头门内，皆立执杵韦驮，有以手按杵据地者，有双手合掌捧杵者，询之老僧，始知合掌捧杵为接待寺，凡游方释子到寺，皆蒙供养，其按杵据地者则否，可以一望而知也。

风调雨顺

《唐书礼仪志》："武王伐纣，五方神来受事，各以其职命焉。既而克殷，风调雨顺。"王业《在阁知新录》："凡寺门金刚，各执一物，俗谓风调雨顺，执剑者风也，执琵琶者调也，执伞者雨也，执蛇者顺也，独顺字思之不得其解。"杨升庵《艺林伐山》云："所执非蛇，乃蜃也，蜃形似蛇而大，字音如顺。"然则《封神传》之四大金刚，非无本矣。

国泰民安

今人言风调雨顺，必连举"国泰民安"四字，记得《六研斋笔记》载项子京藏芝麻一粒，一面书风调雨顺，一面书国泰民安，云出南宋宫中，异人所献者。然则此八字之相连成文，由来久矣。犹忆观剧时，有一出忘其名，某县令在任，颇作威福，去任之日，三班六役环送，令问曰："自我莅此地后，外间议论如何？"从答曰："自

官到此，风调雨顺。”复问曰：“今我去此地，外间议论又如何？”众答曰：“官今去此，却也国泰民安。”令为嗒然。

尼 庵

余官江苏时，往来丹徒河干甚屡，习见一尼庵，颇冷落，近年过之，则门户斩新，香火甚盛，相距不过十余年耳。偶因夜泊，与庵旁一老翁诘其颠末，翁年逾七十矣，慨然曰：“凡寺观之盛衰，虽关气运，而人事亦与有功焉。此庵初不振，一日遇都天庙会，甚热闹，庵前赶会之船不少，有美妇趁船到此登岸，一足误陷污泥，急行入庵，众目皆睹，而舟子忽哗言妇给船钱一百，乃是冥资，急入庵理论，则庵中并无此妇，方与庵尼诘论，舟子忽见座上大士像一足遍染污泥，乃大惊悟，伏地叩首，即将冥资焚于炉中，于是阗塞入庵聚观者，无不合声诵佛，信为大士显灵。适舟中人又来报香气四腾，众益骇异，远近传闻，自此施舍沓至，香火遂煊赫至今。实则妇与舟子皆庵尼所夥串，妇一入庵(*原误为“船”*)，即卸装改容，而以污泥移入大士足下耳。此事近来知者渐多，而庵之灵感如旧，则其气运尚未衰也。”

运木井

西湖净慈寺之运木井，余已载其说于《归田琐记》中，而不知苏州之玄妙观亦有此奇事。嘉庆二十二年，雷击玄妙观，大殿中西北一柱，支持重大，势甚可危，然遍选东、西两汇之木材，无以易之。是冬，常熟福山口外渔舟于水中遇一浮物，视之巨木也，拟牵往江北售卖，半济，风阻而回，再往，又如是，异之，始曳入港，则风水皆顺，直达县城东门外言港桥停泊，观者如堵。其木可两围有半，水苔青绿满其上，木梢刊“崇祯三年”四字，“祯年”两字甚分明，“崇三”两字模糊，以意度之良是。苏城人闻之，出钱数十千购去，而玄妙观因此兴修大殿，至今完固。夫天生巨材，上镌前代年号，自是因工人选，乃选而未用，历二百年之久，浮沉于汪洋浩渺之中，卒无遇合，一旦自来，以供要用，此与狯园所载，大慈寺建转藏殿少一梁材，海浮大木济之，其事前后略同。大抵巍峨庙宇，皆有运可凭，鬼神弄其巧以应运，未可皆以为事出偶然也。

十二属

十二辰各有所属，其说始于《论衡》，《物势篇》言其十一，所缺惟龙，而《言毒篇》有“辰为龙”、“巳为蛇”二语，合之今说，已无参差，而统谓之曰禽。《北史》宇文护母贻护书曰：“昔在武川镇生汝兄弟，大者属鼠，次者属兔，汝身属蛇。”梁沈炯有《十二属诗》，属之称当在此时。《法苑珠林》引《大集经》，言其所由来曰：“阎浮提外，四方海中，有十二兽，并是菩萨化导，人道初生，当菩萨住窟，即属此兽护持，得益，故汉地十二辰依此行也。”所说十二兽，无虎而有师子，盖彼方名虎曰师子耳。其所以分配之义，则《旸谷漫录》言之颇详。据云，子、寅、辰、午、申、戌俱阳，故取相属之奇数以为名，鼠、虎、龙、马、猴、狗五指，而马单蹄也；丑、卯、巳、未、酉、亥俱阴，故取相属之偶数以为名，牛、羊、鸡、猪皆四爪，兔两爪，蛇两舌也。朱子尝论《易》，《乾》马《坤》牛，《震》龙《巽》鸡，《坎》豕《离》雉，《艮》狗《兑》羊，此取象自有来历，非假譬之，十二属颇与八卦取象相类，得云无来历乎？翟晴江曰，观苍颉造字，亥与豕共一笔小殊，而巳字直象蛇形，则其来历敻矣。

杨公忌

《轨论》云：“宋术士杨救贫，习堪舆术，为时俗所推，其说一年有十三日，百事禁忌，名曰杨公忌。然其日多贤哲诞生，如孔子及唐代宗、宋孝宗、孟尝君、崔信明、苏东坡之流，今用其日者，亦未蒙祸害。”按今人所传杨公忌，以正月十三日为始，余每月皆隔前一日，惟七月有两日，一为初一日，一为二十九日，亦隔前一日也，故合为十三日。然不信其说者多，忆余以十二月十九日完娶，家中亲友并以此杨公忌日，必不可用，先资政公毅然用之，余亦了不介意。后清河君佐余历官中外，膺二品诰封，育五男四女，身享中寿，族中皆以为有福完人，则又何忌之有乎？

归忌往亡

今人出行避往亡日，归家避归忌日，其说最先，《后汉书·郭躬传》云：“桓帝时有陈伯敬者，行路闻凶，便解驾留止；还触归忌，则寄宿乡亭。”注引《历法》云：“归忌日，四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远行归家及徙也。”《通鉴》卷一百十五注引《历书》云：“二月以惊蛰后十四日为往亡。”此皆于今选择书所载不符，然《论衡·辨祟篇》云：“涂上之暴尸，未必出以往亡；室中之殡柩，未必还以归忌。”则古人已驳之矣。

赏善罚恶

杭州吴山上城隍庙头门外有墙，四面甚高广，慈溪盛小坨本以大颖书作“赏善罚恶”四大字，极奇伟，此庙不毁，此字亦当不磨也。或疑此四字所出不古。按《公羊传序》疏云：“《春秋》者，赏善罚恶之书。”《云笈七签》：“天真告圣行真士云：行善益筭，行恶夺筭，赏善罚恶，各有职司，报应之理，毫分无失。”则此四字之由来亦久矣。

物 故

古人称死为物故，《史记·司马相如传》：“治道二岁不成，士卒多物故。”《汉书·苏武传》“武官属前以降及物故”，师古曰：“物故谓死也，言其同于鬼物而故也。一说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

璧

世人于却人馈遗，率书其简曰璧，翟晴江谓归璧事出《左传》、《史记》者凡五，其一为晋献公用荀息议，以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随以灭虞，荀息操璧前曰：

璧犹是也。此与今人却馈之情事不合。一为王子朝用成周之宝珪于河,津人得之,将卖之,石也,王定而献之,复为玉,此明言为玉,而不得以璧代之。一为秦昭王愿以十五城请易赵璧,蔺相如奉璧往,视秦无意偿城,使从者怀其璧亡归于赵,此秦恃强诈取,相如以死争归,此何等事,似不宜用于和好之交际。一为秦使者夜过华阴,有人持璧遮道,言今年祖龙死,使者奉璧,具以闻,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沉璧,此更非嘉事。惟《左氏传》僖二十二年,负羁馈公子重耳盘飧,置璧,公子受飧,反其璧,此一事最切合,故今人多援此为比。至晴江又谓,当本《仪礼·聘礼》"君使卿皮弁还玉于馆"、《戴记·聘义》"已聘而还圭璋"轻财重礼二事,然《聘义》注,明言财谓璧琮享币也,是所还惟圭璋,而璧固受之,则于今人用璧之义愈不合矣。故家曜北直断为用负羁事,又言《左氏传》昭十三年,有卫人馈叔向羹与锦,叔向受羹反锦事,则用锦字亦与璧相同。若今人有用蔺相如事竟用赵字者,则恐不可为训也。

缙 绅

今人呼乡宦之家居者为缙绅,其实当作搢绅。搢,《说文》训插,《礼·玉藻》言搢珽,《内则》言搢笏,《晋书·舆服志》云:"古者贵贱皆执笏,其有事则搢之于腰带。所谓搢绅(原误为"笏",据《晋书》改)之士者,搢笏而垂绅带也。"亦作荐绅,《史记·封禅书》注云:"郑众注《周礼》,云'搢读曰荐'。则荐亦是进,谓进而置于绅带之间。"故亦作荐绅。惟《史记·封禅书》:"缙绅者不道。"故今人皆仿之称缙绅,但言搢绅、言荐绅,二字意不平列,而言缙绅,则二字必平列作对,老杜诗"北斗司喉舌,东方领缙绅",皇甫冉诗"地控吴襟带,才光汉缙绅",宇文融诗"杂沓喧箫鼓,欢娱洽缙绅",则皆作平对也。

东 西

伊墨卿太守语余曰:"向闻朱石君师言,世俗通行之语,但举东西而不言南北者,东谓吾儒之教,即孔子之东家某,西即彼教,谓西方之圣人,举此二端,足以函盖一切矣。惜当时未闻所据何书。"余尝私质之纪文达师,师笑曰:"石君笃信彼教,故其论如此。"然余尝闻明思陵偶问词臣曰:"今市肆交易,但言买东西,而不及南北,何也?"辅臣周延儒对曰:"南方火,北方水,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此不待交易,故但言东西耳。"思陵善之。余谓周乃小人捷给,取辨一时,亦未见确凿。《齐书·豫章王嶷传》:"上谓嶷曰:'百年亦何可得,止得东西一百,于事亦得。'"似当时已谓物为东西,物产四方而约举东西,正犹史记四时而约言春秋耳。

老 草

朱子《训学斋规》云:"写字未问工拙如何,且要一笔一画严正分明,不可老草。"据此,则今人言潦草者,乃老草之讹,因音而转耳。

求 佛

相传康熙间,朝廷遣汉大臣张鹏翮往谕俄罗斯,于二十七年五月朔出居庸关,经蒙古四十九家地界,人噶尔噶境,六月二十七日遇番僧数人,面目类罗汉,面身骨俱软,能以足加首,以首穿腋,跏趺似罗汉状,内一僧能华语,自言大西天人,求活佛于中国,遍游普陀、五台、峨嵋诸名山,不见有佛,后闻达赖喇嘛似之,及往见而知其非也。又传闻外国有金丹喇嘛是佛,涉穷荒往视之,又非也。今值喀尔喀,为厄鲁特所败,抢去行李,失散同伴,仅存残喘耳。张语之曰:"尔舍生死,游遍中外求活佛,而究竟天下果有佛耶?"僧笑曰:"今日乃知其无矣。"张曰:"既知其无,盍反而求诸心,鹿鹿奔走何为耶?"僧唯唯乃去。时有勇于辟佛者,执此事大张其喙,又有攘臂争之曰:"有西土僧语人曰:我闻中土有圣人,遍寻至山东,见衍圣公而知其非也,究竟天下之圣人有耶?无耶?"辟佛者语塞。余谓"即心即佛"四字,最为彼教真实之言,必待一真活佛当前,始为见佛,又有何益?吾儒之书曰:"凡人未见圣,若弗克见,既见圣,亦弗克由圣。"其于彼教又将毋同。按此条见《一斑录》所载,张文端公有《奉使日记》一书,内无此条,不知此何所据也。

十二经脉

今人于文字间,往往舍习用之本名,而辄欲仿古。一纪时也,不言甲乙,而必曰阏逢,曰旃蒙;一纪地也,不言江、浙,而必曰姑胥,曰于越,此犹不过取新耳目,于施用初无所妨也。若乃延医诊脉,按证制方,而亦必隐奥其语,变易其名,使病者回惑自疑,旁人游移而鲜据,诚恐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即如五脏六腑之分为十二经也,肝与胆相表里,脾与胃相表里,心与小肠相表里,肺与大肠相表里,肾与膀胱相表里,心包与三焦相表里,此尽人宜知之矣;今不言肝胆,而必曰足厥阴、足少阳,不言脾胃,而必曰足太阴、足阳明,不言心与小肠,而必曰手少阴、手太阳,不言肺与大肠,而必曰手太阴、手阳明,不言肾与膀胱,而必曰足少阴、足太阳,不言心包与三焦,而必曰手厥阴、手少阳,言者纵能了然于口,闻者未必即了然于心,避熟而就生,舍易而就难,是亦不可以已乎!

石门观瀑

去秋舟过青田,上岸观石门洞瀑布,忆游武夷之水帘洞,渔梁之万叶寺,瀑布皆震耀人间,得此可称鼎足。归舟中,拟作小记纪之,而钝腕枯肠,不能相称,勉成一诗了之而已。至温州,获读张舟村作楠太守《梅簃随笔》中一则,与余是游,情景迥异,景固奇,亦其笔之奇足以达之也,因亟卧(疑当作"录",涉下文而误)以供卧游云:"丙子秋,始游石门,沿洄溪过石帆,溪流屈曲,行万山中,颇似严濑,至洞口登岸,双峰对峙如门,遥见瀑布挂峭壁间,时大雨新霁,过小桥,行百余步,即有水花

随风飘洒，密若雨点，乃易雨衣持伞，再行数十步，至石门书院，则风更紧，如雨点者更密，不能前进矣。仰望万斛飞泉，喷薄倒泻，长数百丈，若白龙腾空而下者，下注池石，怒而跃起，卷成雪堆，又若龙斗深湫，盘拿作势，崛强波心者。风声水声，震山撼谷，对面不闻人语，则又若独行空山中，风雨骤至，雷电交作者。伫至片时，衣衫尽湿，发竖齿击，舟人掖余回舟中易衣，日才过午，遂解缆直抵青田。又次日回棹再游，则飞流中断，滃漾作雨状，随风飘洒，如云烟聚散，欻習百态，又如素练迎风，摇曳不定，视前景又一变矣。"按余近游情景，恰与太守后游相仿，太守前游，仅抵石门书院而止，其距瀑布尚远，余则安行徐进，不觉直抵瀑边，视太守所诣，近至数倍，并无飞沫溅身湿衣之事，而飞舞眩忽之状，所见愈真，既思其故，皆是日风势之顺逆为之，太守值打头风，余则立于风背，故情事顿殊，不足为异。拟俟回棹时，细加领略，不知能似前游否耳？

温州科目

温州科目，南宋时最盛，有一年出身至数十人者，其兄弟同科，祖孙父子接迹，如永嘉吴氏者，不可枚举。状元得五人：绍兴丁丑乐清王十朋、隆兴癸未永嘉木待问、嘉定辛未永嘉赵建大、嘉熙戊戌平阳周坦，淳祐辛丑平阳徐俨夫。武科亦得十人，平阳极盛，绍兴陈鳌、陈鹗，乾道蔡必胜，淳熙黄裒然，绍熙林管，端平朱熠，淳祐章梦飞，咸淳翁谔、林时中，皆平阳人，惟景定蔡起辛为瑞安人。

武三元

明代三元惟商文毅一人，温州则有武三元，永嘉王名世，万历丁酉顺天乡试，戊戌会试、廷试，皆第一，官锦衣卫千户，刚介不避权贵，博通经史，善书工诗，手不释卷，时称为文武全才。

节俭正直诗

恭儿权守温州，适东偏客廨无额，因取"节俭正直"四字榜之，时值府试，补考泰顺县文童，偶以此四字为试帖题，通场无妥协之诗，斋塾中内外孙等，初学为试律，问此题应如何作法，余告之曰："此题四字平列，若以唐人之格绳之，自以合写浑写为正，若以近时风气论之，则必以分贴四项为工，六韵者可用一层分贴，八韵者竟须用两层分贴。今日馆阁诸公，乃优为之，原非所望于童子试，且此题四字皆仄声，点题即不容易，毋怪乎通场之无合作也。"恭儿五试春官，皆佹得复失，于试帖用力颇深，自为拟程一首，越日即以手稿呈阅，虽未为警策之篇，而运笔尚能空灵，配词亦颇匀称，在此题亦可称合作，因附录于《丛谈》之后，以为内外孙准绳焉。诗云："节俭寻常事，还兼正直思。一麾临要地，四字奉良规。礼要随时撙(用"撙节明礼"语)，廉真待养宜(用"俭以养廉"语)。从绳先检柙(用"木从绳则正"语)。如矢莫差池(用"其直如矢"语)。守约防嗟若(用"不节若则嗟若"语)，惩奢合示之(用"国奢，示之以俭"语)。形端同此表(用"形端表正"语)。道见自无私(用"不直则道不见"语)。经训西河古(句本子夏《小序》，而朱子述之)。臣心北阙知(客夏请训时，即承以此语谆谕)，悬楣资触目，日诵五纶诗。"时次儿丁辰，由内阁衙门请假南来省视，欢聚署中，即令其襄同校阅，遂亦拟作一首，则又别出机杼，与恭儿所作乃异曲同工，因并录之。诗云："经训兼庭训，翘瞻四字楣。家常原节俭，正直备箴规。度本随心制(用"节以制度"语)，纯凭与众宜(用"俭，吾从众"语)。蒿邪须判别〔用邪峙(原误为"寺")论邪蒿事〕，蓬植自扶持(用"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语)。象齿焚先凛，豚肩陋不辞。政行凭所帅(用"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语)，绳在孰能欺(用"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语)。南国周王化，东瓯太守诗。循陔饶乐事，握管佐委蛇。"

卷 八

悬 车

余以六十八岁引疾归田，或让之曰："《礼》言七十致仕，故古人以七十为悬车之年，今君未及年而退，毋乃过隐乎？"余曰："《通鉴目录》载韦世康之言曰：'年不待暮，有疾便辞。'《三国志·徐宣传》云：'宣曰：七十有悬车之礼，今已六十八，可以去矣。乃辞疾逊位。'今余之退，不犹行古之道哉？且吾子亦尝深考悬车之义乎？《白虎通·致仕篇》云：'悬车，示不用也。'此常解也。抑余尝读《公羊·桓五年传》疏云：'旧说日在悬舆，一日之暮，人生七十亦一世之暮，而致其政事于君，故曰悬舆致仕。'《淮南子·天文训》亦云：'日至于悲泉，爰息其马，是谓悬车'。此古义也。大约皆言迟暮宜息之期，初何尝必以七十为限乎？"

黎 明

余于逆旅中，见壁上近人所书朱柏庐先生《格言》，首句作"犁明即起"，同行者笑以为误笔，余谓此非误也，今人但知作黎明，而不知古人正作犁明。《史记·吕后纪》注："徐广曰：犁犹比也，诸言犁明者，将明之时。"又作犁旦，《南越传》："犁旦城中皆降伏波。"《索隐》云："犁，黑也，天未明而尚黑也。"是作犁明正合古义。又今人以早晨为清早，而不知古人但作侵早，杜老《赠崔评事》："天子朝侵早。"贾岛《新居诗》："门尝侵早开。"王建《宫词》："为报诸王侵早人。"翟晴江曰："侵早即凌晨之谓，作清早者非。"然杜老诗"老夫清晨梳白头"，清早即清晨之意，亦未为不可也。

灵彻诗

"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世俗无不知诵此诗者，而率不知为唐诗，且不知为释灵彻诗，且不知此诗为宋庆历中始出。按《集古录》云："世俗相传此

二句,以为俚谚,庆历中许元为发运使,因修江岸,得石刻于池阳江水中,始知为释灵彻诗也。"

通用字

《两般秋雨庵随笔》云:"马字之为用不一,然不外记数象形二义,《礼·投壶》'请为胜者立马',今俗猜枚之物曰拳马,衡银之物曰法马,赌博之物曰筹马,又以笔画一至九数曰打马,此皆记数之马也。木工以三木相攒而歧其首,横本于上,以施斧斤,谓之作马(俗亦称木马),插秧之机名秧马,《周礼掌舍》'设梐枑再重',注:'行马也。"又纸上画神佛像,祭赛后焚之曰甲马,又都会水陆之衡曰马头,又三弦上承弦之物曰弦马,净桶曰马桶,此皆象形之马也。惟檐铁曰铁马,船舱内边门曰马门,则不知何所取义。"余按铁马亦是象形,凡乘马者皆从边上,则舟中之边门亦象形也。惟今人面食,必用数碟小菜佐之,其名曰面马,则实不知何所取耳。又头字为用亦不一,俗以在内为里头,在外为外头,在前为前头,在后为后头,在上为上头,在下为下头,或疑外头、下头二字少用,不知"娇声出外头",李白诗也,"下头应有茯苓神",曹松诗也,皆语助辞耳。以人体言,眉曰眉头,骆宾王有"眉头画月新"句;鼻曰鼻头,白居易有"聚作鼻头辛"句;舌曰舌头,杜荀鹤有"唤客舌头犹未稳"句;指曰指头,薛涛有"言语殷勤一指头"句。器用之属,如钵头见张祜诗,杷头见东坡诗。地面之属,如田头、市头、步头之称,更不胜枚举矣。又按《归田录》云:"打字义本谓考击,故人相殴、物相击皆谓之打,而工造金银器亦谓之打可矣,至于造舟车者曰打船,汲水曰打水,役夫饷饭曰打饭,兵士给衣粮曰打衣粮,从者执伞曰打伞,以糊黏纸曰打黏,以丈尺量地曰打量,举手试眼之昏明曰打试,名儒硕学语皆如此,遍检字书,了无此义。"《芦浦笔记》云:"世言打字尚多,不止欧阳公所云也。左藏有打套局,诸库支酒谓之打发,印文书谓之打印,结算谓之打算,装饰谓之打扮,席地而睡谓之打铺,收拾为打叠,又曰打迸,畚筑之间有打号,行路曰打包、打轿,杂谑曰打诨,僧道有打供,又有打睡、打嚏、打话、打点、打合、打听,至如打面、打饼、打百索、打绦、打帘、打荐、打席、打篱笆之类。"《能改斋漫录》云:"打字从手从丁,盖以手当其事者。"此说得之矣。按打字古自音滴耿,不知何时转为丁雅,今时并收入马韵矣。

同姓名

古今同姓名者,详见梁元帝及明余寅、周应宾所撰《同姓名录》。近人汪龙庄又有《二十四史同姓名录》,于邵氏(《续弘简录凡例》)所列九伯颜、十五脱脱外,尚有十一伯颜、十二脱脱,盖元、明以后,同姓名者尤夥,悉数难终。今试将本朝大臣内之与前人同姓名者略举之,如孟津王文安公铎之前,有唐僖宗朝同平章事王铎(王炎子),钱塘黄文僖公机之前,有宋撰《竹斋诗话》之黄机(字几仲,东阳人),青阳大宗伯吴襄之前,有吴三桂父吴襄,福建巡抚王恕之前,明已有两王恕,桐城张文和公廷玉之前,有明撰《理性元雅》之张廷玉(延安人,万历庚戌进士),高邮王文肃公安国之前,有宋王安石之弟王安国,大兴朱文正师之前,有明撰《名迹录》之朱珪(字伯盛,昆山人)。青浦王侍郎昶之前,有《三国志》中之王昶,同安李忠毅公长庚之前,有宋撰《冰壶集》之李长庚,蒲城王文端公鼎之前,有辽作《焚椒录》之王鼎,当涂黄勤敏师钺之前,有明靖难给事中黄钺(常熟人)。其庶僚及名人,亦复难以枚举也。

自鸣钟

《枫窗小牍》云:"太平兴国中,蜀人张思训制上浑仪,其制与旧仪不同,为楼阁数层,高丈余,以木偶为七直人,以直七政,自能撞钟击鼓,又有十二神,各直一时,至其时,即执辰牌循环而出。"此全与今之自鸣钟相似。吾乡福州鼓楼上,旧设十二辰牌,届时自能更换,相传此器是元时福宁陈石堂先生普所制,传流至康熙间,为周栎园方伯取去,则亦中土人所造巧捷之法,又岂必索之外洋人哉!今闽、广及苏州等处,皆能制自鸣钟,而齐梅麓太守彦槐以精铜制天球全具,界以地平,中用钟表之法,自能报时报刻,以测星象节候,不差毫厘,则虽以西人为之,亦不过如此矣。

龙泉窑

龙泉窑出龙泉县,以绿色匀净、裂纹隐隐、有朱砂底者为佳,自析置龙泉入庆元县,窑地遂属庆元,去龙泉几二百里,而今人遇新出之青瓷窑,仍称龙泉,亦可笑也。青瓷窑地在琉田地方,按龙泉旧志载,章生二尝主琉田窑,凡磁出生二窑者,必青莹如玉,今鲜有存者,或一瓶一盘,动博十数金。其兄章生一窑所出之器,浅绿断纹,号百圾碎,尤难得。世称其兄之器曰哥窑,称弟之器曰弟窑,或称生二章云。

入学忌偶年

《北史》:李浑弟绘,六岁求入学,家人以偶年拘(《北史》作"俗")忌,不许。《北齐书》亦云:"绘年六岁,自愿入学,家人偶以年俗忌约而弗许。绘窃其姊笔牍之间,遂通《急就章》。"按史传所云偶者,言偶以年俗忌约而弗许耳,非忌偶年入学也,所云年俗忌者,恰不知何忌耳。余以六岁入学,虽于学无所成,亦不见有所忌,今人五岁入学,既嫌太小,而必抛置此六岁一年,不亦可惜哉!

秀　才

秀才二字,始见《管子·小匡篇》:农之子常为农,朴野而不昵(《管子》作"慝"),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杨升庵谓始于赵武灵王"吴、越无秀才"之语,考其原文,乃是秀士,非秀才也。《史记·儒林传》:公孙弘等议,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是秀才科名所自起。《日知录》云:唐代举秀才者,止十余人,凡贡举,有博议高

才、强学待问、无失俊选者，为秀才，其次明经，其次进士。《明实录》云："洪武十四年六月，诏于国子诸生中选才学优等、聪明俊伟之士，得三十七人，命之博极群书，讲明道德经济之学，以期大用，称之曰老秀才。"则今世学者所恶闻之号也。

柬面书正字

今人柬面必书正字，盖自前代已然，《觚不觚录》云："故事投刺，通于柬面书一正字，虽不知所从来，而承传已久。丙子入朝，见投刺俱不书正字，盖为避江陵讳故也。"按今时仍通用之，其有或改书端字肃字者，则各自避其家讳耳，闻杭州人言，梁文庄诗正家中，群从柬帖，悉用肃字。

署名加制字

今人居忧服中，有不得已与人通简帖之事，只须于姓名上加制字，不必更于名上加粘素纸，惟断不可用从吉二字，余于《退庵随笔》中已详言之，而近人多漠不关心，即通人亦有习而不知其非者，或更缩写从吉二字作"筈"字，冒禁忘哀，真可为痛哭流涕者也。按制字最古，《礼记·丧服四制》：有以恩制，以义制，以节制，以权制。世专于丧言制，盖不于此。至从吉二字，始见《晋书·孟陋传》："陋丧母，毁瘠殆于灭性，不饮酒食肉，十有余年，亲族迭劝之，然后从吉。"则不可以为三年内之通称明矣。唐律不孝条，居父母丧，释服从吉者，徒三年，今律释服从吉，载于十恶之条，即期丧从吉，亦杖六十，人亦奈何甘犯科条，而徒以能书"筈"字为巧乎？

不宣备

《浩然斋视听钞》云，今人答尾云"不宣备"，本《文选》杨修《答临淄侯笺》，末云"造次不能宣备"。《香祖笔记》云："宋人书问，尊与卑曰'不具'，以卑上尊曰'不备'，朋友交驰曰'不宣'，见《东轩笔录》。今人多不辨，然三字之分别，殊亦未解。"又沈括《补笔谈》云："前世卑者致书于尊，书尾作'敬空'二字，盖示行卑，不敢更有他语，以待尊者之批反耳。"余闻之纪文达师曰："札尾作'谨空'二字者，以所余之纸为率，余纸多者必作'谨空'字，或作'庆余'二字，所以防他人之搀入他语耳。"

横　箸

李义山《杂俎》谓食毕横箸在羹碗上为恶模样，而此风经久未改。徐祯卿《翦胜野闻》云："太祖命唐肃侍膳，食讫横箸致恭，帝问曰：'此何礼也？'肃对曰：'臣少习俗礼。'帝曰：'俗礼可施之天子乎？'坐不敬，谪戍。"按此礼诚不宜施于天子，若今人宴会往往如此，未可厚非，而卑幼之于尊长，尤非此不足以明恭。今时下僚侍食于上官，即食毕亦往往作为未毕之状，以待上官之放箸，此正无于礼者之礼，未可尽斥为恶模样矣。

龙生九子

龙生九子之说，不知始自何书，《升庵外集》云："俗传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弘治中御书小帖，以问内阁，李文正因罗玘、镏绩之言具疏以对，今影响记之，一曰赑屃，好负重，今碑下趺是也；二曰螭吻，好望，今屋上兽头是也；三曰蒲牢，好吼，今钟上纽是也；四曰狴犴，有威力，故立于狱门；五曰饕餮，好饮食，故立于鼎盖；六曰蚣蝮，好水，故立于桥柱；七曰睚眦，好杀，故立于刀环；八曰狻猊，好烟火，故立于香炉；九曰椒圆，好闭，故立于门铺。"按李文正、陆文裕俱尝记此，其名亦或不同，陆谓出《山海经》、《博物志》，考二书今皆无之。翟晴江谓本镏绩倡其说，但云得于此册面上，疑其权时应命所撮造，故升庵云影响记之也。"（本节有多处缺脱，据《升庵外集》校补。）

猫衰犬旺

吾闽有"猫衰犬旺"之谚，谓人家有猫犬自来，主此兆也。然此语亦自古有之，而各不同。娄氏《田家五行》云，凡六畜自来，可占吉凶，谚云："猪来贫，狗来富；猫儿来，开宝库。"此与闽语不合。又江盈科《雪涛谈丛》载其邑谚，有《猪来穷来，狗来富来，猫来孝来。"故猪猫二物，皆为人忌，有至必杀之。又《雅俗稽言》云，俗称"猫儿来，带麻布"，又称"猫儿来耗家"，盖其家多鼠耗，故猫来捕之，因耗误为孝，又因孝布转为麻布耳。金海住先生云："此等语，闻诸长老，谓是已然之效，非将然之祥也。穷则墙坍壁倒，猪自阑入之，富则庖厨狼藉，狗自赴之，开当铺则群鼠所聚，猫自共捕耳。"

酒色财

今人率以酒、色、财、气为四戒，莫知其始。按《后汉书》杨秉尝从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财、色也。"王祎《华川卮辞》云："财者陷身之阱，色者戕身之斧，酒者毒肠之药，人能于斯三者致戒焉，灾祸其或寡矣。"是古原止有三戒，不知何时添一气字，殆始于明人。

嫖

今人读嫖为瓢音，《字典》云，俗谓淫邪曰嫖，故世有"嫖赌饮三般全"之谚。按此字传记中甚少见，惟《汉书·景十三王传》：广川王去为陶望卿歌曰："背尊章，嫖以忽。"孟康注："嫖，匹昭反。"金海住云："嫖以忽，犹言飘忽，谓远别父母也，嫖字与嫖姚校尉之嫖义同，不关妇人淫邪事。"

嬲

嬲，奴乌切，古人每用此字，稽康《与山巨源书》："足下若嬲之不置。"《隋书·经籍志序》："释迦之苦行也，诸外道邪人并来嬲恼，以乱其志而不能得。"《世说·政事篇》：有署阁柱云："阁东有大牛，和峤鞅，裴楷鞦，王济剔嬲不得休。"诗家更多用之，梁吴孜《春闺怨》云：

"柳枝皆翾燕，桑叶复催蚕。"王安石诗云："细浪翾雪千娉婷。"韩驹诗云："弟妹乘羊车，堂中走相翾。"

见怪不怪

"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此语起于唐时，亦实有此理，可作座右铭也。《艺文类聚》引《见异录》云，魏元忠未达时，家贫，独一婢方爨，有老猿为看火，婢惊白公，公曰："猿闻我阙仆，为执爨耳。"又尝呼苍头，未应，犬代呼之，公曰："孝顺狗也。"又独坐有群鼠拱于前，公曰："汝辈饥，求食于我乎？"乃饲之。又一夕夜半，有妇女数人立于床前，公曰："汝能徙我于堂下乎？"妇人竟舁堂下，曰："可复徙堂中乎？"群妇舁旧所，曰："能徙我于街市乎？群妇再拜而去，曰："此宽厚长者，可同常人玩之哉！"故语云"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三　多

今人每以三多为颂祷之词，问其出典，辄以华封三祝应。然华封事见《庄子·天地篇》，尧观乎华，华封人祝曰："使圣人寿，使圣人富，使圣人多男子。"未尝指为三多也。三多事惟见《玉海》载杨文庄公徽之言曰："学者当取三多，乃看读多，持论多，著述多也。"此言甚有味，今俗言多福、多寿、多男子，实无所出。华封人但言多男，不可强合。孙志祖《读书脞语》亦辨之，并云若尧曰"多男子则多惧，富则多事，寿则多辱"，则三多并非佳语矣。

致刘玉坡督部韵珂书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之夏，闽、浙总督刘玉坡督部由福建巡阅至浙江，将以次按临温州，未到之前一月，有杭州友人飞书告余云："刘督部近有不满于足下之语，不审何故。"余亦茫然不知所由来。越日书又来，云："侧闻足下所刻《归田琐记》中，有诽谤督部之诗，深所不喜，恐温州相见时，或费唇舌耳。"余始恍然有悟，伏思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诽谤乎！且匿怨而友其人，古人所耻，此事诚不可以隐忍含糊，若无以自明，即无以对友，因寻绎往事，手缮长函，先期遣仆迎投。其辞曰：忆自乙未道出武林，匆匆一晤，倾盖投纻，此后遂成神交。继则粤西同官不果，曾蒙颁寄楹帖挂屏，至今奉为墨宝。迨至吴、越邻治，当羽书扰攘之际，仅得尺素频通，而不获亲承教诲，然彼此相契之笃，迥异寻常，异姓手足之称，即此时所订也。自执事总制闽、浙，日著荩勤，某早以病告归，伏处浦城山邑，常与药饵为缘，亦不敢以寒暄虚文，渎尘视听。前岁因家食不给，挈儿辈出，代为谋官作餬口计，继因左支右绌，集腋不成，遂在扬州迁延一年，彼时忽得都中友人信，云刘玉翁颇有不适于足下，足下与玉翁均是爽直一路人，何以彼此不合，为公乎？抑为私乎？某始闻之而骇，继谓此旁观拟议之私谈，无足介意。乃昨得杭州友人信，又有齿及此事者，并云甚以拙刻之《归田琐记》为非，是则不能不为执事沥陈之。夫以执事所处之地，诸多棘手，某所深知，特愤时之过，不禁形诸笔墨，然局中之难，局外人不代为设身处地，转从而啧有烦言，本非恕道，某前以病辞官，即不能保人之不相责，今且虑人责之不暇，而敢于责人乎？窃谓拙刻中，有致刘次白中丞一书，因恨异族之逼处，语颇切直，次白虚中雅怀，并不以为忤，过浦城时，犹蒙访我敝庐，宴谈竟日，极欢而散，岂次白不辨，而执事转为代抱不平乎？无已，则有二诗，乃全为举商一事而发，被举之家，横加疑谤于某，不得已以诗自明，诗意不过谓此事实发自上，非起自下。诗云："大府风闻曷可当，承流太守亦堂堂。流丸自向瓯臾止，但笑蚍蜉撼树狂！"或执事之不满于某，即为此诗乎？举商之事，是非自有公论，岂一人口舌所能争？惜执事到闽时，某以水陆程途错互，未得促膝细陈，又不便形诸笔耳。其第二诗为喜雨而作，则直是赞扬执事之实情。诗云："侧目骄阳作畅晴，怨咨谁复问舆情。玉清毕竟垂慈易，一洒甘霖起颂声。"盖是时令浦邑者，奉行不善，以致大结民怨，谤议沸腾，直至四月杪，执事洞彻根由，立将某令撤任，而民心始定，颂声甫作，旋沛甘霖，玉清垂慈正谓此也，故不禁欢欣鼓舞道之。玉清二字关合台号，且于诗后专注月日以明之，以窃附于诗史之义，浦之人士至今能述之，执事何不一加俯察乎？至卷末覆廖尚书、魏山长一书，则就事论事，抚今追昔，更与执事不相干涉。忆前戊子、己丑间，合省捐修通志，共有数万金，彼时付一故绅主持，如掷虚牝，至今为人口实，皆尚愤愤不平，前捐之数，出于浦城绅富者即不少，此次劝捐信到，正值举商之际，目击逃避者纷纷，实属难于为力，不免切实言之，并非于梓乡义举，视之漠然。原书谓奉大府传谕而来，其或即缘此而遂开罪于执事乎？惟是执事芥蒂之端，数者必居一于此，而在某实一无成见。即以目前而论，若果与执事龃龉不合，岂有为子指省捐官，而偏择一龃龉不合之第一大宪，托其宇下，夫即不望其垂青格外，独不畏其遇事吹求乎？则虽至愚者，断不出此矣。究之拙刻，皆信笔直书，实不免有招忌之处，即如前呈之《楹联续话》中，有"两将军难兄难弟，一中丞忧国忧民"二语，经执事作信力劝而删之，此足见执事关爱之深，亦即足征鄙人之倾倒于执事者，非一日矣。乃执事不前好之念，而以逆亿相加，则信乎投杼之言，古今动色矣！某获交海内贤豪，不下百十辈，周旋且数十年，从无匿怨而友其人及凶终隙末之事，尚愿执事熟察此信，顿释前疑，且既蒙结为异姓手足，则亲者毋失其为亲，故者无失其为故，所望于执事者，正未有艾也。儿子现权瓯守，仅免赔累，转眼亦即须交卸，补实尚遥遥无期。楚香先生为十九年前山左同官，直至前岁，始得重晤，其待儿子颇厚，现在温州之署，虽系顶委到班，而恐某惮于远行，曾托旁人再三下询，意殊可感，此番转恐以我两人龃龉之故，不无瞻顾于中，尚望执事以前言业经冰释，附函关会，俾得坦然于胸。敢拜下风，所裨不浅，晤教在即，诸容面罄，不宣。

附玉坡督部覆书云："阔别十有余年，并尺书

亦多阻隔，近始以校阅之役，班荆道左，备领麈谈，盖已愿慰生平，乃复惠赐锦联洋烟，以示永好之意，而且珍肴叠沛，每饭不忘，佳酿延龄，濒行见贶，故人之有加无已，真令受之者感谢难名，别后登程，犹觉神依左右。回思我两人心性之契合，言论之投机，可一日，亦可百年，可自信，亦可共信，固非因久不相见，遂为流言所中者。昔读吾兄《归田琐记》诸大作，曾因诗旨渊微，浅识不无误会，迨后子细紬绎，殊觉命意措词，有过誉之情，闻之尤足以自勉，岂等《谷风》之章，刺及朋友耶？交友之道，必兼规劝，即使我兄不满于弟，不妨直言相告，亦奚必托诸歌咏而使之闻之？前事怀疑，本已冰释，嗣在黄岩途次，接读手札，再三捧诵，仰见真情挚意，流露行间，不特我兄之襟怀，朗然若揭，即弟之前后衷曲，亦无不尽入鉴中，人之相知，贵相知心，至于如此！设使相逢不偶，尺素鲜通，窃恐他人之致书我兄者，尚不止为公为私之语一再传来，即蒙我兄相信有素，而谮之者或无端构衅，或借题作文，必使得行其说而后已，则我兄之包涵于弟者，固无已时，而弟之开罪于我兄，正不自知其凡几矣。昔日倾盖如故，今兹白首如新，此中之作合，天也，非人也。青蝇之集，可置勿论。专泐申谢，并布歉忱，即请钧安，伏惟霁鉴，不备。

浪迹三谈

[清]梁章钜撰　陈铁民整理

卷　一

观弈轩杂录

戏彩亭之右，老桂之阴，有精室一间，余日观弈其中，即额为观弈轩。恭儿善弈，偶于公余之暇，偕朋辈为之，凡遇弈者，多被饶子，余问以弈之原始及弈之故实，则皆曰不能举，因取古今弈事，杂录数十则以示之，行箧无书，不能备也，然大略则已具于此矣。昔《论语》举博弈以譬用心，《孟子》言弈小数，亦必专心致志，弈与学将毋同，窃愿为学弈者发其蒙，并为举弈者进一解焉。道光己酉暮春之月，福州七十五叟退庵老人书于东瓯郡斋。

张华《博物志》云："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其法非智不能也。"按皮日休《原弈》云："不害则败，不诈则亡，不争则失，不伪则乱，是弈之必然也，虽弈秘再出，必用吾意焉。夫尧之仁义礼智，岂能以害诈之心、争伪之道教其子哉！弈之始作，必起自战国纵横者流，岂自尧、舜哉！"

《抱朴子》云："棋子无比者谓之棋圣，故严子卿、马绥明于今有棋圣之名焉。"

《新论·专学篇》云："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当弈之时，有吹笙过者，倾心听之，将围未围之际，问以弈道，则不知也。"

《通玄集》云："围棋两无胜败曰芇。"按芇有绵、免二音，《说文》："芇，相当也。"今人赌物相抵谓之芇，俗言谓之和。

刘义庆《世说》云："王中郎以围棋为坐隐，支公以围棋为手谈。"按王中郎者，王坦之也。在哀制中，客来，即用方幅为会戏，故曰坐隐。支公者，支遁也。又《群仙传》云："王积薪夜宿村店，闻隔壁围棋，及明视之，则无棋局，问之，乃手谈也。"又按《颜氏家训》云："围棋有手谈、坐隐之目，颇为雅戏，但令人耽愦，废丧实多，不可常也。"则知此语由来尚矣。

《世说》又云："王导尝与其子悦围棋争道，笑曰：'相与有瓜葛，亦得尔耶？'"

胡应麟《笔丛》云："今围棋十九道，纵横三百六十一路，子亦如之。宋世同此。然汉制十七道，唐局或十八道，不可不知也。"按韦曜《博弈论》云："枯棋三百。"李善注引邯郸淳《艺经》云："棋局纵横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沈存中《笔谈》云："弈棋古用十七道，与后世法不同，今世棋局各十九道，未详何人所加。"钱竹汀先生云："尝见宋李逸民《忘忧清乐集》棋谱，首载孙策赐吕范、晋武帝赐王武子两局，皆十九道，疑是后人假托。《艺文类聚》卷七十四，载晋蔡洪《围棋赋》云：'算涂授卒，三百惟群。'是晋时犹未加也。"又按柳子厚《柳州山水记》：有仙弈山，始登者得石枰于上，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可弈云云。是即胡应麟唐局或十八道之说所由来，或棋局稍有不同，不可为典据也。

《晋书谢安传》云："苻坚入寇，京师震恐，加谢安征讨大都督，安夷然无惧色，遂命驾出别墅，亲朋毕集，方与玄围棋赌别墅。安棋常劣于玄，是日玄惧，便为敌手而又不胜，安遂顾其甥羊昙曰：'以墅乞汝。'遂游涉，至夜乃还，指授将帅，各当其任。既而兄子玄等破苻坚，有驿书至，安方对客围棋，看书竟，便摄于床下，了无喜色，棋如故，客问之，曰：'小儿辈已破贼。'既而还内，过户限，心喜甚，不觉屐齿之折，其矫情镇物如此。"

又阮简传云："阮简为开封令，有劫贼，外白甚严，简方围棋长啸，吏曰：'劫急。'简曰：'局上劫亦甚急'。"（按，《晋书》无阮简传，此事见《水经注》卷二十二渠水注引《陈留志》，盖作者误记。）按此实不可为训，不得以谢安石藉口也。又《祖逖传》云："逖兄祖纳好弈棋，王隐谓之曰：'禹惜寸阴，不闻弈棋。'纳曰：'聊以忘忧耳。'"

《齐书王谌传》云："明帝好围棋，置围棋州邑，以建安王休仁为围棋州都大中正，谌与太子右率沈勃、尚书水部郎庾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为小中正，朝请褚思庄、傅楚之为清定访问。"

《齐书萧惠基》传云："当时能棋人，琅邪王抗第一品，吴郡褚思庄、会稽夏赤松并第二品。赤松思速，善于大行，思庄思迟，巧于斗棋。宋文帝世，羊玄保为会稽太守，帝遣思庄入东，与玄保戏，因制局图，还于帝覆之。太祖使思庄与王抗交赌，自食时至日暮，一局未竟。上倦，遣还省，至五更方决。抗睡于局后，思庄达

晓不寐。世或云，思庄所以品第致高，缘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对也。”

《三国志·王粲传》云：“粲观人围棋，局坏，粲为覆之，棋者不信，以帊盖局，使更以他局为之，用相比较，不误一道，其强记默识如此。”按《北齐书·河南王孝瑜传》亦言覆棋不失一道，似当时有能覆局者，便已惊之若神，而今人之稍工弈者，类能覆局，不足为异。良由后世弈诣高于前代，况古棋纵横十七道，今棋纵横十九道，则古易而今难，今人之能覆局，似亦较王粲、孝瑜为精也。

《三国志·费祎传》云：“延熙七年，魏军次于兴势，假祎节，率众往御之。光禄大夫来敏至祎许别，求共围棋，于时羽檄交驰，人马擐甲，严驾已讫，祎与敏留意对戏，色无厌倦。敏曰：‘向聊观试君耳，君信可人，必能办贼者也。’祎至，敌遂退。”

《南史·齐武陵王晔传》云：“晔常破荻为片，纵横以为棋局，指点形胜，遂至名品。尝于武帝前与竟陵王子良围棋，子良大北。及退，豫章文献王曰：‘汝与司徒手谈，当小推让。’答曰：‘晔立身以来，未尝一日妄语。’”

又《羊玄保传》云：“玄保为黄门侍郎，善弈，宋文帝亦好弈，一日帝召，玄保曰：‘今日上何召我？’其子戎曰：‘金沟清泚，铜池摇飏，既佳风景，当得剧棋。’”

《宋书·徐羡之传》云：“羡之颇工弈棋，观戏常若未解，当世倍以此推之。”

《宋书·羊玄保传》云：“玄保人为黄门侍郎。善弈棋，棋品第三。太祖与赌郡，戏胜，以补宣城太守。”

王志坚《表异录》云：“宋明帝好围棋，而诣甚拙。与第一品王抗围棋，依品赌戏，抗饶借帝，曰：‘皇帝飞棋，臣抗不能。’帝终不觉也。”

段成式《酉阳杂俎》云：“上与亲王棋，贵妃立于局前观之，上数子将输，贵妃放康国猧子于坐侧，猧子乃上局，局子乱，上大悦。”

《酉阳杂俎》又云：“僧一行本不解弈，因会燕公宅，观王积薪棋一局，遂与之敌，笑谓燕公曰：‘此但争先耳，若念贫道四句承除语，则人人为国手。’”

《续酉阳杂俎》云：“北宋雅禅师建兰若于东都龙门，庭中桐始花，有异蜂声如人吟咏，视之具体人也。网获其一，置纱笼中，忽数人翔集，若相慰状，云：‘叱叱，予与青桐君弈，胜，获琅玕纸十幅，君出，可为礼。’禅师举笼放之。”

薛用弱《集异记》云：“玄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围棋者王积薪从焉。蜀道隘狭，每行旅止息中道之邮亭，人舍多为尊官有力者之所先，积薪栖无所人，因沿溪深处，寓宿于山中孤姥之家。但有妇姑，止给水火，才暝，妇姑皆阖户而休。积薪栖于檐下，夜阑不寐，忽闻堂内姑谓妇曰：‘良宵无以适兴，与子围棋一赌可乎？’妇曰：‘诺。’积薪私心奇之，堂内素无灯烛，又妇姑各处东西室，积薪乃附耳门扉，俄闻妇曰：‘起东五南九置子矣。’姑应曰：‘东五南十二置子矣。’妇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应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维，夜将尽四更，积薪一一密记其下，止三十六。忽闻姑曰：‘子已败矣，吾止胜九枰耳。’妇亦甘焉。积薪迟明具衣冠请问，孤姥曰：‘尔可率己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积薪即出囊中局，尽平生之秘妙而布置（《集异记》作“子”），未及十数，孤姥顾谓妇曰：‘是子可教以常势耳。’妇乃指示攻守杀夺、救应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积薪即更求其说，孤姥笑曰：‘止此亦无敌于人间矣。’积薪虔谢而别，行十数步，再诣则已失向之室闾矣。自是积薪之艺，绝无其伦，即布所记妇姑对敌之势，罄竭心力，较其九枰之胜，终不得也。因名邓艾开蜀势，至今围棋有焉，而世人终莫得而解矣。”

《棋天洞览》云：“王积薪每出游，必携围棋短具，画纸为局，并棋子盛竹筒中，系于车辕马鬣间。道上虽遇匹夫，亦与对，胜则征饼饵牛酒。”

《棋诀》云：“王积薪梦青龙吐棋经九部授己，其艺顿精。”

《北梦琐言》云：“滑能善弈，忽有一小子，自云张青，与能对弈，思甚精敏，能异而诘之，曰：‘我非世人，天帝使我召公著棋耳。’能忽奄然。”

《北梦琐言》又云：“蜀简州刺史安重霸，黩货无厌，部民有油客于此，姓邓，能棋，力粗赡。安辄召与对敌，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于西北牖下，俟我算路，然后进之，终日不过十数子而已。邓生倦立见饥，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有讽邓生曰：‘此侯好赂，本不为棋，何不献效而自求退？’邓生然之，以金十锭获免，良可笑也。”

干宝《搜神记》云：“贾佩兰说在宫每以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户竹下围棋，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取彩缕就北辰星求长命，乃免。”

葛洪《西京杂记》云：“杜陵杜夫子善弈棋，为天下第一，人或讥其费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圣教。’”

任昉《述异记》云：“信安郡有石室山，晋时王质伐木，至，见童子数人棋而歌，质因听之，童子以一物与质含之，不觉饥。俄顷，童子谓曰：‘何不去？’质起视，斧柯烂尽，既归，无复时人。”按《松窗百说》云：“人间所以贵慕神仙者，以其快乐无恼，长生久视耳。今斯须便过百年，朝夕已经千载，不知自开辟以来，终得几局棋也？”

《幽怪录》云：“巴、邛人家橘园（原误为“围”），有大橘如三斗盎，剖开有二叟对弈，一叟曰：‘橘中之乐，不减商山，恨不能深根固蒂，为愚人摘下耳。’”

《唐书·李泌传》云：“帝召泌，初至，帝方与燕国公张说观弈，因使说试其能。说请赋方圆动静，泌逡巡曰：‘愿闻其说。’说因曰：‘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才，静若得意。’说因贺帝得奇童，帝大悦曰：‘是子精神要大于身。’”

陶谷《清异录》云：“明皇因对宁王问：‘卿近日棋神威力何如？’王奏：‘臣凭托陛下圣神，庶或可取。’上喜，

呼将方亭侯来，二宫人以玉界局进，遂与王对手。”

唐苏鹗《杜阳杂编》云：“大中中，日本国王子来朝，献宝器音乐，上设百戏珍馔以礼焉。王子善围棋，上敕顾师言待诏为对手。王子出楸玉局、冷暖玉棋子，云本国之东三万里，有集真岛，岛上有凝霞台，台上有手谈池，池中生玉棋子，不由制度，自然黑白分焉，冬温夏冷，故谓之冷暖玉；又产如楸玉，状类楸木，琢之为棋局，光洁可鉴。及师言与之敌手，三十三下，胜负未决，师言惧辱君命，而汗手凝思，方敢落指，则谓之镇神头，乃是解两征势也。王子瞪目缩臂，已伏不胜，回语鸿胪曰：‘待诏第几手耶?’鸿胪诡对曰：‘第三手也。’师言实第一国手矣。王子曰：‘愿见第一。’曰：‘王子胜第三，方得见第二，胜第二，方得见第一，今欲躁见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而吁曰：‘小国之一，不如大国之三，信矣!’今好事者尚有顾师言三十三镇神头图。”按今所传范西屏《桃花泉弈谱》，首局即九五镇神头，凡四十四变，大抵即顾师言遗诀也。

《郡阁雅谈》云：“唐廖凝十岁《咏棋诗》云：‘满汀沤不散，一局黑全输。’作者见之，云必垂名于后。”

《梨轩曼衍》云：“围棋初非人间之事，其始出于巴、邛之橘，周穆王之墓，继出于右室（当作石室），又见于商山仙家，养性乐道之具也。”

《白孔六帖》云：“取蜕龙牙一枚，临局自然机变百出，智慧自生。”按蜕龙牙从何处得之？聊广异闻可也。

《宋史·潘慎修传》云：“慎修善弈棋，太宗屡召对弈，因作《弈说》（《宋史》作《棋说》）以献。大抵谓棋之道在乎恬默，而取舍为急。仁则能全，义则能守，礼则能变，智则能兼，信则能克。君子知斯五者，庶几可以言棋矣。因举十要以明其义，太宗览而称善。”

《宋史·吴越世家》云：“上遣中使赐钱俶文楸棋局、水晶棋子，乃谕旨曰：‘朕机务之余，颇曾留意，以卿在假，便可用此以遣日。’”

宋马永卿《懒真子》云：“‘玉子纹楸一路饶，偏宜檐竹雨潇潇。羸形暗去春泉涌，猛势横来野火烧。守道还如周伏柱，鏖兵不愧霍嫖姚。得年七十更万日，与子同于局上消。’右杜牧之《赠国手王逢》诗。或云此真赠国手诗也，棋贪必败，怯又无功，羸形暗去，则不贪也，猛势横来，则不怯也。周伏柱以喻不贪，霍嫖姚以喻不怯，故曰高棋诗也。牧之尝云，棋于贪勇之际，所得多矣。七十更万日者，牧之是时年四十二三，若至七十，犹有万日也。”

姚宽《西溪丛语》云：“蔡州褒信县（“褒”字原为墨钉，今补）有棋师，闽秀才也，说尝遇一道人善棋，凡对局，率饶人，有诗云：‘烂柯真诀妙通神，一局曾经几度春。自出洞来无敌手，得饶人处且饶人。’”

《四库全书简明录》云：“宋晏天章撰《玄玄棋经》一卷，凡十三篇，盖以弈通于兵，故仿《孙子》之篇数，于弃取攻守之道，言简而理该，历代国手，无能出其范围。”

刘仲达《鸿书》云：“围棋有十诀，一不得贪胜，二人界宜缓，三攻彼顾我，四弃子争先，五舍小就大，六逢危须弃；七慎勿轻速，八动须相应，九彼强自保，十势孤取和。”

邢居实《拊掌录》云：“叶涛好弈棋，王介甫作诗切责之，终不肯已。弈者多废事，不以贵贱，嗜之率皆失业，故人目棋枰为木野狐，言其媚惑人如狐也。”

宋何薳《春渚纪闻》云：“弈棋古谓之行棋，宋文帝使人赐王景文药，时景文方与客行棋，以函置局下，神色不变，且思行争劫。盖棋战所以为人困者，以其行道穷迫耳，行字于棋家亦有深意，不知何时改作著棋，著如著帽、著屐，皆训容也，不知于棋有何干涉耳。”

《春渚纪闻》又云：“棋待诏刘仲甫，初自江西入都，行次钱塘，舍于逆旅。逆旅主人陈余庆言仲甫舍馆既定，即出市游，每至夜分，扣户而归，初不知为何等人也。一日，晨起，忽于邸前悬一帜，云江南棋客刘仲甫，并出银盆酒器等三百星，云以此偿博负也。须臾，观者如堵，即传诸好事，翌日数土豪集善棋者会城北紫霄宫，且出银如其数，推一棋品最高者，与之对手。始下至五十余子，众视曰：‘势似北。’更行百余，其对手者亦韬手自得，责其夸言，曰：‘今局势已判黑当赢筹矣。’仲甫曰：‘未也。’更行二十余子，仲甫忽尽敛局子，观者合噪云：‘是欲将抵负耶?’仲甫袖手徐谓观者曰：仲甫，江南人，少好此技，忽似有解，因人推誉，致远国手，年来数为人相迫，欲荐补翰林祗应，而心念钱塘一都会，高人胜士精此者众，棋人谓之一关，仲甫之艺，若幸有一著之胜，则可前进。凡驻此旬日矣，日就棋会，观诸名手对弈，尽见品次矣，故敢出此标示，非狂僭也。如某日某人某白本大胜，而失应棋著，某日某局黑本有筹，而误于应劫，却致败局。凡如此覆十余局，观者皆已愕然，心奇之矣。即覆前局，既无差误，指谓众曰：‘此局以诸人视之，黑势赢筹，固自灼然，以仲甫观之，则有一要著，白复胜，不下十数路也。然仲甫不敢遽下，在席高品，幸精思之，若见此者，即仲甫当携孥累还乡里，不敢复名棋也。’于是众棋极竭心思，务有致胜者，久之不著，已而请仲甫尽著，仲甫即于不当敌处下子，众愈不解，仲甫曰：‘此著二十著后方用也。’即就边角合局，果下二十余著，正遇此子，局势大变，及敛子排局，果胜十三路。众观于是始服其精至，尽以所对酒器与之，延款十数日，复厚敛以赆其行。至都，试补翰林祗应，擅名二十余年，无与敌者。”按刘仲甫有《棋诀》一卷，凡四篇，后附《论棋杂说》，则即晏天章《棋经》之末篇，仲甫为之注耳。

钱希白《南部新书》曰：“李讷仆射性卞急，酷尚亦棋，每下子安详，极于宽缓。性躁怒作，家人辈密以弈具陈于前，讷睹便忻然改容，以取其子布算，忘其恚矣。”

《世说补》云：“苏养直隐京口，绍兴间，与徐师川同召，养直不起，师川造朝，时便道过养直，留饮甚欢。二公平日对弈，徐高于苏，是日养直拈一子笑曰：‘今日还须让老夫下此一著。”师川有愧色。”

《荆公诗话》云：“苏子瞻言太宗时，有贾元侍上棋，

太宗饶元三子，元常输一路，太宗知其挟诈，谓曰：'此局复输，当搒汝。"既而满局，不死不生。太宗曰：'更围一局，胜当赐绯，不胜当投泥中。'既而局平，不胜不负。太宗曰：'我饶汝子，是汝不胜。'命抱投之水，乃大呼曰：'臣握中尚有一子。'太宗大笑，赐以绯衣。"

苏东坡《观棋诗》序云："司空表圣有'棋声花院闭'之句，吾尝独游五老峰，入白鹤观，松阴满地，不见一人，古松流水间，惟闻棋声，然后知此句之妙也。"

罗大经《鹤林玉露》云："陆象山少年时，常坐临安市肆观棋，如是者累日。棋工曰：'官人日日来看，必是高手，愿求教一局。'象山曰：'未也，三日后却来。'乃买棋局一副，归而悬之空中，卧而仰视者两日，忽悟曰：'此河图数也。'遂往与棋工对棋，工连负二局，乃起谢曰：'某是临安第一手棋，今官人之棋，饶得某先，天下无敌手矣。'"

蒋正子《山房随笔》云："永嘉余德邻宗文与聂碧窗弈棋，余屡北。有卖地仙丹者，国手也，余呼之至，绐聂云：'某有仆能棋，欲试数著，但不敢耳。'聂俾对枰，连败数局，余自内以片纸书十字示聂云：'可怜道士碧，不识地仙丹。'聂大笑曰：'吾固疑其不凡。'"

范正敏《遁斋闲览》云："荆公棋品本不高，每与人对局，未尝致思，随手疾应，觉其势将败，便敛局曰：'本图适性忘虑，反至苦思劳神，不如其已。'"

叶梦得《避暑录话》云："著棋竭力，不过能进其所能，至于不可进，虽一著，终老不能加也。"

《山堂肆考》云："林和靖每云：'世间事皆能之，惟不能担粪与著棋耳。'"按此语殊过，围棋何可与担粪并论，不得以和靖而为之词。或亦自嫌其棋力之不高，故为此谰语以自解耳。今人目棋品低者谓之为臭，殆此语为之滥觞也。

胡应麟《甲乙剩言》云："余年八龄，即喜对弈，时已从塾师授书，每于常课外，必先了竟，且语师曰：'今皆弟子余力，请以事弈。'塾师初亦惩挞禁之，后不复能禁，且于书案下置局布算，天下遂无敌手。"

魏瑛《耕蓝杂录》云："明太祖智勇天纵，于艺事无所不通，惟于弈棋不耐思索，相传其与人对弈，无论棋品高低，必胜一子。盖每局必先著，辄先于枰之中间，孤著一子，此后黑东南，则白西北，黑右后，则白左前，无不遥遥相对，著著不差，至局终，则辄饶一子也。帝王自有真，非凡手所能拟议矣。"按此事余素不敢信，尝与友人按此法演之，二三十步外即隔阂不能通，友人亦好学深思者，终不得其故。或天亶聪明者，自优为之欤？

《耕蓝杂录》又云："我朝弈师，以范西屏为最。范名建勋，海昌人，偶骑驴至扬州探亲，路过一棋局，人与对枰，连负两局，局中人责负钱，范曰：'我身边适无钱，但有一驴可抵。'众诺之，即牵驴去，初不知其何许人也。越月余日，而范复至，连胜两局，众议价以钱，范曰：'不须钱，即还我旧驴可矣。'盖范前度适欲舟行他往，无地寄驴，故借棋局喂养，至是则加茁壮矣，于是众始知其为范西屏也，相与爽然。"

《耕蓝杂录》又云："吾福州乾隆间有薛翁师丹，素称国手，余弱冠即从之学弈，初饶九子，至十年，始进至饶两子，今又十年，不能再进半子也。尝私问其命名之义，翁曰：'昔尧以围棋教丹朱，余岂敢言师尧，但窃愿师丹而已。'味翁之言，乃谦逊而实自负也。"按薛翁短小精悍，人甚蕴藉，与先王父天池公相友善，饶先王父弈，在先两之间。先王父对弈，必令余侍旁敛子，偶私叩以弈事，翁曰："足下若有志学弈，但务学士大夫之棋，不可学市井之棋。今后生小子，偶有一知半解，即自视甚高，一局未终，而鄙倍嚣陵，令人不可向迩，此即所谓市井之棋也。"先王父令余识之。又按余虽及见薛翁，而未尝一日对弈。至嘉庆间，始偷闲从弈师学弈，一为钟望高，一为林茂敬，皆足与薛翁抗手。钟以学力胜，林以天资胜，而薛则学力与天资并胜者也。此二人者，余视之皆高不可攀，其时与对手者，一为余同年郑成纶，一为云骑尉何文上，郑亦以学力胜，何亦以天资胜，虽视国手尚远，然在士大夫棋品中，亦可谓大雅不群者矣。此外有王登碧者，为福州府署皂役，人颇粗俗，貌亦顑颔，惟与围棋，则甚觉温雅，故曼云兄颇重之，亦著有棋谱数十纸，为人所称。善饮酒，余尝与对弈，辄在鼾睡中，诘其故，则曰："昨夜伺候本官坐堂，彻晓未睡耳。"昔宋李憨与人弈，皆昏睡，但随手应之，多出人意表，此人正类是，未尝得其一著之差也。余尝叩以弈诀，曰："士大夫之棋，自有根器，不可如我之下流，但须处处出人头地，不被人笼罩，即得之矣。"呜呼，此亦可谓隐于弈者矣！

方勺《泊宅编》云："朱正夫致仕家居，杜门谢客。一日，晓容大师自京来谒，公欣然接之，二子行中、久中，秋试不利，皆在侍下，公强使冠带而出，容一见惊起，贺曰：'后举状元也。'睥睨久之，径辞出。后三年，久中谋赴举之资，暮至六和，才泊岸，见容在寺中遥揖，久中归，与之款。是秋，二朱至京师，舍开宝塔寺，容寓智海禅刹，行中预荐，惟殿试病作，不能执笔。是时，王氏之学，士人未多得，行中独记其诗义最详，因信笔写答，极不如意。卷上，日方午，遂经御览，仁宗良爱之。行中不知也，日与同舍客围棋，每拈子欲下，必骂曰：'贼秃！'盖恨容许之误。有士人通谒，行中方棋，遽使人却之，曰：'此必下第人欲丐出关之资。'士人立于门下，不肯去，行中乃出，延之坐。不暇寒温，揖行中，起附耳曰：'乃梁御药门客，御药特令奉报，足下卷上，已置魁等，他日幸相记。'行中唯唯而入，再执棋子，辄手颤，缘宠辱交战，不能自持也。"

范公偁《过庭录》云："旧家多藏异书，兵火之后，无复片纸，尚记有一《黄须传》，云李靖微时，甚穷，寓于北郡一富家，一日，靖窃其家女而遁行，至暮，投一旅舍，饭罢，濯足于门，见一黄须老翁坐于侧，且熟视，神色非常，靖恐富家捕己者，欲避之。见其于身皮箧中，取一人头切食，甚闲暇，靖异之，乃亲就问焉。翁曰：'今天下大乱，汝当平天下，然有一人在汝上，若其人亡，则汝

当为王，汝可从我寻之。'靖随翁数程，至汴州，见一大第中，数人弈，翁同伫立，云：'不见其人矣！'顷又有一披衣从中出视弈者，盖太宗也，翁瞥曰：'即此人当之，汝善佐其事。'遂别，饯，留连久之，语靖曰：'此去四十五年，东夷中有一黄须翁杀其君而自立者，即我也。'靖既佐唐平乱，贞观中，东夷果奏一黄须翁杀君而自立，异哉！异哉！"按此与《虬须客传》相仿佛，疑本一事而误演之。

卷　二

改元之始

改元始于汉文帝之十七年戊寅，称后元年，其后景帝之八年壬辰，称中元年，又七年戊戌，称后元年，至武帝始以即位之元年，称建元元年，后遂或仍或改，以迄于今。《随园随笔》云："古以虞、芮质成之年，为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史记》秦惠文君十四年，更为元年，《竹书纪年》魏惠王有后元年，《商书》'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祠于先王'，疑是汤崩不逾年而改元之证。"按改元之制，古亦无一定，唐、虞终三年丧，舜、禹皆行之，而逾年即位者，周也。然汉人亦不甚重之，故列侯皆自称元年，《功臣表》称平阳侯曹参元年，《诸侯王表》称楚王戊二十一年，是侯王亦有改元之制，不以为嫌也。后世惑长生之说，乃缩去其已往之年，而为更新之号，竟有以四字改元、三字改元者，如唐之天册万岁，魏之太平真君，梁之中大通、中大同是矣。

元号相同

《随园随笔》载年号雷同者，建武有七，中兴有六，建元有六，建平有八，天成有六，永和有五，应天有五，太平有五，建兴、建初、正始俱有四，建始、天祐、乾德、光天、天兴、天正俱有三，其余元康、元和、中元、永和、贞观、天宝俱有二，又指不胜屈矣。按随园所列，尚多未备，如永兴有六相同，甘露、永康、永安、建元、建平皆五相同，永平、太和、太安皆四相同，嘉平、龙兴、元兴、永宁、太宁、太定、太安（当为大安）皆三相同，其二相同者，如天禧、天德、天顺、天启、天玺、和平、黄龙、皇始、元康、元和、元嘉、天汉、延兴、延和、天保、光天、贞元、青龙、咸康、五凤、武平、武成、绍兴、承光、永初、永建、永嘉、永熙、永昌、永泰、永隆、景福、凤皇、至德、至元、太始、太兴、大同、大宝、大和、大德、大庆、建和、建义、上元、正德诸号，真指不胜屈也。

易世仍称旧号

《随园随笔》又云："唐昭宗天复四年，改元天祐，李克用仍称天复五年，而哀宗亦称天祐。梁太祖崩于乾化二年，而明年末帝仍称乾化三年。晋高祖建号天福，至重贵已改开运矣，而后汉高祖仍称天福。至于高祖、隐帝俱称乾祐，周祖、世宗、恭帝俱称显德，大抵五代之际，乐于因循也。"

通鉴删纪元

《随园随笔》又云："《通鉴》遇一年两纪元之事，必硬删其一，如后唐闵帝改元应顺在正月，潞王改元清泰在四月，今但提清泰元年，而删去应顺，则闵帝之数月天子，无故遭削矣。《史记索隐》讥史迁全没惠帝之六年，而不为之作本纪，亦此类也。"

纪号之变

梁曜北《瞥记》云："年号自汉武帝始，前此惟纪年而已。嗣后皆仍之，惟北魏（应为西魏）废帝、恭帝，周闵帝，金末帝，元明宗、宁宗无年号，而唐肃宗上元二年辛丑九月，去上元号，称元年，以建子月为岁首，以斗所建辰为名，至明年四月复旧，此纪号之一变，旋即殂落，非佳兆矣。"

历代年号

元鼎　元封

郎仁宝《七修类稿》云："上古无年号，不过纪甲子而已，世以为始于汉文帝后元，不知后元应由前有元年，故称后也，如景帝则又有中元、后元，皆欲延年之意耳。至武帝建元，方为有号之始。而刘氏据《封禅书》得鼎改元，以为年号之起，实在元鼎，其前皆有司追补，以足武帝之始。又据元封改元始有明诏为证，而夹漈郑氏亦以为是。予谓既以元封明诏而言，则当以元封为始，又何为年号之起实在元鼎？然在元狩，因得白麟而称，元光，因见长星而称，又何不可乎？至于元封有诏，偶尔，因是年巡边、封禅之后，大颁天下，故曰以十月为元封，不当据此即以为始。若以其前有司补称，则末年复以文、景称后元一、二年，又不可以补其名耶？但光武建武共该三十三年，至三十一年之时，因封禅后，又加中元二字，犹景帝中元意也，今史即以为改元，明系以中元另起，错矣。观范史于《祭祀志》内，载本年封禅后赦天下之诏曰：以天下三十二年为建武中元元年。尚冠建武于首可知也。大抵一帝止是一号，最为有理，但遇事遇瑞，即屡易之，岂如本朝之高出千古哉！"

永　嘉

后汉冲帝在位一年，改元永嘉，崩，年仅三岁。《学斋占笔》云，淳熙二年，卭州蒲江县上乘院僧得汉碑石作永熹，以"嘉"为讹。何义门《读书记》又引《左雄传》作永熹为证。按晋怀帝亦改元永嘉。

建　元

晋康帝名岳，改元建元，或谓庾冰曰："郭璞谶云'立始之际丘山崩'，立者，建也；始者，元也；丘山，讳也。"冰瞿然，既而叹曰："如有吉凶，岂改易所能救乎？"

至是果验。

永 昌

晋中宗元帝小字铜环，以大兴元年即位，五年改元永昌，即崩。初即位，有日夜出之象，及改元永昌，郭璞复以为有二日之象。而齐废帝小字法身，元号亦为永昌，初废为郁陵王，后为萧鸾所弑，在位仅六个月。

兴 宁

《晋书·五行志》云："哀帝隆和初童谣曰：'升平不满斗，隆和那得久。桓公入石头，陛下徒跣足。'朝廷闻而恶之，改年曰兴宁，人复歌曰：'虽改兴宁，亦复无聊生。'帝寻崩。"

大 亨

大亨乃晋安帝年号，史家以为桓玄伪号，误也。考元兴元年三月，桓玄自为丞相，改元大亨，明年十月始篡位，则大亨乃安帝年号，而史家以此号为桓玄所改，《晋书·安帝纪》并黜之，概用元兴纪年矣。按此号实为桓玄败兆，《晋书》、《隋书·五行志》，《梁书·武陵王纪传》及《容斋续笔》、《玉海》并云，年号大亨，识者谓"一人二月了"之兆，而桓之败，果在元兴三年仲春，五月，帝复位。

天 正

梁豫章王名栋，高祖曾孙，大宝二年八月为侯景所立，十月即为景所废。又高祖子萧纪，大宝三年四月僭号于蜀，明年七月兵败见杀。史言栋改元天正，纪改年亦与栋暗合，识者曰，"天"字二人，"正"是一止，各一年而灭。永丰侯㧑叹曰："天正在文为一止，其能久乎？"

建始 永始

桓玄，桓温孽子也。晋元兴二年十一月，废安帝，自称楚帝。明年五月，败走江陵，伏诛。梁谏庵曰："初出㧑(疑当作"伪")诏，改年建始，右丞王悠之曰：'建始，赵王伦伪号也。'又改永始，复是王莽始执权之岁，其兆号不祥，冥符僭逆如此。"

广 运

后梁帝名琮，在位二年，隋征入朝，废为莒国公。《北史》本传及《隋书·五行志》并云，琮改元广运，识者曰，"运"之为字，军走也，吾君当为军所走乎？及入朝京师，江陵父老陨涕曰："吾君其不反矣！"按晋少帝开运亦同，故迁于契丹。

天 保

齐显祖文宣皇帝高氏，名洋，受魏禅，都邺。《北史》云："初帝践阼，改年天保，识者以字为'一大人只十'，帝其不过十年乎？又谣曰：'马子入石室，三千六百日。'帝以午年生，故曰马子，三千六百日，十年也。帝曾问太山道士：'吾得几年天子？'答曰：'三十年。'帝谓李后曰：'十年十月十日，得非三十乎？吾甚畏之。'及期而崩。"《容斋续笔》云："齐文宣天保为'一大人只十'，果十年而终；梁明帝亦用此，尽二十四年，或蕞尔一邦，非机祥所系也。"

贞 明

梁末帝初名友贞，改名瑱，太祖子，在位十一年，元号贞明。唐兵入，命其将皇甫麟进刃，崩。或析"瑱"字为"一十一十月一八"，果以一十一年至十月九日亡。

德 昌

齐主名延宗，高祖孙，《北齐书》云："延宗以十二月十三日晡时受敕，守并州，明日建尊号，不间日而被围，经宿至食时败。年号德昌，好事者言，其得二日云。"

隆 化

齐后主名纬，世祖子，在位十二年，为周师所逼，禅于太子恒，称太上皇帝，及恒禅于任城王阶，称无上皇，寻被执，封温国公，后遇害，年二十三。有隆化年号，时人离合其字曰"降死"，竟降周而死，见《隋书·五行志》。

宣 政

周高祖武皇帝名邕，字弥罗突，世宗弟，在位十八年，有宣政年号。《隋书·五行志》云："宣政改元，萧岿离合其字为'宇文亡日'，其年帝崩。"

大 象

周静皇帝名衍，改名阐，宣帝子，在位三年，禅隋，封介国公，寻遇害，年九岁。《隋书·五行志》云："宣帝禅位，改元大象，萧岿离合其字曰'天子冢'，明年帝崩。"

大 业

《隋书》：隋炀帝即位，改年大业。《隋书·五行志》云："大业改元，识者恶之，曰于字离合为'大苦来'也。寻而天下丧乱，率土遭涂炭之毒焉。"

显 庆

唐高宗年号，《玉海》云，或作明庆。《日知录》云："唐中宗讳显，玄宗讳隆基，故唐人凡追称高宗年号，多云明庆，永隆年号，多云永崇。"

永 隆

闽王曦初名延羲，晋天福四年立，改号永隆，后为其臣所杀。陶穀《清异录》云："王曦淫刑不道，黄峻曰，合非永隆，恐是大昏元年。"

唐 隆

唐殇帝，中宗子，逊位睿宗，开元二年终，年仅十

七。《玉海》云，或作唐元、唐安、唐兴，盖开元以后，避讳改称。钟渊映《建元考》云，《唐会要》、《唐大诏令》皆书唐隆，实明皇践阼之谶，犹汉安乐之炎兴也(此刘后主之元号，亦应司马氏之名)。

咸　通

唐懿宗名漼，初名温，宣宗子。苏鹗《杜阳杂编》云："初宣宗制《秦边陲曲》云：'海岳宴咸通。'及上垂拱，而年号咸通焉。"按《元和郡县志》，河南县中桥，咸通三年通。志成于元和八年，不及懿宗，实咸亨三年也。因避肃宗讳，改亨为通，遂与懿宗咸通混。

大　和

唐文宗九年，改元大和，或作太和，误也。李德初析大和字为"一人八千口"，见张谓(原误为"读")《宣室志》。

金　统

黄巢自陈符命曰："唐帝知朕起义，改元广明，以文字言之，唐已无天分矣。'唐'去'丑口'而安'黄'，天意令黄在唐下，乃黄家日月也。土德生金，予以金生，宜改年为金统。"

乾　德

宋太祖改元乾德，而前此蜀王衍立，于梁贞明五年，亦改元乾德，又辅公祏于唐武德六年称帝于丹阳，即陈故宫居之，国号宋，亦改元乾德。《宋史·太祖本纪》云："乾德改元，先谕宰相曰：'年号须择前代所未有者。'蜀平，宫人入内，见其镜背志'乾德四年铸'，召窦仪诘之，对曰：'此必蜀物，蜀主尝有此号。'乃大喜曰：'宰相须用读书人。'"按宋小说，窦仪或作陶穀，或作卢多逊，当时尚未记有辅公祏也。杨文公《谈苑》、陈鹄《耆旧续闻》，并记江南保大中得石，有"大宋乾德四年"，令诸儒参验，乃辅公祏反江东时年号。宋小说又载，乾德初元丹阳人掘地，获古钱，文曰"乾德通宝"，则并国号年号而同之矣。

太平兴国

宋太宗改元太平兴国，《贵耳集》云，当时有"一人六十卒"之谶，太宗五十九而止。

天　圣

宋仁宗年号天圣，《归田录》云："时章献明肃太后临朝，议者谓撰号取'二人圣'，悦太后耳。"张端义《贵耳集》亦云，于文取"二圣人"，故当时有"二人口耳"之谶。

明　道

宋仁宗改元明道，议者以为"明"字于文为"日月"，并时母后临朝也，见欧阳公《归田录》。《贵耳集》亦云，仁宗、刘后并政，"明道"曰日月同道。《宋史·夏国传》：元昊避父德明讳，称宋明道为"显道"。顾亭林《日知录》：范文正《与元昊书》，亦改后唐明宗为"显宗"。

康　定

宋仁宗有康定年号，欧阳公《归田录》及《玉海》谓好事者以为康定如谥法。

崇　宁

岳珂《愧郯录》及《玉海》并云，神宗改元熙宁，徽宗改元崇宁，皆同刘宋陵名。沈作哲《寓简》、袁文《瓮牖闲评》并谓，年号最忌与前代谥号、陵名相犯，熙宁、崇宁乃南朝章后、宣后二陵名，亦当时大臣不学之过。按《宋书》，武帝胡婕妤生文帝，追尊为章太后，陵曰熙宁；文帝沈美人生明帝，追尊为宣太后，陵曰崇宁。又《贵耳集》："'崇宁'钱上字，蔡京所书，'崇'字自山字一笔书，'宁'(寧)字去心，当时谚云：'有意破崇，无心宁国。'"

重　和

宋徽宗初改元重和，二年正月即改宣和。陆游《老学庵笔记》云："政和末，议改元，王黼拟用'重和'，既下诏矣，范致虚间白上曰：'此契丹号也。'故未几改宣和。然'重(《老学庵笔记》作"宣")和'乃契丹宫门(原作"殿"，据《老学庵笔记》改)名，犹我之宣德门也。年名实重熙，后避天祚嫌名，乃追谓重和耳。"

宣　和

《玉海》："宋徽宗宣和之谶为'一家有二日'，果徽、钦同帝。"又《说铃·谈往》云："宣和，契丹宫门名，徽、钦至彼，见额而始悔。"

靖　康

宋钦宗年号。按《宋史》，高宗初封康王，二帝北迁，康王在济州，耿南仲、汪伯彦等皆劝进，且谓靖康纪元，谓"十二月立康"之兆。《容斋续笔》："靖康为'立十二月康'，果在位满岁而高宗中兴。"《玉海》云："靖康或谓如谥法。"

建　炎

李心传《朝野杂记》云："高宗改元建炎，以火德中微故也。苗、刘之乱，以为炎字乃两火还自海上。改五年为绍兴。"

隆兴改乾道

宋孝宗之二年也。《玉海》云："隆兴近正隆，而孝宗更之。"又云："隆兴，伪号也，因曾布《日录》而后见。"《容斋续笔》云："隆兴，嫌与完颜亮正隆相近，故二年即改乾道。"楼钥《攻愧集》(此下原误衍一"云"字)《钱端礼行状》："上问改元事。隆兴，故叛臣赵谂尝用，虞公以为载籍所不载，自不必改。公曰：'改元，大事也。'签

书王刚中奏此事具见曾布《日录》，不当复用。"李心传《朝野杂记》云："王瞻叔为参知政事，言赵谂谋逆，以隆兴纪元，会太常检故实以进，上愕然，遂改乾道。"

寿　昌

辽道宗年号。按《辽史》作"寿隆"，《玉海》无"寿隆"，有寿昌。钱大昕《辽史考异》云："洪遵《泉志》载寿昌元宝钱，引李季兴《东北诸蕃枢要》云，契丹主天祐，年号寿昌。又引《北辽通书》云，天祚即位，寿昌七年，改元乾统。予家藏易州兴国寺碑、安德州灵岩寺碑、兴中府玉石观音像、《唱和诗》碑，皆署寿昌年号，《东都事略》、《文献通考》皆宋人书，亦称寿昌，无有称'寿隆'者，可证'寿隆'乃寿昌之讹。"案《愧郯录》引范成大《揽辔录》，称"寿昌六年"，又朱彝尊《日下旧闻》云，阜成门内白塔寺，建自辽寿昌三年，并可为证。

大　定

金世宗年号也。《金史》载，海陵在扬州，闻帝改元大定，拊髀叹曰："我本欲灭宋后改元大定，岂非天命乎？"出其书示群臣，即预志改元事也。

崇　庆

《金史·五行志》："卫王即位，改元大安，四年，改崇庆，既又改至宁，有人曰：'三元大崇至矣！'俄而有胡沙虎之变。"案俗谓虎为大虫，"大崇至"者，谶言大虫至也。

至　元

《草木子》云："元世祖取《易》'大哉乾元'之义，国号大元，取'至哉坤元'之义，年号至元。"《涌幢小品》称，大明者，以别于小明王也。是元、明两代，皆用二字为号，与大汉、大唐、大宋为臣下尊奉之辞者不同。又李翊《戒庵漫笔》云："明初恶胜国之号，称吴原年、洪武原年。"此亦史所未详。案元世祖于中统之后，改为至元，元顺帝于元统之后，亦改至元，诏曰："惟世祖皇帝，在位长久，天人协和，诸福咸至，祖述之志，良切朕怀，今特改元统仍为至元。"御史李好文言年号袭旧，于古未闻，袭其旧而不蹈其实，未见其益，帝不听。按晋中兴与惠帝同号建武，魏太武与太宗同号永兴，唐肃宗与高宗同号上元，皆在顺帝之前，何云于古未闻耶？

彰圣嘉庆

交址李乾德于宋熙宁五年立，在位六十一年，纪元二，有彰圣嘉庆四字年号。按杭州人有藏《泥金罗汉画卷》者，署款为"嘉庆丁卯有发僧海仑"。考乾德立于壬子，卒于壬子，丁卯乃乾德十六年，为宋哲宗元祐二年，海仑盖即其国人。其称嘉庆者，单举二字也。魏元号太平真君，史止称真君，宋元号太平兴国、大中祥符，钱文只称太平、祥符，近有著《历朝纪元录》者，谓乾德年号嘉庆，殊误。

建　文

谢肇淛《五杂俎》云："梁萧正德改元正平，识者笑之，建文之号亦同御名（惠帝名允炆）。不知方、黄诸君，何卤莽乃尔！"案梁末帝名友贞，改名瑱，而年号仍用贞明；汉隐帝名承祐，而年号仍用乾祐；西夏赵仁孝父名乾顺，而年号亦用乾祐，皆不可解。

永　乐

明成祖改元永乐，《五杂俎》云："永乐之号，张遇贤、方腊已再命之，又皆盗贼之靡，何当时诸公失于详考耶？"

正　德

明武宗改元正德，《五杂俎》云："正德同夏乾顺之号，自古以正为号者，多不利，如梁正平、天正、元至正之类，为其文'一而止'也。武皇虽终享天位，而海内多故，青宫无出，统卒移之兴邸，命名之始，可不慎哉！"

泰　昌

明光宗于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即位，改元泰昌，九月朔崩。《说铃·谈往》云，昌乃"二日"，是天启继之。

崇　祯

吴伟业《绥寇纪略》云："崇祯时，有人诣通政司投疏，谓年号宜用古字作'峦'，盖以山压宗，故不安，从古文作'峦'，则宗社安于泰山也，人以为妖言。"

隆　武

明唐王名聿键，太祖子唐定王柽之后，顺治二年五月，南都亡，六月，王立于福州，纪元隆武，明年八月卒。吴震方《说铃》（此下原衍一"云"字，今删）有无名氏《谈往》一册，云隆武乃"降止"也，一年即败。

通　乾

前代有曾拟定元号而后不用者，如唐高宗之"通乾"，《唐书》本纪：仪凤之三年四月，诏改明年为"通乾"，十二月罢之。《玉海》云："以反语不善停。"所谓反语不善者，今不得其解。

丰　亨

宋神宗熙宁之末，诏议改元，执政撰三名以进，曰"平成"，曰"美成"，曰"丰亨"，神宗曰，成字于文"一人负戈"，美成者，"犬羊负戈"，亨字"为子不成"，不若去"亨"而加"元"。遂改元丰。见《容斋续笔》及叶梦得《石林燕语》。

风　和

庄季裕《鸡肋编》云："颍昌府城东北门内多蔬圃，俗呼菜香门，因更修，见其铁铸字云：'风和二年六月

造。'此不知何代纪元,不见载籍。"孙奕《示儿编》"纪元"一条云:"以天纪者有神雷,以宁纪者有乂宁,不知所出。"

重熙

《宋史·汪应辰传》:"孝宗内禅,议改元重熙,应辰谓辽兴宗尝以纪年,遂改隆兴。"

龙兴

前凉张骏时,有黄龙见于揖次(《晋书》作揟次)之嘉泉,左长史氾韩言,宜因龙兴改号,以彰休征,骏不从。《晋书》及《十六国春秋》并载之。

龙虎

师颜《伪南迁录》谓鞑有诏与金国,称"龙虎九年"。按孟珙《蒙鞑备录》云,鞑人称年曰兔儿年,曰龙儿年,其时尚未改年立号也。师颜之语不实,姑记之。

神爵

《宋书》载宋世祖大明七年十一月,车驾习水军于梁山,有白爵二集华盖,有司奏改"神爵元年",诏不许。

纯熙

宋孝宗乾道九年冬至郊赦,改明年为"纯熙",已布告天下,后六日改淳熙。或谓出处有"告成大武"之语,故不欲用,或谓纯旁作屯,不宜用也。《容斋续笔》、赵彦卫《云麓漫钞》及《玉海》并载其事。

文明

《梁书·太宗本纪》云,帝初即位,制年号,将曰"文明",以外制强臣(谓侯景)。盖取《周易》"内文明而外柔顺"之义,恐贼觉,乃改为大宝。

元庆

唐德宗初拟改年"元庆",后用李泌(原误为"季秘")之言,改贞元,合贞观、开元之名,以取法二祖,见《玉海》。

天元

唐德宗初拟改年"天元",后不用。案《玉海》云,"天元"为周号,而李泌议之。其实周宣帝自称天元皇帝,非年号也。

乾统

宋孝宗曾拟用之,后因契丹已用而更议。案楼钥《攻愧集·钱端礼行状》:上问改元事,御笔欲用"乾统",而北朝曾用之(辽天祚),别拟四号以进,遂改乾道。

炎兴

《玉海》云,宋高宗欲用"炎兴",以刘蜀已用而更议。

大庆

《唐书·南蛮传》载,唐德宗贞元十一年,兵部侍郎韩愈谏讨西原蛮,请改元"大庆",普赦,不纳。又见《昌黎集·论黄家贼状》。又《玉海》载"大庆",金国。而金实无此号。

执中靖国

宋徽宗改年建中靖国,曾肇以唐建中为疑,欲改建为执,宋帝不从。案《宋史·王觌传》:"改元诏下,觌言:'建中之名,虽取"皇极",然重袭前代纪号,非是,宜以德宗为戒。'帝曰:'梁末禅位,年号太平,太宗不忌也。'"

卷三

八十九十曰耄

《曲礼》云:"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释文》本或作"八十曰耋,九十曰耄",恐后人妄加之。姜西溟《湛园札记》云:"先太常谓当时八十曰耄,九十曰悼。案文每十年一变称,无缘于八十、九十同称曰耄,而于中忽插以'七年曰悼',且七年正近幼学之期,称之以悼,何其不祥也!况九节俱是成数,则'七年'之为'九十'无疑,而上句'九十'二字宜删矣。"按《白虎通·考黜篇》引《礼记》此文,正与姜说暗合,是可据也。

太牢少牢

古祭用牲,必牛、羊、豕皆具,曰太牢,而以牛为主,少牢无牛,有羊、豕,而以羊为主,一牲即不得牢名(见《仪礼·少牢馈食礼》疏)。《曾子·天圆篇》云:"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此以牛为太牢,羊为少牢所自出也。

句践

句践事吴,此孟子以前事,然《孟子》中,又有宋句践其人,而《战国策》中,又有荆轲游邯郸,见叱于鲁句践事,句践名义,不知所谓,何战国时人,争尚此名乎?荆轲见叱于鲁句践,过榆次,又目慑于盖聂,盖二人剑术皆出轲上,轲语燕丹云:"吾待客与俱。"得无即句践与聂乎?使轲果虚心与之游,必尽得其术,于入秦之举,未必无功,惜皆交臂失之。

韩通

《五代史》不为韩通立传,此自是欧公之疏。或谓通之死,在宋已受禅之日,于例不当入《五代史》,符彦卿、李洪信等,功名显于五代,而没在宋初,即不为立传,此史家断限之法宜尔。按符彦卿历仕两朝,没在宋初,自应入《宋史》;若韩通,未尝一日仕宋,其捐躯殉

国，为周而死，若不为立传，则无可位置矣。后《宋史》创立《周三臣》之目，首列韩通，以补欧公之阙，此史例所当变通者也。

周太祖柴后

袁文《瓮牖闲评》云："魏人柴翁之女，初备唐庄宗掖庭，明宗入洛，遣出父母往迎之，至鸿沟遇雨，甚，逾旬不进。其女曰：'儿见沟旁邮舍队长黝色花项者，乃极贵人，愿事之。'即郭威周太祖也，竟为皇后。"按《五代史》，周祖即位，后已先卒，"竟为皇后"四字，当云后册封为皇后。但《五代史》家人传不载此事，不知袁氏所据何书。

乣 字

《金史》有乣字，而字书不载。钱竹汀先先曰："记曾有小说家书读为管，不知所据。"孙颐谷先生曰："乣疑糺字之误，盖部落，有糺聚之意。"按《金史·百官志》有诸糺详稳一员，在诸部落节度使之下，诸移里堇司之上，糺盖部落之类，《辽史·耶律隆运传》亦有乣详稳。

赤

元代官名多用赤字，其官之最尊、断事主生杀者，为札鲁火赤，凡内外文武大小掌印办事之官，皆名达鲁花赤，知书通文义者，为必暗赤，佩櫜鞬侍左右者，为火儿赤，掌服御事者，为速古儿赤，族贵者，为赛典赤，执贱役者，为玉典赤，兵之勇健矫捷者，为探马赤，此外又有哈剌赤、奥鲁赤、合必赤、温都赤、昔宝赤、怯里马赤，皆当时国语，俱散见各纪传中，今《元史·国语解》中，分注甚为详晰。

架阁库

今中外官廨，皆有架阁库之名，人多不考其始末。按《能改斋漫录》载仁宗朝周湛为江西转运使，以江西民喜讼，多窃去案牍，而州县不能制，湛为立千丈架阁，法以数月为次，严其遗失之罪，朝廷颁诸路为法，此今各衙门设架阁库之缘起乎？

佐杂擅受

《燕翼贻谋录》载，尉职警盗，村乡争斗、惮经州县者，多投尉司，尉司因此置狱，拷掠之苦，往往非法。咸平元年十月己丑，有司申警，悉毁撤之，词诉悉归之县。按今令申佐杂不准擅受，即此意也。

明史纪事本末

《明史纪事本末》，人皆知为谷应泰所撰，而姚际恒《庸言录》云："本海昌一士人所作，后为某以计取之，攘为己有，其事后总论一篇，乃募杭州诸生陆圻所作，每篇酬以十金。"归安郑元庆《今水学略例》云："朱竹垞言谷氏《纪事本末》本徐绩郇著。绩郇字方虎，德清人，康熙癸丑进士，礼部侍郎。为诸生时，蒙谷识拔，故以此报之。然谷氏以私撰受累，而绩郇转得脱。"然与姚说又不同，未知孰是。或云海昌士人名谈迁，亦不知所据。

冠 玉

《史记·陈丞相世家》："绛、灌等咸谗陈平曰：'平虽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注云："饰冠以玉，光虽外见，中非所有。"《南史·鲍泉传》，帝责泉亦曰，面如冠玉，还如木偶。近人多以此二字为美称，若检本书示之，恐非所喜矣。

鹊 起

六朝人多用鹊起二字为美词，宋书《谢灵运传》："初鹊起于富春，果鲸跃于川湄。"《文选》谢玄晖诗："鹊起登吴山，凤翔陵楚甸。"其意并同。李善注引《庄子》云："鹊上高城之垝，而巢于高榆之颠，城坏巢折，凌风而起，故君子之居世者，得时则义行，失时则鹊起。"然则鹊起亦非美词矣。

李瀚蒙求

今学童初人蒙塾，必先授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诸书，愚谓此外即应授以李瀚《蒙求》，今通行本皆作李澣，盖从《通鉴》本。《五代史四夷附录》亦作李澣，而《困学纪闻》诸书皆以为李瀚，《五代史》李瀚无传，附见《桑维翰传》中。按《通鉴》李瀚与兄涛并仕石晋，为翰林学士。"瀚"与"涛"义相近，当是"瀚"字。郭巨埋儿一事，后儒多议其贼恩，而李瀚《蒙求》但云郭巨将坑，则实未埋也。按《太平御览》引刘向《孝子图》曰："郭巨分财两弟，已独取母供养，寄住邻宅，妻产男，虑举之则妨供养，乃令妻抱儿，掘地欲埋之，于土中得金一釜，上有铁券云：'赐孝子郭巨。'巨还宅主，宅主不敢受，遂以闻官，官依券题还巨，遂得兼养。"是郭巨之儿不终埋，与《蒙求》之语正合。又《蒙求》载黄香扇枕，而《后汉书·黄香传》却无扇枕事。陶渊明作《孝子传赞》云："黄香九岁失母，事父竭力，以致孝养，暑月则扇床枕。"王观国《学林》云："注《蒙求》者，引《东观汉记》曰，黄香事母至孝，暑月扇枕。与渊明传言事父互异。"按《后汉书》本传言黄香九岁失母，年十二辟为门下孝子，尽心奉养，则香犹有父在。且《太平御览》引"黄香事亲，暑则扇枕，寒则以身温席"。但云事亲，而不分别父母，无妨九岁以前母在之时亦扇枕温席也。扇枕世所熟传，温席则鲜有述者。又《蒙求》载子建八斗，按李义山诗亦有"宓妃愁坐芝田馆，用尽陈王八斗才"之句，注家皆引《南史》谢灵运曰："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得一斗。"今检《南史》，并无此语，亦不知《蒙求》所据何典也。又《蒙求》载萧芝雉随，按《太平御览》引萧广济《孝子传》，此事正作萧芝，但未详何代人。杜少陵《奉萧十二使君诗》："王凫聊暂出，萧雉只相驯。"亦用此事。而《事文类聚》载萧望之为郎，有雉数十，常随车翔集。按《汉书》萧望之本

传并无此事，此《事文类聚》误以萧芝为萧望之耳，当以《蒙求》正之。又《蒙求》载阮简旷达，注家多未详。案《水经·渠水注》引《陈留志》云："阮简字茂弘，为开封令，县侧有劫贼，外白甚急数，阮方围棋长啸，吏云：'劫急！'阮曰：'局上有劫亦甚急。'"《蒙求》似即本此。今吾乡陈枫阶大令宸书有李瀚《蒙求》注，已梓行，所当家置一本，而吾乡人不甚重之，可怪也。余行箧亦无其书，尚未知所注何如耳。

父子同名

古人命名，多不可解，至有父子同名者，尤为匪夷所思。《汉书·王子候表》，广陵孝王子广平侯，名德，其子嗣侯者亦名德。《梁书·林邑传》，林邑王范阳迈死，其子咄代立，慕先君之德，复名阳迈。《明史·刘荣传》，有刘江父子同名。《襄阳隋处士罗君墓志》："君讳靖，父靖，学优不仕。"此皆事之绝奇，不知其何所取义也。

避家讳

世传杜子美母名海棠，故全诗不及海棠，此不知所出何典。子美父名闲，见《旧唐书·文苑》本传，或疑本集诗曾两押闲字，一《留夜宴》诗云："临欢卜夜闲。"一《诸将》诗云："曾闪朱旗北斗闲。"以为不避家讳，其实非也。有卞氏圜杜诗本，盖出宋时，《夜宴》诗作"留欢上夜关"，盖有投辖之意，卜字似上字，关字似阑字，因而笔误耳。"北斗闲"作"北斗殷"，盖《汉书》有"朱旗绛天"语，朱旗既闪，北斗自赤，应用殷字。惟是时宣祖正讳殷，俗本遂改作闲，全无义理，后此祧庙不讳，则所谓"曾闪朱旗北斗殷"者万无可疑，又何必改字以触讳乎？

梅花诗

宋人陈从古，字希颜，裒古今梅花诗八百首，其自序云，在汉、晋，未之或闻，自宋鲍照以下，仅得十七人，共二十一首。唐诗人最盛，杜少陵十二首，白乐天四首，元微之、韩退之、柳子厚、刘梦得、杜牧之各一首，其余不过一二，如李翰林、韦苏州、孟东野、皮日休诸人则又寂无一篇，至本朝方盛行云云。今其书未见，此语仅载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中。按方虚谷《瀛奎律髓》中《梅花类》亦多至六十余首，皆五、七言律，而唐律亦不过十余首，余皆宋诗。其小序云："梅见于《书》、《诗》、《周礼》、《礼记》、《大戴礼》、《左氏传》、《管子》、《淮南子》、《山海经》、《尔雅》、《本草》，取其实而已，未以其花为贵也。惟《诗》'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大戴礼·夏小正》'正月梅杏杝桃始华'，一言卉，一言华。自《说苑》有一枝梅遗梁臣之事，则梅以花贵，实自战国始。自《荆州记》载陆凯'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之句，则以梅花入诗，实自晋时始。沿唐及宋，则梅花诗殆不止千首，而一联一句之佳者无数矣。"梅花诗之源流如此。

豪歌协韵

宋人说部中，有笑闽人作赋协韵云："天道如何，仰之弥高。"盖至今吾乡漳、泉人语音，尚不免此病。然苏子由，蜀人也，亦宋人也，而《巫山庙诗》云："归来无恙无以报，山下麦熟可作醪。神君尊贵岂待我，再拜长跪神所多。"则亦以豪通歌矣。又《严颜庙诗》云："相传昔者严太守，刻石千载字已讹。严颜平生吾不记，独忆城破节最高。"又云："吾爱善折张飞豪，乘胜使气可若何！"又云："我岂畏死如儿曹，所重壮气吞黄河。"皆豪与歌通用也，何以独笑闽人乎？按萧、肴、豪三韵，今人皆独用，惟作古体可以通用，而独与十一尤韵不能相通，奈吾闽人尤韵与萧、肴、豪往往相混，即语音亦然，最为可笑。其实则古人已有相通者，如《毛诗》"役车其休"与"日月其慆"为韵，"如山之苞"与"如川之流"为韵，"与子同袍"与"修我戈矛"为韵，"浸彼苞萧"与"念彼京周"为韵，"驱马悠悠"与"言至于漕"为韵，"惟参与昴"与"抱衾与裯"为韵，"如蛮如髦"与"我是用忧"为韵，"武夫滔滔"与"淮夷来求"为韵，"以谨惽怓"与"以为民忧"为韵，"鼓钟伐鼛"与"淮夷三洲"为韵。宋玉《高唐赋》"正冥楚鸠"与"垂鸡高巢"为韵。《易林》"依霄夜游"与"与君相遭"为韵，"后事未休"与"不得逍遥"为韵，"稷、契、皋陶"与"微子解囚"为韵，"东家杀牛"与"汗臭腥臊"为韵，"不宜动摇"与"傅母何忧"为韵，"路与县休"与"侯伯姿骄"为韵，"失志怀忧"与"如幽狴牢"为韵，"为穆出郊"与"名曰竖牛"为韵。《急就章》"亡命流"与"槛车胶"为韵。《楚词》"秋风兮飕飕"与"舒芳兮振条"为韵，王逸《九思》"令尹兮謷謷"与"上下兮同流"为韵，"心烦愦兮意无聊"与"严载驾兮出戏游"为韵，《九章》"遂自忍而沉流"与"惜壅君之不昭"为韵，《招隐士》"岁莫兮不自聊"与"蟪蛄鸣兮啾啾"为韵，"桂树丛生兮出之幽"与"偃蹇连卷兮枝相缭"为韵。陆云《夏府君诔》"君望斯周"与"戢翼洪条"为韵，刘桢《鲁都赋》"俯仰哮咆"与"丧偶失俦"为韵，刘劭《赵都赋》"鸣籁箫"与"镜清流"为韵，崔骃《反都赋》"散紫苑之饶"与"辨胡亥之邱"为韵，陆机诗"飞沉是收"与"腾光清霄"为韵，韩愈《楚国夫人墓铭》"义以家酬"与"始自郎苗"为韵，《祭穆文》"惟其嬉游"与"草生(韩集作"鸟鸣")之朝"为韵，又与"多君子寮"为韵。以上皆见经传及古集，此外尚不可枚举，若以今人为之，鲜不为名流所讥矣。

弟　靡

郭频伽为余作《诗钞》序，有"与时弛张而不为弟靡"语，录稿者以"弟靡"为"弟靡"，频伽斥之曰："弟字误也，此余用《庄子》语，不可错写。"按《庄子·应帝王篇》"因以为弟靡，因以为波流"，本作"弟靡"，《释文》"弟"徐音颓，丈回反，盖弟、颓声之转，《列子·黄帝篇》作"茅靡"，注云："'茅靡'当为'颓靡'。是也。"今本《庄子》于"弟"字偶缺一笔，字书遂于弓部增"弟"字，始于《正字通》，非也。《类篇》弟字下有"徒回反"一音，正本《庄子》。《集韵》十五灰有弟字，"不穷貌，一云逊伏"。宋本《集韵》并不作"弟"字。孙颐谷曰："《埤雅》茅靡，

言其转徙无定，一作‘弟靡’，‘弟’读如稊。稊，茅之始生也。”此又一解，然可证无作“弟”字之理矣。

齐物论

《庄子·齐物论》，今人多以“齐物”二字连读，而宋人多以“物论”二字连读，谓“物论”之难齐，而庄子欲齐之也。案《文选·魏都赋》“万物可齐于一朝”，刘渊林注云：“庄子有齐物之论。”刘琨《答卢谌书》云：“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皆不以“物论”二字连读。若《文心雕龙·论说篇》，则直云“庄周《齐物》，以论为名”，尤可证六朝之旧读矣。近人多尚古而薄今，而不知宋人之读“物论”，尚不如今人之读“齐物”为有据，且苏诗中亦云“逍遥齐物追庄周”，即宋人亦何莫不然？

读离骚

昔人言“痛饮酒，熟读《离骚》，便成名士”，谓《离骚》之不易读也。余十一岁随学厦门，先资政公即以此授读，分日为课，每读三百字，凡八日而竟。及长，从郑苏年师游，师亦令读此，则漫应曰：“已读过。”师愕然曰：“汝亦知读此乎？”试以句义，茫然不能应，乃悔所业之未精而《离骚》之果不易读也。最后始得读吾乡龚海峰先生之《离骚笺》，则怡然涣然，觉难读者转为易读。忆在浦城作《七十初度诗》，诸孙有不知“初度”二字者，出《离骚》示之，于是有欣然欲读者。今年就养东瓯，夏日正长，因督佳、侍二孙于正课之隙，分日读之，乃展转至数旬而不能竟其事。记余在京师时，与伊墨卿谈及《离骚》，墨卿自言少侍其尊甫云林光禄公，值有谬误事，公怒欲扑责之，门客为之解劝，公因罚令一夜读《离骚》自赎，墨卿自初更朗诵至鸡三鸣，即能背诵，一字不遗云云。回里时，闻与林樾亭先生述其事，先生亦言少时为其尊甫山阴公（名其茂，曾为山阴令）督责，偕弟香海太史，俱以一夜读《离骚》终篇，黎明背诵，不误一字。此二事恰相似，墨卿、樾亭二先生并非有绝人之禀，而古今人之不相及已如此，然则熟读《离骚》作名士顾可易言哉！王叔师《离骚序》云：“《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草，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只用五十余字括之，而二十五篇深情隐恨毕露，此灵均之功臣也。

十 反

世俗相传老年人有十反，谓不记近事偏记得远事，不能近视而远视转清，哭无泪而笑反有泪，夜多不睡而日中每耽睡，不肯久坐而多好行，不爱食软而喜嚼硬，暖不出，寒即出，少饮酒，多饮茶，儿子不惜而惜孙子，大事不问而絮碎事。盖宋人即有此语，朱新中《鄞州志》载郭功父“老人十拗”云云。余行年七十有四，以病齿不能嚼硬，且饮酒、饮茶不能偏废，只此二事稍异，余则大略相同。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云：“予年七十二，目视昏花，耳中时闻风雨声，而实雨却不甚闻，因成一联云：‘夜雨稀闻闻耳雨，春花微见见空花。’”则当去嚼硬、饮茶二事，而以此二事凑成十反也。

儒林参军

张兰渚师巡抚福建时，延余入幕，为代撰奏御文字，又校勘所进遗书四十余部，并分注御制《全史诗》六十四卷，凡三年有余日，迨师移节吴中，而余亦入都补官矣。时戏作一小印曰“儒林参军”，或疑其杜撰不典。按《南史·齐豫章文献王嶷传》：“开馆立学，置儒林参军一人，文学祭酒一人，劝学从事二人。”又《晋书》江统子惇传：“征西将军庾亮请为儒林参军。”正是外僚幕职，或改作羽林将军者误也。余辞出幕后，拟将此印赠林少穆庶常，而少穆旋亦入都供职，遂移赠刘敬舆明经。

唐人避讳

古人避家讳，有绝不可解者，李长吉以父名晋肃，不得举进士，盖此风起于六朝，而唐人因之。唐律有一条，云诸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而冒荣居之。《疏义》云：“假有人父祖名‘常’，不得任太常之官，父祖名‘卿’，亦不合任卿。”盖其初本避父祖名之本字，后乃并其嫌名而亦避之。《新唐书·贾曾传》：“曾擢中书舍人，以父名言忠，不拜。”《萧复传》：“进复户部尚书、行军长史，以复父名衡，改统军长史。”降至五季，犹沿此习，《五代史·刘昫传》：“太常卿崔居俭当为礼仪使，居俭辞以祖讳蠡。”则不知此律何时始除也。

多 字

近人之多字，无如毛西河先生。按先生名奇龄，又名甡。字两生，又字大可，又字齐于，又字于，又字初晴，又字晚晴，又字老晴，又字秋晴，又字春迟，又字春庄，又字僧弥，又字僧开，皆杂见集中。其取义有不甚可解者，今人但称为西河先生而已。西河者，其郡望，非字也。尝见先生作《李自成传略》，首三句云：“李自成，米脂人，字础生。”亦足见先生之喜称字矣。

三字字

古人一字字者多，三字字者少，王渔洋《池北偶谈》及徐位山《管城硕记》各载数人外，孙颐谷《读书脞录》云，尚有张天锡，字公纯嘏；崔宏度，字摩诃衍；又兴唐寺主尼法澄，字无所得，见开元十年塔铭；神和子姓屈突，名无为，字无不为，见《续博物志》。卢抱经先生云，宋遗民有千载心者，亦三字字也。

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隋、唐两志俱不载，惟《晋书·慕容皝载记》：“皝雅好文籍，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亲造《太上章》，以代《急就》。”疑即今之《感应篇》也。《潜邱札记》云：“《太上感应篇》，宋

理宗命郑清之作序，自是始大行于世。”

杨扬一姓

杨用修云，羊、阳、杨、扬本一姓。扬子云自以蜀无他杨，其扬字不从木，而杨用修云，吾家子云亦同关西之杨，特子云好奇之过，独自标异尔。孙颐谷云，《汉书·扬雄传》，据其自叙，出于晋之杨侯，而《广韵》“杨”字注：“又姓，出弘农、天水二望，自周杨侯，后并于晋，因为氏也。”其“扬”字注，不云又姓，是古人但有从木之杨姓，并无从扌之扬姓矣。杜诗《壮游》云：“以我似班扬。”谓班固、扬雄也，其下又押“心飞扬”，则固以子云之姓从木矣，故《夏日杨长宁宅》诗又云：“醉酒扬雄宅。”

葭莩

有代余作应酬答启者，以“葭莩”对“桑梓”，自夸其工。余曰，此不过常用语料，工则未也。其人艴然。余曰，此对仗并未妥，何工之有？且君亦知“葭莩”二字所从出乎？《汉书·中山靖王传》：“今群臣非葭莩之亲，鸿毛之重。”注：“葭，芦也。莩者，其筒中白皮至薄者也。”以鸿毛为对，则二字非平列可知。前人文字经用者，如蔡邕《让高阳侯表》：“事轻葭莩，功薄蝉翼。”则以“蝉翼”对“葭莩”；魏征《为李密檄郇王庆文》：“预占磐石，名在葭莩。”则以“磐石”对“葭莩”；温庭筠《书怀》诗：“浪言辉棣萼，何意托葭莩。”则以“棣萼”对“葭莩”；至东坡诗：“人生百年寄鬓须，富贵何啻葭中莩。”著一中字，极为明白。乃知前人诗文用事，总未尝不求甚解轻易落笔也。

古田逆案

少时熟闻里中故老谈古田县逆案，其事在康熙之末，当时尚能举其里居姓氏，今则忘之矣。初起事时，不过数十人，家有面山小楼，常聚群不逞轰饮其中，私造天书宝剑，壮（疑“装”字之误）火药预埋于对面山中，盖仿篝火狐鸣故事。夜间火发，群往掘视，翌日即竖旗称号，不半月全家党羽悉就擒获。弃市日，有旧友遇诸途，惊问何往，则曰：“我干一小事去。”临刑时顾其妻子，尚称尊号，不少贬语，极从容，闻之无有不捧腹者。忆读《十六国春秋》，恍惚亦有此事，不知古田人知有此事而仿为之欤？抑不知而与古暗合乎？昨读家曜北《元号略》，亦载一事云：“莱芜人王始，以妖术聚众于太山，晋元兴二年四月，自称太平皇帝，号其父固为太上皇，兄林征东将军，弟泰征西将军，南燕慕容镇讨禽之。临刑，或问其父及兄弟所在，始曰：‘太上皇帝蒙尘于外，征东、征西乱兵所害，朕躬虽在，复何聊赖？’其妻赵氏怒之曰：‘正坐此口，以至于此，奈何复尔！’始曰：‘皇后，自古岂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国邪？’行刑者以刀镮筑之，仰视曰：‘崩即崩矣，终不改帝号。’”此与吾乡所传古田人，口吻一一相肖，聊录之以资剧谈。前后遥遥千百年，古今人真未尝不相及也。

杏仁

《癸辛杂识》载松雪云：“杏仁有大毒，须煮令极熟，中心无白为度，方可食用，生则能杀人，凡煮杏仁汁，若饮犬猫，立死。”又宁都魏际瑞诗《石山人画莲绝句》注：“莲身皆药，惟心食之，令人烦杂。”按此二味，今医家所常用，而此说则鲜有知者，因亟录之。忆余在吴门时，门下士魏巡检邦鲁（默深之父）通医理，而时时劝余饬合家人毋饮杏酪，毋嚼杏仁，盖有见及此者也。

螟脯

浙东滨海，最重乌贼鱼，腊者行远，其利尤重，尝闻主人呼之为明府，不知其故，或以为腹中有墨，似县官之贪墨，今县官率称明府也，余已笔之于书矣。顷阅《七修类稿》，云乌贼鱼暴干，俗呼螟脯，乃知此称，自前明已然，今人不考，误沿为明府耳。

闽谚

吾乡土谚有最俚俗而无理者，曰“丈母伤寒炙女婿脚后跟”，而不料杭州亦有此谚，惟“伤寒”作“腹痛”耳。梁山舟先生曰，女婿，女膝穴之讹也。见《癸辛杂识续集》“针法”条下。

送穷日

《四时宝鉴》云：“高阳氏之子，好衣敝食靡，时号贫子，正月晦日死于巷，世作糜粥敝衣，是日祝于巷，曰除贫。故退之《送穷文》曰：‘正月乙丑晦’。姚合诗曰：‘万户千门看，何人不送穷？’竟如寒食竞渡之事止于此日也。”

水味

归安孙迟舟先生，名承恩，乾隆壬辰以第二人及第，其从祖屺瞻司空在丰，康熙庚戌亦以第二人及第，里人因目迟舟为“小榜眼”。有《种纸山房诗集》，中有《选温明府之崇安诗》云：“御茶堪配昆仑水，绝品人间或未知。最是官斋清绝地，一瓯啜向退衙时。”自注：“茶味武彝第一，水味黄河第一。”此论不知出何典，抑躬亲品定之欤？

中郎有后

《晋书·羊祜传》：“祜，蔡邕外孙。讨吴有功，将进爵，乞以赐舅子蔡袭，诏封袭为关内侯。”则中郎未尝无嗣。而《蔡克别传》亦云：“克祖睦，蔡邕孙也。”克再传为司徒谟，则中郎后裔，且蕃盛于典午之代，何得云无嗣哉？又《代醉编》载：“羊祜父道，先娶孔融女，生子发，后娶蔡邕女，生承及祜，适发与承俱病，度不能两存，乃专心养发，承竟病死。”

邕女之贤如此，而《后汉书·蔡邕传》无闻，《列女传》止载文姬没胡中生二女、赎归重嫁董祀事，而亦不及羊道之妇，史之漏略如此。

本　纪

何元朗云：“太史公为项羽作本纪，非尊之也。夫所谓纪者，即通历之纪年也，如不立《项羽本纪》，则秦灭之后，汉未得天下之先，数年之历，当属之何人耶？盖本纪之立，为通历，非有项羽也。”王东溆云：“陈承祚《三国志》亦然。三国之中，惟吴之立国最早，在汉献未禅之先，已久与中国抗衡，至吴与蜀并峙，其历年无几，若必以蜀汉为统，是不得详三国之始末矣。况三国并列，不分彼此，其不帝魏之意，固已隐然言外乎？”

送春诗

杭州城东有药园，康熙中，毛西河先生会同城诸名士，于立夏前一日集此，作送春诗，橐笔者数十人，多有佳句，末坐钱景舒杲年甚少，独集唐句为之，如用王建、杜甫句云：“每度暗来还暗去，暂时相赏莫相违。”又用翁绶、白居易句云：“百年莫惜千回醉，一岁惟残半日春。”先生极赏之，录入《西河丛话》。

卷　四

七十四岁初度诗

余就养东瓯郡斋，适值七十四岁初度，一交七月，恭儿即召菊部于戏彩亭称觞，情文备至，合城宾僚来观礼者秩如也。惟日来雨风间作，虽残暑不侵，而于田禾未免稍损，且逢儿、映儿在京师，丁儿在浦城，敬儿在福州，四女儿亦无一在膝前者，不如甲辰年七十寿辰诸儿女团圞为可乐也，因戏拈六言诗四首以纪之云：“偶然亭名戏彩，谁信此事非虚（自戏彩亭成后，至此始连日演剧）。但知及时行乐，遑问此后何如。”“二十三科进士，五十八年秀才。海内此人有几，故乡犹未归来”。“六日笙歌杂遝，一天风雨迷离。急呼儿辈撤去，怕听民间怨咨”。“望望南北互隔，迢迢道里几千。试问年年此日，何时复似辰年？”

戏彩堂诗

《蓉塘诗话》云：“宋赵屼倅温州时，其父清献公致仕家居，屼以就养，作堂名戏彩，公题诗堂中云：‘我憩堂中乐可知，优游逾月竟忘归。老莱不及吾儿少，且著朱衣胜彩衣。’”案此诗今载《清献集》，而温州郡、县志俱未录，未免失之疏矣。近年余亦就养郡斋，恭儿仿其意作戏彩亭，余追步清献韵作诗云：“浪迹清怀祗自知，故山在望岂忘归。名流堪笑名心重，尚较朱衣与彩衣。”又按世人但知以一琴一鹤为清献故事，而不知其尚有一白龟一匹马也。《石林诗话》云：“赵清献以清德服一世，平生蓄雷氏琴一张，鹤与白龟各一，所向与之俱。始帅成都，蜀风素侈，公单车（《石林诗话》作“马”）就道，以琴、鹤、龟自随，蜀人安其政，治声藉甚。再移蜀，公时老矣，过泗州渡淮前，已放鹤，至是复以龟投淮中，乃入见。帝问曰：‘闻卿以匹马入蜀，所携独琴、鹤，廉者固如是乎？’公顿首谢。故其诗有云：‘马寻旧路知归去，龟放长淮不再来。’自纪其实也。”

和卓海帆相国诗

余与海帆别十四年矣，海帆来信甚勤，每信必有诗索和，老懒都无以应，近复缄寄新作菊花、梅花、秋海棠、水仙四种诗，皆用渔洋《秋柳》韵，与馆阁诸公酬唱者，洋洋洒洒九百言，心甚慕之。惟老境颓唐，吟肠枯涩，随大兵，当大役，实所不能，闲作小诗以塞雅意，真《左氏传》所谓“御靡旌摩垒而还”也。《咏菊花》云：“相公意不重姚黄，但爱秋容晚节香。更有新诗寄桑苎，海山深处一篱霜。”《咏梅花》云：“铁骨冰心宋广平，中朝事业正和羹。怜余浪迹随方转，一角孤山梦不成（孤山看梅之约，历二冬皆不果）。《咏秋海棠》云：“秋花原不比春花，况复幽芳别一家。有色无香浑不语，自应夕秀让朝华。”《咏水仙》云：“得水能仙耐岁寒（余九岁时咏水仙，有“得水能生即水仙”之句，父、师皆奖誉之），梅花妙语沁脾肝（来诗有“又与梅兄伴一年”句，绝佳，想当压倒元、白矣）。小斋亦有彝斋迹，惜不同君并几看（来诗有“子固双钩”之语，因及之”）。后接海帆复书，甚赏此诗，以为老手与众自异，则过誉也。

徐信轩观察诗

临川徐信轩观察敬官庄浪县丞时，适余藩牧兰州，延入署中钩稽公事，相聚不及半年，即别去，此后不相见者十二年。丙午夏，余薄游浙江，则君已作守嘉兴，迎晤余于烟雨楼舟次，一倾积愫，又复沟水东西。今年君量移杭州首席，则余已就养东瓯，示复凭尺书往复而已。前月余已《长孙入泮》小诗奉报，承君和诗，并叠韵叙在甘藩廨中聚会之乐，情溢乎词，余因复叠韵寄答，十四年踪迹，此会为不虚矣。太守诗云：“遥望东瓯翠嶂连，即今治谱得真传。朱颜上应昌期瑞，青眼曾邀昔日怜。雅抱随时多著述，清怀到处足林泉。櫜材飘泊同流水，愧负知音十四年。”余叠韵答之云：“前诗恰与后诗连，无限深情一纸传。正喜要津腾达易，莫须浪迹老衰怜。离肠客梦缠孤屿，照眼山光忆五泉（甘藩署斋正对五泉山，余与君日从事其中）。襟上杭州酒痕在，开樽伫我拜新年。”

长孙入泮诗

重阳日接福州家书，知长孙侨年得入郡庠，诗以志喜云：“开函忽喜笑声连，世业书香又一传。衰老情怀聊自慰，秀才风味最堪怜。况欣犹子同初地（时同堂侄祐辰亦同案入县庠），祇惜亡人早及泉（清河夫人犹及

见此孙)。好语诸孙应学我,回头五十七余年。"忆余于乾隆辛亥年入学,再逾二年,便当重游泮宫矣,因戏及之。案此诗同时和者颇多,而皆以怜字为难韵,惟杨子萱邑候炳句云:"阿买曾经韩愈赏,客儿应得谢玄怜。"用事新颖,而兰笙十弟句云:"孙枝擢秀遥相庆,子舍分荣亦自怜。"盖同案之祐辰即兰笙长子也,自然工切,皆不为韵脚所缚者。

得曾孙志喜诗

己酉元夕,接福州家书,知侨年孙新得一男,叠前泮喜韵纪之云:"一堂四代喜相连,千里书来吉语传。不觉眉梨开口笑,遥知头角动人怜。藻芹香里春如海,灯月光中酒似泉。珍重吾家开盛事(吾家前此未有四代同堂者,先大父八十二岁归道山时,长孙尚未授室也),曾门从此乐年年(古人称曾祖为曾门,见《唐书·孝友传》)。

贺林少穆督部诗

滇南永昌汉、回不靖,酿成巨案,前人办理皆不协机宜,自少穆总制滇、黔,剿抚兼施,肤功迅奏,遂膺懋赏,加衔宫保,赏戴花翎,常与赵蓉舫学使谈及之,为足继鄂西林相国之勋名。蓉舫即滇人,极感颂之,有诗云:"谁谓苗顽甘白刃,须知蛮触亦苍生。长卿谕意惟驰檄,诸葛攻心讵耀兵。"皆纪实语,少穆可当之而无愧矣。余僻居东瓯,久之,始得阅邸抄,亦寄贺以诗云:"致身贵乘时,立功不择地。官人仰明哲,终获长城利。桓桓宫保公,耿耿壮夫志。东南不得朋,西北且历试。帝曰往汝谐,滇黔作总制。此邦近抢攘,緦和良匪易。惟公媲韩范,仁者勇兼智。调度固有方,事会巧相值。先几震远迩,胜算自指臂。肤功刻日奏,上赏遂身被。指挥靖风尘,谈笑息羹沸。颂声浃蛮陬,允合止戈义。书生偏知兵,吾侪尽吐气。须知古名臣,即在人间世(前闻某大臣称,林某奏疏虽工,而全不知兵,何能办贼?又有某制府称,我不知书,不知古来所称名臣者何若,今与林某共事,窃谓古之所谓名臣,不过如此。其言皆上达天听,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也)。比年感吾乡,仕宦颇不振。岂皆君子人,易退而难进。仗君树伟绩,深结九重信。文通复武达,一洒边远吝。万里传好音,群伦悉奋迅。海邦非无贤,零落不堪问。雪山有故帅,极思骥足骋。城中廖杨叶,拱手齐孟晋。年华都未衰,各各殷报称。牵连倘弹冠,荣怀有余庆。愧我百无补,浪迹忘老病。迟迟见朝录,豁眼读新命。吾友方腾骧,吾乡伫千运。喜极翻恧然,何时合爪印。青宫系国本,古重保傅尊。吾郡二百年,此阶尚乏人(福州乡宦本朝从无加宫衔者,公骤得太子太保衔,更近来所罕遇也)。我公蕴名德,异数超等伦。顾名倘思义,凡情岂所论。愿君即内征,清切依紫宸。三天极谕教,六太资频频。指顾拨席晋,兼倚枢地亲。居高泽愈远,综理化如神。胜于秉节钺,方隅限边垠。否则作使相,三江民望殷。河海漕盐计,一一需陶甄。惟公筹之熟,万汇皆生春。故人方伏处,遐听俱眉轩。扁舟或近便,阔怀伫一伸。"

五郡守诗

道光戊申初冬,浙江大府以各属县催征不力,将绍兴、湖州、温州、台州、金华、严州五太守,并奏请摘去顶戴,时恭儿以权温州事,亦与焉,余勉之以诗云:"空中严檄忽飞过,可奈延年五咏何!初宦自应居下考,好官要岂在催科。不妨子舍豪情减,但惜吾乡笨伯多(谓台州张松泉太守,此举吾闽人居其二)。且祀和甘普丰瑞,大家齐唱《萨婆诃》。"附录《摘顶记》云:"道光戊申,恭儿权守温州,余就养郡斋者一年矣。是年十一月初旬,忽接省檄,大府以各属县催征新粮不力,将督催之五郡守,奏请摘去顶戴,恭儿亦在其中。查温州所属初起钱粮,实俱已批解在途,而尚未到省,故省檄汇入全未破白单内,浙属十一府,以温州为最远,距省千里而遥,水陆屡换,视他属程途尤为艰折,迟到自非无因,而催科政拙,咎无可辞,此大府裁成愧厉之盛心,应善体之。且所属之玩视,正可藉此助其激催之势,亦未始于事无裨。不日奉到谕旨批回,即当钦遵办理。佥曰外省故事,凡奉文摘顶者,在外郡县率多有名无实,惟进省谒见大府,则须实行摘去,回署时仍可照常戴用。余笑曰:"摘顶系遵旨之事,既奉旨而不遵行,必俟谒见大府时始暂为之,是视朝廷不如大府也,此岂居官者所宜出此乎?"摘顶而不实摘,外省陋习似此者甚多,余皆曾目击之,然在末秩微员,已属非是,二千石为面承训谕之官,有表率僚属之责,则断不可如此。惟近日知好之通候于余者,率谓此风流罪过,无足介怀,则犹是世俗之情,以余老迈之年不欲见此不如意之事耳,而余则谓即此一事,其可喜处转有数端。少年初宦得缺后,每虑其志高意满,藉此小惩大诫,未必不有益于身心,一也;属员疲玩之积习,忽目击本管上官之代人受过,苟有心人,未必漠然,全无所动于中,二也;时当献岁新韶,难免有酒食往复之事,今既摘顶,自未便以华筵觞客,更未便赴人盛招,转可谢却应酬,专心案牍,三也;顶带既摘,虽蟒衣貂褂仍可服用,而断难戴无顶之朝冠,则凡遇坛庙大典,都不应厕身其间,暂免星夜奔走之劳,转遂粗官偷闲之计,四也。余官中外数十年,从无一稍干吏议之事,回首未免惶然,今儿辈初入仕途,即为余偿此愧负,自觉心安理得,本不足累我天怀,而爱我者乃緦緦以为慰谕,转浅之乎视我矣!惟此案凡五人,而吾闽即有二人(台州张太守)。余新有诗纪之云:"不妨子舍豪情减,但惜吾乡笨伯多。"出句以勉恭儿,对句且叹闽人拙官之多,因记其事,并为当官者正告云。

披山洋盗

温州海洋辽阔,为盗匪出没之区,近日此风尤炽,而舟师所获,不过零星小伙,故无所忌惮,积日滋多。戊申腊月十七日,新获任叶玉田镇戎万青,巡海至披山外洋,遇洋盗大船五只,率所属战船悉力攻击,生擒巨

盗林蒂等五十余名，又登时击毙及轰沉落水数十名，救释被胁难民数十名，并收获炮械无数。余因过镇署，亲见堂上器械林立，有大炮六位，并重至数百斤，皆从盗船中运来者也，而逖听纵谈者，犹或疑其有所粉饰，吁可叹矣！时恭儿方权温守，本有丁勇随同舟师协捕者，是会适遇粤省商船，即邀其协同攻击，亦生获蔡阿直等十三人。佥曰此温州文武数十年来所仅见之事也，不可以无记，因成二律，约同人共歌咏之，云："横海楼船壮鼓鼙，坎门岁暮羽书驰。力驱敢避掀腾险，逖听犹烦粉饰疑。助顺欻来舟共济(适值粤东大伙估船，邀其助击)，倒悬亲解命如丝(谓喊救难民数十人)。欣看巨炮充庭满，尽是孙卢队里遗。""频年捕获笑零星，此举真堪播大庭。争望飞章达丹扆，普教重赏被沧溟。先声自慑蛟宫胆，众志能消蜒穴腥。近说渔山渊薮阔(渔山为近日群盗萃集之所，在宁波、台州交界海中)。从兹捧海定浇萤。"案是役获盗颇多，为近今所稀有，故闽中大府颇以为疑，余因致书详哉言之，亦翼后来者有所劝云尔。

戏彩亭诗事

戏彩亭仿戏彩堂而作，不过为岁时觞咏之所，自赵蓉舫学使张之以诗，而赓唱始盛，阮仪征师相复宠之以序，而题赠愈多，余因思辑为《戏彩亭诗事》，以存其概，而远近投寄者，一时尚未能齐来，付梓尚需时日，因先录赵学使诗并仪征师相序，先与众共读之，以备缘起云："揽胜题诗偏浙东，安舆到处兴何穷！宦游最好永嘉郡，颐养直过清献公。藤杖吟云身自健，荔乡隔岭路原通。从来仙福能兼少，况有高文迈古风。"跋云："前辈茝林中丞，就养令嗣敬叔太守权瓯篆署中，人谓与北宋赵清献公就养瓯倅事相类，窃以公封圻硕望，退归后流览山川，著述益富，今官舍近接珂乡，且彩服承欢，同探雁荡龙湫之胜，君身自有仙骨，绕膝况皆诗人，揆之赵清献之戏彩堂，恐未必如此美备也。因次苏颍滨韵，录呈大教，聊以志倾慕之忱云尔。"余即日依韵和答云："两度趋承越海东，客怀离绪共何穷？最难胜地逢宗匠，无补清时是寓公。胜赏诗连春草后(公两度临瓯皆在深春之月)，健探路未石门通(连日议寻石门旧址，以未得路径，不果往)。游山更鼓登临兴，直驾龙湫最上风(公前游雁荡，以阴雨未登大龙湫，愿此游补之)。学使临发之前一日，余召菊部饮饯于戏彩亭，学使复叠前韵相赠云："堂名戏彩纪瓯东，盛会重开兴不穷。贤守承欢过赵倅，高斋投句愧苏公(东坡有《赠赵阅道高斋》诗，并继子由赠戏彩堂句)。游山未许云偕访(公去春游雁荡，余以案临台郡先行，未克同往)，观瀑今看径可通(去春将至大龙湫，以雨水，自厓而返，今拟补游也)。两度招邀聆麈论，且欣弦管坐春风。"跋云："茝林前辈就养东瓯，与赵清献公事相类，而福且过之，因次颍滨韵奉赠，猥承赐和，兼蒙招集戏彩亭，仰仙福之能兼，感情文之交至，用叠前韵赋谢，以志盛会幸逢云尔。"案此诗亦书扇以赠，并蒙集禊帖字留题一联云："山水林亭，自得清趣；管弦觞咏，以娱大年。"次日，余复次韵奉答云："转眼鸿飞西复东，匆匆握晤意何穷！戏场欣看老莱子(是日菊部正演老莱子故事)，诗事须追康乐公(学使属同人齐和此诗)。将相连茵九斗肃(是日叶容斋总戎亦在座，温郡山形如九斗，因名)，云烟落纸百蛮通(学使濒发尚手，挥楹联百十幅分赠宾僚不倦)。一亭从此增声价，留与輶轩采越风。"越月，承仪征师相寄序云："宋元丰间，二衢赵屼倅温州，迎其父清献公侍养倅署，搆戏彩堂，一时艳称其事，东坡、颍滨二先生并有诗。后七百余年而福州梁敬叔太守权温篆，其尊甫茝林中丞亦就养郡斋，太守援清献故事，搆戏彩亭署中，以为岁时觞咏之所，中丞顾而乐之。道光间，昆明赵蓉舫学使按试东瓯，学使与中丞旧相善，遂以诗相酬答，一时歌咏之欢，宾朋之盛，浙东人士播为美谈。中丞因摭成《戏彩亭诗事》一本寄余，属以数语张之。窃谓中丞之抚吴也，恩惠浃于吾乡，至今熟在人口，其抚粤西五年，控制得宜，桴鼓无警，余曾手制楹联赠之云：'江乡仁惠传荒政，岭表恩威播外夷。'综前后宦绩，其与忠献之帅蜀，将毋同。今敬叔虽初登仕途，才望已不在赵屼下，古今人何尝不相及哉？信乎蓉舫学使之言，恐当日清献之戏彩堂，不能如斯之美备也。余老衰，久不作诗，而乐述其事，因即列其缘起，以复中丞，为当代之服官者劝，且为后之续东瓯志乘者有所考焉。道光己酉春日，扬州八十六老人学愚弟阮元书。"

石 门

永嘉、青田两县并有石门，皆谢客屐齿所经，惟永嘉石门最高顶一诗甚著，青田之石门相传为谢客所创辟，而却无诗，或取最高顶一诗镌之石门岩壁者，误也。青田石门之胜在瀑，而最高顶之诗言不及瀑，其为永嘉之作显然。然自谢客后，历千百年，游事绝少，不知何故。余至东瓯年余，亦鲜有谈及此者。己酉暮春，昆明赵蓉舫学使按临过此，因翻志乘得之，始属地方官访其途径，知由瓯江一潮可达山口，有两大石如削开，因名石门。稍进数里，为千石村，村后有古寺，寺后十里始为最高顶。学使以驶征不果往，余心怦然，因于四月十八日，挈恭儿偕张镜蓉邑侯、廖菊屏守备、叶心湖广文、冯芝岩画师拿舟乘早潮往，竟日而返，作此纪之云："游山如读书，当进不可止。而况最高顶，昔贤所题拟。谢公登石门，开山或兹始。故蹊与新术，并入云梯峙。中间百千年，寥寥几屐齿？寺老山复荒，无人复料理。星轺天上来，健探姑舍是(赵蓉舫学使至，始议游事，迄未果行)。吾徒更好游，耳食即仰企。欣联侪侣惬，矧值风日美。短篷压潮雄，轻榼穿云驶。一条瀑离披，千石村迤逦。禅关静无尘，野衲颇知礼。胜朝有老佛，宝墨剩瑰玮(前明惠帝曾栖遁于此，有大书"精严戒律"四大字，上嵌"大明帝胄"一印。不知何人注其下云，"大明帝孙雪经道人书"九字)。大地忽逼仄，吊古漫嗟唏。饱餐恰亭午，陟巅尚十里。徒御多畏难，老怀且振靡。笋将屏不前，筇枝镇自倚。连岩猛穷攀，仄径惕旁睨。

居然造其极,岂真中有恃(本坡公诗话)。遥睎江达海,近睇天连水。九斗拱在下,三州历可指。乃嫌旧诗孱,未尽名迹伟。闲情助吟料,藉地杂樽簋。糟香透天关,拇战吓山鬼。罡风催客下,斜阳去人咫。返棹疾如飞,吟笔渴欲泚。当年笑客儿,惜无同怀子。六人惠然集,千载能有几?欲傲松雪翁(谓荟舫学使),且莫青田比(青田亦有石门,是谢公所辟而却无诗)。他时伫采风,曷可以无纪!"

仙岼

瑞安县之西北四十五里为仙岩,与永嘉接壤,道书称为二十六福地,相传是黄帝修炼之所,宋陈傅良尝读书其中,其名始著。有梅雨潭飞瀑及雷响潭最胜,山口桥亭有朱子题"溪山第一"扁,字尚存。余于嘉庆间薄游东瓯,有客约定游期,为雨所阻不果,忽忽至今四十五年矣。道光丁未冬,重至温郡,即谋游事,又迁延年余,始挈恭儿偕张镜蓉、廖菊屏、叶小湖、冯芝岼质明出城,拿舟前往,穷日之力,始回郡城,于舟中默成五十六字纪之,并索同人和作云:"回头四十五年光,夙愿谁知老竟偿。古帝丹炉云尚护,名贤书舍草犹香。千层潭底晴雷殷,百尺岩头夏瀑凉。漫与道家夸福地,溪山第一信难忘。"

蔷薇花诗

三月初八日,廖菊屏守备招同人至官廨看蔷薇花,畅饮而归,口占二截谢之云:"惊心花事渐阑珊,少府夫人锦被团(白香山诗:"少府无妻春寂寞,花开将尔当夫人")。微雨轻阴好珍护,待余垂老雾中看。""闲身却为看花忙,破例开门赴饮乡。畅作海城蓝尾宴,红须绿刺总无伤(储光羲诗有"高处红须"、"低边绿刺"之语,陆鲁望诗有"芳菲虽照日,苦刺欲伤人"之语,因戏用之")。是日郡署适扃试文童,余特破例开门而出,亦寻芳者一新样也。

说铃冥报录二则

杭州贡生沈自玉,名鼎新,寓淳祐桥相国寺。壬辰夏五月,因病后答拜一友,登吴山过劳,踉跄归卧,即时若气绝者。自玉尔时觉身轻举,如在半空,魂随上下,历境冥渺,四顾茫茫,行百里而遥至一大野,更转道左,见红墙粉界,碧瓦朱门,有一童子前导,再进百步,则殿宇巃嵸,延袤数十里。重门洞开,两廊庑俱署十三省,各省各有府,府各有县,其往来奔走者,皆青衣绛袍,手各执簿,杂遝排拥,几不能前。每到一门,则有数十力士,执戈扬盾,拦阻狰狞,细诘之童子,曰:"此武林善士沈鼎新也。"遂从交戟下俯躬而入。第一门榜曰"乾坤一照",见金碧辉煌,异香从空中来。又进一门,其联曰:"轮回生死地,人鬼去来关。"入内阴森闪赫,不敢仰视。逡巡间,见左首有杭州府门署,复道逶迤,到大室,见伊旧友王昭平先生,宛如平生,叙寒温毕,自玉曰:"余今病势至此,恐无生理矣!"王笑曰:"否,否,近奉玉帝之命,每年五月、十二月内,两次对簿,考核天下善恶诸人。今阎君查君善行,正要加禄添年,与海内百余人同时旌异,禄寿正长,何必过虑?"自玉曰:"得免罪足矣,安望其他。"少间,闻鸣鞭震耳,众肃然曰:"此阎君将升殿时也。"各署中官役悉趋而出,自玉随之出,见诸阎君垂帘高坐,执牍诸人各趋殿下,高声念云,某省某府某某,于某月某日某处行善事几件,某某于某月某日某处行恶事几件,对簿销差,阎君即加改抹,约有数时而退。次日,考核详明,亦复如是。阶下油铛火柱,剑树刀山,每置人于中,糜烂殆尽,忽现原身,又受一刑,凄惨悲号,不忍闻见。又有旗帜鼓吹,迎送不绝,赏罚甚严,历历可畏。时见陈侍御元倩及家大行鲲庭诸君聚坐一堂,自玉过而见之曰:"诸台翁如此风节,世所罕俦。"诸翁曰:"如翁慈仁端介,获重阎君,亦世人所少有也。"时王昭平先生从内出,曰:"弟辈彼时幸尔矢志,少得无恙,今俱作殿前之副矣。君弃名谢世,亦可谓无忝所生。"皆冠带袍服,威仪甚都。其自玉长君逢垣,亦在彼作记室。逢垣言没时,原有上帝命集八人,少一人,召我补数之语。自玉又闻每日考核两省,须男子查尽,始查女人,今二十五日,则浙江省矣。自玉亦冠带袍服,逐队而前,无何,唱自玉名,自玉从众中趋出,见王、陈两先生及家鲲庭皆旁坐,第六殿阎君向昭平先生辈曰:"此非善士沈鼎新乎?"众曰:"然。"阎君下行宾礼,坐,赐茶,皆红磁钵,味香烈。阎君曰:"查君一生孝友贞洁,不淫一男,不破一女,不交一妓,事不亏心,钱不妄取,屡行阴骘,不求人知,所以君之文与字俱有福于人间。"自玉曰:"鼎新日恐过戾多端,方自砥悔,有何德能?"阎君笑曰:"正在此议加君寿,永为众式。"自玉益惶悚不敢当,阎君因以簿示自玉,皆自玉自少至老行事,无不登记,有一二方便事,未向人道,自玉亦忘之久矣,极蒙阎君赞赏。阎君因曰:"君亦知人有一生作恶,反得功名者乎?正以名位不高,则杀身不烈。又有一生作善,反得贫贱者乎?正以功名不牵,则身名自泰。此正赏罚转移的微权,如君勤学一生,区区乡榜屡得屡失,止以明经终者,正泰君之身名耳。总之富贵电光,功名泡影,真中有假,色处皆空,痴人不悟,殊可痛惜!但今赏不胜罚,善不胜恶,奈何?"自玉曰:"方今杀运不止,皆因人心不回,人心不回,皆由淫奢无度,想上帝亦无如之何耳!"阎君曰:"诚然,诚然,君回阳,可向诸人委曲开导,要学做好人,总不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字,须要念头上做起,善恶果报,昭然不爽,此间丝毫不漏,世人百般装饰都无用处,君为生人痛加鞭策,勿谓鬼神之可欺也。"自玉曰:"敢不承命!"遂辞出,昭平诸先生送自玉就道,时众人闻自玉从榻上连启口曰:"我欲到相国寺去。"顷刻已苏,此盖五月十九日至二十五日事也。自玉随拈一偈曰:"去时如彼净,来时如此明。何生亦何灭,撒手可闲行。"渐即霍然而起。今自玉年七十余,犹行步如飞,精神若少壮云。

又云杭州凌聚吉,名萃征,住新宫桥南首,于崇祯丁丑生一女,癸巳年女十七岁,忽遭奇疾,状若中风,目

瞪头旋，食顷始苏，言见一黑面，平复两、三月，忽又一发，遍访名医，服药无效，至今乙未四月间，年一十九岁，每发愈重。聚吉俟其发时，谛加审视，觉口中谇谇作声，聚吉与之语，辄忽应答往复，方知为鬼所凭，乃专求治鬼。凡僧道巫觋遣禳醮荐之法，无不毕试，辟邪镇鬼之药，无不毕投，鬼作语曰："我系前世冤家，向冥禀白而来者也。"至问其冤业所起及何处乡贯，辄答云："久当自知。"迨至五月二十五日，凌女见前黑面之鬼，复押一白面者同来，且言明日当摄汝魂，六月十三日阴司悬牌赴审。至明日午后，女方坐稠人中，大呼"二鬼至，已将我魂缚去矣"，遂复晕倒。自此以后，辄见二鬼押持操纵，不可复食睡。每合眼，则二鬼与争辩，聚吉辈与言，鬼便借女口应答，于是方知其为索冤。黑面者言，我扬州人，名倪瑞龙，白面者名袁长儒，与我同里，俱系富室，两相诘讼。言凌女系扬州察院，姓刘，彼收我银若干，复弊我命于狱，我被毒药所害，故面黑，含冤至今已六十载，今来索命，无复他求。问其致讼之繇，则云瑞龙有地五十余亩，售与长儒，未经了绝，而长儒得地，即虑反复，便投一大家，云已转卖，瑞龙计穷，无可加贴，繇此仇恨，互相讦告。今长儒已绝无嗣，而倪有子尚存，名宗某，其言凿凿可据也。言已，复带凌女游地府，凡人世所云刀山寒冰、剑树铁床、磋磨臼碓、水浸石压等狱，又如鬼门关、望乡台、孟婆庄、破钱山等处，无不遍历。且言涂何桥仅阔八寸，凡入磨坊者，碎磨骨肉，片片作声，悉呼痛楚，即分形变畜，如虫蚁之类，苦不可言。大概始则大地如泼墨之黑，久之，中又历历可见，又或游善人长者之处，则略有微明，灯烛辉煌，冠裳楚楚，又至一所，则竟如光天开朗，池中或开红白莲花，香气袭人，堂户皆金碧，云是最善者之处也。又殿侧大厅院一所，即阎君宾馆，中有乡绅二百余人，冠带峨峨，女至其中，或有相拱揖者，言面甚善，云是昔同年同寅辈，一时忘其姓字。又有当生人道未得空缺者，此类最多，总聚处亦无善恶诸相。又三党亲戚中，或有见者，或不见者，或有与言者，或不与言者。又见母氏高年白发，倪瑞龙诋之云："此一个老婆子！"凌女又怒云："汝部民应称太夫人，鬼子敢尔耶！"聚吉闻之，总疑怪诞难信，然又念报冤之说，世亦尝有，计惟诉之本府城隍，求其别白是非。于是以六月初一日，虔往投词，大意谓，果系真冤杀人者死，负人者偿，夫复何辞！假令妖狐野魅，故托妄言，扰害无辜，则神听聪明，立赐处决。兼令凌女拜祷观音大士，日诵三千声，求其解冤释结。直至初八日下午，女果见二公差至，云城隍出牌，初九日下午又来，言明日五鼓候审，而袁长儒者，如有恐慄之状，至初十日五鼓，差人果押二鬼至，同凌女魂赴城隍审理。候开门升堂，三人进跪堂下，瑞龙先言，伊在扬州作宦，既受我赃，复害我命。凌女因言，据说我受汝赃，但我既为官，岂能躬自诣狱来害汝命，是谁持药，药是何物，须还明白，瑞龙语塞。城隍因言，汝辩有理，人命何与汝事，但不应贪污受赇，汝既为官，私取民财，难免罪过。因指瑞龙言，汝作鬼六十年，真害汝命者不知，却去告伊，念汝丧命，姑责五板。因指袁长儒令说，长儒已自股栗，诿言不知，城隍怒，令夹，见吏卒上夹，鬼便自招，云尚有下毒家人，放夹，责三十大板。审讫，城隍分付，我衙门不定罪，十三日仍听殿里审去。如是遂出，自始至苏，约半时顷，此则六月初十日五鼓审勘事也。城隍纱貂锦袍，灯烛香案，殿上诸吏，俱带外郎帽办理，阶下俱是隶卒拱立，堂陛宽厂，殊非人间庙宇也。至凌女，每对簿，则仍方巾葛衣朱履，有所禀诉，即与倪、袁二犯同跽，禀毕即站立左旁，其体与齐民迥别。又审后瑞龙来凌家，虽若愤懑，然强梁稍沮，即其同长儒索酒食纸钱，辞亦稍衰矣。至十二日晚，二鬼又至，言明日巳时三殿阎王挂审，遂守定不去，至次早，聚吉用好语劝解，且许其审毕送女复还，仍予银钱，兼设酒食，鬼诺之。迨至辰刻，见冥司二差至，凌女向卧床第，至此忽自起立，索换衣衫，与家人作别，甚惨，言已就瞑。聚吉按视脉息，但迟极，不竟断绝，手足冷而心头微暖，又少顷，闻言此路晒甚热，盖其苏时，正赤日将中也。俄又言，汝等定要吃饭去，言毕欠伸而苏。因言方去见者，是三殿阎王，侧立司善恶二判官，阶下俱小鬼狱卒，狰狞可怖，牛头马面守门。始闻唱名黑面者，名倪瑞龙，次唱女名刘某（按聚吉自注其名，不便显列，又云号玉台），又次唱袁长儒，则白面者。阎王廷讯，二判持簿查阅，瑞龙与女争辩，亦如对城隍时语。一判大声指凌女言曰："人命不干汝事，但汝得银不少，不放汝回。"凌女惶恐乞生，言我虽有罪，但今世父母生我一十九岁，未曾孝养，愿且放回。阎王因言："汝尚孝，我放汝回去，但此去做好人，寿命可延，如或不改，仍来受罪。"倪瑞龙令其投托苦人家，以在生作恶，仍责以戒训。其袁长儒不责，令收监受罪十年。仍令二鬼送还，凌女遂从床起，急令烧送纸钱羹饭，以赠其去。又从前焰口数坛超度二鬼，无甚应响，惟集庆隐崖禅师年已七十有九，戒律精严，至是将施食，时凌女未嫁之夫有江聿修者，雅不信鬼，颇怀腹诽，女即于房中云："汝家何故令外姓人骂我？"问之果然。又云："今日施食极诚，法师极有道力，故寒林亲身自来，但我辈既尔长往，刘公必须一送。"女因靓妆冒雨出中堂，坐视焰口，若无病者；而江君亲见寒林黑面，吐火形见，惊怖虔拜。自是之后，二鬼绝迹，凌女沈疴如失去（凌女嫁后孕凡二次，以丁酉十二月夭亡）。按聚吉自序云："凡纪籍所载前生宿世因缘果报之说，闻之熟矣，以是为释氏之苦心警世之权语，儒者所不道也。岂知今日近出己身，耳闻目见，曾非影响，姓名俱有对证，虽欲不信，不可得也，故不敢隐，谨述其事如左。"又云"予女自乙未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十三日，计十八日，粒米不进，目睫不交，当其去也，则僵卧竟如死人，及其苏醒，安居如常，始终曾无一语模糊其间，幽冥警策之语甚多，笔不尽载，要不敢增饰一字，以堕妄语之戒也。因思世人，或有恃其势位、负其才力者，少得尺寸，广作不良，伤心刺骨，无所不至，岂知现世所不报者，即再世之后，重泉之下，尚有含冤隐毒，愿得而甘心焉者，昭其姓名，揭其

行事，不能掩覆也。因将前后始末备载之，或亦冥冥之中，唤群蒙而肃官箴之意”云。

卷　五

酒　品

随园老人性不近酒，而自称能深知酒味，其称绍兴酒如清官循吏，不参一毫造作，而其味方真，又如名士耆英长留人间，阅尽世故而其质愈厚，故绍兴酒不过五年者不可饮，搀水者亦不能过五年，此真深知绍兴酒之言矣。是则品天下酒者，自宜以绍兴为第一，而《食单》所列酒名，则首为金坛于酒，次以德州卢酒，仍不免标榜达官之故态，又次以四川郫筒酒，则又未免依附古人之陋习。据称郫筒酒清冽彻底，饮之如梨汁蔗浆，不知其为酒，然则竟饮梨汁蔗浆可矣，又奚烦饮酒乎？大凡酒以水为质，而必藉他物以出之，又必变他物之本味，以成为酒之精英，即如酿米为酒，而但求饮之者如饭汁粥汤，不知其为酒，可乎？西北口外马乳、蒲桃，置于暖处，每日用箸纵横搅之，数日味如酸浆，力可敌酒，名曰七格，然则随园所饮之郫筒酒，得无即此物乎？

惠泉酒

随园称惠泉酒用天下第二泉所作，自是佳品，而被市井人苟且为之，遂至浇淳散朴，殊为可惜，据云有佳者，恰未饮过。余记得三十许岁时，曾从徐望钦同年家饮所藏陈年惠泉酒，绝美，初不知何酒，据云其叔父十年前从无锡带回者，盖酒底本佳，历年复久，宜其超凡入圣矣。此后官大江南北者十余年，往来九龙山下者廿余次，不能一再遇之，然究竟领略一次，足以傲随园矣。

兰陵酒

唐诗称“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今常州实无此酒，随园老人自夸饮过兰陵美酒，或偶遇之，而必属之相国刘文定公家，则又是标榜达官故态矣。余谓必求琥珀光者，惟浦城之红酒足以当之，似此色香味俱佳，再得藏至五年以外者，当妙绝天下矣（语详《浪迹续谈》第四卷），此则随园老人所不及知也。

千日酒

左太冲《魏都赋》云：“醇酎中山，流湎千日。”《博物志》亦载刘元石千日酒事，皆沿误也。《周礼》酒正注云：“清酒，今中山冬酿，接夏而成。”疏云：“昔酒为久，冬酿接春，清酒久于昔酒。”是酒名千日者，极言其酿日之久，后人乃附会为一醉千日之说耳。酒贵久酿，亦贵重酿。忆余在兰州时，为齐礼堂提军招饮，席半，别出一酒尝之，色如清水，味微甘香，余不知其名，礼堂曰：“此蒙古人所酿蒲桃酒也，其名为阿尔气。”余微嫌其薄，礼堂曰：“此其初酿也，若略加酸乳，入锅重蒸之，名阿尔占，则味较浓。三酿者为和尔占，四酿者为德普舒尔，五酿者为沾普舒尔，六酿者为薰舒尔。多一酿则色加浓而味益厚，香益冽，以足下之量，饮至十钟，无不沾醉矣。”盖田园中所出之物，无不可以酿酒，而蒲桃之性，尤与酒相宜。余在兰州所食之蒲桃，至长不过二寸余，尝闻口外人说，吐鲁番之蒲桃，长至三四寸，可以切为四瓣，则以此酿酒，其性有不醲厚者哉！

烧　酒

凡酒皆愈陈愈贵，烧酒亦然。随园言烧酒乃人中之光棍，县中之酷吏，打礌台非光棍不可，除盗贼非酷吏不可，驱风寒、消积滞非烧酒不可。烧酒若藏至十年，则酒色变绿，上口转甜，亦犹光棍变为良民，便无火气，殊可交也，但不可使泄气耳。

搀水酒

酒之搀水，可以法分之，惟搀过多，如六分酒四分水，便无法可施，若七分酒三分水，只须于严冬日将酒坛用薄纸封好，夜中露天庋之，次早将坛打开，其上必结薄冰一层，将冰去尽，则所存者皆酒矣。余官京师时，每夜辄用大碗将此法施之，则次日所饮，无非醇酒也。

绍兴酒

绍兴酒之梗概，已于《续谈》中详之，昨魏默深州牧询余，绍兴酒始于何时，余无以应，惟记得梁元帝《金楼子》云：“银瓶贮山阴甜酒，时复进之。”则知六代以前，此酒已盛行矣。彼时即名为甜酒，其醇美可知。若今时所造，则或过而辣，或不及而淡，断不能以甜酒二字概之。闻彼处初制时，即有路酒、家酒之分，路酒者，可以行远者也，家酒则只供家常之用，而美恶分焉矣。

女儿酒

相传绍兴富家养女，甫弥月，必开酿好酒数坛，直至此女出门，即以此酒陪嫁，余已载其说于《浪迹续谈》中。近闻杭人言是男家所酿，直至娶妇时，以此酒为纳币之需，故谓之女儿酒，则其说微有不同。嗣阅《格致镜原》所引《投荒杂录》云：“南人有女数岁，即大酿酒，既漉，候冬陂池水竭时，置酒罂，密固其上，瘗于陂中，至春涨水满不复发矣，候女将嫁，因决陂水，取供贺客，谓之女酒，味绝美，居常不可致也。”似即世所传女儿酒矣。惟绍兴旧志载，有荳酒、薏苡酒、地黄酒、鲫鱼酒诸名，而荳酒之名最著，其法以绿豆为麹，统名之曰老酒。又有名萧酿者，萧山县金井，为徐氏园，邑人酿酒多汲此水，是以萧酿与越酿并重。《名酒记》云：“越州蓬莱酒，盖即今之绍兴酒，今人鲜有能举其名者矣。”

火　腿

今人馈送食物单中，有火腿者，率开兰薰几肘，初笑其造作不典，而不知其名乃自古有之。赵学敏《本草

纲目拾遗》云:“兰薰,俗名火腿,出金华,六属皆有,出东阳、浦江者更佳,有冬腿、春腿之分,前腿、后腿之别,冬腿可久留不坏,春腿交夏即变味,久则蛆腐。”盖金华人多以木甑捞米作饭,其饭汤浓厚,专以饲猪,兼饲豆渣、糠屑,或煮粥以食之,夏则兼饲瓜皮、菜叶、故肉细而体香,凡茅船渔户,所养尤佳,名船腿,较小于他腿,味更香美,煮食之,其香满室。《东阳县志》云:“薰蹄,俗名火腿,其实烟薰,非火也。所腌之盐,必台盐,所薰之烟,必松烟。又一种名风蹄,不用盐渍,名曰淡腿,浦江为盛。”陈达夫《药鉴》云:“浦江淡腿,小于盐腿,味颇淡,可以点茶,名茶腿,陈者止血痢,开胃如神。”或传数十条火腿中,必有一条狗腿,盖初腌腿时,非杂以狗腿,则不成,故货腿人亦甚珍惜之,不肯与人,偶有得者,则其味尤美,此说不知何所据。余素不吃狗肉,即得之,亦不知其味也。按志乘中所载火腿颇详,而此物之缘起,则从未有考证,即古今人亦绝无吟咏及之者。惟记亡友吴巢松侍讲诗集中,有《咏花猪肉》五古,甚博雅,惜手边无此书也。

海参鱼翅

《随园食单》言海参、鱼翅皆难烂,大凡明日请客,须先一日煨之,方能融洽柔腻,若海参触鼻,鱼翅跳盘,便成笑语,可谓言之透切。忆官山左时,有幕客赴席回,余戏问肴馔如何,客笑曰:“海参图脱拒捕,鱼翅札伤事主。”合座为之轩渠不已。惟随园谓鱼翅须用鸡汤搀和萝卜丝飘浮碗面,使食者不能辨(原误为“便”)其为萝卜丝为鱼翅,此似是欺人语,不必从也。随园又谓某家制鱼翅,不(疑当作“单”)用下刺,单(疑当作“不”)用上半厚根,则亦是前数十年前旧话。近日淮、扬富家觞客,无不用根者,谓之肉翅,扬州人最擅长此品,真有沈浸浓郁之概,可谓天下无双,似当日随园无此口福也。

鹿尾

《随园食单》谓尹文端公品味,以鹿尾为第一,此固不待尹公而始知之也,特南方人未尝此味者,直不知耳。余入直枢禁,每冬间,辄得饱啖,自关口福。外官后,由清江浦及山左、吴门,亦皆得朵颐,时清河夫人皆随任,并亲手奏刀而薄切之,不烦厨子也。迨擢抚岭西,虽去京师愈远,而本署折弁往来,携带尤易,并可与幕客共尝之。余尝有句云:“寒夜何人还细切,春明此味最难忘。”桂林人传为名句,俯仰今昔,不胜感慨系之,自归田以后,徒劳梦想而已。

燕窝

随园论味,最薄燕窝,以为但取其贵,则满贮珍珠宝石于碗,岂不更贵?自是快论,而其撰《食单》又云:“燕窝贵物,原不轻用,如用之,每碗必须三两。”则不但取其贵,而且取其多,未免自相矛盾矣。今人徒务其名,用三钱或五钱生燕窝铺于碗面,而以肉丝杂物衬之,竟似白发数茎,一撩不见,固形其丑,而必以三两为限,则无与于味之美劣,徒以财力相夸而已。今京师好厨子包办酒席,惟格外取好燕窝一两,重用鸡汤、火腿汤、磨菰汤三种瀹之,不必再搀他作料,自然名贵无已,即再加数钱以见丰盛,断无须加至二两,若三两之说行,则徒为厨子生发,为厨下留余,何益于事。至言在广东食冬瓜燕窝,甚佳,则亦不可信。冬瓜无本性,亦无本味,不得谓之以柔配柔,以清配清。近人更以鸽蛋围其碗边,亦取柔配柔、清配清之意,皆于真味不加毫末,更无谓矣!按燕窝一物,美劣悬殊,价值亦异,如广东澳门及吾闽厦门所产,洁白不待言,而其丝之长,至与箸等,祇须一两,即可充一碗而有余,此须相物为之,如此燕窝必以三两塞一碗,则反讨太多之厌矣。

黄羊

余在兰州,饱食黄羊,所谓迤北八珍也。佥谓口外之黄羊,则更肥美,元杨允孚《滦京杂诗》,云“北陲异品是黄羊”,即此。其状绝不类羊,而与麞相似。许圭塘诗“无魂亦似麞”,亦即此。惟麞角大而黄羊角小,又其尾短而根白色,为差异。戴侗《六书故》直以黄羊为麞,误矣。按汉阴子方祀灶用黄羊,窃谓阴是贫家,祀灶安得此异品?考《尔雅·释畜》“播羊黄腹”,阴所祀当是播羊,而邵二云先生《尔雅正义》直以今之黄羊当之,恐误。《周礼》疏:“《尔雅》:‘在野曰兽,在家曰畜。’”黄羊其可畜乎?

靖远鱼

甘肃靖远县黄河边,瘠区也。冬季黄河中所出小鱼,长不过三寸,县官取而腊之,岁底,则以分饷省中各大吏及同官院司,每署二百尾,道署、府署,每署百尾,余以次而杀,岁以为常。省中每以此为献岁美品,余循例收之,惟某制府独峻却焉。越日,余偶留制府晚餐,出此佐酒,制府食之而美,而誉不容口,并诘所从来,次日即遣家丁向余索此鱼,余合署食之已过半矣,乃以剩余五十尾献之,当时从县志中翻出其名,今久忘之,但呼为靖远鱼云。

黄河鲤

黄河鲤鱼,足以压倒鳞族,然非亲到黄河边,活烹而啖之,不知其果美也。余以擢桂抚,入觐京师,至潼关,即欲渡河,城中同官皆出迎,争留作晨餐,余曰:“今日出门,甫行二十里,不须早食,拟再行二十里,方及前驿午餐为宜。”费鹤江观察曰:“缘此间河鲤最佳,为他处所不及,且烹制亦最得法,不可虚过耳。”余乃从所请,入候馆,食之果佳,当为生平口福第一,至今不忘。吾乡惟鲥鱼可与之敌,而嫌其多刺,故当逊一筹也。京师酒馆中醋溜活鲤亦极佳,然风味尚不及潼关,殆以距黄河稍远耳。《随园食单》中独遗此味,实不可解,潼关固随园行滕所未到,而京中之活鲤,岂亦不足系其怀来乎?

土　参

距温州府城数十里，为永嘉场滨海斥卤地，出一物，似鳆鱼，无头无足，色青，而质亦较嫩，或云即小鲍鱼，又似无刺之小海参，据土人云，其腹中具腑脏，须尽剔去，制食脆美，土人名之曰土参，以比之海参也。适与朋好作饤饾会，人各二味，重复者有罚，廖菊屏出此品，则不但从未入口，并从未闻名，署中多滨海客，携归示之，亦各不能识，其物当为海错志所不收也。

波稜菜

波稜菜，亦呼波菜，菜之至无味者也，而偏入《随园食单》，亦不可解。以余从不下箸，故家厨中亦鲜购此物。自官京师，入枢直，官厨乃顿顿有此，余以素不食，置之不论，而枢直前辈，有由外省大僚入觐者，往往留饭直庐中，则无不询及此菜者，如姚亮甫、康兰皋二先生，尤喜食之，谓此乃枢直中一佳品，相传数十年如是，及余同辈，无知此者，惟程春庐大理尚能述其说。盖删尽旁枝，专留肥干，加以浓油，复多用上好干虾米炒之，其美处乃非常菜可比，余自是始得味而喜食之。偶还家，索之厨下，则其无味如故。盖既不用浓油，又无多好虾米，且以为常菜，忽之，撷之不精，瀹之不净，又何能发其精英乎！前明说部中载成祖微行民间，食黄面豆腐干及此菜而甘之，询其名，店佣以"金砖白玉板，红嘴绿鹦哥"对，白玉板谓腐干，绿鹦哥即此菜，而《随园食单》中于"波菜"条下，谓杭人名此为"金镶白玉板"，自是偶误，以杭人述语，不应如此舛讹也。

蕨　菜

陶云汀先生最喜食蕨菜，或云其干者，即吉祥菜，余亦喜食之。忆与同官吴门时，每饭必具，而烹制尚未得其法，《随园食单》谓用蕨菜不可爱惜，须尽去其枝叶，单取直根洗净煨烂，再用鸡肉汤，或煨或炒，自别有风味。按《食物本草》云："此味甘滑，令人消阳道，眼昏腹胀，非良物也。"陶公嗜此，未必不受其累。又此物不可生食，《搜神记》载郗鉴镇丹徒，二月出猎，有甲士折一枝食之，觉心中淡淡，成疾后，吐出一小蛇，悬屋前，渐干成蕨，此生食之患，不可不知。

白　菜

北方白菜，以安肃县所出为最，闻县境每冬必产大菜一本，大可专车，俗名之曰菜王，必驰以首供玉食，然后各园以次摘取。山左所产犹佳，迤南则其味递减，惟吾乡浦城所产，尚具体而微，广西柳州所出，亦略与北地相仿。近吾乡永福亦产此，俗呼为永福白，较胜于浦城。去冬余薄游温州，有以山东白菜相馈者，皆以永福白充数，盖福州由海舶来者，南风三日即至，而天津、山东之海舶，向不入瓯江也。此菜以吴红生太守所制为最著，同人皆赏其菜中尚带辣味，而不知其暗搀生萝卜耳。

瓢儿菜

瓢儿菜惟江西与南京有之，其质与北方白菜相似，而风味各别，近人烹制多不得法，即《随园食单》盛称干炒菜心之佳，亦未尽其味也。余在京师，与同年作消寒会，惟南昌黄俊民观察煨此独美，与煨白菜略同，自出京后，此味遂成《广陵散》矣。

芥蓝菜

芥蓝菜本闽产蔬品中之最佳者，而他省无之，然吾乡人仕宦所至，率多于廨中隙地种植，近闻京官宅中，亦多种此，他省人亦喜食之。按《群芳谱》载："擘蓝一名芥蓝，芥属，南方人谓之芥蓝，叶可擘食，故北人谓之擘蓝。叶大于菘，根大于芥苔，苗大于白芥，子大于蔓菁，花淡黄色。"余就养东瓯，曾从吾乡人吴云峰乞得数根，种于后圃，每觞客，辄出此佐食，众以为美。或曰此即《鹿鸣》诗所谓蒿也，未知然否。《群芳谱》引苏诗云："芥蓝如菌蕈。"亦未知即此物否，客中无书，俱无以考之。

食单四约

郎仁宝曰："食为人生大计，况年老者尤所宜讲，尝见一书云：'食烂则易咀嚼，热则不失香味。'余更为益二语云：'洁则动其食兴，少则不致厌饫。'尽之矣。"忆余藩牧吴中时，韩桂舲尚书与石琢堂廉访、朱兰坡侍讲举消寒会，有食单四约，云早、少、烂、热，即与前人之论恰合，洁字所不待言，而早字尤与老年为宜也。是时韩与石皆大年，善颐养，约同人各以诗纪之，余诗云："振衣难俟日高春，速客盘筵礼数恭。朝气最佳宜燕衎，寒庖能俭亦从容。午餐迟笑雷鸣腹，卯饮清如雪饫胸。触我春明旧时梦，禁庐会食正晨钟(早)。""百年不厌腐儒餐，方丈能无愧此官？五簋好遵先辈约，万钱休议古人单。艰难食货应加节，真率宾朋易尽欢。愿与吴侬返淳朴，岂徒物命慎摧残(少)。""无烦砺齿要和脾，老去都存软饱思。莫等熊蹯滋口实，何妨羊胃混时宜。调和烹饪皆归礼，歌咏燔炰本入诗。仙诀也须凭火候，漫夸煮石便忘饥(烂)。""大都作法不宜凉，何况尊生服食方。悦口本无嫌炙手，平心刚好称披肠。残杯世界春常驻，冷灶门风客共忘。独有名场惭翕翕，年来肝肺已如霜(韩文"不为翕翕热"，杜诗："回首肝肺热")。时吴棣华同年亦有作，与余诗皆为吴民传诵。

鲥　鱼

廖菊屏守备连日招客看花，皆郡署中同人也。余适新获江鲥一尾，即以赠之，俾佐一觞，并叠前韵索和云："莫嫌一尾到珊珊，助尔欢场锦簇团。此物由来关宦味，卅年世态静中看。""眼福还兼口福忙，醉乡胜否黑甜乡？嘉鱼名卉偏多刺，莫怪题诗易感伤。"忆自卅余年外宦后，凡遇鲥鱼，率皆属吏争先呈献，即同人往复投赠，亦取自官中而已足，从未破费囊中一钱，辞官

以来乃反是，故前诗三四句戏及之，又蔷薇多刺，鲥鱼亦多刺，二物巧值一时，故后诗三四句戏及之。

瓯江海味杂诗

余就养东瓯逾年，所尝海味殆遍，实皆乡味也，以久宦于外，乃久不得尝耳。昔朱竹垞先生客永嘉数日，有《海味杂咏》十六首，余曷敢比竹垞，而口腹之好同之，因亦随物缀以小诗，而名号各殊，并各赘数言为小引，俾观者有所考焉。

王瓜鱼　此鱼以四月王瓜生时出，吾乡因呼为王瓜，亦称瓜鱼，而他乡人多呼为黄瓜鱼，因复称为黄鱼，皆误也，其实古名石首鱼。瓜鱼乃常馔，甘美而清真。长年有如此，何烦梦鲈莼（瓯江长年有此，即吾闽亦不能也）？

鳗鱼　此海鳗也，瓯人多不敢食，小者间以充馔，稍大即鲞之，故大鲜鳗颇难得也。河鳗我所戒（河鳗即白鳝，吾乡呼为壮鳗，近年始与黄鳝同入戒单云），海鳗我所嗜。瓯人戒鲜食，咄或不知味！

鲥鱼　鲥鱼冬出者愈美，吾乡间亦有之，昔人谓鲥鱼以夏时出而名，疏矣。余今岁于重阳前，对菊花置酒赏之，足增诗事矣。蒸鲥赏牡丹（吾乡每以四时土物与四季名花一一相配，置酒赏之，为韵事，如鲥鱼配牡丹，荔枝配荷花，蟹配菊花，蛎配梅花也），吾乡乐事仅。奇哉菊花天，兼有持螯韵。

带鱼　此与吾乡同，而阔且厚者颇难得。带鱼如带长，我但求其宽。烹制倘如鲥，美堪佐春盘（此鱼家人率以常馔忽之，余尝为友人留饮，以白糟猪脂，同蒸鲥法治之，乃美不可言）。

魟鱼　魟鱼俗名锅盖鱼，肖其形也，其美全在肝，他乡人鲜知味者，此间厨子亦剔去之。鳞族乃无鳞，厥形亦可吓。谁知美在肝，不减河豚白（肝金黄色，其味酷似河豚白，其性亦略相同，余尝呼为魟鱼黄，恰可对河豚白也）。

鲙残鱼　吾闽长乐、福清有之，别有土名，有声无辞，莫能译以上纸也，此间乃呼为龙头鱼。鲙残名最古，《方言》莫能收。冰肌复玉质，如何称龙头（《正字通》有此名，吾乡干者亦名龙头魺）？

鲎　瓯人多不敢食，嫌其形也，烹法亦难，厨子多为之束手。鲎帆如便面，离奇形可憎。烹制亦实难，安得天厨星（鲎尾最佳，然烹制实难得好手）？

蛎　此吾乡所谓石蛎，滨海皆有之，总不及长乐所产之丰美，而其味则略同，入秋即登市也。蛎房海之美，当冠《加恩簿》。吴航与新溪，甲乙未易谱（蛎房自以吾长乐县海壖所种为最美，而《天中记》称乐清县新溪口有蛎屿，方圆四十亩，四面皆蛎，其味偏美。余至温州匝年，并未得尝，以问乐清尹蔡琪，亦莫能答也）。

蛏　此与吾闽同，而其质较小。忆小住扬州时，杨竹圃亲家由盐城寄惠玉箸蛏，食之绝美，今一海相通，而此味渺不可得矣。蛏味次于蛎，佐馔亦所宜。独惜水晶人，继见竟无期（在扬州时，以玉箸蛏分饷吴笏庵京兆，承和诗，以"白角衫裹水晶人"为比）。

蚶　瓯江多蚶，入秋即登市，但丰美不及奉化所产耳。瓯江颇多蚶，登盘甫新秋。但不及奉化，饱餐敢多求？

石蛣　郭景纯（以上三字原误为"郭京纯云"四字）《江赋》云："石蛣应候而扬葩。"注引《南越志》云："石蛣形如龟脚，得春雨则生花（原无此字，据《文选》注补）。"江淹赋云，一名紫蕾；《平阳县志》云，一名仙掌，皆肖其形也。石蛣即龟脚，其形似笔架。粗皮裹妍肉，难免厨子诧（上层如笔，下层皮甚粗，剥之则内肉绝白而嫩，温州厨子不谙制法，诡言海中所无，强之，始购于市也）。

蟳　蟳为海蟹，蟹为湖蟹，蟳性甘平，蟹性峭冷，人人知之，而瓯人群呼蟳为蝤蛑，且变其声为蝤蠓，则殊可笑也。蟳乃海中蟹，其性殊甘平。沿讹称蝤蛑，坡公语可凭（坡公尝言，读山谷诗文，如食蝤蛑，令人发风动气，今食蟳者，殊无此患。又吕亢《蟹图记》称，蟹有十二种，一曰蝤蛑，两螯大而有细毛，八足亦有微毛，今蟳二螯八足，皆极红润，无毛，是蟳与蝤蛑迥为二种，不能强合，特著之以正告瓯人云）。

蠘　蠘与蟳相似，亦产于海，而性独冷，其味亦少逊于蟳，若以椒盐拌之为腥，则殊可口。蠘亦海蟹族，性异美复减。腥盘加椒盐，风味转不浅（可以酒醉，可以糟腌，加之椒末，不嫌其冷）。

蛇血　此真蛇血也，闽、瓯海中皆有之，若吾乡所谓蛇血，则海蜇之腹下红肉，与此迥别。此物鲜者未得见，腊之可以行远，外人不知为何物矣。水母且有血，《食单》所未详。瓯俗亦珍此，令人梦江乡。

乌贼　即墨鱼，浙东滨海最尚此，腊以行远，其利尤重，其味亦较鲜食者为佳。乌贼即乌鲗，吾乡称墨鱼。沿讹作明府，县官亦何辜（瓯人呼此为明府，初不知其故，或以为腹中有墨，比县官之贪墨者，以县官率称明府也，余已于《丛谈》中辨之。顷阅《七修类稿》，云乌贼鱼暴干，俗呼螟脯，乃知此称前明已然，今人不考，但循其声讹为明府耳）！

卷　六

收铜器议

前因银少钱贵，公私交困，因请变通钱法，以裕国便民，专折上陈，昨奉到朱批，交部议奏，而部中准驳尚未奉有明文。伏思钱法为济时急需，而铜政实为钱法根本，铜之来路不充而日勤鼓铸之事，铜之去路不禁而徒严盗铸之条，非拔本塞源之计也。夫以甚有用之铜，而听其为民间私家不急之物，古人所谓货恶其弃於地者，莫此为甚。大约风气之华靡，以渐而开，由今追溯四、五十年以前，铜之为用尚少，比年则铜器充斥，而东南数省为尤甚，如一暖手足之炉，虽小户亦家有数具，一闺阁之镜，乃径宽至一二尺，重至一二十斤，一盥盆，一炭盆，一壶、一镬，动重数斤，又如大小钲铙与鼓相配

而鸣者，为岁首戏乐之具，从前惟富户乃有之，近则中小户亦多有之。举此三数端，则其余可以概见。皆由豪家相尚，踵事增华，所谓作无益害有益也。而於省会之铜器店以百计，郡城以数十计，县城亦不下数家，至究其铜所由来，并非经商贩运，间有以废铜易钱者，亦千百中之一二耳。然则其铜何自而得乎？则皆销毁制钱而为之也。近日市中行用，不见有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之钱，即乾隆、嘉庆亦甚寥寥矣，非皆毁而为器之故乎？然则居今日而议钱法，舍禁民间铜器，其流不得而塞，即其源无由而清，然徒禁之而抑令呈缴，甚至不缴则从而搜括之，则滋扰之弊亦不可不预为之防。且常用之物，骤为厉禁，亦无以服小民之心。窃以为宜令牧令设局公堂，以渐收买之，十里以内限一月，十里以外限两月，皆输缴净尽，每斤给以价银一钱五分，如是则民不扰而浮议亦不起。虽然山僻小县，库中附贮之项，皆别有所抵，征地丁，则随征随解，安得余银以为收铜之资？窃又以为宜从权变通，准其开常平仓，或即照银价以谷给民，或出粜得钱以给之，随时变通，民亦可以无扰，总在奉行之得人耳。收铜既净，即以原物统归省城总局，然后酌量分别铸造，不过数月，便可集事。但铸造磨砻必极工致，而米炭工资必照时价给发，使炉匠有以养身家，然后行之可久。如现在各直省钱局之价，皆照康熙年间旧定者给发，其中赔贴太甚，则其弊更不可言矣。钱既铸成，令当商每家领去，使民行用，而兵丁口粮及各工程杂款，皆以此种钱给之，即百姓持此钱以完钱粮，亦一例收之，然后免其疑贰，可以畅行而无碍矣。

古人用尸之意

舒白香梦兰论古人祭必用尸之深意，以为可以维持宗法，而固其国本，其义甚创，而其理实精。盖恐正言之，而愚妄之夫未必深信，於是设为尸，以服其祖宗之服，居其祖宗之位，无论其为臣、为子、为诸孙，一旦为尸，则皆以祖宗事之，神之所凭，即吾所当拜，何敢以齿德傲也？习见乎此而不之怪，则其国其家，一旦有孩提嗣爵、宗嫡世禄诸大礼，凡诸尊贵，谁敢不从，亦谁敢不敬？其神明式凭之重，又过于一祭之尸，尸尚受拜而不辞，我且拜之而有素，何况于继体为后，正位设朝？祖宗之灵，俨如在上，伯叔诸舅敢异议乎？举朝上下，但知有祖宗社稷神灵所凭依之人，无论其贤愚长幼，皆当敬事，如先王、先公、先大夫无可疑者，而名分定矣，群心服矣，逆志销矣，国本有不固者乎？然究其推明义例于无事之时，维持宗法于不言之表，实赖有尸祭之法，潜移默化其强宗尊属不驯之气及奸雄贵戚僭乱之心于平居祭祖拜尸之日，而习焉不觉，此圣人之道、先王之礼所以微妙深远，而未可以小儒俗学躁心而轻议者也。

应　变

前明王端毅公恕，老而好学，在留都，一日出，有狂夫向公呼万岁，公入部，延僚属告之。娄驾部曰："昔张乖崖守蜀，三军呼万岁，乖崖应之甚善。"公曰："且止勿言。"即退私宅，戒阍人谢宾客勿通，静坐思数策，明早以语驾部，驾部不答。公乃问曰："当时乖崖何以处之？"曰："亟下马亦呼万岁。"公喟然叹曰："吾辈安能及古人，彼仓猝应变而有余，吾终日思之而不得。"

嚏

《诗》"愿言则嚏"，笺曰："愿，思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遗语也。故汉有《嚏耳鸣杂占》十六卷。东坡《元日诗》"晓来频嚏为何人"，康进之《负荆》曲"打嚏耳朵热，一定有人说"，皆本此。又"法苑珠林"："世尊嚏，诸比邱咒愿言长寿，时有居士嚏，佛令比邱亦咒言长寿。"《燕北录》："戎主太后嚏喷，近位臣僚齐声呼治夔离，犹汉呼万岁。"今俗传小儿喷嚏，亦呼百岁及大吉以解之，则亦皆有所本也。

猫

朱竹垞咏猫事词，征引极博，然有二事未曾引用者，元好问《游天坛杂诗》注："仙猫洞，土人传燕家鸡犬升天，猫独不去。"又魏禧《画猫记》云："俗传二危合画猫，鼠辄避去，盖宿与日并值危也。"

烛　营

《淮南子·精神训》："子求脊管高于窍(《淮南子》作"项")，烛营指天。"高诱注："脊管，下窍也。烛，阴华。营，其窍也。"佛家名阴为马藏，《观佛三昧经》云："时耶输陀罗及五百侍女或作是念：太子生世，多诸奇特，惟有一事，于我有疑。采女众中，有一女子名修曼陀，白妃，言太子是神人也，奉事历年，不见其根，况有世事！复有一女名曰净意，白言大家，我事太子，经十八年，未见太子有便利患，况复诸余！尔时诸女各各异说，皆谓太子是不能男。太子昼寝，皆闻诸女欲见太子阴马藏相，尔时太子于其根处出莲花，其色红白，上下二三花相连，花中忽有身根，如童子形，又忽如丈夫形，诸女见已，不胜喜悦。现此时，罗睺罗母见彼身根，华华相次，如天劫贝，一一华上，乃有无数大身菩萨，手执白华，围绕身根，此名菩萨阴马藏相。又佛告阿难，我初成道，在熙连河侧，有五尼犍共领七百五十弟子来至我所，以其身根绕身七匝，铺草而坐，即作此语：'我无欲，故身根如此，如自在天。'尔时世尊告诸尼犍：'汝等不知如来身分，若欲见之，随意观之。'尔时世尊从空而下，即于地上化作四海，中有须弥山，佛在山，正身仰卧，放金色光，晃映诸天，徐出马藏，绕山七匝，如金莲华。尼犍见已，大惊，心伏佛梵行相，乃至如此，不可思议"云云。此真梵夹中奇文，所谓不可思议者也。

神童对

《七修类稿》载金茂之言："云、贵间人，绝不知诗，偶遇一秀才，试之以对，时值暮春，曰：'马踏红尘风力

软。'果无能对者。余偶思古诗'难鸣紫陌曙光寒'，岂非天生对乎？又有'乾坤圣世空搔首'句，久未有对，或对以'云雨巫山枉断肠'又课徒云：'人间自古无仙骨，池上于今有凤毛。'皆旧诗今对，天生而成。"余谓此等出句，本非成语，安知非先拈对句，而强就之乎？又载何仲默入场时，最少，其兄背以进之，御史出一对云："弟骑兄作马。"遂应曰："子证父攘羊。"又阁老袁元峰十岁时，县审里役于清道观，随父至观，县唤问："何家儿，曾习对乎？"时有双鹤飞鸣，县曰："三清殿上飞双鹤。"袁应声曰："五色云中驾六龙。"复语之曰："投子四方开六面。"袁应声曰："丈夫一德贯三才。"此庶可为神童对乎？

王荆公诗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诸书引者，皆以为王荆公之诗。郎仁宝曰："《临川集》不载此诗，不知究属何人？以格律论之，亦必宋人耳。"按此是白香山诗，郎氏偶失考则可，必以格律定为宋诗，则未免武断也。

笪

《广韵》："笪，音(原误为"奇")亶。"《集韵》："笪，音妲。"盖上、人两音。《博雅》："击也，亦姓。"国初有笪重光，镇江人。余侨居浦城时，权浦令者为西江笪慕韩，余尝询其姓源，据云，此字似于古无考，余姓盖自东汉以后始有之，相传王莽欲绝汉后，时宗室皆逃避四方，易姓自匿，捕务方急，有一宗室夜漏踉跄出城，达旦而倦卧于竹林之下，遂易姓为笪，后事平而出，即以此字著代云云。此笪令自述其先，当不误也。陆游《南唐书·卢文进传》："文进在金陵，为客言，昔陷契丹，尝猎于郊，遇昼晦如夜，星纬灿然，大骇，偶得一胡人问之，曰：'此之谓笪日，何足异？顷自当复。'良久果如其言，日方午也。"(《南部新书》亦载此事，作"笪却日")按：卢文进为契丹平州刺史，今之永平府，即辽上京临潢府，今为奉天之锦州，亦不闻有所谓"笪日"者，或地脉渐转，异气渐消，古有今无之事往往如此耳。《唐书·突厥传》言突厥盛夏而霜，五日并出，以为灾异也。然今塞北苦寒之地，盛夏而霜，固无足异，即三日五日并出，亦时时有之，盖寒气逼天，凝为此状，非日出也。

新齐谐摘录

偶阅随园老人《新齐谐》(即《子不语》)，佳年、倚年二孙每请余絮谈其事，因间摘其最可喜者数条告之，不但资博闻之益，且可备不时之需云尔。

《毗骞国王》一条云："《南史》载毗骞国王头长三尺，万古不死。谢济世《西域记》云，毗骞王生于汉章帝二年，本朝称董喀尔寺呼尔托托。康熙时曾命使者至其国，见之，王头如桶，颈如鹅，俱长三尺，张目直视，语不可辨，其子孙皆生死如常，惟王不死，事载康熙《天文大成》。"

《黑牡丹》一条云："福建惠安县有青山大王庙，庙之阶下所种，皆黑牡丹花，开时数百朵，皆向大王神像而开，若移动神像，则花亦转面向之，不知果否，俟得惠安人问之。"

《彭祖举柩》一条云："彭祖卒于夏六月三日，其举柩者曰社儿等，六十人皆陈死，就葬于西山下，其六十人墓至今犹在，号曰社儿墩，彭祖墓在何地，俟考。"

《黑眚畏盐》一条云："诸城王宪荣言，其地殷家庄多古圹，圹中有怪物，仅黑气一团，高可丈许，每夜出昼隐。其出也，遇人于途，隔一矢地，辄作啸声，如霹雳，令人心震胆落，惟见者闻者则罔觉也。啸毕，以黑气障人，至腥秽，人辄晕绝，里人相戒为畏途，昏暮无行者。有盐贩某，醉中忘戒，悮蹑其地，前怪忽突出遮道，某以木挑格之，若无所损，不知为计，急取盐撒之，物渐逡巡退缩入地。因取箩中盐，悉倾其处而去。晓往踪迹，见所弃盐堆积地上，悉作红色，旁有血点，腥秽难闻，此后此怪遂绝。"按盐米皆可驱邪，今人尚习其说。

《僵尸畏枣核》一条云："尤明府佩莲言，河南某地多野厝棺，常有僵尸挟人，土人有法治之。凡被尸挟者，把握至紧，爪甲入人肤，终不可脱，用枣核七个钉入尸脊背穴，上手随松出。如新死尸奔，名曰走影，乃感阳气触动而然，人被挟者，亦可以此法治之。"

《人皮鼓》一条云："北固山佛院有人皮鼓，盖嘉靖时汤都督名宽者，戮海寇王艮之皮所鞔，其声比他鼓稍不扬，盖人皮视牛革理厚而坚不如故也。"按余曾游北固山，寻狼石及大镬，大可得，无暇访鼓矣。

《缢鬼畏魄字》一条云："凡遇缢鬼者，但以左手两指写一'魄'字，指之入地，彼一人即不能出矣。"

《鸡毛烟辟蛇》一条云："李金什言，鸡毛烧烟，一切毒蛇闻其气即死，凡蛟蜃亦然，无能免者。盖蛟蜃与蛇皆属阴，鸡本南方积阳之象，性属火，为至阳，故至阴之类触之，无不立獘，此《阴符经》所谓小大之制在气，不在形耳。"按余官广西，习闻此事，然烧以驱之足矣，必尽绝之，似亦不必也。

《灵符》一条云："万近蓬言，胡中丞宝瑔病剧时，忽语家人曰：'明日慎闭吾户，不唤勿入也。'明日将暮，夫人疑之，自窗隙窥见房内设二桌，南北相向，南向桌上有一人，头大如十石瓮，目灼灼翕动，中丞北向与相对，桌上列纸笔，方握管，似与问答，第见口动亦不闻声。夫人大惊，排闼入，中丞掷笔而起曰：'汝败吾事矣！不然，可得尚延岁月，然此亦天数也。速备吾身后事，三日后当死。'已而果然。究不知此大头属何神怪？时张六乾在座，曰：'此名灵符，文昌宫宿也。凡有文名才德者，喜往依护，昔朱子注《四书》，每见之，而文思日进，复能招之来，麾之去，遇疑义辄与剖晰。中丞盖欲召之来，以祈禄命，不意为妇女所败也。'予因询其出何书，曰：'朱子集中序上载其事。'因记之。"

《治肺痈》一条云："蒋秀君精医理，遇一红袍鬼，问曰：'君是名医，敢问肺痈可治乎？不可治乎？'曰：'可治。'曰：'治用何药？'曰'白术。'红袍鬼大哭曰：'然则

我当初误死也。'"

《水鬼》一条云:"赵衣吉云,鬼有气息,水死之鬼,羊臊气,岸死之鬼,纸灰气,人闻此二气,皆须避之。又云,河水鬼最畏'嚣'字,如舟中忽闻羊臊气,则急写一'嚣'字,可以远害。"

《牛生麒麟》一条云:"乾隆四年,芜湖民间牛生麒麟,三日而死,剖其腹,不见肠胃,中实如蟹。有人云,康熙《南巡盛典》曾载此事。"

《王谦光》一条云:"王谦光者,温州府诸生也,家贫,不能自活,客于通洋经纪之家,习见从洋者利不赀,谦光亦累赀数十金同往。初至日本,获利数十倍,继又往,人众货多,飓风骤作,飘忽不知所之,见有山处,趋往泊之,触焦石沈舟,溺死者过半,缘岸而登者三十余人。山无生产,人迹绝至,虽不葬鱼腹中,恐亦难免为山中饿鬼,众皆长恸,昼行夜伏,拾草木之实。聊以充饥。及风雨晦明,山妖木魅,千奇万怪,来侮狎人,死者又十之七八。一日,走入空谷中,有石窟如室,可蔽风雨,傍有草甚香,掘其根食之,饥渴顿已,神气清爽,识者曰:'此人参也。'如是者三月余,诸人皆食此草,相视各见颜色光彩,如孩童时。常登山望海,忽有小艇数十,见人在山,泊舟来问,知中国人,遂载以往,皆朝鲜徼外巡拦也。闻之国王,蒙召见,问及履历,谦光曰:'系生员。'王笑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耶?'因以'浮海'为题,命谦光赋之,谦光援笔而就曰'久困经生业,乘槎学使星。不因风浪险,那得到王庭?'王善之,馆待如礼,尝得召见,屡启王欲归之意。又三年,始具舟资,送谦光并及诸人回家,王赐甚厚。谦光在彼国,见诸臣僚赋诗高会,无不招致,临行,赆饯颇多,及至家,计五年余矣。先是谦光在朝鲜时,一夕,梦至其家,见僧数甚众,设资冥道场,其妻哭甚哀,有子衰绖以临,谦光亦哭而寤。因思不归,家人疑死设荐固矣,但我无子,巍然衰绖者为何?诚梦境之不可解也,但为酸鼻而已。又年余抵家,几筵俨然,衰绖傍设,夫妇相持悲喜,询其妻作佛事招魂,正梦回之夕,又问衰绖为何人之服,云房侄入继之服也,因言梦回时,亦曾见之,更为惨然。"按此条当补入《东瓯杂记》,可续采郡、县志中。

鹅血治噎

尝闻武昌小南门外献花寺僧自究病噎,百药不效,临殁,谓其徒曰:"我毒罗此患,胸臆必有物为祟,逝后剖去殓我,我感之入地矣。"其徒如教,得一骨如簪,取置经案,久相传示。阅岁,适有戎帅寓寺,从者杀鹅,未断其喉,偶见此骨,取以挑刺,鹅血喷发,而骨遂消减。后自究之徒亦病噎,因悟鹅血可治,数饮遂愈。遍以此方授人,无不验者,书之以备世之一助。

都天庙联

过京口日,闻都天庙会甚盛,盖数十年来所未有,因停棹两日,凭篷窗纵观之,至邗上,为云台师述之,及师为言甲辰年新修庙时,乡人请制楹联,因手书付之曰:"颜许同名,唐代人伦维气类;李韩论定,熙朝庙貌屹江淮。"当时奸臣曾劝睢阳以天道,公骂曰:"汝不识人伦,焉知天道!"此人伦二字所本,语颇沈著,且人伦、庙貌二字皆双声也。按:此当补入《楹联续话》,谨先记于此。又按:《说铃》载睢阳灵异一事,并附录之:"黄州南门外安国寺旧有睢阳张公祠,正德初,太守卢浚偏毁神祠,误暴公于烈日中,太守一舆卒目不识丁,神附其口,骂曰:'尔以我为何人,敢尔肆傲耶?'命具楮墨,走笔书云:'皇天生我兮男儿,君王用我兮熊罴。力拔山兮风雷,气贯日兮虹霓。月正明兮拔枪捋剑,星未落兮击鼓掀旗。捣贼室兮焚寨,脔贼肉兮充饥。食马草兮既尽,杀妻妾兮心悲。誓与死战兮身披铁甲,愿为厉鬼兮手执金锤。亦莫指我为张仪,亦莫指我为张飞。是张巡兮在世,与许远而同时。在东岳兮押案,都统事兮阴司。侍蓬莱兮殿直,任酆都兮狱推。景佑真君兮人间封爵,忠烈大夫兮天上官资。漫濡毫而染翰,俾世人兮皆知。'太守睹此灵异,惭愧惶惧,具牲醴鼓乐拜而舁神归座焉。"

不作诗久矣,迩来为友人所促,辞不获已,因得诗三十首,姑附于此

五月念三日,阮云台师招同毕榅斋茂才泛舟湖上,饭于长春桥楼,归舆率成

溯洄邗上旧农桑(楼下旧扁),雅爱清游寂寞乡。二客恰宜伴坡老,一湖早已属知章。舫中画本资欣赏(适携旧书画数事同观),市外盘飧许饱尝。我本公门杂桃李,长春花柳共成行(师于楼下湖塘新种花树甚夥)。

云台师招同王望湖、阮慎斋、孟玉生、偕僧树庵游双树庵看竹,并听僧小支弹琴,叠前韵

洗眼精蓝话宿桑,相逢都在水云乡。寻花乍人长春地,看竹还歌有斐章。古调间中欣静契,清斋午后快同尝。谷人往矣伊人渺,珍重笼纱墨数行。

前诗正录就而吾师以诗飞示,谨次韵奉呈

梧竹诗情久寂寥,钧天复与振风箫。苔痕恰好连双树(玉生与建隆僧双号树庵),茶话何烦配一蕉。几有春游过僻地,直须云卧到深宵。笏庵近在安家巷,画理真堪永夕朝(适吴笏庵祭酒以《邗江寄寓图卷》属题,卷中景正连及虹桥以西双树庵一带)。

题吴笏庵祭酒清鹏邗江寄寓画卷,即次自题韵

君本家钱唐,乃停广陵櫂。我亦榕海族,他乡有何好?异涂而同趋,随地可娱老。古来贤豪人,如此正不少。不辞蜗室陋,讵烦鹊枝绕。登堂殊愔愔,入画非草草。坐床纷吟牍,插架余史稿。末病资延年,清课学起

早(见君自题诗)。居然寓公重,莫笑酒户小。居士惭我忙,安家为君祷。

为沈饴原题虹桥修禊画卷

二百年来又此图,竹西韵事古谁如?风流继起东阳沈,待续他年画舫书。

已把闲身入画图,近来耆旧果谁如?寿星都在南河下,欲傲新城老尚书(外人以仪征师相暨公及鄙人为南河下三老)。

喜雨简云湖都转

广陵使者久宜民,牲璧关心最有神。侧耳灌坛才肃令,阿香早已走飙轮。

三日为霖信不差,滂沱声里杂欢哗。南河庑客犹飞舞,何况邗江十万家!

但快祛炎见尚低,三农从此洽群徯。放晴试上平山望,何处新秧不插齐?

游宦何如听雨眠,三家村里好相邻("邻"疑当作"怜")。荷衣云阵真堪恃,亟献新计祝有年。

右原招同罗茗香饮福茨堂

快雨新回百卉芳,佳辰恰值闰端阳。重来旧雨寻樽酒,喜有文章聚草堂。逋客回头浑似梦,腐儒促膝话偏长。竹西歌吹古时乐,争似高斋文字祥。

答吴笏庵

我昔号退庵,正持急流棹。佥言退即安,芝南语亦好。时贤但知进,勇进遂忘老。仕止各有宜,此道识者少。树立半茫昧,利禄自缠绕。报国真区区。劳人何草草!用兹径情行,避人起疏稿。恋栈非所甘,悬车岂为早?仗公忖我心,进退系不小。陈义信卓阔,贻诗胜颂祷。

再叠前韵

既辞宦路辙,合理穷海棹。如何舍吾土,翻爱他乡好?横流不能安,奔波敢辞老!卉服杂乡里,此事古所少。横江一叶来,旧路三叉绕。访旧已寥寥,寄庑殊草草。矜持几古物,凌杂半旧稿。不烦筋力礼,且适起睡早。屡承杜律细,爱乞晋楷小。来往成风流,笑谢王孙祷。

笏庵诗札往来,称谓过于谦抑,非克承当,叠前韵奉教

忆同上林柯,夙共人海棹。岑苔匪自今,孔李本世好。维时丈人行,巍巍蓬池老。鸿文我能熟,名德世所少。幸随大阮后,许向函丈绕。试律荷绳削,钞胥杂行草(先叔父九山公曾携余谒尊甫于京邸,以所作试帖就正,承批点极详)。至今理残箧,尚存旧时稿(乾隆末,有九家试帖之刻,有正味斋、芳草堂、芝香阁三卷稿,皆余手录)。撰杖喜犹及,登朝惜不早。覙缕与君听,幸勿再谦小。西江贤使君,同此齐心祷。

题许莲史西湖钓游图

我昨游西湖,浃旬兴未已。无端来邗江,但向画中企。君本湖上客,钓游忆乡里。我亦恋名区,一椽屡侔揣。君家大阮贤,尊甫尤我喜。助我成卜居,清波隔尺咫。三桥连六桥,西家即西子。与君作比邻,伴君狎烟水。高秋君重归,彩笔灿生蕊。正当鱼龙变,非为鲈鲙美。拿舟许我随,引觞报君许。伫成第三图,醉倒桂香里。

题包松溪棣园图

人生恣意在邱壑,底用豪名慕卫霍?有山可垒池可凿,闭户观书便卓荦。何况耽耽盛楼阁,满眼金迷复彩错。二分明月此一角,南河名胜画舫拓。永叔荷花魏公药,千载风流春有脚。卜居我忆寄庑昨,隔墙先听鸣皋鹤。名园果冠绿杨郭,何必缁尘涸京洛。浪游幸许芳邻托,日日从君泥杯杓。

为小支和尚题建隆寺图

竹西讲忠义,似梅香破腊。古寺抱冬心,千载不萧飒。支公爱神骏,怀古如响答。冷缘与俗判,胜践招我踏。阐幽合名流,好事仗老衲。咄哉《淮海浊》,鄙词委尘劫。珍兹图画传,敬伫香火接。隔邻梅花岭,贞风共猎猎。

金衙庄

武林第一此园林,我到纷来旧感心。相府潭潭兼旷奥,侯门鼎鼎半萧森。天成夏木千章绕,地接城濠一水深。三十年来重易主,可堪回首痛人琴(初为章文简公旧宅,后属严小农河帅,皆余旧知也)!

立秋日偕黄右原比部、罗茗香茂才、孟玉生山人游建隆寺,寻李招讨遗趾

建隆寺想建隆年,廿四桥头一角偏。城北林园同此寂,竹西("竹"原误作"行")歌吹果谁贤!寻诗客冷浑忘暑,怀古情深不话禅。愧我留题无俊语,伫将秋菊荐寒泉。

题金亚伯廷尉大江泛月图

月光如水水如天,天堑茫茫未有边。谁识澄清无限思,扁舟一老独茫然。

尚忆冲湖夜渡忙,松寥东指几帆樯!清时何敢谈形胜,读画因君一慨慷。

为金亚伯廷尉题其先代三十六陂春水图

甫登豸华堂,旋游珠湖滨。君家世德远,累叶钟名臣。珠湖有遗爱,卅六陂犹新。沐泽复泳勤,永作江

南春。我昔吏淮浦，深感河伯仁。无端陈堰开，殃及下河民。治黄不治淮，昏垫难具陈。焉能起名贤，硕画堪遵循。田庐方待命，畚筑须躬亲。至今颂遗爱，召埭同嶙峋。

题杨飞泉太守鹤书清夜焚香小照，用李春湖侍郎韵

早岁欣连袂，声华满士林。他乡重握手，宦海共盟心。桂岭千觞会（余抚桂林时，君奉差过访，大醉数日而去），桐山万里阴（君随任子任并醇谨）。识君清夜意，慎矣四知箴。

又题杨飞泉太守桐叶坐题诗小照，用苏鳌石廷尉韵

观场回首卅余年，异地相逢亦夙缘。何必画图方省识，题诗老守正飘然。

佛自西来海自东，诚求冥漠本相通。新晴助我游湖兴，一路灵山颂碧翁（杭州城苦雨已久，时方迎天竺大士入城，余告中丞须祷天后，群以为然，越日，果畅晴，送大士还山，时余亲见之）。

舟泊吴门，董琴南观察招同朱兰坡同年、高复堂观察翔麟、杨芸士明经集慕园，兰坡叠前唱和韵二律，因次答，并约同人和作

横流何地设柴荆，垂老奔波岂性情？到处栖迟思寄庑，无端块（原误作“傀”）垒便谈兵。邮签深愧频烦报（三吴旧治，所过尚烦驿史探迎），园户应为剥啄惊。难得五君继高咏，襟期都向酒杯倾。

第一名园翰墨林，能无知古又知今？欣闻梨枣新编富（兰坡所辑《国朝文钞》闻已开雕），肯听丹铅旧学沉（琴南以新刻王西庄先生《蛾术编》见赠）。软语依然谈艺乐，狂歌同此济时忱。灵岩清旷穹窿奥，拟共秋来一再临。

固莲溪都护以重修西湖灵峰寺碑文见示，作此以当赞叹

北山幽绝压西湖，一角精蓝菀不枯。灵杰讵徒关气运，胜区原要伟人扶。

再传名德岂寻常，一片贞珉万丈芒。正是涌泉须慧日，旌麾伫望指吾乡（吾乡鼓山涌泉近日不振，甚望都护莅闽，如修灵峰故事也）。

题周半樵西园葺居册

易简高人乐有余，长才也复恋闲居。知君嗜好酸咸外，拓室应添善本书。

随方寄庑正遑然，老笔输君句似仙。数笏西园如果得，也应好手倩龙眠。

福州急足至，儿辈附寄土物，各系以诗

忽闻香气出邮筒，习习先生两腋风。龙井龙湫齐压倒，归心已绕幔亭东（丁儿寄武彝茶）。

蚘蜞风味少人知，水稻菁英土脉滋。梦到乡关六月景，千畦潮退雨来时（敬儿寄蚘蜞乾）。

蔽天错认作飞蝗，谁信龙身有虱藏。谈笑不遑王景略，祗应把酒话江乡（侨孙寄龙虱）。

鸦片事略

[清]李　圭撰　何　成整理

《鸦片事略》二卷，晚清李圭撰，成书于光绪中叶。上卷特详于清嘉庆、道光间禁烟的经过，下卷记载了鸦片战争后驰禁鸦片，流毒四布的情形，始末完整，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据北平图书馆民国二十年本整理，参考《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

卷　上

鸦片为中国漏卮，为百姓鸩毒，固尽人知之。而其于郡县流行之本末，禁令弛张之互用，与夫英人以售鸦片而兴戎乞抚，又以恶鸦片而设会劝禁：三百年来之事，则未必尽人知之。用就见闻所及，或采自他书，或录诸邮报，荟萃成此，附以外国往来文牍，曰"鸦片事略"。

考亚细亚洲(西人分地球为五洲，亚细亚五洲之一也)南境，有国曰印度，汉书所谓身毒，又称天竺者也。广袤四千余里，东界缅甸，西界阿富汗、俾路芝，南际大海，北迄葱岭，东北界廓尔喀、哲孟雄(一名西金，一称锡金)、布鲁克巴诸部落，密迩三藏。国区为五。地形入海之处为南印度；温都士坦古称中印度，其厄纳特为四方适中之地；孟加剌(音近邦格拉，《明史》称榜葛剌，音颇近)为东印度，其会城曰加尔格达；西印度跨恒河，与阿富汗、俾路芝接壤；克什米耳为北印度，即古之罽宾国。西北距英吉利，水程约二万里，东南距粤省，不及万里。国朝见据于英吉利，英设总督(英制印度总督位最尊，权最大)驻焉。印度属英本末译附：

> 印度幅员居中国三之二。在昔，其国物产之备，文字之盛，制造之精，中国而外，无与比伦。国内部落，各为君长。明中叶，有部长名巴白者，霸于诸部，自立为帝，号其朝曰："泰麦"。万历间，有英京伦敦商贾数人，合资创贸易公司于印度，以通商东土，曰："印度公司"，英君给以凭照，准在东土通商，不许他商继迹。初仅于印度滨海数处，购地造屋，若村落然，不数年贸易日盛。嗣因印人时与构难，英君又准其在印用兵自卫，于是购兵船，举官长，练兵丁，筑炮台，规模渐扩。时印度泰麦朝犹盛，无可乘之隙，而英人亦尚安分也。其后，国势渐衰，部落相继作乱，英公司自卫之兵因此而增。其在印度之荷兰国人，法兰西国人亦皆以兵自卫。诸部长相争，多求助于西人，西人立功恒索地以酬，最著者英人也，辟地故日大。乾隆间，泰麦之君为英人所攻，不敌出走，继将辨嘉霸夏亚利撒诸地永属于公司。公司且与之立约，每年取银八百万两，泰麦几不国，英竟以一贸易公司称霸印度。时英君虽不自兼其国，而虑公司尾大，亦遣大臣驻其地以箝制之，又调军士数队戍焉，俸饷仰给于公司，又命于伦敦设署为印度公司总署，凡事由署议定，然后传令于印度。自是公司之权，年大一年。其邻地失睦与之战，有不降服者，或索地，或与盟，使类于属国。咸丰七年，公司所属兵已二十有六万人，年中度支需银九千五百万两。是年，土人作乱，与英人构难，欲尽逐英人。英人之居内地者多遭骈戮，曩得境土岌岌可危，英人并力死战，经年卒使其归服。然公司之权，亦由是而日替，盖平是乱，英君力也。事后，英君下令其地不再属于公司，而为英之藩属，公司原设之员，亦皆隶于国君。英君遂兼有印度，称印度皇帝焉。夫此公司也，基于贸易之事，卒以二万里外之大国献之，虽曰人事，岂非天哉！

其地，东南两境产"波毕"(音近拔闭)，即罂粟花也。取其浆，抟为块，曰鸦片(音近阿冰)，今所谓洋药也。泰西人纪载之书：罂粟初产埃及国，周威烈王时，希腊人以其汁取入药品食之，能安神止痛多眠忘忧。隋唐之世，阿剌伯人自立为天方国，重希人医学，希人名罂粟汁曰"阿扁"，阿人遂变扁音为芙蓉，波斯人又音变为片，故有阿芙蓉、阿片之名。明人医学入门云："鸦片一名阿芙蓉"，始见"鸦片"二字。盖自印度南洋展转传至中国，复变阿音为鸦也。成化时，中国得其取汁之法。嘉靖初，其法益精。泰西化学家谓鸦片内有一质曰"醉质"，食之令人多眠，盖醉去也。渐久惯受醉质，

则成瘾；既得瘾，过时不食，全体废弛；食则复初，而精神日耗，死则随之。阿剌伯既广种植，土耳基、波斯诸国效之，欧罗巴洲（亦地球五洲之一）各国亦种此印度种。最后，其种有二十五，而堪用者甚少。产土耳基、波斯多白花白子；产印度者两种：一亦白花白子，一红花黑子。平原所植，俱白花；出喜马拉山（亚细亚洲境最高之山）俱红花。法国人以其子榨油香美，颇好之；英人亦用其浆为药材；印人则取干块为饼，嚼食款客；南洋诸岛有生食者；俾路芝以西各部酋皆酷嗜之，亦生食也。明末，苏门答腊（在南洋新加坡之西）人变生食为吸食。其法：先取浆蒸熟，滤去渣滓，复煮和菸草叶为丸，置竹管就火吸食。回教严酒禁而酷嗜鸦片。近二十年，美国因旅居华人吸食者众，亦有习食成瘾者。印人亦多习食，毒物蔓延遂及天下，而中国受祸为独钜。欧洲近今不种，阿剌伯、土耳基诸国，俗尚因循，故所产不加多，而印度得英人督率，榨浆抟块，以机器代人力，遂年增一年。其来中国者，名有四：产迈尔洼部而由孟买（一作孟米，一作孟美）出海口者曰"白皮"，乃印度官中自种，箱百六七十枚至二百枚，重百斤，今所谓小土，即小洋药也；产孟加剌部之派托拿者曰"公班"；宾乃斯者曰"剌班"，一曰"姑"（派托拿宾乃斯皆地名，按洋文地图译音），乃英吉利官中所种，箱四十枚，重百二十斤，则皆由加尔格达城出海口，今所谓大土，即大洋药也；其他，波斯所产曰"新山"，又曰"红肉"；土耳基所产曰"金花"，亦俱为小土也。

英人初有印地，岁征其税，后见流入中国，吸食渐众，销路日畅，于是印度人之操其业者，莫不争种。印酋英官见获利之钜也，咸命官经理其事，不许民间私种。英于孟买，加尔格达两海口，设关榷税，箱纳英金六十磅（其时磅核银约二两五钱）。前明万历十七年，定阿片每十斤税银二钱，是为中国征税之始。康熙二十三年，海禁弛，南洋鸦片列入药材，每斤征税银三分。其时，沿海居民，得南洋吸食法而益精思之，煮土成膏，镶竹为管，就灯吸食其烟。不数年，流行各省，甚至开馆卖烟。雍正中，定兴贩鸦片烟者，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户、地保、邻佑人等，俱杖一百，徒三年；兵役人等藉端需索，计赃照枉法律治罪；失察之汛口地方文武各官，并不行监察之海关监督，均交部严加议处，尚未及吸食者罪名。乾隆二十年税则，仍载鸦片一斤估价五钱，似征税如故也。

嘉庆十五年三月，京师广甯门盘获杨姓身藏鸦片六盒，请交刑部审办。得旨："鸦片烟性最酷烈，食此者能骤长精神，恣其所欲，久之遂致戕贼身命，大为风俗人心之害，本干例禁，该犯杨姓胆敢携带进城，实属藐法，著即交刑部严审办理。惟此项鸦片，近闻购食者颇多，奸商牟利贩卖，接踵而来。崇文门专管税务，仅于所属口岸地方稽察，恐尚未能周到，仍著步军统领、五城御史于各门禁严密访查，一有缉获，即当按律惩治，并将其烟物毁弃。至闽粤出产之地，并著该督抚关差查禁，断其来源。毋得视为具文，任其偷漏。"二十年三月，谕粤督蒋攸铦等奏："酌定查禁鸦片烟章程。请于西洋货船到澳门时，先行查验，并明立赏罚，使地方知所惩劝。"等语，"鸦片烟一项，流毒甚炽，多由夷船夹带而来。嗣后西洋货船到澳门时，自应按船查验，杜绝来源。至奥省行销鸦片烟，积弊已久，地方官皆有失察处分，恐伊等瞻顾因循，查拿不力。嗣后有拿获鸦片烟之案，除查明地方委员等有得规故纵情事应严参办理外，其仅止失察者，概行宽免处分。至所请获兴贩烟斤自二百斤至五千斤以上，分别纪录加级及送部引见，并军民人等拿获奖赏，以及诬良治罪之处，俱著照该督等所请行。"自是入口者，率暗中偷运，价值益增。洋船初尚泊于澳门，继且移之黄埔，皆于货物交易时，夹带私售。

道光元年，查出叶恒澍夹带鸦片之案。奉旨重申前禁："凡洋船至粤，先令行商出具所进黄埔货船并无鸦片甘结，方准开舱验货。其行商容隐，事后查出，加等治罪：开馆者议绞，贩卖者充军，吸食者杖徒。"自此鸦片趸船尽徙于零丁洋。其地水路四达，凡闽、浙、天津之泛海者就地交易，销数之畅如故。何则科条加重，贩者、吸者罪皆不及于死，而有瘾者顷刻无烟，即有性命之忧，是以甘心触犯，购求愈切，奸贩乘其所急，得以居奇。胥役包庇，关津卖放，皆由此起。逮趸船移零丁洋后，而鸦片愈矜贵，价值愈抬高矣。

二年二月，御史黄中模奏请严禁海洋偷漏银两一折，谕广东督抚："洋商与外夷勾通贩卖鸦片烟，重为风俗之害，皆由海关利其重税，隐忍不发，以至流传甚广。著该督抚密访海关监督有无收受黑烟重税，据实奏闻。并通饬各省关隘，一体严密查拿。"两广总督阮元奉廷旨密查，奏请暂事羁縻，徐图禁绝。三年八月，定失察鸦片烟条例："鸦片烟一项，流毒甚炽，总由地方官查拿不力所致。向来地方官，止有严参贿纵之例，并无议处失察之条。且止查禁海口洋船，而于民间私熬鸦片，未经议及，条例尚未周备。嗣后如有洋船夹带鸦片烟进口，并奸民私种罂粟，煎熬烟膏，开设烟馆，文职地方官及巡查委员如能自行拿获究办，免其议处。其有得规故纵者，仍照旧例革职。若止系失于觉察，按其鸦片多寡，一百斤以上者该管大员罚俸一年，一千斤以上者降一级留任，五千斤以上者降一级调用。武职失察处分，亦照文职画一办理。其文武官拿获烟斤，议叙均著照旧例行。"惜其时趸船已改泊急水门、金星门等处，勾结内地奸民，往来传送。于是鸦片之来，每年骤增至数万箱。洋商易货无多，辄载银出洋回国，内地银荒日甚。朝廷忧之。

十年六月，定《查禁内地行销鸦片章程》。十六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言："近日鸦片之禁愈严，而食者愈多，几遍天下。盖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藉以为利，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臣愚以为匪徒之畏法，不如其骛利，且逞其鬼蜮伎俩，则法令亦有时而穷。究之，食鸦片者率皆浮惰无志不足轻重之

辈,亦有逾耆艾而食之者,不尽促人寿命。海内生齿日繁,断无耗减户口之虞。而岁竭中国之脂膏,则不可不早为之计。闭关不可,徒法不行,计惟仍用旧制,照药材纳税,但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应将纹银番洋一体严禁偷漏。又官员士子兵丁,不得漫无区别,犯者应请立加斥革,免其罪名。该管上司及统辖各官,有知而故纵者,仍分别查议。似此变通办理,庶足以杜漏卮,而裕国计。"奉旨交疆臣会议。时九卿台谏多不为然。给事中许球论:"弛鸦片之禁,既不禁其旧卖,又岂能禁人吸食?若止禁官与兵,而官与兵皆从士民中出,又何以预为之地?况明知毒人之物,而听其流行,复征其税课,堂堂天朝,无此政体!臣愚以为与其纷更法制,尽撤藩篱,曷若谨守旧章,严行整顿。自古制夷之法,详内而略外,先治己而后治人。必先严定治罪条例,将贩卖之奸民,说合之行商,包买之窑口,护送之蟹艇,贿纵之兵役,严密查拿,尽法惩治,而后内地庶可肃清。若坐地夷人,先择其分住各洋行,著名奸猾者,查拿拘守,告以定例,勒令具限,使寄泊零丁洋、金星门之趸船尽行回国。并令寄信该国王:鸦片流毒内地,戕害民生,天朝已将内地贩卖奸民,从重究治,所有坐地各夷人,念系外洋,不忍加诛。如鸦片趸船不致再入中国,即行宽释,仍准照常互市。倘仍前私贩,潜来句诱,定将坐地夷人正法,一面停止互市。似此理直气壮,该夷人不敢存轻视之心,庶无所施其伎俩。"得旨:"鸦片烟来自外洋,流毒内地,例禁綦严。近日言者不一,或请量为变通,或请仍严例禁。必须体察情形,通盘筹画,行之久远无弊,方为妥善。著邓廷桢等将折内所奏贩买之奸民,说合之行商,包买之窑口,护送之蟹艇,贿纵之兵丁,严密查拿各情节,悉心妥议,力塞弊源,据实具奏。"是时,鸦片弛禁之议已不行,疆臣奏覆率请严定贩卖吸食罪名。

十八年闰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将鸦片从严惩办,以塞漏卮。其疏略曰:"考诸纯帝之世,筹边之需几何,巡幸之费几何,修造之用又几何,而上下充盈,号称极富。至嘉庆以来,犹征丰裕。士大夫之家,以及臣商大贾,奢靡成习,较之目前,不啻霄壤。岂愈奢则愈丰,愈俭则愈啬邪?窃见近来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也。盖自鸦片流入中国,我仁宗睿皇帝知其必有害也,故告诫谆谆,例有明禁。然当时臣工,亦不料其流毒至于此极,假早知其若此,必有严刑重法遏于将萌。查例载:'凡洋船到广,必先取具,洋商保结,其必无夹带鸦片,然后准其入口。'其时虽有保结,视为具文,夹带断不能免。故道光三年以前,每岁漏银数百万两。其初不过纨袴子弟习为浮靡,尚知敛戢,嗣后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置买烟具,为市日中。盛京等处,为我朝根本重地,近亦渐染成风。外来洋烟渐多,另有趸船载烟,不进虎门海口,停泊于洋中之老万山、大屿山等处。粤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用扒龙快蟹等船运银出洋,运烟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漏至三千余万两之多。此外,福建、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各省州县地丁漕粮,徵钱甚多,及办奏销,悉以钱易银,折耗太苦。故前此多有盈余,今则无不赔垫。各省盐商卖盐,俱系钱文,交课尽归银两。昔之争为利薮,今则视为畏途。若再数年间,银价愈贵,奏销如何能办?税课如何能清?设有不测之用,又如何能支?今天下皆知漏在鸦片,所以塞之之法,亦纷纷讲求。或谓严查海口,杜其出入之路,固也。无如稽查员弁,未必悉皆公正,每岁计有数千余万两之交易,分润毫厘,亦不下数百万两。利之所在,谁肯认真查办?偶有缴获,已属寥寥。况沿海万余里,随在皆可出入。不能塞漏卮者,一也。或曰禁止通商,拔其贻害之本,似也。不知洋夷载入呢羽、钟表,与所载出茶叶、大黄、湖丝,通计交易不足千万两。其中沾润利息,不过数百万两,尚系以货易货,较之鸦片之利,不敌十分之一。故夷人之著意,不在彼而在此,今虽割弃粤海关税,不准通商,而烟船本不进口,停泊大洋,居为奇货。内地食烟之人,刻不可缓,自有奸人搬运。故难防者不在夷商,而在奸民。不能塞漏卮者,二也。或曰查拿兴贩,严治烟馆,虽不能清其源,亦庶可遏其流。不知自定例以来,兴贩鸦片者发边远充军,开设烟馆者照左道惑人,引诱良家子弟例,罪至绞。今天下兴贩者不知几何,开设烟馆者不知几何,而各省办此案者绝少。盖粤省总办鸦片之人,据该窑口,自广东以至各省,沿途关口,声势联络。各省贩烟之人,其资本重者,窑口沿途包送,关津书吏容隐放行。转于往来客商,借查烟为名,恣意留难勒索。其各府州县开设烟馆者,类皆奸猾吏役兵丁,勾结富家大族不肖子弟,素有声势,于重门深巷之中,聚众吸食,地方官之幕友家丁等半溺于此,未有不庇其同好者。不能塞漏卮者,三也。或又曰听开罂粟之禁,听内地熬烟,庶可抵当外夷之所入,渐久不致纹银出洋。殊不知内地所熬之烟,食之不能过瘾,不过兴贩之人,用以搀和洋烟,希图重利。此虽开种罂粟之禁,不能塞漏卮者,四也。然则鸦片之害,终不能禁乎?实未知其所以禁也。夫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无吸食者,自无兴贩;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臣请皇上严降谕旨,自今年某月某日起至明年某月某日止,准给一年期限戒烟。虽至大之瘾,未有不渐断者,倘若一年以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置伊重刑,无不平允。查旧例:'吸食鸦片者,罪仅枷杖;其不指出兴贩者,罪止杖一百,徒三年。'然皆系活罪。断瘾之苦,甚于枷杖与徒仗等,该犯明知不肯断绝。若罪以死论,是临刑之惨急,更苦于断瘾之苟延。臣知其情愿绝瘾而死于家,不愿受刑而死于市。惟皇上明慎用刑之意,诚恐立法稍严,互相告讦,必至波及无辜。

然吸食鸦片者，是否有瘾无瘾，到官熬审，立刻可辨。如非吸食之人，虽大怨深仇不能诬枉良善；果系吸食者，究亦无从掩饰。故虽用刑，并无流弊。臣查余文仪《台湾志》云：'咬𠺕吧本轻捷善斗，红毛制造鸦片诱使食之，遂疲羸受制，其国竟为所据。红毛人有自食鸦片者，其法，集众红毛人环视索其人杆上，以炮击之入海，故红毛无敢食者。'今入中国之鸦片来自英吉利等国，其法，有自食鸦片者以死论。故各国只有造烟之人，无一食烟之人。臣又闻夷船到广时，由孟买经安南边境，初诱安南人食之，安南觉其阴谋，立即严禁，凡有食鸦片者死不赦。夫以外夷之人，尚令行禁止，况我皇上雷霆之威，赫然震怒，虽愚顽之沉溺既久，自足以发聩振聋。但天下大计非寻常所及，愿圣明乾刚独断，不必众意皆合。诚恐畏事之人，未肯为国任怨，明知非严刑不治，托言吸食人多，治之过骤则有决裂之患。今宽限一年，是缓图也。在谕旨初降之时，总以严切为要。皇上之旨严，则奉法之吏肃；奉法之吏肃，则犯法之人畏。一年之内，尚未用刑，十已戒其八九。已食者，竟借国法以保余生；未食者，亦因戒烟以全身命，此皇上止辟之大权，即好生之盛德也。复请谕饬各省督抚严切晓谕，广传戒烟药方，予限吸食。并一面严饬各府州县，清查保甲，预先晓谕居民，定于一年后取具五家邻佑互结，仍有犯者，准令举发，给与优奖，倘有容隐，一经查出本犯，照新例处死外，互结之人，照例治罪。至如通都大邑，五方杂处，往来客商，去来无定，邻佑难于查察，责成铺店，如有容留食烟之人，照窝藏匪类治罪。现在文武大小各官，如有逾期吸食者，以知法之人为犯法之事，应照常人加等，除本犯官治罪外，其子孙不准考试。地方官于定例一年后，如能实心任事拿获多起者，照获盗例议叙，以示鼓励。其地方官署内官亲幕友及家丁，仍有吸食被获者，除本犯治罪外，该本管官严加议处。各省满汉营兵，每伍取结，照地方保甲办理。其管辖失察之人，照地方官衙门办理。庶几军民一体，上下肃清，无论穷乡僻壤，务必布告详明，使天下晓然于皇上爱惜民财，保全民命之至意。如是则漏卮可塞，银价不至再昂，然后讲求理财之方，诚天下万世臣民之福也。"

得旨："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一折，著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直省各督抚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时湖广总督林则徐奏最剀切。疏曰："查原奏内称：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等语。臣伏思鸦片流毒于中国，纹银潜耗于外洋，凡在臣工，谁不切齿！是以历年条奏，不啻发言盈庭，而于吸食之人，未有请用大辟者，以大清律例早有明条。近复将不供兴贩姓名者由杖加徒，已属从重；若迳坐死罪，是与十恶无所区别，即于五刑恐未协中。一则以犯者太多，有不可胜诛之势，若议刑过重，则弄法滋奸，恐讦告诬攀贿纵索诈之风因而愈炽。所以，论死之说，私相拟议者，未尝乏人，而毅然上陈者，独有此奏。然流毒至于已甚，断非常刑之所能防，力挽颓风，非严蔑济。兹蒙谕旨饬议，虽以臣之愚昧，敢不竭虑筹维。窃谓治狱者固宜准情罪以折其平，而体国者尤宜审时势而权所重。今鸦片贻害于内地，非难于革瘾，而难于革心。欲革玩法之心，安得不立怵心之法？况行法在一年以后，而议法在一年以前，转移之机，正系诸此。惟是吸烟之辈，陷溺已深，志气无不昏惰，今日安知来日！当夫严刑初设，虽亦魄悚魂惊，而转思期限尚宽，姑俟临时再断，至期迫而又不能骤断，则罹法者仍多。故臣谓转移之机，即在此一年之中，必直省大小官员，共矢一心，极力挽回，间不容发，期于必收成效，永绝浇风，而此法乃不为赘设。谨就臣管见所及，拟具章程六条，为我皇上敬陈之：

（一）烟具先宜收缴尽净，以绝馋根也：查吸烟之竹杆谓之枪，其枪头装烟点火之具，又须细泥烧成，名曰烟斗。凡新枪、新斗，皆不适口，且难过瘾，必其素所习用之具，有烟油积乎其中者，愈久而愈宝之。此外零星器具不一而足，然尚可以他具代之，惟枪斗均难替代，而斗比枪尤不可离。今须责成州县，尽力收缴枪斗。视其距海疆之远近，与夫地方之冲僻，户口之繁约，民俗之华朴，由各大吏酌期定数，责以起获，示以劝惩。除新枪、新斗，听该州县自行毁碎不必核计外，凡积油之枪斗，皆须包封黏贴印花汇册送省，该省大吏当堂公同启封毁碎。无论此具，或由搜获，或由首缴，或由收觅，皆许核作州县功过之断数。若地方繁庶而收缴寥寥者，立予撤参。如能格外多收，亦当分别奖励。

（一）此议定后，各省应即出示劝令自新，仍将一年之期，划分四限，递加罪名，以免因循观望也：查重典之设，原为吸食起见，果能人人断吸，亦又何求？各省奉文之后，应由大吏发给告示，遍行剀切晓谕。自奉文之日起扣至三个月为初限，如吸烟之人于限内改悔断绝赴官投首者，请照习教人首明出教之例准予免罪。然投首非空言也，必将家藏器具几副，余烟若干，全行告缴到官，出具改悔自新毫无藏匿器具甘结，加具族邻保结，立案报查。如日后再犯，或被告发或经访闻，拘讯得实，加倍重办。其二、三、四限之内投首者，虽不能概予免罪，似亦可酌量减轻。惟不投首者一经发觉，即须加重。盖四时成岁，三月成时，气候不为不久，果如畏法尽可改悔，若仍悠忽迁延，再三自误，揆以诛心之律，已非徒杖所可蔽辜。除初限以内拿获者，仍照原例办理外，其初限以外四限以内未首之犯，拿获审实，似应按月递加一等至军为止。其中详细条款，并先后投首如何减等，首后首犯如何惩办之处，均请饬部核议施行。似此由宽而严，由轻而重，不肖之徒如再不知悔惧，置之死地诚不足惜矣。

（一）开馆兴贩以及制造烟具各罪名，均应一体加重，并分别勒限缴具自首，以截其源也：查开馆本系死罪，兴贩亦应远戍，近因吸食者多互相包庇，以致被获者转少。今吸烟既拟重刑，若辈岂宜末减，应请一体加重，方昭平允。但浇俗已深，亦宜予以自新之路。请自

奉文之日始，开馆者勒限一月，将烟具烟土全缴到官，准将原罪量减。如系拿获，照原例办理。地方官于一月内办出者，无论或缴或拿，均免从前失察处分。倘逾限拿获犯，照新例加重，自获之员减等议处。其兴贩之徒，路有远近，或于新例尚未闻知，不能概限一月投首，应请酌限三个月内，不拘行至何处，准赴所在有司衙门缴烟免罪，若逾限发觉亦应论死。其缴到之烟土、烟膏，眼同在城文武加用桐油立时烧化，投灰江河。匿者与犯同罪。至制造烟具之人近日愈多，如烟枪固多用竹，亦间有削木为之，大抵皆烟袋铺所制，其枪头则裹以金银铜锡，枪口亦饰以金玉角牙。又闻闽粤间，又有一种甘蔗枪，漆而饰之，尤为若辈所重。其烟斗自广东制者，以洋磁为上，在内地制者，以宜兴为宝。恐其屡烧易裂也，则亦包以金银，而发蓝点翠各极其工；恐其屡吸易塞也，则又通以铁条，而矛、戟、锥、刀不一其状。手艺之人，喜其易售奇技淫巧，竞相传习，虽照例惩办，而制造如故。应请概限奉文一月内，将所制大小烟具全行缴官毁化免罪。并示谕烟袋作坊、瓦器窑户，以及金、银、铜、锡、竹、木、牙漆各匠，互相稽查。如逾限不首，及首后再制，俱照新例重办。其装成枪斗可用吸食者，即应论死。保甲知情不首，与犯同罪。

（一）失察处分宜先严于所近也：文武属员有犯，该管上司于奉文三个月内查明举发者，均予免议；逾限失察者分别议处。其本署戚友家丁，近在耳目之前，断无不知，应勒限一个月查明，若不能早令革除，又不肯据实举发，即是有心庇匿，除本犯加重治罪外，应将庇匿之员即行革职。本署书差有犯，限三个月内查明惩办，逾限失察者分别降调。

（一）地保、牌头、甲长本有稽查奸宄之责，凡有烟土、烟膏、烟具，均应著令查起也：挟仇讦告之风，固难保其必无，但能起获赃证，即已有据。且起一具，便少一害。虽初行之时，亦恐难免滋扰，然凡事不能全无一弊，若果吸烟者惧其滋扰而皆决意断绝，不为无裨。至开馆之房主，及该地方保甲，断无不知之理，若不举发，显系包庇，应与正犯同罪，并将房屋入官。

（一）审断之法宜预讲也：此议定后，除简僻州县犯者本少，即有一二，无难随时审办外，若海疆商贾码头及通衢繁会之区，吸食者不可胜计，告发既多，地方有司日不暇给，即终日承办而片刻放松则瘾已过矣，委人代看则弊已作矣。是非问罪之难，而定罪之难也。要知吸食之虚实，原不在审而在熬。熬一人与熬数人、数十人，其工夫一也。且专一人，容或有弊，多人同熬，转可无欺。譬如省会地方。择一公所，汇提被控拘拿之人，委正印以上候补者一员往审，足矣。临审时，恐其夹带过瘾，则必先将身上按名严搜，即糕点亦须敲碎，然后点入封门，如考棚之坐号，各离尺许，不准往来。问官亦止准带一丁二役随身伺候，不许擅离。自辰巳以至子丑，只须静对，不必供问，而有瘾之人，情态已皆百出矣。其审系虚诬者，何员所审即令何员出具切结，倘日后别经发觉，惟原审官是问。

以上六条，理合缮折具奏。

再有丸方两种、饮方两种，另单请颁行各省，以资疗治，谨奏其戒烟方总论曰，人之喉管有二：食管以主饮食，下达二肠；气管以主呼吸，周通五脏。气管本属清虚，不受一粒半滴之物，若物误入其中，即时咳逆必出之而后快。而烟乃有气无形之物，故可吸入呼出，往来于五脏，虽其气已去，而其质仍留。但人之所以得生者，胥借胃间所纳谷气，循环于经络，以培养其精神。今食烟之人，其脏肺惯得烟气，以克谷气，故常人一日不食五谷则饥而惫，食鸦片烟者视五谷犹可缓，但对时不吸烟，则瘾发而惫。无他，正气为邪气所制也。《本草》所载生烟，即今之旱烟，其气辛，故止于入肺。若鸦片则其性毒而淫，其味涩而滞，其色黑而入肝肾，故一吸而能透于肉筋骨髓之中，一呼又能达于肢体毛皮之杪，遍身内外上下，无处不到。是以食才下咽，自顶至踵，均觉舒畅，遂溺其中。始则由渐而常，继则由常而熟。至于熟矣，内而脏、腑、经、络，外而耳、目、手、足，皆必得此烟气而后即安。一旦无之，肾先告乏，故呵欠频作，肝因而困，故涕泪交流，肺病则痰涎并生，心病则痿软自汗。必至是时而起者，脾主信故也。彼溺乎其中者，至是而适受其困矣。然溺而知戒，不过困于一时；溺而不戒，则直徇以身命，以烟气克谷气，引邪夺正，其能久乎？果其戒之，并非难事。瘾之轻者与体之壮者，即无药方亦可断绝。兹专为受瘾深而气体薄者立前后两方：一曰忌酸丸，一曰补正丸。忌酸丸即烟灰和药为之。缘戒时不能遽绝，故以灰代烟也。重用附子者，取其走而不守，能通行一十二经也；佐以柴胡之左旋，升麻之右旋，沈香之直达下焦；四者相合，则彻乎上下表里，顷刻而能遍于一身矣。顾吸烟之人，中气无不伤者；中气伤，则气不能化精而血衰，故用参蓍以补肺气，白术以补脾气，陈皮木香以利诸气，皆所以安其中也。中气既固，再有当归，连柏以凉血而生血，且连柏能杀附子之毒，以生一源之水，且制二相之火也。气血两虚之人，保无昏晕，非天麻不能止，故加以天麻。其用甘草者，不但可以补中，兼可益血，并和诸药也。此方气血两补，而药味不杂，寒热并用，而于理不悖。炼以为丸，吞入于胃，行气于五脏，输精于经络，不俄顷亦即彻顶踵，遍内外，无处不到。是以烟瘾不起，诸病不作。且有沈、木二香，气息芬芳，藉附子行之，熏蒸于五脏之中，吞至数日后，若再取过火烟吸之，不独脏气与之扞格，即鼻孔闻之已嫌其臭矣。补正丸即以忌酸丸之方，减去黄蓍、木香二味，不用附子，且不用烟灰，其余药味分两，均与忌酸丸方同。凡戒烟者，先吞忌酸丸，至三五日后，每日减忌酸一丸，则以补正两丸替之，减二丸，则以四丸替之，照此递推，互相加减，至忌酸丸减尽，再专服补正丸，十日或半月后，即连补正丸亦不用服而瘾自断矣。此方历试历验，具有神效。缘有补中益气之药，日减有烟之一丸，以去邪瘾，日增补正之二丸以助正气。正气日足，邪无所容，即使至重之瘾，果能痛自改悔，照法行之，不过略多数日，未有不能断

绝者。全身命以保余生，懔国法而免刑戮，凡有血气心知之人，有不觉悟自新迷途早返者哉？方药制法开后：

（忌酸丸方）不曰戒烟丸，而曰忌酸丸者，盖以既用烟灰吞服之后，若与味酸之物同食，则令人肠断而死，故以忌酸名方，欲服之者，顾名知忌耳。生洋参五钱，白术三钱，当归二钱，黄柏四钱，川连四钱，炙黄蓍三钱五分，炙甘草三钱五分，陈皮二钱五分，柴胡二钱五分，沈香二钱（忌火），木香二钱（忌火），天麻三钱，升麻一钱五分，共为细末，入生附子七钱，米泔浸透石臼中，捣如泥，再入烟灰一两，搅匀入面糊，同药为丸，如小桐子大。丸成后，共称重若干，约计平时有瘾一分者，每日所服之丸须有烟灰一厘二毫为度，必于饭前吞下，否则不验。起初一、二日，或多吞些，令其微有醉意，则有烟亦不思食矣。

（补正丸方）生洋参、白术、当归、黄柏、川连，炙甘草、陈皮、柴胡、沈香、天麻、升麻，分两俱照前方，共为细末，用蜜和丸，如桐子大。以之顶换忌酸丸，如初一减忌酸丸一丸，则用补正丸二丸吞下，至初二则减忌酸丸二丸，又用补正丸四丸吞下，余可类推，如瘾重者，一剂不能尽除，即多服两剂，瘾亦必断。

（忌酸丸加减法）红白痢，加黄芩；白芍、梦遗，加龙骨、牡蛎；诸痛，加重木香、元胡索；咳嗽，加紫苑、炙冬花、灸枇杷叶（去毛）；咳甚者，加杏仁、阿胶；热痰，加川贝母、瓜蒌霜；寒痰，加半夏、南星；若觉下焦有火，加黄柏、知母；眩晕，加丹皮、白菊；小便短，加猪苓、泽泻；水泻，加白茯苓、车前；身体不虚者，去洋参换沙参，炙蓍不必用；如无头晕者，不用天麻；气短不足者，加蛤蚧尾；气喘者，加故纸，并加蛤蚧尾。以上或入药，或煎汤送下。

（附录简便二方）忌酸补正前后丸方，极灵验矣，而配合两剂，需钱数千文，彼惮于断烟者，尚有所藉口，或谓一时乏此整款，或谓配合费事，有需时日，即劝人断烟者，亦未必均肯捐资多制药丸，随人施给，虽刀圭可以救病，如畏难苟安何故。又附录两方，皆费钱极少而为效甚捷者。庶穷乡僻壤之地，舆台奴隶之微，但使一念知悔，皆可立刻自医，更何畏难之有。一曰（四物饮）：赤砂糖一斤、生甘草一斤、川贝母八钱（去心研细）、鸦片灰三钱（瘾重者四钱）。右四物以清水十余大碗入铜锅煎两三时，约存三四碗愈浓愈妙，将渣漉出取汁贮瓷瓮内，置静室无人行处，每日早起及夜卧之前，各取汁一杯，以开水温服，瘾即可断。如瘾极重者，取已煎之汁而重煎之，十杯煎成一杯，照前再服必效。一曰（瓜汁饮）：南瓜正在开花时，连其叶与根藤一并取下，用水涤净于石臼中，合而捣之，取汁常服，不数日夙瘾尽去。甫经结瓜者，连瓜捣之，亦可用。谨按《本草》载：南瓜甘温无毒，补中益气，截其藤有汁极清，如误吞生鸦片者，以此治之，即不死。是其解毒如神，故除瘾亦极著效。此物最易蔓生，虽荒僻村野无处无之，惟至冬则藤叶皆枯无汁可取，其在夏秋则取之不穷，并可不费钱而得。凡劝人戒烟者，皆宜多取此汁，广贮坛瓮，留以济人，亦不费之惠。"

疏上后，复以各省章奏未齐，定议需时，虑民心一放难收，乃商之湘鄂两巡抚，饬属先访开馆兴贩之徒，严缉务获，又会同出示剀切禁戒，捐廉配制断瘾药丸，于省城汉口镇等处设局，派员收缴烟枪、烟斗及一切器具余烟。随据拿获及首缴烟土、烟膏一万二千余两，烟枪一千二百余杆，烟斗杂具俱全，湘省亦收缴烟枪二千三百余杆。民妇多叩头称谢，谓其夫男烟瘾，服药断绝，身体渐强，平日不能断者，至是皆恃国法有以断之。时新例尚未颁行而情形业已如是，林总督见其机不可失，又上疏称："鸦片流毒天下，为害甚钜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数十年后中国无可以御敌之兵，亦无可以充饷之银。"上深韪之。

七月，步军统领衙门奏拿获职官吸食鸦片烟。降旨将该员革职，并将贩卖人等交刑部审讯。九月，庄亲王亦宾、辅国公溥喜等以吸食鸦片烟革爵。奉谕："鸦片烟流毒内地，官民煽惑，传染日深。前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请弛禁，朕即以为不得政体，本年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严禁，当降旨饬令直省将军督抚各议章程，昨复令大学士等会议。朕于此事深加痛恨，必欲绝尽根株，毋遗远患，并于召见内外臣工时详加察访，从无一人议及弛禁者。许乃济冒昧渎陈，殊属纰谬。著降为六品顶带，即行休致，以示惩儆。"其时，天津镇道在大沽一带金广兴洋船，拿获烟土八十二口袋，计重十三万一千五百余两，并取获烟具军械，乃在广东省城水西衖开万益号之广东人李四、莫仕梁等，从严惩办。旋奉廷寄，卖大烟土者斩立决，旗人吸烟者斩立决，职任官本人吸烟者照例治罪，幕友长随吸烟者，本官失察革职，永不叙用，民人吸烟治罪外，子孙不准考试，限一年内禁止尽绝。其如何尽绝之处，著各督抚、府尹妥议具奏。

诏林则徐来京，面授方略，命以兵部尚前颁给钦差大臣关防令驰赴粤东，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查办海口，节制水陆各师。十一月，陛辞出都。十九年正月，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奏："遵旨力除鸦片，共矢血诚，俾祛大患。"得旨："卿等同钦差大臣林则徐若能合力同心，除中国大患之源，不但卿等能膺懋赏，即垂诸史册，朕之光辉，岂浅鲜哉！而民生之福，政治之善，又非浅鲜。谅卿等亦不烦谆谆告诫也。勉之！勉之！拭目待之！此折给林则徐阅看。"

是月二十五日，林大臣到粤。维时粤中严拿兴贩吸食之犯，坐地洋人不敢包匿，其趸船寄碇零丁洋面者，共二十二艘，闻有钦差到粤，将欲开行。林大臣欲穷治其事，因咨会虎门水师提督，碣石镇总兵统带各营，分路把守，传令在洋趸船先将鸦片悉数缴销，方准开舱。二月初四日，传集洋商伍怡和等十三洋行，发交谕帖，令传谕各洋商公司人等，并历年贩运鸦片之奸商查顿、颠地二人，查其烟土存储之实数，即时禀覆。抄谕陈奏。谕内有"本大臣既带关防，得便宜行事，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终始"之语。

奉批："览及此，朕心深为感动，卿之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传谕后，查顿闻风先遁。时英公司领事义律已知其事，托辞回澳门（澳门属香山县，明季为葡萄牙国人租占），不至。各洋行观望推诿，迁延不覆。林大臣趣之急，颠地始随义律乘舟来省，义律仍僵卧夷馆如弗闻者。因派兵役监守，遂援违抗封舱之案，移粤海关监督将各洋商住泊黄埔之货物一律封闭，停其贸易，又撤其"沙文"（音近色债）而羁禁之。"沙文"者，华人之受雇于洋馆，充买办者也。供应既窘，消息不通，趸船之在外者，经兵役防守，断其岸上接济，饷道垂绝。谕帖附：

谕各国夷商知悉：照得夷船到广通商，获利甚厚，不论所带何货无不全销，欲置何货无不立办，是以从前来船每岁不及数十只，近年来至一百数十只之多。我大皇帝一视同仁，准尔贸易，尔才得沾此利；倘一封港，各国何利可图？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乃听尔年年贩运出洋，绝不靳惜，恩莫大焉！尔等感恩即须畏法，利己不可害人，何得将尔国不食之鸦片烟带来内地，骗人财而害人命乎！查尔等以此物蛊惑华民，已历数十年，所得不义之财不可胜计，此人心所共愤，亦天理所难容。从前天朝例禁尚宽，各口犹可偷漏，今大皇帝闻者震怒，必欲除之而后已，所有内地民人贩鸦片开烟馆者，立即正法，吸食者亦议死罪，尔等来至天朝地方，即应与内地民人同遵法度。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是以特蒙大皇帝颁给平定外域屡次立功之钦差大臣关防，前来查办。若追究该夷人积年贩卖之罪，即已不可姑容，惟念究系远人，从前尚未知有此严禁，今与明申约法，不忍不教而诛。查尔等见泊零丁等洋之趸船，存贮鸦片甚多，意欲私行售卖。独不思海口如此严拿，岂复有人敢为护送！而各省亦皆严拿，更有何处敢与销售！此时鸦片禁止公行，人人知为鸩毒，何苦贮在夷趸，久碇大洋不独枉费工资，恐风火更不可测也。合行谕饬。谕到，该夷商等即遵照将趸船鸦片尽数缴官，由洋商查明何人名下缴出若干斤两，造具清册呈官点验，收明毁化，以绝其害，不得私毫藏匿，一面出具夷字、汉字合同甘结，声明"嗣后来船永远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字样。闻该夷平日重一"信"字，果如本大臣所谕，已来者尽数呈缴，未来者断绝不来，是能悔罪畏刑，尚可不追既往。本大臣即当会同督抚两院，奏恳大皇帝格外施恩，不特宽免前愆，并请酌予赏犒，以奖其悔惧之心。此后照常贸易，既不失为良夷，且正经买卖尽可获利致富，岂不体面！倘执迷不悟，犹思捏禀售私，或托名水手带来与尔无涉，或诡称带回该国投入海中，或乘间而赴他省觅售，或搪塞而缴十之一二，是皆有心违抗，怙恶不悛。虽以天朝柔远绥怀，亦不能任其藐玩。应即遵照新例，一体从重惩创。此次本大臣自京面奉诫谕，法在必行。且既带此关防，得以便宜行事，非寻常查办他务可比。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况察看内地民情皆动公愤，倘该夷不知改悔，惟利是图，非但水陆官兵军威壮盛，即号召民间丁壮已足制其命而有余。而且暂则封舱，久则封港，更何难绝其交通！我中原数万里版舆，百产丰盈，并不籍资夷货，恐尔各国生计从此休矣！尔等远出经商，岂尚不知劳逸之殊形，与众寡之异势哉？至夷馆中惯贩鸦片之奸夷，本大臣早已备记其名；而不卖鸦片之良夷亦不可不为剖白。有能指出奸夷，责令呈缴鸦片，并首先具结者，即是良夷。本大臣必先优加奖赏。祸福荣辱，惟其自取。今令洋商伍绍荣等到馆开导，限三日内回禀，一面取具切实甘结，听候会同督抚示期收缴，毋得观望诿延，后悔无及！特谕。

又谕夷人速缴鸦片烟土四条：

（一）论天理应速缴也：查尔等数十年来，以害人之鸦片，骗人银钱前后不知几万矣。尔则图利而专利，人则破产以戕生。天道好还，能无报应乎？及今缴出，或可忏悔消殃，否则恶愈深者孽愈重。尔等离家数万里，一船来去，大海茫茫，如风火雷霆之灾，蛟鳄鲸鲵之厄，刻刻危机，天谴可畏！我大皇帝威德同天，今要杜绝鸦片，是即天意要绝鸦片也。天之所厌，谁能违之！即如英国之犯内地禁令者，前有大喇咈班图占澳门，即在澳身死；道光十四年，啤唠啤闯进虎门，旋即忧惧而死；吗哩呃暗中播弄，是年亦死；而惯卖鸦片之曼益死于自刎。此外，凡有不循法度者，或回国而遭重谴，或未回而伏冥诛，各国新闻纸中皆有纪载。天朝之不可违者如是，尔等可不懔惧乎？

（一）论国法应速缴也：闻尔国禁人吸食鸦片，食者处死，是明知鸦片之害人也。若禁食而不禁卖，殊非恕道；若禁卖而仍偷卖，是为玩法。况天朝贩卖之禁，本比吸食为尤重。尔等虽生于外国，而身家养活全靠天朝，且住内地之日多，住尔国之日少，凡日用饮食以及积蓄家财，无非天朝恩典，比之内地百姓更为优待，岂尔等于天朝之法，转不知懔畏乎？从前鸦片虽禁尚不加以严刑，此是天朝宽大之政，故于尔等私下贩卖，亦不十分穷究。今则大皇帝深恶而痛绝之。嗣后内地民人，不特卖鸦片烟者要死，即吸鸦片烟者亦死。试思尔等若不带鸦片烟来，内地民人何由而吸。是内地民人之死，都是尔等害之，岂内地民人该死，而尔等独不该死乎？今仰体大皇帝柔远之心，姑饶尔等之死，只要尔等缴清烟土，出具以后永不敢夹带甘结，如敢再带，人即正法，货尽没官。这是宽既往而儆将来，何等包含浑厚！且无论尔历来所卖鸦片不计其数，就论上年带来鸦片偷卖，约略亦不

少。仅将趸船之见存者尽数呈缴，已极便宜，哪有再让尔等多赚银钱，更诱内地民人买食以陷死罪之理？恭查大清律例，内载“化外人有犯并依律拟断”等语，从前办过夷人死罪，如打死人偿命之类，多有成案，试思打死一命不过衅起一时，尚当依律抵死，若贩卖鸦片，直是谋财害命，况所谋所害何止一人一家。此罪该死乎，不该死乎？乃尚不思速缴烟土以免其死乎？尔等细思之！

（一）论人情应速缴也：尔等来广通商，利市三倍。凡尔等带来货物，不论粗细整碎，无不听尔销售；而内地出产，不论可吃、可穿、可用、可卖者，无不听尔等搬运。不但以尔国之货赚内地之钱，并以内地之货赚各国之钱。即断了鸦片一物，而别项买卖正多，则其三倍之利自在，尔等仍可致富。既不犯法，又不造孽，何等快活！若必要做鸦片生意，必致断尔等贸易。试问普天之下，岂能更有如此好码头乎！且无论大黄、茶叶不得即无以为生，各种丝帛不得即无以为织，即如食物中之白糖、冰糖、桂皮、桂子，用物中之银朱、藤黄、白矾、樟脑等类，岂尔各国所能无者？而中原百产充盈，尽可不需外洋货物。若因鸦片而闭市，尔等全无生计，岂非由于自取乎？况现在鸦片无人敢买，尔等寄在趸船，按月有船租之价，日夜有防范之工，岂非多此枉费？一遇风狂火炽，浪卷潮翻，沉没烧毁，皆意中事也。何如呈缴而得赏乎！

（一）论事势应速缴也：尔等远涉大洋，来此经营贸易，全赖与人和睦，安分保身，乃可避害得利。尔等售卖鸦片，贻害民生，正人君子无不痛心疾首，甚至兴贩吸食之人罹于死罪，皆由尔等卖烟而起，即愚暗小人亦多抱不平之气。众怒难犯，甚可虑也！出外之人，所恃者信义耳。现在各官皆示尔等以信义，而尔等转毫无信义，于心安乎？于势顺乎？况以不应卖之物，当此断不许卖之时，尔等有何为难！有何靳惜！且尔国不食，势难带回，若不缴官，留之何用？至既缴之后，贸易愈旺，礼貌加优，岂非尔等之福！本大臣与督抚两大院皆有不忍人之心，故不惮如此苦心劝谕。祸福荣辱，皆由自取，毋谓言之不早也。

道光十九年二月十三日贴十三行。

义律至是始谋于各商，查明洋面趸船所存之鸦片，据实禀缴，计二万二百八十三箱，值英金三百万磅，核银约八百万两。禀词附：

英吉利国领事义律具禀钦差大人，为恭敬遵谕禀覆事：转奉钧谕大皇帝特命示令远职即将本英国人等经手之鸦片悉数清缴，一俟大人派委官宪，立即呈送，如数查收也。义律一奉此谕，不得不遵，自必刻即认真，一体顺照。缘此恭维禀请明示，现今装载鸦片之英国各船，应赴何处缴出。至所载鸦片若干，缮写清单，求俟远职一经查明，当即呈阅也。谨此禀赴大人台前，查察施行。

英吉利国领事义律敬禀钦差大人，为遵谕呈单事：昨因谨奉大人钧谕，即经远职持掌国主所赐权柄，示令本国人等，即将英吉利人所有之鸦片，如数缴送远职也。现经远职查明，所呈共有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禀候明示查收。缘此谨禀赴大人台前，查察施行。

林大臣得禀，饬令各船驶赴虎门听候收缴。二月二十五日，派员收起。至二十七日，林大臣复会邓总督亲诣虎门，一面咨会提镇各营，统带各标兵船，分排口门内外，海关监督驻税口，专司稽查。于是趸船二十二艘先后驶抵虎门，详细验收，每艘大者千箱，次者数百箱。至四月初六日收毕。核数得实，每箱酌赏茶叶五斤。集外洋各商，出具“永不售卖烟土，在事后犯者人即正法，货船入官”切结。据以奏闻。其烟土请解京师。原奏云：“臣于正月二十五日到省时，在洋趸船二十二只，已陆续起碇开行，作为欲归之势。若但以逐回夷界，即为了事，原属不难。惟臣等密计熟商，窃以此次特遣查办，务在永杜来源，不敢仅顾目前，因循塞责。查夷情本皆诡谲，而贩卖鸦片者更为奸猾之尤。此次闻有钦差到省，料知必将该夷趸船发令驱逐，故特先行开动，离却向来所泊之零丁等洋，以明其不敢违抗。其实每船内贮存鸦片，闻俱不下千箱。因上年以来，各海口处处严防，难于发卖，而其奸谋诡计，仍思乘间觅售，非特不肯抛弃外洋，亦必不肯带回本国，即使逐出老万山以外，不过暂避一时，而不久复来，终非了局。且内海匪船，亦难保不潜赴外洋，勾结售卖。必须将其趸船鸦片销除净尽，乃为杜绝病源。但洪涛巨浪之中，未能确有把握。因思趸船之存贮虽在外洋，而贩卖之奸夷多在省馆，虽不必遽绳以法，要不可不喻以理，而怵以威。臣林则徐当撰谕帖，责令众夷人将趸船所有烟土尽行缴官，与臣邓廷桢，怡良酌商定稿，公同坐堂传讯洋商，将谕帖发给，令其赍赴夷馆，带同通事以夷语解译晓谕，立限禀覆。一面密派兵役暗设维防。惟查各国买卖，以英吉利为较大。该国自公司散局（英人贸易公司道光十四年散局）以后，道光十六年派有四等职夷人义律到澳门，经管商梢，谓之领事。臣等发谕之后，各国则皆观望于英夷，而英夷又皆推诿于义律，其中有通晓汉语之夷人噜等四名，经司道及广州府等传之公所，面加晓谕。因该夷噜等回禀之言尚为恭顺，当即赏给红绸、黄酒，着令开导众夷，速缴鸦片。未据即行禀覆，至二月初十日，义律由澳门进省，其时奸夷颠地等，希图乘夜脱逃，经臣等查知截回，谕责义律以不能约束之罪，并照历届英夷违抗即行封舱之案，移咨粤海关监督臣豫堃将各夷住泊黄埔之货船，暂行封舱，停其贸易。又夷馆之买办工人，每为夷人潜通消息，亦令暂行撤退。并将前派暗防之兵役，酌量加添，凡远近要隘之区，俱令明为防守，不许夷人出入往来。仍密谕弁兵不得轻举肇衅。在臣等以静制动，意在不恶而严，而诸夷怀德畏威，均已不寒而栗。自严密防守之后，省城夷馆与黄埔澳门及洋面趸船，信息绝不相通。该夷人疑虑

惊惶，自言愧悔。臣林则徐又复叠加示谕，劝戒兼施。即于二月十三日，据该领事义律禀覆，情愿呈缴鸦片。维时距撤退买办之期，业已五日，夷馆食物，渐形窘乏，臣等当即赏给牲畜等物二百数十件。复向查取鸦片确数，经义律向各夷人名下，反覆追究，旋据呈明，共有二万二百八十三箱。查向来拿获鸦片，如系外洋原来之箱，每一箱计装整土四十包，每包约重三斤，每箱应重一百二十斤。即至日久收乾，每箱亦约在百斤以外。以现在报缴箱数核之，总不下二百数十万斤。若经奸贩转售，则流毒何所不至，今设法令其全缴，不动兵刑，无非仰仗天威，自然畏服。当即谕令驶赴虎门，以凭收缴。除商明留臣怡良在省弹压防范外，臣林则徐、臣邓廷桢同抵虎门。水师提督臣关天培本在虎门驻扎，凡防范夷船查拿售私之事，皆先与臣等随时商榷，务合机宜，自收缴之谕既颁，尤资严密防堵。兹趸船二十二只，陆续驶至虎门口外，关天培当即督率将领分带提标各营兵船，排列弹压，并先期调到碣石镇总兵黄贵、署阳江镇总兵杨登俊，各带该标兵船分排口门内外，声威极壮。粤海关监督臣豫堃亦驻虎门税口，照料稽查。臣等亲率文武大小各委员，随收随验，随运随贮。惟为数甚多，一趸船所载之箱，即须数十只驳船，始敷盘运，而自口外至口内堆贮之处，又隔数十里。若日期过促，草率收缴，恐又别滋弊端。臣邓廷桢拟收至两三日后，先回省署办公。臣林则徐自当常驻海口，会同提臣关天培，详细验收，经理一切。容俟收缴完竣，查明实在箱数，与该夷领事所禀有无参差，再行恭折奏报，并取具各夷人永不夹带切结存案，以断根株。伏思夷人贩卖鸦片多年，本干天朝法纪，若照名例所载"化外有犯并依律科断"之语，即予以正法，亦属罪所应得。惟念从前该夷远隔重洋，未及遽知严禁，今既遵谕全缴趸船鸦片，即与自首无异。合无仰恳皇上覆载宽宏，恩施法外，免追既往，严儆将来，并求俯念各夷人鸦片起空，无资置货，酌量加恩赏给茶叶。凡夷人名下缴出鸦片一箱者，酌赏茶叶五斤，以奖其恭顺畏法之心，而坚其改悔自新之念。如蒙恩准，所需茶叶十余万斤，应由臣等捐办，不敢开销。至夷人呈缴鸦片如此之多，事属创见，自应派委文武大员将原箱解京验明，再行烧毁，以征实在。"

奉朱批："所办可嘉之至。"另有旨，旋奉上谕："本日据林则徐等由驿驰奏查办趸船，尽数呈交烟土一折，可嘉之至。趸船私贩烟土，希图脱逃，经林则徐等截回趸船二十二只，起获烟土二万二百八十三箱。该夷船畏法自首，情尚可原，著免治罪。该督等奏请酌赏茶叶之处，照所议办理。此项烟土为数甚多，俟收缴完竣，即查明实在箱数，派委明干员弁解京以凭核验。林则徐等查办妥协，自应量加鼓励。林则徐、邓廷桢著交部从优议叙，怡良、豫堃、关天培著交部议叙。

又奉上谕："据林则徐等驰奏，趸船鸦片尽数呈缴，请解京验明烧毁，当降旨允行。本日据御史邓瀛奏称：'广东距京程途遥远，所缴烟土为数较多，恐委员稽查难周，易启偷漏抽换之弊'等语。林则徐等经朕委任，此次查办粤洋烟土，甚属认真，断不疑其稍有欺饰。且长途转运，不无借资民力，著毋庸解送来京，即交林则徐、邓廷桢、怡良于收缴完竣后，即在该处督率文武员弁公同查核，目击销毁。俾沿海居民及在粤夷人，共见共闻，咸知震慑。该大臣惟当仰体朕意，核实稽查，不准在事员弁人等稍滋弊混。"

于是林大臣会同督抚于虎门，监视销毁，就海滩高处，周围树栏，开池二，纵横各十五丈有余，灌以海水，投以石灰，顷刻汤沸，不爨自燃。潮退，启涵洞，随潮出海。每日尽三四百箱至千箱不等。自四月二十二日化起，五月十五日毕事。除去箱只，实共烧毁烟土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四斤。先期出示，令外洋人来虎门集视，其时观者如堵，悉慑伏无异词，且有叙入外洋新闻纸中以纪其事者。遂下令尽逐外洋之趸船，与澳门之奸夷，不许逗留内地。其续到之船，有鸦片者倘自揣不敢报验，即日回国，亦免穷究。若仍沿旧，以烟土卸寄趸船，则入口时丈量船旁水迹尺寸，情伪立见，必按夹带鸦片新例，人即正法，船货入官。所有进口之船，均应照此具结。并行文英国王，一体严禁。文附：

天朝钦差大臣兵部尚书湖广总督林，兵部尚书两广总督邓，兵部侍郎广东巡抚怡，会同移文于英吉利国王，为会禁鸦片烟事：照得天道无私，不容害人以利己；人情不异，孰不恶死而好生！贵国虽在重洋数万里外，而同此天道，同此人情，未有不明于生死利害者也！我天朝四海为家，大皇帝如天之仁，无所不覆，即遐荒绝域，亦在并生并育之中。广东自开禁以来，流通贸易，凡内地民人与贵国番船相安于乐利者，数百年于兹矣。且如大黄、茶叶、湖丝等物，皆国中宝贵之产，贵国若不得此，则无以为命，而天朝一视同仁，许其贩运出洋，绝不靳惜，无非推恩外服，以天地之心为心也。乃有一种奸夷，制为鸦片，夹带贩卖，诱惑愚民，以害其身，而谋其利。从前吸食者尚少，近则互相传流，染毒日深。在中原富庶蕃昌，虽有此等愚民，贪口腹而戕生命，亦属孽由自作，何必为之爱惜。然以大一统之天下，务在端风俗以正人心，岂肯使海内生灵，任其鸩毒？是以现将内地贩卖鸦片并吸食之人，一体严行治罪，永禁流传。惟思此种毒物，系贵国所属各部落内，鬼蜮奸人私行造作，自非贵国王令其制卖。且即各国之中，亦止数国制造此物，并非各国皆有。然又闻贵国亦不准人吸食，犯者必惩，自系明知其害人，故特为之严禁。然禁其吸食，尤该禁其贩卖，并禁其造作，乃为公恕之道；若徒禁其吸食，而仍制造贩卖，引诱内地愚民则欲之己生而陷人于死，欲己之利而贻人以害。此则人情之所共恨，天道之所不容！以天朝威震华夷，何难力制其命！而仰体圣仁宽大，自宜诰诫于先，且从前曾用公文(此文未见)，移会贵国王，一同严禁，则犹得诿为不知。今与贵国王约，

将此害人之鸦片，永远断绝。我内地禁人吸食，尔属国禁人制造。其从前已经制造者，贵国王须即令其搜尽，投之海底，断不许天地间更有此种毒物。非独内地人民不受其害，即贵国民人既有造作，安知其不吸食，并令造作而禁之，则贵国亦不受害，岂不各享太平之福，而益见贵国恭顺之忱！如此则明乎天理，而上天不至降灾；协乎人情，而圣人亦必嘉祥。况内地既经严禁，无人吸食，即该夷等仍行制造，终亦无处销卖，无利可牟。与其亏本徒劳，何不改图生业？现在内地搜出，尽付油火焚烧，若再有夷船夹带鸦片前来，不能不一体烧毁，恐船内他货，亦难免玉石俱焚，是利未得而害已形，欲害人而先害己。天朝之所以能臣服万国，正有不测之神威，无谓言之不早也。贵国王接到此文，即将如何严禁断绝缘由，速行移覆，幸勿诿说迟延。伫切！盼切！

五月，王大臣等会议查禁鸦片章程三十九条。

(一)沿海奸徒，开设窑口，勾通外洋，囤积鸦片，首犯拟斩枭，为从同谋及接引护送之犯，并知情受雇船户，拟绞监候；该管官知情故纵者革职，失察者分别议处。

(一)沿海员弁兵丁，受贿故纵，拟绞立决；知情徇纵，俱发往新疆，官弁充当苦差，兵丁为奴；失察者分别议处，兵丁杖徒。

(一)合伙开设窑口并合伙兴贩者，以造意为首，余具以为从论。

(一)沿海奸徒，寄存洋船烟土，照开设窑口从犯治罪。

(一)官役拿获贩烟吸食之犯，得财卖放者，与犯同罪；赃重者，计赃以枉法从重论；失察之该管官，分别议处。

(一)收禁人犯，如有禁卒人等将鸦片烟私行传递或为代买者，发极边烟瘴充军；其递解之犯，解役人等有犯前项情弊，发近边充军；赃重者，计赃以枉法论；失察之该管官，分别议处。

(一)兵役匪棍，以查烟为由，肆行抢夺，并挟雠诬赖者，俱发极边充军；赃一百二十两以上者，为首拟绞监候；失察之该管官，分别议处。

(一)鸦片烟案内，流罪以上人犯，告称留养者，概不查办。

(一)事未发而自首者免罪，闻拿投首者减一等，首后复犯加一等治罪。

(一)吸食之案，止准官弁访拿，不许旁人讦告。

(一)开设烟馆，首犯拟绞立决，从犯及知情租屋者，发新疆给官兵为奴；兵役包庇，与犯同罪；有赃计赃，准枉法从重论；失察之该管官，分别议处。

(一)栽种罂粟，造制烟土，及贩烟至五六百两，或兴贩多次者，首犯拟绞监候，为从发极边烟瘴充军；兴贩一二次，数不及五百两者，为首发新疆给官兵为奴，为从发边足四千里充军；兵役贿庇，与首犯同罪；赃重者，计赃以枉法从重论；其知情租给房地之业主、受雇之船户，一年以外者，发边远充军；一年以内杖流，半年以内杖徒；州县官知情故纵者，革职永不叙用；失察之该管官，分别议处。

(一)栽种罂粟尚未制烟售卖，及收买烟土、烟膏未售卖者，为首发极边烟瘴充军，为从杖流。

(一)吸烟人犯，均予限一年六个月。限满不知悛改，无论官民，概拟绞监候。

(一)平民吸烟，在一年六个月限内者，拟杖流。如系旗人，销除旗档，一体实发。

(一)在官人役，并官亲幕友，一年六个月内在署吸烟者，照平民加一等治罪。该管官知情故纵者革职，失察者降调。

(一)职官吸烟在一年六个月内者，发新疆充当苦差。

(一)兵丁吸烟在一年六个月内者，发近边充军。该管官知情故纵者革职，失察者分别议处。

(一)开设烟馆，栽种罂粟，制烟兴贩，首从各犯除见拟死罪外，其余俟一年六个月后，拟绞监候。

(一)吸烟人犯虽经改悔戒绝，但有存烟灰者，杖一百。

(一)制卖鸦片烟具者，照造卖赌具例，分别治罪。失察及拿获之该管官，分别议处议叙。

(一)同居子弟有吸烟者，家长照不能禁约子弟为窃例治罪。

(一)职官因吸烟发往新疆者，概不准各城大臣因事保奏。

(一)宗室觉罗吸烟者，发往盛京，严加管束。如系职官及王公，均革职革爵，发往盛京，永不叙用。如犯在一年六个月限满后者，照新定章程加重拟绞监候，宗人府会同刑部，恭进黄册请旨。

(一)太监内如有从前吸食者，限一个月内自首免罪；再限三个月内，令总管太监认真搜查。如有收藏烟具者，审明从重治罪。如三个月限满，半年以内，有在禁门以内各值房吸食者，均拟绞监候，在外围值房吸食者，枷号六个月，发极边烟瘴，永远枷号，遇赦不赦。失察之总管首领及同屋太监，奏请分别降革治罪。如系首领吸食，均照禁门以内新拟罪名办理。失察之本管总管，奏请分遣究出贩烟之人同罪，若系民人，交刑部加等治罪。至陵寝首领太监等有吸食者，照外围办理。其王公门上及各大臣宅中之太监等有吸食者，交慎刑司永远枷号不赦。如半年以后，仍有吸食，在宫门以内者，拟斩监候。外围等处及陵寝当差，并王公门上大臣宅中并已为民太监等，拟绞监候。各项失察处分，仍照前议办理。

(一)洋商住澳住行，卖货完竣，即饬遵照定限起程。如一逾限久留，照违制律治罪。

(一)官兵查拿鸦片烟，遇有大夥拒捕者，准放鸟枪，格杀勿论。销毁烟土，令督抚亲验真伪，以防偷换。

(一)沿海各省洋船进口，督抚派公正大员实力搜

查。

(一)各督海关监督,于洋船带烟进口,知情纵放者革职,失察者分别议处。

(一)各督拿获烟犯,将由何处购买,何人包庇护送,及经过地方,逐一根究,分别惩办。该管官受贿故纵者革职治罪,知情者革职,失察者分别议处。

(一)拿获吸烟人犯,承审徇情开脱,照故出人罪例治罪。

(一)吸食已戒,平民例得免罪,惟职官为民表率,如曾经吸食者,均勒令休致。

(一)拿获囤积兴贩各犯,无论邻境本境,均准给予议叙,仍分别送部引见。

(一)访获吸食者,亦准酌请议叙。

(一)在京各衙门及外省督抚,将吸烟之员列入京察卓异,即将原保举官议处。

(一)京城地面,五方杂处,稽查尤应严密。应责成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随时访察。仍严禁番役等讹索扰累。

(一)各省保甲,饬地方官认真编查。如牌长有受贿知情等弊,一体惩办。

(一)地方官朔望宣讲后,即将吸食鸦片之害,传齐众人,明白宣示,庶父诫兄勉,咸知自爱。

奏入,得旨:"上年黄爵滋条奏鸦片积弊,请旨设法严禁,当交各将军督抚等各抒所见妥议以闻。嗣经陆续奏到,并据科道等官先后条陈,特降谕旨交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各该衙门议奏。兹据详议章程会同奏入,朕详加披阅,尚属周妥。俱著照所议办理,并著纂入则例,永远遵行。各该衙门即速行刊刻,颁发各直省将军督抚等,转行所属地方文武员弁,一体遵照,明白出示晓谕,咸使闻知。"

时米利坚(今称美国)诸国,皆遵具切结。义律自省去澳,复递禀言:违禁贩烟之弊,亟应设法早除,如准委员来澳,会议章程,可冀常远除绝。林大臣批示奖励。义律又禀:请本国商船泊近澳门,林大臣以澳门向例惟准设西洋额船二十五艘,若英夷援此例不入黄浦,则海关虚设,而私烟夹带更无从稽查,驳不许。义律乃倡言不准泊澳,便无章程可议。因不受所赏茶叶,不肯具结,必俟奉国王命,定章程,方许货船入口。时义律已寄信附货船回国,往返不过半年。而五月内有尖沙嘴夷船水手殴毙村民林维喜之事,谕义律交夷犯抵罪,义律迟未交出。林大臣、邓总督遵例禁绝薪蔬食物入澳。并以澳门寓夷,既不进口贸易,即不应逗留澳门。义律乃率眷属及在澳英夷五十七家,同迁居尖沙嘴货船。时趸船一朝失利,不无怨望。义律以公司领事鼓动群夷,暗招夷埠吐嘧、哗喻兵船二艘来粤,又择高大货船三艘,配以炮械,赴九龙地方,假索食为名,突开炮攻我水师。我参将赖恩爵挥兵发炮,击翻双桅夷船一,舢板船一。而奸夷所雇吕宋(日斯巴尼亚国属地,在台湾东南大海中)趸船,逗留潭子售烟者,亦于八月初间,为我水师攻毁,人船并获。义律托澳门西夷为转圜,愿尽遣趸船回国,其货船亦愿具结,如有夹带者船货充公。林大臣令结内应加"人即正法"之语,且责交出凶犯。旋有其国两船遵式具结,验无夹带鸦片,于九月底入口。而义律遣二兵船阻之,又投禀请勿攻毁尖沙嘴之船,以俟国王之信。水师提督关天培,以凶犯未交掷还。时我师船五只在洋弹压,夷见前禀不收,又见我师船红旗,即发炮来攻,我师连挫之。夷先发炮者,外洋示战以红旗,止战以白旗,误会我悬红旗,以示战事耳。事闻,十一月初八日,奉诏停止英夷贸易。义律复遣人乞恩,谓在粤办事多年,嗣后请遵大清律办理,而仍无违于国王之法,许英船回居澳门,俟王谕至再门留易。林大臣以新奉谕旨,不便骤更,复严与之绝。英船始均驶出老万山,而粤洋渔船蛋艇亡命之徒,贪薪蔬之厚值与鸦片烟交易,趋之若鹜。时林大臣已奉总督两广之命,义律忽行文照会,索偿烟价,盖已得彼国王回谕也。

初,鸦片以药材入中国,康熙十年以前岁不过数十箱,乾隆三十年前每年尚仅二三百箱,乾嘉之际吸食者渐多则不过千箱,道光初年已逾四千箱,十二年多至二万三千六百余箱。西人纪载嘉道间印度入中国大小鸦片箱数价值译附:

嘉庆二十二年,大鸦片二千六百十箱,小鸦片六百箱,共三千二百十箱,价洋银三百六十五万七千圆。

道光二年,大鸦片二千九百十箱,小鸦片一千七百十八箱,共四千六百二十八箱,价洋银八百三十一万四千六百圆。

道光六年,大鸦片三千六百六十一箱,小鸦片六千三百八箱,共九千九百六十九箱,价洋银九百六十一万八十五圆。

道光七年,大鸦片五千一百三十四箱,小鸦片四千四百一箱,共九千五百三十五箱,价洋银一千四十二万五千七十五圆。

道光八年,大鸦片五千九百六十五箱,小鸦片七千七百七十一箱,共一万三千七百三十六箱,价洋银一千二百五十三万三千一百十五圆。

道光九年,大鸦片七千一百四十三箱,小鸦片六千八百五十一箱,共一万三千九百九十四箱,洋银一千二百五万七千一百五十七圆。

道光十年,大鸦片六千六百六十箱,小鸦片一万二千一百箱,共一万八千七百六十箱,价洋银一千二百九十万四千二百六十三圆。

道光十一年,大鸦片五千九百六十箱,小鸦片八千二百六十五箱,共一万四千二百二十五箱,价洋银一千一百五十万四千二百六十三圆。

道光十二年,大鸦片八千二百六十七箱,小鸦片一万五千四百三箱,共二万三千六百七十箱,价洋银一千五百三十三万二千七百五十九圆。

自嘉庆二十二年至道光四年,每年入中国大小鸦片,约计四千四百五十五箱,大箱约值洋银一千四百四十六圆,小箱约值一千七十三圆。道光

五年至十一年。每年入中国大小鸦片，约计一万一千九百五十三箱，大箱约值九百六十五圆，小箱约值八百六十二圆。前后十五年中，大箱价值最贵在道光二三年间，每箱值二千五百五十圆；最贱在道光十一年间，每箱值七百九十圆。小箱价值最贵在嘉庆二十五年道光元年间，每箱值一千八百圆；最贱在道光十一年间，每箱值五百二十圆。

后此今有增无减。是年所烧之烟，英国自称破费洋银一千二百余万圆，即米利坚人核其成本，亦在六百万圆。英以印度饷项所自出，与民俱病之。义律自念非力破此局，不足以裕库藏，又念非合纵于外夷，不足以树党援。遂将各趸船缴销之烟土，按照一千二百万赔赏，皆写立汇单，付各趸船回国交兑。又遣人遍告孟加剌，怵以生计之失，印度民无不洶惧。黑夷、白夷更番应募，不足，则告助于佛郎西（今称法国）、米利坚等国。米利坚素不善英所为，谓既在中国贸易，宜遵中国律例，鸦片本非教中所应行，予以缴销，正与外洋违禁之物罚货入官之例相符，故英计不行。而佛郎西观望年余，始遣兵船至香港，又为靖逆将军弈山所间，遂托以居间讲款为词，其事亦寝。又见粤东自烧烟后，海口严密，无间可乘，遣兵船分扰闽浙，以乘我未备。二十年六月，陷宁波之定海。七月，林大臣等奏继获贩烟人犯。九月，谕："前因鸦片烟流毒海内，特派林则徐驰往广东海口，会同邓廷桢查办，原期肃清内地，断绝来源，随地随时，妥为办理。乃自查办以来，内而奸民犯法不能净尽，外而兴贩来源并未断绝。本年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盛京等省，纷纷征调，縻饷劳师，此皆林则徐等办理不善之所致。林则徐、邓廷桢著交部分别严加议处。林则徐即行来京听候部议。两广总督著琦善署理，未到任以前，著怡良暂行护理。"旋命林则徐、邓廷桢赴广东备查问差委。

先是八月琦大臣自天津奏英人船只全行起碇南旋，并禀称沿海各处，如不开枪炮，亦不敢生事端。定海之兵亦可先撤一半。上命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并谕伊里布、宋其沅、裕谦、邵甲名、托津布、邓廷桢、林则徐等一体遵照，防守要隘，洋船经过或停泊外洋，不必开放枪炮。十一月，琦大臣入粤议抚。义律首索十九年烧烟之价，许之，又索香港全岛以为贸易来往市埠，琦大臣不答。十二月，奏粤省实在情形，并节次奉旨，饬查事件：（一）洋人索赏烟价，缘林则徐示令缴烟时节次谕文，均有奏请赏犒奖励字样，洋人颇存奢望，迨后烟一箱仅给茶叶五斤，该洋人所得不及本银百分之一，而又勒具"以后再犯鸦片烟，船货入官，人即正法"之甘结，迄未遵依，此衅所由起也。（一）朱笔点出，林则徐奏趸船二万余箱，系英国领事义律自行递禀求收等语。查义律递禀距林则徐撤退买办已五日，可见窘迫而然，非出情愿。时义律仅止孤身，设有党援，未必降心俯首云云。

二十一年正月，英人扑虎门，兵舰中有轮船四艘。琦大臣允为奏恳给地通商。上命奕山至粤，统兵会剿。时琦大臣已受严谴，抚议方息，而义律以乘胜之师先发之，遂破虎门，闯入乌涌卡，称兵于省河。四月，英人攻省城急，坏城外四方炮台。广州府知府余保纯言于靖逆将军曰："彼以索烟价来，未可以空言抚也。"无以应。次日，炮子直入老城贡院前。靖逆将军谋于督抚，请先遣其缒城出见义律，义律谓："余是随林大臣查办之员，不应忘二万余箱之烟价。"靖逆将军因奏请复准通商。维时米利坚人深以各趸船收回烟价，不应向义律索加倍之偿，因余保纯固请裁减，乃劝义律援照成本，按原索之半数，偿以银六百万两。乃罢兵，而以偿款作为追交商欠完案。然英人无厌之求，已留为异日再索之张本矣。

二十二年秋，英国公使（因公所使谓之公使）璞鼎查率马利逊等称兵要抚，至江宁省城。命广州将军宗室耆英、乍浦副都统红带子伊里布为钦差大臣，与璞鼎查议款。遂索款二千一百万两，首列烟价六百万，铺足一千二百万之原数，次列商欠三百万，以粤东原议未及商欠一款也。至战费一千二百万，则自入粤后偿其所失，而香港一岛亦遂予英，且准五口通商。议十三条，谓之《江宁条约》。是年七月二十四日，耆大臣等诣英国汗华丽兵船就约钤印。九月二十四日，奉朱批：俱著照所议办理。是为中外立约之始。时靖逆将军远在粤东，既不与闻，米利坚人亦无至者，遂一任璞鼎查予取予求。议款悉出自英人手定，于是鸦片弛禁之议复起。

卷　下

道光二十三年九月，谕军机大臣等：耆英奏通商事竣，朕思鸦片烟虽来自外夷，总由内地民人逞欲玩法，甘心自戕，以致流毒日深，如果令行禁止，不任阳奉阴违，吸食之风既绝，兴贩者即无利可图。该大臣现已起程，著于回任后，统饬所属，申明禁令。此后，内地官民，如再有开设烟馆及贩卖烟土并仍前吸食者，务当按律惩办，毋稍姑息。特不可任听关吏人等过事诛求，致滋扰累。总之，有犯必惩，积习自可渐除，而兴贩之徒亦可不禁而自止矣。

方五口之通商也，外洋出入之货，多定以税则，载入条议，惟鸦片以新例初颁，衅端由是而起，既不便申明前禁，又不便擅定税章，遂置此项于不议。各洋商历年进口之货，以此不入税者为大宗，而吸食兴贩之徒，竟明目张胆以趋附。印度鸦片之税，岁增至八千余万卢卑（卢卑亦曰罗卜，约银三钱有奇）。窑户居奇，关胥中饱；国课支绌，军饷浩繁。咸丰五六年间，东南各省奏请抽厘充饷，始自江苏之上海，定以每箱二十四两，以二十两归入军需支拨，四两为办公经费。其后粤匪窜入闽界，闽督奏请援照江苏从权办理，复以军饷紧迫，向洋商贷银五十万，约以扣税归款（见外国新闻纸领事官告示）。旋经兴泉永道出示，定以每箱洋银四十圆外，加费八圆。浙之宁波，有本地行栈与洋商往来，

议定箱价，愿赴官包缴月厘。其他若江西之河口，安徽之屯溪，皆以此为厘金大宗。其征税，则始于咸丰九年。

先是，八年，上海会议《通商税则善后条约》，钦差大臣大学士桂良等与英、法、美三国公使额尔金等面议，谓税则内所定出口进口之货，均按照百中抽五以为则。惟查洋药系例禁进口之物，现因定税弛禁，通融办理，应与各货分别征收，另立专条，以示限制。三国皆以为然。乃于《上海税则善后条约》第五款内开：向来洋药不准通商，今稍宽其禁，听商遵行纳税贸易，准其进口，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惟该商只准在口销售，一经离口，即属中国货物。只准华商运入内地，外国商人不得获送。即《天津条约》第九款所载，英民持照前往内地通商。又二十八条所载，内地关税之例，皆与洋药无涉，其如何征税，听凭中国办理；嗣后遇修改税则，仍不得按照别货定税，止准照新章买卖，敢违此例，所运货物，全罚入官等语。浑其名曰"洋药"，以昔年原照药材上税故也。当经王大臣等会户部议奏，略言洋药一项，除系官员、兵丁、太监人等照例治罪，又私售藏奸聚集者照聚赌例治罪外，其余民人概准买用。凡外洋及内地客商在各省关口贸易者，均照酌定税则。上海一口，议定每百斤税银三十两；所有各海口及天津关，均系一水可通，再内江河面凡船只能到各税关口者，均请照上海一律输税。至崇文门及各省由旱路转进者，均请每百斤减税十两，作为脚费。一切缉私章程，均照各关税口，毋庸另立条款，以归简便。各省关口，于所征此项税课，不必归入各关岁额报部。自接到部文之日为始，三个月将所征税银两簿，一面报部，一面起解交库，不准奏留拨充用项。其民间买用，于九年三月初一日，出示晓谕，一月以后，悉照新定条例一体遵行。奉朱批：依议。于是鸦片之禁大弛。其列入税则也，人多谓英人利己损人，不顾公论，强请而后允。访之局外人，不尽然也。盖当日粤中互市定例，以货易货，不得易银出洋。彼以洋布、呢羽易我丝茶，商情多不踊跃，示以鸦片，则争先恐后。嗣又屡以鸦片违禁肇衅，虽逐其趸船至外海，而奸徒偷运如故。英人见我嗜之甚，遂谓与其以是肇衅，曷若量请弛禁，尚可保承平，敦和好。是此次之入税，亦我华人先有以召之也。

考洋药按百斤征税三十两，原系征之海口，征之洋商，今约内声明一经离口，即是中国货物，则此后运入内地之洋药，皆系征之华商，与洋人无涉。其征之华商者，听中国办理，须照内地逢关纳税，遇卡抽厘章程。各省惟海口三十两之税一律照办，余则收税收厘，应酌量情形，随时随地，或增或减，悉听中国，外国不得干预。乃上海方按章程举行，而英国驻京公使威妥玛报称上海设局抽厘，于进口税银三十两外，另收银五十两，与条约内明文不符，商民不便。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行文江苏，旋准咨覆，洋药进口，每百斤征洋税三十两，售与内地商人，征华税三十两，厘捐二十两，是征之洋商者，仅有三十两，其余五十两，皆征之华商与洋商无涉。由总理衙门照会威使，始不能辩。续据总税务司赫德（总理衙门所延英人，总司各口海关洋税者，食中国俸，译其衔"曰总税务司"）在京呈递清单，内称：洋药抵中国者，每年约有七万箱，收厘太重，即起保私偷漏之端。现议有两法：一则进口时，征一次重税，每百斤六十两，完税后，准往各处，不复另征别税；一则进口时，按则征收洋税三十两，再征华税十五两，准在通商之本府所属境内，不再加征，一出本府之境，应听凭地方官随时设法办理。就王大臣谓洋药一入内地，总以由中国任意征收为是。赫德言："今上海办法，并无起色，如照单办理，征洋税三十两，华税十五两，犹恐不无走漏。是以到香港者虽有七万箱，而单内可稽者，约只六万箱。若照内地办法，另征税银三十两，厘捐二十两，窃虑有名无实，收税愈重，走漏愈多，恐所征者，尚不如每百斤仅征四十五两之多。"经王大臣等奏请将单发南北洋通商大臣妥议。又据赫德另呈洋药一款，内称广东省城设有洋药厘捐总局，如先在局纳厘五十两，即无庸在关完纳正税。亦经总理衙门行文入粤，仍照原议，洋商交税，只准在海口销卖，不得运入内地。其卖与华商后，如何征收税厘之法，洋商不得过问。又议定土货复进口，应听中国纳税抽厘，即使洋商影射销售，而征税征厘，悉与华商无别云云。于是外洋无从取巧，而各口走私偷漏之案层见叠出。广东一省为尤甚。窃以为威妥玛之争，欲便其洋药商人，厘轻则利重，此其私心执约以拒是也。若赫德总司税务，予夺出自中国，其论收税愈重，走漏愈多一语，诚有至理。所请进口时征一次重税每百斤六十两后，不再征，正以救进口后走漏之弊，惜其时初用洋人，未能据信其言。然税厘由关并征，即根于此也。印度运来洋药，以香港为总汇所，地既属英，我不能设关以征其税，而斤件固可稽其数。故赫德单内，有每年七万箱之语，但就六万箱计税，则其余皆走漏者也。单内详其漏税之口，以粤东为最，福州、厦门次之。香港系中国无税之口，四面皆海，离岸不远，而粤东水程多歧，因此大小各船均可到港。洋药物小价贵，偷漏难防。其自香港运入粤境，亦非外洋船只，类多各乡村渡船、渔船，或贩私盐船，更有官设保私之巡船，不难指名。若有海关巡船往拿，则开枪炮抗拒，不遵查验。漏税之多，即以粤海一关而论，一年便有五十万两，则几二万箱矣。又据单内，照其所定每箱税银四十五两估计，各口每岁之税额，天津、牛庄、登州洋药，以每年二千箱算，应纳税约八万两；上海、长江一带以三万余箱算，应纳税约一百五十万两；福州以四千五百箱算，应纳税约二十万两；厦门以三千二百箱算，应纳税约十万两；广州以一万二千箱算，应纳税约五十万两；潮州以一千八百箱算，应纳税约八万两。此外台湾琼州、宁波（其时宁波进口，每年仅数百箱，同治七年以后，数始渐增，光绪十二年，增至八千余箱）等处，亦约有数千箱。此六万余箱洋药抵中国，各口税则之可考者也。赫德又以内地人之做洋药生理者，窑口一也，行户二也，烟馆三也。自许民间买用之令下，则

与百货之开张者无异，而稽查税则势不能不设法办理。故单内言欲做此等生理者，须先赴关呈明，拟在何处开张洋药店铺，请领字号招牌，并颁给准充执照，方许开张。凡给照者，应以一年为限。请领准照之人，应分别窑口、经纪、烟馆三项，照内注明某项应纳银若干。若在通商港口请领执照者，无庸拘定限额，以符条约。又后开另款，内称：在上海做洋药生理，应由户部行文地方官，出示禁揽包揽霸市。但验明有准照者，均随意在栈房或在趸船，不论与外国何人置买洋药等语，此亦惜未能行者。

光绪二年，英官马嘉理被害事起，英公使威妥玛会北洋通商大臣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于七月二十六日在烟台议立条款。其第三端洋药一项，威使议请本国准为另立办法，与他项洋货有别，令英商于贩运洋药入口时，由新关派人稽查，封存栈房或趸船，俟售卖时，洋商照则完税，并令买客一并在关输纳厘金，以免偷漏。其应抽收厘税若干，由各员察看情形酌办。威使上之英廷，议久不决，下印度总督核议。非英廷之难决也，盖印度度支赖是项税款者，十之三四，虑一经议定，中国既于海口重加其税厘，内地复随意抽收，于贩卖商人有所不便，即于印度进款有所不便，而于英廷尤有不便。印督中于商人之言，英廷复中印督之言，且烟台条款有益于彼者，已尽行之，此事遂置不理。其谓久议不决，特饰词也。

六年十月，总理衙门与美国驻京公使另立条款。其第二条曰："两国彼此商定，中国不准贩运洋药入美国通商口岸，美国商民亦不准贩运洋药入中国通商口岸，并由此口运往彼口，亦不准作一切买卖洋药之贸易；两国商民，无论雇用本国、别国船，及本国船而为别国商民雇用贩运洋药者，均由各本国自行永远禁止。"维时，巴西国亦遣使臣喀姓来请立约，北洋李大臣与议，其第十四款与美约同。美巴商人，本无运售洋药者，论者谓是约无关重轻，而不知关系特重，盖将来与他国修约，据是以为成案，由渐而列之约章，可期尽遏来源也。

七年，南洋通商大臣大学士两江总督左宗棠奉诏入直枢垣，与北洋李大臣会商威使，加征洋药税厘，每百斤共银一百五十两，使价贵瘾减，寓罚于征，得以渐除，并加收土烟厘金。奏曰："鸦片流毒中国，其患先中于市廛衙署，凡中人温饱之家，佚游燕辟子弟，聚处而嬉，用以遣日。比吸食有癖，积渐成瘾，瘾重而形神交瘁，于是资倾家破，而身命随之。内地罢民，抛腴地以种罂粟，刲果取浆，名为土浆。其患先中于镇集乡村，凡食贫力作之人，游手无聊之辈，久且视为平常日用所需，不知禁令为何事。于是吸食者多，更成积重之势。华民之吸烟者多，洋药之销路亦日益畅。从前各海口每岁进洋药三万余箱，嗣渐增至五万余箱，近闻且增至七万余箱。而洋药之价，前时每箱百斤售银七百余两，近闻已减至五百余两。是销路之畅，由于货价之减，可知也，而洋人心计之工，亦可知。于此而严吸食兴贩之禁，法轻则易犯，令峻又难行；若奉行不得其人，非徒无益也。臣前督陕甘，先以禁种罂粟为务，饬各属随时查拔，以清其源。遇有洋药入境，则标识封存行栈，勒由原路折回，不准在地方销售。其故违者，察出焚之通衢。已著微效。惟此法，行之一方为宜，若统筹全局，则令其由原路折回，滞于此者或销于彼，仍为不了之局。详察事宜，断非加洋药土烟税捐不可。税捐加，则洋药土烟之价必贵，价贵则瘾轻者必戒，瘾重者必减，由减以至断瘾，尚有可期。若徒恃空文禁制，丁役之弊索，官吏之欺隐，由此而生。案牍纷繁，讼狱纠扰。特恐政令不行，而闾里骚然，未睹严禁鸦片之效，而先受其弊也。自古整齐世宙，不能无藉乎政刑；政刑之用穷，不能不剂之以罚。周课田功，有里布夫家之罚；汉重酒禁，有误酬免侯之罚，其明征也。近如海国土产出口（此句疑误，当系别国土产进口云云），辄按其成本而倍征之。英人于好嗜之物，更加征两倍，亦与赎刑遗意相近。况加征洋药土烟税捐，意在加倍减瘾，以期坊民正俗，复厥本初，多取亦不为虐。且议加者，中国吸食之价，非取之出产之地外国兴贩之徒。权自我操，谁能过问？稽经诹律，理有同然，而措正施行，又无烦再计决也。臣奉命与各国事务，责无可辞。曾于接晤英使威妥玛时，论及鸦片宜加征税厘，冀可减瘾，威妥玛亦无以难之。适李鸿章至，臣偕赴总署，与威妥玛会商一次，李鸿章又独与威妥玛晤商两次，威妥玛意见不同，语多反覆，而于加价一节，尤断断然若重有所惜者。臣等如从其后议，以每箱八十两为定则，加数甚微，不但瘾无由减，适足为兴贩洋药者广其销路，而内地种罂粟贩烟土者得以藉口，并加征捐厘亦多窒碍。是与拟增税捐，期收实效，本谋大相剌谬，而其事且有所难行。兹拟总口原征洋药进口每百斤税银三十两，仍由总口征收，毋庸置议外，其总口厘捐，由中国自办，于总口附近地方，设立总局，遴委廉干大员，总司洋药厘捐。凡洋药进口完纳税银后，听洋商分销各口，或留存趸船，或起存行栈。税务司查明箱数，报知总局复验，登薄盖印，设立三联票，一存总局为票根，一填发税务司为备核验票，一给洋药商人为运销各口验票，三联骑缝钤印，编立号数，彼此执存，轮流互核。遇有偷漏及土烟夹杂诸弊，无难一览而知。似此销路一清，讥禁可得而施，市价相若，税厘可得其实。以言增加税厘，期收禁烟实效，庶有当焉。至于增税加厘办法，各有攸殊。或议于总口征洋商之税，即并内地应捐之厘而加征之，是为合办；或议于总口照税加厘外，于内地分销各口加征华商之厘，是为分办。两者衷诸一，是朝廷执中有权，推之而准，与洋人毫无干涉。按照现今厘章，于两起两验中，寓周代儆惰农，汉世严酒禁遗意，每洋药百斤统税厘合计征实银一百五十两，理法均得其平。总较之洋法，别国土产货物进口，照本征税，其嗜好之物进口征加两倍，轻减为多。而以古昔省刑薄敛之意义论之，固考之不谬，而质之无疑者也。若内地私种罂粟，所造土烟，行销浸广，应即照洋药税则，加捐示罚。惟土烟

味淡气薄，吸者弗尚，其价值亦较洋药为轻，税厘之加，未宜与洋药一律。如按其斤重价值，准洋药推算议加，乃与罚捐之意允协，而贫难之民因惜费而减瘾，其实效亦复相同。"

奏上，光绪七年五月初九日，奉上谕：左宗棠奏禁食鸦片请先增洋药土烟税捐，以收实效一折。鸦片流毒中国，为害甚深，近因民间吸食愈多，销路愈广，于国计民生，大有妨碍。朝廷轸念时艰，何难申明禁令，齐之以刑。惟虑陷溺既久，兴贩吸食之徒日众，空文禁制，既属徒法难行，讼狱滋繁，又将别增扰累。左宗棠所奏拟加增税厘，参用罚惩遗意，冀可渐挽颓风，不为无见。各省原定洋药厘捐，本较洋税为重，乃总计所收厘金，竟远不及进口之税。是承办之员，奉行不力，减成折收，任令奸商隐匿偷漏，巡役包庇分肥所致，情弊显然。左宗棠所拟每洋药百斤统税厘合计征银一百五十两，内地土烟价值较低，税厘准照洋药推算征收，亦尚平允。此项系取之于吸食鸦片之人，与华洋各商并无干涉。著南北洋大臣、福州将军、各直省督抚、粤海关监督，将各关口及地方情形详细体察，将稽查征收章程悉心妥议，于一月内覆奏，候旨定夺。此事务在必行，该大臣等当熟筹办法，期于大局有裨，实为至要。原折均著抄给阅看。又奏香港偷漏过钜，请由广东督抚委员赴港查其出入之数，轻总理衙门会北洋李大臣，以香港久画为英埠，政令不及，若在港查其出入实数，仍不能不与英官商办等词覆奏。当增税之谕到浙，浙江巡抚谭钟麟、委道员蒋国桢，于五月二十八日，抵宁波总口，体察情形，浙省可加，而苏省以上海有洋人聚居处所，免厘之章，未便遽加。江浙毗连，加于此而不加诸彼，不啻为渊殴鱼。闽之于粤情形亦然。煌煌天语，率格不行。而罂粟之禁，自是转不弛而弛。嗣复经总理衙门与威妥玛商办洋药税厘并征，在香港设局，每百斤先收正税三十两，带征内地厘金八十两。威使仍有意推延，始终以咨回本国为词。维时有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者，德国人，上书北洋李大臣，请先奏派大员往印度查勘种制鸦片情形，兼探印度总督意旨。李大臣韪之，因派道员马建忠由津赴印，将应议各节带往，面商印督。印督亦深喜我国自操此项贸易之权，庶可缓缓断绝，即抽收税厘，亦可由我国自主。于是德璀琳建议办法十条，陈之李大臣。略谓印度每年运来鸦片约九万箱，即准此数，由中国就印度设局收买，运回分售，别商不得买卖，以三十年为限，每年递减三千箱。请印督晓谕种罂粟者，每年少种三千箱之罂粟，减至三十年，此患可绝。而英人又谓中国土植罂粟，年盛一年，宜先自禁，以是又不果行。然所议由官收买，立限递减，底于断绝，固至善也。办法附：

(一)应奏明特简有名望、才略大员，先赴印度，与印督将中国现拟设局收买洋药，彼此均有利益各节，详细陈明，再赴英京伦敦，告知英廷，请将《烟台条约》第三端内之第三节删去。缘此条英廷从前未经允行，以致中国迄未举办。现既与印督商明办法，自应销除前节，另立专条，以昭信守。

(一)特简大员抵印度时，须详言中国受洋药之害已数十年，非不欲迅即禁绝，奈自今关税亦以此项为大宗，实亦难于禁止；而印度向以栽种罂粟为立国之基，若骤欲禁绝，揆情审势，亦断办不到。现在彼此商议以三十年为限，每年印度运到中国洋药，以九万箱为则。自立约之年起，此九万箱统由中国派员设局收买。以后按年递减三千箱，至第三十年限满，洋药即可断绝。印督须将此意，晓谕通国种植罂粟之人，遵照按年少种三千箱之罂粟，减至三十年，此患永除。在中国不禁之禁，而在印度并不减少饷源，又得禁止毒药害人之美名。此三十年中，尽可设法变计，讲求树艺黍稷，皆能获利。又必须印督允准，除中国收运洋药之外，他商一概不许购买，即香港、新嘉坡、槟榔屿等处所需烟土，历年若干，亦应由出使大臣与英外部商定，查明按年递减，不准溢出原数，致被滋蔓。其印度属地有产洋药之区，亦由印督行知照办，并须印督派员在各该属从严稽查，以杜偷、漏、浮、冒诸弊。至外洋各口抽收税课，亦须商令照中国各口一律，以免畸轻畸重，致生弊端。

(一)印度洋药价值，自立约开办之日起，每箱需银若干两，此三十年内，不得加减。在印度设局收运，必须验明真正好土，然后按箱给银。

(一)印度总督须保其洋药除中国收买之后，不得分毫余胜。缅甸等国，一概不准购买，以免浸灌云南等省。

以上四条，与印度总督、英国外部商定之款，增损随时再酌。

(一)既与印度立约收买洋药，则中国罂粟本干例禁，自应请旨严饬各直省禁绝，否则无以服印度之心。

(一)设立总局，拟名曰"督销洋药局"，取销毁之义，派员总办(如延洋人办理应议定年限)，由北洋大臣主持，即在天津创设总局，香港、上海各设一总厂，其通商口岸各设分局。查照历年洋药进口税册，各该口每年进口若干箱，即分运若干箱，只准照此定数，亦按年递减，不准加多。

(一)洋药税课，每箱输关平银一百八十两，内拟提出十八两充作公费。缘开办之际，设局有费，缉私有费，察探有费，及逐年递减，通都僻壤施药劝戒，一切皆应有费。皆出自公费之内，非十中提一，不能敷用。

(一)洋药运到，各口存置栈房，不得零星寄顿。售出若干，即纳税若干。其税仍在该口新关完纳。无论运往内地何处，厘捐一概免完。各关监督、税务司、应令会同督销局，认真查察。

(一)在印度买洋药时，价值必须一律。抵中国后，除去印度原价及沿途水脚、保险、关税等项，其各口卖价，须由总局核定，禀报稽考。

(一)此项收买洋药之款,应由总办自向银行立约,言定在印度收买若干,即由该银行付银若干。俟洋药抵华售出,将银付还。其间往返,约两三个月,均以每年每百两七两合算,按月付息。其设局建厂栈各款,须各向银行借垫,即于每箱扣提十八两内,分年加息付给。均由总办之员,自行担承经理,如有短付情事,与国家无涉。

以上六条,乃中国自行办理之大略。所有详细节目未尽事宜,随时禀请核办。

九年正月,总理衙门仍持七年左相之议,奏奉谕旨,饬出使英国大臣曾纪泽,将洋药加征税厘一节,与英外部商办,议久不决。十年九月初五日,奉皇太后懿旨,著户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预筹军饷。十二月初八日,户部等衙门议上《开源节流疏》,其一为推广洋药捐输。内开:"查广东省光绪初年筹备海防,由藩司招商黄近源包抽通省洋药,捐银每年认交洋银四十二万圆,五年为满,每年递加二万圆。嗣于光绪七年,经两广督臣奏准新商李玉衡自光绪六年接办,每年包抽洋银九十万圆,仍五年为满。各省如能仿照广东办法,招商包抽,每沿海各省以百万两,不沿海各省以数十万两为率,均可得银数百万两。惟各省水陆情形不同,或有不能仿办,自应另筹办法。查《通商善后条约》内开:洋药只准在口销卖,一经离口,即属中国货物,只准华商运入内地,外国商人不得护送,其如何征税,听凭中国办理等语。是运入内地之洋药,如何征税,按照条约,洋人原不能干预。今拟不分洋药、土药,发给华商行坐部票,按票捐银,以助军饷。其行票一项,应填写商人姓名、籍贯,按年请领。每票定以十斤,每斤捐银二钱,经过关卡查验另纳税厘,并由各关卡于部票内,填注该货经过年、月、日上,盖印戳为凭,以杜重复影射。无票者,将货充公,并行严办。于行店坐票,填写铺户姓、名、字号、住址,无论资本大小,按年令捐银二十四两,每年仍换票一次。如无票者,不准开铺售卖,并行惩治。惟洋药一离口岸,散漫难稽,且私带私贩,如何防杜,应俟各省议覆定章,一律举办。其未经离口之洋药,仍照条约办理,不在此例。"十二月,曾大臣电奏"洋药税厘,现争到一百一十两,刻将议约"等语;而香港设局未据陈及,盖设局香港仍办不到也。

先是,左相督军闽省,奏请加闽省洋药厘金二十两,合原征之数共为八十六两,令江、浙各省一律加重,以免避就。苏省因于十一年二月十九日起,每百斤先加银二十两,浙省亦自四月初一日起,照加二十两,仍按开源节流议内所加之数也。二月十五日,户部、总理衙门会奏曰:"查原奏内开:值此时艰饷绌,财源无可再开,拟请将局征华商洋药税厘,量予加重。闽省洋药进口,每百斤完洋税银三十两,照旧办理,至进口后,华商贩运行销,每百斤征华税银三十两、票税银十五两、厘金银十六两、军饷银五两,共征银六十六两。今拟请加增华税银二十两,应收耗余各款,照章随正加缴。厦门向归包征,责令核数加缴。惟江、浙、粤东各省,若不一律议加,私贩避就充销,有碍大局。仰恳敕下江西、浙江、广东各省督抚,一律加重征收等语。臣等窃维洋药一项,流毒已深,一时禁绝未能,则加重税厘,正可藉资补救。第恐抽厘愈重,走私愈多,必须设法严查,方不致有名无实。左宗棠等以时艰饷绌,财源无可再开,请将局征华商洋药税厘加重,自系实在情形。拟请旨先行照办,以济要需。原奏又称闽省洋药华税议加,江、浙、粤东各省,壤地相接,若不一律加收,私贩避就充销等语,此亦势所必然,所虑甚是。应请敕下江西、浙江、广东各省督抚,一律加重征收,以杜奸商,而维全局。再江南为南洋总汇,上海尤为商船所聚,拟请一并敕下两江督臣、江苏抚臣,将洋药厘金酌量加重,以归画一。至严防偷漏,设法稽查,是在各省将军督抚委任得人,认真办理,庶私贩可绝,而实效可期矣。"又片奏曰:"洋药一项,除洋税定章每百斤征银三十两外,各省厘税,尚未画一定章。在抽收局所,惟恐彼盈此绌,暗地减成;在贩运客商,无不避重就轻,任意绕漏。查光绪七年大学士左宗棠奏请加重洋药厘金,据各省督抚覆陈:直隶津海关向章,每百斤收正加厘捐银二十四两,地方善举耗资等银八两零;山东东海关向章,每百斤收厘金银二十四两;江苏、上海向章,每箱收厘金银二十五两,减为五五折;镇江每箱三十余两,减为四折;浙江宁波、温州向章,每百斤收厘金银三十四两,洋行、土行劳金六两;广东向章,每百斤收厘金银十六两,贴饷七两,海防经费膏厘元茶(即大土)每百斤共收银四十八两三钱,白茶(即小土)每百斤共收银五十六两六钱;江西九江关向章,由华商完纳水路洋药税银三十两;湖北汉口、宜昌向章,每百斤收钱二十余串;安徽芜湖关向章,仿照九江关办法;福建向章,与该大臣等此次所奏相同,惟尚有府局征厘四两八钱,及随缴各款耗余银两不计收数。此外,尚有商人包抽之法,此省有而彼省无,内地厘金之捐,此省轻而彼省重。至于未通商各省口岸局所,则有洋药、土药分别,抽收亦有不论洋药、土药一律抽收,且有与百货厘金合并抽收。办法既属参差,抽厘遂无确数。今且以洋药行销各口之数言之,上海、镇江二口,每年约销二万五千余箱;天津、牛庄、之罘三口,每年约销三四千箱;宁波、温州二口,每年约销八千余箱;福州、淡水、打狗、厦门四口,每年约销一万七千余箱;汕头、广州、琼州、北海四口,每年约销五千余箱,九江一口,每年约销一千数百箱;汉口一口,每年约销三千数百箱,合计每年各口,约共销洋药七万箱上下。以报部抽厘之数言之,福建省每年报收厘金等款约银四十余万两,广东报部厘金数目仅二十余万两,江苏行销洋药最多,每年所收厘金不过十二三万两,浙江未据分析报部,其余各省,仅数万两、万余两不等,合计每年各口,除征收洋税二百余万两外,约共收华商税厘银一百万余两。夫以行销数多如彼,而报收数少如此,是抽收款项,多寡不齐,抽收章程,疏密不同,其间偷漏之患,中饱之弊,必有所不免。然尚能报收华税银百万两之多。若使各省一律征收每百斤合华商纳厘税银八十

余两，姑不论英人每年运来香港洋药皆在十万余箱，即以每年进口有税洋药七万余箱计之，应可收银五、六百万两，实于军饷不无裨益。今该大学士左宗棠等，奏请闽省加增华税等因，已由臣等会同另折议覆。复念及通商各口，处处相通，不特江、浙等省，壤地相接，商贩必多绕漏，即如从前上海、镇江，减折征收，销数比他省为多，收数比他省为少。而直隶、浙江，皆以商贩避重就轻偷运沪上为言。应并请旨饬下直隶、山东、安徽、两湖各省督抚，照章 一律加征，除洋税著有条约，应照旧办理毋庸议加外，至通商各口岸洋药进口，以后华商贩运行销，每洋药百斤统令完纳厘税银八十六两，向归包征者，应令按箱核数加缴，向有随征余耗等款者，酌定确数抽收。均在接奉此次谕旨后，赶紧定章。自光绪十一年四月初一日起，一律加征，不准藉端延宕，以杜畸重畸轻之弊。商人知随所往皆需此数，则趋避之术穷，偷漏之数自少。并令各省仿照浙省向办稽征厘税章程，于洋关之前设立局所，每日进货、售货各数，设法稽查。务与税关收数层层核对，以杜偷漏，更须严定章程，督饬地方官役水陆弁勇协力梭巡，如有大帮私贩，抗拒横行，拿获将货入官充赏，该犯照私盐律治罪。如并无抗拒情事，只按十倍议罚，以二成归公，以八成给赏出力员役弁勇。如私贩被人指报拿获，即于八成内分给一半赏给指报之人。如能缉获私贩洋药一百斤以上者，由该督抚将该官弁记功一次，积功五次，拟请准其照寻常劳绩章程，奏请奖叙。倘查有局员乾没，丁役卖放等弊，照侵欺钱粮例议处治罪。各省通商口岸抽收洋药厘金等款，务须按洋关结数起止日期，依限照报，并将局员职名，暨某口所销洋药斤重，分析随册报部，不准混入百货厘金所收银款，听侯部拨，不准擅行动支。户部稽查收数，与关税收数，外洋贸易册数，层层核对，以杜中饱卖放及私自减折之弊。如与税关收数核较，大相悬殊，亦即将该局员等从严奏参查办。该督抚等接到此次部文后，即将现办情形，及一切章程与委员职名，于文到十五日内奏咨立案，不准稍有迟延遗漏。"军机大臣奉旨依议。于是自光绪十一年四月初一日起，各省洋药厘金每百斤一律加为八十六两。按洋关结数起止日期，依限造报，不准混入百货厘金所收之数，听候部拨。如大帮私贩，抗拒横行者，照私盐律治罪。私贩洋药，入官充赏。缉获百斤以上者，官弁记功，积加奏奖。乾没卖放者，照侵欺钱粮例议处治罪。一时雷厉风行，尽征尽解，然折减招徕，似所不免。开办经年，各省报收之数，仍无起色，而核计进口箱数，且知其偷漏益多。

按鸦片自印度诸处，必先至香港，转运通商各口。核每年至香港之数，转运各口外，必余一万数千石(*百斤为石*)至三万数千石不等。夫此余者，即谓香港及上海洋商船栈年终余存，与夫居香港，澳门华人自食，及煮膏运往美国诸埠、南洋各岛，多亦不过数千石、万余石，余皆漏人中国，而不输税厘者也。试合税厘计之，年中少征必数十万两、百万两。今将通商各关贸易总册，近二十余年运来洋药细数列下，其纪以西历者，缘海关沿用条约，以英月三个月为一结，皆以泰西年月结计税数也。

同治三年十二月初四日起，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六十五年，至香港者，七万六千五百二十三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五万六千一百三十三石；余者，二万三百九十石。

同治四年十一月十五日起，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六十六年，至香港者，八万一千三百五十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六万四千五百十六石；余者，一万六千八百三十四石。

同治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起，六年十二月初六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六十七年，至香港者，八万六千五百三十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六万九百四十八石；余者，二万五千五百八十二石。

同治六年十二月初七日起，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六十八年，至香港者，六万九千五百三十七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五万三千六百十五石；余者，一万五千九百二十二石。

同治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起，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六十九年，至香港者，八万六千六十五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五万三千四百十三石；余者，三万二千六百五十二石。

同治八年，十一月三十日起，九年十一月初十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七十年，至香港者，九万五千四十五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五万八千八百十七石；余者，三万六千二百二十八石。

同治九年十一月十一日起，十年十一月二十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一年，至香港者，八万九千七百四十四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五万九千六百七十石；余者，三万七十四石。

同治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二年，至香港者，八万六千三百八十五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六万一千一百九十三石；余者，二万五千一百九十二石。

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起，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三年，至香港者，八万八千三百八十二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六万五千七百九十七石；余者，二万二千五百八十五石。

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起，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七十四年，至香港者，九万一千八十二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六万七千四百六十八石；余者，二万三千六百十四石。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起，光绪元年十二月初四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五年，至香港者，八万四千六百十九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六万六千四百六十一石；余者，一万八千一百五十八石。

光绪元年十二月初五日起，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七十六年，至香港者，九万六千九百八十五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六万八千四十二石；余者，二万八千九百四十三石。

光绪二年十一月十七日起，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七年，至香港者，九万四千二百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六万九千二百九十七石；余者，二万四千九百三石。

光绪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起，四年十二月初八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七十八年，至香港者，九万四千八百九十九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七万一千四百九十二石；余者，二万三千四百七石。

光绪四年十二月初九日起，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九年，至香港者，十万七千九百七十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八万二千九百二十九石；余者，二万五千四十一石。

光绪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起，六年十二月初一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八十年，至香港者，九万六千八百三十九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七万五千三百八石；余者，二万一千五百三十一石。

光绪六年十二月初二日起，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八十一年，至香港者，九万八千五百五十六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七万四千五石；余者，二万四千五百五十一石。

光绪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起，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八十二年，至香港者，八万五千五百六十五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六万六千九百八石；余者，一万八千六百五十七石。

光绪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起，九年十二月初三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八十三年，至香港者，九万四千三十六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六万八千一百六十八石；余者，二万五千八百六十八石。

光绪九年十二月初四日起，十年十一月十五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八十四年，至香港者，八万六千一百六十三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六万八千八百十九石；余者，一万七千三百四十四石。

光绪十年十一月十六日起，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八十五年，至香港者，九万三百二十九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六万五千二百五十九石；余者，二万五千七十石。

光绪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起，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八十六年，至香港者，九万六千一百六十四石；自香港运至各口者，六万七千八百一石；余者，二万八千三百六十三石。

间尝约计吸食鸦片者，究有若干人。核之中国人数，约三万万，外洋一年进口鸦片，共一千万斤，五成煮膏五百万斤，节多补少，每人日吸烟膏二钱，一年则需膏四斤八两。以此计吸烟者，得一百一十一万余人。各省自种之土烟，亦如进口之数而两倍之。共得三百三十三万余吸烟之人。若三万万中，以四之一为长成之男，即七千五百万，则吸食鸦片者，仅逾百中之四。其数，以目前而论，似尚不多。特虑进口之数不减，或且逐年增多，各省自种者亦日广一日，则流毒有不堪设想者矣！海关税务司英人葛显礼，亦尝约计土烟之产，谓每年外洋来中国鸦片约十万石，有通商口岸之省分，如辽、燕、齐、鄂、皖、豫、苏、浙、闽、粤，凡十，每省以一万石计，则适合十万之数；余如汴、晋、秦、凉、川、湘、桂、滇、黔九省，为不通商省分，每省亦以一万石计，则需九万石。核之通各关贸易总册，外洋进口之十万石，实尚不敷辽、燕等十省之吸食。试即台湾一境而论，台南之打狗，台北之淡水两关，进口鸦片，西历一千八百七十六年至一千八百八十年（光绪二年至六年），此五年中，每年合计必五千石左右。台境生番所居，半皆不吸烟，其半仅内地两府地耳。以此为则，则每一通商省分，吸食最少之数，视台湾加四倍，则需二万石矣。通商省分十则二十万石矣。外洋来者十万石外，此之十万石，何自来邪？汴、晋等九省，亦以十八万石计，此又何自来邪？据此，则自种土烟，每年得二十八万石。益见禁种之令难行，而征税准售之出于不得已也。十二年正月，总署奏请饬派邵友濂、赫德赴香港，与英官商办。先后回京，赫谓中国各口设法自行征收，固为正办，然须归各口税务司经理；邵谓运销洋药，海关实总汇之区，应于进口时先令封存，俟税捐完清给商起运，若运盐之就场征课。总署因有各关监督与税务司合力稽征之议。盖其时曾大臣于英京伦敦，业与英外部将洋药允中国税厘并征，每百斤一百一十两之约议定，于十一年六月七日画诺。其约名《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计十条附后：

（一）《烟台条约》第三端第一、第二两节所拟办法，现在议定，应由两国国家，日后再行商酌。

（二）《烟台条约》第三端第三节所拟洋药办法，今议定改为洋药运入中国者，应由海关验明，封存海关准设具有保结之栈房，或封存具有保结之趸船内。必俟按照每百斤箱，向海关完纳正税三十两，并纳厘金不过八十两之后，方许搬出。

（三）现在议定，凡照上节所载，正税厘金两项完纳之后，该货主即可在具有保结之封存处所，眼同海关将洋药拆改包装。其货包各种式样尺寸，应由海关官员，会同该口领事官，预先酌定，听货主择用。如货主于此时请领运货凭单，海关即当照给，不取分文，其所请凭单，或每包一张，或数包一张，悉听货主之便。凡有此等运货凭单之洋药，运往内地之际，如货包未经拆开，暨包上之海关印封、记号、码数，均未擦损私改，即无须再完税捐等项。此等运货凭单，只准华民持用，而洋人牟利于此项洋药者，不许持用凭单运寄洋药，不许抽送洋药同入内地。

（四）现在议定给发凭单章程，各口一律，其凭单式样开列于后：

为给发凭单事：照得单内所开盖用记号、码号

之洋药，遵照每百斤箱应纳正税厘金章程，业经纳银共□□两，按照凭单背面附刊上谕批准一千八百八十五年七月十八日（即光绪十一年六月初七日）在伦敦所定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九月十三日（即光绪二年七月二十六日）《烟台条约》之续增专条，凡照此凭单载运之洋药，无论在于何处，只查货包未开，海关印封、记号、码号，均未擦损私改，则一切税捐等项均免输纳，记号□□，码号□□，第□□，何处进口□□，发单日期□□，海关统务司签名。

（五）中国国家应许此等货包，在行销洋药地方开拆者，如有应纳税捐等项，或当时所征，或日后所设，或由明收，或由暗取，均不得较土烟所纳税捐等项格外加增，亦不得别立税课。如此等税捐，系照货价计课，即应将洋药与土烟价值相较均算，其较算之法，应于洋药之市价内，扣除进口时所纳厘金。

（六）现在议定，此次所定续增专条，应与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九月十三日所定《烟台条约》视同一律，其实力郑重之处，亦与逐字载入《烟台条约》无异。此专条应于画押以后六个月开办施行。此指两国批准文据，已在期内互换而言。倘期内未能互换，即自互换之日开办施行。

（七）专条所载洋药章程，议定照行四年。四年以后两国如有欲废弃章程者，无论何时皆可先期十二个月声明，一经通知届期即为废纸。惟议定：倘查所发运货凭单，于海口运送洋药前往内地行销处所之时，仍不免其输纳一切税捐等项，则无论何时，英国即有废弃专条之权。倘续增专条既经废弃，则洋药办法，应仍照现在所行之《天津条约》所附章程办法。

（八）续专条既经开办，如查其中有应行变通更改之处，两国国家尽可会同商议酌改。

（九）《烟台条约》第三端第七节所载，派员查禁香港至中国偷漏之事，应即作速派员。

（十）此次专条所改之《烟台条约》，暨此次议定续增专条，一并由两国朝廷批准。其批准文据，应在伦敦作速交换，定约大臣各奉本国国家之命，议定续增专条，画押盖印。此专条在伦敦缮立汉文二分，英文二分，共为四分。

时总署，户部已屡次集议，至十二年十一月始有成说：拟自十三年起，由各口监督与税务司，合力办理。虑各口开办仓卒，先于十一月廿六日，总署分函密致各口监督，略谓："洋药税厘并征一事，凡进口先封存在关具结准设之栈房、趸船，俟有华商承买，每箱按约将税厘共一百一十两照数清完，始准起岸。其详细章程，亦与总税务司筹拟，日内即奏请举行。择明年西二月初一日（即十三年正月初八日）为开办之期，诚恐仓卒为难，先布大略。惟奸商惟利是图，倘稍漏风声，必囤积居奇，豫图避就，候奏奉谕旨，再行电达出示。"其各口税务司，由总税务司先后将应办各节，通饬预为筹办。总署随会户部于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奏请饬由各口监督与税务司合力商办，以专责成。奏曰："窃洋药税厘并征一事，上年二月户部会同臣衙门，奏请由各省自行开办。统计洋药每箱除正税仍收三十两外，厘金加征银八十六两，各口务令一律。原以厘金抽自内地，冀可收数见增。乃试办经年，各省报收之数未见起色，且核计进口箱数偷漏愈多。臣等悉心筹虑，欲税厘之生色，总非杜绝走私不可，欲缉私之严密，非各关监督与税务司合力稽征不可。盖洋药之为物，可整可零，其质既轻，藏匿最易，即偷漏最易。今惟明定新章，刻期开办，饬各口同时举行。每箱并征之数，照约以一百一十两为度，于进口时，即应按照新章，封存海关准设具有保结之栈房、趸船等处，必俟每箱向海关完纳正税三十两并纳厘金八十两后，始准搬出，拆改包装，请领运货凭单运往内地，如货包于运往内地之际，未经拆开，暨包上之海关印封、记号、码数，均未擦损私改，即无须再完税捐等项。臣等以为刻下如照约举行，果能办理得宜，其益有四：新关职在封储，税司随时收解，互相稽核，涓滴归公，此利于国者一也；货入华商之手，厘税早清，沿途不再稽征，往来任便，此利于商者二也；不肖华商，每假设洋行，计图偷漏，口舌滋多，今则货未出栈，课已并交，奸商技无所施，案牍亦可清简，此利于官者三也；新章既行，洋药诸局卡可以裁撤，道路间阎，无丁胥扰累，此利于民者四也。惟是口岸既多，用人必众，与夫购置巡船，添雇扦手之类，经费较繁。兹赫德拟呈节略，创始需款较多，逐年亦可递减。天下利之所在，即为弊之所生，臣等不敢谓责成监督与税司合办，必无流弊，特以此事定约已逾十稔，变计不啻百端，与其迁就观望，而巨款虚抛，何如立见施行，而利权自主。前者各省关皆以初无把握，招商包办，縻费徒多，税司除征正税外，未能相助，致难著效。一经定立新章，事在必行。各监督受恩深重，自必激发天良，认真稽核。税司咸受中国禄糈，亦必破除情面，相与有成。即以每年进口七万箱而论，所收税厘，较之近年收数，必有起色。所以臣等反覆思维，以为舍此更无办法。其一切详细章程，容再饬各关道与税务司妥商酌核，总以宽筹经费，俾布置可以周详，并须严定考成，庶课项皆归核实。万一试办以后，窒碍稍形，亦可随时变通，设法补救。"得旨后，总署电饬各省关定于十三年正月初八日为各厘局停止之期，初九日为通商各关税厘并征开办之始。凡洋药进口，由各该关税务司查明，封存准设具有保结之栈房、趸船，俟其运销时，赴关报完进口正税厘金，始准就栈房、趸船拆改，黏贴印封，包装行运。其附近香港之九龙，澳门之拱北两处，新设两关，三月间开办稽征税厘，以为积年洋药走私渊薮也。

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初八日起，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八十七年，洋药进口，计牛庄二百十六石，天津一千八百二十石，之罘六百八石，宜昌无，汉口一千二百六十四石，九江三千十七石，芜湖四

千四百四十七石，镇江六千五百八十四石，上海一万七千九十九石，宁波四千三百八十九石，温州六十四石，福州四千九百三十三石，淡水一千六百二十二石，打狗二千六百二十六石，厦门六千三百六十三石，汕头六千三百九十九石，广州七千七百二石，琼州一千三百九十六石，北海七百七十四石，九龙一千五百二十三石，拱北一千三十一石，综二十一关，七万三千八百七十七石。是年，至香港者，八万九千三百六十九石，余剩一万五千四百九十二石。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起，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止，即西历一千八百八十八年，牛庄一百十三石，天津一千五百五十五石，之罘三百十八石，宜昌二石，汉口一千一百六十一石，九江三千七十七石，芜湖三千四百石，镇江三千九百十一石，上海一万八千二百七十一石，宁波六千四十石，温州二百三十四石，福州六千一百六十六石，淡水一千九百七十四石，打狗二千六百七十二石，厦门六千八百七十三石，汕头六千八百六十三石，广州一万三千一百十四石，琼州一千一百六石，北海一千一百石，九龙二千八百五十一石，拱北一千八百十一石，综二十一关，八万二千六百十二石。是年，至香港者，八万八千八百三十石，余剩六千二百十八石，余剩之数，则为香港年终所存，及各口年终趸关者，自是香港转运各口洋药，无偷漏之患。向之厘金年终报部一万余两者，自十三年由关并征以来，第一年报部厘金四百六十四万五千余两，第二年则六百六十二万二千余两。核之因并征所增经费，每年仅三十三万两耳。此洋药厘金税关并征之明效大验也。

然而，税银三十两列之条约税则，不换约不得有毫厘之加，而约载商洋止准在口销售，一经离口即属中国货物，止准华商运入内地，则内地厘金应征多寡，其权犹自我操，每百斤即征至数百金，外人不能藉口也。今并此厘金亦列入专条，一则曰："不得较土烟税捐格外加增，不得别立税课"；一则曰："运送洋药前往内地，仍不免其输纳税捐，无论何时，英有废弃专条之权，仍照津约办理。"据此，则权自我操之厘金，不换约亦不得有毫厘之加。其与土烟并论者，盖深知我重征土烟，一时难办，以此愚我。而遂其阴狡之谋。所幸者，尚有"四年以后，皆可先期知照作废"一语。窃愿专条废弃，仍由我自行征收，无虞掣肘。特恐积习相沿，前辙易蹈，未必能如各关之稽征，一律涓滴归公耳。

当道光年间，中国吸食鸦片者尚少，印度烟税亦不过重。烧烟之信传入外洋，英上下两议院臣民，多以鸦片贸易本干中国禁令，以此用兵其曲在我，遂有耶稣教会递禀求禁，并请勿任印度栽种罂粟，又有人在英京伦敦作鸦片烟罪过论，以为既坏中国风俗，又使中国人猜忌英人，而碍商局，英主颇是之。时义律意在用兵，议遂寝。迨通商弛禁后，英之传教士游历各省，见民间吸烟日众，劝止不可，因于同治十二年春，在议院论及，大要谓：印度鸦片流毒中国，华人怨之，邻国非之，损我英名。因合英之善士联名禀院，致书各国，有能痛陈鸦片利害者，著为论说，仅六阅月内函达伦敦，择其尤善者，酬金六百，次者半之。通得五十四论。中有四论为华人所著。取众论编印成书，以资国人观感，期有以歆动之。十三年秋，有曾在中国传教之雒魏林、理雅格、丹拿等三人，曾在中国为商之马特生，及其国中富商、文士，共六十五人，于伦敦倡设劝禁鸦片会。光绪元年五月，复禀请议院设法渐令印度减植罂粟。议院以四端批覆，谓："鸦片为东方人性情所好，日所必需，一也；华人自甘吸食，与英何尤，二也；众士所陈鸦片为害情形，过当难信，三也；罂粟关印度度支，欲禁必倍征他项。恐激而变生，四也。"观其末端，可知英人意向矣。二年，礼部左侍郎出使英法大臣郭嵩焘既至伦敦，会中官绅觑陈鸦片宜禁各节。郭大臣于三年二月初八日，与副使候补五品京堂刘锡鸿具疏，略谓："西洋通市于中国，历无嫌怨，道光二十年议禁鸦片烟，遂至失和。宜如何疾首蹙额相为戒禁，以示无忘国耻之义。就臣等耳目所及言之，鸦片之禁始自雍正时，其初但充药品，贩运内地，所恃政教修明，民间懔懔畏法，无敢吸食，至道光初，而其风始炽。由印度传至云南，而南土兴矣，展转至四川，而有川土；又传至甘肃，而有西土；由是而至贵州，至陕西、山西。一二十年来，废田而种罂粟，岁益浸广，西洋贩运亦渐增多，势将尽中国之人，皆失其生理。西洋人士和鸦片烟为害之烈，与中国受害之深也，将与设为公会，广劝禁止栽种贩卖，臣至伦敦，其地世爵忧弗斯伯里，及议政院绅士马克斯求尔德，及教士里格丹拿毕士等五十余人，相就论此，义形于色。窃以为禁止鸦片烟，不在繁为禁令，在先养士大夫之廉耻，而其要尤在长官稽查督察，使不能有所宽假。宜先示限三年，责成督抚分饬州县，多制戒烟方药，施散劝谕。逾期不能戒者，官吏参革，生监、举人褫斥长官不举发同罪，而共文武试士子，例具五童互结，宜以鸦片烟为首禁，客隐者一并除名。童生皆先停考，滥入场者廪保坐黜，廪生吸食皆先停止，保人滥保者教官亦坐黜。至三年期满学校中不准复有吸食鸦片烟者。用以激励士民之心，而作其气，亦在使知所耻而已。其川、滇、甘、陕各省，栽种罂粟，则必以课吏为先。臣闻种罂粟一亩，所出视农田数倍，工力又复减者，州县因之添设陋规，私收土税，亦数倍于常赋。官民皆有所利，以致四处蔓延，男、妇相率吸食，不能如印度所出烟土禁民吸食，而南洋附近之暹罗，东洋之日本，皆有厉禁，民间无吸食者。独中国贩运销行，每年课税数千万，为英国人款一大宗。而其地绅士会议，犹勤勤焉，谓烟土贻毒中国，引以为咎，倡言禁止。伏乞皇上坚以持之，宽以期之，责成各省学政整顿学校，责成各省督抚整顿属官。而于栽种罂粟，又须由督抚责成州县劝谕绅民，整顿所属地方。求实效而不为虚语，务力行而不责近功，其道无他，在疏通民气而已矣。中国民情常若隔阂，臣以为禁止鸦片烟，当使教化转移之意多，院禁操切之术少，使天下臣民，喻知此意，自有不敢不禁不忍不禁者存乎？皇上一心之运用，中外人心无不响从。臣等正月

内接据粤绅唐德俊等禀称咨请总理衙门转奏,其后屡见英国士绅力陈鸦片烟之害,发于至诚,又复集多人陈述此义,人心向义之机,不敢不据实缕陈。”(此稿传钞疑误未使臆易)会中亦上北洋李大臣书,陈明其事。郭大臣嗣有请禁鸦片条奏。其略曰:“鸦片烟为害中国共五十年,通计各省士民陷溺其中,率十之四五(当是百之四五),其害日广,其毒亦日深。道光十九年,特诏严禁,至激成海疆之祸,而吸食者愈多。至咸丰九年,例禁已开,更无顾忌。臣于此时复为禁止鸦片之议,人皆知其难行,而臣揆之事理,验之人心,顾独以为至易。盖使国家严立科条,责成地方官禁之,徒以扰累百姓,其终必至愈禁而愈开。使人民自为禁制以奖励其廉耻,而激发其天良,则动于诏旨一二言,而人心自振,积弊亦将自除。此臣熟筹深计,而决知其必然者也。仅就愚见所及,略具数条,敬为皇上陈之:一曰,权衡人情以定限制之期。臣前折议禁鸦片烟,以清理学校为先,所有文武职官及举贡士绅,一例示限三年,自属一定不移之章程。而其中情节实各不同,有因治病吸食者,有年逾五十,精力已衰,不能骤戒者。惟当责成各地方官,清厘整饬,万不可搜剔窥伺,及开揭告之风。其绅士五十以上,已至垂暮之年,亦可毋庸示禁。盖此次议禁之意,在严绝其将来,不在追咎其既往,庶几人心不至惊惶,即督抚大吏因病吸食者,亦可无忧反噬。朝廷但有觉察,无难处办。至于学校出身之阶,正本清源,端在于是。自府县试互结,即须以鸦片烟为首禁,应纂入学政全书,万不宜丝毫宽假。此权衡人情之大端也。二曰,严禁栽种,以除蔓延之害。臣前折叙述陕、甘、云、贵、山西、四川等省,栽种罂粟情形,沿西数千里之地。日肆蔓延,内而江南之滁州,浙江之台州,亦皆种植罂粟,有滁土台土之名。向皆销行内地。是各省多种一亩罂粟,即民间多增一亩之害端,国家亦多废一亩之生产。臣在京师,闻山西抚臣鲍源深□禁栽种罂粟,出省阅兵,各州县先期拔去驿路两旁罂粟一二亩,改种禾麦。近年吏治废弛日甚,欺诬粉饰,莫知为非,非得督抚臣深体朝廷之用心,切实推求,断绝根株,万不能实有裨益。此严禁栽种之大端也。三曰,严防讹诈,以除胥吏之扰。朝廷明示例禁,督抚下其令于州县,即授其权于书差,乘势苛扰,得贿包庇,其害且有不可胜言者。自咸丰时开鸦片之禁,旋禁旋开,又旋加禁,亦复无此政体。臣之愚见,以为当时开禁仅及商民,官绅仍照旧禁止。是今日之设禁,与咸丰之开禁,用意正属相同。而一以劝戒为义,则差役之骚扰,不能不先示严禁。但有因事生风,借禁烟为名,稍事讹诈,应听民人呈控。交涉书差者立行拿惩,交涉地方官者亦立予严参。总期使民间实受禁烟之利,而不至虚贻禁烟之害。此严防胥吏之大端也。四曰,选派绅员,以重稽查之责。近年广东设立劝禁鸦片烟会,臣常嘉其用心之善,然出自民间私议,有劝导之功,而无董率之责,其势不足以振发人心。应饬各省督抚臣举派在籍公正,知事体绅员一二人,使专司示禁鸦片烟之责。以次责成各府各州县及学官,各举派总办一人,帮办二三人,仍由府绅总其成,以达于省绅,而稽考其成效。亦不必设立公司,开支经费,但由地方官及各绅民捐资,广制戒烟方药,分散四乡。责成各族族长稽查一族,各乡乡长稽查一乡。督抚即因以推知州县之奉行与否,及各府县绅员之得力与否。一除粉饰之心,而坦然示以大公,恻然推以至诚,绅民未有不感动,踊跃自为禁制者。此举派稽查之大端也。五曰,明定章程,以示劝惩之义。窃查鸦片烟之盛行,在道光中 叶以后。风俗人心,因之日趋于浇漓,水旱盗贼相承以起,贻患至今。是鸦片烟之为害,不独耗竭财力,戕贼民命,实为国家治乱之机一大关键。是以道光中设为厉禁严刑,原属惩奸之要义,立法并无稍过。惟当纪纲废弛,风俗颓败之余,法令愈严,推行愈多梗塞,不能不以整齐之令,寓诸从容劝导之中。而人心骩法已甚,其骤难禁革之积弊,尤应明定章程,以使知利病之切身,而自求变计。其法,即取卖贩鸦片烟之利,以为禁烟之资。凡贩运鸦片烟土者,无论城、村、市、镇,概准厘税加征五倍,永不停免。亦责成绅员互相稽查。一由厘局征收,而酌提为制造方药之费。其各省栽种罂粟者,亦皆示限严禁,各视土地所宜,责令改种五谷。其田土有多寡,又有承佃及自耕之田,逾期不改种二十亩以上。酌提一半充公。承佃出自业户之意,全数充公,出自佃民之意,责成更佃。不遵办者,亦全数充公。二十亩以下,勒限惩责。其充公之田,各就其乡添设小学及各善举,由地方官督饬办理,有侵蚀者亦听呈控惩办。此明定章程之大端也。六曰,禁革烟馆,以绝传染之害。鸦片烟为害之烈,尤莫甚于烟馆。无艺平民及子弟之有管束者,无不从烟馆吸食,以至积而成瘾。其害亦人所共知,而不能禁革者,在官之耳目不能敌书差之包庇也。闻两江督臣沈葆桢严禁烟馆皆相率移至城外。以沈葆桢切实认真,其力亦不过周及城内而已。非责成各处士绅自相稽查,万不能有实际;而非督抚及地方官有实求整饬之心,亦万不能责绅士之奉行。是以自古兴利除弊,尤以察吏为先。在京各城司坊等官,在外各州县巡检典史,能不以收陋规为事,禁革烟馆,即亦非难。此严禁传染之大端也。

伏查此次议禁大旨,全无妨碍。俟奉有禁止明文,臣即照会英国外部,渐次禁止栽种贩运。此时开办之始,惟当从容涵泳,宽以二十年之期。先官而后民,先士子而后及于百姓,一以渐摩劝戒为义,明示以朝廷爱民之苦心,力拯陷溺,力除苛扰,与天下相感以诚。而其大要尤在责成各省士绅,自立章程,切实劝导。谨奏。”

四月初二日,奉上谕:“郭嵩焘奏鸦片烟为害中国,拟请设法禁止一折,官员、士子、兵丁人等吸食鸦片烟,例禁綦严,近来视为具文,吸食日众,为害愈深。该侍郎等请以三年为期,设法禁止。著各将军府尹,各直省督抚。斟酌情形,妥筹具奏。其各省驻防旗营,著各督抚会同该将军酌度办理,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

英人知有此奏，由是入会者年多一年。七年四月初二日，英议防诸臣会议，有大臣丕斯者，亦会中人也，出会中所递请禁鸦片禀词，多至二百通，内一通来自苏格兰，具名画押者五千余人。丕斯因向众力陈鸦片之害，谓印度倘能别求生财之道，撙节用项，此害去亦匪难，且应将昔年烟台所议条款第三端核准永不向中国更改。诸臣多是其说，独管理印度大员哈丁登以有碍印度度支为辞。十七年三月，上海得英京电报：当下议院辟门聚议时，大员佐些卑士倡议停给在印度种制罂粟及发售烟土之牌照，院员是其议者一百六十人，非其议者一百三十人。准以英人从众之例，则牌照弗给，可以行矣。不谓旋接复电：英廷批驳，谓议员动于群言，是其议者非出本心，当作罢论。随又闻英廷臣语佐些卑士曰："印度所收鸦片税，年中数实不赀，今使禁之，是将革除此税也，他日入不敷出，势必另增他税，华民害去，英民害来，夫岂谋国之道！"盖至此，英之隐衷，始揭以示人。夫必欲禁者教士也，不欲禁者执政也。政与教原判两途，教以救人除害为心，政以富国强兵为本。鸦片为害人之物，人人知之，知之而设会禁之，不复有所迟回，不容有所顾虑，此彼教士但知为人计，而不再为己计也。印度自种植罂粟，政府重抽其税，设官戍兵，地方经费，多从此出。使一旦禁绝，费无从出，此为人计，而不为国计，彼政府所以不敢出也。

揆诸同治十三年，英国新闻纸载印度每年收税共五千万镑（镑约银三两五钱），内鸦片税尚仅八百万镑，其时禁亦易易。今日印度即不欲禁，风会所至，非人力能强，必有禁之之日；禁之又必自易罂粟而植茶始。中国土烟既收税厘，是禁种罂粟之令大弛，民间种植必因之渐广，或至尽易茶而植罂粟。数十年后，中国或无植茶地，印度则广植之。中国无茶以运外洋，印度亦无鸦片以至中国。漏卮塞矣，利源涸矣，而民间嗜食者，亦必犹淡巴菰之人人习为固常，则亦不禁之禁，弛而不弛矣。

虽然，事本乎情，令出自上。斯时也，诚得曲体郭大臣揆事理人心之言，与英议院停给牌照之意，申明而发号焉，庶几弛而复张。合乎弛张，自然之道。先后直书其事，览者其亦有感于斯编欤！

信及录

[清]林则徐撰　陈广宽整理

《信及录》，清代林则徐撰。林则徐为清代著名民族英雄，以"虎门销烟"而为世人所钦仰。《信及录》主要汇集了林氏主持销烟前后的各类文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信及录》为林则徐所遗留的抄本，民国十八年刊行问世，后被收入《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中，本整理本即据此而成。

本部堂奉旨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传牌稿　戊戌十一月廿三日

为传知事：照得本部堂奉旨驰驿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并无随带官员供事书吏，惟顶马一弁、跟丁六名、厨丁小夫共三名，俱系随身行走，并无前站后站之人。如有借名影射，立即拿究。所坐大轿一乘，自雇轿夫十二名；所带行李，自雇大车二辆，轿车一辆。其夫价轿价均已自行发给，足以敷其食用，不许在各驿站索取丝毫。该州县亦不必另雇轿夫迎接。至不通车路及应行水路之处，亦皆随地自雇夫船。本部堂系由外任出差，与部院大员稍异，且州县驿站之累，皆已备知，尤宜加意体恤。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糜费。此非客气，切勿故违。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即须扭禀，私送者定行特参。言出法随，各宜凛遵毋违，切切。须至传牌者。

右牌仰沿途经过各州、县驿站官吏准此。

此牌由良乡县传至广东省城，仍缴。

密拿汉奸札稿　己亥正月十一日

为密饬查拿事：照得本部堂恭膺简命，来粤查办海口事件，首在严拿汉奸。缘外夷鸦片之得以私售，皆由内地奸民多方勾串，以致蔓延日广，流毒日深。现在新令极严，查拿不容不力，所有包买之窑口、说好之孖毡，与兴贩各路之奸商、护送快艇之头目，有经京堂科道指名陈奏，奉旨将原折发交本部堂查办者，有经密查暗访得其踪迹者，现俱开出姓名，间有访知住址，合急黏单密札饬拿。为此札行布按两司，速即会同查照单开各项人犯，密派妥干之印委人员，即日改装易服，分投查探，出其不意带役拘拿，并查起所藏赃具簿据，一并搜寻务获，不可稍任窜匿。其获到之犯，随即讯取供情，一俟本部堂到省，即日解送行辕，以凭饬审。惟其中多有各衙门堂差及营兵在内，恐该管官及委员均不免意存回护，化有为无，或称卯册无名，或称其人早故，并或谓其因缉获过严致被挟仇诬陷者。不知此等久已著名，难瞒众人耳目，一经审讯，无难水落石出。即使果有一二被诬，亦须讯明，即予昭雪，总不容听其躲避。至在官人役犯法，本管官虽有失察处分，而自行拿获惩办者，例准免议。况上年各省拿获鸦片，奏奉恩旨："既往之事，付之不咎"，更毋庸规避处分。如目下再有徇庇，是转自陷于私罪矣，岂服官者尚不明此义耶？其或前充兵役，后已缘事革去者，亦准据实声明，但书差久已通同一气，当此极力整顿之际，断不可稍任庇延，其单内列入最要者，尤不得一名远扬，大干未便。嘱切伫切！特札。

计单开：

最要各项人犯：捐职都司王振高（系番禺市桥乡人，住家两处：一在市桥，一在永清门外新沙三板桥对过小巷南头路西。先与同县徐广私铸犯案，后充广协营兵，升外委，缘事斥革，复与徐广等同开快蟹窑口，贩买致富，交通水师营兵府县差役，道光十四年捐都司，嗣经管驾巡船，包庇走私，每烟土百斤收规洋四十元，与罗姓在新豆栏回澜桥开东昌洋行。在行管事之冯亚临，即系前开窑口已破案区宽之余党）、关信良又名关清（系南海九江乡人，充南海县丞差。在靖海门外路南顺利行后，开信记窑口。其家：一住九江乡，一住兴隆街南头路东）、苏魁大即苏开大（住永清门外麦栏街，贩鸦片往天津各路）、罗柚明即螺右民（番禺市桥人，包收快蟹规费，分送营县兵役）、徐广即赤沙广（番禺赤沙乡人。在省城兴隆街南头路西，开快蟹窑口，三门通街，一门通河。其家属一住赤沙乡，一住五仙门外韭菜栏。自上年奏释之后，又经肆行无忌）、孟成有（住省城新沙街）、李亚福（番禺人，又名跛脚福）、李亚可（番禺市桥人）、九王（番禺人，不知名）、林仔、黄狗仔、方鼻泳（方音卯，无也。此二名系串合奸商，与夷人交易）、陈老眷

(孖毡之最著名者)、谭升即谭第发(本姓林,冒名樊昌,充澳门县丞弓役。道光六年十年,两次被控,饬拿捏报病故,更名复充。现住澳门开设华馆,为贩鸦片屯宿之所)、谢安即何老真(系娘妈角税口书差)、卢意即郭平(系兵丁)、土棍马老六(前系粤海关家丁,因犯案捏报病故,现在澳门住家,与何老真郭平同包鸦片税及各处使费税,后令私艇载送各处,如未交卸被拿,则税口与窑口分赔)。

次要人犯确查再拿,按司差:苏光、马元(总办省城窑口);运司差:杨发、余发、冯老应(伙开养怀堂窑口),余富、区二(伙开安怀堂窑口),孔芬、欧老四(伙开杨善堂窑口),余琳盛、郭亚亮(混号偷猫亮)、(伙开吉庆堂窑口),孔坤(开玉书堂窑口)、王昭(混号萌鼻王)、邓老二(伙开安盈店写单);广州府差:何高、朱昌、胡春(伙包窑口快艇),又朱昌子侄朱亚寿(在大马站正隆店写单)、朱亚二(在西便巷写单);南海县差:毕章、蔡章、梁光即梁三地(伙包快艇),又蔡章之子蔡苏九、蔡阿荣,与余发之子余琳长(在马鞍街伙开广荣店写单);番禺县差:陈燧;南海县丞差:何建基、黄老二、周五九(俱包窑口)、陆亚社、陈老二、邓老三(俱快艇头人)、冯礼寅(开远兴号)、冯亚泳(开均源号,俱写单)、高亚福(在九曜坊华陀庙对巷开窑口)、蔡老应(在花地开窑口)、梁怀本、高老元即高大相(在佛山伙开窑口)、何怀明、何怀显(在陈村伙开窑口)。此单所开次要人犯,或现在敛迹亦未可定。如查有实据,即须拿办。

再访得武弁中包揽最甚之人:蒋大彪(闻已革包)、保二少(即保得刚之子)、梁恩升、伦世光、伦朝光。

以上数人且缓拘拿,先行查覆,札广东布按两司。

关防示稿　己亥正月廿六日悬示辕门

为关防事:照得本部堂奉命来粤查办海口事件,现在驻扎省垣,不日出巡各口,均应慎密关防。所有随从人等,不许擅离左右;其派在行辕之书吏,即于公馆内给予伙食,不准藉端出入;凡文武各员因公禀谒者,无不立时接见;若避人术士,素无瓜葛,该巡捕官及号房,不得妄行传禀,以肃关防。倘有混称打点关说,在外招摇者,所在地方官,立即严拿,彻究重办。至公馆一切食用,均系自行买备,不收地方供应;所买物件,概照民间时价给发现钱,不准丝毫抑勒赊欠;公馆前后,不准设立差房,偶遣家人出门,乘坐小轿,亦系随时雇用,不必预派伺候。如有借名影射扰累者,许被扰之人控告,即予严办。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收呈示稿　己亥正月廿六日悬示辕门

为晓谕事:照得本部堂奉命来粤查办海口事件,所有民间词讼,除实系事关海口应行收阅核批外,其与海口事件无干者,一概不应准理,毋得混行报递。至应收之呈,亦应俟到省数日后,择期牌示放告。照依督抚两辕状式,填明保戳歇家,以凭提讯,不得以违式之红白呈拦舆混递,以致无从查究。如敢攀轿抛呈,除不收外,定交地方官责处不贷。特示。

札各学教官转生员有无吸烟造册互保由　己亥二月

札广东口口学教官知悉:照得鸦片来自外洋,流毒中国,而粤省沾染尤为深痼。士子身列胶庠,为一乡之望,其潜心举业不为风气转移者,固不乏人,而习俗所染,或视为无关立品,始而应酬继而成瘾者,亦在所不免。试思今日之士子,即他年之职官,尚且视为故常,彼小民无知,岂能闻风知惧?故习相沿,可痛可恨!现在新例綦严,节节加重,部文一到,不但士子尽罹法网,即该教官平日教训无方,约束不紧,亦复上干严议,何以自全?除刊布告示规条并断瘾药方发县转发外,合行札饬。札到该学,速查所辖文武生员,如有吸食兴贩者,立即确查实据,移交地方官审究详革按拟严办,并造花名细册,由该教官随意派拨五人,互相联保。至各乡保甲事宜,应即责成该生等邀同各乡绅耆捐职贡监,各就本乡就近查办。其贡监捐职人等,向不归教官查考,然一有顶戴,回异齐民,地方文武未免礼貌优容,而罔顾廉耻者,转以为无人稽察,不知痛改前非,殊与现行禁令大有关系。本大臣会同两广督部堂、广东抚部院商定章程,所有各贡监捐职人等,悉由该管地方官造册送学,责成该学文武生员各保所知。如住居远僻通学生员,无人认识,亦准保过之捐职贡监递相保结。凡有不相信者,均于册字注明"不敢保"字样,由该学汇册移县;其无保之人,再由该县传齐,分别查讯熬验。除积惯兴贩确有实据,或有瘾未断照例治罪外,其系良善,祇因碌碌寡合,以致给保无人,则由县另列一册存案,不必再行取结。惟风闻各属士习不纯,每多贪利忘义,倘该生员等有勒诈刁措及得贿冒保情弊,该教官耳目最近,尤宜留心访察,多方劝戒,固不可少存私见,尤不可徇情容稳,致干参究。如该教官藉端扰累,一经访闻,并立即指名革审。凛之!慎之!特札。

晓谕粤省士商军民人等速戒鸦片告示稿　己亥二月

为剀切晓谕速断鸦片以全生命、以免刑诛事:照得广东为声名文物之邦,自古迄今,名儒名宦,代有伟人,闻者莫不起敬。不料近年以来,多沉溺于鸦片烟,以致传遍海隅,毒流天下,推其源则为作俑之始,究其极几成众恶之归。凡各省之贩鸦片者,不曰买自广东,则曰广东人夹带而来也;吸鸦片者,不曰传自广东,则曰广东人引诱所致也。似此大邦,冒此不韪,岂不可惜?从前刑罚当不甚重,查拿亦不甚严,无耻之徒,恬不知怪,今则天威震怒,斧钺森严,法在必行,极诸大辟,盖必使之扫除净尽而后已也。本大臣由楚省奉召进京,面承训谕,指授机宜,给以钦差大臣关防来此查办,尔等皆已闻知。试问向来鸦片之禁,有如此之严紧否?如此严紧而尚可以观望否?且钦差大臣关防,非重大之事不用,今蒙特旨颁给,其尚能将就了事否?本大臣与督

部堂抚部院凛遵严旨,惟有指天誓日极力驱除,凡攘外靖内之方,皆已密运深筹,万无中止之势。除再严拿窝积兴贩立置重典外,惟念尔等吸食之辈,陷溺已深,不忍不教而诛,特先悉心开导。夫人以己所不食之物而令人食之,即使不费一钱,亦为行道所不受,乞人所不屑。况鸦片在外夷人不肯食,而华人乃反甘心被诱,竭赀冒禁买毒物以自戕其生。吾民虽愚,何至如此!是比诸盗贼之用闷香,拐带之用迷药,妖邪之用蛊毒,以攫人财而害人命者,殆有甚焉!且财为养命之源,尔等银钱都非容易,将银换土,可笑孰甚!舍钱服毒,可哀孰甚!尔等独不思瘾作之时,纵有巨盗深仇凶刀烈火来至尔前,尔能抵敌之乎?惟有听其所为而已。尔等生长海滨,非同腹地,不可不思患豫防,奈何任人愚弄,不惜性命,不顾身家,一至于此!夫鱼贪饵而忘钩,蟹贪光而忘火,猩猩贪酒而忘人之欲其血,彼原自取,何足深尤。所患者,污俗不回,颓波日沸,则人人皆委顿,户户皆困穷。此邦之人,将何恃以不恐乎!梓桑绅士,宜有以训俗型方,讵忍安坐迁延,不一援手?而士为四民之首,品行为先,一溺其中,直成废物,若不痛改,朝廷岂用此等人?日泾以渭浊,薰因莸臭,万一上干圣怒,一概视为弃材,恐于全省仕路科名大有妨碍,不可不虑也。至闾阎虽众,而十室必有忠信,不能不寄耳目于地邻。向来文武衙门弁兵差役,破获原为不少,而民间惮于查禁,遂以栽害攫物徇纵诈赃等弊纷纷藉口,此固不能保其必无。然兵役作弊例应加等惩办,官员徇庇尤必立予严参,果有被诬被诈之人,申诉到官,必为昭雪,但不能因噎废食,使查拿者转为松劲。本大臣上年在湖广所拿各案烟犯,凡员弁带往兵役,临时先令自行搜检,迨查拿出门,又令本官一搜,不许带人物件。今亦通饬照办,除另刊章程十条并各种断瘾药方,分别檄行严禁外,合亟出示晓谕。为此示仰阖省士商军民人等知悉:凡从前误食鸦片者,速即力求断瘾,痛改前非。省城限以二月起至三月底止,各府州县以奉文之日起勒限两月,务将家有烟枪烟斗几副,杂件烟具若干,一并检齐,赴所在有司呈缴。如惮于自缴,则或父兄及邻右戚友亦准代缴。但期能改即止,并不查究来历,请问姓名。惟不许以新枪假土朦混搪塞,致干重咎。尔等须知无不可断之瘾,而贵有必断之心,上年曾见湖广之人,有积瘾三十年日吸一两而居然断去者,断后则颜面发胖,筋力复强,屡试屡验。岂有别省皆可断,而广东转不能断之理?即谓地有瘴气,尽可以槟榔旱烟解之。省费适口,且不犯禁,何不以彼易此乎?自示之后,倘仍执迷不悟,匿具不缴,则其玩法抗违,惟有挨查牌甲,责令举首,一面严密搜拿。凡尔吸食鸦片者,处处皆死地,刻刻皆危机,其能藏匿幸全者,未之有也。至窑口烟馆,经督部堂抚部院节次严拿治罪,现在关闭者多。然第暂歇一时,以为官禁不能长久,孰知此次非往时之比,不净不休。其将烟土潜藏者,欲俟查拿稍松仍行偷卖,尤为可恶。现有妥线分报查访,一得确信,即往严搜。破获者尽法痛办,指拿者优加奖赏。其藏匿之房屋,一并入官。凡尔有些资本之人,何事不可图利,若前此误卖烟土,藏匿在家,速即自首到官,亦当分别量减。此因本大臣甫经入境,法外施仁,断不能迟迟以待。若不趁此刻猛省回头,以后虽欲改图,噬脐莫及,身家性命所系,生死祸福所关,各宜凛之慎之!毋贻后悔。特示。

颁发查禁营兵吸食鸦片规条稿　己亥二月

札广东水师某知悉:照得营兵吸食鸦片,屡奉谕旨严饬,又经历任两广督部堂广东抚部院再三诰诫,其中能自改悔者固不乏人,而既违明禁仍蹈故辙者亦复不少,大抵巡洋师船停泊之时,舟中无事,有一二人吸食,因而引类呼朋,群相效尤,遂成锢习,又有搜获烟土,并不全数缴官,假公济私,隐匿入己,因而煎熬吸食,甚且售卖得钱。同伍则朋比为奸,匿不举首;备弁亦通同庇纵,利其分肥。以致吸食者习为故常,售卖者视为利薮。名为健卒而精力疲惫不堪,委以查私而贿赂公行滋甚。此种积弊,实堪痛恨!本大臣前在楚省,业经设法查禁,著有成效。兹复奉命来粤,查办海口,兼以节制水师,访知弁兵锢蔽已深,几于固结莫解。现与两广总督部堂邓、广东水师提督关会商,严定五人互保之法,以除积弊,而挽颓风。除该管将弁有犯此者,许所属营弁头目人等据实禀揭,考验特参外,合将规定规条特扎颁发。扎到,该口立即转行本属各营将弁,于文到五日内,立将该管兵目住址、籍贯、切实姓名,详造花名细册,呈送本大臣察核,以凭点派互保。其中有久惯吸食,该管将弁知之最详者,速即开除名粮解县严办,毋得冒滥列册。其馀注保等事,悉照另颁规条办理。将弁中如有沾染吸食者,亦即揭参究惩。毋少隐讳,致干徇庇之咎。凛之慎之!特札。

札发编查保甲告示条款转发衿耆查照办理由　己亥二月

札口口知悉:照得鸦片来自外洋,流毒中国,先经督部堂邓抚部院怡会同剀切晓谕,至再至三,而积习已深,窑口兴贩、烟馆吸食等项,虽不敢明目张胆,显违功令,无如踪迹诡秘,侦探愈难。所赖地方文武,振刷精神,明示以立法之严,直抉其玩法之隐。立限首缴,已往之罪尚可宽;设法周防,再犯之法无可贷。须知章程一定,即当永远奉行,与其贻悔将来,不如先筹善策。本大臣恭膺钦命,按莅粤东,惧玉石之不分,贵莠良之早辨。窃愿与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求所以塞其源而截其流者,莫如保甲为最善。而保甲章程,则自嘉庆十九年颁行以后,每岁无不查催,条款非不周备,无如各省牧令,视为具文,按年勒令地保造呈烟户细册,地方官发房存案,全未寓目,书差责取陋规,地保藉图分润。究之编查是否确实,有无舛错遗漏,所举甲长牌头是否公正,无由稽核。是官长未收保甲之益,而民间反受保甲之扰矣。如此锢习,可为浩叹!兹本大臣明定章程,

悉由地方官敦请邑中公正绅士为之综理，再由绅士公举各乡公正衿耆分理本乡事宜。如有隐匿遗漏，惟分理是问。至牌册纸张及书吏饭食，官为捐办，不许丝毫骚扰，不经吏胥之手。除将应行告示规条并断瘾药方札发遵照严禁外，扎到，该口口即将发来告示条款，断瘾药方转发各属，布散各衿耆，并查照规条内所开结式，饬令妥为办理。俟册缴到日，即亲身赴乡，挨户点查，如查有兴贩吸食实据，即照例严拘究办，毋得草率徇隐。仍先将奉到日期具报查考。此札。

谕洋商责令夷人呈缴烟土稿 己亥二月初四日行

谕洋商知悉：照得广东华夷互市，已历三百余年，彼岂不能自相交易，所以必设洋商者，原为杜私通而防禁物起见也。恭查嘉庆廿一年，钦奉上谕责令洋商查明，如各夷船带有鸦片，即将货物全行驳回，不许贸易，原船逐回本国等因，钦此！钦遵在案。查节次夷船进口，皆经该商等结称，并无携带鸦片，是以准令开舱进口，并未驳回一船。今鸦片如此充斥，毒流天下，而该商等犹混行出结，皆谓来船并无夹带，岂非梦呓？若谓所带鸦片，甲卸在伶仃洋之趸船，而该商所保其无夹带者，系指进口之船而言，是则掩耳盗铃，预存推卸地步，其居心更不可问。譬如人家防夜，设立更夫，乃财物正被席卷而逃，而看更者犹曰无贼，此非通盗而何！况夷馆系该商所盖，租与夷人居住，馆内行丁及各项工役，皆该商所雇，马占等皆该商所用，附近银铺皆该商所与交易者，乃十余年来，无不写会单之银铺，无不通窑口之马占，无不串合快艇之行丁工役，并有写书之字馆、持单之揽头，朝夕上下夷楼，无人过问，银洋大抬小负，昼则公然入馆，夜则护送下船，该商岂能诿于不闻不见？乃相约匿不举发，谓非暗立股分，其谁信之？且闻从前夷人来馆，先穿大服，佩刀剑，拜候各商，多有辞而不见，候其再来，而后答之。近年乃有托言照应过关，下澳远迎者矣。甚至东裕行竟送肩舆与大班边乘坐，而该大班转不许该商乘轿入馆。种种悖谬，廉耻何存？此虽皆由试办之商，觍颜作俑，素有身家之原商尚不至此，而薰莸同臭，实为尔等羞之！在尔等只知致富由于通商，遂尔巴结夷人为利薮，岂知夷人之利，皆天朝所予，倘一旦上干圣怒，绝市闭关，彼各国皆无锱铢之利可图，而何有于尔等乎？乃不知朝廷豢养深恩，而引汉奸为心腹，内地衙门，一动一静，夷人无不先知，若向该商问及夷情，转为多方掩饰，不肯吐实。即如纹银出洋，最干例禁，夷人果皆以货易货，安有银两带回？况轻该商等禀明，每年交易之外，夷人总应找入内地洋钱四五百万元不等，如果属实，何以近来夷船，并无携带新洋钱到港，而内地洋钱日少一日？该商中之败类者，又何至拖欠夷债百余万之多？可见“以货易货”四字，竟是全谎。更有奇者，该商藉有前任粤海关阿所奏余剩洋银带回三成暂时试行之案，遂援为定例，年年影射，禀请下船，多制木箱，如同解饷。甚且代称某年夷人寄存某处银若干，今托某夷人带回，因与海关书吏串通做案，商则一面出结，银则一面出洋。言与行违，恬不为怪。曾经奉旨饬查，仅以一禀支饰了事。况如夷人查顿等，皆惯卖鸦片最为奸滑之人，前年奉旨查逐，而该商尤为力保，有“察出串卖鸦片，取银给单，情甘坐罪”之语结犹在卷，试问此结应坐罪乎？否乎？又咽义吐船上之鸦片，系在内河搜出，是并进口之船出结亦不足据矣。旧冬三板船七只，因该商等屡禀，甫经准行，乃漏货物者有之，带火药者有之。如曰不知，要尔何用？如曰知之，罪不容诛！今计历年中国之银耗于外洋者，不下几万万矣。叠奉谕旨，以鸦片入口、纹银出洋之事，责备大小官员，十分严切，而该商等毫无干系，依然藏垢纳污，实堪令人切齿。本大臣奉命来粤，首办汉奸，该商等未必非其人也。合亟谕查。谕到，该商等立即逐一据实供明，以凭按律核办。至现在先以断绝鸦片为首务，已另谕夷人将趸船所贮数万箱鸦片悉数缴官，并责令签名出其汉字夷字合同甘结，声明嗣后永不敢带鸦片，如再夹带，查出，人即正法，货尽入官。此谕即交该商等赍赴夷馆，明白谕知，必须严气正性，晓以利害，不许仍作韦脂之态，再说央恳之词，务令慷慨激昂，公同传谕。限三日内取结禀覆。如此事先不能办，则其平日串通奸夷，私心外向，不问可知。本大臣立即恭请王命，将该商择尤正法一二，抄产入官，以昭炯戒。毋谓言之不早也。特谕。

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稿 己亥二月初四日行

谕各国夷人知悉：照得夷船到广通商，获利甚厚，是以从前来船，每岁不及数十只，近年来至一百数十只之多，不论所带何货无不全销，愿置何货无不立办，试问天地间如此利市码头，尚有别处可觅否？我大皇帝一视同仁，准尔贸易，尔才沾得此利，倘一封港，尔各国何利可图？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乃听尔年年贩运出洋，绝不靳惜，恩莫大焉！尔等感恩即须畏法，利己不可害人，何得将尔国不食之鸦片烟带来内地，骗人财而害人命乎！查尔等以此物蛊惑华民，已历数十年，所得不义之财，不可胜计，此人心所共愤，亦天理所难容。从前天朝例禁尚宽，各口犹可偷漏，今大皇帝闻而震怒，必尽除之而后已，所有内地民人贩鸦片开烟馆者立即正法，吸食者亦议死罪，尔等来至天朝地方，即应与内地民人同遵法度。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是以特蒙大皇帝颁给平定外域，屡次立功之钦差大臣关防，前来查办。若追究该夷人积年贩卖之罪，即已不可姑容，惟念究系远人，从前尚未知有此严禁，今与明申约法，不忍不教而诛。查尔等现泊伶仃等洋之趸船，存有鸦片数万箱，意欲私行售卖。独不思海口如此严拿，岂复有人敢为护送！而各省亦皆严拿，更有何处敢与销售！此时鸦片禁止公行，人人知为鸩毒，何苦贮在夷趸，久碇大洋，不独枉费工资，恐风火更不可测也。合行谕饬。谕到，该夷商等

速即遵照将趸船鸦片尽数缴官，由洋商查明何人名下，缴出若干箱，统共若干斤两，造具清册，呈官点验，收明毁化，以绝其害，不得丝毫藏匿，一面出具夷字汉字合同甘结，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字样。闻该夷平日重一信字，果如本大臣所谕，已来者尽数呈缴，未来者断绝不来，是能悔罪畏刑，尚可不追既往。本大臣即当会同督部堂抚部院禀恳大皇帝格外施恩，不特宽免前愆，并请酌予赏犒，以奖其悔惧之心。此后照日常贸易，既不失为良夷，且正经买卖尽可获利致富，岂不体面！倘执迷不悟，犹思捏禀售私，或托名水手带来与尔无涉，或诡称带回该国投入海中，或乘间而赴他省觅售，或搪塞而缴十之一二，是皆有心违抗，怙恶不悛。虽以天朝柔远绥怀，亦不能任其藐玩，应即遵照新例，一体从重惩创。此次本大臣自京面承圣谕，法在必行。且既带此关防，得以便宜行事，非寻常查办他务可比。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况察看内地民情，皆动公愤，倘该夷不知改悔，惟利是图，非但水陆官兵，军威壮盛，即号召民间丁壮，已足制其命而有余。而且暂则封舱，久则封港，更何难绝其交通！我中原数万里版舆，百产丰盈，并不藉资夷货。恐尔各国生计，从此休矣！尔等远出经商，岂尚不知劳逸之殊形，与众寡之异势哉？至夷馆中惯贩鸦片之奸夷，本大臣早已备记其名，而不卖鸦片之良夷，亦不可不为剖白。有能指出奸夷，责令呈缴鸦片，并首先具结者，即是良夷，本大臣必先优加奖赏。祸福荣辱，惟其自取。今令洋商伍绍荣等到馆开导，限三日内回禀，一面取具切实甘结，听候会同督部堂抚部院示期收缴，毋得观望诿延，后悔无及！特谕。

饬拿贩烟夷犯颠地稿　己亥二月初八日行

札广州府暨南，番二县知悉：照得本大臣此次来粤，仰蒙钦交烟犯姓名事由，内开“一夷民颠第，递年逗留省城，凡纹银出洋，烟土入口，多半经其过付。该夷民常与汉人往来，传习夷字，学习讼词，购阅邸抄，探听官事，又请汉人教习中国文字，种种诡秘，不可枚举”等因。查颠第即颠地，本系著名贩卖鸦片之奸夷，本大臣到省后，即欲委员前赴夷馆查拿究办，因该府县等面禀，夷馆中各国夷人畏法者尚多，非尽如颠地之奸猾，请先分别良莠，再行查拿，是以先令洋商赍谕前往开导，令将烟土呈缴，并具永不夹带甘结，尚可宽其既往，其不缴者立即惩办。去后，兹复据该府县等面称，“闻得咪唎坚国夷人多愿缴烟，被港脚夷人颠地阻挠，因颠地所带烟土最多，意图免缴”等语，是该夷颠地诚为首恶，断难姑容，合亟札饬、拿究。札到该府等，即赴十三行传谕洋商暨夷人等，以本大臣奉命来此查办鸦片，法在必行，速将颠地一犯交出，职候审办。此外，夷人仍当分别良莠，如咪唎坚夷人果知畏威怀德，将烟土首先呈缴，不听颠地阻挠，定即先加奖赏，即英咭唎及港脚诸夷有先行呈缴者，亦必一体加奖，断不因颠地之憝不畏法，面连及能知改悔之人。至于安分良夷，本无夹带鸦片，本大臣尤必力为保护，不必心存疑虑。但当晓谕！夷，将已来之鸦片速缴到官，未来之烟土具结永断，共作正经卖买，凛天朝之法度，即享乐利于无穷，不得自外生成，致干宪纪。一面将夷犯颠地译讯确供，禀请核办，毋延。特札。

谕缴烟土未覆先行照案封舱稿

己亥二月初十日会稿

谕洋商伍绍荣、户继光、潘绍光知悉：照得现泊伶仃等处洋面各国趸船，存积鸦片甚多，私行售卖，经本大臣谕令夷人将趸船存贮鸦片悉数缴官，着该洋商等将谕帖赍赴夷馆，明白晓谕，限三日内取结禀覆，并谕该商等遵照在案。现在未据回禀，是其意存观望，殊属违玩，应即先行封舱。合就谕饬。谕到，该商等即便遵照，将停泊黄浦贸易各国夷船先行封舱，停止买卖，一概不准上下货物，各色工匠船只房屋，不许给该夷人雇赁。如敢私自交易往来及擅行雇赁者，地方官立即查拿，照私通外国例治罪。所有夷人三板，亦不许拢近各夷船，私相交结。至省城夷馆买办及雇用人等，一概撤出，毋许雇用。该商等仍遵照本大臣前谕，刻日取结禀办。倘敢违玩，本大臣本部堂本部院定即禀明，请旨永远封港，断其贸易。凛之！切切！

咪唎坚国夷商京禀该商向不贩卖鸦片由　己亥二月十一日到

咪唎坚国远商京禀钦差大人，为禀请敬报事：远商几年在广东做贸易，从来不贩卖受交鸦片泥一斤，亦丝银都不买，又随时到处勉劝各人，以此项毒物万不应做矣。现在禀明钦差大人知道，远商应承后来更不贩卖鸦片丝银，若有时做，就受刑罚。而此次忖想钦差大人宪仁政，必不忍将远商之货船买办事件阻留为难也。亦禀明过限期，因为远商想望各商，一齐禀报顺从。谨此，禀赴钦差大人台前，查察允准施行。

批咪唎坚京夷禀　己亥二月十二日

本大臣到粤，访知该京夷平日不卖鸦片，殊为出众可嘉。但本大臣早颁谕帖，令众夷人缴土，何以该夷不能迅速劝导，昨因多日未据呈缴，是以照案封舱。且奸夷有欲脱逃者夷馆中四通八达，防范难周，是以将买办工人一概暂撤，以杜指引。今据禀有各商一齐顺从之语，如果速缴鸦片，何难事事照常。第该夷一面之词，恐不足据，一时开舱等事，尚难准行。仰广州府转饬洋商，明白谕知，仍催各夷人速即缴土可也。

批司道会详核议设局收缴鸦片章程由　（己亥二月十二日）

查阅会详设局收缴鸦片章程，所议已臻妥协，惟思烟枪烟斗有新旧之不同，烟土烟膏尤真伪之易混，似应责成局员，悉心查验，不许以新充旧，以假作真。果系

真土真膏，用熟枪斗，更须防人抽换，应于验收膏土时，即跟同呈缴之人，秤明斤两，每土一个，每膏一罐，均须用纸数层封固里外，俱令局员画押编号，写明斤两及收缴日期。其枪斗实系用熟渍油者，缴到时，即先敲裂，仍封固，编号画押，写明收缴日期。各种烟具，亦皆照办，仍将每日所收，汇登簿册，用片单通报查核，一面送交粮道点验贮库。积有数十号，即酌请本大臣曾同督部堂抚部院示期覆验销毁。如验出假土新枪，显有抵换情弊，即须分别根究：若画押分明，封皮完固，则惟验收之员是问；封皮已损，画押无存，则惟藏贮之员是问。如此办理，有无格碍，仰再会议详覆，并录报督部堂抚部院仍候批示缴。

咨覆广督批示义律夷禀一案稿　己亥二月十二日

为咨覆事：道光十九年二月十一日戌刻，准贵部堂咨"据英咭唎国领事义律，于本月初十日上省，十一日子刻，具有夷禀一件，业经本部堂明白批示，并咨明准案，兹于未刻复据具禀一件，核其所请，现在俱难允准，所有夷禀，理合咨送，察核批示"等因到，本大臣准此。查该领事义律，禀请委员到馆，得以详细陈明，此言似尚近理，然何以本日自辰至申，不特叠派广州珠守、候补余守、佛冈刘丞、南海刘令、番禺张令同赴洋行会馆，待该夷人谕话，并藩臬两司亦皆至新城候信，而诸夷匿不一出，并该领事义律亦竟不到，是何道理！查夷人贩买鸦片，久干法纪，本大臣奉命来粤查办，不忍不教而诛，是以先发谕帖，令其呈缴烟土，此系格外从宽，该领事若有一隙之明，当如何感激速办。乃义律未进省以前，闻各夷人尚皆口称愿缴，不过未报实数，即颠地自知久惯贩卖，不敢遽出见官，亦尚未敢逃走。讵自二月初十晚，义律进省，即愿引带颠地脱逃，以阻呈缴烟土之议。若非防范严密，几致兔脱狼奔。是义律如此行为，直同鬼蜮，尚能胜领事之任乎？且一日之间，在贵部堂衙门混递两禀，于查禁鸦片谕令呈缴之事，一字不提，壹似无故留难者。独不思伊果能晓谕众夷人遵谕缴土，本大臣方嘉奖之不暇，即未能晓谕，而不敢簧惑众心，指引逃走，亦何至撤其买办，查其来船乎？此时抗违阻挠之人，转不在颠地而在义律，即使本大臣曲为宽贷，而该国人久沾广东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若被义律一人猝然阻坏，该国主岂肯姑容。从前夷官在此，有不守法者，历经该国尽法惩治，岂义律未之闻耶？准咨前因，应请贵部堂姑再传谕义律，须知畏罪改悔，晓谕各夷人遵谕将趸船烟土迅速全缴，不但人船卖办，一切照常，本大臣与贵部堂抚部院定当不追既往，奏恳大皇帝格外施恩，从此各夷人均作正经买卖，乐利无穷。倘佯为不知，甘心贻误，是其孽由自作，后悔何及！州来示谕四条，除发洋行实贴外，希一并传谕义律译付众夷人知之。相应咨覆。为此合咨贵部堂，请烦查照施行。

示谕夷人速缴鸦片烟土四条稿　己亥二月十二日

一，论天理应速缴也！查尔等数十年来，以害人之鸦片驱人银钱，前后所得不知几万万矣。尔则图私而专利，人则破产以戕生。天道好还，能无报应乎？及今缴出，或可忏悔消殃，否则恶愈深而孽愈重。姑尔等离家数万里，一船来去，大海茫茫，如雷霆风暴之灾，蛟鳄鲸鲵之厄，刻刻危机，天谴可畏！我大皇帝威德同天，今圣意要绝鸦片，是即天意要绝鸦片也。天之所厌，谁能违之！即如英国之犯内地禁令者，前在大班喇咈图占澳门，随即在澳身死；道光十四年，律劳卑闯进虎门，旋即忧惧而死；吗哩臣暗中播弄，是年亦死；而惯卖鸦片之曼益死于自刎。此外，凡有不循法度者，或回国而遭重谴，或未回而伏冥诛，各国新闻纸中皆有记载。天朝之不可违如是，尔等可不懔惧乎？

一，论国法应速缴也！闻尔国禁人吸食鸦片，食者处死，是明知鸦片之害人也。若禁食而不禁卖，殊非恕道；若禁卖而仍偷卖，是为玩法。况天朝贩卖之禁，本比吸食为尤重。尔等虽生于外国，而身家养活全靠天朝，且住内地之日多，住尔国之日少，凡日用饮食以及积蓄家财，无非天朝恩典，比之内地百姓更为优待，岂尔等于天朝之法，转不知凛畏耶？从前鸦片虽禁尚不加以严刑，这是天朝宽大之政，故于尔等私下贩卖，亦不十分穷究。今则大皇帝深恶而痛绝之，嗣后内地民人不特卖鸦片者要死，吸鸦片者也要死。试思尔等若不带鸦片来，内地民人何由而吸？是内地民人之死，都是尔等害之，岂内地民人该死，而尔等独不该死乎？今仰体大皇帝柔远之心，姑饶尔等之死，只要尔等缴清烟土，出具以后永不夹带甘结，如敢再带，人即正法，货尽没官。这是宽既往而儆将来，何等包含浑厚！且无论尔历年所卖鸦片不计其数，就论上年带来鸦片偷卖去的，谅亦不少了。仅将趸船之现存者，尽数呈缴，已极便宜，那有再让尔等多赚银钱，更诱内地民人买食以陷死罪之理！恭查大清律例，内载"化外人有犯并依律拟断"等语，从前办过夷人死罪如打死人偿命之类，都有成案，试思打死一命，不过衅起一时，尚当依律抵死，若贩卖鸦片，直是谋财害命，况所谋所害何止一人一家。此罪该死乎？不该死乎？尔等细思之！

一，论人情应速缴也！尔等来广东通商，利市三倍。凡尔等带来货物，不论粗细整碎，无一不可销售；而内地出产不论可吃可穿可用可卖者，无不听尔搬运。不但以尔国之货，赚内地之财，并以内地之货赚各国之财。即断了鸦片一物，而别项买卖正多，则其三倍之利自在，尔等仍可致富。既不犯法，又不造孽，何等快活！若必要做鸦片生意，必至断尔等贸易。试问普天之下，岂能更有如此之好码头乎？且无论大黄、茶叶不得即无以为生，各种丝斤不得即无以为织，即如食物中之白糖冰糖桂皮 桂子，用物中之银硃臁黄白矾樟脑等类，岂尔各国所能无者？而中原百产充盈，尽可不需外洋

货物。若因鸦片而闭市，尔等全无生计，岂非由于自取乎？况现在鸦片无人敢买，尔等寄在趸船，按月有租赁之价，日夜有防范之工，岂非多此枉费？一遇风狂火炽，浪卷潮翻，沈没烧毁，皆意中事也。何如呈缴而得优赏乎！

一，论事势应速缴也！尔等远涉大洋来此经营贸易，全赖与人和睦，安分保身乃可避害得利。尔等售卖鸦片，贻害民生，正人君子，无不痛心疾首，甚至兴贩吸食之人罗于死罪者，皆由尔等卖烟而起，即里閰小民，亦多抱不平之气，众怒难犯，甚可虑也！出外之人，所恃者信义耳。现在各官皆示尔等以信义，而尔等转毫无信义，于心安乎？于势顺乎？况以本不应卖之物，当此断不许卖之时，尔等有何为难！有何靳惜！且尔国不食，势难带回，若不缴官，留之何用？至既缴之后，贸易愈旺，礼貌加优，岂非尔等之福！本大臣与督抚两院，皆有不忍人之心，故不惮如此苦口劝谕。祸福荣辱，皆由自取，毋谓言之不早也。

各国夷商禀遵谕以后不敢夹带鸦片等由　己亥二月十三日

驻粤各国商人通禀钦差大人，为恭敬禀覆事：兹准肃奉钧谕，业经由洋商等禀请宽限，另自禀覆。窃远商等既奉大皇帝严申约禁，已知上谕剀切，断不敢将鸦片一项稍行贩卖，永不敢以鸦片带来中国，缘此出结为凭，此皆远商等重信之实情也。至钦差大人谕内指及之情，多涉紧要最重之事，在远商极难理论，是以禀恳大人，将此各情示与远商等各国之领事总管等自行办理。望大人恩准所求。为此谨禀赴钦差大人台前，查察施行。福吐等、颠地等、连记等、滑么等、担臣等、记厘等、连沼等、架叻等、咽又等、了扁等、宾等、跛厘等、麾喇、所沙、孖地信等、单爷厘等、广文臣等、蝦厘爷等、央布威等、哪沙批、呵罗乜治、罢论治等、可罗乜治化林治、花林治打打跛、吗文治沙窝沙、架华治、吗文治吗信治、任些治罢伦治、多喇治、架些治、那素云治、化林治、石下申、何布颠、吧地厘、打打跛、爹剌那、剌士、迷治等、亚爹沙等、八佐治等仝禀。钦差批：

据禀遵谕不敢贩卖鸦片，具见恭顺晓事，又据称谕内紧要之事恳请示与各国领事总管办理等语查呈缴鸦片一事，本日已据领事义律具禀呈缴，经本大臣批令查明细数，缮送清单，听候示期收缴在案，是领事义律已可毋庸再行示谕。惟所称总管，究系何人，着将姓名明白禀覆，以凭核办。

英咭唎国领事义律禀请给还买办三板以便呈缴鸦片由　己亥二月十五日到

英咭唎国领事义律敬禀钦差大人，为禀覆陈明事：现值北风顺吹，其在外洋装载鸦片之船，明知大宪办理严紧，复闻远职在馆强留，难保无乘时扬帆而去者。奈远职既经认缴，依本国之例，定必将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如数清缴，倘稍有失信，则甚有亏与本国之大体，必不免国主震怒严办，罪辱已极。今被禁住之际，全不知各船现居何处，而无由示令各该船，饬伊不得扬帆而去其间或有往去者。在远职尚未能推辞不认，仍须二万余箱清数呈缴，方可不惹国主严怒。其情既然如此，忖思大人必不肯使远职无奈，望可信远职认真实心办理，一蒙宽禁，自能设法示令在外各船逐一而到，俾可随时全缴鸦片。远职所求严禁者，惟欲照常买办工人日备馔食，三板来往省澳及各洋面。在远职自可仍留省城，俟将该二万余箱全数清缴，方求下去。至在省城黄埔鸦片，业经远职及各国商人，各自严查认真办理，先已禀报驱出在案矣。现因远职合同本国众人，皆受固禁如囚者，其以后事事如何办理，远职实难下手，盖依本国之例，所有囚人示谕之处，外人毋庸听从。可见泊在各洋船只，尚未知远职与众人释放与否，恐不肯顺从缴出也。谨此禀赴钦差大人台前，查察施行。

批英咭唎领事义律禀　己亥二月十五日

昨据该领事禀覆：自认将该国鸦片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招令到手清数呈缴等语。是以批示嘉奖，并示明收缴地方、日期，又另开条款，令其写就夷信，以便委官持赴趸船谕缴。此极简便易行之事，该领事如系实心办理，自应迅速遵行。即谓夷楼及黄埔船上现无鸦片，而趸船二十二只所载烟土，无非在馆众夷之所寄存，往时与汉奸勾结售私，皆能就馆给写夷单父快艇赴洋起货，何以此次禀缴烟土，转不知如此办理乎？今据禀称：現值北风，恐在洋装载鸦片之船，难保无扬帆而去等语。查日来趸船俱回伶仃及九州等洋面抛泊，自因闻有饬缴之谕，不敢远飏，伊等尚知守候遵循，而尔意欲麾之使去，试问尔既担承此事，若趸船敢于飏去，尔能当此重咎乎？又禀：内有“固禁如囚”之语，尤属可笑！查曰二月初四日谕令各夷人缴烟之后，一切尚皆照常。自初十日尔乘三板来省，是夜欲将颠地带逃，然后安设巡船，稽查出入。原因尔无信实，令人不得不防。至买办等本系汉奸，亦欲指引脱逃，又岂可不为撤退？昨日据尔开报烟数，即先颁赏各种食物，此岂所以待囚人者乎？本大臣与督抚两院，仰体大皇帝覆载之怀，待尔各国夷人，总不外恩义二字。当其藐玩，岂能不裁以义？果其恭顺，即必柔之以恩。尔惟晓谕众夷，速即作信交官。以凭谕知各趸船，次第呈缴。一经缴到，即一切无不照常。本系顺理而行，有何难事？若不作速呈缴，而藉口支吾，希图撤去严防，另生他计，似此伎俩，何人不知，而能屡为尝试耶？除委员出赴洋行会馆面谕以免耽延外，尔即遵批速办，毋得再事诿延，致贻后悔。

荷兰国总管番吧臣禀请发给红牌下澳由　己亥年二月十五日到

荷兰国王特差粤驻总管本国贸易事务番吧臣谨禀钦差大臣台前，为禀准此：现在远职买办工人一概撤去，无以备食物，且三日前曾请发红牌，俾可下澳，但未

蒙批准。是以忖思有意强留，而此时不得已，惟有禀明，如此无故难为远人，与本国规矩不合矣。再黄埔有本国船一只，业已领收红牌欲回国，不料谕令缴反，至此时该船梢人等，诚恐无所食也。缘此禀请大人饬令发给红牌，准买食物也。谨此禀赴钦差大人台前，查察恩准施行。

钦差批：

现因谕令各夷人呈缴鸦片，未据缴来，是以照案封舱，暂停下澳，并因夷馆中买办工人，欲引奸夷逃走，是以将其撤去。一俟缴清夷土，诸事自即照常。该夷人既为荷兰管事，如该国有卖鸦片，应令速缴，即本来不卖，亦应开导同馆夷众，迅速缴呈，以便请牌往来开舱贸易。此时并未缴到，岂能狥尔一二人之请，遽将大局放松，致遂串通之奸计耶？日来防范虽严，仍复时加体恤，昨更颁赏牲畜食物至百数十件之多，而该夷禀内尚称“无故难为”试问有何难为之处？况示谕缴土，至再至三，该夷岂尚不闻，而以为无故乎？天朝法度森严，该夷在此经商，富知懔畏，何得动称该国规矩，尤属狂妄无知。均应传谕严饬。再该夷自称远职，核与所递海关之禀称谓不符。究竟该夷系该国何等职分、有无凭据？并著洋商确查禀覆，无得饰混干咎。

各国夷商公所值事滑摩禀开呈米利坚等国总管姓名由　己亥一月十五日到

各国商人公所值事滑摩禀钦差大人，为遵谕禀覆事：现奉钧谕，示令远商等立即禀明各国总管姓名，自应遵照禀明。其咪利坚国总管，名士那，现在省城；其法兰西国总管，名罗弗，已下澳门；其荷兰国总管，番吧臣，现在省城。为此谨禀赴钦差大人台前，查察施行。

钦差批：

据禀开呈各国总管姓名，本大臣先已查知。昨复颁发谕帖，令将各该国所带鸦片确数据实开报，听候验收，何以尚未禀覆？该夷等既系公所值事，速即催令开明，刻日呈缴，不得诿延自误。懔之！

英咭唎国领事义律禀派参逊赴洋示令全缴鸦片由　己亥二月十五日到

英吉利国领事义律，敬禀钦差大人，为呈信事：窃惟呈缴鸦片一事，远职欲速照认保之责，赶紧办理。现议派令本国副领事参逊即赴伶仃洋面，招令各船到彼，将所有鸦片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迅速如数陆续全缴。今将饬令全缴之信呈阅。仰望大宪早日饬令其各奉牌三板，准可来往通信，自由办理，而俾得远职即委参逊刻日前往查明奉行也。谨此禀赴钦差大人台前，查察施行。

钦差批：

据禀派令副领事参逊赴洋招令各船全缴烟土，并将扎示呈阅。本大臣核其扎内，语句虽无不合，但查该领事前禀持掌国主所赐权柄，示令本国人等，即将鸦片如数缴送等语，是该领事既有示令之权，何难直谕各趸船，而必假手参逊，多此转折乎？本大臣节次批谕，著令各夷人自行写单，原以伊等向卖鸦片，皆系如此起货，百不失一，何不照此缴土，较为简便易行。今为尔计，该领事既有权柄，又在本大臣前屡禀担认万无可卸之责，岂有能令众夷缴烟，而不能令其写单之理？应即遵照节次批谕，速令各夷人将伊所存某船鸦片若干箱，各写夷字清单，由该领事加具总谕呈官，持赴趸船次第收缴。能早一日缴完，即早一日照常通市，不独准令三板往来已也。该领事须知本大臣推诚诫谕，迅速懔遵，不得反覆无常，自取咎戾。夷扎发还。

附录夷扎式：

英吉利国领事义律扎示副领事参逊：扎到，即便将所有鸦片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陆续缴清天朝官宪查收，其在各洋面湾泊之英国船只，招令逐一迁泊伶仃，以便赶紧呈缴，至每日呈缴鸦片若干，当逐日随时具报送省，以俾本领事随时转行禀报钦差大人。为此扎示，毋延。右扎给副领事参逊遵照。领事义律扎。

咪唎坚国领事吐哪禀该国鸦片已交英咭唎领事义律呈缴由　己亥二月十六日到

咪唎坚国特差驻粤领事总管本国贸易事务吐哪谨禀钦差大人台前，为禀报事：道光十九年二月十四日，奉特调广州府正堂珠谕，内载大人钧谕，传谕各国领事吐哪等，速将该国远商所存烟土尽数禀缴听候等谕，奉此，合就谕饬本国远商所存烟土尽数禀缴。今咪唎坚国各商呈报：无存烟土也。远职国尽无生产鸦片，且前时商有一千五百四十箱，此物本钱都系英咭唎国人之本，咪唎坚商独系代理也。所以前日将该一千五百四十箱烟土呈缴英吉利领事义律，业经呈缴官。谨此，切禀赴钦差大人台前查察也。

钦差批：

前据英吉利国领事义律禀称，英咭利人所有鸦片共二万二百八十三箱，示令全缴其别国之人非英咭利所治者，该领事未能示令等语。义律所禀已极分明。该缴吐哪系咪利坚总管，是以本大臣谕令开具该国鸦片清单，呈送收缴。兹忽据禀覆，已将一千五百四十箱烟土交付义律缴官等语，核与义律原禀大不相符，殊属捏混。着即遵照前谕，据实开单，迅速呈缴。毋得匿延干咎。

荷兰国总管番吧臣禀该国并无鸦片由　己亥二月十六日到

荷兰国王特差驻粤总管贸易船只事番吧臣敬禀钦

差大人，为遵谕禀覆事：现在钧谕示令远职呈缴荷兰商人所有鸦片，自应遵照即查。现据本国驻粤之各人，此时全无鸦片也。至本国来广之船，惟有一只，现泊黄埔，齐备出口，只候关部大人给领红牌——原来曾经给领，而不料然后饬令缴回，昨经远职禀明也。缘此，恭敬代本国陈明，谨此禀赴钦差大人台前，查察施行。

钦差批：

现因各国烟土未缴，照例一概封舱，不能独准该国一船放行，致疏防范。该夷即无鸦片，亦应开导同馆夷众，迅速缴烟。一俟缴清，即可照常开舱贸易。尔国一船，更无滞留之虑也。

夷商公所值事滑摩禀遵谕禀覆由　己亥二月十七日到

各国商人公所值事滑摩恭敬禀钦差大人，为遵谕禀覆事：现奉钧谕，示令远商速即催令各国所带鸦片开明刻日呈缴，自应遵照。查咪利坚与荷兰国总管二人，昨确实明白禀覆为此，谨禀赴钦差大人台前，查察施行。

钦差批：

查咪利坚国应缴鸦片，尚未据查数禀缴，昨已于该国总管吐哪禀内严批饬催在案。兹阅该值事所禀，仍系一禀空言，现当收缴紧急之时，岂能任其诿饰？着即速开确数清单，由该国总管吐哪禀覆呈缴，即当与英吉利所缴烟土一体查收，毋得再以虚词搪塞，自干咎戾！

咪利坚国领事吐那禀该国鸦片系系代英吉利销卖已交义律由　己亥二月十八日到

咪利坚国特差驻粤领事总管本国贸易事务吐那谨禀钦差大人台前，为禀覆事：道光十九年二月十八日，奉广州府宪转奉钧谕，即当明白禀覆。至前次所禀报都系真实，无假无伪。其咪利坚国人所理鸦片一千五百四十箱，实为英吉利人之货，交托本国商人代销，是以曾经呈送英吉利国领事义律查收转缴。其咪利坚国人，虽不属伊治下，而米利坚人代办英吉利人之货，该国自能送伊转缴也。如可，向该国领事义律查问，伊自必认此言为实情也。谨此，切禀赴钦差大人台前查察。

钦差批：

前据该夷禀覆，已将烟土一千五百四十箱交还义律转缴，当查义律禀内，有非英吉利所治者，该领事未能示令之语，核兴尔禀大不相符，即经明白批饬在案。兹复据该夷禀称，咪利坚人所理鸦片实为英吉利人之货。查英夷之运销鸦片久成惯技，安用尔国夷人代为售卖？尔非英夷属国，又安肯听其指挥？且义律禀覆在前，尔之禀覆在后，即使将烟交与义律，亦应在二万二百八十三箱之外，不能将英吉利先报之数，作为咪利坚应缴之烟。察尔情词，显系有心捏混。此时义律已遣参逊赴洋招徕趸船，即可将烟土全缴，尔之一千五百余箱，为数无多，纵使藏匿在船，亦无难尽行搜获，何如自缴之为体面乎？速即遵照历次批谕，据实开单禀缴，毋得再有抗违，重干咎戾！

荷兰国总管番吧臣禀请给牌下澳由　己亥二月十九日到

荷兰国王特差驻粤总管本国贸易事务番吧臣谨禀钦差大人台前，为禀覆事：道光十九年二月十八日，奉广州府宪转奉钧谕，既蒙准信远职所禀，以本国驻粤人等全无贩卖鸦片之事，且念本国各人现在无事留居省城。缘此，禀请大人咨会关部大人给领红牌，准令远职同本国各人早日下澳。谨此，禀赴钦差大人台前，查察施行。

钦差批：

前据该夷禀请，领牌下澳，当因各国烟土未缴，未便独放该国一船，致疏防范，即经批饬在案。兹英国领事义律令参逊前往九洲沙沥招徕趸船，将趸烟悉数缴足，不日验收完毕，即可尽撤兵防，照常往来贸易。该夷自应静待，毋庸多渎。

英吉利国领事义律禀请将三板一只给与参逊带领趸船缴烟由　己亥二月二十日到

英吉利国领事义律敬禀钦差大人，为禀覆事：道光十九年二月十九日，恭奉钧谕，即应遵照办理。惟有远职平日自为乘坐三板一只求准照昨所请，于参逊同文武官员及洋商等下澳之日，并时出口，以俾参逊下澳后，驾驶骇三板即往各趸船，带领驶至龙穴，二只一起呈缴鸦片，陆续清数，如此得以分晰办理，可冀妥协矣。谨此禀赴钦差大人台前，查察施行。

钦差批：

昨已派委文武员弁带同参逊下澳，并将三板放行矣。现俟各趸船驶到龙穴，呈缴烟箱，本大臣拟即亲临验收，该领事速即督令在馆夷众，出具永远不敢夹带鸦片切结呈送，以凭奏请奖赏，毋稍迟延。

谕收缴鸦片增设绅士公局示稿　己亥二月二十一日行

为收缴鸦片，增设绅士公局，以广化导，以绝根株事，照得本大臣本部堂本部院会同查办鸦片，于拿获惩治之外，仍思设法保全。是以剀切示谕，从前误食上瘾者，速为戒断；有收藏烟土、烟膏、烟枪、烟具者，立即赴官自首，并于省城设局委员收缴。凡以使之改过迁善，起死回生，稍有天良之人，当无不亟图首缴。第思小民将禁物呈官，总不免心存疑畏，须有本地正人广为开导，始足坚其改悔之心，不至且前且却。况地方远近不等，或有离城稍远，意欲缴官，又恐至中途，被人捉获，而转无以自明者。是以本大臣刊刻规条内称：城乡辽阔，地方官耳目难周，何如敦请绅士为之综理，再由绅

士选举各乡公正绅耆，分段编查，切实保结，务使各知警戒，痛改前非等语。省会为各属之倡，当嘱在省各绅士集议举行。兹众绅士在于老城内大佛寺添设公局，综理收缴，并配制断瘾药料，量为施给。凡在城厢内外远近各乡，藏有烟土烟膏以及枪斗各具，不敢迳缴官局者，即由综理绅士，分举各乡公正绅耆，按图劝导，设法查收，汇缴公局，归官毁化。该绅士等此举洵为敬恭桑梓，训俗型方，与官局相辅而行，且可济其不逮。凡尔闾阎芸庶，岂宜负此盛怀！合再会同示谕，为此示仰士民人等知悉：凡有从前买存鸦片，无论兴贩图利，以及自行煮食，均须痛自改悔，将所藏烟土、烟膏、烟枪斗各具，速即尽数缴出，不拘官局绅局，皆准自首免罪。如惮于自缴，即父兄、邻佑、戚友亦准代为缴首。倘再仍前执迷，或兴贩图利，或恋瘾不戒，私藏鸦片及烟枪烟具在家，一经访闻，或于挨查时被保邻指出，定即按户搜拿，从重究办，保邻徇隐，一并连坐。须知此番彻底根查，法在必行，该绅士等设局收缴，务宜破除情面，实力办理，以期共挽狂澜。慎毋观望迁延，虚应故事，致负谆谆劝戒之意。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收缴趸船烟箱章程七条稿　己亥二月二十一日

一，现在缴烟之趸船二十二只，即以各船户之名制就棕印，如威臣、赞臣之类，一名一印，于收缴该船鸦片箱之时，箱面先戳船名棕印，以资辨验。又制“原箱”二字棕印数方，交委员验完，果系外国原来鸦片箱封扎完固，并无开动形迹者，即加戳“原箱”二字棕印，由派管之小委员就各箱面标写号码，并画花押，点交剥船，运赴提署听候临验。如缴时已有开动形迹，并非原箱，即行剔出，俟全船起完，再行查点，若烟土个数不敷，仍着趸船补足，另候查验加封。

一，文职佐杂，武职千把，各派二十员，分管起箱。每一文一武，派管一百箱，计官弁二十员，应管一千箱。此次分起收缴，拟以趸船两只为一起，每只船内以一千箱为率，正合二十员弁之数。先将分管次序派定注册，如威臣船第一箱至一百箱，派某员弁经收，一百零一箱至二百箱，又派某员弁经收。余可类推，赞臣船亦然。倘有零数在一千箱以外者，数少则归于结尾之员带管，数多则再行轮派，周而复始。俟缴完两船之后，再调两船，仍照前法办理，不得参差。

一，派管之员弁经收本名下一百箱，逐一标写号码，画押验竣，即将载运此一百箱之剥船，押送至水师提台署中，报明箱数，督视挑夫逐一堆贮，并将刊印之小封皮（另有小封皮式）填注该委员姓名，逐箱粘贴，交与看管之人，小心守护。日后查出箱内有抽换情弊，如验系封皮破损，则惟看管之人是问，若封皮完好，则惟经收之人是问。

一，自龙穴至提署，应派得力之将备及正印以上文职数员。或沿途催□稽查，或在署监收督贮。如剥船行至中流，故意翻船，将鸦片箱落水打捞，抑或挑夫假装跌倒，将箱碰破，希图偷取烟土者，一经察出，立即锁拿严审，从重惩办。

一，由龙穴剥运至镇口，由镇口挑台至提署，为途甚长，难保不遇风雨。应饬东莞县多备葵叶棕片及一切苫盖之物，运赴虎门听用。

一，所收烟土，如果有二万余箱之多，恐提署房间尚不敷堆贮，应饬东莞县先往相度，于署内所有空院，拾盖高宽蓬厂，如盖屋之式，上面或铺瓦铺数重厚席，地下全铺木板，四旁皆须关栏，下挖水沟。如此，则可多贮烟箱，务使二万余箱统归一署，免致零星寄贮，难以稽查，其贮烟之处，四路封塞严密，只留一处总路，安设木栅，以便看守。

一，看守烟箱，应豫先酌派文武委员，带同兵役，赶虎门听候提台指示。并责令各洋商派拨妥实亲友，随同守护。

以上各条，约略开出，尚恐不免遗漏，如在事人员，确有所见，尤宜集益广思，以臻周密。

催取不带鸦片甘结谕帖　二月二十三日行

谕英国领事义律知悉：照得本大臣敬承大皇帝特命来粤，断绝趸船鸦片，历经剀切晓谕，该领事于接奉之后，能知感戴天恩，恪遵禁令，传示所属各国夷商，将趸船烟土全数呈缴，禀请验收，具见恭顺畏法，殊属可嘉，但各夷商惟利是图，此次虽已缴官，难保嗣后不再夹带。在该领事自必禀知该国主严行禁止，不许栽种制造，而众商在天朝地方贸易，欲作长久生意，应先各具永不再贩鸦片切结，呈候转奏立案，乃可昭示将来。前于该雇领事禀内，明白批饬，并将结式发交委员转发遵办，何以至今尚未取结汇缴，殊属迟延。合亟谕催。谕到，该领事速即转谕所属各国在粤夷商，恪守天朝法度，遵照颁发结式分写汉字夷字结切各一分。凡在夷馆之人，均须签名画押，毋许一名遗漏。统由该领事具禀呈缴，本大臣察核，以凭奏请大皇帝优加奖励。本大臣因该领事尚能谕众缴烟，是以将汝看重，今取结一事比缴烟更为容易，若任其延玩，则仍是庸懦无能，本大臣又不看重汝，勉之！懔之！特谕。

会谕洋商义律传谕参逊率领趸船驶至沙角缴烟由　己亥二月二十九日行

谕洋商转谕英吉利国副领事参逊、英吉利国领事义律知悉：现在该夷趸船至龙穴呈缴烟土者，已有威臣、威唎二船，其余据参逊禀称，遵照本大臣前谕，每二船为一起，俟一起收完，再调一起，如此办理，固属妥顺，但未免多延时日。现已多雇剥船，即可分起赶收，不必拘定两船一起。合亟谕饬。谕到，该洋商即传知副领事、领事速即遵照，札令参逊率领九洲各趸船一齐驶到龙穴，听候收缴。如龙穴风浪较大，准其驶至沙角停泊，以朝稳速。特谕。

批新会县林星章禀查保甲二十条由　己亥三月

查保甲之设，裨益无穷，地方官果能督率绅耆实心

经理，使之敦守望相助之义，而戒好勇斗狠之风，则奸邪盗贼无所容留，缉捕催科均有把握，孝友睦姻任恤之行，可以观感而兴，康乐和亲安平之书，可以渐涸而化，非独于查禁鸦片一事，大有成效已也。该县酌议章程二十条，本大臣细加披阅，大约以嘉庆十九年部颁规条为纲，而又参酌风俗情形，闾阎生计，分筹靖外靖内之要，兼备济宽济猛之施，洵为细密周详，深堪嘉尚。其中惟颁给攻匪保良戳记一节恐有流弊，本大臣来粤日浅，不知于地方果否相宜，如或窒碍难行，不如且勿颁给。并此外尚应如何损益之处，仰广东布政司会同按察司详加核议，通详饬办。现已时交四月正，本大臣前发告示所定编查之期，不特首郡地方业经届限，即各属以奉文之日计算，保甲一事，亦不宜迟。该县所议章程虽只为一县言之，而通省情形大都相仿。该司核明详定之后，似宜将此章程速即刊印成本，颁发各州县，一体遵办，以免参差。仍责成各道府督率所属认真经理，务臻实效，不得视为具文。其册不必造送各衙门，以杜藉端索费。诚能父戒兄勉，革薄还淳，则鸦片既永远销除，而鸠民亦作新鼓舞。是所赖于良有司之实力奉行，本大臣有厚望焉！

会谕广州府饬知烟土已收四分之二准令三板出入由　己亥三月

为谕遵事：案据英咭利领事义律具禀呈缴鸦片，经本大臣酌定限制，缴到四分之二，量许三板请牌查验往来，谕饬该领事遵照在案。兹各趸船陆续收缴，已足四分之二，余船亦据陆续到齐，自应依照前谕，量许三板查验往来。查该领事义律前虽自行禀明，俟事竣始行下澳等情，但此时三板既迪，应准该领事首先放行，俾得料理一切。惟夷人中有积惯贩卖鸦片之颠地等十五名，仍应查照黏单所开，暂留夷馆，统俟事体全完，再准放行，以符前谕"量许"二字之义。合行谕饬。谕到，该府立即督同南番二县，转饬原商伍敦元等查照，即将编号顺字三板四只，量许往来，仍听各关口查验。又业经请牌回国之噠吐船一只，船在黄埔，而噠吐尚在十三行夷馆，亦即禀明关部，先准出省开行。其由黄埔进省之编号三板，仍令经过之二沙尾大王滘两处防守将弁，查验明白放行，倘有夹带违禁货物及炮械火药等项，仍即逐回。一面飞禀，以凭核办。并将谕内事理，转谕义律知照。切速！特谕。

计抄粘夷人十五名：颠地、打打披、化林治、轩拿厘、央吨、央孖地臣、三孖地臣、噫之皮、单耶厘、吐丹弗、马文治、记噠、加吐、孖地信、英记唎吐。

谕澳门同知传谕澳夷将夷楼鸦片呈缴由　己亥三月会督衔

谕澳门同知知悉：为咨会事，照得西洋夷人住澳贸易，二百年来，既准其建盖屋宇楼房，转租获利，复许其置造澳额船只，运货谋生，较诸各国夷人，仰受天朝覆载之仁，尤为高厚。该夷等宜如何感恩，如何守法，方不负大皇帝怀柔远人之意！查得鸦片一项，流毒中国，为害最深，从前天朝例禁尚宽，未经深究，今则天威震怒，务绝根株，颁给钦差大臣关防，特派本大臣来粤专办海口事宜，本部堂亦奉旨会同查办，所有内地民人贩卖吸食及囤贮售卖鸦片者，俱经严定新例从重治罪。本大臣抵粤以后，因伶仃等洋囤贮最多，是以先行查办，谕令英夷领事义律等，将所有各趸船存贮烟土尽数缴呈。该领事义律等震慑德威，业已禀恳将烟土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尽数呈缴。现在本大臣本部堂驻扎虎门，照数验收，将次完竣，即当奏明大皇帝，宽其罪戾，姑许照旧通商，以示体恤。本大臣本部堂一俟虎门收缴完竣，即当前赴澳门，一体查办。前已访得该西洋住澳夷人，多有私将鸦片存贮夷楼，贩卖渔利，历次拿获烟匪，供指卖目澳夷，确有案据。叠经本大臣本部堂谕饬该同知，转谕该夷目委嚟哆遵照，毋许奸夷囤贮售卖，并令将所存烟土呈缴。嗣据该同知申据该夷目禀覆，现在该夷兵头司打遵照一律禁止，出谕严拿等情，方以为该夷目自必认真办理，乃昨据该同知等拿获烟犯纪亚九一名，讯，据供称，本年三月初二三等日，在山水园地方晏哆呢夷楼，买过烟土二次等语。本大臣于正月下旬到粤，即将省城夷馆，派兵防守，禁断三板往来，迨三月初二三等日，正在虎门收缴烟土，该夷等岂不闻知，而晏哆呢仍敢公然售卖，藐法营私，莫此为甚！可见该夷等所存烟土，虽不至如趸船之多，而夷楼囤贮尚复不少。该夷目等所司何事，一味掩饰支吾，其为有心包庇，更可概见。若不认真查办，何以肃功令而服众夷！本拟即刻封澳，不许居民交易，并撤去该夷买办，查明囤贩之人，照例治罪。姑念该夷平素尚称恭顺，是以稍宽一线。合再谕饬。谕到，该同知刻即转饬该夷目委嚟哆，通饬该夷兵头等，一体遵照，连即将澳内夷楼所贮烟土，查明何人名下若干箱，统共若干箱，限三日内开单尽数呈缴该同知收贮，听候本大臣本部堂按临澳门亲督验收。该夷目如果能将现存烟土全缴出，尚属畏法良夷，或可宽其既往，奏恳大皇帝天恩，免其治罪。倘再执迷不悟，不肯尽数缴呈，妄思存留售卖，是其有心违抗，怙过不悛，虽以天朝柔远绥怀，亦不能任其藐玩，惟有撤去买办，封澳挨查，从重惩创，恐该夷不能久居澳地也。其慎思之！毋贻后悔。特谕。

谕广州府县转饬颠地具结由　己亥三月

为谕遵事：照得英咭利等国趸船装载鸦片，流毒内地，以颠地囤积为最多，即以该夷为首恶。现奉谕旨，严行查究，本应遵照新例，尽法惩办，姑念该夷自谕缴烟之后，即能归并义律，迅速缴清，尚知畏法，本大臣仰体大皇帝如天之仁，宽其既往，不加深究，原属格外施恩。但该夷前经贩卖获利，难保不故智复萌。合亟谕饬。谕到，该府县速饬原商伍敦元等传谕该夷颠地，当此禁令森严之际，愿回该国，即出具永不再来甘结缴案，并于结内声明"嗣后冒混来粤，一经查出，愿甘从重治罪"字样。倘该夷革面洗心，仍思在内地正经贸易，

即应遵照新例，出具“如有夹带鸦片，货则没官，人则正法”切结送呈，以凭核办。切速！切速！毋违。特谕。

英咭利国领事义律禀遵谕饬令趸船驶近虎门缴烟由　己亥三月初一日到

英咭利国领事义律敬禀钦差大人总督大人，为禀覆事：道光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奉到二位大人钧谕，当即遵照，札令参逊饬令呈缴鸦片，各船驶近虎门口外，一齐停泊，听候收烟，理应并时禀覆，为此禀赴钦差大人总督大人台前查察施行。

钦差总督会谕。

谕广州府暨南番二县知悉：据该府县会禀，英咭利国领事义律遵谕缮寄副领事参逊夷字信一封，并译出汉字同义律覆禀，一并呈送前来。查收缴烟土一事，该领事急欲早完，本大臣本部堂加意体恤，令趸船一齐驶进沙角，原以近一分即快一分，且使该趸船与剥船均可无虞风浪，实属两有裨益。因参逊意颇拘泥，欲待该领事札嘱，始行遵办，是以特谕该领事迅速作札。兹核译作札稿，转令其在口外二三里停泊，并云：“倘遇事未明，须候札覆，即准暂停呈缴”。等语，是不欲其近转欲其远，不欲其速转欲其迟，不知该领事是何意见，岂其乐于自误耶？查连日所起之威臣、威咧二船，大小委员无不于趸船上，时往时来，毫无猜忌。本大臣本部堂又复叠给牛畜食物，该趸船水手人等无不踊跃欢感。参逊亦有两信寄到夷馆，谅应述及矣。本大臣本部堂因其恭顺可嘉，是以许入口内呈缴，以臻稳速。凡我天朝文武大小官员，无不体恤尔等，岂尔等不悟此意，而转有所疑虑耶？若本大臣本部堂不以仁爱为怀，又何必俟至今日乎？所有该领事缮寄参逊之札，殊属自生枝节。顷有花时等船，已着引水通事领进沙角，安稳停泊，若见该领事此札，倘又退出口外，成何事体？应将原件驳回，另行妥写寄来可也。合亟谕饬。谕到，该府县等立即传谕该领事义律，遵办毋违。特谕。

咪唎坚夷吐哪禀以后来船遵谕不带鸦片由　己亥三月初三日到

咪唎坚国特差驻粤领事总管本国贸易事务吐哪谨禀钦差大人台前，为禀明白：如论甘结之事，因尚未奉本国总领之令，是以远职实不能取呈。虽然在粤时刻，遵依天朝法律，奈各大人催甘结之事，远职所不能承命。如或自擅具结，则本国难容，而必不免受刑罚也。今令出结，若不出结，系违例禁。无奈，只得回国。如此两全其理。且后来一候有本国船回国，远职即当早行，疏明本国总领，俾知天朝法律严禁鸦片，亦当恳请设法绝其咪唎坚船以后不夹带来粤也。至鸦片之物，本国并无生产，况鸦片大干例禁，功令森严，嗣后本国各商遵例不敢贩卖鸦片，本国将来所到之船，倘到别国买鸦片夹带来粤，远职将例禁告知，饬令该船回去也。为此谨禀赴钦差大人台前，查察施行。

啲兰夷嗬吧臣禀遵谕永远不贩鸦片由　己亥三月初三日到

啲兰国总管嗬吧臣敬禀钦差大人，为禀明事：昨奉广州府大老爷，在洋行会馆，面转宣大人谕令各国商人出结永断鸦片，其结式内有说，自本年交秋以后，货船来粤，如查有夹带鸦片者，即将其全船货物尽行入官，不准贸易，其人亦听天朝处死，愿甘伏罪等语。惟是出结致累本国人之生命，有干本国明例，本国主则必严办远职之罪矣。日前会禀，以本国商人向不贩卖鸦片，本国船只向不带来鸦片，而本国地方向不种植鸦片。远职此次结得嗣后永远不贩将鸦片入内地。历来本国船只来粤贸易，蒙大宪洞悉，免其出具切结，今奉大人新章，远职自当遵照谕内情节，速趁此哒吐船回国之日，禀明本国大人转禀国主，俾知天朝禁令森严，致示本国人共知，仍照旧永远不贩卖鸦片也。惟现在该船尚不准放行，远职亦无由禀明也。为此禀赴钦差大人台前，核察施行。

会札南澳镇谕令长山尾等洋夷船一律呈缴烟土稿　己亥三月初五日行

为札遵事：三月初四日，据该镇禀称：二月十七晚，瞭见东南外洋有夷船三只，先后驶泊长山尾凤屿等洋。十九晚，又有夷船一只，驶至长山尾等洋散泊，即经札饬海门营参将谢国泰，迅带澳澄各兵船并通事引水，驰往该夷船细查谕逐，复致商潮州镇道一体设法屏除，俟逐去另报外，合再禀察。同日准水师提督咨同前由等因，各到。本大臣本部堂据此查该镇所辖长山尾凤屿等洋面，自上次禀报夷船驶去尽净之后，兹又有夷船四只，先后驶来抛泊，总因中路现在呈缴烟土，意在偷漏分销。长山尾等洋，既为该夷熟游之地，而柘林达嚎等口，虽经潮州镇道府分驻防堵，奸徒总未潜踪，以致去而复来，徘徊观望。方今节次钦奉谕旨，务在尽绝根株，岂容南澳一隅，踞为分销之地？查中路本系外夷通市处所，乃夷船来往所必经，良贾奸商，难以分辨。是以办理之法，不得不加意厘剔。若南澳则并非夷船应到之处，来者专为售私，谕之不从，驱之不听，其直在我，其曲在彼，更复何所瞻顾，而不加以大创乎？节经本大臣本部堂批饬开炮轰击，该镇总未遵行，固为慎重起见，而当此查办吃紧之际，断难再事游移。除檄行潮州道府预备大船听候调遣外，合亟札饬。为此札仰该镇刻即亲率舟师，配足兵火炮械，前赴该处，将各夷船围拢抛泊，先遣通事谕以伶仃趸船驶赴虎门呈缴烟土二万余箱，现已将次起竣，该夷船既经驶入内地，即应一律呈缴，如敢抗违不遵，又不即刻起碇，是其始终桀骜，断难姑容，该镇即行遵照节次批示，开炮轰击，毋得信听恐开边衅之说，稍涉畏葸。如潮州各属所备火船先后解到，亦由该镇调遣，纵火焚烧。总之，圣明震怒，法在必行，本大臣奉命而来，本部堂职司疆圉，如果该镇能将各夷船实力攻击，俾其绝迹不来，本大臣等必当

据实奏闻也。特札。

会谕义律转谕参逊速领趸船进口以杜偷卸由　己亥三月初六日行

谕英咭唎国领事义律知悉：照得呈缴烟土一事，系与众夷以自新之路，该夷人具有天良，自应真心改悔，若趸船皆能速到，则此时早已收竣撤防，乃屡催未齐，本大臣本部堂即料其别有弊窦。今除威臣、威唎、时等船业已起空，利是、架唎、结含船正在收缴外，催至初五日，始有丹时哪、丹地喇、地吨厘等四船，同时驶进沙角。而所载烟箱极少，甚至丹地喇一船，仅起出公土八十箱，细验各船旁水迹，皆浮起新痕，明是将烟箱在洋任意搬运减少，始来呈缴。且是日巡洋舟师拿解匪贩廖电光一起，获有白土多包，据供即系二月二十七日在夷船买得者。似此临缴之时，尚有种种情弊，其能使人信为真心改悔乎？合亟谕饬。谕到，该领事速即转饬参逊等，严催各趸船即日一齐驶进沙角，并约束船户水手人等，毋许丝毫偷减。该领事不得以禀报成数在先，遂任其将敷余烟土，潜行偷卖，仍滋流毒，致干咎戾。懔切！速速！特谕。

英夷参逊禀现在缴烟已敷四分之二求通三板往来由　己亥三月初六日行

英咭唎国副领事参逊敬禀钦差两湖总督大人，禀为准今本国三板仍常往来，查趸船十只，现于沙角湾停泊，其中数只已经清缴鸦片，其余现今卸货，即敷四分之二有余，此外二分之一无不作速呈缴。此时本国商人，于省被强留，惟远职与同国诸人，甚愿本国三板由省开行往来，同乡朋友驾来叙谈相见，思慕殊深。嗣后加意快行尽缴。特此谨禀赴大人台前，查夺施行，感激无涯。

钦差批：

查日前收缴烟土，尚未及四分之一，即已给予买办工人何等体恤。现在来船十只，未经卸完，其中并有小箱零包，以及碎烟假土，能否果敷四分之二，尚须细核。但前谕既云，缴至一半，量许三板请牌查验往等语，今大概将次及半，本大臣先已驰函会商督部堂抚部院，移咨关部，查验放行，并不待该副领事具禀，始行计及也。所可异者，趸船二十二只，早已谕令一齐驶到沙角，乃催之再四，截至三月初五日，始到十船，其中载多者不过二三，载少者转居六七，甚至百余箱数十箱亦算一船，验其水迹，无不浮高，难保无豫行偷卸情弊。况据澳门厅及巡洋舟师禀报，这啡厘架暗、土加、啊吧等船，均于前月三十及本月初二日，自九洲开至伶仃，何以至今未到？若谓初六七两日，风色不顺，则初五以前，皆系风顺，何亦停留不进？本大臣正疑其有诡计，适接省中来禀，知亦寄信义律云，须见三板载有夷人往来，自当起烟，否则暂停等语，是尔早已心怀叵测，阻挡来船。独不思收缴烟土，乃为夷人免罪，系属从宽办理，若尔竟敢把持，本大臣亦何难执法从事？业将此意会谕义律凛遵。如趸船即日全来，无论已缴若干，均准通行三板。况现在剥船云集，只须趸船齐到，不过两三日，即可全完，则一切照常，岂独准通三板已乎？倘遥遥停泊，有挟而求，则是诡诈居心，难逃天朝法度。本大臣与督部堂抚部院固不肯失信于尔等，亦岂能任尔等之挟制乎？总之，趸船全来，三板即放，迟速惟其自取，本大臣并无容心也。再夷禀由洋商转呈，系向来定例，此次夷船三板混至本大臣舟前递禀，显违规制，本应拘留棍责，念系初次，姑从宽免，以后如敢再违，定行重惩不贷。凛之！

会谕义律速催趸船齐到沙角方准三板出入由　己亥三月初七日行

谕英咭唎国领事义律知悉：闻得参逊寄该领事信云："通知各趸船早入沙角，俟起至一万余箱，见省城牌照三板，载有夷人往来，自当赶紧起烟，否则暂停。"等语，殊为诧异！本大臣本部堂自该领事禀缴烟土以来，事事以诚信相待，即如前次缴烟四千余箱，尚未及四分之一，即饬洋商发给买办工人，以示体恤，业经广州府传知洋商遵谕照办。若趸船全数驶至沙角，踊跃起缴，一至四分之二，即照前谕令牌照三板验明往来。本大臣本部堂早已预备公文，等候届期速发。乃参逊如此居心，是其意存挟制，甚属狡诈。须知缴烟一事，乃本大臣本部堂一片苦心，欲为夷人免罪，如果参逊竟欲中止，亦即不难执法从事。除就近晓谕参逊外，恐该领事为参逊此语所惑，合亟谕知。谕到，该领事刻即传谕参逊，责其意存挟制之非，催令传知外洋趸船，即日全数驶至沙角，迅速呈缴，以符该领事原禀，以全该领事体面。总之，禀船一经全到，三板即准往来，如再变幻多端，本大臣本部堂亦即不复收土矣。该领事其熟思之！特谕。

批驳广州府禀赍义律夷禀由　己亥三月初七日

据禀，洋商伍敦元等送到英咭唎国领事义律呈递本大臣一禀，由该府等呈缴前来。本大臣当即拆阅，封面虽写"钦差大人安禀"字样，而内中一纸，并无首尾款式，不知系与何人言语，朦混已极！查该领事义律节次具禀，均尚谙知体制，不敢稍有违越，何至这一件如此荒唐！细验封皮之字，与内一纸笔迹不符，而封口图记亦与义律节次禀封钤印大异，其为假名混禀无疑。该领事义律每称伊国主赐以权柄，试思权柄以印信为最重，若印信被人抽换，该领事尚不得知，所谓权柄者安在？总由该夷馆中，习于诈伪，以致有此胆大妄为之弊。倘不能自行查办，即使本大臣姑不深究，该国主及该上司闻之，岂能不加之罪乎？至该洋商接到夷禀，何得不验图记，混行代送，该府县亦不细心辨认，率行转呈，均应严行申饬。此禀即着该府等饬令原商掷还义律，并将此批事理转谕凛遵，饬令自行查明究办，毋得再任弊混，大干咎戾。此批。计掷还夷禀一封。

英夷义律禀遵谕请三板以便约束水手由　己亥三月初八日到

英吉利国领事义律敬禀钦差大人总督大人，为奉谕禀覆事：现奉三月初六日均谕，情节已悉。其呈缴鸦片一事繁难，其水手人等，间有下流之徒，难保全无谕内所论之各情弊。今远职将谕内情由，转令参逊极须全心提防，严行约束，务求杜绝弊端，各事妥当，并令速即申谕各船，一齐驶至虎门，不准在外洋稍行搬运减少，又不准一日迟延不到也。至现在已缴之数，远职料其必足半余。不日，想蒙二位大人移文来省，准令各三板放行，驾带商客照常来往。一俟三板常川往来，则远职自可有由自行严为约束，期得善妥也。忖思远职一向办理事务，无不真心而行，此次如可蒙二位大人相信远职则在远职得以管束有成，不难清弊，迅速缴足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奈居上管理之任者，若无由时时约束，必难免偶有生弊也。谨此禀赴钦差大人两广总督大人台前，查察施行。

会谕义律饬知参逊迅速缴烟由　三月初八日行

谕英吉唎国领事义律知悉：三月初八日，据广州府呈送该领事覆禀。据称："令参逊速即申谕各船，一齐驶至虎门，不准在外洋搬运减少，又不准一日迟延不到，迅速缴足二万二百八十三箱"。等语，所禀甚是。但参逊何以不遵该领事札谕办理，殊不可解！本大臣本部堂加意体恤，已于数日之前，办就公文，饬将请牌三板查验放行，乃正在发文之时，闻知参逊寄该领事信内有"暂停起烟"之语，殊为诧异。是以初七日，复谕该领事不得为参逊所惑，并以"趸船一经全到，三板即准往来，如再变幻多端，即不复收土"之语，明白晓谕。兹初七日，本大臣批参逊之禀，又谆切催船。初八日，只催到吐加一船，仍不肯起土。而这啡厘等船早到伶仃，反于前日向南驶去，其为参逊阻挡无疑。伊欲要挟而求，岂本大臣本部堂反不能宽间以待乎？且据澳门同知禀称九洲停泊之船，屡催开行，竟敢回称不去，鬼蜮情状，不知意欲何为？本大臣本部堂只得将谕通三板之公文，收回不发。总须趸船齐到，立准三板通行。兹特将批发参逊之禀录给该领事阅看，盖因参逊狡诈百出，令人不得不防，并非失信于尔等也。特谕。计黏抄批一纸。

咪唎坚夷吐哪禀复呈义律收烟字据由　己亥三月初九日到

咪唎坚国特差驻粤领事总管吐哪谨禀钦差大人台前，为禀明事：缘远职本国人所理鸦片一千五百四十箱，实为英吉利国人之货，交托本国人代销。是以曾经呈送英吉唎国领事义律查收转缴，已经禀奉钦差大人，批饬捏混。昨远职已取具义律收到伊国人托本国代销鸦片一千五百四十箱字据一纸，远职冒昧无知，未及具禀，即将此字据封口呈上钦差大人，并交义律字据与洋商时，误说系义律之禀，今奉发还，始知各事错谬。今再为禀明，并将义律字据呈缴。为此禀赴钦差大人台前，查察施行。

缴来前批掷还之字据，附录于左：

具者昨有咪唎坚国商人等将鸦片一千五百四十箱，据称属英咭唎国人之货，交托伊等代销者，是以呈送义律转缴，天朝官宪查收矣。其一千五百四十箱，原在日前报缴之二万二百八十三箱之内也。　领事义律具。

英夷参逊禀覆求通三板由　己亥三月初九日到

英咭唎副领事参逊敬禀钦差湖广总督大人，为禀覆事：照得本月初八日，奉大人钧谕，内开：查日前收缴烟土，尚及四分之一，即已给予买办工人何等体恤等谕。窃远职知此威言最佳，景仰大人宽洪大度昭彰，怀柔远人之至意无彊，故据前承已给予买办工人一案。惟思大人威风，体恤格外，但因即时不见本国商人来，怀忧不胜，则将此情由敬禀以慰心也。且不知办鸦片之事，今蒙训示，莫不细核矣。设使趸船二十二只，均分其定之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每只载一千箱，不可也。倘数只装各一二千箱，其余不可载一千箱，只有更少或多也，既是如此，贵委员自知，数只载二千数百有余箱，是以数只甚至百余箱数十箱，却船只庶乎二十以上也。且大人俯念云，是尔早已心怀叵测，阻挡来船，远职自言，不能阻挡之，但饬令之来，倘若冲外洋之大浪，肯来，窃可以率之，倘顾各人爽快，悦然遵行。故谨禀准现于省强拘留本国商人，来此与朋友相见，甚慰渴怀。现今有人染病死了，亦不可知。缘此本国人明知据定约呈缴四分之二有余多，不蒙准今本三板往来，不安其心。既谨奉谕云大人督部堂抚部院固不肯失信于尔，窃安可疑之哉？然则为何不准令本国三板数只来此，使本国诸人一见朋友，欣喜溢胸膛也？如此，大人光明正大，开诚布公，笃信广扬于本国人之中也。特此奉大人察鉴施行，永铭鸿恩不忘。

钦差批：

通行三板之札，早经办就，尔意存挟制，阻挡来船，不知是何诡计？是以追回前札，暂缓通行。兹初九日，尔竟不令已到之船缴烟，尤属抗玩。本大臣不值再收，即日回帆另作办法矣。

英夷义律禀遵谕札催参逊缴烟由　己亥三月初十日到

英咭唎国领事义律敬禀钦差大人总督大人，为禀复事：现奉到三月初七日钧谕，窃思远职及本国各商被日久固留省城，其居口外各人之情未免怀疑挂虑，致有暂停缴鸦片之话。如蒙二位大人令行远职，则将防围撤去，远职既蒙有信，一向并无不以诚信而对，何敢稍有延玩，致累本国严怒，从重罚罪耶？而远职既得自行料理事务，可以雇令事事善妥速办也。今将远职札

示参逊之文译出送阅，是可明见远职认真竭心，欲求早日全完也。谨此禀赴二位大人台前，查察施行。

英国领事义律批示副领事参逊：札到，毋再怀疑挂虑，速将所有鸦片随到随缴，务求赶紧尽行缴足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全数，并行催令各船，至再至三，极求各船同到虎门起卸为善。其目前谕内事由，自赖大宪，无不依照办理也。兹再仰副领事现办此事，毋稍延慢，惟须赶紧速为办明而已。特札。道光十九年三月初九日领事义律行。

英夷参逊禀遵谕接札由　己亥三月初十日到

英咭唎国副领事参逊敬禀钦差湖广总督大人，为禀覆案：窃远职本月初十日，奉批回，内开"通三板之札，早经办就"等谕，即时收领事义律宪札，遵照饬令，立即作速起货，再三叮咛，催令趸船齐进沙角，又令着已到之船，当时皆起货以清缴也。特此，禀赴大人台前，电鉴施行。

谕准夷人通行三板仍将奸夷扣留由　己亥三月十九日会稿

为谕遵事：案据英咭利领事义律具禀呈缴鸦片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经本大臣酌定限制，缴到四分之二，量许三板请牌查验往来，谕饬该领事遵照在案。昨于收缴将次及半之时，本大臣本部堂即已办就通行三板札谕，而参逊忽欲停缴，意存挟制，是以将前札扣留未发。兹又据缴到数船陆续呈缴，自应照依前谕，量许三板查验往来，并将夷馆撤围，兼准开舱贸易。查该领事义律前虽自行禀明，俟事竣始行下澳，此时三板既通，应准该领事照常来往，俾其呼应较灵，随时谕办一切。至夷人中有积惯贩卖鸦片之颠地等十六名，仍应查照粘单所开，暂留夷馆，统俟事体全完，再准放行，以符前谕"量许"二字之义。惟三板出省之时，若不派员在夷馆前，督同洋商，按名指认，诚恐颠地等十六名，附搭其中，朦混出省。除札候补通判李倅会同广州协副将，先饬洋商传谕夷人，凡三板出省时，预行告知洋商转报，该李倅副将即亲诣三板停泊处所，查验该船载有几人，是何姓名，督率洋商按名指认，如无夹带颠地等夷，即给予印票，交该船持赴经过关口，查验放行。其印票即照发来样式，刊刻刷印，盖用广州府印信，空白临时填注。该李倅副将等，务必认真查验，毋任含混疏漏，致干重咎外，合行谕饬。谕到，该府立即督同南番二县，转饬原商伍敦元等查照，即将夷馆围船全行撤去，其编号顺字三板量许往来，仍听各关口查验。又业经请牌回国之嚏吐船一只，船在黄埔，而嚏吐尚在十三行夷馆，亦即禀明关部，先准出省开行。所有黄埔货船，悉准开舱贸易。其业经满载，由保商禀请给牌者，亦准禀明关部，察核给牌，俾得扬帆回国。至外洋新到各货船，应俟事竣，验明，再令挂号进埔。其由埔进省之编号三板，仍令经过之二沙尾大王滘两处防守将备，查验明白放行。倘有夹带违禁货物及炮械火药等项，立即逐回。一面飞禀以凭核办，并将谕内事理转谕义律知照。切速！特谕。

黏单

颠地（港脚）、打打披（港脚）、化林治（港脚）、斩拿厘（港脚）、夫吨（港脚）、央孖地臣（港脚）、三孖地臣（港脚）、噫之皮（港脚）、孖他信（港脚）、单孖厘（港脚）、土丹弗（港脚）、吗文治（港脚）、英记利土（港脚）、记嗹（花旗）、加土（港脚）、依庇厘（港脚）。

批琼州镇禀该辖洋面近时始有夷船由　己亥三月二十日

据禀龙门协报获烟贩三名，烟土八十二斤，所拿尚好。若崖州协海口营，仅有缴枪，并无获土，均属聊且塞责，难免销弭纵容。且该镇所属各洋，尚无夷船驶至，今则文昌琼山徐闻等县，三新埠与山狗吼并分水等洋，均有夷船游弈。其为内奸勾引而来，更何待问？而内奸之敢于勾引，则由文武衙门得规包庇所致。试思该处醮沙林立，若夷船无人引带，安敢突如其来？即来至该处，而私货不售，水米又不继，该夷船安能久碇？总由奸民串通衙蠹，骫法营私，而员弁亦复猫鼠同眠，分肥故纵，深堪痛恨！本部堂原不难执法惩创，第念颓风已久，不忍不教而诛。今经三令五申，岂尚不知凛畏耶？仰即遵照。先令批札严督所属营员，会同府县，认真查拿，务将兴贩鸦片接济夷船之奸匪速获到案，尽法惩办，如弁兵再敢得规私纵，定当置之死地。一面督率舟师，在洋巡缉，遇有夷船驶至，即照中路办法，一体押令缴土，如敢违抗，立即开炮轰沉，须知该辖洋面，绝非夷船应到之区，不比近省之伶仃等洋，尚准通行番舶。彼既冒犯天朝禁令，竟敢横冲直撞，惯将不法之物蛊惑华民，是必海外僻岛奸夷，潜行偷渡，断非在该国领有牌照准来贸易之夷商。即炮击火攻，皆其自取之愆，不致肇开边衅。该镇惟当以力除大患为亟，不必畏首畏尾，致误事机。嘱切！速切！并候督部堂抚部院暨提督批示缴。

夷馆附近筑墙设栅札　己亥三月二十三日三衔会稿

为筹议周防章程，严杜民夷交通事：照得省城十三行夷楼，建于乾隆年间，从前原止在澳夷人，偶因贸易事宜来省暂住，嗣是夷船日益增多，各夷人常川在省，与民人交易往来。迨至鸦片盛行，奸究谋利营私，弊端百出。以致夷馆开有后门，四通八达，其前门，旧有栅栏，禁止汉人不准进内，自回禄后，不复再建。且附近之新豆栏、同文街、联兴街、靖远街等处，市廛稠密，阛阓云连，外以售卖各项货物为名，实则勾串奸夷恣为不法，如窑口及写字快蟹等馆，皆在其中昼伏宵行，形同鬼蜮。虽经历任督抚严定章程，随时防范，而地方文武暨各洋商奉行不力，因循废弛，弊窦日滋。本部堂到任以来，首先拿获出洋快蟹，究出开馆匪徒，照例惩办，其写字各馆，表经节次查拿，稍为敛迹。无如积弊已久，

骤难一律肃清。今年本大臣奉命来粤专办海口事宜，于二月初七日，会同本部堂本部院先将夷楼买办工人全行撤退。至初十日，义律自澳省，奸夷妄思乘间脱逃，又经分派弁兵，将十三行河面层层防守，其新豆栏、同文街、联兴街三处街口，均饬南番二县，督饬洋商，全行堵断止留靖远街一处，以便洋商及在事兵役因公往来，仍派文武员查验腰牌，始准出入。该夷义律等，因见防闲严密，消息不通，始据禀恳呈缴趸船烟土，经本大臣仰体皇上绥柔之意，批饬准行。现在虎门收烟，将次竣事。此后即当次第撤防，惟夷楼附近街衢，及一切奸民铺面，亟应乘此查办之际，普律清厘，以杜勾通，而昭防范。合亟会札饬行。为此，札仰该府县副将等刻即会同中广两协，广州府南番二县督带原商伍敦元、卢文蔚及总散各商，亲诣该处周围相度，所有各夷馆后门，全行堵闭，毋许夷人以旧有为词，混行哓渎，前门栅槛，照依旧制建立，其附近夷馆各街巷，先经堵断者，不得复开，并加高培厚，以臻巩固，仍酌留一路，以通往来。其应如何树立栅栏，添设卡座，分派官兵稽查出入之处，由该府县等会同妥议通禀，以凭核办，批示遵行。至民间开店营生，原属例所不禁，惟联兴同文等新铺户，大半交易夷人，甚至悬挂夷字招牌，肆行骫法，回非正经贸易良民可比，意须全行禁止，以绝弊端。应即责成该府县先行晓谕，立定限期，勒令迁移他处，毋许在此开设，所有房屋概行锢闭封锁。如铺家房主敢于抗违，或蹈聚众上庙恶习，即为豪猾之尤，府县副将等立即会同中广两协、广州府南番二县，督率兵役，将首先滋事之犯，按名查拿，房屋全行拆毁。其各街内，如有住家之人，亦即编立保甲，分别莠良，毋任奸民溷迹其中，复萌故智。该府县副将等惟当悉心妥议，实力奉行，以期永塞奸窬，扫除弊薮。切切！特札。

会饬查验新到夷船货物勾量水痕札　己亥三月廿三日行会督衔

为札饬查验事：照得本大臣本部堂钦奉谕旨，严查海口，永绝鸦片来源，业经责成英吉唎领事义律，勒令各趸船将囤积鸦片一律呈缴，并严定新例嗣后贸易夷船，如有夹带鸦片，货则入官，人则正法。各国夷人共闻共见，自必革面洗心，恪遵功令。惟事不核实，则真伪难明。查现在又有新到货船若干只，应即先行查验，合亟札饬。札到，该同知立即督同香山县丞，会同惠副将，立即督同守备黄琮，会同蒋署丞、黄守备、彭县丞前赴九洲等处，向各该船查讯，船系何名、来自何国、所载是何货物、共若干担，逐一开呈清摺，仿照粮船勾水之法，将各该船吃水丈尺分寸，前后左右，分三段测量，自水面量至舱面，即于所量水痕之上，注明尺寸，以为记认，并将该船水舱贮水深浅，载沙尺寸，查验造册呈缴，以备稽查，而杜夹带。毋得草率从事，致干未便。切速！切速！毋违。特札。一札（澳门同知督同香山县香山协督同守备黄琮）。

驱逐奸夷咽义吐回国由　己亥三月廿四日双衔

为特札飞饬谕逐事案照上年十月内，有英咭利国住省夷人咽义吐，因勾串记厘佛夷船购买鸦片烟土来省被获，查审明确，将该夷人等一并谕逐。随据总商伍绍荣等禀报，已于十月廿九日，亲赴黄埔，将记厘佛人船驱逐出口，咽义吐亦于是日下澳搭船回国等情，当经本部堂会同抚部院附片奏明在案。乃现在本大臣本部堂会同亲诣海口，收缴各趸船烟土，一面派委文武前赴澳门谕饬委嚟哆，将澳内存有烟土一体呈缴，据该西洋夷目声称，该国夷人并无藏贮鸦片，现有英夷私载烟土进澳，经番差拿获，解交英咭利领事呈缴等语，正在查办间，适于本月廿二日，有小三板载烟八箱驶至沙角呈缴，经派收委员向参逊查究，据吴士拉面称，是烟系该三板船主望买代咽义吐装载往澳，被澳门兵头拿获，派西洋夷兵押同咽义吐解交参逊缴官等情，核与西洋夷目所称无异。查该夷咽义吐既于去冬因贩烟由省驱逐下澳，已属幸逃天朝法网，乃并不感悟，及早回帆，敢于日久盘踞，营私如故，实为化外奸宄之尤。兹当查办吃紧，岂能再涉姑容，致令恣为鬼蜮。合亟札饬。为此札仰该府，立即传谕该领事义律遵照，刻日迅将咽义吐严行驱逐回国，勿任片刻逗遛。须知鸦片流毒，皆咽义吐等辈牟利营私所致，该领事仰蒙大皇帝绥柔盛德，并为该国王所倚畀，来粤整顿商务，恭顺勤劳，本为分所当尽，今咽义吐怙恶不悛若此，知亦不稍涉瞻徇，以自取乖职容奸之咎。且事关奏件，咽义吐一日不行，本大臣本部堂一日不能歇手也。仍将驱逐回国日期，作迅禀报查考。再此项所收烟土八箱，系经西洋夷获缴，不在原开二万二百八十三箱数内，并谕该领事知照，毋违。

英夷颠地禀请展限回国由　己亥三月二十六日到

具禀英咭利国夷商颠地敬禀钦差大人总督大人，为奉谕回国事：切远商现奉二位大人钧谕，令总散各洋商传谕远商速回本国，出具永远不敢再来甘结缴案等因，远商奉谕，自应谨为遵照，而仰蒙皇帝怀柔远人至意。远商既有事欲陈，擅敢将情禀求，仰望姑念暂即免行。缘远商在天朝寄居，而英国及港脚各处商友，将本处土产货物，如铁铅棉花呢绒洋布等物巨数，托远商代其料理，多有未卖者。夫远商已受其托，倘或有误其事，本国禁令固难饶容。且远商往往同各洋行商有买有卖，其内有之以货欠远商价银，是以远商片刻失手，实属不便矣。兹远商现写清单，言明事由如何，缴送本国领事核查，是以恳求二位大人，姑准限几日，以便将事干成就也。沾恩靡既。谨此，禀赴钦差大人总督大人台前，恩准施行。

钦差会同督院批：

查该夷来澳多年，骫法营私，恶名最著，本大臣奉旨特交查办，本应将该夷从重治罪以警奸顽。因念该夷已将烟土交送领事义律呈缴，尚有悔祸

之心，是以姑从宽典，仅予驱逐，谕令具结速行，已属仁施法外。乃自本月二十四日，即经传谕，迄今已逾两日，尚复希图延岩，大属顽梗。且该夷纵有代人买卖及账目未清，尽可转托他夷料理。试问此时此际，犹能容尔藉此任情支展耶？惟据称现已开单缴送领事核阅，求准限几日，本大臣本部堂于无可宽缓之中，更仰体大皇帝绥柔盛德，酌予五日限期，俾该夷得以毕事回帆。仍着于即日出具嗣后不敢再来，来即治罪甘结，且于结内声明，不敢再逾五日之限，先行呈缴，一面请牌出口回国。到限之日，本大臣本部堂即派员视该夷启行，并不准于澳门小住，以遂尔迁延之计。总之，该夷非无身家性命者。慎勿执迷狡抗，以身试法，徒致噬脐无及也！

附录不敢再来甘结。

英咭利国商人颠地为遵谕出结事，现奉钦差大人林、两广总督大人邓宪谕，速回本国，不准稍延，并令出具永远不敢再来甘结缴案，颠地今不敢违命，结得五日内由省开行即去，嗣后不敢再来也。此实。已亥三月二十七日到。

谕逐奸夷嘻之皮由　己亥三月二十七日双衔

谕原商伍敦元、卢文蔚，暨总散各商等知悉：照得直隶天津镇道等，在大沽一带金广兴洋船上，拿获烟土，咨缉夥党一案，经本部堂饬据拿获代买烟土人犯莫亚三即莫仕梁、李亚彦即李四等审办，究出烟土系向在省夷馆居住之夷人嘻之皮说合，写立字据，交给刘占等收报，令其船赴外洋，就近自向夷船架喇兑运等情，业经奏明，将该夷人嘻之皮躯逐回国在案。查该夷人嘻之皮囤积鸦片，牟利营私，现当查办严紧之际，查应执法惩处，姑念该夷自奉谕缴烟之后，即已归并义律迅速呈缴，尚知畏法，本大臣本部堂仰体大皇帝如天之仁，免其治罪。但该夷从前积愤营私，难保不故智复萌，未便任其片刻逗遛粤省，致贻余害。合亟谕饬。谕到，该原商等立即传谕该夷嘻之皮，令其速回本国，出具永远不敢再来甘结缴案，听候给牌出口。嗣后倘敢变易姓名冒混再来，一经查出，定即从重治罪，断不再为宽贷。该原商等务当宣布恩威，切实传谕，立取甘结禀覆，毋得瞻徇稽延，致干并究。切速！切速！特谕。

驱逐奸夷央吨等回国由　己亥三月廿七日双衔

谕原商伍敦元、卢文蔚，暨总散各商等知悉：照得趸船载运鸦片流毒内地，英吉利国夷人囤积最久，牟利最多，前经本部堂节次谕逐，于上年十二月十六日附船回国。恭摺具奏在案，兹本大臣本部堂查得央吨、央孖地臣、三孖地臣、孖地信四名，均系奸夷查吨之党，现当查办严紧之际，本应执法惩处，姑念该国夷人现将鸦片尽数呈缴，尚知畏法，本大臣本部堂仰体大皇帝如天之仁，宽其既往。惟该夷等从前既为查吨管账营私，岂可任其逗留粤东，致贻余害。合亟谕饬。谕到，该原商等立即传谕该夷央吨、央孖地臣、三孖地臣、孖地信四名，令其速回本国，出具永远不敢再来内地甘结缴案，听候给牌出口。嗣后倘敢变易姓名，冒混再来内地，一经查出，定即从重治罪，断不再为宽贷。该原商等务当宣布恩威，切实传谕。立取甘结禀覆，毋得瞻徇稽延，致干并究。切速！切速！特谕。

谕查奸夷化林治等曾否回国由　己亥三月廿七日衔

谕原商伍敦元、卢文蔚，暨总散各商知悉：照得前于道光十六年间，给事中许具奏奸民贩卖鸦片，收银给单取土，则有坐地夷人各缘由，钦奉谕旨，严查具奏等因，经本部堂将该夷商它文、化林治、噶唔、轩尔土、打打啰、查吨、颠地、单拿等，勒令依限回国下澳，恭摺具奏。嗣据该商等禀报：化林治一名，于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附搭轩船回国；轩尔土一名，于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下澳居住，各在案。兹查该商所造住馆夷册内，尚有化林治之名，而轩尔土一名，前此禀报下澳，现送册内虽无其名，究竟该夷下澳后，曾否续已回国，抑现尚在澳居住，均应查明禀覆核办。合就谕饬。谕到，该原商等即便遵照，立即查明该夷化林治，前已据报回国，何以尚在省城夷馆居住，前经本大臣本部堂开单谕令暂留颠地等十六名内之化林治，是否即系其人，何以尚未附搭回国？抑系随后复来，或竟另有其人？其轩尔土一名，是否尚在澳门居住，曾否回国，如果业已回国，何以未据该商等禀报？逐一确切查明，限文到三日内，明白禀覆核办，毋得瞻徇饰延，致干未便切切！

英夷义律禀遵谕驱逐咽义吐回国由　己亥三月二十七日到

英咭利国领事义律敬禀钦差大人、总督大人，为奉谕禀覆事：现奉本月二十五日钧谕，饬令远职迅将咽义吐严行驱逐等因。远职念其谕内所详之情，极难姑容，后思二位大人所谕，于秉公之中，宽恩同施，自应即照办，理当刻日行文，示以国主所赐之权，严令咽义吐遂即遵照开行，一俟乘船去后，即当确查，将其开行日期禀报。至此次在澳门西洋官所拿获交送参逊呈缴之八箱，本不在远职所报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原数之内，自应另行呈缴，是则现在担缴鸦片全数，连此项八箱同算，共二万二百九十一箱，定必赶紧尽缴也。谨此禀赴二位大人台前，查察施行。

钦差会同督院批：

据禀：严令咽义吐刻日遵照开行，即确查开行日期禀报，并声明现在担缴鸦片全数。连此八箱，共二万零二百九十一箱，定必赶紧尽缴等情，具见该领事明白恭顺，不稍瞻徇，允堪嘉尚。着即作速驱逐咽义吐回国，将开行日期据实禀覆。现经本大臣本部堂另札澳门同知，转饬西洋夷目，一体查明，咽义吐何日起身，禀报察夺，断不能稍任隐瞒，

如仍逗留，即当重治其罪。因此次尚在收缴之际，是以从宽驱逐，如将来再有他夷明知故犯，定照新例严办，不能再邀宽贷也。至中路一带夷船，叠据该领事暨参逊禀明，拨船往催，而其已到沙角缴烟者，仅有卑力治、弗兰吐二船。现据南澳镇查禀，三月十三四日，有大小夷船七只，均由东洋面向西南驶去等语，以此核之，即除往闽洋之船不计，亦应有五只船同日回来，何以于卑力治等到后，又将浃旬，尚未有续来之船，殊不可解。该领事一力担缴，责有攸归，为数固不至有亏，而为时亦岂宜再缓？本大臣在虎门驻节以待，已逾一月之久，该领事尚不能令各船全行驶到，于心安乎？何不亲乘三板，往速严催，使之刻日缴清，以尽职司，而全体面耶？

英吉利夷人央吨等禀求宽限回国由　己亥三月二十八日到

具禀英咭利国商人央吨、孖地信、三孖地臣，仝敬禀钦差大人总督大人，为奉谕回国事：窃远商现奉二位大人钧谕，速回本国，出具永远不敢再来甘结缴案等因，奉谕自应遵为速行。而仰慕大皇帝怀柔远人至，禀求姑念暂准留步，缘商曾受英国及港脚各处商友交托货物，代为料理，现在多有未卖者，夫商既受人托，倘有误与事，本国固难饶容，且商同各洋行商，有买有卖，其内有以货物欠商价银若干，商若片刻失手，实属不便。现写清单言明事由，如何缴送本国领事核查，并恳求二位大人姑准宽限几日，以便将事成就也。尚有央孖地臣现驻澳门，不日动身回国。谨此，禀赴二位大人，恩准施行。

附录不敢再来甘结。

英咭唎国商人央吨、孖地信、三孖地臣，为遵谕出结事：现奉钦差大人林、总督大人邓宪谕，造回本国，不准稍延，并令出具永远不敢再来甘结缴案，远商等不敢违命，孖地信即日动身；央吨、三孖地臣，结得五日内由省开行即去，嗣后不敢再来也。此实。道光十九年四月初一日缴。

谕饬查卖烟奸夷由　己亥三月二十九日双衔

谕原商伍敦元、卢文蔚，暨总散各商知悉：照得本大臣奉命来粤，会同本部堂查办鸦片，务在严绝来源，永除遗孽。现经责成英咭利领事义律，将外洋各趸船烟土一律呈缴，其向来积惯运贩之奸夷颠地等，断难再任逗遛，遂其骫法营私之计，亦经先后谕令即行回国，出具永远不敢再来甘结，勒限五日请牌出口在案。但查前发黏单，内开卖烟奸夷颠地等十六名，系本大臣本部堂讯据犯供，并明查暗访，择其囤贩最久，姓吾尤著者，先行驱逐，此外混迹省澳暗中售卖者，正复不少。该同熟悉夷情，耳目切近，知之更详，合亟谕查。谕到，该商等立即确切查明，除扣留十六名外，尚有向曾卖烟奸夷共若干名，是何名字，现住何馆，据实禀覆，以凭按名驱逐。本大臣本部堂断不追从前含混之咎。倘将此次饬查奸夷名字住馆，仍前瞻徇情面，不肯一一指明，则是有心庇纵，一经查出，或别经发觉，恐该商等不能当此重咎也。切速！特谕。

催缴烟土烟枪告示稿　己亥三月二十九日三衔

为再行剀切晓谕事：照得鸦片一项，收藏吸食，罪不容宽，惟念积习已深，姑予自新之路。因此，会同饬令地方官及绅士设局收缴，通行晓谕在案。乃设局之初，仅据报缴烟具，近日虽有呈缴烟土烟膏者，为数亦属无多。揆厥所由，或虑到官受累，因而犹豫者有之；或冀查禁稍宽，因而观望者有之；或恐呈缴过多，转干根究，因而缴少匿多者有之，殊不知收藏鸦片，为犯法之奸匪，呈缴到官，即为畏法之良民。月来赴局呈缴烟具烟土烟膏者，不究来历，不问姓名，尔等共见共闻，又何疑虑？况此次奉旨严办，务在尽绝根株，外夷犹且凛畏天威，将趸船烟土全数缴官，岂内地之百姓，转容稍有隐匿耶？现在新例虽未颁行，而节奉谕旨，立意从严，犯法之人，断无苟活之望。合再剀切晓谕。为此示仰阖省士商军民人等知悉：务各痛除宿瘾，速将所存烟具烟土烟膏尽数赴局首缴，慎毋观望迁延。倘仍执迷不悟，一经访拿，或被首告，无论匿不呈缴者，遵照新例治罪，即缴少匿多，不全行呈缴者，亦不能量宽一线也。生死关头，其各猛省！凛遵！特示。

港脚夷噫之皮禀宽限回国由　己亥四月初一日到

具禀港脚商人噫之皮敬禀钦差大人、总督大人，为奉谕回国事：窃商现奉二位大人钧谕，速回本国，出具永远不敢再来甘结缴案等因。商奉谕，自应遵为速行，而仰慕大皇帝怀柔远人至意，禀求姑念暂准留步，缘商曾受港脚各处商友交托货物，代为料理，现多有未卖者。夫商既受人托，倘有误与事，本国固难饶容。且商同各洋行商有买卖，其内有以货欠商价银若干，商片刻失手，实属不便。现写清单，言明事由。如何缴送本国领事核查。恳求二位大人，姑准宽限几日，以便将事成就也。谨禀钦差大人总督大人恩准施行。

英夷义律禀覆咽义吐早经回国不在澳门由　己亥四月初一日衔

英吉利国领事义律敬禀钦差大人、总督大人，为遵谕禀报事：昨因奉谕，即令本国商人咽义吐开行回去，曾经远职行文下澳，令人传谕。现据由澳禀覆“亲往咽义吐向居馆所，确查其人早经开行，不住澳门”等因。并据澳门西洋官咨覆“接到领事咨文，请烦一日内，即令咽义吐开行，不准稍为延玩等由，即查该咽义吐早已请牌，意愿下船开行别后，因往多日留住不去，昨经谕饬催令就行，伊即听命而去，现于四月初一日，既接来文，再经查明，实已早去”等因。远职接到前文，理应禀

报。至现在抛泊外洋,又陆续扬帆而去各船甚多,所属管辖不一,难查其驾驶何船行,只得随时确查,如有回帆复来,远职即当刻日令去,而澳门西洋官咨内,亦称如有回帆,必不准其到澳寄居也。谨此禀赴钦差大人、总督大人台前,查察施行。

英夷义律禀遵谕驱逐咽义吐回国等由　己亥四月初二日到

英咭唎国领事义律敬禀钦差大人、总督大人,为奉谕严催及查明禀覆事:三月二十九日,奉到钧谕二道,情节皆悉。夫咽义吐一人,既已抗违天朝禁令,致干驱逐,以后复又不遵守澳门西洋官数月严行之约束,擅载鸦片入澳,幸于西洋官拿获,其罪实堪重责。远职今奉宪谕,自当遵照,不肯稍为姑容,务令其人开行即去,并将下船日期禀报。至尚未缴鸦片之各趸船,迟延旬日,未及速至沙角,刻日缴清,其情令人痛恨。惟居省商人尚多,须人管理,而远职又数日怀病,似难自行出口。前次既曾屡为谕饬严催,未能令船即行全到,此次特选谙悉趸船事务之人,昨经派令出口,亲往各船,逐一转行严催,务令即刻驶到缴清,俾全体面。远职亦经而谕,如有一船不到,不准片刻安息也。至奉问之化记厘船,远职尚未知来历,亦已饬令该人出口时,即行查明,一一禀报,以凭转禀二位大人也。谨此,禀赴钦差大人、总督大人台前,查察施行。

札饬严办东路卖烟船由

己亥四月初二日双衔

札南澳沈镇知悉:前据该镇禀称,三月十三日,东上洋面有夷船大小七只,先后驶来,职挥令署海门营参将谢国泰,率同兵船跟踪堵防,该夷船七只,直向西南驶去,因风浪狂大,三只收回长山尾等洋停泊,越十四早黎明,三只亦齐向西南开驶,兵船尾遣无踪。职属粤洋,现无夷船,即所辖之铜洋布袋澳一带,刻下亦无夷船,俱已西往。闻闽洋以上各洋面,尚有夷船往来游奕,相距窎远,无凭确查等情。本大臣本部堂当查先据英吉利国领事义律等禀覆,装载烟土夷船,有赴南澳一带者,已遣三板招回,谕令即至中路呈缴等语。此次夷船既向西南开驶,有无逗留,即经批饬查禀在案。兹虎门陆续到有佛兰吐船、卑叻吐船、鸡船,据称从南澳驶来;又有咧船、治箧时船、罗麻打吐船,据称从福建驶来,俱已缴清烟土。是现在缴烟之船,即是该镇所禀向西南开驶之船。此时闽粤交界一带洋面,尚无夷船,自属可信。惟思闽省南洋与粤省相连,其北洋则离粤甚远。有无夷船在彼游奕,粤省无由查知。镇镇既称闽洋以上,尚有夷船,则一经闽省驱逐,自必仍回粤境。且外洋新到夷船,难保不又夹带烟土,虑又及中路押令呈缴,势必越窜东路,勾结觅售,恃为藏垢纳污之所。此时稍一松劲,又必滋蔓难图。是以前次札饬该镇,亲率舟师,配足弁兵炮械,并带火船,相机剿击。继又派委碣石黄镇赴澳会办,意在肃清闽粤两省洋面,畛畛不分。况闽省现委漳州府胡守,至分水关与潮州府易守面商会办。而该镇所辖洋面,界兼两省,更属责无旁贷,何以该镇现与漳潮两府会禀筹议章程。仅称由地方官拣派丁役探查知会,陆营在岸防守,而于兵船应如何追捕之处,绝不提及,壹似该镇可以袖手旁观也者。试问所司何事?除会禀另行批饬外,合再会札严饬。扎到,该镇速即遵照节次批檄,亲带兵船在洋时刻巡查,如有夷船自闽洋驶回,或由外洋窜至,即令通事明白晓谕,令其速即回帆,仍来中路缴烟。倘敢抗违不遵,即照前扎或用炮轰击,或用火焚烧,务使创钜痛深,始免沓来踵至。须知该洋辖面,原非夷船应到之区。不比中路之伶仃等洋,系准番舶通行路径。其在准行之处,理应区分良莠,不能一概指为带私,若如不应到之处,混行窜越,旋逐旋来,其为有莠无良,更何待问?查海外岛夷,种类不一,果系经商良夷,在该国领有牌照来至内地贸易者,必由中路进口,报税投行,自宜示以天朝柔远之经,妥为照护。其由外洋混窜者,在彼国明系犯禁偷渡,即夷法亦所不容,况天朝禁令森严,岂有转以内地各洋为伊逋逃之薮?向来不即重治其罪,只令驱逐开行者,原系不为已甚之意。然必立刻逐去,不许停留,乃合此二字之义。讵料水陆营县,巧为掩饰,转成老生常谈:本卖烟也,而以为避风;本久碇也,而以为游奕。直至经旬浃月,烟尽帆开,而禀报之文,尚觍然仍称驱逐,甚将去来日子,挪后移前,纵能哄骗上官,独不顾奸夷窃笑耶?以此观之,“驱逐”二字,正可遂舟师趋避之计,并无实济。而奸夷屡逐不去,屡谕不从,亦安能不加之剿击?盖剿击见诸实事,非若驱逐徒托空言,有火船可纵焚烧,有炮位准其轰击,水师镇将尚能饰以虚词乎?且闻混窜之船,多系双桅,不能如伶仃洋趸船之高大坚厚,即炮械亦属有限,甚且安假炮以虚张声势,画炮眼以远饰观瞻。近经本大臣本部堂随处访查,烛其奸伪,该镇等更何所用其畏首畏尾,而尚退缩不前乎?自此次严札之后,该镇所辖洋面,一遇夷船,即须照札办理,不许一刻容留。如查出再有夷船在洋停泊,甚且累日匿遛,若非贿纵售私,即是惰巡恇怯,白简具在,咎有攸归。毋谓言之不预也。特札。

札广州府查催缴烟保甲事宜由

己亥四月初四日行

为专札饬查:照得广东省会城郭重地,仕宦星稠,客商云集,闲民流寓,尤极众多,与外府州县,情形回别。所有查禁鸦片一事,前经本大臣出示,以本年三月底为限,谕令缴销烟土烟膏烟具,并吸食之人戒革烟瘾,一经届限,即须编排保甲,逐户挨查在案。兹限期已届,合亟专札饬催。札到,该府立即督率南番二县,确查官绅各局收缴烟土烟膏烟具,是否净尽;平日贩卖开馆各奸匪,是否革面洗心;吸食之人,是否悔过戒除;所属官员书差,并各衙门公馆中之幕友官亲长随,以及地方之举贡生监捐职,是否一律肃清,境内有无卖烟送烟之匪徒。其编查保甲,自应由城及乡,由近及远,先

就新城老城各门附郭，实力编查，次及各镇四乡，务须按户按名，责成邻佑牌长，互相联保，毋许隐匿遗漏，亦不准推诿抗逆。至候补官员公馆，不能责成牌长邻佑保结者，即责成同街同巷之公馆，互相保结；流寓之幕友长随，或归牌长邻佑，或归素识之官员出名具结。如均不愿保，即行严究踪迹。查有卖烟吸烟实据者，执法严办，即查无实据，而众人皆知为积惯卖烟吸烟者，亦须尽行驱逐出境。切勿因循姑息，养痈成患。本大臣节次会商督部堂抚部院实心整饬，务在尽绝根株，断不稍留余孽。该府等共体此意，振刷精神，认真赶办。仍将现在办理情形，先行通禀察核。毋延！特札。一札广州府。

英夷义律禀架厘音船托人代缴烟土一事俟出口查报由　己亥四月十一日

英吉利国领事义律敬禀钦差大人、总督大人为禀覆事：现奉本月初十日钧谕，查明架厘音船烟土，实有若干箱，因何托令别船代缴等谕。其“架厘音”三字，远职不知系指何船主之名，向未闻有此名者，或系引水不悉番语，转音报错，亦未可定。兹远职将要出口，一俟出口后，得以查究实系何船，就可问明该船因何托令别船代缴，及代缴实数若干，即行禀报也。谨此，禀赴钦差大人两广总督大人台前，查察施行。

英夷颠地等十二名禀即日出口由　己亥四月十二日到

英吉唎国商人颠地、打打披、孖地信、化林治、噫之皮、单耶厘、吗文治、央顿、三孖地臣、加土、英记厘土、轩拿厘等，谨奉钦差大人总督大人宪谕，速即回去，商等不敢违命，即当开行。现今禀请给牌刻日出口也。再宪谕记名之央孖地臣、土丹弗、衣屁厘三人，久已出口，未能会同签名。

英夷打打披等八名不敢再来甘结　己亥四月十二日到

英吉唎国商人打打披、化林治、噫之皮、吗文治、单耶厘、加土、英记厘土、轩拿厘等，为遵谕出结事现奉钦差大人林、总督大人邓宪谕，速回本国，不准稍延，并令出具永远不敢再来甘结缴案，远商等今不敢违命，结得本月十二日，由省开行即去，嗣后不敢再来也。此实。道光十九年四月十二日结。

广督咨义律禀辞下澳由　己亥四月十四日到

为咨会事：道光十九年四月十二日，据英吉唎国领事义律禀称：“窃远职先日承任呈缴之鸦片，现已悉照办理全完，且近日怀病，须为调理，今已定意本日出省，由远职日常驾驶之三板即行下澳，为此禀辞台前，查察施行。”等情。到，本部堂据此，查前于撤防时，即经谕令该领事出省办理缴烟事宜，据该领事以在省诸夷，尚须弹压，未即请行，兹因患病禀辞，自应准予下澳就医。惟现在烟土，虽已按照前数缴竣，而钦差大人与本部堂尚多应行谕办事件，该领事恭顺能事，务当赶紧调理就痊，不得延误，致贻有初鲜终之咎。仍着到澳，认真确查，如住澳各国夷人，藏有烟土情弊，务即谕令一体全数呈缴，毋留余孽为要。

咪唎坚夷桯记禀遵谕回国具给乞限由　己亥四月十六日到

具禀咪利坚国商人记嗹敬禀钦差大人总督大人，为奉谕回国事：窃远商现奉二位大人钧谕，令总散各洋商传谕远商速回本国，出具永远不敢再来甘结缴案等因。远商奉谕，自应谨为遵照，而仰慕大皇帝怀柔远人至意，远商现在办理本国边治文船生理，俟本月内办清该船货物，即由该船出口回国。是以恳求二位大人俯准宽限，沾恩靡既。谨此，奉赴钦差总督大人恩准施行。

附录不敢再来甘结

米唎坚国商人记嗹为遵谕出结事：现奉钦差大人总督大人宪谕，速回本国，不准稍延，并令出具永远不敢再来甘结缴案，记嗹今不敢违命。结得本月内由本国边治文船开行即去，嗣后不取再来也。此实。

道光十九年四月十五日。立此为据。

钦差会同督部堂批：

查该夷现办边治文船生理，既可于本月内完竣，并据出具不敢再来甘结，禀求宽限，姑准限至四月底，即由该船请牌出口回国，以示怀柔。惟予限甚宽，该夷务即赶紧清厘，不得至限再涉逗留，致干严逐为要。除结存案外，仰该原商暨总商等立即传谕该夷记嗹遵照，仍将该夷依限启行日期禀报查考，毋违。

会札刘丞转谕义律饬令货船空趸分别进埔开行由　己亥四月十七日到

为传谕事：前据英咭唎国领事义律禀称：“咽义吐抗违天朝禁令，致干躯逐，复擅载鸦片入澳，其罪实堪重责，远职今奉宪谕，自当遵照，务令开行即去，并将下船日期禀报。至尚未缴鸦片之各趸船，迟延旬日，未及缴清，令人痛恨。惟居省商人，尚须管理，远职又数日怀病，似难自行出口，特选谙悉夷趸事务之人，亲往严催务令即刻驶到缴清，俾全体面。至奉问之化记厘船，远职未知来历，亦饬人查明转禀。”等情。据此，本大臣本部堂接阅此禀，因来船濡滞，烟缴未齐，是以未即批示。嗣据催到闽洋南澳数船接续来缴，业已按照前数收清，具见该领事诚实居心，深明大义，恪守天朝禁令，保全夷众身家，恭顺勤劳，洵堪嘉尚。除将钦奉恩旨免罪给赏缘由，另札该丞传谕外，查缴清烟土各空趸抛泊九洲一带，询据各船主称说，俟该领事有信，再定开行日期。兹该领事业已到澳，各空趸领赏茶叶之后，自当即日驶回本国，另寻生理，如有愿装货物回去者，仍格

外体恤，准其空船驶进黄埔，载货出口。至满载各商船，业已领牌由埔出口者，亦皆催令开行，毋任逗留自误。并将来去各船起碇开行日期，分别禀报察核，合札转谕，札到，该丞即便转谕该领事义律遵照，毋违。特扎。

批澳同知禀西洋夷呈明实无鸦片情愿具结由 乙亥四月廿四日

据禀，屡饬西洋夷目查覆澳门夷楼实无囤贮烟土，现经司打取具各夷切结，该夷目情愿加结呈缴，籲求转禀等情。查西洋住澳夷人，前此贩卖鸦片者，不一而足。本大臣均已访知其名，原不难逐一拿究，但据该署丞等禀称，近因查禁严紧，已运往各处夷埠，不敢在澳潜藏，谅亦情事所有。据请出具切结，系为永杜后来起见，果能改过迁善，尚可准行。但必须切实声明，如将来再有西洋夷人贩卖鸦片，或代别国奸夷趸贮夥卖，获有实据，即将犯法之夷人，拿送天朝官宪，照依新例治罪，该夷目等不敢稍有庇匿，并干严谴字样，以凭查照办理。又查该夷议事亭内，如遇会议事件，陈设公案，惟兵头与番差二人正坐判事，四人旁坐，委嚟哆并无坐位，而且旋举旋换，久智无常。今杜绝鸦片，系切要之事，应责令该兵头番差与判事等，逐层加结。不得仅以委嚟哆列名搪塞。其总结加结，应即先行呈送。仍一面编查华夷户口，造册分呈，本大臣暨督部堂查核之后，会同临澳覆查，不得俟到澳时始送，致延时日。该夷人久被天朝覆翼深恩，从前误犯鸦片本应惩治其罪，今既许以自新，即不追究既往，以后果皆守法，凡我天朝官吏，自必仰体大皇帝生成之德，力加保获，断不使其被人欺凌。倘该夷利令智昏，营私骩法，则是自甘受饵，岂能一日姑容。祸福荣辱，正惟该夷自取。懔之！慎之！再阅该夷原禀，有预设公馆，虔洁铺陈，恭迓大宪驾临之语，意虽恭顺，而所见乖谬，大属非是。本大臣奉命前来，专为查办公事，凡所驻扎之处，于地方州县，尚不许供应丝毫，况何令夷人预备乎？该夷等总以恪遵训谕，谨守法度，即为良夷，毋得妄拟趋承，习为华靡。该署丞等务即传谕，严切禁止，并饬香山县亦不得以办差为名，铺张陈设，并干严参。切切！夷禀发还。

批澳同知禀拿获夷人肥知时咕讯非之咕保释由 乙亥五月初二日

查华民混进夷教，冒穿夷服，为天朝国法所不容，经本大臣会同督部堂叠饬查拿严办。旋据澳门厅禀覆，以西洋夷目因见功令森严，亦皆禀遵禁止，正谓该夷尚知奉法，即可自保安全。此次所获之咕一名，既访系华人进教，自应研讯确情，实则按律重办，虚即省释还夷。凡在天朝官宪，无不一秉至公，岂肯稍为屈抑。若未审讯明白，安能遽准释回。且据禀称：该兵总等率领多人来至香山县丞署前，并各带有器械，阴有挟制之意等语，此是何等举动？试问意欲何为？该夷在澳门，附廛而居，有如累卵在泰山之侧，岂竟不自量度，转欲欺压官长耶？亦可笑之甚矣！设使是时该夷胆敢恃众，竟将之咕夺回，本大臣定即带兵来澳，痛加剿洗，立将聚众打夺哄堂塞署之人，先斩后奏，岂能宽贷一名？幸而该夷目等于该署丞呵斥之后，即将夷众散回，听候审讯，是该夷尚有造化，始迷终悟，才得免罹重刑。不然，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乎？兹既讯明之咕虽兼晓汉番言语，而自幼即穿夷服，曾充夷兵，与郭亚平及露横两案内之烟犯之咕年貫各殊，自应准其保领省释。但此风必不可长，仍须责令该夷兵头番差以及委嚟哆等，将另案烟犯之咕严拿解送。嗣后如有勾捕进教华人，该夷众总须静候审定，分别拘释。倘再妄图要挟，一经禀闻，本大臣惟有执法从事，断不能再为原恕也。该署丞等仍录此批，出示晓谕，俾共凛遵。

委员刘丞等抄来义律致渠夷信 乙亥亥五月初十日到

英咭唎领事义律书寄佛山分府大老爷澳门军民府大老爷，为通知事：现闻尖沙嘴洋面有师船三四十只在彼湾泊，使本国船只极难得以接济食物。维思饥饿之人，正恐有冒险求食者，如有师船久泊该处，攘出不幸，自不能仍责义律，保以各事平安也。再此事紧急，望可早为办理为幸。谨此，书呈佛山分府大老爷澳门军民府大老爷电鉴。道光十九年五月初九。

会札刘蒋二丞传谕义律饬令空趸等船开行由 乙亥五月初十日

札署佛山同知刘丞澳门同知蒋丞知悉：本月初十日，接据该丞等会禀，抄录义律说帖，据称“尖沙嘴洋面，现有师船三四十只，夷船难以接济食物，恐饥饿之人，冒险求食”等情前来。查巡洋师船常年往来海面，时合时分，并无一定只数，凡夷船载船出人，师船为之弹压护送，正所以保其平安，岂有他意乎？据义律称说，尖沙嘴洋面，现有师船三四十只湾泊，使夷船难以接济食物等语，颇不可解。夫师船虽多，总惟本大臣本部堂之令是听。现在并无禁绝该夷接济，何至难得食物，所言殊不近情！查夷船现泊尖沙嘴者，不外三项：一则缴清烟土之空趸，一则由外到粤之货船，一则由埔出口之回载。本大臣本部堂早经谕令空趸各船，亟宜回去，自应与出口回载之船，作速同开。即其外来货船，愿进埔，则亟宜进埔；若不愿，则亟宜回国，总无中立之势。果能早自决断，则其进退裕如，即洋面多泊师船，何足为虑？乃各夷船计不出此，甘受人愚，观望迁延，逗留多日，或因停泊之久，以致食物不继，是饥饿本由自取，何得归怨于师船之多乎？且师船本为缉拿售私而设，若夷船带有鸦片，师船自应查缉，不肯稍任偷售，或奸夷无可藉词，因而捏为难得食物之说，以冀人怜，亦未可定。查该领事义律自禀缴烟土以来，叠据禀陈事宜，不下數十次，本大臣本部堂因其尚晓大义，每加称奖，伊亦自以为荣。乃闻到澳之后，颇近昏迷，致有此等无稽之言。本应置之不理，第念我天朝怀柔远

服，体恤入微，该夷等既因师船环集，心生畏惧，本大臣本部堂原欲使之洗心革面，何必令其胆落魂惊。姑檄饬尖沙嘴师船，暂行移泊沙角，以安夷众之心。但外海水师巡洋，是其专责，此时虽暂泊海口。亦不过五日为期。应即传谕义律，令将空趸船只，定须趁此五日之内，全数开行，其余来去货船，亦皆限此五日内，非报验进口，即速回该国，断不准再作逗留。本大臣本部堂如此曲体实情，实属仁至义尽。若再执迷不悟，则不能不示以严威，不独各处师船，一调即至，即沿海民人，莫不视波涛如平地，倘一触动公愤，则人人踊跃思奋，虽欲阻之而不能矣。该夷货船，固皆挟有重赀，即空趸亦岂甘于轻弃？若不敬听教诲，深恐后悔难追也。合亟专札谕饬。为此，札仰该丞等，即将札内事理传谕义律遵照。该丞等并即出示谕众通知，可也。特札。

荷兰夷番吧臣禀　己亥六月二十四日

荷兰国王特差驻粤总管本国来粤贸易人船事务番巴臣谨禀于钦差林大人台前：兹近日洋商暨通事传知卑职，以本国商船现能到黄埔，商人亦能前往粤省，凡事仍照旧章程。原以本国向来并无装载鸦片人，此中国人所共知，是以本国人船非英吉利、咂咪利国可比，其应不属为伊等所定之新例也。卑职闻此故，特禀知，谨请大人将本国人船或往粤省、或在黄埔所当守之律例章程书明，赐以红凭示谕，卑职得遵照，无任感激。道光十九年六月初六禀。

钦差批：

查本年自三月内，批准开舱之后，一切贸易，本已照常，并非始于近日，是以黄埔早有夷船多只，各夷商亦于省馆络绎往来，人所共知，岂该夷独不知之耶？天朝新例之严，系为禁带鸦片而设。带者照例治罪，不带者互市如常，此系各国皆然，岂能指定何国？即向来是否夹带，亦皆不追既往，惟禁后来。此在三月间即已明白宣谕。彼时，据该夷番巴臣禀构，结得嗣后永远不贩鸦片入内地等语，果如所禀，则该国来船，不难报明进口，何必畏首畏尾，而愿不与英吉利等国同为一例，其意何居？昨准粤海关部咨称：有巴达一船，曾于道光十五年，悬挂荷兰旗号，运米来粤，彼时未据该夷番巴臣禀其非荷兰之船，乃独于此次来船，指为冒插旗号，得非暗中受人指使耶？该夷意欲不与别国一例，便可将别国之船认作荷兰，概免稽查禁物，似此伎俩，岂能逃本大臣洞鉴？即如从前谕令缴烟之时，各夷船皆暂停出口，该夷乃以嗹吐一船急须回报，哓哓渎禀。迨至三月十九日，谕令嗹吐驾船出口，而竟延至四月十三日始出虎门，六月初八日始出万山，计黄埔出口各船，以该船为最后。则是从前禀称急须回国之语，亦是受人指使，何曾有一真情？扪心自问，能不令人看破否？且该夷只是该国商人，乃禀内混称卑职字样，且称荷兰国王特差，并将荷字抬一格写。而于大人字样转至空格，种种谬妄，此必胆大之汉奸，代为混写。已将原禀发交香山县丞，按其字迹，密查汉奸，严拿重办矣。再此禀系六月二十四日递到，而禀尾填六月初六日，是何缘故？并即禀覆察夺。

会批澳门厅转禀义律说帖
己亥七月初九日

查尖沙嘴命案，早经委员谕令义律，交出凶夷，听候审办，乃延至月余之久，抗不交凶，且不接谕，是以本大臣本部堂断其接济，使知悔悟。兹阅该丞转送义律禀词，伊尚藉称该国律例，以为不交罪犯，系遵其国主之谕等语，尤属谬妄。查该国向有定例，如赴何国贸易，即照何国法度，其例甚为明白。在别国尚当依该处法度，况天朝乎？此案华民林维喜，被英国夷人殴死，系五月二十七日之事，经本大臣本部堂访闻，于六月初间，委员至尖沙嘴查办，而义律先已回澳，复至澳门给谕数次，竟敢抗不收阅，此实出于义律之狂悖妄为，该国主远在数万里外，岂能谕令不准交犯？今以伊庇匿凶之咎，诿卸于其国主，则是诬罔不忠，在天朝既无以对官宪，在伊国并无以对其国主矣。至谓伊国律例，亦应诛死，可见杀人偿命，中外所同，但犯罪若在伊国地方，自听伊国办理，而在天朝地方，岂得不交官宪审办！且从前内地所办命案夷犯，历历有据，各国无不懔遵，岂义律独可抗违此例乎？若杀人可不抵命，谁不效尤！倘此后英夷殴死英夷，或他国殴死英夷，抑或华民殴死英夷，试问义律将要凶手抵命耶？抑亦可以不抵耶？伊禀内虽云，查出凶犯，亦拟诛死，此乃毫无凭据之语，谁能信之？又云该犯罪不发觉，更属欺人之语。查义律既系职官，自有此案之后，两次亲赴尖沙嘴，查讯多日，若尚不知谁为凶手，是木偶之不如，又何以为职官？况明明查有凶夷，私押在船，若再抗违不交，是义律始终庇匿罪人，即与罪人同罪，本大臣本部堂不能不执法与之从事矣。附录澳门厅抄来义律夷禀。

英吉利国领事义律敬启澳门等处军民府，为转禀上宪之事：查五月二十七日，尖沙嘴村居民一名，被殴伤毙命。远职遵国主之明谕，不准交罪犯者，按照本国之律例，加意彻底细查情由，秉公审办。倘若查出实在死罪之凶犯，亦拟诛死。现今远职谨报诚言，该犯罪不发觉。特将此情恭请电鉴。祈转禀上宪，感德不浅。道光十九年七月初七日具。

会谕同知再行谕饬义律缴土交凶稿　己亥七月十四日

谕澳门同知再行传谕英吉利国领事义律知悉：照得义律前在省城夷馆，遵谕呈缴鸦片，先后递禀，不下二十次，词意俱甚恭顺，屡经本大臣本部堂批谕褒嘉，迨下澳以后，尚请委员议杜鸦片章程，又经本部堂批奖，一面会同本大臣遴委大员赴澳查议。乃于四月二十四日，忽据禀求格外施恩，准在澳门装货。当查与天朝定例不符，断难允行，是以会同批驳。该领事因所求

未遂,辄将前禀请议章程之语,自行翻悔,置委员于不理。此后,凡有批谕,不收不看,饬令洋商通事传谕,则竟掩耳走避,实属怪谬异常。本大臣本部堂念其秉性未驯,或日久自知悔悟,讵料桀骜日甚,竟将该国来粤货船,一概阻留尖沙嘴洋面,不许进口,又不能约束夷众,致令酒醉上岸,凶杀华民林维喜身死。本大臣本部堂委员至澳,谕令义律交出凶夷,照例办理,乃延月余之久,抗不交凶,笔谕口传,一概不理。狂妄至此,虽在他国,尚且不容,况天朝乎?溯嘉庆十三年,该国兵头都路厘等,在澳门违犯禁令,奏奉谕旨:"饬即实力禁绝柴米,不准买办食物等因,钦此!"钦遵在案。此次殴毙人命,抗不交凶,情节尤重,更应绝其口食。然本大臣本部堂犹复加意绥怀,因见义律投递该丞说帖,言及命案凶犯,彻底细查等语,复于七月初九日,剀切批示,令该丞传谕义律,冀其改悔,乃又挨延多日,绝不禀覆。经该丞再遣引水往催,转将引水横加斥骂,实出情理之外。夫杀人者死,天理照彰,无论中国外夷,一命总须一抵,若凶手得以庇匿,谁不可以杀人?本大臣本部堂前日批谕中,已将此理明白详示,岂尚不知悔悟乎?且鸦片最为害人之物,本大臣于二月间谕令呈缴之时,即已示明"不追既往,严儆后来。如夷船再带鸦片,人即正法,货物没官,毋贻后悔"等语。旋奉颁行新例,凡内地军民,开设窑口向外夷买鸦片者,为首斩首枭示,为从绞死;吸食者,一年六个月限内拟流;限外亦绞夷人带鸦片者,为首照开设窑口例斩决,为从者绞。所带货物,概行入官。天朝立法森严,华夷一律,并无稍有偏私,且于严法之中,仍寓怀柔之意。如义律前次禀请宽限一节,据称凡印度港脚属地,请限五月;英国本地,请限十月,即以新例遵行等语。当经本大臣本部堂据情具奏,兹蒙大皇帝格外天恩,亦照内地民人之限酌予一年六个月,凡限内误带鸦片,果能悔罪自首,全行呈缴者,即予免罪;如匿不呈缴,或所缴不实不尽,及限外仍敢带来者,仍照新例分别斩绞,较诸义律所请之限更觉从宽。而呈缴则可免罪,不缴即须治罪,是该夷等死生祸福,惟其自取。今奸夷尚有多名未去,趸船尚有一半未开,尖沙嘴所泊货船,带来鸦片为数更倍于前,屡经示谕,皆又匿不呈缴。并闻义律宣言于众,更要大卖鸦片,现在拿获汉奸烟犯多名,皆已供明在某某夷船上买出,赃证确实可凭。且又分遣三板东驶西奔,凡潮州南澳高廉雷琼,该夷船所不应到之地,无不窜往。每以劈柴作为照牌,明写鸦片一个、洋银几元字样,于潮长时随流送入各口内,诱人售买。遇有兵船驱逐,胆敢先放枪炮恐吓抵拒。又兵船拿获汉奸,该夷胆敢将官兵诓去,掳禁夷船,勒令释放汉奸。如此狼突鸱张,岂能将就姑容,致贻民害!本大臣本部堂尽此一次严谕,如果即日送出凶夷,并将新来鸦片悉数呈缴,尚可宽其一线。不然,即当肃将天威,制其死命,毋谓言之不早也。合亟谕饬。谕到,即丞即行传谕义律,立即禀覆,如不接阅,即将此谕实贴大街,俾华民及各国夷人共见共闻,本大臣本部堂声罪致讨,义正词严,断断不能再缓矣。特谕。

札新安县将澳门厅缴回谕帖转给义律由　己亥七月二十一日会行

札新安县知悉:照得本大臣本部堂于七月十四日,发给英夷领事义律谕帖一件交澳门蒋署丞转谕,经该丞专遣引水邓成兆送往义律寓所,义律闭门不纳,随即于十五日潜逃出澳,该引水复赶赴舟次,将谕交给,义律仍坚拒不收。据蒋署丞将原谕申缴前来,殊甚诧异。兹阅该县七月十九日来禀,知义律由尖沙嘴洋面遣三板呈递说帖,业经该县接收查办。试思该夷递一说帖,并未指明呈送何衙门,该县因关命案,立即接收查办,岂有夷人殴毙华民之案将阅两月,本大臣本部堂屡谕义律交凶,而该夷竟不接阅之理?兹将澳门厅缴回谕帖,不加封缄,迳发该县交给义律收领。并谕以该夷一纸说帖,天朝官宪尚且收办,若伊再不将前谕接去,太出情理之外,何颜对人?俟其收后,仍应责令禀覆,亦须露封,即由该县阅明,转为禀达,以凭察核办理。切勿违延!速速!特札。计附原发英夷领事义律谕帖一件。

新安大鹏营禀英夷三板在大屿洋面被盗由　己亥七月二十一日]

敬禀者:本年七月十六日,卑职星源带同丁役亲赴尖沙嘴一带,查拿接济,十八日,由鸡蹈门到坪洲口洋面。卑职恩爵亦于十八日已刻,由九龙洋面,坐驾快船往急水坪洲一带查拿,与卑职星源会商办理。适于十九日寅刻,在坪洲洋次,据管驾一号船大鹏左营把总王应凤专差禀称:"十八日申刻,有尖沙嘴夷人开驾三板来至九龙洋面,到卑职恩爵船旁,据一夷人呈一禀帖,把总未敢接收,该夷人即放在三板而去。请卑职恩爵回船查办。"等语。卑职等闻信,当于十九日辰刻,一并驰赴九龙。查夷人信函,卑职等向无接受之例,惟据称洋面失事,系地方文武应办事件,且系摺帖,并未粘封,卑职等当即公同看视。面写:"内帖关人命之案,送官宪查办。"汉字十二个。内亦汉字:"英吉利国领事义律为奉知事,于本月十五日夜间,有英国商人一名,率同跟班一名、水手七名,驾坐本国三板,由澳门开行,欲到尖沙嘴洋下船,其夹带有银钱及金银等器四箱,另有货物行李共十余箱包。于十六日酉时,三板在大屿西南角抛泊。待至亥时,忽见内地大艇三只前近,即将火料抛在三板舱上,前来盗掠。其水手人等一见,惊恐之甚,跳水而走,内六人及仍居三板之商人、跟班等二人,合共八名,未知性命如何。单有水手一名,浮至岸边,于十七日辰时,幸被英吉利船经过拯救,本日带到此处洋面。斯人已被匪徒捉拿,割去左耳,再放下水。其余八名,正恐皆已毙命也。特字奉知,送阅查办。"等情前来。卑职等查该帖尾,并未开有商人水手姓名,即所云割去左耳夷目一名,亦未交出验伤,或因林维喜命案,该夷理诎势穷,为此谎帖抵卸,亦未可定。惟既称在洋

面失事，虚实总应查办。除卑职等刻即督带兵役，前赴查勘该夷人水手生死下落，并将本案赃贼全数戈获禀报，并提该割耳夷人验伤外，合将夷人原帖禀缴宪台察核。再卑职星源因查办接济，系在九龙洋次，会禀故未曾印，合并声明。除禀抚宪督宪提宪外，肃此，具禀。恭请金安。伏乞慈鉴。卑职星源恩爵謹禀。

批

据禀：英夷呈递说帖，把总王应凤未敢接受，该县营闻信同往查阅，系报洋而命案，虽料知该夷因林维喜案内，抗不交凶，理诎势穷，为此谎帖抵卸，惟虚实总应查办，刻即赴勘验伤等情。核其所办，洵属勤事秉公，甚合天朝官员郑重命案之义。惟察阅夷帖情节，失事之夷商等，何以俱无姓名？其水手七名，既称跳水而走，何以经过之船，独将割耳一人带到，又不送官验伤，均不可解。至报案不用呈词，仅以一纸说帖，并不知为递与何人。种种支离，难保非如该县等所料，为抵卸前案起见。既据该县等查勘验伤，仰将验伤情形据实禀夺，仍候抚部院督部堂提督批示。缴夷帖一纸，仍发该县附卷。

批新安县禀义律回覆盗案免勘由　己亥八月

查义律前在该县舟次呈递说帖，据报英夷三板在洋被盗杀掠，虽已料为捏词抵制，惟案关命盗，天朝官员必要秉公勘办。是以于该县报勘禀内，即经批示在案。兹据续禀，屡谕义律开出事主姓名，交出受伤夷入送验，并令引勘失事处所。而伊覆称伤已医愈，毋庸开名，亦毋庸验勘等语。再三开导，仍以此词回覆。是前报之为谎捏，确然无疑。且原报称系七月十五夜，英夷九名驾坐三板，由澳开行，于十六夜在洋被盗。今核澳门同知暨香山协等节次禀报，凡出澳之英夷某名，在某船寄住，逐名皆有下落，是并无一被盗之人，无怪乎该夷之不能开出事主姓名也。第夷情狡猾性成，前已递有说帖，今则仅以口传，仍恐后来反覆，仰再饬令引水传谕义律，另行具呈存案，以免藉口无凭，事后复生枝节。是所至嘱。并候抚部院督部堂提督批示，缴。

澳门厅抄录禀送义律说帖　己亥八月初九日

英吉利国领事义律敬字：现在驾驶本国巡船到澳，有紧要事件，意愿与贵宪论之。惟思义律在粤有年，每奉本省大宪札行办事，无不认真办理，而此次岂有别心乎？盖义律所求者，惟欲承平各相温和而已。谨此，奉知，并候福禧靡既。上澳门军民府大老爷清鉴。

札澳门厅传谕英夷条款由　八月十三日会行

（一）本大臣奉大皇帝特命来粤，与本部堂断绝鸦片根株，总要夷船全无烟土带来，始肯歇手。前虽缴到二万余箱，而本年来船，又多夹带。是以义律先则求在澳门装货，希冀免查，迨批驳之后，即阻留各货船泊在尖沙嘴，无非偷卖鸦片。屡次拿获私买之汉奸，供证明确，岂可姑容？今果真心向化，愿作长久正经贸易，速将各船鸦片查明全数呈缴。若仍留在船上，只得放火全烧，永除其害。业经奏明大皇帝如此办理。该夷凛之！

（一）殴毙林维喜之凶夷，系英国船上水手，众供早经指定，即花旗亦已辨明。且查义律已将登岸酗酒在场滋事夷人数名，拘禁在船，若此数人之中，不能审定正凶，何妨送请天朝官宪，代为审明。只留一个应抵之人，其余仍即发回。此系天朝办理命案定例，无枉无纵。若再抗违不遵，在一人漏网之事犹小，而外夷坏法之罪难容。惟有声罪致讨，痛加剿办，以伸天朝国法。该夷凛之！

（一）趸船名目只数与应逐奸夷姓名，均经奏明大皇帝，奉旨驱逐。除已去者不究外，其未去之空趸奸夷，抗玩逗留无非在此复卖鸦片。业经拿获鸦片经纪，审明属实，将丹时哪趸船焚毁除害，其余各趸船均当儆惧，即日全出老万山，各奸夷亦须即日附搭回去。如去后，果知改悔，另行来粤作正经买卖者，仍准将船名、人名呈报明白，许其自新。此时总不得抗谕挨延。如违即与丹时哪之船一体焚毁，并将逗留之奸夷按名拿究。该夷凛之！

（一）货船既不进埔，又不回帆，尖沙嘴系天朝洋面，岂能任其久泊，致将新来烟土，复行散卖，流毒无穷？况林维喜命案，即因夷船久泊而起，乃凶夷既不交出，复将货船改装炮械，意图滋事。一经断其接济，即于七月二十七日，义律率领多船，赴九龙滋扰，先行开炮伤我官兵。是伊自来肇衅，此次之败，亦由自取，既经冒昧尝试，岂尚不知利害乎？所有聚泊各货船，据义律恳为通融办理，本大臣本部堂非不许其通融，第据称必须等候该国王回信，究竟此地何时信去，该国何时信来，必须距离如何月日，始能接到，应先据实回禀。果将前三条逐一遵办，自不难酌予施恩，使其正经货物早行售卖也。

以上各条，谕到之日，即行禀覆，或送澳门厅转禀，或赴沙角师船呈递，均准接收核办。若迟延不覆，过此八月中旬，即当统率水陆兵勇，声罪致讨，后悔无及。该夷凛之！

义律禀覆说帖　八月十五日到

英吉利国领事义律本日接到军民府大老爷八月十三日来文，与转发钦差总督大人传谕条款一本，皆悉矣。本领事极欲遵圣旨，将违禁之鸦片全行绝除，自应即赴澳门叙论各款，以凭贵宪禀覆也。再者，凡蒙大宪谕饬，本领事无不谨奉，惟与贵宪往来文书，向来不写用谕字，祈为嗣后删去之也。特字敬为奉知。上澳门军民府大老爷清鉴。

澳同知抄呈义律遵奉款条说帖

己亥八月二十一日到

英吉利国领津义律接到军民府大老爷本月十三日转发大宪传谕条款一本，为此恭敬真实陈覆也：

（一）速将鸦片全数呈缴等谕：本领事惟得谨报实情，早经严行诫谕本国船只，如有载带鸦片者，令其立即开行，则现泊尖沙嘴洋之船只，自不应有一两鸦片。而官宪每时有疑，要往查验英国有无装载，或验各船，或查某只，本领事自当派令属官，同行搜检，倘若查得实有，即将货物尽行没官，本领事亦不敢辩驳相阻。盖大皇帝所禁之货，英吉利官断不保护也。且若英吉利商人自有之船，或商友托为代办船只，载有鸦片，而该商人卖之获利，并不禀明本领事，以俾咨知官宪，即将该商等各伙驱逐，本领事绝不照应。夫领事愿著明理义，分别正经贸易，尽绝违禁私卖者，故此陈请条例，嗣后在粤卖买之英吉利商人，务当各令伙计逐一签名，自行出结"实心实意不肯与贩卖鸦片稍不相干，并不肯准雇佣者夹带，不敢知其有而纵容之；倘有失信，一经官宪及本领事明白访出，自知严例，随即驱逐"等意。此结呈送本领事盖印连签，转呈大宪察核。如未出结者，不应准其驻粤贸易也。又嗣后每遇英船来到，应须即日由该船主及经纪商人出结明言"并未夹带鸦片，现时亦无装载，将来正在内海之际，又不肯载鸦片"等意，分写汉字英语，合呈本领事封印立凭为实，转送官宪察看，方准该船开舱贸易。如未出结，则不应准其开舱也。窃想所求，惟钦遵大皇帝之圣旨。如蒙上宪信依本领事，照此条例办理，则不难分开正项与违禁贸易者，各不相混。且远职如不认真办事，必致自取咎戾，未免玷辱已极，故必求实人出结，才肯接收加印也。

（一）交出殴毙林维喜之凶手等谕：本领事只得再三陈说诚言，曾经秉公严审，只据讯得五人酗酒乱作，皆无凶残之罪，此人已见严拟其罪。而其凶犯，倘经查觉，自当一体按照本国律例审办，即如在本国杀弊英国人民一样，定以死罪。乃思当日上岸滋事者多也，不独有英人，而亦有咪利坚人，混同乱作致外，凶手未得发觉。今维伏请大宪再行细访，自可知之。本领事为英国官员，不敢玩视，或以实情假饰之。且经在粤历年办事，常存真心，为本省上宪所明知，敢请上宪自证也。至此次之案，本领事自当仍为统核省察殴毙者实为何人，若能查出果系英人，本领事既奉国主特派公办事务，不敢背命，定必认真照本国律例审办。恭请官宪在场看视也。且万望大宪洞明细查，俯念难情，公议立法，嗣后互为查察案件，俾得天朝法例及本国章程，各得相全。则以后每遇似此之案，即可循照定例办理，而得永远承平，极为善妥矣。

（一）趸船与见逐商人，均应扬帆回去等谕：本领事应遵上宪之谕，一俟数日之后，北风幸吹，就可令其开行。但其商人十六名之中，有三孖地臣一人，现年纪轻，只有十数岁者，并有轩拿厘一名，两人皆未贩卖鸦片，望可姑容留居，以昭天朝秉公之至意也。

（一）此地何时信去英国，何时信来等谕：本领事于四月十七日，曾将紧要各事据实详细疏明，待至十二月内，望可奉到批回，而尚未奉批之先，断不能准船进捕也。

窃思英吉利国与天朝交通，历有二百年来，无不承平相安，万望大宪使其常远相和不绝。在本领事奉派远来，供职诚意，仰慕大皇帝之恩，无不恭敬上宪，遵奉法度。如蒙实全信依，断不敢丝毫失信也。敬字陈请，奉知。上澳门军民府大老爷清鉴。道光十九年八月十七日。

另一纸。

请贵员无庸怀疑，远职自必仍然勉力察究殴毙林维喜之凶手，实系何人。一俟回至尖沙嘴洋面之日，即当示知各人等，如能报知何人殴伤致毙，实有凭据，果系英国人民，即将二千大圆赏给报情之人。倘能发觉，即当咨会官宪代禀也。至见逐之商人，望大宪示谕准予回澳，致能办理事件清楚，则到澳后六日内，不难令其驾驶趸船，如数扬帆而去也。

批澳门厅义律呈诉吐密三板至九龙被炮攻击由

八月二十一日

查广东沿海地方，设立营泛炮台，分驻弁兵守望，最为严密。然无外奸窥伺，不许轻率开炮，即如春间防堵省河，未尝一动兵械，迨七月以来，查禁接济，各路大军云集，亦只弹压巡防，并未准其轻动。讵七月二十一日。英夷巡船一只，来至九洲，经澳门厅营遣引水前往查询，该巡船遽行开枪向其攻击，已属逞凶生事。况七月二十七日，该夷大小船十余只，向九龙驻守之师船，以索食为由，乘人不觉，先行开炮，伤及官兵，该师船自不能不放炮回击。闻是日义律亲在船上，其该国巡船亦在彼处帮助打仗，是此次实由该夷先来寻衅，谅亦自知之明。从此以后，九龙驻守各兵，防范加严，亦出于势之不得已也。兹据该署丞转据义律诉称"八月十二日，该国水师参督吐密坐三板至九龙，该处炮台放炮六次，求派官员细查"等情。所谓吐密者，即系该国巡船内之夷官，其在九洲先向引水开枪，及赴九龙又向师船打仗，随后复坐三板往彼窥探，尚能责炮台上之不应放炮乎？该夷之意，必欲再如七月二十七日，夷炮先开，我兵随后回击，始无可藉口乎？总之，该夷果能恪遵法度，不起衅端，知我天朝文武各员，无不以礼相待，即如吐密管带巡船护货而来，早应回帆远去，何得于不应到之九龙湾，先则助势，后又窥探，以致炮台上放炮驱逐？此次未下炮子，故未坏船伤人，犹是该夷之幸。以后须知天朝地方，不可冒昧轻犯。凛之！慎之！毋庸哓渎。该丞即转谕遵照，可也。仍候抚部院督部堂提督批示，缴。

扎澳同知传谕义律准驳条款由

己亥八月二十一日

扎署澳同知蒋丞，传谕英吉利国领事义律知悉：八

月二十一日，据该署丞禀称“前奉钦差大人督宪大人会同发给传谕条款一本，当径转发英吉利国领事义律阅看遵办。旋于八月十七日，据该领事义律来至澳门，在西洋兵头屋内，卑职丞面晤，复将宪谕各事逐条宣示，该领事极知感悟。兹十九日，复据义律呈递说帖，求为转禀，谨将原帖禀送察览，伏乞核示”等情。本大臣本部堂当将义律所递该署丞说帖各条逐加披阅，分别准驳。兹仍逐条胪列，发交该署丞传谕义律，立即遵照禀覆，毋违。

（一）据义律称“早经严谕该国船只，如有载带鸦片，令其立即开行，现泊尖沙嘴之船，自不应有一两鸦片。官宪要往查验，该领事当派属官同行搜检，倘若实有，即将货物尽行没官。嗣后在粤买卖之英吉利商人，各令伙计逐一签名，自行出结，并不准雇佣者夹带，未出结者不准住粤贸易。又英船来到，即日由该船主及经纪出结，分写汉字英语，合呈该领事封印立凭，转送官宪察看，方准开舱贸易，如未出结，即不准开舱”等情。本大臣本部堂查本年二月间谕令缴烟之时，即已并令出结，盖此次钦奉大皇帝严谕，务令永断鸦片来源，万不能再容该夷偷卖，即各国来船，既知中国如此严禁，亦应畏刑悔罪，永将鸦片扫除净尽，始不至反累正经贸易。彼时，即已访知义律与参逊及各商人，业经拟具结稿，所叙颇为妥当，其稿尾载明一千八百三十九年四月初四日字样，本大臣本部堂均已知之。若使当时即将此结送出，岂不十分体面，乃义律忽然转念，匿结不交，以致下澳之后，种种不妥实，属自生荆棘。今尖沙嘴货船至三十八只之多，谓无一两鸦片，非当情理难信，且拿获买土之欧亚猪、彭亚开等，供明七月二十八日，尚在喀顺船上买得公斑烟土，岂非确切凭据？况二月间伶仃趸船二十二只，尚据报缴烟土二万二百八十三箱，今尖沙嘴之船，比之前泊伶仃船数，多至一倍，竟谓无一两鸦片，本大臣本部堂何以奉闻？倘以此上干大皇帝震怒，试问此后该国尚能再通贸易否？今特再谕该领事，务将尖沙嘴各船，再行实心细查，如有烟土藏留，不论多寡，均须据实呈出，不但不得隐藏船内，即或另装三板潜行运往别处寄囤，一经查获，即照新例，将人犯分别斩绞，船货全行入官，倘有带赴东西各路私卖者，一经舟师追捕，船必烧毁，人必擒杀。何如明白呈缴，既得免罪，并且许其贸易。该领事果愿保全该国生计，应仍遵照节次呈缴之谕，不得专执一说，致日后查出烟土，重治其罪，转贻后悔也。此次专等该领事查明禀覆，除应缴外，即照所请派令委员逐船搜检查验。果无丝毫夹带，则正经贸易之货物自当公平保护，仍准照该领事前禀量予通融，除澳门永不许进货外，余由该领事自行酌量禀候示遵。总不使各货主耽延受累。至出结加结章程，本系遵照二月间原谕，应即如其所请，转饬现今在澳各船与随后来船，一体遵照办理。惟结内尚应写明“遵照钦颁新例，如有夹带鸦片，人即正法，船货全行入官”字样，毋得参差。

（一）据义律称“殴毙林维喜之凶手，自必仍然勉力察究实系何人，即当呈明官宪代禀”等语。如果真心察究，何难即行得实。姑准予限十日，查出送官审办。现在各处所派水陆兵勇，云集海洋，不得再有饰延，致干剿办。

（一）据义律称“趸船一俟北风，就可令其开行，至见逐之商人，望准回澳，六日内令其如数而去”等语。查现值秋令，常有北风，正可催令趸船开行，其驱逐回国诸夷，姑如所请，暂准回澳，收拾行李驾船回去。自进澳至出澳，统以六日为限。但恐其将船内烟土夹带入澳，已专派文武大员在澳口查验上岸，一面守催下船开行。并谕令西洋兵头，一并查催。总不得逾其所请六日之限。如再托词耽延，即当严拿。至不在驱逐之内者，应俟事竣，另行示期。再准搬回长住，不得混入驱逐奸夷之内，纷纷回澳，致令皂白不分，自取玷辱。

（一）各国夷商来粤贸易，所有货船进埔及夷商在省在澳，均准由洋商雇给买办工人应用，定例原所不禁。乃有一种奸徒，不由商雇，私与夷人往来，勾串营私，无所不至，是以内地名曰“汉奸”。近因英夷全数出澳，伊等俱即随至洋面货趸各船居住。除在柯剌上代土丹佛等卖烟之经纪彭亚舍等业经拿获外，现又拿获买烟匪犯殴亚猪、彭亚开。讯据供称，喀顺船上有银匠周亚全、木匠陈亚有、伙工黄亚八三名，一船如此，他船可知。又有黄车叶即黄亚初及罗老本二名，亦闲潜匿夷船。此外，各船藏匿汉奸，更不知凡几。是各夷船平日既藉其勾通，闻拿又为之包庇，按之天朝法律，断难任其藏匿不行查拿。况此等奸徒，内外播弄，不但犯中国之法，即引诱夷人走私犯罪，与夷人亦有损无益。该领事既知欲求永保承平，断绝鸦片，务即将谕内指出各犯，及其余各船上藏匿流奸，按名查出，禀送官宪，岂不更昭恭顺，永断根株？将来各夷商专做正经贸易，不至为此辈所惑，自可长安乐利矣。

以上四条，谕到之后，该领事务即查明，先将遵办缘由，禀覆本大臣本部堂察夺，不可稍有含混自干咎戾，其禀仍露封由澳门同知阅过转呈，以凭备案。至天朝以大字小，凡外夷来至中国贸易，恪遵法度等，无不仰邀柔远之恩，不得率将相和字样，写入禀内，致与体制不符，有干严饬。合并谕知。

米夷吐哪禀覆遵札由　己亥八月廿三日到

具禀人米利坚国领事吐哪，现奉钦差大臣、两广部堂大人会行札谕二道，七月二十三日得接札谕一道，八月初八日又得接札谕一道，内称说“未见禀覆”，因今并无三板上下省澳，故曰久未有禀覆？至问前是有船卖鸦片者，未晓却是何船。今留泊外洋而米国商等，可保无一人是在广东卖鸦片等情，领事实信其无。然米利坚国人，现在广东者，亦非属卖鸦片之事也。今尚有一空趸，系从前在虎门已缴过鸦片之趸船一只，名活庇力，今装货已进黄埔，将来装出口货物，即行回国口外，本国并无空趸船逗留。领事可保自今以后，米利坚国人，凡事皆以合法而作，朝廷法律，皆准合法之人贸易

也。八月初八日，奉钦差大人、两广部堂大人札谕，内说“米国船与英国船同泊尖沙嘴”等语。敬禀者：“米国商等与英国相交贸易多年，或买手作物件，或相与往天竺地方贩卖棉花。今于英国船，尚有许多货在英船，抛泊在尖沙嘴处，实欲进埔销售。但今不准进埔，而英国兵船扰衅，该船货物，其实不稳。并米国带了许多会单到粤，而英国等实欲以棉花等物转换会单，故米国船到尖沙嘴者，亦欲与他买卖货物，后到省城发卖，而转买茶丝等物回国也。”又谕“本非义律所能过问”之说，米利坚人无奉别国领事之令。又谕“义律至今尚称米国人一同在场，本大臣本部堂均未接据吐哪查禀，此一节关系紧要，亦应令其确切禀覆，以凭立案”等语，谨禀二位大人知之：七月十一日，领事在澳门得接余李二委员札一道，办理此事，领事即付信下尖沙嘴，查问米国船主等殴毙人之事，十五日即以回覆委员毙人命之事，是时本国人并无登岸，亦与本国人无涉，彼时委员察看，亦已知之。本国人并无滋事，闻之心亦甚安，谅亦不用再为禀覆矣。然天朝之恩，领事及米国商等深知之矣。谨此禀上钦差大臣，两广部堂二位大人案前。米利坚国领事吐哪。道光十九年八月十八日。

洋商译呈英夷船主比地里禀

己亥八月廿四日

具禀人英吉利商船土林加沙尔船主比地里，由印度之孟买前来，恭禀钦差大臣林台前：远商仰慕大人公正廉明，自孟买装载棉花，于四月十一日（即中国二月二十八日）到澳门洋面，即知大人禁绝鸦片，暂停外国贸易，因义律正在缴烟不能进口，直到省城正经贸易，以致亏折许多资本。远商思想鸦片一经全完，各夷人即可进口，迳到黄埔，被义律阻挡，仍不能进港生意。远商系由远道而来，费用多少银钱，又经历许多风波之险，缘义律主意要与大人定夺事情，致远商船只，尚在湾泊尖沙嘴，又亏折许多资本。第义律于今行为，并不是真心为大人办事。远商在尖沙嘴，接到大人示谕，原准湾泊在尖沙嘴正经买卖之货船进口贸易。现在远商船中实无鸦片，即船中管事水手人等，亦并不敢夹带鸦片，一心只做正经生意，时常小心，只能自己保自己。至同乡之人，尚有犯天朝法律，仍在洋面贩卖鸦片，不干远商之事。惟有仰恳大人恩准远商之船，平安进口，卸货买卖回帆。仍恳赏给有印谕帖，俾远商得以即照花旗进口章程至黄埔。为此伏乞大人恩准施行。道光十九年八月初十日，夷国一千八百三十九年九月十七日，由尖沙嘴比地里亲笔具。

钦差批：（己亥八月二十四日发交洋商传谕）

查四月间缴完鸦片之时，早经本大臣示谕，各货船速即进口，只要不带鸦片，皆许照常贸易。不料义律将该货船阻留尖沙嘴，以致货物霉烂。本大臣与督部堂屡遣通事传谕开道，乃该夷等不知听信，甘为义律所愚，至今悔之，固已晚矣。昨据义律禀称，情愿取具各船不敢夹带鸦片切结，由伊加结送官听候搜查，本大臣已立定结式，颁发遵照。兹据禀：该船并无鸦片，恳求进口，应令照式具结，速由洋商禀送，立即引进黄埔验明贸易。再据禀：称该国之人，尚有犯法卖烟者，不干该夷之事等语，现在分别搜查，如获贩卖奸夷，即照新例正法，断不累及良夷也。结式并发。

附开结式

具切结英吉利国货船主、夷商、率伙计及雇佣人等今赴天朝大宪台前，结得本船装载，等货来广贸易，凛遵钦定新例，不敢夹带鸦片。倘查出本船有一两鸦片，愿将夹带之犯，听凭天朝官宪即行正法，船货全行没官。若查无夹带鸦片，应求恩准照常进埔贸易。良歹分明，情甘帖服。所具切结是实。

道光　年　月　日　具切结英夷船主

夷商

澳同知抄呈义律遵谕查办说帖

己亥九月初二日到

英吉利国领事义律敬字：昨已接奉大宪八月二十一日札文，敬请代行禀覆。窃远职欲管束本国船只，令其在此贸易者，不得夹带鸦片，复经严行查办矣。倘或怀疑有何船只，仍旧夹带，远职即将派令属官会同所委官宪，亲自上禀查验。设使查获，应将全货入官，并将该人驱逐，远职自不敢辩驳也。至所谕尚应写明字样，则祈请等候十二月间，才想可能奉到国主恩命也。若论结稿，远职自知英国与各国商人，于本年二月间，曾经写具甘结，内称“以后不肯在粤稍为贩卖鸦片”等因，当经远职阅览之，甚获宽慰。除此具结，即经该商等，于二月终旬，由洋商呈送上宪外，远职并未闻知，另有何结稿也。现驱逐之十六人内有英人颠地、央顿、央马地臣、单耶厘、英记利士、衣庇厘六名，早已去者；现有化林治、打皮、士丹佛、加士四名，就要开行；其余尚未去者，请俟数日，才可报明开行日期。惟有轩拿厘、三孖地臣二人，并未贩卖鸦片者，复请大宪姑念其情也。其英国缴鸦片之空趸船，现有八只，尚未扬帆而去，其余皆已去矣。八船内有威臣、含架、刺结三只，未知开行日期；鸡船一只，七日内扬帆回去；利是船一只，已经卖与米利坚商人；土卒、佛兰、土巴马三只，皆已枯坏，请准在此折卖也。殴毙林维喜之凶手，尚未查出，远职自必仍行随时紧严查察也。至外国船上潜匿之汉人，本非远职所知，倘经有人潜匿，窃思该人既知严行查拿，早必逃走别去矣。盖英吉利国秉公操权，在普天下各国无能超之，而远职藉词与其权势相符者，并无意欲犯于天朝体制。且远职既写英国特派官员，敬请大宪谕内不要仍用轻慢字言也。特行奉知。上澳门军民大老爷清鉴。道光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会谕义律分别准驳事宜由

己亥九月初二日

谕英吉利国领事义律知悉：九月初二日，据署澳门

同知蒋丞禀称"八月二十九日,接到义律说帖一纸于大宪,二十一日,饬谕各条虽经禀覆,而语意含混,反覆无常,除驳令明白禀覆外,谨黏说帖具禀请示"等情前来。本大臣本部堂查阅此次说帖,尚不及前次之明白,且前谕本系令其迳行禀覆,乃仍仅递该丞说帖,于所谕紧要各条,含糊搪塞,希冀拖延,该丞谓其反覆无常,实能洞见该夷肺腑。兹特将前谕条款,再行切实示明,限三日内自行禀覆。如再游移观望,或竟置若罔闻,即不能不声罪致讨矣。所有各条分列于后:

(一)具结一事,已据该领事禀请遵办,惟结内应写字样,前已明白谕知,兹据覆称所谕写明字样,请候至十二月间等语,旷日持久,难以准行。查该领事本请逐船搜查,今将具结与搜查二事,合而为一,通融办理。其情愿照式具结者,即准照常贸易,不必再行搜查;未具结者,须将该船提至沙角搜检。其搜检之法,应令该夷商将本船货物尽行盘至剥船,委员将剥船货物与本船室舱,逐一搜验。如有鸦片,即将夹带本犯照例正法,船货全行入官;果无鸦片,仍准贸易。其本船若愿进埔,即不必另议;倘不进埔,亦须照例丈量完纳船钞。其货物或亲押进口,或托付洋商,悉听该夷自择。若不照式具结,又不遵照起空听候搜检,是其船内明有鸦片,断不能容其走私,限三日内统行驱逐回国;如三日,仍尚逗留,定即驾驶火船,将该船烧灭除害。此次分别办理,实因各船耽搁日久,姑予格外通融。在义律既不为难,各夷商亦良歹分明,不致彼此牵累。至嗣后再来货船,不论此次曾否出结,曾否搜查,均须另行照式出结。来粤一次,必具一次之结,若不愿具结,或结不如式,万万不准贸易。违抗逗留之船,即行烧毁。所有现遵新例核定结式,分写汉文夷字,颁发遵照,毋得参差。前谕所指结稿,该夷早有刊本,今照夷字抄录发阅。

(一)林维喜命案内行凶之水手,系在何船,本大臣本部堂早已查讯明确,一经提质,不难得实。前谕该领事限十日内送官,今所覆仍系空言,殊属有心延玩。惟念前数日在洋阻风,姑再展限十日。如再空言回覆,本大臣本部堂定即派遣舟师指明凶手所在之船,将其船主商伙水手人等全行提来审讯,仍只以正凶一名抵偿,余犯发还,不必与该领事再费唇舌也。

(一)奉逐趸船十二只,除已开行四只,并鸡船一只七日内扬帆回去,又利是船一只据称已卖与米利坚外,所有土碎、弗兰、土巴罗三只,据称皆已枯坏,姑如所请,准其折卖。但须定以期限,速即估价出卖,不准藉延时日。至威臣、架剌、结含船三只据称未知开行日期,实属含混。著即上紧严催,并将开行日期切实声明。再律了米土一船,先既违例擅进澳门修理,屡逐不即开行,迨修竣后,复在尖沙伶仃大屿各洋游奕,该船并无载货贸易,明是营私,亦须一体逐回。如再抗违,即与逗留各空趸一并烧毁,人亦拿办。该领事暨船主等毋贻后悔。

(一)奉逐奸夷十六名,除据报颠地、央顿、央孖地臣、单耶厘、英记利士、衣庇厘六名,业已回去外,其化林治、打打皮、士丹佛、加士四名,止称就要开行,并未声明何日。至马文治、孖地信、意之皮一名,则称请俟数日才可报明开行日期,更属延宕。查马文治等三名,皆贩卖鸦片之尤著者,岂容再有观望?著即上紧速催即日回国,仍将开行日期确切禀报。又轩拿厘、三孖地臣二名,据称并未贩卖鸦片,复请大宪姑念其情等语。查三孖地臣乃查顿之甥,奏明奉旨驱逐,岂能姑容?惟轩拿厘一名,既据该领事屡称并未贩卖鸦片,姑如所请,暂免驱逐,仍听随时查看可也。再本大臣本部堂节次所谕,无非声明义理,训诲成全,有何轻慢?至该国比较别国权势如何,天朝不值过问,毋得率臆混陈。又谕。

会谕尖沙嘴英夷各船货具结进埔告示稿　己亥九月初二日

为晓谕事:照得本年英国来粤货船,久不进口,实屡累由自取。昨据义律以各船已无鸦片,禀请逐船搜查,并按名出结,皆系应办之事。兹本大臣本部堂倍加体恤,通融办理。其照式具结者,即准照常贸易,不必再行搜查。若不具结,则须将该船提至沙角搜检。其搜检之法,应令该夷商将本船货物尽行盘至剥船,委员将剥船货物与本船空舱逐一搜验。如有鸦片,即将夹带本犯照例正法,船货全行入官;果无鸦片,仍准照常贸易。其本船若愿进埔,即不必另议;倘不进埔,亦须照例丈量完纳船钞。其货物,或亲押进口,或托付洋商,悉听该夷自择。若不照式具结,又不听候搜检,是其船内明有鸦片,断不能容其走私,应限三日内,统行驱逐回国;如三日后,仍尚逗留,定即驾驶火船,将该船烧灭除害。至搜查之时,俱系官员亲身督验,断不至栽赃陷害,累及无辜。即命案亦已查明,责成义律止究正凶,于别船全无干涉。如此分别办理,实属格外通融。在义律既不为难,各夷商亦良歹分明,不致彼此牵累。嗣后来粤货船,不论此次曾否出结,曾否搜查,均须另行照式具结。所有结式已分写汉文夷字,发交义律转发遵照。凡各国货船来粤一次,必具一次之结,若不愿具结,或结不如式,万万不准贸易。抗违逗留之船,即行烧毁。总之,本大臣本部堂千言万语,无非必要断绝鸦片,若鸦片一日不断,即一日不肯歇手。此后尔等贩卖鸦片之念,直须永远断去。倘敢再图走私,定按新例正法。悔之何及!此谕之后,亦无再可谕矣。特示。

批大鹏营县禀义律呈递说帖恳求安慰由　己亥九月初三日

昨据澳门厅禀呈义律说帖,本大臣本部堂即已会同给谕,饬令逐一遵办矣。兹据会禀"义律复向该营县递字,求为出示安慰,并托引水代禀,以凶手查明,容当送出,空趸奸夷即日俱行,货船三五日亦即进口,但闻官宪预备火船,人心疑惑,求为示慰"等语,是该夷畏惧真情,业已溢于言表。要知水船之役,系因该夷船抗违法令,依旧图卖鸦片,只得烧毁其船,以除巨害。若该

夷愿断鸦片，照式具结，并将货船即行进口，所谕交凶等事，俱能遵谕办理，本大臣本部堂仍当加以优待，岂忍玉石俱焚？昨已发给告示，制就高脚木牌，交该营目兵带赴尖沙嘴一带，分段竖插晓谕，该夷众自必共见共闻。兹义律既向该营县恳求，仰即查照本大臣本部堂昨日给示及现在批禀之意，明白出示晓谕，总令各夷船遵照现颁结式，出具不敢夹带鸦片切结，速即进口，断无他虑。若再迁延自误，仍敢玩法售私，则后患正不可测。祸福惟其自取天朝官宪并无成心。如此剀切谕知，众夷自当感悟。仍会督水陆兵勇，时刻严防。倘该夷假意恳求，暗图窥伺，即须制其死命，不可稍失机宜。并确查义律何时赴澳，空趸何时开行，凶夷何时交出，并各货船果拟何日进口，据实禀覆察夺仍候云云。

附录义律说帖

英吉利国领事义律敬字：现在远职欲求承平，业经禀奉大宪谕示，望可早日办事善妥。惟今有等多传讹语者，致使人心疑惑，是以谨请贵员出示安慰，俾免不幸。特此敬字奉知，并候福安无既。上大鹏参将大老爷、新安县令大老爷清鉴。道光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会扎广州府传谕吐哪查报买受空趸由　己亥九月初六日

谕广州府知悉：据该府禀送咪唎坚国领事吐哪夷禀一件，内称米国商等可保无一人在广东卖鸦片，今尚有一空趸，系前在虎门已缴过鸦片，名“活庇力”，今装货已进黄埔，将来装出口货物，即行回国，口外并无空趸逗留等语。查“活庇力”一船，系于八月初八日装载棉花进埔，而从前该国缴土趸船内，查无“活庇力”之名，想因该船从前趸贮鸦片，自知羞耻，此次另改船名装货，亦未可定。自应着令吐哪，将现在装载棉花进埔之活庇力一船，实系从前某名趸船所改，据实禀覆，以凭查验。又据澳门同知禀据义律呈递说帖云称，英吉利国缴烟唎是空趸乙只，已转卖与米利坚国夷商等情，是否实有其事，抑因严逐空趸之际，饰词图缓，均须确查下落。昨据大鹏营禀开，尖沙嘴停泊船单，八月二十九日，利是之船尚在该处，如已卖与米夷，何得不行移开，而仍与英夷聚泊一处，是何道理？亦应着令吐哪速即查明。如果米利坚国夷商，实有向英夷买受唎是空趸情事，即将买受之夷商是何姓名、何日过交、将船改作何名、作何使用，逐一禀明。一面速催该船另行移开，不得与英吉利各船同泊尖沙嘴，致有不测之患。倘米夷并未买受唎是之船，亦即据实禀覆，以凭核夺。再米唎坚新到货船，每有先往尖沙嘴者，前据吐哪禀覆，因有转换会单等事，本大臣本部堂亦姑予原情，乃近日又有孖顿、力活二船，竟不报明装载何货，亦赶彼处同泊，其为空船可知。顷据香山协禀报，力活一船已载棉花进口，其孖顿尚未报离该处，若因英夷货船，被义律梢阻，不准进口，该米夷私行代运，尚在情理之中；倘竟代送鸦片，则天朝新例，要将夹带之犯即行正法，船货全行没官，该国夷商均有身家性命，速宜自为保卫，何必暗与英夷勾结？且英夷聚泊尖沙嘴之船，如再查有偷卖鸦片，即令师船带领火船前往烧焚，若米国夷船不知避开，势必玉石俱焚，后悔无及。应着令吐哪速催孖顿之船，克日离开。嗣后米国再有来船，不准抛泊尖沙嘴。若再玩违，是甘与英夷合船同归一炬，该夷自取戮辱，毋谓言之不早也。合行谕饬。谕到，该府即便转谕吐哪凛遵办理，仍将遵办情形，即速禀覆，毋得违延。特谕。

附录吐哪禀覆

具禀人米利坚国领事吐哪，现奉钦差大臣两江总督部堂林兵部尚书、两广部堂邓二位大人谕帖三道，八月初八日得接一道，初九日一道，初十日一道。兹禀覆二位大人知之：前一船名活庇力者，其先在虎门之时所改换也，其先船主己回国矣，未知其名或希坚波顿，或别文，其二人亦己回国矣。又义律禀称，英国有二船卖与米国商者，实是有其事。今该船财物悉是米国商矣。

一船前名吗米，即利是，船主名和利土，令将改名阑道，船主名花近，是卖与也里那商，八月二十二日过交的，待装载货物后，必进埔。

一船前名靴桥利，船主名怕利，今未知改为何名，因无信来，天色不好故也。该船是卖与料土商，该商本望本月初五日过交，而初八日夜装载货物后，进黄埔。

今即将船名及船主名，谨禀二位大人安启，得知该船等悉遵法贸易也。

又孖顿之船，该船代办说，已在尖沙嘴满载货物，将进埔矣。今尚未离该处者，却为天色不好故也。又力活之船，今己在黄埔矣。米国船并非因有别事抛泊尖沙嘴者，若到上货不过一时而已，若抛泊在该处，或因天色不好，或因有别样紧要故也。初十日领事一接到谕帖后，即问该波厘、赞文二船代办，因何入尖沙嘴之故。该波厘、赞文二船代办说，予已责令该船，不许入尖沙嘴抛泊。该波厘后有信回说，因初八日外洋风大，不敢前进，是以入尖沙嘴避泊倘。一风静，迅即扬帆去矣。该赞文代办说，赞文字号仝有二船，其现人尖沙嘴者，本欲待其第二船来，因其第二船亦将近到矣。该船尚有会单，并欲将会单给与来船，俾得到省多买茶丝等物也。谨禀二位大人案前，道光十九年九月十一日。

澳同知译呈英夷船主弯喇请牌进埔说帖　九月初七日到

孟买港脚船名葛船主弯喇，装有棉花纱藤胡椒等货外，船上水手一百名，大炮八口，于本年八月初五日（即中国六月二十六日）自孟买开行，于十月十一日（即九月初五日）到大澳。今求牌进黄埔卸货，并买货物回去。除此货物之外，船中并无鸦片及违禁货物。道光十九年九月初六日，夷国一千八百三十九年十月十二日，弯喇。

澳同知抄来义律接札说帖

己亥九月初七日到

英吉利国领事义律敬：字窃于八月二十五日奉到

贵员转发大宪札文,即经查办,已于二十八日咨覆,祈为代禀。去后于二十九日,据引水呈到贵员札文一件,催来咨覆,旋于九月初三日,复已接到八月二十九日札文一件,即应据实咨明也。其所指说奉逐未去之商人衣庇厘一名,曾于四月终旬带同家眷下船回去;失孖地臣一名,经于五月十五日下船回去;央顿一名,经于七月初十日下船,于七月终旬扬帆去矣;所指已去之记连一名,系米利坚商人,原非远职所管,其已未开行,又非远职应知,是以并未谕及。除英人已去者六名,及日前报明即去者四人外,现有孖地信、衣之皮、三孖地臣、马文治四人,据称皆要即日开行,现在俱各办清事理,俾能早去也。其未去之空趸,除前次分别报明要去、要卖、已卖者外,现有威臣船一只,亦曾卖与米利坚商人。所指称未去之厘船、治蔑时船、卑力治船,柯剌船,皆已不在此久矣。至此次报称要去,与同日前叙明将去之商人,共八名,皆不欲先到澳门,即愿在此驾船开行。既然如此,远职望可毋庸拦阻。各商回至澳门,即可准其居住,则俾远职赶紧办明各事,致使遵照常作正经买卖,无不善妥矣。特此,奉送澳门军民府大老爷清鉴。道光十九年九月初三日。

吕宋夷人哥耶拿初次递禀

己亥九月初七日到

吕宋商人哥耶拿,谨禀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大人、两广总督大人,为禀恳查究送回事:窃商来自本国,在澳贸易,现经有本国两桅船一只,系澳门关额数之第四者,曾由吕宋商友托本商经纪办船各事,经于本年六月内,按例在澳门口内纳给钞银清数矣。但于八月初五日,在十字门停泊时,忽被官船放火焚烧,船货均丧。伏思大人访知,不忍冤枉,定要眷顾,谕令填补,则此情尚毋庸挂虑。奈有一件,未免忧闷,即该船上梢人等本共二十六名,其中五人,现在不见。伊自烧船以后,不知所往,或被捉拿解去,或被毙死,皆未得知也。忖思该船系托商办理众事,该梢人倘不回,则在本个伊之父母家眷,惟有向本商问及也。是以小商不见此人,未能久当重责。全赖大人恩准保佑,谕令查察此无辜之人,现在何处,饬即将伊等送回,俾可返棹,安慰父母之心,则感戴靡既矣。缘此,谨禀赴钦差督大人台前,察夺施行。道光十九年八月十七日禀。

计开不见梢人之名:费地里哥伊米呢(一名系大吕宋人)、阿古士颠梵细哥、呢哥剌阿古士颠、细法里阿访细哥(四名系小吕宋人)、伊挪先、罗沙料。

洋商译呈英夷弯喇船遵例不敢夹带鸦片结　己亥九月初八日

具甘结夷人弯喇担,乃麻士葛船之船主,今到天朝大宪台前具结:远商之船,带棉花纱藤胡椒货物来广东贸易,远商同船上之伙长水手,俱凛遵天朝新例,远商等并不敢夹带鸦片。若察验出有一小点鸦片在远商船上,远商即甘愿交出夹带之犯,必依天朝正法治死,连远商之船货物亦皆充公。但若查验无鸦片在远商之船,即求大宪恩准远商之船进黄埔,如常贸易。如此良歹分明远商甘愿诚服大宪。此结是实。天朝道光十九年九月初八日,船主弯喇,船名担麻士葛,伙长占士希尔墨,雇佣一百人。

英夷义律遵谕禀　己亥九月初八日到

英吉利国领事义律敬禀钦差大人、总督大人,为遵谕禀覆事,现于道光十九年九月初七日,奉到初二日钧谕,情节已悉。此次所谕办理各事,远职皆已洞晓,似不难循照,即行善妥办明。至查获殴毙林维喜之凶手,只得如先再禀定,随时加心搜缉,一经查获,自应禀明大宪,并行提究也。兹远职意想于初九日赴澳,就得与官宪逐条会议,诸事定妥。至奉查各商人空趸开行日期,昨已按名陈明澳门府丞,请为代禀。其轩拿厘一名,恭蒙一秉大公,姑准留居,不胜感戴矣。谨此,禀赴钦差大人总督大人台前,查察施行。道光十九年九月日禀。

澳同知抄呈义律遵办各缘由说帖

己亥九月初八日到

英吉利国领事义律敬字:窃将奉照宪谕查办事理咨明,祈为代禀。其奉逐之英商,除早已去者颠地、央顿、央孖地臣、单耶厘、英记利土、衣庇厘六名外,现有意之皮一名,驾空趸鸡船本日开行;孖地信、三孖地臣二名,驾弗厘渣货船,打打披、马文冶二名,驾必治货船,俱要旬内开行;尚有化林治、加士二名,亦要早日回去,但未报明船名;又有轩拿厘一名,总未贩卖鸦片,所有运到正项货物,并无伙伴商友,可以托请代销,倘务令回,必致无辜之人大亏血本。窃思大宪不忍冤枉,是以先经请禀,姑念难情,俯准仍留居,而尚未蒙奉宪批准照所请也。其英国船中已缴鸦片之空趸各一只,除日前陈明已去者外,现有卖与米利坚者利是、威臣二船,另有鸡船、含船二只,皆已枯坏,求请在此卖折。又有架剌结船一只,可能即日开行,乃有正经商人数名,既不准留澳门,已驾该船暂居,现请搬回澳门馆内居住,该船即得扬帆就去也。至违禁贩卖之弊,远职曾于去年十一月间禀称,本国主不肯轻恕,更有忧虑负抱不平等因,此情既实,复经于本年四月自省到澳时,禀请妥议,求绝此弊,又敬八月十七日已经陈明如何取结,俾可分别正经贸易,尽绝违禁私贩者。如可蒙准循照所请,致令正经贸易者,得以销售货物,不被牟利妄行私贩之人所累,则思远职由本国奉派管理所办,可望统遵有责,奈各散商倘准私自分别禀请,如何办理,恐不免混沌无常,而远职亦不能为责也。谨此,奉知上澳门军民府大老爷 清鉴。道光十九年九月初六日。

会札澳同知转谕委黎多批驳哥耶拿夷禀由　己亥九月十一日

谕澳门同知转谕西洋夷目委黎多知悉:九月初七

日，据广州府转据洋商伍绍荣等呈递吕宋国夷人哥耶拿夷禀一件，据称有两桅船一只，系澳门额船之第四号，于八月初五日在十字门停泊，忽遇官船放火焚烧，船上梢人五名，不知所往，求将伊等送回等情。本大臣本部堂接阅之下，不胜诧异！查八月初五日，舟师在洋查拿鸦片，只据禀报，将屡逐不去仍卖烟土之港脚丹时那空趸一船，放火烧毁，除水手俱逃上岸外，拿获伙长雇工夷人各一名，此外并无焚毁别船之事。缘丹时那趸船，系道光十五年闰六月十五日来粤，以囤贮鸦片，在洋售私为事，每年叠经移泊零丁、磨刀、尖沙嘴、九洲等洋，屡逐不去，文武各衙门皆有报案。迨本大臣到粤谕令各趸船呈缴烟土，该船于本年三月初四日，由九州驶赴沙角，将烟土缴清，共计二百二十九箱，给予印照，写明丹时那船名及缴烟数目，经该船收去为凭。嗣于三月十一日，仍由沙角驶回九州抛泊。复经本大臣本部堂会同示谕，凡缴清鸦片趸船，已免已往之罪，速即驱逐回国，如敢任意逗留，仍图潜卖鸦片，人则拿获审明正法，船即放火焚烧。讵丹时那空趸抗违不遵，后于七月二十九日，由鸡颈移泊潭仔，经澳门同知香山营县节次禀报，均属相符。是该船之式样旗号，不但引水人等无不周知，即丹师亦皆尽识，非别船所得而混。旋据香山右营守备黄琮等禀称，八月初五日寅刻，驶到潭仔洋面，侦见虾苟小艇靠拢夷船一只，搬运烟土，经引水认明，即系屡逐不去之丹时那趸船，当即上前查拿，该趸船水手人等即先跳入小艇，装载烟土，飞桨逃窜，其在船夷人正欲开炮，经兵勇向前拦捕，亦皆凫水登岸脱逃，只获伙长一名，工人一名，解辕审办。该趸船现虽空载，仍恐其再装鸦片，是以放火烧毁除害各等情前来。随提伙长非地利国思而呢，水手烟奴星数二名，委员审讯。据供：系吕宋国人，该国船主米巴音奴，于本年七月内，向英夷承买丹时那趸船，雇该夷等在船作伙长水手，因船价尚未交清，未换旗号，其船内，有无旧船主寄存鸦片，伊不知情等语。当查思面呢等所供丹时那趸船于七月内转卖别夷，恐系捏饰避说，本难凭信。即使所供属实，而舟师只能知其为丹时那趸船，又安能知其转卖？且既偷售鸦片，理宜焚烧除害，如果有人新买此船，正须严切追究，如何与丹时那私相授受？若系伙买鸦片，即应照天朝新例，一并重办。乃思面呢所供新买之人，既系米巴音奴，而现在递禀之人，又名哥耶拿，是其辗转冒认，实属愈出愈歧，即如禀内妄指被烧之船，为澳额之第四号，查西夷第四号额船，先据澳门同知报明，于六月十八日，装载棉布土碗等货，前往小吕宋贸易，并未据报回澳，何以忽能泊在十字门？其为捏词冒认，已属显然。且澳船若由小吕宋回来，必应载有货物，断无放空来澳之理。况澳额之船，例准直进澳内，该船既由小吕宋而回，何以又不进澳？种种悖谬，断无是理。总之，思面呢等所供米巴音奴新买丹时那之船，其虚实虽不可定，而尚在情理之中。若哥耶拿所禀被烧之船，为澳内第四号额船，则出情理之外，万难任其欺冒。此次烧毁丹时那趸船，情真罪当，其船内水梢人等，或先驾小艇飞桨逃窜，或凫水脱逃，尽行登岸，所获伙长工人二名，澳门内外人人共见。该舟师奉令查拿，除获犯之外，并不肯伤损一人。乃思面呢等供情尚在密查究办，而哥耶拿夷胆敢插身扛帮，且捏称不见梢人，意谓登岸之人，无凭指证，乃欲捏此为题，希图狡混。岂知华夷千耳万目，均已昭彰，该船固已焚烧无存，而船内之人，则一一皆有下落，岂能以此架耸？是哥耶拿平日显系与英夷趸船合伙贩烟，今因空趸被烧，辄敢变易船名，冒充澳额，蒙混抵赖。不知该夷于贩卖鸦片之趸船插身承认，是已甘蹈重罪，纵极多方饰辩，实属欲盖弥彰也。合亟谕饬。谕到，该署丞即转谕西洋夷目委黎多，将该夷哥耶拿交出，解至虎门行辕，以凭提同现犯，复加严讯，从重究办。此系该夷自取败露，非本大臣本部堂有意搜求也。特谕。

批余守到澳会饬洋商转谕义律遵式具结禀由 己亥九月十四日

查前据蒋署丞转呈义律说帖，原称各行各船，均令出结，始准贸易，并令各船听候查搜。查本大臣与督部堂优加体恤，谕令遵式具结之船即许免搜，其未出结者，念其此次停留日久，若搜检实无鸦片，亦准一体贸易，嗣后来船，总须概照结式办理。迳谕义律去后，旋有弯喇一船，首先遵式具结，即于九月初九日引进黄埔，何等直爽！何等体面！兹据禀称，义律仍愿听候盘验等情，查该夷货船一只，总须小船五六十只，方能盘空，其逐件货物，或打铁钎，或须解捆，既听盘验，即当逐一细定章程，不得稍予含混。如有抛撒狼籍，风浪漂失，亦系该夷自取，官宪不能为之兼顾。此等有损无益之处，应于目下先行谕明。在义律本无货物在船，或仍执其偏见，而各夷商有关血本，利害切身，如果并无夹带鸦片，又何惮而不照式具结，免此盘搜之苦。况明有弯喇式样，其船主货主，平日系何等人，众夷岂不知悉？伊既首先遵式具结，断无众夷转有不为之理，如义律胆敢从中把持播弄，以图遂其私心，自当严拿惩办，不能再予姑容也。至命案凶犯，前据义律称拘五人，已经本大臣奏闻，总在此五人中审一正犯抵命，应催令将五人送出听审。若义律私将此五人释放，即将义律拿究。仰即谕知懔遵，仍候。云云。

附录义律递澳丞说帖（九月十四日到）

英国领事义律，昨奉大宪谕示，付来结式一纸，如不照式具结，即令各船赴沙角搜检等因，惟远职已禀明本国大臣转奏国主，尚未奉到批谕，总不敢准令照式具结。现应遵照大宪谕示，使令各船前往听候搜查，极为善妥也。

批余守等会饬洋商暨丹牙厘等开导众夷禀由 己亥九月十六日

连接十四十五两日叠禀，情形俱悉。此次义律与众夷到澳会议，经洋商等将盘剥之艰难，货物之糟蹋，详悉开导，无非推诚相待，欲其受益而不受亏，且有首

先具结进船之丹牙厘从旁劝说，该夷众岂有不听之理！只因义律把持阻挠，众夷中之夹带鸦片者遂与之附和，其愚昧无知者亦被义律危词恫吓，不敢有违。独不思本大臣前次告示，已与言明，嗣后货船总须照式具结，若结不如式，万万不准贸易，遗抗逗留之船即行烧毁等语，试问该夷等欲作长久买卖乎？仰但求此次盘验，而后来竟不作买卖乎？且独不思丹牙厘曾为公司四班，岂其位分声望尚不及义律？何以该夷等不从丹牙厘出结，而甘听义律把持乎？夫死罪之设，乃专为带鸦片之夷人言之，若果不带鸦片，即结上有正法之言，而其人不干正法之罪，有何亏损？若盘验货物，则抛撒漂没，损失甚大，为良夷者自必愿结而不愿盘。惟图卖鸦片之奸夷，则恐犯重罪，不敢照式出结。此即良歹之所以分也。本大臣访闻近日尖沙嘴各船，纷纷散遣三板，装载鸦片，偷赴东西两路售私，如西路广海报有夷船四只，东路平海报有夷船三只，俱经该处师船追捕，始行逃去。此外，自必更有续报者，是奸夷见有许其搜查之谕，遂将船内鸦片，移装三板，流毒于东西各路，即与在尖沙嘴卖烟何异乎！如不照式具结，但听搜查，不但现在船上搜有鸦片，应将夹带之人正法，即或另装三板，将鸦片运赴内地东西各路觅售，一经拿获，查系何夷所带，仍将该夷正法，不得以本船曾经搜过为词，妄希宽贷也。该牧等即将此层严切晓示，仍察看众夷如何禀覆。若夷商情愿遵谕办理，而义律依然阻挠，定须将义律即行拿解本大臣行辕，听候严办，毋得将就姑容。切切！仍候。云云。

批余牧等会禀英夷货船请照候验由　己亥九月十七日

查此次特委该牧等到澳会议，原因英夷弯喇货船业经遵式具结，已有现成榜样，而义律请具之结已云，“带鸦片者船货没官”只少“人即正法”字样，是以委令公同开导，务使合归一辙。今阅来禀，非但不能令其遵式具结，甚且将义律已经禀明船货入官一语，几欲听其吹散，是诚何心？即如禀内所称船上水梢人等，一时查察未周，或夹带一个半个之语，明系奸夷贪心不死，借此生根，为后来走私地步，虽孩童尚知其诈，无难据理驳斥，岂老于事者反信其言耶？此次到澳夷商不过数人，即使各怀其私，一时难于理谕，亦只宜据情禀请核示，岂有即谕以请照之理？况本大臣于九月十二日来禀已批明：盘验章程应须逐一细定，不得稍有含混，即谓先有准其搜查之语，亦当再令洋商与各夷商仔细核议，每日调验几船，每一大船盘小船若干只，验过货物作何安置，计至若干日始得验完，凡一切亏损情形，须与一一算明，始免后来藉口。若如来禀，赶紧请照，此言一出，何船不愿来请？设使四十余船各持一照争先进口，试问如何查法？况威远附近之亚娘鞋洋面，直在排炼之前，岂容该夷多船在此久碇该？牧与该署丞等平日皆称晓事之员，初不料其措置乖方，一至于此，令人不胜慨叹！且更以此事原委言之，自八月十三日初次传谕，即以缴烟、交凶、遣回空趸奸夷三事，胪列在前。其于进船一节，谕内原云，前三条逐一遵办，不难酌予恩施。试问此次前三条曾否办妥？即谓烟土已无可缴，奸夷空趸正在遣回，而最要之命案正凶，何竟置之不问乎？若该夷果遵式具结，尚可容其次第办理，今乃大谬不然，如何便许给照？况九月初二日之谕帖告示，皆云，此次因各船耽搁日久，姑予格外通融，嗣后来船均须另行照式具结，若结不如式，万万不准贸易等语，若如现在夷商所称。则是随后亦皆不愿具结，意在仍卖鸦片，又安用此次之搜查为耶？至夷商家眷动即纷纷来澳，当此事局涣散之际，岂宜将就姑容？仰即会同香山协暨委员李侔认真驱逐，并谕令西夷一体催撵出澳，毋得容留。其此次不具结之货船，亦须遵照前谕，诘以下次是否遵式具结，令其分别立据。愿具结者，此次许其候查，若下次亦不愿具结，则不如此次回去，勒令三日内即行，毋许徘徊观望。该署丞不得擅行给照。其命案凶犯，遵照前批，责令义律先将所拘五人送审，若仍抗违延缓，只得移会水师提督，率带师船火船，与各口岸所驻之陆路官兵，会拿凶夷，务获审办。并将各船内窝藏汉奸，逐一搜缉，俟其慑服，然后再议盘验进口章程。本大臣誓为天朝断此祸根，万不肯使夷船鸦片，再留萌孽。若该牧等不知共体此心，力图挽救，则亦咎由自取已耳。

批驳余牧等会禀英夷货船听候请照开盘由　己亥九月十八日

此次该牧等承办夷务，疏率不合之处，已于前禀缕晰批明矣。兹阅来禀并抄呈两次说帖札付，仍云虽据各夷商情愿盘验，惟未据呈请给照等语，愈不可解。查盘验一层，本系义律代众夷禀请之事，因本大臣原谕责令缴烟，伊等以船内现无一两鸦片，听凭官宪搜查。此系义律八月十七日呈递蒋署丞说帖，经该署丞转禀请示者。岂竟忘却前词，至今日而始知其情愿耶？不然，搜查二字，明是下策，何以来禀反作欣幸语气，而一再申言之乎？在义律前递该署丞说帖，原使各夷船遍行具结，由伊加结之后，再听搜查，第少“人即正法”一语耳。本大臣与督部堂推诚相待，许以果能照式具结，即不必搜查，所以引之于直截之途，结之以信义之重。乃该夷不知好丑，转舍易而就难，甚且以水手夹带为词，豫留走私地步。则搜查更须万分严紧，必得正法一二，始可以儆其余。岂容不定章程，遽催请照？试问该夷等，被义律阻挡，不令进口，已越半年，货物大都霉烂，而尚不知怨其亟图就我范围，似此刁狡存心，更何须代伊著急乎？且请照系指原船进口而言，究竟此次盘验之后，原船果否进口，各夷商与义律曾否议归一辙，而该牧等始终不问，何其疏耶？查近来尖沙嘴各船之货，暗交花旗代运，进口者已不知凡几。既须搜检，应先截住花旗，不许代运。已于另禀批明。此外，应入章程条款，正复不少，岂容率混？本大臣约计搜清一船，即须五日，以四十船为断，须二百日始能搜完。其未完以

前,英夷家眷人口,不能准令回澳,并接济仍须严断,更何论买办工人?惟遵式具结,则一切无不照常。如弯喇一船,既进埔,而货商丹牙厘,亦先给牌进省,成式具在,何难遵照而行?况本大臣前两次批禀,尚有逐层指示之语。何亦置若罔闻耶?仰即明白禀覆,并遵前批,将陆续来澳英夷,严行驱逐,若具结未定,总不准姑容。此次夷务,非寻常之比,如仍办理不善,责有攸归,毋谓言之不早也。

批余牧等会禀英夷先拟六船请照候查由 己亥九月廿日

连接三次会禀,委员以销差为亟,该厅以请照为亟,英夷以回澳为亟,而本大臣则首以具结为亟。如不能谕令照式出结,则三者皆不得行。且如该厅昨禀给照之科光,本日船至龙穴,经本大臣咨请水师提督派遣将备往谕,既已遵式送结前来。可见夷人非不可教诲,只视晓谕者之著力否耳。至英夷不准遽行回澳,已经叠次批檄,催令速行驱逐,何得尚为禀请。据称,英夷等佥云,各事现已遵办,试问结已出乎?凶已交乎?余事更勿论矣!仰速严行驱逐,毋得再任留连,并干重咎。

会谕广州府转饬吐哪查覆买受空趸并遵式具结由 己亥九月廿日

谕广州府知悉:前据该府转据洋商呈递米利坚领事吐夷哪禀一件,本大臣本部堂公同披阅,据称"活庇力船名,系先在虎门改换,其船主——或希坚波顿或波文——亦已回国"等语。查前在虎门缴土各趸船内,并无希波顿等名目,究竟该夷所称之活庇力一船,原先是何船名,其船现在黄埔,断无不能查知之理。兹将缴土各趸船原名,统开一单,应令吐哪确切指认,据实禀覆。又据称买受英吉利空趸船只,实有其事,并据该洋商于抄禀内加粘旁签,知该夷所买系利是、威臣二船。正在批示间,接据澳门同知禀称,有米利坚船主科光称说,伊国坐地夷商多厘那将利是船买受,现在售得港脚北见船之棉花等货,请照进埔贸易等情。核其情词,殊多率混,难以准行。查本年收缴烟土之后,各国货船本皆饬照新例,具结写明"如有夹带鸦片,人即正法,船即没官"字样。旋因花旗货船于五月初一日首先进口,彼时新例条款尚未领到,结内字样,稍近浑涵。续到各船,遂尔相沿未改。今已奉到新例,内云"凡夷人带鸦片来内地者,为首斩立决,为从绞立埔,船货尽行没官"等语,以后俱应照式缮写。现有港脚之船主弯喇、货主丹牙厘,即照此式写明进埔。正足以见其正经贸易,坦白明心,是以倍加优待。试思港脚既已如式具结,而花旗之结尚未如式,何足以示公平?嗣后花旗来船,皆须令其照式具结,方准进埔。且此次所买之船,即是港脚原先之空趸,而所运之货亦即港脚过载之棉花,若不如式出结,尤难许其入口。况港脚货船,现据该领事义律请官盘验,必应先令截清界限,不许花旗代运英夷之货,蒙混进埔,以归核实,而昭公允。如花旗与港脚两处夷人,先已兑买交货,亦须令其照式具结,方准进埔。所有多厘那售得北见棉花货船,即照此例办理。嗣后凡不如式之结,一概不准进口。须知本年米利坚国来船,因英夷船未进口,遂得独收厚利,已数倍于往年。可见遵奉法度,只有便宜,断无吃亏之理。此后更当感恩畏法,遵令而行,不得别逞私心,有违法度,致干重谴。合亟谕饬。谕到,该府即将发来结式,传谕该领事吐哪,转谕各夷商,嗣后遇有夷船进口,务须照式具结辨理。并将遵办缘由,先行禀覆察核。所有单开缴土各趸船,饬令该领事吐哪,确切指认活庇力船系属何只改换,据实禀覆核办,速速!特谕。

附录吐哪禀

具禀米利坚领事吐哪,现奉钦差大臣、两江总督部堂林,兵部尚书、两广部堂邓二位大人谕,及结式趸船名单,一切知悉。现查明趸船船主名别文,随后进口,换过船主,名活庇力。至奉谕帖,趸船内并无波文,此波文音与别文相同,领事想带水将别文之名报错或别文不将实名报明。至两月前已开行之别文船,系从前活庇力船之船主,他在后往别船造船主,故此两月前有别文船开行。今活庇力数日前置货开行回国,又买受英吉利空船二只,一改名科光,一改名铎辣。兹已将发来结式传谕各商矣。谨此禀上二位大人案前。

会批:(十月初二日札广州府传谕)

据禀已悉,所称奉发结式,已传谕各商遵照,足见明白义理,恪守法度,自可长享贸易之利,毫无危险之虞。即如已经具结进埔之该国科光船、港脚弯喇船、喘国呵船、弗兰西谷船与尚未进埔之当郎、铎辣二船,均已妥为保护。此外,各国货船,凡有遵式具结者,皆当一视同仁,保其进口出口平安妥当。若不具结,即驱逐回国,不任逗留也。

会谕义律饬交凶夷并遵式具结由 己亥九月廿一日

谕英吉利国领事义律知悉:九月初八日,据该领事禀称,谕办各事,皆已洞晓,不难循照即行,善妥办明。至殴毙林维喜之凶手,一经查获,自应禀明提究。兹于初九日赴澳,逐条会议等语。本大臣本部堂以为此次必能遵谕妥办,且该领事前递结式,大致已属不差,只须添人数字,便称如式。况有该国船主弯喇、货主丹呀厘已出之结,式样分明,毫无为难之处,更易谕知各夷商遵照。讵意该领事仍不谕令遵具妥结,仅云听候盘查。独不思盘查之请,该领事于一月以前,即已列入条款,且据称"各船均令出结,始准贸易,仍听搜查"等语。若本大臣本部堂不必酌商结式,则彼时即可准行,又何必屡次给谕,多方开导乎?诚以该国货船,先前被尔阻挡,躯搁半年,今再按船盘空查验,每一大船,非五六十只西瓜扁不能盘尽,而内河现存西瓜扁不过数十只,往来盘运,至速亦须五日始能盘尽一船,以四十船计之,须二百日,方可查毕,各夷商果能等至二百日后贸易

乎？各夷眷果能等至二百日后回澳乎？此一难也；盘验不得不认真，无论粗细货物，总须解捆点数，即极笨重者，亦须打人铁钎，以验其中有无烟土，而打钎则不能无糟蹋，解捆则不能无抛撒，加以海潮荡漾，风泛不常，货物漂没，事所常有，此二难也；既验之后，剥船装载入口，一船至少亦须两人押送，一大船分为剥船五六十只，则押送约须百人，该夷船均能有此多人否？若无押送之人，即难保不失落物件，中国官宪无从代为追取，彼时饶舌无益，且剥船到埔到省，货物交付别人，不能自主，此三难也；本大臣本部堂爱惜诸夷，不欲为此亏损，是以酌筹办法，示以遵式具结者，即予免查，是引之于简便之途，而示之以信义之重，此心直可以对诸夷矣。乃该夷仍不明白，甘受搜检之烦，推其愚昧想头，不过以“人即正法”字样为不好看。独不思所谓正法者，乃专指夹带鸦片之人言之，果不夹带即照式出结，有何妨碍？如丹牙厘具结进埔，便已开舱贸易，即米夷承买利是趸船，并买港脚北见船内棉花，载到穿鼻洋面，昨亦遵式具结进埔，不必搜查，岂不直截体面！其不愿遵照结式者，明系仍欲售私，此心大不可问。独不思查出鸦片，岂能幸逃显戮乎？且不特此也，近日尖沙嘴夷船，每将鸦片装载三板，私赴东西两路偷售，是与在中路卖烟何异？此次查办之法，不但船上搜有鸦片，便将夹带之人正法，即另装三板将鸦片运赴东西各路觅售，一经获拿，查系何夷所带，仍将该夷正法，虽不照式具结，而依法办罪则一也。该夷等更何用其趋避乎？前日该领事添约夷商数人到澳会议，似系因此数人尚知事体，故与相商。乃闻伊等胆敢把持，即先违抗并抑勒各小商，不使出结，尤为可恶。如此刁顽挟制，其为卖鸦片之奸夷无疑。本大臣本部堂先前尚拟通融，今既知有此情，断不能容其抗玩，所有到澳主议不愿具结之夷商，应俱不准贸易，勒令开船回国。须知天朝准尔贸易，原系柔远之道，如不恪遵法度，何难绝尔通商。至前次驱逐该夷出澳，禁止接济，原云俟其交出命案凶夷，一切悉遵法度，方许回澳。今不但凶夷未交，即具结一事，尚且如此抗违，而该夷人纷纷回澳，并带家眷同来，岂能容其居住。已饬该处文武严行驱逐，并于关闸等处，俱派官兵驻扎，如再延不出澳，定即围拿矣。再现据新宁县禀报，八月十九日，有大小夷船四只，在广海白石角洋面，枪毙无辜民人李象先一名抛尸落海，复持刀过船，砍伤无辜民人朱洪恩等三名，割去七人发辫，经师船追至，该夷船向东逃出外洋，仍回尖沙嘴等情，更堪诧异！广海洋面，并不通番贸易，该夷已不应到，何况白日杀人，一死三伤，割去七人发辫，不法至此，更何可容！应着该领事查明窜赴广海之大小四船，系何船名，杀伤华民之夷人，系何姓名，据实禀覆，以凭惩办。又西路琼州洋面，拿获贩卖鸦片之夷人吐门等三名，据供“系船主巴厘遣衣士、坚驾两枝桅船，往西路不知名洋面，运烟二十余箱，与必历船，取回银八箱，船上还有烟八十箱，经师船追拿逃去”等供。查巴厘是威臣船主，实为卖烟之首，应着该领事送出质审。其余汉奸在夷船者，现在愈访愈多，前经谕令送出，而该领事不以为意。大抵该夷非善言所能感化，本大臣本部堂惟有派令师船，赴尖沙嘴围拿各凶犯、烟犯及藏匿夷商之汉奸。用特明白谕知，以便防备。本大臣本部堂办事正大光明，并不肯出事不意也。特谕。

附录义律禀覆（九月廿五日到）

英吉利国领事义律，敬禀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大人、两广总督大人，为禀覆事。兹于本月二十二日，奉到二十一日钧谕，已悉。所指沿海肆行之情，使远职忧闷羞耻不胜。故此声明至再至三，我英吉利国家，断不狥庇本国人民，行此等鄙陋恶弊。且远职专务禁止管内人等妄行，如有说远职狗纵丑行者，其言甚为假讹。至于谕内所指之凶情已成，在远职管外，其缘由远职原总不知也。其此外，所有谕内各件，先经逐一敬禀矣。特此，谨禀赴钦差总督大人台前，查核施行。道光十九年九月二十三日禀。

批余牧等会禀奉驳饬令英夷照式具结由　己亥九月廿一日

查阅抄录札稿，甚为明晰。“弯剌船主、货主，岂非亦英国之人”，此二语最为破的，但必须一力坚持此意，万不可再有二三，乃为尽心无忝。如禀内所述夷人口称，二月中即奉传谕具结一节，查彼时该夷本具夷字结稿，若非委员松劲，该夷何敢收回？近日业经本大臣查知原稿，译出汉文，众皆寓目，尚可复踵前辙乎？又据称尖沙嘴货船集议签名，不令一船私自具结，更堪骇异。天朝法度森严，本大臣肃将天威而来，若号令所出，伊等皆可集议抗违，本大臣只得待罪阙廷，尚复何颜驻此？设使伊等议定必要再卖鸦片，亦遂莫可如何乎？先前无此集议，尚可格外通融，今既据禀前情，万勿游移两可。此等奸夷聚抗，意欲任其所为，速须严行驱逐，不许逗留。我天朝四夷咸宾，并不少此英吉利一国，与其仍留鸩毒，何如断绝通商。若本大臣不能令其具结，竟听贸易，则直夷人之不如，不敢再言国事。所有在事印委人员。愿与本大臣同心，则此后定以取结为事，不结不已。如其知难而退，则亦听之。毋得信恫吓之词，生模棱之见，致干失机误事重咎。慎之！

批余牧等禀呈洋商劝夷人节略并义律说帖由　己亥九月廿二日

查阅批录札稿，尚属明晰。其另录洋商劝导夷商节略，则皆教猱升木之语，如此劝导，何如不劝之为愈乎！即如所述夷商口称，遵奉告示，有何不是等语，查告示起首便云，照式具结者，即准照常贸易，不必再行搜查，试问伊等已遵否乎？后云，来粤一次，必具一次之结，若不愿具结，或结不如式，万万不准贸易，违抗逗留之船，即行烧毁等语，何等结实！即使夷人不晓文义，岂洋商亦不知解说？乃舍此不言，而专举中间格外通融之一段，故借夷人之口，反唇相稽，岂本大臣于此等狡狯笔墨，尚看不出耶？即谓具结与搜查两条，均为

示内所有，而发端归宿，宾主早已分明，果使半请搜查，半请具结，或尚并行不悖，乃全然抹煞正意，专辟旁门，喧夺嚣凌，尚得谓其遵奉告示乎？至禀知该国王一语，原系义律谎词，本大臣早经指破，何谓前信今疑？试思该国商船奉该国王给照经商，即是凭据，岂有船照不算，另行待谕之理？丹牙厘曾为公司新从夷国而来，岂反不知情事，而集议抗违之奸夷，转欲治出结者之不是，有是理耶？且义律前递该厅说帖尚云，十二月内始奉该国批回，未奉批之先，断不能进埔等语，今据该牧等禀覆，则已议定原船进埔，是其前说之谎，更属不攻自破。乃转为之力洗把持二字，谓可少明其心，诚不解叙此节略者，一何善用曲笔，甘为恶直丑正长奸纵恶之言乎？至奸夷收拾行李连货驶回，却是正办，速即严驱回国，不但不准逗留澳门，亦不准聚泊尖沙嘴。本大臣但知懔遵谕旨，力断鸦片来源，不能曲恕诡谋，为开门揖盗之事也。至命案凶犯若再不交，只得动兵围拿。所有水陆官兵，早经齐集节制，即日来虎，便可商明进发矣。仰即知照。

附余牧等抄来义律说帖

英吉利国领事敬字：现所奉大宪之谕，事关紧要，当俟译出，以便各商梢人等，俱得看明宪意如何，自可洞明事理也。至殴毙林维喜者，并不知系何人，其犯乱攘之罪者五人，已有实据得确，早经审办，拟以坐囚罚银。解回本国，俾照所拟办理矣。特此，敬覆。送奉南雄直隶州即补府正堂余大老爷、署广州澳门海防军民府蒋大老爷清鉴。道光十九年九月二十日。

批余牧等禀港脚当郎船情愿遵式具结进埔由 己亥九月廿三日

据禀及另单均悉：港脚当郎船，既能遵式具结，殊属可嘉，且可见夷商在尖沙嘴集议之说，亦不外恫吓之故智已耳。此结签名之处，船主、货主、伙长、伙计，是否俱已列齐，仰即细加翻绎。果无舛错，即令照依前日科光所具结内，戳盖火漆图章。其汉字结，如不能自写，可即代写，亦令签名盖戳，以凭存案。并饬引水即将该船带进黄埔，听候关部验明，开舱贸易。其携带眷口，即准令住澳，以示优恤。但不许附带别夷眷口，影射入澳。其余未经遵办者，倍当严紧驱逐。当此间不容发之际，不许稍有观望。如违，定当围拿严办。

吕宋夷人哥耶拿二次递禀 己亥十月十三日

具禀吕宋国远商哥耶拿，恭禀钦差两江两广总督大人台前，为误烧本船，溺死水手伸冤事，窃远商于本月十五日，敬奉十二日批谕，内开是：哥耶拿平日显系与英趸船合伙贩烟，今因趸船被烧，辄敢变易船名，冒充澳额，蒙混抵赖，不知该夷于贩卖鸦片之趸船插身承认，是已甘蹈重罪，纵极多方饰辩，实属欲盖弥彰也等谕，据此谨查，诧异忧闷不胜！远商业经八月内初五、初六、初八、十七、十九日，历次由西洋委黎多敬禀澳门军民府暨地方官，转禀上宪，而未蒙呈递，原此甚为诧异。且大人未俯念洞察，尚旨认远商料理吕宋咪巴音奴船为英丹时那趸船，甚可忧闷。远商专心殊贩卖鸦片之弊，岂与趸船合伙哉？然连多年循照天朝法度，惟正经之贸易是务，稍不违例。倘不信所言，只请询问洋行商与外国各商，自然查出远商真实善良之人，并以品行端正贵重获万金也。远商为从前在粤贸易吕宋公司之末大班，本应由洋商呈禀，况前日由地方官或不愿以误烧毁本船之情禀报，并要隐事故不肯转禀，是以仰大人俯念仍旧恩施，接本禀帖，又准远商再三详细禀报烧船前来情节，又加陈各事，据实禀明，毫无假饰。

（一）米巴音奴船，道光十五年，在属吕宋旁牙西囊屿，被吕宋人建造，自然为吕宋船只。当经十四次由小吕宋开行前往澳门，其十一次载来米石，其三次装载杂货也。远商已经三次往来之时，收西洋委黎多凭字，真系在澳门贸易，顶补第四号船也。

（一）于六月初八日，本船在澳装载货物回帆前，已经在澳买桂皮白纸等货，另由省城买运来货物，一切备齐，故到小吕宋，不待载货而速返，于七月十八日到澳。因闻省澳货物不通，又由省城买来货物不到，暂时在属澳门管辖十字门后停泊，听候开舱。设使不开通商，欲意空船返棹，免得费用规银浩大。特因此缘故，数日间在十字门后湾泊。

（一）本船主盾若瑟沫列大在澳不幸染病，着令伙长非地利思面呢毋抗违官宪，遇有兵船拢来，即便插吕宋旗，武官要登上，终不拦阻，并容之搜查船舱，自可知内载毫无禁物。

（一）获救之水手人据供：于八月初五日早晨，看火舟数只扬帆前往靠拢，水手一看，即刻插旗，乃火舟附近本船，不期放火，该水手等只得松出碇缆，避免危险，而火舟冲焰之时，经过不加害。忽然舟师弁兵突攻本船，首尾各有二只开炮。正踌躇间，别只拢来，官兵突然蜂拥登船。惟该水手看出伊等系武官兵丁，遵饬不敢抵挡，彼此断不相打，于是船主与跟班一名在澳，只留梢人二十四名在船，但见弁兵皆持兵械而来，诚恐有损伤毙命之意而跳水也。此时间，挂有吕宋旗色也。

（一）舟师弁兵救该水手出水，强留，待尽夺船内各物，搬落舟师后，断旗索，将该旗带去，又烧毁本船。

（一）嗣后弁兵将被掳水手十三名放释，落本船三板，不俾舵棹，又将六名尽行登岸，使之随便往去。其十三名，被西洋炮台兵头，其六名，被澳门引水拯救也。

（一）现今该船水手二十一名居住在澳，尚有大吕宋思面呢伙长一名，小吕宋烟奴星数、亚故时颠、弗浪哂古、利故留亚古颠、土威玉弗浪哂古等五名，自攻击本船以后，未知其下落也。总之，本船从来英国船，而恒常插吕宋国旗，惟务澳门吕宋正经卖买。因停止贸易，数日停泊十字门后，而武官查搜毫无获鸦片禁货等情，照如天日。据武官禀报焚烧本船之由，大相悬绝。窃思因冲突攻击而得累，身不得据实咨会，致免罪已。所以本班将与实情不同各缘由，一一辩驳。

（一）据思面呢供词，丹时哪趸船于七日内转买别夷等语。查丹时哪船，四月内开行回国，系各人等无不周知，岂有转卖之理乎？故此引水冒认假报未访，可知之矣。窃思因吓呼该伙长及讲若如此供词，易脱刑罚，故有此捏称非此亦不可也。远商节次据实禀称，该船之号为米巴音奴，系吕宋商人之船，名称约西马地亚，历次到此，本班料理其贸易之事宜。当日被舟师焚烧，其西洋炮台兵头，亲眼见之挂吕宋旗色，安能禀报为英国趸船乎？况本船不如引水假报，于七月二十九日停泊潭仔，乃于七月十八日湾泊十字门后。

（一）据称报，侦见虾笋小艇，靠拢夷船一只，搬运烟土，当即上前查拿，该趸船水手人等，即先跳人小艇，装载烟土，飞桨逃窜等语。查船载毫无鸦片，讵搬运烟土，又搜查船体，未得一厘为凭。及押送伙长之时，何不带其空箱，则有铁证。

（一）据梢人等或先驾小艇飞桨逃窜，或凫水脱逃，尽行登岸，所获惟伙长工人二名等语。查在澳门居住梢手十九名，正焚烧之时，舟师弁兵，或救出水来，或携带上岸，岂称所获惟伙长工人二名乎？倘不信此，只将该十九名与兵丁面质，核办虚实，均已昭彰。

（一）据称米巴音奴船，实为丹时哪烟趸，如何本船前后进澳，尽纳船钞规银？况该丹趸尚存，而本船尽毁哉？且西洋兵头司打，各位外国商贾与本船主及前后买所载之货各汉商等，人人共知，前来禀称真实，犹不肯信。众人会同外国谙达汉文之士，赴大人台前，证指供确前来，情节照明显著也。又将凭票各帖，译出汉文，呈进电鉴，以立凭据。窃思本国商人，已历二百五十年，与中国贸易相安无异，从未犯天朝法度，并不卖禁物，且遵照国例，不敢装运鸦片，而地方官一旦冒毁友船，可不惘惜之甚！缘此远商赖大人秉公核办，为伸其无辜之冤，而赔偿毁船之亏。且本班黏船价与各失物清单呈进宪阅，犹本班忧想，除押去伙长工人二名之外，尚失去水手三名矣。甚切恳求大人恩赐全数给回，如此公义，道德煌耀，声名扬于四海，流芳于百世矣。而本班感激无既也。特此，禀赴钦差两江总督大人、两广总督大人恩准施行。道光十九年□月□日禀。

计粘各条凭票开列：

一，荷兰国总管凭票一纸；一，英国领事凭票一条；一，西洋委黎多凭票一条；一，米利坚商人士打治凭票一条；一，现在澳者船王及各梢人开列；一，被烧米巴音奴船及各失物清单。

附录义律照票（己亥九月二十三日）

英吉利领事义律，为给照事：兹英港脚丹时哪趸船，三月初旬驶赴沙角，将烟土缴清，共计二百二十九箱，后于四月内开行，归旁葛利地方，现今未曾回来。本领事谨称实言，无有英吉利船在十字门停泊者得焚烧也。闻米巴音奴商船，于八月初五日，被火烧毁。又见船牌照，真为吕宋国货船也。

又义律回覆西洋兵头书（系委黎多抄在禀覆澳同知禀内）

接到手书，查该被烧船只，但以此等浮词，想亦知汗颜。兹字达知：华人所称英吉利丹时那船者，乃系威利知那，于三月二十一日，自中国开往孟虾鳟。谨此，奉覆。

会札广州府批驳哥耶拿二次夷禀由 己亥十月二十三日附批

为札饬传谕事：十月十六日据该府转据洋行总商禀缴吕宋国夷人哥耶拿夷禀一件，并附黏凭票各件前来，兹经本大臣本部堂会同批示，合将批语备录札发，为此札仰该府立即查照后开批示语句，照式抄录，谕饬洋行总商转谕递禀夷人哥耶拿遵照。再，先于九月初七日，由该府禀缴哥耶拿夷禀一件，业经批发澳门厅，转谕西洋夷目委黎多遵照，兹并补录前批，黏单札知。此系已经传谕之件，毋庸再谕，合并知照，毋违。此札。

计抄第二次哥耶拿夷禀

查丹时哪趸船被烧情节，前批已明。兹该夷哥耶拿又来渎禀，皆无理无据之言，合再逐条批示如左：

（一）丹时哪趸船，自道光十五年来粤，囤贮鸦片，历泊伶仃、磨刀、尖沙嘴、九洲等洋，人皆认识，已于前批叙明矣。本年呈缴鸦片之后，三月十一日自沙角至九洲抛泊，嗣于四月十二日申刻由九洲移潭仔，六月初五日又移九洲，七月二十日又移潭仔，二十六日又移鸡颈，二十九日又移潭仔，以上六次移泊，皆缴烟以后之事。历据澳门厅、新安县、香山县、香山协大鹏营，提标左营，节次所禀，无不相符，各衙门皆有案卷，岂能捏饰？且五月内叠遣通事引水人等，亲到各空趸船上谕催回国，据丹时哪船上伙长架拉巴覆称，其船已烂，不能回去，要在此变卖等语。经通事等开单，由洋商禀送府县，转禀各衙门，何等明白！今乃串嘱英夷义律，给以凭票，据称丹时哪趸船，于四月内开行归旁葛利地方等语。试问该趸船如果四月间开去，何以又能于五月内与各通事引水说话？况与文武各官所报，绝无一次相符乎？更可笑者，义律票内既云四月开行往旁葛利地方矣，而委黎多禀覆澳门厅，则抄义律回覆西洋兵头书云丹时哪于三月二十一日，自中国开往孟虾鳟。夫同一义律之言，同一丹时哪之船忽云三月二十一日开往孟虾鳟，忽云四月间开往旁葛利，前后异词，试问何者为准？可见该夷等，惯相串捏，而忘其前后言语之不符，是败露由于自取也。其余别国夷禀，更属空言，毫无凭据。至哥耶拿此次禀内，亦称丹时哪四月开行回国，而四月之“四”字，乃是挖补。不知先前已写几月，后乃改为四月，无非任意混填。而末后又称丹趸尚存，愈见矛盾。究竟存于何处，该夷既知其存，何不将其献出耶？

（一）前据禀船，船内梢人水手等，共二十六名，而此次禀内则称二十四名，前后总数，已不相符。且前次禀称不见者五名，费地里哥伊米尼一名，系大吕宋人；阿古土颠梵细哥一名、呢哥剌阿古土颠一名、细法里阿访细哥一名、伊挪先小罗沙料一名，以上四名，俱系小吕宋人；而现获之思面尼等两名，未据该夷开出，可见其并未真知船内之人。迨经本大臣本部堂批示，所获

有思面尼一名、烟奴星数一名，此次禀内，始将此两名写入。而又云，尚有亚故时颠、弗浪哂古、利故留亚古颠、士威玉弗浪哂古等，不知下落，与前禀所开不见之人，全然大异。其为任意捏开，更不待辩。

（一）顶补澳额之船，定例刊刻印烙，并给验票注明头舵水商贩姓名，永远为据。该船冒称顶补第四号澳额，而并无海关验票，捏饰显然。

（一）所开第四号澳船，往来小吕宋日期，原系另有一船，而非已烧之丹时那趸船所能牵混。即使往来千回万次，亦与此船无干。况禀内称六月初八日，在澳回帆，亦与委黎多所禀六月十八日开行之期不符。若果即系本船，何至开行日期，亦皆错记。其余无理之处，又放空来澳又不进澳各情节，前批已明，不必再赘。

（一）烧毁丹时那之船，系在潭仔洋面。该夷欲强辩为非丹时那，遂将潭仔字样改为十字门。其禀内刮去两字填写三字，尚且"仔"字形迹，显然共见。

英夷义律于封港后递禀求诚由　己亥十一月十一日附批

英吉利国领事义律，敬禀钦差大人、总督大人，为陈明事：窃远职实心欲求承平，而无不肃敬天朝律例，为本省大宪所共知，而现因事务紊乱，远职不免忧虑。是以谨请钦差大人总督大人，洞明施布，以俾各务再得安宁，英国商人家眷等，复得回澳居住，俟奉到国主复命，才可循照正理办明各事善妥。至英国已与天朝通交，历有二百年来，兹时所求，惟欲仍作正经贸易，凡事钦遵大清律例，而不违本国制度，俾可两为同存也。谨此禀赴钦差大人、总督大人，查察施行。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十日禀。

钦差总督会批：

查该国来粤通商历二百年，我天朝一视同仁，原不忍忽然拒绝。无如该夷夹带鸦片，利己害人，流毒无穷，以致上干圣怒。本大臣本部堂宣示新例，令具切结，亦惟永断此毒，并非责以所难。若该夷于缴清烟土之时，即能遵谕具结，专作正经贸易，则不独来船早已售完出口，并去船亦可载货重来，所谓平安善妥者，无过于此。乃始则货船欲行进口，被尔阻留在外，不得开舱，且坏许多货物，此是尔之自误，尚得云实心欲求承平耶。且货船若不阻留，则并无殴毙林维喜之案，又何至事务紊乱乎？既有命案，即须交凶，此是古今中外通例，岂能因尔而废法律？至澳门暂住夷商，原为料理贸易之事，尔既不许该船进口，即不应仍住澳门。乃尔于出澳之后，在九龙穿鼻等处，皆尔先行开炮，欲求承平者，顾如是乎？今已钦遵大皇帝谕旨，奏明封港，不许尔国交易，此皆由于尔之自取，并非天朝无故绝人。尔不悔悟于前，至此时始云忧虑，不已晚乎？至求家眷回澳居住，以俟该国之命，试问阻挡进口货船，以及庇匿凶夷，叠次开炮寻衅，此果遵该国之令而行，抑独不必俟该国之命耶？且该国有遵式出结之当郎一船，家眷在澳亦尚押令下船，而玩法违抗之人，转准住澳，试问有此是非倒置之理乎？尔禀内称钦遵大清律例，而不违本国制度，此语尚无不合。但须知尔国制度，亦不能出天朝律例之外。盖尔国制度原以贸易为生，若违天朝律例，则永远不许贸易，是尔国制度皆因尔而坏，尔能当此重咎否？现在业已封港，本可不必多言，因尔具禀恳求，姑结此理明白宣示，并使尔国众人咸知所以封港之故，可也。

督咨批驳英夷孖沙求买物禀由　己亥十一月十五日

为咨会事：据夷商孖沙递具夷字禀一扣，饬据总商伍绍荣等翻译，内称"孖沙禀叩两广总督大人台前金安。夷原初到广东贸易，恳乞天朝恩准夷附搭茶叶各货，下担麻士葛船回国，并求恩准来省办事，夷感恩不浅"等情到。本部堂据此，查该国贸易，现已遵旨停止，既不准货船进口，岂能准令茶叶附搭出口？该夷又岂能准令进省办事？不能因该夷一人具禀恳求，致办理稍有歧异也。除谕广州府谕饬总商伍绍荣等，传谕该夷商遵照，及札东藩司会同臬司，一体谕饬遵照外，相应咨会。为此，合咨钦差大人，请烦查照施行。

英夷晓士求释记里布禀　己亥十一月廿七日附批

具禀英吉利商人晓士敬禀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大人、两广总督大人，为夷友误被捉留，求释放事。照得于本年本月十六日，商有敝友记里布，并家眷一，偕坐在古士船到粤，特为同办正经事务，毫无夹带等弊，此乃众人未有不知也。缘于本月二十一日酉时间，敝友雇搭汉人快艇，为驶拢当郎具结，船只系拜托船主代理细微小事。乃于二十二日辰时刻，正在半途，其意欲返古士船，不料有官府巡船一只，船面满人追及，将敝友强去而留之，于是各夷追赶，其意不过拯救，不幸不及，而敝友尚在于粤地被留，殊不知系为何故也。切思天朝臣宽，而大清律例煌光电察，况大皇帝一片怀柔远人之心，岂有不犯王法，而受此冤枉之理乎？且敝友不过几日才到，与夹带鸦片烟等弊毫无干涉，尚有做可恶事以致强留之乎？远商思想必系数歹人假冒官威，掳掠卖放，而看夷等追后，因心惧，只得交之与南头炮台，在彼留下也，此乃不但与天朝法令不合，况与各国定例，有天渊大相隔矣。天下有掳掠之弊，与强盗常审同罪也。若非此意，尚有何故哉，假如有夹带之恶，其快艇内有二十多人，何不均捉，以同偕面质之乎？尝闻无辜何怕剑炮，惟常有匪类捏词陷害，此乃令远商及众夷心内忧虑也。远商敬禀二位大人恩赐查核，立即释放，如此巨德，不但记里布家眷永怀报恩之心，而各夷感激无既矣。为此，禀赴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大人两广总督大人恩准施行。道光十九年十一月日禀。

钦差会同总督批札广州府传谕。

查该国夷船抗违天朝法令，是以不准贸易，早经给示谕知，自本月初一日封港之后，该夷船应即离澳，乃犹群聚逗留，且敢往来窥探，意欲何为？此其应拿者一也；奸民驾艇接济，名为办艇，已属犯法，乃该夷更以鸦片换其食物，尤为胆玩。除已获惩办之外，尚多著名匪犯走匿夷船，中间该夷为之护庇。其应拿者二也；此次夷人多名，乘坐办艇二只，由澳门一带驶来，经巡船兵役追赶，其一只回头向西，即不复追，而此一船胆敢施放枪炮，迎头拒敌。是以兵役过船查拿，其时奸民夷众，纷纷凫水脱逃，而现获之夷人，尚在抗拒。此其应拿者三也；查所获夷人，已据禀报解省，应俟解到时，秉公审问，如果情有可原，本大臣本部堂从不肯妄加刑戮。即如本月以来，虽断该夷贸易，而于遭风难夷加力臣等十五名，仍皆以礼遣送，即先后拿获上岸黑奴，亦俱审明放回，并有在省之港脚夷人六名，业经驱逐再三，尚在禀求宽限。若如该夷所禀"强留冤枉"等语，则何不施之于已在口内之人，而必在洋另行捉获乎？该夷果知畏惧，应将办艇内逃回之二十多人逐名送出，正可与现获夷人一同面质，则其是否无辜，与应否释放之处，本大臣本部堂自有公道。不得架捏情词，而以拒捕被擒之人，事后诬为掳掠也。

义律求释记里布夷禀

己亥十一月廿八日附批

英吉利国领事义律禀钦差大人、两广总督大人为奉知事：现有英国商人一名，昨由本国驶至粤洋，于本月二十一日，在铜鼓洋外地方，驾驶内地小艇，被官捉拿解去。此人既非犯违例禁，本领事理应肃供国主恩封之职，谨请即行交回。现今有事别往，俟二三日后再来请批。特此，禀赴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大人、两广总督大人台前，查察施行。道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禀。

钦差会同督部堂批札提中军传谕。

查该领事未经具禀之先，已由洋商转据该国夷人晓土传送一禀，即经本大臣本部堂详晰批示矣。兹将前批抄给该领事阅看可也。

义律再求释放记里布禀

己亥十二月初三日附批并吐密原禀

英吉利国领事义律，敬禀钦差大人，总督大人，为陈明禀覆事：道光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奉批本国商人记里布被官捉拿一案，批内据云，封港之后，应即离粤，此其应拿者一也等因。夫远职及本国船上之仍留者，因有大清官宪与官设商人该银数千万元，须请还帐，而尚未议明清还之先，理不能令其回去也。至批内所云办艇及匪犯走匿各情，既奉大宪不分良歹。强令英国人民数千，坐船洋面寄居，倘复令其不得施银买物，以饮以食，诚恐不免相争，各有乱为，致有干系不小。况英等或留或去，务须食物以养生，幸若有内地人民不辞接济，则在英等自不应将接济之人，捉拿解送。如云以鸦片换其食物，断无其事，而匪犯走匿者，远职犹未之知也。惟远职向来常以实心求欲停其违禁贩卖鸦片之弊，今有此禀，复请大宪另议设法，俾免鼓励违犯卖者，而不致反以难为正经贸易者也。批内所云，施放枪炮，拒敌巡船，倘果有其情，远职无非虑之。乃谨请大宪洞明衡论，现在各事紊乱之时，其施枪之情，何非可原已甚耶，查于本年七月十五日，有英国无辜商人摩士一名，因被勒令出澳，即拿本国三板，驶往船上寄居，而半路之间，在大屿山西南角湾泊，忽被内地船三只回击，据称系巡船兵役，遇船放火，并将摩士等用刀妄行打伤，摩士多痕未疗，而英国小民五人在场毙命矣。远职当即由新安最近之地方官，已请伸冤，而至今总未蒙批办行。其紧要案件，现俟英国与大清日后理论也，又于八月初五日，有本国主最与相和之吕宋国商船一只，遵理贸易。暂泊十字门，于黑夜之间，忽被巡船兵役放火烧毁，即已五人不见矣。其中二人，据云，现在省城，如犯坐囚。而此次妄行者捏词称说该船原属英国之船，此惟假言，远职不能不谨行驳回。夫两次妄为之情，想系下官瞒骗大宪，奈既有此情未伸，则远人每遇巡船追拿，即以枪炮拒敌之，岂可怪乎？至先日蒙大宪将遭风之加力臣等十五名，以礼遣送到铜鼓洋面，远职感戴不胜。而英国人等见内地民人遭风，亦未尝不同行拯救。即本年七月间被勒全出澳之后，经英国商船在洋遇有遭风破船之民人三十名，即行拯救，解送远职，转送回家矣。且远职奉派供领事之职以来，已将洋面遭风难民数百人口，先后送回，且嗣后不论英国与天朝相和通交与否，亦必时常同行，盖拯救人命，本为正理所当，不可不然，而不能因而取赞耳。夫远职遵照该国主亲笔训示，今遇大宪拿获无辜并不犯法之英人，见已拘留十日，不敢安坐久候，务必专心求释。是以今将此案之各文书，咨送本国现在粤洋之水师船总官，以俾该总官自行察夺；设法求同英国小民释回，免致久留也。谨此，禀赴钦差大人总督大人台前，查察施行。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一日由英国水师船上禀。

钦差会同总督批札提中军传谕。

该夷前禀请将被获之记里布乞恩释放，业经明白批示矣。查记里布乘坐华人快艇，来往内洋经巡船查问，遽放枪炮，致被获解。本大臣本部堂委员提讯，知其甫经抵粤，尚非有心违抗，已于本月初一日，谕饬商人传唤当郎船主来省，给伊领回。随据洋商专人往埔，赶传当郎，于初二日傍晚抵省，即经委员谕订于初三日未刻，亲赴洋行会馆面为谕领。不料是日由虎门递到尔初一日穿鼻面洋所递一禀，语多不伦，并令土密一同禀求前来，殊属狂妄。此时若将记里布交回，尔必以为得以挟制，益致肆无忌惮。独不思记里布一名，本大臣本部堂前批，本已许为原情，岂肯稍从苛刻？况伊之家信，尚令洋商将其寄往夷船，即在省中，亦令洋商妥为安顿，此岂尚有他虞？乃记里布尚静候

交回，而尔竟欲强讨，假使稍迟释放，试问尔欲何为。尔既递有此禀，不得不将即日交回之记里布，仍令暂为留候矣。至封港之后，既不与尔国通商，即不容不严断接济，既断接济，不能不严办奸民。凡内地匪徒拢近夷船，自当拿办，尔竟敢收人帮内，是为罪人逋逃之薮矣。现奉大皇帝谕旨，永断尔等贸易，将尔罪状明白宣示各国，业已钦遵办理。尔自应将各船藏匿华人，按名交出，并传知各夷商早日开驶回国，方为正理。若再故意逗留，以致饥不得食，则系尔自取。况沿海军民，知尔违抗天朝，系属有罪之人，谁不可将尔邀功得赏乎！又禀内云，商人该银数千万元，更属荒唐。各国夷人来粤贸易，俱系以货易货，并不以银钱往来。查历年出口之货，与尔国进口之货比较，常有赢无绌，商人岂能短少？况定例出口之船，俱取具并无商欠切结，有案可稽，何得饰词妄禀。其大清官宪四字，尤不可解。岂官宪亦与尔交易耶！至称大屿山受伤之案，曾据新安县禀，批令验勘，乃尔久不送验，凭何办理？若所烧丹时那趸船，确有凭证，岂能指东作西耶？尔既为领事，尚许何物土密，亦令越分具禀，种种荒谬已极。土密原禀，着即掷还。

附录掷还土密夷禀

英吉利国水师船总官土密敬禀钦差大人、总督大人，为陈明事现准本国驻粤领事义律咨知，有英国无辜之人记里布一名，被官捉拿拘留，现已旬日等由，准此，理应谨请即将记里布释放，送到远官船上收领。而远官在此湾泊，将安等两日，俟可奉到宪批也。谨此禀赴大宪台前，查察施行。并请大人万福金安靡既矣。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一日由穿鼻在英国水师船上禀。

英夷弯剌收领照会文书夷据

己亥十二月初十日

我英国人船主弯剌，收到三位大官钦差林、两广总督邓、广东抚院怡照会文书一封我国王后。我小心谨慎带之，并交与所寄之人。我所应承，必诚实做之。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四日，弯剌担带。一千八百四十年正月十八日广东。

传谕西洋夷目严拒英夷由

庚子正月十八日

札高廉易道，督同澳门厅蒋署丞，转谕西洋夷目委黎多知悉：照得澳门一区，乃天朝土地，各国夷人俱不准混行托足，独许西洋夷人聚族而处，长育子孙，是大皇帝厚泽深仁，直视尔西夷为域内子民，凡所以抚字而护持者，无微不至，尔等稍有知识，当亦共信天朝之待尔西夷，光明正大，不必生疑虑首鼠两端也。前因英夷义律等久住澳门，本部堂本部院节经严谕该夷，认真驱逐，诚恐英夷自断贸易以后，穷蹙无归，势必图占澳门，尔西夷转无容身之地。若待蚕食之后，天朝始行进兵，虽克复无难，而尔等恐无遗类矣。是以本部堂本部院严饬文武大员，刻日带兵进澳，原为外御英夷，内安尔众，锄强扶弱，计出万全。乃节据澳中文武禀称，转据该夷口说，恐受首先肇衅之名，须待英夷先自肇衅，再行计议等语。试思义律等叠次率众逞强入澳，旁若无人，而华伦兵船，亦竟敢驶抵加思兰炮台之前，不惟天朝法度在所难容，即按之尔西洋夷例亦从来所未有。乃尔西夷并不闻开放一炮，而转阻我官兵不必入澳堵御，是大不可解矣。试问英夷如此鸱张，尚不谓之肇衅，必俟何等情状，乃为肇衅耶？如果该夷意中，早有定见，谓必如何才算得英夷自行开衅。既经开衅之后，该夷如何拒敌，始能保住澳门，不被英夷占居，不贮英夷货物，该夷是否有此把握，亦应明白具禀。现据该国夷人传说，夷英祖家兵船十二只，孟买兵船十二只，不久可到等语，此等谎言，原不过义律等张大其词，无足深论。即使果有其事，而夷兵涉远而来，粮饷军火安能持久，我天朝水陆劲旅，以逸待劳，岂不能制其死命？惟尔在澳夷兵，为数有限，试问能否制服英夷。与其临事张皇，坐失依据，何如敬听官宪指示，将官兵早带入澳，妥善布置。一旦有事，该夷随同拒敌，则有备无患，定使比户不惊。若恐兵勇滋扰，及滥匪乘机窃发，本部堂本部院所遣带兵文武，俱系纪律严明，设有前项不法之人，准尔西夷赴官指名控告，立时严拿，即在澳中审明，就地正法，以靖闾阎，凡此开诚布公，详晰劝谕，皆本部堂本部院为保护该夷起见，该夷等务宜效顺去逆，倚仗天朝军威，为尔西夷安枕之计，慎勿妄生疑惑，自外生成，致贻后悔也。合亟札饬。札到，该道等即行明白谕知，仍将如何遵办缘由，即饬该夷据实禀复，由道核明转禀察夺。毋违。

米夷多哪喇禀英国五月前后欲行封港请将本国来船进埔开舱由

庚子三月廿五日附批

具禀米利坚国代办领事多喇哪，敬禀总督大人台前，各西国之例，凡有一国封一国之港，不许各国之船往所封港之国贸易，先行文书通知各国。现由英国及本国有新闻纸来到内云：英国限于本年五月前后不许各国之船来粤贸易。今本国系旁观之国，只旁观而已，因日子无久，将来本国有船来澳，其船系正经清白之船，恳求早日带进埔开舱。因从前之船多有耽搁十余日至一月之久方能开舱，将来所到之船，倘照从前耽搁如此之久，则日子无几，起下货物不能速完，而英国巡船一到，定以时日阻止出口，不能回国，血本大亏。求施恩早带船进口，早日开船，感恩不浅，故将下情禀明矣。总督大人恩准施行。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五日禀。

批谕广州府转谕：

查此次钦奉谕旨，只断英吉利一国贸易，其各国遵守法度，仍皆许以通商。惟因近日察看情形，

难保别国夷船无代运英夷货物，是以须待查验无弊，方能准令开舱。该夷恐延时日，禀恳施恩早准带船进口，尚在情理之中。乃禀内妄称五月前后，英吉利欲行封港，不许各国之船来粤贸易等语，实属胆大妄言，荒谬已极。试思港系天朝之港，岂英吉利所能封？且尔米利坚并非英夷属国，何至一闻该夷不许船来之言，尔即如此着急乎？如果尔等甘听英夷指挥，五月前后不敢贸易，天朝官府正喜得以省事，岂此等谣言所能恫喝耶？至近日新来各船，无弊者已准开舱，有弊者不准进口。其是否有弊尚未能定者，应候确查，岂容不问是非任其混进？本部堂会同关部办理各国夷务，无非秉公持平，岂肯故意耽搁？况自英夷贸易既断之后，该米利坚夷人所受利益已数倍于往年，何至有亏血本？若竟不知好歹，转代英夷张大其词，恐亦自贻后悔而已。原禀掷还。

夷氛闻记

[清]梁廷枏撰　于化民整理

《夷氛闻记》五卷，一名《夷氛记闻》。清梁廷枏（一七九六——一八六一）撰。廷枏，字章冉，号藤花亭主人。广东顺德人。副贡生，咸丰时赐内阁中书，加侍读衔。曾为祁埙、徐广缙幕僚。通史学，善诗文，工音律，另有《粤海关志》、《藤花亭诗文集》等著述传世。廷枏夙具爱国志向，生当国势颓败、西人谋我甚亟之时，故十分注意研究西方国家之政治历史状况。鸦片战争前后，积极投身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和抗英斗争。《夷氛闻记》所记，起自康熙年间中英贸易，下迄道光二十九年广州民众反英人入城斗争，保存了大量鸦片战争的直接史料，尤以三元里抗英、广州民众烧夷馆、反入城、黄竹岐抗暴诸事为详。该书一说成书于道光末年，一说成书于咸丰初年。因叙事质直，恐触时讳，初未著撰者姓名。存世者有刻本一种，抄本若干，兹据刻本整理，参考了近人整理本。

卷　一

英夷狡焉，思逞志于内地久矣。大西洋葡萄亚（即布路亚）于前明乞得香山濠镜澳以居，曰澳门，易中土物归而懋迁于西海诸国，诸国皆艳羡之。国朝康熙初，因郑成功寇闽，上下及浙、粤，为沿海郡县患，于是迁民内居，筑界墙，严海禁，洋船自此不得入，设兵树桩，置墩守界。惟澳夷地在界外，生齿已繁，不便就阡陌耕作，舍贸易又无以资其生计，乃于入香县隘道，曰横石矶，设为关闸，许买食内地米石，计口而授。月两启放，内货随之，得航出大黄、茶叶如故，转缘禁海得独专其利。时英夷已据印度之孟阿腊海岸，辟为市埠，肇设公司局，循东南洋转相贩买，自恨其市舟不能至粤，羡澳夷益甚。二十二年七月，提督施琅荡平台湾，海氛大靖。又二年，南洋开禁，置江、浙、闽、粤四海关。江之云台山，浙之宁波，闽之厦门，粤之黄埔，并为市地，各设监督，司榷政。定海时尚未立县，英船至则泊舟山。追新城定海，监督张圣诏乃筑红毛馆城外，使居焉。其市粤，则自雍正十二年始。既乃厚集赀本为公司，称“公班衙”，掌以班酋，司贸易。粤关官商吏役，利其货殖饶裕，逐渐迭增其规费，征索视浙关独奢。巡抚杨文乾清厘以归诸官，今关册所称归公例是也。未几归公者又积成正饷，而旧私收之规费未裁。英商故狡狯，心计析及铢锱，孟阿腊土番船之假英旗报以入者，率愚赣，辄受欺于吏役，且苛。乾隆二十年，英商华茵殊知浙关费视粤减也，驶舟定海求市。当事请倍增其税。谕以夷并市宁波，日久又成一澳门，民风土俗之有关系者大，是以更定其税则，视粤稍重，俾洋商无所利而不来，意初不在增税也。二十四年，其国商洪任辉以市浙非便，此后势必就粤市，扬帆直赴天津，讦粤关陋弊。钦使讯实，监督得罪。任辉坐交结内商，囚澳门三载，始释回国。（《康𬨎纪行》：康熙间，英吉利始来通市，后数年不复来。雍正七年后，互市不绝。初广东碣石镇总兵官陈昂奏言：“臣遍观海外诸国，皆奉正朔。惟红毛一种，奸宄莫测。其中有英圭黎诸国，种族虽分，声气则一。请饬督抚关部诸臣，设法防范。”乾隆七年十一月，英吉利巡船遭风飘至澳门海面，遣夷目至省城求济。广东总督策楞，令地方官给资粮，修船只。先是，其互市处所，或于粤，或于浙。二十二年，部议英吉利不准赴浙贸易，于是皆收泊广东。每夏秋之交，由虎门入。土产则有大小绒、哔叽、羽纱、紫檀、火石，及所制玻璃镜、时辰钟表等物，精巧绝伦。二十四年，方严丝斤出洋之禁。两广总督李侍尧奏言：“近年英吉利夷商屡违禁令，潜赴宁波。今丝斤禁止出洋，可抑外夷骄纵之气。惟本年丝斤已收，请仍准运还。”奏入报可。是年英吉利夷商洪任辉妄控粤海关陋弊。讯有徽商汪圣仪者，与任辉交结，擅领其国大班银一万三百八十两，按交结外国互相买卖借贷财物例治罪。二十七年，英吉利夷商白兰求照前通市。两广总督苏昌奏准照东洋铜商搭配绸缎之例，酌量配买，每船准买土丝五千

斤，二蚕湖丝三千斤。其头蚕湖丝及绸绫缎匹，仍禁止不得影射。自是英吉利来广互市，每船如额配买，岁以为常。其明年，并准带绸缎成匹者二千斤。）其年，英商白兰求仍通市。出洋丝斤船予以限，粤关规费复裁以归诸公。故事，诸夷来粤售货毕，即乘风去。以索逋留者，必令移居澳门，谓之住冬。澳夷初缘市利裕，习惯奢靡，楼房栉比，土木华侈。既开海禁，不获终专厥利，渐形贫弱，岁恃诸国侨寓，征租值自给。其富者出赀，就额定海艘二十有五，载货还澳，例得自与客民交易，税征买者。（客入夷楼，买货下，便单渡过关，按货投税。林制府以渡夫充自蛋民，输税失体，革之，而别招澳商，亦终不果召充）他夷则必令入虎门，泊黄埔。至即有丈船输钞之令。自裁改归公后，积年而私费复增。例禁在官，所以制限诸夷者，尺寸皆不容越。英夷苦之，益垂涎澳夷得安居内地，又闻俄罗斯人之得入太学而羡之。然当粤关开时，已虑俄夷来舶骤旺，妨蒙古生业，别开陆市于车臣汗部之恰克图，不令至粤矣。惟荷兰以助剿台湾，首得通市，特缘赀本未裕，来船尚少。佛兰西之来，虽远自前明，顾物产货赀并绌，其例，民不许茶食，销流内货无几。故虽与欧塞特黑（即双鹰）、普鲁社（即单鹰）、领墨（即黄旗）、雪际（即瑞国）、绥沙兰（即瑞国）等国，皆岁以船至，而不及英商远甚。米利坚虽源源而至，而物粗船小。独英船易茶出，分售西南洋国。自以货多税重，弁冕诸夷，又方战胜佛兰西，终不得有其地，欲倚重天朝，将为诸夷雄长。每思所以得天朝心，莫输诚入贡若。恭遇纯庙八旬万寿，其王雅治遣使马戛尔尼，备方物。先使其大班牍呈总督请奏，谓贡物颇贵重，请免由粤道人都，于是贡舟迳泊天津。上嘉其向慕诚悃，宴赉回赐视他国优厚。事毕，从容出其王副表，请留一人居京师，理其贸易。使臣复诣内阁陈请，欲改由宁波、天津通市，并求给舟山小岛，与附近广东省城一小地段定居，其来商广州者，自城外下澳，及货由内河载运，求竟免税，或酌减而少之。皆非贡使所宜妄干也。纯皇帝念其化外无知，不予深究，但谕以所请均属窒碍难行而已。使臣返，复颁敕以谕其王，俾知所以不可行之故。时贡舟先开，泊定海。侍郎松筠护送，陆行至浙，代请免所市茶丝税，且许由内河达粤。恐其所求不遂，或煽诱他国，随令所过提镇陈兵接护，录敕宣示广督，俾存档交代，便他时考核。五十八年事也。六十年，复备贡物，由驻粤大班波朗呈总督代进。表文陈及助兵攻廓尔喀事。盖用兵廓夷时，大将军闻其南界忽有兵事，至是始悉其由。嘉庆十年，使臣多林文入贡。适海盗张保等猖獗，英兵船四，泊虎门，请代捕盗，故又表称有事喜欢效力语。先是七年，英兵船六，泊鸡颈洋数月，殆有窥伺澳门意，因与佛夷构兵，虑佛人至直揭其隐，为所中伤，妨市，亦表及之。十三年，兵败于越南富良江，驶三船泊十字门，登澳，踞守诸台。既又续来船八。兵目度路利越关私人公司馆，总督吴熊光知而晓之，不听，则封舱禁其买办，凡四阅月，乃飏去。二十一年，使臣罗尔灵、呵哕嗹仍由天津入贡。尚书和世泰、苏楞额如津门部署，促两使尽一昼夜驰至圆明园，衣装皆落后。睿皇帝御殿受朝，正使称病请假，副使以朝服未至不能成礼为言，世泰遂亦以病奏。上震怒，却其贡物，即日令使臣出都。英夷本意，欲借贡厚结天朝，希恩泽。迨三贡而弗获如所望，图澳复不得逞，大班喇佛旋以洋商行用骤加二十倍，诣巡抚禀讦。下司议，又寝不行。（例定，货银每两抽行用三分，为辛工。据禀，棉花每担近抽二两，为加至二十倍。他货称是。盖军需、贡价及摊还夷债，皆取诸行用，遂有内外用名目。此洋行商人所私增致夷怨者。）于是英商积不平，屡形桀骜。道光中，署督朱桂桢毁其夷馆前马头。遽率其来船碇泊外洋，举八事要挟，以米利坚不从而止。犹以载运鸦片为利不赀，而税羡实足资其国计，常虑市易中断，则利失无以立国，且历受中国怀柔，亦无隙可乘，无口可藉也，故隐忍久之，不敢骤发。盖西南洋五印度之南、中、西，属诸英者十三部，而孟阿腊居首，与孟买部皆鸦片所自出。乾隆初年以来，内地嗜食渐众，贩运者积岁而多，一时来至二万余箱，价值逾六千万。由南洋新埠陆续运至粤海伶仃洋船，随卖随又运至不绝，谓之趸船。全恃沿海内地游手、走私奸民（详见后）。为之载棹入口，灌输内地。（每千六百八十斤为一趸，约三百趸为一船，故名趸船。）沿海边郡，递于天津，皆趸船之所流注。贩户先收赀会城，入夷馆，易片单出，付买者，持示趸船，则按数而给。（《海国图志》：鸦片制造，一在八达拿，一在默拿。加尔吉达税簿上，可查每年到中国多少。近来五六年间，孟阿腊出产七万九千四百四十六箱，内有六万七千零三十三箱到中国。道光十三年，七千五百九十八箱。十四年一万二百零六箱。十五年，九千四百八十五箱。十六年，一万三千零九十四箱。十七年，一万零三百九十三箱。十八年，一万六千二百九十七箱。此孟阿腊一处数目。孟迈等处所发卖在外。每年印度所收鸦片税饷，自五百万至一千万圆不等。故巴里满遂以印度为属国中之第一。因孟阿腊官贪心，故港口贸易较之孟买尤大。每年解至英国之银，约三百一十五万圆。连存留在印度以及各官所用，大约有一千万圆。故英国受鸦片之利益不少。又在印度鸦片之税，英国多年得孟阿腊地税银四百二十二万九千七百十二圆。地税外又征收饷。现在常例外再加四款税饷。第一款：种波毕之时，即须上税。第二款：波毕成熟之时，以估价之多少上税。第三款：于取波毕汁之时上税。第四款：于出口之时上税。合计收饷银连地税，共收银九百六十八万四千余圆。除公司贸易外，余地皆禁止，不准栽种，以免走私漏税之弊。除英国所辖地方外，他国亦有出产者，如麻尔洼地方，亦种波毕，且制作好，价值昂。先年有公司包揽时，三分中一分由孟迈出口，二分由布路亚国所辖之拿孟出口。今却有十分之九由孟迈出口，只一分由拿孟出口。因此英国逐年得孟迈鸦片税饷银百万圆。又一千八百年间，中国准鸦片进口，以药材上税。及后奉旨禁止，而广东官府仍准鸦片趸船长湾在黄埔，

尚未湾零丁洋。二年,令趸船出口,不准湾泊黄埔,由是湾零丁洋及澳门急水门等处。又议定规银每箱若干,自总督衙门以及水路文武官员皆有之。惟关口所得最多,或在船上来取,或在省城交收,皆逐月交清。亦有将鸦片准折,每次自一箱以至百五十箱为止,却无定数。此走私之光景,着实可痛。若想印度人不栽榦波毕,除非中国人不食鸦片。若想中国人不买鸦片,除非印度人不栽波毕。二者皆所不能。又零丁洋系中国荒地,并无兵房营汛保护,可以任外国人停泊。然水手为人所杀,中国亦将凶手捉获施刑,是中国人在相近自己海岸上施行其政治,以保护他国之旗号,故亦可在彼处地方行其所立之章程。不得谓在零丁洋面贩卖鸦片系合法之事。又英吉利之外,米利坚人销用绿茶最多。道光十三四年,米利坚船由中国装出茶叶,不下一千八百六十八万八千五百三十三棒。从前并无此数也。欧罗巴内地销用茶叶,以荷兰、俄罗斯两国为最。荷兰每年要销二百八十万棒。耶麻尼每年销用一百八十万棒,或二百万棒。佛兰西在广东出口时,茶叶虽多,然沿途分售,及到本国进口时数已减少,只销二十五万棒。然只用之以作医胆经之药材。因佛兰西酒多便宜,故不甚销中国之茶也。俄罗斯茶在北边蒙古地方买去,在道光十年买去五十六万三千四百四十棒,在十二年买去六百四十六万一千棒,皆系黑茶,由喀克图旱路运至担色,再由水旱二路分运娜阿额罗。其黄旗船、绥领船、普鲁社船所运茶叶,皆不甚多。其印度各埠销用之茶,每年有英国六七船前去售卖。其阿支比拉俄各岛中茶叶,系中国福建人装出贩卖。中国人海船放到苏禄、文莱、路哥尼阿、新奇坡附近各处,系顺西北风驶去。英吉利人亦有在新奇坡买中国茶回国者。其茶均是上等。现在各岛每年销茶之数,年增一年。总而计之,中国每年出口之茶叶,有七千余万棒,与鸦片贸易可以抵对。)

道光十三年,公司以连岁失利,期已久逾,听臣民请散局而还其原赀于国。散商来舶益多,常货无以遂其垄断,故即以所分赀载运鸦片。光禄寺卿许乃济之观察东粤也,稔知非恃文告可禁,害将无所底止也,时怀隐忧而未得所以清源之法。其同年生顺德何太青,令仁和,擢丞乍浦,罢归,谊最投契,从容为言:“纹银易烟出者不可数计。必先罢例禁,听民间得自种罂粟。内产既盛,食者转利值廉,销流自广。夷至者无所得利,招亦不来,来则竟弛关禁,而厚征其税,责商必与易货,严银买罪名。不出二十年,将不禁自绝。实中国利病枢机,如无敢举以入告何。”乃济大为所动,以质教官之监课书院吴兰修者。兰修故嘉应知名士,号多闻,留心世务者也,亦是太青言。退为论曰“弭害”而畅明之。(论云:天下之害,常与利相因。上焉者利害均,其次利一而害十,甚则利一而害百。如是止矣。其弭害之策者三:上焉者,拔本塞源;次则严法厉禁;下则避重就轻。亦如是止矣。若鸦片者,其于人也,利一而害百。其于国也,无纤末之利,有莫大之害。其弭之也,几于无策。夫害至几于无策,而不急为之权,何异厝火积薪之下而燕息其上也。请得而条议之。鸦片之类有三:一曰公斑,皮色黑,亦曰乌土,出明雅喇。一曰白皮,出孟买。一曰红皮,出曼达喇萨。其气薰,其性敛,能提神止泄辟瘴。其于人也,柔而善入,狎而易溺,久则废时失事,相依为命。甚者气弱中干,面灰齿黑,明知其害而不能绝也。嘉庆初食者甚少,不二十年,蔓衍天下,自士大夫以至贩竖走卒,群而趋之,靡然而不返。所谓利一而害百者此也。鸦片之入,贩于澳门,后徙零丁洋。初至约数百箱。乌土每箱价约一千二百圆,白皮每箱约千圆,红皮约八百圆。总计岁耗洋银约数十万圆。近年多至二万余箱,乌土约八千箱,每箱约八百员,白皮约一万三千箱,每箱约六百圆,红皮约二千箱,每箱约四百圆。总计岁耗洋银约一千五百万圆。其始犹以洋银买货,今则尽以归国矣。始则专收光面,今则兼用碎花纹银矣。始则英吉利之银不来,今则花旗港脚之银亦少来矣。我国家休养生息几二百年,四海殷富,金贝充塞。然而天地之数散之甚易,聚之甚难。以中原易尽之藏,填海外无穷之壑,日增月益,不知其极。所谓无纤末之利,有莫大之害者此也。论者谓下闭关之令,绝其互市,捐一百余万之税,留一千余万之银,则失小而得大,此拔本塞源之说也。夫西洋诸国,通市舶者千有余年,住澳门者二百余年,其贩鸦片者止英吉利耳。今将绝英吉利乎,抑尽诸国而绝之乎。尽绝则无以服其心,专绝则无以善其后。即使诸夷尽去,而濒海数十万众,一旦失业无以为生,小则聚而为奸,大则引以启衅,东南之患自此始矣。就令无患,而蛟门以外,择岛为廛,天津、江、浙、闽、广之船,皆得而至之,又乌从而绝之哉。论者又谓民情之玩法也,非重典不能止。此严法例禁之说也。嘉庆初,食鸦片者罪止枷杖,后则屯贩有禁,熬煮有禁,海口出入有禁,密以巡哨,重以流徒,加以连坐。法非不严也,禁非不厉也,而弊仍不止,何也?盖法令者,胥役之所藉以为利也。立法愈峻,则索贿愈多,其包庇如故,护送如故,贩与食者卒如故也。否则获十百而报一二,夺人之禁物而鬻之,犹自贩耳。而况伪官假役,百弊丛生,前车之辙,亦可鉴矣。奈何恶浊而扬波,止沸而益薪哉。然则为今之计,亦惟权害之轻重而已。自一人言之,则鸦片重而银轻。合天下言之,则鸦片轻而银重。查海关旧例,药材款下,鸦片每百斤税银三两,又分头银二两四钱五分。嗣后请饬外夷照旧纳税,交付洋行,兑换茶叶。内地种者勿论。至夷船出口,止准带光面洋银,其内地戳印等银,照纹银例,一体严禁,由洋商报查具结。关口盘获者给之,密报者给半,具结不实者罪。如是则通天下之货,留海内之银,十年以后,生计复矣。此避重就轻之说也。顾论者必谓宽一时之法,戕万众之生,则开禁难。窃以君上之养民,犹父母之爱子。饮食男女之欲,皆足以伤生,严以禁之,不可得也。使餍其心而生其悔,则溺者寡矣。论者又谓耗中原之地力,夺天下之农功,则内种又难。谨案,南方罂粟三月成苞,收浆之后,乃种早稻,

所妨者麦耳。夫三熟之田，二稻一麦。稻之利八，麦之利二。鸦片之利数倍于麦，其益于农者大矣。楚人失之，楚人得之，不犹愈于夷人乎哉。）总督卢坤、巡抚祁埙见而心折。兰修更约其长学海堂，同事南海熊景星、番禺仪克中，各著论以与为辅翼。坤随述"粤士私议"，附片陈焉。以例方严，仅约略其词，终不敢明请弛禁。成庙亦置之，但令沿旧禁加严而已。十五年，坤卒官。邓廷桢自皖抚擢继其节。乃济先改官都门，取兰修旧说，稍稍润饰条上，举朝无继言者。御史许球疏争以为不可。乃下粤督抚察其当否，会议未决。克中故埙同乡，寄粤籍，得举，方就埙记室，劝行颇力。海事会奏，总督例主稿。埙亲袖克中所拟覆草诣商，廷桢留之，发掾录正，会印拜发有日矣。值廷桢生朝，嘉善陈鸿墀主讲越华，南海李可琼以都转假归，皆门下士，相将入祝，共约以弛禁不便，阻其成议。酒间果及奏覆事，可琼耄且聋矣，鳃鳃谓他日子孙恐沾染耗财为累。鸿墀大言曰："事系天下风化，累在吾师声闻。百世后，青史特书某实首请弛禁，若之何。胡以一家之私为也。"廷桢悟，即以"禁约正严，黾勉绸缪，安知无济，请从此力持三年，如至期果不效，始计更张未晚，"具稿。埙勉列奏，究非意所安也。

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有"漏卮宜防请置重典"之奏。（奏云：臣惟皇上宵衣旰食，所以为天下万世计者，至勤且切，而国用未充，民生罕裕，情势积渐，一岁非一岁之比。其故何哉？考诸纯庙之世，筹边之需几何，巡幸之费几何，修造之用几何，而上下充盈，足称极富。嘉庆以来，犹征丰裕。士大夫之家，以及巨商大贾，奢靡成习，较之目前，不啻霄壤。岂愈奢则愈丰，愈俭则愈啬耶。臣窃见近来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钱一千六百零。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盖鸦片烟流入中国，我仁宗睿皇帝知其必有害也，故告戒谆谆，例有明禁。然当时亦不料其流毒至于此极。使早知其若此，必有严刑重法于将萌。查例载，凡夷船到广，必先取具洋商保结，其必无夹带鸦片，然后准其入口。尔时虽有例法，视为具文，夹带断不能免。故道光三年以前，每岁漏银数百万两。其初不过纨袴子弟，冒为浮靡，尚知敛迹。嗣后上自官绅，下至士商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置买烟具，为市日中。盛京等处、为我朝根本重地，近亦渐染成风。外夷来烟渐多，另有趸船载烟，不进虎门海口，停泊零丁洋中之老万山、大屿山等处。此粤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用扒龙、快蟹等船，运银出洋，运烟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渐漏银至三千余万两之多。此外福建、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方数千万两。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各省州县地方钱粮，征钱者多，及办奏销，皆以钱易银，折耗太苦，无不赔垫。各省盐商，卖盐俱系钱文，交课尽归银两，昔之争为利薮，今则视为畏途。若过数年，银价愈贵，奏销如何能办，税课如何能清，如有不测之用，又如何能支。臣每念及此，辗转不寐。今天下皆知漏卮在鸦片，所以塞之之法，纷纷讲求。或谓严查海口，杜其走私之路。固也，无如稽查员弁，未必悉皆公正。既有数千余万之交易，分润毫厘，亦不下数百万两。利之所在，谁肯认真查办，偶有所获，甚属寥寥。况沿海万里，随在皆可出入。一也。或曰，禁止通商，拔其贻害之本。不知洋夷载入呢羽、钟表，与其所载出洋茶叶、大黄、湖丝，通计交易不足千万两，其沾润利息，不过数百万两，系以货易货，较之鸦片之利，不敷数分之一。故夷人之着意，不在彼而在此。今虽割粤海关税不准通商，而烟船全不进口，停泊大洋，居为奇货。内地吸食之人，刻不可缓，自有奸人搬运。故难防者不在夷商而在奸民。二也。或曰，查拿兴贩，严治烟馆，虽不能清其源，亦庶可遏其流。不知自定例以来，兴贩鸦片烟者，发边远充军。开设烟馆者，比照左道惑人引诱良家子弟例，罪至绞。今天下兴贩者不知几何，开设烟馆者不知几何，而各省办此案绝少。盖缘粤省总办鸦片烟之人，据设窑口，自广东以至各省关口，声势联络。各省贩烟之人，其资本重者，窑口包送，关津胥吏，容隐放行。转于往来客商，藉鸦片为名，恣意留难勒索。其各府州县开设烟馆者，类皆奸猾吏役兵丁，勾结故家大族不肖子弟，素有声势，于重门深巷之中，聚众吸食。地方官之幕友家人，半溺于此，未必不庇其同好。三也。或有曰，开种罂粟之禁，听内地熬烟，庶可抵当外夷所入，积之渐久，不致纹银出洋。不知内地所熬之烟，食之不能过瘾。不过兴贩之人，用以搀和洋烟，希图重利。虽开种罂粟之禁，亦不能塞漏卮。四也。然则鸦片之害，其终不能禁乎？臣谓非不能禁，实未知其所以禁也。夫纹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无吸食者，自无兴贩，无兴贩者，则外洋之烟自不来矣。今欲加重罪，必先重治吸食。臣请皇上严降谕旨，自今岁某月日起至明年某月日止，准给一年期限戒烟。虽至大之瘾，未有不能断者。若一年以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置之重刑，无不平允。查旧例，吸食鸦片者，罪仅枷杖，其不指出兴贩者，罪止杖一百，徒三年。然断瘾之苦，甚于枷杖。若罪以死，则临刑之惨急，更苦于断瘾之苟延。臣拟其情，愿绝瘾而死于家，必不愿受刑而死于市。惟皇上明慎用刑之意，诚恐立法稍严，互相攻讦，必至诬及无辜。然吸食鸦片者是否有瘾，到官熬审立刻可辨。如非吸食之人，虽大怨深仇，不能诬枉良善。倘果吸食，究亦无从掩饰。故虽用刑，并无流弊。臣查余文仪《台湾志》云，"咖嵧吧本轻捷善斗，红毛制造鸦片，诱其食之，遂疲羸受制，其国竟为所据。红毛人有自食鸦片者，其法，集众环视，系其人竿上，以炮击之入海，故红毛无敢食者。今入中国之鸦片，自英吉利等国，其法有食鸦片者以死论。故各国止有造烟之人，无一食烟之人。臣又闻夷船到广，由孟迈经安南，过境力诱，安南人觉其阴谋，立即严禁，凡有食者，死不赦。夫以外夷之力，尚

令行禁止，况我皇上雷电之威，赫然震怒，虽愚顽之沉溺既久，自足以发聩振聋。诚恐畏事之人未肯任怨，明知非严刑不能治，托言吸食人多，治之过骤则有啸聚之患。今宽限一年，是缓图也，在谕旨初降之时，以严切为要。我皇上之旨严则奉法之吏守法，肃则犯之人畏。一年之内，十已戒其八九。已食者竟藉国法以保余生，未食者亦因戒烟以全身命。此皇上止辟之大权，即好生之盛德也。臣伏请谕饬各省督抚严切晓谕，广传戒烟药方，毋得逾限吸食，并一面严饬各府州县，清查保甲，预先晓谕居民，于一年后取其五家邻右保结。仍有犯者，准令举发，给予优奖。倘有容隐，一经查出，照新例处治，将互结之人照例治罪。至如通都大邑，五方杂处，往来客寓，饬令邻右准予查察，责成铺店，如有容留食烟之人，照窝藏匪类治罪。现任文武大小各官，如有逾限吸食者，是以奉法之人敢为犯法之事，应照常人加等，除本犯官治罪外，其子孙不准考试。地方官于定例一年之后，如能实心任事拿获多起者，拿获盗例议叙，以示鼓励。其地方官署内及官亲幕友家丁，仍有吸食被获者，除本犯治罪外，该管官严加议处。各省满汉营兵，照地方保甲办理。其余管理失察人，照地方官衙门办理。庶几军民一体，上下肃清。无论穷乡僻壤，各必体察详明，使天下晓然于皇上爱惜民财，保全民命之至意。向之吸食者，自当怀刑感德，革面洗心。则漏卮可塞，银价不昂。）诏下其奏，欲广收众论，令内而九卿，外而将军、总督、巡抚具议，得各抒所见条对。于是有请稍加罪名者，有请铸铜为牌当银者，悉留中。独两湖总督林则徐言极剀切，谓目前因循不办，十余年后，银日消耗，兵日吸食，大为中国患。因条上分限、投首、制具、兴贩、处分诸法，为禁物永绝之券。（奏云：部咨奉上谕，著各直省督抚各抒所见，妥议章程具奏云云。臣查由杖加徒，已属从重，若遂坐死罪，是与十恶无所分别，即于五刑恐不协中。一则以犯者太多，有不可胜诛之势，若议刑过重，恐讦告、诬扳、贿纵、索诈之风，因而愈炽。所以论死之议，私相拟议者未尝乏人，而奋然上陈者独有此奏。然流毒至于已甚，非常法之所能防，而力挽颓波，非严刑蔑济。夫鸦片烟非难于革瘾，难于革犯法之心，安得不立诛心之法。行法在一年以后，而议法在一年以前，转移之机正系诸此，断不至与苛法同日而语也。惟是吸烟之辈，陷溺已深，志气无不昏惰，今日安知来日。当严刑初设，虽亦魄惊魂悚，而转思期限尚宽，姑俟临时再断，至期迫而又不能骤断，罹法者仍多。一年中，必直省大小官员共矢一心，极力挽回，间不容发，期于必收成效，必绝浇风，此法乃不为赘设。兹谨拟具章程：一，烟具先宜收缴净尽也。查吸烟之竹杆，谓之枪具。枪头装烟点火之具，名曰烟斗。凡新枪斗不适口，且难过瘾，必其素所习用，有烟油渍于其中者，愈久而愈宝之，虽骨肉不轻以相让。此外零星器具不一而足，惟枪斗切难替代，而斗比枪尤不可离。无枪时，以用熟之斗配别样烟杆，犹或迁就一吸，若无斗，即烟无装处，万不能吸矣。今须责成州县，尽力收缴枪斗。视其距海疆之远近，与夫地方之荒僻，户口之繁约，民俗之华朴，酌期定数，责以起获，示以劝惩。除新枪斗由州县自行毁碎，不必核计外，凡渍油之枪斗，皆须包封送该省大吏，当堂公同启封毁碎。无论此具或由首缴，或由购买，皆许核作州县功过之数。若地方繁广而收缴寥寥者，立予撤参。如能格外多缴旧枪，亦当分别奖励。一，将一年之期画为四限，递加罪名也。查重典之设，原为断吸起见。各省奉文之后，应由大吏发给告示，遍行剀切晓谕。自奉文之日起，扣至三个月为初限。如于初限内改悔断绝，赴官投首者，请照习教之人首明出教例，准予免罪。然投首必将家藏烟具几副、余烟若干，全行呈缴到官，出具改悔自新毫无庇匿甘结，加具族邻保结，立案备查。如日后再犯，或被告发，或经访闻讯实，倍加重办。其二、三、四限内投首者，虽不能概予免罪，似亦可酌量减轻。惟不投首者，一经发觉，即须加重。盖四时成岁，三月成时，气候不为不久，果知畏法，尽可改图。若仍怠忽延迟，已非徒杖所可蔽辜。四限以内未首之犯，拿获审实，似应按月递加，一等重罪，先后投首，如何减等，首后再犯，如何惩办之处，均请敕部核议施行。似此由宽而严，由轻而重，不肖之徒，如再不知悔惧，置之死地，诚不足惜矣。一，开馆兴贩以及制造烟具各罪名，均应一律加重，分别勒限缴具自首也。查开馆本系死罪，兴贩亦应远戍。近因吸食者多，互相包庇，以致被获转少。今吸烟已议重刑，若辈岂宜末减，应请一体加重。自奉文之日起，开馆者勒限一月将烟具烟土全缴，准将原罪量减。拿获照原罪办理。地方官于一月内无论或缴或拿，均免从前失察处分。倘逾限拿获，犯照新例加重，自获之员减等议处。其兴贩之徒，路有远近，应请三个月不拘行至何处，准赴所在有司缴烟免罪。若逾限发觉，亦应论死。其缴到之烟膏，眼同在城文武，加用桐油，立时烧化，投灰江河，匿者与犯同罪。至制造烟枪，固多用竹，亦间有削木为之，大抵皆烟袋铺所制。枪头镶以金银铜锡，枪口饰以金玉角牙。闽粤间又有一种甘蔗枪，漆而饰之，尤为若辈所重。其烟斗自广东来者，以洋磁为上，在内地制者，以宜兴为高。恐其屡烧易裂也，则口包以银锡，而发蓝点翠，各极其工。恐其屡吸易塞也，则又通以铁条，矛戟锥刀，不一其状。奇技淫巧，竞相传习，虽照例惩办，而制造如故。应请概限奉文一月内，将所制造大小烟具，全行缴官毁化，免罪。并示谕烟袋什物瓦器以及金银铜锡竹木牙漆各匠，互相稽察。如逾限不首，及首后再制，俱照新例重办。保甲知情不首，与犯同罪。一，失察处分宜先严于近地文武属员。有犯，该管上司奉文三个月内查明举发者，均予免议。逾限失察者，分别议处。其本署戚友家丁，应勒限一月查明，若不能早令革除，又不肯据实举发，即是有心庇匿，除犯者加重治罪外，应将庇匿之员革职。临审时，恐其带药丸过瘾，则必先将身上按名严搜，然后点入封门，如考棚之号，各离尺余，不准交言往来。问官亦只准携带一丁两役，不许擅离，自辰巳以至子时止，须静

对，不必问供，而有瘾之人，情态已皆可出矣。何员所审，即令何员照具切结，别经发觉，惟原审官是问。以上就臣愚见斟酌筹议，伏乞皇上圣鉴训示。再臣十余年来，禁戒吸食，即行施药疗之，历试历验者，计有丸方两种，谨缮另单恭呈。）上大为感动。召至京，面受方略，以兵部尚书佩钦差大臣关防，驰驿至，会督抚商办。

廷议贩卖吸食皆死，著为令，予戒限年有半。粤中办理已节节从严，访缉贩户，不遗余力。货舟往天津，官为查验封舱，抵津复由官验启。沿海诸营以兵递送，驻舟师中路伶仃、东路惠潮洋面，按月轮截。民泊夷船售私者，见即捕执，格杀勿论。首令省绅设局劝缴膏土吸具。廷桢先严檄州县实力奉行，劾去其吸食者。虑属吏具文应也，则故差其材官分出而坐催之。民俗骚扰，熬验于官日以百计，瘐死者众，诬首之风四起。因有条陈仿保甲法为五家互结者，然后良民得自为联保。（时查办严，邓公明知骚扰，而转有假是以动民，使永戒痛绝之意。派及材官，原不得已之权宜也。省中兵役，栽赃肆害，旦夕诈索，络绎于道，皆雇工贱役，巨贩率以贿纵，获者寥寥。外县武弁，尤藉以居奇，草木皆兵，几无宁宇。黄埔本番禺近海村落，夷船所聚泊处，不能无所蓄。邓公密调顺德令威昌夜挈兵役往搜。乡人以番令张锡蕃不至，意其伪，遽出拒，遂伤官役。予下乡收缴还，言诸邓公，乞勿过为操切，宜听五邻结保，以为究竟。遂令予补牍上之。绍兴名士胡蕃，方就幕潮阳，以为是虽变通古法，而不可行于潮郡，虑乡有土城，将负隅以抗，而卒亦如此议行矣。当谕旨严切时，高要广利墟素有所积，由此越梧州关灌输西粤，有旨切责，盖条奏者以广利有小澳门之名故也。邓公既拘关吏，并以责高要令，无所得。乃召予入署，示以军机字寄，语次涕下，予亦感动。为购得墟铺之为营土窖以藏者，列其铺号以入。会令缴十颗至，忘撤所记铺名，对验正中。又实以泥沙，询悉由更保查起者。于是令候补知县言良钰往。予劝公事苟办，幸勿以人命为功，良钰首肯，终事拘一火者奏覆乃已。墟铺之藏者凡十余家，各以地道入。时有由渡分寄以函，官至令亟避者。）皆则徐未至前事也。凡大班始至，具盛服，带剑，候谒洋商，三日而后见。自夷性日骄戾，废此礼久。商之所以投夷好者，无乎不至。勾通府幕，官有举动，夷辄先知。又虑大班遇事挑斥，益低首下心，委婉而承顺之。商贤愚固不一，然利夷之利，则人有同情，夷遂得而恃之矣。公司局散费省，不复以官来。大吏恶其水梢素横，散商无所统一，谕使仍派夷官自理。逾年即以啤哰啤至。欲设审判署，辟属自助，未报，遽入，出其国文，将面投总督。商代呈不许，遣广州副将偕守诣询，亦秘不以来意告。遂禁其火食，惧而出，旋愤极而死于澳。十六年，继以义律。已惩前事，初至，极恭慎，再请而后人，居夷馆，称远职。盖英俗贵所都兰仓人，义律籍其国属的赊士小岛，于国实疏逖，利权非其所专，逊大班远甚，故自抑不敢肆如此。西夷于卦方属兑，俗重女子，从师就学，一同丈夫，嫁则跬步弗离，事必顺而听焉，土风然也。义律素敬服其妻，生一子矣。此来谓招自中国，驻粤必久，携以至。然亦但治其船梢，未尝与闻贸易。盖来者皆其民之赀货，出人盈歉皆所自主，非复向者之官六民四，属诸公司大班也。

十九年正月，则徐既抵粤，详考禁令，访悉近年情事、与夷商轻藐所由来。（林公前官苏抚，得士心，江苏郭桂船庶常，书院中所最赏识者。豫厚庵堃来榷粤市，聘就幕中。会予应聘总修粤海关志，署牍录发出其手。林公未度岭关，以役迎诸赣州，郭亦附书以迓。知予先在海防书局，所有诸国禀件禁令，及沿海要隘、诸营县界域道里、墩营炮械，皆有录存图绘，于是谆嘱予摘其切要有关海事，畅为图说，为羔雁献。先是，林公官杭嘉观察，见予所著书，谬承奖借。至是，就局中录为巨帙，授郭献之。予方由越华院迁邻舍，以备行辕，公过而先下顾，谈极畅。）严责首商。商众咸畏服。随札谕夷商，速缴禁物，委曲开导。时夷商闻中国法在必行，往日售私最多者曰喳顿，已先遁出伶仃。次则嚏吔，尚徘徊未去。则徐以义律领袖诸夷，预示以将来缴尽，宜出具"夹带者人正法货入官"甘结，乃可不断市易，为谕四条。谕云：一，论天理应速缴也。查尔等数十年来，以害人之鸦片骗人钱银，前后所得不知几万万矣。尔则图私而专利，人则破产以戕生。天道循环，能无报应乎。及今缴出，或可忏悔免殃，否则恶愈深而孽愈重。尔等离家数万里，一船来去，巨海茫茫，如雷霆风暴之灾，蛟蛇鳄蟒之害，刻刻危机，天谴可畏。我大皇帝威德同天，今要杜绝鸦片，是即天意要绝鸦片也。天之所厌，谁能违之。即如英国之人，犯内地禁令者，前有大班喇咈占澳门，随即在澳身死。道光二十四年，啤哰啤闯进虎门，旋即忧惧而死。吗哩咂暗中播弄，是年亦死。此外凡有不循法者，该夷回国而遭重谴，或未回复受冥诛，各国新闻纸中皆有记载。天朝之不可违如是，尔等可不凛惧乎。一，论国法应速缴也。闻尔等国禁，吸食鸦片者处死，是明知鸦片烟之害人也。若禁食而不禁卖，殊非恕道，若禁卖而仍偷卖，是为玩法。况天朝贩卖之禁，本比吸食为尤重。尔等虽生于外国，而身家养活全靠天朝，且在内地之日多，住尔国之日少，日用饮食以及积蓄家财，无非天朝恩典，比之内地百姓更为优渥，岂非尔等于天朝之德转不知悔惧耶。从前鸦片虽禁，尚不加以严刑，则是天朝宽大之政，至于尔等私下贩卖，亦不十分罪究。今则大皇帝深恶而痛绝，嗣后民人不特卖鸦片者要死，而吸食者也要死，都是尔等害之，岂内地民人该死而尔等独不该死乎。今仰体大皇帝柔远之心，姑饶尔等之死，只要尔等缴清烟土，出具以后不夹带甘结，如有再带入口，人即正法，货尽缴官，这是宥既往而儆将来，何等包含浑厚。且无论尔历年所卖鸦片不计其数，就论上年带来鸦片，偷卖去的谅亦不少。尔仅将趸船之现存者尽数呈缴，已极便宜，那有再让尔等多赚银钱，更诱内地民人买食以陷死罪之理。恭查大清律例内载，凡外人有犯，并依律拟斩等语。从前办过夷人死罪，如打死人偿命之类，都有成

案。试思打死一命，不过衅起一时，尚当依律抵死，若贩卖鸦片，直是谋财害命，况所谋所害，何止一人一家。此罪该死乎，不该死乎？而尚不思速缴烟土以免其死乎。尔等细思之。一，论人情应速缴也。尔等来广通商，利市三倍。凡尔带来货物，不论粗细整碎，无一不可销售，而内地出产，不论可吃可穿可用可卖者，无一不听尔搬运。不但以尔国之货，赚内地之财，并以内地之货，赚各国之财。即使断了鸦片一物，而别项买卖正多，则其三倍之利自在，尔等仍可致富。既不犯法，又不造孽，何等快活！若必要做鸦片生意，必应断尔贸易。试问普天之下，岂能更有如此好马头乎？且无论大黄、茶叶不得，即无以为生，各种丝斤不得，即无以为织，即如食物之白糖、冰糖、桂皮、桂子，用物中之银朱、滕黄、白矾、樟脑等类，岂尔各国所能无者。在中原物产充盈，尽可不需外洋货物，若因鸦片而闭市，尔等全无生计，岂非由于自取乎。况现在鸦片无人敢买，尔等寄在趸船，按月有租赁之价，日夜有防范之工，岂非多此枉费。一遇风狂火炽，浪涌潮翻，沉没烧毁，皆意中事也。何如呈缴而得优偿乎。一，论事势应速缴也。尔等远涉大洋，来此经营贸易，全赖与人和睦，安分保身，或可避害得利。尔等售卖鸦片，贻害内民，正人君子无不痛心疾首。甚至兴贩吸食之人置之于死，皆由尔等而起，即闾里小民多抱不平之气，众怒难犯，甚可虑也。出外之人，所恃者信义耳，现在各省皆待尔等以信义，而尔等转毫无信义，于心安乎，于势顺乎？况以本不应卖之物，当此断不可卖之时，尔等有何为难，有何恨惜。且尔等国不食，势虽带回，若不缴官，留之何用。既缴之后，贸易愈旺，礼貌愈优，岂非尔等之福也。本大臣与督抚两院，皆有不忍之心，故不惮如此苦心劝谕。祸福荣辱皆由自取，勿谓言之不早也。又筹办内地兴贩吸食者，先以所访积年贩户，下司行拘。颁结式，令四民互保，海口船户亦编澳甲，书名帆上，以便稽察。（当时章程十条：一，吸食者立限断瘾。省城以二月为始，截至三月底止。外府州县以奉文日为始，勒限两月，一体戒断。其有旧存烟土、烟膏、烟枪、烟斗及一切零星器具，一概准其缴官，不问姓名，但不得稍有隐匿。所缴烟枪，必须辨明真伪。外已纯熟，中渍烟油者为真，以新竹灌烟油者为伪。至于窑口兴贩烟馆等项人犯，若不将烟土烟膏首缴到官，及至被人告发，或线人引拿，搜获真赃实据，定当尽法惩治，并以本犯财产籍没变价，赏给首告及引拿之人，诬者反坐。一，有人告发，或现犯供指，或线人密首，应行进屋搜查赃据者，其夹带栽赃之弊，固不可不防，而谣言鼓惑之风，亦不可不戢。嗣后遇有应行入室搜查者，文武各官须亲带兵差，甫经进门，先将带去兵差，逐一搜检明白，仍于出门时，当众照前搜检，栽赃攫窃二弊，均无所藉口矣。一，大小文武官员，许其所属禀首，广开指揭之门，非纵其凌长犯上也，直指告罪人耳。沿海营弁，更难保无得规、徇隐、售私、吸食诸弊。嗣后无论地方盐务文武官员，其属下有吸食或包私者，该管上司代为徇庇，一并严参。其上官有吸食或包私者，属下果能切实禀揭，鞫审不虚，分别记功奖励拔补。一，各州县奉文之后，勒限两月，收缴烟枪烟土器具。应责成该州县分都分图，由城及乡，挨次编查保甲，以塞其流。敦请绅士为之综理，再由绅士选举各乡公正衿耆分段编查，赴县具领门牌底册，详细填注。其有不能相信者，许于该户名下注明不敢保字样。地方官即将各乡不敢保结之人，另立一册，限日搜查。无实据者，再责成该管族党正副立限确查，切实保结。倘仍前不敢担保，立即严拘讯究。一，士为四民之首。文武生员有吸食鸦片者，予限两月。若再观望迁延，则其情罪实较齐民为重，即责成教官，逐一挨查，转报地方，审明实据，立即详革治罪。教官查核学册，随意拨派五人，互相联保，各于册内，详注互保姓名，事竣，申缴备案。至捐职及贡监生，令各州县细查档册，开明人数，造册移送教官，谕令生员各保所知。倘生员未能尽悉，不肯据保，即责成已经保过之捐职贡监，保其同类。其无保之人，查讯熬验。一，兵丁吸食，精神筋力疲惫不堪。亟应明定章程，严加考验以除积弊而肃戎行。每五人为一伍，令其互具连环保结呈送。所不敢保者，另立一册，听候委员熬试。一，幕友官亲长随，统于两月限内，将署中有无吸食之人，出具切结，属员申送上司，同官互相咨送，以凭查考。经承小书、各班差役，亦应责成本官设法查禁，亦随便指拨五人，互相派保。一，粤东中、东、西三路口岸出洋之艚船、拖风渡船、泥船以及虾笱等项，或揽载私货，兴贩吸食，或贪图微利，接济奸夷。责令该口岸澳甲，编号造册，呈送该管衙门，饬令五船互保。将无人保结之船，另造一册，随时挨次搜查究办。即或查无实据，亦应编入岸地，交保约束，不准再令驾驶出洋。其内河大小船只，以及蛋家渔船，均责成地方官一体查办。倘有客商违例夹带吸食，许该船户前赴沿途地方官密行首禀。一船有帆三扇，或一二扇，书写大字三行，中一行写某州县某人姓名，左一行写某字第几号，右一行写第几甲第几牌。一，客寓寺观伙店，所有暂时寄寓之人，应由地方官责成庙祝店主，设立循环号簿，诘询里居姓名，详细注册，每五日送该管衙门考核。许该庙祝店主随时密首。一，各客商过关投税，势难一一打开盘验。责成行户经纪人等，逐一检查。到关即将货单保结呈缴，关口委员核对图纪相符，然后抽查货物。）二月初十日，义律自澳入省，欲挟颠呲私逃，以为匿处澳门，或下船次，皆无如我何也。则徐侦知，撤其买办，调集巡船，围泊夷馆后，查截严紧，使无从下河，而筏断猎德，防其远遁。十四日，义律计无复之，乃请就夷楼、黄埔及椗洋趸船所有，合二万二百八十有三箱，尽数呈缴。（闻缴数虽多，然中有内地人先向夷楼交银取单未及载运者，又有上年由粤赴天津，以港口查办严，不敢入，因而原船带还，仍借放趸船者，似非尽英夷之物。然据澳门月报，一云缴与中国值鲁碑二千五百万两，一云缴销破费一千二百五十万员，皆以所缴数核算。鲁碑值半员，两数相符，是并借放者亦作该船物矣。）则徐亲赴虎门

验收，凡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四斤，以箱凡百二十斤计，转浮出所呈数外。奏请派员解京，得旨令在海口销毁，俾军民知所震畏。乃开池引卤水入，随投随夹以石灰，俟其扬沸，旋自糜烂（事后因免解京，有疑及所缴中多空箱者，不知义律当时实尽缴无存，林公带同官役，万眼同观，且委员下船收缴，亦开箱点足，无空箱事）。趸船既空所载，恐其聚泊生事，逐使还国。（海船必重载而后可行，趸船止椗泊栽私，半属敝坏之船，非修不可驾驶。时市尚未禁断，而散商买货，有时必以原船运出。趸船实无货可载，一时难以开行，逐之焚之，皆虽驱使去。其时舟师奉公，又不敢稍作疏懈。夷人所以谓林公不知外国情事者，此一端也。）续至者亦令续缴，甫至闻即开行者，免其穷追，此缴烟始末也。

溯考康熙中，鸦片入口以药材收税，来尚无几。厥后恶吸食伤人，除其税而禁之。嘉庆中，私贩日盛，稍加食者罪，摘总商顶戴，虽岁具季结，总属具文。始则屯于澳门，自香山叶恒树得罪，乃改囤黄埔船。既虑内河受制，又租船而尽趸于伶仃、急水等洋。每制出，即载至新埠，陆续来粤，源源输运售销，来数驯至莫可穷诘。道光十三年后，岁至者已七千余箱，至是且万有六千余箱矣。当阮元官总督时，知流毒日深，终必决裂，而内地商民资以求食，欲操其本而无从也，则密奏暂事羁縻，徐为之计。无如代者渐积因循，李鸿宾创设两广巡船（道光六年事），而月规反从此起，水师关口，视为利薮。内匪私制船形如蟹，百桨飞运，谓之快蟹，代为灌输，行无晓夜，遇查捕仅十之一，不能避，则以炮抗，兵船遇之，亦不复向问。外洋运米入济，例免征税，夷埠米至较多，往往因而夹压米舱以入。卢坤知巡船积弊，立令裁撤（十二年事），已不可及。廷桢始至，以中军副将韩肇庆言之（十七年事）。肇庆布其属，如蒋大彪、伦朝光、王振高、徐广、梁恩升、保安泰辈，假查为纵，时取趸船数百箱，间自出所得规赀易纹银为报功地。肇庆未几而获擢总兵，赏花翎，每指文员规费语其徒，实皆假名以入己橐。廷桢但见报获叠至，以为实效可睹，无可起疑。且易纹银为私货赃赀，缴公至巨万，变幻更出意外。事固甚秘，即有闻见，亦疑信参焉，无敢质言者。实不虞肇庆之相负至此也。（林公在道未至，邓公为予言，云："少翁在两湖查缴烟具，以为民间无具可用，即为戒绝之证。殊不知具虽缴，而凡可借以为吸而食之者，皆具也。"时方在二堂右金押房隔案坐，因指砚侧水盂曰："譬诸禁茶，茶碗缴尽，犹可以此盂为饮具，正源之法，却不在此。惟互结一法，尚可行于乡里，可先仿其意行之。"予既陈五家互结，牍末并及两广船名目，请因便核查。盖凡送京报船之往来北江者，其额必书两广报船，粤人因亦称曰两广船，与海口巡船名目相同。但报船止从内河往返连州江口，挟私或有或无，即有亦属零星，原无与查办。其时公乃密令冯弁者，至报船泊处，详访至再，不可谓不随知随办。无如神猾之弥缝，能出意计外，海口两广船名目，向未入公耳也。闻规费之归营员者，每借节署为言，尤荒谬可发指者，则莫如讹言及三公子。无名氏题壁诗，仅从耳食，又有"月钱三万六千金"，及"何时钟室诛韩信，自昔铜山属邓通"语。邓公闻之，恶其无根讪谤，因有"查办从严，不利食者，致作为诗歌"之奏。及至奉旨查拘，又不欲为已甚。时关署有令江陵罢官在幕者，以所闻作者姓名告，固谓得诸传闻，非有所证据也。先是公甫至粤，属其门下陈舍人鸿墀为觅品学兼优之士为公子师。舍人转访于予，予以其人并南海林学正伯桐荐。公命取阅所著书义，其人方馆鹾席，入幸，为书答予使辞之，而感公知己之意，洋溢楮外。予以书呈。至是已四年矣，公偶言及作诗事，予背诵前书感激语，由是释然。其延林时，公子方舞象，授经之暇，辄讲古礼，无故不令入内。署书房门在二堂庭左，设老役守之，署内人且不得入，入则公自房窗一望即见。迨西省阅兵去，更恪守馆规，旬日不入。一日童子出请，向师揖告片刻假，林恐其荒业也，笑谓盍学书乎，遽逡巡还座。顷之，官戚有长辈者入言，今日其先夫人木主奉安里第，署中亦同时行礼。林乃怃然曰："何不质告，几误矣。"其醇谨率教如此，林知之最悉。林故恭谨通儒，殁后，缙绅举祀乡贤，言动皆为人信，每谈此未尝不冲冠也。后林公令观风诸生陈积弊，各书所知于片纸，数百人无一言及公子者，可见公论之自有在也。）

则徐因其乡人之久于粤者习闻水师得规故纵之说，乃选集会城粤秀、越华、羊城三书院肄业生数百人，为观风试。假学政考棚扃而考之，卷夹条纸，开四事为问。（四事：一，大窑口所在及开设者姓名。一，零星贩户。一，令各就耳目所及指出，而不书己名于纸片。一，断绝禁物法。卷册先由监院教官备送。前一夕预传刻匠，以三鼓刻印，留于行署，诘朝乃出。点名后诸生见条纸始知。）于是诸生各以所闻详书于纸。则尽悉屯户姓名及水师贿纵报获献功欺朦大吏状。商之廷桢，奏褫肇庆职，尽发遣其属弁。（当时林公有严议至死罪之意。予从容谓欺罔者当不止此数人，后终以邓公故轻之。然当讯诸人，邓公适至，婉却之，直告以方讯罪弁，有所商请，先诣巡抚署相待。林公亦随至。始终无私言也。）惟恩升伪为目疾，禁未起解。

奏定赏缴烟夷船茶叶，计箱给五十斤。（每石茶税银二两五钱。洋行会馆石抽银六员至九员不等。有公司时，洋商包饷费至六两七钱。归时，沿途海口七八处皆有税。至英国则每茶十二两纳三钱七分五厘，较原值已加一倍，并水脚与武夷买价已及数倍矣。此出自恩赏，虽五十斤，然彼所得已不薄。）则徐探知夷埠烟税最重，岁留充孟阿腊经费，有余尽收归国库，王享其厚利久矣。今中国虽禁绝吸食，而来源未断，是当责诸其王。王果恭顺天朝，即宜在彼先禁栽种，此后私产不前，庶可永享乐利。于是会督抚衔照会英国。（予言于林公谓宜奏请敕谕，且引乾隆嘉庆两贡并颁以敕，似可率由旧章为言。林公以前次之赐敕，皆有使臣可带，今既不便以人往，事当敬慎，不如由大臣照会为当，惟虑义律未必肯代寄。予举康熙中赐敕俄罗斯，亦虑及边

目阻隔，因荷兰人至，交其转行赍发，此次似可交西洋在粤舟，令其代寄。）并虑义律惧王以己不善办理受责，辞不肯收，收亦浮沉，文既未达，终无实耗。乃缮封数十，按其在粤国船及他国船之必抵其兰仑城者，船与一通，使归投焉，以期必至。（照会云：照得天道无私，不容害人以利己，人情不远，孰非恶杀而好生。贵国在重洋二万里外，而同此天道，同此人情，未有不明于死生利害者也。以天朝四海为家，大皇帝如天之仁，无所不覆，而遐荒绝域，亦在并生并育之中。广东自开海禁以来，流通贸易，凡以内地民人与外来番船相安于乐利者，数十年于兹矣。且于大黄、茶叶、湖丝等类，皆中国宝贵之产。外国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而天朝一视同仁，许其贩卖出洋，绝不靳惜，无非推恩外服，以天地之心为心也。乃有一种奸夷，制为鸦片烟，夹带贩卖，诱惑愚民，以害其身，以谋其利。从前吸食者尚少，近则互相传染，流毒日深。在中原富庶蕃昌，虽在此等愚民，贪口腹而戕其生，亦属孽由自取，何必为之爱惜。然以大清一统之天下，务在端风俗以正人心，岂肯使海内生民，尽甘心鸩毒。是以现将内地贩卖鸦片并吸食之人，一体严行治罪，永绝流传。惟思此等毒物，系贵国所属各部落内鬼蜮奸人私行造作，自非贵国王令其制卖。但各国之中，亦只数国制造此物，并非诸国皆然。稔闻贵国不准民人吸食，犯者必惩，自系知其害人，故特为之厉禁。然禁其吸食，何如禁其贩卖，并禁其制造，乃为清源之道。若自不食，而仍敢制造贩卖，引诱内地愚民，则是欲己之生而陷人之死，欲己之利而贻人以害，此皆人情之所痛恨，天道之所不容，以天朝力震华夷，何难立制其命，而仰体圣明宽大，自宜告诫于先。且从前未有公文移会贵国王一律严禁，则犹得诿为不知。今与贵国王约，将此害人之鸦片永远断绝。我内地禁人吸食，属国禁人制造，其从前已经造作者，贵国立即颁行搜尽投之海底，断不许天地间更有毒物，非独内地民人不受其害，即贵国民人既有造作，安知其不吸食，果并造作而禁之，则该国亦不受其害，岂不各享太平之福，益昭贵国恭顺之忱。如此，则明于天理，而上不致降灾，协乎人情，即物亦能感化。况内地既经严禁，无使吸食，即使该国制造，终亦无处可卖，无利可图。与其亏本徒劳，何不改图别业。况内地搜出鸦片，尽行付火油烧毁，再有夷船夹带鸦片前来，不能不一体烧毁。恐船内所载他货，难免玉石俱焚，是利不得而害已形，欲害人而先害己也。天朝之所以臣服万国者，正有不测之神威，毋谓言之不早也。贵国王接到此文，即将各海口缘由速行移覆，幸勿诿饰支延。道光十九年二月□日。）遴随员知府余保纯、刘开域出虎、澳门，颁式各国，使合汉夷字缮结。诸国皆如式缴送。义律请令随员入澳，会议禁烟章程，因请此后听其国船至，即收泊于澳门，由澳卸载，不经虎门。则徐以澳门西洋船旧有定额，非英船可得援照，如不人泊黄埔，海关从何征税，私货从何稽核，严词批驳。义律言既不准收泊澳地，便无章程可议。遽负气缴还所赏茶斤，坚不具结，尽止其国来船，候王文至方放入口。盖其时义律先附阿厘尔船，以缴烟中国，列所缴数并开应偿商本一切，驰禀其王。别缮会单十有七纸，付其库官，令照在粤原约，按十二个月限期，出库款给还商缴原价，俟商归领。船未至，而所都兰仑城已于六月二十日风闻其事矣。（彼国七月十三日。《海国图志》："义律缴与中国鸦片共计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值鲁碑二千五百万个。麻尔洼存旧鸦片一万二千箱，值鲁碑七百二十万个，存新鸦片二万三千箱，值鲁碑一千一百五十万个。孟阿拉存旧鸦片八千箱，值鲁碑三百二十万个，孟阿拉新鸦片二万二千箱，值鲁碑八百八十万个。总共值鲁碑五千五百七十万个，该五百五十万棒有奇。十二月，到兰顿之茶七万包，当卖去五万八千包，存下一万二千包未卖。所存下之茶内有一半系带茶叶进口之人收起，奈价甚高，卖出之茶叶，比十月间价更贵。后因买者日少，价钱渐已减落。前月十六日，接得印度来信说：自七月间，广东已将英国贸易停止，遂至茶叶价值又复长价。至前月下旬，传说国家要与中国打仗，茶叶价更增长。自后市上卖茶之人，皆囤积不卖，买茶之人，到处购买毫不能得。以致下等之黑茶绿茶，亦如常时好茶并工夫茶一样价值。"又缴烟时，鸦片价值每箱不过洋银二百五十员。何意英国人将烟卖与义律，呈缴之时，又索价每箱五百员之多，欲望英国库中偿补之。）故义律以待命为请。其不敢具结也，实稔知南洋息辣、新嘉坡诸市埠，积顿鸦片尚多，运至伶仃者方源源不绝，自惴人疏职小，无奥援于国，倘一遵中国结状，则来者货没人杀，皆出其手，为指顾间事，而彼国尚未之知，肩任重大，用是筹之愈决，持之愈坚。（予上邓制府书云：日昨抠谒軨辕，饱德醉醇，三爵而退，入城已及更深矣。逾分之爱，敢予常称谢而已耶。钦使筹办海禁，极为严密周详，通国所乐为祝颂。刻下出驻虎头门，令刘、余两随员勒取义律结状，坚不我从，固属顽梗。然在鄙见论之，就使彼能具结，亦不过一时虚应故事耳。揆之钦使生平实事求是之意，似有尚宜细思者。事系中外大防、生民至计，刍荛一得，弗敢避嫌缄默。盖将求内地无鸦片之传染，必外邦无鸦片之栽种而后可。鸦片之来，自开关已入税则，今榷册未去其条。但从前止供药料，后嗜食众，销流广，则制造多，其势然也。英夷自乾隆初年攻据孟阿腊，即古印度海口，驻守至今，凡租地开花取液出口，四征其税，所以资于鸦片者甚厚。彼壤地为里有限，而鸦片乃日出无穷，非土番舍耕耨而专种罂粟，不能多至于是。其来也，先囤之于新埠，由新埠而运至零丁洋外之趸船，随卸随载，随卖随补，源源不绝，情形如是。今具结之后，能日陈兵于口岸为之迎而搜之乎。纵设法不令入虎门，而自老万山外，蔓延诸省、灌输内地者，安所底止。目前虽缴烧净尽，恐不转盼而航帆至者，即以结具禁懈，而窥伺且接踵矣。故善后之策，实难计其万全。不如明白宣谕，使义律速返报国主，俾切谕其酋，谓中国既严禁令，誓断绝而后止，将来到必失利，而他货亦随以入官，夷商即从之受法，种

种室碍，利害悬殊。今中国一视同仁，特予以三年期限，令外邦种植鸦片旧壤，得以立行改种禾稻桨非之属，凡地性所宜，可资生夷众者，听照未有鸦片之前，就地栽植，以所出代鸦片而赡生计。语既迫切，时尚从容，贪利之邦，宜知去害。一俟三年期满，孟阿腊生计有资，鸦片既不制造，则来商自无从获罪，至此方为尽绝根株。尚恐义律未明大体，不敢遽达其王，似宜加以照会，彼方图天朝之市易，惧行法之严峻，安在其不能如响斯应乎。在钦使集思广益，饮食教诲，数月于兹，相待洵为至厚，每思抒忱献悃，觅便进言，惟是远驻海壖，面陈无自。且海禁一役，大人与中丞公同办理，未便越渎，用谨披陈于左右。曩者缮禀，请永禁烟，以五家互结之法。当奉行司，倏遍两省。当时所识潮阳幕客胡君画堂者，来函以"地多土城，奉行颇窒"见商，始知通行文件均声及禀陈之由。自问职仅课文，为公越分，每一念及，时抱悚惶。兹可否仍作密商，勿令宣露，权衡有在，伏乞鉴原。）延至五月，会有英船水手殴毙村民于尖沙嘴者。正严勒取结，怒其藐抗，报至，更令交凶犯讯抵。义律购缉正凶，自拘集其起事黑夷五人，听官查勘，尚未敢遽形悖逆也。（雍正中，总督奏："溯查自来内地杀夷人多，而夷杀内地人少。缘夷人犯罪，畏交省禁，而地方官亦畏不能交禁受处分，于是任其设法消弭，转非所以畏服外夷。请嗣后免其交禁，令夷目拘犯禁于澳门夷监，而委官赴澳会讯取供。俟部覆处决，仍委官往监视行刑。"自是夷杀人无交省禁之例。）则徐恐义律久居澳门，得与西洋人交结为奸。谕以"英商在澳，原为摒挡贸易，今货船既不入口，无舱可开，无货可售，逗留无谓"，令其概行迁出，下令禁绝人澳蔬食。西洋人惧为所累，莫肯为英人居停。义律不得已，携其妻若子，率住澳英夷五十七家，仓卒下海，暂出尖沙寄泊，由是诸夷怨甚。其国旧设护货船，兵随货至，大者护以二船，小者一船，货入，留兵外洋。英夷既出，澳夷代请将趸船尽遣去，夹带者货充公而人不杀，谓西洋向不知有斩杀例也。则徐以所请不与内地办法及各国结语画一，斥之。保纯屡促义律具结，义律转以结则已受累，故开诚以告，保纯亦无以难也。遂劝其自请船至口岸，泊候盘验，意以为夷商畏盘失货，临时将即甘自投结，可省口舌也。义律未明其用意所在，谓私但入官，仍未至正法，可行也，欣然从之。旋具牍代请，为则徐驳饬，事已不行，而义律误以为委员许之矣。既知仍需结，怨大吏反覆。群夷因耸义律督护货兵，与我舟师抗，数自易其官名。自是始决意内犯。洋面皆出舟师，带小舟，载引火物，烧其趸船之不肯回国者。

八月初五日，英夷所雇吕宋墨尔咩那二桅趸船，泊潭仔洋售私，舟师二，率二火船至，首尾夹毁，顷刻烧尽。夷众下水逃者悉捞获。九月晦，义律率其得忌喇士等货船三，与夷埠应招新至兵船二，赴九龙山炮台索食，突攻我师船。参将赖恩爵炮击之，翻其三桅船一。夷驾三板驶近助战，皆中于炮，余退泊尖沙嘴。昧爽，复配械于三板，再至，亦被击，旋自驶退。诸夷哗以为怯。是日，适有英船缮结纸求入者二。义律挥其兵阻之。先二日，英兵船二自澳来，至穿鼻洋。兵目士密（译称吐密，今据其新闻纸）投词虎门，请停攻毁尖沙嘴船，俟其国信至，事既定，约其船退三里候批。提督关天培仍责令交凶，原封掷还，随领五船巡洋。士密误疑专以战出也，遽燃炮迎击，师船拒之，阅一时久。天培身先士卒，挺立桅前，挥四船同时炮击。值风潮皆顺，坏其奉伦船头鼻，夷兵多落水死。时提督本以巡洋出船，树红旗，官舟仪帜也。夷商居粤久者，习见之，不为讶异。盖西洋无事，船旗皆白，进战则改用红者，迨易黑旗，则死斗矣。士密初至具禀，自谓意本无他。忽见师船出，且用红旗，以为来挑战也，故先开炮。既败，即与义律、秩马礼信（官名，说见下）同驶避于尖沙。十月初，又来攻尖沙嘴、北官涌山炮台，接仗凡六次，卒为舟师击毙无算。凡淡水泉脉，皆守以兵，或下毒物，英船不敢聚泊，遂相将出碇外洋。事闻，赏天培福员阿巴图鲁名号。十一月初八日，诏"英夷反覆，先放大炮，未即绝其贸易，不足示威。即使此时出结，亦难保无反覆情事。兹屡次抗拒，仍准通商，殊属不成事体。区区货税，何足计论，彼自外生成，尚何足惜。著林则徐等酌量情形，即将英吉利国货贸易停止，船只尽行驱逐，不必取结，凶犯亦不值令交出。著出示列其罪状，宣布各夷，倘敢包庇，潜带入口，从重治罪。"则徐时方驻海澨，接奉字寄，即为晓示军民，通谕诸国而还。（前九龙之奏，奉有批谕："不患卿等孟浪，但患过于畏葸。"折内"苟知悔悟，尽许回头"语，奉朱批云："不应如此，恐失体制。""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语，奉朱批云："未免自相矛盾。恭顺抗拒，情虽不同，究系一国之人，不应若是办理。"十二月，赏赐林公福字，有楷书玉音云："愿卿福寿日增，永为国家宣力。"）

适大理寺卿香山曾望颜条奏："夷情反覆，请封关禁海，设法剿办，澳夷货物，亦请定限制。"下广东大吏议奏。则徐等以"别国货船皆遵例呈结，查无夹带，乃准开舱，惟英船屡谕不遵，是以驱逐。今若将未犯法者一同拒绝，事出无名。且米利坚、佛兰西外，余皆仰英夷鼻息，彼荣此辱，此中控驭，可以夷治夷。广东人以海为生，不准出洋，势即不可终日，"奏覆而止。（奏云："查粤东二百年来准令诸夷互市，原系推恩外服，普示怀柔，并非内地赖其食用之资，更非关榷利其抽分之税。况自上冬断绝英夷贸易以来，叠奉谕旨，'区区税银，何足计论。'大哉谟训，中外同钦。臣等有所秉承，无所用其瞻顾，惟将各外国在粤贸易一律停止，则有尚须从长计议者。窃以封关禁海之策，一以绝诸夷之生计，一以杜鸦片之来源，虽若确有把握，然专断一国贸易，与概断各国贸易，揆理度势，迥不相同。盖鸦片出产之地，皆在英吉利国所辖地方。从前例禁宽时，原不止英夷贩烟来粤，即别国夷船亦多以此为利。而自上年缴清趸船烟土以后，业经奏奉恩旨，概免治罪，即未便追究前非。此后别国货船，莫不遵具切结，层层查验，并无夹带鸦片，乃准进口开舱。惟英吉利货船聚泊

尖沙嘴，不遵法度，是以将其驱逐，不准通商。今若忽立新章，将现未犯法之各国夷船，与英吉利一同拒绝，是抗违者摈之，恭顺者亦摈之，未免不分良莠，事出无名。设诸夷禀问何辜，臣等即碍难批示。且查英吉利在外国最称强悍，诸夷中惟米利坚及佛兰西尚足与之抗衡，然亦忌且惮之。其他若荷兰、大小吕宋、连国、瑞国、单鹰、双鹰等国，到粤贸易者，多仰英夷鼻息。自英夷贸易断后，他国颇皆欣欣向荣。盖逐利者喜彼绌而此赢，怀忿者谓此荣而彼辱。此中控驭之法，似可以夷治夷，使其相间相睽，以彼此之离心，各输忱而内向。若概与之绝，则觖望之后，转易联成一气，勾结图私。《左传》有云：'彼则惧而协以谋我，故难间也。'我朝之驭诸夷，固非其比，要亦罚不及众，仍宣示以大公。且封关云者，为断鸦片也。若鸦片果因封关而断，亦何惮而不为。惟是大海茫茫，四通八达，鸦片断与不断，转不在乎关之封与不封。即如上冬以来，已不准英夷贸易，而臣等今春查访外洋信息，知其将货物载回夷埠，转将烟土换至粤洋。并闻奸夷口出狂言，谓关以内法度虽严，关以外汪洋无际，通商则受管束而不能违禁，不通商则不受管束而正好卖烟。此种贪狡之心，实堪令人发指。是以臣等近日不得不于各海口倍加严拿，有一日而船烟并获数起者。可见英夷货去烟来之言，转非虚捏。不然，以外洋风浪之恶，而英船仍不肯尽行开去，果何所图。若如原奏所云，'大小民船不准其出海，'则广东民人以海面而为生者，尤倍于陆地，故有渔七耕三之说，又有三山六海之谣。若一概不准出洋，其势即不可以终日。至谓捕鱼者止许在附近海内，此说亦虽近情，然既许出洋，则风信靡常，远近难定，又孰能于洋面而阻之。即使责令水师查禁，而昼伏则夜动，东拿则西逃，亦莫可如何之事。臣林则徐上年刊立章程，责令口岸澳甲，编列船号，责以五船互保。又令于风帆两面，及船身两旁，悉用大字书写姓名，以及里居牌保。惟船数至于无算，至今尚未编完。继又通行沿海县营，如有夷船窜至该辖，无论内洋外洋均将附近各船，暂禁出口，必俟夷船远遁，始许口内开船。其平时出入渔舟，逐一查验，只许带一日之粮，不得多携食物，若银两洋钱，尤不许随带出口，庶少接济购买之弊。至大黄、茶叶二物，固属外夷要需，惟臣等历查向来大黄出口，多者不过一千担。缘每人所用无几，随身皆可收藏，且尚非必不可无之物，不值为之厉禁。惟茶叶历年所销自三十余万担至五十余万担不等。现在议立公所，酌中定制，不许各夷逾额多运，即为籍制之方。然第一要义，尤在沿海各口查拿偷贩出洋，否则正税徒亏，而漏卮依然莫塞。是以制驭之道，惟贵平允不偏，始不至转生他弊。若谓他国买回之后，难保不转卖英夷，此即内地行铺互售，尚难家至目见，而况其在域外乎。要知英夷平日广收厚积，本有长袖善舞之名。其分卖他夷，独牟余利，乃该夷之惯技。今断绝贸易之后，即使从他夷转售一二，亦已忍垢蒙耻，多吃暗亏。譬如大贾般商，一旦仅开子店，寄人篱下，已觉难堪。惟操纵有方，备防无懈，则原奏所谓'该夷当畏惧而求我者'将于是乎在矣。至于备火船、练乡勇、募善泅之人，则臣等自上年至今，皆经筹商办理，惟待相机而动。即各山淡水，上年本已派弁守之。始则夷船以布帆兜接雨水，几于不能救渴，继而觅诸山麓，随处汲取不穷，则已守不胜守，似毋庸议。总之，驭夷法宜刚柔互用，不必视之太重，亦未便视之太轻。与其泾渭不分，转致无所忌惮，曷若薰莸有别，俾皆就我范围。而且用诸国以并拒英夷，则有如踣鹿，若因英夷而并绝诸国，则不啻敺鱼。此际机宜，不敢不慎。况所杜绝者惟在鸦片，即原奏亦云'凡有夹带鸦片夷船，无论何国，不准通商，'则不带鸦片者，仍皆准予通商，亦已明甚。彼各国夷人，原难保其始终不带。若果查出夹带，应即治以新例，不但绝其经商；如其无之，自不在峻拒之例也。又另片："请将澳门西洋贸易，定以限制。查上年臣林则徐先已会同前督臣邓廷桢节次议及。嗣经核定章程，谕澳门同知转饬西洋夷目遵照。即如茶叶一项，每岁连箱准给五十万斤，仍以三年通融并计，以示酌中之道。其他分条列款，该夷均已遵行。至所请责令澳夷代英夷保结一节，现既不准英夷贸易，自可毋庸置议。")

卷　二

英市禁绝以后，货续至不下三十艘，皆阻于义律不得入，咸怨义律计事冒昧。义律以国信至未有期，而外洋风潮可畏，又惧衅开自己，见众情携贰，遂更为婉词，自陈奉国命来粤司理，本念实欲安静无事，今事势至此，心绪殊多忧虑，请此后一照大清律办理，而彼亦得无违其国法。且仍许率诸商还澳，一得国信，即开舱贸易，词颇婉顺。则徐以新奉严旨，不敢骤有更张，峻词拒之。其船遽驶出老万山外者半，然尚观望不肯去。滨海村落，初尚利夷厚值，接济其食用。及是，以则徐出驻海澨，罔避风雪暑雨，辛勤筹办，群知感愧，相戒无复私售。惟无籍游民，或潜越他港，运出牛豕米石，五倍其值难之，而卒不能不就。汉奸初为所诱，互引俦类，日接踵以出。至是感则徐诚悃，不敢自外，续往者亦少矣。

时则徐留督粤，谕令廷桢调督两江，寻改闽浙。(林公自越华院将迁入节署，谓予曰："我占诸生肄业地，殊抱不安。"予曰："公以粤事来，诸生望之久矣，何歉为。"既迁，同事六人诣谒。会客至，留予刺使俟之。及见，公慨然曰："任大责重矣，何以处此。"予曰："海事公所优为，无待刍荛之献。然公初至，集思广益，自可执而用之。近则条陈者多，而愈足以乱人耳目，此后但以夷情来者见之耳。"公首肯。予因言公既受节钺，从此地方利病，似可访其重且大者施行之，庶不负百姓之望。因举桑园围帑息备岁修资者，为目前首要，请饬查本项，令择绅抢修之。公越日即以所查见示。先是，予撰《粤海关志》成，已缮红本，将次缮《海防汇览》。林公

谓且少缓，俟此次海禁事竣，增入数卷。遂停笔待之。迨夷难作，不复及此矣。）则徐以舟师出洋，不能如夷舶帆炮之得手，令水师不必在洋攻剿，但固守口岸籓篱，备火船，乘月黑潮退，出其不意，分起潜出，乘上风攻其首尾，火器皆从桅掷下。又招募渔蛋，董以兵弁，潜伏岛屿，随时挐小船攻扑，先炼钉夷舶四旁，使受火一时难脱，重给赏资。与兵勇约法七章，训练既娴，人知运用，踊跃争先。（七章：一，夷兵船虽长若干丈，尔等不必看得他长，虽有大炮若干门，尔等不必畏他炮多而大。盖夷炮惟在两旁，我师只要攻其头尾。譬如头南尾北，有北风则攻尾，有南风则攻头。若头东尾西，亦以东风攻头，西风攻尾。既占上风，又避炮火。再兼察看潮势，取其顺潮，则得胜必矣。夷船吃水多者二丈余，少亦丈余，我船吃水不过数尺，自远处绕转，必能占其上风。若攻头，则必先打其头鼻。攻尾，则必先打其后舱。后舱有玻璃者，乃其带兵大官所住，火药等物皆在焉，此处叠攻必破，破则火药自发。其舵虽有铜包，但是生铜，炮打可断。舵断鼻断，则合船皆无主宰。且船内拉蓬之人，前后最多，若经几炮轰打下海，则船上无人不能自动，即大炮皆为我得矣。一，驶近夷船头尾，则我船俱须分左右翼，如雁翅形，斜向船头扑拢，船尾摆开，方能聚得多船，且火器不致误掷自家帮内。譬如夷船头东尾西，我船乘西风攻尾，则近左者船头应向东南，其近右者船头应向东北。大家都用斜势，则炮火无非击在夷船，不致反击自己，其余俱可类推。此惟在乎舵工转舵之得力。巧者快者，加赏数倍，并将所得夷船上银钱、钟表、呢羽等物，以双分给予舵工。若临时误事，当进不进，当转不转，即将舵工斩首示众。一，炮火能及之处，即先开炮，至鸟枪可及，便兼开枪，迨喷筒火罐能及，则随便用之，多多益善。总须掷到夷船，不致误掷本船为要。其桅上抛火罐之法，应择两人头戴竹盔，胸前遮小藤牌，系绳于背，其腰仍带双刀，并系火绳。一人上头桅，一人上二桅，皆上至顶与篷齐为止。其下每桅两人，拉滑车，将竹篓所装火罐，用力拉上。其桅顶之人，即用火绳点着火罐，随点随放，此篓放完，彼篓又上。总使夷船上应接不暇，且桅上抛罐，而船头仍须多放喷筒，如此络绎不绝，则夷船被毁必矣。即使船未全毁，而火势既猛，夷人必站不住，我师定可乘势过船。既过之后，则火罐喷筒皆停止不用。一，兵勇过船，遇夷人便用刀砍其首级，留在随后统算，不可急献首级，转误要事。除砍夷人外，其船内最要之物，莫如柁车、缆篷、桅缆、鼻头缆，能将各缆全行砍断，则船已为我有，又何患银钱货物之不我有哉。凡得一夷船，所有过船之人，应将船上银货一律尽行分给，并别颁重赏。总不许于船内先行抢货，转误杀贼工夫。违者照军法惩办。一，我船斜向攻击夷船头尾，大抵以四角分计。每角，拖船至多不过容四只，其大者不过容三只。即四角合攻，亦不过用十二船至十六船攻击夷船一只。此外即有多船，亦可分击他船，不必聚在一处，转致凌乱。若有时必须多船齐攻，应听带兵将官号令。或有时前队船斜攻已久，未见得手，则应暂令休息，后队仍由斜向拢上。但须听带兵官号令，方准调换，不得擅自退息，违者立斩。一，瓜皮小艇，应雇三十只，上装干草、松明、擦油麻斤，配火药十之一二，用草绳捆住，上盖葵席。船之头尾，各用五尺长小铁链一二条，以铁钚系定。其一头拴大铁钉长七八寸，其末须极锐利，船上置大铁锤二把，使善泅者二三四人，皆半身在水，半身靠在船旁，挨桨以行。妙在甚低，夷船炮火所不能及。一经拢近夷船，无论首尾两旁，皆可贴紧敲钉，将火船钉在夷船木上，将火点着燃起，其人即泅水走开。纵有极大夷船，有此火船十余只钉住焚烧，亦无不毁之理。况上面有火罐喷筒，中间有壮勇爬桅过船，下面又有火烧，该夷三层受敌，抵当此一层，不暇兼顾彼一层，安有不授首于我者乎。一，破敌首重胆气，胆大气盛者必胜。况此次杀一白夷赏二百员，黑夷半之，生擒者视其人之贵贱格外倍赏。是杀得十夷即得千员，杀得百夷即得万员，再多者并可得官，何等快乐。即或阵亡，亦可得二百员赏恤。各宜拚命奋勇，立功邀赏。如有临阵退后，即刻斩首悬竿示众。按第六条小火船用铁钉钉夷船之法，本出郑芝龙。崇祯十二年，广督熊文灿檄芝龙拒吕宋郎必即哩哥夹板船于湄州外洋。病夹板坚厚，无所施力，乃选能下水者五六十人，驾小渔舟七八，人腰背大竹筒二，以麻棕灌油并硝磺引火物，实小船中，拨棹直冲夹板，将斧钉定发火，人跳水回大船。夹板舷高炮远，一时被火毁五船而遁。林公生长于其地，见闻有自，非臆说也。）二十年正月，游击马辰分四路攻于长沙湾，毁内地济夷运私船二十有二，奸民焚死缚献有差。金星门亦以二舟师驱火船进逼，会风转，窝拉尼兵船遣三板拢拨火船近岸，延及岸旁小艇，与他国底威尔三板头桅，英国哥哇支麻里船，皇遽开避，胶浅幸免。夜再以火船出，亦缘风潮不顺而返。五月初九夜，我火船烧其三板二于磨刀外洋，夷船中火断碇而逸。是时夷兵大小十二船，轮船三，先后入泊金星门。十四日，令火船十艘，每二艘连以铁索，乘潮盛攻之。夷船亦以三板撑拒，我兵遂超过其特威尔船，杀水手，泅水而返。先是，上年九月，中国禁市之令先闻于印度，已传知其兰仑国都。有茶叶者，皆屯积居奇，银价又再长，如初闻缴烟时。迨议出兵，黑绿茶骤如上茶值矣。义律请兵文亦随至国，女王与其“巴厘满”衙门及“甘文好司”诸酋议，佥以非兵争不可。顾通国商民皆不欲启衅东粤，且用兵势将加税也，议数日不决。律士丹乃公上条陈，谓：“贸易之停，起于鸦片之犯禁，中国之禁，既派有专官，原非向日有名无实者比。至谓拘留我使，不知义律原不足称使者，其在粤，止一时代理卑吏，何能听彼言致累通国正货乎。请先将鸦片停止，自正本源，然后可对中国。”（兰顿新闻纸内载云：律士丹合递一禀，讲论中国停止贸易，皆由鸦片犯禁起见，请国王将鸦片贸易停止。中国人禁止鸦片，系为风俗、政事、税饷，外国人即应遵其法律而行。现在众人皆说中国官府受规不管，禁止有名无实，又说中国拘禁我等使者，殊不思受

规乃官府之事，而朝廷一知，立即究办，安得说禁止有名无实。况义律并非使者，不过系代理人而已。若按英国律例，即应按各客商所有之鸦片，更加三倍罚银，今中国不过只将其鸦片收缴而已。然因致累我国正经贸易亦受亏，所以不能任人再卖。）国王是之，因悬重赏，募能者筹设章程，代拟断绝鸦片文告，晓示出产属地。终以众喙汹汹，人持一见，随以求和争战两事，诣其所事罗占士神祠阄卜，将决焉，得战阄三，于是专意称兵。命其国戚伯麦率守国水兵船十余艘，合以印度驻防兵船数十，联艘来粤。启行未旬日，而印度兵目马哈他寻病死。还军，待易将。旋代以布尔利。（顺德有周彦才者，少商于越南。因其地无赖淘金沙者，人多失食，掠及行贾，彦才使商客抽赀募勇卫之，往还关外者安焉。会阮王争国，招以为助。既得国，官彦才总兵，理铸钱事。嘉庆中，英夷以收夙债为名，欲窥越南马头，泊兵船港口。王令彦才出与语，折还负赀。夷目知彦才籍粤东，相约旋籍。至省，夷馆与结纳。其夷目即数年前驶舟山东盛京刻印通商字说，为沿海截击者也。未几，彦才老倦旋粤，诣之，夷以彦才熟越南风土，欲予以赀，使返越南，约旧王宗戚为乱，而通夷船以应。彦才拒其赀，权词答而缓之。及粤东夷事起，彦才仍诣其舟。是春即知印度夷兵必以七月至。偶为予言，予已密言于林公，请早为备。至是，秋仲无耗，林公使予招致，询以夷不果至之由。彦才抡指计其期日，仍决其早晚必至。去，越二日来，则以“兵目死于印度海，今已易人，往返迁延，来不出十一月”为言，盖再探于夷而知之也。予疑信间，以复林公。其冬，夷船果大至，始信其不妄。夷每至一船，必具文赴官报。时林公欲造海舟与夷战，有绘子母舟献者，贴说谓一大舟中藏十小舟，但伏兵炮于小者，使敌但见大舟，临时则小舟四出，围毁敌舟，此越南于富良江败走英夷七船成法也。林公又属问之彦才。答以“是役身在行间，越南制独木舟，锐其首尾，镶以利铁，令善水者压舟水底，而以大舟摇旗水面。英夷见旁无策应亟进，甫及舟，而十小舟遽浮水出环攻之，立败。非藏于舟腹机动可横出也”。林公是其言。又英夷至天津陈诉，义律不列名，文但称“统领本国水师主帅子爵巴儿兔协同本国陆路统领总兵官布尔利”。盖巴儿兔即伯麦，先与马哈他同发，马哈他死，伯麦亦还候代者，故与布尔利同至粤，同往天津。其在定海与王知县书，则云“水师将军子爵伯麦，陆路统领总兵官布尔。”官同名异，意其一人两名也。）其国“甘文好司”，综理国事者，于兵行日，预下令诸将，至粤用兵，无骤胜理，亦不必遽求得志，宜挨延日月，使中国苦于费繁扰久，在在厌兵，庶可望如所愿。诚以航海远出不易，虑诸将苟且蒇事，堕中国计中也。

则徐自奉旨断英市，首防偷漏，更定澳夷茶叶岁市之数，责诸夷毋听英夷假借船号，毋代运出入货物。计米利坚、佛兰西之在粤者，既以阻贸易故，气各不平，相与切齿，方欲归国招兵来与争论，断不直英夷所为。而俄罗斯、廓尔喀旧奉本朝冠带，并与英印度属地为邻，挟有夙怨。上年英取阿付颜尼，俄夷出兵助其恢复，攻巴社（即用英旗来粤之港脚）。以撼印度，袭取其机洼、木哈腊二城，与英南北止隔一山，山名兴都哥士。血战未息。英夷常虑其乘间袭己，又虑其效劳中国，凡俄夷有出边界者，即群相惊讶，以为入中朝请兵，彼此切切探报。廓夷虽力不如俄，而倚中国与英为难之意，无时或已（语详下）。则徐悉侦知之。（英属孟阿腊为东印度，孟迈为南印度，痕都斯坦为中印度，巴社白头国为西印度。阿付尼颜在痕都南。道光十九年，与沙苏野相攻，沙王求援于英。七月，起孟阿腊、孟迈、痕都三部兵，将以副目沙机尼，以大炮破阿夷加模尔、牙尼士二城，留兵为沙夷守。阿王退保麻缅，亦求援于俄，攻巴社。英帅律屋兰救之，俄为所拒，以收逃仆为名，袭取巴属机洼、木哈腊二部，乘胜取沙属哀都斯麻尔格模特散三部，驻兵荷萨士阿，接英界，习印度言语，购向导，以图印度。英亦驻阿界备之，议还阿王于故城自蔽，而息俄夷之忌。故二十年英夷书寄国商之在澳门者云：“俄罗斯约木哈腊同取阿付尼颜以攻印度。我兵头沙阿力山及马约里治御之。前俄与巴社立约，欲收阿付，亦为我兵头律屋兰所拒。俄不知要到何地方肯住手。现闻其使者已自比特革起程，由鞑鞑里到中国，必怂恿中国与英争斗，并欲求谕缅甸人来攻。今必要堤防，倘我撤兵，俄必攻阿付矣。我兵若收沙属三部，俄兵与木哈腊兵来夹攻，我兵恐扰乱而回，宜先预备。）料英内顾，辄生疑虑，且闻其远来兵费綦重，鸦片减值而售，成本不敷，尽供军用。礼拜日，集夷商劝捐，有仅出数员者，决其势近穷蹙，与天培定议严防要隘，全力剿办，俟其悔祸诚求，得操纵自我，庶几一劳永逸。令洋商出卖茶抽分积项，并盐局商人潮州客民分捐银项。募水勇五千，横铁练木排于虎门横档。（邓公已委保纯办成排练，为风飘散。至是复之。）购西洋炮二百具，雇同安米艇红单拖风船六十，制火舟小舟倍之，买甘米力治夷船，便兵士演习攻剿。躬出狮子洋校阅。悬赏格令：杀白夷一赏银二百，黑夷半之，义律二万，领兵夷目数递降有差，获夷艘者钱物尽以充赏。凡夷舶可入之海口，皆增驻重兵。夷见赏重，汉奸之受雇在船者，虑就购为内应，时滋疑忌，旋遣散去。夷船盘旋洋外，知要口无隙可乘，坐待非计，遽驶三十一艘赴浙江矣。则徐初但知其兵资货为饷，先停市易，次严接济，以为不久将失食自归。固不料义律竟能请动国款，蓄意大举入寇。然事前亦移会闽海、江、浙，使各刻意防其舍粤他犯。江浙大吏以事出过虑，未尽信也。

赴浙之船，经福建，便道驶五舶突攻厦门。提督陈阶平在病，廷桢亟出驻泉州，檄金厦道刘耀椿就旧炮台垒沙为垣，率兵驻守。炮击其火药舱，沈兵船一。分装水勇数百人，如商人舟者八，护以师船三，遇其希尔拉士船于南澳港之西北打鱼洞中，驶近其右后梢，火枪齐发。值海天波平无风，夷舟重不能转。船主穰西不知兵至，疑海贼诱劫，亦急呼发枪回拒。弹子及师舟，尽为皮席遮隔，我兵匿迹席内，外视甚明，所击悉中。继

掷火罐，燃喷筒，倒毙夷兵数十。风起，始拽帆飏去。六月，夷全艘齐至定海，致书总兵张朝发、知县姚怀祥，欲假县地扎兵岸上，语极狂悖。初七日，朝发与接仗，兵多伤，兵船亦被击而沉，溃不能守。越日城破，怀祥投水死，典史全福继之。镇标将备，相将趋入镇海。巡抚乌尔恭额闻夷将至，先调湖州、绍兴兵赴援，预檄宁波知府邓廷彩相镇海通内要口，备铁练木排保护，防其突入，一时均未得就，相顾束手。奏入，严议提督祝廷彪恭额罪。诏提督余步云驰赴堵御。七月，以两江总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赴浙。敕沿海督抚遇夷投书，许收受驰奏。初，当事者以夷商意在急图售私，稍加惩创即无能为，当可畏而就范。迨定海失事，虑隔海壖非舟师不能收复，承平久武备废弛可知，恐其更肆猖獗，势滋延蔓。会外间有"粤中缴烟时，先许以值，后负而激成"之语。都中略闻之。（林公至粤，居越华书院。洋行总散各商，侨寓其侧，备日夜传讯。义律呈缴禀至，夜传总商入见，责以"汝为官商，倘有私许夷人以价而后设法赔补事，慎汝脑袋。"总商叩首，力言不敢而出。盖是时粤人纷纷疑夷人居奇之物，不数日而呈缴净尽，意行商必许以事后给价，及闻公言，畏得罪，不能不负约以自保，不暇复计夷怨，而夷已禀缴无及。然语皆出揣测，事秘，固无显据也。）适澳夷代求释前获夷俘，不许（先是获一夷目，有以为即伯麦者。时欲奏设一道于澳门，先令易守中孚出驻，西洋夷官待以酒食，请代求释所俘。至省，为林公正词诘责，废然而返）。留澳夷船，忽焚澳门后通香山之关闸。前山营都司实守此，挈兵出，且拒且扑灭余火，炮伤其夷目及夷兵数十，沉其小舟。十八日，则徐侦知士密兵船五，泊磨刀洋，令副将陈连升率马辰挈五兵舶，各配六百人，往逐之。辰先与遇，乘风破其头鼻，夷多溺，铅弹亦尽。小夷舟十，亟驶来救，围辰船，仰攻炮及木排。辰开子母炮，断其绳缆，不能进。士密船乘战酣遁。以捷闻，奉有"贪功启衅"严旨，则徐惶惧，遂力陈六月后粤海防范情形，请戴罪赴浙，竭力图克复，不报。（奏云："窃臣奏报拿获鸦片烟犯折内，钦奉朱批：'外而绝断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未能净，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际，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钦此。'臣跪诵之下，伏地碰头，愧惧悚惶，莫能言喻。伏思上年微臣奉命来粤查办禁烟，先蒙颁给钦差关防，继复简调两广总督。责成之重，委任之专，臣何人斯，膺兹倚畀，敢不殚精竭虑，以冀永臻成效，仰答高厚。乃为时已阅年余，而鸦片未尽除，夷船别经远窜，虽异数难延残喘，而浅谋未策万全，夙夜循思，时怀愤愧。兹蒙训饬，感悚尤深。自惭庸质驽骀，实无词以对君父，惟有仰求圣主将臣从重治罪，以儆无能，不胜战慄屏挡之至，所有微臣惶悚下忱，谨缮折内具奏：为臣渥受厚恩，天良难昧，每念一身之获咎犹小，而国体之攸关甚大，不敢不以见闻所及为皇上陈之。查此次英逆所憾在粤省，而滋扰乃在浙省，硕变若出意外而其穷蹙正在意中。盖英夷所不肯灰心者，以鸦片获利之重，每岁易换纹银出洋数千万两，若在粤得以复兴旧业，何必远赴浙洋。现闻定海一带，大张招帖，每鸦片一斤只卖洋钱一元。量即该国孟阿拉等处出产之区，尚且不敷成本，其所以甘亏者，急于宽销。或云以充食用，或云以给雇资。并闻其在洋夷各埠，货船雇兵而来，费用之繁，日以数万金，即炮子火药亦未能日久支持，穷蹙之形，已可概见。夫夷人向来迎冬以毡为暖，不着皮衣，其素性然也。浙省地寒，势不能忍受。现有夷信到粤，言定海阴湿之气，病死者甚多。大抵朔风盛发，自然舍去舟山扬帆南窜。而各国夷商之在粤省，自六月以来，贸易为英夷所阻，俱各气忿不平，均欲由该国派来兵船与之讲理。是该逆现有进退维艰之势，能不内怯于心。惟其虚骄性成，愈显其桀骜，试其恫喝，亦且别生秘计，冀阴售其奸。如一切皆不得行，仍必帖然俛伏。臣前屡经体验，颇悉其情。即此时不必与定海交锋，而第固守藩篱，即可使之自困。夫自古苗顽逆命，初无梗于尧舜之朝。我皇上以尧舜之治治中外，知鸦片之为害甚于洪水猛兽，即尧舜在今日，亦不得不为驱除。圣人执法惩办，实为天下万世计，而天下万世之人，亦断无以鸦片为不必禁之理。若谓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则彼之以鸦片入内地者，早已包藏祸心。发之于此时，与发之于异日，其轻重必有别矣。臣愚以为鸦片之流毒于内地，犹痈疽之流毒于人身也。痈疽生则以渐而成脓，鸦片来则以渐而成寇，原属意计中事。若在数十年前查办，其时吸者尚少，禁令易行，犹未成脓之痈，内毒尚可解散。今则流毒已久，譬如痈作痛，不得不为亟拔脓。而英夷滋扰浙洋，即与溃脓无异。然溃脓而后疾去，果其如法医治，托里扶元，待至脓尽之时，自然结痂收口。若因肿痛而别筹消散，万一毒邪内伏，诚恐患成养痈矣。溯查办鸦片以来，幸赖乾断严明，天威震叠，趸船二万余箱之缴，英夷领事义律自行递禀求收。现有奸夷原字可查，亦有夷印封可验。继而在虎门毁化烟土，先期出示，准令夷人观看。维时来观之夷，有撰为文数千言以纪其事者，大意谓天朝法令，足服人心。夷书中具载其文，谅外域尽能传诵。迨后各国来船，遵具切结，写明"如有夹带鸦片者人即正法，货尽缴官，"以夷字合为一纸。查验他国夷船，皆已绝无鸦片，唯英夷不遵国法，且肆鸱张，是以转奉谕旨，断其贸易。然未有浙江滋扰之事，或尚可以仰恳恩施。今既攻占城池，戕害文武，逆情显著，中外咸已闻之，难许旷日持久，设法羁縻。抑知夷性无厌，一步又进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无已时，且他国效尤更不可不虑。臣之愚昧，务思上崇国体，下慑夷情，实不敢稍存游移之见也。即以船炮而论，本为防海必需之物，虽一时难以料办，必为长久之计，亦不得不先事筹维。且广东利在通商，闻道光元年至今，粤海关已征银三千余万两。收其利者必须防其害，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何至尚形棘手。臣节次伏读谕旨，以税银有何计较，仰见圣主外本内末，不言有无，诚足昭垂奕禩粤东关税既比他省丰饶，则以通变为防夷之用，从此制炮必求极利，制船

必求极坚,似经费可以酌筹,即裨益实非浅鲜矣。臣于夷务办理不善,正在严请治罪,何敢再献刍荛。然有裨国家,须顶踵捐糜,不敢自惜。倘格外天恩,宽其一线,或令前赴浙省随营效力,以赎前愆,臣必当殚竭血诚,以图克复。至东省各处隘口防堵加严,察看现在情形,逆夷似无可乘之隙,藉堪仰慰宸怀。)已命侍郎黄爵滋、祁寯藻赴福建查勘廷桢军实,并筹画防守事。

是月,伯麦偕义律驶五商舟(未敢以兵往。)赴天津陈诉。(奏云:"英吉利国臣统领本国水师主帅子爵巴儿免多,谨呈天朝大清国大皇帝驾下:窃巴儿免多现奉敝国主命,协同本国陆路统领总兵官布尔利,带领水陆军兵战船,前来贵国。缘为去年本国之正领事官义律,暨来贵国贸易之商民,竟被广东钦差林、邓总督凌辱无道,以众欺寡。并从一向敝国之商民到广东,被该省大宪等欺压无辜。为此奉命前来上诉。惟思船多兵众,夫用兵必须水陆择地,护船安营,是为首要之机。孰思贵国各直省大宪,以为业已封港,不通贸易,决不纳言,不肯接呈代奏,准有相拒之势,此即必彼此相斗,因此不得不直登定海,俾得各船安营有所倚。去年林钦差到广,不几日,首先将西洋各国人,用水陆官兵围困在省城寓行之内,立即封舱,连日不准出入,兼绝伙食,勒缴在洋面停泊船内之烟土。又言限日尽缴,否则要斩要杀,如于限内缴出,则仍前交易买卖也。窃思贵国新例,禁买禁卖烟土,但既已禁绝,无人敢买,则西洋人亦必不再来,即有愚人带来,亦无人敢买,然则带来何益。且去年所缴之烟土系在洋面,并非起运入内地,而外国商人亦万万不能运得入港也。奈林、邓二宪勒缴,而英国商人等如不缴,即不受杀亦要饿死,虽不惧杀,而饥渴难当,只得含恨忍气以缴之,然后再酌议论。讵料已缴之后,忽又要具结,称'如有嗣后查出船内夹带烟土,即将货物全行入官,其领事人即正法'等语。但查犯禁货物入官,其领事人连船逐出,不准交易,此例西洋各国古今通行。惟正法条,西洋古今无杀头之刑。况且船多人众,万一遇有一二水手不肖,私自夹带,不拘多少,岂不累人,货物入官,而人亦受杀戮之惨。即因此正领事官义律暨诸客商皆不肯具此结之原委也。林、邓二宪,因前事不服众,未得具结,即着封港,不准交易。窃思英国荷蒙通商已来百十余年,于贸易买卖场中,岂无赊欠通融。今计贵国洋行商人,前后共欠已有数百万两之多。一旦封港,不独不能贸易,又坏了到广东船内之货物,不胜枚举。英国商人所失之本,何可胜言。且封港之后,林、邓二宪曾与义律商允具结,嗣后货船到广,任从查搜,如无夹带烟土方准入口,否则逐回不准贸易。奈林、邓二宪,前言不对后语,反覆无常,忽然改变,仍执前议具甘受正法之结也。后来义律等另有求商事体递呈,奈林、邓二宪绝不肯收。即去年封港后,适有英国兵船巡海到广洋面,该船之总兵官递呈,系请询封港之由,以为开解。奈二宪仍不独不肯收呈,更又命水师提督带领水师官兵,前来相拒,是以不得不还炮相护矣。去年林、邓二宪,禁止买办,不准供办伙食之后,有吕宋货船一只,与英国船只同泊洋面,正欲回帆之际,适其船内人过来英船探望,即或随送些少食物。林、邓二宪,责言吕宋人不应与英船人往来,不应送食物,竟用毒计,命人于黑夜之中将吕宋船只烧毁,并伤毙三人。可怜该船无辜,受此惨害,神人共愤。窃思欧罗巴洲各国,即大国小邦帝国王邦,无分统属。吕宋国与英国火烟相盖,非亲即故。今同在异邦客地,过船探候,即或送些伙食,亦系人情之常事。且欧罗巴洲与亚细亚洲,相隔九万余里,不独无分统属,而且只有西洋船只到中华,而中华船只万万不能到西洋。今林、邓二宪系中国之官,在广东止可管中国广东事,岂能管到西洋耶。今大英国主仁慈,怜念吕宋船人无辜受此惨苦,即命如数赔其银两,但未审林、邓二宪将此事如何奏报。)又出其国"巴厘满"衙门寄我宰相书,要求六事:一,索货价。二,求广州、厦门、福州、定海、上海为市埠。三,欲敌体平行。四,索犒军费。五,不得以外洋贩烟船贻累岸商。六,请尽裁洋商浮费。(后就款时,则并商裁之。盖英酋不知粤商情形,故迳请裁汰。义律则久于粤,目睹诸商富豪,不敢为是言,但思减费而已。)直隶总督琦善以闻。天津巡道陆建瀛议,以"夷所请前三事,颇有关度支国体。今当以免税代烟价毕,仍照微输。以澳门为市埠。(西洋澳夷必以其逼处不服。然澳前原有望厦等地,可于此建楼挠泊。西洋额船入泊娘妈角,两不相混。且义律亦尝以是请,当可塞其口。但地远难以弹压,在澳曾不如在省也。)以监督与平行。后三事所关尚小,应令其还粤,就则徐定议。总以烟之绝不绝,为所请之许不许,示中国禁令始终如一也。"琦善不能用。故不复与夷辩论,但以现在夷情奏。又令奸民鲍鹏(无名氏《寇海记》作白如鹏,意其畏罪而改名也,今据案牍),复书夷目,称以公使。谓上年缴烟必有曲折,将来钦派大臣往粤查办,不难水落石出。婉词慰之,犒以牛酒。(时竞传,如鹏至夷船,授意使请已赴粤者,见无名氏"寇海记",不知其据,或出自鹏私意而已。)诏革则徐、廷桢职,令俱在粤候勘,而命琦善驰驿至粤代其任。敕沿洋各省,遇回粤夷船,且勿开炮。夷目吶据县印在定海,欲征粮署吏,县人苦之。诸夷见虽邀准查办,而六事尚未切实许允。八月,自天津辞琦善,先驶还粤,止半撤其泊定兵船,留者扰地方如故。

九月,义律道经浙镇海城,见伊里布,请释余姚令汪仲洋先设伏渔舟陷夷浅沙所诱执之夷目突德等数十。伊里布谓定海见未缴复,不许。仍如天津故事,馈遗伯麦羊酒。伯麦报以呢匹,暂收以安其心,奏奉谕旨发还,夷不复肯收。(下年二月,收定海,欲并夷俘及原物还之,夷已开行矣。无名氏《夷艘寇海记》云:"伊里布遣其奴张喜赴夷船,呈牛酒,首贺以林、邓革职之事。夷酋伯麦摇首曰:'林公自是中国好总督,有血性,有才气,但不悉外国情形耳。鸦片可断,一切贸易不可断,断则我国无以为生,不得不全力以争通商,岂仇林总督而来耶。'"此与澳门月报所云:"中国官府不知外国政

事，又不询问考求。惟林总督行事全与相反，署中养有善译之人，指点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四处探听，按日呈递。有他国讨好，将英吉利书卖与中国。林系聪明好人，不辞辛苦"等语，相符。至云"鸦片可断，不能断通国贸易"，皆彼国所常言。又供称，"喜与陈志刚同赏夷物，夷回洋呢，奉旨发还。"姑无论记中语有据否，要在理中也。至语及林、邓革职，不过厮役不谙大体之言，无与伊相矣。）山东巡抚托浑布亦有犒遗，并以夷情恭顺奏，缘是浙亦效焉，皆羁縻意也。（奏有"各夷向岸罗拜"语。英夷惟事天行跪礼，馀见其王不跪。《寇海记》据参折以驳之，然罗拜非必跪，当时或免冠揖谢耳。夷在粤亦往往有学内地作揖者。）

十月，琦善至粤城。因伯麦之在天津语近乞怜肤诉，误以夷性尚易驯伏，未度岭，蓄先赴虎门定约而后入城惩办积弊意。以为不过稍给烟值，仍许贸易，夷必俯首听指挥，所事易了。或语以监督署规岁馀之数，极为充裕，可劝监督筹出六百万员，举其二三年所入偿夷应公，徐代请奖叙、留榷，资其弥补者。及抵粤途次，始病夷恃有查办恩命，求索无厌，转多窒碍，不可行事，方思有以折其贪而慰其望，兼释其怨也。偶以所闻粤关盈余，质之怡良。至是乃知津贴酬应外，余存无几，然后叹事有棘手。既又自以专办海口无与他人，一切不复商诸巡抚，即司道以下，非召不得入谒。时夷船候于粤，诸省海防兵皆撤归伍，粤兵船还至半途，出不意为夷掳。怡良以闻。琦善虑妨和议，不欲深究。首诘开炮肇衅者，将罪副将以谢夷，兵心由是解体。又中于夷言，谓"英王尝投书求通商，为则徐所拒，匿不以奏"，欲证成于怡良，怡良以事属子虚，为正言而止。盖两年来，怡良深服则徐正大，料事如见，故言无不听。又尝为姚文僖公旧堂属，其子衡方在幕，为则徐所礼，亦力争之。琦善终无以夺。义律初请缴烟，再开实数，夷禀具在，节次批发，并揭示于外，绅民皆知。至役守夷馆，又惩义律携商逃出之故，层递办理皆正，无所指摘。但散遣其旧雇丁勇数千，横档前后备拒夷船之水底暗桩，悉如夷意裁之。将欲促其早就范围，衅卒消弭也。

鲍鹏者，香山人，幼习夷言，投身为颠地幸童。义律已见而轻之，待如奴仆，而寄以耳目。烟禁既严，畏廷桢拘惩，则逃之京，依其同乡，因转依南海作令山东之招子庸。适琦善觅通夷语者，鹏由是被荐。琦善喜其与夷狎，较衙官倍得力也，一切往来文牍口传，皆倚任焉。因而内地情形意见，悉为所泄。所裁去之船桩、丁勇，亦鹏归述夷意，谓非是必乖和议，不得已强从之。则徐之募勇也，择海滨渔蛋斗狠亡命之徒，熟悉沙礁险隘向为夷所惮者。一旦裁使失业，相与徬徨口岸。夷专倚奸目二人，转相煽引，尽出而应夷招。内外海口水道浅深避就，夷非引水无从谙悉者，至是亦为所泄。义律知内防既懈，复投书，有"多增兵勇来敌即和不成"语，以挟之，与鹏所口述符。计无所出。且已裁之勇不复可招而集，诸营兵亦缘是不复再调。

先是，廷桢自闽解任至，值夷坚索埠地，琦善以闽之厦门、粤之香港，就廷桢商二地所与。廷桢曰，"厦门全闽门户，夷居厦门可以窥内地。且澎湖、台湾之在厦东者，声势为所隔绝，不得联络。其害至深，固万无许理。即香港亦在粤洋中路之中，外环尖沙嘴、裙带二屿，夷舶常藉以避风浪，垂涎久矣。今一朝给与，彼必筑建炮台，始犹自卫，继且入而窥伺。广东货船，鳞泊黄埔，辎重在焉，其白黑夷之居夷馆者以千百计，皆香港应也。与之良非所便。"琦善亦无以夺，已奏闻矣，至是进退无策。思借商议和款，往还论说，暂缓时日。义律已窥见其情，所请更日有加增，而求香港意愈坚。天培密请添兵守虎门，琦善虑夷知而有词也，峻拒不许，而允偿烟价至七百万员，终无成议。

义律不俟回文，突攻沙角、大角炮台，二台在虎门镇远、威远、靖远、横档八台外，所恃为第一重保障也。三江协副将陈连升，以六百兵拒大角前。夷船驶至二十余，驱汉奸二千余人扒越后山夹攻，从墙缺入台背，中于地雷，毙贼百余，后至者蜂拥而登。我兵犹奋力拒战，以扛炮歼贼二三百，而火药垂尽矣。横档以下诸台仅足自保，地与两台隔，增兵运药，必以舟渡，而前后已扼于夷，既无生力可继，药尽炮亦空设，已束手待毙。故当时夷尚能以余力驶轮船三板，绕出三门口，焚我战舰，溃我营兵。诸台兵瞪目望见，势不能救，顿足相呼，而无可如何。大角兵房，延毁殆尽。守台千总蔡志安，负伤督兵，尽取台上堪用炮，推而堕诸海，防夷夺运，反身跳围而出。沙角台隔水相对为穿鼻湾，夷众哄入，先焚草棚，亦越后山至，四面受敌。连升急发大炮，夷稍却，我兵无药，炮不复发，发者又以省局掺杂炭屑，力弱无济。贼弹箭迸落如雨，身无完肤。其子方在侧，见父死状，挺戟大呼，左右跃杀数夷，袍皆血染，与千总张清龄等同时死。先是议款，戒毋击海口登岸夷。前二夕村民报赛，夷众登而聚观。连升叹曰："台不可守矣。夷能登岸即能越山，咫尺已及我后。"谓清龄曰："观汝才气可大用，盍留汝身，图他日报效乎。"语至再，清龄誓同死不移。连升乃顾其子曰："予久不食肉矣，汝盍往太平墟为市之。"子知其父意欲出而生之也，亦不行。至是皆及于难。（陈公有马甚神骏，绝爱之。既殉节，夷牵马不行，强驱至香港，饲之不食，鞭而复饲，则哀鸣凄惨，卒以饿死。有图而题之者，一时题咏甚多。）夷人据两台，自此遂与我逼。十二月十五日事也。（琦制府二十年十二月十八日奏云："窃奴才前奏'英夷不候回文，直击炮台师船，尚在彼此相持，无分胜负'，系据水师提臣关天培函报驰奏。旋又接准该提臣函称：'该夷即于本月十五日，复驰来大小兵船二十余只，分攻沙角炮台、大角炮台。炮火较前倍增，直至申时方息。随查得大角炮台前面灰沙炮墙，已被打倒数段，至后围墙亦被打坏数处。又打断炮耳六位，火药局亦被打穿，火药轰发，药局被烧，并延烧兵房十四间，打倒兵房三间。该夷又另拨夷兵汉奸约数百名，由大角山后缘山而上，后墙缺处打进炮台，经陆路官兵打死汉奸十数名。无如众寡不敌，守台千总黎志安身受重伤，因恐炮位被其

撤去，当督台兵将好炮十四位推落海内，负伤打出，众夷均亦回船，仅存破烂空台。此大角炮台之大略也。又沙角炮台于被破之际，该夷另拨黑夷一千余名、汉奸数百名，由穿鼻湾登岸。兵船则攻打台面，黑夷即从山后攻夺陆路。营盘被飞炮落火，延烧各兵草棚。接仗一时之久，我兵两面受敌，遂致不支。副将陈连升、守台千总张清龄俱已阵亡，守备程步韩受伤亦重，兵丁死伤过半，炮台遂为夷目义律所夺。此沙角炮台之大略也。又守口师船十只，先经该夷开放火轮船四只，于是日巳刻进攻，已被我师击退，各有受伤。该火轮船只，复纠约大小三板船数十只，续来攻击。其三板船中，全用鸟枪、火箭、火罐等械。其火轮船均用空心飞炮，铁弹打落船中，即行炸裂，内藏有火药，炸散焚烧。致我官弁兵丁有被枪炮击毙者，有被火烧伤者，船只亦有被烧毁者。又前雇拖船十二只，现被抢去二只，其余尚未查明。此师船拖船之大略情形也。'据该提臣声请奏参从重治罪，又请将该夷前次来文仍从权再行照覆，藉作缓兵之计，庶可量为布置等情，函致前来。奴才伏查此间水师兵械技艺之废弛已久，该夷所用之飞炮弹子，内藏火药，所至炸裂焚烧，不独为我军所无，亦该夷兵械中所未见。经此次猖獗之后，我师势必益形气馁。为今之计，总须设法止住夷兵，俾得再行筹办。而该夷日前来文内称本有战后再商之说，奴才正以该夷如果续有所请，其来文接收与否，颇觉两难。若如该提督所称，将前日夷书仍行从权照覆，即今此情形已与前日不同。该夷既不候照覆，此间更不值覆伊前日之文。惟思该夷前日投具夷书后，总应听候回文，何以辄先滋扰。不若藉此作为诘问之词，令其将是何意见，再行登覆，庶此后该夷续有来文，系其禀覆文书，既于国体无伤，仍得设法羁縻。奴才甫经备文饬发去后，续准提督臣函称：十六日辰刻，该夷将掳我营兵何一魁放回，交其带至该提督夷书一件，经提督臣答覆后，该夷随又递一书，列明请求各款，声称听候三日内照覆各等情。奴才随代提督臣拟具覆文稿，寄交缮发。告以奴才业经行文诘询，俟该夷登覆再办，现尚未据回报。所有该夷两致提臣夷书、并提臣寄到覆夷文稿、暨奴才代拟底稿，一并进呈御览。至提督臣关天培身膺水师统辖，督率无方，据请奏参从重治罪，相应据情代奏，听候谕旨。奴才来此查办夷务，虽正在筹办之际，该夷不候回文辄先肆扰。大角炮台、沙角炮台亦本系孤悬海外，然不能驾驭贴服，致令占夺炮台、戕伤兵弁，实深惶惧，相应请旨将奴才交部议处。再此次仍据提臣来函具奏，虽续经准到咨文，以尚在仓猝之间，其阵亡受伤官员兵丁及被抢被烧各船只确数，未据逐一查明。奴才已飞咨确查，俟其咨覆到日具奏，并俟该夷目义律如何登覆，再行驰报外，所有现在大概情形，谨具折由六百里奏闻。）

义律日夜赶制三板，增集贩烟快船数百，多备火箭、喷筒、竹梯，为攻台计。时潮州镇袭伯（忠毅公子）李廷钰，先调驻虎门，与天培、张辰分守诸台，兵仅数百。天培点兵入守镇远，兵哗，谓夷船多，非驻守兵可敌，观望不行。天培切谕之，则索赀寄家，示必死。天培不得已，出其衣装，付质库，得银，按名遍赏之。然后勉从。人则令满汲淡水，而扃锁其台门，不放出一兵。夜有扒越台墙遁者。廷钰知势难敌，夤夜至会城哭琦善前，求亟增兵药。并言后山空虚，夷人必来暗袭，非力护之不可。同城文武亦旁为代请，琦善不可却，凡两次，但许增兵七百。（亲供云："天培阵亡，兵勇增至八千九百余。"而十二月十六奏乃云："拨提标抚标兵五百名"。）使以小舟乘夜渡出，分派各台，惟惧迟明为夷所知，故仓皇至此。琦善见夷人日肆狓猖，非羁縻之计所得缓。恐其再夺诸台，则粤防全撤，得罪益重，思救目前之急，遽奏请开禁通商，给厦门为市地，以明年正月初旬为期，还以烟价，又复许以香港全岛，与义律再伸和约，称之公使大臣，以浙江所获夷俘易定海。义律得文约大喜，请缴还沙角、大角两台，及所掠师船盐船，由海道赴浙撤兵，求备文代递伊里布，俾知缴还定海之由，送给留定船目。文至，琦善亦代封付伊里布，嘱其据以收地。伊里布缘是观望不敢出兵。不知两台失陷奏到，上已决意痛剿，革琦善、天培顶戴，带罪立功，速调湖南、四川、贵州官兵，及南赣兵二千驰赴剿办矣。

二十一年正月初三日，琦善自出阅视虎门，舟次狮子洋，于中道之莲花山与义律见，商议条款，丰待以酒食，使保纯（时已官广州府）偕广州副将赵承德主席劝酬。义律欲示其军伍之整肃，饮已，领兵队，携枪炮，列阵山坡操演，请琦善出阅，欣然临观毕，给赏而去。保纯等亦先旋省。十九日，义律复请见于镇远山后之蛇头湾，出上年所给香港券约，请盖关防，琦善不允。（亲供："正月十九日，义律又来求见，欲求给香港为寄居之地，求为盖用关防，未经允许。"又云："当日逆夷求讨地方兼贸易马头，恐后有建台设炮等事，是以据实奏明。迨后逆夷围困炮台，事在紧要，不得不佯允所请，以救眉急。"是香港之许给，已在上年围困炮台之时。其正月在虎门再见，所求系请盖用关防。则上年许给时，未经盖有关防，今和后乃请补盖为据也。互勘极明。）汉奸杂夷兵，从义律入虎门，乘两次接见，随员无暇稽察，暗放小舟，四测水势，因而内河沙澳，尽为夷梢所悉。琦善既目睹夷阵，怯其兵炮，愈执初见，以为非和则事未可知，特自惴无以回天也，遽以"粤中地势无要可握，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陈奏。（谓夷用飞炮，为从来所未见。不知西洋蝴蝶炮，阮相国元《研经室集》有之，广东海防书已有引及，不足异。）语似过张夷势而代其邀恩，奏到在调兵后，遂奉严旨。且奉有"烟价一毫不许，土地一寸不给"之谕矣。

又以伊里布误听琦善据夷文缴还定海之言，屡诏不肯用兵，初七日，宣示逆夷前后罪状，命宗室奕山为靖逆将军。湖南提督杨芳方入觐，道安徽，命折往粤，与户部尚书隆文，同为参赞大臣。以刑部尚书祁𡎴，向曾巡抚广东，熟识夷情，命驻江西，总理军饷，皆驰驿兼程而进。二月，命伊里布回本任，代以裕谦，趋浙接理。奕山方度岭，有劝以全师驻三水，使夷不能探我虚实

者。保纯自省迎谒，令以此意还语在粤官吏，且令传谕诸夷，代奏仍准其通市。随行司员李湘棻座间忽为大言，谓奉命剿夷，当驰抵粤城，相机调度，未宜远驻示弱。奕山乃促棹倍道而前，旋以外来兵炮攻具未集，暂止韶州。义律既探知和议中变，一琦善不足恃，计非焦头烂额不能讨便宜也，倍形忧惧。则徐自受代，别居馆舍，病疝，不接一客，琦善亦未尝过问。及冬仲，与廷桢奉命协理夷务，始复出，询知前所备舟勇已尽撤，欷歔无如何。三水刘文澜策购义律垂得，而虎门事已急矣。

初五日，夷船乘风潮大至，聚攻横档，台前攒排突进，炮密如栉。台药皆自省发，不可源源继，虽极力拒击，究不能如夷舟之不时运送，彼此抽换也。横档后有小河，旧无行椇，则徐雇船以备，咸议其迂，撤后守者不复顾及此。适潮水盛涨，夷分船闯越后河，前后夹攻。天培力竭，守御不支。手燃巨炮忽自炸裂，兵无人色，皆走。一弁大呼曰："事急矣，盍去乎。"言次，伏使受背，将负以出。天培挥刀揕之，弁亟闪避。一弹当胸至，洞焉不倒。夷众拥入。天培与都司署提标游击麦廷章俱阵亡，参将刘大忠先遁。（当时以大忠同时殉难，因已奏补香山协副将，照副将例赐恤。事竣后，与天培、廷章、湖南总兵祥福、游击沈占鳌、守备洪达科，同立专祠，祀虎门。大忠旋自回营，以遇救得生自解。）夷见天培屹立如生，反骇而仆。续至者前追视之，知气已绝，相与惊叹，取所遗蟒袍缮褂为服之，鼓乐安置台中。奏入，上赐恤如例。增派齐慎参赞军事。急调广西兵二千，湖广兵之赴浙者二千八百，改道入粤。琦善先奏及内河由狮子洋入至乌涌、猎德、二沙尾、大王滘，及乌涌迤西长洲冈、深井、黄埔、白泥涌，均握要，宜守。有旨令芳先至，速相机布置，毋令其驶近城下。夷越虎门直入内河。虎门大炮之运自省会者三百余，则徐所购洋炮二百余，已尽为夷有。防内河者，皆搜括选余旧炮，草率周章，虽层递分段设防，究乏把握。会湖南提督祥福，统常德兵千余新至。琦善仓卒令与粤兵同驻乌涌。乌涌者，会城东出数十里，先筑土台於南岸，备虎门有失为第二重守御计者也。夷船缚炮於桅，空弹子心，实以药，杂铁屑小链於中，合而圆之，击则坠地，触机自启，屑链乘内药四飞，着人恒毙。乌涌沿河唇延垒土墙，穴墙置炮，墙尽处不复更为横筑，墙缺大开。夷循北岸来，炮向南斜发，辄及缺，弹从空坠，又无铁网承阻。（铁网以铁线织五分目，而大线为网。予尝条陈及之，而仓猝不能用。）粤兵先溃，楚兵亦相率败走，争先逃窜村落，道半阻於河桥。候补知县瑞宝，方主管乌涌小粮台，兵奔亦奔，惧落后为所隔，甫过，遽呼从役撤其桥板。兵勇前走至河岸，为后队逼坠河，自相残踏，塞填河面。后至者踏人首肩而过，无一生者。祥福及其属将游击沈占鳌、提标守备洪达科，皆遇害。（《南越游记》云："或以祥公坠水，求其尸不得。"然当时已赐恤立庙，殉节无碍，或自死於水耳。）二沙尾亦预沉石隘口，购敝夷舟，沉而堵之，顾未守以兵。夷至，以轮舟乘火势拔起，通流无碍。越猎德即省河矣。怡良方悬赏招回汉奸，及运私快船，当时利赏畏罪，（将藉以卫省河，投回者十九艘）艘二三十人，率代以老弱。至是，出梁恩升於狱，令率投诚船，出乌涌堵贼，与夷战。（有荐之者，语见下文）省河自虎门戒严，弁兵官勇舟航梭织，夷烟不时得售。迨越虎门，方实鸦片於轮舟，尾其兵船以入，约窑户快艇泊其旁，乘战酣载运。乌涌溃兵不复集，畦岸空其无人。恩升亦放虚炮，烟焰蔽天，售私者从炮声中络绎移诸快艇，陆续发棹以去，迨炮收烟散，则货已售尽矣。芳之始至，道佛山口入，民耆其宿将，望之如岁，所到欢呼不绝，官亦群倚为长城。入城，即发议，谓'夷炮恒中我，而我不能中夷。我居实地，而夷在风波摇荡中。主客异形，安能操券若此。必有邪教善术者伏其内。"传令甲保遍收所近妇女溺器为压胜具，载以木筏，出御乌涌，使一副将领之。自部卒隔岸设伏，约闻已炮响，即举筏齐列水涘，眠器口向贼来路，而后自抄出筏首夹攻之。夷将至，举筒镜测筏纵横排岸侧，驶近，而副将已望见旗帜先遁，筏上无一人，遂长驱直进，芳侦知夷顺流势猛，亟勒兵入城，缚副将欲斩之，诸帅为祈而免。乃令总兵永福率兵千，驻东南十余里之东胜寺，以防陆路。寺距河干尚五六里，夷舟过，炮远不能及。又使总兵长春率兵千，驻西南十五里之大黄滘后凤凰冈。对滘旧筑石台大而固，夷不敢越以入省，径趣省东，中流水深，虽不能沉石堵浅，但横排木筏，下水桩，亦未敢闯而拔也，芳久历戎行，夷亦震其威望，且未深悉省河虚实，使其徒持书至凤凰冈营，假求款为名，密挈汉奸随路探水。长春新来，不知其诈，收书使送芳於城，令候报，即掩帐坚卧。汉奸已乘便引夷遍阅营盘，知无备可袭，甫出而两路分入，势如破竹。从东入者，逐我猎德炮台兵而守之。从西南入者，登大黄滘台，坏台一角，亦留守焉。

先是，正月，义律、伯麦合出新伪示，张於新安赤柱，晓其居民，称："尔总督琦善将香港地方让给英国，存有文据，是居香港者为英国子民，事须禀英官治理。"复以此语照会大鹏营副将赖恩爵，恩爵以呈怡良。则徐闻而发指，劝怡良实奏，谓："人民土地皆君职，今未奉旨而私以予叛逆之夷，岂宜缄默受过。"怡良尚徘徊，东莞邓淳集郡绅於学，具词以请，谓伪示横悖已甚，宜加痛剿，并诣制府陈焉。入见者数十辈。琦善谓款夷出自上意，而诸君未识情形，争执如是，早晚祸及，可自为计，仍举所陈四事为言。驻防进士朱朝玠者，旗士笃实君子也，与辩至日昃而出。（营文并录夷示上，绅士皆未之知。林公见事关重大，揣怡公意必俟绅士呈请而后奏，尚可以对琦相。时晦前二日，林公召予语以故，且问外间公议将如何。予曰："既非绅士请奏不可，惜某年望皆轻，又素居江村，未尝授读省会，否则立集科甲门生，列名具词，顷刻可行。若俟通启，不惟辗转需时，抑事几先露，将有悔之者矣。"林公是之。辞出，即招黄学博培芳商之。黄盖香山人，居省且十世，门下多通显故也。黄出语予，谓："我两人方当有差，未便与名，不与则无以告同

志。"正踌躇间，而邓徵君淳至，知其事，慨然集诸绅於学，以朔日具词进。姚司马衡、何文学榛，同在抚幕，其日见林公，亦与正言及之。两人归劝但据情转奏，怡公遂首肯。)迨怡良奏到，而两江总督裕谦，力参琦善畏葸偏私之奏适至。(片奏云："再去年英夷至天津递呈，仅船五只，且所泊之直沽河，距天津府城甚远，而琦善张皇其事，遽称'畿辅盛京处处堪虞，浙江洋面海口全被占住。'并称'后来船只无数必将南北并扰，'希图耸听以掩其武备废弛之咎。继又牛酒犒师，遣弁讲款，因而山东、浙江相继效尤，馈送络绎，致使攻陷城池之逆贼，竟所至如宾。而山东抚臣托浑布，又饰称该夷欢呼罗拜。查英夷腰劲腿直，见该国王尚无拜礼。嘉庆年间入京，即因夷使不能拜跪驱逐回国，是其明证，岂有於攻陷城池大肆猖獗之后，忽向山东犒师弁兵罗拜之理。以大辱国体之事，为欺蒙天听之词，不顾中外之窃笑，皆由天津之办理不善所致。此琦善张皇欺饰之罪一也。该夷回粤以后，桀骜愈甚，求索愈多，情势日形迫切。琦善当一意调集满汉水陆兵勇，亲巡海口炮台，严防要隘，明立赏格，激励将士，先为不可胜以待贼之可胜。乃惟知责副将赔礼，责兵认错，毫无激励堵御之方。将士解体，军心沮丧，以致该夷乘其无备，突开枪炮，攻据炮台，多折将士。又以未申二时一事，分为二奏。其称'我兵众寡不敌'，查粤中水师船炮，纵不如该夷之坚猛，至陆路官兵，则省城有驻防，有督标、抚标、提标，又有沿海水勇，以数万计，视贼何啻十倍。而贼之在粤者不过数千人，其陆路夷兵只有打尖鬼船二只，约计不过千人。琦善能调兵严防后路，何致夷匪千余绕出山后，便称众寡不敌耶。琦善不自知愧惧，尚以粤人武备久弛诿过前任。试思琦善未到任之前，截余以来，即以粤省之兵，剿堵粤洋之夷连获胜仗，屡烧夷船，望风不敢窥伺，并未调兵饷於外省，亦未闻有丧师挫锐之事。此琦善弛备损威之罪二也。沙角、大角炮台既失以后，至虎门尚有炮台八座。而威远、巩固、永安，三台鼎峙，铁链横锁，天险断难飞越。此时自当速调兵勇固守，亲自驰往虎门，号令调度，以安人心以作士气。一面知会浙江，乘机进剿克复，使贼首尾不能兼顾。其时定海只有夷船二十余只，且货船居其半，又义律、伯麦皆未回浙，定城只有副将一人，而粤中义律得炮台后，已舍舟登陆，正是极好机会。乃折中於剿堵布置事宜，一字不题，惟以覆书缓兵为言，危言胁抚入奏。且赶紧札嘱浙省不必进兵，旋即以给予香港、即日在广州通商定议。不但故违高宗纯皇帝敕谕，并未俟缴还定海后恭请皇上准否赏给之谕旨。是该夷先得马头后还定海，以地换地，既不使威在朝廷，且许其即日通商。给地在前奏闻在后，又非恩出自上。该逆占据城池，戕害文武，荼毒生民，罪大恶极，竟可置之勿论。倒行逆施，谬妄专权，此琦善违例擅权之罪三也。琦善既在粤给与马头换出定海，即当说明浙中夷船全撤。乃其递到夷目给伊里布咨文，则又称：'定海夷船各货，请即令宁波商人前往销售。'查该夷在定海大售鸦片，有去冬定邑难民呈词可凭。是该夷仍欲於宁波违禁通商，售卖鸦片，何以在粤讲抚时，并不与之详确订定，斩截葛藤。此琦善将就苟且之罪四也。夷目公司领事义律，只系夷商首领，与中华洋行商人一例。向在广东，例由澳门同知递禀督抚，皆自称远商，或称远职，而督抚行文饬令该府同知转谕，则称该领事，称谓有定，历有案卷可查。自上年在天津、浙江投书，擅用照会，僭称公使大臣，而琦善等不知详察，辄以贵公使大臣称之。以外夷市侩，竟与天朝将相平行，大关国体，倘海外各国夷商藉口，纷纷效尤，何以处之？岂有谨严於各国而独屈辱於英夷之理。又岂有现屈辱於英夷，而仍能谨严於各国之理，此琦善失体招衅之罪五也。臣愚昧之见，边疆大吏，必须稍有威望，方足以镇服外夷。广东澳门大小西洋通市者数十国，皆观望强弱以为向背。天朝举动遍播海外，若使英夷得志，则愈足以夸胁诸夷，启侮召患，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琦善挫军损威，委曲求款，已为英夷所藐玩，并为大小西洋各国所轻视。若令其久在广东，势必专务敷衍弥缝，恐不止难收禁烟靖夷之效。从来外夷祗知畏威不知怀德，故驭夷必先剿而后抚。自宋至明，边患不同，要之示国威者皆忠义之臣，而不顾国体者皆奸佞之辈，虑久远者皆智勇之士，而苟图目前者皆庸懦之流。我朝二百年来声威远震，四夷臣服，旷古未有。英夷不过奸商，其所纠合不过贩烟之匪类，何必如琦善奏，惟务张外夷以挟制中国。臣受恩深重，不敢瞻顾嫌怨而误边疆重计，谨沥诚密片附奏，伏乞圣鉴。再臣闻夷人到粤必用汉人为买办，而其为买办者实为汉奸之尤，教猱升木皆其所为。前此邓廷桢任内奏明驱逐之奸夷嘣地，有买办鲍聪，系买办中最为可恶之人。因查办严紧，逃往山东，转至直隶，改名鲍鹏。随同琦善前赴广东，托以心腹，与义律往来议事，情殊诡秘。琦善所称夷言先战后商之说，难保非即系此等汉奸有所窥伺而教之使然也。臣谓鲍鹏不诛，夷务必多反覆。可否请旨密饬靖逆将军参赞诸臣，确查琦善处如果实有鲍鹏其人，实系买办鲍聪，即行秘拿，严究交通实情，正法海滨，以杜内外勾结之弊。臣既有所闻不敢因事无所确据，缄默不言，坐视琦善误堕奸匪之计。合并密陈。)

卷 三

时琦善先已革职，至是上疑其私，命派副都统英隆拿解赴京(时以佛山同知李百龄出门下，故粤中令协解)，籍其家，使怡良暂权，而以祁𡎴继其节钺。义律知圣怒不测，外军云集，势必用兵，在粤永绝和议，兵船费重，即资捐于商舶，亦必通市乃可。而诸国商船续至者四十余，虽未尝一律禁绝，先以虎门严守阻诸外洋，虎门破而后得联艅以抵黄埔。而会城内外居民店铺迁徙十已七八，市井兵多民少，货益滞销，咸怨英夷。会义

律进退失据，神情颠倒。

二十四日，船遽由西南扑入，为守凤凰冈江西参将谭恩，都司伍定青、守备周荣升、湖南守备王金国奋击急退。越日，米利坚领事多利那赴凤凰冈营请见兵帅，称："英夷自是不敢再有他求。犯顺称兵止其国兵头之过，其货船原未尝附会助逆，请准与诸国一体开市，则货船在埔，兵船即顾忌不敢滋扰矣。"议未决而出。

二十六日，夷增多船，乘风越凤凰冈，且前且拒，冒险闯入省河，飞炮向城，随退泊白鹤滩，月尽乃去。洋商亦代呈英夷字约，有"不讨别情，惟求通商，私货查出甘愿入官"语。芳、怡良据以会奏，奉旨饬驳，皆革留。当芳之来粤行抵江西也，闻琦善和议将成，欲附和之。途次，忽有"给埧夷人堆货"之奏。是时上方整练戎行，大申天讨，特简老将，赞画师中，今芳未至粤先有此请，已失圣望，既而复有攻守八难之奏，迹并与琦善暗合。至是又请许港脚通市。港脚种类虽异英夷，而印度实为役属，即与英船无异，许港脚实许英也，掩耳盗铃，未战而款，大非命将出师本意。且奏内未将琦善畏葸致误，及外兵即集，夷再猖狂，如何剿办情形，层次筹及，此"有意阻挠，怠慢军心"之谕所由来也。

顷既入城，病居民空城先徙，思所以招徕之。以士为民望，乃示召观风，取粤秀、越华、羊城诸书院生童而合试之，以示整暇，于是还居者半。（祁公至，泊佛山汾江。予先时以林公意，往佛山，延南海在籍吴中丞荣光、李都转可琼，商守城策。虎门既破，是夕，林公先知之。二公为其乡人综团练，不可出，予具文以复。因条陈旗勇协守法，以驻防余丁皆骁勇可募用也。自是寓佛山，往还两地者三阅月。偕李都转候见祁公于南岸市楼，刺入，而林、邓二公同棹小舟适至。祁、邓本同官交好，林亦袖其任内所办夷务层折缮厚摺开诚以告。祁未暇阅，随手置之席下。二公并以夷舟据省河，凡官船有旗帜恒为所扰，劝祁公一出花埭海，即折而上，由泥城入北门，偃旗息鼓登岸。当公未入沙，已有劝其道灵洲山过石门叙泥城者，语与二公合。语毕辞去。会日昃，都转老倦先归。予登舟，祁公言少穆以所办示我，不知旧令尹事如何。随长叹，谓我去不几时，不料地方遭劫竟至于是。予曰："公来劫有救矣。"公曰："不然，我以小心谨慎作无事时巡抚尚可，总督则非其才矣，况有事乎。吾兄不记邓制府阅兵广西，我以巡抚兼应夷事时乎。非墨农事事提醒，不知误却多少矣。"墨农者，高阳仪克中，就书记，数年来所心折者。及公内擢，仪已作古，故忆及之。予因谓如大君子谦卑自牧，何不别举精力强毅者相助为理耶。公曰："枢廷方以我熟悉夷务，非善辞则早来久矣。此次半道接旨，不得不勉肩艰钜也。"既又问林、邓并劝改道入城说可行否。予答以"故事，大吏抵任，必由近日亭登岸，便各官行礼，而总督署在靖海门内，此次似可由靖海门入，诸官必集迎于此。公旧望赫然，夷船何敢犯前驱，若竟道泥城，未免滋其疑惑，失观瞻矣。"公大以为然。）三月，奕山、隆文亦至。义律来文请在香港开市，督抚以未奉谕旨驳之。（二月末，吗吶啱于夷议一体严拿走私之说，代注"此端与英官无涉"语。今来文请纵走私，故拒之。）是时夷船之在定海者，多驶复广东，虎门、香港合五十余船。奕山意芳有将略，首与商军事。芳谓夷越虎门深入，粤城外民居铺舍栉比，无隙可乘，即无隙可守。惟于东南猎德、西南大黄滘，通下桩滘沉舟堵塞，而以重兵扼岸上，堆沙垒为城，庶几可作省城外障，使夷不能搜截军械、运船，散我谷米埠，然后俟风潮，集柴苇为筏，用火攻之，方可得手。既又商诸则徐，则徐为六事答之：一，堵塞要口。谓夷日扰省河，法皆难用，当设法诱夷出猎德、大王滘外，否则束手待毙。二，洋面船查明备用。三，炮位验演拨用。四，火船水勇，整理挑用。五，外海战船，分别筹办。六，夷情宜周密探报。较芳条陈尤为详密可行。（六条：一，水道要口宜堵塞严防也。此时夷船既破虎门，深入堂奥。查省河迤东二十余里，有要隘曰猎德。其附近二沙尾，两处皆有炮台，其河面宽约二百丈，水深二丈有零。又省河西南十五里，有要隘曰大黄滘，亦有炮台。其河面宽一百七丈，水深三丈余。若前此果于该两处认真堵塞，驻以重兵，则逆夷兵船万难闯进，省垣高枕，何须戒严。乃既延误于前，追悔无及。今夷船正于此两处要隘，横亘堵截，使我转不能自扼其要，几如骨鲠之在咽喉矣。惟有密饬近日往来说事之员，督同洋商，先用好言诱令夷船退离此两处。而在我则密速备运巨石，雇齐人夫，一见其船稍退，即须乘机多集夫兵累千，连夜填塞河道，一面就其两岸厚堆沙袋，每岸各驻精兵千余，先使省河得有外障，然后再图进剿。此事不可缓图，尤不可偏废。若仅驻重兵而不塞水道，则夷船直可闯过，虽有兵如无兵也。仅塞水道而不驻重兵，则逆夷仍可拔开，虽已塞犹不塞也。塞之驻之，而不堆沙袋，则以兵挡炮，立脚不住，相率而逃，仍犹之乎不塞不驻也。此两处办成后，应致力于内洋之长洲冈及蠔墩，最后则筹及虎门。彼处有南沙山巨石可采，如何堵塞，容再酌议。一，洋面大小船只应查明备用也。查虎门所泊师船，除沙角失事时被焚十只外，闻尚有提中营二号、三号大米艇二只，五号小米艇一只，提右营二号大米艇一只，五号小米艇一只，现停镇口，自应由水师提督配齐弁兵炮械，以备调用。其虎门以外附近之水师营分，东则提左营大鹏协平海营碣石镇，西则香山协广海寨，现在各有师船若干，配驾弁兵炮械若干，亦应分饬配足报明候调。至省河有府厂、运厂两处，均系成造师船之所，现在各有造竣师船几只，另购堪以出洋大船几只，应饬据实开报，并将篷索壇椇即日备齐，听候查验。再，上年府厂改造巡船，及新造安南三板，现在尚存几只，装配炮械若干，亦即开明听用。其招到快蟹船十九只，现泊何处，此内壮勇若干，炮械若干，亦即禀候核夺。一，大小炮位，应演验拨用也。查此次虎门内外各炮台既被占夺，所失铜铁炮位，合各师船计之，不下五百余尊。其中近年所买夷炮约居三分之一，尽以藉寇资盗，深堪愤恨。今若接仗，非先筹炮不可，而炮之得用与否，非先

演放不可。查佛山新铸八千斤火炮十四尊，佥谓无处试放。殊不知演炮并不必极宽之地，祇须水上备一坚固之船，安炮对山打去，其山上两头设栅栏截，必不至于伤人。并须堆设大沙袋，每袋约长四五尺，宽二尺余，堆成横竖各一丈，高七尺许，以为炮靶。对靶演放，既有准头，而炮子之入沙囊深至多少尺寸，果否沙可挡炮，亦即见有确凭矣。此十四尊试过如皆可用，即日运省备防，其余即于佛山如式再铸。倘试后有须酌改铸法之处，亦即就近谕匠遵办，以臻周妥。又番禺县大堂，现有五千斤夷炮四位，似可拨至离省十五里之燕塘墟向来演炮处所，亦照前式堆排沙袋演试。又广协箭道，有夷炮六位，斤重较小，似可拨在北较场如式堆演。所有来粤客兵，即令该管官带领轮班演炮。如此，则炮力之远近，炮挡之坚松，与兵技之高下，无不毕见，一举而三善备焉。再，前据广州协赵副将开报，该协箭道并贤良祠，现存堪用各炮约五百位，又红单船拖风船卸下各炮，亦约有一百位，虽俱不大，然未尝不可备防。似应分别查验演放，以便分配各船及岸上营盘应用。至装配船兵，宜将船只驾到将近佛山之五义口、茉莉沙、瓜步口等处，分起装就听调，庶免疏虞。一，火船水勇，宜整理挑用也。查夷船在内河，最宜火攻。前月经杨参赞饬备柴草、油料、松香，装就火船约百余只，闻系署督标中军副将祺寿、候补知县钱燕诒等经理其事。兹隔多日，恐柴草等物霉湿短少，应饬查明重加整理。其装载之船，原只以备焚烧，固不必坚固新料，但亦不宜过于朽旧。且必须有篷，方能驶风，若专藉一二人之力，犹恐推送迟缓不能成功。其船约以数只为一排，驶近夷船，则环而攻之。能于各船头尾，系大铁钉，钉住夷船，燃火，使之推不开拔不去，当更得力。其未用之先，此船宜移上游，近佛山一带，装载完妥，黉夜乘风，与有炮各船一同放下，随攻随毁，谅必有效。又内河东路之茭塘司一带，另有捐办火船百余只，即某所捐办也，分段停泊，如需应用，亦可随时调集，以收夹击之效。至水勇一项，人人以为必须雇用，惟患其有名无实，前此虚縻雇赀，已非一次。除淇澳之二百八十人系鲍鹏为前琦部堂雇用，闻已散去，可毋庸议外，若臬运两司访雇之水勇一百二十名，闻有董事管带，应可得用。第未知其船现泊何处，似应查点试验。又番禺县张令，原由揭阳带来壮勇三百名，皆系以鸟枪擅长，每人各有自带之枪，施放颇准。此一起虽系雇为陆路之用，而上年曾经谕明肯下船者多加雇赀，彼即欣然下船。似宜将此壮勇三百名作为水战之用。此外再雇，务须考其技艺，查其底里，必使层层保结，不任滥竽。并谕明临阵争先者即予拔官，如敢潜逃，立斩示众。信赏必罚，自足以励士气而壮戎行矣。一，外海战船，宜分别筹办也。查洋面水战，系英夷长技。如夷船逃出虎门外，自非单薄之船所能追剿。应另制坚厚战船，以资制胜。上年曾经商定式样，旋因局面更改，未及制办，其船样尚存虎门寨。如即取来斟酌，赶紧制造，分路购料，多集匠人，大约四个月之内可成二十船。以后仍陆续造成，总须有船一百只，始可敷用。此系海疆长久之计，似宜及早筹办。若此船未成之前，即须在洋接仗，计惟雇觅本省潮州及福建漳泉之草乌船，亦以百只为率，将其人船器械一齐雇到，给予厚赀，听其在洋自与夷船追击，不用营员带领，以免牵制。仍派员在高远山头瞭望探报，果得胜仗，分别优赏。其最得力者赏拔弁职，充入营伍。缘漳、泉、潮三郡，人性强悍，能出死力，既可兼得名利，自必踊跃争先。较之本地弁兵顾惜身家者，相去甚远。至于能在水里潜伏之人，查本省陆丰县之高良乡、饶平县之井洲及福建澎湖之八罩乡，其人多能久伏水中，似亦可以募用。其火攻器具，如火箭、喷筒、火球、火罐之类，亦宜多为制备，以使临阵挑用。一，夷情叵测，宜周密探报也。查逆夷兵船进虎门内者，在三月中旬探报有三桅船十四只、两桅船三只、火轮船一只、两桅大三板四只、单桅大三板一只。其各国货船在黄埔者现有四十只。自虎门以外，则香港地方现泊有夷兵船十七只、伙食船三只。此等情形，朝夕变迁，并非一致，似宜分遣妥干弁兵，轮流改装，分路确探，密封飞报，不得捕风捉影，徒乱人意。其澳门地方，华夷杂处，各国夷人所聚，闻见最多。尤须密派精干稳实之人，暗中坐探，则夷情虚实自可先得。又有夷人刊印之新闻纸，每七日一礼拜后即行刷出，系将广东事传至该国，并将该国事传至广东，彼此互相知照，即内地之塘报也。彼本不与华人阅看，而华人不识夷字，亦即不看。近年雇有翻译之人，因而辗转购得新闻纸密为译出，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驭准备之方多由此出。虽近时间有伪托，然虚实可以印证，不妨兼听并观也。至汉奸随拿随招，自是剪其羽翼之良法。但汉奸中竟有数十等，其能为之画策招人、掉弄文墨、制办船械者，是为大奸。须将大者先除，则小者不过接济食物，即访拿亦易为力矣。）是月，则徐旋奉"以四品卿衔驰赴浙江候旨"之命。缘是时裕谦已抵浙，自去冬曾与闽浙总督颜伯焘、浙江巡抚刘韵珂，先后密陈则徐在粤办理无误，宜责以戴罪立功。而谦之劾琦善，则以"上年广东就本省兵防本省夷，未闻败辱"为言，比较迭失台口功罪。则徐又先自请赴浙竭力筹办。（粤中初闻有调外兵攻剿之信，林公实不知意出自上，尚疑琦相因夷情反复，当大示兵威，密为奏请，但未商及同城耳。此予亲闻之林公者。林公因言："封疆大吏得调本省兵。粤中兵额隶水师者已不少，皆总督所属，就地调用，不致多费帑项，故办理边事以不至奏调外兵为正。今国家方全盛，经用及天兵，何事不了，此办理至于万不得已之举。"盖初未料及外兵他日之败也。）

至是，上见夷情叵测，外兵至粤者已有八千，防夷败而窜浙，爰有是命。然其时粤聚兵虽众，守御尚无胜算。所备攻具，巨木之运自西省编札为排筏者未成。水勇募自福建者千人，香山、东莞者三千，一时亦未能骤集。奕山初尚用芳"待时而动不可浪战取败"议。而翼长，文则李湘棻、西拉本，武则段永福、张青云辈，皆利在一战，为得功地，且非是则军饷将无以开销也，密

请开仗。张必禄亦从而怂恿之。奕山为所动，谋于坜。坜官粤久，素悉夷恫喝伎俩，以为外兵新至，当乘锐而用，亦不阻止。爰于三月晦，密集军官，发令，三路分出。一屯西宁炮台外，为中路，一屯东炮台，为左路，一由泥城出，为右路。使及夜运炮出。布置粗定，将突攻夷船于省河。调发毕，已日暮，芳犹未之知。兵出城，奕山始诣芳告以故。芳乍闻不觉大讶，拔剑奋呼，谓事且败而局难收，顿足至再。奕山亦旋悔，亟思挽回，然令已行，人自为备，兵众地散，已莫及矣。先苦水勇未集，会四川营余丁四百愿充其数，与广州应募者合为千七百余人，乘小快舟，挈火箭、喷筒，都司胡倖伸率领而往。分三队伏，约闻炮齐起，抄后路攻之，专以长钩钩其船底，掷火焚烧，官兵但沿岸施炮轰击应之。省河夷船出不意，又值风逆，一时四面受窘。西路攻毁其大兵舶一、火轮船二、三板四、小艇数十于白鹅潭。东路击其三板，夷众从睡梦中闻变，亦猝不及备，相继溺死于二沙尾者无算。总兵张青云设伏西宁炮台，夷见守御空虚，舍舟登岸者数百人，伏发退不及舟，我兵涌出气锐，迎刃皆毙无存者。义律夜深闻攻杀声，不知何处有兵，咫尺间调遣不及，自夷馆踉跄走出，呼小三板渡上夷舟，兵目援以登，仅而获免。四川、湖南兵，探悉义律所在，相率向围，不知其已遁也，蜂涌入夷馆，登楼搜之，不得，则掠其货物。（时米利坚夷商居馆者，外兵不能辨，误伤其数人。）越日黎明，夷兵大集援救。止击沉其三板船一。风潮转顺，我兵反为所乘。夷船竖黑旗，连日游奕省河，直逼炮台，势甚张。段永福领勇千余，守天字马头，望见夷飘旗，速放空炮，一哄而溃，所设八千斤大炮，未及放，炮眼已为登岸夷所钉。守泥城者为副将岱昌、参将刘大忠。大忠即协守虎门，夷至先逃，以阵亡奏请赏恤，事后饰词归营者。所备木筏材料，购自西省，费至巨万，及油薪船三十余，大军辎重咸萃此。至是亦不战而走，军资可用者尽为夷有。守北门外山耆定台（俗以形称四方炮台。）者，为总兵长春。粤城北五台，此其一也。明以前无之，迨至国朝大兵南下，攻数月而守尚固，乃筑此以瞰城中，瞭若指掌，辅以东西得胜台，既筑，城始不支。盖攻之利即为守之害。粤既隶版图，承平垂二百年，无议毁者。（其年，前湖督周天爵奉命从军至，亦以形势不便，思将北门城伸筑，而以耆定两得胜围入城内。盖不敢遽议毁折，而不知加城于山，所费不赀，尤非策也。此与所议伐村里古树堵河，皆不可行而行之事。）至是，初五日，夷泊岸试登，无阻拒者，竟据之，筑土堤藏药，为久守计，登高俯瞰，窥以筒镜，凡城中措置及官民来往悉为所见。坜与怡良议亟调炮置南西二门，示民死守。是日，福建水勇适至，既入，抚标官以令箭挥使出城应敌，以驻防将军不肯启而止。芳立北门女墙下，视至移晷刻，忽掀髯大呼曰："可擒也"，欲以兵二千分两翼下城击之，亦阻于同事不果，称疾不出者二日。火箭巨弹，自下上者，肃肃过耳畔，芳谈笑自若，骂曰："丑虏要击死老子耶"，左右咸股栗，劝稍避之，不顾。夷既聚泊，游奕小舟如梭织，其兵船迭运飞炮攻城。沿珠江二十里间，环东西南三门外，炮声无片刻断。炮子往往堕城西北隅，盖知大将军以下皆驻城北贡院，特向而注发，而不知早已偕迁避巡抚署。坜亦移驻城内矣。入夜，火光如昼，日则四射火箭，焚南北岸铺舍，南门外烧毁尤甚，民间无救者，官军亦不敢出扑，听其自焚自灭。留者但洋行积货栈舍而已。

时内外兵万七八千，军令皆撤入城，都司守备以上无一人在城外者。（夷小舟放火延烧两岸，惟洋商屯货之栈则过而不毁。自二月虎门失事及是，连日遇绅民眷属迁下乡者，每为夷舟阻辱。巡船至则撮药毁之。有洋商家属为所追及，遽出条纸示之，夷即反棹，且为护送入花埭河口。连日火光烛天，而放入箭弹恒着空处，或竟坠池塘。飞炮弹子大者至百十斤，每自屋面滚下，无着人致伤者。是时内城分藏火药至二万斤。汉奸知藏药所在，火箭向之，会大雨如注，曾不延烧。事后夷人言，当时共见一白衣人夜立城上以手接箭，箭到即熄。或以为非神助顺不及此，设一有延烧，则人心不固，城从此不可问矣。）贡院号舍八千有奇，令舍住一兵，而兵往往拆数号通为一，携所自备物居之，因不能容。则令其自择居民间空舍。客兵各招引其同队，三五成群，撬门挈具而入，随地驻足。于是夹杂散处，布满内城。营主但知按籍记其兵数，实不知兵所寓何地，同寓何人。遇有号召，辄出小旗沿街市招呼，有畏征发匿不出者，非领饷之期无从见而问所驻地也。夷登耆定台，越山磴径十余里。军帅坐北门楼，亲睹夷兵鱼贯而上，所至无阻，莫可谁何，驻防甲兵见而发指，动公愤，自请出城截击以阻其登，城亦不启。有超城下者数十人，中途复相计旗营藤牌少，不足御夷火器，旋返城缒上。（驻防将军阿克精阿，先期令地方官以沙包遍塞城门。初五六七日城闭。城内米值大起，油薪将乏，亟开一门放行。归德门开后，仍置笔砚于卡房，凡肩舆出城者，令自书姓名始肯放出。当时虽官亦不免。盖有谣言，谓夷将装扮差官舆入为内应者，故有是事。然不搜其入而搜其出，且但搜肩舆而步行者不与，亦疏甚矣。）诸帅初以众兵闭处一城，虽不得其用，尚幸其安静坐食，可不扰害闾阎。忽初五日，南海义勇为湖南兵诬杀。（楚兵初驻东门校场，其地多疯女，少未发面，往往夜出，就男子交移毒，则男受其病而女愈可嫁。楚兵新至未之知，既而多传染者。或言孩肉可已疯疾，于是攫远近小儿旋营烹食之。壮勇知其事，以为人人如此，遂力与拒。此致怨之由。）群勇大哗，拥入贡院不散。大帅不得已，摘永福翎顶，解其怨，而互斗者已乘势四出，放火杀人，校场中尸骸如积矣。逃难入城者，恒指为汉奸，攫其财物。有挑夫于大佛寺前买粥，方食，芳以送琦善就逮下舟，马至，适挑夫辍食出，抵其前驱，遽令斩之，刀挑其首，出至河干，民环城聚观，骇甚。先是方开仗，越日，旋有不循纪律聚抢夷馆之事。所抢货物，肩挑背负，各餍所欲。抢物多者，不便回营受指摘，则相与潜遁，军官未之知，知亦无计招复也。去者信足所

之,罔识途径,道中每以所得易赀消散,所过州县,沿途诣官索饷。北行远抵三水、清远者,尚数十人,地方为之应付具舟,送返会城,佥以追逐败夷迷途为词,人多不能束以军法,反人为犒赏为其压惊,非不知夷在南而兵反从北返,然不暇正言诘也。

夷兵中率有多年市粤者为之领导,民与夷习。义律初发难,时时以"缴烟断市万里亏缺"为不得已之词,谓:"兵来但与官为难,而无与民户为。"与市者诉:其资市为生者,半出番禺、香山、新安之市井无识,否即蛋民渔户,未明大义以为害不及民,窃私怜之。市粤者初谓义律仅六七等官,视若无关轻重,船梢姑听命焉,食用居处终与大班二班迥别,义律亦退抑不敢擅作威福。迨来粤七八年,值变起,夷商虽号殷富,实平民,或假赀于国,或合力置船,义律虽微亦官也,倚以为重。国王亦因其居久事习,就令为诸船总管。伯麦虽以国戚初至,反副之。自以劳顿风涛数月,至则使义律赴浙,自留粤暂代。其时义律随挈兵以出,破定海,留船以守,意中国且厌兵,当可动,乃偕伯麦北抵天津,获陈达,得恩旨,复相与挈琦善文还粤候款。及侦知琦善以失圣意得罪,大局全易,虎门攻陷皆两人者为之。伯麦绝不谙中国底细。义律自缴烟取结,屡与保纯晤语,数出其妻于座示敬。保纯亦感其诚,还辄私语所亲,故当事但知有义律,以为人尚明白,可以理谕。城既闭,军帅伏处一隅,半筹莫展。百姓汹汹,谓兵不足恃,城必破,夷人必遭焚掠也,则扶老携幼,哭诣怡良,请权宜为目前计,于是款夷之议遂决。城上改换白旗,军帅以下,各会印檄付保纯缒城出,就义律商之。会夷用正急,思得赀以济。旋议定,饷军六百万员,计四百二十万两,作清收内商夷欠,约限五日内银项交足。大将军挈外兵先离省城远屯,夷船亦退出虎门。(保纯还,述义律自指其心,有天理良心不敢攻城语。)议定,洋商合力,仅得银百二十万两,余从公帑代为垫支,括藩、运、关三库足之。时参赞齐慎后至,城未启,阻居佛山。会奏者,惟奕山、隆文、杨芳、阿克精阿、祁𡎴、怡良、裕瑞,言"调兵万七千人,奈无战地安营,热燠湿蒸,久而多病。夷人北路山巅,居高临下,势已危极,一有疏失,收复固难。而土匪窃发,通省摇动,亦断难久守,若不权宜行事,必致决裂。其洋商欠项,分于各商摊还。(又奏:"据原商伍秉鉴等禀称,积有夷欠,议明分年归款。自十九年停止英夷贸易,至今未能归结,除商等自行筹措外,不敷银二百八十万两一时无可借贷,恳于库贮款内拨借交领,以清夷欠,分四年在生理价银行用内,按款摊出,将借项全数归补。此项虽由商欠,而关系夷情,不若先为垫借,庶几洋商无可藉口"等语。当时诸商实欲以其行美清还库项,及和约内已准英夷请裁去洋商,无美可收,此项虽该商旧欠在先,终归悬宕,久而未清。又台湾夷俘颠林供云:"广东行商给还烟价,不云该商旧欠。"盖当时两项,在夷商尚未及分晰也。)至所给还夷欠,即作烟价,及此后是否停给香港,皆未之陈及也。

方议款时,夷兵以船泊泥城,登岸肆扰,沿西及北。其据守耆定台者兵千余,款成尚迁延不遽退。伯麦身肥体健,首大如斗,自恃膂力,率领余众自台下闯至泥城、西村、萧岗诸村落,大肆淫掠,奸及老妇。村民大哗。举人何玉成,即柬传东北南海、番禺、增城、连路诸村,各备丁壮出护。附郭西北之三元里九十余乡,率先齐出拒堵,对岸之三山等村亦闻声而起。老弱馈食,丁壮赴战,一时义愤同赴,不呼而集者数万人。夷目毕霞领其兵与村民战。村民稍却,被追,深入牛栏岗。所近居民大至,转瞬民多夷少,急匿丛薄间,放枪自卫。村民但遥围之。入夜,则脱衣悬树杪,迎风摇飏,作疑兵,民不敢前。及天明,人林内,搜杀几尽。逃者不识途径,亦多被截击。有叩首流血得免者。伯麦、毕霞同时殒命,收其调兵符券、防身铁剑、小枪之属。夷兵方舍命突围出,无奈人如山积,围开复合,各弃其鸟枪徒手延颈待戮,乞命之声震山谷。村人以其困不复逞,亦即不杀。其留耆定台余夷尚众,一人不敢下。村民但环立山麓,相约听其饿毙。围既久,越日,义律驰至,亦被围。密遣人间道求救于保纯,保纯闻报,请于𡎴。或劝出福建新至生力军助村民活缚义律,监而勿杀,挟使悉其船出外洋,还我汉奸,以是痛惩之机不可失。当事相顾无敢任者,咸以为事在和后,不欲更为戎首,且款银已先给,设败盟,于我有害无利,坚却不用其策,然款赀来从三库,商行分起运下夷舟,其日计已给者仅及四之一,而久困之夷得全款,一时骤裕,有所恃以外扰江浙。粤为彼中市舟最旺马头,向所称呢边火石弃物皆可易钱者,万不肯取快片时,招怨贾恨而轻弃之。当时能略延期日,陈兵城上,不下与战,纵不给以赀,彼无所焚掠将自止,亦无攻及城池之事。不过以朔日之战遽收兵入城,为彼所窥,因以焚扰为报复,我愈退而彼愈进,盖情事之常,亦兵家之所宜然耳。事经两日之久,倘官民同志,稍善机宜,村民万口同声,索其缴还原赀而后散,官为调停其间,续给者当可免。彼目睹民情,计无复之,未有不可行者,惜乎策不及此也。𡎴令南海令梁星源、番禺令张熙宇,随保纯出,步向三元里绅民揖劝,代夷乞免,越数时许。绅士潜避,民以官故不复谁何,遂亲翼义律下,群夷继之,众口喧哗,笑声闻十里。(其后逆匪犯湖北,梁殉节。张防九江,败于小孤山。皆擢至两司矣。余守因试为士辱,引病去,皆保全粤人而不之感者。)夷自是始知粤人之不可犯,克日全帮退虎门外。

其时近海绅民,有欲邀于海口,夺还所得赀。适其大船搁于浅沙,将截焚之,亦为𡎴所闻,切谕而止。其他船在虎门外者,初四日,新安武举庾体群,夜半出火舟三队,自穿鼻湾乘潮攻而毁之。佛山义勇,亦于龟冈炮台,乘上风飏毒烟,毙夷数十,破其援舟。款夷事闻,举以切责,诸帅皆罣吏议。义律人内河,恒陆居,坐肩舆,遨游市上,例所不许也,百姓已见而切齿,遁后自惭无以对汉奸,乃出伪示,有"不难报复,姑示宽容"语,以掩其辱。三元里等村民,亦大张文檄,痛斥而丑诋之,戒其毋复相犯。尽出所馘级及夺获炮械,缴之官。当事优予奖励,为祠祀死事者。玉成等请自海珠至石门

水陆冲隘，如仁威、沙南、荔园、泮塘、澳口，及对岸之白沙、增步，各按险要，设防置炮。河南数十村及城东燕塘，亦均起而团练。进士何有书等，接踵倡行，各就所近设为社学，辅以公所而二之。西北曰升平，东门曰东平。练勇至数万，无事相安农业，有警，农即为兵。一时声势联络，咸隶广州协副将。（二社学外，继起者，河南桥内曰隆平，设于道光二十九年夷请入城时。南门外曰南平，则奏而未成。村间曰坤维未果。）民与官应。顷复防其内扰，策之大帅，取则徐前堵塞两台口之议，稍推而远之，于东西两口，先大石，次沥滘，又次猎德，沿及石壁、黄埔、三山，凡夷船可以直达省河之道，度其船之脩广，劝绅民买石沉而狭之，浅其河底，仅留中小口，通民楫，而阻夷船之闯入者。先又于所堵四旁，密竖椿栅，复纵横曲折投石其内，虑其轮舟挟火力，或可用钩扒拔石，徒劳无济也。于是勘择要道，东路如东炮台、赤冈、二沙尾、洋桃地、姚家围，南路如大王滘、南石头、东塱，凤凰冈，西路如西炮台、永靖、海珠、新墩、竹排头、泥城，北路如永康、拱极、保极、耆定、红棉寺、饽饽山，或旧有炮而坏于夷，或旧未设台而新相形势补筑者，并铸安巨炮，分防丁勇。别于海口要隘设土墩三十余，防维周密，以补东南两口台所不逮。令训导黄培芳、拔贡生余廷槐，赍檄周遍村落，开陈大义，民气感动，而后檄知府杨霈、署粮道西拉本、南韶总兵马殿甲、高州总兵赵承德、督标参将曾逢年、游击李志和、赵如胜、督学正曾钊，守蚺蛇洞大冈边，为南路正防，而以从九品林俊英守穗石，文生彭鹤年守坝头庙，武生范廷安守南亭，职员何大山应之。教谕陈文辉守官州，外委曾文基守官州门，为东路正防，而以从九品卫绶光守沥滘应之。从九品杨汝正守三山、大通河，为西南河路正防，而以副贡生高廷佐、武举关鹏飞守南头，教谕虞世珍守东塱，应之。拉本、殿甲又自守龙船墟、得胜坪及猎德诸台，举人李国贤守员村，文生叶炤守下渡头，拔贡陈大勋守东炮台，文生林福祥以水勇为应。计南海、番禺团勇至三万六千名，而营兵不与焉。取滨海数县涨生田坦凡十七万余亩，收诸公，招佃纳租，曰屯田，为守台墩与捐造巡船兵食。（屯田之说，条陈于南海曾钊、旗人樊封，皆博古士，见知于祁公者也。始以兵食急需，知粤东近海沙田之归殷富家者，日有涨积，每视原承多溢。下令许田邻首于官，勘实收为公田，一时首者纷至，被控者动借废照影射，非通海清丈不可。祁公虑扰民，遂止其事。又谕召好义者出己田归官，以原买价银数请奖。于是黠者以西潦盛浸失收之田亩，引勘收委员诣田所，但见禾根在畦，不知水退萎苗所余，发佃无应者。因议使本土绅士驻局，分别受浸田段，俟赴局献者，按其土名先定拒受，非乡间绅士不识情形，颇难其选。许员外祥光，亟述孔观察意，谓予当省差久，且悉香顺沙田被水处所。时予方居忧，驰书见劝，予辞之再三，恐以一人误公事也。未几，献田之事又不行，乃奏请取沿海数县凡贫民照例赴县承垦而未经升科者，尽归公田，召佃，分别定其租款，仍令原垦户各按所垦赴官领佃照，部限半年，限外即准他人承佃。白太守从瀛率各县劝民认领，督抚出示招之，以养兵费急，檄促县行且严。香山垦户视他县独多，初尚徘徊无以应。香山令陆君孙鼎，省中旧交也，使其属香山司巡检饶长春来予村舍，谆嘱代劝绅民出承。会大府亦以为言，且出印示交予为验。当时犹以为官佃常例，不过欠租易佃，无害于民，重以大吏及白守之故，时亦略有所劝，令其自以保佃姓名呈官备案而已。其后部议照地丁例行，则官受考成者重，而自垦之田自领其佃，虽属顺理，而田尚在水，久之待围筑而后成，未免壅水为害，可叹矣。）方运石堵塞，视夷所入要津，一时并举。南湾九龙产石之山，悉在虎门外，夷船所聚，因购于内地之潭洲，络绎运载，随至随沉诸河。夷已侦知之，谓不利己出入，则驶三桅船泊横档，驰轮舟三，扑入大石、四沙、赤沥角，遇石船即焚。绅士曾钊、林福祥、周其俊、何达海，各督其勇护之，工始克竣。（祁公委调省令冯沅，督诸绅堵河。沅曰："堵河当量其浅深广狭以开方法测之。今由石船遇河口即投，受石不均，恐有阻水之患。"又其时所募守口壮勇，月食或八员六员不等，悉出筹捐局。设大佛寺劝捐，洋、盐二商捐百二十万两，绅民各自赴局捐赀及铸炮筑台购械三十余万两。劝及半，予随告养。）炮械甲杖皆日有补造。赀既厚集，凡有一材一技足资捍御可称破夷妙计者，眷揭黄榜，奉谕旨招徕之，即所条策而详为讲求，著效者优奖，与筑台制械者等。当是时，人人思奋，翘首企足，以款夷为辱，将待夷船之再入也而尽歼之。广管数县，游手之众，收勇籍者十之八。缘是内河村落盗匪亦无复窃发，盖丰其口食，时其训练，日饱食于台墩，力无所用，无不磨拳擦掌，以待一试。（当时设勇未试，而内贼以是少，及勇一散而贼即四起，实见过不见功。）顷以内势既定，省城根本无可摇动，而后由内及外，层次整理，以虎门诸台修复为终事，至派将弁设防守如平时而后已。

英夷平日已畏粤民勇悍至此，知内河守备綦严，愈不敢正视粤东，越虎门一步，因变其说，谓"市久人习，不忍肆害，且存市地为他日相见计"，欺粤民之恃夷为食者。但速建香港房舍，拆虎门旧台石，悉运以出。请官为示，召商民就香港与贸易，至是请已再矣。内商以风浪险，无肯往者，夷请以尖沙嘴、九龙山二地易香港，当事以未奉谕旨却之，而反劝其入市黄埔。夷以入埔必经虎门，诸台修于彼不利，遂泊兵船阻我兴筑，盖毁石之举不尽关营建也。以是虽就款，市仍未得流通，货物仍壅滞如初。国商咸以义律卤莽就款，不以各省所索马头入议，责之。会英国王别派噗噤喳为大总管，又派吧噶与思哑敕力巴敦时为副。增船，大者合前至百余，小舟数百，来粤。义律亦自以官小，为所属，宜受钤制，虑其至或生异议无以对保纯也。遂先期借带运粤所得银，扬帆返国。（按颠林供："伯麦奸淫被殴死，报知女王，派噗噤喳来。"然伯麦之死在四月，而七月噗噤喳已犯厦门，彼国遣将不如是速。《寇海记》云："佯言国王谴义律无能，改命噗噤碴"，所指无能者，以议款不

索各省马头，亦与伯麦死同一时事。意义律先自请换，已得请而行，且知增兵易将将至，故径去而非代交也。）奕山因议款有离出省城之约，旋偕隆文退居距城数十里三水县之金山，撤湖南兵归伍，留芳驻城弹压。（芳初居贡院，避暑，欲迁越华书院，以尝为大帅行辕也。予方监院，陈止之。）隆文素刚直，军事多持正论，格于势不得行其志。金山山水孤僻之地，居甫数日，心抑郁，恒咄咄自语，谓无面目对君上，叹不绝口。寺僧颇知事，故进以谐谈，欲舒其愤懑，果略一启颜。因沽卮酒奉焉，不饮，曰："汝方外人不识予心，非相却也。予自分辜恩罪重，方愧悚无地，日在忧愤中，敢以酒自娱乎。"僧再劝，则色变曰："若更相迫，吾立嚼吾舌矣。"竟不食死。（西观察为翼长，攻城时方居贡院。忽炮弹飞至，击中其仆，遽倒，时惊悸丧魄，未几以心疾死。隆参赞家都城，死后门户萧条，一妻发皤然，抚其子孀守。广东癸卯乡试，主考李小门生见之，犹问粤事。）

噗喵喳至粤，知义律议款止了粤事，且所得故商欠，而闽、浙、江南之市地将开，英国他日无穷利源，又恰符其借失市构兵之本意，且犯他省仍不与在粤和议背，况义律适去，粤官难以责备，设远来无奇功，是明居义律下矣。计既定，遂尝试以觇中国意。乘谕旨令酌将所调防兵裁撤，谓有机会，未宜坐失。于是舍粤洋而北，以潮州南澳为粤闽适中地，帆樯之所必由也，爰于南澳长山尾预泊数船，载马，备登陆。计船狭不便刍秣，则沿岸盖造房屋，上为层楼，澳官无止之者。土木日渐增益，驻人为两省往来航舶响应。顷令海阳令倪沣谕毁之。（先是澄海学诸生就课海防论，卷有及长山尾盖夷屋养马事，言之切实。时方奉旨，不准香港搭盖，故南澳文武无敢言及者。予已奉调旋省，袖卷呈制府祁公，行海阳倪令，带邵巡检往查。夷初尚支吾不肯拆，再往以正言晓之。时驻泊止一二船，惧内地兵威，即遵拆而放马于长山，凡十二匹，过者皆见。凡夷马皆剪尾可认也。此辛丑九月事。）以七月初十日，与吧噶、思亚勒力吧敦时等，驶火轮兵船数十，衔尾闯厦门，椗青屿。越日，投书提督，噗自称公使，巴称水师，敦称陆路，并云提督。词极悖诞，谓不照上年天津所议事款，即应交兵，暂空厦门城邑，让其军士栖止，俟定议后缴还。提督陈化成老而能军，遇闽海游奕者辄击之，炮伤足犹鼓勇进，寻改官江南去。时总督颜伯焘先已出驻泉州，提督窦振彪适洋巡出，留兵无几，方以粤夷就款，有旨撤兵，水勇已散。伯焘率兴泉永道刘耀椿，自白头汛仓卒出迎，击以万斤巨炮。传令对岸之屿仔，中路之鼓浪屿，三面合攻，沉其大船一、兵船五，复损折其船桅。夷冒炮蜂涌而进，集七八船并攻一台，别驶三板船分路登岸，用先后夹持之法，攻一台破，复攻一台，势甚凶猛。副将凌志以下多被伤且死，兵勇血肉狼藉，犹奋前拒敌，自辰至酉，斩杀亦略相等。夷船络绎，愈至愈多，人登岸者亦愈杀愈厚。迨并力环攻大炮台，我兵遂不支矣。沉兵船五，官房铺舍悉为飞炮延烧，又转我台上巨炮内向反击，城破，据之。伯焘退保同安县城，专派同知顾教忠移驻浔尾汛，以防越厦人县咽喉，调金门镇江继芸、陆路提督普陀保分防要隘。继芸战败落水死。志负伤杀退前夷，为后队所逼，剖腹死。都司王世俊殉之。游击那舟珠、杨青江罹重伤，备弁死者数人。

前一年，夷船初次入扰，廷桢方督师，但令耀椿固守旧炮台，兵力聚于一处，得自保。伯焘世任封圻，又籍东粤连平州，与厦门距近，地方夷情，皆所素习，深恨琦善一意主和，开门揖盗，而意见与则徐颇合。甫抵任，即追劾提督陈阶平告病规避罪，以为廷桢但知自守，势不能剿尽横逆。且谓守而不攻，则我劳而彼逸，彼省而我费，夷炮不及岸炮之大，载火小舟虽恃以焚夷，然仅可用于内港而不能掣出外洋，凿凿见诸奏牍，慨然有澄清海宇之志。请帑三百万，造战舰，买商船五十余，募伍数千为新兵，招海滨勇士八千，铸大炮千。（先期，令候补知县孔昭慈赴潮州，购买船铁及一切军资，不惜赀费。孔故庶常，令广东饶平，丁艰服阕改发闽，至是效力军营者。寓潮城谷仓，会予送试至潮，以旧识旦夕过从。谈颜公布置事甚详。从沙汕头购大商船，欲归领项再至，予谓军务孔亟，当随购随令先由海往，而后以人解价偿之为便。时首邑为倪念渔太守沣，旧令顺德，可与暂假，否则汕头售船主人，其父兄子弟多在学，一言为保即可了，无事往来稽延也。孔大喜，议甫定，而厦门已破，孔遽踉跄还矣。）增建口外之峿屿、青屿、大小档三炮台。守御既分，船又购自沿海邻郡，不时至。计师船需炮千，一台需一二百，急卒匠铸未成，攻守虽有人有地，而军械不备，仍复掣肘。台墙开门置炮，墙厚门深，又不能左右活转，但可直击，夷船一知避我炮路，过此即冲突无碍，往往先试以敝舟，而后衔艕排进，致有此失。既退至同安海上，先期散遣之丁壮，因厦地人皆迁徙，无所觅食，夷遂招而养之，尽为所用。厦虽为全闽门户，然实无险可据，故夷得之亦不能守，遽以二十一日驶其三十余船并挂帆而北。留椗内港者仅数船，势孤，不复登岸。椗鼓浪澳者濒出，犹大言今虽暂去，行当复至，至则于此盖造楼房，必俟官给银乃已。盖犹是广东故智，已为圣明所洞悉，有"可堵则堵，可剿则剿，此外更无酌量办理"之严谕也。（颜制府奏云："逆夷窜离厦门口岸，于七月二十一日开去船三十余只，尚有五只在港游奕。经臣饬令厦防同知顾教忠，安集逃避回乡民人，并查明被害之家，量予抚恤，于二十四日由驿驰奏各在案。兹于二十六日，据厦兴泉永道刘耀椿禀称，'该同知顾教忠禀奉前往厦门口岸，会同署水师中军参将陈胜元，查得各处街巷，并无夷人踪迹。所有逃避各乡男妇，陆续转回，各寻旧业。商贾肆市未经残毁者，亦渐照常交易，谷米流通。经该同知逐处安抚，人心稍定。并经该道移营妥为弹压，谆谕各乡绅耆各率子弟保卫相资。其被害之家，尚须逐细查询造册，详请抚恤'等情。臣查海岛中后两路一百三十余乡，虽皆秋毫无犯，而前面口岸炮火所及，民皆惊恐，痛定思痛，疾心奚裨。自夷船开三十余只之后，臣分遣员役，各处高山，用镜瞭望，附近大海东控一带

大洋，帆影不绝，或驶或泊三五只至十余只不等。其在厦门港内，或五六只，或八九只，来往游奕，不敢上岸。所有在鼓浪澳声言'起盖夷楼必须官为给银，方肯全行开驶。探问如有文武在厦，即欲呈递夷书。'是以饬令顾教忠暂驻乡间，与陈胜元察看动静，随时禀报，酌量办理。除臣督同在事文武、团练兵勇相机追剿，不遗余孽外，所有收回厦门口岸及安集逃避各乡民人，现在办理情形，由驿五百里具奏。"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廿一日，奉上谕："据奏，'厦门各处街巷并无夷人踪迹，商民复业，谷米流通'等语，览奏已悉。现在大海东控一带大洋，帆影不绝，厦门港口夷船来往游奕，是此时厦门街巷虽无夷人，难保不怀别项奸计，欲进故退，该督务须督饬水陆将弁加意严防。本日已降旨从宽治罪，其应得之罪交部议处，倘再有疏虞，罪在不赦矣。凛之。该夷声言鼓浪岛起盖夷楼，俟官为给银，全行开驶，显因粤东代还商欠，得遂所欲，又欲踵其故智。该督深知广东办理不善，若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如果呈递夷书，断断不准接受。现在办理机宜，可堵则堵，可剿则剿，此外更无酌量办理之法。又另片奏，此次夷船探闻义律在内，仍著严密侦探，遇有获到夷人，细加询问，可得其实。该夷如果复来，自当痛加剿洗，即仅数人数十人登岸，亦当尽杀乃止。现在该省新兵义勇已有二三万之多，若驾驭得宜，据险设备，亦不虑其滋扰牵制。该逆屡经犯顺，未受其创，正当乘其骄横之际，力挫其锋。若外托持重之说，内存畏葸之见，尚安望其一鼓作气，大伸国威。即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钦此。")

伯焘令激励中后两路百三十余乡及马港一带团练至万余人，同安募兵三千余，昼夜轮防，乱石抛掷，使留船聚泊无所。其速去也，意固在江、浙、台湾，亦缘闽续防严密，有以使之。是时分扰定海、台湾者，半为厦门退出之船，同时分扑两地，而意则专在定海。故所用船，台湾少而定海多。当时汉奸为夷画策，或以定海界接内地，兵力易集，非如台湾为海外孤郡，止恃澎湖为声援，而风信不常，势难联络，但能入其口岸即可得力；或以台湾昔为荷兰所有而夺于郑氏，港门险阻，较诸荷兰之沉舟拒鹿耳门时，难越百倍，海舟素所习闻，止可以一二船尝试，知难而退，不值枉耗无益之兵力。是二说者，皆夷所知而不能舍。至福州通市，则彼意中事，而离厦时反未之扰及者，盖五虎门在省河外，河沙甚浅，潮盛乃可通舟，潮渐缩则渐为沙搁，非轮舟牵拽不可。恐舟未浮，早为我兵击碎，且受火焉，所畏在此也。郑氏之入台湾，在顺治十六年，兵败江南被剿金厦后。逾年遂据台，屡扰闽、粤，为沿海患。康熙中，兴师征讨，克塽降，至是已百四十年矣。南自琅𤩝，北至苏湾，以台澎为中路。南凤山，北嘉义、彰化、淡水，及新辟之噶玛兰，绵亘延于山后，凡千八百余里。设总兵综摄师干，分水陆十六营，额兵万四千六百有奇。无土著，但从闽中督抚水陆提四标，漳、汀、建、福、海，金六镇标，福州、兴化、延平、闽安、邵武五协，计五十八营，抽拨更戍。渡台后，自七八百至百数十人，布散台内外十六营，以三年为瓜期。期满，台湾、鹿港、蚶江、厦防四同知，各配船渡新还旧，是为班兵。盖台地番民杂处，漳、泉、粤人各分气类，动辄肇衅械斗，民气浮动，易生反侧。生番深居山社，自耕而食，不与民接，更性野难驯。故不欲召募于本土。班兵则家在内地，同营来者，多不过百，其至也又为之错杂散布。立法之意，诚以海外孤悬，风潮汹涌，往返非可以常期测，有事势难恃内地策应。班兵既有兵饷。仍给以赡家米石，（岁由台运入谷八万五千二百余石）可以安受训练，为东南沿海数十郡籓篱，外夷不敢窥伺，成效昭然也。（道光二年，闽督抚以叶台道议，欲改班兵为召募，岁省内长养米数万，且以处偷渡游民，免补革造册之扰。时观总兵未能决，质于姚司马莹，为议二篇畅论之，事乃中止。及叶道擢闽抚，面奏及此，上命与总督筹议而行。会赵文恪慎畛继节钺，得莹议乃罢。至今仍沿旧制。）

夷事初起，台湾时廑圣虑，屡谕总兵达洪阿、兵备道姚莹，以夷船沿海骚扰，亟宜严为预备。督抚亦以内地防范严紧，且定海既失，大兵云集，一经击败，势必窜逃，台为归途所经，备哨巡拒击，勿任停留潜销鸦片，莹使知县魏瀛，会厅县营勘修炮台，复加以炮墩炮墙，麻袋贮沙以卫。又于郡城自小北门至小西门加筑外城。（祁相国寯藻、黄鸿胪爵滋奉使所会奏者）在籍提督王得禄，洊历海洋，尝以水师六百破海贼蔡牵党数万于洲仔尾，既又败朱濆于苏湾者，以功世袭子爵，最精习海战，至是老而家居。莹请于廷桢，奏请使出襄军事，得旨令与镇道协力商办。夷船自上年夏，已不时经台澎洋面，西驶及鹿耳门外马鬃隙深水外洋，但徘徊不敢进口。副将江奕喜，恐其窜入北路内洋，则难以制伏，即乘东南风越其前，枪炮兼施，夷亦还炮回拒，遽转帆向西南急遁。追至茭丁仔洋，黄昏雾大，越晨始收，望之不见。由是始议造巨舰，仿得禄旧制建威奠海船式以备战。得禄建议但严守口岸，不轻与海上决战。洪阿先缘他事与得禄有隙，莹劝两人弃嫌敦好，两人亦各矢公诚，顿忘前怨。得禄自募精兵三百出驻澎湖，以澎湖西距厦门水程七更，东距台六更，一协守之，虑其单薄也。督励将弁，为台声援。台地募勇安兵，洪阿出郡城南路，莹赴北路，至鸡笼两路口岸，亲为整理。（郡城要口三：曰安平大港，曰四草，曰国赛港。嘉义县一，曰树苓湖。彰化一，曰番仔墘，即鹿耳港外口。淡水厅二：曰沪尾，即八里坌，曰大鸡笼。噶玛兰界外一，曰苏湾。皆水宽深。余南北路小口九，较浅狭。鹿耳原称天险，道光二年淤废，船不能入。各口共水师兵二千四百八十二，屯丁二百，勇二千一百六十，水勇五百二十。得禄及厅县团练不在此数内。各庄壮丁自一二百至七八百。计团练凡万三千余人。）相其险次，测水深浅，堵以船筏，装石木桶而沉之。严杜奸民接济，收其悍徒为勇，俾绝内顾。时班兵额缺未补者千余，就现在水师，派员弁于十七日，授以机宜，令于台墩多插旗帜。守口者日必三次登陴。（姚石甫观察"驳台湾令壮勇不能登陴议"曰："夷匪往来台澎，无非窥探虚实，见口内无人

则乘虚入。必多插旗帜，使不测我兵多寡。台地游手，每秋冬蠢动，今借防夷得资生，免为敌用，攘外即以靖内。惟夷大帮若至，尚须调陆兵，岂数百水师壮勇即能济事。守口之人逸乐，恐其滋事，故每日三次登陴，使其练习。今每日一次点卯，余俱听其自便，失召募守口本意矣。”又“驳凤山港毋庸设炮勇议”曰：“据称内修战备，毋庸外示兵威，所恃者口小夷不能入耳。彼非愚人，岂不知更换小舟耶。现奉宪檄，夷匪劫商艘取汉人衣服，则有坐小船冒汉人入港矣。夷腿直，利水不利陆，登岸原足胜之。今纵之使入，欲诱登岸乎。万一所谋不遂，徒自撤其藩篱，不蹈定海覆辙乎。夷大帮果至，则各保团勇足以破之，使登陴者得休息，非徒任在戍久劳之士，责以破敌也。”)无事以守口者为正兵，有事则出新兵以应之，视敌多寡定派防人。来船少则出击，多则守内港以俟，大船既不可入，小船则非所畏，诱近炮台歼之，可以得志。布置定。(姚观察覆颜督书，谓：“王提军以乡勇乌合，恐无纪律，欲分交各营操演。但今雇募在口长驻防者二千六百余人，各庄团练万三千，为数实众。若配营操，恐十余万民兵，素不相洽，动即械斗。台人好乱，所以易扑者，乌合也。若入营教以纪律，则营中所长，彼且有之，异日不可复制”云云，此通论也。粤中已款夷且堵河矣，又募勇至众，日教以抬枪弓箭。及裁撤失食，则群起为盗。每言，营兵不可靠而后招我。轻视营兵如无物，贻害至不可胜言，不独台湾民悍难制也。)至是八月十五日，夷船一，挟三板自鸡笼杙移泊近口之万人堆。越日黎明，驶进口门，对二沙湾炮台连发二炮，坏兵房一。参将邱镇功、守备许长明、欧阳实，发炮回击，三沙湾墩亦接放为应。镇功突燃八千斤巨炮，中其船桅，立折，索纷纷断，即随水退出。适口外骤起潮头，撞礁，船碎，夷多落水，凫岸，下其三板驶窜。文武官分带兵勇驾船出，生擒黑夷百有十四人，格杀者五，一夷目投水死，其一驾三板偕诸夷逃。别营闻信截击。千总陈大坤，在野鼻头，遇逃驶者，沉其三板，杀白夷一，擒黑夷二十。同知曹谨，在大武仑港外，杀白夷二，黑夷十七，擒者九。十七日，在草屿，杀白夷五，获其图册，(绘山海五十一页并夷书。曹谨获夷后，巡至鸡笼门左乌踏山下，有自刎夷尸二。一白夷，戴黄金冠，红呢战甲。一黑夷，似系夷奴。此尸似投水之白夷。然据颠林供：“船上官头，一响呋万，一吧喇吓，一咙吥嗱。势危，一人跳海，一人刎目，一同白黑夷驾三板走。”是登岸自尽者即走脱者矣。鸡笼破获夷舟奏云：“本年八月初一初五等日，据淡水凤山各属禀报，北路之鸡笼中港，南路之小琉球等外洋，有夷船游奕。当饬守口文武各员相机防守，倘进口门，即开炮轰击。旋据护台湾水师副将江奕喜，南路参将余跃龙、署凤山县知县白鹤庆禀报，南洋夷船一只，将进口门，见文武兵勇人多，防守严密，立即窜驶北去。又据淡水厅营先后禀报，八月十三日申刻，有夷船在鸡笼口外之鸡笼杙洋面停泊等情。又经臣等飞饬厅营会督文武委员义首人等严防去后，兹于八月二十五日，据艋舺营参将邱镇功、淡水同知曹谨、委驻鸡笼协防澎湖通判范学恒、委巡海口之即用知县王廷干禀报，该夷船于十五日辰刻移泊近口之万人堆洋面。该员等用千里镜照见一双桅大号夷船，拖带三板多只，有夷人在桅顶张望。十六日卯刻，该夷船驶进口门，对二沙湾炮台连发两炮，打坏兵房一间，我兵尚无损伤。该参将邱镇功，督率调防鸡笼之署噶玛兰守备许长明、署艋舺守备欧阳宝等，在二沙湾将安防大炮紧对夷船轰击。曹谨、范学恒、王廷干督同艋舺县丞宓惟慷，在三沙湾炮墩，亦放炮接应。邱镇功并手放一炮，惟八千斤六千斤大炮，有准。立见夷船桅折索断，船即随水退出口外。海涌骤起，冲礁击碎，夷人纷纷落水，死者不计其数。或凫水上岸，或上三板驶窜。邱镇功督同署守备许长明、欧阳宝、署千总陈连春、外委尤登和，带兵驾船赶往，生擒黑夷四十三人，又割取格杀黑夷首级四颗。该令王廷干遣派家丁随同县丞宓惟慷，亦驾快船，带领屯丁乡勇出洋，生擒黑夷三十一人。总理谢集成、董事吴助友，及屯弁义首人等，生擒黑夷二十五人，割取首级一颗。该同知曹谨之亲属郝芝，带领家丁，生擒黑夷五人。督臣差委来台之候补从九周晋昭亦经赶到，帮同出力。当该船击碎时，见一白夷自行投水，是否头目，打捞无获。其时有署艋舺营沪尾守备台协千总陈大坤，同委员德化县典史陶荣在沪尾防守，闻信驶驾巡船截击。在野柳鼻头洋面，见夷人数十，驾三板一只，向南逃驶。该署守备等挥令兵勇开炮，将其三板击沉，夷人落海。该署守备带同亲丁陈功、陈经邦、义首林得方等，割取白夷一人首级，生擒黑夷十八人。委员陶荣生擒黑夷二人。金包里汛外委林光章、目兵何得和、兵丁李起凤等，皆一同出力。又据该同知曹谨、通判范学恒、参将邱镇力、署北路右营游击安定邦先后禀报，十六日晚，有白夷带领黑夷二十余人，驾三板一只，在大武仑港外窜驶。该厅遣派役勇坐船追寻，十七日早，在观音山追及，互相格斗。该署游击督带兵丁截击。当经官兵役勇刺死白夷二人落水，生擒黑夷九人，杀毙黑夷十七人，夺获夷炮四门。兵丁谢捷升同乡勇二人均各受伤，谢捷升伤重，旋即殒命。十九、二十三等日，署守备许长明、县丞宓惟慷，在海滨捞获白夷尸身二具查验。一穿红呢战甲，胸前刺有八卦形。一系寻常夷服，胸前刺莲花形，左右臂腕左右腿，或刺人形，或刺莲花、鸟形、狮形。又捞获夷炮五门，重七八九百斤不等，大小炮子数十粒，铁锭一门，大铁钩一个。署千总陈连春捞获大夷炮一门，重二千斤，大铁子一粒，棕球二个，被水火药不计斤重。又该同知曹谨、通判范学恒，遣派义首带领壮勇及宓县丞丁役人等，十七日驾船搜捕至外洋草屿，有白夷二人、红夷二人，携带图册，在彼藏匿。经役勇等上前围拿，该夷俱被格杀，割取首级带回。搜获夷图一幅，中绘山海形势，册页五十一篇，夷书二本，又夷字十纸。其夷书内亦绘有城池人物车马形状等语。”)时厦门外援已失，台中形势益孤危，民间惊惶，谣言一日数起，遂撤还巡洋兵船，塞鹿耳、国赛、三鲲身，专防要

险，请帑三十万资军需，人心始定。洪阿、莹均赏花翎。九月初五日，三桅红旗夷船，泊鸡笼口外，忽换白旗，驶近万人堆，放三板二进口，愿以银每名百员赎还俘夷，无答者，流连数日。十三日，辰刻，大船突入，直扑二沙湾台，炮发猛烈，破我台石兵房。其地三面环山，形势颇峻，有险可凭。守备许长明率外委伍云升，先装炮伏三沙湾之鼻头山，伺击之，毙夷二，退守冲隘，义首壮勇齐至助战。夷船之在龟头洋者亦遥放巨炮为彼声援，而不敢入。越日，夷见兵勇骤增，人丛山险，仰攻不利，日半遽出口去。会南北两路土匪乘机窃发，郡兵存者无多，内地方处处设防，未便请渡添兵壮来助，镇道就以民勇选补班兵之缺，鼓率兵将，克期扑灭内逆，一时剿办净尽。先后奏闻，以功并给世职，洪阿骑都尉，莹与知府熊一本并云骑尉。在事出力文武员弁，同得优奖。有旨集讯夷俘，因知噗嗝喳攻厦门后，分其船二十余北抵浙江，别派啊呋万率颠林等，驶其三桅船三，同赴台洋，伺便窥台郡 。开行后，二船者不知何地阻风停泊，未得联鯮，而一船先至闯入被击也。其再扰定海之船，亦同以是月出。

当英夷之候处分于粤也，定海尚留船盘据，不肯遂归我地。伊里布示谕居民，谓夷人无向定民扰累，即不得复行查拿。并据夷书，以现在夷已起椗十四船赴粤，移慰巡抚。盖未深知夷之诡诈，以为从此驯服，直信不疑。然当时巡抚刘韵珂则侦探留定诸夷，方筑炮台，开河道，穿达城中，踞住岑港、沈家门两处民房，抢夺淫辱如故，又伪示招居民接济，种种情尚可疑。奏谓定海为通洋适中，南闽广，北江、鲁、直隶，并可扬帆分驶，忽南忽北，难保其不勾引渔盗为羽翼。浙为财赋渊薮，宁波、定海又浙中精华，在定海者必觊觎宁波，请乘市地未定，早为杜绝。因综举八端之不便者：曰地利，曰物产，曰勾结，曰烟禁，曰关税，曰防费，曰国体，曰民心，反覆缕陈，固逆知夷情之必不能决舍定海以去，不可谓非先几之烛也。（浙抚刘奏云：窃滋弊不可不决，防患不可不严，筹国家之大计不可使顾目前，驭化外之夷情不可稍疏事后。臣查夷船停泊定海者百二十余只，空城亦未献还。如果真心赴粤，既蒙恩准查办，自应率类偕往，何以分头恋踞。恐该夷有欲在定海通商之意，自不得不近虑远图，乘此粤议未定之时，缕陈弊患，吁乞圣裁。一，在地利。查粤东海口，向系各夷互市之区，止准停泊虎门，例不容其进口。广州城外驻札重兵，虎门俱设炮位，故夷人有深畏虎门炮台之说，不敢轻犯。是广东海口既可守，回环诸山护卫，形势控制，防范綦严。至定海孤悬海外，并无咽喉险要附以控扼。其西北直达定海之镇海、象山、奉化、石浦，及绍兴之余姚，再西则达台州之宁海、黄岩，温州之玉环、瑞安、乐清等处，正北则直达杭州、海宁、钱塘，又北则达嘉兴之平湖、海盐、乍浦各城，俱与江苏之崇明、上海、通州等处，一潮可达。绵亘二千余里，大小海口数十处。并与绍兴石塘及江口河道可通。若英夷在此通商，地势散漫，一无钤束，即极力稽查亦断难周密。且马头既立，该夷盘踞日久，恐于沿河形势，探访熟悉，不可不防其渐。一也。一，在物产。查浙江通省皆产稻谷，杭、嘉、湖产蚕丝，温、处二府又产纯铁，严、金、衢、温、台、宁、绍各府，则又皆产茶叶。铁斤例禁出洋，蚕丝素为夷人所重，至茶叶则夷人更以之为命。是中国之所以能制外夷，外夷之受制于中国者在此。若英夷在定海通商，稻谷、铁、丝既可就近谋取，而各处茶叶更必潜收。不特耗内地之货财，弛该夷之忌惮，且恐其居奇转售他国，获价倍蓰，适足以遂其贪而益其富。二也。一，在勾结。查英夷自占踞定海县城，其定民之殷实有力者，先已航海逃避。其贫甚无依者，不能不困守故巢。现闻该夷有在城中典当衣被散给老幼之事，要结伎俩，已有明征。浙江沿海，半系捕鱼煮海为生，既无恒产，却少恒心。若该夷在定海通商，阴施小惠，恐无衣食之徒，即甘心为其役使，而乍浦海口，又逼近杭、嘉、湖及苏、松等府，粮船水手，多系无业游民，桀骜性成，亦难保不为夷人以利煽惑。且粤、闽洋面，为海盗渊薮，定海一帆可通，更恐其串结为害。三也。一，在烟禁。鸦片来源实在广东，自上年严定例条惩办，渐有成效。该夷因广东断其烟利，故来浙滋扰，欲求通商，假售货以售烟。现闻该夷在定海城内，开设铺面，所售者未必即无禁物，遽行查禁，深恐另生枝节有碍广东查办。若该夷在定海通商，与闽、广、江苏、山东、直隶，往来甚便，势必潜谋分售，畅遂欲壑。听之则流毒滋扰，禁之则阳奉阴违，诡计弥缝，转得藉口，不能相安。四也。一，在关税。查宁波浙海关，岁征税银七万九千余两。乍浦、温州各小口，均附于宁波正口投销。其税银俱由闽、广、山东、天津来浙商船，及本省商渔船征收。定海为各船只出入必由之路，自英夷占踞定海，各船裹足不前。现闻该夷已有在定海强取关税之事，若准在此通商，商船势必畏葸不来，奸诈商渔必依附偷漏。是广东之税既少，而浙关之税又缺。五也。一，在防费。查英夷自夺定城数月，浙省防费已属不赀。即闽、粤、江苏、山东、直隶，各有防堵，亦不无耗费。纵准其将来在粤贸易，沿海口岸尚择要防守，若在定海通商，居适中之洋面，各省防范更宜倍加严密。防夷于粤与浙，其难易迥不相同。且日久土盗渔船设为该夷之用，随处可到，不特海防宜设，即江防、河防亦俱难弛。则费愈繁亦愈钜。六也。一，在国体。夷人既不欲在粤东贸易，已属自外生成，乃因通商而先占定海，而又求通商，恐其择立马头。七也。一，在民心。查浙省兵丁胆力逊于闽粤，而民心之懦更甚。即如英夷占踞定海，居民纷纷逃避宁波府城。迨酌量撤防，镇海居民又联名具禀，哓哓恳留。粤省查办未定，而民心惊惶已难言状。若准该夷在此通商，且恐惊惶者不止宁波一府。镇、定两邑之民，终无归家安业之日。八也。种种弊患，关系匪轻。惟求圣恩谕令广东钦差大臣琦善，计出万全，必不可准在定海通商，则夷奸可破而海疆可期渐安矣。）

江西巡抚钱宝琛，亦于病中致伊里布书，谓："夷筑定海炮台，志在安居。今攻剿之策，徒若捕风，兵苦久

役，溃散可虑。商渔失食，盗贼将作。浙之温、台，江之徐、寿，民皆犷悍，前调兵海滨，城守空虚，尤易窃发。若仍一味迁延，要害为夷所守，奸民为夷所用，欲水陆夹攻，其道无由，必自作主裁而后可。”伊里布不省，事几已失。

裕谦素重则徐为人，既代来浙，意中将倚为左右手。定海初收复，安内防外，改修建置，事出草创。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处州镇郑国鸿、定海镇葛云飞以兵五千驻焉。云飞尝练亲兵六百，最强勇，明纪律，可驱以用。宁波城则别以兵四千镇之，城与定海、镇海，并隔一洋，修筑城台，招集流亡，亦日不暇给。未几而则徐遣戍，旋改赴河工。谦失谋主，已怀惆怅。提督余步云，又谦所素轻鄙者，但令其驻防招宝山，一时孤掌自鸣，无臂指腹心之助，不得不专任候补知府黄冕、知县舒恭寿。时议增筑外城。定海形势，三面皆山，而一面临海。云飞欲尽围滨海市埠，收归城中，左右袤延至山麓，其三面则但依山为城。谦方驻宁城，据图说从其请矣。诤之者曰：“贼逾山入，跬步即在城内。且城分则备多而力懈，我兵登陟山岭，未战先劳。不如舍近水市埠，但加筑内城为新郛，庶受攻可守，实为当前至计。”既而挠于众议，竟不果筑。谦曾大父勇烈公，乾隆中开西域，有大勋。故自受任军旅，每念系出将门，毅然以剿平丑逆为己责。至则购重赏，号召沿海渔蛋、礐屿穷民，同心杀贼，禁断接济。招复汉奸之为夷用者，许以自新，而责其后效。谆谕闾阎，毋遽迁徙。闻夷将出粤犯浙，驰文诘粤督，谓通商既由粤代请，盍向其询驳，折其桀骜，何至恣彼飘忽，贻祸邻疆。义正词严，粤中大吏终无以答。又访求上年擒解夷官晏士打喇打哩之义民包坦等，亲为鼓励，优加奖赉。盖自伊里布停兵不战，夷得以群游无忌。民间虽抱公愤，已畏不敢前，至是骤形踊跃。有纠集多人，故假就买烟土，迳泊夷舟，或作捕鱼潜伏山陬岛澳，百端设法，诱擒夷党诣官报受赏者。由是兵勇亦思愧奋，咸知用命。夷船先犯石浦，礁险失利，遽游奕外洋。八月十一日，忽内驶扑岸，为我兵击退。夷合二十九船，横截定、镇洋面。风潮陡涨，镇城外水深四五尺。装帆起碇，将乘巨浸来攻。官兵炮火并移高阜不动。风转西北，潮亦退落，夷转帆遂向定海。十三日，午刻，驶至十三船，停泊竹山门外，先以三桅船一，火轮二进。云飞击断其大桅，即退。十四日，连帆逼攻晓峰岭，我兵伏山后，夷下三板渡而登。国鸿击杀夷兵无算。傍晚，绕至县南孤悬之五奎山。越日，就山上支搭房帐。我兵排立土城遥击，毙夷十数。又越日，改从吉祥门驶入，攻东港浦，畏我炮火密，前且却。旋再攻晓峰岭及竹山沿，又毙其登岸夷众。十七日，甫四鼓，即驶火轮船冲入力攻。云飞手燃巨炮，中其船上药柜，顿刻烘烈，船自焚尽。巳刻，一由五奎山，一由港东浦，一由晓峰岭，三路分至。锡朋首当其锋，夷冒死直前，我兵前队伤亡，后队继进，夷屡却复集。攻晓峰者，甫上岭，即自撤其舟，绝反顾。会我兵枪炮红透，不复可装药，延至未刻，夷三四千，分路驱汉奸驾筏续进，亦舍筏登山，凶猛有加，势难抵御，县城寻失，三镇同时阵亡。（锡朋炮断一腿死。国鸿在竹山、云飞在东岳宫死。）恭寿婴城守，伤于火箭，饮毒自殒。将备弁兵苦战迄六昼夜，筋疲力尽多死者。自接仗，连日风逆浪险，夷船梗阻，难以东渡策应。谦在镇海，督步云守御，自矢城存俱存。招集内渡散军，亟调江宁驻防兵八百，寿春镇千、徐州镇三百，又改调原发福建之江西兵二千，克期图克复。然焦劳盼望皆未至。时镇海防兵仅四千，谦自统千余驻守城内外，步云所率亦千余，仍守招宝山及沿江炮台，总兵谢朝恩则率千余出守隔江之金鸡岭，数皆不及千五百人。谦知兵力难敌，贼急，又不获从容布置，则誓死报国。仓皇拜摺言：“黑夷汉奸不下万人，合䑸来犯，而我兵必处处分守，夷可数日不攻，而我兵刻难弛懈。夷乘风潮至，前船退势自与后船相撞击，故以有进无退为利。当兹艰钜，计惟有竭尽血诚，奖励士卒，不敢以兵单而退离镇海一步，不敢借保民而受逆夷片纸。盖事势已洞悉胸中久矣。奏发，即召步云盟神誓师。步云见谦死守志确，难以婉劝，已心恶之。及行礼，托足疾不跪。（军机讯步云供，奏云：“据裕谦家人余升，以步云心怀两端，谦督战城上，步云欲暂事羁縻，有‘是日嫁女，一家三十余口可怜’语。步云则供：‘闻定海接仗，曾商之谦，谦以镇海止有兵三千，不能往救。又谦言守兵单弱，步云答以早应奏添。谦云尔系提督，尔也可奏，是日并无嫁女事。质之余升，称得自伸丰太，而丰太亦称止听闻谦尔也可奏语。因步云退守，意当时必系商退守事，故牵连述及耳。”又《寇海记》：谦先期见招宝山建白旗，知步云贰志，乃盟神誓众。讯案无此节。未败而先竖旗，未免骇众，然无论有无，已先怀贰矣。）二十六日，夷船分犯金鸡、招宝二山，队各数千人。谦上城督战，自辰及午，金鸡山兵奋力下，击毙夷数百。步云不令兵开炮，夷甫至山麓，攀援欲登，步云遽弃炮台走。谦挥城上兵燃炮，截而止之。下者稍却，卒绕转山后，纷纷随步云溃散。夷登据招宝山，俯攻镇海城。守金鸡山者朝恩，协守者冕，而分守涣港则朝恩子荣光也。谦以涣港去海近，守兵尚薄，且沿海路歧，处处可登，与其分路迎敌，不如握要合击。使冕持令传知朝恩，撤涣港乡勇，移沙蟹岭，与官兵合，无论夷由何路上皆可从半山下压击之。移定，夷果分道进攻，由涣港登岸者，绕出山后，环击沙蟹岭。朝恩力竭阵亡。谦是日将临阵，先出所佩关防，付副将伸丰太，令赍赴浙江。（浙抚刘奏云：“都司珠隆阿赍缴到省”，而军机讯步云供奏，则云丰太保护各印至浙，当同时受命也。）及是，见大势已去，诣学望北阙叩首，跳泮池殉节，为从兵捞起，已昏不知人，亟抬之出城，舆至宁波府署，而后徐为易湿衣灌救，仅存微息，宁波亦危在旦夕，不敢稍停，复舆至余姚县，去城五里气绝，殓于杭州。（时八月二十八日，无子。遗言以弟一等诚勇公裕恒子德峻兼祧。）

二十九日，夷船八、火轮船二、挟三板三四十，直驶薄宁波城东北。量水进泊灵桥门。城炮先已分运定、

镇，两城连陷，守御空虚，人心惶惧。宁郡六门，临江者三。夷炮夹火箭，飞钻凶烈，随发随拥而登。步云开门拒杀数夷，被拒者绕至西门。其攻东门者为将士周士德、李宗白并力拒退。民舍为飞炮延烧，男妇挤拥出南门。步云适至，获汉奸二，而夷已攻破灵桥门，且至提督署。步云喊杀，夷放枪不及，奔入巷。步云骑为弹击倒，压伤右足，不复搏战，遽易马出城，直奔上虞。宁绍台道鹿泽长，知府邓廷彩亦从以去。（刘奏云："据泽长禀，自镇海陷后投水，为兵勇捞起，小舟送至慈溪。苏醒，带伤至上虞，招集溃散，欲至宁郡守御。随据廷彩家人禀知宁波已失，廷彩跳入西门河，为船户捞救，送县城，姜汤灌救，稍有微息。"）宁郡既陷，浙江又失一重屏翰，所属奉化、象山，皆被隔绝。虽府境迤西河道悉浅窄，夷舶不能深入，而汉奸诱其探水递进，则小舟可随地绕达。慈溪逼近夷氛，居人一时迁避，百室皆空。兹以内之余姚、上虞、会稽、山阴、萧山诸县，亦纷纷逃徙，土盗因以四起。夷方以所得定海令、镇海丞二印，多制汉衣，令汉奸所至煽诱。于是浙以西大震动。巡抚刘韵珂思握要守御，保卫绍兴，断其长驱内犯省城之路。以曹娥一江下可以顾余姚、上虞、慈溪，上可以保绍郡，而所调寿春、江西、湖北兵仍未至，遂截留先调之江宁旗兵驻焉。仁和郑祖琛方以福建藩司在籍，（祖琛后官广西巡抚，以逆匪被议戍，为举人祖球之弟。祖球词章为浙中知名，是时已先死。）谦知其小心慎重，奏以原官赴军营，追抵镇海而城已陷，折还杭州。韵珂乃令堵握曹娥江。祖琛亦以桑梓难亟不辞，与泽长及衢州总兵李廷扬，各以所招散兵往。臬司蒋文萝亦出驻绍郡为之声援。而省城则实力清查，募勇团练至二万，以固根本，仁和令张印塘之力为多。当谦死时，步云自知畏死罪重，欲以先走归之谦，谓犹足掩饰也，爰以"谦率江南将备兵丁，星夜退走，衢、处二镇兵亦借护送为名，不复婴城固守"谎词入告。适韵珂亦举谦属官受遗赍印，及余姚死状，殓送江宁事，一切详缕以闻。上恻悼，褒忠赐恤，典礼隆厚，臣节昭彰，海内咸闻而陨涕。步云身为本省提督，徒拥重兵，不能赴定海之难，又不能固守郡城，镇海失则退入宁波，宁波失则退入上虞，率先奔溃，将弁效尤。其他节次遇贼闻风即溃者，推原未尝不由于此。乃厚诬忠义以自掩其迹。又亲驻曹娥江，遇渡江难民，琐尾流离，万喙怨咨时，辄招与语，以谦夏间不合枭斩白夷嗢哩，致夷船此来特寻其报复，欲使百姓怨有所归。殊不知夷欲未厌，故为易帅败盟，而粤不可再扰，所最易犯者定海，安得不仍其故智。不然，乍浦之犯，江南之扰，所枭何俘，所报又何仇哉。武夫狡诈，一至于此，适以增其罪状而已。（夷寇一役，提镇大员皆死疆场，朝廷无不赐祠赐衮，偷生者独一步云。平日本有夙将名，而必正典刑者亦惟此。）九月初旬，夷果以轮船挈小艇入犯，余姚城兵少民逃，无拒守者，所至焚掠而去。其后再入肆掠，凡五六日，退入慈溪饱掠，旋还宁郡。别夷驶入上虞之斗门窥探，退泊城外。（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七八日事。入余姚在十五日，入上虞在十七日。）又越五六日，至奉化，以云梯登城，开门而逸。（十一月二十六日事。）凡三县仓库均拆毁。余姚乱民，于贼退后拒地方官，不使进剿，致县内奸民藉以肆掠。官以夷在近不复能兼顾，又虑激变，因遂忍之。（夷之在浙，不畏寒雪，反取以为食，每晨必以冷水浇其身。林公前以为避冷不敢过冬，原属揣测之词耳。）夷所在蹂躏，地方官令民间集赀权设蓆棚，挨户支更，城辰启酉闭，民日延领以待大将军至。

卷　四

九月，命宗室大学士奕经为扬威将军，侍郎文蔚、副都统特依顺为参赞，收城剿贼。广东巡抚怡良以钦差大臣驰赴福建。河南巡抚牛鉴擢督两江。琦善已议罪下诏狱，出之，使效力军前。举人臧纡青者，宿迁人，有智略，为奕经所知，至是招商军事。首劝先奏召则徐于工次，令其来浙襄办，而止琦善，斩余步云，福建军官并如江浙例，归将军节制，皆目前切要事也。奕经故谦谨，终以为迹涉自专，不敢用其说，但奏止琦善，随命荷戈出塞。（夷事竣，岁终，即以四品侍卫代为叶尔羌帮办大臣，后仍领封疆节钺。）纡青又建议："浙兵屡受挫败，士气不扬。宜别调川陕豫三省兵六千为新军，遣员募选鲁、汴、江、淮勇士万人，加以沿海渔蛋，与近场盐枭，并及江湖土盗二万，分其名为南北勇。以南勇备耳目，而北勇壮其胆气。使分伏定、镇、宁波三城，不区水陆，不合大队，不克期日，水乘风潮，陆匿丛莽。或伺伏道路，见夷即杀，遇船即烧。重悬赏格，随报随给。人自为战，战不择地。务令住舟登岸，诸夷出入，步步疑忌惊惶，所在皆风声鹤唳，俟其魂飞气馁，然后蹙以大军，伏舟港口，内外交逼而尽歼之。"又以"三城多通贼奸细，请令浙之官京师者，各保举其乡绅士耆民，按人密授方略，使各率士勇分伏，预为内应。"奕经皆如议奏陈。得旨，谕奕经先前驻苏州城，兵勇如未大集，毋迳赴浙杭，致使夷知有备。十月，抵苏。随员杨熙、联芳、阿彦达，侍卫容照，并少年有志。苏城故金粉繁华地，歌亭舞榭，最足动人豪兴。所携仆隶，虽谙师中纪律，受供张率如平时，不及加意裁抑。一时人多费重，讹言骤起。奕经颇有所闻，虑遂影响传播，遽促移营嘉兴。

以二十二年正月初吉赴杭州。留特依顺驻守。文蔚出渡曹江。十六日，奕经前驻绍兴。两人者，先于腊之望夜，同梦夷党悉弃陆登舟，联帆出海，宁波三城已绝夷迹。追侦探，果有运械归船之事，以为佳兆昭著，连城恢复在指顾间。于是定议克期进剿。预计兵至，民舍必遭焚劫，戒诸军入城毋载火器，但听城内首奸为应，缚其酋，挟以就款，自意策及万全矣。浙地冬雪较往岁深且数尺，入春又连旬霪雨，小舟引火物既湿蒸不可用，官军以三城隔洋地广，布置未周，请缓至二月中旬而后进。奕经意锐甚，仅许展至二十八日。下令统兵者，遇夷则排阵对垒。纡青初议，所谓"遇便散攻，人

自为战"之法,已变而不用。

二十二日,黑夷持书至三江口,约战,大意谓:"如不敢战,则还我烟价。因内地百姓尚知就我交易,故未即长驱至耳。今必以定、镇、厦门为市地,如香港,方肯罢兵。"语狂悖如前。将军还其书,调提督陈阶平,挈寿春兵六百守三江,总兵李錡挈六百守历海。越二日,进驻会稽东关镇,又进驻余姚。原千总张天台,购首盗能飞檐走壁者六七十人,偕藏药衣枕之丁壮,先期陆续混入宁城。(出入者被获二十余人,虽钉之,然仍不甚搜查)购夷奸郭大耳、安得掇、罗濮丹等,重赏有差。夷闻官军势盛,宁波一路,悉令夷目舍城还舟,留大炮城上,守以夷兵数百,候拒我兵之至西门者。镇海一路,则驱夷兵尽札招宝山,便俯击我兵之入城者。师期既预泄,故夷得及早为备。奕经营于绍兴之东关者三千人,文蔚屯慈溪二十里之长溪岭者四千五百人,分其半以属副将朱桂、参将刘天保,屯西门外之大宝山,使遥图镇海。提督段永福,既为粤翼长,溃失天字马头,至是在浙,率四千五百人,半伏宁波城外,半屯大隐山,备攻宁城,为第一队。壮勇则泗州知州张应云领第二队。城绅杜宝辰领三队。其镇海、宁波届中地曰骆驼桥者,亦令副将谢天贵率兵千余驻焉。步云亦率三千人驻奉化。时乡勇析分水陆。在陆者,令其沉船梅墟,隔绝宁镇两地夷船来往,俾不获自为连络,应云实统之,别令杨熙率勇伏于上虞为之应。在水者,则专驻乍浦,雇渔舟潜渡岱山,图定海,且俟夷船败出,穷诸海而攻焉,海州知州王用宾实统之。处州总兵郑国鸿,既殉定海之难矣,其子鼎臣志切复仇,投军自效,带定海水勇,多挈火具,伺攻夷船。布置粗定。陆路兵皆按期乘夜冒雨而进,抵宁城,已晴霁,永福出所屯五百攻西门,千总陈兆平、勇目薛举,各率兵勇以从。城内伏者起,毙守门夷贼,钉塞城上炮孔,夺门,启而俟之。二十九日午,西城内夷使汉奸冠五品顶,加翎,迎我兵,大呼,谓夷先走东门出,宜亟追勿失。我兵莫能别,又察在城夷少,相率以入。应云、宝辰所伏勇,侦知夷奸目郭大耳匿府署楼,转夷炮向楼击,放火烧署,夷惊呼,巷战多死,绕北门出我兵后夹战。山西勇六七百,击碎南门外轮船,即入南城,适遇地雷轰发,遽退出。永福亦中火箭。我兵死伤过半。他夷踞街楼,登屋,夹街掷火如雨。墙高巷狭,我兵仰攻复不利,无所施力,且战且却,举力护永福退至城外。后队适至,知我兵败,不敢握城以拒夷。追至大西坝。永福竟趋东关,不复退保原驻之大隐。步云中道闻败信,终夜吁喘疾奔,而宁波城遂不可复矣。镇海城虽有内伏,苦人数无多,至期,亦已开门待,自顾势弱不能缚贼。天保与桂初约先后发。天保自大宝山率河南劲勇五百先至,依军令,未携火器,乏攻具,亟令出城运取枪炮,往返需时。取至,则天正黎明,招宝山夷炮已齐发,俯击我兵,仓猝窜出城外。桂统兵后起,半道风雨迷失,不得如约至,而镇海城遂不可复矣。两城虽败,军士尚伤亡无几。桂仍率陕甘兵千二百,还屯大宝山右。天保收窜出之河南勇五百,还屯大宝左。应云亦率原领兵勇还守慈溪。既而文蔚调应云诣奕经营商军事,慈溪守勇无主,一时溃散。夷以三十日闯进去宁三十里之故墟,我兵击破其三板船三,获白夷三。二月初二日,夷轮船三,至慈溪之城山渡,毁我火舟十余、械舟三。初四日,轮船至姚江,焚我火舟数十。慈溪城外获白夷,夷众蜂涌来夺,三江守兵见者皆逃。夷兵数千复自慈溪登陆,越十余里,攻大宝山,仍自撤其来船,止中途返者,噪令奋力前,意在必胜。桂督扛炮兵四百与战,自辰迄未,我兵匿崖石树林自蔽,毙夷兵四百余,夷目巴麦尊亦被杀,我兵无伤者。夷既深入,船先撤,欲返不可,懈而怯且甚矣。此时倘得一生力军夹击,可覆灭其全队而谢天贵兵不至,应云慈溪之勇又溃不复集。天保兵火器失于镇海之战者多,徒守大宝山左,不敢张空拳下山尾贼后。文蔚所驻之长溪岭,故与大宝山距近十余里,桂请增兵数百为援,不许,及暮仅发兵二百,而夷已分四百越旁港出我兵后,桂至是前后受敌,父子同死难。天保兵亦同时惊散。其乍浦所募渔舟,已渡岱山者万余人,分伏港汊,亦用容照议悉散之,骤为夷用。文蔚孤军屯岭上,随员佥谓险无足恃,防夷夜攻,力劝弃军而去。(《寇海记》:"容照、联芳等,请文蔚弃军宵遁,沿途赏舆夫,赏舟子,惟恐夷追及。弃辎重器械山积,反奏营被汉奸宵毁。其实次日薄暮,夷尚未至岭也。"又天保军仅伤七人,而奏言全军覆没,脱回七人,大宝山之死以百为千。语不知何据。)于是长溪岭之兵亦溃,军资尽矣。三城地残破已久,夷意无所留恋,而上虞、慈溪以上又势难突入。江口咫尺一帆可达,议者每虞其北扰。其时军声不振,夷志益骄,有请"移营上虞,选新到未受惊挫之兵,出与决战,诱之深入重地。一战不胜,则增兵再战,务缀其后为之牵制,使无暇改图而北。庶几可夺其骄矜之气,杜其贪索之谋。因遂乘便,乃可徐与议款。若但畏避不出,适以坚其出海入江之本意而已。"当时大帅不用其策,而误听军报,以"慈溪夷兵登岸竟至万有七千"奏。不知夷自倡乱以来,从未闻有此兵数。其国先后来船七十余,噗噶喳实分厦门之二十余船,再扰舟山。合兵舶商艘计之,所雇汉奸并杂其内矣。当时讹言失实,徒张敌势,丧师辱国之举,良由前途探者虚词塞责,有以致之也。

先是噗噶喳分其厦门三桅船三,同至台湾窥伺。其二阻风停泊未至,惟呵呋万等一船,先抵台洋,入鸡笼口,为我兵击破。(二十一年八月十六日事)其一船继至。怒求赎夷俘不遂,突扑二沙台。(二十一年九月十三日事)台郡守御愈益严密。达洪阿、姚莹以筹议方略要端有五会奏:一,塞港。二,御炮。三,破其鸟枪。四,守城。五,稽察奸民。(二十二年二月奏云:一曰塞港。近时塞港之法,各省皆有讲求,当各因地势而用。台郡近城,惟国赛港与三鲲身之新港,最为宽深。新港现用大竹篓及木桶载石填塞。国赛港则以不堪用之哨船数只,并制大木笼千余个,载石堆贮水中,拦其大小船只。港内岸上均设兵勇守之。至四草与安平大港对

峙，安平为重兵所在，而以偏师扼守四草港内，复制大木排四座，上架大炮，拦截港门。更制二丈长大木钻数百枝，上安大铁钻，带钩，贯以藤条，横浮水上，以挂其船。此塞港与守港之法也。二曰御炮。沿岸建设石壁，外以竹篓贮土堆作炮堆，或用大竹篾夹筑土墙，长数十丈及百余丈不等，其下更挖濠沟，或埋钉桶竹签，或布铁蒺藜。臣达洪阿近更制地雷数十处，埋伏以待。三曰破其鸟枪。水中用竹筏，上张木架，悬挂牛皮棉被，使水勇乘之以进。岸上则于藤牌之外，新添翻被架五十名为一排，后藏小铜炮、抬炮、抬枪，可以破其鸟枪、火箭、火镖。又练翻被手，其法用五十人为队，手执水湿绵被，张其两角，兼执两刃，排列而前。长矛鸟枪随进，较藤牌更为得力。四曰守城。台湾郡城逼近海边，安平即系西城，三郊商贾云集之所。向有炮台三座，近更加筑坚厚，复围建木栅七百余丈，守以义勇。城内八坊八十二境，谕令绅士铺民每段树栅，自选壮丁稽查严守，现在送册亦五千余人。此筹防郡城内外之大概情形也。五曰稽察奸民。夷虽猖獗，皆由所在奸民勾引。广东、厦门、宁波，本洋商所聚，通市已久，无赖之徒，素食夷利，故为之用。台湾向无洋商，夷舶不到，似无此患，而民情不靖，则其患更深。昨获凤山逆匪张从，竟以广西逃军，在广东与通夷奸民勾结，回台纠人为夷接应。幸逆党首从伏诛，该逆为台湾县知县阎炘所获，并究出夷用汉奸刘相、苏旺为之主谋。本年夷酋噗嗎喳，复自定海遣夷目颠林，偕汉奸黄舟等，以重赀来台窥探，欲行勾结，又即破获。而南北两路匪徒，上年复痛加歼剿。惟是逆夷既屡次失利，怀恨转深，果否遂能戢其邪谋，尚在未定。臣等益当督饬文武，随时严密稽查，以防意外之虞。且夷囚现在郡监一百六十八名，解省既有不可，久禁亦非善计。经奏请训示，设未奉到朱批回，而大帮猝至，惟有先行正法，以除内患，是为要着。）以防大帮夷船猝至。请别筹经费五十万。得旨褒俞。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三桅夷船三，在五汊港外洋向北而驶。时方以御史福珠隆请，查讯台获罪夷，录咀莉咗等供词奏覆，尽得其窥伺台湾情事，请决禁者于台。（福御史原奏解省讯办，而达镇、姚道，并以现乏官兵配船解送，恐洋面夷船截获，请照原议即行在台正法。原属实在情形。然未解省讯，夷日后得以生端矣。）二月三十日，三桅夷船一，带三板船四，在淡、彰交界之大安港洋面，挟粤奸黄舟等七人，持奸目刘相、苏旺书至，将招台内逃匪张从等勾结为夷内应，觅机便入口。同知曹谨、魏瀛、通判范学恒、知县黄开基、副将关桂、游击安定邦率兵堵御，别在港口迤北土地公港设伏。夷船畏军容整盛，遽退。巡检高春如、谢得琛，预雇渔舟驶近夷船，使粤人周梓等以土音与舟问答，舟许以重利，令其指引海口。梓即诱从土地公港进，旋为暗礁所拦搁，船倾侧入水。夷众正扰攘间，伏勇齐起，摇荡水势，夷船不能开驶。官兵发炮奋攻，又急切不能装炮回拒。船立破，夷众堕水淹死无数。有跳三板窜者。复有数十夷，持短械，跳上渔舟，欲夺以逃者。兵勇合力围击，杀红白夷数十，生擒十九，黑夷三十，粤奸五。所获鸟枪腰刀，皆镇海宁波营械。上得去冬奕山在粤奏，逆夷曾声言驰驶回国，添派兵舶于明春大至台湾。谕询洪阿、莹，“计大队夷船万一果复至，如何定谋决策，操必胜算。”并令查讯夷俘，五汊港北去二船，究驶何地，此次扰台船从何来。取供后，与上年获禁百三十余夷，提同从逆奸民，均即正法。其夷目仍暂留禁锢勿杀。（按夷用鸟枪，不拘双单，皆以机击。火曰自来火，与内地用火绳不同。枪口旁，有尖小刀长出，内营所无。今获枪七杆，有浙江营镌号。据颠林供：望迈来船十九只，颠林在其内，带大三板二，小三板一。管税官马哩监发银十二万，置备烟土及呢羽。到广东，雇现获之奸民黄舟、郑二，转邀陈盛、张广、张有，并跳水在逃之唐高、陈二在船。上年十二月，噗嗎喳闻本国兵船在鸡笼被兵击破，随叫颠林兵船多只与黄舟来探，相机行事。刘相、苏旺写信交黄舟带与台湾张从，嘱同赖妈来、陈恶在地勾结为应。游奕数日，不见张从等接应，不料搁浅被获，银物落水。据此则颠林等以商船载兵随噗嗎喳至浙打仗，故船有营枪。又讯供，张从，凤山人，十八年从逆配广西。赖妈来，嘉义人，十二年从逆配贵州。陈恶，凤山盗犯，配新疆，逃回，听从刘相、苏旺回台纠人内应。黄舟、郑二俱香山人，在望迈与夷熟识，投为汉奸。苏旺、刘相、陈盛俱番禺人。张广，顺德人。张有，南海人。凡投充汉奸，俱奸目苏旺、刘相荐引。寄张从原信，缝领褂夹层，被获遗失。）三月，沪尾、中港、五汊港、番仔垵诸洋，有夷船一，自北而南，复自南转驶。草乌船十数，或尾其后，或为引导。沪尾渔舟有被牵去放还者，夷询以沪尾水门深浅甚详。瑯琦生番山后大秀房洋面，亦泊夷船六，其一游奕打鼓港洋面，草乌数船亦随之，见兵即向西南而驶。黑水外洋亦望见夷船十。别有草乌匪船，驶至四草湖口，官兵击沉其二，余即驶遁。其夷船亦先后由南向北去（三月十八至二十五六日事）。二十二日，夷船一，带草乌数船，在树苓湖口外窥伺。兵勇又击破其近岸者二，夷船在洋面开炮应之。炮子皆落水，旋去。越日，草乌船八复至，击沉其三，溺毙多贼，获夷皮盔一，内营鸟枪一。（镌年字二十七号，为厦门水师所失）土贼林山等，各备草乌船，俟夷帮齐至，纠结其党以应。别有贼黄劝等，亦出草乌十余，已与夷约为向导，先留夷盔于其船为事成相谢之验，皆为县营获。而夏秋间乘郡戒严肆掠洋面之盗贼，亦分起弋获。计夷船先后凡犯台者五，而击走者二，潜遁者一，破舟斩馘者二，卒不复谁何。盖知其守备之严，无懈可窥，驯至受抚，不敢再图入扰台地矣。（八月初五日，国赛港外洋，三桅夷船一，自西南来，泊马沙沟，由西北去。初九日，在凤山打鼓洋，过四鲲身、四草湖，向外洋去，望见师船，即竖白旗，不敢近岸。皆畏避之据。）

奕经、文蔚既以二月还驻杭州，战火诸船尽撤，独鼎臣以父仇未报，不肯听令，仍联火舟，围烧夷船。（语详后）随员皆请治以军法，奕经念鼎臣意出忠孝，不为

已甚，诺而不行。臧纡青愤己计不用，而诸将又非可恃也，暴怒伤肝，眇其左目，将归医，入辞奕经甚力。奕经终以左右无运筹决胜之人，一时智士无出纡青右者，坚不使去。纡青既留，请复行伏勇散战法，议数日乃定。是月十六日，再渡江，分檄诸路之带兵勇者，副将托金太、游击高峻、勇目王建功等，各以计密授其众，俾得随宜自效。于是兵勇仍伺夷出入骤起刺之，随处惊扰，凡杀黑夷三百余，擒夷目四，白夷五十余，缚而献于宁波。自是夷每见兵勇坌至，莫敢迎拒，纷逃归舟。又获汉奸之为夷主谋者二，余奸闻之尽解散。鼎臣以三月朔，联火舟数十，围夷巨船于岑港，攻而焚之。又分所部攻其三巨船于别港，亦焚之尽。小夷船来助救者十余，或焚或沉，无片板存者。先后焚溺夷兵五六百。副将郑宗凯、守备徐槓宝等，亦乘风雨大作，密出火舟七十余，驶近夷船，掷药坛毁其船首，我船连排继进，火焰飞腾，四面攻抢喊杀，夷船多被焚烧，溺死者又三百余。同时建功等在定海口头门抢击掷罐，焚夺其船，杀夷目丁时仪之弟。（初八日事）镇海令叶堃亦率勇火攻夷船于县属海口。时巡抚刘韵珂意在羁縻，奏请仍命伊里布至浙主款，勿杀零夷，违者罪之。会奕经以海港焚攻夷船奏，赏复双眼翎，文蔚亦复一品顶戴。有以鼎臣等虚报邀功，言于韵珂，方奏请验实。鼎臣具四大舰，尽载所获夷级衣械，及击碎船板送核，且有不实甘当军法语，事乃白，终受奖。

上命宗室尚书耆英署杭州将军，为钦差大臣，与参赞齐慎赴浙。兵勇自奉不许杀夷之令，所裁水勇，复受夷雇，转为乡导。夷日造小舟，如内地蛋船式，求渡浅水，遂以船出海而入江，扰及松江。天一阁者，范氏藏书楼，世守至今，宋以来图籍咸具。夷至，取所藏一统志，而别购内地之黄河、长江两图，略识地里与江河梗概。

先是，上年宁波失守，夷即归报，其国女王令再往天津，求得埠地通商即止。至是月之初旬，夷之留宁波者得国信，有行意，绅官皆未之知也。随索其地犒军银百二十万员，退出宁城。会各路兵勇大加焚剿，夷亦仓皇失措，果以二十六日登舟。越日，奕经乘诸路胜夷气壮，以大兵来收复，而夷适走。其在镇海者亦以四月初一日下舟北去，留夷兵千余，分四舟，仍据守定海及钱塘江口龛、赭二山，而不敢窥杭者，知近年滩潮淤浅，防搁阻如福州也。

初九日，突犯乍浦。副都统驻防其地。夷先整阵船上，排列而进，随进随开炮。都统长喜率旗兵出拒，夷遽以小舟分路登岸，直攻东门。陕甘客兵以扛炮击之，伤夷兵甚多，遂转至南门，力攻。逾城入，尽焚满州旗营。长喜见营中火起，知事势已失，不复能抵御，投水尽节，被救出，旋复投入死焉。乍浦兵力未尝单弱，又先集有福建水勇为备。旗兵率横暴，平素蔑视土人，临时每指摘以为汉奸，即水勇新至亦不堪其辱，已人人切齿，积愤甚深，战正酣，骤举火为内应，拒贼仅数时，遽报失陷。两年中所备军资，一时丧尽。标兵有未及交绥，见而奔溃者。副将哈拉吉那被戳伤重。同知韦逢甲亦带勇西行防堵，受伤被掳，不屈死。惟兵备道宋国经退走嘉兴。会城闻而戒严。

夷驶轮船游奕尖山口外，嘉兴府平湖、海盐二县，水道相通，小舟可入。民心惊惶失措，势骤危急。拨陕甘兵一千分往防守，并俟河南、广西兵到境，截留同出守卫。上闻，谕酌留将军参赞中一人驻曹娥江，余统将备弁兵速为应援。十八日，乍浦夷临岸列队，城中夷亦络绎出，相与鼓吹登舟。越日，二十余船悉泊小军山，旋开行而东。小军山界交江浙，去乍浦近，盖扰入长江之志已定于此矣。上以乍浦兵溃被破，不过顷刻，追咎溃散之由，实余步云有以倡之，屡走屡失城池，未议重谴，遂使人人各怀徼幸，相率效尤，严旨拿解治罪。伊里布诣乍浦夷舟，晤商受款退兵事。无如夷当迭胜而骄，又窥见我军怯状，所要求多不可行，议不成而返。韵珂意夷重得前俘，还之，仇当立解，从此可与销兵矣。随奏出所获白黑夷于狱，载乍浦以归之夷，至而夷船先期启尽，又改道而远送诸镇海。俘还船不谢，受者亦嘿无一言以复。（二十年，粤南海村民有获白夷目解官者，林公令禁之，西洋代请不释。琦相至，以夷日益肆虐，出所禁夷将以还义律。令司狱偕至节署。入见，但叉手于腰，直立不拜，问之不言，告以送还之由亦不答也。留堂侧，令巡捕官饭之，更不谢而出。其倔强与此同。）

当夷之离宁波也，谍者谓闻国急耗，以所属印度地有警，不得不去者。盖边西有小国曰廓尔喀，在我后藏之南，与披楞部西隔小港，英夷据有孟阿腊时，（外部称之曰第哩巴察）以利诱披楞属焉。乾隆中，廓夷并有其邻哲孟雄部，缘交易扰及藏境，旋畏天威，悔而求贡，既又叛服不常。五十七年，军帅福康安、海兰察征之，檄哲等诸部协力助攻。廓夷因索援于孟酋曰果尔那尔者，辞以国人市粤恩厚，义难背逆，拒不为应，更兵袭其南鄙。（英夷贡表陈及是事）廓夷遂卑词表求内附。披又尝椟贻廓王珍宝，约亲启，疑而启以四，中机炮发而四死。由是积与披部有隙。哲部越披，即后藏地，中一山，颇险峻，有道仅容羊行，英夷凿而宽之，可由披达藏。初，廓王溺爱其次妃子，触正妃恨，置毒杀焉，穷死状，诛其臣毕兴。（贵官称大噶基）有乌大巴兴者，毕兴侄也，入披请兵护以还，废王改立正妃子 。凡治毕兴狱者悉杀之，籍及入贡中朝充使之两噶基。使还不敢入，亦逃于披。为廓夷所忌，潜使人诣我驻藏大臣，言："闻第哩巴察之莫斯党（头目也，指义律）与京属打仗，愿假我饷，得助击之。大臣不知第哩即谓孟阿腊，京属谓广东也。奏奉，查覆，得前大臣和泰庵西藏赋注，称西南徼外大国，以为蛮触不必问也，助饷廓夷之议遂寝。及英夷叠犯闽、浙，廓知孟地空虚，自起兵乘间掩袭，大胜之，掳获无算。英夷兵船方远集中国，耀兵待款，欲全师还救，又徘徊虑中国训练严防，再至机顿失，仅分船还至孟，以粤所得赀厚赂廓夷，赎还所掳男妇千人，就与约和而消其衅。此二十二年事也。中国因他市来者，略有所闻，而未详审其故。英夷尤秘不以告人也，至是忽驶离宁波。适会其时粤中好事者，遂竞传孟

阿腊夷埠么佬土番，久苦英虐不敢逞，今复缘出兵故括其货舟，勒派其子弟为伍，汹汹势不可终日，因乘其兵行守虚，噪起突攻而尽歼其众，杀颠地之弟某，夺复其旧据鸦片税埠，酋驰轮舟倍道趋粤，亟召夷兵之泊宁波者，踉跄返救。粤愤夷甚，乍闻谣言，纷纷传述，几于万口一词。（五月二十二日，姚石甫观察覆怡樾亭督部书云："闻夷人孟阿腊地方，屡为东印度国所败，掳其将士妇女千余，夷必回兵往救。若我更益持三月，夷将为溃。惟诸将屡经挫衄之后，怵于夷之威诈，未知能及此否。"又八月初八日覆云："闻广东有言，英夷国已空虚，群夷不服所为，颇多兴怨，似有内溃之形。乃转掠商艘以助其势，外益夸张，内实急迫。米利坚谓天朝不可堕其术中，此言又与职道前月所陈不无吻合，我但守口岸不与海上争锋，内查奸民诛之，不事姑息，再持数月，夷将自溃。"据此，则当时台湾亦有是言，海外传闻，不独粤人矣。）官都中者闻而信焉。粤人御史苏廷魁讲经济，最留心时务，见机有可乘，将有以慰圣心也，即据所闻入告，请就此时，先修虎门炮台，资他日抵御，筑城东大沙河堤，营龟冈东岸。时耆英方以钦差大臣驰及嘉兴，上命特依顺代杭州将军，促耆英改赴粤，确查印度及夷船回帆虚实，令相机攻灭香港，重整海防。未至，而夷船已大队犯江左，复命回江堵御。是时虎门炮台尚阻于夷，未得修复。香港新为海盗薮，夷驻兵千余，盗目倚为声势，各设堂号，沿海劫掠商渔，满载则归泊香港。奕山等设法招徕汉奸，为之剀切晓谕，动以天良。投还者凡三千有奇，盗目之投首为官用者逾半，群愿立功自赎，请兴修诸台，而各率其首党拒夷虎门外，纠合香港汉奸为内应，乘冬月潮缩月晦，出夷不备，突攻尖沙夷船，使表里受困，一鼓歼旃。奕山心动，以商于埙。埙事持小心，始终谨慎，自惜乏权宜济变才，海事更非所素习，初尚守则徐"由内及外次第举办"之议，既目睹夷但扰闽浙，绝不与粤为难，因循久隐，有顺时听天意，惧衅端再启，触夷怒势不可收，特微言劝止其事。山亦不再言。而不知屡奉严旨复虎门，攻香港，将以牵制闽浙之夷，圣意固大有在，而转以船械未备为言。其运石塞海，不过一时从权，非经久制胜之大计，遂镌职还都。（六月革御前大臣左都御史。）伯焘亦缘厦门夷船未能剿办革职，而代以怡良矣。

五月初三日，夷船闯入吴淞口。奕经闻北扰之报，驰檄令暂事羁縻，夷已突攻宝山。宝山旧设炮台，正当大流入港之口，高下适中，无突出水上四面受攻患。县城亦去淞江口不远。知县周恭寿，号知兵，建议以台城两逼汪洋，惟口内东沟、江湾，并号险隘，可握以固守，欲弃海口，但设伏口内，诱夷至击之。总督牛鉴不能用其策。而步云前在招宝山所领见贼即溃之徐州残旅，至是又使总兵王志元领五百以守小沙背，素藐纪律，日以诈索恐吓为事。民被骚扰，夷未至已哄然无固志。恭寿请撤而易他兵，实防民心激变，亦不从。初八日，提督陈化成率游击张蕙在南门外海塘与夷战。化成久历海洋，先二年击闽海夷受伤，随调江，稔知水师恇怯不可用，选闽中亲军教练之，兵志顿奋励，防亦严密。夷在吴淞，畏化成不敢骤入。潜购汉奸，间道伏，觅便焚其药局，为所获。甫缚斩，而夷船适进，炮悬桅上，弹子从空飞下，对击良久。我兵运巨炮轰沉其大船二，二桅船樯亦被击折，溺死夷兵二百余。夷更厚集火箭，随炮急攻，烟焰腾溢，较场附近民舍，转盼延毁。弹箭所着，屋瓦乱飞，同时灰烬，将台亦坏。化成勗励将士悉力拒守。鉴初闻捷，自出督战，与化成分守海口。夷再入，飞炮及山。鉴失色，知势不利，匆遽旋城。方移动，而所督诸军皆尾而溃走。夷遂乘势大进，更以小舟绕至小沙背，徐州兵望风先逃。化成亲军不及百，手燃巨炮击贼，临危犹破一舟，志元亦遁，化成中炮死。（谥忠愍）恭寿领勇二千，力既孤，惧贼围，亦与塘兵及东炮台兵一时并溃。宝山陷，鉴北走嘉定，上海震惊。参将继伦急猝走松江。上海兵备道巫宜禊、知县刘光斗相率以从，独典史杨庆恩投水死。水勇无军令约束，则相聚为盗，焚掠难民。及夷七八船驶入上海，城市已空无炊烟。又二日，轮舟二，挈三板四五，至松江。寿春总兵尤渤，先相度违城八里之港口沉塞坏舶，领陕甘兵二千以守，教兵伏避夷炮，俟炮轰尽，然后发以击之。夷连爇炮数千无中者。对击至半日，夷力懈自退。越日又至，相持如昨，复力尽退出。松江之得免夷难，赖此。轮舟沿道量水，至泖湖，雇渔舟避沙线引入，将窥苏州，轮为草胶，遽舍去。至二十日，遂退离吴淞，而驶入大江矣。耆英与乍浦都统伊里布，求款夷居间者，颇难其人，知洋商伍敦元夙为英夷深信，思差出与周旋，虑其惧事后指摘，必将以老难跋涉辞，咨粤派员送其子弟赴江，未至，急不能待。常州镇道请守鹅鼻嘴，鉴又以长江沙路屈曲，夷船万不能深入，却之。江苏巡抚梁章钜，方引病卸任，二月，居邗上，与运使但明伦言："夷猖獗必犯长江，则瓜州一带口门当预为计。扬州富盛，都转管度支，尽可挹注。今大江两岸口里，满号漕艘，不下千百，宜预调至，横塞江口，铸铁索联为巨栅，艚内伏兵设炮，火器从头舱中，穴孔以待。再集捆盐夫丁一二千，予以械船，使并力堵御。以废船为前茅，捆徒为后劲，四十里外得此两层握隘，夷未必能飞渡。"明伦深然其说，方调画间，而夷已挟沙船引其轮舟渐次驶进，见诸险全未设备，而近水可以设伏之丛沟荻港，皆虚无兵炮。遂以六月八日直薄瓜州，以城空，过不入，越江路六百余里，迳抵镇江。镇居江宁下游，枕北固山，运河绕其右，守以重兵，实有险可握。时鉴已至江宁，副都统海龄率其驻防兵千余，合绿营兵六百，守镇江。下令禁富户出徙，犯者杀，兵缘是夺行人财物。虚传城中藏有奸细，沿户搜索，稍可疑者即受诛戮，城内人人惕息。又不知预备守具，与团练民间丁壮协守。参赞齐慎、提督刘允孝以兵至，海龄拒不延入，但使御贼城外。贼由西北登岸，为我兵所击，夷多兵少，相持者二三日。夷方攻北门，我兵奋力与战，夷已分队潜绕西南，梯陴上。守者亟手刃之，仅伤数夷，余已相继而登，肩挨趾错，不复可止，城上兵立溃。夷先就旗营纵火，城陷。海龄自

缢殉节，其妻与孙并同时死难，骁骑校祥云掷都统印入井，随自投下，与其父及妻及二女亦同时死。夷人焚掠惨逾他县。

镇江既破，噗噜喳将如国王后命，仍遵海赴天津，再求通商地，中于马理逊言而止。马理逊者，夷官也，世及，称秩马理逊，幼禾曰秩，童时随其父来粤，故国商以是名而别之。当嘉庆中，入贡使臣，即以当年驻粤之大班呞哨嗹者为之副，出粤洋，迎贡舟抵津，挈其父使司笔札入都，粗知中朝地里政事。至是言："燕京漕运以江宁为咽喉，今但盘踞江面，阻绝南北，即可要挟，所求当无不如志。否但扬言将密招汉奸，挖冲高家堰堤，彼虑工险费巨，合龙无期，阻于外舟，工亦难举，计更无不得请者。事出权宜，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期有利于英，不必局守国王来文也。"噗噜喳深然其言，随下令诸船齐进，一路炮声不绝，瓜州仪征所有盐舶商舟，焚烧殆尽。二十八日，集船八十五，直逼江宁城，势益凶暴。先既奉有"设法招抚许便宜行事"之谕，伊里布已遣武举张振龙、家仆张禧等，冒险赴夷船以候款开导，夷果停不复攻，而责覆款议殊亟。初六日，耆英至自丹徒，复遣佐领塔芬布、陈志刚等，与禧再诣夷船，切实论议。时民情惊骇失措，若岌岌不可终日。噗噜喳终恃马理逊熟悉情势，条件皆属其登覆。马理逊先索三千万员，稍减为二千一百万，中以六百万为补偿烟价，三百万为续还旧商欠，千二百万为军费。预拟过付期日，本年先交六百万，余分三年带交。侍卫咸龄亦偕往，语以"烟价曾由粤偿还，今同一名目，何以重索，难达天听。商欠自当清结，但贸易利归洋商，宜商欠商还，何以官为赔垫，未免公私混淆。至此次因尔国称兵，爰有军费，若反取诸中国，是中国以钱买乱，何以服民。"因反覆与之辩论。夷众同称："烟非产于英地，实为邻埠客商货物。缴烧者久已折赔，在粤所收六百万尚未及原价之半，必得此乃足所赔。又国商市粤年深，积欠数钜，商疲且众，悬宕稽延，今所索尚不及原欠十之一，请行粤关清查，可以勒限归款。是数仍有着，官但先为保交而已。其军费一项，因现已议和，来船均宜赏犒遣散。不给所欲，则船之退否非吾辈所能强抑。倘有帆航仍留内海，遇兵民势必与战，争端再开，恐中国将来费更不但此。况艟艨所集，已阻遏京口要冲，一得当则令及早退出，所以裨补于中国者甚大也。"龄不便再言。夷复求赏给香港为彼来商侨居地，听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四省五地，通商贸易。五口外仍不准商船驶往他港，违即受治。（梁芷舲中丞章钜致刘次白抚部书云："自引疾得请后，应即旋闽。因俶装之顷，忽闻浙东英夷猖獗，大帅已回杭州，钱塘江一带戒严，莠民乘机劫及行旅，相戒裹足，不得已暂至扬州避之。嗣因扬城警报踵至，探知夷艅已迫焦山口，复踉跄挈家于六月初渡江。时京口草木皆兵，一叶扁舟，从锋镝中夺路而出。甫过丹阳，即闻镇江府城已被夷兵攻破，道途梗阻，幸途遇带兵大帅齐礼堂参赞慎北来救援，某与参赞曾为甘陇同寅，承其沿途拥护，星夜趱驰，得以安抵苏州，复连夜乘潮至富阳，神魂始定。六月杪至衢州，探闻江南大吏以千万金钱与英夷议和，许其于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四省，设立马头互市，业经奏准。呜呼，此乃城下之盟，不得已权宜之计，惟我皇上如天之德，深悯东南百姓久遭荼毒，勉从疆吏所请，使民气得以小苏，凡薄海含生负气之伦，无不感颂皇仁，而咨嗟太息于臣工措理之失当也。七月初至浦城，本拟即日买舟顺流归里，忽闻英夷复欲在福州添设一马头，执事已为据情奏请，不胜骇愕。且闻省垣绅户纷纷各为搬移之计，因此观望不前。继闻此事已奉中旨再三驳饬。仰见圣明覆载无私，洞鉴于万里之外，俾滨海臣庶，均各安耕凿于尧天舜日之中，为之额手称庆。乃不数日，又闻执事以此事顶奏求顺夷情，则诚某之所不解也。试问执事，夷情重乎，民情重乎。夫前此之准议和，乃我皇上之顺民情以顺夷情，此经中之权，史传中屡有之。今此之请添马头，乃执事之拂民情以顺夷情，果何说以处此。民为邦本，执事于本末之分，顺逆之理，亦曾熟思而审处之乎？且此事本末至易明也。以省分论，福建不能先于江南、浙江、广东也。以富强论，福建不能胜于江南、浙江、广东也。乃江南、浙江、广东，每省只准设一马头，而福建一省独必添一马头以媚之，此又何说以处之。且江南之上海、浙江之宁波、福建之厦门、广东之澳门，本为番舶交易之区，而福州则开国以来并无此举。今以亘古未闻之事，而为恭奉外夷之故，强率吾闽数十万户商民，必与上海、宁波、澳门，一律办理，于国计民生政体，均所未安，此又何说以处之。况中原滨海各省，不一而足，倘该夷援福州之例，于山东索登州马头，于直隶索天津马头，于辽东索锦州马头，则概将惟命是听乎？况外番如英夷者，亦不一而足。倘各外番并援英夷之例，亦于滨海各省请分设马头，则又将惟命是听乎？且福州省城，外距五虎门大海，尚有百十里之遥。苏州省城，外距常熟海口不过百里。浙江省城，外距龛、赭、海门，亦不过百里。广州省城，则外距澳门不过数十里。若皆以海道可通之故，各援福州之例，并请于各省会分设马头，又何词以拒之。且执事亦知该夷所以必住福州之故乎？该夷所必需者中国之茶叶，而崇安所产尤该夷所醉心。既得福州，则可以渐达崇安。此间早传，该夷有欲买武夷山之说，诚非无因。若果福州已设马头，则延、建一带，必至往来无忌。某记得道光乙未年春夏之交，该夷曾有两大船停泊台江，别驾一小船由洪山桥直上水口。时郑梦白方伯以乞假卸事回籍，在竹崎江中与之相遇，令所过塘汛各兵，开炮击回。则彼时已有到崇安相度茶山之意，其垂涎于武夷可知。此时该夷气焰，视十年前更甚，得陇望蜀，人之常情，况犬羊之无厌乎。此局果成，其弊将有不可殚述者。愿执事合在城文武各官及在籍老成绅士，从长计议，极力陈奏，必可上邀谕旨，下洽舆情，使英夷知中国不可以非理妄干，自当帖然听命。甚不愿后日以卢龙之责，归咎于当时之大吏及士大夫也。"按原奏已云五口通商，而梁中丞《归田琐记》乃云然，盖当时传闻

之误。)龄等答以"香港之建造夷屋,在未款前已上事,尚可代请。至市地旧止广州,今增其四,数实过多,不无窒碍。其开市贸易,如何输税,亦应预为详议,庶免临时争执。"夷言:"既有香港寄泊,此后船货来者,较前宜倍,必得五地分售,方可通流不滞。税属公帑,自宜公立章程,谨遵中国成例,按则征输。厦门、宁波、镇海、定海、乍浦、宝山、镇江各城岸,一俟五口通商,便即退还,不敢再事滋扰。将来贸易各关,并设领事官经理,用资约束而慎输将。从前官设行商,侵克受害。此后请听来商自投行交易,货至责成领事赴关纳税,庶不受洋商挟制,期保久远相安。"龄等仍令将市地删减,夷坚执不从。最后又请"彼国官至,与中国官用平行礼,及事后将被掳夷人与被诱汉民,一体释放,俾反侧胥安,无复顾虑。"语毕,促诸人亟归商定,诸人终以索费过重,濒别有迟疑意,颇形踯躅。马理逊因为言:"所有军费马头,皆我国现请之数,非即中国已许之数,归自酌裁之可也。"

塔芬布等还报。当事佥以所请悉如夷初意,而索项视前转奢,迁延莫决,难以遽覆,又使更往传语。当往返议拟时,夷船已易白旗以俟矣。而汉奸有虑和议成不利己私者,七月初八日夜二鼓,夷闻汉奸哄播谣言,有"当事实无和意,不过借议款事暂杜急攻,已一面飞调寿春兵,昼夜驰来决死战"语。夷酋信之,恐遂中我计,忽下令诸船皆易旗,约以次早复开仗,猖獗更不可名状。当时相顾无策,虑及江宁城周五十余里,防守兵力不敷,所调江宁、浙北、徐州兵,率挫败之余,断难恃以克敌。又望见夷登据城外钟山,俯瞰全城虚实如指掌,飞炮轰堕,势必难支。事势至斯,不得已咸愿为国受过。随使咸龄偕署布政使黄恩彤面见夷酋,开诚告以无他,劝勿为流言所中,致中道乖违,因尽勉徇所请,一切不复再加挑驳。夷众乍闻,欢呼,喜出望外。于是鉴、伊里布、耆英会奏,言:"夷逼金陵,情形危迫,呼吸即成事端。根本一有挫动,邻近如安徽、江西、湖北,皆可扬帆直达。所请虽贪利无厌,而意但在求市地通商,尚非潜蓄异谋可比。与其兵连祸结,流毒滋深,曷若不惜巨费以全大局。所索纹平七折银一千四百七十万两,商欠折二百十万两,行令粤商按数归还。本年先交四百二十万,就将扬州商人现给之五十万员扣抵外,令江苏捐备百万,再拟于浙江、江苏、安徽三省库存及关征粤库通融借拨。其余三年带交,岁不及三百万。彼国货税既新加饶裕,可以作抵,较用兵费实不及三之一。(癸卯六月,给三百万,于洋商欠项追交。十二月,三百万,于各海关税拨给,不敷,仍于粤闽库借交。甲辰、乙巳、丙午届期通计各口新税筹办。)至厦门夷虽退,尚未收复。香港、古浪澳、定海、招宝山,则仍据守未退。与其久被占据,不若归我土地,既愿遵输税课,即属悔过向风。此后彼因自护马头,我即借以捍蔽海疆,似为国家之利。所请与官讲平礼,虚文本可通融。事定后,亦应释俘囚以坚和好,宽胁从以安反侧。附单详载条款以闻。"上念东南数百万民命惨遭涂炭,强为遏抑加恩,勉如所请,而谕令反覆详议,永销后患。耆英等同诣夷舟,与立和约十有三条,善后事宜八款,钤以关防。海关丁书巡役陋规亦悉予禁革。(奏云:臣等查该夷请求各款,虽已定有和约十三条,惟一切善后事宜,尚须明晰妥议,立定章程,画一办理,方可期一劳永逸,永杜衅端。其奉旨指出各款,尤须宣示该夷,俾知遵照,诚如圣谕:"不厌详细,万不可将就目前,草率了事。"当即派四等侍卫咸龄、署江宁布政使江苏按察使黄恩彤、浙江宁绍台道鹿泽长、石浦同知舒恭寿,连日接见该夷酋,反覆详议。该夷吗哩逊、啰啼咀、哪咃唎,均通晓汉文,兼习汉语,不须通事传话,反致隔阂。该侍卫等与之口讲指画,推诚开导,酌定善后章程,汇分八条。禀经臣等备文明晰照会,该夷酋噗嗎喳亦即照覆,均无异说。谨将各条另缮清单恭呈御览。至此次奉旨指出各款,如"该夷赴各口贸易一节,听其自便。但日久难保民人无拖欠之弊。只准自行清理,地方官概不与闻"一节。查前议,商欠三百万员,即在二千一百万员总数之内,此外欠项均不能官为补交,业经与该夷议定,并奏明在案。复于善后条款内载明:"此后该夷自投之行,非中国额设行商可比,如有欠债,只可官为着追,不能官为偿还"等语。现据该夷覆称:"嗣后利害均由自取,万不再求官为还欠,"其情业已贴服。又如"此次已经和好,两国民人,视同一体,断不致概行诛戮。倘该民人别经犯法,我国自当照例办理,与该国无涉"一节,查该夷原议此款,系专指犯顺以来被诱被胁之民人而言。臣等切以此等莠民即属汉奸,与夷匪相为表里,夷匪既散,汉奸亦不能复聚。惟人数众多,究系国家赤子,绳以峻法则相率为盗,宥以宽典则反正来归,自当蠲除既往,予以自新。是以臣等奏恳天恩,准予释免,以安反侧。至通商以后,华民归中国官管束,英国商归英国自理。华民有罪逃至英馆者,英夷不准庇匿。英商有罪逃入内地者,中国官即行交还。均经臣等明定善后章程,该夷亦切实照覆。是该民人等别经犯法,自当仍由该管官照例惩办,该夷断不致多端阻挠。至各国税银,该夷情愿按照则例,如数输将。惟称粤海关丁书、税役,内藉陋规,求为查明禁革。其中国商人按例交纳关税,非该夷所得越阻。该夷于本年六月十五日以后,止有扬州商人致送曹平银三十五万五千两,折洋银五十万员,现已议明扣除,此外并未收过银两。再"舟山、古浪屿暂住兵船,应俟各口开关即行退出,不准久为占据"一节,前此该夷酋必欲俟银两分年交清,方始退还。现经奉旨饬议,复向开导,该夷总称:"和约既定,必须坚守,未便遽行更易。至渠等酌留兵船,不过数只,既不侵犯百姓,亦不阻拦商船,均于善后章程内议定,不致滋生事端。惟求代为奏明,仍如前约"等语。臣等查该夷既以坚守和约为词,若不允所请,转恐藉口反覆。其兵船如何渐次撤退,应俟开关后,由地方官察看夷情,相机妥办。其分年措给银两,臣等悉心筹划,所有癸卯年六月应给洋银三百万员,拟于广东洋商欠款内先行尽数追交。十二月应给洋银三

百万员，拟于各海关税银内拨给。倘有不敷，再于广东、福建藩运各库均筹款措交。至甲辰、乙巳、丙午应给之项，届期各海口均已开关，税额议有成数，应俟通盘计算是否足以相抵，再行筹办。至新设五处马头，尤非善后事宜可比，必应妥为筹定，以期永久安堵。容臣等将未尽各事宜，悉心详议，务期周妥，另行具奏外，理合恭折具奏。一，广东洋行商欠，除议定三百万员官为补交外，此后英国自投之行，即非中国额设行商可比，如有拖欠，止可官为着追，不能官为偿还。查此项业据该夷照覆："嗣后通商利害，均由自取，若有欠项，由管事官呈明内地官着追，万不可再求官为偿还。"一，和议既定，永无战争，所有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止可货船往来，未便兵船游奕。其五处之外，沿海各口，及直隶、奉天、山东、天津、台湾诸处，非独兵船不便往来，即货船亦未便贸易。均宜守定疆界，以期永好。查此款业据该夷照覆："一，俟五港开关则例颁行，即由英国君主出示晓谕英民，止准商船在五口贸易，不准驶往各处。至该国向有水师小船数只，往来各口稽查贸易，亦当协同中国地方官，阻止商船不准他往。并请中国地方官严禁华民，除议明五港外，不准在他处与英商贸易。"一，既经议和，各省官兵应撤应留，须听从中国斟酌。其内地炮台、墩堡、城池，业经残毁者，均应次第修整，以复旧规。实为防缉洋盗起见，并非创自今日。英国既相和好，不必有所疑惧，或行拦阻。查此款业据该夷照覆："以上各事宜，均应听中国斟酌修整如旧，系属正办，英国断无拦阻之理。盖此次和好，惟赖中国诚信践约，而英国亦当专心以信守为务。"一，广东、福建及浙江等省距江宁较远之处，不知和好信息，见有英国兵船驶入，或相攻击，均须原情罢战。不得援藉为口实，致乖和好。查此款业据该夷照覆："两国和好信息，业经由火船速行晓示。所有英国水陆军师，自必与中国兵民互相友爱。倘有攻击之误，未足为仇。惟求臣等速将议和情由，飞行各省，一体知照，免起纷争，更属欣幸。"一，和好之后，付给本年所交银两，各兵船自应退出江宁、京口，即福建、广东、浙江等省停泊兵船，亦须约定同时退出，散遣归国，方坚和好。其定海之舟山、厦门之古浪，据议仍留英兵暂为驻守，但不便多驻兵船。至中国百姓暗生疑惧，与该二处通商之事，转多窒碍。所有每处泊船若干只，自应预为申明以示限制。查此款业据该夷照覆："俟本年银两交清后，所有兵船自应退出江宁、京口等处。其他省停泊船只，除舟山、古浪屿二处，酌留兵船数只，管理货船，及香港仍须留兵驻守外，其余均可遣散归国。盖留兵于他国未免重费，英国意在省费必不多留兵船，中国不必多虑致伤和好。"一，舟山、古浪屿泊有兵船，须令带兵官约束兵丁，不得侵夺民人，致乖和好。并闻古浪屿所泊兵船，曾有拦阻中国商船扣收货税之事。此时既经通商，应令各兵船不得于中国商船再行拦阻抽税。查此款业据该夷照覆："各处兵船，本应带兵官严为约束。此时和议已定，尤当彼此亲爱。所有拦阻商船，即行饬放，不得再行抽税各情，早经行文各处晓谕在案。嗣后倘有不遵，致有侵夺拦阻情弊，即当严行讯究，不致有乖和好。"一，英国商民既在各口通商，难保无与内地居民交涉狱讼之事，立即明定章程，英商归英国自理，华民归中国讯究，俾免衅端。他国夷商仍不得援以为例。查此款业据该夷照覆："甚属妥协，可免争端，应即遵照办理。"一，内地奸民犯法应行究办，若投入英国货船兵船，必须送出交官，不可庇匿，有违信誓，致伤和好。查此款业据该夷照覆："内地犯法奸民，若投入香港及英国货船兵船，即行送出交官，断不庇匿。其英国及属国逃民逃兵，若潜逃内地，中国亦须送交英国近地理事官领回，以敦和好。")

八月初十日，恭值万寿，夷官仰祝纯嘏，虔请代奏。夷船以八月二十五日出江入海，诸帅设饯于正觉寺而去。（夷人归后，绘舟上议和图。牛鉴、伊里布、耆英、咸龄、江苏按察使黄恩彤、宁绍台道鹿泽长、同知恭舒寿。夷官噗嗎喳、马理逊、啰啼吧、啷咃唎。盖四人皆通汉语。马理逊与恩彤各坐一榫，执笔立约，余皆坐于其后。夷多立者，不知何许人，神情逼肖。）给事中董宗远力陈款夷不便，已无及矣。（奏云："臣闻逆夷深入，直犯江宁。该大臣等以形势万分危迫，奏恳允夷所请，与彼联和，仰蒙皇上如天之仁，重恤民命，准大臣等便宜行事，德至厚也，恩重渥也。而臣愚以为果如所请，则国威自此损矣，国脉自此伤矣，乱民自此生心矣，边境自此多事矣。值可取胜之机，而忍辱偷安，贻此四患，该大臣等诚误国之尤，难逃史议者也。谨为皇上陈之。该大臣等之言曰：'该逆自犯顺以来，屡经命将出师，总未能挫其凶焰'云云，伊谁之咎，乃敢以此扬敌人之威乎。逆夷构兵三载，两军对垒之处少，望风逃窜之处多。业既仰邀圣鉴，将为倡之余步云拿解进京，孰知将士等罔知警惕，自吴淞失守之后，福山、圌山、京口等由海入江之路，或赍粮纵敌，或弃地潜逃。逆夷直达江宁，则深入重地，料难免脱，该大臣等临境仓皇，曲成和议，且为危词以悚皇上，有'士气不扬'及'钟山迫近省城，登高临下，一经轰击，势必不支'等语。试思士气不扬，谁实使之乎？总督控制二省，以迫近省会之钟山，并不能据守乎？又云：'倘战不胜，即偷挖高堰，伊谁之责'，防其偷挖岂遂无术，乃苟且从事置国体于不问乎？我朝定鼎二百年来，臣服遍于四海。藐兹丑类，只以督兵者逡巡畏缩，未蒇其功。设以皇上知人之明，别遣威望素著之大臣前往办理，数邑何难克复。该大臣等见不及此，许洋银重二千余万之多，是岁币之输也。让五处马头与处，是割地请和也。甚且请盖御宝与之，是犹欠债者之写负约也。是犹卖产者之立文契也。不知该大臣等视皇上为何如主，自视为何国之臣。方今全盛之势，以强畏弱，纵敌苟安，忠义之士闻之谁不愤恨，四海属国闻之谁不轻中国乎。臣谓国威自此损者，此也。该大臣等又云：'该夷讨洋银二千一百万员，内烟价若干，商欠若干，军费若干。'不知鸦片有明禁，该逆以犯法之物诱我华民，已属非是，况烧烟之日曾以大黄茶叶

相易，并非白手取之，何言索价，且其价重千余万之多也。至于商欠，尤属一面之词。军费何得取偿于敌。该大臣等因该夷怒目而视，遂不敢与之诘难。试思此款之出，不外国帑民脂两项，以有限之财力，供无厌之横索，中国能堪之乎？且既给之后，能保其安然无事乎？设又增所请，何以给之乎？抑于是时始背盟议战乎？军兴三载以来，用度浩繁，上下交病，加以征徭迁徙，失业废时，如此数事，民穷财尽殆不可支，将何以裕国用厚民生乎。臣谓国脉自此伤者，此也。该大臣又曰：'该夷请为被虏夷人及被诱之汉奸一体释放，夷务完竣后应释俘囚以敦和好，免胁从以安反侧，似属可行'云云。诡以此为羁縻之术则可耳，若果行之，天下尚知有国法乎。虏夷姑置勿论，试以被诱汉奸言之，彼所犯者叛逆重罪，逆夷所由蹂躏我中国者，皆彼等为之向导，为之内应，中国之民恨不食其肉而寝其皮。若概从宽宥，则棋布星罗，在在皆夷之巡逻。昔犹服汉奸之罪名，今公然防戍之敌卒。即暂且无事，而中国之人闻之，谓薄昔误罹，尚能受有司之罪，弥天大罪，竟蒙释宥之条。事之不平，莫此为甚。恐小则拒捕抗官，大则揭竿起事，皆势之所必然者。臣谓乱民自此生心者，此也。该大臣等又曰：'与其博征剿之名，莫如收实效而作权宜之计，永息兵端。'真掩耳盗铃之说也。该夷在广时，曾讨烟价六百万员，允退兵归国矣，乃口血未干，复肆猖獗，今又如此陷江宁城之人。且有分年交清之约，则嗣后更得以索欠为词，滋扰不已。并闻其与该大臣等一面议和，一面登岸肆扰，该大臣等不敢动问，能保其日后无事乎。该大臣又曰：'此后结以恩信，抚驭有方，彼既自护马头，即有捍蔽海疆，未必不转为我用。'此更梦呓之语也。彼既占据险要，则内地在其腹里，吞噬之势已成。如被盗之家，已被捆载出户，彼方盘踞其侧，将图大索，乃转以守门之责寄之，虽三尺童子，能信此语乎？该大臣等将谁欺乎？臣谓边境自此多事者此也。总之该大臣等视居官如传舍，但求目前苟安，绝不为国家久远之计。不知以现在之夷情度之，即苟安亦未必能也。该逆无厌之求，实出情理之外，亦聊以此相试矣，岂敢期中国之必许我。今既悉许之矣，乃犹豫不决，恐堕术中，久之而杳无闻见，事必蹶然兴起，谓中国果无人也，则将肆然无忌，为所欲为而不堪设想者矣。臣籍隶江宁，眷属俱在围城中，与守土各官，仅一身暂寄官署，妻子辎重早经迁徙者不同。虽蚁命至微，岂不顾苟存旦夕，而必冒万死以为此奏者，诚为国家计久远。且逆知祸不旋踵，不与和固死，与和亦死，置之死地而后生，愿暂借江宁为战场，与之决一战，即死犹有一生之望也。按江宁东距京口，西接和州，南距太平，北距天津。虽京口业被占据，而扬州实据京口上游，为由京师至江宁要道。伏乞皇上简任上将，速发大兵，任用王亲，大申挞伐，并飞谕江苏、安徽、江西各抚臣，带领精兵，三路堵截，四面合围，解省城目下之倒悬，恢各属已失之境土。该逆舍海入江，已属去宽就窄。况现交秋仲，潮势渐退，船只笨重最易浅搁。既地利天时之交济，实摧枯拉朽之同时。转弱为强，在此一举。昔吐番之骚扰于唐，金人之为患于宋，皆议和误之。皇上聪明智勇，讵弗深悉其非。至大臣等坐失事机，专权误国，国法具在，无待臣言。）鉴以不守江口被逮，代以耆英。奕山、奕经、文蔚，皆得罪。沿海失守城池道府以下及失事将弁，皆予处分。恩免被夷地方钱粮。命伊里布至粤议开市事。

佛兰西者，西海故国，与英国并居大西洋同港，界接邻近，各争强不相下，连兵构怨数十年。近虽约和，而各怀疑忌。船至粤者，英多而佛少。上年十二月，闻英市被禁，阴喜而阳慰之。王恐其偶胜益骄，则先受其睥睨。遣兵目真时尔，士思利驾兵船一，来泊尖沙嘴，士思利人寓省馆，引见大吏，偕所带谙华语之夷僧玉遮、依里达二人为通，不受官通事，防泄也。奕山遂率当事同官，出城西潘氏园见之。夷目自陈其国王闻英夷远犯中国，构兵久，恐其国商或波及受累，令其来护，因得便善为解散。英素悍，自非禁以力不可。而彼与英方新和，骤苦攻之无名，愿出与英酋讲说，俟其坚执不见允，则曲在彼，乃可藉以交兵。语颇诚切。奕山等谕以英自津门转粤，日加猖獗，天威震怒，今奉命征剿，未便遽闻款议，辞之，夷目乃请自以己意与言，无论其意见云何，亦当入覆。既去，会噗嗎喳方潜回香港，佛目与晤及矣。而士思利偶缘他事，寻于初春驶赴吕宋，留真时尔，以二月再入会城，呈递说帖，仍以和解为词，劝给英夷香港，补其烟价三百万。奕山疑佛目为英居间，将图异日得与分地而居，且为探内地虚实来也。即拒绝之。（六月，有奏："英夷纠集天竺、咈喃、小吕宋等国，同恶相济。镇海、定海所到夷船，或称来自天竺、咈喃及吕宋。"谕奕山查明解散。奕山以"英夷船皆来自本国或雇西娑柳代人打仗之黑夷船在内，均未可定。天竺即印度，其孟阿腊即英属国。诸国无咈喃名，当系佛兰西尾音致误。佛兰西无助逆事，吕宋更贫弱，不能助人，"详为覆奏。）噗嗎喳又复离粤而北，佛目俟至六月，终不得我实耗，乃自赴江，仍将力任款事，折其贪心，得当以复我官吏，较在粤便也。迨抵吴淞口，英船已入长江。官上海者，更莫测其来意，不敢导之入。佛目不获已，随易小舟溯江，抵金陵，则所款议先已大定，驰奏且数日矣。遂废然与英舶同返粤。

英夷自以香港为彼国奉给地，远在海口，诸国市舶所必经，凡货船至粤者，欲抑使先就彼报验，按船抽钞，而后入埔输税中国。其至五口者，亦援香港为例。佛兰西、米利坚皆大愤讶，谓彼此同在天朝贸易，我非尔属，谁甘受挟制。于是各自通书其国，以兵船至，将与英为难。英酋自知理屈，顿止前说。两国使臣适至，请入都密陈机宜，当事不可。而伊里布寻卒于广州将军任。耆英驰至粤，（皆二十三年事）许诸国并如英夷例，给以印册，条列事款，各国乃喜跃而归。其冬，噗嗎喳尚以归师驻厦门鼓浪澳，候释还俘囚，挈以还。遣其属尔呋至台湾，领所释叠战获禁之夷。莹传见，告以百余人中前后病毙及正法，尚存夷目九人。合以就款后，回

自舟山，遭风为台官救起之夷目七多忍占与白夷二十五人，尽付尔吠带出。（七多忍占供：系英小商船载白夷二十余，黑夷百数十，同轮舟，前月自舟山撤回广东，驶至台湾洋面。九月十六日遭风，因轮船上被火，大夷官将伊船上黑夷尽数叫去救护。本船上白夷不谙行驶，以致击碎，幸蒙救起，只求释回。是所救之遭风夷亦从兵中来者。）尔吠感激，请莹亲临其舟，燃六炮，悬彩旗百以迎，饮其太平酒而还矣。（是日姚观察察看其船，无两舷贮水防炮击事。知前供之出自咀利啌者夸也。噗嘣喳至是始知俘夷已戮，惧为诸夷笑，密商于夷目札士必。于是忽生异议，诈言台湾被杀者，皆遭风夷商。按姚观察与曾卓如方伯望颜书云："大安之役，承示以中丞所闻，此亦不得已之苦心也。惟前据夷供，噗嘣喳给银九万及纹银六千，来台购买奸民，实无五十万之事，姚县丞私信尤为不确。且上年经鲁舆制府、甄甫中丞两次印示，凡获夷舟银货，悉与兵民充赏。弟与达镇会示，破夷所得银货不许官人索扰，是以民间利其所有，乐破夷舟，实不能有裨于军需也。"据此，是当时传闻有获夷舟五十万之说，故商拨军需。然据夷酋伪示，亦止云："民船遭风逃生上岸，俱被拿禁，被总兵官凶心歼杀，"始终无失去银货若干索赔之语。其云"执械相争，被擒尚不容歼杀，"是明明知有抗拒我兵之事。至云"此等难人，原系水手小人、随营担夫，"则又明云在夷营数内，且欲将镇道家财入官，交英官分济枉死家属，亦非谓以其家财赔补失项也。即所自言已见偏诈，安有交兵时手执战械相敌，而尚不得诛之理乎。又二十一年十月，观察复泉州沈守书云："承惠书，台湾破获夷囚，大府意令解至内地，以厦门、鼓浪屿尚未收复，欲示德于夷帅。此事若出自英夷，则可以百余囚人易回鼓浪，无损兵威，复可布德，无善于此。今夷初无此意，且大肆鸱张，所至残破，势锐志骄。彼以厦门为囊中物，据之以通浙、粤咽喉。安可以不甚爱惜之人，遽弃其所算哉。设使囚人既得，仍逗留不去，将何以处之。且内渡三口，厦门已失，泉之蚶江，福之五虎，皆有夷舟。起解夷至百余，奸民必往告，徒为所劫，何能至福州待我之求耶。事势如此，非敢方命也。"二十二年五月，复怡制军书云："台湾前获夷犯，亦遵旨分别留禁正法。沈守两次来书，深以逆夷性好报复为言。夷性畏强欺弱，我擒其人，久而不杀，以为惧彼，明示之弱也。又以舟山、厦门失守，为报复之证。试思夷初至舟山，非有所仇，上海又岂有仇乎？夷垂涎台湾已久，即不杀夷囚，彼亦可以破舟丧赀索偿于我。前所斩溺之夷，无不可为报复之词也。杀之犹可以壮我士卒之气，两军对垒，非我杀贼，即贼杀我，乃先存畏彼报复之见，何以鼓励士卒乎。"又七月复福州史守书云："夷囚除头目外悉斩之。台人素怵于泉厦狡商之言，颇怀畏惧。及目睹夷临斩时觳觫情形，转甚于台地强悍之逆犯，士卒胆气益壮，而畏事者犹津津以报复为疑。殊不知夷性畏强欺弱，即使大队复来，仍是垂涎之素志耳。论者每谓宁波之失，由裕督师之剥皮逞忿，厦门之失，由陈守备之箭射夷酋，非衷论也。台先后交锋，死及囚不下千人，丧赀甚钜。彼欲甘心于我，岂待戮其人乎。大戮夷囚，议必纷纷，大宪言及，尚望代达鄙意，"云云。在省中大吏，见夷势猖獗，虑其报复，欲以俘夷还之，以解其怨，亦权宜之所不废。即使解省中道为夷船所夺，亦事所常有。然平心论之，广东、浙江，两次还其夷俘，彼未尝因是稍生感激。则闽以台湾之俘还之，亦未必能动其天良，遽然舍去。盖其所求者大，声言报怨，皆虚作恫喝之长技耳。当请为正法，正普天同仇之时，而鳃鳃逆料将来祸或归己，是以私害公，血性男子不为也。扶同邀功之事，必其私相交结于平日而后可。莹为台道，例加按察司衔，而文至必称提督衔台湾镇传谕某道，莹心已不能无私言。及奏夷情，引及嘉庆年得自松筠语，洪阿即疑有道无镇。莹请作松语洪阿，但求事理畅明，不妨彼此相易。洪阿思之数日，终用原奏上。即此一事，两人已勉强相就，以同事不能不和衷耳，非交深莫逆不言而喻也。谁肯临时起意，为此欺诳之事乎。）遽张伪示，以上年八月其国呦咊吓哒民船遭风鸡笼洋，本年正月阿呦船遭风淡水洋，皆逃生被获监禁，总兵等贪功，以攻犯奏请正法，假使手执兵械奋勇相争被擒，尚万不容歼杀，是必请大臣奏明，坚求将台官正法，家财交英分济，文责大帅。于是大帅遂相继以镇道冒功请旨。上命怡良赴台查办，台兵汹汹，共约诣行署诉。洪阿虑起风波，婉词解散，百姓有焚香跪请者。迨委员堂讯，官勇随有并未接仗之结。怡良据以责备洪阿。莹自揣，受恩深重，今幸大局既定，从此安人息事倘愤而诉争执所获赃物为证，则夷酋必哓哓不服，大臣既不可与对质，夷船未返或别生事端，所关甚巨，事机如此，止宜引咎。莹先以夷在厦门，上书制府，请奏易镇道，至是乃具词请罪，怡良据词奏覆。上圣明令解京，遂逮洪阿、莹下诏狱。怡良内渡，寻告病还旗。代者刘鸿翔，尽取营县义首禀报原牍，及所得夷船掠载浙闽营械、浙抚营员印文册咨送。（十二月，镇道见夷伪示录奏，自请撤回查办，折弁守风，追回，未及上，镇道已自服罪。莹见鸿翔泉州，谓："原奏未尝非，惟斩夷太速。逾两月则抚议成，事可免。"是亦持平之论。正法虽出谕旨，究属镇道先请，事与禁市小异大同。）上深知二人功过所在，供甫上，旋出狱起用矣。（姚观察奉逮入都别刘中丞书云："莹与达镇军以擒斩夷俘为夷酋谲诉，大帅相继纠弹，复有摭拾浮言为夷之助者。致上震怒，逮问入都，既负圣明特贳之恩，更辜宪台知荐之德，惶悚不可言也。吕游击示知宪檄护解，以道府原案及所获夷件均送大部，即当赴省候文就道，不得面辞，歉仄愈不能已。在泉州时承明谕：'原奏未尝非，惟斩夷太急。再逾两月，则抚议成而事可免。'又谓：'镇道此行为辱甚矣。'大君子持论之允也。顾一得之愚，尚有未白于左右者，兹当远违，敢卒尽其区区，惟鉴詧焉。今局外浮言，不察情事，言台湾镇道冒功，上干天听。夫冒功者，必掩人之善以为己美，未有称举众善而谓之冒功者也。鸡笼其地，距郡程十日，大安稍近，程亦五日，皆在台湾

北境。两次擒夷，镇道均非身在行间，惟据文武士民禀报之词耳。自古军中验功，皆凭俘馘旗帜铠仗，有则行赏，故人人用命，非如狱吏以摘奸发伏为能。是以周师耀武，史有漂杵之文，项羽自刎，汉有五侯之赏。所谓兵贵虚声，宽则得众也。鸡笼之夷，虽以冲礁，大安之夷，虽云搁浅，然台湾擐甲之士不懈于登陴，好义之民咸奋于杀敌，乘危取乱，未失机宜。夷船前后五犯台洋，草乌匪船勾结于外，逆匪巨盗乘机数乱于内。卒得保守岩疆，危而获安，未烦内地一兵一矢者，皆赖文武士民之力也。苟无以鼓舞而驱策之，焉能致此哉。况当时各路禀报，皆称接仗计诱，所献夷囚、炮械、衣甲、图书，既验属实。复有绿营旗帜军衣刀仗，与浙江巡抚营官印文火药道里数册，确系骚扰内地之兵船。其时夷焰方张，蹂躏数省，荼毒我人民，戕害我大将。朝廷屡有专征之命，阃外曾无告捷之师。宵旰忧勤，忠良切齿，郡中得破舟擒夷之报，咸额首称庆，谓海若效灵，助我文武士民，歼此丑类，亟当飞章入告，上慰九重焦愤之怀，且以张我三军挫夷锐气。在事文武，方赏劳之不暇，岂为镇道不在行间，功不出己，遂贬损其辞哉。镇道原奏皆据众报汇叙，未言镇道自为。即文武禀报，亦未没士民所获，士民亦未有控文武攘其功者。怡督宪渡台逮问镇道，成算早定。一时郡兵不服，其势汹汹。镇军惧变，亲自循循慰谕，乃散。翌日，众兵犹人持香一炷赴钦使行署泣诉。全台士民，远近奔赴，佥呈为镇道申理者甚众，皆未邀夷案议叙之人也。虽怡督宪批不准行，然皆已受其辞，在案可稽，则镇道非有冒功之心明矣。鸡笼夷船到口三日后乃开炮，我兵亦开炮相持。大安夷舟，实为渔人所误搁浅，兵民因以乘之。当时陈辞，初非臆造。讵夷就抚后，追恨台湾擒斩其人，遍张伪示，以为中华之辱莫甚于此，计逐镇道以快其私。大帅相继纠参，而台湾冒功之狱成矣。在诸公创钜痛深，以为甫得休息，深惧再启兵戎，谋国之意，夫岂有他。正月二十五日，怡宪渡台，二十六日，传旨逮问。以所访闻，令镇道具辞。莹与镇军熟计，夷人强梁反覆，今一切已权宜区处，肤诉之辞，非口舌所能折辩。镇道不去而夷或至，必不能听其所为。夷或别有邀求，又烦圣廑，大局诚不可不顾也。且诉出夷人，若以为诬，夷必不肯服。镇道天朝大臣，不能与夷对质辱国。诸文武即不以为功，岂可更使获咎，失忠义之心。惟有镇道引咎而已。盖夷未抚以前，道在扬威励士；既抚之后，道在息事安人。镇道受恩深重，事有乖违，无所逃罪，理则然也。且上年十二月初三日，镇道见夷伪示，当即照录具奏，自请撤回查办。其折在口守风，闻怡宪已奉旨渡台，乃追回。曾钞呈怡宪舟次，缮折犹存，今以罪去，诚乃本怀。此所以具辞请罪也。至于官民结称并未接仗计诱者，台湾地本孤危，众恃镇道壮其胆气。今镇道获咎，委员复以危词恫喝，谁敢坚执以自取戾而致怨于夷乎。此又情事之昭然者矣。镇道入都，亦必如前请罪，以完夷案。惟宪台有知己之感，区区微衷，若隐匿而去，非所以对大君子。夫世俗纷纷，皆由功名富贵之念重，则君臣道义之念轻耳。胸无俗见，不特进退坦然，苟利社稷，即身家在所不计。古有杀身成仁毁家纾难者，彼何人哉。怡督宪未谅志士立身各有其品节，以为及此尚形强娇，颇深责之，不能辨也。居常言：台湾镇道奏事，乃国制也。隔海文书往复不能克期，军中朝夕百变，若事事请命，则贻误多矣。鸡笼获夷之奏，如常发驿，奉上朱谕，嗣后夷事皆四百里奏报，若获胜仗即五百里，大胜则六百里，诚念切海外，欲速知情事望捷书也。圣廑若此，何敢复为辗转耶。”)

诏直隶江南总督筹善后，条上御外防内八议，增设通永一镇，驻芦台，控山海关以西。盖奉天、山东为京师左右辅，以天津为中门，旅顺、成山为外户。夷至天津，止新兵六千守直沽，助以义民始得安堵故也。噗嘀喳计逐台镇道后，随还香港。至二十三年，始尽率其来船回国。

卷　五

噗嘀喳濒去，留绿衣兵守香港，五口分留夷目开市，司税务之领事亦至。所掳于宁波妇女，有失鞋裂帛缠其足者，载入澳门夷楼，作长夜饮。香山鲍某，方受雇为夷守门。楼凡二层，上居白夷，下厮役。其夜白夷十余，同聚居一楼，皆自江来留粤者。妇女啼哭，声彻楼下。鲍一时愤甚，思举火烬其楼，已他出觅得药，裹以入矣，转思不忍妇女一时同死，且虑火发，救者至，已不能窜脱，遽止。(此闻诸鲍太史逸卿俊者，云其族人也。)

英商在粤，重开市易，益肆骄矜。旧制，大班不得乘肩舆入馆，至是散商出，率乘坐，遨游通衢。与内地人交易，动因口舌，陡起风波，愈以忿争为强。所留夷役，沿街攫掠市店货物。买物论值未成，迳携以去。又挟流娼招摇市上，遇平民，辄喝令急避，否则鞭扑陈之。市井之民，受者已不可忍，特畏官之禁，虑因是滋为祸首，强自遏抑而姑容之。始则会城众怒难犯，久而并所近村氓之来城就工贾者，无不积为深怨，噗嘀喳之未行也，夷馆遣役出买零物去，不给值，索之，反被詈辱。旁观者不平，助其回詈。役遽入馆，纠众夷持鸟枪出，视人迹多处施放，有受伤者。行道人一时驻足，哄观不散。其夜火忽自夷馆起，夷货迁出，尽为百姓推掷地上，无丝毫夺归己者。米利坚诸国商，亦楼居毗连，财物听其搬出，卫至河舟，无一人越馆界入扰。当火盛发时，闻万口齐呼杀贼。远近水车赴救，皆挺刃而止之。员弁以兵役至，将为扑灭，亦阻于万手飞石不得前。越日火息而后散。(二十二年十月初六日事)噗嘀喳闻而愤懑，移书责垙，索赔所失，谓：“必举兵入搜起衅匪类”。垙举是日实在巅末，为书以复，称以领事，戒勿纵酿后祸。得书乃不敢言。(书云：“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得接来书，备悉两国商民近况，窃以为责人须当责己，启衅尤贵审机。向者英国称兵，我皇上仁恩如

天，用许和好。本部堂仰体圣主德意，方且劝谕兵民，勿存芥蒂。在领事更宜戒饬商民，无得恃强招非。乃在省夷商，自闻议和，即纵兵役，或在街市攫物遁价，或引娼妇逐队鞭人。行路且为不平，何况身受其毒。本部堂屡申禁遏，深恐为小忿而乱大谋。不料于初六日，公司行内商人，遣役买物，又复不给价值。百姓跟随愤骂，该役竟敢纠众放枪，百姓被伤不散。及夜，无端火发。该商搬出货物，闻百姓扯碎掷地，毫无攘夺。花旗等国财物，并不越界搔扰。兼之数万众大呼杀贼报仇，水车赴救，俱被挺刃截止。文武员弁率兵弹压，亦被飞石拦阻。各国商民，共知共见。但思此等匪徒，一时数万众齐心，非同小可，本部堂岂不惊愕异常。且百姓大呼杀贼报仇，不知谁人为贼。又不知百姓与英国有何仇恨，祸激至此。我地方虽令团练足恃，猝遇奇变，亦当分别细办，不致卤莽用事。诚虑处置过迫，本部堂与领事将有担带不起之忧。若领事确知数万匪徒所在，必欲尽数拿获，即使带兵来省，擒置重典，本部堂为安靖边疆起见，亦各从其便。至若该商散失银两，黑夜之中，良歹难辨，此正宜详究。已饬文武员弁及升平公所，河南沿海已西南北各乡绅士义民，通缉在案。惟是两国交兵，商民受害，不独英国为然，即如上年焚我庐店，掠我货财，我国又将向谁索补。赔补之说，谅亦英国商民所不敢出诸其口者也。刻下和议初定，边省诸臣，皆膺重罪。伊大人来粤无期，本部堂亦为百姓指谪，黜陟莫保。领事揣人情，度时势，静候章程为便。如必骄兵自肆，胜败正未可逆料耳。再者，英国所招之汉奸，实内地之匪徒，恐其熟知英国虚实，习见英国货财，将于香港海外，号令而起，领事未必安枕而卧。彼台湾遭风被戮，特其余事。设三省风应，则和议迟延，岂不徒劳心力。况我皇上素得民心，而又将相迭出不少奇人，彼一时、此一时也。领事自识经权，无为梦梦。即前日到省之火船，其急退出，免令百姓猜嫌。并嗣后务须严禁商民，勿再挟妇恣行，藉横激变。所有三板船只，除搬货外，不得无故游奕内河。否则本部堂惟知约束吾民而已，至于匪徒数万伏发，断不独任其咎。兹体圣天子怀柔远人之意，略布心腹，惟领事察照。）同时澳门人亦有因英夷强横，杀其夷目于澳者。

初，奕山在粤时，上谕"有捐助军资及以破夷奇计献而行之有验者，皆予重赏。"一时上书言事者踵至。奕山以军务日无暇晷，而条陈者率请给赀自试，切中事情者颇乏，乃令就绅士劝捐局之在会城大佛寺者，收而准驳之。人既众，不能一一延诸座与为面商也，则但批其词，使吏录而悬诸门。江苏钱江者，在粤不为士夫所齿，当时以为失待贤智礼，遽肆詈。局绅不可复耐，乃言于官召而诃斥之。所交多为不平。何大庚者，浙诸生也，为婿于蒋文恪家，尝习申韩，就院司幕，工笔札。则徐始至，保纯延主随员案牍。既而就驻澳道员易中孚幕，病中孚为澳夷诱弄，将入省代英夷请释夷俘，先语则徐，既而中孚果诣请，则徐以是信之。久于粤，目击府署幕之有与商人往还者，虑有事必先泄于夷，屡切齿裂眦言之。怀平夷之策，卒不见用，每就江语。会夷恃抚，日益肆，粤中人有思倡义民挫折之，而不敢径行者。大庚乃撰为文檄，袖示埙，埙面称其文词，实不意其遽锓板而张贴之也。为江劝，声言将以十月，集粤绅府校明伦堂，捐赀召勇，示夷以威。时款夷甫数月，船未返国，当事惧有中变，于是以倡乱拘江而戍之新疆，大庚递籍，自是粤绅无敢复言夷事。（后夷人不敢入粤城，官绅受奖。莹与陆制军书云："广东夷不入城，官民同心也。以如此可用之民，前人不用而摧抑之。天语煌煌，隐忍之衷，一朝宣露。从前杀伯麦之人，倡为文檄者，当为声请，可致书粤中言及之否。"）

耆英既代伊里布于粤，相与议定开市章程。（奏云：窃照广东、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关，议定英吉利国出入货物应完税则，及与该国互市章程，现经臣等另折具奏。伏查盘征关税，既须先筹国计，又当俯恤夷情。现定章程，于国计夷情，似皆有裨。向来粤东粤海一关，办理公事，不免掣肘。但查此后闽、浙、江苏所收英吉利等西洋各国税货，皆由粤海分出。以粤海一关而论，税数虽难免于稍绌。而统五关而计，彼此互相挹注，必当较往年有盈无绌。臣等督饬臬司黄恩彤、侍卫咸龄，体察情形，悉心筹划，期于粤海关不致废弛，税货尚能充足，并可绝沿海漏卮，以整顿内地各关之税务。酌议九条，敬为我皇上陈之。一，海关原定税额，应暂归五口匀摊，以免伪折也。查粤海关每年应征外洋各国及内地商船及铜斤水脚，并额定盈余，每年一二十万至三四十万不等。现在既分五关通商，则粤海关出入货物必少。若仍责令照旧解征，势有所难。此后粤海关征不足数，应请暂于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四关所征西洋各国货税内拨补足数，即由粤海关径自拟拨。其额外盈余，各归各关，尽收尽解。一，五口征收西洋各国税额，应请试行三年，通行酌定以归核实也。查西洋各国货税，本为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四关所无。现在甫准通商，其贸易之衰旺，难以预拟，税额即难定准。原海关将来能否征足旧额，亦不能预定。应请俟三年后，察看五口每年可征税银各若干，比较准额，再将粤海关原额银八十九万九千六十四两，分款科算，匀归五口，作为定额。如有盈余，仍以额外盈余拟拨。一，粤海关税货款目，应行删除，以归简易也。查粤海关税则，除正税耗羡之外，尚有节次改正归公案内，各官估价一六算三八担定头总巡口担规、东炮台口黄埔口扁艇号规及船钞内之进口规、出口规、日规、月规等项。正耗计款，归作一条编征，总计均尚有盈无绌之银。节次之案内名目，无论现在已未查明，应请一概删除，免多纠缠。一，平余各贡等款，应于额外盈余项下开销以免无着也。查粤关解部银两，向有每千两加平余银十五两，系按税加收。今既归作一条编征，则此项银两无从抽收，请仿照解部饭食银两等项，在额外盈余项下开销之例，各归各关划解。又每年应解各贡银五万五千两，人参变价约银十万两上下，均有洋商按货抽算，汇缴监督，转解内务府。又有"放关分头"名目，亦由洋商

按船按货抽算，每年约银四五万两，径缴粮道衙门，发兑普济堂老人口粮及汉军孤贫养赡、义渡扁船水手工食、恤嫠口粮各项之用。如有盈余，留备部拨，现在英吉利国已议裁洋商，倘各国亦一体议裁，则前三项银两亦归无着。应请将每年变价参斤，毋庸饬发，其价银一款，每年以十万两为率，与各贡银五万五千两，一并在各关额外盈余数内划开，视各关征税数，以多寡均匀摊解。其"放关分头"银两，每年于粤海关额外盈余项下，拨银四万两，解支粮道衙门查照原案，分别支发。其余各国课税，仍须由洋商经理。应由臣埙等体察情形另行酌量办理。一，粤海关应酌留羡余以备有用也。查粤海关每年有应进贡税，及奉文傅辨将件，连盘货包札，经由各关税银等项计算，约需银十数万两。查应得羡余，均已归入额外盈余项下，而一切均不可少。应请于粤海一关，即在卸货关口纳一关税数，再准贸易。如有偷漏，照例惩办，与各国商无涉。其余货物，悉循其旧。海关丁书人等，倘有藉口勒索，许各商据实控告，严行提究。一，内地各省贩茶叶、湖丝、大黄、紬缎，不准外海载运，以杜影射也。查茶叶、湖丝，例禁多出洋，近因内地各关勒索过多，致有内地各省等行销湖丝茶叶等项，搭船载运，内地各关税额数因而暂短，实由于此。现定章程，西洋各国应完税银大有加增，与内地流通商货税则，轻重悬殊，易启避重就轻、与洋船私相交易之弊。嗣后除请贩东洋等由洋进口货税，与本地民间日用诸物，仍循其旧外，其有内地各省行销茶叶、湖丝、紬缎正项，准由内地行走，不准涉海。倘有情愿由海贩运者，即照与西洋各国货物例，一体先税，方准贩运出口。如海关则例内原有粗茶叶、粗湖丝、土丝等项名目，全行删除。其台湾等处所有应用茶叶、丝斤、紬缎等物，由各该督抚体察情形，各行奏明办理。一，与西洋各国货税无涉之客货，应仍旧章办理，以免纷更也。查粤海关江浙等省商民每多出入海口贩运，上至盛京，下至广东，往来贸易。其所运货物，除茶叶、土丝、紬缎外，均非西洋各国所需，无庸影射。向来应完税银，各有定章，相安已久。所有五处海关，无论大关小口，一切章程悉仍其旧，无庸另议。一，各项浮费应全行革除，以杜弊端也。查各项浮费，于雍正、乾隆年间改正归公之后，旋又陆续添出，更多于前。已全行裁革，如再有需索情事，无论官弁兵役，俱照枉法贪赃，参革治罪。惟粤海关差役，并无工食，向在进口、出口货物内，由洋商按货抽给。于乾隆九年，经前任监督禀明，准其存留在案。现在浮费裁撤，未免令各差役枵腹从事，应请查明，照海关书吏之例，核给工食。由臣埙等酌定名数，另行办理。以上各条，系就臣等管见所及，随条酌议。惟治法需人，全在各海关监督深明通商为抚驭之要领，少取即所以多取之义，廉以自持，严以约束，不稍逾越，则中外相安，海疆永靖矣。）会埙以病开缺，耆英代督粤，恩彤亦来陈臬事，相与委曲调停，事事弥缝，不使稍生衅隙。

番禺绅士潘仕成、许祥光及鹾官，皆尝出赀造船甚固，而未可出洋，于是有四省合巡之议，当事不果用。（议云："夷舶在洋，如履平地。各省虽有战舰，从未闻有驾兵出洋攻剿之事。故其驶行数省洋道，如入无人之境。其自洋而趋港也，止畏内兵向前而拒，不畏外兵从后而追。锐意直进，毫无顾忌，屡胜之故，端在于斯。设使环洋经过之地，有船可以堵截，有兵可以攻击，彼方却退之不暇，又安能饱挂风帆，瞬息百里，出没超忽之若此其捷哉。今宜创造坚大战舰百艘，艘各配以弁兵百人。于广东、福建、浙江、江南四省外海水师营分，各选精锐二千五百人。多储水食炮械以实之，抽移内河陆路名粮，补其空籍。擢提镇大员之有世功威望者，别颁敕印，为四省统巡。其属仍以副将而下，游击而上，视官之高卑，给船之多寡，使分领之，不隶四省营制之内。西界越南夷洋，北抵盛京，无论内外诸洋，咸责巡哨。而江南以西，迄于钦廉，尤不时梭织游历。每出以二十船为一队，衔尾联行。风讯既齐，樯帆尺度又相等，即相去远近不一，究可互为声援。遇英夷兵舶轮船，审定旗帜，不遽燃炮轰击，但随所向紧蹑其后。设彼炮先发，我亦应之。彼船帮单寡，我合队环攻，无不得志。候其扬窜内港，而后从外击入，本地防兵亦闻声自内迎出，首尾势难兼顾，出路既已断绝，自可令片帆不留。盖大要全以尾追为牵制，而不专事乎交锋。始则出彼不意，突如其来，继且步步牵缠，层层掣肘。以彼终岁驰突海面，耳目间曾不见一外洋接仗之船，一旦棋布星罗，舟师络绎，必将迟回却顾，到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夷性多疑，虽远望商船樯帆，亦将绕洋纡避。其气以周章而自夺，其志以艰难而渐懈，其力以众寡不敌畏缩而顿衰。而我方四集艟艨，沿途相待，兵分而巡防觉密，时暇而势力转舒。又况猝至纷来，纵有不肖兵丁，亦将征规不及，则奸民接济，不戢自消。人知去火在于抽薪，不知添薪在于止沸。事几所在，莫要于此，亦莫大于此。效似缓而实急，功似难而实易。欲使永绝根株，不得不痛施惩创；欲使实受惩创，不得不重费银钱。永逸必始于一劳，分防不如其合剿。务令化外顽蠢之辈，晓然知此时天威震叠，迈绝寻常，未有不悔从前轻侮之愆，转而作格外涵容之请。声灵四讫，并杜效尤，中外大防，维持无极。所谓一举而数善备焉者也。审几贵断，今正其时。谨备刍荛，条陈以备采择。"谨按制船之法，必先预筹款项，择产木最盛处所，招募善工，设官监造。闻嘉庆年间福建剿办蔡逆，亦于额设营船外，别创坚大适用战舰。提督壮烈伯李公，亲临监制。故洋面安驶，戗柁便捷。当时督带出洋，与蔡逆抗衡，虽亡命亦势有不敌。黑水洋之役，剿办几净尽，久著明效。闻旧时得力匠头，多有存者。潮州李爵镇，少习海务，匠作皆乃父旧人。潮郡密迩闽汀，又为产木之地。予今岁七八月间，在潮屡与商及。似宜就潮设厂，责成爵镇，协以晓畅文员，当有成算，可杜浮靡。或招徕贾客，使集越南洋木，不半载即可运至齐备。就近省河，别设官厂，檄闽省送至壮烈旧匠，选熟习船工随其指使，但受其成法而不予以出纳之权，则并无弊可言。

即不然，剀切谕运、府二厂委员，使知此次创办，与从前例修者大有区别，亦未尝不可得收实效也。）夷氛已靖，复修武备，沿海议造战舰，诏派仕成监之。仕成因延佛兰西人雷士壬，造洋炮水雷以进。粤人怨英夷甚，见仕成家或饮诸夷，不能辨何国也，则哄于其门，从容解譬而后已。

广州府刘浔出，尝杖双门市民之未避前驱者，行道讹言骤起，以谓府署藏纳英夷。万喙如潮，假虐责良善为辞，遽相聚而火其署。掷物火中，虽贵玩丝毫不取，与夷馆受毁时相似。浔越后垣，走匿藩署。藩使傅绳勋，素得民心，出署婉语，以夷例不许入城，府署夷何所来，搜而弗见，宜各还，晓之再，始欢呼而散。福州开市通商，夷货舟至，相挈入省会，与官吏通谒，讲钧礼，据乌石山之积翠寺为厅舍，设牙旗鼓角，民甚惊扰。常以深夜驺从入城，官无如何。其居上海者，恃海道吴某幼出夷馆，易而狎之。见辄呼其行次，拜会不分旦夕。舆夫用中国帽，而杂用五色为缨纬，以表异，出入城门，士民无敢以为言者。彼意以既和好，且与平行，则不问城内外，皆可听其游处如土著矣。不知职贡诸国，非验贡不得入，英虽列冠带，而贡无常期，两次贡舟，皆由天津，更无故事可援也。惟广东民习见暹逻、越南，必随贡物，乃入筵宴，易冠服而出，英夷无之，以为中外大防，正系于此。凡夷有三五为群，思进太平门西门者，两城门去夷馆近，内城四门，尚隔外城，非夷可至，守者辄斥之退。民或遇见，辄顷刻聚千百人鼓噪其后，必使其急遁返而后散。太平门内外，市舍栉比，城闼内日有设铺售零物者，守兵三四，但驻所近，平时门实无容足地也。夷偶瞷往来人偶少，遽闯进焉。接门内为状元坊，顺德南宋状元张镇孙故里。过坊不数武，市民遇之，大哄，夷举所持鞭竿辟人，于是万手齐动，几毙拳下。领事虽诉诸官，众怒难犯，莫可谁何也。旧制，夷人以久住夷馆，恐生疾病，故道光十五年总督卢坤奏定，许夷商于每月三旬八日，得往附近之花地海幢寺散游一次。行则导以通事，分辈出次，不得过十人。及申，即令返。有在外住歇饮酒，及出不以期，或逾所限人数，或别赴村落墟市者，并治及行商。自款成商裁后，夷众益无约束。往往挟鸟枪，或袖小枪，驶其小三板，或雇珠江小艇，远及四乡游泊。遇村集树林丛翳处所，恒登岸弹取鸟雀。村民妇孺聚观，言语不通，疑为嘲辱，动至角口，夷必以枪拟之，民畏之急走避，如是者不知其几矣。

夷难之作也，沿江上下数十村，去会城十里，近或二三里者，咸筑闸设栅于其村口自卫。夷登岸未之人，则村民听其自为来去，见惯亦不异也。二十七年夏月，英商驶舟至黄竹岐村。村在城西上游，去城颇远，有密林在村外。夷相率竟入其栅，妇女见而哗，夷不知避，反举枪以击人。顷刻间，村众毕集，鸣锣，将递传邻近诸村来护。夷益暴燥，状凶猛，众一时愤激，杀三夷，畀尸沉村外巨河，下石压之而掩其迹。其艇亟驶远，以事报夷众。领事请耆英缉凶备抵，声言召香港守兵人，火其村，语多不逊。耆英令其巡捕弁黄者华，会南海令张继邹，募渔人入渊，起获夷尸。夷众愈以被戕有据，多端迫挟，索多凶，请交夷馆讯办。时恩彤得罪，镌巡抚职，徐广缙新至，慨然谓杀人偿命，法也。然一命一抵，法安可滥，不能鱼肉吾民以徇夷欲而塞夷责也。乃召其村绅士，讯致杀之由，缚三人出，请王命于犯事之地正法。夷酋犹怪怪不服，照会耆英，以彼国商不能不出游，倘他村亦复如是，将何以处，非焚其庐舍，不足以息众怨，杜效尤。耆英寻以省绅已自为公函，约诸村毋许妄杀，后此永保无事复之。随令府县集省绅于大佛寺，合拟函词，刻而遍贴，以慰夷心。（当时绅众咸集，彼此推让，无肯执笔起草者。自巳至酉，耆制府以人来催，府县亦促之至再。予乃起入丈堂，率拟一稿，言："黄竹歧杀夷抵法事，毋庸议。此后诸村落，遇夷人至村口，彼不犯民但止放枪捕鸟，父老当各约束子弟，勿令出与见面，听其自来自去。万一夷人率众入栅，以捕鸟为名，或至调戏妇女，枪伤平人者，宜即将夷用绳捆缚，就近送官讯办。勿骤加诛杀，俾有藉口，事后索多人抵命，牵及无辜，致官棘手。遍约诸村一律知照云云。"绅官咸以为当。座中一官阅之摇首，谓此当非制府本意，宜改云："如夷有不法事，且勿向拒，许该村民立即赴官喊诉，以凭委员来提赴公署核办。"众绅无语。予不得不前伸其说曰："当时夷既不法，即指调戏妇女，枪伤平民等事矣。一有其事，村民势必鼓噪，众怒骤起，夷必拒护。两相动手，彼此转盼致伤。民众夷少，伤每在夷，夷既受伤，村民谁敢挺身赴官受责成者。劝其缚夷送署，势已难从，况令其任夷横肆，袖手旁观，止以一二父老报官，听夷行凶后从容以去。此可以告养如木鸡之君子，不可以强血气方刚之村民子弟。盖夷自入村启衅，于彼义愤所激，众怒难犯。先劝其绅老约束子弟，不与搏力，至万不得已，亦不可遽杀。此为黄竹歧事之遽杀受累而起，人心尚庶几可从。否则函到徒滋口实。而夷以既有公函，临时不肯受缚，不至决裂不止，转失劝戒之意，更转失制府息事之本意矣。"其人亦首肯，取稿以去。）夷酋知绅士持公论，亦稍知敛迹，不敢再有后言矣。

英国自称雄西海，都但西河畔，筑宫兰仑城外。故宫之在城中者，犹相沿未废，他国人至，必导以入，使遍观焉，以夸壮丽，其俗然也。夷酋来者，每谓明明通商和好，宜相信无虞诈，尚何中外夷夏之可分，故所至视其城如户闼。独粤城垣门，与夷馆相距仅咫尺间，转不得一入。时时讼言于耆英、恩彤，始尚诚求，继兼责备，阅时既久，无复可以支吾。盖夷俗期约至速且屡，不自知其渎，微言之又不悟。两人者日为所促，相与踌躇至再。不获已，姑许其一行宴会，而预为设备，将假酬酢礼掩招人之迹。以为一而不再，他日非因延请无缘自至，有所商则仍出而就之。权宜之举，不激夷怒，亦堪以对我士民，顾尚迟疑未有期日也。二十三年，六月，省绅侍读衔何有书，老成练达，方以创董社学受奖，有所闻。爰集同志具词节院云："闾阎闻夷将进城拜晤，

以此舆论沸腾，不知实有其事，曾已约许否。请率循旧章，免滋众口。"耆英亦窃幸其词适至，得有藉以谢夷也。但以"道路讹传，初无成议，"大书揭而慰之。（呈云："窃以故老狃于旧闻，群黎安于习见。故有异闻必相惊诧，遇创见则起猜嫌，民情大抵然也。我粤东民蒙朝廷厚泽深仁，休养生息，士农工商，各执一业，高曾子孙，与享太平。举凡践土食毛，无不尊君亲上矣。查各国夷人来粤互市，夷商向来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历久相安。但夷人到省，向在城外夷楼聚处，国有典章，二百年从无夷人入城之事。旧闻习见，妇孺同知。迩有道路传言，说有夷长欲进城垣拜会各大宪，未审果否，舆论沸腾。盖既有拜会之名，必将肩舆仪仗，卤簿前驱，民间闻所未闻，见所创见，震慑人心，惊骇耳目，观者定如堵墙。所可信者，各县联络，千有余乡，团练义民，十万余众，均已拨归各社各乡，时勤操练，严加约束，断不致滋生事端。但虑省城五方聚集，良莠不齐，诚恐烂匪凶徒，猝然干犯，夷人或不相谅，是敦和好，反至参商。书等愚昧之见，欲求循旧章程，定于城外齐整地盘，或汇议事宜，或宴会交欢，或铺排犒赏，不啻行所无事，似属易便也。恭维钦差大人，天潢一派，赞化调元，盛德所加，夷情悦服。凡经灼照，洞见几微。书等愚蒙，原不干预公事。但地方关系，一有所知，不敢壅于上闻，用是沥陈下悃，冒渎尊严，伏乞俯顺舆情，查照旧典饬遵办理，则万民歌颂，同荷生成矣。"制府批云："查中外务在相安。据呈请循旧章以顺舆情，理极详明，虑尤深远。惟夷人欲行进城之说，不过道路讹传，并无是事。诸绅素为民望所归，可即传谕城乡各士民，免生疑虑。本部堂向以士民之心为心，凡有关系地方夷务事件，自应熟筹妥办也。"）婉举其事之可证验民情者，为夷告，而哓哓之来正未已，继请而继却者屡矣，因循又越数年。

酋驻香港三年，例满当受代返，耻在粤之众，终未得请以入，见外中国，归无以对居者。在来粤夷中，则己为长，自谓责有专属也。二十七年二月，行将届，骤率其绿衣防兵三百，偃息旗鼓，从香港潜载，越虎门入。当时海疆安谧，货舟梭织，虎门大启。守者以为运货舟至，不复查验。循内河趋，经猎得炮台，碇舟台侧，接踵而登，出不意，挟众钉塞我炮眼、浇药水毁我炮柩。守台兵仓卒装械不及，遂听其所为。追把总梁定海击以炮，夷兵已一哄还舟，解缆顺流西上，甫至夷馆，不入，即断安澜桥上下为驻足地，逐市人，空其铺舍而踞之。耆英出诘以私入故，则请废馆后通海之新豆栏道，收拓馆地。既许而立堵之矣，又请租河南地以建夷楼，则当日初与琦善讲和条款所尝及者，其后香港尚奉谕停给，所议已虚。迨定和约，准英国在通商埠地，出赀自与民间租赁，建楼立栈。但仍由中国地方官会同领事，体察民情，择定地基，听与内民公议租值。内民不得抬价揹勒，远人不得强租欺占，以期两情允协。盖愿租则民自得利，不愿则夷当别图，强即起争，必然之理也。珠海南岸，旧称河南，正对省城，生齿日繁，不独铺店民居寸金寸土，即田塘栈舍，亦与荒郊僻岸者价值迥殊。其人比屋而居，非耕即农，非商即贾，自食其力，自谋其生，各赖咫尺之地，为仰事俯育计。又其迤西壤地，沿水横出，与今夷楼隔水相望。一旦租为夷有，恐他日夹岸临海，筑台置炮，势成交牙。有事则来往帆樯，西道顿形窒碍，于民固有不便，而借以截阻黄埔各国商舟，设起货入省，仍勒其于此查验，复萌初得香港故智，更有不便于诸国。其南则地随河折，由折处直下，即为西南入省河之凤凰冈、东塱、鸡鸭滘一带。倘从洲嘴折处，别筑一台，即有以握我西南乡县入省咽喉，龟冈炮台，虽设而无所用。河南四十八乡绅老，有识解事者，早虑及此。且夷之伎俩，久在百姓意中。彼就款于江南之大饱欲壑，与在粤之佯还商欠，皆事出已甚，非百姓梦寐能忘之事。今因有此约，令其举祖宗百年世业，流离播迁，靡所定止，而拱手让之，所得几何。设令诱以租资重利，亦将粪土视之，万无如意理。而夷酋未识其情势所在，误听夷馆贱役及洋商工伴子弟之所怂恿，遂一意卜居。谓耆英为经手立约之大臣，总制其地，我责官而官责民，挟约而行，当无不获。不复计及体察民情之为何语，更未能思及地未许租，则所指为抬价揹勒之词，悉属无根，隙莫可乘也。况岁租每视夷旺淡。西洋人之在澳，衰败之后，租竟何如。徒予耆英以所难，贸易强求，逼人过甚。于是耆英不得已，勉派府县官频传业主，令议价值。未到，而嚯酋竟以二十四年四月初二三四日，身履河南洲头，自为丈量，插旗志界。民见事在必行，越日集众双洲书院，言出而发指者数千人。其老成者，谓与其生端事后，不如陈说事前。乃以情理利害四端，详缕其词，投以公函，斥其背约图占之非。（书云：窃以谋事必体乎人情，作事当循乎天理，而事之成败，尤须计及乎利害之重轻。我粤东与贵国通商。百有余年，彼此有相资之益，中外无诈虞之嫌。而贵国商民亦素以信义相交，即千百万之货财，一言为定，一诺不移，从无失约背议之事。此中国商民所以乐与交易，而历久所以能相安也。迨至二十一年，构怨交兵以来，货物多不能流通，商贾亦日见倒败。在粤商固多失业，而贵国之货亦未为得利。且当扰乱之余，土匪借端寻衅，小人乘机焚掠，远商皆受其累。此前车可鉴，各国所同知共见者也。自宜各蠲宿恨，坚守和约，以图补救，共享太平。乃近闻贵国欲勒租河南地方，建造屋宇。我绅耆始以为此事必须两相情愿，贵国素重信义，断不肯强占逼租。今见我府县官频传业主，勒令议价，且德公使差人，竟于初二初三初四等日，到河南洲头嘴地方丈量，插旗志界。于是各乡士民，大为骇异。初四日，会众集议于双洲书院。谓与其相争滋闹，责我启祸生端于事后，何如先为陈说，辨此是非曲直于事前。兹特将情理之可否，利害之得失，细为陈之。夫河南习俗，非十三行可比也。而河南地势，又非上海各港可同也。盖十三行与外国人居住有年，久相熟习。倘令河南创建洋楼，必致惊奇猜忌，彼此断不相安矣。上海系新开港口，向无远商贸易栖止之所，且海滨荒地，无碍

民居，故择地租住，其理尚顺。若粤东近则有洋行，远则有香港，居住则有新建之公司大楼，贮货则有现租之洋商栈房，又何必贪多务得，费此无益之巨赀乎。况河南地方，寸金寸土，皆民血产。该处田塘、栈房、铺户，居民或藉此耕作以赡家，或居此贸易以谋利，甚或孤儿寡妇，赖微息以存生，或大族微宗，设尝产以延祀。既不能聚族他徙，又不能舍业别图。一旦强逼夺之，以致流离失所，谋生无地，情何以堪。贵国人素以医人济世为心，何忍出此。此众情之不能强其所难者，一也。抑吾闻之，无信不立，违约不祥。查前次我官示谕万年和约条款内载："各国商民，准其租地，自行建楼立栈，仍由中国地方官会同领事官体察民情，择定地基，听各国与内民公平议定租息，内民不得抬价措勒，远人不得强租硬占，务须两情允协"等语。今河南之地，若云体察民情，则众口一词不愿出租矣。若云公平议租，则既未经愿租开价，又何抬价措勒之有。至于倚我大宪之势，欺我小民之愚，挟制逼勒，必欲租得而后已，又不待业主允议，遽行差人丈量，此非强谋租硬占而何。所谓万年和约者，曾不及数年，即思翻约背议。试问当时书此约者何用？立此约者何心？我等士民，偶立券契字据，尚能久要不忘。岂自称英国堂堂之公使大臣，而肯背此两国永守之和约乎？此义理之不容失信者一也。且贵国商人数万里航海至粤，无非为谋利而来耳。贵国之所以获利于粤东者，利其民之相与交易也。今欲与交易，而先拂民之意，人心不服，于利何有。凡人安居，方能乐业，守信始可通财。今若不守信约，恃强挟势，夺人之产，占人之田，固将为粤商所疑虑，而不敢重托货财，亦将为各国所耻笑，而不肯相与共事。况夫夺则必争，争则必斗，争斗之际，商贾避乱而不前，货物停市而不售。试观近来生意冷淡，已可概见。是欲夺人之利以为己利，终致小利未见，而大利先失。此智者所不为也。抑且不独失利已也，其害更有不胜言者。夫众怒难犯，专欲难成。今河南共四十八乡，烟户不下数万家。其间贤愚不齐，强弱不一。心既不甘于弃地，志即可激以成城。若使强夺得地，建造行栈，则英商挈眷必于此往来，货物贵贱皆于此屯积。窃恐出入而致砖石之相攻，贮货而致焚毁之肆害。其能时时为之防御，处处为之设备乎？是跬步之间，皆为荆棘，邻右之近，尽成雠仇。将以万千之资，建此地而不足，即以百十之人，毁此地而有余。贵国亦何乐得此丛怨之府，生此为厉之阶乎。此祸福之机甚明，利害所关甚钜，不待智者而知也，惟熟思而筹度之。我等绅耆，生长河南，目睹民情有汹汹之势，恐致激变，故不得已会集众人，将情理利害四端，先行详晰陈明，尚祈转达贵公使，体察此情，永守和约，免致两败俱伤，而谓吾言之不先耳。并将此情节投诉于各国领事官，及富商大贾，请各国正人君子，评其是非，分其曲直，免谓我天朝士民，不知礼义。即将来闹事生端，有所累及，亦可知衅由谁启，咎将谁归也。倘不曲谅愚衷，不采纳正言，仍然恃强硬占，窃恐怨积日众，祸贻日深，其身与家相依为命者，能不舍死相争乎。盖前次构兵，未之及民，故民情未愤。若此次贻害，系与民为仇，故民动公忿，而心甚齐。此非我绅耆所能排解，亦非我大宪所能压服者也。)领事方迟疑未肯收书，而河南人已刻印四布。酋知众议鼎沸，非恃耆英可以威胁，再往必滋意外也，爰暂止河南之议，更索租花地口之石围塘，其流弊一如何南洲头。且缙绅世业，何可利动，已废然而返，是皆已事。至是迳以兵挟，覆述前意，劫以必从。耆英晓之，谓倘缓其期，将来或分任租值，尚有可商，愈迫则租愈不赀，亦非尔利，急之且必激变，正言以却。顾英酋之来，本以求约人城为重，实非有余力租地，不过假作引端而已。故终之以定入城期请。谓："地从民出，议租权既在民。城为官守，议入权则在官。非若租地之听民自愿者比矣。今西洋诸国，咸谓我难入此城，势成骑虎。不得其期，则驻兵留此不复出。"盖夷兵之来已数日，人言藉藉。不调集兵力驱之使去，则民心时刻可动，动则酋与其兵皆粉齑。坏约启衅，悉缘诸此，而酋又崛强不可以口舌争。于是慨然与订二年后予入城之约。谓二年中，以官调绅，以绅调民，至期庶几可扫径相待矣。夷酋与订约，而后从容挈其兵还香港。事定，耆英复定海而迁其官。酋既归国，则以入城期定告其王，凡邻邦之商于其国，及其印度、亚墨利加所属之地，尽以是铺张其词，招其届期至粤观礼。他国商之在粤者，虽晓然于民志之不可夺，而明明有大臣期约在。习闻耆英为太祖皇帝天潢支属，协赞纶扉，持节出办夷务，体统冠诸大吏，必有以动上听者。粤民纵强悍，而惟缙绅言是从，倘上许彼入城，绅士自不敢异议，百姓惟有隐忍，究何能为。以是信入城之举之非虚语，方将相约随英夷后，观其所为，且自以同一准市之国，中朝断不忍厚彼薄此，将俟英夷既入，然后援以为请。凡此皆诸夷意中所有，亦事理之所必至也。

无如耆英先期以在粤久，奏请述职，得俞旨，命以二十九年春暖来京，择正月行矣。濒行，请以广缙佩大臣关防，权督两粤，而布政使叶名琛权巡抚。（未几两公即真，耆相遂留差枢庭）是年，两载期届。二月，夷酋以文来请践入城约。始犹出以正言，继且烦絮操切，坚执前议，势不可止。广缙念中外大防，在此一举，此而不力为阻遏，他日将时以宴会至，固无辞可拒，是又与福州、上海等。而密察民志，城乡万众，无虑妇孺，鲜有以听夷之人为当者。缙绅即或面从，亦必退有后言。且夷假礼以来，安知其不包藏祸心，逞其平日诡谲之见。或事后求地为行署，甚或临时索所经官舍，留其徒居之，不惟立生口舌，抑且骤起兵戎。就使聚兵设防，万不至有当时之失，而大衅即从此开。况耆英亲自许之，乃先时而去，责其难于后人，艰巨之任，惟志定足以肩之耳。于是不俟徘徊，已默定拒夷之志。及商于名琛，更谓："官民合心，方称同志，无怫百姓以顺夷理。且民情若是其坚且众，夷一动则民顷刻生变，势难终日，官转无立身之地。惟有拒诸城外，纵有他故，亦官与城为终始。其事实有把握，已先单衔具折密陈情形

矣。今我两人和衷一志，顺民心以行之，复何疑之有。”商既定，广缙乃先备内防，自省河以东诸炮台，选择将弁，诲以方略，俾俟夷闯入，沿途迎击。分绘要隘台墩图纸，核其所有炮洞，计一炮装药施放，洗刷移运，应需兵士若干人，使临时各事其事，是为首班。别预备策应者，各如其数，为次班。又别备补再策应者于后，人数亦同，为三班。填写首班策应及补策应各兵士姓名于台，图所宜跕立处，令其各守位次，寸步不移。首班胜则已，如一人伤于贼炮，则策应者亟趋前而补其缺，伤者散兵扶以下，而所备再策应者，又亟趋前补策应之缺。首班战久而懈，或猝遇暴病，则领兵之弁，以所备之策应递补，直至三班皆受伤尽，然后听其败溃，不复责战。所选储炮位，亦按台洞各备三炮，放多炮热，即令轮换。先以图使将弁选精壮军士，详为指示，令知此次战守，系一省官民成败，所关最重。不特不能如往日见夷自溃积习，但于派定立处，稍离分寸，及临阵告退，即自代有人，亦按军法。并令一月前点定班兵，开诚告以人之勇怯，原出天性，非可强抑。自揣或至临时瑟缩，未能自信，或家有老亲，或尚无子息，内顾不能无所系恋者，仍准其预期请假，事后许再充伍，不罪。俟其慨肯以身殉国，对天矢誓，情形踊跃，又察其平素体健技精，无他隐疾者，谆谕以一经应命，当自视其身已死，历询不悔，始取其切实甘结，书名画押，保以亲属，而后分班带入节署，亲许以功成优拔，死者官养其家。于是凭将选弁，凭弁选兵而验于将，兵将人人自请效命，万伍一心。次第筹积军资衣甲，皆制备外郡，封解军局，络绎内运，而省城民户毫未知觉。密饬中军副将，召近城社学绅士，假捕盗名，令各归励械聚勇候拨，分社延见，使各不相知，亦属其各不相谋也。社学原议：有事官为调用，给以口粮；无事各归耕农，勇出自民，随时可备。

布置既毕，乃揭牌于辕，以某日出阅虎门舟师。时夷酋文翰已代德来驻香港数月矣。闻广缙巡历海口，思乘其出劫之于舟，俾险浪惊心，仓卒间必践夙诺，较以文争易而不虑再有迁延也。则请临其舟，广缙慨然许之。夷舟方碇内洋，随行官吏，咸谓风涛固不测，且身入虎群，履其咥人之尾，设有变，将奈何。广缙曰：“若辈虑彼敢遮留我乎？留我不有水师提督在乎？因语提督洪名香，若我留彼舶不还，可悉舟师攻之，我自有处，勿以我故迟疑投鼠忌器也。”言已，欣然掉扁舟，越重礁险澳，乘如屋浪起，跨登夷舶梯二十余级，至其舶楼，从容顾盼，旁若无人。从官不得已，群随以上，风舟摇荡，相顾皆股栗无人色。文翰握手，延入舱后，免冠为礼，遽杜其门，隔从官于门外。厚设机，一却即闭，坚牢如壁，不可复启。广缙谈笑自若。文翰袖出所陈事数款，率货税之琐屑者，求面为许允。广缙随阅随举其不中理者，手指口驳，索笔而删之。文翰下气低声，固固乞请。广缙固却之，色颇庄厉，侃谔开导至良久，声琅琅彻舱外。从官闻未悉所繇，欲入不可，仅逡巡以俟。最后，忽更端起言，中国许我入城，两年前约以今日，今我国诸凡备具，专候示我期日，请必定期而后返。广缙曰：“耆相之许尔，在我来粤之先。我来未奉诏谕，何能妄予尔期。且百姓之不肯听尔人，原执千百年旧章，尔在此当有所闻。亿万同心，我更何能自主。是当以夷情民情两相歧异之故，入告大皇帝请旨。我为疆吏，必有所遵奉而行。今为汝由驿驰奏则可，私予尔期则不可，有旨即有期，不得旨期将谁出，尔宜少安毋躁也。”文翰问批折还当在何日，遂举由粤达都往返常程，约略告之。文翰以为缓，愿自备火轮舟出粤洋抵津代递。广缙哂曰：“奏折拜登，本朝自有定制。沿途所过关津驿站，各定时刻，皆有专官。处分綦重，安敢违制。以进呈请旨重件，轻付外国，罹谴责。且汝舟近日亦安能径至天津乎。尔居粤地，一切当遵天朝法度，勿率性生事可也。”文翰语塞，即送出，仍下小舟。骑浪还虎门。越日来报谒，予之食，食次，嗫嚅间再欲有言。但谕以静候旨意，语不及其他。旋省，直陈其事，夷酋自意事有成约，耆英方在朝，当陈明在粤订约缘由，计无不得请，即未遽允，亦必命督抚酌量现在情事，以定可否，我请已坚，微露强入之意，大皇帝纵不欲逆民志，亦重虑失信远人，有旨令粤官自定，官又何词可以却我。故自陈请后不复喋喋。但自为数日计程，盼折回如望岁。稍逾往返期程三二日，即令其副兵自曰赞臣者，轻舟私入夷馆，探听消息。及奉到纶言，大意以为民心即天心，在彼重译来斯，更不宜与民颉颃，念万里贸迁不易，官吏当随时为其保护货物。紬绎圣谟，盖有万民一体四海一家之意，非臣下所能窥测，更非外夷所能议拟者矣。旨既宣布，夷始知上意。其国商人一时败兴。有转咎文翰不如德之一请即许者。有追咎德当时从两年约，不能随许随入，致炉灶另起者。而他国商因亦从旁以为笑柄，微词讽激之。于是夷酋文再至，责中国信义之邦，不合反覆若是，更为危言相挟，意殊悖悖。广缙至是正言答之曰：“曩者江南议和后，中国重信义，凡夷船之经我口岸者，听其出入，不复诘查阻禁。盖设诚相与也，耆相亲主和议，初不料尔国前兵目之潜载卒械，掩我不备，毁炮枢而塞炮眼也。其时兵不及调，炮不及易，尔兵深入据桥，阻遏行路，民情惊骇，瞬息便酿祸端，乖和局，故酌量缓急轻重，不得不权宜约以年分，许以入城，使尔兵目如愿而出，以保和好于未艾。是信义之失，尔国先之，而反以责人乎，耆英之奏请陛见，实逆知民心之不服，举国胥无异词，不能为左右袒也。”夷得报，已辞穷，则又强词以辩。谓：“事必自度可行而后许，许则必践方成丈夫。当我兵入时为数无多，何难一战。战不敢而后许我，许而复背，中国他日何以示信于人，我今日又何颜以对他国。不得不率我兵商，一拥而至。且闻省中方团练，壮勇皆董于官。既虑抗官匪徒出而拒我，何不即分所练勇，拒乱民而卫我入耶。”又答以“民情所在，既屡举相告。今民自团练，实维汝故，而犹哓哓不已，反欲为疆吏者率民拒民。背理逆势，愈言愈远。此后不必更劳唇舌，请即挈尔兵入。我为粤大吏，当四开城闼以待尔，其试之。”邮牍凡数返，辗转辩

论，端且百出。当是时，自上冬迄三月，会城粤秀书院监院，刻印公柬，延集越华、羊城二院同事，暨城中在籍绅士许祥光等，及内外城以递河南居民铺店，按其街约，予以规程。（会城书院，粤秀最先，越华次之，羊城又次之。先是柏公为观察，令三院监院，劝民自为守卫。彼此观望，未之动也。迨事急，双门底铺民，群至粤秀，谓阖省人士所萃，责以倡首。会院长南海何员外文绮养疴里门，予方为正监，不可辞。乃印备柬启数万，会同监院顺德罗教授家政、南海谭训导莹、灵山仇训导乾厚、顺德张学正应秋、番禺丁教谕熙，先期使院役分投街约，送以章程。偕番禺候选道许祥光、候补同知礼光、候选郎中金菁茅、候选同知沈光国、香山候选员外鲍俊，亲诣诸约，一时响应，分期以勇数来粤秀报。予约两首令以夜校阅，备具芯烛。中间罗下乡，未旬返。仇、丁并以送试去，沈亦及半以事未至。偶会阅，粤秀令役分延诸绅，役以夜不及遍请。是夕，惟予在，徐制府侦知之，令易太守召诸绅，谓不能实力则事败。予遂以："罗查南海神庙工，不过一日即还。张、谭皆世居西关，其地人众，非土著绅士不可劝，故分段去，非有他也。丁居城西北，其地多幕客长随所寓，已约其送试速还，彼处出勇宜在后，必无贻误。"太守以予言覆，乃已。九人者，皆不辞劳瘁，故民情踊跃。南海候选郎中伍崇曜，则以熟悉夷情，事藉探报。当时从制府出虎门，事定，许伍得旨给三品衔先选，八人得升衔先选，仇、沈外奖有差。）劝家自出丁设械，为拒夷入城之备。预期分诣诸街约，剀切与商，一时雷动云合，自老城而及新城，新城而及四郊。河南人亦创隆平社学，同时响应。地大者至数千人，少亦数百，按日分期自具所练丁勇名数，柬报粤秀。随以其夜，延官绅同集其公所，壮目带令笼灯执械分队以过。越日，官出炙猪水酒奖之。自城内而城外，遂及河南，以次校阅。旬日间，得十万人有奇。（内城双门底上街，陈廷森、苏荫清，同督带四百四十人。下街，刘联芬、苏沧，同督四百三十六人。惠爱街，四约，沈维镛督百十七人。惠爱，五约，何定海、何荣芳，同督六百七十人。六约，□泰，督百六十人。西七约，黎承恩、叶文卿，同督四百十人。首七约，吴廷辉督百六十人。东七约，邓龙光，督百人。西七约，冠世隆，督九十三人。八约，陈彬英、李秀蕃，同督五百三十人。九约，易杰，督百八十五人。东九约，谭聘珍，督二百人。十约，张俊，督百又五人。育贤坊，西首约，罗家骥，督九十五人。东四约，欧阳威，督九十五人。二西约，湛庆，督九十五人。贤思街，甘国权，督八十八人。何佩仁，督百六十二人。大佛寺前东西约，黄芳华，督二百十人。龙藏街，单亦晓，督三百四十人。马鞍街月泉南首，二三约，吴树桢、黄锦济，同督五百四十五人。北约，江兼三，督百八十人。九曜坊，彭昆明，督百七十人。西湖街，何瑛，督二百九十二人。早亨坊，杨光耀，督四百三十五人。早亨坊东，李猷，督百三十人。孚通街，刘锡芳，督二百六十人。四牌楼六约，唐圣功、陈国忠、何廷标、李耀祖、李望爵、黎安邦，同督千六百十人。魁巷，简宪，督九十三人。惠福巷，郑世荣，督七十三人。厚玉巷，何澍，督二百三十二人。正南街，陈沅英，督二百四十人。二牌楼，曾湛恩，督二百二十人。东岳庙前段，桂清，督二百八十五人。天平街，丁焘，督二百三十人。东约，曾恕修，督百人。北约，郑廷铨督百人。状元桥，方振宗，督二百六十四人。善庆坊，陈焕章，督百有三人。黄黎巷，何金荣，督二百五十人。大塘街，中约，朱莹，督百一十人。南约，欧阳騊督百八十五人。长塘街，北约，何启中，督二百二十六人。南约，廖永墉督八十五人。德政街，南约，甘国宽，督百三十人。北约，林长清，督百五十人。西约，何献图，督百三十人。德政桥中约，黄舟安，督百一十人。兵马司街，邵朝安，督百三十人。承恩里，萧月恒，督百二十人。新城内，南门直街，张国权、潘国正，同督四百二十二人。东横街，东、中约，李春蕃、崔兼，同督四百八十人。西横街，上、下约，麦逢秋、梁英，督三百六十人。仰忠街，李朝华，督百二十二人。东约，陈国沩，督三百人。南约，李文聚，督百二十人。高第街，中、东、西四约，陈习龙、雷镇玉、胡敬之、陈肇芳、梁赞功、胡广琦、吴国锐、梁应时，同督千九百八十四人。小市街众约，张逢熙、邓正华、胡殿清，督八百五十六人。正市街，陈廷桂，督三百六十人。一德社，刘鸿升，督三百十五人。五仙门内，西约，杨裕景、李荣邦，同督五百十人。东约，周士超，督百八十人。大新街，十八约，朱德均、钟俊、邓秀扬、翁子珩、翁珣、李紫堂、李如瑛，同督千七百八十六人。元锡巷，吕泰来，督四百二十人。玉子巷，何应堂、郭荣光、陈松盛，同督六百二十人。白米巷，梁国恩、翁玲同，同督五百有七人。华德里，黄绍光、孟智祥、罗玉亭、盛廷桂、冯杨廷，同督千五百八十二人。小新街，彭朗川、谢进高、朱福康、李式光、翁遇安，同督千三百五十人。濠畔街，众约，何瑞忠、梁汝文、李锡荣、陈元惇、盛沛霖、杨廷玑，同督千六百人。卖麻街，戴英元、冯经、谢述衡，同督八百二十六人。聚贤坊，黄仕元，督百六十人。木排头，梁有容、陈宗植，督四百三十人。三府前，谢绰然、胡刚常，同督五百二十人。水母湾，陈明泽、李冠荣，同督五百八十人。文畅里，刘汝顺，督二百八十人。五显巷，吴树德，督二百五十人。太平街，伍汝歆，督四百三十人。旧部前街，杨垣，督二百九十二人。聚贤坊，冯桢，督百六十人。青云直街，谭朝恩，督二百三十四人。定安里，胡开业，督二百八十五人。敦睦里，谈振盈，督四十人。眼镜街，林显瑛，督二百八十人。状元坊，冯文藻、陈作楫，同督五百三十人。清水濠，张普霖、廖鸿源，同督五百人。城外，东门外，正东，首约，郑文藻督九十人。东贤里，白崇韬，督二百八十五人。得胜街，香宜吉，督三百九十二人。越秀马草步街，李东屏，督百七十人。长庚里，苏福祥，督三百四十人。荣华坊，洪国俊，督三百五十人，元运街，李能善，督百八十人。猪栏，黄千才，督三百五十人。东皋街，黎荣芳督三百四十人。海旁街，陈铭勋，督二百十人。小东门外，永安首四约，陈国桢、

雷显廷，同督四百二十人。永安横直街，梁敬宽、梁鸿基，同督四百六十八人。三角市，黄敬之，督三百二十人。镇龙坊，霍廷高，督三百八十人。元运街，中约，吴逢登，督百八十人。筑溪众约，梁荣景、何灿信，同督六百五十人。湛溪众约，梁殿光，督二百五十人。小半约，邱凤麟，督百五十人。珠光里，何应棠、郭泰光、陈斯盛，同督七百五十人。珠光里半约，崔荣，督二百人。三巩门，何启泰，督二百五十人。龙王庙八约，陈仲琮、潘大彪、岑灿堂、黄俊辉、袁朝元、李时泽、李仕川、黄铨朝、郑瑶、吕震淳、张饶勋，同督千六百八十八人。前鉴街，刘绍昌，督四百七十六人。海旁，中约，何学亭，督二百人。海旁东街，胡结清，督百三十人。西约，□□□，督百二十人。永清门外，永清街，蔡邦常，督二百六十人。东石新街，戴恩，督百六十七人。豆府巷，增沙，太平沙，郑大勋、黄庭椿、李裕才、霍仁盛、孙世祥，同督千二百九十四人。仓前街，彭霭如，督二百人。中约佘云阶，督二百二十五人。南约赵宗方，督二百人。西约招焕辉，督百七十人。寿康街东南约，翁仁墳、梁泰，同督二百九十人。泰康里，伍荣茂，督二百三十人，石基里，冯諟，督二百五十六人。东西约，洪正魁，督二百五十六人。永祥坊，卫浩骈，督三百十人。西门外石冈街，梁炳华，督二百六十七人。源胜坊，马应元，督二百人。第四甫，彭文雄、胡景修，同督四百九十人。第五甫，南北中约，曾国良、杨应春、同督五百五十人。第六甫，梁远超，督二百四十五人。第七甫，甘汝良，督三百七十二人。第九甫，尤怀谦，督三百八十人。上九甫，绣衣坊，廖彪、李天骥，同督五百八十人。下九甫，欧阳桢、梁国泰，同督四百七十八人。第十甫，冯清扬、伍花骢、梁国璘、沈成安、崔铉光、冯升，同督千四百八十人。十一甫，杨作权、龚仲良，同督千百有二人。十二甫，东中约，左康祺、朱任良、钟立诚，同督八百十人。西约，陈鹤清，督二百十人。十三甫，叶逢春、潘凝晖，同督五百有五人。小半甫，冯庆良，督百一十人。十七甫，陈毓桂、谢际安、黎建威，同督七百五十四人。丛桂丛秀坊南二约，冯家树，督二百三十人。丛桂太和里，潘应飏，督百二十人。丛桂大巷，黄则昌，督百一十人。湛露巷，李崇基督百二十人。西阴里，邓廷安，督百一十人。丛桂元和新街，梁岳光，督百二十人。和睦里，蔡德辉，督百一十人。泞溪约，李文炘，督百一十人。丛桂新街，徐泽霖，督百三十人。南约，关畅时，督百八十人。丛桂之南，廖赓，督百五十人。丛桂黄沙，郭觐光、李锦华，同督五百有三人。丛桂柳波，颜金钊，督百五十人。丛桂恩宁，西约，蔡伯彤，督百五十人。桥东西约，黄文超，督百二十人。蓬莱新街，简熊飞，督百三十人。东约，梁传基，督百二十人。太平门外，天平街，区昌俊，督四百三十五人。清平众约，胡毓辉、何秀林、张清禧、卢俊华、吴启、何成业、欧阳绪，同督二千一百人。朝圣门街，蔡天衢、黄东扬，同督六百五十人。长寿前九街，李光鹏等，同督二千二百九十三人。长寿里，黄兆蓉、刘康泰，同督五百九十人。寺前街，潘会蕃，督二百人。打铜街，李春华、黄国成、林守宪、李耿光、陈荣，同督千四百五十人。桨栏街，潘有培、陈纯辉、劳慎荣、胡钱、梁国华，同督千二百人。十三行，严藉芳，督二百六十人。联兴街众约，李俊峰、蒲希颜、何恩普、冯骥，同督千四百七十人。宁远坊，关敬修，督二百六十人。福星里，郑惟，督百二十人。仁安里，陈光钊，督百四十人。德星里，黄子权，督二百七十人。新胜街，陈信彬，督二百七十人。广埠五约，蒲良弼、余德芳、何耀南，同督八百八十人。同安街，郭应元，督二百三十人。彬木栏，黄来泰，督三百九十人。新基，七约，梁今葆、邓荣耀、吴德昭，同督八百十人。万钟，四约，林祺、何瑶、黄承恩、伍觐光，同督千一百七十三人，清平中约，冯近光，督二百十人。靖远街，范宏禹，督二百十人。故衣街，卢纪常，督百七十人。大宁街，陈尚贤，督二百二十人。白糖街，赖贵清，督九十五人。同文街，严应昌，督二百五十人。油栏门外，七约，冯济美、李福恩等，同督千八百九十人。谷埠，王琨，督三百四十人。乐安街，梁浩光，督百五十人。迎祥，东西约，何吕东，督二百八十人。安澜街，王敬，督三百九十人。盐亭，首约，李成长，督三百七十人。潮音街，刘天球，督二百五十人。潮兴街，潘廷绅，督百五十人。琼花直街，李太昌，督二百五十人。吉星里，黄炳光，督二百五十人。贤梓里，邝容光，督百六十人。靖海门外，东首约，林鸿泰，督二百人。吉昌街，黄河瑞，督二百八十五人。五仙门外，会仙街，霍寓标，督三百二十人。龙庆街，罗织昌，督二百七十人。河南龙溪，七约，潘正理、王尚之、陈锡麟、程国泰、梁今荣，同督九百八十二人。白鹤洲，湫珠东市，张日宣、张国经，同督六百五十八人。廿四乡，梁作舟、梁捷冠、黎梁材、植振德、胡树棠、区鉴清、胡和德、梁金、谢俊勋、李明上，同督九千七百七十八人。南田，区国镛、邓旸晖，同督四百四十人。冼涌众约，梁东升、周为泰，同督四百八十人。冼涌西约，崔福贤，督三百二十人。东约，欧光大、林应春，同督四百四十人。龙尾导街，梁威连，督百三十人。东西南约，刘廷钺，督二百二十人。溪峡东约，张成贵，督百三十人。南约，李宗泰，督百八十人。西约，杨达荣，督百八十人。官渡头，梁名世、张业隆，同督五百五十七人。鳌洲，东约，刘奕荣，督二百十人。西约，何润隆，督三百人。鳌洲外街，何汝成，督二百七十人。永兴社，冯汉仪，督三百八十人。福仁里，霍衍祥、陈士清，同督四百八十七人。福麟社，梁章觉，督百一十人。蒙圣里，东约，邓信中，督二百四十人。西约，孙遇庭，督二百四十人。聚龙社，杜琮亮，督二百三十人。草芳村，邓怀玉，督三百有六人。蚕科乡，林联芳，督二百二十人。太平坊，何潮清，督二百六十八人。百睦坊，梁万盛，督百人。云桂乡，谢再禧，督二百七十人。南岸东约，麦穗芳、胡龙安，督三百四十人。宝冈乡，李鸿发、区朝俊，同督五百九十八人。福场里，冼兆镛，督二百五十人。福场外街，徐应科，督百一十人。厂前街，罗锡彤，督百一十人。事后皆给以顶戴。其疋头行众，向与夷售呢羽者，

洋商未撤，夷呢羽至，则按其行之有力无力，而分其受货之股。交厚者，夷则多其股以私之而买茶归，亦即按其受呢羽股分。故商皆媚夷以求多分其股，夷亦以此挟商，由来已久。洋商裁后，所至呢羽，皆归铺店，无高下其手之病。于是殷户多作呢羽生理，棉花亦为洋货入口之最大者。销行广则赀亦厚，两行方据夷利。自入城议起，两行自行联约，停止不入夷馆买货。数月以来，夷货滞销，以责孖毡。孖毡者，民夷交易，通夷言之经纪，两行招之于店，使入议货值者也。当时孖毡语夷商，谓入城与否，官主之，非贸易家所宜干与，惟虑城内外出勇，旬日至十万，势必酿成事故，则货不能转售，赀本将无所归，非以停买相为挟制也。疋头行之胡光钜、林槐材、棉花行之梁维翰、朱正祥，亦集丁随众勇以出，同受奖。)当勇之夜出也，四城灯烛照耀，殆同白日，枪炮声闻十里，首尾凡十旬。城西之密迩夷馆者，登层台四望，了在眉睫。其稍远者，若新城以内，若河南南人村落平视阻隔之处，夷设巨镜，高擎而倒影之，火点如乱星，诸夷结舌不能语。戒馆役黑夷，未黄昏，即自闭前后户，市肆暂停交易。诸货既骤壅不行，香港微有所闻，犹未畅知其事，知亦未尽信也。迨副兵目以哎嚹意人探夷馆，举所见告。会绅士恐夷酋尚未深悉利害，顿成纠结，集缮公函，语以民间设勇事，使通事赍书至领事所，令转致哎酋。适副目入探时，方同集旧洋栈。领事正寓其邻，虑书词至，彼不克畅明曲折，即令传语领事，将亲至晓之，令勿先避。领事迎入，招副目围案而坐，遂悉举今昔情事之不同者正告焉。副目领事并唯唯。(夷楼临海凡三间，中为客座，两房皆役居之。后为卧室，即公司未撤时大班二三班所居，以理贸易之所也。今领事司税于此。时同登者七八辈，领事接入，有握手为礼者，予但遥揖之，辞亦一拱而行。初至，各尚齿围圆桌而坐。领事偕副兵目，及一幕友，三人杂坐其中。出茶敬客，次葡萄酒，次则卷叶于纸不筒而吸者，彼称孖姑烟是也。稍久，则或起而阅所陈器。三人惟副目不语中国官话，余二人皆能为北腔，颇熟。幕客者，略通华文而不甚了了。出绅士所致函，招伍观察栏边质问其所未达者。函中有"不可激成"一语，误以为攻击之击，疑云以兵攻彼。伍徐举以水激石义语之，顿悟。壁上悬三镜，一兰仑图，一论伦三花桥图，一则厦门图也。当幕客与伍栏边问答时，二夷在座。予察其词色温平，指兰仑图问领事，谓："尔王有城不居，而为宫室于外，以为不恃城卫，殊不知宫外环以炮台，其畏人攻伐，不视城更甚乎。"彼笑而不能答。又指三花桥图曰："尔国既卖水收税于民，设中国亦有此，则此珠江皆银海矣。"领事转述以语副目，继问予何以知之。予曰："五大洲皆在域中，近事不知，尚读古书耶。"因指厦门图曰："设当时仍守旧炮台，尔国何从入。此不过一时事耳，不能视为常局。即如入城之事，似乎先有约在。而绅民意中，并以前兵目先不宜背约私入耀兵，致钦差大臣不能不许，是成约彼此皆无定，则践否亦无定矣。今香港绿衣兵与护货兵，皆非肯战者。尔幸兵少，倘兵多遽挟之入，则殊失绅士意矣。"二人不觉点头，而终亦无语。)副目出，而哎嚹请自后停止入城议之文亦至。

奏入，圣情大悦。谕曰："夷务之兴，将十年矣。沿海扰累，糜饷劳师。近年虽略臻静谧，而驭之之法，刚柔不得其平，流弊以渐而出。朕深恐沿海居民有蹂躏之虞，故一切隐忍待之。盖小屈必有大伸，理固然也。昨因英夷复申粤东入城之请，督臣徐广缙等连次奏报，办理悉合机宜。本日又由驿驰奏，该处商民深明大义，捐资御侮，绅士实力勷勷，入城之议已寝。该夷照旧通商，中外绥靖，不折一兵，不发一矢，该督抚安民抚夷，处处皆抉根源，令该夷驯服，无丝毫勉强，可以历久相安。朕嘉悦之忱，难以尽述，允宜懋赏，以奖殊勋。徐广缙著加恩赏给子爵，准其世袭，并赏戴双眼花翎，叶名琛著加恩赏给男爵，准其世袭，并赏戴花翎，以昭优眷。所有粤省文武各员，著徐广缙等择其尤为出力者，酌量分别保举，候朕施恩。至我粤东百姓，素称骁勇，乃近年深明大义，有勇知方，固由化导之神，亦系天性之厚。难得十万之众，利不夺而势不移。朕念其翊戴之功，能无恻然有动于中乎。著宣布朕言，俾家喻户晓，益励急公向上之心，共享乐业安居之乐，第其劳勩，锡以光荣，毋稍屯膏，以慰朕意。钦此。"时将军穆特恩、副都统乌兰泰、托恩东额、水师提督洪名香、粤海关监督祥麟，并以合力同心，各尽其职，照军功议叙。粤中绅士：候补道许祥光，归新班即选，候补郎中伍崇曜以道员选，皆给三品顶戴。员外郎金菁茅、鲍俊，并以郎中选。同知许礼光，尽先选。书院监院教官梁廷枬、张应秋、丁熙，各给内阁中书衔。罗家政给五品衔。(家政应以子贵，覃恩封太仆卿，以方服官，不受封，故请五品衔。)余各就原职加奖有差。督带城内外河南壮勇者三百七十三人，皆咨部奖。有职者递进一阶，无则给以九品职。(《己酉同谱录》序云："盖闻同仇偕作，义著声诗，连茹汇征，象昭大易。自来缙绅筮仕，录志同官，所以示共事之缘，即以寓相维之义。至若士流登进，首重初阶，同案同房，各存谱籍。不独乡会科之同年叙齿，贯阀綦详，沿及后嗣，称谓攸资，交情互倚之通行宇内也。他如历开事例，名目悬殊。然甫截卯期，亦必次其后先，都为一帙者。盖弹冠相庆，联步齐登，取便检查，不嫌蛇足。由斯推类，悉数难终。矧以事关中外之大防，恩冠古今而特异，如我等今日之同受品秩一视同仁者。使不为之记其缘起，列厥芳名，将永矢弗谖之谓何，毋乃忽忽承之乎。当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夷人之申请入城也，事则违例，而成约是循。文牍要求，万难自止。惟是抚之已成大局，彼诡以礼至，未可遽诘戎兵，势处两难。倘当事稍一依违，即已大拂民志。且果听其窥我郛郭，履我城衢，恐变故猝乘，难善厥后。院宪徐、叶二公，知众心之不可弃，夷情之未可徇也，躬临海滢，诚谕而严拒之，至再至三，足以夺其气。于是粤秀书院，肇发東启，集绅贤商议条约，普劝城厢内外，以逮省河之南，使各就各地，各选各社，整械明灯，自巡其

境。不假招募，不领经费，旬日之内，如响斯应，如辙斯合，一时得十万人。夷馆耳目切近，始而骇，继而畏，终而服，而后贴然受范，市易相安，事遂寝息。大吏以闻，成皇帝圣心嘉悦，爰沛懋赏，给督抚以子男世爵，官绅奖擢有差。恭读恩旨："我粤东百姓深明大义，有勇知方，难得十万之众，利不夺而势不移，朕念其翊戴之功，能无恻然有动于中乎。著该督等第其劳勤，锡以恩荣，毋稍屯膏，以慰朕意，钦此。"在我等此举，念固因公，亦期自卫。当时曾蒙官犒奖，许伐石按地作六坊，纪其名姓，此心已云不负。何图圣泽优浓，有加无已，大吏善承德意，广予褒嘉。在事董率者给以一命之荣，原有品衔则递进一阶，三百七十三人，各颁以印照，恭录谕旨冠其端，将以所奖入告，且籍送大部存之。人人共沐洪施，时时难逢盛典，使义问延于后嗣，荣声达乎遐陬，与国同休，永永勿替。伏念我等幸际天威萧将，海邦安谧之时。一介编氓，滥邀冠带，洵为过分，允宜联列名姓，附以乡贯里居三代仕履，勒为一编，各藏诸家，垂之永久。庶使他时顾名思义，敬志不忘。是用涤毫，将受恩始末敬书其简端。)是役也，海内智勇之士，咸叹继者之无所措手。而夷酋自谓词直理顺，亦更不作丝毫将就之想。以为百姓虽众，若抗违官命，即属叛民，粤民断不肯出此，故始终责枢纽于官。且自香港整棹以入，虎门既无所阻，此外即非所虑。况官畏生事，势不得不卫以兵旅，百姓其如官兵何。初不料督抚之协力同心，有以感绅民之速之深，一至于此。宣旨后，已不能斤斤责于官矣。倘其始终不悔，则入者不旬日必片板无存。此时亟图自全之术，惟有退居海外，知他国之以耻笑见激，实速其祸。棉塞两耳，庶不致并香港驻足之地亦遭折毁，帆随转，尚见知几。盖当时新安先设有社学，九龙附近，尖沙一带，贫民向以牛羊米济夷，不过利其厚值，而久矣苦其暴戾，积怨者深。其春已自为团练，将俟夷众一离香港，骤起杀其寥寥守者，毁其楼舍，付之一炬。夷人虎门一步，方为百姓所拒，入内河愈深，见拒愈众，万不暇外内兼顾。事几捷如影响，若数计而龟卜焉。然衅隙从此复开，虽快意一时，究非谋国之善，不如其自知之而自止之，国威以是而伸，圣心以是而慰，驭夷操纵之方，以是而行，尤为美善并臻之道，是可识方隆之国运耳。

论曰：当夷事初起，民谣无端自城递传乡曲，七字为句，多离奇难解。有曰："黄虎之年定干戈"者，其后果以壬寅就款，岂天地劫数之一定不可逃者乎。自虎门陷，夷接迹省河，所求率悖理叠出。市断，商舟皆载兵至，以日而增。甫扑厦门，知不可久，则巢浙之宁波，又以余力攻乍浦，缘是以突入长江。其势甚凶，其志甚锐。兵队皆出雇募，酬赀重而驱策严，火器又为西海数百年长技。我军之北，不尽关武备之废弛，与将帅之无谋也。林文忠理海事，首先至粤，旋秉节钺，所征者粤兵，所筹者粤饷。但一意严守口岸，使籓篱自固。临海门而激励之，众即为用。终其任，未尝有所挫失。论者遂谓文忠倘获始终其事，必能令桀骜之夷叩关悔罪，由我操纵，畏若神明。为此说者，诚有见。文忠聪达谙练，集思广益，视国如家，兵旅所过，文戒预颁，村市秋毫无扰，及遇敌临阵，又教以成法，人人争先，其忠勇之气，早有以慑服远人，推诚士卒，夫是以信于事先，万口同词耳。不知夷意主争市侔利，倾国以求尝试，先定旷日持久之谋，不得逞于粤，则肆毒于闽、浙，粤能阻其入，不能阻其出。省河内扰之日，文忠适奉如浙之命。夜送诸佛山，方且临别欷歔，叹洋氛不知何时可了，盖至是虽文忠亦无如何矣。然夷之伎俩，全在恫喝以取虚声。兵食资于商人，货滞则商无所出，船愈多而费愈重。汉奸虽有供火食者，究非可长恃。往往重子息，假诸澳夷，不可得，以礼拜日责捐于商，有仅应以数员者，明明势已穷蹙，久将益乏。文忠刺取其新闻纸与月报，洞悉其情，持之颇坚。既而事起波澜，犹深扼腕。果使粤中无六百万之与，帆航鳞集，售烟为食，所得几何，曷敢他出，纵至浙至江何能为。且亦断不肯以空虚难继之赀，深入南北适中进易退难之地者。郑成功之冒险一试，转瞬而舍舟逃命，彼独无所闻见乎。况粤议款时，佛山炮已铸成，所未备者船械而已。战于外海，必求巨舰，今既层阻深入，盘桓内港，东南洋商船之在省河，拖风缯艍之泊陈村，一日可招者，以百十计。倘移款夷之力，以收召汉奸，严备守御，此中良有把握。即不然，以堵河设勇之数百万，与泥城编札制造之物，移诸战守，明罚厚赏，背城一战，未尝不可驱夷于海外。顾大用所在，非文忠无见及者，惜乎其去之稍速也。琦侯之款夷也，所许数与粤他日同，而前之款无他省之累，后之款开他省之端。从后日款于江者而两两较之，不得谓琦侯卤莽而许，乏先见之明。所不能解免于众口者，天津初接，无所持以折服诸夷之胆，反以粤事办理不善为言，适足长夷骄而启夷侮。迨抵粤，又取所备一切而尽裁之，事事务与相反，而卒为所挟至此。然后知夷之诡诈出意计外，自怨所请有因，而不见信于君上，不见信于粤民。至于匹马单骑赴万寿宫，怡中丞邀而返之。其志可悲，其事可谅，然而晚矣。臧孝廉之伏勇散战，施于近海水陆，是即予四省造船抽兵以尾追为牵制之策。彼用于内河，此用于外海。用于内河者，胜在一时。用于外海者，利在久远。夷所以轻我舟师之故，以市粤久，耳目所及，知师船例造限费，监修者复从而减克之，弁兵畏风浪沙礁，心胆先怯，不能驾驶如履平地，一旦使舟如马，梭织相遇，彼方借商舟为兵舶，长短异度，势必孤行，见我联艅，安得不惧而变计哉。废然而返，匪直一时之利而已。竹轩祁公调予于潮，以告养入辞。谓予静者心多妙，盍告我今兹所亟，退即以是陈，善而不用。未几庙谟果有船政之举。假使当事于奉旨饬查少卿金应麟、监生方熊飞请造之便，合四省通融制造，派令巡洋，不必购木越南，恃捐绅士，已得一劳永逸之计矣。今天下非无讲求胜夷之法也，不曰以夷攻夷，即曰师夷长技。姑无论西夷同一气类，虽日为蛮触争，而万不肯为中国用也。就令乐为我用，而一舟之费，内地可调兵数千，败必索偿，胜更求无底止，终难以

善其后。天朝全盛之日，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彼之火炮，始自明初，大率因中国地雷、飞炮之旧而推广之。夹板舟，亦郑和所图而予之者。即其算学所称东来之借根法，亦得诸中国。但能实事求是，先为不可胜，夷将如我何。不然而反求胜夷之道于夷也，古今无是理也。虽然，服之而已矣，何必胜。

枢垣记略

[清]梁章钜　朱　智撰　何　愚整理

《枢垣记略》二十八卷，清代梁章钜编撰，朱智续撰。梁章钜（一七七五——一八四九），字闳中、茝林，号茝邻、退庵，福建长乐人。任军机章京，官至巡抚并兼总督。他编撰了十六卷，取材以道光二年为断。朱智，字茗笙，浙江钱塘人，生卒年不详。任军机章京，官至兵部右侍郎。续增十二卷，取材上接道光二年，下以光绪元年十二月为断。

全书分七类，训谕、除授、恩叙、规制，题名五类是记叙清朝雍正年间设立的统治机构军机处的缘起源流，人员的升迁调补，机构的规章制度等。诗文、杂记两类是在军机处供过职的司员的一些作品，反映了他们在军机处供事状况，大至国家朝政典制，小至他们的日常生活。

现用朱智续撰的二十八卷本加以标点整理。

序

自雍正庚戌设立军机处，迨兹九十余年，纲举目张，人才辈出，而载稽故实尚缺成书。章钜于嘉庆戊寅选充章京，儤直余闲，翻阅旧档，辄思辑为一书。随笔甄综，日有所积，至道光壬午春季奉命守郡，匆匆出直，此后遂无由再缀一词。因思五年以来，手不停披，在方略馆宿直时常彻夜为之，或屡代人夜直为之。以用力之勤，窃喜稍存梗概，因于簿书之隙，重加勘汇，阅月而成编，为门七，为卷十有六。卷首恭录训谕，次列除授，又次纪恩叙，又次详规制，又次考题名，而以诗文及杂记附末。适补章钜缺人直者为李侍读彦章，因以稿本寄之，拾遗正误。又经年而稿还，时章钜已为淮海监司，遂付梓人。书中艮限仍以壬午春季为断，俟好事者续增焉。军机处为我朝政府，考官制者谓即唐、宋之枢密，因题为《枢垣记略》云。道光癸未秋仲，梁章钜识于清江浦之以政学斋。

卷一　训谕

乾隆十一年四月十二日谕：军机处系机要重地，凡事俱应慎密，不容宣泄。今乃有在京、直隶、江南、浙江等处提塘，串通军机处写字之人，将不发抄之事件抄寄该省督抚者。朕看此情节，在提塘等微末之人，不过以此博督抚之欢心；在督抚亦乐其不时私递，得闻京师信息。此皆浅陋之见，且非始于今日。朕已将督抚等从宽免其查究，但那苏图、尹继善、陈大受、魏定国、常安等，俱为封疆大臣，似此行私报密等事，甚不光明。若有见闻，即当据实查办，何得身蹈其事，不能自检，尚得谓之正己率属乎？著密行传谕申饬之。

十二年二月初六日谕：军机处系机密之地，所交密议章奏，本无宣泄。其应交该部密议者，嗣后俱交军机处存记档案，交发部议。其奏事处所奉密议事件，著亦交军机处记档转发。

五月二十二日谕：朕令军机大臣等寄信传谕之旨，有因地方应办事务，经朕指示及传谕询问者，亦有令该督抚等商酌办理者，既未明发谕旨，理宜慎密。嗣后诸臣回奏折内，如不交部议者，仍听其引入原旨；若系应交部议之案，概不必将寄信之处叙人，另行具折声明，至具题本章，尤为不可。俟伊等奏折之便，传谕知之。

十三年十一月□日谕：经略大学士起身以后，军机处所办事件多不能惬意。即如今日议覆山东请运奉天米石一折，阿兰泰近日曾以“该处收成止有七分，未便大弛海禁，致妨本地民食”具奏，而军机大臣竟无一人记忆者，经朕指示，始查检人议。其余脱漏之处，一一须朕训谕，虽经改正，而朕心则已过劳，较之经略大学士在京时，诸事周详妥协，不致烦费朕心者，实已大相径庭矣。此等处讷亲向日尚能办理得宜。由是观之，向日朕加恩任用，自不为过。惟因贻误军国重务，大负朕恩，不得不重治其罪，亦出之大公至正。但从前当大学士鄂尔泰在之时，朕培养陶成一讷亲；讷亲在之时，

朕培养陶成一经略大学士傅恒。皆几经教导,几经历练,而后及此,人材难得,固非一朝一夕所能造就。今经略大学士前往军营,朕实向大学士一人是问,并未豫留此心于大臣中培养陶成,以为接办之人。是以办理诸务,数日之间,已不能不时萦朕念。军旅固关紧要,第金川不过一隅,视机务孰为重大?且朕躬岂宜过劳?经略大学士到彼,荡平勒乌围、刮耳崖,即应遵照前旨,飞报大捷。其莎罗奔、狼卡擒获献俘固善,纵或兔脱潜逃,祗须留兵搜捕,一切应办事宜,或交傅尔丹,或交岳钟琪,若策楞到彼,或交策楞、班第等。经略大学士酌量分布妥协,于奏捷后四五日内,即当驰赴阙廷,赞襄左右,不必待奏到奉有谕旨,方行旋师矣。此旨必应遵。

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谕:朕许大学士张廷玉原官致仕,且允配享太庙之请。乃张廷玉具折谢恩,词称泥首阙廷,并不亲至,第令伊子张若澄代奏,因命军机大臣传写谕旨,令其明白回奏。而今日黎明,张廷玉即来内廷,此必军机处泄漏消息之故。不然,今日既可来,何以昨日不来?此不待问而可知者矣。昨朕命写谕旨时,大学士傅恒及汪由敦二人承旨,而汪由敦免冠叩首,奏称"张廷玉蒙圣恩曲加体恤,终始矜全,若明发谕旨,则张廷玉罪将无可逭"。此已见师生舍身相为之私情。及观今日张廷玉之早来,则其情显然。军机重地,顾师生而不顾公义,身为大臣,岂应出此?

十五年五月十四日谕:向来军机处交出公文,签发马上飞递者,定限日行三百里,遇有最紧要事件,始以日行六百里字样加签。公文缓急既有不同,则递送迟延处分亦当分别差等。乃吏部议处此等案件,不按三百里、六百里之分,但查核时刻逾违,俱照扣关公文例议以降一级调用,比例殊未允协,现干例议积案甚多。著量加区别,除沉匿军情机密事件仍照驿站旧例议处外,其军机交出寻常紧要事件限日行六百里者,傥有逾限,准照扣关例议处;若系军机处常行事件限马上飞递日行三百里者,逾限之处,照公文迟延例,著为令。再军机处发递公文,原系酌量事件以定程期,嗣后非遇紧急最要事件,亦不得以日行六百里签发。

二十三年十二月□日谕:裘曰修与盐商牛兆泰系属姻亲,寄书可也。而使盐道之婿持书寄盐商,虽无嘱托之言,明有嘱托之意。军机行走之人,尤当以慎密防闲为要,此何为者耶?裘曰修不必在军机处行走。

二十六年三月初七日旨:吏部议眭朝栋照溺职例革职一本,所以留中不发者,朕意以为若总裁大员中查无应行回避之人,则该御史所奏,不过博一时虚誉,其罪尚属可原。今据知贡举熊学鹏查奏,应行回避士子有总裁刘统勋之胞弟、胞侄二人,于敏中之堂侄一人。刘统勋等既系军机大臣,而眭朝栋现系军机处行走之员,此次刘统勋、于敏中二人不令随驾,外间已揣其预典试事,而军机处之人固不待言矣。况朕向刘统勋等曾面谕及之,眭朝栋岂有不知之理?则其所奏,显属迎合上官,此风断不可长。前明师生堂属党援门户之弊,往往假公济私,害及朝政,最为言路恶习。我皇考十三年以来,大加整顿,风纪肃清。朕临御二十有六年,于台垣章疏苟有一二可采者,未尝不见之施行,若其意有所属,瞻顾徇私者,亦断难逃洞鉴。眭朝栋何人,而敢以此等伎俩巧为尝试乎?此在诸科道尚属不可,况该御史之在军机行走者乎?今岁恩科会试,已属格外旷典,臣子得与文衡,已可云宠荣逾分,而更欲为宗戚幸中,是于不知足之中又加甚焉。号称读书者宜如是乎?于政体、官方、士习,均有关系,眭朝栋革职不足蔽其辜,著拿交刑部治罪。

二十八年九月初十日谕:御史戈涛奏称"所奏事件,未经领到原折,而刑部业已纷传,必系刑部司员之在军机者,预为透漏"一折,当交军机大臣查奏。今据军机大臣查明"戈涛条陈二折俱系发交刑部办理事件,即于本日传钞,随本报发回。朱批原折向应存贮军机处,年底汇缴,例不给还"等语。此事原属照例办理,尚无透漏之处,戈涛以未接到朱批原折,故为此奏。但军机司员,向于本部堂官及相好戚友中预通消息,亦不能保其必无,从前即曾有因此获罪者。该司员等益当痛加儆戒,不得因此次查无情弊,遂罔知顾忌。设将来果有徇私泄漏等事,一经查出,必严加惩治,决不稍为宽贷也。

三十年闰二月二十六日谕:向来军机大臣寄信谕旨,该督等覆奏时,止称接准廷寄,并不书写承旨衔名,于体制殊未允协。嗣后各省督抚等,接准军机大臣遵旨寄信传谕有应具折覆奏者,俱著将寄信内所开承旨人名一一开写,不得但称廷寄及军机处字样。可于奏事之便,传谕各督抚,一体通传应行奏事之各该衙门遵照。

三十一年四月十一日谕:前据常钧条奏,外省奏折交兵部钤用印信,以昭慎重,经部议覆准行。但印信存贮部署,往返钤用,日费马力,殊属烦琐。且交发奏折,即系原赍差弁祗领,向来亦未闻有滋弊之事。嗣后该部预将印花存贮军机处备用,所有临时钤印之处,不必行。

四十一年九月十八日谕:户部堂官在内廷行走者多,该部事务殷繁,不可无人坐办。袁守侗虽在军机处行走,著每日到署专办户部事务,遇朕至圆明园之日,不必随往。其丰升额、福康安、梁国治、和珅并著每日输流一人到署办事。

四十九年□月□日谕:各省督抚年终汇奏事件,向由军机处将有无迟延遗漏查明具奏,原以专责成而重考核。但该督抚等奏报发抄后,各部院不过照常汇题,存案备查,而军机处名为汇总,实不过循例奏明,仍属具文,于核实办公之道,均属未协。即如各省拿获命盗各案已未结数目,及盗窃案已未缉获,记功记过各款,该督抚等均于年终汇奏一次。此等案件,如果事隔数十年,实在无从督缉,竟应查明酌与开除,以清尘案,其余未结、未获各款,自应分别定以处分,庶承缉之员,自顾考成,俱知上紧办理,依限完结,而督抚等亦不能以

一奏了事。嗣后各督抚年终汇奏各项，均著各部院衙门详悉查核，汇送军机处覆加考核，于三月间汇齐办理具奏。如各该部有疏忽遗漏，军机处又不能详加核正，经朕看出，惟军机大臣是问。

五十六年十月二十四日谕：国初以来，设立议政王大臣，彼时因有议政处，是以特派王大臣承充办理。自雍正年间设立军机处之后，皆系军机大臣每日召对，承旨遵办。而满洲大学士、尚书向例俱兼虚衔，并无应办之事，殊属有名无实。朕向来办事祇崇实政，所有议政空衔，著不必兼充，嗣后该部亦毋庸奏请。

五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谕：昨据福康安等查审"吉林办理参务，亏缺库项，勒派民户"一案，分别定拟具奏。福康安与恒秀谊属姑表弟兄，有心徇庇，从宽定拟，希图含混了事。经朕看出，详细指斥，即令军机大臣缮写饬谕，而军机大臣亦复意存瞻顾，迁延观望，并未即日拟旨进呈。现距归政之期尚有二年，朕一日临御，即一日倍加兢业，岂容大臣颟顸从事？阿桂、和珅、王杰、福长安、董诰俱著交部议处。

嘉庆四年正月初八日谕：各部院衙门文武大臣，各直省督抚藩臬，凡有奏事之责者，乃军营带兵大臣等嗣后陈奏事件，俱应直达朕前，不许另有副封关会军机处，各部院文武大臣，亦不得将所奏之事，预先告知军机大臣。即如各部院衙门奏章呈递后，朕可即行召见，面为商酌，各交该衙门办理，不关军机大臣指示也，何得豫行宣露，致启通同扶饰之弊？即将此通谕知之。

十九日谕：从前和珅意图专擅，用印文传知各省抄送折稿，因此带有投递军机处另封事件，业经降旨饬禁，并随折批谕。今和珅业经伏法，所有随带文书，当永远停止。傥经此番饬禁之后，尚有仍蹈前辙者，必当重治其罪，决不姑贷。

七年二月二十四日谕：御史王宁焯奏"请重军机大臣责成，以肃纶言"一折，自雍正年间初设军机处，于大学士，各部院尚书、侍郎中遴派数人在内行走，本为筹办军务。而各直省寄信事件，以及在京各衙门遇有应降谕旨，势不能纷纷令群工承缮，是以俱由军机处拟写交发，令事有统汇，以昭画一。是军机大臣承旨书谕，并非将臣工翊赞之职，尽责之此数人也。内外满、汉大臣，俱经朕特加擢用，谁不宜尽心匡弼？必责之军机大臣，则其权过重，若承奉谕旨之事，军机大臣得以力阻不行，则外人又将以揽权指摘矣。况我朝列圣相承，乾纲独揽，皇考高宗纯皇帝临御六十年，于一切纶音宣布，无非断自宸衷，从不令臣下阻挠国是。即朕亲政以来，办理庶务，悉遵皇考遗训，虽虚怀延纳，博采群言，而至用人行政，令出惟行，大权从无旁落。朕初阅该御史所奏，以为必有指陈时务胪举切要者，及详阅折内，乃专指上年停止前往盛京一节。谒陵展敬，为登极后应行大典，朕彼时明降谕旨，于六年秋孟启行，事关体制，岂臣下所可阻止？嗣因御史沈琨、张鹏展等以军务未竣，恳请展期，交王大臣等会同妥议，以为应如所请，是以降旨暂行停止。即上年春间，曾有旨巡幸木兰，后因夏间雨水过多，亦停止秋狝。此皆朕临期酌度，岂军机大臣能于春间即逆料夏雨情形，预为阻止耶？至该御史称"銮辂所经，地方官早为备办，永平一带糜费已多，不能开销"等语。谒陵谕旨，系五年十一月初二日颁发，至六年正月二十日降旨停止，为时无几，且距七月启銮之期又远，地方官有何预办不能开销之处乎？至该御史所奏"前谕已发，复行改拟，不敬于先，遂致不信于后"等语。试思前史所称为诏令不信者，如恩旨已降，或应行蠲贷而实未均沾，或业已豁除而仍行科敛，我国家曾有此等事乎？至于明发谕旨，有经朕再四思维尚有未尽周妥之处，或臣工陈奏未便因而复行停止者，此正欲事臻尽善，故不厌反覆精详。若必回护前旨，固执己见，势将文过饰非，蹈言莫予违之习，岂古帝王从善如转圜之道乎？又所称"军机大臣昧于大体，不当仅于语句笔画小误，始行自请议处"，所论亦属非是。誊写谕旨虽系章京之责，但军机大臣于进呈事件，理当致谨校核，既有错误，自应请议，况朕亦时加宽免，何尝仅于细务加之责备耶？王宁焯所奏谬妄，原折著掷还。

六月二十四日谕：内阁本丝纶重地，大学士均应常川到阁，阅看本章。其中有在军机处行走者，每年春夏在圆明园之日居多，散直后，势难再令赴阁视事。至在城之日，偶值枢务稍简，朕仍令其赴衙门办事，即应阁、部兼到。若不在内廷行走之大学士，则票拟纶音，是其专责，岂可稍涉闲旷？是以保宁到京后，虽兼领侍卫内大臣，朕不令其在园居住，以便赴阁办公，无旷职守。嗣后在军机处行走之大学士，值朕进城谕令到衙门办事时，著先赴内阁，再赴所管之部院衙门。其不在内廷行走之大学士，俱著常川到阁阅本，以重纶扉而符体制。

九年七月十八日谕：吴熊光自简用湖广总督以来，朕即闻其接待属员过于严峻，批禀事件，往往措词过当。因其在军机章京年久，拟写谕旨，于训饬之语习以为常，率意书写。文禀批答，自有一定体制，即使属员偶有过失，亦应明白开导，何至动遭呵斥，竟与拟写谕旨相似？亦非体制。若云该督曾在军机行走，则军机章京中如勒保、方维甸等，亦俱行走有年，简放外任，并未闻伊等于属员批禀有似吴熊光措词过当之处。嗣后该督务须平心办事，不可似前躁妄，用副委任。

又谕：昨日召见尚书德瑛，询以留京王大臣遇有陈奏事件何人缮办，据称俱烦在京军机章京办理，殊属非是。从前军机大臣中有派令留京者，是以该章京随同办事。近年来留京王大臣并无军机，然俱有该管衙门，其属员中岂无能办章奏之人，何必交军机章京代为办理，将应办公事转似烦情耶？且与留京王大臣浃洽日久，恐不免有探听漏泄情事，朕在藩邸时，即确有闻见。嗣后留京王大臣著于宗人府及所管之部，各派明白妥干司员二三人承办诸务，以符体制。

十年五月十九日谕：御史何元烺奏"请酌改军机处名目"一折，据称"军机处承办一切事务，与兵部之专司

戎政者不同，现在军务久经告蒇，似应更改名目，以纪偃武之隆”等语。军机处名目，自雍正年间创设以来，沿用已久，一切承旨书谕及办理各件，皆关系机要，此与前代所称平章军国重事相仿，并非专指运筹决胜而言。目今三省邪匪久已肃清，大功告蒇，薄海内外，共庆升平，又何必改易“军机”二字，始为偃武？即如兵部专司戎政，自《周官》分职以来，相沿至今。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现在内外旗营均有定制，新疆西北两路皆号军营，若如该御史所请，势必讳兵不言，岂国家承平日久，并古大司马之职亦可不设乎？何元烺率请改易旧章，而不顾其言之纰缪，所奏断不可行。原折著掷还。

六月二十九日谕：昨日英和于巳刻忽呈递奏片密封，朕亲手拆看，据称“本日刘权之、戴衢亨均奏派进城验看月官，恳请晚膳后与庆桂、董诰一同召见，有面奏事件”等语。旋经召令伊三人进见，据英和奏称“刘权之平日声名本属平常。此次因军机处行走章京内，有中书、笔帖式等官，届应行保奏之期，先经庆桂等会商，将内阁典籍齐嘉绍、中书蔡炯、刑部笔帖式武尔通阿三员奏升主事。刘权之以内阁中书袁煦亦应列入，并称袁煦系伊房师纪昀之婿，纪昀在日曾经托过。经庆桂等阻止，刘权之遂不肯列衔具奏”等语。军机章京等趋直当差，届应行保奏之时，军机大臣等自当查照成案，核明章京等行走年月，及平日当差之勤慎与否，和衷商搉，秉公保奏。今刘权之以中书袁煦为伊师纪昀之婿，声言欲一并列入，实属瞻徇，本不成话。昨询之庆桂、董诰，均称刘权之实有此语，今日面询刘权之，亦据自认属实，是明系瞻徇私情，罔顾公议矣，其错谬固不待言。彼时英和既以刘权之之言为非，即应向庆桂、董诰、戴衢亨三人会同商议据实参奏，如庆桂等或有瞻顾刘权之之处，即当一并参劾。乃乘刘权之、戴衢亨进城之际，辄行奏请见面，虽称请与庆桂、董诰一同召见，其实庆桂、董诰二人并未知有此密奏，则与独请自对何异？伊面奏：“此事现已停止，恳求不必询问刘权之，寻事退出军机。”此言实属狂妄胆大。从前和珅虽恶阿桂，尚不敢公然出此言，今英和后生新进，学习办事之人，竟敢出此悖理之言，若不及早惩治，恐将来又出大案矣。此事著派保宁、朱珪、禄康、恭阿拉、明亮、邹炳泰、英善、王懿修会同查办，将刘权之严加议处，英和议处，并将此次军机处现拟保奏齐嘉绍等，是否与例案相符，一并查明具奏。刘权之著先革去太子少保，英和亦著革去太子少保，拔去花翎，退出南书房，伊二人俱不必在军机处行走，听候议处。中书袁煦亦著退出军机处。

十一年□月□日谕：军机处司员，自雍正年间定制以来，均系以本衙门额缺承办军机处事务，其升迁保举，悉由本衙门堂官注考，相沿已久。若以计典独归之军机处，更定官制，事多格碍。惟军机司员内，其办事勤慎又能兼部务者，自当列之上考，其祗在军机处行走而于部务未能谙习者，本衙门堂官不得意存迁就，滥行保荐。军机大臣尤不得授意各部院堂官扶同荐举，以昭公慎。

十四年十二月初六日谕：户部议奏折内将军机处抬写，殊属不合。军机处体制与部院衙门无异，向来奏折内从无抬写之例，此时军机大臣奉公守法，和衷办事，何用汝辈谄谀尊奉。鄂云布何不晓事若此？著饬行。

十八年七月初十日谕：御史傅棠奏“考试军机章京，请钦派大臣在举场公所将试卷弥封，以昭慎重”一折。军机章京入直枢廷，先取人品端庄，参以文理清顺，字画工楷，方为无愧厥职。若如该御史所奏，糊名考试，则但能观其文字，其人之才品，何由识别？惟在军机大臣秉公甄别，期于得人，自足以昭慎重。如充补后，该章京有舞弊营私劣迹，军机大臣均难辞考选不慎之咎。至于各衙门保送人数，亦应定以限制，员缺至多者不得过八员，如逾额，即著军机大臣参奏。此次内阁保至三十二员，未免太滥，著驳回，令该衙门大加删减，不得过七八员。出具切实考语，另行保送，由军机处考试拣选，带领引见。嗣后军机章京如有因滥保获咎者，其本衙门原保之堂官亦著一并议处。

二十四年十月初四日谕：昨据吴璥等奏，将马营坝漫工勘定坝基及引沁入黄分绘二图呈览，当即发下，本日向军机处查取，交那彦宝阅看。据军机大臣覆奏，系章京程同文携回寓所，当降旨令将程同文革职。旋据自行查明，程同文并未携去，系值宿章京何增元、强逢泰因闻程同文有欲绘南北岸河图之言，误行回禀。原图奏到时，戴均元曾嘱章京张允垂令将大坝口门及引河头等处丈尺照录一纸，以备查考。张允垂误行会意，辄携回寓所，照样摹绘，此事与程同文无涉。著即将张允垂革职，以示惩儆。嗣后满、汉章京办理公事，总当在官言官，毋得携回私寓，致干严惩。戴均元虽曾告知章京照录口门丈尺，并未令其将图携回，著改为交部议处。托津、卢荫溥、文孚失于查察，著改为交部察议。值宿章京何增元等，未经详查，率以程同文携回寓所之言回堂复奏，亦有不合。何增元、强逢泰俱著交部察议。

咸丰元年三月十六日谕：昨因赛尚阿出差，特旨将内阁侍读穆荫开缺，以五品京堂候补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穆荫系军机章京，行走多年，尚称熟习，故令随同学习，藉资造就。兹据给事中苏廷魁奏称“超擢太骤，易启幸进之门”，已不成话，并称：“俟赛尚阿回京后，仍令该员回章京当差。”黜陟自下，巧为尝试，尤属乱道。该给事中人甚端方，此奏似不出其手，但所言尚无大谬，姑置不问。夫军机大臣本为要任，满、汉兼用，断不应稍有区别，朕用人行政，一秉大公，从无分于满、汉。穆荫人亦中材，朕本欲添派满洲军机大臣，惟内断于心，亲加选擢，黜陟大柄，朕自持之，非诸臣所可轻议也。用是明白宣示，使知朕意。

十一年十月十五日谕：御史徐启文奏“枢机重地，

责无旁贷，请责成议政王、军机大臣实力匡勷，毋避小嫌。中外臣工均应拾遗补阙，随时陈奏”等语。朕奉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懿旨，载垣等干预政柄，皆由匡赞诸臣遇事唯诺，实阶之厉。恭亲王以朕叔膺议政王重任，桂良等亦皆以先朝旧臣简授要职，自无不力矫唯阿之习。惟以责任过重，如该御史所奏，恐以敬畏太甚，或近趋承，不为无见。值此四方多难，惟赖亲贵重臣弼予郅治。该王大臣等仰蒙两宫皇太后特旨简任，务各协力同心，勉图康济，毋避任事之小嫌，共矢公忠之大节。至中外臣工于时事阙失，均宜直言无隐，即议政王、军机大臣等赞理庶务，如未能尽协机宜，亦准其据实指陈，毋稍瞻顾，以期力挽颓风，共臻上理。

同治元年二月二十三日谕：御史佛尔国春奏“军机章京与外官交结，私通信息，请严定罪名，以除积习”一折。军机处地属枢机，理宜慎密。该章京等每日缮写谕旨，登记档册等件，均关紧要，宜如何小心谨秘，以重职守。查乾隆年间，因御史戈涛奏军机司员有豫为透漏情事，查明后恭奉谕旨，严加训诫。嗣有军机章京徐步云于查办扬州提引一事，豫先通信，复奉旨“徐步云与卢见曾认为师生，此等紧要事件，敢于私通信息，致卢见曾豫行寄顿，甚属可恶。著发往伊犁效力赎罪”等因。圣训昭垂，允宜法守。第恐日久玩生，该章京等仍蹈陋习，多与外官交结，遇事先期通信，俾得早为弥缝，甚至贿赂交通，毫无忌惮，实堪痛恨。上年冬间即经议政王、军机大臣申明堂谕，以为儆戒，现当整饬官方之际，枢密重地，尤宜严肃。用是特行申谕，嗣后该章京等务各廉隅自饬，勤慎趋公，毋得复蹈从前积弊。傥有不知自爱，于逐日办理各事件有与外人交通透漏情事，一经发觉，或被人参奏得实，必从重惩办。近侍官员，漏泄机密等事，专条具在，例意綦严，该御史所请再行严定罪名之处，应毋庸议。仍著议政王、军机大臣随时严密稽查，以挽颓风而除积习，务俾各该章京等懔然于宽典之不可幸邀也。

卷二　除授一

军机大臣

雍正十年二月□日，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办理军机事务。

十一年□月□日，命銮仪使讷亲在军机处行走。

又命理藩院侍郎班第在军机处行走。

十三年十月十六日旨：徐本著在军机处行走。

谨按：徐本时为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乾隆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谕：昨庄亲王等奏辞总理事务，情词恳切，朕勉从所请。但目前西北两路军务尚未全竣，且朕日理万几，亦间有特旨交出之事，仍须就近承办。皇考当日原派有办理军机大臣，今仍著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公讷亲，尚书海望，侍郎纳延泰、班第办理。

六年正月十九日旨：班第著仍在军机处行走。

谨按：班第于乾隆三年以理藩院侍郎出为湖广总督，于五年丁母忧回京。

十年六月初九日旨：户部侍郎傅恒著在军机处行走。

十月二十日旨：刑部尚书汪由敦著在军机处行走。

十一月十八日旨：高斌、蒋溥俱著在军机处行走。海望精力亦不如前，且所办事务繁多，不必兼军机处。

又命参赞大臣马兰泰来京，在办理军机处行走。

十三年四月□日旨：户部事务繁多，尚书蒋溥著专办部务，不必兼军机处行走。

九月二十八日旨：舒赫德著暂在军机处行走。

谨按：舒赫德时为户部侍郎，镶红旗汉军都统，是年冬即出参赞四川军务。

三十日旨：大学士来保著在军机处行走。

十月□日，命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陈大受在军机处行走。

十一月十九日旨：协办大学士、尚书尹继善著在军机处行走。

十五年正月十八日旨：工部侍郎刘纶著在军要处行走。

四月初八日旨：刑部侍郎兆惠著在军机处行走。

十一月十七日旨：侍郎兆惠现有出差办理事件，舒赫德著仍在军机处行走。

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旨：都统衔班第仍著在军机处行走。

十一月初七日旨：刑部尚书刘统勋著在军机处行走。

十九年五月□日旨：雅尔哈善著仍署户部侍郎，在军机处行走。

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旨：大学士傅恒派往军营，军机大臣较少，著尚书阿里衮暂在军机处行走。

谨按：阿里衮于二十年五月授户部尚书，逾年五月以领队大臣出赴西路军营。

二十六日旨：侍郎雅尔哈善、刘纶俱著回部办事，不必兼军机处行走。侍郎裘曰修著在军机处行走。

八月初七日旨：工部侍郎梦麟著在军机处学习行走。

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旨：吏部侍郎三泰、户部侍郎刘纶俱著在军机处行走。

十二月□日旨：裘曰修不必在军机处行走。

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旨：富德著在军机处行走。

谨按：富德时由金川军营凯旋，旋补理藩院尚书。

八月二十八日旨：户部侍郎于敏中著在军机处行走。

二十八年正月十四日旨：阿桂著在军机处行走。

三十三年二月□日，命兵部尚书福隆安在军机处

行走。

三十五年闰五月初九日谕：现在军机处行走之满洲大臣人少，因思温福前在军机章京上行走有年，尚为熟练晓事，著传谕温福奉到谕旨，即驰驿速行来京。

谨按：温福时为福建巡抚。

十五日旨：温福著来京补授吏部侍郎，在军机处行走。

谨按：温福是年即授理藩院尚书署工部尚书，逾年以副将军统兵剿金川。

八月十三日旨：署兵部尚书丰盛额著在军机处学习行走。

三十六年四月初五日旨：户部侍郎桂林著在军机处学习行走。

九月十三日，命侍郎庆桂在军机处行走。

谨按：庆桂时为理藩院侍郎。

三十七年五月□日，命侍郎福康安在军机处学习行走。

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旨：署礼部侍郎索琳著在军机处学习行走。

谨按：是月二十二日，先经奉旨，索琳著销去副都统衔，加恩授为内阁学士，革职留任，八年无过，准其开复。所有礼部侍郎员缺，仍著索琳暂行署理。续经本处片奏，查索琳奉旨令其在军机处行走，向来内阁学士俱系在司员上行走。索琳现奉旨仍署礼部侍郎，是以臣等于谕旨内止写署礼部侍郎，合并声明。

九月二十日旨：刑部侍郎袁守侗著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十一月十七日旨：梁国治著来京在军机处行走。

十八日谕：梁国治昨已有旨令其来京在军机处行走，其员缺已令巴延三调补，仍署理山西巡抚，并将敦福调补湖南布政使，就近护理抚篆矣。军机汉大臣现在祇有于敏中一人，而应办之事甚多。著传谕梁国治于奉到此旨后，速即起程，驰驿来京，务于岁内赶到。将此由五百里传谕知之。

三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旨：左都御史阿思哈著在军机处行走。

四十年三月□日，命户部侍郎和珅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四十一年四月初十日旨：协办大学士、尚书公阿桂著仍在军机处行走。

谨按：是年金川全境荡平，阿桂奏凯回京，封一等诚谋英勇公，授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四十四年十二月初四日旨：户部侍郎董诰著在军机处行走。

四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旨：福长安著在军机处学习行走。

谨按：福长安时为总管内务府大臣，逾月授户部侍郎。

四十八年五月十九日旨：署工部尚书福康安著在军机处行走。

四十九年五月初三日旨：工部尚书庆桂著在军机处行走。

谨按：庆桂时由福州将军内擢工部尚书。

五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旨：尚书王杰著在军机处行走。

五十四年六月十六日旨：兵部尚书孙士毅著在军机处行走。

谨按：孙士毅时由两广总督撤任来京，旋授兵部尚书。是年冬复出为四川总督。

五十八年四月□日，命侍郎松筠在军机处行走。

谨按：松筠时为户部侍郎。

六十年九月十四日旨：台布著在军机处学习行走。

谨按：台布时为内阁学士，即于是年擢工部侍郎。

嘉庆元年十月初七日谕：董诰在军机处行走有年，著加恩补授大学士。王杰因患腿疾久未入直，现在军机处汉大臣祇有董诰一人，著左都御史沈初在军机处学习行走。

二年闰六月二十四日谕：大学士王杰因腿疾不能入直，著不必在军机处行走，即回京供职。汉军机大臣祇有沈初一人，外廷汉大臣内年老者多，即有尚能办事之人，于机务究未谙悉。吴熊光、戴衢亨在军机章京上行走有年，自为熟习。念其职分较小，著加恩各赏三品卿衔，照松筠、台布之例，随同军机大臣学习行走。兵部右侍郎傅森亦著一体学习行走，庶可渐资造就。

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旨：内阁学士那彦成系翰林出身，人尚明白，且系原任大学士阿桂之孙，著在军机处学习行走。傅森著仍回户部办事。

四年正月初八日旨：成亲王永瑆、原任大学士署刑部尚书董诰、兵部尚书庆桂俱著在军机处行走。户部侍郎那彦成、戴衢亨仍留军机处行走。沈初年老，不必在军机处行走。

十月二十二日谕：本朝自设立军机处以来，向无诸王在军机处行走者。正月初间，因军机处事务较繁，是以暂令成亲王永瑆入直办事，但究与国家定制未符。成亲王永瑆著不必在军机处行走。现在军机大臣人少，傅森著仍在军机处行走。

谨按：傅森时为兵部尚书。

六年二月二十七日旨：刑部尚书成德著在军机处学习行走。

七年六月十五日旨：军机大臣现在人少，吏部尚书刘权之、刑部尚书德瑛俱著在军机处学习行走。

九年六月十一日谕：军机处承旨书谕，间于大学士及尚书、侍郎等官慎选行走，诚以丝纶出纳，必有总汇之区，不能分隶各部，亦断无更番轮值之理。但六曹事务殷繁，军机大臣中偶值此一部无人，适有垂询交办等事，该大臣非其专管，未能熟悉，必俟该部值日召对，转觉迟缓。自应职备六官，方足以资经理，而在内行走之

各衙门司员，亦得本堂官核其勤惰。军机大臣德瑛，自行走以来，人甚慎密，清文最为通晓，办事亦极认真，本日已降旨调补吏部尚书。该部职掌铨衡，事务繁重，军机大臣庆桂系兼管吏部，较之德瑛，倍觉老练。若仍留德瑛在军机处行走，部中即少一专办之人，而军机处转多一吏部堂官。德瑛著不必在军机处行走，即赴本衙门办事。现在军机大臣，户、礼二部无人，礼部尚书那彦成著仍在军机处行走，户部侍郎英和年力富强，人有出息，著在军机处学习行走。

十年六月二十九日旨：刘权之、英和俱不必在军机处行走。

闰六月初一日旨：托津著调补吏部左侍郎，并著在军机处学习行走。

十三年闰五月初一日旨：英和著暂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俟戴衢亨、托津到京后，仍回南书房行走。

十六年四月初二日谕：方维甸自回籍以后，承欢侍奉伊母，自已日就康健。现在大学士戴衢亨因在台怀偶患时证，不意为医药所误，遽于昨日溘逝，朕心悼惜。此时军机汉大臣人少，枢务至重，朕于中外诸大臣遍加遴选，惟方维甸性情公直，在军机章京上年久，熟谙事务，人地相宜。今特简为军机大臣，将来补放尚书，用资倚畀。

二十六日谕：前因军机大臣乏人，朕念方维甸熟习机务，是以降旨召伊来京。兹据奏伊母近日精神恍惚，难以力疾远行，情词恳切，朕闻之甚为怜悯。现在天气渐热，方维甸母子不能暂离，若令其母长途跋涉，朕心殊为不忍。方维甸著不必来京。

七月初二日旨：卢荫溥著以光禄寺少卿加四品衔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旨：松筠前于户部侍郎任内蒙皇考高宗纯皇帝简任，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旋驻札西藏多年。嘉庆四年后经朕授为伊犁将军，复历任陕甘、两江、两广总督。居官清正，心地忠诚，内擢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松筠著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又旨：大学士庆桂前蒙皇考高宗纯皇帝简用，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朕亲政以来，复令人直内廷，十有余年，夙夜在公，奉职勤慎。今年近八旬，步履迟钝，每日趋直枢廷，朝入暮归，高年精力殊非所宜。庆桂著不必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轮班赴内阁阅本。

十八年十月二十一日旨：托津现在出差，勒保患病亦尚未全愈，军机处满洲大臣乏人，桂芳著暂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承写清字谕旨。俟勒保病痊，托津差竣，伊二人内有一人人直，桂芳即无庸在军机处行走。

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旨：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章煦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二十三年二月初四日旨：协办大学士、尚书戴均元，尚书和宁著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四日旨：兵部尚书和宁年近八旬，耳虽重听，而精神素健，办事亦有识见。著调补刑部尚书，即令常川到署，专心任事，无庸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文孚著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二十五年九月初七日旨：大学士曹振镛，尚书英和、黄钺均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道光元年十月初十日旨：松筠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谨按：松筠时为左都御史。

卷三　除授二

军机大臣

道光三年正月二十五日旨：长龄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谨按：长龄于二年六月由陕甘总督授大学士，奉命回京。逾年冬复出为云贵总督。

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旨：玉麟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谨按：玉麟时为兵部尚书，九年夏出为伊勤将军。

五年五月十一日谕：户部尚书黄钺年逾七旬，夙夜趋直，未免劳勩。著无庸在军机处行走，俾得专心办理部务。王鼎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谨按：王鼎时以一品衔署户部左侍郎。

十一月十七日旨：蒋攸铦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谨按：蒋攸铦时以大学士任直隶总督，是年十月奉命来京，七年夏复出为两江总督。

七年五月十二日旨：穆彰阿著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谨按：穆彰阿时为工部尚书。

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旨：大学士潘世恩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十五年七月十七日谕：大学士文孚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有年，谨慎小心，前岁因年近七旬，奏请解职，朕察其精神尚健，未经允准。昨日召见时，面称近年两耳重听，间复健忘，据实陈恳，情词剀切，朕不忍再违所请。文孚著以大学士管理吏部事务，无庸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以节劳勩而示体恤。

又旨：刑部侍郎赵盛奎、工部侍郎赛尚阿俱著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谨按：赛尚阿于咸丰元年春以大学士授钦差大臣，出赴湖南剿匪。

十七年六月十六日旨：都察院左都御史奎照、户部侍郎文庆俱著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十八年正月初一日旨：左都御史奎照、户部侍郎文庆著即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谕：奎照自擢任军机大臣以来，朕看气体不充。军机大臣事务甚繁，奎照不甚相宜，著回本衙门办事，毋庸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十二月二十一日旨：隆文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谨按:隆文时为刑部尚书。

二十年三月初六日旨:大理寺少卿何汝霖著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二十一年九月初八日旨:户部尚书祁寯藻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二十七年五月初九日旨:文庆、陈孚恩俱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谨按:陈孚恩时署兵部左侍郎。

二十八年二月初九日旨:文庆著补授总管内务府大臣,并带印钥,毋庸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二十九年九月十四日旨:季芝昌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谨按:季芝昌时署吏部右侍郎,咸丰元年夏以左都御史出为闽浙总督。

二十四日旨:何汝霖著以一品衔署理礼部左侍郎吴钟骏出差之缺,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十月二十日谕:本日据大学士潘世恩沥情奏请开缺,朕思军机大臣夙夜在公,勤劳较甚,实非高年所宜。潘世恩年逾八旬,公勤素著,若仍令其入直,不足以示体恤。著俟来岁春融赴阁办事,毋庸开缺,以示朕逾格笃眷耆臣至意。

咸丰元年三月初九日旨:穆荫著以五品京堂候补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四月初三日旨:户部左侍郎舒兴阿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谨按:舒兴阿于是年冬出为陕甘总督。

五月二十六日旨:工部右侍郎彭蕴章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二年三月十七日谕:本日礼部尚书何汝霖销假,面陈腿疾尚未全愈,恳请开缺。朕察其精神未遽衰颓,惟起跪稍形竭蹶,因思军机大臣事务较繁,若仍命入直,转非所以示体恤。何汝霖著加恩毋庸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仍在礼部衙门办事,不必开缺,以示朕笃眷耆臣至意。

五月十三日旨:吏部左侍郎邵灿、户部右侍郎麟魁俱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谨按:邵灿于三年冬出为漕运总督。

三年十月初七日旨:恭亲王奕䜣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又旨:瑞麟、穆荫均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谨按:瑞麟时为户部右侍郎。

又旨:麟魁著补授总管内务府大臣,毋庸在军机处行走。

十二月二十六日旨:工部左侍郎杜翰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旨:文庆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谨按:文庆时为户部尚书,旋协办大学士,是年冬补大学士。

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旨:户部尚书柏葰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八年五月二十四日旨:吏部左侍郎匡源、内阁学士署刑部左侍郎文祥均著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九年十月初五日旨:匡源、文祥均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初七日旨:杜翰著署吏部右侍郎,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十年六月初十日谕:大学士彭蕴章精力渐不如前,著毋庸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以示体恤。

十月二十八日旨:焦祐瀛著补授太常寺少卿,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十一年十月初一日旨:恭亲王奕䜣著授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

又旨:户部左侍郎文祥著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又旨: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户部右侍郎宝鋆均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鸿胪寺少卿曹毓瑛著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谨按:沈兆霖于是月奉命赴陕西查办事件,逾年署陕甘总督。

同治元年闰八月十三日旨:都察院左都御史李棠阶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十四日谕:李棠阶奏"沥陈下悃,恳请收回成命"一折,都察院左都御史李棠阶,经特简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当此时事多艰,李棠阶受特达之知不次超擢,自应竭尽悃忱,以资倚畀,其毋庸固辞。

十月初十日旨:曹毓瑛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四年四月十四日旨:恭亲王著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十一月十一日旨:李鸿藻著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仍兼弘德殿行走。

十二日谕:内阁学士李鸿藻,昨经降旨,著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仍兼弘德殿行走。兹据李鸿藻奏称"军机处为政令所出,方今时势关系甚重,恐难胜任,请收回成命,俾得专心在弘德殿行走"等语,览奏具见悃忱。现值军事未蒇,庶政殷繁,是以特简李鸿藻进参枢务。李鸿藻惟当勉图报称,以副委任,毋许固辞。

五年三月二十九日旨:李鸿藻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又旨: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胡家玉著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七月初九日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户部右侍郎李鸿藻之母姚氏,秉性淑慎,教子成名,今以疾终,深可轸恻。朝廷优礼大臣,推恩贤母,著赐祭一坛,赏银二千两经理丧事,由广储司给发,以示眷怀。李鸿藻事母至孝,哀痛必切,朝廷以孝治天下,原应听其照例终制,以遂孝思。第该侍郎膺文宗显皇帝特简,授皇帝读,尽心启沃,迄今六年,夙夜罔懈。皇帝春秋鼎盛,缉熙典学,功修正笃,李鸿藻谆谆纳诲,皇帝乐从,诚不可或离左右,且军务未平,兼资翊赞。溯查雍正、乾隆年间,大臣如孙嘉淦、朱轼、嵇曾筠、蒋炳、于敏中等,皆奉

特旨在任守制，或开缺办事入直内廷；近今如曾国藩、胡林翼、阎敬铭，亦皆夺情起用。李鸿藻著开户部右侍郎缺，守孝百日后，即赴弘德殿授读，仍在军机处行走，凡遇朝会，不必与列。此系遵照列朝成宪，权宜办理，日前召见醇郡王、倭仁、徐桐、翁同龢，再三垂询，均已深喻此意。朝廷不得已之苦衷，中外臣工应能共谅。李鸿藻当思辅导皇帝，弼成圣德，移孝作忠，莫大于是。其勉抑私情，以副先皇帝简任之恩，朝廷倚畀之重，勿以守礼固辞。

十六日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前因户部右侍郎李鸿藻之母病终，推恩赐祭赏银，以示荣宠。并令李鸿藻于守孝百日后，仍赴弘德殿授读，在军机处行走，原系酌遵成宪，从权办理。兹据吏部奏称，转据李鸿藻呈称，该侍郎母氏“苦节多年，拊育教诲之恩纤毫未报，一旦惨遭大故，偷生视息，负疚已深。枢要之地，纲纪攸关，辅导圣学，尤宜志行完粹之人。若自蹈愆尤，则进讲献纳之际，何以置辞？恳请终制”各等语，情词恳切，具见悃忱。惟念李鸿藻膺文宗显皇帝特简，授皇帝读，于今六年。当此缉熙典学，正就将日进之时，该侍郎尽心辅导，弼成圣德，则所以慰天下臣民之望者，莫大于是。前因军务未平，各督抚等夺情起用者指不胜屈，况机务殷繁，尤资赞画，前降谕旨甚明。李鸿藻惟当恪遵前旨，仍于百日守孝后，照常趋直，用副先皇帝简擢之恩。第思该侍郎哀痛未忘，不得不稍示区别，前有旨令遇朝会不必与列，尚不足以示体恤。李鸿藻著遵照雍正年间世宗宪皇帝谕旨，二十七月内不穿朝服，不与朝会筵宴，遇有祭祀典礼咸集之处，均毋庸与列。该侍郎当深感朝廷曲体之情，勉抑哀思，移孝作忠，毋得再行陈请。

二十二日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昨据大学士倭仁等奏“恳恩准予大臣终制，以维礼教”，本日复据吏部奏“李鸿藻沥陈下忱，恳请仍准终制，据呈代陈”各一折。前因皇帝典学，功修正笃，李鸿藻不可或离左右，曾经召见醇郡王、倭仁、徐桐、翁同龢，询问再三。彼时醇郡王即请降旨慰留，倭仁等亦无异议。次日复令军机大臣与倭仁等商议，亦以圣学为重，不持异同。兹览倭仁等折内所称“李鸿藻事亲尽礼，现在奉旨夺情，欲固辞则迹近辜恩，欲抑情则内多负疚，请仍准其终制”等语。倭仁等既以夺情为非礼，何妨于前次召见时，据实陈奏，乃尔时并无异议，迨两次降旨慰留后，始有此奏，殊不可解。本日复召见倭仁、徐桐、翁同龢，面加询问，据称“圣学关系甚重，臣等亦愿李鸿藻照常入直。惟亲见该侍郎哀痛迫切，势处万难，是以代为陈请，并无他意。圣功紧要，请仍令李鸿藻遵奉前旨”等语。是倭仁等亦知此次夺情之举，系属不得已从权办理，想中外大小臣工亦必能共谅此意。李鸿藻当思圣学日新，四方多故，尽忠即所以尽孝。前降谕旨，业已详尽，其恪遵前旨，毋得拘泥常情，再行吁恳。

十月初二日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前因侍郎李鸿藻丁忧，后两次恳请终制，当经降旨慰留，并准其二十七个月内不穿朝服，不与朝会筵宴，以示体恤。嗣复派恭亲王等赴该侍郎寓次传旨，令于百日后照常入直，毋得再行固辞。旋据李鸿藻奏称“百日将满，愁急万分，心疾恐致增剧，请曲予矜全”等语。情词恳切，深用恻然。昨据御史张观钧奏称“贤臣不宜久离，请旨敦促”，并历陈该侍郎宜出任事各条，颇为详尽。李鸿藻受恩至重，与国家有休戚相关之谊，当此圣学日新，军务方亟，该侍郎岂能恝然于怀？著即于百日后，仍遵前旨，照常入直弘德殿、军机处，以副委任。俟将来扶柩回籍时，仍当宽予假期，俾得从容料理，则忠孝两全，可无遗憾。该侍郎务当仰体朝廷曲成之意，毋得再行吁请。

十六日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本日据李鸿藻奏“现居百日已满，自揣病躯实难入直，恳恩矜全”一折。侍郎李鸿藻自丁母忧，屡经降旨慰留，令其照常入直弘德殿、军机处，以副委任。兹复据奏称“数月以来，哀迫忧煎，精神恍惚，时发心跳气壅之证，非安心调养，恐成怔忡，药饵难以奏效”等语。览其所奏，只以病躯难以入直，尚非拘执终制陈说，李鸿藻著加恩赏假调理。方今皇帝春秋正富，典学方殷，军务未竣，四方多事，该侍郎受国厚恩，具有天良，自当于病痊时，照常入直，竭力图报，谅不始终固执也。

又旨：都察院左都御史汪元方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六年十月十五日旨：署礼部右侍郎沈桂芬著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旨：沈桂芬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十月十五日旨：李鸿藻著在弘德殿、军机大臣上行走，并署理礼部左侍郎。

卷四　除授三

军机章京

雍正十一年五月初三日旨：编修张若霭，庶吉士鄂容安、鄂伦著在办理军机处行走。

乾隆九年二月二十九日本处奏：军机处档案，关系紧要，且有查例议覆等事，俱须谙练之员指授料理。原任江南庐凤道毕谊，前于给事中任内在总理事务处行走二年。该员为人谨饬，文理简明，后因外转庐凤道失察家人犯赃，部议降四级调用，现在候补通判。可否仰恳圣恩，赏以主事衔食俸，令在军机处行走，专办档案，俾臣等得收臂指之益。谨奏。奉旨：依议。

十四年三月十二日谕：据大学士公傅恒奏称“胡宝瑔办事甚属谙练，顺天府尹衙门事务尚简，请仍留军机处办事”等语。胡宝瑔著仍兼军机处行走。

又谕：胡宝瑔现在军机处行走，顺天府尹事务难以兼理，著兵部侍郎蒋炳兼管。

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谕：蒋炳著宽宥来京，在军

机司员上效力行走，遇有员外郎缺出补用。

谨按：蒋炳于河南巡抚任内缘事遣戍释回。

二十八年四月十六日本处奏：军机处行走户部郎中冯光熊，于本年正月内丁忧，现在已满百日。该员在军机处行走数年，办事尚属留心，今守制闲居。臣等公同商酌，与其另选新人，不如仍留熟手。可否令该员在军机处及本部额外郎中上行走，俟服阕时，照例再行补缺。至该员系例应丁忧人员，今在额外行走，除公费饭银照例给与外，毋庸支给半俸。谨奏。奉旨：知道了。

五月十九日本处奏：顺天府丞申甫升授光禄寺卿，查光禄寺衙门事务稍简，据申甫感激天恩，情愿仍在军机处行走。臣等看得申甫办事日久，尚为熟练，谨请旨准其仍在军机处行走。奉旨：知道了。

二十九年五月十三日旨：博昆仍著在军机处行走。

十二月初二日本处奏：原任吏部文选司郎中章宝传，前因议奏方略馆誊录补缺一案，部议降二级调任，现候补正六品主事。查该员在军机处行走十余年，尚为熟谙，现在年力方壮，正可及时驱策。恳将章宝传以候补主事仍在军机处行走，以观后效。谨奏。奉旨：知道了。

三十二年□月□日旨：程焘以京堂用，仍在军机处司员上行走。

谨按：程焘时以江西布政使奉旨来京。

三十四年六月十九日旨：原任广西按察使袁守侗著留京以三品京堂用，仍在军机处司员上行走。

八月初二日旨：程焘著补授太仆寺少卿，仍在军机处司员上行走。

三十五年三月初四日本处奏：查汪承霈原在军机司员上行走，后因钦派坐粮厅前往通州办事。今差竣签掣知府，呈请亲老改补近地，尚未得缺。今据该员呈称，未得缺之前，情愿仍在军机处行走。该员系已离军机处候补知府之员，可否准其仍前行走，理合请旨。奉旨：准其行走。

谨按：汪承霈已签升邵武府知府，由军机大臣转奏，奉旨加恩以户部郎中用。

五月初六日本处奏：查从前胡宝瑔、傅显升授副都御史后，仍在军机处司员上行走。今刘秉恬升授副都御史，应仍令其在军机司员上行走，理合奏明。奉旨：著仍在军机处行走。

三十六年三月初二日旨：索琳著署理内阁学士，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十七日旨：博清额著降补内阁学士，在军机司员上行走。

谨按：博清额系由刑部侍郎降补。

四月初九日旨：福德著留京，仍以内阁学士在军机司员上行走。

谨按：福德系由盛京侍郎降补。

三十七年八月二十九日旨：汪承霈从宽免罪，给还郎中，革职留任，仍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三十八年闰三月初三日旨：候补员外郎冯应榴著以工部用，仍在军机司员上行走。

九月十一日谕：永保已加恩准袭伊父温福轻车都尉世职，其本任内阁侍读不必开缺，仍著在军机司员上行走。

十月□日旨：博清额办事不及阿桂，其攻剿亦不及海兰察，不必在军营领队。即著回京，仍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三十九年五月初八日谕：阿思哈著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谨按：阿思哈由云贵总督出戍伊犁，是年回京，奉旨复充章京。逾月授总宪，复在大臣上行走。

七月二十四日旨：刘秉憻著降补主事，逐出军机处。

同日旨：王庆长著革去中书，逐出军机处。

四十年二月十六日旨：惠龄著加恩以主事用，仍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二十日谕：郎中孙士毅著留京，以四五品京堂用，遇缺即补，仍在军机处司员上行走。

四十一年五月初五日谕：鸿胪寺卿王昶仍在军机司员上行走。

二十六日谕：福德著授为额外内阁学士，仍在军机司员上行走。

四十五年四月十三日谕：孙永清已授为都察院副都御史，仍著兼军机章京上行走。

七月　日旨：冯应榴补授通政司参议，仍兼军机处、吏部行走。

四十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旨：翰林院修撰戴衢亨著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四十九年五月初八日谕：恒宁著来京，以吏部郎中用，仍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五十四年十月十五日本处奏：前在军机处行走中书签升广东广州府同知沈琨，未经领凭赴任，旋即丁忧回籍。今服阕来京，因不谙外任，情愿注销同知，仍候补中书。查该员前在军机处行走六年，尚为勤慎，今情愿注销同知仍补中书，系属以大改小。可否准将该员接算前俸，仍以中书补用，伏候钦定。谨奏。奉旨：知道了。

嘉庆四年二月十一日旨：长龄、鄂灵、多容安、德克津布、明舒、德克精阿、齐嘉绍、姚文田、傅淦、赵佩湘、胡枚、吴光悦、颜允璨、蔡炯、茅豫，俱著充补军机章京，富绵、伊兴阿、瑞麟、伊诚额、金齐香阿、吉祥、武尔通阿、锡龄、兴科、昌宜泰、觉罗景禄、任烜、何元烺、糜奇瑜、熊方受、卢荫溥、张志绪、黄跃之、汪玉林、杨懋恬，俱著记名，俟有缺出挨次补用。

谨按：此次汪玉林一名未经行走。

五年二月二十四日旨：何金、姚祖同、盛惇大、叶继雯、袁煦、贵征、万云、吴应咸、龚丽正、蒋继烊、康绍镛、汪彦博、张之屏，俱著记名以军机章京补用，遇有缺出挨次充补。

谨按:是年正月三十日本处奏:上年正月退出军机之内阁中书何金、姚祖同,经臣等奏请,俟下次保送军机章京,将该二员一并带领引见。奉旨:原在军机处行走之内阁中书何金、姚祖同,俟下次保送军机章京时,带领引见。又按:此次贵征、蒋继烨二名俱未经行走。

七月二十六日谕:裘行简已补授太仆寺少卿,著仍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旨:明安泰、祥临、穆馨阿、联奎、保英、吉朗阿、重伦、花连布、荣昌、德荫、瑞麟、伊博格图,俱著记名。

谨按:此次保英、荣昌、德荫、瑞麟四名俱未经行走。

七年正月二十七日谕:郎中钱楷向在军机处行走,今学政任满回京,仍著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九年四月十六日谕:本日御门,已将玉凝补授大理寺少卿,职分较大,无庸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十年十月二十九日旨:童槐、梁承福、王厚庆、王凤翰、李芳梅、戴聪、余霈元、陈钟麟、牛坤、程同文、聂镜敏、赵盛奎、杨振麟、朱渌、秦绳曾、陆蒖、吴书城、张光勋、张允垂、吴颐,俱著记名以军机章京用,俟有缺出挨次充补。

谨按:此次李芳梅、戴聪、牛坤、朱渌、张光勋五名俱未经行走。

十二年七月十一日旨:礼部主事觉罗克星额、内阁中书松长、兵部笔帖式珠满、内阁中书诚端、户部笔帖式觉罗成贵、内阁学习中书玉彰、内阁学习中书续龄、礼部笔帖式苏诚额,俱著记名以军机章京挨次补用。

谨按:此次松长、续龄、苏诚额三名未经行走。

十四年四月二十日旨:札清阿、企善、昌炽、诚安、成麟、那丹珠、祥惠、札勒杭阿、容海、敏慧,著记名以军机章京用。

谨按:此次祥惠、敏慧二名俱未经行走。

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奏:查原在军机章京上行走之宗人府主事叶继雯,前充会典馆总纂兼提调事,现在起服到京。该员学问素优,当差勤慎,实为向来得力之员。现在赶办《会典》,并画一诸务,亟须熟手。臣等公同商酌,拟先令在馆帮办总纂兼提调事务,仍令在军机处额外行走。惟向例部员到京,均须由本衙门奏留方能题缺,宗人府主事从无奏留之例。该员既无原衙门可归,而宗人府主事二缺非京察调部不能出缺。上届京察时,适该员丁忧回籍,未预保题,今需次无期。可否仰恳圣恩,将该员掣归臣等所管缺分较多之户、刑二部,作为额外主事,遇有缺出,奏请补用。则该员有衙门可归,补缺不至无期,当差办书自必倍加奋勉,臣等亦得收指臂之益。谨奏。奉旨:依议。

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旨:岳龄安、廷勋、安诚、桂明、瑞庆、桂芬、阿成、福兆、达兴、布延柏勒格、福升阿、呢克通阿,俱著记名以军机章京用。

谨按:此次呢克通阿一名未经行走。

十八年七月十五日旨:韩文显、孙兰枝、徐镛、吴孝铭、苏兆登、何增元、闻人熙、赵光禄、沈学廉、李昌平、程裔采、徐受荃、路德、吴荣光,俱著记名以军机章京补用,俟有缺出挨次充补。

谨按:本处奏,中书韩文显、孙兰枝二员上届保送军机引见,未经记名,十七年十二月内因覆校实录详慎出力,经大学士庆桂等保奏,请列于考取新班各员之前,一体带领引见。理合附奏。

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旨:梁章钜、钱廷熊、陈彬、许乃普、李彦章、乔用迁、邹锡淳、佘文铨、胡方朔、王启文、陈孝宽、蒋泰阶,俱著记名以军机章京补用。

谨按:此次邹锡淳一名未经行走。

十月□日命强逢泰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二十三年六月初五日奉旨:阿达顺、车旺多尔济、乌尔恭额、德舒、福宁阿、苏勒芳阿、伊宁阿、三龙泰、鄂顺安、福克萨音、博勒格,俱著记名以军机章京用。

二十五年二月十二日奏:查军机章京理藩院员外郎昌炽,昨蒙简放西宁道,出有章京一缺,一时接办之员,实乏熟手。查有原任湖北荆宜施道丁忧回旗现在理藩院员外郎上行走之多容安,前充军机章京,缮写清字谕旨,颇为熟悉,人亦谨慎。合无仰恳圣恩,仍令多容安充补军机章京,俾资熟手。谨奏。奉旨:知道了。

道光元年八月二十五日旨:马光澜、俞诵芬、傅绳勋、蔡勋、周涛、赵荣、汪元爵、徐瑾、朱逵吉、张祥河、龙汝言、徐思荃、叶敏昌,俱著记名以军机章京补用。

卷五　除授四

军机章京

道光三年十一月初八日旨:平庆、文明、岳龄、英桂、玉琨、那逊阿古拉、松林、札克丹、奎英,俱著记名以军机章京用。

谨按:此次札克丹、奎英二名俱未经行走。

同日旨:军机章京刑部候补主事三龙泰、内阁中书德舒、理藩院笔帖式福兆,俱著回原衙门行走。

五年四月十六日旨:达兴阿、英麟、春和、文俊、哈哈布、惠麟、文丕、熙成、苏英阿、桂德、玺麟,俱著记名以军机章京用。

谨按:此次哈哈布、苏英阿、玺麟三名俱未经行走。

九月二十六日旨:方铭彝、郑乔林、许球、何汝霖、王藻、李涵、汤鹏、江绍憘、董基诚、刘遵和、郑瑞麒,俱著记名以军机章京补用。

谨按:此次李涵、董基诚、刘遵和三名俱未经行走。

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本处奏:军机章京吏部郎中赵盛奎,前于道光二年正月,因郎中俸满,截取保送繁缺知府,奉旨记名。又户部郎中赵光禄,前于道光二年京

察一等，奉旨记名以道府用。均经臣等奏明，暂留军机章京上行走，奉旨允准在案。嗣该二员先后丁忧回籍，赵盛奎于上年正月服阕赴部，赵光禄于本年正月服阕赴部，俱奏准仍在军机章京上行走。查该二员于本月二十日、二十一日先后补授郎中实缺，现在军机处接手办事有人，所有该二员记名外用之处，相应奏明，交吏部照例办理。并遇有外任缺出，由臣等开列名单进呈，恭候简用。谨奏。奉旨：依议。

八年三月十六日旨：阿龄阿、苏龄阿、音德贺、法丰阿、英幹、玉春、文斌、德云、庆安，俱著记名以军机章京用。

谨按：此次苏龄阿、法丰阿二名俱未经行走。

九年八月初一日谕：赵盛奎现已简放光禄寺卿，著暂留军机章京上行走，俟纂辑《平定回疆方略》书成，再回本衙门办事。

十一年三月十八日旨：瑞春、麟翔、崇纶、福连、爱升图、崇光，俱著记名以军机章京用。

五月二十四日旨：万贡珍、王佐业、程庭桂、彭蕴章、陈孚恩、刘晟昌、朱应元、王寅、江鸿升、马丽文、王积顺，俱著记名以军机章京补用。

十二年五月初一日旨：清泰、豫庆、恩符、松海、云锦、乌尔通阿、诚廉，俱著记名以军机章京用。

谨按：此次松海、乌尔通阿二名俱未经行走。

十三年六月二十日旨：文裕、崇纶、海庆、龄椿、崇祥、崇泰、联第，俱著记名以军机章京用。

谨按：此次崇纶、联第二名俱未经行走。

十四年五月初四日旨：林扬祖、胡增瑞、陈本钦、吴清皋、何桂馨、胡长庚、潘铎、吴光业、方大淳、沈第、王桂、颜以燠、汪本铨，俱著记名以军机章京补用。

谨按：此次胡长庚、方大淳、沈第三名俱未经行走。

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旨：春长、麟书、穆荫、绍德、四庆、济安、苏勒芳阿、福善，俱著记名以军机章京用。

十九年五月初四日旨：乔晋芳、宗稷辰、聂沄、梁瀚、程恭寿、庄心省、王允灌、朱宪曾、黄宗汉、孔庆锄、王本梧、朱丽宣、袁甲三、吴士桢，俱著记名以军机章京补用。

谨按：此次王允灌、黄宗汉二名俱未经行走。

十一月二十一日旨：丰盛额、清盛、托克托布、富和、多隆武、海庆、赛音博勒格图、西朗阿、志亨，俱著记名以军机章京用。

谨按：此次富和、多隆武、海庆、志亨四名俱未经行走。

二十二年三月十二日谕：陈孚恩现已简放通政使司副使，著暂留军机章京上行走，俟军务告竣后，再回本衙门办事。

四月十六日谕：陈孚恩著仍暂留军机章京上行走。

二十三年五月初八日旨：钟启峋、吴福年、林映棠、王发桂、贡璜、邵懿辰、蒋锡绶、刘子城、文岳英、吴嘉淦、曹毓瑛、汪桀、段晴川、毕至、张之万、王家琼、胡嘉楷、陈鸿翊、丁守存，俱著记名以军机章京补用。

谨按：此次贡璜、张之万、王家琼三名俱未经行走。

二十四年二月初五日旨：德椿、英秀、瑞亨、衡光、赛沙布、嵩寿、桂昌、瑞琇、文彬、宝福，俱著记名以军机章京用。

谨按：此次瑞琇未经行走。

二十九年闰四月二十九日旨：文吉、达春布、庆安、色普哲讷、文琇、常升、长年、庆霖、春煦，俱著记名以军机章京用。

五月十九日旨：胡家玉、焦祐瀛、陈敬简、恽世临、钱宝青、吴台朗、李瑞章、蒋超伯、浚玉垣、钱以同、李汝楫、徐棻，俱著记名以军机章京补用。

三十年十一月初十日谕：所有各衙门前经记名尚未传补之满、汉军机章京，著带领引见。

十一月十四日本处奏：前经记名尚未传补之满、汉军机章京，现经各衙门将各该员开具出身履历，由臣等按照名次前后开列清单，并缮写绿头牌，于本日带领引见，伏候钦定。再查记名之工部笔帖式色普哲讷，现有慕陵住班差使，刑部候补主事李汝楫，现在告假出京，均不克引见。应俟各该员差竣及假满回京时，补行带领。合并陈明。谨奏。奉旨：长年、庆霖、春煦、焦祐瀛、陈敬简、钱宝青、吴台朗、蒋超伯、钱以同，仍著记名以军机章京补用，文琇、常升、王式言、恽世临、李瑞章、徐棻，俱著毋庸记名。

谨按：此次春煦、陈敬简二名俱未经行走。又按：浚玉垣未经覆带引见。

十二月初十日旨：此次补行引见之工部笔帖式色普哲讷，仍著记名以军机章京补用。

谨按：色普哲讷未经行走。

咸丰元年五月二十八日旨：此次补行引见之刑部候补主事李汝楫，仍著记名以军机章京补用。

十月初八日旨：林寿图、程祖诰、吴兆麟、贺寿慈、李鸿藻、邓廷楠、张金鉴、李德莪、康锡龄，俱著记名以军机章京补用。

谨按：此次李鸿藻未经行走。

二年七月二十二日旨：苏布、玉衡、文衡、英祥、钟秀、祥保、崇缮、松龄、英华、塔克什布，俱著记名以军机章京用。

三年四月十九日旨：段承实、梁经先、郭祥瑞、裴季芳、白恩佑、章倬标、曾协均、王锡振、郑锡瀛、洗斌、夏献云、谢谦亨、汤椿、朱梦元、张樾，俱著记名以军机章京补用。

谨按：此次汤椿、张樾二名俱未经行走。

九月二十四日谕：梁瀚著补授宗人府府丞，暂留军机章京上行走。

四年二月初九日谕：宗人府府丞梁瀚奏“祖母年老患病，恳请赏假开缺，回籍省视”一折。梁瀚著加恩毋庸开缺，赏假三个月，回籍省视。

七月十三日旨：兴昌、裕彰、增寿、额勒和布、庭殷、

瑞廉、庆多、常升、松昌，俱著记名以军机章京用。

谨按：此次额勒和布、庭殷、常升、松昌四名俱未经行走。

五年三月十四日谕：钱宝青现已补授大理寺少卿，著仍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六年十二月十六日谕：钱宝青现已补授宗人府府丞，著仍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八年二月二十三日旨：英敏、庆裕、奎炘、孚谦、桂芬、岷玉、额图珲、英贵、文海、奎麟、讷仁、续昌、额哲克，均著记名以军机章京用。

谨按：此次英敏、孚谦、桂芬、奎麟、讷仁五名俱未经行走。

四月二十八日旨：方鼎锐、朱学勤、朱智、张德容、靳邦庆、李鹤龄、许庚身、蒋继洙、蔡兆槐、杜来锡、张丙炎、王恩炳、钱应溥，俱著记名以军机章京补用。

谨按：此次李鹤龄、张丙炎二名俱未经行走。

十年十月二十三日旨：范运鹏、龚聘英、沈淮、江人镜、李廷箫、周瑞清、何爔之，龚嘉俊、区公辅、陈元楷、王汝讷、冯柏年，均著记名以军机章京用。

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本处奏：查军机章京户部员外郎吴兆麟，系记名仓差，将次传补委用。该章京在方略馆校对档案折片，又应行赴热河接班，可否将该章京暂停仓差传补委用之处，伏候训示。谨奏。奉旨：依议。

同治元年七月十六日旨：吴国杰、徐用仪、史崧秀、邵文煦、徐景轼、方熊祥、叶衍兰、萧庭滋、金曰修、梁思问、温忠善、黄云鹄、胡延夔、何铭寿、陆爽棠、张善倬，俱著记名以军机章京补用。

谨按：此次温忠善、黄云鹄、何铭寿三名俱未经行走。

闰八月初二日旨：裕长、容斌、本贵、三德、法克精阿、春山、文训、尚德、玉春、志文、长禄、兴升，均著记名以军机章京用。

谨按：此次法克精阿、文训、长禄、兴升四名俱未经行走。

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谕：王拯现已补授大理寺少卿，著仍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三年三月十一日谕：王拯现已补授通政使司通政使，著仍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十七日谕：胡家玉现已补授通政使司副使，著仍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四年四月初一日谕：大理寺卿胡家玉差竣回京，著仍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五年四月二十二日谕：郑锡瀛现已补授大理寺少卿，著仍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旨：丰绅泰、增林、桂斌、文绶、文龄、额勒精额、如松、文英、荣堃、曾鉌、穆特亨额、德克吉讷、那丹珠、钰坤、承恩、鄂昌、堃岫、玉恒、佛尔恭额、丰伸泰、富华，均著记名以军机章京用。

十月二十四日旨：李耀奎、李方豫、沈成烈、李士彬、丁鹤年、沈源深、魏邦翰、陈毓秀、冯光勋、李固恒、李芳柳、余联沅、萧韶、方恭铭、庄予桢、黄兆柽、祝维城、曾长治、柳长庚、孙纪云，俱著记名以军机章京补用。

九年二月十五日谕：朱学勤现已补授宗人府府丞，著仍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五月十八日谕：朱智现已补授通政使司副使，著仍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卷六　恩叙一

乾隆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庄亲王允禄等奏：臣等因总理事务，荷蒙天恩，交部议叙。查总理事务差委办事之侍郎纳延泰、班第，学士索柱，并办事官员等，多系从前在办理军机处行走之员，复在总理处效力行走，俱各小心谨慎，黾勉办公，并无过失，应请一并交部议叙。谨将各员行走年分缮写清单，伏候钦定。奉旨：著交部一并议叙。

内阁侍读学士觉罗雅尔哈善（行走七年）、监察御史舒赫德（行走八年）、郎中兆惠（行走七年）、郎中阿思哈（行走七年）、主事明善（行走七年）、主事积兰泰（行走七年）、主事傅亮（行走六年）、中书苏崇阿（行走三年）、效力中书灵保（行走一年）、笔帖式达素（行走五年）、笔帖式硕善（行走一年），以上满官十一员。太常寺少卿提督四译馆蒋炳（行走七年）、内阁侍读柴潮生（行走六年）、起居注主事马爆（行走二年）、中书何璘（行走三年）、中书潘中立（行走二年）、中书涂逢震（行走一年）、中书孙绍基（行走一年），以上汉官七员。

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本处奏：奉旨，军机处行走官员，颇为黾勉，令臣等酌量拟赏荷包，其出差在外者一体赏给，即令臣舒赫德带往。钦此。臣等谨将各该员分别等次，酌量拟赏，开单进呈御览。

顺天府府丞胡宝瑔、吏部郎中德舒，以上二员现随经略大学士出差，拟各赏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六个。内阁侍读三宝（现随舒赫德出差）、理藩院员外郎富德（现随汪札尔出差），以上二员拟各赏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五个。兵部主事常亮，内阁中书傅显、沈作朋、程焘，以上四员现随经略大学士出差，但官职较胡宝瑔等稍卑，拟各赏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户科给事中马爆、内阁侍读鄂宝、兵部主事安福、户部司库图桑阿，以上一等四员，拟各赏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内阁侍读袁芳松，主事毕谊，内阁中书灵毓、胡廷枢、杨承会、眭朝栋、毛永燮，以上二等七员，拟各赏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个。内阁侍读富察善，吏部主事雅河图，工部主事九格，内阁中书官登、巴延三、景宣、陈朝础、庄培因、曹锡宝，兵部笔帖式萨璧，以上三等十员，拟各赏大荷包一对。

十五日旨：经略大学士途次筹办各事，懋著勤劳。

其随行办事之顺天府府丞胡宝瑔、吏部郎中德舒,俱能黾勉效力,著交部一并议叙。

十四年二月十六日谕:办理金川军务以来,军机处行走官员,甚为黾勉供职,著分别等次,交部议叙。其随经略大学士忠勇公傅恒办事未经议叙之沈作朋、常亮、富显、程焘,并随尚书舒赫德之三宝,一并交部议叙。

顺天府府丞马煾,兵部员外郎安福,内阁侍读鄂宝,户部银库图桑阿,内阁中书灵毓、杨承曾、眭朝栋、毛永燮,以上一等。内阁侍读富察善、袁芳松,工部主事九格,主事毕谊,内阁中书官登、景宣、胡廷枢、巴延三、庄培因、曹锡宝,兵部笔帖式萨璧,以上二等。

三月初八日旨:十二日筵宴,随班之军机处官员,及在京办理军机处行走官员,俱著入宴。

七月二十一日谕:尚书汪由敦在内廷军机处行走,屡次扈跸,尚能勤慎黾勉,所有从前革职各案,著加恩开复。

十七年十二月初七日本处奏:看得军机处行走中书程焘,前随臣傅恒往金川,又随臣舒赫德赴滇、黔阅视营伍,该员办事勤敏,颇能黾勉出力。中书孔继汾行走勤慎,材堪造就。恳将程焘赏给臣来保等兵部,孔继汾赏给臣傅恒等户部,令其在额外主事上学习行走,遇有缺出,酌量题补。奉旨:知道了。

二十六日本处奏:看得现在军机处行走内阁侍读灵毓、辅德,办事勤慎,人俱明白,于繁剧之区,必能胜任。恳将二员暂令食侍读俸,在臣户部学习行走,遇有郎中、员外郎缺出,酌量题补。奉旨:知道了。

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本处奏:看得军机处行走之宗人府主事章宝传,办事妥慎,中书冯光熊、顾云、王日杏,行走勤慎。该员行走各已五六年,随围出差,俱极黾勉。恳将章宝传、顾云赏给吏部,冯光熊、王日杏赏给户部。其主事章宝传令在额外员外郎上行走,中书冯光熊等令在额外主事上行走,遇有缺出,酌量请旨补授。奉旨:依议。

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谕:军营在事诸臣,昨已加恩优叙。至同朕办理军务者,惟大学士公傅恒与朕一心,日夜不懈。前因伊犁平定,赐加双公,曾涕泣固辞。今伊子福灵安尚非披坚执锐之岁,而即能奋勇行阵,屡著勤劳,实惬朕望。著赏给福灵安一等侍卫,以著酬庸之典。大学士来保,年近八十,行走不懈,及诸军机大臣官员,日夜随侍,候报钞录,一切均著勤劳。大学士傅恒、来保及军机大臣并军机处行走官员,著交部一并议叙。

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六日本处奏:看得现在军机处之中书萨灵阿、陆燿、刘秉恬、张霁、王昶,缎匹库大使塞尔布,各已行走四五年不等,俱属勤慎黾勉,尚堪造就。可否恳将萨灵阿等六员赏给臣等吏、兵二部各一员,户、刑二部各二员,令其在额外主事上行走,兼办部务,遇有缺出,奏请补授。奉旨:依议。

三十五年三月初六日本处奏:查军机处行走之内阁侍读孙士毅、户部额外主事惠龄,前经臣傅恒带往军营,办事甚属出力。孙士毅现在俸深,即应升郎中,恳恩准在户部郎中上行走,遇有缺出,即行补用。惠龄系应补蒙古主事之员,但户部蒙古主事止有一块,补用甚难。该员先后在部行走已阅十年,尚未得缺,现在出有蒙古员外郎一缺,可否即将惠龄升补。谨奏。奉旨:孙士毅著在户部郎中上行走,遇缺即补。惠龄著补授户部蒙古员外郎。

十二日,泰堡庄途次军机大臣面奉谕旨:军机处行走章京准其带用大红帽罩。

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谕:批本奏事军机处章京及凡内廷行走之员,一体穿用貂褂。

三十八年五月初一日旨:《四库全书》处总纂官军机处郎中陆锡熊,著照懋勤殿翰林节赏、年赏之例,赏给一分。

六月□日谕:博清额以派往审事之人,即同富勒浑带兵驰守蒙古桥,旋往美诺,与海兰察督兵声援。连日海兰察奏到诸折俱有条理,必系博清额为军机章京,办事年久,熟习机宜,故能周到若此。著赏戴孔雀翎。

谨按:博清额时赴四川军营鞫案,旋授领队大臣。

七月初一日谕:御史金云槐因巡漕事竣,前来热河复命。见其人尚明白,曾在军机处行走,御史无需办之事,著驰驿前往四川交与富勒浑、文绶酌量以道府用,令其办理军需事务。

三十九年五月初二日本处奏:查军机处行走之候补员外郎冯应榴,因前在四川学政任内,率据州详咨请开复革生一案,部议降调,捐复原官。上年三月奉旨著仍在军机司员上行走,以工部员外郎补用。该员明白勤慎,迄今尚未补缺。兹出有吏部员外郎尹壮图升任一缺,仰恳圣恩,即以冯应榴调补,令在考功司办理综核功过事务。再查有候补员外郎苏楞泰,前在伊犁先后十有余年,办理同知事务,实心奋勉。前因同知年满引见,以六部员外郎用,经臣等令其在军机司员上行走。并恳恩将苏楞泰赏给刑部,在员外郎上学习行走,遇有缺出,即行题补。奉旨:知道了。

十月十五日本处奏:军机处行走之中书史梦琦,经臣等奏请升用兵部额外主事。所遗中书员缺,查有候补中书汪日章行走勤慎,现在尚未得缺,可否即将该员补授之处,出自天恩。奉旨:知道了。

十二月二十七日本处奏:银库员外郎保成将届年满,查有军机处行走吏部文选司郎中永保,人去得,办事勤慎,实系司员中得力之人。合无仰恳天恩,准其接管银库员外郎,于公务实为有益。奉旨:知道了。

四十年五月十八日本处奏:内阁现在共出三缺。查有候补中书龚提身,在军机处行走三年,奋勉勤慎,尚未得缺。可否于此三缺内赏补一缺,以示鼓励。谨奏。奉旨:著带领引见。

四十一年□月□日谕:阿桂等奏,官兵已将金川全境埽平,深为欣慰。大学士于敏中自办理军务以来,承

旨书谕，夙夜殚心，且能钜细无遗，较众尤为劳勋。著赏给一等轻车都尉，以示格外恩眷。

五月初五日谕：吏部郎中王昶，在军营出力年久，颇著勤劳。著加恩升授鸿胪寺卿，并赏戴花翎，仍在军机处司员上行走。

六月初十日本处奏：查乾隆三十九年九月臣舒赫德赴山东剿捕贼匪，有军机处行走之中书沈启震，因丁忧回籍，舟滞德州，情愿随臣效力。臣因是时随带司员无多，公事繁冗，不敷办理，沈启震向在军机处行走，素为熟谙，因留其同至临清，帮办一切，颇为出力。当经将随带缘由具奏，奉朱批"俟其服满时提奏"。今该员服阕来京候补，谨遵旨提奏。奉旨：应升处升用。

十月二十六日本处奏：军机处中书沈启震，应于本月签升河南南阳府同知，据该员禀称"情愿在京供职"等语。该员办事勤慎，行走有年，甚为出力。查同知与主事同系中书应升之缺，臣舒赫德现管刑部，可否将该员以刑部主事用，遇缺即补之处，出自天恩。奉旨：知道了。

二十八日本处奏：中书沈启震所遗员缺，查有候补中书吴熊光行走勤慎，可否即将该员补授，出自天恩。谨奏。奉旨：知道了。

四十二年六月初三日本处奏：查从前军机处行走之中书等官，曾于乾隆十七年、二十三年、二十七年节次奏请升用主事，以示鼓励在案，迄今已阅十余载。臣等看得现在行走之中书伊江阿、刘谨之、陆瑗，笔帖式齐克慎，各已行走五六年，俱属勤慎奋勉。可否照前三次之例，将伊江阿等赏给臣等所管各部，令其先在额外主事上行走，遇有缺出，奏请补授。至所遗汉中书缺，现有候补中书程维岳、冯培二员俱在军机处行走三年，亦属勤慎，可否即将该员等顶补中书实缺之处，出自天恩。奉旨：知道了。

四十三年三月二十日本处奏：军机处行走中书施光辂，选得江西袁州府同知。所遗中书员缺，查有候补中书杜兆基在军机处行走已及四年，办事勤慎，可否即将该员补授之处，出自天恩。奉旨：知道了。

五月二十日本处奏：现在出有中书四缺。查候补中书关槐在军机处行走，勤慎奋勉，可否于此四缺内赏补一缺，以示鼓励之处，出自天恩。奉旨：知道了。

四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本处奏：军机处行走内阁侍读孙永清，论俸推升，应于本月签掣刑部陕西司郎中缺。查该员行走已及十年，屡次出差及派审案件，均属明敏谙练，为军机得力之员。今推升刑部郎中，该衙门案件繁多，不能专办本处事务。请将该员以郎中升衔，暂留内阁侍读之任，俾得专心仍办军机处之事。臣等多一熟练之员，于公务亦有裨益。奉旨：知道了。

卷七　恩叙二

乾隆四十五年二月十五日本处奏：内阁中书汪日章，在军机处行走五年，颇为勤慎，现在派出随营办事，亦能奋勉。恳将该员赏给臣福隆安所管之兵部，在额外主事上行走，俟有缺出，奏请补用。奉旨：知道了。

二十四日本处奏：军机处满洲学习中书德伦，行走勤慎，诸事奋勉，凡遇颁发班禅额尔德尼敕书等件，俱系该员缮写，实为得力。恳恩遇有中书缺出，不论旗分，即令该员实授。奉旨：知道了。

四月初八日旨：候补户部郎中汪承霈，现在军机处行走。著加恩令其先行食俸，遇有户部郎中缺出，即行补授。

五月十四日旨：侍郎董诰、福长安俱在军机处行走，著加恩于紫禁城内骑马。

十一月二十日本处奏：军机处行走之宗人府主事李棨，京察一等，例应签掣调补六部主事。该员行走勤慎，可否将该员赏给臣等户部，在额外主事上行走，俟有缺出，奏请补用。奉旨：知道了。

四十六年五月初七日本处奏：现在出有中书方维甸等五缺。查候补中书章煦、毛上炱在军机处行走，尚属勤慎。可否于此五缺内赏补二缺，以示鼓励之处，出自天恩。奉旨：知道了。

七月初九日本处奏：现在出有中书二缺。查有候补中书张敦培在军机处行走，颇属勤慎。可否于此二缺内赏补一缺，以示鼓励之处，出自天恩。奉旨：知道了。

十二月初二日本处奏：查军机处行走出力人员，遇有升迁等事，向经臣等奏恳赏给升衔，仍留本处办事在案。兹有内阁中书裘行简，俸满引见，记名同知。该员在军机处行走五年，办理一切承发事件，颇为勤奋，以之升补外任，殊觉可惜。可否仰恳赏给升衔，仍留中书之任，俟有应升相当缺出，或由内阁照例升用，或臣等酌量题补，再行请旨。谨奏。奉旨：知道了。

四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本处奏：查现在军机处之中书德伦、杜兆基、毛上炱，笔帖式托锦，各已行走有年，俱属勤慎奋勉，于各部事务尚能谙悉。可否仰恳赏给臣等所管各部，令其在额外主事上行走，遇有题选缺出，奏请补授，出自天恩。至所遗汉中书员缺，现有候补中书毛凤仪、秦瀛，行走亦属勤慎，可否即将该员等顶补实缺之处，谨奏。奉旨：知道了。

七月初九日本处奏：升衔留任中书裘行简升补侍读，所遗中书一缺。查有候补中书沈琨在军机处行走有年，人亦勤慎细心，可否即以该员补授之处，出自天恩。奉旨：知道了。

四十九年□月□日谕：此次剿办回匪，三月以来，朕披览奏章，指示机宜，和珅首承谕旨，缮写奇发，钜细无遗，一体宣劳。和珅本身现袭轻车都尉，再著给与轻车都尉世职，归并前职，照例议袭。其余在事庆成之军机大臣梁国治、董诰、福长安，并军机章京之勤劳出力者，著一并交部议叙，所有此次赏给各世职著世袭罔替。

八月初八日本处奏：现在军机处之中书赵秉渊、王

学海,候补笔帖式福成额,俱勤慎奋勉,人亦明白。可否恳将赵秉渊、王学海二员赏给臣等所管各部,先令其在额外主事上行走,遇有题选缺出,奏请补授。福成额遇有理藩院笔帖式缺出,即行补授之处,出自天恩。奉旨:依议。

五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谕:给事中刘谨之在军机章京上行走二十余年,奉职勤慎,兹患病身故,伊妻汤氏因夫亡殉节,殊属可悯。刘谨之著加恩赏鸿胪寺卿衔,并赏银一百两治理丧事,汤氏著该部照例旌表,以示轸恤。

五十三年□月□日谕:逆首林爽文经福康安等设法生擒,办理周妥,实属可嘉。大学士和珅始终承旨书谕,于一切清、汉事件,钜细无遗,懋著勤劳,自应特加优赏。和珅本系一等男爵,著照从前大学士张廷玉之例,晋封为三等伯。大学士阿桂、王杰,尚书福长安、董诰,夙兴夜寐,一体宣劳,俱著交部议叙。

二月十二日本处奏:军机处司员修撰戴衢亨,前在山西学政任内,失察武生戕毙人命一案,部议降调,奉旨改为革职留任。该员在军机处行走有年,素为勤慎,此次剿捕台湾逆匪,一切查检档案,交发文报事件,俱为奋勉出力,并无贻误。可否请将该员革职留任之案,准其开复,以示鼓励。如蒙俞允,现在军功告竣,即毋庸给予议叙。谨奏。奉旨:知道了。

十九日本处奏:军机处行走中书张姚成,现经升补侍读,所遗中书员缺,查有候补中书程振甲行走勤慎,可否即将该员补授之处,出自天恩。奉旨:知道了。

四月十七日本处奏:军机处行走中书柴模出有一缺。查有候补中书张师诚,行走勤慎,可否即将该员补授之处,出自天恩。奉旨:知道了。

五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旨:理藩院蒙古郎中向无调补银库郎中之例。军机章京台布行走有年,办事甚为出力,著加恩调补户部银库郎中。

十一月初六日本处奏:现在军机处之中书张师诚,行走有年,甚属勤慎奋勉,人亦明白。现在军机处并无吏部司员,恳将该员赏给吏部,在额外主事上行走,遇有题选缺出,奏请补授。所遗中书员缺,军机处现有呈请情愿注销同知候补沈琨,人亦勤慎,可否即以该员补授,伏候训示。奉旨:知道了。

五十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本处奏:中书沈琨、程振甲,行走有年,俱属勤慎奋勉。恳将二员赏给臣等所管各部,在额外主事上行走,遇有题选缺出,奏请补授。所遗中书之缺,查有军机处候补中书金应琦,人亦勤慎,可否扣留一缺,将该员补授之处,出自天恩。奉旨:知道了。

嘉庆三年□月□日谕:勒保奏,扫荡安乐坪贼巢,肤公克奏。军机大臣大学士伯和珅襄赞机宜,承旨书谕,一手经理,夙夜宣劳,著加恩晋封公爵。福长安日直枢禁,劳绩倍著,自办理军务以来,一体始终其事,著加恩赏给侯爵。王杰、董诰、沈初、戴衢亨、那彦成均著交部从优议叙。

四年三月初三日旨:向来军机大臣多有赏给紫禁城骑马者。那彦成、戴衢亨现在军机处行走,不必论其年岁,著加恩在紫禁城骑马。

五年正月三十日本处奏:军机章京章煦,现届俸满截取知府,给事中汪日章于五月内,亦届俸满截取。该二员在军机处行走二十余年,于一切事务尚为熟习,恳恩内用,仍留军机处办事等因。奉旨:给事中汪日章、御史章煦著仍留军机处,加恩以四五品京堂升用,遇缺提奏。

七月十三日谕:朕承天考默佑,各路军营连获胜仗。今又于河南叶县擒获邪教首逆多年漏网之刘之协,所纠合之逆党,一日一夜全行剿捕净尽,实属事机顺利,年内庶可完功。而大学士庆桂等日侍筹儿,尽心运画,锡爵酬庸之典,应俟全行底定再沛恩纶。军机大臣四人,每人先加军功一级,纪录三次。军机章京等,著军机大臣选择数名,交部议叙。傅森著赏戴花翎,用示殊恩,不许固让。

十四日本处奏:昨奉恩旨,令臣等将军机章京选择数名,交部议叙。臣等谨择其尤为奋勉者十员,开单敬呈御览,恭候命下,即交部议叙。奉旨:知道了。

银库员外郎玉凝、刑部员外郎景敏、户部员外郎瑞麟、内阁中书多容安,以上满章京四员。通政司参议汪日章,山西道御史章煦,兵部郎中茅豫,内阁中书何金、吴光悦、傅淦,以上汉章京六员。

六年□月□日谕:额勒登保奏,将贼匪扫荡无遗。军机大臣庆桂、董诰、戴衢亨承旨书谕,尚能周到勤勉,著加恩交部从优议叙。

九月二十六日旨:军机大臣奏"太仆寺少卿章煦已升任大理寺少卿,照例不应兼办章京"等语。但念该员在军机处行走有年,于剿办教匪一切事宜,本系熟手。此时大功指日告竣,若令其即离枢直,转不能仰邀恩叙。著加恩暂在军机章京上行走,俟大功告竣,再回本衙门供职。

十月十一日谕:内阁中书姚祖同著加恩以各部主事用,遇缺即补,仍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十一月二十四日旨:庆桂、董诰、戴衢亨俱著军功加三级,成德著军功加一级,纪录三次。至章煦只系军机章京,虽缮办一切尚能明晰,但与庆桂等一体优叙,同加军功三级,未免无所区别。章煦著改为军功加二级,余依议。

七年□月□日谕:德楞泰节次歼擒首逆,叠次加恩,此次又复将元凶极恶之樊人杰及首逆曾芝秀等奋勇逼剿,投河淹毙,德楞泰著加恩晋封三等侯。军机大臣庆桂、董诰、戴衢亨承旨书谕,甚属周到勤勉,著加恩从优议叙。军机章京承办军务最久,亦著交部议叙。

四月初五日本处奏:查向来军机处行走之候补内阁中书,有办事勤慎未经得缺者,节经奏请补授实缺在案。今内阁中书姚祖同补授兵部主事,其所遗中书一缺,查有候补中书袁煦在军机处行走,尚属勤慎,即以

该员补授之处，出自天恩。谨奏。奉旨：依议。

六月初十日谕：军机处出力满、汉章京，著庆桂等择其尤为勤奋者奏明，交部议叙。

十二日覆奏：臣等查满、汉章京玉凝、文孚、富绵、兴科、钱楷、黄跃之、卢荫溥等，办事较为奋勉，应请旨将该员等交部议叙。其刑部主事汪彦博、工部主事杨懋恬、吏部候补主事万云在军机处行走，均属勤勉，应请量加鼓励。将汪彦博、杨懋恬遇有应升本部题选缺出，即行升用，万云一员遇有本部主事缺出，先行实授，俱毋庸另给议叙。谨奏。

又片奏：再臣等查从前军机处行走满、汉章京内有办事奋勉者，每隔三五年均经保奏一次，分别升用，以示鼓励。乾隆四十七年、四十九年、五十四年叠经保题各在案，自五十五年以后至今未经保奏。兹臣等看得内阁中书松宁，吏部笔帖式德克津布，刑部笔帖式吉祥，以主事用之俸满内阁中书赵佩湘、胡枚，内阁中书曹德华、吴光悦等，行走有年，俱属勤慎奋勉，亦能留心部务。可否仰恳天恩，俯准将该员等赏给臣等所管吏、户、刑三部，及理藩院衙门，先令其在额外主事上行走，遇有题选缺出，即行奏补。如蒙俞允，除吏部笔帖式德克津布、刑部笔帖式吉祥仍在本部行走外，所有松宁等五员，臣等公同令其签分行走。再松宁一员，现在丁忧，俟服阕后再行遇缺请补，谨奏。奉旨：向来军机处行走满、汉章京内，有办事奋勉者，每隔三五年经军机大臣保奏一次，加恩分别升用，自乾隆五十五年以后，久未办及。且数年来，办理军务该章京等缮写谕旨、抄录档案，甚为出力。现在军营连次擒渠奏捷，大功指日告成，据军机大臣将出力章京遵旨查明保奏。所有办事奋勉之章京玉凝、文孚、富绵、兴科、钱楷、黄跃之、卢荫溥著交部议叙。刑部主事汪彦博、工部主事杨懋恬遇有本部应升题选缺出，著即行升用。吏部候补主事万云著遇缺即补。内阁中书松宁、赵佩湘、胡枚、曹德华、吴光悦著以主事升用，先令在吏部、户部、刑部、理藩院各衙门签分行走，遇有题选缺出，即行奏补。吏部笔帖式德克津布、刑部笔帖式吉祥著各以本部主事升用，遇有题选缺出，即行奏补，该部知道。

十二月十六日谕：本日据额勒登保、德楞泰、勒保、惠龄、吴熊光等联衔递到六百里加紧奏报，川、陕、楚剿捕逆匪大功戡定。此事系剿补内地乱民，虽非剿平外域拓土开疆可比，然办理已及七载，领兵大臣及各督抚并在廷王大臣等均能各殚心力，用蒇钜功，允宜普沛恩纶，酬庸懋赏。成亲王于四年在军机处行走，几及一载，赞襄机务，一切剿捕机宜，深资擘画，今大功告竣，自应嘉奖公勤。王已列亲藩，著施恩加赏一贝勒，令其子绵懃受封。至军机处行走之大学士庆桂、董诰，尚书戴衢亨，均经皇考简任多年，克尽忠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自用兵以来，承旨书谕，勤慎小心。朕敬推皇考之恩，庆桂、董诰著赏给骑都尉世职，戴衢亨著加太子少保衔，仍赏给云骑尉世职。尚书刘权之、德瑛虽在军机处行走未久，其素日陈奏亦时有所见，均著加恩交部议叙。大理寺少卿章煦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年久，办理军务，始终其事，著加恩交部从优议叙。

十七日谕：昨据额勒登保等驰递三省大功告蒇喜报，军机处章京除大理寺少卿章煦一员业经加恩优叙外，其列入一等满章京郎中德纶，员外郎玉宁、文孚；汉章京郎中钱楷，内阁侍读何金，主事吴光悦、赵佩湘、卢荫溥、姚祖同均著交部从优议叙。列入二等满章京员外郎瑞麟，主事德克津布、吉祥、兴科、昌宜泰、松宁、祥临，内阁中书多容安、福绵、伊星阿、明安泰，笔帖式武尔通阿、德宁额；汉章京员外郎任烜、张志绪、汪彦博，主事万云、糜奇瑜、胡枚、黄跃之、曹德华、杨懋恬，内阁中书袁煦均著交部议叙。

八年□月□日谕：本日由六百里递到额勒登保、德楞泰、勒保会奏官兵剿捕余匪全竣，三省地方肃清，喜折览奏，实深欣慰。军机大臣等承旨书谕，获与观成，大学士庆桂宣力有年，且在军机处行走，班次居首，著加恩赏戴双眼花翎。大学士董诰之子董淇本由荫生任户部员外郎，著加恩以六部郎中用。尚书刘权之、德瑛在军机处行走已越一年，刘权之著加恩交部议叙；德瑛昨因会同礼部具折，字句疏忽，部议时已经加恩留任，此次毋庸交部议叙。尚书戴衢亨之子年尚幼稚，伊侄候选县丞戴嘉谷，著加恩赏加知县升衔，仍令在实录馆效力行走。军机章京等，著军机大臣查开出力之员，据实保奏，候朕加恩。

三月二十九日谕：昨吏部将俸满截取知府之刑部郎中钱楷带领引见，已降旨记名以繁缺知府用。本日询之军机大臣，据称"该员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年久，诸事熟悉，若照例外用，转少一得力熟手"等语。钱楷著加恩赏给升衔，仍留郎中本任，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十年闰六月初二日谕：此次军机处拟办保奏章京等一事，内阁典籍齐嘉绍，中书蔡炯、袁煦先后挑入军机章京上行走，日期则袁煦尚属较少。惟袁煦系于挑入后奏补实缺，业经邀恩，与齐嘉绍、蔡炯循例补缺者不同，自不应一并列入。所有拟定保奏章京各员除袁煦业已退出外，其余亦且无庸保奏。

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本处奏：窃查军机处行走满、汉章京内中书、笔帖式等官，向来每阅三四年由臣等遴择当差勤奋者，分别保题，恳恩升用在案。上年夏间，因距前次保题已逾三年，臣等曾公同商酌拟请将内阁典籍齐嘉绍、中书蔡炯、刑部笔帖式武尔通阿三员循例保题，未经具奏，仰蒙训示，饬令暂缓办理。查齐嘉绍等三员均系嘉庆四年挑补军机章京，行走有年，均属勤慎，自去夏以来，臣等随时留心察看，亦各奋勉如常。可否准将齐嘉绍、蔡炯、武尔通阿三员以六部主事升补之处，出自圣主洪恩。如蒙俞允，应请循照旧案，将该三员由臣等分掣所管吏、户、刑三部，先令在额外主事上行走，俟有各本衙门题选缺出，即行奏补。则该员感被恩施，自当益加奋勉。谨奏。奉旨：齐嘉绍、蔡炯、武尔通阿，均著以主事升用，先令分掣吏、户、刑三部行走，遇有各本衙门题选缺出，即行奏补。

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谕:刑部郎中钱楷、员外郎文孚,均在军机处行走多年,办事勤勉,俱著加恩以四五品京堂用,遇有缺出,交吏部夹单请旨。

十二年□月□日谕:此项京察引见三品以下京堂各官,太常寺少卿钱楷、内阁侍读学士文孚在军机处行走有年,供职勤慎,著加恩交部议叙。

十四年三月初一日本处奏:军机章京上行走各员,自嘉庆十一年正月保奏之后,已逾三年。臣等留心察看现在行走各员内,勤慎出力者居多,但一时碍难遽予升擢,惟其中有尚未得缺者数员,应行量为调剂。臣等详查旧案,公同商酌,除内阁满洲中书重伦,应俟将来不论旗分出缺时,准其奏补实缺,中书梁承福,亦俟将来有缺之时奏补,又理藩院候补主事德宁额、工部候补主事张之屏二员,均应请遇有该衙门满、汉、蒙古题选主事缺出,先予补用外,惟查有礼部候补主事伊星阿、工部候补主事童槐二员,或本衙门原只一缺,且出缺尚早,需次无期,此次即准其在本衙门尽先补用,仍属淹滞。合无仰恳圣恩,将该二员改掣臣等所管缺分较多之户、刑二部,伊星阿遇有满洲、蒙古缺出,先予补用,童槐遇有题选缺出,先予补用。如蒙俞允,臣等公同签掣移咨吏部,查照办理。再查有兵部候补主事康绍镛,嘉庆四年分部学习,按照本衙门资格,久已顶补。而该员在军机处行走五年,实属奋勉,兹届保奏之期,若不量加鼓励,未免向隅。惟此时亦未敢遽请升擢,相应请旨,交本衙门存记,俟补缺后,遇有本衙门应升之缺,先行拟补。又理藩院主事多容安,前由实录馆议叙,本系应升员外郎之员,但吏部议叙分缺间补。该员资深出力,可否准其在先升用之处,出自天恩。谨奏。奉旨:军机满、汉章京未经得缺各员内,内阁满洲中书重伦俟将来不论旗分缺出,准其补授实缺。汉中书梁承福俟将来有缺时,准其奏补。理藩院候补主事德宁额、工部候补主事张之屏,遇有该衙门满、汉、蒙古题选缺出,先行补用。其礼部候补主事伊星阿、工部候补主事童槐著于缺分较多之户、刑等部签掣行走,伊星阿遇有满洲、蒙古缺出,先行补用,童槐遇有题选缺出,先行补用。至兵部候补主事康绍镛,原系本衙门顶补之员,著交兵部存记,俟补缺后,遇有应升缺出,先行保奏。其本系应升员外郎之理藩院主事多容安一员,遇有本衙门缺出,准其先行升用。

七月十七日本处奏:军机章京候补中书王凤翰行走尚属勤勉,又本年中式后,奉旨遇缺即补。现有中书缺出,请将王凤翰补授。谨奏。奉旨:知道了。

二十六日旨:兵部郎中姚祖同在军机处行走有年,尚为熟谙。前已截取知府,现距选期不远,著交部暂行扣选。

卷八 恩叙三

嘉庆十五年二月十七日谕:此次京察届期,光禄寺汉少卿卢荫溥在军机章京上行走,缮写谕旨,尚属妥协,节经派往外省查办案件,均无贻误。卢荫溥著加恩交部议叙。伊现在出差,回京后,吏部不必补行带领引见。

六月十九日本处奏:原任颜料库司库军机章京穆馨阿,因上年王书常冒领广储司银两,案初发觉,臣等会同刑部研审,即派穆馨阿随同问供。其冒领三库银两物料一事,系穆馨阿讯出端倪,告知臣等,始行彻底根究,水落石出。彼时因穆馨阿职系司库,又系伊任内之事,例应回避,是以撤回,后经被议革职。今据呈称年力强壮,不甘闲居等因,前来相应据情代奏。可否赏给差使之处,出自天恩。谨奏。奉旨:穆馨阿著加恩赏给三库库使。

二十九日谕:军机大臣承旨书谕,自剿办洋匪以来,颇属勤慎。现在巨盗殄除,洋面肃清,亦宜加之恩奖。庆桂、董诰、戴衢亨、托津,所有降革罚俸处分,著加恩择其较重者,各予开复一次,仍各赏给军功加一级。其军机章京等,并著军机大臣分别等次奏明,交部议叙。

七月初四日覆奏:臣等公同酌拟,将平素差使较为奋勉者列为一等,其余行走勤慎者均列为二等,谨开具名单请旨。谨奏。

拟列一等章京三员:卢荫溥、姚祖同、何金。拟列二等章京十四员:户部郎中麋奇瑜,礼部郎中熊方受、龚丽正,刑部郎中齐嘉绍、余霈元,宗人府主事王厚庆,户部主事胡枚、童槐,兵部主事康绍镛,工部主事张之屏,礼部候补主事聂镜敏,兵部候补主事程同文,内阁中书梁承福、王凤翰。

是日奉旨:军机章京卢荫溥、姚祖同、何金,均著施恩加二级,麋奇瑜、熊方受、龚丽正、齐嘉绍、余霈元、王厚庆、胡枚、童槐、康绍镛、张之屏、聂镜敏、程同文、梁承福、王凤翰,均著施恩加一级。

十月初九日本处奏:满洲章京户部主事伊星阿,在军机处行走十有余年,熟谙清文,差使勤慎。该员系蒙古旗分人员,应升之蒙古员外郎缺分较少,向来各部蒙古司官内有出色人员借升满洲缺,俟蒙古缺出仍行补还成案。臣户部现出有广东司满洲员外郎一缺,系属题缺。但伊星阿系本部主事,合无仰恳天恩,将伊星阿升补广东司满洲员外郎,俟本部蒙古员外郎缺出,仍照例补还,恭候钦定。奉旨:曹振镛等奏"户部蒙古主事伊星阿,升补满洲员外郎,与例未符,请交吏部核议"一折。伊星阿升补满缺之处,原属与例不符,若交吏部核议,必行议驳。但该员在军机处行走有年,办事出力,缘蒙古缺分本少,升迁无路。是以前经军机大臣庆桂等保奏,并声明各衙门蒙古司员均有借补满缺之案。所有现在户部广东司题缺满洲员外郎,著施恩准以伊星阿借补,仍著该部带领引见。

十月二十一日本处奏:窃查《剿平三省邪匪方略》一部,臣等自嘉庆七年奏奉谕旨,敬谨纂辑,现在全书四百卷告成。除奉表恭进外,伏思邪匪不靖始于嘉庆

元年正月，迨七年大局戡定，又经八年九年两次奏报，然后肃清，其一切善后事宜，直至十年五六月间方竣，是书包括十年。其间军营奏报，隔数日一至，或一日数至。简牍繁多，删节所存，今尚不可纪数。我皇上宵衣旰食，指示机宜，明烛于数千里之外，而裁决于不移晷之间。前后诏旨凡数千道，无一日不勤筹笔，无一日不关睿谟。盖上以缵高宗纯皇帝未竟之志，奠我大清万年丕丕基，俾天下臣民同享太平者，胥于是乎！在臣等敬谨纂辑，不敢率忽，数年陆续进呈，仰蒙几余观览，随时指示更正，幸免舛讹，兹获告成。查从前乾隆年间，两金川方略告成，系照准噶尔方略告成之例，蒙恩将在馆人员给予优叙在案。惟是前两部方略皆只百数十卷，此次方略多至倍余，所有在馆人员，实皆奋勉出力，可否量加从优，示之鼓励。如蒙俞允，除臣等不敢仰邀议叙，又章煦、钱楷于正编告成时业经仰邀恩叙外，其现在总纂及提调、收掌、纂修、校对、译汉官、誊录、供事人等，臣等谨择其始终承办并格外出力者数员，另缮清单，恭呈御览。其余人员，臣等核其在馆年月及平日差使，分别等第，造册咨部。其誊录、供事应如何过班铨选，及照国史馆誊录、供事给予分发之处，均注明册内，统归吏部核办。仍照例酌留熟手，赶办画一，另缮副本请交武英殿开雕，克期妥办。其从前开馆时奏请添派之纂修、誊录各员，届时分别酌撤。谨奏。

总纂兵部郎中姚祖同，该员先充纂修提调，又接办总纂。数年前后，纂书二百余卷，始终其事。前因军机处行走勤慎，是以俸满截取，及两次京察一等记名时，俱经臣等具奏在案。查郎中应升之缺，如内阁侍读学士、鸿胪寺少卿，即系四五品京堂，至此外各京堂不皆开列。从前章煦、钱楷均系奉特旨，遇有四五品京堂缺出提奏，臣等未敢奏请，理合声明，请旨。帮办总纂内阁侍读何金，该员充当提调纂修，近来复帮办总纂，始终其事。该员在军机处行走多年，实为奋勉，两次京察一等记名，经臣具奏在案。向来内阁侍读与各部员外郎较俸，不过二三年即选郎中，近来班次拥挤，该员俸已八年，现在甫将选补。查从前文孚系由员外郎蒙恩以四五品京堂提奏，臣等未敢躐等奏请，可否俟其选补郎中后，量加升擢之处，理合声明。译汉官兼纂修理藩院司务克精额，该员在馆三十余年，从前金川方略告成，即曾得过议叙，现在当差奋勉。查该员系记名抚民通判，名次略后，可否请旨先行选用。

是日奉旨：庆桂等奏"纂辑《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四百卷告成，奉表恭进"一折。剿捕邪匪一事，始于嘉庆元年，迨七年大局戡定之后，搜捕零匪，经理善后，至十年始克办竣。联缵承先绪，筹笔孜孜，宵旰敬诚，克臻完善，一切机宜，运画允宜，垂示一编。庆桂等奉命纂办，数年来，率同在馆人员，陆续缮辑呈进，朕随时披览，亲加裁定。前后卷帙繁多，尚为详悉赅备，所有大小出力各员，自当普加优奖。庆桂等折内虽自称不敢仰邀议叙，仍应特沛恩施。庆桂任内并无应行开复处分，著加恩赏给加一级，纪录二次。董诰任内有未经究出刘贵儿等伙窃谋命一案，降一级留任处分，著加恩开复，仍赏给加一级。戴衢亨任内有失察书吏冒领三库银物一案，降一级留任处分，著加恩开复，仍赏给加一级。托津任内有失察书吏冒领三库银物及未能究出刘贵儿等伙窃谋命，降一级留任二案处分，均著加恩开复。总纂兵部郎中姚祖同、帮办总纂内阁侍读何金，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均已有年，小心奋勉，兹承办方略，尚属详慎。姚祖同著加恩以四五品京堂升用，交军机处存记，遇有缺出，于本内夹单提奏。何金著加恩俟补授郎中后，以四五品京堂升用，交军机处存记，遇有缺出，于本内夹单提奏。伊二人均仍著交部议叙。译汉官克精额在馆年久，该员系记名抚民通判，著加恩先予选用，其余在馆各员，均著加恩赏给优叙。其折内所请将誊录、供事过班铨选，及给予分发送部核办之处，均著照所请行。

十六年□月□日谕：此次呈进诗册，籍隶山西现在随围之军机章京康绍镛、张之屏、王凤翰，著加恩各赏给五丝缎二件。

十七年四月初十日本处奏：查军机处行走满、汉章京各员，自嘉庆十四年三月保奏之后，已逾三年。臣等留心察看，择其行走勤慎者数员，公同酌拟。查兵部候补主事珠满，系应得蒙古主事之缺，惟该部仅止一缺，需次无期。请酌调臣庆桂所管缺分较多之理藩院行走，遇有题选缺出，即行坐补。刑部笔帖式诚安、理藩院笔帖式昌炽，均请以本衙门主事升用，遇有满洲、蒙古题选缺出，即行坐补，昌炽俟服阕后再行实授。内阁满洲学习中书企善，请俟出有中书实缺，不论旗分，准其奏补。又宗人府主事王厚庆，该员例与各部主事一体推升员外郎，请即以应升之员外郎升用，并循照旧案，将该员掣分臣等所管户、刑二部行走，遇有题选缺出奏补。又吏部候补主事赵盛奎、刑部候补主事秦绳曾，均请列于该部应补各项人员之前，遇有题选缺出，即行奏补。谨奏。奉旨：依议。

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旨：军机章京著军机大臣查明尤为出力者，保举数员交部从优议叙，其余各员并著交部议叙。

十七日本处奏：臣等公同查得军机处行走满、汉章京鸿胪寺少卿康绍镛、兵部郎中程同文、内阁侍读重伦、礼部主事王凤翰、起居注主事吴书城、吏部候补主事赵盛奎、户部候补主事张允垂、工部库使穆馨阿八员尤为勤奋出力，谨据实保奏。请将康绍镛、程同文、重伦、王凤翰、吴书城、穆馨阿六员从优议叙。赵盛奎一员前经臣等于循例甄别案内保奏，尽先补用。该员因吏部另案降调，今已捐复，可否仍照臣等原奏给还，尽先补用，免其试俸。又张允垂一员，尚未得缺，并请遇有本部缺出，尽先补用。此二员无庸另给议叙，其余满、汉各员，均遵旨交部议叙。谨奏。奉旨：依议。

又旨：卢荫溥、桂芳俱著在紫禁城内骑马。

十九年二月三十日谕：自上年九月内，逆匪林清勾结豫东教匪聚众谋逆，剿办甫竣。其时南山匪徒，因陕

省兵将征调远出，乘虚纷掠，复派凯撤官兵分路剿除，现已一律肃清，军务全行报蒇。军机大臣赞勷枢务，夙夜勤劳，宜沛恩施，以昭优奖。董诰之子候补员外郎董淳，著加恩以郎中用。托津之子乾清门二等侍卫恒龄，著赏给头等侍卫，仍在乾清门行走。卢荫溥之子监生卢本，著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桂芳之子监生炳奎，著赏给七品小京官。所有军机章京，著军机大臣择其尤为出力者，保奏数员，再予甄叙。

闰二月初七日覆奏：臣等查得内阁侍读学士姚祖同、刑部郎中王厚庆、刑部主事秦绳曾、理藩院候补主事昌炽、起居注主事吴书城、工部库使穆馨阿，均尤为出力，相应据实保奏。姚祖同、王厚庆、秦绳曾、昌炽四员请旨交部议叙。其吴书城、穆馨阿二员兼自上年承审逆案，数月以来，奋勉不懈。吴书城系起居注主事，可否准其掣调臣等所管户、刑二部行走，遇有题选缺出补用。穆馨阿从前本系内阁中书，因调管颜料库司库失察书吏冒领库物革职，系本案由该员自行审出，奏蒙赏给库使，仍在军机处行走。可否将该员开复内阁中书，遇缺即补，出自天恩。谨奏。奉旨：依议。

二十年四月二十二日本处奏：军机处行走满、汉章京各员，自嘉庆十七年四月初十日保奏之后，已逾三年。臣等留心察看，于各章京内择其行走勤奋者数员，公同酌拟。查满章京内候补中书穆馨阿，系由实缺中书缘事革职赏给库使，上年二月经臣等以该员审办逆案出力，奏请开复中书，奉旨允准在案。但该员应按本旗本堂缺出顶补，尚需时日，请将该员不论旗分，满、汉本堂中书缺出，即行补用，将来遇本旗本堂缺出，再行照例调还。刑部笔帖式桂凝，请以本衙门主事升用，遇有题选主事缺出，即行奏补。又查汉章京内工部候补主事徐镛、吴孝铭二员，均请列于该部应补人员之前，遇有题选主事缺出，即行奏补。刑部额外主事杨振麟，系由小京官六年俸满经该部照例奏准作为额外主事。该员在额外行走已逾两年，应请俟照例扣足三年，期满后，遇有本衙门题选主事缺出，尽先补用。谨奏。奉旨：依议。

二十一年正月初八日旨：军机章京兵部郎中程同文，著吏部暂停铨选。

七月十九日旨：托津、卢荫溥，著赏穿绿牙缝靴。嗣后军机大臣俱准穿绿牙缝靴，著军机处存记。

二十三年六月十二日本处奏：军机处满、汉章京，自嘉庆二十年四月保奏之后，已逾三年。臣等留心察看，择其行走勤奋者，公同酌拟。查满章京内阁中书穆馨阿，系应升内阁侍读之员，请以内阁侍读升用，遇缺即行奏补。兵部笔帖式那丹珠、工部笔帖式瑞庆，系应升主事之员，请各以本部主事升用，遇有题选缺出，即行奏补。工部候补笔帖式桂芬，系蒙古人员，本衙门蒙古额缺较少，请调理藩院笔帖式，遇有满、蒙缺出，即行奏补。又查礼部候补主事程裔采、兵部候补主事徐受荃，均请列于该部候补人员之前，遇有题选缺出，即行奏补。主事何增元，系由主事缘事降调，捐复原官仍在原衙门候补，请以本部主事无论咨留缺出，先行奏补，免其试俸。谨奏。奉旨：依议。

九月初三日谕：朕此次恭谒祖陵，大礼庆成。军机大臣随扈以来，承旨书谕，悉臻妥协，著加恩各加二级。如旧有降留处分在降三级以下者，准以所加之级抵降二级。

二十四年正月初一日谕：朕本年六旬万寿，业经颁发恩诏，普惠臣民。比年岁稔时和，河流顺轨，中外同庆乂安，左右近臣允宜再加恩泽。托津襄赞枢廷多年，办事老成，承旨书谕，综理部旗事务，从无贻误，即偶有小愆，亦系寻常事件，著加恩赏戴双眼花翎，并赏用紫缰。戴均元任内旧有处分四案不予宽免外，其余革职留任一案、降级留任一案、罚俸十二案，俱著加恩开复。卢荫溥任内旧有处分一案不予宽免外，其余降级留任三案，俱著加恩开复。和宁任内旧有处分五案不予宽免外，其余革职留任二案、降级留任三案、罚俸二十一案，俱著加恩开复。用示朕履端行庆、优奖勤劳至意。

二十四日谕：大学士托津在军机处夙夜宣勤；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戴均元办事妥协，人亦敢言；户部尚书卢荫溥承旨书谕，夙夜慎勤：俱著加恩交部议叙。

二月二十日谕：各衙门紧要之地，因办公起见，原准其将熟练人员暂行奏留。但此事务须核实，期于公事有裨，仍应酌予限制。虽不必定以年月，俟接办有人时，该堂官仍随时查明，将该员归入原班升转，不致人才久滞，转遏其登进之阶。军机章京程同文，前经军机大臣奏留，暂停铨选。其京察记名道府及截取记名知府两单内，均著停其开列，仍察看随时具奏。

道光元年六月十五日本处奏：军机处行走满、汉章京，自嘉庆二十三年六月保奏之后，已逾三年。臣等留心察看，择其行走勤慎者数员公同酌拟。查内阁帖写中书布延柏勒格，前经中式翻译进士，以主事即用。该员系蒙古人员，应选蒙古主事之缺，铨补需时。应请酌调缺分较多之理藩院行走，遇有题选缺出，即行坐补。户部候补主事阿达顺，亦系应补蒙古主事之员，该部仅止一缺，需次较难。应请遇有本部满洲、蒙古题选缺出，即行坐补。理藩院笔帖式桂芬，应请以本衙门主事升用，遇有满洲、蒙古题选缺出，即行坐补。又宗人府主事李昌平、礼部主事梁章钜，均系应升员外郎之员，均请作为候补员外郎。李昌平循照旧案掣分臣等所管户、刑二部行走，遇有题选缺出，即行奏补，梁章钜遇有礼部题选缺出，即行奏补。刑部额外主事钱廷熊，系由小京官六年俸满经该部奏准作为额外主事，该员在额外行走，尚未报满。应请俟照例扣足三年，期满后，遇有本衙门题选缺出，先尽补用。谨奏。奉旨：依议。

十月初七日谕：程同文著以四五品京堂候补，仍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二年正月二十五日谕：大学士曹振镛、户部尚书黄钺，办理部务本属妥协，又自简行军机大臣以来，敬共所事，实力勖勤。礼部尚书文孚在军机处行走有年，小

心勤慎，克尽厥职。吏部尚书卢荫溥在军机处行走多年，恪恭匪懈，前因管理吏部、顺天府需人，特旨调用，亦能尽心。俱著加恩交部议叙。

卷九　恩叙四

道光二年二月十六日本处奏：此次办理汉字档册，派出军机章京吏部员外郎陈彬、内阁中书乔用迁总司校对，颇为详慎，应请量予鼓励。恳恩准令陈彬销去试俸，乔用迁遇有题选缺出，即行奏补。谨奏。奉旨：陈彬著准销试俸，乔用迁著遇有该衙门题选缺出，即行奏补。

六月初一日旨：圆明园娘娘庙住房一所，著赏给松筠居住。

三年九月初四日旨：成郡王载锐恭缴热河下处一所，著赏给军机大臣作为公所。

十二月十七日本处奏：臣等于本年七月间恭进《辽》、《金》二《史》正本，并将赶办《元史》缘由奏明在案。今据该馆提调等禀称，《元史》业经缮校完竣，恭缮正本进呈，计二百十卷，装成二十套，其中地名、人名、官名，悉遵《钦定元史语解》，悉心校对，俟发下时，臣等即督同该馆提调等详校副本，交武英殿刊刻。臣等恭读《钦定辽史语解》、《金史语解》、《元史语解》，间有前后两歧，小注不全，及重复等处，督率提调、纂修等官，敬谨恭缮一分，装成八套进呈，俟发下时，一并恭送武英殿修饰完善。将来即冠于三史之首，颁列学官，传之久远。臣等不敢仰邀议叙，其校书各员，均属详慎，户部候补主事俞诵芬尤为出力，应请遇有该部题选主事缺出，即行充补。所有总校、分校、誊录、译汉各员及供事等，臣等核其在馆功课分别等第造册，咨送吏部照例优叙。谨奏。奉旨：依议。

四年四月十六日本处奏：军机处行走满、汉章京，自道光元年六月保奏之后，已逾三年。臣等留心察看，择其行走勤慎者数员，公同酌拟。内阁帖写中书福英阿，应请遇有满、汉本堂中书缺出，不计旗分，即行坐补。户部主事阿达顺、乌尔恭额，均请作为候补员外郎。阿达顺系蒙古人员，户部蒙古员外郎仅止一缺，需次无期，应请遇有本部满洲、蒙古员外郎题选缺出，即行坐补。乌尔恭额应请遇有本部员外郎缺出，不论题选，即行坐补。刑部员外郎何增元，应请遇有本衙门郎中缺出，毋论咨留，即行升补，仍不积咨留之缺。刑部候补主事马光澜，应请遇有主事缺出，毋论咨留，即行奏补。刑部额外主事蔡励，系由小京官六年俸满作为额外主事，该员在额外行走尚未报满，应请俟照例扣足三年，期满后，遇有本衙门主事缺出，毋论咨留，即行奏补。谨奏。奉旨：依议。

五年正月二十三日谕：大学士曹振镛、吏部尚书文孚、户部尚书黄钺，管理部务均臻妥善，而承书谕旨，献替勖勤，尤为出力；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管理部旗诸务，具能尽职。俱著交部议叙。

六年七月十九日谕：吏部郎中截取知府赵盛奎，著以四品京堂用，停其铨选。

七年三月十四日本处奏：此次办理汉字档册，派出军机章京内阁候补中书朱逵吉、兵部候补主事周涛总司校对，颇为详慎，应请量予鼓励。恳恩准令朱逵吉遇有该衙门题选缺出，即行奏补，免其试俸；周涛遇有该部题选缺出，尽先补用。谨奏。奉旨：朱逵吉著遇有该衙门题选缺出，即行奏补，免其试俸；周涛著遇有该部题选缺出，尽先补用。

七月十七日本处奏：军机处行走满、汉章京，自道光四年七月保奏之后，已逾三年。臣等留心察看，择其行走勤慎者数员，公同酌拟。内阁中书岳龄系蒙古人员，升途较难。应请作为候补主事，酌调缺分较多之理藩院行走，遇有满洲、蒙古题选主事缺出，即行坐补。户部候补主事文明，请遇有本部题选主事缺出，即行坐补。理藩院笔帖式赛尚阿，请作为候补主事，遇有本衙门满洲、蒙古题选主事缺出，即行坐补。内阁中书张祥河、龙汝言，请以六部主事升用，由臣等分掣所管吏、户、兵、工四部行走，遇有各本衙门题选主事缺出，即行坐补。户部主事俞诵芬，请作为候补员外郎，遇有题选缺出，即行奏补。谨奏。奉旨：依议。

八年正月二十五日谕：自道光六年喀什噶尔用兵以来，军机大臣曹振镛等佐朕运筹军务，夙夜勤劳，承书谕旨，钜细无遗。去岁因四城虽复，首逆未获，曾经稍示恩荣，朕意未惬。兹元凶生获，红旗报捷，军机大臣等尤当再沛恩施，用昭奖劝。大学士曹振镛，著晋加太傅衔，赏用紫缰；吏部尚书文孚，著晋加太子太傅衔，赏用紫缰；户部尚书王鼎，著赏戴花翎；兵部尚书玉麟，著晋加太子太保衔；工部尚书穆彰阿，著晋加太子少保衔，即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仍俱著照军功，交部议叙。其满、汉军机章京等，著军机大臣编列一、二、三等，候旨施恩。

二十七日谕：昨降旨令军机大臣将满、汉军机章京等编列等次候旨施恩，兹据分别开单具奏。其拟列一等六员内，除赵盛奎已有花翎外，四品衔光禄寺少卿吴孝铭、户部郎中阿达顺，俱著加恩赏戴花翎；候补四品京堂赵盛奎、刑部郎中何增元、吏部员外郎平庆、理藩院主事赛尚阿，俱著加恩交部照军功例从优议叙。其拟列二等之满洲章京户部郎中成贵、内阁侍读福英阿、户部候补主事文明、理藩院主事岳龄、内阁中书英桂、刑部笔帖式玉昆、理藩院笔帖式松林、兵部员外郎达兴阿、户部主事春和、内阁候补中书文俊、工部候补主事惠麟、兵部候补主事文丕；汉章京刑部员外郎孙兰枝、刑部郎中钱廷熊、刑部员外郎马光澜、户部员外郎俞诵芬、工部员外郎傅绳勋、内阁中书朱逵吉、户部主事张祥河、兵部候补主事龙汝言、兵部主事周涛、内阁中书汪元爵、刑部候补主事徐思荃，俱著加恩交部照军功例议叙。其行走资浅拟列三等之满洲章京理藩院候补笔帖式熙成、工部笔帖式桂德；汉章京内阁候补中书方铭

彝、工部候补主事郑乔林、吏部候补主事许球，俱著加恩各赏大缎一匹，由广储司给发。

九年九月二十六日谕：朕恭谒祖陵，大礼庆成，军机大臣俱著加恩赏加二级。如旧有降级留任处分在降三级以下者，准以所加之级抵降二级。

十月二十五日谕：大学士曹振镛年逾七旬，著于该管衙门应行带领引见之日，俱免其带领，以示体恤耆臣至意。

十年七月初九日本处奏：窃查《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一书，臣等自道光八年二月奉旨详加纂辑，共成全书八十卷。除奉表恭进外，伏思逆裔不靖，于嘉庆二十五年八月在卡外窥伺，迨道光六年六月竟敢勾结回众入卡滋扰，窃据四城，虽大兵进剿，未逾月而迅即克复。比及逆酋授首，经理善后，又越年余始行蒇事。此数年中，军报络绎，简牍繁多，删节所存，尚复裒然成帙。我皇上宵旰筹笔，指授机宜，前后诏旨凡数百道，悉皆仰劳圣虑，裁决精详。臣等奉命纂辑，不敢率忽，数月以来，陆续恭缮进呈，荷蒙几余披览，随时指示更正。兹已全书告成，装潢正本、陈设本各一分呈览，仍祈发下正本一分，交方略馆敬谨存储。此次在馆人员编纂详校，实皆奋勉出力，除臣等不敢仰邀议叙，总纂兼提调官光禄寺卿赵盛奎，现系京堂，亦不敢仰邀议叙外，其始终尤为出力之理藩院笔帖式松林等，仰恳天恩，分别从优奖励。其余总纂、提调、收掌、纂修、协修、校对、译汉等官及誊录、供事人等，臣等核其在馆年分功课及平日差使，分别等第，造册咨部。其誊录、供事应如何过班铨选，均查照成案，于册内注明，统归吏部核办。谨奏。

是日谕：曹振镛等奏"纂办《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告成，奉表恭进"一折。前此回疆军兴，自逆裔滋事以及元凶授首，经理善后一切机宜，运画允宜，垂示一编。曹振镛等奉命纂辑，率同在馆人员，陆续缮呈，朕随时披览，尚为详悉赅备。现已全书告成，请将在馆人员分别甄叙。除曹振镛等自称不敢仰邀议叙外，总纂兼提调官光禄寺卿赵盛奎，虽据曹振镛等奏称，伊现系京堂，不敢仰邀议叙，惟该员总司编辑，亦有微劳，仍著加恩交部议叙。理藩院笔帖式松林，内阁贴写中书文俊，刑部主事蔡勋，刑部候补主事徐思荃，吏部候补主事许球，工部候补主事何汝霖，户部主事张祥河，内阁中书朱逵吉、汪元爵，此次在馆或总司校雠，或分司编纂，尤为奋勉出力，应各加以奖励。松林著作为候补主事，遇有理藩院满洲、蒙古题选主事缺出，不论咨留，即行奏补。文俊著遇有满、汉本堂中书缺出，不计旗分，即行坐补。蔡勋、张祥河俱著作为候补员外郎，遇有各该部题选咨留缺出，即行奏补。徐思荃、许球、何汝霖俱著遇有各该部题选咨留主事缺出，即行奏补。朱逵吉、汪元爵准销去试俸，俱著以主事升用，分掣户、刑两部行走，遇有各该部题选咨留主事缺出，即行奏补。其余在馆各员及誊录、供事等，著加恩赏给优叙。

八月十六日本处奏：军机处行走满、汉章京，自道光七年七月保奏之后，已逾三年。臣等留心察看，择其行走勤慎者数员，公同酌拟。应请将理藩院员外郎赛尚阿，遇有该衙门满洲、蒙古题选咨留郎中缺出，即行升补。内阁中书英桂，请以侍读升用，遇有缺出，即行奏补。工部候补主题惠麟，系蒙古人员，该部额缺较少，需次无期。请调理藩院行走，遇有该衙门满洲、蒙古题选咨留缺出，即行奏补。理藩院贴写笔帖式熙成，请遇有该衙门满洲、蒙古笔帖式缺出，不计旗分，即行奏补。内阁中书方铭彝，请销去试俸，以主事升用，由臣等分掣缺分较多之户、刑两部行走，遇有该部题选咨留主事缺出，即行奏补。工部候补主事郑乔林、礼部候补主事王藻，遇有各该部题选咨留主事缺出，即行奏补。谨奏。奉旨：依议。

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谕：大学士曹振镛、吏部尚书文孚、户部尚书王鼎、工部尚书穆彰阿，久任军机大臣，赞襄勤慎，承旨详明，俱著加恩，交部议叙。

五月初四日谕：曹振镛长子户部郎中曹恩汴，原得一品荫生，著加恩给予曹振镛次子曹恩濙承荫，以示体恤。

十二年正月初九日本处奏：《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一书于道光十年七月间成书八十卷，交武英殿刊刻，仍由方略馆校勘，声明如果详慎无讹，臣等查照成案，再行奏请鼓励在案。现据武英殿知照，将校勘全书刷印进呈，所有总司校勘之中书现任起居注主事顾英等，自道光八年到馆以来，悉心校雠，尚属始终奋勉。兹届全书完竣，臣等查照例案，酌请甄叙。应请将内阁中书现任起居注主事顾英，以六部主事调补，听候吏部签掣部分，遇缺即补。候补中书吴葆晋、彭蕴章、徐堉、梁逢辰，应请各按吏部原掣名次，遇有选缺中书缺出，俟正班到班时，先用此项议叙一人，次用正班一人。再总校候补中书颜以燠一员，前次总校副本完竣，即经扬威将军大学士公长龄带往喀什噶尔办理善后事宜。上年长龄保奏出力，已奉旨尽先补用，此次应请交部，照例议叙。谨奏。奉旨：依议。

二月二十一日本处奏：此次办理汉字档册，派出军机章京工部候补员外郎徐瑾、礼部候补主事汤鹏总司校对，颇为详慎，应请量予鼓励。恳恩准令徐瑾遇有本部题选员外郎缺出，尽先补用，并免试俸。汤鹏遇有本部主事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尽先补用。谨奏。奉旨：徐瑾著遇有本部题选员外郎缺出，尽先补用，并免其试俸。汤鹏著遇有本部主事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尽先补用。

九月初九日本处奏：军机处行走满、汉章京，自道光十年八月保奏之后，已逾三年。臣等留心察看，择其行走勤慎者数员，公同酌拟。内阁中书文俊，请作为候补侍读，该员现在丁忧，俟服阕后遇有侍读缺出，即行奏补。内阁学习中书音德贺，请遇有满、汉本堂实缺中书缺出，不计旗分，即行奏补。工部笔帖式桂德，请作为候补主事，遇有该衙门题选咨留主事缺出，即行奏补。理藩院候补主事熙成，请遇有该衙门满洲、蒙古题

选咨留主事缺出，即行奏补，补缺后并免试俸。户部主事万贡珍，请作为候补员外郎，遇有户部题选咨留员外郎缺出，即行奏补。礼部候补主事汤鹏，上年经方略馆议叙，尽先补用。惟礼部缺少，该员候补二年，尚未得缺。请循照旧案，掣分臣等所管缺分较多之户、刑二部，遇有该部题选咨留主事缺出，即行奏补。兵部候补郎中王广业，请遇有本部题选咨留郎中缺出，即行奏补，并免试俸。刑部候补主事程庭桂，请遇有本部咨留主事缺出，即行奏补。谨奏。奉旨：依议。

十四年正月初一日谕：大学士曹振镛由乾隆年间供职词垣，嘉庆年间洊擢至大学士，朕御极之初，简授军机大臣，承旨详明，倍加勤慎，历事三朝，为朕股肱心膂之臣。念其夙夜趋公，宣勤佐治，允宜特沛殊恩，以节劳勚。曹振镛著加恩在紫禁城内乘坐车轿，用示朕优礼耆臣至意。

二十二日谕：大学士曹振镛久任军机，克勤克敬，年登八秩，精力如常；协办大学士文孚，户部尚书穆彰阿、王鼎、承旨精详，勋勷是赖。俱著加恩，交部议叙。

十月十三日谕：大学士曹振镛由乾隆年间供职词垣，嘉庆年间洊擢至大学士，朕亲政之初简授军机大臣，久赞纶扉，倍加勤慎。现在年登八秩，精神强固，朕心实深嘉悦，允宜特沛殊恩，以昭懋眷。伊孙曹绍椖著加恩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用示朕笃祜耆臣有加无已之至意。

十二月十九日本处奏：此次承办清档，臣等派军机章京内阁中书英千、理藩院笔帖式瑞春校对，颇为详慎，应请量予鼓励。英千请遇有满、汉本堂实缺中书缺出，不计旗分，即行奏补。惟该员现在丁忧，应俟服阕后遇缺即补。瑞春前因实录全书告成，经部议补缺，后作为额外主事。该员补缺无期，请遇有该衙门满洲、蒙古笔帖式缺出，不计旗分，即行奏补，并免额外主事试俸。谨奏。奉旨：依议。

十六年正月十七日谕：军机章京工部郎中何汝霖，著加恩遇有郎中应升之京堂缺出，吏部一体开列请旨，其郎中任内京察一等著即注销。

> 谨按：十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本处奏：军机章京工部郎中何汝霖，前经俸满截取繁缺知府，现复记名御史。该员在军机处行走多年，于一切事务尚为熟悉，恳请内用，仍留军机处办事，以资熟手。奉旨：依议。

九月十一日本处奏：军机处行走满、汉章京，自道光十三年九月保奏之后，已逾三年。臣等留心察看，择其行走勤慎者数员，公同酌拟。内阁中书音德贺，请作为候补侍读，遇有侍读缺出，即行奏补。户部笔帖式福连，请作为候补主事，该员现未满服，俟服阕后遇有本部题选咨留主事缺出，即行奏补。理藩院主事熙成，请作为候补员外郎，遇有理藩院满洲、蒙古题选咨留员外郎缺出，即行奏补。理藩院学习笔帖式瑞春，请遇有该衙门满洲、蒙古笔帖式缺出，不计旗分，即行奏补。刑部主事方铭彝，请作为候补员外郎，遇有本部题选咨留员外郎缺出，即行奏补。吏部候补主事陈孚恩，请遇有本部题选咨留主事缺出，即行奏补。刑部候补主事江绍憘，请遇有本部题选咨留主事缺出，即行奏补。工部额外主事彭蕴章在额外行走，尚未报满，应请俟照例扣足三年，期满后，遇有本部题选咨留主事缺出，即行奏补。谨奏。奉旨：依议。

十七年正月初一日谕：大学士潘世恩，著赏加太子太保衔。

二十二日谕：大学士潘世恩、穆彰阿，协办大学士王鼎，克勤克敬，不愧赞襄，俱著加恩，交部议叙。

二月二十一日本处奏：此次办理汉字档册，派出军机章京工部候补主事朱应元、兵部候补主事刘晸昌总司校对，颇为详慎，应请量予鼓励。朱应元、刘晸昌恳恩准令遇有本部主事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尽先补用。谨奏。奉旨：朱应元、刘晸昌均著遇有本部主事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尽先补用。

十一月初九日谕：都察院左都御史奎照，著加恩在紫禁城内骑马。

十八年八月二十三日谕：大学士穆彰阿，在内廷宣力有年，现丁母忧，著加恩赏给广储司银五百两经理丧事。

十二月十八日本处奏：此次办理清字档案，臣等派军机章京户部笔帖式恩符、理藩院笔帖式龄椿总司校对，颇为详慎，应请量予鼓励。恳恩准令恩符、龄椿均作为候补主事，遇有该衙门满洲、蒙古题选主事缺出，即行奏补。谨奏。奉旨：恩符、龄椿均著作为候补主事，遇有该衙门满洲、蒙古题选主事缺出，即行奏补。

二十一日谕：大学士潘世恩，在内廷宣力有年，端力勤慎，遇事细心，现届七旬，精神强固。著加恩赏戴花翎，以示优眷。

卷十　恩叙五

道光十九年九月十九日本处奏：军机处行走满、汉章京，自道光十六年九月保奏之后，已逾三年。臣等留心察看，择其行走勤慎者数员，公同酌拟。刑部笔帖式崇祥，请作为候补主事，遇有本部题选咨留主事缺出，即行奏补。理藩院笔帖式崇泰，请作为候补主事，俟服阕后，遇有该衙门满洲、蒙古题选咨留主事缺出，即行奏补。内阁学习中书春长、穆荫，均请遇有满、汉本堂实缺中书缺出，不计旗分，即行奏补。刑部主事程庭桂，请作为候补员外郎，遇有本部题选咨留员外郎缺出，即行奏补。内阁中书王积顺，请销去试俸，以主事升用，由臣等分掣缺分较多之户、刑两部行走，遇有该部题选咨留主事缺出，即行奏补。刑部候补主事林扬祖、工部候补主事陈本钦，均请遇有本部题选咨留主事缺出，即行奏补。谨奏。奉旨：依议。

二十年正月初一日谕：大学士王鼎，著赏加太子太保衔。

二十六日谕:大学士穆彰阿、潘世恩、王鼎,矢慎矢公,赞襄攸赖,俱著加恩,交部议叙。

三月初七日谕:何汝霖著赏加三品顶戴。

五月十三日谕:军机章京陈孚恩,著加恩以四五品京堂候补,遇缺提奏。该员本任吏部郎中,著即开缺。

谨按:十九年六月初七日本处奏,军机章京吏部员外郎陈孚恩蒙恩记名御史。该员在军机处行走多年,办理一切事务尚为熟悉,恳请仍留军机处行走,以资熟手。如蒙俞允,应即将御史注销。奉旨:依议。

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本处奏:此次办理汉字档册,派出军机章京工部候补主事江鸿升、刑部候补主事乔晋芳总司校对,颇为详慎,应请量予鼓励。江鸿升、乔晋芳恳恩准令遇有本部主事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尽先补用。谨奏。奉旨:江鸿升、乔晋芳均著遇有本部主事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尽先补用。

十月初一日本处奏:军机处行走满、汉章京,自道光十九年九月保奏之后,已逾三年。臣等留心察看,择其行走勤慎者数员,公同酌拟。理藩院主事瑞春,请作为候补员外郎,遇有理藩院满洲、蒙古题选咨留员外郎缺出,即行奏补。户部笔帖式济安,请作为候补主事,遇有该部题选咨留主事缺出,即行奏补。理藩院笔帖式苏勒芳阿,请作为候补主事,遇有该衙门满洲、蒙古题选咨留主事缺出,即行奏补。户部笔帖式绍德,请遇有该部笔帖式缺出,无论咨留,并不计班次,即行奏补。宗人府主事何桂馨,请作为候补员外郎,由臣等分掣缺分较多之户、刑两部行走,遇有该部题选咨留员外郎缺出,即行奏补。礼部员外郎汪本铨,请作为候补郎中,遇有本部题选咨留郎中缺出,即行奏补。刑部候补主事吴光业、程恭寿,均请遇有本部题选咨留主事缺出,即行奏补。谨奏。奉旨:依议。

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谕:大学士穆彰阿、潘世恩,户部尚书祁寯藻,工部尚书赛尚阿,户部侍郎何汝霖,夙夜在公,勤劳备至,朕难以言喻,俱著交部议叙。

二月十五日谕:大学士潘世恩,年逾七旬,嗣后朕御门办事,著加恩免其入班。其该管衙门应行带领引见之日,亦著免其带领,以示体恤耆臣至意。

十八日本处奏:此次办理清字档案,臣等派军机章京内阁中书丰盛额、贴写中书福善总司校对,颇为详慎,应请量予鼓励。恳恩准令丰盛额作为候补侍读,遇有蒙古侍读缺出,即行奏补。福善遇有满、汉本堂实缺中书缺出,不计旗分,即行奏补。谨奏。奉旨:丰盛额著作为候补侍读,遇有蒙古侍读缺出,即行奏补。福善著遇有满、汉本堂实缺中书缺出,不计旗分,即行奏补。

八月二十六日谕:大学士潘世恩,年逾七旬,襄赞纶扉,精神强固,十年以来,夙夜趋公,宣勤佐治,朕心嘉悦之至,允宜特沛殊恩,以节劳勚。著加恩在紫禁城内乘轿,用示朕优礼耆臣至意。

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谕:军机章京汪本铨,著加恩以四五品京堂候补,遇缺提奏。该员本任礼部郎中,著即开缺。

谨按:二十二年五月初十日本处奏,军机章京礼部员外郎汪本铨,蒙恩记名御史。该员办事精细,于一切公务,颇能留心。拟请遇有御史缺出,将该员暂缓带领引见,俾臣等得收指臂之效。如蒙俞允,当即知照吏部,钦遵办理。奉旨:依议。

十月初五日本处奏:军机处行走满、汉章京,自道光二十二年保奏之后,已逾三年。臣等留心察看,择其行走勤慎者数员,公同酌拟。理藩院主事崇泰,请作为候补员外郎,遇有理藩院满洲、蒙古题选咨留员外郎缺出,即行奏补。内阁中书穆荫,请作为候补侍读,遇有侍读缺出,即行奏补。户部笔帖式绍德,请作为候补主事,遇有本部题选咨留主事缺出,即行奏补。内阁中书福善,请作为候补侍读,俟该员服阕后,遇有侍读缺出,即行奏补。刑部员外郎乔晋芳,请作为候补郎中,遇有本部题选咨留郎中缺出,即行奏补。起居注主事宗稷辰,请作为候补员外郎,由臣等分掣缺分较多之户、刑两部行走,遇有该部题选咨留员外郎缺出,即行奏补。兵部候补主事梁瀚,请俟补缺后,遇有本部题选员外郎缺出,即行升补。礼部主事聂沄,请作为候补员外郎,遇有本部题选咨留员外郎缺出,即行奏补。谨奏。奉旨:依议。

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三日谕:大学士穆彰阿、潘世恩,户部尚书赛尚阿、祁寯藻,兵部尚书何汝霖,精勤襄赞,一德一心,均著加恩,交部议叙。

二十七年正月初五日谕:兵部尚书何汝霖之母丁氏,年届九旬,五世同堂,亲见七代,承恩禄养,洵为盛世嘉祥。览奏之余,朕心实深欣悦,加恩特赐伊母御书扁额一面,"福"、"寿"字各一方,如意一柄,大卷江绸四匹,大卷八,丝缎四匹,以示恩渥。其例应赏赉之处,仍著原籍该督抚循例具题。

二月初九日本处奏:此次办理汉字档册,派出军机章京礼部主事王发桂、吏部额外主事刘子城总司校对,颇为详慎,应请量予鼓励。恳恩准令王发桂遇有本部主事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尽先补用。刘子城俟额外行走期满后,遇有本部主事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尽先补用。谨奏。奉旨:王发桂著遇有本部主事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尽先补用。刘子城著俟额外行走期满后,遇有本部主事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尽先补用。

二十八年正月初二日谕:大学士潘世恩,著加恩晋加太傅衔,并赏用紫缰。

三月初二日本处奏:此次办理清字档案,臣等派军机章京内阁中书清盛、兵部笔帖式海庆总司校对,颇为详慎,应请量予鼓励。恳恩准令清盛作为候补侍读,遇有侍读缺出,即行奏补。海庆作为候补主事,遇有本部主事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谨奏。奉旨:清盛著作为候补侍读,遇有侍读缺出,即行奏补。海庆著作为候补主事,遇有本部主事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

十月初六日本处奏:军机处行走满、汉章京,自道

光二十五年保奏之后，已逾三年。臣等留心察看，择其行走勤慎者数员，公同酌拟。理藩院笔帖式赛音博勒格图，请作为候补主事，遇有理藩院满洲、蒙古题选咨留主事缺出，即行奏补。内阁候补中书德椿，请俟补缺后，遇有侍读缺出，即行奏补。内阁学习中书英秀，请遇有满、汉本堂实缺中书缺出，不计旗分，即行奏补。理藩院题署主事赛沙布，请作为候补主事，遇有理藩院满洲、蒙古题选咨留主事缺出，即行奏补。礼部员外郎袁甲三，请作为候补郎中，遇有本部题选咨留郎中缺出，即行奏补。起居注主事邵懿辰，请作为候补员外郎，由臣等公掣缺分较多之户、刑两部行走，遇有该部题选咨留员外郎缺出，即行奏补。户部候补主事文岳英，请遇有本部主事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宗人府主事吴嘉淦，系应升员外郎之员，请作为候补员外郎，由臣等公掣缺分较多之户、刑两部行走，遇有该部题选咨留员外郎缺出，即行奏补。谨奏。奉旨：依议。

十二月二十日谕：大学士潘世恩由乾隆年间供职词垣，嘉庆年间洊擢尚书，经朕简任大学士、军机大臣，充上书房总师傅，襄赞纶扉，宣勤日懋。现在年登八秩，精神强固，朕心嘉悦实深，允宜特沛恩施，以昭优眷。伊孙潘祖荫著加恩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用示朕笃祜耆臣有加无已之至意。

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二日谕：大学士穆彰阿、潘世恩，户部尚书赛尚阿、祁寯藻，刑部侍郎陈孚恩，赞襄庶政，矢慎矢勤。而潘世恩年逾八旬，精神强固，尤属罕遇，朕甚嘉焉。均著加恩，交部议叙。

咸丰元年三月十二日谕：候补五品京堂穆荫，未补缺以前，加恩赏给五品俸，其本任内阁侍读，著即开缺。

十三日旨：赏钦差大臣赛尚阿大卷江绸袍褂料二套、大卷缎袍褂料一套、马褂料一件，户部主事军机章京丁守存银三十两。

十月十二日本处奏：军机处行走满、汉章京，自道光二十八年保奏之后，已逾三年。臣等留心察看，择其资格较深、办事勤奋者数员，公同酌拟。户部笔帖式瑞亨，请作为候补主事，遇有本部题选咨留主事缺出，即行奏补。礼部笔帖式衡光，系蒙古人员，应升蒙古主事之缺，该部额缺较少。查照旧案，请调理藩院行走，作为候补主事，遇有该衙门满洲、蒙古题选咨留主事缺出，即行奏补。内阁学习中书嵩寿，请遇有满、汉本堂实缺中书缺出，不计旗分，即行奏补。吏部主事桂昌，请作为候补员外郎，遇有本部题选咨留员外郎缺出，即行奏补。吏部员外郎林映棠，请作为候补郎中，遇有本部题选咨留郎中缺出，即行奏补。兵部候补主事曹毓瑛、工部候补主事汪椝、兵部候补主事段晴川，均请遇有本部主事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谨奏。奉旨：依议。

十二月初十日本处奏：臣等面奉谕旨，以臣何汝霖年逾七旬，嗣后每日进内，令奏事处太监扶掖。臣等谨查致仕大学士臣潘世恩于道光年间面奉恩旨："每日召见出入，著太监扶掖。"当即传知该太监，未经恭缮谕旨。今臣何汝霖渥承宠命，已属格外天恩，若明降谕旨，臣何汝霖益切不安。可否照潘世恩之例，即日传知奏事处太监，毋庸缮写谕旨，伏祈皇上恩鉴。谨奏。奉旨：著传知奏事太监，毋庸写旨。

二年正月初一日谕：工部右侍郎彭蕴章，著加恩在紫禁城内骑马。

二十三日谕：大学士赛尚阿、祁寯藻，礼部尚书何汝霖，在军机处行走有年，实力劻勷，殚心竭虑，自军兴以来，夙夜在公，勤劳倍著。赛尚阿总统军务，调度有方，工部侍郎彭蕴章自参枢务以来，克尽厥职。均著加恩，交部议叙。

二月初三日本处奏：此次办理汉字档册，派出章京胡嘉楷、胡家玉总司校对，颇为详慎，应请量予鼓励。恳恩准令工部候补主事现在丁忧胡嘉楷俟服阕后，遇有工部主事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尽先补用。刑部候补主事胡家玉，遇有刑部主事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尽先补用。谨奏。奉旨：胡嘉楷著俟服阕后，遇有本部主事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尽先补用。胡家玉著遇有本部主事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尽先补用。

十月十五日谕：工部尚书麟魁，著加恩在紫禁城内骑马。

十二月二十日谕：吏部左侍郎邵灿，著加恩在紫禁城内骑马。

三年三月初八日本处奏：此次办理清字档案，臣等派军机章京兵部主事海庆、内阁候补中书文吉总司校对，颇为详慎，应请量予鼓励。恳恩准令海庆作为候补员外郎，遇有本部员外郎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文吉遇有满、汉本堂实缺中书缺出，不计旗分，即行奏补。谨奏。奉旨：海庆著作为候补员外郎，遇有本部员外郎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文吉著遇有满、汉本堂实缺中书缺出，不计旗分，即行奏补。

八月初四日谕：逆贼渡河北扰，攻围怀庆，大肆披猖。经朕特命大学士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尚书恩华、将军托明阿、内阁学士胜保帮办军务，督率各路精兵会合进剿，逆匪四路狂奔，我兵焚烧贼巢，怀庆城围立解。军机大臣祁寯藻、麟魁、邵灿、彭蕴章、穆荫夙夜在公，赞襄枢务，允宜先沛恩施，均著赏军功加一级。

初六日谕：自军兴以来，事务纷繁，军机满、汉章京等，当差尚属勤奋，汉章京承书谕旨，册档较多，自应量予恩施，以示奖励。满洲章京内阁贴写中书德椿、兵部员外郎海庆，均著赏军功加一级。内阁候补中书玉衡、理藩院笔帖式文衡，均著赏给军功纪录二次。户部主事瑞亨，理藩院主事衡光，吏部员外郎桂昌，内阁中书长年、英祥，理藩院笔帖式祥保，内阁中书英秀，理藩院主事赛音博勒格图，内阁中书嵩寿，内阁即补中书文吉，户部笔帖式达春布，理藩院笔帖式庆霖，内阁中书苏布、钟秀，均著赏给军功纪录一次。汉章京内阁侍读

学士梁瀚、礼部郎中王发桂，均著赏军功加一级。刑部郎中程恭寿，著赏戴花翎，并赏军功加一级。工部候补主事林寿图、户部候补主事郭祥瑞，均著赏给军功纪录三次。工部员外郎汪槩、吏部主事陈鸿翊、起居注主事焦祐瀛、刑部候补主事李汝楫、刑部主事程祖诰、刑部候补主事蒋锡绶、户部员外郎钱宝青、礼部主事吴台朗，均著赏给军功纪录二次。吏部主事贺寿慈，工部候补主事李德莪、梁经先、白恩佑，内阁中书吴兆麟，工部主事邓廷楠，内阁中书段承实，均著赏给军功纪录一次。

十月二十二日谕：户部右侍郎瑞麟、礼部左侍郎穆荫，均著加恩在紫禁城内骑马。

四年二月初四日谕：户部郎中军机章京钱宝青，著加恩以五品京堂候补，仍暂留郎中本任，其记名御史，即著该部注销。

九月十一日本处奏：此次办理汉字档册，派出军机章京工部候补主事林寿图、户部候补主事郭祥瑞总司校对，颇为详慎，应请量予鼓励。恳恩准令林寿图、郭祥瑞均遇有本部主事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尽先补用。谨奏。奉旨：林寿图、郭祥瑞均著遇有本部主事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尽先补用。

十月十二日本处奏：军机处行走满、汉章京，自咸丰元年保奏之后，已届三年。臣等留心察看，择其资格较深、办事勤奋者数员，公同酌议。内阁中书德椿，系遇有侍读缺出即行奏补之员，请赏给五品顶戴，作为候补侍读，遇有缺出，即行奏补。内阁中书英秀，系应升侍读人员，请作为候补侍读。该员现未服满，遇有侍读缺出，即行升署，俟服阕后再行实授。内阁中书嵩寿，请以主事升用，由臣等公掣缺分较多之户、刑两部行走，遇有该部题选咨留主事缺出，即行奏补。内阁学习中书玉衡，请遇有满、汉本堂实缺中书缺出，不计旗分，即行奏补。刑部候补主事蒋锡绶，请遇有本部主事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起居注主事焦祐瀛，系应升员外郎之员，请作为候补员外郎，由臣等公掣缺分较多之户、刑两部行走，遇有该部题选咨留员外郎缺出，即行奏补。刑部员外郎李汝楫，系应升郎中之员，请作为候补郎中，遇有本部题选咨留郎中缺出，即行奏补。内阁中书吴兆麟，请以主事升用，由臣等公掣缺分较多之户、刑两部行走，遇有该部题选咨留主事缺出，即行奏补。谨奏。

是日奉谕：所有军机处行走之内阁中书，即补侍读德椿，著先行赏给五品顶戴。内阁中书英秀，著作为候补侍读，遇有缺出，即行升署，俟服阕后再请实授。内阁中书嵩寿，著以主事掣分户、刑两部行走，遇有该部主事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内阁学习中书玉衡，著遇有满、汉本堂实缺中书缺出，不计旗分，即行奏补。刑部候补主事蒋锡绶，著遇有该部主事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起居注主事焦祐瀛，著以员外郎掣分户、刑两部行走，遇有该部员外郎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刑部员外郎李汝楫，著遇有该部郎中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内阁中书吴兆麟，著以主事掣分户、刑两部行走，遇有该部主事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

二十日谕：工部左侍郎杜翰，著加恩在紫禁城内骑马。

卷十一 恩叙六

咸丰五年正月二十四日谕：工部尚书彭蕴章、吏部右侍郎穆荫、工部左侍郎杜翰，夙夜在公，辛勤倍著，均著交部议叙。

四月十八日谕：现在冯官屯逆匪全股荡平，北路一律肃清，军机大臣赞襄军务，夙夜勤劳，允宜分别加恩，以昭优眷。恭亲王奕䜣著交宗人府从优议叙；尚书彭蕴章，侍郎穆荫、杜翰均著交部从优议叙；侍郎瑞麟著交部议叙。致仕大学士祁寯藻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懋著劳勋，著一并交部从优议叙。其满、汉章京各员，均著交部议叙。

六年十一月十八日谕：户部尚书柏葰，著加恩在紫禁城内骑马。

十二月初五日谕：军机章京焦祐瀛，著加恩以四五品京堂候补，遇缺提奏。该员本任户部郎中，著即开缺。

七年十月十九日本处奏：军机处行走满、汉章京，自咸丰四年保奏之后，已逾三年。臣等留心察看，择其资格较深、办事勤奋者数员，公同酌拟。户部员外郎瑞亨，请作为候补郎中。该员现在丁忧，拟俟服阕后，遇有本部题选咨留郎中缺出，即行奏补。户部笔帖式达春布，请作为候补主事，遇有本部题选咨留缺出，即行奏补。内阁中书文吉、英祥，请作为候补侍读。该二员现在均未服满，拟俟服阕后，遇有侍读缺出，即行奏补。起居注主事段承实，请作为候补员外郎，由臣等公掣缺分较多之户、刑两部行走，遇有该部题选咨留员外郎缺出，即行奏补。工部员外郎梁经先、礼部员外郎白恩佑，请作为候补郎中，遇有各本部题选咨留郎中缺出，即行奏补。内阁典籍曾协均，请作为候补侍读，遇有缺出，即行奏补。谨奏。奉旨：依议。

十二月二十六日本处奏：缮办汉档告竣，所有派出总校之起居注主事裴季芳、刑部额外主事夏献云，总司校对，颇为详慎，自应量予鼓励。恳恩准令裴季芳以六部员外郎尽先选用，并先分部行走。夏献云系额外主事，业经期满，因丁忧尚未引见。可否俟服阕引见后，遇有本部主事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尽先补用。谨奏。奉旨：裴季芳著以六部员外郎尽先选用，并先分部行走。夏献云业经学习期满，著俟服阕引见后，遇有本部主事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尽先补用。

八年正月二十五日谕：大学士彭蕴章、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柏葰、吏部右侍郎穆荫、工部左侍郎杜翰，赞襄枢务，矢慎矢勤，均著交部议叙。

二月二十四日本处奏:军机章京内阁典籍曾协均,前经臣等保奏,请作为候补侍读,遇有缺出,即行奏补,奉旨依议。兹查有内阁侍读叶名沣告假一缺,据内阁行查吏部转据咨覆,应由臣等援案奏补。相应请旨,将曾协均补授内阁侍读。谨奏。奉旨:知道了。

五月十六日本处奏:此次承办清档,臣等派 军机章京理藩院笔帖式庆霖、理藩院题署主事文衡总司校对,颇为详慎,应请量为鼓励。庆霖、文衡均请作为候补主事,遇有理藩院满洲、蒙古题选咨留主事缺出,即行补用。谨奏。奉旨:庆霖、文衡均著作为候补主事,遇有理藩院满洲、蒙古题选咨留主事缺出,即行补用。

九月初九日谕:杜翰现丁母忧,著加恩赏银四百两办理丧事,由广储司给发。

十月二十九日谕:吏部左侍郎匡源、礼部右侍郎文祥,均著加恩在紫禁城内骑马。

十一年四月初二日本处奏:缮办汉档告竣,所有派出总校之工部候补主事朱智、户部候补主事蔡兆槐,总司校对,颇为详慎,自应量予鼓励。恳恩准令朱智遇有本部主事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尽先补用。蔡兆槐俟补缺后,遇有本部题选咨留员外郎缺出,即行补用。谨奏。奉旨:朱智著遇有本部主事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尽先补用。蔡兆槐著俟补缺后,遇有本部题选咨留员外郎缺出,即行补用。

十一月初二日本处奏:军机处行走满、汉章京,自咸丰七年保奏之后,已逾三年。臣等留心察看,择其资格较深、办事勤奋者数员,公同酌拟。内阁中书英廉,请作为候补侍读,遇有侍读缺出,即行奏补。内阁候补中书松龄、庆裕,请俟补缺后,遇有侍读缺出,即行奏补。工部笔帖式增寿,请作为候补主事,遇有本部主事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候选主事内阁中书方鼎锐,请以主事签掣缺分较多之户、刑两部行走,遇有该部主事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户部主事朱学勤,请作为候补员外郎,遇有本部员外郎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内阁典籍许庚身,请作为候补侍读,遇有缺出,即行奏补。工部候补主事蒋继洙,请俟补缺后,遇有本部员外郎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谨奏。奉旨:依议。

十二月初七日议政王、军机大臣面奉谕旨:军机章京当差劳苦,著赏给银二千两,由广储司给发。

同治元年正月初一日谕:朕奉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懿旨:恭亲王以议政王在军机处办理一切政务,勤劳懋著,加恩著在紫禁城内坐四人轿,以示优异。

二十三日谕:朕奉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懿旨:恭亲王自简授议政王以来,首赞枢廷,贤亲辅翼,公忠体国,于一切用人行政、事无巨细,综核靡遗,著交宗人府从优议叙。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都察院左都御史文祥、户部左侍郎宝鋆在军机处行走,实力励勤,和衷共济;顺天府府丞曹毓瑛自参机务,克称厥职:均著交部议叙。

闰八月十九日谕:军机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李棠阶,著加恩在紫禁城内骑马。

九月二十日本处奏:军机章京内阁典籍许庚身,前经臣等保奏,请作为候补侍读,遇有缺出,即行奏补,奉旨依议。嗣于本年壬戌科中式进士,奉旨著仍作为候补侍读,遇有缺出,即行奏补。兹查有内阁侍读陈寓升任山东道监察御史,所遗一缺,据内阁行查吏部转据咨覆,应由臣等援案奏补。相应请旨,将许庚身补授内阁侍读。谨奏。奉旨:依议。

十二月二十六日本处奏:窃臣等于本月十八日将编辑新档十函进呈御览,并声明该章京供事著有微劳,恳请量予奖叙。奉旨:依议。钦此。查此次册档,事阅十年,头绪纷繁,该章京等分年编纂,详加校勘,不无微劳足录,该供事等常川在方略馆缮写办理,尤为出力,相应吁恳天恩奖叙,以昭激劝。谨缮清单恭呈御览。谨奏。

太常寺少卿王拯,内阁侍读瑞廉、许庚身,以上三员拟请赏随带加二级。广东高廉道前内阁侍读英秀、户科给事中前内阁侍读文吉、河南道监察御史前内阁侍读曾协均、候选道前户部员外郎吴兆麟、山西试用直隶州知州前工部主事裕彰,以上五员拟请交部从优议叙。刑部郎中胡家玉,拟请赏加四品衔。户部员外郎朱学勤,拟请遇有该部郎中缺出,无论题选咨留,遇缺即补。理藩院员外郎衡光,拟请以该衙门郎中即补。刑部主事嵩寿,工部主事增寿、朱智,以上三员均拟请遇有本部员外郎缺出,无论题选咨留,遇缺即补。理藩院题署主事崇缮,拟请俟服阕后,以本衙门主事无论题选咨留,遇缺即补。是日奉旨:依议。

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本处奏:此次办理清字档案,臣等派军机章京刑部员外郎嵩寿、理藩院候补主事崇缮总司校对,尚属详慎,自应量加奖励。恳恩准令嵩寿作为候补郎中,遇有本部郎中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崇缮作为候补员外郎,俟补主事后,遇有本衙门满洲、蒙古题选咨留员外郎缺出,即行奏补。谨奏。奉旨:嵩寿著作为候补郎中,遇有本部郎中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崇缮著作为候补员外郎,俟补主事后,遇有本衙门满洲、蒙古题选咨留员外郎缺出,即行奏补。

九月初一日谕:本日引见之俸满截取刑部郎中胡家玉,著开缺以四五品京堂候补。

十月初五日谕:军机大臣兵部左侍郎曹毓瑛,著加恩在紫禁城内骑马。

十二月二十一日本处奏:军机处行走满、汉章京,自咸丰十年保奏一次,系展限一年,于十一年办理,现计咸丰十年至今已逾三年。臣等留心察看,择其资格较深、办事勤奋者数员,公同酌拟。内阁中书奎绶,请分理藩院行走,作为候补主事,遇有理藩院满洲、蒙古无论题选咨留主事缺出,即行奏补。内阁候补中书额图珲,请遇有满、汉本堂实缺中书缺出,不计旗分,即行奏补。理藩院笔帖式英贵,请作为候补主事,遇有本衙

门满洲、蒙古无论题选咨留主事缺出，即行奏补。内阁贴写中书文海，请俟补缺后，遇有侍读缺出，即行奏补。工部候补主事杜来锡，请遇有本部主事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户部主事范运鹏，请作为候补员外郎，遇有本部员外郎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内阁中书沈淮，请以主事签掣缺分较多之户、刑两部行走，遇有该部主事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刑部候补主事周瑞清，请遇有本部主事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谨奏。奉旨：依议。

三年正月二十三日谕：朕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议政恭亲王贤亲最著，辅翼公忠，自首赞枢廷，于今三载，于用人行政，一切克尽匡襄，勤劳罔懈，著交宗人府从优议叙。工部尚书文祥、户部尚书宝鋆、工部尚书李棠阶、兵部左侍郎曹毓瑛，同心协赞，克慎克勤，均著交部议叙。

二月十五日本处奏：缮修汉档告竣，所有派出总校之工部主事王汝讷、内阁侍读冯柏年，总司校对，颇为详慎，自应量予鼓励。恳恩准令王汝讷作为候补员外郎，遇有本部员外郎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冯柏年系应升郎中之员，以郎中由臣等签掣缺分较多之户、刑两部行走，遇有该部郎中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谨奏。奉旨：王汝讷著作为候补员外郎，遇有本部员外郎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冯柏年著以郎中签掣缺分较多之户、刑两部行走，遇有该部郎中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

七月初二日谕：恭亲王自简授议政王以来，于今三载。适值东南等省兵事方殷，用人行政，征兵筹饷，一切深资赞画，弼亮宣猷，忠勤丕著。军机大臣文祥等，翼赞枢廷，同心辅治，前于苏、杭省城克复各案内，屡欲降旨加恩，均经该王大臣等再三恳辞，不忍重违其意。兹当江宁省城克复，红旗驰报，歼擒首逆，本欲援照从前优奖成案，降旨施恩。乃该王大臣等仍复恳切力辞，鉴其诚悃，不得已酌中给予恩施，以奖劳勋。议政恭亲王著加恩赏加军功三级，仍加赏一贝勒，令伊子奉恩辅国公载澄受封，并封伊子载浚入八分辅国公、载滢不入八分镇国公；军机大臣工部尚书文祥，著赏加太子太保衔，伊侄凯肇并赏给员外郎，分部学习行走；户部尚书宝鋆，著赏加太子少保衔，并赏戴花翎；工部尚书李棠阶，著赏加太子少保衔，伊子李洊并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兵部左侍郎曹毓瑛，著赏加头品顶戴，赏戴花翎：以示朕庆赏酬庸之意。此次办理军务十有余年，军报络绎，事务殷繁，军机章京等昕夕从公，承书谕旨，均无贻误，尚属著有微劳。著议政王、军机大臣分别等第，酌量从优保奖，候旨施恩。

初四日谕：昨因江宁红旗报捷，降旨令议政王、军机大臣将满、汉军机章京等分别等第，量予从优保奖，兹据开单具奏。该军机章京等自军兴以来，办理军报，承书谕旨，昕夕从公，尚无贻误，均属著有微劳，自应量予恩施，以示鼓励。理藩院员外郎衡光，著以知府不论双单月遇缺前即选，仍在任候选并赏戴花翎。记名道府刑部郎中嵩寿、记名道府户部员外郎英祥，均著专以道员用，并赏戴花翎。理藩院员外郎崇缮、工部员外郎增寿，均著赏戴花翎。内阁中书松龄，著俟补侍读后，以知府不论双单月在任遇缺前即选，并先换侍读顶戴。内阁侍读英廉，著以道员在任即选，并先换顶戴。候补侍读瑞廉，著以知府不论双单月遇缺前即选，仍在任候选，并赏戴蓝翎，即补侍读。内阁贴写中书庆裕，著俟服阕后，遇有中书缺出，不计旗分，遇缺即补，并赏加侍读衔，赏戴蓝翎。理藩院主事奎绶，著作为本衙门候补员外郎，遇有员外郎缺出，无论题选咨留，遇缺即补。工部郎中岷玉，著俟服阕后，以知府不论双单月在任遇缺前即选。内阁中书额图珲，著作为候补侍读，遇有侍读缺出，即行奏补。理藩院主事英贵，著以本衙门员外郎，无论题选咨留，遇缺即补。内阁贴写中书文海，遇有中书缺出，不计旗分，即行奏补，并赏加侍读衔，赏戴蓝翎。礼部笔帖式续昌，著作为理藩院候补主事，俟服阕后，遇有缺出，无论题选咨留，遇缺即补，并赏加员外郎衔。刑部主事萨隆阿，著遇有本部员外郎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先换顶戴。工部主事额哲克，著以本部员外郎，无论题选咨留，遇缺即补，并赏加知府衔。礼部候补主事裕长，著遇有本部主事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并赏加五品顶戴。内阁贴写中书容斌，著赏加侍读衔，光禄寺卿胡家玉、光禄寺少卿郑锡瀛，均著赏戴花翎，并赏给军功加二级。刑部主事方鼎锐，著免补员外郎，以本部郎中无论题选咨留，遇缺即补，并赏戴花翎。内阁侍读许庚身，著以六部郎中，不论班次，遇缺即选，仍在任候选，并赏戴花翎。工部员外郎朱智，著以本部郎中，不论题选，遇缺即补，并赏戴花翎。工部候补主事蒋继洙，著免补主事，作为候补员外郎，仍归原保案内，遇有本部员外郎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并赏戴蓝翎。候选六部员外郎工部行走裴季芳，著以六部员外郎，不论班次，遇缺即选。刑部主事夏献云，著遇有本部员外郎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先换顶戴。户部郎中蔡兆槐，著作为历俸期满并赏加四品衔工部主事。杜来锡，著以本部员外郎，无论题选咨留，遇缺即补。户部员外郎范运鹏，著以本部郎中，无论题选咨留，遇缺即补，并赏加道衔。刑部主事沈淮、周瑞清，均著遇有本部员外郎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先换顶戴。礼部郎中龚嘉俊，著作为历俸期满并赏加道衔记名御史。吏部郎中陈元楷，著俟升补御史后，以应升之缺升用。工部主事王汝讷，著俟补员外郎后，以本部郎中，无论题选咨留，遇缺即补。户部郎中冯柏年，著作为历俸期满并赏加道衔。刑部候补主事徐用仪，著无论题选咨留，遇缺即补，并赏给军功加一级。吏部候补主事史崧秀，著俟补缺后，以本部员外郎，无论题选咨留，遇缺即补，先换顶戴。礼部主事徐景轼，著遇有本部员外郎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先换顶戴。户部主事方熊祥，著俟补员外郎后，遇有本部郎中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户部主事叶衍兰，著赏加四品衔。前户部郎中朱学勤，

著赏戴花翎。

初六日谕：咸丰十一年冬间，朕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自热河旋跸，授恭亲王为议政王，并以王自留京办事以来，诸臻妥协，因仰体皇考文宗显皇帝酬庸未竟之志，宣示遗命，以亲王世袭罔替。王涕泣固辞，不得已降旨从缓，俟朕亲政之年，再行办理，先行赏食亲王双俸，以示优礼。昨因江宁逆首就歼，红旗告捷，我两宫皇太后以王首赞枢廷，贤亲最著，亟思丕承先绪，仍加恩以亲王世袭罔替。王乃推功诸将，再三恳辞，念其情词谆切，俯如所请，仅加恩王之三子载澄等，于朝廷论功行赏之心，初未尽惬。兹复据奏"金陵虽克，而湖北、江西贼氛尚炽，陕、甘、云、贵余孽未平，军饷浩繁，库款支绌。且在京王公诸臣之俸糈、八旗兵丁之月饷，减成支放，未复旧章，而王公贝勒萃于一门，既忝高爵，复膺厚禄，若不痛自抑损，不独满则必亏，徒增咎戾，且何以副知遇之隆而塞天下之望？请将支食亲王双俸之处，即行停止"等语。览王所奏，具见忠爱，恻怛出于至诚。惟爵以驭贵，禄以驭富，国家诏糈之典，古今所同。王自简任枢廷，于今三载，运筹决策，成效卓然。嗣后慎始敬终，忠勤匪懈，行当廓清区宇，丕著全功。拭目升平，更加懋赏。至此次嘉赏成功，因王㧑抑为怀，仅酌中给予恩施，未尝加厚。若将从前所降恩命遽尔收回，亦恐无以昭劝赏之平而示人臣之则。恭亲王仍著食亲王双俸，其毋固辞。

四年十月初十日谕：礼部右侍郎汪元方，著加恩在紫禁城内骑马。

二十八日谕：文祥奏"请假回旗迎养"一折，文祥著赏假三个月，前赴盛京迎养伊母来京。并赏人参六两，即著文祥赍去，以资颐养。

卷十二　恩叙七

同治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本处奏：军机处行走满、汉章京，查同治二年保奏之后，已逾三年。臣等留心察看，择其资格较深、办事勤奋者数员，公同酌拟。理藩院员外郎崇缮、奎绶，均请作为候补郎中，遇有本衙门满洲、蒙古题选咨留郎中缺出，尽先奏补。理藩院即补主事续昌，请俟补主事后，作为员外郎，遇有本衙门满洲、蒙古题选咨留员外郎缺出，尽先奏补。礼部主事裕长，请作为候补员外郎，遇有本衙门题选咨留员外郎缺出，尽先奏补。吏部候补主事靳邦庆，请遇有本部主事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户部主事李廷箫，请俟补员外郎后，遇有本部郎中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吏部候补主事史崧秀，前于江宁红旗报捷案内保奏，俟补缺后，以员外郎无论题选咨留，遇缺即补。此次拟请遇有本部主事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俟补缺后，仍归原保以员外郎无论题选咨留，遇缺即补。礼部员外郎徐景轼，请遇有本部郎中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谨奏。奉旨：依议。

又片奏：缮办汉档告竣，所有派出总校之内阁典籍江人镜、刑部主事徐用仪，总司校对，颇为详慎，自应量予鼓励。恳恩准令江人镜作为候补侍读，遇有缺出，即行奏补。徐用仪俟题补员外郎后，遇有本部郎中缺出，不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谨奏。奉旨：江人镜著作为候补侍读，遇有缺出，即行奏补。徐用仪著俟题补员外郎后，遇有本部郎中缺出，不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

六年正月二十三日谕：朕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恭亲王首赞枢廷，于今六年，小心谨慎，夙夜勤劳，克尽匡襄，深资辅翼，著交宗人府从优议叙。吏部尚书文祥、户部尚书宝鋆、都察院左都御史汪元方，同心赞画，勤慎和衷，均著交部议叙。

十二月初六日谕：本日引见御史之工部郎中朱智，著即注销御史开缺，以五品京堂候补。

七年七月十一日谕：昨据李鸿章奏，歼除捻逆，直、东一律肃清。军机大臣恭亲王等，赞理机务，昕夕慎勤，今幸大功告成，自应量予奖叙。恭亲王、文祥、宝鋆、沈桂芬，均著赏加二级。军机章京等夙夜趋公，承书谕旨，亦属著有微劳，著恭亲王等分别奏请奖励，候旨施恩。

十七日本处奏：此次办理清字档案，臣等派军机章京候补侍读内阁中书额图珲、候选道内阁侍读文海总司校对，尚属详慎，自应量予奖励。额图珲请赏加四品衔，文海曾由国史馆保奏以道员不论双单月遇缺前先选用，请仍以道员不论双单月归捐班一缺后，在任即选。谨奏。奉旨：额图珲著赏加四品衔，文海著仍以道员不论双单月归捐班一缺后，在任即选。

十八日谕：昨因捻逆荡平，红旗报捷，降旨令恭亲王等将满、汉军机章京等分别保奖，兹据开单具奏。该军机章京等行走有年，缮写谕旨，昕夕从公，均属著有微劳，自应量予恩施，以示鼓励。专用道员户部缎匹库郎中增寿，著俟简放道员后，遇有盐运使缺出，提奏蓝翎。户部银库员外郎瑞廉，著赏换花翎。户部颜料库员外郎英廉，著赏戴花翎。内阁侍读庆裕，著以道员不论双单月归升班后，在任即选。工部郎中崐玉，著赏加盐运使衔。内阁候补侍读额图珲，著俟补缺后，以知府不论双单月归选班先在任即选。蓝翎内阁侍读文海，著赏换花翎。理藩院员外郎续昌，著赏戴蓝翎。工部员外郎额哲克，著赏戴蓝翎。内阁贴写中书本贵，著以实缺中书不计旗分，遇缺即行奏补。礼部郎中三德，著赏戴蓝翎。吏部笔帖式春岫，著俟题升主事后，遇有本部员外郎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尽先即补。内阁候补中书尚德，著以实缺中书，不计旗分，遇缺即行奏补。理藩院主事玉春，著遇有本院员外郎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即行补用。员外郎志文，著赏加知府衔。内阁蒙古中书丰绅泰，著赏加五品衔。刑部额外主事增林，著赏加员外郎衔。理藩院郎中崇缮，著赏加四品衔。盐运使衔理藩院郎中奎绶，著赏换按察使衔。员外郎英贵，著赏加四品衔。礼部员外郎裕长，著赏加道衔。太常寺卿郑锡瀛，著赏加二品顶戴。内阁侍读学士朱学勤，

著以三品京堂开列在前。鸿胪寺少卿朱智，著以四品京堂开列在前。蓝翎工部郎中蒋继洙，著赏换花翎。内阁典籍候补侍读江人镜、刑部员外郎周瑞清，均著赏戴花翎。刑部员外郎夏献云，著俟补郎中后，以道员分发省分，归候补班前补用。吏部主事靳邦庆，著遇有本部员外郎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工部员外郎杜来锡，著俟补郎中后，作为历俸期满。户部员外郎李廷箫，著赏加道衔截取知府。户部郎中冯柏年，著俟补知府后，以道员在任尽先即补。刑部员外郎徐用仪，著赏戴花翎。吏部主事史崧秀，著俟补员外郎后，以本部郎中，无论题选咨留，遇缺即补。礼部郎中徐景轼，著俟截取知府得缺后，以道员在任候补截取知府。户部郎中方熊祥，著俟补知府后，以道员在任候补。户部主事叶衍兰，著赏加三品衔。兵部候补员外郎萧庭滋，著作为本部候补郎中，尽先即补。候补主事吴国杰，著遇有本部主事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候补员外郎金曰修，著以本部员外郎，无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记名御史礼部员外郎梁僧宝，著俟补御史后，仍遇有应升缺出，保送带领开列在前。前刑部员外郎裴季芳，著俟服阕后，免选员外郎，以知府分发省分，归候补班补用。前刑部员外郎沈淮，著赏加四品衔。

二十二日本处奏：军机章京内阁典籍江人镜，经臣等保奏，奉旨作为候补侍读，遇有缺出，即行奏补。兹查有内阁侍读方浚师升任广东雷琼道缺道，所遗一缺，据内阁行查吏部转据咨覆，应由臣等援案奏补。相应请旨，将江人镜补授内阁侍读。谨奏。奉旨：依议。

十月初八日谕：军机大臣吏部左侍郎沈桂芬，著加恩在紫禁城内骑马。

十九日谕：军机大臣署礼部左侍郎李鸿藻，著加恩在紫禁城内骑马。

八年十月十九日谕：军机大臣吏部尚书文祥，病逾匝月，尚未就痊，实深廑系。著派御医王继武前往诊视，并赏给人参八两，以资调理。

十一月二十四日本处奏：军机处行走满、汉章京，查同治五年保奏之后，已逾三年。臣等留心察看，择其资格较深、办事勤奋者数员，公同酌拟。内阁中书本贵、尚德，均请作为候补侍读，遇有侍读缺出，尽先奏补。礼部郎中三德，请加道衔。理藩院员外郎玉春，请遇有本衙门郎中缺出，无论满洲、蒙古题选咨留，尽先即补。户部主事叶衍兰，请遇有本部员外郎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兵部候补郎中萧庭滋，请以郎中无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兵部候补主事吴国杰，请俟补主事后，以本部员外郎，无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兵部候补员外郎金曰修，请俟补郎中后，作为历俸期满。谨奏。奉旨：依议。

又片奏：缮办汉档告竣，所有派出总校之礼部郎中梁僧宝、礼部候补主事胡延夔，总司校对，颇为详慎，自应量予鼓励。恳恩准令梁僧宝加四品衔，胡延夔俟补缺后，以本部员外郎，不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谨奏。奉旨：梁僧宝著赏加四品衔，胡延夔著俟补缺后，以本部员外郎，不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

十二月初五日谕：吏部尚书文祥之母，秉性淑慎，克享遐龄，教子有方，俾成良弼，今以疾终，深堪轸恻。朝廷优礼大臣，推恩贤母，著赐祭一坛，赏银二千两经理丧事，由广储司给发，灵柩回旗时，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以示优眷。

九年正月二十三日谕：朕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恭亲王首赞枢廷，于今九年，夙夜靖共，于一切行政用人，虚心匡弼，巨细靡遗，深资夹辅，著交宗人府从优议叙。吏部尚书文祥、户部尚书宝鋆、都察院左都御史沈桂芬、户部右侍郎李鸿藻，同心翊赞，克慎克勤，均著交部议叙。

七月初五日谕：本日引见御史之刑部员外郎周瑞清，著即注销御史开缺，以五品京堂候补。

十年三月十七日谕：本日引见之截取刑部郎中徐用仪，著开缺以五品京堂候补。

十月二十二日谕：吏部左侍郎胡家玉，著加恩在紫禁城内骑马。

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本处奏：前因粤匪、捻匪先后荡平，同治七年十一月恭奉谕旨，命臣等纂辑方略，当经酌拟章程具奏，并声明该总纂等如勤奋编辑，拟照成案，分次请奖，供事、誊录等一并给奖在案。窃查粤匪自道光三十年起事至同治四年剿平，捻匪自咸丰元年起事至同治七年剿平，办理军务前后十有九年，凡各路军营及内外臣工章奏，头绪纷繁，我文宗显皇帝神谟广运，指示机宜，圣训煌煌，昭如日月。迨我皇上御极后，仰承两宫皇太后懿训，烛照无遗，纶綍昭垂，同符前烈。臣等敬谨编纂，综计《剿平粤匪方略》四百二十卷、《剿平捻匪方略》三百二十卷，陆续进呈，蒙发交南书房翰林校阅，均无错误。全书两编，兹已一律告成。计自同治八年二月开馆起，迄今仅止三年有余即已告成，除进呈本外，又缮陈设本一分，校对亦已过半。所有在馆人员，实皆奋勉出力，除臣等不敢仰邀议叙外，其总纂及提调、收掌、纂修、校对、译汉官、供事人等，臣等公同酌拟奖叙，分缮清单恭呈御览，伏候钦定。至誊录人等及其余供事，拟俟陈设本全行完竣后，由臣等核其在馆功课及平日差使，分别等第，造册注明，咨部奖叙，其应如何过班铨选之处，统归吏部核办。此次卷帙较多，办理迅速，该誊录、供事等格外出力，内有量加从优给予分发之员，恳请饬部毋庸核减，以昭激劝。再此次所保，不论题选咨留补用各员，系查照军机处缮修册档成案办理，合并声明。谨奏。

是日奉谕：恭亲王等奏"纂辑《剿平粤匪方略》四百二十卷、《剿平捻匪方略》三百二十卷告成，奉表恭进"一折。剿捕粤匪始于道光三十年，至同治三年克复江宁省城，嗣后搜捕余孽又历年余。剿捕捻匪始于咸丰元年，至同治七年在直隶地方并力歼除，计办理军务前后十有九年。各路军营及内外臣工章奏纷繁，我文宗显皇帝神谟广运，指示机宜，圣训昭垂，军民感服。迨朕御极后，禀承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训，烛照无

遗，同符先烈，戡定大难，用底敉平，一切机宜，运画允宜，垂示将来。恭亲王等奉命纂办数年来，率同在馆人员，陆续缮辑呈进，随时披览，卷帙繁多，尚为详悉赅备，所有大小出力各员，自应普加优奖。恭亲王等折内虽自称不敢仰邀议叙，仍应特沛恩施。恭亲王著赏加三级，并奉慈禧皇太后颁发御书"讦谟辰告"扁额一方，赏给恭亲王，以示优异。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均著赏加二级。该提调等在军机处行走有年，平日办事俱属勤慎，此次在馆或总司纂辑，或分司检校，均能奋勉出力，迅速告成，著照所请给予奖励。候补宗人府府丞朱学勤，著赏给二品顶戴。太仆寺卿朱智，著赏给二品顶戴，并加随带二级。内阁侍读学士许庚身，著以三品京堂候补，并加随带二级。郎中崇缮，著以道员用，并俟补道员后赏加布政使衔，随带加三级。候选道郎中奎绶，著赏随带加三级，并俟选道员后赏加布政使衔。员外郎续昌，著以道员不论双单月在任即选，先换顶戴。郎中春岫，著以道员不论双单月在任遇缺即选，先换顶戴。中书尚德，著俟补侍读后，以知府不论双单月在任遇缺即选，先换顶戴。员外郎志文，著以知府不论双单月在任遇缺即选，并赏加道衔。鸿胪寺少卿周瑞清，著以四品京堂候补，并俟补缺后赏加三品衔。候补五品京堂徐用仪，著俟补缺后以四品京堂候补，并加随带二级。即选道文海，著以四五品京堂用。郎中岷玉，著俟补道员后，赏加布政使衔并随带加二级。内阁侍读额图珲，著俟选知府后，以本省道员尽先升用，并赏加盐运使衔。员外郎英谦，著以知府不论双单月在任遇缺即选，并赏换道衔。靳邦庆，著遇有本部郎中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并俟补郎中后，赏加道衔。李廷箫，著俟截取知府得缺后，赏加盐运使衔，以道员在任，归候补班前补用。郎中史崧秀，著俟截取知府得缺后，以道员在任，归候补班前补用，先换顶戴。员外郎叶衍兰，著赏给随带加三级。主事胡延夔，著免补主事，作为候补员外郎，仍照原保班次奏补。陆奭棠，著免其试俸，以本部员外郎无论题选咨留，遇缺即补。张岳年，著以主事无论题选咨留，遇缺即补，并赏加五品衔。内阁典籍李耀奎，著作为候补侍读，遇有缺出，即行奏补，先换顶戴。员外郎李方豫，著遇有本部员外郎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主事丁鹤年，著遇有本部主事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沈源深，著以员外郎无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魏邦翰、陈毓秀，均著遇有本部主事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中书邵文煦，著以主事签掣缺分较多之户、刑两部，无论题选咨留，遇缺即补。主事冯光勋，著遇有本部主事缺出，无论题选咨留，即行奏补。郎中李固恒，著俟截取知府得缺后，在任以道员候补。其离馆之道员增寿，著赏随带加二级。知府庆裕，著以道员在任归候补班前补用。道员英廉，著赏加布政使衔。御史三德，著以道员不论双单月在任候选。知府江人镜，著以道员在任候补。道员夏献云，著赏随带加二级。知府杜来锡，著俟服阕得缺后，以道员在任候补。方熊祥，著赏加盐运使衔。郎中萧庭滋，著免补本班，以知府分发省分归候补班前先补用。金曰修，著赏加道衔。御史梁僧宝，著以应升之缺在任候补，并俟得缺后遇缺题奏。主事李士彬，著俟服阕后，无论题选咨留，遇缺即补。御史沈淮，著俟截取知府得缺后，在任以道员归候补班前补用。余依议。

九月十九日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皇帝寅绍丕基，于今十有一载。亲贤夹辅，共济时艰，兹当大婚礼成，自应特沛恩施，用彰劳勩。恭亲王辅政多年，勋劳懋著，前于咸丰十一年十月间命以亲王世袭罔替，因该亲王再三恳辞，允俟亲政之年再行办理。现在皇帝大婚礼成，亲政伊迩，著即加恩以亲王世袭罔替。军机大臣大学士文祥，著在紫禁城内乘坐二人肩舆。太子少保衔尚书宝鋆，著赏加太子太保衔。尚书沈桂芬、李鸿藻，均著赏加太子少保衔。

十一月初四日本处奏：军机处行走满、汉章京，查同治八年保奏之后，已逾三年。臣等留心察看，择其资格较深、办事勤奋者数员，公同酌拟。理藩院郎中玉春，请加道衔。理藩院员外郎志文，请作为候补郎中，遇有本衙门郎中缺出，无论满洲、蒙古题选咨留，尽先即补。理藩院主事丰绅泰，请遇有本衙门员外郎缺出，无论满洲、蒙古题选咨留，尽先即补。刑部笔帖式桂斌，请以本部主事无论题选咨留，遇缺即补。刑部候补主事邵文煦，请俟补主事后，以本部员外郎无论题选咨留，遇缺即补。内阁典籍候补侍读李耀奎，请俟补侍读后，以郎中遇缺即选。工部候补员外郎李方豫，请俟补员外郎后，免其试俸，以本部郎中无论题选咨留，遇缺即补。工部候补主事丁鹤年，请俟补主事后，以本部员外郎无论题选咨留，遇缺即补。谨奏。奉旨：依议。

又片奏：缮办汉档告竣，所有派出总校之刑部主事陆奭棠、刑部候补主事张岳年，总司校对，颇为详慎，自应量予鼓励。恳恩准令陆奭棠俟补员外郎后，以本部郎中无论题选咨留，遇缺即补。张岳年俟补缺后，免其试俸，以本部员外郎无论题选咨留，遇缺即补。谨奏。奉旨：陆奭棠著俟补员外郎后，以本部郎中无论题选咨留，遇缺即补。张岳年著俟补缺后，免其试俸，以本部员外郎无论题选咨留，遇缺即补。

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谕：朕奉慈安端裕皇太后、慈禧端佑皇太后懿旨：恭亲王首赞枢廷，历久不懈，尽心辅政，钜细靡遗，懋著勋劳，深资倚任，著交宗人府从优议叙。大学士文祥、吏部尚书宝鋆、兵部尚书沈桂芬、工部尚书李鸿藻，和衷赞画，矢慎矢勤，均著交部议叙。

十二月十一日本处奏：此次办理清字档案，臣等派军机章京道府用候选道理藩院员外郎续昌、道府用道衔刑部员外郎增林总司校对，尚属详慎，自应量予奖励。续昌拟请专以道员用；增林拟请俟简放道府后，赏加盐运使衔。谨奏。奉旨：续昌著专以道员用，增林著俟简放道府后赏加盐运使衔。

二十八日谕：明年恭逢慈禧端佑康颐皇太后四旬大庆，并朕亲政后初届元日令辰，亦宜特沛恩施。恭亲

王、文祥、宝鋆均著交该衙门从优议叙，沈桂芬著赏给御书扁额一方。

又谕：军机大臣工部尚书李鸿藻之母姚氏，年逾八旬，精神强固，加恩赏给御书扁额一方。

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本处奏：军机章京内阁典籍李耀奎，前经臣等保奏，作为候补侍读，遇有缺出，即行奏补。兹查有内阁侍读丁士彬升任安徽凤阳府知府所遗一缺，据内阁行查吏部转据咨覆，应由臣等援案奏补。相应请旨，将李耀奎补授内阁侍读。谨奏。奉旨：依议。

光绪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本处奏：军机处行走满、汉章京，查同治十一年保奏之后，已逾三年。臣等留心察看，择其资格较深、办事勤奋者数员，公同酌拟。内阁候补侍读中书本贵、尚德，均请仍以侍读遇缺即补。户部员外郎额勒精额，请以本部郎中无论题选咨留，遇缺即补。内阁贴写中书如松，请作为候补主事，掣分户、刑两部，以该部主事无论题选咨留，遇缺即补。吏部主事魏邦翰，请以员外郎无论题选咨留，遇缺即补。户部主事陈毓秀，请以员外郎无论题选咨留，遇缺即补。刑部主事冯光勋，请以员外郎无论题选咨留，遇缺即补。兵部郎中李固恒，请免试俸历俸。谨奏。奉旨：依议。

又片奏：缮办汉档告竣，所有派出总校之刑部主事李士彬、吏部员外郎沈源深，总司校对，颇为详慎，自应量予鼓励。恳恩准令李士彬以员外郎无论题选咨留，遇缺即补；沈源深以郎中无论题选咨留，遇缺即补。谨奏。奉旨：李士彬著以员外郎无论题选咨留，遇缺即补。沈源深著以郎中无论题选咨留，遇缺即补。

卷十三　规制一

办理军机处设自雍正年间，银印藏大内，印钥以领班之军机大臣佩之。有应用之官文书，直日章京亲到内奏事房向内监请印，向军机大臣请印钥启用，用毕即行送进。凡请印钥必以金牌为质。金牌以金为之，广约五分，厚约一分，修约两寸，上镌“军机处”三字，直日章京佩之，封印后领班章京佩之。若随扈出京，则于出京之前一日将印请出，交领班之军机大臣管带，回銮之日即行送进。

谨按：雍正十年三月初三日大学士等遵旨议奏，办理军机处密行事件，所需钤封印信，谨拟“办理军机印信”字样，移咨礼部铸造，贮办理军机处，派员管理，并行知各省及西北两路军营。今办理军机处银印，乾隆初年所换铸，清、汉篆其文，曰“办理军机事务印记”。两旁镌刻年月字号，一曰“乾隆十四年正月日造”九字，一曰“礼部造”三字，一曰“乾字一百二十九号”八字。又按：现遇随扈出京之前，将印请出，交兵部领赍。兵部司员每日送至行宫门外朝房，请军机大臣启视，并备钤用。

军机大臣兼用满、汉大员，无定额，以大学士领班。

谨按：嘉庆四年正月，命成亲王入直办事，是年十月间，以与定制未符，即命出直。又：咸丰三年十月初七日谕，恭亲王奕䜣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又：十一年十月初一日谕，恭亲王奕䜣著授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又：同治四年四月十四日谕，恭亲王著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又：嘉庆四年，章京吴熊光、戴衢亨奉特加三品衔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又：十六年，章京卢荫溥奉特加四品衔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又谨按：满洲军机大臣奉旨在军机处行走者，是否准看汉折之处，历由本处缮片请旨遵行，均得旨准其阅看。又：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初十日本处奏，尚书兆惠，前在侍郎任内在军机处行走，未经奉旨阅看朱批奏折。今同都统侯富德俱在军机处行走，其阅看朱批奏折之处，伏候钦定。奉旨：阅清字不阅汉字。又按：自道光年间以后，满洲大臣一体阅看汉折，均未缮递奏片。又：咸丰八年五月二十四日谕，匡源、文祥在军机行走次序，著在杜翰之次。嗣后凡学习者俱在班末，俟实授时请旨。

满、汉军机章京各分为两班，每班各八人，其八人内各以一人领班，国语谓之达拉密，由军机大臣拣派资深望重者为之。凡挑补满、汉章京，本处预期行片各衙门，令各出具考语保送数员，至多不得过八员，由军机大臣亲加考校，将入选者带领引见，记名者遇缺以次奏署、奏补。

谨按：嘉庆四年正月十六日谕，军机处为机密要地，向来行走章京未定额数，俱由军机大臣挑补，并不带领引见。因思各衙门、各旗官员即笔帖式、骁骑校、护军校等微员，无不由引见补授，军机章京职事较重，岂有转不带领引见之理？嗣后满、汉章京各定为十六员，由内阁、六部、理藩院堂官于司员中书、笔帖式等官择其人品端方，年力富强，字画端楷者交军机大臣带领引见，候朕简用。其记名人员遇有缺出，按次陆续充补。此次应挑之汉章京，即照新例办理。又：十一年正月二十日本处奏，查满军机章京理藩院题署主事德宁额，于嘉庆九年出三座塔税差，经臣等奏明，以记名挨次应补之内阁中书重伦接署。该员行走以来，差使尚属勤勉。现在德宁额回京供职，可否将重伦留于额外行走，俟有缺出，即行充补之处，理合奏明，请旨。奉旨：依议。谨按：自嘉庆四年以后，每班章京不得过八人，至是始有先因署缺即留于额外行走候补之员。又：二十一年冬，军机大臣奏明行走之强逢泰不占额缺，于是每班八人之外，复有额外章京一员。又：咸丰三年二月初六日本处奏，现在军务较繁，请添传记名汉章京四人在额外行走。奉旨：知道了。又：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本处奏，前添传汉章京四员均已充补实缺，请添传二员在额

外行走。奉旨:知道了。又:十一年十月初八日本处奏:汉章京自咸丰三年奏添额外行走四员,嗣因直务繁简不常,有即行传补者,有未即行传补者。现在两班行走共十八人,事务较繁,请添传二员在额外行走。奉旨:知道了。又:同治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本处奏:现在军务渐平,诸事较简,汉章京拟停传二员。奉旨:依议。

满洲章京以内阁中书,六部、理藩院郎中、员外郎、主事、笔帖式兼充;汉章京以内阁中书,六部郎中、员外郎、主事、七品小京官由进士举人出身者兼充。

谨按:乾隆年间,满洲大员如侍郎保成、松筠,内阁学士博清额、索琳、福德等;汉大员如顺天府尹蒋炳,副都御史胡宝瑔、傅显、刘秉恬、孙永清,大理寺卿王昶,光禄寺卿申甫,太仆寺卿程焘,候补三品京堂袁守侗等,皆令在军机章京上行走,至嘉庆年间始定此例。又:嘉庆四年二月十一日本处奏:原在军机章京上行走之科道各员,应仍遵旨留军机处外,此后军机处行走人员,遇有补放御史者,即回本衙门任事,不必在军机处行走。又:五年七月二十六日谕:嗣后军机章京有升任至通政司副使、大理寺少卿者,即著军机大臣奏明,不必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又:十年十月二十四日本处议奏:御史吴邦庆折内所称"汉章京应分别出身"一节,查军机章京向例由内阁中书挑取者居多,其由六部司员挑取者不及十之一二。自嘉庆四年奉旨于内阁中书及六部司员内保送以来,多系进士、举人出身者,间有一二员由拔贡生出身,亦系朝考录用之六部小京官。若榜副贡生即无由考试录用部员之阶,是以历来挑取章京,并无由此项出身者。至捐纳人员,惟进士、举人捐纳,内阁中书向来均经挑入军机行走,其由捐纳、贡监出身者,本不挑补,应毋庸议。又:据称"内自三品京堂以上,外自藩臬以上各大员与军机处俱有交涉事件,若令其子弟挑补章京行走,恐不无私通信息、泄漏机密等弊。请照现任三品京堂或督抚子弟不准考选御史之例,嗣后军机章京一体回避"等语。查军机处设立满、汉章京,恭缮谕旨,登载册档,均关紧要,自应慎选人才,严防弊窦。前经钦奉谕旨,交军机大臣带领引见,并奉特旨,派科道官逐日进内稽查,立法已为周密。该章京等如能谨饬自矢,奉公守法,自不致有泄漏通信情弊。倘行走或有不谨,臣等必当随时查察,据实严参。况该章京等不过职司缮写,臣等面承谕旨,遇有实关紧要之事,本不轻向章京等宣露。至与该章京等父兄果有关涉事件,尤当留心慎密,尽可不令闻知,伊等亦何从泄漏?若因此设法防维,则各大员不独子弟应行回避,凡其族谊亲娅年家故旧,苟不知谨慎,安保无传递信息之事。且军机处承办京外直省事件繁多,大小各员,均不免有所交涉,又岂独三品以上大员子弟,始虑其泄漏?是该御史所奏杜渐防微之道,全不在此。惟机廷清切之地,父兄既身跻通显,其子弟原不必厕身枢要,似应酌量定以限制。但如该御史所奏外官自藩臬以上,犹未详尽。即如盐运使一官,亦系三品,外官司道并行,体制相埒,此外盐政关差,亦有外旗人员,其子弟似亦应一体回避。应请嗣后满、汉现任京官文职三品以上,武职二品以上,及外官文职督、抚、司、道、盐政、关差,武职提、镇以上各大员子弟,均不得保送挑补军机章京,其大员之亲侄从弟及外姻亲戚等不在此例。至该员等有初补军机时,父兄尚未通显,迨行走谙习,正资得力,而其父兄洊擢至三品以上等官者,应否令其回本衙门之处,臣等随时奏明,请旨定夺。又查现在军机处行走满洲章京内,有工部侍郎明兴之子内阁中书重伦,直隶布政使庆格之弟刑部主事吉祥,云南布政使阿礼布之弟吏部员外郎德克津布,该三员挑补均在条奏之前,当差亦尚勤慎。臣等此次议奏,如蒙允准,应否即令该三员循照新例,回本衙门当差之处,恭候训示遵行。奉旨:依议。重伦、吉祥、德克津布三员充补军机在新例之前,均著毋庸回避。又:十六年二月初七日谕:军机为枢密重地,满、汉章京趋公执事,先以谨慎为本。从前御史吴邦庆条奏,大员子弟不准充补军机章京,经军机大臣议覆,自道员以上子弟皆令回避,其有行走在先者,并随时请旨定夺。兹据庆桂等奏,新授南赣道查清阿之子诚端,应否回避。朕思谨慎与否,总视乎其人,而防闲之道,亦必当定以限制。嗣后文职京官三品以上,外任臬司以上;武职京官副都统以上,外官总兵以上,其亲子弟均不准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其行走在先者亦毋庸随时具奏,即令照例回本衙门当差。诚端系道员之子,无庸回避。又: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谕:从前军机处满、汉章京皆军机大臣于内阁等衙门传取,嘉庆四年改由内阁、六部、理藩院保送引见。嗣后将保送人员先令军机大臣考试,分别弃取,带领引见,其记名者挨次传补,立法至为允当。惟大员子弟设有回避之例,殊可不必,防弊之道,初不在此。如大臣子弟有挑入军机处者,藉以学习政事,未尝不可造就人材。嗣后保送军机章京,著无庸回避大员子弟,其军机章京有升至通政司副使、大理寺少卿、及补授科道者,即回本衙门行走,著仍照旧例行。又:查自咸丰八年后历次交片,各衙门保送军机章京,均声明大员子弟仍照例不得保送。又:章京有升至通政使司、通政使副使、大理寺卿、少卿者,历经奉旨,仍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又:咸丰十一年正月初六日谕:满、汉军机章京,每班挑取各四员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额外行走,仍照常在军机处值班,毋庸常川到署。又:同治七年十月十七日本处奏:现在记名汉军机章京将次用竣,臣等照章行取内阁等衙门人员,考试带领引见。据工部保送之七品小京官丁鹤年,

系镶黄旗汉军人。查汉军机章京自嘉庆四年奉旨定有额数，令各衙门保送后，并无汉军人员行走，详稽册档，亦无汉军不准充补明文，臣等未便驳令不准与考。阅看该员试卷，文理尚优，字画亦属端楷。惟向无办过似此成案，可否一并带领引见之处，伏候圣裁。奉旨：准其带领引见。

军机处在隆宗门内之北，军机大臣入直于此。军机章京直房在隆宗门内之南，满、汉两班分左右居之。每日寅时，军机大臣及章京等以次入直，辰刻军机大臣始入见，或不待辰刻而先召见，每日或一次或数次。军机章京皆随入，祗候于南书房。军机大臣至上前，豫敷席于地赐坐，承旨毕乃出，授军机章京书之。述旨毕，内奏事太监传旨令散，遂以次退直。若在圆明园，每日入直于左如意门内，御河之南为军机堂，堂之右为满章京直房，其前为汉章京直房，直务均与在宫之日同。

谨按：军机大臣出入均由内右门，至南书房祗候召见。乾隆年间军机章京随军机大臣后亦出入内右门，嘉庆年间章京等始专出入乾清门，仍均在南书房祗候。

军机处缮写谕旨之式，凡特降者，曰内阁奉上谕；因所奏请而降者，曰奉旨。其或因所奏请而即以宣示中外者，亦曰内阁奉上谕。各载其所奉之年月日于前。述旨发下后，即交内阁传钞，谓之明发。其谕令军机大臣行不由内阁传钞者，谓之寄信，外间谓之廷寄。其式：行经略、大将军、钦差大臣、将军、参赞大臣、都统、副都统、办事领队大臣、总督、巡抚、学政曰"军机大臣字寄"，其行盐政、关差、藩臬曰"军机大臣传谕"，亦皆载所奉之年月日，径由军机处封交兵部捷报处递往。视事之缓急，或马上飞递，或四百里，或五百里，或六百里，或六百里加紧，皆于封函上注明。其封函之式，字寄者，右书办理军机处封寄，左书某处某官开拆；传谕者，居中大书办理军机处封，左边下半书传谕某处某官开拆：皆于封口及年月日处钤用办理军机处印。

谨按：乾隆年间寄信，皆领班之军机大臣出名。乾隆三十六年二月驾巡山东，大学士尹继善、刘统勋，协办大学士尚书刘纶俱未随扈，经本处奏请面奉谕旨，清字寄信著尚书福隆安出名，汉字寄信著尚书于敏中出名。又：嘉庆九年议准军机处交兵部加封寄往各省书字，其封面书写何人姓氏者，应交本人拆阅，如本任官升调他处并来京陛见，其护理及接任之员不得拆阅，即转递交本员祗领。若寻常印封无本员姓氏交该衙门开拆者，方准署任之员拆阅查办。又按：寄信行督办军务大员亦书军机大臣字寄，行各省提镇亦书军机大臣传谕，提镇有督办军务者，亦书军机大臣字寄。至寄信中尤为紧要之件奉旨密谕者，则书军机大臣密寄。

谨按：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一日本处奏，每日折报奉旨批发谨拟写"议政王军机大臣奉旨"字样，寄信谕旨拟写"议政王军机大臣字寄"字样，其交片行文一律办理。又谨按：两次垂帘训政，每日折报，奉旨缮批呈览，自咸丰十一年十月至同治四年三月则写"议政王军机大臣奉旨"，寄信则写"议政王军机大臣字寄"字样，以后均写"军机大臣奉旨"、"军机大臣字寄"字样。

凡中外奏折，奉朱批"该部议奏"、"该部知道"者，皆录副发钞，其朱批"览"或朱批"知道了"，或朱批"准驳其事"，及训饬嘉勉之词，皆视其事系部院应办者，即发钞，不涉部院者，不发钞。凡未奉朱批之折，即以原折发钞。凡朱批原折，如在京衙门之折，即存军机处汇缴；如各省，俱于本日录副后，系专差赍奏者，交内奏事封发，由驿驰奏者，即由本处封交兵部递往。其内阁领钞之折于次日缴回，同不发钞之折按日归入月折包备案。

凡议大政、谳大狱有旨特交军机大臣者，即由本处承办；其交军机大臣会同各部院衙门者，或由本处主稿，或由所会衙门主稿，临时酌定。凡应行刑讯之案，或就内务府公所，或就步军统领衙门公所提讯，其皂役刑具皆于刑部传用。如会同刑部者或刑部堂官前来会讯，或就刑部会讯，亦临时酌定。若有军旅之事，则考山川之险夷，道里之远近，以备顾问。其边裔绝域古书茫昧者，则追寻新旧册档，加以谘访，使皆可征验，并就户部、兵部、理藩院等衙门咨取兵马钱粮，简明确数备查，有旨垂询，则或绘图或缮单即时呈递。

谨按：乾隆四十六年□月□日旨：秋审勾到事件，军机大臣办理熟谙，著同大学士一体承旨。又：乾隆九年□月□日本处奏：据韩光基奏称"军机处密议之件，无论议准议驳，于议定后奉旨钦遵行知该处或外省之后，应仍知照该管衙门存案"等语。查军机处办理事件不一，奏定之后，有应交部院者，有应行知外省者，有祗应本处存案备查者。至于密办密议之事，或颁发谕旨，或存案备查，断不便概行发部。韩光基所请知照该管衙门之处，诚如圣谕事属难行，应无庸议。又：乾隆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奏：向来军机处事件，俱系交内阁转发，除密议密奏外，系何衙门承办者，即传该衙门承钞。今张允随所奏卡瓦一折，奉朱批"议政王大臣速议具奏"，因系兵部主稿，是以内阁传钞。伏思议政处与各衙门不同，嗣后凡遇交议政处事件，俱交内阁，专交该衙门办理，不得发钞。谨奏。奉旨：是。又：乾隆二十三年十月十九日奏：各部传钞事件，往往多有遗漏，即续经查出或该督抚咨部询问，始行检举办理，虽将经手各官加以处分，而公事究已稽迟。臣等酌议，嗣后应令军机处承办交发之满、汉官员，将逐日所发谕旨及折奏事件，每届十日汇开一单，交与内阁票签处转交各衙门逐一查对，如有遗漏，若系寻常事件，即可作速补钞，若事属紧要，除一面补钞赶办外，仍将遗漏之员参奏议处。如此，十日内并无遗漏，即于单内注明缴回。在各部院既可得免遗漏，即军机处或有

未经交出事件，亦可随时查出，于公事似有裨益。

凡遇大典礼，豫期有旨，令军机大臣查考旧案者，即行查所司详稽册档，汇齐后，摘叙简明节略，开单呈览。或有御制书事之文、纪事之诗，有旨特交军机大臣等查明事之起讫者，亦即缮具节略，清单恭呈御览。

凡恭遇除授内外大臣官员应进单者，文职大学士以下至京堂，武职御前大臣以下至步军前锋、护军统领；外任将军、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缺出，有旨令开列应补应升人员，皆缮递名单。盐运使缺出，有旨进单，即交吏部查开俸深道员十人、知府十人，与军机处记名京察一等人员一体缮单呈递。至文武大臣职任多者，遇出缺应补、出差应署者，有旨令查开管辖处所，即缮递缺单。

凡文职盐运使及道员记名以按察使用。武职一等侍卫、翼长、参领、协领、长史、总管、城守尉记名以副都统用；总兵记名以提督用；副将记名以总兵用。遇缺出皆将记名人员进单。凡道若府缺出不由铨选保题者，由本处请旨，其或选缺道府在部无应选之人，由吏部请旨，又或题缺道府该省无可题之人，由督抚请旨，皆由本处进单。京察一等记名之给事中，御史，郎中，员外郎，内阁侍读，翰林院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詹事府洗马、中允、赞善，以满洲、蒙古人员为一单，汉员为一单，皆道府兼用；内务府郎中、员外郎为一单，以道府关差兼用；其或遇引见或因保举特旨记名者，皆各为一单。知府以道用，同知、直隶州知州以知府用，京员视奉旨指明或以道用，或以知府用，或道府兼用。其道府兼用者，遇请旨道府缺进单，以道用者，遇请旨道缺进单，以知府用者，遇请旨知府缺进单。其汉给事中、御史、郎中俸满截取记名以繁缺用者，除由部铨选外，遇请旨道缺，给事中一体进单，遇请旨知府缺，御史、郎中一体进单。又曾任请旨缺道府及虽非任请旨缺而曾列名请旨单者，遇有丁忧起复、降革开复各员，由吏部知照军机处亦一体进单。其因告病或终养开缺，经病痊及养亲事毕，例应坐补原缺由吏部知照军机处者，遇该员坐补缺出亦一体进单。至文职有知州、知县奉旨记名者，应用同知、直隶州知州；武职有参将奉旨记名者，应用副将。遇有同知、直隶州知州简放知府遗缺及副将简放总兵遗缺，亦将各该员进单。

谨查，道光九年冬以后，盐运使缺出，京察一等记名以道府用人员不行进单。

凡大比之年，会试总裁，顺天乡试主考，会试后覆试、殿试，朝考散馆及翰詹大考，并各项考试阅卷官，有旨令查开应点人员，即缮递名单。凡各省学政届子、午、卯、酉年八月应行更换之期有旨进单，即将各学政到任年月及曾否岁考注明开单，并将由进士出身之侍郎、京堂开单，其曾否得过试差、学差皆注明，得差者并注明次数。又奉天府府丞系兼奉天学政，并将进士出身对品应调之太常寺少卿、鸿胪寺卿、太仆寺少卿、顺天府府丞衔名另缮一单一并呈递。

谨查，奉天府府丞兼奉天学政历届成案，均将进士出身之通政使司、副使，大理寺少卿一体开列进单。

凡乡试、会试及覆试考差恭遇钦命试题，豫期以上三届之题缮单进御，并以本处所藏《四书》一部一同呈递。其自乾隆元年以后出过会试及顺天乡试题者，皆于《四书》内黏贴黄签。其朝考散馆、大考翰詹，亦由军机处查开上三次题目清单，豫期呈递。此外各项考试惟考御史、荫生及各翻译题由南书房承办，余皆由本处于前一日提奏。

谨查，现在考试汉御史、荫生及翻译考试各题目，均由本处提奏，考试孝廉方正系由内阁拟题。

卷十四　规制二

凡满、汉章京缮写谕旨、记载档案、查核奏议，系清字者，皆由满洲章京办理，系汉字者，皆归汉章京办理。在京旗营及各省驻防、西北两路补放应进单者，内、外蒙古藩部及喇嘛并哈萨克、霍罕、廓尔喀朝贡应拟赏者，皆隶满洲章京。在京部院及各省文员、绿营武员补放应进单者，王公内外大臣应拟赏者，及朝鲜、琉球、越南、暹罗、缅甸、南掌等各外国朝贡应拟赏者，皆隶汉章京。惟承审案件，无论满、汉章京，一体由军机大臣酌派。

谨按：朝鲜等国国王及使臣正赏，均由礼部承办，惟加赏使臣由本处拟进赏单。又该国各使臣等能诗者恭进诗章，复加赏该国王及献诗使臣，皆临时派汉章京二人承办。

凡西北两路驻边大臣，皆由军机处缮具月折，每月于初五、二十日两次开单呈递。应换防者则稽其班，于每年十月将各处期满大臣开单呈递。除伊犁将军、定边左副将军、乌鲁木齐都统外，参赞大臣有塔尔巴哈台一人，喀什噶尔一人、乌里雅苏台一人、科布多一人，办事大臣有喀喇沙尔一人、阿克苏一人、乌什一人、叶尔羌一人、和阗一人、哈密一人、西宁一人、西藏一人、库伦一人，帮办大臣有哈什噶尔一人、叶尔羌一人、和阗一人、哈密一人，领队大臣有伊犁五人、库尔喀喇乌苏一人、塔尔巴哈台二人、乌鲁木齐一人、古城一人、吐鲁番一人、巴里坤一人。

谨查，现在西北两路驻边将军大臣：伊犁将军一人、参赞大臣一人、领队大臣五人（巴彦岱、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各一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一人、领队大臣二人，乌鲁木齐都统一人、领队大臣一人，巴里坤领队大臣一人，吐鲁番领队大臣一人，古城领队大臣一人，库尔喀喇乌苏领队大臣一人，叶尔羌参赞大臣一人、帮办大臣一人，喀什噶尔办事大臣一人，英吉沙尔领队大臣一人，和阗办事大臣一人，乌什办事大臣一人、帮办大臣一人，阿克苏办事大臣一人，库车办事大臣一人，喀喇沙尔办事大臣一人，哈密办事大臣一人、帮办

大臣一人,乌里雅苏台将军一人(即定边左副将军),参赞大臣二人,科布多参赞大臣一人、帮办大臣一人,库伦办事大臣二人,西宁办事大臣一人,驻藏办事大臣一人、帮办大臣一人。

凡伊犁、乌鲁木齐暨南路各回城章京内,例由废员补放者,伊犁粮饷章京缺二、驼马章京缺一、管仓章京缺四,乌鲁木齐管仓章京缺三,喀喇沙尔粮饷章京缺一,库车粮饷章京缺一,阿克苏粮饷章京缺一,叶尔羌粮饷章京缺一,喀什噶尔粮饷章京缺一,乌什粮饷章京缺一,皆由军机处豫行八旗查明各废员获咎案由开送清册。军机大臣传齐该废员,拣选将获咎较轻、年力富强者,每次酌取数员引见,记名者,遇缺按名补放。

凡恭遇颁赏御书处所进新刊御制诗文集,武英殿所进新刊御纂、钦定各书并其他珍币,有旨令军机大臣拟赏者,各按数多寡,开列皇子、皇孙、王大臣等名单呈递。请旨发下后,在京者交内阁知照各处祗领,外省者传各省驻京提塘祗领。至西北两路大臣端午、中秋、岁除例赐药物及果饵等物,皆交兵部由驿递发往。

凡恭遇祗谒陵寝及驻跸南苑、汤山、盘山,岁幸热河木兰行围,并东巡、西巡、南巡各地方,其有行宫者,军机大臣入直于宫门外之左偏直庐;如在行营,则于白布城东门夹道内设蒙古包入直;其在看城等城,则皆于黄布城左右设帐房入直。满、汉章京等设帐房,随带短几坐褥,按资格列坐其中。

谨按:乾隆初年恭遇圣驾时巡,军机大臣是否随往,皆候旨遵行。乾隆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本处奏,皇上南苑大阅,臣等办理军机处除臣讷亲、臣海望总理行营随往外,臣鄂尔泰、张廷玉、徐本、纳延泰随驾之处,合行请旨。奉旨,大学士徐本、尚书纳延泰去。至二十八日又谕,朕驻跸南苑,天气寒冷,吏、兵二部轮班之日,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不必前往。近日军机大臣除特派留京办事或先已出差外省及乡、会典试外,凡恭遇时巡无不随往者,不待奏请矣。又:同治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谕,嗣后恭谒慕陵、定陵之日,军机大臣俱著随入陵寝门。又按:军机章京随围系轮班前往,不随往者每日满、汉各二人诣内阁听报,满洲章京在诰敕房,汉章京在蒙古堂祗候。遇有行在,军机处文件分别照行。又: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初七日本处奏,臣等向在热河遇有军机处会同刑部、内务府、步军统领衙门查办事件,均借副都统衙门旁屋暂住审办,并无公所。伏查园明圆遇有审办事件,向在步军统领衙门官厅办理,殊属便易。今增福查出高恒房屋一所,约有三十余间,可否照园明圆官厅之例,仰恳圣恩,即将此项房屋赏给臣等作为办事之地。如蒙俞允,臣等仍交与热河总管照看,毋致稍有损坏。奉旨:知道了。

凡各直省有应前往查办之事,奉旨专派军机大臣或会同部院大臣者,军机大臣于满、汉章京中选择一二员奏明,一体驰驿前往。

谨按:嘉庆五年八月二十五日谕,向来军机大臣出差随带军机章京,原以堂司统属,故令带往办事。乃年来出差及简放外任大员,如阿迪斯、长麟、长龄等,并非军机大臣,亦在朕前率意请带军机章京,殊属非是。大臣等奉派出差,各有属员可以随往,何以将素非所属之员带往办事?至简放外任,向无随带京员之例。况军机章京现有定额,若出差大臣俱请带往,军机处安得有如许人员?且难保无军机章京向出差大臣营谋前往,沿途倚仗军机处虚张声势。此时军机大臣实皆小心谨慎,不敢作福作威,章京等亦皆奉公守法,若屡派出差,恐小军机之故态复萌,沿途又受苦累,是朕并非钦派各大臣出差,竟系派军机章京出差矣。嗣后出差人员除军机大臣仍准其随带章京外,其余如有率行奏请者,即将该大臣治罪,另行简放。又:乾隆十七年十月十四日旨,著派军机处行走郎中福德、刑部郎中官保押带该犯等驰驿前往,协同该署抚杨应琚查办。又:四十年正月二十日旨,侍郎高朴著同军机章京永保驰驿前往山西,有查办事件。此皆以章京专膺使节,为枢曹异数。而嘉庆十四年间,章京卢荫溥以鸿胪寺少卿遂与军机大臣托津同奉命往江南查办案件,则更前此未闻之荣遇也。

凡恭遇临幸西苑、景山或诣雍和宫,在园明圆日或幸清漪园、静明园、黑龙潭,如在临幸处所召见者,军机大臣皆随往,如在宫召见者,即不随往。凡临幸处所皆有军机直庐,达拉密及直日之满、汉章京各二人先往接折,并祗候军机大臣入见。若恭遇幸静宜园驻跸之日,军机大臣率章京等均随往入直,略如随扈之仪。

凡京外王大臣有奉特旨到军机处恭听谕旨、恭读朱笔及阅看各处折奏者,方得在军机堂帘内拱立,事毕即出。其余部院内外大小官员不得擅入,其帘前窗外阶下均不许闲人窥视,满、汉章京之直房亦如之。

谨按:嘉庆五年十一月十八日谕,军机处为办理枢务承写密旨之地,首以严密为要,军机大臣传述朕旨,令章京缮写,均不应稍有泄漏。自去年正月以后,军机处颇觉整饬严肃,闲杂人等亦觉稀少。近日又觉废弛,军机处台阶上下窗外廊边,拥挤多人,藉回事画稿为名,探听消息。折稿未达于宫庭,新闻早传于街市,广为谈说,信口批评,实非政体,必应严定章程,以昭法守。此后军机大臣止准在军机处承写本日所奉上谕,其部院稿案不准在军机处办理,本管司员不准至军机处回事,军机章京办事之处不准闲人窥视,自王、贝勒、贝子、公,文武满、汉大臣,俱不准至军机处同军机大臣谈说事体,违者重处不赦。自今日始,每日著都察院科道一人输流进内,在隆宗门内北首内务府直房监视,军机大臣散后方准退直。如有前次情弊,即令直班科道参奏,候旨严惩;若科道旷班或推故早散,亦准军机大臣指名参奏。再此后有通谕王

大臣之事，俱在乾清门外阶下传述，不准在军机处传旨。此旨通谕中外，各衙门敬谨凛遵，违者不恕。特谕。又：六年四月初二日旨，圆明园距城较远，其军机办事处所若仍令科道前往值日，设遇阴雨迟散，该科道等不及进城，无处住宿。嗣后不必派员前往，以示体恤，遇进城之时，仍著照旧值日稽查。又：二十五年十月初三日旨，稽查军机处御史著裁撤。

凡军机大臣及章京每日晨直饭食，皆由膳房承应，其满、汉章京散直后在城中则退食于方略馆，在圆明园则退食于外直庐。均由内务府、户部银库支领饭银，其会计出入以两班达拉密及方略馆提调分掌之。

谨按：圆明园满、汉章京外直庐一在挂甲屯，一在冰窖，均系乾隆年间赏给居住。恭查乾隆三十三年八月十八日本处奏，军机司员前蒙皇上天恩，赏给庆复入官花园一所。该员等在圆明园该班直宿迄今已逾多年，除历次将木植拆卸官用外，所存之屋日久无人修理，渐致损坏。查该处地面甚大，司员等不能修整，若听其颓废，将一切墙垣屋壁坍塌，不惟该处系圣驾经行之所，有碍观瞻；且园池树木繁盛，无人专管照料，亦甚可惜。查庄亲王现在圆明园所置五福书房窄狭，不敷居住，情愿将现住房屋换给该司员等。因房间无多，尚不敷用，并愿将圆明园高恒入官房屋一所，照内务府估价按数买交军机处司员分住。若准其调换，即以军机处司员所住之园赏给庄亲王，听其自行修理。一转移间，庄亲王得有宽敞园亭，随时酌修，官园既可不致日就坍废，而军机处司员亦得有整齐房屋居住，可否如此，出自天恩。奉旨：知道了。又：乾隆十三年奏准户部堂司官员并户部银库饭银内，每年各拨银二千两作为军机司员饭银之用。又：乾隆五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旨，银库司员每年所得养廉内，每人各拨出银五百两赏给军机章京，以为公费之用。又：嘉庆六年七月二十七日旨，管理三库大臣庆桂等奏“每年应赏御前、乾清门侍卫，军机章京并三库官员养廉共需银八万余两，因各省所解饭银不敷支给，请将户部寄存捐纳饭银归入银库借支备用”等语。此等赏项，从前原因三库饭银为数较多，是以每年格外分赏各处，用昭恩赉，并非正俸及养廉可比。年来外省应解钱粮，俱因拨给军需，随解饭银短绌，除三库官员养廉照例动支外，其余应赏各处之项，自当酌量撙节。应如何裁减分给之处，著军机大臣详议具奏，俟军需告蒇，各省饭银解部充裕，仍著照前例给赏。八月十三日本处覆奏，查向来外省随正项钱粮解到饭银，贮存银库有盈无绌，每年作为御前、乾清门侍卫，军机章京等赏项。此皆仰赖鸿慈，恩施格外，俾当差充裕，诚如圣谕，并非正俸养廉可比。现在军务善后事宜需用尚多，各省应解钱粮俱已就近协拨，银库所收饭银既不敷支用，自应随时酌减。所有每年应赏御前、乾清门侍卫银一万两，军机章京银三千两，理藩院银一千二百两，臣等公同酌减十分之三等因。奉旨：依议。又：八年六月二十二日旨，总管内务府大臣奏“该衙门官员等得项不敷，请于蔆银项下原拨军机处赏项五千两内，归还银一千两，原拨步军统领衙门赏项三千两内，归还银二千两添补办公”等语。此项拨给军机处、步军统领衙门银两，向来如何分给该司员等当差办公之处，著军机大臣、步军统领衙门查明详晰具奏，再降谕旨。二十六日本处覆奏，查军机司员每年除应领内务府蔆价五千两外，尚有户部饭银及银库饭银，谨将各项银两数目及每年如何支用之处，一并开单恭呈御览。计开军机处原领户部饭银一千两，银库饭银三千两，于嘉庆六年间遵旨酌议减银九百两，现领银三千一百两；又于乾隆三十六年间，因军机章京差使繁重，费用甚多，经原任尚书公福隆安奏请，将内务府蔆价银拨给军机处司员五千两；又乾隆五十六年间，奉特旨于户部银库司员养廉内，每年拨给军机处司员二千两：三共领银一万一百两。查军机处满、汉司员直班十六员，及方略馆清、汉档房收掌等官，并苏拉供事人等，每日早晚饭共十二棹，约计银十五两，每年共用银五千四百两；又春秋两次满、汉司员随围十六员，春围每员帮贴银二十两，秋围每员五十两，管理档房苏拉八名，每名春围帮贴银十两，秋围每人四十两，计每年用银一千五百余两；又该班房茶烛冰炭等项每日约用银一两，计每年用银三百余两：三共开除银七千二百余两。余银于每年冬季满、汉司员三十二员分别等第，每员约分银七八九十两不等额，设苏拉十二名，每名赏银二十余两不等。是日奏上，奉谕，前因内务府大臣奏请于蔆银项下，原拨军机处赏项内，归还银一千两，原拨步军统领衙门赏项内，归还银二千两，添补办公，当即谕令军机大臣、步军统领衙门详查奏明。兹据查明，将历年分赏银两数目据实复奏。军机章京等差使繁重，费用甚多，前已于应领项下暂减银九百两。步军统领衙门司员每年当差办公之用，亦惟资此项分给，由来已久，朕一视同仁，未便遽照内务府大臣等所请如数拨还。但念该衙门司员人数较多，公项不敷分给，著于原拨军机处赏项下扣出银五百两，步军统领衙门下扣出银一千两交内务府收领。嗣后该大臣亦不得听属员不知足之言，再行渎请。又：嘉庆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本处奏，查军机处满、汉章京向由户部银库饭银内，蒙拨给银三千两添补每年办公之用。嗣于嘉庆六年遵旨议奏，将应给内阁及御前、乾清门侍卫，军机章京等饭食银两俱减去十分之三，嘉庆十四年内阁因办公缺乏，奏蒙恩准，仍照旧例免其扣减。本年侍卫处亦因公拮据，恳仍照旧例全数支领，奏蒙允准各在案。臣等伏查满、汉军机章京常川在内该班，一

切用项较多，每年例支银两不敷办公。现在内阁侍卫处饭银俱经奏复旧例，全数支领，所有军机章京应领户部银库饭银三千两，可否免其扣减三成，仍照旧例支领。奉旨：准其全数支领。谨查，现在本处每年五月内领银库养廉银六百六十六两六钱零，又领内务府藩价银四千五百两；八月内领银库养廉银六百六十六两六钱零；十月内领银库饭银三千两，又领户部饭银一千两；十二月内领银库饭银六百六十六两六钱零：计全年领银一万五百两。凡满、汉军机章京，每逾三年，准军机大臣择其尤为勤慎者，酌保数人交部议叙。

谨按：每届奏案及谕旨均详恩叙卷中。

凡本处清字、汉字清档，每届五年由军机大臣奏请另缮一分，以备阙失。清字档令方略馆译汉官缮写，汉字档令内阁中书缮写，皆派本处章京二人校对，事竣，请旨议叙。

谨按：乾隆二十二年奏准各衙门凡奉清、汉上谕，译汉翻清，俱送军机处翻译，该大臣于行走官内拣择翻译精通者六人，定为六缺，专司办理。五年之后，如果办理无误，奏明交部议叙纪录二次。又：六十年四月十七日本处奏，纂辑《廓尔喀纪略》五十四卷现已完竣，并恭录御制纪事诗文列为天章四册，冠于卷首，一并进呈。臣等查向来纂办纪略等书告竣，将纂修、誊录、供事人等奏请给与议叙在案。前次纂辑《巴勒布纪略》二十六卷，未经奏请议叙，此次续办之《廓尔喀纪略》计共五十八册，卷帙较多，所有纂修各员及译汉官、誊录、供事人等，尚属奋勉。再军机档案向派中书等另行钞录一分，以备查阅，每届五年告竣一次，前于乾隆五十四年奏蒙赏给议叙。嗣又将近年以来所奉谕旨及议覆等件档案缮成九十二册，所有缮写各员及承办之供事人等，均无错误。可否将《廓尔喀纪略》纂修等官并校缮档案中书及誊录、供事人等俱各照例分别议叙，以示鼓励。谨奏。奉旨：著照例议叙。又：嘉庆六年八月十四日本处奏，查军机处录存档案，自乾隆五十三年起至六十年止，所奉谕旨及议覆等件，经臣等于上年循照历次之例，选派中书另录一分，以备查阅，奏准在案。今中书等业将各档缮成，共计一百二十三册，臣等检查，俱无舛错。向来缮办军机档案每次告竣，俱给予议叙。此次缮办档案内有平定廓尔喀并苗匪、台湾各档案，卷帙浩繁，较之上届六十年缮写九十二册之数多至三十余册，即比较五十四年缮写清档一百零五册之数亦多十余册。所有缮写中书及承办之供事，赶紧缮办，均属奋勉，可否饬部查照前例，按档册多寡，给与议叙，以示鼓励。谨奏。奉旨，著照例议叙。又：十年十二月十八日本处奏，窃照军机处自嘉庆元年以来，所奉汉字谕旨、寄信及议覆等项册档繁多，历年随带翻阅，间有擦损，又缘六年大雨，潮气侵湿，前经臣等奏明查照向例，派员另缮一分，恭贮备查在案。自本年二月起，臣等督饬该员等上紧誊缮，次第完竣，计自嘉庆元年春季起至十年夏季止，现经一律办出。臣等因卷帙浩繁，恐有舛漏，复经派员详校，尚无草率。查此次所办，除寻常各档案外，并将剿平邪匪及工赈、衡工各档案均经另办一分，查对齐全，共计有二百余册，比较上三次乾隆五十四年、六十年、嘉庆六年所办清、汉各档俱多五六十册及七八十册不等。所有缮写、校对之中书及承办之供事，均尚奋勉，仰恳照例给与议叙，以示鼓励。再查档案关系紧要，此次所缮各档，从元年至今年所积太多，未免有擦损侵湿之处，除经查补完善外，此后汉字各档案，请每积有五年奏办一次，以昭慎重，谨奏。奉旨，著照例赏给议叙，余依议。又：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本处奏，窃照军机处自嘉庆十年以后，所奉汉字谕旨、寄信及议覆等项册档繁多，前经臣等奏定章程，奏明派员缮写一分，并因从前节年旧档经各馆查阅，多有参差讹脱之处，一并饬令修理在案。自本年三月起，臣等督饬该员上紧缮校，次第完竣，计自嘉庆十年秋季起，至十五年冬季止，共六十八册，均一律办出。其节年旧档二百四十余册，亦均详细覆核，补缀整齐。查此次缮写五年档案，复将乾隆三十年以后各旧档整理完善，所有承办之中书等，尚属奋勉，可否仰恳照例给与议叙，其在馆供事人等，当差亦均勤奋，应请照例一律议叙。惟供事内有于办理《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全部告成时，曾经奏请分发，经部议只将其铨选班次酌予从优，未经分发。今查该供事等，经屡次议叙之后，现在办理档案又属奋勉，可否将等第在前尤为出力者，量予分发，以免壅滞。谨奏。又奏，查此次臣等派出总司校对之中书梁承福、王凤翰二员在军机处行走，素属奋勉得力，现经臣等责令覆校各档案，尤为详慎，应奏明量予鼓励。可否将该二员即以应升之主事分掣在臣等所管户、刑二部行走，遇有题选缺出，各予补用，无庸另给议叙。谨奏。奉旨：依议。又：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本处奏，窃照军机处自嘉庆十五年以后，所奉汉字谕旨、寄信及议覆等项册档繁多，经臣等查照历届办理之例，传内阁中书十六员缮写，派军机章京二员校勘，督饬上紧缮校。计自嘉庆十六年春季起，二十年冬季止，共七十册，均一律缮出，即旧档三百一十余册，亦均覆校补缀整齐。所有承办各员及在馆供事等，可否照例给予议叙。谨奏。奉旨，准其议叙。又：道光二年二月十六日本处奏，窃照军机处自嘉庆二十年以后，所奉汉字谕旨、寄信及议覆等项册档繁多，经臣等遵照历届办理之例，传内阁中书十六员缮写，派军机章京二员校勘，督饬上紧缮校。计自嘉庆二十一年春季起，至二十五年冬季止，共六十三册，并五年内逐日登记号簿十册，均一律缮出，其节年旧档三百八十余册，亦均

补缀整齐。查此次缮写五年档案，复将乾隆三十年以后各旧档修补完善，所有承办各员及在馆供事等，可否照例一体给与议叙。再查军机处逐日登记号簿为收发事件总目，检查便于翻阅，向来缮修清档时，并不另行缮录。此次办理汉字档册，臣等派出军机章京吏部员外郎陈彬、内阁中书乔用迁详加校对，并令在馆供事，将登记号簿另缮一分，责成该章京等校对无讹。查嘉庆十六年缮修档册，曾将总校之章京中书梁承福、王凤翰二员奏请以主事升用，分部行走。今该章京陈彬等总司校对，颇为详慎，应请量予鼓励。查员外郎陈彬补缺后，例应试俸中书，乔用迁尚未补缺。可否准令陈彬销去试俸，乔用迁遇有题选缺出，即行奏补。谨奏。奉旨，员外郎陈彬著准销试俸，中书乔用迁著遇有本衙门题选缺出，即行奏补，余依议。又：咸丰四年正月二十五日本处奏，军机处录存档案，历届五年奏请办理一次，将档册另录一分收存备查。自上届缮修后，现虽仅及三年，惟当军报纷集之时，较之五年档册已觉繁多，且不时翻阅，磨损过甚。若仍拘泥成案，俟至咸丰六年办理，恐为期过久，字迹或多漫漶，将来难于查核。臣等拟将此三年内所奉谕旨及寄信、会议各汉字档册，即行缮录一分，另备检查。该章京等如果办理妥协，查照向例，奏请鼓励。奉旨，知道了。

方略馆在隆宗门外咸安宫之左，凡本处档案皆藏库中。总裁无定员，以军机大臣领之。每次军功告蒇及遇有政事之大者，皆奏奉谕旨纪其始末，纂辑成书，或曰方略，或曰纪略，随时奏请钦定。亦有他书奉旨交辑者，均率在馆人员承办。其提调、收掌、纂修皆以满、汉军机章京兼充。提调，满洲二人、汉二人。收掌，满洲二人、汉二人。纂修，满洲三人、汉六人（内一缺由翰林院咨送编、检以上官一人充补）。

方略馆设译汉官，乾隆初定为六缺，后因应翻译之件渐繁，随时由吏部传取，无定额。凡遇清字文案应译汉者，皆令译写成册，以备纂辑。

方略馆校对由军机大臣咨取内阁中书兼充，无定员，凡馆中所纂书籍及所录清档，皆令分司校勘。其供事亦无定额，由内阁、翰林院、詹事府等衙门传取，书成时皆分别奏请议叙。

内翻书房管理亦无定员，以满洲军机大臣领之。凡谕旨，清字则译汉，汉字则翻清，各衙门咨送于内阁者，皆录送翻书房，其每年起居注馆承办起居注有应翻应译者，亦如之。凡恭遇临御经筵，则敬翻御论及讲官所拟讲章。凡恭遇册立、册封，敕谕外藩、外国及各坛庙、山川祝文，暨谕祭、谕葬之祭文、碑文，皆由内阁翰林院交翻。凡有旨令将经史翻清者，皆随时纂办，以候钦定。凡御制诗文之敕翻者，皆即恭翻录进。

凡翻书房，提调二人，协办提调二人，收掌四人，掌档四人，皆由满洲军机大臣于翻书房行走官酌委其兼行走官。翰林院、詹事府、内阁中书、各部院司员笔帖式无定额，绨译官四十人，各以通于绨译者为之。

卷十五　题名一

亲王奉旨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成亲王　永字辈，讳瑆，正红旗，谥曰哲。

恭亲王　奕字辈，名䜣，镶蓝旗。

满洲军机大臣

鄂尔泰　字毅庵，满洲镶蓝旗人。康熙己卯举人。官至大学士，封伯爵。谥文端。

莽鹄立　字树本，满洲镶黄旗人。官至都统，署工部尚书。谥勤敏。

索　柱　字海峰，满洲正黄旗人。康熙乙未进士，官至工部侍郎。

海　望　字（缺），满洲正黄旗人。官至户部尚书。谥勤恪。

纳延泰　字（缺），蒙古正蓝旗人。官至理藩院尚书。

讷　亲　字（缺），满洲镶黄旗人。官至大学士，袭公爵。

性　桂　字（缺），满洲正蓝旗人。官至吏部尚书。谥恭简。

双　喜　字（缺），满洲镶黄旗人。官至盛京工部侍郎。

班　第　字（缺），蒙古镶黄旗人。官至兵部尚书，定北将军，封公爵。谥义烈。

马尔赛　字（缺），满洲正白旗人。官至户部尚书。

傅　恒　字春和，满洲镶黄旗人。官至大学士，封公爵。谥文忠，赠郡王。

高　斌　字东轩，满洲镶黄旗人。官至大学士。谥文定。

马兰泰　字（缺），满洲正黄旗人。官至参赞大臣，袭侯爵。

舒赫德　字伯容，满洲正白旗人。官至大学士。谥文襄。

来　保　字学圃，满洲正白旗人。官至大学士。谥文端。

尹继善　字元长，满洲镶黄旗人。雍正癸卯进士，官至大学士。谥文端。

兆　惠　字和甫，满洲正黄旗人。官至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封公爵。谥文襄。

雅尔哈善　字（缺），满洲正红旗人。官至兵部尚书。

阿里衮　字松崖，满洲镶黄旗人。官至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袭公爵。谥襄壮。

梦　麟　字文子，蒙古正白旗人。乾隆乙丑进士，官至户部侍郎。

三　泰　字（缺），满洲正白旗人。官至户部侍郎，封子爵。谥果勇。

富　德　字（缺），满洲正黄旗人。官至理藩院尚书。

阿　桂　字广庭，满洲正蓝旗人。乾隆戊午举人，官至

大学士，封公爵。谥文成。
福隆安　字珊林，满洲镶黄旗人。傅恒子，固伦额驸。官至兵部尚书，袭公爵。谥勤恪。
温　福　字(缺)，满洲镶红旗人。官至大学士。
丰升额　字(缺)，满洲镶黄旗人。阿里衮子。官至户部尚书，袭公爵。谥诚武。
桂　林　字(缺)，满洲镶蓝旗人。官至两广总督。谥庄敏。
庆　桂　字丹年，满洲镶黄旗人。尹继善子。官至大学士。谥文恪。
福康安　字敬斋，满洲镶黄旗人。傅恒子。官至大学士，封贝子。谥文襄，赠郡王。
索　琳　字(缺)，满洲正蓝旗人。荫生，官至理藩院尚书。
阿思哈　字(缺)，满洲正白旗人。官至漕运总督。谥庄恪。
和　珅　字致斋，满洲正红旗人。官至大学士，封公爵。
奎　林　字(缺)，满洲镶黄旗人。官至成都将军，袭公爵。谥武毅。
福长安　字诚斋，满洲镶黄旗人。傅恒子。官至工部尚书，封侯爵。
松　筠　字湘浦，蒙古正蓝旗人。官至大学士。谥文清。
台　布　字(缺)，蒙古正蓝旗人。官至西宁办事大臣。
谨按：以上皆乾隆年间入直。
傅　森　字(缺)，满洲镶黄旗人。官至户部尚书。
那彦成　字绎堂，满洲正蓝旗人。阿桂孙。乾隆己酉进士，官至直隶总督。谥文毅。
成　德　字(缺)，满洲正蓝旗人。官至户部尚书。谥恪慎。
德　瑛　字(缺)，满洲镶黄旗人。官至工部侍郎。
英　和　字煦斋，满洲正白旗人。乾隆癸丑进士，官至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托　津　字知亭，满洲镶黄旗人。官至大学士。谥文定。
勒　保　字宜轩，满洲镶黄旗人。温福子。官至大学士，封侯爵。谥文襄。
桂　芳　字香东，满洲镶蓝旗人。嘉庆己未进士，官至户部侍郎。谥文敏。
和　瑛　字泰庵，蒙古镶黄旗人。乾隆辛卯进士，官至刑部尚书。谥简勤。
文　孚　字秋潭，满洲镶黄旗人。官至大学士。谥文敬。
谨按：以上皆嘉庆年间入直。
长　龄　字懋亭，蒙古正白旗人。纳延泰子。官至大学士，封公爵。谥文襄。
玉　麟　字研农，满洲正黄旗人。乾隆乙卯进士，官至伊犁将军。谥文恭。
蒋攸铦　字砺堂，汉军镶蓝旗人。乾隆甲辰进士，官至大学士，赠尚书衔。
穆彰阿　字鹤舫，满洲镶蓝旗人。嘉庆乙丑进士，官至大学士。
赛尚阿　字鹤汀，蒙古正蓝旗人。官至大学士。
奎　照　字玉亭，满洲正白旗人。英和子，官至礼部尚书。
文　庆　字孔修，满洲镶红旗人。温福曾孙。道光壬午进士，官至大学士。谥文端。
隆　文　字云章，满洲正红旗人。嘉庆戊辰进士，官至户部尚书。谥端敏。
谨按：以上皆道光年间入直。
穆　荫　字清轩，满洲正白旗人。官至兵部尚书。
舒兴阿　字云溪，满洲正蓝旗人。道光壬辰进士，官至陕甘总督、内阁学士。
麟　魁　字梅谷，满洲镶白旗人。道光癸未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署陕甘总督。谥文端。
瑞　麟　字澄泉，满洲正蓝旗人。官至大学士、两广总督。谥文庄。
柏　葰　字静涛，蒙古正蓝旗人。道光丙戌进士，官至大学士。
文　祥　字博川，满洲正红旗人。道光乙巳进士，现官大学士。
桂　良　字燕山，满洲正红旗人。官至大学士。谥文端。
宝　鋆　字佩蘅，满洲镶白旗人。道光戊戌进士，现官大学士。
谨按：以上皆咸丰年间入直。又按：是书纪载止于光绪乙亥十二月，卷中题名及分注现官云云，皆以是月为断。

汉军机大臣

张廷玉　字研斋，安徽桐城人。康熙庚辰进士，官至大学士，封伯爵。谥文和。
蒋廷锡　字扬孙，江苏常熟人。康熙四十二年钦赐进士，官至大学士。谥文肃。
哈元生　字(缺)，直隶河间人。官至贵州提督。
朱　轼　字可亭，江西高安人。康熙甲戌进士，官至大学士。谥文端。
徐　本　字立人，浙江钱塘人。康熙戊戌进士，官至大学士。谥文穆。
蒋　溥　字质甫，江苏常熟人。廷锡子。雍正庚戌进士，官至大学士。谥文恪。
汪由敦　字谨堂，浙江钱塘人。雍正甲辰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谥文端。
陈大受　字占咸，湖南祁阳人。雍正癸丑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谥文肃。
刘　纶　字绳庵，江苏武进人。乾隆丙辰举博学鸿词科第一，官至大学士。谥文定。
刘统勋　字延清，山东诸城人。雍正甲辰进士，官至大

学士。谥文正。
裘曰修　字叔度，江西新建人。乾隆己未进士，官至工部尚书。谥文达。
于敏中　字耐圃，江苏金坛人。乾隆丁巳状元，官至大学士。谥文襄。
袁守侗　字愚谷，山东长山人。乾隆甲子举人，官至直隶总督。谥清悫。
梁国治　字阶平，浙江会稽人。乾隆戊辰状元，官至大学士。谥文定。
董　诰　字蔗林，浙江富阳人。乾隆癸未进士，官至大学士。谥文恭。
王　杰　字伟人，陕西韩城人。乾隆辛巳状元，官至大学士。谥文端。
孙士毅　字补山，浙江仁和人。乾隆辛巳进士，官至大学士，封公爵。谥文靖。
谨按：以上皆乾隆年间入直。
沈　初　字云椒，浙江平湖人。乾隆癸未榜眼，官至户部尚书。谥文恪。
吴熊光　字槐江，江苏昭文人。乾隆戊子举人，官至两广总督。
戴衢亨　字莲士，江西大庾人。乾隆戊戌状元，官至大学士。谥文端。
刘权之　字云房，湖南湘潭人。乾隆庚辰进士，官至大学士。谥文恪。
卢荫溥　字南石，山东德州人。乾隆辛丑进士，官至大学士。谥文肃。
章　煦　字桐门，浙江钱塘人。乾隆壬辰进士，官至大学士。谥文简。
戴均元　字可亭，江西大庾人。乾隆乙未进士，官至大学士。
谨按：以上皆嘉庆年间入直。
曹振镛　字俪笙，安徽歙县人。乾隆辛丑进士，官至大学士。谥文正。
黄　钺　字左田，安徽当涂人。乾隆庚戌进士，官至户部尚书。谥勤敏。
王　鼎　字省崖，陕西蒲城人。嘉庆丙辰进士，官至大学士。谥文恪。
潘世恩　字芝轩，江苏吴县人。乾隆癸丑状元，官至大学士。谥文恭。
赵盛奎　字菊言，直隶深州人。嘉庆辛酉拔贡，官至刑部侍郎。
何汝霖　字雨人，江苏江宁人。道光乙酉举人，官至礼部尚书。谥恪慎。
祁寯藻　字春浦，山西寿阳人。嘉庆甲戌进士，官至大学士。谥文端。
陈孚恩　字子鹤，江西新城人。道光乙酉拔贡，官至吏部尚书。
季芝昌　字仙九，江苏江阴人。道光壬辰探花，官至闽浙总督。
谨按：以上皆道光年间入直。
彭蕴章　字咏莪，江苏长洲人。道光乙未进士，官至大学士。谥文敬。
邵　灿　字又村，浙江余姚人。道光壬辰进士，官至漕运总督。谥文靖。
杜　翰　字继园，山东滨州人。道光甲辰进士，官至礼部侍郎。
匡　源　字鹤泉，山东胶州人。道光庚子进士，官吏部侍郎。
焦祐瀛　字桂樵，直隶天津人。道光己亥举人，官太仆寺卿。
沈兆霖　字朗亭，浙江钱塘人。道光丙申进士，官至户部尚书、署陕甘总督。谥文忠。
曹毓瑛　字琢如，江苏江阴人。道光癸卯举人，官至兵部尚书。谥恭悫。
谨按：以上皆咸丰年间入直。
李棠阶　字文园，河南河内人。道光壬午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谥文清。
李鸿藻　字兰孙，直隶高阳人。咸丰壬子进士，现官工部尚书。
胡家玉　字小蘧，江西新建人。道光辛丑探花，官都察院左都御史，现官候补五品京堂。
汪元方　字啸庵，浙江余杭人。道光癸巳进士，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谥文端。
沈桂芬　字经笙，顺天宛平人。道光丁未进士，现官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谨按：以上皆同治年间入直。

卷十六　题名二

满州军机章京

舒赫德　已见大臣。雍正八年十二月由内阁侍读入直。
常　钧　字石堂，满洲镶红旗人。雍正八年（缺）月由兵部主事入直，官至湖南巡抚。
兆　惠　已见大臣。雍正九年正月由笔帖式入直。
雅尔哈善　已见大臣。雍正九年二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明　善　字元复，满洲正白旗人。雍正九年二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西安副都统。
积兰泰　字薰庭，满洲正黄旗人。雍正九年六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阿思哈　已见大臣。雍正九年七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傅　亮　字（缺）旗人。雍正十年十月由兵部笔帖式入直。
榷霍托　字（缺）旗人。雍正十年（缺）月由兵部主事入直。
逊札齐　字（缺）旗人。雍正十年（缺）月由刑部员外郎入直。
索诺木　字（缺）旗人。雍正十年（缺）月由理藩院笔帖

式人直。
扬 珠 字(缺)旗人。雍正十年(缺)月由兵部笔帖式人直。
瓜兰泰 字(缺),满洲镶白旗人。雍正十年(缺)月由太仆寺典簿人直。
官 保 字云轩,满洲正黄旗人。雍正十年(缺)月由刑部主事人直,官至吏部尚书。谥文勤。
瞻 柱 字(缺)旗人。
德 兴 字(缺)旗人。
唐乌里 字(缺)旗人。
苏楞额 字(缺)旗人。
佛 存 字(缺)旗人。
达 素 字(缺),满洲镶黄旗人。雍正十一年正月由内务府笔帖式人直。
鄂容安 字休和,满洲镶蓝旗人。鄂尔泰子。雍正癸丑进士,十一年五月由庶吉士人直,官至两广总督,袭伯爵。谥刚烈。
鄂 伦 字(缺),满洲镶蓝旗人。鄂容安从弟。雍正癸丑进士,十一年五月由庶吉士人直。
班 第 已见大臣。雍正十一年八月由理藩院侍郎人直。
讷 亲 已见大臣。雍正十一年(缺)月由銮仪使人直。
苏崇阿 字(缺),满洲正白旗人。雍正十三年正月由内阁中书人直。
索 柱 字(缺)旗人。雍正十三年八月由(缺)人直。
赫色布 字(缺),满洲镶红旗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由兵部笔帖式人直。
那尔赛 字(缺),满洲(缺)旗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由宗人府员外郎人直。
保 宁 字(缺)旗人。
董 汉 字(缺)旗人。
阿尔布 字(缺),满洲正白旗人。乾隆元年(缺)月由兵部笔帖式人直。
灵 保 字(缺),满洲正黄旗人。乾隆二年(缺)月由内阁中书人直。
硕 善 字春农,满洲镶蓝旗人。乾隆二年八月由兵部笔帖式人直。
定 福 字(缺),满洲正红旗人。乾隆六年(缺)月由兵部笔帖式人直。
书 秀 字(缺),满洲(缺)旗人。
阿 桂 已见大臣。乾隆八年三月由兵部郎中人直,十六年十月以吏部员外郎再人直。
温 福 已见大臣。乾隆八年四月由兵部员外郎人直。
三 宝 字(缺),满洲正红旗人。乾隆九年(缺)月由内阁侍读人直,官至大学士。谥文敬。
官 登 字循夫,满洲镶黄旗人。乾隆九年(缺)月由内阁中书人直。
德克进 字(缺)旗人。
崇 禄 字(缺)旗人。
三赞保 字(缺)旗人。
敏 德 字(缺)旗人。
常 亮 字(缺),满洲镶黄旗人。乾隆十一年(缺)月由兵部主事人直。
安 福 字(缺),满洲正白旗人。乾隆十一年(缺)月由兵部主事人直。
德 舒 字(缺),满洲镶红旗人。乾隆十二年(缺)月由内阁中书人直。
德勒炳阿 字(缺)旗人。
雅拉布 字(缺)旗人。
德 寿 字(缺)旗人。乾隆十三年(缺)月由内阁中书人直。
巴彦他哈 字(缺)旗人。乾隆十三年(缺)月由内阁中书人直。
乌勒穆集 字(缺)旗人。乾隆十三年(缺)月由理藩院主事人直。
图桑阿 字(缺)旗人。乾隆十三年(缺)月由户部司库人直。
萨 璧 字(缺)旗人。乾隆十三年(缺)月由兵部笔帖式人直。
灵 毓 字(缺),满洲镶黄旗人。乾隆十三年(缺)月由内阁中书人直。
富察善 字瑶峰,满洲镶黄旗人。乾隆十三年(缺)月由内阁侍读人直,官至盛京工部侍郎。
雅河图 字(缺)旗人 。乾隆十三年(缺)月由吏部主事人直。
福 德 字(缺),蒙古镶白旗人。乾隆十三年(缺)月由理藩院员外郎人直。
傅 显 字令宜,满洲镶红旗人。乾隆十三年(缺)月由内阁中书人直,官至漕运总督。谥襄勤。
鄂 宝 字霁堂,满洲镶黄旗人。鄂尔泰子。乾隆十三年(缺)月由内阁侍读人直,官至漕运总督。
巴延三 字(缺),满洲正红旗人。乾隆十三年(缺)月由内阁中书人直,官至户部尚书。
富 德 字(缺),满洲镶红旗人。乾隆十三年(缺)月由内阁侍读人直。
阿固哩 字(缺),满洲正蓝旗人。乾隆十三年(缺)月由(缺)主事人直。
景 宣 字(缺),满洲镶白旗人。乾隆十三年(缺)月由内阁中书人直。
唐乌里 字(缺)旗人。乾隆十三年(缺)月由内阁中书人直。
九 格 字(缺),满洲正蓝旗人。乾隆十三年(缺)月由工部主事人直。
富明安 字(缺),满洲镶红旗人。乾隆十(缺)年(缺)月由户部主事人直,官至湖广总督。谥恭恪。
巴扬阿 字(缺)旗人。
额勒登额 字(缺),满洲镶黄旗人。乾隆十六年(缺)月由吏部笔帖式人直。

辅　德　字弼甫，满洲镶黄旗人。乾隆十六年（缺）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江西巡抚。

武　保　字（缺），满洲镶黄旗人。乾隆十六年（缺）月由银库员外郎入直。

索　琳　已见大臣。乾隆十七年（缺）月由兵部员外郎入直。

文　禄　字（缺）旗人。乾隆十七年（缺）月由兵部笔帖式入直，官至直隶按察使。

立　柱　字（缺）旗人。乾隆十七年（缺）月由（缺）入直。

博清额　字（缺），满洲镶黄旗人。乾隆十七年（缺）月由户部员外郎入直，三十六年以内阁学士再入直，三十八年以理藩院侍郎三入直，官至理藩院尚书。谥恭勤。

博　昆　字穆庵，蒙古正黄旗人。乾隆十七年（缺）月由理藩院笔帖式入直，官至布政使。

赫　泰　字（缺），满洲正红旗人。乾隆十八年（缺）月由银库员外郎入直。

本珠克　字（缺），满洲镶黄旗人。乾隆十八年（缺）月由银库笔帖式入直。

额尔景额　字（缺）旗人。乾隆十九年（缺）月由内阁侍读入直。

本　忠　字（缺），满洲镶黄旗人。乾隆十九年（缺）月由刑部笔帖式入直。

明　山　字鲁瞻，满洲正蓝旗人。乾隆十九年（缺）月由主事衔入直，官至陕甘总督，谥勤恪。

富森布　字（缺）旗人。乾隆十九年（缺）月由吏部笔帖式入直。

庆　桂　已见大臣。乾隆二十年（缺）月由户部员外郎入直。

东　文　字（缺）旗人。乾隆二十年（缺）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沙　勤　字（缺）旗人。乾隆二十年（缺）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明　德　字实斋，满洲正红旗人。乾隆二十年（缺）月由缎疋库司库入直，官至总督。

富　传　字（缺），满洲（缺）旗人。乾隆二十一年（缺）月由户部笔帖式入直，官至四川布政使。

珠鲁讷　字（缺），满洲镶白旗人。乾隆二十一年（缺）月由吏部笔帖式入直，官至礼部侍郎。

巴尼珲　字韫辉，蒙古正黄旗人。乾隆二十一年五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按察使。

额腾额　字（缺）旗人。乾隆二十一年六月由（缺）入直。

郝　硕　字（缺），满洲（缺）旗人。乾隆二十二年五月由户部员外郎入直，官至山东巡抚。

巴清额　字（缺）旗人。乾隆二十二年六月由（缺）入直。

明　福　字（缺）旗人。乾隆二十二年六月由（缺）入直。

什蒙额　字（缺）旗人。乾隆二十二年十月由（缺）入直。

德　敏　字（缺）旗人。乾隆二十三年七月由银库笔帖式入直。

苏灵额　字（缺）旗人。乾隆二十三年十月由（缺）入直。

塞尔布　字（缺）旗人。乾隆二十三年（缺）月由缎疋库大使入直。

萨灵阿　字（缺）旗人。乾隆二十三年（缺）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赛明阿　字（缺）旗人。乾隆二十四年二月由户部员外郎入直。

西凌阿　字（缺）旗人。乾隆二十五年（缺）月由理藩院员外郎入直。

留保住　字（缺），，蒙古正白旗人。乾隆二十五年三月由理藩院郎中入直，官至理藩院尚书。

昌　峻　字（缺）旗人。乾隆二十五年四月由（缺）入直。

福　宁　字康斋，满洲镶蓝旗人，乾隆二十五年六月由兵部笔帖式入直，官至湖广总督。

明　瑞　字筠亭，满洲镶黄旗人。乾隆二十五年（缺）月由（缺）入直，官至兵部尚书，袭公爵。谥忠烈。

诺穆清　字（缺），满洲正蓝旗人。乾隆二十六年三月由户部郎中入直，四十二年由云南巡抚降调回京，以主事衔再入直，官至户部侍郎。

德　成　字（缺），满洲正黄旗人。乾隆二十六年五月由内务府笔帖式入直。

舒　彬　字（缺）旗人。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法福哩　字（缺）旗人。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由吏部员外郎入直。

勒　保　已见大臣。乾隆二十七年十一月由中书科笔帖式入直。

玉　山　字（缺）旗人。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由颜料库库使入直。

伊克坦布　字（缺）旗人。乾隆二十八年三月由（缺）入直。

英　善　字（缺），满洲镶黄旗人。乾隆二十八年五月由侍卫处笔帖式入直，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

毓　奇　字钟山，满洲镶黄旗人。乾隆二十八年十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漕运总督。

成　策　字警之，满洲（缺）旗人。乾隆癸酉举人，二十八年十月由（缺）入直，官至工部侍郎。

特升额　字（缺），满洲镶黄旗人。乾隆二十九年七月由兵部笔帖式入直。

宜　绵　原名尚安，字（缺），满洲正白旗人。乾隆三十二年（缺）月由兵部笔帖式入直，官至陕甘总督。

惠　龄　字瑶圃，蒙古正白旗人。纳延泰子。乾隆三

十二年五月由户部笔帖式入直,官至湖广总督。谥勤襄。

兴　隆　字(缺)旗人。乾隆三十二年五月由户部笔帖式入直。

盛　住　字(缺),满洲正白旗人。乾隆三十二年五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户部侍郎。

穆精额　字(缺)旗人。乾隆三十二年六月由户部笔帖式入直。

明　书　字(缺)旗人。乾隆三十(缺)年(缺)月由(缺)入直。

海　宁　字(缺),满洲正蓝旗人。乾隆三十三年三月由工部主事入直,四十四年九月以甘肃按察使丁忧回京再入直,官至浙江巡抚。谥勤毅。

永　保　字(缺),满洲镶红旗人。温福子。乾隆三十三年六月由内阁中书入直,三十八年以内阁侍读再入直,官至两广总督,袭伯爵。谥恪敏。

那丹珠　字(缺)旗人。乾隆三十四年正月由(缺)入直。

福　禄　字(缺)旗人。乾隆三十四年二月由缎疋库大使入直。

苏成额　字(缺)旗人。乾隆三十四年二月由缎疋库大使入直。

穆克登　字(缺),满洲正白旗人。乾隆三十四年二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江苏按察使。

特克慎　字(缺),满洲正黄旗人。乾隆三十四年六月由户部主事入直。

保　成　字(缺),满洲镶红旗人。乾隆三十四年(缺)月由刑部郎中入直,官至吏部侍郎,迁宁夏将军。

福　崧　字(缺),满洲正黄旗人。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浙江巡抚。

奎　舒　字(缺),蒙古正红旗人。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由理藩院笔帖式入直,官至理藩院侍郎。

璧　兴　字(缺)旗人。乾隆三十(缺)年(缺)月由(缺)入直。

庆　彰　字(缺)旗人。乾隆三十(缺)年(缺)月由(缺)入直。

齐布森　原名齐克慎,字立亭,满洲镶红旗人。乾隆三十六年(缺)月由(缺)笔帖式入直,官至盛京刑部侍郎。

明　伦　字(缺)旗人。乾隆三十六年五月由(缺)入直。

舒　林　字(缺)旗人。乾隆三十六年五月由(缺)入直。

阿扬阿　字(缺)旗人。乾隆三十六年五月由(缺)入直。

佛喜保　字(缺),满洲镶红旗人。乾隆三十六年七月由理藩院郎中入直。

庆　玉　字伯昆,(缺)旗人。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由(缺)入直,官至布政使。

伊江阿　字诚庵,满洲正白旗人。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由理藩院笔帖式入直,官至山东巡抚。

靖　海　字(缺)旗人。乾隆三十七年三月由(缺)入直。

吉尔喀拉图　字(缺),蒙古正蓝旗人。乾隆三十七年六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索　住　字(缺)旗人。乾隆三十七年十月由(缺)入直。

高　杞　字(缺),满洲镶黄旗人。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河南巡抚、乌鲁木齐都统。

齐　慎　字(缺)旗人。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由(缺)入直。

奇　格　字(缺)旗人。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由(缺)入直。

库奇克泰　字(缺)旗人。乾隆三十八年二月由(缺)入直。

福尼善　字(缺),满洲镶红旗人。傅显子。乾隆三十八年三月由户部主事入直,官至贵州巡抚。

敷伦泰　字丹崖,满洲镶蓝旗人。乾隆三十八年九月由户部员外郎入直,四十五年五月以户部主事再入直,官至宁夏将军。

海　广　字(缺),满洲正蓝旗人。海宁弟。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由(缺)入直。

阿　林　字(缺)旗人。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由(缺)入直。

苏楞泰　字(缺)旗人。乾隆三十九年(缺)月由候补员外郎入直。

那琅阿　字福庭,满洲镶白旗人。乾隆四十年正月由兵部员外郎入直,官至广东盐运使。

玉　华　字西岩,(缺)旗人。乾隆四十年正月由(缺)入直。

玉　岱　字东岩,(缺)旗人。玉华弟。乾隆四十年正月由(缺)入直,官至兵部郎中。

舒　弼　字亮廷,满洲正白旗人。阿思哈子。乾隆四十年正月由(缺)入直,官至陕西督粮道。

克　昌　字(缺),满洲镶红旗人。乾隆四十年五月由理藩院主事入直,官至刑部郎中。

塔　琦　字(缺),满洲正红旗人。乾隆四十年十二月由刑部员外郎入直,官至刑部侍郎。

博　兴　字济堂,蒙古正白旗人。乾隆四十一年正月由理藩院郎中入直,官至理藩院尚书。

达桑阿　字(缺)旗人。乾隆四十一年二月由(缺)入直。

长　龄　已见大臣。惠龄弟。乾隆四十一年二月由理藩院笔帖式入直。

松　筠　已见大臣。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由理藩院笔帖式入直。

萨哈善　字(缺)旗人。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由(缺)入

直。
舒　廉　字竹泉，满洲正白旗人。乾隆四十二年正月由户部员外郎入直，官至户部侍郎。
达　春　字(缺)旗人。乾隆四十二年正月由(缺)入直。
策拔克　字凌度，蒙古镶黄旗人。乾隆四十二年(缺)月由理藩院笔帖式入直，官至副都统。
贡楚克札布　字乃庭，蒙古镶白旗人。乾隆四十二年七月由理藩院主事入直，官至乌鲁木齐都统。
国　廉　字(缺)旗人。
佛兴保　字(缺)旗人。
索宁安　字(缺)旗人。乾隆四十三年闰六月由(缺)入直。
德　纶　字如庵，满洲镶黄旗人。乾隆四十三年闰六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归绥道。
托　津　已见大臣。博清额子。乾隆四十三年九月由翰林院笔帖式入直。
索明阿　字云轩，(缺)旗人。乾隆四十四年正月由吏部员外郎入直，官至通永道。
嵩　贵　字良卿，蒙古正白旗人。乾隆四十四年正月由翰林院笔帖式入直，官至内阁学士。
富　俊　字松崖，蒙古正黄旗人。乾隆四十四年由理藩院笔帖式入直，官至理藩院尚书。
台斐音　字(缺)，蒙古正黄旗人。乾隆四十四年(缺)月由国子监助教入直，官至广西巡抚。
巴　忠　字丹亭，蒙古镶红旗人。乾隆四十四年(缺)月由二等侍卫入直，官至理藩院侍郎。
成　林　字(缺)，满洲镶蓝旗人。乾隆四十五年七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广西巡抚。
海　升　字(缺)旗人。乾隆四十五年九月由礼部主事入直，官至礼部侍郎。
衡　龄　原名恒宁，字(缺)，满洲镶红旗人。乾隆四十五年九月由吏部主事入直，官至山西巡抚。
恩　长　字(缺)，满洲镶蓝旗人。乾隆四十五年(缺)月由兵部员外郎入直，官至河南巡抚。
札克桑阿　原名札拉丰阿，字(缺)旗人。乾隆四十六年四月由(缺)入直。
札拉桑阿　字(缺)旗人。札克桑阿弟。
珠尔赓额　原名朱有贵，字(缺)，汉军正红旗人。乾隆四十六年四月由(缺)入直。
台　布　已见大臣。乾隆四十七年十月由理藩院主事入直。
德克精阿　字晓峰，满洲镶红旗人。乾隆四十八年正月由兵部主事入直，官至(缺)府知府。
法克津　字(缺)旗人。乾隆四十八年二月由(缺)入直。
图壁赫　字(缺)旗人。乾隆四十八年二月由(缺)入直。
福成额　字(缺)，蒙古正蓝旗人。乾隆四十九年四月由理藩院笔帖式入直。
海　成　字(缺)，满洲正黄旗人。乾隆四十九年五月由工部员外郎入直，官至江西巡抚。
雅满泰　字(缺)旗人。
诚　麟　字(缺)，满洲镶蓝旗人。乾隆五十年(缺)月由颜料库员外郎入直。
湛　露　字吉云，满洲镶白旗人。乾隆五十一年九月由理藩院员外郎入直，官至霸昌道。
萨荣安　字(缺)，满洲正黄旗人。乾隆五十一年十月由銮仪卫主事入直，官至云南按察使。
巴克坦　原名巴永，字(缺)，蒙古镶红旗人。巴忠弟。乾隆五十一年十月由理藩院笔帖式入直，官至科布多参赞大臣。
素　讷　字孟蟾，蒙古镶黄旗人。乾隆五十一年十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直隶布政使。
全　保　字(缺)，蒙古镶黄旗人。乾隆五十一年十月由理藩院主事入直，官至陕甘总督。
常　明　字(缺)，满洲镶红旗人。乾隆五十一年(缺)月由(缺)笔帖式入直，官至四川总督。谥襄恪。
常　龄　字(缺)旗人。
富楞泰　字(缺)，满洲(缺)旗人。
福尔喀泰　字(缺)旗人。
鄂勒锡叶埒图　原名塔永安，又名鄂勒哲依图，字(缺)，蒙古正红旗人。乾隆五十三年(缺)月由(缺)入直，官至武备院卿。
苏明阿　字(缺)旗人。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由(缺)入直。
索凌阿　字(缺)旗人。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由(缺)入直。
长　亮　字(缺)旗人。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由(缺)入直。
巴琫阿　原名巴克坦布，字质斋，蒙古正蓝旗人。乾隆五十四年(缺)月由理藩院笔帖式入直，官至江宁将军。
索　恩　字(缺)旗人。
文　孚　已见大臣。乾隆五十五年五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巴哈布　字海山，(缺)旗人。乾隆五十五年五月由户部员外郎入直，官至兴泉永道。
玉　凝　原名玉宁，字(缺)，满洲正红旗人。乾隆五十五年(缺)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参赞大臣。
景　敏　字逊斋，满洲正白旗人。乾隆五十五年(缺)月由刑部主事入直，官至贵州巡抚。
文　宁　字(缺)旗人。乾隆五十六年四月由(缺)入直。
和　太　字(缺)旗人。乾隆五十六年八月由(缺)入直。
富察善　字(缺)，蒙古镶蓝旗人。乾隆五十六年九月由理藩院笔帖式入直，官至理藩院郎中。
员承宁　字(缺)，汉军(缺)旗人。乾隆五十七年正月

由(缺)入直,官至鸿胪寺少卿。

图勒炳阿　字毅堂,蒙古镶蓝旗人。乾隆五十七年七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凤翔府知府。

吉隆阿　字(缺),蒙古(缺)旗人。乾隆六十年由内阁侍读入直,官至冀宁道。

珠尔松额　字七峰,汉军正红旗人。珠尔赓额弟。乾隆六十年十一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候补知府。

松　箖　字心庵,蒙古正蓝旗人。松筠从弟。乾隆六十年十一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吉林将军。

德　丰　原名德宁额,字懋斋,蒙古正蓝旗人。乾隆六十年十一月由理藩院笔帖式入直,官至南韶连道。

珠　拉　字慧堂,蒙古镶黄旗人。策巴克子。乾隆六十年十一月由理藩院笔帖式入直,官至理藩院员外郎。

明安泰　字平甫,满洲正蓝旗人。乾隆六十年十一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江苏按察使。

遇　昌　字(缺),满洲镶白旗人。(缺)月由(缺)入直,官至江苏按察使。

和精额　字(缺),满洲(缺)旗人。(缺)月由吏部主事入直,官至(缺)科给事中。

多容安　字见峰,蒙古正黄旗人。嘉庆四年二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宁池太广道。

鄂　灵　字(缺),满洲镶黄旗人。嘉庆四年二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明　舒　字(缺),满洲正黄旗人。嘉庆四年二月由户部员外郎入直,官至新疆办事大臣。

德克津布　字古愚,满洲正白旗人。嘉庆四年二月由吏部笔帖式入直,官至朔平府知府。

福　绵　原名富绵,字久亭,满洲镶红旗人。嘉庆四年五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山西巡抚、仓场侍郎。

伊星阿　字麟圃,蒙古正红旗人。嘉庆四年五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贵西道。

瑞　麟　字应亭,满洲正黄旗人。嘉庆四年五月由户部员外郎入直,官至盛京刑部侍郎。

伊诚额　字(缺)旗人。嘉庆四年七月由礼部笔帖式入直。

吉　祥　字止生,满洲正白旗人。嘉庆四年八月由刑部笔帖式入直,官至刑部员外郎。

武尔通阿　字鲁斋,满洲镶红旗人。嘉庆四年八月由刑部笔帖式入直,官至(缺)道御史。

金齐贤阿　原名金齐香阿,字(缺),蒙古正白旗人。嘉庆四年(缺)月由礼部笔帖式入直,官至顺庆府知府。

锡　龄　字遐斋,满洲镶红旗人。嘉庆四年九月由工部笔帖式入直,官至长宝道。

兴　科　字振堂,满洲镶黄旗人。嘉庆五年二月由工部笔帖式入直,官至奉天府府尹。

昌宜泰　字静夫,满洲镶蓝旗人。嘉庆六年(缺)月由理藩院主事入直,官至开封府知府。

景　禄　字(缺),满洲(缺)旗人。

穆馨阿　字桂山,满洲镶蓝旗人。嘉庆八年正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银库员外郎。

廉　敬　原名联奎,字聚堂,满洲镶黄旗人。嘉庆八年十一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成都将军。

祥　麟　字(缺),满洲镶黄旗人。嘉庆九年正月由户部主事入直。

吉郎阿　字霭堂,满洲镶蓝旗人。嘉庆九年四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户部员外郎,赠公爵。谥端勤。

重　伦　字望峰,满洲镶黄旗人。嘉庆九年七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刑部郎中。

花连布　字(缺),满洲镶黄旗人。嘉庆十年十月由理藩院笔帖式入直。

伊博格图　字(缺),蒙古正黄旗人。嘉庆十二年五月由理藩院笔帖式入直,官至理藩院员外郎。

克兴额　字伯诗,满洲镶白旗人。嘉庆十二年七月由礼部主事入直,官至候补知府。

珠　满　字瑶圃,蒙古镶黄旗人。珠拉从弟。嘉庆十二年十月由兵部笔帖式入直,官至巩昌府知府。

诚　端　字述堂,满洲镶黄旗人。嘉庆十三年十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盛京工部侍郎。

成　贵　字和斋,满洲镶黄旗人。嘉庆十四年正月由户部笔帖式入直。

玉　彰　字达士,满洲正黄旗人。嘉庆十四年正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热河道。

景　昌　原名札清阿,字(缺),满洲正红旗人。嘉庆十四年九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金华府知府。

企　善　字勉之,满洲正黄旗人。嘉庆十四年九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临安府知府。

昌　炽　字曙亭,蒙古正红旗人。鄂勒锡叶埒图子。嘉庆十四年九月由理藩院笔帖式入直,官至镇迪道。

诚　安　字荔园,蒙古正黄旗人。嘉庆十五年正月由户部笔帖式入直,官至福宁府知府。

成　善　原名成麟,字筠溪,蒙古正黄旗人。台斐音子。嘉庆十五年正月由兵部员外郎入直,官至黄州府知府。

那丹珠　字理堂,满洲镶黄旗人。嘉庆十六年二月由户部笔帖式入直,官至兵部郎中。

札勒杭阿　字焕堂,满洲正白旗人。宜绵子。嘉庆十六年七月由户部员外郎入直。

容　海　字纳川,满洲镶蓝旗人。嘉庆十六年九月由工部郎中入直,官至广东按察使。

岳龄安　字(缺),满洲镶白旗人。嘉庆十七年五月由理藩院员外郎入直,官至陕西布政使。

廷　勋　字(缺),满洲正蓝旗人。嘉庆十七年十月由

理藩院司库入直，官至凉州府知府。

安　诚　字静甫，满洲镶蓝旗人。嘉庆十七年十一月由户部笔帖式入直，官至户部郎中。

桂　明　字秋农，满洲正黄旗人。嘉庆十七年十一月由刑部笔帖式入直，官至兰州府知府。

瑞　庆　字远村，满洲镶蓝旗人。嘉庆十七年十二月由工部笔帖式入直，官至工部郎中。

桂　芬　字丹秋，蒙古正白旗人。惠龄子。嘉庆二十一年正月由理藩院笔帖式入直，官至理藩院员外郎。

福　兆　字蔼亭，蒙古正黄旗人。嘉庆二十一年十一月由理藩院笔帖式入直。

达　兴　字起亭，满洲正蓝旗人。嘉庆二十二年二月由礼部笔帖式入直，官至礼部主事。

阿　成　字(缺)，满洲正蓝旗人。嘉庆二十二年五月由兵部郎中入直。

布延柏勒格　字锡五，蒙古正蓝旗人。嘉庆二十二年十一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理藩院主事。

福升阿　字丽江，满洲正蓝旗人。嘉庆二十三年正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阿达顺　字质庵，蒙古正白旗人。嘉庆二十四年八月由户部主事入直。

乌尔恭额　字敬斋，满洲镶黄旗人。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由户部笔帖式入直，官至浙江巡抚。

德　舒　字(缺)，满洲正红旗人。道光元年三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福英阿　字(缺)，满洲镶黄旗人。道光元年七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苏勒芳阿　字静亭，满洲镶白旗人。道光元年八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卷十七　题名三

满洲军机章京

三龙泰　更名隆泰，字(缺)，蒙古镶黄旗人。道光三年九月由刑部主事入直。

赛尚阿　已见大臣。道光三年九月由理藩院笔帖式入直。

平　庆　字(缺)，满洲镶蓝旗人。瑞庆兄。道光三年十一月由吏部主事入直。

文　明　字(缺)，满洲镶红旗人。道光三年十一月由户部笔帖式入直。

岳　龄　字松桥，蒙古镶白旗人。道光三年十一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英　桂　字香崖，满洲正蓝旗人。道光四年三月由内阁中书入直，现官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玉　岷　字(缺)，满洲正黄旗人。玉彰弟。道光四年七月由刑部笔帖式入直。

那逊阿古拉　字久峰，蒙古正白旗人。道光四年七月由刑部笔帖式入直。

松　林　字(缺)，蒙古正黄旗人。道光四年八月由理藩院笔帖式入直。

达兴阿　字(缺)，满洲镶红旗人。佛喜保侄。道光五年四月由兵部主事入直。

英　麟　字(缺)，蒙古镶红旗人。道光五年七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春　和　字(缺)，满洲正红旗人。道光五年十一月由户部主事入直。

文　俊　字秋山，满洲镶红旗人。道光六年正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马兰镇总兵。

惠　麟　字(缺)，蒙古正黄旗人。多容安子。道光六年四月由工部主事入直。

文　丕　字(缺)，满洲正白旗人。道光六年十一月由兵部主事入直。

熙　成　字备莽，蒙古正蓝旗人。台布子。道光七年二月由理藩院笔帖式入直，官至内阁学士。

桂　德　字月樵，满洲镶蓝旗人。道光七年十一月由工部笔帖式入直，官至盛京刑部侍郎。

阿龄阿　字(缺)，满洲(缺)旗人。道光八年四月由刑部郎中入直。

音德贺　字春桥，满洲正红旗人。道光九年三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雷州府知府。

英　干　字(缺)，满洲镶红旗人。道光九年五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玉　春　字(缺)，满洲正白旗人。道光九年八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文　斌　字(缺)，蒙古镶红旗人。道光十年三月由理藩院笔帖式入直。

德　云　字(缺)，满洲镶红旗人。道光十年十月由工部笔帖式入直。

庆　安　字(缺)，蒙古镶蓝旗人。道光十一年正月由理藩院笔帖式入直。

瑞　春　字慰农，蒙古正蓝旗人。道光十一年五月由理藩院笔帖式入直，官至湖州府知府。

麟　翔　字厚堂，蒙古正白旗人。惠龄孙，桂芬子。道光十一年七月由兵部员外郎入直，官至泰宁镇总兵。

崇　纶　字荷卿，满洲正白旗人。盛住孙。道光十一年十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湖北巡抚。

福　连　字(缺)，满洲正蓝旗人。道光十二年正月由户部笔帖式入直。

爱升图　字(缺)，蒙古正蓝旗人。道光十二年正月由理藩院笔帖式入直。

崇　光　字(缺)，蒙古镶白旗人。道光十二年正月由吏部笔帖式入直。

豫　庆　字(缺)，满洲正白旗人。道光十二年五月由兵部笔帖式入直。

清　泰　字(缺)，满洲正红旗人。道光十二年六月由工部员外郎入直。

云　锦　字(缺),满洲正白旗人。道光十二年十一月由户部笔帖式入直。

诚　廉　字(缺),满洲镶白旗人。道光十二年十二月由工部笔帖式入直。

恩　符　字(缺),满洲正红旗人。道光十三年二月由户部笔帖式入直。

文　裕　字(缺),满洲镶蓝旗人。道光十三年六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海　庆　字静澜,满洲正白旗人。道光十四年二月由工部司库入直。

麟　椿　字(缺),满洲镶白旗人。道光十四年三月由理藩院笔帖式入直。

崇　祥　字楚帆,满洲镶红旗人。道光十四年八月由吏部笔帖式入直。

崇　泰　字云谷,蒙古镶黄旗人。道光十五年八月由理藩院笔帖式入直,官至雁平道。

春　长　字(缺),满洲正白旗人。道光十五年十二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麟　书　字(缺),蒙古正白旗人。道光十五年十二月由兵部笔帖式入直。

穆　荫　已见大臣。道光十六年三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绍　德　字桂崖,满洲镶黄旗人。道光十八年四月由户部笔帖式入直。

四　庆　字笃园,满洲正蓝旗人。道光十八年五月由吏部主事入直。

济　安　字(缺),满洲镶白旗人。道光十九年二月由户部笔帖式入直。

苏勒芳阿　字怡斋,蒙古镶白旗人。道光十九年三月由理藩院笔帖式入直。

福　善　字应之,满洲正黄旗人。道光十九年八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丰盛额　字余斋,蒙古镶蓝旗人。道光二十一年十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内阁侍读。

清　盛　字辅廷,满洲正蓝旗人。道光二十一年十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山东布政使。

托克托布　字(缺),满洲镶蓝旗人。道光二十二年二月由户部缎疋库司库入直。

赛音博勒格图　字雨亭,蒙古正蓝旗人。道光二十三年六月由理藩院笔帖式入直,官至口北道。

西朗阿　字(缺),满洲正红旗人。道光二十三年十二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德　椿　字景融,满洲正蓝旗人。道光二十四年二月由内阁中书入直,现官理藩院侍郎。

英　秀　字芝山,满洲镶蓝旗人。道光二十四年三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广东按察使。

瑞　亨　字蕴谦,满洲正黄旗人。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由户部笔帖式入直,现官重庆府知府。

衡　光　字时圃,蒙古正白旗人。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由礼部笔帖式入直,官至登州府知府。

赛沙布　字贻堂,蒙古正蓝旗人。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由理藩院笔帖式入直。

嵩　寿　字眉臣,满洲正蓝旗人。道光二十六年七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桂　昌　字世五,满洲正白旗人。道光二十六年十月由工部笔帖式入直。

文　彬　字质轩,满洲镶黄旗人。道光二十七年五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宝　福　字介田,满洲镶白旗人。道光二十九年四月由理藩院笔帖式入直。

文　吉　字士林,满洲正红旗人。道光二十九年六月由内阁中书入直,现官延建邵道。

达春布　字敏斋,满洲镶黄旗人。道光三十年五月由户部笔帖式入直,现官九江府知府。

庆　安　字恬斋,满洲正白旗人。道光三十年十一月由刑部主事入直。

长　年　字阆仙,满洲镶蓝旗人。桂德子。咸丰元年三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庆　霖　字云亭,满洲镶黄旗人。咸丰元年五月由理藩院笔帖式入直。

苏　布　字展卿,满洲镶红旗人。咸丰二年七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玉　衡　字心斋,满洲正蓝旗人。咸丰二年七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文　衡　字子权,蒙古镶红旗人。咸丰三年正月由理藩院笔帖式入直。

英　祥　字豪卿,满洲正蓝旗人。四庆子。咸丰三年二月由内阁中书入直,现官广西按察使。

钟　秀　字峻甫,满洲镶黄旗人。咸丰三年三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祥　保　字佑之,蒙古镶黄旗人。咸丰三年四月由理藩院笔帖式入直。

崇　缮　字小圃,蒙古正蓝旗人。咸丰三年十二月由理藩院笔帖式入直,现官归绥道。

松　龄　字梦九,满洲正黄旗人。咸丰四年五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内阁侍读。

英　廉　原名英华,字岳峰,满洲镶红旗人。咸丰四年九月由内阁中书入直,现官金衢严道。

兴　昌　字云崖,满洲正白旗人。咸丰四年十一月由礼部主事入直,官至四川候补直隶州。

裕　彰　字昭甫,满洲镶白旗人。咸丰五年五月由户部笔帖式入直,现官温州府知府。

塔克什布　字诚斋,蒙古镶白旗人。咸丰六年正月由理藩院笔帖式入直,现官理藩院主事。

增　寿　字灵舫,满洲正白旗人。咸丰六年二月由工部笔帖式入直,现官岳常澧道。

瑞　廉　字洁圃,满洲正红旗人。咸丰六年二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吏部员外郎。

庆　多　字祝三,满洲正黄旗人。咸丰六年二月由工部司库入直。

庆　裕　字兰圃，满洲正白旗人。咸丰八年四月由内阁中书入直，现官奉天府府尹。

奎　绶　原名奎炘，字若卿，蒙古正黄旗人。台斐音孙，成善子。咸丰八年十一月由内阁中书入直，现官理藩院郎中。

昆　玉　字宝田，满洲正蓝旗人。咸丰九年十月由工部员外郎入直，现官工部郎中。

额图珲　字健莽，满洲镶红旗人。咸丰十年五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贵阳府遗缺知府。

英　谦　原名英贵，字裕农，满洲镶红旗人。咸丰十一年七月由理藩院笔帖式入直，现官热河道。

文　海　字仲瀛，满洲镶红旗人。咸丰十一年七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复中同治壬戌举人，现官户部员外郎。

续　昌　字燕甫，蒙古正白旗人。同治元年三月由礼部笔帖式入直，现官理藩院员外郎。

额哲克　字性初，满洲正红旗人。同治元年十二月由工部主事入直，现官韶州府知府。

裕　长　字寿泉，满洲正白旗人。崇纶子。同治元年十二月由礼部铸印局主事职衔入直，现官大名府知府。

容　斌　字有庄，满洲正蓝旗人。同治二年四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本　贵　字铁珊，满洲镶红旗人。同治四年十一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三　德　字匡九，觉罗，正蓝旗人。同治四年十一月由礼部主事入直，现官福建道御史。

春　岫　原名春山，字笑如，满洲正红旗人。同治六年十月由吏部笔帖式入直，现官吏部郎中。

尚　德　字成之，满洲正红旗人。同治六年十二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玉　春　字梅臣，蒙古正白旗人。同治六年十二月由理藩院主事入直，现官理藩院员外郎。

志　文　字辅臣，蒙古镶白旗人。同治六年十二月由理藩院员外郎入直，现官理藩院郎中。

丰绅泰　字云鹏，蒙古正蓝旗人。同治七年四月由内阁中书入直，现官理藩院员外郎。

增　林　字芝圃，满洲正红旗人。同治七年四月由刑部主事入直，现官锦州府知府。

桂　斌　字文圃，满洲正黄旗人。同治七年九月由刑部笔帖式入直，现官刑部员外郎。

文　绶　字翰章，满洲正黄旗人。同治九年二月由刑部员外郎入直。

文　龄　字锡九，满洲正蓝旗人。同治九年十月由吏部主事入直。

额勒精额　字裕如，满洲镶红旗人。同治十二年七月由户部主事入直。

如　松　字鹤侪，满洲正白旗人。同治十二年九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文　英　字子俊，满洲正白旗人。同治十二年十二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荣　堃　字至田，满洲镶蓝旗人。同治十三年七月由兵部笔帖式入直。

曾　钚　字怀清，满洲正白旗人。光绪元年四月由工部员外郎入直。

穆特亨额　字清舫，满洲镶白旗人。光绪元年四月由刑部笔帖式入直。

德克吉讷　字峻臣，满洲镶白旗人。光绪元年五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那丹珠　字松岩，蒙古正黄旗人。光绪元年五月由理藩院主事入直。

卷十八　题名四

汉军机章京

蒋　炳　字晓沧，江苏阳湖人。雍正丙午举人。九年六月由内阁侍读入直，官至河南巡抚。

柴潮生　字禹门，浙江仁和人。雍正甲辰举人。十年正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户科给事中。

彭元瑾　字(缺)，江西南昌人。康熙(缺)举人。雍正十年(缺)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周景柱　字(缺)，浙江遂安人。雍正(缺)举人。十年(缺)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喻敦仁　字(缺)人。雍正(缺)举人。十年(缺)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吴元安　字(缺)，江苏上元人。雍正丙午举人。(缺)年(缺)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兵科给事中。

姚培益　字苞延，江苏娄县人。康熙甲午举人。雍正(缺)年(缺)月由(缺)入直，官至刑部员外郎。

翁　藻　字(缺)，浙江仁和人。雍正癸卯进士。(缺)年(缺)月由入直，官至江苏按察使。

凌　燽　字(缺)，安徽定远人。康熙(缺)举人。雍正(缺)年(缺)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江西按察使。

张若霭　字晴岚，安徽桐城人。廷玉子。雍正癸丑进士，即授编修入直，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袭伯爵。

何　璘　字(缺)，顺天宛平人。雍正甲寅考取中书入直。

毕　谊　字元复，江苏娄县籍安徽休宁人。康熙戊戌进士。十三年(缺)月由礼科给事中入直，后由卢凤道左迁主事再入直。

林枝春　字青圃，福建闽县人。雍正十三年(缺)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复中乾隆丁巳榜眼。官至通政使司副使。

陈兆仑　字星斋，浙江钱塘人。雍正庚戌进士。十三年十二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复举乾隆丙辰博学鸿词科，官至太仆寺卿。

马　熼　字(缺)，江苏常熟人。雍正己酉举人。乾隆

元年三月由起居注主事入直,后由顺天府府丞左迁内阁侍读再入直,官至顺天府府尹。

潘中立　字松溪,江西新城人。雍正癸丑进士。乾隆元年三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涂逢震　字石溪,江西南昌人。乾隆二年四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复中己未榜眼,官至工部侍郎。

孙绍基　字(缺),湖北汉阳人。雍正壬子举人。乾隆二年四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山东道御史。

胡宝瑔　榜名沈金兰,江苏青浦籍娄县人。雍正癸卯举人。乾隆二年(缺)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河南巡抚,赠兵部尚书。谥恪靖。

方观承　字问亭,安徽桐城人。由监生授内阁中书。乾隆二年十二月入直,官至直隶总督。谥恪敏。

蒋元益　字时庵,江苏长洲人。乾隆二年十二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复中乙丑进士,官至兵部侍郎。

王恺伯　字(缺),江苏吴县人。乾隆六年(缺)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长芦盐运使。

张泰开　字有堂,江苏金匮人。乾隆七年(缺)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复中壬戌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谥文恪。

梁国治　已见大臣。乾隆七年(缺)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复中戊辰状元。

欧阳正焕　字淑之,湖南衡山人。乾隆(缺)年(缺)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复中乙丑进士,官至江南道御史。

何曰熙　字(缺),江西新城人。举人。乾隆十年(缺)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王贻桂　字(缺)人。举人。乾隆十年(缺)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袁芳松　字(缺),江西宜春人。雍正己酉举人。乾隆十年(缺)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大理寺卿。

钱　鋆　字(缺),浙江嘉善人。举人。

胡廷枢　字御寰,江苏娄县人。雍正丙午举人。乾隆十一年二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内阁侍读。

沈作朋　字(缺),浙江德清人。举人。乾隆十一年(缺)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湖南布政使。

杨承曾　字(缺),江苏阳湖人。乾隆戊午举人。十三年(缺)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缺)道御史。

庄培因　字本淳,江苏阳湖人。乾隆十三年九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复中甲戌状元,官至翰林院侍讲学士。

曹锡宝　字剑亭,江苏上海人。乾隆十三年九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复中丁丑进士,官至山东督粮道,改授御史,赠都察院副都御史。

毛永燮　字立之,顺天大兴人。乾隆壬戌进士。十三年(缺)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江西道御史。

陈朝础　字云根,福建闽县人。雍正己酉举人。乾隆十三年(缺)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陕西道御史。

眭朝栋　字树人,江苏丹阳人。乾隆壬戌进士。十三年(缺)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陕西道御史。

程　焘　字九峰,浙江仁和人。乾隆戊午举人。十三年(缺)月由内阁中书入直,三十三年由湖北巡抚左迁太仆寺卿再入直。

孔继汾　字止堂,山东曲阜人。乾隆丁卯举人。十五年(缺)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户部主事。

程　岩　字巨山,江西铅山人。乾隆己未进士。十五年(缺)月由(缺)入直,官至吏部侍郎。

申　甫　字笏山,江苏江都人。乾隆辛酉举人。十五年(缺)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都察院副都御史。

王以夔　字和庭,直隶清苑人。乾隆(缺)举人。十七年(缺)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孙梦逵　字申伯,江苏常熟人。乾隆壬戌进士。十八年(缺)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宗人府主事。

袁守侗　已见大臣。乾隆十八年(缺)月由内阁中书入直,三十四年以候补三品京堂再入直。

冯光熊　字泰古,浙江嘉兴人。乾隆丁卯举人。十八年(缺)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贵州巡抚。

章宝传　字习之,浙江归安人。乾隆壬戌进士。十八年(缺)月由宗人府主事入直,官至鸿胪寺少卿。

顾　云　字北墅,江苏如皋人。乾隆(缺)举人。十八年(缺)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吏部员外郎。

王日杏　字丹宸,江苏无锡人。乾隆癸酉举人。是年(缺)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铜仁府知府,赠光禄寺少卿。

张三宾　字介轩,浙江仁和人。乾隆(缺)举人。(缺)年(缺)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吏科给事中。

梅立本　字秋竢,安徽宣城人。乾隆十九年(缺)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复中丁丑榜眼。

毛应藻　字文轩,江苏武进人。乾隆十九年(缺)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复中丁丑进士,改官太平府教授。

蒋宗海　字春农,江苏丹徒人。乾隆壬申进士。二十年正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蒋雍植　字秦树,安徽怀宁人。乾隆二十年正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复中辛巳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

陈辉祖　字玉亭,湖南祁阳人。大受子。荫生。乾隆二十年(缺)月由户部员外郎入直,官至闽浙总督。

刘　湘　字兰阶,直隶涿州人。乾隆戊辰进士。二十年十二月由江南道御史入直,官至礼科给事中。

赵　翼　字云崧,江苏阳湖人。乾隆二十一年(缺)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复中辛巳探花,官至廸北道。

毕　沅　字湘蘅,江苏镇洋人。乾隆二十二年(缺)月

由内阁中书入直,复中庚辰状元,官至湖广总督。

陆　燿　字朗夫,江苏吴江人。乾隆壬申举人。二十三年(缺)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湖南巡抚。

张　霁　字研庐,浙江钱塘人。乾隆壬申进士,二十三年(缺)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兵科给事中。

金云槐　字莳庭,安徽歙县人。乾隆(缺)举人。二十三年九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复中辛巳进士,官至常州府知府。

张若渟　字寿雪,安徽桐城人。若霭弟。荫生。乾隆二十三年(缺)月由刑部主事入直,官至刑部尚书。谥勤恪。

童凤三　字梧冈,浙江山阴人。乾隆二十四年(缺)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复中庚辰进士,官至吏部侍郎。

贺五瑞　字辑庵,江苏丹阳人。乾隆(缺)进士。二十四年七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诸重光　字申之,浙江余姚人。乾隆二十四年七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复中庚辰榜眼,官至辰州府知府。

丁　璘　字(缺),山东诸城人。乾隆(缺)举人。二十四年七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起居注主事。

刘秉恬　字竹轩,山西洪洞人。乾隆二十四年七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四川总督。

王　昶　字德甫,江苏青浦人。乾隆甲戌进士。二十四年十一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四十一年以鸿胪寺卿再入直,官至刑部侍郎。

汪承霈　字时斋,安徽休宁人。由敦子。荫生。乾隆二十五年十一月由兵部主事入直,三十五年以户部郎中再入直,官至兵部尚书。

熊学骥　字德称,江西南昌人。乾隆二十五年(缺)月由(缺)入直,官至湖南督粮道。

袁匡甫　字(缺),浙江钱塘人。乾隆(缺)举人。二十七年(缺)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孙士毅　已见大臣。乾隆二十七年(缺)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四十年以户部郎中再入直。

钱受谷　字冲斋,浙江秀水人。乾隆庚辰进士。二十九年(缺)月由户部员外郎入直,官至滇东道。

赵文哲　字升之,江苏上海人。乾隆二十七年召试内阁中书。二十九年(缺)月入直,赠光禄寺少卿。

阮葵生　字吾山,江苏山阳人。乾隆辛巳中正榜。二十九年(缺)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刑部侍郎。

陆锡熊　字耳山,江苏上海人。乾隆辛巳进士。二十九年十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都察院副都御史。

郑步云　字荪揆,浙江归安人。乾隆壬申进士。二十九年(缺)月由吏部主事入直,官至礼部郎中。

陈绳祖　字缃桥,湖南祁阳人。辉祖弟。乾隆二十九年十月由户部主事入直,官至广东督粮道。

章　棠　字二梧,江苏上海人。乾隆辛巳中正榜。三十年正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山东盐运使。

王友亮　字景南,安徽婺源人。乾隆三十年正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复中辛丑进士,官至通政使司副使。

陈希哲　字(缺),江苏长洲人。乾隆三十年(缺)召试内阁中书入直。

冯应榴　字星实,浙江桐乡人。乾隆辛巳进士。三十年(缺)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江西布政使,改鸿胪寺卿。

徐步云　字蒸远,江苏兴化人。乾隆壬子召试中书,(缺)年(缺)月入直。

刘谨之　字朴夫,江苏武进人。乾隆己卯举人。三十一年五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礼科给事中,赠鸿胪寺卿。

严长明　字道甫,江苏上元人。乾隆三十年召试内阁中书,三十一年五月入直,官至内阁侍读。

王嵩柱　字(缺),顺天宝坻人。乾隆辛巳中正榜。三十一年十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怀庆府知府。

洪　朴　字素人,安徽歙县人。乾隆辛巳中正榜。三十一年十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复中辛卯进士,官至广平府知府。

吴寿昌　字泰交,浙江山阴人。乾隆三十年召试内阁中书,三十一年(缺)月入直,复中己丑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

刘秉愊　字退谷,山西洪洞人。秉恬弟。乾隆壬午举人。三十四年二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户部郎中。

周发春　字青原,江苏上元人。乾隆三十年召试内阁中书,三十四年六月入直。

费　淳　字筠圃,浙江钱塘人。乾隆癸未进士。三十四年六月由刑部员外郎入直,官至大学士。谥文恪。

金　榜　字辅之,安徽歙县人。云槐弟。乾隆三十四年六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复中壬辰状元,官至翰林院修撰。

金光悌　字兰畦,江南英山人。乾隆己丑中正榜。三十五年(缺)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复中庚子进士,官至刑部尚书。

潘庭筠　字兰公,浙江钱塘人。乾隆己丑中正榜。三十六年五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复中戊戌进士,官至陕西道御史。

孙永清　字春台,江苏无锡人。乾隆己丑中正榜。三十六年五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广西巡抚。

陆　瑗　字耕芳,江苏阳湖人。乾隆己丑中正榜。三十六年五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温处道。

王彝宪　字荔林,江苏上元人。乾隆己丑中正榜。三十七年正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庆阳府知府。

邵　洪　字海度,浙江鄞县人。乾隆辛卯进士。三十七年正月由吏部主事入直,官至礼部侍郎。

蒋熊昌　字澄川,江苏阳湖人。炳子。乾隆癸未进士。

三十七年正月由(缺)入直,官至颍州府知府。
姚　梁　字甸之,浙江庆元人。乾隆己丑进士。三十七年正月由(缺)入直,官至四川按察使。
沈启震　字位东,浙江桐乡人。乾隆己丑中正榜。三十七年正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运河道。
王庆长　字佑之,山东福山人。乾隆壬辰中正榜。是年(缺)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福建按察使。
史梦琦　字卓峰,江苏阳湖人。乾隆己丑进士。三十八年四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汀漳龙道。
汪日章　字首禾,浙江钱塘人。乾隆壬辰中正榜。三十八年四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江苏巡抚。
龚禔身　字深甫,浙江仁和人。乾隆己丑中正榜。三十八年十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吴锡龄　字莼渊,安徽休宁人。乾隆壬辰中正榜。四十年正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复中乙未状元,官至翰林院修撰。
程维岳　字申伯,浙江嘉善人。乾隆壬辰中正榜。四十年(缺)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复中庚子进士,官至山东道御史。
冯　培　字德宇,江苏元和人。乾隆壬辰中正榜。四十年(缺)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复中戊戌进士,由庶吉士改吏部主事再入直,官至吏科给事中。
杜兆基　字稷山,浙江会稽人。乾隆三十八年召试内阁中书,四十年(缺)月入直,官至山西道御史。
沈清藻　字鲁田,浙江仁和人。乾隆四十年(缺)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复中乙未探花,官至翰林院编修。
吴熊光　已见大臣。乾隆四十年(缺)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方维甸　字葆岩,安徽桐城人。观承子。乾隆四十年钦赐举人、内阁中书。是年(缺)月入直,复中庚子进士,官至直隶总督。谥勤襄。
范　鏊　字叔度,顺天大兴人。乾隆己丑中正榜。四十二年正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复中庚子进士,官至光禄寺卿。
戴衢亨　已见大臣。乾隆四十一年召试内阁中书,四十二年正月入直。
吴　俊　字昙绣,江苏吴县人。乾隆壬辰进士。四十二年正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山东布政使。
施光辂　字维殷,浙江钱塘人。乾隆己丑中正榜。四十二年正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叙州府知府。
裘行简　字可亭,江西新建人。曰修子。乾隆四十年钦赐举人、内阁中书。四十二年(缺)月入直,五十五年以户部员外郎再入直,官至直隶总督。谥恭勤。
李　檠　字文锜,江苏长洲人。乾隆壬辰进士。四十二年(缺)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顺天府府丞。
关　槐　字晋轩,浙江仁和人。乾隆四十一年召试内阁中书。四十二年二月入直,复中庚子进士,官至礼部侍郎。
蒋谢庭　字云限,江苏长洲人。乾隆己丑中正榜。四十二年六月由工部主事入直,官至山东道御史。
赵　辉　字(缺)人。乾隆四十三年五月由(缺)入直。
王学海　字问渠,直隶天津人。乾隆己丑中正榜。四十三年七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陕西道御史。
胡时显　字晴溪,江苏武进人。由监生钦赐中书科中书。四十四年三月入直,官至鸿胪寺卿,赠光禄寺卿。
章　煦　已见大臣。乾隆四十五年四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毛上炱　字罗照,江苏镇洋人。乾隆壬辰进士。四十五年十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户部主事。
盛惇崇　字孟岩,江苏阳湖人。乾隆甲午举人。四十五年十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甘肃布政使。
张姚成　字讱轩,浙江鄞县人。乾隆乙未进士。四十六年四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江西督粮道。
张敦培　字息园,江苏昭文人。乾隆乙未进士。四十六年四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山西道御史。
张曾效　字鲁堂,安徽桐城人。乾隆己丑中正榜。四十六年四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户部员外郎。
毛凤仪　字雨香,江苏吴县人。乾隆乙未进士。四十六年四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山东道御史。
秦　瀛　字凌沧,江苏无锡人。乾隆四十一年召试内阁中书。四十六年四月入直,官至刑部侍郎。
沈　琨　字舫西,浙江归安人。乾隆辛卯举人。四十六年四月由内阁中书入直,选佛山同知,于五十四年呈请注销再入直,官至泰安府知府。
赵秉渊　字少钝,江苏上海人。文哲子。荫生。乾隆四十八年正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成都府知府。
洪　梧　字桐生,安徽歙县人。朴弟。乾隆庚戌进士。四十八年十二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沂州府知府。
汪彦博　字文轩,江苏镇洋人。乾隆四十九年召试内阁中书。五十一年九月入直,复中丁未进士,官至青州府知府。
金应琦　字筠庄,安徽歙县人。云槐子。乾隆四十九年召试内阁中书。五十一年十月入直,官至江西巡抚。
张师诚　字兰渚,浙江归安人。乾隆四十九年召试内阁中书。五十一年十月入直,复中庚戌进士,官至安徽巡抚,仓场侍郎。
管世铭　字缄若,江苏武进人。乾隆戊戌进士。五十

一年十月由户部主事入直，官至浙江道御史。

程振甲　字也园，安徽歙县人。乾隆四十九年召试内阁中书。五十一年十月入直，官至吏部员外郎。

柴　模　字珠山，浙江山阴人。乾隆庚子进士。五十一年十一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孙　衡　字平山，浙江仁和人。士毅子。荫生。乾隆五十五年正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户部主事。

费锡章　字西墉，浙江归安人。乾隆四十九年召试内阁中书。五十五年八月入直，官至顺天府府尹，赠兵部侍郎。

鲍勋茂　字树堂，安徽歙县人。乾隆四十九年召试内阁中书。五十五年八月入直，官至通政使司通政使。

钱　楷　字裴山，浙江嘉兴人。乾隆己酉进士。五十五年八月由户部主事入直，官至安徽巡抚。

曾　燠　字宾谷，江西南城人。乾隆辛丑进士。五十五年八月由户部主事入直，官至贵州巡抚。

杨　揆　字荔裳，江苏金匮人。乾隆四十五年召试内阁中书。五十五年八月入直，官至四川布政使。

杨世纶　字凤池，江苏如皋人。乾隆己丑中正榜。五十八年八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廉州府知府。

钱　沣　字东注，云南昆明人。乾隆辛卯进士。五十九年十一月由通政司副使左迁湖广道御史入直。

姚祖同　字亮甫，浙江钱塘人。乾隆四十九年召试内阁中书。六十年九月入直，官至河南巡抚、都察院左都御史。

曹德华　字山甫，江西新建人。乾隆乙卯进士。六十年九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刑部主事。

徐　炘　字晴圃，直隶天津人。乾隆壬子举人。六十年会试录取内阁中书入直，官至山西巡抚。

陈庆槐　字荫山，浙江定海人。乾隆庚戌进士。六十年九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何　金　字竹居，浙江会稽人。乾隆四十九年召试内阁中书。六十年九月入直，官至贵州按察使。

黄文辉　字阆峰，江苏仪征人。乾隆四十九年召试内阁中书。六十年九月入直。

齐嘉绍　字衣闻，直隶天津人。乾隆庚戌进士。嘉庆四年二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江西盐法道。

姚文田　字秋农，浙江归安人。乾隆四十九年召试内阁中书。嘉庆四年二月入直，复中己未状元，官至礼部尚书。谥文僖。

傅　淦　字篁山，浙江萧山人。乾隆己酉举人。六十年会试录取内阁中书。嘉庆四年二月入直，官至礼科给事中。

赵佩湘　字筠浦，江苏丹徒人。乾隆癸丑进士。嘉庆四年二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礼科给事中。

胡　枚　字梁园，浙江石门人。乾隆乙卯进士。嘉庆四年二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户部郎中。

吴光悦　字见楼，江苏阳湖人。嘉庆丙辰进士。四年二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江西巡抚。

颜允璨　字辉山，江苏丹徒人。嘉庆丙辰进士。四年二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蔡　炯　字云桥，江西德化人。嘉庆丙辰进士。四年二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甘肃按察使、内阁侍读学士。

茅　豫　字少山，浙江山阴人。乾隆丁未进士。嘉庆四年二月由兵部员外郎入直，官至河东道，改户部郎中。

任　烜　字芑园，江苏宜兴人。乾隆乙卯进士。嘉庆四年四月由吏部主事入直，官至通永道。

何元烺　字研农，山西灵石人。乾隆丁未进士。嘉庆四年七月由户部郎中入直，官至太平府知府。

糜奇瑜　字阆峰，四川秀山人。乾隆己酉拔贡。嘉庆四年八月由户部主事入直，官至贵州布政使、太仆寺卿。

熊方受　字介兹，广西永康人。乾隆庚戌进士。嘉庆四年十月由礼部主事入直，官至东昌府知府。

张志绪　字石兰，浙江余姚人。乾隆乙卯进士。嘉庆五年正月由刑部主事入直，官至江宁布政使。

黄跃之　字于渊，安徽含山人。嘉庆丙辰进士。五年正月由户部主事入直，官至户部员外郎。

杨懋恬　字雪飒，江西清江人。乾隆己酉拔贡。嘉庆五年五月由工部主事入直，官至漕运总督。

盛惇大　字甫山，江苏阳湖人。惇崇弟。乾隆庚子召试举人。嘉庆五年五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庆阳府知府。

袁　煦　字(缺)，山东长山人。守侗子。乾隆甲寅举人。嘉庆六年七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万　云　字子雨，浙江仁和人。嘉庆己未进士。六年八月由吏部主事入直，官至潮州府知府。

卢荫溥　已见大臣。嘉庆六年十一月由礼部主事入直。

叶继雯　字云素，湖北汉阳人。乾隆庚戌进士。嘉庆八年十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刑科给事中。

吴应咸　字晦堂，江西南丰人。嘉庆丙辰进士。八年十一月由户部主事入直。

龚丽正　字暗斋，浙江仁和人。禔身子。嘉庆丙辰进士。八年十一月由礼部主事入直，官至苏松太道。

康绍镛　字兰皋，山西兴县人。嘉庆己未进士。十年闰六月由兵部主事入直，官至湖南巡抚。

张之屏　字午庄，山西介休人。嘉庆己未进士。十年九月由工部主事入直，官至延安府知府。

童　槐　字萼君，浙江鄞县人。嘉庆乙丑进士。是年十月由工部主事入直，官至通政司副使。

梁承福　字鹤庄，浙江山阴人。国治子。乾隆甲寅举人。嘉庆十三年闰五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建昌府知府。

王厚庆　字幼海，山东福山人。嘉庆辛酉进士。十三年十二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浙江候补道。

王凤翰　字小蓬，山西安邑人。嘉庆十三年十二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复中己巳进士，官至迤西道。

余霈元　字鹭门，江西德化人。嘉庆己未进士。十三年(缺)月由刑部主事入直，官至淮扬道。

程同文　字春庐，浙江桐乡人。嘉庆己未进士。十四年四月由兵部主事入直，官至通政司副使。

聂镜敏　字心如，湖南衡山人。嘉庆辛酉拔贡。十四年七月由礼部主事入直。

赵盛奎　已见大臣。嘉庆十五年十月由吏部主事入直。

秦绳曾　字宜圃，江苏江宁人。嘉庆乙丑进士。十五年十一月由刑部主事入直，官至(缺)道御史。

陈钟麟　字厚甫，江苏元和人。嘉庆己未进士。十六年二月由户部主事入直，官至杭嘉湖道。

杨振麟　字桂山，顺天宛平人。嘉庆辛酉拔贡。十六年十月由刑部主事入直，官至陕西布政使。

陆　藁　字南村，浙江山阴人。乾隆乙卯举人。嘉庆十七年二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青州府知府。

吴书城　字卧楼，浙江嘉善人。嘉庆戊午举人。十七年三月由起居注主事入直，官至贵东道。

吴　颐　字燮堂，江苏元和人。嘉庆辛酉进士。十七年四月由户部主事入直。

张允垂　字柳泉，江苏娄县人。嘉庆辛酉拔贡。十七年十月由户部主事入直，官至陈州府知府。

韩文显　字对山，浙江仁和人。乾隆甲寅举人。嘉庆十八年七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河东道。

孙兰枝　字春甫，浙江仁和人，安徽休宁籍。嘉庆辛酉举人。十八年九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陕安道。

徐　镛　字咏之，安徽桐城人。嘉庆己巳进士。十八年十一月由工部主事入直，官至山西布政使。

吴孝铭　字伯新，江苏武进人。嘉庆己巳进士。十八年十一月由工部主事入直，官至宗人府府丞。

苏兆登　字朴园，山东沾化人。嘉庆己未榜眼，由南安府知府左迁户部员外郎。十九年九月入直，官至福建按察使。

何增元　字申畬，四川璧山人。嘉庆乙丑进士。二十年六月由刑部主事入直，官至刑部郎中。

闻人熙　字春台，浙江山阴人。嘉庆己巳进士。二十一年二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南宁府知府。

沈学廉　字瘦山，浙江仁和人。嘉庆戊辰进士。二十一年五月由兵部主事入直，官至江西道御史。

赵光禄　字雨楼，浙江归安人。嘉庆戊辰进士。二十一年六月由户部主事入直，官至镇江府知府。

程矞采　字晴峰，江西新建人。嘉庆辛未进士。二十一年六月由礼部主事入直，官至湖广总督。

徐受荃　字楚芗，浙江鄞县人。嘉庆辛酉拔贡。二十一年七月由兵部主事入直。

吴荣光　字伯荣，广东南海人。嘉庆己未进士，由御史左迁。二十一年八月以刑部郎中入直，官至湖南巡抚。

强逢泰　字绮园，陕西韩城人。荫生。嘉庆二十一年十月由工部主事入直，官至工部郎中。

李昌平　字东山，湖北竹溪人。嘉庆辛酉进士。二十三年三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户部主事。

梁章钜　字芷林，福建长乐人。嘉庆壬戌进士。二十三年四月由礼部主事入直，官至江苏巡抚。

路　德　字鹭洲，陕西盩厔人。嘉庆己巳进士。二十四年四月由户部主事入直。

钱廷熊　字古槎，浙江仁和人。嘉庆癸酉拔贡。二十四年十月由刑部七品小京官入直，官至甘凉道。

陈　彬　字谦斋，河南商邱人。嘉庆辛未进士。二十四年十月由吏部员外郎入直，官至天津府知府。

许乃普　字滇生，浙江钱塘人。嘉庆癸酉拔贡。二十四年十一月由刑部七品小京官入直，复中庚辰榜眼，官至吏部尚书。谥文恪。

乔用迁　字见斋，湖北孝感人。嘉庆甲戌进士。二十五年九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贵州巡抚。

佘文铨　字次卿，湖北松滋人。嘉庆己巳进士。二十五年十一月由户部主事入直，官至江南道御史。

胡方朔　字小东，安徽桐城人。嘉庆辛未进士。道光元年六月由户部主事入直。

王启文　字晓堂，直隶南宫人。嘉庆辛酉拔贡。道光元年六月由户部主事入直。

陈孝宽　字湘帆，河南祥符人，浙江海宁籍。嘉庆癸酉拔贡。道光元年七月由工部主事入直。

蒋泰阶　字云簪，江苏吴县人。嘉庆己巳进士。道光元年七月由起居注主事入直，官至山东道御史。

马光澜　字厚庵，浙江会稽人。嘉庆丁丑进士。道光元年九月由刑部主事入直，官至山东盐运使。

李彦章　字兰卿，福建侯官人。嘉庆辛未进士。道光二年闰三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山东盐运使。

卷十九　题名五

汉军机章京

俞诵芬　字茗溪，安徽婺源人。嘉庆己卯进士。道光二年闰三月由户部主事入直，官至汀漳龙道。

傅绳勋　字秋坪，山东聊城人。嘉庆甲戌进士。道光二年八月由工部主事入直，官至江苏巡抚。
蔡　勋　字槐卿，广东东莞人。嘉庆己卯举人。道光二年八月由刑部主事入直，官至吉安府知府。
赵　荣　字斗垣，江苏上海人。文哲孙、秉渊侄。嘉庆丁丑进士。道光二年九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朱逵吉　字颖叙，浙江嘉兴人。嘉庆甲戌进士。道光四年十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广东督粮道。
张祥河　字诗舲，江苏娄县人。嘉庆庚辰进士。道光四年十一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工部尚书。谥温和。
龙汝言　字子嘉，安徽桐城人。嘉庆甲戌状元。道光四年十一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兵部员外郎。
周　涛　字听松，贵州贵筑人。嘉庆庚辰进士。道光五年八月由兵部主事入直，官至河间府知府。
汪元爵　字竹君，江苏镇洋人。彦博侄。嘉庆戊寅举人。道光七年正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刑部郎中。
徐思荃　字颖墀，江西龙南人。(缺)道光七年闰五月由刑部主事入直。
方铭彝　字悔轩，安徽定远人。嘉庆己卯举人。道光七年闰五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刑部郎中。
郑乔林　字春溪，河南罗山人。嘉庆癸酉拔贡。道光七年七月由工部主事入直，官至顺德府知府。
许　球　字玉叔，安徽歙县人。道光癸未进士。八年正月由吏部主事入直，官至兖沂曹济道。
何汝霖　已见大臣。道光八年五月由工部主事入直。
王　藻　字菽原，江苏通州人。道光壬午进士。八年五月由礼部主事入直，官至湖南布政使。
徐　瑾　字韫斋，安徽歙县人。嘉庆丁丑进士。道光十年十月由工部员外郎入直，官至湖北按察使。
汤　鹏　字海秋，湖南益阳人。道光癸未进士。十一年五月由礼部主事入直，官至御史，改户部郎中。
郑瑞麒　字莹圃，福建闽县人。嘉庆己卯进士。道光十一年七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庆远府知府。
万贡珍　字蠡门，江苏宜兴人。道光癸未进士。十一年八月由户部主事入直，官至湖南布政使、大理寺卿。
王广业　字子勤，江苏泰州人。道光丙戌进士。十一年十月由兵部郎中入直，官至漳州府知府。
程庭桂　字楞香，江苏吴县人。道光丙戌进士。十一年十二月由刑部主事入直，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陈孚恩　已见大臣。道光十二年六月由吏部主事入直。
江绍忄　字饮吉，江苏仪征人。道光癸未进士。十二年九月由刑部主事入直，官至刑部郎中。
彭蕴章　已见大臣。道光十三年七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复中乙未进士。
朱应元　字慎庵，浙江秀水人。道光丙戌进士。十三年十月由工部主事入直，官至庆阳府知府。
刘晸昌　字仲寅，贵州大定人。(缺)道光十三年十二月由兵部主事入直，官至南韶连道。
王　寅　字琴槎，湖南武陵人。道光己丑进士。十四年三月由户部主事入直。
马丽文　字郁斋，湖北蒲圻人。道光癸未进士。十四年三月由礼部主事入直，官至云南候补道。
王积顺　字若溪，浙江仁和人。道光癸巳进士。十四年五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刑部员外郎。
林扬祖　字岵瞻，福建莆田人。道光己丑进士。十四年七月由刑部主事入直，官甘肃布政使。
胡增瑞　字典斋，江西萍乡人。道光壬辰进士。十五年(缺)月由户部主事入直。
陈本钦　字尧农，湖南长沙人。道光壬辰进士。十六年二月由工部主事入直，官至工部员外郎。
吴清皋　字小谷，浙江钱塘人。嘉庆癸酉举人。道光十六年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抚州府知府。
何桂馨　字一山，江苏吴县人。道光己丑进士。十六年四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陕西道御史。
江鸿升　字翊云，福建闽县人。道光己丑进士。十七年八月由工部主事入直，官至雷琼道。
潘　铎　字木君，江苏江宁人。道光壬辰进士。十七年九月由兵部郎中入直，官至署云贵总督。谥忠毅。
王　桂　字秋卿，江苏甘泉人。道光己丑进士。十七年十月由吏部主事入直，官至广平府知府。
颜以燠　字叙五，广东连平州人。嘉庆丙子举人。道光十九年正月由内阁侍读入直，官至东河总督。
汪本铨　字衡甫，江苏阳湖人。道光己丑进士。十九年四月由礼部主事入直，官至浙江布政使。
乔晋芳　字心农，山西闻喜人。道光乙未探花。十九年五月由刑部主事入直，官至常德府知府。
吴光业　字补之，江西南丰人。道光壬辰进士。十九年七月由刑部主事入直，官至内阁侍读学士。
宗稷辰　字涤楼，浙江会稽人。道光辛巳举人。二十年五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运河道。
梁　瀚　字海楼，陕西鄠县人。道光丙申进士。二十年五月由兵部主事入直，官至户部侍郎。
程恭寿　字容伯，浙江钱塘人。道光己亥举人。二十年六月由刑部主事入直，官光禄寺少卿。
庄心省　字西樵，广东番禺人。道光壬辰进士。二十年七月由户部主事入直，官至户部郎中。
聂　沄　字雨飒，陕西泾阳人。道光甲午举人。二十二年四月由礼部主事入直，官候补五品京堂。
朱宪曾　字铁琴，顺天涿州人。道光癸巳进士。二十

二年五月由吏部主事入直。

孔庆锄 字诚甫,山东曲阜人。道光丙申进士。二十二年十月由工部主事入直,官至贵州按察使。

朱丽宣 字霁堂,江苏荆溪人。道光癸巳进士。二十二年十月由工部主事入直,官至工部员外郎。

袁甲三 字午桥,河南项城人。道光乙未进士。二十三年四月由礼部主事入直,官至漕运总督。谥端敏。

吴士桢 字诵芬,顺天大兴人。道光(缺)举人。二十三年九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钟启峋 字伯平,江西兴国人。道光二十四年二月由兵部七品小京堂入直,复中乙巳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赠四品京堂。

吴福年 字竹崖,浙江钱塘人。道光二十四年四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复中乙巳探花,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

林映棠 字树南,四川奉节人。道光乙未进士。二十四年九月由礼部主事入直,官至兴安府知府,赠光禄寺卿衔。

王发桂 字笑山,直隶清苑人。道光丙申进士。二十四年九月由礼部主事入直,官至工部侍郎。

邵懿辰 字位西,浙江仁和人。道光辛卯举人。二十五年五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刑部员外郎,赠道衔。

刘子城 字雉峰,直隶沧州人。道光丁酉拔贡。二十五年五月由吏部主事入直,官至湖北盐法道。

王本梧 字琴仙,浙江鄞县人。道光乙酉拔贡。二十五年十一月由兵部员外郎入直,官至吉安府知府,赠道衔。

文岳英 字小南,湖南衡山人。道光庚子举人。二十六年正月由户部主事入直。

吴嘉洤 字清如,江苏吴县人。道光戊戌进士。二十六年二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户部员外郎。

曹毓瑛 已见大臣。道光二十六年闰五月由兵部主事入直。

汪 棨 字心兰,直隶滦州人。道光甲辰举人。二十六年闰五月由工部主事入直,官至广信府知府。

段晴川 字春湖,河南温县人。道光丁酉拔贡。二十六年八月由兵部主事入直,官内阁侍读学士。

蒋锡绶 字幼竹,江苏长洲人。道光丁酉拔贡。二十八年二月由刑部主事入直,官至安庆府知府。

胡嘉楷 字熙伯,江苏江宁人。道光丁酉拔贡。二十九年正月由工部主事入直,官至怀庆府知府。

毕 至 字春亭,湖北蕲水人。道光乙未进士。二十九年四月由工部郎中入直,官至汉中府知府。

陈鸿翊 字仲鸾,顺天宁河人。道光戊戌进士。二十九年闰四月由吏部主事入直,现官汀漳龙道。

丁守存 字竹溪,山东日照人。道光乙未进士。二十九年五月由户部主事入直,官湖北督粮道。

胡家玉 已见大臣。道光二十九年五月由刑部主事入直。

焦祐瀛 已见大臣。咸丰元年三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钱宝青 字萍矼,浙江嘉善人。道光辛丑进士。咸丰元年七月由户部主事入直,官至都察院副都御史。

吴台朗 字次垣,江苏丹徒人。道光庚子进士。咸丰元年八月由礼部主事入直,官至山东候补道。

钱以同 字小兰,江苏华亭人。道光戊戌进士。咸丰元年闰八月由兵部主事入直,官至(缺)道御史。

李汝楫 字济川,云南会泽人。道光丁酉拔贡。咸丰元年十月由刑部主事入直,官至四川候补知府。

林寿图 字颖叔,福建闽县人。道光乙巳进士。咸丰二年正月由工部主事入直,官陕西布政使。

程祖诰 字覃叔,安徽休宁人。道光庚戌进士。咸丰二年三月由户部主事入直,现官宗人府府丞。

吴兆麟 字筠轩,浙江钱塘人。道光壬辰举人。咸丰三年二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江西盐法道。

贺寿慈 字云甫,湖北蒲圻人。道光辛丑进士。咸丰三年二月由吏部主事入直,现官都察院左都御史。

邓廷枏 字双坡,广西新宁人。道光甲辰进士。咸丰三年二月由工部主事入直,官广东布政使。

张金鉴 字子明,广东东莞人。道光甲辰进士。咸丰三年二月由礼部主事入直,官至候选郎中。

李德莪 字蓼生,江苏新阳人。道光甲辰进士。咸丰三年二月由工部主事入直,现官贵东道。

段承实 字芳山,江西南昌人。道光己亥举人。咸丰三年四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刑部员外郎。

梁经先 更名景先,字羲初,陕西三原人。道光乙巳进士。咸丰三年五月由工部主事入直,现官河南道御史

郭祥瑞 字玉麓,河南新乡人。道光丁未进士。咸丰三年六月由户部主事入直,官至广东按察使。

裴季芳 字石麓,河南祥符人。道光丁未进士。咸丰三年六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候选知府。

白恩佑 字兰岩,山西介休人。道光丁未进士。咸丰三年六月由工部主事入直,官湖南盐法道。

章倬标 字果堂,浙江金华人。道光丁未进士。咸丰三年九月由礼部主事入直,现官福建候补道。

曾协均 字笙巢,江西南城人。燠子。道光癸卯举人。咸丰三年十二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庆远府知府。

王锡振 更名拯,字少隺,广西马平人。道光辛丑进士。咸丰四年正月由户部主事入直,官至通政使司通政使。

郑锡瀛 字惕庵,顺天大兴人。道光乙巳进士。咸丰四年二月由吏部主事入直,官至都察院副都

御史。

洗　斌　字云樵,广东南海人。道光辛丑进士。咸丰四年二月由工部主事入直,官庐州府知府。

夏献云　字芝岑,江西新建人。道光己酉拔贡。咸丰四年三月由刑部七品小京官入直,现官湖南督粮道。

谢谦亨　字吉六,福建长泰人。道光乙巳进士。咸丰四年九月由刑部主事入直。

蒋超伯　字叔起,江苏江都人。道光乙巳进士。咸丰七年十月由刑部主事入直,官广东候补道。

康锡龄　字子锡,山西兴县人。绍镛孙。道光丁酉拔贡。咸丰七年十月由户部员外郎入直,官至延榆绥道。

朱梦元　字景唐,江西贵溪人。道光甲辰进士。咸丰八年三月由刑部员外郎入直,官至通政使司通政使。

方鼎锐　字子颖,江苏仪征人。咸丰壬子举人。八年五月由内阁中书入直,现官温处道。

朱学勤　字修伯,浙江仁和人。咸丰癸丑进士。八年五月由户部主事入直,官至大理寺卿。

朱　智　字茗笙,浙江钱塘人。咸丰辛亥举人。八年七月由工部主事入直,现官太仆寺卿。

张德容　字松坪,浙江西安人。咸丰癸丑进士。九年八月由刑部主事入直,现官岳州府知府。

靳邦庆　字迪丞,广西临桂人。咸丰癸丑进士。九年十月由吏部主事入直,现官衢州府知府。

许庚身　字星叔,浙江钱塘人。乃普侄。咸丰九年十一月由内阁典籍入直,复中同治壬戌进士,现官光禄寺卿。

蒋继洙　字椒林,山东曲阜人。道光庚戌进士。咸丰九年十二月由工部主事入直,现官广信府知府。

蔡兆槐　字植三,江苏崇明人。咸丰癸丑进士。十年三月由户部主事入直,现官榆林府知府。

杜来锡　字荣三,河南新乡人。咸丰癸丑进士。十年五月由工部主事入直,官至朔平府知府。

王恩炳　字周生,江苏高邮人。咸丰六年钦赐举人。十年五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钱应溥　字子密,浙江嘉兴人。道光己酉拔贡。咸丰十年七月由吏部主事入直。

范运鹏　字抟九,四川龙昌人。咸丰丙辰进士。十年十月由户部主事入直,官凤阳府知府。

龚聘英　字莘甫,江苏崇明人。咸丰十年十月由刑部主事入直,复中同治壬戌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

沈　淮　字桐甫,浙江鄞县人。道光己酉举人。咸丰十年十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陕西道御史。

江人镜　字蓉舫,安徽婺源人。道光己酉举人。咸丰十年十月由内阁中书入直,现官太原府知府。

李庭萧　字小轩,湖北黄安人。咸丰癸丑进士。十年十月由户部主事入直,现官陕西道御史。

周瑞清　字鉴湖,广西临桂人。咸丰己未进士。十一年十月由刑部主事入直,现官太常寺少卿。

何爔之　字柳门,广东番禺人。咸丰乙卯举人。十一年十月由工部郎中入直。

区公辅　字盍簪,广东番禺人。咸丰辛亥举人。十一年十一月由户部主事入直。

龚嘉俊　字幼安,云南昆明人。咸丰丙辰进士。同治元年二月由礼部员外郎入直,现官绍兴府知府。

陈元楷　字玉珊,广东顺德人。道光庚戌进士。同治元年四月由吏部郎中入直。

王汝讷　字子默,直隶滦州人。咸丰庚申进士。同治元年四月由工部主事入直,官至青州府知府。

冯柏年　字鹤崖,直隶天津人。道光己亥举人。同治元年六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至江宁府知府。

徐用仪　字小云,浙江海盐人。咸丰己未举人。同治元年八月由刑部主事入直,官鸿胪寺少卿、候补四品京堂。

史崧秀　字琴孙,江苏溧阳人。咸丰丙辰进士。同治元年八月由吏部主事入直,现官叙州府知府。

邵文煦　字茗仙,浙江余姚人。咸丰辛亥举人。同治元年八月由内阁中书入直,官刑部候补主事。

徐景轼　字肖坡,安徽歙县人。咸丰丙辰进士。同治二年五月由礼部主事入直,现官雅州府知府。

方熊祥　字子望,浙江仁和人。咸丰癸丑进士。同治二年六月由户部主事入直,官兴化府知府。

叶衍兰　字兰台,广东番禺人。咸丰丙辰进士。同治三年五月由户部主事入直,现官户部员外郎。

萧庭滋　字润宇,贵州开州人。咸丰戊午举人。同治四年正月由兵部员外郎入直。

吴国杰　字超伯,安徽休宁人。道光己酉举人。同治六年五月由兵部主事入直。

金曰修　字少伯,浙江钱塘人。同治乙丑进士。六年六月由宗人府主事入直。

梁僧宝　原名思问,字颖倩,广东顺德人。咸丰己未进士。同治七年闰四月由礼部员外郎入直,官鸿胪寺少卿。

胡延夔　字子韶,山西繁峙人。咸丰丙辰进士。同治七年九月由礼部主事入直,现官礼部员外郎。

陆奭棠　字憩云,江苏太仓人。咸丰辛亥举人。同治八年二月由刑部主事入直,现官刑部郎中。

张岳年　原名善倬,字竹晨,浙江鄞县人。咸丰壬子举人。同治八年二月由刑部主事入直,现官刑部员外郎。

李耀奎　字菱舟,直隶天津人。咸丰辛亥举人。同治八年七月由内阁中书入直,现官内阁侍读。

李方豫　字荆南,江苏江都人。同治丁卯举人。九年四月由工部员外郎入直。

李士彬　字伯质,湖北蕲州人。同治乙丑进士。九年

五月由刑部主事入直。

丁鹤年　字仙谱,汉军镶黄旗人。同治甲子举人。九年八月由工部主事入直,现官工部员外郎。

沈源深　字叔眉,河南祥符人。咸丰庚申进士。同治九年九月由吏部主事入直,现官吏部员外郎。

魏邦翰　字季莼,江苏邳州人。同治庚午举人。十年二月由吏部主事入直。

陈毓秀　字慧卿,江苏江阴人。同治乙丑进士。十年五月由户部主事入直。

冯光勋　字伯绅,江苏阳湖人。同治乙丑进士。十年十二月由刑部主事入直。

李固恒　字少石,河南郑州人。咸丰壬子举人。同治十一年二月由兵部郎中入直。

余联沅　字搢珊,湖北孝感人。同治壬戌举人。光绪元年正月由内阁中书入直。

萧　韶　字杞山,湖南清泉人。同治丁卯举人。光绪元年二月由刑部员外郎入直。

方恭铭　字寿甫,浙江仁和人。同治癸亥进士。光绪元年六月由户部主事入直。

庄予桢　字干林,山东莒州人。同治壬戌进士。光绪元年八月由礼部主事入直。

卷二十　诗文一

汪由敦诗三首

春晓入直

鱼钥初传曙色横,风催残漏有余声。游仙难醒人间梦,换骨须从天上行。拥帚玉除春露重,卷帘温室晓灯清。应知无上光明界,顾陆丹青画不成。

静宜园侍直

听钟趋直趁晨鸦,帘卷前山片片霞。铃索无声封事少,一鞭归路日初斜。

直庐即事

昼长人散敞帘栊,宫漏三声过未中。晚奏封章还待报,坐看飞絮扑晴空。

于敏中诗一首

申拂珊光禄行帐中,获生狍一,献之大庖。异日即以颁赐。木兰扈跸佳话也,不可无诗纪其事。辄赋六韵赠之

特拜全狍赐,颁从数获余。喧传徼飒得,列献射生如(是狍与从猎诸人所射生,同列簿以献)。食力偿其愿,旌劳溯厥初。幻殊迷鹿梦,笑拟弄獐书(同人有举此为戏者)。行炙夸宾客,分鲜逮仆舆。东方工割肉(拂珊昨在宴次每以善割自负),归遗一轩渠。

赵文哲诗一首

长歌行赠陆耳山

陆敬舆有荒庄,赵元叔有空囊,一贫至此非所恨,但恨一出一入相避成参商。与君结交久,乐事挂人口。销夏云林壁上泉,饯春绣谷花前酒。闻君昨从吴越赋《皇华》,旧句已笼碧纱否?万人海中藏我六载余,君亦冗寄宣南坊畔庐。深深青琐闼,滑滑白玉除。十行之诏万卷书,与君朝朝暮暮蛩驱如。今春歌上陵,去秋歌出塞。属车豹尾间,簪笔两人在。偶然拍马佽飞前,草檄飞书立而待。壬午同年生,与君同命鸟。长安泥爪何足夸,别有千秋共怀抱。我昨一跌君不知,国门一出十步三威迟。计程谓当此倾盖,嗟哉杨朱泪洒歧路歧。行者万里涂,居者万里心,楚山崭崭水淫淫。知君朝回一灯对风雪,梦中千岩万壑与我同登临。陆敬舆,赵元叔,曷不云龙共追逐。诗题日南至,书到日东陆。咏梅傥寄《草堂篇》,吹笛还酬《武溪曲》。

陆燿诗三首

扈从木兰赋赠同人属和

地迥天高露气清,行围岁事有期程。关门不设防秋戍,壮士能歌出塞声。霹雳手翻弓引满,风飚蹄蹴马骑生。短衣橐笔长杨里,早愧相如作赋情。

寓园杂咏和阮唐山同年

中庭促膝共蘧庐,谐笑云云习未除。苟节删于相熟后,淡怀长似订交初。才华须让连城璧,蹇劣谁持下坂车。夜久不知河转角,柳梢缺月挂方疏。

敢笑趋公职事微,每因戒旦切朝饥。自牵骒马呼奚仆,已见群鸦集省闱。宫漏传声催制草,掖梧寒露湿朝衣。在家早起平生意,莫怪劳薪偃息希。

严长明诗一首

寄王兰泉前辈

诏策筹边第一功,恩光稠叠动昭融。翔鸾音湛三槐露,孔雀翎翻九棘风。邦典坐愁心郑重,王纶手捧地尊崇(公入都后,晋秩大理寺卿,仍直枢庭)。临风莫道台光迥,仰首卿云即见公。

赵翼诗六首

璞函落第后入直军机诗以调之

吾家元叔今诗翁,才名廿载雄江东。弱不胜衣一把骨,笔力乃挽千钧弓。一朝献赋入薇省,长安诗社

几为空。我昨读君诗满册，雅材百五妙驱策。机杼织成七襄锦，云霞补自五色石。老树著化霏远香，疏桐滴雨湛寒碧。有时哀丝弹寡女，忽焉快剑击侠客。即今此道论作家，得不推袁虚一席。胡为才高遇偏左，两试春官再被斥。途穷阮籍思回车，去直枢曹应推择。自言日暮甘倒行，冷官聊逐热客迹。噫嘻此地吾旧游，直庐珥笔参国谋。夜草军机磨盾鼻，晓宣相麻促词头。从猎每随虎贲队，待漏惯听鸡人筹。文章报国儒者事，固藉黼黻宣王猷。独惜君才不易得，自今未免分日力。眼看名山业垂就，忍把精神耗吏职。丈夫穷达会有命，不如读书饱胸臆。竿进百尺步益艰，丹将九还火莫息。期君速到蓬山巅，宽间岁月恣讨研。却将锁院挥毫手，来作花砖应制篇。

军机夜直

鳞鳞鸳瓦露华生，夜直深严听漏声。地接星河双阙迥，职供文字一官清。蛮笺书剪三更烛，神索风传万里兵（时方用兵西陲）。所愧才非船下水，班联虚忝侍承明。

清切方知圣主劳，手批军报夜濡毫。锦囊有策兵机密，金匮无书庙算高。乐府伫听朱鹭鼓，尚方早赐紫貂袍。书生秖笔惭何补，不抵沙场斫贼刀。

下直同漱田秋帆诸人郊行即事

雨过青圻净曲尘，出郊人也共欣欣。班轮只日余双日，春已三分过二分。蝶趁衣香芳草路，鸦衔祭肉夕阳坟。郊行景色真堪画，只少担瓶一老军。

七十自述

东华初步软尘红，移直枢曹地位崇。五夜趋朝鸡唱月，九秋出塞马趋风。沈沈锁院听铃索，漠漠周陆挽角弓。六载微劳差自慰，西师及见告成功（补中书，入直军机，前后凡六年，时方用兵西陲）。

历历巢痕记忆真，一时风景一时人。曾因儤直深严地，及事当朝老大臣。门馆无私心似水，衣冠有庆物皆春。只今回首平津阁，惭愧曾充上座宾（谓傅文忠、汪文端二公）。

王昶诗十四首

直庐晓坐

东华扃已开，北阙钟初响。鸣镳入建章，瑶所躐宏敞。残月远无痕，明河高有象。直庐散微香，封事犹未上。偶与鹓鹭行，披襟励诚说。松火转茗炉，兰膏映书幌。静欣翰墨间，晴觉云霞朗。禁地肃清严，簿书谢鞅掌。惭非经世才，谬作钧天想。

岁暮蒙赐鱼雉鹿兔果品恭纪

腊祭行将举，天厨已早颁。江鱼冰鬣壮，山雉锦翎斑。珍合殊方产，恩深内殿班（惟乾清门侍卫、军机房章京有之，部院郎官皆不及也）。彻来供晚膳，欢喜溢慈颜。

常山峪晚直

驰道缘崖筑，行宫傍岭升，前驱先射虎，别骑晚调鹰。夕照千峰雨，疏烟万帐灯。秋风残暑退，凉气满衣棱。

自热河至张家营作

令典秋三月，康庄第一程。沧溟连雁塞，古戍亘龙城。禾黍征丰稔，烽烟息太平。何期韦带士，得与佽飞行。

紫塞卢龙北，檀河又白河。日暄乾稻稾，风劲转蓬科。鸟雀因寒聚，鸡豚就食多。羲皇风俗古，竹马更婆娑。

六十七围场，方舆及大荒。秋高峰更翠，霜重草全黄。地界卡伦接，泉源淖尔长（每一围场必有哈达山，下有泉，众流积水谓之淖尔）。弯环红栅在，来往便戎行（围场八旗分四正四隅，相距二三十里不等，近者或距六七里，盖中有山者始为围场。以山大则禽兽多，山小则禽兽少，故远近不能一概也）。

木兰围中和申光禄笏山韵

霓旌风急动龙蛇，跋马秋原野径斜。指点溪山真似画，可无茅屋两三家。

历尽孱颜鸟道平，万峰顶上晓霜清。不妨预作登高会，只少蓝舆载酒行。

沙河才过碧山开，古木秋深翠作堆。空谷何人能见赏，年年风雪老琴材。

短衣茸帽晓迎风，塞雁行行度碧空。知是山程行过半，初阳一抹树梢红（围中路程远者不过三四十里，近者乃十余里。每黎明启行，至晚日三竿则已抵下营矣）。

再次前韵

溪流曲曲绾秋蛇，列帐层层傍岭斜。人语鸡声成小住，居然来往似邻家。

绝磴初开木栈平，苍岩雨过十分清。书生忽欲夸身手，笑与期门纵辔行。

旂门两翼画旗开，飒沓风生万马堆。今岁献禽知倍富，龙沙天骥正呈材（侍卫傅君灵安新从大宛市马归，高伉壮健，异于常品）。

千林黄叶飐秋风，残日初沈暮霭空。散直归来频觅路，停鞭遥指帐灯红。

合围后有鹿逸至金坛相国帐中絷以呈献特赐双眼花翎以志嘉瑞

四山万骑殷雷霆，黄阁开帷对翠屏。岂有射声来虎帐，竟同折角出龙庭。八珍络绎增仙膳，双眼匀圆耀彩翎。总与明良添盛事，好传佳话玉堂听（相国时掌翰

林院事)。

戴衢亨诗一首

送范摄生方葆岩随尚书福侯赴台湾平贼

男儿事业请长缨,磨盾濡毫意气横。阃外谈谐资将略,幕中书记擅诗名。旌旗下濑鱼龙伏,鼓角从天猿鹤惊。观海从戎心胆阔,此行差不负平生。

冯培诗二十首

和吴蠡涛新年初至西苑韵

首春惯遵涂,我马意亦洽。湖冰老渐消,岚翠秀堪掐。绪风苏草树,初日乱凫鸭。桥喧簇鱼竿,泥活起花锸。入直欣事简,遭逢此时恰。曳佩銮鸣空,抽毫剑出匣。趋走五色云,挥洒十行札。境邃引蓬壶,谈雄倒江峡。钧乐飘管弦,火戏幻鳞甲。诗翁诗格健,牛耳齐盟狎。自哂莛叩钟,元白故难压。

为戴莲士修撰纪事

阿济格鸠开广原,秋场蹴踏万马屯。雄雷急雪日数番,鞭梢涌出扶桑暾。幔城山川朝至尊,佽飞负羽环为门。一豝迸逸如星奔,注矢竞发追惊魂,有人突前气欲吞。赤手生搤林莽翻,不用网阹及火燔。中黄愕视相顾言,是何勇者育与贲?胆粗势可移昆仑,就看雅度儒臣敦,但有笔橐无刀鞬,献禽天子旋拜恩,大庖波及逾春温。帝曰前后两状元,丙申旧事堪同论,戴以继于衣钵存(赐诗有云:"状元端是让前辈,大小获则同。"盖以于敏中丙申岁围帐获鹿事为此)。五十六字荣光骞,捧来宝敌千玙璠。旁观敢不敢喧,我惭刺促驹局辕。侧闻盛事须眉掀,持螯执鹿谁轻轩。一笑沃我松醪浑,兴酣作诗棱可扪。

和沈舫西用东坡清虚堂韵寄怀之作

瘦马日踏河堤沙,厢东聚散如蜂衙(军机直房在山庄门东)。自夏徂秋气候变,卜归尚杳灯无花。吾生到处作萍梗,何者为客何者家。不能挽弓夸中鹄(时同人有随班校射者),但令削札供涂鸦。吴兴山水剧清远,有才京国流芬葩。诗筒缄递付驿使,骊珠错落穷搜爬。遥知右掖雨余静,坡翁一卷浇新茶。燃残官烛记寸刻,数来禁鼓传三挝。怀人未得尊酒共,赫蹄展读空长嗟。相逢瓜代粲一笑,掀髯对月杯斟霞。

晚　直

寂寥人散尽,独作后栖鸦。只有青山对,偏迟落日斜。虬钟林外静,鱼钥禁中赊。暝色看徒御,迎来白鼻䯄(守晚者候宫门上锁始归,仆夫控马以待也)。

七峰别墅月夜

春色在空冥,烟高人夜清。鸟巢落山牖,鱼背负潭星。老树净堪倚,幽斋凉不扃。尘劳顿披豁,身世此浮萍。

持醪酹残雪,中有梅花魂。远梦过江水,新愁挂月村。云岚和幔卷,石井抵床温,已觉圆辉溢,然灯近上元。

早　直

带雾披阊阖,晨光到恰开。递函封事少,布垺射侯催。树色浓于染,峰阴湿似苔。宵衣天语出,早问雨旸来。

西苑退直

骀荡韶光昼漏迟,从容散直早春时。日临燕九仙云近,风过秋千温树知。听遍啼莺浓似酒,飘来法曲袅如丝。太平多暇供吟赏,依旧陈编信手披。

和阮唐山前辈假宿七峰别墅之作

废墅临湖老屋椽,白波浮动夕阳前。归林倦翼争投暝,卧地残峰不记年。重剔秋灯追往事,乍回春梦破尘缘。何如木叶淮南夜,商略西窗听雨眠。

直次无事戏作

直庐阒静似茅庵,坐卧何殊弥勒龛。帘影欲摇云满屋,鸟声疑对客清谈。添僰官烛更初永,强饭公厨味久谙。日夕拈毫无一字,年来懒过再眠蚕。

陆蘧庵、方荷岩还京,喜赠时同赴关陇者刘退谷、汪首禾、裘可亭。复值睢州河口漫溢,往豫襄事,并以寄怀。

翩翩才调赋从军,陇右论功得五君。人醉蒲桃初罢宴,秋深瓠子又离群。朝家事重《河渠志》,官秩荣登战伐勋(诸君皆以军功晋级)。愧我不才空握椠,编书想见栅摩云(时承纂《石峰堡纪略》)。

七峰园旧有海棠一株,甚繁茂,今已枯萎,和蠡涛韵

襆被冲寒直禁扃,纸窗寂历短檠青。一年驹隙匆匆过,五夜鸡声细细听。官事稍稀翻汗简,春光欲到动花铃。玉棠未必真天上,随处因缘是福庭(予与裴山俱由翰林改官)。

陈荫山舍人寄示《滦河道中诸咏》,有"山如太古谁能学,石不多言便可交"之句,盖自况并以见赠也,因赋此酬其意

策马无端又寒垣,邮亭旅舍墨留痕。诗堪记里前尘在,人贵知心古意敦。一篑成时山可学,八音谐处石能言。与君共结盟鸥侣,海色江声恣讨论。

闻刘朴夫给事奄逝，其妻汤恭人殉节。诗以哀之

廿年起草禁垣久，万里兼程驿使催。盛壮早惊双鬓雪，耗磨甘忍寸心灰。生前有像真能肖（去年滦河直庐，缪舍人为画像，极似），身后无儿亦可哀。犹忆追趋如昨日，讣音偏向病中来。

圣主临轩惜此臣，赐金加秩重恩纶。荣叨泉壤魂应感，死谢戎行气尚振（福相国赴台剿匪，欲与给事偕行，以疾甚弗果）。结发痛深连理树，捐躯羞作未亡人。晋陵山色辉坊表，天语旌嘉勒字新（有旨进赠鸿胪寺卿，赐银一百两，汤氏建坊旌节）。

夏日留京偒直漫兴

纶扉晨启集冠裳，元老威仪政事堂。偶话先朝听历历，神游直是到羲皇（谓云岩相国）。

日斜云净一帘垂，绿树沈沈引梦迟。公膳餐余无个事，断蝉声在乍晴时。

长安门外簇停车，三日周环守直庐（时同直人少，隔三日即夜班一周）。毕竟从容还偃蹇，塞垣跋马复何如。

斗室何由解郁蒸，葛衫蕉扇小窗凭。臣心已自凉如水，不藉颁来内府冰（每年有移牒领冰之例，实则直次未设一冰也）。

秦瀛诗一首

七峰别墅月夜和冯玉圃吏部韵

暮色落空冥，众峰相与青。钟声度明月，林影散寒星。高阁向山迥，邻扉隔涧扃。闲来感身世，天地一浮萍。

管世铭诗五十五首

送秦小岘同年观察浙东

枢庭才彦集，落落几诗人。之子清吟擅，能无同调亲。鸡栖时并辔，豹直每均茵。忽建高牙去，相思越水滨。

浮　沈

误玷承明直，浮沈十载强。拙竽空滥队，秃颖枉居囊。目自分臧否，心还任激扬。小臣于数子，或尚有微长。

暮春偒直西苑

旭日动宫鸦，连朝扑面沙。气清初润麦，风定欲苏花。襆被书携友，周庐墅作家。田田荷叶小，又从五云车。

机庭纪事

金仓碌碌治符书，忽遣簪毫近玉除。分带六曹专视草，未登五品特垂鱼。月常半直青绫被，岁或三随黄屋车。清切此时称右职，只惭郎鬓已萧疏。

直庐有寄

直庐特许北门开，视草新班擢上才。初地传衣将百岁，昔贤倚笔已三回。兴元赦制加颜读，泽潞军书运掌裁。润色王言良不易，岂惟前路近中台。

扈跸秋狝纪事

愧乏凌云赋《子虚》，又无强记诵亡书。精销自拟劳薪似，也扈金根备属车。

驿书滦水接都京，四日循环有定程。连夕雨多迟数刻，岭头已遣近臣迎（每日报到迟，即派侍卫章京过广仁岭迎递）。

面承密敕语从容，分写新纶撰进恭。御笔亲增三五字，别传天语带朱封（诏草经朱笔更改，例应另纸恭录，惟廷寄谕旨即以朱发）。

鱼龙散乐列琼筵，视政如常倍觉虔。一曲仙韶听未阕，重臣三对御床前（万寿节演剧后视政如常，军机大臣有一日召对数次者）。

不择秋蛇与墨猪，但期疾速勿迟逾。缮完呈本催分寄，（有一旨而传谕数人者，照书数纸各寄，谓之分奇。）珍重临时与过朱（凡恭遇御笔增改遵录他本者，谓之过朱）。

方寸琼函叠纸成，绿牌交出记分明（凡引见记名各员，吏、兵两部以绿牌交机庭照录，入存记匣，随时进御）。新来方面开何缺，封事先题进空名（书缺而空其名，以待御笔）。

天书脱稿进尧阶，加紧邮程计日排（自每日行四百里以至六百里加紧不等）。欲印紫泥先请钥，亟缗夹袋出金牌（机庭印钥例由大臣中行走最前者佩带，取用以金牌为合符）。

旧事分明记阿谁，独难颠末诵无遗。试缗随手当年簿（机庭总簿谓之随手），充栋封题若列眉（检查旧事，必按各年随手簿索之）。

破例恩先契圣情，且教集议付廷评。何时部疏才呈阁，预写词头拟准行（凡直省奏请迁除当上意者，虽交部议，仍命存记；本上时议驳，亦拟旨准行）。

赐果分鲜事叠稠，绮纨三品列卿俦（凡颁赐表里，军机章京例视三品京堂）。辛勤视草迟公退，克食饔飧辍夕羞（国语恩赏谓之克食）。

缄縢黄匣付昆仑，中有军书要件存（当直者例满、汉各一人，带要件先候于尖营，以备承旨）。今日莫音谁扈直，最先跋马候乌墩。（国语以随豹尾为跟莫音，尖营为乌墩）

内庭章服例优崇，貂锦平时借紫同。马上羊羔齐著厠，只披风帽是猩红。

下围传驾左门还，在直郎官总立班。不向长杨陪羽猎，何由亲切观天颜（军机帐房例在幔城之左，凡驾由左门入，在直章京皆立班）。

封章络绎费天题，夕对方终塞日西（行在召见军机大臣，恒在晚膳以后）。诏草先成先进御，不须留待十行齐（凡撰拟诏在六七道以上者，辄命随成随进）。

请驾悬知日未暾，昨宵披答取重论。幔城一片传呼急，恰有人先直早门（上直有一人最早者，谓之早门）。

交抄（内阁）发递纸如飞，针晷时时视带围。坐待行庐传合钥（散直有一人最晚者，以宫门下钥为度），珠车灯火照光归（周庐夜直兵弁统谓之珠车）。

行帐安床篷艇齐，欠伸常虑打头低。梦回误听潇湘雁，却是寒驼带雨啼。

晚看白道夕看星，十二围场句曲形。忽见塞门山色好，插天依旧马头青（围场以西去，以东还）。

旋跸欣承休沐恩，例容七日浣尘昏（扈跸初归，例得休浣七日）。朝衫重系牟尼串，雅步趋翔内右门（内直各官皆进乾清门，惟军机直郎许兼由内右门出入）。

惟凭谨畏直承明，缄口仍防出舌轻。有问辄将他语乱，肯言温室树何名？

追纪旧事

语关新故禁销宜，平地吹毛赖护持。辨雪仍登天禄阁，三家诗草一家词（丁未春，大宗伯某掎摭王渔洋、朱竹坨、查他山三家诗及吴园次长短句内语疵，奏请毁禁，事下机庭。时余甫内直，惟请将《曝书亭集·寿李清》七言古诗一首，事在禁前，照例抽毁，其渔洋《秋柳》七律及他山《宫中草》绝句、园次词语意均无违碍。当路颇韪其议，奏上，报可）。

夏日直留守班即事杂诗

九夏銮舆捺钵停（见《曝书亭集》），暂教纶阁合机庭。濡毫兼问廊餐地，凭借西头学士厅（每年借蒙古学士堂为早直之地）。

相逢争说息肩期，留务清闲亦恐迟。听彻六更兴辨指，登车略后早朝时。（冯玉圃同年尝见语曰："每日晨兴，总以帏中辨指为度。"）

依然三日上更番，过午何人共掖垣。睡起斜阳满宫树，晴蝉乾鹊一时喧。

膏泽应知帝念殷，朝朝籍记等书云。今年旸雨多时若，少有飞书附驿闻。

直房朵殿最西偏，岸帻深衣听自便。今日相公亲宿卫，近晡冠带候文渊。

随单公件束纵横，事迹难详部寺门。各听所由将领去，只令官簿自书名。

机宜文字稿连蜷，纸断行斜半不全。随报卷还窥约略，仍同省树不轻传。

每及清凉趁早衙，日高意已厌轻纱。西园不到刚三月，虚负薰风红白花。

七峰别墅口占

西园襆被久如家，无复城南载酒车。犹喜诗情有供养，上楼山色下楼花。

卷二十一　诗文二

褎行简诗二十五首

上元后一日退直七峰别墅次冯玉圃前辈韵

春光满蓬瀛，生意尽融洽。群花蒙泽先，含苞已防掐。暖通跃沼鱼，欣动藏池鸭。町畦聚黄冠，吉语兴畚锸。土膏旧润滋，又荷新恩恰。千顷铺银霙，辉映珠腾匣。即景擘蛮笺，火急追逋扎（玉圃诗系直次促成者）。聱牙韵诘屈，如滩声转峡。律阵谁搴旗，研焚余弃甲。退直得余闲，涉笔聊谑狎。计日城南游，花应盈担压。

同程爱庐日直

僕直承明载笔俱，五更钟每听纡徐。羡君百斛才扛鼎，愧我三年仕滥竽。过眼隙驹惊老大，关心归雁梦江湖。寻芳拟共城南去，指点春光在画图（爱庐有《春深花覆读书庐图》）。

随从木兰次冯玉圃前辈韵

匆匆谁唱赠行歌，又度羊肠九曲河。满箧征衣余野马，一身生计倚封驼。山连远塞高低接，人到中年聚散多。去住都为官事系（玉圃以纂书留京），莼鲈乡味近如何。

豹尾曾同扈从俦，仙庄橐笔日追游（昨岁同玉圃随从热河）。关心夜烛兼晨漏，赌唱长歌更短讴。岁月只随鸿爪幻，云山又见雉媒秋。黄花重九年年负，选胜轮君醉墨留。

滦阳中秋集戴莲士太史寓斋次汪首禾前辈韵

丹嶂千重水一崖，山川犹是岁时加。旧游似燕春寻垒，小集如鸥晚聚沙。袖里诗篇堪作伴，眼前风月不须赊。明朝骑马兴州道，又听边秋起暮笳（十六日进哨）。

题画次程也园考功韵

蛮笺十样竞抽毫，律阵词坛继水曹。旧雨重陪敲玉佩，几人得路赐绯袍（再直枢庭，当日同事诸君多跻清要矣）。谁怜老圃秋同淡，漫出商音语变骚。珍重花期莫辜负，城南沽酒费钱刀。

五月十八日夜直

夜直分班各一遭，年年橐笔占郎曹。风传更鼓天街迥，星傍觚棱月殿高。荫隔疏帘成薄醉，凉生团扇效

微劳。流萤点点缘堦砌，伴我吟情映紫毫。

九月趋直香山

瑶池蓬岛景全收，览胜还登最上头。镜里楼台分缥缈，仙家云树自清幽。谁言官事无佳兴，毕竟劳人得壮游。多少城南探菊客，笑他只为蟹螯留。

次韵答沈舫西直庐

骚坛谁继隐侯风，家世原推《八咏》雄。雨歇螭头金错落，凉生殿角玉丁东。人缘当制摛词典，诗有真情和韵工。想耸鸢肩闲洒翰，炉烟细袅墨池中。

赠戴莲士宫庶

谁道文章可富身，剧怜囊橐愈清贫。诸生遍入东风座，遥海争雄大雅轮。知制诰阶唐翰苑，副枢密秩宋词臣。科名不愧通才选，落落前头代几人。

次管韫山侍御中秋夜直韵

摇鞭才别古兴桓，锵佩旋瞻豸角冠。赋就秋声入蕴藉，灯移莲影地高寒。九门夜肃黄金锁，三殿光生白玉盘。想见乌丝挥彩笔，几回写罢自寻看。

元日直庐

祥开淑景紫云铺，鹭序鸳行次第趋。日丽元辰春已透，人传吉语笑相呼。鸣珂直散炉烟静，誊诏恩浓墨沼酥（直隶、河南、山东三省俱奉恩旨展赈，于次日颁发，是日先期恭录）。自诩小臣依禁近，太平无事笔先濡（枢庭事件皆标于册，曰随手登记，元旦则装钉新册，敬书“太平无事”四字于册端）。

叠前韵答沈舫西工部

花砖退直日斜晡，步屧年年秘殿趋。春入蛮笺增跌宕，酒浓铜叶拟招呼。放怀似我狂犹昔，搦管因君润欲酥。为语东阳人太瘦，淋漓大笔莫频濡。

五月二十八日直庐夜雨偶作

顿喜凉飔埽热尘，扶疏绕屋挂天绅。摊书岑寂灯花暗，问夜殷勤漏滴真。但见蝇头钻故纸，几曾车脚悔劳薪。由来郎署容潇洒，何事冯公感叹频。

雨夜怀程也园吏部钱裴山农部鲍树堂中翰

青琐芸香紫塞烟，关情两地一缄传。怀人动感三秋赋，示疾难参五味禅（近以腹疾节饮食）。以外穷通原自在，此中劳逸各随缘（留京者每日寅入内阁，闻滦河诸君颇暇）。无端枨触萧萧雨，密树苍凉入暮天。

次钱裴山见寄韵

丽正门趋剑佩身，仙才合奉属车尘。隶传程邈三千字，瑟鼓湘灵第一人（君工篆隶，以“鼓瑟希”三句题试礼闱第一）。今古抗怀高论剧，云山到手卧游真（兼工绘事）。高城渐听秋砧起，我亦行装检点频。

磨盾抽毫紫塞行，由来能事属书生。人如社燕年年至，居似秋枰局局更（滦阳寓居，向来前后班皆预为指定，互相更换）。画谱诗牌闲里趣，阑风伏雨客中情。我怀君日君思我，两地开缄四韵成。

七月二十四日滦河起程作

一年一度代更番，旅壁常看旧句存。路绕重山迷向背，秋争余暑迭寒暄。陇秦恍惚严军令，将帅频仍沐主恩。惭愧小臣无报称，濡毫挥汗写纶言。

题旧存便面

此乾隆癸丑年西苑直庐同人书画也。后以箑敝裱为软幅，藏之笥中，亦几忘之矣。今检点书簏，忽得此幅，因思冯实庵给谏已归老，锡山杜叟山侍御已作古人，程也园考功以忧归里，盛孟岩侍御出守同州，钱裴山祠部督学粤西，昨任满回京，复入枢庭。而此内未经与题者，叟山所谓与之对弈之汪首禾，今任苏州方伯；与之同观之素兰畦，今观察关中。孟岩所谓先归偃卧不及同观之沈舫西，今为泰安太守。癸丑距今甫十年，俯仰间已不胜聚散之感，率题二诗以志慨叹云尔。

谁道烟云易变迁，烟云满幅尚依然。只今笔墨联同调，故纸重看已十年。

承明儤直聚郎官，偶尔闲情感笔端。离合浮踪风雅事，一时惆怅墨千丸。

曾燠诗二首

木兰从猎酬曹俪笙同年寄怀韵

河如陇坂羊肠曲（木兰有河名羊肠），天似穹庐雁塞宽。晓拂霜华千帐湿，夜明猎火四山寒。才非献赋空操管，恩许分鲜每压鞍。不负此行缘底事，丹崖碧树饱经看。

除夜禁中宿直

斗柄初回凤阙间，松盆彻夜照清班。九重真觉春先到，万户谁如我最闲。南亩占年翻雪壤，西师送喜过天山。书生何补升平业，岁月催人鬓自斑。

关槐诗二首

入直军机处呈同直诸公

缥缈炉烟禁籞春，更番密勿掌丝纶。起家词赋皆先泽，报国文章在此身。游侣祥麟威凤集，图书朱户绿窗陈。一从奉召归枢掖，尺五天低雨露新。

同邵海度、吴槐江夜行莲花套。

山行百折蹑层梯，磴道盘旋入望迷。驿岭冲云同走马，荒村落月又鸣鸡。五更清景三人共，一望寒烟万

木齐。差喜行营封事少，悬崖翠壁待分题。

钱楷诗三首

七峰别墅晚望

独立苍茫兴不孤，暂时尘眼对菰芦。满天秋气雨霏夜，隔岸人家灯照湖。杨柳六桥碧活脱，芙蓉两角青模糊。个中许著乌篷舫，便溯烟波作钓徒。

九日静宜园晚直

玉泉西去路逶迤，马上乘船趁早晖。人海不知秋已老，重阳如此古来稀。风驱落叶满山响，石迸流泉行径微。腰脚非关萸菊健，鞭丝还逐暮鸦归。

和冯玉圃小除夕同夜直韵

槅列东西户不扃，一冬几共此灯青。学疏《苍》《雅》缮书榷，言尽韦弦破睡听。无事福同清簟月，旧游尘忆玉堂铃。长安爆竹千门响，凭送春声到禁庭。

吴俊诗十三首

七峰别墅杂咏

槭

槭槭似私语，瑟瑟嘲孤吟。赤日不到地，暗虫相追寻。我梦尔来扰，我愁尔来侵。势欲闹一亩，群蘖为之喑。啁啾初生鸟，十百巢其阴。一雨淹半月，湿灶不得焊。而尔工簸弄，蔽亏斗与参。欲锄且未可，留以障炎祲。

枣

两见初花时，今来复摋实。倚梯升其颠，百劳餍一逸。舍人腰腹瘦，奉职载栗栗。退直无一事，食枣愈食蜜。能令肝脾调，亦使头发漆。栏边捕螳螂，石罅寻蟋蟀。饱食自栩栩，都忘沐与栉。叮咛告园丁，壅溉罔缺失。须防根穴蚁，还恐皮处虱。明年四五月，花复照我室。

松

窗前松两株，鳞脱爪则存。亦欲自吟啸，失势噤难言。毒蘖纷怒出，茼萱亦已蕃。如何夭矮姿，困此笼与樊。怒雨走霹雳，黑云惊奔翻。众木尽喑哑，而能舞轩轩。酹尔一杯酒，写我心郁烦。

柳

丝疏不受栉，条空不禁舞。风月凑众芳，独尔忝侪侣。平生烟雾姿，能事在媚妩。一旦髡其颠，焉能伪疏古。人皆施斧斤，吾意颇未许。引泉培其根，伐莽壅以土。夫岂真汝怜，聊用相存汝。弃取了无与，荣悴自其所。稍稍腰肢成，袅然弄春雨。便有无穷人，辛苦学张绪。

新年初至西苑次玉圃韵

西山入新年，渐与人意洽。草木虽未华，生气已可掐。东风吹冰池，得意是花鸭。走车斗辚辚，坐鸟竞恰恰。霞林鞅韅装，月馆琉璃匣。橐笔侍法从，能事在草扎。两肩堆春岚，千言写急峡。尝醴温挟纩，擘柚香透甲。致身到蓬莱，笑语仙灵狎。作诗歌太平，五字畴我压。

七峰别野月夜次玉圃韵

春月转冥冥，春灯独自青。假山半潭雾，空水一房星。树迥难为影，钟疏不受扃。同心鸥与鹭，相伴语枯萍。

形影神相赠，松风淪我魂。倦眠衾似衲，公退屋如村。燥吻倾醪润，寒吟篝火温。偶然参吐纳，两手握关元。

赠盛孟岩驾部

驾部作字不脱弨，波磔细碎毫毛收。指节力可挽万牛，清丝入手亮以遒。横笛吹破天悠悠，仰面饮露调其喉。丝竹不到喉所周，文士简默处女羞。难进易退怀好修，忽然抟羽风飕飗。三矢叠出应鼓枹，瞥若怒隼追清秋。洞然有声盖在侯，天子动色三谘诹。虎贲观者骇且愁，引弓欲发还踌躇。而君退出神夷犹，握管依旧书不休，大抵其人非世俦。

七峰寓楼即事

红荷万柄泻珠圆，翠柳千丝作舞便。东沼夕阳西沼暝，前山决溜后山泉。连翩踏雨巾频垫，顷刻裁麻袖屡揎。天与吾曹小休沐，芦帘隔暑砚生烟。

秋来赛食渼陂鱼，万顷昆明浸碧虚。水荇风蒲飞鸟外，翠筒清醑嫩凉初。好风便旋常依马，斜汉翻澜欲洗车。身是玉皇司案吏，晚归人羡屋渠渠(七峰别墅系赐汉章京散直憩息之所，异数，诸曹所无也)。

雨后赴西苑

惺松晓梦背秋城，乍有凉飔便旋迎。天放好晴娱薄宦，蝉吟残暑诮劳生。驯如白鹭因机息，淡到青山是骨清。一沼圆荷两堤柳，者番稍觉苎衣轻。

七峰别墅海棠一株余及见其繁今不花且萎矣

春风凄断月纵横，犹见当时照眼明。大抵不花还有魄，由来无命为多情。曾迷坐树莺儿梦，依旧穿帘燕子声。弱柳顽桃都得意，相将枯影傍南荣。

园中晚直

殿门侧左缭坦纡，晓日松阴冉冉敷。乍可游仙难觅枕，偶因忆事辄亡珠。人将白鹤精神健，辞与青山体骨殊。身坐清严无暑地，一更钟漏动蓬壶。

程同文诗十三首

射圃落成纪事(在七峰别墅之西)

劣容百丈规为圃，挂甲屯西此一隅。草引颓垣曾

过马，树遮眢井旧窥乌。百年兴废谁能料，两月经营顿觉殊。散直萧然有佳处，手成他日倪思吾。

襆被西园旧寓庐，近通一巷得幽居。井华足洒平莎遍，庭荫还因老树余。墙外云山随隐露，室中儿榻自清虚。时平窃幸枢垣暇，万里飞驰少奏书。

西苑观同直诸友习射

困絷盐车不自由，蝎来盘礴共吾俦。狂呼角胜马从马，生力挽强牛戴牛。酒实漏卮那易醉，诗扛健笔未能休。老夫忽觉豪情减，猿臂回思束发秋。

闻校射御阅有期用前韵勖习谢诸友

五射周人贡举由，有如对策胜其俦。当今校此及鹓鹭，于古事非相马牛。官列扈从常得与，习当儤直趁方休。上方孔翠谁承赐，策骑榆关耀素秋。

叠前韵贺赵菊言吏部盛奎得翎

圣处能窥楚养由，翩然儒雅渺无俦。会心桑女俄穿蚁，妙手庖丁砉解牛。内定因应操百胜，卓登久已历三休。得骁真博天公笑，看取宫门拜赐秋。

同日强绮园水部逢泰得翎索诗叠前韵奉贺

褒忠奕叶主恩由，二十为郎世寡俦。禁院却来依五凤，勋阶本合佩千牛。簪毫日直书先学，匣剑宵鸣志未休。校射宫门好身手，时平绝塞罢防秋。

七峰退直同梁苣林仪部作

罢直日移午，解衣烦暑清。窗闲少蝇集，院静未蝉鸣。独树剩天阔，微云当昼明。忘言似君少，共此一编横。

夜出古北口道中避雨失路

月黑路西东，林端虎啸风。鬼灯深夜碧，野烧乱山红。雨脚纷随马，雷声殷在空。短衣怀李广，意气为谁雄。

常山峪行帐夜半雷雨索苣林和

疾雷破山出，骤雨横空来。残暑势犹盛，得此大敌摧。吾衰尤苦热，披襟一快哉。似闻仆夫叹，登陟我马颓。睡美不复问，醒时云已开。印须且并辔，马前月徘徊。

送苣林出守荆州

梧桐生高冈，托根贵得地。骏足骋长坂，远到始吐气。因材须彼苍，官人仰大智。自非才命齐，焉得时会值。苣林我至交，相期久此意。浮沈郎署间，此岂造物意。晨兴拍手笑，果见除目至。凤池虽让人，黄堂官不细。惟君特立操，能揉末俗敝。惟君易简德，能溥斯民利。旗常已有凭，节钺待所致。政成定傲我，冷官一无济。飞腾期故人，树立作大器。不妨我老衰，侧闻喜不寐。

桓桓古南郡，形胜天下雄。往者戛戈刃，战气妨春农。承平颇无事，镇守烦上公。禁旅扼右臂，度支甲南中。重关控鄢郢，榷税三巴通。筦领非其人，难免物议丛。此邦况泽国，适当江汉冲。堤防岁劳费，沙洲日穹崇。秋涛压城来，往事堪腾讧。保障非其人，其鱼叹焉穷。变幻竞鼠雀，哀嗷多雁鸿。非威曷允济，非惠难为功。书生能了事，上彻耳目聪。肯让韩荆州，虚声独隆隆。

忆君始入直，本无赫赫名。貌简言复讷，资浅望尚轻。要津多俊异，而君泊无营。时贤喜通率，而君静自矜。同侪动相讶，笑非用世英。我独心为仪，谓此非无能。仕途日骪骳，贤者方铮铮。正当资表率，讵可加讥评。况我喜谈艺，得君肝胆倾。鸿文各无范。怀抱时峥嵘。天山闻见奇，史局丹黄精（君在方略馆纂修《西域图志》及校勘《辽》、《金》、《元》三《史》，议论多与鄙见相合）。公余更矻矻，楮墨尤纵横（君退直后仍手不释卷）。定知敷政优，仕学能兼并。嗟予离索居，何由慰怦怦。报政君必速，壮游我或成。青眼重高歌，良会欢平生。

溯我识君初，在嘉庆四年。射策忝前尘，兰谱因牵连（余与君从兄曼云编修为己未会试同年）。是时君甫冠，玉树临风前。抟沙一再聚，君亦瀛洲仙。比趋东华路，尤欣形影联。君怀愈谦抑，我乃甘执鞭。东搴辽海云，西踏关塞烟。每行必并辔，每食不敢先。惟君有恒德，侪辈无间言（君入枢庭最称勤慎，进止不失尺寸，历五年如一日。余以有恒称之，枢长及诸同人咸以为允也）。周旋半廉让，盘错弥静专。谡谡风在松，郎郎月印川。但以才艺称，犹嫌所见偏。一麾万事来，素蕴当毕宣。我言非阿好，行矣须勉旃。

卷二十二　诗文三

王昶文二首

军机处题名记

军机处，盖古者知制诰之职。其制无公署，大小无专官。直庐始设于乾清门外西偏，继迁于门内，与南书房邻，复于隆宗门西供夜直者食宿。其大臣惟尚书、侍郎被宠眷尤异者，始得入，然必重以宰辅。其属例用内阁中书舍人。舍人改庶吉士则不复入，改六曹、御史、给事中，递迁卿寺，至都察院副都御史、内阁学士，入直如故，惟擢侍郎亦不复入。间有以赀以荫为郎得预者，率大臣子弟为然。而张公若霭、鄂公容安又以庶子、侍讲入直，蒋公炳、程公焘又以巡抚罢还京入直，皆奉特旨行，非故事也。先是，雍正七年，青海军事兴，始设军机房，领以亲王、大臣，予银印，印藏内奏事太监处，有事请而用之。后六年，上即位，改名总理处。乾隆三年，王大臣请罢之，诏复名军机处。时大学士为鄂公尔

泰、张公廷玉、徐公本、蒋公廷锡，尚书为海公望。每被旨，各归舍缮拟，明日授所属进之。后大臣避专擅名，乃令所属具草，视定进呈。自是择所属益精慎，至大位者益众。而上赏赐亦异于庶僚，纱缎、饼饵、果蔬时赐，岁暮赐鹿肉诸物率以为常，以至上所游幸无不从。其职掌在恭拟上谕及内外臣工所奏有旨敕议者，各审其可否以闻。又外臣章奏，各书为副以藏之。盖本朝谕旨、诰命其别有四：凡批内外臣工题本常事谓之旨，颁将军、总督、巡抚、学政、提督、总兵官、榷税使谓之敕，皆由内阁撰拟以进；凡南、北郊时享、祝版及祭告山川与大臣死事者祭葬之文，与夫后妃、宗室、王公封册，皆由翰林院撰拟以进。然惟军机处恭拟上谕为至要。上谕亦有二：巡幸、上陵、经筵、蠲赈，及内臣自侍郎以上，外臣自总兵、知府以上黜陟、调补暨晓谕中外，谓之明发；诰诫臣工，指授方略，查核政事，责问刑罚之不当者，谓之寄信。明发交内阁，以次交于部科；寄信密封交兵部用马递，或三百里，或四五六百，或至八百里以行。其内外臣工所奏事经军机大臣定议，取旨密封，递送亦如之。内而六部、卿寺暨九门提督、内务府太监之敬事房，外而十五省，东北至奉天、吉林、黑龙江将军所属，西南至伊犁、叶尔羌将军办事大臣所属，迄于四裔诸属国，有事无不综汇。且内阁、翰林院撰拟有弗当，又下军机处审定。故所任最为严密繁钜。昶以乾隆庚辰由中书舍人入直，盖八年于此矣。中间平定准噶尔、回部，西北数十年之患，一朝铲削殆尽，仰见圣天子武功旁魄，超越万古。而时又开方略、国史、《三通》诸馆，昶皆为斟酌条例，用副右文稽古之至意。下至梵策释典，隶于经咒馆，有所缮译，辄往讨论。故虽职事至繁，窃以躬逢美盛为大幸。军机处设立垂四十年，尚无记，前人姓氏多忘轶不可考，乃询于大宗伯张公泰开、给事中明公善，并以所闻于先辈者次第书之，称职与否，可指数也。词详而不杀者，俾后世得以考见故实，且著遭际太平之荣遇云尔。

谨按：此王兰泉司寇《军机处题名记》，作于乾隆三十二年。现编《春融堂集》中，而题名迄未得见，遍访诸先辈亦无有能述之者，或为之而未成，或已成而佚之，俱不可知。记中叙枢垣梗概略具，而现行事例未能尽详。章钜既为广搜博访，补辑《题名》三卷，兼取数年来所闻所见所行之实，就其大者辑为《规制》二卷。窃谓各部院案牍类皆书吏经手，司员寓目而已。惟枢廷义取慎密，有官而无吏，除每日发抄之折交方略馆供事缮写外，凡收发文移，登记档案及奉寄旨并饬封存之件，皆章京亲自料简。其章程名目传自先辈，虽以各部院能事之员新入，其中有不能骤解者，今并为分晰附著于此，以备故实焉。每日奏折必于寅、卯二时发下，军机章京分送各军机大臣，互相缮阅，谓之接折。凡奉朱批"另有旨"、"即有旨"，及未奉朱批者，皆另贮黄匣交军机大臣捧入请旨，谓之见面。直日章京将本日所接奏折、所递片单、所奉谕旨，详悉分载，朱批敬谨全载，谕旨及折片则摘叙事由。有应发内阁者，皆注明"交"字，应发兵部者，皆注明马递及里数。钉成钜册，以春夏二季为一本，秋冬二季为一本，谓之随手。凡缮写明发谕旨及各片单，用六行格子，缮写寄信传谕用五行格子，每行皆二十字，谓之现递。其有字数过长，急须缮递，则令一人于草稿中截定行款，分纸速写，谓之点扣。分写毕仍糊而联之，谓之接扣。交达拉密覆校后贮于黄匣送军机大臣恭阅，无讹，始付内监递进，谓之述旨。经朱笔改定者，谓之过朱。若用先期豫拟谕旨，缮写后封存于匣，以备届期呈递者，谓之伏地扣。其恭遇巡幸于首站呈递者，谓之下马递。凡随折谕旨交内阁汉票签，其不因奏请而特降者，交内阁满票签，寄信传谕由马递者，交兵部，有交各部院速议速办者，即专交各该部院，皆使领者注明画押于簿中，谓之交发。凡抄折皆以方略馆供事，若系密行陈奏及用寄信传谕之原折，或有朱批应慎密者，皆章京自抄。各折抄毕，各章京执正副二本互相读校，即于副折面注明某人所奏某事，及月、日、交、不交字样，谓之开面。直日章京将本日所接各直省原折各归原函，缴入内奏事处，谓之交折。凡本日所奉谕旨及所递片单钞钉成册，按日递添，按月一换，谓之清档。凡发交之折片，由内阁等处交还及汇存本处者，每日为一束，每半月为一包，谓之月折。以上皆按日常行之事，谓之班务。均责成直日章京检核无讹，始将现年随手、现季清档、月折及各种存贮要件收入柜中。直日者亲手题封，谓之封柜，过是则以次散直。若散直后有驿递奏折续到随时召见军机大臣者，各章京亦即咸集祗候，其未奉召见军机大臣毋庸进内者，则直日章京将所到折件开明省分及拜发月日封禀各军机大臣。凡在城时，各章京两班，间日轮直，每班直日各二人，分班轮算，周而复始。直日即兼直夜，于直务毕后，退食于方略馆，至次日寅时首先入内，俟次班到齐，会同接折后，始行交班，谓之该夜班。若在圆明园，则每四日为一班，谓之该园班，每班直日亦二人，分班轮算，与在城同。直务毕则聚居于外直庐，所谓七峰别墅者也。凡直日者为本班，不直日者为帮班。凡园班于第四日散直后，不直日者听其陆续入城，惟达拉密与本班必留宿以俟次日交班，谓之不截尾。凡园班恭值上进宫在每班之第五日，则带直一日，为五日班；若在每班之第六日，则仍于第五日换班。凡扈从行在，两班章京轮流出派，以本年秋围合次年春围为一班。凡扈从之前、扈回之后，例得辍直，或数日，或数十日，皆视道里之远近为辍直之久暂。令不扈从之班连日趋直，谓之图塔密。凡扈次遇驻跸日期谓之音德密，皆于随手簿中注明。凡恭遇南郊大祀，上于先一日莅坛者，军机大臣入直于西天门外，直庐章京各带短几坐褥，列坐帐房

中，略如扈从之仪，谓之坛班。凡坛班皆两班相间轮直，不在常直之数。若适直应到之班，则谓之坛班遇本班，各章京皆蟒袍补服，策马而来。

送冯郎中从军赴滇序

云南总督杨应琚，嗜功肇衅，弗能驭将帅，于是缅甸跳踉蠢动，入盏达，掠陇川，攻围猛卯诸土司境。圣天子轸念荒服，赫然以怒，诏明瑞以将军摄总督事，帅师进讨。将启行，谋择僚佐，大学士傅公既令河南开归道穆诺亲、陕西兴汉道钱受谷先乘遽赴永昌，且择于军机房之属，奏以户部郎中冯光熊及傅显偕行。余惟古来幕府之职多矣，惟裴晋公征淮西以马总为行军司马，以韩愈、李正封为从事，所辟皆一时贤才，号为极盛。然吴元济以嚚童阻命，近在淮西，去京师千里，而近四境皆唐土地。督各节度使合攻之，此犹孤豚腐鼠，虽微李诉，元济不日可缚，故晋公之奏功也易，而马总、韩愈辈相得而益彰。今缅酋所居在徼外三四千里，负西南大海，阻以林峦，划以炎瘴，昔元兵至强悍也，所过无不划灭，三伐缅，仅责其贡赋以还。盖用力于无可用之区，是以其难如此。惟明公以勇兼仁智，又得冯君辈倜傥有计略人助之，以杀敌为果，以止戈为武，知其难以图其易，则决策也必有节，而奏肤功也必速。予辱与三君子游，喜其志同道合，知燕喜而饮至也亦必不远矣。于其行，因书以赠之。

钱沣文一首

奏请敕军机大臣进止仍循旧章折子

臣伏睹我朝设立军机处，向来大臣与其职者，皆萃止其中，用以集思广益，仰赞高深，地一则势无所分，居同则情可共见，即如司员咨事画稿，亦得有定所，而无殊歧，诚尽善不易之法也。乃观近日，惟大学士阿桂一人每日止军机处，大学士和珅或入止于内右门内旧许大臣暂止之庐，或即止于隆宗门外近造辨处之庐；大学士王杰则入止于南书房，尚书董诰同之；尚书福长安则止于造办处。每日惟召见时联行而入，退则各还所处，虽亦有时暂至军机处，而事过辄起，一切咨事画稿，司员未免趋步两歧。以我皇上乾行之健，离照之明，大小臣工戴德怀刑，决不至因此启角立朋党之渐。然行之万世无弊，实莫过于率由旧章。况内右门之内，相近禁寝。向来因有养心殿带领引见之事，须先一刻预备，恩加大臣，不令与各官露立，是以设庐许得暂止。不应于未辨色之先，一大臣入止，而随从军机司员亦更入更出。为日既久，不能不与内监等狎熟，万一有无知如高云从者，虽立正刑辟，而所绁已多，杜渐自宜及早。至南书房以备几暇顾问，俟军机事件既毕，入未为迟。若隆宗门外直庐及造办处，则各色应差皆得觇听于外，大臣于内办事亦属未便。请敕诸大臣，仍照旧规，同止军机处，庶匪懈之忱，各申五夜，协恭之谊，共励一堂。其圆明园办事亦同一体。近日和珅、福长安止于如意门外南顺墙东向之庐，王杰、董诰止于南书房之处，并请敕禁止。谨奏。

管世铭文二首

鹤半巢诗集序

国家初制，章疏票拟主之内阁，军国机要主之议政处，其特颁诏旨，由南书房、翰林院视草。自雍正初年设军机处，领以亲重大臣，复选庶官之敏慎者为满、汉章京襄其事，机要章奏皆下焉。诏旨有明发，有密寄，由大臣面奉指挥具稿以进。自是内阁票拟特寻常吏事，而政本悉出机庭，兼议政、视草而一之。其初节目宽简，甲日撰稿许乙、丙而进御，一二大臣实自主之。在直章京特分司缮写、登记、检查、交发之事，前此隶斯职者如赵璞函文哲、王兰泉昶、赵云崧翼、申笏山甫，并得于政事之暇，从容赋咏，藻耀一时。近者圣天子文德武功，光昭式廓，理大物博，恐易即于恬嬉，用益励精图治，未辨色辄问兵部驿报及四方赍奏，有即取以入，或不待进膳，批阅已竟，随召大臣。谕意出，则分令诸章京撰草，人各一通，或数人共成一通，送大臣详酌。未竟，中使已络绎辈催。篇幅较长者必三四人分行缮正，仅而竣事。又缮毕未进，并进后复有谕改，日或至于再三。其他奉命稽牒检案、加签贴说及与各衙门联事，如详议条奏、谳讯疑狱，沓至纷投，刻期待报，率以日晡为常，或继烛留门而后出。其派出专办非信宿所能得当者，虽例许番休之日，亦襆被在公，不敢归私寓问家事焉。其中豪杰非常之士，久于其地，未尝不资以开广见闻，练习吏事，因而入与钧衡，出膺节钺。独于风雅之道寂焉无闻，盖缘意不并锐，即素擅慧业，灵光亦委靡疲苶，消归乌有。就使结习已深，未忍便废，而当众举其职，独应对蹇滞，掭写窘率，少年英果，群以钝汉目之，其人亦旋自悔忸，不复措意。猝遇牵率酬应，亦如尘弦涩指，弹不成声。岂人才不如昔哉？由积渐使之然也。同年冯玉圃给谏直机庭者二十余年，每分撰诏草，退然未尝与人争先，及遇词头填委，亦即引纸不让，洒洒数百言，曲中事情，而通达政体。同列推服，当轴者或不能加点。属稿既毕，仍偕众人治杂事。又充方略馆提调兼总纂，凡经进之书，独自刊削校正，并若无其事者然，余固已心服其有过人之量矣。其为诸生时，已耳其诗名，迨同年同直请之，辄辞以辍业，盖以所处既非言诗之地，所值又未必皆可与言诗之人，慎重而不轻出也。久之始示以《鹤半巢诗》一编，为近年并直机庭所著。受而读之，则摅情感事，俯仰古今，皆穆如清风之音，温柔敦厚之旨，举山林台阁之习而一空之，又乌自知为身处承明，与闻机要哉！余既归其集，不能自已，附缀数言以赠之，并略志机庭之缘起与前后职役机会繁简宽迫之不同，俾后之读是集而论其世者有所考。其似余之不竟所学，固藉是以解嘲。而玉圃之雅量汪汪，不可清浊，亦即见其所得于诗者独深，匪仅余之钝汉汗流僵走不可追攀，即曩时王、赵诸君子从容讽咏以

适其事者,亦或未能易地而为之也。

答友人书

来书言乡人中多有讥仆简傲者,仆与人交,亲疏在心不在迹。盖吾乡之官于京师者率十数人尔,往时仆为中书舍人,多暇,数日辄过其舍,非有所亲也;今或一二月一见,三四月一见,亦非心有所疏也。内直之班,上在宫则日入直,在圆明园则八日中往直四日有奇,比归之三日,入刑部署者二日,入方略馆者一日,过是则又须应圆明园之直。其有造吾门而见,十不得一二,且阅数日乃得往报,以是腾众人之议。然公事使然,谓仆居要地,恃势简傲者,盖不足与辩。《曲礼》言"不妄说人",孔子谓"君子易事而难说",如以征逐为说人之具,仆年四十余矣,方欲仿古人所行,招之不来,麾之不去,何肯酒食征逐以希众人之意乎!

方维甸文一首

陈谢恩召入直军机折子

窃臣维甸谨将奉到谕旨,详细述告臣母。恭聆恩命,惊喜感泣,令臣扶掖叩头,并谕以"天恩高厚,汝当勉力报效,不可因我衰老,以私废公"等语。窃臣受恩至重,未效涓埃,前岁赴任闽中,因老母不能迎养,去秋在热河,仰蒙垂问,沥奏微忱。凡臣不能遽达之私衷,先荷圣明俯鉴,特颁回籍养亲之旨,俾遂门闾倚望之情,感戴生成,恩同覆载。今春自浙回籍,母子朝夕相依,臣母日诵佛号,顶戴圣慈。衰亲服食得安,皆出主恩所赐。兹因军机汉大臣需人,特召微臣俾参枢务,渥荷温纶之褒奖,备叨溢分之殊荣。并蒙睿虑周详,训词谆切,念臣母衰年远涉,敕沿途照料其起居,恐臣母恋子难离,并巡幸以免其扈从。凡此优容之异数,实臣子罕遘之遭逢,自顾何人,得邀体恤入微至于此极。纵使捐糜顶踵,亦不足稍报鸿施。惟察看臣母身体,去岁腹疾虽已痊愈,而精神恍惚之症,每日卯后午前总有数次,阳衰气怯,迥非数月前可比。闻臣片刻出门,亦必百端疑虑。前因臣入山祭埽,禀明往返两日,臣母亦以为应往。迨至次早,已忘前语,转疑臣患病不起,失声悲恸,终日未尝进食。迨臣赶回见面,始得释然。自此以后,跬步不敢他出,清晨初觉时,即须见臣侍侧,否则疑虑生悲,劝慰不解。臣私揣臣母似难力疾远行,然身受非常恩渥,又不敢陈情固请,战栗兢惶,五中迷瞀,不知所为。伏读恩谕,准令将臣母身体情形,据实具奏,是以不揣冒昧,声叙琐屑实情,渎陈天听,臣不胜悚惧待命之至。

卷二十三　诗文四

恭亲王诗二十九首

恭和御制御门听政示在廷诸臣元韵

亲临黼扆训诸卿,济济鸳行圣世盈。法守旧章严宥密,率由大典矢钦明。琳琅玉藻颁臣下,宵旰宸怀念庶氓。职事愿偕寮寀勉,承恩弼直抒愚诚。

恭和御制阐福瞻礼至浴兰轩理政作元韵

瞻礼皇仪肃,青莲见佛身。祥云辉大地,淑气满前津。觉世修长世,安民每牖民。百僚承训谕,弼直勉钦邻。

恭和御制皇考宣宗成皇帝圣训实录告成,御保和殿行礼,恭纪元韵

体元顺纪帝承天,祗遹谟猷慓绍先。宝训辉煌延世世,皇清福祚庆绵绵。心传缵绪参三极,圣治昭垂亿万年。敬仰日新丕大烈,重光炳焕德威宣。

宣宗成皇帝圣训实录告成,皇帝御保和殿受书,奉命前引护视,尊藏乾清宫。礼成,敬纪五言百韵

景运丕基巩,洪谟迈帝唐。绍先钦圣主,佑后仰宣皇。赫赫宏猷著,巍巍宝箓藏。八朝衷协揆,卅载政提纲。建极符天健,持躬懋日强。无私恢覆帱,有耀普辉煌(谨按《御制圣训》序,曰圣德,昭心法也)。侍膳依璇殿,迎晖启采堂。欢承温复凊,慕永露还霜(曰圣孝,立人极也)。龀齿勤惟诵,仔肩勖就将。慎修耽至道,养正肇元良(曰圣学,崇正宗也)。布阖酴沾雨,含生渥酌浆。登三臻显铄,抚五慓几康(曰圣治,宣教化也)。斋室凝精白,深宫格昊苍。雩坛亲步祷,诚祝揭宸章(曰敬天,凝宝命也)。监宪陪都莅,吟诗祖诰彰。贞厘皆矩矱,继述见羹墙(曰法祖,绍鸿模也)。率土同文阐,寰瀛雅化昌。国书殷改试,恩榜睹频张(曰文教,阐钦明也)。箭殪初围鹿,星流迅翦狼。神枪歼教匪,秘策靖回疆(曰武功,除邪慝也)。广业怀维惕,思艰刻不遑。缉熙歌《大武》,待旦媲成汤(曰勤政,建皇极也)。饥溺求其瘼,绥来视若伤。鸿慈真保赤,凤诏遍誊黄(曰爱民,敷仁政也)。锡类欣惇睦,酬庸更笃庆。本源绵玉牒,支派衍银潢(曰睦族,固本支也)。六计昭澄叙,群僚悚激扬。贪风惩簠簋,循吏达圭璋(曰察吏,饬官常也)。选士搜桢干,抡贤任杜房。鉴衡悬九升,鸳鹭肃千行(曰用人,昭浚哲也)。朴俭崇逾切,瑰奇御未尝。贡鲜停越峤,采璞罢氐羌(曰崇俭,敦朴质也)。壤赋舟车挽,圜钱出入量。薄征输税课,查欠剔官赃(曰理财,慎明德也)。珥笔争敷奏,从绳赖赞襄。石看投

水受，善喜树旌飏（曰求言，广益思也）。廑问同民隐，轻徭轸岁荒。宽和涵蔀屋，恺恻喻村庄（曰恤下，达民情也）。犴狱仁覃溥，鸡竿青赦常。鞫研周雀鼠，明允恤桁杨（曰慎刑，弼政教也）。牙爪娴云阵，熊罴厚月粮。甲披叨例赏，戍役念边防（曰恤兵，罢征戍也）。冬赈蒙膏饫，春祺沛德洋。逋曾蠲火旱，供只敛金穰（曰蠲赈，廑恫瘝也）。封号隆关庙，禋仪拜素王。璧琮柔岳渎，苹藻荐馨香（曰崇祀典，严祈报也）。告诫廉兼法，栽培栋与梁。寅恭期左右，申劝效勔勷（曰训臣工，叙官方也）。指授攻骑射，肤公纪斧斨。励兵咸虎奋，简武亦龙骧（曰励将士，修戎政也）。惑世除邪慝，垂箴遏獗猖。滌愢归并育，轨物范胥匡（曰严法纪，定民闲也）。定志尊卑辨，缘情品制详。科条参损益，贵贱限冠裳（曰正制度，朝秩序也）。仗节功宜溆，褒忠诏立坊。纶音余悼惜，袭次表芬芳（曰褒忠节，振纲常也）。旧辅嘉劳作，前勋眷对扬。青珉铭带砺，紫阁绘珩璜（曰笃勋旧，懋延赏也）。南亩遥扶耒，西园各具筐。扩图资粟帛，敦俗务农桑（曰重农桑，育群生也）。浑噩偕遵辙，骄奢戒滥觞。黜华颁敕谕，尚质首胶庠（曰厚风俗，端治化也）。内使阍应守，中涓灶惧炀。豪干严宦竖，僭侈斥貂珰（曰饬宦寺，肃宫廷也）。伏莽讥奸宄，耕田去莠稂。廓清开泰寓，挞伐秉乾刚（曰靖奸宄，安良善也）。蛮服瞻颜幸，雄藩引领望。语言通译寄，琛赆辏梯航（曰绥藩服，广怀徕也）。绝塞消瑕衅，重台戢寇攘。牧游安部落，市易静帆樯（曰辑边疆，固封土也）。太仆闲分厩，凌河草满塘。驰驱多骒駬，肥腯共牛羊（曰饬牧政，达报章也）。磁械威掀震，艨艟浪破狂。线沙巡远岛，铜海稳飞艎（曰海防，绥边徼也）。桩志谘询屡，堤工砌筑忙。波恬桃泛汛，岸阔苇堪杭（曰河道，述平成也）。谷麦觇双穗，粳籼集万箱。班糈恒发廪，聚米久盈仓（曰仓储，裕积聚也）。转漕筹江浙，牵船积稻粱。衔连经堰济，潴泄借睢漳（曰漕运，严正供也）。淮楚新兴贩，滇黔昔免商。睿裁虞淡食，军饷裕盐场（曰盐法，普美利也）。貔旅能耰种，鳞塍解插秧。耘耔携子妇，穜穋熟甘凉（曰屯垦，寓兵农也）。卌目纷璀璨，单心独勉蘉。配郊辞享献，袝庙谢粢芗。遗器陈都却，丰碑让弗当。缄朱留巽命，挥翰溢谦光。鼓舞孚林总，垓埏畅洽翔。渐摩包庶汇，沦浃彻遐方。珍笈祇编贝，瑶函敬饰缃。一人膺缵绪，列卷炳琳琅。郅理时于燮，聪听治孔阳。式型行是训，迓祉寿而臧。典钜森杓斗，材轻愧桷桌。管窥惊浩荡，蠡测骇沧茫。锦帙赍宗族，鞮门辟阖阊。曙曦呈纪缦，执事恪趋跄。嗣统延庥祐，贻谋降福祥。咏赓忱莫罄，鼎祚亿年长。

文宗显皇帝圣训实录告成，皇帝御殿受书，奉命前引护视，尊藏乾清宫。礼成，恩赐御用貂冠一项，御用金龙褂一件，恭纪二律

卿云纪缦碧空浮，瑞应光天德化周（谨按：实录共成三百六十卷）。赫赫典谟垂帝范，巍巍诰誓著王猷。允文允武勤祗遹，丕显丕承懔率由。宝箓辉煌昭法守，贻谋盛业焕千秋。

精一垂裳治体元，庆成端扆重推恩。感深鳌戴簪缨贲，彩焕龙章黼黻尊。惠洽弹冠敷闿泽，欢同挟纩布春温（钦奉谕旨：在馆诸臣优叙锡赏，执事之王公、宗室官员及其余大小文武各员，均分别纪录有差，八旗兵丁各赏给一月钱粮）。进贤补衮惭臣职，寅畏书绅矢弗谖。

枢庐雨中退，直佩蘅大司农赠紫薇花四株，率成一律。赋谢

檵襶朝归夏日长，清风引入黑甜乡（来函有"凉开陶令之窗，清入周公之梦"句）。楚云掩映当窗艳，蜀锦缤纷拂槛凉。喜得玉堂人共赏，还疑画省夜飘香。消炎恰有催诗雨，洗出铅华斗晚妆。

枢垣直庐喜雨

好雨应候降，膏泽沐苍穹。几日晴不雨，炎歊气如烘。忽看浓云布，油然四野同。漫空爽籁发，先来解愠风。屏翳神功播，细丝散濛濛。淅沥宵达旦，地脉已潜通。水添四五尺，润遍亩南东。禾役香穟穟，黍苗自芃芃。人心咸志喜，笠蓑笑语中。喜者何所喜，沾足庆岁丰。岂必雨珠玉，尺泽利无穷。欣占秋大获，栉比亦墉崇。衢巷童、田野翁，一歌一击壤，甘霸谢天工。时旸时雨若，胥归造物功。造物不自有，化育慰宸衷。

卷二十四　诗文五

恭亲王诗

荷露烹茶七律二章应制

烹露为茶味独多，乘凉晨起诣溪荷。满倾沆瀣盘珠泄，小爇瓶笙馨玉罗。梦醒每怀评茗客，诗清欣拟《采莲歌》。幸依太液恩波近，得赐金茎遍饮和。

携来仙露甚清华，消渴闲烹顾渚茶。七碗莲香幽客座，一窗松影老诗家。瓶珠泄碧金茎撷，炉火初红石鼎哗。闻说月团天上味，得尝屡沐圣恩加。

癸酉三月初五日，扈跸祇谒东陵，出朝阳门，通州道中即事

天街警跸肃邮程，轻暖轻寒趁早行。三月风光过上巳，几分春色近清明（初九日清明，上亲诣定陵行敷土礼并大飨礼）。花须柳眼河边路，云影泉声物外情。指点帆樯林立处，永通桥畔绿波平（永通桥即通州八里桥）。

过箭杆河口占

雨后新青长麦苗，沙村环绕水迢迢。窝头河畔垂杨绿（箭杆河即窝头河，以经窝头村而得。一名窝陀

河)，夹岸清阴覆舣桥(东西浮桥俱以舟联)。

三河晓行

东作勤劬悯穑夫，数行恩诏特蠲租(跸路经由之大兴、通州、三河、蓟州、尊化州等州县地方，应征本年钱粮均奉旨蠲免十分之三)。丁男处处欢声聚，子妇村村笑语呼。几叠云峰青远列，一湾春水绿平铺。分明我已身如画，却羡人家似画图。

游蓟州独乐寺

姓字标题笔有神，巍然杰阁耸嶙峋(寺内阁上扁曰"观音之阁"，唐李白书)。慈去缥缈萦香界，宝月光明指妙津。不识不知昭法相，无人无我了缘因。琳宫古迹莲花地，清净真成独乐身(寺内后殿有卧佛)。

朱华山

冈峦势崔嵬，苍茫如画里。叠嶂耸嵯峨，远岫青迤逦。石罅韵琤琮，山泉清且泚。古柏色苍翠，朝霞散成绮。野花不知名，遍山艳红紫。山鸟似能言，间关乱盈耳。驻马暂盘桓，长松堪徙倚。东望郁葱茏，昌瑞云峰起。(一统志昌瑞山在遵化州西北七十里，本名丰台岭。初赐名凤台山，康熙二年又封为昌瑞山，从祀地坛。山脉自太行来，重冈叠阜，凤翥龙蟠，洵国家亿万年钟祥福地。)

桃花寺即景

几曲斜盘径，停骖日渐西。山高疑树小，野旷觉天低。云壑峰千叠，桃花水一溪。渔阳多胜迹，八景仰宸题。(蓟州志："桃花寺在州东十八里桃花山上，山有桃花，开时独先，故名。"乾隆十八年建行宫于山半。《日下旧闻考》："桃花寺，乾隆九年重修，御题八景，曰涌晴雪，曰小九叠，曰吟清籁，曰坐霄汉，曰云外赏，曰涤襟泉，曰点笔石，曰绣云壁。")

同治癸酉四月初六日，遣使册封亲王，世袭罔替。敬纪殊恩，兼以自警。爰成五言长律四十韵

咸丰壬子夏，庆衍帝恩宏。行苇推仁泽，分茅翊圣明。光依桐叶茂，荫庇棣华荣(咸丰二年六月二十日，文宗显皇帝遣使册封亲王)。愧乏勖勷术，惭膺带砺盟。靖共持素志，兢惕表丹情(三年十月初七日，蒙恩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屏翰纶音沛，辉煌墨宝擎。风慜时警栗，日赞励忠诚(四年二月二十六日，蒙赐御书额曰"屏翰宣勤")。显庙贻鸿烈，吾皇遹骏声。两宫臻郅理，同治肇休祯(十一年十月初一日，复蒙恩入直枢廷。时值军书络绎，庶务纷繁，夙夜在公，不遑寝处)。懿训垂千祀，璇玑运九闳。边陲销剑戟，海澨翦鲵鲸。饥溺痌瘝抱，绥安轸虑萦。东南沾乐利，西朔埽欃枪。细柳无传箭，长杨静掩旌。桥山增忾慕，太室洁粢盛。昭告趋坛壝，馨香荐镐京(同治三年六月，克复江宁省城，剿平粤匪，又历年余，搜捕余孽，歼除净尽。红旗报捷之日，上亲诣奉先殿、寿皇殿行礼，并遣亲、郡王等分诣坛庙及盛京三陵、东西两陵虔申只告。七年七月，剿平捻匪，上亲诣寿皇殿行礼，并诣景山关帝庙拈香)。酬庸崇上爵，锡类媲葱衡(金陵粤匪荡平，在事将帅及内外臣工均蒙锡爵加恩。长子载澄，由咸丰十年正月初一日，蒙文宗显皇帝特恩，封为奉恩辅国公，同治元年正月初一日，两宫皇太后、皇上加恩赏戴三眼花翎，粤匪军务告蒇，三年七月初二日，复蒙恩晋封多罗贝勒。渥荷两朝殊恩，凡三锡命)。阐化敷文教，宣威颂武成。订谟承指授，宵旰仰经营。方略留青史，璇题焕彩甍(七年十一月初二日，奉命充方略馆总裁，纂辑《剿平粤匪方略》四百二十卷，《剿平捻匪方略》三百二十卷，于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全书告成。赏加二级，并蒙慈禧端佑康颐皇太后朱书赐额曰"订谟辰告")。亲贤资夹辅，弼亮矢扬清。赐额频叨赉，仔肩敢弋名(咸丰十一年三十初度，蒙恩赐额曰"亲贤翊辅"。同治十年四十初度，蒙恩赐额曰"宗藩弼亮")。瑞征开泰宇，厚载象坤贞。端本符周雅，隆仪肃渭迎(八年二月初五日，钦奉两宫皇太后懿旨，襄办大婚礼仪)。赏延于世世，德洽遂生生。宠遇云何报，衷怀妥若惊(十一年九月十五日，大婚礼成。十九日，钦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恭亲王辅政多年，勋劳懋著。前于咸丰十一年十月间命以亲王世袭罔替，因该亲王再三恳辞，允俟亲政之年再行办理。现在大婚礼成，亲政伊迩，著即加恩以亲王世袭罔替等因。钦此。")。寅恭钦继述，申劝勖公卿。建极思康济，投艰赖干桢。克勤仍克俭，惟一允惟精。瞻就来重译，钧陶遍八纮(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皇上亲政。豫日，两宫皇太后、皇上同御养心殿，召见内廷行走王、贝勒、公等，亲、郡王，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大学士，总管内务府大臣，六部尚书，弘德殿行走大臣等，谕以"尽心匡弼，力戒因循，毋避嫌怨")。悃忱输荩献，启沃效葵倾。每切修齐念，常闲逸欲萌。汲深虞绠短，任巨懔才轻。自满须知损，居高务忌盈。坦夷占《履》吉，㧑抑协《谦》亨。觥酒吟《渔藻》，笙诗谱鹿苹。宅心当鉴水，防意戒如城。玉牒嘉祥集，银潢景福并(大婚礼成，亲郡王、贝勒、贝子、公等皆蒙恩晋爵加衔，赏赉有差)。乾纲恢覆帱，鼎祚巩升平。拜命滋惶惧，歌飏喜起赓。

恭和御制诣斋宫作元韵(十一月初二日)

郅治覃敷秉两宫，帝心诚敬格苍穹。功成破竹寰区定(肃州报捷，关内一律肃清)，世荷分茅锡赉丰(四月，蒙恩遣使册封亲王，世袭罔替)。常捧丝纶宣圣德，幸依带砺翊皇躬。阳回预兆金穰岁，物阜民康万福同。

甲戌二月二十四日扈跸祇谒西陵出阜成门即事

晓烟漠漠柳丝丝，云淡风轻日影迟。物态迎人都欲活，山容难画始为奇。芊绵细草铺平野，隐约深林映古祠。身在桑乾河畔路，梦魂早已向西驰。

渡卢沟桥

初日影摇红，巍巍古镇雄。城头环百雉，百齿架双虹。拱极重闉矗，(《破梦闲谈》："议者谓卢沟畿辅咽喉，宜设兵防守，又须筑城以卫兵。于是为斗城，名拱北，南门曰永昌，北曰顺治，创于崇祯丁丑。"《日下旧闻考》："拱北城，本朝更名拱极城，改永昌门曰威严。")卢沟两岸风。波平长顺轨，永定慰宸衷(《畿辅安澜志》，卢沟桥一名广利桥，在宛平县南三十里，跨卢沟河上。金明昌年间建，元、明屡加修筑。本朝康熙元年修，七年水溢，圮东北十二丈，重修，御制碑文，雍正、乾隆年间叠加修葺。永定河旧名卢沟河，即桑乾下流也，亦曰浑河。水流无定，冲决为患，康熙三十七年赐名曰永定河)。

过巨马河

宋时险要记分明，巨拒同音互立名。(《宋史·何继筠传》："咸平二年，诏听边民越拒马塞北市，何承矩上言曰：'缘边战棹自淘河至尼姑口，屈曲乃百余里，此天险也。今听公私贸易，则人马交度，深非所宜。'"又《河渠志》："自边吴泊至尼姑海口，绵亘七州军，屈曲九百里，深不可以舟行，浅不可以徒涉，虽有劲兵，不能渡也。"盖拒马河于宋时最为险要。《水经》："巨马河出代郡广昌县涞山。"郦注："即涞水也。"《方舆纪要》："涞水源在广昌县南半里，东流合拒马河，水源出七山。晋刘琨守此，以拒石勒，因名拒马河。"又："袁绍遣将崔巨业攻固安，不下，退还，公孙瓒击之于巨马水。"盖明巨马之名始见于此，亦未详言其得名之故。至以拒敌得名，以巨为拒，《纪要》以为刘琨拒石勒，而《广昌县志》、《霸州志》又以为杨六郎拒辽人，愈远愈谬，皆不足信。)寥廓天形垂野大，高低山势接云平。烟光叆叇添岚气，风力萧骚助水声。本是昔年征战地，即今阡陌尽耘耕。

涞水道中即景

屈曲古山洼，山居四五家。绿杨三月雨，红杏满村花。浅黛皴峦影，新青茁麦芽。招提遥望处，一径入云斜。

易州道中感怀

万叠烟峦望若迷，四围匼匝晚云低。垂杨拂拂迎人面，新草茸茸没马蹄。冀野城孤临广陌(易州，《禹贡》冀州之域)，安河桥畔护长堤。(《方舆纪要》："白杨岭在易州西北四十里，岭多白杨树。俗讹为白羊。"《一统志》："源泉水在易州西北，旧志在州西北十里，源出白羊岭，由西转东而南入易水。白杨水于乾隆二十六年浚治，赐名安河。")哀鸣怕听天边雁，肠断春风易水西。

扈跸敬诣慕陵慕东陵，随入陵寝门，行礼述哀，恭纪

太行发脉钟灵秀，佳气茏葱护宝山。(《一统志》："永宁山即泰宁山，在易州西五十里。乾隆元年八月，敕封为永宁山，从祀地坛。山势自太行来，巍峨耸拔，脉秀力丰，峻岭崇山，远拱于外，灵岩翠岫，环卫其间。"《畿辅通志》："秀若拱璧，簇若屯云，考其潆洄，延袤千里，计所汇纳，襟带百川。"《易州志》："乾坤聚秀之区，阴阳和会之所，洵为上吉之壤。")玉笋金城如拱卫，龙蟠凤翥势回环。空吟岵屺悲无极，追忆音容杳莫攀。今日澄儿随叩拜，椎心更恸舞衣斑(本年长子载澄十七岁，奉派扈跸，并随入慕陵、慕东陵陵寝门，敬谨随从行礼)。

大风吟

甲戌二月廿八日，扈跸秋澜村行宫。甫歇征鞍衣未解，四野忽忽来飘风。尘霾蔽天天黯淡，地轴震动雷霆。是时日影正当午，须臾昏暗迷西东。行幄撼摇惧倾圮，飞沙扬砾排帘栊。人声马声声嘈杂，旌旆迷离飐半空。信道春风狂似虎，飞廉肆虐专其雄。怒号叫吼势益盛，肃然屏息心忡忡。去冬无雪春无雨，苍生翘首望昊穹。昊穹应悯民疾苦，沛然膏泽仰天工。东作方兴待耕耨，西成更冀卜年丰。绿野沾足慰农望，雨旸时若惬圣衷。

夏孟四日常雩大祀圜丘前一日，随扈坛内斋宫，喜雨恭纪。敬依癸酉冬至前一日御制诗元韵

寅畏常存仰法宫，乘时銮辂礼皇穹。薰风披拂群生遂，甘雨优沾万宝丰。光觐谦尊征协吉，日昭干惕羡持躬。一心一德微诚矢，况附星源福禄同。

甲戌秋日扈跸南苑，敬依道光癸未宣宗圣制行围至团河行宫即事元韵

春搜秋狝总相宜，羽卫森严广陌驰。风劲金商添飒爽，云横玉宇自逶迟。晾鹰台畔萦青霭，饮鹿池边漾碧漪。家法钦承时肄武，旌旗掩映凤河湄。(《宸垣识略》载："团河一支酾为凤河，其形如凤，源在南苑中。")

乙亥九月十八日辰刻，穆宗毅皇帝梓宫由观德殿、孝哲毅皇后梓宫由永思殿同时奉移东陵隆福寺行宫暂安殿。恭理一切礼仪，敬谨送往，仍随扈军机处入直

转瞬光阴节序移，又逢露冷欲霜时。(本月十一日寒露，二十六日霜降。)天高夜月苍凉映，野旷秋风惨淡吹。海澨山陬同爱戴，龙辀凤翣拥幢麾。濡毫和泪悲难述，观德西偏近永思。

二十一日奉移礼成，二十二日几筵前大飨礼毕，扈跸恭谒定陵，行礼泣述

宛转枫林淡著霜，萧森气酿十分凉。凄凄苦雨催黄叶，瑟瑟秋风下白杨。宝辂前年曾莅止，灵舆今日妥

馨香(癸酉季春,曾扈从穆宗毅皇帝恭谒东陵)。断肠更有椎心泪,翘首陵山哭显皇。

卷二十五 诗文六

潘世恩诗十三首

甲午正月廿一日奉命入直枢廷,翼日即蒙恩赐第,恭纪

夙夜趋公敢计私,燕居早又荷鸿慈。庭留花木安排好,坐有琴书位置宜。入直近依天咫尺,退归真觉日舒迟。巢林已慰鷦鷯愿,况许朝阳借一枝。

八月二十六日蒙恩赐紫禁城内乘轿恭纪

紫禁森严漏未阑,趋朝特荷圣恩宽。荣叨策骑心犹壮(己丑十一月,蒙恩赐紫禁城内骑马),诏许乘轩体即安。上界星辰真觉近,五更风雪不知寒。却惭半载承三锡(本年二月,奉恩旨:"御门免其入班,并免带领引见。"),异数频仍报称难。

恩旨给扶恭纪

待漏晨趋拾级时,觐光咫尺敢倭迟。人诧腰脚年来健,自觉精神老渐衰。特遣朝臣频问讯,亲承天语许扶持。从今跬步期加慎,勉效驰驱报圣慈。

新正蒙恩晋加太傅衔赏用紫缰恭纪

迎年六出早占丰,献岁祥云耀碧空。天以庥征昭圣德,帝敷闿泽逮臣工。拜恩春殿三元会,数典香山九老同(同日被恩者九人:世恩年八十,肃亲王敬敏,贝勒绵偲,大学士宝兴,尚书保昌、阿勒清阿、李振祜,都察院左都御史成刚,都统中山,年皆七十以上)。何幸铨材膺懋赏,矢将精白励丹衷。

自愧衰庸蒲柳姿,每邀曲体荷恩私。得臻耄耋皆君赐,岂有涓埃答圣慈。宠晋上公惭燮理,辉分下乘勉驱驰。愿赓《天保》升恒颂,仰和虞廷喜起诗。

八十生辰纪恩述怀诗八首

帝许延祺纪七旬(世恩七十生辰,蒙赏"熙载延祺"额、"弼亮宣猷襄密勿,靖共介福锡康强"楹联),十年今又拜温纶。衰迟已迫桑榆景,长养还滋雨露春。献岁迎祥恩载渥(本年元旦,蒙晋加太傅,赏用紫缰),自天锡嘏命重申。门闾忽讶星云灿,丹诏辉煌下紫宸。

休沐亲承天语温(奉面谕:"二十日、二十二日毋庸进内。"),先期星使早临门。璇题拜捧龙章焕,宝墨钦瞻凤藻骞。棐几敷陈增璀璨,尚方瑰异锡便蕃。即看被体衣裘称,安燠胥叨大造恩。

异数荣膺懋赏延,孙枝特荷宠恩偏(孙祖荫蒙赏给举人)。鹿鸣遽预兴贤列,蛾术方惭射策年。尽有功名磨铁砚,莫忘世业守青毡。从兹鲁钝宜加勖,诗咏周行益勉旃。

铜龙晓辟问安回(用唐人句),诗句新成荷圣裁。正喜恩光天上至,又看丽藻日边来。摛词具仰㧑谦吉,应教惭非大雅才。侍学频年蒙奖励,颓龄何幸得追陪。

记从通籍到蓬瀛,五十年来岁序更。八袠光阴真迅速,三朝知遇总生成。和羹敢拟王曾咏(乾隆癸丑,蒙恩授修撰),絮膳欣陈李密情(嘉庆丙子,蒙恩准在籍侍养)。纶阁超迁思日赞(道光癸巳,由吏部尚书蒙恩超迁大学士,甲午入直枢廷),扪心何以答升平。

年来稠叠主恩优,樗质频邀体恤周。宠畀安舆荣策马(道光癸卯,赏紫禁城乘轿,荣逾锡马,益深感幸),掖从中禁胜扶鸠(乙巳冬日,命南书房太监于进宫时扶掖)。康庄敢说驰驱瘁(近年春巡,恩免随扈),大典时虞陨越羞(御门免入班,各衙门引见免带领,坤宁宫吃肉免入班,经筵谢讲后毋庸至文渊阁)。如此矜全真破格,此生万一岂能酬。

芸窗世业本青箱,科第蝉联被宠光。东阁簪毫辉棣萼(子曾沂、曾绶先后直内阁,曾绶以纂修玉牒赏加侍读升衔),西清接武晋芝坊(世恩嘉庆戊午大考一等,由修撰洊升庶子。曾莹道光丁未大考一等,由修撰洊升庶子)。碧鸡旧壤荣持节(世恩嘉庆己未视学云南,曾莹道光丙午简放云南正考官),仙蝶新篇纪奉常(曾玮丙午补太常寺博士)。小草幸承膏泽渥,全家同祝寿无疆。

虞廷熙绩懔承宣,黄发深惭膂力愆。马齿徒增羞恋栈,鸿慈未报忍归田?同朝屈指无前辈(翰林前辈惟阮芸台太傅予告在籍),共事和衷仗众贤。惟矢靖共期匪懈,慎持晚节一心坚。

彭蕴章诗三十三首

香山静宜园儤直恭纪

九老当年佳宴开(乾隆时,举香山九老宴,绘图中禁,先曾祖尚书公与焉),五云深处翠华来。苍颜图像留中禁,紫阁文章落上台(有御制诗,诸臣赓和)。豹仗今随还信宿,凤池仍许共徘徊。词臣荣遇怀先哲(先尚书直南斋四十年),承乏螭坳愧不才。

癸丑元旦上诣寿皇殿命随同行礼恭纪

律转青阳万象新,焚香祗谒閟宫春。六飞翠罕来中禁,九拜瑶墀感从臣。孺慕未忘符舜孝,先型远绍布尧仁。至诚昭格天垂鉴,貔虎南驱百兽驯。

正月二十三日蒙赐御笔其难其慎四字匾额敬赋一律以志荣幸

几暇挥毫赐近臣,彩笺捧出墨痕新。艰难宏济期安国,敬慎常存勉致身。喻到涉冰心戒惧,凛如执玉步遵循。深思《一德》篇中语,四字璇题诲尔谆。

晴后复雪春寒更甚退直偶成四首

雪深迷不辨西东,已脱貂裘更北风。尽道冰坚泥

路滑，退朝莫漫控花骢。

扫尽春泥舁雪沟(唐句)，长桥不见水东流。冰天一色浑无际，深锁琼宫十二楼。

呼酒围炉夜未阑，纸窗风急烛花残。遥怜今夕河间路，笮箓声中万灶寒。

羽书千里马蹄僵，谍骑联镳驿路长。闻道卢沟三尺雪，橐驼肿背送糇粮。

三月初九日瀛台入直，御枪击中野鹜，赐军机大臣，恭纪

烟波深处水禽翔，聊试神机一发强。介弟行厨先拜赐(恭亲王领班)，近臣陪鼎许分尝。大庖不满春田后，珍膳犹颁太液旁。何日更随南苑猎，三驱同看角弓张。

方略馆谒留侯祠

泗上真人歌《大风》，运筹帷幄埽群雄。报韩未遂椎车志，辅汉终成蹑足功。黄石授书谋逐鹿，赤松辟谷羡飞鸿。建储聊借商山皓，脱屣荣名一笑中。

谷雨日入直瀛台退朝泛舟至西苑门即事书怀

烂漫春光中，亭台间花木。西苑罢朝参，行过虹桥曲。墙角丁香丛，茶火照人目。夹路菜花黄，沿堤杨柳绿。扬舲趁暖风，清波纹绉縠。参差碧藻流，出没群凫浴。自从羽檄驰，忧愤额频蹙。不知天地间，春意还繁缛。群生有亨屯，造化终亭育。皇心保太和，剥极机将复。

上巳日随扈西陵，初六日随驾恭谒慕陵，礼成回至秋澜，恭纪

山陵修展谒，肃驾殷皇情。两载事征戍，劳民役暂停。大礼讵久旷，感兹霜露零。蠲言勤銮辂，畿西三日程。四陵次第谒，枢臣陪慕陵。成皇犹及事，攀髯岁月更。圣主躬孺慕，下马动悲声。群僚皆怆恻，九叩泪纵横。昨夜风扬沙，是时天朗晴。孝思验昭格，肸蚃来神灵。念自桥山痛，五年劳甲兵。宵旰修主德，疮痍恤民生。亨屯关世运，天道岂冥冥。泣吁在天佑，江汉歼长鲸。万户安耕凿，重睹海内平。

园居偶述三首

荆扉一闭忽三秋，野蔓枯藤满地愁。扫径恰逢梧叶落，披图还羡竹林游(沈凤墀为余画《竹林六逸图》)。惯随晓月趋深苑，闲送斜阳倚小楼。多感主人分广厦，一枝仍许借淹留(园分孔修师旧居之半，师今入直枢廷，仍许借居)。

东篱佳会莫蹉跎，黄菊开时兴若何。送酒无人酬令节，叩门有客贺登科。烽烟满地名心淡，雨露一天恩泽多。白发萧萧何所慕，百年身世付讴歌。

宗伯幽栖号似园(麟梅谷大宗伯园名)，当年欢会此倾樽(壬子夏，梅谷招余偕祁春圃相国、邵又村少宰、穆清轩光禄同饮于此)。裴卿挽粟猷弥壮(又村旋以漕帅出都)，疏傅归田道更尊(春圃相国因病致仕)。三载屡惊人物换，一堂依旧笑言温(余与继园少空同为孔修师门下士，清轩少宰亦师旧属)。愧无筹国安民略，日与参知细讨论(孔修师新拜参知之命)。

十一月初五日漪澜堂召对作

灯火虹桥曙色催，承光门外共徘徊。湖天一望冰如镜，无复扁舟唤渡来。

侍从身依十二楼，初寒天气赐珍裘(是日因赐裘道旁谢恩)。可怜将士呼庚癸，挟纩何能遍九州。

二月十七日春雪初晴诣玉泉山静明园儤直作兼怀寿阳相国城南

湖山一别几春秋，扈跸重来忆旧游。春雪融泥花径滑，水天开镜湿云收。岩前塔影迎眸耸，桥下泉声入耳幽。遥忆城南风日美，知多清梦落沧洲。

恭和御制清漪园即事(上巳前一日)元韵

御园风景自清华，叠石幽深树更嘉。槛外湖光新涨合，檐前山色淡云遮。天回畿甸春千里，地接瀛洲水一涯。麦陇青青占岁稔，持盈还虑物情奢。

园居雨后

雷车轻碾阿香行，摩荡空中霹雳声。骤雨已过云脚断，斜阳还照树头明。檐前干鹊啼初歇，叶底新蝉噪不成。黄犬寄书归未得，软红依旧蔽岩城。

借园八景

壬子春，假孔修师园寓居半载，今又居此一年矣。庭中有古柏、修篁、药栏、藤架、墙缠薜荔、篱植黄花，叠石如山，小楼延月。春秋佳日，流览怡情，因题曰借园，而系之以诗。

古柏

森森古柏后凋姿，历尽冰霜劲节支。留得清阴消暑气，薰风庭院午晴时。

丛竹

西窗丛竹景偏幽，谡谡清风满径秋。一枕蘧然庄梦醒，羲皇高卧不知愁。

药栏

阶前红药我新栽，不及陈根烂漫开。始悟十年期树木，几经雨露受滋培。

藤架

帘外枯藤花下垂，花开香色总相宜。盘拿老干龙蛇伏，络石穿林态崛奇。

荔墙

薜荔墙边细雨收，空濛冷翠一庭秋。黄梅时节蠕蝓画，不似人间顾虎头。

短篱

竹篱门对夕阳开，野草闲花满地栽。苔径不堪延

俗客，太常仙蝶偶飞来。

叠石

瘦石玲珑辟径新，倪迂狮子出风尘。嶙峋纵比淮南小，五岳天涯结比邻。

小楼

小楼高傍画堂东，落日开帘面面风。最好清秋明月夜，千家灯火笛声中。

八月二十九日奉敕恭题御笔《求骏图》，敬成七言古诗一章

燕山秋高苜蓿长，骅骝伏枥思超骧。九重蒿目念吴楚，风尘千里弧矢张。睹兹神骏怀远略，安得名将埽八荒。绘图意在安天下，凛如朽索驭六马。见蝗有诏恤群黎，忧旱命官巡四野。宵旰勤劳圣主心，霜蹄人厩岂从禽。早嗤赤水湟中产，何事瑶池域外寻。挥毫尺幅英姿壮，屹立阊阖依天仗。功成应向华山归，群空先自金台访。由来致治重求贤，驺虞官备风诗传。果有王良能执辔，何劳祖逖著先鞭。朝廷经纬兼文武，元戎十乘骖如舞。莲叶千旗画鸟蛇，桃花万骑驱貔虎。何时薄伐归南仲，早奏肤公燕吉甫。年年西塞贡蒲萄，天闲十二扬玉镳。凯旋还欲康侯锡，恩赉荣酬汗马劳。

别借园

园林欲别增惆怅，不忘年来师弟情。绿野何能春久住，朱门每见主频更。藤因缘树高无际，药为移根掬不盈。剩有一双仙蝶在，阑珊花事梦难成。

扇子湖观荷二首

湖西未栽花，湖东香出水。一雨花气销，零落已如此。

我家荷花荡，近在葑门外。何时泛笭箵，重访钓游地。

散直口占三首

趋朝待漏夜披衣，退直青山衔落晖。驿路军书催不断，挥毫人共暮鸦归。

铜街爆竹送新声，玉蛛桥边霁色澄。九十韶光还未半，南湖流水北湖冰。

吹到东风节物妍，湖堤柳色半含烟。眼中谁是无双士，日暮青天响纸鸢。

卷二十六　诗文七

宝鋆诗三十四首

甲戌二月二十四日扈跸晚宿黄新庄作

六飞临莅势威雄，环卫森严禁籞同。碧野万灯星宿海，绿莎一路马牛风。梨花梦雪喷香腻（行宫梨花盛开，大观也），辫麦连云祝岁丰。更有临淮贤伯相，山川弹压气如虹（直督李少荃伯相率地方官均随扈）。

房山早行

大防山翠郁嵯峨，夙夜趋公响佩珂。四野人家春睡足，五更天气晓寒多。飞仙自爱红螺崄（在上方山界），行旅争夸白玉河（白玉塘水灌田，出玉塘米）。指点上方浑不远，片云凉月满烟萝。

望石经山作

金经藏蕴奥，石洞阂遥深。古经憥（音梭，同莎）题草（山多是草，故名），灵风香树林（石经刻竟，山吼树生）。王程多迫急，圣迹待追寻。迢递云山隔，时闻笙鹤音。

半壁山夜景

薄雨微云酿早春，宵分景色极清新。依稀白水闻声觉，隐约青山入梦频。杨柳烟沈飞絮影，棠梨风卷落花尘。轻舆迅急征途暇，戏唤流莺作比邻。

秋澜道中

无党无偏遵道路，也如待漏百花中。衢尊久羡陶唐氏，昼锦仍思韩魏公。玉笋班清谁建白，金莲炬美并摇红（夹道笼灯并有竹火前导者）。戴星出人怀寅亮，喜仰辰居励匪躬。

咏召伯

芳草连天接蓟门，召公余烈至今存。千七百国幽并劲，三十六年师保尊。玉几受遗侪尚父，金台养士有诸孙。弥纶政化孚南北，花发甘棠羡野村。

晓赴秋澜

野云四卷青茫茫，一钩斜月昏鸦黄。五更虬箭虾蟆长，声声似促人行装。催归有鸟啼垂杨，马首胡弗瞻东方。九龙山色宵苍凉，珠杓横溢金精芒。安河之水即沧浪，濯足濯缨谁低昂？亦如叔度波汪洋，古今景慕中心藏。须臾旭日升扶桑，蒙翳尽扫开明光。山南山北纷村庄，民物熙皞娱时康。迤丽卧虎通红羊，此间世界真义皇。茅檐仰视飞云翔，车驰马骤行不遑。尘容应笑官程忙，秋澜咫尺帷幄张，一瓯佳茗思旗枪。夹路忽喜清芬扬，梨花杏花参差香。

辟谷洞

辟谷之洞真奇哉，此间奚事留侯来？岂因秦皇大索避居此，否则游从赤松子。后世诡托难具论，汉土久非隆准诸子孙。所幸涿鹿近接壤，真迹尚有楼桑村。

塔冈怀古

突兀势卓立，巨塔干青霄。藉问建者谁，云自隋皇朝。隋氏周懿戚，幼主天元骄。诈力窃神器，禅让沿讥

嘲。独孤鸡鸣晨，阿么鼠承祧。惨哉太子勇，宫禁烟云销。江南兵灭陈，海东威胁辽。但期志意满，遑恤闾阎凋。云何开汴渠，殿脚螺双描。头颅漫自好，花月频兴妖。构此窣堵波，妄思天福邀。下纠蟠石螭，上俯凌风雕。法象讵呵护，令狐旋纷嚣。复仇僭化及，易代来神尧。尉迟士桓桓，重此规岧峣。迄今千百年，仍仰工镌雕。高冈郁起伏，范水清迢遥。我来凝望之，赤城飞霞标。檐铃金玲珑，东风时动摇。惜无佛图澄，吉语传啁刁。

钓鱼台

钓台饶逸趣，怀古思悠哉。严陵高隐名，磻溪王佐才。淮阴亦钓徒，功狗功人猜。西岐有圣王，灵沼兼灵台。兹境国门西，经过频徘徊。徘徊意未已，清风天上来。

八月二十六日扈跸南苑恭纪

记曾兰省随云罕，弹指光阴廿九年（供职礼曹，于道光二十六年随扈驻此）。今日属车陪豹尾，古人羽猎炳鸾笺。秋风疏柳黄筛地，野潦蘋花白满川。刘阮重来谁比似，笑从宦海悟神仙。

瞻神机营壁垒有作

名王简阅振英声，不数周家细柳营。地势恢奇雄紫塞，日光焜耀闪红旌。金符令肃嚣尘寂，玉宇秋高劲气横。我亦滥叨都统列，本兵未敢侈谈兵（新调兵部尚书）。

赴团河途中作

我欲闲从麋鹿游，应官忽得趣清幽。野花绣地平如掌，远树参天爽入眸。职业戎兵宜校猎，襟期疏朗况逢秋。圣朝汤网殊宽大，寄语虞人莫剔搜（本年有免勾恩旨）。

团河五律

宫掖涌神渊，虚灵象法天。一湾珠内蕴，万古月常圆。独抱中和气，真成太极泉。风形河衍派，恩泽遍农田。

撤围恭纪

星驷肃天威，苍茫大合围。雷霆千骑奋，毛血半空飞。地挟风云壮，人夸雉兔肥。长杨谁献赋，西汉溯芳徽。

拜赐猎麅一肩纪恩恭赋

八骏云飞七宝装，星弧开处殪天狼。赐腥典盛尊邹邑，推食恩酴比汉皇。愧乏远谋呈紫闼，虚叨佳味炙黄羊。周京《鱼藻》风规古，拟进璇宫万寿觞。

季秋口占

露砌蛩吟细，风枝鹤梦凉。天时催九月，人意喜重阳。锦缬林枫赤，金铃野菊黄。凭高无限意，云水写清苍。

南苑联吟题句

作者为潘伯寅侍郎、黄孝侯司寇、徐颂阁宫庶、孙子受侍读、欧阳用甫宫赞。

宿列文昌翊紫微，编开锦绣字珠玑。蓬莱共羡群鳌戴，藻采争看五凤飞。红叶白云新画境，高山流水古琴徽。盛时合拟《长杨赋》，讲武端应谏猎稀。

宫门御试鹄射恭纪

圣主临轩猛士豪，衽黄翎翠绣弓弢。明蟾重晕月轮满，老鹤一声天宇高。金仆姑神窥宛转，锦盘陀赐慰贤劳。中皆已鸪蒙恩渥，无复冯唐叹二毛。

由团河赴都途中作

风阙望岧峣，言旋觉路遥。村氓生似鹿，溪柳卧成桥。即景须臾暇，披襟垒块销。菊花新酿熟，小饮羡渔樵。

中书省纪事四绝句

中宵雨霁嫩凉新，尽涤东华十丈尘。莫讶金门车马静，圣皇秋狝正时巡。

万户千门曙色开，薇垣师济列群材。一肩黄袱随飞骑，笑指朱封密本来。

监射名兼较射名，分司侍御铁铮铮。黄封仍镐云绫匣，飞将星驰缴御营。

熙天耀日说黄麻，军国平章自古夸。故事奉行今我是，闲庭笑煞紫薇花。

新衙门七律

銮舆计日凤城归，雨足郊原风力微。斜照一林秋树瘦，清霜十亩晚菘肥。山窥短堞银云护，河绕新宫玉带围。最喜南斋诸雅什，珠光剑气溢辉辉。

谨次恭邸步宣宗圣制行围至团河行营即事元韵

灵囿宽平猎事宜，轩皇曾此阵云驰。赓歌雄杰汉高帝，环卫骁腾唐尉迟。藏鹿何人恬梦寐，悬貆有客咏涟漪。神孙秋狝亲藩扈，一派璇源证水湄。

乙亥九月十八日扈跸潞河途中哀感

秋风秋树淡斜阳，噩梦无端揽混茫。碧汉龙升珠溅泪，丹山凤逝玉韬光。娲皇炼石天容惨，蜀帝啼烟野气凉。叹息蓬莱水清浅，十三年事感沧桑。

夜赴白涧

灯火走间关，途长心自闲。霜清秋写月，树远夜疑山。幸得川原旷，浑忘涉历艰。暖红欣日出，道路尽欢

颜。

葛山口占

综错碧瑶篸，丰台瑞气含。云何山有木，翻取葛之覃。虿化魔氛静，龙兴佛果参。清书闻梵呗，拜手学和南。

西峰口作

凉飙催晚节，落叶满平原。忽入西峰口，犹看众绿繁。松鬣惊客窜，苹鹿饮流喧。最爱岩头菊，萧疏澹不言。

音得密七律用老杜蓝田崔氏庄韵

碧巘丹枫栋宇宽，迎銮父老杂悲欢。黄花似近王官谷，白氎时逢隐士冠。风叶四山秋入梦，云花万顷晓生寒。低徊不忍轻言别，岂是贪将景物看。

俯仰乾坤意境宽，秋成万宝兆民欢。古闻狗监司鱼钥，今或蝉绥藉范冠。帀地峰峦欣雨润，入云鸿雁戒霜寒。道旁无限青青麦，更为苍生著眼看。

过蓟州作

秋深芳草尚萋萋，一路清风信马蹄。洵水碧萦燕树外，渔山翠点蓟门西。道如轩帝犹延访，政有张君共品题。底事寺偏名独乐，菩提无语但眉低。

即事

诗在奚囊酒在盆，夕阳鸦点碧天痕。萧疏一幅倪迂画，黄叶西风白涧村。

林寿图诗七首

巡防夜直

幕府秋高夜气清，牙旗鼓角静风声。薄寒借酒销残蜡，细火烹茶送短更。但使将军宽揖客，未妨老卒伴书生。看星拟挟威弧矢，料识天狼不敢明。

病中梦登拱宸楼

北斗阑干接上层，病魂蓬岛忽飞腾。登楼秋老半山月，近水星明初夜灯。人影破窗呼欲出，虫声落叶静相譍。游仙一枕吾堪慰，苦被鹍鸡唤日升。

福州郡馆上元灯事甚盛余以园直未赴

良夕此孤饮，青天低玉绳。月圆最初夜，风翦乍晴灯。盛事怀乡社，微官愧友朋。何人解相念，檐铁听敲冰。

二月十五日退直赴绎萱大令夜饮

蒙脱鹴裘换绿醪，禁钟正值散官曹。望中楼阁月轮满，春半莺花酒价高。彭泽得钱贫且饮，孟公投辖气仍豪。不须静夜惊吹角，听拨尊前凤尾槽。

七峰别墅夜雪用定甫韵

明灭春光水阁灯，雪窗中酒记吾曾。烟摇苑树又今夕，星黯湖桥何处罾。三岛龙吟沈画角，五更鸦梦警丹棱（丹棱沜，地名）。闭门敢学袁安卧，拟踏琼瑶向晓塍。

栉栉银云作雨筛，梦回冷火澹虚帷。那无竹舞东方白，应有梅生南向枝。望泽早知天与岁，伤痍谁为国求医。登楼王粲纷多感，共捻寒髭唤借鸱。

淀园寓庐独定甫湖楼有柳一株春来忽枯喜可望西山也复用韵邀定甫同作

朝回蝼蚁穴自封，蜜房各退成懒蜂。斜阳坐数宫鸦红，喜君楼有湖山供。忆昨秋风吹乱蓬，却思划看蓬莱峰，凭阑缩手无斧工。不知春到虹桥东，谁家青扫长眉浓。独删繁叶出老干，洗伐功与诗人同。几年韶稚变颓翁，薄植或怨非天锺。岂知豁眼去尘障，一笑乍与岩灵逢。看君拄笏当晴空，诗得山骨讥肉丰。我欲折枝作马棰，出门还谢羸骖慵。

梁景先诗二首

赴淀园直途中微雪用东坡宿柏仙庵韵

一路缁尘换素霙，乾坤逼晓气逾清。袖携竹叶云为液（苦寒，挈瓶酒车中），车碾梅花玉有声。诗境高寒容白战，天心仁爱为春耕（时方祈雪）。登楼明日寻王粲（同直王少鹤农部寓拱宸楼），放眼西山万里晴。

题彭咏莪相国枢垣趋直图

我作水曹郎，抠衣画诺趋公堂。公为枢密使，橐笔从公深严地。嵩华崔巍黄河深，光耀久依韩太尉。披图载詹旧须眉，七叶金貂剧华贵。尔时司膳光禄卿，盐梅便调傅说羹（图作于任光禄卿时）。钓龙台畔药笼满，蹲凤池头珂佩清（使闽差旋，入直军机）。霜晨月夕历寒暑，敕赐宫袍赉燕许（乙卯元日特赐蟒袍）。捷书中夜驰未央，御烛分辉照莲炬。东南烽火今八秋，圣主宵旰公廑忧。恩诏口宣苍黎舞，边机指画帷幄筹。即看海宇清尘氛，明堂饮至策元勋。进贤冠在凌烟阁，天子为召曹将军（画师为沈凤墀供奉）。

王拯诗二十五首

绣山属题张诗舲抚军载鹅图

抚军直枢廷日，扈从木兰，有馈鹅者而载以驼，常被至尊顾笑，嗣是扬历所至，鹅必随焉。绣山为之绘图作记，代征题咏。

乌墩疾骑如风过，鸰鸭后载飞龙驮。鲵鲵者倡相应圓，属车偶瞩天颜和。山阴故事新淮汴，图画流风尚如见。我亦銮坡许载毫，军声梦冷西池宴。

晓直

曙钟初动万鸦鸣，禁树茏葱带月明。金爵烟轻疑梦绕，玉阶霜重有人行。菰蒲夜色迷江海，杨柳春风想旆钲。拟蹑松乔身渐老，夜炉寒拥一灯清。

夜直

承明簪橐问何如，曲院幽房好客居。殿角槐风春树暗，觚棱松月夜窗虚。淋漓诏草还飞羽，局促风帘屡废书。襆被宵来眠未得，五更霜气似穹庐。

欧阳文忠公生日，林子颖叔移奉苑庐旧县公像于家，同人即席分韵得颜字

枢轴曾参二府间，从容文采照人寰。一时闻誉兼诸老，千载风流想盛颜。常愧官寮栖懒漫，只余香火伴高闲。插花起舞公应在，休问琅琊何处山。

六月七日雨后晓直承光殿作

东西池水跨长虹，水殿凌霄翠堞中。万柄荷香迎御仗，千年松盖驻灵踪。殿前龙武新归节，海畔莲华尽洗空。何日酒泉分玉瓮，簪毫一赋罢南戎。

拱宸楼绝句在圆明园军机直庐七峰别墅中

小楼一角护垂杨，携得秋风襆被凉。不信人间是天上，楼前银汉接红墙。

湖海销沈鬓欲丝，此间来较十年迟。午钟了却官家事，惟有西山对展眉。

屈指荷衣上塾年，楼中题字故依然。风流只见鸡群鹤，绛阙彤牙一世仙。

妙笔兴宗好属文，几人惆怅惜离群。九重依旧巢痕在，灯火青荧独夜分。

颖叔晓直清漪园归赋赠

积雪神皋路，仙郎走马归。回风欹絮帽，飞霰上朝衣。白鹤寻双表(园有耶律丞相墓祠)，青霓看一围(内人称三山之幸为外围)。云屏毋乃恨，错梦到金微。

雨后息直清漪园谒元耶律文正公墓祠

郁郁瓮山麓，萧然孰祠墓。修治傍宫苑，磊落想皇度。宿雨积高原，朝烟霭庭树。虚堂神鬼赫，遗象冠裳塑。缅怀耶律公，草昧适天数。仓皇昔元代，法制仅粗具。当时兹管葛，余事犹词赋。髯乎故绝伦，姚(枢)赵(复)实友助。我昔百泉游，馨香拜洲步。颇闻梅溪胜，咫尺苏门路。如何虚卜筑，死瘗邱山处。遒知贤者心，七尺徇所遇。乡闾重子孙，时节守霜露。纵能金碗秘，那得铜椠固。豹尾幸簪随，螭头起瞻慕。余生畏沟渎，何处青山渡。

淀庐六咏

七小石

天上北斗星，何年化为石。叩之不能言，煮亦不可食。惟应天河畔，坐对天孙织。

有嘉树轩

将军何时去，大树已飘零。我来青天月，万里怅青冥。饱饭黄昏后，樵歌起远汀。

井屋

井洌汲常众，井浑淘始难。年时居井眉，谁识井苦甘。复恐雨时塌，秋蛩号夜阑。

拱宸楼

朝直君门趋，暮直君门宿。君门严九重，只在湖山曲。楼栊明月夜，清景耐幽独。

欧斋

我怀溺文字，所学又空疏。不期醉翁醉，亦在承明庐。欲乞先生笔，焚香几敛裾。

湖阴西舫

湖阳车马嚣，湖阴好独处。虽无画舫游，恰有牵船住。高树落清阴，鼓舷时对语。

拱宸楼下一柳忽萎颖叔有诗三叠前韵

楼阴一角春烟封，依楼芳树不留蜂。晨朝聊隔飞尘红，吹絮吹花如弗供。昨秋零落先蒿蓬，爽气顿豁青瑶峰，眼前得失知谁工。春风放绿湖西东，楼栊不复纤荑浓。一般临水足生意，咫尺荣枯胡异同。楼居黯触香山翁，散朝骆马骑龙钟。焚香闭阁独惆怅，曾记丝纶阙下逢。神君色相原虚空，阿谁含娇凄永丰。黄昏独坐自洒埽，我老西山眉黛慵。

奉题咏莪枢相出示《枢垣趋直图》，往为光禄少卿时作也。图有记，乃典学闽中作

金莲学士旧声名，青紫班头早列卿。今日玑衡调玉烛，一星龙尾特分明。

绯衣先插侍中貂，五夜金门最早朝。犹有升平传故事，尚方珍赉问勤劳。

待捷甘泉夜向晨，灯帘重展画图新。春风第一螭头影，曾梦觚棱向海滨。

慘栗清霜曳玉珂，槐衙风景近如何。楼栊笑倚诗情在，日日西山爽气多(淀园直庐，所居为拱宸楼，蒙公惠赠楹帖，有"山翠满窗人倚楼"之句)。

欧斋夜读欧诗有作

一诵《明妃曲》，古音世所稀。纷纷颠倒耳目事，何用万里夷狄为。再读《平戎操》，我心更凄恻。当时有事独无用，有策胡为匿不出？滁山高高，滁水汤汤，琅琊尺幅悬中堂。翁时年廑四十强，一麾乃在山水乡，巍峨节概雄文章。我今年亦逾强仕，位业萧然愧当世。多生文字只情溺，二顷桑麻问谁置？忆昔单车谕蜀行，相如作檄悔论兵。秋风灞岸重回马，壮士有怀空请缨。

门前花叶宫湖满，日夕香风清露浣。五年金马日栖迟，抱叶寒蝉意萧散。秋声夜起湖阴曲，一炷炉香还夜读。何当归买訾洲田，鹎鵊声中闲叱犊。

直庐待雪未成奉怀颖叔侍御新自枢垣擢台谏也

晨朝喜见同云合，日暮空愁集霰飞。翠袖许教千唤出，红巾还解十重围。岂年袱被亲同舍，今夕篝灯独掩扉。骢马街头行步好，空林孤鹤乱鸦归。

直庐独夜

掖庐如水傍层霄，猎猎霜风送晚潮。孤吏守窗人寂莫，乱鸦翻树语啁嘲。坐看凉月移阶影，问似空山卧担樵。饱食官厨行负手，料应双鬓日凋萧。

卷二十七　杂记一

国朝武功赫濯，军令严明，四征不庭，无不恪承谟略。初置议政大臣，以参承军事筹画。自雍正初年以来，复设办理军机事务处，凡当命将出师征剿情形，皆令以邮函直达。圣神烛照，洞悉机宜，军机大臣承旨书宣，帅臣等仰凭授算，所至悉奏肤公。兵部之职，不过稽核额籍，考察员弁而已。(《钦定历代职官表》)

《钦定历代职官表》分目悉准今制，凡长贰僚属具列焉，明纲纪也。其兼官无正员而所掌綦重，如军机处之类，亦别有专表，崇职守也。(《四库全书提要》)

谨按：今武英殿本《历代职官表》无军机处一门，谨附识于此，以俟再考。

军机处本内阁之分局。国初承前明旧制，机务出纳悉关内阁，其军事付议政王大臣议奏。康熙中，谕旨或命南书房翰林撰拟，是时南书房最为亲切地，如唐翰林学士掌内制。雍正年间，用兵西北，以内阁在太和门外，儤直者多，虑漏泄事机，始设军需房于隆宗门内，选内阁中书之谨密者入直缮写，后名军机处。地近宫庭，便于宣召。为军机大臣者，皆亲臣重臣，于是承旨出政，皆在于此矣。直庐初仅板屋数间，乾隆初年始改建瓦屋。然拟旨犹军机大臣之事。先是，雍正年间，皆张文和公为之，后文和公以汪文端公长于文学，特荐入，以代其劳。金川用兵时，皆文端笔也。国书则有舒文襄公、大司马班公，蒙古文则有理藩院纳公，皆任属草之役。迨傅文忠公领揆席，满司员欲藉为见才营进地，文忠始稍假之，其始不过短幅片纸，后则无一非司员所撰矣。文端见满司员如此，而汉文犹必自己出，嫌于揽持，乃亦听司员代拟。相沿日久，遂为军机司员之专职，虽上亦知司员所为。其司员亦不必皆由内阁，凡部院之能事者皆得入，而员数且数倍于昔。此军机前后不同之故事也。(《檐曝杂记》)

军机处有廷寄。凡机事虑漏泄不便发抄者，则军机大臣面承后，撰拟进呈。发出即封入纸函，用办理军机处银印钤之，交兵部加封发驿驰递。其迟速皆由军机司员判明于函外，曰马上飞递者，不过日行三百里，有紧急则另判日行里数，或四五百里，或六百里，并有六百里加紧者。即此一事，已为前代所未有。机事必颁发而后由部行文，则已传播人口，且驿递迟缓，探事者可雇捷足先驿递而到，自有廷寄之例，始密且速矣。此例自雍正年间始，其格式乃张文和所奏定也。军机印存大内，需用则请出，用毕即缴进。自用兵以来，军报旁午，日或数起，难于屡请屡缴，故每请印出则钤就封函数百，以便随时取用。而封函无专员收掌，不免狼籍遗失，宜专派一员登记月日数目，庶更为慎重也。(同上)

军机撰拟谕旨，向例撰定后于次日进呈。自西陲用兵，军报至辄递入，所述者亦随撰随进。或遇巡幸在途，马上降旨，傅文忠面奉后，使军机司员歇马撰缮，驰至顿宿之行营进奏，原不为迟也。然此营至彼营七八十里，必半日方到，而两营之间尚有一尖营，以备圣驾中途稍憩者，国语谓之乌墩。司员欲夸捷，遂仓猝缮就急飞驰至乌墩进奏，名曰赶乌墩。斯固敏速集事，然限于晷刻，究不能曲尽事理，每烦御笔改定云。(同上)

上每晨起必以卯刻，长夏时天已向明，至冬月才五更也。时同直军机者十余人，每夕留一人宿直舍。又恐诘朝猝事，非一人所能了，则每日轮一人早入相助，谓之早班，率以五更入。平时不知圣躬起居，自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后，上自寝宫出，每过一门，必鸣爆竹一声。余辈在直舍遥闻爆竹声，自远渐近，则知圣驾已至乾清宫，计是时尚须然烛寸许始天明也。余辈十余人，阅五六日轮一早班，已觉劳苦，孰知上日日如此。然此犹寻常无事时耳。当西陲用兵，有军报至，虽夜半亦必亲览，趣召军机大臣，指示机宜，动千百言。余时拟撰，自起草至作楷进呈，或需一二时，上犹披衣待也。(同上)

上每日膳后，阅中外奏折毕，以次召见诸大臣，最后见军机大臣讫，吏、兵等部各以其员引见。见毕，日加巳，皆燕闲时矣。或作诗，或作画，而诗为常课，日必数首，皆用朱笔作草，令内监持出付军机大臣之有文学者，用折纸楷书之，谓之诗片。遇有引用故事而御笔令注之者，则诸大臣归，遍绎书籍，或数日始得，有终不得者，上亦弗怪也。余扈从木兰时，读《御制雨猎》诗，有“著制”二字，一时不知所出，后始悟出于《左传》齐陈成子帅师救郑篇“依制，杖戈”注：“制，雨衣也。”又用兵时寄信有奉谕旨朱笔增出“埋根首进”四字，亦不解所谓。后阅《后汉书·马融传》始得之，谓决计进兵也。圣学渊博如此，岂文学诸臣所能仰副万一哉？余直军机时，见诗片乃汪文端、刘文正所书，其后刘文定继之。由诗片抄入诗本，则内监之职。迨于文襄供奉，则并诗本亦手自抄写矣。(同上)

军机大臣同进见，自傅文忠公始。上初年惟讷亲一人承旨，讷公能强记而不甚通文义，每传一旨，令汪文端代拟。讷公惟恐不得当，辄令再撰，有屡易而仍用

初稿者，一稿甫定，又传一旨，改易亦如之。文端颇苦之，然不敢较也。时傅文忠在旁窃不平。迨平定金川归，首揆席，则自陈不能多识，恐有遗忘，乞令军机大臣同进见，于是遂为例。诸臣既感和衷之雅，而文忠实有稍释独记之劳。然上眷倚有加，每日晚膳后阅内阁本章毕，有所商榷，又独召文忠进见，时谓之"晚面"云。（同上）

谨按：道光二年夏，松湘浦太宰缘事出直，文秋潭大司空出差，黄左田大司农病假，曹俪笙相国遂独对者帀月，亦异数也。

乾隆六年冬，刘统勋以左都御史奏言："尚书公讷亲一人之身，兼理数处，出入禁闼，向用方隆。属官既奔走恐后，同僚亦避其锋铓，部中议覆事件，或展转驳诘，或过目不留。出一言而势在必行，定一稿而限逾积月。任事过锐，处事过严，殆非怀谦集益、推贤让能之道。宜加训示，俾知省改。其所管事务，量行酌减，免旷废之虞，收赞襄之益。"又言："大学士张廷玉子姓宗族及其姻党姚氏，占仕籍者至数十人。此盈满之候，而倾覆之机所伏。宜量加裁抑，三年内停其迁转，以保全而成就之。"旨下部查议，并训饬讷亲，如所请。（《测海集》）

往时，军机大臣罕有与督抚外吏相接者。前辈尝言张文和公在雍正年间最承宠眷，然门无竿牍，馈礼有过百金者辄却之。讷亲当今上初年，亦最蒙眷遇，然其人虽苛刻而门庭峻绝，无有能干以私者。余入军机已不及见二公，时傅文忠为首揆，颇和易近情矣。然外吏莫能登其门，督抚皆平交，不恃为奥援也。余在汪文端第，凡书牍多为作答，见湖抚陈文恭伴函不过僮锦二端，闽抚潘敏惠为公同年，馈节亦不过葛纱而已，至军机司员，更无有过而问者。闽督杨某被劾入京，人各送币毳数事，值三十余金，顾北墅云人直，诧为异事，谓生平未尝见此重馈也。王漱田日杏所识外吏稍多，扈从南巡，途次间有赠遗，归装剩百余金，过端午节，充然有余，辄沾沾夸于同列。是时风气如此。（《檐曝杂记》）

军机章京非特不当与外吏接，即在京部院官亦少往还。余初入，见前辈马少京兆燝正襟危坐，有部院官立阶前，辄拒之曰："此机密地，非公等所宜至也。"同直中有与部院官交语者，更面斥不少假，被斥者不敢置一词云。（同上）

鄂文端公自西路经略归，仍直军机处，上命户部尚书海望为治第，凡什器必具。已报齐矣，命异堂上几，视之，以为窳败。召海望切责，海望叩首请易乃止。闻府中无园圃，又命以藩邸小红桥园赐公为别业，而中分其半为军机房。（《小仓山房文集》）

癸丑殿试后三日，宪皇帝御懋勤殿阅卷，将原拟第三卷改第一卷，第五卷改第三卷。及启弥封，则第一卷系会元陈倓，第三卷则张若霭也。上大喜。时廷玉在直庐办事，遣内侍谕曰："尔子张若霭取中探花矣，特告大学士知之。"廷玉惊惧失措，免冠叩首，恳辞数四，内侍转奏，未蒙俞允。复奏请面见启事，仍免冠叩首，继以泣下。上怜其愚忱，乃命改为二甲第一名。嗣引见新进士，若霭得照榜眼探花例，一体授翰林院编修。次日又奉旨："在军机房行走，随伊父教导。"若霭辨明而入，及暮而归，抄录谕旨，收贮档案，颇称勤慎。其非交办之事，廷玉固不言，若霭亦不敢问也。甲寅秋，军机大臣入见，各赐洋漆匣端砚一方，又特赐若霭一研。又顾诸大臣曰："张若霭品量好，朕甚嘉之。"是冬御书"福"字，以次面赐廷臣，最后至若霭，上大笑曰："今日乃写'福'字第一日也，汝父得第一幅，汝得最后一幅，无意中有此恰好事，岂非吉祥之征乎？"圣心之属望如此。（《澄怀园集》）

毕谊字元复，娄县人，寄籍天津。康熙五十七年进士，由咸安宫教习授内阁中书。乾隆元年设总理事务处，满、汉四人入直，谊与焉。数议国家大典礼及大政事，淹雅精确，政府毗倚之。在台垣前后章奏二十余上，皆洞中机要，鄂文端尔泰尝论当世人才，"毕某奏议，今之陆敬舆也"。在军机多年，谨慎练达，号称职。金川之役，傅忠勇恒欲奏授参赞，以年老辞。出为凤阳道，颇著声绩。以事镌级。事白，以主事衔充平定金川方略馆纂修。（《松江府志》）

福州林青圃先生名枝春，以中书选直军机处。素工书法，敏捷无讹，文词尤风发泉涌。时值世庙升遐，军机房诸事填委，先生目睛手胝，肆应曲当。遇一切大典礼有不可须臾缓者，阁臣必以相属曰非某某未易猝办，一时有能手、神手之誉。逾年遂登鼎甲，为名翰林。（《钓游丛话》）

胡宝瑔初名金兰，字泰舒，始自歙县迁于娄县。生有神兆，资禀异人。雍正元年举于乡。乾隆二年，试授内阁中书，大学士鄂尔泰选直军机处。六年秋，大学士查郎阿、兵部侍郎阿里衮奉命相度奉天三省地形，请以同行。时适随驾校猎，即由木兰遍历诸部，至盛京，过吉林，渡松花江，转至黑龙江，再转至宁古塔，又遍阅诸边，及春而还。共二万二千余里，横穿侧出，于冰霜风雪中览其形胜，辨其土宜，自以为极域外之大观也。会举御史，查郎阿疏名以上，时已迁内阁侍读。旋授福建道御史，历迁顺天府丞。十三年，王师剿金川，大学士傅恒为经略，以宝瑔从行。日驰三百余里，克期告捷，宝瑔赞画功居多。（《春融堂集》）

方恪敏公祖若父，皆以文字之累谪黑龙江。公时尚少，岁往来塞外，以营菽水之奉奔走南北，徒步或数百里。数年，祖、考皆没，公益困，然于其间历志勤学问，遍知天下利病、人情风俗、所当设施，遂成为巨才矣。雍正十年，平郡王福彭征准噶尔，即奏为书记，赐中书衔以往。乾隆初还京，入军机处，累迁吏部郎中。出为直隶清河道。十四年，遂授直隶总督。（《惜抱轩记》）

谨按：方恪敏公父子皆名臣，其初皆由枢曹起家，后进仰之如山斗。今圆明园满章京直房壁间有恪敏墨迹一纸，阅八九十年，尚珍护如新也。又按："我朝以枢曹为华选，汉章京之以通才硕学为

近臣所荐引,尤属省署殊荣。其有世家贵胄绂冕相联,与夫初步郎曹旋跻显座者,在满章京中指不胜屈,汉人则什伯之一二矣。综核九十年中可数者,如父子同入军机则有:蒋炳,子熊昌;方观承,子维甸;袁守侗,子煦;梁国治,子承福;孙士毅,子衡;赵文哲,子秉渊;龚禔身,子丽正。兄弟同入军机则有:刘秉恬,弟秉憻;陈辉祖,弟绳祖;金云槐,弟榜;洪朴,弟梧;盛惇崇,弟惇大。先为章京后为大臣者则袁守侗、孙士毅、梁国治、章煦,皆洊升卿贰,出直复由部院大臣除授。吴熊光、戴衢亨、卢荫溥则以章京历兼卿列以至大臣,未尝一日离直者也。

程焘字九峰,号云轩。乾隆戊午举于乡试。补中书舍人,派军机处行走。蜀有军旅事,公随经略傅公往,以功擢兵部武选司主事。转员外,荐御史,充方略馆纂修官。回部用兵,以素娴军务,授洮岷道。历升湖北巡抚,左迁太仆寺卿,再入军机。扈从木兰,得疾告归。(《两浙辅轩录》)

程公以戊午举人补中书,军机处行走。迁武选司主事,以御史用,出为甘肃洮岷道,奏母老,改江南驿盐道。历官至陕西巡抚。湖北蓟辫狱起,降江西布政使。入京补太仆寺卿,以病免。公性朴直,粤曳任气,有所怀,虽权贵前必达其意。任兵部,事繁,误军机处僾直之期,傅忠勇公谓人曰:"九峰久不来,想恋兵部耶?如彼处乐,可不必再来军机。"公闻之,怫然曰:"兵部、军机,皆国家事,相公不当分畛域之见。程焘才拙,仅能料简一处,无分身法。"即遣人往军机处取直宿行李。忠勇公笑曰:"人言九峰戆,九峰又戆耶!然其言甚正,曷为我婉留之。"同事者再三云,公始往。公所任事,专务先难。从傅忠勇公平金川,从大司马舒公赫德观兵滇、黔,再从陕甘总督黄公廷桂平定伊犁。经由叶尔羌、阿克苏地方,绳行沙度二万余里,心计手画,不知渴饥,诸大臣倚赖甚重,而上亦因是深知公。(《小仓山房文集》)

曹锡宝字鸿书。乾隆六年顺天举人。试中书,在军机里行,与同直武进庄培因齐名。(《松江府志》)

上海曹剑亭侍御由军机章京观察山右,镌级归。复在四库书馆效力考证,黄签成,议叙。与王介子方伯皆以国子司业候补,未得缺,遂官御史。以劾和珅家人刘全见风节焉。(《梧门诗话》)

诸重光以举人考授中书,直军机,受知于傅文忠。时王师进讨伊犁,继平回部,军书旁午,重光昼夜入直,传宣调发,大臣倚若左右手。(《两浙辅轩录》)

申君笏山,以乾隆七年考授中书,九年在军机处行走。历官至副都御史,仍直军机处。凡三十余年中,更戡金川,讨准夷,平定回部,军书旁午,日不暇给,君带星而入,比夜而归,为圣主所深知,宰臣所倚任,与胡巡抚宝瑔、蒋侍郎炳同。至于奉命起草,每奏进必当上意,政事填委,手批口授,皆能明晰晓畅,洞中机要,则二君或不逮焉。(《春融堂集》)

汪文端公于乾隆十一年以刑部尚书兼署都察院左都御史,旋入直军机处。丁卯、戊辰之间,金川方用兵,羽书旁午,恭承睿谟广运,烛照万里之外。指授方略,日数千百言,文端视草,援笔立就,无不当上意。(《松泉文集》)

陆朗夫风仪秀整,静气迎人。在枢垣僾直,至于日晡犹不退,猝有急务,立办。以故大学士傅文忠公屡荐公,上亦知公深,凡巡幸处俱令扈从。(《小仓山房文集》)

王兰泉先生以丁丑召试中书,协办侍读。戊寅入直军机房,充《通鉴辑览》纂修、《同文志》纂修,兼校经咒馆。戊子充《续三通》馆纂修。因两淮盐运使提引事发,与赵君升之坐言语不密罢职。时缅甸未靖,阿公桂为定边左副将军,知先生学问,请以从,诏许之。辛卯,阿公罢,温公福代之,移师四川。温公复请以行,遂与赵君升之、王君丹宸偕发永昌。是年赏给主事,随四川军营办事,洊升至吏部郎中。丙辰,金川荡平凯旋,五月初五日得旨:"吏部郎中王昶,久在军营,著有劳绩。著升授鸿胪寺卿,赏戴花翎,在军机处行走。"是时科甲出身赐花翎者,惟大学士金坛于公及先生而已。己亥,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外用河南布政使,户部尚书梁公国治言在军机房久,多闻旧事,请留。庚子,随扈南巡差次,授江西按察使。丙午秋,以云南布政使入觐,蒙询问历来军机密事及前于文襄公当国状。戊申,调江西布政使。己酉春,升刑部右侍郎。(《春融堂集》)

乾隆癸未,余以内阁中书直军机处时,法驾春则上陵,秋则校猎,无不橐笔以从。而方恪敏公时为直隶总督,首先迎驾,每行在召见毕,辄与相见。盖公为内阁前辈,又直军机最久,为余平时所景慕。其后十五六年又与公之子葆岩方伯先后直军机处,乃得读公《薇香》、《燕香》两集,凡若干卷。(同上)

乾隆庚辰会试,未揭晓前一日,镇洋宫保毕公与同年诸君重光、童君凤三皆以中书直军机。诸当西苑夜直,日未昃,诸君忽语公曰:"今夕须湘衡代直。"公问故,则曰:"余辈尚善书,傥获隽,可望前列,须回寓偃息,并候榜发耳。湘衡书法中下,即中式,讵有一甲望耶?"湘衡者,公字也。语竟,二人者径去不顾,公不得已为代直。日晡,忽陕甘总督黄廷桂奏折发下,则言新疆屯田事,公无事,熟读之。时新疆甫开,上方欲兴屯田,及殿试,发策新贡士即及之。公经学、屯田二策,条对独详核,遂由拟进第四人改第一,诸君次之,童君名第十一。(《更生斋文集》)

赵君升之两放会试,未得列馆职,而书局总裁历举公分修《平定准噶尔》、《回部方略》、《通鉴辑览》、《一统志》及未成之《音韵述微》、《鉴古辑览》、《热河志》诸书,且俾总校,均集日程课。公又以其间寅入酉出,僾直草诏令,赋诗谈宴俱不废。或卖文以佐禄入所不逮。去年四库全书馆局开,一时绩学之士多人翰林,赐进士,其与公同获罪者皆起,而公积军功稍迁,遇变又不为同行者之苟免。设公举礼部,必不直军机,不直军机,人

知公学之博、说之长，而不知才之足倚以决事，即一言不密，又非出有意。退而授徒著书、亦足以开益于人而传于后。乃援荐援留，辗转再四，至以身殉，为可哀矣。(《白华文集》)

赵君升之以壬午召试中书，癸未充方略馆纂修官。甲申，直军机房，大学士刘文正公、刘文定公、今大学士于公皆嗟异其才。戊子秋，侍讲学士纪公及中书徐步云泄两淮卢运使事，君与昶牵连得罪。会兵部尚书阿公桂以定边右副将军总督云南、贵州，请以余两人掌书记，诏许之。(《春融堂集》)

孙文靖公虽风裁山峻，而贞不绝俗，受人诿诿，必委曲为谋。刻意怜才，虽一介之士，辄与抗礼。故事，京师士大夫在军机者，例不见客，不答拜。独公反其所为，与故旧周旋，宴饮如平生欢。(《小仓山房文集》)

王日杏字丹宸，癸酉举人。授内阁中书，入直军机处，历迁户部郎中。出守贵州大定府，缘事镌职。复起为刑部主事，入直如故。三十六年从西军入川，与赵文哲同在幕府，军溃，格贼死之，赠光禄寺少卿。(《金川琐记》)

卷二十八　杂记二

秦树蒋君在军机处行走，尝总办方略一书。方略者，载西事始末，自车楞、乌巴什、阿睦尔撒纳款关以来，至擒瓦齐，耆定伊犁为正编；其先后诛大小和卓木，回部悉平，经理西南屯田诸务为续编。中间历时五年，辟地二万余里。端绪千百，事实、人名，累译而后具。馆中用车载箱致君家，册档充屋，莫能竟其首尾。君早起坐书室，夕烧膏以继，肌分孔决，终始一贯。午食列盘飧或不暇啜，寒则以火酒数杯自温，比竟茫如也。书成久之，而君之精殆销亡于此矣。书既上，同修者皆得优叙，而君名以卒不与，馆中诸公议欲如故侍读杨公述曾赠衔例为之请，已而未果，此亦君之命也夫。(《朱筠河文集》)

赵生云崧 官中书舍人，入直枢要，诏命奏札，援笔立就，无不中窾会，余深倚其佽助。然生不自以为能，退直之暇，益沈思旁讯，以古作者自期。(《松泉文集》)

辛巳殿试阅卷大臣刘文正公、刘文定公，皆军机大臣也。是科会试前，有军机处行走之御史眭朝栋上一封事，请复试回避卷。上意其子弟中有会试者，虑己人分校，即应回避，故预为此奏。乃特点朝栋为同考官，而令于入闱时各自书应回避之亲族列单进呈，则眭别无子弟，而总裁刘文正、于文襄应回避者甚多。时上方南巡，启跸时，曾密谕刘、于二公留京主会试，疑语泄而眭为二公地也，遂下刑部治罪。部引结交近侍例，坐以大辟，于是军机大臣及司员为一时所指摘。且隔岁庚辰状元毕秋帆、榜眼诸桐屿皆军机中书，故蜚语上闻，有“历科鼎甲皆为军机所占”之说。及会试榜发，而余又以军机中书得隽，傅文忠为余危之，语余不必更望大魁。而余以生平所志在此，私心终不能已。适两刘公又作阅卷大臣，虑其以避嫌摈也，乃变易书法，作欧阳率更体。两刘公初不知，已列之高等，及将定进呈十卷，文定公虑余卷入一甲，又或启形迹之疑，及遍检诸卷，意必得余卷置十名外，彼此俱可无累。及检一卷，独九圈，当以第一进呈，文定公细检，疑是余。文正公覆阅，笑曰：“赵云崧 字迹虽烧灰，亦可认，此必非也。”文定又谓：“遍阅二百七卷，无赵云崧 书，则必变体矣。”文正又覆阅，谓云崧文素跅弛不羁，亦不能如此谨严。而文定终以为疑，恐又成军机结交之局。兆将军惠时方奏凯归，亦派人阅卷，自陈不习汉文，上谕以诸臣各有圈点为记，但圈多者即佳。兆公果用数圈法，而惟余卷九圈，余或八或五，遂以第一进呈。上是日阅十卷，几二十刻，见拙卷系江南人，第二胡高望浙江人，且皆内阁中书，而第三卷王杰则陕西籍，因问本朝陕西曾有状元否。皆对云未有，遂以王卷与翼互易焉。传胪之日，一甲三人例出班跪，余独挂数珠，上升坐，遥见之。后以问傅文忠，文忠以军机中书例带数珠对，且言昔汪由敦应奉文字，皆其所拟，上心识之。明日谕诸大臣曰：“赵翼文自佳，然江、浙多状元，无足异。陕西则本朝尚未有，今当西师大凯之后，王杰卷已至第三，即与一状元，亦不为过也。”(《檐曝杂记》)

余直军机时，直舍即在军机大臣直庐之西，仅屋一间半，又逼近隆宗门之墙，故窄且暗。后迁于对面北向之屋，凡五间，与满洲司员同直，则余已改官，不复入直矣。扈从木兰时，戎帐中无几案，率伏地起草，或以奏事黄匣作书案，而悬腕书之。夜无灯檠，惟以铁丝灯笼作座，置灯其上，映以作字，偶萦拂辄蜡泪汙满身。非特戎帐中为然，木兰外有行宫处，直房亦如此，惟多一木榻耳。余归田后，值岁庚子上南巡，余恭迎于宿迁，见行宫之军机房明窗净几，华裀绣毯，当笔者倚隐囊欹而坐，颇顾盼自雄，余不觉爽然失也。(同上)

傅文忠公不谈时文而极爱才。余直军机时最贫，一貂帽已三载，毛皆拳缩如猬。一日黎明，公在隆宗门外小直房，独呼余至，探怀中五十金授余，嘱易新帽过年。时已残腊，卒岁资正缺，五十金遂以应用。明日入直，依然旧帽也，公一笑不复言。呜乎！此意尤可感已。(同上)

陈云根侍御名朝础，为德泉京兆哲嗣。擩染家学，熟谙掌故，以内阁侍读兼军机行走。临事敏决，为宰臣所倚重。吾闽八十余年来，京宦之直枢廷者，自青圃通政而后，云根一人而已。(《钓游丛话》)

乾隆二十七年，天子巡幸江南，严道甫侍读以献赋，授内阁中书。初任后即奏充方略馆纂修官，以书局在内廷，许悬数珠。中书在书局得悬数珠，自此始也。(《潜研堂文集》)

严道甫在军机时，尝扈从木兰，大雪中失橐驼并所装物，求之不获。越一日，一人牵橐驼而至，且谢罪，乃故军机苏拉缘事遣配者。问：“何以知为吾物?”曰：“军机官披羊裘者，独公一人。今簏无他裘，非公而谁?”问

既窃何以复还，曰："恐公寒耳！"劳以钱而遣之。（同上）

上尝问傅文忠公军机章京可用者，傅公对曰："人才可用者多，若有守有为可继胡宝瑔者，严长明一人耳。"长明内直日久，谙悉典故，尤务持平允。云南粮储道罗长浩亏铜厂银万一千两，又分赔属员汪大镛银一千两，有旨加罚十倍，逾限即正法。罗已纳十有一万矣，仍有分赔银六万未完，而限垂满，呈乞展限，诏下军机大臣与刑部查办。时刘文正公掌刑部，方主会试入闱，诸公相视莫能决。适有行在宣谕军机大臣事，长明即诣贡院挝鼓求见，因从容曰："罗观察之限已迫，俟公出闱已无及矣。其所欠者分赔属员之项，昨见吏部档，汪大镛赴补直隶，属员既邀宽释，且得官，而上司乃坐极刑，可乎？"即于袖中出请宽限稿，求画押，刘公义而许之。长明出以示诸公列衔会奏，果奉俞旨令汪大镛分缴欠项，而罗得出狱。（同上）

严道甫在军机凡七年，通古今，多智，又工于奏牍，诸城刘文正公最奇其才。大金川之为逆也，大学士温敏往督师，欲君从行，君固辞退。有咎君奈何违宰相意者，君曰："是将败没，吾若何从之？"人颇甚君言。既而温公卒致军溃以死，随往者皆尽。（《惜抱轩集》）

严东有直军机，鸣鞭珥笔，时扈属车。然荷衣蕙带，辄志江湖，晋侍读后，即以病归。（《湖海诗话》）

冯君星实之直军机也，机禁重臣倚君为重，有大狱必委君。方临清王伦之乱，其党有梵和尚者，既就讯，刑部将悉逮寺僧，梵又妄称伦党数千，具有书册，将并治之。君以连染众持不可，事遂寝，其诬枉者皆得释。盖君于事务持大体如此。（《小岘山人文集》）

三十年南巡，周君青原召试一等，赐举人，授中书，旋入军机处办事。一夕内直，上偶问，得君名，叹曰："此吾南巡时所得江南才子也。"时大臣无不钦重君者。君两会试未第，倏诖吏议，年才逾三十耳。当君之得过，以人有来探事者，君对不知，后其人得罪，引君及同直军机者，实皆未泄密也。吏有与军机官相恶者，即以不严斥探者傅重比镌级。其后与君同罪者复进用至卿贰，而君独远迹都门，身一见枉，终放废以至于老，天下惜之。（《惜抱轩集》）

章公二梧于乾隆三十四年，经傅文忠公选入军机处行走。公固书生，而军机司员常橐笔扈从，每遇六飞巡幸，公据鞍驰骤，如所素习，委任丛杂，未尝遗忘。尝充方略馆纂修兼提调，各馆纂修专任一书，独方略馆以枢臣总领，于事无所不当问，馆书无不汇集。而提调专司出入，稽考勤惰，公尤平允，冠其先后。（《切问斋集》）

阮吾山侍郎博闻强识，尝直机廷，故于朝章国典尤所熟洽。著《茶余客话》十六卷，戴菔塘太常刻其半，人多以未见全帙为憾也。（《梧门诗话》）

孙君永清以乾隆己丑会试取授内阁中书舍人。旋入直军机房，撰拟悉当，大学士刘文正公、于文襄公倚若左右手。三十八年，迁内阁侍读。銮辂时巡，恒在扈从，常以要事骑而驰，上遥识之，曰："此军机处孙某也。驰骤若是，孰谓南人止能坐船耶？"四十四年，擢御史，明年遂晋右副都御史，八月，授贵州布政使。不次之擢，盖异数也。方予自四川归，以鸿胪寺卿与君同直军机。又四年，予由副都御史按察江西，君实补其缺，故予二人相得为最深云。（《春融堂集》）

陆君耳山以壬午召试中书，充方略馆纂修官。时方奉敕修《通鉴纲目辑览》，君编撰以进，当上意，遂直军机处。（同上）

上海陆君锡熊为文不假思索。在军机时，适用兵金川，夜半尝传旨七道，援笔立成拟进，无一字易。孝圣宪皇后宾天，凡大祭殷奠上尊谥，典礼严重，应奉文字无敢属笔者，于文襄特举以属之。（《松江府志》）

公以丁亥三月选入军机处，襆被直宿，经旬不归。每遇国家行庆大典礼，制诏所宣，皆出公手。尝蒙恩赐《朱批上谕》全部，以微臣而沾重赉，盖异数也。以升宗人府主事引见，上命前跪，刘文正公曰："此人学问甚优。"会四库馆开，以荐司总纂校录而兼内直，日无暇晷。癸巳八月，得旨改翰林院侍读，即援例辞军机。诸同事皆欲攀留，刘文正公曰："翰林职在文章，陆君虽去此，其倚藉正不少也。"（《陆锡熊副宪行述》）

毛罗照官舍人时，喜为人作画，画尾缀以小诗，颇具风格。后直军机处，簪笔趋公，不受促迫矣。（《梧门诗话》）

谨按：今圆明园军机堂之西轩壁，粘山水画幅巨纸，即罗照舍人笔也。

张君讱轩之成进士也，其文稍异于时，磨勘几被黜。金坛于文襄公独才君，荐为《明纪纲目》纂修官。书成，授中书，在军机处行走。（《小岘山人文集》）

杨荔裳于乾隆四十五年召试金陵行在，赐举人，授内阁中书，阅数年入直军机处。会廓尔喀酋长侵犯西藏，福嘉勇公为大将军，奏以荔裳从行。廓尔喀距碉门万八千里，荔裳以书生从事。自星宿海而外，所历悬崖绝壑，险阻非人境，层冰山积，人马惊坠，而荔裳枕戈淅剑，著纸若飞，即成事，撰文纪功，勒石而还。赐花翎，除侍读，再擢而至甘肃布政使。（同上）

相传洪素人在军机时，某相国问曰："汝向人说我刚愎自用，有之乎？"曰："然。"相国怒曰："汝是我门生，乃谤我乎？"谢曰："老师只有一'愎'字，何曾有'刚'字？门生因师生之谊，故妄加一'刚'字耳。"（《梧门诗话》）

陆伯焜少以词赋称。及入军机，留意朝章典故，金坛于文襄倚重之。（《松江府志》）

婺源王景南通副居官，恪敬吏事。在中书，尝直军机处，在刑部，尝总办秋审处，皆躬任劳苦，不急求人知，所建议皆当理（《惜抱轩集》）。

程维岳，字爱庐，由中书历御史。行走军机十余年，为阿文成公所倚重。充万寿盛典馆提调，兼方略馆总纂。《盛京通志》、《辽》、《金》、《元史》、《南巡盛典》，萨拉尔、台湾、巴勒布等纪略，皆与编纂事。（《松江府

志》)

爱庐少承香树先生指授,以诗文负异侪偶,珥笔机廷,奏进文字,多其撰拟。(《梧门诗话》)

胡君时显以军功得官,虽历九卿侍从,未尝一日得立于朝。方其以主事入直军机也,纯皇帝悉君才,行大用矣,忽以言语忤要人,即日斥出。要人所以扼君者不遗余力,而君之所以抗要人者亦几不留余地焉。卒至不安于位,东西走军营,而其以公事抗贝子、抗经略者,复如故,亦可谓百折不变者矣。(《更生斋文集》)

昆明钱南园先生为御史时,参奏山左抚臣国泰骄纵无度,病国殃民。高庙命偕大臣往讯,得实,遂以敢言擢通政司参议,洊升至通政使司副使,督学湖南。会湖南童生有匿丧应考者,又有首告违碍书籍者,为巡抚浦霖所劾,部议甚严,上宥之,以主事用。旋补员外郎,数日复授湖广道御史。时大学士和珅方用事,在军机不与诸大臣同处办事,当时无敢言者。先生独具奏折数百言,请敕军机大臣进止仍循旧章。上览奏,切责诸大臣,谓所奏甚是,即命在军机处行走。和珅甚怒,故以艰巨试之,皆迎刃而解,益为和珅所忌。是年九月以疾卒,论者惜之。余在史馆撰《和珅传》,欲将此疏序入,遍缮红本不得,移牒于内阁、军机处索之,仍不得,盖和珅用事时早灭其迹矣。兹于陈孝廉履和处得之,因亟采入焉。(《滇南采风录》)

钱君南园始以御史奏山东巡抚国泰秽乱,高庙命和珅偕君往治之。君在道衣敝,和珅持衣请君易,君卒辞。和珅知君不可私干,故治狱无敢倾陂,得伸国法。其后君擢至通政使司副使,督学湖南,时和珅已大贵,媒蘖其短不得,乃以湖北盐政有失,镌君级。君旋遭艰归,服终补部曹。高庙知君直,更擢为御史,使直军机处。君复奏和珅及军机大臣常不在直之咎,有诏饬责,谓君言当。和珅益嗛君,而高庙知君贤不可谮,则凡军机劳苦事多以委君。君家贫,衣裘薄,常夜入暮出,积劳成疾以殒。方天子仁明,纲纪犹在,大臣虽有所怨恶,不能逐去,第劳辱之而已。而君遭其困,顾不获迁延数寒暑,留其身以待公论大明之日,俾国得尽其才用,士得尽瞻君子之有为也,悲夫!(《惜抱轩集》)

余同年友阳湖蒋君熊昌,字澄川。以才俊仕为户部郎,直军机处。出守颍州府凡八年,有政绩。以事被议归里,即不复出。(同上)

青城山人于四十二年正月入军机处行走,七月充《平定两金川方略》馆纂修官,除日赐御书"福"字及麂鹿、风羊、野雉、冰鱼诸物。四十三年五月,阁臣以公勤慎奏闻,奉旨:"关槐赏令即补实缺,不必挨次,以示鼓励。"因补内阁撰文中书。七月扈从兴京,涂次撰拟《祭北海神文》,画《云壑松崖》画卷进呈,蒙加奖赐内务府五色文锦一匹。内廷染翰供职自此始。次黄旗堡,又命画北镇医无闾山等图,嗣后懋勤殿交办书画之件无间。抵盛京,与吴公熊光同奉旨恭查历朝法物及征明时弓矢甲胄之属。旋充《大清一统志》纂修、《盛京通志》纂修。四十四年秋随扈木兰,入崖口遇雨,山水陡发。供帐不至,经危岭峻谷,下临寨河,公单骑夜行,有兽窜林麓出,马惊逸,遂溺于河,赖一蒙古卒吏入水援之。四十五年南巡,驻跸江南灵岩山,命写《竹炉山房图》。时山人以就礼部试留京,旨下,左右以未经扈从对,因寄写焉。太常卿刘公谨之有纪事一绝,云:"窈窕灵岩展画图,青旗翠辇丽仙都。侍臣合有丹青笔,好向山房写竹炉。"及榜发中式,额驸福公隆安又为奏闻。(《青城山人集》)

《霜林秋色图》,纵七尺,横二尺二寸。设色画层峦叠翠,万树丹黄。《御制诗》注云:"关槐任中书时,在军机处司员行走。曾扈跸木兰,目所亲见,故能绘其景。"凡题款九十七字,诗载《御制诗五集》。(同上)

乾隆丙午,公以户部山东司主事随章佳文成公谳浙、闽狱,文成公留意人才,虚中好士,遂阴识公。及还京,适机廷乏人,特举入直,公力辞不获。而后应机廷会同刑部谳狱,辄以相委,岁无虚月。癸丑擢浙江道监察御史。向例,军机司员入兰台不供御史本职,公请都察院事仍听轮派焉。雅好制艺文字,通籍后犹时时为之。傫直圆明园四日始得休沐,就正之文积案头,虽应酬杂遝,笔札纷烦,必先改定毕然后他及。或以为何太自苦,则曰:"此吾数日来片刻乐境,何云苦耶!"(《管世铭侍御行述》)

乾隆末年,阿文成公与和珅不相能,凡朝夕同直军机,必离立十数步外。和珅亦知公意,故就公语,公亦泛答之,然未尝移立一步。公尝卧直庐,军机章京管世铭入省之,公素所厚也,忽呼语曰:"我年八十,可死;位将相,恩遇无比,可死;子孙皆已佐部务,无所不足,可死。所忍死以待者,实欲俟犬马之意得一上达,死乃不恨。"然竟不果。(《更生斋文集》)

韫山以经师为诗人,晚直机廷。公卿谢表多倩为之,典赡明达,一时无两。(《梧门诗话》)

汪容甫云:宾谷转运早列词馆,洊更华省,入直枢地。出掌外台,精力绝人,五官并用。昼理简牍,夕诵文史,部分如流,觞咏多暇,绰乎神仙中人也。(《明旧诗录》)

裘可亭公弱冠受仕,入直内廷。旧闻前典,博览强识。词头宣底,手笔允副,躬膺知遇。钜艰重仔,扬历中外,终始如一。(裘行简静宜室诗集序)

嘉庆十有六年,方葆岩尚书自总督浙闽告归,奉母吴太夫人养疴于江南之里第。夏四月,有诏召入为军机大臣,于是奏以"臣之母不能顷刻离臣,臣又不能奉老年病躯之母疲曳就道",恳辞新命。上闻,悯而俞可,乃辍召,而加赐珍物,以助其孝养之忱焉。(《惜抱轩集》)

方勤襄公始生时,恪敏公正总制畿辅。弥月之辰,恪敏适扈从行在,而陈后复携抱入觐,赏赉骈蕃。及勤襄既长,赐官中书。所聘云南裴抚军女,尚未娶,会引见,蒙垂询,命金坛于相国传示裴中丞,甫毕姻焉。旋以归宁滇南,又有旨下直隶制军沿途促返,殊恩宠眷,亘古所稀。勤襄于庚子会闱中式,榜发适病。明年辛

丑殿试成进士，改吏部，充军机章京，迁转台谏，洊陟副宪，特差巡按长芦盐政，迥非常例。后历抚陕西，晋督闽浙，以太夫人年逾八旬，陈情养亲回籍。未几召为军机大臣，温纶婉挚，至渥极隆。勤襄复以母病恳辞，母终，遂以哀毁卒于家。（《桐城科名录》）

谨按：《方勤襄行状》云："年十八入京，赐举人、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又五年成进士。"是勤襄先以内阁中书入直，而此叙于成进士之后充章京，殊未核也。

自雍正间以军机处领政事，常置重臣，其下以内阁中书舍人人中给事，由舍人入者，后虽累迁，或至二三品不出。于今六七十年，颇参择他曹矣。要惟舍人为本，初于京朝官最名华要，非通敏乘时才略之士，无由以入。其人而自军机来者，处士大夫间，往往衣冠笑语望而可识，惟余与秦君小岘交八九年，弥久而未始觉其身之在枢要也。（《渊雅堂文集》）

小岘工古文辞，曾直枢庭，喜考核中朝掌故，有所得，辄笔之于书。政暇，丹铅著录，手不停披，盖学者也。（《梧门诗话》）

沈舫西名琨，字兼山。由京畿道御史出守泰安，阅三年引疾归。其为中书舍人，与余同直军机。以京察上考，例选佛山同知，心弗愿也，会奉讳归。服阕，仍供职内廷，洊擢御史，复与余同官。余南还而君任外郡，不得见者数年，君归后往来吴越间，则吾两人皆已老矣。（《冯培》撰传）

公初直军机处，以京察授广东同知，旋以忧归。服阕入都，阿文成公、王文端公交章保留，仍直军机。先后簪笔枢垣几二十年，每岁滦河、淀津、盘山、盛京、五台时巡诸大典咸得扈从，凡有视草，数千言倚马立就。公馀不废吟咏，唱酬之外，每恭逢恩赉及身历名胜诸区，必以诗纪其盛焉。（《沈太守行述》）

余直南斋时，秦小岘、钱裴山二君每五鼓在禁中，即橐笔相见，其时小岘、裴山皆直军机处也。及余视学来浙，适小岘观察杭嘉湖，裴山亦在杭州，尝以雨后招游西湖，余有句云："共舒中禁灯前目，求看西湖雨后山。"（《定香亭笔谈》）

童萼君文笔华赡，肄业成均时，余即以璠玙之器目之。特行文矜重，廷试交卷过迟，违例，未与鼎甲，世论惜之。旋选入机廷，亦足展其所学矣。（《梧门诗话》）

湘烟小录

[清]陈裴之等撰　周　琪整理

《湘烟小录》,含《香畹楼忆语》、《紫姬小传》、《紫湘诔》及各类诗词序跋二十余种。皆围绕着清道光年间名媛王紫湘而作。王氏名子兰,字紫湘,一字畹陵。秣陵才女,钱塘世家才子陈裴之(陈小云,陈孟楷)之侧室,以貌美、才高、行洁、贤孝婉淑而为陈裴之及陈、王家人钟爱,时人视之为董小宛再生。道光四年,紫湘卒,年仅二十二岁。陈裴之作《香畹楼忆语》,追忆夫妻"情文相生,凄艳万状",文坛为之倾倒,以为可与《影梅庵忆语》并称。其时文人墨客及王、陈家人竟相为文吟诗,追忆紫湘,成为文坛一大景观。《湘烟小录》即汇编上述各文而成。现据《香艳丛书》本,并参校《说库》本标点整理。

紫湘诔

紫湘秣陵王氏女,年十九,归余子裴之为侧室。婉嫕淑慎,门无闲言,道光甲申七月四日,以疾卒。其生平言行,既见于余室人所为小传矣。余悯其有柔嘉之德而早逝也,为此诔以哀之。颐道居士记。

呜呼紫湘!秉德淳贞。淮水之秀,钟山之英,嘒彼小星,以事君子。大妇心怡,高堂色喜。吾家族大,食指逾千,同声称媺。惟尔之贤,重亲致欢,善承色笑,侍膳问安;惟尔之孝,佐馂调药,以事小君,夙兴夜寐;惟尔之勤,言罔愆礼,行知饰性,无违夫子;惟尔之敬,姬侍备此,令德克宣,允宜获福。奚不永年?剪纸招魂,采蘅设祭。我作此辞,潸焉出涕。

紫姬哀词　并序　钱唐汪端允庄

紫姬碧玉韶颜,绿珠慧性。家近青杨之巷,门临白鹭之洲。姊妹十人,姬其季也。画遍十眉,旧名花蕊,绾来双髻,小字桃根,其归我朗玉夫子也。春江打桨,官阁飘镫,璧月凝辉,前身定呼。明月琼花照影,几生修到梅花?姬复性厌铅华,夙躯词翰,兰羞佐馂,燕寝怡颜,椒颂流馨,鸾台浴德,颍川之门无歧訾焉。客冬余卧病殊剧,姬伫苦哺糜,含辛调药,中宵结带,竟月罢妆。余疾既瘳,姬颜始解。呜呼贤矣!岂知瑶华萎雨,琼屑销尘,扶病归省,卒于母氏。萱帏雪涕,兰阁招魂,羌渺渺兮予怀,伫珊珊之入梦。瑶情玉色,谁撰馆陶仙子之铭?霞袂云軿,待续宝懿夫人之传。诗成八律,泪绠千丝。

泪洒西风黯碧纱,钿蝉零落吊明霞。云中紫凤长离鸟,池上夭桃薄命花。夜月空林呼妙子,晓钟残梦见瑶华。疏星三五光初掩,愁看银河络角斜(华谭妾石瑶华殁后,见形如平生。出《抱朴子》)。

蕊结同心九畹芬,渡江桃叶美人云。画眉菱镜花双笑,记曲珠帘月二分。篆玉鸳鸯犹剩字,泥金蛱蝶尚留裙。早梅官阁经行处,莲屧苍苔印碧纹。

月照香婴画阁虚,谢娘新咏丽芙蕖。枣花帘箔调鹦鹉,芸叶窗纱辟蠹鱼。红衲道人工写韵,白云仙子最知书。兰膏翠羽留遗迹,奁艳重缗恨有余(《妇人集》陆姬孟珠,号红衲道人。何白云,史忠妾。奁艳董小宛辑)。

寒闺侍疾夜迟眠,药裹劳君细意煎。彩胜倦簪挑菜节,罗屏静掩试灯天。解歌芳草朝云慧,洁奉兰羞络秀贤。犹记江城砧杵动,春纤叠雪擘吴绵(太夫人及余夫妇御寒襦褐,频年皆姬手制)。

琼肌病怯杏罗轻,眉翠颦多画未成。虚幌药烟愁拥髻,小窗花影罢吹笙。金猊火冷香慵炷,玉马风驰梦易惊。惆怅红冰凝别泪,满天梅雨阖闾城。

皂荚桥边问故家,晚乌啼断六朝花。女墙静夜潮初上,水榭新凉月正华。衔到玉鱼愁豆蔻,拨残金凤怨琵琶。退红衫子空裁制,白蝶飞灰散晓霞。

新月蛾眉忆晚妆,凄风缌帐泣归航。哀蝉落叶秋如水,早雁明河夜渐凉。锦瑟惊弦怀梦草,玉箫旧约返生香。画帘微雨黄昏后,谁念檀奴鬓欲霜。

女坟湖冷殡宫遥,旧日妆楼锁寂寥。露砌碧苔吟蟋蟀,风廊翠竹网蟏蛸。秋云罗帕温香渍;明月琼杯艳影消。留得玉梅遗挂在,亭亭素质带愁描(秋云罗帕,见《丽情集》;明月杯,见《神仙传》)。

同作　管筠静初

秦淮烟柳石城潮，问讯青溪第几桥。仙子鬓眉春黛染，美人衫袖落花娇。方期洛水霞长映，何事嵊山雪易消。惆怅罡风吹太急，一株玉树陨南朝。

金灯照夜月初圆，往事分明在眼前。香雪梅花晓妆阁，烟波桃叶渡江船。相看大妇怜中妇，岂料今年异去年。兰语缠绵桃骨瘦，忆来一度一潸然。

江上青山隔翠微，白门杨柳梦依稀。空怜听雨潇潇去，不见看花缓缓归。四载玉颜成永诀，全家珠泪惜分飞。夜阑帘外天如墨，愁绝篝镫制殓衣。

黯澹文窗韵字纱，归帆盼断曲江涯。虎山寻梦烟初暝，鹤市招魂月正华。暂寄玉棺吴苑寺，待营香冢宋营斜。茜桃坏土芳邻在，天竺峰前吊落花。

又　陈华娵萼仙

我弟才华小凤皇(余旧《题弟妇允庄明湖饮饯图》句)，得君亦复似鸳鸯。香名谢氏乌衣巷，春色卢家白玉堂。一树琼花留艳影，满庭璧月照明妆。如何绝代婵娟子，零落嫣红陨晓霜？

消息传来掩泪听，落花如雨葬倾城。青山会见营新冢，翠水应知理旧盟。瑶瑟前尘悲晓梦，玉萧后约望来生。一编忆语从头读，香畹楼头碧汉横。

又　陈丽娵茗仙

杨柳南朝树，芙蓉北苑妆。衣裳雕玉珮，楼阁郁金堂。桃叶春波稳，琼花夜月凉。当年嫁张硕，亲见杜兰香。

隋苑通吴苑，频年数往还。含香吴寸趾，识曲谢双鬟。纤柳销春黛，夭桃瘦玉颜。可怜扶病去，凄绝汝南湾。

滴泪空如水，伤心欲问天。魂归残月影，梦短落花烟。鹦鹉三生石，鸳鸯两度船。玉萧情不断，应结再生缘。

紫姬小传

姬王氏，名子兰，字紫湘，一字畹君，秣陵人，余子裴之侧室也 。初子妇汪端来归，生子孝如，弥月殇。逾年又生孝先，娩后失调，体孱多疾。又因夫子颐道先生病剧，端誓愿长斋，绣佛三年，继以选明代人诗，初二集，聚书盈屋。晨书暝写，心劳神疲，恒数昼夜不得寐。因请于余及颐道先生曰：“作配高门，质沐慈爱，有逾顾复，比得醒疾，终夜不寝。医云疾在心神，不加静摄，将成怔忡。自问幼耽坟籍，疏旷针凿，十馈五浆，尤非所谙。虽重亲高堂，矜其不逮，夙夜循省，心何以安？且堂上膝下，仅止公子一人。饴含抱孙，亦止孝先一人。螽斯蕃衍，宜求淑俪，以主中馈，俾端得安心优游文史？以延孱弱之躯。”并于祖翁先奉政公、祖姑查太宜人前。再三言之，虽未即许，未尝不鉴其心之苦、情之挚也。嗣夫子以公至秣陵，闻姬贤，归言之。端闻请曰：“端之前言，实本肺腑。即不为公子求佳偶，独不可置篷室乎？且紫姬词翰，端曾一见之，尤非寻常金粉可比也。”夫子乃禀命堂上，介同岁生侯君青甫，暨欧阳大令棣之为蹇修，诹吉迎归，端先期营香畹楼以居之，故又字畹君也。初至之夕，宾客云集，姻眷夹侍，姬端秀静穆，神光离合，若琼花之照春，而华月之白夜也。余以久病，辟谷十稔，裴之尝与端言，苟谋置篷，必得能侍余疾者。姬至逾月，辄屏铅华，佐治内政，侍余尤尽心力，朝夕不离。余性畏雷，每顽云屯空，惊电掣影，裴之夫归辄在侧。姬既至，裴之或以事他出，或在家，虽深夜，姬必先侍余侧也。上年春，余在扬病亟，姬焚香吁天，请以身代，并代裴之持观音斋，客冬端病头风，手不能持匕箸。医者云易传染，语甚危。姬黎明起，不梳洗，不进饮食，先为大妇敷药铺糜，抚摩抑搔，恒至深夜，衣不解带者数月，端疾竟赖以愈。孝先自离乳哺，即随余寝食，虽孩提，性方执，行坐有常所，不多言，言辄喜作模棱语，婢媪不能通其意。姬喜爱若所生，佐余抚视，余因得晏息焉。余家世代寒素，服食朴简，姬荆布粗粝，安之若素，以是尤得先奉政公欢心。去春奉政公病，姬发愿持淡斋，不食盐豉。姬生母早卒，老父嫡母在堂，乞于上年十月归省，并为生母扫墓，嗣遭奉政公大故，举室南还，不克践约，既痛奉政公之见背，又感念生母。每夜分辄悲泣，遂成嗽疾。中间侍大妇之病已，辄讳疾不言。洎余知之，延医调理，甫少瘥。会余疾作，扶病侍余坐窗前，适当风处，嗽疾复作，遂不可止。裴之始以治文案，浚河渠，襄盐策，获巨枭，受知于节相孙公，黎襄勤公，爰会中丞韩公，奏请以通判留江南补用，已奉特旨准行矣。嗣以部驳，将赴都请分发，姬谓裴之曰：“君之冀留江南者，为近侍堂上计也。今分发则远近不可知，慈闱多病，势不能往，妾当在家，代君侍奉，至夫人之不能往者亦势也。君宜别求淑质，代佐内政。”并言之余，余以闺中人材难得，余病年来亦渐轻减，且有姬人管筠，次女丽娵侍余，劝慰之，嘱勿萌是念。裴之先蒙圣谕，更属缉捕勤能，感效驰驱，叠擒枭盗。去冬今夏，历荷节相甄劳复奏，又奉特旨以始终奋勉。敕部先选，仰邀异数，举室衔恩。孰知裴之将得官，而姬已先逝耶！方病之亟也，裴之驰书秣陵，招翁媪至苏，存问慰藉，喜见颜色，疾以渐瘳。既病复作，自知不起，恐余之忧悸也，强自支励，言翁媪虽得见，而扫墓之愿未遂，心恒耿耿，力疾一行，以毕所怀。且藉养疴，泣请数四，乃令裴之送之秣陵。将逾月，会余以感冒撄疾，姬闻信促裴之归，洎有书来，辄言病少愈，以安裴之之心。裴之于六月二十二日至吴门，为余祷于元化先生祠。余病就痊，梦中恒恍惚，幼稚言见姬归，乃于七月初三日促裴之行。而七夕秣陵人至，则姬已于初四戌刻逝矣。其归也，若恐余之不任哀痛而故远之；其逝也，若恐裴之亲视永诀之伤神也，而遽先之。临终神气湛然，闻雷声隐隐，犹念余不置。裴之本以初二日行，因家中人为制湖绵殓具，乃先遣仆星夜驰报以慰之。适有以水蜜桃饷者，余知其所嗜，命赍往。初五日至，而姬已

逝。桃实无恙，仅充灵座之供。裴之初六日至，则一棺长掩，殓具已不及用。与刍灵冥楮，同付焚如而已。信至，太宜人以下，无不痛哭失声。大妇尤哭之恸，夫子与余，请于太宜人，命裴之携柩至苏，厝虎邱禅寺奉政公灵輀侧，俟奉政公归葬，同至西泠卜厝焉。姬数年来，不易一衣，不制一钗，不私蓄一钱，裴之衣服玩好，图绘书籍，付收掌者，辄为篋衍小字记之，部别居分不失累黍。性眈文翰，从裴之夫妇受诗法，有《寄公子扬州诗》，《自秣陵寄大妇吴门诗》二篇。余则断楮残编，与零膏冷翠同尽矣。呜呼！姬之未至也，知其美丽，不知其淑慎也。既至，知其淑慎，不知其勤俭也。久之，知其勤俭，不知其贤孝也。乃阅数年之久，而其贤孝之实迹，以自晦而愈明，觉无事不人人心脾。矧余沉疴委顿十余年，需人娱侍，得此贤孝之媛，而复失之，每一忆及，不知涕之何从也。因制泪和墨，作为此文，俾后之览者，知其概焉。姬生于嘉庆八年癸亥七月十四日，卒于道光四年甲申七月初四日。生年二十有二。其卒也，夫子为诔，裴之为《香畹楼忆语》，大妇端，管姬筠，余大女华嫩，次女丽娵皆有诗。

论曰：古称姬妾之贤者，若茜桃、朝云，皆以得侍文人，获留姓氏。柔嘉之则，传者勿详。姬家金陵，六朝旧都，碧玉桃叶，艳迹在焉。而姬之柔嘉，远过茜桃、朝云。揆之载藉，殆络秀之流亚，而惜其不永年也。悲夫！

道光四年岁次甲申七月中，钱唐龚玉晨羽卿撰。

香畹楼忆语

丁丑冬朔，家大人自崇疆受代归，筹海积劳，抱恙甚剧。太夫人扶病侍病，自冬徂春，衣不解带，参术无灵，群医束手。余时新病甫起，乃泣祷于白莲桥华元化先生祠，愿减己算，以益亲年。闺人允庄复于慈云大士前，誓愿长斋绣佛，并偕余日持《观音经》若干卷，奉行众善。乃荷元化先生赐方四十九剂，服之病始次第愈，自此夫妇异处者，四年。允庄方选明诗，复得不寐之疾，左镫右茗，夜手一编，每至晨鸡喔喔，犹未就枕，自虑心耗体孱，不克仰事俯育。常致书其姨母高阳太君，嫂氏中山夫人，为余访置簉室，余坚却之。嗣知吴中湘雨伫云兰语楼诸姬，皆有愿为夫子妾之意，历请堂上为余纳之。余固以为不可，盖大人乞禄养亲，怀冰服政，十年之久，未得真除，相依为命者千余指，待以举火者数十家，重亲在堂，年逾七秩，恒有世途荆棘，宦海波澜之感。余四踢槐花，辄成康了，方思投笔，以替仔肩。满堂兮美人，独与余兮目成。射工伺余，固不欲冒此不韪。且绿珠碧玉，徒侈艳情，温凊定省，孰能奉吾老母者？采兰树萲，此事固未容草草也。

金陵有停云主人者，红妆之季布也。珍其弱息，不异掌珠，谬采虚声，愿言倚玉。申丈白甫，暨晴梁太史，为宣芳愫，余复赋诗谢之曰："肯向天涯托掌珠，含光佳侠意何如。桃花扇底人如玉，珍重侯生一纸书。""新柳雏莺最可怜，怕成薄幸杜樊川。重来纵践看花约，抛掷春光已十年。""生平知己属明妆，争讶吴儿木石肠。孤负画兰年十五，又传消息到王昌。""催我空江打桨迎，误人从古是浮名。当筵一唱琴河曲，不解梅村负玉京。""白门杨柳暗栖鸦，别梦何尝到谢家。惆怅郁金堂外路，西风吹冷白莲花。"此诗流传，为紫姬见之，激扬赞叹，絜果兰因，于兹始茁矣。

孟陬下浣，将游淮左，道出秣陵，初见紫姬于纫秋水榭。时停云娇女幼香，将有所适，仲澜骑尉，招与偕来。余与紫姬相见之次，画烛流辉，玉梅交映，四目融视，不发一言。仲澜回顾幼香，笑述《董青莲传》中语曰："主宾双玉有光，所谓月流堂户者非耶。"余量不胜蕉，姬偕坐碧梧庭院，饮以佳茗，絮絮述余家事甚悉。余讶诘之，低鬟微笑曰："识之久矣，前读君寄幼香之作，缠绵悱恻，如不胜情，今将远嫁，此君误之也。宜赋诗以志君过。"时幼香甫歌《牡丹亭·寻梦》一出，姬独含毫蘸墨，拂楮授余，余亦怦然心动，振管疾书曰："休问冰华旧镜台，碧云日暮一徘徊。锦书白下传芳讯，翠袖朱家解爱才。春水已催人早别，桃花空怨我迟来。闲缅张泌《妆楼记》，孤负莺期第几回？""却月横云画未成，低鬟拢鬓见分明。枇杷门巷飘镫箔，杨柳帘栊送笛声。照水花繁禁著眼，临风絮弱怕关情。如何墨会灵箫侣，却遣匆匆唱渭城。""如花美眷水流年，拍到红牙共黯然。不奈闲情酬浅盏，重烦纤手语香弦。随怀明月三生梦，入画春风半面缘。消受珠栊还小坐，秋潮漫寄鲤鱼笺。""一翦孤芳艳楚云，初从香国拜湘君。侍儿解捧红丝研，年少休歌白练裙。桃叶微波王大令，杏花疏雨杜司勋。关心明镜团栾约，不信扬州月二分。"姬读至末章，慨然曰："夙闻君家重亲之慈，夫人之贤，君辄有否无可？人或疑为薄幸，此皆非能知君者，堂上闺中终年抱恙，窥君郑重之意，欲得人以奉慈闱耳。"因即饯余诗曰："烟柳空江拂画桡，石城潮接广陵潮。几生脩到人如玉，同听箫声廿四桥。"月落乌啼霜浓，马滑摇鞭径去，黯然魂销。

湖阴独游，新绿如梦。啜茗看花，殊有春风人面之感。忽从申丈处，得姬芳讯，倚阑循诵，纪之以诗曰："二月春情水不如，玉人消息托双鱼。眼中翠嶂三生石，袖底金陵一纸书。寄向江船回棹后，写从妆阁上镫初。樱桃花澹宵寒浅，莫遣银屏鬓影疏。"嗣是重亲惜韩香之遇，闺人契胜璚之才，搴芳结纕，促践佳约。余曰："一面之缘，三生之诺。必秉慈命而行，庶免唐突。"西子允庄曰："昨闻诸堂上云，紫姬深明大义，非寻常金粉可比。申年丈不获与偕，蹇脩之事，六一令君可任也。"季秋八夕，乃挂霜飒重阳渡江，风日清美，白下诸山，皆整黛鬟迎楫矣。

六一令君，将赴之江新任。闻姬父母言姬雅意属余，倩传冰语，因先访余于丁帘水榭。诧曰："从来名士悦倾城，今倾城亦悦名士。联珠合璧，洵非偶然，余滞燕台久矣，今自三千里外捧檄而归，端为成此一段佳话尔。"余袖出申丈书示之，令君掀髯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足为蘼芜媚香一辈人扬眉生色矣。"既以姬素性

端重，不欲余打浆亲迎，令君乃属其夫人，与姬母伴姬，乘虹月舟连樯，西下小泊瓜洲。重亲更遣以香车、画鹢迎归焉。

姬同怀十人，长归铁岭方伯，次归天水司马，次归汝南太守，次归清河观察，次归陇西参军，次归乐安氏，次归清河氏，次未字而卒，次归鸳湖大尹，姬则含苞最小枝也。蕙绸居士序余《梦玉词》曰："闻紫姬初归君时，秦淮诸女郎，皆激扬叹羡。以姬得所归，为之喜极泪下。如董青莲故事。渤海生高阳台词句有曰'素娥青女遥相妒，妒婵娟最小，福慧双修。'论者皆以为实录。"姬亦语余云："饮饯之期，姻娅咸集。绿窗私语，佥有后来居上之叹。"其姊归清河氏者，为人尤放诞风流。偶与其嫂氏闰湘玉真论及身后名，辄述李笠翁《秦淮健儿传》中语曰："此事须让十弟，我九人无能为也。"两行红粉服其诙谐、吐属之妙。

吴中女郎明珠，偶有相属之说，安定考功戏语申丈曰："云生，朗如玉山，所谓仙露明珠者，讵能方斯朗润耶?"告以姬事，考功笑曰："十全上工庶疗相如之渴耳!"盖亦知姬行十，故以此相戏云。

余朗玉房瓶兰，先茁同心并蒂花一枝，允庄曰："此国香之征也。"因为姬营新室，署曰"香畹楼"，字曰"畹君"。余因赋《国香词》曰："悄指冰瓯，道绘来倩影，浣尽离愁。回身抱成双，笑竟体香收。拥髻《离骚》倦读，劝搴芳人下西洲。琴心逗眉语，叶样娉婷，花样温柔。比肩商略处，是兰金小篆，翠墨初钩。几番孤负，赢得薄幸红楼。紫凤娇衔楚佩，惹莲鸿争妒双脩。双脩漫相妒，织锦移春，倚玉纫秋。"一时词场耆隽，如平阳太守，延陵学士，珠湖主人，桐月居士，皆有和作。畹君极赏余词曰："君特叔夏。"此为兼美，余素不工词，吹花嚼蕊，嗣作遂多，闺人请以梦玉名词，且笑曰："桃李宗师合让扫眉，才子矣。"

闺中之戏，恒以指上螺纹，验人巧拙。俗有一螺巧之说。余左手食指，仅有一螺。紫姬归余匝月，坐绿梅窗下，对镜理妆，闺人姊妹，戏验其左手食指，亦仅一螺也。粉痕脂印，传以为奇。重闱闻之笑曰："此真可谓巧合矣!"

莲因女士雅慕姬名，背抚惜花小影见贻。衣退红衫子，立玉梅花下。珊珊秀影，仿佛似之。时广寒外史有香畹楼院本之作，余因兴怀本事，纪之以词曰："省识春风面，忆飘镫琼枝照夜。翠禽啼倦，艳雪生香花解语，不负山温水软，况密字珍珠难换。同听箫声催打桨，寄回文大妇怜才惯。消尽了，紫钗怨，歌场艳赌桃花扇。买燕支闲摹妆额，更烦娇腕，抛却鸳衾兜凤舄。髾子颓云乍绾，只冰透鸾绡谁管。记否?吹笙蟾月底，劝添衣悄向回廊转。香影外，那庭院。"姬读之，笑授画册曰："君视此影颇得神似否?"乃马月娇画阑十二帖，怀风抱月秀绝尘寰，帧首题紫君小影四字，则其嫂氏闰湘手笔。是册固闰湘所藏，以姬归余为庆，临别欣然染翰，纳之女儿箱中者。余欲寿之贞珉，姬愀然曰："香闺韵事，恒虑为俗口描画。"余乃止。

蔻香阁狂香浩态，品为花中芍药，尝语芳波大令曰："姊妹花中，如紫夫人者，空谷之幽芳也。色香，品格断推第一。天生一云公子，非紫夫人不娶，而紫夫人亦非云公子不属，奇缘仙耦!郑重分明，实为天下银屏间人吐气。我辈飘花零叶，堕于藩溷也，宜哉!"芳波每称其言，辄为叹息不置。

捧花生撰《秦淮画舫录》，以倚云阁主人为花首，此外事多失实，人咸讥之。余以公羁秣陵，仲澜招访倚云，一见辄呼余字曰："此服媚国香者也。"仲澜与余皆愕然。时一大僚震余名，遇事颇为所厄，后归以语姬，姬笑曰："大僚震君之名而挤君，倚云识君之字而企君，彼录定为花首也固宜。"

余受知于彭城都转，请于阁部节使，檄理真州水利。并以库藏三十七万，责余司其出纳，余固辞不可。公愠曰："我知子猷守兼优，故以相托，有所避就，未免蹈取巧之习矣。"余曰："不司出纳，诚蹈取巧之习。苟司出纳，必蒙不肖之名。事必于私无染，而后于公有裨。此固由素性之迂拘，亦所以报明公知己之感也。"公察其无他，乃止。时自戟门归已深夜，闺人方与姬坐香畹楼玩月，闺人诘知归迟之故。喜曰："君处脂膏而不润，足以报彭城矣。"姬曰："人浊我清，必撄众忌，严以持己，宽以容物，庶免牛渚之警乎?"余夫妇叹为要言不烦。

余旧撰《秦淮画舫录》序曰："仲澜属为捧花生《秦淮画舫录》弁言，仓卒未有以应也。"延秋之夕，蕊君招集兰语楼，焚香读画，垂帘鼓琴，相与低徊者久之。蕊君叩余曰："媚香往矣，《桃花扇乐府》，世艳称之，如侯生者，君以为佳偶耶，抑怨偶耶?"余曰："媚香却聘，不负侯生，生之出处，有愧媚香者多矣。然则固非佳耦也!"蕊君颔之，复曰："蘼芜以姝喜衣冠，为湘真所距，苟矢之曰，风尘弱质，见屏清流，愿蹈泖湖以终尔。湘真感之，或不忍其为虞山所浼乎?"余曰："此蘼芜之不幸，亦湘真之不幸也。横波侍谯，心识石翁，后亦卒为定山所误，坐让葛嫩武功，独标大节，弥可悲已。卿不见九畹之兰乎?湘人佩之而益芳，群蚁趋之而即败，所遇殊也。如卿净洗铅华，独耽词翰，尘弃轩冕，屣视金银，驵侩下材，齿冷久矣。然而文人无行，亦可寒心，即如虞山定山壮悔当日，主持风雅，名重党魁，已非涉猎词章、聊浪花月、号为名士者可比，卒至晚节颓唐，负惭红袖，何如杜书记青楼薄幸，尚不致误彼婵媛也。仆也古怀郁结，畴与为欢，未及中年，已伤哀乐，悉卿怀抱。旷世秀群，窃虑知己晨星，前盟散雪，母骄钱树，郎冒璧人，弦绝阳春之音，金迷长夜之饮，而木石吴儿，且将以不入耳之言，来相劝勉曰：'使卿有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嗟乎!薰莸合器，臭味差池，鹣鲽同群，蹉跎不狎。语以古今，能无河汉哉?"蕊君沾巾拥髻，殆不胜情，余亦移就镫花，黯然罢酒。维时仲澜索序甚殷，蕊君然脂拂楮，请并记今夕之语，夫白门柳枝，青溪桃叶，辰楼顾曲，丁帘醉花，江南佳丽，繇来尚已，迨至故宫禾黍，旧苑沧桑，名士白头，美人黄土，此余《澹心板桥杂

记》所繇作也。今捧花生际承平之盛，联裙屐之游，跌宕湖山，甄综花叶，华灯替月，抽觞扳篴之天，画舫凌波，拾翠眠香之地，南朝金粉，北里烟花，品艳柔乡，摅怀璃翰。《澹心杂记》，自难专美于前，窃谓轻烟澹粉间，当有如蕊君其人者，两君试以斯文示之，并语以靡芜媚香往事，不知有感于蕊君之言，而为之结眉破粉否也？此一时仁兴之作，忽忽不甚记忆。迨姬归余后，允庄谈次戏余曰："君当日以他人酒杯，浇自己傀垒。兴酣落笔，慨乎言之，苟至今日，敢谓秦无人耶？"苕妹曰："兄生平佳遇虽多，然皆申礼防以自持，不肯稍涉苟且轻薄之行，今得紫君，天之报兄者亦至矣。"闺侣咸为首肯。

秋影主人，中年却埽，炉熏茗碗，拥髻微吟，花社灵光，出尘不染。后来之秀，羸祟礼焉。先是香霓阁有随鸦之举，主人苦口箴之，闻姬属余，庆得所归，恒求识面。申丈介余脩相见礼，笑曰："十君玉骨珊珊，迩应益饶丰艳耶。蕴珠抱璞，早审不凡，具此识英雄眼，尤为扫眉人生色矣。"归宣其言，姬为莞尔。

邗当要冲，冠盖云集，余自趋庭问绢，日鲜宁晷，堂上于奇寒深夜，命姬假寐俟余。姬仍剪镫温茗围炉，端坐以待诘。晨复辨色理妆，次第诣长者起居，夙兴夜寐，历数年如一日焉。

姬将适余，偶与倚红听春辈，评次青容院本，或香祖楼警句，或赏四弦秋关目，姬独举《雪中人》"可人夫婿是秦嘉，风也怜他，月也怜他"数语，吟讽不辍。唐甥桂仙侍鬟改子笑曰："十姑此时固应心契，此语金钗四座赏为知言。"余前年于役彭城，《寄姬词》有曰："蹋冰瘦马投荒驿，负了卿怜惜，累卿风雪忆天涯，休说可人夫婿是秦嘉。"盖指此也。嗣于下相道中，《寄姬词》曰："霜月当头圆复缺，跃马弯弓，哪怪常离别，约了归期今又不，关山只认无啼鸩。何事沾膺双泪热，帐下悲歌竟未生同穴。忍与归时镫畔说，五更一骑冲风雪。"南州朱夫人为写行看子，晚翠庵主即书原词于上，姬每一捧诵，感叹弥衿，凄咽之音，如听柳绵芳草矣。余幼涉韬钤，长延豪俟，然如清河君之忠义廉立者，颇不易觏。长白尚衣，锐欲治枭，禁暴除害，致书阁部，谓燕赵壮士，江淮异人，恩威部勒，非余莫任，余启阁部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鸡鸣狗盗之雄，为饥所驱，不知择业，铤而走险，患莫大焉，广庇博施，知有不逮，然能储一有用之材，即可弭一无形之祸。"阁部深嘉是言，且曰："即以禽枭而论，以毒攻毒，兵法亦当如是也。"忠信所格，景响孔殷，姬曰："鹰飞好杀，龙性难驯，胆大心细，愿味斯言。"且以余驭下少严，渊鱼廪鼠，察诘不祥，怡词巽语，时得韦弦之助云。

淮南以浚河停运，余请于堂上，创为移捆之议，节使与彭城公，咸庆安枕，真州贤士，歌诗以侈美之。归逼岁除，颇形闷损，姬曰："储课乂民，颂声洋溢，残年风雪，不负此行，哪有辜负香衾之憾？"

芜城绮节，慈命设谯璧月楼前。姬偕闺侣，香阶侠拜，更解绾臂怜爱缕，遗鬟密置鸱吻，吾杭谓刍尼衔以成梁，可渡星河灵匹也。萼姊戏裁冰縠绘并头兰桂界姬。向月绣之，镂金错采，巧夺针神，余巾箱检玩，珍逾蔡氏金梭矣。

癸未仲春，太夫人患病危亟。姬辄焚香告天，愿以身代。余时奉檄驻工，星夜驰归。祷于太平桥元化先生祠，赐方三剂而愈。姬因代余持观音斋，以报春晖，至殁不替。

姬与余情爱甚挚，而耻为忮嫉之行。是以香影阁赠余鬟花绡帕，香霏阁赠余冰纨杂佩，秋雯阁赠余瓜瓤绣缕，姬皆什袭藏之，又香霏阁寄余雕笼蝈蝈一枚，姬尤豢爱不释曰："窥墙掷果，皆属人情，苟非粉郎香掾，又谁过而问之者？"

余取次花丛，屡为摩登所摄，爰赋《柳梢青》词以谢之曰："曳雪牵云，玉笼鹦鹉，唤掩重门，曲曲回阑，疏疏帘影，也够销魂。愁看照眼浓春，添多少香痕泪痕。默默寻思，生生孤负，无数黄昏。""休蹙双蛾，鬟华倩影好伴维摩。娇倚香篝，话残银烛，闲煞衾窝。更无人唱回波，只怕惹情多恨多，叶叶花花，鹣鹣鲽鲽，此愿难么。"允庄曰："风流道学不触不背，当是众香国中无上妙法。"姬曰："飘藩堕溷，千古伤心，君能现身接引，亦是情天善果。"余曰："安得金屋千万间，大庇天下美人皆欢颜耶？"姬亦为之輾然。

余以乌鸟之私，惧官远域，牛马之走，历著微劳，黄扉辱国士之知，丹诏沐勤能之谕。纶音甫逮，吏议随之，絜养衔恩，未甘废弃。长途冰雪，小队弓刀。急景凋年，重尝艰险。维时允庄忽染奇疾，淹笃积旬。姬乃鸡鸣而起，即诣环花阁褰帷，问夜来安否，亲为涂药。进匕后，始理膏沐。扶持调护，寝馈俱忘。语余世母谯国太君曰："夫人贤孝，闺中之曾闵也，设有不讳，必重伤堂上心，而贻夫子忧，稽首慈云，妾愿以身先之尔。"余时寄迹于东阳参军绛云仙馆，曾附书尾寄以近词曰："年来饱识江湖味，今番怎添凄惋？远树藿烟，残鸦警雪，人在黄昏孤馆，更长梦短，便梦到红楼，也防惊转。雁唳霜空，故乡何事尺书断，书来倍萦别恨，道闺人小病，罗带新缓。茗火煎愁，兰烟抱影，不是卿卿谁伴？怜卿可惯，况一口红霞，黛蛾慵展。漫忆扬州，断肠人更远。"姬时已得咯血症，讳疾不言，渐致沈笃。余以定省久睽，勾当粗毕，醉司命夕，风雪遄归，而姬已骨瘦香桃，恹恹床蓐矣！

余自吏议不得留江后，姬曰："君此后江湖载酒，宜豫留心一契合之人。"余诘其故，曰："君为尊亲所屈，奉檄色喜，自断不忍远离膝下，但今既有此中沮，或者改官远省，太夫人既惮长途，不能就养，夫人又以多病不去，我何忍侍君独行？且寒暑抑搔，晨昏侍奉，留我替君之职，即以摅君之忧，至君之起居，寒暖必得一解事者，悉心护君，虽千山万水，吾心慰矣。"此姬自上年十月以来，屡屡为余言之者，孰知黄花续命之言，即为紫玉成烟之谶哉。

蓉湖施生，隐于阛阓，掷六木以决祸福，闻有奇验，余就卜流年休咎。生曰："他事甚利，惟不免破镜之

戚。”问能解否，曰：“小星替月可解也。”更请其他，曰：“嘒彼三五，或免递及之祸。”时平阳中瀚自淮南来，为姬推算，亦如生言。爰就邻觋陇西氏占之曰：“前身是香界司花仙史，艳金玉之缘，遂为法华，所转爱缘将尽，会当御风以归尔。”允庄闻之，亟请于堂上，为余量珠购艳，以应施生之说。余曰：“新人苟可移情，辄使桃僵李代，拊心自问，已觉不情。设令胶先续断香不返魂，长留薄幸之名，莫雪向隅之恨，更非我之所愿。又岂卿之所安哉?”允庄曰：“然则如何而后可?”余曰：“姬素恋切所生，恒见望云兴叹。还珠益算，此诚日者无聊之极思，然其徙倚绵延，屡烦慈顾，每与言及，涕泗不安，曷以归省之计，为伊却病之方乎?”允庄颔之，乃为请于重闱，整装以定归计焉。

四月下浣，五日太夫人雪涕命余曰：“紫姬以归省之计，为却病之方，果如所言，实为至愿。惟值江风暑雨，实劳我心，汝可祷之于神，以决行止。”余因祷于武帝庙，其签诗曰：“贵人相遇水云乡，冷淡交情滋味长。黄阁开时延故客，骅骝应得骋康庄。”太夫人见有骅骝康庄之语，以为道路平安，乃许归省。孰知三槐堂中，西偏楹帖，大书深刻曰：“康庄骥足蹑青云。”而姬殁后，榇停适当其处，开我西阁门，坐我绿阴床。事后追思，如梦如幻，神能知之而不能拯之，岂苍苍定数，竟属万难挽回哉?

紫姬行后，允庄寄以诗曰：“梅雨丝丝暗画楼，玉人扶病上扁舟。钏松皓腕香桃瘦，带缓纤腰弱柳柔。五月江声流短梦，六朝山色送新愁。勤调药里删离恨，好寄平安水阁头。”紫姬依韵和之，并呈太夫人，诗曰：“风雨经春怯倚楼，空江如梦送归舟。绵绵远道花笺寄，黯黯临歧絮语柔。闺福难消悲薄命，慈恩未报动深愁。望云更识郎心苦，月子弯弯系两头。”允庄又寄余诗曰：“问君双桨载桃根，残月空江第几村。淡墨似烟书有泪，远天如水梦无痕。晚风横逐青溪阁，新柳藏鸦白下门。更忆婵嫣支病骨，背镫拥髻话黄昏。”余依韵和之曰：“情根种处即愁根，纱浣青溪别有村。伴影带余前剩眼，捧心镜浥旧啼痕。江城杨柳宵闻笛，水阁枇杷昼掩门。回首重闱心百结，合欢卿独奉晨昏。”曹小琴女史读之叹曰：“此二百二十四字，是君家三人泪珠凝结而成者，始知《别赋》、《恨赋》，未是伤心透骨之作。”

余于严慈抱恙，每祷元化先生祠，辄应。盖父母之疾，可以身代，悬诚所结，先生其许我也。姬人之恙，或言客感未清，积勤成瘵，蚤投峻补，误于凡医之手，然求方之事，余又迟回不敢行。六月十三日夜，姬忽坚握余手曰：“君素爱恋慈帏，苟不畏此简书，从无浪迹久羁之事，今来省垣者匝月矣，阁部叙勋之奏，昨日已奉恩纶，指日北行，亟宜归省。妾病已深，难期向愈，支离呻楚，徒怆君心。愿他日一纸书来，好收吾骨以归尔。”余时甫得大人安报，因慰之曰：“子之贤孝，上契亲心，来谕命为加意调治，以期痊可偕归。明日当为子祷于小桃源元化先生祠，冀得一当，以纾慈廑。”姬泣曰：“拜佛求仙，累君仆仆，吾未知所以报也。”次日祷之，未荷赐药。次日又以姬之生平，俱疏上达，愿减微秩，以丐余生，俾侍吾亲，谓先生其亦许我耶?始荷赐以五色豆等味。自此遂旦旦求之，至十八日晚，得大人急递书，知太夫人客感卧床。姬亟呼郑李两妪，尽力扶倚隐囊，喘息良久，甫言曰：“妾病已可起坐，君宜遄归省亲，勿更以妾为念。”言际清泪栖睫，更无一言，反面贴席，若恐重伤余心者。余时心曲已乱，连泣颔之。晨光熹微，策单骑出朝阳门。伤哉此日，遂为永诀之日矣。

余于二十二日抵苏，太夫人之恙，幸季父治少痊。惟头目岑岑，迷眩五色。余急祷于西米巷元化先生祠，赐服黄菊花十朵，遂无所苦。太夫人询姬病状，知在死生呼吸之际，命余即行，余以慈恙甫愈请少留。至二十六夜，姬恩抚女桂生惊啼曰：“娘归矣!”询之，曰：“上香畹楼去矣。”太夫人疑为离魂之征也，陨涕不止。余再四劝慰，太夫人曰：“紫姬厌弃纨绮，宛然有林下风。湖绵如雪，则其所心爱也。年来侍我，学制寒衣缝纫熨贴，宵分不倦，我每顾而怜之，因属世母谯国太君庶母静初夫人尊姊苕妹辈，为姬急制湖绵衣履。”顾余曰：“俗有冲喜之说，汝可携去。能如俗说，留姬侍我，此如天之福也!”至七月朔日，得姬二十八日寄书，殷念北堂病状，并遍询长幼起居。举室传观，方以无恙为慰。初三制衣甫毕，堂上促余遄行，伏雨阑风，征途迢滞。初六触炎登陆，曛黑入门，家人兮慞惶，嫂侄兮含悲。易锦茵以床垂兮，代罗帱以素帷。魂飞越而足趦趄兮，心震虩而肝肠摧，抚玉琴之在御兮，瞻遗挂之在壁。怼琼蕊之无征兮，恨朝霞之难挹。萃湫风以酸滴兮，涉遐想兮仿佛。太原翁姥流涕告余曰：“儿于初四戌刻，不及待公子而遽去矣。”呜呼!迟到两朝悭一面，抚棺长恸，痛如之何!

姬之逝也，太原翁姥专傔至苏。余于中途相左，至十二日傔自苏归。赍奉大人慈谕曰：“七夕得三槐书，知紫姬遽然化去。重闱以次，无不悲悼。且屈指汝到相距两日，未必及视，其敛尤为伤心之事，携去衣履，想已不及附棺，汝母云是所心爱，可焚与之。汝一切料量安妥后，即载其榇回苏，暂厝虎山后院，俾依汝祖灵以居。今冬，恭建先茔当并挈之以归，尔渠四年中贤孝尽职，群无间言，去冬侍汝妇之疾，尤属不辞。况瘁至其淡泊宁静，夙为汝祖所称赏。今得首从先人于九京在渠，当亦无憾。汝母方为作小传。静初允庄等，皆有哀词，汝宜爱惜身心，报以笔墨，俾与茜桃、朝云并传，当亦逝者之心也。”呜呼!我堂上慈爱之心，无微不至，开函捧诵，感激涕零。畀太原举家读之，莫不凄感万状。余因恭录一通，并衣履焚之灵次。呜呼!紫姬魂魄有知，双目其可长瞑矣!

姬发长委地，光可鉴人。指爪皆长数寸，最自珍惜。每有操作，必以金弢护之。弥留之际，郑媪为理遗发，令勿轻弃，更倩闰湘尽剪长爪，并藏翠桃香盒中。闰湘曰：“留以遗公子耶?”含泪点首者再，叩其遗言曰：“太夫人爱我甚至，起居既安，必命公子复来，惜我缘已尽，不能少待为恨尔。”

太夫人素性畏雷，余与允庄紫姬，每逢夏夜风雨，辄急起整衣履，先后至太夫人房中，围侍达旦。今年七月三夕，姬病卧碧梧庭院，隐闻雷声，辄顾李媪等曰："恨我远离，不能与主人同侍太夫人尔。"未及周辰，遽尔化去。病至绵惙，而其爱恋吾亲若此，悲哉痛哉！

允庄闻姬凶耗，寄余书曰："姬之抚恩女桂生，已奉慈命为持三年之服。至其平日爱抚孝先，无异所生，业为持服，如有吊者，应报素柬，亦已请命堂上，可书嫡子孝先稽颡云云。"并寄挽联曰："四年来孝恭无忝，偏教玉碎香销，愚夫妇触境心酸，遗憾千秋，岂独佳人难再得。两月中消息虽通，只恨山遥水远，慈舅姑倚闾望切，芳魂一缕，愿偕公子蚤同归。"同人叹为情文相生，面面俱到。芳波大令曰："素柬以嫡子署名，吾家庶大母之丧，先大父太守公曾一行之，今君家出自堂上及大妇之意。尤为毫发无憾。"

金沙延陵女史，工诗善画，秀笔轶伦，所得润笔之资，以赡老母幼弟。尤工剑术，韬晦不言，人以黄皆令杨云友一流目之，不知为红线隐娘之亚也。病中闻紫姬之耗，寓书于余，发函伸纸，上书"萼绿华来无定所，杜兰香去未移时"一联。跋曰："紫湘仁妹，蕙心纨质，旷世秀群。余每见于芜城官舍，爱不忍去，曾仿月娇遗迹，画兰十二帧，以作美人小影。今闻彩云化去，不觉清泪弥襟。以妹之孝恭无忝，具详允庄大妹所撰挽联。人不间于高堂大妇之言，无俟再下转语，爰书玉溪生句俾知慧业生天，以摅云弟梨云之感，此于香祖楼后，又添一重公案矣。"又一行曰："姊以病中腕怯，不得纵笔作书，可觅一善书者，捉刀为幸。"余因倩汝南探花，仿簪花妙格，书之吴绫，张诸座右，此与昭云夫人篆书林鞶卿《葬花诗》，以当薤露者，可称双绝。

词坛耆隽，赢锡哀词，摅余怆情，美不胜屈。至挽联之佳者，犹记扶风观察云："别梦竟千秋，金屋昙花逢小劫。招魂刚七夕，玉箫明月认前身。"巢湖太守云："司马湿青衫，盖世奇才，那识恩情还独至；脩蛾归碧落，毕生宠遇，从知福慧已双脩。"高平都转云："玉帐佩麟符，曾见潞州传记室；兰台抛凤管，空教司马忆清娱。"清河观察云："倚玉搴芳，记伊人，琼树雁行花叶，江东推独秀；叱鸾靡凤，送吾弟，金闺鹗荐风沙，冀北叹孤征。"渤海令君云："迎来鸾扇女，美前程月满花芳。奈银屏，月缺花残，憔悴煞镜里情郎，画中爱宠。归去鹊桥仙，生别离山迢水递。赖锦字，山温水软，圆成了人间艳福，天上奇缘。"渤海清河两君，有蹇脩葭莩之谊，抚今悼昔，故所言尤为亲切。及见申丈挽联云："公子固多情，也为伊四载贤劳，不辞拜佛求仙，欲把精虔回造化；佳人真有福，堪羡尔一堂宠爱，都作香怜玉惜，足将荣遇补年华。"金曰："离恨天中。"发此真实具足语，白甫此笔，真有炼石补天之妙。又鹅湖居士，用余丙子年题铁云山人无题旧作"昙花妙谛参居士，香草离骚吊美人"之句，书作挽联，既见会心，又添诗谶。钗光钏响，触拨潸然。

姬疾革夜，语其季嫂缪玉真曰："我仗佛力归去，当无所苦，公子悼我，第请以堂上为念，扶持调护，宜觅替人。公子必义不忘我，皈向者要不乏人耳？"玉真泣陈如此。余方凄感欲绝，鸿消鲤息，洵有如姬所云者。于乎紫姬来去湛然，解脱爱缘，逍遥极乐，幸勿以鄙人为念。所悲吾亲无人侍奉，所喜吾儿渐已长成，承重荫之孔，长冀门祚之可，寄余则心芽不茁，性海无波，且愿生生世世，弗作有情之物矣！

余自姬逝后，仍下榻碧梧庭院。翠桃香盒，泣置枕函，空床长簟，冀以精诚致之然。鳏目炯炯，恒至向晨。虽有鸿都少君之术，似亦未易措置也。犹忆七月四日兰陵舟夜，梦姬笑语如平时，寤后纪以词曰："喜见桃花面，似年时招凉待月，竹西池馆，豆蔻香生新浴后，茉莉钗梁暗颤。恰小试玉罗衫软，照水芙蓉迷艳影，问鸳鸯甚日双飞惯。低首弄，白团扇，星河欲曙天鸡唤。乍惊心兰舟听雨，翠衾孤展。重剪银镫温昔梦，梦比蓬山更远。怎醒后莲筹偏缓？谩讶青衫容易湿，料红绡早印啼痕满，荒驿外，五更转。"时堂上属瑯琊生偕行，读之叹曰："此种笔墨，无论识与不识，皆知佳绝，惟觉凄惋太甚耳。"余亦喑然，孰知兰陵入梦之期，即秣陵离尘之夕，帐中环佩，是耶？非耶？其来也，有自其去也，又何归耶？肠回目极，心酸泪枯，姬倘有知，亦当呜咽！

姬素豢狸奴名瑶台儿，玉雪可念。余初访碧梧庭院，辄依余宛转不去。姬酒半，偶作谐语，闰湘纪以小词曰"解事雪狸都爱你，眠香要在郎怀里"者是也。洎姬归省，闰湘犹引前事相戏。姬逝后，瑶台儿绕棺悲鸣，夜卧茵次。噫嘻！物犹如此，余何以堪？

姬冰雪聪明，靡不淹悟，类多韬匿不言。先大父奉政公夙精音律，藻夏兰宵，季父恒约僚客于玉树堂，坐花觞月，按谱征歌。奉政公北窗跂脚，顾而乐之。芙蓉小苑，花影如潮，一抹银墙，箫声隐隐，姬遥度为某阕某误，按之不爽。累黍邗江乐部，夙隶尚衣，岁费金钱亿万计，以储钧天之选。吴伶负盛名者咸骛焉。试灯风里，选客称觞，火树星桥，鱼龙曼衍，五音繁会，芳菲满堂。余于深宵就舍，询姬今日搬演佳否，姬辄微笑不言。盖太夫人素厌喧嚣，围炉独酌，姬虞孤寂，卷袖侍旁，虽慈命往观，低徊不去，以是彻夜笙歌，未尝倾耳寓目。余今后闻乐，拊心哀过山阳邻笛矣。

姬如出水芙蓉，不假雕饰。当春杨柳，自得风流。太夫人恒太息曰："韶颜稚齿，素服澹妆，秀矣雅矣，然终非所宜也。"壬午初夏，娄尾娇春，将侍祖太君为红桥之游，尊姊苕妹辈，争为开奁助妆。璧月流辉，朝霞丽彩，珠襦玉立，艳若天人。陇西郡侯眷属，时亦乘钿车来游，遇于筱园花际，争讶曰："西池会耶，南海游耶？彼奇服旷世骨象应图者，当是采珠神女，步蘅薄而流芳也。"计姬归余四年，见其新妆炫服，只此一朝而已。罗襟剩粉绣袜，余香金翠丛残，览之陨涕。

姬最爱月，尤最爱雨。尝曰："董青莲谓月之气静，不知雨之声尤静。'笼袖熏香垂帘，晏坐檐花落处。'万念俱忘。"余因赋《香畹楼坐雨诗》曰："剪烛听春雨，开帘照海棠。玉壶销浅酌，翠被幂余香。恻恻新寒重，沉

沉夜漏长。宛疑临水阁，无那近斜廊。"清福艳福，此际消受为多。今春《香畹楼坐月》词，则曰："蟾漪浣玉，人影天涯独。镜槛妆成调钿粟，应减旧时蛾绿。归来梦断关山，卷帘瞑怯春寒。谁信黛鬟双照，一般孤负阑干。"又《香畹楼听雨》词曰："梦回鸳瓦疏疏响，镫影明虚幌。争禁此夜客天涯，细数番风况。近玉梅花，比肩笑向巡檐索。怕见檐花落，伤春人又病恹恹。拚与一春，风雨不开帘。"萧黯之音，自然流露，云摇雨散，邈若山河。从此雨晨月夕，倚枕凭阑，无非断肠之声，伤心之色矣。

余以樗散之材，受知于阁部河帅节使都转暨瑯琊延陵两观察。河渠戎旅，不敢告劳。然出门一步，惘惘有可怜之色。迨过香巢，益萦别绪，凄怀酿结，发为商音。犹忆壬午初秋，下榻碧梧庭院，《寄姬芜城词》曰："新涨石城东，雪聚花浓，回潮瓜步动寒钟。应向秋江弹别泪，长遍芙蓉。金翠好房栊，燕去梁空，开窗偏又近梧桐。叶叶声声听不得，错怪西风。"又《于纫秋水榭对月寄词》曰："深闺未识家山路，凄凄夜残风晓。雾湿湘鬟，寒禁翠袖，曾照银屏双笑。红楼树杪，怕隐隐迢迢，梦云难到。万一归来，屋梁霜霁画帘悄。凭阑愁见雁字，问书空寄恨，能寄多少？水驿镫昏，江城笛脆，丝鬓催人先老。团栾最好。况冷到波心，竹西秋早。待写脩蛾，二分休瘦了。"香影阁主人读之，怃然有间曰："此时此际，月满花芳，偶尔分襟，怆怀如许。阳关三叠，河满一声，恻恻动人，声声入破，用心良苦，其如凄绝何！"余初出于不自觉，闻此，乃深悔之。频年断梗，转眼空花影事如尘，愁心欲碎。玉溪句云："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霜纨印月，锦瑟凝尘，断墨丛烟，益增碎琴焚研之恨。

余去秋留江，姬喜动颜色曰："妾积思一见老亲，并扫生母之墓。君今晋省应官，堂上命妾侍行，得副夙怀，虽死无憾。"余讶其不祥，乱以他语。会先大父奉政公病，余侍侧不忍遽离，幕僚佥言既受节相河帅厚恩，亟宜谒谢，姬曰："两公当代大贤，以君为天下奇才，登之荐牍，此其储才报国之心，非欲识面台官，拜恩私室者，且君以侍重亲之疾迟迟吾行，又何歉焉？"嗣奉政公以江淮苦涝，宜效驰驱，促余挂帆。溯江西上，阁部审知奉政公寝疾，仍允告归，姬曰："吾闻圣人以孝治天下，阁部锡类之心，洵非他人所及也。"嗣此半月，姬与余随同诸大人侍奉汤药，姬独持澹斋，不食盐豉，焚香祷佛。奉政公卒以不起。然此半月中，余得随侍汤药，稍展乌私，皆阁部之所赐也。八月下浣，余遽被议；九月中旬，举室南还，而姬归省扫墓之愿，知不克践，既痛奉政公之见背，又复感念生母，人前强为欢笑，夜分辄呜咽不已。十月中，余又奉檄，涉江历淮，姬独侍大妇之疾，半载以来，几于茹冰食蘖。呜呼！伤心刺骨之事，庸诎者尚难禁受，况兹袅袅亭亭，又何能当此煎迫哉？

七月二十日，与客坐纫秋水榭，恭奉太夫人慈训曰："紫姬之逝，使人痛绝，伤心吊影，汝更可知。以汝素性仁孝，于悲从中来之际，想自能以重慈与我两老人为念。寄去姬传一篇，据事直书，不计工拙，聊摅吾痛，无侈无饰，当之者，亦无愧色也。"谨展另册视之，洋洋将二千言，泪眼迷离，不忍卒读。时玉山主人鹅湖居士在座叹曰："紫君贤孝宜家，不知者或疑君抱过情之痛，今读太夫人此传，始知君之待姬洵属天经地义，实姬之懿行有以致之尔。"蕙绸居士曰："紫姬之贤孝，堂上之慈爱，至性凝结，发为至文，是宇宙间有数文字，紫君得此，可以无死。"

国朝以来，姬侍中一人而已。呜呼！紫姬，余撰忆语千言万语，不如太夫人此作，实足俾汝不朽。郁烈之芳，出于委灰繁会之音。生于绝弦彤管补静女之徽，黄绢铭幼妇之石。呜呼！紫姬魂其慰而。而今而后，余其无作可也。

客读《香畹楼忆语》或谓过情，或疑逾礼，余怃然有间曰："此非深知朗玉之言，且非至性至情人语也。"凡人笃于一伦者，五伦皆厚；漓于一伦者，五伦皆薄。余识朗玉久矣！见其髫龄承欢，重亲颐养，孝友之誉，门无间言，且觏堂上疾剧，斋心涕泣，焚香告天，誓请身代，以故每祷华元化先生祠，赐药疗疾如响，斯应弱冠投笔，仰承仔肩，淮泗近游，亦有啮指心痛之感。其笃于事亲者如此。淑俪允庄夫人，闺中之秀也。弦诗鼓瑟，静好孔嘉，嗣以侍堂上之疾，长斋绣佛，与君别居。宏愿既毕，编选明人诗集，复得心耗不寐之疾，屡为君访置簉室，君皆坚却之。四年异处，怡悦相庄，其笃于梱内者，又如此。哲弟小英，早慧而殇，君悼之甚哀，集中《哭荀弟诗》，及《哭从弟仲华》诸诗，潘芝轩尚书叹曰："斯人性情独挚，故其理学独醇。"顾君以同怀早世，独抱四海苍茫之痛，恒曰："惟朋友足以补昆弟之阙，故其友谊为尤笃。"尊人颐道先生，为当代龙门，怜才下士，清宦廿年，室尝屡空，而君解衣指囷，赴义若渴。忆余自己巳冬，因娄东萧君晋卿识君，时君方从萧丈子山游，明年晋卿死，君念萧丈之无嗣也，请于堂上，为置侧室，未几生一女，而萧丈遽下世。遗腹复生一子，送死养生，力肩其任，呱呱遗孤，赖君成立。同时以父执而订忘年交者，曰大兴舒丈铁云，曰嘉兴王丈仲瞿。舒丈有三子，长孟皋，次仲舒，最幼丱角者，余始不知其字。乙亥冬，舒丈居母丧，柴毁骨立，除夕漏四下，君犹手煎参汤以饮之。而丈终以哀毁卒，君为理其丧，辑其稿，月恤其家，迄今十年矣。其间孟皋仲舒，先后居颐道先生幕中，复先后以疾卒。君日以舒氏嗣续为虑。凌芝泉明经者，金陵之诗人也。病废广陵，与君乔梓，素无一面交，颐道先生宰江都，赒其家者三年，洎先生以忧去官，明经遂失志以死。适君以今秋莅扬，阮梅叔明经语凌凶耗，君往唁其家，全家哭拜于地。君慨然曰："存殁之事在吾，无忧。"购地葬芝泉于平山之麓，且为封树，题其碣曰：清故白门诗人凌芝泉先生之墓。请命于颐道先生，挈其全家来吴，并为舒氏营新居，即以凌氏幼氏配舒氏少子侍萱。君母龚太夫人，以次各撤衣珥助妆。汪剑潭《资政文》中有云："悯诗人之薄祚，冰上

传言。迁寿母以同居,桥边赁庑。佳儿佳妇,互承二老晨昏。江北江南,并作一家眷属。"读者皆为感叹泣下。所谓舒子侍萱者,即余昔见其丱角无字者也。舒于王为中表亲,仲瞿丈与铁云丈,才既相匹,遇亦相同。丁丑新秋,仲瞿丈病于吴中,华严庵君,日往视其疾。丈固旷逸不羁,有宇宙蘧庐之意。君毅然曰:"君有眷属在杭,使君生后,犹所羁旅天涯之感,吾他日何以对君嗣哉?"专傔飞棹送丈归里,并豫为料量身后事。丈竟得遂首邱,遗孤善才,迄今提掖不少倦,距王丈之殁,盖亦九年于兹矣。吾吴人才辈出多,与君交善,咸以所学就正于颐道先生。先生奖成后学,惟恐不及,始有吴门七子之目。继有后七子,续七子之称,就所见先后为序,不以年位学问相轩轾,梼昧如余,因亦得厕名其间。而此二十一人中,英年硕学,以王君井菽为巨擘。今秋遽以疾卒,君为筹其后事甚至。王母曹太夫人,流涕语人曰:"吾儿交多贤豪长者,死友惟陈司马一人而已。"余考范文正忠宣父子麦舟助葬,千古传为美谈。今君乔梓,助人营葬。就余所知者,舒萧诸丈而外,余舅氏彭甘亭先生,秀州吴丈澹川,并葬其全家五棺,王柳村徵君赋诗以记其事。此外待君举火者,有娄东桂氏,吴中许氏,秀州陈氏,金陵翁氏,盖亦指不胜屈。君初无德色,无惰容,曰:"吾少承庭诰,出事友生,第视吾力之当尽,以求吾心之所安。恩怨升沉,非所计也。"夫君于纲纪伦彝之际,皆出以缠绵悱恻之思。既已顽懦可立,豪杰可兴,况乎紫姬之归君也。以姬妾而备令德贤孝淑慎,百喙同声,积勤成瘵,猝然化去。仰事俯育,失此良佐,亲悼于堂,妇痛于室,而谓君能漠然置之,匪特无是情,亦必无是理也!且闻君之蹇修为侯外翰欧阳大令,外翰年逾五旬无子,君为置篷,举雄,外翰赋诗志喜。今襁褓者三龄,而外翰年亦六十一岁矣。大令去冬因公事几被吏议去官,举室仓皇,乞援于卅年之旧雨某观察,某置不答,君为借箸而筹,大令始得无恙。报蹇修者如此,其待姬者可知。然苟非姬之至性至情,天欲玉女,又何以见两美之必合哉!且夫移孝作忠,理无二致,齐家治国,教本同原,是故朗玉致亲奉檄,虽屈资郎,其议骆马湖之租地也,吴省庵观察叹为能持大局,能识大体。其论淮南北之盐策也,钱子寿都转称为公辅之器,王佐之才。其佐理真州水利,暨捡治枭盗也,曾宾谷节使顾谓王赝山观察曰:"如陈丞者,可谓材兼文武矣。"相国孙寄圃先生,既以国士无双待之,河帅黎勤襄公,又以天下奇才目之。连衔人告,屡荷恩纶,始谕缉捕勤能,继谕始终奋勉。一介书生,传家忠孝,而果受特知若此。圣经所谓治民必获乎上者,非即诚身明善,顺亲信友之所推暨哉。书有之云"王道本乎人情",夫非人情者有二,不为至愚陋,即为大奸慝。彼为过情逾礼之说者,既不乐成人之美,而其自待,亦正复不厚。是非公论所在,余不欲默尔而息也。爰走笔书于简末,以告后之读是编者。

道光甲申孟冬吴沈秉钰跋于吴中怀云亭。

紫湘主人哀词即题朗玉司马自撰《香畹楼忆语》、《梦玉词》后　*仪徵阮亨梅叔*

翠墨檀郎苦费才,桂旗兰旐渡江来。
可怜香畹楼前月,还照凄凉玉镜台。

香名贤孝说全家,赢得慈闱泪似麻。
雪碗冰桃灵座供,西池开出断肠花。

曾识羞兰咏絮来,梨云仙梦返瑶台。
佩环留得珊珊影,应种香坟万树梅。

传家忠孝挹清芬,紫玉成烟艳紫云。
重见湘烟编小录,楚天瑶瑟吊湘君。(《湘烟录》为明凌忠介公所辑,裔孙鸣喈重刊。乞云台兄为撰弁言,今司马以忆语小传暨自著《梦玉词》,刊成一编,云台兄题曰《湘烟小录》。此于金荃奁史之间,又添一重翰墨缘矣。)

香畹楼主人哀词　*太原女史辛丝瑟婵*

扫眉才子是名姝,骨应相知艳应图。云海仙山长恨传,金堂兰室莫愁湖。捣衣砧杵怜中妇,盘石箜篌忆小姑。何处潜英少君石,余香紫帐浥蘅芜。

芜城新秋惊闻畹君妹金陵之讣,寄此奉挽并慰朗玉弟吴中　*岭南女史黄之淑耕畹*

记从官阁见瑶华,玉镜新妆丽晓霞。画出蛾眉二分月,簪来蝉鬓六朝花。蘼芜隋苑迟春燕,杨柳苏台隔暮鸦。江北江南成小别,经年消息望天涯。

岂料长离逝女床,琼枝消息断金堂。紫钗入梦银镫暗,钿篴回波水槛凉。剪爪心坚来世约,招魂诗爇返生香。玉箫再见寻常事,好念高堂两鬓霜。

奉题朗玉弟《香畹楼忆语》后　*溧阳宋镤北台*

经世才名杜牧之,焚香趺坐写乌丝。
梨云影事分明在,一卷凄凉《梦玉词》。

捧檄关河雪满裾,朝云珍重数行书。
影梅庵里论前事,忠孝文章恐不如。

一家眷属同仙佛,妙语都从慧业成。
留得千秋佳话在,优昙小现已长生。

奉挽紫湘主人即慰朗玉兄悼怀　*元和蒋志凝澹怀*

上苍浪天下泉壑,佳侠含光宅冥漠。神仙眷属兰蕙丛,一点蛾眉月吹落。瑶姬沦谪颜如霞,作媵名阀仪柔嘉。药炉经卷不驻影,展如之媛悲舜华。金闺夫婿才奇俊,凤靡鸾吪毕生恨。锦瑟华年去莫追,玉箫再世缘难问。切利光音挹妙鬟,银河耿耿佩珊珊。婵娟自

有千秋在，可奈情天补石难。

紫湘主人仙逝金陵行馆，兹当归旐，制此奉挽以摅朗玉弟怆情　南城陶焜午香泉

梁州新郎湘波千尺，湘花一迳，摹出伤心人影。竹风梧雨，几番凄切，曾听见说归帆催去，急骑飞来，总是无憀境。问新词谁唱断肠声？吹送瑶天紫凤笙。秋萧瑟，人孤另，可怜宵记照花枝并。思郑重，忒分明。

前腔一丸螺墨，一瓯新茗，博得兰闺心肯。香君去后，几人能饮？香名只有河东末路，小宛中年，一样怜才症。记红桥同听玉箫声，宠柳娇花列画屏。蓝桥约，黄姑聘，笑他家错守温郎镜。千载遇，一时情。

前腔换头伴幽兰素影娉婷，照明蟾一天凄警。佳人不寿，天公原算多情。况有高堂爱笃，夫婿缘深，大妇生同命。趁黄杨先厄，足了平生。到七夕秋河别恨成。冬郎惫，秋娘病甚，杨枝婀娜红绡艳。调锦瑟，怨湘灵。

节节高荧荧曙后星，梦郎醒，算他生未卜今生定。朝云诔，络秀名。看宜称鸾笺，留得檀奴咏，鸳情更向莲台证。落叶哀蝉不须听，红牙代谱相思令。

尾声因缘不隔人天信，把一炷名香祷玉京。还指仗此去江神，保护悄魂影。

读朗玉弟《湘烟小录》，缀成韵语代写哀思　吴县叶廷官茗生

紫玉西风遽化烟，霜禽情海恨难填。
谁知香草灵均感，诗谶先成十载前。

定情本事最风华，传遍青溪姊妹家。
醉倚玉梅听俊语，可人夫婿是秦嘉。

烟江催放木兰舟，到及芜城正晚秋。
一树琼花摹艳影，美人端合住扬州。

澹扫修蛾月二分，孤芳哪用异香熏。
筱园春宴归来后，叠损泥金簇蝶裙。

寒衣针线及秋忙，小队弓刀送玉郎。
风雪天涯能报国，几曾翠黛怨凝妆。

问疾晨昏侍祖庭，斋心祷佛乞延龄。
千秋贤孝多名媛，至性尤难是小星。

寒闺大妇病缠绵，药里深宵手自煎。
甘作东风桃李代，心香一瓣祝瑶天。

剪蝶殷勤寄故乡，翩翩自喜胜鸳鸯。
哪知易醒梨云梦，双宿双飞命不长。

愿佐兰闺奉老亲，报郎岂在侍征轮。
绿窗记取殷勤语，要觅清娱作替人。

春来小病学维摩，骨瘦香桃冷翠蛾。
憔悴檀奴相伴处，玉箫凄咽洞仙歌。

归省亲闱强自宽，人天从此路漫漫。
石头城下无情水，送过明妆送玉棺。

玉女投壶紫电辉，房栊永夜侍萱帏。
晨怜病榻闻雷际，梦囊还思化鹤归。

粉盝脂奁浥泪痕，妆楼深锁月黄昏。
盈盈素旐空江外，缥缈先归倩女魂。

江国新凉雨又风，待郎来已掩残红。
更无通替能相见，落叶哀蝉一哭中。

愁见苏台拂柳丝，歌离吊梦早秋时。
双鬟掩泪瑶笙咽，怕唱凄凉《梦玉词》。

妆台爱听雨潇潇，更玩凉蟾倚绮寮。
此后弦秋孤馆夜，剪镫何忍种芭蕉。

昨岁吴门画舫回，虎山清梵暮云开。
前身香界司花史，环佩还依古佛来。

香畹楼头月自明，萧郎孤影坐残更。
一编写就伤心史，便抵奇香爇返生。

玉色瑶情绝妙词，江南词客吊蛾眉。
哀言别创千秋例，二老文章大妇诗。

秋榭微波冷翠屏，归舟重泊短长亭。
银笺拈出伤心句，远笛哀秋可耐听。（朗玉《归舟纪事诗》云：“缌帐银镫暗画纱，香魂犹幸共天涯。伤心五月初三夜，曾访兰陵孝女花。”又《虎山即目诗》云：“亲拓罗屏拂暗尘，劳卿替我侍重亲。昨宵香畹楼前月，恨少凭栏拥髻人。”“荒寮谁拾紫蘅香，鹤涧酸风起白杨。红泪纸灰飞茜雪，乞卿残茗酹真娘。”哀艳凄戾，不忍卒读。附记于此，以补《忆语》之缺。）

奉慰朗玉弟即题《香畹楼忆语》后　太仓顾晞元意秋

闻指星桥订会期，如何小别即长离？魂销梨苑停云夜，梦断兰陵听雨时。遗挂珊珊人似玉，回肠曲曲鬓将丝。鸾笺赢得伤心语，胜勒梅花墓上碑。

仲兄书来，知朗玉兄有清娱之悼，谱寄《解连环》一阕以抒哀思　长洲王嘉禄井叔

渡江桃叶，顿伤心，望断一(作去)眉残月。料夜深

水榭，新秋对明镜无言，素娥初别。绿（作去）闪流萤，悄凝想，画罗衣褶。更红衾浸水，翠烛（作上）飘烟，抱（去）影凄绝。丁帘暮潮恨咽，问丁娘十（作去）索，前事休说。记倚阑同玩双星，正竹（作去）插瓜分，露凉时节，一（作去）霎人间，但怨指银河痕灭。定空房暗尘坠响，梦疑绣屧。

朗玉兄自京江舟次邮示近作，悼香畹楼主人，《台城路》词四阕，绵缠往复，悱恻芬芳，读之使人心骨俱当与《饮水》诸作，并有千古。紫君得此，可以无憾。爰依原调，再题二解，寄以奉慰

长州王嘉禄井叔

板桥谁分丝丝柳，重来但牵秋怨。柱雁凋金，屏蛾坠粉，总作今生肠断。罗帱夜短，恨潇碧如烟，梦啼难唤。不耐红鹦，画帘风悄尚催卷。 红楼空记送别，甚楼高在望，人竟天远。玉冷消肌，珠枯莹睫，莫是郎归犹盼？兰舟又返，料怯怯香魂，背镫寻遍。欲认愁痕，海绡清泪浅。

最消魂事无过别，人天况成长恨。琐屑眠餐，殷勤冷暖，一种伤心谁问。寻思更忍，尽子夜欢闻，变歌凄紧，瞑写蚕眠，翠笺重叠（作去）怨难尽。 空江孤梦易醒，正红闺采伴，频寄芳讯。月瘦琴心，烟寒镜约，莫遣华年愁损，归帆盼准。好同话相思，夜偿秋闰。更与铭香，彩鸾传韵本。

题朗玉司马所撰《香畹楼忆语》后即寄汪允庄女甥

钱塘张袠裳菽

一夕罡风怅落花，檀奴挥泪哭天涯。香销兰畹吴宫月，梦冷枫林楚岫霞。碧汉残星愁驾鹊，白门疏柳怨啼鸦。真灵位业知谁是，翠水西头萼绿华。

传来忆语护灵芸，却扇曾看月二分。南国愁过桃叶渡，西湖待筑菊香坟。尘封钿盒抛银甲，烛暗罗帷冷画裙。多病枕书怜谢女，断肠新咏吊朝云。

朗玉弟有朝云之感，自制《台城路》数阕，摅其愁怀，以苏辛之高亮，写姜张之幽远。觉《文通》、《别恨》二赋，尚有逊其凄怨处，因复倚声代寄余意

宝山毛岳生生甫

秦淮幽恨埋无地，垂杨半堤秋水。镜篋霜飞，帘钩月冷，多少明眸如此。金缸暖紫，怕消瘦郎腰，坠鬟重理。脉脉香尘，旧欢如梦更余几。 残荷珠净乍洗。记添香夜坐，钿映花丽。宝帐寒僧，璚梳溅怯，魂小阑昏愁倚。亭亭瘗矣，付篁绿啼禽，乱茨幽隧。暗忆犹怜，洞箫知怨起。

朗玉兄自制《台城路》四哀，感顽艳一往情深，依调即题《香畹楼忆语》后，以摅怆情

吴县戈载宝士

紫云修到神仙眷，罡风顿教吹散。璧月凝辉，琼花照影，合向璇闺长伴。情天梦短，想小别青溪，倩魂先断。两日迟来，不堪重对旧庭院。 余香尚留素畹，坠欢收拾起，闲付斑管。金屋三年，玉（作平）箫再世，絮果兰因都幻。瑶编细展，认字字相思，泪珠弹满。夜雨空楼，佩环声未远。

又集旧玉兄澄怀堂句，得七绝十六章，桂枝昆玉远胜鄙人自作也

吴县戈载宝士

一纸书来墨未干（《送沈式如》），休文善病带围宽（《无题》之三）。缌帷弹指人何在（《梦绿轩试茗》）？锦瑟忧横未有端（《与仲文夜话》）。

闻道金闺第一流（《陔华堂赠许周生》），佩环归去莫山秋（《吴兰雪重修写韵楼》）。返生术少香难炷（《哭舒铁云之三》），石不能言佛也愁（《拂水岩》）。

满湖秋雪不开门（《西溪秋泛同马秋药》），洗尽胭脂旧泪痕（《白秋海棠之一》）。遥见小楼红一角（《梨云阁题壁》），东风吹堕落花魂（《琴娘曲和王仲瞿》）。

楼外湘帘卷玉钩（《江南》），碧云天远忆灵修（《簪花诗之三》）。捧花归侍如来座（《芳苓精舍观荷》），又作红尘一度游（《归鹤亭诗》）。

画槛移床露气侵（《玉太古斋闻笛》），霜鸿嘹唳候虫吟（《闻砧》）。南朝旧是伤心地（《题倚云亭填词图》），万种秋酸一寸心（《潇湘夜雨篇》）。

不料伤心事竟真（《哭萧晋卿》），牵云曳雪岂无因（《小除夕题王井叔》）。蓬山昨夜罡风到（《晓山谣》），赢得高歌泣鬼神（《虎邱仓圣祠》）。

花月多情杜牧之（《题改七芗少年听雨图》），清寒况味几人知（《自题供砚图》）？凤罗纸写神伤赋（《玉钩斜之一》），忆到呵花贴鬓时（《青溪夜雪》）。

乘风有日到蓬莱（《无题》之四），消得清游第几回（《和斌观察》）？记得去年花外立（《题人面桃花院本后》），海棠红向镜中开（《朗玉山房即事》）。

画槛雕楹半夕阳（《重游安澜园》），琐窗今夜梦潇湘（《弦秋馆题壁》）。庭前剩有青杨树（《自题胥江折柳图》），不待攀条已断肠（《江亭秋柳》）。

琼楼人忆小游仙（《自题沧溟醉月图》），竹化啼痕玉化烟（《潇湘夜雨》）。梦断湘皋风雨夕（《湘皋》），一花一叶一因缘（《五台山金莲花》）。

何处秋心逗笛家（《香影阁闻笛》），西窗细雨落檐花（《春雨掩关》）。九原寂寞倘相忆（《朗玉山房对月》），遥指银湾降羽车（《七夕》）。

箫局熏留昨夜香（《香畹楼小病》），罗衣禁得十分凉（《西爽阁夜饮》）。晓莺啼破游仙梦（《春晓》），万树桃花葬夕阳（《孤悰薄醉之四》）。

三十工愁鬓已华(《花朝与毕子筠》),画屏银烛谱琵琶(《簪花》诗之二)。泪珠洗面将终日(《病起柬仲文》),一酰寒泉荐落花(《风雨》)。

丛铃碎佩不逢人(《闺中四时词》),酒醒天寒独怆神(《欧隐园见梅花》)。勤与扶持双白发(《病起》),玉楼珍重苦吟身(《题铁云见和无题诗后》)。

珠玉遥天咳唾寒(《寄朱环之》),林鸟凄咽草虫酸(《题遗砚楼诗集》)。一编珍重千秋想(《题归佩珊诗稿》),鹃血模糊未忍看(《哭仲华弟》)。

笑我年来太瘦生(《题香蘅馆吟钞》),墙东谁按紫鸾笙(《听雨》)?银床坠叶邀题句(《春雨长廊与孙子和》),凉人松风竹雨声(《西溪秋泛》之三)。

朗玉弟有畹君之悼,寄示《台城》路新词,哀艳凄戾,殆不自胜。因和二解,以写其哀　长洲王嘉福二波

青溪最数排行小,芳名试抡纤指。翠钿凝妆,乌衣卜宅,早压兰姨璚姊。亭亭瘦紫,但手折芙蓉,怨弹湘泪,几劫司花,种情香界证前世。　秋期曾记俊赏,羡三生艳福,帘访丁字。碧玉能谐,黄衫许作,信有倾城名士。归飞燕子,怎重到金堂。梦寒香垒。未抵愁深,莫愁湖上水。

洗车重洒天孙泪,伤心竟逢秋闰。碧汉初凉,黄杨共厄,谁识人间长恨?香兰翠陨,甚一剪同心,梦中开尽。寂寞妆楼,步虚归听佩声隐。　空闺魂断月(作去)影,又初三下九,凝望争忍。小扇辞萤,生衣散蜨,却怨红香犹润。愁腰瘦损,怕湿遍青衫,易消词鬓。莫倚回栏,早寒风露紧。

题《香畹楼忆语》调寄《虞美人》　长洲女史曹佩英小琴

秦淮稚柳娇无数,第一柔条数。成阴肯向大堤边,只有玉骢缓缓许摇鞭。　秋江双桨蘋波软,桃叶迎如愿。司花消受福三生,无奈风旛偏听落花声。

玉钩望断穿针夕,忍说黄杨厄。人间天上一般秋,只是生离死别两般愁。　十行清泪鸾笺洗,影事从头记。千秋水绘要同传,只恐影梅还逊影兰缘。

题朗玉兄《湘烟小录》调寄《菩萨蛮》　吴县徐尚之仲文

箫鸾写韵传仙匹,蕊宫又见瑶姬谪,鸳牒话兰因,一时三玉人。　婵娟惊艳福,国色宜金屋,桃叶渡江云,珠帘月二分。

药炉经卷檀奴瘦,伤心语怕难消受。乞护并头莲,慈云大士前。　兰缘何太短,翠旐秋江远。银汉待吹笙,乘风返玉京。

凄凉四阕台城路,银笺珠泪抛无数。影事泪重弹,定情菩萨蛮。　香名贤更孝,只此人传了。福慧况双修,语君休泪流。

断肠赢得才人语,曼殊月上都归去。红雨茜桃坟,相依倩女魂。　钿车人掷果,芳意如何可?么柱觅鸾胶,只应逢玉箫。

陈孟楷通守副室王硕人哀辞　吴县曹堉稼山

年月日,吾兄陈孟楷之副室王硕人,卒于秣陵。及是孟楷携其柩归厝于虎邱祖殡之侧。重亲以下,哭咸失声。姑彰以传,妇痛以诗,翼翼矜矜,式瞻清懿,宜孟楷之情过其分,哀逾于礼矣!今以所撰《湘烟小录》,示余为辞。余读之,哀感顽艳,情文相生。揽其缍冤,鲜不偃唈。按硕人姓王氏,讳子兰,字紫湘,别字畹君,上元人也。玉英韫德,兰性扬芬。孟楷以羊车璧人,拾蘅皋翠羽,渡江画楫,误指神仙,却扇新诗,艳传吴会,虽坤灵之作合有因,亦窈窕之心神独契也。大妇允庄夫人,夙擅闺房之秀,金钗奉贽,青绫解围,璿韫女宗,箫鸾仙侣。硕人则维参一点,爱旁纤阿。子霞三年长侍玉扃。太原女士辛瑟婵闻之,叹曰:"国香国士,畹君得所归矣。"艺苑侈称,闹娥旁妒,冒董丽谈,不是过也。矧以慧心能佐内政,纤悉手规,中外心服,孝恭淑慎,尤为太夫人所锺爱焉。大妇体瘁,忽遘异疾,撤环侍药,以身吁天。婉娩内伤,美疢外剧。然犹殗殜自讳,恐伤慈怀。省亲金陵,逾月遂卒,年二十二也。呜呼悲哉!孟楷哀弦播音,爱河溢泪,影堂二展,在东不犹,《国风》两篇,《召南》欲废,撰清娱之行实,属楚挽于吴蒙,不获礼辞,藉抒侧感。辞曰:

江水源碧,钟山气青,珠毓琯朗,玉蕴婺娱。娈彼婺娱,丰容盛鬋。未胜鸦鬟,辄衔雀砚。宛宛明艳,曳曳轻容。薄彼晁采,归我元龙。车走六萌,星避五角。郎倚玉人,妇营金屋。高堂愉愉,爱怜婉淑,何意婵爱,获此奇福?鸣房比德,在公兼师,然脂捧砚,裁纨答诗。焚笃耨香,抽排比卷。临池花簪,论难莺哢。妾咏半格,郎手一编。斗茶覆掌,弦琴比肩。子京烛后,马融帐前。跳豸可想,胜趣异焉。艳者既多,妒者亦众,司化忌才,璚瑰告梦。妇适疴作,侍疾忘身。婉娈素腕,遂罹其屯。美质若金,沉疔若火;以火烁金,如何而可?省亲告墓,偶归建康,一叶舸送,百里帆张。燕燕有句,迢迢报章。下仰嫔则,上言高堂。即其至情,允协天相。何图沉绵,英英雕丧?入帷月白,肃帐风凄,花泣泫露,鸟啼惊飞。兰息一丝,药烟几缕。含泪波收,敛蛾魂举。旃檀满室,箫管蹑虚。生有慧业,殁其仙与。呜呼哀哉!葳蕤余芬,郎旋未歇。通替无棺,遗挂有箧。宜我孟楷,酸瑟怆魂。所撰忆语,琅琅万言。自非沥思,何能极笔?影梅琐琐,不足称述。呜呼哀哉!焚聚窟而不返兮,过娌邱而泪涟。叹阴宫之纨绝兮,怆彤签之依然。何以慰灵光于三泉兮,有伐石而勒志。播瑶华于千秋兮,尚感兴而涕泗。

题《湘烟小录》后　华亭女史王燕生凝香

共惜芳华起暮愁,月华凉照旧妆楼。
灵筵吴苑冰桃供,遗恨银河七夕秋。

西风梧叶满庭前，鹤驾瑶台玉化烟。
贤孝兰闺名共仰，从来不朽即神仙。

寄题小云司马《香畹楼忆语》后　汪端允剑潭

两代宗工世早传，鲤庭名播仲华年。
一门礼法兼诗教，中妇温柔大妇贤。

传来消息陨琼枝，司马青衫湿可知。
好爇瓣香参转语，玉箫应有再生时。

侍宦都门惊闻姨母紫湘夫人之讣，雪涕抒哀，谨题《香畹楼忆语》后　河东女甥张仪昭凤卿

春色乌衣巷，幽芳最小枝。梨云娇粉靥，柳黛染修眉。夫子鹓鸾彦，佳人冰雪姿。烟江桃叶桨，官阁菊花卮。婉娈琼枝影，团栾璧月词。风楼赓雅韵，燕寝洽柔仪。珠箔飘镫夜，银屏赌酒时。随肩拜金母，奉手侍风姨。兰室承优谊，香车恨远辞。燕云牵别梦，湘草寄遐思。忽返瑶清驾，传来碧落碑。青衫人似玉，锦瑟泪如丝。黄阁交章荐，红尘四牡驰。京华情话处，芳树有余悲。

《台城路》一阕和孟楷弟哀逝之作　震泽赵函艮甫

工愁洗马吟愁句，空阶絮闻蛩怨。水咽秦淮，云黮白下，一霎昙花易散，灵香袅断。恨不共郎归，怕教郎见。撒手珠宫，几番留语玳梁燕。　矜秋重到旧馆，记迎来画楫，低拥罗扇。宝瑟流年，寒簧待月，镜里轻鸾轻换。湘烟梦幻，算负了今生玉清仙眷。欲寄相思，碧天无早雁。

题小云司马《湘烟小录》后调寄《如梦令》　吴县石韫玉琢堂

才子又逢才耦，不让女君独秀。替月是明星，谁料匆匆分手。希有希有！问胜影梅庵否？

小云司马兄寄示《湘烟小录》，情文交挚，使人不忍卒读。才华衰减，勉题四绝，以博破涕之笑　昭文孙原湘子潇

打桨迎来绝代姝，六朝山色作眉图。
量珠未许论身价，只向郎君索慧珠。

匆匆小劫散鸳鸯，赢得全家为断肠。
天遣文章新样出，班姬史笔传丁娘。

双飞乌鹊独飞回，消息惊从白下来。
第一人间难得事，若兰亲哭赵阳台。

一死争知络秀贤，情花泪叶满湘烟。
朝云嫁得才人婿，诔笔何曾有老泉。

寄题小云司马《香畹楼忆语》后
昭文女史席佩兰道华

夫婿专城坐上头，双鬟清影共银瓯。旧称才子如何逊，新得佳人字莫愁。小病偶还桃叶渡，离魂先返稻香楼。影梅前梦凄迷甚，忍卷湘帘月一钩。

开到江南陌上花，更谁缓缓度香车。双飞乌鹊星前誓，一曲清溪梦里家。缘注玉箫仍眷属，愁萦锦瑟促年华。郁金堂小寻行迹，凄泪弹红上碧纱。

寄题朗玉弟《湘烟小录》后
金坛女史吴规臣香轮

金雁栖尘黯翠缸，玉虫灺蕊黯银釭。柳丝烟镴愁凝水，桃叶春寒梦渡江。花落余香犹恋树，月沉残影尚留窗。碧钿瑟瑟无消息，惆怅青琴拥凤双。

琼树经霜陨一枝，青溪残篴雨丝丝。簪花小影摹双髻，揽镜新妆忆十眉。萼绿华来无定所，杜兰香去未移时。玉溪谶语分明在，记取湘烟本事诗（事见《香畹楼忆语》）。

题小云《梦玉词》后　吴江郭麐频迦

清润潘郎玉琢同，新词如水气如虹。如何才载松陵道，便对青春葬小红。

小劫匆匆八十过，自知绮语夙生多。老来黄九风情减，未要当场铁秀诃（余自被焚，词集遂失，不复作）。

奉题香畹楼忆语后　吴县钮树玉匪石

空谷香方吐，琼楼梦已非。柔嘉良不易，婉娈孰能希？竹泪迷湘浦，霜风卷素帷。一编传忆语，足以表音徽。

题小云司马《湘烟小录》后　仁和钱栻次轩

惊心锦瑟感长年，司马情怀倍黯然。淑行应增贤女传，芳魂合证大罗仙。才工吟咏词编玉，性淡铅华佩撤钿。香畹楼空鸾镜缺，难教重觅再生缘。

从来慧业种瑶瑛，那识朝华每易倾。千古诗人同此恨，一家哀诔共怜卿。花残吴苑凄凉曲，潮落秦淮呜咽声。莫谓红颜都命薄，天为贤孝播嘉名。

题小云司马《湘烟小录》后　永康熊方受介兹

相随箫史住秦台，莫道天公不爱才。
三十三番圆月夜，也曾双照玉人来。

耐得闺中仔细看，杏花妍丽菊花寒。
分明艳福兼清福，怪底诗人消受难。

非常贤孝更谁俦，凄绝人间香畹楼。
何待遍征名士笔，一门哀诔足千秋。

公子悲秋欲问天，情痴并怕再生缘。

此中多少伤心境，我已先尝廿二年。

奉题朗玉司马尊兄《湘烟小录》后　太仓徐元润少祓

江芷江蓠悟梦缘，清商弹碎七条弦。
靡芜秋影灵均泪，一卷离骚欲化烟。

牙管双花倚玉台，秋池红叶感难裁。
绝奇锦瑟锺情话，却费闺中织锦才。

两桨秦淮送别舟，风风雨雨秣陵秋。
吴儿莫道心如石，不待言愁我已愁。

佳侠香名满色丝，江南吟遍诔花词。
翻怜海外朝云墓，不乞晁黄本事诗。

题小云司马兄《香畹楼忆语》后　江都吴椿退旃

优昙暂现亦因缘，肠断银河七夕前。
消得全家斑管丽，朝云才调本如仙。

文章经济早知名，锦瑟华年帐月明。
香畹楼头儿女泪，英雄本色是多情。

奉题朗玉兄《湘烟小录》后　钱塘张之杲东甫

一编记恨墨纵横，添得秋人雪鬓生。绝似当年白太傅，结之片石勠芳名(白诗"太湖石上镌三字，十五年前陈结之"结之，香山妾桃叶字也)。

最是高堂传一编，写来至性语缠绵。
然脂谁续伤心史，读向秋窗绝可怜。

蛾眉福慧比朝云，大妇贤柔古罕闻。
一自白门鸾信杳，泪痕先渍石榴裙。

返魂香少命如何，小劫情天一刹那，
花上露偏难耐久，闲愁空自感宜哥(宋黄子思《哭爱妾宜哥》诗："恩同花上露，留得不多时。")

奉题小云司马兄《湘烟小录》后　江都张鸿书开虞

石头城畔柳丝丝，梦断银湾七夕期。
总为生前太贤淑，全家雪涕写哀词。

公子秦川对酒豪，江楼愁度可怜宵。
侯嬴曾作氤氲使，应为良缘续玉箫(谓青甫同年)。
仙山难得返魂香，羽士招魂亦渺茫。
只有壮怀销绮丽，新词叠赋买陂塘(《梦玉词》中《买陂塘》二阕，极见经纶怀抱)。
流水沄沄唤不回，马蹄蹀躞上金台。
为君惆怅占君贵，韩偓香奁宰相才。

寄题朗玉兄《湘烟小录》后　太仓顾登衍春洲

听雨听风万种愁，空江森森秣陵舟。蒲帆影待河干卸，环佩魂先月夜游。忆旧事过还剩梦，伤心人总不宜秋。剧怜乌鹊填桥夕，无复凭肩看女牛。

记随徐淑伴秦嘉，同奉兰羞咏白华。侍疾勤调琼杵药，缮书寒门玉炉茶。朝云慧业由前世，络秀高风近大家。似此国香偏短命，神伤岂为六朝花。

应是弹璈王子登，暂完小谪便飞升。二分月冷云初散，一箭兰凋露尚凝。翠水何年逢玉女，青山终古黯金陵。弦秋孤馆凄凉夜，愁绝真真唤未应。

诗谶无端应楚湘，红襟梦断郁金堂。何堪水国秋先到，从此天涯草不芳，姊妹花残怜最小，海山路阻恨尤长。檀奴自写伤心诔，可但芙蓉号断肠。

旧题《影梅庵传奇》《金缕曲》一词，曾为阆玉兄所赏，今用原调原韵，奉题玉兄《香畹楼忆语》后　上元欧阳长海药语

别有伤心曲，抵多少锦裁千番，珠量十斛。叶叶瑶笺和泪写，寒透唾壶红玉，合早付参军苍鹄。香祖楼深空谷远，剩影梅庵里悲重续，才子恨，佳人福。　零星苦语何堪读。况对此风僝雨僽，断肠惊触。四载璇闺贤又孝，泪洒一家尊属。可也展脩蛾翠绿，待擘生绡描不尽，叠长歌聊当樽前哭。哀蝉赋，倩谁录?

香畹主人于归玉兄曾填《庆春泽慢》一阕，以纪艳缘。兹与玉兄话及旧词，类多语谶，石城桥畔，重送霓旌，感次前韵，以当薤露　前人

画鼓凄烟，穗帷霏雪，送伊如此归舟。君自凄凉，无端触我闲愁。兰桡亲见迎桃叶，到而今才几番秋。剩些些绮谶，重提燕子空楼。　彩云莫惜轻飞去，便花残月阙已算香脩。昨夜红窗有人絮泣纱帱，春风难遣罗敷恨，况频年罗隐狂游。道输伊四载银屏，百幅银钩(昨自纫秋水榭归，过赏心庭院，见茗卿读《香畹楼忆语》，背灯拥髻，凄然泣下，附记所言于此。紫君闻之，或当于金阙西箱间，破涕一笑也)。

奉题朗玉司马尊兄《湘烟小录》后　上元周开麒石生

优昙容易陨秋风，金屋银屏昔梦空。
添得千秋凭吊处，纫秋水榭水关东。

空谷幽芳品最幽，青溪花史艳香修。
桥边红药谁为主？零叶飘花我更愁(谓蔻香事见《香畹楼忆语》)。

题朗玉兄《香畹楼忆语》后，调寄《一萼红》，即送朗玉之江北　华亭改琦七芗

展云蓝，伤剩心忆语，依约影梅庵。玉树南朝，粉郎东阁，偹来艳福能兼。算消过傅红写翠，曳湘烟兰笑一开奁。脂盏罗纹，巾箱爪印，旁有遗簪。　愁说落花生世，竟如丝如缕，抽尽春蚕。梵策鹦提，仙裙蝶散，者番梦雨重帘。积万点相思清泪，向西风湿了旧青衫。偏又客舩听雁，回首江南。

又写《同心并蒂花》一帧系以此解　前人

贴梅扇底小眉青，露折湘花晓梦醒。心力枉抛愁倚屏，画难成。一半儿香魂，一半儿影。

题朗玉兄《湘烟小录》后调寄《国香慢》　仁和李堂西斋

写韵楼深，每佩声误听，屧响追寻。尘帘寂无人倚，昼自愔愔，曲折行穿花径，怕枝上犹胃遗簪。孤怀正多感，断续鸿过，细碎蛩吟。　昔游浑似梦，记将残烛影，才逗琴心。渡江桃叶，传唱直到如今。不道兼旬小别，早煖消香散罗衾。谁怜沈腰减，倩女魂归，泪也难禁。

奉题朗玉兄《湘烟小录》后　吴县曹林坚艮甫

银云坠影商丝咽，兰露宵零桂蟾缺。香冷秋衾吊蟪蛄，一代红颜竟长别。

交枝簇蒂好韶华，长板桥东碧玉家。璚箫吹暖钿车路，二月垂杨三月花。

花鬟娇鞞迎春髻，倾城为想颛房丽。密字芙蓉锦绣篇，真灵位业神仙记。

神仙艳福本三生，唤得飞琼下玉京。小院当风罗带结，画楼听雨翠钗声。

妒花风雨催花葬，药炉经卷添惆怅。两桨寒波白下潮，解愁莫问金丝帐。

帐掩流苏冰簟空，人天消息太匆匆。几时白鹄乘烟去，何处青鸾有信通。

沈沈铜漏迢迢夕，一点瑜糜泪一滴。婵娟著述并千秋，可人夫婿真怜惜。

走马应官去蓟门，哀蝉落叶总销魂。吴王宫里红心草，留作人间春梦痕。

朗玉兄《香畹楼忆语》琼思瑶想，凄艳绝伦。余既每则僭加评语，意有未尽，复缀此诗，以慰清娱之悼　吴县董国琛琢卿

东坡葬朝云，香山遣樊素。有情悟无情，要皆在迟暮。如何少年场，乃有感逝赋？孟楷佳公子，亭亭而玉树，礼防申自持，花丛懒回顾。青溪最小姑，相见眼波注。秋桨桃叶迎，春槛蕙花吐。堂上明珠珍，闺中德星聚。葡萄镜传神，旃檀篆添雾。一螺仙掌纹，十索锦心句。络秀佐爨忙，小乔知曲误。福慧信无双，燕莺亦旁妒。况闻贤且孝，侍疾忘寝寤。色喜动太君，肩行随大妇。郎既小小怜，妾亦鹣鹣护。谁知归建康，遽尔痛朝露。璧月掩圆辉，琼枝陨寒跗。忆语千万言，伤心事如诉。畹君倘有灵，应识郎情苦。伫续玉箫缘，再看银河渡。

又读《台城路》词四阕，依调奉题，以纾余感　前人

人天尽有伤心境，凄凄况传遗事，坠叶敲帘，余香剩盒，难挽青门书记。飞仙去矣，又旧梦零星，可怜提起。细语喁喁，问君能有几多泪？　言愁吾亦愁绝，剪镫消夜读，炉烬心字。墨碾珠尘，编凝粉印，写尽落花身世。缠绵至此，料悔觅封侯，断肠夫婿。曲按朝阳，玉人知也未。

奉题小云兄《湘烟小录》后调寄《台城路》　吴县沈彦曾兰如

春风曾护双兰笑，湘烟化成凄怨。艳艳销金，盈盈载玉，未是相逢嫌晚。红闺绣缓，为替织弓衣，赠郎行远。更揭眉奁，赌吟香语付筠管。　琼枝容易瘦损，旧欢如坠雨，无限悲惋。别绪萦怀，惊魂入梦，消息空江先断。重来恨满，剩指爪嫣红，枕函留伴。传写朝云，黯然凝泪眼。

读朗玉兄《湘烟小录》，用上下平韵，衍成绝句三十首，以写怆情　吴县陈彬华小松

几夕秋声撼井桐，无端紫玉返瑶宫。
陈思漫续黄初赋，翠羽明珰一霎空。

湘水芳枝泣露茸，铅华净洗薄芙蓉。
六朝旎姻今消歇，仙谪瑶台第几重。

桃叶迎来上画艭，配将国士本无双。
如何白下春归去，不共秋潮再渡江。

名士倾城信有之，纫秋水榭证盟时。
几生修到人如玉，记取鸾绡本事诗。

明珰翠羽艳珠围，瓜步重阳画楫归。
闻道秦淮诸采伴，郁金堂燕妒双飞。

金屋妆成画不如，同心花朵绮窗疏。
可怜香畹楼头月，空照流黄阁已虚。

家住青溪最小姑，红妆替写惜花图。
玉梅香底芳魂杳，赢得檀郎泪眼枯。

扬州三月草萋萋，春色红桥画景迷。
恰与璚花描艳影，筱园环佩尽眉低。

爱月还输雨更佳，垂帘晏坐听空阶。
恹恹骨损香桃瘦，不是伤心怨紫钗。

松楸感念雨花台，一叶凌风江上回。
生怕分飞肠欲断，教郎两日故迟来。

玉镜尘封寂寂春，楚湘烟雨梦前因。
伤心最是环花阁，少个金钗问字人。

天风吹散美人云，瘦剩蛾眉月二分。
回首绿梅窗下坐，可堪重说验螺纹。

缥缈空招倩女魂，碧梧庭院月黄昏。
生怜四阕台城路，半是啼痕半墨痕。

抚棺一恸剧辛酸，碧海青天恨万端。
闻说隔江书远寄，尚将好语报平安。

此日珠难合浦还，空留钿盒忆风鬟。
前身定是司花使，清浅蓬莱水一湾。

祷疾慈云大士前，替郎茹素祝延年。
慈姑爱悼彰贤孝，小传琅琅字二千。

祖庭白发叹萧萧，曲意承颜药裹调，
难得斋心香一瓣，满庭风露立中宵。

闺中大妇爱娥媌，咏絮联吟翡翠巢。
五月江深寒水阁，花笺重叠记传钞。

封侯夫婿领弓刀，问疾寒闺不惮劳。
相伴药炉凄拥髻，晓来懒自沐兰膏。

林下风姿谢绮罗，红牙小拍忆秦娥。
每从官阁飘镫夜，指点霓裳一曲歌。

璧月琼枝萼绿华，如云鬟发丽盘鸦。
痴情绾就来生结，翠盒同装并蒂花。

塔影园空吊夕阳，缌帷萧瑟晚风凉。
西泠筑就蘼芜冢，一树棠梨傍菊香。

桂旗兰旐返瑶京，灵鹊填桥控驭迎。
梦里萧郎成永诀，兰陵舟夜佩环声。

澹月疏星冷画屏，为资冥福写金经。
应思蝈蝈雕笼爱，络纬寒蛩不忍听。

征程回首梦觚棱，水驿山村露一镫。
此日燕台沙扑面，出门应怕说金陵。

返魂无术忆灵脩，赢得全家珠泪流。
茶熟香温相伴处，珊珊遗挂泣弦秋。

月缺花残感慨深，哀言都是四愁吟。
缠绵梦玉词中句，绘出伤秋一寸心。

杏花春雨梦江南，香火因缘礼佛龛。
待谱琵琶传轶事，香名原胜影梅庵。

绳床经案暮垂帘，鸾影凄凉吊镜奁。
只望玉箫来再世，风流佳话定重添。

西风叶叶挂征帆，香泽留教伴枕函。
好慰高堂珍重意，休将红泪湿青衫。

重读《台城路》四阕，蓉愁蕙怨，凄艳绝伦，依调奉题，用周清真韵　前人

凄凉谱出销魂句，秋心况逢秋晚。楚泽孤芳，湘皋小影，可奈西风催剪。珠奁故掩，正香畹楼头，夜长银簟。认是魂归，绣帘人悄问谁卷？　青溪旧时打桨，指山温水软。金粉无限，璧月难圆。璚华遽陨，只恨轻帆孤转。梨云梦远，剩雪碗冰桃，缌帏长荐。画里真真，尚愁眉翠敛。

题朗玉弟《湘烟小录》后　吴县沈秉钰式如

紫风长离玉化烟，杜兰香去定生天。
爱缘结得全家福，第一尤难大妇怜。

渊鱼麇鼠察非宜，巽语时逢药石规。
情重韦皋勤礼佛，玉箫应有再来时。

奉题小云司马尊兄《湘烟小录》后　上元张沵子澜

明珠无价玉无瑕，门掩樱桃五树花。乐府纷传中妇艳，桥梁侧近小姑家。坤灵扇早氤氲定，忉利天应笑语哗。何事罡风吹霎过，便营香冢葬琵琶。

一角红楼旧曝衣，拦腰窗眼易斜晖。淑姬每告双双至，游女能歌缓缓归。无复灵璈重奏曲，可怜片石独支机。丹青不惜生绡费，翠羽明珰画宓妃。

螺北香东秀色餐，明明佳月有团栾。刻脂销得檀奴爱，好粉能教竹母欢。异体连心随宛转，双烟一气祝平安。吟红闺里同凄绝，数到花枝欠畹兰。

小劫优昙悟刹那，渡江双楫奈公何？招魂自打开头鼓，忍泪孤擎洗面锣。吊鸟山应移建邺，爱猫人倘值

横波。可堪老对红心草，来与西施赋挽歌。

奉题小云兄《湘烟小录》后调寄《金缕曲》 上元汪度邺楼

共说神仙侣。记春人眉修蒋黛，目成吴语。璧月琼枝传艳影，恰伴临风玉树，弹指散梵天花雨。悄绾情丝成百结，猛罡风吹作愁千缕。红药根，问谁主？　黄杨闰厄飘茵絮。怎瑶台优昙一现，也难留住。应是寒簧真谪降，梦绕清虚玉宇。趁鹊驾星桥归去，小别人天成永诀，湿青衫望断青鸾羽。难打桨，再迎汝。

呜咽秦淮水，料从今艳沉金粉，馥销兰芷，十二红楼齐掩泣。转羡落花身世，应也为可人夫婿。缌帐镫飘珠箔影，认招魂旧是双栖地。哀荣福，问谁比？双修合惹天心忌。早翻尽断肠公案，绿衣黄里。解脱我为添转语，水月镜花如是。况本是玉清仙子。消受艳缘三载后，更消君一卷伤心史。千古后，定传矣。

奉题小云兄《湘烟小录》后调寄《台城路》 元和朱绶酉生

冶城一片秋杨柳，黄昏画帘微雨。笛舫镫圆，钗楼镜坠，添了凄凉无数。停辛伫苦，算消受年时，翠描眉妩。打桨归来，暮潮不动载愁去。　江郎漫成恨赋，钿盟人世感，芳事多阻。线涩欢裯，弦疏怨柱，寂寂尘香荎土。哀蝉制谱，料萧寺云深，薜衣吟楚。璧月环花，此情堪诉与？

奉题朗玉司马《湘烟小录》后 琴河女史钱若璞莲因

苎萝春水浣轻纱，人道青溪胜若耶。明月吹箫曹比玉，夜船横笛魏无瑕。纤眉翠冷初三月，宝靥红销第一花。愁绝彩鸾云影散，招魂仍傍旧儿家。

锦瑟无端散舞裀，玉箫有约证兰因。落花生世难销劫，流水年华易感春。芳树画阑闲听雨，碧纱小榭黯生尘。冰绡重写崔徽影，生恐离愁易带颦（余曾背写《畹君惜花小影》，今司马更属摹《香畹楼坐月图》，故云）。

奉题朗玉弟《湘烟小录》即送入都 琴河女史归懋仪佩珊

春帆桃叶渡江云，官阁梅花月二分。每玩琴书怡翠黛，自安荆布薄红裙。致欢颜解承堂上，侍疾身甘替女君。愁见弦秋孤馆里，鸳帏遗挂异香熏。

闺阁全才似此难，檀奴哪怪泪频弹。双修福慧缘偏短，四载繁华梦易残。归棹岂知成永诀，剪镫曾记话长安。只今风雪朝天去，谁与熏衣护晓寒。

题小云兄《湘烟小录》后 元和顾千里涧薲

紫君万事足，所少独年寿。正同优昙花，不许见衰丑。昔者漆园论，寓形无暂久。殇彭理且齐，百龄其何有？况乎传忆语，香名满人口。讵等泥莲记，踔越自不朽。题诗寄司马，应更酹卮酒。魂兮倘归来，亦许斯言否。

题小云兄《湘烟小录》后调寄《台城路》 吴县戴延祄竹友

人间尽有伤心史，香名幸逢才子。银烛光中，玉梅影外，春占妆楼十四。亚枝最丽。记姊妹花开，妒伊连理。打桨迎来，宜颦宜笑举家喜。　严闺几番侍疾。况封侯婿远，常罢梳洗。扇影分鸾，钗痕蚀凤，裙挽留仙无计。星河影底，恨天上佳期。闰逢今岁，直得思量，楚兰吟卷里。

题小云司马《湘烟小录》后 宋镕悦研

乞得裴航玉杵来，蓝桥有路即蓬莱。
红羊小劫偏成梦，翠羽声声唤不回。

曼陀小篆祝深宵，千里慈闱问疾遥。
亲算已延儿算减，香魂空向秣陵招。

林下风清礼导师，罗帏玉漏夜敲诗。
只今香畹楼头月，曾照分笺咏絮时。

可人夫婿是秦嘉，三十工愁鬓欲华。
不耐哀词歌子夜，药炉经卷送生涯。

题朗玉词丈《湘烟小录》后调寄《台城路》 南康谢学崇椒石

珠宫多少鸳鸯牒，偏教艳才天妒。蕙畹烟寒，兰楼玉瘦，剩有凄凉词赋。芳华细数，纵题遍鸾绡，万千孤负。比似朝云，髻鬟空咏散花句。　红桥犹记旧事，星星能替月，同听箫谱。抱影支愁，扶香续梦，早自魂销秋语。催归雁舻，顿望断银湾，绉裙仙去。怪底江潮，近来声更苦。

奉题朗玉兄《湘烟小录》后 仁和葛景莱蓬山

梨云梦影柳丝轻，紫玉飞烟返太清。
忏尽情根消尽恨，好从香界证前生。

水软山温艳六朝，渡江桃叶话红桥。
只今东阁梅花夜，愁听珠帘按玉箫。

榆巢杂识

[清]赵慎畛撰　余心玉整理

《榆巢杂识》二卷，清赵慎畛撰。赵慎畛(一七六一——一八二五)，字遵路，号笛楼，湖南武陵人。嘉庆元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御史、给事中、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等职。道光五年卒于云贵总督任上。赠太子太保，谥文恪。

本书内容丰富，文笔流畅。作者于政坛掌故、科举考试、官吏执掌等颇为熟悉，书中所述尤为详尽，其他如民政、财政、文人轶事、地方民俗、山川河流、地理沿革等亦多有涉及，因而对研究清代中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社会生活诸方面均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该书流传不广。据点校者所见，仅浙江官纸总局民国排印本一种，今即据此点校。全书共一册，分上下两卷，无序跋题记。后附《武陵赵文恪公事略》一文，今一并收录。

上　卷

朱批谕旨

太祖高皇帝以遗甲一十三副，仗顺兴师，肇开鸿业，临御之日，大抵秉旄执钺居多。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视帝尧起自唐封，尚先五载。国家旧制，始置内三院，后乃改置内阁，以出纳纶音。自增用奏折以后，皆亲御丹毫，在廷之臣，一辞莫赞，即朱批谕旨是也。其题本由内阁票拟者，遇事涉两岐，辄恭缮双签以请。至训诰特颁，则指授内直诸臣于禁廷具草，有纤微未达圣意者，必御笔涂乙添注。鉴定之后，降付内阁，宣布中外而已。

建立都城

我国家发祥长白，实肇基于俄朵里城。后肇祖原皇帝始迁赫图阿拉，是为兴京。太宗文皇帝斟定辽东，实作周邑。暨世祖章皇帝定鼎顺天，遂以奉天为盛京，两都并建。

蒙古归附

蒙古诸部，系元之部族，自明以来，攻伐之事未尝绝。洎我朝隆兴，东土惟察哈尔林丹汗恃其顽梗，卒就灭亡。其余，则天命四年，科尔沁首先内附，郭尔多斯、杜尔伯忒、札赖特随之。天聪元年，敖汉、奈曼来归。二年，巴林、札鲁特来归。三年，土默特来归。六年，阿禄科尔沁、归化城土默特来归。七年，四子部落、吴喇忒、翁牛特、喀喇沁来归。八年，嵩齐忒、乌朱穆秦、克西克腾、毛明安来归。九年，阿霸垓、苏尼特、鄂尔多斯来归。崇德初，阿霸哈纳尔亦来归。

平定三藩

初，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均以故明将佐，于太宗时率众来归，随八旗征讨，多立战功。有德封定南王，可喜封平南王，仲明封靖南王。吴三桂，本明总兵，世祖驱除流寇，定鼎燕京，亦以效命执殳，得邀封平西王。后有德死殉孤城，至今庙食，仲明分藩于福建；可喜分藩于广东；三桂分藩于云南。仲明殁，以其孙精忠嗣封。可喜年老乞闲，以其子之信摄军事。三桂独称宿将，列重镇于西南，遂于康熙十二年十一月称戈抗命，进薄衡湘，与官军相拒于常德。之信、精忠亦乘机蠢动。圣祖仁皇帝特简八旗劲旅，指授方略，剿抚并用。三桂势蹙忧怖，旋经病殁，孽孙世璠，游魂釜底。既而之信、精忠穷迫归正，均正刑章。至康熙二十年十月，世璠惶惧自戕，三逆并灭。二十一年，以大学士等为正、副总裁官，纂修《平定三逆方略》六十卷。三逆恃恩骄恣，日形跋扈，康熙十二年，因其自乞移藩，诏允所请，逆谋即发。是年十一月，三桂举兵反，直窥湖广。乃遣驰赴荆州，进据常德，以遏贼势。三桂既死，逆孙世璠尚踞滇中拒命。而耿精忠自请入朝，旋讯得其通贼反覆，决磔于市。尚之信虽尝归正，而心怀两端，鞫

实赐死，广东平。二十年十月，大兵攻围云南省城，世璠自杀，其属悉以众降，乃戮世璠首，献于京师，云南平。

平耿精忠

康熙十三年四月，耿精忠据福建反。上命惠献贝子富喇塔为宁海将军，同大将军康亲王杰书统兵讨之。是年至台州，破贼于黄瑞山，又连破之紫云山、九里寺山。十四年，败其众于黄土岭，贼将曾养性乘夜遁去，遂复黄岩县，进取温州，浙东底定。其事具载《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及《八旗通志》中。

平准噶尔

准噶尔部落，系出元阿鲁台，译语转音，故称"尼鲁特"。天命时，尝遣使入贡。世祖锡以封爵，俾自领其众。迨噶尔丹侵扰喀尔喀诸部，圣祖亲讨平之，北边以宁。其侄策妄阿拉布坦先与噶尔丹构衅，跳而西遁，跧伏伊犁，后生息渐蕃，稍为边患。我圣祖、世宗屡申挞伐，折其逆萌。泽旺阿拉布坦之子噶尔丹策，始戢锋受命，高宗纯皇帝示以绥柔，许通贡市、用广覆载之仁。后达瓦齐戕噶尔丹策之子喇嘛达尔札，拥众自立，部曲不附，纷纷内向款关，准噶尔遂大乱。乾隆三十七年，大学士傅恒等所撰《方略》，前编五十四卷，所纪自康熙三十九年七月乙未，至乾隆十七年九月壬申，即详述其缘起也。嗣杜尔伯特台吉策凌乌巴什、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等先后来归，吁请天讨。特诏六师，两道出讨。兵不血刃，五月而定伊犁，俘达瓦齐于图尔满。既而，阿睦尔撒纳豺狼反噬，波罗尼都、霍集占同恶相济，俱即时授首，拓地二万余里。是书正编八十五卷，所纪自乾隆十八年十一月甲戌，至二十五年三月戊申，即备录其始末也。至续编三十三卷，则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庚戌以后，至三十年八月乙亥，凡一切列戍开屯、设官定赋、规画久远之制，与讨定乌什及绝域诸蕃，占风纳贶者，咸载焉。

平定台湾

台湾，自古不入版图。圣祖仁皇帝命靖海侯施琅等俘郑克塽，而郡县其地，设官置戍，屹为海上金城。康熙辛丑，朱一贵倡乱南澳，总兵蓝廷珍与水师提督施世骠合兵进讨，七日而恢复台湾，旋擒一贵。其后针猬、斧螳，偶或窃发，旋亦扑灭。

制定刑律

顺治初，诏刑部尚书吴达海等，详考明律，参以国制，勒为成书，颁布中外。康熙九年，大学士管刑部尚书事对喀纳复奉诏校正。雍正元年，大学士朱轼、尚书查郎阿等奉诏续成。乾隆初，又因尚书傅鼐之请，诏廷臣逐条考正。

汉人官副都统

汉人未有官副都统者。康熙时，陈昂（同安人）从靖海侯施琅征台湾，搜捕余党，出入东西洋五年，叙功授职，官至广东副都统，盖特典也。

陈　潢

钱塘人陈潢，字天一，为河督靳辅幕客，多所经画。康熙甲子，辅以闻，特赐参赞河务按察司佥事衔。

一平金川

金川土司在四川徼外，本吐蕃遗种，《明史》所谓金川寺者是也。国朝康熙中，其土舍色勒奔初慕化归诚，奉职维谨。雍正中，颁给印信号纸，俾世守故疆。其子郎卡袭职，渐肆鸱张，搏噬族类，守姓请加讨，以宁九姓。上以荒憬，不足劳师，惟敕慎固边圉，以防其变。而沙罗奔仍肆凶残，不思悔过。乃于乾隆十三年冬，特简大学士傅恒为经略，率师进讨。始穷蹙乞降，上许以自新，特诏班师。自祃牙以迄饮至，往返一二万里，为期不及两年。盖终沙罗奔之身，跧伏荒徼，莫敢煽动。大学士来保等恭撰《平定金川方略》三十二卷，恭录《御制诗文》一卷，又附载诸臣纪功诗文五卷。

再平金川

金川自郎卡归，不敢复逞凶锋。其子索诺木与其头人丹巴沃杂尔，煽惑小金川酋僧格桑，鲸吞九姓，无故称戈，谕之不从，弥滋狂悖。高宗纯皇帝天断独行，再举六师，重申九伐。僧格桑专车之骨，先献旌门，既而转战深入，索诺木亦穷蹙就俘。乾隆四十六年，大学士阿桂撰进《平定两金川方略》纪其事，自二十年六月癸亥起，至四十四年十一月壬午止。

平定回疆

回人祖国称"默那"，其种类居天山之南北。后准噶尔据有山北，乃悉避于山南，今自哈密、吐鲁番以外，西暨和阗、叶尔羌，皆所居也。迨诸回部并隶版图，中国回人"数与往来，奸黠之徒"诡称传法于祖国，别立新教，与旧教构争，互相雠杀，遂至啸聚称戈。乾隆四十五年四月，循化厅逆回苏四十三等突陷河州，又犯兰州。会援师四集，乃退据城南十里龙尾山，扼险死守。官军百道俱进，蹙之于华林寺，无一人漏网者。苏四十三等既诛，马明心余孽犹多。敕陕甘总督李侍尧密为经理。侍尧筹画未周，致逆回田五嘘马明心已烬之焰，诡称官军将尽剿新教，转相煽惑，乾隆四十九年四月十五日，猝起变于小山。迨田吾为提督刚塔所败，势穷自戕，余党张文庆、马四娃等复乘机啸聚，与刚塔相拒于马家堡，翻山宵遁，蔓延四出，肆其猖獗。上赫然天断，特命兵部尚书福康安为陕甘总督，统兵进讨，复诏大学士阿桂督师策应。逆回群聚于通渭之石峰堡，号称天险，阿桂等列围蹙之，断其水道，众遂宵溃。是岁七月五日，焚巢扫穴，西陲大定。

民情上达

天命五年六月，树二木于门外，有欲讼者，书而悬

之木，览其颠末而按问焉。由是民情巨细得上达。

开科之始

天聪八年，礼部考取通满洲、蒙古、汉书文义者为举人，十六人各赐衣一袭，免四丁，宴于礼部。此我朝开科之始。

设立八旗

我朝初设黄、红、蓝、白四旗。天命乙卯，添设四旗，参用其色镶之，共八旗。

传国玉玺

历代传国玉玺，相传为元顺帝携逃沙漠，后遂遗失。越二百余年，牧羊者见羊三日不食，以蹄跪地，掘获此玺。后归察哈尔林丹汗。天聪八年，贝勒多尔衮（睿亲王）获之于额哲母所。其文汉篆"制诰之宝"四字。

定历法

顺治元年，修政历法，汤若望（钦天监监正，赐号通微教师）进所制浑天星球、地平日晷、窥远镜各一具，请所有应用诸历，永依西洋新法推算。言："敬授民时，全以节气交宫，与太阳出入、昼夜时刻为重。节气之时日不真，则太阳出入、昼夜刻分俱谬。历稽大统、回回旧历，所用节气上泥一方，即以北直论，春分、秋分前后，俱差一二日。新法之推太阳出入地平环，则有此昼而彼夜，此入而彼出之理，非若旧法以一处而概诸方，故种种差讹"等语。由是以新法所有诸法，节气及太阳出入、昼夜时刻，照道重远近推算。共增数页，加于篇首。

限制内监

顺治元年，给事中郝杰疏言："自古刑余宦寺，特供洒扫，从不敢与朝臣齿。明末宠任厂卫，后遂贻杜勋、阎思、印边、永清等开门迎贼之祸。我朝痛绝中官厂卫，钱粮悉归有司，远近无不歌颂。今颁诏大典，赐宴廷臣，突有内监数辈，先行拜舞。乞敕部，嗣后朝贺，内监不得入班行礼。尤有请者，先朝原有牙牌旧制，应仍照品级悬带，至杂流赀官，不得滥越词林、科、道、侍从之前"。得旨："内监毋许混入朝班，牙牌事宜，下所司议。"

弃置道符

顺治四年，江西抚李翔凤进正一真人张应景符四十幅。得旨："为治之道，惟在敬天勤民，安所事此！朝廷一用，天下必至效尤。其置之。"

轸念寒畯

康熙三十九年，论大学士等："观翰林官及庶吉士有极贫者，衣服乘骑，皆不能备。将此等查出，宜何施恩，有益供职？其丁忧告假回籍之庶吉士，有无力至京者，着该督抚酌资助，令其来京。又翰林官员，专司文翰，各省学道员缺，应与郎中并差"。经大学士等议，自读、讲以下，开列职名，请旨点派各省学道，及择其贫者，月给银三两。我朝轸念寒畯之恩，浃及骨髓矣。

圣祖论算法

圣祖谕巡抚赵宏燮曰："丈量田地，不可不知。天下隐匿田地不少，但不可搜剔耳。夫算法之礼，皆出自《易经》，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彼称为'阿尔朱巴尔'，阿尔朱巴尔者，传自东方之谓也。凡推算九九之奇数，不能尽悉，十二、二十四之偶数，方能尽之。此皆体象十二时，二十四气也。"

圣祖论为政从宽

圣祖谕曰："清官多刻，刻则下属难堪，清而宽，方为尽善。朱子云：'居官人清，而不自以为清，始为真清。'"又谕督抚大吏："办事当于大者体察，不可刻意苛求，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治天下之道，以宽为本，若吹毛求疵，天下人安得全无过失？赵申乔抚浙时，民多怨之，后抚湖南，大小官员无不被参，岂有一省之内，无一好官耶？"圣训煌煌，立万世人臣之极，敬谨笔记。

李绂被参

康熙六十年会试，副都御史李绂充副考官，揭晓后，下第举子拥至宅门，喧哄而散。被御史参劾革职，发永定河效力。

圣祖论社仓

社仓、水利，爱养良法，行之难得其人，即有人，尚难期效。我朝李文贞（光地）、张清恪（伯行）均常行之于直隶地方多年，迄无成效。康熙六十年，总宪朱文端奉差赈济山右，又奏请于晋省建立社仓，再兴水利。奉谕曰："凡建社仓，必择地方殷实之人董司其事。此人既非官吏，无役无权，所借之米，何人催纳？丰年不还，亦无如何，若遇歉收，更谁还耶？其初，将众人之米谷扣出收贮，无人看守，及缺空之时，必令司事者偿赔，是空将众人之米弃于无用，而司事者无故为人破产矣。此法始于朱子，仅可行于小邑、乡村，若奏为定例，属于官吏施行，于民无益"。训旨周详，切中事宜，敬记之。

教　职

各省教职，俱以举人、恩、拔、副、岁贡生补用。其捐纳人员，教谕改以县丞，训导改以主簿，用雍正元年例。

部院司官

凡部院衙门，俱设司官，专管定稿、说堂，笔帖式专管翻译，厅官专管收发文书。翰林院钱粮出入、升迁、议叙，俱出自笔帖、典簿之手。雍正初，敕下掌院学士，择俸浅编、检内才守优长者满、汉各二员，充作司官，专

主定稿、说堂。其所委充之员，果办事公敏，仍令掌院据实具奏。

病殁勘合

在京大小臣工病殁，兵部照生前品级，填给勘合。此顺治十三年例。

京堂翰林并列

康熙三十八年，京堂悬缺者多，翰林壅滞，吏部始遵谕，将现出京堂缺及翰林官职名一并开列。

允进册页

康熙三十九年十月，皇太后六旬圣寿，上恭进佛像、御制《万寿无疆赋》围屏等物，外令膳房数米一万粒，作"万国玉粒饭"进献。以天下养，孝之至也。四十二年三月，恭逢上五十万寿，群臣请行庆典，谕有以诗文献者留览。由是诸臣恭进庆祝万寿屏，复以屏文缮写册页进呈，旨留册页，却屏。此俯允呈进册页之始。

蠲免钱粮

康熙四十四年，查自元年以来，所免钱粮共九千万有奇。我朝轸恤恩泽，实亘古所未有。

翰林京堂同补侍郎

康熙初，六部侍郎开缺，由翰林出身者，以十五员而升两缺；由京堂出身者，以五员而得八缺。经都御史蔡升元条奏，始通行开列请旨。

讽士大夫

康熙中，徐健庵（乾学）兄弟显贵，声名赫奕，与高江村（士奇）姻亲，情好最密。都中有"去了余秦桧（指余国柱），来了徐严嵩，乾学似庞涓，是他大长兄"之谣。又有"五方宝物归东海，万国金珠贡澹人"之对。为言官指劾。士大夫得不宝此荣名耶？

圣祖论鄂罗斯之远

康熙三十二年，鄂罗斯察汉汗遣使进贡，上驰谕免之。曰："鄂罗斯人材颇健，从古未通中国，距京师甚远。自嘉峪关行十一二日至哈密，自哈密行十二三日至吐鲁番，吐鲁番有五种部落，过吐鲁番，即鄂罗斯之境。闻其国有二万余里，汉张骞出使西域，或即彼处。史载霍去病曾出塞五千里，想或有之，今塞外尚有碑记可考。至外藩朝贡，虽属盛事，恐传至后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总之，中国安宁，则外衅不起，故当以培养元气为根本要务耳"。

理学名臣

康熙初，圣教涵淳，人才蔚起，一时如张文端（鹏翮）、魏敏果（象枢）、熊文端（赐履）、汤文正（斌）、张清恪（伯行）、李文贞（光地），皆崇尚理学，践履笃实。然矜谨自持中，尚多罅隙。如魏敏果、熊文端、汤文正、李文贞辈，皆在圣人品题之中。故三十三年，考试翰詹于丰泽园，命题"理学真伪论"，所以正人心、学术者，至为深切。

圣祖论理学

上尝问张玉书："理学之名，始于宋否"？奏曰："道理俱在人心，宋儒讲辨加详耳"。上曰："日用、常行，无非此理，自有理学名目，彼此辨诊。朕见言行不相符者甚多，终日讲理学，而所行全与其言背谬，岂可谓之理学？若口虽不讲，而行事吻合，此即真理学也"。圣训精微，直揭千古道统之本原，敬谨记之。

查嗣庭案

雍正四年，阁学查嗣庭典试江西，所出题目，露讥刺时事之意，并于行李中查出日记记本，语皆怨诽、捏造。如以翰林改授科道为可耻，以裁汰冗员为当厄，以钦赐进士为滥举，以多选庶常为蔓草等语。经革职交三法司审拟，依照大逆凌迟。旋以病毙，戮枭。上以嗣庭玷辱科名，停浙江人乡、会试，设观风整俗使。可信人之居心，一涉浇薄、乖张，必遭天谴。战悸记之以自警。是科江西副考官俞鸿图与查嗣庭收受举人牌坊、银两。嗣庭另案服罪，鸿图降编修，后任河南学政，以营私纳贿，服大辟。

谢济世　陆生楠被参

雍正间，御史谢济世以参劾豫抚田文镜不实革职，发阿尔太军前效力。经顺承郡王锡保参其注释《大学》，毁谤程、朱，命留军前充当苦差。同时陆生楠由举人改补主事，因引见时傲慢不恭，辞色露抗逆之状，革职，发军前效力。著《通鉴诊》十七篇，抗愤不平之语居多，亦经顺承郡王上闻，命在军前正法。借托古人之事，冀以泄一己不平之怨望，肆无忌惮，罪由自取。笔之以为小有才者戒。

编纂历、算之书

康熙五十二年，诏纂律吕、算法等书。五十三年《律吕正义》成，诏著律吕、历法、算法三书，著共为一部，名曰《律历渊源》。六十一年，《数理精蕴》、《历象考成》告成。乾隆六年，命廷臣续纂《律吕正义后编》。

制定乐章

凡坛、庙、殿廷新旧所定乐章，并按《朱子六经图》及明郑世子载堉《乐书》之式，考订宫商字谱，备载于篇，而一代之乐，万世昭垂矣！

亲丁名粮

我朝体恤臣工，文武均属一体。文员则额给养廉，武职则有亲丁名粮。自康熙四十二年部议，由提镇以及千总，核定数目，后复于雍正六年奉旨，令武员去任

时，将名粮停扣募补，即留与接任之员。是以武职亲丁，虽年年造册，只系虚名开载，实无其人。至乾隆八年，降旨改为养廉，始不复造报虚名册籍矣。

设立边门

山海关外迤东一带，共设七边门，边门外系各蒙古部落。七边之东南，直接凤皇城，为六边，乃奉天，宁古塔分界，向令总理大臣轮流查阅。又熊岳所属旅顺海口，设有水师营官兵，为奉天南面保障。

北岳恒山

北岳恒山，在今大同府浑源州二十里，接直隶真定府界。按：恒山自班固《汉志》载于上曲阳，郦道元《水经注》以下咸宗之。今曲阳县治距山百四十里，不若浑源州之近。我朝祭法，初在曲阳县，顺治十七年厘正祀典，移于浑源州。

社　学

州县设学，多在城市，乡民子弟，住居穹远，不能到学。令州县、大乡、钜堡各置社学一区，择生员学优行端者，充补社师。此顺治九年例。雍正元年，原任礼侍蒋廷锡奏请复设。

祀典方向

康熙二十四年，太常寺卿徐元琪疏陈现行祀典，北郊既改南向，而三祖配位，仍首东次西，同于南郊，请酌改所向。

寿七十以上者

康熙二十七年奏报，寿自七十岁至百岁以上者，统三十七万有奇。

湖南布政使司

康熙三年，始析置湖南布政使司。

《历代年表》

康熙四十六年，圣驾南巡，布衣龚士炯献《历代年表》，所载至隋而止，乃诏工侍周清源重修。未蒇事而清源没，复诏内阁学士王之枢踵修，而以清源子嘉植佐之，乃相续成编。

地理书

我朝百余年来，论地理者，惟阎若璩明于沿革，储大文详于险易。顾祖禹《方舆纪要》虽极该洽，往往以两军相遇之地，即指为兵家所必争，不及二公之精核也。

历算名家

益都薛凤祚，字仪甫，其算术受于西洋穆尼阁，以天文名家，国初言历法者，推为独绝。梅文鼎，所谓青州之学也。梅文鼎字定九，宣城人，笃志嗜古，尤精历算。康熙四十一年，大学士李光地尝以其《历学疑问》进呈，会上南巡于德州，召见，御书"积学参微"四字赐之，以年老遣归。嗣诏修乐律、历算书，下江南总督，征其孙谷成入侍。及《律吕正义》书成，复驿致，命校勘。后年九十，终于家。特命织造曹頫经纪其丧。弟文鼐，亦精历算之学。

张　勇

靖逆将军张勇，字飞熊，上元人，积功官甘肃提督，封靖逆侯，加少傅，兼太子太师，谥襄壮。初任甘肃总兵时，即内值肃州回民作乱，外值昂汉夷人窥边，日事攻讨。中间奉调南征，旋回甘肃，复值王辅臣之乱，往来征剿无宁晷。其殁也，犹以防御麦力干之故，力疾出师，卒于军营。计始终行间四十余年。王进宝、赵良栋等，皆由其偏裨起为名将。自康熙十三年以后，箭创病足，以肩舆督师者十年。屡乞解职，皆奉优诏慰留，盖两朝受知之深，无逾勇者。

平定红苗

康熙四十二年，辰州红苗作乱。诏吏部尚书席尔达，督荆州驻防兵及广西、贵州、湖南三省汉、土官兵剿平之。时湖广提督俞益谟从征，攻夺小天星寨，以临天星寨，而红苗乞降。俞字嘉言，号澹庵，宁夏人(今武陵北关外有俞公祠)。

赵恒夫诗

休宁赵恒夫(吉士)，以顺治辛卯举人，官至给事中。康熙戊辰罢职，闲居宣武门西之寄园。金坛于汉翔贻诗四首，复叠其韵，得诗千首，命曰《叠韵千律》，又续得五百首，命曰《千叠余波》。

张圣诰续修县志

张圣诰，字紫书，广宁人，官登封县知县。初，顺治五年，圣诰之叔朝瑞知登封县，创修县志。康熙十八年，圣诰族兄埙亦知是县，又续增之。康熙三十一年，圣诰又知是县，复因旧本重修。其事颇异。

傅立元

傅立元尝言："读书之人，屏伏田里，不敢为畸邪之行，不敢为诡激之论，不敢著非圣之书，谨身立行，以为齐民先，是即所以报君父。"傅名米石，钜野人，康熙癸巳举人。

两汪灏

康熙时，有两汪灏。一字文漪，临清人，乙丑进士，官至贵州巡抚；一字紫沧，癸未进士，官编修。诗文传写，往往混淆，惟以字为识别。

孙致弥

孙致弥，字恺似，嘉定人，康熙中被荐，以太学生赐

二品服，出使朝鲜采诗。戊辰成进士，改庶吉士，官至侍读学士。

徐　基

华亭徐基，字崇顼，由贡生官训导。所著诗、赋、文及填词、回文诗，皆集前、后《赤壁赋》，洋洋洒洒数千言，伸之缩之，不出四百余字外。卷首有陈文简公（元龙）序，集《圣教序》中字，亦如自己出。

范武功

陈文简公辑《格致镜原》，相传为馆宾范武功所纂。范名赞，娄县人，长堪舆学。

颜　元

颜元，字浑然，号习齐，博野人。明末，其父戍辽东，殁于关外，元贫无立锥，百计拮据，觅其归葬，故世人以孝子称之。其学主励实行，济实用，大抵源出姚江，而加以刻苦，亦介然自成一家。

《解惑十则》

桂林陈文恭公作"解惑十则"云："言学，则止知有人，不知有己；言仕，则止知有己，不知有人；居官，则止知有上官，不知有百姓；论事，则止见己之是，不见己之非，止见人之非，不见人之是；涉世，则不求己之可以取信，惟欲人之见信，动辄致疑于人，不喜人致疑于己；处境，则常以己为不足，不以己为有余；值患难，则觉人之有负于己，不觉己之有负于人；值富贵，则恐人有所干求于己，不思己有所利济于人；亲友交际，则止觉人之缺情于己，不觉己缺情于人；僚属共事，则乐人顺从于己，不乐己顺从于人。此十惑也。"

两孙文定公

山东益都孙文定公，讳廷铨，顺治时历官内秘书院大学士、吏部尚书。今人但知西孙文定公讳嘉淦者，东孙文定公，人鲜知之。

孙文定公嘉言

兴县孙文定公云："爱国忠君，存诸心，不必宣诸口；利人济物，为其事，不必居其功。"

姚西溪自勉联

姚西溪（成烈）任巡抚时，榜一联云："行可以告天之事，充无欲害人之心。"

芦沟桥

芦沟桥，金世宗二十九年作。

追封忠臣

宋神宗元丰六年，封屈平为忠洁侯，马援为忠显王。

始设巡按

唐李峤请每十州分置御史巡按，疏云："御史之职，故不可得闲，自非分州统理，无由济其繁务。请大小相兼，每州置御史巡按一人，以周年为限，使其亲至属县，或入闾里，督察奸讹，观采风俗，然后可以求其实效，课其成功。若此法果行，必大裨政。"云云。巡按之设，始于此疏。

《左传》

有人言《左传》非姓左人作，因传在经左，故名"左传"。昔之论左丘明者，均无确据，此亦或备一说耶？

《朱子格言》

《朱子格言》"黎明即起"一篇，为前明朱用纯作，今《大全》中尚载此文。又有"居家要言"一则，皆其后人增入者，当为删去。

"廋　辞"

《晋语》有"秦客廋辞于朝"，"廋辞"即隐语也。已开战国"滑稽"，汉世"射覆"之渐。

天人之神

陈定齐（法）云："天之神在日，人之神在目。故日之神夜沉于海，人之神夜栖于肾"。

增取附学

明正统时，知县杨瓒卓异至京，言民间子弟可造者众，请增广生员，毋限额。礼部采瓒言，考取附学。天下学校之有附学生，自瓒始。

掣签选官

明时选官，用拈龟法，至万历间，变为掣签。二十九年，文选员外郎倪斯蕙条"铨政十八事"，其一曰"议掣签"，尚书李戴拟行，报可。孙丕扬踵而行之，至今不废。

彰仪门官房

正统时，户部尚书王佑请增税课，置彰仪门官房，收商税课钞。

鱼鳞册

洪武二十年，令国子生武淳等，分行州县随粮定区，区设粮长四人，度量田亩方圆，次以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编类为册。状如鱼鳞，号曰"鱼鳞册"。

始设钞关

宣德五年，户部尚书郭资言，钞法不行，由商贾居货不税，请行纳钞法。于是置郭县、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浒墅、九江、金沙洲、临清、北新诸钞关，

量舟大小、修广而差其额，谓之“船料”，不税其货。惟临清、北新则兼收税课。此各处钞关所自始。以其纳钞，故曰“钞关”。

大学士座

宣德七年，以故鸿胪寺为翰林院。落成，诸殿阁学士皆至。时钱锡礼掌院事，不设杨士奇、杨溥座，曰：“此非三公府也”。二杨以闻，命设之。后遂为故事。

中　书

前明于内阁中书、中书科中书外，复有文华殿中书，武英殿中书。

宋版书

宋版书，鱼尾下不刊印书名，间有之，不篇篇有也。有亦不真书，但行书耳。编流水页数，在鱼尾上下不一。或有编行书流水页数于页末界画外者。古装潢书籍用长编，不如今折叠。又上下界画只一线墨，无二线墨，各行字数，亦参差不齐整也。

鱼尾象形

书中间缝，每画“ ”，名鱼尾，象形也。始于唐太宗。

三十六体

三十六体，言四六，非言诗也。

古人封书

古人封书，用蜡封，故印用白文，取其不用印色而可见也。

古人印色

古人印色曰“涂”。按：《山海经》“箕尾之山多涂石”，是石亦可称涂也。

始用石印

用石印始于文三桥。三桥能篆而不能镌，代镌人为卖扇者李文福，笔意均能镌到，所以人不知三桥不能镌也。

《礼部韵略》

宋《礼部韵略》起于闽人试“天道如张弓”题赋。时闽人赋云：“天道如何，仰之弥高”。闽人“何”读如“豪”，主试亦闽人，剧叹赏之。同事者以失韵为言，互争。上闻，以无官韵故也。《礼部韵略》因出焉。

明鉴版书

《王守溪集》中有言：“今《十三经注疏》只得汀洲版，若此版亡，宇宙间便无此书矣”。明末乃得汲古阁明监版，乃司礼监也，最恶劣。今大字本《文献通考》亦监版书也。

元书院版书

元书院版书尚佳，盖犹宋老师悉心校雠者。

渔洋山人诗

渔洋山人“历下亭观海过淮南”诗，律颇不细。

吴天章讥权贵

吴天章举鸿博，宝坻相公欲其往谒，不就。又相公诗有云：“非僧却似老僧寒，觅得奇方独宿丸。烂煮黄芽供一醉，任他风雪满长安”。天章闻之，讥曰：“丙吉问牛喘，顾云‘任他风雪满长安’耶”？相公衔之，遂见斥。天章赋《明妃辞》云云。

东坡括题

“前潭有饥蛟，掉尾取渴虎”。东坡善于括题如此。

卢雅雨培植后进

卢雅雨培植后进。李葂以诸生善诗，为先生所赏，延至署中。及葂卒，先生归其丧于家，为置千金产，以育其妻子焉。后沈归愚宗伯选葂诗入《别裁集》，皆先生之力也。然则先生之孙无不中进士者，不亦宜乎？

程鱼门

程鱼门充四库馆纂修，议叙。引见时，上顾左右曰：“程晋芳大似西洋人”。程有句云：“西洋殊似耳，北阙竞传之”。

皇舆图

圣祖制“皇舆图”十轴，其中鸿纤钜细皆由圣心考据，经数十年之久方始告成。寰寓以内，地域广轮之数，一展玩间，瞭如指掌。洵为至宝，尝以分赐臣工。

励文恪公

励文恪公出身极奇，幼孤贫，佣工杜氏。杜本静海大族，见文恪异常儿，遂令随诸子读，取名杜讷，为庠生。后因写书保举懋勤殿供奉，同高澹人辈，为上所赏，已议叙州同，改补中书，又改编修官，加尚书，四世翰林。闻杜氏式微，文恪家待之最厚。余谓当时供奉中，如澹人者，卒不能保有令名，而文恪贻厥四世，其操行敬凛，固有自来也(文恪子名廷仪，孙名宗万，曾孙名守谦，皆官翰林。敕忠，则其堂名也)。

鄂文端公

鄂文端公以举人充侍卫，四十初度，有句云：“四十犹如此，百年待若何”。后年至七十，以大学士充翰林掌院学士，招诸老辈饮，乞联句，限一“死”字，有某呈一联云：“丹心已向军前死，白发独从战后生”。举人充会试总裁者，惟文端一人。闻乾隆某科，上欲用阿文成公

为总裁,文成免冠叩首,奏云:"臣非进士出身,不与文衡,宪皇帝曾有旨,不敢自臣破例"。老臣远见,意固在防其渐也。

词臣挂珠

上御门听政,翰林修撰、编、检班次在科道上。乾隆二年,准其一体悬挂数珠。五年,准国子监监丞、助教等官照礼部、光禄寺之例,一体悬挂数珠,派文渊阁检阅之。内阁中书,准其挂珠。乾隆四十四年二月旨。

中正榜

乾隆十九年,国子监学正、学录始用进士、举人考选录用,停止九卿保举之例。二十六年,定于会试取中余卷内选取,与内阁中书一例,所谓"中正榜"始此。

大臣兼领国子监

国子监祭酒、司业外,未有大臣兼摄,雍正元年,慎重教胄之官,加恩璧馆,特命康亲王、果亲王并领监事。由是总理大臣或用满员,或用汉员,或用一员,或用二员,并以特旨简用。国子监学官停用捐纳人员,亦是年旨。

诸生瞻圣驾

太学肄业诸生,恭遇圣驾临雍,得以瞻觐天颜,其他皆不与。惟乾隆甲子,驾幸贡院,诸生与礼部会试举人在贡院砖门跪迎,各蒙赐《六经》一部。

堂上设座

翰、詹、科、道衙门堂属官员,俱于堂上设座,各部则无之。惟国子监祭酒正座,司业佥坐,监丞、助教等旁坐。如系两厢讲课,六堂诸生皆坐而听讲。

小京官会试

小京官向例不准会试。雍正五年,祭酒鄂文端公据学正举人杨廷英等呈请会试,并满助教胡什图等题准一体会试。永为定例。

国子监联

国子监大堂,御题曰"彝伦堂",元之"崇文阁"也。堂后篆"君、亲、师"三字,字盈尺,君字居中。翰林院土地祠祀韩文公,国子监亦然。康熙间彭定求题一联云:"《进学解》成,闲官一席曾三仕;起衰力任,钜笔千秋本六经。"祭酒孙岳颁题联云:"道统接鲁、邹之后,功在千秋;儒修开濂、洛之先,泽流多士。"

文庙树木

文庙树木俱在太常寺种植。彝伦堂甬路两旁树木,则工部种植。大成殿月台甬路之东,大柏树二十六;西,大柏树二十,小柏树一,共四十七株。大成门外,东,大柏树四十五,小柏树三;西,大柏树三十五,小柏树五,共八十八株。

周清原诗

康熙间,太学生周清原有诗名,为大学士益都冯公(溥)所赏。雍试白丁香有句云:"月明有水皆为影,风静无尘别递香",一时传诵。后以博学鸿词授翰林。召见时,上犹诵其句奖之。

翰林升转

康熙初,裁两坊衙门,兼裁侍讲。翰林编、检,必历司业,然后升侍读。故是时为司业者,辄数月迁去。十四年,复设坊局,于是修撰、编、检多升中赞,而司业与之较俸升转矣。

山草堂集

京山郝楚望先生,名敬,字仲舆。明天启时官谏议,仅十月,为当事者訾为浮躁,左迁归田。杜门扫轨二十年,著述甚富,统名"山草堂集"。分内外编。内编名目:"谈经"、"易领"、"问易"、"学易枝言"、"毛诗序说"、"春秋非左"、"四书摄提"、"时习新知"、"闲邪记"、"谏草"、"小山草"、"啸歌"、"艺圃伧□"、"史汉愚按"、"制义"、"读书通",共十六卷。外编名目:"批点《左氏新语》"、"批点《史记》琐琐"、批点《前汉书》琐琐"、"《后汉书》琐琐"、"批点《三国志》琐琐"、"批点《晋书》琐琐"、"批点《南史》琐琐"、"《北史》琐琐"、"批点《旧唐书》琐琐"、"批选杜诗"、"批选唐诗"、"蜡谈",共十二种。尝假自乔笔珊,匆匆阅过,联记其书目焉。

宋版《韵宝》

内务府孝廉阿生家藏宋版《韵宝》一函。每字皆分真、草,前后无序跋,惟有监修、校刊二衔名,一名陈汶,一名赵与懃。

禁擅造寺观

禁止擅造寺观、神祠。雍正十三年有旨:"凡民间有立愿广大,特欲兴造者,必由督抚题明,方准营建"。

新开盐井

雍正十三年,简州新开盐井十三眼,照例增引征税。允川抚杨馝请也。

铸宝云钱

滇省鼓铸运京钱文,在广西府设炉开铸,需用铜铅工本、脚费银二十八万七千余两。其钱上,清文、篆"宝云"字样。此雍正十三年例。

禁在任守制

雍正十三年,禁在任守制。自后,必其地、其任、其时决不可少是人而无能相代者,方准保题,余俱停止,永著为令。

乡试同考官

停止外省举人送充乡试同考官之例,仍以科甲出身之同知、州县等官入闱分校。雍正十三年,允侍郎张廷瑑请也。

丧葬循礼

雍正十三年,谕:"丧葬循礼,不得于停丧处所演戏闹丧,及举殡时扮演杂剧、戏具等事,违者按律究处。"又谕:"居丧毋得嫁娶,自齿朝之士,下逮门内有生监者,三年之丧,终丧不得嫁娶,违者夺爵褫服 。"

泰山香税

往泰山进香者,在泰安州(今改府)输纳香税。每名输银一钱四分,通年约计万金。此例创自前明,雍正十三年,降旨裁禁。

道府部选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定道、府分别请旨部选例。

擅刑大臣

三品以上大员,身罹重谴,革职拿问者,法司不得擅加三木。即有不得不夹讯者,亦必请旨。雍正十三年,奉谕永著为例。

教官品级

教官品级,教授,向系从九品,学正、教谕、训导,向系未入流。雍正十三年,吏部遵旨议增,始改教授为正七品,学正、教谕为正八品,训道为从八品。

离职封典

丁忧及回籍终养人员,均准照原官品级给与封典。雍正十三年例。

武乡试考官

向例:顺天武乡试正、副考言,止开列编、检职衔。雍正十三年,谕将开坊翰林官一并开列。庶吉士开送顺天乡试外帘官之例,乾隆元年停止。

买卖田房

民间买卖田房,例应业主输税交官,官钤印信,原以杜作奸者捏造文契之弊。自河南抚田(文镜)创为契纸、契根之法,预用布政司印信,发给州县。行之既久,遂启书吏需索之渐。雍正十三年,谕仍照旧例,自行立契,按则纳税,将契纸、契根之法永行禁止。

革除力役

国初,各省疆吏因节省钱粮,偶于田亩捐派。如山东挑挖运河,每年有派帮民夫工食银五万三千四百余两。江南海塘岁修,有每亩捐钱五文。京口挑挖运河,每年于苏、松、常、镇、泰等处照额征漕粮正、耗米,协解银三千八百余两。苏、松、常、镇、泰、通六府州,应修河、渠、闸、坝,令长洲三十三州县按亩派钱数文,以供大修,并令每亩酌捐钱文,以为岁修。四川岁修堤堰,令每亩派数厘不等。直隶运河挑浅,于天津等州县每亩派银一厘。各款均自乾隆元年一概革除,凡工程用款,皆从正项度支。我朝并无力役之征矣。

审定案犯

凡遇亏空赔累、追赃搜查家产、杂犯等案,概不许提审妇女。雍正十三年例。法司定案,除真正反叛及强盗、免死、减等人犯外,其职官、举、贡、生、监等有罪应发遣者,不得加以"为奴"字样。乾隆元年例。

解任出署

乾隆元年,允给事中汪榭请,定解任官出署另居之例。

乡试监试官

各省乡试,添设内帘监试官。于道府或同知内科甲出身之员派用。乾隆元年允侍讲邹升恒请也。

翰林引见

翰林开坊缺出,仍照旧例,将俸满人员开列二十员,带领引见。乾隆二年例。翰林院轮值园班之日,每次带领编、检二十员引见。乾隆五年始。

优礼大臣

上御太和殿时,旧制:大学士俱在殿外檐下侍立,即于殿外赐茶。乾隆二年,命侍立仍照旧制,赐茶时,各携坐褥,坐于殿内。御门听政,向例:大学士等俱不设毡垫,惟圆明园奉世宗特旨铺设,乾清宫尚仍其旧。乾隆五年十一月诏:"大学士等皆年老大臣,当此严寒,就地长跪,特切轸念,嗣后著铺毡垫"。优礼大臣,恩圣渥也。敬记之。

举人补教职

乾隆二年,恩科会试榜后,照雍正五年之例,将未中试举人拣选文理明顺、年富力强者带领引见,分发本省,以太学学正、教谕遇缺即用(大省四十员,中省三十员、小省二十员)。其乡、会试中式之教官,仍回原任。乾隆三年有旨。

官埋胔骼

乾隆元年,命五城各拨空闲官地,掩埋无名胔骼。从御史萧炘请也。

学正养廉

学正养廉,江苏二千两,安徽千五百两,较他省为少,各增足四千两。自乾隆元年始。

汉官加俸

雍正三年，增汉官俸米，并各部堂官给与双俸，其余大小官员加一倍，赏给恩俸。自乾隆二年春季为始。虽曰恩俸，其实即正俸也。遇有罚俸案件，将本身应得俸银，按年、按月计算扣除。

武职终养父母

武职有祖父母、父母年老者，果无伯叔、兄弟，家无次丁，非有紧要戎务，概准终养。乾隆元年例。

官员守制

乾隆二年部议：广东肇高学政王安国，疏请禁守制官员易衣拜官、送礼赴席。应照私罪，不应重律，于补官日降三级调用。三年，刘统勋参奏丁忧御史毛之玉，不回籍守制，潜往浙江招摇干谒。交部严加议处。此维持人心之大者，故记之。

革"圆扁子"

步军统领衙门番役私用之白役人等，俗名"圆扁子"，并非额设，亦无定数。每借番役索诈滋事，遂其所欲，即事消弭，否则告知捕役捕治，得受赏银。往往出资设计，诱人犯法，甚为民间之苦。自乾隆元年严谕革退，番役亦稍敛迹矣。

五城巡检

京师五城街巷，各竖栅阑，以司启闭。向设巡检数十员，于在京考职、候选、杂职人员内拣选补用。所用衙役皆无籍之徒，遇事生风，多方扰累。乾隆元年尽行革除。其栅阑仍交五城及步军统领派兵看守。

两江乡试

乾隆二年三月，江南总督赵宏恩奏请上下两江士子应分闱乡试，各建造贡院事宜，经部议准，特旨驳斥。

停庶吉士保举

停庶吉士保举之例。乾隆二年允御史程盛修请也。

君山神庙

洞庭湖君山神庙，载在祀典，所有春秋礼仪、祭品，照湘江之神，动用正项钱粮，一体开销。乾隆二年二月旨。

减盐铁税

乾隆二年五月，湖南抚高其倬遵谕酌减常德府报增赢余盐钞、昌平熟铁等税。

出借仓谷

各省出借仓谷，于秋后收还时，有每石加息谷一斗之例。乾隆二年五月降旨："如地方非歉岁，只因青黄不接，循例借领，出陈易新，则应照例加息；若值歉收之年，所有借领仓谷，至秋后还仓时，止应完纳正谷，不应令其加息。将此永著为例。"三年三月复谕："歉收之岁，无论常平、社仓谷石，概免加息。"

区田凿井

乾隆二年，原任营田观察使陈时夏进《区田书》三册。又于区田四面凿井浇灌，每田一亩约费工本银三两，官借给工本，秋后归还。部议于直隶地方试行。

减贡马银

四川、广西土司旧有贡马之例，俱系折价交纳，每匹纳银十二两。乾隆二年裁减四两，每匹定为八两。

设库大使

河东运司衙门向征收课银十七万余两，后加增盐引十万道，征银四十余万两，始添设库大使一员，其原设盐运使知事，移驻盐池内淡泉。乾隆二年允河东盐政定桂请也。

声明主稿

九卿及数部会议事件，系何部主稿者，本尾将何部主稿声明。乾隆二年例。

申送仓收

乾隆二年七月，大学士管浙江总督嵇曾筠疏请定限申送仓收。春间出粜，秋成买补，定限昭然。乃各府属往往买补愆期，年底尚无仓收申送，既不敷来岁出粜，仓储空缺，亦且缓急无资。应酌定限期，务于本年十一月内买足，出具仓收申送，该管知府年底亲往监督。结报逾限者参处。经部议行。

设铸印局汉官

复设礼部铸印局汉员外郎一员。乾隆二年例。

热审杖责

凡杖责之犯，时遇热审，于减等之中照旧八折发落。乾隆二年曾申谕之。

巡漕御史

雍正间，粮船过淮，派御史二员前往淮南巡察，至抵通时，亦派御史二员前往巡察。乾隆二年，准给事中仓德等请，将巡漕四员一员驻扎淮安，巡察江南江口起，至山东交境止；一员驻扎济宁，巡察山东台庄起，至北直交境止；一员驻扎天津，巡察至山东交境止，一员驻扎通州，巡察至天津止。自乾隆三年始，按驻扎处所请旨简放。

六堂贡生

乾隆二年八月，尚书管国子监事孙嘉淦疏陈：嗣后

六堂肄业贡生以三百名为定额，每堂分拨五十名，以三十名为在内肄业之缺，二十名为在外肄业之缺。凡到监之恩、拔、副、岁、优贡、监生，择其品端文优者充补，宁缺毋滥。至在外肄业者，恐伊等馆地不一，难于稽查，应令祭酒严立课程，勤其考校。又嗣后肄业贡、监，设立经义、治事二条。明经者或治一经，或兼他经，务取御纂《折衷》、《传说》诸书，考其原本，于人伦、日用之礼切实讲明。治事者如历代典礼、赋役、律令、边防、水利、天官、河渠、算法之类，或专一事，或兼数事，务穷其源委，考其利弊。三年期满，即以所学定其等第。下部议行。

考选拔贡

乾隆二年八月，礼部奏准：嗣后拔贡到部，停其拣选引见，仍由礼部奏派大臣考试后札监肄业。其中果有人品卓越、学术醇茂者，该祭酒等于期满后保举引见，恭候钦定，从知县、教职简用。其余堪任训迪者，仍照定例以教职人于双月。恩、拔、副、捐轮用两周之后，选用一人，其本班顶选者，仍归原班选用。

贩运米谷

天津商船前往奉天贩运米谷，先呈报该县，将前往人数及或赴锦州、宁远，或赴海城、盖平、复州等处填注，照票登记出海口日期，到时该处即对票查明，令其运回，以便接济民食。此乾隆二年直督李卫议。

罚禁粮出境

邻省歉收告粜，本地方官禁止米粮出境者，将州县官降一级留任，不行揭参之该管上司罚俸一年，不行题参之督抚罚俸六个月。此乾隆二年从浙江布政使张若震奏定之例。

浙省海塘

乾隆二年，浙省海塘请帑，兴修自浦儿兜大石工尾起，至尖山段塘头止，建筑鱼鳞大石塘五千九百三十丈。勘估物料，夫工银一百六万九千六百两。

顺天通判

顺天府府丞治中通判，照直省地方官例酌予养廉。乾隆二年允府尹陈守创请也。

漕粮改折色

乾隆二年，大挑运河，谕将淮安属之山阳、盐城、阜宁，扬州属之宝应、高邮、甘泉、江都等县本年应纳漕粮，照雍正八年、十一年每石纳银一两之例改征折色。又谕，将淮关客贩米、麦、杂粮概免纳税，工竣复旧。

国子监易黄瓦

国子监、大成门、大成殿易盖黄瓦。乾隆二年九月特旨。

议处恂情御史

满御史稽察八旗事务，遇各旗都统等所办案件错误、迟延，御史不行查参，议定处分（自乾隆二年始。停止稽察归化城御史，乾隆元年始）。

漕船规制

向议：漕船载米不得过四百石，入水不得过六捺，遂相沿，河水以三尺五寸为度。雍正二年定议：江西、湖广粮船远涉长江，造船以十丈为一，载米一千石有余，入水八捺。乾隆二年，定闸水以四尺为度。饬沿河官弁实力奉行。

八旗养育兵

八旗养育兵每月饷银三两，乾隆二年改为二两，其余银增缺补，养育兵之不能挑取护军马甲者，即改为步甲。原以十八岁为限，亦于是年改议二十五岁为限。

护军校　骁骑校

八旗护军校、骁骑校等向系食俸之员，后将俸项改给钱粮，遇闰之年，照兵丁等一体支给。闰饷自乾隆二年始。

京师饭厂

定例：于十月初一日，京师五城设饭厂十处，以济民食。乾隆二年，适值岁闰，降旨加添半月，于闰九月十五日即行开厂。

满蒙郎中

满洲、蒙古郎中，照汉郎中之例保举道府。自乾隆二年始。

分水口

东省汶上县南旺地区较南北独为高，元向称水脊，汶水至此，南北分流，以济漕运，故又名分水口，为东省全河枢机。旧有禹王庙、分水龙王庙、前明工部尚书宋礼祠。

河堤民房

江南黄、运两河堤上，民人多盖房居住。高邮、宝应、江都、甘泉、山阳五州县每年额征银三百余两，乾隆二年奉谕永行禁止。已成房屋无碍河工者，免其迁移。违禁增添，即行驱逐治罪。

限征耗羡

州县征收钱粮，银色倾销，不免耗折。且解送需费，故旧例许于正项之外征收耗羡。原以耗羡属格外之项，与其听地方官私行征取，不如明定分数，使有节制。嗣因提解以后，有司视同正课，渐至巧取苛索，始犹加耗五分，继乃增至加一。如陕省，经年羹尧、岳钟

琪先后定为加二，以一钱五分作为各官养廉公费，其五分则采买社仓谷石。后积谷已裕，即以添补军需。川省于火耗、税羡外，每银百两提解六钱，名为“余平”，以充各衙门杂费。陋例相沿，征取无已。乾隆元、二年，叠降旨革除，毋许于酌定分数之外多取丝毫。我国家万世无疆之体，基于此。

迎送上官

上司、钦差所过地方，止许佐贰杂职于城外驿亭迎送，其正印各员非有公事传询，不得轻迎出城。并禁止教官率领文武生员迎送道左，以杜奔竞之风。乾隆二年闰九月，允侍郎赵殿最请也。

归化城税课

归化城开垦地亩，试种一年，请量地升科。上则者每亩征米三升，草十斤；中则者米二升，草八斤；下则者米一升，草六斤。自乾隆二年始。

官俸扣荒

外省荒缺银两，向例于知府以下等官俸工内扣抵。乾隆元年谕：佐杂微员不应在扣除之内，令在督、抚、司、道大员，及府县正印官俸工内均摊。其各省大小衙门人役工食，俱准于地丁项下照数全给，免其扣荒。此乾隆二年旨。

洞庭石台

乾隆初，洞庭湖舵杆洲动帑建筑石台，以为行舟避风停泊之所。并于北面筑护堤，以缓水势，节省帑银三万余两。经总督史贻直疏请，交商生息，以资岁修，责令岳州同知经管，并添设舵杆洲等处救生船只。四年，总督班第以石台孤悬湖中，四面风吹浪激，并无涯岸依恃，加帮添筑，徒费工程，疏请拨此岁修银修理濒湖城楼(即岳阳楼)及城根堤岸之用。六年，尚书署总督那苏图、总督阿尔赛同称：石台粉饰壮观，徒为虚设，尽可停止岁修事宜，将此银别充公用。十年，总督阿弥达疏称：现在石台，设有岳营龙协水师塘汛，岁修竟停，石台必圮。请即于节省银内酌拨五千两，作一分生息，为石台岁修之资。得旨允行。

边屯收成

乾隆二年十月，驻防哈密提督樊廷奏报：本年蔡巴什湖屯种地亩，计算收成分数，自十一分以至五十三分不等。十一月，定边将军额驸策凌奏报：鄂尔昆等处秋成，收粮共五千四百四十五石有奇。五年十一月，报收获七千九百四石有奇。

裁免钱粮

雍正间裁免江苏浮粮四十五万两，乾隆二年四月恩诏内再免额征银二十万两。

奖励老农

乾隆二年，滇抚张允随条奏，内称：州县牧令熟谙农功者少，请定十则规条：一曰“筋力勤健”，二曰“妇子协力”，三曰“耕牛肥壮”，四曰“农器充锐”，五曰“耘耔精良”，六曰“相土植宜”，七曰“灌溉深透”，八曰“耘耨以时”，九曰“粪壅宽裕”，十曰“场圃洁治”。以十得八九者为上农，即于上农内选老成谨厚之人专司教导。又称：奖赏老农之例：于每岁秋成后，州县查所管乡村，如果地辟民勤，谷丰物阜，觞以酒醴，给以花红，导以鼓乐，以示奖励。又称：播种时，或有籽粒缺乏、工本艰难，请经常平仓谷存七数内酌借籽粮。经部议准通行。

过继者服丧

内外大小各官出继为人后者，遇本身父母亡故，概令回籍治丧一年，服满赴补。乾隆二年十一月允浙江按察司胡瀛请也。

捐监钱粮

乾隆二年十二月，侍郎孙国玺奏请将山西捐监事例移归本省，交纳本色，以实仓储。经部议驳，得旨：“暂行一二年，乃为晋省积贮起见，他省不得援以为例”。

豁除税课

闽省缺额田地五万四千余亩，乾隆元年查出，即将粮银全行豁除。二年，又将应纳丁银九百余两免征。永著为例。

解京饷银

各省解京饷银，有随平陋规一项，雍正元年敕令停止。嗣因清查部库，约计亏空银二百五十余万两，经怡贤亲王以各色浮费既已禁革，奏请将京饷平余陆续弥补。每饷银一千两，收平余二十五两，至八年亏空补足。解部平余银两，照前数减去一半，留本省以充地方公事之用。乾隆三年，将减半银两一概停其解部，存贮本省司库，遇有地方荒歉及裨益民生之要务，即将此项奏明动用，报部查核。

轮班奏事

圆明园轮班奏事之制，乾隆三年正月定。

文庙祭祀

文庙春秋二祭，旧制遣官行礼。雍正年间始定亲祭之礼。献爵一次，其亚献、三献之爵，预先陈设几案上。乾隆三年二月，上亲诣行礼，更定三献之仪，御书扁额：“与天地参”、对联：“气备四时，与天、地、鬼、神、日、月合其德；教垂万世，继尧、舜、禹、汤、文、武作之师”，悬大成殿楹。

十哲之祀

文庙十哲之祀，昉于唐开成至宋咸淳，从颜子升配至圣，遂升子张以补缺数，以孟子称得圣人一体故也。康熙间，以朱子昌明圣教，升位其次（系奉特旨）。乾隆三年，以《论语》次章即载有子之说，其言语气象皆与圣人相似，宜升堂配享。主议者称有子最为游夏所服，孟子亦称"智足知圣"，从前未跻十哲，实为缺典，应升有子若于殿内卜子夏之下。移朱子熹于西旁颛孙子师之下。通行国子监，直省府、州、县学一体遵奉。此允尚书徐元梦请也。

御书联

御书浙江会稽禹王陵庙联云："绩奠九州垂万世，统成二帝首三王"。

河神黄守方

陈留县庙祀河神黄守才，偃师县人，乾隆三年锡封"灵佑襄济之神"。

本籍捐监

乾隆三年二月，直督李卫奏称：常平捐监，以实仓廪，积贮之计莫便于此。但米粮价值各处不同，若任其随便报捐，则必择贱处购买交收，而米贵之处无人上纳，仓囤仍虚；势必拨运协济，于官又增脚费。且聚捐既众，争买长价，亦有未便。请照州县大小，酌定每处收捐米谷几万石。约计地方贱价，捐谷二百石；中价捐谷一百八十石；贵价，捐谷一百六十石。米各减半。并先在本籍捐纳，捐满后方许向附近邻邑报捐。庶无此盈彼绌之虞。得旨："依议速行"。

粮船免税

乾隆三年，畿辅歉收，米价昂贵，谕督抚及司榷官，将临清、天津二关米豆船免其纳税。至通州、张湾等登陆处所，旧有米豆杂粮落地税银，亦著免征。俾远近商贾，贩运日多，闾阎可无乏食之虞。

五城停赈

乾隆三年三月二十日，五城停赈。奉旨：天气渐热，贫民不便聚集一处，自应散归种地佣工。著每名再行赏给口米一斗，以资前途食用，交五城御史司坊官按照食粥人数散给，毋致遗漏。

八旗米局

八旗官米局九处，乾隆二年，经提督鄂善等奏准裁汰，并严禁铺户囤积米石，不得过五十石以上。三年，允仓场侍郎请，暂留通州米局一处。御史舒赫德疏称：自裁革米局以来，奸民冀图重利，任意收买旗人米石，以致米价昂贵，请复设立米局。经军机大臣会同八旗都统议奏，八旗官弁食余，米必粜卖。商人囤米，特为渔利垄断。奸民彼此齐行，兵民兼受其累。若官为设局收买，米贵时平价发粜，则市价日减。应如所奏，仍添设官米局。除现在八旗米局八处、包衣佐领米局一处，八旗再添设米局十六处、包衣佐领米局二处，仍请特派大臣经理。每局仍给本银五千两，其应采买之时，即领银采买。并著步军统领及五城、顺天府严行查缉，不许奸商设计籴买。诏允行。并将现在各厂粜米钱文，俱交官钱局发卖，以平市价。

九门石路

京城九门增修石路。自乾隆三年始。

考官路费

乾隆三年谕：各省考官路费向无定例。今酌量道途之远近，分别路费之多寡。云南八百两，贵州七百两，四川、广东、广西、福建、湖南六百两，江南、浙江、湖北、江西、陕西五百两，河南、山西、山东四百两。各省督抚遵照此数，不得以私意增减，主考等亦不得于此数之外更有所受。将此永著为例。其各省起程限期，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福建、湖南七省以十日为限，浙江、江西、湖北、陕西、江南五省以七日为限，河南、山东、山西三省以五日为限。逾限参奏之例，亦是年礼部定。

回避本籍

巡城缺出，将籍隶大兴、宛平之科道概行回避。乾隆三年允刑部郎中增寿保请也。

刊刻经史

乾隆三年九月，国子监奏：太学所贮《十三经注疏》、《廿一史》板片模糊，难以修补，请重加校刊。又有写本《旧唐书》一部，亦请刊刻。奉旨：交武英殿御书处查办。

为君之箴

乾隆三年，编修彭树葵奏进《经疏讲义》，引用魏征《十思疏》内之语，以为人君之德在于慎思，且衍十思之义为箴。御史陈其凝奏："二欲宜克，三私宜省"。二欲，谓"心志之欲"、"耳目之欲"；三私，谓"怀安之私"、"好谀之私"、"近佞之私"。均得旨嘉奖。

观风整俗使

雍正时，广东设观风整俗使，有额外教职，按季巡试，由江西拨至广东十二名。乾隆三年，裁汰湖南观风整俗使，关防亦于是年十一月缴销。

凿井灌溉

陕西巡抚崔纪奏："臣籍隶蒲州，习见凿井灌田之利。如永济、临晋、虞乡、猗氏、安邑等县，小井用辘轳，大井用水车。其灌溉之法，小井六七丈以下，皆可用人

力汲引，每井可灌田四、五亩。大井深浅二丈上下，水车用牲口挽拽，每井可灌田二十余亩。其制造之法，小井不用砖砌，工匠、器具价值，浅者一二两，深者三四两可办。即地中带沙须砖砌者，二费亦不过七八两以外。大井即不带沙淤，亦须砖砌。浅者工费八九两，稍深者十余两，而一水车，亦非二十余两不办。其收获之利，在雨泽调匀之年，似可无事于井，然而西北地高土燥，不厌灌溉，井浇一亩，厚者比常年不啻数倍，薄者亦有加倍之人。至遇旱年，虽井水亦必减少，然小井仍可灌三四亩，大井灌十余亩。在常田或颗粒无收，而此独仍有丰收。前康熙庚子、辛丑，晋省连旱二年。无井州县，流离载道，而蒲属五邑独完，即井力之明效大验也。再陕省富平、蒲城二县，井利颇多，庚子、辛丑亦籍此免荒。臣据秦、晋成效，思更为推广。除延安、榆林二府，邠、鄜、绥德三州，所属地土高厚，不能凿井外，其余西安、同州、凤翔、汉中四府，并商、乾、兴安三州可凿之地甚多。现在民间亦有行者。大约渭以南九州县地势低下，或一二丈，或三四丈即可得水。渭以北二十余州县地势高仰，亦不过四五丈或六七丈即可得水。今据各属报到，西安府咸宁、长安、临潼、渭南、盩厔、鄠县、高陵、泾阳、三原、醴泉、咸阳、富平、兴平各县可凿井者，田三千一百余顷；乾州武功县可凿井者，共一百十余村落。又汉中九属，渠水最盛，半系稻田，知府朱闲圣报称可凿井者十分之三。臣思有力之家，可以劝谕开凿，无力贫民，实难勉强。仰翼恩准将地丁、耗羡银两借给无力贫民，以资凿井之费，分三年清还。臣酌定开凿事宜，督令各州县实心稽察、惩劝，俟办理少有头绪，臣亲身查看。庶陕西通省统计河、泉、井水，约可有一半水田，而水田收获之粟，约比常田二三倍。即偶遇旱歉，有此一半水田，即可有一半收成。再凿井灌田，民力况瘁，与河泉自然之水利不同。开凿之后，再请免其以水田升科”。乾隆二年允行。至三年，抚臣张楷遵旨覆奏：“陕西凿井灌田之事，除延、榆、绥山岭环叠，不能开井外，其西、凤等处原报开井六万六千六百二十二眼，内不成井三万三千六百七十七眼。细访井灌之法，不虑开凿之不多，而虑民力之不给。车井用牲口引戽，得水颇多，然非殷实之家不能开造。其用辘轳、桔槔汲引者，所灌止二三亩。每井需三四人转引提曳，数口之家，不过竭蹶一二井而止。前抚崔纪，务期速效，井数徒增而人力不周，不能收多井之利。今未成之井已任民填塞耕种，已成听民酌量留用，应疏浚者仍劝民疏浚。再饬地方官不得委任胥吏查察，致滋纷扰”。报闻。

保举诸生

乾隆三年十二月，安徽学政郑江，保举敬敷书院肄业之廪生陶敬信、江有龙到部，系遵奉元年谕旨。今学臣于诸生中材器尤异者举荐一二，以示鼓舞。经部议照学政举报优行生员之例，准作正贡札监肄业。得旨依议。陶敬信、江有龙仍著送部引见。陶敬信进《周礼正义》一书，上嘉其注解明顺，赐缎二疋，令在三礼馆纂修上行走。

祭祀用银

乾隆三年，湖南抚张灿奏准：炎陵岁祭银二十两，虞陵仅八两五钱，应增如炎陵之数。遇钦差大祭，炎陵额银二十一两有奇，虞陵仅十三两有奇，不敷所用。请嗣后大祭，先期动支司库地丁银一百五十两发县备用。再衡山每岁二祭共止银九两，请照二陵例增银十一两。遇大祭，并支发司库银一百五十两，从之。

考场衣食

乾隆四年己未会试，谕曰：“近天气尚觉寒冷，入场士子除照例赏给棉氅衣及姜汤、茶饼外，著按名给与木炭，许其携带手炉以温笔砚”。又谕曰：“士子入场，定例给与粥饭。近闻办理草率，冷硬不堪充食，著提调官加意料理。”

赏程盛脩

乾隆四年二月，轮进经史讲义。御史程盛脩进《咏史乐府》十二章，上嘉其指事寓规，词意婉挚，得献纳之意，赏内用缎、笔、墨等物。

黜方灵皋

方灵皋先生在康熙时罹罪，蒙思宽宥，令其入旗，在修书效力。雍正间准其出旗，渐次录用，授职翰林，晋阶内阁学士。乾隆初年侍直南书房，擢礼部侍郎。后因召对荐举魏廷珍，出即私告于人，又现住庶吉士吴乔□之屋，于内阁定期考试后，补请新到吴乔□一体散馆。上责其营私，将侍郎职衔及一切行走之处悉行革去，专在三礼馆修书赎罪。

《救饥谱》

仁和监生陆曾禹纂《救饥谱》三卷，乾隆四年经给事中倪国琏奏进。上嘉其有郑侠绘图入告之意，赐名《康济录》，剞劂颁布焉。

蒋衡写经

金坛贡生蒋衡，字湘帆，后改名振生，以书法名一时。尝依石经式手写十三经正文，计三百册，共五十函，乾隆四年八月经总河高斌呈进。上以振生年近七旬，志在遵经，赐国子监学正衔。其手书十三经尽用木板刻印，以备颁发。

姜西溟、何义门

姜西溟宸英，以编修充康熙己卯顺天乡试副考官，为正考官修撰李蟠所累，逮问，蟠遣戍，姜卒于狱。何义门（焯），康熙间因直抚李光地荐，以拔贡入直内廷，特赐进士出身，改庶吉士，授职编修，坐事褫职，仍校书武英殿。六十一年复原官，赐侍读学士。

祀稽曾筠

乾隆四年十一月特旨："前任江南河道总督稽曾筠，殚力宣防，至今河渠受益。著照靳辅、齐疏勒之例一体祠祀，以示优奖。"

救护月食

京师救护月食，顺治间定于中军都督府。十五年裁汰中军都督，至康熙七年移于太常寺。所需兵役、香供等项，顺天府经历，仍用署中军都督衔行文取用。乾隆四年，光禄寺少卿梅谷成奏请将沿用虚衔停止。

蔡巴什湖屯种

乾隆四年，驻防哈密、赤靖等处陕西固原提督李绳武奏报：甘、凉、西、肃、西安五镇营官兵，在蔡巴什湖等屯种夏秋田一万亩。本年收获小麦三千八百六十石，糜子一千八百八十三石，谷三千五百十一石零。

巡察御史

雍正三年，湖广地方每年派往巡察御史一员，专司稽察盗贼，巡视驿站、烟墩，操阅民壮等事。嗣因盗案减少，雍正十二年停止。

晋献祥瑞

奉天盖平县产麒麟，将军额洛图等绘图入告。此乾隆五年三日事。是年七月，直督孙嘉淦进一尺以上瑞谷百穗、高粱百穗。

编修升降

以修撰而再授编修者，于振也。以编修而升授修撰者，蒋超也。本检讨而降补编修者，法式善也。本庶常而降补编修，升洗马者，蒋子蒲也。

从祀文庙

乾隆五年，礼部议驳山东巡抚硕色奏请将先儒孔鲋从祀文庙："查《汉书》，云古文《尚书》出孔子壁中。颜师古注云：'《家语》云："孔腾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书于旧堂壁中"'。而《汉记·尹敏传》云孔鲋所藏。二说不同，则藏书为鲋为腾不可定。又《阙里志》及《史记·世家》；孔鲋初事秦始皇，为文通君，拜少傅。继事陈涉，迁太傅。其生平约略可见。至所著《孔丛子》，朱子疑为伪作，是此书真赝亦未可定。从祀巨典，必显有明征，乃可据为定论。若在疑似之间，宁慎毋滥。该抚所奏，应无庸议"。又议驳浙抚卢焯请将新昌县宋儒石墩从祀文庙："谨按：御纂周易折中列引用先儒姓氏，石墩并未开载。朱子《中庸章句序》内称石氏之所辑录，大义虽明，而微言未晰。又云：'取石氏书删其繁乱，名以辑略，则石氏原本择焉未精可知'。迨其生平与朱子相友善，讲学问答，朱子称其意为学，历言皆有政绩。查该县乡贤祠内已经崇祀。该抚所请，毋庸议。"

富顺盐井

乾隆五年，四川抚方显（巴陵人，由广文官至巡抚）奏：富顺县灶民开淘盐井七十二眼，产盐一百二十五万一千二百斤。配水引二百四张，陆引百七十张，定地行销。应纳课税，自本年始。

楚省销盐

楚省行销淮盐，每岁正额七十七万七千四百余引，每月应销引六万四千七百八十余道。见乾隆五年十一月湖北抚奏《行运楚盐事宜》折中。

九卿吊丧

乾隆五年，有原充工部凿匠俞君弼，营积家资甚富。病故无子，其义女之婿许秉义欺其嗣孙幼弱，图占家产，竟以婿名主丧。因向与内阁学士许王猷联宗，托其遍邀九卿往吊，欲借声势弹压俞姓族人。九卿中惟陈德华、陈世倌、梁诗正、张廷璐托故不往，其余往吊者甚多。经御史张钧参奏，奉严旨申饬。

滇川运河

滇省开凿通川河道，自东川府小江口入金沙江，溯流至新开滩，直通四川泸州，千数百里；皆藉人力化险为平，工费约数十万金。自乾隆八年十一月兴工，至十年四月告成。由滇督公庆复上请始。

明通榜

会试同考官荐卷图记，交内监试收管，本房不得任意补用。乾隆七年壬戌会试前，经侍郎蒋溥奏定，乡试一体遵行。是科会试后，于下第举人内，择其明通者取用教职，由总裁先录荐卷，不足，再挑备卷。大省六十名，中省四十名，小省三十名。与正榜同揭，礼部拣选引见。到台六年，优者准督抚保用知县。此明通榜始。

选拔期限

从前选拔，或十数年一举，后改为六年。乾隆七年，特旨定为十二年选拔一次，永著为例。朝考后引见，用七品小京官分部行走，始于四十二年丁酉科。严加覆试，始于五十四年己酉科。

学臣携眷

乾隆初，豫抚雅尔图奏准学臣停带眷属，以杜弊窦。至七年三月特旨命宽其禁。

满洲进士

满洲进士，照依甲第名次选用知县。乾隆六年始。

奉直二司

雍正元年，刑部设立现审左、右二司。旋令右司专管直隶刑名，左司专管奉旨交办事件。乾隆六年，经侍

郎周学健奏准，嗣复特交之案，分派十七司轮流掣签审办。如掣定司分或少谙练之员，再酌委协办。改左司为奉天司，专办奉天府各州县并宁古塔将军衙门事件。右司专管直隶事件，改为直隶司。各颁给印信。直隶司较繁，即将原管宁古塔事件之山东司员外郎改归直隶司。

主考路费

各省主考回京时，例于该省存公银内支给路费。乾隆六年，上念出京时资斧艰难，令户部每人先给银二百两，知会该省于应给路费内扣除。

曲阜知县

曲阜改县以来，自唐至明，俱用孔氏子弟除授。我朝定制，令衍圣公会同山东巡抚保题补授。大计亦与之会核，与各省知县无异。乾隆六年，衍圣公孔广棨与曲阜县知县孔毓琚互相参揭，有议裁世职者，御史孙灏奏准仍照旧制。

正一真人

乾隆七年，鸿胪寺卿梅谷成奏："正一真人张遇隆恭祝万寿，据礼部文称，随班行礼应列左都御史下，侍郎前。臣思真人乃道家之流，祈禳驱邪，时有小验，仍而不革可也，假以礼貌可也，乃竟入朝班，与七卿并列，殊于观瞻有碍。应请敕部定议，不必令入班行。"上是之。寻经礼部议：嗣后真人承袭谢恩，由部带领引见。并遵三年来朝之例，准其入觐，照例筵宴，宴毕还山。如在京适值百官朝贺之期，免其列班行礼。

宣谕化导使

乾隆八年，上、下两江被灾后，民俗刁顽。诏大学士等于翰林、科道内，拣选品行端谨、通晓民事者四员授为宣谕化导使。寻议以侍讲邓时敏、刑科给事中倪国琏赴上江凤、颍、泗三府州，编修涂逢震、山东道御史徐以升赴下江淮、徐、扬、海四府州。其仪制文移照学政例，道府以下，听其节制。

翰林考试

满洲外班翰林另题考试翻译，由乾隆八年始。是年编、检休致二十人，惟吴绂补用三礼馆纂修，仍留编修任，余十九人降旨覆试，得留原任者，阮学浚、何其睿、陆嘉颖、王居正、路斯道、王锦六人，仍照四等例罚俸一年。此次考列四等者七十一员，蔡文恭（新）、德文庄（保）与焉。

常朝乐章

闰月，常朝所用乐章，视《时宪书》所载，交节之时，用上月宫调，交节之后，用下月宫调。乾隆八年降旨定。

教习考试

考试各学教习，照考试中书例，悉归贡院糊名考试。乾隆八年允御史刘芳蔼请也。

考试罚俸

乾隆八年，给事中陈大玠奏：考试罚俸，翰、詹诸臣将一年俸匀作三年扣除，遇有升转缺出，均予开列。得旨允行。

禁生监充牙行

乾隆八年六月，奉旨定议：如有生监充认牙行，即行追帖，令其歇业，并永行严禁。如不肖生监藐视法纪，州县官奉行不力者，照胥役兼充牙行例分别治罪。

坛庙祭文

会典内春、秋二仲月，直省守土官应致祭各坛庙，其礼仪各载定规，惟祭文未颁成式。乾隆八年，经部议将外省坛庙祠祭各祭文，概交翰林院撰拟成式，进呈后颁行各省，临祭缮用。

红雨衣

诸王以外，惟一品大臣及御前行走之御前侍卫准穿红雨衣。乾隆八年九月特旨定。

紫禁城乘轿

大学士年迈不能乘骑者，惟鄂文端（尔泰）、张文和（廷玉）蒙恩准在紫禁城内乘轿行走。后赵中堂（国麟）亦恩准乘车进东华门。嘉庆九年，韩城王宫傅（杰）予告后来京，降旨令肩舆进朝，扶杖入内，洵为异数。

张泰开

乾隆九年五月，庶吉士张泰开命在上书房行走。

运办洋铜

山西商人范毓馪、刘光晟运办洋铜，皆自备资本出洋采办。照例定限一年，运回交局，每百斤给脚价银十四两，回时具领。此乾隆八九年间事。

淮盐义仓

两淮盐义仓，自扬州以及通、泰、淮等处盐场，共设十仓，应贮谷三十二万七千六百石。

科场监察

科场派亲信大臣严加搜检。外场巡察御史先期派出，于二十八日即往贡院大门外驻宿。凡运送供给，以及进院夫役人等，概行搜检。砖门外各派参领、守备一员，协同点名给签。皆自乾隆九年甲子科始。是科减直省科额十分之一（湖北原五十三名，减五名；湖南原四十九名，减四名）。

会试改期

乾隆十年乙丑会试，改期于三月举行。因天气寒冷，且各省俱须覆试，士子到京稍迟，特旨改定。

兄弟、父子同为翰林

乾隆九年十月，上幸翰林院，群臣与宴者百六十三人。兄弟同与者，惟满洲观保、德保。嘉庆甲子二月，重举斯典，与宴者二百二人。兄弟翰林，惟贵州张凤枝、本枝；父子则安徽王少宗伯懿脩、学士宗诚，河南吴侍讲烜、编修吴其彦。

会试皮衣

乾隆十年会试，奉谕停止皮衣去面、毡衣去里之例。

太学训饬士子文

乾隆五年，钦颁《太学训饬士子文》，止勒石太学。十年，侍郎彭启丰疏请通行天下学宫，同世祖章皇帝《卧碑文》、圣祖仁皇帝《圣谕广训》、世宗宪皇帝《御制明党论》，朔望令教官宣讲。下部议行。

汉庶吉士

汉庶吉士选派讲、读、修撰、编、检数员为小教习例，始于康熙时。乾隆乙丑，仍命掌院暨大教习遵循旧例举行。

王乔林

桂林陈文恭公荐知府王乔林，其考语云："淡泊自甘，意念中常存民物；风力素著，严正内还寓慈祥"。后在西安任内，以滥用非刑革职。

舍田造湖

福州府长乐县十六都、十七都、二十三都、二十四都四里民田七百余顷，濒海环山，水至则宣泄无余，干旱则灌溉无术。唐天宝间，邑人林鹗有田四千余亩，尽舍己田潴而为湖，以资灌溉，四里民田，遂成膏腴。原税四千余亩湖粮，摊入四里民田均输。至今四里民田带纳湖税三分。

翰林散馆

滇南李鹤峰（因培）甫散馆授职，遇大考优等擢升阁学，时论荣之。窦东皋（光鼐，山左人）散馆之次年，大考四等，奉特旨有坊缺出，开列在前，即升补宫允，尤为异数。

漕粮岁额

漕粮岁额四百万石。顺治六年题定，除旧例永折外，不准改折。惟高淳、溧水二县，淹没田亩，粮多虚额，于顺治十六年题准永折，以苏民困，他处不得援以为例。

漕粮蠲免

乾隆三十一年、四十三年、五十九年，普免各省应征漕粮。前两次章程，皆分作七年轮免。五十九年，部臣议将粮数较少省分归并一年，其粮数多者仍自为一年。自六十年起，统计五年之内，即普免一周。至漕粮款内，有例征折色，及民户输银，官为办免之项，一体概予蠲免。

漕粮征收

各省漕粮，向系军、民交兑。军强民弱，每多勒索。自顺治九年以后，定为官收官兑。酌定赠贴银米，随漕征收，官为支给。民间交完粮米，即截给印串归农，军民两不相见，一切浮费概行革除。然每遇开征时，劣衿、蠹役包揽代完，飞派、浮收之弊又起矣。

漕粮赠贴

漕粮赠贴，各省名目不同。江南谓之"漕赠"，浙江谓之"漕截"，山东、河南谓之"润耗"，江西、湖广谓之"贴运"。康熙九年题准：漕粮赠耗银米并刊入易知由单，存给纳户，随漕征给军丁。

赠贴数目

各省漕粮赠贴多寡不同。江、安、山东、河南每米百石征银五两、米五石；苏、松、常、镇四府每米百石征银十两、米五石，浙江每石征漕截银三钱四分七厘；江西每石征赠银三分、赠米三升，又征给副耗米一斗三升；湖广无加赠银米，康熙十年题准，于四耗之外加赠二斗，随粮征给。

闰月甲米

八旗兵丁赏给闰月甲米，乾隆四十年始。嗣后凡遇闰月，照此一体赏给。奉旨永著为令。

大臣俸米

六部尚书、侍郎，每年俱领双俸、双米，大学士之兼管部务者亦如是。其不兼部之大学士，止系双俸、单米。乾隆五十年谕："亦著加恩给予双俸、双米。

罚员俸米

旧制：在京文武各官，有罚俸处分者，惟罚俸银，仍准支领俸米。降、革、留任之员，因处分较重，是以降级留任者，照所降之级支领俸米。革职留任者，停其支领。乾隆五十一年谕："嗣后在京文武各员，有降级、革职留任者，止将俸银分别停减，其应得俸米，俱准其照原品支领。"

提前支俸

乾隆五十一年夏间，京城米价稍昂，又遇闰月，特

降旨将京员应领秋季俸米移前一月，于闰七月关支。其来年春季俸米并移前于正月开印，决日即行开放。

运粮军丁

民之隶卫籍者，曰"军丁"，又曰"运丁"，专为转运漕粮而设。前明于各卫选都指挥一员，统领官军运粮。后改令把总领运，共有漕运十三把总。其运丁即于各屯伍中拣择，统谓之"官军"，凡十六万余名。挽运漕粮，南自瓜、仪二江口入运河，出河口，由黄河入会通河，出临清，北接卫河至直沽，泝潞河达于京通仓。明邱文庄有云：前代所运之夫，皆是民丁，今则以军丁；前代所运之粟，皆是转递，今则是长运。唐、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今江湖之船，各远自岭北、湖南直达燕京。唐、宋之漕卒，犹有番休，今则岁岁不易。盖自三代以来，纳秸纳穗，迄于汉、晋、唐、宋，转、漕（车运曰转，水运曰漕）输粟，虽有运米丁、挽漕夫、漕吏、门丁、牙官、纲户、漕户、漕卒、民户诸名，或应募，或受直，考之，皆民也。至明，乃有军丁之目，于屯伍中抽选，别为一途，不劳民运。我朝因之，惟革卫指挥、千、百户等职，改设卫守备、千总、随帮等官，专司屯运之事，丁则名仍其旧。前明之初，招集民人充实行伍，以为征兵，指挥领之，得地即令坐镇。厥后镇守日久，官丁皆与本地子民婚配，安居食业。又因本地别设营伍，足资捍御，原派镇守之兵虚设无用，裁其粮饷。但年久难驱回籍，给荒田责令开垦，以资生计。故凡属卫军，皆有屯田，是以谓之"屯军"，又谓之"军丁"（屯田原为养军之产，顺治十二年，漕督蔡士英题准归船赡运）。军代民劳，著令挽漕，即今之旗丁也（挽运之初，有防运、短运等名目，继而坐签长运，统名之曰"旗丁"，又曰"运丁"，皆管理船只挽运）。裁饷开屯之始，有仍令操演者，防守汛地方者，谓之"操军"；屯丁年久，将屯田售与民人，子孙赤贫无屯，谓之"赤丁"（湖南北皆有之）。先是，领兵之指挥并千、百户等官，子孙承袭管理屯饷；至坐签长运以后，以世辖军丁运粮。国初用为押空随帮，雍正年间停止不用。嗣后行令各省，追夺委牌、执照。所遗世职子孙，谓之"舍丁"，派令各省督抚衙门轮班役使之丁，谓之"班军"，派令把守城门，谓之"门军"；帮贴运丁每船十二丁，谓之"驾军"。继又裁门、驾二军。统曰"什军"，各卫皆有，而长淮卫则名"纲军"。又有无屯无运者，谓之"闲丁"；派令驾驶黄快船者，即今之"黄快丁"也。以上各丁，名目虽殊，其为运丁则一。每逢佥运之年，一体勾签。康熙二十五年，每船概定十丁。雍正四年，酌改江南、安庆前后两帮每船十七丁，江淮、兴武十八帮每船十二丁，其余各省帮船，每船仍系十丁。十三年，计出运军丁四万三百四十名。至乾隆十六年，实计现运军丁五万六千五百九十八名。

卫　河

卫河，即南运河也，亦曰永济渠；亦曰御河。源出河南卫辉府辉县之苏门山百门泉。东北会淇、漳诸水，过临漳，分流为二：其一北出，经大名，至武邑以入滹沱；其一东流，经大名东北，出临清，合会通河至直沽，会白河入海。自山东德州界入直隶景州，经吴桥、东光、南皮、沧州、青县、静海，至天津府北三岔口入海，计长八百余里；自德州桑园至临清板闸，计长三百五十里，皆曰卫河。其间建闸、开渠，为漕、农之交赖者有三：一曰小舟河，乃卫河迤西之分支；一曰百泉，乃卫河发源之正派；一曰洹河，乃卫河迤北之分支。三处分泄，均入卫河。其流似众，然在春水未长，仅涓涓泉流，设遇亢燥，则泉流更细。漕运、民田，均需调剂，故有"三日纹水济漕，一日闭口灌田"之例。

汶　水

汶上县分水之处，在元时为会源闸，即今济宁之天井闸也。元人遏汶水北出阳谷以通卫水，南出济宁以通泗水。然按地势，南自沽头以达河、淮，殊为便利。而北由安居至南旺，南旺地高于天井，安能激水逆流而使之分乎？故当时虽多设闸坝，常患漏竭。至明永乐时，总督河道宋礼用老人白英之计，筑戴村坝以遏汶，导之出鹅河口，入南旺湖，然后分流南北，从分水口为水脊，因势均导，南得四分，北得六分，增修水闸，以时启闭，漕运遂通。今南北流惟吾所用，如浅于南，则闭南旺北闸；浅于北，则闭南旺南闸。湖、泉并注，南北合流，虽有旱暵，靡不有济。每岁东南漕艘，无或滞留，此皆白英遏汶水之功也。

星宿海

黄河发源星宿海，后人遂以星海之名，疑黄河从天上来，非也。康熙间，上遣侍卫西穷河源。至星宿海，蒙古名鄂敦他腊（"鄂敦"即星，"他腊"即野），地上飞泉杂涌，成水泡千百，从高下望，大小圆点粲如列星，故名星宿耳。

白粟米

粟米，有黄、白二种。黄者有黏有不黏，《本草》注云："粟黏者为秫，北人谓为黄米是也"。惟白粟则性皆不黏。康熙时，乌喇地方树孔中生白粟一科，土人以其子播获，生生不已，遂盈亩顷。味甘，性柔，或以此贡献，上命植之山庄，茎、干、叶、穗较他种倍大，熟亦先时。作为糕饵，洁白如糯稻，而细腻香滑尤过之。是可补农书所未有也。

哈　密

哈密地方终岁不雨。间有微雨，沾土即止。亦无雾露，惟冬月有雪。而每年庄田丰熟，无乾旱之虑者，以引雪山之水，大者为渠，小者为沟，足资灌溉。非如内地必仰藉雨泽也。

谷穗变蚊

策妄阿喇布坦地方多种水田，无旱潦之患。惟或

一年,谷穗变蚊而飞,揿视之,为水或为血耳。

察哈延山

黑龙江西有山名察哈延,穴窍中白昼则吐焰,晚则出火,经年不熄。近嗅之,气味如煤,其灰烬白色,如牛马矢,揿之即碎。亦内地所未闻也。

绝处日影

黑龙江以北地方,日落后亦不甚暗,个半时日即出,盖地当绝处,日影所射也。

山海关澄海楼

山海关澄海楼,旧所谓关城堡也,直峙海浒。城根皆以铁釜为基,过其下者,覆釜历历在目。考之志册,仅载关城为明洪武间所建,而基址未详筑于何时。盖城临海冲,涛水激射,非木石所能久固。昔人巧出此想耳。

哈密瓜

哈密瓜,古瓜州近域,其瓜较内地甜美。体甚钜,长尺许,两端皆锐,彼国中遍种之。每熟时,人唯啖之以代谷食,遂觉气体丰腴,有逾平昔。

土鲁番西瓜

土鲁番在哈密之西,其地产西瓜,种尤佳。每熟时,人入瓜田,必相戒勿语,悄然摘之,恣其所取,瓜皆完美,一闻人声,则尽拆裂无全者。亦异闻也。

三　门

陕州砥柱一山,屹立河中,禹凿之三穿,使河出其间,有似门状,故曰"三门"也。俗云南为鬼门,中为神门,北为人门。三门之险,鬼门为最。

沙蓬米

沙蓬米,凡沙地皆有之,鄂尔多斯所产尤多。枝叶丛生如蓬,米类胡麻而小,性暖,益脾胃,易于消化。好吐者食之,多有益。

泰山之脉

恭读圣祖《御制文集》(《杂著》中言),泰山山脉自长白山来。圣论精确,实为古人所未及。敬记其略云:绵亘乌喇之南,山之四围,百泉奔注,为松花、鸭绿、土门三大江之源。其南麓分为二干。一干西南指者,东至鸭绿,西至通加,大抵高丽诸山,皆其支裔也。其一干自西而北,至纳禄窝集复分二支:北支至盛京,为天柱、隆业山,折西为医巫闾山;西支入兴京门,为开运山,蜿蜒而南,磅礴起顿,峦岭重叠,至金州旅顺口之铁山。而龙脊时伏时现,海中皇成、鼍矶诸岛,皆其发露处也。接而为山东登州之福山、丹崖山,海中伏龙于是乎陆起。西南行八百余里,结而为泰山,穹崇盘屈,为五岳首。此论虽古人所未及,而形理有确然可据者。或以界海为疑。夫山势联属,而喻之曰龙,以其形气无不到也。班固曰:"形与气为首尾"。今风水家有过峡,有界水,渤海者,泰山之大过峡耳。宋魏校《地理说》曰:"傅乎江,放乎海",则长白之龙放海而为泰山也固宜。且以泰山体位证之,面西北而背东南,若云自函谷而尽泰山,岂有龙从西来,而面反西向乎?是又理之明白易晓者也。

黑龙江麦

黑龙江产麦最佳。相传中国麦种之佳者,系西域携来。鄂罗斯地在西陲万里有余,黑龙江上流原系鄂罗斯所居,其种亦自西来,所以麦之佳较他处尤胜也。

堪达罕

索约尔济等地方(此地近吉林)有兽,名"堪达罕",鹿类也。色苍黑,项下有肉囊如繁缨,大者至千余斤。其四蹄能驱风,凡转筋等症,佩于患处,为效甚速。

土鲁番

土鲁番地方去雪山不过百里之内,天气极热。其人皆入夜始出耕种,若日出以后,则暑不可耐。且其地多碛石,赤日中石热如火,触之有焦烂之患。

西北丝绵

西北回子地方产丝绵,以之制甲,其坚固胜于中土,约四十层,可敌浙江之丝八十层。

白龙堆

圣祖《御制文集·杂著》云:"白龙堆,古沙碛也。汉时为楼兰、姑师地。今蒙古部落敖汉、奈曼等居其东,阿霸垓、阿霸哈纳尔、鄂尔多斯等居其西,巴林等居其北。四十九家(原四十八家,增克什克腾,为四十九家)半界于龙堆。考《边卫志》云:'龙堆,沙形如土龙身。高者二三丈,卑者丈余。东倚三危,北望蒲昌,为西极要路'。北巡时亲履其地,见所谓龙堆者,长者十数丈,短者亦三四丈,形蜿蜒如龙,非可以高卑论也。土人云:'龙形皆头向东南,尾朝西北'。验之信然。又其形无定处,今日隆然而起者,明日已为平沙,而或左或右之间,又隐隐聚成龙形矣。是非仅风力所能散聚,盖其灵气凝结,变化无方,真似龙耳。史志所记,未能详也。"

元之苗裔

西北回子种类甚多。当日元太祖征服回子诸国,悉有其地,因命诸子分统之,是为部落之主,岁月既久,语言行事及服食器用,遂习回子风俗,无复蒙古之旧。而其实皆元之苗裔也。

盐之种类

盐之种类不一。南方所用海盐、井盐、皆须煎熬烹

炼。山西解州盐池，如耕者之疏为畦陇，引水灌其中，俟夏秋南风一起，即结成盐印。故昔人以为海盐、井盐资于人，解盐资于天也。独阿霸该部落及张家口外牧围之地有盐一种，出水泽中，不待煎熬而自成，亦不待南风而后结。土人就近取之。其块大小不等，色青黑，味甚佳，不减于中土所产者。始知天生百物，以备民用，随在各足。《礼记》所谓"天时有生，地利有宜"也。

马口柴

前明宫中用马口柴。其柴长四尺许，整齐白净，两端刻两口，以绳缚之，故谓之马口柴。康熙初年炊爨还用此，今惟天坛焚燎用之。

西洋大红

西洋大红，出阿末里噶。彼地有树，树上有虫，俟虫自落，以布盛于树下收之，成大红色，虫名"各作泥腊"。

李之种类

李类甚繁，林檎其一。树不甚高，枝叶皆如李，花白，唐人谓之"月临花"。实如李而差小，有黄、红二种。《本草》所谓"金林檎、红林檎"是也。独核有仁，味甘津，亦名"来禽"，亦名"蜜果"，此果味如蜜，能来众禽于林，故得林檎、来禽、蜜果诸称。《学圃余疏》谓花红即古林檎，误矣。花红，李属也。李有数种，其树皆疏直，叶皆大而厚，花带微红。其实之形色各以种分；小而赤者曰李子；大而赤者曰槟子；白而点红，或纯白，圆且大者，曰苹婆果；半红白脆有津者，曰花红；绵而沙者曰沙果。《西京杂记》所以有素柰、青柰、丹柰之别也。盖李子与柰，其枝叶花实固区以别，而其子核之异，尤最易辨。坚而独者李类，柔小而四五粒者柰类。草木诸书多以林檎附于柰内，恭读圣祖《御制文集》，记其辨论于册，以见圣人格物之精如此。

丰泽园水田

丰泽园有水田数区，每岁布玉田谷种，至九月方刈获登场。圣祖一日幸园中，时方六月下旬，谷穗方颖，忽见一科高出众穗之上，实已坚好。因命收藏其种，待来年验其成熟早否。明岁六月时，此种果先熟，从此生生不已，岁取千百。每年内膳所进，皆此米也。其米色微红而粒长，气香而味腴，以其生自苑田，故名"御稻米"。仰见天眷圣人，故诞降嘉种以充王食。（此条合前二十二条，皆由御制文第四集《杂著》中敬摘大略记之，以益下愚。）

俄罗斯枪

俄罗斯制枪最精，能拆开如钟表内之螺丝圈，玲珑缭绕，莫测其巧。彼国少铁，枪孔极细，不需火绳，置石屑于关捩处，发之即中。凡从树上打坠灰鼠、银鼠等类，犹必寻其铅子携回，以备复用。天朝与之交易，禁售铅、铁器，彼国亦如之。

窝　集

窝集，东至海边，接连乌喇、黑龙江一带，西至俄罗斯。密树丛林，冬夏不见天日。松柏大树各以类相从，不杂他木。林中落叶，常常积数尺许，泉水、雨水、至此皆不能流，尽为泥滓，人行甚艰。其地有熊及野豕、貂鼠、黑白灰鼠等物，皆资松子、橡栗以为食。又产人参及各种药料，人多有不能识者。

瀚海玛瑙

蒙古部落咸在郭毕，即瀚海也。其地多砂石，少草木，一望斥卤，无溪涧、山谷。沙中产玛瑙石子，五色粲然，质清而润，或红或白，或如螺蛤，或如蝉蝶，种种尚形，纤毫毕备，三年核楮之巧，未能遇也。又有白质黑章，若画中小景，林木山桥，点缀宛然，奇奇怪怪，莫可敷陈。造化生物之巧，一至此乎？

英吉利刀

英吉利国，冰铁制刀，纯软如绵，可围绕腰间。使臣来京师，乘车驰石道上，闻轮声心惊，尝解所佩刀斫地，伸屈如意。亦一异也。

台湾多地震

台湾多地震，往往月辄数动。泛海者遇地动，无风而舟自荡摇，舟中人辄知之。京房言地震云："于水则波"，信然。

俄罗斯交易

天朝与俄罗斯交易，市口在喀尔喀之哈克图地方。赓侍郎（音）尝以主事衔充监督六年，言彼国所需内地绵布、针线、绸缎等物，概以皮张易之，惟茶与大黄尤为珍贵。大黄能愈百病，非得大黄不能生。领票当商者共七十二家，而贩易大黄，独回人穆金禄一人，曾奉部颁龙票，无敢分贩者。所行之茶，必湖广所产。盖彼国人内热，非此茶无以解。至回疆以西，则多销潞安茶也。俄罗斯系女主，凡刑律无议斩者。

石碌铜

琼州府属昌化县黎地产石碌铜，为黎人检乞，贩作颜料，更可煎炼作铜，制器亦甚坚良。嘉庆三年，疆吏奏将此铜充粤局鼓铸，遂不复采运滇铜矣。

唐古忒门符

唐古忒贴门符，上画无数人马头，番字不可辨识，贴之可以辟瘟疫。按：唐古忒即西吐番，明曰"乌斯国"，我朝曰"乌斯藏"，其地去青海不远。

八旗档子

国初八旗无簿籍，用薄版五六寸，作满字于上以代

之。每数片用牛皮贯之,谓之"档子"。

查克木

瀚海一带有查克木,其树无皮,当枝干青翠时,着火即燃,不必待其枯槁。烧时有焰而无烟,与炭相似。

浮白之穴

《素问·黄帝问气穴》篇曰:"目瞳子、浮白二穴。"注云:"浮白在耳后,入发际,足太阳、少阳二脉之会。"是乃人身气穴之一,非但为饮罚爵名也。

地中出火

黑龙江及蒙古敖汉地方,地中往往出火。去土面一二寸,炎光随起,接以引火之物,辄传焰。而值土人耕种时,略耘反之,布种其上,不两三月即收获矣。盖地气极热,发生最速故也。

文渊阁

我朝文渊阁虽为大学士兼衔,并非职掌,且自来实无其地。乾隆四十一年,诏搜辑遗集,汇为《四库全书》,特命于文华殿后建阁弆之。又于《永乐大典》散篇内,裒集《麟台故事》一编,为宋待制程俱撰。所载当时典掌三馆秘阁书籍,从执政领阁事。又有直秘阁、秘阁校理等官,立制差为赅备。因命大学士等参仿宋制,会同定议:置文渊阁领阁事二员,以满、汉大学士、协办大学士、翰林掌院学士兼充,总司典掌。置文渊阁直阁事六员,以满、汉内阁詹事、少詹事、讲读学士等官兼充,同司典守厘辑之事。置文渊阁校理十六员,以满、汉庶子、讲、读、洗马、中赞、修撰、编、检及内阁侍读等官兼充,分司注册点验之事。以上皆设为定额(满员由内班出身,汉员由科甲出身)。仍仿宋代馆职结衔之例,凡章奏文移,概令署衔于本职之上。遇领阁事、直阁事阙员,由翰林院列名具题。遇校理阙员,由领阁事大学士会同翰林院掌院学士,遴选学问优长者带领引见充补。凡管钥启闭,典之内府,仿宋制秘书省,有提举官,以从臣充。特派内务府大臣一员兼充文渊阁提举阁事衔,至阁内收发宿直等事,则于内府司员、笔帖式内分派掌管。

文渊阁直阁事

凡充文渊阁直阁事衔者,升授侍郎及改补寺卿,例应出缺。惟河间师纪文达公随带至尚书任,由四库全书馆始终其事。恩谕兼充,洵异数也。

曝　书

宋代秘书省,每岁有仲夏曝书之例。我朝渊海缥缃,储藏美富,每岁按三、六、九月,由提举阁事大臣会同领阁事大臣,定期奏请曝书,直阁、校理各员咸集,公同翻晾。其排次清厘,列庋原架,则文渊阁检阅所司。检阅官例设八员,由领阁事大臣于科甲出身之内阁中书遴选充补。亦酌仿宋秘书省检阅文字官而设也。

四库秘书

四库所辑,多人间未见之书,镌刻流传,仅什之一。其由《永乐大典》采掇裒辑者,犹存稿底。原议俟全书告成后,各藏其副于翰林院署,依全书目次四部编排,标签安庋,本院办事翰林司其籍。翰林及大臣、官员内有欲观秘书者,准其告之所司,赴署请阅。有愿持笔研究就抄者,亦听之。惟不许私携出院,致有遗缺。外书之掌副在有司,视宋制,非省官毋得借书。我朝嘉惠来学之意,尤为沾溉无穷矣。

兼带馆职

编、检改授科道,乾隆年间犹有兼带馆职者。如初派文渊阁校理,在四库馆原行走之提调纂修内拣选。御史刘锡嘏充提调给事中,章宝传充纂修,均得以原衔补校理,殊为荣遇。

文渊阁直庐

文渊阁各员直庐十五间,在传心殿后。北面系改拨上驿院档房,以为阁职办事之所。其应行文移则借用总管内务府大臣堂印。

斋戒铜人

我朝遇大祀斋戒,所司进铜人于乾清门,盖踵明故制也。明太祖以人心操舍无常,"必有所警而后无所放"(谕礼部尚书陶凯语),乃命铸铜人一,高尺有五寸,手执牙简。大祀书"致斋三日";中祀书"致斋二日"于简上,太常寺进置斋所。又命诸司各置木牌,以防亵慢。刻文其上曰:"国有常宪,神有鉴焉。"凡祭祀则设之。后又制陪祀官,入坛各佩牙牌,其制有二:圆者与祭官佩之,方者执事人佩之。俱藏内府,遇祭则给,无者不得入坛。我朝之佩斋戒牌亦踵此。雍正十年二月,谕定斋戒悬牌之例。

贤良祠

贤良祠建于雍正八年七月。祠在京城白马关圣庙侧,满汉大臣,才德著闻、完名全节者,奉特旨入祀。前殿祀亲王二:和硕怡贤亲王允祥(八年奉旨)、和硕超勇襄亲王策凌(乾隆十五年奉旨)。后室祀文武大臣九十八:大学士谥文成榜式达海(天聪年名臣)、大学士一等子谥文肃范文程(崇德年间名臣)、蒙古副都统一等轻车都尉谥襄壮褚库巴图鲁、大学士谥文毅宁完我(顺治年间名臣)、大学士谥文恪额色黑、定西将军一等公谥靖康爱星阿(以上六人俱雍正六年奉旨)、议政大臣一等男谥恪僖哈世屯(乾隆元年奉旨)、定西将军都统三等侯谥敏壮李国翰、四川陕西总督谥忠毅孟乔芳、四川陕西总督谥襄勤李国英(以上三人俱雍正十年奉旨)、大学士一等忠达公谥文襄图海(康熙年间名臣、雍正八年奉旨)、大学士谥文毅魏裔介、大学士谥文靖王熙、大

学士谥文清阿兰泰、大学士谥文贞张玉书、大学士谥文端吴琠(以上六人俱雍正十年奉旨)、大学士谥文端张英(雍正八年奉旨)、大学士谥文贞李光地、领侍卫内大臣一等公谥恭懿福善、领侍卫内大臣一等公谥襄壮费扬古(以上三人俱雍正十年奉旨)、议政大臣一等男谥敏果米思翰(乾隆元年奉旨)、尚书谥端恪姚文然、尚书谥敏果魏象枢、尚书谥文正汤斌(以上三人俱雍正十年奉旨)、尚书谥文端顾八代、尚书谥恭勤马尔汉(以上二人俱雍正八年奉旨)、尚书谥文恪励杜纳(雍正十年奉旨)、尚书谥恭毅赵申乔(雍正八年奉旨)、尚书谥文敬徐潮(雍正十年奉旨)、尚书衔谥文定徐元梦(乾隆六年奉旨)、尚书衔福建巡抚谥清端陈瑸、工部尚书衔河道总督谥文襄靳辅(以上二人俱雍正八年奉旨)、抚蛮灭寇大将军兵部尚书广西巡抚谥忠毅傅宏烈(乾隆五十七年奉旨)、满洲都统谥襄壮根特(雍正十年奉旨)、都统一等褒绩公谥襄毅赖塔(雍正八年奉旨)、汉军都统谥桓僖冯国相、靖海将军靖海侯福建水师提督谥襄壮施琅、靖逆将军一等侯甘肃提督谥襄壮张勇、振武将军甘肃提督谥襄武孙思克、奋威将军陕西提督谥忠勇王进宝、镇南将军护军统领谥襄壮莽依图、西安将军谥恭靖佛尼勒、勇略将军云贵总督一等子谥襄忠赵良栋、总督谥清端傅腊塔、总督谥清端于成龙、大学士谥文恭富宁安(雍正年间名臣。以上十一人俱雍正十年奉旨)、大学士谥文端朱轼(乾隆元年奉旨)、大学士谥文端张鹏翮(雍正十年奉旨)、大学士谥文端田从典、大学士谥文恪高其位(从上二人俱雍正十二年奉旨)、领侍卫内大臣二等公谥悫敬尹德、蒙古都统谥僖恪阿尔纳(以上二人俱自雍正十年奉旨)、礼部尚书衔谥文定杨名时(乾隆元年奉旨)、总督谥清端杨宗仁、河道总督谥勤恪齐苏勒(以上二人俱雍正八年奉旨)、兵部尚书衔直隶总督谥敏达李卫(乾隆五年奉旨)、大学士谥文穆马齐(乾隆年间名臣)、大学士谥文端伊桑阿(以上二人乾隆十二年奉旨)、大学士谥文端福敏(乾隆二十一年奉旨)、大学士伯兼管陕甘总督谥文襄黄廷桂(乾隆二十四年奉旨)、大学士谥文恪蒋溥(乾隆二十六年奉旨)、大学士谥文靖史贻直、大学士谥文庄梁诗正(以上二人乾隆二十八年奉旨)、大学士谥文端来保(乾隆二十九年奉旨)、大学士一等忠勇公谥文忠傅恒(乾隆三十五年奉旨)、协办大学士一等武毅谋勇公谥文襄兆惠(乾隆二十九年奉旨)、大学士谥文端尹继善、大学士谥文恭陈宏谋(以上二人乾隆三十六年奉旨)、大学士谥文定刘纶、大学士谥文正刘统勋(以上二人乾隆三十八年奉旨)、大学士谥文襄舒赫德(乾隆四十二年奉旨)、大学士谥文穆徐本、大学士谥文定高斌(以上二人乾隆五一一年奉旨)、大学士谥文肃英廉、大学士两江总督谥文端高晋(以上二人乾隆四十八年奉旨)、一等伯左都御史谥壮果拉布敦(乾隆十五年奉旨)、尚书谥文端汪由敦(乾隆二十三年奉旨)、尚书谥勤恪李元亮(乾隆二十六年奉旨)、尚书果毅公谥襄壮阿里衮(三十四年奉旨)、尚书衔谥文端钱陈群(乾隆三十九年奉旨)、兵部尚书两广总督谥文肃陈大受(乾隆十六年奉旨)、总督谥悫勤喀尔吉善(乾隆二十二年奉旨)、总督谥文勤鹤年(乾隆二十二年奉旨)、总督谥勤肃鄂弼(乾隆二十八年奉旨)、一等伯都统谥襄烈傅清(乾隆十五年奉旨)、一等男成都将军谥文毅奎林(乾隆五十七年奉旨)、一等伯西路将军谥武烈和起(乾隆二十一年奉旨)、伊犁将军谥襄武伊勒图(乾隆五十一年奉旨)、总督谥悫勤那苏图(十四年奉旨)、总督谥勤毅吴达善(乾隆二十七年奉旨)、总督谥恪敏方观承(乾隆五十一年奉旨)、总督谥清悫袁守侗(乾隆四十八年奉旨)、总督谥诚恪萨载(乾隆五十一年奉旨)、总督管河南巡抚谥恭惠何煟(乾隆三十九年奉旨)、广西提督晋赠伯爵谥昭毅许世亨(乾隆五十五年奉旨)、福建巡抚谥敏惠潘思榘(乾隆十七年奉旨)、江苏巡抚徐士林(乾隆六年奉旨)、广东巡抚谥恭毅李湖(乾隆五十年奉旨)。内无谥者,江苏巡抚徐士林一人。大学士谥文端王杰、大学士谥文清刘墉(以上二人俱嘉庆十年奉旨)、大学士谥文正朱珪(嘉庆十一年特旨)。

功臣专祠

京师功臣专祠凡七:睿忠亲王祠,祀睿忠亲王多尔衮;定南武壮王祠,祀定南武壮王孔有德;恪僖公祠,祀恪僖公遏必隆、领侍卫内大臣尹德、果毅公阿里衮;勤襄公祠,祀勤襄公佟图赖、忠勇公佟国纲、端纯公佟国维;文襄公祠,祀文襄公图海;宏毅祠,祀宏毅公额宜都;恪僖公祠,祀恪僖公哈世屯、敏果公米思翰、庄悫公李荣保、忠勇公傅恒。

双忠祠

双忠祠,祀襄烈伯傅清、壮果伯拉布敦。

旌勇祠

旌勇祠,祀一等诚嘉毅勇公谥果烈明瑞、都统谥昭节扎拉丰阿、护军统领观音保、总兵李全、王玉廷、德福。

紫光阁五十功臣

紫光阁五十功臣:傅恒、兆惠、班第、纳木扎尔、策布登扎布、富德、萨拉尔、黄廷桂、色布腾巴尔珠尔、扎拉丰阿、罗卜藏、多尔济、额敏和卓、舒赫德、阿里衮、鄂容安、明瑞、阿桂、三泰、鄂宝、博尔奔察、豆斌、高天喜、端济布、爱隆阿、玛常、巴图、济尔噶尔、齐凌扎布、噶布舒、额尔登额、霍集斯、鄂对、鄂齐尔、阿玉锡、达什策凌、鄂博什温布、田屯、三格、奇彻布、达克塔纳、萨穆坦、塔玛鼐、富锡尔、满绰尔图、海兰察、老格、富绍扎齐图、阿尔丹察、五十保。

平定西域后五十功臣

平定西域后五十功臣:巴禄、福禄、和起、桑齐多尔济、满福、车木楚克扎布、阎相师、玉素富、扎拉丰阿、瑚

尔起、阿敏道、五福、诺尔本、观音保、阿什默特、噶岱默特、艮音泰、巴岱、布尔哈、纳兰图、巴宁阿、阿尔哈尔沁、萨垒、扎尔善、诺满察、德尔森保、占颇图、伊萨穆、伍什尔图、沙津察、扎敦察、莽喀察、齐里克齐、额纳慎、茂汉、宁古礼、奎玛岱、特通额、莫宁察、那木査尔、塔尼布、玛格、达尔汉、恩特、伊达木扎布、占音保、西尔库尔、拜达尔、望拉、哈木图库。

平金川前五十功臣

平定金川前五十功臣:阿桂、丰升额、明亮、舒赫德、于敏中、福隆安、色布腾巴尔珠尔、海兰察、额森特、舒常、奎林、和隆武、福康安、普尔普、兴兆、哈国兴、马彪、马全、书麟、三保、乌什哈达、瑚尼尔图、珠尔格德、阿尔都、舒亮、科玛、阿尔萨朗、伊兰保、佛伦泰、富兴、德赫布、莽喀察、海禄、教成、官达色、成德、图钦保、曹顺、保宁、特成额、乌尔纳、敦柱、额尔特、托尔托保、泰斐英阿、柏凌、达兰泰、萨尔吉岱、特尔悖彻、兴奎。

平金川后五十功臣

平定两金川后五十功臣:都尔嘉、舒景安、五岱、噶塔布、扎尔桑、玛尔占、阿尔素纳、博灵阿、常青、牛天畀、明仁、五福、刘国梁、巴克坦布、斐慎、马彪、常禄保、梁朝贵、灵山、嵩安、三德、刘辉祖、彰霭、那木扎、进财宝、伊立布、岱森保、穆哈纳、乌尔图纳逊、富宁、明山、伊史、巴达玛、库尔德、阿兰保、阿满泰、新达苏、富尔赛、额尔伯克、爱星阿、巴卤萨、许世亨、国兴、坚木参那木喀、雍中瓦尔结、雅满塔尔、绰尔嘉木灿、阿忠保、木塔尔、雍中尔结。

平台湾二十功臣

平定台湾二十功臣:阿桂、和珅、王杰、福康安、海兰察、福长安、董诰、李侍尧、孙士毅、徐嗣曾、鄂辉、舒亮、普尔普、蔡囗龙、梁朝桂、许士亨、穆克登阿、张芝元、普吉保、穆塔尔。

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存于世者,止一部,贮翰林院敬一亭中。书长二尺,阔一尺,宣纸朱直格,字法端整。余官翰林时,曾启鐍观之。据清秘堂旧藏底册,此书计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除原阙二千余卷,尚存九千八百八十一本。余按:明郎瑛《七修类稿》载:"成祖命胡广、王洪等编《永乐大典》,计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一万一千九十五本(每十册为一函,计一千一百余函)。目录六十卷,其表文见于《蟫精隽》中"云云。彼此卷数不符(徐伯麟《蟫精隽》二十卷,见《明史·艺文志》),或记载之误耶?至现存之九千八百八十一本,亦据册纪存数耳。是书采掇浩博,意在贪多,不出类书窠臼。其体例依韵字排纂,先列本字故实,后附图,并载人六书真、草、篆、隶字样,摹拟形势,注云某某书,如宋元米、赵诸人为多(如一农字,故实外,附农器,系以图,蔬菜亦附入。未克蔬菜本字下又将何录也)。所用韵次,不依唐宋旧部,惟以《洪武正韵》为断。征引经籍,因各韵辖,前后错互。于《易》先列"蒙卦",于《诗》先列"大东",于《周礼》先列"冬官",并不论《易》、《书》、《诗》、《礼》、《春秋》之序。其体例踳驳大概可见。前修四库书时,经馆臣朱竹君(筠)奏请校核此书,奉谕派王大司农(际华)、裘大司空(日修)同军机大臣为总裁官,遴简翰林分校,详定规条,分晰校核。除现系通行,及古书无关典要者不必再录外,其有流传实少,足资启牖后学者,将书名摘出,撮取著书大旨,叙列进呈,彙付剞劂。其有书无可采,而其名未可尽没者,注出简明节略,以佐流传。经圣人裁定,此书始足登石渠金匮之藏矣。

永乐大典纸尾

《永乐大典》每本纸尾,载写书人衔名。闻每页中垫纸及前后复页,自修四库书时,皆裁去归内廷矣。

永乐大典成书

《永乐大典》二万二千九百卷,永乐初,解缙等奉敕编《文献大成》。即竣,成祖以为未备,复敕姚广孝等重修,四历寒暑而成,更定此名,成祖制序。以卷帙太繁,不及刊布。嘉靖中,复加缮写。考《明史·艺文志》,附记于此。

庶吉士廪饩

雍正十一年八月,特旨给庶吉士廪饩,每月银四两五钱,器用什物工部支取,拨官房一所为教习馆。直省书院膏火银亦于是年始给。

大学士、尚书品级

改大学士为正一品,尚书为从一品。雍正八年旨。

停御史保送坐粮厅

御史保送坐粮厅之例,乾隆五十年停止。

停宝源局、宝济局

河南宝源局,自雍正九年停铸。山东宝济局,自乾隆三年停铸。

内班升转

旧例:满洲中允、赞善缺出,专于外班拣选。内班翰林,直升讲、读。嘉庆八年大考翰、詹,分别降补。奉谕:"嗣后满中允、赞善缺出,先尽编、捡论俸升补,如内班无人,再用外班拣选。其侍读、侍讲缺出,先尽内班之中、赞升用,如内班中、赞无人,仍准其以编、检升补。

降官之俸

旧例:大考降补人员均不准接算前俸。是以俸满各员,经左迁,资格转居最后。嘉庆八年,准接算底俸,其升任之俸,仍不准接算。允御史王麟书请也。

满讲官缺

旧例：满讲官止八缺，较汉员减少四缺。嘉庆八年，增设二员作为额缺。

翰林左迁

翰林及科道官左迁后例不能仍回本衙门。近惟李云门师、周东屏、吴稷堂、陈伯恭、钱黼堂、刘云房数前辈仍补学士、编修等职。至法梧门以检讨擢至祭酒，缘事奉旨以编修降补，尤为异数。再任御史者，惟冯星实（应榴）、钱南园师二人。

钱南园

钱南园师以大银台督学吾楚，公正清严，风裁峻厉，不独士子慑服，官寮无不畏之。留任六年，将及瓜期，以内艰归，旋丁外艰。先有会同匿丧案，办结，移交抚军浦苏亭（霖）。浦于先生去官后，巧饰入告，绝不留学臣地。上责之，降补部主事。乾隆五十九年赴部补官，已有缺矣。适同乡一友精六壬，代先生占之，云："此缺决不能补，当仍复清要之秩。"先生笑置之。不数日引见，上问："汝是参国泰的钱某，何久居里舍耶？"谨奏："两次居忧之故。"上命查，有员外缺出，令钱某补。逾日，特旨补授湖广道监察御史，旋命入军机处行走。乃知圣人恩眷，非媢嫉者所能料也。后浦以闽抚获罪，先生以疾卒。灵辕将发之日，正值浦抚肆市，人诵熊江陵文，云："君子、小人之所终，不亦皎然可睹乎？"

李敏达之精敏

李敏达公卫，传闻不多识字，办事精敏，凡章奏稿案，听人诵之，多所指正。一日，奉诏他使，适患痔，欲陈所苦，幕中恐字样不庄，久之不能措笔。公曰："何不云坐处不安耶？"闻者翕服。

谢赐孔雀翎

刘文正公（统勋）谢赐孔雀翎折，有"顾影惭深，举头恩重"八字。后于文襄（敏中）谢赐孔雀翎、黄马褂，有一联云："戴而知重，宁惟假以羽毛；服且增荣，奚啻赐之颜色。"

王仲瞿

浙江举人王仲瞿（昙）博学能文，屡入礼闱，皆以文涉险怪被黜。壬戌会试，次题为"道之以德"一节，文有云："耻者，为七情中所不可见之人情，格者，为六官中所不能奏之考绩。"二语甚奇警。闻此人得剑仙术，善舞剑。

施鸾坡

壬戌庶常施鸾坡（号星渠）曾集《千字文》，去一避讳字，成九言诗九百一十一句进呈。其得赐举人以此。

张忍斋通经

张忍斋师贯通经学，为两浙儒宗。官京师时，别无所嗜，暇则手一册，默理经解。凡经书一节、一句中有数说，辄书数姓氏于侧，循姓氏而递忆其说焉。其用功如此。

翁覃溪父子

翁覃溪先生精蝇头小楷，为书家绝技。每年元旦日，于四粒胡麻写"天下太平"字以试目力。今七十余矣。尚能书之。令子宜泉、比部，好古有父风。积历代古钱最富，见市摊上有一古钱，即以数十钱易之，依式绘摹，装成巨册。为自来嗜金石者意想所不到。

南薰殿藏古人像

南薰殿藏历代帝王、名臣像，外间尝有摹出者。余曾见唐李供奉、杜工部，宋欧阳文忠、苏文忠等像。闻上自汉诸葛武侯，至元耶律文正皆有之。古人生像不画全身，摹者大率从生像耳。

孙迟舟印

孙迟舟（辰东）前辈有印章一方，镌"易为长、为寡发、为多白眼"三语。盖取其效己形貌也。

举荐贤才

蔚州魏敏果公官侍郎时，荐睢州汤文正应博学鸿儒之诏。官尚书时，平湖陆清献为巡抚慕天颜所劾，公力陈其廉明，得复职知县，荐擢御史。大臣为天下得人，如公者洵无愧矣。后桂林陈文恭公荐宁化雷翠庭先生，亦可谓得人。

提倡理学

我朝宰辅中，以理学提倡者，朱文端、陈文恭其最也。逮于文襄以词章见长，彭文勤又从而恢张之，而理学绝响矣。及见韩成王宫傅，犹有理学模范。

座右铭

魏环极先生座右，题"读书改过"四字。朱沧湄（文翰，庚戌会元）舍人有"变化气质，爱惜精神"二语。

劝人惜福

刘文正公有墨刻联，句云："退一步想，留几分心。"二语可作座右箴。又有一联云："惜食惜衣，非为惜财只惜福；求名求利，但需求己莫求人。"余谓士大夫承祖、父余泽，得以取科第、登仕版，皆由前人积德所致。更当继之惜福，方可望后人之绍前体也。岂云惜福耶？然无如人之徒知享福也。噫！戒之哉！

郑贯亭笃于内行

阳山郑贯亭（士超）水部为人醇谨，笃于内行。有

同怀弟某自少丧明，贯亭抚之最厚。登贤书后，留京授徒，束修所入皆寄以供其衣食。及通籍后，即迎与同居，为之娶妇诞子。待骨肉如此，可以愧天下之薄夫矣。

陈松友

国子博士陈松友（化龙），荥阳人，由孝廉任教职者几三十年。迁是职，住南学公廨，携一子一孙以为侍奉。性情恬适，终日无疾言遽色。善养生，每日晨起及就枕时，必通身敲击摩挲不下千余次，行之极有常，大寒、盛暑不少间。年已七十五矣，筋骨坚强，能敌少壮，亦可觇其效云。

蔡生甫精鉴赏

蔡生甫（之定）司业精于鉴赏，收藏法书甚富。尝以十粒明珠易一兰亭善本。其风趣雅甚。

河间不善书

河间师博洽淹通，今世之刘原父、郑渔仲也。独不善书，即以书求者，亦不应。尝见斋中砚匣，镌二诗于上云："笔札匆匆总似忙，晦翁原自笑钟王。老夫今已头如雪，恕我涂鸦亦未妨"。"虽云老眼尚无花，其奈疏慵日有加。寄语清河张彦远，此翁原不入书家"。

善听轩

河间师有侍姬中年丧明，构一室以居之，颜曰"善听轩"。联集"甚哉墨墨，对此茫茫"二语。又集汤若士、苏东坡词云："忙处抛人闲处住，饥时吃饭困时眠。"

蔡老妪

蔡生甫能记前生，尝言前为一念佛老妪。镌印章一方，曰"黑桥佛妪"。今犹不昧善根，每日诵佛号，常素食，不茹荤。形貌清古，人皆呼为蔡老妪。

竖着出京城

官京师者，无不想跻九列。河间师云："九列人多修到，但能修到竖着出京城乃佳耳。"何皆是横着出去也？吁！

钱箨石

刘云房协揆言，向与钱箨石（载）侍郎隔院居。一日夜半，闻先生大哭声。诘朝遣人探视，门扃如故。亲诣问之，先生曰："昨夕之哭，竟为君所闻耶？我想人生世上，至穷到不能举火，亦殊难堪，不觉放声哭耳"。刘告同人醵数十金遗之，是夜即闻歌声出金石矣。

刘石庵赠河间砚

刘石庵阁师以宋砚赠河间师，镌字于匣云："送上古砚一方，领取韩稿一部。"砚乃朴茂沈雄之品，比之文格，有如此也。河间师题云："石庵以此砚见赠。"左侧有鹤山字，是宋人故物矣。然余颇疑其依托。石庵曰："专诸巷所依托不过苏、黄、米、蔡数家耳。彼乌知宋有魏了翁哉！"是或一说欤？

禅榻图

尝过留琴室，见渔洋山人禅榻图，为禹鸿胪稿本，挂未谷摹寄覃溪先生之物。横幅宽二尺许，古松一撑，藤萝倒覆，旁悬飞瀑一道，室中作头陀像，结跏趺坐，睇鸣鹤欲舞状。意境清超，将移我情矣。留琴室主人云："覃溪嘱予请竹坨翁于此室。予曰：'何不自请之？'曰：'尔为请之，乃是一家眷属耳'。"留琴室主人姓朱，号野云，精绘事。故云。

毗陵秋兴图

吴霁峰茶墨闲斋中，见王召谷毗陵秋兴图长卷，后有笪江上诗跋。江岸丹枫，尽移夺于缣素间，而青松、紫柽、白榆、乌桕互相掩映，高低俯仰，杂沓匼匝，莫可名状。非赝笔也。江上先生诗十二首，亦清隽可诵，书法尤得坡公意。

景庆藏画

兵科给谏觉罗景庆，字霭堂，收藏名画甚富。一日余过访，观所藏王石谷立帧三幅，内山居积雪图当是真迹。余设色二帧，恐出自扬子鹤诸人手。又有仿营邱长卷，尚非赝笔。又观南田翁仿古大册页十幅，内有题云："余作画不欲一笔落纸上，直使人游于澹泊萧寂，要眇不可知之境，造化耶？笔墨耶？"霭堂酷爱王麓台山水，藏立帧七幅，皆仿北苑巨然大痴鸥波作，惟仿石峰老人天池石壁图，余尤所醉心。惜所论画学甘苦诸跋未能记忆一二，殊为恨事。画多有钦训堂藏印。主人名允敬，亦天潢宗派。收藏法书、名画，近皆散之人间矣。外又观李复堂（鱓）、女史文端容（椒）花卉各一册。尘壒勃郁中，忽受半日烟云供养，真所云"饥十日，得太牢"也。快极！快极！

高南阜题画诗

胶州高南阜老人（凤翰）人品高洁，书、画、诗三绝。晚年病右臂，以左手作书画，奇气坌涌，尤为世所宝贵。余尝于周研山（成邑）处见一画册，题雍正六年戊申作（是年应选举来部）。后老人之孙□中嘉庆庚申顺天举人，出王勿庵（以衔）殿撰门。以老人画册十幅为贽。款题云："乾隆丁卯，归云和尚左手画"。余假观经年，爱玩不忍释手，仅录其题诗，归之。题画梅云："风条吹出雪皑皑，珍重东皇着意栽。总使也从春色见，肯同桃李一齐开"。题石云："海岳奇峰久赏心，应愁倒箧未能寻。谁知借得毛锥力，不用侯家五百金。"题牡丹云："种种妖娆种种香，锦屏争出斗新妆。深山也有倾城色，疑是人间野洛阳。"题石云："蔚乎其文，介乎其守。饱烟雨而披草莱，是为文字之友"。题莲房菱芡云："满图新果杂冰澌，挥汗如浆不自疲。浑似饥人朵馋吻，望

门大嚼过屠时。”题石云：“画成双石大运拳，碧藓如茵贮野烟。好向山中支枕卧，一天空翠伴龙眠。”题秋葵云：“玉露团团湛碧苔，汉宫秋净断尘埃。最怜酒染鹅儿色，惯簇新妆趁晚开。”题石云：“新安江上昔曾见，画出如逢旧石矶。怪得夜来帘影里，月明犹湿古苔衣。”题鸡冠芭蕉云：“雨过西天忽晚霞，送人取象妙无涯。画禅更欲翻新界，拈尽维摩只此花。”题石云：“五岳峰中割一峰，墨痕泼处湿云浓。图成不敢多烘染，怕有风雷起怪龙。”

渔洋山人题画诗

辛酉九月二日，有客持揭钵图来观。绢幅高尺二寸，长五尺许，末无款识，绢质残损，似裁去原款者。前有渔洋山人题诗，款云：“丙辰王正四日，题朱壁揭钵图。应东痴(*按，即徐夜也*)命。”知为朱壁作矣。画法精入毫芒，药叉，罗刹，诡形殊状，点缀傅染，无纤微不惬，信为丹青绝境。渔洋诗不见集中，因抄存之，以志寓目一幸：“方寸水精钵，中有宁馨儿。崔巍青莲座，上有人天师。一人窈窕美且颀，明珰宝璐颦修眉。金支翠旌光陆离，回风仿佛捎云旗。作使群鬼无不为，神奸万亿连尻脽。震电烨烨雷车驰，修罗刀鼻两不訾。飞龙衔衔势躨跜，前有饥蛟后肥遗。或骑朱虎骖文狸，猰貐梼杌呼穷奇。窫窳驶卑驺虞夔，蹄者角者毛毿毿。铜弩蹶张齐发机，彤弓旅矢射丽龟。鼛鼛伐鼓声振悲，师子之铠剑钑铍。悬絙度索上骑危，牙齿栈齴肩出颐。左担鸡足移须弥，威容广大调御姿。不闻不见坐若尸，天花绀绿下葳蕤。山鬼揶揄不得施，授女五戒跪涕洟。岂悟前因羯肌夷，宾伽解脱母性慈。山河墨点无疮痍，顾陆不作作者谁。昆山朱壁能继之，绢素黔晕丹粉漓。神采浮动穷毫厘，城北徐公虎头痴。三日不食坐茅茨，抱持此卷忘朝饥。大雪叩门索我诗，开卷一引千留犁。呵冰炙砚为此辞，十指皲瘃断吟髭。杜陵老叟不可追，金粟神妙徒嗟咨。

郑板桥之画

闽中郑板桥胸次潇洒，零纸剩墨，随意点梁，具有清夷出尘之致。尝见一小幅，写一花尊，供兰枝，飞竹叶数个，左侧一水盂，浸兰花朵朵，横写一如意。题句云：“年年风景皆如意，水暖花香竹叶肥。”其风韵可想也。

玉枕兰亭

周研山藏《玉枕兰亭》一册，本林鹿原先生物。后有心香(*名擎天*)明经一跋。余尝假玩，录记其原跋于此：“兰亭以定武本为第一，乃冯承素双钩，褚遂良检校，亚于墨迹一等，世争宝贵。迨宋宣和取入内府，定武石不存，墨本日就消耗。南宋贾相似道，命馆客廖莹中缩定武本为小字，刻以灵璧石，精莹如玉，经年始就。毫芒曲折，神采焕发。昔人谓即起右军于九原，当亦訾叹其殊绝也。此石明时久在吾闽士大夫家，知秘藏而不知讨论。本朝顺治间，为侍御萧蛰庵先生所得，时出榻本以惠英敏之士。由是吾乡始知有玉枕本《兰亭》矣。昔夫子有‘圣人、君子、善人有恒’之叹。墨迹不可得见，见定武本如见墨迹焉。定武本不可得见，见玉枕本如见定武焉。今此石之存亡，如定武不可知，然片纸才墨，右军真面目存焉。可不重爱惜之欤！时乾隆辛巳九秋，书于朴学斋。林擎天。”

黄庭经跋

余己未八月望后，以编修秋俸易鼎帖二十卷，装池完好。呈覃溪先生审定，留苏斋多日，为余书“鼎帖考”一则，又为书联，有“古欢鼎帖结神交”之句(*尝以先母舅春野先生教言求跋，故出句云：“旧学铭言留笔髓”*)。同馆吴荷屋(*荣光*)又收残帖数册，质之先生，择七种定为鼎帖，各系以跋。内《黄庭经》实属仅见，记其跋语云：“此《黄庭经》是南宋时翻摹秘阁本。以石刻铺叙考之，是鼎帖所抚秘阁本也。义门乃以颖本从秘阁出，则义门、坛长二先生皆误评颖本耳。南宋以后，又有从此再翻之本。第四行盖两扉，‘两’讹作‘雨’；三十八行‘肝’讹‘肝’(*停云馆本亦沿作肝*)；三十九行‘三光’讹‘五光’；五十三行‘玉英’讹作‘王英’(*诸本皆沿作王英*)，惟此本不误。即此数处，已压诸石本矣。又有一旧刻本，通皆七字为句，‘弃捐摇俗’乃是‘弃捐淫欲’；‘修太平’是‘心太平’(*陆放翁有心太平庵，取此*)，或遂执彼为古定本。虽若可据，然其笔法实远在此本之下。以予所见新安吴氏所藏旧本，有董文敏手跋，称墨池为放光者，其笔法实逊此本。况以予详考其本，内亦尚有一二处未可据者。品帖原以笔法为主，岂若校雠家所为乎？所以王弇州、莫云卿皆推此为秘阁本，信不诬耳。”余跋不复记。

历朝宗尚

陈观楼先生(*昌斋*)云：“汉人训诂，唐人诗赋，宋人理学，明人章疏，本朝人考据。此历朝宗尚之大概”。

经学大家

汪锐斋(*德钺*)云：“自宋儒后，讲《易经》、《春秋》者，推李安、方望溪”。今续《易经通论》、《春秋通论》，始知二先生心得处，实能发朱子之未发者。

见利忘义

赵鹿泉先生(*佑*)尝云：“见利思义，夫子许其可以为成人。然则人之见利而忘义者，多也”。吾友陈虹江(*启文*)云：“今人不但忘义，并且不畏祸。”先生曰：“通极通极。”

李湖题联

盱江李恭毅公(*湖*)官通永道时，题一联云：“人苦不自知，原诸君勤攻吾短；弊去其太甚，与尔众率由旧章”。此非老于吏治者不能道此语。

薰亭抚孤

休宁汪香泉先生(存宽,甲戌翰林)嫡孙五代进士。其子早逝,遗一孤孙,同族薰亭学士携至京,延师课读。一日,熟师讲"爱之能勿劳乎"题文,申说父之爱子之情,此生恸泣不已,不忍卒听。诗废蓼莪,古今人同此至情也。薰亭于宗派极疏,乃用情及此,且闻其约束较己子尤严,洵可谓盛德事。

饶宗麟通经

同乡明经周(□勋),馆京饶宅,受业生名宗麟,年十六,熟《五经》、《周礼》,背诵如泻瓶水,只字不爽。近读《仪礼》,亦能记忆,尚未熟耳。余尝见其貌,亦福厚未易才也。饶本旌德人。

福山王氏

鹿箕谷言,福山科甲之盛,推王氏为最。自国初几庵先生(骘)官大司农后,历今七世,父子昆弟以甲、乙科出身,外官巡抚、内官京堂者,不下数十人。几庵封翁名道增,未尝读书,由懋迁致富。明末岁饥,出资财赈济乡里,全活甚众。尝代一社输徵银若干两,人咸颂义侠焉。故子孙食报最久,且无一人罹于祸者。

德泽儿孙

莱阳赵序堂(朱彤)昆弟叔侄联捷科弟。其尊甫任严州太守时,振兴士气,于寒畯尤嘉意焉。如余秋室(集)学士,皆素所培植者。尝值隆冬扃试诸童各给炭以御寒,浙人至今犹口碑载颂。可信序堂家门之盛,非无自也。

潘本义

潘太守名本义,浙江仁和人。任吾郡时,留心士子之有文行者。访之张笔石(正笏)学博,得三人焉:龙维祺,周金键、暨先母舅春野先生。冬季各送炭资十二金,肩舆减从,亲诣书塾,具陈古谊。犹记余时为童子,将命捧茶瓯侍焉。后龙、周皆捷贤书(龙庚子京兆举人,周戊子举人),惟吾母舅以明经终,然皆不愧为有品有学之君子。今之学博,既无笔石先生其人,而太守犹有用心若是者否?可见数十年中,已成羲皇间事矣。太守历任湖南三郡,生孙三,各以其郡首字名之:恭常辛酉举人,恭辰辛酉翰林,恭宝。

天理彰彰

刘文正公太翁任某省藩司,岁饥,先发赈而后入告,为上所嘉。后生文正公,为一代名臣。吾师戴紫垣先生父官临清州牧,修城垣,督工真至,不辞劳瘁,寝食城上者半载。后王伦之乱,犯临清,不能屠此城者,公之力也。是科吾师甫弱冠,捷京兆解元,联成进士,入翰林。谁云天理不甚彰彰耶?

期功丧

古人以期功丧去官者良多,今士大夫但冠一期字于名刺耳。郑贯亭水部有同怀,忧而不考试差,犹得古人遗意。

周郃生淡于仕进

颜玉峰云,邵阳周先生名郃生,官刑部主事。淡于仕进,未华颠即抽簪去。归装载书一船,教子弟曰:"书可读,官不必作"。子思仁,得选拔,不令其与廷试,发所藏书读之。后著述极富,年臻九十余而终,人称为讱庵生生是也。至今后嗣繁昌,博青衿者,尝百余人。

三世不葬

王芷塘云,伊戚某翰林,三世停厝不葬:曾祖厝徽州;祖厝苏州;父厝京城东隅夕照寺,距京寓仅数里。入翰林后,亦未尝设一祭。噫!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根本不笃,枝叶不茂,未见于处忍心而能获福荫者。可危可危!

孙文清公

我朝汉大臣膺五等之封者,惟张文和(廷玉)、孙文清(士毅,嘉庆十一年停袭)。孙尤晚达,任将相,敭历中外,尤为罕觏。徐春帆给谏言其神情火热,发扬蹈厉,如赤城之霞,光焰万丈。后辈接其言论,虽痿痺者可使之振起。尝教人云:"圆融者福厚,执拗者禄轻"。少时咏杏花有句云:"摘来仍向溪边掷,不是春风第一枝"。可想见其兴趣。

拉旺多尔济善射

额驸拉旺多尔济膂力绝伦,尤善射,发无不中,尝扈从南苑。有兽名四不相(其形不相马、牛、驴、鹿,故名。力甚大)轶出围场,上与额驸一矢,刻即射殪覆旨,真虎臣也。每扈跸,乘四马轿,驶行如飞。其法:用四马扛舆,四仆别乘四马御之,齐手一鞭,马已驶去数里矣。

嵇文恭善风鉴

嵇文恭(璜)善风鉴,百不失一。主乙未会试,揭晓后,中式者初见,即鉴别无爽。分两日款宴,前一日皆丹毫简用者。内有二人不符,由途即选。次日所延,则尽归班矣。尝言乙未一榜无宰辅,惟许紫垣师、孙寄圃(玉廷)一内一外,禄位崇厚。今果然。又许金兰溪为臬司,今由臬司官(大司)少寇。曹顾崖(城)病右手,虑大考不能作字,欲乞假。文恭曰:"不出三年,当至二品,岂能去耶"?后曹以学士督学山左,荐擢少宰。

洪亮吉之傲

洪稚存(亮吉)负才傲物,清狂自喜。尝游陶然亭,遇素不识者宴客。洪入座,浮一白曰:"如此东君如此

酒，老夫怀抱几时开。”一笑迳去。盖袭用杨廉夫句也(廉夫为张士诚强止于宏文馆，以指写尘桌一绝云：“山前日日风尘起，海上年年御酒来。如此风尘如此酒，老夫怀抱几时开。”)一日访张船山，适船山生女，赋一律，成三联矣。洪见之，续云：“可怜一队痴儿女，惯替人家做老婆”。后洪以编修言事，褫职。

李东川好酒

夏邑李东川(树谷)任祁阳时，有句云：“颟顸公事唯耽酒，勉强官声不要钱”。后果以诗酒废事，被参归。

杨柏溪精风鉴

杨柏溪(护)廉访精风鉴，甲辰出纪河间师门。曾云：“师入阁愈迟愈佳”。后河间师年八十二拜协揆命，仅十七日即捐馆矣。术数之学，精验如此。蒋砺堂(攸铦)云：“杨前自言十年不甚好，遂家居十年。出即补郎中，擢道员。禄位信有定数。”

不留余地

李鹤峰先生学问事业，卓卓可称，惟居心太狭。凡事不留余地，致嗣君衣山编修(翊)腹内有灵鬼事，百计驱治不效，遂至病终。说者谓孽报云。处事必留余地，正可发人深省。

刘文正公气象

侍御皂梅坪(麟)言，犹及见刘文正公丰范严正，如对神人，数十年中，目中并未见有此等气象者。每直军机处，闭目坐，闻人言事偶误，张目侃侃直陈。内侍传赐食物，谢恩祗领，从不与内侍交一言。后高云从案，大臣多罹罪者，独不及公。其端严慎密如此。

裘文达奖励后进

裘文达公奖励后进，凡人一善一长，揄扬不置。虽素不识面、隔数十年犹称道不忘。惟闻人背后谤议，必面折之曰：“尔胜他的好处何在?”

施愚山嘉言

施愚山先生(闰章)语所亲云：“我辈既知学道，自无大戾名教。但终日不见己过，便绝圣人之路，终日喜言人过，便伤天地之和。”四语痛至。

魏冰叔嘉言

魏冰叔(禧)文集首一条云：“人多事后论人、局外论人。事后论人，每将知人说得极愚；局外论人，每将难事说得极易。此二者皆由不忠不孝的心生出。”记之可以自箴。

张月槎文采风流

张月槎先生(汉)任中州太守，文采风流，照耀一时，题厅柱联云：“钱本无神，任吏役案头置帖；草不能圣，笑老人判尾求书。”张精于草法，故云。又题嵩山老子庙额一龙字，用意巧绝。题黑龙潭联云：“天油然作云下雨，水不在深龙则灵。”又有梅、李二姓为离婚事构讼，张判其合好，当堂合卺，题一联于牌，送归：“何彼秾矣华如李，迨其吉兮标有梅。”亦风雅之佳话也。张以检讨出任太守，后考鸿博，复官检讨，亦可入玉堂之记载。

光明殿联

西华门内光明殿，为张真人入觐时栖止所。前为大光明殿，次太极殿，次天元阁。前团殿尤壮丽，上瓦下砖，皆磁料瓶炉，为嘉靖时物。中有御笔联额，敬记二联云：“覆育本无私，穆然垂象；鉴临昭有赤，俨若升阶。”“元气荟函三，上清同契；道源分列四，统御兼成。”

崇文门内天主堂

崇文门内天主堂，建在康熙年间，乾隆时重修。客厅东、西两壁，画人马凯旋之状。堂内供奉彼国圣人，皆图画全相。四围男女老少聚集嬉戏，千态万状，奕奕如生。堂宽数丈，高以十数丈计，不架一木，全以砖砌成。人巧夺天工，信然。

朱梅麓死为河神

朱梅麓(之锡，义乌人，丙戌进士)顺治十四年时奉命治河，至康熙四年卒于官，历任数载，所著有《寒香馆河防疏略》。徐、兖、淮、阳间人盛传，凡所擘画，力图永久，故首尾十年无大工，民免昏垫。朱死为河神，经总河王光裕疏请建祠济宁，部议未允。而豫河两岸往往私自肖像立庙，称为朱大王。事纪渔洋《池北偶谈》。乾隆□□年，阿文成请敕封为河神。

黄理斋异梦

贵州黄理斋(燮)官工部主事，夜尝梦有人迎至一石城，城上榜一楚字，有长须吏捧簿牒侍，无所禀白，但俟点笔勾判耳。每月必梦数次，秘不敢告人，闻之其乡至好言如此。

杨惠元遇狐女

陈绮石言，同乡杨编修(惠元)自少即有一狐女相依，情好甚笃。自入泮以至成进士，无不先期知之。留京数年，亦随之如故，家人未尝见也。余曾亲叩之，但笑而不答，面容昳丽，绝不似为狐所祟。或亦遇青风者流。

闽省天后庙联

闽省天后庙联云：“天立厥配，后来其苏”，与泰山东岳庙中“帝集乎震，人生于寅”二语皆为稳切。

裕陵隆恩殿松

裕陵隆恩殿前，月盘松六株，高不过丈余，平顶如

盖，虬枝四散，构丹漆架承之。架六七层，每层可容一席，可以想松身之古矣。

天坛天灯

天坛竖天灯桅竿，高数十丈。近因更换新木，工部行咨滇、蜀各省采办，开销至八万余金，沿途运费尚不计也。闻灯笼亦铁线织成，重千余斤。

造　字

工部于工役器物档案，每造字以译俗语，为从来字书所未见。如天、地坛大祀，壁上挂灯名“尜灯”(祀天用青色纸)，其式两头尖，中大，如橄榄形，亦会意、象形之意也。闻此等字尚多，皆可入奏牍。

辛酉大雨

辛酉六月，京城水灾，为从来所未见。自朔至十日，倾盆大雨不间昼夜。城内外墙屋坍塌，伤人甚众。至十五后复大雨连日，民居房舍无不透漏者。闻宫殿皆漏，以毡裹之。昆明湖水闸撤去二板矣。上自园入内，各部司堂皆无立足地。特旨命大臣十数员分路查灾。无舟可汛，坐簸篓渡去。畿辅被灾者九十余州县。(张船山纪雨诗有句云：“一片波涛云影上，万家魂魄雨声中”。)

河间之谐

河间师善诙谐。前办四库书时，凡书有错误，各纂修推诿处分，多有言张冠李戴者。师题一绝于壁云：“张冠李戴且休论，李老先生听我言。毕竟尊冠何处去？他人戴者也衔冤”。又尝云：“朱石君，人仰之如禹、皋、稷、契，而日托于韩、柳、欧、苏；彭芸楣，人视之如韩、柳、欧、苏，而日居于禹、皋、稷、契”。二公情况相肖。

文题警愚

彭芸楣院长视学浙江，有一郡士习不端，因按“斩、绞、军、流、徒”命题，用“五世而斩”、“其蔽也绞”、“子行三军”、“饮食若流”、“仲尼之徒”数句，尚不失警醒愚顽意。至赵石源前辈之“毛毛草草”，则未免割裂矣。翁覃溪阁学在粤东亦曾以“大草”二字命题，终涉乖僻。

联讽贪官

吴白华总宪曾视学湖北，人以姓名三字撰联额云：“口可吞天。欠金休得登高第，少目何曾识抄文。”后关敬轩学士在粤东学政任内，人亦有一联云：“一条木竖拦穷鬼，两扇门开要细丝。”祝留村主事与钱南园师先后视学余乡，亦有联云：“祝去无人祝，钱来不要钱。”人言信可畏哉！

柴　桢

柴桢，贵州人，曾任常德知府，有贤声。后迁至浙江盐运司，为盐政全德所陷，服大辟。人集四书一联云：“柴也愚，无罪而就死地，是谓过矣；德之贼，不仁而在高位，亦曰殆哉”。

顺天乡试考官

顺天乡试主考官皆用二品以上大臣，且直隶人应回避。翁覃溪先生以大兴人官洗马，充乾隆癸卯科顺天乡试副考官，亦异数也。

马有章

嘉庆辛酉会元为马舍人有章。有议其文者，拈一破云：“观辛酉科之会墨，马有章而人无文矣”。闻者绝倒。

戴紫垣论享福泽

戴紫垣师云：“凡人享大福泽者，遇事必谨慎细密，无纤毫厌倦意”。因指王惺庵、董蔗林两宰辅实之。蔗林阁师，畛未尝亲炙。韩城公，畛尝同处月余。辛酉分校京兆，公主试，以七十八岁老人，每日阅卷自丑正起至申正止。公慎精细，虽极劣卷，批数字于上，亦端整不苟。昔人谓韩魏公与亲戚卑幼书，亦端严谨重，今犹及见其人。可信精神即人之福泽，凡精神不周至者，皆无福泽者也。又云：“凡居官行己，不待人之指摘，先须自己揣量，看果能称否？自然是不称居多，必须兢兢业业做将去，或可免患。稍一矜张，即倾跌矣”。此先生阅历语，即满招损之证验也。敢不佩诸？

龚荻浦论功名

龚荻浦先生云：“功名一途，有气魄者取之，有精神者享之”。二语极论。

下　卷

陈观楼嘉言

陈观楼先生(昌齐)云：“人必须节俭，然后可以立品”。此语本之许鲁斋，久不记忆矣。入耳怵心，笔以识之。

富纲之奢侈

富纲任云贵总督，肆意奢侈。署内房舍地面皆用蓝细布贮棉制如砖式，量地广狭而平砌之。又虑逾久践实，每月更铺一次，备制成者积数间屋。此与尊奉福贝子(康安)行馆地面铺以红哆啰呢者尤为意想所不及。噫！享用逾分，宜乎其肆市也。

阿精阿任豫抚

阿精阿官河南巡抚，侈肆任性。属官百计承奉，求得欢心，省城自藩司以下，迭张宴款洽一日，轮值首府。开封守陈文纬，先数月构葺精巧明瓦架棚，轻纱裁幔，

几案陈设奇玩，名花异卉，罗列阶砌。陈素精于饮馔，此更精益求精，无不玉杯金盏，即首座所进之磁碗各件，花色款式独与众座迥别。更可异者，正当清歌艳舞，欢情秾洽时，八壮仆扛出备赏钱四桌，令人警心骇目，莫可直视，乃用红丝绳穿青铜钱八十万耳。众属宴毕，伊又作主复会，首县令与末座。独米、烛二项，首县赔费八百金。阿官豫抚仅五月，豫民膏髓已竭矣。

河间砚铭

河间师有紫檀方笔斗，为一木所凿，镌铭云："方外出棱，虚中若纳，全体浑成，周遭匼匝。毛颖是居，如无缝塔"。又有砚铭云："视之似润，试之则刚。其殆如貌为恬静而内隐锋铓"。又得一砚，背微有裂痕，铭云："下岩石，惜已断，然不似博准敕之顽砚。"

寒山古雪

李次云赠余一砚，石质细润，旁有白晕，不足为石病也。梦中忽记题"寒山古雪"四字。因属竹浯书隶，镌于背而藏之。

宋小坡之胆识

宋小坡(澍)侍御督学秦中，值教匪流毒正酷，案临巩昌，距府城数十里外。郡守驰报贼信，请勿至，小坡毅然往。出廉俸二千金，募回兵为防御计。贼侦知，遁去，城藉无恙。前任陈远山闻贼到汉中，即他避，生童随散，多为贼所戕。远山闻之，郁郁成疾，卒于任。可见临大事，存乎胆识，胆识不足，而欲以济事也，难哉。

讽景安诗

教匪扰害河南时，巡抚景安督师尾随，不能剿贼，军中谓之"迎送伯"。又有人点窜杜诗诮之云："大师祠堂何处寻(时景寓胡大司寇家祠)，光州城外贼森森。缠头白布知春色，望眼红旗空好音。三等伯为天下笑，一条绳是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怯，长使军民泪满襟"。

古大臣风

周藕塘(栻)侍御参劾大臣，在军机处质讯，有责以不实者，藕塘任咎。总宪达香圃先生(椿)云："御史原许其风闻言事，不必任错。"余谓此语有古大臣风。

捐班充侍读学士

内阁侍读学士缺，向由御史、各部郎中资深者进本除授。自嘉庆六年吏部以捐职郎中黄永沛开列，竟亦得除此职，实自黄创始也。

候补官膺考差

黄左田(钺)，庚戌进士，官农部，以朱石君宫傅荐入懋勤殿供奉，特旨改补赞善。旧例：候补人员不能与考试差。甲子四月，谕令一体考试。是秋简放山东副考官，洵异数也。

优礼旧臣

王韩城宫傅予告回里，上念其为先朝耆旧，赏给高宗纯皇帝御前陈设玉鸠杖一枝。

归班铨选

嘉庆六年，候补学正、学录之赵逢源等改归知县原班；八年，额外主事龚傅黻、候补内阁中书王恩注等改归原班铨选。王以是年补莱阳令。

俄罗斯托特学生

俄罗斯学生向例五年考试一次，即系管学之人及大学士等在内阁考试后，将列为一等者授为八品官，列为二等者授为九品官，三等者留学行走，不入等者革退。又自乾隆四十六年设立托特学生，兼习阿里噶里字式，系于八旗蒙古人内，每挑取年少堪习者一人充补。每届五年，经军机大臣将该学生考试一次，列一等者以中书补用，二等者以理藩院笔帖式补用，三等者留学，下届考试之期再行考试。俱因人数无多，例不应入贡院。嘉庆八年，经大学士、军机大臣先后奏交吏部，照各项考试之例一体遵办。

禁司员向堂官屈膝

嘉庆八年九月二十四日特谕：部院司员于本管堂官遇有公事，只应侍立回堂，毋许屈膝，以肃体制而杜谄谀。

救济灾民

嘉庆六年十月，上念京畿被水，灾黎御寒无具，谕提督置棉衣六万二千余件，分遣大臣设厂监放。穷檐老幼，悉被春温，实从来所未有。

回民贡纳

新疆喀什噶尔回民内，有一项回民，名为伯德尔格，旧例每年纳贡金十两、金丝缎二匹，后增贡金四十两。又喀什噶尔看果园回民，每年应进葡萄千斤，办事大臣以二百斤送京，余折价存库充公。嘉庆四年，谕仍照初定章程呈进，其所增金两及葡萄折价均着宽免。

江西湖广销盐

嘉庆三年二月，两淮盐政奏：江西省每年额销盐二十七万二百九十一引，实销盐二十八万一千三百三十二引，计溢销盐一万一千四十一引。湖广省每年额销盐七十七万九千九百三十四引，上年实销盐七十九万二百七十一引，计溢销盐一万三百三十七引。

新进士任中书

新进士简用内阁中书，在阁行走，给与公费，自嘉庆五年始。

黄河改道

嘉庆十一年，黄河溜势，改由六塘河至灌口归海。循轨利导，使洪湖清水得以畅注，高堰堤工无虞，实为南河一大转机。特旨复设南河正、副总督。新任正总督为吏部侍郎戴均元。

节　馈

向闻吏、户、兵、工四部书吏，尝有馈节之事，良由关系铨选、财赋，吏胥有所取，乃有所馈也。阳山郑贯亭、栖霞年松崖先后官工部都水司，值节馈送，皆峻却之。近宝泉钱局事发，亏短铜斤七十余万，各任监督，皆以收受节礼罹重罪。噫！有守之可贵也如此。

“八夕”为题

《宋史·王居安传》：“刘孝韪七月八日过其家塾，使赋‘八夕诗’。”此题甚新，张忍斋师科试吾郡，尝以此命赋题。

郝楚望谈易

郝楚望先生云：“离为火，在人为心神所主也，发窍于目。《易》曰：‘离为目’，故啬于目，则神聚于心。坎为水，在人为肾精所主也，发窍于耳。《易》曰：‘坎为耳’，故啬于耳，则精凝于肾。老氏言啬，其要在此。”

测字问功名

江南戊申乡试首题：“巍巍乎！其有成功也”二句。一士出闱后，到测字处问中否，即命以巍字测之。断云：“山字半出，禾字半科，女字半好，鬼字半魁。君其中副榜乎。”榜发果然。

测字断生死

曩见一武昌人，李姓，测字有神解。有陈姓艰于子嗣。值妻临蓐，走问一童字。李云：“当是男也，恐不育耳。”陈请其故，曰：“童子无根。”又有问其子之病患者，因乳名“六十”，即举六字问之。李云：“汝口说‘六十’，已是一‘卒’字矣。虽去一点，目前可望平安，恐不免来年之忧。”随口答说，无不应验。机变之巧，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蒋丹林喜测字

同年赵介山、帅仙舟夙相好，同寓。成进士，廷对前一日，蒋丹林前辈往送考，介山举一奏字测之。蒋云：“二人在三人中，郡与帅君皆可望鼎甲。”胪传果然。

鼎甲天数

孙渊如丁未廷对，进呈时原置第二，上赏其策对博洽，欲改置第一，看出策中有“耕三余”九句，斥其笔误，仍之。读卷官未看出，而渊如亦不自知也。戊戌廷对，进呈时，邵楚帆卷原拟第一，上嫌其策中有二语意稍不贯，并不欲更置也。陈文恭公读卷，将邵卷久拆不开，命将原拟二、三卷移上前。及拆邵卷，仍拆不开，乃移孙希旦卷第三，而邵置二甲一名矣。鼎甲信有天数，君相固不能操权耶。

接　骨

孙渊如官京师时，尝被车压折胫骨，为一金姓医治好，今右足尚较短左足寸许。服雄黄兑烧酒四十九日，足发赤斑而愈。金云：“骨原可接。”凡人自胎生之骨，如花木之枝，随处可粘，惟在脾胃好，多进饮食，能生新血以益气耳。若后生之骨，如齿牙、膝盖、脑骨数处，则断不能接。所以用雄黄、烧酒者，雄黄能去瘀血，烧酒无损脾胃。瘀血不尽，虽治好，遇阴雨必变。今孙已逾十年，行履适然，惟其医治之精耳。尝嘱终身忌食荸荠。此故未晰，俟考。

不倒翁

弗跋翁，即俗呼“不倒翁”。姑苏山塘肆中有高立如人者，或见而笑之曰：“此翁木强犹昔，宜为世所戏弄，然终身不一失足，惟其脚跟定也。”此语可味。

大明宝钞

郝徕峰藏前明五千贯钞纸一张，较倭纸尤厚。言从铁山寺佛藏中取出。其色灰黑，面两印，背一印，朱色红，篆文模糊不辨。上题：“大明通行宝钞五千贯”，下载：“户部奏准印造宝钞，与铜钱通行。伪使者斩，告捕者赏银二百五十两，并给犯人家产。洪武年、月、日。”余记明郎草桥《七修类稿》载，杭正定寺佛腹中，取出写“楞严咒”，并书舍佛姓氏、年号，知为宋物。因思鲁望像中，皆平生诗稿，景德寺佛腹，皆藏经、金银钱，疑正定佛腹亦有金银钱。此之藏宝钞，或亦金银钱之意欤？

馆臣瞻对天颜

嘉庆九年甲子二月三日，上幸翰林院。凡隶馆职者皆令与宴，共二百二人。畛以御史随编、检后，位列东廊下。上由清秘堂更衣出入数番，瞻对天颜，不逾咫尺，小臣欣幸无极。是日内府梨园承值，首演“群仙聚庆”，内东方曼倩作老前辈语，上顾朱宫傅大笑。与宴诸臣中，科分唯朱最深。继演“十八学士登瀛洲”。上复谕膳房，令诸臣各携回所撤之馔。畛捧馔领赐而归。非常旷典，荣被一门，不胜感幸。领赐《御制味余书室全集》一部、《九家杜诗注》一部、绢笺二张、宣纸二张、风字砚一方、宁绸二卷、茶叶二瓶。

鹿賓谷之叹

鹿賓谷官刑部主事，云：“余从政八年，每日所见所闻，无非五刑律案。凡人情奸险，世事变诈，尝试殆遍，心境惴惴，不惟无好利之想，并减做官之念矣。”此阅历久而见道之语。敬记之。

雷翠庭

宁化雷翠庭先生(鋐)为前辈第一流人物。由庶吉士召入上书房授读,历官副宪。所著《经笥堂文集》稿本藏于伊墨卿家,尚未梓行。余尝抄其任学使时刻示诸生文数篇于别册。

兰第锡

兰河督(第锡),山西人,由岳州太守历官河督。清俭勤苦,所至有惠政,人咸戴德。闻其官太守时,太翁以老诸生随任,常出外与里甿杂处,有事稍不惬,归即杖责之。太守长跪乞悔乃已。如此父子,真可谓古人矣。申莲渠尝述其政绩本末,惜不能详记之。

狐现内阁

甲子九月二十日,内阁堂上见狐蹲伏汉相座,逾久乃去。不数月而刘文清、王文端、纪文达三相继逝。此物之出,信非偶然矣。是时戴紫垣师官阁学,与王介堂学士同在阁值班。是日批川省勾到本,两人分写,字数甚多,薄暮方散。众人往来探望,师初不知,并在座侧散步数百次,未见此物。介堂早见之,意以为师必知之也。后日余谈及,乃笑置之。迨十二月,紫垣师擢少司马。人谓前之不见,自是吉征云。

无疾而终

刘文清年八十五。卒日之清晨,到阁办事,与陈春潊副宪争解《论语》不休。王文端年八十一。卒前一日,犹进内召对如常,无疾端逝。二公之生也有自来。

非翰林之阁臣

汉大学士不由翰林大拜者,前汉军赵国麟,今费云浦协揆二人。内阁学士不由翰林迁除者,安徽张若亭、四川王汝壁、福建陈霞蔚三人。

绝妙挽联

窦东皋先生挽刘文正公联云:"岱色苍茫众山小,天容惨淡大星沉。"一时推为绝作。河间师挽程文恭公(景伊)联云:"执笏无惭真宰相,盖棺犹是老书生。"亦道得文恭平生出。

团拜闘靡

曩见蔡息观有"吴俗商语"数条。首言拜年,刺到而人不到,习俗浮伪,不如京师行团拜礼,犹存真意。近京师纷闹团拜,大奏征歌聚饮,夸盛闘靡,究之对面而人不相识,接席而心各多猜,转至长奢靡之习,甚可慨叹。然不能特立独行而不与此约,则习俗移人,自是大累。

荣华会

德胜门外黑寺(喇嘛寺俗谓之黑寺)众喇嘛,于正月二十三日举荣华会。幡幢鼓乐,扮牛头鬼面诸变相,前后跳舞,亦傩以驱疫之意也。余巡视北城时,同营汛武员临视之。闻此会向极盛,近亦稍减。

前辈诗五首

乙丑会试,总裁朱宫傅、戴大司农校艺争执,彼此不合,各寄以诗。余时司分校,记其数首于此,以见前辈怜才校士之苦心焉。朱"闱中抒怀"三首云:"廿七科名七五年,臣今老矣敢争先。烟云镜树归乌有,功业文章待后贤。是处青山皆净土,个中丹地岂尘缘。成蹊桃李凭谁问?且向千潭印大圆"。"元都观里植何年,无定河边等后先。千佛名经应有数,五车便笥未为贤。梦回一笑占新卜,涕破三生错旧缘。老我菩提无住着,春□塔项合尖圆"。"芳草多情忆往年,怕闻题鴂乍鸣先。摩挲老眼三旬涩,佛拭沉心五八贤。鲛泣艰难逢解□,鸩媒容易断因缘。漫嗟井里常遗厥,会看排云献壁圆"。戴"偶成"云:"几辈春蚕食叶声,荠甘荼苦等忘情。锦标夺帜看谁健,采笔生花梦已成。顷刻鱼龙争变化,权衡燕雀在公平。暗中摸索何恩怨,好事休夸药笼名。""忍听焦桐作爆声,泥金盼捷一般情。莫教赝鼎腾光怪,毕竟良材受匠成。眼底烟云原是幻,胸中畦町要全平。寒潭雁过无留影,不博人夸藻鉴名。"

袁子才妙语

刘金门少司马言,袁子才居尹文端署中,有二语云:"墙低则远景皆收,树老则斜阳不去。"意盖为文端颂,而措辞极妙。

张船山诗

张船山诗云:"人才有数总天生,未必争名便得名。却被转轮王看破,蔡邕前世即张衡"。"堕地先营避债台,青蚨那肯逼人来。冥司偏是谀张说,三十红炉铸横财"。营营于名利者,读此得毋齿冷。

河渠书缺

我朝官书,如"三通"等书无不明备,惟缺河渠一门。尝与蕺山言,《行水金鉴》一书编至康熙六十年止,如能接续编去,亦一盛业。然安得有此闲人耶?河渠之外,海防亦未有专书。

刘清爱民

刘廉使名清,贵州人,由拔贡官四川县令,有循声,为众教匪所感颂。逆首王三槐械逮刑部,供地方官酷虐,独刘青天惠爱子民。上由是知刘政绩,擢至臬司。乙丑入觐,连日召见,赏赉最厚。并锡以诗云:"循吏清名远迩传,蜀民何幸见青天。诚心到处能和众,本性从来不爱钱。有守有为绩昭著,无偏无欲志贞坚。空群羡尔超流俗,明慎咸中治理宜。"恭录于此,以志企羡。

钱南园与邵二云书

邵寿民(葆祺)舍人斋中,见钱南园师与邵二云学

士手札。寿民装潢横幅，揭于壁。余假玩数日，记其语云："澧顿首，元夕折差，回至辰阳，荷手缄，感切感切。龙庄自去夏永州晤后，仅再通书。缘某既西行，而此翁亦甚不喜出所治一步地，徒荒民事。此意竟非当道好尚，微语及此，遽折其锋，貌殊惭沮。心或未必悔，然徒自刺谬而已，于君子何尤？联吉不审如何？熟筹而得一策，万望苦心助我。今年湖南押运官，澧同乡谭君也，尝为东城兵马司副指挥，兹任永州别驾。性故慷慨，视澧不啻同胞。遂已嘱于抵通卸运后，必为我载还联吉，不惜加多僱直，为觅一力服侍之。俾得仍如屋居，较陆行车载，劳逸何止十倍。所有一切用度，及近年医药、衣被，或不与逋欠，并已略计大数，概交此翁，至时悉为之所矣。特患联吉不自揣，坚执故性，失此机会，将来竟不可知矣。兹缄数行专与之，祈为转付。外一缄，祈交其居停收存。俟谭翁抵通，即持谒之，便于同力举事也。大抵粮艘交卸非一二日事，吾弟或得其居停报，万望尽力，或遣大侄一行，逼使登舟。不过来春二月可抵潭州，仍不过一舟送其还里，了此一大心事。近祉何如？李生时呈技艺祈教否？阅邸报，办书诸人，谴责綦严，不识敞莽何如？忧之深。包诚斋来，甚增我气味。昨日家奴称其大人即世，彼已出督运，署内别无了事人，茕茕一儿两女，闻之食不下咽。感念五年前，亡妻贻累老母，何彼亦同此病也？附闻足增一喟。澧顿首。二月念八日五鼓沅州试署灯下。"读此书，想见古人情意之厚如此。

京城菊花

易州赵象庵（钺）官中书科中书，官闲无事，善养花，秋时菊花尤盛。凡菊之异种，不远数千里购之，故养菊独著京城。每值九秋，过晚香亭，寒香满室，耐可勾留。船山前辈尝赠以句云："人来草阁官如隐，自喜花农岁有秋。"盖纪实也。京城菊多佳品，如粉红一种，即有海红莲、朝阳素、银红针、霓裳艳舞、锦帐芙蓉（即粉芍药）数种。又有名隋宫剪彩者，团瓣参差，外黄而里紫，尤为异品，此外如银盘托雪、金连环、金针、银针之类，不可殚记。尝见朱砂雪一种，开并蒂两朵。花神狡狯，何可测耶？

田文镜练达之见

河南抚田文镜折奏有云："人私心一起，则见理不明；见理不明，则所行多谬。瞻顾避忌，与夫市惠邀名，皆私心也。有一于此，虽聪明伶俐之人，更多错误。"又云："封疆大事，必须谙练，胸中方有成竹。若未谙练，则胸中原无所知识，而欲其行何事，革何事乎？即有从旁告之以当行、当止，彼且游移不决，否则亦不过虚应故事而已，终非已意中见以为确乎不可拔、须臾不容缓者，安肯实力以行之乎？"又云："将不可骄，严于简阅则不骄；兵不可弱，勤于教练则不弱。"皆练达政体之语。记之。

鄂文端折语摘选

鄂文端公为我朝才德兼备之名臣，世宗宪皇帝褒为贤良股肱，又称为不世出之良臣。又尝赐联云："体国公忠，股肱膺重寄；宪邦文武，梁栋得纯臣。"圣人品题，至当不易。畛尝读其奏折，广大精微，言言出于诚悃，笃棐肫挚，款款动人，宜乎鱼水契合，令千载下犹想见明良之庆也。敬摘折中语数条，记录于此。其任江苏布政司折云："国家设官分职，凡以为民耳。但能利民，则宽严、水火，皆所以为仁，而劳怨非所恤。如不能因民，则刑名、教化，皆足以为病，而廉惠非所居。盖谬拘臆见，薄务虚名，不以民事为事，不以民心为心，固未有能奏效者，恐廉吏与贪吏罪同等，好事较误事害更大。见小不成，欲速不达，莫之或出此矣"。任云贵总督时折云："但振作料理，虽须放胆，原出自小心。必谋终有成，然后始事斯举，庶筹画万全，可行久远。若稍涉孟浪，惟计目前，将兴一利，利未就而弊先伏；除一弊，弊未革而害更大。非所以尽臣职而报主恩也。"又云："极盛之时，尤当思患预防，则力半功倍，可谋久远。彼讳言有事，以为解事，苟且了事，以为能事者，窥其隐微，皆悉无忠爱之诚者也。"又云："臣若有心惜身，即是悖负；臣若有心不惜身，亦是悖负。"又云："若使各口就绪，自应持其大纲，示以镇静，以驭群材。今于尚无条理时，倘不亟加整饬，破其因循，虽托言知体，实无以济用。况督抚所谓小事，至府、县、州则为大事；府、县、州所谓小事，至本家、本人则为莫大之事。稍有疏忽，贻累匪浅。"又覆奏李绂为人折云："李绂大有才气，微欠平实。缘以才自用，适足以济偏，或任偏为才。偏且至于成蔽，不能宅心于中，不知著脚于庸，遂致长处反是短处，殊属可惜。"又覆奏广西金铁折云："金铁，肝胆气血人也。心地坦白，才具明爽，实心实力，事不辞难。但局度尚少从容，识见犹欠广大，恐过于快利处，或不无错漏。臣已开诚规劝，谓设施易，妥当难，勇往易；坚定难。卤莽非所以酬恩，谨慎斯可以济事。伊慨然允诺。自知不足，大材难得。如金铁者，实爱敬之，愿其更加精进也。"

鄂文端佩三省总督印

雍正时，田文镜官河南、山东两省巡抚，鄂文端官云、贵、广西三省总督，皆一时殊眷，非成例也。其三省总督印，乃宪皇帝合对鄂之年命，选择吉日良辰在养心殿交怡亲王监视成造者。谕令爱惜，长久用之，事事如意也。故文端谢恩折云："佩此印，惟当时念封疆；用一印，惟当时思利弊。爱惜军民，为三省计长久；爱惜精神，为一身计长久。"事事如意，故天心之眷注，实人事之积累也。敢不敬畏，敢不奋勉。一德一心，令人作三代以上想。

陈时夏受殊恩

雍正时，滇南陈（名）时夏官苏州巡抚。有母在家，

年逾八旬，欲陈请乞假。宪皇帝谕滇省督抚委员同陈之弟乘驿护送到苏，其起身日期迟早，听伊母之便，并不必因乘驿定限，俾有年纪人去住如意。又赏给人参四对，为高年人药耳之需。至抵苏后，陈具折谢恩，上心忻慰，恩谕更为周至，并赐貂皮、宁绸、伽南香珠、眼镜、鼻烟壶、奶酥饼、果子干等物，为添寿之意。又赏给巡抚封典。殊恩异数，身受者能勿感激涕零耶？

甘汝来受知遇

江西甘庄恪公（汝来），以吏部主事蒙宪皇帝特旨擢广西太平府知府。十二月二十七日请训。是日，上赐九卿福字，随同九卿传进。以次赐毕，呼甘近案前，连书二福字，谕令带赐粤西总督、提督各一。又书一福字赐甘，甘奏云："外吏小臣，何敢蒙赐宸翰。"上大笑曰："怎么说是小臣？做官只论好歹，不问大小。尔若做得好，即日就是大臣了。"因谆谆训诲，并询家世，赏貂皮、松花砚，又赏甘父母宁绸各一联。并谕吏部撰给四品诰封，给假回里省亲。荷此隆恩，甘实不知所以报称矣。

封江潮神

雍正三年，定江潮诸神封：吴伍员为英卫公、唐钱镠为诚应武肃王、宋张夏为静安公、明汤绍恩为宁江伯。地方官设位奉祀。

成汝舟制怒

乙丑嘉平十六日，余在署，出言不谨，被同事韩芸昉同年瞪目一视，心为之动，始知言不可追矣。次日芸昉谈及，愈觉内惭。因言伊一亲长成姓（汝舟），以南汇具丞坐补本县知县，有能声。县门旧砌瓮城，一日逢朔旦，成自外行香回，突有人持汙泥掷舆中，污公服。成怒，拿至案下。忽思此人何无惧至此？是必有故，笑释之。后侦知此人已服毒而来拚命者。非得此机警，宁不罹害？成后官至湖南臬司。无故加之而不怒一语，殊令人深长思也。

喜神图

过萱草书堂，见喜神图一幅，为朱勤恪（名）皂保所作。题云："凡人居心行事，不可一日无喜神护持。"谅哉！人未有宅心不厚而能吉祥止止者也。

魁伦之忍

蒋廉访（继勋）言，魁将军（伦）任闽浙总督抚时，尝写图十二幅，皆平日办过案件事实。刑人累累，匍匐就死，情状不一。后自为之跋，缕述其情事焉。余谓此即不善终之先几。祸由己发，而犹图其事以炫人，其居心毋乃忍乎？

父法子当

孙渊如观察言，旧例：凡侵盗钱粮，限内全完者，准其减等。雍正时，赵恭毅（申乔）曾请加重惩治。乃首先破案正法者，即其子太原府赵凤诏也。可信真清官尚不可刻，而伪清官事事从刻，天鉴岂能逃耶？此例今仍复旧。

沧海桑田

吴菘圃宫保言，海州云台山百二十里海道，数年来变成陆地，可以策马到山。沧桑之说，信不诬矣。

五世公卿

常熟蒋廉访之高祖莘田先生（伊）著《臣鉴录》二十卷。内分劝、惩。劝部七十二类，惩部五十类，皆缯经考史，前列事实，后载格言法戒，各有其类。先生之孙涟官太仆卿时，曾经进呈外，《□世玉衡录》、流民图十二幅亦呈□览。尝官河南提学副使，士心爱戴，大梁葺蒋公祠。乐善不倦，宜乎佑启后人也。先生子二：陈锡云贵总督、廷锡文肃公。孙（溥）文恪公。曾孙大司农赐棨。廉访其元孙也。

孙渊如论利害

孙渊如言：凡事不能有利无弊，但权利害之轻重。果利多害少，即当兴利，不得以有害而废利。若事事虑害而又不能不求利，苟且补苴，利不必见而贻害且长也。

不徇上官

赓总宪（音）官刑部员外时，有土默特台吉某喇嘛病殁。或诬为其子侄、徒子所害，讦讼至内，诏侍郎特先慎驰往谳鞫。随带司员即赓与陈笠帆（预）也。蒙古俗：凡人殁后，不惟焚毁生前服物，即尸骸亦洗净焚烧，而弃其残骨于海。赓与陈廉悉颠末，略无证据。传质蒙古所亲者，佥供病殁时日、情形，确切无疑，应反坐诬告罪。以白特，特坚持己意，锻炼周内，已拟七人死罪。赓与陈谋，另叙案情，遣使驰禀军机大臣。故缓正稿，暗计使可抵京之日，乃发特原奏。时嘉庆四年正月，成亲王总理军机，两奏并上，诏额驸拉旺多尔济覆往鞫之。赓、陈得直，特侍郎镌数级，而七人得以不死矣。赓由是受知，叠晋数阶；陈外简观察。此固天理不爽，而赓、陈之不苟徇堂官，草菅人命，殊为可敬。

赓音有守

赓总宪尝由延安府知府擢宁夏道。甘肃捏灾冒赈案破，自历年督抚以至府、州、县，服罪者二百一十七人，赓在府、道任内，凡属官馈遗皆峻却之，止以虚出收结革职。此案中二百余人明正典刑外，余百数十人，汉员发黑龙江，旗人发烟瘴。犹能蒙恩大用者，惟赓一人。此之有守，可谓人所难能矣。

张秉坤知几

甘肃捏灾冒赈、侵销监粮，官斯土者，视为积习，鲜

不分肥雁害。黄安张君秉坤三选甘肃令，皆托病去官，不报灾请赈。具此大见识，而知几勇退，甚合于君子明哲之义矣。其孙名锡谦，有隽才，乙丑进士，官庶吉士。

天下第一清官

遂宁张文端公(鹏翮)官巡抚，有清望，圣祖褒之为天下第一清官，至今家堂犹悬此额。累叶外任，皆守清白家风。官开化太守者(名硕键)，船山先生翁也。闻船山少时，御冬尝无絮袍云。

劝忠特典

选拔贡生用主事，始于雍正时。应山杨可镜廷试，杨卷不完。经上闻，上责学臣。学臣覆奏，以该生文艺无足录，因查系明臣杨涟后裔，且其祖(官松江同知)又于我朝康熙时死海寇之难，世笃忠贞，是以录取。由是诏引见，授为主事。劝忠之典特隆矣。

德沛兴文教

乾隆初年，宗室德沛(后承袭简亲王)官湖广总督时，提倡道学，振兴文教，特聘夏观川先生(力恕)为江汉书院山长。同时晏一亭先生(斯盛)官巡抚，振教宣风，士习翕然丕变。王常屏驺从，诣书院与诸生讲学，俨如寒素，温言巽语，人咸坐春风中，不知为本省制府也。一时人文称极盛焉。

陈虹江不阿

同年陈虹江(启文，南通州人)才识明毅，足以有为。官工部都水司主事，遇山东报销挑淤一案。原照旧例三均法核算，满司空苏楞额本内务府人，惑内府某用三广法销算，可减钱粮九千金，一在拟驳。苏并于独召时上陈本意，众逾为苏说所惑。虹江坚执不从。后朱宫傅(时管理工部)特自拟一稿，欲两议声请，召虹江示之。虹江云："主事不能强止堂官奏事，惟自来成例，皆用三均核销，法取均平，纵有冒销，尚微，若改用三广法，外间缘此作奸，恐冒销更多。事图久远，所以不得不争耳。"众卒不能夺。其侃侃不阿如此。

伍拉纳之昏残

徐雨芃(澍)先生言，前闽浙总督伍拉纳昏庸残忍，不恤人命。时漳浦李、吕二令(吕名景蒙，李名□□)因前后交代，有宿嫌。适新任王臬司(山左人)与李旧相识，过漳浦，李谮吕任内曾放海贼数十人，寝案不办。王旋赴厦门见伍督，伍问来闽有所见闻否？王遂以李所谮答，伍并未详究也。逾数日，伍捏为据李令禀出入告，通知巡抚。闽抚徐(士樽)大警，急遣止，已无及矣。得旨将李、吕褫职拿问，知府褫职。时官漳州府者，徐雨芃太守也。徐以接任失察获咎。而吕本任并无其事。李以蜚语谮人，转同褫革，人心称快。惟奉诏半载，案无实据，伍督徬徨莫措，乃摭事梳剔，尚无端绪。桃源罗厚载(泽坤，乙酉解元)尝任漳浦，徐抚赏其才，留幕中。忆及在任时，曾追贼赃，有六百番钱，虽已入军需项内报销，不若缴出以免牵累。白徐太守，徐以非己任内事，不为代陈。罗谋之徐抚，甚是之。旋缴出，伍督尚奖许之。不料即作为先侵后吐，成此案证据矣。罗服罪之冤如此。虽然，此岂偶然哉！抑或有所由来也。余独服徐太守之有识。若代陈缴赃，岂免波累耶？又言漳州总兵罗英拿获洋匪，伍督攘为己功入告。得旨严责总兵不职，将罗褫职，交伍督审讯。伍为罗屈膝，留款署中甚厚，许以代陈，可希起复。暗中实奏其怠惰溺职，罗服大辟。罗死时骂声不绝。观此二事，闽省一时之是非，尚可言哉！宜乎六十年亏空案破，督抚骈首就戮也。然笔之不胜战悸。

八宜家训

张治堂太守(五纬)贻友恭堂《八宜家训》一册。所谓八宜者，持己宜谨、待人宜厚、居家宜俭、处世宜谦、当官宜畏、临民宜敬、御下宜体、用人宜信。张为泾阳大族，曾以七世同居受旌。

赓总宪嘉言

赓总宪云："与人共事，议论当婉转商量，与人留地步。不可恃气直争，恐致触忤人忌。"余谓与人留地步者，正所以自留地步也。又因余遇事多忧，告云："君子道其常，若变，何可计料哉！虽过忧虑奚益？岂有自己立脚处，尚信不稳耶？"又云："遇拂意难处事，乃足折炼出一番本事来。"语皆可诵。

木兰秋狝

赓总宪年七十五，耳目聪明，精神强健。自言生平最能耐苦，尝居俄罗斯边界四年，未尝着大米、醢酱等物。其地牛羊肉外，蔬菜不可得。内地人携种艺植，馈遗上官，即同珍品。其地四月后醒冰，七月即降霜。蔬菜生意，不过六七十日耳。又云尝随秋狝围廿余次。木兰者，清语哨鹿，围场总名也。凡鹿至霜降前孳息最繁。人披鹿皮，戴鹿首，肖鹿之形，口吹角，肖鹿之声，引鹿自至，因易捕获耳。又言上哨鹿必于天未明时，亲出围场一二十里外，扈从遴选巴图鲁二十余员。前一日先遣人听鹿声，至则扑仆，以银管刺脐，吸饮其血焉。

蔡葛山之不欺

湖北万南泉先生(年茂)官御史，参奏翰林学士于振、陈邦彦为傅忠勇屈膝请安。原指质证数人不附，遂以不实被议，罢官。后上召见蔡葛山侍读，询及前事，蔡以实对。谕令即出，蔡悚惕不宁。方七日，简放河南学政，由是大用。不欺诚悃，特邀天眷也。后蔡以大学士予告归，皇元孙皆有诗宠行。故有"今日葛山归故里，天家五代送先生"之句。

优体朱宫傅

朱宫傅由山西布政司内补翰林学士，为于文襄荐

入上书房。后官安徽巡抚。嘉庆四年正月特旨内召。入觐时,上降座掖之,朱伏地固请升座,乃起。优渥之恩,实人臣所罕觏。

德瑛操行

德大冢宰(瑛,厢黄旗满洲)由伊犁披甲,官参、佐领,经阿文成保举,改授京卿。清慎、勤恪、名德,老成人也。官司寇时,会同宗令、宗正、亲王等审讯府库失银一案,众欲坐两库丁罪,开释原窃主,以全宗室谊。公云:"国有常刑,案从其实。果宗室人犯窃,罪无可贷,尚有'议亲'典在,只圈禁耳。若卸坐库丁,则妄杀两无辜矣。"执不从,众不能强。又本部失银一案,审究数月,库丁时认时翻,不得赃据。承审官请用大刑,众堂官并总理之大学士蔗林先生均已画诺,公执不画,责承审者云:"未有时值热审,尚敢擅请大刑。且并无赃据,安得妄用此以求赃耶?"众色沮,蔗林先生亦甚钦服。刑部堂官每月得饭食银八十金。长牧庵(麟)来摄事,知公苦况,嘱所司者以此分移送公。公云:"我苦,自有我所应得,长公即无需此。此非私物也,乃国家豢养之费,安得强为我有耶?"其操行、办事,岂寻常具臣所可比哉!闻公精翻译。在新疆时,曾将朱子《通鉴纲目》翻译一过。其根柢有自来也。

甘庄恪平冤狱

甘庄恪官粤西臬司,平反一冤狱。宣化县有武举黄国宁家失盗,陆续缉获九人,府、县审明,定招解司。其首犯某则黄国宁之妇翁也。公疑之,示期亲审。唤首犯某至,但痛哭呜咽,不能出一语。公曰:"尔以妇翁行劫女婿,良心丧尽。自作自受,尚有何词?"因诉曰:"天下岂有此人情哉!小人女儿现在,亲戚往来无异,何为邀外人行劫女儿家?求爷细按之。不然,小人死不见天日矣。"公曰:"汝既非真盗,府、县审时,何为输服乃尔?"泣曰:"三木之下,何求不得!等死耳,较犹缓须臾也。何惮而不招哉!"公令言其情,供曰:"女婿家失事之次日,闻而往视,时盗已远扬。小人为潜行踩缉,今所获在官之黄必正等,皆小人所缉获者。各盗衔恨,遂诬以招邀为首。府、县不察,夹打成招。"又审至一廖日恒者,察其状貌,为朴实农民,不类盗,又疑之。诉曰:"小人冤无可辨,惟现有一证,求验视之。"乃织布所用之扣,以分析经丝者,诘此何为证?答曰:"盗凭赃定。所以指为盗,以家有白布一匹,此布乃小人母所织,即用此扣经而成之者,共几千几百几十扣。"试取验之,细数赃布,不爽一丝。诘:"尔既非盗,县役何为至汝家起赃?"答云:"盗等诬扳也。小人与武举村邻,因往某山取竹备用,见黄必正等五人在山中偶语,怪之。次日闻黄家失盗,因思必某等所为,遂语泄,诸盗乃以此弋获。盗等衔恨,遂诬扳受累。"徐审至黄必正等,反复究诘,乃合供此内九人,惟必正与某某等五人实同伙行劫,其武举之妇翁及廖日恒等四人,皆诬扳者也。由是四人始得昭雪。呜呼!听断之际,不能平心静气,揆情度理,徒恃三木以从事,其不至天陨霜而鬼夜哭者几希。

蒙古人出痘

蒙古以已出痘为熟身,未出痘为生身。其生身者,多畏染内地气候出痘。乾隆辛卯,土尔扈特部来归,其台吉入觐,谕令由边外各台历巴里坤以行。

天一阁与四库全书

藏书之家,推浙之范氏天一阁为最。阁建自前明嘉靖末,至今二百余年,因时修葺,未曾改移。阁之间数及梁柱宽长尺寸皆有精义,盖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辑《四库全书》时,疆吏图阁式以进,谕仿式建阁于御园中,是为文源阁。《四库全书》分三类:一刊刻、一抄录、一只存书目。其刊刻者,便于行世,用武英殿聚珍版刷印,边幅颇小。其抄录依《永乐大典》之例,缮正本各四部。贮文源阁者其一也。外贮紫禁者,曰文渊阁;贮盛京者,曰文溯阁;贮避暑山庄者,曰文津阁。

淳花阁帖

乾隆时重刊淳花阁帖,以内府原藏赐毕士安之初刻,而摹以上石者。其时,裘文达曾请觅快雪堂原刻,上弗许。后闽督杨景素购自闽之黄氏(原刻于涿之冯氏,铨鬻于闽黄氏者),进献。乃筑快雪堂,嵌石版于廊壁。原石版长短、宽窄不一,且有木刻三版,经重抚泐石,仍藏木版于堂中焉。

辟　雍

水京之国学,自元历明以至我朝五百余年。有议建辟雍者,以乏水,格部议。乾隆癸卯春,奉谕始建。甲辰冬工竣。乙巳仲春,上行释奠礼,临雍以落成。其水取诸不改之井,汲以绠而用无穷也。

太学石碑

汉、唐、宋皆刻石经,如开成、绍兴年间所刊,今尚存贮西安、杭州等府学。年久残缺,均非全经完本。乾隆五十六年,特旨命所司创建辟雍,并重排石鼓文,寿诸贞珉。又取前蒋衡所进手书《十三经》(向藏懋勤殿,曾经内廷翰林详核舛伪),刊石列于太学辟雍殿两旁,共计碑百九十通。其御制经谕、经序碑十六通,列于彝伦堂内左右。

祈　谷

乾隆己酉正月初四日上辛,上以是日祈谷,则尚在腊月,改用十四日次辛,故御制述事诗有"今年九日立新春,祈谷虔应值次辛"之句。嘉庆庚申,明降谕旨:"改择正月十八日立春后辛日举行祈谷。永以为例。"实合"启蛰而郊,郊而后耕"之本意。

常雩仪

乾隆七年壬戌,定常雩仪。高宗纯皇帝仿云汉诗体,制乐章八首,所谓"霮平"、"需平"、"霈平"者是也。平时祈雨、报雨乐章,定自乾隆十八年。祈晴、报晴礼不常行,向无乐章,自嘉庆六年大雨始举斯典。十二年,奉谕命翰林院撰拟乐章,经圣定后,纂入令典。

高宗灯词

高宗纯皇帝每逢上元节例有灯词。或四首,或八首。自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始创以六十四卦分咏。每岁八章,至六十年而全卦周备。理数兼赅,圣人所愿必从。笃祜凝厘,实往古所未有。

冰嬉之技

每岁冬间,太液冰坚,令八旗与内府三旗简习冰嬉之技,分棚掷采球,互程趫捷。并设旌门,悬的演射。用娴步伐止齐之节。上皆轮番阅视,按等行赏,以为常例。

社稷坛

太社、太稷,以后土句龙氏、后稷氏,为坛二成。每祭,坛上敷五色土:中央以黄,东青、南赤、西白、北黑,随方筑之。

金　海

宫阶下所设铜缸,名"金海"。见《御制诗注》。

聚珍版

宋沈括《笔谈》,记庆历中毕升为活版印书,原以胶泥烧成。陆深《金台纪闻》则云毗陵人初用铅字。我朝康熙年间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刻铜字为活版,排印蒇工,贮之武英殿。至乾隆初年,值京师钱贵,遂毁此铜供铸。后《四库全书》成,诏董事诸臣,择人所罕觏,有裨世道人心及足资考镜者付剞劂。金侍郎(简)以活字法为请。计止刻单字二十五万余,用力省而成功速,至简且捷。上以活字版之名不雅驯,易名,"聚珍版",而系以诗十韵。故圣制有"毁铜昔悔彼,刊木此惭予"之句。

时宪书

康熙三十四年时宪书始列蒙古属国诸部节气、昼夜、时刻。其增书甲子一周,自乾隆三十六年始。

阿文成公

芸昉言,阿文成公坐政事堂上,不与人妄交一言,人见而生畏。平素不满孙文靖(士毅),每同直,终日危坐,相对默然。犹令人想见其丰采也。

李石渠论吏治

高阳李石渠先生(殿图)由科道历官闽抚,治迹卓卓。尝言:居官者,"要济事,勿喜事;要惜名,勿沽名;要任怨,勿敛怨;要近情,勿徇情"。数语隐括吏治甚精。先生年逾七十,长身亭立,瞻视聪明。缘事降补宫允,再历清华,亦异数也。

淳于长夏仲兖碑

伊墨卿太守新得汉淳于长夏仲兖(承)碑,原题签称宋毕文简公藏本。首尾完好,全文仅缺三字,后用明周公瑕(天球)一跋。公瑕又号六止生,有六止居士印章。

姚棻为官

桐城姚公(棻)由知县起家,官至巡抚。尝言:"居官要先求安身立命地,然必确有把握,为日后变更时凭据。"每于去官交卸,必将办过钱粮案件另录一分,钤印自存。虑日后或有变更,可不必另费口舌。此固老吏善为自全之计。涉世居官,实不可不知。

劝民种树

李恭毅公(湖)前任山东宁海州时,劝民种槲树,比户督课,当时民苦其扰。二十年来,居民放蚕收茧,利甲一郡,至今登州茧绸称最。孟子云:"教之树畜"。为民牧者,不当如是用心耶?

刘诚甫

刘诚甫少寇(钺)初任刑部郎中,为阿文成公所知。一日,刑部侍郎缺出,上问文成:"尔部中司员,可有破格升此缺者否?"文成以刘对。其时刘已递呈乞养,文成示其意,欲挽留之。刘正色云:"司官已递呈,闻此信而留,不可为孝,何以言忠?况自揣才分,实不能称此破格恩施。"逊谢而去。后以甘州守升温处道、福建臬司,至今擢少司寇,未到任而卒于里。其人之出处本末,可以传矣。

虚心受教

褚筠心先生主江西庚寅试,题为"譬之宫墙节"。荐卷内有"夹窗白盛"之句,先生书片问本房,言此四字可疑。本房某批此四字出《礼记》注,无可疑。先生公服亲往谢教。及拆卷,则曾宾谷廉访太翁名廷枟者。前辈之虚心受益如此。

翁覃溪论书

翁覃溪先生论书云:"弇州不信《乐毅论》为右军书石,此高绅学士海字本之真鉴也。宋人刻米老书,以向若水'抚群玉堂帖'为最,直可作海岳手迹观。"

于兰墅论操守

于兰墅州牧言,董观桥(教增)方伯在蜀中,清操自励,迹似勉强,而守之特坚。因言人并不是生来如此,"要立心做去,自有做到光景。"斯言谅哉!

用人不分文武、汉旗

本朝文武并重。康熙时，间有文改武、武改文者。如大理卿张云翼改江南提督、郎中姚仪改湖广总兵官（文改武）。福建将军金世容改闽浙总督、提督梁鼐改闽浙总督、提督赵宏灿改两广总督（武改文）。近则未之闻也。汉人补旗缺者，亦惟见于康熙时。陕西总兵官汉人何天培，补镶白旗汉军副都统，温州总兵官李华、平阳总兵官王应虎皆汉人，俱升补福建驻防汉军副都统。圣朝简用，惟以得人为要，无分文武、汉旗也。

赵世显座右铭

督河右司马赵公世显座右书："只如此已为过分，待怎么才是称心"二语。余谓"如此"二字得大自在法，"怎么"二字得大解脱法。守分知足，享受无穷安乐。

三迁开府

仪封张清恪公（伯行），康熙乙丑进士，需次中翰。初任题授山东济南道佥事，升江南按察使，特旨以佥都御史巡抚福建。释褐后，三迁遂至开府，殊为奇遇。

狐皮种类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古所谓"狐白裘"，即集狐之白腋，今名"天马皮"。又集项下细毛，深温黑白成文者，今名"乌云豹"。其股裹黑黄杂色者，集以成裘，今名"麻叶子"。全白狐皮粗冗，不为俗所重。至元狐一种，止准官一、二品以上者制为帽。或制为端罩，非蒙上赐不敢服。

麦穗子

羊皮贵羔而贱老。独口外另一种，名"麦穗子"，皮软毛长，形如麦穗，价值最贵。公卿出差口外，必披此一袭。由口外风高，非此不足以御之也。

束带定制

束带定制：天潢黄色，觉罗红色，八旗满洲蓝色。汉人自公卿以下青、蓝不拘，惟带镮按品级。有嵌宝石之玉，以及金银、玳瑁、明羊角、乌角之类。闻国初带镮，用左右二块，系以汗巾、刀觽等类。后增前后二块，取其饰观。今单用腹前一块，带不垂下。或有左右二块，嵌宝石，镀镙金银，随人可用，不复别等威矣。

刘伴阮

康熙时，刑部主事刘伴阮（源），河南祥符人，性聪慧，异常人。尝于一笏墨上刻《滕王阁序》一首、心经一部，字画崭然。在内廷供奉时，呈样磁数百种，制式极佳，所谓御窑者是也。龙宝拨蜡，多出其手。后卒于京，上遣内大臣奠茶酒，侍卫送榇出广宁门，赐金驰驿。

青田石

镌图章之青田石，以洞石为最。石在溪中，戽乾溪水，乃得石块，质殊燥硬。洞石又在水石之内，如石之有玉，不可多得。若灯光石者，尤为不易。

博学鸿才

康熙己未，召试博学鸿才，最为盛典。内外荐举到京者五十九人，户部给与食用。除老病不能入试外，应试者五十人。赐宴后方给卷，取中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其有官已仕者，授翰林讲、读、编修有差，未仕之布衣，亦授检讨。其年迈回籍者，俱授内阁中书舍人。其中人材、德业、理学、政治、文章、词翰、品行、事功无不悉备，洵无惭鸿博。最恬退者，李检讨因笃。甫授官日，旋请终养。即归，当时嫉妒者未免妄肆蜚谗，呼为野翰林。又有诗曰："自古文章推李、杜，而今李、杜亦稀奇。叶公懞懂遭龙吓，冯妇痴呆被虎欺（谓读卷官高阳相国李蔚、宝坻相国杜立德、掌院学士叶方蔼、益都相国冯溥）。宿构零骈衡玉赋，失黏落韵省耕诗（命题璇玑玉衡赋省耕诗二十韵）。若教修史真羞死，胜国君臣也皱眉（授职者俱令修明史）。"

翰林院联

翰林院署中旧有联云："人重官，非官重人；德胜才，毋才胜德。"真座右铭也。见汤文正公答沈芷岸书中。今不见有此联。

张文端敬关夫子

遂宁张文端公（鹏翮）平生极敬关夫子。任总河时，于行署厅事中供奉关帝像，傍周将军持刀侍立。自设几案，端坐办事。有时集寮属商略，稍有不当，即拱手曰："关夫子在上，监察无遗，岂敢徇隐。"间有干渎者，即曰："周将军刀利，尔独不惧耶？"

悖拿儿舞

唐张祜"悖拿儿舞"诗云："春风南向百花时，道唱梁州急遍吹。揭手便拈金碗舞，上皇惊笑悖拿儿。"京师小童，以箸顶碗转，升高复下，或即悖拿舞之遗意欤？

宋漫堂精赏鉴

商邱宋漫堂太宰精赏鉴。尝言，古字画虽黑暗处，手摩绢素，亦能辨其真赝。此恐是英雄欺人语。独言辨琥珀用鼻辨，宝石用舌辨。盖宝从石出，自有锋棱，性带凉，不似假者之温而滑也。试之信然。

山阳县明伦堂联

闻山阳县学明伦堂联云："黄河水滚滚而来，文应如是；韩信兵多多益善，学亦宜然。"颇觉爽贴，但不称此堂体式。

郎窑旧磁

世所称郎窑旧磁为贵，紫垣中丞开府西江时所造。其仿古成、宣诸器，釉水颜色，橘皮棕眼，款字酷肖，极

不可辨识。近岂得易见耶?

捐田赡族

曩年,江苏奉贤、江阴二县职员陈四德、陈宏略,浙江秀水生员陈振声等捐田赡族,均奉旨奖叙。今浙江嘉善县职员、监生程廷玙、廷瑚、迁琏昆弟捐置义田一千九十余亩,并建造义庄、家塾、祠屋。每岁田租所入分给族中老幼孤寡及贫乏者,并资助婚嫁、教读、丧葬。一切议立条规,造具款册呈官,转请达部立案,经大吏上闻,亦邀恩奖。是皆观感范文正公之遗教欤?(事在嘉庆十五年六月)

县令之远识

直隶安州、新安皆滨永定河岸,岁有堤工。闻国初时,官雇工值甚丰。安州民贪其值,于本境工竣,又强揽新邑工段。新安民争之,时县令某谕绅士曰:"小民只见目前之利,未计其害。工值增减不常,安必后之犹如今耶?不如听安州人之罔利也。"绅士如其教。至今安州人不胜其苦。此令殊有远识。

郑贯亭不爱钱

阳山郑贯亭(士超)以御史请急回粤,大吏聘主讲席。闻先已有订之者,遂力辞不就。洋商刘某乞为其子改正文艺,送贽二百金。郑峻却之,谓"必强我受,即此艺亦不动笔矣"。后欲赴都补官,刘又馈币帛及赆礼,郑返币,贻故友文稿一册,谓"即烦将此赆刻之,吾已全数拜登矣"。谁谓今人不如古人哉!

左旋白螺

内府藏左旋白螺(纹理左旋),为达赖喇嘛所进,足以避水患。嘉庆庚申,上给册封琉球正、副使赵文楷、李鼎元携以渡海,往返平宁。戊辰,齐鲲、费锡章简正、副使,继往册封,恩准携带。近闻留贮闽督署,凡督抚渡台,并可带往。

大臣子弟不做御史

旧制:三品以上大臣子弟不准保送御史。戴莲士任侍郎时,伊叔可亭以京畿道御史改补光禄寺少卿。后张船山官御史,回避妇翁总宪周东屏,改补吏部验封司郎中,例又未尝有定也。

沙田漏水

纪文达公尝谪居乌鲁木齐,言"黄河伏流,再涌出地"。初莫明其所以然。迨履视其地,始悟沙田不能贮水,故水至即下漏。沙底必有坚土,乃能积沙,水至坚土,仍循而横流。蓄水既多,仍聚而上涌。乃地势,非水性也。故公杂诗内,有"二道河边亲驻马,方知世有漏沙田"之句。

北套客

一切海鲜大贾,由京贩往乌鲁木齐,取道归化城,人谓之"北套客"。其路乃客赂蒙古人所开。自归化至迪化(城名)仅两月程,但须携锅帐耳。

乌鲁木齐户种

乌鲁木齐之民凡五种:由内地募往耕种,及自往塞外认垦者,谓之"民户";因行贾而认垦者,谓之"商户";由军士子弟认垦者,谓之"兵户";原拟边外为民者,谓之"安插户";发往种地为奴,当差年满为民者,谓之"遣户"。各以户头、乡约统之。官衙有事,亦唯户头、乡约是问,又有所谓"园户"者,租官地种瓜菜,每亩纳银一钱,时来时去,不在户籍之内也。

塞外垦田

塞外垦户,每户给田数十亩,多寡适均,尚有古均田遗法,其田更番换种,以息地力,从无粪田之说。盖由地广人稀,恐多历年所亦未必如此也。

塞外鬻书

塞外向无鬻书之肆,自建置学额以后,遂有专鬻书籍者。昔郑樵《七音略》谓"孔氏之书不能过斡难河一步",今不必然。

乌鲁木齐粮贱

天下粮价之贱,无逾于乌鲁木齐者。每车载市斛二石,每石抵京斛二石五斗,价止一金,而一金又止折制钱七百文。故载麦盈车,不能得钱三贯。其吉昌、特纳格尔等处,市斛,石仅索银七钱,尚往往不售。

塞外红柳

向闻塞外有红柳,以为闽中朱竹之类。纪文达师曾见于乌鲁木齐。言似柳而非,特皮肤微赤耳,其大者可作器。

红柳娃

红柳娃产塞外山中,乃僬侥之民,并非山兽。色泽肤理明秀端正,如三四岁小儿。每折红柳为圈,戴之而舞,其声呦呦。或至行帐窃食,为人掩得,辄泣涕拜跪求去。不放之,则不食死。放之,则且行且顾,俟稍远乃疾驰。颇不易见,亦无能生畜之者。闻之河间师云。

新疆物贱

近新疆,各路物产繁衍,日用极贱,声色玩好无事不同内地。商民流寓,往往不归。询之,则云"此地红花"。红花者,土语繁华也。其父母乏养者,或呈请内地够牒拘归,乃官为解送焉。

册封琉球王

《隋书》琉球王姓欢斯,明永乐中尚巴志并三山以后,皆为尚氏。都会名首里城。世子袭封,遣陪臣赍表,由礼臣奏请内阁、翰林院、都察院衙门各选中书、

讲、读、修撰、编、检、科、道中之仪度修伟、文采华赡者数员带领引见。钦简正、副二人，赐一品麒麟服，捧诏敕往行册封礼。顺治年间遣使一次，康熙年间遣使三次，乾隆年间遣使二次，今上已遣使二次矣。

周海山使琉球

周海山先生（煌）以编修充册封琉球副使（侍讲全魁充正使。初选四人，上曰："周、全可"），于六月放洋。至姑米，遇飓风，舟不可泊。琉球接封大夫请易小舟，登岸暂避。周以诏敕在舟，岂容暂离？若奉以行，众将何恃？不如勿动，以安人心。或议以绳系腰缒人小舟者，周斥其非礼，力止之。逾十日，风愈暴，龙骨折，碇索皆断。问筊于神，专泊此地吉。入夜风暴转甚，大雷雨。倏见神火飞向桅末，焚招风旗。海面一灯浮来，若烟雾笼罩。须臾船身直趋向岸，一礁石透入船腹，不动亦不沉。风定，彼国连发海船迎载，乃易舟开驾至琉球。归后，写"登舟图"，题者如林。又著有《琉球志略》。

琉球八景

琉球国三山八景，曰："泉崎夜月"、"闽海潮声"、"龙洞松涛"、"久米竹篱"、"城岳灵泉"、"中岛蕉园"、"长虹秋霁"、"笋崖夕照"。

盘山行宫

盘山行宫，名"静寄山庄"，大小七十二寺，云罩寺在山之最高处。又有十六景，"天半楼"其一也。

天中节赛龙舟

旧例：天中节，龙舟竞夺彩标于福海中。舟凡九，黄龙舟最先出队，得标。青龙次之，红龙又次之，白龙又其次，黑龙舟回翔为殿。旌旗金鼓，水殿纷腾，洵为升平乐事。或遇时正望雨，即降旨罢之。

句骊河

句骊河即辽河，距盛京百里。河西岸有城，名"朱尔呼朱"。

海宁隅园

海宁城内隅园，前大学士陈（元龙）别业。乾隆二十七年赐名"安澜"。园内有十二楼，佳胜甲东南。

羊睛石

羊睛石出滇南，或云树精所化。见《御制诗》。

蔡文恭直书房四十年

漳浦蔡文勤公尝为上书房师傅。葛山先生（文勤侄）继之。计出仕五十年，直书房四十年，侍直之久，无逾先生者。升刑部侍郎后，回籍终养。后在家晋尚书房总师傅。服阕补官，洊历工、刑、兵、礼尚书，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请假祭墓。一年回朝，晋大学士。乾隆五十年予告归田。五十五年重来祝嘏。至嘉庆四年终世，寿九十有余，谥文恭。

赵文敏书洛神赋

吴荷屋藏赵文敏书《洛神赋》真迹，原缺前三开，荷屋乞成邸以欧字笔意补之。原为春和相国家物，后有刘文正公一跋。似文正跋时，前三开尚未缺也。

养生之道

古人云："身要常劳。身愈劳愈强健。"又有云："食取补气，不饥即已。饱生众疾。"常闻满大宗伯德明每日临卧时，绕宅行千步乃就寝。家政清肃，而养身愈健。御史宗室达德日惟晨餐一饱，后粒米不食。勤步履，日行十里或数十里，通衢委巷无不遍历。一生无病而精神愈壮。御史程澄红（世淳）日食糜粥数瓯、馒头数件，不食干饭者数十年。年七十，气体尚止如五十人。信乎养身之不在安饱也。

守正不渝

陈绮石言，回里时，谒蔡文恭公。年逾大耋，丰颐方瞳，精神爽健。接人温和谦抑，如老诸生。尝有少时同研友某，乞文恭嘱邑令一事，公婉谢之，转贻老友番钱数十圆。守正不渝而又善体人情如此。

朱笥河论读经法

朱笥河先生（竹君）督学八闽时，教人读《十三经注疏》法。言：注疏惟葩经最博，先阅此经以为纲领，如其中征引何经，即检原经注疏对勘。读竟此经，诸经之大概已得。后读别经，仍用此法，愈勘愈熟，不费记忆，可期贯通之效矣。又言读书人即事忙，能每日看得二三页注疏，自大有进益。

五同会绢本

元和陈稽亭，示所藏十一世祖都宪公玉汝（讳璚）五同会绢本卷子。玉汝公官前明孝宗时，与同里素好吴文定公（原博）、王文恪公（济之）、李文安公（世贤）、吴司寇公（禹畴）联真率会，古欢觞咏。写图纪盛，以齿叙先后，两坐三立，神采奕奕如生。当时原各存一本。此本流传三百余年，为稽亭族弟厚甫（钟麟，乙未庶吉士）所得，贻稽亭藏之。乃录吴文定公原叙，而各系以赞，诚盛事也。余于尘冗中，忽睹古大人遗像，亦是一幸。

蠢子数

闻山西"蠢子数"算人贵贱穷通极验。吾乡刘协揆之降调升复，云皆符合。细询此数之由来，则自国初由关东传至山西。原书八箱，后五箱损于水。今多有查不出之八字，即诿之此沈失之数。但云传自邵子，恐荒诞无据。岂有宋以前即测定我朝满洲姓氏耶？今如瓜

尔佳氏、牛钴录氏等处皆能算出,此理何解?

石田翁木槿画

过宝轴斋,见石田翁画木槿一本,旁立一牡鹅。题句云:"秋日斜明木槿红,鸦雌何处趁孤雄。微鸣缓步江南岸,不受山阴道士笼。"寄托深远,真迹也。

高宗崇俭

旧例:吉亥藉亩。凡陈设黛耜、青箱、畚镈、蓑笠,皆设棚悬丝,以庇风雨。乾隆二十三年二月十日,诏曰:"吾民凉雨笠而赤日耘,虽袯襫之尚艰,岂炎湿之能避,且片时用而过期撤,所费不啻数百金,是中人数十家之产也。其饬除之。"又各盐政、织造等,每于夏节贡物,以备赏赉之需。乾隆二十四年四月二十日,诏曰:"迩来绨绣太求精巧,既害女红,长此焉穷,非朕敦尚朴素之意也。甚至华藻被于葛褥,天中五日以外,无所用之。近适清凉,亦不宜于憩息也。其禁之。"恭读两诏,想见圣人崇俭敦本之义矣。

鹿贫谷藏砚

鹿贫谷藏旧砚,正面上下二活眼,背面上五活眼,为日月合璧、五星联珠之象。有集《四书》跋一首云"一拳石之多,日月星辰系焉。磨而不磷,惟我与尔有是夫"。款题"田居"。左侧又有两印章:一"黄叶村庄",一"兰成"。岂庾兰成物耶?

某人之识见

茅少山侍御尝为军机章京,为阿文成公所赏。一日,遇阿之总角好某,亦满洲人,诫少山云:"汝日与阿公处,公善待汝,汝需求善自全之法。千古负才者,最难敛才让人,千古爱才者,即未有不忌才者。汝其知所以自处。"少山谨受教。曾为余述之,余谓此公殊有史识。

九成宫帖

少山言,嵇文恭公之祖留山先生馆于范忠正公(承谟)家,同殉耿藩之难。所藏九成宫帖为世间希有之物,当时散失。后文敏公(留山先生子)亲诣三山访获。翁覃溪先生尝跋之。

嵇留山之忠节

嵇留山先生讳永仁,少补博士弟子员,怀经世才,慷慨有大节。时范忠正开府于浙,与先生有世交,欲延为记室,临行,无锡令某饯别,拈踏歌行调,末限以憔悴二字,词中有"孤城残角梦家山,乱帆影里人憔悴"之句。先生心动,惘惘促装。夫人杨携幼子(即文敏公曾孙)相送红桥庄外,张飒径去,亦不自意为永诀时也。适耿逆叛,假张宴召范忠正,锢忠正于密室,下先生于狱。迫胁不为动,忠正遇害,先生自缢死。所著诗"吉吉吟"、"和泪谱"、"百苦吟",多是狱中与忠正唱和诗。赖义士林能任收存之,后文敏徒步入闽购得者。忠正子时崇抚广东,特疏请赠先生官国子助教。夫人杨,先以节妇蒙旌,后文敏显贵,文恭及诸孙等接踵兴起,节母寿臻大耋,锡命骈蕃。人谓忠节之报云。

高西园精篆刻

胶州高西园(凤翰)诗、书、画三绝,尤精铁笔。辑古印章及自所篆刻者,名《竹西亭印辑》,凡二册。曾假之吴荷屋,爱玩不忍释手。前后序跋及各赞皆其自书,或行草,或兼篆籀分隶,逼肖古人。其小引云:"蓄印四十年,搜之南北游历、交友投赠、博取巧购、以及恶攫戏匿,种种而罗致者。甘苦喜怒皆有之。劳瘁如斯,仅乃得此。藏诸箧,未常示外人也。向由皖城授歙丞。起行,于高阳刘臬宪宪署中,担夫觅至二十人,刘公颇诧过多。及检行装,半是此类,则相视大笑,顾僚侪呼狂生,卒正色切戒之,而乃许以为高。其后视事坝上,有中伤巧谮于上官者,亦有'元章废事'之构。上官廉得勤拙,手饬而佳勉之,是又不特劳瘁,且并作风波矣。乙卯之冬,客亭朱弟来访海陵,暇日披检,汇辑成册。既断手而后告余,余览之一笑,谓'君食海鳆而不知没人之苦,真可称便宜善啖者矣'。既语朱弟,遂书以为引。"汉铜印赞云:"薤叶钗股,有力如虎。蝌蚪出跳饥蛟舞,何以求之峄阳鼓?"晶玉杂印赞云:"割蟾脂,沁寒铁,冰花裂纹屑碎雪。瘦损挂树枯藤结,金穿石泐字不灭。"新旧石印赞云:"鸿爪印泥,生人古思。我亦飞鸿影支离,后有求者知为谁?"后跋草书,未及记。

苦瓜和尚画卷

赵序堂太史示余苦瓜和尚画卷横幅,长数尺,山水邱壑,不落凡蹊,笔力纵恣,有沈郁驰骤之致。其题语云:"画有南北宗,书有二王法。张融有言:'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今问南北宗:我宗耶?宗我耶?一时捧腹曰:'我自用我法'。"和尚名元济,字石涛,号清湘老人,一云清湘陈人,又号大涤子,又号瞎尊者。前明楚藩后。

傅鼐安苗

山阴傅鼐,字重庵,由吏员起家,官湖南辰沅永靖道。乾隆六十年,苗民乱,傅团练乡兵,捍御苗匪,诸苗人畏之如神。永顺一路设立寨堡,概仿古人防边规制:五里一大堡,十里一城,屯兵罗居城中。令无不行,教无不习。自撤兵后,乡兵口分无措,遂行均田法,拨各县富民田若干亩,令乡兵屯种,且耕且练,独成劲旅。近日诸苗寨帖服,居民乐业。闻于辰州境建一生祠,供奉禄位牌,上悬铜镜,祠前开池一区,意云:"清如水,明如镜"耳。

罗仙坞

桃源罗仙坞先生令中部时,有妇人以夫久出不归,求判改嫁。先生云:"焉有为汝父母官而忍听汝改嫁

耶？计汝母女二口，升米可活。”手写朱票，令此妇于每月朔，执票支仓米三斗。并谕以“我在此一日，无虑一日失养。唯嘱汝守分，毋使我气短”，感谢而去。一日夫回，偕妇来叩谢。先生欲杖之，妇代乞免。先生曰：“为善必终”，仍令支一月粮去，而收回朱票。此事可谓仁至义尽。又尝上省谒秦芝轩中丞，中丞言：“尔守中部，好处我不深知，丑处亦未闻。固不见所长，却不见所短，似不应久屈在下邑。”先生正色答云：“且不必论长短好丑，只以国士遇我，我不敢当，若以众人待我，我亦不受。”即日禀辞去。盖中丞微示以调繁意，先生之应答也有礼。

矜重所学

余存吾（廷灿）先生成进士后，欲贯串经义，苦无畔岸。是时，王九溪先生主讲岳麓，存吾敬诣之。九溪性素吝，即学业亦吝不告人者。三四请之，乃告以《十三经注疏》必熟读之，乃可究其义理。临别时，仍谆嘱云：“此法不必为外人道也。”前辈之矜重所学如此。

余存吾论古文

或以所作古文就正存吾先生者。先生告以如某等题，前人已有作在前，则不必作。至古文则先要读韩文全集，次要熟读诸经。经义通则道理熟，理足然后发挥得真意出。李安溪常云：“韩文之不可及者，只办得满腹道理耳。人止知实字有理，不知虚字亦有理，重句亦有理。虚字之有理，如《画锦堂记》，起句添两‘而’字，则能包得‘仕宦不至将相，富贵不归故乡’一层在。此虚字之有理也。如《史记》‘岂非天哉’二句，则重句之有理可证。”又言：“古文佳在造句，然人止能于不吃紧处造句。”韩文独于说理实处造句，正由道理之熟耳。

记经之法

看经要有手记簿，此法始于元许鲁斋，余存吾前辈及张忍斋师皆踵之。每日分五起，从某处读起，至某处止，即记明某句有几说。他日重温，即照所记默想。或遗忘，重翻原书记之，久久自能熟习矣。此与张稷若先生《蒿庵闲话》所记强记、连号二法皆为困学要诀。余闻此法而不能用，徒自怅恨，记之以念少年有志者。（历城叶奕绳言强记之法：每读一书，遇意所喜好，即札录之。录讫，乃朗诵十数遍，黏之壁间。每日必十余段，少亦六、七段。掩卷闲步，即就壁间观所黏录，日三、五次以为常，务期精熟，一字不遗。黏壁既满，乃取第一日所黏者收笥中，俟再读有所录，补黏其处。随收随补，岁无旷日，一年之内约得三千段，数年后，腹笥渐富。每见务为泛览者，略得影响而止。称经时日，便成枵腹，不如予之约取而实得也。又邢懋循尝言，其师教之读书，用连号法。初日诵一纸，次日又诵一纸，并初日所诵诵之，三日又并初日所诵诵之，如是渐增。引至十一日，乃除去初日所诵。每日皆连诵十号，诵至一周，遂成十周。人即中下，已无不烂熟矣。又拟目若干道，书签上，贮之筒。每日食后，黏十签，讲说思维，令有条贯。逮作文时，遂可不劳余力。）

陈文恭政绩

桂林陈文恭公以翰编改文选司，盖由特达知之。信文恭之清正，特简以清铨政耳。我朝设协办大学士，亦由文恭始。盖一时乏缺出，特设此衔以明眷重之意。其抚江苏时，值旱饥，遣官至湖广买米数十万石，被风阻停泊。公驰诣泊所，虔祷风转，米艘迅到江南，饥民欢声动地。此政绩之一端耳。幕中有一葛姓，昆山人，布衣随公，宦游至老，赞助甚多。公子孙至今蕃衍，科第不绝。虽贫族细民，从未有涉官讼者。可信名德贻谋之远。己未正月，龙驭上宾之日，其祠前牌坊，即于是日隳圮。纯臣感恩之至诚，至死不忘如此。

陈文恭抚湘

陈文恭公（宏谋）任湖南抚时，檄州县各绘所治舆图，详注山川村落。每接见时，即呈图，与之按地问难。此法甚合知州、知县设言定名之义。大儒经济，固自不同。

元中丞倡学

静海元中丞（展成）任甘抚时，刻《皋兰课业汇编》。因陇西书少，集经训、性理、古文、诗赋合刊之以课士。仿徐退山《经史辨证》、《十三经解诂》之例，凡门各有小引，详论各书宗旨。指示周至，洵可为下学启蒙。纂辑由掌教盛元珍一手（屯田议叙州同，吴人）。中丞非由科目起家，留心于此，良足多也。

成大事者必沈静

罗仙坞先生云：“人之有大本领者，必沈静。眠鹰伏虎，发不可当。”忆宋方勺《泊宅编》载《裴氏新书》云：“虎豹无事，行步若不胜其躯。鹰在众鸟之间，若寝寐然。盖积怒而后 全刚生焉。此越人所以灭吴之道也。”噫！浮躁浅露者，乌可与言作用哉！

靳辅治河

靳文襄（辅），其先济南历城人，后为辽阳人，由编修历兵部尚书、总督河道。康熙时，北运河口东从宿迁之皂河，黄河一涨，淤淀数百里。文襄于皂河迤东挑河二十里。又以山东汶、泗、沂、泇诸水暴涨，漂溺宿、桃、青、山、安、沭、海七州县民田无算；漕艘送至黄河二百里，涉风涛之险。于是考开中河三百里，杀黄河之势，洒七邑之灾，漕艘安渡。功不在宋康惠开会通、陈恭襄凿清江下。所著有治河书十二卷、奏疏八卷。幕友陈潢，字天一，钱塘人。佐文襄经理河干，殚竭智能。其往来问答语，详具张霭生《河防述言》。以治河功给佥事职衔。

虚心让善

靳文襄开中河时，于振甲（成龙，汉军镶红旗人）甚

以为非便。及开浚下河，议又不协。文襄转疏荐振甲，谓“司臣于某，访采舆论，审量经营之处，颇具苦心”。遂继为河道总督，卒谥襄勤。文襄之虚心让善，殊有古大臣风。

张清恪得圣眷

张清恪（伯行，字孝先，康熙二十四年进士）籍隶河南仪封。康熙三十八年河溢堤溃，清恪适家居，为布囊盛沙，雇民堵塞。总河张文端行河至仪，知其出力，即请于朝，使赴河工效用，遂补济宁道。后条奏黄河水势，赴汤山面陈得失，欲引沁由贾鲁河经嘉祥、巨野入济。上谓嘉祥有山，如何行水？即出地图指示。侍郎牛钮在侧，因斥伯行书生，止据纸上陈言妄奏。上曰：“毕竟是他留心，即书本亦是他看过，尔等谁留心者？”其获圣眷如此。

雪　山

《西域闻见录》云：“雪山自嘉峪关起龙，蜿蜒而西，或起或伏，或断或续，或折而三，或聚而一，或巉然岌耸，插于云天，或散漫平冈，回环千里。山南为哈密、为辟展、为哈喇沙拉、为库车、为阿克苏、为乌什、为叶尔羌、为和阗、为喀什噶尔，其余小城无算，皆回人聚居，所谓南路也。山北为巴里坤、为乌鲁木齐、为伊犁、为搭拉巴哈台，其余小城亦无算，为准噶尔故地，所谓北路也。雪山之在中国者，嘉峪关外，东西绵亘九千余里，为南北两路之分界。至叶尔羌愈远峻，西南折入温都斯坦，复折而西，直达西海，不可考究矣。其最大而著名者，于乌鲁木齐为博克搭班，三峰孤峭，冰雪晶莹，望之如琉璃插天，隔蔽日月；于哈喇沙拉为莫勒土斯，围逾千里，水畅草肥，宜于游牧；于伊犁、乌什之处，为穆肃鲁搭班，其山皆冰，望之如银，南北两路之冲衢也；于叶尔羌为米勒台搭班，山中皆玉，又西复作冰山，尤险阻，为叶尔羌、温都斯坦往来必由之孔道。更有玉山在焉。其山自古积雪，冰雪之水，自山阳而下，冬夏涌流，散漫于南路各城，以资灌溉。诸水皆聚于贺木诺尔。贺木诺尔者，译言星宿海也。泉水黄赤，涌地而出，望之如列星散布。复经诸山冰雪之水，汇归流入中国，即黄河也。自后藏西南温都斯坦各国，雪水经番地流入中国川江，益东汇为杨子大江也。”按是书凡八卷，为长白七十一椿园撰。

哈　密

哈密城在安西州九百里，古之回国，前明已隶中夏，国初归入王化。自康熙时，准噶尔恃强争把，天兵西讨，转运粮饷，皆由哈密，设大臣二员，专司其事。乾隆时，定远将军班第平定伊犁，哈密为钱粮总之地。其后额鲁特、霍集占之乱，历岁进剿，皆由此转输。至今西域各城岁需帑项，仍由哈密拨解，建城设官兵驻扎，为关外一大都会焉（辖回城六）。

巴里坤乌鲁木齐建黉

巴里坤、乌鲁木齐改设府、州、县治，建黉宫，定学额。自乾隆四十年始。

伊　犁

伊犁幅员宽广，山迳庞杂，西北、西南皆外藩，北邻搭拉巴哈台，南界回疆，东接乌鲁木齐。为西北屏藩，军台十二，沿边卡伦三十。地本准噶尔巢穴，大兵既驻其地，始设屯田开垦。其兵丁盐、菜、口粮，尚需于内地。每岁例调内地银五十余万两，绸缎数万疋，与哈萨克交易牛、羊、马匹，变价充饷。又收关税地基银四万余两，及回城所交棉花、布疋等项，始足一岁岁用。钱价极贵。乾隆三十九年奏准，岁粮折阿克苏、叶尔羌、布古尔各城铜七八千斤，开局鼓铸，曰宝伊局（驻扎将军总统南北两路，其驻防之参赞三臣、都统、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绿营之提督、总兵均受节制，管辖各回城及外藩各部落）。

土尔番

土尔番回城东南一带沙山，绝无草木，日光照射，尤不可耐，俗名“火焰山”。其北里许多怪风，往往驴、羊吹去无踪。风或黑黄异色。

贺卜诺尔

贺卜诺尔回城，即世所传黄河之源星宿海也。自辟展西至和阗四、五千里之南，自和阗南至后藏四五千里之东，周回万里，皆星宿海，渺无人烟。间有道涂，非戈壁即泥淖。遍地皆泉，水色赤黄。加以雪山之阳，回疆数千里，各河东南长趋，俱汇于贺卜诺尔。始出山，止黄水一线，由山下涌出，如沟渠耳，流入中国，即黄河也。有村二，皆名贺卜诺尔，各四五百家。其人不耕不牧，惟以鱼为生，织野麻为衣，取天鹅绒为裘，藉水禽翼为卧。其语言与回民通，惟不食谷肉，食即呕。其地设五品伯克一员，属辟展大臣管辖。

库　车

库车回城（距布古尔城西三百里），古龟兹国，土产铜、硝磺、硇砂。出硇砂之山在城北，山多石洞，春、夏、秋洞中皆火，夜望如万点灯光，人不可近。冬日极寒时，大雪火息，始往取之。赤身而入，砂产洞中，如钟乳形，故为难得也。

沙雅尔

沙雅尔小回城归库车大臣管辖。其地夏日苦蚊，如雾如尘，日哺尤甚。回人以布为幕，日夕，男女皆入幕中避之，满城牲畜咆哮，遍身流血，二更后始定。

乌　什

乌什，回人谓之“土尔番”。土尔番者，回言都会

也。在库车西北千里。乾隆四十年赐名曰“永宁城”。驻官兵,有屯田、牧场、军台、钱法诸务局。铸乾隆通宝普儿,每文重一钱二分,抵银一分,每百谓之一腾格。回人私用,每五十谓之一腾格。哈喇沙拉普儿与制钱通用(辖乌什、阿克苏、拜小回城、赛里木四城)。

叶尔羌

叶尔羌(叶尔谓地,羌,宽广之谓),回疆一大城,居室壮丽,园亭宽敞,城池深固。驻办事大臣二员,满、汉兵各数百,协领、参将分领之。正赋三万五千三百七十两、粮三万五百四石、黄金三十两、清油八百斤、税银千六百四十九两,留充本城公用,官兵盐、菜、口粮。又折收回子布五万七千五百六十九匹、棉花万五千斤、布袋千四百三十二条、麻绳千二百九十七根、铜三千斤,并解送伊犁。辖回城十。其地有产玉石子,大者如盘,小者如栗,有重三四百斤者。色有如雪之白、翠之青、蜡之黄、丹之赤、墨之黑者,皆上品。一种羊脂朱斑,一种碧如波斯菜,而金片透湿者尤难得。河底大小石错落平铺,玉子杂生其间。采之之法:远岸官一员守之,近河岸营官一员守之,派熟练回子,或三十人一行,或二十人一行,截河并肩赤脚踏石而步。遇有玉子,回子脚踏知之,鞠躬拾起,岸上兵击锣一棒,官即过朱一点,出水时按点索玉。去叶尔羌二百三十里,有山曰“米尔台搭班”(亦作达坂,回云山也)。遍山皆玉,五色不同。然石、玉夹杂,欲求纯玉大至千万斤者,则在绝高峻峰之上,人不能到。土产牦牛,惯于登陟,回子携具乘牛,扳援捶凿,任其自落而收取焉,俗谓之“礤子石”,又曰“山石”。每岁春、秋二季,叶尔羌贡玉七八千斤至万斤不等。所属之回城,如和阗(南七百里)、玉珑、哈什等处皆产玉子。私玉之禁甚严,台卡例应稽查,然回子私采、商人私带,涉险作奸,又有不能尽除其弊者。

喀什噶尔

喀什噶尔(喀什,谓各色,噶尔谓砖房,地多各色砖房,故名),亦回疆一大城,为西域极边,西北一带雪山外,皆外藩矣。驻办事大臣,协办大臣、满汉兵。辖回城九,岁收回子普儿三千六百余千,抵银三万六千余两,粮万四千石,充本城兵饷。仍折征回子布万匹,解送伊犁□用。土产荡绸、荡缎、金银丝绸缎、布、石榴、木瓜、瓜膏、苹果、葡萄干,皆以充贡。

哈萨克

哈萨克即古之大宛,伊犁西北一大国也。乾隆二十一年大兵进剿,入其巢穴,其汗阿布赖面降归服,受封爵,奉正朔,人民、土宇悉入版图。无城郭、屋宇,毡帐为家,游牧牲畜,最易腓字。富者牛马以万计,羊无算。岁纳中国之税,牛、马百取一,羊千取一,伊犁将军遣官收之。(以下皆外藩)

布鲁特

布鲁特地界安集延、喀什噶尔之间,地广人稀。称其君曰“比”,人贫而性悍,轻生好杀,哈萨克、博罗尔皆畏惮之。大兵平定西域后,始戢不敢骋。其比每年遣使至乌什,与参赞大臣请安,进贡马匹。乾隆三十三年,大兵征讨霍集占,其比率所部爱曼(村落之谓)人户拦阻霍集占,悉力与战。上嘉其功,授为散秩大臣。其余头目皆赏戴翎顶有差。

安集延

安集延亦回子部落,乾隆二十三年归附中国(在布鲁特西)。有城池、屋宇、村堡、田园,业耕种。土产谷、豆、瓜果皆美,而桃独绝。其人善权子母,载货行贾,冒霜雪,犯危险,经年累岁,不获利不归。人亦惟恐其去,去则其地之货财不能流通矣。

博罗尔

博罗尔,西域别一种,不通回子语言。其人深目隆鼻,浓髭绕喙,男女无别。苦贫,恒鬻子女与回人为奴。

敖 罕

敖罕,西域一大国,其地方数千里。其王曰“汗”,城池壮丽,人户富盛,天气酷热多雨。多奇花异果,五金、珠玉、宝石、金刚石、松竹菸皆其土产。有瘴气,多猩猩、虎、豹、蟒蛇。产象,耕田、负重,皆取于象。俗淫佚,无人伦。其人种类不一,大率皆回子衣帽,但目益深,鼻益高,睛碧须赤,多力而横恣。无火枪、弓矢,专用木矛,矫疾无伦,西域人皆畏之。又一种圆领大袖,衣冠类汉、唐制,貌多秀,或谓是后汉之遗种云。人类虽别,各有部落,然皆敖罕汗之阿拉巴图(译言奴也)。乾隆二十年与中国通,上悯其险远,宽其岁入,常朝贡献亦无定制。

温都斯坦

温都斯坦,亦西域回国之大者。叶尔羌西南,马行六十余日至克什米尔,由克什米尔复西南行四十余日始至其国。水亦可通,两地贸易之人,多资舟楫。其都城雄壮,围六十余里,辖大小回城三百七十余。其人深目、高鼻、多须,睛如琉璃,面黑唇青。言语类鸟鸣,回子亦不能辨。地极溽暑,瘴疠为害。以象耕地,谷、蔬、瓜果靡不繁植,槟榔、桄榔、棕榈、橘柚经冬不凋。人习技巧,金漆雕镂,精奇绝伦,所制玉器薄如蝉翼,抽金银丝织绸缎、毡布,遍货于西域各国及各回城。所居穴地深数丈,旁掘土洞为室,室亦绝精,饰以金玉,从无地上起屋者。城村旷邈,似无人烟处也。凡其地之公私事务及一切农、工、商旅,操作交易皆于夜间为之,日出则伏。有玉山,独少白金,价过黄金。最贵中国磁器,或有携至者,争以白玉盘、碗易之。而大黄尤为至宝,以黄金数十倍兑换。盖其地之一切疾病,得大黄即愈。大筵宴皆以大黄代茶,人若经年不服大黄必死,故虽贫回亦必有一半两,囊系胸前,舌舐鼻嗅之。其地之江河皆通海洋,时有闽广海航到彼停泊,多以大黄渔利。其

国西隅有巨泽，围数千里，泽中有山，围逾千里，高入云天。或曰此人间第一高山也，名曰“孛各里麻胆达拉斯”。山中产狮，恒于秋月皎洁，负雏于山中往来。头大尾长而细毛蛇尾，形如帚，黄质黑章如虎皮，长六七丈。时登山绝顶，望月垂涎，咆哮跳掷，猛飞吞月，有飞去八九里，十余里而坠死山谷者。其国人以豢养狮子为上户。当秋月，其汗使人取狮，以精铁作柱，大如瓮，密布层遮围畜之。饲以牛。时而吼如雷霆，满城震动。取之之法：择炮手最精者，开地为阱，人匿其中，遇有负雏者来，乘其不备，燃炮毙之而取其雏。倘一炮不中，则抛山裂石，人无类矣。

克什米尔

克什米尔国地土饶沃，产名香。人多奇巧，精于关捩之术，能于山麓起楼，引水逆上，自楼后倒出前檐，如水晶之帘。善货贩兴利，与安集延回子同。

巴达克山

巴达克山回国在叶尔羌西，行三十余日可至其地。乾隆二十三年霍集占败走，欲奔温都斯坦，其汗出兵截杀，将霍集占兄弟之尸献之中国，遂蒙上赏。后为退木尔沙所灭。

退木尔沙

退木尔沙尤在巴达克山之西。乾隆二十三年，霍集占之兄子萨木萨克逃至其地，唆令其汗灭巴达克山，后又为敖罕所灭。近与巴达克山渐集逃亡，复有千余户耳。

沙关记

沙关记为霍集占党羽。霍集占兄弟伏诛，沙关记逃至外藩延喘，同时逃窜回子渐集地，仍推为汗，垦土造屋，渐加殷庶。其人凶暴残忍，常为中外贸易商旅之害。前将军兆惠平定叶尔羌时，曾遣使往探其地，因戈壁甚大，无柴草，故未进兵剿灭也。

塞　克

塞克在敖罕西，绝非回子种类。人多力善射，发必命中。佩标枪五枝，长四五尺，取步于百步之外，与敖罕称劲敌也(西域最远之国，去叶尔羌二万余里)。

鄂罗斯

鄂罗斯，北边之大国，东界海，南界中国，西北邻控噶尔。东西距二万余里，南北窄狭，自千里至三千余里不等。称其王曰汗，自察罕汗没，无子，国人立其女为汗，嗣后皆传女，迄今已七世矣。其女主有所幸，或期年，或数月则杀之。生女留承统续，谓其汗之嫡嗣，生男则以为他人之种也。其人深目高鼻，睛碧，须发黄赤。男女皆蓄发，男发频以胶水制之，使其卷曲，女发梳为高髻。男衣缚身，遍体扣绕；女衣裙、衫、裳、褂，如汉装，但不缠足耳。以银为钱，铸文肖其汗之面，重七钱余，谓之“阿拉司朗”。喜楼居，有四五上者，其梁柱、顶壁皆用木，密灌油灰，不需瓦磁，而金粉雕凿，极尽人工。开窗四达，或饰以各色玻璃，镂金银丝以隔蔽之，次用其国之田皮纸，余皆修整可观。木多易遭回禄，故火禁最严。见亲友、宾客，无跪拜、揖让之仪，惟接吻以为礼。嗜茶，然必调糖啜之。食麦面，鱼为上品，猪次之，以大茴为佳味，人人嗜之。都城雄壮，围数十里。官制，文武皆佩刀，刀柄有玉、金、银、铜、锡、铁之别，其民皆耕田纳税，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以为兵。兵各有营，自十六岁入营，至五十而后出伍。刑罚极严。土产盛。康熙年间始与中国通，遣其俊秀入我国学，受四子书而去。

控噶尔

控噶尔，西北回子最大之国，地包鄂罗斯东西界之外。称其王曰汗，其大头目亦谓之“阿奇木伯克”。所辖各城，自万户至十余户不等，均为其汗之阿拉巴图。各城计之，小属于大，每一大城，属小城或三、四以至十余。大城阿其木伯克共计一千四百余员。建都之城，名务鲁木，极广大，南北经过，马行九十余日，东西亦然。城门二千四百，城内大江三，山、河、薮、泽，不可胜计。宫室阔远深邃，绵亘数十百里，黄屋朱门，皆以金、玉、珠、贝为饰。地产金银、珊瑚、珠玉、自鸣钟表、绸缎、毡罽，尤多奇异。俗重大红，宝石如拳如卵者，人人悬佩。黄金为钱，每文重二两许。居人田庐，牧场各分地界，散布而居。各种公田，犹是古井田法。所辖之地，有不富饶者，其汗闻知，辄亲往巡视，广为施济，必致比户丰饶而后已。故入其地，曾未有一贫窭之人。知礼让，叙彝伦，与中国不殊，迥非西域各国禽行兽处之比。唯敬天、地、日、月，不知有神、鬼、仙、佛、圣人之道。每日黎明，男女礼拜，诵经之声雷动，犹天主教之风。最戒军事，其说以天地生人，无非同类，奈何以人杀人，自残同类；理，故国虽富强，从无侵凌弱国之事。而兵则精锐，鸟枪可及二百余步，以死敌为勇，败而归者，终身不齿于人。其兵无入伍食粮之事，入为农，出为兵，农隙训练，亦同三代以上法。鄂罗斯本其属国，乾隆二十年后，鄂罗斯停其贡赋，转以兵相加，控噶尔出兵御之，鄂罗斯全军覆没。更借土尔扈特兵，与控噶尔复战，又大败，以故土尔扈特大惧，于二十五年弃鄂罗斯，投诚中国。鄂罗斯仍向控噶尔求和称臣，定于常币外，岁纳童男女各五百人，乃罢兵。

郭　罕

郭罕距叶尔羌马行四十日。其人短小，男女皆长二尺，魁梧者亦不过三尺。其余物产亦小，羊高八九寸，麦颗大如芝麻耳。

退摆特

退摆特，西域别一种，地与后藏相接。其俗敬火；

每晨以柴烧火，向之礼拜，有事亦叩而祷之。地斥卤，贫不能自给，往往鬻子女于各处，与博罗尔相似。

种骨生羊

向闻西域种骨生羊。其法于上年种之，至次年春分，念咒击鼓，羊自跃出。诸说部所载亦云然。据《西域闻见录》，则云羊产布哈拉回国，身小肉薄，但骨重耳。黑者极多，灰者十不得一。初不甚牧养，自通中国后，大获其利，今安集延诸国，均多骨重羊群，似又非种骨之说矣。此羊皮自乾隆三十年以后始见重于京师，为冠为裘，一时从风而靡。灰者俗谓之"草上霜"尤贵。风俗移于好尚，谅哉！

裁丁归地

我朝良法美意，即裁丁归地一端，恩莫大焉。穷民田土废弃，丁银仍在本身。自康熙五十八年诏定摊丁之法，令有田业户代之，约计每银一两，增加二钱，数十年追比莫解者，一旦超脱。雍正二年，又允直抚李维钧请，所属照江浙按地输丁。计地丁银二百四十余万，免丁银之累者二十余万户。

颁圣谕广训

雍正二年，颁行《圣谕广训》十六条，化导兵民。其时督、抚、提臣等，或衍为直解，或缉为讲解，或缉为训兵丁直解，各相继作释文上闻，以颁所属，朔望宣讲，语皆通俗，期愚氓易晓。七年，诏天下设立约正值月，如"蓝田吕氏乡约法"，以宣读圣谕及律令。著为例。

辛者库

国初臣工获罪，籍没资产，其家口入辛者库。辛者库，宫府及各王属下当最苦极贱之役者。辛一作薪。

两广盐务

两广巡盐御史，始于康熙二十年，雍正二年停止，归其事于总督，派州县官照额运销。

皇后祀先蚕

乾隆十二年三月三日癸巳，皇后躬祀先蚕。从前祀典，本载其仪，疑自此时复古。浴种、采桑、缫丝，后凡三临公桑蚕室，命妇行礼。先蚕，黄帝妃西陵氏。氏始养蚕。祀礼行于北郊，日用季春吉巳，古制也。

朝　服

国制：亲、郡王，世子、长子乃服五爪团龙补及五爪龙缎满翠四团龙服。贝勒、贝子服四爪团龙补及蟒缎妆缎服。国公服四爪蟒补。将军以下，按品级服麒麟、狮、豹、虎补，余同贝子。公主如亲王，郡主以下，各以次差。四团列于胸、背、两肩，以五色丝间二色金组织成文。衣下边际，缀以五色绿须龙，有三爪、五爪，以赐臣下，例剔去一爪服之。

湖南巡抚

雍正二年，改偏沅巡抚为湖南巡抚，湖广巡抚为湖北巡抚。部议巡抚移驻长沙已久，沅洲既非驻扎，偏桥卫又久隶贵州，命名无指，刺改之（按：明贵州镇远府所辖长官司三，一曰偏桥，康熙二十六年并编入于施秉县）。

外省重囚

外省重囚，秋审后具题。后三法司照在京朝审例三复奏闻之制。雍正二年定。

孔庙古桧

曲阜孔庙杏坛侧有桧一株，乃夫子手植，历周、秦、汉、晋几千岁，怀帝永嘉三年己巳而枯。枯三百有九年，隋恭帝义宁元年丁丑复生。生五十一年，唐高宗乾封二年丁卯再枯。枯三百七十四年，宋仁宗康定元年庚辰再荣。金宣帝贞祐二年毁于兵燹。后八十年甲午，为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故根重发，至明洪武二十二年己巳，凡九十六年。高三丈，围四尺。自始植下，逮宏治十二年，则二千九百七十八年，因灾复毁。今其干不荣不枯，其坚如铁。碑记有诗："崔嵬俯殿阿，旋转左文多。岂乏风霜剪，灵根自不磨"。宋人纪载，言桧有二株，东者纹左旋，西者纹右旋，则先陨其右，未及详矣。康熙甲子，上东巡，有《御制桧赋》。

岁入岁出

我朝经制地丁税课，约计每年三千八百万有奇。每年费用俸饷，约计三千四百万有奇。加以水旱、蠲免、赈恤，所余不过三百万。一遭兵兴及地方巨务，用每不敷，故开捐出于不得已，旋停亦旋复也。此其成数。见乾隆十三年御史张惟寅疏。

周谆元像

雍正时，周谆元（奉天正白旗人，字嵩山）守松江三载，弊绝风清，开河劝农，实心任事。卒之日，民扶老携幼哭奠，日以千数。其病也，以额患恶疮，民刻木为像，当患处适有木节，宛肖，相共惊愕。建祠城北，奉为神明焉。

进士题名碑

进士题名之制，昉自唐时慈恩寺塔下立碑，至我朝皆建于太学戟门外。自顺治丙戌、康熙戊戌，皆有题名碑。康熙五年，辅政大臣裁省其费，以后皆诸进士捐资立石。后雍正癸卯、甲辰两科进士题名碑，诏工部正项钱粮建立，康熙辛丑，亦行补建。嗣后照旧例题请。

丧礼三年

自汉文短丧后，行三年之礼者，则有晋武帝、魏孝文帝、后周武帝、宋孝宗。然晋武礼不备。孝文礼备

矣，而服非所服。周武衰麻苫凶，最为贤行，而在丧频出游幸，无虑门庭之寇，兴师伐邻。先儒胡致堂讥其不学礼之过。我皇上至仁大孝，谅暗时斋居素服，历三年如一日，史册实所未有。

举人路引

国初举人会试落第后，顺天府例给路引一纸，方许回籍。来科起文会试呈验，无者地方官每多留难，不敢给文。雍正时，祭酒王传诊罢之。乾隆初定制：举人会试，藩司所给公事银两，回籍验其落卷，无则追还入官，亦路引之意也。

割断足筋

往制，盛京逃人有割断足筋之刑。康熙五十二年，都统苏努条奏议准：拿获皇城门、畅春苑偷盗之贼，割断两边；京城内外越墙、挖孔、撬门偷窃之贼，割断一边；在道抽取人物者，三犯亦割断一边。五十三年，又准偷刨人参之贼，为首者割断两边，为从者割断一边。雍正三年，特旨永远停止。

躬耕籍田

雍正时，上躬耕籍田。曾于观耕台座位前令农夫等向上行礼，接受牛只、耒耜等项，并赐耆老三十四名、上农夫十名、下农夫十名，每名布四匹，每年皆如此。恭读《乐善堂御制文集》，内称上勤劳民事，洁诚孝享，每逢秉耒，辄增加一推。故历今均四推云。

得谥文贞

唐之谥文贞者，即宋之文正，于谥法最美，我朝王崇简、张玉书、李光地诸公均叨赐予。

循环印

昔巡按御史印各二，新任带一印赴任，旧任带一印复命，以备中途有应奏，谓之"循环印"。后巡按裁，而巡盐犹踵其制。雍正三年，都察院以恐有推诿、更换，奏罢之。

颁　历

国制：钦天监于每年二月初一日进呈来岁历，四月颁于各省刊刻，十月朔颁布民间。各藩司掌钦天监历日印一颗。

陈　瑸

陈瑸（号眉川），海康人，康熙甲戌进士。尝为四川学道，与年羹尧同城居，不相交际。后年党获罪者众，独为世宗所褒。初为台湾令，一切规制，多所建创，累进巡抚。操守清廉，圣祖曾比之入定高僧。后卒赠礼部尚书，谥清端。子居隆，举孝廉方正。

王项龄

王项龄（字颛士，号瑁湖），华亭人，以进士授太常博士。康熙己未，举博学鸿词，授编修，累官工部尚书。一生勤慎。大拜之日，门庭寂然，为圣祖所褒。雍正初，凡三奏乞归，始蒙上允。其口占云："从此光阴为我有，当年白傅咏清娱。分司犹有行香务，争似归田一事无。"旋卒于京，年八十有四，谥文恭。上恩赐加祭二次，并辍朝一日，官员有系伊门生者，令其素服持丧。定制：非亲王无辍朝者，此旷典也。文恭之父广心，官御史。弟九龄、鸿绪皆跻九列。子正詹事图炳（字麟照，号徽州），康熙壬辰钦赐进士，纂修内廷，工书画。

圣迹图像

雍正时，衍圣公（孔传铎）刻圣迹图像，疏乞圣制序文，弁简以藏（孔子生平事迹，自唐吴道子抚勒上石，历久已湮没不传）。

保举博学鸿才

雍正十一年，诏天下保举博学鸿才。久之，人数不多。覆降谕，有实学者，得自陈于所在官司，学政录送。迁延未试，上已升遐。迨乾隆元年，诏集已至百七十余人，亲试阙下，得一等五人、二等十人，皆授翰林。其余人文多不副所举，而以不通斥逐者七人。保举之两江督赵宏恩、江苏学政张廷璐、安徽学政孙嘉淦皆镌级。再试续到者，取四人。而相卿朱荃后督学四川，以获罪脱逃，大负遴选至意。是举侍郎方苞负重望，荐士至十五人，无一录取者，时论訾之。

御书匾额

雍正三年，颁御书额悬先师庙，并赐颜、曾、思、孟、闵、仲六贤庙及七姓后裔匾额，以示尊崇奖励。至圣裔曰："钦承圣绪"，颜子庙曰："德冠四科"，曾子庙曰："道传一贯"，子思庙曰："性天述祖"，孟子庙曰："守先待后"，闵子庙曰："躬行至孝"，仲子庙曰："圣道干城"，复圣裔曰："四箴常序"，宗圣裔曰："省身念祖"，述圣裔曰："六艺世家"，亚圣裔曰："七为贻矩"，闵贤裔曰："门宗孝行"，仲贤裔曰："勇行诒范"。

劝输裕贮

雍正三年，江浙、江西、湖广、河南、山西、陕西、两广、云贵各报有秋，命督抚劝谕绅衿、黎庶，各从所愿，不勒多寡之限，以积贮备荒。乾隆初，大学士鄂尔泰奏准：凡愿输助赈者，皆以"乐善好施"四字旌之（五年，江南灾，诏开捐谷以裕积贮）。

二于成龙

于成龙，号北溟，山西永宁州人。由副榜贡生起家，康熙中，官至两江总督。刚方清节，著于朝野，为一代名臣。卒官之日，敝衣粗饰，囊橐皆空。赠太子太保，谥清端。始，江宁驻防满兵骄纵不法；三藩未靖，绿旗兵时有征调，皆宿民舍，责以贡给。成龙立诛满兵之扰民者，题请兵丁行坐有粮，不得入人家。至今赖之。

后其子准以特阴官至巡抚。削籍十余年，宪皇帝犹传旨召见。初，清端由直抚迁两江任，奏带通州牧于成龙补江宁守，不以同名为嫌。未几升臬司，不十日，命督理高宝下河事务，再迁直抚，入为总宪，出为总河，亦有名于时。字振甲，奉天旗人，谥勤襄。

定年羹尧罪

雍正三年，议政大臣等审拟年羹尧罪款：大逆之罪五、欺罔之罪九、僭越之罪十六、狂悖之罪十三、专擅之罪六、贪黩之罪十八、侵蚀之罪十五、忌刻之罪六、残忍之罪四。胪列九十二大罪，请诛大逆，以正国法。上特念其清海功，赐令自尽，惟立决占象人邹鲁与其子年富，可想见圣人如天之仁。凡年党职官四十余人，皆削职审拟有差（武陵胡期恒在此案内拟绞，锢狱十年，乾隆初赦归扬州，主梅花书院讲席。由康熙乙酉举人为年保举，擢任至巡抚）。

会考府

雍正初设会考府，察核各部奏销钱粮。三年，即奉旨停罢。

设盐义仓

雍正四年设扬州盐义仓。原银三十万两，即在扬州买贮米谷，每年存七粜三。米贵时开仓平粜，以裨民食（五年，再设两淮盐义仓于通州、泰州等地，备赈灶户之贫者）。

兄弟显达

我朝江南兄弟显达称极盛者：昆山刑部尚书徐乾学（字原一，号健庵），弟正詹事兼礼部侍郎秉义（字彦和，号果亭），大学士元文（字公肃）号立斋。华亭大学士王顼龄，弟左都御史九龄号子武、户部尚书鸿绪。桐城之张亦堪鼎足焉（健庵先生在朝，以延揽贤隽为先，天下皆仰。东海先生壬子主试顺天，得翁叔元，号铁崖，探花，官尚书）。韩菼（号慕庐，会状，官尚书）以丕振文风，戊辰主会闱，亦称得人。

江南负文名者

康熙时，江南负文名，操时文选政者，宜兴储同人（欣）最有法度，桐城戴田有（名世）颇尚清奇，长洲汪武曹（份）、吴县吴荆山（士玉）同时竞爽，皆取裁于何屺瞻（焯）。何素精于考据，严于文律，自作尚不逮焉。

彭维新

彭维新，字肇周，号石源，湖南茶陵人。弱冠第康熙丙戌进士，授编修，时太翁犹应童子试。先督学山东，刻薄矫情，再之浙江，割裂圣经以命题，如“毛毛草草”之类，且限以晷刻，震以金鼓以窘之。每试一郡，动经数月，录取招覆，有至七八次者。及刊刻试卷，又无一文可采。莅任二载，岁校未周，以少詹改授直隶臬司而去。雍正七年，以吏侍查江苏积欠。逾年，淮南水灾，复奉命督赈。凡民有一物，挟一艺者概不入册，意在节省也。复命晋总宪，拜户部尚书，协理大学士事。年未五十，且具庆。十一年冬，果亲王劾之，以植党营私坐斩监候。十三年冬，高宗复起用故官，以父丧不请卸事，为御史王峻所劾而归。乾隆七年再召用，终不替清廉之知。

范时绎任江督

雍正时，范时绎任两江督，镇静和平，养廉之外，苞苴不入。上闻其清贫，降旨褒美，命三巡抚酌议养赡。放衙夜静，惟闻诸子读书声。范氏先有承烈、承勋相继任两江督，及时绎至，题其堂曰“三到”，亦盛事也（本开国初名臣范文程之后，辽阳旧族）。

赵晋作弊

康熙辛卯，江南主试赵晋（闽县人，榜眼）以作弊罪斩。时偕左副都御史左必蕃往，故江南谣云：“左邱明双眼无珠，赵子龙浑身是胆。”

生员引见

雍正四年，特旨诏直省学臣于三年任满，将生员中实在人品端方，有猷有守之士，大省举四五人，小省举二三人送部引见，亲试录用县令及国子监属官有差。其不称旨者镌学臣级。至乾隆时始罢引见之例。

蔡嵩　雇成天

蔡嵩（安县人），康熙癸巳进士。雍正六年官内阁学士，因吕严案株连逮治，籍没资囊。得娄县丁酉举人雇良哉（名成天）《哭圣祖仁皇帝诗》六章。上见之，嘉美成天，内召，嵩亦赦免。庚戌赐成天进士，授编修，教习内廷。乾隆初元，奉敕编集《御制乐善堂诗文集》。成，以老辞归。

学　院

旧例：除直隶、江南、浙江皆学院，与督抚平行，余省为学道。后由翰林、科、道点差者，亦称学院，间亦给坐名敕书（督、抚、学、盐各院敕书，书名，解任缴部，故曰：“坐名”，司、道敕书，只书官流传，后任不更换）。由部属者，则为按察司佥事，由参议、知府升补者，则为按察司副使。雍正时，有旨：“以但□本官，不论职掌，非是。”乃定议：凡部属等官应学政之任者，俱加翰林院编修衔，使名实相称。任满仍补原班。

富宁安

康熙时，满洲富宁安（征西靖逆将军，世袭一等侯）奉命征西。在疆埸逾十年，使策妄归诚，西藏底定。缮城垣、治甲兵以固哈密，厥功甚伟。传言其身材伟壮，勇冠百僚。每夜眠，呼吸如雷，常令仆数人震扰之，使不得熟寝，不然则气厥。诚异人也。

孔子圣诞

雍正五年，诏自今八月二十七日先师孔子圣诞之期，禁止屠宰。按：圣诞干支，为庚戌、戊子、庚子、甲申，周正十月也。又，二月十八日为忌辰。

黎志远劾年羹尧

黎志远（字宁先），福建长汀人，康熙己丑进士。官御史时，值年羹尧宠荣之际，密奏其专擅贪污事，上寝其疏。及羹尧败，乃出以示群臣，嘉其刚正敢言。历官大廷尉。建言于人所不敢言之时，良足多也。

各级封册

国制：凡册封亲王、郡王与上皇太后、皇后、福晋等册，用玉、金、银有差。其文皆用镌刻，涂以金与青。若贝勒、贝子、郡君、县君皆纸册，用赭金黄套面、银签。镇国以下，龙边诰命，锦面玉轴，牙签黄带、公侯以下，锦面犀轴。官员诰、敕命：一品玉轴，鹤及狮锦面；二品犀轴，赤尾虎锦面；三、四品贴金轴，瑞荷锦面；五品角轴，瑞草锦面；六品以下角轴，葵花锦面。诰命用五色纻丝织文，曰："奉天诰命"，敕命用纯白绫织文，曰："奉天敕命"。俱织升降龙文及满、汉字。

约束捐纳之贡、监

雍正五年，定捐纳贡、监学臣约束之制：凡应行褫革，事属督抚者，地方官申报督抚，转咨学政；事属学政者，地方官申报学政，转咨督抚。使各有约束之责。

昆山徐氏

昆山徐氏乾学等，以同胞昆弟三人先后得鼎甲，跻朊仕，洵为科名盛事。相传徐之父坦庵、母顾夫人当明末兵乱，有武将俘妇女数十人，扃徐别室，顾设计纵火出之。及三子登第，人谓阴德之报。婿申檖亦举顺天庚子江南解元，联捷成进士，逮后科第绵长。曾记其厅事一联云："祖孙、父子、兄弟、叔侄，加以外甥宅相，女婿门楣，人人得第；子午、卯酉、辰戌、丑未，兼于丁巳乡闱，己亥会试，岁岁登科。"诚足传也。

荐举生员

雍正五年，特旨命州县会同教官，将府、州、县学之贡生、生员内，居家孝友、行止端方，才能办事而文理可观者，秉公确查。一学各举一人，申报各上司奏闻。其僻远小学无可举者听。倘轻忽滥举，照溺职革职，徇情受贿则加倍治罪。寻于八年八月停止。以举多非其人，殊负旁求旷典也。

师生同名

国初，张桐城（英）癸丑分房，得海盐张英（字仲张），仕致部郎。每投刺谒师，名加玉傍以别之。马鸣銮，字思讱，昆山人，癸丑进士。丙辰以编修分房，得山西马鸣銮。二事特奇。

禁优人演圣贤

优人演剧，多亵渎圣贤。康熙初，禁不得装孔子及诸贤。至雍正五年，并禁演关帝。从宣化总兵李如柏请也。

禁用谀词

雍正五年，副总河嵇曾筠奏沁、黄二河水势安澜疏内，有"洪福齐天，河伯效灵"语。上以"齐天"字样实为越理，即"效灵"亦览之不安，降旨通行禁止。

居家帽顶

雍正五年冬十月，增王公及大小官员居家帽顶之制。

乡试同考官

雍正五年，令嗣后各省乡试同考官，调邻省在籍进士、举人充任，不用府、州、县职官。乾隆丙辰恩科仍复旧制，此例停止。

沈近思

沈近思（字暗齐），钱塘人，少出家隐云林。或劝之就学，举康熙庚辰进士，累官广西同知。雍正时卓异引见，特擢文选司郎中。未逾年，晋少宰。卒赠尚书，谥端恪。

嵇文敏公

嵇文敏（曾筠，字松友），武进人，康熙丙戌进士。五年之内，由编修至尚书，寻晋大冢宰，总督北河。复拜大学士，又领南河总督，督修浙江海塘，卒于工所。虽居揆席而未尝一日立朝右，宦迹颇奇。

盐之种类

河东盐池，每于四、五、六月人力浇晒种盐。交八月风转西北，日色渐淡，即各停止。雍正五年八月初三日起，至十一月初七，八十余日不需人力，自然滋生至七百余万斤。形洁味美，为未有之奇征。经巡盐御史顾琮奏报。闻海水由人力煎熬成盐者，谓之末盐。颗盐出于天畦陇，既成，泱水以灌，俟南风起，自然凝为颗。今解州之盐是也。按：青盐乃池盐，生于土，出西羌。又有光明盐，生于川之山崖，即水晶盐。又有石盐，生于石，木盐，生于树；蓬盐，生于草之地。

魏廷珍骨鲠

魏廷珍（字君弼），直隶景州人，康熙癸巳探花。精于算法（如果核盈箱，能知其数）。赋性骨鲠，累遭世庙训饬，而向用不衰。总督漕运时，上命国师文觉往南朝山，仪卫尊严等王公，所过地方，官员膜拜如弟子。至淮督关，年希尧首先行此礼，大学士河督嵇曾筠不得已

从之，魏独植立徜徉，且上疏，言臣不能从佛法。上亦不之罪也。

西藏设官

西藏地分前后，相距千余里。后藏西南毗连巴勒布（即科尔喀）番界，距后藏千数百里。乾隆五十三年侵犯后藏边境，经官兵申讨，畏威服罪，始移驻唐古忒兵丁防守。其设官如名“噶布伦”者，总理全藏事务；“戴绷”管理番兵之职；“第巴”为守土之官；均由驻藏大臣会商达赖喇嘛酌定奏补。外有理藩院司员（即章京），由京简放，事司达木额鲁特及三十九族番子事务。其管理刑法头人，番语呼为“朗仔辖”，凡唐古忒番人犯罪者，分别轻重，罚以金、银、牛、羊，即行减免。此国例也。

西　藏

西藏与廓尔喀、布鲁克各部落相连。凡系藏边境，设立鄂博（堆砌石块为界），厘成疆域。其世家子弟，称为“东科尔”，遇有大小番目，多于东科尔中，选通晓书算，家道殷实者充补。其余番民、浜丁有出众者，亦准由定琫小头目擢升古琫。又寺中首领谓之“堪布”，凡大寺坐床堪布，可得布施，管理寺内庄田，由熟悉经占者补放。向来藏内商上（管理市易之官）并不铸钱，专赖与廓尔喀易换。乾隆五十八年，经福康安奏明，商上准其铸造银钱，统用纹银。正面铸汉字“唐古忒”，背面铸“乾隆宝藏”。纹银一两，易换新铸钱文六圆，易换巴勒布旧钱八圆。凡商上收纳及采买各物，概准此。

冬月奏赈

我朝每年冬月，谕各省督抚：有被灾应加赈者，预奏。俟新春元日降旨蠲缓。虽一隅偏灾，亦惠所必施。锡福春祺，率成常例。

上元呈艺

回部以铜绳技为最奇，每于上元节，宴庆霄楼前呈艺，必获厚赏。自乾隆辛卯间，有因醉登竿，遂致颠仆者。上念不以戏伤人命，永停此技。北小花园内侍能育蟋蟀，亦于上元节宴陈设。皆常例也。

北漠饲马

北漠三月马始生驹，取牝马令驹叩乳，少饲之，即执驹别系于长绠，其名曰：“遮勒”。妇人漉马湩为浆，其名曰：“七格”。至四月初，咸于穹庐中插柳祈福以尝新。于是为□马之宴。盖蒙古旧俗所最重也。

邹小山题画诗

邹小山宗伯（一桂）工画，尝进呈花卉、山水小册各二十四种，自题云：“画中诗，诗中画”。尤爱其题花卉句。如绿萼梅云：“青山千亩白，流水一春香。”瓯兰云：“静如仁者寿，香比圣之清。”杜鹃云：“翠烟深夜月，锦水旧东风。”夜来香云：“红尘飞不到，玉露夜生凉。”其山水则各系唐诗二句，盖欲自拟王摩诘，因借东坡跋语取义耳。

先秋麦

北方麦收最重，故农谚云：“一麦抵三秋”。有一种早穗者，谓之“先秋麦”。

古北口无榷司

凡关皆有征税，惟古北口不设榷司。康熙时遗制也。

秋　谚

南方谓立秋日雨不止，必致秋霖，故有“立秋十八暴”之谚。北地人谓立秋日雨，秋月雨反少，谓之“秋吊”，立秋日不雨，则秋雨必多，谓之“秋傻”。又称立秋前三日雨，谓之“骑秋”，主岁丰，南北占验，亦有不同。

蒙古话

蒙古语谓旧为“波罗”，谓城为“河屯”，谓山之有灵应者曰：“海喇堪”，谓善驰射、能命中者曰：“默尔根”（凡安乐所谓之“济尔哈朗”）。

京师粥厂

京师五城自十月朔日始，每城设厂二，官给薪米，日炊粥以赡贫民。远近咸集，饥寒者赖以饱暖。至来岁春融始撤，虽丰年亦然。或遇歉岁谷贵，则酌展其期。

坤宁宫祀神

国朝旧制：每岁孟冬朔（春、秋亦有大祭），于坤宁宫立竿祀神。礼成，宣皇子、皇孙，曾并简王公大臣等至内，列茵侍坐，分食祭肉。此锡釐广惠之意也。

礼　轿

旧例：诣天坛斋宫，皆御礼轿。乾隆七年始定乘辇之制。或遇石街积雪，仍从銮仪卫请，乘用礼轿（乘大礼轿出宫，至太和门前，御玉辇启行。午门鸣钟）。

淳化阁帖

内府所刻帖，三希堂帖，嵌于阅古楼；墨妙轩帖，嵌于万寿山惠山园中。乾隆癸巳，重刻淳化阁帖成。适长春园中新构文轩落成，右、左廊各十二楹，每楹分嵌六石，即以淳化名轩。尝拓四百部，分赐群臣。内府拓帖，多用乌金拓，独此仿蝉翼拓，犹存古意。

经筵进讲

每岁经筵进讲，例春、秋仲月举行。近以秋狝木兰，惟行于春仲。凡进讲先书次经，书与经各先清次汉。每讲官一巡毕，即发御论一通，则以清、汉语分讲。

是日讲官及侍班官并补服,惟讲官加服领袖袍(文华殿进讲毕,御文渊阁,召讲官及侍班诸臣入,列坐赐茶)。

仿铸镈钟

乾隆己卯年冬间,江西临江得古镈钟十一枚。诏厘定宫悬声振之节,仿铸入乐。并制特磬,用昭条理。其古钟阙一者,兼为补完十二,贮之韵古堂内。

御用舟名

凡巡幸江西淀津所乘之舟,名"安福舻","卧游书室",则御园内舟名也。

痕都斯坦

回人皆善贾。痕都斯坦,回城一大国。其地当印度绝远,而懋迁每至叶尔羌,故得其玉器充贡献者最多。闻其攻玉,纯用水磨,工省而制精,尤内地所不及也(和阗亦有玉工,而不能精琢。精琢者,惟痕都斯坦。匠名"喀吗")。

晚香玉

晚香玉花,乃西洋种,洋名"土秘赢斯"。康熙年间御赐今名。

普陀宗乘庙

普陀宗乘庙,建于热河狮子园东。乾隆庚寅、辛卯间,叠逢国庆,旧藩、新附蒙古诸部落咸集庆祝。诏仿西藏布达拉都网法式,建此迓厘。且蒙古皆重黄教,并寓怀柔之意。梵语"布达拉,华言切音"普陀"也。

木兰围场

木兰,周千余里,本喀尔沁、敖汉、翁牛特诸部地。康熙年间,其王公等以地进献,遂为围场。防近省流民佔垦,每于边界依谷口植柳为援,以示限制。

木兰行围

木兰行围,每撤围时,两翼俱以蓝旗为首。每翼数骑,拥纛飞驰,谓之"跑马图哩"。将至看城,喧呼"玛喇哈",则围合矣。每于围中射得鹿,即燃松枝炙食,并分赐扈行近御诸臣及扎萨克王公等。

色尔克斯马

色尔克斯,为洪豁尔所属界(平定回部以后,爱乌罕、拔达克山皆贡名马。上尝抡其骏,命以名,而为之图),邻俄罗斯。乾隆年间,土尔扈特归顺,携其所产马贡至天闲。调良适用,御赐名"宝吉骝"。又有名"锦云骓"者,善涉淖。向称哈萨克素产良马,若色尔克斯,更在哈萨克西北,从未通中国。名马远徕,尤为希觏。

编纂四库全书

御花园摛藻堂中,本就大内所有书籍分贮四库。乾隆辛卯、壬辰,屡诏访集天下遗书,于是各省大吏、搜集所属呈出者,汇送京师,都下藏书之家及四方仕宦于朝者,咸以书献,人思甄录为幸。复允馆臣请,编校翰林署所贮之《永乐大典》,特命内廷大学士等为总裁,抡选翰林、分司校择。辑书之始,请锡嘉名,命以《四库全书》,就翰林院署设局编纂。其校勘《永乐大典》者,于原心亭列席;校勘遗书者,于宝善亭列席。部曹及子官属,亦有选预纂修者,在籍进士、举人征预分校者五人。特谕内府司官办给饮膳,盛夏、隆冬,颁冰给炭。凡书佳者,悉缮录汇列四库。次则标存名目,附列书末。其不经及伪托者,概从摈斥。书篇仿《永乐大典》式,印界朱阑。选举、贡、监生字画端楷者,就武英殿书局分领缮写。于全书内择其精醇,先为荟要,缮贮摛藻堂,即以武英殿纂修翰林分校荟要,选派中书、助教等官,司全书覆校、分校事。每分校二员,设覆校一员,重加磨勘。书内有关学术经济者,咸付刊印,用广流传。仿宋人活版字法,刊成单字排印。书函每以浆气致蠹,易以木匣。经、史、子、集,以青、赤、白、黑四色分别装潢。通计每分三万六千册。凡内外献到之书,皆钤以翰林院印,事竣仍给还其家,并蒙宸翰弁题简端,俾世守珍弆,益增艺林佳话。其时司总纂者,纪编修(昀)蒙恩即升侍读,陆郎中(锡熊)改擢侍读,尤为异数。

扫雪培树

大内及御园各处每逢雪后,命步兵及苑户扫取培壅树根,因即行赏,岁以为例。

赐宴外藩

每岁上元节,例于御园西敞处盛陈灯火,赐宴外藩。凡蒙古入觐及朝正外藩、年班回部,皆得列坐预观。亦盛典也。

词臣荣遇

乾隆时,儒臣以耆年宿学,退居林下,渥承恩眷者,惟沈确士(德潜),钱香树(陈群)为最。凡御制诗章,时附驿寄,命之赓和。壬午南巡,两人同舟迎驾,曾赐以诗,有"二老江浙之大老"句。后沈文悫以梓国朝诗失检,又制徐逆述夔传,被谴。惟钱文端始终受恩无间。上最喜其"鹿驯岩畔当童扶"句。后驻跸香山,适钱奏抵家折至,上即于折内批答,以"香山适接还乡信,即景尤思扶鹿人"二语,随续成全什以赐。词臣荣遇,古未之见。

丰泽园演耕

我朝耕籍之典,除遇巡幸外出,岁必亲临。前期,每于丰泽园演耕,临憩春耦斋,亦旧例也。

墨刻耕织图

盘山农乐轩内,贮墨刻耕织图,系康熙三十五年泐石者。

八旗兵制

我朝满州兵制，以黄、白、红、蓝，正、镶各一，列为八旅，分两翼，各按方居京城。内蒙古、汉军兵亦如之。复抡其精者，为健锐、火器二营，聚居香山西顶，便于操练。外省营制，则用绿旗汉兵分列营伍，而南北诸大省亦间用满洲兵驻守，内外相维，立法尽善，然总未如宋仁宗时百二十五万之多也（兵部八旗遇考验武，年六十以上者即免试马射）。

尖　营

“尖营”之语，不见经史。今以停跸处为尖营，遂成通称（看围城谓之“等城”，盖因等候得名也）。

阿里卜

阿里卜，回书名。回人之读其书者，必始于此。

都护遗意

元世祖至元时，置畏吾都护。畏吾，即今卫拉特，又名土尔扈特，即准噶尔四卫拉特之一。厄鲁特都护之官今虽不设，然新疆惟伊犁、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处置有将军、提督等官，管辖军民。其余各回部，遣大臣、侍卫等轮班镇抚之。虽曰钦差，亦都护之遗意也。

天禄琳琅

乾隆甲子年，始辨订宋、金、元、明旧板书籍，汇为《天禄琳琅》。至乙未重校，凡伪充宋、元椠印者，俱详加别择。内如最善本之《前汉书》，前有赵孟頫、王世真像。上亦命写御容于卷端，每部皆钤用“天禄琳琅之玺”（其书初为赵孟頫所藏，入明，归王世贞。赵与王皆于卷前自画其像，王并有跋）。

郭知达集九家注杜诗

宋《郭知达集九家注杜诗》，旧藏武英殿，仅为库贮陈编，无有知其为宋椠者，后以校勘《四库全书》，移所书籍，始蒙鉴赏，列入《天禄琳琅》上等。九家注，乃王文公、宋景文、豫章先生、王源叔、薛梦符、杜时可、鲍文虎、师民瞻、赵彦材，见于知达叙。其言王文公即王安石，宋景文即宋祁，王源叔名洙，薛梦符、鲍文虎即其名，豫章先生盖黄庭坚也。版刻于广东，详见曾噩序。卷后署云：“宝庆乙酉，广东漕司铸板。”马端临《文献通考》载此版亦为善本（世以藏经纸之未作经册者，以其无折痕也，为卷筒纸，最为难得。此书面页用之）。

准部玉盘

平定伊犁以后，阿睦尔撒纳叛走。王师追擒，得其所弃玉盘一。径二尺，围六尺有奇，中可受水一石，盖准部琢以盛湩浆者。戊寅进献。及耕屯既开，壬午春垦地者，复获其一以进。形制、尺寸并同，皆有御制诗纪之。

五百家注韩昌黎集

宋版《五百家注韩昌黎集》，名为“五百家注”，其实姓名可考者，仅一百四十八家。余二百三十家逸其姓氏，合计亦不能足数。而所采用主注更不能遍及。又《柳宗元集》亦有“五百家注”，所载姓名更少于此。

玛尔岱山玉

玛尔岱山，在叶尔羌西南。所产之玉，材质较和阗玉河所产石子，虽精美稍逊，而博大过之，玉工号为“山料玉”。乾隆时制造特磬，专员往采，得大玉，约重三千余斤。由冰面拽运，辇至京师，琢成大玉瓮，集内廷诸臣联句纪事。旁一峰名辟尔山，产玉皆绿色。

玉泉山泉水

北方无不冻之河，惟玉泉山河经冬不冻，以灵泉发皇也。泉水最轻，乾隆时，曾制银斗量之，斗重一两。伊逊水亦然。其余名泉比之，有加重二三厘至一分者，独雪水较玉泉斗轻三厘。凡山下所出之泉，诚无过玉泉者。详见御制“玉泉山，天下第一泉也”。

时辰表

时辰表，来自西洋，每日上弦一次，昼夜周行，随大小针所指，以定时刻，分数，寒暑无异。按《周礼·挈壶氏》，及冬，则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盖因冬水冻，漏不下，故需火炊水沸以沃之也。今洋表冬寒不冻，无藉爨沃，其法为更精耳。

历代帝王庙祀典

历代帝王庙位次，旧时惟祀开创之君及守成令辟，每代不过一二位。康熙六十年，诏以历来祀典，或祀其子而不及其父，祀其臣而不及其君，未为允协。敕廷臣另议，非大无道失国者皆祀之。又以明之国事，坏于神、光、熹三宗，而不亡于愍帝，谕撤神、光、熹三宗，而祀愍帝。实千古不易之公论。

虎枪侍卫

凡上临幸所至，虎枪侍卫执枪立侧，谓之“仪枪”。虽名以刺虎，实不过效勤当差而已。

岁朝图

乾清宫西暖阁几上虎錞内，贡吉祥草。乾隆时，曾与回部岁贡苹果、石榴、木瓜三果贮盘，绘为“岁朝图”，因以联句。

听法松

香山静宜园，有二十八景。香山寺中松，盖数百年物，向称“听法松”，定为二十八景之一。

青芝岫

米万钟既得异石于大房山，束牲载书以告。甬东

薛冈见之，复代石报米书。二书当时传诵，以为韵事，详见《春明梦余录》。后石弃至良乡县多年，乾隆年间，运至于昆明湖之乐寿堂，名之曰“青芝岫”（堂在万寿山昆明湖裔）。

绰尔齐

关外蝉声，较内地宏而直，蒙古人谓之“绰尔齐”，绰尔齐者，胡笳奏曲人也。以蝉声相似，故名之。

阿达密

凡秋狝列围者，计一千二百人，皆四十八旗蒙古。每人崖口，第一围用三四百人，于平甸列小围，国语谓之“阿达密”。

旧五代史

宋开宝中，诏修五代史。卢多逊诸人同修，宰相薛居正监修。书成，凡五十卷。其后欧阳修别撰《五代史记》七十五卷，藏于家。修殁后，官为刊印，与薛史并行。当时以薛史为旧史，欧史为新史。至金章宗泰和时，始诏学官专用欧阳史，于是薛史遂微。元、明以来，传本渐就湮没。我朝修《四库全书》，词臣于《永乐大典》各韵所引甄录条系，得十之八九，复采《册府元龟》、《太平御览》、《通鉴考异》、《五代会要》诸书，以补其缺，卷帙悉符原书。允馆臣请，仿刘昫《旧唐书》之例，列于《二十三史》，刊布学官。薛史文笔虽不及欧史谨严，而叙事详核，司马温公《通鉴》多采用之。

花翎黄褂

汉文职大臣由鼎甲出身者，无赏花翎、黄褂之例。乾隆四十一年，征剿金川功成，大学士于敏中蒙恩赏赍，并与诸功臣绘像紫光阁中，异数也。

春秋捞玉

《西域记》：于阗国玉池每以端午日取玉云云，今无其事，惟以春、秋捞玉充贡。玉以从水捞出者为佳，其产于山者，体质颇大，而精粹不如。

郊劳平金川将士

乾隆丙申，平定金川（用兵五年始平。后于其境设镇安营，率降番兵垦，并设成都将军驻省镇守。岁再巡查弹压）。凯旋时，上迎劳将军阿桂等于良乡黄新庄郊台。先陈得胜纛于台上，上率成功将士及王公大臣等行礼。是时台下鸣螺，铙歌乐作。拜纛后，将军、参赞趋御幄座次，行抱见礼，抚慰赐赍，皆循旧例（是日所用凯歌三十首，皆圣制）。

午门受俘

午门受俘礼，乾隆年间凡四举是典：乙亥六月，征剿准噶尔，先获青海数酋来献，是年十月平定后，复获达瓦齐等，槛解京师；庚辰正月平定回部，函霍集占之首以献；丙申四月平定两金川，逆酋、党羽全就俘获，并御午门受之（两金川分东西。东为小金川，西为金川，俗亦谓之大金川云）。

紫光阁

乾隆辛巳年，落成紫光阁。壁间旧列西师战图。平定两金川后，诏择其事最大，战最伟者绘之。凡十六帧，并揭阁壁（得胜纛亦藏于紫光阁中之武成殿，并收贮所获金川军器等物，以志成功）。

安远庙

蒙古素奉黄教，伊犁之固尔札庙庄严特盛，尤其所尊礼者。乾隆年间，仿其制建安远庙于热河。每岁驻毕时，外藩集此瞻礼，益增欢喜。此亦寓柔怀远人之意也。

曼殊师利

五台山为文殊师利道场，梵语谓之“曼殊师利”。山麓有寺，曰“殊像”，传是文殊示现处。曼殊师利，焚帙读作平声，其音近满珠，故西藏达赖喇嘛等每于新岁献丹书，称“曼殊师利大皇帝”云云，盖以曼殊讹为满洲也。

千尺雪

千尺雪在苏州寒山。乾隆辛未南巡，曾题诗纪胜。西苑、热河、盘山并各仿其制为之。写图凡四，每处弆四卷。

额赋抵算

我朝定制：地方遇水、旱偏灾，视成灾分数轻重，蠲免本年正赋。或未奉旨以前，百姓有已经输纳者，即抵作来年额赋，以纾民力。非若前朝之不准抵算，虚受蠲免之恩也。

回部伯克

伯克，回部官名，而职掌及名号各不同。其曰：“阿奇木伯克”，总理一城事务，若内地之都统；“伊什罕伯克”，协理事务，若内地之副都统。其品级则自三品至七品不等，皆以城务大小为差（详见《西域图志》）。

马　政

我朝马政，较前史所载殊得实用。凡圈围之马，分布于上都达布逊诺尔、达里冈爱、乌梁海、大凌河暨左右两翼各场牧放，及各蒙古部落滋牧者，共二十万二千八百余匹，各就水草字育，仍岁有孳生。又满、汉各营及各省驿递、塘站马，共二十二万五千二百余匹，皆月给马乾银，各就所在分饲之（蒙古语“达布逊诺尔”汉语译之为盐泽）。

御门听政

御门听政，原指乾清门，上驻西苑，则御勤政殿举

行此典。凡吏部题缺本进呈，往往折角，届期，满内阁学士奏折本。率系背诵，凡记忆未熟，及清语生疏者，每或遗忘、舛错，视为难事。

赫图阿拉

赫图阿拉，以汉语译之，即为"横甸"，在兴京南。乃我朝发祥地也。

行营营制

行营之制，内外各四门。每门植大纛二。镶黄、镶白两旗在东；正黄、镶红两旗在西，正白旗在南，正红旗在北。因北面止有外围一门，故以两蓝旗并于南门，分日植之。内外围列帐，皆八旗护军宿卫。

永陵神树

永陵内宝顶前生瑞榆一株。轮囷盘郁，圆覆如盖，实兆我大清万年景祚。尊曰"神树"。

御用拖床

冬日液池，上御拖床。其制似榻无足，似车无轮，以人挽行冰雪中，至便。有施毡幄及饰以龙凤者。

东　珠

东珠，出混同江及乌拉、宁古塔诸河中。匀圆莹白，大可半寸，小者亦如菽颗。王公等冠顶饰之，以多少分等秩。凡采珠者，乃打牲乌拉包衣下食粮人户，合数人为一起，谓之"珠轩"。以四月乘舟往，至八月回，各以所得珠纳之于官，如供赋然。

人参佳者

昔陶宏景称人参上党者佳，今惟辽阳、吉林、宁古塔诸山中所产葠株滋盛，且味厚效神，上党直为凡品。盖神皋奥区，钟毓灵草，亦我朝王气悠长之一征耳。

混同江

混同江发源长白山，国语曰："松阿哩江"。"松阿哩"，汉语"天河"也。俗呼为"松花江"（《金史》讹为"松瓦江"）。江中产玉，色净绿，细腻温润，可中砚材，发墨与端溪同，品在歙坑之右。

貂皮

貂产乌拉诸山林中。索伦人以捕貂为恒业，岁有贡额。第其等以行赏，冬时供御用裘冠。毛色以丰厚纯黑者为上，紫次之，黄又次之。毛润泽而香，由喜食松栗之故也。

熊罴

盛京多窝集，茂密蓊翳，连林数十里，熊罴、每趾伏其中。熊趫捷而罴憨猛，皆兽之绝有力者，乾隆甲戌，上行围，曾并殪之。罴重千余斤，熊亦及半。

堪达汉

"堪达汉"，国语"马樊□"也。是兽项下悬肉相似，故名。出黑龙江山中，性喜水，行水则速，行山返迟。似鹿而大，其角可作射鞢，色如象牙，而坚白胜之。鞢间环以黑章一线，即角中之通理，以点细密而匀正者为最。

海东青

黑龙江出海东青。身小而健，其飞极高，能擒天鹅，羽族之最鸷者，《辍耕录》载，演雅言海青，羽中虎也，燕能制之，群集缘扑即坠云云。以小制大，亦犹腰黄啖虎之类也。

盛京鳣鳇

盛京之鱼肥美甲天下，而鳣鳇尤奇。巨口细睛，鼻端有角，大者丈计，可三百斤。冬日辇以充庖备赐，亦有售于市肆者，都人目为珍品。是鱼出黑龙等江，非钓所能得。捕之者以网围至岸边，伺鱼首向岸，挽强射之，鱼负痛一跃而上，既至陆地，即易掩取。冬日或凿冰以捕，则必系长绳于箭，以掣取之。

敕　书

唐始有知书诰，至宋而其权益重。凡除拜谪免，皆有制词。我朝凡文武迁除，皆无之，惟外任大员，得给敕书，第视其品秩，明训数语。即"覃恩封诰"，亦各有成文，并论官不论人也。

柳公权书兰亭诗

柳公权书兰亭诗，惟见于戏鸿堂。墨迹已入内府，列《石渠宝笈》上等。戏鸿堂所刻者，多有阙笔。乾隆戊戌间，诏于敏中就其漫漶阙画者，随边旁补成全字。同原刻本并董其昌临卷，及上所临董卷钩募勒石，共成四册。

蒙古按塔哈

每岁木兰秋狝，诸蒙古扎萨克王公等毕集，随围典属，向以蒙古"按塔哈"称之。按塔哈者。国语谓"宾客"也。各蒙古本皆称臣，从不敢以宾客自居，然其来时适当鸿雁来宾之时。古所谓"雁臣"者，尤为贴切。

尊师重道

我朝家法：皇子六岁，出就外傅。初入书房，见师傅彼此皆长揖。雍正时，命高安朱文端公轼直书房，持谕于懋勤殿行拜见礼，示尊重也。乾隆丙辰冬，文端病笃，上亲临其第视疾。文端力疾服朝服，令其子扶掖拜户外。上嘉其知礼，后于怀旧诗中称之为可停先生。

岳钟琪

我朝汉提、镇中，有功可录者不乏人，而宣力三朝，

名震诸番者，无出岳钟琪右。钟琪，陕西临洮人，初由同知改武，任游击，康熙时已擢四川提督。雍正元年，授奋威将军，征青海有功，予三等公爵，寻迁川陕总督。七年，授宁远大将军，由西路征剿噶尔丹策凌。十年，大学士鄂尔泰劾其玩忽纵贼，奏报不实，上宥之，仍留总督任，护大将军印，降公爵为三等侯。张广泗复劾其怪僻乖方，遂罢职、削爵，付法司鞫讯，拟以大辟，疏留中。乾隆十三年，以总兵衔剿金川逆酋，寻授四川提督。会大学士傅恒经略金川军务，酋畏慑乞降，钟琪奉经略令，轻骑入番巢，晓以顺逆，示之不疑，莎罗奔即抒诚乞降。凯旋，仍与三等功爵，赐号"威信"。十九年赴重庆督缉垫江逆匪陈琨等，事竣，还，卒于资州，赐恤如例。钟琪任川陕总督时，湖广逆犯曾静（靖州人）遣张熙投递逆书，钟琪佯与设誓，诱其吐实，即奏逮治。其荩诚智略，有足嘉者。

习车战

岳钟琪征噶尔丹策凌时，议用车战，因设车骑营肄习之，终归无用，未免泥古之失耳。

钱文端之母

钱文端（香树先生）之母陈太夫人，知书，工绘事。文端少时，每勖之学，有夜纺授经图，曾奏及，上嘉而题以诗，亦异数也。

黄庭桂

汉军黄庭桂，康熙时充侍卫。雍正时，由提督迁四川总督。乾隆初年，并川、陕总督为一，廷桂专任四川提督。寻由提督授甘肃巡抚，擢陕、甘两省总督，官至大学士，仍兼总督。以叙平定准噶尔功，予世职，晋三等忠勤伯，赐双眼孔雀翎，红宝石顶，四团龙补。后赴凉州督办军需，病卒。上挽辞有"鞠躬尽瘁今诚已，诸葛而来此一人"之句（平定西域，追画其像于紫光阁）。

方观承

我朝以书记起用至大员者，惟桐城方恪敏一人（名观承）。雍正十年，恪敏以监生随定边大将军平郡王福彭赴北路军营为书记。事竣，授内阁中书，为军机章京。因得通达治体，且娴章奏，洊历至直隶总督。在任二十年，留心民瘼，如义仓、书院、留养、育婴各局，并督所属实力奉行。其筹办河务，亦得机要。

闲散宗室

我朝宗室繁衍，向来闲散者例无顶戴。　乾隆壬寅冬，谕将王、贝勒、贝子、公之子嗣，俱照蒙古王、公、台吉之例，分别给与顶戴。其余闲散，一概给四品顶戴。癸卯新正，锡宴颁赐，凡二千人。

严禁宦寺弄权

世祖章皇帝定鼎以来，力惩前代阉寺弄权秕政。于顺治十二年谕立铁牌，严切敕谕：裁定内监员数。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奏事，及言官员贤否者，立置重典。圣训煌煌，禁制綦严。即所置宫殿总管，首领诸职，赏给顶戴，不过至四品而止，但执门禁、洒扫之役，皆统于内务府。与《周官》以阍寺内竖属之冢宰之法，实相吻合。

鹘师赤

回人养鹰鹞者，谓之"鹘师赤"，居之京师，隶八旗。

附　录

武陵赵文恪公事略

公讳慎畛，字遵路，号笛楼，湖南武陵人。乾隆己酉拔贡，学使钱南园先生器之曰"人英也"。嘉庆元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庚申、辛酉两校顺天乡试。改御史，奏川、楚善后事宜，上伟之。十年，分校会试。巡通州漕，革陋规，奏粮艘起拨事，发诸弊，转给事中。十二年，充江南副考官。母忧归，服除补原官。湖南学政某，以矜愎失士心，欲附公自固，列公诸子优等，公仍奏劾之，遂遣戍。十七年，授惠潮嘉道。宣教化，清狱讼，优礼诸生。海阳、普甯民械斗掳掠，聚众久，官不能治，公驰往，捕诛之。沿海民多寮居，藏匪销赃，公悉编入保甲，毁其栅寮，水陆获盗无数。十九年，迁广西按察使。庆远莠民蓝耀青以天地会结众敛钱，有廖五桂者，苦其侵暴，思结龙虎会敌之。揭帖中有"平治大元帅"及令地方助饷语，以恐吓村民。事发，布政司请往，将大其事，公不可，自往按治，诛耀青及五桂，胁从皆杖释之，自首免罪，民大安。复为条约，谕民间广种植、浚陂塘、严守望、堵岩洞，摘律例中易范者五十余事，刊示之。广东洋匪投诚后，渐入广西为盗。水路设巡船，俾商民停泊有定所，卫之以兵。行守令，以捕盗多寡定举劾。增州县解送囚徒路费。明年，迁广东布政使。故事，州县解银及领银皆有规费，公革之。始至司，库贮银四百万，逾年乃五百三十万。南海桑园围石堤九千五百丈有奇里民屡修屡决。公上言，民力已困，请以司库沙坦花息及粮道库息银八万发商取息，为岁修资。东省屯田五千三百余顷，赋重累民，公请减屯粮额数，而酌加科则极轻之沙坦六千余顷以抵之，督抚如议奏行。又以粤俗奢靡，刻行陈文恭《从政训俗》二种遗规，躬节俭以示劝。连山县城工银，以裁县故未入奏销，公捐廉偿之。或曰："子产之舆，可胜济乎？"公曰："济所可济，不能尽，亦不能恝也。"二十三年，擢广西巡抚。至则以农田水利为急，谕守令平畴，修陂塘，设龙骨车以挽水，山田开荫井，筒架作式，使民仿之。粤西地接黔、楚，盗出没其间，饬属查保甲、置望楼、练民壮，互相守望，县建卡房数十座，各府以官会营巡缉。柳州至省会千余里，增设水汛四十三所，每卡设哨船，有盗则卡船举炮，各团丁登望楼，咸出堵擒。终公任，获盗千七

百余人。公以外盗十居七八，乃稽察客民，立客长籍之。单身流荡者为游民，查籍递回，山僻草寮尽毁。矿厂，窑榨，佣丁皆立册，有保者留，否逐，刊为省例。又动支司库养廉空缺银，为营汛工程之用。西抚岁支养廉银万两，又梧、浔二关，例得动用羡余。公叹曰："吾家衣食粗足，身为大臣，复取盈焉，将安用之？当为圣主广布仁泽耳。"乃创预备仓，捐银万二千，令桂林府买谷积贮。以千金发典肆生息，为岁修费。爱日书院久废，修复之，复建培风书院，课民间童子。柳州、思恩、庆远三府县向无书院，公出银二千，倡捐兴建，于是象州、罗城、天河、武缘、雒容、兴业等县皆应之。道光二年，入觐，成皇帝谕曰："卿诚实不欺，故皇考简用以贻朕，其益勉之。"公顿首泣谢。八月，除闽浙总督。公治军严，重申条约，编颁诸镇、营、汛，身自考校备弁无虚日。参将某骄蹇，浙江提督某玩洋务，皆奏劾之。手扎司、道、诸镇，密令陈所属文武优劣，验之以事，信赏必罚，故所用皆得人。上游四府，地僻山深，漳、泉、江、广人多租山立厂为业，凡十余万人。游民混迹其间，于是会匪、担匪、丐匪群聚为害。公令各乡就地势联络立乡总，盗至，鸣钲逐捕。加增缉捕经费，遣官弁搜山，著名匪首皆就获。浙洋商艘报劫，公既严责水师，复与两抚议立海口鱼船出入章程，水陆合捕，所部晏然。福州闽安镇外有琅琦岛，居民二千户，多为奸利济匪，公访闻擒治，移驻水师，建炮台、望楼，会垣门户益重。漳、泉械斗风未已，刊故训导谢金銮《治法论》，颁守令行之。漳州守周镐，贤吏也，以老乞去，公手书勉留，令署汀漳龙道。尤以台湾为虑，尽选贤能以往。未几，凤山民杨良斌作乱，巡道孔昭雯、知府孔传稼不一月平之。噶玛兰民入山伐木，岁供道厂军工船料，匠首苛敛无已，山匠林泳春因而为变。公檄镇将捕诛之。仍博采舆论，更定采章程，兰人乃服。台湾十三营戍兵万四千，皆自内地五十三营更替，例由厦门提督点验分汛，其归也，亦如之。远者相距三千里，兵弁苦之，公变通旧制，令水、陆二提督及福州城守分途点验，戍兵之困以苏。台本产谷地，福、漳、泉三府民食仰之。商运岁常百万，江、浙、天津亦至焉。台人不知盖藏，又生齿日繁，岁稍歉，米贵，辄思为乱。公令稽出口米船，月报实数，酌年丰、歉定限制，俾民间常留有余。三年夏，浙江水灾，公奏请赈恤，复捐俸倡劝绅商，得谷六千、米一万七百、银七十万五千，展赈限，全活无算。凡就食流民，令所至州县询男、妇名数，给滚单抚恤。是秋，浙中米踊贵，闽抚欲运仓谷往济，公以台湾岁丰，乃奏弛海禁，招商贩台米济浙，浙足而闽仓如故。闽盐不销，官商积困，公奏减南靖、长泰二县额引，拨入台湾府属，并停征商欠，官民便之。四年，奏请以明儒黄忠端公道周从祀文庙东庑，位列罗文庄公之次。故训导侯官谢金銮、教授德化郑兼才，有学行，敦崇名节，公敬异之，今举祀乡贤。五年，调云贵总督。贵州弥望皆童山，近岁大吏劝民种橦树放蚕，收茧织绸，甚有利，而守令或以为迂。公察所属多未行，手教劝之，且捐给工本。抵滇，壹意以抚靖边夷，整饬铜、盐为务。既陈铜、盐积弊，又以防边之策，无逾屯田，日与滇抚考地图、访形势，经营屯政，及安抚土司，建设碉堡，练丁防守诸制。以积劳成疾，五月一日薨于位，年六十五。有诏优恤，赠太子太保，谥文恪，赐祭葬如例。

公少孤，从舅氏王春野游，教以励行克己。后益博览先儒格言，凡有益身心可致用者，皆潜心体验。闻侪辈中嘉言善行，则惕然不自已。通籍后，致力犹勤，为日记，互易箦乃已。灼知州县之困，体恤甚至，而不可干以私。见属吏自道府以下，垦切训戒如师弟，是非、贤否、喜怒不藏。曰："吾于人无私爱憎，何必使妄相揣测耶？"有所诘责，其人能以理自申，必赏异之，卒从所请。遇事关民生疾苦、国家忧乐者，思之辄竟夕不寐，必得当乃已。督滇、黔时，病已亟，犹疏劾贪墨吏数十人。阅日属纩，代者发急递追回，滇人皆痛惜之。公尝颜其室曰"省愆"，年位逾进，功益密，好善嫉恶，乃益真且严。昆明钱公所谓"人英"者，公真无愧也已。

公著《奏议》八卷、《从政录》八卷、《载笔录》四卷、《榆巢杂识》二卷、《省愆室续笔记》一卷、《读书日记》四卷、《惜日笔记》二十卷、《诗文集》六卷。公入祀福建名宦祠、湖南乡贤祠。

子敦诗，字鼎门，由户部山东司主事官至陕西道监察御史。鲠直敢言，屡劾权贵。僚友花松岑、宗涤楼、梅伯言、姚石甫、汤海秋、魏默深、陈云心类皆风骨嶒崚，以道义、文章相砥砺。而与陈云心尤称莫逆，故以女妻之。相攸之赞，则魏默深也。孙笃恩，咸丰之季，应湖南粮道王初田之招，随营剿办桂东股匪。旋从郭松叟、成静斋诸乡先生办理东征筹饷事。同治二年，蒙前大学士左文襄公奏调浙营，勷事戎幄，以克复衢、严、杭州等城，保奏以知县留浙补用。历宰繁剧，多善政，荐升至道员。曾孙于密，现官江西道员，历守建昌、袁州、临江诸郡。

丁香花

[民国]孟　森撰　党明德整理

《丁香花》一卷，清末民初孟森撰。孟森为近代清史大家，尤稔于清代稗史掌故，其所作《满清兴亡史》，曾被辑入《满清野史初编》，为清朝野史名作。《丁香花》亦为稗史名篇，专记清皇室宗亲奕绘之侧室顾太清事迹。太清以风韵才学名噪晚清士林，一代名士如龚自珍等与其颇多交往。太清与奕绘亦有伉俪之笃，时人将其府第拟之为荣国府、大观园。太清才貌绝代，然命运多舛，又因与龚交往，"掀轩然大波为人间一宗公案"时人有"人是倾城姓倾国，丁香花发一低徊"之慨叹。孟氏此书意在"留名士、美人之真相者也。"因其所述"娓娓动听"而风靡一时。据民国大东书局《心史丛刊》本标点整理。

进步党本部，自石桥别业迁新宅。其地址在太平街、太平湖之间，俗称七爷府，谓前清醇贤亲王之所居也。醇邸行七，故曰七爷，此人人能言之。今考此宅之有名于世，不在为醇邸时，而在未为醇邸以前。盖醇贤亲王奕绘，为宣宗子，当宣宗时，此宅为绘贝勒所居。绘贝勒名奕绘，与醇邸为兄弟行，而为高宗之曾孙。

高宗第五子荣纯亲王，瑜贵妃所生，子绵亿降袭郡王，是为荣恪郡王。恪王子即绘贝勒。盖自荣邸受封，至此三世，此亦当时一荣国府也。贝勒笃好风雅，著有《明善堂集》，自号太素道人，又号幻园居士，名奕绘。《太清集》有与子章联句诗。子章疑为太素之字，生于嘉庆四年己未。至嘉庆乙亥丙子间，恪王薨，贝勒袭爵，时年十七八。道光五年乙酉秋，授散秩大臣，时年二十七。明年丙戌，管理宗学。十年庚寅秋，管理御书处及武英殿修书处。是年冬，授正白旗汉军都统，时年三十二。至十五年乙未罢官，专意享闲散之福，时年三十七。又三年为道光十八年戊戌，年四十而卒。

贝勒生长富贵，酷嗜吟咏，所著《明善堂集》，内分诗词两种，诗曰《流水编》，词曰《南谷樵唱》。有侧室曰顾太清，名春，字子春，号曰太清。盖与太素为偶，世常称之曰太清春。太清工词翰，篇什为世所宝。世之爱重太清，什伯于太素也。昔王幼遐侍御，毕生专力于词，论词至满洲人，常曰："满洲词人男有成容若，女有太清春而已。"太清常自举其族望曰西林，自署名曰太清西林春。其姓顾，乃见之恽珠所选《国朝闺秀正始集》，集有《顾子春小传》。顾诗集名《子春集》，今传刻之本名《天游阁集》，盖与《正始集》所载不侔。意当时《太清集》尚未定今名也，抑太清尚有诗集名《东海渔歌》，或总名为《子春集》，而诗称《天游阁》，词称《东海渔歌》耳！

《东海渔歌》与《南谷樵唱》相配，亦即太清配太素之意，想见闺房唱和韵事。然南谷乃贝勒自营之佳城，别墅存焉。取名词集，乃实有其地。太清专就对偶求之，以东海对南谷，以渔歌对樵唱，意惟以示其唱随之雅与好合之致焉耳。太清后亦从葬南谷。冒鹤亭《太清遗事诗》有云："太平湖畔太平街，南谷春深葬夜来。人是倾城姓倾国，丁香花发一低徊。"是诗首句言其生时之邸；第二句言其死后之葬地；三句上半言其貌，下半取再顾倾人国之意，关合其姓；四句乃掀然大波为人间一宗公案。此余之所以有此篇之作，冀为昔人白其含射以留名士、美人之真相者也。其详俟续言之。

太清，不但丰于才，貌尤极美。冒鹤亭校《天游阁集》，于太清《春游诗》后辍一节云："太清游西山，马上弹铁琵琶，手白如玉，琵琶黑如墨。见者谓是一幅王嫱出塞图也。"风致可想。鹤亭序言，少时闻外祖周季况先生星诒言太清遗事綦详，此当是其得之周先生者。东坡《贺新凉》词："乳燕飞华屋，悄无人，槐阴转午，晚凉新浴。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渐困倚，孤眠清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教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读此半阕已觉洒然移情。鹤亭述太清之貌，仅着此数语，几与坡词并美。一妙在扇手一色，一妙在琵琶与手之黑白，俱极端也。

太平湖邸第，今适为进步党本部所在。贝勒诗有"太平湖巷吾家住，车骑翩翩侍宴还"之句，自注云："邸西为太平湖，邸东为太平街。"所指极确。余尝一至此宅，见政党作此豪侈气象，不忍再往。夥涉为王，此似

伟人举动，奈何以政客效之。尝谓天下至可宝贵者，名士美人；至不可向迩者，议员政客。沧桑之劫，王侯第宅易新主者多矣。长安似奕，何必百年，读少陵《秋兴》之诗，可胜凭吊。顾太平湖一宅，独以昔日至可宝贵之遗址，居今日至不可向迩之人，尤为奇厄。因成二绝云："太平湖水明如镜，可有丁香尚着花？一自淮南轻拔宅，空令鸡犬住仙家。""百年风貌忆倾城，忍使微云滓太清。当日近前颓玉颊，牛羊邱垅若为情。"丁香花公案详后。太清与太素同庚，生嘉庆四年，距今百十五年。其入居太平湖邸以来，盖必在百年左右。"微云滓太清"，用晋人语，示为太清辨诬之意。古诗："今日牛羊上邱垅，当时近前面发红。"黄土美人古今同慨。

成容若，为康熙权相明珠子，世称为即《红楼梦》中之贾宝玉者也。以太清词与之相配，皆足动人遐想。丁香花公案者，龚定庵先生道光己亥出都，是年有《己亥杂诗》三百十五首，中一首云："空山徒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自注："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一首。"世传定公出都，以与太清有瓜李之嫌，为贝勒所仇，将不利焉，狼狈南下。又据是年杂诗《至冬再北上迎眷，乃不敢入国门》一诗云："任邱马首有筝琶，偶落吟鞭便驻车。北望觚棱南望雁，七行狂草达京华。"自注："遣一仆入都迎眷属，自驻任邱县待之。"又一诗云："房山一角露峻嶒，十二连桥夜有冰。渐近城南天尺五，回灯不敢梦觚棱。"自注："儿子书来，气稍稍北，乃进次于雄县。又请，乃又进次于固安县。"据此，则次且其行，若有甚不愿过阙下者。说者以此益附会其词，谓有仇家足惮。至道光二十一年，定公掌教丹阳，以暴疾卒于丹阳县署，或者谓即仇家毒之。所谓丁香花公案，始末如此。

《定公集》最隐约不可明者，为《无著词》一卷，又有《游仙十五首》等诗。说者以其为绮语，皆疑及太平湖。此事宜逐一辨之。《无著词》选于壬午，刻于癸未，则作词必在壬午以前。《游仙》之作在辛巳，自注为考军机不得而作，当可信。要之，作此者在道光初元至十九年己亥出都，安有此等魔障，亘二十年不败，而至己亥则一朝翻覆者？《定公集》所有绮语，除踪迹本不在都门者不计，《无著词》、《游仙诗》按其年月皆不当与太平湖有关。惟"丁香花"一诗，非惟明指为太平湖，且明指为朱邸，自是贝勒府之花。其曰缟衣人者，《诗》"缟衣綦巾，聊乐我员"，谓贫家之妇与朱邸之嫔相对照而言。盖必太清曾以此花折赠定公之妇，花为异种，故忆之也。太清与当时朝士眷属多有往还，于杭州人尤密。尝为许滇生尚书母夫人之《义女集》中，称尚书为滇生六兄。有《许滇生司寇六兄见赠银鱼螃蟹，诗以致谢》一首，时在己亥新年。定公亦杭人，内眷往来事无足怪，一骑传笺，公然投赠，无可嫌疑。贝勒卒于戊戌七夕，见《集》中。时太清已四十岁，盖与太素齐年。当三十二岁时，太素正室妙华夫人先逝，冒鹤亭诗所谓"九年占尽专房宠，四十文君悦白头"者也。己亥为戊戌之明年，贝勒已殁，何谓为寻仇？太清亦已老而寡，定公年已四十八，俱非清狂荡检之时，循其岁月，求之真相如此。

《太清集》有戏拟艳体四首，观其编年之次，当是道光十年庚寅。作诗云："亚字阑干曲径通，美人家在绿杨中。秋千小院闲金索，芳草长堤老玉骢。流水飞花随去住，断虹残日各西东。武陵洞口云深处，踪迹难寻踏雪鸿。""十二珠帘控玉钩，晴丝花片总纤柔。朱阑寂寂双飞燕，绿水沉沉数点鸥。杨柳楼台经过处，碧桃门巷记曾游。美人一去余芳草，断雨零云古渡头。""细草秾花各断肠，美人去后有余香。巫峰挟雨原非梦，洛浦临波太近狂。日暮藤萝空密密，天寒修竹自苍苍。回环江水无穷碧，可许相随一泛航。""采采芙蓉洛浦姿，碧阑晴雪落花时。一溪春水浮山影，尽日灵风扬柳丝。玉笛闲吹翻旧谱，红牙低拍唱新词。娉婷合是神仙侣，小谪人间归去迟。"观此可想其风致。定公风雅好事，太清词翰遍传诸公间，《集》中投赠题咏如潘芝轩尚书、阮芸台相国，皆有斯文声气之雅。其余宗室王公，如定郡王之流，恒有篇什相投。定公与太清据丁香花诗，眷属本有往还，诗词酬答事所容有。太素逝后，长子载钧袭固山贝子，与太清极不相能，变乱太素存日所经营之手泽，不恤南谷坟茔，屡见《太清集》中。则造作蜚语以诬太清，当是载钧辈所为。太清于戊戌七夕，遭太素之变，旋于是年十月二十八日，以姑命移居邸外，卖金凤钗。《购宅》诗载《集》中，诗有"亡肉含冤谁代雪"之句，用《汉书·蒯通传》里妇夜亡肉，姑以为盗，怒而逐之事，具见家难之作。太素存日之情好，一变为家庭相怨之媒，当时想有以太清文采跌宕与内言不出之旨相违，因有流言涉及定公辈者，故士大夫间口耳相传，至今以为谈柄。然定公己亥出都，《杂诗》所忆，尚在太平湖之丁香花，其时太清实已移居，诗自忆花，乃与其人无预。可以推见太清出邸，居西城养马营。《集》中有一题云：《自先夫子薨逝后，意不为诗。冬窗检点遗稿，卷中诗多唱和，触目感怀，结习难忘，遂赋数字，非敢有所怨，聊记予生之不幸也。兼示钊、初两儿》。此诗中有"斗粟与尺布，有所不能行"二语，则家难作于载钧之嫌恶其弟可见。养马营宅即见此诗，自注："地近平则门。"盖距太平湖数里矣。文人附会何所不至，太清遗事发自冒氏。冒氏附会之迹，更有一奇。《太清集》有《六月十五日，山东苗道士寄来七寸许小猴一双，每当饲果，必分食之，似有相爱意，诗以纪之》一首，冒氏于诗后忽缀一语曰："此亦长安俊物也。"骤见之不知为何意，意其赏此猴耳。既而按定公《己亥杂诗》，太平湖丁香花之下一首为《忆北方狮子猫》，诗云："缱绻依人慧有余，长安俊物最推渠。故侯门第歌钟歇，尚办晨餐二寸鱼。"长安俊物字出此。冒氏盖以与定公注射也。幸而太清自咏小猴，设亦有咏狮子猫诗，则将谓与定公所忆同是一猫矣。太清负盛名，定庵才调尤为世人宗，仰得纽为一谈，自足风靡一世。冒氏校刻《太清集》，在清宣统元年己酉，嗣是而后乃有丁香花公案之传言，或者即冒氏据太平湖之地名，牵合龚集而造为此言。今乃藉

藉人口，遂不知其所自起欤？抑冒氏自称为得闻太清遗事于周先生，此游谈亦为周先生所口授？从前说，则造因直始自冒氏；从后说，则如余前段所述。当时自有一多口之由来未可知也。

太清与太素伉俪之笃，两人集中互见之。太清自题《道装像》云："双峰丫髻道家装，回首云山去路长。莫道神仙颜可驻，麻姑两鬓已成霜。"此道光十四年甲午太清三十六岁作也。味诗意疑其颜鬓早衰。冒氏按曰："像为道士黄云谷画，太素有题词，词云：'全真装束古衣冠，结双鬟。耐可凌虚归去洞中天。游遍洞天三十六，九万里，阆风寒。荣华儿女眼前欢，暂时宽，无百年。不及芒鞋踏破万山颠。野鹤闲云无挂碍，生与死，不相干。'"盖《临江仙》也。是年太清生一子，名载同，在太清为第三子，在太素诸子中为行九。载同以正月五日生，十二月二十二日以痘殇。太清《哭儿》诗云："同儿未周岁，一旦舍我死。谁谓久能忘，老泪无时已。"此亦非妙年人吐属矣。太素亦有《哭子》诗八绝，中一首云："文章愿同汝母好，头角不类诸儿痴。今年冬令大不利，祭友文又哭子诗。"自注："王伯中先生殁于十一月二十四日。有祭文一篇见文集。"又有诗中自注："先是自三儿载钦痘殇后，儿女皆倩老潘种花，今春潘翁殁，其子于九月间强与种痘，不出，妄云其子无痘。至腊月初间病，伊文用灶底抽薪法，与克削和解药，盖恐见苗也。至月半病亟，始更俄罗斯秦医名婆尔斐里者，治之以截风油，浴之以芳草，故又迁延七日乃死"云云。冒鹤亭《太清遗事诗》云："一夜瑶台起朔风，凋残金锁泪珠红。秦生晚遇潘生死，肠断天家郑小同。"冒诗故楚楚有致，太素之无时不绳太清才美，诗词中恒可觇之。载同之生也，与太清同日，盖太清生日亦为正月初五。太素生日为正月十六。太清本与太素同庚，以生日论，太清又长于太素十一日也。太清有《上元后一日，恭祝夫子四十寿》诗，其前一首即《四十初度》诗，其先后之序固如此。太素之生，在其父荣恪郡王三十六岁时，太素于三十六岁生载同，此亦同之一义。太素《生同儿》诗云："先考三十六，生余颇憾迟。我年三十六，同儿生亦奇。生日同伊母，生年同我期。祝儿同父母，名同字同之。"当时备见家庭之乐，琴瑟之好。岂意此子旋殇，数年太素亦化去，家难复作，妇姑勃溪，且迫使出邸别居，好景无常，可以慨矣。

太清之出邸，亦非流离失所也，太清生三子四女：长女孟文，行二，早适超勇亲王车登巴咱尔。道光乙未太清三十七岁时，即有《送二女孟文郡君往察哈尔避暑》诗，则其出阁必更在以前。《集》中《出邸》一诗，题云："奉堂上命，携钊、初两儿，叔文、以文两女，移居邸外，无所栖迟，卖金凤钗，购得住宅一区，赋诗以记之。"载钊系太清长子，行五。载初系太清次子，行八。载同殇，行九。次女仲文，行四，适一等子博昌，出嫁亦在前，道光丙申，太清三十八岁时，有《上元前一日同夫子携载钊、载初两儿，叔文、以文两女，游白云观，过天宁寺看花，作一诗》，仲文已不在内。出邸时所携子女，亦无仲文。至辛丑十二月十八日《钊儿娶妇，喜而有感》诗中"门阑多喜婿乘龙"句下，始载"二女孟文适超勇亲王车登巴咱尔，四女仲文适一等子博昌，六女叔文许字承恩公崇端"云云。叔文名载通，第四女以文名载道，行七。载通、载道之名，见《集》中。《辛丑七夕，先夫子下世三周年矣。率六女载通、七女载道、八儿载初，恭谒南谷，因五儿载钊有差，未克同来。晨起，同通儿清风阁看初日有感》诗，有"当年旧句难忘却"之句，自注："丙申春，同先夫子清风阁晓望，有'高阁延朝日，晨妆对远山'之句，可胜今昔之感。"载钊娶于栋鄂氏，少年风雅有父风。妇秀塘，亦能诗。太清晚景颇不落漠，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太清年四十三时，有《孝烈将军记并序》一首，序云："今年闰月，钊儿有事往完县谒孝烈将军祠。见有元明碑欲拓之，苦无其器，遂向村叟讨得破毡帽，自拓成，携归，既喜且感。喜者，五儿所好颇类其父；感者，先夫子平生好古更兼考据，精详未得见此"云云。又《万松涵月歌并序》一首，序云："五儿载钊今年有事往完县，见粮店中有石缸盖，问其值，乃二百五十文，遂以茶叶五斤易之，主人靳某，欢然相赠，载归献予。其石径过古尺二尺六寸，淡青色，上有墨色，松影排比者，偃盖者，垂枝者，横斜浓淡，远近分明，黛色参天，苍皮溜雨，历历如画，大有王叔明、曹云西笔法。锡名曰'万松涵月'，镌于其上，即命工人斫木以为架，遂作此歌"云云。是儿颇不恶，计其年止十七耳，而好尚如是，娱亲之道如是，夫何间然！钊以辛丑三月二十四日，奉差往完县查勘地亩。是年为闰三月，至七月初九始返。七月初九又为钊生日，俱见《集》中。

又其出邸，亦非告绝于姑。道光二十年庚子诗《十月七日先夫子服阕，因太夫人抱病，未果亲往，谨遣载钊恭诣南谷，痛成六绝句》，中多亲老子幼之词，妇姑之间恩意自在。不过因载钧与钊、初辈兄弟不相容，挟其祖母以为难，避居邸外免勃谿耳。嫠居不废吟咏，南中士大夫阮、许诸家眷属，恒以诗词相赠答，亦颇与文宴其间。谓有人仇定公至谋毒毙，定公自己亥出都，至壬寅殁于丹阳署，据言者谓皆以丁香花案为累，至接眷不敢入都，易箦不能正命，事迹殊枘凿。其不肯再入国门，定公清兴所至，原难以常理论，但观其出都时并非狼狈。以己亥四月二十三日行，不携眷属傔从，雇两车，以一车自载，一车载文集百卷，石屏朱丹木为治装，始成行。当时与诸公别诗，多至十有八首，所别者数十百人。如《别己丑同年》则云："同年留京者五十一人，匆匆难遍别，八君及握手一别者也。"诗曰："五十一人皆好我，八公送别益情亲。他年卧听除书罢，冉冉修名独怆神。"其《与宗室诸公别也》一则，别镇国公容斋居士，自注："居士睿亲王子，名裕恩，好读内典，遍识额讷特珂克、西藏、西洋、蒙古、回部及满、汉字，又校定《全藏凡经》。有新旧数译者皆访得之。或校归一是，或两存之，或三存之。自经典入震旦以来，未曾有也。"诗曰："龙猛当年入海初，娑婆曾否有仓佉。只今旷劫重生后，尚识人间七体书。"又有《别共事诸宗室》，诗曰：

“联步朝天笑语馨，佩声耳畔尚泠泠。遥知下界觇乾象，此夕银潢少客星。”似此则从容出都，与人无忤，安有如世之所传避仇出走情事？宗室尤多相契，可知蜚语之无因。惟《汤海秋诗后集》有《赠朱丹木》，绝句云：“苦忆龚仪部，筵前赋白头。”自注：“往时丹木入都，值定庵舍人忤其长官，赋《归去来》，今舍人已下世矣”云云，则定公因忤长官而去，有明征也。其行又以尊人暗斋先生年逾七旬，从父文恭公适任礼部堂上官，例当引避，乃乞归养耳。

太素子女九人，太清所出者七。其余二人，《集》中亦俱可考。盖合子女而计行第，尚有长与三两儿，当为正室妙华夫人所出。长载钧，即袭职者，三载钦，亦以痘殇，已见前。据冒氏校《太清集》附注，载钧袭贝子，后无子，其嗣子溥楣，袭奉恩镇国公。以宗系论，载钧嗣子当仍是钊、初等之子。载钧别无同出之兄弟成丁而有子者，则太素世爵当仍为太清诸孙所袭也。《太清集》名《天游阁》，此阁系邸中一处，当是属太清燕息之所，《集》中有《丙申夏至同夫子登天游阁》诗可证。其在邸内决非后来养马营赁宅中物。壬寅，又有《谷雨日同社诸友集天游阁看海棠，庭中花为风吹损，只妙香室所藏二盆尚娇艳怡人，遂以为题，各赋七言四绝句》一题，时在太素殁后四年，宴集仍在邸中，合之前一年庚子诗所云“太素服阕之日，以太夫人病未亲诣南谷”，可知姑妇之间猜嫌旋释，其复归邸中不知在何时。《集》中“庚子七月二十一日，南谷守兵报室顶为山水倾陷。当初设立护卫一员办理山田事务，自载钧承袭后撤回，惟留兵丁五人而已。今伊所信用者多负贩厨役等，赏赐无节，皆谄媚小人，不谙大事。虽有旧臣数人，略有规谏者，轻则罚俸，重则斥革，终日昏昏，惑于群小，故祭祀笾豆之事，置之不问，无奈钊、初两儿皆在幼年，衣食尚不给，况于修葺乎？思量及此，五内焦灼，得不痛哉”云云。似此时尚未复归于邸，自后即无诋载钧之语。至十月间，有侍太夫人病之言，意姑病而家难亦纾乎？《壬寅元日试笔诗》注：“国朝定制，王公子弟十八岁行冠礼，钊儿生于乙酉，本年元日受二品顶戴。”盖载钊于上年十二月十八日已娶妇，至是冠而章服，太清是年四十四岁也。历考《集》中，太清晚景大略如是。

冒氏《弁言》谓太清或曰吴人，或曰顾八代之裔。顾八代系旗籍，太清是否其裔，则未可知。所谓吴人，殆疑其为汉族，或以量珠所聘而充下陈者，此则不然。太清生长京师，道光十三年癸巳，有《次夫人清明日双桥新寓原韵诗》，自注：“余年二十五前侍先大人曾游此寺。”双桥寺在畅春园宫门西，新寓为海淀寓园。盖幸园时，诸臣趋朝之所。有力贵豪即其地置别业，或假寓挈眷而居。是年太清年三十五，二十五年前则为十岁。随父来游，非久居京师之人，安有挈幼女远游海淀者？倘亦趋朝者之一欤？又有《食鹿尾》诗云：“海上仙山鹿食苹，也随方贡入神京，晚餐共饱一条尾，即有乡心逐物生。”因海上之鹿而起乡心，其故乡必为吉、黑濒海产鹿之区可知。夷考太清母家，父母盖早殁，有兄弟姊妹，《集》中《四十初度》诗：“百感中来不自由，思亲此日泪空流。雁行隔岁无消息，诗卷经年富唱酬。过眼韶华成逝水，惊心人事等浮沤。那堪更忆儿时候，陈迹东风有梦不？”是为父母殁而有兄弟姊妹也。兄字少峰，或称仲兄，未知即一人否？乙未有《中秋寄仲兄》诗云：“茫茫四海少朋俦，应似东坡念子由。今岁秋来寒特早，西风和泪寄羊裘。”丙申又有《岁暮寄仲兄》，用东坡《和子由苦寒见寄》韵，中有“旅食恐不周，多病凋丰颜。一月两寄书，一书五六篇。告我客中事，略有好因缘。县令与之游，我闻心喜欢。吾兄本书生，所余惟青毡”等语，则业儒而作州县幕宾者。妹名霞仙，戊戌有《往香山访家霞仙妹》诗，香山为西山之一支，《宸垣识略》有香山买卖街，为静宜园守备署所在。则其妹亦家京师者。《集》中往往有往来香山踪迹。庚子有《四月十四日同家少峰兄、霞仙妹携钊、初两儿游八宝山，以首夏犹清和为韵，成此五律》一题，又次仲兄韵之诗，颇多携诸女伴游宴之诗，亦往往有霞仙在内。辛丑有题《楚江姊丈奕湘画墨牡丹》诗，冒氏校注谓楚江为果毅亲王之后，袭奉恩镇国公，谥曰恪镇，此必有所据，其称曰姊，自是太清之姊。太素之姊妹，集中称姑，有《挽大姑富察郡君》诗可证。弟名知微，辛丑有《三月光阴，五更风雨，多病怀人，殊觉无聊，恰值知微弟过访，细论篆法，可谓良有宜也》一诗，中有“幻园弟子真无愧”句，自注：“知微篆法受之太素道人，则弟亦娴文艺，且于太素有传习之雅。”此太清母家人物之可考者。

太清名盛当时，文士多有得一赠答为幸者。陈云伯以风流自命，多与闺阁唱酬，酷摹随园刻女弟子诗故事。《太清集》庚子诗有一题云：“钱塘陈叟字云伯，以仙人自居，著有《碧城仙馆词抄》，中多绮语，更有碧城女弟子十余人代为吹嘘。去秋曾托云林以莲花笺一卷，墨二锭见赠，予因鄙其为人，避而不受。今见彼寄云林信中，有西林太清题其《春明新咏》一律，并自和《原韵》一律；此事殊属荒唐，尤觉可笑，不知彼太清与此太清是一是二，遂用其韵以纪其事。”云林为德清许周生先生之长女，与太清极密。云林表姊汪允庄，为陈云伯子妇，汪有《自然好学斋诗钞》，中言：“太清曾托许云林索题《听雪小像》，效花蕊宫词体，题八绝句报之。”则太清于陈、许诸家，俱有闺中文字之契，独以云伯假名代作以侈声气，乃痛诋之。殆其春明新咏体非大雅耶？抑云伯与定公为同里，于当时蜚语有所关合耶？要之太清虽嗜文艺，然不堕时流绮障，此可见也。

《太清集》仅有《天游阁诗集》行世。其《东海渔歌》，半塘王氏所常以不得《渔》、《樵》二歌为恨事者，即朱希真《樵歌》及此也。半塘后卒得《樵歌》付梓，而《渔歌》杳然。冒氏集首《弁言》则曰：“今年春，黄陂陈士可参事毅得此册于厂肆。凡诗五卷，阙第四卷。词四卷，阙第二卷。中多割裂。盖当时未经写定之本，略为排比，间加考证，以诒好事”云云。又《集》中柳枝词十二首后，冒云：“此十二首，太清有朱笔自题其上曰：‘此移入《东海渔歌》集。’则为太清所手定之本矣。”据此，则

冒从陈士可所获之本付校,陈所获有词四卷,但阙一卷,即《东海渔歌》亦见于世,何以册尾仅夔笙兰云《蒌寝楼笔记》一则,转录其词四首?况氏笔记仍以未得《渔歌》为恨,并言:"《天游阁诗》写本,己丑春余得于厂肆地摊;《东海渔歌》,求之十年不可得。仅从沈善宝《闺秀词话》中得见其五阙,录其四"云。冒既得太清词,何以仍用况氏笔词所录四词,示《渔歌》之一斑?然则前弁言谓何?何以不并付刊?即有去取,亦应自出手眼,何以仍况氏未见《渔歌》口吻?且况氏与半塘所恨而陈与冒得见之,即不付刊,亦当有一番欣幸,何竟前后截然不同?若《天游阁集》写本,则况氏已得之,未知与此同否,中不阙四卷否?抑此本实即况本,故并无《渔歌》,所谓陈士可所得乃□言耶?皆可疑也。

冒君于报章见此稿,即来访。云:"《天游阁集》后所引况氏笔记,实系旧笔。既得《东海渔歌》后,付梓时忘未删除。又《渔歌》所阙第二卷,近又得之,补印入集,板存西泠印社"云云。至太清事迹,冒君谓"无以难我",然终信其旧闻为不误,并非由己始倡此言。"丁香花"诗以"缟衣人"三字,指为定公眷属,冒君谓用诗语为解,会意甚正当,故无可非难。至长安俊物一语,当时本关合定公诗,语甚含蓄,经仆揭出,遂尔透露,言次若有微愠也。定公与太清事,今京师士大夫多争言其确者,如罗瘿公之流是已。存此与世人永久质之。一时喜新好异之谈,固未能以此雅兴兴耳。

《清史稿·皇子世表五》:"永琪,高宗第五子,乾隆三十年封荣亲王,三十一年薨,谥曰纯。绵亿,永琪第五子,乾隆四十九年封贝勒,嘉庆四年晋荣郡王,二十年薨,谥曰恪。奕绘,绵亿第一子,嘉庆二十年袭贝勒,道光十八年卒。载钧,奕绘第一子,道光十八年袭贝子,咸丰七年卒。溥楣,载钊第一子,载钧嗣子,咸丰七年袭镇国公,同治五年缘事革退。"据此,则载钧无子,承袭时乃以载钊子为嗣。咸丰七年以后,荣王之后已为太清所出之子承大宗矣。太清是年若在,亦不过五十九岁。集中不见壬寅以后所作,殆已殁于壬寅后,不及见也。

《表》又云:"载钊,奕绘第二子,道光二十四年封一等辅国将军,光绪七年卒,追封镇国公。溥芸,载钊第三子,同治五年袭镇国公,光绪二十八年卒。毓敏,溥芸第二子,光绪二十八年袭镇国公,宣统三年卒。"据此,则载钊第一子既承大宗袭爵,缘事革退之后,又以载钊第三子承袭,再传至毓敏,袭十年,卒时恰当改革,亦可谓与国同休。荣府传人,皆载钊所出之后也,载钊卒时年五十七。

《表》又云:"溥莒,载钊第九子,光绪七年袭奉国将军。"此为袭载钊本支之爵。袭后无文字可纪,当是国变乃已。

《表》又云:"载初,奕绘第四子,咸丰七年封辅国将军,同治元年缘事革退。"是载初亦有爵,受自载钧殁之年,旋失爵。《表》于无爵者不载,要之荣府后尽具于是。即太素之裔,惟钊、初有后,皆太清所出。乙亥三月补记。

北东园笔录初编

[清]梁恭辰撰　王明芳整理

《北东园笔录初编》六卷，清梁恭辰撰。该书内容比较丰富，主要记载名臣文士言行、官场百态、科举轶闻等，对各地名门望族的概况和当时的婚丧嫁娶习俗也多有叙述。由于是书旨在劝戒，因而也夹杂有较多的因果报应和神怪之说，但从中可以曲折反映出时人的鬼神观念和信仰状况，对清代宗教史的研究也有一定价值。

卷　一

阿文勤公

吾乡伊墨卿太守秉绶在刑部日，以宽恕称。有后进请教者，必举阿文成公故事告之。当文成公未贵时，其父阿文勤公克敦方燕居。文成侍立，文勤仰而若有思，忽顾文成曰："朝廷一旦用汝为刑官治狱，宜何如？"文成谢未习，公曰："固也，姑言其意。"文成曰："行法必当其罪，罪一分，与一分法，罪十分，与十分法，无使轻重。"公大怒，骂曰："是子将败我家，是当死"。遽索杖。文成惶恐叩头谢曰："惟大人教戒之，不敢忘。"公曰："噫！如汝言，天下无全人矣。夫罪十分，治之五六已不能堪，而可尽耶？且一分之罪，尚足问耶？"其后文成长刑部，屡为诸曹郎述之，太守盖面受其说云。按文成之子那文毅公彦成，家大人受知师也。其长刑部日，家大人以军机会审事常到部，每侍谈之。项文毅曾以此语相勖，，故余亦得转闻其详。庭训、官箴一以贯之，宜其柱石相承，簪缨未艾矣。又闻家大人曰："乾隆年间有冯廉访廷丞者，尝为大理寺丞，大理为三法司，主平反，自刑部权日重，大理不得举其职。冯在官，于罪名出入数有纠驳，多所矜恕，诸司皆怒。适大学士刘文正公总理部务，独心善焉。后冯亦由刑部郎洊擢至江西按察使。入觐，大学士于文襄公问冯以治狱之要，冯曰："夫狱者，愈求则愈深，要在适中而止，则情法两尽。"文襄嗟赏其言，告诸曹司以为法，此与阿文勤言正可相印，证也。

方恪敏公

乾隆五十余年春，巡畿甸，突有村民犯跸，手携兵器。为扈从侍卫所格，立被执。诘之，曰："直隶人。"纯庙震怒，曰："朕每年春秋两巡，累及近畿百姓，固应怨我。然两次所免钱粮积数十年计之，亦不为少，竟不足以生，其感乎是殆有主之者矣。"时总督方恪敏公观承已于卡伦门外接驾，一闻此事，飞骑追上，而乘舆已前行。公疾趋伏道旁，大声呼曰："臣方观承奏明，此人是保定村中一疯子也。"上闻，稍回顾，而乘舆已入宫门。甫降舆，即传军机大臣入对。上曰："顷犯跸之人，据方观承奏是一疯子，不知究竟如何？"军机大臣碰头奏曰："方观承久于直隶，据所奏是疯子，自然不错。"上曰："既系如此，即交尔等会同刑部严讯，作疯子办理亦可。"军机大臣碰头谢出，即日在行帐中定案。当是时，众情危惧，不知此案将如何株连。乃以恪敏公片语回天，其事骤解，如浮云之过太虚。真所谓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后恪敏公之子勤襄公(维甸)亦继武为直隶总督，国恩家庆，其原有自来矣。此事蒋砺堂节相为家大人所述，并云恪敏在直隶功德甚盛，此其逸事行状，墓志所不载，我辈宜笔之于书也。

曹宗丞

曹慕堂宗丞(学□)与纪文达公同充翰林院办事，会有八九英俊与同馆争名相轧，同中蜚语为院长所嫉，势且同挂弹章。时文达公亦负时誉，在危疑中，不能为申雪，为坐清闳堂中，与同事相叹惜。宗丞乃奋起拍案曰："诸公以此事为真耶，则数人皆轻薄子耳，去之何足惜？如灼知其枉耶，则所办何事而噤口如寒蝉乎？"乃邀同人诣院长前，宗丞婉请曰："据公所闻，此数人者，覼不蔽辜矣，然公此语从何来？倘白简一上，事下刑曹，无证佐不能成狱，愿先示告者姓名，并列章中"。院长沉吟久之，事竟中止。后八九人者皆通显，无知此事缘宗丞得解者，而宗丞亦终身未尝自言。又其同年陈裕斋侍御，年过四十无子，又有所阻格，不能置妾。宗丞倡率鸠资，买一女送其家，后举一子。侍御夫妇相继

没，有婿谋踞其余赀，百计媒蘖，孤儿孀妇且旦夕不能自存。闻者扼腕莫能为力。宗丞又率众同年仗义执词逐婿，子乃得安，今已读书成立矣。宗丞子锡麟由翰林擢侍御，孙汝渊亦由庶常改刑部，人皆谓为宗丞隐德之报云。按宗丞墓志铭出朱文正公手，神道碑出钱竹汀先生手，此二事皆未及载，盖先叔祖太常公所亲闻于纪文达公者。锡龄为太常公乙未同年，汝渊为先伯曼云公乙未同年，述其祖德，亦如此也。

吴祭酒

吴谷人先生（锡麟）初通籍时，其家适以七月放盂兰会。事毕，老仆搬携杂物进内，有供寒林大士一半桌尚置门外，偷儿乘闲窃负而去。仆出，求桌不得，询诸家人，先生默坐厅事侧，应曰："适见一人负去矣。"仆曰："何以不呼？"先生曰："其人已负去，呼之奈若人何？"于是举家皆窃笑先生为不了事。先生负儒林重望，此其一端小节，已与青坡吾家故物同一风味。其后领成均、享耆寿，哲词或登鼎甲，或人枢廷，谓非厚德之报哉？先生与先叔祖太常公为乙未同年，家大人以所闻于太常公者为余述之如此。

昭勇将军

仪征阮芸台阁老，余先伯曼云公已未座主也。兄之师，弟例亦称师，故家大人亦执弟子礼为。道光壬寅，余随侍家大人寓邗上者三阅月，阁老方予告里居，时来燕谈，余得从旁窃窥道范。因私询家大人云："似此福慧具足一代伟人，其祖德宗功不知若何致此。"家大人曰："汝未读吾师《研经室文集》乎？集中载吾师之封翁有昭勇将军者，名玉堂，字琢庵，以武进士起家，侍卫内廷，外擢游击。乾隆初，以湖北苗疆九溪营游击领九溪、洋州、洞庭、常德四营兵随征湖南叛苗，身先士卒，转战皆捷。会总督张广泗檄公进剿南山大箐屯贼，公以正兵佯攻于外，而自率奇兵由间道攀藤越岭而人，遂大捷。余党八百户退据南岭，粮尽出降，总督虑贼诈，不允，公力辩其诚，以死任之，保全无算。后又进剿横坡，搜获男妇数千人，总督欲尽诛之，公再四谏阻不从，不得已，乃请曰：'壮丁能执兵抗拒者，戮之，妇女及男十六岁以下者，必宜宥免。'所活又无算。九溪有北山，周数十里，向为兵民所仰给。有明季指挥豪姓子孙，讼为祖传旧地，委官勘讯，几为所夺矣。公慨然人省垣，力陈于大府之前曰：'地即豪姓地，亦前代事，今久为数万家葬窆樵牧之利，一旦夺之以归一家，如数万家何？'大府乃省悟此非武弁分内事。而公能冒不韪争之，卒得挽回。其利民之事类如此。公身仅以游击终，今以孙贵享八座之祀，膺一品之封，门下门生遍于天下，其食报也大矣。"家大人曰："兵，凶器；战，危事。然必化凶为吉，转危为安，方于国事有济。若徒以逞杀邀功，于大局毫无裨益，国家焉用有是举，天地焉赖有是人乎？"昔人言："军旅之间，可济者惟仁恕最为有味。"汉飞将军李广以诱杀降羌八百余人，坐是不得侯。广后以失道自杀。至其孙陵，且以降虏致族。与昭勇将军事二千余年遥遥反对，天道有何不可知哉？

姚文僖公

湖州姚秋农先生（文田）为曼云公己未同年，是年元旦，其同郡某梦至一官府，闻喧传曰："状元榜出矣。"朱门洞开，两绯衣吏擎二黄旗出，旗尾各缀四字曰：人心易昧，天理难欺。醒后，亦不知为何语。及胪唱姚为第一，人有以此梦告之者，先生思之良久，瞿然曰："此先世高祖某公语也。公提刑皖江时，狱有二囚为怨家所诬，陷死罪，公按其事无左验，将出之，怨家献二千金，请必拟大辟。公曰：'人心易昧，天理难欺。得金而枉杀人，天不容也。'屏不受，卒出二囚于狱。旗尾所书得无是欤？"呜呼！公庭片语而天听式凭，百年后卒使其云礽享大科之报，司民命者，亦可以兴矣。后先生历官至大宗伯，谥文僖。

彭庄二家惜字

余以公车抵京，始屡晤彭咏莪（蕴章）。盖咏莪与吉甫伯兄为至交，故与余兄弟皆契好。稔知其累世科第，甲于吴中，间询其家门鼎盛之由，咏莪曰："吾苏彭氏与武进庄姓，世皆称为积善之家。雍正丁未科，余曾祖芝庭公讳（启丰）与武进庄公名（柱）者同榜。庄母太夫人梦三神人议是科鼎甲，一神曰：'论先世阴德，庄与彭相埒，惟本人惜字一节，庄不及彭。'一神曰：'果尔，即改彭为第一可矣。'及胪唱后，始知庄本拟元，乃芝庭公则以第十卷改为第一。此事当时熟在人口，庄因此益专意惜字。后两子俱中鼎甲，长为方耕侍郎（存与），乾隆乙酉榜眼，次为本醇学士（培因），甲戌状元。此余两家惜字之报可据者如是。而世人不察，辄谓予家专奉文昌，得拣笔箓之术，遂于科第如探囊取物。余家自国初以来虔奉文昌则信有之，笔箓事近渺茫，本非可以为训，未敢为吾子告也。"按彭芝庭尚书系雍正丁未会状，而其祖南畇侍讲（定求）实先为康熙丙辰会状，祖孙以会状相继者，海内无第二家。而其后嗣科第尚蝉联不断，仅就余所稔知者，如修田侍郎（希濂）曾典试吾闽，苇间太守（希郑）与家大人司官礼部，远峰编修（蕴辉）与曼云公为己未同年，合咏莪亦成进士，人枢直，擢少京兆，其少子又于庚子中北闱副车，知其先世积德之深，食报之远，似尚不仅惜字之一端也。

潘氏厚德

苏州巨族，以潘姓为最，有富潘、贵潘两派。然富者不必贵，而贵者乃兼富，今芝轩先生家是也。其先世封翁某居乡有盛德，凡扶危济困、矜孤恤寡之事，莫不本至诚恻怛以为之。尝于除夜见厅事前有匍伏于黑暗中者，烛之，乃邻家子也。忸怩言曰："某不肖，好赌博，负人累累。今除夜，索逋者甚急，不得已，欲乘夜行窃。既被获，乞饶命而已。"翁悯之，曰："若干得了诸负？"曰："十金。"翁曰："何不早告我？"命之坐出二十金与之

曰："以半偿负，以半作小经纪，但愿汝戒赌，勉为安分良民，我誓不以今夜之事告人也。"其人泣谢去。后十余年，翁入山相一坟地，未知为何氏产。就村店沽饮，店主拜于前，乃即前除夜所见之邻家子也。盖其人得金后，感翁之德，来此为旗亭业，颇获利，娶妻生子矣。见翁大喜，款留下榻。翁亦喜，因询以顷所卜之地，则曰："此某所买，欲以葬先人者，恩人以为佳，请献之。"翁不可，再三恳允，乃厚偿其值而立券焉。堪舆家见之，无不以为状元宰辅吉穴。葬后不数傅，榕皋、铁华两先生先后成进士。至癸丑，芝轩先生遂得大魁。乙卯，榕皋之子（世璜）探花及第。今芝轩先生子又登科甲矣。彭咏莪曰："芝轩先生为人宽厚，其仆有过恶宜驱者，不面加呵斥，但粘一纸于僻处，令其自知而辞去。"余谓即此可征相度矣。

尹文端公

赵瓯北（翼）曰："尹文端公节制两江，凡四度，德政固多，而最得民心者，在严禁漕弊一事。先是，有司收漕以脚费为名，率一斗准作六七升。公初巡抚江南，奏明每石令业户别纳兑费钱五十二文，而斗解听民自。概有遗粒在斛之铁边者，亦谓之花边，令民自拂去。后桂林陈文恭公抚吴，胡文伯为藩司，皆守成规，弗使丝毫假借。有某令戈姓者，每石加收一升五合，辄被劾坐绞。漕务肃清者凡四十年，皆文端遗惠也，宜吴人思公至今不替云。"家大人曰："文端公之清漕，被其泽者在江南；而文端公之治狱，被其泽者且在天下后世。"凡强盗律，不论首从，皆斩。自分别法无可贷、情有可原两条，免死者遂不计其数。余在吴中与程梓廷先生清厘盗案，先生深以此条为非是，以为自有分别办法而犯案者益多，非正本清源之道。余谓此例实发自尹文端公，仰蒙高庙允行，至今遵办数十年，合计各直省免死之人不下千万，此天地好生之德，国家宽大之恩，我大清亿万年景运之延洪，未必不由于此。而尹文端公一家，韦平继起，珪组相承，即此已见其概，断非后人所当轻议矣。

纪文达公

纪文达公为当代名臣名儒，天下望之若泰山北斗。而好行方便，士大夫乃阴受其福而不知。家大人曾述其二事云：一为嘉庆年间，实录馆奏请议叙，有以过优为言者。上以语公，公不置可否，但云"臣服官数十年，无敢以苞苴进者，惟亲友倩臣为其先代题主或作墓志铭，虽厚币无不受者。"上辗然曰："然则朕为先帝施恩，亦有何不可？"遂置不议。又某科考试差后，外有宣布前十人诗句姓名者，御史某密以陈奏。上召公论其事，公奏曰："臣即漏泄者。"上问其故，对曰："书生习气，见佳作必久吟哦。阅卷时，或记诵其句，出而欲访其为何人手笔，则不免于泄漏矣。"上含笑，其事亦寝，士林颂之。张南山（维屏）曰："或疑文达公博览淹贯，何以不著书？余曰：'公一生精力具见于《四库全书提要》，又何必更著书？'或又言：'既不著书，何以又撰小说？'余曰：'此公之深心也。盖考据论辨之书至于今而大备，其书非留心学问者多不寓目，而稗官小说、搜神志怪、谈狐说鬼之书则无人不乐观之，故公即于此寓劝戒之意，托之于小说而其书易行，出之以谐谈而其言易入。'"然则如是我闻《槐西杂志》诸书，其觉梦之清钟、迷津之宝筏乎？按近今小说家有关劝戒诸书，莫善于《阅微草堂笔记》，第以熟在人口，家有其书，不可复录，且时代稍远，与余书专采近事之例不合，故都从舍旃也。

孙春台中丞

无锡孙春台中丞（永清），平叔宫保（尔准）之父也。为诸生时，入广东布政使胡公文伯幕中。值土司以争荫袭相讦告，验之，皆明时印玺，总督将拟以私造符信，比叛逆律当斩，株连者尤众。公先具私稿，袖以见胡曰："土酋意在承袭，无他志，岂宜妄以叛逆坐之？"胡曰："是督抚意，且限迫，安能仓卒易稿？"公乃出所具示之。胡读竟大喜，陈于督抚，从之，得活者二百余人。及公巡抚广西时，安南诸大校莫、黎、郑、阮各姓相吞噬久矣。先是黎氏残莫氏而据其国，其臣郑检寻篡之，阮惠复诛郑并逐黎氏。乾隆间，黎维祁叩关求内附时，朝廷已遣福文襄王总督两广。将议讨，公密陈曰："黎阮相吞噬，外夷之常。闻安南深慑天威，可以折棰使也。"文襄然之。未几，阮惠果悔罪，自陈乞效职贡。纯庙嘉阮惠之恭顺，准其人觐，赐名光平，并赐改国号曰"越南"，皆公之成其美也。公由举人中书入直枢禁，出掌封圻，常以未登甲科为憾。今平叔宫保由词林登制府，谥文靖。宫保之子又由进士出身，则公之贻谷也大矣。

毕秋帆宫保

国朝状元鲜外任者，毕秋帆先生（沅）及史渔村先生（致光）两人由府道洊历总督，而加宫保、赏花翎，勋名之盛则毕公远胜于史。公未第时，先由中书直军机。应庚辰会试，揭晓前一日，公与诸桐屿（重光）、童梧冈（凤三）皆在西苑。该班桐屿应夜直，忽语公曰："今夕须湘衡（毕公字）代我夜直。"公问故，则曰："余辈尚善书，倘获隽，可望鼎甲，须早回寓以待。若君书法，即中式，敢作分外想乎？"语竟，二人径去不顾。公怡然为代直。及日晡，适陕甘总督黄廷桂奏折发下，则言新疆屯田事，公夜坐无事，乃熟读之。无何，三人皆中。时新疆甫辟，上方欲兴屯田，及廷试，策问即及之。公屯田策独详核冠场，拟以第四本进呈，上改第一，桐屿次之，梧冈名在第十一。同直知其事者咸嗟叹，赵瓯北曰："倘揭晓之夕湘衡竟不代直，则无由知屯田事。以书法断之，其卷必不能在十本内，而龙头竟属桐屿矣。"昔贤每教人学吃亏，至是而益信。亦湘衡之性度使然，而福命即随之欤。

余秋室学士

余秋室学士（集）文采风流甲于两浙。初，榜下未

得馆选，以纂修四库书，积劳擢至学士。余少时，闻其名辄以为古人，后乃知家大人公车诣京时，曾及见学士，尝因间私请曰："先生书法精妙乃尔，何以不得鼎元？"学士笑曰："此我生平一故事，微君问，亦将告汝。记得丙戌科榜下归班时，有广东吴某者来访，因延入，吴曰：'君其出恭看书耶？'予怪之，吴曰：'我亦犯此罪过，去岁曾大病，梦入阴司，自念母早寡，予以遗腹抚而成立，今先母卒，母将无依，痛哭求阎王放还，待母天年。王取生死簿阅之，顾判官曰："彼阳寿尚未终，何以勾至？"判官曰："此人出恭看书，已夺其寿算矣。"王命取簿则一册，厚寸许，签书"出恭看书"四大字。王展阅，至予名，予方跪迎案前叩头哀泣，因得偷目视册，果减寿二纪。予之上名即君也，君名下注浙江钱塘人，壬午举人，丙戌状元。以下禄位注甚长，乃于"状元"字用笔勾去，改"进士"二字。王谓判官曰："彼死惟以母为念，可谓孝乎。且世间不知此罪最重，犯者甚多，无以劝谕，盍放之还，俾流布人世，有则改之，可以自赎。冀罪册中人不至太多，亦可贷寿一纪。然此十二年中亦须示薄罚，毋令其自适也。"于是判官以笔点予头，痛甚，大叫而苏，则已死去一昼夜矣。今顶间一疽，医亦罔效，大约即判官点处也。'时予闻吴言，方愕然痛悔，誓改前愆。方发誓愿，时正四库修书，诏下征召之日也。"

吴修撰

先叔祖太常公应乾隆乙未廷试，卷已拟元，旋改吴纯甫(锡龄)。是科三鼎甲皆不利，吴方二十四岁，逾年即逝。探花为沈鲁田(清藻)，亦未及散馆而没；榜眼汪东序(镛)以夜醉到迟，误却胪唱，未授职即罚俸。相传是日午门中门有煞应避，而状元与探花当之，榜眼以未到故免，后官四品，以寿终。又传吴前身为僧，募修桥道，吴之封翁倡捐甚力，工竣，见僧入房而生纯甫，优昙一现即作空花，然不归之因果不得也。

戴吴二公

乾隆末，戴文端公(衢亨)及吴槐江公(熊光)尚为军机章京，两人适同夜直。夜半，忽有某省急递折至，上已披衣阅竟，宣召军机大臣甚急。内监奏军机大臣尚未到，只有该夜班之军机章京两人，已在直房祗候。上询两人姓名，即行召入，以折示之，并口授机宜，令即拟旨进呈。两人出，运笔如飞，立具草以进，晓畅周浃悉如上意。适军机大臣已到齐入对，上以两人所拟示之，并询妥否，咸曰："甚妥。"于是上盛夸两人之能，命每日即随军机大臣入对。时和珅方用事，恐分己权，奏曰："两人本军机处得力之员，即臣等撰拟，皆出其手。今可仍责成在直承办，与面承谕旨无异。若即令随同入对，则官职较卑于枢廷，体制似有未协。"上微哂曰："汝等不过计较官职之高低，朕又何难处分？汝等且出，即有旨谕。"和珅遂不敢再奏。未几而朱谕已下，戴衢亨、吴熊光即赏加三品顶戴，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和珅为之嗒然。小人之谋，无往不福，君子此之谓欤。

李方伯冤狱

李许斋方伯(赓芸)之狱，主持者汪稼门制府(志伊)，激成者涂瀹庄太守(以辀)，左右委诺者王畹馨抚军(绍兰)。当狱急时，李本可自明，而涂承汪意指，必欲周内其事，当堂拍案呵斥，声色俱厉，李不能堪，遂自裁。奏入，上震怒，发二星使勘实其事。李清望久著闻，吾闽人又感其德政，有副贡生林(光天)者倡义合数百人讼其冤。星使据以上闻，狱遂白。涂谪戍，汪王皆罢斥为民，闽人快之。王一生宦迹不离闽省，由知县至巡抚皆汪一力扶持，而王故感汪至深，过于迎合，以有此错。汪则自命甚高，大有吃两庑特豚之意，而一意造作，群称为假道学。自以此案败，声名骤衰，将去任时，署中至白昼见鬼云。

卷 二

钱南园侍御

钱南园先生(沣)伉直有声，似御史。为军机章京时，和珅掌军机，屡龉龁之弗屈也。钱劾山东巡抚国泰贿赂通行，秽名彰著。上命和珅驰往查办。和与国素相比，欲化其事为子虚，奏请与钱偕行。时值冬令，沿途送温裘、送珍食，凡可以结钱之欢者，备极殷勤。钱弗为动。比至济南，以众证确凿，不能不据实奏覆。和益衔之。钱旋出为湖南监司，和密嘱本省大吏媒蘖其短，久之，不得间。最后，浦霖为巡抚，亦与钱龃龉，乃以盐务陋规附会成狱，褫职。钱卒于京，启殡南旋，路过柴市，正值浦霖押赴伏法之时，灵举与囚车相摩击而过，竟若预刻其时而巧使先生亲见之者，钱之交好为笔其事于书云。

徐总戎

东粤徐星溪总戎(庆超)，虎头燕颔，辟易万夫，而说礼敦诗，居然儒将。以乾隆甲寅举于乡，故与家大人叙文武同年谊甚笃。工擘窠书，所到名山，辄有磨崖大字。有《涤研图画卷》，名流题咏殆遍，每出必以自随。惟性嗜狗肉，厨中无日不烹狗，如常人之餍鸡豚，所过辄有群狗嗥之。官建宁镇时，以巡阅至崇安，登武夷山。适日晡，宿于九曲舟中，营弁杀狗以供，遂呼觞大嚼。次日，登天游观，甫入殿门，瞥见金光一道，□仆地不语。众弁掖之起，则浑身瘫软如无骨者。视之，气已绝矣。观中道士蔡元莹曰："此座上王灵官显威也。凡食狗肉者，从不敢入此殿。某以大员，故不敢阻耳。"旧传被王灵官鞭者，全身骨节皆碎，睹此乃信。

孽 海

家大人维藩吴中时，石琢堂先生(韫玉)主紫阳书

院讲席。每进署宴集,余得从屏后窥之。年近八十而精神矍铄,健谈豪饮常如五十许人。吴人盛传其为诸生时,家置一纸库,名曰“孽海”,凡见淫词艳曲坏人心术与夫得罪名教之书,悉纳其中而烧之,历历数十年不倦,盖又不徒惜字而已。乾隆庚戌,以会魁胪唱第一,旋典试吾闽,继为湖南学政,历官至山东按察使,亦可谓报施不爽者矣。至俗复传其偶阅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内有劾朱文公一疏,不胜发指,拍案大呼,思欲尽购此书以付诸火。乃谋诸夫人,假奁饰金珠诸物易钱质库,遍搜坊肆,得三百四十余部,悉烬于孽海中,则未免言失其实。按此事又见沈桐威《谐铎》中,沈亦辨其不必然。盖所载疏草系胡纮、沈继祖所为,与作是书者何涉?小人之污蔑君子,何所不可?既以为伪学,则亦无不可加之罪,明著之,正所以释人之惑,何足以病此书?《四库提要》称绍翁与真德秀皆游朱子之门,其学一以朱子为宗,故所论多持平。又谓南渡以后,诸野史足以补史传之缺者,惟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及绍翁是录,则亦甚重其书。且书中所载谥议二则,于朱子表章甚力,并无异词,则是书亦何可轻毁?琢堂先生当少壮时,盛气轻举,容或有之。所谓扶翼名教者,当不在此。且苏州城中一时坊肆,又安得有三百四十余部之《四朝闻见录》供其搜取而侈为美谈乎?闻家大人曾以此事面质先生,先生亦笑而不承也。

奉阴骘文

家大人观政仪曹日,与歙县程澄江先生(*世醇*)为同官。先生科分最早,尝于乾隆己亥偕大兴朱文正公典试吾闽。先外祖郑苏年先生出其门,以故与家大人尤相笃厚。喜谈旧事,自述:“乾隆己酉与陈修撰(*初哲*)同典试秦中,已取定二十五卷送陈覆阅,内某号一卷疵谬颇多,陈欲去之,以备取卷顶补,忽闻鬼声四起,徐至窗外长嗥,寻入室,揶揄扰至黎明乃去。陈意考院久无人居,疑狐为祟,亦不以为怪。造余商酌去取,余不觉心动,谓陈曰:‘忆先君子皓首文场,三次获隽,皆以正副主司意见不合抑落孙山之外。由今追昔,不觉感伤。至此卷之疵类,愚亦见之,其去取原无成见,第以愚念及之,情不能禁,或可格外录之。’陈勉从所请。榜后来谒,则一村学究祝振声也。余与陈历言其故,询以有何阴骘,祝自陈春夏务农,秋冬训课,不惟无暇为阴骘,亦不知何者为阴骘。固问之,乃曰:‘幼受文昌阴骘文,二十八岁时,每晨漱口焚香拜读一过。今五十八岁,行之已三十年不倦。生平惟有此事,他无所知。’余曰:‘汝能读之,即能行之,即此已是阴骘矣。’逾年公车到京,见其人朴诚无文,呐呐如不出诸口,其言或不诬也。”

孝子有后

吴中徐少鹤侍郎(*颋*),其封翁兰石先生本江南名下士,而性尤笃孝,中年孺慕不衰。值母病,侍奉汤药,衣不解带,及病亟,涕泣无措。计惟愿减己年以益母算,乃刺指血写疏,焚于灶神之前,求其上达。母病顿痊,而先生寻没,年才五十。人方痛孝子之不永年也,无何,少鹤以嘉庆甲子举于乡,乙丑联捷成进士,榜眼及第,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乃知孝子之不永年者,天所以成其志,而至性所感不旋踵而报即随之矣。相传江南甲子闱内,监试张古余(*敦仁*)梦古衣冠人告之曰:“今科有山东卷,须汝中之。”张自揣监试非阅卷者,且山东之卷,安得至江南?意良不然。次日,同考某令荐一卷,主司赏其渊博,已收之。某令以卷中所引用故实多非经传数见语为疑,适张登堂预观,亦悦其博奥,一一为之数典,卷遂定。及填榜,乃少鹤也,某令盖山东人云。

租牛待赎

吴门董个亭封翁,琴南观察(*国华*)之父也。观察与家大人为素交,亦昔年宣南诗社旧侣。后家大人官吴中,复时从观察采风问俗,往来无间。稔知其家世积善,为乡人所称。尝以岁歉,见农夫无力卒岁,以耕牛售诸屠肆,乃倡义邀绅士集赀,于城外辟一园,如所售之价,买牛而牧之。春作时,听本人取赎。每岁活牛无算。观察旋成进士、入翰林、转御史,为郡守监司。次子(*国琛*)亦登贤书,人皆谓封翁应得此善报也。按道光癸未,吴中大水洊饥,吾乡林少穆先生适为廉访,亦以冬买牛,春听赎,次年农事借以补苴,远迩颂之。其法盖仿自董氏云。

关庙签兆

陶文毅公尝言,湖南有巡抚某,平时敬奉关帝,每元旦,先赴关庙行香求签,问本年休咎,无不应验。一年元旦,求签得“十八滩头说与君”之句,因有戒心。是年,虽遇浅水平流,亦必舍舟而轿。秋间,为候七一案,星使按临,欲舟行,某不可,乃以关庙签语告之,星使勉从,而心不喜。未几,贵州铅厂事发,有某受赃事,某不承认,而司阍之李奴必欲扳其主人。时李已受刑,两足委顿。主仆方争辨不休,星使厉声曰:“十八滩头之神签验矣。李字,十八也,委顿于地,滩也,据供此银送与主人,是送与君也,关帝早知有此劫数,公何辨焉?”某始悚然款服,案遂定。某为吾乡大吏,甚有能声,所惜者近利耳。余尚及见其人也。

循吏获报

桂林龙雨川(*光甸*)以孝廉为湖南知县,爱民如子,盛有循声。大府闻其廉能,力荐之,今已擢他省矣。其子翰臣(*启瑞*),甲午孝廉,端方谨饬,生平尤好义轻财,周给亲友无吝色。其同里闵鹤雏孝廉尝称之,谓余曰:“近年所交,得此一人焉。”庚子礼闱揭晓,余与鹤雏、翰臣同报罢。次日翰臣因鹤雏访余,一见即决其非凡品。盖温柔敦厚,君子人也。数日后,余出都而翰臣留京。及辛丑入都,访翰臣于内城,自后踪迹渐密,心欲效其为人,而自觉不逮。是年,翰臣考取中书,随成进士。

其诗文楷法本优，人咸以翰苑相期，无何，竟得大魁。是夏，余返桂林。适家大人调抚江苏，舟过长沙，龙雨川来谒。龙与余家本有世谊，盖其父与家大人同登甲寅乡榜者也。述及"客冬新莅一县署中有旧亭，已就芜废，乃捐俸重修之。适县南有一渠亦久湮塞，合邑绅民鸠工浚治，既告成，而署中亭工亦恰竣事。都人士来告曰：'故老相传，此渠若通，邑中必出殿元。今此亭适同日告成，请以启瑞为名而记其缘起可乎？'旋已，公制启瑞亭扁，择日悬挂矣。而余儿启瑞状元之报适至，不应于民间而应于县署，为民父母者有余愧矣。"家大人谓此科名佳话，不可不记也，因附述于此。

罗山冤狱

江南河帅黎襄勤公(世序)言其乡有村翁，其子出外贸易，留媳于家。媳素贤，日以织纴佐炊。翁坐享之，无所事事，每出与村人赌博，负则取偿于媳，习以为常，媳亦不较也。一日媳小病停织，语其翁曰："我手力所入有限，以资菽水则仅可，以供博，负则无余，翁以后可稍节赌否？"翁默然。是日微雨，饭后携伞径出，至夜不归。媳疑之。既三日不返，媳愈疑虑，乃向邻里告以故，嘱代觅之。值连日阴雨，河流暴涨，有邻妪来告媳曰："顷闻河里有一浮尸，旁有破伞，盍往验之？"媳急往视，则六十许老人，居然翁也，乃呼号欲绝。观者怜之，代为捞起殡殓。适里中有监生某，虎而冠者也。知媳家固贫，而媳之外家颇殷实，思借此吓诈。昌言于众曰："此事能不报官而遂了乎？"里中无应之者。某素习刀笔，乃以媳怨言逼翁投水鸣于官。拘媳严询，媳不惯受刑，遂诬服，案遂定。弃市日，其翁适自外归，仍携旧伞。沿途闻其媳将以冤死，亟奔法场，已无及矣，遂痛哭赴官自陈。县乃据实检举，而以监生抵罪，县亦褫职。邻妪有梦某媳冠帔来别者，云已为神矣。此家大人官淮海道时闻公所述如此。公罗山人，述此时但云其乡前数年事，疑即罗山县案也。

济渡自救

钱塘屠琴坞(倬)负文望而有吏才，以嘉庆戊辰庶常出宰仪征，官声甚著。仪征渡江赴龙潭，向只小舟，猝遇风，往往覆溺。屠莅任，捐赀制二舟，仿镇江红船式以济，渡人咸赖之。丁丑六月，屠以引疾赴金陵请咨，即乘此舟。午后抵黄天荡，暴风陡作，时尚在北岸，即泊舟系缆下碇以为万全矣。俄顷，雨益骤，风浪搏击，缆中断，舟漂出江心大溜中，如箭笞脱，铁鹿亦浮。舟人仆从皆号泣，屠危坐舱中，祝曰："余造此舟济人，即以此舟溺，恐不足以劝善，若有神理，幸返吾舟。"祝甫毕，忽见水手及舆夫五人跃入巨浪中，竟曳断缆，瞬息抵岸，复下碇，舟始定。时浪高于山，一起伏可数丈，舟人曰："少缓须臾，此舟散矣。"询之，五人咸称跃入巨浪时各不相谋，昏昏然若有人掖之者。夫造舟济渡非为己谋而适以自救，信报施之不爽哉。后屠以丁忧回籍，道光初由本籍奉特旨擢守九江。

仪征盗案

屠琴坞尝语人曰："善恶之报，如影随形，然有时出人拟议之外，而亦未始不在人意计之中。记得庚午冬月，仪征任内，有湖广回空粮船夜出瓜州大江，三更人仪征境被盗。余连夜赴舟踏勘，即就本船水手究出端倪，旋将水手可疑者三人带回署中鞫讯，遂得首从主名八人，盖即本船水手通同勾引也。仪邑捕役懈弛已久，余到任后捐赀日募健儿数十辈，遇有要案，重赏缉捕，无不立破。至是，乃选自募者八人，而以一家丁、一捕役领之，不分畛域，凡粮船所过，西至芜湖、太平，南至苏、松、杭州，迄无所获。复折而北，始于邳州、宿迁、沛县、济宁先后获四人，又于直隶武清获二人，其一赴水逸去，其一甫被缚而各粮船水手围拥数百人，力将夺犯。适漕帅许秋崖先生至，停舆查询，命中军协拿，众始散，于是招解到省。苏臬发首府督同首县覆审，长洲某公忽欲改盗为窃，窜易供词，具禀臬司。详巡抚飞札调余晋省会审，盖案情甚重，若误入数人，死罪未决则黑龙江之行已不可免。家人咸咎余办事太拙，本来有级可抵，虽不获盗亦无碍，今以两年之久，往返数千里重赏踩缉，赔累至二千余金，案虽破，反致获咎，柰何？余笑曰：'人人能似余拙，天下可无患盗矣。若顾虑后患，吝惜捕费，谁为国家任事者？'遂赴省会审。相持至一月未决，同官有为余二人调停者，谓将案情改作起意行窃，临时行强，则余与长州皆无处分。盖起意行窃则长洲翻供为有因，已可出数人于死罪矣。余次日即以此情面陈于大府，且自认原办情节太过，大府遂命余且回任。家人复咎余案情既无可疑，奈何不力争而迁就乎？余笑曰：'囊盗犯到案即伏，以盗定案，是盗死于法。今有人必欲活之而以避处分，故必致之死，是不死于法而死于心矣。死于法，公也，死于心，私也。书曰："罪疑惟轻。"今余不疑于案而疑于余心之介于公私也，故从轻。'后月余，省中信来，知臬司过堂，盗仍吐实，臬司大惊，复照原招定案。"盖巨盗恶贯已盈，不能幸逃国法，过堂时供出实情，有若或使之者，此可见稔恶者虽已出死人生而仍不能幸免也。然"死于法"、"死于心"二语，窃愿刑名家详味之。

骗贼巧还

家大人扈跸沈阳，与无锡顾晴芬侍郎(皋)帐幄相接。公余时得晤谈，侍郎述其乡数年前一故事，云：有华姓者，挟三百金将买货淮海间。舟过丹阳，见岸上负重囊一客呼搭船甚急。华怜之，令停船相待。舵工摇手曰："此地匪人最多，免累为幸。"华固欲相待，舵工不得已，迎客宿于后舱。将抵丹徒，客负囊出曰："余为访戚来，今已近戚家，可以行矣。"谢华去。顷之，华开箱取衣，则箱中三百金尽变瓦石，知为客偷换，懊恨无已。俄而天雨且寒，风又逆，舟不得进。华私念金已被窃，无买货赀，不如归家摒挡再作计。乃呼篙工返棹，许其直，仍如到淮之数。舟人从之，顺风张帆而归。过奔牛

镇，又见有人冒雨负行李淋漓立，招呼搭船。舵工视之，即窃银客也，急伏舱内而令水手迎之。其人本不料此船仍回，天晚雨甚，急不及待，持行李先付水手，身跃入舱，见华在焉，大骇狂奔登岸，失足落水，众以篙筑之，遂沉。华发其行囊，原银三百宛然尚存，外有珍珠百十粒，价可数千金，而华从此富矣。

孝友大魁

苏州吴松甫先生（钟骏），庚寅、辛卯间余随任苏藩，与仲兄同受业师也。藩署书屋故窄小，仲兄与师隔屋，余则晨夕笔砚相亲者二年有余。见其器度浑厚，绝无疾言遽色，聚谈时亦间有戏谑，而未尝不执于正。生平无他好，惟喜聚书，至借贷以购。居常则手抄弗辍。师本壬午举人，己丑会试得誊录，自云如不中进士，将来由此途去矣。有相士者，余兄弟私叩之，云贵师学问甚好，而外貌不扬，或可得教官耳。辛卯冬，师将计偕北上，遂辞馆出，家大人赀其行。无何，师之兄于岁杪物故，家无余财，又逼岁暮，几至不能成礼，遂尽出行赀敛之。而索屋租者旋至，窘迫困苦之境无以自存，余兄弟在署不知也。新正，师入署，颜色惨沮。余兄弟惊疑，询悉其故，师泫然曰："计偕已无望，而馆地又已辞，断生计，将绝，可若何？"余亦怏然。时先母郑夫人岁暮略有所赐，俗所谓压岁钱也，余兄弟议以此再助之。而同受业者尚有余姑夫邱藜辉、林庆祐两君，闻之，亦欣然乐从，因集成洋银一百圆，因此得行。四月廿九日，遂得吾师大魁之报，其事遽闻于外，吴中以为美谈。余谓由困而亨，理固宜，然未有如师之捷如影响者。脱使靳其所有不以敛兄难，得行，未必捷，虽得捷，未必元也。甲午，师以修撰来闽典试，乙未又典试湖南，丁酉遂督闽学，近已由大司成晋宫詹阁学，近闻又视学浙江，天之报施，善人正未有艾矣。

李翁义举

余随任桂林，与水部郎李芸圃先生（秉绶）过从最密。芸翁之先德□诚封翁本江西临川人，少时极贫困，尝除夕避债族人家，值其家为献岁之供，就其岁盆温火，为奴辈所斥，负气出，以一袱一伞谋食于粤西。稍得赢余，而素性任侠，随手辄罄其所有。后随客辗转至交趾，市肉桂归售于两粤间，往返数四，得八千金而归。途遇太平郡某丞，素所善也，见其颜色惨沮，诘之，泫然曰："我权某县时，因公挪移库项八千金，今为新任所揭，被檄至省，行将参革监追，身家性命恐不能保耳。"翁曰："吾所携囊中金适符此数，君可将去，无戚戚也。"丞曰："君半生辛苦始得此，则素手而归，我何以安？"翁曰："我无此金，可图再举，君无此金，则身陷不测，将有不忍言者矣。"竟委金于丞，疾驰而去。丞得金，事遂解。翁归，乃改为猗顿之术，不数年富甲一郡，连举丈夫子十余人，芸翁其最少者。其长孙春湖先生（宗翰）早岁成进士，以翰林出身，官至侍郎，尝典试吾闽，督学浙江，儒林文人，天下仰之。

万近蓬视鬼

张兰渚侍郎云，吾乡有万近蓬（福）者，杭堇浦太史之弟子，性好道术，又目能视鬼神。尝设盂兰会，别为其师位荐之。至召请，某见太史来，相与话别后事甚悉。问近作何状，曰："吾本观音大士座下奇灵童子转世托生，遂迷本性，颇增笔舌之过，以致不能还我本来。幸无他恶业，未堕三涂，冥中亦无拘束，尚能逍遥来往于风清月白时也。"万因问陈勾山太仆近复何如，曰："此君胜我多矣，彼故文昌宫中人，生平有善无恶，和易近人，人有寸美，爱不去口，有乐道人善之风，身后已归桂宫。即其子孙，他日亦贵显，吾何敢望彼哉？"按袁简斋《新齐谐》中亦载此事，袁与杭、陈皆同征友，当不以意为轩轾。今数十年后，杭之后嗣极衰替，而太仆之孙香谷（桂生）位至巡抚，从孙荔香（崇庆）位至侍郎，其曾孙（宪曾）近亦入翰林，则万之言不诬矣。

顾老绍酿酒

吴江有顾老绍者，以酿酒为业。一日见酒缸中死一赤练蛇，心知酒已被毒，饮之当害人。而吝惜赀本，不肯弃去，仍与其夥严姓者分贮十余瓮置墙下。将出售矣，忽震雷击酒瓮，尽碎无一存者，而人俱无恙。顾始大悔，每向人言之，以为幸逃天诛也。夫酒瓮不以他故碎而赫然碎之以震雷，使人不疑为适然、偶然而后发其儆惧之隐，酒未售，人未伤，此人原可以不死，且必留此活口以证其事之根由，又以见事虽未行而一念之不仁已上达天听。天心之仁爱，阴律之森严，胥于一事寓之，亦奇矣哉。此系十余年前事，甚近，且确家大人闻之黄霁青太守，而太守又闻之潘寿生（眉）。寿生博学多闻，即作《三国志补注》者。家大人多采其说入《三国志旁证》中。

朱酉生述二事

朱酉生孝廉（绶）在家大人幕中，为余言，其友叶某尝在某学使署中阅卷，有一卷文甚佳，而叶失手污墨几半，学使见之，不知为叶所污也，竟置四等。叶恐学使怒其粗率，亦不为之剖辨，听之而已。后传闻考四等者自缢死，密访之，则知其家甚贫，藉授徒糊口，自考四等后，生徒皆散去，几不能自存，遂怨愤而成短计也。叶自是甚咎悔，后凡乡试两次，皆有所见而皆以污卷黜逐，不敢复应举。每语人曰："此余无心造业、无心结冤，而衔恨已如此，当日何难一言自认为此生解免哉！"又言其戚管静山名英者，工于时文，有声庠序。惟性颇放诞，喜为狭斜游。嘉庆丙子科与余同往金陵乡试，三场甫毕即颠倒于秦淮妓馆，旋得病，迟余十日始归。病革时，余往视之，慨然曰："管英不中，无以为能文者劝；管英不死，无以为荒淫者戒。"越日，报中人果至，又一日，乃绝。酉生谓此非静山所自言，乃鬼神凭之而言也。慧业文人可以知所择矣。

甘肃藩署

甘肃藩署有大堂而无二堂。大堂之后为大院，院之前即大库。每年西北各省协济新疆饷银数百万，皆由甘肃转输，故藩库规制之崇宏甲于各直省。库前有鸽子数千，每月支库中银若干为饲鸽粮。间有深夜无故近库门者，鸽必丛集其身，碎其头面而后已。其遗卵或坠地，皆相戒不敢拾取。相传为守库神鸽，不知始自何年也。家大人莅任后，闻老库吏言，乾隆末有方伯某值元旦朝贺，早起具朝衣朝冠在大院登舆。适有阵鸽屎污其朝冠及补服，旋退至内室涤冠易衣而出，则督部已先至。方伯大怒，甫归署，即呼铳击鸽，伤者百十头。复灭其粮，剔其巢，毁其卵。越数日而案头朱笔为鸽衔至空中掷下，既又衔其帽顶掷于客前，既又衔其朝珠散委于地，最后乃失其印。大索两日，于鸽巢中得之。如是喧扰者月余日，而方伯遂病。又逾月，竟以赃败。家大人曰："此鸽屎之污人，或知其将败而警之，或乘其衰气而弄之，自非偶然。乃不知恐惧修省，而与物为仇，庸有胜乎？"又曰："此鸽去来无定，闻我未到任之前，藩篆系伍实生廉访兼署，伍在臬署接印，鸽即随印而往，其留守藩库者不过百十头。迨我接印之日，乃全队归来，然则不但守库而兼守印矣。"

沈东甫逸事

道光戊子、己丑间，余随侍江苏藩任。时署中书记友为湖州沈巽帆茂才（一咸），尝述其族祖沈东甫先生（炳震）一事云，公尝昼寝书斋中，梦青衣者引至一院，立镜高丈许，请公自照前生，则方巾朱履，非本朝衣冠。方错愕间，又请照三生，则乌纱、红袍、玉带、皂靴，又非儒者衣冠。有苍头闯然入跪叩头曰："犹识老奴乎？曾从公赴大同兵备道任者也。"以文卷一册呈。公问其故，曰："公前身在明嘉靖间，姓王名秀，今日青衣召公，乃地府文信王处，有大同任内五百鬼诉公，请质问耳。老奴记得杀此五百人非公本意，此五百人本刘七案内败卒，降后又反，故某总兵立意杀之，以杜后患。公曾有手书劝阻，总兵不从。老奴恐公忘却此书，难以辨雪，故袖此稿奉公耳。"公亦恍然记前世事，与慰劳者再。青衣请曰："步行乎？乘轿乎？"苍头呵之曰："安有监司大员而步行者乎？"呼一舆二夫甚哗。掖公行数里许，前有宫阙，中坐王者，冕旒白须，旁吏绛衣乌纱，持文簿呼兵备道王秀进。王曰："且止，此应先唤总兵。"旋有戎装金甲者从东厢入。公视之，果某总兵，旧同官也。王与问答良久，语不可辨。随唤公，公揖王而立，王："杀刘七党五百人，总兵业已承认。君有书劝止，吾亦知之。然明朝法，总兵亦受兵备道节制，君令之不从，平日懦爽可知。"公唯唯谢过。时总兵在旁争曰："此五百人非杀不可者也。况诈降复反，不杀则又将反，我为国杀之，非为私杀也。"言未已，阶下黑气如墨，声啾啾远来，血臭不可耐，五百头拉杂如滚球，齐张口露牙来啮总兵，兼睨公。王拍案厉声曰："断头奴诈降复反，事有之乎？"群鬼曰："有。"王曰："然则总兵杀汝诚当，又何哓哓？"群鬼曰："当日诈降者，渠魁数人，复反者，亦渠魁数人，余皆协从者，何可尽杀？且总兵意欲迎合嘉靖皇帝严刻之心，非真为国为民也。"王笑曰："说总兵不为民可也，说总兵不为国不可也。此事沉搁二百年，总为事属因公，阴官不能断。今总兵心迹未明，不能成神去，汝等怨气未散，又不能托生为人，我想以此事状上奏，听候玉帝处置。惟兵备道所犯甚小，且有手书劝阻为据，可放还阳，他生罚作富家女子，以惩其弱懦之过。"五百鬼手持头叩阶曰："惟大王命。"因命青衣复引公出，又至镜所，呼曰："请照今生。"不觉惊醒，汗出如雨，见家人环哭，云已晕绝一昼夜矣。

卷　三

谈命相法

家大人官仪曹日，适金溪杨迈公中丞（□）由浙抚降为三品卿堂，再降为部郎，入仪制司。同官知其素精风鉴，群聚叩之。公但微笑曰："此自少年狡狯，尚且离合参半，今老眼昏花已甚，敢复自欺以欺人乎？"家大人诘之曰："君在浙抚，将离任之前，亦曾揽镜自相乎？"公曰："我明知此案既发，必至失官，而屡对镜揣摩，并无咎征，晦气不明，何故？"家大人曰："以封疆艰巨之任，而忽弛重担，仍还清班，岂得谓之咎征？亦有何晦气？然则先生之眼力仍不差矣。"公拱手曰："足下此论甚精，诲我多矣。足下既明此理，则何必复论相？且相随心改，命由心造，本非一成不变之局，亦何可刻舟以求吾侪？但当强善以迎之，居易以俟之而已。"时孔荃溪方伯（昭虔）亦在坐，瞿然曰："相随心改，屡闻其事，命由人造，窃所未明，愿先生毕其说。"公曰："命与相相连而及，未有相佳而命丑，亦未有命好而相乖者也。君不闻李敏果公（卫）之事乎？李未达时，尝同一道士渡江，适有与舟子争诟者，道士太息曰：'命在须臾，尚计较数文钱耶？'俄其人为帆脚所扫，堕江死。李心异之。中流风作，舟欲覆，道士禹步诵咒，风止得济，李再拜谢救，道士曰：'适堕江者，命也，吾不能救。君，贵人也，遇危得济，亦命也，吾不能不救，何谢焉？'李又拜曰：'领师此训，吾终身安命矣。'道士曰：'是不尽然，一身之穷达当安命，不安命则奔竞排轧无所不至。不知李林甫、秦桧，即不倾陷善类，亦作宰相，徒自增罪案耳。至国计民生之利害，则不可言命。天地之生才，朝廷之设官，所以补救气数也。身握事权，束手而归命，天地何必生此才，朝廷何必设此官乎？君其识之。'后李常述此语以戒人。又山东国中丞（泰）尝扶乩，问年寿若干，乩判曰：'不知。'问：'仙人岂有所不知？'判曰：'他人可知，公则不可知。修短有数，常人尽其所禀而已。若封疆重镇，操生杀予夺之权，一善政则千百万人受其福，寿可以增。一政不善则千百万人受其祸，寿亦可以减，此即司命之神不能预为注定，何况于吾？岂不闻苏

颎误杀二人，减二年寿，娄师德误杀二人，减十年寿乎？然则年命之事，公当自问，不必问人矣。'此言皆凿然中理，与前说正相发明也。"

徐侍郎

平湖徐辛庵侍郎（士芬）以嘉庆己卯进士入翰林，跻九列。未达时，偕族兄士芳同应戊寅乡试。逆旅中，检得一包裹，知为过客所遗。验其物，为妇人首饰。辛庵曰："此宜守而还之，意外之财，勿得也。"其兄漫应之，诡谓辛庵曰："弟但行，吾当守此。"辛庵信之不疑，遂先行。其兄即挟包裹竟去，先后至省。辛庵问之，设辞以对，无从质证其虚也。既兄弟同入场，辛庵文不惬意，已绝望矣。及填榜日，其兄士芳卷已拟中，方写至芳字草头，忽烛花迸爆，落其卷面，亟拂去，已焚去一角。群谓此人必有恶业，盍易之？或谓榜中姓名已具，如何？监临曰："此却无妨，可以洗补。"乃急取备卷易之，及拆弥封，则辛庵卷也。于是众皆喜曰："是直无事洗补，于草头下添写一分字可耳。"善人获报之巧如此。

钱三元

本朝以三元及第者，自长洲钱湘舲公（棨）始。为诸生时，初名起，因功令避前代名贤之同姓名者，易今名。幼以孝闻，其母高太夫人病笃，封臂肉和药以进，应手而愈。大魁后，以修撰直上书房，敬恭匪懈。值和珅当事，欲罗致之，坚不为夺。和衔之，故诗文楷法并精，屡司文柄而终无由进一阶。和败后，始连擢至内阁学士。时诸近侍党于和者皆有所罣碍，公独翛然事外，时论高之。按钱之墓志铭为石琢堂先生所撰，而于不入和党大节独遗之，不知何故。又叙官阶只及修撰，而以后开坊历至阁学曾不见，亦载笔之疏也。（此文今载《独学庐文集》中）

陈三元

继钱湘舲而成三元者，为桂林陈莲史方伯（继昌）。初名守睿，尝梦泥金到门，乃"继昌"二字，诘以错讹，其人答云："今年会状必是此名。"寤而更今名。桂林城外还珠洞有石笋下垂，旧有"石笋到地，状元及第"之谚，至是，石果与地接。又洞中有磨崖诗刻，分嵌"继昌"二字，亦一奇也。方伯为榕门相国文恭公元孙，其积累之深，栽培之大，所不必言。及第时，封翁蕉雪中翰（元焘）犹健在，寄以诗云："祖宗贻福逮云礽，福至还期器可盛。好以文章勤职业，勉求学问副科名。出身岂为营温饱，得志从来戒满盈。有子克家宽父责，老怀不用日愁生。"似此庭诰，岂罗念庵之妇翁所能梦见乎？按方伯为嘉庆二十五年庚辰科会状，其廷试策首颂扬处有"道光宇宙"字，逾年，恰为道光元年，亦可谓几之先见者。己亥、庚子间，余与仲兄随侍桂林，值方伯在里养疴，最承青眼，尝集句手书楹帖见赠，云："虚其心，实其腹，骥之子，凤之雏。"义兼褒勖。余兄弟甚感佩之。

季亢二家

王葑亭通政（友亮）语余先叔祖太常公曰："国家巨富有南季北亢之称，今殆无复知者。余居金陵，外兄罗履堂自江北归，为言泰兴有季家市，居人三百余家，半为季氏。相传市乃其先一家所居，环居为复道，每夕行拥六十人。蓄伶甚众，又有女乐二部，稚齿韶颜，服饰皆值巨万。及笄，或自纳，或赠人。有修撰某得其一，百方媚之，姬涕泣废飧，谓弗若其主家厮养，乃遣之。此与钮氏《觚剩》所载略相同。余幼随先大夫之山西平阳任，屡游城外亢家园，中设宝座，盖康熙中尝临幸焉。园大十里，树石池台，幽深如画。间有婢媵出窥，皆吴中妆束也。相传亢先世得李闯所遗辎重起家，康熙中，《长生殿》传奇新出，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费镪四十余万，他举称是。雍正末，所居火，凡十七昼夜，珍宝一空。计余往游时，亢已中落，规模仅存，今则荡然无人，园亦鞠为茂草矣。余聆之，太息曰：'盛衰相倚，天也，而人事居半焉。当两家盛时，不思殖德以培其后，骄奢淫佚，如出一途，转瞬之间，澌灭殆尽。今季氏尚知课子，有登第官侍御者，其家虽替，子孙犹得借儒业自存。亢氏以读书为苦，日惟声色博饮是耽，迨乎困穷，束手无策，忧伤短折，遂致馁而死，非父兄失教使然欤？世人崇货殖而薄诗书，观于此可憬然悟矣。'"按葑亭先生为太常公所述如此，太常公自述弱冠时就婚山西，亦曾游平阳之亢园，尚可想其梗概。及道光间，家大人过平阳，亦欲往一游，倩导游者则土人，以断垣丛甓毫无足观辞矣。

太平王姓

家大人与温朗梅学士（启鹏）同官仪部，申之以婚姻。温本山西太谷巨富，近稍减。家大人偶询之曰："山右多富族，如君家者尚有几姓？"学士曰："余家不足言，吾乡所称本以太平县王姓为最。相传其先有一诸生，言信行果，而家极贫。教读邻村，岁暮撤馆归，辄将所衣之蓝衫质之典铺，以资度岁。新春必赎回，披以上馆，岁以为常。一年，持蓝衫往质，店夥嫌其敝，不纳。生具道春间必赎，年例如此，试查故簿自知。店夥仍斥之，生叹曰：'我若开典铺，有可以济人急者，虽死尸亦必受当。'乃负气披衫而返。途中为棘刺所钩，衣破，益悒悒。行数步，忽思岁除在即，此地来往颇多，恐棘复钩他人衣，乃返，脱衫徒手拔棘。棘坚不可拔，因拾道旁树枝刨土挖根，根尽而其中有空坎，白金见焉，检以归。正月焚纸镪其处以谢，则坎中藏金颇多，尽取之，乃开小典铺于前所质铺之对门。开张日，仍披蓝衫祀神，闻店前喧争声，出视之，有人裹一死孩来当。店夥呵詈，其人争曰：'汝家主人曾亲口许当。'心知为某铺所为，乃云：'语实有之，欲当几何？'答云：'一两。'如数给之，店夥无不怒且笑者。生持入于园中，掘坎埋之，坎底粲粲皆白金也，因以致富甲于通省，远近悉称为太平王。恤穷周乏终身不倦，子孙皆守其训，闻至今破蓝

衫尚存。"

放　生

会稽陶石梁、张芝亭同过大善寺，见鳝鱼数万，陶谓张曰："我欲买此放生，顾力不足，愿兄为倡，募众成之，何如？"张慨诺之，自出银一两，募众凑成八两，尽买而放之。至秋，梦神告之曰："汝本未得中，缘放生功大，得早一科放榜。"陶与张皆中式。

丙午科二事

乾隆丙午顺天乡试，有大书于卷面者，曰："黄四姑娘"，开拆遂登蓝榜。是科，江南闱中一士子于题纸下后高歌不辍，忽题一诗于号板云："芳魂飘泊已多年，今日相逢矮屋前。误尔功名亏我节，当初错认是良缘。"踉跄而去。

白卷获隽

句容某生博学能文，好行阴德。值乡试无资，得亲友赆仪十余金抵省，寓东花园地藏庵。闻邻舍有老妪失养，不得已而卖媳者，分离前夕，哭甚哀。讯其子，则多年远出矣。生恻然为辗转作计，诡作其子，家书言久商获利，将归，因结账暂留，先寄银十两以资家用，明发投之。老妪得银，事遂解。生复借贷入闱，梦有神告之曰："子获隽矣，然必三场俱曳白乃妙。"醒而窃笑荒唐。题纸下，方欲握管，恍惚梦神呵止之曰："子欲落孙山外耶？卷有字，榜无名矣。"生仍不信，静坐构思。而心如废井，绪似棼丝，日已将夕，不能成一字。继且神思困惫，竟入睡乡。及觉，见提筐出场者踵相接，无奈何，亦交卷而出。闻蓝榜已揭，趋视无己名，乃勉入二三场，遂坦然曳白。迨揭晓，则已高标第二名。正错愕间，有飞骑递某令札至，启视，则闱稿悉具。令固名进士，由庶常改外派作收卷官，深以不与衡校为恨，得闱题，技痒难禁，默成三艺，适接生白卷，袖归寝所，疾写发誊，欲以试内帘之眼力，而惟恐生之不再来也。继得二三场卷，俱一律曳白，益大喜，始终完其卷。填榜知已夺魁，意得甚，故密札以达之。生诣谢，令笑问："君何惜墨乃尔？"生以梦告。问："有何阴德致此？"生谦言无之。固问，因微言场前寄银事。令拱手曰："是矣，子代人作家书，天遣予代子作场艺，又何谢焉？"报施之巧如此，遇合之奇又如此，梦中神语之不惮烦又如此。一善行之，所系不綦重哉！

俞　生

江阴俞生，乾隆末乡试，入头场，于初十黎明即裹具欲出。邻号生知其未誊真也，怪而问之，色甚惨沮。力诘之，始告曰："言之罪矣。先君宦游半世，解组而归，弥留时呼予兄弟四人泣嘱曰：'吾平生无昧心事，惟任某县令时曾受贿二千金，冤杀二囚。昨诣冥司对案，法当斩，嗣以祖上有拯溺功，得留一子单传，五世贫贱终身。吾地狱之苦已不能免，倘或子孙妄想功名，适增吾罪，非孝也。汝兄弟其各勉为善而已。'言讫而瞑。后兄弟相继死，惟我仅存。乡试二次，悉污卷，昨三更脱稿，倏见先君揭号帘指责曰：'汝既不能积德累功，挽回天意，违吾遗嘱，致吾奔走，且重获罪。'随以手械一击烛灭，砚翻，遂失所在。予三登蓝榜，不足为恨，所痛先人负疚，拘系九幽，行当削发入山，学目连救拔亡灵耳。"众闻咋舌，同号陈扶青作《归山》诗以送之。

至孝感神

兴于诗者，江都人，本姓孔，定南王后也。初业儒，不售，挈其子贸易于定陶县。嘉庆癸酉，教匪犯定陶，兴父子同奔。贼及之，将斫，子跪而请曰："幸斫我，忽斫我父。"贼径斫其父。子抱父颈连呼"斫我、斫我"，贼两斫之，皆殒。兴于瞀罔中，不知有昏晓，俄见其子手足动而不能言，俄见其子手据地起而仆，仆而复起，然亦不能言。又久之，自觉喉间有一缕气蒸蒸然甚热，咳而言，其子亦言。初斫时，如有神人傅以药，许不死也。父子匍匐出积尸间，凡十有五日不食、不饮、不知痛，乃并不死。兴面受刀划，眼耳鼻各半。其子殊而未绝，今已归江都，饮食笑语并如恒人。朱酉生《知止堂文集》中记其事云。

始吉终凶

陈枫阶（宸书）曰："有某令者，湖北人，与余同官湖南知县，声名甚平常。其长子秋舫登己卯大魁，典试广东，次子大云旋亦以翰林典试广西。兄弟先后皆请假省亲到湖南任所，人咸艳之。大吏因是亦重视某令，随擢用为州牧。或有疑其报应之或爽者，余曰：'无疑也。尝闻其幕中老友云，令曾于某任内得教匪联名册，私焚之，终不上闻。盖活人多矣，此所以报钦。'后某令亦恣肆，大吏廉其实，于计典黜之。旋里后，有堪舆家告以祖坟有水，某令以铁签试之，水果旁涌。择期改葬，甫启石门，热气薰蒸，有二红鱼跃出，始悟吉穴。一鱼倏不知所往，一鱼为石压死，悔之无及。某令目旋双瞽，无何，得都中信，知秋舫以覆车惊悸而卒。计其日，正启坟时也。时大云以御史奏直隶水利事，奉命驰驿往勘，沿途作威福，有呵斥道厅之事，蒋励堂制府以状上闻，坐此罢废，其家骤落。"夫同此一人一家之事，乃始以种德，而其应如响，旋以怙恶，而不获令终。太上之言曰："祸福无门，惟人自召。"信哉！

朱别驾

家大人陈臬山东时，司刑名者绍兴岑可楼老幕也。为述乾隆末茌平县有一奇案，云山西平阳令朱铩者，性惨刻，所莅之区，必别造厚枷巨梃。案涉妇女，必引入奸情。杖妓必去其小衣，以杖抵其阴，使肿溃，曰："看渠如何接客。"妓之美者加酷，髡其发，以刀开其两鼻孔，曰："使美者不美，则妓风绝矣。"语同寅官曰："见色不动，非吾冰心铁面，何能如此？"后以俸满推升此间别驾，挈眷至茌平旅店，店楼封锁甚固，朱问故，店主人

曰:“楼中有怪,历年不敢开。”朱素愎,曰:“即开何害?怪闻吾威名,当早自退。”妻子苦劝之,不听。乃置妻子于别室,己独携剑秉烛登楼。坐至三鼓,有叩门进者,白发绛冠老人。见朱长揖,朱叱何怪,老人曰:“某非怪,乃此方土地神也。闻贵人至此,正群怪殄灭之时,故喜而相迎。”且嘱曰:“少顷,怪当叠见,但须以宝剑挥之,某更相助,无不授首矣。”朱大喜,谢而遣之。须臾,青面者、白面者以次沓来,朱以剑斫之,皆应手而倒。最后有长牙黑脸者来,朱以剑击,亦呼痛而奔。朱喜且自负,急呼店主至,告之状。时鸡已鸣,家人秉烛来视,则横尸满地,所杀者皆其妻妾子女也。朱大呼曰:“鬼弄我矣。”一恸而绝。店主报官立案。后两年,余佐茌平幕时,曾亲检其卷阅之。

节孝祠

岑可楼又言,前在钜野县幕时,闻其县学有门斗某典守节孝祠,即寄家于祠旁小屋。值秋祭,门斗夜起洒扫,其妻犹寝,似梦非梦,见祠门外坐二神将,金盔练甲,数鬼卒夹而伺。有妇女数十辈联袂而入,中有旧识二贫媪,素知其未邀旌典,讶问其何以亦来。一媪答曰:“人世表题,岂能遍及穷乡小户?湮没者不可胜数。鬼神矜怜苦节,虽未得请旌者亦招之歆祀祠中,若冒滥恩荣者,虽已设位反不容入也。”按冥漠之中,理合如是,偶借此门斗之妻以传播于世耳。

山阳大狱

山左李皋言(毓昌),即墨人,嘉庆戊辰进士。以知县分发江苏,奉委赴山阳县查账。至则遍历村舍,覆实稽考,殊多浮冒侵渔。将据实通禀,已具稿,山阳令王伸汉大惧,使阍人包祥以多金啖李之仆李祥、顾祥、马升等说其主,且许重贿,李坚弗从。事甚急,伸汉忽谓包祥曰:“此事期必济,听汝辈为之。”包祥还,与李祥等密商,于茶内入砒,夜深进之。李君毒发颠仆狂吼,尚不即死,李祥等复以腰带扣颈悬床上,作自缢状,遂绝。淮安守王毂者,本贪酷吏,有王老虎之号。先以赈事得伸汉金,竟以中恶自缢验报具详,返其柩于家,人亦无复疑者。数月后,有李君同学荆翁者,老诸生也,一日于郊外见李君仪从导引前来,遂凭附至家,呼家人具言受害状,且云已得请于上帝,悯其清正强直,死于民事,授栖霞城隍神。家人痛哭环听,启棺视,七孔血痕犹可验。于是李君之叔士璜赴控京师,事遂上闻,将王毂、王伸汉等俱拿解交军机处会同刑部严审。先是伸汉坚不承,一日熬眊倦极,忽乞茶饮,命左右与之,伸汉执茶杯瞪目良久,遂吐实,王毂亦款服狱。具奏上,李祥发李毓昌墓前凌迟处死,余皆弃市。睿庙有御制诗三十韵,悯毓昌,加知府衔,赐其子举人,一体会试。天下闻者皆额手称快。按王毂先任德州知州时,有二童子,一年十二,一年十三,在塾中戏相鸡奸,为人所见,两家父兄差愤互讼。毂竟问实,律,凡奸十二岁以下无问男女皆论死,十二岁以上仅科奸罪。于是十二岁童子以薄责发回,十三者论如律,瘐死狱中。后数年,十二岁者已及冠,出赴试,为十三岁之父兄所控阻,以为彼尝受污于我子,我子已问罪如律,彼何得复玷胶庠?十二岁者羞不自容,竟自戕死。其实两家童子当时皆知识初开,不必果有其事,两家父兄迫于人言嘲笑,愤而具控,亦不乐官之证实也。使当官者以两儿嬉戏,验讯无据,呼其父兄自行领回训责,不为纵法,而所全不已多乎?盖毂之天性刻薄如此。时孙渊如先生(星衍)为德州粮道,目击其事,甚为不平。后闻山阳案发,慨然曰:“若王毂者,虽无此事,死亦晚矣。”

江都某令

扬州卞竹辰方伯(士云)云,乾隆间江都某令以公事将往苏州,赴甘泉李令处作别,面托云,如本县有尸伤相验事,望代为办理,李唯唯。已而闻其登舟后夜三鼓仍搬行李回署。李不解何事,探之,乃有报验尸者。商家汪姓两奴口角,一奴自缢死。汪有富名,某令以为奇货,命停尸于大厅,故不即验。待其臭秽,讲货三千金始行往验。又语侵主人,以为喝令,重勒诈四千金方肯结案。李令见而尤之,以为太过,某令曰:“我非得已,适欲为儿子捐知县故耳。现在汪银七千已即日兑往京师上库署中,并未藏一金也。”未几,其子果选甘肃知县,擢河州知州。因赃私案发处斩,两孙尽行充发,家产籍没入官。某令惊悸,疽发背死。按此事与吾闽厦防某丞事相仿,而其报更烈矣。

刘映南

江右刘映南贾于吾闽之汀州,颇得利,乃买舟篋金归。中途被窃,号于众曰:“篋中有毛某所寄二百金,奈何?”众为追窃者,已望见矣,窃者始弃篋而逸。刘验之,狂喜曰:“寄银好在。”盖窃者弃其余以饵追者,刘银去而毛银存也。众问失银若干,曰:“四百。”问何以狂喜,曰:“寄银在,可以见吾友。失银,命也。”众咸嗟叹。是岁,贸利倍常时,适偿所失也。此事在嘉庆六年辛酉,越十四年乙亥,有同乡某贾于归化者,忽患病。刘往收账,则责负人丛集店中,查检钱货,呶呶议分未决。而刘责负五十金,数最巨,乃语众曰:“病者尚可不死,若钱货骤分,则病者必死,是由吾辈死之也,且奈眷口何?我所责独多,今若此,盍共俟明春乎?”众唯唯而散,某病旋愈。刘回舟,中途有巨盗伺之,探知空手归遂去。

蒋封翁

铅山蒋适园封翁(坚),心余太史(士铨)之父也。精法家言,以智侠自喜。七岁随其叔游法云堂,听僧诵经。庑下坐县捕数人,私语曰:“某寺僧被杀,不得主名,奈何?”蒋附叔耳语曰:“杀人者,堂上老僧也。”叔呵之,曰:“渠诵经而屡顾不在经,故疑之。”语为捕者所闻,竟牵僧去,一讯而服。十七岁出游,阻风瑞洪镇。有少年同舟,舟人食,少年登岸,再食,再登岸。蒋疑而

迹之，见其蹲古庙太钟下，诘之，则曰："我南昌熊白龙，家贫告急于河口某戚不遇，反寄食于舟人，未偿其值。而又阻风，舟人将不余食，故避此。"言毕泣，蒋亦泣，强之同舟，与共食，并资以金。熊感谢归，邀过其家见母，誓为兄弟。居无何，熊来曰："我得弟金，获利三倍，今将贩缯临安，无所托母妻，故来。弟亦知吾父有养子曰蛟，平素无行，脱有故，弟善持之。"言毕去。逾年，临安人来曰："熊某死矣，余金若干，濒死时嘱曰：'为我报蒋君。'"蒋阴计归熊丧非蛟不可，而蛟见金必叵测，乃函致临安主人授部署法，迟至十日始告熊母，母果遣蛟往。已而召蒋哭曰："蛟至临安，儿骸已焚，块然在桶，今舟人已负之纳我圃中，此外不余一钱，奈何？"蒋慰母再三，而身自往圃哭视。毕，走出，母牵蒋袍哭曰："闻临安主人以儿金寄君，金之来固由君，然贸易者与有劳，盍析其半以活老身，如何？"蒋夫答，蛟突前，睨曰："此事须南昌厅主明之耳。"蒋叱之曰："何必南昌厅，召二三邻叟来即明也。"蛟即扃蒋而去，俄顷有庞眉者六七辈至，蒋曰："所以嗫嚅者，受亡人托，防蛟故也。今母见逼，不得不速明，请皆诣圃。"绕桶而号曰："白龙知我。"斧之，复底脱，皆熔金，莹然裹以簿券。众取视，皆感泣叹老妪不知人而已。游幕山右时，临汾令纵吏暴征，民弃家登山。抚军檄泽州牧佟往抚治，聘蒋同往。至其地，山上人如蟣蠓，张旗树栅，汹汹然。蒋手令箭先行，环山呼曰："抚军知汝等皆良民，为奸吏迫而走，特遣佟使君来活汝，宜各宁尔家，有目者视此箭。"山上人噤不敢语，稍稍下，蒋导之人县庭，率犯法吏六人跪佟前，民环庭而嚣，欲殴之，蒋从旁大呼曰："勿妄动，有王法在。"乃搒吏至血流，民欢噪拜谢去，安堵如故。后蒋以倦游家居，忽闻佟为负课事系狱，怃然曰："我不往，则难不解。"至泽州，佟方缺金五千，自分无全理，且老，不肯食。闻蒋至，为强一饭。曾太守有疑狱聘蒋，蒋曰："若能助佟，我即助若。"太守喜，张示劝募州人负刀布麕至，三日而事集。佟行，蒋乃行。蒋四十六岁始娶钟夫人，生心余，捐馆时，犹及见心余举于乡，后以心余官编修，赠如其官。

陈鉴亭侍郎

嘉庆戊午，吾闽乡试，适新城陈鉴亭先生（观）以盐法道在贡院头门点名，并监视搜检。有应试广文某怀挟一包裹，被兵弁所搜获，献之先生。时众目骇观，咸为广文担忧，广文已觳觫至无人状。先生乃取包裹置于坐椅之右，大声饬兵弁曰："既有怀挟，应仔细再搜。"兵弁不敢违，复将考篮及衣架重复检视，乃跪禀曰："无之。"观察咈然曰："汝既说有怀挟，如何又言无之？"仍饬再搜如初，复跪禀曰："实在无之。"观察目广文曰："既实在无之，汝不进去，何待于是？"广文领卷径进，而兵弁乃瞠视无一辞。旁观者皆暗地称颂不置。夫科举之搜检，自前代即有之，然功令不得不严，而奉行者则不可不存宽大之心，以全朝廷待士之体，以养士子廉耻之原。如观察者，可谓知政体矣。后观察历跻显秩，官至仓场侍郎。按江西新城陈氏，先世极寒微，有在富家佣工者，朴诚直谅，为主人翁所倚任，人咸称之为陈长者。厥后子孙繁昌，家道大起，如前少宗伯硕士先生（用光），前少司寇钟溪先生（希曾），前侍御史玉方先生（希祖），今大廷尉子鹤先生（孚恩），皆鉴亭仓侍之群从行也。当乾隆末年，吾闽亏空案发，自督抚以至州县，无不获咎者。由京拣发道府十六员到闽补用，时抚署有老幕客，精风鉴，每于屏后伺十六员之来，遍相之，私语人曰："新到之道府率多刻核之才，而鲜浑涵之度，其精明而兼浑厚，将来能终保令名者，仅三人而已。"谓庆蕉园制府（保）、李荫原藩伯（长森）及鉴亭也，而鉴亭最称仁恕云。

戴太守报德

吾乡俟官游心水太守（绍安）在南安任时，大庾戴筤圃先生方以幼童应县试。戴本徽州产，众攻之不释，太守与大庾令孙卓峰（邁）力护之。孙亦闽人也。筤圃先生少颖异，县府试皆高标，故邑人益妒之。太守已于学使者前为之缓颊，院试日，太守预藏筤圃于舆中，四鼓即同入试院，学使者榜发，亦高标，众无奈之何，遂入籍。未几，筤圃、可亭、石士、莲士数先生踵起，蔚成韦平之业。筤圃先生临终时，嘱其后人云："吾家之兴，实游孙二公之赐，他日当无忘报德也。"越数十年后，游之后嗣不振，至无以自存，而戴昆禾太守（嘉谷）适莅福州，甫下车即访游孙二家子侄。而游近居榕城，值陈叙斋侍御（功）里居，为之介绍觌缕，复其田庐，并延师课其孙曾，资之薪水，筹画备至，一时传为佳话。家大人曾作《报德歌》以美之。

支　某

镇江盐商支姓者，其家雄于赀，而富而好礼。余随侍家大人寓居邗上时，钱梅溪（泳）主其家，盖镇江、扬州各有一宅。余与梅溪为忘年交，数相往来于扬州宅，因识支。见其谆谨敦笃，绝无豪商习气。时英夷警报屡至镇江，绅富多先期迁避，莠民乘机拦抢者不绝于途。支家方择日，令妇女带辎重将为江西之行，有莠民百十人约届日拦门劫之。支于首涂日始闻其事，欲请官弹压，已弗及。突有乞徒三百余人攘臂登门，将莠民驱逐净尽，俟眷属行李尽数登舟，始各散去。盖支家平日以恤贫为务，待乞徒尤优，有求无弗应者，每朔望必大张酒饭以款之，使各尽欢而后罢，故终得一日之报云。

嘉义令

道光十二年台湾陈办之乱，大抵为贪酷吏所激而成。有嘉义令某者，闻变逃入民舍，适堂后有空棺，遂卧其中。贼至，见虚无人，已相率去，有一贼以大便急独留后。某令以为贼去尽，又郁闷已久，微露呵欠声，为贼所觉，奔告前贼，遂返开棺，将某令曳出横加搒掠，令其将某案得赃若干逐案供明。凌虐移时，然后刳刃

于腹焉，不知者方以为不屈被难也。时三山诗社以此命题，家大人有句云："固难擢发顽民罪，岂有甘心众母家？"可谓婉而讽矣。

卷　四

黄霁青述二事

道光辛丑，家大人在上海防堵英夷，与黄霁青太守(安涛)相遇，昔年宣南诗社旧侣也。太守喜谈因果，述其数年前魏塘(太守所居乡名)有周蕴超者，死时遍身青肿，作拷痕，阴囊肿如斗大，自以锥刺，溃烂若蜂窠。如是多日，垂毙，手足俱合，如桎梏状。口呼冥卒及地保包为荣名，哀号泣怜作悔恨声不绝，室内外锁链声琅琅然。"其居与余邻，余亦闻之，询其戚党，是人生前究作何恶业，有人附余细语曰：'是不可枚举，第就一二事言之，可知其人矣。里有姑嫂二人，皆孀居，稍有薄产。周初诱而奸之，数年后复将二妇诱卖，兼吞其赀，二妇皆郁郁死。数日前，周已自言为二妇所控，拘魂就鞫矣。又一尼庵有田数十亩，尼亦粗有姿者，其田为乾隆初施主所舍，勒碑殿门外。周阴使人磨去施主名而易己祖名，外涂泥沙以掩镵迹，旋使其侄诱尼奸，而自率无赖数辈密掩之，遂以不守清规逐尼而夺其田。摹碑呈官，冒称施主子孙，官亦无以难也。其他事率类此，欲不受其报，得乎？'"太守又曰："包为荣者，生前曾充地保，人尚朴愿，未尝鱼肉乡民，不意其死后仍充是役也。"霁青太守又述其封翁退庵先生家居，乐善济人，以医而自隐于诗，尝著《医话》八卷，《友渔斋诗集》若干卷。生平戒杀，凡祭祀宾客之用，无非沽诸肆者。一日友人饷蟹二筐，霜螯肥美，旁观者咸思朵颐，先生时坐水阁中，倾筐投诸河。一湖州客适在座，谓先生酷类其乡张封翁。"张封翁者，兰渚侍郎之父也。其家戒杀放生已数世，侍郎兄弟咸登甲科膺显，仕君能如此行见，诸郎贵显比张氏矣。"愈年霁青旋以二甲第一人入翰林，典黔试，作守高州。按兰渚侍郎抚闽时，家大人曾入其幕中，初不知其戒杀也，居将匝月，馆膳中未设一鸡，偶逢宴集，必蒸板鸭以饷客。询之，乃知其专食自死肉。合署皆奉其教，不敢违也。侍郎自奉甚清俭，每朔望黎明出署，但买两麦花暾之(俗称油札倮)。日奉莲池大师法门，以修净土念佛号为事。易箦之日，有人于南屏僧寮遇之，殆已生忉利天矣。

陈海霞述二事

陈海霞(标)，吴江人，历司桂林抚署刑名，在家大人幕中最久，与余为忘年交。尝言其同里某氏适邑中赵某，赵私一仆妇，有身，氏故有子，知其故，乃匿仆妇于内，诈为己孕，俟其产而留抚之，人鲜知者。后仆妇所生子名平章，中某科举人，选嘉定教谕，氏得封如例，而己所生子则夭亡久矣。向使不留仆妇子，宗祧不遂斩乎？天之所以报不妒者如此。海霞又曰："有浙中皇甫某，乾隆某科进士，为某邑知县，罢归，来主吾邑笠泽书院。皇甫故长者，授徒有方，吾邑人士亦亲爱之。而暮年殊困顿，有一子，已登贤书而暴卒，惟老夫妇两口寄居吴江，亦相继而没。尝语人曰：'吾平生有三快意事，而因一事错误致受恶报，此生无复他望，虽悔曷追？言之可为戒也。吾少年时步游郊外，见一丽人，心殊爱慕，后娶妇归，即曩时所遇之人，快意者一；会试放榜日，随众往观，苦短视不能及远，又人众挤不得前，瞥见地上遗一眼镜，试戴之，与眼恰合，一举首见己姓名正巍然高列，快意者二；某年，吾子初应乡试，即登贤书，快意者三。迨吾为某邑知县，有门生某有才无行，中乡榜后，嫌已聘妻贫，诬以有外遇，此女适病鼓胀，乃指为有孕，控于吾，乞断离。吾信之，拘此女讯于公庭，不容置辨。女性故烈，袖出刀自剖其腹，急救不及，遂死。于是事上闻，某门生抵罪，而吾亦坐是失官，心殊惴惴。无何，吾子白昼睹女来，卒死。今吾夫妇老而无依，行见为他乡馁，而之鬼报亦酷矣。'闻者无不酸鼻。"当官者轻信之弊，至于如此，可畏也哉！

劝人惜字

朱坎泉者，钱塘诸生。客游他省，有某官延课二子。见其居民不知惜字，糊窗抹桌践踏秽污，恶习相沿，恬不为怪，乃力劝居停，捐赀收买。或有不洁之纸，必手自洗涤焚烧。逢人劝谕，竟移其俗。不数年间，所收之字以百亿万计。及其归也，长子名澜，以嘉庆丁丑成进士、入翰林，次子瀛亦以某科登乡荐矣。夫一人惜字，为善有限，能使人人惜字，则其善大矣，宜其获报之隆也。

贪吏不终

道光初，吾乡侯官令张姓者，湘阴人。其父本充县役，尝语人曰："公门中好修行，吾侪随事皆可造福也。"生平喜为人解纷，不肯逼人于险，人咸称为张长者。因解犯至省垣，卒，即葬于城外官山。地势低洼，每春夏月，必为水潦所浸。家本贫，不能起迁，听之而已。后其子某由科目出身，又以此为吉穴，不肯起迁，及作令吾闽，声名狼籍，不恤人言，宦囊既充，即遣所亲旋楚将先墓之周围用土填高，以免水患。乃不数月遽以不谨被劾去官，其乡人颇疑为修墓之故，或曰："其地本鲇鱼穴，得水则活，水涸则死耳。"时陈枫阶摄令湘阴，闻之，慨然曰："一胥役而行善，遂得贵子，一邑宰而贪墨，不免失官。天道无私如此，人不察天心之所在，而徒哓哓于地理，岂非慎哉。"

武冈州事

武冈州周某家，衣食稍足而族丁寡弱，居舒杨两大族之中。是年岁荒冬寒，舒姓有乞儿冻死郊外，距周宅半里余，周夜卧不知。天明，舒来见之，乃归约匪徒以人命图赖周，惧，贿金五十两求息，十六人共分之。前一班去，后一班又来，人数愈众，须银愈多，非数百金不

办。周无奈,往请关圣像,并州城二郎神像,供于郊外,上疏祷之,众始惧而散。过数日,分金诸人内有一人忽颠狂,自来周门,跪拜曰:"我只分得银若干,但愿汝明中去暗中回"云云。每日拜三次,数日而死。又一人继之,拜祝如前,连死七人。余九人惧,愿退还原金,求周代忏悔,周不敢允,而十六人尽死矣。此乾隆丁未年事,《暗室灯》(书名)载之。

苏大璋

乾隆间,有诸生苏大璋者,治易有声。梦天榜中式第十一名,偶与同经友言之,友起妒心,诉于郡,谓苏有关节,预知名次,乞究治。及填榜时,郡守在座,第十一名果习易者,乃以状白。监临、试官俱曰:"设如所言,何以自解?"拟以他备卷易之。议既定,拆弥封,则自备卷而中式者苏大璋,由中式而抑置者即诉郡之友也。一堂咋舌,士论快之。

陈扶升

湖北陈扶升者,黄州府巨族也。通族有一祖山,俗呼蛇穴,其实乃水木芦。鞭之,龙直来横受,穴闪一旁,而祖坟皆在尽头,所以不发。时扶升方为父营葬,本房单弱,族人逞强,不容其占大穴。不得已,在横窝定穴,乃恰得真龙。葬后,生六子,皆聪明岸异,少年科第,各得显官。宅中收婢如云,奈家法不整,凡仆妇之有姿者,恒用以伴宿。争相献媚,习以为常。及其生子,仍为奴仆所有。后有数家逃至江南,易姓改名,竟得大贵。而扶升之嫡派仅一传即衰。虽访知其事,转畏势不敢往认,只说奴婢发达而不知为陈氏之正支也。长沙贵中孚曰:"此事余所亲见,吾乡中如陈氏者亦不知凡几,当其内乱之日,未尝不自鸣得意,岂知其受害如此之深哉?夫人情莫不欲后嗣之显荣,岂肯将大富大贵之子孙平白断送与他姓?所以然者,私欲蔽之而利害未明耳。若早有觉寤,而不通身汗下者,非人也。昔年衡山有谭姓者,由县官罢职而归,日享田园之乐。一日收租,见庄户之妇甚美,以言调之,不愿,再逼之,即走避,私告其姑。姑曰:'似此富贵之家,谋其风水犹恐不得,今来就你,有何吃亏,而反不从耶?'妇曰:'恐夫知见责耳。'姑曰:'我先为你言之,可无虑也。'越日,谭复调之,便欣然相就,谭大喜。是夜入房,而妇适至,将解衣就寝,乃问之曰:'我前再三相调,你决意不许,今一言甫出而遽相从,何前难而后易乎?'妇乃告以受姑之教云云。谭大醒悟,因假托出便,遂夜遁去。后谭连生数子,皆显达,今尚孙曾蔚起不衰。此所谓临坡勒马,撒手悬崖也。"观此,知富贵之家尤宜保重,真种一失,永不归还,纵有显亲扬名之子孙,徒误认他人为父祖,吉地之灵秀潜移,正支之嗣续浸替,身后之追封不及,祠庙之祭享让人,父不能认其子,子不能识其父,而当局者反以为乐,不亦太可哀哉!

佃户行善

有佃户钱益者,其主人因谋占邻田不遂,心生毒计,令益以稗子撒邻田中。益谓其妻曰:"竟撒则害人,不撒则逆主命,将奈何?"妻曰:"何不以蒸熟稗子代之?"益遂如法行。其主察之,见已撒而止,而邻田毫无所损。后益生子登进士第,夫妻皆受封偕老焉。

代写离书

宁波葛观察为诸生时,每赴学塾,过路旁一庙,必揖而去。神托梦于庙祝曰:"葛状元过此必揖,我起立不安,其为我筑一屏于门。"庙祝将鸠工,复梦曰:"无庸,葛代人写离书,已削其科名矣。"盖里有弃妻者,葛得其一金而代为之也。葛闻庙祝言,为力完其夫妇。后登乡榜,官至监司而止。

恩　某

恩某者,以满洲文举人选山东某县,颇有干才,而行同无赖。署中治事之暇,即鸠合僮仆差役等大开赌局,呼卢喝采,昼夜不绝声。其长女已及笄,常一骑一仆出游,不知所往,夜亦不归。恩不能禁,亦不过问也。教匪马进忠之案,本多附会,所株累至数十人。恩为承审官,将定案,株累者率不肯画供。诘其故,曰:"画即斫头,岂有不知?"恩谕之曰:"但画,我保汝不斫头。"众皆曰:"太爷哄我。"恩曰:"我若哄汝,汝索我命。"众诺之。翼曰,皆骈戮矣。家大人莅东臬任,检马案,悉其冤,于是日思劾恩,旋擢任去,不果。至钟云亭(祥)为巡抚,始因案去之,大受挟制,且与其妻日持刀伺于途,钟至简出以避之。后因京控,上命文秋潭阁老往鞫之,始定。发遣途中,为群鬼所扼死,其妻子流落不知所终。

藉人雪仇

泗州某生薄游粤之琼州府,寓僧舍中,先有一客在焉。询知为江西刘某,与新太守有旧,因新太守未至,暂寓以俟。偶题诗壁上,牢骚惋恻。泗州生颇有怜才之意,邀之小酌,相见恨晚。因与晨夕晤对,唱和甚欢。未几,新太守已下车,促刘往谒,踟蹰不去。疑其衣敝履穿羞颜干谒,即假衣冠仆从,怂恿其行。至午后,去而复返。诘其故,惨然曰:"旬日来,深感知遇之厚,屡欲诚告,恐骇听闻,而事难克济,尚须鼎力成全,不敢不陈心腹。余之访太守,实欲雪仇耳。太守前因诖误亏帑,余为之借贷弥缝,复整产为之捐,复既得官零陵令。余往理索,则顿遭白眼,不但不承前欠,且以恶言相逐,使我进退无路,瘠死他乡。数年来屡欲得而甘心,奈渠出则吏胥为之排护,入则门丞户尉为之呵禁,君若肯伪作抽丰客,试往一拜,余当藏身扇匣中,但得进宅门即无阻矣。"泗州生大为不平,既而惊曰:"然则君其鬼矣。"刘曰:"然。"试于灯前月下验之,时已薄暮,即秉烛相照,果无影。泗州生大惧,枯坐神丧,默无一言。刘慰之曰:"勿怖。日来蒙惠垂青,孤魂藉以不馁,顷复求仗鼎力,岂敢祟君?"良久,稍神定,许以所求。明日,如其语进谒,片刻即出。次日,忽喧传太守暴疾终矣。泗

州生恐泄前事构祸,亟他去,而刘亦不知所之。

占坟恶报

有卜葬者,信地师之言,以古坟为吉穴,合数冢之地,锄而平之,弃其朽骨,瘗其父母,谓陶朱之富,可操券致也。居货海船,贸于东洋,忽遇风落漈,数年始得出漈而返。初去年余,其家人忽见其仓皇夜归,曰:“我在海被盗劫货,不能返,因亦在海为盗,劫杀多人。今事败幸逃,闻被执者已供我姓名里址,飞檄拘眷属,可速自为计,俱死无益也。”挥泪而窜。合家震骇,一夜星散。次日,邻人怪其日午不开门,推之,乃虚掩,呼之,无一人,不明其故。地方具禀,有司检其什物,为造册封之。亲族疑虑,无敢出为理者。后此人旋里,见屋闭官封,询之,邻人告以久遁。乃呈官请给还屋物,官转诘以全家夜逃之故,邀邻族环保。所挟赀已耗尽,所领回之屋已破坏不堪,什物失其十之七八矣。两年后,过镇江,遇其妻为人佣妪,乃述其故,流离亡去之子女尚不知所之。有知其占坟者,为人言之,鬼报之恶毒如此。

贞女明冤

乾隆辛亥春,京师德胜门外一老人雇车往南城,未至而死。御者赴官报验,日暮未及检,命里甲二人守之。更深冷甚,守者各觅火向暖,既归,尸乌有矣。惧罪,计无所出,有点者曰:“吾见僻处厝一棺,已被挖,可偷其尸代之。”遂往发焉。黑夜间不复审视,匆遽将尸覆置验所。明日,官来检验,则女尸也,项有扼痕。共根[illegible]鞫守者,迫于刑,遂吐实。亟拘尸主至,严讯之,[illegible]人某姓女。其父娶一后妇,妇本有夫,以贫故,伪为兄妹而卖之以度生。某贪其色,娶焉,前夫以亲故,时相往来。某业贾,每出必竟日,或越夕不返,其前夫得以交好如初。久之,为女所窥,惧发其私,谋并污之。与女婉商不允,至夜,强劫之。女号詈百端,妇计无所施,适其父以索逋赴通州,须十日方归,遂共扼杀以灭口。比某归,绐以暴病死,亦弗究也。至是,鞫得其情,以二人抵罪。顾老人之尸乌有也,遍索弗获,姑系车夫与里甲以待。忽一日,有老人言于官曰:“前日所失之尸即吾也,吾夙有痰疾,冷则发,发则如死。至中夜醒,见黑暗无人,意御者弃我而去耳,暗中寻路自返,孰意兴此大狱哉?”官出车夫及里甲验之,确,并释之,案乃结。噫!此天之不欲淫凶漏网,抑贞魂烈魄假手于人以自明其冤欤!

城隍显灵

吾郡城隍庙,本屏山地,层垒而上,形势巍峨,香火最盛。余周历各省,所见庙貌无此壮观也。少闻莆田县有王监生一案,王素豪横,见田邻张妪田五亩,欲取成方,造伪契贿县令某,断为己有。张妪无奈何,以田与之,而中心甚愤,日骂其门。王不能堪,买嘱邻人殴杀张妪,召其子视之,即执以鸣官,诬为子杀其母。众证确凿,子不胜酷刑,遂诬伏。将请王命,登时凌迟矣。总督苏昌闻而疑之,以为子纵不孝,殴母当在其家,不当在山野间,且通体鳞伤,子殴母必不至此,乃檄福州、泉州二知府会鞫于省中城隍庙。两知府各有成见,仍照前拟定罪。其子受绑,将出庙门,大呼曰:“城隍爷爷,我家奇冤极枉,而神全无灵响,何以享人间血食哉?”语毕,西厢突然倾倒。当事者犹以庙柱素朽,不甚介意。及牵出最下一层庙门,则两泥塑皂隶忽移而前,以两梃夹叉之,人不能过。于是观者大噪,两知府亦悚然,重加研讯,始白其子冤,而王监生伏法。城隍之香火从此益盛,而头门两皂隶前进香者亦不绝。此先祖资政公目击其事,为家大人述之云。

宋龙图

同时仙游县亦有王监生一案,时县令为嘉兴宋某,素性方严,以包老自命。某村有王监生者,奸佃户之妻而嫌其本夫在家,乃贿算命者,告其夫以在家流年不利,必远游他方,庶免于厄。本夫信之,告王监生,王遂借之赀本,令贸易四川。三年不归,村人遂喧传某佃户被王监生谋死矣。宋素闻此语,欲雪其冤。一日过某村,有旋风起于轿前,迹之,风从井中出,遣人淘井,得男子腐尸,信为某佃,立拘王监生与某佃妻,严刑拷讯,俱自认谋害本夫,遂置之于法。邑人称为宋龙图,演成戏本,沿村弹唱。又一年,某佃自四川归,甫入城,见戏台上演王监生事,就观之,方知其妻业已冤死。登时大恸,号控于省城。臬司某为之申理,宋知县以故勘平人致死抵罪,仙游人为之歌曰:“瞎说奸夫杀本夫,真龙图变假龙图。寄言民牧须详慎,莫恃官清胆气粗。”此家大人读书仙游书院时闻邑诸生所述,盖乾隆四十年间事。

孝心领解

袁简斋先生《新齐谐》中,载裘文达公典试福建,心奇解元之文,榜发后,急欲一见。昼坐公廨,闻门外喧嚷声,问之,则新解元与公家人为门包角口。公心薄之,而疑其贫,禁遏家人索诈,立刻传见。其人面目语言皆粗鄙无可取,心闷闷,因告方伯某悔取士之失。方伯云:“公不言,某不敢说。放榜前一日,某梦文昌、关帝与孔子同坐,朱衣者持福建题名录来,关帝蹙额云:‘此第一人平生作恶武断,何以作解头?’文昌云:‘渠官阶甚大,因无行,已削尽。然渠好勇喜斗,一闻母喝即止。念此尚属孝心,姑与一解,不久当令归上矣。’关帝尚怒,而孔子无言。此亦奇事。”未几,某亡。按裘文达公系乾隆己未进士,于丁卯典试湖北,壬申典试江南,庚午典试浙江,癸酉复典试浙江,己卯复典试江南,丙戌遂为会试总裁,并无典试吾闽之事。此所载有歧误,然其事则均可劝可戒矣。

廖思芳

廖都转(寅)以获教匪首犯刘之协功,由叶县知县

擢镇江知府，又擢两淮盐运使。当时手擒刘之协者，实都转之子（思芳），勇声闻天下，既复思以奇功自见，而所行多莽卤。嘉庆癸酉教匪林清之变，其党李文成起河南，陷滑县。事定，以次骈戮，而诸大头目中有所谓祝现、刘第五者六人皆逸去。上通饬各直省协拿，许以重赏。廖思芳乃攘臂其间，每出必从数骑。一日路经某县，日暮雨作，憩道旁店中。故有伟男子口操齐音，袒坐露其髆，有刀箭瘢。思芳震骇，迫视之，腰悬铁刀，急出呼骑上奴兜擒之。问其名，曰："刘第五"。遂送县定谳。已解刑部，而曲阜孔氏言诸朝，廖所获者，乃孔氏庄农刘第五，非教匪大头目刘第五也。上怒，集廷臣鞫之，如孔氏言，于是释刘第五而下思芳于狱，都转亦罢职去。未几，思芳瘐死狱中。家大人曰："当日都中舆论谓刘之协之获，实出廖思芳，而思芳又实系得自他人之手。其人将部诉，故不敢归功思芳，而都转自尸之。思芳愤不能平，日夜思之，乃酿为刘第五之举。乖气致戾，此之谓欤！"

凡戏无益

廖思芳误擒刘第五之案，初至部时，士大夫日以此为谈柄。一日恭值，上躬耕藉田，祭先农坛甫毕，驾诣具服殿小憩更衣，公卿百官皆祗候于望耕台下。时刑部已讯出刘第五是曲阜孔氏庄农，尚未具奏，众官齐向大司寇韩桂舲先生详问原委。适诸城刘信芳先生与德州卢南石先生并立。桂舲先生戏谓二人曰："都是汝山东人不好。"刘未及答，卢目刘曰："都是他姓刘的不好。"刘应声曰："都是汝第五的不好。"（卢序五，京中常称为"卢五爷"）众皆大笑，其声讙然。时上已出具服殿，似有所闻。前引侍卫飞趋前来，以手麾之，众始悚息。闻纠仪御史欲列弹章，以事涉德州，有力阻之者，乃止，否则罣吏议者恐不乏人矣。是日家大人亦在坛监礼，目击其事，退为余兄弟辈述之，且曰："凡戏无益，矧咫尺天威乎？"录之，亦足为好谑者戒也。

祝由科

赵瓯北与陈玉亭（纯祖）同直军机，两人皆少年，暇辄手搏相戏。玉亭有力，每握瓯北手，辄痛不可忍，瓯北受侮屡矣，时思所以报之。一日，在圆明园直庐，取凳一桄语玉亭曰："吾闭目相击，若触吾桄而伤，非吾罪也。"盖瓯北自谓闭目则玉亭必不敢冒险来犯，而玉亭又意冒险来，瓯北必不敢以桄击也。忽闻桄端搰突一声，玉亭已血满面，将毙矣。急以汤灌之，始苏。瓯北大惊，悔，立呼车送之入城。是日散直，急骑马往视。甫入西直门，而马忽跳跃，瓯北遂跌仆地，死去半刻方醒。乃先回宅将息，明日始往见玉亭，玉亭故无恙。后两家奴子互相议论，始知瓯北之跌，即玉亭所为。玉亭楚人，盖素习祝由科，能以伤移于人也。凡戏无益，此则不但无益，而且有损矣。

贤妇保家

周才美以刻薄起家，为子娶妇，初入门即付以斗、斛、秤、尺等物各两件，谕行入多出少之法。妇怪之，即涕泣求去，曰："翁所为有逆天道，后代必育不肖子破家，人谓妾所生，妾不受也。"才美悟，曰："然则改之何如？"妇问："用此几年矣？"曰："二十余载。"妇曰："必欲留妾，请反用二十余年，以偿昔日欺诈之数。"才美诺之，后生二子，皆登第。此妇既贤且智，以巾帼而能为干蛊之事，洵女丈夫哉！

施药得报

广西陈桂舫（铧），余丁酉同年也。余于榜后即到桂林省亲，故三次计偕皆由潇湘泛洞庭至汴梁，渡河北上。每谈及洞庭，桂舫辄怦怦然色变。或笑其胆怯，曰："非但胆怯，几乎胆碎，幸有天道也。"因述前数年随其叔由河南归，路过洞庭，因风不利而泊，同泊船不下数百。适有流民小舟十数只，舟中人多死于病，桂舫舟中带有药丸（如藿香六合之类），投之辄效，于是求药者不一而足。后药所剩无几，有不能遍给之势，其叔曰："药原所以救人，靳而不与，非义也。"乃倾所有给之，计救活者已数十人。次早风转，各舟不约同开，波浪掀天，四望无际。及傍晚，离湘阴尚有十余里，风忽息，众心稍定，而船户则惴惴然谓恐其转风也。勉强趱行，约离口岸不及半里，而逆风已起，俄风力渐猛，兼以船大招风，不能拢进。不得已，约众水手及全船人由小舟登岸，用双条大缆牵之。船户嘱桂舫将柁握定，勿令偏向。众甫登岸而飓风怒发，船一起伏，约高丈余，人力难施，竟有飘至中流之势。正在仓皇，忽闻山后一簇人喊曰："快来相救。"七八十人随缆而泅，一呐喊间，船已收口矣。众方庆再生，询之，即昨日之流民也。盖流民船小，未起风时早已到岸。此若有神使之者，救人即所以自救，良不诬也。

某先达

某先达者，家本素封，角□时，即联姻富室。其尊人慷慨好施，罄其所积，临终时，惟以阴德遗公。公困甚，入泮后，借贷为娶妇计。而富翁嫌婿贫，阴背盟，而以青衣易之。青衣固端庄婉娩，公无由知其伪也。后往岳家，里中无赖子群以婢婿相揶揄。公密叩诸妇，妇直告焉。先是，公尝梦至一所，朱阑碧瓦，迥异人间，有数女郎共绣一锦袍。问之，曰："新科状元服。"谛视，襟袖间朱书二字，乃己姓名。醒后颇自负，及知娶婢，恚甚，念他年富贵必欲改弦。一夕，仍梦至前所，刺绣女郎漠不相顾，视襟袖间字，模糊将灭，急问其故，女郎漫应曰："此子近萌一弃妻念，上帝命易他人耳。"瞿然惊觉，深自悔厉。自此琴瑟益调，誓言偕老，不数年而大魁天下，洊掌封圻。

救人不终

闽县陈赢仙（赓元），戊辰进士，选山东临邑县。陈本豪士，纵情诗酒，又不善理财，遂以计典去官。短交仓库正款至万八千余金，应拟大辟，已收入府狱中。道

光五年，家大人陈臬山左，与陈为素交，日思所以解脱之。济南府钟云亭（祥）为陈戊辰同年，家大人与之极力摒挡，缩其数至壹万以内，实亏九千余金。若能限内完缴，便可免罪，且准捐复原官。而妙手空空，别无计策。时方伯为讷近堂（讷尔经额），新抚军为陈心畬中丞（中孚），继钟为济南府者为家大人同年杨蓉峰（惠元）。中丞、方伯皆与陈厚，而杨则陈之姻也。数人同心，极力为之部署。适潍县缺出，佥商接手之人，家大人乃谋诸抚藩调署一人，令其于半年内补苴临邑亏数。潍县为通省第一优缺，于本人毫无所难，而陈得大受其益，且帑项不至久虚，一举而三善兼，众皆以为至妥。适中丞选一某令，并面告之故，某令极口担承。谒家大人及诸上官，亦无不再三谆嘱之，并无难色。无何而家大人擢苏藩，讷近堂擢漕帅，杨蓉峰回泰安任，陈中丞卒于山东。某令已莅任半年余，见原议之上官无一在眼前者，顿翻前说，一毫不拔。陈遂以限满无完，照例拟罪，卒于府狱。同官知此事者皆为不平，而无如之何也。未几而潍县以逃犯故，将某令奏参革职。逃犯本不必即去官，盖上官闻陈事，恶其虚诈，故因案去之耳。逾年，某令始捐复，改发南省。过苏州藩署，修谒家大人，征及前事，某令羞惭满面，至不能置一辞云。

大吏好杀

吾闽乾隆末亏空之案，发于福州将军魁伦。司章奏者，为吾郡林樾亭先生（乔荫），士林耆宿也。时闽省吏治极敝，仓库皆空，魁伦镇闽日久，尽知其详，而先生文笔既雄，敷陈详尽。奏入，大动上听，立授魁伦为闽督，使穷治其事，遂成大狱。逾年，魁伦以丁忧回京，先生亦赴部竭选。见故太傅朱文正公。先生本文正公高足，公于其来谒，私叩之曰："魁某兴大狱，汝何不阻之？"先生曰："劝之不从，奈何？彼谓亏空于理应办，不料清查之决裂至此耳。"公曰："汝代人捉刀，固不得已，若魁某之好杀，断无好结局，且静观之。"时樾亭先生在内城主魁伦家，在外城主先叔祖太常公家，此语亲为家大人述之。无何，魁伦授四川总督，以教匪偷渡嘉陵江失机伏法。樾亭先生时甫选四川彭县，调江津，旋被檄委办藏务，卒于西陲边外。

贪酷吏善途迎

嘉庆初，有进士作令吾闽者，贪与酷兼而才复足以济之。初任晋江县，适大吏以巡阅过境，距县尚数十里，即有村间民妇提筐跪献道左者。问其何以知我来，则曰："小民那知有大人过此，昨闻本县官将到，官爱我等若子，又素不受馈赂，计惟田园中所有蔬果可藉以献芹忱。今适遇大人，因思县有好官，皆出自大人之赐，理应先献大人，后再补送县官也。"大吏笑颔之。如是者络绎数十起，乃悉令随舆至城中领赏。及至行馆，见某令，大将异之。因筹所以赏提筐者，则某令已代备银牌百面，随传命分给之，各欢声雷动而去，大吏又大称快，而不知皆此令所预为之也。不数月，即擢厦防同知，为吾闽第一优缺。莅任之日，适报一命案，有本辖富绅捐部郎者，因起造园亭，亲督工匠，自坐一圆椅，旁置灯火以供吸食鸦片烟之用。俄一匠亦携潮烟筒向灯吸火，富绅叱之甚厉，匠负气去，乘仆从不在侧，携斧劈其背，立毙。匠亦旋被执送官，自认不讳。即收禁，牌示明日早堂听审，而夜遣人语匠，令供指使者。翼日，匠供主人之妾某氏。签拘某妾晚堂听审，某家急使客以万金赂得免。复使人语匠曰："某妾不肯到官，恐指使别有人，明日覆讯，当另供。"又越日，覆供事出某妾而其意实起于其妻。签拘某妻，则复使客加赂万金，案遂定。盖受篆甫三日已乾没二万金，而于案情并无出入，于是人皆畏其贪酷，而亦群服其才。大吏益贤之，旋擢守泉州。后屡缘事复处降为令，盖历任所为率类此，终至辗转褫职。有所任干仆阴记其前后所入不下五十万金，皆随手散去，罢废之后，两目旋瞽，两子皆纳赀为郡丞者，亦相继而亡，遂至贫无以自存，竟侘傺客死。俗所谓人财两空者，此令之谓矣。同时有莆田令者，汉军人，亦工逢迎。值某大吏过境，午憩于涵江驿馆。莆中山水本佳，而涵江风景尤好。驿馆中一楼最擅溪山之胜，某大吏颇喜吟咏，因即景成七言截句一首，书纸粘壁而去。越旬余，旋节，复憩此楼。见壁上有墨拓山水一横幅，结构颇佳，幅左有诗款，就视之，即前所作截句也。适某令进谒，大加称谢，并询墨拓，如有余纸，拟带数幅回省垣以分贻知好。则早已拓成二百幅，精裱装成，随辎重发行矣。于是大吏复称谢不已，握手郑重而去。旋有兴粮厅缺出，已拟题升某令，闻其暴卒而止。某令挥金如土，自奉极奢，而身后欠负累累。同寅极力襄助，仅得归去。近有吾乡公车为某宦带信物至京，亲交某令宅中者，则所居极湫隘，仅一婺妾应门而已。

盗胁官

有盗夜入某令家，露刃胁之曰："吾与若均盗也，以盗得盗物不得谓之盗。吾之盗，得财而已，不必杀人。若之盗，常杀人以得财，与吾孰贤耶？夫盗之罪必死，吾知之。而乃冒死为之，徒以贫故，不得已出此计。所历若干家，所犯若干案，较若所为，曾未及半，而徒获盗名，甚无谓也。今独取若赀，吾可以归里买田，恂恂为善人，不犹胜若之终身为盗乎？"胠其箧千金径去。某令大惧，不敢泄其事。其邻有微闻之者，传播于众如此。此江南某县嘉庆初年事。

曹循吏

曹怀璞（瑾），河南解元，宝应朱文定公及陈恭甫编修所取士也。作令吾闽，有循声，为吾乡近来第一廉能之吏。宰闽县时，值新廉访莅任。故事，闽县与侯官分办署中磁器。侯官费至洋银千圆，而曹以百圆了之。司阍者不纳，且毁其器之半。曹乃怀器单及各碗式亲呈于廉访曰："以大人上下人等计之，无论侯官所办若干，即卑职此一单，已足敷厨房茶灶之用，今为阍人毁

其半,亦愿补行送人。若必求多且精,只有取之于民,非卑职所敢出也。"廉访无如之何,转奖慰之。一日,于途中遇两人争辨,执而问之,其一人曰:"某拾得银一封,约重五十两,持归家呈母,母曰:'银数太多,倘此人急需此项,失之恐有他变,亟应守其地而归之。'某因到此守候,果遇此人寻至,即以原银还之。其人熟视许久,曰:'尚有五十两,汝应一并还我。'盖其人即欲藉此讹诈也。"曹诘失银者曰:"汝所失银实是百两乎?"曰:"然。"又语得银者曰:"渠所失系百两,与此不符,此乃他人所失,今其人不来,汝姑取之。"复语失银者曰:"汝所失之百金,少顷当有人送还,可仍在此候之。"其拾银者持银竟去,失银者嗒然不能复置一辞。途中围观者咸称快。曹之断狱明决,类如此。曹面貌枯槁而少须眉,相者谓其终身无子,今五旬外已举一子,且擢淡水同知,论者谓廉明之报云。

清查浮数

乾隆末年,吾闽亏空案发,州县伏法者二十余人。藩司以惊怖死,臬司以冤杀七命为人举发,时甫擢陕藩,已起行,复奉部文追回正法。道府俱褫职,总督伍拉纳、巡抚浦霖并逮问入京。纯庙震怒,廷讯日,施大刑,越日,即押赴市曹。时伍两目耿耿,犹能左右视,浦右腿已夹断,横卧车中,奄奄一息矣。此家大人公车在京时所目击也。当日总理清查局者为田方伯(凤仪),天性峻刻,勾稽出入皆就现亏为断,又以迫促了事,就中应划应抵者皆未及详慎分清,撤局后,总计库款,乃浮出数十万金,而死者不可复生矣。有古田令塔伦岱者,由满州文举人出身,官声本好,亏项皆有款可抵,当时未及查出,遂拟绞决,人尤冤之。方伯施以丁艰归,已过山岭,将上江山船,忽见船头约有官衔伞灯七八对,最前一对上书古田县正堂,字可辨,心讶此闽员,何以送出浙界,又何由径入我船?及登舟,乃并无一人,问之,仆从亦无所见,由是得心疾,郁郁以死。

修　符

家大人陈臬山左时,考课泺源书院,有海阳修生者,文颇佳。异其姓,因询家世,则读书旧家,其父修符者,曾中解元。并述其父来省赴试时,途次遇夫妇二人携幼子哭甚哀,诘之,则将鬻子以偿富家债者,修乃计其数倾囊与之。及入闱,题为"孔子于乡党"句,属思未就,忽梦一老人告之曰:"此题若作两乡党,必元"。惊觉,即以宋鲁分股。出闱后,遇一人泥首于地,视之,即将鬻子人也。坚请过其家,甫入门,见壁悬绘像,与梦中老人宛然无二,询之,为其父遗像也。榜发果首选。按此事已载先大父《天池公书香堂笔记》中,家大人近复录入《制艺丛话》。忆张惕庵先生曾云:"乡党自是昌平阙里。"然《礼儒行篇》云:"某少居鲁,衣摓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则宋鲁并称乡党,非无据也。

与鬼说情

浙江某科,有温州某生在号舍中遇女鬼索命甚急,邻舍生颇负胆略,往诘其故,某生噤弗能语,鬼附某生代应曰:"我本无邪念,彼百般挑我,正与目成,为夫所见,大遭诟辱。实未受污也,彼不但不为剖辩,反以风流自命,故作得意之状,使我无以自明,遂成短计。"邻生曰:"此人诚可恶,但能容我一言否?"鬼曰:"我自索命,彼自抵命,与君何干?"邻生曰:"我平生专喜解冤释恨,凡事总求有益于人,鬼之情状,与人当不悬殊,徒以抵命为快,又何益乎?"鬼曰:"然则君将何以处我?"邻生曰:"汝有子否?"鬼曰:"我有一子,今年十八。"又问:"彼有子否?"则曰:"彼有一女,已及笄矣。"邻生曰:"今我令彼将女许汝为媳,汝愿从否?"则曰:"此固所愿,但此人无良,难保其不翻悔,此次若放他去,则再遇又不知何时耳。"邻生慨然曰:"我愿以一家保此事,如有翻悔,汝即向我索命可也。"鬼沉吟良久,曰:"姑从君命,切勿食言。"郑重而去,某生顿苏。邻生告之故,遂满口应承,惟恐鬼之复至也。是夜,邻生甫就寝,即梦前鬼来谢曰:"蒙君为妾调停此事,已达神听,彼生本应此科中式,今已移与君,我特来贺,但一出闱,即当急了此事,勿因循也。"三场甫毕,邻生即寻至两家,各述颠末,数日之间,遂成吉礼。未几,榜发,而邻生已高标矣。盖邻生素在温州各属办理刑幕,亦微闻有此事,而未得其端倪,今既力为担承,如果翻悔,不难以访案竟其狱耳。此事为郭莲渚比部所述,时比部方随任浙中也。

与鬼讲理

鬼之情状,与人无殊,可以情动,亦可以理遣也。浙江某科,有赵生应乡试,既入闱,饭后假寐,一妇人揭帘入曰:"误矣,非某人也。"言毕倏隐。赵生默记其姓名,时点名尚未竟,赵乃倚号口栅栏,逢人询问。旋遇一人,与所记姓名相符,语以故且讽其出。人初不省,忆久之,复问妇人年貌衣饰,赵以所见对。其人乃曰:"果此人,吾弗惧矣。曩吾家有一舆夫甚懦,为妻所制,日被殴辱弗敢较。一日,见舆夫被殴败面,吾怒斥之曰:'汝夫纲不振,一至于此,彼殴汝,汝独不能殴彼乎?'舆夫以一言激动,还殴其妻,其妻大恚,以为天下之大,有妻殴其夫而已,今乃反是,此天下之大辱也。哭詈终日,至夜而自缢。此妇可谓至愚极悍,倒行逆施者矣。吾持公论以斥其夫,并非迫此妇以自缢,乃欲执是以仇我,天岂容之乎?"于是同号士子闻之,共起为文向空焚之,剖说其理,使悟而自去,且曰:"若再夜出为祟,当同诣明远楼诉诸关帝,押汝入无间地狱也。"是夜竟寂然。

淫　报

杨雪椒光录(庆琛)在山左藩任,闻其幕宾云,每岁泰山进香时,士女往来如织,有男女二人于半山僻处苟合,旋为人撞见,方思逸去,而下体已联为一,欲强分之,即痛不可忍。既而观者愈众,有识其为某处人者,

告其家,往视之,则嫂叔也。其家人急以被裹二人舁回活埋之。夫人生一举一动皆有鬼神览观,况名山显赫之区,而敢不顾伦常,肆行淫秽,得不受此恶报乎?

卷　五

孟瓶庵先生

吾乡数十年来绅耆负重望,实足为国人矜式者,莫如孟瓶庵公(*超然*)。公掌教鳌峰八年,家大人及诸伯叔父皆从受业。公家世寒微,封翁某充藩署茶役,而醇谨有士风。祖传戒杀之训,奉行惟谨,兼劝其侪偶,多信从之者。署中宴客,厨下宰杀无数,封翁必远避,不但不忍见,并不忍闻其声。方伯闻而喜之,亦以此化导其家人,为之减杀无数。封翁知公善读书,加意培护之。公每往友人家会文,日未晡,封翁必篝灯候其门,并嘱出入人毋使某知,恐扰文思。后公自知之,每会文辄不待晡而毕。乡试揭榜日,封翁随官人内帘,缮至解元名,不觉大笑,众官询,知即其子,乃各起立拱贺,先送之出。公联捷成进士,入翰林,改吏部,典试粤西,督学川中,封翁尚健在。甫报政还朝,即乞养归不出。子若孙皆联翩举于乡。公守先志,至今合族犹以杀生为戒云。道光年间,有修辑福建通志之举,所有书中体例、局中经费,悉归陈恭甫编修主持。前志有"儒林""道学"二门,盖沿宋史之例,同人拟仍其旧,编修谓"儒林"可以包"道学",不必复立"道学"之名,毅然删之。时家大人请假里居,语同人曰:"道学莫盛于宋,亦莫盛于闽,此在他史可无,而在宋史则应有,在他志可无,而在闽志则应有,不可删也。"众皆然之。编修曰:"然则本朝何人可称道学?"家大人曰:"如瓶庵先生者,优入之矣。"众翕然无异词,编修不能夺也。

叶宫詹

乾隆间,吾乡叶毅庵宫詹(*观国*)以儒林文人屡司文柄,廉勤尽职,至老不衰。督滇学时,诸城刘文正公适奉使至,见公,喜曰:"吾见馆阁诸君,一出学差,无不面丰体胖,今君如此清癯,半为校士清勤,半为官厨冷淡,不愧为吾门下士矣。"在粤西时,值乙酉选拔之期,有某生为巨公婿,挟权要人手书,谆谆相托。得书立焚之,不置一辞。榜出,其人竟不与,阖属翕然。按试各郡,约束丁役,无额外縻费。比任满,代者以地方供应事酿成大案,竟罹重辟。抚臣劾奏,学臣某按临之处,较前任学臣叶某多派人夫至七百余名。在安徽时,年近七旬,大省卷帙繁多,而无一篇不过目。尝夏夜校阅,尽屏仆从,惟留一幼僮在身后挥扇,风扇忽灭灯,饬僮取火。宫詹每阅卷,必据大几,将卷居中央,取者置左,不取者置右。当灭灯顷,宫詹以两手各压两边卷上,乃暗中有一卷飞压左手之背,及灯至覆阅之,则未过目之卷,其文实不佳,乃将此卷另行批抹,遍示幕客而不言其故,于是署中惊以为神。平生凡四任学政,皆弊绝风清,心安理得。四十岁外始连举丈夫子七人,长与三皆以优行贡成均,四与五皆以举人大挑知县,二与六与七并成进士。二以榜下知县分发广东,六与七皆入翰林,洊出为监司、郡守。孙数十人,有由翰林历吏部出为监司者,其成进士、举人、拔贡者,尚指不胜屈。吾郡簪缨之盛,一时莫之与京也。同时吾郡出为学政者不一人,而清操隽望则惟宫詹与瓶庵吏部为伯仲之间。吏部督学四川时,总督某广纳苞苴。值其寿辰,公手书楹联为祝,不受。公以已署双款为言,仍不受,且云并非整寿,他处送者悉不敢收,不能不一律相待。公即日携一椅坐总督头门外,凡各属有送寿仪者,悉为簿录而却之曰:"大人并不收礼,我送微物且不收,何况所属有混行馈赂者?我必立揭部科。"凡坚坐三日而去,于是总督亦为屏息。至今蜀人能道其详,盖非公之壁立万仞不能如此。同时有督学某省者,虽满载而归,不数年即罄尽,则等之自郐无讥矣。

陈尚书

陈望坡尚书(*若霖*),本吾闽盛族,世居闽县之螺洲。江流环抱沙土,华滋生其间者,每多巨人长德。而公尤为杰出,扬历中外数十年,皆以朴诚结主知,以仁恕孚人望。尝语人曰:"吾侪生当盛世,循分供职,有何奇才异能?惟能以人事君,则收效自远。"又曰:"吾侪治狱,不能惟明,遑云克允。惟念唐虞之世,以尧舜为君,以皋陶为刑官,而一则曰罪疑惟轻,再则曰宁失不经,则其不敢自信可知,而宽严之间必有道矣。"当陈臬楚北时,勘办秋录,以失出十五案为部臣所指驳,奏入,上谓:"陈若霖刑部老手,何至失出十五案之多?"坐降四品顶戴,拔去花翎。或有以此诮公者,公曰:"此我平生第一心安理得事,君何尤焉?"掌刑部日,尤以汲引人才为务,鼓舞作兴,无一人不乐为之用者。近年刑曹中推能手,其外任司道,掌封圻,铮铮有声者,皆出公夹袋中也。吾乡俗传老于刑部者,鲜能保全终始,而后人亦多不振。今公进退以礼,克永终誉,又享高年。其次子景亮在兵部为长贰所倚任,又中庚子南元,三子景曾以拔贡作令山西,孙承宽亦登己亥乡荐,皆有蒸蒸日上之势,则公之食报可知矣。又闻公早年困于童试,至二十八岁之春尚应岁试,仍不售,乃决意辍业为商,结伴同往苏州贩布,已登舟矣。螺洲距省城三十里而遥,舟至洪山桥必小泊(*即省城之马头,过此则长行矣*),值连日大风,不能解缆,忽见岸上急足到,为公递家信,云昨学辕牌示即于日内赶办科考,嘱公速回应试。公笑曰:"此所谓蛇足也。"漠不为意。其同伴皆促之回,亦不动,乃数人挽之上岸,将行李抛置路旁,时风已转,径扬帆去。公不得已,怏怏入城,旬日间遂入泮,是为乾隆丙午科。九月举于乡,次年三月成进士、入翰林,散馆改刑部,甫补缺即丁忧归,家居八年,始再出。公之澹于荣进如此。公貌简口讷不喜趋承,在刑部时,惟日坐司堂理牍,堂官从不识其面,公亦不求人知。时和珅初伏法,其仆刘秃者已拟远戍。故事,凡遣犯日,提牢官

点交差役解往顺天府衙门发配，司官弗与闻。是日适公当月，念此系重犯，亲身押往，索取顺天府收文回。旋有科道参奏遣犯刘秃声势尚赫，临行夹路饯筵拥挤不绝，以致发配三日尚未出京。上震怒，立召刑部各堂官，斥以所司何事。各堂官噤无以对，碰头出，即联骑入署，立传各司官诘之，司官亦皆茫然。时公方贸贸入司堂，问何事喧嚷，有老书吏告之故，且请公上堂。则堂官查出是日当月之员，已厉色相待。见公至，大声曰："汝于某日当月乎？"曰："然。"曰："刘秃之事发矣，汝尚不知乎？"曰："顷适知之，但咎在顺天府，与本部何干？与当月者又何干？刘秃于某日出禁，司官即于是日亲身押交顺天府衙门，并立取本日收到印文为据，尚何惧乎？"因就怀中出一纸呈上，各堂官皆辗然曰："是不难覆奏矣。"事遂解。于是合署上下无不知有福建陈老爷者。附录之，以见公之遇事详慎，有益于公家又如此也。望坡尚书亦常劝人惜字，每言其无锡同年顾式度(钰)入礼闱时，梦见一人来索卷，大书一惜字而去，觉而恶之，题纸下，三艺援笔立就。及誊，真人自嫌首艺太短，场后意殊不慊。及榜发，竟中会元，始悟卷中惜字乃其封翁勤于惜字之报，其族人皆异口同声也。望坡尚书抚滇时，其夫人卒于官署，令长子景福扶衬归闽。濒行，带一副沙木寿板，为公所见，饬之曰："汝带此回去何用？"景福不能对，公笑曰："以汝身分，不配用此，自然是为我预备，且问汝直以我为能终于里第乎？果尔，则如天之福，吾闽木材亦不恶，何必多求？如当终于督抚任所，则又何难得一美棺乎？"因举一故事谕之曰："昔有张翁，最精心计，年六十时，自备一棺，旋嫌其材太薄，访有贫家治丧仓卒不及办棺者，借与用之，约还时但索加厚一寸以为利息。如是展转数次，居然棺厚九寸，藏厢房内。一夕邻家火起，沿及厢房，急人扛取其棺，业已被焚，忙投之水塘中，火旋熄，拖起刨之，依然可用，但尺寸之薄，亦依然如前。张翁乃叹曰：'此我命中衹应得薄棺也。'夫棺之厚薄，尚有定数，又何必费无数之赀求美材于万里之外乎？"闻者皆服其达观。

五子登科

福州曾霁峰刺史(晖春)以进士官州牧。其祖本寒儒，尝与戚属某姓争坟地，地故曾物，争辨莫决，将断诸官。而某戚颇有力，预制墓碑，先一夜瘗诸地。次日官至，掘得墓碑，遂勒曾起棺改葬焉。曾随亦闻其计，无如何也。后历数十年，两家之科名仕宦皆相埒，风水之说固不谬矣。今则某氏之显者渐替，其子孙亦寥寥。曾氏则继起之书香愈盛，长子元基，乙未举人；次子元炳，已丑进士；三子元海，壬午进士，广西学政；四子元燮，戊戌进士，现官主事；五子元澄，辛卯举人。魏丽泉中丞制"五子登科"扁旌其闾。而孙兆鳌旋登庚子进士。科名之盛，一时莫之与京。可知人不患为人所欺，而但求为天所佑耳。又闻曾氏自刺史之父又盘公(新)戒杀，已历三代，百有余年，抑亦好生之报欤。

廖氏阴德

闽县廖氏积有阴德，先母郑夫人常称之。先母为廖家之表侄女，故知之最悉。每谈旧事，述廖氏兄弟之父，群称廖太翁者，曾于台湾充郡署吏书，于某年私焚海盗案一册，盖活人以千计。生平又最敬惜字纸，每自背一篮于穷街僻巷检之，其受污秽不堪着手者，亦必拾回洗净焚化，行之数十年不倦，盖文人学士之所难者。其累代待婢女甚宽恕，恒及时遣嫁，凡俗所为试妆、回门之礼皆不废。人问之，曰："婢女亦女也，忍异视乎？"其厚德又如此。此皆乾嘉间事，先母所目睹者。彼时廖家尚未发祥，今则兄弟相继而登科第：长鸿翔，嘉庆戊寅举人，广东知县；次鸿禧，道光乙酉举人；次鸿苞，嘉庆丁丑进士，江南同知；次鸿藻，嘉庆己巳进士，江西粮道；次鸿荃，己巳榜眼，现官尚书。鸿苞字竹臣，鸿藻字仪卿，鸿荃字钰夫，三人皆由翰林出身，亦近代所希有矣。

许氏阴德

侯官许荫坪进士(德树)自述其先代本籍晋江，其曾祖母郑孺人，湖北巡抚鱼门先生(任坽)女也。巡抚罢官，留修湖北省垣，孺人捐田产、衣饰，合得白金二百余斤，助工费，巡抚因得归，遂携子女从父居侯官，而弃其田庐之在晋江者尽与夫之兄弟。泉州守义之，书门曰："巾帼君子"。而家日贫，偶念族中有男女二人流落异乡者，力措金寄赎之，值其绝粮已数日矣。子端木(崇楷)，乾隆己卯举人，山西翼城知县，孙继之(趦善)，乾隆辛卯举人，广东陆丰知县，皆以治谱相嬗，有循声。陆丰君尤阔达好施与，其姑某氏贫，生二女，将溺之，悉收为己女，时君家已有五女矣。又某氏姑有二女，因贫将鬻为婢，公复携归，代为抚养。婚嫁婿家，皆各能成立。时城中称女赏者，必推许氏。曾孙鹤舲(冠瀛)先成进士、入翰林，荫坪亦成进士，又庆澜继登乡荐。家大人与荫坪少同受业于郑苏年先生之门，癸卯回福州，访荫坪，则荫坪之两子两孙皆方以秀才应乡试，书香之盛，同辈所仅见也。

官志斋征君

侯官官志斋征君(崇)业盐筴世，以忠厚称。后负官帑，志斋代其父系官者数月，复竭赀产以授代者，家遂破。志斋既贫甚，而善事其亲，从朱梅崖先生受作文法。乾隆己亥科大兴，太傅朱文正公典闽试，从落卷中拔置第六。文极古淡，訾议纷起。文正公复命，上索闱墨观之，语公曰："前数篇皆佳，而第六名文尤有先正典型。"自是訾议者不敢鼓其喙。既试礼部，不第归。公为贻书闽中当事代谋馆谷，当事知某邑书院师未定，以告志斋，志斋曰："去岁主是席者，吾同学友某。倘夺彼与我，实不愿为。"当事复改筹某邑，志斋曰："适闻求荐某席者，吾中表兄弟也"。皆弗果就。嘉庆元年，诏举孝廉方正，汪中丞稔志斋贤，诸夤缘少年皆被驳，而独

举志斋以应。士论翕然。志斋以亲意勉就徵,行至清湖病没。其友谢退谷孝廉(金銮)忽梦志斋来告曰:"我寿数已终矣,上帝怜我恤师母、育遗孤,命为侯官县城隍神。"遂挟退谷偕之城隍庙,退谷请相依于此,志斋麾之归。侯官城隍庙在衙门中,少有知之者,明日访其地,果如梦境所历。未几而志斋讣至矣。先是,志斋之师某孝廉死,家无遗产,志斋迎养师母而抚育其孤,至成立始还其故居云。

萨露萧农部

福州盐商惟萨姓能世其家,自露萧农部(龙光)为总商,其名益盛。农部之父启源翁(知遇)本以忠厚起家,乐善好施。农部禀承家训,又雄于财,故数十年来阳施夜行之盛为吾闽称首。乾隆庚子冬,农部方计偕北行,翁既厚给之赀,俾得沿途周济穷乏。辛丑春,适有引见官进京者,翁复兑寄三千金,函谕另箧存贮,俟发榜后以分吾乡之报罢者。农部遵行惟谨,于是吾乡下第举子无一留滞他乡者。农部即于是科登进士,选庶常,散馆改户部。京曹多清苦,惟户部所入较优,农部悉留以资京寮之贫者,不足则捐赀以济。同郡之谒选及与计偕者,多馆于农部宅中。值乡宦某有迫于逋负,将以身殉者,倾囊助之,立解其厄。以丁忧归里,遂不复出。时盐政日敝,农部左提右挈,所代承谋额不下数十万金。农部以一身肩之,推惠内外,凡鳏寡孤独贫苦无以嫁娶歛埋者,族戚之待以举火者,士子之赴省试、礼部试者,往往无半面之识而莫不遂所求以去。有侯官令某以亏空干吏议,并非素交,仓卒登门求助,慨诺之,某获复官。又尝增置鳌峰书院书舍,整修洪山桥,建东街文昌祠、新鼓山涌泉寺。乙卯之赈饥,丁丑之浚河,皆赖倡输以集事。其实农部偶亦称贷于人,非盖有余而施不倦,人皆知之。尝语人曰:"吾岂以财为德哉?视吾义所在而从之而已。必俟有余而后散焉,则为善无日矣。"有子十五人,皆相继登秀孝之科,其孙辈至今登贤书者亦不绝。农部晚年无他嗜好,惟曰喜为叶子戏。或议其荒于家政,然教子必以义方。尝持蔚州魏敏果公之训曰:"败家子有二等,放荡赌博,骄奢淫佚,丧祖父之赀产,败其家门者,此愚顽不读书之人为之;妨贤病国,贪贿肥家,辱祖父之名节,败其家世者,此聪明读书之人为之。二者交讥,故知保赀产者尤宜爱名节。"又尝诵关西张子西铭之语曰:"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使之为善也轻。"然则农部之所学可想矣。

林状元

吾闽前明鼎甲最盛,三百年中登状元者十一人,榜眼十二人,探花十人。本朝百余年来,屡得榜眼。乾隆间有"四眼开,状元来"之谣。时邓允庭(启元)、赵秀山(晋)、吴剑虹(文焕)、林清圃(枝春)相继登榜眼,佥谓大魁可拭目俟。而韩城王文端公适以修撰来视闽学,遂应其语。直至嘉庆己巳,廖钰夫(鸿荃)复登榜眼,而状元仍虚无人焉。道光丙申,林勿村(鸿年)始得大魁,何杰夫(冠英)亦同登榜眼。勿村旋充册封琉球正使,加一品服。科名盛事,萃集一时。余谓状元在他省不足为奇,而在吾闽则为二百年来破天荒之事。勿村家世,余所未详,而里鄙啧啧其令祖封翁某一轶事,则发祥流庆有自来矣,因亟记之。封翁某尝薄游归,路过南台之中亭街,见路旁鱼货店中喧扭一客,势欲拳殴,客至哀求不得脱,窘不可言。封翁诘知因索偿欠负,询其数,则银洋四十元。封翁慨然曰:"我身边适有洋银四十余元,可以代完此欠。"即出银付之,事骤解。客德之甚,详问封翁姓氏里居及其子孙名字,归家制一长生牌记之,称曰"恩公"。如是者二三十年,至勿村登第,此客尚在,乃造庐启贺。时封翁已逝,诣其祖堂泣拜,并扬其事于众。盖至是勿村始自知其始末。隐德之报,信不诬欤。

杨光禄

杨雪椒光禄,嘉庆甲子登乡荐,至庚辰始成进士。是年,以公车过苏州,因乏川资,枉道至乍浦,因乡谊集得洋银五十元。还苏小住旅店,见邻有卖女者哭甚哀,一念不忍,出洋银二十八元赎而完之。有同乡怜其贫,复凑集十余金,遂孑然抵都,拮据入场。竟得中式,观政刑部。为大司寇陈望坡先生所赏识,不数年得京察典,以郎中出为监司,旋陈臬湘中,开藩历下,复入为光禄卿。此事雪椒先生并未自言,江苏有刊本《劝戒近事辑略》一书载之,吾乡人始知其事云。

贫家赠米

廖仪卿观察言其祖光禄公曾官百夫长,家贫,岁暮萧然无办。日晡独坐,有学射生送年敬一函,启视之,钱票一千耳。自念我贫,尚有人送年敬,某亲串甫故,妻寡子幼,将何以卒岁?乃怀票牵马出门,往碓坊市米五斗余,装马背,躬送某亲串之门。其家讶曰:"廖家甫送米来,何又送耶?"叩之,则其祖母王太夫人于清晨已送米五斗矣。归而询之,王太夫人乃言实念伊贫,又以吾家亦非有余者,虑烦君心,故自典耳环购馈耳。公大喜,以腊酒相慰藉曰:"相夫当如是矣。"又言其父光禄公奉侍王太夫人,务体亲心。尝有亲串某充县粮书,蚀官项,为官所系治,约以三日内不缴,当搒死。某妻持屋契泣告于王太夫人,求以此为质,贷三百千。王太夫人语公曰:"此好事,汝宜做"。公敬诺,立与三百千。越日,又来,云屋本有余价,今官项尚不敷,求再贷一百千。王太夫人又语公曰:"救人须救彻,汝宜做"。公敬诺,复以百千益之。后微知其事真而其契伪,请益之举则其夫脱系后令妻试为之也,亦竟不问。

拾遗不还

廖仪卿又言其家旧在城北之夹道坊,对门江西人开茶食店。一日,有人装束类衙署长随者入食,食毕匆匆出店,主人歛食器,则案上遗一小布包,解视之,当票二纸,钱票五百余千,密怀入内。少顷,其人踉跄至,遍

觅上下,颜色沮败,谓主人曰:"我本某公馆家人,今晨本官付我皮箱二只,命我质钱,我在长生当店中质得钱五百四十千,并当票包在白布手巾中,忙遽遗此,求主人赐还,没齿不敢忘德。"主人作色曰:"此地人山人海,知谁检去?"其人泣且跪曰:"我若不得此物,将何面目见本官,惟有投水死耳。"时观者如堵,咸注目主人,主人指天日誓曰:"我若拾得不还,亦必死于水。"众乃释然。其人起,垂涕迳去。主人以其货稍稍营运,贩漆器于延平,往来大获利。逾岁,携其子罄所有置货往延平贸易,满载而归,过南蛇滩,舟撞蛇颈立碎,片板无存,父子并溺,死水之言竟验。

辛　生

仙游辛生者,素有文名,并工刀笔,凡邑中健讼者,皆归焉。以此积有余赀,而每遇歉年,戚党之待炊者不能沾丐其一粟,众忿之。年过四十无子,祷于神,愿以毕生福命易一子。梦神叱之曰:"汝所作讼牍,变乱黑白,破人产,诈人财多矣,逃祸不暇,尚望子乎?"辛曰:"业此多年,悔之已晚,如何?"神手书"放下厨刀,立地成佛"八字示之。辛觉而汗下,立誓改辙,虽唱以重金不顾,而反为人排解息讼,前后竟如两人。如是者年余,复祷于神,梦神谕之曰:"汝近来所为甚好,但汝生平尚有恶孽,独不自知乎?"因手书"能与贫人共年谷,必有明月出蚌胎"十四字示之。辛心领其意,悚然而寤,而不知此二句所从来。时先祖资政公掌教金石书院,辛固院中高才生,因以梦质公,公曰:"此黄山谷诗句,神若曰果能分粟济贫,自不难得子耳。"辛乃罄所藏以施济之,以平粜,如是者又年余,乃梦神告之曰:"汝年来积善已达天曹,观音大士行将送子与汝矣。"逾数日,果梦一白衣妇人抱一婴孩自对岸来,正思往迎,突有大牛横亘于前,白衣妇人遽回身去。懊恨而醒,悟为平日食牛肉之故,因合家誓戒食牛,后果生子,且游庠矣。

潘封翁

同安潘文岩封翁(振承),少孤家贫,附估舶泛海,遇飓风,飘荡不知所之。死生已置于度外,惟念家有老母,日夕哀号而已。越日,风忽转,数刻间遂泊番禺。又越日,前舟再发,复遇风,竟溺,独君以恋母不行获免。所赍货适腾贵,得利数倍,人以为孝思所感,由是以赀雄岭海间。广州饥,捐米万石助赈。会大疫,施棺五十余具。修华圃书院及紫阳祠,增餐钱,供远来学者,他义举多称是。乾隆中,以剿金川助饷,叙军功三品衔。卒年七十有四。嘉庆末,自岭南归葬。同安子七人,皆有位于朝,孙多登科第者。同里陈恭甫编修为之传。

祝封翁

浦城富而好礼之家,首推祝氏。余长姻东岩太守(昌泰)之嗣父恕亭翁(荣封)者,慷慨多义举。邑之南浦书院膏火无出,翁独力捐资,至今士林颂其惠。时省城鳌峰书院经费亦告匮,翁复捐助之,合两书院损数不下数万金。太守之本生父和亭翁(乾封)者,亦好义,而早卒。其继妻徐太恭人体其志,捐膳产数万金修复全城,并修刊县志,皆祖舫斋尚书董其成。大吏为闻于朝,今吾闽志乘并载其事。太守之季父简亭翁(缔封)尤疏财仗义,济人之急,戚党中无不被其恩者。喜为人排难解纷,无论识与不识,有来质者,辄相悦以解。近有人自四川来者,相传为蜀中某县城隍。今浦中祝氏子姓繁盛,簪缨不绝,其源有自来矣。同时有季子骏明经(新元)者,乐善好施,为里党所推服。道光四年,邑中荒歉,常自囊数千金往邻省买米,回浦减价出粜,所全活甚多。近亦闻其为广东大埔县城隍。季与祝为世亲,子骏又与家大人善,因并录之。

张解元

浦城张陟庵孝廉(翘)祖墓为江山黄姓所占,已倒棺弃骸矣。张合族中子姓控于郡,郡伯赵某受黄贿,勒张诬服,张坚不从,至熬刑夹腿晕绝不少悔。时值辛酉乡试,张求赴省应试,郡伯不肯,丐人再三请,勉从之曰:"看他到省中解元去。"是科吾闽主考为姚文僖公,至八月杪,尚未得元。一日睡中,闻堂前履声橐橐,又闻嗟叹声起,迹之,实无人。时同考官皆披衣起,因饬各覆检落卷,有同考官丁曰:"恭者是夜梦有人偷其印,心甚恶之。"丁每阅卷录取者,必盖用道心惟微,小印为识。适得张卷,讲中有道心惟微语,大笑曰:"此殆即偷印之征乎?"急荐之姚,一展视,即大激赏。先将张卷别录一纸,遍示同人曰:"此我拟作,乞诸君子正之。"诸同人曰:"若得似此精理名言,真堪压榜矣。"姚乃出袖中张卷示之,即日定元。揭晓后,郡伯以事罢去,讼亦得直。于是浦中人皆称为张孝子。未几而张之从弟(梦魁)、张之子(廷书)相继登乡荐,皆当日同在讼庭受威吓者也。此事姚文僖公为张之封翁作寿序曾述及之,而梦魁、廷书皆曾在南浦书院受业于家大人者,故得闻其详如此。

惜字速报

余侍居浦城,倡为惜字之举。凡检拾焚化诸冗务,悉陈莲航茂才(洛)力任之,日与检拾佣工相交接,不惮烦也。莲航本居福州,携其子授读于浦城。一日其子得狂疾,跳而出,夜行伥伥,几为路鬼所揶揄。有拾字佣素识之,时夜已深,乃掖之入粤山道院,而使人通知莲航。凌晨引归,疾亦寻愈。当日寻觅者皆注力于城外溪边,而不知其近在市里之内,向使不遇此佣,恐当夜即有变故,向使此佣与莲航父子不相习,则亦未必即引之使归。佥曰:"此惜字之功也,事方创始而已有食其报者,可以劝矣。"按惜字局中有司事孟姓者,其人向不读书而偏知惜字,自言十许岁时即沿途拾取,乐此不疲。每年于所检字纸中辄有所得,或银钱,或首饰,数虽不多而贫家则不无少补。一年于小除日合计本年,

却无所得，亦不以为意。次日除夕，值各家扫除之残纸沿街堆积，孟耐心寻检，果有字纸，持归审视，则中有钱票一纸，载钱五千文云。

某秀才

浦城某生颇有文名，书法亦秀整，又精星命之学，风度恬雅，言辞婉畅，前邑侯周赓廷（虎拜）优待之。周政尚猛，待士尤严，而独与某生厚，出入无禁，言听计从，合邑为之侧目。又与某富翁善，某生之父本名宿，某翁曾受业其门，近又延某生课其二子，故情谊尤笃，外事惟某生之言是听，凡田产交接悉付某生主持。某生家本赤贫，至是而渐裕，蜚语亦渐起，某翁虽闻之弗较也。既而乾没之实迹日渐宣露，某生不自安，辞馆出，复移家于远乡，以避讥讪。所积既多，乃就宅边开一典铺，仍函乞某翁佽助，某翁慨赠以千金。未几，病卒，弥留之际，尚以手嘱付某妻持往某翁家求助丧费，语有所挟，某翁仍以三百金遗之，自是两家不相往来，而某生负某翁之名遂播于人口矣。逾年，所开典铺忽遭回禄，延及所居，悉归一烬。数子皆不才，流落至无以自存。其妻旋自缢，先一日告人曰："我昨夜梦至一官府，见吾夫裸身囚首跪于庭隅，我问其何以至是，则曰：'生前所为种种恶孽，至此皆破露，夫复何言？'"合邑之人咸谓报应之显无逾此者。或又云某生乡居日，尤无利不钻，有所善某监生家有余赀，自负其相必贵而嘱某生以星命合之，某生叩以必贵之故，则曰："我有阴相，肾囊中有一黑痣，此外人所不知也。"某生因与所私邻妇言之，嘱邻妇声称与监生有旧好，今贫无食，愿依监生为妾。监生愕然，谓从未识面，何得相诬？则以私痣为证，监生语塞，某生乃出为调停，以六百金与邻妇，而某生阴分其半。监生旋悟漏言之故，遂与绝交。某生尝自推星命，谓当得六十二岁以血疾终，乃于五十二岁暴患血淋遽卒，盖亦多行不义，阴夺其算欤。

棘闱遇鬼

孟瓶庵先生云，吾乡乾隆己亥乡试首场有三怪事：其一人首场交卷毕，忽发狂出棘闱入市中，遇人辄搏击；其一人甫领卷入号舍，忽狂叫曰："我只能为呈辞，使人相攻陷，胡强我作八股艺为？"尤异者，推字号泉州某生日将夕大叫疾趋出号舍，号军四五人挽之不可得，但呼曰："觅汝五年，今始获遇汝，汝不得他去。"既乃奔出庭中，监临命以水沃之，如故。寻跳跃不可制，因缚之守于二门内，门开乃移于贡院官厅。目直视，其两手与鬼搏，尽肿。余儿子与邻号亲见之，归以告余，且曰："大人旧稿中不有《癸酉笔记》乎？"余曰："阅二十余年，已失之矣。"因忆癸酉第二场，余亦坐推字号，甫入号，号军相与偶语，微怪之。次日将出，号军曰："昨欲告官人，恐惊惧也。首场有外郡人已完卷忽据案摊卷，危坐若作校阅状者，某视其神色有异，曰：'卷已完，可以出矣。'不应，则浓墨自圈其文讫，寻又涂勾之，愈益怒，则拍案批破之，奋然出，若有驱之者。"此非鬼为祟而何夫作不善者？方自谓无人知觉，幸免刑诛，而孰知冥冥之中乃于大廷广众显示其报，可畏也。或曰，故事，凡贡院启门时，主者先召鬼入，故恩怨之报尤显异云。按召鬼之说历来相传如此，京城贡院明远楼四角高插监旗，闻亦系为召鬼而设。而余随任粤西，值家大人三次监临乡闱，并未闻有召鬼之举，岂边省独不行乎？然历来场中果报之事则层见叠出，亦与他省无殊也。

陈衎娘

晋江陈简湄太常（大玠）为诸生日，里中有妇陈衎娘者，夫出独居，中夜暴死。太常廉知为不从某甲逼胁也，语其夫，若鸣诸官，吾当为尔具状。其夫懦，以无左验不能行。复语诸衎娘外家，则已受某甲赂矣。太常忿甚久之，至福州告于分司某，某亦以事久不能为力也，信太常语，书"火烈冰清"四字扁送其家。寻甲辰乡试，应举首题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太常素豪爽，不喜作理题，构思甚苦。越日晨起，见有揭其号舍帘者，一妇人衣蓝布袄曰："吾陈衎娘也。"摊卷不觉文思沛然，是年中式。

开坟凿棺

近日浦城开坟凿棺之案层见叠出，然皆不开男棺而开女棺，则女棺多厚殓之故也。浦俗，殓其妇女，虽贫家亦必附银器首饰，富家则金珠宝玉充身矣。余伯兄之继嫂没于浦寓，伯兄请家大人视合殓，守平日家诫，金银器毫不入棺，外人传为笑柄，以为如此门第而薄待亡人如是。家大人怜其愚，嗤其妄，曾作《厚殓说》一首，冀稍有挽救，而浦人之省悟者仍寥寥也。闻近年有数月之间报控凿棺至数十案者，邑令某愤然曰："谁叫汝作孽以致此乎？"置之不理，控者无奈之何。又闻近有旧家子某者，其祖父皆孝廉，至某而家计日窘，无以自存，忆其母殓时尚有银器附棺，乃托言墓中有水，应迁葬，遂开墓凿棺取其首饰数事，而将遗骸大葬，闻者皆不忍言。未几而某暴亡，其家遂绝。呜呼！天理绝矣，人事又焉得不绝哉？家大人《厚殓说》曰："客有询于余曰：'州县患盗，而其祸莫烈于斫棺，比年此案叠出，巨绅富户尤惴惴焉，何以止之？'余曰：'惟礼可以止之。'或迂其言，余晓之曰：'死者必殓，礼也。古字"殓"本作"敛"，取敛首足形而已。今《会典》及《通礼》并载官员丧礼：越日小殓，三品以上含用小珠玉五，七品以上用金玉屑五。又云加殓衣，三品以上五，称复三禅二；二品以上三，称复二禅一；六品以下二，称复一禅一。过此则逾制而悖礼。夫珠玉而云小，金玉而云屑，但取容口可知。其言殓衣，至七品以下而言，含但称七品以上，其以下之不得用含可知。含之用尚有制也，其肯如今之金银压首、珠玉周身乎？闻比年破案者，率系女棺，不及男棺，然则以厚殓而招盗，亦彰彰明矣。而凡子孙之殓其亲，父母之殓其子女，家长之殓其卑幼，犹必曰宁厚而无薄，是名为爱之，适所以戕之，无益于死者之毫末，而贻之以身后之灾。剥肤之惨，在子孙为

不孝,在父母家长为不仁,而推其原则,由于不合礼而已。故吾曰:惟礼可以止之。夫循礼自可以消患于无形,不循礼其祸即极于不孝不仁而无以自解,然则仁人孝子可不知所变计哉?'"按家大人寓居浦城,手撰《停葬说》、《锢婢说》、《厚殓说》三篇,皆此邦积惯颓风,不惮大声疾呼以期家喻户晓,而《厚殓说》尤为切要,惟望劝回一家即免一家之祸,劝回一人即免一人之愆,苦口婆心,非可以寻常文字视之也,因谨附录于此。

卷　六

某太史

乾隆末年,吾乡某孝廉留京过夏。孝廉家本小康,以年少登科,鲜衣美食,宴游吟啸,习以为常。凡九上公车,而家计遂落。京居多所称贷,岁暮,索负者盈门。孝廉素矜惜颜面,计无所之,竟自缢,为两仆所救而苏。时同乡官及同公车者咸往慰视,有某太史与孝廉行径正同,往来素密,亦随众至,乃瞠无一语。及退,语人曰:"此某欲自拔苦海耳,何以救为?救之适所以苦之矣。"众皆怪其持论之乖。逾数月,而某太史亦自缢,群救之不苏。时家大人在京,目击其事。先叔祖太常公曰:"论此事孝廉原可以不死,而某太史之为此言,则其心已早死。孔子曰:'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次之',此孝廉所以更生而太史所以不救也。然太史本翩翩佳公子,又已登清华之选,衣帽闲雅,笔研精良,断不似以非命死者,而竟如此,此吾乡士大夫之耻,宦运之衰也。"家大人曰:"此中必有因果,特人有知有不知耳。"近日士大夫可惊可愕之事有甚于此者,自李许斋方伯开其端,而王少华廉访继之,某监司又继之,某运使又继之,某学政又继之,甚之以状元而不免此,以宰相而不免此,二十余年之间,此事乃层见叠出,论者率谓其人之命运使然,非必尽关因果其然,岂其然乎?

林先生

林翰云先生(楚)中乾隆甲寅榜副车,故于家大人亦有同年之谊。后以甲子举人大挑二等归时,家大人陈臬山左,邀留署中,授余兄弟辈读。工时文,善讲,贯听者忘疲。惟胆过怯,尤惧雷,一闻虩虩声即神色俱变,独坐室内战兢而已。若在稠人广众之场,则必跳往空处立。众诘其故,笑曰:"我三十岁以前,尚不至如此之惧。一日由福州至连江,坐一舟,同舟者十余人,中有父子二人相诟詈者,继子声益厉,其父遽走后舱避之,尚呶呶不休,同舟者相怒以目。忽一声霹雳从船桅下击,其子立毙,桅为之断,舟旋转浪中几覆。时余已惊绝去,半晌始苏,自是胆为之碎,其所以必跳立空处者,尚恐为人带累耳。"

庸　医

先外祖苏年先生卧病时,医者日数人,皆庸手。有郑姓者,其名最盛,而其技实最庸。每与众医互相标榜,商立医案,迁延月余日,而先生病遂深。适陈修园邑侯(念祖)新归,家大人自往延之,遍视旧方,叹曰:"皆此等庸医所误。"而于郑所立医案尤切齿,批其后云:"市医伎俩,大概相同。"越日,众医至,阅陈所批,皆气沮,郑啃曰:"陈某何以呼我辈为市医?"闻者莫不匿笑,而先生卒不起。不逾年,此数医亦相继殂。时号郑为市医先生云。又有某姓者,本名医之子,而其术不逮父远甚,每诊妇女脉,必揭帐熟观,曰问闻望切必先望而后切,此古法不可不遵也。后为一少妇治病,竟以目成私合,其夫愤甚,延妖鬼捉其魂。一日晡归,甫入门即仆地谵语,自述其生平阴恶,喃喃不休,逾时遂绝。同时业医者无不引以为戒。家大人曰:"昔人有言,士君子无以刀杀人之事,惟庸医杀人,其惨即无殊手刃,若复包孕邪心,乱人闺闼,则其孽愈重,某之暴卒,非妖鬼之能作祟,实其人之自犯冥诛。"纪文达公尝戏为集句以赠医者,有"医来寇至"之对,其言不为苛矣。

天道好还

林于川先生(雨化),先祖资政公戊子同年也。性刚直,司铎宁德。有某生家颇裕,而所为多不善,先生屡戒饬之,某生衔恨,诬先生以他事,控于府。太守全某与某生比,先生面诉于太守,词又憨直,太守恨之。某生欲因此逐先生,乃献洋银五百于太守,控先生得赃,送省委审。委员又袒护全守,呵斥甚厉。先生曰:"此事若不得直,我当京控。"亦呵斥委员甚厉。大府闻而恶之,上下锻链成狱,遣戍乌鲁木齐。此乾隆六十年事。逾年,而全守亦以遣罪至,时先生以嘉庆元年恩赦释回,戒行之日,全守适到,先生具旧属手版到门问起居,并禀明即日东行,于手版中夹呈一诗笺云:"五百花边亦小哉,忍将名教扫尘埃。好还天道君知否,我正归时汝却来。"全某正早餐,阅之且噎且吐,晕倒于地,几至不起。

赴席后至三事

林樾亭先生胸罗列宿,口若悬河,每当宴集时,高谈雄辨,四座倾倒。家大人以通家子弟,最喜亲炙侍谈,藉挹其言论风采。一日随先生为伊墨卿比部招饮,至则法时帆祭酒、游彤卣侍御已先在座。因候一公车客,久不至。时先生馆内城魁伦宅,祭酒居厚载门外,皆欲早归,而晷已加申,因匆匆呼肴促酒食次。先生忽举一故事云,某科乡试,有同考官阅一文甚不佳,因弃去,俄顷,其卷复还几上,如是者数回,不得已,姑荐之,竟得中榜。后见某生,语之故,并诘以平生有何阴骘,某生无以对。固询之,则曰:"虚度四十余年,实无一善事可纪,惟历数半生,凡遇人招饮,无一次不先到,惟恐烦主人守候,或即此亦可为方便乎?"言甫竟而司阍者报公车客至,乃大笑而散。余谓此先生触机戏谑耳,而应酬世故中亦实有此可厌之事,夫一饭之顷,本不甚费日力,如果忙不能至,即应早辞,既不肯辞,即应为主人

计，为众宾计，乃装模作样颟顸不前，徒使主人蒿目以须，坐客枵腹相向，僮仆愠形于色，厨子叉手而嬉。如果系尊师贵宦，尚不免局外讥评，况同此平等耦俱，何可不稍加体谅？其最可恨者，入觐之外官，假装忙状，要津之热客，力避闲名，此两种人赴席，无有不后至者。长安道中积成恶习，虽名场之小节，抑亦君子所深讥欤。记在京时，家大人尝告余辈曰："昨为门人祝云帆中翰（春熙）招同程晴峰（矞采）、达玉圃（麟）两仪部、李兰卿中翰（彦章）往其家，陪新任金华太守杨古心（兆璜）。候至灯时，古心尚未到，云帆大怒，见余四人有饥色，乃先入座畅饮，且曰：'古心必不来，即来亦当不理他。'饮至三鼓，肴核已尽，而古心忽来，云帆乃侈口肆骂，声色俱厉，仅以一羹一饭了之。古心大惭沮而去，闻者皆以为快。又一日，为闻春台侍读（人熙）邀同程春庐驾部（同文）陪一外官早饭，待至日将晡，客尚不到，时余三人皆在军机行走，春台又因明日本班早人，皆不能久待，遂大恣饭啖而散。甫上灯，春台即闭门睡。须臾，客到，阍人传命曰："主人明日早直，陪客皆须入城，不及相待，改日另请可也。"客亦大惭沮，噤无一词，京官传为笑谈。"此二事虽琐鄙不足道，记之亦可为戒云尔。

周封翁二事

浦城周封翁（之缙）兄弟五人，翁其季也。稍长，即贩运于福州，辄获利。其第三兄妒之，效其贸易，辄失利。因侦弟所置货物及行期，必与同，翁亦乐为兄伴。于是各运米至省，半途翁船破，应修治，客有传省城米贵者，兄遂别翁先往，果获利，复市他货旋浦。翁方至省，则价倍长，更获利无算。其兄叹其福厚，妒心顿消。后因运米至省，登陆后，见船底一大孔，为巨石横塞，如人工嵌成者，乃悚然曰："贪天之功，不如知足。"遂不复贾。每与人清厘账项，凡分应归己者，必扫去尾数，佯为不知。或以误告，翁笑曰："不误，吾为子若孙留余也。"以孙凤雏得貤，赠四品衔。凤雏字仪轩，由邑庠生入赀为盐运，同喜书画，善鉴藏。家大人掌教南浦书院日，与讲论此事，遂相交好。仪轩慷慨好施与，日以济物为心，而尤有功于桑梓。县城东祝家冈为地脉所关，自因修城凿石其巅，大有高岸深谷之惧，乡试亦屡脱科。时令浦城者，为金溪陈士竹（蛙），与绅士谋所以补苴之者，屡不得当。仪轩乃慨然独任之，不半年而工竣，费白金一千有奇。逾年，而县人登乡荐者至五人之多，前此所未见也。又逾年，而仪轩之子启丰、启棠相继游庠，而启棠即登乡荐。见义必为，旋自食其报，陈士竹为勒其事于碑。

挞婢微言

先妣郑夫人性宽慈，不得已而挞婢，每不著痛养，而转为黠婢所侮，先妣明知其然，亦不校。其待乳媪灶妪，往往受其倒持，而家道乃蒸蒸日起，弃世之日，婢媪无不哭失声者。尝喜述一故事云：有亲串喜挞婢者，婢脱走，手藤鞭盛气逐之，婢逃出厅事，适庭前有裁缝工数人，婢呼曰："司父救我。"（士俗呼做活计人为司父）一工人笑曰："汝是自作自受，非我所能救，谁叫汝前生喜挞婢乎？"挞婢者手顿软，鞭坠于地而返。按此是笑谈，然简而能中殊，有古人谲谏之意，其事不必有，而其理则不磨矣。

买业微言

常州某观察富而多吝，尝买一莱园，反覆播弄，欲减其价。卖者情急，则愈加刻剥。其子在旁甚不适意，乃大言曰："大人可稍增价，使儿辈他日卖去，亦可得善价。"其父愕然，自此稍悟。后观察死，其子改从厚道，一反父所为，因幸保未败。此子可谓干蛊，其触机片言，真足醒世矣。

貤封异姓

浦城吴世熹（式丹），祖舫斋尚书之母舅也。尚书家本有恒产，其封翁（率英）为邑诸生，勤于读书，不善理生计。而世熹工于营运，常贩鬻苏州，辄得利。封翁因出己赀求世熹代为经理，二人亲串，本相得，世熹慨允之。浦产诸物岁至苏州者，如茶叶、莲子、香蕈诸物，获利颇厚。而系为封翁代运者，每不得利，世熹所自运者，则倍获如常。封翁初不以为疑，而世熹则大以为歉，乃另定章程，一年划为两次，以祖赀悉归春运，以己赀悉归秋运，则是年春运尽绌而秋运极赢。次年，易己赀为春运，以祖赀入秋运，则又春赢而秋绌。再次年，仍祖春运而吴秋运，而春绌秋赢又如之。浦城人常以为笑柄。于是世熹语封翁曰："君非商贾中人，可不必事此，但专勤本业，尽心课子，所有生计，吾当任之。"时吴家日起，富甲一乡。乾隆丁酉，尚书举于乡，世熹令封翁挈之进京，长途资斧、京居薪水悉为筹备。次年，尚书遂成进士、入翰林、改刑部，世熹皆厚资之，岁以为常。后尚书请于朝，以侍郎任内加一级一品封诰貤赠世熹，浦人荣之。嘉庆间重修县志，尚书属家大人为之传，时家大人方主南浦书院讲席也。

丧心现报

丙申春，仲兄挈嫂祝氏由省垣归宁浦城。嫂氏多子女，故所带乳媪亦多。有江氏者，其夫江国宝亦随行，途中病卒，仲兄出赀使二役买棺敛之。二役者，即闽县所派护送之差也，将其敛赀侵吞过半，棺既恶薄，并其随身衣服剥去殆尽，而余兄与嫂皆不知也。二役本当回省，故国宝之柩即与之同回，未到省时，一役之父梦见国宝云："汝儿很忍已极，渠所著之套裤，予物也，予当诉之地下矣。"国宝之父亦梦其子云："儿已死，惟二役忍心害理，必有以报之。"国宝父得此梦后，即来余家探问，及差回，则知其子果死矣。一役见父，父询所著之套裤何来，初不以实告，其父曰："予早于梦中知之。国宝在地下候汝，汝必不免。"役始惶恐，随于是夜发寒热卒。其一役亦于旬日内相继而亡。此事予家内

外皆能道其详。其事至小，而报应最速，尤最显，此鬼神幽明之道，确然示人以可见者，亦可为下流说法矣。或曰："天下劫夺人财者不乏，此何以必宜死?"余曰："观此一事，二役良心早已丧尽，其为素行不义者可知，非即为此事而死，此事特其一端耳。"

贤母训子

吾郡郭寿川邑侯(昌年)少孤而贫，其封翁(贻斗)业儒，兼学医，尝语人曰："医为九流之一，其意专务活人，若依以为利，则与市侩何别?"每为戚党治病，虽极窘，亦不名一钱。富室有感其活者，厚资之，必再三辞而后受，则即以其钱买善药合丸，散以济贫病者。中年而卒，家无担石储。易箦时，握寿川及其妾许氏手，目直视不语，许问所欲言，久而呜咽曰："吾半生读书而不能成名，惟愿此子酬吾愿耳。"许颔之而瞑，时寿川年甫十二，许即其所生母也。殡殓粗毕，许即集亲党告之曰："诸君皆曾受先人医药之惠者，今未亡人家徒壁立，弱子伶俜，无以自存，愿诸君鸠赀以为生计，不敢奢望，只集得三十金足矣。"众皆慨诺，各书单如数付之，既而曰："尔得此金，究竟作何布置?"许曰："以为孤子书本耳。"(俗以童子入学从师之资为书本)众喈曰："吾等以尔得此金，将谋一小经纪，岁取子钱以度日，若专为书本计，则有出无归，此钱立尽，后将何继？且此子年已长大，未见其后必有成也。"遂将前单收回，一哄而散。许闻之，号天大哭，寿川亦哭。邻媪见而悯之，曰："尔等且毋哭，吾恰有余钱千文，尔携去压花会，或死者有灵，得当亦未可知。"许乃拜受，即托邻媪料理。逾夜，竟得偿钱三十千以归。许乃将钱托所亲生息，而自以针纫佐之，日督寿川入塾读书。不数年即入泮，道光戊子举于乡，己丑联捷成进士，作令山东。逾年，遂以养亲乞归，为其母请七品封典。闻今尚康强，邻媪亦时往来其家，如至戚云。

救鱼不果

侯官某孝廉，曾与家大人同受业于林畅园先生(茂春)之门，体貌丰伟，文笔亦雄杰，群以远到相期。先举拔萃科，复登乡荐。某科以公车北行，于江南舟中夜梦一金甲神求其护助曰："汝若救我，我必救汝。"醒而忘之。午后，见渔舟以一大赤鲤求售，索价二千，某许以千钱，不谐而去，忽忆夜梦，急令舟人增价售之，而先为邻舟所得，已斫其项，批其鳞矣。同人皆诮让之，某由是骤得心疾，遽卒于京师。家大人曰："凡为民物所托命之人，其器量未有不宏且大者，此鱼坐不知人而遂无以自救，鱼之负人欤？抑人之负鱼也。"

命案纳贿

永福江心葵邑侯(景阳)于余家为世交，以乾隆己酉举人大挑，分发云南补宜良县，官声甚好。值檄委运京铜离任，绅民皆依恋不舍，合制一楹帖赠之云："不负国、不负民、不负所学；能为父、能为母、能为人师。"纪其实也。铜差竣，仍回本任候升。有一命案，死者之家势弱，而凶手饶于财，欲赂以免，心葵不为动。值卧病，其子暗纳其贿，遂以误伤结案，而心葵不知也。又数月，乞养归，起造园亭，就山伐石，令其子督工，竟为大石所压死。心葵恸甚，有所亲知在滇纳贿颠末，私叹曰："此子死晚矣。"为心葵所闻，不能隐其事，乃播于外，而心葵之痛亦遂纾矣。

广爱录

孟瓶庵先生戒杀本于家传，尝辑古今戒杀事为一卷，名曰《广爱录》，中有数条皆吾乡数十年间遗言近事，因汇录之，云："张惕庵先生(甄陶)有《家政须知》一卷，中一条曰：'古人不常杀生，亦不皆食肉。观戴记无故不杀之文，则知不常杀生也，观文王七十食肉之政，则知不皆食肉也。今市肆品味甚多，何必更多宰杀以求备物？食者甚甘，死者甚苦。纵云敬客，亦当稍存爱物之心也。'按此语通达和平，可使饮食之人无所藉口。今先生长嗣(经邦)已中解元、成进士矣。"又云："何念修侍郎(逢僖)言，苏州有一鳝鱼面店，获利数倍于他店。其法以铁针环钉蒸笼上，使鳝鱼环走，自刳出血以和面，味甚美。后数年晚出，忽不归，其子沿河岸觅之，行数里，则已死于水。将负归，见鳝鱼数万环绕其腰腹间，此亦报应之最显者也。"又云："陈剑城给谏(化龙)言，吾乡前辈张无闷先生(远)有《和曹秋岳开笼行序》云：'秦景天自连江笼鹧鸪寄曹，曹悉放之，作《开笼行》，余和之，结语有"开笼放入青霄去，还尔悠悠天地身"之句。'余每读而慕之。世人既以鸡凫为常馔，而于野雀、鸽子、鹧鸪、鹌鹑之类，复掩取无遗，以为适口，或谓之野味，或谓之山味。又谓必生拔其毛方得净尽，惨酷不可名状，登俎无几而罪孽有邱山之重矣。给谏为此言时，旁有哂其迂者，今给练二子皆联科登乡荐。"又云："余己丑岁在成都得疾，医云必得鹿胎合药，方可速愈。巡检潘某谓取之松潘，半月可得，余函止之。后复患咳喘，医者欲制霞天丸，以牛肉熬成膏，合半夏粉，可立效。余以家世不食牛，亦不从，然余病亦寻愈也。大凡诸杀戒中，耕牛最重。余曾另编《戒牛集览》一卷，昔程子尝谓客曰：'甚矣，小人之无行也，资牛之力，老则屠之。'客曰：'老牛不可用，屠之犹得半价。'曰：'尔之言，知计利而不知义者也。为政之本，莫大于使民与行。民俗善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虫之灾，皆俗不善之所致也。'此言从本原上说来大有关系，有世道人心之责者，不可不知。"又云："先君子于畜犬，冬寒必为择寝处之地，死必以钱雇人埋之。壬辰二月，先君子病亟，犬忽奔突入床下，驱之出，流泪不止。此侍疾诸人所共见者，孰谓畜类无知哉?"又云："畜产自牛犬断不可食外，驴马肉亦不可食。住在都门，见西城某胡同鬻驴肉者，云传之数代，然面狭而长，宛然驴形也。至马肉，则皆病而不堪乘骑者始就杀，食马肉者往往患马钉疮。又瘟疫盛行之年，得病而死者皆系素食牛马之人，何苦为口腹而受此苦报哉?"又云："炙余官京师，

生日，有同宗某馈一羊，厨人问杀以宴客乎？余许之，遂出门。洎归，仆人告曰：'羊已杀，腹中有胎。'余甚懊悔，遂不能下箸。壬辰归里为儿子成婚时，先君子早已戒杀，旧交十数人公送羊酒，先君子曰：'此不可却。'受而畜之鼓山涌泉寺。先君子之慈心及物，而处置得宜如此。"又云："有好食鼠者，家甚饶，故纳鼠放仓廒中，恣其食，肥甚，乃掩取之，炮炙以为美味。此暴殄五谷而兼杀生者也。后其人死于水。先祖朝议公一生持杀戒，常劝人不必畜猫。一日立门外，有数鼠疾走，众欲扑之，朝议公力阻而止，众哗然笑，以为迂阔书生也。先君子偃卧时，鼠或窥床箦间，器物一无所毁。尝谓人曰：'吾家百年不畜猫，我不害鼠，鼠宁残我物乎？'此虽小事，亦所当守为家法者也。"又云："少闻长老言，有一县尹喜食鹅掌者，炽火于铁片之下，笼鹅令跳跃其上，久之，两掌渐厚，乃取而烹炙之。又击羊于橛，令庖人刲胁，以手取其心。后患恶疮，展转床蓐乃死。时人以为报应无爽云。"

盗报恩

甲与乙皆福州南台人，素相善。乙偶辞甲去，不知所往，甲思之甚。甲精于贾，家渐裕，广厦连云，食指数百。门前开酒店，日坐其中稽出入焉。一日，乙过其门，甲大喜，挽入店中叙契阔，且曰："比余家计日繁，必须相助为理。"乙难之，强而后可。甲优待之如亲兄弟，亦日坐店中。有挈磁瓶来沽酒者，就垆头饮，瓶将罄，复沽益之，而已入醉乡。乃携瓶去，不数武跌于墙边，瓶碎酒泼墙，不顾而去。乙熟视之，问曰："墙内有室否？"曰："有"。曰："今夜须防贼。渠之醉跌皆伪也，墙土得酒而松，易于掘耳。"乃篝灯于室伺之。夜过半，果闻墙外登登声，俄而墙穿，一腿先进。遽持其腿，而开门捉贼，则一无头人横卧墙外，众皆骇。乙令速将死人碎为数段，装大酒坛中，连夜抬至江边沉之，仍关门睡至天明。乙告甲曰："此三日内宅中人不许擅出，外来者无论何人，作何事干，皆须一一告我。"越三日，甲告乙曰："前两日并无人出入，惟今晨有村农来议赚粪事，缘宅墙尽处有一厕坑，约明日早晨来盘粪，已许之矣。"乙默然。待至夜深，即率宅中人先盘粪，粪尽而人头见。乃取头出，尽复其粪，而以囊盛头，加石而投之江。翼日，果有村农五六人来盘粪，事毕，无所见，相率去。于是乙告甲曰："此后可高枕无忧矣。"居无何，乙复辞去，苦留之不可，诘其所往，则模糊以应。时吾乡海寇正炽，被获者辄斩，每案至少亦十余人。一日有押海案赴市曹者，则乙在焉。甲大惊愕，就抱之而哭，押者皆侧目。乙忽举脚踢甲曰："便宜了汝，我正想诬攀汝，今无及矣。"甲被踢，晕绝仆地，久而始苏，徐悟乙以一踢数言救之，否则海寇之党，鲜不被逮矣。乃感乙之恩，越日，私往收其尸，而经纪其家室焉。古言盗亦有道，信矣。而如乙之智术，乃能救人，何不能自救？此盗之所以为盗欤。

溺爱之害

吾乡有胡姓者，精堪舆之学。一日为人寻地，小憩邮亭，见一乞人年将四十，带一七八岁儿在亭侧煮饭。胡斥之曰："观汝壮健，何不佣工，乃作此事耶？"乞人曰："是我娘害我。"诘其故，答曰："我本富家，当我幼时，我祖督我读书学技，我娘护持不肯，又事事顺我，凡饭食必供我快意。及我祖没，我一事不知，日同匪类往来，弄出祸事，将家产卖尽，妻亦嫁人，仅遗此子。今欲佣工，又不晓耕种，故带子觅食，岂非我娘害我乎？"呜呼！此人以不孝彰其亲之过，固不足责，而世之一味为慈母者，亦可以思矣。

林韶轩孝廉

闽县林韶轩(缙)，吉甫伯兄乙酉同年也。夙称孝友，尤好行方便事。相传其于道光甲申年结同人为文社。年已过半百，乡试屡荐不售，志不少馁。时有以大古砚求售者，韶轩审视之，知为唐陈观察墓碑石，遂不吝价买之。寻访得其墓，集同人为之重修，即以砚石树其前，复为设祠越山，春秋致祭，一时传为佳话。虽事出公举，而韶轩之力居多也。逾年，忽梦至一所，殿宇巍峨。历阶级而上，见南面一神垂旒端坐，似人世所奉文昌帝君。又一人旁坐，古衣冠，容甚温霁，呼韶轩至前，谓之曰："我即唐旧观察使陈某也，承子相待厚我，必有以相报。"遂引至帝君前，若有所请者。旋即醒，为人述梦境，犹历历如绘也。是秋，遂中式。按唐黄璞撰《陈观察墓志》，载墓在闽县兴业乡太平里，考宋太平兴国中割敦业等乡置怀安县，明万历中裁归侯官，则陈墓实在今侯官三十四都，崇业乡不知毁于何代。黄所撰志铭，于康熙四十三年出于北郊乡农黄福屋后，为林来斋吉人兄弟所得，始知公墓所在。至康熙六十年，林氏与里中李君范等始捐赀修葺，归铭于圹。雍正三年，里人陈祈广等复请于官，岁拨侯官租八金以供祀事。考公志铭著录《来斋金石考》中，乾隆末，里人郑杰始得其拓纸，计千百四十字。石约高三尺二寸，宽二尺，书石者"安定胡"三字下磨灭不可辨，依《来斋金石考》补"兆祉"二字，其余缺者尚百余字。志铭于康熙末归圹，碑石于道光初归墓，前后皆出林氏，亦吾乡一故实，因附记之。

五世同堂

侯官高允培(城)与家大人同结诚交社，文课有年，又同举于乡，交谊最笃。家世忠厚，初以开焕章号缎匹店发家，城内外皆称为高焕章。其同怀弟霁亭封翁(腾)尤质直好义，凡里中有善举，无不与者。霁亭之子(鸿湘)中嘉庆己卯举人，其孙镜洲(明远)年甫弱冠，于甲午、乙未联捷成进士，众皆以为厚德之报。又闻镜洲完娶后，房中有一操作之妇，颇有姿，欲去之，白诸霁亭，霁亭曰："心中无之，但留何如？"镜洲意谓留之终觉未妥，乃再请于霁亭，竟去之。少年遇色即以礼自持，

宜其早登科第矣。当霁亭祖母在堂时，镜洲已生，群谓五世同堂，世所希见。今则霁亭健在，而镜洲得孙，又居然五世同堂。此不但为吾乡美谈，即薄海以内，恐亦不数见也。

明心受谴

侯官某孝廉本与家大人为忘年之交，继复修年家子礼甚谨，矜奇嗜古，兼精篆隶，有桂未谷、伊墨卿遗规。而狂放不羁，都人士多侧目相视，惟家大人优待之。壬辰乞假里居时，每招致之而屡不来，探其故，则为乡人倡议修洪山桥，与其友某合为首事，日在洪塘一带募捐，有蜚语议其侵匿者，其友拉某同入城隍庙明心，约各具密疏一通。某孝廉初不欲往，众人强之行。初入庙门，某孝廉即绊足而跌，及二人各跪焚疏，忽大风骤起，揭某孝廉疏于空中，众接观之，中有"为贫之故，望神涵宥"等语，众一哄而散。某孝廉即于是日得病，杜门不出者两旬余。家大人命余往视之，则已于前夜逝矣。

林长娘

德化县女林长娘，及笄未字，父鳏而弟幼，家资累万。父遘疾，弥留，以子幼为忧，长娘泣曰："父无忧，弟虽幼，儿不幼也。"父瞠视之，则矢终身不嫁以保弟保家，父遂瞑。弟既长授室，夫妇德长娘，欲厚嫁之。长娘闻之怒，悬父影神于中堂，跪而泣曰："儿何忍食言。"责其弟曰："而姊有不肖，为弟所窥耶，何敢议此?"弟夫妇泣谢不敢，曰："姊天人也，弟以人测姊，罪当万死。"后长娘卒死于林家，其弟上其事于有司，得祠祀焉。嘉庆丙辰，邑大水，祠中壁墙四倒，而长娘神龛不坏，人皆神之。

好占便宜

同年林梅友(国士)尝述其某姓戚素狡黠，好占便宜。当搭渡往乡收租，舟狭人众，坐起不便。某适欲溺，恐去之而失其坐，因将胯下舱板私挪一缝，就而溲焉，不顾舱底之尚有货物也。会舟中有所迁移，挪合板缝，某阴受夹，疾声叫号。舟中人莫知颠末，奔问喧杂，语音莫辨，久之，始悉其故，复受众人骂，莫置一辞。是可为好占便宜者戒也。

小血食

浦城史华庭秀才(文邦)言，道光二十二年，其子某在建宁府季存仁典铺内，夜梦与素识聂(连第)者相遇于大市街，询其何往，曰："我要到城隍庙投递公文，即赶回吉水去。"询到吉水何事？曰："我有小血食在彼"，某初不解"血食"二字为何义，匆匆不暇细问而别。数月后回浦城，见华庭，始知聂已于上年以微疾逝。问何为小血食，华庭曰："闻其死后托梦于其家人曰：'我须住吉水作土地。''小血食'者，殆即村间宰牲烧纸之谓也。"按其人生平以谨愿闻，别无表见，惟里党间啧啧称其孝。孝，大德也，其没而为神也宜哉。

陶文毅公

前两江制府安化陶文毅公，与家大人为壬戌同榜进士，同官京师，最相契厚，两家内眷时有来往。先母郑夫人尝语余辈曰："陶家年母右手之背有凸起一疣，问其故，则蹙然曰：'我出身微贱，少常操作，此手为磨柄所伤耳。'"先母亦不敢追问其详。后家大人闻于楚南知好云，文毅少极贫，初聘同邑黄氏女。有富翁吴姓者，闻黄女姿色，谋夺为其子继室，以厚利啗黄翁。黄顿萌异志，迫公退婚，公不可，黄女之母亦不愿。而女利吴之富，意已决，又其父主持甚力，遂誓不适穷生。家有养婢愿以身代，女之母许之，文毅亦坦然受之，初不相疑，即今之膺一品夫人诰命者也。后吴姓恃富，又占曾姓田，两相譬斗，吴子被欧死，吴翁亦继卒。族中欺黄女寡弱，侵吞其田产殆尽。时文毅已贵显，以丁外忧归里，始悉其颠末，怜黄女在窘乡，赠之五十金。黄女愧悔欲死，日抱银号泣而不忍用，旋为偷儿窃去，忿而自缢。闻文毅今尚每年周恤其家不倦云。按此事传闻情节小有歧互，而大致则同。忆文毅与家大人同官吴中时，朱文定公(士彦)由浙江学政还　朝，亦壬戌同年也。舟过苏州，同官演剧，公觞之，文定令演《双冠诰》，文毅至泪承睫不能忍。文定私语家大人曰："此我失检，忘却云汀□(宇)家亦有碧莲姊也。"是日，上下观剧者百十人，无不目注文毅者，众口喧传其事，益信。

北东园笔录续编

[清]梁恭辰撰　范学辉整理

《北东园笔录续编》六卷，清梁恭辰撰。以记载作者耳闻目睹的名臣言行、科举百态、家族兴衰为主，对官场风气、民间习俗也多有记载。由于该书旨在劝戒，因而载有若干因果报应及神怪诞事，但从中也可以曲折反映出当时的宗教信仰状况。本标点本以历代笔记小说集成本为底本。

卷　一

金文简公

吴江金文简公（士松），少日寒苦，恒随其封翁外出读书。翁常馆同邑某氏，一年至除夕始放学，主人讶其迟。翁曰："明年正月下旬为子聘妇，恐稽时日，故于今岁预补其不足耳。"又曰："寒士举事不易，纳币费实无所出，欲探支明年两月，东修可乎？"主人如言付之归。届期备礼延宾，冰人赵某，旧交也，饮酒欢甚。赍币至女家，徐姓号素封，见赵色变，偾然曰："几为君误，今而知金氏赤贫，吾女奈何适窭人子乎？"赵谓君业已许之，岂能食言？徐坚不允，词气俱厉。赵无奈何，还白翁，时宾朋满座，见事中变，咸默然。翁惭甚，谓赵君作蹇修而事至此，奈贻笑何。赵俯思久之，乃曰："我与君旧交，家有息女，年与郎君相若，即以缔姻，何如？"翁喜诺，立浼座客执柯以币纳赵，应期成礼焉。后文简官至大司马，赵封一品夫人，而徐女不知何往矣。

梁文定公

会稽梁文定公（国治），其封翁某，尝官刑部司狱。向来诣狱者，狱官辄有所索，遇官犯，所索尤赊。公独屏不受，一无所染。督狱卒洒扫洁清，一切可以方便者，必多方调护之，数十年如一日。洊擢刑部主事，一日就乩坛询宦途所至，批曰："司狱有功，前程远大。"曰："然则可外擢道府乎？"曰："不止。"然则递升两司或开府乎？皆曰不止。然则内跻九列乎？曰："尚不止。"封翁大笑曰："然则拜相乎？"则批曰："真者不能，假者可得。"后梁文定公由状元起家，官东阁大学士，封翁果赠如其官。

仁和孙文靖公

孙补山公（士毅），先世有业农者，家小康。乡之虎而冠者，以其愚弱有财，谋所以倾陷之。适有盗案，攀人其名，拘讯屈招，定为死罪矣。乃有乡人伪为矜悯救援之状，向其妇曰："虽断死刑，尚可谋赎。"妇方哀其夫之不赦而请托无门也，闻之大喜，尽鬻其田产付之。数日后，业农者释系出禁，踵门谢之。询其所以解脱之故，答曰："将尔罪嫁与某人，尔方得生也。"农骇曰："我幸以有救而得生，渠转以无故而致死，是可伤更甚于予也。况渠代予死，可不谋救之乎？"恳再为设法，其乡人曰："非财无以为也。"农归与其媒妇，将祖上祭田并其住屋尽弃之，以为营救之资，而不知悉饱乡人之囊也。其忠厚恻怛，甘受人欺如此。后公由进士出身，内历翰部，外掌封圻，晋封公爵，赐谥文靖，其勃兴也宜哉。

金匮孙文靖公

孙平叔先生久宦吾闽，有遗爱，由汀州守洊晋连圻，身后亦谥文靖。故世称数十年间江浙有两孙文靖公。有无锡幕客吴最亭者，言公有二子而尚无孙，时二子亦日以得子为急，欲以慰乃翁之心。然以公之德性卜之，其必有后无疑也。相传公未释褐时，乡邻有老嫠妇不戒于火，延烧十余家，嫠妇以无救焚死。家乏余丁，烬余之尸任其暴露矣。其十数家被烧者，旋复营造，将残砖破瓦悉堆砌于嫠妇遗骸之上。公见而伤之，独出数十缗，令匠人移去砖瓦，起出遗骸，买棺敛埋之。又值邑中荒歉，粮价腾踊，饿莩载途，官方议行平粜，而富户吝于出谷，互相推诿。公时家中落，将古瓶一对售得数百缗，于前后门各设一厂平粜，由是殷实之家感愧，竞相设厂开粜，藉以存活者无算。次年，公遂成进士，入词垣。

戴简恪公

开化戴简恪公(敦元),家本贫。其封翁年五十无子,仅有田三顷。值衢州河涨,溺毙人口无算,翁以地契质富家,得钱若干,救活者颇多,事过而田已去其三之二。逾年即生简恪,五龄能写大字,书籍甫过目即成诵,时号为神童。翁携之杭州,时齐息园先生家居,称博雅耆宿,与之谈艺,不能相难。早登科甲,值出痘未殿试,次科乃补试。入翰林,改刑部。丁艰,归居天竺寺十年。仪征阮宫保抚浙,乃敦促入都。简恪之先德,人鲜知者,其同郡余朗山侍御(本敦)始为人述之。

史总宪

山阴史渔村先生(致光),原名步云,字郯师。乾隆丁酉选拔,官广文,登乡荐后始易今名。其祖母周太夫人早寡,喜行善事。族人因有争葬坟山,几至酿命,太夫人闻之,即质衣饰出资为之解和,事得寝。先生于乾隆丙午科登北闱乡榜,丁未入礼闱。之先一夕,梦神语之曰:"尔祖父以救活人命,阴德不轻,故列尔名于榜首,以示果报。汝若再能谨慎承家,则前程不可量矣。"揭晓,有名。及胪唱,果第一。先生性极恬澹,虽扬历中外而循循如书生。后由云贵总督内召为总宪,入都时家大人为荆州知府,接见于郊外行馆。因请教居官之要,先生曰:"我辈勿论官京官外,但须做二等官,切不必见好。一见好,即有不好伏其中。愿高明人审之。"家大人深佩其言。逾年,家大人擢淮海道,时先生已引年矣。予告出京,复相见于清江浦,殷勤握手曰:"犹记荆州城外絮谈之语否?"家大人曰:"谨识不敢忘。"先生曰:"我昨亦以前语告莲翁,竟是如水投石,可若何?"莲翁即张莲舫河帅(文治),先生之戚也。是冬,高堰失事,莲翁遂出塞。于此见老成典型,瞻言百里,未可以轻心掉之也。

阮阁老

扬州黄右原比部告余曰:"君前集载吾师芸台公之祖昭勇将军以不杀降功德笃生平章,甚足劝世。不知公本身之功德亦复不浅,从前橐子数皆言公寿不满七十而必为枢廷宰相,此系三十岁许所推。后公抚浙督粤,泽被东南。从前浙江灾歉,并无办赈之案,浙赈自公始。其时一赈所存活,已不下数万人。后抚浙者,踵而行之,又不知存活数十百万人。今公寿届八旬,精神强固,虽百岁可期。即未入枢廷,而宰相固已得之矣。此亦可补入劝戒录也。"按芸台阁老在浙功德尚多,其兼管盐政,所有盐务陋规一概不取,责令补直旧欠。行之数年,浙盐遂日有起色。其督粤时,抚驭夷商,机宜悉协,一尘不染,十年晏然。今英夷追恨前政,每语多龃龉,而惟公无一字牵涉,非实足以服其心,何能致此。又闻家大人言,嘉庆十九年间,江北旱灾,流民充斥道路。公时为漕帅,由淮城催漕至袁浦,中途有饥民万余拦舆乞食,势甚汹汹。时漕艘衔尾而北,水浅船迟,公立发令箭传谕各押运文武官,令每船派添二十人帮纤。适江南十余帮在境,恰有五百余艘。俄倾之间,万余饥民皆安插得食,欢声雷动。此所谓猝然临之而不惊者,而处置裕如,已隐成莫大之阴德。他人当此,鲜有不张皇失措者矣。又公有表弟林报曾者,为中州末僚,言阁老之封翁湘浦先生,信善人也。屡行阴德,不可殚述。有友人买一鼋,重可数斤,方欲宰而烹之。翁适往,见鼋畜于盆,昂首视翁者良久,异之。友人曰:"汝喜可持去,不必论值。"翁曰:"予明日治餐相邀,即以此奉敬。"翌日,翁以红线轫鼋足为记,诣江放之。他日语友曰:"予已烹鼋食之,不获奉邀,恕罪。"乃偿其值以归。越数日,翁复见红线鼋悬诸市,仍买而放之。越数月,又有持鼋鬻于市者,翁熟视红线犹存,复买而远投之深渊。是夕,梦有黑身戴尖帽者稽首于前曰:"予奉命巡江,三次遭劫,幸蒙数救,赖以生全。今脱离矣,后当相谢。"及阁老告退时,心切救人,尝创制红船多只,护送渡江者,活人无算。一日,阁老往镇江,遇飓风,折桅,舟几覆。正仓皇莫措,忽一大鼋带数十小鼋,拥舟至岸而免,此其所以报欤。

连平颜氏

道光乙酉,家大人在淮海道任,督运淮南滞漕二百万石。时连平颜惺甫先生(检)为漕帅,日有交涉公务,无时不晤接。漕帅尝抚吾闽,其弟某又与家大人同登甲寅乡荐,本相契好。燕谈之顷,述其祖德甚详。盖颜氏本由吾闽龙岩州迁居粤之连平州,其始祖(秉亨)翁,年百有四岁,群呼为百岁翁。素精堪舆之术,距城二十里,土名鸿坑,有人送坟一穴,百岁翁用钱数千买得之,因葬其祖。临时掘土,数寸下即见一棺,翁曰:"此地前人已葬,何忍迁移,使前人暴骨。"急命掩之。夜间,梦有古衣冠人来谢曰:"掘土见棺者,即我也。我葬此不得真穴,致有此厄。其真穴在左畔,汝何不择某字向葬之。念汝见棺不迁,仁人用心,特为指示。但使我坟能春秋附汝祭扫无阙,受赐多矣。"翁觉,如所指葬之,仍树碑于右畔,立约后人附祖茔春秋祭扫不绝。厥后翁家渐起,至元孙瀞亭中丞(希深),由同知起家,仕至贵州、湖南巡抚。中丞之长子即惺甫先生,由拔贡仕至河南、福建巡抚,闽浙、直隶总督,再起为漕运总督。今先生之子鲁舆先生(伯焘),由编修仕至云南巡抚,继为闽浙总督。其旁支之成进士入翰林,由县令历牧守者,踵相接。相传百岁翁尚见瀞亭中丞为臬司云粤中。国朝二百年来,衣冠之盛,未有如连平颜氏者也。

潘氏阴德

孟莲友茂才(经国)曰:"潘芝轩相国其祖某翁业鹾,家裕,每腊月中旬后,取白金二三百两,各称小包,三五两不等。身被旧褐衣,走乡中僻巷,察其无计度岁者,量给与之,人不知为谁也。奉行《感应篇》,终身不倦,尝获吉壤,地师以为必发鼎元。翁乃语人以风水在心不在地,《感应篇》即风水书,奉而行之,无不可,期子

孙昌大也。按潘氏以吉地发祥,已详前录,此条当可参观。

茹氏阴德

孟莲友曰:"茹古香尚书(棻)之尊人三桥先生为县令时,设自新所,专羁邑中窃匪,按名日给口粮半升,盐菜钱三文,以典史总其事。不时亲自稽查,或提至中庭,谆切开导,十年如一日。多知感悔,审释为良民者,不可胜计。古香由大魁官一品,其食报也隆矣。按闻春台太守(人熙)与尚书为同乡亲谊,尝语家大人曰:"三桥先生素有隐德,尝在京中遇某异人,相得甚欢。将南旋,往别之,某忽问曰:君得子否?曰:我有天阉之疾,不作此想久矣。某曰:相君神采焕然满面,阴骘纹发现,不但可得子,并应得贵子。因询水陆行途,先生曰:我阙于盘资,拟搭运河长船归去。某拍手曰:得之矣,君登舟即静坐,行左右转睛法。每日无论数千转,愈多愈妙。比抵家,必有效验。如其言,及到家,阳事忽举,遂诞尚书,然只此一索而止矣。"

汤氏阴德

萧山汤敦甫阁老(金钊),为先伯父曼云公己未同年,又为家大人甲寅同年。与家大人以文章道义相切劘,虽在礼部有堂属之分,而略分言情,交谊最笃。尝闻人述其先世寒微,曾大父某翁开一小店于乡隅,生意甚微薄,而勤于伺应,客多乐就之。一日,有客遗银包而去,检而藏之。久不来取,因启其包,约有数十金,偶借用之,辄得利。旋积足其原数,封贮之。数年,是客复至,询悉而奉还之,并告以借用得利,积足归完之故。客大喜而誉之曰:"不还不足以为仁,不用不足以为智。子所为,殆仁且智也。如此大才,岂区区所能尽其量。"复付以三千金,俾得扩充其业。翁恐倘或失利,数大难偿,再三却之。客不允,竟委金而去。十余年间,遂至巨万。萧山学额本二十名,乾隆间恭逢皇太后南巡,特恩加增五名,以部费无出,未得奉文准行。时翁虽稍丰,尚无弟子应试,见绅衿退缩不前,奋然先提千金为倡,其事始得举行。其时,翁以家计渐充,谋营屋宇,为乡里无赖子所阻挠,至吹求无所得,乃造言生事,谓上梁时日必归乡耆定择,上梁须贴十恶大败四大字,庶无碍一乡风水。翁一一从之。适其日,邑尊因公下乡,舆从过其门。邑尊素谙阴阳选择,闻剥啄声,知系上梁,以是日时辰极凶,怪而入询之。见梁间字益骇,翁据实以对。邑尊立拘日者,诘责之,答云:"时虽破败,有文曲星降临,得以化凶为吉。"文曲星,盖暗指邑尊。邑尊闻而释然,谓翁曰:"有大度者必有大福,固非凶神恶煞之所能灾也。"孟莲友曰:"汤氏世有隐德,敦甫阁老督学江苏时,其封翁令在苏捐赀设局施药,计三年内所活不下万人。当时药局事务,皆以鄞县名医张又新主之,人多不知为学署所施。后封翁年逾八秩,膺一品封。"

梁督部

梁晚香先生(肯堂)任直隶总督时,幕宾有周疯子者,精于天文占测。一日仰天,忽言天牢开矣。先生素信其言,立往查臬司监,则皆以磁碗破锋,互相剃发,将于是夕越狱群逃,以有备而止。先生寝其事,所全活甚多。是时,尚未得孙也。先生之长子某,尝祷于泰山碧霞元君祠而生小槎,后由部郎出守顺德。凡祷于碧霞君者,例以祠中土偶归供宗祠中。年久,土偶为雨所漏淋,卸其肩之一角,而太守旋患臂痛。后将土偶装塑完好,而臂疾亦痊。今先生之曾孙翰苹太史(敬事)又中丙申进士,入翰林矣。

吴中丞

南海吴荷屋中丞(荣光)与家大人同直枢廷,最称契厚。每于夜直燕谈之顷。悉其少年逸事一端录之,以为后生小子简性闲情之一助也。中丞云:"余有同居中表妹,自幼起坐言笑,耦俱无猜,然抹牌、象戏外落然也。及余订姻他姓,妹属疾恹恹,嗣于余成婚之夕奄然而逝。闻亲串有述其病笃时,呼余小字长叹含泪情状,余为黯然,旋亦置之。一日夜卧,朦胧间,似有传呼人衙署者。见一官袍服据案坐,余不觉俯伏,据案者顾余曰:知有人控诉尔者耶?余愕然。则隶卒掖一女子向案跪,视之,表妹也。方悟其已死,据案者为冥官也。第未知被控何因。女子若有申诉,音细不可辨。顷之,闻冥官拍案,似斥女单情致夭,妄诉者,令捽之去。谓余本无他肠,此事已明,好好读书,希图上进,勉之。命隶送余归,及门而寤,汗已渍衾枕矣。怵息寻思,深以前此之落然为幸,倘不自检,入冥对簿,正不知作何光景,可不惧耶?"盖谈次犹不胜感喟云。

大魁出孝子家

秦簪园修撰(大成),幼失怙,事母纯孝,先意承志。母稍不悦,则长跪请罪。家素贫,躬啖藜藿,奉母必甘旨。比长,授徒某氏,距家四五里,晨昏定省,寒暑无间。以是日忘其贫而乐其子之贤也。同时吴县张西峰先生(书勋),亦以孝闻于乡。乾隆癸未岁元旦,张母某太夫人梦金甲神谓曰:"汝子孝行素著,今春固当大魁天下,但嘉定秦某之孝尤笃,且贫甚,当先秦。"是科礼闱,张文已中第三,主司嫌孟艺后路大率,欲易之,忽获秦卷,大加叹赏,遂黜张而中秦。廷对,果大魁。次科丙戌,张亦胪唱第一。

行功过格

苏州吴太史(廷珍),幼聪颖,喜读书而苦恇怯。十余岁时,梦神人语之云:"子无功名分,且恐促寿,虽读书无益也。"吴泣请曰:"数可逃乎。"神出金字阴骘文示之,愕然而醒。自后日课功过格不敢稍懈,辛未探花及第,癸酉典试滇中。

谢椒石观察

南康谢椒石先生(学崇),与家大人同登嘉庆壬戌进士。三百名中,公年最少。既入翰林司文柄,声誉赫

然。时公之尊人蕴山先生方为广西巡抚，公与其弟（学拘）同膺京秩，香囊尘尾，居然王谢家风，同辈望之如神仙。不数年，出守陈州，旋擢开归道。乃弟亦出守潮州，需次观察。未几而兄弟同中蜚语，改授部郎，潮州君旋即物故。公既不能补官，全家数十口寄居邗上二十余年，藉馆谷自给。有丈夫子七人，多聪慧者，而皆屡困棘闱。道光壬寅避夷淮上，公触暑道卒。迨事平，眷口复回邗上而生计荡然矣。邗上人咸啧啧疑公生平和平宽厚，居官亦清正有声，不应如此结果。或云蕴山中丞在山西任内清查亏空，曾杀山西知府，事后亦颇自悔，盖种因于数十年以前乎。或又言公在开归道任内，一日午倦假寐，梦一黑丈夫伟然岸异，跪而求生。公颔之，既觉而不甚省记。翌日，有馈大鼋者，付庖人烹之，味极劣。是夜，仍梦黑丈夫血淋漓遍体挺立于前，大言必藉手以报。公悚然而寤，汗流浃背。其即此恶缘，未可知也。家大人曰："前官京师时日在苏斋谈艺，闻翁覃溪师言康熙末西山有高僧精风鉴，曾在京中谈相，每言人休咎无不奇中。后宪皇帝闻之，敕此僧以后不准再与人谈相。此僧遂自扃一小楼中，不与人交接。至乾隆中尚存。时蕴山先生初入翰林，一日随苏斋师同游西山，欲见此僧，令他僧通意。僧素仰苏斋重名，允一人上楼，苏斋师言因脚力不便，必须一弟子扶侍，请与俱，强而后可。及接见，僧熟视二人，曰："翁先生虽贵，不过文学侍从。此位高徒，将来必掌生杀之权，但老僧有一言奉劝，切莫好杀也。"语毕，即默然然。则山西之事，高僧早已见及而谈言微中，惜蕴山先生不能服膺其言耳。

汪竺君比部

镇洋汪竺君比部（元爵），为持斋先生（廷玙）之孙，杏江先生（学金）之子，而刘金门先生之快婿也。祖父皆以鼎甲起家，而君仅登乙科，然体貌丰腴，文笔敏赡，领班枢直行，将擢用外台，忽以疡卒，朝士皆惜之。先是，有推算蠢子数者，决其于某年某月当受骈首之诛。坐是日惴惴，尝随穆鹤舫阁老谳狱淮上，多所保全，后竟考终牖下，似为善可以逃数矣。然闻其疡初生于项，后绕匝至项前而溃烂，名断头疮，则亦与骈首无异。黄右原曰："此一以见为善原可回天，一以见国法可趋避而阴律犹必正名也。"

杨氏阴德

余外舅杨竹圃方伯公（簧），本藉连城，先世贩运木植，寓居福州之新道马头，因家焉。其封翁（发泗）与弟（德广）手足之谊最笃，德广翁善经纪，帐簿必请发泗翁掌之。新道地滨江，翁结浮宅其上。某年大水，并浮宅亦冲散，合家不能相顾，发泗翁手握帐簿露立水中者数昼夜。德广翁度帐簿必早失，但以兄之存否为念，一日望见兄立水中，急救之，悲喜交集，旋知帐簿在兄怀中，为之感泣。盖簿失则外挂之资悉不能归，簿存水退，故业仍可无恙。厥后，德广翁生计日隆，积赀本至数十万金，皆基于此。谚所谓兄弟同心土变金者，此之谓欤。又闻发泗翁之父（兰起）翁，读书未成而独严于义利之辨，其少子（发浩）颇豪宕，翁所不喜，顾以其善读书也而姑容之。发浩登乾隆辛卯乡荐，翁益喜，纵其所为，家计日蹙。发浩之房师某适任台防同知，谓发浩曰："汝父清苦如斯，汝乃一筹莫展，于心安乎？此后如有关涉防署之案，于理无碍者，汝代为请托，我必准行，汝藉得谢金以救贫，未为不可。"发浩因觅得一案可得四百金者以告，允而成之。因将所得金先呈于师，师曰："本以济汝之窘，可归奉汝父。"发浩如其言，翁大怒，杖而逐之，并禁其投足师门焉。又家有法码甚准，人多来借兑。一日，有客兑毕而去，遗二百金于案。翁检藏之，戒儿辈曰："此两包银，我与某借未定，切勿轻开。"后客来，将原封还之，客欲均分之，翁不可。欲少留之，复不可。曰："物各有主，吾不取非分之财也。"其耿介不苟如此。今方伯公以进士起家，外掌藩条，内践卿秩，而公之诸弟及子侄辈洊登科第，尚未有艾。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允哉。

胡尚书

家大人曰："余初官礼部时，大宗伯为通州胡西庚先生（长龄），相待颇优，盖先生与吾乡游彤卣侍为己酉同年。余初上公车，与侍御同寓，遂得亲炙。侍御尝私语余曰：'此人必大显，我不知相术，但见其耳白于面，如欧阳公之语耳。'审视之，果然。时先生方为修撰，不数年遂跻九列。余尝询先生于同官李雪岩（芳梅），李曰：'此公家有阴德，宜其贵也。盖其封翁某尝为州吏，承行盗案，犯供纠众自大门入，已定谳矣。某知各犯皆因贫苦偶作窃，非真巨盗也，言于官曰：此到案而即承认盗情，必非平日惯为盗也。惯为盗者，无不避重就轻。今此案用不论首从皆斩律，似失入矣。官以招册皆已缮成，上台催督甚迫，无暇更改为辞。某请于大门大字上添一点，为自犬门入。且言某仰体恩宪平日好生之心，并无一毫私弊也。官悟而从之，得免死者十余人。即此一事，已应食报于后人矣。后闻徐树人（宗干）观察所述同此。李与徐皆通州人，当得其实也。"

栗恭勤公

栗恭勤公（毓美），为河东总督，殁于工次。恤典优渥，有持躬端谨办事实心之褒，近年河臣中所仅见也。尝梦入河神庙，见三神并坐，公问何人？庙祝云：中为某大王，左为某大王，其右一神，朝服便顶尖靴、以帛蒙面，问之则不答。旋有人语公曰：尔勿到胡家屯（工次行馆）也。公唯唯而出，行至胡家屯，见一片波涛汹涌，遂惊寤。后逐年防汛，来往河上，总不宿胡家屯。庚子年，值有钦使赴东河查料，公随行至工次，各行馆皆已备星使供帐，不得已小住胡家屯。方午食，忽尔呕吐痰壅，遂不能言。时随行者惟二仆一弁，仓皇无措，公执弁之手而自指其衣，弁知其欲更衣也，及开竹笥检之，朝服悉具。时方奉大行皇后国讳，且工次亦无用此礼

服，似公预知其不祥而备之者。于是便顶尖靴，仅用朝服一袭而敛。盖昔日梦中所见之相，即公之幻相也。逾年而祥符口决，城垣岌岌将圮，忽有少年者大呼曰：当拆南城楼砖瓦填塞某处。如法行之，见金甲神涌大溜改道傍走，人皆谓公之灵佑。公生平治河，得力于砖工，故身后显灵仍令用砖也。家大人曰："治河用砖，前无所承，自公创行之，实大有裨于修防而大不利于料贩。于是多方阻挠，众口沸腾，朝议几为所夺。丙申，余由京赴任粤西道，出开封。公从百里外策骑访余于旅店，时公方以砖工在危疑震撼中，知余在南河时颇不为牙侩所惑，且欲探知中朝舆论何如。余告以东河之创工，即南河之碎石工。南河有石可采，东河无石则以创代之，有何不可？黎襄勤公初用碎石，时亦众口交攻，大半皆为料贩所使。襄勤尝早起于船头，见一对联云：秦始皇抽梁换柱，黎世序碎石填河。襄勤一笑置之，而浮议亦旋息。此余所目击之事，今去襄勤已十余年，碎石并无流弊，则东河仿而行之，正所谓前事之师，君但坚忍持之，勿为簧说所动，利口所摇可耳。公闻余言，乃欢然曰："余志已定，君之贶我实多。"遂郑重订交而别。终公之任，砖工亦并无流弊。即今东河屡决，縻帑无数，参官无数，未闻一言归咎于砖工者，则公亦可以含笑于九原矣。相传黄河工次金龙四大王每幻为蛇身出现，河上官民皆能识认，近年有栗色者，各官环拜，或免冠于地而跪，祷之曰："如公有灵，即上吾帽。"乃盘旋于帽，少顷即不知所往。此众目所共见者。盖如公之聪明正直，其没而为神也宜矣。附记于此，以谂后之治河者。

卷　二

馆陶令

姚伯昂先生（元之）尝述其同年张（琦）者，为山东馆陶令，死即为馆陶城隍。将卒之前一夕，其子请以身代，焚书于馆陶城隍庙。无一人知者，署中惟一洒扫夫素为走无常者知之，云："我太爷阳寿虽未终，无如旧城隍已升作济南府城隍，只好请太爷前去，阳寿另有处分也。"张到城隍任后，忽于演戏日擒一生员跪神像前，于是众目不观戏而观城隍，则俨一张太爷也。生员尝以唆讼受责于张者七次，县中皆有案可稽，是日盖责其怙恶不悛云。按前熟闻家大人言官山东臬使时，有张汉峰（琦）者，最为循吏，古貌古心而善于听断，学问亦好。当时甚赏异之，每举以为诸令长钦式。初不料其身后之为城隍也。聪明正直，其为神也宜矣。

陈曼生

陈曼生郡丞（鸿寿），以名下士，官南河同知。文采意气倾其流辈。未第时，家甚贫，岁暮，索逋者盈门。有馈以二十金者，计还债仅及三分之一。正在踌躇间，有友人向其告急，其数适与所馈相符，即举以畀之。其妻闻而愀然，颇有怨声。郡丞多方宽解之，语未终，有人叩门，赠以百金者。偿负之外，尚有盈余，郡丞慨然曰："此所谓得帮人处且帮人也。"忆家大人官京师时，每度岁率皆拮据，然当岁除前后，必强划出数金，扃置别箧，适一年所入较丰，因得百金，另行缄固。家人请其故，则曰："正月观厂是冷京官一最乐生涯，例须数金以收几种旧书旧字耳。"既而除夕甫晡，有同部友来告贷者，情甚迫切，遂将所缄金应之。其人甫去，而即有馈百金来者，家大人笑谓余兄弟辈曰："天无绝人之路，信哉。"此与曼生郡丞事真如规周矩值也。

蔡太守

杭州蔡太守（澄），官四川保宁府。兼摄川北道。时值金川用兵，所调索伦兵势张甚，沿途抢掠，州县不敢诘。公召其统兵官，谓之曰："兵以戢乱，若如此是创乱也。余止知保护我民耳，汝再不戢，余惟白之大帅，且兵备亦可按军法也。"兵竟肃然。是役也，川中颇骚扰，惟川北一境帖然。又制宪某素黩货，时公以军功将得保举，制府先期语之，且曰："保宁产绸甚好。"公伪为不知者，竟送绢二匹。制府大恚，以年老劾去。去官日，人争出钱立碑，至今川中庙祀之。公之孙名（任）者，辛酉进士，官直隶知县，慈祥恺悌，有佛子之称。其子柄墉患重疾，恍惚中入冥府，遇其父执，引至一所，香案供一生位，指谓曰："汝父居官仁慈，此间亦敬礼之。"是年，为辛卯科，其子无力应试，屡梦其先人告以今科必须进场。余系总理科场事务，上帝以我家忠厚，赐汝登科，不得以艰于措置因循不赴试也。于是竭力摒挡进场，果中式。

良吏有后

嘉庆十八年，河南滑县教匪滋事，夺城戕官，其势甚张。泸县密迩邻封，势甚危急。时知县事者为桂林朱蕴山先生（凤森），坚壁清野，力捍孤城，全活生灵不翅亿万，以叙功加同知衔。其长嗣濂甫太史（琦）应辛卯乡试，主司得其卷，满纸如云烟，悉现圈形，遂以定元。是科北闱解首董似谷，即同时守城县尉之子，亦成进士，入词垣矣。濂甫近已转西台，其弟容庵（络）亦登乡荐。先生于事平后即辞官去，家大人尝题其遗照云："贼平身退若无事，鸿鹄飘然日高举。回首漓江旧草堂，玉树千寻切琼宇。"盖纪实也。冥冥中报功之典，固如是昭彰哉。

侠　客

嘉庆间，苏州某商挟重赀归，舟行遇雨，见有冒雨呼搭船者，衣衫淋漓，商悯而许之。引入舱，易以缊袍，给以酒食，其身外无长物，恣意饮啖而商亦略无厌倦。数日后，忽有盗十余人，持械登舟肆劫。舟人皆哭，计无所施，惟束手待尽而已。忽搭船人大呼曰："有我在，毋恐也。"跳出船头，连击数人落水，盗遂引去。其人珍重一声，瞥然登岸，不知所之。桂林周熙桥孝廉目击其

事，作《侠客传》纪之。夫客固侠矣，而某商之遇险不险者，则不忍之一念为之也。

李封翁

临川李亶诚封翁，以义举起家，已载《前录》，兹复得其遗事一条云：封翁始至粤西，投酒肆为贱役，主人以其笃诚，特拔之，令司帐务。主人本家山西，一日病重，召李语之曰："我病势殆不起，此店计可收得千余金，身后托汝为我殡殓周妥，并运柩回山西，付与吾儿，余金即为汝酬劳。"李诺之，如命运至其家，将遗书与余银悉交还其子。子以父书中有遗金酬劳之语，坚不受金，李委之而去。忠诚任恤，于此已见一斑矣。

借银代偿

余《前录》载徐辛庵侍郎与其族兄科名互换事，时浦城令郭少汾邑侯与侍郎为儿女亲家，尚未知有此事，颇以为疑。兹余复从福州闻浙人述侍郎事，情状又异，因并录之，其足为劝则一也。浙人云：今少司空徐辛庵先生，嘉庆戊寅科浙省解元也。秋闱前，偶与族兄游城隍山，适有妇人入庙求签，以签文求道士指示。道士令请教先生，先生询其所问何事，妇人曰："予夫病重，医言须服人参方有转机，予家贫，不得不重息称贷以为参价计。夫病能挽回，偿债自易，否则累上加累，身实难当，故决之于神，相公为我剖之。"先生以好言慰之而去，其族兄忽于神案旁检得一布包，解之有银约二十余两，笑向先生曰："今夕不患无酒资矣"。先生曰："此必顷妇人所遗，汝既闻其言而忍取之乎?"族兄以为迂谈，竟自携去。须臾，妇人踉跄复至，寻觅不见银包，号啕大哭曰："予此物遗失，与吾夫性命俱休矣"。先生解之曰："物已落他人手，不可复得。汝向告予言，予深知汝苦，予不能力止人之携去，是予劣也。今愿代赔，故在此候汝。汝可告我姓氏住址，我下山为汝设措，下午当如数送至汝家。"妇人始不肯信，后思无可如何，只得先回。侍郎立向各亲友借凑成数，亲送其家付之。是科发解，次年己卯会试连捷，入词林，跻九列。壬午科主试江南，本年又作会试总裁、江南学政，不可谓非厚德之报也。

持金刚经

持诵《金刚经》之灵异，自晋宋以来备著传记，至唐益显。段成式家世持诵，历受其益，有《金刚经鸠异摭拾》，至二十余则，皆当时目击情事，非子虚也。余少随侍京师，见翁覃溪先生年逾八十，犹每年于先人忌日，必用精楷书《金刚经》全册，分送各名刹及诸交好。家大人时在苏斋谈诗，亦乞得一册。每疑先生素不佞佛，何以亦矻矻于此。先生尝言："金刚乃佛家木强之神，党同伐异，有呼必来，有求必应，全不顾理之是非曲直也。故佛氏坐之门外为壮观御侮之用。乾隆间，有某司寇之戚徐姓者，能持《金刚经》，司寇卒后，徐为作功德，诵经日每百遍。一夕，病中忽梦为鬼役召至阎罗殿，上坐王者谓曰：某司寇办事太刻，奉上帝檄发交我处，应讯事甚多，忽然金刚神闯门入大嚷大闹，不许我审，硬向我要某司寇去。我系地下冥司，金刚乃天上神将，我不敢与抗，只好交其带去，金刚竟将他释放。我因人犯脱逃，不能奏覆上帝，只得行查到地藏王处，方知是汝在阳间多事，替他念《金刚经》所致，姑念汝也是一片好意，无大罪过，然妄召尊神，终有小谴，已罚减阳寿矣。特召汝告此情节，仍放汝还阳，俾知此经非可妄持。其某司寇已蒙地藏王重复解到听审矣。"按此覃溪先生为家大人所述如此，不知受自何人。先生非妄言者，即此一事，足见佛力无边，天条难犯，两者盖并行不悖云。

持大士斋

里中寡妇某氏，家极贫，以女红鞠二子，素持大士斋甚谨。初其次子病目，久不愈，势将瞽矣。妇日夕祷所供大士前。一日夜，梦一妪曰：汝欲儿愈，盍诵《大士救苦经》乎？妇以不识字对，妪教之念，醒而了了不忘。明日，诵以问人，果《救苦经》也。遂日夜持念，子目渐愈，由是持斋益虔。然日中有所为，夜辄见金甲神谯诃之。一日，邻家豕溺其门，妇持帚驱之。夜寐中闻神谴语曰："尔何等人？敢以物击豕。"妇力辨为驱之而未尝击也，神怒不已，其子再四代哀之而醒。又尝过邻家，见其烹鱼，鱼跃釜外，妇从旁曰："盍盖之。"是夜，复梦神盛怒责之曰："人家烹鱼，尔不劝之放生，罪矣。又教之加盖，罪若何?"遂于床上起跪，两手反接，哀号痛楚，若被杖状，良久乃苏。后其子渐长，能营生，尝于斋日买油一斤，熬熟沃瓜食之。是夕甫寝，即闻神大詈曰："尔称持斋，有如许受用者。"手即捽妇发，以匕取沸油浇其顶，痛不可忍，号声彻于四邻，其子力呼而苏，首尚痛不可耐。稍定，复寐，则见神将复擒治，乃急走之草间伏焉。旋见白兔数十成群，争舐其首，不觉爽然，顶痛尽愈。徐出视，则神已去，有一老妪立其旁，指成群者曰："汝知此何物乎?"妇以白兔对，曰："非也，此白猿，吾驱之来救汝也。"自是不敢他有所嗜，然偶有言语之过，辄于夜间受鞭挞，日以为常。今犹健在，不知其究竟何如也。按此林樾亭先生杂稿中所载，盖乾隆末年事，未详其何里何氏。先生早归道山，无从质证，然足见持大士斋者甚非可以率尔从事矣。

持大悲咒

家大人曰：叶健庵中丞(世倬)由吾闽监司廉访洊晋巡抚，道光元年入觐京师，于宫门外待漏，时与余晤谈良久。旧闻中丞持诵《大悲咒》甚得力，因叩其说。中丞曰："余二十许岁时，尝患疟甚重，其寒热交战时，苦不可言。医言下次当更重，忧惧几不欲生。忽见书架有《大悲咒》一卷，自念持诵或可稍减病苦，且借以却疟鬼。遂发心以次日焚香祷誓佛前，摄心虔诵，而疟恰以是日顿止。于是连日诵之，疟竟不发。故自通籍以来，数十年持诵不辍也。"按《大悲咒》列于密部，即《陀

罗尼经》。屠琴坞曰："观世音菩萨告梵王，言大慈悲心是平等心，是无为心，是无染着心，是空观心，是恭敬心，是卑下心，是无杂乱心，是无见取心，是无上菩提心，是菩萨已将八十四句咒义诠释明白。持诵者须将慈悲、平等、无为、空观等心十句细心寻绎，身体而力行之，即可到应时身生千手千眼地位。极之八万四千陀罗尼手眼，皆不出此十句妙用，故曰：当知此咒，犹如妙药，名阿伽罗，一切诸病无所不治也。今人多信奉《金刚经》而不敢轻持《大悲咒》，辄谓此咒妙谛、真诠在语言文字之外，持之不谨反恐致殃，则亦未尝笃信力行之过耳。

溺鬼自拔

吴江有渔者李正，所居一港甚僻。一夕得鱼，沽酒独酌。俄有一人立门外，李曰："予何来?"曰："予，鬼也。溺此港中数年矣。见翁独酌，欲分一杯，可乎?"李曰："子既欲饮，可人坐。"鬼遂对酌，后因常至。越半月，无谓曰："明日代我者至，我将去矣。"问何人？曰："驾船者。"明日伺之，果一人驾船来，并无他故而去。及夜鬼至，李曰："何以不汝代。"曰："此人少年丧父，养一幼弟，吾害之，彼弟亦不能生矣，故释之。"又半月，鬼又曰："明日代我者至。"次日果一人到岸边，徘徊数次而去。其夕鬼至，复问何以不代？鬼曰："此人家有老母，死则无依，故释之。"李曰："汝如此存心，岂久堕下泉者哉?"又数日，鬼曰："明日有一妇人代我，我特来告别。"次日伺之，傍晚有妇人临岸，意欲下水，复循岸去。鬼又至，李曰："何以又舍此妇?"曰："此妇怀孕在身，若不阻之，是丧二命也。予为男子，没水滨数年，尚无生路，况此孕妇，何日超生？故又舍之。任予魂消魄散于水中，誓不敢丧人二命也。"潸然泪下，别数日，鬼忽绯袍冠带、侍从甚众来辞李曰："上帝以吾仁德好生，敕为本方土地。"言讫不见。按此条载《感应篇旁证》，盖嘉庆初年事。后评云：宁自忍而不忍人，一而再，再而三，此心不变，善根定矣。堕鬼道者犹能格天，况生人哉。

盛封翁

浙中盛陶村(唐)，嘉庆乙丑进士。相传其祖越湖封翁在杭州开盐厂，一日有桐庐县诸生投之，初不相识也。留住数月，始知其被仇陷害，缉捕将至。封翁急挈之妇家，藏夹墙中。年余，其妻子亦逋逃继至，封翁并收之。聚居年余，事平始送回，而陶村得馆选矣。

幸灾乐祸

甘肃有两县令，甲强而乙弱，皆劣员也。值家大人在藩任，办理计典，将劾乙以疲软，外间以揣摩及之。甲与乙素有隙，闻而大喜，即于公庭面诋之，乙怒形于色而隐忍不敢较，众皆为不平。未几，计典榜发，则甲适亦以浮躁被劾。乙乃反唇相讥，闻者快之。甲两颧发赤，几欲戟手而前，为众所格。而愤跳愈不可耐，时成兰生方伯(世瑄)为兰州守，目击其事，令仆役挟之归寓，遂成狂易之疾以终。方伯笑语人曰："昔有人自言，今早登黄鹤楼，欲观江中覆舟以为乐，竟无一舟覆者。归见荷磁器者入城，失足尽碎，差快人意。似此幸灾乐祸，心术阴恶，其言至令人不忍闻。此在市井无赖之徒或所不免，不料士大夫于功名得失之际，竟有蹈此辙者，宜乎灾及其身也。"

放雀获报

镇江范某其妻病痨疾濒死，有医者教之曰："用雀百头制药末饵之，又于三七日服其脑，当痊。然一雀不可减也。"范依言聚雀而笼之，妻闻之，恚曰："以吾一命残物百命，虽死，决不为也。"开笼放之。未几，病自痊，且得妊，生男。男两肩上各有黑斑如雀形。

黑额人

金陵有数十人共一舟渡江者，中流风骤起，忽闻空中语曰："黑额人。"中有黑额者，自思空中既指我，何为累人，遂跳入水。舟随覆，无一得免者。惟黑额人先附一巨木，漂水至岸，独不死。

纨袴子弟

家大人曰："余十一岁即随先资政公游学厦门，馆于厦防厅署，东人为汉军刘某。时台湾林爽文之滋事，军兴梗阻，留滞三年始归。厦防厅为吾闽第一优缺，海舶麕集，市尘殷赡，官厅尤极豪奢，大堂左右设自鸣钟两架，高与人齐。内署称是，署中蓄梨园两班，除国忌外，无日不演唱。馆中学徒六人，二弱冠，余则十三四岁不等，无人不佩时辰表者。十三四岁者，遇岁时必盛服，头上必红顶花翎，腰间必荷囊素帉(即飘带)，日与梨园子弟相追逐。但一近书馆门，辄为资政公所呵禁，不令入。学徒在馆中尚知严惮，一出馆门，则无所不为。东人常令司阍者缚其子至馆，请施夏楚，而内东旋入馆面求宽免，以故学徒皆无所顾忌。余每望而畏之，资政公常饬之曰：'汝不必畏他，亦不必慕他，此古人所谓纨袴子弟也。杜诗有云：'纨袴不饿死'，若此辈者，十年之后，吾真恐其饿死也。'后东人以军功擢嘉兴守，入觐，和珅知其在厦防缺久，索贿四十万。不应，遂摭其冒功蚀饷状，籍没之。余初次公车，至京访之，则已散居各庙庑，萧条无以自存。后余官京师，再访之，仅存一名四格者，与其所生母促居草屋中，蓝缕不堪，余每月以制钱二千资之，复令其以佣书津贴，其笔法尚是资政公当日所授也。迨余出守荆州，荆州将军某首宗室公也，与刘有亲谊，余犹因将军寄资之。未几，余擢淮海监司去，将军亦物故，此后遂不知其所终。

雷击洋商

英吉利滋事之初，尚有所畏忌于国中。其暗中羽翼而保护之者，则粤东洋商之罪不容诛也。当林少穆先生总制两粤时，日思以计擒其酋义律，而洋商辄侦知之。一日，制府以事招义律谕话，即将羁之。义律乘轿

诣督署,已入外辕门,适有洋商伍绍琼者,由督署出,即于轿中以手摇挥之。义律会意,遽回轿,迨制府闻而追之,则出城已远矣。此粤东人众目所共瞻,切齿所同恨者也。先是,有英夷数百万金寄在洋商家,至是取还,皆伍绍琼密为布置。无何,雷起洋商屋后,将伍绍琼从第四进厅事提至头进庭中,摄击毙之。众洋商暨英夷始稍知畏惧。余时随侍桂林,不数日即闻其事,盖无不抚掌称快者。

实心教学

侯官谢退谷学博曰:"今人读书多不免于处馆,或以为迫于贫而妨于学,其实非也。既处馆,则当以误人子弟为忧,如教童子读四书、读经书必与讲解,自家不了然于口,不得不先自用心研究。且有看书时自谓已晓,及至与人讲解,反觉口中辞理不顺者,则又不得不加研审一番。如此反覆,则弟子所得者仅二三分,而师之所得已六七分矣。惟身虽处馆,而以子弟之功课为厌物,苟且了事,频年处馆弟子无得,师亦无聊,不数年间,以求馆之难为怨望矣。故贫士处馆而立身行已于此觇焉,前程通塞于此定焉。圣人不厌不倦,是彻上彻下之事以圣人为之,终身不过如是。"以初入门学者为之,亦必如是。"此言最为确切。

蛇冤

黄霁青先生尝语家大人曰:"道光丁酉夏,予于南园观叠石,见一螳螂飞扑奴子笠檐上,双举怒臂,若欲搏击然。奴将捉而杀之,时木渎卖花人顾姓在旁,摇手戒勿杀,曰:"物有知也,安可与之结怨对耶?"予闻其语,异而诘之,顾因言数年前伊戚王姓者,尝以花木易米,往来湖广。一日,舣船汉阳村落间,忽来一小青蛇,沿跳板(舟人停泊布木板以便上下名跳板)作叩头状。王异之,寻缘隙入头舱泥中而蛰。因其非毒螫者,听之。后返棹至江宁之浦口,刚系缆,则蛇出,仍缘板登岸,回顾叩头如前状。益诧异,伺其所之。蜿蜒半里许,瞥入道旁人家篱下,匿不复见。越日,闻有人为蛇啮毙者,心知其异。往视则一少年,衣冠甚都,倒前蛇匿处,似营县奉差人也。其仆方往来无措,叩之,知毙者策骑过篱下,鞭忽堕,勒马俯而拾之,一小青蛇突出啮其指,嗷然失声,滚地呼痛,顷之遂绝,而蛇迹杳然矣。视其所啮,则右手食指青黑而肿,似中毒甚深者。王不胜叹异,归以语顾者如此,顾因所闻推以儆奴子耳。按小青蛇,即俗所谓青条蛇,我乡人家屋宇及田野阡陌间所在都有,非如赤练、寸银(皆蛇名)之毒也,从未闻有啮人至死者。汉阳小青,不远千里,吁求附舟,择地潜匿,若早知其人之必由此路,有堕鞭之事,欲得而甘心者。苟非积仇宿怨,曷至此。愿世人多结善缘,勿留孽果。乃或谓此段公案,适然遭逢,若雷出地奋,触之者毙。亦安知天下之广大,人物之蕃庶,胡为而适然遭逢耶?盍亦思其故矣。

负妻果报

道光戊子科顺天乡试,首场有拔贡生某者,入号后垂帘偃卧,不饮不食。诘朝,题纸下已久,日且高,某亦无声息。号军及邻舍疑其病也,更迭觇之,见其欻起撤所卧板,移矮杌向内坐,始喃喃语不可辨,继而自批其颊。号军虑不测,禀巡绰官入号看视,某辄言貌如常。官去,仍垂帘寂然矣。有顷伺之,则已自绞死,所缢绳两端悬于壁钉,绝无圈结,仅络项而已。而项间则爪痕稠叠深陷,若遭痛掏者。然时有识其人知其事者,云生幼孤寒,伶仃无依,拾马通换胡饼以延喘,而质颇聪慧,时于村塾间听群儿读,辄能依样记诵。其乡有某翁者家小康,怜而异之,招至家,给其饮食,具束修命之就傅。且以女年相若,遂许字焉。生成童游庠,及冠,与拔萃科,声名鹊起。生与女素不避面,意得后,遂乘间偷合,翁不知也。嗣入都久,翁信问婚期,生自负才名,不患无富贵良姻,而顾与田舍翁缔婚乎?竟萌悔意,覆书言其女不贞,难怪背盟之语。翁接阅恚甚,诘责其女,遂吐实。复浼媒宛转,而生坚不可回,翁无奈烦啧于室,女竟衔愤投环,此其辜恩负心之报乎。

赵太守

桂林赵复斋太守(宜本)为诸生时,偶行市中,遇老人呼其名曰:"汝祖德厚,立品亦端,今科当中第,牛犬肉尚宜戒食,毋忽"。赵方疑讶间,见其径登鼓楼,亟蹑其后,闲寂无人。是科果获售,榜后,复梦老人让曰:"何忘吾言?"赵自念持戒甚力,惊醒,遍告家人,始知日间以犬肉祝都鲁神也。相传都鲁为元裨将,兵败匿山谷中,因犬吠为敌所觉,遂遇害。后为神,威灵赫濯,故土人祀必以犬云。闻太守之尊人精申韩学,主粤东西大幕,值其卧病濒危,适有疑狱,大府亲至其居,叩之床榻间,力疾定谳,所全活者众。太守登第后,分职秋曹,本其家学,为时所推重。有昏夜辇千金嘱托者,峻却之。今四子皆入仕版,少子以贤书出刺山西隰州,时州治背山荒僻殊甚。一日,微行遇虎,长揖祷祝而虎竟退。今州人立赵公祠于遇虎处,则其人、其政均可想见矣。

故祖首逆

湖州戴氏子,自幼失欢于父,被逐出外,流佣积年,小有赀蓄。逾冠,能营生而娶妻矣。其父穷老无依,闻之来探,且冀收养焉。至则其子作白眼,谓昔不我子而今欲父事耶?恝置之,不留餐宿。父丧气,垂涕归。已阅时矣,一日,其子忽具舟迎父,叩首悔过。自是,骨肉完聚,奉养无稍懈,始逆终顺,若出两人也。有知其事者,言其父归后,值四月四日,邑人奉城隍神出游,子方倚门观,蹶然倒地,口喃喃作官语,继复呼痛乞恩,了了可辨,似其已故之祖以忤逆乃父诉诸吴兴冥司,邑神准移,适摄魂而惩责也。及苏,询之,虽讳不复承,然观其率然改行而为父子如初者,众目昭昭,阴阳相证,知其

悔悟为有因矣。按戴氏子之忍于其所生，乃父不明首于官，而厥祖顾代诉诸幽阴，卒使其孙为顺孙，不为逆子，冥冥中之挽回，非犹是生前一腔慈爱耶？世人于亲族稍疏者，每谓去祖已远，视如陌路，岂知由子孙观之，则枝分叶散。由祖宗观之，固一本同源也。后嗣之于贤不肖有异视，先代于后嗣之贤不肖无异视也。观此可油然生孝弟之心矣。

仙画

道光初，常州杨姓母子二人，母衰老，子年十五六，担卖鲜果为生，孝养无缺。尝遇母疾笃，侍奉不离，既乏生理，医药益艰。一日持方向肆，赊贯再三，哀恳肆中，人以所负多，不复许。忧危无措，适一蓝缕道人过，询状，旋乞得肆中包裹素纸长三寸许者，并索笔砚，倚积台画柳下一老翁坐船头，手把一卷，卷端书雪舟渔唱四字，眉目须髯，勾点写意而已。掷笔，付其子曰："若计医药费及经营赀当几许耶？"子曰："十贯钱够矣。"曰："若将此至某门外官塘石桥侧，张画就盘陀坐。有问价者，如数售之可也。"时市人聚观，谓此草草笔墨，又无装潢，谁其出重赀以购耶？率嗤为妄。其子见道人意良善，且计无复之，姑如所指往俟。良久无遇，懊怅欲归，则远远闻鸣锣声，顷三四大舸旗枪鲜明类官舫者，至桥，倏尔停泊。一短衿袍褂俨然贵人出舱四眺，睹所张画，急上岸趋视，把玩而不能释，问欲售耶？曰："然。"问值，以十贯对。微怪其昂，遽携入舱，呈一老妇。妇捧卷而笑，若不胜其喜者。招其子询所自来，欢曰："此仙笔也。"命仆囊钱如数送其家而去，市人咸惊异，信为孝行之报也。其子由是顿偿药债，母病旋愈，生理欣欣，竟得小康云。

卷 三

江南举子

江南近科卿试，有数举子于寓楼连夜闻邻居以妇女泣者，声甚幽咽。视屋梁有穿漏处，一人叠几上窥，见小楼中设灵座，孤灯荧荧，一缟衣妇年稚状姣，以巾揾泪而哭。其人招众毕登，高壁摩肩，尘土索索下，妇若觉之者，仰首长叹一声，颜色惨变，吐舌三寸许，欻然卷灯灭影。众骇绝，堕若累棋，有破额伤股者，各惊悸，蒙头而卧。翌日，访其邻，则室无居人。或言数月前有某氏妇，因夫死而自缢以殉者，众皆懊丧，并以破伤不及终试事归。此事潘寿生为黄霁青先生所述，先生曰："此妇生前节烈，死后犹凄恋故夫，光景何等可怜，乃闻声而为穴隙之间睹状，而甚飞梭之掷，乐因哀感，惧以喜招。然则贞魂三寸之舌即谓之广长说法可也。彼子衿佻达者，何不引以为戒哉。"

梁国平

广东东安县梁国平，一生忠厚正直，急人之难，多所矜全。殁后，见梦于其戚曹盈中者，谓蒙天监为他省冥官，死生路隔，难忘故情，特来作别云云。曹醒，疑信参半。逾岁，又梦与国平晤叙，如平生欢。云复荷上帝加恩，迁擢甘肃靖远县城隍，已于某月日赴任矣。曹问前任之神何以更替，国平言旧神亦系同省高州府信宜县人，姓雷名鸣邦，新升甘肃都城隍，故我得膺是选。临别作四诗为赠，记其二云：聪明正直始为神，嘱尔诸昆好敬亲。从古吉门多衍庆，和平终属一家春。处世须成大丈夫，无骄无谄是真儒。田园世守诗书业，耕读人家泽自腴。词虽浅近而义关劝勉，此嘉庆戊寅三月二十五日夜曹所记第二次梦也。

张氏子

浙有张氏子，年少解音律，素行佻达。每值清明中元，妇女野祭夜哭时，辄窥伺窃听。乐此不疲，意盖希邪缘凑合也。后于七月望夜，乘月信步入曲巷，闻有哭声达户外，凄惋绵挚，知为新孀。倾听良久，魂荡神怡，因其地去家近，亟返携所吹箫至，则哭犹未已。乃当门负墙而立，鼓唇按指，觉乌乌声入孔相应。方快适间，忽若有从背后批其颊者，所吹箫堕地如裂，遽负痛抱首归。气绫如缕，向其妻述先后所遇，曰："吾平日以此为乐，岂知今乃遘大苦耶？"视所批处，由红肿而紫烂，不日竟以此殒。其妻每临哭，必先觇户外，见其无人乃发声，惟恐有人窃听似其夫者。顾不能守本，终丧而醮矣。

犯 淫

道光甲午湖南乡试，有士子题一律于明远楼下，云："千里来观上国光，卷中暗被火油伤。半生只为淫三妇，七届谁怜贴五场。始信韶颜为鬼域，悔从蓦地结鸳鸯。寄声有志青云士，莫道闺花艳且香。"可为淫人闺阁者下一针砭。时杨雪椒先生官湖南，为予述之如此。

张南珍

嘉善县城隍庙神座傍分塑书役像，皆生前肖形所为。有库吏张南珍者，亦厕其间。一日，以事偕友人庙，有指像戏语曰："尔尚未当差耶？"张曰："老爷不见唤耳。"散后越日，张午倦伏枕，瞥见皂衣人来若促其趋公者。起随之行，至一衙署，穿石牌楼过池上平桥越厅事到后堂，不知为何地也。伫立良久，皂衣人曰："官升座矣。"则见短身白须蓝袍短褂而顶戴者据案坐，旁一吏侍，张膝地叩头，官问："尔张某耶？尔谓我不唤尔当差，今来此何如？"张始悟为城隍神以昨戏言故也。意颇惶窘，复叩头称愿执役，但有心事未了，吁恳宽限。神诘其为何，张以三柩尚未葬诉。神颜似不怿，曰："尔年已七十三矣，此事不应早了耶？"张复以家寒无力诉。神旁顾吏捧巨册进，略一展帙，遽色霁点首曰："尔尚有一点好生之心，合多活十年，届时来当差可也。"麾之出，遇故隶马丹书者，谓之曰："尔何不速归耶？"拍其

肩，遂醒，则僵卧已三昼夜，妻子环泣，以心头尚温，未即棺殓耳。张为人和易，管库日有蠹吏伙造伪串冒征事发，曾为设法补苴，吁求当局多方开释，卒免骈诛，得从末减，盖其力也。神所云一点好生之心，其谓是耶？

冥　诛

吴江举人周某者，素无赖，阳施阴设噬人以填其欲壑者不知凡几。某年冬，将为入都计，邑令虑其生事，馈金劝驾可成行矣。未几得疯癫疾，纵饮歌哭，举止改常，家人防闲之，久而渐懈。一日晓起，于屋后见浮尸。捞视，周也。颈上隐隐有红缕，若刀划然，究莫知其死状若何。先一夕，有县役于初昏时闻听差传呼声，意邑署比较也，往返趋视，厅事寂然。及谛听，则声出自城隍庙。因赴庙，遇素识之术士于门，摇手止之，暗中共阚。见堂上灯火照曜，阶下鬼影丛丛，神视事处分，茫昧不可辨。继闻呼周某名，鬼卒捽一人前，琅珰殷耳。神拍案怒，遽命曳出斩之，觉阴风飒然拂面而过，冷沁毛骨，而堂上影响灭矣。骇异归，比晓，闻其淹毙。先是，富家某姓正室死，有疑其妾致毙者。周与某姓素无交谊，因是往吊，以危言惊其坐人。某姓惶惧，浼馈以塞其口，顾声闻四播，从而觊觎者众，被诬入官。及检验无故，事得白而家半破。又某氏婢死不明，周为之强制其亲属，致有衔忿自沉者。就此二事，其被冥诛也宜哉。

试卷毁名

嘉庆丁卯浙江乡试点名日，三场适值大雨，应试者浑身濡湿，挨挤踉跄，落后搀先，无复鱼贯，而头场尤甚。钱唐张某于人丛倒地，为履齿践踏以致惨陨。他如摩肩堕筐蹴肿遗履者，纷纷藉藉。黄霁青太守适应乡试三场，因失履韈而泥行，坐女字四十号。此舍先为号军堆积杂物，黄将考具暂置于右间之三十九号，出借同试之穿靴而备鞋者。再入号，则油帘坐褥，号军已代为安顿。呷茶偃卧刚息余喘，闻呼三十九号者至矣。起视壁间字，方知越次，顾疲甚，倦于搬挪。且念两舍毗连共一号军，无关弊窦，不如通融易坐之为便也。因向本号者告之误，且与之商再三，乃允。其人武康王姓，谈次颇自负闱艺，意气甚雄。盖幕游归而应举者也。十四日，黄晚睡方熟欲，见一披发女子掀帘扑压，王闻惊呼，唤黄觉，知梦魇耳，寻常置之。俄顷，则王亦魇喊，黄呼之醒，询其状，与所见同。时黄病目赤，眵昏特甚。中秋夕，未瞑即寐。夜半，闻王失声啃曰："误矣。"起视其卷面烧一孔，大如鹅眼钱云。适欲如厕，刚掩卷蜡煤爆落致此。因告巡绰官，乞换卷。监临谕以毋庸换，给不干贴例也。王回号，仍欣然誊写。未几，复闻呼声更厉。视之，则卷面烧痕细如线香而姓名毁矣。盖其五策已钞毕，将收拾交卷，忽遭此厄也。再以换卷请，监临责其粗心屡渎，坚不之许。乃顿足涕泗而出，竟登蓝榜。意者红莲幕下有以召游魂之变耶，受之者当自知耳。

微行摘印

长牧庵阁老（麟）巡抚浙江时，访得某邑令颇著墨声。一夕微行，遇令于道，公直冲其前导，问将安往？令降舆答以巡夜。公曰："时方二鼓，毋乃太早。且巡夜所以察奸也，今汝盛陈仪卫，奸民方避之不暇，何以察为？无已，其从予行。"乃悉屏其从者，携令手偕行数里。至一酒家，谓令曰："得毋劳乎？且与子饮酒。"遂入据坐，问酒家迩来得利如何？对曰："利甚微，重以官司科派，动多亏本。"公曰："汝细民也，何科派之有。"对曰："父母官爱财如命，不论茶坊酒肆，凡买卖者，每月悉征常例钱。蠹役因假虎威，加倍勒索，是以小民殊不聊生。"因缕述某令害民者十余事，不知即座上客也。公曰："据汝言，上司独无觉察乎？"对曰："新巡抚号称爱民，然一时不能尽悉，小民亦何敢控诉？"公笑饮数杯，输值讫，出谓令曰："小人多已甚之言，我不敢轻听，汝亦勿怒也。"复行数里，曰："我今夕正可巡夜，盍分路而往。"令即去，公复回至酒家，叩门求宿，酒家对以非寓客处。公曰："汝今宵当被横祸，我此来非为寄宿，盖护汝也。"酒家异其言，遂留之。至夜半，闻剥啄声甚急，则里胥县差持朱签拘卖酒者。公出应曰："我，主人也。有犯，我自当之，与某无涉。"里胥不识公，嗔曰："本官指名索某，汝何为者？"公强欲与俱，遂连拽以行。酒家丧魄，不知所措。公慰之曰："有我在，无恐，会即释汝也"。至则令升座，首唤酒家，公以毡帽蒙首，与酒家并缩锁登堂，令一见大骇，亟免冠叩颡。公升其座，笑曰："吾固知汝之必逮酒家耳。"遂怀其印以去，曰："省却一员摘印官也。"

雷　异

嘉庆壬申，广东新宁县某村兄弟二人，有妹，已适人。兄四十未娶，弟曰："兄不娶将绝嗣，盍鬻弟以娶妇。"兄曰："得妇而失弟，不可以为人，不如其无妇也。"村中有富翁，闻而义之，语兄曰："吾正需佣，今与若三十金，若弟为我佣而当其息。弟得食，若得妇，不两利乎？他日有金，可赎也。"从之。新妇入门，久之，窃疑夫故有弟，今何在？夫泣语以故，妇曰："得妇而失弟，不可以为人，不如其无妇也。"妇谋诸父，展转得三十金，藏诸笥，将促其夫赎弟。既而索之，亡矣，愤而自缢。葬日，其小姑哭送之，忽雷震棺开，妇活而小姑死，金掷诸地。盖小姑归宁，知嫂藏金处，阴窃之，而嫂不疑也。遂以棺葬小姑，而以金赎其弟。事见吴鸿来孝廉（应逵）《雁山文集》。

任幼植先生

家大人曰："江南任幼植先生（大椿）为礼部前辈，礼学、小学俱精，记诵博洽，一时无两。翁覃溪师称为畏友。而以乾隆己丑传胪，浮沈郎署，晚年始得记名御史，未拜即归道山。本朝二甲传胪，鲜不入词馆者，人皆为先生惜之。先生自言十五六时，偶为从父侍姬以

宫词书扇，从父疑之，致自缢死。其魂讼于地下，先生遂奄奄卧疾，魂亦被摄考问，阅四五年，冥官亲鞫七八度，始辨明出于无心，然卒坐以过失杀人，减削其官禄，故仕途偃蹇如是。纪文达师尝曰："冥官治是狱者，即顾郎中(德懋)，二人先不相知，一日相遇，彼此如旧识。时同在座亲闻其追话冥司事，幼植对之，犹栗栗也。"

顾郎中

有客问顾郎中以冥王果报之事，曰："阴间判狱，仍用王法乎？抑用佛教乎？"顾曰："不用王法，亦不用佛教，但凭人心。人但问心无愧即冥中所谓善，问心有愧即冥中所谓恶。公是公非，不遍不倚，幽明一理，儒佛无分。"按此说平易近情，天堂地狱原听人趋避也。

述 警

乾隆间，福州某甲震死久之，或传其在逆旅尝负乡人客死者千金之托，致其举家窘死，此雷所以报也。同时同郡甘蔗洲民某乙弟病瘵，利其赀，赂医药杀之。医度其弟疾本必死而赂可计取也，乃请缓图而谬其证，与药以愚某乙。弟死，医如约责赂。既而医偕某乙入城，舟行傍江浒，有虎跃登其舟，衔某乙去而爪败医面，罄所得赂求药乃愈。客或以此事告家大人者，曰："使天所显戮咸若是雷是虎，天下孰敢为不善。惟其不尽然也，人乃疑之耳。"家大人曰："人世议狱，固有狱具辄刑不俟奏报者，如重案请王命即行正法者是也。有奏当报可而后行者，如朱批即行正法者是也。有迟之又久而不之刑者，如缓决减等者是也。而矜疑之狱，八议所宽者，亦时时有之。彼遭雷虎显戮者，其不俟奏报而即刑者欤。其他报有迟速而或疑其爽，安知非迟而有待而报之终爽者？又安知非如人世矜疑八议之比，冥漠中别有权衡者欤？"

慢客招尤

余随任桂林时，闻前政某中丞性简傲，每日必午睡半晌，不许家人惊扰。一日，某学使来拜，大门外已传鼓矣。中丞方偃蹇在床，司阍者持名柬启请勉而后起。时方暑熟，呼汤盥身面再四，又俟其通体凉干，然后著衣冠徐徐出迎，则日晷已移六刻。署中宾朋咸窃笑之，学使在舆中热不可耐，愤不可言。相见后，草草数言即别，两家仆从皆知其不欢而去，而中丞懵然也。越日，中丞往学署谢步，亦在大门外苦守一时许而后获进。是日，天愈酷热，中丞坐舆中久，已经中暑，及至厅事，言语失次，竟至踉跄而回。卧病旬余日而后出。有学使伻来问病者，私语人曰："是日中丞到门，司阍者实相戒不传鼓，盖仆从等暗修前日之怨，故使主人迟久而后出也。"按此事虽小而招怨甚大，昔《史记》载郑当时戒门下，客至无贵贱无留门者，颜之推《家训》云："门不停宾。"又云："失教之家，阍寺无礼。或以主君寝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为耻。黄门侍郎裴之礼号善待士，有如此辈，对宾杖之。"此皆不以为小节而忽之也。若某中丞之事，则愈当引以为戒矣。

周次立

家大人曰："周次立邑候(以勋)宰丹徒时，江浙大旱，所办荒政最好。地处四冲，大吏过境者络绎，供帐饮食率用六簋，不设海味，所费不过二金。当时州县谒督抚，不送门包者，惟次立与陈曼生(鸿寿)两人，虽索亦不应。嘉庆甲戌，余挈家进京，过镇江，次立亦以六簋饷余，曰："毋嫌其薄，数年来自督抚至道府，皆一律此物也。"余笑谢之，忙中告余曰："某坊里甲昨报客寓一人猝死，以无亲属当诣验，见其人斜倚椅上，一手犹执烟筒，目睛突出坐而毙。有一随伴小僮，言昨日初到此，向在某官处为长，随以事逐出，云当往京师提督府具控，毫无疾病。方坐椅上吸烟，忽若有所见，自呼曰我该死，立时气绝。问以所控何事？答云不知。验其身，实系中恶死，无他故。检其箧，忽得一控状稿底，又一册罗列主人阴事多款。余念此册不可留，是将兴大狱者，乃袖回署中焚之"。且曰："册中多款虚实不可知，然此辈阴刺主人劣迹以为挟制之具，挟制不得则反噬倾陷，且将罗织多人，丧心昧良，宜鬼神之立殛之也。"或曰："某官故丹徒人，其祖宗墟墓在此，殆阴灵不泯而为是欤。"余谓次立此举，必有善报。后十余年，余官吴门，闻人言次立为丹徒城隍，确有所据。或曰得自张真人，语殆不诬矣。

请旌良法

安化阴文毅抚苏时，以一疏请旌常州府属武进、阳湖两县贞孝节烈妇女三千十八人，一疏请旌江宁府属上元、江宁贞孝节烈妇女五百余人，各建总坊以表之。其总祠则听地方绅士之自为，在朝廷不过费帑六十金，而潜德幽光阐发，至三十五百余人之多，微特世所未闻，亦古所未有也。时家大人在江苏藩任，襄办其事，因念法属创举，虑各直省之不克周知，请宫保将此全案付梓，咨行各直省照办。复虑各省虽奉咨，收掌仍在吏胥，未必能家喻户晓，并嘱各牧令照刊一册，广为分送。乙未重过吴下，果有《旷典阐幽录》一书通行，为之欣慰不已。夫各直省之待旌者，不可以数计，寒闺嫠妇，编户为多，国家慎重科条，维持风化，法良意美，至深且远，而胥吏即借为需索之端，一妇得旌，费须百余金。视所领坊银，加至数倍。穷檐苦节，其何以堪？今则普天之下官府闾阎各有此册，绅士牧令即可据此册照案请行，而不虞吏胥之阻隔，将见两间无郁而不宣之气，名节日尊，风俗日美，则此册之功德亦讵有涯哉！余侨居浦城，适周芑源广文(启丰)亦总建宁府七属之贞孝节烈妇女雷李氏等三千一百余名口，合为请旌，如江南之例。余亦劝其俟奏履准后即为刊册广颁，盖总祠之成，总坊之建，皆尚需时日。而祠中牌位既繁，坊上姓氏尤密，殊不便于览观，不若寿诸枣梨，俾得人人寓目。因备述此事之缘起以示之，广文性好善事，合浦邑千万人中所熟视无睹，绝口不谈者。不惮采访笔墨之劳，不

惜州府吏胥之费，以独肩此义举。闻广文年过五十无子，自举此事，逾年即得一男，其亦可以劝矣乎。

江铁君述四事

吴中江铁君（沅），艮庭先生子也。始弃儒为僧，后复返初服。家大人藩吴时，与为文字交。尝闻其杂述数事。一为娄东王明经树获言其乡人某，阖门燔死，少长无遗，并来未半月之婢亦与焉。邻里以其生平无横暴行，不测其何隐恶而天罚之酷，且及婢之初来也。适有请乩仙者，以其事叩之，乩示曰："其家散弃五谷太甚，纵小儿女食且弃，妪婢亦共为污秽，每掷弃之。上帝为其无恶也，拟俟其悛，以小灾警之十年矣，而狼籍如故，乃付雷部。雷部覆奏，以为轻，又付瘟部，瘟部亦如之，遂付大部。婢本不在劫中，三日前，主与残食抛窗外落粪堆中，而秘不言，故并殛之。"又言："有书贾周某，端且谨，出纳不苟。一日语予曰：某贾书市中，有儒生携一少年求小说所谓《肉蒲团》者。"某正色言曰："君读书人，所携者非子弟即学徒也，奈何问此，何以训后生？何以作士子乎？吾虽市井，不屑售此也，君勿复尔。"其人愧甚，揖谢曰："某失言，谨受教，当书绅也。"踧踖而去。予曰："此人闻法言而受，必改过矣，亦善士也。"因忆有朱姓者，以鬻书家渐起，后忽自刻小曲售之。予谓之曰："尔鬻书，因与我辈往还，若售此则与负担厮役往还矣，后毋如是。"朱曰："我贪好价耳。"予曰："尔贪目前之利，以此坏人心术，必有冥诛，可速改之。"不听，未及一年，其子窃资淫于外，乃为之娶而分室异之，子旋死。幼子亦然，家遂罄，肩残书鬻于市，旋死于街亭。又言：慈溪北乡有瞽者，贫欲遣其妻，妻不可。瞽者曰："若去，则俱活。若不去，且俱死矣。不如我先死，若自可去。"遂欲自死，妻不得已改适，谓其后夫曰："瞽者无所赖，吾当月再往为之缝纫洗浣，不宿即归也。"后夫许之。瞽者因得卖妻洋银，以其羸，夜弄之有声。旁塾童子艳之，尽窃去，瞽者遂缢。越日，其妇至，惊哭，亦缢。后夫次日往视之，痛人与金两失也，赴水死。其母闻之，又缢。某日，天大雷雨，震死塾中学子十六人，盖与闻其事而均分其银者。塾师不与知，小生不得分，故免。时道光庚寅某月也。又云：劝善惩恶之言，或书本，或单片流通于世，功德无量。即有弃掷或轻亵者，得一人奉行，便灯传无尽。一人惊觉，便转败为功。曾闻有中表兄妹，俱为旧族名门，才貌双绝，各有慕悦之意。虽得数面，而俱有尊长在前，不能达也。后值演剧盛宴，堂设珠帘屏隔内外，其表兄避酒潜探后堂，见其表妹不在席，乃东西散步到一书房，值其醉憩小榻，颓然粉融脂散。喜极，昵近，忽触壁间小轴堕地，取视之，乃戒淫文也，语言危厉，读之悚然汗下，疾趋而去。虽此少年本有善根，亦全赖此当头棒喝矣。

烈妇释冤

江铁君又言：江南某科乡试有某生者，闻邻号哗声，视之，一生碎碗割面，流血滂然。某问其故，则有鬼附其体，言妾夫妇贫贱，携子佣此人家，此人窥我色，屡调我不遂。陷我夫客死，复凌逼我，我遂投缳，今来取其命耳。某曰："然则烈妇也可敬，若子今在否？"鬼曰："我死后丐于路耳。"某曰："若取其命，而子丐如故，恐不免沟壑，奈何？苟贷其死，命以田产若干给尔子，俾娶妻生子，死者有祀，生者有后，可乎？"鬼曰："如此甚善，但彼未必从，且我奉冥牒但追命也。"某曰："彼畏死，必从。我为若成之，否则仍取命可也。"鬼曰："甚善，君为我要之。"鬼去，其人遂苏。某问之信，且告之故，其人唯唯。既出闱，至其人寓，其人作一议焚之曰："我归即办此事，俟君来证也。"某三场前终卷，忽见前鬼现形，明睹有喜色，谢曰："赖君一言，死者得所，生者得安，才德士也，妾为君请于神，早登两科，今即捷矣，勉成吾事可也。"某归诣其人家，则已求得其子，分产授之，且成某家室，合窆其夫妇。某是科果捷，明年成进士。此亦王明经树获壬申年为予所述，俱有姓名，今忘之矣。按此与前编所录浙闱与鬼说情一条相类，但彼是浙江事，此是江南事，彼是乾隆间事，此是道光间事，亦可见天下无不可解之冤也。

牛　戒

余家世不食牛肉，已相传二百余年矣。家大人以公车报罢南旋，在浙江患疟，沿途抱病而回。自秋徂冬，每日一疟，已至百余次，虚羸殆不可言状。先大父怜其饮食少进，间以厚味滋益之。一日，有相好某广文以丁祭所余牛肉相饷，医者言虚疟最宜啖牛肉，盖大有益于脾。家先大父精治之，谓家大人曰："此丁祭之余，本可食。况以治病，尤无妨也。"家大人本不欲食，惮违严命，勉下一箸，旋大吐，并宿痰一齐涌出，其日疟遽止，其实牛肉并未下喉也。因忆施愚山先生《矩斋杂记》中有一条云："庾楼字木叔，三代不食牛肉。会病，以牛脑合药，间有馈牛肉者，则以给奴仆。自谓可幸无罪。忽梦冕服绯衣者曰：'汝岂食牛者耶？何腥闻若是？'庾亟以未食对。绯衣者命从官检簿，瞑目曰：'汝虽未食牛，然借病破戒，且以啖奴仆，当夺一纪。念汝有悔心，能劝得百十家不食，徐还汝算。'庾默念世人信戒者少，设有饷以牛肉，可奈何？绯衣人微哂曰：'瘗之土可也。只愁念不坚，何忧行不广。'庾惊寤，特笔其事。门人黎同吉，字亦仲，亦持牛戒。偶患疟，为所亲强举一匕。夜梦少年黄姓者持剑怒詈，谓啖伊母肉。晨起询所饷，果黄牝牛肉也。或谓食牛细过，二子既累世不食，因病稍啖而阴谴，乃尔彼椎牛炮羔不知餍者，何以复加？坐客曰：'黑面老子自有处分。且如彼凶人说因果不信，并此鬼神警惧之梦，亦自侥幸不得也。'或又疑食与杀有异，不知人皆食牛，则牛如八珍，世未有见八珍不割而鬻诸市也。人皆不食牛，则牛如粪土，世未有取粪土割而鬻诸市也。是杀与食犹梃与刃也。此言极为痛切，可录可劝云云，因备载之。

程太令

同年何小汀（艮表）曰："江苏赣榆县有程姓者，以

忠厚称，由商贾致富，素与其戚郑某善。晚年一切贩运，悉归经理程某。物故，其子(义勋)者，道光乙酉科举人，以父所信任之人不敢更易。郑乘义勋计偕入都，其幼弟方习儒业，遂将其生理罢止。大凡贸易，不能悉属现赀，时有所称贷于人，亦或为人所负。其时程合计子母实有赢无绌，第生理既罢，为人负者皆归乌有，而贷诸人者，索取盈门，甚至构讼。义勋虽挑得知县，羁于讼事，不能赴官。而郑转置身事外，亲友咸为不平。后郑子院试已录送招覆日以笔误被黜，所补之人即义勋少子也。群以为天道有知云。按小汀之尊人(恒键)，于嘉庆末任赣榆令，义勋即其县试所拔取者。道光间，小汀之从弟(森林)复官是县。因得悉其前后颠末，为余述之。

卷　四

冥　判

吾乡杨允清邑侯(金华)，与先祖资政公交好，其父有活无常之称(凡当冥司差役者名为活无常，或曰走无常)。家大人少时，常因侍侧，泥邑侯问鬼神情状，邑侯曰："窃闻人间居室处处有鬼，鬼所最畏者三种人，一为节妇，二为营兵，三为醉汉。骤遇之而不及避，其魂必被冲散。盖节妇之正气，营兵之悍气，醉汉之旺气，皆足以冲之也。"又言近日有某甲在舟中，忽有自后呼之者，则其邻也。甲曰："忆汝已死，何事至此？"鬼曰："我因客死，魂游甚苦，欲附尔归耳。"甲素相熟，不怖，竟使登舟闲谈久之。问阴间最重何事？鬼曰："最重是吃牛肉，吃牛之人，吉神避之，恶煞随之。戒牛之人，吉神随之，恶煞避之。"甲曰："信如汝言，我从今誓不食牛矣。"有顷，鬼忽大哭，甲问何故？鬼曰："本欲附归，忽见福禄寿三星拥护尔身，我不敢近，归不成矣。"踉跄登岸而去。

某太守

贵筑周石藩(际华)，与家大人相遇于扬州，有循吏之目，善谈论。尝语家大人曰："吾乡有苏君某，某太守之爱婿也。苏以气质粗暴见忤于父，其父赴官首之，太守为之周旋，乃得免。嗣苏以纳妾故，与太守女反目，女诉于太守，太守怒甚，白其横暴之状于官，揭其旧案而周内之，遂下狱。苏愤极郁积，疽发对口而死。时论以太守之徇其女而毒其婿也，不旋踵而太守亦以对口疮毙，此非苏之能为厉也，但苏初忤父当死，太守既庇之，旋以女故置之死，则苏无死法，其为厉也亦宜矣。

冒籍冤狱

周石藩又言："其弟南坪在刑部四川司主稿时，四川有擅杀案回堂，拂堂官意，遂疾之。道光壬午春闱揭晓，有姚廷清者中式，姚本浙人，游幕于黔，与予旧识，洎后遂冒黔籍领乡荐。来京未拜同乡，及联捷，乃遍拜，皆弗纳。闻予住贵州西馆，不告阍人直至予寝所相见，求予弟印结。因与弟熟商，集同乡官共议，座满人多，予避去。弟白于众曰："彼固由乡试来也，家乡人不及攻，因其连捷而攻之，已成之名殊可惜也。且攻之亦不能更补一黔人矣。"座中水部宋某云："令彼出金三百修理会馆何如？"众弗应，弟亦未言可。不少顷，农部某与西曹某某皆含愤而散。予自外归，弟述其状。且曰："吾先有礼于众矣，姑出之容，异日徐图可也。"乃召姚而与之结。某某议论腾沸，有孝廉乌姓力撺之，即使某之弟革生名清者，赴都察院且控。奏交刑部审办，审系由贵州乡试来者，乃定议行查。忽清又以南坪弟受姚贿五百金再控，堂官修前隙，奏请革职严讯。讯十日无端倪，复白于堂官。不许，乃锻炼姚，使以捐金三百修馆之说诬弟，姚不忍也。熬审不支，乃从其诬。随召弟鞫之，三日不能成谳，并票传予同讯。予度其情事，知堂官之必与弟为难也，乃语弟曰："彼不过欲夺尔职耳，拚一革职，何堪受此折磨也？"弟乃诬服。覆奏曰："周某系管理会馆之人，如此项银两入手，虽非侵蚀，亦不挪用。前已奏请革职，毋庸议。"此案一出，都人士莫以为冤。未几而革生清者以恶诈不遂而致狱，狱成而归死于道路。其兄西曹某死于京，仆妾背逃。承审官某以别案坐赃出西口，死异域。乌姓者补县令，西曹某得知府，同时革职。乌尚回黔，某知府更不知所究竟无何而主是狱者。其势焰亦尽，获戾益深。予所见报应之事，未有如此之速，一无所漏者。盖不必皆为此事，而不啻其为此事者。彼苍者天，胡不惴惴耶？

刘　幕

山左吴邑侯(敬森)知贵州桐梓县，因案进省，与其幕宾刘某者同住杨家客寓。一日，吴赴饮遵义县署，二更时归寓。甫入门，闻搏击声，疑谁与刘幕斗也。推其寝门，视之挥拳如雨，脚亦飞扬。捺之使言，嗒然若丧，固诘其故，则曰："某氏率其女将与我为难也。"先是，桐邑有童生某赘于岳家，衣服饮食皆资于岳，于是妇有骄色，虽生女已三龄，而反目之端已非一日。某日，其妻虐遇之，生恚甚，持锄柄击之死。其女哭而呼之，并一击而死。案到官，吴以其寒士，并壮其志气，欲加怜恤。刘为谋删去其女，俾得稍从末减。刘正缮此稿，而冤魂随之耳。夫人命至重，律案难诬，刘不过以一念好生，仅求末减，且受鬼谴，况以赃私出入人罪者乎？此亦周石藩目击之事。

孔　生

有孔生某者，在黔中为梨园子弟。时周石藩馆于太守赵芦州幕中，值署中演剧，见之。骇其姓，因诘之，据言祖籍山东，其先代官都阃，没于黔，遂家焉。门庭渐落，因岁歉鬻身价青蚨一千四百文，今十四岁矣。耻隶是役，欲脱无缘。言次，涕泪随之，并求教之以字。石藩怜之，惟念广文冷宦，欲从孽海航人，大不容易。姑叩其赎身之数，则非百金不可。乃述其事于县尉陈

君复庐，陈亦心动，许以五十金赎之，班长不可，急挟之遁于滇中。适昆明太守见而异之，并得其颠末，慨然曰："百金，易事耳。"呼班长，立致之。班长又欲倍其值，太守怒白于大府，迫之以刑，乃得赎。制府伯公以属通海令使课之，盖其山东同乡也。有明经张君者，自荐不取修脯，而自为之师。期年，即读竟四子全书，并朱注悉熟。又三年，旋黔，从蒲孝廉学为文，亟谒石藩，执弟子礼。石藩又为违于遵义令张君岱庵，张月给三金以资薪俸，复陈其前状于胡梁园学使（枚），遂入泮。制府伯公喜甚，饮之千金，为购薄产。癸酉已登拔萃科矣。石藩曾记其事。或曰是不可记，恐为孔生玷。石藩曰："渠始十二三，如赤子入井，少长即耻求去，其志气已足千古。记之所以哀其志而幸其遇也，何玷之有？"予曰："此生以克自振拔，不辱其宗，正宜急述之以为人劝。而诸君子所以扶植之者，其功尤不可掩。今石藩家门鼎盛而张明经蒲孝廉者皆已成进士，不必言果报，而果报在其中矣。"

三总督

林子川先生自西域释回，人益轻健，仍在福州授徒讲学，日与家大人过从谈艺，并旁及时事之可惊可喜者。一日，语家大人曰："乾隆庚子予公车北上，附三总督（宝）眷船由衢至杭，有一仆守船。予偶问大人有几子？答云：止一子，初生甫数月。因述大人原有两子，巡抚山西时，有县令出，适一骑前行，前导呵之不下，令挥捡之，其人即抽佩刀以拒，刀为前导所夺，询之，则辖下武进士。令以刀诬控，大人遂论死。临刑，其魂即到巡抚署内大诟，满口称冤，扼杀大人之长子，又欲杀其次。大人惧，恳曰："我为令误，何不仇令而仇我乎？"曰："令何能杀我，杀我者汝也，我必绝而嗣。"又扼杀之。曰："我今且杀令。"遂到令署，亦大诟称冤，谓令曰："汝冤杀我，我必杀汝。"令伏地乞命久之，乃曰："汝行当获罪，姑饶汝。"遂去。无何，令果以罪去官，遣回家眷。甫出郭门，令之妻女忽发狂，自褫其衣，至尽赤体呼冤，万众骇观，其为厉如此。以传载伯有之事观之，非不可信也。予尝述以诫人。及余到新疆，同事王君笃祜，全椒人，有才学，与予同寓州学官舍，唱酬甚洽。谈次，余为述及此事，王独默然。予又述其事于河南李君时景，李曰："汝未知乎？此即王某事也。"予挢舌久之，曰："甚哉！世路之仄也。"予向固尝为王君言之，噫！予之闻是事也，固不知为谁何之人而漫述之以为戒耳。孰知远对万里外邂逅相遇，偶述数十年前传闻之语，乃适亲为其事之人乎？益知事不可妄为，言不可妄发。王君之事往矣，而我乃面暴之以触其所讳，我述王君之事屡矣，乃适述之于王君，而悔其所难追。甚矣，言行不可不慎也。然非李君之言，则亦不知为王君之事矣。此中若有天焉以戒王君并以戒予也。"

匿情枉法

林子川先生又云："平湖某翁者，老而鳏，一子充驿卒。妇有姿色，门列酒舍，聚无赖子赌。有贵人俊仆，数过其舍，翁悦之，遂以妇饵，有日矣。仆欲长据其妇，与翁谋杀其子。适子从驿晚归，促之行不可，因坚留之，妇不敢泄。仆已贿里中酒徒，具凶械匿于家。至夜，翁挟肴酒与子饮，且酣，匿者从背后奋大椎击之，跃起丈余，脑裂，血淋漓不死。妇惶恐，早匿楼上，翁乃以绳系颈，命妇勒之，妇不可，因挥绳楼上，劫妇引之，自以两手勒死。先是，无赖中有某甲，日夜从翁舍赌忘归，其家束之严，昏夜不得出。翁诘知其故，曰："岂有男儿而受制妇女哉？"乃诱卖其妇。甲既得金，遂纵赌无忌，金随尽。甲既失妇，又亡金，乃大衔翁，早知翁与仆情，是日见往来耳语状，疑之。伺夜潜从窗隙窥之，自其始饮以及行凶之形，历历在目也。晨起，即扬于众，且首官。贵人密以札与令，寝其事，众怒哄然，因敛钱付甲，驰杭城鸣锣沿街卖新闻，为官所执。问得其实，悉置之法，而令亦以匿情枉法论死。盖令事发时，贵人亲诣令，诱怀其札，故令欲分其罪而无从也。夫某翁之穷凶极恶不足论，奈何居民上者徒慑于贵人之势而纵滔天之恶以殃及其身哉？

黟县二案

乾隆间，徽州黟县有男子娶妇，后父母俱亡，弟幼，兄嫂育之。兄营生于外。后弟年长，兄自外归，嫂置酒慰劳之，呼叔同饮。席间先敬叔，后敬其夫，兄惑焉。终一宿，凌晨即起，顾谓妻曰："我贮货他处，须往发，必半月始归。"言已而去，嫂谓叔曰："尔兄向日还，温言絮语，家人契阔，固应尔尔。昨归后神气索然，剧可疑。今我还家视我父母，必尔兄归而后归也。箱箧皆封键，叔为我谨守房户可矣。"叔诺之而送于门。夜卧更余，闻叩门声甚急，起出讯之，不辨何人。启户，则裸妇也，急欲闭户，而妇涕泣跪槛前。云有急难，非君嫂莫救。曰："嫂已归宁，家中只我一男子，不可留也。"妇紧挂户，乞怜不已。无奈，解衣遥掷之，令衣而入，宿嫂空房。已乃喟然曰："我一男子，而深夜纳一妇人，何以自解？且渠无衣，天明又将何以遣之？"于是锁重门而出，嫂父家不远，寅夜往告之使归，与之衣而遣之。嫂曰："夜已半，我不可以归。"时嫂父在堂，曰："若然，叔亦暂留吾家，晨当同归，善遣之。"叔遂归钥于嫂而自寝别室。嫂之弟闻而生心焉，遂窃其钥而往，仓忙入户，不及键，与抱卧。适兄夜归，推门已启，侧身潜进，历重门，伏于房外，闻秽亵声。怒甚，操刀而入，尽杀之。而奔告于妻家曰："尔女与叔通，我皆杀之矣。"妻父曰："尔何言？女与叔咸在是。"悉呼至，兄愕然曰："然则妇何人？"嫂与叔齐述夜间事，兄憬然曰："误矣。然则男何人？"嫂环顾一家，不见弟，急索钥，不可得。曰："是必弟不肖，已为刀下鬼矣。"群奔至家，验之良是，而不知妇所从来。无何，有杀奸而逸其妻者，喧传遍索，导之使验，曰："嘻，是也，幸代歼之矣。"乃共闻于官，令各掩埋而释之。　黟县又有姊妹二人，所适夫家相去不远，每归宁，妹常便道至姊所，邀与俱归，暮则宿姊所，

习以为常。一日，将祝父寿，约同往，姊置馔候之。日晡不来，谓其叔曰："此去涉岭路艰，势难久待，我先往，妹至留宿我空房中，待旦而行可矣。"良久，妹至，叔迎门述嫂意止之，款而宿焉。薄暮未暝，叔不耐卧，反扃其门而游于市。过日间沽酒，肆呼与语，问何客来，须置酒。叔告之故，肆人曰："然则子不便归，留此共酌可乎?"叔诺之，于是列佳肴斟美酝长谈畅饮。叔沈醉，隐柜而卧，肆人窃其钥悄然往。入门，瞰空房户牡以锥剔之，妹闻户有声，曰："叔向端谨，何忽有此举?"计床后有板扉，潜启而逸，匿于柴室丛中。肆人入户，登其床，虚无人也。曰："从他遁，我且伏而伺之。"月微明，见屋间有妇匍匐而下，拥而纳诸床。事已，询妇，曰："吾某邻妇也，乘间思窃其物，尔音非叔，果何人乎?"肆人述其由，妇曰："素识也，可频来。"肆人患其扰恶而贼之，潜归，叔犹然酣卧也。纳钥，呼之起曰："天将明矣。"黎明苍皇返，适妹自柴中出，让叔曰："汝何遽无良，剔我户牡。"叔力辨其无，妹举脱牡为证。叔讶而入，见尸于床，曰："此邻妇也，何自来哉? 抑孰贼之?"乃鸣之官，官验讫，详讯夜来情状，曰："是必有异。"立拘肆人严鞫之，吐其实。乃定罪案，而叔之无辜以雪，妹亦免于难，以保其身。

海南一勺数事

广丰徐柏舫吏部(谦)奉持观音大士经咒甚虔，尝辑《海南一勺》内外函数十卷，备述灵感之迹。中有近事数条，尤信而可征，兹特录出。如云海阳周武堂明府尝言《高王观世音经》及《大悲咒》，遇难默诵即能免厄。嘉庆六年八月初八夜，余偕明府从陆路兼程进省，至惠阳始登舟，舟人满挂蒲帆，从月色昏黄中行至番禺鹿步滘，适狂飓覆舟，余坠深渊，觉水底有物托余足而上。明府及同舟者亦俱坠而获救，其衣服文书全行湿透，惟所藏之《高王经》外湿内干，吁亦异矣。又云：桂林粟孝廉(楷)之父某，客维杨，以七月七日渡江。怪风骤起，时同行舟半覆溺，其舟亦篷转江心，某惟默诵《观音宝咒》不绝，并设愿印施一万二千卷，俄而飘往关口，得无恙。自苏旋扬时，届重九，甫出镇江口，涛头扑舟，舟子力阻旋舟，某亦默诵《观音咒》，亦径渡无恙。又云：滇南陈太守(廷堉)素奉大士最虔，日诵《大悲咒》，虽忙迫不少辍也。道光癸巳秋，以同知擢永昌守，由汉江入都。一日，偶出船眺望，适旁人转帆，失足坠江。时值风驶，瞬息间船已去里许。自言坠江时，浪花掀天而水仅及膝，两足如有物夹持者，不遽沈，亦不能动，惟袍襟飘荡水面而已。急诵《大悲咒》，未三遍而救者至，身以上未尝沾湿也。又云：是年有浮梁程孝廉(昭)者，以公车报罢，返棹至大江，怒涛覆舟，随舟漂荡至十余里。苍黄之际，惟一心虔诵心经，忽得抱舷干覆舟之下，若有物承其足者，转借得微坐。及闻人声喧哗，乃急呼救，遂登岸焉。又云：上海陈茹征为余言，乾隆壬寅十一月，其里人俞宗妻忽寒战谵语云：我婆媳两人行路经此，饥甚，必以酒食饷我。喃喃不已，审其音，无锡人也。邀其邻医郁在中就视诊之，无脉，曰：此不可药治，疑有祟，盍延观音堂僧诵经解之。俞即延僧为诵《心经》、《大悲咒》、《金刚经》，甫一周，即闻病者诮让云：我初不肯入，汝必欲来此，今何如? 遍体皆飞刀剌我，痛不可忍，其速去。媳唯唯，已而寂然。乃不复寒战，惟神气稍呆，越宿而起，则已愈矣。

强暴稽诛

新安富姓某者，商于江右，性淫暴，尝偕客游松门，途遇浣女娟好，命僮仆促入丛林深处，欲污之。女滚地哭骂，抵死不从。某将纵之去，有刘姓客者，趣缚而轮污之，惨死林下。女家得尸，控于官，捕凶久不获，案遂寝。某一子蠢而劣，年二十一，女美而慧，年十八，未字。同伴入山采茶，雨骤至，失伴，独立岩下，忽闻石壁中有唤其闺名者，大怖。石中曰："汝无怖，我山神也。汝父客中逞暴，污一良家女致死，女已诉之冥司，将报之汝身。观音大士念汝母贤淑，日诵经咒甚虔，且长斋戒杀，发大慈悲，令解汝厄。汝父作恶不悛，大厄将至。汝当速归，此非善地也。"女踉跄冒雨行，寻见女伴聚立山亭，旋有四五恶少至，指女笑曰："不在岩下，何故狂奔至此?"饱眼而去。女始悟非善地之言，微神言，几遭狂暴，默诵观音号不绝。归白母，母叹且泣曰："以汝父素行，何事不为，神佛岂欺人哉?"自此戒律弥严，女亦诚心奉大士。其子未婚，常梗母命。一日为人所诳，谓世间惟太监最乐，因自阉而死。未几，某归，妻以女之事、子之死详告之。某仰首呵斥曰："妇人畏鬼信佛，乃欲以冥报吓我。如果有地狱，吾将遍历所谓刀山剑树者以广见闻，何惧之有。"妻哂曰："以若所为，恐十八重地狱尽当奉屈一游，但恐流连忘返，不能再入人世耳。"某怒，乃析宅而居。仅月余，遂病，目见前死女子或立榻前，或坐室中，若有所俟者。凡数夕，女又引两青衣械一人至，则前趣缚之刘客也。某凄怆不胜，呼妻女至前恸哭，告所见，乞为诵经忏悔。言未终，忽声喘如牛，大叫我去我去而死。后有人从江右来言，刘客于某月日自刃而死，甚惨。正某死之前一日也。徐柏舫曰："庶女一呼，雷霆下击。此女正气喷薄，百折不回，可怜，可敬。犹恨强暴之报迟迟，窃谓未快人心也。"此嘉庆年间事。

冥游确记

长洲朱生(兆庆)自述其妻陈氏素有肝疾，上年五月疾大作，兼病暑。时作鬼语，乞予诵大悲神咒以资超度。予为庄诵七遍，病者神气稍定。予问鬼与病者有夙冤否? 曰："无。"然则病无妨否? 曰："无妨，至诚念佛，可即瘳耳。"异日，余赴塾为友言之，疑信者各半。余为晨夕诵大悲咒，氏病竟痊。今岁八月初旬，前疾复作，仍谵语。然病至二十余日，水米不入口，气息奄奄，而口中仍喃喃念阿弥陀佛至千百遍，气尽力竭，不敢少休。延至九月初五日酉刻，忽发狂叫云：人唤我去矣，船已在门前矣，奈何? 遂不知人事，惟念佛不绝声。良

久自言曰:此何处? 即复作老妪声口应曰:此东岳也。遂作进见礼拜状,形色股栗。须臾又至一处,复作老妪声曰:此地小立,且俟开门。既又作皂隶喝道声,鸣锣放炮击鼓声。顷之,又言南面者登座矣。冥王冕冠紫袍,两旁判吏自堂上排至廊下,皆长桌子。阶下军隶站班者约二百余。又见书架无数,上置簿子几万本。另有卷案,似阳间手卷式。审问事件甚伙,审毕将案卷发出。所审第一起,系秀才,著蓝色衣,腰挂秋香手帕,从中门进,俄而出,衣衿悉褫,垢面蓬头,遍身皆血,体无完肤。问之吏,乃云:"秀才好食牛肉,故受拷掠也。"第二起,是一乞丐,携断竹破篮,下体仅遮敝席一片,伛偻上堂。略问数语,即下。笑容可掬,口惟念佛,蹑空而哂。旁一吏云:"是人以夙业,生前罚为乞丐,平日不食荤酒,常念阿弥陀佛,梦中不绝声。冥王嘉其笃志,将历劫罪障悉除,兹径往西方,是以喜形于色耳。"第三起,见四人舁肩舆至,中坐一媪,冥王出座,一揖而别。舆后有鳝鱼十三担,又田鸡、螺蛤、虾蟹无数。旁吏谓诸犯曰:"此婆婆年八十三岁,自廿三岁念佛持斋,至老不倦。随舆者,皆生前所放物命也。"第四起,见群羊腥膻难近,一人裸身而前,羊齐啮其足。吏云:"是人在生为羊贩者。"每审一案,刑甚惨,号咷之声震于外。氏私问吏曰:"今日所审,何只问杀生事? 其余不孝不慈及谋财害命等情,岂无一人犯者耶?"吏曰"他案各有掌管衙门,不在此审讯,且忤逆劫盗阳律可畏,犯者犹少。惟杀生一节,世人肆贪口腹,恬不为怪,但嗜己之肥甘,谁顾物之冤苦。岂知一到此间,生前杀孽,丝粟有报。汝若还阳,须将今日所见一一说与人知也。"候至第十六起,始唤程氏,乃从第七层阶前跪下。自禀程姓,翁已故,姑六十二岁,父母俱亡。夫业儒,年三十二,五月生,其日时全不记得。堂上者喝曰:"已知之,不必多说。"见案上簿子长三尺余,阔二尺余,字如人世洋钱大。所注朱门程氏名下有五行半大字,红圈二个。旁黑面判官曰:"汝幸少杀业,故案簿上字寥寥数行,自后照常为人,尚有好处。冥司最重《金刚经》及《大悲咒》,纵有罪孽,亦可忏悔,汝记之,慎勿随众杀生造无量冤孽也。"寻命起而下阶,不知所审何案,亦不见质审之人。心中惶恐,急欲归家,奈铁栅封钥。有一人领至刀山,见刀剑插空,刀上人穿胸洞胁,血肉淋漓,且皆无耳,氏不忍视,急趋而出。小憩青石上,回望东首,都是惨惨可怜人。因西向视之,则皆游行自在,多欣喜容。又见中庭堆衣如山,旁人谓此剥衣亭也,临终衣服如系僭越,不论有罪无罪,至此必剥去。小顷,遂开栅门,拥挤出者纷纷,小路有千万条,有一人领之从西边排弄走,内黑暗如漆,走出即见停船所,仍下船归家而醒(从此何处起至此句止皆病人口说)。醒后问之,皆了了,与昏愦时所言无二,时漏下三鼓矣。遂索粥饮即睡,至晓寂然,病势亦渐减,此予与薇卿五弟及女子仆妇同在床前,历历在余耳中,即不啻历历在予目中。因序其颠末,不敢增减,惟愿善信者悟阴阳之一理,惕果报之难逃,痛戒杀生之孽,免随轮回。力行念佛之功,往生净土。即以《冥游确记》名其篇。徐柏舫曰:"此道光十三年的的实实新果报,是年予客江苏,林少穆同年招之节署,其门下士刘秀才嗣龙贻此帙。朱与刘同年友也,因亟录编中。俾世人共见共闻之。"

慈 生

张辛田邑侯(川禧)奉差过浦城,家大人留饭于北东园,以《慈生编》一册赠余。中有一条最可警世者,云:人情于诞日、生子日、婚宦日大会宾朋,莫不步步求吉祥称意。或率然坠一饼,断一钗,必籍籍疑不利。而庖人几上刳肠抉胃,肉血淋漓,此之不祥视他不祥孰大? 至于疾病,皆关定数,惟有开笼放鹊,解网纵鱼,差冀可消夙孽。今反烹宰求禳,听命于巫祝,一祷不应,至再至三,徒戕物命,增杀业,其无益有损也明矣。按此山左赵序堂先生(未彤)之言,家大人曾于京邸闻而记之。

某方伯

张辛田又曰:近有某方伯者,好作威福,平时为两府所制,愤不能平。适督部引疾去,抚部兼理督篆,因须出驻海滨,于省城诸务不能兼顾,奏将抚篆交藩司护理。某方伯意得甚,未及一月,欲甄别实缺知县十六员,并请拣发知县二十员听用,开单嘱两司具详,两司难之。而某方伯意已决,遽厉声曰:"吾疏稿已具,公等即不具详,日内亦定出奏也。"时大小官僚皆惶恐罔措,未几即来到部檄,则以某案事发而方伯已革职矣。翌晨,两司入谒,某方伯尚秘而未宣,而署督部因先奉到部咨,即日要回省取回抚篆。两司已知其事,故从容请曰:"前奉宪台令具甄别十六县详文,适有两县已因另案撤任,只有十四员应入详,不知仍须凑成十六员否?"某方伯乃愀然出部文相示曰:"我躬不阅,遑恤我后,诸公休矣。"于是两司默然而出,哄传其事,咸以为快云。

卷 五

庸师折禄

鄞县某生颇工文而偃蹇不第,忽梦至冥司,遇一吏,乃其亡友,因问己功名寿数。吏为稽籍曰:"君寿未尽而禄已尽,将不久堕鬼箓,更何望于功名。"生言平生以馆谷糊口,无过分之暴殄,禄何以先尽? 吏太息曰:"正为受人馆谷而疏于训课,冥法无功窃食,即属虚縻,销除其应得之禄,补所探支。有官禄者减官禄,无官禄者减食禄也。"醒而恶之,旋病噎食,逾年死。按阮吾山侍郎(葵生)尝言:"士君子无持刃杀人之事,惟庸医误人性命,庸师误人子弟,其罪无殊于手刃。周赞醇观察(廷燮)尝为年大将军塾师,年威权势焰,蔑视百官,而独折节于教读西宾。于塾门悬一联云:怠慢先生,天诛地灭。误人子弟,男盗女娼。语虽粗暴,然不知世之为师与延师者闻此,其各悚惶否耶?"按吴人最知尊敬塾

师，故科甲之盛，冠于各省。家大人在苏藩任内，常闻韩桂舲尚书（葑）言其乡先辈王文肃公（锡爵）二事，一为公韶稚时有塾师某，仅摄馆十九日而去，久且忘之矣。公登第后，未尝踵门一叩。及归田，有佃以贫负租，家丁系其父子归。其老家主，即摄馆之塾师某也，年九十余，不关家政。因其子若孙被系，其媳请救于翁。塾师不得已，躬挟刺以投，公见刺而惊曰："师犹在乎？向久忘之，某罪多矣。"疾趣迎之入曰："缺于侍奉，罪甚。"掖入书斋，请款留而亲释其子若孙使归，留数月余，奉侍甚优。塾师不自安，辞归，公固留之，塾师曰："余老人也，坐卧须人，府中使令虽备，不若吾子若孙之适吾意也。"乃送之归，至则峻墉崇宇，丹垩焕如。塾师惊曰："此殆非是。"曰："太师命改筑也。"遥见男女皆衣文绣，簇拥而来。仓皇欲退，及至前，皆家人也。问何遽若？是曰："太师赐也。"塾师太息不已，索笔书数语，藉使以谢云。又言：文肃公曾聘嘉定布衣唐叔达，于家塾训其子缑山公（衡）。缑山领乡荐，物议沸腾。公奏言臣向延名师诲子，今臣子衡发解滋众议，臣甚悚惶，乞陛下遴选亲信重臣提衡覆试，如不副其实，请治臣父子之罪。上敕令从严覆试，文益佳。由是名愈著，旋以第二人及第。后公徂谢，葬于苏州来凤桥之左。将点木主时，冠冕云集，无不引领遥望，窃议相国门第，非等闲人所可执笔而临也。及舆至，则宽袍大袖、岸然高坐者，乃布衣唐叔达其人焉。乃共叹以德不以爵，所见过人甚远。而缑山之醇谨克守家风，亦可见矣。

金银气

松江马质国（晋）曰：忆前年夜行，遇一亡友，本与相善，殊不怖畏。询其所往，曰：余身后沉沦业满，今将往城隍庙探转生信耳。因偕行，间指一蓬门，曰：此中乃有金银气。余问何以知之？鬼曰：凡人诡计阴谋，贪黩聚敛，或逐膻附臭，积得多金，全无辉光。但觉秽气触鼻。惟躬耕力作不事营求者，偶有盈余，虽仅积三五金，即有白光三四尺，人不能见，但鬼神知之耳。余曰："然则仆授徒舌耕，所藏束金当亦有光乎？"鬼曰："否否，君尸位绛帷，于人家子弟毫无裨益，间或自作书画，赝款以欺俗眼，此亦与隶胥市贩者相等，便有千百金，亦只作一缕黑烟，腥臭迫人而已。"余闻其言，嗒不能应。明日，走诣所指金银气处探之，乃一寡妇，晨夕纺绩，积钱四贯，将易银付孤子送其塾师也。按此事或疑为马生寓言，然不自匿其短。于理未必子虚，录之亦足当守财虏一剂清凉散云尔。

白发妇

吴人朱元蕙乾隆间应江宁乡试，首艺初创稿，见邻舍一生三艺俱已膳清。未几而已之诗文俱就，闻邻生犹作咿唔声，盖八韵诗颈联犹未对也，遂与捉刀了之。邻生大喜，同出玩月，因互通姓名，知为高邮刘敬，年五十四，应乡试已十二次矣。且言入场辄见一白发妇携绣绷小儿血满襟袖者，神即昏瞀若梦，妇去始渐清爽，平时文思泉涌，至此不能成一字，往往曳白而去。有一科，妇迟至，诗文俱就，方沾沾自喜。而妇忽来，以小孩置卷上，遂至为油墨所污。又一科卷中竟沾鲜血，为收卷官所诘，托词呕血而免。素拙吟咏，构八韵诗如作《三都赋》，前科鬼妇未至，文颇得意。又以诗句不全贴出。今日文锋亦利，诗赖鸿才助我。伏思元魁有足下在，不敢妄冀，要知贱名，定不再落孙山。方共互读所作未竟，而邻生忽面色如土，张皇四顾。众询之，但摇手乱指，遂发痫出。二场不到，想又见白发妇矣。

传奇削禄

吴中彭兰台孝廉（希涑），芝庭尚书之孙，彭咏莪京兆之封翁也。淡泊功名，精于内典，翛然有出尘之致。尝手辑《二十二史感应录》，摘叙正史中果报之事，足以启聩振聋，读者并可收温史之益。适所亲朱蕉圃（海）喜游戏翰墨，著有《钗燕园传奇》，颇传于世。封翁斥之曰："此桑间濮上之词，最足坏人心术，虽系假托名姓，然宇宙之广，必有相同。诬人闺闾之愆，万不可逭。吾乡尤西堂太史（侗）《杂俎》中仅载钧天乐吊琵琶、黑白卫、登科记，尚有数种艳情丽事，匪夷所思。曾因才鬼降乩，告以冥中削禄。以西堂太史之根器才望，犹未免于冷宦不迁，子孙不振。吾曹可不知所儆醒哉！"后朱亦潦倒终其身。

状　师

徐树人观察言，泰安某生文才极优。而工刀笔，众皆呼之为状师。入场之日，神思昏倦，凭号板而坐，灯光下忽见魁星立于前，曰："尔来年状元也。"伸手令写状元及第四字，生欣然濡毫，方写一伏字，魁星遽以手翻印其卷面，因被贴，此后遂不复应试，以潦倒终其身。或曰："魁星，即冤鬼之幻相也。"嗟乎！尝见世之为状师者，其才情无不极优，苟正用之无不可擢高科，而每以刀笔自误也。惜哉！

闱中怨鬼

家大人任苏藩时，张莳塘邑侯（吉安）已引退回里，以诗酒相往还甚熟。闻邑侯自言前应乡闱，有同号舍一生，忽作手抱琵琶状，弹唱《满江红》小调，淫声戏嬲。陡然痛哭，又呼害奴好苦，奇变百出，若有鬼凭之，合号哗然。一老儒正色叱曰："冤魂报怨，任汝为之，毋得扰乱他人文思。"生瞪目不语。少顷，取卷拭泪，昏昏睡去。次早，狼狈出场。同时目击者，皆不言而喻矣。

索债子

顾南雅先生（莼）与家大人同年相好，尝谓家大人曰：乾隆间有上海王月樵上舍（芳泽）者，为同邑郭孝廉（体乾）之婿，因相距二百余里，来苏州必信宿而后返。一夕就寝，忽见其幼子拜于床下，即不见。讶其半夜至此，为之心动，终夜无寐。次晨，呼棹急返。途遇家人来报，其子因骤病已不救矣。释氏谓子之幼殇者，皆索

前生债负者也。债完即去，父母为之痴哭，彼自脱然恝然。此子死而来拜，殆亦索债而复种未了之缘者乎？家大人曰：即以还债论，理亦应拜谢而去，此鬼其犹讲礼者哉。

附魂训子

南雅先生又曰：吴中李沧云（曾誉）以赀为官，分发浙江。将赴任，其子之乳妪忽仆而起，坐呼沧云曰：吾名场不利，赍志黄泉，尔捐官亦好，贪廉之辨，尔自知之。但须知为官而贪，民尚有生路。廉而刻，则民之生路绝。贪固不可，廉亦宜廉于已，不可刻于下。古今清白吏子孙或多不振，正坐刻耳。沧云唯唯受命。妪苏，茫无所知。其声口绝似乃翁。可见前辈义方之训，死尚拳拳也。

鬼穿下棺时衣

吾闽台湾林爽文之乱，有杂职蒋某者，吴人也，死于难。同寅为殓厝，未通音耗。蒋之弟在家，忽一日见兄惨沮而回，身穿红青褂，有旧钉补子痕，布裹其头，曰：我被贼匪伤害，棺厝台湾府城西僧寺，上有标题衔姓，易于寻觅，汝可取归，与汝嫂合葬。我无后，应分老屋器皿，与尔子为我双祧可也。倏不见，后其弟往扶榇，遇其旧仆，言下棺时服色无异。时弟有二子，以长继立。不久，次子死，竟应双祧之语，鬼其先知矣。按此是死难之鬼，精灵不昧，故能从容嘱咐如此，虽末秩，亦自与顽鬼不同也。又按鬼所穿衣，常以下棺时为定。有罗掌纶者，亦吴人，家中值中元节祭祀。新雇一无锡小僮，方十岁，忽大言曰：今日庭中好多客，男女俱著棉衣，还有穿蟒袍补褂之老爷，有著凤冠霞帔之太太，并有披绣花袄之新娘，如此大热天，何以不换纱葛云云。众呵之，乃止。其为死人常穿下棺时衣服无疑。观此，亦可以知鬼神之情状，而古人附身附棺不敢不慎之精义亦即是而昭然若揭矣。

雷击先插小旂

汪铭甫明经（荼寿）曰：浙中有某甲，善用铜银。其子甫七岁，于除夕忽惊啼告母曰：有青面獠牙人自天降下，以小旗插爷头上而去。未几，雷震，甲死于通衢，犹手执用剩铜银。亲邻有知其事者，缘郊外某农以鸡遣子售于市，为卒岁之需，甲以铜银向买，农子贪其价贵，孰知无可兑钱。归被父责，投河自溺。盖甲虽未杀农子，而农子实由甲而死。国宪不及加，天雷殛之耳。尝闻父老言被雷殛者，阴司先有小旗插其首，曾有人因晨起盥沐，见盆水中头插小旗，大惊，时欲药死孤侄而吞其产，乃亟弃其药而愈善抚其侄，后竟获免。此可见阳律有自首之条，天诛亦容人忏悔也。

鬼畏节妇

沈秀才（成言）昔年自京来杭访亲，途次武清旅店。月色甚佳，独出散步。遥见一小招提门外有十余人席地赌博，隐闻喧呶声，俄招提内似有人提灯出望，博者即鸟兽散。时万籁俱寂，四野萧寥，有三四人奔来互詈曰：何处不可开场，要邻近倪节妇。一曰：彼处开场久，尔等不喧嚷，倪节妇亦不出来。相距咫尺，语毕倏灭，知为见鬼，遂返旅舍。次日，诣招提访问，乃一尼庵，果有尼之祖母倪媪寄食庵中，夜闻人声嘈嘈，疑有火警，因出视。无影，即闭户安寝。倪媪自言三十而寡，舅姑欲嫁之，以死自誓，即遭怒逐，携二子一女织草笠度活。流离困苦，惨不可言，幸子女皆已婚嫁，而子若婿又皆不才，赖女孙度为尼，乃依栖于此。年已八十，虽鸡皮鹤发，犹耳聪目明也。嘻！匹妇矢节而无赖恶鬼犹知钦敬如此，惜其湮没篷蒿，不能上邀旌典也。

鬼畏孝妇

苏州城隍庙向有道士住持，乾隆间有袁守中者，杭州春圃方伯之族裔也。工诗词，善小楷，其徒皆敬畏之。有某徒私出游山，半夜始归，不敢叩院户，即坐殿上假寐。逾时，闻一鬼曰：奉牒拘某妇，乃恋其病姑，念念固结，神不离舍，不能摄取，奈何？一鬼答曰：精诚固结以恋病姑，此孝妇也。与强魂捍拒者不同，不可率夜又去，宜禀请东岳帝议延其寿，慎勿孟浪。语毕，似偕入内殿，去即寂然。其徒惶惧，急叩院户而进。朱蕉圃曰：世人未有不思延寿者，孰知孝之延寿盖有不求而自得者哉。

鬼报德

乾隆五十三年，苏州荒疫，饥民路毙者遍道路。值溽暑淫潦，血水横流。有李连玉者，捐西郊高壤百弓为义冢以瘗之。工甫竣，一夜自乡催租归，不及进城，姑泊舟近港。夜半，忽有盗三五辈登舟搜劫，公然行强，持刀相向。方危急间，闻岸上有数百人叫嚣诟谇声，群盗惊疑，狼狈而遁，其实丛莽蔽野，无一人也。心知为义冢鬼报德。异日，具酒淆赴其地，酹谢之。

郁翁报怨

吴人卫某，少贫，其邻郁翁者，年老无子，爱其俊秀，以家资千金畀之。曰："吾无他望，惟殁后求不为饿鬼而已。"郁翁死，卫谨记之。后补弟子员，家渐饶，忽沦其初志，谓我卫氏子，安得祭郁氏鬼耶？自后鬼为厉于室，无一夕之安。延师作法，驱之乃止。越数载，读书侧厢，恍见郁翁自外入，妻即于是日举一子。时卫累赀巨万，惟以乏嗣为忧，得儿喜甚。及长，恃爱耽博，不能禁，数年之间，家业萧然矣。呜乎！得其财废其祀，谓死者可欺耳，乃不转瞬，竟什百而偿之，死者其果可欺乎哉。

雷殛三事

乾隆乙巳年四月，金匮县松山之麓有村人某，往邀其外姑至家，令妻预烹一鸡以待。妻往河干浣衣，时邻妇失鸡，觅之不获，一媪突至某家，入其厨，见釜有熟

鸡，遂奔告邻妇，妇疾来，值婴孩卧于灶旁，遂取鸡，以孩投釜，覆盖而去。妻返，以鸡之未熟也，纳薪炊之，偶揭盖，则婴孩烂焉。惊惨无可说，遂自经。及某与外姑至，不见妻，入厨见孩烂死，妻悬梁间，骇极，频顿足。外姑闻而趋至，抢地长号，曰："汝灭吾女，为此惨毒，此恨岂能解乎？"某默不能语，遽俯首入房，外姑趋入拽之，则又缢死。乃仰天大呼曰："天乎？将何罪乎？"霎时黑云弥漫，疾雷数声，邻妇殛死于庭，媪半体陷土中，自陈颠末已乃死。而村人夫妇皆复苏。又同时有某家佃水田中多稗，芸不能尽，方怏怏间，闻有人为雷击死，恍然曰："去秋是田乃渠所耕者，今吾佃是，彼必恨我，乃设此策以快其意耳，而谁知天道之难容也。"又邻近郁某者，家有田数亩，本为周寿所佃，积岁负租，乃易佃。次年布秧水中，甫插脚，即呼痛，骤起视之，则角刺遍田中。于是捞至日暮，累累盈筐，乃知为周寿所密置也。逾年而寿亦为雷震死。以上二事相类，因并志之。

土地祠

嘉定西城外三里曰青冈墩，其旁有土地祠，相传为宋梁状元颢，常著灵异。时城西有应童子试者，其妻晨起盥沐，失金指环，意婢窃之，鞭挞数四，惧而逃之祠，匿神坐下。夜间闻叩门声，老妪出启之，一叟也。妪曰："归何晚？"曰："顷在城隍司注弟子员册，四方各举士人以荐，我将以城西某生进，踌躇未果，司讯之，我以某纵妻枉婢窃环对，司仍命注名于册，曰待某不悛，除之未晚也。"妪曰："然则环果何在？"曰："为鸭所吞耳。"婢闻之喜，狂奔至家，以实告。遂剖鸭得环，某生悔而谢过，是岁果游庠。

京城尉

绍兴某，以部吏考满为京城尉。夏月，以事出城，休于道旁树下，见一骑西来，亦息此。询所自，曰：奉帝命，将往摄人。出牒示之，尉名与焉。惊曰：追摄我来耶？曰：未也，首城东老人，次为山左人，三为女子，君其四也。言已，遂失所在。尉踉跄归，以告家人。诘旦，至城东，见一老人方启门呼买菜，踣于地不起，乃信前言之不爽。急归，饬家人办丧具。翌日，复至郊外，闻哭声甚哀，寻其踪，见一舆尸抚之而哭者，少妇也。就问之，曰：吾夫世居济南，家贫，访旧京都，不遇而反，暴死，无以敛，故深悲耳。尉恻然曰：我为若殡。乃导舆之空地，悉以所备丧具赙之，且赠金三十两，令扶榇归。妇泣谢去。尉归家，复饬办丧具如前，盥沐更衣，端坐而俟。人定后，忽闻叩门声甚亟，启之，揖以入，坐语移时，再拜而去。入谓家人曰：余不死矣，上帝以予本日行一阴德，增算一纪，此人顷来相告耳。后果无他。

屠太守感梦录

林少穆先生(则徐)曰：余友钱塘屠琴坞太守，于辛巳秋得危疾，医者误投药，几殆。自誓以利人济物为忏悔地，他事一不系怀。一夕，观音大士应感入梦，谓太守夙世为楚中某官，遇事公而刻，殊伤仁厚，虽无私，亦减禄位。又多戕物命，宜得短命报。幸病中誓愿坚固，念念以利济为怀，无毫发怨尤，冥中以他福德折除，当可益算。阴律惟救生可延生，且加禄，当益勉之。寤后，遂举家戒杀，且买物放生。是冬，叠拜袁州九江太守之命，即蒙起用，邀不次殊恩。明年春，病亦频愈。太守念佛法以自利利他为大愿，欲人人咸获戒杀放生福报，而又虑人人之不尽征信也，故为《放生录》一书，后一篇第畅明吾儒不杀之理，而于感梦一事未尝及之。其于立言之体固当，而于觉世之意或有未尽，余故复为详述之使，人知感应之故非荒幻也。近时风俗奢靡，无故饮食酬酢，刀几必赤，惟归安张兰渚中丞独守此戒，前抚吴日，当为戒杀文注释以劝吏民。有议之者曰：大臣行政，以已饥已溺为量，煦煦之仁，似非急务。闻者疑之，独太守折之曰："惟仁民者乃能爱物，未有爱物而不仁民者。吾方以中丞为师法，何疑焉。"盖太守之笃信，非一日矣。余又闻太守之先德封翁，中年始得子，即立愿戒杀放生，冀其子以文学科名显。太守果以翰林起家。今太守复于病中感梦大士，盖福德种子有自来矣。愿览其文者，人人勉行之，则于变风行，太和翔洽，于世道既有裨益，而文学科名之报，与夫延生起疾，亦正有如响斯应者在也。按此条见徐柏舫《海南一勺》中。

毛封翁

长洲毛春门吏部(鼎亨)之父琢轩封翁，六岁而孤，家素奉关帝像甚虔，封翁因贫弃儒，依舅氏习布业。念孀母谢苦节积劳成疾，期早自振拔以宽慈怀。乾隆己卯春，赴阊门外普安桥关帝庙叩终身菀枯，得第九签，有望渠消息到长安句。二十余岁，挟赀商于凤阳怀远等县，亏折过半，寻丁母忧归，因戴星而行，霜露侵肺，患痰哮，至十余年，医治罔效，于是发愿诵观音大士咒觉世真经，宿疾顿愈，信奉弥坚。三十一岁始得一子，即(春门)吏部。工书，翁令书觉世真经广施，复刊板，随时印送。吏部在官，因无昆弟，急欲迎养，祈签正阳门外关帝庙，亦得第九签。翁悟签旨，允迎养，于壬申六日抵京。见其子洊升郎中，受正四品封诰，寿至八十四。一日预戒治后事，无疾端坐而逝。

佛姆化导

彭尺木先生(绍升)曰：近十余年来，现优婆夷身虔修净业者推南濠镜智道人，道人汪姓，归李景禧为继室，年二十六而寡。发出世心，以菩萨戒倡导乡里。尝刺舌血写《法华经》、《阿弥陀经》、《梵纲戒品》各一通。年三十八病痢，一日起沐，合掌趺坐念佛而逝，时乾隆四十九年也。后三载，同里何氏女病热，见其亡叔某赤体披发，言在生种种作孽，死后拘黑暗地狱八年，日受恶鬼铁棒，近幸观音大士降临，跪求慈拯，忽得离暗而出。适有道人自西方来为冥王师，即上年念佛坐逝者

也，因与吾家有旧，乞暂放还。急为我修福，俾得生人道。兄子性三为持佛名一万，仍许请僧诵经荐拔乃去。是夕初更，何氏女忽闷绝，至三更而苏。言有群众执红灯以大轿舁我去，路迢，遥诣一大庙，出轿，趋殿下，见一靛面王者中坐，傍有小鬼各执钢叉、铜锤左右立，便命取锤打我。慌惘之际，忽见金童、玉女持幡幢自内殿出，中拥道人，离地丈许，握白拂，摄云履，严洁无伦。视之，即万年桥李姆也。往尝一宿其家，仿佛可识。然光彩迥绝矣。姆声言止止，王遽释我。姆垂手援我，引入内殿，光明洞然，几席靓整，案上供佛经。令设茗果饷我，果似苹婆，香甚烈。云从西方来，引我历观地狱。先见血河浩渺无涯，有诸女人或倒浸河内，或蓬发上指，或侧身横睡，血流遍体。复见刀山，高矗云宵，百万雪刃互相撑拄，中有罪人，横斜刀上，既死复活，活而又死。更令左右携灯照我入黑暗狱，见众鬼皆盲，头大如斗，颈细似管，鼻液长尺许，若醉若寐。从黑狱出，见旋磨，中血肉下坠，鸡鸭啄食，黑风吹余肉，复变为人，鬼卒寸磔其肉，重磨作粉，化蝇蚊蚁子，一一散去。我心酸泪下，问姆何不救之。答曰：罪大障深，安能即出，汝知怕否？人身难得，可勿持戒念佛求生西方哉。汝能一心念阿弥陀佛，吾当携汝直往西方，汝意云何。我未及答，姆曰：因缘未到，姑俟异日。来此已久，恐家中惊惶，可速归，好好持斋念佛，一意西方，时至迎汝。勉之，勉之。仍命轿送我，蹶然而觉。翌日，汗出，病良已。性三亲闻其事，述于予，为书而传之，徐柏舫曰：此姆苦心，望人同修净业，谆谆如此，慈悲化导，真天人师也。地狱罪苦诸囚，若生前各早回首，安有刀山、血池之设哉。

买牛放生

福州省城旧俗，凡同文课之友人遇有人泮登科者，例须捐喜金若干，称家之丰啬，以为同会被黜者聚饮解闷之资，所谓会例也。被黜者当新贵簪挂前后之间，将此捐金觅一清旷处所，群相畅饮，藉消抑郁之怀，故俗又谓之避气。侯官陈星垣(经)郡丞尝言，其昔年应童试不遇，赴西湖书院会例之宴，偶闲步出院门，见有牵牛者，以牛不肯前行，鞭挞不已。郡丞就近往视，牛泪涔涔下。知其将牵往屠所，为之恻然，问其值，曰十五缗。乃退而与座中诸友议曰：例金尚有赢余，何不以买牛放生，同诸君作一阴德事乎。中有不乐从者，谓若此便无消遣之资矣。郡丞论之曰：此事颇关阴骘，消遣不过一时，若愁簪挂日无宴聚资，我当独治具，延诸君于舍间小酌，可乎？众不得已应允，乃将牛价交割，送牛至西禅寺放生。并将余金付僧人，嘱其随时照料。归即谋诸闺中，典衣饰为簪挂日宴饮之费，以践前言。次年，郡丞即入泮，旋登乡荐，由大挑知县升海门司马，加知府衔，权守苏州云。

李副榜

浦城有李某者，与其邻嫠妇通，外人不之觉也。应某科乡试，已拟中第五名，以他故降为副榜。时邑中屡脱科，虽副榜亦足为荣，报喜者至门，乡里聚观，嫠妇亦至，不觉喜形于色，拍李肩而笑曰：我素料汝必有出息，故不惜以身相许耳。其语为人所闻，遂播于众，各匿笑而散，或谓正榜之降为副榜，职此之故。其犹得留副榜者，以其根器本深耳。余曰：倘此人不得副榜，则此事从何而破，俗谓天不藏奸，信哉。

王总戎

道光辛丑，英夷滋扰江浙，家大人以江苏巡抚兼权总督，篆务带兵赴上海防堵。时提督陈忠愍公(化成)驻吴淞口，徐州镇总兵王某驻上海城外。王，蜀人，躯干英伟，谈论晓畅，下榻城外天后宫楼上，日手洴辟百金方诵之，略能通贯，家大人颇优待之。既思吴淞口岸直达宝山，绵亘数十里，兵将稍单，而城中呼应较灵，兼可控制城外，拟调王总戎移驻吴淞，与陈提戎成犄角之势，较可放心。曾乘间以此探王意，王谓一动不如一静。家大人复以己意驰往吴淞，与陈熟商，陈亦不以为然，似言多此一人亦无甚关系者。未几，而家大人即卸督篆回苏，遂听之。逾数月，夷船陷宝山，直驶吴淞，陈提戎以孤立无援，血战而亡，而上海亦陷。时王总戎已挟所部兵遁松江郡城，即以暴病卒。有参劾其坐视上海之破，不出一兵不发一矢者，旋奉严旨。以既伏冥诛，尽革去生前官职，并饬查其子孙有功名者，尽行革退。无功名者，一概不准应考出仕。江南军民快之。时家大人已引疾归里，于邸报中悉其事，瞿然曰：陈忠愍可谓知人矣。按湖南罗提戎(思举)亦蜀人，临阵不避枪炮，所服战袍为铅丸火烧圆孔无数，然卒不死。尝云：自顾何人，官爵至此，若得死于疆场，则受恩当更渥，苦我无此福分耳。以不能死于兵为无福，洵忠勇之言也。相传战阵之间巧于避死者，往往即死。屹然不畏死者，往往不死。合王总戎、罗提戎并论之，可以劝矣。

王县令

江西有某县令王姓者，酷烈任性，禁赌博尤严。有富家孤子，方十五岁，为奸徒诱赌，输银一百两，索取甚厉，孤子之祖母不得已鸣于官。王以重刑责奸徒讫，将责孤子，其祖母愿以金赎，王不许，即以责奸徒者责孤子，毙于杖下。其祖母见孙已亡，触壁而死。孤子之母闻之，亦缢死。未几，王得行取。将登舟，忽自呼曰：我已离任，不须叫冤。众视无人，王曰：二妇人，一少年。王旋患头痛，口鼻流血而死。王亦一子，方迎柩于家，亦患头痛，其母令藏于婿万某家。万与同床卧，至夜半，觉有手入被中，其冷如冰，旋缩出，曰：误矣。万亦大惧，送之归，至中途，亦口鼻流血而亡。夫犯赌非无罪，以童子被诱，薄责之可也。然一时固执任性，其受报如是之惨，况用刑而误者乎！窃谓尊长首子弟被诱赌博者，审实免责其子弟法良善也。

徐氏隐德

徐树人观察官泰安令时，家大人陈臬山左，曾以循良荐举，观察遂执贽称弟子，并述其先德甚详。盖其封翁松门先生名（蔚）者，年十二而孤，值母陈太恭人病笃，封翁侍奉汤药，刲右臂肉人药奉之，乃疗。入书塾中，不能作字，塾师责之。及归，太恭人又责之。托言疮疾，终不以语人。太恭人寿至七旬有余，封翁始入庠食饩。以母老多病，一弱弟已殇，因绝意科名，授徒里中以便侍养。及门中成秀孝者至百十余人，皆封翁所培植也。嘉庆年间，海门厅沙民与通州争学额；求拨二名，各自立学，历呈督抚学三大宪，封翁率诸同人力持之，卒未能夺，至今士林感之。观察于嘉庆庚辰成进士，其仲弟宗勉以是年广额补诸生，而殿于末，在补额二名之内，一时舆论咸谓封翁争学额之报也。宗勉旋于道光乙未中副榜，癸卯中举人。闱中皆梦封翁至号舍中训戒之。观察又言其母季太恭人最信因果，观察兄弟三人幼时，自书塾归。有写完影字一本，必索而焚之，曰：毋使留存，致为妇女夹花样，婢仆糊窗拭桌也。仲子宗勉、季子宗祥先后补诸生，其坐号同为果字四号，戚族咸以为惜字纸之果报云。有仆人夜间启柜窃米，将锁翅用线束住。侦而知之，次日请领管钥，仍旧与之，而以他事却之去，曰：我自不用之耳，何必暴其恶而使之无路谋食也。观察尝迎养至泰安县署，署中惟一老妪，夜则不遣使，或自取携。妪曰：何不唤我。曰：尔老矣，吾儿若非做官，则与尔一般耳。妪合掌曰："阿弥陀佛。"又曰：家慈兄弟姊妹本十人，今仅存千城舅氏一人（桓），因外祖母哭子女失明，誓茹素求母目复明。顾一日舟行至焦山边，暴风大作，将舟柁撞破，舟人皆哭，束手待毙，舅亦昏瞀不知所为。忽梦中有匠人一手执三角木尺，一手执斧踏浪而来，以木尺架于船尾，曰：念尔三十余年不食荤腥，保全物命甚多。以斧击柁，顷刻舟随风入港。是日溺沉者甚多，独此舟得无恙。人皆异之，舅氏亦不言其故也。

窝　犯

徐观察又言：令泰安最久，所治与兖沂交界，山庄多窝匪者。一日缉获窝犯某，提讯之，曰：父某、祖某，补佐杂有年，升县令有年，升州牧复指升郡守有年。现有祖母在堂，亲戚亦多绅宦，有现任为寅僚者。即前任兹邑者，亦其至戚。伊亦曾进署中，署中人亦尚有能识之者。次日，其祖母踵至，询其子曰：某某现有职衔，托其妻子于友而之楚游矣。妻妾尚有五人，子女七人，终日仰屋，匪类窃得赃物，利其可以窝留而俵分之，所起赃物甚多，软梯绳鞭刀械悉具。问其何来，曰：窃盗某某之物，向藏寄吾家。至有不忍究诘者。岂其先代为官即如为盗，而获此报欤。抑纵盗害民，亦合有此报欤。否则治盗或不免枉屈，而报及其子孙欤。署中有老幕宾曰：吾曾亲见其父，由首剧升州牧，缉捕最有能声，想多枉滥，故有此果报云。

不作枪替

徐观察又曰：泰安冯生误娶有夫之妇，及知情而后弃之，妇家讼于官。时余方为泰安令，庭讯已结，冯生本有应得之罪，将杖之。因念考试在即，姑从宽免。及试后，新进诸生来谒，则冯生亦肩随焉。询其平居作何状，自言家极寒苦，惟平日誓不于文闱中以枪替渔利耳。殆即此一念而遂邀神佑而免刑诛，盖庸流多一幸进之人，即真才多一屈抑之士，所系固靡轻也。然则吾辈之以枪手自雄者，其亦可以返乎。

卷　六

贫士收弃女

四明袁道济，家贫乏赀，不赴秋闱。七月望前，犹在家。有戚友赠以三金，劝之往，乃行。路遇一弃婴，莫肯收养，啼饥垂毙。袁恻然，即以三金托豆腐店夫妇善抚之。至省，同乡友憎其贫，不纳。独旧识一僧，勉强留之。僧夜梦各府城隍齐集，以乡试册呈文昌帝君，内有被黜者，尚须查补。宁波城隍禀曰："袁生救人心切是可中。"帝君命召至，见其寒陋，曰："此子貌寝奈何？"城隍禀曰："易耳，可以判官须贷之。"僧寤，骇甚。次早，正欲告袁，及相晤，见其向本无须，一夕间忽两腮萌动，笑吃吃不止。袁问故，僧具言之，与袁所梦合，互相惊叹。后榜发，果中式。又沔阳王烜，家赤贫，遇考试，辄卖卜于市。妻张氏性慈善，邻有生女欲溺者，强抱养之，如是者再。乾隆甲寅春，同乡某生梦神告曰："今科本省解元是育婴。"醒以为异，及揭晓，领解者乃王烜也。某生细询烜，乃恍然于神示之不爽云。

溺女弃婴恶报

莫谭，饶州人，家计颇裕。年四十，妻已生五子。因粗识字，学星命之术。凡本家以及近邻生女时，即邀查其八字，女命不佳者，俱劝人溺之，人信其言而溺死其女者已不少。无何，而已之五子连夭其四，存者亦瞎目。未几，莫旋死于痨，绝而复苏，哭告家人曰："适奉拘至阴司，冥王大怒，曰：'古无命学，亦无义败扫禄之说。自汉唐时，因外国请和亲而难于辞绝，故托是说以塞其求，各命书中已论及。尔全不识，乃敢妄言，况此女即使将来果败，亦是注定者，纵能溺死一女，又要生出一女。故凡算女命者，但当以好字应之，免其遭嫌难嫁，才合天理。岂可我于簿上放生，尔于口中判死乎！姑押回阳，广传此说，庶世人咸知改过，或可略减罪孽也。'"徐柏舫曰："此余近年眼见之事。"

徐柏舫又曰："乾隆四十年乙未，长沙农民米上西晨出，见道旁置一小箩，内贮女婴，并布一匹、银十两，附生年月日一纸。此盖势必难留，作此曲全之术，令遇者或收回抚养，或送入育婴堂，俱可。讵料米竟沈女于河，取银布以归。未过百日，为震雷击死。"吁！杀人取

财，有不上干天怒者乎。

陈宗洛

桃源县秀才陈宗洛，秉性慈善，家极贫。其乡旧有育婴堂，因缺资久废，陈欲募修，就里中劝捐。有一守财虏，不特靳于解囊，且对陈谩骂，曰："一介酸儒，殊不量力。我等之钱，岂是铳打来者，肯与若修五脏庙乎？"陈气忿而归，对家人曰："愧吾之志不能行于一乡，愿一家之中妻妾子女及弟侄等体吾志而行之。"皆应曰："谨受教。"陈曰："自吾父派下男女，世世子孙，共守今日之誓。"凡得人遗弃之女，必收付有乳者养之。若有乳者怀中已满，不得已付无乳者，以蜜饼饲之（蜜饼养成者，已七名，且体气充实，非若俗说欠乳者多孱弱云）。至周二三岁时，有贫乏而忠厚者，或愿取作童养之妇，听之，只要将本姓上加一字曰陈某氏，盖欲如陈氏所出。约此女长成，仍要分乳不育之女，是以绵绵滋蔓，救活甚多。陈举行时，年三十六，前年九十寿诞，子孙富贵双全。所称陈某氏者，都如亲戚，称觞膝下。已有一百七十六名。陈对客大笑曰："古云为善最乐，不信然乎？人情爱拜干儿女，能如寒家所称之陈某氏否。惜当时骂我者已死三十余年，欲拜谢其激成之恩，不可得矣。"客曰："前骂君者自系谨守之家，未知今其后人尚能保其富否？"陈曰："说他可怜，此人五十外，三子尽夭，疾病、死亡、讼事、盗贼接踵而至，家财耗散，贫乏不能自存。某年，余馆于绿萝山，因与同乡乞为馆僮。余亦不念旧恶，怜而收之，卒之不甘为人下，至十月而去，后竟沿门觅食。"客曰："倘当时反谩骂之意，转为乐善之心，后虽贫乏，君亦必谋所以全之。"陈曰："不然，夫富者，天之所以助人为善，倘此人乐善，天必不夺其富，又奚待余全之？"客曰："非君，见不及此，愿长持此说，勉人法陈君之贫而富，无若骂陈者之富而贫也。"

章开元

南丰武举章开元，嘉庆二十五年以骑射课徒。三月十九日，试期，赴教场，为徒发马，用力太猛，仆地。众扶返寓，呻吟床蓐，见一吏执朱票银铛而负梃者，突前曳之。方仓皇无措，忽身后一人挽而呼曰："勿尔，此人奉行《敬信录》、持《观音经》甚虔。嘉庆二十三年，曾于《敬信录》内摘出易犯者数条，抄写十余本，给人解说，且许心愿刊印。若仍短命，何以劝善。"役曰："奉上官命，安知其余。"曳如前，而挽者益力。役释手，怒甚，以梃掠章足而去。宛转呼痛，莫辨晨昏。甫交睫，役又来曳，身后人复挽而争。心念挽者何人，得无神明垂救乎？回顾，则或左或右，不可见。役既去，谓章曰："渠虽去，明日系廿八卯期，必又至，汝其殆矣。吾指汝，到南海求救于大士。"章虑蹒跚难行，曰："但合掌端坐，诚心念南无阿弥陀佛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宝号，倘睹可好者，切勿动心。"章如教，觉身如风律，飘空而起。未几，见深巷当泸者，并佳丽，争来勾引，冥情弗顾，则又无所见。而奔涛接天，海立眼前矣。海上有岛，往来皆道路，了了可辨。章伏岸傍，宣佛号良久。见两三白发叟携一人下山，貌肖己。身后人谓曰："此汝魂也，速礼菩萨叩谢。"忽前役又至，梃章足而去。身后人曰："汝勿悸，今蒙菩萨赦宥矣。盍游阴府，遍观善恶两边。"遂导至一所，见无数疯瘫乞丐及人面兽身者，内有数人，为章所熟识。又至一厅，中多鹤发翁媪，握念珠趺坐。逡巡间，倏至大宅，堂上皆贵官，冠带尊严，阶下披枷带锁，剖心拔舌备诸惨刑。最后一舍，有童男女环走，身后人言："此为善，此为恶。此为无善无恶，此为罪大恶极。汝今归去，当坚持前念，自修以训人，毋怠厥志。"章唯唯，顿觉奔波神疲，蘧然而苏，身仍在床，一灯如粟，邻鸡喔喔矣。天明，即披衣步门外，足疾顿失，同舍咸惊异。不日而精神如旧，然终不悟挽而救者为何神也？

莱芜令

莱芜令素有能声，而地方积疲已久，治之过骤。一日，因征粮激变，几成大狱。上宪檄委邻封新泰某令往查办，某令即单骑前往弹压。乡民持械，蜂拥而前。某令独立牛车上，剀切劝谕，众始知其为邻县某父母也。数语解纷，舆情帖然，其事遂解。未几，莱芜令擢任去，旋以贪墨败。新泰令，即今浙中梁楚香中丞也。

马翁

济宁州属有马翁者。年少不得志，曾混迹绿林中，后乃改行，教子读书。子且贵矣，翁福寿兼备，里中人皆谓天之报施不可知。一日，请乩，问科名，并问及马翁之子何以显贵。乩大书"窗前白镪，笼里红裙"八字，皆不解其故。有黠者，径述乩语以问翁。翁固蔼然长者，微哂曰："此非人所知，我实告汝，汝勿笑也。我少年流落四方，为群盗裹胁同行，偶至一家，有妇人哭甚哀，我隔窗问之，妇大惊，我曰：'我来问汝疾苦，无他意。'妇曰：'吾夫为某豪家佃户，积欠若干金，无力缴偿，今欲以妾身抵欠缓追，以是哭耳。'我乃就群盗所存赃内提银若干，置其窗外，呼而与之，彼亦终不知银所自来也。又乡里中有巨室，为富不仁者，群盗直入其室，仆妇皆遁去，帏中有一弱女子，裸体，不得出。盗曰：'俟搜赃毕再搂而取之可耳。'时群盗方搜括衣物，我乘间以被蒙此女，令伏于鸡笼下，自执火立其上，招挥群盗席卷衣物。移时，有盗问女所在，我曰早逃去矣。俟群盗全出，我乃逸，女幸而免。乩语殆指是欤。"观此，则何人不可为善，亦何地不可为善乎。

地师得梦

六合某氏，父为县令。延地师仰思忠者卜窀穸。寻得一吉地，方点穴间，雨骤至，遂下山，约俟天晴再往。是夜，地师梦一老人问曰："今日之地佳乎？"曰："佳。"曰："此地切勿与此人，此人生前为考官时，卖三举子，当有阴祸。若葬此穴，当荣其子孙，非天意也。"明日，问六合尹林克正曰："某大令居官何如？"林曰：

"闻其先为教谕，后选此官，不久即卒。但传其为考官时大通关节，得贿甚多，乡评以是少之。"思忠惕然，因托故辞归。越二三年，遇其乡人，问某大令葬否？其人曰：某大令家因与势豪争坟致死，官事牵缠，家业凋落，至今尚未归土云。

匿银丧命

道光辛丑夏，河决祥符口，城内外皆成泽国，田庐、男妇漂没者不可数计。大府发银赈济，使某丞任其事。某领银四万。先将二万匿于家，以二万驾舟往。时遍地皆水，由城堞上登舟，忽遇暴风舟覆，救者得某丞尸，失其左腿，银则尽数捞出。核之领数，仅得其半，其事遂上闻。大吏委员察其寓中，则二万银在焉。时吾乡叶小庚先生（申芗）守河南，与某丞有旧，凡在长江大河因公身没者，例得恤典，某丞之子求叶代请于大府。既入省垣，稔知其颠末，乃叹曰："此孔门所谓以身发财也，死已晚矣。"此事闻之小庚之子旭昌，盖目睹其事，且云某丞李姓也。

侮师

新安汪某者，天资颖异，过目成诵，八岁能文。但自恃其才，侮慢师长。一日呵欠，口中忽跳出一物，形如人，指汪曰："汝本状元，因侮慢师长，阴司已削去，吾亦不随汝矣。"言讫不见。次日翻卷，不识一字，穷饿终其身。

湖州钮氏

湖州钮氏，世有隐德，树槐封翁（之瑜）寿逾八旬，乐善不倦，里中义举，无不竭力首倡，累代施衣施棺，放生戒杀，各善事不胜枚举。其曾孙平斋仪部（芳治）始中辛酉进士，平斋之弟诣津（芳题）、赓云（芳图），先后登贤书。晴岚明经（芳鼎）精岐黄术，贫不能医者，恒不吝重赀合药济之。邑文庙倾圮，独自承修，积德乐善，克承先志。其子松泉（福保）遂以戊戌得大魁，屡典文衡，昆季辈甲午榜同捷者二人，己亥榜同捷者三人。松泉之子（承筠）又于癸卯登贤书矣。或又传其先世有为藩署幕友者，遇乡民巨案，株连千余人，隐为裁减卷册，消弭全活无算，至今云礽繁衍，甲于浙西，咸谓食报由此云。松泉当得大魁时尝语人曰："岂吾之学问足以致此哉？乃阿爹所为之事发觉耳。"远报在儿孙，谅哉。

肃宁令

余于甲辰春应礼部试闱前，以制义质冯景亭（桂芬）先生，因受业焉。景亭师言：日内新到一大令孙公，渠有一大因果，不可不记。因为余述曰：孙兰皋（翘江），贵州黄平州人，乙未进士，癸卯十二月选授直隶肃宁县，于二十日履任视篆。甫三日，睹一白衣女子相随不离。晚即晕仆于地，久之始苏。时各幕友闻之，群趋入视，孙泣而言曰："是殆夙业也。女子为阜城人，许聘某家，因患痞腹大，婿家疑孕辞婚。女故烈，遂自经。女父母讼于官，余前生姓黄，亦为肃宁令，以腹竖竟断为失节。贞魂含冤，相寻五十余年矣。"幕友劝孙诉诸城隍神，孙作牒焚诸城隍。后于二十七日夜，又晕仆如前，盖女鬼自被牒后，诉诸府，城隍摄孙生魂对质。神亦为孙排解，言孙过出无心，前世做官甚好，今世事亲颇孝，不犯淫戒，未便索命。且查禄籍，官至四品，今将可得官禄全行削抵，姑准改教以奉双亲余年。女鬼不得已而允。孙醒后，即促幕友作改教文书，幕友迁延未作，鬼知之，来促孙自作。禀禀成后，又以驿中压滞未发，鬼强孙同往河间府。守河间者，为熊虚谷（守谦），江西新建人，丙戌进士。孙晤熊，以情告，熊曰："渠不过欲表扬名节，我辈虽不能闻诸朝廷，然为之作传表碣，亦可传诸不朽，以此劝之，或可解释。君甫到任，何必遽行改教。"孙商之鬼，鬼不允，曰："汝仍恋此一官，是不遵神判，予今仍索汝命。"即授以黄带，迫其自经。孙即作自缢状，众人婉劝始止，而孙公顶发已揪去一绺，黄带亦现在，人皆见之。鬼曰："若不速改教，仍索汝命。"孙因偕熊同见鬼，鬼附孙体，称熊为大人，熊复面为劝解，鬼曰："虽为无心之过，若非神断，岂肯饶他。请问大人，此案若阳律，失入应得何罪？岂止改教而已乎。"熊询其何以称大人，鬼曰："大人他日当开府，惟武备须留心耳。"并有一鬼诗，语甚俚，熊不得已，遂为转详改教。孙在署，检得乾隆五十一年一案，与此恰符，官果姓黄，署中有老吏能详之。附录禀稿云：敬禀者，江前世亦为肃宁令，有良家女子，误拟以失节，致伊抱不白之冤。兹伊冤魂特来缠扰，口称系北直人，已请命于上下神祇，必不使江复作此官。去岁十二月二十三日夜，江与伊对质于城隍神前，蒙神掷册示江云：查江生平，稍知尽孝，颇不犯淫，注江教授终身，准免饥寒之苦而已。嗟乎！误在前生，孽随隔世，虽已当场出丑，并非今生之愆。牧民者慎之哉！现在合眼即见一白衣女子，或笑或骂，以手按江，便自不能言语。若许以不官此地，形影即消。伏乞大老爷迅赐委员往摄肃篆，江实不敢回署，恐有性命之虞。江家贫亲老，如蒙大老爷即日代江出详改教职，俾得稍遂仰事俯畜之愁，感且不朽。并祈将此段罪案发刊示众，庶几慰彼冤魂，恩同再造。大老爷将来位至开府，最宜留心武备。江在下风，敢布腹心，不胜惶悚待命之至。肃宁县知县孙翘江谨禀。又一禀云：哭禀者，江昨夜二更后神情恍惚，眼能睁而口不能言，倏见冤女以手提江顶发而言曰："好了你，好了你，你不在此为官，我又何多求。"江随询其姓氏，并示以大老爷之意，要与你详达上台。题请旌表，以慰贞魂，而为天下后世之听讼不慎者戒。冤女摇首云："我事迹早已明白，无劳熊大人如此费心。且我之来意，并非求名也。"江又许以诵经超度，女又云："我非求和者也，你前生以不明不白之事误我，我今亦以不明不白之事误尔。"言毕，怒目相向，实在可怕。须臾而退，曰："我去矣。"江此番情愿改教，求升斗之禄以奉亲，伏乞大老爷格外成全，不必饬江回任，恐此后神气愦乱，办公错谬，虽逃阴诛，又遭阳谴，反辜负大老爷一

片培植慈心也。江到任数日，一切仓库钱粮词讼均未经手，统祈俯鉴。读书二十年，奔驰七千里，上有父母，下有妻子，痛哉！余谓此段公案，众目共见，众口喧传，可戒而兼可劝。一以见谳狱之不慎，虽隔世而无可解之冤。一以见小孝之感神，虽夙孽而亦可从末减也。

彭孝廉

余于甲辰会试后，往谒彭咏莪京兆。适其族弟名蕴炜者亦在座，则新科会试者也。京兆告余曰："去年吾乡乡试，余弟寓中有鬻其女以偿债者，余弟为之恻然，因竭资助之，其事得寝。询其祖，则秀才也。后榜发，余弟遂中式第四名，人以为救急之报也。"

阎作梁

文闱中遇鬼索命之事，往往有之，然多见于乡场，而会场则鲜有之。甲辰会试，余于二场坐西阙字号。十一日，同号皆闻鬼叫。十二日戌刻，忽闻有人缢死，盖号字六十八号即阙字前一号也。次日，余于辰刻即交卷，出闱，见西墙下拥挤多人，则其尸正由墙头吊出，而尚未详其所以缢死之由。后于三场遇吴硕夫（骏昌），则即二场同在号字号内者，据云，其人为阎作梁，甘肃人，年五十三岁，自入本号后，嗟叹之声不绝，并自言联奎何必苦苦寻我，岂竟不能缓至场后云云。次日，则神色惨沮。薄暮，向号军云："我不久即死，你速请都老爷来。"话甫毕，即奔至巷末厕舍中。将带向颈上一套，登时气绝。同号者见其题纸上书一诗云："迢迢万里为何因，只为高堂有老亲。寄语三江诸旧友，休将戏笑认为真。款云：一塘杨联奎未定草。又见其卷上写四语云：刀笔杀人者三，鸡奸致死者一，此即经文，请大人正法。又闻此人系惯放重债者，罪恶多端，一死不足以蔽辜。而天必死之于耳目昭彰之地，吁！可畏矣。

黄琴农述三事

永福黄琴农（义）为余言，其祖海涛封翁系莘田先生之犹子，随同怀兄心庵邑侯在江西高安县署料理，一毫不苟。心庵引疾回闽，封翁将所挟余银购东茶奉兄，其友爱如此。尝制一大袖布袍，饭后即出，沿街检拾残字，日以为常。污秽中有字，尤必细检回家，亲自洗涤。常捡有银物、钱票等件，仍以易钱雇人帮捡。值李方伯（赓芸）莅闽，呈请严禁靴鞋中贴写字迹，大蒙嘉奖。自江西归时，年方五十，无日不以惜字为事。寿至八十二而终，盖三十余年如一日也。未几，其子养九公由举人大挑一等改教职，寿亦至七十余。两孙均游庠，一即琴农。余延在家授读，所述如此。琴农又言，福州惜字社最多，而缘此获报者，指不胜屈。其尤速效者，如介石社之首事林星航（锡赓），家甚贫，每质物雇人捡拾字纸，并力邀同志鸠集工赀，每日以收得百斤为率。不及数，必于次二三日力补足之。行之仅三四年，而星航即于癸卯科登乡荐，甲辰科连登进士。方入乡闱时，有某友知其失馆贫困，为之指引为某生捉刀，因号军阻碍不果，冥冥中若有主之者。同社内如杨姓、吴姓、方姓，亦先后隽云。琴农又曰：吾闽永福县文庙久破损，道光戊子，阖邑捐修，甚崇丽。报部后，邑令加级，董事之子弟多人庠者。壬辰、癸巳、乙未、三科，连中进士三人，二黄姓、一林姓，武举一榜，共中三人，盖吾邑从无此盛事。又余尝随宦连城学署，亲见该邑鼎新文庙，辛巳乡榜中至六人。道光初，蒙赐圣协时中匾额。有童姓者，独力精制金匾悬挂，即于乙酉科得拔贡生。可知敬圣者一人获吉，即阖邑亦与有荣。尝见有力之家，每于淫祀野庙，无不勉力捐修，为求福计。独至义举当为之事，推诿不前，其子孙不振，宜欲求一衿而不可得也。

蔡遇龙

湖州蔡君遇龙，壮岁游幕远方，与东人春司马极相投契。未几，司马卒于官。司马系旗籍，家于京师，眷口俱未随任，身后仆从星散，柩不得归。君独毅然身任，不惮数千里，送其柩回京师。晚年，家小裕，性好施济，开一米肆，尽以其钱米贷给乡人，而不取息。有乡民负君钱数十千，一日，君偶至其家，乡人喜容可掬，曰："今岁丰收，家有余谷，可先偿君十余石矣。"坐未定，忽有乡豪数人亦来取债者，将其家所有藏谷倾筐倒箧而去，乡民举家号咷。君恻然泪下，即将自己帐簿勾去，并将己家所收租米周给之，观者皆为感涕。其行事大率如此。后寿至七十有六，其次子瀛升已登庚子科乡荐矣。

杨光禄述三事

杨云椒先生喜言科场果报事。尝告余曰：乾隆癸丑间，陕西一举子应礼部试，于号舍遇鬼，遂发狂疾。众掖出归寓，鬼亦随至，自以首触壁，皮骨皆破。避至外城，鬼又随之，乃手书"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八字，付其友，以刃自刺死。又曰：安徽宿松令朱某分校江南乡闱，得一卷，拟首荐。夜梦神人谓曰"此人不可中"，手书一"淫"字示之。次日忘却，以卷呈主司。初加奖赏，后忽抹"险阻"二字，朱请曰："中卷有此二字者甚多，似不应抹。"即命朱洗去，及洗而墨迹渍透数层矣，竟被摈。又曰：汉阳诸生蔡某，少有文名，后值试期，不肯进场，其友诘之，蔡曰："吾少时读书，某邻有好女，每浴时常隙而窥之，自是每入场双目辄朦然罔见，出则如旧。"遂坎壈终其身。

闵鹤亭父子

桂林闵逢源（三江），耆儒也，工属文而好行善事。乾隆年间，城中时疫大作，闵故知医，率一老仆，负药囊，比户诊视，令仆调药，遍饮之，所全活甚众。未几，其次子鹤亭（锡爵）以供事军机处得官，其孙鹤雏（光弼）旋登丁酉乡荐。相传翁乡试时，曾两次拟元 。初次主司得卷甚喜，传观毕，置帐顶间，后遍觅不得。或传主司阅此卷时，辄见大黑影在前，遂置之，盖其家有经纪牛牙者。翁遽令辍业，而合家誓不食牛犬。行之

数十年,今鹤雏又以大挑得外翰矣。家大人守荆州时,闵鹤亭方为磨盘洲巡检,值荆江秋涨甚急,鹤亭悉力堵御,工无可施,傍徨四顾,见有禹王庙,遂往默祷。四壁颓然,仅存古钟一座,遍镌梵字。鹤亭命丁役舁镇水口,自据钟纽,呼曰:"数万生灵,惟神庇佑。工若不就,当以身殉。"祝毕,即下桥抛石,而堤遂成。时有从堤下过者。偶以碎砖击钟,钟大吼,其人遽病,祷之乃愈。由是牲牢报赛无虚日。家大人初莅任,巡堤见钟,诘之,始知其由。及巡抚桂林,鹤亭犹健在,为亲缕旧事,付鹤雏记之。

洪山桥

王萩兰(道徵)曰:吾郡西关外之洪山桥与南门外之大桥。其长相埒,皆千万人来往所必由者。某年洪山桥为水所圮,众议修建,有某甲列其戚某绅,及同人姓名,往各当事衙署题捐,得若干金,日夕为狭斜之游,销耗殆尽,而久无兴工之期。事发,官欲穷治其事。时鳌峰山长某与官相善,某甲托绅求援于山长,为之缓颊,其事乃解。闻此举凡十六人,其后十四人皆绝嗣,惟某甲与绅各存一子。而绅子忽于去岁暴卒,某甲乃自夸曰:"是役也,惟余可以对人耳。"数日后,某甲子亦竟痘殇。或疑绅为人坦易可亲,生平无他过恶,不应得报之烈如此。而不知绅于其中,实有染指也。吁!亦可畏矣。

讼师恶报

王萩兰又曰:讼师未有得善报者,余所目击已三人矣。一为某明经,少聪款颖,诗文字俱佳。中年乃弄刀笔,被其害者无以自明,祷之于神,因某案发,为官所治,瘐死狱中。又一友自负能诗,一友自负工书,皆托业于此,未几妻子俱亡,同以穷饿终。余能详其事而不忍举其名也。

蜜 浸

家大人在浦城,作停葬、锢婢、厚殓三说以寓劝惩。沈荫士师见而喜之,尝谓恭辰曰:"此三篇文字,大声疾呼,不但有益于浦城,偷俗颓风,到处有之,特浦城为甚耳。然余闻浦城溺女之风亦甚于他处。忆道光丙戌,公车报罢,南旋,至浙。同舟中有浦人,忘其姓氏,谈次间,询其家中眷口,云有一子三女。因欢息曰:吾浦罕有二女之家,若余之三女,同邑每托为异事。盖浦俗,嫁女必用蜜浸果品,以多为贵,至少亦须数百瓶。此物无买处,必须家自配制,又极费事。嫁期数月以前,即须备办,殚日夜之勤,穷工极巧。天时人工,一不相凑,色味便差。婿家往往以蜜浸之精粗,卜来妇之吉祥与否。贫寒之家,虑遣嫁之难,而举女不敢多留者,半由于此。予妇行居次,生时,亦将溺之。适其母舅至,再三劝解,乃勉留之。因是感誓,生女虽多不弃云。予告之曰:君举于乡,行谊即当为一乡之表率。今既育女不弃,足以劝慈。将来嫁女,务先捐此蜜浸之陋习,以塞祸胎,为一乡示效,则功德必非浅鲜也。其人闻之,颇以为然。今不知此风尚仍旧否?"余曰:"近日浦城溺女之风稍差,而蜜浸之习未革。"然余长姻祝东岩大守本有不用蜜浸之议,余伯姊即其家冢妇,近日嫁女于孟家,独排众议,不用蜜浸,省却许多葛藤。近闻有嫁女之家,其家长亦立意不用,而妇女辈仍于背地偷送者,陋习之固结如此。今浦城大小宴集,以及新正款客,新宾登门,无不需此。而家大人但捧杯一拱,从未沾唇,盖亦本无滋味之可耽也。大抵溺女之风起于吝财,而吝财之弊由于厚嫁,蜜浸特其一事。而作无益害有益,举国趋之若惊,实不可解。且近闻有一新妇在家,因竭力配制蜜浸致成痨疾者,是诚不可以已乎?

丁封翁

吾郡丁封翁名(嵩)者,兄弟三人,(岱)居长,次翁,次(岳)。岱治家,翁外经营,岳在家读书,兄弟和好无间言。岱生四子,岳生五子,翁只一子,甫四龄。岱一日谓两弟曰:"食指渐繁,盍析产为三,各觅生计乎?"翁曰:"吾家九世未分。为世所称,我辈不能勉法前人,已为可愧。今兄四侄、弟五侄,我惟一子,不忍诸侄啬而我独丰。若必分产,请析为十。"兄从之。翁贸易湖广,有索回外欠千金,岱与岳所未知,翁如数出之。回家适大病,口不能言,但指银与诸侄手作十字而逝。兄不忍利其有,尽归翁妇。是夕,妇梦翁曰:"速出前银。"妇如言,仍析为十,分之丁系白屋。未几,翁之子弱冠即成进士,嗣科第不绝,今为榕城世家矣。

妇人名节

廖仪卿先生曰:凡作地方官,杀人不可枉。而有关妇人名节者,尤宜慎之。余为江右监司时,某县有本夫告其妻被杀,并述其妻将死之时,言与某有奸,拒之而被杀云。夫有奸而何以拒之?曰:本夫在家也。既因本夫在家而拒之,至奄奄将毙之时,又安肯直言无隐?此其中情节,大有可疑。后其奸夫自缢身死,案亦议结。万一此妇人守节被戕,即据本夫之言率定爰书,是此妇人不冤沈海底乎。闻某县令出详之日,即病故开缺之日。余尝批驳,以明有王法,幽有鬼神云。而岂知已为鬼之所殛耶。

罪谴难逃

仪卿先生又曰:在江右日,因督粮舟泊鄱阳湖,忽遇大风,余坐船吹至滩上,余船覆没者百余号。有前会昌县某故令灵柩在船,眷属同行。前一夕,舟人见蟒衣补服者往来船头,叹息之声不绝,是日,全家覆没。柩浮至某地,人以为柜物也,见前标题衔名,乃返之。夫某令现形于舟人,而独不见形于家属,闻此令居官本有浮议,其亦自知罪谴之必不可逃欤。

林州牧

林梅甫州牧(靖光)宰直隶定兴时,将赴任所,距城

二十里之北河店，杨椒山先生坟茔在焉。林拜祷于坟下，云："惟公忠国爱民，某甫莅兹土，誓以兼爱立心，如有稍涉贪残，惟神鉴之。地方公事，力有不逮之处，惟求神灵默助。"适天晚，即宿公坟祠中，而迎接之吏役俱不知也。莅任未几，有贡生某呈控伊邻某鸡奸其孙六岁幼童，血衣具在，该犯已闻风远扬，贡生叠次喊禀援律请办，四捕无踪，及寻至邻境，见一人贸贸然来，形迹可疑，诘之，即邻某也，遂锁拿抵县。当堂直供不讳，林本欲开之，谓贡生曰："汝孙现无恙，鸡奸六岁幼孩，必无之事，汝孙将来或有成就，岂可污其终身。"贡生坚执不允，邻某亦坚认不移。不得已，据情详解，旬日即正典刑。讯时，问其既逃，何以复返。据云：行至某村，途遇一六十余岁老人，身颀而长，青脸白须，呼其名曰：汝非某处人乎？吾特为汝而来，幸勿隐也。乃以实告，老人曰：汝事幸未酿命，官司已息。汝家父母嘱我传信与汝，回家可勿虑也。不料甫入境，即被获。察其所供形状，即祠中所拜忠愍像也。立志为好官者，其阴得神助如此。

何秀岩副榜

嘉庆间，吾郡盐商之好行其德者，首推萨露商农部，已于《前录》详之。兹阅王菽兰《避暑录》，中又得一人焉。其言曰：乾嘉间，吾乡论孝友好施而品行端谨者，群称闽县何氏翁。翁名蔚然，字秀岩，生六岁而孤，母教之学。家贫无书，借人阅视，雪钞露纂，右手胝而弗辍。作文无速藻，尝与陈滋田太守同应郡县试，有何通宵、陈达旦之目。乾隆乙酉，冠郡试藉诸生。是秋遂，举解。嗣因食指繁，勉就盐馆，代馆东承受商名。后遂独任。奉母与兄极孝友，爱某甥，恣其所欲，折阅计万金。恐撄母怒，默不敢较。帮务中虽值繁冗，夜必归视母膳。母年九十二卒，凡母所嗜物，皆不忍食。三兄皆早卒，抚从子慈笃备至。门多杂宾。三党故旧，赖以衣食嫁娶丧葬者数十家。素不相识者，浼人求助，无不如其意。居城西，筑西郊草堂，购书十万卷，进郡中寒畯，与诸子同砚席，饮食教诲之，多得科第以去者。岁大饥，则为粥以食饿者，兴工作以资民之无业者，所全活无数。西湖书院滨水易圮，翁三度葺之。他若坏城垣，修庙学，成桥梁，所费皆不赀，而乐为之不倦。自奉如寒士，不买妾，不嗜酒，不耽博奕，并不营生产。尝语诸子曰："吾本天仙化人，暂谪人间，忽而来，忽而去，不能为子孙计也。"年六十八，无疾而逝。子岐海(治运)孙肫迈(广喜)，相继为名孝廉。天之所以报善人者，远矣。家大人曰："萨何二家之好施，皆余所目击。萨以素封继志，何以寒士起家，何尤为其所难而诗书之泽较远。今郡中何尝无盐商，而此风杳不可追，帮务、商情亦日趋而日下，此则可为浩叹者矣。

纂书获报

王菽兰曾受业于曼云先伯，笃信师说，而安贫嗜学，尤能不愧薪传。尝语人曰：刊刻善书劝人，其积功最大，食报亦最速。余年逾三十，尚未得男，因忆癸已岁与石君孺怀同梓有七曲原本文昌《孝经》离句板，刷印不多。乃祷于文昌神前，愿递年印送一百部，求赐丈夫子，果于次年辛丑得男兆麟。又寒家向藏有先正诗文，零缣断简颇多，前年借此劝惩，纬以论说，撰成《消寒录避暑钞》二种。甫梓行，而连夜梦中屡有巾冠数辈陆续来谢。尤异者，一夕矇瞳中，见古貌伟躯、长须丰颊扶杖告余曰："吾，莲花洞仙翁也。君所刻二书，足见留心风化，且所收著作多系零落遗稿，其用心尤见淳厚，但未经搜辑者尚复不少，幸终前志，无废成功。君现在所辑《东越樵书》，其逸事美谈尤足资文献，可急付手民以传于世。"余以梓费未集辞。仙翁曰："君畏难耳，吾当为君筹之。"飘然辞去。未知后验如何。但此梦甚异，记之以见拾残补阙。薄有微功，其即能感动幽冥如此。按此语颇闻于人，有窃哂其诞者，家大人曰："此事可劝，此理亦不诬。昔人有言，收拾前人遗诗文者，如哺路弃之幼孩，瘗荒原之枯骨，其功甚大。吴人顾侠君撰《元诗选》各集成，梦古衣冠百十辈来谢，此事传播艺林。菽兰之志何以异是。俗流鲜见寡闻，又不乐道人善，所谓己则无礼，而反笑人何故行礼，此圣人所谓末如之何者也。"按余续辑是录，时家大人适为先伯父曼云公校编《秋竹斋诗存》，吉甫伯兄侍旁，多所参酌，每至夜分不倦。一夜，伯兄梦曼云公来与家大人及伯兄叙谢。晨起，言之历历，家大人谓此偶然梦幻耳。曼云公早世，惟伯兄尚及接音容，故精神所趋形于梦寐，非必真有灵感相通。余窃读曼云公自序，一生心血半在此编，其属望于家大人者甚切，乃迟至二十年始克酬其素愿，则冥冥中之且慰且感，正非无因。谨附记之，俾后人之珍护遗文、阐扬旧德者知所劝焉。

江右刘氏阴德

刘容轩封翁，江右新昌人，以孝廉举于乡，豁达有大度。村中有无赖子某者，素狡黠，不事正业。一日，遇翁于途，指骂欲殴。翁佯若弗闻，亟走避之。旁观代为不平，往白翁家。其家人汹汹，欲出。翁止之，曰："无之，彼焉敢然者。"家人咸谓翁怯。不移时，有走告者曰："无赖某扑地死矣。"先是，某与翁有小隙，适因与人赌博，负债累累，窘极，服毒而寻翁诟骂，冀以斗殴致死，贾祸翁家。翁不较，遂技穷，毒发而死。翁闻之，惊曰："彼横逆无端，而来使吾少与之争，祸立至矣。"人皆服翁雅量。生子七，孙曾蕃衍，不数世成几百户。科甲蝉联，至今益盛。又其孙夔典封翁，亦好善乐施，见贫而鬻妇者，必解囊相助，以全夫妇。力或不足，虽称贷无吝色。族中一大支仅存一丁，孤苦无以为家，悯之，为之娶妇。今已子孙众多，其得以接续宗支者，夔典之力也。夫人蔡氏，亦能助夫为善，恒典簪珥以济贫。其子(拱宸)已于甲辰捷南宫，筮仕豫省矣。

北东园笔录三编

[清]梁恭辰撰　范学辉整理

《北东园笔录三编》六卷，清代福州人梁恭辰撰。该书内容较为丰富，以记载作者耳闻目睹的科场奇事、官府百态、丧葬习俗及名人、大族轶事为主，尤详于福建、台湾的人事、风物，是研究清代社会史的较好史料。由于该书旨在劝戒，因而杂有较多的神鬼奇谈及因果报应，但从中也可反映出当时民众的鬼神观念和宗教信仰状况，对清代民间信仰的考察较有价值。本标点本以历代笔记小说集成为底本。

卷　一

桐城张氏阴德

桐城张息耕(元宰)与家大人壬戌同年，同登馆选。家大人于壬戌秋奉讳归里，故同年中虽觌面多不相知。迨乙丑入京散馆，始渐款洽，而于息耕尤契厚，若素交。尝问息耕："君家韦平济美，至今尚簪绂相承，其先必有莫大之隐德。"息耕曰："余家有竹立城，君闻之乎？余家先代某翁，文端公之祖也，尝于雪夜见盗隐屋脊间，悯其冻，以梯掖之下。视之，则邻也。携入书斋，挈壶飧以食之，并赠数金遣之去，初不令家人知也。邻感翁甚，常思所以报。后夫妇以力耕置田五六亩，一日往田间，见富家子与葬师诣一所，相度良久，曰：'佳哉，此卿相城也。'问有何验，葬师曰：'试插竹其间，竹越宿则萌矣。'邻闻之，归述于妻，妻曰：'向者急于图报张翁，今其可矣。'邻问其故，妻曰：'如是，如是，不亦可乎？'邻诺之。旦赴其地，竹果萌，乃去之，易以枯枝。顷，葬师复来，讶其言之不应也，爽然去。邻以计买之而归之翁，翁曰：'不可，贪天必厚祸。'邻曰：'非公盛德，不足当此。'敦请不已，乃受之，而偿其直。后人遂呼此穴为竹立城云。"家大人曰："堪舆之说不可不信，君亦闻吾乡安溪李文贞公之事乎？文贞公之父某翁为某翰林佃户，翰林延葬师卜地，得一穴，曰：'此必出三公也。'筑将半，有某葬师阻之，不果筑。前葬师恚甚，时已薄暮，立辞去。本与李翁素识，遂借宿其家，具以谗告。李敬奉之，乃问：'君父母归土乎？'李辞以未，曰：'然则盍求某翰林弃地而葬之乎？我为君乞之。'明日，状呈某翰林，某翰林正欲征验其地，许之。葬师喜，为诹日卜葬。事毕，将行，告李曰：'三年后，我必来覆视也。'后李耕倍获，家业渐裕，某翰林异之，召后葬师问故，对曰：'祸本未成，如于墓旁环以河，祸将立至。'某翰林即凿河以试其言，河成而文贞公生矣。一日，前葬师至，李以凿河告，曰：'福萃于兹矣。'忽闻内室呱声，曰：'君得丈夫子乎？'请出视之，方额直准，葬师曰：'此一座台星也，恐彼葬师知之，当远徙，毋速祸。'乃合族迁居，某翰林知之，命他佃护其墓。文贞公年十二，随父归省墓，德某翰林，往谢之。翰林惊曰：何来此儿，是他日公辅器也。'遂留于家，延明师训之，此亦安溪相公家发祥之故事也。"息耕为之嗟叹。时座中有江右同年某友，以葬事与族邻争控不已，闻两人纵谈，乃慨然曰："吾乡谚云：福地福人来，何争之有？余本拟散馆后急乞假回家了此事，今不复尔矣。"众叩之，亦莫详其颠委云。

杭州许氏阴德

钱塘许滇生尚书家，四世科第，每届乡会试，支属群从必有人登科第者。相传，其封翁乐亭先生为申韩老手，即滇生尚书之曾祖也。初就幕于陕甘两省，后督部方恪敏公以厚币延之。公办事精敏，时平凉、庆阳数府洊饥，卧殣相属。封翁闻而悯之，私具一折稿请公入告，并请发帑银二十万两赈济平凉等府饥民。迟之数日，折尚未发，封翁即襆被辞馆，公亲至问故，曰："待先生并无敢慢，今忽然辞馆，想为请币二十万之折迟疑未发耶？"封翁曰："此折果发，必不辞馆。"公诺之，即日拜发。去后，公意终惴惴，谓所请过多，恐不能邀准。一月后，奉回朱批，乃大蒙嘉奖，并以二十万两恐尚不敷，加赈二十万两。公大喜过望，即诣封翁谢过。于是平凉等府数十万生灵，得免转于沟壑矣。不数年，封翁之哲嗣即领乡荐，文孙学范、学曾均接踵成进士，迨乃字排行，益复昌盛。人谓许氏阴宅甚佳，讵知封翁之功德曾活数十万生灵之所致哉？戴君槐谷为许氏姻亲，所述如此，当得其实也。

南昌万氏阴德

家大人官河南监司时，南昌万氏兄弟，如廉山（承纪）、渊北（承紫），皆本辖厅官，往来最熟。稔闻其家门鼎盛，询厥由来，则皆其尊人梅皋先生之世泽也。先生名廷兰，字梅皋，乾隆壬申春乡秋会联捷进士，由庶常改知县，授直隶怀朵县，调宛平县，擢通州牧。以东路厅事牵涉罣官抵罪者甚众，案狱者日事刑求，众皆不知所措。先生独恻然，以一身任之。一年狱成，拟大辟，余官皆得免。未几，朝廷亦微知其非罪也。戊子秋谳，蒙恩免勾。丁酉春，銮驭东巡，过通州，见祟墉屹然，问此城工何人承办？大吏以前任州牧万廷兰对。遽蒙恩，改缓决。壬寅年，忽奉特旨出狱，计系保阳狱者十六年矣。时同案各官，皆已旋里，各出厚资来助归计者，不约而同，先生悉笑却之。归里后，优游林下几三十年，至嘉庆丁卯寿终，享年八十有九。梁山舟先生为集元遗山诗句，作挽联云：千文气豪天也妒，一生诗在事堪传。有《计树园诗存》行世。今先生之幼子（承绛），以道光甲辰进士官山西知县。先生之孙（启昀），以嘉庆己巳进士历官御史。（启封）以嘉庆癸酉副举人，官浙江知县。曾孙（立锦）又中道光庚子举人。目下孙、曾不下百余人。呜呼，盛矣！

方勤襄公

吾闽台湾林爽文之乱，福节相（康安）来平之。随带军机章京二员，一为方葆岩（维甸），一为范叔度鏊，节相倚之若左右手。命方专司讯鞫，范专司文奏。收复诸罗日，在番山中搜出逆民千余人，节相欲尽置之法，姑付方讯录供词。方逐名细如研鞫，则皆被胁从者，欲并释之，节相不可，方持之益力，后竟得尽活。此后搜山所得，悉仿此办理，所全殊多。时论谓方之功德甚大，宜有报。后果扬历封开，终于直隶督任，谥勤襄。家大人曰："葆岩两世为直隶总督，其父恪敏公积厚流光，尝以片言释保定疯民犯跸之案，最著人口（事详前录）。又闻姚姬传述，公五十外尚未有子，抚浙时，使人于金陵买一女子，公之女兄送之至杭，择日将纳矣。公偶至女兄所，见诗册有相知名，问，知此女携其祖父作也。公曰：'吾少时与此女祖以诗相知，安得纳其孙女乎？'即还其家，助资嫁之，时公年六十一矣。是年，室中吴太夫人即生葆岩。今复为尚书总督，继公后。呜呼！此恪敏公之隐德，人鲜知者。闻勤襄公尝言家门鼎盛，乃皆不由翰林出身为憾，今公子传穆，已由词林出守，洊擢监司矣。

胡中丞

翻阳胡果泉（克家）先生，为家大人乙卯会试荐卷师，相待极好。初拟拣发吾闽道府，相订同出京，谓有还乡省亲之乐也。旋放广东惠潮嘉道，乃命家大人留京夏课，不必出京。在刑部，以仁恕为主，不肯稍涉私心，得观察。谢恩之日，夜起尚早，坐而假寐，见一青衣来请入署，胡曰："顷当进内，不能去。"青衣曰："去来不误。"因命驾舆，答言已备。不觉出门，登车疾驰而去，过一门，黑如漆而有光。再进，则光明绿瓦大殿矣。入则中坐者三，见其来，皆起而拱。先生上前揖毕，阶下跪一人，两臀溃烂。上坐者曰："此人当暑应缓杖，控言未缓而决，因伤溃死，是否？"胡答以杖罪系某照例审断，决则某已病假，不知也。遂检查册子，其时果在假中。又一人捧首而前，言罪当缓决，误入情实。胡答以斩缓系我所定，情实则堂官所改。于是上坐者乃命设坐，好语勉慰之。既出，仍登车而回。路遇旧吏某，乃数日前死者，舆前叩首，称某母老家贫，殡不能归，书室字纸篓乱纸堆中有银三十两，乞检付其家人。又某吏曾用银三百两，以相好故无券无利，今将不还，求饬其速行归结。时先生忽忆递折误矣，吏曰："有人已为奏请病假，无虑也。"先生乃醒。次日，自至吏家，向纸篓检之，果得银三十两。更召某吏至，语以故，某吏大惊，不数日即将前项筹还。冥冥固不可欺，非先生之仁心为质，亦不能整暇周至若斯也。先生由外台扬历开府皖中，每为人述前事如此。

陈方伯

江西德化陈东浦方伯（奉兹），初以进士为四川知县，当金川作乱，大兵过境。上宪多委以苦差，公主炮局及修葺兵兴桥路，常居口外山谷间，濒危者屡矣。同僚亦不之恤，上宪更不垂怜也。有三杂土司者，地当进攻金川之孔道，官兵猝至，三杂长卓尔码，妇人也，疑且伐之，闭门相拒。将校大哗，谓三杂畔矣，宜先攻破之。公疾行，告将军曰："三杂非畔，未知国家意耳，请以单骑往察而谕之。"将军从公策，公至，数语间，卓尔码即散守者，具状上谢，且奉军过甚谨。后得诏，加封贤顺。卓尔码谓惟公能活我，又予我以荣也。至今铸像事之。公在蜀中二十七年，至是，以军功洊擢至江苏布政使。

孙观察

孙伯渊先生（星衍），耿介自持，不随流俗。以一甲进士授编修，时和珅当国，一时英俊，多屈收门下。公硁硁自守，独不相往来。和衔之，公散馆试《厉志赋》，用《史记》匔匔如畏语，和指为别字，抑置二等，以部员改用。故事，一甲进士散部，或奏请留馆。时和方掌院事，欲公至面商，公卒不往，曰："吾宁可得上所改官，不受人惠也。"又由编修改官可得员外郎，前此吾闽吴文焕有成案。或谓君但往一见，即可仿办，公曰："主事终擢员外，何必汲汲求人。"自是，编修改主事遂为成例。补刑部直隶司主事，时领部务相国阿文成公、大司寇胡庄敏公皆刮目相待，派入总办秋审处。同人皆目君为书呆，不相浃洽，惟同年张鞠园（祥云）素与公以古学相切劘，既同官相得，而议狱多龃龉。鞠园主精明，公主仁恕，往往依古义以求平，多所全活，为长贰所爱敬。久之，同人亦渐无后言，是年，伊墨卿先生新入部，其尊人云林光禄饬之曰："治狱最难，吾愿汝法伯渊可耳。"

公自改官后仅六年，即由京察出为兖、沂曹道，权臬事七。越月，平反至数十百条，活死罪诬服者十余案。亦不以之罪县官，曰："县官岂能尽明刑律，皆幕僚误之也。"解组后，侨寓白门，专以揄扬后进为事，座客恒满，人目为陈太邱。尝与人论一前辈，云："彼之不爱才，毕竟自家才识有限耳。"时服为名言。近相传其身后主管栖霞山。聪明正直，宜其为神。可以理信之矣。

黄封翁

嘉善黄南薰封翁(凯钧)，霁青太守之父也。少攻帖括，甫冠而孤，度不能自存，乃弃去，课治农亩。今友《渔斋诗集》有咏农器诗十余首，每首一器，并详为之注。使不耕而食者读之，可以知农功辛苦，稼穑艰难焉。嘉庆甲子，浙西大水，禾稼淹没，米价骤腾，县官行平粜政，众多避匿。翁独以身倡，大暑烈日，持盖步行，按户之上下，罔有漏失，所全活甚多。尝以屋旁隙地假人，后久假不归，且反唇焉。翁笑置不问。又买邻人之屋，而其屋先已赁人为店，翁虑其他徙失利，垂立券而毁之，让其店者。其好行其德如此。未几，霁青入翰林，掌文枋，历郡守。里人以为封翁仁厚之报云。

彭咏莪宗丞述二事

彭咏莪宗丞云：吴中乡饮大宾彭惕斋讳正乾者，芝庭尚书之封翁也。尝因造屋，闻有碍东邻风水，命匠人断柱木，各短三尺，其屋甚卑，不称巨室。里中人称其盛德。后膺一品封，夫妇皆跻上寿。阅数十年，而东邻之屋尽入于彭，为其子孙所分居矣。又云：吴中朱广文应潮之父，名宏基者，居枫桥贸易。尝有偷儿入其室，视之，则邻舍某也。其人惧执，跪而求免。朱出白金十两给之，曰："持此，自觅生计，毋再作贼也。"其人竟改恶从善，朱亦终不言其姓名。后应潮于乾隆乙卯试顺天乡闱，房官已掷其卷矣，恍惚梦一人云："请再看。"房官觉，勉强覆看，仍不惬意，掷卷就寝。忽有人推其床，曰："起，起，再看。"即惊醒，随取卷加圈。次日，呈荐主司，即取中。后官桐城教谕。

回 煞

姚伯昂先生《竹叶亭杂记》云：凡人死后有回煞之说，北方谓之出殃。闻友人常云麾言：地安门外某家，有新死者，延阴阳生检出殃日。生检查，告以期，且曰："此殃大异于寻常，必为大厉，合家徙避，仍恐不免于祟。唯有某鸦番乌克神(即看街兵之称)胆大能敌，当邀至家以御之。"其家甚恐，至日，奔访某鸦番乌克神，邀之酒食，食毕，告以故。某亦素负其胆，不肯辞。至夜，闻棺盖作声，视之，则盖已离开，棺中人欲起矣。急跃棺上，力按之，相持竟夜，闻鸡鸣，棺中人始帖然。某仍合其棺。及其家人至，问夜来情景，某不言，但以无事答之而归。其家乃以无事告阴阳生，生愕然，曰："吾前检日误矣。其实殃之归，正在今日耳。然其厉不可言状矣，欲御之，仍非某不可。"其家复至某处，求其再来。某心欲却，而恐失胆大名。欲去，恐力不敌。姑应之，而心自疑虑。偶至街前，见一测字者，卒然问曰："尔有何心事，当告我，可为筹之。"某怪其无因而先知，乃告之故，测字者曰："鬼甚厉尔，将不敌，我有爆竹三枚相赠，但至事急时，放一枚，三放可无事矣。然不可在屋中，当登屋以俟。"某如测字者所指。及夜半，棺盖裂声甚猛，果不似前夜。盖方裂而尸已出，四望无人，即出院中。复四望，见某在屋上，跃而登，将及矣，某放一炮，应声而倒。少顷，复起。如是者三，炮尽而鸡鸣，尸不复起矣。其家人至，备悉其状，舁尸复殡。往告阴阳生，生已暴死，身若火燃者，硝磺气犹未散也。其人大骇。后询知此生素恨某，欲因此杀之，且以神其术也。夫欲图人而使亡者先受暴露之苦，冥中自不能恕之，其为火所毙，固天道宜然。此等术士之能为祸，亦复可惧。测字者不问先知，是亦可疑矣。

嗣子起家

卓海帆阁老云：闻吴中某封翁者，五岁时为伯父嗣，后嗣父宠婢连生五子，遂憎厌封翁。庶出子居长者，更狡险，娶妻某氏，尤极凶悍阴毒。日事谗构封翁，事事掣肘，隐忍顺受者数十年。家本殷富，析箸时，诸弟俱拥厚赀，封翁所得不及每股之半。家渐落，封翁素节俭，生平不妄用一钱。嗣父没后，诸弟益肆淫荡，禁之不止，遂觅屋异居。后诸弟与人构讼累年，已耗其家赀之半，长者夫妇俱暴卒，子四人连夭其三，其余亦死丧叠见，生计萧然。而封翁两子俱登科第，官清要，夫妇齐眉，孙曾林立。知其事者，咸啧啧于天道之不爽也。

四 美

卓阁老又云：道光乙酉冬，余在京，闻江南乡试二场有题诗卷面者，系七律一首，后四句云："薄采慈姑吟怨句，漫煎益母治相思。临行互剪罗衫袖，珍重啼痕好护持。"末书"坐九王复题"。盖坐字九号也。是科闱中有两王复，一安徽人，一江苏人。后乙未岁，余以阁学典江南试，得一卷，已定前列，因诗结联用四美两字，嫌其不甚庄重，遂斥之。及折弥封，阅其名，乃王复也。

江山巨族

江山县绅户，近日以王家为最盛。相传其先人某，居北门外，只有茅房一间，为其祖业。一日早起，打扫茅屋，见有小包裹一个，检视之，内有五十金，知为过客所遗，坚坐门首待之。俄有一人踉跄号哭而来，诘其故，则即遗金者。自述金系假贷而来，缘其戚为人诬扳入狱，拟以此金分赂守者，始得释。今不得金，则某戚行将毙狱，其妻与子皆无以自存，我无以对某戚，又何敢独活，此金实关系四命，故如此仓惶耳。语毕，复哭。某即出前物，还之。其人详询姓名，拜谢而去。逾年，某葬亲。届期，扶柩而行，距穴地仅半里许，适大雷雨，水暴涨，柩不得前，即安放于中途隙地。而雨愈暴，水

愈大，走视坟穴，已被水冲破，不堪葬。不得已，即就隙地累土成坟。逾年，其家骤起，入泮宫、登乡荐者接踵而来。佥以为某还金之报，今已成城中巨族矣。

某廉访

楚南按察使某，浙人也。以善理苗功，由同知洊擢至廉访，加二品衔，并戴花翎，骎骎开府矣。明白有才干，省中事听其主持。会粮道出缺，有候补道某应补，抚军与廉访商不之与。某道饮恨。廉访平苗时，有苗田若干顷，名为充兵饷，实则廉访主之，每年至苗地一次，号称巡查，其实收租而已。某道知之详，常向人言，欲发之。廉访大恐，思先陷之。某道前曾署岳常澧道，鞫小钱一案，有苞苴。廉访欲实之而无左证，乃使人以贿诱钱主之妇，得其实，飞章劾之。得旨，褫某道职，严讯。廉访主其事。某道初上公堂，犹以廉访有同僚谊，痛哭诉来。廉访大怒，以为咆哮公堂，令加刑具。及送之狱，又对某道惋惜嗟叹，如旧寅好，被以己之褐，坐以己之肩舆而出。盖虑人议其加刑具而故掩饰之也。及某道入狱，则复令狱吏严禁不与人通，若系大盗者。狱成，以赃私律论绞。无何，廉访入觐，旋楚，宿汝州旅店。入座，命仆送茶二瓯。其仆怪之，旋闻室内诘辨声，乃主人与某道辨论，但闻其声，不见其人。及返署，甫入室，惊曰："某道台胡为乎来哉?"旋见某道击其背，疽发而死。廉访奸险极矣，死有余辜。然某道之轻言招祸，亦足戒也。

某太守

道光间，有某太守，以刑名起家。初以同知分发来闽，洊擢太守，小有才，为制府所倚任，虽补有本缺，实经年在省审案也。而招摇恐吓，声势甚张，省中官无不侧目者。台湾戕官一案，制府命随往，获犯百六十余人，制府初欲分别办理，某曰："台湾民情浮动，此案犯若不死，恐难安静。且系大人所核之案，将来此辈有事，恐大人亦难辞咎也。"于是尽斩之。及内渡，甫登舟，某见鬼无数攀其舟，舟将覆，急登制府舟，乃免。时史望之大司寇督闽学，深恶之，绝不假以词色。及贺耦耕先生奉命为闽藩，亦熟闻某之名，贺履任后，某请私谒，乃不礼之。某怒甚。归，掷其帽，曰："不官矣。"是日，首府因某未入署审案，遣人要之，某辞以疾。其徒有以军功候补通判某及候补县丞某，同往视之，见某通判曰："台湾之案，后三四十人皆汝等定谳，今皆到我处厮闹，室几不能容矣。"二人疑其病狂也，无语而退。次晨，探之，死矣。是案固尽当置法，而制府有分别一念，未始不可于死中求生，因某一言，皆为无头之鬼，其恨之也宜哉。　按：乙未年，贺耦耕先生与家大人同被召复出，贺先到京，即授闽藩。家大人北上，于天津舟次相遇，贺详询闽省吏治，且曰："我素知福建有两郡丞，一时派，一龌龊。"时派指陆莱臧，龌龊则指某也。然则贺之精明洞察，某即不死，其何以自容哉？又按：此条余闻于福州同时诸当事，嗣阅姚伯昂先生《竹叶亭杂记》，所载略同。是非之公，知不能关众口也。

冥中重苦节

吕农部某，道光乙酉举人，丙戌进士。有袁大尹俊，为其乡试同年。春闱前，袁之兄梦一老人，知其为祖也。有客来访，坐谓其祖曰："有事相商，肯乎?"祖问何事，客曰："肯而后言。"祖曰："必肯。"客曰："令孙今科会试当中，然只得一缺，当中者二人。有吕某，两代苦节，请让之。"其兄闻言，急询客之姓名，欲殴之，客以汤某对。其兄亦久知敦甫尚书名，即不敢殴。祖送客去，其太夫人素奉神，梦在神前上香，为子求功名。香将上，旁有一少年击堕之而醒。榜发闻，吕某中若干名。母问吕年岁，方二十余，憬然曰："梦中击堕我香者，即此人也。"及谒，房师告曰："汝卷已为卢总裁弃去，汤总裁极赏识，乃得中，此中岂有缘耶?"袁以己丑成进士，果后一科。冥中之重守节如此。但吕母孀居时年近三十岁，推其祖殁时年方四十余，朝廷例不与旌者，冥中即以苦节称之，甚矣！守节之可贵也。

不孝谴重

《竹叶亭杂记》云：卓某，汉军人，以资为太守，分发广东。贷一洪姓财数千两，许其人司阍，随之登舟。一夕，其人登跳板大解，舟子撤板，其人坠水，群趋救之，得不死。卓虑其受寒，以己衣衣之，群谓主人之过厚也。舟至高邮，小仆及婢在舟中方侍夫人食鸡子，忽闻雷声从空一震，仆、婢皆昏仆。及醒，卓与妻俱死矣。舟子先亦震死，继而苏，乃言："某之堕水，系卓以百金贿我死之也。"言讫，复僵。或谓洪尚未死，其罚似重。比闻卓夫妇皆不孝，卓旧为佐领，有母在堂，先于本旗册档将己名改窜于伯之夫妻俱殁名下，为异日之无丧地也。将行，向一戚称贷，云为留其母日食资。得财，乃阴作假票与其母而去，始知天谴盖为此不为彼矣。若舟子者，实有贪甲之财，必致乙死之心。苏而复死，亦诛心之罚也。按此事记在道光九年间，时余随侍家大人苏州藩署，初传闻至苏，众皆莫测其故，以为未履任之官，何至有此重罚。即负财害命一节，何以夫妇并受其殃。及高邮牧至苏，谒见，向家大人言之，历历如绘，皆出诸仆婢之口，乃群喟然曰："此人之死晚矣。"高邮牧之来，为鸠赙资，故得悉其详。

枉　杀

嘉庆戊午科，浙江乡试二场之次日，有士子发枉疾，监试蒋观察令供给所李照磨押令出号。狂生自言：本年元旦，梦一京兆人披发泣血，言为其父枉杀，报在子孙，黜其科名，不许应试。今甫脱稿，此鬼即来作祟。言次，跳跃叫号，无所不至。适顾见海宁张令，言父台救我。细询之，始知其祖尝为显宦，父现作令直隶。该生学业素优者也。乃带出号舍，饮以米汤，渐就清爽。求复入号，李照磨引至，至公堂，为朱倅者所阻。求之至再，始准入，而蒋监试忽大声曰："迟矣。"出示其卷，

已书废卷，墨迹犹未干也。遂扶出。次日，主司调取二场卷，殆首场已中式矣。一事枉法，遂致后人不振，为民牧者可不慎哉。

关帝签

有关中某孝廉，久病不起，日卧床褥。一日，忽梦关帝告之曰："汝明年中矣，明日即可起身。"诘朝，遽能起。商之母曰："县中水脚银先已领用，奈何？"徐思之，曰："父在日有某人欠银若干，父许其不追矣。今无所出，盍控县追之。"于是呈县理前欠，县为严拘追付。既上公车，放榜，不中。疑之，往前门关帝庙求签，签云："我曾许汝事和谐，谁料修为汝自乖等语。大抵神无诳语，所以应中而不中者，即是强追许免之银为伤天理而结人怨也。

满招损

姚伯昂先生曰：王春亭刺史（照）言某科山西副考官差旋，时本省官出郭送行，向例：州县官送主司，去肩舆前及丈，公揖。主司驻舆出阑，众官趋进。辞之，复人舆而行。众官仍前数武公揖。是时，众官拜揖，某副考但在舆中欠伸而已。有金明府者，副考同年也，愠甚。俟肩舆去远，令人飞奔及之，声称某县请少驻，有禀。某副考不获已，降舆。金明府俟其出舆，乃言向所嘱磨勘卷子已讫，余无他言。副考知其戏也，惭而去。满招损，古人诫之。家大人言：掌教浦城日，有新任某学政入境，时东莱周赓廷邑侯（虎拜）出郭候迎，某学政但于舆中一拱，并不降舆。周大怒，至候馆，不禀谒，声言夫马当照兵部勘牌例给，不能多发一名。学政委巡捕官再三谢过，竟不欢而去。又有新班援例某巡道入境，所属郡守为李松云先生（尧栋），于道左候接，亦不降舆。先生大怒，以事锁其门丁，不释。某巡道不久即引疾归。又言：昔年官河上日，有人觐某将军舟过淮安，时漕帅为魏爱轩先生（元煜）。入舟相见，辞出，将军只送至舱门口，即退。魏登岸，至舆前，回顾，旁无主人，始爽然若失。即日至袁浦，为孙寄圃节相述之。节相笑曰："此自君不老气耳，我当有以处之。"翼日，将军至袁浦，节相人舟相见。辞出，直沿跳板登岸，至舆前，回顾，不见将军。立命武巡捕至舟，曰："我适有要语，忘却交代，请将军登岸一言。"及其将军至舆前，则曰："并无他语，但于礼君宜送我至此也。"遽登舆去，将军亦嗒然而退。此皆所谓侮人者人恒侮之也。

卷　二

漳州城隍

福州漳州府城隍神，相传即李许斋方伯（赓芸），威灵甚显。戴昆禾太守（嘉谷）知漳州时，延刑名友沈小隐，绍兴人，相处数年，极称相得。及戴调福州，要沈同往，沈不可，戴颇愠之。一日，语家人辈曰："沈师爷帮我数年甚好，我待之亦不错，我今调首府，事更烦多，自以相信者同往为放心，乃竟不肯同去，殊为可恼。"有一家人徐答曰："沈师爷不去，主人之福也。"戴愕然，问故，其家人乃以所知得赃枉法数事对。戴密访，不诬。及启行日，戴潜于书房书一疏，自咎误用匪人，并白其一无所染之情，谒城隍庙焚之。是日，沈尚未移寓也。晡时即病，其家以为虚弱所致，煎高丽参汤饮之，不效。更延漳之名医某诊之，某至，甫及门，遇一人自内出，卒然问曰："汝来医沈某耶？"曰："然。"其人："曰是人不可治，医之若效，尔即不利。"某惶然，熟视不见，某知其不可治，入诊之，不为立方。其妻急欲煎人参饮之，至外室，见三人，一颀而长，二微短。其长者手执铁索。再视，则以纸为者。其二人一持牌，一持扇，迳人内。其妻急反，而灯骤灭，沈已卒。始恍然所见三人，即闽中所谓"走无常"也。神之不缓须臾如此。

姚伯昂先生述二事

姚伯昂先生曰：门人汤海秋侍御（鹏）之夫人唐氏以产难殁，是日适有折差回湖南，汤作家书，时迫，草草数行至其外舅，不及叙病之颠末。其外舅乡居，去城远。得书，痛女，甚悲而不得病原。是夕，设乩问焉。少顷，乩动，则女至，言海秋前生为四川绵竹令，渠为幕友，宾主极相得。曾用主人银，将及万，今世应转男子身，以主人之银未还而情未答也，特现女子身以报。今缘尽当死，不可留也。病之原委，叙之特详。此道光甲午年事也。世谓人世妻子有还账者，有索账者，余因忆前有妹，五岁豆危，呻吟甚哀，数日夜不绝声。张太夫人谓其何不早去，乃大言曰："尚负八千文，未曾偿清，我即去耶。"先赠光禄公遣余告之曰："必以此钱为之棺殓，再加千文为焚楮镪，是宜速去，何茹苦乃尔？"余告之，是夕即死。然则还账索账之说不爽也。又曰：河南彰德营参将，忘其名，得奇疾，医不知为何病。日惟自语诟詈，若索债者。其属穆守备齐贤有口才，往解之，病者大呼曰："我前世为四川总督，某为总兵，负我万金不偿。物色之数十年，今始迹得之，某负心实甚，不能解也，必索其命。"穆曰："参戎负债不偿，无怪大人之怒，但隔世事，今参戎一贫至此，焉能偿。即索其命去，于大人有何利焉？不如令其备冥镪如数，焚以奉偿，可乎？"病者许诺。乃购冥镪焚之，病者曰："银色太差，平亦太短，不能抵也。"穆乃集赀购金银箔，属众折为锭，焚之。病者曰："此次银色大好，惟尚短平若干。"穆请再补，病者曰："不必，君此番亦辛苦，短者即以酬劳。"道谢而去，参戎病亦愈。然则冥镪其可抵真银乎？

贫女报恩

凡人烟辐辏之区，遇吉日，嫁娶恒十余起。一日，两家俱嫁女，一巨富，一极贫。至中途相值，雨甚至，舁者各以彩舆置邮亭中，四散为避雨计。贫女于舆中哭甚哀，久之，富家女亦心动，遣媵婢问之，曰："女子适人，离父母远兄弟，诚大苦，然何至伤恸乃尔。"贫女曰：

"我母家故穷，所适又乞人子，明日即不知何若，以是悲。"富家女为之恻然，俗于嫁娘两袖中必置坠重物，谓之压袖，富家女袖贮荷囊二，各缄金锭一，约重二十余两。乃出，使婢纳诸贫女之怀，语以萍水相逢，无可为赠，持此谋饘粥，或不致遽冻馁，贫女受之。正欲问姓名，适雨霁，舆夫坌集，两两分路。贫女嫁后，出所赠金，俾其夫权子母，逐什一之利，遂臻饶裕，乃行大贾，家骤起，广市田园。然所置产，田必两庄，屋必两所，本资与所获利必相埒，众莫解其意之所在。性好施，予一乡称善人。顾艰于嗣息，逾十载始生男，视若掌珠，择乳媪哺之。媪来时，诸婢仆指示屋后楼三楹，云："每清晨，主母盥洗毕，即捧香屏从人诣其上，汝慎勿登，违则必不恕也。"问何故，众言："我辈来此有十余年者，皆不知，但谨守条约而已。"媪所哺子，渐能行走，忽攀跻欲上，媪阻之，则号跳不得已。从之登入，其中则空洞无物，惟设香案，南向一龛，障以幕。媪揭视久之，不觉失声哭。众闻声，告主母，争讯之，媪伏罪，言："小郎欲登，恐其蹉跌，匆促间不及细思，致干犯。应如何示罚，惟主命。"问何为哭，媪以挥涕曰："适见其中所悬荷囊，与我嫁时压袖者相似，是日行至途中，并所贮金赠一嫁娘尔。时母家、夫家皆极盛，初不介意，亦不知其可贵也。不图今日落魄至此。"语罢复泣。诸婢喝之止。主问："汝嫁为何时？"媪以某年月日对，问："是日遇雨否？"媪曰："不雨，则我之荷囊固在也。"主闻而默然，亦不之罪，但寻其夫来。媪以为将遣已也，益悲不自胜。次日，主家张灯彩，召梨园，若将宴贵客者，轺轺其族人皆至。届时，堂中排二席，设两坐，旁列二几，堆簿籍高尺许。媪之夫在外厢，命四仆引入，四妇自室中拥媪出，令各按二人上坐，勿使动。主人、主母倒身下拜，拜已，起而言曰："曩蒙赠金者，乃我贱夫妇。非媪，无以有今日。藏庋荷囊，示不忘也。日日顶礼，冀相遇也；财分为二，不敢专利也。今幸天假之缘，不致负恩没世。此田产簿二分，愿存其一而以一归翁媪。"并示族人，不得有异说。翁媪慌遽，惟同声连称不敢、不敢而已。主乃促坐定，奉酒卮，筵开乐作。至二鼓，挑灯送归所居之东院宿，凡几案衾裯，与主居无少异。翁媪本富家出身，亦安之若固有。媪初生女，寄养他人而身出为佣，至是迎归，后长成，遂以字其所乳子。两家世为婚姻，如朱陈村焉。世或疑翁媪坐享其成，几于幸获，不知皆其赠金特恻隐之一念所感召也。而贫女暴富即矢图报心，宜天之阴相之矣。造物岂妄予人以福泽哉？

神庙香火资

山西解州关帝庙，在西门外，灵应异常。庙中旧存香火捐资银二万两，有胡州牧者，知是州，假用三千，欲不归矣。及罢官，新任者至，胡移居馆舍。夜有人扣门，问之，答曰："西门外姓周者，向官索欠。"如是者三夜，每夜如是者三。胡心知其故，而终吝之。频行前夕，又至，且曰："此项将有公事须用，宜速还，否则未便。"辞殊委婉，胡惧，乃如数归款。未几，刘松岚（大观）观察河东，将莅任，行至平定，夜梦关帝至前，有红旂大书"汉寿亭侯"。刘俯伏前迎，神谓之曰："河东，吾乡里也，行将有难，汝宜善视之。"刘寤，不知所谓。岁甲子、乙丑、丙寅间，解州大旱，刘请于上司，设粥以赈。赈厂即设于庙前。公费将完，欲请奏益，又须时日，心甚忧之。夜梦周将军语之曰："赈费不足，何不借庙中存款耶？"刘觉，乃借庙中存银三千备用，则即胡州牧所还之原封也。人乃悟前索胡欠，言有公事须用，即此。刘因修庙，作文勒碑记之。夫人不可欺，而况神乎？债不可负，而况香火资乎？周将军可谓处置尽善矣。俗传周将军气多刚猛，而于此事辞气委婉，殊不类其生平。世之冠带人以索欠而负气相对反目成仇者，亦可愧矣。

晋宁科甲

叶庶常（桂），甘肃晋宁州人。其先德官把总，自以不能读书，望子尤切，因子久困场屋，郁郁以终。某科乡试，初八夜，叶梦其父来，责之曰："屡试不第，总由尔不用心之故。某某今已中了，尔若努力，今科亦有望，勉之，勉之。"语方毕，号军已唤接题纸矣。叶惊晤，犹惴惴也。然梦中所举获隽之两人，绝不记其名。榜发，晋宁获第者三人，而叶与焉。其二人为刘伯欧、王汝舟，梦中所举，盖即是人。晋宁自国朝以来，无一科中三人者，此为欢舆，故其先德欣喜之而因勉之也。壬午春，叶成进士，出毛春门礼部（鼎亨）门下。授庶吉士日，毛梦一人前致辞曰："叶某，我之子也。荷蒙成全，特来拜谢。"毛以语叶，且为述梦中人风采举动，一一肖其生前。平生结念，一旦得遂，至不远数千里犹致感焉。然则孝子慈孙有显扬之愿者，当何如奋勉哉。然则彼孙山之外，冥冥之中不胜流涕欷歔者，又不知凡几矣。

龙溪令

龙溪，漳之首邑也，俗悍喜斗，故多命案。婺源程某宰是邑，延李森图司刑席，时钟云亭制军（详）总督闽浙，嗔各属鞫案因循，多以缉凶为辞，不肯结案，因下令州县结案不得迟延，不得借口缉凶。程急欲见长于上官，有一案正凶不实，程即欲定案。李致说帖于程，言非真凶，不可定谳。程答曰："亦知非真，奈上宪督责严，不得不尔。"李复曰："君九案已结其八，此案少缓，未为迟也。"程对以有冤我当之，与君无与。因定谳，上之，程旋以事去官，李解馆，因疏于城隍以自白。是夜，程梦至冥司，对案俯首认罪，程宦囊丰富，多营运于苏州，因挈眷至苏。未几，病作，自刎而死。本籍所营田园宫室，不得一日安享也。论者曰："李食程俸，知因之冤，争之不从而不能去，亦不得为无过云。"

刑官夙孽

《竹叶亭杂记》云：刑部一老皂隶，梦至一处，宫殿巍峨，上座若东岳庙之塑像者，阶下列鬼无数。少顷，

引一人至，问答有词，但听不了了耳。上座者怒曰："罪当绞。"隶细视之，则本衙门秋审处提调张某也。俄又引一人至，问答如前，上座者曰："当斩。"隶细视之，则又本衙门秋审处提调吴某也。俄又引一人至，体貌甚伟，上座者怒似稍霁，令去两目，隶审视之，则本部尚书长牧庵相国麟也。隶股栗而醒。无何，张出为观察，一日，有红衣两女子为祟，百计治之不去，观察避于太夫人室，鬼不敢入。太夫者，节妇也。后伺太夫人寝，突入，拉杀之。吴后知某府，颈生疮，世所谓断头疮也，以是卒。长相国仅以失明止。理刑者可不慎乎哉！家大人曰：长牧庵阁老为先叔父太常公乙未同年，似不失为正人君子。乾隆间，公巡抚山东，时每岁某关有解抚署公费若干金，公欲奏归公，其长公子怀亦亭云麾(新)，方十余岁，以为不可，曰："大人不取此项，不足为廉，若一奏入公，代者至，必仍旧贯，是令司关者倍出之矣。"不听，后果如公子言，公亦稍悔所见之不远也。及为喀什噶尔办事大臣，则所为深得大体。先是，新疆奠定之初，一切赋税较之准噶尔时有减无增，回民悦服。其喀什噶尔回民，内有伯德尔格一种，素皆贩运营生，绝无恒产，岁例税金十两、金丝缎三匹。乾隆二十七年，有知府名莫萨者，于正供外索普尔钱二十千文。办事大臣海明查出，即将此钱作为正赋，公具奏，以为既非赋课旧有，即应革去。又伯德尔格初只八十余户，迨乾隆四十五年，有四百余户。办事大臣玛兴阿议增贡金四十两，公以为无论中外百姓回民，生齿日繁，则生计亦日难，从无计户增赋之例，即为裁去。又喀什噶尔看管果园回民，岁进葡萄一千斤，办事大臣永贵议以徒劳台站，只收二百斤，余八百斤每斤作钱十文，折价存库。公以事虽细微，体制不合，一切免之。凡此，皆深得治边之体。似此廉明通达，其在刑部必不致过有枉纵可知也。

妄念辱身

怀亦亭云麾言：其同寅某戚家花园有狐居之，某尝过戚家饮酒，其仆随往，恒潜于园之隙处默祝，冀仙之一遇也。一日，竟见美人翩翩而来，喜出望外，即欲止之于亭。美人意不欲，曰："亭近外廊，恐有人知，此间后轩极幽僻，人迹所不经，非此恐乐之不畅也。"僮随之行，三折至一小穿堂，长榻莹然，令僮先解衣而卧，美人襦甫脱，则伟然皓首庞眉一老丈夫也。按其臀而刺之，力挣不得脱，痛声与恨声俱厉，竟不闻于外。迨翻身却坐，但觉股下茸茸然如坐于新絮间，而老丈已不见矣。委顿出园，猝遇宅中人，竟不能掩其事。自此，谷道旁有白毛，周围一丛。尝以示人，亦不自讳。是可为有妄念者戒也。

欠 债

李进士贡南，光州人。未第时得狂疾，既愈辄，能役鬼，往往先事预言，无不奇中。人有寄之书者，书未至，已能道其书中语，然皆托之梦也。授读于固始曾舍人资见家。固始有吴秀才图南者，贫而死，遗妻及弱子，几不能自存。其妻茹苦守志，族中人皆悯之。舍人有族弟某者，与李善，与吴秀才亦为莫逆交，恒以其家贫为念。一日，问李曰："知君能役鬼，我欲致书与吴图南，可乎？"李曰："可。"曾密封一函与之，李乃朱书"李翼"二字于封面之右，其左书"仰值日功曹查送"，取火于书室院中焚之。及晚，李忽为作复书，叙答甚详，观者意李托之鬼也，李言乃吴浼其作答。然李固未见前书，而所答不差。书中念其妻之贫甚耿耿，谢曾之垂念又甚殷殷。书末，将其生前戚友中所负之钱，某某三千、某某二千，一一开列，属其妻索，得之即可存活，计钱九十七千余文。曾以其书示吴之妻，妻初不信，姑持书示负者家，皆悚然归之，果如其数，其家遂赖以存。此事曾舍人亲为人言之，足见债不可负，阴间所存记，一一不差。惟李名贡南，而书面所书乃为李翼，岂阴阳有二名耶？

劝 孝

杭州有某甲，病魂离舍。至冥司，遇一吏，乃其故友，为检籍，蹙眉曰："子忤逆父母，法当付汤镬狱，幸寿未终，且去，俟寿终再来。"甲惶怖求解，吏曰："此罪至重，佛亦难度，我何能哉？"甲泣求不已，吏沉思良久，曰："谚云：解铃还要系铃人。得罪父母，亟以孝顺父母忏悔，或可挽回耳。"送之反，汗出而愈。即向父母备陈所遇，从此婉容愉色，侍奉惟谨，并戒妻温凊无懈，颇得父母欢心。及父母故，丧葬如礼。后年逾七十寿终，想缘孝顺挽回也。

孝鬼草

姚舜宾，无锡人，忠诚笃实，乡里目为长者。家綦贫而孝，母年七十，训句读以养，极婉容愉色，不敢懈缺菽水。乾隆五十年，岁大饥，生徒既散，日不给饘粥，焦劳拮据，未几病死。不能殡，瘗于屋后隙地。次日，见土上忽生一草，形似山药，结子累累，香甘而糯。妻采食之，终日不饥，遂以供姑。晨采午生，取之不竭。草长四五尺，母抚而哭，即伏地摇摇如拜。邑中播闻，观者如堵，皆嘉其孝，各出甘旨以赡其母焉。孝心所感，生死不回，此经所谓不匮也。

宿冤索命

苏州史家巷蒋孝廉(东吉)，有子，娶徐氏，伉俪甚笃。一日，忽置酒，与婿把盏曰："吾宿冤已到，势难挽回，劝君更尽一杯为别，此后幸勿相念。"掩袂大恸。蒋生抚背劝慰，无何，氏忽竖肩瞋目，大呼曰："汝记万历十二年，两人设计惨杀我于影光书楼乎？"手自批颊，又以剪刀遍刺其体，口音似山东人。一家伏跪哀求，卒不解。中街路吉祥庵有僧名莲台，素著道行，遣人召之至。徐氏踧踖曰："秃奴可怖，且去，且去。"及僧出，又詈曰："汝家媳妇房中能朝夕住和尚耶？"僧曰："前世冤业，二百余年才得寻著，稽愈久，恨愈深，报亦愈急，老

僧无能为也。"僧辞去,徐氏即剪耳、刺手,掐身无完肤而死。

醵金赎女

吴县许也秋进士(大铉),以进士需次在籍,见亲戚中有买妾者,日以肩舆抬女到家视。一日,见两女有大家风,询之,父系贡生,某兄亦孝廉。为之心恻,乃醵金以赎,认为义女,先后择士人嫁之。此事在道光庚寅年。再逾年,而也秋之子达泉(源)即领壬辰乡荐。丙申,成进士,出知某县,已大著循声矣。

解砒毒方

歙医蒋(紫垣)有秘方,解砒毒立验,然必邀取重资,不满所欲,坐视其死。一日,行医献县,中夜暴卒。见梦于居停主人曰:"吾以耽利之故,误人九命,死者诉于冥司,冥司判九世服砒死,今将赴转轮,我赂鬼卒,来以解砒毒方相授。君为我活一人,则我少受一世业报。若得遍传利世,君更获福无量。"言讫,涕泣而去,曰:"吾悔晚矣。"其方,以防风一两研末,水调服,并无他药。南城邓葵乡《异谈可信录》又载:冷水调石青,解砒毒如神 。幸善知识,心存普济也。

负债为驴

吴人薛端书(楷)自城西夜归,途次,小憩桐桥阑上,遇一皂隶絷囚先坐。见囚啜泣不止,隶鞭楚之,意觉不忍,从旁劝解。隶曰:"此南濠牙侩,吞负客钱盈千累百,逋逃时犹在狭斜淫乐。居然一牙户空拳赤手享用埒素封,谁念客之履艰涉险,撇妻子以性命博此阿堵物。今冥司判为山东道上驴,押之往生,又累吾行远路。生前以客资挥霍如粪土,今日独无一纸钱饷吾沽杯酒,尚淹留不肯去耶?"端书竦然起,隶囚俱不见矣。

戒戏言

湖南浏阳县有欧阳生者,为人轻薄,与某生同塾读书,时某生新娶,欧阳生以某生所娶新妇如何美貌,与伊熟识往来,常与相狎。某生素性迂拙,不知其戏己也。归与其妻寻事吵闹,因此不睦,而其妻亦不知所由来。后某生声言以妻在母家闺门不谨,其妻无从剖白,即投缳殒命。同塾闻之,皆以戏言误事共咎欧阳生,而欧阳生以同窗戏谑,不为介意,旋亦息事。乾隆戊申岁秋闱,欧阳生赴科应试。入闱,系某字第一号,因号外嘈杂,与第八号之某翁调换,某翁因茶水近便,亦即应允。是夜三更后,忽有女子搴帘而入,讶曰:"何号是而人非也?"疑讶间,忽即退出,徘徊帘下,作呜咽声。某翁知其有异,因诘之,曰:"汝有冤相报,欲寻何人耶?何不告我,我当为汝计之。"女以欧阳生事向诉,且言欧阳生今科当中,故来相阻,以报夙冤。某翁云:"此乃戏言误听,并非有心,可以原谅。但汝之死固冤,令其超荐七七四十九日道场何如?"女曰:"此自可从,但欧阳生为人无信。"翁曰:"我当为汝谋之。"留女少待,翁即往告欧阳生曰:"某生之妻某氏来寻汝矣。"欧阳生闻言失措,喑不能语,翁因为慰解,告以今科必隽,出场后当作七七道场,方可解释。欧阳生唯唯。翁恐其无信,索写契据一纸,回告女鬼。某氏见字,半信,欲翁作保,翁为写一保字,将纸烧化。女即垂泪,裣衽谢曰:"只是便宜了此人而已。"后生出场,即为作道场。及榜发,果中式。是科首题"夫子圣者欤?何其多能也",欧阳生错写"夫子圣矣乎?"磨勘罚停三科,以一举终其身。

杀尼姑弄

嘉善县北门,内有杀尼姑弄,莫知其所由名。相传弄中向有尼庵,一尼先与屠者私,复有他好,屠妒奸,乘夜入室杀之。希灭迹,支解其尸,纳诸袋负而出北门,将沉之河。时尚五更也,门者诘之,以婚家供神所宰对,遂混而出。至吊桥,瞥睹黑而胡者持刀立桥心,惧不敢过,往返踯躅数次,天渐明。乡人入市者,见袋口血漉漉下,询之,如对门者言。顾神色慌张,类有异,强解所负,视之,则一光圆女首,四肢分截,骇为尼尸也。号执赴官,一鞫吐实,按律处斩,而毁其庵。人遂以杀尼姑名弄云。按北门外柳洲亭有关圣庙,黑胡持刀者,盖周将军之灵,路截淫凶,俾无漏网,亦足见神威之显赫矣。

救难巧报

山阴陈某,逸其名。赴省试,舟泊萧山之西兴驿,忽闻街市火起,登舟往观,见避者纷纷,火光中一女子身无半缕,蹲伏于地,羞惧无以自容。陈急取一袍,掷与之,女得衣蔽体,而家人星散,号泣无所归,哀陈求救。陈使宿其舟之头舱,终夜不交一语。晨起,访其母家,披之归,彼此匆匆不暇问姓名,衣亦未还,陈即渡江去。及入场,题纸既下,文思甚涩,一字俱无。正窘迫间,闻邻号呻吟声,窥之,见一生病甚笃,谓陈曰:"余病矣,文成而不能写,惟交白卷求出场而已。子其为我点检考具,感且不朽。"陈为之料量毕,生问:"君文如何?"陈告以故。生曰:"余文已无用,感君之义,即赠君。"陈既受文,遂扶生出。归号,全录其文。揭晓,竟中式。亟访某生,无知者,久亦置之。后陈以大挑,分发安徽,晤一候补令,似曾相识。谛视之,即向日之患病某生也。各叙往事,乃知某即萧山人,是年出场后,病旋愈,次科亦获隽,昨甫到此,陈谢之。偶一回首,见檐下有晒衣,则前赠女子之衣在焉。不觉屡顾,某疑而问之,陈言其始末,且询得衣之由。某恍然曰:"信哉,君所见女子,即内子也。遭回禄时尚未嫁,及归余,笥中见此衣,内子为余言,昔遭火厄,幸遇一士子掷一衣,得蔽体而归,彼此匆匆不暇问名姓,衣亦未还,每呼负负。故夏日必晒而藏之,将以报也。盖君之遇我,我之赠君,悉君之阴德所致。冥冥中假予手以报之,非偶然矣。"语毕,呼妻出谢,从此来往如通家。此嘉庆初年事。

鬼畏孝子

吴中屠者刘四,有胆,中年积资数千金,遂纳监,列

衣冠。虽放下屠刀，未能成佛，日与诸恶少饮博恶噱，无所不为，士林羞与伍也。然事母甚孝。一日，其徒语及郊外某舍有厉鬼，人莫敢居，遂与刘四约，如敢止宿，当酿酒食以啖。刘四欣然独往，众恐刘为鬼困，率伏户外以护，雾色苍茫，月光黯淡，鸟啼鬼叫。方共惴惴战栗，草木皆兵，忽听有人高唱《莲花落》，前往推户，一鬼忽从人衣袂下突前，止之曰："刘孝子在内，我辈只可露宿，杯酒尚未温，子速归休。"唧唧数声而去。众更骇，牵衣奔返，群鬼相逐，尘沙染衣，有堕道旁溷者，满头遍插木樨花而去。

医　地

人生邀福之心过甚，则事之断无是理者，亦遽信之而不疑。青乌之说，自不可废，然一为所动，则必终为所愚。京中有赵八疯子者，创为医地之说，此亘古奇谈，而竟有信之者。尝为武清一曾任县令者卜地，告之曰："适得吉壤在某村某家之灶下，去其屋则得吉穴。"某令遂别购地造屋，迁其人而购其室。及毁灶，赵又熟视曰："此地惜为灶所泄，地力弱矣。"某令曰："为之奈何？"曰："医之自能复元，药当用人参一斤，肉桂半斤。俟得此二物，付我，余药我自为合之。"某令如其教，备参、桂授之。越日，掘地下药，又告曰："三日后夜半，立于一里之外，若遥见此地有火光浮起，则元气大复矣。"乃潜施火药，于地外，阴令人往，约以某夜远见有笼烛前行者即燃之。及期至，某令家邀其夜中笼烛往视。漏三下，曰："是其时矣。"遂同往。久之，遥望其地，果有火光迸起，狂喜曰："君家福甚大，不意元气之复若是之速也。"某令亦大喜，然为药物故，家资以消耗过半。赵售其参、桂，家称小康。无何，赵子俱亡，赵亦得奇疾，身如已死，但能饮食而已。始大悔。平生所愚者不止某令，而所售参、桂之资亦归于尽。身受其报，天道当然。而为所愚者，绝不思理之有无，又愚之愚者也。

薛　二

蒋伯生大尹（因培）云：山东试用薛大尹（定云），无锡人。一日，坐公馆中，方食汤面，忽有一卒至前，问曰："尔姓薛乎？"曰："然。""行二乎？"曰："然。"卒曰："我老爷令我唤你。"薛曰："尔老爷为谁？"答曰："见便相识。"欲俟食毕往，卒曰："归食未晚也。"薛遂不觉，随之去。至一座落，见一官，衣冠与州县等，卒然问曰："你为薛二耶？"薛应之，心方怒其官相等，何乃遽如此相呼。上坐者呵曰："见我，何以不跪？"辄令牵下，掌责二十。薛又念能责我者，官当胜我，然不自知所触犯何事。乃大言曰："大老爷乞查明卑职以何事犯责。"上座者亦大言曰："尔何人，敢称卑职耶？"薛乃述现为试用知县。上座者推案起，遽前谢过，因问何人相请至此，卒乃跪以对。乃大杖其卒三十，令送薛归。出门回顾，则里中土城隍祠也。比到公馆，其面尚未冷，而两颐遽肿，乞假十日乃愈。是日，薛之邻居僚友有长随薛二暴卒。盖缘误勾。逾日而土城隍祠忽毁于火，薛未半岁亦卒。盖其精气已委顿，俗所谓火焰不高，故鬼卒得以近前，而上坐者不察其罪，遽行施刑，致无辜之人误被掌责。聪明正直之谓何，宜其旋受冥罚矣。

戒食鳖

新建渔人获一鳖，特巨，背列八卦形。观者异之，劝释放。渔蠢而狠，曰："犹是鳖也。"竟烹食之。越日，复渔于江，则鳖群无数，绕舟浮游，众渔竞前捕捉，遂致争斗，前获巨鳖之渔毙焉，而鳖群散矣。噫！鳖而有文，非凡介矣，顾不能避预且之醢，岂智有所昧哉。老杜《义鸟诗》云："物情有报复，快意贵目前。"渔者见报于其族类，可为妄杀者戒。甚矣，怨毒之所归也。此嘉庆己卯冬事。

鸦　片

朱某言：仕宦场中多嗜鸦片烟者。或云疲于案牍，食之，振起精神，则为花柳场中游荡之助。若花柳场中男子，妇人，亦有食者。朱尝于苏州宴会间，问一老妓，言食此之弊甚详。言男子初食此烟，房事可以鏖战数倍。妇人食者，正可与敌。及其久也，男子之势伤，日缩，渐至于尽，不但不能战，并战具而无之。妇人食此久，精血过伤，以合房事为苦事。则苦况尤不可言状。恐人未能尽知也，故记之以示警戒耳。

钱学士

钱金粟学士（林），每年常入冥判事，众所共知。道光甲申，尝与同年宫辛楣洗马（焕）闲谈，宫方以大考为虑。钱曰："无虑也，考得着即妙。"后宫至七月物故，而九月始大考。当宫病时，钱未往视，及病亟，始至卧榻前，袖出一纸，焚之而去。宫之子从火中攫之，只存烬余，外签有"某时封"三字，宫即以其时没也。大考擢官后，又有闻其入冥者。问之，则曰："只八月廿七一度耳。"问何事？则曰："勾人名耳。"问何所据？则曰："凭其册注，大抵昧财者居多，然亦有昧至盈千累万而不勾者。"问何故？则曰："亦不自知，但其时觉其可不即勾耳。"阅册时，有吏在旁，指册中二人应勾者，余恶其多言，复疑其有弊，独不勾。事毕，有衣冠显者据案，收册者因献以册。其人阅毕，言所勾极合，惟漏却二人耳，即前吏所指也。余请补勾，显者曰："奉旨请尔来办此，勾由尔，饶亦由尔，不能补也。"时家大人与程春庐先生（同文）同在盘山行帐中，亲闻学士述此。是冬，学士即归道山矣。程曰："疑吏有弊，独宥两人，殊不知即堕此吏计中也。然则幽明殆无别欤？其所谓昧财至盈千累万而不勾者，当必别有大处分，不第以一勾了事也。"吁！可畏哉。

卷　三

会场孽报

吴中某生，年十二入泮，十六领乡荐，才貌兼擅，群

相慕悦，为某富室赘婿，与其次婿同馆肆业。次婿，年十五，丰姿韶秀，宛如璧人。某于酒间语次，每调谑之，意颇含愠，以父母推重之，辄复隐忍。某生以为可诱，一夜乘其醉卧，裸而淫之。及醒，羞忿，逃往天台，剃发为僧。家中人寻得之，誓死不肯返。未久，圆寂寺中。后父母知其故，自惜颜面，亦寝其事。某生于会试场中，忽见连襟婿如同馆时，大喜，竟忘其死，复谑之曰："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遂以前二语大书卷上。后屡试见之，从未终三场，缘早岁登科，年方强仕已截取知县，比报到，忽癫痫而死。

诉冤鬼

衡水某妇，有与豪右通而谋杀其夫者。尸，侄首官，豪以金赂仵作，相尸无伤，转坐诬。复诉之，廉访委某令邓公往按之。反覆相验，亦无证据。夜宿馆舍，披阅供语，思维间，漏已三下，从者尽鼾寝。骤觉烛光黯淡，阴风窣律，壁角一人乍前乍却，倏跪案下，微啜泣声，若有所请。公心悚，口噤，凝神谛视，审知日间所相尸，右耳畔垂一物，如白练状，大悟，乃大言："尔去，吾必雪尔冤也。"其鬼稽首而灭，烛亦骤明。遂折东，邀衡水尹督责吏仵，复至尸所覆验，衡水尹笑曰："人谓邓公书痴，良不诬也。作令十年，家无寸储，其才可想矣。似此公案，岂拙宦所能办哉？"勉强复往。邓叱检视右耳孔，仵作即失色，乃于耳中取出水湿棉絮，约累半斤，告衡水尹曰："此奸夫淫妇之所以得志也。"遂掳掠之，尽得其前后奸状，置之法。

托生报德

顾小韩方伯(学潮)言：杨乘时(溥)，无锡诸生，文名甲于邑。奈屡试辄落孙山，年过五十，所育非男，闺中但有五女，因娶妾焉。娶之日，宾客宴，贺者未散，主人入房，见新姬呜咽镜奁次，慰之不止，诘其由，乃曰："忆儿家阿父为南浔通判时，尝置多妾，后为阿母不容，鞭箠极楚，逐出后甚有流为娼者。阿父闻而不忍，使苍头持金嫁为厕养妇，或送空门。今不幸父兄俱戍黔疆，母妹早年丧失，孑身异路，遭媒侩居奇，侍巾栉于君。予抚今追昔，不觉悲从中来。"杨为之泫然，曰："毋泣，我之祧嗣有命存焉，何忍以宦家女为媵妾尔，其为我女，当为择一佳婿。"女再拜，遂命与诸女寝，隶姊妹行。出谓客曰："君辈且留，不意今夜复得一女，请再作汤饼会。"具述前事，众客颂其盛德。明年，夫人举一子，临蓐时，公坐堂上，蓦见二隶导一官进，方欲迎迓，官遽趋内室，与二隶俱不见。觇其面貌，女谓酷似其父也。公年九十余终，子为名孝廉，诸婿俱显贵，义女婿后亦得官，貤赠公为中宪大夫焉。

见　鬼

乾隆间，京师有宦家子，年十六七，聪隽秀丽。遇赛社会戏，不觉夜深，途中求饮民舍，其家惟一少妇，即留小坐，流目送盼，言其夫应官外出，须明日方归。男婉女媚，遂相燕好，临行赠以金钏，泣嘱后勿再来。次日视钏，铜青裹满，似出土中。忆念不忘，复至其地，并无屋宇，徘徊寻视。突有乱髯黑鬼，批颊诟厉，跄跄奔归，鬼亦随回，以是发狂谵语，吐陈前由。父母诣墓，设奠埋钏，其子忽瞑目曰："我妇失钏，疑有别故，因无确据，仅鞭责鬻卖，今汝还钏，可知为汝所诱。此何等事，可以酒食钱帛谢过。"颠痫两月，竟以不起。谚云奸近杀，钻穴逾墙之事，实以性命相搏。虽幽冥奇遇，祸患亦复如是，可不慎哉。

仙桃草治伤

徽人汪德隆，因父被殴重伤，奄奄垂毙。漏夜觅医，山路迷径，见道旁茅舍坐一老者，遂投问津，且告以故。老者乃出药一包与之，曰："以水调服，无须医也。"询其何药，云："名仙桃草，其草四月间在麦田中蔓生，叶绿茎红，实大如椒，形如桃，中有一小虫者，即是。宜小暑节十五日内取之，先期则虫未生，后期则虫飞出。趁未出采之，烘干研末，藏贮磁器，一切跌打损伤，服一二钱，可以起死回生。"遂引路，送至大道，乘月归家，服之立愈。越日，市豚酒往酬，至则仅一坵垅，并无茆舍，遂拜祭坟前而返。是鬼悯其孝欤？抑好善济人至死不倦欤？

杀业果报

乾隆末，苏州忽传有飞虫夜伤人，互相惊惕，谯鼓未起，家家闭户。儿童见莎鸡蛋蛾，辄嗷然啼泣。既而画图传视，好事者指为射工，以是妖由人兴。黄鹂坊有张媪者，寡，守妾之遗腹子，时年十岁，因见螳螂，惊痫而死。媪怅怅，日购螳螂，搥杀以祭。一日，所市螳螂千百贮笼，忽闻笼内作儿哭声，媪骇异，开笼审视，忽见儿现形曰："娘勿杀螳螂，冥司以儿好杀虫伤戕生命，今母以儿故，又杀螳螂至万计。罪业深重，罚儿化螳螂五百劫矣。"语罢，牵衣大恸，媪抚之，乃一螳螂在衣，侧首凝视而已。

污蔑人

长洲蒋镜斋(溶)茂才，日讲性理，侃侃硁硁，无一语与人阿合。其书斋临河，因邻有少女隔水而居，欲避嫌疑，斋窗终岁扃闭，虽炎歊郁蒸，终不启。有同学弹破其纸，将窥之，即赤颊诃斥。年二十余病死。先是，郡之武庙文昌阁结有惜字社，诸士子捐资雇夫四处收拾字纸，每月朔，司事者汇焚之，士子毕集拈香，亦藉以会友，或出近作文互相就正。镜斋每至，众以其迂，恒鲜问答。有龚浩庭者，尤不以镜斋为然，恒轻侮之。镜斋忿懑，期期艾艾，不吐一词相报，众为之哗然笑解。镜斋既死，有友在社，语及镜斋为人虽迂阔不合时宜，亦自不为恶，使人尽如此，幽冥当可不设地狱。浩庭曰："无间地狱正为此辈而设，彼对河邻有少女，终岁闭窗，岂自制其邪萌哉？安知非其私偶而吝与同侪见耳？"将再有语，忽面色如土，向空鞠躬屈膝，喃喃引咎，

惘惘如痴。吴俗：人言或遇祟，批其颊可以苏醒，众竞批之，两颧红肿，良久始定。告人曰："忽见蒋镜斋谓我诬其私邻女，力曳去投质文帝，余再四引咎，幸渠即释乎，若被曳去，性命休矣。"

食廪饩

华亭姜小枚（皋）尝告予曰：吾乡诸生有诸雪堂、赵渔塘者，皆嗜古力学，齐名黉序间。一日，同应科试，雪堂夜梦渔塘操一米舟至，雪堂以为己米也，呼之，渔塘曰："君米尚在后。"寤而不解其故。未几，揭晓，招覆者四人，雪堂与焉。翼日黜之，而渔塘补其缺，由是渔塘食饩。雪塘曰："嘻，吾无望作廪生矣。"越十余年，雪堂科试始列前茅，时渔塘以岁贡出廪，雪堂补之。梦兆始一一不虚，食饩之攸关定数如此。古人言：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洵哉！家大人曰：天府之粟，非可幸邀，尝闻推算子平家言：八字中有天厨星者，必当食廪饩。验之，皆不爽。余八字中确有天厨星，而未经补廪即登贤书，询之推算者，皆不能自伸其说。然余自念人直枢廷，日饱大官之膳，受客食之颁，其为天厨星照命，又岂区区廪饩之足云。然则子平家固未见及此，而其说则未可尽非也。

孝　媳

绍兴山阴县双奔地方有祝姓者，年六十余，鳏居，家有孀媳孤孙。后孙亦死，只有翁媳二人。媳至孝，多病，翁亦心伤，病卧。家无应门人，茕独无依，媳忧甚，接其妹来家，代为操作，摒挡琐事，并代为服侍其翁。妹年仅十六，因姊命，亦甚勤谨。姊日以翁病难愈为虑，妹云："翁病无妨，精力尚健，将来可望嗣续。"姊诘其故，妹云："每以灰桶盛小便，翁似有力直冲桶底，闻之父云：凡年老人小便有力直冲而不散者，尚能举子，以故知之。"姊闻言甚喜，日日盼翁病痊，惟以无力再娶为虑，因思妹晨夕奉翁不离左右，何不即以此妹与翁为继室，情愿奉妹为姑，为祝姓续嗣，但不知妹意如何。私向妹商之，妹亦不甚辞，但云惟姊命是从。姊甚喜，拟俟翁病痊，商之父母再定。嗣翁病痊，妹亦回家，姊即归告其父母，父以辈行年岁俱不相称，甚有难色。姊再三言之，父问妹愿否？妹云："惟父命是听。"父见其情愿出于真诚，且得姊妹同处，亦即允许。姊遂回禀其翁，亦欣然乐从。遂邀媒说合过门，成婚数年，连举三子，皆读书人泮成名。翁年九十余卒，至今书香不绝，子孙繁衍。人以为孝媳感天德延祝姓一脉也。

损人益己

桐城光孝廉某，行五，卜葬古塘马家玉屏庵左，地邻方氏坟，地师曰："此地若葬，大不利于有坟者之家，其家必绝，改卜之便。"光曰："但期我吉，何必问人家之绝不绝也。"葬之。方氏两代孀居，只一子，年十五，未数月而夭。将死，呼曰："我死，终不放光五也。"时光在城内，寓其戚李宅，日中出溺，久不返。其仆异而觇之，曰喃喃，若辨葬地事。骇，入室，奔告众人。趋视，则已仆地绝矣。有弟，游幕浙江龙泉署，未半年亦亡。此事有戚何氏先怂恿之，一年而何氏子亦亡。一念之差，至于此极，人其可以径情直行乎。

效职冥中

《竹叶亭杂记》云：郭孝廉汪灿，湘潭人，嘉庆甲戌进士，本姓汪，因加原姓为郭汪灿。自言未释褐时，曾效职冥中，若各馆供事者，然其屋轩厂高大，中设长案，多人列坐，又若考棚童生之应试也。所司之册甚大，皆毛头纸装订，每页界为三段，上注其人之生前衣禄，中注其善恶，下注其归结及年寿。其人若将有不善之念，必有人持小纸来报即书于册，阅日改悔，又来报，即勾销之。事之纷烦，日不暇给。所在去一大官署不远，不知何官何署也。一日，见一人跪阶下，上坐者判数语，即命斫其腿，狱卒即斫腿，仍乘以盘，献于堂上。郭方惊愕间，又见其窗友某，亦跪于阶，闻亦有斫腿之命。郭仓皇逾窗而前，跪于堂上，叩首乞免，上坐者曰："此冥刑耳，其人在阳世不过一跌，残伤，不死也。"郭坚为请，上坐者曰："已奉旨，不可违也。"郭叩首不已，上坐者乃曰："念汝一念之诚，当恕之。"方言奉旨不可违，何也？上坐者曰："至诚所感，可为奏请，当蒙宥也。"因命吏取册示之，吏误以三品册进，其册水红绫面，郭急偷阅，见其旧友之子列名其中，注曰：十九岁入学，提督学院某，文题、诗题某某，二十二岁中式若干名，正考、副考、房考某某，文题某某。考官只载姓，无名耳。上坐者怒吏之误与也，急取之，郭惊寤其时此子方两岁也，可知科名有定，文题及出于某试官之门，亦由前定，妄想者当知自反矣。郭又言：曾经一处，见有宫殿巍然，人称为文昌宫。庚午五月某日，闻宫中议论纷然，良久乃散，有同事自宫出，问之，曰："更换本榜第三名耳。"问其故，曰："查出是儿八岁时，以好弄，触怒其祖，将捶之，奔而逃，其父追及之，按于地，骑其背，俾其祖之捶之也。亟跃而起，致跌其父。"郭自外大言曰："八岁无知，避打而推跌其父，亦出无心，无知无心乃科其罪耶？"其人曰："所议正为此，故但停一科，否已斥去矣。"郭在梦中，每有见闻，寤，辄挑灯记之，扁于匣内，意欲积久成书，刻以劝世也。后以多言为冥官所逐，欲刻所记，启视，一无存者，封锁依然，不知其纸之从何失也。

科名前定

科名有定数，其幸得者，未必尽系乎夤缘；其终失者，尽可相安于义命。尝闻姚伯昂先生善谈因果，且喜为人述场屋近闻，尤可警世。自言嘉庆戊辰，奉命典试陕甘，时程小鹤同年家督为副，小鹤尊人鹤樵先生国仁，上年丁卯科充陕西正考官，父子连科典试一省，亦佳话也。榜发，有张树德者，上科文已入彀附刻矣，因二场不合例而黜。鹤樵先生爱其文，因已刻，不忍去之，为加评语以志惋惜。及次年，乃得第。盖张不当出鹤樵先生门，必待小鹤而后举，信乎科名之关定数也。

榜发来谒，语毕爽然。又云：九江府李孝廉标多须髯，未第时，梦中见一榜，大书"第十四名李标，"欣然以为得第矣。名下有小字，谛视，注曰："无须"，惧然以为别一人也。屡试不第，道光辛巳春，梦其先德示之曰："剃去尔须，当获隽矣。"久之复梦，李固于思也。而年逾五十，思欲剃之，恐为人笑，乃不剃。及秋，附舟入省，舟中有售琉黄者，展包检视，李适在侧，烟火落黄中，灼然一烬，李须无一茎存者，俨然一无须之李标也。榜发，中式，名次一如梦云。又云："江西辛巳乡试，第一吴廷珪，浮梁人。当嘉庆辛酉乡试，主司极赏其文，拔第一，及将榜，忽失其卷，遍搜不获，乃易一人。撤闱后，主司检李，于帐顶得一卷，乃初中第一之卷也。懊恨久之，自是试辄不利。越二十年，仍获解首。冥中有临场查对善恶之举，或有过失罚科耶？"又云：吾乡吴进士廷辉，以困于棘闱，更名泰临，某年应试金陵，甫出场，遇吾家袖江先生，先生素善谑，问吴曰："闻君更名，请道何名。"吴告之，瞿然曰："至于八月有凶，君欲第，其将九月入场乃利耳。"乡试例以八月，其言九月者，谓吴将终不得第也。吴殊恶其言，又久之，仍不第，乃北来应顺天试。值嘉庆辛酉都中大水，号舍苦于水，乃奏改九月八日入场，吴以是科获隽。一语之戏，乃适为谶，岂亦默有所使耶？又云：吾乡叶孝廉佩珩，道光辛巳获第后，忽一日梦有旌旗迎之者，坐肩舆，舆前张大灯，书"山西绛州府正堂"字。行至一处，官署森严，盖绛州府也。遂升座，旁有州同马有州判马，州同不与言，呈案牍而白事者，州判也。叶自念家有老母，无人侍养，何遽至此？州判似知之，白以勿虑，当即归，有事暂往来耳，不守此也。叶初视案牍，茫然不解，州判略为具言，辄了了洞悉。自此六日一莅，去必肩舆，返则退堂，即醒，依然卧所也。惟大汗雨下，顿觉备甚耳。初时寤，必与人言所判某某事若何。一日莅任，则铁锁絷项坐舆中，升座亦不之释，自是惧而不敢告人。壬午正月四日，莅任，簿书中见有二册，白册黑字，黄册朱字，画诺后以问判，答曰："此春榜题名录耳。"悔未之视，及二十六日，复有一册请画押，册之外签书曰"进士录"，叶欲观，判遽以两手掩其册，曰："本应请查核，然恐天机预露，故不敢请试。"叶时已丁忧，因问吾乡有中者否？判答曰："小恒子中。"叶寤，以语人，且讶乡人计偕无名恒者。或谓方孝廉宝庆小名恒，当是。方或谓恒以小称，盖有所承而言。余侄婿张子畏寅，父字伊恒，子畏乃恒之子，当是张。榜发，张获隽，其言果验。叶前所见二册，其白纸者盖会试榜，黄纸者盖殿试榜也。然则除夕迎天榜，或信有之，岂天榜定必颁其册于各府耶？叶所见之进士录，据判官云，此乃临场发各地方查对善恶，为期已迫，请先画行。盖临场甄别耳。孰谓功名可幸致哉？又云：仕宦之通塞，实有子平所不能推者。休宁汪薰亭阁学滋畹，推子平者皆言官不过同知，后汪困顿场屋，始就盐场大使。乾隆戊申，赴部候选，自分风尘，梦不作大罗天上客矣。候选者，例每月朔到部投供，阁学平生喜斗马吊，一日欢会，继之以夜，次日为月朔，不忍舍之，同室人有投供者，请之代。同室人到部，忘之，是月出缺，汪以月朔未投供也，不得选。懊恨无及，不得已入闱应试，是科获隽，联捷成进士，官翰林，不二十年至内阁学士。使同室者一为投供，则早已执手板，听鼓辕门矣。然平生不知几经术家推算，竟无一许其为木天人也，亦异矣哉！或曰："凡乡居无日晷即有之，或遇阴晦，则诞生之时多由意度，盖时辰不得真也。"理或然与？又云：每月御门，吉礼也，故向无左迁者。每岁入春初次，例不进刑部，本谓其非吉事耳。丙戌三月十六日御门，同年朱大京兆为弼调补府丞，盖宗人府丞三品，京兆亦三品，上以对品，故调之。然以宗丞较大京兆，则差二阶矣。后有推子平者张云征至都，朱之子以八字属推，张云："本年官运颇不利，虽不见风波，亦当镌二级。"盖其命定如此，然御门降官，向所少有也。又云：朱文正公之为掌院学士也，上忽问以衙门中有学问最优者否？文正误以为内阁衙门，乃以叶云素舍人继第对，又适忘其名，辄以字对。叶时为中书，充军机章京，余同年叶芸潭绍本时为编修，一日忽有督学福建之命。入谢，蒙问官中书几年，充章京几年，典试几次，同考几次，时翰林中叶姓只一人，上意朱所奏者，即其人矣。芸潭到闽，已过岁试，例得留任，在闽凡五年。云素由部郎改御史，以言事降职，遂不得补官。一幸得，一终不得，皆其命也。人谓君相造命之说未确，余曰："此正足见君相之造命也。"

生日做功德

无锡有许长生者，家称小康，早年丧偶，未续，时年六十，亲友劝之曰："凡过生日者，必做一桩功德，方不枉人生一世。"许问以所费几何，亲友对以约计三百余千文，许允诺。即于生日前数日，将钱如数分写钱票若干张，先赴贫穷各亲友家散送，后即赴乡间某佃户家避生日，并告以散钱做寿，嘱其本年不必完租。佃户欢欣感激，时佃户有女，年甫十六，麻而黑胖，在旁咨嗟叹息，谓此人将来必有好报。其父以许鳏居孤独，焉能再有好处，其女力争必有好报，其父诮之曰："汝欲嫁彼耶"。女曰："惟父母之命。"其父即向许述及婚事，许以年老力辞，不肯。其女情愿相从，许心窃异之，允诺订婚，诹吉迎娶过门。后许连举五子，有孙三人。年八十时，亲友复为做寿，公送对联云：花甲初周，无妻无妾；杖朝八十，有子有孙。县令为之给扁旌奖，后其妻先许而故，许寿至九十有余，至今子孙繁衍，门户隆隆，咸称为善人有后云。

雷殛

舆夫张林，武清人，御大车为业。尝由王家营载一举子应礼部试，一仆坐于车前，将至临城驿，冒雨前行，忽风雷暴至，摄其仆掷于数十步外，拔举子一靴掷于车旁，张林亦昏仆于数武之外。少顷，呼臀痛甚剧，举子下视之，见其裤碎裂，左臀割去肉一条，血淋漓，不辨深浅。其仆终不醒，趋视，则仰天而卧，已刓心而死矣。

举子为之买棺，复延医治张林疮，愈而后行。张林归，自是不敢出门，有知其事者，问之，则解衣而示其股伤处，长五寸余，深将及寸，居然如沟洫焉。姚伯昂先生曰："此仆盖罪大恶极，故受此重罚。张林之夷于左股，殆亦隐恶焉，薄乎云尔，雷公未必牵连无辜也。"

柳州牧

伯昂先生又云：旧友杨天玉嘉庆丙子秋赴金陵录科，前一岁丁本生母忧，是时降服已阕，而学官未之申明，格不能试，附船而归。及燕子矶，风浪大作，舟覆。同舟十四人皆没于水。江故有救生船，因浪大，俱袖手坐视。潜山柳舍人际清，寒士也，时为诸生赴金陵应试，适见之，泊舟，悬赏以募救者。获起七人，杨君与焉。柳为之解衣，赠路资，七人由是得生，而柳之试资已罄，竭蹶，至金陵，称贷以毕试事。是科获隽，连捷成进士，授中书。柳之释褐在救人之后，实阴骘有以致之也。按：柳后以中书改就知县，在广西颇著循声，适家大人为巡抚，奏调宣化县，并专折奏荐。以州牧擢用，实岭西一好官也。

黑巨川

李鼎和云：临清黑巨川，祖业甚富，有质库，陆陈诸行。巨川性侈而复色荒，时招青楼至家，命其妇巡酒，妇不胜忿，归母家，与之绝。未几，黑之田产俱属他人。未几，行店亦属他人，独余住室。其家人劝之曰："家已如此，所恃者只此室，可直数百千钱耳。再勿浪费，或尚可终余年。"巨川曰："谨受教。"但性嗜食，未能自禁，众曰："徒食尚可给也。"自是，巨川每日必至王老饺子店食饺子，其食但取其馅少许，余则弃之，王老每拾其余，暴于日中令干，以米囤聚而藏之。无何，囤满，再易一囤。无何，巨川之屋尽入于腹矣。遂为丐，每乞食至王老门，王老即以所暴之饺子食之，无何而干饺亦尽。巨川遂饿死。夫巨川以一小人暴殄至此，死其自取，而其败家，毋亦其祖致富不以其道欤？独王老拾其所余，储为他日之食，其用心殊可嘉矣。

头　脱

姚伯昂先生云：某太守，贵州人，须多连髩，人称之为某胡子，绰号"双料曹操"。两任广州太守。其初任，财尚不丰，再任，人传其有纳贿故入人斩决一案，其人处决之日，署中即见其人，群放爆竹以吓之，某亦寻告归。其归也，赫然一大富翁还乡矣。至家，鬼亦至，某日呼其名而丐其恕罪焉。鬼不去，扰之甚，常命家人具酒肴以飨之。鬼或醉，乃不扰，少顷如故。某固多须，一日，得怪疾，须之孔生疮，一须一疮，百计不效，于是糜烂，及颈及喉而头脱。家中以金五十，请皮匠缝其首，皮烂不受针线，乃以猪皮联之。及入棺，头复脱，无可如何，但纳诸棺而已。出殡日，旌旗耀目，道必历大浪坡、二浪坡、三浪坡，出巷而后至大街。三浪坡有磴道，道固宽而平也，殡至此，绋忽断，棺随地，若辘轳疾转，直及巷口。棺止，盖开，其首复出。巷口至大街尚有一箭之遥，其首忽又若球圆转，至大街乃止。观者如堵。岂冥冥亦有枭示刑耶？此乾隆末年事黄兑楣（安泰）亲见，为予言之，犹凛凛畏人也。

魔餐孽种

上天竺有老僧某，尝人冥，见鬼卒驱数千人在一公廨外，皆褫衣反缚。有官南面坐，吏执簿唱名，一一选择精粗，揣量肥瘠，若屠肆之鬻羊豕。意怪之，窃问一吏，答曰："诸妖魔众皆以人为粮，爰是人间常多瘟疫水灾，及甫产即殇者。如来运大神力摄伏魔王皈依五戒，而部族繁夥，叛服不常，皆言自无始以来，魔众食人如人食谷，佛能断人食谷，我即不复食人。即此哓哓，魔王亦不能制。佛以孽海洪波沉沦不返，无间地狱已无隙处，乃牒下阎罗王，移此狱囚充彼啖噬。彼腹得果，可免荼毒生灵。十王共议，以民命所关，无如守令，造福最易，造孽亦深。惟是种种冤愆，多非自作业，镜有台罪归元恶。其最为民害者，曰吏、曰役、曰官亲、曰仆隶，是四种人，无官之责，有官之权，官或自顾考成，彼则惟图牟利，依草附木，狐假虎威，足使人敲髓沥膏，吞声泣血。四大部洲内，惟此四种恶业至多，用以供其汤鼎，亦藉清我泥犁。以白皙者、柔脆者、膏腴者充魔王食，以粗材充众魔食，故为差别发遣。其间业稍轻者，一经脔割烹炮，即化为乌有。业重者，啖余残骨，吹以孽风，复还本相，再供刀俎。自三五度至百十度不一。业最重者，乃至一日化形数度，刲剔燔炙无有已时。"僧问其官无罪乎。吏曰："故纵者同罪，陷于不知者，则转生受报痴呆盲哑。"僧额手曰："诚不如削发出尘，可免此苦。"吏曰："不然，其权可以害人，其力即可以济人，灵山会上原有宰官，即此四种人亦未尝无逍遥莲界者也。"语讫，忽寤僧有侄在一县令署，急驰书促归，劝使改业。朱蕉圃曰："此事宏恩寺僧明心尝先告晓岚大宗伯，已纪入《滦阳销夏录》，犹谓是警世苦心聊作寓言。今春登上天竺，与僧良发谈前事，将讯其有无，余从一轿夫名哑张三者，在阶下窃听，忽咿咿哑哑，自指其鼻，复拱手摇摆，作态万状。众为之欢笑，良发合掌曰："果报现前，不必究其寓言与否也。"

贞女奇遇

林爽文滋扰台阳时，有凤山陈氏女为贼所掠，逼之不从，鬻于镇卒，复坚自守。有军官义之，时方醵金赎难民，知陈女之贞，群欲得之。忽其友某赎一童子至，询之，即陈之议配夫也。翼日，赎一妪至，乃陈之母也。继又赎一妪至，则陈之姑也。俄有两老者觅妻，踉跄至门，即陈之父及童子父也。两家骨肉，一时团聚，遂为之合卺，办装而归之。

魂守金

楚人戴香树（三锡，）从父游幕浙江，父死，贫不能归，遂继父业，其实申韩学未明也。幸归方伯（景照）与

其父有旧，因荐于丽水。令方虞蚊负赖居停，徇上游面，不辞。一日，有巨案，经营三日夜，罔措科罪谳语。晨起，将托故归，收拾文稿，忽见涂抹淋漓，凡未能办详，各案悉已就绪。遽发出，主人折服其才，置酒酬酢。是夜，扶醉寝，迨三更酒醒，口渴，搴帐骤起，方欲挑灯，突见一老，庞眉皓齿，坐于研北，搦管手批文牍。谛视之，署中并无此老，惊问之，老人避舍，曰："君远坐，勿讶，仆亦楚人，死于此三十余年矣。因积资千金埋床下，人无知者，故尸归而魂未归也。今以足下桑梓谊，知诚实忠信，将去馆，故仿足下笔迹分效微劳，幸他日归楚，携银交吾子某某。后此文牍，足下但置案早眠可也。"香树汗栗拜谢，复安寝，隔帐视灯如燐。及老人不见，始卧。次日，私发床下金，果如数。自此每夜见之，越三载，香树计馆谷小有所积，遂并床下金归楚，如约送还。

妻祟薄幸

刘研渠广文（葶棣）言：其乡宋某娶妻何氏，通文墨，贤淑成性，第貌不扬，失伉俪欢。宋又轻佻，常作狭邪游，陨越先绪，弃妻母家，出门，不通音信。妻弟舌耕糊口，事母不遑，乃赖针黹苟活。逮及二十年，适有戚自滇中来，见宋已得官，为曲靖经历，另娶妻，生子，车马衣服丽都。谂其妻之困阨，临行，劝其寄书接眷。弗听。甚不平之，爰告其内弟，弟告姊，姊泣曰："远官数千里，不接眷而娶妾，犹未失伦常。今弃置如遗，薄幸无良，尚可言哉。"抑郁数日，竟自缢死。值其戚复往滇，向氏弟辞行，见氏柩，大忿曰："我疏远之亲，不能控其弃妻再娶，君又萱堂年老，不可远行，奈何？"咨嗟而别。戚启行，后恒闻唧唧，鬼泣甚悲。心疑何氏，祝曰："若是何娘子，当送一见薄幸郎可也。"于是枉道晤宋，寒暄未毕，忽自批其颊曰："诚薄幸，诚薄幸。"昏仆于地。戚遽退，次日往侦，夜间宋已死。噫！昔人言：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此宋氏故事也，何竟忘之乎？

滕县吏

喻蔼人（星）者，南昌人，有从兄某官滕县尹。时一吏为城隍案吏，往往赴阴办公，即僵卧如死，自一二日至三五日方苏，谓之过阴。既苏，则饮食起居如常，赴署供役，亦无异。其冥事，箝口不敢一语。缘以过阴误卯，怒其妄怠，责令以后过阴查检本官所作为言，如不符，即将以妖人治之。越日，闻吏又过阴，滕尹乃独居内室，闭户却绝家人，省躬思过。夫人邀请饔飧，俱不应。迨更余，夫人虑其饿损，煮鸡子两枚，从棂眼中亲饷，不忍拒，乃食之。次日，吏来见，询所查检，答曰："昨一日无善恶事录报来冥，但绝粮终日，代公乞赐禄食，神止准给鸡子两枚，未敢多求。虑公得毋太饿乎？"此闺中事，外人无有知者，以其符合，置不究。逾年，吏忽自备棺衾，告儿辈某日当殓，即作过阴状。至期，冀其复苏，不敢遽殓。逾七八日，觉尸变，遂殓之，是亦"走无常"也。噫！人每自谓深居闭户，而不知冥中如觌晤然。一饮一食，皆操于神，而神目如电如此，敢不慎独知于衾影哉。

讳不知

圣人面授贤者之训，亦不过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今人多有强不知以为知者，并有讳不知以为知者。强之害重，讳之害轻，其为害则一也。尝闻有一南客，不食鸡卵，初至北地，早尖，下舆入店，呼店伙甚急，其状似甚饥，开口便问："有好菜乎？"答曰："有木樨肉（北方店中以鸡子炒肉，名木樨肉，盖取其有碎黄色也）。"客曰："好好，速取来。"及献于几，则所不食者也，虑为人所笑，遂不敢言。又问："别有佳者乎？"答曰："摊黄菜何如（即南方摊鸡子也）？"客曰："早言有此，岂不大佳？"及献于几，则仍所不食者。阳举箸，复辍，称言尚饱，不欲食。其仆人言前程甚远，恐路中饥，客曰："如此，但食点心可耳。"因问："有好点心乎？"答以窝果子（南方所谓荷包蛋）。客曰："多持几枚来。"及献于几，则仍所不食者也。且惭且怒，忍饥而行，遂至委顿。夫天下事不知者多矣，不知何害，此客必欲讳不知以为知，甘作负腹将军，腹亦何辜哉？

卷 四

书记为僧

苏州某书记，游幕湖北，稍有蓄赀，归里，改业贸迁。嘉庆十八年夏，将之京师，至山东境，薄暮抵宿。下车，欻然倒地，如中恶状。夜半始苏，神色惨沮。仓皇回车，至扬州一佛寺剃发为僧，僮仆劝沮，弗听，且莫测其故也。信至家，其子奔视，涕泗挽归，某泣曰："残喘幸留，勿复多事。若还俗，则无死所矣。"因言是日于道中见二皂衣人在车前，俄顷即为所摄去，谓有事须对簿。自念不知何因，姑随之行。至一所，类官府，入门，则隶卒列阶下，凶恶可怖。堂上巍坐者，若冥王状。皂衣人跪禀某到，始知非人间也。堂上者拍案怒曰："汝在某县敢妄杀人也。"辨无之，掷状下，则向所书某县擒获教匪，审明解营正法禀也。某曰："此诚某书，但系刑名某所撰，当时亦曾疑其冤，始未允书，后因东道逼迫发怒，谓即有罪过，余当之，且尔不书，终有人书云云。遂为之书。"堂上顾左右拿某某来，鬼卒嗷然齐应，旋见捽二黑影至案前，类浓烟笼罩者。鬼卒持扇扇烟，约略露面目，则邑令与刑名友也。堂上者呵问之，声呦呦然，承伏如某所对。仍捽之去，复顾左右曰："渠虽非造意，但明知数十生灵无事就戮，恋馆徇情，不以去就争之，亦难轻恕，宜何罪？左右者曰："秋间付山东司按罪可也。"堂上者遂叱某出，正惊悸间，见故友某，因述被摄对簿事，且求拯救。曰："大数难逃，惟速行南旋，投空门托身，或可免耳。"故友送行数十武，拍肩曰："归休。"遂苏，则晕去已半日矣。并言："曩日川陕楚三

省教匪滋事，牧令多有以擒贼得功者，某县令绝冀升阶，而无机会，一日，有报难民数十人窜至城外者，令以为奇货，刑名赞成之，某强为缮。令迁官，后与刑名相继暴亡，岂知结此一重冥案耶？"言讫，捶胸浩叹，子垂涕而归。

经忏不如施舍

嘉庆丙子岁，吴中岁歉，南濠李文璧父故，广延僧道修醮拜忏。一夕，伊父凭孙女福全语文璧云："尔固孝我，但当此荒年，有此钱财，何不施济饥寒，较为有益。延酒肉僧道礼拜经忏，非但于我无补，更加我以罪愆。若肯施济贫穷，功德比经忏胜百倍也。"李从命惟谨，日施饥人每人钱一百廿文，共用七百余千。未几，伊父又凭福全语文璧云："尔之孝思已动幽冥，冥府已加增福寿，我今亦往生富贵人家去矣。"

鬼畏老儒

盛孟岩中丞（惇崇）言：某乡有某甲，幼子为鬼所凭，索酒食冥资无餍。延道士，符咒不能禁，某豪拥金百万，人目为财星，因邀以制，辄被秽詈。适有老儒过其门，进询之，鬼避舍去。老儒出，鬼复来。或以问鬼，答曰："老儒虽淹蹇寒衿，已五世为人，三魂六魄俱全。若某豪，初轮回人道，吾何畏之？近世孽生太繁，魂魄全者甚少，故愚蠢乖戾者多。凡蔑三网、夷五伦，无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皆甫脱毛角者也。读书少即了了，乃前生读过，今生温故而已。"或又问："梨园子弟数龄即能演唱，殆亦前世习之乎？"鬼曰："莺歌燕舞，非其本质欤？"言虽恶谑，理或有之。德清蔡生甫太史（之定），忠信慈爱出于性成，幼即持《大悲楞严咒》，每日必诵一遍。今殆数十年，行住不辍。自知前生为杭州盐桥念佛老妪，故京师同官戏呼为蔡老太婆。具见人之秉性善恶，实由本来面目也。

鬼乞伸冤

余侍宦袁浦时，闻幕中友沈香城（廉）言：乾隆末年，山东陶某，年十八，无父母兄弟，从戚习幕。戚死，流落淮安，充某邑刑胥，遂赁屋为家。买幼婢执炊，情如父女。越数年，稍有蓄，娶妻，时婢已及笄，妻欲卖之。陶某不忍，乃赠奁具，嫁一民壮，并常恤其家。陶某疑妻之妒也，亦不与言。年余，邑署前寓一星士推测富贵寿夭多有验，适公暇，过而问焉，星士决其立冬日必死，为之忧疑不释。妻劝，忧亦不解。迨秋抄，陶某虽无疾而忧甚。妻曰："恐或有无妄之灾，盍赴县乞假勿出户，且邀平日故交为伴。"陶某从之，招友欢呼畅叙，流连晨夕。至立冬日，幸如故。及更余，客皆半酣，主人连日酬酢，极困倦。因留客再饮，自退内室少息，逾时，忽闻其室轰如雷电，众惊而趋，见陶某头面俱破，血流满衣，披发夺户而出。众共追之，行甚疾，竟投河而没。打捞数日，亦无弋获。莫不以星士如神，谓陶负前生宿孽也。陶某妻无所依，即再醮某甲。平日與陶某交好者，皆听之。而旧嫁民壮之婢，一夜夫供役未返，忽闻鬼哭声，渐见陶某谓曰："我为人谋死，含冤莫伸，尔当为我报之。"婢惊啼，鬼即灭。告于夫，不信。未数日，民壮复路遇陶某泣血而前，责负往日情不代报冤。遂以夫妇所见状禀白本官，适某进士为令，年少有治才，极留心民隐，陶某旧住屋，尚无人居住，勘之，壁脚有未净血痕，周视内外，徘徊半日。觉房后地有松处，命畚掘，竟得陶某尸。询究其妻，乃知所醮某甲素善泅水，少即私通，嫁后仍往来。先嘱星士惑之，并谂陶某每至二更，神倦不可支，必就寝。乃藏某家，乘机杀死，自穿其血衣，披发蒙面夺户投水，妻劝招故交饮酒为伴，实使为证。嘱陶某卖婢，亦碍见甲之来耳。立拘某甲，到供无二，遂同置诸法。凡谋杀亲夫，诡计百出，未有如此周密者。卒之鬼能鸣冤，贤令尹又能实心查勘，人可欺，天可欺哉？

轮　回

家大人在军机日，熟闻富阳董蔗林阁老家一老仆王某，性谦谨，善应门，数十年未忤一人。尝随公斋宿署中，月夜，据石纳凉，遥见一人仓皇隐避，一人遽遮止之，提臂共坐树下，曰："以汝生天久矣，乃在此相遇耶。"因先述相交契厚，次责任事负心，历数某事乘我急需，故难其词以勒我，中饱若干。某事欺我不谙，虚张其数以给我，乾没又若干。凡数十事，一事一批其颊，怒气坌涌，欲相吞噬。俄一老叟自草间出，曰："渠今已堕饿鬼道，何必相凌，且负债必还，何必太遽。"其人弥怒曰："既已饿鬼，更何还债？"叟曰："业有满时，则债有还日。冥律凡称贷子母之钱，来生有禄则偿，无禄则免，为其限于力也。若胁取诱取，虽历万劫，亦须填补。其或无禄可抵，则为六畜以偿，一世不足抵，则分数世。今夕董公所食之豚，非其干仆某之十一世身耶？"其人怒略平，释手各散。意叟是土神也。程春庐曰："此事记得说部中已有之，似是文恪公事。拟乘暇面向阁老质实其事，匆匆未果，而阁老遽骑箕去矣。"家大人曰："文恪文恭相距不过数十年，此事无论孰前孰后，均可为戒也。"

忍辱解冤

徐受天，吴中阊门人，尝于市上遇担粪者，倾污满身，徐念担粪穷民，谅不能赔其衣履，含忍欲走，担粪者反诬其撞翻，挥拳大骂，挣脱而窜，犹追逐里许。众为之不平。徐狼狈至家，更衣浣体，妻孥怨怅，以为不祥，徐亦怏怏，无如之何。至半夜，忽闻叩户声甚急，启视之，则担粪者凶凶而前，嗫嚅不语，徐讶曰："吾不责汝赔衣履，向我骂，我忍而避之，亦可已矣。奈何又昏夜而来。"答曰："吾与君有宿世仇，日间以君相避，我恨已消，今我已死，我家贫，无棺以殓，君能殡我，请即解此仇。若得更恤我妻子，且当报德矣。"言罢大哭，灯光惨碧，相对寒凛，徐已战栗，闻其为鬼，益惧。因曰："当如汝言。"担粪者遂告其姓名里址，大啸而去。徐次日往

访，果如其语，遂厚殓之，并贻其子十金，营小贸贩以赡母。尝以此事告人曰："苟逞一时之忿，不忍辱远避，则担粪者死于吾手，吾已缳首市曹矣。"

鬼打墙

蒋味村（承培），杭城人，言：某甲以种菜为业，小有家赀，平生惜字，遇街路墙壁所贴告示、招纸为风雨飘摇欲坠者，检藏回家，汇焚惜字社洪炉中。年九十余不倦。一夜，遇祟迷路，奔走三更，辄遇墙阻，谚所谓遭鬼打墙也。摩摸间，似有纸飘摇，即揭取之，顿觉手中发光，隐约知是村中社庙，因得循其门而扣之，遂止宿焉。夫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何等郑重。某甲手揭字纸，即鬼不能迷，岂非显证。尝闻太上垂训，惜字十万，延寿一纪，彼种菜者年逾九十，谓非惜字之报欤？

鬼仇讦私

汪铭甫明经（恭寿）曰："乾隆间，苏州有赵延洪者，性爽直嫉恶，偶见邻妇与少年调笑，遽造其夫，侦之有迹，诡托远出，窃伺其寝，骈杀首官。依律勿论。越半年，赵忽发狂，作邻妇语索命，引刀自斫。家人力救，仍啮舌而死。夫窃谈闺间，已伤阴德，况邻妇有奸，并非亲属应执，遽以不干己事致毙两人，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是诚何心哉？游魂为厉，殆其自作之孽也。

阴恶坠犬报

有某甲，守父成业，家日饶裕，一乡以为肖子。死后，甲子见二隶押甲缧绁而来，曰："我平生未修一善，五伦但知妻子，重富欺贫，绝情忘义，周亲世谊，一至困乏，先戒阍者来即拒却。凡有作为，一味取巧，功归于己，咎委他人。冥司责我阴恶，谓犬最欺贫，饲之则摇尾效媚，拂之则反噬无情，今将坠为西邻白蹄黄犬。愿尔勿惜家财，广行阴骘，以赎我愆，亦赀尔福。"呜呜而去。越日，果见邻有黄犬，四啼全白，心动，取以畜之，终岁不吠人。其悔前生过恶欤？吁！悔之晚矣。

罗氏双节

粤东仁化县有罗氏双节妇，例应入祀，广文需索不遂，屡次阻格，邑令洪某询其故，广文曰："祠在文庙，妇人不应入也。"邑令曰："向所祀者皆非妇人耶？"遂入祠，越日，邑令赴乡催科，止罗氏村，午后把门，役卒见二媪飘忽进，索之不获。邑令适梦二媪来谢从祀，乃知贞妇之魂不能泯也。未几而广文暴卒。

怨鬼托生

张补梧孝廉（邦弼）言：公车途次，闻有淮民陆氏，奸恶素著，复横，侵其邻郑氏产，撤为己室，惟存嘉木一株。晚岁得子而喑，一日游于庭，指树忽言曰："树乎？尔犹在耶？"家人大惊，已而复喑，百方诱之，终不出语。及长，荒淫放荡，靡所不为，家罄室售乃死。殆郑氏怨鬼托生也。

财 色

家大人在苏州时，与尤春樊中翰为文字之交。闻其家有诸生尤敬庭（世纶）者，为西堂先生之文孙，淹通经史，搜览百家。年七十余，掩卷诵《离骚》，犹能倒读。所著作刻意于古，以是不遇赏音，潦倒一青衿。家綦贫，居葑泾西堂先生之遗宅，萧然不蔽风雨。授生徒糊口，恒无儋石储。尽日铅黄棐几间，不改其乐。亲故来往，从未以贫故言一钱。曾述其早岁读书南禅寺时，寺宇荒废，榛莽四围，阴雨晦冥，鬼声达旦。寓斋比舍有轩三楹，颇幽洁，一人赁居，未几病头痛死，后复居一人，病心痛死。越数日，一壮夫来僦其居，半夜又呼头痛死。从此人目为凶宅。敬庭独以贱值赁之，即携琴载书于其中，夜分忽有叩扉声，启视，则有少女妖冶眩目，进而裣衽。讯所来，曰："妾邻姬也。见妒于妻，常苦鞭挞。知君无室，不羞浥露之嫌，宵夜私奔，愿侍巾栉。"既正拒之，且亹亹诲诫，而女终不去。乃盛气诃斥之而灭。次夜，门未闭，女又来出黄金，语曰："知公义丈夫，盗得主人镪，奉以为寿，但请设方略脱罗网。"又拒之，且以金掷弃门外，谓曰："书生不解预人闺阃事，毋饶舌。"乘女门外取金，即扃户。回视，女仍在室，化一丑鬼，狰狞踞床，曰："我实鬼也，得神仙术，食生人心脑，至七具，可复生。故以财色诱饵之。尔硬心如木石，不可诱，我岂不能力取耶？"伸一掌，如巨扇，前来猛攫。惶窘间，遂以案上书乱击之，即应手而灭。及明，走告宅主，掘地得白骨一骸，遍生黄毛，中有血，火之。始知向之头痛心痛而死者，皆此鬼之祟。噫！观此可见非礼之色，非义之财，莫不与身命相关。彼前之心痛头痛而死者，职是之故耳。

孝 力

乾隆间，河南彰德府有一马军，名曰马皮条，以孝闻。家有寡母，奉事惟谨。一日，祷于关帝庙，曰："贫无以养，愿神赐之力。"是夜，梦神命周将军拍其肩背，遂勇力绝人，于是马皮条之名大著。市豪洎绿林，无不避其锋者。有一人郊行遇二盗，其人伪称马皮条，盗旋逸去。适与马皮条遇，二盗转疑其伪，以械击之，始笑而受，再击之，乃怒曰："始吾以汝为戏耳。"乃擒甲乙盗，对扑之，一举而二盗毙矣。后其母死，其力顿灭，如初时。家大人曰："神非可以妄干，力非可以骤假，乃为孝思所感神，亦不难徇其所为。迨母死，复初，神又未尝漫无限制。孝之能感神，固如是哉。"

后身应誓

吴中郭凤岗言：有某甲负其千金，持券往索，甲醉以酒而窃其券。越日，甲遽言债已还。凤岗知醉酒窃券也。乃誓曰："吾虽失券，若债已收而复索，则世世妻女当再醮。"甲亦誓曰："我若负债，则妻必为娼以偿。"月余，甲妻死，不复继娶。知其事者，以为天道无知，竟

至漏网也。逾十余年，凤岗薄游白门，适有妓梨云者，艳名噪誉为烟花冠，乌衣公子日拜石榴裙下。凤岗一见倾倒，互相爱悦，梨云绝不以倚红偎绿为嫌，即出私蓄千金密赠之，约向鸨儿买为妾。鸨以为钱树子，执不肯，梨云遽无疾而逝。凤岗懊丧，即以赠金营窀穸，封阡树碣，极其美焕。一夜，忽见梨云来谢曰："儿家某甲妾之后身也，所蓄缠头，原为某甲偿债，今蒙泽及枯骨，当又结后身以报矣。"倏忽不见。嘻！古人以誓明心，近日狡狯之徒，比比以誓为饰诈文过之资，孰知报应昭昭，无不与誓吻合者？幸免今世，不免后身，如甲誓妻为娼以偿债，或其父有隐德，不应有为娼之媳妇，乃速甲妻死，以其后身应为娼之誓。彼苍者天，岂愦愦哉？

天　诛

番禺某甲，家素丰，出外贸易，唯其妇独处，孕数月矣。有从叔婶异居而贫，常往来。及分娩，邀婶接生。既产生，婶告妇曰："育一女，气已绝，不能活也。"其妇疲乏中亦不及审视。婶以絮塞口，将竹筐贮之，弃而归。忽家所畜犬嗥跳入房，口牵妇衣，似欲其外出者。妇异之，强起，随犬行里许，犬忽跃出腿下，以脚爬地，露黄色布一婴贮筐内，肉温而动，男也。验布，知所自产，抉口中絮，抱归，遂呱呱声。阴念婶恶意，不敢扬。越数日，婶偕叔同至。始入户，犬扑向叔，狠咬之，伤足。正呼急间，忽霹雳轰然，妇出视，则叔婶均毙于庭，各有字在背，篆文不可辨。远近喧观，咸知叔夫妇谋产绝嗣，倘非天诛，或别将肆毒，殆叵测也。

蝙蝠撞钟

嘉应饶氏为望族，有李淑人卒，殡敛甚厚，诸事皆委家丁钟福。福垂涎其赀，葬后，其孙至坟，觉碑有异，手按之，碑仆，见碑内穴开而尸裸矣。立诉之官，时州牧为王公某，审积月不得其状，乃焚表城隍庙，与其子孙斋戒宿庙。一夜间，钟自鸣，视之，乃蝙蝠鼓翼撞钟作声。公祝曰："果是阴灵，蝠当来撞我。"言已，蝠竟来撞王公头。公即设备刑杖在庙审鞠，问其子曰："有姓钟名蝠其人乎？"子指在后家丁曰："此即钟福。"公唤前问之，不刑自供，随置之法。

神批伪官

颜鸣皋于乾隆间为台湾总兵官，值巡海，衙门事委表亲杨奇。奇素好谑，一日，署中因祝寿会饮，酒醉，谓众曰："吾为大家乐，可乎？"皆诺，即出总兵袍冠被体，传呼材官排衙吹打。云板一声，暖阁门启，奇将就官座，忽仆地不省人事。昏卧三四日乃稍苏。众询其故，曰："就座时，左右似有二金甲人肃立左右者，举掌如箕，向我批颊而倒。"后其颊终身深黑如初伤者。《寒梧埜录》云：凡任封疆者，皆有煞神直宿拥护，故出而英威，令人惮畏。观扬奇事，信之矣。

鬼知节妇

嘉应州颜提督（鸣汉）祖母杨夫人，年二十而寡，守一子，纺织度日，足不出户限。其室北窗外有荒圃，乱石堆积，闻明季土弁于此为杀人地。每当天阴雨湿，冷风一起，石随以飞，交击空中，砰訇可骇。杨夫人出手窗外，麾曰："勿如此，惊我孤儿寡妇。"石立寂然。一日，其表妹来，值石复起击，表妹昂首窗外詈曰："是何妖怪，当聚粪火烧之。"言未已，空中掷一石下，伤其颊，移时不能苏。杨夫人闻鬼语曰："吾以为夫人止我，不知是尔村妇大胆耳，速奉一千大锭来，乃饶尔。"如数焚之，乃苏。夫人闻后，每曰："吾家当有兴者矣。"后两孙皆贵，鸣皋为台湾总兵，鸣汉为福建提督。

李二夫妇

台湾镇某总戎，有仆福州李二，娶妻张氏，亦小家女。李二科敛刻薄，颇有家赀，遂畜童婢。张氏骄悍酷虐，鞭挞童婢之具，恒及其夫。有两婢，稍不如意，扑责至数百。疑李二私嬖，下体椓以非刑，日给一盂粥，饥冻不可忍。屡欲逃窜，以炼锁之，李二不能禁，相继磨灭死。未几，张氏因所欢远客，积思病瘵，恍惚见二婢索命而死。后年余，张氏见梦于李二曰："我为婢讼，冥王罚我为牛，明日市有牛贩牵一白项犊，可买归，免我将来烹宰。如不从，即啮杀汝。"醒而异之。次日，市中果遇牛贩带一犊白项，欲不买，犊即咆哮奔逐，李惧，因购归，畜之后圃。放逸，不治耕，常奔与邻牛媾。且饲必饭，与以草，即践踏门窗器皿。邻人有挟李二刻薄积怨者，隐知其故，用毒药饲之。李二以牛槁葬，复窃剥其皮。嗟夫，坠入畜道，犹怙恶不悛，卒不免于剥皮之惨，能无悔欤？能无惧欤？然两间人物如张氏者，正复不少，特其报有不能如是之速者。人遂疑天网恢恢，有时亦漏。噫！此殆未之见耳，岂真有漏者哉？

牛报恩

刘老者，逸其名氏里居，途遇一牛将就屠，怜其觳觫，解衣质钱赎归，畜之外厩。明年疫死，家人欲取其革，不许，瘗于废圃。后被盗挥斧破户，发箧搜财，一家遭其捆缚，烙炙遍至。刘老潜伏深林草莽中，听所为而已。盗即里中无赖，知刘老有窖金，遂遍觅之圃中。忽涌出黑气一团。盘旋不定，有病犬卧檐下，已濒死，闻盗警，力奋不起，瞠目哮狺，声亦澌嘶。黑气触之，即腾啮跳掷，怒吼而前，盗挺刃交下，略不稍避，盗竟负伤窜逸。追至门外，触仆一盗，仅以蹄压之。盗不能转动，迨天明，邻舍共至，执盗，跟缉，悉获伏法。刘老乃免于难，而病犬尫瘠，仅存皮骨。呼之返，一步一蹶，其夜间之猛如哮虎，殆所瘗之牛魂附于犬也。夫牛犬之报德者数矣，冥司以人不食牛犬为持半偈，况发大慈悲力相救护而终受其报。孰谓人物之不相涉，幽明之不可知哉？

为师恶报

乾隆间，有杨御史某，在京时与一道士善。道士能见鬼，言午后鬼出或大而长，或小而短，或老或少，无处

不有。或食烟，或吸气吸精，或啜人畜所食之余，正《法华经》所云随其所作而受业报者此也。一日，来杨馆，笑曰："君厨下有偷食小鬼，今投生矣，特不知何家偿其债耳。"杨因言近日得一子，令媪抱出，道士审视，愕然无言。杨怪之，延入幄，密叩再三，道士歔欷曰："君曾作何业，偷食鬼为尔子矣。"杨曰："吾自信无大过，但微时为童子师，稍懈怠耳。"道士拍其背曰："妄食东人粥饭，废却子弟岁月，尚不为大过乎。"道士拂衣出。后此子长，日事酒色，田尽则掘屋砖换酒，竟不识一丁而终。

一念解脱

杭州长庆寺静缘和尚，金陵人，自言未出家时，尝山行失路，宿一破庙。半夜，忽见一僧来与语，相对神即惘惘，少顷，渐觉百脉倒涌，肌肤寸裂，肠胃中烈火燔烧，遍身痛如刀割，良久稍定。凝神审视，月光射窗，则见腰间丝带已作双缳，自缢檑上。忽前僧来为之解救，大骇曰："夙无仇隙，身畔又无财可贪，何遽谋害？"僧答曰："佛家无诳语，身实缢鬼，本欲以君替代。回念生前自缢时苦楚万状，恻然不忍，故复来解救，毋怪唐突也。"言讫不见。乃探首出缳，再拜佛前，惕惕然，虑鬼又来扰。忽听前僧在窗下曰："我以一念之修，伽蓝许从解脱。君夙业沉重，但自忏悔，可不坠于恶趣。姑安寝，且毋多虑也。"至晓回家，终无他异，以是因缘遂剃发报恩寺云。

延　寿

上虞顾华亭（大年），初在户部则例馆，忽遇一似旧识者，谓曰："子寿不过三十六，今止四五年，曷不早归摒挡家事。"欲与语，倏不见。惘惘如梦，心甚恶之。迨馆满议叙，拣发福建，年正三十六。途中患病，危于呼吸，医者咸缩手，日夜瞑然若死，但四肢温软。魂摇摇不定，所见多冥中状，恍惚有人抚之曰："嘻，惫矣，亟服白虎汤。"遂自呼家人，速市白虎汤来。以其数日噤不语，众皆大喜，而医者又谓是汤与脉症不甚宜，以其呼之急，姑调剂以进，即时愈。乾隆间尚官于汀州，竟无恙。闻其先一年，有梓乡某应礼闱试落第，即馆于京师，娶妻生一子，家有母，屡欲归，而苦无资。后某死，其妻将自鬻为人妾，以赀遣幼子归依孀姑。有人以华亭与乡故，乃以子托之，华亭即往告其妻曰："果欲子归延宗嗣奉迈姑，则非不能守节者，毋自鬻也。母子扶榇归里之需，余当肩任之。"其妻大哭曰："天乎！未亡人岂不知礼法哉？因无父母兄弟，自维年逾三十，多病，恐不久溘朝露，彼茕茕孤子，流落数千里外，不为仆隶，即填沟壑，天实为之矣。"听者莫不酸鼻。华亭以已将得官，双亲在京，方欲先送南旋，遂慨然白于父，携其母子并某旅榇返里，更周恤之。有此盛德，宜天增其算矣。

亵经削禄

徐上舍（本敬）负才不羁，好作歇后语，每以经文断章取义，或涉秽亵。曾在某督学幕中作集《四书》歇后诗曰：抛却刑于寡（妻），来看未丧斯（文），止因四海困（穷），博得七年之（病）。半折援之以（手），全昏请问其（目）。且过子游子（夏），弃甲曳兵而（走）。才大心灵可以概见，乃竟偃蹇不第，未及中寿死。家贫无子弟，又乏嗣，无可继。孀妻刺绣糊口，每念宗祧无望，屡欲自戕。一日，忽见形，谓其妻曰："吾本名列清华，位应显要，皆因亵渎圣经，禄籍削尽，尚有余谴。冥王以吾好作歇后语，乃罚绝后，幸祖宗有阴德，不斩大宗，吾弟将有子也。善抚继子，勿戚。"妻涕泣，欲与语，倏灭影。明年，其弟孪生二子，乃以一继嗣焉。朱蕉圃（海）曰："亵渎圣经，冥罚如此之重。余于童年曾集四书句，戏作男女居室题文，即此罪案。致陨越先绪，千里飘蓬，难苦备尝，坎坷不偶功名，惟送人作郡，家计则假贷为生，岂非孽由自作。尚有目不识丁之子，殆犹祖父之泽不斩其嗣欤？悔及噬脐，但向隅一哭而已。"

金太婆

吴有金媒媪者，奔走巨室，晚年家甚丰，邻里呼为金太婆。便佞口给，与人货售珠翠，无不成而垄断其利，猾于牙侩。一夜，自提竹丝灯从葑泾归家，路远步蹇，微雨复来，正惶遽间，黑暗中突出一人，揽其袂曰："金太婆，还我碧霞犀手串来。"金大骇，举灯瞩视，殊不识认，而面色黄瘦，双眼落窠，相对凛凛，肌生寒粟。答曰："子为谁，未之见也，我何时取尔碧霞西碧东耶？"其人即怒而殴，灯亦扑灭，金狂呼："强盗杀人，地邻救命。"又遭土塞其口，声嘶不响。披发相挣撞，殴愈急。良久，一人前劝云："已矣，尔妻不思改适人，彼亦无由得尔物。"先是，某豪有少妇，孀守三五年，金为之媒，再醮，妇以碧霞犀手串酬之。闻此语，始知为鬼，叩头乞命。少顷，巡更者至，见金抢地哀告，状如癫痫。呼苏，送归。从此不复敢为孀妇媒再醮图重酬矣。夫少年嫠妇，苟不为饥寒所迫，尽易守节抚孤而卒。至再醮失身，其为花婆恶媪图财诱惑之，盖十之四五也。古人设立家诫不许三姑六婆入门，所虑深远矣。

高僧夺舍

钱塘王翁，逸其名，家虽贫而乐善不倦。年五十犹无子，里人有伯道之叹。清明扫墓归，夜坐室中，忽见故父杖策而前，谓曰："我德薄，应绝后，赖尔广种福田，向镜山寺求子，可得也。"言毕即不见。因如其言，次年果得一子。幼即颖慧，十二入泮，十六举孝廉，再试礼闱不第，有戚官部曹者，留之读书。一日忽语其戚曰："吾镜山寺僧也，修持戒律，大道垂成，惟心艳少年登科，又未尽华富之慕，尚须两世坠落。明日，吾当托生富家，了结业案。"乃作别父书，嘱戚寄归，其略曰：儿不幸客死数千里外，又年寿短促，遗少妻弱息，为堂上累。然儿非父母真儿，孙乃父母真孙也。吾父曾忆昔年与镜山寺僧茶话乎？儿即僧也。儿与父谈甚洽，心念父忠诚谨厚，何造物者不与之后。一念之动，遂来为儿。

儿妇亦是幼年时小有善缘。镜花水月，都是幻景。聚何能久处？父幸勿以真儿相视，速断情牵，庶免儿之罪戾云云。戚劝慰之，答曰："去来有定，障限有期。"问转生何处，曰："即顺承门外姚姓也。"明日，鼻垂双柱而逝。既而访之姚家，是日果举一子。姚翁富甲里闬，亦乐善好施，晚年遂得此子，竟如天赐。异哉！贫而乐善不倦，富而慷慨好施，何患晚岁无儿，自有高僧夺舍也。

迁葬宜慎

嘉善潘溧泉孝廉(栋)悼亡后，其妻厝棺于田数年矣。嗣篷室得子艰，堪舆谓厝地不吉，因决意改卜。及拆亭(吴下浮厝者，每筑数椽庇藏，名为相亭)，则棺下有一坎，双鲫泼泼于中，意得地气之灵也。悔之，欲仍旧，顾穴已泄露，虽佳无益，竟他徙焉。溧泉美而多文，齿又壮，逾年亦亡。同辈咸惜其才而咎地师之言之妄听也。黄霁青先生曰："潘孝廉修文赴召，或限于时命，不得专以移厝咎之。况暂时浮葬，终须入土为安耶？"顾以艰于嗣续而欲乞灵朽骨，斯未免惑耳。予夙闻家笑士先生言：小华殿撰与阁学讳腾达叔侄也，誉擅竹林，云衢联步，依流平进，鼎台亦意中事。乃以青鸟家言，谓祖茔挪移数武，迁改某向，公卿可以立致。如其言，而未几竟相继徂谢云。近时湖北陈秋舫状元暨大云御史兄弟，并登甲科，对掌华近，此人世希靓之荣也。乃秋舫旋以风疾殒，大云继以左官卒。说者亦谓其迁葬所致。要之，阴地宜静而不宜动者也。魂妥佳城，神栖幽宅，亡人安则生人亦安。即谓贵贱贫富寿夭衰旺系乎风水，亦既通籍显荣，则其吉可知。居易俟命，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乎？狐埋狐骨，人类訾之，试思向若牛眠巍然马发泉台长卧，方谓安且吉兮，而乃锹镢掀泥，松楸拔本，抉黄泉而见白日，此举果奚为者耶？更张觊觎，谈者固妄而听者实愚矣。况乎奕视先人之骸，海量后昆之福，是谓悖德。天下焉有悖德而天降之泽地效其灵者乎。噫！戏怨恫谁知？方作啾啾之哭，昏痴若梦，犹冀欣欣之荣。以顺逆推之，必无是理。前鉴具在，盍亦反而思其本乎！

卷　五

文闱犯鬼

文闱中报德报冤之事，前录已屡载之。余以道光丁酉登乡荐，本科场中酷热异常，忆当时三场中所闻士子犯病及犯鬼者，不一而足。未暇详询原委，近阅《修福新编》中所载两条，正是科事，因补录之云：道光丁酉，福建乡闱，训导某进场，次日题纸甫下，即发狂疾，吁曰："十年前鸦片案发矣。"语剌剌不休，亦不可辨。旋引小刀自刺其颈，同号惊救，见其神色俱变，凶不可近，血溃不止，须臾气绝矣。佥谓彼非假公毒害，即袭取非义之财，陷人性命可知。不然，胡必于官府共闻、耳目众著之地报之如此其烈乎？又云：是科周生某，首场甫交卷，才转身，忽旋风扑面，遂瞆眊不知所为。平地跌倒，额破血流，众方扶救，气已绝矣。按：此两事皆隐其名，而一详其官，一纪其姓，其非子虚乌有可知也。又按《修福新编》系近年吾闽泉漳人所辑，不著姓名，叙例中但自称补过堂而已。所录皆载本朝可劝可惩之事，中有余所已录者，其乾隆四十年以前事，亦与余书体例不符。兹就近来数十年节取二十余条，皆吾闽新事，信而有征者，分别存之。

陈天简

海澄陈天简，慷慨好施，为人佣赁药材生理。其主家亦陈姓，富甲一邑。乾隆间，绅士谋新文庙，诸同事以陈某巨富，嘱天简向某劝为捐首。天简询以公酌数应若干，众以千金答。天简即请册署某名，白诸某，某恶其为人诳愚，且自专，决不坐账。天简不与较论，慨然改署己名，自罄物产，如数交清，遂以第一名勒石。是年科试，其子入泮，明年登贤书，群以为敬圣人之报如此其速。然自是家日窘，诸富室素耳其为人，鸠金四千有奇，使为北上葠客。有汀郡故太守子某，扶衬回江苏，沿途或前或后，或同止宿，由是与天简相得甚欢。某中途忽止其驾，天简问故，某以囊金尽告。天简闻言，即以黄白凑合四百金付用，及抵家，邀天简道谢，并还璧。始知某为巨富家，适京师有库参三箱发卖民间，天简金本短，有忧色。某侦知之，悉为纳财结清。天简束装至京，时参价昂甚，争市之，除缴还江苏某项及诸主家外，尚获利十倍，遂暴富。现家漳郡城，子孙蕃盛，同入郡庠食饩者，多至百余人。夫敬圣人本万古同然之理，乃一念之真诚，食报若此，可以劝矣。

杨启元

杨启元，原籍同安人，台湾嘉义学，课读治生。初一寒士耳。嘉庆庚午，适重修文庙，元自诣公所，请以是年馆金百员悉数损题，人皆以戏言视之，盖稔知生本寒素家，不应为是意外之事，且疑其诳也。元以本心告曰："善愿由人，曷可拘拘贫富间？"众咸义之。是科秋闱报捷，今年六旬余，其子经复受知于学使者游邑庠，家计亦渐裕矣。又，道光庚寅，彰化重修文庙，梁济时以重赀倡首，修葺完缮。是年即刘次白观察主科试，时与其选。先是，彰邑揭正场榜，时文以额满见遗。明日复试，时方嗛然不言，而戚友劝慰者贸贸然来也。日已西，倏飞报至，一座错愕，问之，乃知时升补革号，皆为转喜惊贺。明年辛卯，时中式第五十二名。夫至圣咸知尊敬，然至挥金倡义，则每观望不前。此关参不破，到底非福人，又何善之能为耶？

践坟惨报

漳州之邺山书院，即前明黄石齐先生讲学地也。院门前有六堆废坟，夹杂当衢。乾隆间，掌教黄某子名衍，赋性桀骜，年几弱冠矣。出入间，以废坟碍行走，尝以靴尖踢诸坟上。久之，践如平地，白骨暴露。一日，

适友人见之，急以善言劝阻，衍稍知悔，无何归家，娶妻，竟不复记忆。明年，产一男，周岁余，其妻又胎孕，生男，如是连举六子。衍喜若狂，及渐次长成，日习赌荡，始犹盗取小物，赔偿戏债，继则抢夺强分，无所顾忌。衍反惧其凶，终不敢一言叱责。家赀破耗殆尽。子由是多病亡，其存者亦莫知所之矣。戚友劝衍螟蛉一子，衍泣言从前毁坟夙孽，适符六子之数，宜受此报。养子恐亦无成。未几，夫妇相继殁矣。夫无主之坟，有力者崇而封之，无力者从而掩之，乃矜恤同类之道，恶可以枯骨无知，视若草芥耶？卒之我能使鬼一死而再死，鬼亦能使人有嗣而绝嗣。呜呼报亦惨矣。

犯　淫

乾隆末，厦门某生籍龙溪者，有夙慧，品格亦潇洒不群，同辈咸器重之。年十五，赴郡应试，停停，主人柴姓，适有仆妇在门前买柴。友人戏出对云："柴妈买柴，大担小担。"（皆厦门地名）某应声曰："篾片破篾，长拖短拖。"（皆漳州地名）盖座中适有惯作中媒者，人皆戏呼之为蔑片，因借对嘲之，一堂皆为之拍案叫绝。是岁，即游庠，旋食饩。秋闱，亦屡膺首荐。三十许多时，忽语人曰："余曾淫三室女、两寡妇，天谴将至，且生平蚊蝇从不着体，今麾之不去，知不能久留矣。"未几寻卒。因此知"风流名士"四字之误人不浅也。

不敬天怒

乾隆甲戌，台湾大风，瓦屋皆鸣。有童儿骂风伯不仁者，忽被狂风吹仆，神色大变，而口眼已歪斜矣。叩天谢罪，迟久而始如故。窃思彗孛飞流，日月薄食，迅雷烈风，怪云变气，此皆阴阳之精，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古来天子尚须修德修刑以体天意，即圣人亦有必变之文，岂微末民人顾可肆其愤骂乎？此事人多易忽，因谨录之。

杨蔡二封君

南安塘上杨封君，值岁饥，发粟三千石赈济。子崇泽邑诸生，病足几废。一日，封君祷于神乩，示一方，用芋头数颗，剖开焙热，推捺两腿上，如是三日，步履渐复如初。是年，捷乡闱，旋登进士第，授陕西知府。孙芳乾隆庚寅举人，芳之孙绍祖道光辛巳举人。同时晋江安海蔡飞凤之父，家不甚丰，生平敬师好儒，闻杨封君事，亦慨然以三千石谷助给贫乏，时斗米千钱也。飞凤先不能文，自是文思大进，旋入泮榜。姓王，子万青，孙日起，皆为名诸生。

张封君

安溪龟塘乡张某，翁家素封，乐善好施。乾隆乙卯年，大饥，贫家鬻子女以易食，甚有绝粒死者。某怆然轸怀，思一急就计周济之，附近乡里欢呼，共指为续命之田也。初诸家禾稼尚介青黄生熟之间，惟某一派腴田独成熟，至是分粟，谕知约于明日齐赴田间刈获，每人摊分粟十余斤，自行取去。乡人赖此数日粮，遂得果腹不死。是年，其孙际青遂登乡解。

刘巡司

嘉庆初年，厦门石浔司刘天祐号苍来为人仁恕，不吝赀财，与人谈，辄以善事相劝勉。又精于医学，附近贫民无力疗病，悬门上传禀，即徒步往视，不少缓。遇有危证，须用参而贫不能备者，每以参合药与之，不取直也。在任六载，如是不倦。临殁前一夕，梦一吏赍文书来，启视之，则天帝嘉其居官好善，命作某处土地。醒时，遂治后事，遗谕妻儿毕，沐浴更衣而逝。数年后，有厦民某至石码，会值薄暮。见舆马喧阗，簇拥一官长。注目睇之，即巡司刘公也。某骇刘公已死，趋问从人，答曰："将到此间赴任矣。"明日，某偶出散步，见一庙宇新妆伽蓝尊神，询之，庙祝言："昨宵酉刻始塑此像。"乃知公又升迁此地矣。

不孝罪不在大

嘉庆某年，泉州乡间士人某，少失恃，父素严督不贷，令就蒙馆近地，以获教学之益。娶室后，某偶回家，父辄促就馆，某以父命不敢违，然心窃窃疑之。一夜潜归，漏三下矣，值其父忽患呕痧病，披短衣起，急扣妇房门，思索汤药。某错愕，微窥之，见其妇披亵衣启视，父手指口画，无所言。某怒，以烟筒向父头上作捶击势，盖以翁戏妇也。及父病旋止，自忖涉瓜李嫌，不敢言。某觉其误，亦不敢言，无有知者。有锦宅黄生，某同研友也，一日暴卒，其魂已到阴府，适阎王升殿，传进跪伏。俄闻一吏呈册云："此生未有恶迹，数亦未尽。"王命遣归，方转身走，见某正受炮烙刑，黄生讶其死，问故？某泣言："夜间击父罪，故先被拘魂谴责，不久当人鬼录矣。"黄生惊寤，急造其馆，缕述奇梦。某惶恐失措，随以误告，且言由此两手无故自痛状，逾月竟卒。嗟夫！父，天也，获罪于天，岂有生理。一过误间，而冥中伺察立至，可见为子者罪不在大，宜加警省也。

淫　报

泉州一士人陈姓，少年力学，颇有文名。但生性好淫，善谐，值州友聚谈，率以所污妇女秽事，藉为博笑之端。赴郡，租寓，见主人有少艾，或中年有姿色者，往往不吝赀财赁居其家，务遂其欲，乃快心焉。郡邑试常列前茅，及院试日，四体若为重物所压，昏瞆不知所为，或落题字，或墨污卷，或潦草不成文理，以是坐黜。忧忿成疾，嘉庆庚辰上郡应试，试甫十日，竟为疫症传染而死。复苏，语诸友曰："余素有淫行，以致郁郁困监车，今复作他乡之鬼，天道报应如是不爽。"言讫，呜咽而逝，时二十七岁也。经四昼夜，臭不可闻，家人至，始为治具焉。

汙辱佛门

厦门庠生杨城，积学士也。嘉庆年间应试秋闱，首

场初九夜，方杌坐构思，忽烛影摇红儿于扑灭者再，一绰约女僧揭廉入，攀城肩俯阚曰："误矣。"即抽身去。城骇甚，俄闻邻号有笑语声，有啜泣声，有乞哀声。既而阒寂，若无人。城语众，共趋视之，则某僵卧死矣。度某有淫行，必始乱之终弃之，以致饮恨九泉，惨报若此。杨生则谓污蔑佛家弟子，世多忽之，岂知为祸尤烈，实不可不深思而炯戒也。奸淫室婢，早有天谴明条。狎暱名娼，不免风流罪过。况玷释教，破禅规，顿使清净法门变作烟花境界！孽田自造，悔其奚追。自爱名流，万勿谓阿堵通神，何事不可作也。

雷震卖豚人

嘉庆年间，永春州有卖小豚者。至一孤村，有妇人以二金买两豚。已付金，忽闻儿啼声，人室抱儿出。卖豚者径去，妇追呼曰："若取我二金，奈何不与我豚?"其人佯答曰："豚两头欲卖四金，二金不卖也。"举步如飞。妇追不及，路侧有水碓，即其小姑视舂。妇置儿于碓室，复追之。小姑方筛米，闻言未及投抱，儿爬至碓下，舂如泥。须臾，小姑回视，见残骸委弃狼藉，惊悼欲绝，哭曰："我何以见吾嫂哉?"遂解绳自缢。嫂还，方叹恨财物两失，忽见儿死碓下，小姑悬梁上。蓦地不知其由，亦缢于碓室。卖豚者行未数里，白日无云为迅雷震死矣。

不孝极恶

厦门道署有一客陈某，暴厉居心，而善权子母，一出十偿，以是成家。有老母，年五十余，某叱咤指使若奴隶然。稍不如意，辄骂詈百出，不可名状。母泫然背泣者屡矣。邻友闻之，为讽刺曰："为母也，子者顾如是乎哉?"某不答，仍訑訑不为怪。一日，有事晏归，腹惄如，供食梢迟，怒目侧视，厉声曰："炊一顿饭，尚不能，不死何为?"言讫，忽天黑，风雨骤至，一声霹雳，闻者胆碎，而某已震死。面有小字云：不孝极恶之报。此道光八年四月事也。夫孝可格天，则不孝断不能逭天怒，况如此极恶乎?

厚殓祸

厦门蔡某，专以掘墓为生，久之仍不见败露。一夜，发林家坟，鉴空棺头，伸手人搜首饰等物。忽被鬼摄迷手节，任拔不出。天明喧传，聚观者皆叹为阴魂有灵。地保禀官，诣视救醒，后拷掠备至，诸罪尽服。乃削十字十架插大道之侧，令某昂立其中，两手分开锁住示众，不准人给汤饭，一昼夜叫号而死。此道光庚寅年事也。补过堂主人云：余每怪富厚之家殓亲时，辄以珍珠美玉及金宝重器为殉，以为如是乃尽子之心也，吾则谓适以贻亲之累耳。何也？彼重物殉葬之家，戚属则触目生心，奸民则闻风思逞，即不然保无不肖子侄发冢自家盗者乎？致使山灵走气，骸骨乱次，死者隐抱再死之痛，此罪将谁归也？后周太祖遗嘱以布衣葬，后梁、唐、晋、汉诸陵皆被盗发，而太祖安堵无恙。然则后人当知所法矣。按：浦俗屡因厚殓而致毁棺，家大人曾有戒厚殓说，余于前录中已详言之。此条虑及不肖子侄发冢自盗之事，前录中未详载其事。然则掘墓者固罪不容诛，而厚殓者自为厉阶，其罪尤大。自古及今，数不孝之尤者，舍是将谁属乎?

吴元长

厦门吴元长家巨富，告贷者有求辄应，或百金，或数百金，积券盈箧。适病间默思，劳劳计较，将为子孙福，适为子孙祸。爰召逋债之家诣视焚券，示不责偿也。捐资数千，充入浯江书院，束修、薪水、生童膏火之费，皆取资焉。是年开期，第一课为东里子产题，及甄别甲乙童卷上取，其长子漪澜文亦与焉。道光庚寅岁，澜赴郡应院试，恰是书院开课题。澜恍惚神助，一挥而就，遂以是获隽入邑庠。盖利物修福，非如此显示果报，不见造物之奇也。

恶念丧身

厦门莲坂乡某者，年二十二，性谨厚，力穑人也。门口一井，出泉不涸，乡人待食此井者数十家。道光丙申，天不雨，几九阅月，聚汲益夥，某厌其喧呶，叠次哄阻，众皆以水火细故，不与辨，亦不怪也。贸贸然往来如故。某倏生恶念，将牛粪暗施井口，盖使食者恶此味而他取也。明日潮退时，族中二人招某赴海同渔，忽平地起雷，击某死，而同伴俱无恙。一念之毒，即祸及身。吁，可畏哉?

杨宗潮

同安诸生杨宗潮，为人诚笃可风，尤惓惓诱进后辈。一时游庠食饩者，多出其门。同里有曾姓名德基者，家极富，而性嗜学。杨一见，物色之，遂招入馆中受业，资以衣食。俾得肆力文章。由是学业日进，遂入南靖邑庠，旋登道光乙酉拔萃科。追廷试考授儒学。皆谓杨公相士有识云。晚年上郡渡江时，有某溺水，杨疾呼曰："若救得此人，谢银四元。"众争救之，某得不死。一日病笃，时年六旬矣，梦入冥，遇一判官，谓杨曰："汝寿数应尽，幸有阴德可救。"即以册子付阅，见己名下朱书云：曾救一人，增寿一纪。阅完，被判官一推而寤。病渐瘥，后果如数善终。

不敬字迹二事

安溪李家妇某氏某翁，为邑诸生，去世已久，家中书籍盈架，氏生儿，甫周岁，每值儿下便，即折册页拭秽。一夜，适夫他往，氏闭户睡，醒，失儿所在。欲起寻觅，忽被雷震死。明日，族人出操作，路经氏门，见呱呱小儿，知为氏子，不解何故掷置门外，遂抱入怀。及日卓午，门仍紧闭，不闻人声，众破门入，惊视，册页成堆，皆沾秽物，氏尸在焉。每怪世人抛弃字纸，辄自解曰："我非读书家。"遂至践踏无忌。上干天怒，如氏者可胜道哉！不知朝廷非字道不尊，官吏非字事不治，士民非

字名利不成，振古如斯，其所维系者甚大，而其理甚明也。是故天下不可一人不识字，即不可一日不敬字。又道光十三年二月初三日，同安洋宅陈姓者，累日赌输，移怒赌具之害，尽投粪缸中。薄暮，某还过其地，心头一悚，被雷打死，并碎其缸，无一人知者。是夜，大雨倾盆，漂尽污秽。及天明，众视某尸横地，见赌具尚在破缸之底，纸牌叶叶可数，方悟为不敬字迹之报也。

慢 神

台湾鹿港监生林某，富累万金，生性嗜赌，暇时辄携数百金入赌场，金尽乃已。继见累次失利，每欲出门，必默祷家中神明，然仍赌输如故。数年间，黄白物已几几乎罄矣。忿恨祷祝无灵，将供奉诸神金身持斧斫碎，由是妻儿相继病故，奴婢多辞去。一日下乡收租，因索租太急，被佃户某冷语相侵，怏怏而归。越数日，某佃将至林家谢罪，而林某适遇诸涂，恍惚间见某佃率十余人手执凶器，不可迫视，疑某纠众杀己，急拔小腰刀向某佃当胸一刺，某佃不及防，即仆地死。林睁目谛视，竟杳无一人，始知为鬼物播弄，然悔无及矣。邻右恐相累，扭送地方官，至今系狱候决。此可为慢神者戒也。

李寡妇

同安李姓寡妇某氏，家富累万金，性喜施济而勤俭有度。常端坐，词色无所假。失所天时。儿才生阅月，及长娶室，次年弄孙，氏始有喜色。时氏四旬矣。一日蚤起，触见族人某潜踪内庭，盖某饥寒迫体，冀以剽取储粟也。氏惊愕叱问，某始而愧恧，继以实告。氏心戚之，有留为供役意，因与语，某辞曰："幸蒙宥罪，兹复畀我生路，焉敢方命。但某壮岁鳏夫也，倘日近侍婢，有不可言处。某有亏行，累尔亦蒙不白之名。"氏憬然为改容，即命某出。明日，遣其子往赠二十金，劝其营为正业。某果赴厦门，置货度洋，其地适值瘟疫，诸伙折本求售，某独以药材抬估及梨枣什物，多争购之，获利无算而归。遂造室往谢氏，时氏六十余矣。临终，顾子妇曰："寡守三戒：一不可令外戚出入，次不可畜奴仆，三不可自暇逸游寺观。汝曹共传之。"斯言简而切中，有关世教，故备录之。夫全人名节，只此防微一念，然则某有善心，应享善报，而氏亦女中人杰哉。

劫盗还债

泉州郡城外阵地乡丁某，贫无立锥，娶妻某氏。入门一见其夫，便股栗不自禁。自是语意稍拂，某辄加杖责，怒时即持白刃刺氏肤，血溅衣乃已。及连产四子，仍如是，不少贷。氏病骨奄奄而目若鬼，然终无怨心，日事纺织供朝夕。一日，有友来招某渡洋经商，某诺之，并不告辞妻子，出门径去。后氏经纪弥勤，家计渐丰。先是，某有屋后隙地，富人以百金购求，氏得金，营运生息。垂二十余年，遂成富室。道光壬午岁，某忽归家，见旧宅轮奂一新，心骇不敢前。适有族人识某音容，报知伊子趋迎，时氏已故，子皆成立有室矣。各命其妇出拜翁。某问其致富原由，子具道起家情事，并其母勤俭苦况。某凄然感泣，思再见氏而不可得，闻张天师知冥事，即日具装自往广信府拜恳天师，缕述乞见故妻。苦哀天师，许来日当相见，且嘱令勿怖。明日，引入暗室，见一黑面大汉执刀怒视，大唱一声。某愕然，仆地，众扶出。醒后，以为所见非所愿也。天师笑曰："不差，即是人也。汝前世贩布为生，路过山东，被一响马劫杀，盗即尔妻也。今生耐苦还债，自是定理，尔亦徒多此一见耳。"某乃大悟果报所由来，回家遂不复介意矣。

陈茂才

同安陈某肆力文章，而屡困不售。赴郡试时，友人招饮娼家，见一及笄女子，举止端方，非复妖冶伎俩。某怪问，至再，女始答以家贫，十岁为母鬻身此地，今七载矣。某诘曰："此间乐乎？抑从良乐乎？"女泣视，不语。某恻然，自维无力，爰归，谋诸友，鸠集身价五十金赎女。还，嘱令其母嫁之。母乃招婿赘其家。是年，某入院试，入场假寐，见黄发老人向某谢曰："蒙为小女超脱火坑，特来为君报喜。"某觉而异之。明日揭榜，果举茂才。

吴天爵

吴天爵，字愧前，南安龙水人。为人诚实，慎取与，家贫，舌耕糊口。乾隆六十年岁大祲，外出觅馆，拾遗橐于路，内有五十金，重重破布包裹，知为贫人所遗。坐俟之。须臾，见有夫妇号哭而至者，问之，曰："某惠安人，岁荒负债不能偿卖女于某乡为婢，至此失之。"天爵遂偕至某乡，询问不爽，出金还之。主人惊异，问："先生何处人，何因至此？"答以觅馆，主人因留课子弟。府试届期，教读如故，主人知其乏赀未应县试，乃代纳县卷，促就道，其年遂入泮。覆试日，有同案者病不能完卷，遂代笔，其人谢金适符五十之数云。

瓯宁黄氏

余随任粤西时，权首邑者为同乡黄壁庵进士（文瑄），有循良之目。久之，方知其先代有隐德。盖壁庵所居为瓯宁之龙湾，距郡城百里而遥。璧庵之祖处士公名孔行者，以耕读为业，虽不应试，而礼贤重士，如恐不及，远迩翕然仰之。生子，甫弥月，手植杉树于陇首，语家人曰："俟吾子成名，用作华表。"历三十三年，其子岁贡，果以此树为旗杆于祖茔之上。举一子，即一轩广文（榜书），少与从兄同居共产，从兄分爨时，计所积赢，不下数千金，欲均分之。一轩力辞不受，只收本业所应得者，人多称其善让。旋以岁贡司铎侯官。初一轩以十四岁入庠，后其长子（文卣）亦十四岁入庠，次子（文中）、三子（文瑄）、四子（文登）及孙曾若干人无不以少年入庠者。而（文瑄）且以名进士出宰，历任繁区，皆有政绩，今已擢直隶州。家大人尝语余兄弟辈曰："黄璧

庵不恃为循吏，其一家孝友，实足以风。间其昆李文卤、文中二君来署，见壁庵坐衙用刑，辄不乐，屡阻之而不得，咈然曰：‘我不料老三近日如此狠心，我没奈他何，只好接老母来此训饬。’后二人同回闽乡试，壁庵以百金赀之，又咈然曰：‘由此至闽，不过四十千钱可达，何用如此多金。此老三从三木中得来的，我实不忍用此狠钱。’两人仅挟四十金去。近闻其太夫人亦至署，以不惯闻鞭朴声，即要回闽。壁庵不久闻亦将乞假奉母回去。似此一门孝友，求之古人中亦难得，宜其家门之鼎盛也。”

梁艺圃

黄明经(文贞)曰：建阳梁艺圃，家本素封而好施与，遇人急难，辄赀助之。每年腊底，取数百碎金分为小封，见贫苦人路过者，潜投路旁，欲令拾去。有廉介不苟取者，遂于黑夜阴置其门下，务使穷人普得之而后慰。年六十余，苦无子，谒梦于佛寺，梦一马生二角。及觉，愀然曰：“马头生角，其必无之兆乎?”以告友，友曰：“马长角，冯字也，姑俟之。”后得子，娶妇，适冯氏女，得五丈夫子，遂开大族。今子孙蕃衍，且贤贵，世其家不替云。

叶大林

黄广文(文登)曰：瓯宁回龙叶大林，生平慷慨好施，时以周急拯危为乐。其妻翁氏尤仁厚，岁饥平粜，凡有良民籴升斗米者，必暗将来钱置米中，阴受其惠者无算。子六人，皆列黉序贡成均；孙二十七人，亦多游庠者。叶至八十余，无疾而卒。翁氏逾二年卒。柩停于堂，未几，居邻失火，延烧数十家，将及氏屋，里人感恩，急相与移柩，不能动，子孙惊惶莫措。里人呼曰：“为善宜获福，今若遭此惨毒，天道其无知乎?”无何，风旋火熄。叶宅近邻周围俱为煨烬，而此屋以停氏柩独存。

麂　报

黄广文又曰：瓯邑西乡张某，夫妇好善，尤不轻残物命。一日，有猎者驱一麂走至其家，张妇急以旧衣覆之，猎者寻至，不见，遂去。张妇见猎者已远，因放屋走。麂似有知，首肯数四而出。次年春，忽见是麂走入中厅，将张之幼子用角掎去。张妇踉跄出，逐至田坪中。瞥见麂将幼子放下，而麂不见。张妇始抱子回，方疑此物不知报恩，且不知此麂即前之所救否？甫入门，见家中屋栋被屋后大树压倒，墙坍瓦碎，鸡犬皆毙，而是妇母子以逐麂而存。此可见一念慈祥，虽微物亦无不知感矣。

黄邦泰

黄广文又曰：建安黄孝廉(理坤)为诸生时，一日出门，在路上捡票一纸，载银一百二十两。孝廉生平不苟取，而尤体恤贫寒，乃即其地坐待。及索票者至，还之，失票人喜出意外，偿以二十金。孝廉曰：“余不取百二十金，而反受此二十金耶?”坚辞之去。次年元旦，往黄华山拜佛，神前香炉下忽有银一百二十两，孝廉奇之，因急募董事，如数付之，令为修庙之费。不数月，焕然一新。次年为道光戊子科，闱前途见卖题名录者，问：“今科举人榜有黄理坤否?”答曰：“无之，只有第六十四名是黄邦泰。”因查建安诸生，更无名邦泰者，乃于考录时更名邦泰。榜发，果中式六十四名。

叶焕金

黄广文又曰：吾乡回龙村叶焕金家好行善事，生平撑渡为业，于人众往来，随其给付，概不刁索。而素习水性，每有溺水者，辄赴捞救，活人无算。不索谢，亦不居功也。一日，溪滨坊遭回禄，火势炎炽，虽峻墙之屋皆被焚烧，而叶屋桑户蓬枢，救火者但见火焰至叶屋壁，便觉有数十人浇水救之。及火熄后，四邻皆成焦土，而叶屋独存。

灌阳凶案

道光丁酉，家大人委黄壁庵署临桂县。有全州、灌阳一械斗案，屡以翻控发审。初缘全州、灌阳界连一荒山，灌阳蒋姓恃其巨族，据为已有，全州人不依，遂各纠众斗殴。蒋姓族众议，殴死人者，众雇抵命。被人殴死者，众赡其家。无何，蒋姓殴死全州人案成解省，而尸亲以正凶系是武举某，县中未办，屡次上控。某亦恃无证据，坚不承招，是以发审数年，未能议结。璧庵接任后，因某武举恃符逞刁，遂面回各大府，将武举暂革严讯。顺路到城隍庙行香，默祷。是夜，邀集同寅会审，将某武举跪案研鞫。到更深时，某举汗下如雨，其额上隐隐现一刀伤痕，人人共见。遂据此究之，始知该武举殴毙人时，身亦受伤，此乃确证，而某武举哑口无言矣。案遂定。及家大人提勘过堂时，细察其额，痕已将平复。倘稍迟数日，便无可辨识。于此叹神之有灵，而璧庵之能声愈著矣。

怀集命案

怀集县多山，居民培植树木，最易兴讼。有徐姓巨族中落，曾将山田卖邻村梁姓管理，梁姓种树十年余。将伐木出售，约值千金。徐姓见其弟兄皆文弱秀才，谓可鱼肉，屡次索诈，互控多年。一日，徐姓以命案报。时黄璧庵方任县事，即日趋验，见山坡下尸身侧卧，所有伤痕概系右手，其山上又无蹂躏形迹，心甚疑之。询之邻保，亦未有以斗殴供者，而远远闻有妇人哭声，又未到场。愈生疑窦，询悉，为死者之妻，该族内不令到场，恐其冲撞官府云云。随将原告带回集讯，一鞫而真情毕露，遂定案焉。缘徐姓索诈不遂，乃择族内一贫而丐者，给之食，并许其妻以养赡终身，哄之登山，族众拉其左手，共殴毙命。弃尸报官，以为图财之计。检验时，其妻始知被骗，欲出而呼冤，而为众所阻也。案经审实，办一主谋两凶手，正解省定罪，而沿途俱病毙矣。

璧庵语人曰："此等案少不细心，良民必多受累，鲜不堕小人计中矣。天网恢恢，小人亦何尝能漏网哉？"

黄璧庵述六事

黄璧庵云：瓯宁县水吉地方乡村最盛，有游贡生名廷佐者，家素丰，好行善事。嘉庆间，浦城水灾，尸骸满河，廷佐为之恻然，因顾人捞埋。初用棺柩，市肆一空，继以布被。不足，又继以布疋。计所殓不下数百具，其义冢至今犹岿然。次年冬，有乡之无赖子，索诈不遂，寻短计于半夜，潜往廷佐门首自缢。至天明，竟为人所救不死，询之，据云上绳时，有无数男女紧抱其足不放，气遂不绝。里人共知为拾骸之报云。又云：建阳县乡间，有甲与乙居同村，且至好。甲业儒，年少轻狂；乙开酒肆，其妻颇有姿。一日，数人醵酒宴会，甲与乙皆与焉。至夜半，甲复沽酒于乙铺，乙已入醉乡，遂与乙妻奸好，竟有孕，其夫不知，外人亦更无知之者。无何，甲病将危，时适乙妻临产，甲自言当往生乙家，其房门有老母看守，不敢遽进。闻者至乙家，视之果然，因以计使母避去，而房内已哌哌泣矣，甲亦于是时遂亡。乙子稍长，不独貌似甲，兼且神似，至今俨然一甲之后身，其事遂昭著，于两家俱不能讳。天之弄人，亦巧矣哉。又云：建阳城内有在城隍庙前开豆腐店者，于元旦黎明开门见照墙挂一人学榜，榜上有其甥名与甥之同窗友某亦与焉。因亟整衣往二家贺年，并道喜。是年春，二人同赴院试，皆未应府考者，行至北津地方，离城二十里日，将晚，又闻学院已入城，其甥急于应考，径渡而去。某恋恋于店妇，遂留宿焉。越日，大雨，水涨，不得渡者数日。某入城而府册已送矣。及揭榜，其甥果获售，某遂郁郁而归，以白丁终。一念之差，显报如此，可不悟哉！又云：闻我郡前次修府志时，行文各县查取节孝，松溪县有一妇人，夫死后有外好，相订终身，其翁姑促之改嫁，另许他姓，妇不允，遂自缢而亡。当事者未审其原委而以为节也，开列事实以闻，恩准建坊，逾年竟为雷火击碎。吁！人可欺，天亦可欺耶？又云：政和县东乡一屠牛者，少获薄赀，及老而子仍守故业，大门外常设一木砧，以破牛头，历有年矣。一夜，其木砧忽变为牛头，沿街旋滚，有见之者。次夜，其堂屋有无数牛斗声彻于乡里。至第三日，其子以卖牛肉与营兵争价殴死营兵，其父年老吓死，子亦照例抵偿其家，缘案，遂至一贫如洗。此嘉庆末年事也。至今，杀牛者皆引以为戒焉。又云：嘉庆初年，广西怀集县有一小卒马姓者，无赖子也。一日出城，至南门，捡一钱票，载钱数百千，不知为何人所遗失者。因日持票俟于门之左右焉。无何，有钱商某仓皇而来，遍觅此票，马卒询得其实，慨然付还。与之分半，坚辞不受。商曰："此好人也。"亟思所以报之。时适钱厂缺人，因延之代管，且分一干股作本。越数年，某商以广东人年老路远，愿收本回家。其厂中出息，全付马料理。不数年，获利至数十万金，竟成巨富。虽其家世式微，富亦及身而止，然天之报施可不谓厚且速哉。

卷 六

宿 孽

焦孝廉妻金氏，门有算命瞽者过，召而试之，瞽者为言往事甚验，乃赠以钱米而去。是夜，金氏腹中有人语曰："我师父去矣，我借娘子腹中且住几日。"金家疑是樟柳神，问是灵哥儿否？曰："我非灵哥，乃灵姐也，师父命我居汝腹中为祟，吓取财帛。"言毕，即捻其肠，痛不可忍。焦乃百计寻觅前瞽者，数日后遇诸涂，拥而至家，许除患后谢以百金，瞽者允诺。呼曰："三姑速出。"如是者再，内应曰："三姑不出矣，余前生姓张，为某家妾。被其妻某凌虐死。某转生为金氏，我之所以投身师父为樟柳神者，正为报此仇故也。今既入其腹中。不取其命不出。"瞽者大惊，曰："此乃宿孽，我不能救。"遂逃去。焦悬符拜斗，终于无益。每一医至，腹中人曰："此庸医也，药亦无益，且听入口。"或曰："此良医也，药恐治我，便扼其喉，药吐而后已。"又曰："汝等软求我尚可，若用法律治我，我先食其心肺。"嗣后每闻招僧延巫，金氏便如万刃刺心，滚地哀叫，且曰："汝受我如此煎熬，而不肯自寻一死，何看性命太重耶？"焦故南昌彭文勤公门士，彭闻之，欲入奏，诛瞽者。焦不欲声扬，求寝其事，而金氏竟以此毙矣。此乾隆四十六年夏间事。

江西某

许画山《青阳堂文集》中有《江西某传》一篇，盖近事也，故讳其名。传曰：江西某，积恶两世矣。成进士，家居需次，念所以自忏者，乃改行，期年而双目盲。愤然曰："吾积恶而第，积善而盲，是天之果不欲吾为善也。不然，何天之福淫而祸善也。"卒为恶如初。自是得医而双目豁然矣。某素以文字自雄者也，以瞽废，及复明，故技毕作，终以为某寿序坐蜚语弃市，时乾隆甲寅四月十一日。邓苑华云："某，江西之南丰人，许子曰：'当其第也，是祸之基也。及其瞽也，是福之堂也。天将以瞽薄其罚，某不悟，卒以两目易其元。'悲夫！书之以为稔恶者戒。"

鬼妻索命

浙江某邑令谭某，与妻不睦，因角口批其颊，妻愤而缢。三日后见形为祟。伺谭与妾卧，便揭其帐以冷风吹之，谭怒，请道士作法持咒，摄鬼于东厢，而以符封其门，加官印焉。鬼竟不至。无何，谭调繁缺，后任官到署，开厢房，鬼得出，遂附小婢身作祟，后任官呼鬼，询悉其故，乃曰："夫人与谭公有仇，与小婢无涉，何故相害。"鬼曰："非敢害丫鬟，我特借附他身以便求公耳。"问何所求？曰："送我到调任谭处去。"曰："夫人何不自行？"曰："我枉死之鬼，沿路有河神拦截，非公用印文开递不可。"并求签两差押送，问差何人，曰："陈贵、

滕盛。”二人者，皆已故役也。后任官如其言，焚批文送之。一日，谭某方在寝室晚饭，其妾忽仆地，太呼曰：“汝太无良，汝逼我死，乃禁我于东厢受饿，我今已归来，不与汝干休。”自此，其署中日夜不安。谭不得已，再请道士作法，加符用印封之本县狱中。鬼临去，曰：“汝太丧心，前封我于东厢，犹是房舍，今我何罪而置我于狱乎？我有以报汝矣。”未逾月，狱中有重犯自缢死，谭因此被劾罢官。大惧，誓将削发为僧，云游天下。同寅官有相资助其衣钵者，未及行，暴病卒。

富贵旧家

费炳文曰：吾闽近年称富贵旧家者，首推安溪李氏、永春黄氏，而不知其先代积德之报，非偶然也。安溪李文贞公之祖，远商江南，罄其货本佐官账饥，又借官库继之。事毕，委员同其回家取银归库，其实家无余资，正踌躇到家如何措置，乃其嫂于数日前园中锄菜，已先获窖藏，遂得立还官镪。今百余年来，科甲不绝，簪仕者接踵于途也。又如黄镜塘之祖黄公，常在永春贩布经营，适值州中大饥，公将所带资本呈官助账，行将空手回家矣。主人观其罄本施舍，必非负心之人，自请将布赊公贩回。其时一路饥民抢劫夺食，喧传黄公罄本账济，货非已资，群相约誓，纵其来往不劫，而他商一概断绝。贩归，一人贾盈三倍，辗转数次之间，遂成巨富，以子贵得二品诰封。天之报施善人不爽如此。一贵、一富，岂无因哉！

廖王太夫人

吾乡廖氏，以阴德发祥，前录已详述之。近廖钰夫尚书由京旋里，过浦城，与家大人坐谈之顷，复述其祖母王太夫人者，本贫家女，归吾祖，随任台湾，饱历风涛之险。时时以济物为心，家居，每训子侄以莫作自了汉。后余表兄郑苏年师每述此语以授门徒，谓出自王太夫人之遗训也。平日尝谓家人曰：“汝等怕雷，而我独怕风。”众皆莫喻其故，然每遇非常大风，太夫人必斋肃长跪庭中，口喃喃若有所祝。即深夜寒宵，亦必披衣肃跪，默祝不辍，直至风息始起。家人有窃听之者，似云侬家内外亲串，现在并无求利求名浮江泛海者，而在江海舟中因风惊恐死生呼吸者，天下定不乏其人，愿风神及早息怒，以全人命云云。事后问之，亦不言其所以然。盖行之数十年如一日焉。家大人闻之，肃然曰：“此真圣贤立达同人饥溺由已之公心，不谓于女流中得之。漆室鲁女之忧，不是过矣。”不再传而以科第起家，簪绂辅世，宜哉！

林敬堂述三事

同里冯某，少年浮薄，赘于曹氏。曹家固豪富，聚戚属中游惰者数人，奉吕仙乩，乩词俚鄙，多出于冯某之作伪。曹本市井人，不辨也，有事必从祈请，为所颠到者屡矣。会曹之表侄薛某以初夏患少阴症，祷于乩，某臆其时疫也，予以攻破之剂，一服而毙。后某夜归，有自后呼其名者，则薛也。惊号几失魄。是夜，即梦薛来曰：“尔以儿戏杀人，予得请于神矣。”自是觉精神消减，逾年遂以痨疾死。某之将毙也，梦二鬼差持签来拘之，乘间逸去，差曰：“今即尔恕，某日不可饶矣。”及期，又梦前鬼差持炼来锁其颈。惊醒，述其事于家人，至夜而逝矣。又明经吴某，工刀笔，健讼，常串通胥吏与为表里，闾里稍有不谨事，即从而讹诈焉，必遂所欲而后已。虽其至亲，畏之如虎也。会某之所厚涉讼事，某为之谋主，官侦知之，拘至案通详，拟暂革。时程梓庭制府方痛惩刁讼，即易详文中暂革为斥革，某素吃洋烟，以不耐讯鞫之苦，毙府狱中。闻者快之。又，甲辰夏仲，余自都门南旋至台儿庄，阻水，乃买舟由运河归。路经天妃闸，因忆数年前何松亭同年(承元)所述惠济祠犬鱼骨之异，入庙访之，果见鱼肋骨广约四尺，长约二丈余。壁间有顾见亭河帅碑，记数年前巡河至河流入海处，风潮大作，有巨鱼搁于浅，其目已失，血泪盈眶。高四丈余，长十八丈余。土人以其阻隘不动也，群登其脊，脊有朱书“此为鳏鱼，一千四百年矣，以伤生过多，”下文字不可辨。因争取其肉数千斤回，而一肋则河帅命藏而贮于此。夫鳏鱼，蠢然耳，犹遭神谴。天道好生残忍者，亦知所戒欤。

陈霁庭述二事

福州有张姓者，佐幕有年，而家奉三官斋甚谨。于道光辛丑十月，应霞浦令董公钱谷之聘，挈眷同行。于十四日到飞鹚渡，船家以当官差，必欲揽载多人而后开船。是日，行人适少，遂欲延至次夜方开，而船中客呶呶不已，不得已于二鼓后开船。约行二十余里，暴风大作，盖十五日为水官神诞，是夜即三官暴。水手咸请于舵主曰：“风势甚猛，须落半蓬否？”舵主曰：“我本不开船，而渠等必欲行，若不将全船覆在海中，亦不见我舵工手段。”言未已，忽蓬桅随风而折，此桅若折于左，则船必随左而倾。折于右，则亦随右而覆。乃独望后压倒，适击舵主之首而脑裂矣。于是船以无桅而乱旋，舟中人齐声喊救，倏又一阵风，船随浪起，屹然不动，视之，则已搁在沙坡之上。至次晨，另换船而渡焉。又，福州南台有某姓嫠妇，以放债为业，朝放暮收，既不惮其烦，而悍恶特甚，人无能短其分毫者。挞婢尤酷，每至血流肉绽。惟膝前一子，心甚不以为然，而无如何。然于欠户之实无力措还者，每窃其券而焚之。于其挞婢时，亦多方调护之，而其母略无悛志。竟有债户以年老被迫自经者，婢有立死于捶楚之下者，且欲抛其尸于江，其子力谏，私买棺以葬焉。家业颇充，遂为其子援例入监，于道光己亥科应试入场，甫进头门搜检时，即见其婢遥以一手挥之使出，以一手指二门内，则见被迫自缢之老者在焉。遂即携考篮而出。凡场中遇鬼，鲜不死者，而彼竟幸而免，殆亦其平日居心有足留以示劝者欤？

鬼讹诈

杭州孙某，伉俪甚笃，妻病不起，抑郁无聊。道光

二十四年夏，赴友人家小酌，散已夜半，手执火枝，独行归去。中途忽发一噤，贸贸然，归抵家后，家人见其神色改常，问之不语，所执火枝尚余寸许。时著单衫二件，其手渐缩，似欲藏火枝于袖内者。忽而口作女音云："我母女二人同行，见汝从对面至，携女急避，汝不但不让，且举足将我女践毙，特跟汝归家索命。"家人知其中邪，以正言责之，曰："阴阳阻隔，汝能见人，人不能见汝，无心之过，岂能偿命。"鬼复大闹云："我只知一命还一命，不知其他。"孙某即时栽倒，口沫流出，不省人事。正惶遽间，而孙某亡妻之魂附于孙某之体，当即立起云："我适闻此事，特来解纷。"随向女鬼云："阴阳一理，不知者不罪，汝女不过受伤，亦并不死，依我劝解。酒食银钱唯尔所欲。否则，我先往城隍处喊告，治尔讹诈之罪。"因令家人即用黄纸写明原委，至城隍庙中焚化。女鬼顿然气沮，哀求息事，乃命焚纸锭数千，并备羹饭送出大门，而孙某醒矣。问之，茫然无知，大病一月而愈。此事孙某每逢人历历言之，闻之使人伉俪之情油然而生。

虐婢报

仁和顾某，本世家子，娶某氏。御下严，待婢尤虐。一日，失栗子数枚，疑婢窃食，询之不承，加以捶楚，婢畏痛，匿于床下。某氏令一媪用木棍戳之，匍匐而出。复令张口视之，婢甫开口，遽以花剪断其舌，绝而复苏，然已不能饮食，越日毙命。婢系卖绝，向无母家人往来，埋之而已。不数月，某氏遂病，以手自批两颊，见婢来索命，不令饮食，困苦万状。顾某笃于伉俪，代为婉求，并许以功德超度，婢似首肯。逾时，又云："主人如此，我亦愿遵命，不料我已告准，不能自主。"且云某氏在母家曾杀一婢，无人知者。今二罪俱发。必无生理。顷之，又云"老爷来矣，身穿蓝袍至厨房与灶神会话，灶神穿黑袍。"老爷者，顾某之父生前业盐捐有顶带也。先是，伊三叔父逝世，柩尚在家，婢又云："三老爷出来，要见老爷，因与灶神会话，白衣人不便相见。"无何，顾某之父知其事无可挽回，太息而去。某氏遂死。越日，用木棍之媪亦死，想于证必须到案，且加功之罪亦无可逃也。此道光二十四年事。

茶司报恩

仁和汪姓，世业盐，家道殷实。一日，为子完姻，亲朋咸集。三鼓，客散闭门。主人持灯赴各处照看火烛，至二厅厢房，闻门凳中悉索有声，移而视之，有人藏焉。烛之，则茶司也（杭俗，有红白事，皆用茶厢四人为一副，器具毕备，并卖酒也）。其人惶急无地，家人皆云缚而守之，俟明日送官，究治以儆将来。汪君曰："不可，渠不过为贫故，偶尔小见，送官则终身不可为人。"其人叩头而已，默无一言。汪君又曰："若天明放汝回去，众目共睹，亦难以见人。我给汝大钱千文以救汝穷，将来断不可复蹈故辙。事可一不可再，且未必人人如我也。"其人感泣自誓，汪君即给钱令归，且嘱家人毋漏言。数年后，所娶之妇生子，冬日楼居，以铜火炉烘焙小孩之物，不料火多铜化，烧穿楼板，落于厅屋，一家睡熟，绝无知者。前所放之茶司在别姓家筵散而归，路经汪宅，见大门未闭，并无一人，亦无灯火，不解所由。大呼管门之人询之，则茫然不知何以忘却关锁也。茶司云："夜已深矣，恐有小人藏匿。"即以所持灯笼借往各处查看，至二厅，见地上炭火一堆甚旺，仰而视之，楼板犹红，乃大声疾呼，举家惊起，急救灭之。汪君细问原委，不禁惊叹，管门人之忘却关门，茶司之适经是路，殆有鬼神，否则不先不后能如是之巧合耶？一念之善，一事之厚，福及一家，扩而充之，道在是矣。

借躯托生

某甲素封，放债私质，颇事刻剥。年六十余，妻妾既丧，仅一幼子，病亟濒死。漏三下，有人持镪赎物，怒其夤夜剥啄，人曰："迨天明，吾物不得返，亏折数缗钱，吾故罗雀掘鼠以副限期。"某甲怃然，念儿死，焉用多金，悔剥算籍没之病民也，明日悉举各家所质田产衣物召而给之，债券亦焚去。儿既死，夜半犹抚尸饮泣，突见一人排闼而入，识素负欠者，谓某曰："勿悲，此讨债者，债偿自死，念尔无后，吾蒙焚券高义，请为尔子以奉余年。"忽不见，儿竟渐苏，病旋愈。访之某家，某乃是夜死，知借躯托生也。此福建南平诸生姚格亭（学信）所言。吁！结怨施恩，皆人自作，一念之悔，遂使已绝之嗣复续。讨债儿去，还债儿来，即在一身。借因结果，善恶之报捷于影响如此。

打银匠

近日，浦城文童纷纷赴建宁郡城应试，凡府县试以第一名录送者，院试必准入庠，故人人家中皆望得案首。忽学中门斗报到第一名系达聪，余不识其人，知其堂叔玉圃郎中麟与家大人同年相好，余因询此人文艺果可为一邑之冠否？客曰："不过一寒儒耳，且其父现业打银，并非读书种子也。"又一客忽曰："渠之打银，非犹夫人之打银也。浦中打银，无不以铜铅杂银者，惟渠数十年从无此弊，妇女皆信之。"家大人闻而瞿然曰："有是哉，义利之辨如此，此子早应冠军矣。"此士大夫之所难，而偏得之执技末流，能无表之以励俗哉。达聪之父名允钟，其侄达子邦云。

罗　某

江州罗某，有子五六岁，从乳妪过河干，为狗所骇，误堕于河。妪慌窘，呼救，有某甲见而恻然，遂投江内汨没水底救起，幸无恙，而某甲以是中寒，不久死。甲鳏而无子，亲族为殓，妪往痛哭，如丧所，夫罗某富而鄙，不以为德，以儿失一帽上缀银罗汉，颇值微资，疑甲窃去，晨夕詈妪，及于甲。一日，忽起，骂曰："我一时恻隐，舍命救尔子，转以我为盗耶？我家虽无儋石储，不若尔富翁视一钱如车轮大，得一银罗汉便将老婆舌头舐人口中去也。"呵呵拍笑不止，逾时始苏。有问罗某

银罗汉系何人所馈，惭沮不语而已。

火　葬

杭俗尝有不葬其亲，亲死，以火焚之，收其骨置于缶而埋之。相传太仓王二尹（耘）署诸暨令，因公在武林，夜暮城闭，泊舟候潮门外。时明月如水，清露未下，登岸独自散步，见有夫妇相持痛哭，旁有一叟慰藉之曰："江干有瑜珈会，且去索杯酒作乐。"答曰："烈火之惨即在明朝，念之战栗，复何心饮酒耶？"因询之，叟与夫妇忽不见。视其侧，有三棺暴露于道。次日进城，谒上宪，出见二棺架火焚已烬。因乞诸上司严禁火葬之俗，惜政虽慈而令不行也。

欺凌孤寡

朱蕉圃曰：无锡庠生邹（梦兰），年少能文，有名场屋。兄孝廉（梦桂）早卒，不礼于嫂，欺凌孤侄，家产多半侵渔。一夕，梦兄持鱼骨示之，曰："汝所为不道，将以哽死。"觉而恶之，一切鱼属戒不入口。无何，耿学政按临常州，耳中隐闻邹梦兰欺凌孤寡七字，侦之，无一人，又非梦也。因廉得其事，褫衿重杖，檄有司追返其产。梦兰乃忿懑而死。徐西瀍茂才（泗芹）为余言。

公门阴德

淳安幕中绍与周沙舟言：其族人在杭州旅馆，忽梦见二隶持票来唤，一系钱唐县添差，私讶令与素交，不解何事，竟弗稍徇情面。添差协解，身不自主，芒芒随去。见黄沙蔽天，耳畔轰轰如御大风，途中所见城市，皆非平生经过。抵一大署，门额楚江王府，隶另交人看守辕门号舍。心知已死，无可奈何，亦姑听之。良久，同十余人并进，堂上一官，亦时世装侍从森严，势甚赫奕。唱名，押跪墀下，吏抱红黑文卷，用算盘互相乘除，似稽生前善恶功过。堂高墀远，官吏言语不闻，但分别轮回六道，押付地狱高声传语，心正惴惴，忽传上堂，觳觫匍匐而前。官霁颜曰："汝免追佃欠，脱累多人，应延寿一纪，增注食禄。"命卒速送回阳，卒即挟其疾行。黄沙迷，目难开，逾时似被空中抛掷，豁如梦醒，乃知死已三日，仆人报家，亲丁未到，故未殓耳。其免追佃欠，盖在嘉兴县幕司度支辨抄案，抽减各佃户欠册，免其株累，俗言公门中好修行，信哉！

妇女少出门

凡妇女之喜应酬者，每易招尤悔，而当官眷属，尤宜慎之。家大人与长沙陶文毅公同年至交，而同官吴下四年之久，内眷并无往来。手修沧浪亭旧迹，亭馆丽都，倾城士女往观，而藩署内眷从未一踏其地，吴人至今能道之。忆闻徐星伯述楚南一笑谈，每举以为戒云：长沙丁令死，善化安令之夫人，欲往慰丁之夫人。安晨出，令其仆备夫人肩舆，诣一官署。阍者肃客人，则见丝绣盈门，夫人惶然。及登堂，则有补服者迓客，堂以上无不补服者，群见夫人素服，疑且骇。夫人见群客非素服，亦疑且骇。遇一年长者，卒然问为谁，厉声答曰："我现任臬司之妈也。"闻其言不逊，愈失措，因别问主灵何在，群不解其音，以灵为人，意其问主人也，应曰："坐堂上者即是。"夫人趋而就见，大愕，一堂哗然。有本府夫人，忽悟其事，急前止曰："客殆将唁长沙丁夫人者耶？此非是，宜急行。"曳之出，盖是日为观察太夫人寿辰，各官内眷多往祝。安夫人出门，仆与舆夫谓必为祝寿出也，遂直造观察之署，司阍亦谓必为祝寿来也，遂请客直上其堂。夫人惭且怒，出道署，登与大哭而归。安令为重杖舆夫而逐其仆，而楚人已至今传为笑柄矣。

处州城隍

吴县诸生金月江（升），病中似若被人控官，有二役押至一公廨，立墀下候质。见显者上坐审谳，堂宇深邃，吏役出拥，音语不甚明析。仪门外先枷十余人，多三四五品顶带，中有素识者，传进各讯供语，随遣出。忽又传处州府进，即见一蓝顶蟒服者低谒案前，显者拍案，怒褫其衣顶跪地，旋有数吏上前执抱文牍数百卷，持秤权之，朗声具报四两五钱，上下争辨，显者色少霁。复有一吏取一牍仅五六页，另权之，秤锤。即堕地，重若不胜。显者遽出座扶起，亲具衣冠送至檐下间庑间，先已喧呼吏卒迎送处州城隍去。月江惴惴，立至良久，见有男女十余辈，仿佛相识，俱不能忆姓名，敲仆殆遍，缧绁而出，二役促令月江归，从此病渐愈。月余后，闻处州太守杨公（成龙）已逝，有妾抚尸而哭，额上忽发白光，冲幕而去。计月江梦冥司讯问之时，即太守尸放白光之候也。

鬼掳掠

有恶丐死于路，附近居民因其生前索诈未遂，虑为祟，乃舍冥资其侧，地方报官，守尸候验。守者夜见数人对尸羡曰："好暴发财。"主呵之，若弗闻，掳掠冥资，作鬼啸而去。此丐所得冥镪，实由生前索诈而来，货悖而入，亦悖而出，宜乎旋遭掳掠也。尝闻父老言：里有鄙夫某，刻薄成家，居积累万。于城隍庙见大算盘，标题人有千算，天只一算，楹帖有刻薄成家，难保儿孙久享。心惕然动，询一邻叟何以别善恶，叟曰："吾之快意，人之不堪，吾所利益，人所难忍，皆吾之为恶也。善更条目纷繁，巨细不等，惟以帝君阴骘文奉持力行，诚实无伪，不稍退悔，自绝为恶之萌，不待去其恶也。"某由是矜孤恤寡，贫穷亲故赖其举火者数十家，遇事宽厚从善，如登向之切齿者，莫不感激，子孙继兴，至今为里中巨族云。

一念之差

丁虎臣上舍（廷珍）言：枞阳殷孝廉（翼）。未第时，其家每值元旦必向黄公山祀黄侍中。一岁，庙祝谓其先德曰："汝来欲卜长公子科名乎？吾夜梦侍中填榜，长公子已列名旁，批云殷翼以红线系蛋，暂停一科。今

秋当不得第也。"其先德归,怪问孝廉,孝廉自述前岁馆于某家,其主人妇孀居,与殷约,俟得间,当以红线系鸡卵食汝,以是为期,越日果然。殷初甚喜,转念以为不可,遂逃归。一念之差,孰知冥冥中已详记之,使非转念,岂不自弃青袍乎?可知神道亦终与人以为善也。

刘武生

新阳武生刘某,素豪横,乾隆四十三年,学使按临至玉峰,刘率武童十数人骑射于教场。崇明千户某罢职家居,携其徒至,是日亦于教场走马,刘与争道,先策马而驰,千户自后纵送,刘怒呼众捽之下,共鞭之。千户被创,负痛归邸,无何病殁。越数月,刘之友人孙元复者,亦武庠也,病中见二卒至,云从令唤君录供,遂掖之前行。入新邑城隍庙,诣舒啸堂前,见达官南面而坐者三,潜问二座何官?曰:"东西昆新两司,中则从令也。"孙进,跪于阶,令曰:"今者讯某千户控刘某事,忆吾宰新时,汝祖为供招吏,业托生他所,权呼汝代之。"遂命逮刘某入,令指案间积卷,瞋目叱刘曰:"此三十余牒,皆汝罪状,且勿问,第问汝与千户何仇而重殴之?"刘支吾,不肯承,令命火铁烧极炽,刺其唇,刘不胜楚,遂服辜。孙从旁录其供焉。令顾二司曰:"律应充边,即此足矣。"乃散,孙随邑司留庙中,而刘某倏于是夕寒热交战,唇突生疔,数日势益沈。家人为迎城隍司像于堂,隆礼以祷,孙恍惚随司至其家,役众从之。时孙不知已之入冥也,见所陈设讶曰:"何故以牲半餐。"少顷,一道人拜祝案头,愈惊疑,遽外走,俄见众卒以绳拽刘某,杂沓而出,乃遣孙还。"即惊醒,淡月临窗,孤灯斜飐,依然身在床蓐也。当孙之晕迷也,家人闻其谵语,俱不解。至是,神清,备言之。遣人询刘,果得疾,于某日祷神,甫竟而死矣。惟从令不省为何神,质诸故老,知雍正八年曾有从公者作新邑宰,而孙之祖为其供招吏云。

王　四

嘉定沙冈桥王四耕者,偶于杨公墓侧获金一枚,计直十两许。初疑为铜,遍示人,人多诳之,复问销银匠,匠曰:"金色黄,此带黑,销之则真伪可辨也。"王许之,匠私窃其半,而以半销之,加以汞,色如真金。王货于识者,其人曰:"此与汞同炼,其价当少减于真金。"以钱四贯易之。王故贫,无端获此,喜甚。数日而疽发肱,几不起,罄其所获乃愈。噫!无妄之福,即其祸欤?

王　喜

嘉定匪人王喜,罹徒罪,遇赦归,卒不悛。乾隆辛卯春,有贩菰者亏其本,欲自经,主人怜之,更与之货,使牟利焉,以补其不足。贩者载至嘉城,易钱六贯,反家,由祁里之龙德桥宿焉。喜窃之,贩者仰天而呼,泣数行下,曰:"天乎?余之命蹇一至此乎?"归家,仍自经。月余,喜盗犬,为豢犬者所殴,寻毙,家人收瘗焉。越三年,有黑犬突至喜坟,且跃且吠,以足抓泥,发其棺,齿骨至碎,委诸水而去。疑即向之贩者托以雪其冤也。

悔　过

有钱某者,自言于近村作离婚书,以室中无几也,陈砚于地而布纸于股以书之。归后,股微痛,审视之,隐隐见指痕,色青紫。少焉,沈痛不可忍,因悟离婚者之为祟也。悔之,驰至某家,绐取其书而毁焉,痛遂息。

厨役索命

苏州富翁某,性凶暴,妾生一子,爱护甚至。娶媳时,演剧宴客者累月,偶怒一厨子,以足踢伤其小腹,是夕,归而自缢。家惟一母,畏其势焰,不敢较。后其子成婚未逾月,忽见厨子立床前,惊痫以死,今姑讳其名云。

鸟　报

宝山李某,居殷家弄,性好狭斜。地濒海,绕宅种竹,以捍潮患,群鸟巢其间。某方数岁,即作火枪以毙鸟,后遂畜马置罘,日与兵为伍,从事于猎。鸟之被其虐者,不下数万。迨年五十余,晨起,忽以双手掩额,呼曰:"啄甚痛。"未几,又掩其颈。又未几,而掩其肩背。后遍体交掩,旋作呵呀声,手足挛拘类鸟将死状。数日而殂。

犬　报

嘉定南翔镇民蔡六,自浦东来居白鹤寺,前以屠狗为业。乾隆末年春薄暮,屠一犬,盛于缸,以水鼓气去毛。而犬头忽竖起,尽力咬臂,遂委于地,呼痛不已。或以棒格之,齿坚如铸,不可起,至死而后释。越数年,里之冈南有曹升元者,亦常屠狗。一日,狗于盆中猝跃高尺许,咬升元项,溃烂,二三月,昼夜叫号,乃毙。

林梅友述二事

长乐某村,有某姓童子赴邻乡讨取麦种者,手一篮贮钱而走。途次,被无赖子攫去,追夺不及,哭而返。将至家,不敢入门,近舍妇人闻声出视,询其故,童告以母性严,归告必遭重责。且家贫,无从再办此钱,妇问籴麦需钱几何?曰:"六百文。"妇悯之,解箧中所积女红余资给之,童谢去。时在旁见者唯邻妪耳。妪素与妇有微隙,见此童年约十四五岁,姿容颇端正,伺妇夫返,阴以少妇美童互相爱悦,他日防其涉私等构之。夫怨讪妇,妇莫办其诬,夜自经死。某童闻妇死之涉已也,亦投溪以殉。顾远近无有知其冤者。未几,昼大雷雨,邻妪震死,背有朱书"害人男女二命"六字,乡邻始知妇与童子之祸皆此妪所诬抅也。其冤乃白。

长乐滨海地有某姓农人,因海涨,田舍漂没,遂挈其妇投寡姊家。姊家稍裕,给与园地十余亩种植过日。邻有佣工者,与渐熟,时来佐某力作事。久之,结为兄弟,来往若一家。会某染疟缠绵,苦延医路远,佣代出

求截疟药草投之，寻卒，妇与姊固不知其毒害也。逾时，佣托人向姊关说，将处其室而购其园。姊见弟死无子，妇罔依，亦姑听之。一日，忽有丹喙绿脚鸟自空下攫坠佣毡帽，旋用喙直喙其脑，立毙。邻人有知某死巅末者，咸谓此鸟盖报冤云。壶井某氏又聘妇为妻，鸟又至，日在庭中上下飞鸣。某虑蹈佣故辙，生悔心，不得已乘其飞鸣时，以己系明娶，非同谋占。既孤魂无依，当令妇岁时致祭，幸勿相仇之意向鸟祝之，鸟倏不见。

敬　师

吾邑有木匠陈姓者，素朴诚，以小艺积有薄资。年四十余，始授室，生子七，延师课读。陈以自非读书人，于上学日一见师面即他去，非有事不敢入也。师颇好客，某故敬师因及客，每伺师有客到，即命家人治酒食，备极丰洁。去市颇远，每亲提竹篮往市，如是者数十年弗衰。厥后孙曾同时与小试者十六人，邑侯为武进杨(清翰)，循吏也，每奖誉之，拔前茅者四五人，一时以为盛事。翁没时年八十余，四代同堂，子孙登贤书者二人，入泮者五人，现与试者尚有十余人，家亦小康。人皆以为敬师之报云。

一生不破口

吾乡有封翁某，素谨厚，出身微贱，不能自给，杂佣作中糊口而已。然翁虽非文人学士者流，而言动雅饬，回异同侪。吾乡执贱役者，出口秽骂，人率以为常，翁一生独无破口，有闻人秽骂人者，辄掩耳却走，盖数十年如一日。晚年始有室，甚以不读书为耻，生子一，幼即送入义塾，求塾师先以敦礼义尚廉耻为训。没时年八十余，尚及见其子成进士、入翰林也。特以出身微贱，姑隐其名云。

请　雷

叔父灌云公述其同居某者，年七十矣，子早卒，仅遗一媳一孙，孙素忤逆，某钟爱之。稍长授室，无何而孙媳亦亡，某素豪饮，一日自外醉归，渴而呼茶，孙故闻之不至。且隔房叱曰："尔欲人事尔耶？其如尔之子亡矣，且尔孙媳为尔刻责而殁，尔又何扬气之为？"某闻之忿极，因焚香当天，跪诉曰："某若有不孝于祖父，应获此不孝报，某何敢怨某。若无不孝之事，雷而有灵，请立殛此孙，某不惜也。"言方已，大雨如注，电光闪然，霹雳自空下，孙惧，面失色，誓改前愆，匿母怀求救。其母代为恳于翁，翁念似续之故，且以其孙知惧，怒稍缓，复祷天求免，而雷声渐息。此道光二十四年五月事。天雷，神物也，无端可请之使来，又可祷之使去，抑亦真诚之所感耶？向使其孙怙恶不悛？其被殛必矣。及其悔罪，亦即赦之，皇天诛恶，不加悔罪之人，睹此而益信矣。

婢报冤

同邑陈海门孝廉(学洞)言：其乡友林姓者，文笔甚优，未弱冠即已游庠，咸以远大期之。家有一婢。年十四，偶因过犯督责，邂逅致死，不胜懊悔。此后秋闱，每至头门，辄望见此婢在场中以手招之者，惧不敢入，遂以一衿终其身。当亲为人言之，以为不索命已属万幸矣。

高恒猷述二事

吾闽漳平贡生其者，家素裕，患童试遇雨之苦，因而辍业，遂捐资置产。每学使至，搭棚于考院之前以备风雨。道光丙戌生子某，有夙慧，十一岁入泮。漳平某姓，自前明至今，无发科者，某特为子择师，延余至家，日夕讲贯。余复为谈因果事，述吾闽林氏捐修西湖书院奎阁，科甲不绝。又郑雅川孝廉(德启)倡修西关武庙，乡闱获隽。时西湖奎阁正待重葺，武庙经费尚须扩充，某心艳其事，嘱余致书于西湖董事陈，武庙董事郑，代为申祷，许以父子同中，共捐三百金修葺。次年，某即举己亥乡榜；又次年，其子举庚子乡榜。陈、郑遂屡移书某家父子，催还前愿，至再至三，靳而不与，竟似有意负盟者。壬寅，漳平出蛟，举家淹浸水中，某年未四十，其子年未弱冠，皆死于水。闻者为之咋舌云。又闽邑洋屿贡生林某，富甲其乡，乡人有鸠资建奎阁者至林家，林母出应曰："吾家但知供奉财神土地，子孙不曾读书，何知有文昌帝君也。"有耆宿郑姓者，笑语之曰："尔家生财藉财神，将来保家须藉帝君也。"林母不悟，其子复从而附和之。后林生数子，长与四皆流荡失业，无以自存。二三亦目不识丁，乡人无不知其前事，遂群不齿之。林某遽悒郁死，家产为戚某所侵殆尽。

平阳二事

浙江平阳县村民某，夫妇二人素行善事，中年无子，祷于神，甫得一男。其妇未产之先一月，村民以事须出外，留洋银十元付妇，以备生产之用，妇藏之橱中。次月，妇娩得男，延稳婆收生，稳婆向妇乞一旧衣为谢。妇曰："我不能下床，汝自向橱中取一领去。"稳婆开橱，适见银，遂暗窃其五而去。次日，其夫归，检银失其半，妇知为稳婆所偷。第三日，稳婆以洗儿来，向之索银不承，遂至口角。稳婆怀恨暗以小针插入儿发际，儿啼哭不休，既而奄奄一息，妇愤极而缢，幸邻妇急救而苏。是日，天气晴明，忽阴云四合。雷电交作，则稳婆某跪于门外，手执洋银五元、针一枚自首，余实窃某洋银，不应将针刺入儿囟门，今拔之可活也。言方已，竟击毙户外矣。于是喧传其事，达县署，并据地邻报县收埋。时知县事者，为浦城刘宝树(钟琪，)三十年前家大人掌教时旧徒也。此道光二十四年夏间事。是冬，宝树引退归里，因得闻其详云。宝树又云：平阳县内有某氏，兄弟二人，家颇饶裕而妯娌不睦。妯有子而娌尚未育，年届四旬，怀孕，忽丧所天。妯恐娌生男而分其产也，乃谋诸收生婆某曰："若女则致生之，若男可致死之。愿以洋银十二元为谢资。"及产，则男也，收生婆某于断脐时，将手指掐入儿脐中，立毙。产妇痛儿之不育，遂自

经。因谋产而顷刻杀二命，虽假收生婆之手，实则某妯杀之也。越日晚，雷电交作，收生婆某与某妯同时被雷击。天以二命偿二命，天之报施不爽如此。然则平阳之收生婆甚可畏哉。此二十四年七月十四日事也。

刘家隐德

刘士可封翁，即宝树之高祖也，乐善好施，每隐其事而不欲令人知。尝于岁暮遣诚实家仆周历僻巷中，探访人家有无急迫不可解之事，适某甲负某乙金，甲谋诸妇，欲卖妻以偿。妇抱幼子，终夜泣甚哀。仆妇以告。翌晚，封三十金使仆伪叩其户而以金掷其户阀中。某甲启户，见金，而仆已远去。由是夫妻仍得团聚，于偿债外尚多十余金以谋生。云生平所为，大率类是。后其子爽斋（廷杆）、箬村（廷梧）兄弟相继登贤书，箬村聊捷成进士，擢刑部郎。孙雪堂由进士入词垣，慧生、云光又相继登贤书，为浦城甲族云。又，其子澹庵明经（源远）亦以济困扶危为务，每于岁暮将通年租谷所入之金，内有零件，不计多寡轻重，别置一盘，俟腊月廿三夜祀灶，将所存之金默祷诸神，以明周恤贫乏之意。祀灶毕，分作百余包，每包二三两不等，用纸封固，察看往来行人有窘迫无以卒岁者，将包暗掷户外。拾者见金，有执而问者，恒答以不知此事。行之二十余年，遂至阖邑周知。盖恪守士可翁之家教。今宝树以孝廉历宰浙东西，方兴未有艾矣。

北东园笔录四编

[清]梁恭辰撰　范学辉整理

《北东园笔录四编》六卷，清梁恭辰撰。该书涉及面较宽，对当时的官场百态、科举轶闻，及婚丧嫁娶等民风习俗都有较详记载。其中对各地名门大族的介绍，对清代家族史的研究较有价值。对《红楼梦》的记叙，更是研究《红楼梦》作者、主旨以及流传概况的重要史料。由于该书旨在劝戒，因而夹杂有较多的神怪奇闻和因果报应，但从中也可以曲折反映出当时的宗教信仰状况和鬼神观念。

卷　一

五房六宰相

百菊溪先生（百龄），与先大父资政公及先叔祖太常公为乾隆戊子乡试同年，在春明时，有唱和之雅。家大人于嘉庆初公车留京过夏，曾以年家子礼修谒，一见而已。迨公扬历封圻，以公事镌秩，赏给六品顶戴。发吾闽交督抚差遣时，家大人由京员乞假里居，与公寓馆只一街之隔，过从始密。家大人在兰渚中丞幕中，公与中丞叙同宗之好，家大人尝疑之，公曰："汝不知我本汉军张姓乎？我先世系江西人，自元以来积德累世，人无知者。某公精堪舆，尝卜一地葬其先人，葬毕，叹曰：'吾子孙如不坠先业，后必出三公'。有邻某私闻之，谋占某地，以祖骸装一小罐，偷瘗于坟前。公知之，语邻某曰：'分我美荫，所不敢辞，但愿稍远而偏，使两家并享其利则幽明均感矣。'邻某感公之盛德，一一如约而行。其家人有诮让公者，某公曰：'此大风水地，恐我家不克独当，必有暗分之者。庶几其应愈远，其发愈长耳。'葬后，生子五人，长曰振、次曰贤、次曰昭、次曰简、次曰铎，分居五处。其一居湖广，后为江陵相国（居正），谥文襄。其一居四川，入本朝为遂宁相国（鹏翮），谥文端。其一居江南，为京江相国（玉书），谥文贞。其一居安徽，为桐城两相国（英），谥文端；文端子（廷玉）谥文和。其一居长白山，入汉军，即吾先代也。"按公于嘉庆十八年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谥文敏，合计一支五房而出六宰相。江陵一房最先发，而先生最后起，最盛者为桐城一房，今尚科甲蝉联，卿贰接踵。其初亦以盛德坐获吉壤，世所传为竹立城者（事已详三录中）。谚称福地福人来，信不诬矣。

吴门蒋氏

吴门蒋氏科目最盛，然其发必以丁年，自光禄少卿（文润）举康熙丁巳科，礼部主事（文淳）举康熙丁卯科，此后孙曾逢丁年成名者踵相接。至乾隆丁酉顺天乡试，蒋氏一门有三世同榜者。时少司马（元益）自江西学政任满还朝，朝士贺之，公曰："此吾高祖母一言种德之余泽也。"或请其说，公曰："我先代宪副公改葬贞山时，堪舆家云：'此穴诚吉，惟大不利于长房。'时公之冢媳盛夫人闻其言，即呼其子荣禄公（之逵）告之曰：'子姓至多，若仅不利于我，无妨也'。荣禄公素孝，即以母语达于各房，定为宪副公改葬。时盛夫人弟侍御公（符升）曰：'此一言已种阴德，堪舆之说且将不验。'论时日生克，当于丁年发长房，后果如其言。"

长洲彭氏

余家与长洲彭氏世有交好，三叔祖岱岩公薄游吴会，与尺木先生（绍升）以禅悦相结契。四叔祖九山公官翰林，与镜澜先生（绍观）以学问相切劘。三叔父曼云公与远峰先生（蕴辉）同年，同入词馆。家大人官京师时，与修田先生（希濂）为道义交，又与苇间先生（希郑）同入仪曹，谈艺最相得。而余兄弟与咏莪副宪（蕴章）更称莫逆，副宪又与家大人先后直枢廷，敦纪群之好，故知其家世最详，闻其隐德亦最悉。家大人尝在吴门购得扇面汇册，中有彭珑一幅，字极挺秀，举以归余而不知彭为何许人。偶以示咏莪副宪，副宪肃然曰："此余先六代祖也，字一庵，又字云客。尝举京兆试，谒选留都，忽心动，急南还，父病正笃，阅五昼夜而没，人以为诚孝所感。服阕，补长宁令，洁己爱民，以民事与上官相争，被诬，几不测。子南均公（定求）闻难赴粤，焚香吁天，事得白。公脱然回籍，殡葬父母毕，悬亲遗

像于书室中，寝兴出入必拜告，终其身。后南均公中会元、状元，先曾祖芝庭公（启丰）亦中会元、状元，官至大司马。三传以至于今。科甲簪缨不绝，皆一庵公之遗泽而世鲜有知者，故因吾子之问而敬述之如此。"按：彭氏惜字之报，余已详载《前录》中，此一庵先生逸事，世所鲜传，因更录之。

太仓李氏

太仓李氏科名鼎盛，蘅塘太史精于制义，时操选政，艺林奉为圭臬。授徒甚广，藉此掇巍科者不知凡几。或谓其先德式微，至太史而始振，殊未核也。钱梅溪《履园丛话》中载太仓李学字仁山，父维德，以清俭起家，力行善事。仁山有父风，见人缓急必周济之，尤能推诚相与，以积德行善相劝，人多化之。延师课子，必敬必恭。生五子，长即蘅塘，名锡恭，中嘉庆丙辰进士，官翰林。次锡信，乾隆癸卯举人。锡瓒，已酉举人。锡惠、锡晋又于嘉庆辛酉同登乡荐。今推为江南望族。然则培植家风积累已久，梅溪及交仁山，所言当不妄矣。

吴县严氏

吴县东洞庭山严氏，明季以赀雄于乡。顺治乙酉，以账济难民倾其家，至其孙严晓山者，家业又裕。乾隆乙亥岁大祲，晓山倡捐谷米，同诸善士放赈，四鼓即起，始终经理其事，从不假手他人。忽梦神告曰："汝家乙年种德，当于乙年受报。"至乙未岁，晓山子福中会元，入翰林。乙卯岁，福子荣亦入翰林，官至杭州太守。道光乙酉岁，荣子良裴又中举人。良裴胞弟良训，又于辛卯壬辰乡会联捷，入翰林。今良训已陈臬甘陇矣。

秦封翁

兰州秦晓峰先生（维岳）乾隆庚戌进士，由翰林御史出为监司，其弟某亦由孝廉官山西知县。其封翁某，自幼出门谋生，为某中丞所器，使掌出入。日积月累，家颇饶裕。年过四十无子，忽自省曰："吾以家资数万将与谁耶？"遂携万金至京，将捐道员，又自念曰："官场如戏场，一朝下台皆非我有，不如不官之为美也。"尽以橐中金购买书籍，捆载而回。一到家，先立义学以教邻里之不能举业者，每朔望，亲诣学舍，辄以笔墨纸研给与诸生以鼓励之。并立行仁堂以济贫乏，凡施衣、施棺、施药之事，靡不周至。未几，连生二子，长即晓峰先生，后年逾九十，亲见簪缨之绕膝也。家大人官甘藩时，亲悉其事。时先生所居距兰城尚三十余里，家大人以馆后辈礼往见，采风问俗，相得甚欢。惜封翁甫于数年前考终，但熟闻其嘉言懿行而已。

费封翁

今江西方伯费鹤江先生（开绶），由嘉庆庚辰翰林历今职，其父欧余先生由乾隆丙午副举人官至陕西观察，观察之父某，则常州府中书吏也。为人肝胆，有智略，状貌奇伟。乾隆间大旱，有江阴饥民千余人结党滋事，大吏欲坐以叛案，将人奏矣。费翁悉其情，私将文书名簿诈称失火，尽行烧毁，而自首于府中。太守知其贤，置不问。此案遂得从轻发落。事隔二十余年，而其子孙蒸蒸日起，毗陵人士皆能悉其颠末也。按此与吾乡廖东山封翁故事相仿，谚云：公门中好修行，此之谓也。

李书年宫保

霍邱县民范二之者，家贫，父为别村雇工，范赘于某村魏媪家为婿。媪惟一女，家亦贫，卖馄饨为生。范入赘几一载，次年正月十四日忽不见，媪使义子韩三及邻人各处寻觅无踪。范父疑其被害，屡至媪家寻闹，语侵韩三，为韩推跌，遂以词控县。县令王某集讯数次，未得其情，适署内雇一乳妇至，即魏媪同村人也，询其知媪婿事否？曰："知之，闻之邻家似是因奸致命。"王因此有成见在胸，日以重刑严讯，据称范魏氏与韩三有奸，韩起意与其母女将范二之杀死灭口。诘其尸所在，则云当下将尸支解入锅煮化，泼入土坑，将骨锉碎，以期灭迹。数人异口同声，案情遂定，招解至府，亦无异词。是时，秉皖臬者为夏邑李书年先生（奕畴），提勘时，见犯供皆顺口而出，若默记熟诵者，屡诘驳之，均矢口不移，然不能无疑，因此不敢详院。首府因逾限，请详甚力，否则请仍发府审。先生不听，因另委高太守某复讯。嘱云："此案据供肉煮骨锉而肺肝肠肚尚无着落，似可从此跟究，或另有端倪。"高从之，犯果愕眙，皆称不知，语甚支节。先生又命提原差严行考讯，据供初奉县票查寻范二之时，知范有两家亲戚，先寻至其姑母家，据云既系正月十四日被害，何以十五日尚在我家吃元宵？又寻至其表伯母家，亦云伊十八日犹在我家住歇，何以称十四日被害？彼时小人已疑范二之不死，拟回县即禀明此节，值案已问明，私告之司阍者，反遭斥骂，谓小人不应混禀，因此不敢多言。先生已微闻之，慨然曰："此案真有冤，断不可详院矣。"早作夜思，惟饬属责令范父再行找寻，此事遂延搁不办者半载。一日，突有人至臬署大堂啼哭喊叫，自称范二之，从前因赌欠债，被人逼追，潜逃外省，昨遇邻人告以家难，故赶来自投。先生即亲提确讯，再三无异，置于别室，随提狱中三犯隔别诘其谋杀情状，并谕以明日即招解上院，尔等皆当伏法矣。三犯者仍各自点首，并无戚容，及召范二之与之相见，众始错愕。范魏氏首先上前扭住哭云："你倒底是人是鬼，一向在何处？累我们至此。"哭声震天，魏媪曰："我已拚一家性命断送汝手，汝今日又何必生还。"一恸欲绝，惟韩三仰面哈哈大笑。一时堂上堂下无不为之掩袂。窃视先生坐堂座中，亦嗒然若失，不发一言。久之，始诘三犯曰："既系如此奇冤，前过堂时何以并无一语翻异。"三犯齐声泣曰："小人因此案历过府县堂已十余次，诸刑备受，此供悉是县差所教，并云倘上司因翻供驳审一回，则汝等悉照前此多受苦一回。小人心胆已碎，惟望早日结案，又何敢再求伸冤乎？"先

生正在嗟叹，忽见府县两人踉跄自外闯入，伏地呜咽曰："惟大人救我。"先生乃好慰之，曰："君等平日但笑我多疑不断，今亦知此案却系我多疑之力乎？若悉依君等所为，则魏媪母女及韩三皆应伏极刑，范父之诬告、府县之失入，皆应拟抵，合计应死者六人，而抚臬之谴戍又其小矣。"时沈冤骤释，城中万口称颂，如披云雾而睹青天，以为是大阴德，必有厚报。是年，先生五十余矣，尚缺嗣，次年，遂举一子，名铭皖，以地志也。后又连举数子，共六人。铭皖中庚子进士，现任刑部主政。铭舒中癸卯举人，铭霍、铭启等皆有声庠序。闻论者谓是狱平反，免死者六人，而先生得子之数适相符合，果报昭然，天道不爽如此，岂不奇哉！先生本乾隆庚子进士，铭皖恰于道光庚子成进士，是科先生年八十余，父子先后相隔六十载而作进士同年，艺林佳话，举世无两。先生以重宴鹿鸣重宴琼林，皆蒙恩赉骈蕃，晋衔宫保。天之报施善人，正未有艾也。按先生由词林改官仪部，家大人俱步后尘，先生巡抚两浙时，家大人曾谒见于武林节署，已微闻先生有平反盛德，未得其详。今岁余观政杭州，与先生令弟见斋邑侯(道融)晨夕相见，见斋为余备悉言之，因谨著于录以志钦仰云。

陶云汀宫保

安化陶文毅公，以巾卷寒门骤致通显，余《前录》中但述其微贱另婚一事，而于其先人隐德未之详也。后阅于莲亭观察(克襄)《闻见录》，始知其积累之厚，不可不详载之以劝后人云。盖文毅公之太高祖伯含公多阴德，当前明之季，乡里多严自卫，有缚窃匪就溺者，适公过，贼哀呼曰："公救我，我誓不复为贼。"公为诸释于众已，虑其故志复萌，乃施小舟于渡口，使济人以安其生。终公世施舟八，其人俱改行为善。公每出则携小筐，遇碎磁瓦砾必拾之以利行人。及卒之年，空室所积之碎磁瓦砾与屋齐矣。又其曾祖文衡公亦长者，尝有雪夜入室盗米者，迹之，得其居，乃其所素识者，寂然而返，终不言其人。没后三十余年，其配彭氏太夫人偶举以示子孙，始知其事，犹隐其姓名焉。康熙戊子九月，邻舍不戒于火，焚烧悉尽而其宅无恙。其仓在邻舍中者亦独存，隔江来救火者见有红衣人长袖持扇立墙上扇之，故火至墙而止，墙且为之烁。彭太夫人尽以仓所贮与诸被火者。又其祖寅亮公性淡泊，无所营，家中落。一日，偶步江滨，得遗金，俟之终日，见一人仓皇至，面色如土，俯视砂砾中，不胜其戚。诘之，则曰："佣工未归数年矣，家有老母，今积数年身价，将归养而尽失去，是以悲耳。"叩其金数，悉合，遂尽付之。其人请分半，公曰："吾分若金，吾不俟若矣。"笑而遣之。其人叩头去。至其太翁乡贤公英江先生，义举尤多，则具见宫保文集中。积德宏深，故有此福报，欧阳文忠谓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孙，信哉！

秦簪园学士

嘉定秦簪园先生，前曾详其因孝而致大魁一事，今又闻其厚德一节，因并录之。先生少时，貌甚劣，质直无文，合卺之夕，新妇闷坐垂涕，先生询之，曰："余虽不才，忝名庠序；家虽不丰，尚可温饱。今日吉期，何为若此情状？"新妇云："幼已字有婿家，父母嫌其贫，遂悔初盟。"先生诘以何人，新妇为述其姓氏，乃同学友也。先生立即趋出，并遣人将同学友招之来，告其故，且谢误娶之罪，幸未成婚，即以己之洞房为同学友之洞房。次日，将奁饰衣物悉行赠与同学友而送之归。嗣于乾隆癸未科登礼榜，当未传胪时，前十本已知为褚廷璋、蔡履元、商衡、李调元、吴霁、董潮、程沅、冯丹香、齐翀、张秉愚。其第一名褚公乃长洲人，与同郡某宦素有隙，适诸城刘文正公将所定前十本进呈，某宦思欲中伤之，因语文正公云："外间早已迎新鼎甲矣。"公本公正无私，不知机诈，闻此言，勃然曰："难道我有弊乎？既有此言，盍改诸。"遂将第十一至第二十之秦大成、沈初、韦谦恒、董诰、孙效曾、费南英、祝德麟、李家麟、孙良慧、曹焜十本进呈，而簪园先生竟大魁多士。

孟封翁

吾乡孟瓶庵先生家传戒杀一事，已载《前录》中，前年回福州，复闻其封翁轶事，甚可劝世也。封翁出身本寒微而饶有才智，手边积赀不过二十余金而急人之事如己事，惟殷殷以济物为念。一日，偶以事宿某乡店，闻店邻媪媳二人哭声甚哀，封翁私询之，得悉邻媪有子某，数年前出贾于外，其去时约以三年必归。后无音耗，今过期又三年矣。有传其已死者，媳之母家欲夺媳改嫁之，刻日事成即迎娶矣。媪与媳不忍相离，媳亦誓不肯嫁，计无所出而哭耳。封翁因询悉其子作何生意，贾于何所，何年出门？遂伪作其子家书，并以十金封入函中，云三年届满，正拟收拾行李，因生意正旺，未肯遽归，兹因某人经过之便，特托带家信，并银十两。家中如有负欠，俟我秋间归来易清也。是夜，将信亲送其家，即避去。其媪得书以示媳，媳之母家闻之，前谋顿寝，不敢复言另嫁矣。是年秋仲，其子果归，其在外作贾事，悉与书中之语符合。及母语及此书及寄银事，则其子茫然不知所谓，母叹曰："此神人暗中保全也。"因合家望空泥首以谢。逾数年，封翁复以事过某乡，则旧店已易主，店与正宅通宅，极整洁，中间有小龛，龛内有神位，其家人日日供香烛。每朔望，合家人俱来拜礼甚恭。封翁偶问何神？主人将神代作书并送银事叙述一过，封翁莞然曰："此非神也，乃我一时作用而转受主家如此敬礼，折吾福矣。"恐其不信，为诵书中语，一字不差。请速撤去神位，主人始泫然泣，恍然悟，急请其母、呼其家人皆出，曰："恩人在此矣。"咸罗拜之。盖其子归后，家道小康，遂买客店并入己宅，而封翁不知也。次年为乾隆己卯，瓶庵先生遂发解，逾年庚辰，即联捷成进士，由翰林改铨部，历司文枋，引疾归。而封翁尚健在，迄今家门鼎盛，科第蝉联，为福州望族。大约皆食封翁之报矣。按数年前余闻李石舟观察(国瑞)言其乡仪封张清恪公微时轶事，与此相仿佛，清恪公事在康

熙年间，且所言不详。而瓶庵先生家事则家大人所及见也，故舍彼录此。

颜军门

颜军门(鸣皋)，粤东梅州人，性豪隽，喜读书。时有相士谓其他日当有长枪大剑取功名，颜嗤其妄，攻苦益力。年届三十，急于进取。居父丧，禫服未终，应试入学，为乡人攻讦被斥。或谓之曰："相士之言验矣，观子骨相魁梧奇伟，异日为朝廷寄阃外任无忝也，安事穷年咕哔为！"颜韪其言，弃所读书，习骑射。越岁即能穿札超乘，一试冠军，遂登武科。公车北上，舟抵维扬，夜泊，闻邻舟乡语喧呶，过访之，则皆南越应武会试者。因同行，有番禺朱某，病剧垂毙，议举而弃诸崖。所虑者他日归乡，朱之亲属索尸棺结讼耳。颜曰："此大不可，公等与朱君同乡里，忍弃之原野饱犬豕腹乎？"众曰："君独非同桑梓乎？盍过君舟，或者起死人而肉白骨，徒为局外人，议论无当也。"颜遂毅然挈朱归舟，亲视汤药。越日，舍舟登陆，而朱病益甚，殁于车中。途次无以为殓，旅店已死者不得入，遂以帕蒙死者首，托言猝中恶。恐车中颠播，负之行三十里，晚入旅店，主人勿辨也。次日，择土殓埋，封识而去。比入场，颜固文士，武备非夙娴而策论则洋洋数千言，场中莫与埒。同考官以其外场仅列单好，姑置之。夜分假寐，恍惚见案上发奇光，起视之，则颜卷也。挑灯抽阅，不觉击节曰："此人异日为将，祭遵、羊祜之俦也。"荐于主司刘文正公，并述其异，遂登上第。后历任海疆，至福建台澎镇署水师提督，以功名终。

陈默斋总戎

山阴陈默斋总镇(广宁)，由世袭云骑尉历官寿春、兖州、腾越三镇总兵，有《寿雪山房诗集》。官福州中协时，与家大人以文字相知，又好共谈金石之学，收藏颇富，可称儒将风流。既熟于往还，乃得悉其家世，盖康熙初有陈理者，本山阴旧家，因官广西平乐府司狱，遂入籍桂林。孔兵之乱，曾救释被掠妇女千余人，恐不得脱，遂自烧其庐。事平，幸得回籍，后长子廷恭康熙甲戌进士，官至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次子廷綸登康熙庚辰进士，官至安徽庐州府知府。(孙)齐襄应雍正七年保举贤良方正，官至江西广饶九南道，次齐□官江南镇江府通判，次齐贤官陕西鄜州知府，次齐芳官湖北监利县知县，次齐庶官刑部直隶司员。外四人，皆雍正元年同榜举人。次齐绶，恩荫生。次齐绅，中乾隆壬申进士，官翰林院编修。至其曾孙圣瑞，官刑部陕西司郎中，圣时官山东道监察御史，圣传官福建台湾县丞，殉林爽文之难，世袭云骑尉。圣修官云南府通判，皆举人。默斋即其元孙袭荫者。科名仕宦可谓极盛，而不知其先人阴骘之大如此。此与昆山徐氏之先故事相仿，宜其同此衍庆流芳矣。

许氏积德

钱塘许氏阴德，前据许之姻亲戴君槐谷所述乐亭先生游幕陕甘赈灾一事，已载于三录矣，兹余需次浙江，奉家大人侨寓西泠，重访君家之事，则先生之曾孙许季传广文所述先生在楚省幕中一事，阴德更大，亟补录焉。据言乐亭先生讳尧堂，乾隆初年于湖北某府幕中司刑名事，值教匪事起，太守缉获逆首数人，并搜获同党入会姓名总册，以属先生叙稿造册，通禀上宪。先生阅册，盖数万家，皆乡愚无知被诱胁从者，恻然伤之，欲救其难而寝其事，筹思竟夜，毅然而起，竟取册焚之。诘旦，乃以告太守，太守闻之，始则拂然，继亦感悟，遂命但以逆首数人通禀惩办，其难遂解。未几，子石兰公钺中乾隆戊午举人，官至司马。孙学范中乾隆戊子举人，壬辰进士，官至治中。曾孙乃来中乾隆癸卯举人，官至直隶州知州，崇祀广西名宦祠。乃大中嘉庆辛酉举人，官江苏海州，赏蓝翎。乃济中嘉庆戊午副榜，庚申举人，己巳进士，入翰林，由肇罗高廉观察而入为太常少卿。乃谷中道光辛巳举人，官炖煌县。乃普以嘉庆癸酉拔贡，丙子举人，中庚辰一甲第二名进士，入翰林，值枢廷，值南斋，赐紫禁城骑马，今已官大司马，屡掌文衡。乃钊中道光戊子举人，乙未进士，入翰林，今已侍讲。乃恩中道光癸卯举人，即季传广文也。其兄弟七人，并科甲，而乡科始自前癸卯，终于后癸卯，传为佳话。故杭人有小郭汾阳之称，而海内言科名之盛者，又有"钱唐许乃，固始吴其"之对，而乃字辈以下之科名尚未艾也。乃济之子桂身道光乙酉举人，乃普之子彭寿道光甲辰举人，丁未二甲第一名进士，入翰林。乃钊之子培身，道光丙午举人。乃来之孙之瑞，乙酉副贡。其列胶庠缩簪绂者，更指不胜屈，皆乐亭先生本支之裔也。又闻石兰司马于乾隆庚寅岁归里，觅地葬亲，有精青乌术之李浙山，得地于里桐坞而不得其穴所在，遇顾君善卜，告以某月日清晨有红衣人立于此地上，所立之处即穴也。届时，李君早起侯之，果有红衣人至，乃乡村新妇至山拾取柴草者。相所立处，沙回水抱，如蟹爪形，外则四山环拱，前迎后送，面面有情，果系吉壤。因葬乐亭先生于此。而先生之弟华清公讳整，及石兰公昆从讳鉴、讳钧，皆合祔焉。故钧之后如藕舲庶子乃赓、敬斋广文乃裕、馥园孝廉立身、金桥主政谨身、莲甫孝廉葆身，鉴之后如吉斋太守乃安、听樵孝廉乃宽，科第亦不绝者。许季传孝廉又言：石兰司马既择地桐坞矣，同时又得一地于赤山埠，为族中无力者葬其先，术家言其地更胜，不如易之。石兰公曰："彼我一体也，倘得更吉，何分彼此？"卒不易。族人葬后，其裔入籍粤东名(其光)者，与钱唐乃字辈兄弟行，中式道光丙午科广东经魁，此亦盛事之由于盛德也。又言：尊公京兆公，初官滇南云龙州，州城外山壁夹竖，中有迅流急湍，艰于涉济。此岸产盐，必于彼岸贸易，趋利者多覆溺。公于石壁间施以钻凿，联以铁絙，覆以土木，遂成悬桥，自是往来无患。其时公长子以大挑赴粤，舟覆于鄱湖尾洪涛巨浸中，浮沉十余里，竟得无恙，盖有默佑之者矣。又言：公作牧黔西时，其处之盐课于有司，常有子衿辈受盐于官，弗偿厥课，身被扑责，甘受无辞，相沿成习而

弗怪也。公曰："我子孙亦有读书者，岂可以黉序中辱同皂隶。"每宽其责，人亦感激乐输，无亏盐课。以上三则，皆其家乘所未及载者，并为记述，亦足见君家世德相承，积善余庆，不胜纪也。又言：乃谷以孝廉出为甘肃知县，初任环县，沙漠不毛之地，瘠苦荒寒。以办灾之法治之，并捐廪为之经理，凿山得煤，浚井得甘，民赖其利。有训俗十八条，民皆信之，地方日阜，词讼日简。继在山丹开渠，得地百顷，劝民垦荒九处。继任敦煌。亦教之于水利农田。所莅之处，边民咸受其赐。以劳殁于任。殁后，其弟滇生于江西学署中，奉乩，知君已为敦煌土地神矣。

卷　二

李方伯

嘉庆末，吾乡人喧传李刈斋方伯为漳州府城隍神，问之漳人，皆言之凿凿。按李刈斋先生之冤狱已载前录，近阅钱沂石先生记事稿中所载，知其治漳之善信可法可师也。其言曰：福建漳州械斗最难治，刈斋李公名赓芸曾为漳守，其始至悉召乡约里正至廨，饮之酒而告之曰："朝廷设官，正以平尔曲直也，奈何不告官而私斗为。"皆曰："告或一二年狱不竟，竟亦是非不可知，而且先为身累，不得已而斗耳。"公曰："今有吾在，狱至立剖，有不当，更言之，何如？"皆曰："幸甚。"公曰："然则私斗何为者，归为我遍告乡民。后更斗者，吾必禽其渠，毋恃贿脱。苟有居业，吾且尽焚之，无悔。"皆唯唯退，然不知公之治果何若也。已而有斗者，立调官兵往捕，悉如所言。斗者大惧。公日坐堂上，重门洞开，吏役更番侍。有诉者，直入至公前，公命役与俱召所当治者，而限以某时日不至，则杖役。至则立平之，释去，不费一钱。民皆欢呼曰："李公活我。"虽外县皆赴诉于公，公先询问大概，而后下于县，县不敢稽，以是漳大治，至今妇孺能道之。其没而为神也宜哉。

福观察孙刺史

徐牧庵刺史云：福君荫、孙君树新，皆予粤东旧同寅，称莫逆交。后俱改任晋省，殁于其任。闻福君在冀宁道时，因改建龙神庙，毁弃旧像，遂获神谴，不旬日父子相继殁，此事甚怪。孙君初任吉州，旋升代州，州属每苦旱，因建青龙祠以祈甘雨。工竣，即撄疾。某月朔昧旦，士民咸见公拥朱旄皂盖入祠，即其易箦时也。夫同一龙神也，同一创建龙神庙也，获报之殃庆各殊，何也？大抵龙为四渎之尊，肸蛮所昭，当必有凭之者。福君投旧像于浊流，亵越已甚；孙君莅州治前后六年，实心为政，凡修理文庙、学宫，及开玉带河，大工毕举，振文风，兴水利，即无龙祠之建，亦当庙食兹土，此固理之彰彰者。暇日牵连书之，以见司土者政尚图新、事维求旧，总期于物有济，行乎我心所安，而果报之理即寓其中矣。刺史为家大人壬戌同年，名应麟，八十余岁无疾而终。此其遗集中笔录一条，义备劝戒，因录之。

钱孝廉

于莲亭《闻见录》云：润州钱为林孝廉，乾隆年间设帐某绅家，某弟子甚聪慧，不肯读书，钱督之甚力。弟子曰："某如石火电光，明年即当归去，读书何益？"钱惊，询其故，答曰："某本系菩萨侍者，以过谪人间，不久当仍归本来矣。"钱因问尔既自知，能知我否？时钱未有子，并询以何时可得？答云："师前生乃明季周介生，今生应以孝廉作邑令。命中本不应有子，如能广积阴骘，可得二子，一孝廉、一拔贡也。"次年，某弟子果不禄。钱自后遇有善事努力为之，不少怠。后选山西邑令，邑在万山中，崎崎险峻，为虎狼出没之所。钱后因事下乡，息舆山中，舆夫俱熟寐道旁。忽见白须叟执一小旗插某舆夫首，钱怪之，潜取匿怀中。少刻，有一虎跑哮而至，似有所觅。不得，遂去。老人复来，又插旗于舆夫首，钱又去之。虎复至，而含怒意，遍嗅各舆夫，似欲有所搏噬，后竟去。钱急唤舆夫醒，告以故，舆夫亦言梦见虎欲食之状，甚可怖。钱因促返署，至则细询舆夫有何罪业？舆夫自言曾经殴母，钱怒曰："不孝之罪上通于天。"命重杖三十。杖讫，舆夫叩首言，求主人赐以百金为养母资，伊即出家为僧矣。钱如数应之，舆夫即飘然去。后钱果生二子，长名之鼎，赴京乡试时钱已殁，未揭晓前忽有一行脚僧至求见，阍者不纳，僧言有某妪相识，阍者呼妪出，则即脱厄之舆夫也。因舆之见之鼎，言郎君今科必中，然有失德，不能成进士。须力行善事，方可延算。语毕，遂去。之鼎果获售，后寿竟不永。其弟某以拔贡终，均应其弟子之言。嗟乎！钱以夙世奸慝，宜得恶报，转世犹得以孝廉官邑令，其从前根柢之厚可知。乃命应绝嗣，以行善而获二子，可见彼苍之许人以自新也。至某舆夫者，不孝其亲，罪莫大焉。及一旦悔悟，遁迹空门，竟获前知。非其中有所得而能若是乎？

某明经

于莲亭又曰：杭州有某明经者，平日嗜酒，醉后辄嫚骂，率以为常。某年元旦，某出门遇一乞丐索钱，状甚苦，他人皆不顾，某忽发善心，给以一钱而去。后某因病入冥，见阎王王责其偎薄无行，命判官稽其善恶册子，恶迹甚多，而善事只有一件。因令秤之，善恶相等。阎王令判官查其是何善事？则即曾给乞妇一钱也。盖乞妇乃观世音化身，诸人皆掉头不顾，独某给以一钱，故阎王准令还阳。某再生后，戒酒行善，又历多年始殁。观此则知何地无鬼神？一钱而即能延纪，则何事不可为善，又何人不能为善乎？

百文敏公

嘉庆年间，封圻大吏才猷卓著者，首推百文敏公。当时朝廷称之曰能，身后谥之曰敏，非虚美也。余少时随宦荆南，屡闻公之宦迹，而未能道其详。昨从汉阳友

人偶谈一事，已不愧神明之誉，兼可为劝戒之资矣，因亟笔记之。云方百文敏公之总制两湖也，有江西客民在汉口经纪数年，积有余赀，回家置产，渐臻完美。因年逾周甲，思终老于家，以免奔驰之苦。有一弟在家诵读，仅博一衿，谁知弟心不良，恃田园契据尽在手中，将兄递年产业作为己手所进，一股全吞，致兄垂老萧条，无可控诉。不得已，挟其微资重赴汉口为贾。迁延数载，生意甚微，郁闷吁欷，无以自遣。熟闻百公之精明，屡伸民间之冤抑，遂作词呈控。讯出其祖父寒微，一无遗蓄，弟年甫冠，向赖老兄抚养，得以读书成人情事。时公已洞见此案大概，收呈后不加批发，即手交江夏令，谕令设法办理。江夏令以案关隔省，既难于传人，又无从察访。延至数日，莫展一筹，转求教于制府。公笑曰："此易易耳，即在盗案中列其弟为窝家，斯得之矣。"江夏令因遵谕具详，公即飞咨江西中丞，刻日严拿其弟到案。不由分辨，即押解至湖北归案质讯。公随即亲提至大堂，厉声呵斥曰："秀才家应守名教，乃敢作盗窝家，致富千金，情实可恶，法更难宽。"速令供招定案。时其弟魂不附身，只求苟全性命，指天誓日，供称家产系兄作贾所成，实无与盗通窝情事。问以兄现在何处？答言现居汉口。立传到案，质讯明确，断定革去生员，薄与笞罚，即将家产仍归兄管，听兄随时赡给，不准分外妄干。弟亦俯首遵依完结，毫无异议。案关两省，事阅多年，不过数语之间而真情毕露，颂声载道，冤气全伸，非甚神明，其孰能与于此乎！间近日陈望波先生之次子贯甫邑侯(景曾)作令山西，即仿此断结一案，大著循声。使天下之折狱者尽如是也，上以是劝，下以是戒，又何莠民之能容于世哉！

节妇请旌

江都史望之宫保，登贤书后文名噪甚，曾为扬州珠太守(亭伊)幕上客。一日，在家午寐，恍惚一青衣持帖并舁舆来请，梦中以为太守也，遂乘舆同往。至一公廨，有官降阶相迎，古貌古衣冠，乃一素不相识之人。私计既到此，未便遽退。古衣冠者执礼甚恭，堂设一席，遂分宾主坐定，肴不丰美而甚冷。话甫毕，遂有司签者请主人出厅事问案，古衣冠者曰："先生请少待，某有公事，暂少陪，幸坚坐毋妄动也。"宫保口虽唯唯，乃潜蹑其后以侦之。瞥见一老妇褴褛蹒跚而进，手持一纸，若投状控告者，语不甚了了。古衣冠者在堂上拱立，有敬意，久之但闻堂上者云："此事交与我处分。"老妇退，堂上者乃复坐。俄而闻锁镣声，两少年至，匍匐阶下，觳觫万状。视之，乃乡榜某房师之一子、一侄也。子服秋葵色夹衫，侄服玉色夹衫，心异之，以为如此服色，何以狼狈若此，有何罪犯而锁镣又若此。忽闻堂上古衣冠者击案大声呼，堂下众役严刑并下，宫保不忍卒视，退而归。少顷，古衣冠复回，向宫保云："先生前程远大，幸自爱。"遂醒。觉后，梦境历历如在目前，宫保颇不自安，又未便上书某房师询探此事。其时某房师作令吴中，宫保因籍请谒之名，兼可访此梦由，遂驾舟渡江前往。甫至署门，司阍者云："史老爷来得甚好，主人因少爷、侄少爷同时暴病而亡，心甚忧闷，正可与主人排解。"宫保奇之，入见房师云："世兄临终时，是秋葵色夹衫否？"房师云："你如何得知？"宫保备述梦境，时日并同。究不解老妇控告何故？某房师因而详细稽察，乃知有一富室节妇请旌，少爷、侄少爷勒索重费，数次批驳不准，致未获邀旌表。宫保于是代为详请，并列入志乘焉。宫保之长君颖生大令(丙荣)嘱罗茗香茂才(士琳)代撰宫保行述，故知其详。茗香为余转述云。帝君曰："勿坏人之名节。"况于其中取利乎？宜报之速也。

又

婺源某孝廉，负时望，邻邑聘修县志。有公举两妇人节孝者，哂曰："不嫁易易耳，奚足为奇。"摈之不录。乾隆癸丑赴春闱，过泰山下，宿旅舍。梦两妇人戟手相向曰："我等茹蘖饮冰，所得仅此虚名，何物狂生，乃谓易而黜之耶？今得请于帝矣。"某惊觉，告之同人，咸以为妖梦不足凭。及入闱，三艺方成，即将誊清，忽见前两妇人入詈之曰："今科本来抡魁入翰苑，因尔妄肆雌黄，革除已尽，尚望终场耶？"执其笔不得下，乃狂呼彻夜，自碎其卷而出。

雷击负心

泰州郑姓者，其父工刀笔，积有赀。郑世其业，性素乖张，无恶不作。私一婢，有孕，其妻知而责之，谓事既如此，只得纳为妾。郑不承，且辱打婢，并云其孕不知从何而来，遣之去。婢归其家，为父母所诟，谓行此无耻事而仍为人所摈弃，何以为人。婢忿极，无以自容，遂自缢，而郑自若也。其妻知婢之死，责夫昧良丧心，泣告曰："吾此后尚能靠汝乎？"郑厌其絮聒，以脚踢之，适中其腹，妻亦有孕，痛楚之下亦自缢。其妻父在扬州，郑以其女产亡报，岳家亦不之疑。一日，郑到扬州经纪，隐为续弦计也，住新桥寺。是日午刻，大雷雨，郑适在乘除，闻雷声，即面有戒色，忽霹雳一声而郑死矣。时同在寺者，一卖画、一小道士，均被震而苏。此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事，余正随侍邗上，故知其详如此。

干员果报

乾隆五十五年恩赏老民银米绢肉一案，各省并无京控之事，惟杭州府所属之新城呈知县造报散给底册，未经检点，仍存经办书吏之家。该县典史马姓者，挟平日私嫌，勾通书吏，将盖印底册全行骗入己手，随罗列浮冒不符各款，直揭部科。当奉钦派大臣随带司员驰驿赴浙查办，其时浙江巡抚琅玕、藩司顾学潮、臬司顾长绂、杭嘉湖道清泰会同计议，或谓此件关系通省大局，设星使勘问时，马典史竟将该县底册面呈，其事殊难收拾。与其临时棘手，莫若趁星使未到之先，先向原告诱出册据，使其当堂无可呈出。在原告不过诬告不

实，罪止遣戍，而于通省大局得以保全，所裨实多。时抚台及藩道俱默无一言，惟廉访深以为是，私语府县曰："有能事者听自为之。"于是公选候补干员中有某姓者，授以秘计而去。次夜，忽报有小钦差入城，直入臬署大堂，令提马典史诬供，并云星使命我先来探听。如有证据，必与伸理，否即坐诬。马典史遽将怀中底册呈出，小钦差略翻一过，哂曰："既有此凭据，明晨二位大人一到可不烦言而了矣。"次日，星使果到，提案索据，马典史称昨夜已呈小钦差处。星使大骇，立将所带之司员供事人等令其一一识认，全属茫然，马语塞。即照诬告重事不实例遣戍新疆。起解后，马父子同行，盖马本意只控本省，其子怂令直揭部科也。行抵安徽之亳州地方，夜宿旅店，其子因被父埋怨，悔恨交加，乘夜自缢。其父次早惊知，亦即行自刎。事隔逾年，干员某姓者回避到闽，由沙县调任龙溪。在龙溪任内，因批解钱粮被盗劫夺，未敢声张，私行赔垫。补解后，由他县获盗，供出某年月日在龙溪县劫过钱粮一次，未破。大府据实奏参，将某姓者亦发新疆遣戍。行抵亳州，夜间竟被马典史现形活捉而去。盖即前此马父子自戕地也。

雷州太守

罗茗香曰：道光九年在京师阅邸抄，有部选雷州知府某，行至高邮，遇雷震死，满洲人，礼部司员出身。因询之，礼部主事刘申甫丈据云："此人系同僚，死晚矣。初选知府时，惟挈妻出都，而置瞽母于京师。托言资斧不足，俟到任即遣人迎养。且言所住屋已给房租三年，并有经折可向某钱店按月取钱数千，为养赡。其瞽母无如何，亦遂听之。乃去甫一月，而房东即来催租，某钱店亦不复发钱，始知房租仅给过一月而钱店亦止存钱数千也。其母饥寒交迫，昼夜哭泣，此等逆子不死，尚有天理乎？"及南旋过高邮，询之舟人，则知某尚有山西债客同行，至高邮湖，某令仆商之舟子令挤债客于湖中，许酬以钱。舟子不可，某又商之水手，水手许之。是晚，将下手而雷忽至，先提知府出舱击死，并烧其妇之身，仅未死。一舟惶恐，舟子始吐实以告山西客，山西客仰天焚券，并于淮安府雷神庙演醮三日，酬神而去。向闻雷击不孝事甚多，此则出于二千石，且所选适值雷州，是天诛早定，即无谋害债主之事，不击诸高邮，亦必击诸雷州也。按此事已载在三录，实即一事，而颠末微异，故两存之。

放焰口

鬼神之情状不外一理，其感格不外一诚，佛教有盂兰盆施食法，俗名放焰口，最为显应，主之者不可不虔。佛冈直隶同知治大埔坪，本清远英德二县山僻交界地，为盗贼逋逃薮。嘉庆十八年，奏割二县十三堡六乡专设厅治，民社之外兼辖营伍，故衙署甚宽敞，有东西两箭道，为训练考拔之所。其三堂五大间，左右厢十二间，亦颇轩豁。惟下多古冢，居之者辄病死相继。道光十三四年间，合肥王君(世麟)、巴县王君(大受)先后以试用通同署篆，皆病不数日死。丁酉春，余戚龚韫山来视事，前任刘持正(浞)告以勿寓眷口于正室，宜居东偏之说，龚从之。惟初履任，幕友跟役甚夥，他屋皆满，独三堂空闲，遂令亲随十余人萃处焉，窃谓阳气盛则阴戾消也。既而病魇者颇多，甚有白日见鬼者，群疑莫释。龚因自诣焚香，默祝以此地既为官衙，使鬼而无知，则魂升魄降，早应自忘形迹。使鬼而有知，则幽明各别，更不宜混处此间，与朝廷守土之臣争舍宇。嗣此倘能敛迹俾居之安，则每届中元时，当为若延僧施食，否则当牒城隍，尽行拘治。祝毕，而病者渐愈，家人亦自是不复讹传见怪矣。是秋七月，即选戒律僧设坛虔酬此愿，次年仍循旧设坛。值风雨，首座僧微有懈意，忽灯烛皆灭，头痛不可忍。比下坛归寺，此僧复半途无故倾跌，其供献器具皆磕碎，卧病十余日乃瘥，盖以不虔而为鬼所揶揄也。按龚戚名耿光，字韫山，吾乡海峰郡守之孙，余姑夫小峰邑侯之子。祖父皆循吏，韫山官广东，能继其家声，闻余方辑劝戒之书，手录四条寄示，皆粤东近闻也。因编入四录中，凡九事。

雷击产妇

秦心斋(守恒)云：会稽陈中丞(大文)里第对河有小民张姓母子食贫者，其子卖饧以养，而母以缝纫佐之，积有余赀，娶一妇，冀代母劳也。孰知妇骄而惰，屡欲出之，以母谕留，且经有孕而止。一日，妇产儿，值子外出，家中乏米，其母以工资十余文易米为粥，和饧以饲妇，妇斥其不具厚味，厉声呵骂之。母屏息含泪出，妇怒犹未已，竟倾粥于净桶中。斯时天气清朗，忽黑云突起，霹雳一声，摄妇出房，跪而击毙于中庭，净桶亦摄掷其前，粥粒杂粪污焉。雷神以人产室故，触秽不能去，集于陈中丞旗杆斗上，似鸡非鸡，似鹰非鹰，观者如堵。直至所击产妇弥月之期，始大雨雷电，腾空飞去。此道光三年七月事。

王文虎

心斋又云：李铁桥廉访未遇时，有所用工人王文虎，廉访既仕，稍润助之。初与其兄文龙就市头设地摆摊卖果菜，继而积资渐裕，则赁铺屋贩京果南货。迨廉访归里，复贷以千金，遂置业开行，居然称富贾。山阴城中有火帝庙，久颓圮，文虎独力修建，落成于道光八年之秋。维时兄弟二人开张三大行店，曰万祥、曰大有、曰恒记，鼎峙于城中之大江桥街。是冬回禄，各店铺皆被焚，且有隔河延烧者，独王氏三行店屹立不毁，或啧啧称其独修火神庙之报。余闻其人虽市侩，颇诚悫、重然诺，且兄弟极相友爱，然则所以独免郁攸之灾者，非仅获报于修庙矣。

虔奉大士

嘉应李肖岩秀才(汝舟)言：道光戊戌，渠馆粤西容县杨梅墟，有国学生孔三者名学。传福建汀州人在墟业菸，赁店屋四进，挈小妻居焉。尝送子弟附李馆读

书，宾主意甚洽。次年新正，孔以春觞招客，李亦与焉。坐次序齿，适与孔同年生，因戏以求见同年嫂为请，孔欣然诺之，呼其妾出见，妾居第三进屋，甫出至二进厅前，而三进屋轰然压下，主客皆惊倒，趋视之，则三进屋梁因年久蠹蛀而塌也。阁上积货、室内奁函，皆杂残砖断瓦间，狼藉满地。而孔妾适出无恙。孔向坐客述其妾常虔奉大士状，谓房中挂像一幅，朝夕必净手焚香，学膜拜。值斋期，必跪诵观音经万遍，闭门独宿。今日使非李先生请见，其不毙于岩墙也几希，殆大士假手李先生示显应欤？于是奉持益虔，而墟间妇女知其事者，咸争诵观音经矣。杭州张仲甫中翰尝语余曰：先大夫仓场公素敬奉观音，自言嘉庆十年莅任苏藩时，在清江浦舟中间谈韬华观察（祖绶）言：上年出京，在天津盐政珠隆阿署中，闻珠自述其先世奉观音惟谨，母氏奉观音咒尤虔，余亦持诵，无间寒暑。前在庐凤道任内，因宿州戕官巨案，亲往督拿，身被刃伤数处，又被矛戳喉右。方戳之际，自问已无生理，猛诵观音大士咒，矛伤竟未透膜，医治旋愈，至今瘢痕犹可指也。是日，单观察（沄）适同到舟，亦述伊祖母奉观音最笃，家有狐患，禳除罔效。一日，有妇人叩门，约年三十余，自言能治邪祟，持清水遍洒墙角而去，狐果寂然。另时问何时再见，约以十二年，因于门后粘纸条书记。届期，亦久忘之。一日，忽有老僧来化斋，斋毕，即不见。始悟前后皆大士化身也。

淫报

道光十七年间，电白水东有乞者，约三十余岁，患疝症，肾囊如斗大，累垂膝间，出则以两手捧之，蹒跚而行。处则以矮杌乘尻尾，箕踞而坐。自隐其姓名，而述生平所为。云家本大族，颇饶裕，少年渔色，每宿青楼，拥五六妓作联床之欢，又曾入蜑艇，择蜑妇之稍有姿色者淫之，辄过十数艇而后已。因是气虚，为风邪所中，得疝证，屡治不效。初如柿，渐如瓜，继如斗，遂成痼疾。家资亦荡尽，贫病交迫，孑然一身，亲故皆绝望。乃向旧所识妓借贷，始犹有应者，久之并加白眼，不得已而效麻疯所为，日往妓馆蹲伏门中，强讨恶索焉。嗟夫！斯殆淫夫之获现报者乎？客有识之者，能举其姓氏云。

广东火劫

粤东酬神演剧，妇女杂遝列棚以观，名曰看台，又曰子台。市廛无赖子混迹其间，斜睨窃探，恣意品评以为笑乐。甚有攫取钗钏者，最为恶俗，屡禁不悛。道光乙巳四月廿日，广州九曜坊境演剧，搭台于学政署前，地本窄狭，席棚鳞次。一子台内因烧水菸遗火，遂尔燎原，烧毙男妇一千四百余人，焦头烂额、断骨残骸，亲属多不辨识，官为攒殓焉。先一夜，梨园掌鼓者看守戏箱假寐场上，见有数红须赤面人，又有无数披头折胫人，叱之，寂然。甫交睫，复恍惚如梦。又见有似差役头戴缨帽手持锁链者，三十余人，拥入戏棚捉人。惊惧而醒，心知有异。质明，以告掌班，转请于司事，欲改期演唱。司事弗许，及金鼓甫作，大鼓忽震裂，掌鼓者觉全身发热，如坐甑中，汗出不止。适扮加官之优人亦言其戴假面登场时，视台下看戏人面目皆异常焦黑，二人遂相与托疾俱去。未几，士女如云、肩摩踵接，不移时而灾至矣。是日也，西关有王姓者，家小康，翁媪素忠厚为族党邻里所称，只一子，已授室矣。忽告翁媪均入城观剧，嘱其妇某氏为之栉发，妇于辫顶分四缕辫焉。甫出门，遇友人约往佛山镇置货，初犹以他故辞，不欲往。强之，乃偕行。比灾作，则是子已在佛山镇，而翁媪不知也。闻戏场火发，亟率妇往视，则烈焰烬余有尸似其子者，哭而殓之，招魂设灵于家。其妇自往视，至毕葬竟不哭，翁媪皆呵之，谓其无夫妻情，妇第顺受不与辨。未几，其子与友自佛山归，翁媪愕然，称其妇智，因诘其何以确知非夫也。妇言当日系四缕辫发，谛审灰烬发痕乃三缕，故不敢哭。然究不知夫之所往，疑虑莫释，晨夕泪痕浸渍枕席间，亦不敢言耳。使非翁媪平日忠厚，是子之不及于难也几希。是日之火起于看台，而被焚之惨则由于摊馆，盖署前多衙蠹包庇开场聚赌者，吏莫能诘。彼时适有南海县文武约会查拿，机事不密，为若辈所觉，预将东辕门关闭，火发时，众皆由西辕门走避，拥挤践踏而毙者约二三百人，其中被焚之尸有挺立不扑者，有似油炸虾者，有为灰烬堆垛不存人形者，约千余人。其逃出之人，有烧去半头半臂者，有烧去一手一足者，近或至家，远仅至中途，又约毙百余人。使当时东辕门不闭，则南出书芳街，东出九曜坊，所全活当不鲜。赌近于盗，林少穆先生为总制时，尝严其禁，不料赌关于火也如此。闻是日男妇闯入学政仪门，由考舍抓墙逃避者尚千余人，意或不在劫数内者乎？更有奇者，番禺长塘街有寡妇某氏，夫死无子，抚六岁幼女，守志甚苦。是日，此女随其婶母观剧，其婶母已烧毙，某氏度其女亦及于难也。廿一早，备小匣往收其尸，屡寻不见。忽闻其女呻吟声出自数重尸下，骇极，倩人将尸逐一移去，则其女尚有气息，只烧去半边了髻，抱负而归。诘其所以，女言当时并不知火发，只似睡熟梦魇者，然觉身不由己，弗能转动，醒而号呼耳。

欧某

高州梅菉镇，市廛栉比，间以茅房，隆冬多火患。龚韫山任高倅时，置救火器具若干于壮快两班中，遴选捷健者充役，并令坊市皆设太平水缸、水桶，有警则率以往，尽撤铺檐竹搭及茅房之当火者。故在任二年余，虽间有不戒，鲜延烧。甲辰正月十五日，木栏街被火，一方皆成灰烬。而奇莫奇于乙巳四月廿二日，塘基头街欧姓铺之被火，尤可为鉴诫也。欧名某，年四十余，其祖父以盘剥起家，积赀颇厚，横行乡曲，人皆呼为"按察差"。某席其资业，世济其恶，人又以"小按察差"呼之。梅菉产大面酒，上由电白之水东出口贩运达广肇，下由吴川之黄坡出口贩运至雷琼，镇民多业酒者。欧某亦在塘基头开张酒米店，顾密结一伙伴、一车夫，运

酒米通洋济匪以图重利。且间于酒坛内暗藏火药出口，与洋匪易人胆。人胆者，匪徒掳人活剥取胆，谓可以活重伤，效于熊胆者也。所行诡秘，人无知者。一夕将午，其夥自水东回称探闻外洋亟需火药，可获利倍蓰。欧某立取酒坛装就，限星夜贩往。已将发矣，值阵雨，车夫与其夥私议待霁后行，计程六十里，当可如限至。于是载坛于车以待，既而夜雨未止，其夥恐药坛露处受湿，复搬入铺后深处抖晾。更余，倦而假寐，恍见火药边似有人手执油捻，照看者方惊叱间，其人遽掷油捻去，火药遂轰发，屋瓦震飞，墙壁拆裂，伙伴焚死，车夫亦为崩墙压毙焉。欧某伤而复苏，自言平日多宿妓家，是晚适因事未去，见火发欲逃，念人胆不易得，有数枚在铺内柜中，睨火势尚缓，急低首向柜取胆，不料火已及身，方举头呼救，忽墙砖击破顶心，痛而昏毙。及救出，手足糜烂，犹执人胆一枚。乡邻好事者即取以灌之，乃苏而自述火发颠末，且云："此时求死不得，求生不能，人胆虽可活重伤，恐脑破不可活。"呼号败堵下，次日亦毙。尤可异者，其铺有蒸槽工二人，当火未发时，梦中如有人呼之起，遂开门出望，行未数武而铺忽焚。又车夫宿店与欧铺只隔一墙，车店不止宿此车夫一人，而欧铺被焚，既未延烧，其颓墙所毁又止压毙此车夫，余不波及也。噫！报应之不爽也，于无干之工人则默启而出之，助恶之伙伴车夫则或焚或击而毙之，稔恶之欧某，则焚不仅焚，击不仅击，使之自揭其隐，昭示于人而后毙。吁！可畏矣。

周廉访述六事

周廉访云：金陵陈石渠封翁，名秀才也，家贫，训徒为生。持躬端，谨言行，不苟历年，撙节积束修二百金。适嘉庆甲戌岁大饥，斗米几及千钱，道殣相望。封翁出所藏金，谓诸子曰："此尔父数十年减衣食积所入束修之余也，本欲分贻尔辈，今岁凶米贵而目睹里中贫民之食，意有不忍，欲以此金易米贱粜之。若汝等咸谓可，则行，否则止。"诸子皆唯唯如命。乃罄囊购米，减价卖于门外，且令诸子分日亲守之，非素识之贫者不得售，售亦不得过数升。其子皆克承父志，尽力辗转为之，金尽而止。先是，子维屏已领癸酉乡荐，戊寅子维垣亦登贤书，己卯遂同榜成进士。夫封翁，一寒士耳，不惜以平生铢积寸累之金倾囊活贫户，虽所捐仅二百金，视富人之出赀千万尤为难得，宜天之报之速且厚也。子维坦现官山西潞安司马，孙辈亦多有声庠序，其继起方未艾云。

又云：江宁某妪，奉佛极谨，朔望必亲赴寺院焚香礼佛。年六十余，其子某曰母太劳，儿愿代之，遂没其香金作赌赀而诡以烧香对。数年后，子忽病，伏枕叩首无算，自言曩日乾没金数。其母代为哀求，其子述神语，终不许。母抚令暂卧，欲祷于祠，甫出户，闻其子大叫。急反视之，鲜血浃褥，口中全舌一条吐枕畔，遂死。

又云：浙杭有宦家子某，与仆妇通，其兄知之，白父母，责弟而逐仆妇。某送妇出门，约俟兄出再来。妇愤曰："俟汝家人死绝，我乃至耳。"某反覆寻思，遂市毒药无数，置厨下水缸中，父及两兄并某妻同时毙。当兄病未绝时，其母延医视病者甫至厅事，某遽出呵医者曰："尔无人，人不尔宽也。"医惶遽出。后其母微有觉，商于舅，舅骇曰："此何事，尚不急首耶？"母悟，呈于官。阖城以为怪，收某入钱塘狱。某至公堂时，犹着袍褂靴帽，称县令为老伯，以其为父之同寅也。入狱后，作书哀母救，略言儿虽罪大，然儿在母尚有奉养之人，儿死母及两嫂皆无依。且又无嗣，祭且绝，今生死在母手，母即不念儿，独不念宗祀乎？母得之，颇犹豫，欲申救之，舅力阻乃止。狱遂定，某知无活理，竟绝食，邑令喻之食，不可。禀于院，抚军曰："是易事耳。"即日请王命磔于市焉。某年未三十，通文墨，善应对，不知何冤业至此。或曰其祖官某省臬司，以果决能治狱称，当不免有枉死囚也。此道光十五六年事，见邸抄。

又云：杨说华，宜兴巨猾也，以刻薄起家，无所不为，乡人欲食其肉者众。而杨素与守令相攀援，莫敢先发。偶觅匠裁衣，故宽其尺寸，从屏后潜窥之，裁衣者见有余，剪匿置毡下。杨出，睨堂中钟馗像久之，曰："唯"。旋咤曰："有是事耶？"既而曰："华闻命矣。"反顾裁衣匠，呵之曰："尔何得窃我物，从某处剪下，藏某角毡底，适钟进士告我矣。"搜得，遂欲加以捶楚，裁衣者叩首乞恕，杨曰："然则自此后呼尔必至，凡有裁作，皆不许取吾值。"匠素畏杨横，不敢不从，遂留于家。奴役之。其险诈皆类此。有徽人某贷其财，仅偿母金，杨大怒曰："狗子敢尔。"捉至家，殴辱无算，徽人终无偿，杨命裸其身，以利锥刺其肤，每一孔纳一麦，体几遍。置空室中。一日后，麦皆浮肿，百脉涌塞。杨命拽置门外，会有同籍商某见而留于家，医之愈，乃书事由，徒跣被发，遍诉徽人之商于宜者。哀动行路。徽人多巨商，雄于财，又激于义，皆怒醵金列杨恶状遍控之。先是，宜有县丞正红旗某者，杨邀之饮，席间触某怒，某以官卑不敢撄，强忍而罢。后某以累荐擢常州守，徽人之控已经年不得直，某莅常州任，徽人又控于马前，守询悉，勃然怒，竟提审，且招告焉。于是杨遂败，以别有抢夺妇女各重情，狱成论死，瘐毙。此乾隆末年事。嘉庆中，有石工某死而复苏，告人曰："项往城隍庙凿磨石，吾询以何用，鬼卒曰：'磨杨说华。'"

又云：江阴申江镇富家有父夜入子舍，子疑为盗，持梃一击而杀之。到官论如律，临刑时谓人曰："显报也。"先是，同镇有善穿窬者，改行，久与某子素相识。偶因贫窘，复试旧技，甫入某子家，某子觉之，遽呼其名，偷者不得已应之。某子曰："余与子邻里也，有无可以相通，何必是。"偷者顿首谢，某子遂置酒与共饮，伺其醉，谋于父，父欲击杀而埋其尸。子恐事发不妥，乃取朱墨色涂其面，披其发反缚其手，而以絮塞其口，弃诸偷者之门。夜四鼓，偷者醒，口不得开，缚不得解，急跃起，以臀扣门，偷之子以为父归也，急启关，偷者声呜呜，距跃而入。子出其不意，见奇鬼，急以梃击之，遂毙。徐疑其为人也，濯而视之，乃其父，大惊，首于官，

拟极刑。盖距某子之杀其父也仅数年耳。

又云：地狱之说始于释氏，世每疑其妄诞，不知明有王法，幽有鬼神，宇宙间一定之理。以理揆之，地狱轮回之事，在所必有。昔真西山先生谓天堂无则已，有则君子登。地狱无则已，有则小人登。以尊经学圣之天儒，而未尝言其必无，彼肆口斥为妄诞者，适启小人无忌惮之心耳。世有《玉历钞传》一书，所载皆冥府诸狱科条，其词俚俗，稍知文者辄弃不阅，而实足令愚夫愚妇闻之悚息汗下。苏杭间有是书，金陵未之有也。嘉庆壬申，陈仲长封翁廷颀尝以事至杭，见是书，悚然敬信，乃于行箧中携归金陵，镂板传之。次年癸酉科，长子(实俭)应京兆试，获隽，联捷成进士。对翁寿逾八旬，矍铄健饭，无疾而终。卒之夕，其长孙闻祖不豫，自外入视，见所卧屋上有白气贯天半，急入，而封翁即以其时长逝。封翁生平多厚德，睦姻赡族，人有相欺侮者，坦然若不知，从无疾言遽色加于人。又以传录是书之功，或当没有所证矣。

卷　三

李凤冈太守

吾乡李凤冈太守(威)，文章政事中外交推，闻其作刑部司员时，随某大僚出京审案，夜宿旅店，见一妇人出而荐寝，李知非人，因爱其美，遂共枕席。及差回，又宿此店，此妇复出，正欲解衣就寝，忽李之太夫人持杖而至，向妇痛打，曰："妖狐，何敢魅吾儿。"妇乃遁去，李不觉痛哭，太夫人旋亦不见，盖太夫人已殁多年矣。李虽精神坚固，此番若再为所惑，即不免有性命之忧，故太夫人远来相救也。按先生素工八法，真草隶篆并绝精，乾隆戊戌由内阁中书会试中式，廷试卷已将入鼎甲之选，及引见，并不获入词馆选。后由刑部郎出守广州，为蒋砺堂督部所器重，力荐于朝而先生已引疾去，挽留之，不获。京居十余年，复洒然返里，为龙溪山长终其身。道光庚寅应重宴鹿鸣，以距省辽远，不赴寿，将九十矣。家大人与先生同官京师，以后进结忘年之契，尝以所闻前事质之先生，先生泫然曰："事诚有之，然余缘此始知人生一举一动皆有鬼神、祖宗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诚我生得力之处，敢或忘诸。"盖吾闽乡前辈之扬历中外，品学兼优进退自如而身名俱泰者，当于先生首一指矣。

孽龙行雨

熊铅山先生语家大人曰：理刑贵明，尤贵断，然惟明然后能断，兼之者惟吾友金兰畦先生。相传先生官部曹时，有同僚梦至一所，灯浊辉煌，侍卫森列，正坐者为金，旁坐者二人不相识。门外有数千百人呼冤之声，俄拥一龙至阶前，诉曰："孽龙行雨，漂没居民无算，求伸理。"旋有一吏趋进曰："据天条，当斩。"金不应，旁坐者曰："然则依例乎？"金拍案叱吏曰："行雨因公漂没，过出无心，法当流徙。"吏以例争，金怒曰："汝等舞文宜斩。"命即释龙，龙忽跃上天去。呼冤者群詈金，金推案起，遂寤。后同僚以此梦微谂金，金但笑而不承也。逾年，金以公事渡江，骤遭暴风，舟将覆，俄有一金龙翼其后梢，浪顿平，顷刻达彼岸矣。

顾　官

乾隆中，吴门有顾某者，南雅先生之远族也。曾官河南商邱，县邑中有富室寡妇，族人谋其产，诬以奸情，且云腹中有娠。前县官得贿，欲据以定案。寡妇上控，委顾某案其事，既不能平反，而又得贿以护前官。寡妇自知冤不能白，竟于上堂时取所怀匕首自剖其腹，立时殒命。顾某以此削职，归数年，安居而已。有齐门外杨姓者，贸易兰阳，路过一村，即寡妇之旧宅也。其宅已售他家，开张饭店，店后有大楼三间，素有鬼，人不敢居。是日天已暮，杨急于投宿，主人曰："今夜客多，然大楼又有鬼，不敢留也。"杨自恃胆壮，遂投宿。未二更，果有一女鬼行而来，问客是苏州人耶？吾有冤欲报，非祸君也。杨曰："我非官，安能雪汝冤？"鬼曰："倘能带我去，必有以报大德。"杨曰："惟命是听，其如何能带，幸示我也。"鬼曰："但于君启行时呼贤妹一声，及一路过桥过船，俱低声呼我。至苏州日，以伞一柄，我藏于中到顾某家，一掷其门中足矣。"鬼又曰："我所以久不离此楼者，有金珠一箧值千金藏于某处，今即以报君可矣。"言毕而去，遂寂然。至天明，杨如其言寻之，果获一箧。遂回吴，顾某是日方演剧请客，杨从众人杂遝中持伞进门，人不觉也。顾方与客宴饮欢笑，忽见一女鬼手持匕首鲜血淋漓立于堂下，顾大呼曰："冤家到矣。"众客惊愕，无所见。是夜，顾自录此案颠末一纸粘于壁间，遂自缢死。故吴人至今皆能道其事，南雅先生亦曾为家大人述之。

沈曲园

山阴沈曲园游幕河南，为光州陈刺史所聘，甚倚任之。光州有老贡生某，一子远游，数年不归。媳少艾，有姿色，育一女，仅五龄，翁媳相依纺绩度日。其子出门时，曾贷邻某钱若干，久未偿。邻某窥其媳美，书一伪券，言以妻作抵。状托署，州吏目朱景轼寅缘贿嘱具控于本州，曲园判以媳归邻。某贡生不从，发学戒饬，以夏楚辱之愤甚，遂自经。其媳痛翁之含冤身死也，知必不免，先将幼女勒毙，亦自经。越一年，陈刺史擢开封守去，朱景轼遂署州篆，而曲园亦别就杞县周公幕，又为朱景轼谋干，勒令杞县尉戴师雄告病，以景轼补其缺。乾隆丙午正月七日，曲园夜见一戴顶者携一少妇幼女登其床，教之嗽咳，旋吐粉红痰。自此，三鬼昼夜缠扰，遍身扭捏作青紫色，或独坐喃喃自为问答，时有知其事者而未敢言也。至十四日黄昏，曲园有大小两仆取粥进，瞥见窗下立一长人身出檐上，以巨掌打大仆，而其小者亦见之，同时惊仆，口吐白涎，不省人事。灌救始醒，被掌之仆面黑如锅煤，莫不骇异。十五日，

署中正演戏，曲园在卧房大叫一声而绝，其尸横扑椅上，口张鼻掀，须皆直立，两目如铃，见者无不反走。朱景轼为买棺殡殓，寄于西门之观音堂。不一年，景轼二子一妻俱死，又以风瘫去官，杞县尉仍以戴师雄坐补。

黄君美

吴门有黄君美者，好结交胥吏捕役，无恶不为，被其害者不可数计。一日忽发狂，赤体持刀出门外丛人中，自割其肌肉，每割一处，自言此某事之报。割其阴，曰："此淫人妻女报。"割其舌，曰："此诬人闺阃报。"人问之曰："汝舌已割去，何尚能言耶？"黄曰："鬼代吾语耳。"又曰："今到剥皮亭矣。"指亭上有一联云：冤孽而今重对对，人心到此再惺惺。如是者一两日，复以刀自剖其腹，至心而死。

又，吴门有土豪某者，作威作福，人人痛恨而莫可如何也。某一日游山，见一妇美艳异常，遂与门下客谋取之。访知为乡镇某家，乃姻戚也，废然而返。后复思之，至忘寝食。门客献计，云可立致也，某喜，问其故，客耳语而去。越数日，乡镇某家夜遭巨盗，明火执仗戴面具，缚其妇而淫之，财物一无所取。众怪之，有潜尾其后者，见盗悉下船，去其面具，即土豪也。遂鸣官缉捕，讯得其实，即立斩，并门客亦伏法，无不快之。此皆乾隆年间事。

左富翁

丹徒富翁有左姓者，偕其友往苏，买妾，看一女甚美，询其父为某营守备，以事谪戍，女愿卖身以赎父罪，索价千金。将立券，其友谓左曰："外貌虽美，不知其肌肤何如，有暗病瑕疵否，必看明方可成交也。"左亦以为然，商于媒，女泣曰："吾为父故死且不顾，何惜为人一看耶？"乃于密室中去其衣裙，呼左进，其友亦隔窗偷视，见腰下有黑疵一片，友谓左曰："此未为全璧也。"其事顿寝。女大哭曰："吾为父罪至于自卖，而羞辱至此，尚得为人乎。"遂自经死。未一年，其友见此女来索命，亦自经死。左后得一子，美丰姿而有洁癖，酷嗜书画珠玉玩好之属，但有微瑕，立弃之如土苴。尝造一园，工匠皆易以新衣，然后得进。楼台亭榭，稍沾一点尘土，则必改作。衣履一日一换，恐其污体，每日肴馔稍有不洁，即终日不食。以此破其家。今丹徒人无不能述之者。

陈　生

吴中有陈生者，居娄门，少聪颖，能文。年十七，其父远宦，依外祖以居。延师课读，师亦甚器重之。一日晨起，泣谓其师曰："昨夜梦亡母告余曰：'汝三世前罪案发矣，明日冥司当提讯，闻铁索声即去，第嘱家人毋哭，毋移尸，尚可还阳。否则不能转也。'"师闻之，叱曰："是呓语耳。"至次日将晡，生自谓闻铁索声，师无闻也。一霎时，生已死矣，举家皆惊，师亦骇甚，因述所梦，并嘱勿哭之语。阅一时许，始苏。生自言晕绝时，被三役拘出胥门外，见一厅，引入跪阶下，与一女鬼质辨。知三世前系诸生，有同学妇新寡，与之奸，并诓其财物，妇愤郁死。诉之冥司，削其籍，转生为乞丐。其邻有某举人者，恒周给之，于是诸恶丐亦求索于举人，不遂，欲相约焚掠其家。生阳许之而阴泄其事于举人，及期，诸丐哗然至，举人家已有备，咸就拘缚，投诸火而生亦与焉，冥冥中谓已偿夙孽矣。冥司以生有报恩善念，即将举人枉杀事夺其禄籍与生，判今生可登科，官五品。而前世所私妇不服，屡控东岳神不已。东岳神判曰：且察其今生，倘再有罪孽，不访提讯，另科可也。近因偶萌恶念，遂被拘执，生对妇力辨是和非强，且系妇先来奔，而妇执以为诱奸。两造争不能决，冥司怒，乃命一鬼取孽镜来与妇照之，果得淫奔状。妇无辞可辨，冥司遂判妇人犬胎，生免作丐而不许为官。有号哭跪求于侧者，乃生亡母也，冥司曰："汝子应削籍，不许识字。"急命鬼持汤来，将灌生口，其母又哭，倾其半，仅三咽，口甚腥而肠欲裂矣。乃放出，群鬼争来索贿，其母又力为支拄之。临别，母再三嘱曰："汝回阳速行善事三百条，尚可游庠耳。"推之而醒，病月余，始平复。后此生力行善事，不数年果入学，其师王君寿祺以其事详告于人云。

潘　生

周竹庵观察（缙）语余曰：前数年有幕中客吴县茂才潘某者，为余司书记，写作并工。又素精举子业，虽以笔耕糊口，其于甲乙科似可操券得之。后别去数年，偶相遇于他处，则形容枯槁，志气衰颓，大不如从前之英发。闻其新得心疾，每发时则垂头丧气，如醉如痴。凡遇有壁上字画轴联等，辄以火焚之，因此家人防之甚严，而潘生不自知也。自后凡遇大小考试，皆不能竣事而出。殆将困顿终其身矣。余甚以为怪，后从伊所亲处悉其致病之由，缘潘生于前岁就某馆，宾主甚相得，某主人之子浪游无度，势将败其家声，某恨之甚，语潘生曰："人皆有死，若此子能早死，岂非我家门之福。"潘生漫应曰："君欲臣死，臣不敢不死。父欲子死，却又何难？"主人心骤动，即于是夜将其子灌醉勒毙。次早，潘生知之，颇悔失言。从此顿失故常，口喃喃若有所见，其为某令之子为厉无疑矣。余闻而慨然曰："为人父而欲死其子，此人伦之大变，然初犹隐忍未发，既述之于所知，则即应力求劝解以冀挽回，亦何至反以片语激成其事。古人云：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宜潘生之以病废也。"

丁　生

天津有丁生者，家贫读书，聘妻未娶，岳家甚富，见婿贫，有悔意。因使人邀丁至家，以盛馔相待，丁素豪饮，见酒不辞，不觉至醉。岳某语之曰："吾女有残疾，不足以奉箕帚，愿以千金为篝火之资。子成名后，可另娶佳人。"请即写离婚书，丁素性傲，且醉，慨然曰："卖妻吾所不为，千金何足以动吾心，人何患无妻子。尔既

不愿，请即作离婚书。”岳某大喜，遂呈纸笔，丁乘醉一挥而出。道遇同窗某，邀至家，询其何往，告以故。某大为不平，丁夷然置之，某家素丰，因令媒妁往议婚。其岳某以为门户相当，即允之，某定期迎娶，前数日告丁曰：“尔之弃妻吾已娶之，吾与尔交最密，何可不我贺。”丁素旷达，且曰吾已离婚，即同陌路，何害。迨合卺之期，丁往贺，某邀丁视新妇，颜色甚丽，丁颇心动，然已无如何。乃入席痛饮，某复与诸客殷勤相劝，遂至沉醉，昏睡不知人事。某命人送丁卧新床，反锁其门，丁至五更始醒，见已卧洞房，新妇凝妆坐待。大惊，急开门，门已锁，大声疾呼，某开锁而入，谓丁曰：“尔已与新妇成婚，可携归矣。”丁力矢天日，某曰：“此吾意也，尔岳如有言，吾当与之构讼。”时新妇亦知系故夫，遂偕丁同归。某倩人往其岳某家告知，岳某甚惭不敢有他说。后丁与某同举孝廉。全人婚姻其功甚大，此举尤有豪杰举动，天之报善人也宜矣。惜未传其姓名。

义 犬

过竹溪训导（梦钊）言常游幕蜀中，闻纳溪县有兄弟二人，家素封，兄殁无子，嫂有遗腹，弟恐其生儿分产，密嘱收生妪产时如女也则任之，若男也则毙之。迨产，乃一男，小儿落地不哭，妪谬言已死，妇不察，遂瘗后园中。弥月后，妇将诣母家，忽一牝犬衔某裾不放，驱之不去，妇异之，随犬行。犬至仓板下，衔一小儿出，仍活，妇疑即己儿，急令人往视瘗儿死处，已挖成洞，妇知犬所为，携儿归。夫弟控于官，谓嫂抱他人子为子，官传妇携儿讯之，犬亦随往到堂。犬展转卧于旁，儿即就犬食乳，官征其异，察其情，命妇携儿归。使鼓乐送犬返，书一牌号曰义犬，而置其夫弟于法。此道光五年事，惜不记姓，是儿盖已二十二岁矣。

前生城隍

陈汉题国柱，杭人，白手成家。其子宝斋，于二十五六岁时患病。两月余，终日卧床不醒，时作呓语。愈后自言前生为某县城隍，忽有城隍来拜，言有一案系君任内事，须往会鞫。不觉随之俱往，案乃一孀妇生有一子，家系巨富，有夫弟二人欲谋其产，诡称妇不贞，例应断离。妇控于县，邑宰拘其夫弟同讯，案无指实，夫弟某行贿五千金，宰纳之。告其妻，妻曰：“此昧天理事，不可为。”极力谏阻，宰大怒，詈责妻，遂自经死。宰受贿后，将妇断离，妇愤懑而卒，其子即为其叔害死。其产妇夫弟瓜分。妇殁后控于冥，因宰阳寿未终，案未结。今案犯俱已归冥，奉帝命会鞫，宰与妇之夫弟二人俱论斩，妇转生为孝廉，官邑宰，宰之妻为其正室，妇之子仍为其子。其姓名居址俱不肯言，盖冥中不许泄漏也。宝斋年近三十，恂恂如处子，现尚读书，此足以儆世之贪酷不仁者。

王将军马

王将军忘其名，曾任西安将军，有战马死，葬西安城外，有碑曰王将军葬马处。相传将军昔隶羽林，值休沐日游肆中，见有牵牝马过者，马一见长鸣，行过数步，偶回顾，马复长鸣。将军心动，询之牵马者，则云买以就屠。马白色，患下鼻，问其价，云八千，货肉与皮可得十千。问愿卖否？云得利即售。将军以十二千买之，厩中无闲枥，因有茔地在西山，随交看茔人牵去放青。马方有孕，以胎火患下鼻，就水草旋愈，生一驹，黑色有力。时用兵金川，将军带兵往，选善马数匹，以此驹多力，令负器具以行。至彼月余，数善马相继病死。木果木之变，将军乘之以战，勇健异常，人近之辄踶蹶，贼不能拒。将军首先血战，冒矢石溃围出。功成后，镇守西安，以马久勤劳，不施羁勒，为搭松棚一间。马日则出城入终南山，自择水草，夜则必返，自何门出，仍自何门入。西安城日入下键，往往掩关待之。马能饮酒斗余，以熟肉下之。隔数日必入内衙视将军，或嗅其足，将军辄抚摩之，饮食始出。一日忽晚归，汗淋遍身，将军疑人乘骑，次日遣弁密随以往。至一峰下，则有虎在焉，见马至便与斗，及昏乃散。峰侧有古刹，弁询诸僧，言斗数日矣。还报，将军虞马或被伤，选健卒往捕虎，令前弁导以往，遍寻不得其处，因令施枪炮轰击。后马仍日出城，归亦不再汗，年余毙。将军泣而瘗之。

变牛还债

黎思之县尉言：蜀南部县近城四十里有小村，村内李某年近六旬，生二子，父子居心忠厚，耕种为业，仅可糊口。道光六七年岁歉，向本村富人陈良栋借钱一百贯，不数年李姓父子因勤俭持家，家业渐丰。李翁忽得病，弥留时唤二子至床前，告曰：“前借陈姓之钱，可算清本利还之，此人为富不仁，务将借约取回，免致受累。”二子遵命，以钱往还。陈姓收钱后，捏称借约无从寻觅，李翁复令二子向索，陈终不给。不数月，李亡。二子愈勤俭，家道益饶。陈顿昧天良，执约向李姓复行索债，李姓二子应言前还钱状，陈指约为凭，坚称未还，否则必鸣于官。李畏累，令陈翁对天起誓，陈跪阶前，誓云：“重收尔债，来生当变牛马偿还。”李遂复以钱还之，将约取回。年余，陈暴病将终，告妻子曰：“我往李家还债去矣。”言罢而逝。陈终时，李姓家牛忽生一犊，额上似有字，初尚模糊。年余，字迹朗然，系陈良栋三字。陈妻子梦陈哀求与伊赎身，尚不深信，及闻李姓家牛额有字，母子同往，视果然。牛跪而求之，状如人。陈妻子乃大悲，愿将李姓重还之钱付李赎牛。李不许，后复再三恳求，以千金相赎，李仍不允。陈妻子诉于官。县令唤陈、李二姓到堂，断银一千二百两将牛赎还陈姓。李不遵断，令再三劝谕，李终不从，令亦无可如何。道光十一年道经此村，闻其事以为异，往视，则牛额之字显然。果报之说信不诬矣。然李姓兄弟之不遵断听赎也，似亦大过哉。

戏言冥报

程仲苏言：嘉庆年间，河南某县有一余姓与张姓素

好，同学读书，俱系茂才。端午各解馆归家，张姓写一信寄余姓，戏言其妇不贞。余姓阅之大怒，疯病陡发。余有二子一女，忽持刀先杀其妻，又将子女一并杀死，余亦自缢。逾年，张姓在家，忽持刀自言余某至矣。遂用刀自剖其腹，逾时身死。夫朋友戏谑，原非所宜，况无端污蔑闺门。即使余姓不自杀其妻子，冥报亦所不免，况一言连毙数命乎。

游戏示警

杭州有翁某业染坊，家素封。西湖每逢二三月，严衢一带妇女俱来进香。是日，翁结伴在花神庙闲步，忽见一妇貌颇端丽，随数婢入庙游玩。或戏谓翁曰："汝能使妇一笑，当治酒相款。"翁曰："何难？"遂满头插花朵，故作倾跌状。妇顾而微笑，众皆抚掌。后隔数年，翁忽大病，病中自言妇自回家后，婢告家主，言主母轻狂，顾男子而笑，盖此婢素为主人所眷。主人入婢谗言，向妇诟责，妇无以自明，遂自经死。死后控于阎罗，婢先死，后又控戴花相戏之人。阎罗命鬼卒摄翁去，翁与妇对质，实系无心。阎罗言尔既爱跌，即使汝一跌，释令归。翁自病愈后，不数年家顿落，翁潦倒以终。一跌之言验矣。噫！翁以偶然游戏，致令冥冥中冤业纠缠，连丧数命，虽出无心，其咎大矣。欲逃阴谴，得乎？于莲亭曰："翁之子与予素相识，翁夙称明干，何以素封之家忽为窭人？后闻翁病中自述，乃知阴受冥谴。"翁殁后，其子三十余岁始得掇一芹。余作京官时，翁之子忽来京，形容憔悴，落拓无归。适予奉先大人讳归里，后不知所终。呜呼！贻谋不臧，殃及子孙，可惧哉！可惧哉！

盗　妹

李春潭观察言：苏州有某甲，在杭州作贾，美丰姿，年十八九，遵父母命回苏完娶。路过太湖，觅船以进，船户兄弟二人，乃大盗也，盗有一妹，年十七八，色美而能武。某登舟后，见女少艾，心动，频目之，女亦目注不已。少刻，船户三人赴岸拉纤，舟中惟女与某。四目相视，女忽问曰："子何以视我？"某婉答之，语带调笑。女曰："子今夜恐不妙。"某尚不觉，女以手去板，出白刃示之，刀光闪烁可畏，某始投地求救。女因问曰："尔曾娶妻否？"某告以未娶，并言奉亲命回苏完婚，女乃不言。少刻，船户回船少憩，又登岸。某又哭泣求救，女情动，乃问曰："尔箱中有多金否？"某白以无，女为设计，可佯病呼痛，付匙与二船户开箱觅药，冀可免祸。迨船户回舟，某如其言，船户果开箱细视，以无药告，某自言误记。二人又登岸，另坐小舟，女告某曰："子虽无银，衣服甚华好，恐终不免。因授以刀，使伏暗中，俟其钻首而进，即手刃之。时已昏暮，某手颤，浑身战栗。女乃进舱持刃，少顷，某长兄果钻首进，女即手刃之。其次兄见无声息，疑客有备，不敢入。趋至船头，女跃上蓬，持刀刺之，次兄亦死。某欲逃，女含涕告曰："事已如此，子将何往？吾当与尔同首官。"因手持一包袱，内皆伊兄所杀之人发辫也。到官后，应言其兄平日凶暴杀人状，今日之事实出不得已，因泣涕请死。官既见发辫累累，又检查旧案，二船户实系江湖大盗。女子虽有杀兄之罪，然大盗因此而殄，功不可没。悯其齿稚无归，命某妻之，以报其活命之恩。某自言有室，且见其手刃二兄，心怀惴惴。官乃谆谕再四，并给以执照，令携之归。某之岳闻某已有妻，遂另婚，女乃随某至家成夫妇。女事翁姑孝，德性柔顺，伉俪亦相得，称贤妇。此女见某年少，彼此目成，其连刃二兄，固不得谓之大义灭亲。然其兄劫人货财，杀人如草芥，为王法所必诛，则其妹之以白刃相加，或众怨鬼附于其身，亦未可知。迨女已嫁之后，全无暴戾之气，克全妇道以终，其身是亦有足取者。故记之。

蒋荣禄华表

吴门蒋荣禄公茔道在阳抱山，乾隆四十八年六月十八日大风潮，墓前华表倒地，中一逆子脑，即时殒命。公之曾孙古愚封公曰："先荣禄生平纯孝，见重于汤文正公，没后犹不容此不孝之人偷息于人世也。"

逆妇变猪

乾隆己酉十一月，常熟东南任阳乡有不孝妇欲杀其姑者，置毒药于饼中而自往他所避之。其姑将食，忽有一乞人来求其饼，姑初不肯与，乞人袖中出一绿绫衫与之换去。及妇归家，姑喜以衫示妇，妇又夺之，初著身，忽仆地，姑急扶之，不能起，忽变成猪，邻人咸集视之。妇犹作人语曰："我本应天诛，以今生无他罪过，但变猪以示人耳。"言讫，遂成猪叫，独其前脚犹似手也。又，同时山东定陶县一农家妇，素虐其姑，姑双瞽，欲饮糖汤，妇詈不绝口，乃以鸡矢置汤中，姑弗觉也。忽雷电大作，霹雳一声，妇变为猪，入厕上食粪。一时观者日数百人，岁余犹不死。

逆妇变驴

陕西城固县乡民有不孝妇，平时待其姑如虐奴婢，非一日矣。嘉庆庚辰正月初一日早起，妇忽向姑詈骂，喃喃不绝口，姑不理而往别家拜年。有顷，不孝妇入房关门而卧，久之不出，但闻房中有声如牛马走。迨姑回欲入房，视之而不得，急呼他人踏门，人惟见此妇卧于地，一腿已变成驴矣。越数月方死。

逆子被烧

嘉庆己卯五月十日，有苏州营兵遣担夫挑火药百斤往教场，偶过都亭桥周亚子巷打铁铺门首，铺中人正在打铁，有火星爆入担内，忽轰然一声，满街如焚，死者五六人。中有一人，须发俱烧去，人尚未死。有识之者曰："其人系游手棍徒，以赌博为事，乳名和尚。有老母年七十余，和尚既不能养，亦从未一呼其母。"至是而母怜其创楚，犹百计医治之，和尚乃痛哭，大呼其母者，一日夜而死。

天赐孝子米

道光二十七年七月，雷赐嘉兴农家孝子米一事，传播一时。言者失其姓名，谓是张叔禾先生之佃人也。极贫苦，孝子与母妻共止三人，而食常不给，因与妻谋以饭为母饔，而己与妻食粥，如是者有年矣。至是，母之饭亦偶不给，以粥进。母性卞急，不食，倾于厕。俄而雷殷然作。母惧，跪于庭。子妇趋视之，询得其故，亟如厕取出，以水洁之，相对食讫。随同跪叩引慝，为母解免。俄而雷又一震，自天降米二十四石，堆积院中，村邻环睹惊叹天之哀悯孝子如斯也。惊喜既定，孝子视米囊所书字号，则即叔禾先生囷仓之物也，又惊而往告其主，欲返归之。先生曰："此天赐孝子者，非吾物也。"坚不受，人两义之。

山阴秀才

山阴秀才某，年三十许，入乡闱，文颇得意。至三场剪烛对策，同号生闻有妇人呼某名者，而某独不闻。呼之数四，号军大声曰："呼某者究竟是谁?"某乃闻呼而惊，旋见一妇人走入号舍，曰："尔可认得我否? 我是尔母。"答以我母现在，何复有母? 答曰："我是尔嫡母，尔是继出，尔何忽忘? 尔有姊孀居贫苦，尔谓非同胞所生，全不相顾，尔于心何安。我毕命时，尔父不仁，不与绘像，令我遇祭祀不能入座，旁立以待其余，尔何忍哉?"答曰："姊氏失于周济，咎无可辞，至母像今无从绘起，且阴间之事，亦不得而知。"曰："我虽没，而尔姊尚存，与吾形甚肖，可就其形而绘之，俾我与享。又须频频恤姊，我始释汝。我为嫡而尔母为继，尔读书人，此等名分岂有不知。乃日悬尔父遗容而独遗我，毫不省忆，此得谓之有人心乎? 自今尔能遵守我言，方合道理，否则休想功名矣。"某于是叩头悔过，一一泣从，倏忽而妇不见矣。次科，某始获售，因复昌言其事于众，俾家有嫡继者咸懔知焉。

生变猪

铜陵张沣南先生自言其祖在日，有对河居住之佃户瘫痪三年，忽呼其家人曰："吾非病，吾负章宅银，冥罚作他家豕以偿其贷。吾虽为人，实乃畜也。尔等往请速宰此豕，以了前愆，或可冀转世为人耳。"其妻诣章门，诉以原委，章翁曰："家畜肥豚，留备大事，乡邻之负吾者不少，讵必独于某之负而施报乎?"然听其妻言，念是佃困病之言，与畜豕之年相若，冥报殆非无因，吾当宰之而已。宰之日，豕就刀大啼，佃在床亦大啼，俨同豕音。浇汤刮肤，豕不啼而佃又大啼，且身起白泡，恍如汤火之伤。分脔时，佃又大号，须臾声微而毙矣。世之载冥报者多矣，大半在影响之间，惟此事身犹生养于家，而魂已变豕他所。世之得财丧心者，犹云假贷不同诓诈，负亦无伤，其亦鉴此而有悟哉?

改　恶

《咫闻录》云：廉州合浦南康墟有宰豕为生者，曰于临宰时，见豕之畏就刀斧，大声呼号，心起不忍，恒欲弃而不为，然一家八口，舍此无以为养，强而止之。迨后子已成童，令学别技，得藉糊口，即辍业，茹素诵经。闻雷声起，每食必辍箸漱口，跪诵雷经，俟雷息声而止，如是者八九年，未尝稍懈。一日早起，正出门，忽邻居老妇向屠手招，似有事相告，屠乃过去，□无人焉。但见旁舍母豕产畜，呷呷喁喁，正欲呼老妇而问以何事，顿时头眩目黑，仆跌于地，觉魂入于小豕之腹，欲言不能。思此乃杀生害命之报，转世为豕，从何解救? 因想世俗念经可以消灾，于是默念雷经四十九回，忽闻雷电交加，霹雳一声，将豕身击毙而魂转于身。老妇惊而出视，曰："彘已产矣，邻屠何睡于阶也?"呼之不应，老妇曰："顷被轰雷击死乎? 胡不为击死于其家而击死于予庭乎?"亟呼其家人至，方大哭间，屠已苏而起，询其故，备悉前由。老妇曰："予何时来，吾并未招子也。"无不骇异，此嘉庆四年事，今已阅二十年。近有自廉州来者述其事，知屠白发苍苍，犹存于世，于此可征天道之昭昭矣。其初之手招者，非老妇乃母彘也，其魂之转胎为彘者，痺其屠豕之恶也。屠默理经而感动伏雷者，彰其从善之心也。兹延寿于耄耋者，取其洗心革面也。过则勿惮改，诚至圣之格言欤。

见财不苟

华亭廖寿彭之祖(景明)，兄弟六人皆通籍，公其季也，疏财仗义，好为济困扶危之事。历山西偏关、临晋诸县，后擢云南宝川州知州，旋升广西直隶州知州。先是，大吏闻前任某亏短库项甚巨，委公前往摘印查封。公禁吏胥，一无所取，并为申报实无隐匿，即亏短之银均系因公赔累，委曲周全，罪从末减，某德之。某系辽东人，距家万余里，人口既多，私债累累，竟有全家流落之势。一日，某忽至，谓公曰："我之亏累，皆由自取，且年已衰老，死复何恨! 惟一家老小羁留异域，不久将为饿殍，今有一言敢告，在任时预料必有今日，曾以三千金密藏署中后院地下，以备还乡之资。初不料查抄之突如其来也，公肯怜我，分赠千金，俾全家得藉此作归计，固所愿也。否则公竟自取之，我亦无憾，毋日后为他人得耳。"公曰："是何言欤? 君如此收场，我不能救援，方深自抱愧，今肯见利而忘义乎?"因留某止宿署中，夜深人静，率亲丁数人偕某至所指处发之，即装于酒瓮中，送还之。未几，公以属吏失出案被议，解组南归，两袖清风，饔飧几致不给。时公年五十，嗣续尚虚，即于次年得一子名云槎者。幕游山左，后在东河节署掌笺奏，以布衣负时望。孙四人，出仕者三。曾孙六人，皆业儒。元孙二人，现在五房均已无人，仅赖公一线之绪，谓非厚德之报欤?

齐观察

直隶人齐观察，由词垣擢任云南迤南兵备道。素喜谈文，道光甲申嘉平，由任所携二妾晋省。乙酉元旦，同各大宪。朝贺毕，旋寓，蟒服而坐，若有所见，立

命家人往请首府。首府者，佟镜堂先生(景文)也。言有要事奉告，不移时而太守至，询称某年山西事发，有某某在此地省城隍于忠肃公前控告，公命人来请对质，不能不去。盖某年山西省查办亏空，我时为随带司员，议以亏空一万者限一月缴，逾限即拟正法。其不能缴而寻短见死者，以我立议不公，亏空一万者只予一月之限，亏空十万者反宽十月之期，致令短见而死心实不甘，故来此控请质讯。我因一时之错，遽至于此，我死后，托将我眷属妥送回籍，并望遍告同人，遇事体重大者，切勿混出主意。"言毕而逝。张镜蓉铣本云南人，时适在省，闻齐观察忽死凶询，得其原委如此。

卷　四

江右黄

江右黄，家本中资，而乐善好施，不少吝惜。偶因久雨新晴，偕友人散步郊野，见古寺中积柩累累，板破骨露者甚多，为之恻然，遂捐高田二十亩，施为义冢，兼出资劝人营葬，凡年久而无力者皆葬之，并各为之立碑记，备人寻觅，共葬四十六棺。又似此掩骼高义，泽及枯骸，义举甚多。后其家科甲蝉联，冠盖不绝，人争羡之。按此见《寄云书屋因果录》，是录所载但书某姓，概不标名，然此是南昌黄俊民观察家事。观察名中杰，系家大人壬戌同年，其弟范亭编修(中模)，其侄在畲太守(维烈)，皆同时由甲科官中外，皆与家大人挚好，故早闻其事颇详。

江右李

临川李某，贸易粤西，时同伙三人皆病疫死，一家于黔，一家于楚，一家于江西。李某为分送，三人骸骨各归故里，皆出己资。而此三人之本息各交其妻孥，俾得赡养孤寡焉。后李某及身发数十万金，随时善举，叠叠不止一端。而其孙由翰苑官侍郎叠掌文衡，食报正未有艾也。按此即临川李宜诚对翁逸事，李之起家，余已载入近录。所云由翰苑官侍郎者，即春湖先生也。

徽州程氏

徽州程某，祖与父皆诸生，家赤贫，以课读为生。前后几百余年，勤勤恳恳，皆以全副精神赴之，无问寒暑，所成就后学不少。后其孙某英年发第，累官至总制。而其对翁仍用老明经项带，尝语人曰："吾自有功名，岂必父以子贵哉?"其曾孙辈近亦接联举秀孝，诗书之泽方兴未艾矣。谁谓笔墨营生者不可以积功累仁耶? 按此根叶即程梓宛先生家也，先生尝由苏州抚军擢为吾闽总制，其抚苏时家大人正居承宫之职，闻其家教最悉云。

六安张氏

张某者，六安人，年少，美于才，又富于赀。有邻家王姓者，羡其赀财，以女妻之。但此女前已许贫士高某，而张未之知也。结缡之夕，见女哀泣，询其故，女云吾前已许高姓，今又许予，是二夫也。尝闻烈女不事二夫，君其谓我何? 言讫，遂寻带自缢，张力救得免。印于是夕觅得高某，拉至其家，为之合卺焉。次日，高某措得聘金送还，分文不受。后家愈富饶，次年张遂登乡荐，逾年复捷南宫。而邻某王宅不戒于火，家业一空，论者谓王氏之奸诈，几败其女之名节，其得此报宜矣。

四明张氏

四明张某，邑诸生也，困于场屋几二十年。适游幕江西，得赀千金，因开新例，欲行报捐，乃辞馆归里。抵家，见族中一节妇以十指养其病姑并幼子，时值兵燹之余，米珠薪桂，势难存活。张慨助以三百金，又有戚某，由镇海避难来，全家奔窜，衣食无资，将鬻子以求活，张复助以三百金。张本欲报捐，未宦，因银已分散，一筹莫展。同人皆笑之。不得已，仍回觅馆，有故交与之北行，竟由科甲得邑令，今且洊升郡守矣。

金陵曹氏

江宁曹某，少年随父赴浙江，投亲不遇，父没于途，曹流为乞丐。逢人痛哭，求给川资负父骸归里。有王某者，见而怜之，给以青蚨四串。曹感之入骨，竟负父骸归。如是者十年，嗣以贸易颇顺利，积有余资，家已小康，而时时泣念王某恩，恨无由报答也。王，宁波人，值夷船陷城，家资金为所掠，携妻子踉跄奔至金陵，行将乞食矣。与曹某恰遇诸途，曹大惊曰："恩人何亦流落至是耶?"王告以故，曹即邀至其家，时已戒寒，易以冬衣，并为赁小屋以居，复割田二十亩俾营生焉。后曹某忽获藏镪巨万，乃以分润王某，王亦得自立，全家温饱，人两称之。

湖北韩

湖北韩某，本营伍中人，道光壬寅奉调防堵至江南途中，有同伍曹某者，夜见草屋中有灯光，则少妇独居也。推门而进，势将为强暴之行，适韩某过，闻妇人呼号之声，入门见曹如此，大声疾呼曰："若敢无礼，定断汝头。"曹畏而释之。后韩竟以军功授职，今且专阃矣。

安庆赵

安庆赵某，家小康，值母没，延徽州汪某代寻阴地。汪每自夸其堪与之术，醉后并言已之生圹可出状元、宰相，赵某闻之，暗中羡甚。未几，汪以病没于赵宅，赵为之殡殓。逾时，汪子来扶柩，赵即以己母之柩与之，而将汪柩葬于安庆，不知汪之术本不精，所言多欺人，其自定之生圹固水泉风蚁之窟也。汪子不知，已将赵母之柩葬入。赵以一念之贪，将亲骸轻弃此地，不久而赵祀遽斩，尚懵然不知其来由也。

江西滕

江西滕某，年少有美才，家亦饶裕，因赴乡收稻，见

佃户谭某之女而悦之，以故频相过问。嗣又赴谭家，适女独居，挑之不从，强污之。女力竭声嘶，知不免，谆求愿充妾媵，滕某许之。盟誓再三，偕缱绻焉。未几，女受孕，嘱滕早为之计。滕某佯诺之而心惧家室之妒，未敢言也。既女腹渐大，父母严诘之，女以滕某前情告。其父趋至滕家问之，滕坚不肯认，其父回严，挞其女，血流堕胎而死。自是某每入闱，必遭鬼祟，不能终事而出，遂落魄终其身。

常州胡

常州胡某与邻妇相悦，目成已久，未得其隙。闻其夫外出，随与邻妇密约至家一会，而碍其妻之在室也。适胡某欠其妻母四金，遂勉力措金交其妻送还之，妻因天雨不肯出门，胡逼之前往，而邻妇败节矣。不料妻至中途雨甚，隐身枯庙中，猝遇恶少强污之。又遇其戚撞破其事，遂播于众。胡亦微闻之，不敢深究。天道报施未有如是之速者，吁！可畏矣。

贵阳施

贵阳施某，性淫荡，其妻善针黹，有邻女从其妻求学焉。一日，其妻偶外出，而邻女适至，施某乘间强污之。女畏羞不言，亦不复至。后此女出嫁，其夫以其非完璧也，辱詈而切诘之，女愧，遂服毒死。施某随于次月覆舟而亡。

南昌罗

南昌罗某，精于命理所推，乾隆间各造多奇验。自推命运无大禄籍，惟庚子科可得一榜，与王某同学，推其命，则谓毕生无中理也。己亥冬，馆邻有孀妇，少年美艳而不能自持。初挑王，力拒之。继挑罗，罗诧为奇遇，遂频往来。庚子秋，王某登乡荐，而罗落孙山矣。罗方疑谓命理不灵，岂知冥冥中有默为转移者乎？

广东尹

广东尹某，与武某交谊最深，联为兄弟。武某本富家，性淫荡，尹更诱以声色，堕其术中者不少矣。武囊已罄，尹伪称贷助其游荡，子母兼权，而武之居宅归尹矣。武所居之屋值二万余金，尹以三千金盘剥得之，其积余三千金亦武家物也。尹方自鸣得意，不料夷船坌至，兵火延烧，倏成平地，家赀悉归乌有。尹本乡居，非兵火所能及，因得武屋而迁居，遂遭此劫，人谋亦何益哉？

山东傅

山东傅某，年三十余矣，十应小试，未得入泮，遂欲纳监应乡试。苦无资，因念有族叔母李氏经营力作，积有二三百金，李少年苦节，勤力抚孤者也。其子尚幼，傅告以淮北票监利息甚大，李惑之，卖田质产得银二百两交傅为办票盐计。傅得银，即赴省报捐监生。回里，李屡问本利，傅一味含糊。后问之急，傅以翻船淹消为词。李大失所望，因哭诉于县城隍庙中，梦神谓曰："汝族侄本应中一榜，今若此当削其籍，并夺其算矣。"是年，傅初入闱，三场俱甚得意，而闱中卷已入选，忽为雨漏渍毁，临时换他卷。未逾月，傅果暴亡。

雷李至交

岳州雷某，富有家财，道光六年病笃时，知其子不肖，密以黄金百两交其邻李某代为收存，平昔至交也。李某贫甚，布衣疏食不改其素。后雷某之子果荡废无人状，李召雷子至家责之，问以知悔否？雷子伏地悲号，自陈愧悔。李即以存项付之，原封犹未动也。今李子旋登甲科、司铨部，李某躬拜荣封，楚人每啧啧乐道之。

孙文至交

湘潭孙某与文某，至交也。孙某之父贸易汉口，令孙某在家奉母，而母病甚危，适得汉口来信，父亦病笃。孙某欲赴湖北则母病难离，欲不往视则父侧无人，寸心如割。商之文某，文怆然曰："于此而不助一臂，焉用朋友为。且我无父母，家无他累，可以代君前往。"遂附舟而去，舟过洞庭，遇风覆舟死。文某忠于为友，此行众所共知，而偏护此报，皆为惋悼不已。孙某犹未之知也。一日，忽梦文某纶巾鹤氅而来，曰："余以前生罪孽至重，已应覆舟之劫，今日之死，分也。然以区区一念之忠于为友，上帝悯之，已证善果，登仙籍矣。子亦孝于事亲，子父恙已愈，可无虑，子其勉之。"孙后得汉口家书，果如所言。

王茂才

卢陵王茂才，家贫，以训蒙为业，尽心讲贯，手口交疲，惟恐误人子弟。虽亲族中有冠婚丧祭诸事，悉浼人婉告之，不亲庆吊，寒暑不辍，疾痛不废。自十九岁课读以至于五十九岁，四十年如一日。虽大比之期，亦惟恐有荒馆政，不肯赴试，人多笑而迂之。而所授徒入胶庠登乡荐者接踵相继，不逾时，其家亦皆相继以科甲起家，今且有为显宦者。先大父尝举以诲人，家大人亦津津乐道之。

陈茂才

陕西胡某，幼从学于陈某之门，陈终老一衿，胡由举人官知县，洊升郡丞。引疾归里，适陈某病危，胡亲侍汤药，陈子早没，仅一幼孙，陈没后，族中有欺其孤寡者，胡力为保护之，并为经理殡葬。筹计薪水，令其孙至家就读，亲为训迪。其孙已能文，而胡督责不少怠。一日，其孙出游，偶未告胡，胡引至陈灵前，重责其孙，继以大哭，笃于师弟之义如此。逾年，胡子登贤书第一，陈子亦同榜举于乡。

上洋童子

汪棣香（福臣）《劝毁淫书征信录》云：上洋一童子

少孤，三房仅一子，大母以下甚爱之。稍长，束发受书，即不为无益事。一日，闲步过书坊，就而问焉，问何等书最快意适观？书贾曰："快意适观者莫如风流词曲。"童子曰："何谓风流？"书贾以其童而骇也，即取浓情艳史示之，童子遂赁观焉。阅甫半，喟然曰："世间有是书乎？我必毁之矣。"翼日复往书坊，大索风流书籍，主人出数十种与之，曰："官人要看，逐渐来赁可也。"童子曰："我欲尽买此书。"主人曰："我赁此书，利息无穷，安肯让尔独买去？"童子强聒不已，主人曰："我今有急用，尔能备三十金来，我便尽售与尔。"童子归奔，告大母，母以为需用经史，鬻钗钏与之，遂买而焚于书馆中。家人以告大母，母大骇而碍于独子，未之责也。次早，拾字纸灰，得元宝两只，持以献母，母转悲为喜。越数日，童子得剧证，群医束手，已待毙，忽作神语曰："汝命运平常，未应得第，今汝以髫年杜绝淫书，免世人受无涯孽报，上帝实嘉乃心，赐汝福相。他日功名大显，无负初心也。"语毕，酣寝。及醒，形貌顿改，周身皮似蛇蜕而病霍然矣。空中音乐嘹亮，鹤声盈庭，异香数日不散。此道光丙申二月事。汪棣香又云：乾隆末年，桐乡一士好阅淫书，搜罗不下数十百种，有子少聪俊，每伺父出辄搜箧中取淫书观之，从此缠绵思想，琢丧真元，患劳瘵卒。其父悲恸不已，相继卒。又某邑一书贾，好刻淫书及春宫画像，易于销售，积资至四五千金。不数年，被盗席卷而去，两目旋盲，所刻诸板一火尽烬。及死，棺敛无措，妻子离散。此皆编造淫书之报也。

西厢记

汪棣香曰：施耐庵成《水浒传》，奸盗之事，描写如画，子孙三世皆哑。金圣叹评而刻之，复评刻《西厢记》等书，卒陷大辟，并无子孙。盖《水浒传》诲盗，《西厢记》诲淫，皆邪书之最可恨者。而《西厢记》以极灵巧之文笔，诱极聪俊之文人，又为淫书之尤者，不可不毁。又曰：西厢一书，成于两人之手，当时作者编至"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之句，忽然仆地嚼舌而死。后半部乃另一人续成之。又曰：崔莺莺生长名家，并无暧昧不明之事，作《西厢记》者乃心贪莺莺之色而求之不得，乃编造蜚语以诬莺莺，至今令莺莺抱慚地下。此见关帝乩笔，不可不信也。按：乾隆已酉科会试，诗题《草色遥看近却无》，吾乡有一孝廉，卷已中矣，因诗中有"一鞭残照里"句，主司指为引用《西厢记》语，斥不录。其实此孝廉并不记得是《西厢记》语，特平日风流自赏，口吻自与暗合。暗合尚受其累，况沉溺于是书者耶？

红楼梦

《红楼梦》一书，诲淫之甚者也。乾隆五十年以后，其书始出，相传为演说故相明珠家事。以宝玉隐明珠之名，以甄(真)宝玉贾(假)宝玉乱其绪，以开卷之秦氏为入情之始，以卷终之小青为点睛之笔。摹写柔情，婉娈万状，启人淫窦，导人邪机。自是而有《续红楼梦》、《后红楼》、《梦红楼》、《后梦红楼》、《重梦红楼》、《复梦红楼》、《再梦红楼》、《幻梦红楼》、《圆梦》诸刻，曼衍支离，不可究诘。评者尚嫌其手笔远逊原书，而不知原书实为厉阶，诸刻特衍，诲淫之谬种，其弊一也。满洲玉研农先生(麟)，家大人座主也，尝语家大人曰："《红楼梦》一书，我满洲无识者流每以为奇宝，往往向人夸耀，以为助我铺张，甚至串成戏出，演作弹词，观者为之感叹欷嘘，声泪俱下。谓此曾经我所在场目击者，其实毫无影响，聊以自欺欺人。不值我在旁，齿冷也。其稍有识者，无不以此书为诬蔑我满人，可耻可恨。若果尤而效之，岂但书所云骄奢淫佚将由恶终者哉。我做安徽学政时，曾经出示严禁，而力量不能及远，徒唤奈何。有一庠士颇擅才笔，私撰《红楼梦节要》一书，已付书坊刻刷，经我访出，曾褫其衿，焚其板，一时观听颇为肃然。惜他处无有仿而行之者。"那绎堂先生亦极言《红楼梦》一书为邪说诐行之尤，无非蹧蹋旗人，实堪痛恨。我拟奏请通行禁绝，又恐立言不能得体，是以隐忍未行，则与我有同心矣。此书全部中无一人是真的，惟属笔之曹雪芹实有其人，然以老贡生槁死牖下，徒抱伯道之嗟。身后萧条，更无人稍为矜恤。则未必非编造淫书之显报矣。

淫书板

钱塘汪棣香(福臣)曰：苏、扬两郡城书店中皆《金瓶梅》板，苏城板藏杨氏，杨故长者，以鬻书为业，家藏金瓶梅板虽销售甚多，而为病魔所困，日夕不离汤药。娶妻多年，尚未有子。其友人戒之曰："君早经完娶，而子嗣甚艰，且每岁所入徒供病药之费，意者以君《金瓶梅》板印售各坊，人受其害而君享其利，天故阴祸之欤？为今之计，宜速毁其板，或犹可晚盖也。"杨为惊悟，立取《金瓶梅》板劈而焚之，自此家无病累，妻即生男。数年间，开设文远堂书坊，家业骤起，人皆颂之。其扬州之版为某书贾所藏，某家小康，开设书坊三处，尝以是版获利，人屡戒之，终不毁。某年某月，偕其子到苏，子因他事先归，某在寓中忽病，将不起，同人送之归，竟死舟次。飞报其子，其子奔至，见尸面腐坏，蝇蚋纷集，血水涌溢，竟不能殓，但以衣盖尸而已。谚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而某以印售淫书，竟至如此结局，较之杨氏之闻言即毁者，其得失为何如哉？某既死，有儒士捐金买板，始就毁于吴中。自是而苏、扬两城无此坏种流传，人心为之一快矣。

妇人惜字

彭咏莪副宪继室朱氏，连生五女，八年不孕。副宪固多子而皆系原配所生，故望子甚切。性仁慈，尤敬重字纸，随京宦多年，见有以字纸包茶叶等物，辄随手弃去，甚至为人揩粪者，因出钱计斤收买。遇有污秽者，必洗净焚化，行之有年。及四十余，因病延医胗脉，则云有孕，而天癸已年余不至，断无受胎之理，不以为意。已而腹中转动，始信，是胎得一子。夫惜字，善事也，而

得之于巾帼之中，尤为可嘉。益妇人之惜字，则下至于子女奴婢均知奉以为法，所得不益多乎？得子虽奇，要归于惜字之报可耳。

贞女感神

德清王氏女，未嫁而夫死，归夫家守贞。其姊往省之，女之兄公窥之美，伺其归而要焉。女求之数日，匿不出，乃为状，候县令过门攀舆哭诉。兄公闻之，潜反姊。女惧不直，益忿，诉于城隍。神明日令将拘人，而兄公与姊俱暴死矣。按：此钱衎石先生记事稿中所录，乾隆末年事。神之显应，未有若是之速者，衎石先生特载之，亦足以警世矣。

汪李氏

温州汪李氏，本贫女。道光四年其夫没时，年二十四岁，家复赤贫，将以身殉。或语之曰："尔有翁在，年已六十三，尔若死，则老人更无所恃矣。"氏为之憬然，遂勉称未亡人。易钗钏为翁置妾，逾年得一子，翁旋没而妾亦去。氏曰："此时我真不得死矣。"即抚翁之子，而力不能雇乳媪，氏本未生育，忽乳汁长流，子日以长成。一日，有虎入其室，氏抱子长号待毙。忽火光一道入室，虎即贴耳去。今此妇年四十岁，翁之子亦已十六岁，状貌歧嶷，送入邻塾读书，能冠其曹，偶闻不日可赴童子试。或曰："其翁以贫故葬乱冢中，实灵穴也，后必有兴者。"或曰："此事于翁则孝，于夫则节，于翁之子则慈，一妇人而三善备焉。虽人之古《列女传》，无愧也。不兴何待时？"有名流赠之诗者曰：虎至无能扰，牛眠不待求。孝慈完大节，壶范足千秋。大笔闻扬，已足不朽矣。

双冠诰

婺源董小查编修，与其兄柳江编修并为名儒，其季又成进士，即用知县，昆仲皆成进士。时其继母某太宜人尚在堂，戚鄙来贺，太宜人语诸妇辈曰："此余观剧之力也。余初孀时，年尚少，有以家贫子幼游词荧听者，余拒不答。适在戚鄙家观演《双冠诰》一剧，勃然益决，一意抚孤守志，致有今日，汝等毋谓观剧无益也。"此婺源训导陈雪楼（世镕）所述，且曰："太宜人贤闻一邑，此其谦已诲人之词，不自居于鲁寡婴陶梁寡高行，而现身为中人说法，益足征太宜人之盛德，宜其贤母子冠冕婺川也。"

南海贞女

岭南患大麻疯，虽骨肉不与同居，防沾染也。南海有巨室子，某年甫十五六，翩翩似璧人，忽患是疾，另构山寮居之，家人间日省视焉。其所聘室，系邑中巨姓女，父母欲另字人，女泣曰："未婚而婿撄恶疾，女之命可知，且从一而终，妇人之道也，义不能他适。与其养老闺帏，贻父母忧，不如相依于凄风苦雨中，少尽为妇之道以毕余生，儿之愿也。"坚请再四，誓之以死。父母不能夺其志，遂卒归某氏为妇。未几，女亦沾染成笃疾，空山之中形影相吊，闻者伤之。一夕，明月在天，四山清绝，露坐松间石上。其夫抚之曰："以卿丽质而狼戾至此，我之罪也。"女则毅然作色曰："早知有今日，其何敢怼。"正在凄然相对间，忽见溪中有一物翻波浴浪，似兔而小，趋视之，窜入松林而没。女援头上簪志其处。明日发土视之，则千岁茯苓也。知为仙品，剖而分食之，甘香沁人心脾，不觉宿疴顿失，疮痕全消，其父母闻而往视，不啻一对玉人，相映于芦帘丛薄间。喜而迎之归，重为合卺成礼，莫不叹为贞节之报。此事家大人闻于同年谢澧浦太史（兰生），谢固南海人，盖目睹其事云。

中州某氏

河南李见斋邑侯云：吾乡有某进士者，曾任某省州牧，祖父皆显宦，富甲乡里。其妻某氏性妒而心狠，与妾各生一子，年各十余岁，皆聪俊，已同入家塾。某氏思及将来家产若两分之，未免单薄，意欲尽归其所生子。因密购不生育之药，制为饼饵，候其放学归，欲令妾子食之，以断其生育之路，俾异日以生之孙承嗣两祧，则家产可尽归所生之子。一日，召妾子与之食，妾子正手接而未入口，其所生子突至，望见其母以饼饵与弟，乃疾走至前夺而食之。迨其母知觉，而已无及，不觉失声大哭曰："害杀吾儿矣。"旁人多不解所谓，有婢偶漏言于人，族亲乃无不恶其居心之忍也。后二子各娶媳，妾子连举两孙，而某氏所生之子竟不育，乃立继妾子为嗣，巨万赀卒皆归妾子焉。

邹顾氏

无锡邹剑南媳顾氏，娶三年矣，有妊。生子不数日，顾氏病下体溃烂，日夜号哭，忽自言曰："姑娘恭喜，首产麟儿，今日特来索命，毋见惧也。"闻者惊诧，强问之，顾曰："余病不起矣。余未出阁时，与嫂本无嫌隙，只因藏过其金钏一只，以致嫂咒骂不止。后吾母许其赔还，嫂故必还原物，适因嫂小产服药，暗将盐水搀人，血晕而死。今事隔数年，嫂亦乘我产后来索命，且日夜坐我床中，药饵皆被其吹嘘，岂能愈乎？"及将绝，复醒数次，自云已到阴司讯问，拶两手夹两足，痛极难忍矣。家人启视之，手足青紫如被刑然。此乾隆癸丑五月事，钱梅溪闻而笔记之。

忠仆报冤

芜湖韩某，年六十有八矣，吴某家老仆也。勤慎忠诚，一心为主，吴某亦甚任之。后吴某因有事赴京，其继娶某氏悦表弟胡某之色，私通之。又惧妾之碍目也，因醉妾以酒，加媚药焉，使胡某并淫之。韩仆怒甚，严禁胡某不得入门，吴某归，惑于妻妾之言，反将韩仆肆行呵斥，韩以前情告，吴以为谤己也，驱之去。韩年老无归，饥寒交迫，遂投江死。未几，吴之妻妾并暴病，口称韩某索命，吴代为缓颊，亦不允。其表弟胡某在家亦

然。吴始恍然悟，而奸夫淫妇同时并尽矣。

不孝而吝

河南房芝田为浙江仁和典史，东吴朱某时为布库大使，同官为婚，朱子房女遂缔姻焉。道光某年，房以监犯越狱镌职，郁郁以亡，身后萧然，妻子无以自存。时朱已引疾归里，居洞庭山，家饶裕，房之妻以贫困携二子一女往投告急，并以力不能营婚嫁，送女于朱，听其及期配偶。朱某之太翁悯之，嘱朱某取百金以赠，朱某克减其大半，以四十金使其子贻之。其子即房婿也，又克减二十，止与二十金。房夫人大失望，计资斧且不给，再嘱婿谋诸其父，父复以一券付之曰："此扬州甘泉令某假吾三百金之券，可持往索之，即以助汝，资斧之外有余蓄矣。"房妻不得已，取券而行，途中资竭，又以其幼子质于人，乃得至维扬。即命长子持券赴县，则县令并无负朱银之事，以为无赖谎诈，怒加诃斥，呼吏役将絷缚之。骇奔告母，方知其券伪也，念已无生路，即自经死。其长子痛母，又无计处此，因以刀割指血书冤状置于怀，亦自刎。逆旅主人报县，甘泉令验尸，见血书大惊，始悉其受绐惨害之故。即携血书至署，命吏叙稿备案，将移咨长洲查办。吏方缮稿未竟，食顷，不见血书，疑他人取之，而查询并无见者，群相惊讶，亦遂置之。逾旬传闻洞庭山朱宅一事，即于吏录血书之日，某时方饭，霹雳一声，掷血书于前。即捧跪庭中，雷楔钉其两额，其子趋出，又钉其足，并击死。盖瞬息间神取血书越数百里而去，报应之速不终日而千里应之，可畏哉！此道光二十七年四月事。

秀水盛生

盛生，秀水人，忘其名，性仁厚，生平未尝忤物。有族兄作令于粤，盛依之，与邑丞某善。一日，丞置酒邀饮，进馔，误污盛衣，丞怒呼阍人，以铁索击其项，将杖之。盛从容进曰："失出无心，法为可贷，且公今日为某开筵，致彼受责，于心何安？幸请恕之。"丞犹不听，盛反覆排解，丞怒稍息，卒代释其罪。逾年，盛从族兄移莅他郡，日暮停骖，视传舍湫隘，心颇疑虑。无何，有数人汹汹然窥探而去，夜静，盛独秉烛不寝，复有推扉人者，见盛熟视，盛方惊问，其人即反身出，呼同侣。但闻应声诺诺，哄然散去。及天晓，登程有一人尾盛行久之，诘其故，曰："君不忆翻羹碗污君衣者耶？"盖丞之隶已去役而为盗矣。盛询其何为，其人曰："此处多盗，惯劫行客，逆旅主人皆其党也。昨夜将谋劫，某视客中有君也，因叱退。此去尚恐不免，当再送君一程，方可无虞，幸勿告他人知也。"及次日，又至曰："前途无恙，吾去矣。"须臾不见。盛以告同人，咸叹盗亦有道，而敬盛之有厚德也。盛又常自收田租。见有窘者，则免之。一日，往山东，舣舟遇盗，已破扉入舱矣，盛方寝，闻声探首出视，盗识为盛，即摇手止众勿入，曰："不知君在此，是以冒犯。某虽不仁，不敢惊扰长者。"相率而去，盛急问曰："子何人？斯而识认我也。"其人遥应曰："收租如君，贫农受惠多矣。"盖盗之中有佃盛田者，一舟数客赖之以安。

商城周氏

河南商城周姓，科甲之盛与固始吴姓相埒。其先有官安徽婺源县者，县多溺女，力劝谕之，其风竟戢。旋擢福建某县，其地城隍像系金铸，有通洋盗者，约以某月日来毁。周闻之，暗令人将纸厚裱，复加以泥绘之。盗至遍剥，止有泥土堕落而去。及周告归后，每家中生产时，皆梦城隍前来，且庭生瑞芝，故至祖字辈俱以芝字为号。嘉庆辛酉，周鉴堂（钺）首以进士由部曹擢官顺天府丞，再传则芝昉（祖荫）以己巳庶常改农部，官直隶清河道。芝生（祖植）以己卯进士由部曹官浙江按察使司，芝台（祖培）以编修现官刑部侍郎。此外群从尚有（镕）以庶常改江苏知县，（祖衔）以庶常改湖北知县，而更有现官庶常及以举贡官儒学等官者，则指不胜屈云。

桃花好苦

云南张镜蓉（铣）大令曰：道光丙戌会试，山东某坐某字七十几号。天尚未晚，时有冷风吹人，掀某号帘而云不是不是者再，彼此相戒早卧。未逾时而知贡举同御史来查号，直至三更而止，则题纸下矣。乃天明，号中亦无他异，至巳刻，则即七十几号某大叫数声"桃花，桃花，你好苦耶？"叫毕而死。往视其卷，皆此八字，不知何故？镜蓉同在号中，此其目睹者。可知冤鬼索命之事，断不诬也。

损人无益

广东人林某，官云南盐法道，因盐案干部议，时户部司员有得京察者，冀其开缺可邀简放，故从重议之。及开缺，则由外升，而议之者遂沉滞以终。观察名绍龙，与家大人同榜进士，家大人官京师时，曾微闻其事云。

牛求救

道光癸卯年间，吾省汀州有署连城尹章鼎轩者，到任甫半载，结积案数十起，鞫讯立判是非，民感之。尤优待士子，德政不胜举。时有密贿以千金者，拒不受，其人曰："无有知者。"公坚却之，其不苟于财又如此。尝署宅门联云：欲要为官好结果，除非办事不开花。实闽省一清官也。是年秋，突有一大牛竟从县署大门闯入内廨，人有阻之者，撞以角，直至章公案所跪地，眼流泪作求援状。章公许之，令起，旋命系之外堂。向之见人即撞者，转为驯伏。次日寻牛者至，章公询知是离城三十余里某乡某，买以就屠，临宰时牛拚命奔至此，章公将惩其无故杀牛之罪，某不敢索牛而去。遂养之，放生寺中，月给刍粮，立案以垂久远。噫！蠢然一牛也，竟向明有司而投生，谁谓物无知也。后章公卓荐赴京，邑人以化及禽兽扁送之，为官者可以劝矣。

卷　五

折　福

归安王勿庵侍郎（以衔）初生时，星命家推算八字中缺水，或语其太夫人曰："必令小儿在渔舟上乳养百日以补之，乃可长成。"因召一渔人妇来，畀之钱米，寄养百日。及乾隆乙卯中状元归，侍郎忽念此妇养育之恩，使人迹之，则此妇尚在，年将七十矣。招致斋中，向妇谢之。翌日，此妇遽病，乃送回即死，咸以为折福所致云。

舵工许某

厦门遭英夷之扰，民间早有去志，而官府不知也。有舵工许某者，事母孝，妻某氏有姿而贞。居厦门港时，英鬼已迫岸，许家食尽。邻有汪王者，悦许妻色，乘其饥困以利诱之，许某曰："能以十金活我母，即鬻妻于彼。"许母疑未决，邻叟郑某劝之曰："母老，城陷时，尔子纵能将母，尔妇美，若不从贼淫，必受贼刃。今若嫁汪三，可挈以远避，是一举而活三命也。"于是母心动，力主其事。汪三即以米四斛、银八两为聘，约即夕成婚。妇大恸求死，既念先宛转以活姑，后一死以全节，有何不可。谬谓姑曰："事姑两载，岂忍骤离，须宽两日。不然，岂惜一死。"汪三早闻其性烈，从之。明日，英鬼上岸，汪三登高望之，为炮丸贯喉死。又明日，英鬼遂据厦门。事定，许家竟得瓦全。知其事者，以一门夫妇孝节，故终蒙天佑也。

邵孝廉

于莲亭曰：吾乡宋村集有孝廉邵某，年二十，乡试获隽，其父择日为建棋杆于门首。先一夕，梦一古衣冠人谓曰："尔门口为予墓，切不可动。尔听吾言，当有以报；若伤吾墓，必不利于尔子。"邵父素倔强，且已招亲朋，不肯中止。以为家运正旺，鬼何能为厉？次日，客皆集，命工挖土，果是古墓，邵父命去之。其子忽吐血如涌，少刻即殒。后孝廉厝棺于野，又被暴风毁损。噫！古墓未知何人藏魄之所，灵爽若此，然邵父既有此梦，何必汲汲于棋杆。且既已获隽，即不立棋杆，亦孰不知为孝廉。乃已见古墓，不急为掩埋而复伤之，是其居心残忍，宜有以招阴谴矣。

方太守

于莲亭又曰：大兴方氏昆仲三人，孟司马、仲布政司理问、季太守，世代簪缨。孟、仲相继殁，各遗一子，季独存，官于浙，因家焉。延师教其侄，后因为其太翁卜葬，堪舆为择一穴。夜梦一峨冠博带者来谒云："子所占穴乃吾墓，可另觅佳城，必有以报。"堪舆不信，次日开穴，果系古墓。司事者梦梦，竟将遗骸抛弃荒野。葬后，堪舆暴卒，方氏二子俱少年俊才，偶至西湖扫墓，甫登舟，忽遇狂风，舟遽覆，救起俱毙。太守乃名孝廉，晚年潦倒，抑郁而终，竟无后。

钱文敏公

钱梅溪云：余业师金安安先生（祖静）外孙中铣、中钰，俱家文敏公稼轩司冠之公子。乾隆甲午岁，余年十六，在安安先生家中见之。时中铣已得内阁中书，中钰亦议叙中书科中书。两公子俱年方弱冠，状貌魁梧，聪明绝世，能诗，工八法，真善承家学者。不数年后，俱无疾而死。中铣死于舟中，中钰死于车中，云皆遇鬼祟活捉。其事甚确而不知其何由致此，后余到扬州晤赵瓯北先生，谈及此事，云文敏公因奉旨查办贵州威宁州刘标亏空一案，缘前任廉访高积曾办公表侄蒋牧论绞，公挟此私恨，加意苛求，竟斩高以报复之。事隔十年，而两子俱为所祟，甚可惧也。先是，公出差贵州时，道经衡阳，知回雁峰有老僧名通慧者，善相人，公往访之，僧云："观公之相，必登台辅，两子亦得簪缨，然眉宇间稍露杀气，公能种德，则相可随心改也，公其勉之。"及返衡阳，复见此僧，僧大惊曰："可惜。"余无一语，公亦默然。公有两孙，余亦曾见之，一中副举人一有痰疾，不言不语，家道亦凌替矣。按：钱文敏公以少司寇丁忧回里时，梦见一大碑上书"哀哀"三字，心甚恶之，语其弟竹初明府。竹初曰："三口为品，兄将来当著一品衣耳。"未几卒，诏赠尚书衔，其验如此。

雅中丞

乾隆间，觉罗雅中丞巡抚江苏，循声素著，诸事综核，不漏不支，然亦有过当者。潘芸皋先生尝语家大人曰："昔程伊川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以忠臣孝子、节妇孤嫠，国家有旌表之例。吾吴岁办甚惬人心，惟雅公任内有不许滥膺之令，遂使陋巷穷孀向隅饮泣。夫忠孝二事，固臣子所当然，而妇人女子素未读书，独能守志不移，始终一辙，是尤不可泯灭。恭逢圣人御宇，凡有水旱偏灾，不惜数百万帑金以嘉惠元元，雅公岂不知之而独为此省区区小费耶？后雅以征库车城失机正法，安知不即此一事之报也。"芸皋先生之言如此，可见吴人深不满此事，其谆谆以语家大人者，亦义兼劝戒云尔。

汪　店

扬州城中百货殷繁，咸萃于辕门桥。道光丙午，余到邗之前一月，辕门桥忽被火灾，大店高楼悉成焦土，而中间一杂货店岿然，旁无依附。相传火势正炽，合街人皆望见此店瓦上无数黑旗拥护，火不得入。火熄后，询知店主人系汪姓，已开张三十余年，店中叟约六十许人，眷口均先行避出，店货亦不过稍稍搬移，毫无所损。邻里老幼咸称此店别无奇异，但与之联居多年，从未见此叟作一欺人事、出一欺人语也。呜呼！是宜独蒙天佑矣。

蔡礼斋

余秋室学士以出恭看书，折去状元事载戴尧垣《春水居随笔》，余于前录中亦详之。在扬州时晤钱梅溪先生，亦谈及此事，且云：据秋室先生言阴府有出恭看书一册，厚至寸许，可见世人不知而犯者甚多。记得云间有蔡礼斋者，为侍郎鸿业之孙，总宪冯公光熊之外孙，通才也，最喜在腧桶上看书。乡试十余科不中，后以援例作江西县丞，候补南昌，穷苦殊甚。有长子甚聪慧，未婚而死，礼斋亦旋没。余尝劝之不听，其一生困顿，又安知不如余学士之折福耶？

鹾商女

钱梅溪曰：扬州有某鹾商女，甚美，尝游平山堂，遇江都令，未避。时令已醉，认此女为娼，又不由分辨，遂笞之。女号泣回家，其父兄怒欲白太守，是夜梦神语女曰："汝平日将旧书册夹绣线，且看小说曲文随手置床褥间，坐卧其上。阴司以汝福厚，特假醉吏手以示薄惩，否则当促寿也。"女醒告其父，事遂寝。后痛自悔改，以夫贵受封。

隆 庆

梅溪又曰：嘉庆元年，吾乡秦蓉庄都转购得族中旧第曰宝仁堂，土中掘得一小碣，上有六字，曰"得隆庆失隆庆"，不知所谓。后考究此宅实建于前明隆庆初年，其售与秦家自前岁始行立议，实为乾隆六十年，今嘉庆元年交割，故前为得隆庆，后为失隆庆也。亦奇矣哉，然则第宅之迁转各有定数，世之营营谋占者，亦可以已矣。

徐北山

梅溪又曰：乾隆五十年，天津人有徐北山者，以鹾务起家，后渐中落。尝以除夕避债委巷中，听黑暗中有哭声甚惨，以火烛之，则一寒士以负债无偿，欲自轻者。北山告之曰："余亦负人无偿者，尔何必遽寻短见乎？"问其所负若干，曰："二百金。"探怀中银适符其数，尽以与之，其人叩谢去。后十余年，北山之贫如故，而长子澜、次子淮中文武两进士，第三子汉中嘉庆戊午举人，其孙文焕又中道光戊子举人，今为津门望族矣。

夏源泰

梅溪又曰：吴中夏源泰者，居齐门西汇，开木行，家道甚殷。其先本成衣匠，开一店，店旁有茅厕，一日在厕中得遗金三百两，待其人而还之，乃木商伙计也。其人归，喜而告其主，主奇夏之为人，乃招之家中，令其成衣数年，亦做商伙，遂发财。传其子若孙，至今犹盛。

膈 翁

梅溪又曰：无锡县东门某姓，居克宝桥，素患膈证，邻里呼之为膈翁。一日，偶入茶肆，拾得包裹，开示之，皆金珠也。窃自念曰："吾死期将至，安用此为？"因不携回家，而坐守之。少顷，见一老妪踉跄而来，且哭且寻，问其故，乃还之，感谢而去。回至家中，忽目眩恶心，吐出硬痰一块，坚如牛皮，以刀断之，旋合为一，咸惊异之。自此，膈证顿瘥，后以寿终，而家道亦渐起。

石鲁瞻

吴江县有皂隶石鲁瞻者，居心甚慈，无事时辄取所用竹板磨之极细，或浸之粪缸中，使竹性尽化，能使受打者不痛不伤。有私托其用重板者，石呜咽不能声，曰："吾不忍为此也。"如是者五十年。至今尚在，年九十五矣。四代同堂，儿孙绕膝。陈海霞为余述之。

长乐两生

长乐有两生，同入邑庠，以文艺相切劘，甚相契也。甲富而奢，乙贫而俭，乙积二十年糜饩修脯之入，仅得百金，托甲生息岁收子钱以为常。未几，甲家渐落，而乙子女既长，欲索回本银，催讨者岁余。两家相去数十里，甲惟以冷面游辞解之，并无偿意。乙愤愤，竟成噎疾死，而甲尚未知也。甲一日晨出堂，见乙衣冠历阶而上，神色凄沮。迎之，忽不见，甲始惊呼，避之书舍，则乙已先入书舍。避之卧房，而乙又已在卧房。屋中侍儿等皆见之，甲骇甚，蒙被而卧，并多令壮夫拥护，而乙讣至矣。甲乃勉起为位以哭之，且奠且告，恍忽见乙正席而坐，但睹项以上，亦不见其饮食。甲即日贸产，将前款本息尽偿之，尚日有乙在其目中，遂成悸疾以没。乙年逾六十而甲则未及五十也。

酷淫之报

浙中有某绅，寓居吴门，颇有赀。御下最残忍，性复好淫，家中婢妪无不被其汗狎者。稍有不遂，则褫其下衣，使露双股，仰天而卧，一棰数十。有号呼者，再笞如数。或以烙铁烫其胸，或以绣针刺其嘴，或以剪刀剪其舌，或以木枷枷其头。其有强悍者，则以青石一大块凿穿，将铁链锁其足于石上。又使之扫地，一步一携。千状万态，令人不忍寓目。邻里闻之，咸为愤激不平。一日，卒众詈其门，主人怒，皆缚之。自此人益众，打毁其家具殆尽。大吏知其事，下太守穷治之，乃下狱，卒以无证，仅押解回籍，而其家已破矣。家大人为苏藩时目击其事，适署中有某绅旧仆，深知其状，言之甚详，且云将来尚不知作何报应也？

误奸之报

吴门王某，除夕梦观天榜已中六十七名，觉而甚喜。是夕，金陵寓主梦亦同。及省试，诸来寓者皆不纳，见王至，姓名相符，告以梦，厚待之，王益自信必售。及榜发，无名，愤祷于城隍庙。夜梦神厉声叱之曰："汝本经申勘已列榜中，奈汝竟奸母姨，故夺汝籍。"王某梦中泣辨某并无姨，安得有奸？神复叱曰："曾宿娼否？"王某谓宿娼诚有之，今何云姨也？神曰："查是娼乃汝

之表母姨，虽出于不知，然淫为首恶，复可差误耶？汝功名本当远大，今尽削矣。”王惊悟，悔恨而死。汪棣香曰：“吴下青楼甚夥，宿娼狎妓视为故常，惟有冥冥之中并不通融一线，官长宿娼则削职，国法治之；士子宿娼则除籍，天曹治之。然则为士大夫者，宁受迂腐之名，莫欠风流之债也。”

僧允中

僧允中，俗姓张，号蕴辉，长洲旧家子。兄芝冈先生中乾隆辛丑进士，蕴辉尝从受业，读书不成，遂出门习钱谷，游幕湖南。有长州府泸溪县黄某者，延司钱席。嘉庆元年，苗匪滋事，地方官竞欲立功，凡得苗人，不辨其是非曲直，辄杀之。黄适获得张有一案七八人，正欲办理，适刑席友他出，遂交蕴辉属稿。蕴辉力劝不从，卒具详论斩。后一年苗匪平，黄即死，年未三十耳。至十九年秋八月，蕴辉偶至扬州，寓一饭店，夜梦有两人持去，至高门大户，若今之督抚衙门。见一少年坐于堂皇，两旁吏役肃然如讯狱者。蕴辉窃自念岂有人讼我耶？何为至此。回头忽见黄，黄亦熟视蕴辉，若不相识者。蕴辉意以为必是亏空案破，故累我也。顷之，呼蕴辉名，上坐者曰：“苗人张有一案汝所办耶？”蕴辉始豁然记其事，供曰：“大凡刑、钱两席办案，总听东家做主，如此案当时原劝过，东家不从，非我罪也。”上坐者曰：“汝属稿详上官，岂能逃避？”相持者久之。上坐者遂目一吏曰：“暂令还阳，若能出家行善，亦在可赦之列。”蕴辉不敢再辨，但见黄痛哭，已上刑具矣。前两人复掖之出，忽黑暗不辨道路，且雨雪交加，满地泥淖，一跌而醒。遂于次日收拾行李，买舟诣高明寺削发为僧。蕴辉与钱梅溪相善，尝自述其颠末于梅溪，求为笔记。家大人过扬州，游高明寺，亦曾见其人。

换棉花

乾隆间有钱焜者，住居于无锡城北门外，以数百金开棉庄，换布以资生理。邻居有女子，年可十三四，娇艳绝人，常以布来换棉花，焜常多与之，女子亦微觉，然两家并无他念也。不二三年，焜本利亏折，遂歇闭，慨然出门，流落京师者十余载。贫病相连，状如乞丐。一日，行西直门外，忽见车马仪从甚盛，有一绿帏朱轮大车，中坐一女，珠翠盈头，焜遥望不敢近。其女见焜，亦注目良久，遂呼仆召至车前曰：“君何至此也？”焜已不识认，浑如梦中，唯唯而已。遂命从者牵一马，随之入城。至一朱门大宅，见其女进内宫门去，盖某王府副福晋也。顷之召，焜进，谓之曰：“余即邻女某人，向与君换棉花，感君厚德，故召君。”因认为中表兄妹，出入王府。三四年，焜得数千金，上馆充誊录官。以议叙得县尉，旋升内黄县，擢直隶河间府同知，署太守印篆。此纪文达公所述。厚德之报，家大人谨记之。

东平王马夫

江阴诸生有陈春台者，家甚贫，以蒙馆自给。一日，出门，忽遇旋风一阵，觉心骨俱冷，归而病作。叩之巫者，言有东平王作祟。家中人竞请祈祷，春台素不信此事，亦无力为之也。有邻媪代为张罗，借得五千钱，一祷而愈。后春台知其事，大怒，乃具一词控诸东狱，谓东平王是正神，何得向人索祭，扰累寒士耶？忽一夕梦东岳神拘审，春台到案下，闻堂上传呼曰：“东平至矣。”回顾有著黑袍者参谒案前，神问曰：“今有人告状，尔知之乎？”东平曰：“不知。”又召本境城隍神查访，城隍神曰：“卑县已查明是东平公马夫狡狯，东平实不知，今马夫亦带在此。”东岳神遂命斩之。春台跪案，见马夫已绑出，遂诉曰：“马夫虽蒙正法，生员所费之五千钱是挪借来的，尚求追还以便清还借款。”东岳神作迟疑状，忽语曰：“汝于两月后到靖江取之可也。”遂醒，满身大汗。隔一两月，有至交以事函致春台，渡江去，偶在路旁拾得小纸一张，乃钱票，适五千也，因向钱铺取之而归。按此事虽小，然亦见冥律之严，未尝有一毫枉抑也。

讨债鬼

常州某学究者，以课蒙馆为生，有子才三岁，其妻忽死，乃携其子于馆舍中哺之。至四五岁，即教以识字读书。年十五六，四书五经俱熟，亦可以为蒙师矣。每年父子馆谷合四五十金，稍有蓄积，乃为子联姻。正欲行聘，忽大病垂死，大呼其父之名，父骇然曰：“我在此，汝欲何为？”病者曰：“尔前生与我合伙，负我二百余金，某事除若干，某事除若干，今尚应找五千三百文，急急还我，我即去矣。”言讫而绝。此真世俗所谓讨债鬼也。大凡夭折之子，无不是因讨债而来，特如此之分明说出者，十不一二。而为人父母者，反为悲伤，是亦大可叹矣。

写婚书

乾隆末，吴门有韩生某，能文章，其嫡母有所爱仆妇新寡，与他仆通，欲嫁之。嫡母主其事而无人为作婚书，命生代作，生以恐伤阴骘辞，母固强之，不得已，为创一稿，令他人代书。时值秋闱，生有妇归宁母家。未几，妇之父梦神告之曰：“汝婿今科本当乡荐，以为人写婚书除名矣。”醒以问女，女曰：“无之。”后归家，与姑言之，姑始告以前事。妇曰：“休矣。”是科果贴出，不得终场。后数应试，竟不第。知此事冥罚亦至重也。

刘天佑

刘秀才，名天佑，字约斋，长洲人，累举乡试不售。其所居在察院巷城守署之西，署南有高墩，明季兵燹后瘗骨累累。乾隆间，城守某将尽徙其遗骨而筑照墙。天佑闻其议，为之恻然，而窘于力，因告贷于亲友，得数金，就其骸之藏于瓶者，请人善埋之。计埋一百一十具，而金尽矣。天佑虽怜之而无如何也。是年秋，应省试，仍荐而不售。益郁郁不乐。腊月二十四日之夕，天佑因祀灶神，遂具疏自道其平生虽无大阴德，然掩骼一

事，当亦可挽回造化，何神听之不聪也，辞色颇不平。越夕，梦至城隍庙中，神升座，呼天佑谓之曰："汝读书人，岂不知功名富贵迟速自有一定，何得自矜埋骨一事，妄渎神听。若再不悛，当褫汝衿矣。冥中念汝究有善根，苟能行善不怠，何患不登科第耶？"天佑唯唯而觉。自此不敢稍有怨尤，越三年，中乡榜一百余名。后官中书舍人。

倪瞎子

扬州有倪瞎子者，孑然一身，寓旧城府城隍庙，每日为人起课，得数十文，以此度日。每遇风雨无人来，则枵腹过夜。一日，有商家小伙发财，偶携妻妾入庙烧香，舆从甚盛盛。睨见之，心动，窃于神前默祝曰："彼为下贱而荣耀如此，我本故家，乃饥寒如此，何天之无眼，神之不灵也。"是夕，忽梦城隍神拘审，神曰："尔何以告状，彼命应享福，尔命应受苦，俱有定数，敢怨天尤人乎？殊属冒昧，著发仪征县，杖责二十。"倪一惊而醒。其明年冬，倪有妹嫁仪征，病死。往送之，至三更时，忽腹痛不可忍，遂开门欲出恭。适遇巡夜官，问之不答，遂褫其衣，责二十板。其甥闻而出辨，已杖毕矣。神之不可渎如是。

扬州赵女

扬州赵氏女，素以孝称，父患哮喘，女年甫十四，朝夕侍奉，衣不解带。因是得寒疾，恒秘不令父母知。道光辛卯岁，年十八，病益笃。四月十一日，方午，倚枕危坐，忽曰："孰与我言汝尚在此者。"家人愕然询之，则已昏矣。喉间呼吸作痰声，逾时而苏。自言前世由科甲为贵州某县令，邑有节妇宋王氏，里豪思渔其色，唆令以金诬蔑之，节妇遂以身殉。谈次，女忽厉声曰："来矣。"即瞑目作愁苦状，醒而复述者数四。十三晚，女忽狂叫滕掷，壮妇数人不能制。是夜，列炬如豆，女作呵殿声、呼痛声、乞怜声。少时，又作揶揄状、痛楚状，情景不一。而于公庭决狱、胥役扰攘之事，无不逼肖。次晨，两颊赤肿，臀肉尽腐。女昆季有不信因果者，诘以何再世而后报？曰："先世根基甚厚，次得男身，今始为女也。"家人为代乞节妇贷其命，当永奉香火。曰："尔等亲见，自然代求，历久保无废弛。予已历诉冥司，奉牒寻至此，今不能妆宥也。"言既，舌引如蛇，家人力护，得无恙。自后斋醮，女悉知之，就床作顶礼状。既而曰："此等大冤，终难忏悔。俟六月四日人齐结案矣。"历五月，其父母仍以药食调治，遇珍贵物，辄委于地，曰："汝罪人，安得食此？"偶谈祸福事，皆验。并嘱其昆季曰："我今世本无恶，以前生一误历劫至此，惟兄等善事父母，勉为端人可也。"至期，奄奄而殁。

武林胡女

武林胡氏女，名淑娟，为总宪文恪公曾孙女，叙庭观察女孙，循咳鹾尹之第五女也，鹾尹任扬州之东台场。道光十二年，丁观察忧归，治丧忧劳成疾。女闻父病剧，愿从母返里，未得请，遂密疏于城隍神，并城南观音楼，祈以身代。临登舆，嘱家人曰："我去后请从节省。"众莫解，但唯唯而已。旋归，入门，面色如纸，直奔寝所。众谓中暑，进痧粒，女第仰视。须臾，血透重襟，揭衣视之，胸际割然，而佩刀犹在手也。急敷疮药，偃卧四昼夜，忽苏泣曰："父岂真无济耶？昨有白衣人以杨枝洒余胸，曰："从尔请，尔母已三日抵杭，得见尔父，命在不可强也。"次夕，梦父衣冠来，曰："尔母及兄弟各无恙，尔且安焉。"女牵衣哭失声，曰："父真无济矣。"越六日，凶耗至，而女疮自合。初，女许字于钱塘名诸生朱鼎华为室，朱母闻而哀之，乞完娶。女曰："吾不能如兄弟奉汤药视含敛，独三年之丧不能居耶？"越半载，姑病剧，女始从母命归朱。衣不解带，封股投剂，病卒不起。夫妇异室，服阕乃成礼焉。逾年，生女一。壬寅岁，朱生游邗上，遭英夷乱，不得归。传言扬城已陷，女不能自安，遂得疾。临危，执婢子手曰："教尔平日读《列女传》及《孝经》诸书，吾有替人矣。"垂玉箸尺余而瞑。

虎口巧报

荆溪有二人，髫年相善，壮而一贫一富。贫者仅解书数，而其妻美艳，富者乃设谋，谓有富家需管理钱谷人，可往投之。贫者感谢，富者具舟并载其妻同行。将抵山，谓贫者曰："留汝妻守舟，吾与汝可先往询之。"贫者首肯，遂偕上山。富者宛转引入溪林极僻处，暗出腰钺砍之，佯哭下山，谓其妻曰："汝夫死于虎矣。"妇大哭，富者曰："试同往觅之。"偕妇上山，又宛转至溪林极僻处，拥抱求淫。妇正惶哭，闻忽有虎从丛薄中出，衔富者去。妇惊走，遥望山后一人哭来，骇以为鬼，至则其夫抱腰而来。虽负重伤，尚不至死也。乃相持大哭，各道其故，转悲为喜矣。

大娘娘

钱梅溪曰：余侄媳杨氏，于归后生一子一女，忽发狂，登墙上屋如履平地。一夕，作吴兴口音云："大娘娘，我寻汝三十年，乃在此地耶？"婢妪骇之，因问尊神从何处来，有冤孽否？答曰："我本某家妾，主人死时我方怀孕，而大娘娘必欲以内侄为后，及分娩，是男也，大娘佯喜不意。于三朝洗浴时，竟将绣针插入小儿脐中，即啼哭死。我因儿死，亦自经。方知其故，已告之城隍神，不日来捉汝矣。"言讫，乃大笑。不数日，而杨氏之狂益甚，伏地呼号，若被刑者然，未几遂死。余家尊长云："如此案情，亟应早与了结，乃迟至三十余年，可见冥司公事亦废弛也。"余曰："案虽迟久而不至漏网，鬼神之公道自胜人间。

戒赌气

少年性情浮动，赌力赌食，稍不自慎，往往自戕其身，不可不戒也。尝闻吴门有糖团一物，糖和糯米，衣以芝麻，以油炸之，但滞膈腻脾，不能多食。有某甲，体

极壮实，自诩善食糖团。某乙见其气盛言大，因激之曰："汝能啖至百团，当于虎邱备灯船相邀。"某甲诺之。任意大嚼，食过五十余团，毫无难色，旁观者或为诧异，或为担忧。某甲意气自雄，及食至八十余团，已觉勉强，渐有不能下咽之势。某甲因必欲践言，竟将百团食尽。当时止觉胸腹膨胀，通身为之不适，继则愈胀愈大，坚如木石而苦不胜言矣。同人见症危，亟召其家人至彼。时有名医薛一瓢者，字雪白，与叶天士齐名（叶以天分胜，而薛以学力胜。薛之厅事署扫叶堂，叶之厅事署扫雪堂，二人两不相下，而实莫能轩轾之），因共扶掖至薛处，告以颠末。薛胗视逾时，曰："是不可治也，六脉均伏腹中，凝结已如铜墙铁壁。攻之不力则不效，攻之太猛正气必立脱而亡。即速回家，料理后事可耳。"众谓束手待毙，盍姑再求之叶天士。薛曰："吾所不治之症，叶亦不能治也，但姑往叩之。"众复扶至叶处，叶言悉如薛，亦辞以不治。众嗒然，即退将出门。叶复招之曰："汝曾叩之薛某否？"众将薛言备述之，叶曰："吾固曰不可治也，然则尚欲何往乎？"众曰："薛言不治，君言亦如是，是真不治矣。送其家待死而已。"叶沉思良久，曰："死马当活马医，可乎？"众许之。叶遂进内煎药，不移时出一碗，白如米泔而黏，曰："先服此，当有继进之药。"服毕，逾时又出一巨碗，则色甚黑而浓厚，叶令尽服之。少顷，腹微动，旋大解，继以泻，愈泻而腹愈松，比泻止，腹软，惟觉人疲，余无所苦矣。盖某甲之症，惟有攻之一法，但急攻则人不克当，缓攻则人不及待。薛与叶皆知之，叶惟欲与薛争名，必待薛辞以不治之后始敢放手治之。治之效则名愈归己，治之不效亦可告无罪于人。叶固因医致富者，其白色药，则以真参四两煎成，防其骤脱。其黑色药，则用斤许硝黄等味浓煎以成，冲墙倒壁之功。噫！亦神矣。向使薛辞以不治而不再叩叶，则其人死；叩叶而叶不问及薛，则其人亦死。不治之症叶竟肯治之，但一时乏四两真参，药必无效，则其人仍死。噫！亦险矣。然则人何苦轻与人赌食而不惜自戕其身哉？又闻服盐卤者，令人肠断而死，但饮猪油即解。吾乡有一人知此诀，尝与人赌服盐卤，因而取胜者多矣。一日，其人晨出门，嘱妻煎猪油以待，盖又将与人赌食盐卤也。傍晚，其人忽归，急索猪油，则其妻适将猪脂煎成，方出镬也，难以入口。大呼腹痛，狂跳不止，逾刻而死。是与前之赌糖团均可为炯戒者也。

马禹平

马禹平，浙东贾人也，挟赀周行苏、扬、汉口、佛山间。数年间，虽无所亏折而所得亦无几。见同邑张贾生意日盛，踵门请曰："贱意欲与君合本共作，以学江湖经济，何如？"张曰："吾雅不惯与人合作，难如尊命。"马曰："吾欲借邻壁之光以照陋室，合作不可，附骥而行若何？"张许之，遂约日同诣佛山，因物少出色，价亦过昂，张曰："卷装空回则损往来行费，惟有洋锡一项，途中不怕风雨，且可稍沾蝇头之利以抵川资。"于是各置洋锡千五百块，买舟分装，开则同开，泊则同泊。谁知过十八滩，马舟击破，藉张之舟人力拯其命，抢获行装，而洋锡已尽沉于水矣。张曰："他物失水，多半无成，锡无碍也。请人没水捞之即得矣，吾候子同行焉。"马曰："吾此惊不小，得失已尽付之于命。子为我耽延，心实不安，且未知何日可以蒇事，请先行。"遂自登岸，赁地鸠工，编蓬结厂而固请张行。张不得已，扬帆去，马与滩上人约曰："能取滩底锡一条者，酬金五钱。"众皆跃水沉取而献，三日，所沉之锡已如其数，而滩上人犹纷纷入水捞取，马仍纳之。十日乃尽。检其数，多逾四倍。装运至江南售之，盈赀五六万。先是，张早归里，告之马家，举室惊惶。越日，马亦欣然抵家，细陈苦中之甘，令勿声闻于外。遂诣张告慰。自后马无往不利，富竟十倍于张。盖十年前有巨商过十八滩，击破巨舟，客及舟人无一生者。所沉洋锡不少，乡人不知。值马亦破舟，故尽捞尽献耳。夫马遭沉舟之劫，心已灰矣，孰知劫之来，即运之至？孰使之沉新锡于旧锡之上，且不沉张舟而独沉马舟？可知富贵利达之事，有数存焉。彼痴心妄想者，亦可憬然有悟矣。

卷　六

高邮苏某

高邮苏某，夫妇年皆四十，只有一子，爱同拱璧。一日，小婢抱出外厅，因雨滑足，将儿跌于阶下，头破而亡。苏某见之，即嘱婢速逃回母家，自抱其子，人谓系已失手跌毙，盖知其妻之性急而暴也。迨其妻急寻婢，而婢已不见矣。未几，苏某复举一子。按此事载《因果录》中，昔年家大人官京师时，亦曾微闻之朱文定公（士彦），盖公本高邮人，尝述其乡里美谈而未竟其绪，今亦不知苏氏子如何。以理度之，其必昌厥后无疑也。吾乡前明马恭敏公（森）亦有是事，系除夕婢抱儿在门首游戏，儿误抢投邻家爆竹盆中死。恭敏之父亦令其速逃远方，而向妻婉转寝其事。儿身故有疤痣，后一年复生子，疤痕宛然，知为故儿投胎再来，即恭敏也。恭敏以户部尚书致仕家居，尝以数言定民变，屡纾乡里之难事。详徐兴公《榕阴新检》中。然则今之苏氏子纵不能如马恭敏，而其父之厚德则与恭敏之封翁正同，将来亦必有所表见于时，吾将洗耳待之矣。

霍节妇

徽州霍姓，亦巨族，家有节妇贤而懦，往往为邻族所欺凌，从弗较也。城中有胡某者，酷好堪舆之术，技亦不精，饶于资。偶见一田地，以为中有大穴，询之，则霍节妇之产也。买之不可，遂伪立卖契，捏造中证，投牒公庭焉。霍节妇惧，愿以此田归胡，而以去无葬地为辞。胡欣然以瘠田数亩易之，而不知其所谓大穴者，无穴也，其所谓瘠田者，则真灵穴也。霍节妇不得已，遂卜葬其夫于瘠田中。而三十年内，子姓科甲连登矣。

胡某自卜葬大穴后，家渐零落，费尽心机，非徒无益而反害之，岂但技不精之咎哉？

贾　某

山西贾某，少孤露，幼即订婚于王某家。王见其贫，迎之归。及长，合卺，而妻旋亡。王某优待之如故。王有少妾，美于色，诱之逃，并窃其资斧焉。逃至河南，居然成家，且生一子二女。后其岳家踪迹得之，劝其归，弗顾也。道光辛丑，详符之决口，全家遂葬鱼腹矣。

摆摊盘

扬州赌风最盛，近日有摇摊之戏，官与商每合而为一，以资财角胜负，意气自雄，而南北委员之往来是邦者，亦鲜不沉溺其中，乐而忘反。甚至有诱赌之局，外张筵席，中蓄裙衩，名曰摆摊盘，尤为人心风俗之害。闻此数年来此风益炽，付西歌吹之外，局面又一新矣。近有商夥某甲者，家设摊盘，诱人子弟、破人家资者，亦不可数计。其子为秀士，正应秋闱，一夜忽有喜报到门，人多不信。翌日，取题名录观之，居然某甲之子也。众皆谓似此人家而有此善报，天道殆茫昧不可知。余亦闻而疑之。一日，晤罗茗香，告余曰："某甲家之喜事，人皆诧之，而某甲之近事，则人所不知也。某甲于摊盘中，每年必购一二少妇居中作饵，去年购一中年妇人入局。初到时，即觉其神色不怡，细诘之，乃知系一宦家妇，其夫曾官邗上，死后家无丁口，不能自存，故隐忍到此。然自入局后，经今数阅月，颇能自持，并无染也。某甲忽动矜怜之心，立送之入清节堂（即恤嫠局），并极力为之道地，俾得其所。此妇亦甚情愿，较之在摊局中，竟判若仙凡矣。余曰："善哉此事，功德甚大，有此一大善，则众不善自然可以消抵，其获善报也宜哉。"

嵩明州牧

云南嵩明州某甲者，时于乡间好行小惠，邻里多悦服之。惟遇公门中人，恒视若仇雠，每极力把持阻挠，虽颇于地方有益，而结怨已深，故平生踪迹不轻入城。偶值嫁女之年，入城购买杂物等件，猝遇胥役，即被押入衙署，回明本官搜求旧案。当将某甲杖责并加枷号，发往该乡地示众。兼有两役押解而行，适遇一深水渡头，某甲无地自容，遂带枷赴水死。时州牧赵某安坐堂皇，闻之亦不甚介意。半年后，当昼假寐，恍惚见戴枷人昂然直入，俄顷之际，内有小婢来报，二夫人已育麟儿。赵某本未举子，合署皆为称庆，独赵某深抱隐忧，于是自撰疏文，为设醮坛以禳之。几及年余，忽梦中见前之戴枷人曰："我在乡里，素有好人之称，并无欺压平民之事，不过替人调解，何至必不相容？即欲惩我，亦何必将我枷示乡里，使我做不得人，非逼我于命而何？汝既要我的命，我罪不至死之人，焉肯与汝干休？今到汝家以来，每见汝时时懊悔，可见汝真非要害我命者，冤可解而不可结，我去不与汝结雠矣。"言讫，悠然而逝。梦骤惊醒，但听内传新生公子忽发暴疾，势不能留，合署忙乱，旋报公子逝矣。中外皆来劝慰，而赵某暗中如释重负，后亦寂然。

章邱孝子

章邱陈孝子，以磨镜为生，天性诚笃。年四十有二矣，家贫尚未授室，只一老母，年六十有六，孝子以磨镜资为甘旨之奉，先意承志，其母忘其为贫且老也。一日，母犯股疽，彻夜呻吟，孝子号泣天，愿以身代。终夜扶侍，衣不解带者年余矣。医者以此症无药可治，惟吮之则其痛可稍减，孝子即每日口吮数次，不以为秽。因母病废业，贫无以为生，除甘旨供母外，日食糠秕数合，后其母身登上寿，家亦小康，孙且登乡荐矣。

浦城痴翁

浦城周某，素性长厚，人或称为痴翁。夏日与客对弈，忽一贫士咆哮奔来，曰："止欠汝息钱二千，何必便令管家逼我。"某尚嗫嚅，其人即大肆骂詈，毁坏棋局。某温谕之曰："汝欲告免乎？"即濡笔付免票，其人急谢去。坐中客皆叹某之盛德，某曰："此人貌凶而言狠，恐激成意外之变，故宽免之。"及日脯，忽报是人死于厕。时客尚在坐，共诘其故，乃知其人因债逼无措，服毒而来，意欲图诈。因感周翁之意，急归觅粪清解之，而药性暴发，已不及解矣。某乃对天谢，客亦大加敬服，或曰："此翁非真能怜贫而忍辱者，将能以智免祸耳。痴者固如是乎？"

雷殛不孝

大湖于某，年六十有二岁，以种田为业，家仅二子，长子年二十有八，次子年二十有四，贫甚，皆未授室。于某适病痢甚笃，长子孝甚，日侍汤药不稍离。次子性游荡，漠不关心。延医立方，嘱须煎好后承露一宿，次晨饮之立效。长子日侍父侧，并无刻暇，因将药煎成，露于院中，嘱弟守视。弟与邻妇有私，是日邻妇之夫外出，潜就宿焉。不料药为蛇虺遗毒，次早其父服药即中毒死。其父之死虽非子杀，然当父病危笃之时，尚作为淫恶之事，以致药有虫毒，父以毒亡，则不孝孰大于是哉？后父丧尚未出殡，而次子已为雷殛死矣。

台湾唐某

台湾唐某，家富饶，本以贩糖获利，群称为糖叟。中年死于瘵，妻尚少艾而无子，有族侄某常往来其家，年少，美丰姿，觊觎糖叟之产，百计挑其妻，遂通焉。并怂恿其妻告于族人立己为嗣，已据其室，居之不疑矣。族人有私议之者，亦有嘱胥役龁龁之者，某皆以重贿消弭之。值陈辨之乱，全家遭戮，其侄某独横尸路衢云。

马疡科

高州马疡科，术甚精，遇有患者，先用药溃成大孔，再与议价，有不满其欲者，遂置之不治，以此殒命者不一其人矣。马家积资几及万金，忽患人面疮，自不能

疔，辗转以死。其妻无子，仅一女，妻丑而淫，以多金博诸恶少欢，门庭如市，淫疮遍体矣。其女年十七，丑如其母，亦同倚门焉。夫母女俱丑，何以其门庭如市，若非多金之故，亦何至如此宣淫哉？自是而城中之业疡科者，咸为短气云。

顽师显报

建安周某，以耕牧起家，晚生一子，延邻生徐某训之。子八岁即入塾，隆礼厚馈，有大户世家所不及者。宾主师弟相得甚欢。八年而周某病没，子已十六岁矣，徐即诱之为不善，又从中因以为利焉。周母知之，衔恨气愤而亡，徐遂主其家政，而子日渐淫荡，不五年已耗其产之半。一日，徐在家午睡，忽见周某持枪入，直刺其心胸，顷刻死矣。时家中见者二十人，家止一子，夜半亦死，婢妾星散。周某子目击其事，始大觉悟，修复家业焉。

银作祟

湖州江某，以翰林改官，任直隶青县。时值年荒办赈，从中节省，得数万金，恐上官督过之，乃告病归。初至家，即见一巨鬼，长数丈，青面高鼻，红眼，着白衣，手持铁枪，若欲杀之者。江大惧，急呼家人，忽不见。既而有谣传直隶赈案发，将有抄家之事。江愈恐，遂将所有尽埋之，人无知者。未几，忽中风疾，不能言语，两手足皆拘挛，终日卧榻上，如醉如痴。自此室中鬼日益多，厥状狰凶闹无虚日。江既死，家中亦颠倒，只剩一孙，由是迁居。屋售他姓，而所埋之银不知归于何氏之手矣？

逆子

吴门沈某，居葑溪，家本小康，其叔拥厚资而无子，死遂立某为嗣。某素无赖，不善事嗣母，又日浪游，全不顾家。及嗣母卒，草草殡殓，停棺不葬者至十余年，并岁时祭祀亦忘之。一夕鬼啸，某秉烛出，忽见其叔祖母以挺击之，大呼逃避，复追之，立时死，家资荡然矣。又常熟诸生有郑宗臣者，生一子，年才十五六，习为不善。宗臣恶之，子亦苦父之拘束也。乃取墨匣改为小棺，捏泥像置其中，题曰"清故邑庠生郑宗臣之柩"，埋于庭前。其仆见而谏之，不听。埋甫毕，两足忽腾踊，痛哭不已。一弹指间，气遂绝。此二事，皆家大人在苏州时所闻诸蒋伯生邑侯（因培）者。天之诛逆子，未有若是之速者也。

湖北夏某

湖北夏某，于道光十一年遭水荒，父母双亡，时其年已十岁，饿倒路旁。有王某者，慈心好善，见而怜之，携归，给以衣食，并令与子弟同入塾读书。夏天分颇高，已能成文矣。一日，王某全家出外看灯，夏亦尾其后，见王某之妾少艾，挑与语，私通之。属其妾盗主人之金百两，携与潜逃。舟过汉江，适风激缆断，舟覆，沉江并死。主人遣人追其妾，尚遥望见之，而不能救也。

地师

徽州程某，精堪舆之术，名闻四远，吾乡林某延之相地。林某，恶人也，奸盗邪淫，无恶不作。程某为卜一穴，真穴也。程某于定穴后，梦郡城隍召之入庙，令其毋点此穴。醒而恶之，既复以为梦幻难凭，复贪林某重利，仍为点穴。未几而阴雨晦冥三日夜，震雷一击而穴破矣。程某遂潜逃，未到家而死，林姓亦寖衰。佥谓阴地不如心地好，相地者每举以为戒云。按此吾乡近事，啧啧人口者。初亦不知何家，观《因果录》始知为林姓，亦未详其何郡县也。

湖南熊某

湖南堪舆熊某，技甚劣而心甚贪，为人营兆，葬于水泉沙砾者不知凡几矣。有方节妇者，守节已十年，请熊某为其夫择地。熊以为可欺，与他地主结合，甘其词以诱之，重其价以要之。节妇不得已，典住宅以酬值焉。而不知其地实绝灭凶宅也。葬有日矣，夜梦神告之故，戒勿葬，且谓熊忍心害理，罪不可逭。节妇犹未以为然，比明遣人视熊某，则已于半夜死矣。

破人婚姻

乾隆丁酉科龚怀青太史（大万）、姚佃芝主事（梁）同典广西乡试，首题为斯民也二句。某房考得一卷，欲荐之，忽梦人曰："此人三破人婚姻，不可荐。"某以梦不足凭，遂荐之。主司亦颇赏其文，某夜复梦曰："此卷系抄袭陈勾山旧文，陈勾山稿中现有其文。荐而不售，衣巾尚在。荐而或售，据新例必除名。汝虽无大处分，何苦害人耶？"某以两梦告，主司谓我辈识得陈勾山文字，足征眼力之佳，若置之前列，恐遭磨勘。附之榜末，或无妨也。主司竟中之，及到部磨勘，官亦梦如前，遂以抄袭除名。盖不中则无由除名，中而不入梦亦不至除名，阴司之报施至于再梦三梦而不已，亦可谓不遗余力哉。

钱梅溪述孽报六事

钱梅溪喜言孽报，皆近事也。尝云：常熟黄草塘有须姓，以屠牛为业，每杀一牛，必割其舌食之，以为美味。一日，将屠刀安置门之上方，忽闻二鼠相争，仰面看之，刀适落其口中，断舌死。又云：鱼行桥有一猎户，打鸟无算，后患病，医药无效，辗转床褥。忽梦神告之曰"汝要病愈，须将稻草扎一人，用汝平日所着衣冠披之。中藏生年月日，挂在树上，将鸟枪打之，病便可愈也。"及醒，乃以梦告其子，命如法行之。讵鸟枪一发，大噱而绝。又云：余近邻有薛庆官者，以屠羊为业，家颇饶。年四十余，忽得病，病愈后面成羊状。尝以三百金往安徽宗阳籴米，死于江中，不得其尸，以空棺归葬。一两月后，有人见薛背一包，卷一伞，从后宅走打鼓桥，自行自哭，盖鬼复还家云。又云：枫泾镇有沈二者，好

食狗肉，生平杀狗无算。乾隆丙子岁，沈抱病甚笃，昏迷中见群犬绕床争啮其体，号呼求救。临死时，自投床下，两手据地，作犬吠数声而绝。又云：娄东有无赖杨姓者，以攘鸡为食，其术甚秘，人莫知也。其后杨背上忽生鸡毛一茎，乞人拔之，痛不可忍，因自言此偷鸡之报也。又云：湖州南浔镇有一小户人家妇顾氏者，貌颇美，适有县役某催科至其家，伺其夫远出，突入内室，举手摸其颈。顾大惊，旋入房，泣语其小姑曰："此颈忽为男子手所加，岂可洗乎？"遂缢死。其小姑亦不知县役为何人，旁无觉者。越两月，某役偶乘舟过南浔，忽见顾氏上其舟，役忽告舟人曰："吾前者不过以手摸其颈，何遽死乎？"遂投水，适遇来船牵缠其颈，不能解，立时流血死。舟人扬其语，闻于小姑，其事始白。而报应亦奇矣。又云：长洲有徐某者，富而悭，亲友借贷，每拒弗见也。其子年弱冠，颇思干蛊，往往延接，或私自周给之。其父大怒，以为不肖，俟其见客时，持杖挞之，欲以绝其往来。未几，其子病，医药难施，或云獭肝可疗也，乃重值购一小獭，取其肝。未及服，而獭鬼来索命，云："杀吾子以疗尔子，岂天理所能容乎？"夺其药去。徐某百计禳祷，卒无效，其子竟颠痫以死，而家道落矣。

常熟某甲

常熟张塘楼有某甲，种田为业，家道小康。邻家有佣者，娶妻甚美，某甲见之，窃自念云："若得此妇为妾，死无恨矣。"遂召佣者置之家，俟其饱食后，令其负重，如是者年余，遂得疾死。旋纳其妻，以为得所愿矣。越一二年，当八九月间，新雨乍晴，稻禾初熟，某适在田畔游行，见丛莽中佣棺欲朽，忽生善念，以为此人因我而死，今年冬底必将此棺入土，以慰其幽魂也。忽闻棺中有声，突出一蛇，啮其足，某甲大惊，负痛疾行，蛇尚在足蠕，数剔之不去，而某已惫矣。因自吐其前谋于众，一村老幼咸来聚观，某甲死而复苏者数次，忽谓其妾曰："我腹痒不可忍，急取刀破吾腹看其中果何物也？"遂抱持其妾而死，须臾妾亦死。

不养猫

吾闽乡谚有"三代不养猫，全家无病耗"之语。闻福清有叶叟者，台山相国之后人也，素悯鼠，不畜猫。年四十余，忽于春日患噎症，至冬益剧，薄粥不能下咽，自分必死，长夜不寐，燃灯枯坐。适几上有炒米半瓶，群鼠欲窃食而不能入口，俄有一鼠衔一箸，植瓶中，以口咬箸，又一鼠衔其尾而曳之，瓶遂倒，群鼠争就食，啸呼为乐。叶叟观之，不觉大笑，喀出一赤物，如新生小孩之拳。顿觉胸前清爽，遂能吃粥，旬日全愈。又四十余年而考终。按此事亦甚小，然不可谓非适逢其报也。

狐报恩

江阴高柏林者，少无赖，貌韶秀，住广福寺。旁。一日，见众僧缚一狐，将就刃矣。高再三劝止之，方释缚，狐已逸去矣。后于佛前求问终身，得吉筶，心窃喜，私计他日得志，当新是寺。及晨，有某邑宰召高为长随，颇宠任之，呼曰"小高"。宰治故冲繁，差使络绎，一日有钦差过，召小高付以千金，令办供应。小高至驿中，前站已到，仓皇迎接，忽失金，愤极，欲投水死。旋有一老人救之，曰："汝命应发大财，此非汝死所。"时供应铺设一无所备，钦差故廉俭，一见反大悦，以为好官，召其仆谕话，见其伶俐，即令跟随。嗣后声光益大，凡关差盐政，皆任为纪纲。不十年，拥资数十万金，自郡守以下多与通兰谱者。居然出入衙门，延为上客，后果重建广福寺。地方官仰体小高意，亦为之科派民间，百姓哗然。有好事者撰碑记一篇，假邮封直达抚军前，抚军察其事，据实奏闻，遂成钦案。先是，小高感老人恩得不死，乃塑像于家，每晨必礼拜。至是案发，乃泣跪像前求救。其夕，家中忽闻呼嗥声。明晨，视塑像汗出，如是三夜，忽闻事得轻办矣。或曰："即此老人往托某公为缓颊，小高实不知。"后知老人乃狐也。

狐报仇

嘉庆乙丑间，陕西甘棠县有高中秋者，素无赖而美须髯，身长八尺。尝入山打猎，有狐数十头，尽为杀剥其皮而食之。是年十二月，忽有二女子从天而降，娇美绝伦，自言琼宫侍者，谓中秋曰："上帝使我侍君，君有九五之尊，愿自爱也。"中秋窃喜而无相佐之人，告之同邑武生王三槐，及本营参将旗牌官高珠。王、高皆同伙打猎者也。闻之均大喜，遂以王女许中秋为正宫，而以二女为妃嫔。二女者，能撒豆成兵、点石成金之法，试之果然，遂起意谋为不轨。中秋有佣工史满匮者，二高欲胁之以为将，而史不屑。一日，闻二高与王将割满匮头祭旗起事，约有日矣。满匮星夜入城击鼓，县令知其事，一面飞禀上台，而以满匮为眼目，尽捕获之。是时，方葆岩先生为陕西巡抚，状其事于朝，中秋等皆凌迟，惟两女者杳无踪迹，盖狐报仇也。狐亦恶极矣。

又

淮南王某者，家素封，因开质库，扩邻屋，见有小狐三头，家人共逐之，王必欲杀之以除根，因毙其二。自此家中作闹无虚日，嘉庆已亥冬日，质库火烧，深受赔累。以此控告张真人，给牒而归。安静数月，复闹如故。王不堪其扰，将烬余当包陈本四万余金卖与程姓，程宅忽闻空中语云："吾与王姓有仇，尔可不买。"其妻闻之甚明，遂不成约。辛丑三月，包楼复起火，烧尽无余矣。

蛇报

吴县乡民某，有往穹窿山进香者，见舟子击一小蛇，某在旁戏语曰："蛇能索命，击之者往往不祥。"语毕，径避去，亦不救也。是夜，梦有一蛇人立而言曰："见死不救，何忍心耶？"遂以尾击其腮而醒，觉而齿痛异常，忽出黑血数升，延医视之，曰："此蛇毒也。"医治半载始痊，而家资因以荡然矣。按此事亦小，然推见死

不救之心，则何所不至，其得蛇报亦宜矣。

食鳖食鼋

常熟葛友匡，为里中富翁，一生好食鳖，常买数十头养于瓮中，以备不时之需。一日，独坐中堂，闻瓮中作人语云："友匡，汝欲灭尽我族乎？汝月内当死而不自知，尚欲害许多性命乎？"友匡大怒曰："见怪不怪，其怪自坏。"乃尽烹而大啖之。不十日果死。又吴门有富翁者，拥资巨万，其子某好食异味。一日宴客，市得巨鼋，庖人将杀之，见鼋垂泪，以白某，请放之河。某怒，遂持刀自断其首，首甫堕地，忽跃至梁上，咸异之。遂烹而食之，味极美，以半馈其姻家，以半宴客。某仅尝数脔，即目眩神迷，但见屋梁上皆鼋首，扶至寝室，则床帐皆满矣。某自言曰有数百鼋来咬其足，痛不可忍。叫号三日而死。

放生诗

吴门周生(夽)喜放生，每一次放生，辄以小诗纪之。尝因放大鲤鱼作诗，末句云：倘若从龙去，还施润物功。颇得意。后人乡试，诗题为白云向空尽。诗成，苦结句语意不佳，忽忆自作放生诗，因以末二语作结，主司嘉赏，遂中式。

驴偿债

兰州民张家畜一驴，善走，日可二百里。然好蹄啮生人，惟张父子三人乘之，则调良就驭，他人莫能乘。偶行医赵姓者，欲应狄道人延请，姑试借之。帖然驯伏，遂骑以行。既归，夜梦黑衣人语之曰："我，张氏家驴也，前生借君钱三百未还，今当补偿，昨乘我至狄道界，往返才二百八十里，尚未满数，速借我，再骑二十里，则吾事毕矣。"问汝欠张氏钱几何？颦蹙曰："多，不可说。"赵醒而异之，果复借以他适。既而忘之，去路稍远，忽奋跃掀赵堕地，计程则不止二十里矣。赵益异之，揽辔祝曰："吾知其故矣，但今距吾家十里，不乘汝如何得达？归当以十钱买刍秣饲汝，何如？"驴伫视良久，复驯伏就骑。嗣后赵故欲试之，甫据鞍作欲乘状，即啼啮长鸣矣。夫变畜还债，见之说部者甚多，此家大人在甘藩任内听署中书吏所口述近事，可征信也。

獭索命

李春潭观察于癸巳年三月，押粮船至怀宁县属之大长沟。有役龚恺，夜梦一老人须发皓然，言明早有难，乞为援手，后当图报。醒而不解所谓，次早忽闻邻舟喧闹，往视之，见有一大水獭伸首近舟，忽浮忽没。舟人聚观之，俄被获，龚忆所梦见而心动，出青蚨五百向买。众皆允，惟水手陈四不许，且曰："一皮犹值数金，岂五百文所能买？"龚欲添钱，陈已用铁叉击其首，立毙。剥其皮，分啖其肉。后食肉者皆病，陈尤剧，昏愦中自言我多年修养，偶遇厄难，众人皆允卖，独尔不许，击我立死，我必索尔命。众为之祷，不允，卧疾数日，叫嗥不已而殒。于连亭曰：物虽至微，无不惜命，浮屠氏之教最重戒杀，莲池大师有放生池，杭人至今不废。况以水族之物，竟能见梦于人，其为灵异可知。龚虽出钱不多，犹有善根，陈四立毙其命，实属残忍，宜报复之不爽也。尝闻有某某嗜鳖，一夜梦黑衣人叩首乞命，其妻梦亦相同。次早，渔人送一大鳖至，某喜甚，妻劝曰："昨夜所梦黑衣人，其殆是乎？曷放之。"某不允，烹而大嚼。忽思浴，久而无声，妻往视，则满盆皆血水，骨肉无存，惟余一辫而已。与此事正可参观。

鳝索命

贵州黄兑眉上舍云：贵筑有某某，性嗜鳝，每饭必具，年近六旬矣。一日，赴市买鳝，拣择肥大者，卖鱼者令其自取。某揎袖裸臂探手缸底摸之，忽群鳝涌起，竞啮其臂几满，痛绝仆地。群鳝累累悬臂间，齿皆人肉。亟呼其子至，抬回家中，以剪断鳝身，而鳝首紧啮不放，一一敲落，而臂肉尽脱，长号而绝。合市聚观，咸以为异。有为之戒杀生者。

鲈香馆

山西省城外有晋祠地方，人烟辐辏，商贾云集。其地有酒馆，烹驴肉最香美，远近闻名，来饮者日以千百计，署扁曰鲈香馆，盖借鲈为驴也。其法以草驴一头，养得极肥，先醉以酒，满身排打，将割其肉，先钉四桩捆住其足，而以巨木一根横压于背，击其头尾，使不得动。初以百滚汤沃其身，将毛刮尽，再以快刀零割其肉，或要食腿，或食肚，或食脊，或头尾，各随客便。当客下箸时，其肉尚未死绝也。此馆相沿已十余年，至乾隆辛丑岁，长白巴公延三为山西方伯，闻其事，遂命地方官查拿，始知业是者十余人。送臬署治其狱，引谋财害命例，将为首者论斩，余俱边远充军，勒石永禁。闻者快之。

金陵不孝妇

戊申六月，余由温州守任因公进省，叩谒廉访周石生先生(升麟)，并将近著《劝戒录》呈政。廉访温厚和平而尤喜讲因果，颇与余同契。越日，叩辞，燕谈之顷，廉访云："吾乡有一事，甚真确，余所目击者，当为尔述之。"因云：金陵城内寡妪某姓者，老而瞽，仅一子一孙，子娶妇某氏，凶悍异常，人皆知其不孝。孙亦娶媳，则颇知礼义，常不以其姑为然，无如何也。其子与孙时以小经纪出外，家中惟婆媳三代三人，并应门仆及灶下婢均无之。悍妇固虐待其姑者。一日，因事口角，妇恨极，逼姑于暗地逾时，竟被勒杀。妇意谓外人固不知也，而其孙媳难以相瞒，因告其媳曰："我有一要紧事告汝，须终身勿向人言，言则于汝不利。"媳见神色不妙，亦微知大概，素畏其悍，只有首肯而已。因告以故，媳噤不出声，并嘱以翁回问及，但言得病身亡可耳。因此一家内外绝无知之者。逾月，悍妇忽梦被摄至大殿，绿瓦高甍堂上神像森严，灯烛闪闪，台下皂役肃立，闻唤

不孝妇某氏进，因战栗跪下。旋复唤至后殿，神之尊严与前殿同，阶下齐声喊报不孝妇某氏到。忽闻殿上者曰："有人在此控汝矣。"妇见阶下跪一老妇，即其姑也。曰："记前事否？"未及答，又闻殿上者曰："暗地勒杀汝姑，是汝一人自为事乎？"妇自揣不能赖，因答云："事诚有之。"殿上者曰："汝当何罪知之乎？"因拍案喝曰："此乃弥天大罪，在阳世当凌迟处死，在阴世当坠地狱五百年后方得超生。阳世之罪，另有处置。汝若能将此一段罪案多告世上一人得知，则免汝地狱一日之苦。汝切记之。"又告云："此事汝夫虽不与闻，但夫纲不振，既不能制之于生前，复不能发之于死后，以致母死非命，应与斩决。汝回去便见分晓也。"阶下皂役同声吆喝，大惊而醒，因历述前梦如绘。未三日，妇即得恶疮遍身，溃烂自顶至踵，几无完肤，叫号四昼夜而死。其夫同月亦旋患断头疮而亡。

采生案略

某县有商人者，以善贾致富，县有恶绅欲贷焉。不应。许以重息，不应。嗣以公事派出，又不应。绅深衔之。商人女仆有二岁女夭亡，绅诱仆使控县，云被商人妖术采生以死。县不准理，绅又觅同时夭女者，得五六家，贿以利，使皆控女被某商妖术致死，县皆不准。使控府，绅亲与太守言，太守某曰："似此妖术，自古无此说，亦自古无此事，今安得办此案乎？"仍不准。绅嘱夭女之家控司及院，俱不准。绅乃作书寄都中当轴者，言商人采生妖术已致死多命。当轴者转致书于其省之中丞，中丞恐事发，有累于己，不得已收商人研讯。狱成，罪立决，临刑之日，天为之变，突起黄风，白昼昏暗冲市，墙壁板柱望之皆黄。人相顾面色俱黄。城中人无不叹息曰："此某商之冤气也。"俄有自其县来者，言绅子忽得疯疾，大声呼冤，所言皆某商语。绅入视疾，即手指呼骂，绅不能近，越数日而亡。旬余，绅亦病疯而亡。中丞闻之惧，使纪纲三四人自护。一日，与司道议事，语未毕，忽厉声曰："杀尔者某绅，非我也，奈何寻我？"司道谓其左右曰："大人病矣。"速扶入，延医，不数日亦亡。自商人受刑后，至绅父子死及中丞之死，前后不过旬日。此乾隆四十余年事，不忍斥言其地与人。相传此案发后，即有台谏论列其事，曾通行各直省云。

吴探花

仁和吴筑岩编修（福年）为诸生时，于道光乙未年四月初二日清晨，由所居缸儿巷行过水漾口河干，见老妇方投水，急唤舆夫二人自水中拯起。救醒询之，则以与媳不睦，口角轻生。以言劝释，出资唤舆送归。是年即膺秋荐，旋成乙巳进士，一甲第三人入翰苑，丙午主试贵州。

许司马

仁和许君修（延敬），周生驾部（宗彦）之子也。由庠生以府同知捧檄吾闽。道光十四年，权邵武同知事。同知官为闲曹，而君能以惠政逮民，民德之。俗好斗，凡杀人者可以财赎免，君独不受，追谢事未行，而县苦水灾，斗米几千钱，县令杨某卒，民佥谓许侯才且廉，合词请于上官摄县事。时方设厂平粜，君严立程式，使吏不能侵渔。又虑贫乏无以得食，兴修城垣，以工代赈，全活甚众。以此劳瘁致疾，未一月而卒。卒之日，士民入吊，皆哭失声。邵武邑绅张公冕梦一官拜谒，仪从甚盛，如大府，急出迎。见则许君也。语张云已为邵武县城隍，三月初八日莅任。同时梦者数人，皆与张同。夫人庄氏在家，得梦亦同。并相迎偕赴任所，夫人梦中许之，旋得疾卒。十五年六月，邵邑亢旱，往岁祷雨在郡城隍庙，邑宰子安（衔远）以君惠济灵显，特诣县庙斋祷。雨大沛，禾苗尽起，阖境官民奔走焚香。于君生诞设祭演剧，顶礼膜拜者不绝。君之生殁始终惠佑邵民如此。是年闰六月，邑人扶乩者又笔示：已迁粤西桂林府城隍。其后浙人吴小崧（公谨）赴粤西郁林州刺史任，至省不待访问，已喧传许君调任示梦之事，感应如响。余闻君弟子双（延谷）广文言及其家梦兆签语，灵异之迹尚多，信所谓聪明正直而壹者也。君之哲嗣（善长）廪膳生，能文章，其必佑启而克昌也又可知矣。

金陵周氏

金陵周石生廉访，先代皆孝友，廉访之高祖忠信乐善，施与不倦。昆弟凡三人，尝推财让两弟，每于岁暮裹白金自数两至数十两累累，盛以囊，亲拿之，策蹇出，遇有穷迫不能卒岁者，叩扉授之，不告姓氏而去。数十年如一日。家业渐替，再传遂贫乏。嗣诞生其祖中翰公，幼岐嶷聪颖，年十二即游庠，十六食饩，未几登拔萃科。乾隆三十年，恭值南巡，召试授中书，入直枢庭。中翰公有二子，长为甲寅孝廉官县令者。次即廉访之封翁，年二十登己酉拔萃科，以体弱早世。时廉访才五岁，太夫人守节抚孤，赖舅氏家延师训读，教养成立。道光癸未，以第三人成进士，入词馆。历科道，出为监司，擢按察使。居官慈祥仁恕，当更有以善其后。论者皆以为先世厚德之胎，慈闱苦节之报也。闻县令公尝语廉访曰："吾生不及见曾祖，而幼为大母所钟爱，挈与卧起。一日夜寝偶觉，瞥见榻前一老人倚案立，目有光奕奕，如两竿竹，随目以运。愕然问大母曰：'彼立者何人？'大母叱曰：'深夜间童子毋得呓语。'遂不敢言。而其人面目须眉历历犹在目。后度岁时，悬供先代像，瞻曾祖真容，如曾经见者。熟思之，即曩夜见之老人也。彼时双眸光炯炯远射，其殆没而为神矣。"

竹叶亭杂记

[清]姚元之撰　李解民整理

姚元之(一七七六——一八五二),嘉庆十年(一八〇五)中进士,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告老,曾长期为官京城,并出任过河南学政、浙江学政,博览群书,善为文章,能诗会画,工于书法。《竹叶亭杂记》是其身后仅存的传世撰述。全书分为八卷,卷一、卷二主要记述当朝掌故、礼仪制度、科举吏治、时政民生,卷三记载各地的风光物产、人情习俗、奇闻逸事、中外交往,卷四谈石刻印章、古籍文物,卷五、卷六记官僚文人、同乡亲友的行迹故事,卷七为读书札记、考辨杂纂,卷八说花草木石、鱼虫走兽。

这次以光绪十九年刊本为底本加以标点整理。

卷　一

圣祖仁皇帝之登极也,甫八龄。其时大臣鳌拜当国,势焰甚张,且以帝幼,肆行无忌。帝在内,日选小内监强有力者,令之习布库以为戏(布库,国语也,相斗赌力)。鳌拜或入奏事,不之避也。拜更以帝弱且好弄,心益坦然。一日入内,帝令布库擒之,十数小儿立执鳌拜,遂伏诛。以权势熏灼之鳌拜,乃执于十数小儿之手,始知帝之用心,特使权奸不觉耳。使当日令外廷拿问,恐不免激生事端。如此除之,行所无事。神明天纵,固非凡人所能测也。

高宗朝,满洲、蒙古王大臣有由上命名者。丰绅济伦本名济伦,丰绅二字,上所加也。丰绅,清语有福泽之谓也。御前行走科尔沁王鄂勒哲依忒木尔额尔克巴拜亦系上所名。鄂勒哲依,蒙古语有福之谓也。"哲依"二字急读,音近追上声。忒木尔,有寿也。额尔克,铁也。巴拜,宝贝也,音读若罢摆。王为大长公主长子。上爱之,幼时期其有福有寿,结实如铁,而又珍之若宝贝,故以是名之。一名至十二字,向所罕有。

每年坤宁宫祀灶,其正炕上设鼓板。后先至。高庙驾到,坐炕上自击鼓板,唱《访贤》一曲。执事官等听唱毕,即焚钱粮,驾还宫。盖圣人偶当游戏,亦寓求贤之意。不知何独于祀灶时唱之?此仪睿皇则不唱,鼓板亦不设矣。盖非国初旧仪也。徐君善庆言。

嘉庆戊寅九月十六日,圣驾自盛京旋跸。侍卫庆善时年二十二,先期启行,私至阳驿,向庄头索租。阳驿去盛京四百余里。未行之先商之敏征,敏乃教之捏病请假。特旨用内廷发出,板责庆善六十,发往伊犁;责敏征四十,发往吉林。仰见家法之严,不以宗室少贷也。

初圣驾再幸盛京,涓吉七月二十四日启銮,九月回跸。以青龙桥为水冲塌,直隶方来青制军受畴请展期,改于二十八日启銮,十月初四日回跸。至盛京礼毕,诹吉九月初七日旋跸,乃以阴雨改于十一日,又改十六日。是岁万寿庆节驻跸兴隆寺,随扈王大臣官员均于行在行礼。其在京王大臣,有旨概不许差人至行在呈递如意贡品。其轮赴行在接驾谢恩者,亦不许携带如意呈递。十月六日开乾清门,在京王以下五品京堂以上,俱在门外行庆贺礼。万寿圣节例不进本,戊寅圣驾驻跸兴隆寺,办事处奉旨传知各衙门:"应行呈奏事件,仍由报呈递,不可因恭遇圣节以至耽延。"圣人之勤如此。

今上即位初,御史多有条陈弹奏时事者。下军机大臣及部议时,上多裁去衔名及折尾年月,或条陈数事只议一事,则裁去前后之文,不欲令人知之,恐其取怨也。圣主矜恤言官至意如此。湖北袁道长铣陈奏一折,闻有十事。上裁出核赋课、平刑法、广教化三条下大臣会议,余俱留中,不知何事也。

上即位,内府循例备御用砚四十方,砚皆镌"道光御用"四字。上以所备过多,闲置足惜,因命分赐诸臣。

英协揆师得其三焉。圣人之俭如此。

御用笔,向皆选取紫毫之最硬者方得奏进。笔管皆镌"天章"、"云汉"等字。上以其不合用,命英协揆(时为户部尚书。)以外间习用者进试之,取纯羊毫、兼毫二种,命仿此制造。复以管上镌字每多虚饰,命以后各视其笔,但镌"纯羊毫"、"兼毫"字而已。

内廷召见,年老大臣颇以升阶登降为苦。道光八年,有"嗣后凡文武大臣年逾六十五岁者,准由内右门出入"之旨。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念前旨于带领引见诸老臣未经分晰,因再准文武三品以上年逾六十五者,遇养心殿带领引见,一体由内右门出入。体恤老臣之恩如此。

圆明园召见,向在勤政殿。三楹槅扇洞开,殿中有横槅分前后焉。殿东有套间曰东书房,无前廊。夏日召见在殿中,春秋则在书房。书房门向东,前加牌杈。臣工等由东首台阶上进殿,过横槅,转牌杈,向南稍东即南向跪,则面圣矣。此地不大,盖截书房北段为小间。北墙有槅扇门,驾由此出入,是以上面北坐也。丁酉冬,将书房添前廊,南向开门,北安窗,炕倚窗;设御座炕之西头。东南向窗间设大玻璃,以防苑外人窃听。圣人防闲之严如此。臣工由殿外南向之门入见,自戊戌正月始也。

御门日遇忌辰,刑部不进本,例也。韩桂林司寇對在署时,问同列曰:"是日无本,我辈仍照旧随班上殿否?"众皆不记忆。呼本房笔帖式问之,以其专司是事,知之必悉也。笔帖式但对以总理捧本入殿,众堂官俱随上殿。再问,复如是对焉。

御门吉庆事也,故向无左迁者。每岁入春,初次例不进刑部本,为其非吉事耳。丙戌二月十六日御门,同年朱大京兆为瘀调补府丞。盖宗人府丞三品,京兆亦三品,上以对品故调之。然府丞差二级矣。后有日者张云征至都,朱少君以八字属推,张云:"本年官运大不利,不见风波亦当镌两级。"盖其命定如此。然御门降官,向所少有也。

贤良门外有河,河有桥,式如弓背。上看箭,鹄设于桥西河边,射者立桥北,北向而射。每发矢,上右顾以视其中否。岁己亥将桥拆平,鹄于桥南对上设焉;射者立桥北,面向西而射,以免上右顾之烦也。谈风水者谓此桥架河上如弓之有靶,今拆平则弓去靶矣,恐武不振。明年有英夷之扰,其果以是欤?

圆明园福海之东有同乐园,每岁赐诸臣观剧于此。高庙时,每新岁园中设有买卖街,凡古玩估衣以及茶馆饭肆,一切动用诸物悉备,外间所有者无不有之,虽至携小筐卖瓜子者亦备焉。开店者俱以内监为之。其古玩等器,由崇文门监督先期于外城各肆中采择交入,言明价值,具于册。卖去者给值,存者归物。各大臣至园,许竞相购买之。各执事官退出后,日将晡,内宫亦至其肆市物焉。其执事等官,俱得集于酒馆饭肆哺啜,与在外等。馆肆中走堂者,俱挑取外城各肆中之声音响亮、口齿伶俐者充之。每俟驾过店门,则走堂者呼茶,店小二报账,掌柜者核算,众音杂遝,纷纷并起,以为新年游观之乐。至燕九日始辍。盖以九重欲周知民间风景之意也。造办处笔帖式徐君善庆每岁入直,言之最详。晚间仍备嘎嘎灯焉。嘉庆四年此例停止。

庆隆舞,每岁除夕用之。以竹作马头,马尾彩缯饰之,如戏中假马者。一人踹高�béo骑假马,一人涂面身著黑皮作野兽状,奋力跳跃,高趦者弯弓射。旁有持红油簸箕者一人,箸刮箕而歌。高趦者逐此兽而射之,兽应弦毙,人谓之"射妈狐子"。此象功之舞也。有谓此即古大傩之意,非也。闻之盛京尹泰云:"达呼尔居黑龙江之地,从古未归王化。彼地有一种兽,不知何名,喜啮马腿,达呼尔畏之倍于虎,不敢安居。国初时,曾至彼地,因著高趦骑假马,竟射杀此兽。达呼尔以为神也,乃归诚焉。因作是舞。"

圆明园宫门内正月十五放和盒,例也。即烟火盒子,大架高悬。一盒三层:第一层"天下太平"四大字;二层鸽雀无数群飞,取放生之意;三层小儿四人击秧歌鼓,唱秧歌,唱"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云中驾六龙"一首。惟其时余观之朝阳满地,不见灯光矣。后停止。

王建《宫词》:"每遍舞头分两向,太平万岁字当中。"《居易录》云:"今外国犹传其制。"引郑麟趾《高丽史》云"教坊奏王母队歌舞,一队五十五人,舞成四字,或'君王万岁'、或'天下太平'。此其遗意"云云。今圆明园正月十五日,筵宴外藩,放烟火,转龙灯。其制,人持一竿,竿上横一竿,状如丁字,横竿两头系两红灯。按队盘旋,参差高下如龙之宛转。少顷,则中立向上排列"天下太平"四字。当亦前人遗意耶。

旧库内陈物堆积,有明代物。年久无用,发崇文门变价。内有朝靴,以彩缯锦缎攒集而成,似缂丝。前作虎形,以皮,金作睛。屈曲者为云气,五色迷离,如庙中神象所著者。亦有缂丝者,乃明帝之御物也。或朝、或祀、或晏居,正不知何时著此耳?岂明制当如此耶?俟再考。

年节王大臣呈进如意,取兆吉祥之义也,自雍正年间举行。嘉庆元年,贝勒、贝子、公等以至部院侍郎、散秩大臣、副都统俱纷纷呈进两分。于是定以限制:凡遇元旦、万寿及庆节,唯宗室亲王、郡王、满汉大学士、尚书始准呈进,其余一概不准。外省盐、关、织造,向有年

例办进备赏等物，亦止准备进一分。时苏司空楞额为两淮盐政，于例进风猪肉一百块、皮糖八匣，加倍进呈，掷还一半，仍处分之。而如意之例，后又减去庆节一次。至己未，则并王公大臣督抚等呈进之例，悉行禁止焉。

御用时宪书写本名曰“上书”。首页节气，次页次年神、方位，三页列二十花甲子，四页列六合，末二页纪年，与外本同。每日于五行下注明阴阳。于除危后添注“宝”、“义”、“专”、“制”、“伐”五字，五行生克之谓也。上生下为宝，如甲午木生火。下生上为义，如辛丑土生金。上下同宫为专，如戊戌同属土。上克下为制，如庚寅金克木。下克上为伐，如壬辰土克水之类。其义不过阴阳刚柔之理耳，于用事宜忌无关。又每日但注吉神，不注恶煞。每日宜忌及款识俱与颁行本不同。今列其式于左，亦多识之一端也。

		某某日甲子水阳		上弦 某时 某刻
义		开		角
天后时阳福生圣心 阴神司命候 东风解冻	相日三合天医天马 宝光临日敬安普护 五富天喜时德驲马	玉宇吉期兵宝守日 天巫福德六仪金堂 金匮天恩岁德合日德合	生气不将绩世明堂 益后青龙天赦三日 兵福要安五合官日	吉神 岁德月德母仓天德 月恩四相时阳兵吉
病扫舍宇平治道涂行幸进人口经络捕捉 针刺	纳财立券交易修置产室开渠穿井安确硙 栽种牧养纳畜整容剃头整手足甲求医疗	结婚姻纳采问名嫁娶般移解除沐浴裁制 营建宫室缮城郭兴造动土竖柱上梁开市	孤寡布政事行惠爱雪冤枉缓刑狱庆赐赏 贺宴会入学行幸遣使上官赴任临政亲民	宜 祭祀祈福求嗣上册进表章颁诏覃恩肆赦 施恩封拜诏命公卿招贤举正直施恩惠恤

书高一尺二寸，宽约七寸。每四页为一月，每日分四层。写阴阳字用朱书。吉神一层全用朱书。每日推其所应有之吉神注之。五日注候，半月注气，一月注节。“节”、“气”、“候”三字朱书。某节、某气亦朱书，墨注某时某刻。其某候则墨书。如其日应注日出、日入时刻，则朱书于吉神之后，分作两行。又墨书昼若干刻、夜若干刻于日出、日入之后，分作两行。若是日应书躔及某将，亦注于吉神之后。朱书此日二字，下云：某时某刻日躔，某某在某宫为某月将。“某月将”三字复朱书。其每日所宜，“宜”字朱书。其宜用何时，亦双行注于下，与颁行本同，但朱书耳。其日不宜者，亦注明不宜某某，“不宜”字则墨书矣。但其日注宜则不注不宜，注不宜则不注宜，宜与不宜不同日注也。遇上下弦，则书于上格日辰之右。朱书“上弦”及“下弦”二字，墨注时刻。遇日干与皇上景命同者，则亦朱书。

祈年之礼见于《周官》。日用上辛见于《月令》注。王肃云：周以正月祭天以祈谷。《春秋传》曰“启蛰而郊”，则祈谷也。顾宪之议《春秋传》以正月上辛郊祀。汉平帝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郊。唐贞观《礼》：正月辛日祀感生帝以祈谷。郊之用辛，代有明议，然于春前、春后其义未昭。齐永明元年立春在郊后，世祖欲迁郊，王俭启云：“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南郊，其月八日立春。近世明例，不以先郊后春为嫌。”宋英宗治平二年正月上辛祈谷，礼院言：元日朝会、寿圣节多与上辛相近，常改用中辛，非尊事天神之意。真宗景德四年以前，祈谷止用上辛，其后则用立春后辛日。寻南齐王俭之议，不以后春为非。推治平礼院之言，必以上辛为是。有明祀典多旷。嘉靖九年以孟春上辛日祈谷，嘉靖十年以启蛰日祈谷，盖亦无定制也。历代以来或乖古制，或拘上辛，典籍所陈，迄无一例。我朝康熙五十五年正月十日上辛，以尚未立春，议改下辛。雍正十三年正月十日上辛，十二日立春，以典礼不应在春前，议改次辛。乾隆十六年、三十年、五十四年俱以辛在春前改用次辛。嘉庆己未九月，上以孟春祈谷为本年预兆农祥，若在春前，于乘阳之义未当，始以立春为度，著为令。如春在腊月，而上辛亦在年内，未便隔年行祭辛之礼，则改用次辛；如春在年内，而上辛在元旦及初二三日，未便于岁除新岁之日出城宿坛、亦改用次辛；如得辛遇正月七日世祖忌辰，祗承之义，统于一尊，不以展期，惟礼成回宫，乐设而不作；若遇元旦斋戒，则停止朝正，于祈谷次日补行受贺。禋祀大义，至我朝始正。嘉庆二十五年正月初五日朝贺，以元旦为斋戒期也。

地坛于乾隆十七年初建斋宫。□□年高宗宿斋，从官多受暍者。以后夏至俱斋宿宫内，祭日至坛。嘉庆庚申，礼官以旧仪请，上以是岁升配礼须前一日致告，未便回宫，因于雍和宫斋宿。睿皇揆义定礼，精详周备如此。

嘉庆十七年壬申三月二十日，皇帝幸南苑大阅，盛典也。先期会议所有仪注，录于左：

办理阅兵大臣事务管理都统事务和硕庄亲王臣绵课等为恭进大阅仪注事，臣等公同会议，明年三月二十日皇上阅兵之日，请将马上仪仗在行宫门外排列。设黄幄于南苑晾鹰台，幄后设圆幄，恭候皇上躬御甲胄。列陈时，八旗号纛各按本旗汛地建立。黄幄两旁以前銮仪卫排列，蒙古画角二对。次排亲军画角。又次八旗海螺。护军乘马从两旁依次排至鹿角前。八旗传宣官俱穿马褂战裙，在台下两旁乘马排立。大门侍卫每翼各派六员，亦令穿马褂战裙，乘马，在传官之前近台排立。领侍卫内大臣等于新满洲、索伦、蒙古侍卫内，派马上娴习者三十员，不使擐甲，令乘马，在传宣、侍卫之末，按翼排列，备控轶马。令警跸官兵在台下两旁雁翅排列。将阵内设立正黄旗汉军信炮，于镶黄、正黄二旗之间排列。汉军八旗鹿角在阵前首纛下排列。鸟枪兵在鹿角后排列。汉军炮位在鹿角两旁排列。护炮鸟枪、藤牌在炮位之后排列。汉军炮位之次，内火器营炮位，鸟枪、护军、炮手画分两翼，间隔排列。头队八旗、前锋、护军在火器营之后按翼分旗排列。次队骁骑，亦按翼分旗在头队之后排列。翼队交冲官兵，请照乾隆四十二年，将左翼之健锐营、右翼之外火器营官兵，每翼各派三百五十员名乘马向前雁翅排列。翼队骁骑在交冲兵后，按旗雁翅排列。镶黄旗汉军信炮在行宫门前稍远之处排列。办理阅兵事务之王大臣等擐甲在晾鹰台排列。接驾阅操之前，兵部大臣具奏。圣驾将出行宫，门前所设信炮施放三次。驾出之后，作《铙歌大乐》，奏《壮军容》之章。马上仪仗导引皇上升晾鹰台圆幄，躬擐甲胄。扈从王大臣侍卫等亦轮流甲胄。擐甲毕，前引大臣、兵部大臣导引皇上御黄幄升座。部院大臣等咸蟒袍补褂前进，在黄幄前两旁排列。豹尾班两旁之次，散秩大臣、三旗侍卫等量其地方，按翼驻立。豹尾班之后，建立黄龙大纛，酌派侍卫等于两边驻立，断后管辖。众既排定，恭献御茶。皇上用茶时，众皆跪叩，献。进茶侍卫退，赐众饮茶。照例派捧茶侍卫等，咸服蟒袍补褂。赐茶毕，兵部大臣等进前跪奏请鸣角。黄幄前蒙古画角先鸣，次亲军海螺、传令海螺以次递鸣，声至鹿角前，鹿角海螺、前锋护军海螺接鸣，后蒙古画角、亲军海螺止鸣。传令海螺退回台下两边，排列阵内。视传令退后，将正黄旗汉军信炮施放三次，举鹿角。兵闻击鼓而进，鸣金而止，麾红旗则枪炮齐发。如此九进。至第十进，连环枪炮齐发。连环枪炮发毕，鹿角分开八门，八旗藤牌兵丁由鹿角出，排班驻立，各随金鼓而舞。藤牌舞毕，退回。八旗汉军鸟枪、满洲火器营、鸟枪兵亦由鹿角出，各按汛地排立整齐，施放进步连环枪。头队前锋、护军各旗结队由鹿角出，以待施放进步连环枪毕。次队亦随同前进，两翼交冲官兵亦即催马前进，左翼于镶白旗号纛，右翼于镶红旗号纛之下，伺候进步连环枪毕。退回时，头队前锋、护军一齐鸣螺呐喊前进，各按汛地排立，交冲官兵即催马呐喊交冲。交冲毕，殿后前锋、护军各至本旗号纛下排立。殿后兵进后，枪炮、鹿角兵、前锋、护军队各旗结队鸣螺撤回。撤后，殿后兵结队鸣螺撤回入阵，仍在原排列处整齐排列，兵退至原排列处立定。兵部大臣等奏大阅礼成，请皇上御圆幄释甲胄，扈从王大臣、侍卫等随释甲。驾还行宫，作《铙歌清乐》，奏《巹皇威》之章。俟皇上入行宫后，正白旗汉军施放信炮三次。阅兵大臣官员等各回营释甲，带领该官兵，各按队伍，沿途严行管束，陆续进城。查旧例，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前锋营、护军营、内火器营，共安营三十四座。此次既加增健锐营、外火器营交冲，臣等请于左翼之末增健锐营一座，右翼之末增外火器营一座，共安营三十六座。明年开印后，臣等将派出操阅之大臣官兵，带往仰山洼多演数次，仍带往南苑操演数次，以备大阅。嘉庆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奏。

又为查阅队伍仪注事，臣等会议，得三月二十日皇上大阅之期，大臣官员兵丁等将队伍排齐，兵部大臣奏闻。驾出行宫，升晾鹰台圆幄，躬亲甲胄，随从王大臣侍卫等亦擐甲胄。俟擐甲毕，御前大臣奏闻，驾自晾鹰台乘骑，由中路行至左翼鹿角之末，正蓝旗汉军鹿角开门，入队伍，在鹿角之后汉军兵丁之间查阅，至右翼鹿角之末，镶蓝旗汉军鹿角开门，出队伍，仍由中路升晾鹰台。查阅队伍时，前引大臣、兵部大臣等导引，随从大臣、阅兵王大臣等随行，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等皆随行，其次豹尾枪随行，豹尾枪后金龙大纛随行，三旗侍卫等按次随行。派出带队大臣等各在所带队伍汛地乘骑驻立。部院大臣等是日皆蟒袍补服，在晾鹰台排列。皇上查阅队伍毕，临晾鹰台黄幄，升御座，进茶。及大众赐茶毕，兵部大臣跪奏请鸣螺演阵。恭绘阵图，一并恭呈。嘉庆十七年二月初八日奏。

国朝丧制皇帝二十七日而除，高宗当世宗升遐之日，欲行三年之丧，诸臣引据经义陈恳，乃持服百日。嘉庆四年，仁宗欲持服三年，王大臣以大礼服制著有定制，再四请循旧制，始勉从所请。缟素百日，仍素服二十七月。嘉庆二年二月七日，孝淑睿皇后之丧，时以礼统于尊，辍朝五日。睿皇素服七日，遇奠醊摘缨。所有王公大臣及官员兵民人等俱只素服七日，不摘缨，照常剃发。睿皇仍谕："辍朝期内，各衙门章疏及引见等事照常呈递。其七日内，圆明园值宿奏事之王大臣等，及引见人员俱常服，不挂朝珠。"此礼之变也。盖礼以义起。当日睿皇尊养之孝思，高宗慈爱之周至，具见和、福二折中，实千古未有之盛事也。折并附录：

奴才和珅、福长安跪奏：窃奴才福长安于召见

军机大臣方才赶到，随同进见。当将此七日内皇上不过乾清宫中一路，如诣吉安所时，俱出入苍震门，不由花园门行走，在永思殿更换素服，凡随从人等俱在景山东门换服，于回宫时仍换常服，皇帝在宫时亦仍换常服；于十三日目送奉移后，皇帝回园时，不由出入贤良门行走，从西门竟至长春仙馆；于次日早晨方恭请圣安，详晰面奏。太上皇圣意甚慰，以为皇帝心思周密，又恐皇帝遇于哀悼，复蒙垂询，亦经奴才等具奏："皇帝总以孝奉为务，甚能以义制情，并不过于伤感。"又奏：昨日奴才福长安于未刻回圆明园，当同军机大臣进见，奏称："皇帝遵奉敕旨，于十六日回园，即到长春仙馆。并以若照常例请安，犹觉稍有未惬，拟于十七日在生秋亭恭请圣安较为妥协。"太上皇以皇帝所想尤属周到，圣意甚悦，以为必应如此。又蒙垂询："皇帝日内尚不至过悲否？"当日即回奏："皇帝以礼抑情，并不过于感怆。今日因阅看景安、秦承恩奏到扑灭淅川光头山教匪二折，转深慰悦。"太上皇以皇帝极尽孝道，斟酌事理，思虑详密，又以国事为重，圣意尤为欣喜。理合奏闻，仰慰宸廑。谨奏。嘉庆二年二月十一日。再本日进见时，太上皇又将昨日垂询一切详细询及，奴才等如前覆奏 。又问："皇帝近日面貌稍觉瘦否？"当即覆奏："御容如常。"复问及在宫内服色，又经覆奏："皇帝因奉养太上皇，诸取吉祥，不独御用系属常服，即凡随从太监等皆蒙谕令穿天青褂子。"太上皇以皇上专隆尊养，纯孝若此，实为前代所未有，圣心愉悦之至。

《礼》："为天子斩衰。"国朝丧仪，王公百官持服二十七日。孝袍毛边，夏则凉帽去缨，冬则暖帽去缨。届期除服易青袍，百日而止，衣更青则冠用缨。惟恭理丧仪及殡前守卫执事人员，及派出穿孝之王大臣，始百日除服。嘉庆庚辰七月二十五日戌刻，仁宗龙驭上宾。八月十二日梓宫由避暑山庄启行，二十二日至京，距初丧已届二十七日。遽行除服，臣子之心有所不安，且几筵前举行祭典理应丧服。留京王大臣始奏请以大祭礼后除服；其各衙门文移奏疏向以二十七日内用蓝印，及每日陈设法驾卤簿例于满月礼后停止者，均改至大祭礼后。钦天监择吉九月十六日大祭，始除服。

大行皇帝梓宫自热河奉移入京，工部奏例用一百二十八人大杠一分。沿途十宿，每宿分六十班，每班需用押杠官四员。自少卿科道以下、主事以上，公侯伯以下、参领云骑尉以上，前锋参领、护军参领、八旗参领、副参领、上三旗头等侍卫、下五旗王府长史内，移取能事者，每班四员照管。三十八人幡杠一分，沿途分三十班。每班派部员官四员、包衣官四员管辖。

沿途十宿芦殿地址、里数：热河丽正门起，过广仁岭，十二日喀拉河屯四十里，十三日平家营二十九里，十四日常山峪三十九里，十五日两间房三十八里，过青石梁，十六日巴 克什营二十九里，十七日瑶亭五十里，十八日密云六十八里，过古北口，十九日怀柔四十四里，二十日蔺沟四十九里，二十一日清河北三十九里，二十二日东华门三十四里。

八月二十三日辰正，大行皇帝梓宫入安定门。皇帝先一时进城，由神武门入见太后，仍出安定门跪迎。俟过，复驰至内东华门外跪迎，步行随入宫。梓宫入东华门，至箭亭换小杠，然后入景运门，至乾清宫。百官齐集景运门外。二十三日行殷祭礼。自是日至九月十六日，每日三次齐集举哀：早以辰初三刻，午以午正一刻，晡以申初三刻。当梓宫入城时，臣民跪迎者无不同深悲戚，仁宗深仁厚泽感人之深于斯益见。皇帝哀恸，直令人不忍仰视。我朝以孝治天下，实从古所未有也。

嘉庆庚辰，重九日辰刻朝奠后，颁赏诸王大臣遗念，至侍郎而止。吴蔼人信中讲学得与，南书房翰林也。朱韫斋士彦以阁学，顾晴芬皋以詹事，徐少鹤颋以少詹，陈伟堂官俊以侍读，戚蓉塘人镜以检讨，俱得邀赏，以上书房翰林也。每人袍一、褂一、和包三、靴一双。诸侍郎所得无靴，别内廷也(时陈侍读督学山西，顾詹事为之代领)。旧例惟南斋得与，此次上书房亦始有之。

皇帝即位，恩诏京官四品以上、外官三品以上俱得荫子。一品者荫五品，二品者荫六品。朱韫斋詹事士彦以庚辰七月二十五日擢内阁学士。是日仁宗疾渐，本下，字迹已近模糊，盖即获麟之笔也。韫斋子乃得二品之荫。是时陈荔峰阁学于围前告假归葬。送驾后，始行至山东临清，闻龙驭上宾奔回，而所有荫子加级之恩均不能邀。陈之出缺，朱之升缺，殆皆有数也。韫斋同日升擢者顾晴芬少詹皋得詹事，奎玉庭少詹照得满詹事(韫斋、荔峰皆余乡试同年)。

臣工奏折，凡经有朱笔，虽一圈点俱呈缴，不独有朱批而后缴也。其在任久者，或每年奏缴一次，或任满汇缴，则无定制。缴进之件俱存于红本处。遇纂修《实录》时，奏明请出，事毕仍交红本处奉藏。嘉庆十二年，以列圣以来积渐既多，始移藏于太和殿东夹室内。其馆中请出者，于应缴时即由本馆恭送夹室，不复缴进矣。

御前行走与御前侍卫同官而有别。外藩蒙古王公及贝勒、贝子、八分公则称"行走"，满洲则称"侍卫"。侍卫有缺，行走无额缺也。

嘉庆初，以军机办理枢务之地，理宜严密。时部员多以回事画稿为名，拥挤窗外探听。于是派科道一人，每日轮至隆宗门内北首内务府值房监视，军机大臣散后方得退直。自王、贝勒、贝子、公、文武满汉大臣，俱不得至军机与军机大臣谈论。军机之有科道稽察，自庚申十一月十八日始也。嘉庆二十五年十月初三日复裁撤。

军机处向无亲王与行走者。嘉庆四年成亲王与焉，自正月至十月二十二日即出，暂时之例也。

军机章京从前未定额数。和相在朝时，其挑补俱由军机大臣自取，并不带领引见。嘉庆四年正月，定为满、汉章京各十六，缺由内阁、六部、理藩院堂官于司员、中书、笔帖式内，选择品方年富、字画端楷者，送军机带领引见。二月三十日军机以保送人员引见长龄等十五人充章京，富绵等二十人记名按次补用。其奉旨记名按缺挨补，即自是年始。

军机挑取章京，旧只内阁保送中书，继而亦有六部司员。工部虽保送，而司员邀用者独少，盖以衙门次序在后故也。丙寅岁，始奏请考试，军机大臣挑取若干员带领引见，奉旨，用者挨补。若带领十人，用者不过六七也。此次取二十人，同年童萼君工部槐第一，题为《勤政殿疏》。童有句云："所其无逸，弼丕基于亿年万年；彰厥有常，思赞襄于一日二日。"军机章京之有考试，自此次始。至道光辛巳，愿送者日多，各堂官无如何，始有本衙门自试之例，试取者方得送内阁。及刑部试时，更限以三刻交卷，字须三百，迟者不阅，而例愈严矣。

军机章京向令大臣子弟回避。嘉庆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始有一体保送之例。

翰林无充军机章京者。若由举人中书充章京，一改庶常，便出军机。戴文端由中书充章京，改修撰，奉高庙特旨仍留章京。至侍讲学士时，始特赏三品卿，在军机大臣上行走。翰林之充军机章京，惟戴文端一人而已。

翰林开坊，中允以上则进本，赞善、司业则带领俸深之前二十名引见。二十名内有出差者，但于折中叙明而不用绿头牌，以其人不在引见之列也。辛巳冬十一月，命以后引见，赞善凡出差者一例进绿头牌，自是月始。壬午三月二十六日引见，赞善易石坪元善以第一得之。时易充会试同考官，在棘闱中，人未见而邀擢，以进绿头签也。

内阁中书向以得稽察房为要津，盖其时非由稽察房不能得侍读也。终南捷径，人竞争之。自戴文端公入阁，挑协办，侍读俱由散值派取，稽察房遂为无足重轻之地矣。

巡城御史轮住海甸，自嘉庆十九年始也。是年因逆匪林清余党未尽，稽察保甲，抽对门牌不符，令巡视西北两城御史，自正月至十月轮班在海甸各驻半月。至嘉庆二十五年十月，有条奏巡城御史驻园，恐误公事，始议准裁撤。

三库（绸缎，颜料，银库）向归江南道，满、汉御史轮往查察。嘉庆二十年十月，始每库派御史一员监放，以专责成，一年更换。从浙江道御史柏清额之请也。二十一年十月，复添三员，定为每库满、汉各一员。每当应更替时，本堂带领引见，简用六人，回署当堂掣签分库。岁戊戌引见时，上即派定，不掣签矣。

武英殿有露房，即殿之东稍间，盖旧贮西洋药物及花露之所。甲戌夏，查捡此房，瓶贮甚伙，皆丁香、豆蔻、肉桂油等类。油已成膏，匙匕取之不动。又有狗宝、鳖宝、蜘蛛宝、狮子宝、蛇牙、蛇睛等物。其蜘蛛宝黑如药丸，巨若小胡桃，其蛛当不细矣。又有曰"德力雅噶"者，形如药膏。曰"噶中得"者，制成小花果，如普洱小茶糕。监造列单，交造办处进呈，上分赐诸臣，余交造办处。旧传西洋堂归武英殿管理，故所存多西洋之药。此次交造办处而露房遂空，旧档册悉焚。于是露房之称始改矣。

端门楼旧贮腰刀、撒袋一万八千分，梅针箭十八万枝，为乾隆四十六年从给事阿那布之奏，照大阅合操时用盔甲一万八千余副之数备制收存者。八旗各营用则领取，毕则交回。嘉庆庚申二月，西司空成复请官造八旗兵应用箭枝、撒袋、腰刀等件。据称此项器械向系兵丁自备，并无照验之例，官既不加督责，兵丁乃多不整齐。大学士等议八旗应照点验军器之亲军、前锋、护军披甲等，共六万三千有余，若每名官给梅针箭六十枝或八十枝、撒袋一副、腰刀一把，为数过多，不特需费浩繁，亦无公所存贮。若令兵丁自贮，更易滋弊。定亲王因言门楼收贮事，遂如旧例。西司空之为此奏，盖不知旧行事例也。又请择健锐营惯使腰刀技艺者，分拨各营，教之使刀之法。寻驳曰："腰刀为行兵要件，自当随时练习。于别营挑选，未免纷烦。应毋庸议。"

步军统领即古之执金吾也，今俗称为九门提督，旧秩三品。后侍郎、尚书、大学士、亲王皆兼为之。嘉庆己未六月二日，皇后关防出神武门，有恒

谨者不之避，兵部罪步军统领不能稽察。时定亲王绵恩摄此职，上以布彦达赉代之，定秩从一品。更仿绿营提督总兵之例，设左、右翼总兵各一员，秩正二品。其巡捕五营，将中营作为提标，副将作为提督，中军管圆明园一带五汛；南、左二营参将以下并所辖之十汛，归左翼总兵管；北、右二营参将以下并所辖之八汛，归右翼总兵管。是年十月，定总兵每人在南城外轮住半月（以顺城门外十间房郑源琦抄产官房为公所）。六年改左翼总兵驻扎城外，右翼总兵驻扎圆明园。先是副将驻圆明园，自总兵驻园，副将则移驻树村。

总兵驻园，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旨也。十一月三十日又令明年诣园后，步军统领与左右翼均轮替在园驻班，正阳门外仍照旧轮流驻扎。

部院各衙门用印，各有监印之员，防窃漏也。外官则多交签押司其事。嘉庆己未有县丞职衔程卿延假名程炎，以湖广总督印封书函投安徽巡抚衙门，内开“转准勒保、福宁来信，川省军粮嘱于楚省代买二十万石。除湖广采办十万石外，余令候补知县程炎前赴江南、江西采买奏明，即于九江、芜湖、浒墅三关各拨银五万两发交”云云。后讯出程卿延父程焜官湖北咸宁令，曾在毕制军沅行署司理笔墨，存有预印空封之故。可知钤盖印信时监视不实，则有此弊。可不慎诸！

奉天等处向有派员巡查之例，每届五年巡查一次。奉天则京卿往，吉林、黑龙江则盛京侍郎往。其盛京各寝陵宫殿，嘉庆十年有旨令盛京将军同工部随时修整。届二年，军机奏请派宗室王、贝勒、贝子、公暨大学士、六部尚书数人往查。二十三年始停此例。以后俱特旨派员，以定立年限，恐作弊者得以先期掩饰也。

吉林将军、副都统及宁古塔、伯都讷、三姓、阿勒楚喀副都统等，每岁庆贺年节必有表文。文曰：“臣等诚欢诚忭稽首顿首上贺。伏以德纯乾元，首正六龙之位；建用皇极，肇开五福之先。恭维皇帝陛下，率育苍生，诞膺景命。萝图席瑞，共球集而万国来同；黼扆凝禧，毗滋恬而八方和会。太平有象，庆祚无疆。臣等恭遇熙朝，欣逢圣诞，伏愿玉烛常调，溥时雍于九牧；金瓯永固，绵泰运于万年。臣等无任瞻天仰圣欢忭之至，谨奉表称贺以闻。”

吉林属每岁进贡方物：

四月内进油炸白肚鳟鱼肉钉十坛。七月进窝雏鹰鹞各九只。十月进二年野猪二口、一年野猪一口、鹿尾四十盘、鹿尾骨肉五十块、鹿肋条肉五十块、鹿胸岔肉五十块、晒干鹿脊条肉一百束、野鸡七十只、稗子米一斛、铃铛米一斛。十月内由围场先进鲜味二年野猪一口、一年野猪一口、鹿尾七十盘、野鸡七十只、树鸡十五只、稗子米一斛、铃铛米一斛。十一月进七里香九十把、公野猪二口、母野猪二口、二年野猪二口、一年野猪二口、鹿尾三百盘、野鸡五百只、树鸡三十只、鲟鳇鱼三尾、翘头白鱼一百尾、鲫鱼一百尾、稗子米四斛、铃铛米一斛、山查十坛、梨八坛、林檎八坛、松塔三百个、山韭菜二坛、野蒜苗二坛、柳木枪鞘八根、柳木线枪鞘八根、驳马木线枪鞘八根、驳马木枪鞘八根、枢梨木虎枪杆三十根、桦木箭杆二百根、椴木箭杆二百根、白桦木箭杆二百根、杨木箭杆二百根、海青芦花鹰白色鹰俱无额数、窝集狗五条（系奉旨之年赍进）、贺哲匪雅喀奇勒哩官貂鼠皮二千五百八十二张（隔一年赍送进御览）、紫桦皮二百张、上用紫桦皮一千四百张白桦皮改为紫桦皮一千四百张（隔一年进御览）、官紫桦皮二千张。又交下五旗官紫桦皮一万二千张、白桦皮三千张、暖木皮各五十斤、垈草各五十斤（以上俱赍送武备院查收）。接驾及恭贺万寿进贡物产：貂鼠、白毛梢黑狐狸、倭刀、黄狐、貉、梅花鹿、角鹿、鹿羔、狍、狍羔、獐、虎、熊、元狐皮、倭刀皮、黄狐皮、猞猁皮、水獭皮、海豹皮、虎皮、豹皮、灰鼠皮、鹿羔皮、雕鹳翎、海参、白肚鳟鱼肉钉、烤干白肚鳟鱼肚囊肉、油炸鲟鳇鱼肉钉（以鱼油炸鱼，国语名黑伙）、烤干细鳞鱼肚囊肉、草根鱼、鳑头鱼、鲤鱼、花鳑鱼、鱼油、晒干鹿尾、晒干鹿舌、鹿后腿肉、小黄米、炕稗子米、高粮米粉面、玉秫米粉面、小黄米粉面、荞麦糁、小米粉面、稗子米粉面、和的水餢饽饽、搓条饽饽、豆面剪子股饽饽、打糕肉夹搓条饽饽、炸饺子饽饽、打糕饽饽、撒糕饽饽、豆面饽饽、豆麵糕饽饽、蜂糕饽饽、叶子饽饽、水餢子饽饽、鱼儿饽饽、野鸡蛋、葡萄、杜李、羊桃、山核桃仁、松仁、榛仁、核桃仁、杏仁、松子、白蜂蜜、蜜脾、蜜尖、生蜂蜜、山韭菜、贯众菜、藜蒿菜、枪头菜、河白菜、黄花菜、红花菜、蕨菜、芹菜、丛生磨菇、鹅掌菜。

高丽例贡。崇德八年九月文皇帝遣谕朝鲜王曰：“宽温仁圣皇帝敕谕朝鲜国王李倧，岁贡方物悉出于民，夫民皆吾民。朕恐重致疲困，今将岁贡绿绵绸二百五十匹、红绵绸二百五十匹各减五十匹，白绵绸一千五百匹减五百匹，细纻丝四百匹减三百匹，粗布七千二百匹减二百匹，上等腰刀二十六口减六口，五爪龙席四领减二领，杂色花席四十领减二十领，其余仍旧。”顺治元年十一月额进纻布四百匹、苏木二百斤、茶一千包俱蠲免，再各色绵绸二千匹减一千匹，各色细布一万匹减五千匹，布一千四百匹减四百匹，粗布七千匹减二千匹，顺刀二十把减十把，刀二十把减十把，余如旧。自列祖

恤藩以来盖屡减矣。

朝鲜国遣使年贡有例赏,由礼部具奏。新正宴紫光阁,又例有加赏。及该使臣在圆明园献诗,复有加赏国王及使臣物件,俱由军机具奏,在山高水长颁给。

赏国王物件:

龙缎二匹、福字笺二百幅、雕漆器四件、大小绢笺四卷、墨四匣、笔四匣、砚二方、玻璃器四件。

赏献诗使臣物件:

大缎各一匹、笔各二匣、墨各二匣、笺纸各二卷。

紫光阁筵宴加赏物件:

正使锦各三匹、漳绒各三匹、大卷八丝缎各四匹、大卷五丝缎各四匹、大荷包各一对、小荷包各四个。副使锦各二匹、漳绒各二匹、大卷八丝缎各三匹、大卷五丝缎各三匹、大荷包各一对、小荷包各四个。

嘉庆丙辰,缅甸王以恭逢国庆遣使叩关朝贡,云南勒总督保以该使臣上年进京叩祝甫回,将原赍表文贡物令来使带回。上以该国地居炎徼,遣使远来,致徒劳跋涉,向化未伸,因命军机代拟巡抚江兰檄谕开导之。檄曰:“云南巡抚为檄知事,照得该国王,以今岁恭逢国庆,遣令头目人等叩关,赍到表文贡物,恳求朝贡进京。经总督部堂勒以该国贡使甫经回国,将此次原赍表文仍交来使带回,令该国王俟嘉庆五年再行遣使赴京祝嘏。具奏,蒙大皇帝俯鉴:该国王抒忱效顺实出至诚,而总督部堂勒新任云、贵,不能仰体大皇帝怀柔至意,率将赍到表文贡物仍令来使带回,办理错谬。已钦奉谕旨,将勒保革去总督,并交部严加治罪。仍命将办理错误原由传谕该国王知悉。至该国使臣业经遣回,若又令进京朝贡,长途跋涉,未免来往烦劳。特令本抚谕知该国王,应俟嘉庆五年太上皇帝九旬万万寿,再遣使来京祝嘏,以遂瞻就之忱。并特赏该国王绣蟒袍料一件、织金蟒缎一匹、大红片金一匹、大红妆缎一匹、以昭恩赍而示体恤。为此知会该国王敬谨遵照祗领,须至檄者。”

喀什噶尔伯克等年班进京,定例,每伯克一名准带跟役一人;其行李斤两:三品伯克准四千斤,四品准三千斤,五品准二千斤,六品准一千五百斤。回子王照三品伯克加一倍,准八千斤。贝勒六千斤,贝子四千斤,公三千斤,各伯克子弟六百斤,行李斤两较多,跟役名数较少。回子等每于例外多带跟役,于是驿站被滋扰矣。嘉庆二年闰六月,大学士议回子公及伯克子弟行李尚不甚多,照例准带。其回子王、贝勒各减行李二千斤,贝子至五品伯克各减行李五百斤,六品伯克减三百斤。有于例外多携跟役者,多一人则再减行李二百斤,多二人则减四百,以次递核。时长牧庵相国麟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从其请也。

哈密所属塔尔纳沁蔡、巴什湖两处设屯田,例额有种地遣犯一百八十名随兵耕种。乾隆三十八年,陕、甘勒制军尔谨以遣犯陆续拨完,各省改发新疆人犯,俱拟乌鲁木齐安置,哈密并无续发之犯。因请于发遣伊犁二处人犯经过哈密时,择其年力精壮堪任力作者,截留备补。五年期满,其原拟为奴者仍发原配为奴,原拟种地当差者仍发原配种地当差。得旨:“只准截留情罪本轻之人,重者不准。”五十八年屯田缺额,遂于加重改发新疆为奴人犯内,择其情轻者截留。后以发遣新疆情轻人少不敷耕作,遂议除洋盗被胁服役发往回疆为奴各犯不准截留外,其情重人犯内有年力精壮者,暂准截留补额,俟有情轻者到哈密,再将所留重者更替,照原拟发落。从僧公保住之请也。

卷　二

开坊翰林大考三等,非降职即改官。壬申二月六日大考,黄左田庶子钺考列三等第二十七名,同年瞿子皋赞善昂三等二十六名,恐惧见于颜色。旨下,黄庶子以上俱照旧供职,瞿得无虞。沈侍讲学厚、张□□师泌皆以三等末改官,宁庶子右斋亦改员外。时桂香东侍郎掌院事,以宁为庶子系正五品,始奏请改郎中。此次一等四名:徐少鹤编修頲以第一授侍读学士,陈荔峰编修嵩庆以第二授侍讲学士,顾南雅编修莼以第三名授侍读,余以第四授侍讲。彭春农编修以二等一名授左赞善。戊寅二月十三日翰詹大考,瞿子皋以庶子考列三等,仍符上次名数,官阶则与黄同,乃改郎中。福建杨蓉峰侍讲以三等九名,衡山聂镜圃洗马以三等二十名俱改郎中,同年彭宝臣修撰以侍讲考三等三十名改员外,扬州程漱泉宫赞寿龄以三等三十四名改主事。此次一等五名:潘云阁编修锡恩以第一授侍读,顾耕石编修元熙以第二、同年钱金粟编修林以第四俱授侍讲,吴蔼人修撰信中以第三授庶子,许莱山编修邦光以第五授赞善,白小山学士考三等第五未改。信乎其有数也。修撰之改部,则彭宝臣一人而已。

校勘馆书本当加慎,逢徽号抬头处尤为紧要。余壬申岁充武英殿提调,以刊本错误降职,同事及校对褫谴有差。

戊寅顺天乡试,场中号口贴科场条例,高宗庙号“宗”字误写“祖”字,姚上舍宴指其误,监临始知之。查系旧刷条例之错,具折参奏。旧提调官礼部孔郎中昭虔褫职。纂修员外郎常德、黄维烈、达麟,主事喻元准、尹济源,前郎中蔡銮扬,前员外萨迎阿以颁发条例时随同画稿;校对主事程裔采、梁章钜以所校黄绫本不误,只此本因供事未曾送校,俱降一级留任。旧堂官戴协揆革职留任。穆少寇克登布、姚少农文田降四级留任。

多侍郎山以头等侍卫，前往哈密作为办事大臣。宝大理兴降二级，以三等侍卫前往吐鲁番作为领队大臣。周府丞钺以专办科场，降三级调用。监临善侍郎庆、韩京兆鼎晋以自行觉察免议。

典京兆试向来三人四人不等，嘉庆戊辰只二人。英煦斋先生是年以七月二十八日奉命赴盛京查案。及旋京，睿庙谕云："凡事皆有一定。乡科本拟命尔主试，其时忽忘，令赴沈阳。他无可胜任者，因少一人。"始知是科主试本亦三人，届时以一人出差遂缺耳。先生之出差，盖亦冥册中是科无先生名也。师生岂偶然哉！

壬午顺天乡试，旗生中有两锡麟，一官卷，一民卷。弥封所误以官卷包入民卷，中式及填榜系官卷。是科官卷额中三名，今且溢额，乃以中式第九十一名之旗官一卷去之。去一官卷，则民卷缺额一名，匆遽以落卷补之。俄顷之间一得一失，岂非数哉。

辛卯顺天乡试，德远村副宪之弟以本旗送考册未列官卷，秀楚翘侍郎之子以弥封官错入民卷，俱以民卷中式。是科旗官应中四名，今中六名，亦数应如此而巧为此错也。

顺天乡试，例于九月朔呈进中式前十卷。辛卯，上以解元文甚不佳移第三，以南元为第一。发卷出，奏事太监曹某奏："顺天榜向以顺天省人为第一。"上乃易还之。顺天乡试及会试，同考荐卷，向不许夹批语。壬午九月有旨，令以后考官荐卷加批。从王御史松年之请也。

新进士殿甲后，朝考最重，盖庶常之得否，只争朝考入选与否耳。其入选有不用庶吉士者，或其省入选人多，不能全用。如甲戌科浙江省入选者十二人，用庶常者九人，其三人则一部、两即用。其不入选者而得授庶吉士，必其省或有全不入选，或有而太少，故不入选者亦得邀用一二人。每科朝考约取七、八十人。道光壬午朝考，取六十五人，拟定名次进呈。上抑第一名王煜为第三，抑第四名陈宪曾置于末，第五名陈嘉树为四十九名，余皆前后更易，家弟柬之以二十一名改五十三名，取第六十名许冠瀛为第一，复于不入选者钦取七人，第二名杨上容即初不入选者也。及引见时，上但视其人之可否而已，不论朝考入选与否也。朝考入选而年轻者授庶吉士，其有须者俱即用知县，盖以其岁长可外任也。此榜庶常三十九人，只张少寇映汉之侄一人有须耳。其朝考不入选而年最幼者以部属用。上洞悉各部人员拥挤，补缺实难，以年轻者足以学习需补也。是科用部属者十七人，用知县者一百五十二人。虽三甲末俱邀录用，未有如此之盛者也。其已有职官者，向俱尽先补用，此次俱归班。蒙古郭络硕瑚以候补主事归班，直隶殿试二甲、朝考入选之徐青照以捐纳同知衔充馆上謄录归班，河南第一名王庭兰以候补中书归班。壬午科广东朝考入选者惟张进士维屏一人。张素善诗，殿试得二甲，朝考入选，自幸可冀庶吉士，及引见，张以知县用。曾君望颜殿试三甲，朝考未入选，乃得庶常。是固有幸有不幸也。张盖亦为须累矣。

试差未回即授学政，每科间有之，然不多得。壬午岁除直隶督学毛伯雨式郇，浙江杜石樵堮，江西周式方系英调江苏，广东白小山熔、云南陈午桥鸿例应留任外，李芝龄阁学宗昉以江西正考为江西学政，沈定甫读学维𫔎以福建正考为福建学政，张海山编修岳崧以四川正考为陕、甘学政，祝蘅畦编修庆蕃以江西副考为广西学政，沈编修巍皆以四川副考为湖南学政，李卷卿编修浩以某省正考为湖北学政，余同年何仙槎祭酒凌汉以山东正考为山东学政，门生吴梅梁御史杰以陕、甘正考为四川学政，考官留学政未有如此之盛者也。其由内简者四人而已。程春庐理少同文授奉天府丞兼学政，吴巢松编修慈鹤授河南学政，同年徐少鹤阁学颋授安徽学政，邹礼耕侍讲植行授山西学政。诸君中李芝龄阁学春闱充副总裁，祝蘅畦、李卷卿两编修春闱充同考官，一岁三差，尤为盛事。

徐少鹤阁学于嘉庆壬申任安徽学政，此次复至安徽，癸酉、乙酉两度拔贡皆出其门，亦艺林佳话。

学政莫利于广东。己卯，傅石坡光少同年棠将终任而卒。继之者为顾根实侍读元熙，未终任亦卒。再继者为朱编修阶吉，到任数月又卒。于是将为不利之地矣。壬午四月朱编修缺出，以伍石生编修长华补之。六月伍改授广西右江道，以白小山少詹熔补之，其时伍莅任，甫按部南雄未毕事也。传说学政衙门与运司衙门相接，运司素不利，有道士为之树天灯杆，自此杆立，运司每升而学政乃不利。三年之中四易学政，其前相继死者三人，伍到任复不及一月而去。果有关于风水欤。

广东朱督学阶吉，汪笔山方伯之甥也。其未得学政之前，梦一人告之曰："君之禄位与君舅氏相若也。"汪时为广东方伯，窃意异日或亦任岭南方伯耶。未几，汪卒于任，朱忆前梦，殊恶之。不数月，乃有督学之命，莅任数月即卒。朱以编修从未衡文，骤得广东督学，孰知乃其死所也。与其舅官职虽不同，而同卒于广东，亦可谓妖梦是践矣。

程鹤樵中丞国仁以御史督学广东，任满晋卿阶。后出为山东、甘肃方伯，洊擢山东巡抚，以事左迁部郎，辛巳起为广东方伯，壬午夏，调江宁方伯。其时广东朱督学新没，伍石生编修方出京，上以新任到广东需时，岁届大比，多士观光志切，因命程权督学，簿书堆里抽身衡文。星家尝有文星顶度之说，其或然耶。

毛伯雨少宗伯式郇其先德名辉祖，曾在上书房行

走。毛以嘉庆己未与毛灵舒阁学同举进士，及散馆，阁学留馆，宗伯改部。阁学擢詹事时，睿皇谓董文恭公曰："毛师傅之子亦官詹事矣。"董乃以新授詹事某为浙江人，前上书房行走某为山东人，其子某与新詹事同榜进士，现官吏部郎对。未几，宗伯遂擢京堂，灵舒阁学虽曰因人致福，岂非命哉。

关镜轩侍郎善画，内廷画事尝与笔焉。高宗宠赉甚优。时戴文端公以四品京堂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一日高庙召见，语及画事，文端以不知对。诘之，则对曰："善画者关槐也。"人始知关之叠受恩施，皆上之所以予戴也。朱文正公之为掌院学士也，睿皇尝问以衙门中有学问最优者否，文正误以为内阁衙门，乃以叶云素舍人继雯对，又适忘其名，辄以字对。叶时为中书，充军机章京。余同年叶芸潭绍本时为编修，一日忽有督学福建之命。入谢，上问其官中书几年，充章京几年，典试几次，同考几次。时翰林中书叶姓只一人，上意朱所奏者即其人矣。芸潭到闽已过岁试，例得留任，在闽凡五年。云素由部郎改御史，以言事降职，遂不得补官。一幸得，一终不得，皆其命也。人谓君相造命之说未确，余曰此足见君相之造命也。

同年徐少鹤颋，壬申以学士督学安徽，癸酉一榜拔贡出其门，壬午后以阁学督学安徽，乙酉人才又罗而致之门下，同人羡之。到任逾年而卒（癸未十月三日卒）。特旨加侍郎衔，其子赐举人。徐曾供职上书房，亦异数也。九月圣驾谒西陵，迂道临朱文正公墓，赐其曾孙举人。圣人眷念书房旧臣恩礼之隆如此。

道光辛巳，陈午桥御史鸿充河南正考官，余同年尹竹农济源为之副。时尹官礼部郎中。嗣陈擢给谏，尹改御史。壬午夏，尹有督学云南之命。次日召对，上询知上年以御史充河南正考者乃陈鸿也，改命陈视学云南，尹仍守原官。以尹视陈，固各有幸有不幸也。尹以是年八月出为建宁太守，后仕至巡抚。陈止终于通政参议。

旧例，乡、会试于听宣之日，各赴午门前。先时，内阁拆本传出某某为考官、某某为同考官，其得差者咸集朝房，更换朝服，俟宣旨时出，行三跪九叩礼。礼毕，乡试赴顺天府上马宴，会试赴礼部宴。宴毕，各取金花、表里、杯盘等件，再赴贡院。竟亦间有不赴午门在家听信，得信后再赶赴行礼，盖得信距行礼时尚有数刻，不致误也。房考多不赴宴，于行礼毕竟奔入闱。其表里等件属亲友领收，或托衙门中友代送至家。其不肯赴宴者，盖以第三房为孙前辈辰东不利之屋，尝见鬼害人，恐后到则闱中房舍为人占满，只余第三房与之，故由行礼后竟奔入闱为先占屋舍也。嘉庆□□年，凡听宣者始有投递职名之例，有不到者御史指名参奏。二十四年己卯，因袁金溪给谏铣奏，其本始不发阁，届期派乾清门侍卫二员赍至午门前拆封宣读。得差者不用更换朝服，即于宣毕行三跪九叩礼，即行入闱。所有上马宴停止。其应得表里等件，乡试由顺天府，会试由礼部派员赍至午门前，按名给赏。其欲先行占屋者，亦争车骡迟速而已。

新进士胪唱鼎甲，跪听宣诏毕，鸿胪寺鸣赞官赞礼，然后行礼。先期，鸿胪官必教演娴熟。嘉庆壬戌，殿撰吴棣华先生廷琛闻读诏声，以为赞礼也，乃行礼。读声不已，乃起跪叩首无算。时陈春潄师官副都御史，劾其失仪，乃议处鸿胪官教演不善者。折中有"尼雅枯鲁"之为"跪"也，"亨奇那"之为"叩首"也，"伊哩"之为"起立"也等句，人佳其有文调。

会试中额向无一定。乾隆元年丙辰科会试取中二百八十五名，较节年中额多至一倍。乾隆末额渐少。嘉庆元年丙辰科会试取中一百四十八名，较节年中额加增三十一名。

乾隆丙辰科：

满洲、蒙古取中十名。汉军取中四名。直隶取中三十名。奉天取中一名。山东取中二十名。山西取中十六名。河南取中十八名。陕西取中十二名。江南取中三十八名。浙江取中三十六名。江西取中二十一名。湖北取中十四名。湖南取中八名。福建取中二十名。广东取中十四名。湖南取中八名。福建取中二十名。广东取中十四名。广西取中三名。四川取中六名。贵州取中六名。云南取中八名。

嘉庆丙辰科：

满洲取中四名。蒙古取中一名。汉军取中二名。直隶取中十六名。奉天取中一名。山东取中十一名。山西取中七名。河南取中七名。陕西取中五名。江苏取中十五名。安徽取中十五名。浙江取中十六名。江西取中十五名。湖北取中五名。湖南取中五名。福建取中七名。广东取中七名。广西取中三名。四川取中五名。贵州取中三名。云南取中四名。

嘉庆朝乡、会试主考、总裁，从无联得衡文之差者。戊寅乡试王宗伯引之充浙江正考官，己卯复充会试副总裁。乡会联次衡文，惟王宗伯一人，亦异数也。

国朝满、蒙由词林入阁者，道光以前只尹文端继善一人，可谓难矣。座师英协揆未得即真，至同年穆鹤舫相国拜命，同谱荣之，英师贺诗有曰："岂为门墙私志喜，喜君直接尹文端。"今川督宝献山同年不由协揆即拜命入纶扉。同年中一时有两人为满、蒙翰林所难得之人，可为大幸。

嘉庆戊辰，庶常散馆，崇同年绶改三等侍卫，以庶常改武职，从未之有。同时步军统领(俗称九门提督。)文公宁为广侍郎兴所讦，降编修。都中有一联云："翰林充侍卫，提督作编修。"文武互易，天然对偶。

沈舍人钦霖典试湖南，其家人因索蚊帐戳伤内监试，沈以失察褫职。嗣以会典馆效力，赐举人，又以会典告成开复中书。因由举人开复原官，不准作进士出身。其时为之奏请之堂官，俱以不即斥驳处分云。

庶常散馆改归原班，自嘉庆辛酉科始。甲戌，庶常散馆无归班者，同年彭春农学士之兄邦畯以主事用，云南蓝公瑛以知县用，军机已述旨进呈，乃特改彭为知县，蓝归原班。是科归班者蓝瑛一人而已。

故事，新进士朝考，阅卷大臣取足名数、拟定名次进呈。乙丑四月二十七日朝考，上特命选择十卷呈览，钦定前五名，大臣所阅自第六名拟定。顷复传旨："试卷中有诗意末句切东巡者，自当选入阅卷。"诸公即以此卷置第一呈入，钦定为第一，即臣元之卷也。其余四人，上于九卷中选取，亲加次第焉。是日午刻雨，圣心大喜，令军机、南斋大臣暂缓退直。俟试卷去取毕，发出此五卷令诸大臣阅看，因具奏颂睿鉴焉。小臣何幸，仰蒙旷典，作《纪恩诗》，末有云："新莺出谷翎犹弱，惭愧人称第一声。"盖不胜幸且愧矣。第二为徐星伯松，后以编修督学湖南，落职遣戍，复起为中书，迁礼部郎、御史，出为榆林守。第三为孙平叔尔准，后以编修出守汀州，擢安徽巡抚、浙闽总督，谥文靖。第四为童望轩潢，以庶吉士改礼部主事，数年病卒。第五为陈萸坪俊千，以庶吉士改户部，出守肇庆。

乾隆间，考试差，人选者注榜揭示。然得差者，多不问榜上之有无名也。嘉庆间，考者交传讫，不揭浮签，浮签由内揭去。次日发派大臣阅卷，取者总定甲乙呈览，不拆弥封，取否均不知也。有典试者，或召见时上语之名次，或语军机大臣，然后得知。余戊辰科充陕西正考官，名列第八，副考官程家督第十一。其江南副考，前科皆以考取第一者为之。是科上有第一系安徽人不能充江南考官之谕，盖太湖李编修振翥也，后李得浙江副考，以是知之。及庚午，上欲使未邀恩者均得衡文之荣，凡曾充考官及同考者，俱不复用。然辛未会试，同考江西夏生圃给谏修恕、山东张秋圃侍御源长、湖北刘筠圃给谏彬士均邀复用。盖名单久定，届时有外出者，有已故者，临期更易，偶未细核耳。癸酉以后，考差则派出阅卷诸臣各以去取标记进呈，不复总定甲乙，以御史某之奏也。考差向用文二篇、试帖诗一首。己卯裁《四书》文一篇，改《易经》文一篇。后即以此为例。

嘉庆十三年戊辰六月二十三日，奉命典试陕、甘，程小鹤同年家督为副。小鹤尊人鹤樵先生国仁上年丁卯科充陕西正考官，父子连科典试一省，亦佳话也。榜发有张树德者，上科文已入彀附刻矣，因二场不合例而黜。鹤樵先生爱其文，因已刻不忍去之，为加评语以志惋惜。及次年乃得第。盖张不当出鹤樵先生门，必待小鹤而后举，信乎科名其有数也。榜发来谒，语毕汕然。

关中乡试有聿右字号，专为甘州、西宁设也。有聿左字号，则合关内之叙州、关外之安肃、镇西、迪化统计之也。每试聿左、右各轮一科，科中一卷。嘉庆戊辰余典试时，聿左七十三卷中取一卷，以迪化至长安计官路及万，而中额如此其少，未免过苦。其时抚陕者为同里方葆岩制军维甸，余向商之，甚欣然，拟便奏请增额。无何，方擢浙闽总督去，事乃寝。嘉庆己卯，增设聿中一号，分叙州、玉门、敦煌归之，从长制军龄请也。一额之增，迟以一纪，殆有数耶。

甘省文风，初惟宁夏最盛，今则莫盛于凉州之武威。昔时宁夏与凉州别一丁字号，取中二人，凉州人以为苦，具呈愿归大号，屡不准。至乾隆戊子，凉州始得归大号应试。至此，每科凉州获售者不仅一人矣。又有木字号为榆林设也，宁夏归之。然宁夏以一科归木字号取中，一科归大号取中，不专守木字号也。

贵州学政向无棚规，取进童生历有红案银两。嘉庆四年二月有人条奏，奉旨询之任满谈学使组绶属实。上谕曰："各省学政棚规系陋习相沿，非私卖秀才可比。若将棚规红案银两概予裁革，则学政办公竭蹶，岂转令其营私纳贿耶？况各省地方官所得各项陋规不一而足，尚难一一禁止，乃独于读书寒畯出身膺衡文之任者遇事搜求，亦殊属无谓。惟此项红案，只应令新进童生量力交送，实无力者即当量为减免。傥于规外复加多索，则必重治其罪。"圣人准情立制如此。其人盖弹前学政陈伯恭先生崇本而类及之也。其时有酌定每名四金之例。次年上以贵州地瘠，恐日久复旧，遂裁革，增学政养廉五百两。贵州学政向为美官，今不然矣。

道、府同知准封章奏事，雍正年间行之，后亦渐止。嘉庆四年，上以监司大员职任巡查，视京中科道相等，除知府外，有准各省道员照藩臬两司例密摺封奏之谕，三月十日也。

各省教授向系从九品，教谕、学正、训导均未入流。其加教授为从七品，教谕、学正为正八品，训导为从八品，自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始也。

乾隆末年，宫内太监时不敷用，因取之各王公大臣家，盖缘王公大臣所用过多，向无定额，太监多投充私宅。嘉庆四年始定额数，亲王准用七品首领一名，太监四十名；郡王准用八品首领一名，太监三十名；贝勒准

用二十名；贝子准用十名；入八分公准用八名；一品以上文武大臣准用四名；公主额驸准用十名；民公准用六名；其不入八分公及二品以下、民爵侯以下，俱不准私用。其宗室王公等所用，年终报宗人府查核；一品文武大臣等所用，年终报都察院查核，俱各汇奏。

道光元年十月，内务府检查内库绸缎等项存者若干件，奏请发交外库备用，上乃命悉数分赐大学士、九卿及翰詹科道。于是以官职高卑为差等。余官编修，分得天青江绅一端、回子锦一匹，小臣不胜庆幸之至。腊月充实录馆纂修，复有磁器之赐，时余以奉使沈阳不与焉。二年八月八日，馆臣又有水果四盒之赐，余分得苹婆脯三枚。此次较对亦得分食，麟侍讲见亭庆不取果，而以盒与之。

近京师宴客，器皿精致，不独外省所未见，即京师向亦未之有也。器之由来多出于内府。嘉庆十□年，磁器库以库贮充斥，请发出变价。□□年再发一次。于是旧磁悉出，间有明代者。其式样之工，颜色之鲜，质地之美，往时外人偶得一具，必将珍为古玩，今乃为酒席之用。每一庖人且备至十数席。古云美食不如美器，官、哥、定、汝，何以加兹。

岁丁酉秋，入朝站班之象行至西长安街，一象病而卧地，少顷力起，跪而向北若叩首者三，复转而向西又若叩首者三，倒地乃毙。向北而拜，盖谢恩也。向西而拜，盖不忘所生之地也。象亦可谓灵物哉。

凡宝物皆有精气。宣和玉杯之将败，有白光从阁上冉冉去；明时铜鼎之将毁，静夜长鸣如虬吟。《韵石斋笔谈》载之，固不独宝剑之气见于丰城也。余为举子时，谢赐衣恩，五更往右上门。时冬夜寒甚，天色尚早，因入护军直宿之室小憩。有老骁骑校话及嘉庆二年十月廿一日乾清宫灾。时伊在殿屋上救火，初见白烟一缕起，自殿脊直上，高约一二尺。烟中即现一冠带人，高亦不过尺许，愈上愈小。顷闻裂帛一声，化为黑烟而散，自是或现女子身，或现道士身，或现书生身，或现盔甲身，高者尺许，短者数寸，不一而足，及殿脊火出乃止。盖皆殿中珠宝精也，为火所焚，真精上出，火爇迸裂，故闻裂帛之声，黑烟一散，下亦煨烬矣。

和珅查抄议罪后，分其第半为和孝公主府（和之子丰绅殷德尚十公主），半为庆亲王府（时尚为郡王）。及嘉庆二十五年，庆亲王薨，五月十五日，管府事阿克当阿代郡王绵慜呈出毗卢帽门口四座、太平缸五十有四、铜路镫三十六对，皆和家故物也。此项亲王尚不应有而和乃有之，庆亲王未及奏者且二十年。缸较大内稍小，镫则较内为精致，因分设于紫禁。今景运、隆宗两门外，凡所陈设铁缸及白石座细铜丝罩之路镫，皆其物也。

和孝固伦公主下嫁和相国之子额驸丰绅殷德。主未嫁时，呼和相国为丈人。一日高宗携主游同乐园之买卖街，和时人直在焉。高宗见售估衣者有大红夹衣一领，因谓主曰："可向汝丈人索之。"和因以二十八金买而进之。主呼和为丈人，不知其故。闻主少时衣冠作男子状，或因戏为此称耶。

各关征税，国初定有正额。后货盛商多，遂有赢余，而司权者竞苛取以求胜。于是，赢余一项更有比较上三届最多年分之例。见好者固日渐加增，缺数者亦时多赔累。上洞悉其弊，嘉庆己未三月分别核减，著为定额。其三年比较之例永停。而是年有德御史新以山海关减数较每年所解少至二万五千余两，请再增二万两，其余仿此酌增。上掷还原摺，切谕其非。然自减后，九江关犹亏缺二十六万余两（任观察兰佑革任）。后其任者遂于木料过时，多报其数，厚征以补其缺。国家之税量货而征，加则不可，于是以少为多，商虽怨而无如之何。余过九江关，船户言此船向报税银五两，今当七两有余。盖本一丈者，量为一丈数尺，以此取盈焉。

嘉庆四年核减工关赢余数目：

辰关三千八百两。武元城二两。临清关三千八百两。宿迁关七千八百两。芜湖关四万七千两。龙江关五万五千两。荆关一万三千两。通永道三千九百两。渝关、由闸关、南新关、潘桃口、潘家口、古北口、杀虎口，以上木税、正额之外，向无盈余。

嘉庆四年核减户关赢余数目：

太平关七万五千五百两（额税四万六千八百二十九两零）。粤海关八十五万五千五百两。九江关三十六万七千两。淮安关十三万一千两。海关庙湾口三千八百四十两。闽海关一十一万三千两。芜湖关十二万两。扬州关七万一千两。浒墅关二十五万两。西新关八万八千两。凤阳关一万七千两。江海关四万二千两。赣关三万八千两。北新关六万五千两（额税银十万七千六百六十九两）。浙海关四万四千两。天津关二万两。临清关一万一千两。坐粮厅六千两。崇文门盈余十七万三千二百两。左翼盈余一万八千两。右翼盈余七千三百二十两。夔关十一万两。武昌关一万二千两。归化城一千六百两。梧州厂七千五百两。浔州厂五千二百两。打箭炉向无例额，照例尽收尽解。山海关四万九千四百八十七两零。杀虎口一万五千四百一十四两零。张家口四万五百六十一两零。

乾隆朝江南地方黄河漫口次数：

乾隆七年七月铜山县石林口等处漫口，本年

十二月合龙。乾隆十年七月阜宁县陈家浦漫口,本年十月合龙。乾隆十五年六月清河县豆班集漫口,本年七月合龙。乾隆十八年八月张家马路漫口,本年十二月合龙。乾隆十九年八月孙家集漫口,二十一年十月合龙。乾隆三十一年八月韩家堂漫口,本年十月合龙。乾隆三十八年八月陈家道口漫口,本年十月合龙。乾隆三十九年八月老坝口漫口,本年九月合龙。乾隆四十五年六月睢宁县郭家渡漫口,本年九月合龙。乾隆四十六年六月魏家庄漫口,本年八月合龙。乾隆五十一年七月李家庄等处漫口,本年十月合龙。

河南地方黄河漫口次数:

乾隆十六年六月阳武十三堡漫口,十七年正月合龙。乾隆二十六年七月杨桥等处漫口,本年十一月合龙。乾隆四十三年七月仪封等处漫口,四十五年二月合龙。乾隆四十五年七月考城五堡、芝麻庄等处漫口,本年八月合龙。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张家油房漫口,本年十二月合龙。乾隆四十六年七月焦桥漫口,本年本月合龙。乾隆四十六年七月青龙岗漫口,四十八年三月合龙。乾隆四十九年八月睢州漫口,本年十一月合龙。乾隆五十二年六月睢州十三堡漫口,本年十月合龙。

顺治间,林司农起龙条奏军营绿旗兵制,略曰:"有制之师兵虽少,以一当十,饷愈省,兵愈强,而国富。无制之师兵虽多,万不敌千,饷愈贵,兵愈弱,而国贫。今天下绿旗营兵几六十万,而地方有事即请满洲大兵。是六十万之多,仍不足当数万之用。推原其故,总缘将官赴任,召募家丁,随营开粮,军牢、伴当、吹手、轿夫皆充兵数。甚有地方铺户命子侄充兵,以免差徭,其月饷则归之本管。又马兵关支草料多有克扣短少,至驿递缺马,亦借营兵应付,是以马皆骨立,鞭策不前。又器械如:弓箭、刀枪、盔甲、火器等项,俱钝敝朽坏。至于帐房、窝铺、雨衣、弓箭罩从未见备。又春秋两操之法竟不举行,将不知分合奇正之势,兵不知坐作进退之法。徒空国币而竭民膏,虽有百万之众,亦属何益。然其大病有二:一则营兵原以戡乱,今乃责之捕盗;一则出饷养兵原以备战守之用,今则加以克扣,兵丁所得仅能存活,又不按月支发,贫乏之兵何以自支?今总计天下绿旗兵共六十万,诚抽得二十万精兵,养以四十万兵饷,饷厚兵精,不过十年可使库藏充溢"云云。足见营伍废弛大概。然以兵为伴当,器械钝敝之弊,今亦不免。古北口提督衙门兵马册档内有轿夫十八名,皆战兵充役,为阿公迪斯所奏。山西之兵以将领令之服役过严,遂怀恨砍伤本管参将王栋,为倭公什布所奏。岂旧习相沿未可除耶?余于乾隆甲寅、乙卯随任六安。有德参将海者莅任,合兵演习,枪箭无一日或辍。每晨曦欲吐,而教场之枪声已发矣。兵初苦之,既复甚感,盖月饷可得足平也。六安营兵素多事,至是地方安帖。盖整顿与废弛,惟在其人也。德,满洲人。

郑方伯源琦之伏法也,或谓侍郎罗国俊劾之。余于史馆曾见弹章,衔名由内裁去,略曰:"如湖南布政司郑源琦者,凡选授州县官到省,伊即谕以现有某人署理,暂不必去,俟有好缺以尔署之。有守候半年、十月者,资斧告匮,衣食不供。闻有缺出,该员请示,伊始面允,而委牌仍然不下。细询其故,需用多金,名为买缺。以缺之高下定价之低昂,大抵总在万金内外。该员财尽力穷,计无所出,则先晓谕州县书吏、衙役人等务即来省伺候。书役早知其故,即携重资而来,为之干办。及到任时,钱粮则必假手于户书,漕米则必假手于粮书,仓谷、采买、军需等项则必假手于仓书,听其率意滥取,加倍浮收。上下交通,除本分利。至于衙役以讼事入乡,先到原告家需索银两,谓之启发礼。次到被告家,不论有理无理,横行吓诈,家室惊骇,餍饱始得出门。由此而入族保、词证各宅,逐一搜求,均须开发。迨到案时,不即审结,铺堂、散班之费,莫可限量。盖各有所挟,积渐之势使然也。是以贼盗蜂起不敢申报,报则枉费银两,不为缉获,获即受贿放去,毫无裨益。谚云:'被盗经官重被盗。'凡此,皆由署事官员贻害之所致也。盖不见机取利,则瓜代者又至矣。内有一二自好者,任其摆弄,不肯曲从。如长沙府属之湘乡县知县张博实授已七年,在任不满四月;湘潭县知县卫际可实授已五载,至今并未到任。大率好缺皆然,不胜枚举。巡抚姜晟近在同城,岂无闻见,只以其纳贿和珅,莫可谁何,盖自守则有余,而振刷则不足也。且闻郑源琦在署,家属四百余人外,养戏班两班,争奇斗巧,昼夜不息。昨岁九月,因婚嫁将家眷一分送回,用大船十二只,旌旗耀彩,辉映河干。凡此靡费,皆民膏脂。是以楚南百姓富者贫,贫者益苦矣。臣不忍坐视一方赤子日填沟壑,冒昧直陈,不敢隐讳,亦不敢虚饰"云云。此摺颇简切。是以王三槐之乱则曰"官逼民反"。由此观之,倚仗权门鱼肉百姓,正不独一郑源琦也。其时云南尹阁学壮图召至京,即以整饬吏治入奏,略曰:"现今所急者川省军务,尤莫急于各省吏治。吏治日见澄清,贼匪自然消灭。贼匪不过癣疥之疾,而吏治实为腹心之患也。以今日外省陋习相沿,几有积重难返之势。惟在亟宜剔刷,破格调剂,庶乎有益,似非徒仗雷霆诫谕所能耸其听也。臣以为除弊者不搜其作弊之由,则弊终不可除。治病者不治其受病之根,则病终无由治。伏查乾隆三十年以前,各省属员未尝不奉承上司,上司未尝不取资属员。第觉彼时州县俱有为官之乐,闾阎咸享乐利之福,良由风气淳朴,州县于廉俸之外,各有陋规,尽足敷公私应酬之用。近年以来,风气日趋浮华,人心习成狡诈。属员以夤缘为能,上司以逢迎为喜,踵事增华,夸多斗靡,百弊丛生,科敛竟溢陋规之外。上下通同一气,势不容不交结权贵以作护身之符。此督抚所以竭力趋奉和珅,而官民受困之原委也"云

云。语极明快，后半则请清查陋规，以乾隆三十年前旧有者存之，乾隆三十年以后续加者去之。谓与其任凭隐瞒以酿无穷之弊，何如明为指破，以施调剂之恩耳。

盐法之弊，盐价愈增而弊愈甚。江南私盐充斥，固由私枭，亦半由粮艘盐船之夹带。戊寅岁，江、广缉私颇力。孙寄圃制军奏言："与其巡查于私盐上船之后，不若严缉于未经上船之先。江安回空漕船收买芦盐，入山东境即行随路售卖。其至江、广者，则由淮南、淮北场灶之透漏。淮北则海州、沭阳一带由□□集运，至北运河上船。淮南则宝应、高邮、甘泉境内由六闸、凤皇、壁虎等桥上船。乃北运河一带责成河标右营游击，淮南一带责成扬州营游击，均协同文员按所拨巡。仍由运司筹给员弁、兵役、薪水、饭食、雇坐船只、灯烛等项之用。其江、广盐船夹带，则责成奇兵营游击，协同文员巡视。黄速港、老虎头等处，禁其私运上船。"其法似严而私盐如故，良以私枭俱为亡命，巡查者莫可谁何。而盐船之夹带名为官物，监制处或守旧规，遂致偷漏。粮船之回空，催趱者或恐迟误，极力趱行，不暇盘诘。即如吾邑之官盐每斤五十八文，私盐每斤四十二文，私销公然于江岸售卖，百姓利之，官不能问。他郡当亦同然。甚有本为官盐名为私枭。河南项城食芦盐，上蔡食淮盐，上蔡与项城接壤。芦盐价半而色白，其盐真。淮盐价倍而色黑，其盐杂。上蔡之人即于项城买盐，是官盐也，然一入蔡境则为私贩。故项城盐每岁畅销，上蔡令每年处分。红胡等辈，俱以私贩而起。然必上蔡以南不准买芦盐，不但价贵民自不肯，且一年即有半年淡食，民亦不能。明万历间，黄河以南盐价腾踊，私贩甚众，各执利器往来自如。官军莫敢谁何。御史李戴奏曰："私盐之众，由官盐之不行。官盐之所以不行者，商人因脚价重，不搀和不足以偿本，沙土参半，味苦不佳。官盐价重味苦，民又不堪淡食，故私盐日众。"可知盐法之弊，今昔一辙。是安得贤有司筹一善良之策，息事足民，行之永久而无弊也。

嘉庆十年四月十五日，山东全中丞保代奏江西监生况元礼条陈时务策一摺。上以况元礼所陈五款皆系条列时事利弊，其中不但无违碍字句，且有可采之处，尚堪嘉许，着全保赏之银百两、缎二疋，令其自行回籍。圣德渊涵，不遗葑菲。而元礼慨慷直陈，亦有足传者。特录全公原奏及所上全公书，以贻当事观鉴焉。"署山东巡抚臣全保奏：本月初五日，有江西监生况元礼赴臣衙门呈送封章条陈，恳乞代进。并禀称因中途马毙不得叩阙等情。查该监生年已七十，诘其因何越分言事，是否意图干进。据云'皇上求治若渴，广开言路，草茅下贱不过藉达愚诚。且年已衰老，实无希幸之心'等语。臣查禀内所列五条款目，皆系时事，既据弥封呈请代奏，不敢壅于上闻。兹将封策原禀一并恭呈御览。""况元礼上山东全抚宪代奏禀，为挟策入都，中途马毙，不得叩阙恭进，乞代转奏。钦惟我皇上临御大宝，求治若渴，不弃刍荛，多方容纳，惟恐言路阻塞。天下有志之士无不感激思奋，欲以自献。生家处江右，念切日边，斋沐祓濯，谨就时务切要者五事：一曰足兵；二曰理财；三曰靖洋，抄附乾隆五十八年上广东长总督海盗条议；四曰除弊要得情法之平；五曰善后当图久远之计。即此五者汇成一策，敬谨缮写装潢。本拟驰赴都门叩阙恭进，奈事有相左，遇不从心。以三月十五日在王家营雇车起，早行至红花埠遇雨泥泞，边马倒毙一头。次日至李家庄辕马又毙。三马毙二，原车不能前进。一路短盘，至济资斧告罄，进退维谷。窃念生所言者，均属关系国家现在切要之图，自嘉庆四年蒙皇上广开言路以来，七年之内曾无一人言及。若以马毙之故辄废半途，无由上达天听，在生固不足惜，诚恐上辜圣主天恩破格求言之典，而薄天下之无人耳。山东接壤畿辅，大人体国公忠，是敢特叩崇阶，恳乞代为转奏。生谨当待罪宪辕，恭候皇上命下，不胜战栗之至。"原策甚长未录。

州县中差役之扰乡民，其术百端。同年程次坡御史条陈川省积弊，有"贼开花"等名目。言民间遇有窃案，呈报之后，差役将被窃邻近之家资财殷实而无顶带者，扳出指为窝户，拘押索钱。每报一案，牵连数家，名曰"贼开花"。乡曲无知，惧干法网，出钱七八千至十数千不等。胥役欲壑既盈，始释之，谓之"洗贼名"。一家被贼，即数家受累，如此数次，殷实者亦空矣。有鲁典史者刻一联榜于堂，联云："若要子孙能结果，除非贼案不开花。"此川省之弊蠹，正恐不独川省为然也。地方大吏安得尽天下蠹役一一而知之，在能使亲民者极力整剔而已，亲民者又安得尽一县蠹役一一而除之，在能使作奸者有所忌惮而已。上能整剔，下有忌惮，其弊久而自除。吾愿凡膺民社之责者，人人如鲁典史之存心则善矣。典史忘其名。

程御史摺又云：川省吏治日趋严酷，州县多造非刑，有绷杆、钩杆、站笼等名，此类当与吾乡鹦哥架、美人妆相等。地方官待胥役则付之宽典，治愚民则绳以峻法，几何不轻重倒置耶？古来"贪"、"酷"二字连缀而言，贪则鲜有不酷，酷则鲜有不贪者，盖酷正所以济其贪也。作法于凉，古人深戒。

有人持手卷一轴求售者，白绫行书，为明主事杨眉伯自书旧劾太监题本一件。云：

> 署管街道工部营缮清吏司主事杨所修题为内员擅殴部官微臣因公受辱乞赐乾断以申体统事。窃照朝廷设官分职，各有职掌，孰敢紊而孰敢拒者。职奉部札署管街道，兢业自持，每以蚊负是惧。恭照五月初三日夏至，至驾大祭地于方泽，凡经徭处所一切棑棚、接檐、榥杆例应拆去，以肃观瞻，业已行令各坊拆卸去后，又于本月二十日，该司礼监掌印太监褚宪章差内使秦、陈二员同会极

门李旗尉到职公署，传将一应梘杆、梐棚、接檐务要尽行拆卸等因，奉此，遵又檄行各坊。尤恐奉行不力，职亲赴地方，公同拆卸。即出严示，如有下役需索户人分文者，许即喊禀，以凭究赃，题参正罪，张挂通衢晓谕。外臣见都会之下，居处鳞集，非公侯贵戚即绅士内臣，凡遇郊祀经徭处所、一应排接等项，依限拆卸，并无抗违，所以遵朝廷之功令也。乃有方泽坛泰折街牌坊对面侵占官街，高架脊棚一座，用黄纸大书"司设监堆设上用钱粮公署"字样。臣诣视之，并无上用钱粮，实开张烧酒杂货店也。及再讯系何人户，突有内官一员挺身出，辱问系何官，乃称司设监管理官陆永受也。其棚实系圣驾往回迎面御览之处，万一上问，咎将谁诿，职宛言相劝，仍责开铺户赵二立行拆卸。今本月二十六日本部尚书刘遵宪、侍郎李觉斯、营缮司郎中夏士誉、都水司郎中韩友范、监督郎中何敦伯、监督员外侯效忠、太常寺少卿提乔、署工科印务左给事中尹洗、巡视城工工科给事中李如璧、巡视厂库四川道监察御史叶初春、内官监总理工程太监苏我民等公阅方泽坛工。而陆永受统内官十余员，并党恶王识货等，怀拆卸脊棚之恨，率领多人，攒臣詈殴，扯碎公服，将跟随皂役乱行毒打。又捉班役董科，在于祭坛禁地擅行重责二十二板，几毙，现锁羁铺。即众臣对面莫敢谁何。臣思拆卸一事，原所以净街道、肃观瞻而光大典也。内臣陆永受等不遵功令即行拆卸，反蔑祖制，詈殴部官，敢于祭坛重地擅自行刑，事出异变。夫臣子气节，祖宗将万年以培养之，皇上将百计以振育之，安忍挫辱之至于此极也。其原棚所贴黄纸并本官陆永受亲书职名不敢擅进御览，除送司理监照验外，伏乞勅下该衙门，将陆永受等及党恶王识货等一并严提究治施行。缘系内员擅殴部官，微臣因公受辱，乞赐乾断，以申体统事。谨题请旨。五月初二日，奉圣旨："陆永受等、王识货等著司理监问明具奏。"该司理监典簿何景立覆，奉圣旨："典理街道宜清，陆永受擅行辱官责役，殊属不谙，著降三级，打二十，照旧。王识货等著释放。徐之麟等姑免究，该衙门知道。"崇祯十五年八月日，偶自公无事，忆及长安往迹，不觉怆然书之，用志圣恩之难忘也(杨印所修，眉伯甫)。

胜朝阉寺肆无忌惮，于此可见。

卷　三

跳神，满洲之大礼也。无论富贵士宦，其内室必供奉神牌，只一木版，无字。亦有用木龛者，室之中西壁一龛，北壁一龛。凡室南向、北向，以西方为上；东向、西向，则以南方为上。龛设于南，龛下有悬帘帏者，俱以黄云缎为之。有不以帘帏者。北龛上设一椅，椅下有木五，形若木主之座。西龛上设一杌，杌下有木三。春秋择日致祭，谓之跳神。其木则香盘也。祭时，以香末洒于木上燃之。所跳之神，人多莫知，遂相以为祭祖。尝与嵩观察龄、伊孝廉克善详言之。南方人初人其室，室南向者多以北壁为正龛，西为旁龛；东向则以西壁为正龛，南为旁龛。不知所谓旁龛，正其极尊之处。始悟《礼》所谓以西方为上，南方为上，与此正合。极尊处所奉之神，首为观世音菩萨，次为伏魔大帝，次为土地。是以用香盘三也。相传太祖在关外时，请神像于明，明与以土地神。识者知明为自献土地之兆，故神职虽卑，受而祀之。再请，又与以观音、伏魔画像。伏魔呵护我朝，灵异极多，国初称为"关玛法"。"玛法"者，国语谓祖之称也。中壁所设，一为国朝朱果发祥仙女，一为明万历帝之太后，关东旧语称为"万历妈妈"。盖其时明兵正盛，我祖议和，朝臣执不肯行，独太后坚意许可，为感而祀之，国家仁厚之心亦云极矣。余则本家之祖也。其礼，前期斋戒。祭用豕，必择其毛纯黑无一杂色者。及期未明，以豕置于神前。主祭者捧酒尊而祝之，毕，以酒浇人豕耳，豕动则吉。若豕不动，则复叩祝，曰：齐盛不洁与，斋戒不虔与，或将有不吉，或牲毛未纯与。下至细事一一默祝，以牲动为限，盖所因为何，祝至何语而牲动矣。其牲即于神前割之，烹之。煮豕既熟，按豕之首、尾、肩、胁、肺、心排列于俎，各取少许，切为钉，置大铜碗中，名"阿吗尊肉"，供之，行三跪、三献礼。主祭者前，次以行辈排列，妇女后之，免冠叩首有声。礼毕，即神前尝所供阿吗尊肉，盖受胙意也。至晚，复献牲如晨礼，撤灯而祭，其肉名"避灯肉"。其礼，祭神之肉不得出门，其骨与狗。狗所余骨，则夜中密弃之街，看街者即为埋之，亦有焚为灰而埋者。惟避灯肉则以送亲友云。旧礼，舍外一见祭室灶烟起，不论相识与否，群至贺，席地坐，以刀割肉自食。后渐以主人力不足供众，遂择请亲友食肉矣。其日，炕上铺以油纸，客围坐，主家仆片肉于锡盘飨客，亦设白酒。是日则谓吃肉，吃片肉也。次日则谓吃小肉饭，肉丝冒以汤也。其所谓阿吗尊肉，初不以食客，意谓此不可令客食也，然亦有与客食者。盖主家人多，当其自尝尚不足，故不能食客。若主家人少，自尝有余，又恐弃之，故以食客。初非秘不与客也。客食毕不谢，唯初见时道贺而已。客去，主人亦不送。又主屋院中左方立一神杆，杆长丈许。杆上有锡斗，形如浅碗。祭之次日献牲，祭于杆前，谓之祭天。旧有祝文，首句云"阿布开端机"。国语"阿布开"，天也；"端机"，听也。谓曰天听著。下文为"某某设祭"云云。今多不用祝文，唯主祭者默自口祝而已。又觉其文首句词气阔大，其祝时多亦不用此，首句但言"某某今择于某月日献牲设祭"。是祭也，男子皆免冠拜，妇人则不与。其锡斗中切猪肠及肺肚生置其中，用以饲乌。盖我祖为明兵追至，匿于野，群乌覆之。追者以为乌止处必无人，用是得脱，故祭神时必饲之。每一置食，乌及鹊必即来共食，鹰鹞从未敢下，是一奇也。锡斗之上、杆梢之下，以猪之喉骨横衔

之。至再祭时，则以新易旧而火之。祭之第三日换锁，换锁者，换童男女脖上所带之旧锁也。其锁以线为之。旧礼，生人后乞线于亲戚家为之作锁。今不复乞线，但自买线为之。线用蓝、白二色，亦有用红、黄者，聚为粗线作圈。线头合处结一疙疸，结处翦小绸三块缝其上。旧例，上次祭时所带，必至下次祭时始换之。今多只带三日即取而藏之，下次祭时再带之以俟换。其换锁之仪，用箭一枝，搭扣处系以细麻及新锁。院中神杆旁别置小杆，杆上扎柳枝一束，柳上翦白纸作垂绥二以系之。神座木版前有一钉，用黄绒绳一条，其绳极长，一端挂于钉上，一端牵于门外，系之柳枝上。令带锁者群聚围座一处。主祭者持箭，以麻缕新锁绕于香烟上，然后取一细缕搏于带锁者之怀。置已遍，复绕于烟，每绕一度，怀麻缕一度。如是者三，然后换新锁。其旧锁即系于所牵之黄绳上。自国初以来，所易者均在，若有以年久朽坏者，始取而焚之。神座前，平时每挂一黄布袋，即用以贮黄绳者也。当祭时开袋取绳，祭毕仍贮之悬于神前。其带锁，男子至受室、女子至于归后始止。每换锁时，有祭品一席，撤供即置于带锁者围座处，群争攫而食之。其未受室、于归者，虽年二十余，亦行此礼，亦与群儿攫食，盖受福之意也。

满洲跳神，有一等人专习跳舞、讽诵祝文者，名曰“萨吗”（亦满洲人）。跳神之家先期具简邀之。及至，摘帽向主家神座前叩首。主家设供，献黑豕毕，萨吗乃头戴神帽，身系腰铃，手击皮鼓，即太平鼓，摇首摆腰，跳舞击鼓，铃声、鼓声一时俱起。鼓每抑扬击之，三击为一节，其节似街上童儿之戏者。萨吗诵祝文，旋诵旋跳。其三位神座前，文之首句曰“伊兰梭林端机”，译言三位听著也。五位前，文之首句曰“孙扎梭林端机”，译言五位听著也。下文乃“某某今择某某吉日”云云。其鼓别有手鼓、架鼓，俱系主家自击，紧缓一以萨吗鼓声为应。萨吗诵祝至紧处，则若颠若狂，若以为神之将来也。诵愈疾，跳愈甚，铃鼓愈急，众鼓轰然矣。少顷，祝将毕，萨吗复若昏若醉，若神之已至，凭其体也，却行作后仆状，主家预设椅，对神置，扶萨吗坐于椅，复作闭气状。主人于时叩神前，持杯酒灌豕耳，豕挣跃作声，主家乃阖族喜曰：“神圣领受矣。”乃密为萨吗去鼓、脱帽、解铃，不令铃鼓少有响声。萨吗良久乃苏开目，则闯然作惊状，以为己之对神坐之无礼也，急叩谢神，徐起，贺主家。礼毕，众乃受福。萨吗即古之巫祝也。其跳舞即婆娑乐神之意。帽上插翎，盖即鹭羽、鹭翱之意也。必跳舞，故曰跳神。二十年前余尝见之。今祭神家罕有用萨吗跳祝者，但祭而已。此亦礼之省也。

汤山之东三家店有一破庙，外有碑卧焉。为赵子昂书，大楷，颇近颜鲁公。宝五峰冠军奎手拓数字，惜无人护持也。

木兰为较猎之所，又谓之哨。哨者，哨鹿也。哨鹿者著鹿皮，衣鹿角冠，夜半于旷山中吹哨作牡鹿声，则牝鹿衔芝以哺之。盖鹿性淫，一牡能交百牝，必至于死，死则牝鹿衔芝草以生之，故哨之以取其芝也。每秋驾临，以行秋狝之典。其中有地名半截塔，有一塔倾圮已久，内有字曰“敬德监造”，乃元时物也。五峰言半截塔之北，有地忘其名，有一墓，前有二小石，皆作成房室之状。其左者，上一小额曰“孝敬之墓”，以过路未将拓出。右者，门半开，露半身小儿。

大觉寺在圆明园西，金之清水院也，今犹擅泉竹之胜。斌笠耕太仆尝游憩焉。次日晨起，欲穷附近山水因至。山有二栈，其山甚高。山顶有玉皇庙，惟一老内监卢姓养静其中，每日下山樵汲自给。山有洞，洞口石明净若有人常摩挲者。又至城子山，山上皆砖砌，若城。山顶有真武殿一间，其门内尘封，乃返。告之方丈慧彻，慧彻戒莫再往。问其故，告曰：“二栈之内监，颇有道行。前曾有女子至其旁挑之，诵经如故，久之不为动。女乃言曰：‘本欲食汝，我乃洞中之蟒也，洞中之净石即我出入所致。汝修行颇坚，不能害。自后约为谈友，可乎？’内监许诺。女出入必风，于是日至城中，有所见闻，归必以告。因言：‘但不能进内城，正阳门有关圣守之，各门皆有神。惟外城可至耳。’此处有蟒妖，不可轻至也。”

城子山之麓地名水塔寺，有园一区，本傅东山部郎园也，同年英竹泉少寇瑞得之。园固有池，竹泉芟刈古柳而广大之。后归于胥叟相国师，师乃修葺名之。

京城贡院内有一白蛇，出则不利于考官。十八房，惟第三房屋舍孙辰东没于其中，孙盖非考终命者，同考官多不肯居是屋，或于亲友同为房考者约共一室，此屋遂空。戊寅乡试，杨编修希铨与某以此舍为会食之所。一日甫晚餐，屋墙忽倾倒，如人力推者然，惧而出，不敢食于此，而家人及乡厨（场中谓乡官厨为乡厨）。遂以为厕。一日有青蛇一自户下出，了不畏人。众趋视，则更有大白蛇一，巨如茶盂，长六七尺，蟠于舍中，昂首视人，群惧而奔。不数日，同考广东崔舍人槐没于闱中，贵州某病亦几危。此蛇不知是何怪也？更有青蛇，则又不仅一白蛇矣。

孙没于第三房，后颇为厉，拆而改葺，亦复未安。自其子河间太守宪绪释褐后，稍稍安静。某科宪绪以充同考官，众留此屋与之。孙已携香楮入闱，至舍设奠，哭而祝之。此舍由此稍安。己巳会试，同年邵编修葆钟充同考，不知此舍为孙之屋也，居之。试事毕，亦无他异。揭晓前一日，同人有贺之者，询得其由，是夕寒热大作。填榜时竟不能升堂出闱，半月而没。甲戌春闱，孙少兰侍御入闱最后，惟余此舍。少兰乃约与余同居，问之，辛未同考已无人敢居者。此舍由此遂废。今复有崔舍人之事，又将废一屋舍矣。

都中天主堂有四：一曰西堂，久毁于火，其在蚕池口者曰北堂，在东堂子胡同曰东堂，在宣武门内东城根者曰南堂。南堂内有郎士宁线法画二张，张于厅事东、西壁，高大一如其壁。立西壁下，闭一目以觑东壁，则曲房洞敞，珠帘尽卷。南窗半启，日光在地。牙签玉轴，森然满架。有多宝阁焉，古玩纷陈，陆离高下。北偏设高几，几上有瓶，插孔雀羽于中，灿然羽扇。日光所及，扇影、瓶影、几影不爽毫发。壁上所张字幅篆联，一一陈列。穿房而东，有大院落。北首长廊连属，列柱如排，石砌一律光润。又东则隐然有屋焉，屏门犹未启也。低首视曲房外，二犬方戏于地矣。再立东壁下，以觑西壁，又见外堂三间。堂之南窗日掩映，三鼎列置三几，金色迷离，堂柱上悬大镜三。其堂北墙树以槅扇，东西两案，案铺红锦，一置自鸣钟，一置仪器，案之间设两椅。柱上有灯盘，四银烛矗其上。仰视承尘，雕木作花，中凸如蕊，下垂若倒置状。俯视其地，光明如镜，方砖一一可数。砖之中路，白色一条，则甃以白石者。由堂而内寝室，两重门户，帘栊窅然深静。室内几案遥而望之饬如也，可以入矣。即之，则犹然壁也。线法古无之，而其精乃如此，惜古人未之见也，特记之。

尺五庄在南西门外里许，都人士夏日游玩之所也。有亭沼荷池、竹林花圃，可借以酌酒娱宾。其西北为柏家花园，有长河可以泛舟，有高楼可以远眺，茂林修竹，曲榭亭台，都中一胜境也。尺五庄乃其附庸耳。其初俱为王氏之园，继为果亲王府所有，后乃归之柏氏。柏氏不恤其村人，嘉庆六年大水，近园饥民竞相蹂躏，高楼则拆毁之，大木则斧戕之，林竹池荷鞠为茂草。柏氏不能有，乃鬻于明氏，尺五庄则分鬻于多氏。明太守者，丰于财，乃购料庀材，欲复其旧而更壮之。费资万余，材甫粗备，未及修而没。其家乃转售其材于匠氏半，造者亦毁而售其材，荒烟蔓草中，但余一片长河而已。尺五庄亦转为特廉访所有。廉访名特通阿，初守河南之汝宁，洊擢为陕西廉访。廉访之购斯庄也，将以娱老。未几卒，公子乃于此地营窀穸焉。转眼沧桑，可胜感叹。庄外余一亭，沿河构屋数间，周曲设以苇篱，有售酒食者，以供游人饮歠。城市庄严，到此饶有野趣，都人称“小有余坊”焉。

余少读《书经》“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及十余岁稍解文意，以为黄河虽大，焉能怀襄山陵，以至滔天也，当系史臣故甚其词耳。后督学中州，按部陕州罢，亲至三门以观禹功。山距城三十里。此三十里两面皆山，中夹一河，宽可数十丈，溯腾澎湃。至三十里将尽之处，忽有一山如堵墙横截其中。禹将此山凿三洞，如城门而大，中为神门，右为人门，左为鬼门。河乃由其中奔流而下。当未凿门之先，河流如入囊中，不得出，所谓“激而行之可使在山”，势不得不漫左右两山而下。水自山而下，欲其不“浩浩滔天”不能也。今神门船不敢过，人门亦不可进，盖门旁有矶，稍不得法，则船必触矶而败，往来者惟鬼门耳。第当其时禹如何而凿，此其所以为神功也。立三门山上遥望之，可里许中流有一大石如柱，河水奔激，势甚猛悍，至此触石柱分流而下，其势稍杀。此即所谓砥柱也。又东则至孟津矣。孟津以上有山夹河，势不得逞，是以亘古无溃决之患。下此则不可言矣。

河南少林寺后殿西壁前设供桌，供一石，高几二尺强，上下宽五七寸不等。石面似平，凸凹实不平也。石质似净，黄黑实不净也。即之，一粗石了无异处。向之后退至五六尺外，渐有人形；至丈余，则俨然一活达摩坐镜中矣，谛视，腮边短髭若有动意，与世所画无纤毫差，盖传者实真像也。寺僧言乾隆三十六年驾幸嵩山，欲观祖师面壁石。石在少室山洞中，故浮置之者因请以呈览焉。精气所存，终古不减。此余所亲见者。

由陕州至三门，循山边而过，中有一段，差役、舆夫齐声呐喊而疾趋。盖山上时有人抛石，实则无一人也。不喊则必被击，大喊则少停。余过此回首视之，石复缓缓由山飞下，如有人抛之者。抛石积河边，日积月累当亦成小山，而河边固无多石也。此理殊不可解。

少读《左传》，于秦之孟明颇重其人，重其能奋志终取晋邑也。后人亦未有议之者。当其出师时，蹇叔哭送其子，谓晋人御师必于殽，果败于殽，何其智不蹇叔若也，殊为之惜。后考殽有二，东殽在今永宁北六十里，西崤在今陕州，其中相距三十五里。或谓故道今峡石驿是。余亲至其地，询知古道在张茅，去峡石五里。因策骑至张茅，见山川险巇，望之生畏。盖王莽以其地险，乃开今峡石之道。今峡石之路犹不能并轨而驱，则当日殽、函之险阻可想而知。晋自灭虢，据殽、函之固，有桃林之塞，以拒秦人之东，顾秦安能越此而东逞哉？于此乃知孟明非将才矣。为大将者，必知天时，必明地利。孟明竟昧昧以致匹马只轮不返，其为擒囚也，固宜。况由秦而东渡河，以道计之，当过虢之桑田（今阌乡），入桃林塞（今灵宝），越下阳（今陕州）、虢珪（今渑池。）周墙人（今新安），越王城（今河南府），历滑国（今偃师）、巩（今巩县）、成皋（今泛水）郐、（今密县），又西而后入郑（今新郑）。孤军深入，兵家所忌。无论其必不可得，即使得郑，将谁属哉？不得已灭滑而还，终亦为晋有，不能自守，此一定之理也。似不应愦愦至此。盖缪公之纳晋公，久欲图其割地，藉以为东图耳。迨晋诸臣不与，乃欲乘其丧不及备以掩而通东出之，谋为异日东辙计也。观其自华阴出关，经历二崤，绕周之轘辕（今巩县）、伊阙（今嵩县），而后至今河南之偃师，行嵚岩深谷中二千余里，被弦高破其机关，乃灭滑还，其计原有在也。不料晋诸臣皆奸雄，早已窥破，岂肯令其越崤、函以东一步耶。是以虽败而缪公不肯罪之。此行盖非孟明之得已也。然欲行险侥幸，罪亦无辞耳。读

书论世，其时、其地、其事不了了于胸中，未可轻易雌黄也。

山西平陆县，春秋虞国也。河南陕州，春秋虢国也。今陕州至平陆不过五里，由大阳渡渡河而行，虽迂道亦不至十里，山西到陕非由平陆不得达。自春秋至今二千余年，此道不易。晋欲取虢，舍虞即无由通。借之道以灭虢，归不灭虞，是终不能有虢也。此理不论何人亦当明之，而虞公竟宴然自安。千古愚人，莫虞公若矣。

嘉庆戊辰九月二十二日，行抵华阴县。将欲游华，细雨不辍，虔心默祝，早饭罢，忽然开朗。县尹遣人告曰："天助游兴，少俟路出，可先至玉泉院。明晨入山，当具匹帛、布履、山舆以待。"及晡时，与小鹤同年乘马出郭，对岳前行。危峰插天，秋树红黄相间，日光射影，如画里行也。过古云台，庙宇宏壮，惜倾圮已甚。又转而过十方院，绿竹夹径，清泉细流，其声琅琅然，则至玉泉院也。泉自山岭而下，清澈毛发，饮数瓯，味甘冽沁人心脾。院有亭，亭下大石镌"山孙"二字，人因称曰山孙亭，字方二尺余，体似隶，笔法苍古，不知何时书也。有石洞卑而狭，传内藏希夷遗骨。上有小碑，署"希夷遗冢"四字。有石屋，内塑希夷睡像。联为蒋爰亭侍郎撰，云："住常寂光，八百年恍如一日。开大法眼，三千界妙入微尘。"额则侍郎先德霁园侍郎书也。有石船，传是希夷卧处，船上楼房倾圮矣。院中有大石，刻大字数行，一云"五岳当先"，一云"五岳朝天"，一云"三峰插秀"，一云"蓬莱仙景"。字法颇端凝，皆万历年人书。有一院，颜曰"小有洞天"。堂上塑历来入华登仙者，中一座像稍大，则老子也。四围列座五十六，有戴笠者，有双髻者，有老者、少者，有宫人，有公主。每座后皆木牌，书仙之姓氏、出身及飞升脱化颠末。又有堂五间，旁有回廊，廊之中有曲房粮储，素观察讷为女公子崇兰坡同年绥夫人游院而造者也。道人出迎客，吐属殊雅，急欲知华山景状，先令述之，宛然如已经历矣。二十三日，天明即朝食。县尹已具匹帛及山舆至，遂易布履，曳袍裙，四人舁山舆(俗名爬山虎)。民壮二，左右掖，纤夫二，前曳而行，道人随焉。经张超谷，绕河而进，河声活活。山石丛立如戟，行其上，数折至三里龛，山中有小庵，即龛也，言行已三里矣。过王猛台，有擘窠字三镌于石壁。遥望岳路，惴惴然如不属。前进尽台，则地脉与岳连，而其山固独成一峰，绝不相与也。又进为五里关，关前大石上镌"金天初地"大字四，旁小字无算。石粗年久，茫不能辨。过此，一山壁立，中划数丈，宽尺许。道人告曰："此希夷峡也。闻峡中有路上通，其下有二洞，阔腹弇口，其旁旧有希夷庙，今亡矣。"又里许，为小上方、大上方，皆于石壁凿小窠，仅容趾，旧时有铁锁可攀而上。山半有洞，洞前有台，非人迹所到矣。对上方者为毛女峰，山巅有毛女洞。再进而山腰有台，有洞。道士指云："旧有女乘白鹿飞升，为白鹿岩也。"历十八盘，舆不能进，以匹帛系腰旋螺曳而前。古树青葱，远连天碧，道人曰："是青柯坪矣。"心旌摇摇，小坐乃定，遂作上山计。越二里许，乃回心岭，有回心石二，一为何仙书；其一字绝大，而"回"作"迴"，则不知谁何书也。石壁大刻"孝子回头"及"当思父母"字。又一壁大书"英雄进步"四字。壁之上镌有诗云："削出芙蓉峻且深，世人到此怯登临。峰名落雁留边雁，石号回心倦客心。玉女池中云漠漠，老君洞外柏森森。烟霞满目仙踪渺，惟有黄莺托好音。"盖国初人作。又前而陟，壁插天，铁锁垂若长绳，则所谓千尺幢也。将欲援而登，忽冷雨密飞，冻云四布，山峰叆叇，黯然无色，向闻瀑布，仅于云隙窥见片白。于是游兴嗒然，慨叹而已。急下，山石磴如沐油，大风作箫声，木叶乱下，寒气逼人毛发。道人曰："岁逢闰九月下旬，即往时十月之杪，土人当此时相戒不行。即使今日晴明，固亦不得至莲花峰也，将何宿焉？岂非山灵之默佑星节乎。"遂与道人别。舆而归，夜柝已相属于道矣。道人娄姓，乡人呼娄师。谢芗泉仪部曾作《登太华记》，视明李攀龙所作为详。然于入山之前路犹略，且以上方有希夷峡，叙述舛错，故为详记补之。

蒲州文昌阁三层，内皆砖级盘旋而上，如登塔者。戊辰九月，过寺坡底(寺即普救寺也)，登其顶，面中条山，横瞰黄河长沙如练。秋气暮澄，遥望白云若烟笼寒水，则太华矣。可称西道胜境。阁曰桂籍阁，四围嵌小碑，刻明历朝武科第，自洪武丁卯科起，盖亦武榜之雁塔也。阁之三层祀梓潼帝君王父母，中祀帝君父母，下祀帝之妃及圣女、圣子、圣孙，俱有像。像前立木主，俱有封号。中层木主书曰"圣父显应慈佑仁裕令德王太元初帝储真延庆天尊"，"圣母昭德积庆慈懿恭惠妃嗣祥储庆元君"。其上下封号惜皆不记忆。阁创何时，亦未及细考。《蒲州府志》云："明成化中，建州人杨瞻初欲卜藏室于此。术者言：'此为蒲中风水第一，主科甲仕宦。'瞻曰：'吾家何以当此，愿公之。'州人因建阁其上"云云。阁中碑像俱未之载。据言阁建于成化。今碑刻洪武丁卯以来科第，岂成化以后追记耶？

普救寺与文昌阁隔坡。《志》云："寺有窣堵波，合砖成之。于地击石，有声若吠蛤。"过其地因观焉。寺甚古而不宏阔。《志》所谓明初并广化、旌勋、藏海、乾明四寺入焉者，盖皆倾圮无有矣。寺外西偏有浮屠高十三层，当即《西厢记》所云"日午当天塔影圆"也。塔前丈余地有微凹，塔后亦然，盖瓦石击久所致。试以石击凹处，有声出塔中，如巨蛙。土人不知空谷之应响也，遂以为塔中有大虾蟆精矣。然击前地则声在塔底，击后地则声在塔顶，前后上下所应不同，理未可解。寺建于隋代，塔修于明嘉靖十三年。塔上有宋刻《陀罗尼经》，盖宋时亦重修之。小儿辈欲闻虾蟆声，日以瓦石击塔，经字漫漶矣。按《志》云："寺唐时名西永清院。五代汉遣郭威讨李守贞于河中，周岁城未下，威召院僧

问之，对曰：'将军发善心，城即克矣。'威折箭为誓。翌日果破，乃不戮一人。因改院曰普救。"是普救之名五代始有。《西厢记》作于金章宗时董解元，故称普救。何以元稹作《会真记》已有普救之名。

夷齐庙在首阳山，《水经注》所谓雷首山，一曰独头山。山南有古冢，陵柏蔚然，攒茂丘阜，俗谓之夷齐墓。其水西流，亦曰雷水。《晋书地志》："雷首山，伯夷、叔齐隐其阳，所谓首阳山。"《太平寰宇记》云："首阳即雷首之南阜。"余至河东，问其山去官道不远，因往谒。蹊径荒僻，庙宇朴古，惟一道士守焉，瘠而且老，面有菜色。殿中二像皆枯槁形。左廊壁间一石镌昌黎《伯夷颂》，为皇统己巳上党赵汉卿书，字用柳家法。右立一石，隶书，两面刻，乃开元十三年梁昇卿书，字法在《御史台精舍铭》上。前堂数碑，惟一大篆书可观，盖学李阳冰者。殿西大冢二，中立一石，大字草书"首阳山古贤人之墓"，字法古峭，石皮皆剥落，不知为何代书。字之空处镌篆字数行，乃明嘉靖间人，盖后人所记耳。墓之对面有一碑，黄庭坚书，文勋篆额，山谷此书绝佳。以僻远无人到，碑亦鲜拓者，故唐、宋碑石皆完好无剥蚀之病。然亦幸其无人知，为能完洁也。按《蒲州府志》载有颜鲁公碑，丁约立石，惜匆遽未得遍审。若昌黎《颂》则书于皇统己巳，为金熙宗之十四年，当宋高宗之绍兴十九年，《志》乃以为唐碑，则误矣。

索伦(索音近蓑)风气刚劲，故兵以索伦为强。其出师归，有愿留京者听之，月给粮银四两。然此中不尽索伦也，有达呼尔在焉。达呼尔者，本居黑龙江之地，自为一部落，与索伦杂处，其习俗极鄙。其行辈有得官者，则以叔视之，不必一族也，官进一阶，则以叔祖视之，受者亦居然叔、居然祖也。及平日以叔以祖事人者一朝得官，官且同等，则称之以兄弟焉。级若或过之，则向之所事以叔、所事以祖者，即反其礼以待之。有不然者，则相戾矣。此达呼尔之习也。不知者通目之曰索伦。

黑津乃"徽钦"二字讹音也，在三姓东三千里外散处，至东海边。以鱼为生，即以鱼皮为衣，故曰"鱼皮笪子"，或谓"黑津笪子"，或谓"徽钦笪子"，名异而实同也。所食之鱼曰达布哈鱼，牙最利，食小鱼，类内地之乌鱼。或以为乾，或以为面，亦不一品。烹熟先以大碗而入，则人知其有亲也。食时狗蹲于左右，骨出即以饲狗。狗有时急欲食，则擾于其口边。其人爱蟒衣，悬而不着。得蟒衣则张于所居，多者以为富。其水曰戊子江，盖海汊也。冬时水冻，坐扒犁驾狗而行，或五、或七、或十一、或十三，日行可六七百里。前狗之领而行者曰狗头，狗头一可直银四五十两。盖行时狗头前行，知有虎豹则回，其知也以闻气而知也，人视以为备，故贵之。余内弟左子恕宜任伯都讷巡检，知之最详，为余言之。

沟民者杂处于黑津之中，非黑津有别种也，盖皆汉民掘人参者及内地逋逃者。其中有老大哥为之长，群听令焉。老大哥者，不计齿，其人公正，为众所服，则众奉而尊之。条教严明，众不敢犯。其刑有四。有斗杀者，大哥号于众，宰牛设酒生祭之，问其人死所，愿水，则以大石系而投之海；愿火，则围木致其人于中而焚之；愿坐签子，则攀杨枝削其梢，插其人谷道中而撒之，杨枝上挑，人之肠出矣；愿埋，则穴土而坑之。以是无敢轻犯法者。

三姓中有民觉罗。国初之黑津秀而黠者来投，因编入旗。其人以国家有民公之封，自以为宋后，因自名为民觉罗。

吉林多雨，盖其地多山，重岚酿湿，密雾蒸阴，晴暄和朗之天，岁不得多见也。伯都讷多风，常以三四月起，大木拔折，屋瓦飞空，砰轰若千军万马之奔，汹涌若拔地掀天之浪，令人神慑心悸，四月以后则止。三姓多雪，雪时无花无片，如四两、半斤之絮团漫天而降，深及丈或七八尺常事也。故其地谚曰："吉林雨，三姓雪，伯都讷风。"

宁古塔与高丽以江为界，曰高丽江。其江半黑半清，近高丽者水黑，近宁古塔者则清，水色两分，盖天之所以界内外也。江边采薪者每见必相詈，隔水而诅，习为风气。此理殊不解。

吉林等处皆土城，无雉堞。左子恕任伯都讷巡司，于乡村近围场处，每晨起常见对面城郭鲜明，女墙排列，楼阁烟村互相掩映，城上行人往来，或骑而过，或倚而望，居然蜃楼海市，一大观也。彼地人不识女墙，竟有不知其为城郭者。初见时觉相距不过三四里许，急令人踪迹之，出三十里仍无所见。每见必以清晨，日出则灭。土人谓之现城，盖凡有城郭人民之地，精气所结，时或现形。如洪泽湖边人犹见泗州城郭楼台，即其证也。是地旧去黄龙府不远，或辽、金旧有州县欤。

叶尔羌，西域一大都会也。其办事大臣公署，即小和卓木之花园。有大池，水池中造八面亭，有长桥，高下曲直，可达亭前。居室临水，有艇子舣于水旁，开门即可泛舟。其地恒燠，夹水长堤，花木若春，垂杨两岸，掩映水碧，西域无杨，惟此园独有。居其中恍如西湖上游也。办事大臣向多三年更易。有福公勒洪阿任此，集唐诗"白首即今行万里"、"皇恩只许住三年"二语为联，属徐星伯同年为之书。

徐星伯言福公喜为诗，曾任伊犁索伦营领队大臣。伊犁西南边外有特穆尔图淖尔，旁多古翁仲。福公巡边至其处，作诗云"斜阳寄语双翁仲，不是前朝旧鼓

�”,殊清致可喜。《居易录》云:“陈给事说过喀鲁三百里喀尔喀、车臣部落界,即南望北斗矣。”余尝以问同年那太仆偶堂(丹珠前任内阁学士),言此说未确,至彼地望斗,觉七星相距空处较都中所见加宽耳。同年宝献山相国兴云:“此地高之故也。地高去天觉近,故望星之空处觉宽。”宝时自吐鲁番来,因言彼地望月中影似加明晰,望天河中白气乃是小星。吐鲁番较京师高一百五十余里,去天较京师将近一度,塔尔巴哈台其地较京师高一百□□里,故望星如此。其说似可信。

《夏小正》曰“汉案户”,谓天河也。献山言吐鲁番于六月望河,乃当东厢屋脊,盖其地在天河之西也。其地每月朔即见月。

叶尔羌、和阗皆产玉,和阗为多,然人贡则由叶尔羌大臣奏进。其商、回之售卖,初无例禁。自乾隆四十三年高公朴请间年一次官为开采,于是定例,玉禁始严。凡私赴新疆偷贩玉石,即照《窃盗律》计赃论罪。又办事大臣期公成额、阿公扬阿等先后请于密尔岱及巴尔楚克地方各添设卡伦一处,以防回民私采及商民夹带之弊。又请将采剩河玉卖与兵丁,俾转售商民以沾微利。自是以后,玉器遂为无价宝矣。尝见双冠军搆玉烟壶二枚,用白金一千八百两。又冷姓商携玉碗四口,径五寸,索直五千两。及己未春弛玉禁,其从前因贩玉获罪者俱核释。兵丁转售之例及密尔岱、巴尔楚克卡伦俱议裁。先是,叶尔羌奏进大玉,至是令即于所至之处弃之,因弃于乌沙克塔克台焉。惟商贩应税者于起票进关时,注明若干,每月造册移付嘉峪关税员查核。于是玉大贱。年余犹见前索价五千之四碗,只须八十两矣。

和阗产玉之地有五:曰玉陇哈什,曰哈喇哈什,曰桑谷树雅,曰哈琅圭,曰塔克。惟出玉陇哈什、哈喇哈什二河中者美。其水皆出南山,东西夹和阗城而下。和阗,古于阗,《汉书》所谓“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是也。西曰哈喇哈什河,“哈什”译言玉,“哈喇”译言黑也,故玉色黯。东曰玉陇哈什河,“玉陇”译言察视之辞(俗言瞧看),其玉尤佳。嘉庆间,充贡之地皆罢采,岁唯取玉于此河。其叶尔羌之玉则采于泽普勒善阿。采恒以秋分后为期,河水深才没腰,然常浑浊。秋分时祭以羊,以血沥于河,越数日水辄清,盖秋气澄而水清。彼人遂以为羊血神矣。至日,叶尔羌帮办莅采于河,设毡帐于河上视之。回人入河探以足,且探且行。试得之,则拾以出水,河上鸣金为号。一鸣金,官即记于册,按册以稽其所得。采半月乃罢,此所谓玉子也。近年产亦稀。回民应贡,出货购以献矣。叶尔羌西南曰密尔岱者,其山绵亘,不知其终。其上产玉,凿之不竭,是曰玉山,山恒雪,欲采大器,回人必乘牦牛,挟大钉、巨绳以上。纳钉悬绳,然后凿玉。及将坠,系以巨绳徐徐而下,盖山峻,恐玉之卒然坠地裂也。今斧凿碎玉堆积,随时可以之抵雀矣。其玉色青,盖石之似玉者。《尔雅》云“西北之美者有昆仑墟之璆琳琅玕焉”,密尔岱是其地矣。记之可补《尔雅注》。

乌沙克塔克台所弃玉三,即密尔岱所产也。徐星伯同年行经其处,大者万斤,次者八千斤,又次者三千斤,共置一处。初覆以屋,年久屋圮,玉之面南者俱为风日所燥,剥落起皮。闻辇此大玉时,用马数百匹,回民不善御,前却不一,鞭棰交下,积沙盈尺,轴动辄胶,回民持大瓶灌油以脂之,日裁行数里。奇公丰额奏回民闻弃此玉,无不欢欣鼓舞,其喜可知也。

蒙古外藩王、贝勒及胡图克图死,皆遣官致祭,或赐奠。致祭者有祭文,星使行一跪三叩首礼。赐奠者,星使至,立奠三爵而已。然赐奠之礼隆于致祭也。星使回有私觌,羊几头,马几匹,驼几只,或佐以银。星使反其银与驼,或取一二羊焉,或取一二马焉,如是而已。贫者犹不能也。嘉庆己巳土尔扈特汗死,遣子爵策侍卫楞往喀喇沙尔赐奠。汗之夫人,七额驸拉旺多尔济之侄女也。策侍卫至,夫人已往山中避热。其地有古庙,只三楹,汗之柩置于外廊之地,其简略如此。策奠毕回,夫人遣其官等数人馈以小哈哒一(哈哒者,薄绢也,红、黄二色,蒙古买以敬佛,为贵物焉。大者长丈余,小者数尺),小鸟枪一、元宝二。策受哈哒,反银物,仍以哈哒答之(受哈哒者必转答以哈哒)。其人固请留其枪,不获已,将留之,先取以观。其人乃曰:“枪门实有损,此地无能治者。”策固婉却之,乃还。某问其仪,具以告。某笑曰:“犹是小鸟枪也,昔以馈我,我不受。”今为袭封,复持往伊犁献松将军,松将军又不受。一损缺无用物耳,乃为至宝,是则可悯也。

恰克图(读若去声),我国与俄罗斯交界之所,库伦大臣所辖也。库伦,土谢汗地,商民皆居毳帐,大臣衙门壁瓦则皆以木。交易即在恰噶尔,设监督焉,彼亦遣人于恰噶尔总其事。以我之茶叶、大黄、磁、线等物易彼之哦噔细、灰鼠、海龙等物。恰噶尔地最高,至其地如登岭。然俄罗斯地渐窪下,故其国气候恒燠若矣。我之货往,客商由张家口出票,至库伦换票,到彼缴票。库伦者,圈子之谓也(库读若平声)。今有喇嘛圈子,圈内皆喇嘛;买卖圈子,圈内皆买卖人。客货俱载以骆驼。俄罗斯人每以千里镜窥之,见若干驼即知所载若干物。商未至前四五日已了然,盖其镜已见于三四百里外矣。子爵策侍卫楞言之。

耐损,回俗大喜事也。凡未成丁者,十五岁以下,势前必小割一刀,名曰耐损。其礼,择日请阿吽(阿吽者,老师傅也)至其家为割之。亲友咸贺,有以礼物馈遗者。富家仍置酒馔,留贺者饮食。此礼不可解。李鼎和为余言之。李,临清人,言其乡回教俱如此,但不知惟临清一州行之,抑天下回教皆然也。当访之。

庚辰九月五日，徐星伯见过，出小铜佛示余，言乌鲁木齐所属之济木萨保惠城为唐北庭都护地，保惠城北五里有旧城基址，土人名曰破城，其地往往得古钱（皆开元钱）、铜器，而铜佛尤夥，大小不一。近时牟利者置窝棚于其地，掘而货之，然取之不竭。多余山侍郎庆归携铜佛数尊，皆新出土者。星伯乞其一，高约二寸，厚约二分，为韦陀状。下有座似莲花形，座有四孔，皆穿，下有圆柱，似冠上顶柱，盖用以安插者也。佛脑后有铜鼻一，直孔穿，盖用以备绾系也。又有一铜匕，长约七寸，绿坟起如粘翠，厚将及分，葱然可爱。皆唐物也。

同年徐星伯学使自伊犁归，携一小圆钱盒相示。大如拇，上镂银文绝细，远观俨若草麻子状，下有键，所以筦开阖者，上有钮，若洋表之环，辟之，盖之里色赭，底之里色银。其中有翠色小雀，红其首，罩以玻璃，如指南针，但雀之首西向。云为回子阿浑所佩者。回俗，每日以未以后五时向西礼拜，盖其祖国在西，故礼之，且以送日也。此物惟阿浑之最尊者方得佩之。盖出于藏地，即回疆亦少有，得之甚不易也。星伯过叶尔羌时，遇克什米尔部人货得之。其名曰“克辟勒拉默”，回之祖国曰默特。

西藏，古吐番也。其地不耕不耨，播时普洒其种。及苗高二三寸，青葱一片，则分陇拔而弃之，陇之存者仍青葱一片也。迨再长至四五寸，则腰割而弃之，存者再发，收可十倍，盖地气之壮也。其俗，人家门首屋脊上安一物，如人之势，以屋之大小为物之大小，未有无此物者。大招则大可数尺矣。女子每日必涂面如戏中铁勒奴，盖以喇嘛多，恐其见色不诚耳。鄂云浦中丞驻藏时，有一傅粉抹脂者，居然名妓也。身价甚高，招之不能即至。其名四字，人唤不清即以“仓场侍郎”呼之，盖其字音相近也。可为绝倒。

叶庶常桂云晋宁州当国初尚有科名，自城南天台山崩后，科名遂绝。后越六十年，始间有获第者。今乃稍盛。盖此山崩其半，自崩后山势向外。形家说地气六十年一转，今盖其转机也。风水之说其信然欤？

硇砂出库车。徐星伯云其山无名，在唐呼为大鹊山。其山极热，夜望之如列灯，取砂者春夏不敢近。虽极冷时，人去衣著一皮包，露两目，入洞凿之。然不过一两时即出，而皮包已焦，不能逾三时也。其砂著石上红色星星，取出者皆石块，每石十数斤，不过有砂一二厘许。携此者，用瓦罐盛石，密封其口。坛不可满，盖火气持重，满则热甚，砂走也。然受风亦走，受潮湿亦走。贾人携此，每行十数日，遇天气晴明无风时，揭其封以出火气。星伯过库车时，曾携数石密封之，及抵伊犁，则石皆化成黄粉，而砂已不见矣。故携此甚难，即其地亦不易得。惟白色成块者不化，乃其下等也，然可以及远，内地所谓硇砂类即此耳。

镪水以真硇砂合五倍子水而成，可烂铜铁。星伯同年寓伊犁时，适有一旧铁香炉，戏取爉油画一龙，题数字于上。置水中一宿，炉上铁销熔一二分，而爉油所画则凸起不动，龙与字高出，而其地光平如镜。携至京，观者以为刀法之平，非秦、汉以后人所能，断其为秦、汉器。可知鉴古者大率易欺也。

空青恒产于关外戈壁中（其地无水尽沙，所谓旱海也），惟粗石有之。沈县令仁树初官甘肃徽县及两当杂职，其地为蒙古年班入京孔道。一岁蒙古包过（蒙古所携物，俱以大皮贮为包），里下马家儿从（凡官差用里下之马，其家必以人从）。蒙古押包者前行，过一处下骑，见若蹲地者，见其手若释子之捻诀者，见若拾地上物涂目者。马家儿从后观之了然也，而不知所以。追及之，骑者去，视其地，无有物也。谛寻之，见沙中有小石剖为二，就审之，剖处皆有窝，有滴水贮窝中，意前骑者之涂目必是水也，亦醮而涂其目，水尽乃行。及夕问之，前下骑者莫肯告，复自言其涂目事，前骑者惊曰：“尔何来得此造化耶?”明日骑者行，从马者以其马归，无他异也。久之，里中有聚赌押宝者，此子至即见其盒中物，或青龙，或白虎，若置于前无障碍者，因大笑众人之皆盲也。众随之辄中，宝主患之。异日有出宝者，此子至，无不中。宝主因相约贿之，乞勿至，至亦勿言。于是衣服饮食不谋而裕如矣。一日众饮之，询其术，秘不言。又极饮之醉，苦询之，始具道其故。众共谋曰：“此子不死，此目不得除也。”因共杀之，遂成狱。沈备得其详。余忘其为两当为徽县矣，此子亦忘其名。可知空青不徒治目疾也。

徐星伯云乌鲁木齐开铅厂，工人掘地得一石，碎之水出。厂官闻之，急令往取水，已散地无余。天生异宝，每误弃于无知者之手，亦何可恨。

西域贾人能识宝，以有鳖宝也。徐星伯之仆李保儿者，旧从广东观察朱尔赓额，在伊犁曾见其人，知其法。其法遇得鳖宝，与之约，相随十年或八年。其物大若豆，喜食血，亦与之约，每日食血若干厘，不及分也。约明，即以小刀划臂纳之臂中，自此即能识宝，过期物自去矣。始知西域多识宝者，非生而异人，亦非别有幻术也。

爨国名“白蛮”也，字书多不载，盖《广韵》爨字下只注为姓，未注为国名，故相承遗漏耳。按《隋书·苏孝慈传》，兄子沙罗捡校利州总管事，从史万岁击西爨，累战有功，进位大将军（《册府元龟》载孝慈开皇中简授利州总管事，盖以沙罗误作孝慈）。又《梁睿传》睿请宁州朱提、云南西爨并置总管州镇。《辍耕录》载宋戏曲院本

有五花爨弄。院本五人，一曰副净，一曰副末，一曰引戏，一曰末泥，一曰孤装，又谓之五花爨弄。或曰宋徽宗见爨国人来朝，衣装鞋履巾裹傅粉墨举动如此，使优人效之，以为戏。于是诸杂院爨有“人参脑子爨”、“断朱温爨”、“变二郎爨”等名。其地在汉为牂牁地。云南新出《爨龙颜碑》，南北朝宋太始二年九月刻。书之以补爨字注之漏。

国学内有俄罗斯学。康熙间，许俄罗斯通中国，始遣其子弟人学，十年一更。子弟若寄信于其国，皆露函交理藩院。理藩院译其文进呈，无私语方为寄之。嘉庆己巳忽寄书一本，皆汉字。其书卷前二页有圆图如太极状，图内黑白杂错，若画云气者。其解以为阴阳二气，有此二气是生一男一女，男女自为配，是生天主，反复辨论，大意似只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书奏，仁宗令察其书所自来，得其刻板毁之。案俄罗斯，古丁零国也。人狡而狠，好利。其国教宗耶苏。

海船敬奉天妃外，有尚书、拿公二神。按尚书姓陈名文龙，福建兴化人，宋咸淳五年廷试第一，官参知政事，《宋史》有传。明永乐中以救护海舟，封水部尚书。拿公，闽之拿口村人，姓卜名偃，唐末书生，因晨起恍惚见二竖投蛇蝎于井，因阻止汲者，自饮井水以救一乡，因而成神，五代时即著灵异。二神亦海舟所最敬者。

云南土司，惟宣慰司最大，秩□品。其地隶版图而为南掌老挝所奴隶，每蹂躏索馈献，有喀鱼拉者为尤甚。宣慰司初尚富，今已彫敝，则不胜其扰，而喀鱼拉之来更频。思茅同知辖是境也，能为之逐喀鱼拉，即为称职。盖南掌诸国皆瘠而穷，又为缅甸附庸，意者供亿不足，不免旁索。嘉庆己卯，南掌入贡，其从者所过，虽办差之草帘亦取而留之，鄙可知矣。

滇、粤多蛊，有以药成者，有自生者。熊编修常錞典试云南，偶与内监试某观察谈及。某曰：“此易见耳。”翼日告曰：“蛊起矣。”熊出室望之，如放洋灯者然。某曰：“贵人指之则落，星使何不试之。”熊指之，果坠。熊曰：“观察亦贵矣，何独属我？”某曰：“非钦使不应也。省中惟巡抚、学政乃可耳。考官天使，故请试之。”此理殊不可解。

云、贵边境常有瘟气。气之至也，鼠必先灾，鼠灾必吐血而死。人家或见梁上鼠奔突堕地吐血者，其人即奔，莫回顾，出门或横走，或直驰，竭其力奔数十里，或可免。人有中之者，吐血一口即死。此气之灾，时或一条，时或一段。如一村分南北街，竟有街南居室一空而街北完然者。如一村数十百家，竟有中间数十家一空而村两头完然者。初闻此灾不祸有功名之人，凡生监皆可免。近今生监亦不免矣。此理亦不可解。

南掌，古越裳地，自周以后不通中国。明有刁线歹始通贡。雍正七年，遣头目叭猛花贡象。乾隆十年以该国穹远，定为十年一贡。五十九年始赐敕印。彼时国王召温猛不克自振，逃赴越南。越南国将其敕印收缴，其国乃为其胞兄召蛇荣代理。嘉庆十八年召温猛死于越南之南雅，其国遂为蛇荣子召蟒塔度脂所有。每贡用蒲叶金字表文。其贡使称曰“大怕”(音近怕字之上声，不知其字，聊记其音耳)，从者称曰“后生”。曰“大怕”者，盖其贵者尊称也。大怕衣红袍帽，则若官轿前刽子手之式，其内衣布，紧缠其身，亦著靴。闻在其地则赤足，且不著裤也。后生或衣蓝布袍，或葛布，不带领，暑日亦戴骚鼠帽，其状不文。大怕之服当亦如此。今所服者，盖人云南境后，地方取戏中衣帽使著之，非其国服也。

安南国，嘉庆九年锡号越南，古交趾也。其随贡使来者，衣红短袄，束绿带，以蓝布缠头，出两角，若戏中之扮渔婆者。贡使则宽袍纱帽，帽上加一凿花铜片，若女子之翠围。其地东南界云南。人无尊卑，皆赤足。见有以绳作络，人坐络中扛而行，则其长官出也。俨若中国之抬猪者矣。

广东香山属有地曰澳门，为通夷舶之所。其地隔海，广东人及客广者多未至其地。余尝往游之。夷屋鳞次，番鬼杂遝，俨然一外国也。明代许西洋租地，交市只一千三百八十人耳。今所侵殆数倍矣。其人皆楼居，高楼峻宇，窗扇悉以玻璃，轩敞宏深，令人意爽。楼下多如城之瓮洞，贱者处之。其屋用白石攒灰垩之，宛如白粉，洁净可玩。其俗，有尊客至，当家老翁出迎，礼以脱帽为恭，以妇女出见为敬，男子无少长则避之。客至，款留酒果，设大横案，铺以白布，列果品茶酒于其上。近门处为尊客座，排列依次而北，其妇坐于案之横头。女子环案坐，客西向则坐于客右，东向则坐于客左。案前各置磁盘，盘内置刀一、叉一，叠白布于上，布即饭单也。饮以熬茶，以和白糖，一女斟茶，则一女调糖，令鬼奴按客座以进。食果，则女子切片置盘内，鬼奴递送客前，取客前之盘返于主人，别置他果，往复传送。酒贮以玻璃罂，红黄白各色俱备。杯亦玻璃，大小罗列，以酒之贵贱分杯之大小。饮时则主翁自酌，鬼奴传送，客饮愈多、食愈多则主人愈乐。妇人妆束悉与洋画同，其髻式与内地无异，但无尾耳。囟前留垂发长二寸许，被于额上，如内地未嫁女子之看毛，发卷如画狮，即《诗》所谓“卷发如虿”也。生于其国者，发浅绛色而目光绿。生于澳门者与内地同，浅绛者天然卷毛，黑者则盘束而成矣。女之大者，两肩被以水红细及乳，如云肩而无瓣，闻富者仍加金绣，胸俱露而不蔽，裙亦束于衣外。女之幼者，垂以裤脚，布之细如蝉翼。有哑吔花园者，园中以铜丝结网蒙之。内有大树一株，小树数株，有假山，有水池。壁上多插以树枝，蓄各种鸟，红黄白绿，五色灿然。鸟之上下飞鸣，宛如在园林中也。或

巢于树，或巢于山间水旁，或巢于檐壁及所插枝上，名曰百鸟巢。又有曰八角巢者，别一家之园也。巢乃一六方亭子耳。园中曲道逶迤，竹树葱蒨，与唐人园亭无异(番夷称内地人为唐人)，惟屋宇不同。园蓄鸡一，大若小驴，额上有肉角，食火，即火鸡也。番人之有职者，所居墙外有黑鬼持火枪守之，隔数十步立一人。衣以纯黑，似戏中所扮朱八戒者，其冠亦似戏中孙行者之冠，胸前用白皮条宽二寸左右交缠，用以兜枪。其人以左手插于皮条内握枪柄，枪直竖于左乳前，火枪之旁复有铁枪。枪虽两用，重笨已极矣。持枪者直立不动，宛同木偶人，过其旁但一目觑，颈不转也。近旁有脱帽卧地者三四，盖即循环替代者也。此乃番国之官兵也。其富而无职者，门前立红衣人，如戏中之刽子手，帽亦似孙行者而斜其一边，执藤鞭以守门焉。其俗有词讼事呈于番官，番官具文列所诉状，下于被控者，被控者复呈诉。如此三四，轇轕难明，则聚讼者与被讼者于庭，列坐于地以质之。屈伸莫定，则以经册列地，或翻之、或践之，理曲者不敢践，则负矣。其国制，和尚为尊，有犯罪者请于和尚，和尚命之杀则杀，命之宥则宥。然和尚之尊不及女尼。凡和尚所判，必告于尼，尼若不然则不行矣。妇女与人有私，遇礼拜时必跪白于和尚前，盖求和尚申天主莫之罪也。妇人最重者两乳，惟本夫得抚摩之，若与唐人私，和尚问以曾否抚乳，如曾抚及，即戒以下次不可，当即忏悔，其妇亦唯唯而退。女之欲为尼者，先闭于寺楼，惟留一穴通饮食。于是者一年。至期，其父母问之曰："其苦如此，能否坚受?"如不能受者，即令回家。愿苦者，再闭一年，复问之，立志坚定，即终身闭于此楼，永不与人见。殆佛家所谓真苦修行者，故其尊莫与比并矣。又其俗男子不得置妾，不得与外妇私，其妇约束极严。而妇人随所爱私之，其夫不敢过问。若其夫偶回本国，往来须时，必托一友主其家。其友三四日一过宿，若逾多日不至，妇则寻至，责以疏阔。其夫归问友之往来疏密，密者即为好友，疏则不与之交矣。习俗所尚，全与礼教相反。此天之所以别华、夷也。

番妇见客，又有相抱之礼。客至，妇先告其夫将欲行抱礼，夫可之，乃请于客，客亦允，妇出见。乃以两手搴其裙跳且舞，客亦跳舞，舞相近似接以吻，然后抱其腰。此为极亲近之礼也。

番国官职有文武。文由考校而得，主文字案牍，职有六等。武多世职，凡没于王事者，即以其子袭其官。其住澳门之大班，多其国之贵者。曾有一大班病死，剖其腹，细按其五脏，某脏受病一一为图注明，归白其国主，尸则葬于澳门。其墓似浮图，与僧家葬礼无异。其非贵人之没于澳门者，死即埋，久之，则去其骨骸，更以埋新死者。

闻番人言，红毛国中水火皆有专家，只许一家卖火，一家卖水，无二肆也。人家夜不举火，至晚，鬻火者能令室中自明，无俟燃烛也。欲水亦先告鬻者，屋宇皆有水法，水即自至，无俟担桶也。夷人多巧工，此语或不虚也。

夷船只许进澳门，易小舟进黄埠，此外不得至也。戊寅，有一夷船至，守口者问之，答以遭风，将整篷索而后去。越数日，篷索不整，亦不去。守者禀于制府，禁米菜小艇不得出口。夷船不得食，具状以诉，不由其大班转禀。阮制府令责其大班，以该船既不应到所不当到之地，乃又不诉所应当诉之人，何该国漫无统属至此。大班乃实诉，其船系为提取军饷六十万而来，非数日所能卒办，俟饷齐即去。乃不禁米艇，越半月果去。盖红毛时为雁雕战败而提饷也。红毛善水战，雁雕善弓矢，引以登陆，以强弩毒矢射之，大丧其师。红毛近渐强，横遭此损折，是亦天挫其锋也。

卷　四

太学石经凡一百九十碑，为江南拙老人蒋衡书，乾隆五十七年始勒石。先是五十六年，高庙欲勒石经于太学，初命彭文勤公元瑞司校雠，金司空简司工。五十九年高庙启跸，幸避暑山庄，文勤不随扈，命每晨携笔砚至乾清宫遍校内府所弆宋刻各本，金司空备食。文勤因得观人间罕见之本，考其同异，著为一书，名曰《乾隆御定石经考文提要》。凡蒋书不合于古者，俱改正之。碑成，文勤面奏云："石经将垂训万世，只臣与金简二人列后衔，臣以末学，金又高丽人，恐不足取信。"因加派和相国珅、王文端杰为总裁，董文恭诰、刘文清墉及金司空、彭文勤为副，金司空士松、沈司农初、阮制军元、瑚太宰图礼、那太宰彦成随同校勘，独文勤得邀宫衔，并命仿《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例，每经勒《考文提要》于后。和相国嫉焉，大毁《提要》不善，并言非天子不考文，议文勤重罪。高庙论云："彭元瑞本以《乾隆御定石经》加其上，何得目为私书?"和计不行，乃令人作《考文提要举正》，分训诂、偏旁、谐声三门，以为己作也以进。又訾《提要》多不合坊本，不便士子，请饬禁销毁，并命彭某不得私藏。高庙叹曰："留为后人聚讼之端，亦无不可。"其事乃寝。和乃密令人将碑字从古者一夜尽挖改之，而文勤之《考文提要》亦不果刊。嘉庆八年，文勤奏请详加察核，仁宗命董文恭、纪文达、朱文正、戴文端、那冢宰查对，但将碑字之草率漏画略加修补而已。阮制军之抚浙江也，始以《考文提要》属门下士许进士绍京刊刻焉。《提要》之作，荟萃宋本之善者。嘉庆二年，乾清宫毁于火，宋本俱烬，今乃藉是书以存其大概，岂非深幸耶。碑无故被一夜之灾，抑又何也?蒋衡，江苏金坛恩贡生，乾隆五年以手书《十三经》进，赐国子监学正。衡为人作书，每自称曰"江南写十三经拙老人蒋衡"，后更名振生。

《骈字类编》书板久不存，人家有藏者，亦据为奇货。嘉庆甲戌夏，武英殿奏请清查板片书籍，时同年谢峻生编修为提调官。查至南薰殿，见炉坑内(烧火炕出灰之坑，都中名曰炉坑。)有物贮焉，命启之，板片堆积，审之则《骈字类编》板也。核校短二千页，因奏请刻板千补之(板两面刻字，故只用千板)。今此书发卖，士子俱得见之矣。

武英殿书籍其存而不发卖者，向贮于殿之后敬思殿。甲戌夏清查，将完好者移贮前殿，其残缺者变价，符咒等书悉付之丙，于是敬思殿空为贮板片之所。谢峻生云，查书时，窗台上有黄袱包贮一物，拂尘展视，得书十二本，盖兵书也。无名目，书中画图，按图解说，如白虹贯日、恶风震雷之类，天见何象则何如应，画有断尸横陈、将军缺首等像，图皆著色画，见之可怖。《解》俱称朱子曰，恐系秘本，不敢细读，因进御览，奉旨仍谨藏于殿中。案兵家书有图者，惟《虎钤经》撮天时人事之变，凡六壬、遁甲、星辰、日月、风云备举，其占有飞鹗长虹、八卦四阵诸图。《经》为宋许洞撰。又《握机经》于衡冲风云诸阵皆绘有图，为明曹允儒撰。此称朱子，则不知何书，疑为伪托紫阳者也。其变价之书，峻生购得《通志堂经解》白纸本，虽缺少《三礼图》，而其本绝佳，书内有谦牧堂印，犹是内府收存之初本也。

活字板造始于宋，沈括《笔谈》云："宋庆历中，毕昇为活字板，以胶泥烧成。"陆深《金台纪闻》则云："毗陵人初用铅字，视板印尤巧妙。"盖其始或以泥，或以铅也。乾隆三十九年，金侍郎简请广《四库全书》中善本，因仿宋人活字板式，镌木单字二十五万余，高宗以活字板之名不雅驯，赐名曰"聚珍板"。

有元一代之史，明人不解其国语，于其人姓名多讹舛错谬。高宗《御定三合音训》，先拟依其国语改定，如脱脱当为托克托，阿里不哥当为额呼布格，帖木儿当为特穆尔之类，其名始正。惜自国子监取三史板交武英殿，久未举行。善读者取《音训》查对，即了然矣。赵瓯北纂《廿二史札记》，将《音训》刻入，正此意也。道光初年敕改，军机章京又率意翻换，如额呼布格更为阿里克布克，和尔果斯更为和尔和逊，此类不可胜数，阅者几不能识为何名。尤可笑者，史中有"金复盖海"句，是总金州、复州、盖平、海城四县而言也，纂者改为"金复哈噶"，盖误以"盖海"为人名也。又《睿宗传》"饮酒欢甚顾谓左右曰"，纂者以"甚顾"二字改为"萨赖"，盖"甚顾"二字刷本略有模糊，遂误以两字为人名。若此之类甚多，且挖改原书，不久必有脱落之弊。后奉旨校正，常州吴伯兴宗丞孝铭时官水部郎，分得列传，与余话及。足知纂书官不出一手，亦重得其人也。

广东省城内双门底拱北楼上有铜壶滴漏，其时最准。三层，大小五桶皆以铜为之，桶旁镌字云"延祐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造"，以后另行小字云"作头洗运行 作头杜子盛南海县该吏陈用和 广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阴阳提领简德转监铸 承务郎广州路南海县尹兼劝农事周胜宝提调监铸 广州路总管府提控案牍兼照磨承发架阁常天锡 广州路总管知事宋君敬 承直郎广州路总管推官王亨 承德郎广州路总管府推官王思聪 广州路总管府判官扎忽 广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令史常文广 承宣郎广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都事王巨威 承务郎广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都事杨复 承宣郎广东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经历穆齐候 承宣郎广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经历捏古佝 中顺大夫广东道宣慰副使佥都元帅府事王从政 奉议大夫广东道宣慰副使佥都元帅府事拜降 怀远大将军同知广东道宣慰使司副都元帅阿剌不花 中奉大夫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怙里 资善大夫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马速忽"。此壶至今五百余年，尚能不差时刻，犹可见古人之制作也。阮芸台制府仿其式，以锡为壶，置于厅事之旁，时刻俱不能准。盖工人未能得其中之消息也。或曰锡不能如铜之坚，故易坏耳。

《文王鼎》，《宣和博古图》载鼎铭七字曰"鲁公作文王尊彝"。薛尚功《钟鼎款识》载《鲁公鼎》铭同，盖即《博古》之《文王鼎》也。姜绍书《韵石斋笔谈》记李脩吾节镇淮阴，遣中翰黄黄石以千三百金得《文王鼎》于梁豁嵇少峰家。后记此鼎之转徙甚详。刘公献《七颂堂识小录》云："《文王鼎》所见凡二，冯涿鹿、孙退谷二家所藏形制皆同。孙氏翡翠尤胜"云云。此中或即有脩吾之物亦未可知。然世安得有如许《文王鼎》哉？脩吾之物，其篆文及鼎之轻重大小，《笔谈》已言，其与《宣和》所藏迥异。诚如所谓"飞凫家见鼎之方而古者即指名为《文王鼎》，恐不免见牛呼戴，见马呼韩矣"。

《通志堂经解》纳兰成德容若校刊，实则昆山徐健庵家刊本也。高庙有"成德借名，徐乾学逢迎权贵"之旨。成为明珠之子。徐以其家所藏经解之书荟而付梓，镌成名，携板赠之，《序》中绝不一语及徐氏也。书中有宋孙莘老《春秋经解》十五卷，而目录中无之。山东朱鸢湖在武英殿提调时得是本，以外间无此书，用活字板印之，盖以通志堂未曾付刻也。其时校是本者为秦编修敦甫恩复。秦家有通志堂刻本，持以告朱，朱愕然，不知当日目中何以缺此也。秦云，据其所见，为目中所无者尚不止此。岂是书有续刻欤？

《复斋钟鼎款识册》，南宋秦氏熺物也。熺为桧子，其门客董良史为之摹绘成册。今归扬州阮制军元，刊本传世。此册自宋流传，展转至明，项氏以银二百得之。又展转至扬州，秦编修敦甫欲仍以银二百购之，其人不售，有陆氏者增银二十，乃归陆氏。陆后携至杭州，时阮抚浙，因乞跋，阮欲以原购之数取之，不可。西

湖多御碑，一日陆忽于碑旁镌“内阁中书臣陆某敬观”。守土者以陆大不敬，将置狱。阮以书生无知，乃为解释。陆感德之，献是册以谢，遂归阮。夫熺之为人不足重，而其所宝之器其犹存人间与否亦未可知，而乃藉是图以至于今，使人按图知古，则敝楮胜于吉金多矣。岂其中亦有神物护持之欤？

杨妹子善画，《图绘宝鉴》载其画，有《赵清献琴鹤图》特佳。但云不知其名，或曰是清献之妹，或曰公之女也，或又曰清献公媳也，总不可考。案姜二酉《韵石斋笔谈》，乃宋宁宗恭圣皇后妹也。姓杨氏，且为南宋人，与清献姓既不同，而年代复远，或人所云舛误甚矣。《笔谈》又云：“凡御府马远画多命题咏，曾见马远《松院鸣琴》小幅，杨娃题其左方云：‘闲中一弄七弦琴，此曲少知音。多因澹然无味，不比郑声淫。松院静，竹楼深，夜沈沈。清风拂轸，明月当轩，谁会幽心。调寄《诉衷情》。’”庚辰秋，有友持山水画幅属题，画远山一角，近坡老松葱郁，松下一人鸣琴，款署马远名。虽赝物而颇有韵致，幅边多题咏。余乃为一绝云：“宛然如对晚风清，松院沈沈夜月明。但少题词杨妹子，轻吟一阕诉衷情。”

古人收藏名迹，多钤以私印记识。赏鉴家一经品题，后人多藉以珍重。即贾似道之奸恶，世反以有长字印及秋壑图章、半山堂等印为可宝。项子京搜罗名品，固一世之豪，其传于今者私印累累，殊不伤雅，而《韵石斋笔谈》遽以石卫尉黥美人譬之。其载价于楮尾，亦欲后人不轻视耳，乃谓与贾竖甲乙账簿无异，未免恶詈。是则毛西河一流习气矣。

诗以道性灵，故往往有谶语。《齐五行志》曰：“文惠太子作七言诗，后句辄云‘愁和谛’，后果有和帝禅位。”又曰：“文惠太子在东宫作《两头纤纤》诗，后句云‘磊磊落落玉山崩’，自此诸王宰相相继薨徂，二宫晏驾。”唐骆宾王《帝京篇》云：“倏忽搏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人谓宾王与敬业兴兵扬州，大败逃死，此其谶也。崔曙《试明堂火珠》云：“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以是得名，明年卒，唯存一女，名星星。元张之翰除松江知府，题桃符云：“云间太守过三载，天下元贞第二年。”是岁即卒。六安陈鳌中嘉庆丙辰科进士，覆试第一。时题为“首夏犹清和”。陈起句云：“入夏初居首，春光剩几分。”丙辰以前数科，凡覆试第一，多得状元，人俱以状头期之。乃不数日即卒，竟未与殿试。又曾见吴云庄上舍持一扇为毕某诗（忘其名）。末句有“空濛人浸一江烟”之句。余曰：“此人恐有水厄。”越岁，云庄为言前见扇头作诗人已死于水矣。无心出之，往往有应，盖亦机之先见者欤。

宋曹士冕作《法帖谱系》，世罕得其本。浙江鲍士恭家有藏本，人亦希见。余尝于《永乐大典》中写出之。其论《淳化帖》之支派甚详。内有《澧阳帖》云“旧有法帖石本，其后散失，仅存者右军数帖而已。或云《武陵帖》盖以澧阳本重刻，未知孰是”云云，而澧阳刻石之原委未明。于《鼎帖》云“武陵郡斋板本较诸帖增益最多，博而不精”云云，而所刻卷数之多寡未述。按晁公武《读书志》有《武陵法帖》二十二卷，王若谷以秘阁法帖合潭、绛、临江、汝、海诸帖，参校有无，补其遗逸，成是书。鼎中张斛刊之石。曹云武陵板本增益最多，或言武陵以澧阳本重刻，则澧阳自较诸帖为多矣。又系石本，当即张斛所刻之《武陵法帖》也。晁公武见此帖，距曹氏作《谱系》时三十余年。或士冕未见全帖，未能详考耶。书之以补曹氏之未备。

宋李庄简公光致胡忠简公书云：“见公汉隶甚奇古。今汉碑绝难得，不知左右何从而学之，乃超胜如是。仆有《转物庵碑》，乃‘邹’‘德’‘久’书不甚佳，得暇为作此三字，甚幸。”据此帖，足见南宋得汉隶之难如此。洪、赵诸君所藏乃能如彼之富，则其购求之艰，用心之苦，为何如也。后世乃犹欲持一帖之漏以訾议之耶。

岁辛未，见蔡盐场大使传声购朱文公手书注《鲁论先进第十一篇》，犹是未定草稿也。竹纸墨格，以今本较之，其涂改及不同处不过数十字（曾逐字开写一纸收存，今不见矣）。书法极苍秀可爱。然以所改字读之，亦无大紧要。或明代善书者伪托之耳。

《存复斋集》载有《跋司马温公于范忠宣手帖上书通鉴稿》。《跋》云：“此稿标题晋永昌元年之事。是年王敦还镇，元帝崩。此江左立国之一变也。故公不得不手书之”云云。今读《通鉴》，于是年事简明详尽，令人了然可见。先辈不知费几许心血往复审正，而后脱稿也。《存复斋集》元朱德润撰，字泽民，睢阳人，流寓吴中。延祐末以荐授翰林，应奉文字，兼国史院编修官，寻授镇东行中书省儒学提举。虞伯生序惜以画事掩其名，周伯琦作墓志谓山水人物有古作者风，其《雪猎赋》称“天子大搜于柳林，召小臣朱德润图而赋之”，是善画矣。今罕有传者。按德润移疾归，至正十二年起为江浙行中书省照磨官参军事，摄守长兴，《集》题“征东儒学提举”，案《集》中文止于至正十一年，是《集》盖成于未起官以前也。

尝见墨笔细竹一副，画为道昇，题为子昂，殆伪造者仿本也，故不入录。题曰：“文湖州咏竹，一字至十字成诗。竹，竹。森寒，结绿。湘江滨，渭水曲。帷幔翠戟，戈矛苍玉。虚心异众草，劲节逾凡木。化龙杖入仙坡，呼凤侣鸣神谷。月娥巾帔净丹丹，风友笙竽清簌簌。林间饮酒瘦影摇尊，石上围棋轻阴覆局。屈大夫逐去徒悦椒兰，陶先生归来但存松菊。若论檀栾之操无敌于君，欲图潇洒之姿莫贤于仆。”《历代题画诗类》

及《广群芳谱》俱未选，故录之。

卢村砚余在中州曾得其一，瓦质而龟形。余既莫知其所出，试以墨亦不甚奇，未之重也。及试陕州，见士子有用此者，问之，云："殊不易得，有不发墨者伪也。"然不能言其详。山长冯梦花绶，浙人也，在陕久，见而问之，乃为余具道所考。时当冬寒，且言遇寒不冻，验之果然。冯有长诗一章，前有《序》叙述甚详，记以备考。《序》云："村在陕州城南三十里，传有隐士卢景者，好造瓦砚，砚成悉瘗之崖壁间，村以是得名。然莫详其时代，州乘亦逸其人，惟砚窑故址犹在。人于得砚处时见开元古钱，因疑砚为唐时物云。砚之大者径尺，小者三四寸，形制如箕、如瓢、如龟鳖之甲，下有两足或四足，质似粗而甚薄，然坚致密栗不可磨削，性发墨而不渗。以盛水，暑月不涸，寒月不冻。或谓其古澄泥类也。砚之在村随处皆有，乃入土辄数丈，上多居人屋庐，禁人发掘，必俟其旁崖崩裂，始争锄土出之。又往往为沙石压损，完者百不得一，故村人甚秘惜焉。辛未夏，于州城偶得之，因记以诗：'铿然片瓦坚于铁，大或如瓢轻如叶。陕人贻我向我言，此为古砚岁千百。父老相传作砚人，姓卢名景多高节。平生造砚不卖钱，窨之土内如埋璧。至今时代不可稽，求之志乘皆湮没。废窑毁败子孙亡，村以卢唤未曾易。窑外村前百丈崖，田夫往往挥锄掘。掘时常见开元钱，粘泥附砚相狼籍。以钱证砚砚可知，当是唐时人手泽。吾闻卢纶尉阌乡，又闻卢奂守二虢。岂其后人隐是村，借端犹奋文人烈。不然寻常陶埴家，好名孰抱如斯癖。其时澄泥出虢州，更传石琢稠桑驿。唐人砚谱竞宝之，胜于龙尾斧柯石。二者年来早失传，搜罗不得人争惜。此砚当时不著名，胡为历劫难磨灭。尾圆头锐腹低凹，一池似月环其额。案头昂首类于蟾，裙边舒足跛同鳖。偶尔金壶勺水倾，积旬曾未虞枯竭。研之三匣墨如云，一泓终日凝灵液。瓦当铜雀世纷纷，孰优孰劣无能别。词人宝爱过琳腴，银笺珊管勋同策。吁嗟乎！作字张芝尚有池，吟诗魏野常留宅。足与黄流底柱共千秋，谁知更有区区陶瓦称奇绝。'"

卷　五

竹叶亭杂记

董相国文恭公年五十大拜，入直军机，三十余年，见人从无疾声厉色，礼貌之周到，虽于童子亦不肯忽也。而退直入家则性气殊急。出门能谦恭数十年如一日，实亦人所难能也。公鼻中有淤肉闭塞，气不得通。每当严冬，入西华门，扑面风来，则张口迎之，或风甚气逆，则小立暂喘。老年得上气疾，至冬恒剧，盖亦由鼻息之不能转运也。

座师朱相国文正公晚年恒闭目养静。门生故旧至，公倚桌坐，以杖支颐。杖头置青绢一幅，盖以拭目也。与客谈，亦不睁目，语喜诙谐。翰林院土地相传为昌黎文公，故有文公祠。公以为代文公者为吴殿撰鸿。一日丁祭毕，舁轿过文公祠，公自轿中回首作拱介，大声曰："老前辈有请矣。"乙丑除夕，余至公家，问公岁事如何，因举胸前荷囊示曰："可怜此中空空，押岁钱尚无一文也。"有顷，阍人以节仪呈报曰："门生某爷某爷节仪若干封。"公因谓余曰："此数人太呆，我从不识其面，乃以阿堵物付流水耶！"其谐谑如此。自以为前身为文昌宫之盘陀石，因号盘陀老人。有请乩者，谓公系文昌二世储君，名渊石，故字石君。奏请加梓潼封号，行九拜礼。卒之日，卧处一布被、布褥而已。上亲赐奠，驾至门即放声哭，且赐以诗，有"半生唯独宿，一世不谈钱"。《传》曰"知臣莫若君"，信哉。

青乌之术似不可信，然亦有可据者，盖亦在其术之精与否也。朱文正公其先浙人，曾祖客于京，业锻。有江西一士，善地理而道不行，迍邅已甚。居与朱翁邻，每出入，扃户则属朱翁为视焉。居数岁，怏怏将归，谓朱翁曰："承翁爱已久，愧无以报德，意中卜得佳城二三处，翁能移殡此乎？"翁谢以无力置地。术士言："此地价不昂，我力尚能买以赠翁也。"因以千文买芦沟西镇冈塔前地一区，为植榆一株，谓曰："他年移殡来，树下即穴也。前后左右，视此树均，即葬，后嗣当大贵。然须坚嘱后人：若贵，切无以土冢不华，别加土山与石坊、享堂等物也。"公尝为余外舅言如此。故公虽入阁，惟土坟一丘，树二三十株而已。公殁后，公之侄山东方伯锡爵于坟后培以小土山，中央画一红日。居无何，公子四品卿遂亡，公之孙观察涂年未四十而夭，方伯亦褫职责戍，侄孙某守常州府亦降职，比部某病废。累世簪缨，顿嗟零落。余为公曾孙道其颠末，归不告家人，竟至墓所将土山毁去之，乃举于乡，由教习得县尹。公后起乃有人矣。谁谓术士之言尽不可信耶。

静海励氏，大姓也，四世翰林，为直隶望族，三代皆官司寇、少寇。文恭公杜讷少嗣于杜家，故姓杜。后欲归宗，不知其姓，仁皇帝特赐姓励。故虽为大姓，人丁不多。大司寇廷仪，其子也。少司寇宗万，其孙也。曾孙翰林守谦字子大，尝以腊月宴客，择客之有貂裘者邀之。重帘幛风，围炉炙火，客至其堂，不知其外边之有寒也。及入席，益以火罏，客热甚，加以酒，愈热，客皆脱裘而饮。宴罢欲去，纷然觅裘俱不见。喧咤间，主人出他裘一一衣客，且人与质票一纸，谢曰："岁事迫人，无可为计，诸君貂裘俱已借入质库矣。"客无如何，唯唯而散。一时传为佳话。

仕宦之通塞，实有子平所不能推者。休宁汪薰亭阁学滋畹，凡日者皆言官不过同知，困顿场屋，始就盐场大使。乾隆戊申赴部候选，自分风尘梦不作大罗天上客矣。候选者例每月朔到部投供。阁学平生喜斗马

吊，一日欢会，继之以夜，次日为月朔，不忍舍之散，同室人有投供者，倩之代。同室人到部忘之，是月出缺。汪以月朔未投供也，不得选，懊恨无及，不得已入闱应试。是科获售联捷，成进士，官翰林，不二十年至内阁学士。使同室者一为投供，则早已执手版听鼓辕门矣。然平生不知几经精子平者推算，竟无一许其为木天人也，亦异矣哉。或曰："凡乡居无日规，即有之，或遇阴晦，则诞生之时多由意度。盖时辰不得真也。"理或然欤。

芜湖黄左田司空钺，乾隆庚戌进士，授主事，怏怏而归。设帐江左，自分终老湖山矣。嘉庆己未，朱文正公入京，招之来，荐为内廷供奉。定例，南书房非翰林不能行走，黄乃以候补主事人直懋勤殿。每日人直，例南斋供奉，由乾清门出入；懋勤殿供奉，只带领匠役由石门入。黄以年近六十且多病，恒有浩然之志。岁甲子驾幸翰林院，黄格于例不得与。上以黄当差有年，特赐翰林；又以其顶戴六品，若与编修头衔，有似降等，因授对品翰林。以一未经补缺之主事，卒尔得开坊翰林，实异数也。由此典试、督学、总裁，不及十五年官一品。庚辰八月，人直枢密。老福正未可量也。当候补户部主事时，上念其贫，命户部尚书侍郎每岁助银五百两，尤为异数。

满洲、蒙古由翰林出身者，不数年必至阁学、侍郎，若至十余年则不多有。蒙古法学士梧门先生，名式善，能诗，性情洒落，有飘然出世之态。以□□科翰林起家，□□年不过四品。然每及四品辄踬，今已屡踬屡起矣。先生喜与文士游，所居为李西涯之故居。苏斋翁阁学颜其西室曰"诗龛"，人因称为诗龛先生。晚喜食山药，又名其斋曰"玉延秋馆"。性不能饮，然有看花饮酒之约，虽风雨必至。又爱画，朱青上、素人、野云时往来其门，号"三朱"。尝要三朱作《诗龛图》，青上写太湖石，素人、野云分司竹树亭榭焉。诗画之会，一时称胜。尝蓄王麓台山水小卷，前为南斋诸公题咏，因凡入南斋者，俱请之题。己巳余供奉南斋，亦与名楮尾焉。暮年好学益笃。卒以学士终。壬申冬，召余与孙平叔尔准至其家，告曰："有事属二君，二君其为吾祭文墓铭乎。"神色沮丧。居无何，果卒。先生壮而无子，夫人病痿者已若干年。买妾久不育，一岁有娠，先生梦窗前桂花大开，然实无有桂也，喜而醒，则家人叩扉报公子诞生矣，因名曰桂馨。未弱冠成进士。先是未第时，求婚于英大冢宰煦斋先生。吾乡方葆岩制军精子平，冢宰以桂属之推，制军极赞成之。桂以进士授中书，群谓先生平生学问为文人领袖，公子将光大以食其报也。不三岁亦病瘵卒，复无嗣。天道不可知也。犹记诗龛一联十六字，钱梅溪隶书，云"言论大苏，性情小谢；襟怀北海，风度西涯"，可作先生像赞。

俗言凡大贵者多有异人处，此语或然。曹文恪宗伯秀先卧被仅四尺余，只覆胸腹而已，亦两足置于被外，虽甚寒亦然。刘文清相国卧被甚长，睡时将被摺为筒，叠其下半，挨入之，家人俟其入被中，并将上半反叠如包裹状，虽酷暑亦然。是亦罕闻之事。

五来之说凿然有之。纪文达公殆自精灵中来也。人传公为火精转世。此精女身也，自后五代时即有之。每出见，则火光中一赤身女子，群以铜器逐之。一日复出，则人纪家。家人争逐，则见其迳入内室。正哗然间，内报小公子生矣。公生时耳上有穿痕，至老犹宛然如曾施钳环者。足甚白而尖，又若曾缠帛者，故公不能著皂靴。公常脱袜示人，不之讳也。人又言公为猴精。盖以公在家，几案上必罗列榛、栗、梨、枣之属，随手攫食，时不住口。又性喜动，在家无事不肯坐片时也。又传公为蟒精。以近宅地中有大蟒，自公生后，蟒即不见。说甚不一。或谓火光女子即蟒精也。以公耳、足验之，传为女精者其事或然。惟公平生不谷食，面或尚一食之，米则未也。饭时只肉一盘，熬茶一壶耳。宴客肴馔亦精洁，主人惟举箸而已。英煦斋先生尝见其仆奉火肉一器，约三斤许，公旋话旋啖，须臾而尽，则饭事毕矣。此故则人所不解。

纪文达又善吃烟。其烟管甚巨，烟锅绝大，可盛烟三四两，盛一次可自圆明园至家吸不尽也。都中人称为"纪大锅"。

刘相国文清公卒之岁，腊月二十一日封篆，公坐内阁堂上，座后有一白猫卧于褥，体态甚伟。当其未坐时，固无猫也。此物自何来，人亦不知。堂上中书、供事等群见之而不敢言。公退，猫亦遂不见。二十四日早公卒。或谓所卧之猫盖狐也。

蕴大司空布家中窗户俱用竹帘，虽隆冬亦无用毡布者。盖其性嗜轩敞，不使眼界闭一室也。冬日退朝，只衣绵袍，凝寒亦不著皮裘。卧时以被平覆于身，四围俱不摺拂。其睡亦无定所，一夜尝易数处。此亦禀性独异者。有老媪尝役于其家，出则为人言之。余见施吉士銮坡隆冬亦不著裘，即皮帽皮领亦不著，其事略相似。

前辈善啖者首推曹大宗伯文恪公，次则达香圃宗伯椿。人言文恪肚皮宽松，摺一二叠以带束之，饱则以次放摺。每赐食肉，王公大臣人携一羊乌叉，皆以遗文恪，轿仓为之满。文恪坐轿中，取置扶手上，以刀片而食之，至家，轿仓中之肉已尽矣。故其奏中有"微臣善于吃肉"之句，道其实也。香圃宗伯家甚贫，每餐或不能肉食，惟买牛肉四五斤以供一饱。肉亦不必甚烂，略煮之而已。宗伯人极儒雅，惟食时见肉至，则喉中有声，如猫之见鼠者又加厉焉，与同食者皆不敢下箸。都城风俗，亲戚寿日必以烧鸭、烧豚相馈遗。宗伯每生日，馈者多，是日但取烧鸭，切为方块，置簸箕中，宴坐

以手攫啖，为之一快。伤寒病起，上问尚能食肉否，对以能食。于是赐食肉，乃竟以此反其病而终。

座师长沙刘文恪公诞生时，是夕村人见灯火烛路，挑者、抬者、车推者络绎前来，约半里许。即之，则皆酒也。意村中无此大肆可容贮者，俟其过，尾之而行，望至刘宅门首蜂拥而入。众趋视寂无一人，门固扃也。正惊愕间，门内有喜声报生男矣。公平生饮最豪，可三昼夜不辍杯，终亦不醉。同饮有一日半日潜逃者，公皆称为吃短命酒。宋周益公生时，家人闻厨室有人言曰："酱至矣，葱犹不至。奈何？"益公生平不食葱。俗有食禄不曾带来之说，信哉。

刘文恪公传是钟离祖师后身，故公即以仙之名及字为名与字，而面圆、色红、须微，常带笑容，与世所画八仙中之钟离仙宛肖。公少时家贫，为文不能延良师。家有乩，每课文求乩，仙笔削督责颇严。一日文偶冗长，仙谓不宜，公乃短章，仙怒，因不阅，悔谢乃免。及成名始去。五来原有自仙来者，而乃有仙为师，亦奇矣。

戴可亭师相于任四川学政时得疾，似怯症。成都将军视之，告以有峨嵋山道士在省，曷请治之。因邀道士至署。道士谓与其有缘，病可治，因与对坐五日，教以纳吸之法，由是强健。道光乙未，余典试江西。揭晓之次晨，甫撤棘而师相至。是年正九十寿，精神步履如六十许人，惟重听耳。余问及饮食，师言："每日早饭时食稀粥，多半茶碗。晚餐时食人乳一浅碗。"余曰："即此饱耶？"师拍案大声曰："人须吃饱耶？"年九十六卒。闻师饮食如此已多年。盖峨嵋道士传有秘法也。

桂文敏公芳以少农、军机大臣奉命赴鞫案，中途授漕督，因旋旆莅任，行至荆州患病。桂之祖总督两湖，没于楚，父恒官湖北督粮观察，又没于楚。都人闻公病，皆危之，以其先不利于楚也。桂在京时与曹文正公同掌翰林院事，而彼此过访未曾登堂。病时曹梦桂来访，坐厅事告云："吾已物化矣。惟吾祖、吾父俱不利于楚，是何故也？"曹曰："君尊人岂官楚乎？"桂曰："前吾家书烦君携寄，乃忘之耶？"言已，复曰："吾今约君往履安寺，彼地绝佳可乐矣。"曹不欲往，桂起坐牵其衣，曹坚退。桂曰："可相待二十年。"曹惊寤，次日桂凶闻至。曹追忆寄书事，乃其典试湖北时，桂曾倩寄家书，不诬也。桂二世官楚俱不利，乃至过楚亦不利。三世厄于楚，此中岂有因果欤？文正没时恰符二十年。

座师英煦斋先生庚辰四月十四日五十寿，仁宗锡以诗章，并有文绮荷囊等物。谢摺有云："惟国家际周甲延禧之盛会，泽必同沾；而臣工无五旬拜赐之前闻，施真逾格。"是年为六旬万寿之次年，旧典亦无赐臣工五十寿者，盖旷典也。时先生为冢宰兼步军统领，故摺中又有"统七校而周巡，俾先宿卫；首六官而步治，忝正卿阶"之句，亦可谓极一时之荣。

奎玉庭照甲戌授庶吉士。先是，令弟奎芝圃耀以辛未庶常授编修，煦斋先生作《示儿诗》有"应呼乃弟为前辈，敢向而翁认晚生"句，一时荣之。德文庄公以乾隆翰林起家，官至大宗伯。先生为乾隆癸丑翰林，玉庭昆仲后先继美，为满洲科第第一人家。成亲王为书一匾曰"祖孙父子兄弟翰林"。今玉庭长公子锡祉又以乙未科编修擢司业。四世翰林，诚玉堂嘉话也。

煦斋先生未婚时，和相欲妻之，德文庄公辞焉，和衔之。乙卯，先生以庶常散馆，和密令监试者索诗稿，记其句，将欲黜之。是日有索稿者，先生辄与之。及缮写，别为一诗登卷。次日阅卷，遍索先生之卷而不得。是科满洲留馆只先生一人。和由是益怏怏，故文庄公扬历中外垂四十年，卒不得一谥。嘉庆年始追锡易名之典焉。人皆服文庄之识远，先生应事之捷也。

郑侍御敏行未释褐时，梦几上列大印一，四角无数小印围之。解者以为异日必掌封疆，小印乃属吏象也。乙丑，郑以言事左迁礼部主事，补仪制司，管铸印局，始恍然前梦已验，官止此矣，因乞归。

长牧庵相国麟抚山东时，每岁临清关有解巡抚公费若干两，相国欲奏归公。其长公子怀亦亭云麾新方十余岁，以为不可，曰："大人不取此项，不足为廉。若一奏入，瓜代者至，将必仍旧贯。是令司关者倍出之矣。"不听，果如公子言。相国亦稍悔所见之不远也。及为喀什噶尔办事大臣也，先是新疆奠定之初，一切赋税较之准噶尔时有减无增，回民悦服。其喀什噶尔回民内有伯德尔格一种，素皆贩运营生，绝无恒产，岁例税金十两，金丝缎二匹。乾隆二十七年有阿奇木莫萨者，于正贡外索普尔钱二十千文，办事大臣海明查出，即将此钱作为正赋。相国具奏，以为既非赋课旧有，应革。又伯德尔格初只八十余户，迨乾隆四十五年有四百余户，办事大臣玛兴阿议增贡金四十两。相国以为无论中外百姓回民，生计日繁，则生计日难，从无计户增赋之例，应裁。又喀什噶尔看管果园回民岁进葡萄一千斤，办事大臣永贵议以徒劳台站，只收二百斤；余八百斤，每斤作钱十文折价存库。相国以事虽细微，体制不合，宜免。此节殊得绥番之体。

松相国督两广时，余堂叔兰宬运同时丁内艰，在其幕府。一日相国宴客，邀之同座。食间，关部遣纪白事，相国命之人。其人见相国宴客，肴馔必丰，因属目焉。相国见之，意其人之垂涎也，曰："汝爱食吾肴乎？"取二簋与之。相国之小仆诧其事，自座后翘足而望。相国回首见之，意小仆亦垂涎也，曰："汝亦爱食此肴乎？"复取二簋与之，存其余以食客。客颇怏怏，族叔亦为之惶然，相国不之顾也，尽醉而罢。松相国除吏部尚

书入京，行抵涿州，八喇嘛遣人迎之。相国乘一马，喇嘛之使人乘一骡，易骑而行。自涿连宵至圆明园，其家人戚友迎于长新店者俱不知也。到园已四更，扣军机章京直庐之门，呼叶公起为具摺。叶公者，户部郎中叶公继雯也。是日叶公非入直期，其同事重松相国之为人，亦不敢辞。而相国亦不问其姓名即以叶称之而已。次日面圣即呈讲《大学》首章，以为治国平天下当自正心诚意始。出借勒相国肩舆，候客家人始闻相国之已到都也。晚仍宿园中。又次日入城，先赴吏部之任，日晡方归家。其妾迎于中门，相国顾谓长公子曰："此谁家戚谊也？"长公子曰："此某姨娘耳。"相国乃恍然问曰："汝今亦老矣。"其为人旷达如此。

人之癖好，实有不可解者。米南宫有石癖，赵魏公有马癖。卢氏莫宗伯清友先生，名瞻菉，别号韵亭，有扇癖。不论冬夏，居则几上、架上、榻上、座上无非扇也。喜为诗，又喜画。有能画者，必属之画扇，画竟即题诗。且一题再题，多至十数题，无不叠韵，俱细书于扇头。画有空处则补以诗焉。画之优劣亦无去取，但藉以题诗耳。先生兼管顺天府尹时，以在私室审断公事左迁，以太仆正卿终寿。先生爱客，家人善制捶鸡及烧卖，都中有"莫家捶鸡"、"莫家烧卖"之称。善画兰，亦不择笔，随兴画之，淋漓飞动，在天池、板桥之间。

莫清友先生又喜论时文，愈老而文思愈勃勃，然未尝落笔也。丁卯除夕，家人设酒果度岁。先生忽欲作文，顷刻而成。元旦朝贺回，已缮清本，邀余至其家读之，题为"式负版者"，兴致酣畅，书卷富有，如墨卷中当行之作。先生为进士至此已廿余年，全无荒芜之意，亦人所难能也。因命其长孙熟读以为揣摩，长孙受之而未读。是年河南乡试即此题，其长孙入场悔之莫及矣。以是科命题而先生于除夕忽作此题文，亦似冥冥中莫或使之，非偶然也。而其孙竟不读文，且不得一荐，此理殊不可解。

雪庵和尚喜画《八大人觉经》，用笔俊劲，深得鲁公三昧，明万历辛卯夏包副宪柽镌石。曾见其为弟子惠福书者。其传于世者不知尚有几本。宝五峰冠军奎藏有墨迹一卷，字较包刻觉稍小，诚所谓铁画银钩，无纤毫败笔。是卷闻铁冶亭先生总督两江时曾勒石，未之见也。五峰没，以之殉葬，真迹不复在人间矣。固不独茧纸之入昭陵也。按雪庵名普光，字元晖，号雪庵，俗姓李氏，大同人。元至元间特封昭文馆大学士，赐号元悟大师。《图绘宝鉴》但载其善画，山水学关仝，墨竹学文湖州，而不知其能画也。

扬州梅蕴生孝廉植之绩学士也，能诗又善琴，方弱冠琴已擅名。喜深夜家人睡静后，独坐而弹。一夕，曲未终，见窗纸无故自破，觉有穴窗窃听者。俄而花香扑鼻，已入室矣。乃言曰："果欲听琴，吾为尔弹。吾顾不愿见尔也。"急灭其灯，曲终乃寝。自是每鼓琴，窗外必有窸窣声。间亦有鬼至，满室如臭沟之味。乃曰："此味殊不可耐。"乃不弹，鬼亦去。昔师旷奏于郭门，空天鹤至；敬伯弹于洲渚，刘女魂来。妙音感通，琴其最也。梅君之琴盖妙矣。而深夜无人，鬼来不怖，其胆亦不可及也。

扬州朱素人，名本，行四，善画，尤工花卉，一时能品也。嘉庆壬戌、癸亥间，曾作炕上小屏十二幅，为莫韵亭大京兆寿，花果翎毛虫鱼无不一一飞动，余尝仿之，幅末未署款，亦无年月。道光辛巳，商山司马由济宁缄寄属题，余为志其颠末云："画屏十二幅，扬州朱素人本为韵亭宗伯夫子寿，计已二十余年矣。商山官任城，检点旧藏，重付装潢，邮寄京师，属元题识。素人精绘事，称能品。兹画笔墨淋漓，尤为杰作。元时学涂抹，尝集于三花树斋，月余不见夫子，必招致之。至则笔研纵横，杯盘狼藉，甚胜事也。今夫子骑箕天上，素人埋骨青山。抚今思昔，能不慨然，辄书数言，不胜车过腹痛之感。"题毕，以无便未寄。壬午五月书来索取，重缀两绝于后："汶上迢迢远寄将，摩挲旧迹益神伤。如今画手看前辈，嵩岳高高江水长。""重展遗缣向暮天，当年雅集已云烟。房公老去廷兰死，零落人间有郑虔。"笔墨韵事，特记之。

古今孤介之性，惟能诗画者为多，而画家尤甚。倪迂、萧尺木辈性不能与人同也。盖丘壑幽邃、花竹清闲之气蕴酿已深，故画品愈高，而其性愈僻。朱昂之者，常州人，字青上，一字青立，善山水，酷近大痴，两目上视，盖观摩古画久而习成也。其姊之夫官锦县，招之，朱前往，道过都中留月余，落落不与人往来。其同里孟丽堂，名觐乙，善花卉，得恽家三昧，而独以幽胜。时不得馆，余邀之同居。朱与孟少同窗，且相善也，来视孟，余因得识之。朱长余十二岁，而以余生于申，渠亦生于申，又所生月、日、时皆同，又名若字又与余参差同其半，而又独重余之为人，遂相友善。然每过余，但饮茶耳。若饥，则出袖中巾，取数钱令仆人购饼以食。余欲备则去。一日来别，余言："祖道古人不废，余尚可食客乎？"乃约日制春菘一器，煮肉二斤饱食之。及出关至锦，以官署不胜聒聒遂亡去。其戚踪迹得之，已逃禅矣，拘之回，送归吴。其性之孤僻如此。丽堂善啖，无室家儿女，一身孑然，居京十余年，亦不与人结纳。目短视，作画时常以笔醮色，每误醮水，则以水涂之，及纸乾，但存魂而已。与其人善，落笔则必精心于高古一派；以其人俗，则作俗画与之。然其所谓俗者，每得佳画。所谓高古者，半水半墨，若在烟云缥缈间矣。若不喜其人，则以其纸作画而他赠焉。其性之幽僻又如此。

人有生同年、月、日、时而命绝不相似者，星家因言所生之地有不同也。汪文端公廷珍与盛京成司马书同年、月、日、时生。汪进士第，成仅一举。汪官六品，成

必五品。汪五品,成则四品。成官侍郎,汪则三品。官阶每成大一级。今汪官尚书,而成犹侍郎,其爵位犹不甚相远。所可异者,二公面貌酷肖。八字同而乃面貌亦同,此则罕闻事也。其曩时丁内外艰年岁亦略相同。

张姬,盱眙汪孟棠观察云任爱姬也,早卒。汪固深于情者,思之殊切。都中友以"茧子"呼之,谓其多情缠绵若茧也,汪即别号茧兹。家伯山太守为姬作传,汪归舟咏长律三十首,曰《秋舫吟》。官番禺时,新安汪玉宾浦、顾子绍远承、陈务之务滋摘其句为图三十幅,笔墨高秀,各极意致,殊足供案头清玩。汪诗亦缠绵如其人,如:"比翼禽栖连理枝,长教相守不相离。也知此愿非虚语,未必他生有见时。供养昙花新画本,迷离灯火旧题词。怪他牛女空灵爽,肠断秋河月半规。""幽明消息渺愁予,手把清尊问碧虚。无地可埋人世恨,何由能达夜台书。苦心领略瓜应似,薄命思量絮不如。少小便教飘泊甚,双眉曾未一朝舒。""剧怜娇鸟冒风沙,缯缴声中遁岁华。万里依人何竟死,一生多难久无家。秋潮旅榇随萍梗,暮雨灵旗下荻花。千种相思无限恨,乱抛笔砚毁琵琶。""倩女归来信有灵,夜深时见火青荧。雁惊残月呼前浦,鬼语荒芦聚远汀。山与云昏天黯黯,树如人立影亭亭。船头吟罢招魂句,秋水微茫数点萤。"读之令人心恻,惜幅长不能备载。其好句如:"征实事留今日想,凭虚心写旧时容。""却看曙后灯犹热,不道春前草竟枯。""记得西南园畔路,四无人处哭棠梨。""信有词堪誓天地,须知恩不在形骸。""梦到醒来嫌太短,花从落后想初开。""摘花露重红侵袖,斗草烟浓绿满裙。""针榭笑声闻得蟢,菊屏清韵佐持螯。""帘每放迟归燕子,窗常开早饲鹦哥。""一秋挤向西风哭,酬尔当年泪万行。""怪底此身如薤露,不堪回首望芦沟。""旧事只余鸿雪印,春心分付絮泥沾。"皆清俊可人,为略记之。其画三十幅,汪居十七,如"双眉曾未一朝舒"、"珠帕求诗蘸泪痕"、"摘花露重红侵袖"、"题纨小令字能抄"、"二月风寒掩病帏"、"芙蓉凉露泣秋江"、"蓬窗灯影自低徊"、"乌栖风柏满天霜"、"为种春花瘗绣衾",顾之"千林杂叶声争响"、"不堪回首望芦沟",陈之"春心分付絮泥沾"、"商略移蕉伴曲栏"等幅,尤为雅致。

同年吴中翰兰雪嵩梁旧官国子博士,善诗。有姬名绿春,姓岳氏,山西文水县人也,善墨兰。余丁卯夏避雨兰雪斋中,兰雪命姬出见,对客挥毫,天然韶秀。姬年十五归吴,十九而夭。兰雪伤之。姬生时最喜梅,家有梅将花,尝曰:"梅不但花可爱,影亦可爱也。"及花开而姬卒。兰雪乃作《梅影》诗:"临水柴门久不开,寒香寞寞委荒苔。独怜一树梅花影,曾上仙人缟袂来。"(兰雪时有母丧,姬亦服素。)诗具一往情深之概。法时帆学士读之,曰:"可称'梅影中书'。"岁辛巳,余使沈阳,《岁暮怀人》诗有《赠兰雪》一首,即用此称。诗云:"清思都在饮茶初(兰雪善饮茶),今日诗家合让渠。欲识莲花旧博士,即今梅影老中书。"

琉球国遣官生入监读书,自康熙二十二年部议准行,无年限。每逢册封之年,请于使臣回京代奏。其来也四人,率以四年而归,归其国则授四品官。嘉庆十年,其子弟来,吴兰雪时以博士教之,颇聪颖。十四年己巳,还国过山东,蒋别驾第护送之。其子弟有赠蒋诗者,有诗草,即今传海国"笔花何止属江郎"之句,工秀可诵。兰雪衣钵传之海外矣。后兰雪为候补中书,尝作诗云:"凤凰未识池边树,桃李先栽海外花。"亦韵事也。

琉球人作书,大率皆学《十七帖》,惟子弟遣入学者,始学作楷。其书札与中华无异,但以"阁下"字易称曰"门屏"耳。官制,宰相曰"法司",王族子弟之俊秀者曰"若秀"。其国以得兰雪诗为珍宝。尝得诗,藉子弟寄礼物谢之,刀、扇、雪酒、花布、蕉布、铜壶、护寿、□□八种。护寿者,纸也。□□者,烟也。得吴姬墨兰,亦酬以八种,刀以团扇易之。

僧慧朗者,九江人,能诗。有句云:"云浓暗湿游山屐,雨细斜侵听水人。"人以为可为兰雪之徒,因师焉。兰雪赠之诗有"九峰云里一诗僧"之句。

浙江钮殿撰福保,戊戌进士。余督学浙中,按部湖州。岁试,乌程廪、增、附与试者三十一人,余视点册,其祖与陈大士同名三十一人,皆同祖兄弟也。因问广文何以如此之盛,广文答曰:"除已登科出仕者,本年大魁及拔贡人都朝考皆同祖者。"因问究有若干人,答曰八十余。其祖生子八人。子之子,或十余、或八九、或七八不等。余赞叹久之。广文曰:"其兄弟至多,皆读书无习匪者。"此尤世间所难有者也。钮氏之德益厚矣。余新取入学福登亦际泰孙。

汪司马官同知时,车行堤上,忽风雨雷电大作,避大柳树下。及霁,下车欲溲,回首猛见车窗内坐一人挥扇,童子侍。揭帘视之,则现影车窗玻璃中,由是不散。家以为异,取而供之。历二十余年,家中儿童作弓矢戏,适破之。玻璃不全,而影不散。余通家张石卿侍读亮基,其甥也,持此示余。平视之,一残缺玻璃片耳。向阳斜视之,一仙坐其中,仪容甚伟,面微红,双眸炯炯,白须甚长,发上著红色道冠,衣紫,伸右臂执羽扇,俨然镜中人也。所侍童子衣缺其半。平视之,仍一无所见。达摩像见于面壁之石,盖九年精气所积。此则雷雨片时,虽有仙灵避劫者,何精气数十年不散,亦可异也。

同年朱虹舫阁学方增留心堪舆之学,自谓新得蒋大鸿秘传,非寻常青乌家所能道。有钱君者,年未三十,以青乌术自命。庚寅夏,侨寓宣武门外大街,徐星

伯同年与往还。钱寓之对门某店有高竿，徐问："此竿当门无碍乎？"钱曰："有此大佳，我为是移寓来也。"徐以虹舫为问，钱曰："颇闻其人，尚未入室。"一日朱过徐，徐因言钱居不远。朱即倩徐同往候之，与语大悦，相谓："今海内言是学者，殆莫我两人若也。"朱卜宅兵马司中街，修理既协，移居焉。十月钱卒，十一月朱卒，卜吉得凶甚矣。学问无穷，人固不可自信也。

朱阁学官翰林时，寓宣武门内绒线胡同。初有子，三人一日出城，行至大街，忽有旋风起于车前，尘灰腾沸，不能见人，乃旋车回。未几其夫人及子相继而没。阁学固好行善事者，皆不解其故，然行善愈力。岁庚寅冬有疾，阁学素知医，每煎药，熬大黄浓汁为汤，众劝之不顾，服大黄十六斤，腹泻不起。时其如夫人有娠方八月。余为联挽之云："上苍有灵，八月定教昌厥后；大黄为厉，九泉应悔自知医。"道其实也。

斌廉访笠耕说某家宴客，客有以世族相夸耀者，继而相谑，继而挥拳，斌为解之乃释。吴中翰兰雪说吾乡刘孟涂开在江西与同学数人论道统，中有两人论不合，继而相詈，继而挥拳。因忆翁覃溪、钱萚石两先生交最密，每相遇必话杜诗，每话必不合，甚至继而相搏。或谓论诗不合而至于搏，犹不失前辈风流，若论道统、夸世族至于相搏，殆未可以风流目之也。

许秋岩漕督兆椿由贵抚迁漕运总督，过楚中，有一县令方擢武冈刺史，与许初无往来，而锐于酬应，作禀贺许。禀中"漕"字俱写作"糟"字。许乃于禀后判一诗还之，诗曰："生平不作醉乡侯，况奉新纶速置邮。岂可尚书加麯部，何妨邑宰作糟丘。读书字应分鱼鲁，过客风原各马牛。闻道名区已迁转，武冈是否五缸州。"

庆云崔孝廉旭，字晓林，号念堂，嘉庆庚申科与余同为张船山先生门下士，善诗，困于礼闱已二十年矣。己卯春，榜后不归，教读都中，以待庚辰之试也。复下第，八月将归。其先德事母孝，冬夜自起煮豆粥进母，念堂为作《寒宵煮豆图》，求文士题咏，因亦属余。余题云："花落棠梨春树枝，百年鱼菽不堪思。与君共有《南陔》泪，未忍题君煮豆诗。"念堂刻诗集二册，又为题词。余赋七言断句二篇："潦倒西风落木多，一杯相属且高歌。清词合共香山老，双屐龙门载酒过。""吾师一去吴江冷，零落遗编付剡藤。传得佛驮铁如意，人人争识雁门僧。"船山先生守莱州，乞养归蜀，过吴门因暂留。岁甲戌春，遂卒于吴门。夫人以丧归，零丁飘泊，惟三女依母存焉。石琢堂廉访蕴玉为同年生，为刻其遗稿二十卷。念堂为诗深得师传，故次篇云然。题毕不禁南丰之感。其少君又刻《补遗》六卷。

旧友杨秀才天玉，丙子秋赴金陵。录科前一岁，丁本生母忧，是时降服已阕，而学官未之申明，格不能试，附船而归。及燕子矶风浪大作，舟覆，同舟十四人皆没于水。江故有救生船，因浪大俱袖手坐视。潜山柳舍人际清，寒士也，时为诸生赴金陵应试，适见之，泊舟悬赏以募救者，获起七人，杨公与焉。柳为之解衣赠路资，七人由是得生。而柳之试资已罄竭蹶，至金陵称贷以毕试事。是科获隽，连捷成进士，授中书。柳之释褐在救人之后，未始非阴骘有以致之也。

江宁吴葆恬者业医，住细柳巷。一日门首闲眺，翘一足于户外。俄顷间声音嬝娜，举动娉婷，宛一女子矣，自言："我明代某家女，避乱落烟花队中，悒郁投水死。适过此，吴某不应以足阻我，故祸之。"百计禳解不去，越十数日乃曰："管先生善为文，知与管善，能丐管先生为作传，当即去。"因乞于管，不可。坚请之，曰："生平不为若辈作传。"终不可，鬼亦不去。时值乡试，有徽人某者亦善医，能以针刺鬼。乞治之，乃针吴右手鬼窠少商穴，鬼痛楚作声，再针而鬼逃矣。管先生名同，字异之，嘉庆孝廉，从家惜翁为古文，其不为女妓为文宜也。但此女能死，亦可嘉悯。坚请不许，抑亦甚矣。

朱孝廉云锦客扬州，雇一庖人王姓，自言幼时随其师役于山西王中丞亶望署中。王喜食驴肉丝，厨中有专饲驴者，蓄数驴肥而健。中丞食时，若传言炒驴肉丝，则审视驴之腴处，刲取一脔烹以献。驴刲处血淋漓，则以烧铁烙之，血即止。鸭必食填鸭。有饲鸭者，与都中填鸭略同，但不能使鸭动耳。蓄之之法，以绍酒坛凿去其底，令鸭入其中，以泥封之，使鸭头颈伸于坛口外，用脂和饭饲之。坛后仍留一窟，俾得遗粪。六七日即肥大可食，肉之嫩如豆腐。若中丞偶欲食豆腐，则杀两鸭煎汤，以汤煮豆腐献之。豪侈若此，宜其不能令终也。

卷　六

吾乡张暎沙先生若瀛初官热河巡检。高庙巡幸日，张治道涂。有内监过，不礼于张，张杖之。高庙嘉其有胆，擢县令，洊升南路同知。其生平爽直有如此者。归田后，于西郭外创一园，名逸园。欲速成，然烛施工，楼台墙屋草草而已。有言其不坚者，答曰："我之年几许矣，此足娱我。遑问我后耶？"园额跋云："平地起楼台，楼台起平地。平地兮楼台，楼台兮平地。"此四语甚有意味，足发人猛省。生平喜作诗，不甚求工，诙谑语颇多趣致。尝记其嘲大鼻五律，末联云："江南一喷嚏，江北雨濛濛。"嘲矮人末联云："阳沟三寸水，呼唤渡船来。"嘲面黑末联云："有时眠漆凳，秋水共长天。"（传闻此二句系后人改易）令人绝倒。

暎沙先生，总宪公弟也。总宪八十生辰，先生以杖为寿，仍系以诗云："郑重提携此一枝，枯藤亦有化龙

时。须知手足关情重，莫待颠危始执持。”读此诗者，孝弟之心可油然生矣。

外祖贵西观察楠轩张公。乾隆乙酉科江南乡试，题为“乡人傩”一节，文已入彀，副考欲作元，而正考阅得吴珏一卷，欲以此卷次之，副考不肯，曰：“留为下科中元可也。”竟不获售。后以戊子科“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题发解。前一岁十月，有怀宁江君梦试此题，文成，不得意辄毁之，再作再毁，及三作，苦思竟不能成。有一老人云：“何自苦乃尔，欲见解元文乎？”以稿示之，请再读，许之，因默记之。醒则急挑灯录稿，熟读之。久渐有知其事而索观者，江恐人之见之也，乃焚其稿。及入场时，聊背诵则不能成篇，入龙门则并题而忘之矣。及题下果然，同号者皆欣然作文，江犹思之若痴。人多交卷，乃草草而纳。一出龙门，元文乃依然烂熟于胸中也。十六日归，舟夜泊采石。月下楠轩公坐船头朗诵其文。江散步江边，闻声辄跃入船中，大叫曰：“为解元贺。”公愕然。江背诵一字无差，因道其梦。榜发果然。岂冥中前一岁已有元墨耶，又何以先露其机耶？若前副考，可谓能识文矣。

侄婿张子畏寅于书摊上见抄录奏稿一本，皆乾隆九年京察自陈题本也。首即其家晴岚先生，后为漕督顾琮、苏抚陈大受、甘抚黄廷桂、浙抚常安、晋抚阿里衮、川陕督庆复、江督尹继善、福抚周学健，共九件。今录晴岚先生一通，以存旧式。且先生出身履历，吾乡后辈恐不备知，录之更以昭吾乡之盛事焉。奏云：“乾隆九年四月二十三日通政使司通政使臣张若霭奏为遵例自陈不职恳赐罢斥以肃察典事。准吏部咨开，自乾隆六年起至乾隆九年，京察届期，在京部院等衙门三品以上满、汉官员，于乾隆九年三月，令其将三年事迹过愆据实自陈等因。窃臣年三十二岁，由臣父张廷玉吏部左侍郎任内荫二品官生。雍正八年十月，内奉世宗宪皇帝恩旨：‘张廷玉著给一等阿达哈哈番，永远承袭，仍加二级。’又奉旨：‘世职准长子张若霭承袭，仍准入场。应得恩荫，照例移给次子张若澄。钦此。’中雍正十年壬子科举人。中十一年癸丑科进士，殿试第二甲一名，奉旨：‘今日诸臣进殿试卷，朕阅至第五卷，字画端楷，策内“公忠体国”一条，颇得古大臣之风，因拔至一甲三名。诸臣皆称为允当。及拆号，乃大学士张廷玉之子张若霭，朕心深为喜悦。盖大臣子弟能知忠君爱国之心，异日必为国家宣力。大学士张英立朝数十年，清忠和厚，终始不逾。张廷玉朝夕在朕左右勤劳翊赞，时时以尧、舜期朕，朕亦以皋、夔期之。张若霭秉承家教，兼之世德所钟，故能若此。非独家瑞，亦国之庆也。因遣人往谕张廷玉，使知朕实出至公，非以大臣之子而有意甄拔。乃张廷玉再三恳辞，以为“普天下人才众多，三年大比莫不想望鼎甲。臣蒙恩现居政府，而子张若霭登一甲三名，与寒士争先，于心有未安。倘蒙皇恩，名列二甲已为荣幸之至。”朕以伊家忠尽积德有此佳子弟，中一鼎甲亦人所共服，何必逊让。张廷玉跪奏云：“皇上至公，诸臣亦无私曲，以臣子一日之长叨蒙恩取。但臣家何等恩荣未备，只算臣情愿让与天下寒士。求皇上怜臣愚衷。若君恩祖德庇佑臣子，留其福分以为将来上进之阶，更为美事。”陈奏之时，情词恳至，朕不得不勉从其请，著将张若霭改为二甲一名，即以二甲一名沈文镐改为一甲三名，以表大臣谦谨之诚，并昭国家制科之盛事。朕之私中公、张廷玉公中私之心迹，亦令普天下士共知之。’五月内奉旨：‘张若霭原取中鼎甲，著照鼎甲例授为翰林院编修。’旋奉旨：‘张若霭著办理军机处行走。’十三年六月内奉旨：‘署日讲起居注官。’凡此数年以来，忝叨恩荫，滥列词曹，珥笔彤廷，趋承讲幄，叠膺赏赉，备沐慈仁，深惭教育之恩，未效驽骀之力。雍正十三年皇上龙飞御极，臣父以总理事务又荷恩纶，赏给世袭头等轻车都尉，嗣经部议归并为三等子，仍令张若霭承袭。奉旨：‘依议。钦此。’九月二十一日奉旨：‘张若霭在南书房行走。’乾隆元年六月奉旨：‘张若霭著以原衔充日讲起居注官。钦此。’二年五月乾清宫御试，蒙恩取置第五名，升授翰林院侍讲。十二月以臣父总理事务告满辞退，蒙恩赏给骑都尉。奉旨：‘大学士张廷玉在内廷行走多年，辅弼赞襄，勤劳懋著，朕之视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一切恩眷均属一体。今大学士鄂尔泰因赏给骑都尉由一等子照例授为三等伯，张廷玉亦著加恩由三等子从优授为三等伯，仍著伊子张若霭承袭。钦此。’四年二月奉旨：‘张若霭著补授翰林院侍读学士。’五年闰六月初一日丁生母忧。七年十月初一日起服，旋奉旨：‘张若霭著仍在南书房行走。’又奉旨：‘兼在懋勤殿行走。’十二月十一日奉上谕：‘我朝文臣无封公侯伯之例，大学士张廷玉系格外加恩。彼时伊奏请给伊子张若霭承袭之处不合，今著带于本身，伊子张若霭不必承袭。钦此。’八年三月补授翰林院侍读学士。四月正大光明殿御试，钦取二等第三名。闰四月升授通政使司右通政使。七月蒙恩特授光禄寺卿。乾隆九年三月初三日蒙恩补授通政使司通政使。伏念臣一介庸愚，遭逢圣代，荷两朝之恩遇，浃体沦肌；际累世之昌隆，戴高履厚。朝朝视草，虚縻廪禄于西清；岁岁簪毫，深愧旷瘝于东观。觐龙光于咫尺，身愈近而惶悚弥深；瞻秘殿以趋跄，职既亏而竭蹶尤甚。纳四门之敷奏，常期早达云霄；沛万姓之恩膏，犹恐稍迟雨露。寸衷莫补，徒奉丝言纶诏之颁；半管难窥，谬厕玉管瑶签之列。兹当庶绩澄清之日，益显微臣陨越之愆。伏乞皇上俯鉴愚忱，即赐罢斥，庶不职惩而官方以励，大典肃而臣分得安矣。乾隆八年十二月二十日钦奉谕旨：‘凡大臣自陈乞罢者，令各举德行才能堪以自代之人随疏奏闻。钦此。’窃臣看得太仆寺少卿陈其凝为人朴实，办事明练，堪以代臣之职。谨据臣所见举以自代。伏惟圣主垂鉴，为此具本。谨奏。”

吾乡左上舍兆薇，忠毅公裔孙也，寓金陵。一日游洞神宫，见数辈请乩，皆金陵人，因观之。乩忽书一绝

云："先辈风规旧识荆，讲堂犹记勒钟铭。东林君子攻西厂，明德于今有后昆。"又书"明礼部主事陈礼"，众不知所谓。诗盖为左君而书也。以生平钦识之人，忽见其孙，不觉欣喜而发耳。人神同一性情哉。

吾乡钱明经（忘其名）善诗赋。每岁督学科岁试古诗，钱必冠军。一岁题为《天柱赋》，钱入场时饮酒过多竟大醉，入号辄酣睡。同试者疾其每试居首，不肯呼之使醒。有纳卷者过其旁，乃告之。钱始瞢然，已无及矣。卒尔问题，书七言绝句一首，诗云："我来扬子江头望，一片白云数点山。安得置身天柱顶，倒看日月走人间。"学使得卷，评云："此人胸中不知吞几云梦。"仍取第一。

丁上舍廷枢云：士子应金陵省试舟行回家者，当过天门山，即梁山，在芜湖北。舟中有将获隽者，其舟尾必有水蛇数头衔而过水口。试者以为验。相传天门山口不容蛇虺径入，蛇每欲入，必随有贵气者乃得入。人之贵贱蛇亦能知，异哉。

枞杨有张姓行十九者，以渔为业。人皆以张十九呼之。一日渔于三江口，得一鲤甚巨，邀众舁之，约几二百斤。鲤腹有文，宛然朱书。谛视之，文曰："生在黄天荡，死在三江口。江湖八十年，付与张十九。"此鲤巨如此，乃不得化龙，为张十九所网，岂有宿孽耶，抑定数耶？张亦由是改其业。

乙卯二月，余在籍。一日喧传涤岑（前明遗老陈先生焯旧宅园名也）有大树自鸣，闻者甚众，至晚观者亦众。以爆驱之，声少歇，少顷复鸣，如此数夜。其声若人长吟，乍高乍低，不知何怪。言者俱以为不祥，后亦无他异。有老人云："鸮鸟生子后即不飞，俟其子啄其肉以自哺。啄时即哀鸣数日，食尽则止。"有人搜树视之果然。可知少见多怪。天下事往往如是也。

吾邑科甲仕宦，在江北称盛，然科第中独缺状元、探花。嘉庆甲戌，龙汝言始得状头。乡人向有"沙塞三江口，桐城状元有"之谚。此三江口在枞阳，为桐邑地。十余年来江口果长沙滩，验矣。然有之不能留，岂其地仍有不宜耶？

嘉庆壬申大考以前，孙少兰侍御梦其外祖张橿亭先生以笔二管属以赠余，告曰："此晴岚阁学若霭之笔也。"不解其故。及余考列一等四名，擢侍讲，乃忆晴岚先生以大考一等第五升侍讲。梦笔盖预兆也。及戊寅大考，或谓晴岚先生平生大考二次，一次升侍讲，二次以二等洊升，不复与考矣。笔两枝，盖其两考所用者。此次殆应以二等洊升耶。试毕，余列三等十一名，以为梦笔但为侍讲兆耳。至道光甲申，余考列二等，由此洊升，不复与考，始悟赠笔两枝之验。橿亭先生虽为余外祖行，而未曾一面。鬼神先知，巧为预兆如此，数岂可不信哉。然天下往往必有预示其兆者，其理究不可解。

吾邑有大贵者，枞阳江口必有大鼋入河，向县而拜。渔人每知之，伺以为验。张勤恪公若渟之受擢也，鼋入河拜。甲戌前一岁又入河而拜，次年龙殿撰汝言大魁天下。又张氏五亩园有大皂荚一株，不轻结荚，每结一荚，则张氏应科者必得第一人。结一小荚，必得一副车。外祖贵西观察楠轩公以戊子发解，是年树结荚一丛，计七枚。每至科场，张氏以此为验。吾家有贵者，前一岁除夕戴安山（即大凹山），祖坟必有火光。见者以为火也，即之则无。叔祖铁松中丞巡抚江西时，前一年除夕火光见。癸酉又见，则余甲戌充会试同考官，五月即督学中州。乡中人云墓下子姓每获第，亦常见火，但大小有不同耳。又余老屋竹叶亭后（即王渔洋诗"岁晚龙眠路，曾通竹叶亭"），有大皂荚一树。每结一荚，则老屋内必死一人。凡有死伤，以此为验。此树今为火烬，无复可验。同一皂荚，张氏以为瑞，吾家以为妖，此理殊不可解。

吾乡浮山，胜地也。劳在兹澄尝图其胜境十六幅，为一册，绢本，著色山水，李古塘葂各题一绝，仍各系以跋，不知此物何以流转人都。岁辛巳，有持以求售者，乡人故物，意欲留之，适以乏资还之。劳在兹此册笔墨欠深厚，未足为珍。而古塘题句殊清雅可喜，且为乡中胜地题咏，邑乘久不修，他日艺文恐其无征，特为录之以备异日修志者一助耳。

《华严寺》云："近倚峰阴接水光，林间楼阁照斜阳。紫衣旧赐恩犹在，山鬼闻钟拜御香。"（寺有神宗朝御赐《藏经》、紫衣犹存，新建一楼贮之）《宝藏岩》云："洞门云气冷飘萧，闲处堪容挂一瓢。我欲餐霞煮白石，丹梯有路指青霄。"（由宝藏岩上凌霄岩甚险，非扪石板壁不能到）《妙高峰》云："何当搔首问青天，呼吸将通帝坐前。下界烟波如此阔，不知经几变桑田。"（妙高峰乃兹山之最高处）《醉翁岩》云："垂檐覆户石流苏，听罢谈禅酒一壶。向道环滁山色好，玲珑得似此中无。"（岩名醉翁，以欧阳文忠公得名）《金谷岩》云："树势蒙茏石势欹，金身似见住山时。参来文字禅何用，幻出千寻无字碑。"（岩内奉丈六金身，岩顶一石名无字碑）《紫霞关》云："十丈垂虹一径盘，俯临绝壑仰层峦。扪萝更踏苍松顶，江上青峰为探看。"（援关而上为首楞岩，钟景陵题云"望长流若带，九华若笋"）《天然桥》云："石梁并驾若龙游，霞重岚深水漫流。偶遇樵人笑相问，前途可许到瀛洲。"（双石跨硐，下覆如屋，上通人行，一名游龙桥）《会圣岩》云："丹岩苍壁列层层，九带曾参最上乘。要识禅机何处是，洞中清磬塔前灯。"（开山远录公塔院所在，建九带堂于其上，一名会胜者，岩洞之多，此处为胜焉）《浩笑廊》云："豁然中朗杳然

深，到此应忘人世心。高唱惟存诗一句，乾坤怪处少人寻。（浩笑廊一名陆子岩，一名蜿蜒宝，游人题咏满壁，惟雷半兼"乾坤怪未了"之句传耳）《石龙峰》云："夭矫争看出翠微，松涛声里势如飞。漫惊风雨腾空去，留与游人一振衣。"（峰在会胜岩之前，丹井、金鸡、朝阳、晚翠诸岩俱在望）《莲花石》云："几瓣嫣然着雨开，丹砂千岁养成胎。若非天女空中散，即是昙摩海上来。"（关口至山顶皆石，中有红瓣如莲，大数尺许，雨后尤鲜明可玩）《连云峡》云："流丹滴翠耸崔嵬，似补青天炼几回。燕子只疑蓬岛近，衔泥飞上讲经台。"（与海岛、佛母诸岩相连，岩中巢燕最多）《棋盘石》上云："黑白徒争方罫中，千秋一局暮云笼。知音若解来听法，片石如逢远录公。"（相传远录公为欧阳公围棋说法于此）《张公岩》云："昔人出世爱求仙，药臼丹炉尚宛然。可惜不留黄鹤在，借骑相访万峰颠。"（宋有张野夫修真于此，如海岛岩亦有吕纯阳遗迹）《观音严》云："绝险原无路可攀，凿开石窦即禅关。普陀莫叹风涛隔，只隔桃花水一湾。"（一名啸月岩，过桃花涧而入石关，下俯桃花洞）《樯山》云："望中蜃市浸潮痕，缥缈方壶半岛心。只恐神鞭鞭石去，独留一柱作云根。"（浮山临湖，自湖上望之如浮舟回抱此山，取义曰樯。下即小峡，亦曰缆山焉）天池同学招游浮山，劳子既作一十六图，余因各系以绝句。诗成已久，于甲戌春天池始见之，遂委书博笑。不知何时续此胜游也。弟李蕙并识。

小绒线胡同某家有旧书两架，急欲售。余闻之往，以钱五十千得《管子》、《庄子》、初印《韵府》及《类函》、《事文类聚》、《六臣注文选》、元刻《楚词》、《北堂书钞》、《四库总目》等书。但其直咄嗟而办殊不易易，因借张表弟相如衣裘质以予之。问主人何故卖书，答云："赎当耳。"卖书赎当，借当买书，亦可留为异日佳话。

先七世祖开化公讳文燮，字经三，号羹湖，又号听翁，博通今古，工文辞书画，称名家。中顺治甲午举人，己亥进士。与王渔洋先生善。先生《居易录》称公诗画皆有名。年六十余忽病不识字，即其姓名亦不自知，医不知为何症也。竟以是终。公生于明天启丁卯，卒于康熙壬申，年六十有六。公之得此奇症也，家乘无传。则公之遗事为子孙之所不知者，又不知凡几矣。可胜慨哉。

"归庵"，先曾王父曹州公自颜其柩也，且作记。公在塞外六年，辛苦艰难，怡然自若。读是记而旷达之怀百年如见矣。检旧笥得稿，因书之以留佳话。记曰：

姚介石名兴滇，桐城巨族，曹州太守。乾隆己巳有军台之役。军台者，准噶尔蠢动，设置塞北之邮递也。自张家口出关，至鄂尔坤新城，共二十九台，长亘三千余里，委蛇曲折。台丁就水草迁徙不常，其实不止此也。每台处蒙古十七家于其间，每年出资以养之。介石派坐二十二台，逾瀚海西北更十余程，地名桃李。树木不生，鸟兽绝迹，悲风昼夜呼号，飞沙朝夕霾霿。饮惟酪，饮惟膻，毳幕荒凉，孤身寥寂，冰山雪窖，酷冷奇寒。介石居常以命数自安处之，尚觉坦然。惟是其俗，人物故后，弃于荒野，听犬狼食之。如食之速，则以为魂魄登仙。不食则谓成鬼道矣，人皆畏之，即富厚之家，亦不数日血肉未干即火而弃之。葬事固未之闻，棺木从不之识。介石以清白之躯既贫且老，既老且病，托迹穹庐，草霜风烛，未可定也。固不敢以父母遗体饲犬狼，即委之灰烬亦所不忍。闻北千里外尔登兆其地阡木稍可，因托人购之，木价二两八钱，运价八两。倘命数已定，全尸而南，不亦幸欤。语云"生寄死归"，故颜其前曰"归庵"，题之曰"姚介石之柩"。侥幸生还，作将来一段佳话，未为不可。或谓之痴，或谓之达，不问也。时乾隆十五年庚午，介石年五十有六，"归庵"成，因为之记。并附以诗："死归生寄两茫茫，不识他乡与故乡。五十六年都是幻，于今撇却臭皮囊。"庚午九月十九日介石自记并书。

《塞外竹枝词》注云"基城主人俚调"，先曹州公戏作也。自识云："卢抱孙《出塞集》有《竹枝词》十三首，工妙异常，惜不尽夷民情事，故补写之，其已道者不及也。续貂之诮所不计"云。"到此宁教心不灰，非风即雪更尘埃。毡帷几处山坳里，一似生人在夜台（夷民所处尽蒙古包，多在山坳中，以避风雪。上尖下圆顶微平，围以白毡，浑似墓冢）。席地铺将几片毡，羊羔牛犊系当前。中央不是寻常火，冬夏无分马粪燃（以毡铺地，坐卧皆在其中。中央设粪火一炉，以便炊爨，牛犊羊羔亦系于侧）。鲜品何由到大荒，夕飧一碗米稀汤。频年酥迭差生活（差读钗），虽具人身实可伤（夷地菜蔬一无所有，以牛羊驼乳为食。呼奶茶为酥迭差。富厚者傍晚煮粟米稀汤一餐。长年如此，诚可怜也）。酿成马乳不须沽，上品波罗糍辣酥。剧饮何尝分昼夜，从教醉倒在泥涂（以马乳酿酒，每饮必烂醉而后已。其波罗糍辣酥甚佳）。家家来牧叱牛羊，几处山头下夕阳。鄂博遥看知远近，如飞一骑马蹄忙（夷人每出必骑，骑必驰骋。垒小石于山巅，为之鄂博，以志远近）。偶尔惊闻忒默鸣，呜呜咽咽作哀声。凄凉境界伤心泪，铁石肝肠亦动情（呼驼为"忒默"。拘其羔以食乳，母驼号〔平声〕羔，悲凉凄恻，惨不可听。闻昔有坐台者，闻此声不觉痛哭。问其故，云："我母在家亦如是想我矣。"孝子哉，惜失其讳）。焉知地狱与天堂，一定身尸饲犬狼。曾是众生都不若，尚教麻海落人肠（夷人死后，必弃置旷野，以饲犬狼。食之速者谓登仙。不食则谓成鬼，人皆畏之，肉名麻海）。人门摩六各先施，卜而汗尊西北陲。几卷灵文勤捧诵，慈云妄想见牟尼（夷俗敬佛，以

西北隅为尊，入门必叩首。呼佛为卜而汗，叩首谓摩六各）。男女咸钦是喇嘛，恪恭五体拜袈裟。顶心一掌殊骄贵，佛在何方莫认差（见喇嘛必五体投地，如拜佛然。拜毕，将头就其侧。喇嘛则以手扑其顶，男女皆然。谓其五指有五尊佛在，荒唐妄诞如此）。见面扪都礼数恭，差乌才罢又斟钟。瓜田李下寻常事，幕内公然温榻浓（夷人相见云"扪都"，问好之词也。睡谓"温榻"。投宿者，毋论识与不识，同处一幕）。毕世何曾见沐汤，肌肤垢污齿牙黄。焉支枉自夸颜色，那得消魂别有香（男女自出胎一洗，终身不知沐浴）。装饰珊瑚辫发垂，羊裘狐帽赛男儿。弓鞋笑说金莲步，手制新靴嵌绿皮（男妇骤难分别，妇女不束腰带，穿耳辫发，饰以珊瑚）。对人也解作娇羞，口肯连声不转头。临上马时才一笑，故翻纤手掩双眸（呼闺女为口肯，皆善骑）。见惯夷妆别样新，一般嬝娜小腰身。归时莫教双鬟侍，惟恐钗裙诧异人。远出龙沙已二年，几回搔首向南天。不须更作蓬莱想，但到中华便是仙。"后又识云："予不识夷文，无从翻译。篇中夷语，不过就其音而书之，字之确否，不得而考也。"元之按蒙古语奶茶当为"酥台差"（差音近钗），差即茶也，台训有，言茶中有酥也。呼驼为"忒默"（默音近摩）。肉当为"祃哈"。佛当为"布尔汗"（汗音近上声）。叩首当为"摩尔郭"。问好为"扪都"（扪音去声）。睡为"温塔"（温音近去声，塔音近他字上声）。闺女当为"叩肯"。

先端恪公官刑部尚书时作一联云："常觉胸中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北平黄叔琳锓版悬于普济堂。又吾乡张文端公书室一联云："读不尽架上古书，却要时时努力。做不尽世间好事，必须刻刻存心。"粤西陈榕门相国一联云："惜食惜衣岂为惜财原惜福，求名求利但须求己莫求人。"仕宦者果能胸中生意常满，能刻刻存心，能惜福求己，必无贪酷钻营等事。贫穷者果能胸中生意常满，能刻刻存心，能惜福求己，必无邪辟奸诈之行。以之劝天下、教子孙，数语用之不尽，固不独可作座右铭也。

江西临川驿壁间有女子题诗，云："无端驱马向南天，回首吴山隔暮烟。一点乡心飞雁外，五更归梦落灯前。晓风残月三千里，水绿苹香二十年。愁绝明朝听杜宇，又随芳草过临川。"清俊绮丽，书法亦明秀，一时传颂。款署曰"姑苏女史虞桐凤"。群以不知其人为惜。余亦初爱其句。家辰沅观察莲溪先生兴洁能诗赋，引见入都为诵之，先生笑而不言，后乃知即所作也。书者为同邑顾含章坤。顾书学董，以秀媚胜，兹特效女子用笔加柔妩焉。先生以桐城人侨居姑苏，时官凤凰厅司马，撮合恰如女子之名。虞姓乃隐姚氏也。可知凡驿壁旅店女子题诗，如"镶红旗下说明珠"之类，皆文人一时游戏，嫁名为之耳。未可信为真也。

虎如族祖敬尝过直隶开州，于郭外壁间题《柳梢青》词一阕，云："秋老吟鞍，开州郭外，有客停骖。乡梦重重，离愁一一，歧路三三。晚风乱扑征衫，对凉月，床空夜阑。昨夕山东，今朝蓟北，明日河南。"天然恰当，其地正合有此一词。

卷　七

辛未七月，彗星见，长五尺余。问之钦天监，以为含誉星。唐懿宗咸通五年彗星见，司天奏以为含誉瑞星，宣示中外。《居易录》载康熙中彗星见，给事中粘本盛上言以为含誉星。案《晋书·天文志》瑞星"三曰含誉，光耀似彗，喜则含誉射"。唐司天盖又以彗似含誉而名之矣。《志》又曰"妖星，一曰彗星"，"见则兵起，大水"。此次星以七月五日戌初后见于中台，属柳宿，至牛宫约百日，至天汉中。案是星行纬度顺天市垣，历星、张、翼、轸、角、亢、氐、房、心、尾、箕，至牛、斗间方隐，故行百日。《史记·天官书》曰"柳、七星、张，三河"，谓分野也。《晋·天文志》曰："自柳七度至张十六度，于辰在午，周之分野，属三河。"又曰："河内入张九度。"《汉·天文志》曰"祅星，不出三年，其下有军。"岁癸酉九月，滑县有李文臣、牛亮臣之乱。是年睢州上泛，河决，宁陵一带俱为泽国。考《占验书》有"血及庙门"句（庙门谓太庙门也），林清之乱，紫禁城内杀人，太庙后墙血及矣。

《周礼疏》引《春秋纬运斗枢》、《文耀钩》并云："太微宫有五帝座星。青帝曰灵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黄帝曰含枢纽，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纪。"纬书之说，后世多疑不经。道光壬寅，噗夷有欲来天津之谣。都人有设乩卜问者。太岁真人丁迈降坛，判云："殷天君即过此，当邀之。"有顷神降，问者问神何往，判云："将往天津会议。五帝轮递值年，一帝管五百岁。今时为赤熛怒帝值年。若有大事，仍集五帝会议。兹灵威仰诸帝尚未到，天机不可泄也。"然则纬书可尽目为伪托欤？

《说文》"盦，覆盖也，从皿酓声"，乌含切。《玉篇》"于含切"。《广韵》属二十二覃谙字下，乌含切。按《说文注》作合，是乃含字之误，盖宋本刻工之错。汲古阁仿宋大字本、额约斋仿宋小字本俱不敢擅改也。今人遂以盦字有平，仄二音，非也。

有一友宴客，席间，客话及赠马事。在坐一少年卒然问曰："母马耶？父马耶？"满坐匿笑。主人解之曰："马有以母称者，即可以父母称。"翼曰，友言于余。因捡《史记·平准书》，"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注》：《汉书音义》曰："皆乘父马，有牝马间其间则踶齧，故斥出不得会同。"又《史记·秦纪》徐广曰："秦地有父马生驹。""父马"二字甚典雅。

娃娃,《说文》:"吴、越之间谓好曰娃。"今通称幼孩为娃娃。雇工王姓名秋儿,年二十许矣。女仆高媪旧与之同村居,一时称秋儿为娃娃,举室哄然。晚间询之,据段媪云:北方谓人在某地生者则曰某地娃娃。如京里生,则称京里娃娃,屯里生则称某屯里娃娃。谓秋儿为娃娃者,盖追言其所生之地也。说颇有理。若陕西人直称年三、四十许者亦曰娃娃。书此以备方言一则。

吾乡俗称日至未刻为日偏西,当是日平西之讹耳。日平西,高丽诗人曾用之。李齐贤诗曰:"木头雕作小唐鸡,筯子粘来壁上栖。此鸟胶胶执时节,慈颜始是日平西。"

唐鸡,据高丽诗当是鸟名。京中有人家门首贴一联云:"灶下已无新晋马,釜中犹有旧唐鸡。"自与高丽诗有别。闻晋马、唐鸡二物,翁阁学、纪文达皆不识为何典,未查出。

古诗"遗我双鲤鱼,中有尺素书"。高句骊溟州有女子与书生约为婚姻,父母欲别纳婿,女子以帛书属鱼。书生烹鱼得书,遂往谐约焉。此亦鱼中寄书之一证。

饽饽,古之饽锣也。《玉篇》"饽锣,饼属",《广韵》"饵也"。《资暇录》"毕罗者,蕃中毕氏、罗氏好食此味,因名。今字从食,非也"。《升庵外集》"北人呼为波波,南人讹为磨磨"。按今京中书为饽饽,有硬面饽饽、发面饽饽、槓子饽饽、笪子饽饽、实子儿饽饽等名。又新岁用水煮食若南人所谓饺子者,曰煮饽饽。《名义考》:"京师人谓饼曰麽麽,当为母母。《礼》八珍淳母,煎醢加黍上,沃以膏者是也。"按今饽饽制法与淳母绝不相似,即煮饽饽亦无须加黍沃膏,《名义考》之说误矣。饽,《玉篇》蒲没切,面饽。《广韵》同。北人呼入声字音近平,如呼粥为周之类。饽饽特转音为波波耳。《名义考》谓为麽麽。《玉篇》"麽,莫波切。""麽,食也,出《异字苑》。"《广韵》"莫婆切",列摩字下。是即升庵所谓磨磨也。今河南呼为磨磨,字当作麽。京中呼为波波,字当作饽。以母字解者远甚。

俗说"三不知",意料不到之辞也,但不知所本。伯山族弟云:"《左传》'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难乎',俗说当本此。"

俗说"强盗不入五女之门"。汉光禄勋陈蕃谏桓帝曰:"鄙谚言'盗不过五女门',以女贫家也。'"俗说由来久矣。

京中俗语谓何时曰"多早晚"(早字俗言读音近盏)。《隋书·艺术传》:"乐人王令言,亦妙达音律。大业末,炀帝将幸江都。令言之子尝从,于户外弹琵琶,作翻调《安公子曲》。令言时卧室中,闻之大惊,蹶然而起,曰:'变,变。'急呼其子曰:'此曲兴自早晚?'其子对曰:'顷来有之。'"族弟伯山曰:"然则此语盖由来已久。"

山东李鼎和曾得屏贼盗咒语,羁旅路宿颇可预防。咒曰:"七七四十九,贼盗满处走。伽蓝把住门,处处不著手。童七童七,奈若何。"学此咒,清晨日出时向东方默念四十九遍,勿令鸡犬妇人见之。

玉田刘方来言:"辛未七月,天津大风暴雨,雷电砰轰,自德州西来,若逐物者。至柴炭厂霹雳震地,厂中大火,雷电复东去,至海岸而止。似有物被追,避匿柴炭厂中,雷一击,不中,物复东逃入海,追至海岸被获也。烈风迅雷中,粮艘伤桅数百,或半折、或拔去、或中裂,焚烧无算。及霁,海岸有大鱼一,长十数丈,脊高过人。有蜘蛛一,大如巨罗,剔去两目。"余闻秦州人言龙获重谴,必抉去两目而死(秦州出龙骨,常有堕龙,人皆见之)。此二物盖获天谴。大鱼疑即龙也。

《居易录》载:"康熙三十八年,青州修葺府学,学训某多侵渔。一日得狂疾,大呼子路击之,宛转数日竟死。"余闻前辈言张尚书某(即张文敏照也)。以药杀仲副宪永檀,张归至仲家浅,见子路以椎击其首,亦以是死。子路为圣门御侮之贤,数千年后犹猛烈疾恶如此。

额岳斋司农云:旧闻严嵩当国时,凡质库能得严府持一帖往候者,则献程仪三千两。盖得此一帖即可免外侮之患。金陵三山街松茂典犹藏此帖,以为古玩。帖写"嵩拜"二字,字体学鲁公,大可五寸,纸四边不留余地。乾隆四十五年曾亲见之。

戊寅七月九日晡时,平谷县大风。有黑云起于天望山,若旋舞之状,自山而西,复折而东。过西阁村,屋皆倒,拔其椽盘空而舞,屋瓦翩翩如燕子。其风直至独漉河边,陷地作坑,宽三亩余,黑水注焉。或曰龙为之,或曰蛟为之。余谓蛟龙行必以风雨,而蛟之起未有不被水者,是日但见黑云挟风而奔,无雨无水,不知何怪,殆非蛟龙也。

三河县姜福山甘泉寺,俗传唐太宗征高丽借兵于寺僧,僧不与,军回围寺。寺前有两石狗,太宗夜闻狗吠,挽弓射之,一发没镞。今寺前有石狗一,身有箭瘢,年久镞亡,铁锈处犹宛然可验。其一狗逃去,今在狗儿府(村名),身没地中,首出地外。传说有人掘之,其身仍随土而下,究只一首露于土上。二说香河张汝俊拔贡为余言之。

宣武门内武公卫胡同，桂杏农观察菖卜居焉。宅西有园，曲榭方亭之前凿小池，砌石为小山，有一石矻然苍古，为群石冠，苔藓蒙密，摩挲石阴，得“万历三十年三月起堆垒山子高倪修造”十六字。杏农属余书小额详记之。

今之象棋与古不同。晁无咎《象戏序》云“盖纵横十一，棋三十二为两军耳”。今棋仍三十二，而纵只十路，横只九路。以车、马、象、士按之，横九路已足，余二路正不知如何位置。岂炮亦与车、马同路耶？牛僧孺《玄怪录》：“汝南岑顺于吕氏故宅夜闻鼙鼓声，介胄人报曰：‘金象将军传语与天那贼会战。’顺明烛以观之，夜半后东壁鼠穴化为城门，有两军列阵相对。部伍既定，军师进曰：‘天马斜飞度三止，上将横行击四方，辎车直入无回翔，六甲次第不乖行。’于是鼓之，两军俱有一马斜去三尺止。又鼓之，各有一步卒横行一尺。又鼓之，车进。须臾，炮石乱下。因发掘东壁，乃古冢，有象戏局，车、马具焉。”据此，马则斜行三路，车直进不回，与今马只斜行二路、纵横回转无定者相异。此今与唐、宋不同者也。而胡应麟《笔丛》引《玄怪录》岑顺事云：“马斜行三路，正与今同。”则明时马犹斜行三路，今则又不同矣。

德胜门内积水潭龙王庙曰汇通寺，乃乾隆间敕修者。叠土成山，砌石碗蜒有致。庙之后有一石，相传为落星，遍身如云头捲成者。叩之声如铜，质坚而有白点。询之定如和尚，云：“非落星，因其身有白点，故谓之‘星星石’耳。”庙前河地杂种芰荷，大可游憩，亦一小胜也。

西郭八里庄慈寿寺内有一太湖石，高四尺余，瘦、露、秀三者俱备矣。

宝西园比部得一太湖石，坚白如玉，两峰净峭，高三尺余，为同寅舒灵阿借去玩供，即携归西安驻防矣（舒君行四，于浙江臬司任乞病引归西安）。

近见兰林泉得一烟壶，乃玳瑁玛瑙。一面有背面钟馗，神致勃勃；一面有鱼一、虾一。无少人力，不事牵强，亦佳玩也。

南苑新宫门外二铁狮，极有神致，上有“除邪辟恶镇宅大吉”，后有一花押不可识。前有皇祐十年月日，又前有彰德安阳县铜冶镇及冶工姓名四五人，古气磅礴。座之四面，一面即字款，其三面皆阳文荷花水草，亦极有致。疑是金辇宋物也。

京城骡车近多踵事增华，即买卖车之站口、跑海者，里帏亦有细绫窗，亦有玻璃矣（市中制车供人雇用曰“买卖车”。终日置同口，得价方行曰“站口”，东西奔走莫定曰“跑海”）。额约斋司农云：“乾隆初只有驴车。其先德农中丞起初在部当差时，犹只驴车。惟刘文正有一白马车，人见白马车即知刘中堂来矣。自川运例开，骡车始出。其时名骡车为“川运车”。适读吾乡刘海峰征君《赠姚道冲归里》诗，有“骡车日日穿胡同”句。道冲为余叔高祖，名孔锌，以雍正戊申保举人才来京，然则骡车雍正时已有之矣。大兴金春甫克谐云：“乾隆三十年后，京中惟马车渐多，骡车尚罕见。”盖前此或有，自川运始盛行也。车之有旁门，则纪文达始创也。车旁开门碍于转轴，于是将轮移后，始有后挡之制。

王渔洋《居易录》载甘肃民间名字率多四字，如马毛向上之类。近见黔中一役卒名沙卧赤鸡，亦奇。

《池北偶谈》载“宋郎中师祁工书。遘风疾，左手把笔，其工不减于旧。”又引《老学庵笔记》，载“陆元长、宗室不微、梁子辅皆左手作字，赵广左手画观音大士”云云。余同年光州吴黼庭玉堂，壬戌进士，乙丑补殿试，考试试差皆左手书，奏折小字更奇。按杜子美晚枯右臂，有“悠悠伏枕左书空”句。明范叔成字元白，以左臂画花鸟山水得名。陈湘以左臂画山水人物得名。吾乡陈遐伯为贼伤右腕，书画皆用左。钱田间《过遐伯》诗云：“丹青一只手，智慧再来身。”

天之生物，虽五方之地燥湿不同，未有不以得雨为膏泽者。西域则畏雨，盖得风则穰，得雨则歉也。其俗男女遇于途，有相识者必以接吻为敬，滋然作声，更以声大为能。星伯同年见之，不禁大笑。天地既异，固无怪其习俗也。

道光十一年辛卯，海口潮涌，江水因之泛溢，自江西以下，沿江州县波灾。贵州则有蛟患。吾乡亦蛟水并发，东南乡宛在水中。大水时，一女子避未及，水几没腰。有一人急援手救之，女子乃呼号大哭曰：“吾乃数十年贞节，何男子污我左臂。”遂将同被灾者菜刀自断其臂，仍赴水而死。惜不知姓氏，恐天下穷而贞者似此湮没不少也。

又有被荒女子，年未及笄，与幼弟乞食于村馆中。适先生外出，借笔题云：“沿门乞食施恩少，仰面求人受辱多。欲赋归来归不得，临流怅望涕滂沱。”题毕挥泪而去。先生归见诗，询诸弟子，追之不及。次日，闻人报有女子同幼男死于河中。惜未知姓氏。

日者王璞庵，行三，山西大同人，生不茹荤。童时读书古寺。九岁略识文意，见道书喜之，顿有出世之志。十二岁逃入宣化府之华阳山。虑家人觇之也，力避于人迹不到处，欲寻洞穴栖止。山有五洞，俱有人在焉。先一洞，其人甚癯，无衣，惟下体被以树叶。言皆鸟音，不能辨，以树枝画地作字相问答。盖康熙间参将学道入山者，忘其名。别一洞，其人猬须可怖，语言不

通，问之则画地告以雍正间某盗逃入此者。其三洞，人见之皆不礼，问之不应。山中无食，只食松毛。有一种果味似杏，必先食此果而后食松则有味，否则不可下咽。风雨至，则瘿者令避入其洞，晴则卧洞外。一日游山后，为家人寻见，强之归。其所见之人，盖皆百余岁矣。深山之中殆常有之，不独华山为然也。

渔洋载觉隐吃饭事，尝疑其传闻有误。甲申正月二十日，圆明园引见赞善归，过胡默轩九思家，见一人持一画卷求售。系圬公画、觉隐书，成邸物也。上有大同山翁凝始子题，云，“畤圬公能诗善画，不知何许人。或隐或显，当是避世之士。与觉隐同心同德，觉隐到处，此公亦到。觉隐本不能画，画皆圬仙之笔。然有觉隐题，圬仙方肯著笔。却有一件奇特处，觉隐吃饭，此公不举箸，只静坐。及乎饭毕起身，圬仙亦饱，鼓腹而歌。若圬仙吃饭，觉隐亦饱。时人莫测其旨，因书以志之。”据此，则渔洋非寓言。然亦奇矣。此卷成邸题字两行，亦言初以渔洋为疑，后乃信之。

李进士薛，河南遂平人。生未及岁，乳母抱之立门外闲望。有肩菜者过，李卒然问曰：“汝非某某乎，何以至此?”乳母惊仆，以为妖也。自是乃不言。三岁认字读书，过目不忘，其家皆以远大期之。自知前生姓薛，因名曰薛。六岁时，本家昆仲就别塾读书为文。一日塾师改课文，小讲甫就，有事他出，置文于案。众徒亦争出游戏，掩门而已。晚塾师归，见文已改完，并师所改小讲亦有更易之句。师大骇，问之众徒，别无客至，意东家亦无是人也。越日又改课文，故置于案，托言有事又出，潜于外伺之。午间回，见门开，闯然迳入，见薛方蹲于师座，执笔点窜未辍也。师乃惊服。古人诗云“书到今生读已迟”，信不诬也。李中乾隆丙戌科进士。惜乎不寿，盖根基未深也。

人病有怪症，古籍常载之。戊寅九月，有一人大解移时，粪不得尽，久之始毕。自疑粪不得如此之多，回视见出一虫，状似蛔，以竿挑之，长几丈余，惊骇成疾。邀余内表弟胡伯礽治之，诊视本无病，乃以惊得病也。医之半月始愈。其虫胡亦不识，即云是蛔。窃疑人腹亦不得容如此之大虫也。后与苏舍人都礼话及，苏自言曾得此病，但觉胸腹闷胀欲解。及解时，有虫出，移晷不得尽，呼人曳之。虫粗如拇指，长丈，头扁而黑睛，曳出后亦无异。苏亦知医，不能指其名也。

人生邀福之心过甚，则事之断无是理者亦据信而不疑。青乌之说不可废，然一为所惑，则必终为所愚。京中有赵八疯子者，创为医地之说。尝为武清一曾任县令者卜地，告之曰：“适得吉壤，在某村某家之灶下。去其屋，则得吉。”某令遂别构地造屋，迁其人而购其室。及毁灶，赵又熟视曰：“此地惜为灶所泄，地力弱矣。”某令曰：“为之奈何?”曰：“医之自能复元。药当用人参一斤、肉桂半斤。俟得此二物付我，余药我自为合之。”某令如其教，备参、桂授之。越日掘地下药。又告曰：“三日后夜半立于一里之外，若遥见此地有火光浮起，则元气大复矣。”乃潜施火药于地外，阴令人潜往，约以某夜远见有笼烛前行者即燃之。及期，至某令家邀其夜中笼烛往视，漏三下，曰：“是其时矣。”遂往，遥望其地果有火光迸发，乍喜曰：“君家福甚大，不意元气之复若是之速也。”某令亦大喜。然为药物故，家资已消耗过半。赵售其参、桂，家称小康。无何，赵子俱亡，赵亦得奇疾，身如死但能饮食而已，始大悔平生所愚者不止某令，而所售参、桂之资亦归于尽。身受其报，天道当然。而为所愚者，绝不思理之有无，又愚之愚者也。

有瞽者，习大拘灶之术。每至人家，辄知其家之事，藉以自神其阳宅阴地之学。有人召之者，入其门以手摩挲门户，便言其家祖坟何向，去家远近若干，某某时当见某事，某某人当有某疾，豪厘不差。人以为神。若召之卜地，乃预令其徒潜往熟视以告。及至其所，略踹数步，便言此地某山某向某龙入首。祖山或廉贞、或贪狼，俱能言之。因告其人曰：“以此地论，当是大吉。但随我所指观之，左当有何等山何等坡作龙是否，右当有何等山何等坡作虎是否，水当何等去、朝当何等峰、下关当何等高低是否，是则真吉矣。”其人见一一与所言合，亦不禁大喜。因请点穴择期，深信不疑矣。尝为某家择日下葬，告曰：“是日特奇，至时当有凤凰过此，尔辈伺之。凤一至，是即葬时矣。”乃预以钱三百买白雄鸡一，即令鬻鸡者抱鸡于某时向某处葬地走过，鸡仍付之。至时，问：“有凤来否？凤当白色，当谨视之无忽。”少顷，鬻者抱鸡来。人咸曰：“不见凤，唯有白雄鸡来。”乃喜曰：“鸡即凤之类，天下谁见有真凤耶。吉时至，当速葬。”葬者亦心喜，以为特奇也，而不知堕其术中矣。

天津盐商某患一奇症，胸膈间有一物梗闷。久之，知有一小人在膈，能言语，惟病者自听之，旁人不之闻也。小人若言欲食何物，即须与之食。如有食物至，小人言不食，即不能下咽。病者苦之，百治罔效。闻某善医，邀治之。令取大蛛网数十枚，层叠贴于胸前、背中，仍敷以药。无何，小人在内呼捆缚甚楚，蛛网亦渐入皮内。医者言：“此小人若能生出之，是一至宝。”欲生出之，病者觉腹胀不可忍，乃以药化之。及化下，身体俱无，惟存其首，长寸余，宛然一姣好童子矣。《辍耕录》载都下儿患头痛，有回回医官用刃割开额上，取一小蟹出。盖皆理之不可解者也。

人死后回煞之说，南方谓之回煞，亦城谓之出殃。常云麾言地安门外某家有新死者，延阴阳生检出殃日。生检查告以期，且曰：“此殃大异于寻常，当为厉。合家徙避仍恐不免于祟，唯有某鸦番乌克神（即看街兵之

称)。胆大能敌,当邀至家以御之。"其家甚恐,至日奔访某鸦番乌克神,邀之酒食,食毕告以故。某亦素负其胆,不肯辞。至夜闻棺盖作声,视之盖已离,棺中人欲起矣。急跃棺上力按之,相持竟夜。鸡鸣,棺中人始帖然,某仍合其棺。及其家人至,问夜来情景,某不言,但以无事答之而归。其家复以无事告阴阳生,生愕然曰:"是吾误检日也。其究殃之归,正在今日耳。然其厉不可言状矣。欲御之,仍非某不可。"其家复至某处,求其再来。某心欲却而恐失胆大名,欲去恐力不敌,姑应之而心自疑虑。偶至街前,见一测字者,卒然问曰:"尔有何心事?当告我可为筹之。"某怪其无因而先知,乃告之故。测字者曰:"鬼甚厉而将不敌。我有爆竹三枚相赠,但至事急时放一枚,三放可无事矣。然不可在屋中,当登屋以俟。"某至,如测字者所指。及半夜,棺盖裂声甚猛,果不似前夜。盖方裂,尸已出,四望无人即出院中。复四望,见某在屋上,跃而登将及矣。某放一爆,应身倒,少顷复起,如是者三爆尽而鸡鸣,尸不复起矣。其家人至,备悉其状,舁尸复殡。往告阴阳生家,入门,生已死,身若火燃者,硝磺气犹未散也,其人大骇。复询,知此生素恨某,欲因此杀之且亦神其术。欲图人而使亡者先受暴露之毒,冥冥自不能恕,其为人所伤,固天道宜然。此等术士之能为祸,亦复可惧。测字者不问先知,是亦可疑者也。

《三国演义》不知作于何人,东坡尝谓儿童喜看《三国志》影戏,则其书已久。尝闻有谈《三国志》典故者,其事皆出于《演义》,不觉失笑。乃竟有引其事入奏者。《辍耕录》载院本名目有《赤壁鏖兵骂吕布》之目。雍正间,札少宗伯因保举人才引孔明不识马谡事,宪皇怒其不当以小说入奏,责四十仍枷示焉。乾隆初,某侍卫擢荆州将军,人贺之辄痛哭。怪问其故,将军曰:"此地以关玛法尚守不住,今遣老夫,是欲杀老夫也。"闻者掩口。此又熟读《演义》而更加愦愦者矣。"玛法",国语呼祖之称。

卷　八

"安倭何",国语木变石也。木之变石,惟松则然,关东多有之,多奇物也。《隙光亭杂识》引《墨客挥犀》云:"泰山有柏木,一枝长数尺,半化为石。"又《录异记》:"婺州永康县山亭中有枯松树,因断之,误堕水中化为石。"今尝见人蓄松化石为玩,可验其说非诬。盖古人不知此物,故以为异。揆恺功虽见,殆亦不知此物之多耳。案此石惟松能化。《墨客挥犀》之所谓柏,恐亦松之误矣。关东人取此石制为佩刀形,安以柄,用以磨错铁刀如泥,古所未闻也。今不惟木能变石,草亦有之。草结即上水石也。孙少兰给谏案头蓄一石,如画家合解索、披麻皴而文细过之,高可尺许,皆数千百草根团结成者。盖枯草芟夷后,其根水流一处,日久凝结,名曰草结。言惟凤陵中有之,不可多得。案此石三门等处亦有售者,出自黄河中。草根绝细,水沫之形俱在,盖亦如水精之结而成石也。名曰上水石,文秀可玩,其质亦轻,但性脆耳。惟出之凤陵之语殊未确。

同年谢峻生崧言其家旧藏宣纸若干卷,约高八尺,苦无长簏贮之。有卖柏木者,命工作为箱,香润可爱。数月启视,纸皆黄白驳斑,乃知柏木走油,纸俱印透,竟无一幅完好者。记以告人,一切簏笥,当慎辨柏木也。

华山出小松,长二三寸。登华者,西峰道人以此为土物馈遗。以净瓯盛水置其中,则青葱可爱。行则夹置纸本,经年累月,虽干不瘁,见水仍活。名"华山松",其实则苔也。

《曹南牡丹谱》,沾化可园主人苏毓眉竹浦氏著,余家书笥中有抄本,可与鄞江周氏《洛阳牡丹记》、薛凤翔《亳州牡丹记》并称。惜但有其名而无其状,然曹南之胜已可想见。今为录之。其谱曰:

> 牡丹,秦、汉以前无考,自谢康乐始,唐开元中始盛于长安。每至春暮,车马若狂,以不就赏为耻。逮宋洛阳之花,又为天下冠。至明而曹南牡丹甲于海内。《五杂组》载曹州一士人家牡丹有种至四十亩者。康熙戊申岁,余司铎南华。己酉三月,牡丹盛开,余乘款段遍游名园。虽屡遭兵燹,花木凋残,不及往时之繁,然而新花异种,竟秀争芳,不止于姚黄魏紫而已也。多至一二千株,少至数百株,即古之长安、洛阳恐未过也。因次其名,以列于左。
>
> 牡丹花目
>
> 建红　夺翠　花王　秦红　蜀江锦　万花主　一簇锦　丹凤羽　出赛妆　无双燕　珊瑚　映日　姿貌绝伦
>
> 以上皆绛红色。绛红之中,各有姿态,艳冶不同。
>
> 宋红　井边红　百花妒　鳌头红　洛妃妆
>
> 以上皆倩红色。
>
> 第一娇　万花首　锦帐芙蓉　山水芙蓉　万花夺锦
>
> 以上皆粉红色。
>
> 焦白　建白　尖白　冰轮　三奇　素花魁　寒潭月　玉玺凝辉　天香湛露　满轮素月　绿珠粉
>
> 以上皆素白色。
>
> 铜雀春　独占先春
>
> 以上皆银红色。
>
> 墨紫茄色　烟笼紫玉盘　王家红　墨紫映金
>
> 以上皆墨紫色。
>
> 栗玉香　金轮　瓜瓤黄　擎云黄
>
> 以上皆黄色。
>
> 豆绿　新绿　红线界玉

以上皆绿色。

瑶池春　藕丝金缠　斗珠　蕊珠　汉宫春

以上皆间色。

胭脂点玉　国色无双　春闺争艳　胡红　惠红　枝红　金玉锡　软玉温香　海天霞灿　杨妃春睡　龙白　紫云仙　磬玉仙　掌花案　状元红　伊红　雪塌　乌姬粉　平头粉　金玉交辉　映水洁临　何园白　娇容三变　花红翦绒　紫霞仙　亮采红

以上诸品各色不同。

又尝见斌笠畊太仆藏江纬画内园牡丹二册。白者有鹤裘、鲛绡、白龙乘(瓣中微有淡红之意)、霞举(瓣中亦觉微红,而每瓣若拖长穗)。黄者有卿云黄、檀心晕(花白而攒心处微黄)、黄金买笑(淡黄)、罗浮香。绿者有么凤(瓣多摺纹,宛如罂粟)。粉红者有当炉面、十日观(心如卷云)。银红者有火枣红(色如木槿)。赭色有国色无双。绛红者有胜国香、楮云。红藕合者有天台奇艳(花口尖瓣数片,心中瓣细长数寸,卷伸摇曳若风带然)。淡藕合有剑气、蕊宫仙(花瓣外白)。紫者有玛瑙盘、墨晕(花深紫近墨)、紫贝、(花深紫心拖黄穗)。大红者有胜扶桑(瓣多卷)、頳虬素春红。命名或一时各异,然花多异品,习所罕见。册前有江自记一幅,记后一诗。记云:"牡丹自李唐来爱者甚众。舒元舆云:'天后之乡西河也,精舍下有牡丹种,其花特异。天后叹上苑之有阙,因命移植焉。由此京中日日寖盛,至今传其种类,四海皆知所尚。'惟江南亳州、山左曹州土水相宜,蕃衍者较异于当年。予夙慕之,每以不得见为恨。甲戌春,因上构采新异种类,必先绘图以献,次选其本移栽内廷。予藉以从事,历春而秋,得遍涉诸园。及事竣,省其栽培之法,复别其种类,植之小圃。又经年而辨其色朵枝叶之不同,洵知水陆草木之花,无更有齐其美者。予亦不愿自私其独得,爰谱之以公诸海内,名公画家采择焉,未必无小补耳。五月初四日辰时,在畅春园进呈写生牡丹二十八种册子,恭承御览顾问。口占记事:'文章半世无知遇,赖有丹青供圣明。惜未绘图呈莱色,敢题花句效清平。'老迂江纬。"钤江纬之印(白文),天章(朱文)。余题其后云:"老迂此册,用笔兼洋法而著色鲜艳,花叶如生,真能品也。册本二十八幅,今失其四,为可惜耳。"兹书于《曹南谱》后,以见牡丹之盛。然闻甘肃和州此花最佳,传者绝少,又不知何如也。

金银花一名鸳鸯草,《隙光亭杂记》引《墨庄漫录》云"治中菌毒,取鸯鸳草生啖",即金银花也。鸳鸯草可对蝴蝶花。

琉球谓马兰花为水翁花,罗汉松为樫木,冬青为福木,万寿菊为禅菊。盖未识古来草木之名,以意名之耳。抑或彼国俗称如此。记之可供诗人采用。

胡桐泪,《本草》"此物出西域",自叶尔羌至阿克苏千余里,所在皆有之。其本质朽腐不中材用,但可作薪。回人谓薪曰"活同"(不知其字,其音如是耳),故指此木曰"活同"。中国人不知其故,因以胡桐名之,实非桐类也。其根下初生条叶如细柳,及长则类银杏。孟康《注》谓有二种叶,是也。其丛生之地有曰"胡桐窠"。修志者不解其地,以为树不应称窠,即改为"鹁鹇窠",《注》曰"鸟名",大误矣。徐星伯云:"其泪似松香之珠,粘于木上,取其珠则板片即随手下。"其腐如此。五台回人售此最多,大小成片。有作伪者取其木,用根下沙粘其上以充之。此碱也,非泪也,当辨之。

养花法

兰

春不出,夏不日,秋不干,冬不湿。

此花最喜鱼腥水。凡浇灌不可过频,频则根烂。水在根下一过而已。蚁最喜食其根须,用油骨引去之,或用闽中鲨鱼尾曰鲨帆插于土中,亦去蚁。土底不可太紧,紧则不能发畅,且不易过水。

牡丹

牡丹最喜肥,种时根下宜以猪羊肠胃铺之,则开花鲜茂。根总宜于暖。又名鼠姑,根下时埋死鼠则茂。

梅花

花开后必生叶,叶乃另生之枝。须即将开过花之旧枝翦去,俟新枝长至六七寸时,又将尖掐去,至冬方能有花,且夏不落叶。若任其长发,则至夏必落叶,即焦枯死矣。花总生于叶之根,夏之一叶即冬之一花也。夏五六月之曝日,宜早辰不宜中晚,切忌。

碧桃

盆中碧桃,开花后亦将其残枝翦去,留新芽。清明时移栽土地,霜降前入盆,迟数日再入室。新条亦须掐尖方能有花。

荷花

种藕断不开花。须择其细如指而长者,乃花根也。种之不用河水、河泥亦能开花。市肆卖者皆藕也,非生花之物,止足供蔬而已。

宝五峰云善缘庵在海甸,有象棋三十二子,石体坚硬,有黑地白纹者,有白地黑纹者,皆作冰裂纹。每匣中有菊花一朵,颇堪清供。

圆明园西北红石山麓旧有兰若宝藏寺,产菊花石。石性粗松不佳,其纹俨然菊花,故名。斜侧反正悉备,亦有致趣。惜其不堪把玩耳。

西路乌什一带出花石,各色俱有,其纹皆有鸟兽人物之形,且有须眉毫末俱足者。铁冶亭宗伯夫人号如亭,得一石紫质而白纹,上一"如"字小篆,文下有一茅

亭。不事牵强,居然成其闺号。此尤奇也。予亲见之。

五峰又言令兄西园比部郎于西郊拾一石,上有观音大士像,眉目手足端然可见。

玛瑙花纹颇有成形者。博垣斋冠军有一烟壶,上有螃蟹一支,螯足具备。

紫英石中有水者颇多。宝西园比部郎有一金鱼,中有水二滴,如鱼之脑。其令弟五峰冠军有一扇坠中亦有水二珠如谷米大,摇之可动。

苏仙公土桃出湖南郴州。苏仙公祠即东汉时苏耽也。祠旁往往掘得土球,状如桃核,大如橄榄而扁。其质似土之结成,而又似沙之凝固,文亦若桃核之文,摇之空,其中有物作响。亦有伪者,惟以摇之作响若空青者为真矣。星伯云可以治目。

岭南果品其类甚多,新会橙为最佳,荔支次之,黄皮果又次之。余至广时已中夏,尚有藏新会橙者,食之果佳。荔支正熟,以挂绿者为尤美。闻有名糯米餈者,更美,未之食也。此外,余遍尝之,味皆不善。惟彭婆一种,蒸食之,去皮五层,肉如新栗,其味亦似,且有新栗之嫩者。问之久客岭南者,皆未之食。盖以其形异而忽之也。此果形如肥皂荚,色亦如之,擘开色深红,如俗所谓癞蒲桃者。子亦如皂子而稍大,其色正黑,皮屡去乃见肉。是岭南之佳品也。或以为称苹婆,此果非苹果而亦称苹婆。

扬州洪氏园中蓄一鸟,似鹤而大,高三尺许,色纯白,喙长尺许而青,腭下至颈有皮下垂,宛同牛嗉。日饲小鱼四五斤,守园者称为海鹅。殆即《尔雅图》所绘鹈鹕者,注“俗谓之痴鸟”。

雄鸡生卵,南方人家以为不祥。余馆于长相国家,一日大徒持一鸡子示余,曰:“此后院雄鸡卵也。”甚讶之。及见居停怀亦亭云麾了无异色,因问之,居停曰:“此卵可卖京钱数百。喇吗每岁供佛,必用此几十枚。”余讶每年焉得有如许之多。居停乃言其法:“将雄鸡圈入笼内,四外多放雌鸡。雄者急不得出,终日躁跳,不使饮水,三日则必下卵矣。故喇吗所用不能穷竭。但此卵有青无黄。”翌日小徒于书室中破之,果无黄者。乃知见骆驼马肿背,少见必多怪也。纪文达《阅微草堂笔记》载阿公迪斯言雄鸡生卵之法,正与此同,而所言大如指顶并治目疾则异。岂大小偶不同欤?治目疾则未考。

徐星伯同年言伊犁道中见一鼠如常鼠,见人则拱而立。《诗》所谓“相鼠”也。晋公昌镇伊犁时,蓄鼠数种,惜未能考其名矣。《禹贡》鸟鼠山,郭景纯《注》谓在陇西首阳县,今甘肃兰州渭源县是也。一名青雀山。《尔雅》云其鸟为鵌,其鼠为鼵,《注》:“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似鵽而小黄黑色。”星伯同年言赛喇木淖尔岸最多,皆穴地而窟。天将明,鸟先出翱翔,形如喜鹊而小,绿身长尾。鼠如常鼠,蹲穴口顾望,渐走平地。鸟张翅登鼠背,一鼠负一鹊。夏气生凉,野地平阔,往来互驰,半时许方散。然则不仅渭源有之矣。形与《注》亦少异。

徐星伯同年言:“龙观察万育在陕省办理三省教匪时,坐屋内闻空中有飞声,院中适有掷地声。出视见地上堆一物,高几二尺许,方圆亦径尺许,热气尚蒸蒸腾上也,怪之。其同事某云:‘顷见一大鸟飞过,遂有物掷地上。盖所遗粪也。’此鸟不知何名。”龙在乌鲁木齐亲为星伯言之。

陕西顾县令沂尝蓄一虎,与之同寝处。升堂判事,虎则蹲于侧。或偶露跋扈之态,顾则抚其首曰:“虎儿毋若尔。”虎则俯首帖耳。然堂以下差役及讼者无不战栗,讼以是稀。顾即以是使无讼焉。厩有惊马,莫敢谁何,顾恃其多力前制之,胸为所伤。归室袒示虎,虎为之舐伤处不辍,两日即愈。秦中丞承恩抚陕,其太夫人闻之,欲见虎。秦以告顾,顾乃吉服牵虎往,市人大惊趋避。入辕门驰报太夫人,门甫启,太夫人遥望见之,亦骇然避。抚军但大声曰:“好虎,好虎,请速回。”越时,顾以事公出,势不得与虎偕,留之书室,令一仆饲之,婉慰而别。家人终不免戒心,不与之食,俟其力微戕之。顾归,虎已死,悲不能已,葬之。有言及者,犹感伤不置。旋亦辞官去云。古者豢龙有法,岂顾亦有法以豢虎欤?《列子》言梁鸯养虎,顾岂其人耶?虎之于顾若家人然,是亦异闻矣。同年徐星伯学使松言之。

王春亭刺史言多余山侍郎庆之戚某以善骑称。尝买一马,乘之出广渠门。甫出城,有远来大车一辆,此马瞥见,长号一声,即横于车前,群马闻声惶悚俱不敢进。是马屹然而立,某不知所为。仆人某者知其故,即解衣物遥掷与其主人,主人接之。马知骑者已得物也,乃飞奔而去,迅不可遏。遇深沟短壁一跃过之,遇推小车者亦一跃过之,落荒而驰,至于旷野无居人之所,两蹄前跪,俯伏不动,若敛迹避人之状,某乃得下。询诸仆,始知其为响马也。盖盗劫人财如此,马亦习与性成矣。是亦格物一事。

禁宰耕牛,地方官之一责也。北地日宰数十百,亦不之禁。或言此系菜牛,别为一种。余以为未尝使之耕耳,若耕未见不可也。张上舍大宗言客甘肃时,曾以问人,据言耕牛脊有驾木之骨,菜牛则无,故不可耕也。

苇仙喜猎,云猎狼不可造次。凡狼独行者可施枪,若两狼行则当击其后。盖狼行,雄者在前,雌者在后,

若雄者被害，雌者必登高处以瞭，见人即前，舍命以斗，枪或施药不及，必为所伤。若雌者被击，则雄者即逸矣。若三狼，亦止击其后者。狼之行恒以三足，其一爪曲以护其喙。狼喙最畏人击，故以爪护之，所以御击也。狼若中枪，长号之声如鬼加厉，最不可闻。又狼性随烟，鸟枪火出，烟必回退，狼中枪者即随枪烟回扑。猎者于施枪后随蹬于地，转首向后，右手拔短刀持向左耳前，以备狼之回扑以刺之也。若其时有风，枪烟不能回退，必先直上空中而后散，狼中枪亦必上跃与烟齐，而后坠地以毙也。狼性亦最狠矣，然犹能死其雄。人之谋其夫者，视之何如也。

都城市中有戏海豹者，围以布幔，索钱三文乃许人视。其物实鱼而狗头，喙若虎，四足，类鳖，黑质黄斑若豹皮，长三尺余，其嘘如吼。与之食物，能以前两足据桶，出水而夺之，状甚狞狰。戏者谓之海豹。按《山海经》北岳之山，诸怀之水出焉，其中多鮨鱼，鱼身而犬首。《说文》有鮨、鲔。郝兰皋农部谓极似今海狗，登州海中有之，岂即腽肭耶？

麈即今之四不像也，似鹿非鹿，似麈非麈。其角可为決，时所称堪达罕(平声)也。此兽角根如掌，中如腐朽，色黯黑，以之为決。周围黑道匀透者为贵，然百不得一。其皮可为半臂，衣之愈久则愈厚，愈久亦愈软。若为油水所污，俟其干揉之，仍复如故。凡皮见水则硬，衣此者若嫌其污，可加澣濯焉。闻此衣油垢既甚，可御火，枪刀不利，卒尔亦不能刺也。关东兵卒多衣之。

徐星伯言阜康县至绥来县相距五、六百里，有一白鹿，大如马，往来各城，或亦至衙署。见则人喜，所过城市竞以刍秣饲之，多不食，食则其人必福，所入之署，官必有喜。长文襄自伊犁将军升任陕甘总督，经阜康，鹿立于公馆门外，次日启行复至。间数年，文襄以平张格尔封威勇公。

天启好猫，猫儿房所饲，十、五成群。牡者人称某“小厮”，牝者称某“丫头”。或加职衔，则称“某老爷”。比中宫例关赏。见陈悰《天启宫词》。《筠廊偶笔》所载尚不详。

元人卖猫有契，《永乐大典》载其契云：“一只猫儿是黑斑，本在西方诸佛前。三藏带归家长养，护持经卷镇民间。行契是甲卖，与邻居人看，三面断价钱，随契已交还。买主愿如石崇富，寿如彭祖福高迁。仓禾自此巡无怠，鼠残从兹捕不闲。不害愿牲等六畜，不得偷盗食诸般。日日在家宅守物，莫走东去与西边。如有故违走外去，堂前引过受笞鞭。年月日契。”

太常寺有仙蝶，褐衣色，一稍大，一稍小。有一翅微缺，人以“老道”称之。偶见飞来，或出手祝之曰：“老道，我辈欲得见颜色，请少住。”蝶即飞落手中。若人有戏之之意，祝之不住也。德文庄公官大宗伯兼管太常甚久，蝶常往来于院中。文庄殁后，蝶忽来殡前旋绕，意若来吊，依依不置，良久乃去。盖文庄生平公正，足以感之。然亦见蝶之通灵也。

格物之学无穷尽也。平阴朱苇仙云：“蛇之交，恒以清明为候。至时麕至，动以千百。雌蛇盘屈，雄者以大小层叠于上，叠至五六，以极小者为顶，如砌塔然。移时乃解。雌者去，别一雌蛇随即其地盘屈，反其尾以向上，雄者复层叠焉。午前如是。若午后，则雄蛇之极小者在下，复以次层叠，雌者居上，如塔倒置。山东名曰“蛇雾”。蛇雾之日，周围数十里内之蛇皆至一处，或一亩、两亩之地皆满。所交之地每年必于是地，过此则无。或言地卑湿则然，或言地暖处则然。交时见人不畏，击之亦不动。或以竿挑之，则委地如死。交必天大雾之日，盖亦阴气所感也。

草中有蛰草，闻之久矣。而未得其详。朱苇仙言之颇悉。此草高寸许，叶微似艾，八楞三尖，有毛。每霜后，草枯而此独鲜。恒于立冬时放花，花着于叶之近本处，如石竹而小，黄色，心似菊，有红色一线围之。花时，凡蜈蚣蝎虺诸虫纷趋，旋绕三四匝，餂其叶而去。最后则蛇至，且食其花及叶与茎而去，去则蛰矣。诸虫之来先于蛇，次春出亦在蛇先。蛇最后蛰，故出亦在后。蛇之行屈曲，及食此花行不百曲即止，昂首若噎，少顷复行，行复如是。至可蛰处，以首着地，而后盘屈不动焉。百虫不嗅此花，不能蛰也。在平有王氏妇，一日拾薪于野，归觉头晕，但昏睡。医胗视无病，不食亦不起，如是者两月余。立春后渐醒，惊蛰忽起，病恍然失。家人问故，乃言拾薪时见有鲜草开花，虫竞来嗅花，因亦摘食之，有顷但觉头晕，其沈睡初不自知也。此草或云即俗所谓透骨草。努牙时，近根四围之草皆外向。此草出，及一寸，中心放一花，花中白心，一线独抽，即挺茎也。春着红花，秋后芟夷既尽，交冬陈根勃发，是谓蛰草，则未之审也。

甘肃徽县多虾蟆精。往往晴天陡作黑云，遂雨雹，禾稼人畜甚或被伤。土人谓之“白雨”。其地每见云起，辄以枪击之，轰声群振，云亦时散。平时有入山者，见山谷间虾蟆无数，不论大小，口俱衔冰。皋兰沈大尹仁树为徽县少府时，有阵云起，众枪齐发，云中堕一皂靴，送置城隍庙，翌日，失所在。沈之侄亲为星伯同年言之。盖虾蟆阴类，阴气所积，时或为灾。北地亦常有之。此精乃喜着皂靴，殊可怪也。

嘉庆己卯秋，河南省黄河决兰阳口，郑州、延津，水皆围城。河流向由仪封而下。未决时，人见仪封有黑气一道，横亘于河。如是者一日余。黑气中见有大手，

河水遂不下流，乃由旁决。此黑气与大手不知是何异矣。先是春夏间，郑州城壕遍地皆蛙，大小层累连衔，几无隙地，毙于履、毙于车者不可胜计。何由而来，何自而去，皆莫能晓。及秋遂有河决之患。蛙，阴类也，常止于洼，大水则不能容。先见，是为大水异常之兆。次年密县城壕亦如此，殆有胜焉，人皆惊恐，而卒不验。此理不可知也。又己卯夏，汜水决。先是春间，有一足鸟大如鸡，鸣集县之文庙桐树上。人以为商羊见，主大水。汜水县果有水患。次年密县之超化寨有虫鸣，其音如云"二丈五"，适其时城壕蛙见，俱以为水来当深二丈五矣，卒复无事，然此虫究不知为何虫也。

江苏宝山滨海。海旧去城三十里，今已至城边。嘉庆丁巳岁秋月，天大雷电风雨，一昼夜不止。海水暴涨，水自城头下，城门俱闭。次午始晴明，城中人咸至海塘闲，观见大鱼五，或身首截分为二，或从腰断，或头截其半，刀痕甚齐。其鱼首多类牛头，非常鱼之状，一首重至千斤。当是海中怪也。然大雷电相搏一昼夜，神力几不得胜，此怪亦非常矣。家弟辈俱见之。

龟，《说文》："旧也"，介虫之长，四灵之一，其为物也寿，故古人多以命名。宋代尚有之。不知何时以为恶物，相避不以为名与字。嘉庆己巳，朝鲜国遣陪臣韩用龟进表，以龟命名，犹存古意。

陕中金钱龟产于郭汾阳家庙莲花池中。小者如拇指，愈小愈珍，小者直钱百余。余购得数枚，裹以纸，置行笥中。越数日，取出透风，少饮以水，仍包置笥中，可远行也(《山堂肆考》："苏州城南有道士养一龟，状如钱，置合中，时使出戏衣褶间。"殆即此也)。

王渔洋《居易录》云："近京师筵席多尚异味，戏占绝句云：'滦鲫黄羊满玉盘，莱鸡紫蟹等闲看。'"在渔洋时已觉奢靡甚矣。近日筵席必用填鸭一，鸭值银一两有余；鱼翅必用镇江肉翅，其上者斤直二两有余；鳇鱼脆骨白者斤直二三两。一席之需竟有倍于何曾日食所费矣。踵事增华，亦可惧也。

鳇鱼脆骨，鳇鱼头也，出黑龙江。余使沈阳，闻其土人云："嘉庆十年前此物甚贱，一鱼头大者须一车载之，不过售钱五百。自京中以此骨为美品，鱼头遂不肯售，竞相晾晒发卖，每一斤亦须银八九钱矣。"曾记莫少空清友先生宴客设此味，座中有其乡人以为凉粉也。翼日，见先生问曰："前日食君家所制凉粉特佳，曾令人学制，总不能及，不知何以有此味也?"闻者笑其村戆，余殊嘉其朴诚。

《尔雅》："鰝，大虾。"李和叔林元《使琉球记》云："龙头虾，长尺余，绛甲，朱髯，血睛，火鬣，类世所画龙头。"徐葆光《传信录》云："一名鰝；《尔雅注》：鰝，大虾也。"无龙头之说。

鱼之飞必自衔其尾。畜鱼者运蹇，则其鱼自飞入他人之池。吾乡松山湖多鱼，畜鱼者甚伙。张孝廉介纯尝于冬至月游湖边，倏忽间似有风起，俄而水中泼剌声。守鱼者哭，问之，曰："时当冬深，鱼皆潜伏水底。今忽有声，鱼将飞矣。"顷见鱼皆自衔其尾圆若环，密如飞蝗，投于他池，须臾而尽。鱼岂能飞，盖有使之者。

宝冠军使奎，字五峰，号文垣，记养鱼之法颇有足采者。录之：

龙睛鱼　此种黑如墨，至尺余不变者为上，谓之墨龙睛。其有纯白、纯红、纯翠者，又有大片红花者、细碎红点者、虎皮者、红白翠黑杂花者，变幻花样，不能细述。文人每就其花色名之。总以身粗而匀，尾大而正，睛齐而称，体正而圆，口团而阔，要其于水中起落游动稳重平正，无俯仰奔窜之状，令观者神闲意静，乃为上品。又有一种蛋龙睛，乃蛋鱼串种也。

蛋鱼　此种无脊刺，圆如鸭子。其颜色花斑均如龙睛，唯无墨色，睛不外突耳。身材头尾所尚如前。又有一种于头上生肉指余厚，致两眼内陷者，尤为玩家所尚。此种纯白而红其首肉为上色，共名之曰狮子头。鱼逾老，其首肉逾高大。此种有于背上生一刺，或有一泡如金者，乃为文鱼所串之故，不足贵也。

文鱼　此种颜色花斑亦如前，亦无墨色者，身体头尾俱如龙睛，而两眼不外突耳。年久亦能生狮子头。所尚如前。有脊刺，短者、缺者、不连者，乃蛋鱼所串耳。　此三种另有洋种，无鳞，花斑细碎，尾有软硬二种。

世多草鱼，花色皆同此，而身细长，尾小。佳者以红鱼尾有金管、白鱼尾根有银管者为尚。亦无墨色者，名曰金鱼。

又有赤鲤、金鲫，皆食鱼所变。无三四尾者，皆直尾也。不过园池中蓄以点缀而已。养法亦如各种，亦能生子得鱼。　此三种另有洋种，无鳞而花斑细碎，其尾又有软硬二种。

养鱼断不可用甜水。近河则用河水，不然即用极苦涩井水，取其不生虱。新泉水尤佳。

鱼水绿乃活，不可换。其色红或黄必须换。

凡换水，必先备水一缸晒之，晒两、三日乃可入鱼。鱼最忌新冷水也。水频换，则鱼褪色。

大缸一口养大鱼五六寸者二三对足矣。多则闹热挤触不安，必致损坏。

鱼喂虫必须清早，至晚令其食尽。如有未尽者及缸底死虫，晚间打净。夜间水静则鱼安，不然亦致鱼死之道。再沙虫中亦有别种恶虫，亦须略择。

子鱼初生，以鸡子煮熟，拧其黄于布上，摆于水中，子自知食之。及三四分大，不能食大虫，乃

将虫置细绢罗内，于水面筛之，有小虫漏下者，与之食。至五六分大，则居然食虫矣。

鱼子出净之后至能于水中游行时，须轻将闸草提于他器内，以水投之。有鱼仍取回原缸。水定后，缸内有虫如虾而扁口如蜈蚣，最能啮小鱼，宜拣净，不然则尽为所害矣。

鱼缸养鱼总须明官窑缸，虽破百片，亦可锯补。瓦亦用明官窑瓦，缸外用铁屑泥之，则不漏矣。

晒子须用红沙浅缸，取其晒到底耳。

鱼遍身起泡如水晶，乃天热水坏。以新凉水激之，不然即溃烂死矣。

鱼瘦暗不欢，乃病也，即以盐擦其遍身，另盆养之，使吐黑涎即愈。盐纳入两腮亦佳。

鱼虱如臭虱而白色透如虾色，一着身断不可落，能使鱼死，必须捞出。以盐擦之，亦佳。

鱼子不可过晒，过晒则化。不晒亦不能出，故须树阴，或覆以筛之，亦可。三日必出鱼矣。

凡鱼生子，总在谷雨前后。视其沿堤赶咬乃其候也，即将闸草缚小石坠于缸内，任其穿过，即有子粘草上，亟取出纳别水缸内，若不取，恐为公鱼所食。其赶毕一次后，隔十余日一次，看其赶即须放草接子矣。水近缸沿，则每被鸽子连鱼饮去，故水不宜过深。子初出如蚁不可见，伏于缸上或草上。出鱼后三五日内不可乱动其水，恐有伤于尾也。

冬收缸入向阳无油烟屋内，鱼不食亦不生子，其水总不必换。俟春半时出屋换水。其屋冬亦须火，不使冰过冻而已。亦不宜太暖。每岁于霜降收入，春分时出屋，然亦须看天时冷暖耳。出屋后，仍有数夜见冰，亦由是见天时也。

或云鱼不可晒，或云鱼必须晒，又云可晒不晒。予见养鱼者未尝不晒，究不知何以为凭也。姑记此以待试。然予家鱼每过晒则生水泡满身，或予之缸新有火乎？俟得良法再记。

鱼热则浮，冷则沉。然春秋朝日每亦停水面曝阳，则非热也。鱼之雌雄最难辨，有云脊刺长为雌，脊刺短为雄者。有云前两分水有疙疸粗硬涩手者为雄，否为雌者。又有云前两分水大者为雄，小者为雌者。又有云尽后尾下分水双者为雌，单为雄者。皆不足凭之论也。其雄雌动作气质究有阴阳之分，近尾下腹大而垂者为雌，小而收者为雄；粗者为雌，细者为雄。此秘法也。其余诸法皆愚人之论耳。诸体未备时，其种类亦不易识。惟视其色，黑为龙睛，青为文鱼、蛋鱼，极易辨也。缸底鱼矢须用汲筒汲出。若水至晚太热，缘晒甚也，须用生凉水添之。

鱼生子若人不知，则粘于缸上，有落底者则自食之矣。若早见缸上有子，即换缸。不然，则可一日不喂虫。伏秋间虽有子，亦不能甚长，不能出息也。

秋日不可过换水，天寒不可多下虫，寒则鱼不甚食。然秋中喂大鱼，则来年子早而壮。

鱼子出后，水极清不必换，本水养之，鱼乃不伤元气。

有养鱼不换新水者，即换，亦于本缸内水撤旧添新。此法鱼最弱，市语谓之水头软。若即从旧缸移入新水者，谓之水头硬，云此法所养之鱼强壮。

鱼尾根札者难于过冬，绺尾者易养，此论最验。

冬入室时水不能晒，即用生水，次日移入，然须于院中见冰后入屋。惊蛰时即可出屋，若天寒亦可迟几日。春分前后亦不必晒水。天寒井底暖，新水不冷，若晒则反冷矣。

又法，养鱼先要讲究水之活，鱼得长生矣。如居家吃水缸内投以食，鱼其能经久存活者，以其每日去旧更新，非取水之故也。盖新水入缸三日必浑，三日后澄清，四日水性侧立，方可下鱼。下鱼之后，春末犹寒，隔一日撤换新水一次。交夏之后，一日撤换一次。撤换之法，先用倒流吸筒吸出缸底泥滓，添入新汲井水，不用甜水、河水。如盛五担水之缸，每日撤换一担，视缸之大小，以此类推。有鱼之水，七日必浑。浑则当移鱼他缸，刷净原缸，全换新水，晒过三四日之水再入鱼。入鱼之后照旧撤换。一交秋令，水自澄清，无俟添换矣。缸内不放闸草，一恐鱼虫藏匿致鱼不得食，二恐草烂水臭以致鱼生虱蚁之患。谷雨前后便可喂虫。一交九月节，鱼自不食矣。至鱼无故浮水面，口出水上空吸吐泡者，乃是受热之故，速添新汲凉水以解之。若鱼沉缸底懒动，是受寒之故，速捞入浅水内晒之。鱼或歪倒浮游，或如死水中，及动之腮仍能张翕，急取出以盐擦之，另盆养之，犹可得活。俟其涎沫吐净，方可置原缸内。

冬鱼出房不可太早。于清明前后，置于向阳之处，用木板盖覆。天若和暖，一日撤板一块，渐次撤去。若骤然不盖，夜间寒霜侵入，鱼必受伤。

夏月伏暑之时，必当半遮半露，不可使鱼受热毒。雨水性沉，日色蒸晒，必致发变。著雨后，一俟晴明，即用倒流吸桶撤净缸底雨水，则无害矣。若降雨之先将缸添满，或缸有水孔，随落随流，雨水不能到底，则不必撤之矣。

冬月蓄鱼之法，不须喂虫，亦不必晒水。添撤只要视水有浑色，便取新水换之。以纯阳之性在地下，井水性暖故也。置放处不可令缸底实贴坑上，须用矮架托之。亦不可过暖，即水面有薄冰亦无妨。缸口用纸封之，不致于落灰尘，更省遮盖也。

喂鱼之法。须将捞来红虫用清水漂净，否则虫之臭水入缸，净水为之败坏矣。喂鱼虫不拘时

候，日不可留余虫也，夜恐虫浮水面，鱼不得受甘露之益。若一时不得鱼虫，或用鸡鸭血和白面晒干为细虫喂之，或用晒干鱼虫及淡金钩虾米为末饲之，皆可。

分鱼鉠之法。先用洗净揉软棕片一块，择闸草四、五束，去根，以绳线缚之，击以石块，坠草于其水中间，不可散放。后看牝鱼跳跃急烈有欲摆子之势，即取放水浅缸内。入公鱼二尾，恐一公鱼追赶不力。俟母鱼沉底懒于游泳，便是已摆子之候，即将公鱼取出，迟恐为其吞食鱼子。缸须置向阳之处，切忌雨水。听其自变，不过七八日便能生动如蚂蚁蝇蛆之状，生长最速。俟其化成鱼鉠，先以小米糊晾冷，用竹片挑挂草上，任其寻食，并用粗夏布口袋盛虫入水中，任其吞啄，即透出小白虫。三四日后，虽能赶食散虫，亦须先择白色小虫饲之。即可食红大虫时，亦不可喂之过饱，恐嫩鱼腹胀致毙也。沙虫之极小者名曰面食，白色，在水皮上如面之浮，不能分其粒数。初生小鱼食之甚佳，且易长而坚壮。

小鱼长至半寸许，即宜分缸，每缸不过百头。至寸余，则每缸三十足矣。多则挤热而死，竟至一头不留。渐长渐分，至二寸余大，则一缸四、五、六对。至三寸，则一缸不过四头、六头而已。然养缸如此，若庭院赏玩，则一缸一对，至多二对，始足以尽其游泳之趣，而观者亦可心静神逸也。

鱼不可乱养，必须分隔清楚。如黑龙睛不可见红鱼，见则易变。翠鱼尤须分避黑、白、红三色串鉠。花鱼亦然。红鱼见各色鱼则亦串花矣。蛋鱼、纹鱼、龙睛尤不可同缸。各色分缸，各种异地，亦令人观玩有致。

子出鱼后，夜夜须将缸盖起，次日日出后开之。否则每至冻死，一缸为之一空。

冷庐杂识

[清]陆以湉撰　崔凡芝整理

《冷庐杂识》八卷，清陆以湉撰。陆以湉(一八〇一——一八六五)，字敬安，号定甫，浙江桐乡人。道光十六年进士，先后为台郡教授、杭州教授。

本书记载和评述了清代及清以前文人学者的学行、经历和交游情况，以及历代史实、人物、经史著作、诗词典故、金石碑文、印文砚铭、联帖箴言、文字书画、地理沿革、山水名胜，医理药方及清代科举制度等，对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在江浙的情况也有记载，可以佐史。

本书版本有咸丰六年本并附续编，《清代笔记小说大观》本，清代笔记丛刊本，光绪乌程庞氏刊本。这次以咸丰刊本为底本加以标点整理。

自　序

学莫贵于纯，纯则不杂。著之为书，可以阐渊微之蕴，成美盛之观。此必具过人之质，复殚毕生才智以图之。用力深，斯造诣粹，理固然也。余不敏，幼惟从事举业，弱冠即以是授徒。三十五岁通籍，宦游武昌，未逾年改官归，复理旧业。三十八岁为校官，幸遂禄养，冀得舍帖括，专精典籍，而势不可舍，事与愿违，孜孜于手披口讲，迄今又十七年矣。自念半生占毕，于道无闻，且以心悸疾，不克为湛深之思。虽诗词小技，亦未底于成，近岁屏弃不作。暇惟观书以悦志，偶有得即书之，兼及平昔所闻见，随笔漫录，不沿体例，积成八卷，名曰《杂识》。盖惟学之不能纯，乃降而出于此，良自愧也。至于搜采之未精，稽考之多疏，论说之鲜当，则甚望世之君子正其失焉。

咸丰六年岁次丙辰二月朔日，陆以湉书于杭州学舍。

卷　一

尊师重道

雍正二年二月，奉上谕："帝王临雍大典，所以尊师重道，为教化之本。朕览史册所载，多称'幸学'，近日奏章仪注，相沿未改。此臣下尊君之词，朕心有所未安。今释菜伊迩，朕将亲诣行礼。以后奏章记注称'幸'非宜，应改为'诣'字。"三年十二月，上以先师孔子圣讳，理应回避，令九卿会议具奏。奏称："凡系姓氏，俱加'阝'为'邱'字；凡系地名，皆更易他名；至于书写常用之际，则从古体'业'字。"奉上谕："今文出于古文，若改用'业'字，是仍未尝回避也。此字本有期音，查《毛诗》及古文，作期音者甚多。嗣后除《四书》、《五经》外，凡遇此字，并加'阝'为'邱'，地名亦不必改易，但加'阝'旁，读作期音，庶乎允协，足副朕尊崇先师至圣之意。"四年八月初八日，上亲行释奠礼，太常寺卿呈仪注，献帛进酒皆不跪。上特跪以将敬，命记档案，永远遵行。圣天子尊师重道，远轶前古，宜乎人文化成，臻极盛也。

四库全书卷册

高宗纯皇帝命儒臣编辑《四库全书》，特建文渊、文溯、文源、文津四阁藏庋。乾隆四十七年，第一份告成，排庋于文渊阁，书凡三万六千册。计经部十类，六百九十五部，一万二百十四卷，二十架，九百六十函。史部十五类，五百六十三部，二万一千三百五十九卷，三十三架，一千五百八十四函。子部十四类，九百三十部，一万七千五百六十六卷，二十二架，一千五百八十四函。集部五类，一千二百八十二部，二万六千七百五十七卷，二十八架，二千十六函。又于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口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行宫之文澜阁，各缮一份安贮。有愿读中秘书者，许陆续领出，广为传写。圣天子昌明文教，嘉惠多士之心至矣。

艺林佳话

冯砚祥有不全宋椠本《金石录》，刻一图记曰"金石录十卷人家"，长笺短札，帖尾书头，往往用之。仁和吴

兔床明经骞得宋本咸淳《临安志》，又得乾道、淳祐二志，刻一印曰“临安志百卷人家”，所藏书卷中多用之。吴门黄荛圃部曹丕烈多藏宋板书，颜所居曰“百宋一廛”，吴以、“千元十架”揭榜与之敌。聊城杨至堂河督以增得宋板《诗经》、《尚书》、《春秋》、《仪礼》、《史记》、《两汉书》、《三国志》，颜其室曰“四经四史之斋”，是皆可为艺林佳话。

有美堂后记

吴山有美堂，故址久废，今杭州府治后堂乃袭是名，刊欧阳公记于屏门。嘉庆癸酉夏四月，大兴翁覃溪学士方纲为严少峰太守荣作后记，手书刻石于堂之西偏。记为欧公作驳难，纡折淡荡之致不及欧公，而意义深密有裨吏治，特录于此：“昔欧阳子为梅公仪作记，以游览之胜归于斯堂，愚窃非之。梅公取赐诗‘地有吴山美’之句，以名其堂，而欧公实切杭、湖言之，曷为而非之乎？君子于友，宜择所当务者以告之，钱塘湖山之美，则一语足矣，何赖乎作记？为斯记者，宜举习俗之工巧，邑屋之华丽，悉衷诸质朴，而勉以勤俭，持以淳厚，然后所谓富完安乐者，贞之于永久。必如是以言，所有者有风俗之美焉。又言临是邦者，选公卿侍从之臣，因而言宾客、占形胜。此则宜导以早作夜思，黜贪举廉，惩奸剔弊，厘案牍以靖闾阎，防微而烛隐。必如是以言，所有者有吏治之美焉。杭人文艺，甲于东南。往者，浙西文汇、紫阳院课诸编，多尚华缛。是宜崇经术，使士皆研精传注，不苟为炳烺之观，然后风会益趋于醇实。必如是以言，所有者有文章之美焉。欧阳子岂不知此，而徒娱意繁华之是称耶？今则官清而政平，士务学而民安业，胥入于圣天子绥和焘育之中，使欧阳子居今日，其文当不如彼矣。吾友严子少峰，即欧阳子所谓清慎好学者也。故窃举曩所疑于欧阳文者，为吾严子记之。”

博学鸿词

康熙己未，乾隆丙辰，两次博学鸿词，其制微有不同。己未三月，试一百五十四人，取五十人（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人）；丙辰九月，试一百九十三人，取十五人（一等五人，二等十人），丁巳七月补试二十六人，取四人（一等一人，二等三人）。己未试一场，赋一、诗一；丙辰试二场，第一场赋、诗、论各一，第二场经、史、论各一。己未取者，进士授编修，余皆授检讨，其已官卿贰、部曹、参政、参议者，皆授侍讲；丙辰取者，一等授编修，二等进士、举人授检讨，余授庶吉士，逾年散馆，有改主事、知县者。己未，自大学士以下，至主事、内阁中书、庶吉士、兵马指挥（刘振基荐张鸿烈）、督捕理事（张永祺荐吴元龙）等官，皆得荐举；丙辰，三品以下官荐举者，部驳不准与试。己未，凡缘事革职之官，皆得与试（陈鸿绩以革职知县，试授检讨）；丙辰，部驳不准与试。己未，已官翰林仍得与试，故有两次入词林者（秦松龄、沈筠、钱金甫）；丙辰，已官翰林者，皆不得与试，两科人才，皆以江南为极盛。己未取二十六人，丙辰取七人。己未王顼龄、丙辰刘纶入阁，皆江南人也。其次，则浙江为盛，己未取十三人，丙辰取八人。

颜中丞

连平颜瀞亭中丞希深，乾隆时官平度知州。因公事在省，适遇大水，民皆登城避水，太夫人命速发仓谷尽数赈饥，为上官所劾。上谕：“有此贤母好官，为国为民，权宜通变，该抚不加保奏，翻加参劾，何以示激劝？”乃即擢知府，母予三品封衔。后官至巡抚。子检，由拔贡官至直隶总督，迁漕督。孙伯焘，由翰林官至浙闽总督。历考前史擅发仓廪赈民者，间或蒙朝廷嘉奖，从未有褒宠优隆若是者。幸得遭遇圣朝，膺兹异数，而天之所以报施者亦至矣。

乌　镇

吾里旧名青墩，有溪为界，溪东曰青镇，属嘉兴府桐乡县，西曰乌镇，属湖州府乌程县，故又名双溪，今则概称为乌镇。近日名流过乌镇诗不少，惟仁和杭堇浦太史世骏一律最切当：“苍凉西、北栅，六邑一湾通。远树归帆隔，斜阳戍垒空。风流思九老，憔悴倚孤篷。回首吴趋路，荒荒有朔风。”盖由苏之杭有捷途，必过镇之西、北栅，其地乃吴江、震泽、秀水、桐乡、乌程、归安交界之所也。

骥隙驷隙

《史记》张良、魏豹传皆有“人生世间，如白驹过隙”语。又《李斯传》云：“夫人生居世间也，譬犹骋六骥过决隙也。”墨子云：“人之生乎地上之无几何也，譬之犹驷驰而过隙也。”今人引典，只用驹隙，罕有及骥隙、驷隙者。

形容失实

史传有形容失实之语，如《史记·蔺相如传》记相如持璧却立倚柱，则曰“怒发上冲冠”；《赵奢传》记秦军鼓噪勒兵武安，则曰“屋瓦尽振”；《项羽本纪》记羽与秦军战，则曰“楚兵呼声动天”，皆描摹传神之笔。事虽虚而不觉其虚，弥觉其妙，此龙门笔法所以独有千古也。《晋书·王逊传》袭其语而增一句，曰“怒发冲冠，冠为之裂”，则近于拙矣。

予台我朕

《尚书》辞义古质，而予、台、我、朕等字，往往并见。《论语》中吾、我、予等字亦复参互用之。如“二三子”节，先言我后言吾。“吾有知乎哉”节，先言吾后言我。“子疾病”节，先言吾后言予。至《孟子》“好辨”章，则先言予，继言吾，终言我。盖文家错综变化之法，已肇端于斯。

皇甫芝庭诗

吾邑皇甫芝庭茂才墀，持躬醇谨，乡里无间言。工

作试帖诗，应试赋《春随人意生》诗云："江花三月暮，谢草半池春。"见赏于学使者。入泮，所作试帖诗甚多，惜身后散失殆尽。

八仙岩

台州城西北隅八仙岩，奇石布列，境绝幽胜。旁有小池，水清冽可爱，名曰鉴泉。岩前吕祖殿，药方甚灵，求者不绝。殿中对联数十，惟临海严孝廉乘潮作最佳："看下方扰扰红尘，富贵几时，祇抵五更炊黍梦；溯上界茫茫浩劫，神仙不老，全凭一点度人心。"

破邪论序

虞永兴《破邪论序》最为世所宝贵。余观昆山叶征君奕苞《金石录补》谓："《破邪论序》有云：'太史令傅奕，学业肤浅，识虑非常，乃穿凿短篇，凭陵正觉。法师愍彼后昆，撰《破邪论》一卷。'夫胡僧咒人，奕破其妖妄，识者韪之。今反以为邪，世南从而和焉，何也？"又观桐城姚姬传比部鼐《惜抱轩笔记》谓："《破邪论序》自署衔太子中书舍人，太子官但有中舍人，安得有中书舍人？永兴父名荔，而序中用"薜荔"字，此必唐时僧徒寡闻见者所妄作伪托，欲以自取重于世耳。"以二说证之，其非永兴书可知。吁！世俗鲜精察之识，而以伪为真者多矣，不独此帖为然。

金布衣

钱塘金布衣农，画梅竹苍劲绝俗，晚又画佛。自署号最多，曰"冬心先生"、曰"稽留山民"、曰"曲江外史"、曰"昔邪居士"、曰"龙梭仙客"、曰"百二砚田富翁"、曰"心出家庵粥饭僧"。余于杭城骨董肆得其画竹一幅，题曰"凌霜雪，节独完。我与君，共岁寒。"笔墨高古，良可宝玩。

石屋烟霞二洞

杭州石屋、烟霞二洞，皆在南高峰下。余于咸丰辛亥往游，由赤山埠折而南，行二里许，至石屋岭。岭不甚高，有亭可憩。逾岭即为石屋，洞宽广三丈，深丈许。中凿释迦佛、诸菩萨像，四壁镌罗汉五百余，皆涂以金。左壁题名云："陈襄、苏颂、孙奕、黄颢、曾孝章、苏轼同游，熙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按，志称东坡题名字甚漫漶，相传党禁时镌去。兹所题字画完好，而笔法俗嫩，定是近人伪托。题壁诗大半剥落不可读，惟道光二十年郡人曹籀隶书铭十三字，尚可辨识。云："嵚崟兮石屋，中有素书兮留我读。"洞西北有窟甚深，颜曰"沧海浮螺"。稍南又一窟，上如石楼，下有泉。刘玉坡制军韵珂题曰"瓮云"。东又一洞，为石别院。东北又一洞，为小石屋。皆凿佛像，洞额题曰"湖南第一洞天"，款字已灭。洞外屋舍倾圮，门径亦芜，惜无好事者为之修辟。又行二里许，过满觉陇，为烟霞岭。岭峻甚，石滑不留履，攀萝扪葛而上，半里始抵洞。洞在岭之颠，有庙十余楹，结构小而轩宇明洁，翛然尘外。登楼望远，隔江诸山皆在指顾。洞深四丈，广丈许，外宽内隘，皆刊佛像。有姚伯昂侍郎元之题"湖南第二洞天"，隶书。左壁吴越千人功德塔尚存，俗称千官塔。上有都指挥使吴延爽题名。延爽乃吴越文穆王恭懿夫人弟也。寺僧智慧为具午饭，小住半日，俗虑净涤。窃谓石屋之旷爽虽胜烟霞，而幽奇逊之。且凡洞皆在山麓，此独在岭脊，凌虚缥渺，当为西湖诸洞之冠。

印　章

印章以切为佳。钱塘袁简斋太史枚之"三十七岁致仕"，萧山汪龙庄大令辉祖之"双节母儿"，语最新确。他若兴化郑板桥大令燮之"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衍圣公孔庆镕之"九岁朝天子"，则自述其遭遇也。归安孙太史辰东之"其于人也为寡发为广颡为多白眼"，则自道其形状也。钱塘陈云伯大令文述之"团扇诗人"，则以团扇诗受知于阮学使也。至如杨铁崖之"湖山风月福人之印"，唐六如之"江南第一风流才子"，魏叔子之"乾坤一布衣"，则尤显著于世，非此三人，要皆不能当也。

对语敏捷

高宗纯皇帝燕见词臣，出对曰："冰冷酒，一点水，两点水，三点水。"南昌彭文勤公元瑞应声对曰："丁香花，百人头，千人头，万人头。"仪征阮文达公元在翰苑时，仁宗睿皇帝因燕见，命以其姓名属对，公即对曰："伊尹。"对语不难，难在敏捷，非有夙慧者不能。

解元连捷

解元连捷，几中会元，而抑置第二者，一为乾隆壬申恩科浙江解元李祖惠（秀水人），是秋会试，已定元矣，总裁海宁相国陈公世倌以同乡引嫌，改列第二，而以第三郜嗣宗（太仓人）。抡元。李归班，官终江西高安县知县。一为嘉庆戊辰恩科江南解元顾元熙（长洲人）。己巳会试，总裁钱塘相国费公淳取列第一，侍郎英公和以第二名孔传纶二三场奥博多奇字，遂易置焉。顾终翰林院侍讲。识者谓李、顾闱作实胜郜、孔，使不抑第二，则三元可得矣，岂非命乎？又德清许方伯祖京，乾隆戊子领解，己丑会试，卷已摈弃，为武进刘文定公纶搜得，惊诧曰："有文若是而弃之乎？"遍示诸总裁，皆叹赏，即定元。其先定元之本房谓此卷乃"礼记"，俗谓"礼记"为孤经，乃言孤经不可中元。文定依回久之，遂置第五。至今首艺犹脍炙人口，而会元徐阆之闱作，世鲜有知之者。

鸦胆子

鸦胆子治休息痢，歙程杏轩文囿《医案》甚称其功效。用三十粒，去壳取仁，外包龙眼肉，捻丸。每晨米汤送下，一二服或三四服即愈。此药味大苦，而寒力能至大肠曲折之处，搜逐湿热。《本草》不载，见于《幼幼集成》，称为至圣丹，即苦参子也。药肆多有之。吾里

名医张云寰先生李瀛，亦尝以此方传人。吾母周太孺人喜施方药，以治休息痢，无不应验，兼治肠风、便血。凡热痢色赤久不愈者，亦可治，惟虚寒下痢忌之。

徐文长胡稚威

明山阴徐文长渭，与我朝山阴胡稚威天游才相若，遇亦相似。文长为诸生时，提学副使薛应旂阅所试论，异之，置第一。及为胡宗宪所知，秋试前，尝极力为之地，卒为帘官某所遗，竟以诸生终。胡以明经应博学鸿词试，鼻血污卷，扶病出。比应京兆试，翰林某人闱分校，自诩曰："吾必中胡某，为阖榜光。"卷落其房，而某不能句读，即钩勒皆误，时乾隆辛酉年也。比甲子，长安朱某以庶吉士分校顺天，其父与胡素交好，倡言："入闱不中胡君卷，则尔辈剜吾目。"及得胡卷，又以奇古不能读，反加红勒焉。辛未以经学荐，左都御史某忌之，但称胡词章，遂不得召见，卒困抑以死。徐有《青藤书屋集》，胡有《石笥山房集》，皆传播艺林。遇不遇仅一时耳，其才则千古矣。

潘文恭公

吴县潘文恭公师世恩，试童子时，终日端坐，不离试席，吴县令李昶亭逢春异之，拔置前列。因出对云"范文正以天下自任"，公对"韩昌黎为百世之师"。又云"青云直上"，公对"朱绂方来"。李决公必贵，后为状元宰相。某公赠联云："大富贵，亦寿考；蓄道德，能文章。"说者谓今代伟人，非公莫能当此语也。

吴菌次太守四六

江都吴菌次太守绮《送王阮亭司李维扬序》云："官名大李，地有垂杨。"琢对绝工。末二联云："呜呼！风雅薄则朋友之道衰，行谊乖而治化之本阙。子之往矣，言偹谢傅之甘棠；我且归焉，用访岐公之芍药。"笔力陡健，语意亦细腻沈着，不徒以妍丽见长。

罗　愿

宋罗汝楫子愿，知鄂州有善政。曹经作《本传》，引《新安续志》谓："鄂州大旱，愿立日中请祷，致疾而卒。"王祎作《小集后序》亦云然。乃《宋史》谓："知鄂州，以父嫌不敢入岳庙。一日自念：'吾政善，姑往祠之。'甫拜，遽死于像前。"是欲假以神忠武，而适见其妄也。聪明正直如忠武，岂因其父之恶而谴及其子哉？

萧何　陈平　韩信

萧何听鲍生之言，遣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又用召平之言，让封勿受，悉以家私财佐军。又从客之说，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遂释高祖之猜疑。陈平从陆贾之计，交驩周勃，用能诛诸吕而安刘。韩信听李左车之计，抚赵服燕，又用蒯生之策，袭齐而定临菑。此三人者，皆智虑绝人，而犹赖谋猷之益，可知事理之奥，取诸已者隘，得诸人者宏也。

古　书

古书之名，今有改减其字者，如《周易》称《易经》，《尚书》称《书经》，《孔子家语》衹称《家语》，《五代史记》去"记"字，《古列女传》去"古"字，《白虎通义》、《风俗通义》皆去"义"，字，《说文解字》去"解字"二字。《世说新语》去"新语"二字。习俗相沿，有不知其本名者矣。

行军之道

孙坚、孙策皆以单骑出行，为仇家所杀；裴晋公讨吴元济，亦尝率轻骑观兵沱口，贼以奇兵掩击，幸李光颜有备，力战却之，不然殆矣。故圣人行军，必以惧为先，以谋为主，诚慎之也。

世说新语里谚

里谚见于经传者最古，《史记》、《汉书》次之，其在百家之书，则惟《世说新语》为后世所乐称，以其辞之质而隽也。试略举之。"举却阿堵物"、"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阿堵"犹言这个也。"那得乃尔"、"失士卒情，外人那得知"，"那得"犹言何得也。"今日与谢孝剧谈一出来，"一出"犹言一次也。"何乃渹"，吴人以冷为"渹"也。"拉攞自欲坏"，"拉攞"犹言摧裂也。"殊不尔"、"聊复尔耳"，"尔"犹言如此也。"叹息绝倒"、"当复绝倒"，"绝倒"犹言笑倒也。"善于托大"，"托大"从容博畅之意。"伧父"、"伧道人"、"伧奴"、"伧鬼"，吴人以中州人为"伧"，明其为别种也。"使君如馨地"、"正自尔馨"、"阿见子敬"，"馨"与"阿"皆语助辞。"下官家有两娑千万"，"娑"亦语助也。至于前此所已有者，如"太邱问炊何不馏"，"馏"字见《尔雅》，"唐突西施"，"唐突"见《后汉书》。此类尚多，不备述也。

他日异时

"他日"有作前之日解者，《孟子》"吾他日未尝学问"是也；有作后之日解者，《论语》"他日又独立"、《孟子》"他日见于王曰"是也。"异时"亦然，《史记·秦始皇本纪》"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此指前之时也；《苏秦列传》赞"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此指后之时也。字同而义殊，盖即六书中之假借也。

须发早白

气血衰则须发易白，每于此征年祚焉。余观《晋书·王彪之传》云："年二十，须鬓皓白，时人谓之王白须。"而官至光禄大夫，仪同三司，卒年七十三。此殆异禀，不可以常情测矣。又宋杜祁公衍，年过四十，须发尽白，卒年八十。

吴梁园比部

吾郡石门吴梁园比部枚，督学贵州，实心校士，以主持风教自任。堂立碑铭云："穷极勿贿卖关节，苦极勿需索供应，忙极勿抛掷文字，怒极勿凌虐生童。"嘉庆

癸酉，值拔贡之期，悉心校选，得士称盛。

赠僧联

赠僧联用佛家语，数见不鲜。钱塘吴薇客太史敬羲赠虎跑寺平山和尚联云："炉火红深，与我煨芋；窗树绿满，烦公写蕉。"具有雅人深致。

徐霞客游记

明江阴徐霞客宏祖《游记》，叙生平游历之处，由中国遍及遐荒。自万历丁未年二十二即出游，至崇祯己卯自滇得足疾归，几于无岁不游，无地不到。其游也，持数尺铁作磴道，穷搜幽险。能霜露下宿，能忍数日饥，能逢食即饱，能袱被单夹耐寒暑。其尤异者，脚力健捷，日从丛箐悬崖，历程过百里，夜即就破壁枯树下，然松拾穗记之。盖他人之游，偶乘兴之所至，惟霞客聚毕生全力，专注于游，勇往独前，性命不顾。其游创千古未有之奇，其《游记》遂擅千古未有之胜。霞客亦能诗，《题小香山梅花堂》云："春随香草千年艳，人与梅花一样清。"流利可讽。

何书田

青浦何书田茂才其伟，居北簳山下，工诗，家世能医，书田益精其业，名满大江南北。侯官林文忠公则徐抚苏时，得软脚病，何治之获痊，赠以联云："菊井活人真寿客，簳山编集老诗豪。"由是投分甚密，而何介节自持，未尝干以私，人皆重之。

蠼螋

蠼螋音瞿搜，虫名。《玉篇》曰"蛷螋"，《博雅》曰"蛷螋"，昌黎诗"蜿垣乱蛷蜒"，即此。吾乡俗呼为蛒蛸。二须六足，状如小蜈蚣，而体较短阔。匿居隐处，溺射人影，令人生疮，如热痱而大，身作寒热。《千金方》云："画地作蠼螋形，以刀细取腹中土，以唾和涂之，再涂即愈。"近又传一方云："入夜，以灯照生疮处之影于壁，百滚汤浇之，即愈。"此皆以影治影之法，物类相感，抑何奇耶！

彭文勤公

南昌彭文勤公元瑞，天资绝人。督学浙江时，试卷皆自阅，几置卷数百，二仆侍侧，左展卷，右收卷，循环不息，侍者告疲，公优游自若也。按试告示，有"大场则万卷全披，小试无一字不阅"语。乾隆丁酉典试浙江，得人最盛。所取文不限一格，而议论识力，词采气局，色色皆妙。试卷万余，遍加评骘，著语不多，切中作者之病，至有奉落卷而感泣者。吾邑某先达荐而不售，卷评一字曰"庸"，因是发愤揣摩，尽变其习，即于次科获隽。是科副主试茅耕亭阁学元铭，出闱后，赠公联云："闻士颂之，自吴于越；读公文者，如韩欧阳。"公在翰林时，高宗纯皇帝尝命作"周有八士"，至季随破题，先示首句云"举八士而得其七"，公即应声云"皆兄也"。嘉庆丙辰，圣制《新正千叟宴毕仍茶宴廷臣于重华宫诗》，命群臣次韵。和珅倩人代作，所和"嗟"字，意不惬，属公改正。公即易以"帝《典》王《谟》三曰若，《驺虞》"麟趾两吁嗟"，一时和者皆莫能及。

张太史联

钱塘张太史曰衔，学优品懋。通籍后，不与当道往还，樵苏不继，萧然自得。题联于堂曰："相对半床书，冀渐臻圣域；但啜一瓯粥，誓不入公门。"

首 饰

《毛诗》："副笄六珈。"《传》云："副者，后夫人之首饰，编发为之。""首饰"二字始此。刘熙《释名》有《首饰篇》，凡冠、冕、弁、帻、簪、缨、笄、瑱之属皆列焉，是统男妇而通名曰"首饰"矣。今独以号妇人钗珥等物，盖犹沿《诗传》之说。

敛 葬

《礼》："越日小殓，三日大殓。"盖望其复生也。今则越日大殓者多矣。《礼》："三月葬。"盖死者入土为安也。今则积岁不葬者多矣。送死大事，而迟速乖违，风俗之敝，亦人情之偷也。

卑 职

元袁清容桷《上柏柱修辽金宋史事状》自称"卑职"，袁时官翰林侍讲学士，乃为此称。今翰林于上官前称"晚生"，惟外官自五品以下见上司则自称"卑职"。

挝鼓捕盗

魏李崇为兖州刺史，令村置一楼，悬鼓，盗发之处，双槌乱击，四面诸村始闻者，挝鼓一通，次后闻者，以三为节，各击数千槌。诸村闻鼓，皆守要路，是以盗窃始发，便尔擒送。宋薛季宣治武昌时，金兵且至，而县多盗，乃乡置楼，盗发，伐鼓举烽，瞬息遍百里。守计定，讫兵退人心不摇，此治盗之良模也。又明李骥为河南知府，境多盗，骥为设火甲，一户被盗，一甲偿之。犯者，大署其门曰"盗贼之家"。又为劝教文，振木铎以徇之。此则清盗之源，尤牧民者所当取法矣。

后稷至文王

史载周自后稷至文王十五世。罗氏《路史》历证古书谓："后稷生台玺，台玺生叔均。不窋非后稷之子。公刘之去后稷已十余世，其可考而见者，自不窋至文王，十有七世。"马氏《绎史》亦主其说。姚姬传《经说》谓："文王五十而娶太姒，武王娶邑姜亦年四十。以是推之，周人先世大抵寿长而娶晚，是以自不窋而后，十六君而阅千年。"若据此说，则必十六世皆六十外始生子矣。

周 隋

周世祖保全元氏，分授庶官。隋迁周鼎，尽灭宇文

氏之后。追炀帝夺嫡，宇文述实主其谋，后即为述子化及、智及所弑。报复之道昭昭矣。

崇尚贞节

墓志，妇人之书再适也，见于宋子京之志张景妻唐氏，及陈了斋之为太令人黄氏墓志铭；女之书再适也，见于陈了斋之为仁寿县君高氏墓志铭。盖宋世士大夫家妇女再适者，不以为异，故范文正公《年谱》直书其母谢氏再适长山朱氏。今制崇尚贞节，妇人再醮者不得请封。雍正元年，诏直省州县各建节孝祠，有司春秋致祭。所以励风教维廉耻者至矣，宜不复沿陋习也。

唐文粹

姚铉《唐文粹》中，欧阳詹《自明诚论》、吕温《诸葛武侯庙记》，立说颇谬。韩昌黎《革华传》意致不及《毛颖传》，似可不选。至段文昌《平淮西碑》，远逊韩作，何取彼而舍此？如爱其才藻，则奚不并存之耶？然其大要以复古为主，搜择博而别裁正，一代文物之盛，赖是以存，宜其继《文选》而垂范来世也。

生员

《日知录》谓宣德七年奏，天下生员三万有奇，盖现存之数也。今天下岁取生员二万五千三百余名，约计现在之数，以三十年为准，凡岁试科试各十，共得生员五十余万名，可云盛矣。

受业

门生谒座师、房师帖只书姓名，盖始于国初御史杨雍建言，中式士见主司，但用姓名书帖，不得称"门生"。今惟手板书姓名而无称谓，若用之柬启，则皆书"受业"，盖以避"门生"之称也。

徐楚畹

海宁徐楚畹学博善迁，乡荐后，困于公车，家徒壁立，以星命之学游历江湖三十余年。尝寓吾里北宫，每为人论一命，无贵贱皆取百钱，题一诗简端云："若肯妄为些子事，何须更泛孝廉船？儿童莫向先生笑，强似人间造孽钱。"后官天台教谕，卒于任。

冷泉亭

杭州冷泉亭有联云："泉是几时冷起？峰从何处飞来？"相传为董香光句。又天台范抡选题联云："涤热肠，泉是冷好；卫净土，峰故飞来。"句有作意。西安吴辛峰学博庆泰谓"故"字平弱，当以"特"字易之，良然。

张梦庐

同邑张梦庐学博千里，医名隆赫。道光间，应闽浙总督无锡孙文靖公之聘至闽，时公患水胀已剧，犹笃信草泽医，服攻水之药，自谓可痊。张乃详论病情，反覆数千言劝其止药。私谓其僚属曰："元气已竭，难延至旬日矣。"越七日果卒。其论大略云："专科以草药为丸为醴，峻剂逐水，或从两足滂溢，或从大肠直泻。所用之药，虽秘不肯泄，然投剂少而见效速，其猛利可知。夫用药犹用兵，攻守之法，参伍错综，必主于有利而无弊。从未有病经两年，发已数次，不辨病之浅深，体之虚实，祇以峻下一法为可屡投而屡效者。盖此症之起，初因饮啖兼人，胃强脾弱，继则忧劳过度，气竭肝伤。流之壅由乎源之塞，若再守饮食之厉禁，进暴戾之劫剂，不啻剿寇用兵而无节制，则兵反为寇；济师无饷而专驱迫，则民尽为雠。公何忍以千金之躯，轻其孤注之掷耶？彼草泽无知，守一己之师传，图侥幸于万一，以治藜藿劳形之法，概施诸君民倚赖之身。效则国之福，不效则虽食其肉犹可逭乎？此愚之所痛心疾首而进停药之说也。"语殊切直，特录之以告世之溺惑于庸医者。张有谒孙宫保句云："身思报国仔肩重，病为忧民措手难。"见所刊《闽游草》中。

黄莘田诗

国朝闽诗人以永福黄莘田大令任为首，所著《香草斋诗》，风华韶秀，戛戛生新。七绝尤胜，《泰安道中山行》云："倡条冶叶拂青骢，帽影鞭丝困午风。十里枣花香不断，行人五月出东蒙。"《劝农》云："暖风晴日卷双旌，立马来听布谷声。一事最饶田畯韵，木棉花下看春耕。"《西湖杂诗》云："珠襦玉匣出昭陵，杜宇斜阳不可听。千树桃花万条柳，六桥无地种冬青。""梨花无主草空青，金缕歌残翠黛凝。魂断萧萧松柏路，满天梅雨下西陵。""懒慢无心上画桡，青旗沽酒不曾招。不知细雨裙腰草，绿到春风第几桥？"

苍耳子虫

苍耳子草，夏秋之交，阴雨后梗中霉烂生虫，取就薰炉上烘干，藏小竹筒内，随身携带（或藏锡瓶，勿令出气）。患疔毒者，以虫研细末，置治疔膏药上，贴之一宿，疔即拔出而愈（贴时须先以针微挑疔头出水）。余在台州，仆周锦种之盈畦，取虫救人，屡著神效。比在杭郡，学舍旁苍耳草虫甚多，以疗疔毒，无不获效。同邑友人郑拙言学博凤锵携至开化，亦救治数人。彼地无苍耳草，书来索种以传。又青蒿虫治小儿惊风最灵，余孙荣霖曾赖此得生。此二方皆见《本草纲目》，而世罕知其效，特志之（青蒿虫亦在梗中，焙干研末和灯心灰汤调送下）。

鱼骨凳

台州城中东岳庙有鱼骨凳，阔一尺，长丈余，中平，两端曲形似凳。庙祝云："是鱼之尾骨，其脊骨更大，在海滨某庙中。"按《隋书》：漕国顺天神祠前有一鱼脊骨，其孔中通，马骑出入，盖视此更巨矣。昔人谓水族惟鱼最大，信然。

沈晓沧司马诗

吾邑沈晓沧司马炳垣，自幼好为诗，以名孝廉为外

吏，手版靴尘不废吟咏。佳句如《镇江》云："岸高山比势，地隘水为门。"《天津》云："关锁东西钥，河流大小沽。"《舟泊京口》云："大观穷日月，孤势出楼台。"《皂河》云："鸥情随水远，柳意得春先。"《扬州》云："明月随人过淮浦，暗潮带雨入江城。"《过畏垒湖》云："远水帆飞林影外，高楼人在雁声中。"皆超心炼冶，不愧作家。

艺文志

《唐书·艺文志》，凡小说家书，无不采录，独不及应制之赋，试帖之诗。《明史·艺文志》不列名家时艺稿，盖史例宜然。我朝《四库全书》亦不采时文、试帖诗集。于此知荣世之词章，不能并传世之著述也。今之编集者，往往附以时文，盖仿明吴伯宗《荣进集》例耳。

玉芝堂谈荟

徐应秋《玉芝堂谈荟》，类摭故实，累牍连章，可称华缛。然其书尚有二失：一则搜罗未遍，即正史犹有所遗；一则援引昔人文辞，每不标明某书。前之失犹可言也，后之失既乖体要，且蹈攘善之愆矣。

陶　安

明太祖优任陶安，赐门帖子曰："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此惟刘基、宋濂乃足当之。安尝自谓"谋略不如基，学问不如濂"，语非谦也。刘、宋晚岁，帝眷寖衰，而安独以礼遇终。余按：基卒于洪武八年，濂卒于洪武十四年，而安卒于洪武元年，然则安亦幸而早亡，得以保全恩宠耳。

逸民榜

乾隆癸卯科，浙江乡试，首题"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获售者鲜登第，时称"逸民榜"。嘉庆癸酉科题"刚毅木讷近仁"，所取文皆恬静之作，登第者绝少，时称"哑榜"。丙子科题"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所取文皆动宕发皇，登第者独多，时称"响榜"。大抵场屋文字，察理宜精，而才不可敛；审法宜密，而笔不可枯。必也，以沈实之思，运高华之气，风骨近于古，而声调合于今，斯为举业利器。

秘　法

杭州吴山有售秘法者，一人以三百钱购三条，曰"持家必发"、"饮酒不醉"、"生虱断根"，固封慎重而与之，云："此诀至灵，慎勿浪传人也。"归家视之，则曰"勤俭"、曰"早散"、曰"勤捉"而已。大悔恨，然理不可易，终无能诘难也。

倪太史

震泽倪太史师孟，幼颖悟，七岁时与蔡某同塾读书。蔡亦聪俊，举《四书》注"倪，小儿也"以戏之，倪应声曰："蔡，大龟也。"客有于席间令作"蚕豆"破题者，倪即云："豆以蚕名，可食而不可衣也。"

麦　粉

嘉庆己卯年，杭城大火，一王姓家四邻俱毁而岿然独存。人询其家有何善行，则曰："无他，惟五世不以麦粉洗衣服耳。"余按：仁和沈梅村大令赤然《寒夜丛谈》云："麦为百谷之始，所以养人之生者甚广，而世人多以之浆洗衣服，甚至裙裤足缠亦用之，云如是则耐著，且易去垢也。今试以一家计之，每日约费麦三合，通十七省四五千万家计之，每岁共需麦四五千万石。嗟乎！登之则历四时，食之则遍天下，徒以区区污私浣衣之故，悉举而弃诸沟渎中，暴殄天物，无逾于此！安得家喻户晓，而为世惜此无穷之福耶？"此论最为明切，无如举世习惯，莫知警戒也！

四子书集注

士子习《四子书》，皆恪遵《集注》而往往不能全读。乙未岁，在京师同人宴饮，秀水汪子黄同年焘举令云："述外国《四书》一句，不能者罚。"众无以应，哗辨云："此书从未寓目，得毋杜撰耶？"汪曰："出《孟子》'仁也者，人也'节，《集注》，非僻书也。"检视果然，乃各饮罚酒。偶阅董东亭太史潮《东皋杂钞》，云："周雅楫清原，以康熙己未召试入翰林，一日入直，圣祖忽问以'增广生员'四字，周不能对。上哂之曰：'《四书》尚不读全，何云博学？'后检之，乃在'子适卫'章，圈外注'唐太宗置增广生员'云云。"可见当日鸿词中人已如此矣。

黄滔诗

钱塘袁简斋太史枚《随园诗话》载，晚唐人辞某节度使七律前四句云："去违知己住违亲，欲策羸骖屡逡巡。万里家山归养志，十年门馆受恩身。"以为一往情深，必士君子中有至性者，惜不记其全章与其姓名。按：此乃黄滔《辞刑部郑郎中诚》诗，其下半首云："莺声历历秦城晓，柳色依依灞水春。明日蓝田关外路，连天风雪一行人。"第二句乃是"欲发羸蹄进退频"。滔字文江，莆田人。昭宗乾宁二年擢进士第，官四门博士，后迁监察御史里行，充武威军节度推官。王审知据有全闽，而终其身为节将，滔规正有力焉。滔又有《题陈山人居》句云："隔岸青山秋见寺，半床明月夜闻钟。"写景亦佳。

罢荔枝贡

宋李复古迪留守洛阳，始贡牡丹花；蔡君谟襄为福建路转运使，始进小团龙茶。贤者乃亦为此。南宋洪君畴天锡为福建安抚，罢荔枝贡。后贤胜前贤矣（本朝道光元年颜惺甫制军检巡抚福建，亦奏罢荔枝贡）。

别　赋

江文通《别赋》起云："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乃赋中绝调。后惟王子安仿之，作《采莲赋》云："非登

高可以赋者，惟采莲而已矣！"调虽相似，情韵则不逮矣。

温八吟

王定保《唐摭言》谓："温庭筠烛下未尝起草，但笼袖凭几，每赋一咏一吟而已，故场中号为'温八吟'。"孙光宪《北梦琐言》谓："温庭筠才思艳丽，工为小赋。每入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时人号'温八叉'。"今人徵典，但知有"八叉"，罕知有"八吟"矣。

陶渊明祠堂记

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归去来辞》，皆有悠然自得之趣，视矫世绝俗之士，相去悬殊。后世但知其人品之高，卓越千古，即史氏亦仅以隐逸目之。惟宋罗端良愿《祠堂记》最能得其品谊之实。其略云："渊明生百代之后，独颓然任实。虽清风高节邈然难嗣，而言论所表，篇什所寄，率书生之素业，或老农之常务。仕不曰行志，聊资三径而已。去不曰为高，情在骏奔而已。饥则乞食，醉便遣客。不借琴以为雅，故无弦亦可。不因酒以为达，故把菊自足。真风所播，直扫魏、晋浇习。"又云："在县日浅，事虽不具见，然初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助其子，而慈祥缱绻之意，与视俨等不殊，只此一语，便可祠之百世。迹其求邑，虽指公田为酒之利，然来去以秋冬仲月，非播植之时，而《传》遽有种秫之数。又督邮小儿，虽不束带向之，固自未害，不足遽用是日决去留也。此为未深知渊明者。"端良此文及《淳安县社稷坛记》，甚为朱子所称，盖以持论之独精也。

四三杨

阳湖赵云松观察翼《陔余丛考》谓："史有三'三杨'，乃晋杨骏、杨珧、杨济，唐杨凭、杨凝、杨凌，明杨士奇、杨溥、杨荣也。"按：《元史》杨湜，稿城人。与中山杨珍、无极杨卞齐名，时人有"三杨"之目，是有四"三杨"矣。

唐骈体文

《新唐书》不录骈体文，然亦间书一二。如骆宾王为徐敬业作檄斥武后罪云："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于公异为李晟作《平朱泚露布》云："臣既肃清宫禁，只奉寝园。钟虡不移，庙貌如故。"封敖为武宗作诏书慰边将伤夷者云："伤居尔体，痛在朕躬。"又草《李德裕定策功进太尉制》云："谋皆予同，言不它惑。"李德裕为武宗诏王元逵、何弘敬伐刘稹云："勿为子孙之谋，存辅车之势。"是皆唐人骈体文中精粹语也。

秦殿撰

嘉定秦簪园殿撰大成，事母纯孝，先意承志，母稍不悦，则长跪请罪。家贫，躬啖藜藿，奉母必甘旨。尝续娶某氏女，婚夕，女泣不止，询知已有夫，父母以其贫，逼改嫁。急招其夫至，令即夕成婚，以奁具赠之。迨乾隆癸未，春闱报捷，房师戴太史第元见其字甚劣，谓之曰："子字仅可三甲，速学焉，或可望二甲耳。"乃昼夜临池，功日进，比殿试对策，字益工。先是诸城刘文正公统勋阅卷，已定长洲褚廷璋第一，同郡某，素有隙，语文正云："外间早已迎新鼎甲矣。"公勃然曰："岂我亦有弊乎？"遂以十一卷至二十卷进，而改置卷一至十卷于后，秦竟大魁多士。岂非德行格天，有此美报耶？

汉口竹枝词

余姚叶茂才调元《汉口竹枝词》三百首，述人情、风土、俚语居多。其赋《后湖词》有云："散步人来远市阛，一回心境得宽闲。眼光直到天穷处，夕照黄陂数点山。"笔意独俊逸可喜。

王伯厚

陆子元《声隽》载："宋鄞人王某，以贩马为业，畜一猕猴。其妻夏日醉卧，猕猴与之合，醒后知之，大恚，杀猕猴。自是有娠，生二子应麟、应龙，厥状肖焉。是殆谓伯厚昆季也。"按：伯厚之父名㧑，登进士，官至朝请大夫、吏部郎中。家世仕宦，安得有贩马之事？伯厚弟应凤，非应龙。其生也，后伯厚八年，特与之同日耳（伯厚生于嘉定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褚氏《坚瓠集》乃备采其说，不为考正，讹以传讹，岂非诬蔑前贤耶？

孤山梅石图

滇中大理石象物赋形，最称异品，其大者尤为难得。阮文达公由云贵总督入都，以《孤山梅石图》石赠林文忠公（时为江苏巡抚）。林谢简云："荷琼瑶之宠锡，真过百朋；欣水墨之纷披，须论万里。惟此烟云吐纳，本苍山灵秀之钟；况乎树石萧疏，绘孤屿横斜之影。忆杭郡久开节钺，即逋仙亦在帡幪。当年揽胜名区，探梅寄兴；此日系怀旧部，琢石成图。割翠绿之千重，肖丹青之一幅。登诸棐几，恰疑鹫岭飞来；障以湘帘，似有鹤声远至。出琅嬛之仙馆，清供弥珍；惭和靖之宗风，俗尘难浣。"于此想见老辈风流，虽赠答间，亦有雅人深致。

诸葛丞相祠联

蜀诸葛丞相祠联云："日月同悬《出师表》，风云常护定军山。""兴亡天定三分局，今古人思五丈原。""已知天定三分鼎，犹竭人谋六出师。"语皆可传。

蔡学博

诸暨蔡东轩学博英，举乾隆丁酉孝廉，司训江山县二十余年，以扶植人伦为己任，兼留心于民瘼。岁饥，劝各大姓于宗祠输粟平粜，嗣是歉岁则踵行之，全活无算。后以老病乞归，自庠门达水次，饯送者数百人，咸欷息曰："好官去矣！"卒祀名宦乡贤祠。著有《俟采副草》，立言皆平易笃实，有功名教。其《论名》云："世有忠臣孝子，而其后不昌，人以为不获其报。不知名者，

造物之所宝，忠孝而受大名，则已厚报之矣。若其后复昌，是犹称贷者之偿其本而加以息也。且人世美名，易浮乎实。苟好名而实不相副，即为盗名。名之盗，天之贼也。得免诛谴幸矣，尚冀后嗣之必昌乎？故古人以名胜为耻，余以为名胜则更可惧。惧之奈何？绝去沽名念，而勉为其实则可矣。"又《与从侄翀书》云："以我病躯，居此闲官，而犹不自暇逸，闻者必笑为愚。然每观得美名而其实不副者，后多不昌。盖名为造物所宝，窃而得之，必干天谴。我自到此，外间以虚誉相推，其实于人无所裨益。吃此地饭，用此地钱，而又谬被佳名，返己自思，时深警惕。故凡职分所可为，而有关公事、有益地方者，皆欲尽心力而为之，不敢苟且，不敢偷安，均此畏心愧心耳。"观此，可想见其孳孳力行，不求人知之实学。

原

《日知录》谓："元者，本也。本官曰元官，本来曰元来，唐、宋人多此语。后人以'原'字代之，不知何解。原者，再也。《易》'原筮'、《周礼》'原蚕'、《文王世子》末有'原汉''原庙'之'原'，皆作再字解，与本来之义全不相同。或以为洪武中，臣下有称元任官者，嫌于元朝之官，改此。"余按：《孟子》："则取之左右逢其原。""原泉混混。"《汉书·董仲舒传》："道之大原出于天。"《司马相如传》："尔陋游原。"皆作本字解。《易》："原始要终。"原谓寻其本也。然则改元为原，正未可议矣。

自呼其名

鸟兽自呼其名，见于《山海经》者甚多，皆非世所常有。其见于他书者，禽则有鴖、有鸦、有鹕、有脊令、有鹧鸪、有鹎(即鹥)、有鳦(即燕齐人呼为鳦，盖取其名自呼)、有鸭；虫则有蛤蚧、有庞蜂。原其始，人特因其鸣声而命以名，后遂以为能自呼其名。凡禽言如布谷、脱布裤等，皆若是也。

当

邝湛若有《前当票序》、《后当票序》，全谢山《春明行箧当书》记述之，因谓《六经》、《三史》无有"当"字。按：《后汉书·刘虞传》："虞所赉赏，典当胡夷。"注："当，丁浪反。"是"当"字所自始也。

勺药椒

勺药，香草也，而赠之于相谑之日。椒，芳物也，而贻之于縠迈之时。人汨其情，物亦违其用矣。世之治也，礼教隆而妇职修，草木皆得其所。《周南》所以次《采葛》，《召南》所以次《采蘩》也。

寔　来

《春秋》："桓六年春正月，寔来。"三传皆以为州公自曹来，惟胡传以"寔"为州公之名，且推衍诸侯失地名之义，谓迫乎大国而失国者，非其罪也，可以诸侯之礼接之。若不能修道以正其国，自底灭亡，如蔡献舞、郜益、曹阳、州实之徒，则待之以初，乃礼之过也。以今考之，蔡献舞、郜益、曹阳之失国，传皆详载其事，独州公不书见灭于何国。且《左传》以为度其国危，故不复，则其为人，当犹能量力度德，而不至于恣肆妄为。似不当于无所证据之事，加以罪名，至与蔡献舞等同科也。

甲申十九忠臣

甲申十九忠臣，附以孟章明为二十。南都又益以陈侍御纯德。世祖赐谥，独无纯德。黄梨洲征君以甲申之难，侍御在俘戮之列，而杂人之。意者以此不预乎？余按：《明史》本传不言俘戮，惟云："都城陷，贼下令百官以某日入见，众摄纯德入。还邸恸哭，遂自经。"因考范文忠公以下二十人，皆闻变即时致命，而侍御独死于入见之后，此所以不得谥也欤。

申时行王锡爵

赵用贤以苏、松、嘉、湖诸府财赋敌天下半，民生坐困，与进士袁黄商榷数十昼夜，条十四事上之。申时行、王锡爵以为吴人不当言吴事，调旨切责，寝不行。甚矣，其悖也！夫申、王亦吴人，为大臣者，道在泽民，况乡邦疾苦，尤当力为拯救，乃反加以谯让而沮之，是诚何心哉！二人之不得为良臣，即此可见。又吴中白粮为累，民承役辄破家。给事中张栋请令出赀助漕舟附载，申时行、王锡爵绌其议，见《李献可传》。

韩文公庙碑

阳湖恽子居大令敬《潮州韩文公庙碑文》云："公之辟佛，辟于极盛之时；宋人之辟佛，辟于既衰之后。宋人之辟佛，以千万人攻佛之一人；公之辟佛，以一人攻为佛之千万人，故不易也。"可为名言至论。

慎枢公

先祖慎枢公讳琛，乌程庠生。居室在承寿堂南偏之楼，因号南楼。少秉异质，读书过目成诵，作诗文千言立就。尝与友人泛舟里中，自南栅浮澜桥至北栅白娘子桥，凡九里许。默识两岸人家招帖，归书于册，覆之，一字不讹，友大惊服。与本生先祖秋畦公为再从兄弟，友爱甚笃，卒年仅二十有九。秋畦公哭之恸，后遂以先君子嗣之。公诗稿甚多，惜皆散佚。今搜辑七首列于篇，其采入《两浙𬨎轩录》、《湖州诗录》者不复载。《游飞来寺登峡山》云："禅林开绝胜，山路转清阴。一径苍苔滑，千峰花雨深。梵声通鸟语，云气满衣襟。好向风泉侧，琮琤写玉琴。"《清远早秋》云："卷帘官阁惜淹留，风景萧闲及早秋。王粲生平最多感，无穷心事在登楼。"自赣州来，逆风寒雨，日行不过二十里，闷甚，作诗云："高林纷落叶，密筱丛寒烟。赣江三百里，风雨滞归船。"《归兴》云："薄晚林峦秀色，日斜村落微红。我与沙鸥有约，归舟又及秋风。"《晚过七姑祠》云："夕阳江上七姑祠，肃肃灵风满桂旗。无限好山似云髻，莘花

香外影离离。""一样青山窈窕妆,不将眉黛嫁彭郎。到门几曲青溪路,落日清风桂馆凉。"衢州两岸人家皆种橘为业,丹黄万树,诗以赏之云:"秋林霜重熟黄柑,胜日行吟兴倍酣。满眼西风篁步镇,挂帆何异洞庭南。""水缩烟寒橘柚村,千林金弹压柴门。两年灯火天涯梦,记劈新黄对酒尊。"(秀水高均儒填讳)

汪子黄

秀水同年汪子黄孝廉焘,天才颖异,英气逼人,书法秀挺,诗亦清俊。道光壬辰秋试后,潜入贡院观填榜,见己名在十三,赋诗云:"广寒宫阙异人间,防卫森严昼掩关。亲见上真注名姓,居然身到列仙班。"癸巳会试,因其叔寅禾太史世樽分校,回避不与试,赋诗云:"五云缥渺阻仙津,书剑萧然客邸春。怕向黄金台下过,落花三月作归人。"乙未闱后,留寓都中,旋于丙申正月病卒。诗稿散失,今记忆所及者,惟此二首,急录之以拟吉光片羽。

鸳鸯湖棹歌

吾乡自竹垞太史赋《鸳鸯湖棹歌》后,继作者数十家,虽品格各殊,而风致皆可玩味。道光辛丑,南海罗萝村学使文俊试禾郡士,复以命题,所取佳作,亦有足步武前贤者:"裴公岛上柳毵毵,细柳三篙已涨蓝。毕竟诗人名不灭,踏云独访芋香庵。"(秀水汪韩度)"宣公桥畔水潆洄,三影亭前去复来。唐代文章元代曲,劝郎还上读书台。"(秀水蔡之沅)"水边水鸟尽双飞,和雨和烟立钓矶。郎向分湖抛妾去,妾从合路载郎归。"(海盐沈炳垣)"百里官塘日往还,陡门西去玉溪湾。看看两岸田如罫,平望南来不见山。"(石门程禧)"甲粢乙黍更亲桑,民到于今颂越王。试向天文觅牛女,便知耕织万家忙。"(桐乡金鹤清)

戚公饼

吾浙市肆所售光饼,以戚少保继光兵间遗制得名。瑞安项雁湖文学霁以为宜避少保之名,改称"戚公饼",作诗纪之。有云:"孔类缗钱形,饀解连环结。携来肉串县,穿作鱼贯密。"文学幼耽吟咏,长弃举子业,专意攻诗,中年下世。其弟几山学博傅霖,编其遗诗曰《且瓯集》付刊。余最爱其《夜舟入郡橘花作香二十里不断》绝句云:"碧流如玉驾扁舟,树影离离夜气秋。新月一钩花两岸,水香扶梦到温州。""温州"二字,鲜有入诗者,此独擅长。

地有湖山美

乾隆丁酉科,彭文勤公主试浙江,以"地有湖山美"为诗题,得"梅"字。盖本宋真宗赐梅挚守杭州诗"地有吴山美,东南第一州"也。"吴"误作"湖",公自请议处罚俸。然自是文人学士,遂以"湖山有美"作诗料。盖公负一代盛名,言可为典,且改"吴"作"湖",句法尤浑括而有味也。

文字之鉴

乾隆时,吾乡叶氏家业隆起,作堂颜曰"养浩",自后家中人死亡相继。有善测字者,指扁字曰:"叶为羊食,又值牛口,焉得全?"急毁去之,乃安。余考刘绩《霏雪录》载张乘槎能以拆字言吉凶。洪武初,参知政事刘公某、王公某莅任浙江日,改拱北楼为来远楼,槎往视之曰:"三日内主哀丧之事。"如期,王公母夫人病卒,刘公以历日纸边坐法。王公延槎问故,槎曰:"来者,丧字形;远者,哀字形。旁二点相续者,泪点也。"公命槎易之,乃为镇海楼。此等解晰字义,真非寻常智虑所及。复按:陆俨山深《豫章漫钞》载其郡中谯楼,太守题扁曰"壮观"。同知王卿,陕西人也。见之忿然曰:"何名'壮观'?自我西音乃'赃官'耳。"又绍兴郡斋厅事扁曰"牧爱",戚编修润谓太守曰:"此可撤去,我自下望之乃'收受'字也。"形声近似之际,可与宋人"德迈九皇"、"克长克君"等语,同为文字之鉴。

陆费中丞诗

吾邑陆费春帆中丞瑔,由明经起家县令,历官至湖南巡抚。自幼即耽吟咏,在长沙节署时,筑校经堂课士,尝以《湘江竹枝词》命题,自赋十二绝,极绵邈悱恻之致,录二首于此。"斑竹涓涓泪尚零,望湘亭上吊湘灵。孤篷听雨巴陵岸,一夜愁心满洞庭。""三十六湾芦荻秋,飞花如雪扑郎舟。请看今夜湾湾月,双宿鸳鸯已白头。"

桑水部

杭州桑弢甫水部调元游五岳归,题联书室云:"《六经》读罢方持笔,五岳归来不看山。"其为塾师时,先命徒读经,背诵如童蒙,经熟始教以文法。选天崇文二十六篇,详加评语,令熟诵之,以是登科第者甚多。绍兴某名士经术湛深,而文格重钝,不利于试,年逾四旬,犹困场屋,因受业于门。桑阅其文曰:"病已深矣。"悉屏其所习文,戒勿寓目。授以曹垂灿进士《君子之至于斯也》文,令专诵三月,始课作文。迄一年,诵曹作已数万遍,竟易重钝为轻灵。乃曰:"此后惟子所诵,投无不利矣。"次岁即举乡闱,联捷成进士。

张长清

吾里张长清负异才,制艺高卓。四十余岁始入泮,首题"夫子不答",破云:"天道有应而不应,圣人不对而亦对也。"次题"仲尼祖述尧舜",有云:"三代以上,道在尧、舜;三代以下,道在仲尼。尧、舜者,中天之仲尼;仲尼者,春秋之尧、舜也。"传诵一时。未几即卒,无子。才士之厄甚矣!

陶太守联

吴县陶太守庆增,以翰林起家,道光己亥科为浙江副典试,所取多知名士。己酉岁,于济南府任所丁母

忧,哀毁过甚,肝气疾剧而卒,年仅四旬,其父犹在堂也。殁时自挽联云:"死而有知,应喜慈亲仍聚首;生何所恋,长离老父独伤心。"闻者莫不悲之。

两浙校官集

上虞许齑生教授正绶,司铎湖州,选国朝两浙校官之诗、古文辞,编集付梓,作征刻启,分贻同志。有云:"二百年之文献,不薄冷官;十一郡之典型,无轻前辈。"其诗集于咸丰初告成,虽采辑未遍,而发潜阐幽,琳琅满目,亦足为寒毡生色。

郭频伽诗

吴江郭频伽明经麐,少有神童之目,一眉白如雪。屡试不售,橐笔江湖,诗名噪一时。所著《灵芬馆集》,气骨清隽,洗净俗尘。余最爱其言情之句,摘录于此。《西湖春感》云:"二月落花如梦短,一湖春水比愁多。"《汶上道中却寄载园》云:"岁月不多须爱惜,功名无定且文章。"《寄寿生独游》云:"狂因醉后轻言事,穷为愁多废著书。"《梦中得句》云:"忧果能埋何必地,人犹难问况于天。"《雪持表弟至杭得家中书赋赠》云:"此地逢君同是客,故乡如我已无家。"《客中饮酒》云:"身世不谐偏独醒,饥寒而外有奇穷。"

四子书说约

舅氏周古轩先生干,志行醇笃,无愧古人。生平无他嗜好,惟研精经书,深探理奥,著有《四子书说约》、《易庸春秋集义》诸书。《说约》尤为精粹,间有与朱子《集注》异者,自谓非敢矜奇,惟求归于至当,以阐明圣道而已。谨为摘录于左。

"仪封人"章云:"封人一见夫子,而即相称如此,其德亦可知矣。夫子之周流删定,正是设教致治,不必待得位而后见也。故《中庸》言'大德者,必受命',亦不必谓身为天子而始言受命。若夫子承先王之道统,立万世之人极,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非受命而何?故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天命之笃于夫子也,盖已久矣,岂得以势位言之哉?其曰'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彼谓天生夫子,正以垂教天下万世,不必以位之得丧而患之。将,殆也,拟议之辞,非谓将来也。若以得位言,则封人之言不验矣。""子在川上曰"章云:"水有原则其流不息,道有本则其用不穷。观其逝之万殊,而知其来之一贯。夫子欲学者小德之川流,以悟大德之敦化,告诸往,欲其知来也。夫往,至费也,来,至隐也。往之费,人皆见之,而其费必根乎来之隐,则惟知道者乃能知之。盖道必有本,本立则道自生,而其逝自不舍昼夜矣。学者见水之不息,而不知道之不息,知道之不息,而不知道之所以不息,此夫子所以寄慨无穷也。岂徒无间断之意哉?孟子告徐子说,乃此章正解。""棘子成"章云:"夫子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即是文质相等之意,则子贡之言未为失也。盖文阳质阴,阴阳不偏胜,而后得中可久耳。惟质为近本,夫子有宁俭毋奢之说,子贡所以先以君子称之,而后救其失也。"

王忬杨选

王忬为蓟辽总督,把都儿、辛爱数部将西人,声言东。忬遽引兵东,寇乃以其间由潘家口入,渡滦河而西,大掠遵化、迁安、蓟州、玉田,驻内地五日,京师大震。忬遂被逮,死西市。杨选为蓟辽总督,辛爱与把都儿大举,自墙子岭、磨乃峪溃墙入犯,京师戒严。选遣副将胡镇等御之,不胜。寇留内地十日始北去。初,谍者言寇将窥墙子岭,部檄严待之,而三卫为寇导者,绐选赴潘家口,以是寇势乃张。选遂坐死,戮于市。余按:二人之见怒于世宗者,虽不仅因此事,然即此事论之,已足见其防御之疏,被谴实咎所应得。吁!有主兵之责者,其于知彼知己之术何可忽哉!

六世之字命名

晋、宋间人命名,往往数世同用"之"字,而惟王氏为独多。人皆知王羲之、献之、靖之、悦之四世以"之"字命名,不知有六世相同者,如王廙之、胡之、茂之、裕之、瓒之、秀之,及彪之、临之、纳之、准之、舆之、进之,其名皆载在史册。

三　邦

《禹贡》"三邦",颜师古谓:"荆州界,本有蛮、荆、楚三国,致贡箘簵、楛,其名称美也。"此说胜于诸家。毛晃以为:"《春秋》书'荆人来聘',即楚人也。《诗》称'因时百蛮',蛮非一国之名。谓蛮、荆、楚为三邦,恐非经意。"余谓:蛮、荆、楚皆属荆州之域。毛氏云"荆即楚人",然安知非当禹之时本为二国,逮后始为楚并,如春秋之晋分为战国之梁,而梁亦可称晋耶?蛮虽有百蛮之称,然《礼记明堂位》又言"九蛮",《周礼·职方氏》又言"八蛮",《诗·蓼萧》序注又言"六蛮"。则"三邦"之所云蛮,亦何不可指为一国欤?

古今字义

字义有行之今而古未备者,如"寺"字,古作官府解,不指僧寺也。"兵"字,古作兵器解,不指兵卒也。"字"字,古作抚字解,不指文字也。有行之古而今不用者,如毒兼善恶,祥兼吉凶,落兼始终,臭兼香臭,诞兼信诞,乱兼治乱之类。又如下事上亦言慈,上规下亦曰谏,贵贱皆称朕,生死皆称讳,男女皆称僮。如此之类,古之异于今者,不可悉数。

樊绍述

樊绍述《绛守居园池记》,如"涎玉沫珠"、"瑶翻碧潋"、"鬼眼颈耳"、"提鹘挈鹭"、"风月灯火之"等句,奇隽可讽。又如"万力千气"、"苍官青士",后世多引用之。其馀大半艰涩,虽有诸家注释,未能尽析其旨。吴居正谓昌黎盛推绍述,谓其词必己出,不烦绳削而自

合，文从字顺，则其他文，殆不尽若此矣。余按：《唐·艺文志·樊宗师集》二百九十一卷，今皆不传，所传者仅此记与《绵州越王楼诗序》，岂真人情好奇，转以奇而得传欤？

曾子闵子

圣门以孝称者，曾子、闵子。曾子被杖于父，闵子见疏于后母。盖惟境处乎变，而能尽子职，为人之所难为，斯为孝之至。“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其是之谓欤！

师

古之为师也，以道德，降而托之于经术，如田氏之授《易》，孟氏之授《礼》是也。降而托之于辞章，如韩子《答李翊书》、柳州《答韦中立书》是也。又降而托之于举业，假以为利禄之资，则师道衰而学术益替矣！有志世教者，当思所以救之。

开城门却敌

诸葛孔明以万人屯阳平，司马懿率二十万众至前，士失色，乃大开四城门，扫地却洒。懿常谓孔明持重，而猥见势弱，疑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趋山。此计盖不独孔明也，汉李广尝以百骑却匈奴数千骑。又元铁哥从征乃颜，其党塔不歹率兵奄至，铁哥谓：“彼众我寡，当设疑以退之。”于是帝张曲盖，据胡床，铁哥从容进酒。敌按兵觇之，惧有伏，夜遁去。夫匈奴塔不歹等固可以疑沮之，司马懿智谋索优，使为尝试之计，分二十万众之二三以击之，则阳平之城可得矣，岂孔明之谨慎而敢出此？此事见郭冲三事，而陈寿《蜀志》不载，得毋传之不实欤？

龟策列传

《五经》中，《诗》皆用韵，《周易》、《尚书》、《礼记》、《左传》亦各有韵语。子则《荀子·成相篇》全用韵。至以叙事之文而为此体者，则惟《史记·龟策列传》。此篇为褚生所补，其叙宋元王得龟事，二千八百余言皆用韵语。语多悖妄，《索隐》、《正义》讥其烦芜鄙陋，《史通》以为无可取，信不诬也！

文家操纵之笔

文家操纵之笔，太史公最为擅长，有以一句纵，一句操，而于一篇之中屡见之者。试以《鲁仲连列传》证之曰：“吾始以君为天下之贤公子也，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贤公子也。”曰：“吾视居此围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吾观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曰：“梁未睹秦称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称帝之害，则必助赵矣。”曰：“始以先生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曰：“与人刃我，宁自刃。”曰：“吾与富贵而绌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此皆以两句自为开合之法也。

裴行俭

裴行俭兼文武才，用兵无不胜，其法不外诡谋诱敌及用反间而已。突厥伏念来降，行俭谓：“受降如受敌。”敕严备，亦以防其诡也。使浑瑊知此，何至为尚结赞所劫哉？

嵇封翁

无锡嵇留山封翁永仁，客范忠贞公幕中，耿精忠叛，与忠贞公同被系三年遇害。狱中作《百苦吟》、《和泪谱》、《续离骚》，寄友人收藏之。题诗云：“此身若遂沈沦死，留与寒家子弟看。”后其子文敏公曾筠并其遗集汇刊之，世所传《抱犊山房集》是也。方公殉难时，文敏公甫七岁，其室杨太夫人守志抚孤，备尝艰苦。后公入祀忠义祠，太夫人举节孝，特旨旌门，子孙（文恭公璜）相继入相。天之报施，亦云至矣！

西青散记

金坛史梧冈教授震林《西青散记》，多托为神仙幽渺之辞。最爱其讽世之语隽而不腐，胜读劝诫陈言：“一生有可惜事：幼无名师，长无良友，壮无善事，老无令名。贫贱人可惜者二：面承唾为求利，膝生胝为求荣。富贵人可惜者二：临大义沮于吝，荷重任败于贪。聪明人可惜者三：妄讥议谓之薄，自炫奖谓之骄，怀愤激谓之躁。豪侠人可惜者三：助凶人得暴名，挥泛财得败名，纳庸客得滥名。”又云：“才子罪孽胜于佞臣，佞臣误国害民数十年耳，才子制淫书传后世，炽情欲，坏风化，不可胜计。”

陆太常

嘉兴陆儆岩太常绍琦，康熙己丑进士，以词林起家。督学广西，以其地去中土远，内杂夷僚，不能尽知功令，罹罪至死，迷不得悟，乃奏请诸生诵习律令，得旨通行，著为令。临殁，手书训子，自述生平不妄交一人，不妄为一事，不妄取一钱。闻者许为实录。

吴集潭孝廉

仁和吴集潭孝廉光升，大兴朱竹君学士筠之师也。为学根柢经史，试礼部不第，年过七十，赐学正衔。其辛未会试“舜之居深山”一节文，结曰：“是以古之圣人，其静也如山，其动也如水。”主司孙文定公以示同考，或曰：“结无之乎者也字，不当中式。”遂乙。庚辰“既而曰”四句文，有曰：“祸重于地，莫知之避。”同考斥之。辛巳文已中式矣，主司指摘字句，谓“大夫曰何以利吾家”文有“簠簋不饬”等语，又斥之。学士作哀辞，中云：“言必有出兮，如己出而。聋耳骇兮，目眩而噫。何必僻书兮，转喉触腮。周经谊语兮，佥谓余欺。予以勒帛兮，乙而罢之。静动山水兮，语以重遗。昔孙文定兮，执卷而谘。莫为先容兮，遭按剑疑。文工遇拙兮，不偶而奇。”盖指此也。

文信国公四六

文信国公诗文秉正气而成，雄绝一代，四六亦工。集中载《山中厅屋上梁文》，有云："未问君王，便比赐鉴湖之宅；何须将相，方谋归绿野之堂。"又《五色赋记》，言唐谢观《白赋》云："晓入梁王之苑，雪满群山；夜登庾亮之楼，月明千里。"寇豹《赤赋》云："田单破燕之日，火燎于原；武王伐纣之年，血流漂杵。"更仿之作《黑赋》曰："孙膑衔枚之际，半夜失踪；达摩面壁以来，九年闭目。"客绝倒。一客赋黄曰："杜甫柴门之外，雨涨春流；卫青塞马之前，沙含夕照。"一客赋青曰："帝子之望巫阳，远山过雨；王孙之别南浦，芳草连天。"因反观前作，惟"月明千里"得白之神，曰雪、曰火、曰血，皆著迹。且"漂杵"是武王一处事，"燎原"与田单不相干。一客改之曰："尧时十日并出，烁石流金；秦宫三月延烧，照天烛地。"一客又曰："'夜登庾亮之楼，月明千里'如何对？"或对曰："秋泊袁弘之渚，水浸一天。"此虽游戏笔墨，亦可见公于斯道，曾殚钻研之功也。

希踪靖节

明何涛为安庆推官，到官三日，吏白当伏谒监司，涛颦蹙曰："非吾所能。"即弃官去。陈庸为荆门州同，莅任五日，不能屈曲，即解官，杜门不入城郭。此皆能希踪靖节者。

四库全书表文

乾隆四十八年，编纂《四库全书》告成，进呈表文系献县纪文达公昀所撰，刊入全书卷首，公《遗集》中亦编入焉。公门人长沙刘相国权之跋其后云："《四库全书》开馆，吾师即奉命总纂，自始至终，无一息之间。不惟过目不忘，而精神实足以相副。经手十年，故撰此表，振笔疾书，一气呵成，而其中条分缕晰，纤悉具备，同馆争先快睹，莫不叹服。总其事者，复令陆耳山副宪锡熊、吴稷堂学士省兰合撰一表，属吾师润色，终不惬意，仍索吾师所撰表，列名以进。高宗纯皇帝谓：'此表必纪某所撰。'遂特加赏一分，咸惊睿照之如神也。"按：《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亦公所撰。说者谓公才学绝伦，而著述无多，盖其生平精力已毕萃于此书矣。

虞凤娘

明义乌虞凤娘姊嫁徐明辉而卒，明辉闻凤娘贤，恳其父，欲聘为继室。女知，泣谓父母曰："兄弟未尝同妻，姊妹可知。"父执不听，女绝口不言，自经死。余谓女之死，徒以伤亲之心。史传载之，岂但以其志之洁，为末俗所难能，而书以示风欤？

华 歆

《后汉书·伏皇后纪》载曹操逼帝废后，以华歆为郄虑副，勒兵入宫，收后下暴室。歆于灵帝时已举孝廉，官郎中，而敢于凌虐帝后，不臣甚矣！乃《魏志》称其"清纯德素"，《晋书·华表传》亦称歆"清德高行"，是岂得为直笔乎？

木

五行之系于八卦也，木居其四，以天地发育之气始于木也。木生于春而行于东方，故属之巽。其兼及坎、离者，坎为水，水，生木者也；离为火，火，木所生也。艮则当冬春之交，万物之所成终而成始，故亦取象焉。

家 礼

翁一瓢森《四时读书乐》、朱柏庐用纯《家训》，世人以为朱子所作，此其误犹可言也。至《家礼》一书，疏谬甚多，乃后人依托以传者，流俗信而用之，何耶？

埤 雅

《诗经》咏马二十六种，《埤雅》所载者十三种：騋、骐、馵、骆、白颠、骥、騵、黄、駽、骃、驳、驈、驹。惟駮不见于《诗》。《埤雅》所不载者，亦十三种：骊、骄、皇、骓、駓、骍、驒、駵、雒、騢、驔、鱼、骃。陆农师固深于《诗》者也，凡释鱼、兽、鸟、虫、马、木、草、天二百九十六条，引《诗》者乃有二百十条。

蜡 烛

《礼记》"烛不见跋"，注云："古未有蜡烛，惟呼火炬为烛。火炬照夜易尽，尽则藏所然残本。"按：《西京杂记》"寒食禁火日，赐侯家蜡烛"，韩翃诗所谓"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是也。观此可知当时民间尚未有蜡烛，则烛之用蜡，或始于汉。《物原》谓"成汤作蜡烛"，恐未足据。

冯文介公

仁和冯文介公培元，少孤贫，母何太淑人自课之。性聪颖而劬于学，为文不起草，伸纸立就。精楷法，落笔迅敏，乡会试中式，全卷无添注涂改字。殿试副本亦真书，皆从来所罕有。道光甲辰，以第三人及第，历官光禄寺卿。咸丰壬子，督学湖北，十二月武昌府被陷，公入署后园古井殉节，年仅四十。事闻，赠侍郎衔，赐谥文介。公为诸生时，肄业崇文书院，见知于掌教胡书农学士敬，课多作刊行。如《老兵》云："万里秦时月，苍茫出塞尘。余生髀有肉，独戍胆包身。倦羽三更雁，寒衣百结鹑。建櫜无底事，中外一家春。"《课读声》云："勖来勤业坐萧辰，膝下娇儿喜最驯。传授范滂、苏学士，经诒韦逞宋夫人。青毡寂寂遗编在，纱幔依依问字频。记得芸窗占毕处，尚留余韵乐慈亲。"《西湖采莼曲》云："门外波光碧似油，翠罗衫子卸珠楼。杨丝柔软莼丝滑，一样相思两样愁。"皆为士林传诵。兼工墨梅，画辄题其上，得者珍为"三绝"。

廖少司农

将乐廖莲山少司农腾煃，以孝廉起家，宰休宁，擢

御史，历官卿贰。康熙乙酉主试江南，赋诗有“承命重惊山岳负，焚香虔矢帝天临。”榜发，尽孤寒知名士，群情悦服，下第者亦洒泪追送江浒。按：国初主试，恒有由举人出身者，雍正时犹然。如：元年云南主考鄂文端公尔泰（时官员外），二年湖北主考蔡仕舢、四川主考许隆远是也。此后则罕有矣。

诗品

钟记室《诗品》，自汉迄梁百三人，别本一百二十二人。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汉七人，魏十一人，晋三十八人，宋二十六人，齐三十人，梁十人。汉四百余年只得七人，宋、齐以下仅百年而得六十余人。盖五言之学，六朝始盛，抑略于远而详于近，理则然也。惟同时昭明太子《文选》诗六十二家，《诗品》所述者五十一人。韦孟、束皙、应贞四言，张衡七言，既不列于品，若汉之苏武、应玚，晋之庐谌、司马彪、王康琚，宋之徐悱、刘铄皆以五言著称，乃亦见遗，然则所取殆犹未备欤。又如以刘桢列上品，陶潜列中品，徐干、阮瑀列下品，品第违失，昔人多议及之。然其铺观列代，撮举同异，实能推究渊源，阐明旨趣。且百余人之诗，今不尽存，尚赖此以流传，俾得考见得失，诚于诗教有功，可为后学之津梁也。

陈云伯

钱塘陈云伯大令文述，少负才名，后以乙科出宰。由皖之吴，所至有惠政。补官江都县，前令以迎送为事，积案盈万。陈初至，署听事曰：“勤补拙，俭养廉，更无暇馈问送迎，来往宾朋须谅我；让化争，诚去伪，敬以告父兄耆老，教诲子弟各成人。”乃排日讯断，不逾年而积牍以清。诗长于歌行，才藻富有，雄视一时，近体亦韶秀风华。著有《颐道堂集》行世，五言如：“百花承辇路，片月下宫墙”、“疏星江浦树，残月海门潮”、“翠落中峰瀑，青横太古苔”、“阑干花四面，楼阁树中间”；七言如“雁外晚钟横白塔，烟中寒月上朱楼”、“水榭微波秋落叶，江楼斜月夜闻箫”、“落花到地飞还起，芳草如烟踏更生”、“奇石涌云临水立，寒泉漱雪隔花飞。”“地因久住艰言别，人为多情易写愁”，皆妙。

谥文成

谥文成者，汉张良，晋郗鉴，宋殷景仁，唐卢怀慎，南唐晋王景遂，明刘基、王守仁。张良、刘基、王守仁为不愧。本朝制国书大臣达海、额尔德宜及乾隆时大学士阿桂谥文成。

露筋祠诗

王阮亭尚书《题露筋祠》诗云：“翠羽明珰尚俨然，湖云祠树碧于烟。行人系缆月初堕，门外野风开白莲。”论者推为此题绝唱。按：米襄阳《露筋祠碑》云：“神姓萧，名荷花。”诗不即不离，天然入妙，故后来作者皆莫之及。

功令

言举业者，必恪遵功令，不敢旁采他说，立异求胜；即笺疏家言，亦有从之而见黜者。嘉庆戊寅恩科浙闱三题“民事不可缓也”至“亟其乘屋”，归安名宿杨拙园知新主“夜作绞索以待明年蚕用”立说，房官呈荐，主司谓：“此说若有所本，当入选，否则恐遭磨勘，吾不任其咎也。”房官乃遍搜《孟子》诸家注释，并无此说，杨竟被黜，而不知本《毛诗》中孔疏，非僻书也。又乾隆间李学使潢岁试嘉郡，经题“隰有六驳”。某生素负文名，主毛传“驳如马，倨牙，食虎豹”立说，竟以纰缪黜置四等。因忆宋王旦知贡举，论题“当仁不让于师”。有举子主贾逵说，以师为众，旦恶其说黜之。以旦之贤而犹若此，况其下焉者乎！

饑饥饿

谷不熟为饑，腹不实为饥，饥之甚为饿。饑、饥，古异义，后人通用，误也。

皇甫韵亭诗

同里皇甫韵亭茂才坤，情怀倜傥，豪于酒，诗笔亦俊。所作随手散弃，偶检箧中，得其遗稿三首，急录之。《咏菊》云：“几番疏雨润，老圃菊初黄。月色一篱淡，露华三径凉。秋深人比瘦，夜静影俱香。谁送白衣酒，花前畅引觞。”《题沈镜湖垂钓图》云：“江北江南汗漫游，归来逸兴寄扁舟。白蘋风急秋将晚，一尺鲈鱼欲上钩。”“得鱼换酒且高歌，鹭友鸥宾日日过。爱向水云深处泊，满船明月卧烟蓑。”

对花啜茶

对花啜茶，唐人谓之杀风景。宋人则不然，张功甫《梅花宜称》有“扫雪烹茶”一条。放翁诗云：“花坞茶新满市香。”盖以此为韵事矣。

兄弟联名

兄弟联名始于汉季，如刘琦、刘琮，应玚、应璩是也，然如伯达、伯适已兆其端。明吕兆祥《东野志》称伯禽少子东野氏，第三代生二子，长晖，次晞；六代生二子，长缙、次绅。此则史册所不载矣。

七巧图

宋黄伯思燕几图，以方几七，长短相参，衍为二十五体，变为六十八名。明严澄蝶《几谱》，则又变通其制，以句股之形，作三角相错形，如蝶翅。其式三，其制六，其数十有三，其变化之式，凡一百有余。近又有《七巧图》，其式五，其数七，其变化之式多至千余。体物肖形，随手变幻，盖游戏之具，足以排闷破寂，故世俗皆喜为之。

卷　二

忠义传

卢奕在《忠义传》，其孙元辅以能绍其祖附焉，其子杞乃入《奸臣传》。得罪于名教，虽有贤父令子，不能逭其恶也。

李方叔

苏文忠公典贡举遗李方叔，吕大防有"失此奇才"之叹。文忠殁，方叔哭之恸，且为相地卜兆，作文祭之曰："皇天后土，鉴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万古英灵之气。"盖其知己之感，有不在形迹之末者，非若薄俗之士，徒以穷达判恩怨也。

扁用成语

乾隆间，京师武庙制扁，某亲王邸西席江苏贡生某，拟"天子重英豪"，合圣意，赏六品衔。又如仓颉庙题"始制文字"，盘古庙题"人之初"，引用成语皆切当。

郑太守

吾邑郑渔帆太守心一，以名幕起家，由佐贰官至袁州太守。因病乞归，卜居苏州。时有故乡之思，题书室联云："无可奈何新白发，不如归去旧青山。"

义塾联

杭城义塾立法甚善，仁和费辛桥方伯丙章题联云："莫谓孤寒，多是读书真种子；欲求富贵，须从伏案下工夫。"激励寒畯，辞意肫切。又许齋生教授题严州义塾联云："虽非千万间，居然广厦；为语二三子，慎厥初基。"语亦简贵。

卷面题诗

咸丰壬子，浙江乡试第二场，山阴某生闱中发狂病，曳白而出。卷面题二绝句云："记否花前月下时，倚栏偷赋定情诗。者番新试秋风冷，露湿罗鞋君未知。""黄土丛深白骨眠，凄凉情事渺秋烟。何须更作登科记，修到鸳鸯便是仙。"款书"山阴胡细娘"。某生旋卒于寓所，轻薄之报，可不畏欤！

典　狱

道光甲辰夏，陕西神木县民李述秀与族妇李苏氏有私，为族女李春孩所见，欲杀之以灭口。李苏氏以镰柄殴伤其左右脚腕，李述秀以镰柄入阴户，即时殒命，移尸悬于李春孩之父果园。邻人钱述法望见，趋问，诈称李春孩骂伊等为贼，起衅致毙。事闻于官，县令王致云据供定谳：李苏氏援斗殴律拟绞，李述秀杖徒。牍上，巡抚李星沅、臬使傅绳勋以李春孩年甫十三，有何忿恨致迭殴而伤阴户？属西安郡守李希曾覆讯，始得实情，改谳：援谋杀律，李述秀拟斩，李苏氏拟绞。奏闻，得旨："王致云褫职，李、傅、李以审讯精详，俱加二级。"同时有顺天通州民妇康王氏之姑康陈氏与姨甥石文平口角，为石文平殴伤，愤懑自缢。石文平贿嘱康王氏伪称病故。而康王氏之戚王二素与有怨，扬言康陈氏之死系康王氏、石文平因奸谋毙。指挥萧培长、王莹访获审讯，康王氏等畏刑诬服。迨起棺检验，适雪后阴晦严寒，未用糖醋如法罨洗，误认缢痕为被勒，遂以谋杀定谳。刑部额外主事杨文定以案多疑窦，白之堂官，请旨覆讯，始得实情。改谳：康王氏以受贿私和，石文平以威逼人致死，皆问杖流。奏闻，得旨："萧培长、王莹承审失入，从重发往新疆，遇赦不赦。杨文定留心折狱，平反得宜，即擢补员外郎。"二狱皆见邸抄，一失出，一失入，俱讯验率略而然，可以为鉴。

徐铁海

华亭徐铁海切，幼时甫入塾，即能辨四声，塾师奇之。比长，酷好吟诗。后以饥驱，客游诸侯，足迹半天下。晚年移家清平山下，编集为《清平山馆诗钞》。佳句如："雪消山阁寒叉手，月到溪桥夜觅诗。""霜前一雁横云路，海上诸山落酒杯。"皆有逸致。其《六十生朝自述》云："橐笔生涯百不堪，关河万里走孤骖。眼看五岳曾经四（惟南岳衡山未到），手散千金已过三（余自只身出门及移家武林并内子故后，凡有长物寄存戚友处者，尽为毁没，合计三次破家而三复之，所耗实多）。梅鹤笑人徒自苦，湖山容我不嫌贪。也知浪迹非长策，直拟西泠结草庵。"见者可以识其生平矣。

典　当

翰林院地望清切，而每有空乏之虞。宋杨大年《请外表》有云："汉臣之饿且欲死，难免侏儒之嗤；孔徒之病不能兴，敢怀子路之愠。行作若敖之馁鬼，徒辱甘泉之从官。"近某太史作口号云："先裁车马后裁人，裁到师门二两银（师门三节两生日，例馈贺仪银二两）。惟有两餐裁不得，一回典当一伤神。"艰窘之况，情见乎辞矣。

莲衣僧

莲衣僧量云，楚人。少习儒业，晚投空门。爱西湖之胜，栖止涌金门外之灵芝寺，署所居曰未箭室。同年音玉泉司马德布为题联云："结屋古城下，洗钵清溪前。"莲衣工书，亦能诗，尝自题其像，有"快意事教来日少，故人坟比远山多"之句。

方正学

明成祖令方正学草诏，正学投笔于地，且哭且骂，致干成祖之怒。世或议其激烈已甚，方氏望溪亦论其任刚而自谓不屈者。以圣贤之道衡之，正所谓震于卒然而失其常度。不知其哭骂之时，乃正气所达，不能自已。颜常山舌、段太尉笏，古人类此者多矣，何独于正

学而议之！善乎《明史》传赞曰："齐、黄、方、练之俦，抱谋国之忠而乏制胜之策。然其忠愤激发，视刀锯鼎镬甘之若饴，百世而下，凛凛犹有生气。"论断平允，可以息众喙矣。

张杞山

震泽张杞山布衣蕚，质朴无他嗜好，惟喜为诗。著有《吟雪轩诗稿》，句如："寒云沉浦雁，暮雨入江潮。""乱红霜后叶，一碧水中烟。"《闰九日同人游荻塘》云："登临休怅是他乡，秋老林皋野菊黄。今日招邀须尽兴，百年几度两重阳。"《山塘杂咏》云："白纻清歌夙擅场，至今《水调》听吴娘。潇潇暮雨红桥外，不是离人也断肠。"雅有石湖风味。

沈蟾客先生

嘉兴沈蟾客先生攀桂，同年石庵孝廉养和之尊人也。喜行善事，以郡城南北官塘圮没，时时溺人，乃倡捐修筑，躬自监督，不辞劳瘁。自嘉庆己卯至道光壬辰，塘路百二十余里皆陆续修固，赋诗纪事，有"问津不唱公无渡，百里湖山指点中"之句。

闵中丞

归安闵峙庭中丞鹗元九岁时，其外舅尚书毛公于元宵宴客，中丞以旧姻与焉。公作对属客曰："元宵不见月，点几盏灯，为河山生色。"是日适届惊蛰，中丞即对曰："警蛰未闻雷，击数声鼓，代天地宣威。"公大称赏，遂以女妻之。

杨忠武公

近世名将以崇庆杨忠武公遇春为第一，才勇既伟，知遇亦隆。由固原提督迁陕甘总督，武臣授文职，旷典也。公髯长三尺许，经大小二百八十余战，无不身当先，未尝受创。平张格尔凯旋，兵初过州县横甚，殴知县。报闻，反见责，公意不谓然。比至，捆责带兵官各四十，受责者五十余人，斩殴官者以徇，兵后不敢哗。在固原任二十余年，每营简练精壮三百名以抬炮列前，继以鸟枪，十人一长，习进步连环枪，以次弓、箭、刀、矛、喷筒、火弹，层层护之，用马队翼于左右，署其名曰"速战阵"，天下称劲旅焉。

程京丞

吾邑程春庐京丞同文，少负异质，湛深于古。尝读书吾里分水书院，戏题于几曰："胸中无所不有，一事未能到手。儒林名宦山林，待我四十年后。"乾隆己未登第，由兵曹入枢垣，一时典册皆出其手，名望隆起。方将大用，遽卒，士论惜之。

穷通翁

太仓王相国掞之督学浙江也，取士公明，人有"穷通翁"之谣，言所取皆寒士宿学而能文者也。后湖北李某来督浙学，不喜典重文字，好取短篇，士之美秀者拔置前列，貌不扬者虽已入彀，必摘其文中疵累黜之。时有谣云："文宜浅淡干枯短，人忌胡麻胖黑长。"

二　宋

《陔余丛考》谓有三"二宋"，指《宋史》宋琪、宋雄，宋郊、宋祁，《元史》宋本、宋絅也。余按：《元史》宋子贞与族兄知柔，人称"大宋"、"小宋"。《明史》宋克、宋广善书，称"二宋"。又本朝长洲宋既庭教谕实颖与宗弟畴三俱以孝廉知名，时称"大宋"、"小宋"。道光癸卯浙江乡试，临海宋卫、宋瑱以同祖兄弟同举孝廉，其同年亦以"二宋"称之。

徐瘦生

吾里徐瘦生茂才照，工书，喜为诗。家贫，授徒自给。中年后，绝意进取，课读之暇，兀坐高吟，怡然自得。尝题联斋壁云："志不求荣，满架图书成小隐；身难近俗，一庭风月伴孤吟。"诗稿甚富，殁后皆散佚无存。

吴石华词

嘉应吴石华学博兰修，酷好倚声，所著《桐花阁词》，清空婉约，情味俱胜，可称岭南词家巨擘，录其尤者于左：

《菩萨蛮》云："愁虫琐碎啼金井，离人渐觉秋衾冷。一味做凄凉，梦魂都不双。当年相恋意，万种心头记，酒醒一灯昏，更长细细温。"《廉州七夕寄内虞美人》云："一年又到穿针节，楼角纤纤月。素馨棚外倚栏杆，最忆二分风露、玉钗寒。人间无限银河水，相隔长千里。九回今夕在天涯，只有心头梦里、不离家。"《梁子春梅属题春堂藏书图乳燕飞》云："一夕酸心话。问平生、说犹未忍，那堪图画！阿母昔兼师与父，储取缥缃满架。将旧日、钗钿都舍。一盏寒灯亲口授，有缫车伴尽啼乌夜。衣絮冷，寺钟打。而今回首悲亲舍。哭秋风、树根读竟，泪涔涔下。剩有缁帷常入梦，犹侍残机未罢。算此种深恩谁写？任说马周当富贵，痛泉台何处频封鲊。我亦是，伤心者。"学博尝谓"岭峤精华之气，荔支得其七八，如敝乡者，桃又得其二，兰辈数十人，共得其一耳"。

授经偶笔

嘉兴钱新梧给谏仪吉，官京师，无力延师教子，与其室陈炜卿女史尔士亲自督课。女史尝于讲贯之暇，推阐经旨，著《授经偶笔》，以训子女。"《内则》执麻枲、治丝茧、织纴组紃，学女事以供衣服"，说云："古者妇功在于麻枲、丝茧、织纴组紃，其成也，质实坚重而可以为久。后世乃以刺绣为工，轻而易败，朝为被服之华，夕同土苴之弃，耗力费财，甚无谓也。古者黼黻文章以奉朝祭，此庙而不宴者也。今俗尚侈靡，妇女履底或有绣文。是古昔祭服之饰，今缘之履底矣。又若绣衫、绣扇充溢吴市，敝化奢丽，视若寻常，贾生所谓'天下不屈

者，殆未有也’。”其言切中习俗之弊。

顾　母

顾亭林先生之母王氏，崇祯时，旌表节孝，即《明史·列女传》所称王贞女也。先生有《与叶讱庵书》，辞荐举云：“先妣国亡绝粒，以女子而蹈首阳之烈。临终遗命，有‘无仕异代’之言，载于志状。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记》曰：‘将贻父母令名，必果；将贻父母羞辱，必不果。’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一死而先妣之大节愈彰于天下，使不类之子得附以成名，此亦人生难得之遭逢也。”盖其辞决，而其志弥可哀矣。

孙文靖公

无锡孙文靖公尔准，以翰林起家，由知府历官闽浙总督，兴利除弊，懋著勤能。乾隆戊申，应北闱试报罢，有《赠黄炳奎》诗，云：“昨朝银榜揭天门，姓名琐屑知谁某。男儿立身有本末，何物科名堪不朽！”又己未岁礼闱报罢，作《三十自寿》词云：“但说文章堪报国，恐苍苍未尽生才意。”识者早决为大用之器。

计学博诗

秀水计寿桥学博楠，崇尚风雅，兼精于医。著有《一隅草堂诗集》，句如：“黄叶覆松径，寒泉鸣竹林。”“风多秋在树，人静月当门。”“才非有用穷何怨，性本多情老愈深。”“贫闲转觉离家好，多用先愁卒岁难。”“杨柳东风来海燕，桃花春水上河豚。”皆妙。

罗提督

东乡罗提督思举，战功见于魏默深州牧源《圣武记》者详矣。偶阅富阳周芸皋观察凯所述逸事，其智能亦自可称，非徒以武力雄一时也。公尝率兵入南山搜余贼，村人苦猴群盗食田粮，晨必发火器惊之。公问故，令获一猴来，薙其毛，画面为大眼诸丑怪状，衔其口。明晨俟群猴来，纵之去，皆惊走。猴故其群也，急相逐，益惊，越山数十重，后不复至。官夔州游击，夔关临峡，山水迅急，瞬息千里。盐枭及贩鬻人口者，至则鸣金叫呼，越关以过。船皆设炮械，两旁系大竹，弯如弓，他船追及，断系发之，船必覆，人莫敢撄。公募善泅者，持利锯匿上流水中，俟船过，附而锯其舵，抵关适断，船不能行，触石破，尽获之。又有巨恶某唆讼，守欲得之，以属公，公佯不悦曰：“是文官事，何语我？”夜逾垣入其室，见为草状及稿匿所，出使数人候门外，复入起扃，人稿俱获。曰：“昨所以不许者，彼耳目众，欲令不为备也。”

字　典

《字典》十二集，二百十四部，旁及备考、补遗，合四万七千三十五字（古文字一千九百九十五不在此数）。《韵府》四声一百六韵，合一万二百五十七字（上平声二千二百七，下平声二千一百十三，上声一千八百四十四，去声二千二百九十六，入声一千七百九十七）。祇及《字典》四分之一；而世俗通行所识之字，不过四千有余，仅十分之一耳。

丁掇英先生

吾里丁掇英先生元采（归安籍），先伯父乡石公乡举同年也。刻苦好学，尤耽楷书。生平书殿试卷不下二千本，十上公车不第，赋诗志感云：“十度长安客，途穷眼孰青？风尘徒自苦，文字竟无灵。对镜悲双鬓，挑灯伴一经。故交挥泪别，从此老林坰。”后司铎秀水二十年，乃告归，卒于家。先生与乡石公投分最密，遂订儿女姻（长子虚谷学博仁咸，为乡石公长婿）。乡石公罢官后，羁寓甘肃，寄先生书，备述升沈之感，谨录于左：

“自别履綦，屡更寒暑。每因去雁，思作报章。而忧从中来，操翰复辍。今者一官再踬，万念皆灰。帐设扶风，门稀立雪。酌鲁酒而薄醉，听秦声而寡欢。奇愁塞胸，抑郁谁语？窃愿为阁下陈之。仆赋命多穷，性复寡断。当丙寅岁微罪去官，片帆归里，即能名心永息，故业重温。成茂先励志之诗，著虞溥劝学之诰。束脩之羊时至，问字之酒频来。则虽不能如仲长统之乐志邱园，向子平之毕愿婚嫁，而蒙来求我，热不因人，怡怡然无所得失也。而乃贫犹乞郡，老更离家，典杜陵之衣，书孟尝之券，技穷鼯鼠，迹类羝羊。以致远道间关，频年奔走，积劳成疚，望远难归。追至计无复之，而悔已晚矣！犹谓尘劳已倦，仕籍犹存，虽西笑之自惭，或东隅之可补。不意惊波复起，铩翮重遭，当宦辙之初停，忽官阶之遽去。元冬垂尽，边地苦寒，听箫鼓而心惊，睨刀环而目断。萧寥卒岁，侘傺回车，何为而来，破涕成笑。二月中，行抵长安，幸赖董观桥中丞悯穷乌之投怀，拯枯鱼于涸辙。荐主同州讲席，始得暂为枝借，免作蓬飘。然已精力俱疲，神魂欲窜。每当天寒日暮，月冷风凄，一灯荧荧，独与影语，几不知此身之犹在人世也。或者谓：羌村杜老，终遂生还；穷海坡公，虚传死信。苟年华之未迈，岂归计之难成？不知松菊全荒，终当乞食；樵苏不爨，何以为家！倘使憔悴还乡，啼号举室，青裙病妇，贫无沽酒之钗；白雪娇儿，寒索然糠之火。乞数升而未得，米市价高；怀一刺以空投，侯门终绝。刘伯龙徒为鬼笑，阮嗣宗莫救途穷。而且家少薄田，纵乏催租之吏；客持旧券，还须避债之台。呼负负兮谁怜，抱区区而莫诉。斯时也，即房中奏曲，亦作秋声；膝下含饴，都无甘味矣。又何如飞鸿印雪，一任留痕；落叶打包，长为行脚也哉。嗟呼！试看白发，已逼残年；不及黄泉，更无归路。兴言及此，涕泗交颐。想阁下闻之，亦必为之抚膺三叹也。韶春余闰，昼景方长。阁下作明山宾之学官，坐元行冲之讲席。酒材分致，菜把生香。官不劳形，梦亦成趣。君诚乐矣，仆有憾焉。忆丁未岁，与君同赴大挑，君乃薄外吏而不为，仆则得冷官而复失。寒毡无分，皓首徒悲。缅想曩时，

只增浩叹。在蜀时,曾有奉怀句云'宦海无波只此官',由今思之,斯言益信。端函削牍,聊布夙心。愁人之言,动多激楚。伏惟鉴察,不尽依驰。"

倪烈妇

倪烈妇,仁和王通甫女也。年十七嫁东里倪德昌,三月而寡,谨事舅姑不衰。阅八年,舅姑以家贫欲嫁之,阴纳聘,行有期矣。先一日乃告之,妇佯诺,即晚检半臂一、耳环一,以与姑曰:"是犹足为数日养。"夜半投于河。迟明父至,述夫妇同梦女归以死告,且谓上帝命为河神,无苦也。方共骇愕,里中哗传太平桥河有尸,被发蒙面,上下衣密缝,视之则妇也。凡溺者,男覆女仰,而妇尸独覆,人莫不异之。此道光八年四月事也。九年,诏旌其门,里人为葬于栖霞山下,赵茂才之琛题其华表云:"碧水冷银瓶,祠近岳家追孝媛;青山标石碣,墓邻孙氏聚贞魂。"

除夕奏凯

逆回张格尔背叛,四城失陷,宣宗成皇帝命大学士长龄为扬威将军,统兵征剿,四城收复。张逆潜逃至噶尔铁盖山,为兵丁扬发、田大武所擒,其时为道光丁亥除夕。将军驰奏凯音,有句云:"开九重之阊阖,欢传凤阁椒花;听万里之铙歌,喜溢鳌山灯火。银幡彩胜,祥光争耀于红旗;玉烛金瓯,瑞气常凝于紫陛。"切时令抒词,非比寻常称颂。先是,克复四城时,张逆潜逃,有议请割弃四城者,有议屠戮叛众者。将军以四城失守,援兵未至,半多逼胁,良莠难分,诛之不胜诛。且出卡即外夷部落,脱使群起疑惧,铤而走险,为张逆添羽翼,与四城为劲敌矣。于是胁从出卡,眷属得免缘坐,竟藉以勾摄张逆入卡就擒,人莫不服筹画之善。

魏侍御联

天竺白衣送子观音殿楹联甚多,皆庸浅不足道。惟钱塘魏春松侍御成宪所题,裁对自然,不失读书人吐属。句云:"白衣仙人,瓶中水杨柳;朱芾男子,天上石麒麟。"

蜈蚣入腹

明张冲虚,吴县人,善医。有道人以竹筒就灶吹火,误吸蜈蚣入腹,痛不可忍。张碎鸡子数枚,令啜其白,良久,痛少定,索生油与咽,遂大吐,鸡子与蜈蚣缠束而下。盖二物气类相制,入腹则合为一也,事见《吴县志》。按:明江氏瓘《名医类案》亦有一方,云:取小猪儿一个,切断喉取血,令其人顿饮之,须臾,灌以生油一口,其蜈蚣滚在血中吐出,继与雄黄细研,水调服愈。南方多蜈蚣,且家家用竹筒吹火,尝有是患,录之。

食 忌

医书所载食忌,有无药可解者,录以示戒。痧症腹痛误服生姜汤,疔疮误服火麻花,骨蒸似怯症误服生地黄,有筋胀(即乌痧胀)。误认为阴症投药,渴极思水误饮花瓶内水,驴肉荆芥同食,茅檐水滴肉上食之,食三足鳖,肴馔过荆林食之,老鸡食百足虫有毒误食之,蛇虺涎毒暗入饮馔食之。

冯中丞

吾邑冯柯堂中丞钤,历官楚、皖,有惠政。抚皖时,于后圃莳梅及蔬果,颜曰"菜根香",题楹帖云:"为恤民艰看菜色,欲知宦况问梅花。"诵之可想见其志趣。

林文忠公

林文忠公在河工时,题所居室联云:"春从天上至,水由地中行。"题客座联云:"芦中人出,河上公来。"又赠河丞张姓者联云:"乘槎直到牵牛渚,载笔同游放鹤亭。"切地切姓,人咸叹其工妙。

复父仇

唐以前,复父仇不抵死者多,至唐始有抵死者。宪宗时,梁悦复父仇,职方员外郎韩愈议,复仇之名同而其事各异,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下尚书省集议以闻,酌处之。有诏以悦申冤请罪诣公门,流循州。自后多得减死,然犹不免于戍,如明之何竞、张震皆然。至本朝蓬莱王孝子之复父仇,竟得开释,复功名,则以典狱者贤能,能体圣天子孝治天下之意也。其谳词推原律意,尤足以维国宪而厌人心。全谢山太史祖望作《王孝子传》,载其事甚详,兹略述之。王孝子名恩荣,父永泰,因賨产与县小吏尹奇强角口,被殴中要害死,时恩荣甫九岁。祖母刘氏讼之官,不得直,仅给埋葬银十两,祖母内伤,自缢死。母刘氏瘗其姑,藁厝永泰棺于市,僦屋其旁居之,泣血三年,病甚将死,授恩荣以官所给银曰:"汝家以三丧易此,恨不可忘也。"恩荣荐罹大事,家尽落,依舅以居,厉志读书。稍长,补诸生。誓于父柩前,寻仇,以斧自随。其舅谕之曰:"竖子之志固当,但杀人者死是国法也。尔父之鬼馁矣。"恩荣流涕听命。年二十八举子,辞于舅,曰:"可矣。"遂行。两次遇奇强,斫以斧不死,脱去,远遁栖霞。相隔八年,奇强偶返蓬莱,入城过小巷,恩荣突出扼之,劈其脑,脑裂,以足连蹴其心而绝。恩荣乃自系赴县,会奇强家讼当日永泰故自缢,非殴死。县令欲开棺验视,恩荣请曰:"小人已有子矣,宁抵死,不忍暴父骸以受毁折。"叩头出血。县令恻然,乃为博问于介众,皆曰恩荣言是。遂径详法司,法司议曰:"古律无复仇之文,然查今律,有杀擅行凶人者,予杖六十,其即时杀死者不论,是未尝不教人复仇也。恩荣父死之年尚未成童,其后叠杀不遂,虽非即犹即矣。况其视死如饴,激烈之气有足嘉者。相应特予开释,复其诸生,即以原贮埋葬银还给尹氏,以章其孝。"时康熙己丑年也。莅恩荣事者,抚军则中吴蒋陈锡,提学则北平黄侍讲叔琳与滇南李观察发甲也。

余按:唐李肇《国史补》云:"衢州余长安父叔二人,

为同郡方全所杀，长安复仇，大理断死。刺史元锡奏言：'臣伏见余氏一家遭横祸死者，实二平人；蒙显戮者，乃一孝子。请下百僚集议其可否。'词甚哀切。时裴垍当国，李鄘司刑事，竟不行。老儒薛伯高遗锡书曰：'大司寇是俗吏，执政柄乃小生，余氏子宜其死矣。'"以王孝子事相较，非今之远胜于古耶？康熙己未，乌程有严孝子廷瓒复父仇，诣县自首，县令欲生之，为请于上司。方俟督抚具题，而孝子已死于狱，盖为仇家贿狱吏杀之也。牧民者鉴此，益当加意致慎矣。

诸葛武侯祠堂碑

《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余于武林帖肆得之，乃明蜀府丞奉滕嵩所镌补者。碑高八尺，阔三尺九寸，字廿一行，行五十字。首行题"节度掌书记侍御史内供奉赐绯鱼袋裴度撰，营田副史检校尚书吏部郎中兼成都少尹侍御史赐紫金鱼袋柳公绰书"，末行题"元和四年岁次己丑二月十九日建"。首行空处有"弘治十年，巡按四川监察御史蓝田荣华跋"（钱宫詹《金石文跋》尾作"巡抚"者误）。其下滕嵩跋语残缺，不见镌补年月，惟有"由唐逮今将盈千载"语，当在有明中叶以后。末行空处有"康熙十一年巡抚罗森跋"。诸跋语俱有剥落处，碑文上二格下四格亦然。惟末行年月以下，粤东藩使胶西宋可发跋，楚楚可诵，云："读唐碑，文瑰丽，书端严，称'双绝'匪溢。当时不以文字推裴、柳、重本也。文传者文重，人传者文亦重，彬彬君子哉！"碑文以《唐文粹》校之，微不同，如"震慑"之"慑"作"叠"，"谋久驻之计"，"谋"作"为"，"上下无异辞"，"上"字前多一"而"字，"志愿未果"，作"日日未果"，尚皆无可指摘，至"荆州"之"荆"作"故"，"罢氓"之"氓"作"甿"，于义未安。若是笔误，则以之上石，何草草耶？米元章谓柳尚书字胜其弟诚悬，今观此碑，笔力柔靡，远不逮矣，岂因重镌而失真欤？

赵太史

乾隆乙未科会试，奉新赵太史敬襄卷为房考白麟阅荐，三艺已刊，拟第四名。总裁以前十名试卷例应进呈，重加校勘，见赵卷第五策用"大历"字，白以为已改写作"历"，不为犯讳，总裁嵇文恭公独以为不可。白争之甚力，文恭疑愈深，卒摈弃之，于是取中在后之卷。策中用"庆历"、"万历"等字者，皆斥之。自后科场禁例，除"阅历"字照常书写外，其本字系指天文者，虽经改写而古字本通，试卷内必宜敬避。盖文恭弱冠登朝，畏慎无过失，独尝于进呈文字内，有引御制诗用字未经改写者，坐是出南书房，故生平遇庙讳、御名，倍深敬畏。然宋制尚避嫌名，则古字本通之字，自宜谨避也。赵于庚寅科以十五岁登贤书，自是蹭蹬公车者二十余年。至嘉庆己未科，始以第三名登第，入词林，改吏部主事，未及半年即乞归，授徒二十余年而卒。著有《竹冈斋集》。

彡石公

伯父彡石公历官郡守，清而不刻。初抵惠州府任，归善县学博甘某年已八旬，龙钟叩谒，耳又聋，应对俱谬，或讽可以年老黜之。公曰："士人毕世勤劬，仅得备位下曹，已足怜悯，况学博乃老而后官，非官而后老，何忍苛求乎？"卒善视之。迨公移任高州，甘即登白简。公自幼刻苦力学，于诗嗜之尤笃。晚年自定《青芙蓉阁诗集》六卷，海内传诵之。嘉庆己卯岁，星查从兄瀚摄篆徐闻县，公得信，作诗勖云："南天遥隔海漫漫，书到都从隔岁看。道远忽如迁客去，身亲方信宦途难。刑书未读犹儒术，民隐能知即好官。载石郁林先德在，莫因宝玉厌贫寒。"诗不载集中，盖绝笔也。公即于是岁捐馆，知交挽章极多，同邑孔梧乡学博广覃题联云："典郡矢清廉，归装片石；论诗重忠孝，大集千秋。"语最警切。

文选字句

嘉庆间，场屋中式文字习用《文选》字句，往往有讹妄不通者，如"垂衣裳而天下治"题，文用《东都赋》"盛三雍之上仪"一段，不知雍宫建自汉朝，黄帝、尧、舜时无之，且赋语云："盛三雍之上仪，修衮龙之法服。铺鸿藻，信景铄，扬世庙，正雅乐。"而文中抄用，因坊本注释"服"字下有"音匐"二字，遂误以为正文，书作"匐铺鸿藻，信景铄扬"，而截去"世庙正雅乐"五字。割裂纰缪，真堪发噱。见给事中辛从益所陈条奏中。

山斋留客图

道光己亥，余选台郡教授，廨近阛阓，榱栋多倾，而地势宏敞，西南诸山列户外，余稍稍葺治，隙地皆补以花，众香满室，每与二三佳客清言竟日，几忘身在城市。爰作《山斋留客图》，并赋诗以寄兴云："空斋闭门居，闲散伍丞掾。经世愧无术，幸惬庭闱恋。廊庑日清旷，一毡此安宴。迤逦城外山，浓翠扑人面。烟云莽终古，倏忽状万变。于斯悟尘幻，荣利又奚羡！愿偕素心侣，抚景恣笑抃。情真略形迹，俯仰任所便。品题各挥毫，秀绿入吟卷。回睇阶下花，深丛正摘绚。""浮生役万事，形悴神亦伤。岂如适我性，优游饫众香。韶春淑气转，繁英媚晴光。花开杂五色，轩楹列成行。佳客抱琴至，角巾共倘佯。客至不常聚，花开不恒芳。见花复见客，曷不尽百觞！酒罢乐未已，揽衣舞回翔。江湖多风波，吾党兴自狂。淹留日既夕，月华吐遥冈。"

医宗四大家

新安罗养斋浩《医经余论》云："医宗四大家之说起于明代，谓张、刘、李、朱也。李士材辈指张为仲景，不知仲景乃医中之圣，非后贤所及，况时代不同，安得并列？所谓张者，盖指子和也。观丹溪《脉因症治》，遇一症，必首列河间、戴人、东垣之说，余无所及。其断症立方，亦皆不外是，知丹溪意中专以三家为重。《格致余

论》著补阴之理，正发三家所未发。由是攻邪则刘、张堪宗，培养则李、朱已尽，皆能不依傍前人，各舒己见。且同系金、元间人，四大家之称由是而得耳。”此说足以正数百年相传之讹。

五月五日生

俗忌五月五日生，然史书所载，如孟尝君、胡广、张桓侯飞、王凤、王镇恶、齐后主、齐南阳王绰、崔信明、宋徽宗、翁应龙、纪迈、辽懿德皇后、赵元昊等，其遭遇不同。最奇者田特秀，以五月五日生，小字五儿，所居里名半十。行第五，二十五岁乡、府、省、御四试皆第五，年五十五，八月十五日卒，见《金史》。

冯少司寇

临海冯蒿庵少司寇苏，康熙己未殿试充读卷官，事毕赐茶乾清宫，命与同列赋诗。冯诗先成，有“还看景运息戈铤”句，上谕‘铤’韵稍生，险韵排律用之不防，律诗似宜他择。”即面奏，改“定有邹、枚供视草，还看房、魏画凌烟”云云，上首肯称善。施愚山侍讲为赋诗云：“受诏近传新句好，亲承天语与深论。”朝士艳传之。冯工于七律，如《归舟杂兴》云：“北望云山燕市远，南来舟楫楚程多。”《寒食杂诗》云：“儿女灯前同是客，园林枕上几还家。”俱佳。

顾葇匡

吾郡石门顾葇匡修，性嗜咏诗，兼善丹青。迁居吾邑，筑读画斋，绘图以见志，有“曾留秾绿常开径，祗爱丹青不买山”之句。与歙鲍葇饮孝廉廷博交好。亦喜刊书，有《读画斋丛书》行世。

毕大令

文登毕恬溪大令以田，精研古训，尝谓宋儒好凿空，以俗训训古经，其尤甚者，自春秋至唐，书策所载，皆子纠兄而桓公弟，顾于千载下意变其长幼，以伸己议。识者韪之。年七十以举人大挑一等，分发江西，委署安义。值赦令，邑有兄杀胞弟之案，大令列之不准援赦。上游驳斥，大令执“不念鞠子哀，泯乱伦彝，刑兹无赦”之经义以诤之。大府已定劾休，适歙程春海侍郎恩泽主试广东，取道豫章，大府款之，侍郎问大令起居甚悉，事乃得解。嗣补崇义，卒官。著有《九水山房文存》二卷，杨至堂河督刊行于世。

钱王祠联

杭州钱武肃王祠在涌金门外，规制宏敞。有王文成公题扁，云：“顺天者存。”楹联则有诸城刘文清公墉题云：“启匣尚存归国诏，解弢时拂射潮弓。”又孙文靖公题云：“衣锦还乡，保万民于安乐；上疏归国，启百世之蒸尝。”又裔孙嘉定伯瑜中丞宝琛题云：“功在生民，惜传闻异辞，信史尚留曲笔；德垂奕祀，怅播迁中叶，支流莫溯渊源。”

雪诗

道光辛丑十一月，吾乡大雪，高积丈许，压圮屋宇，伤人甚多。时余司铎台州，台地少雪，是岁雪亦有数尺。同人用坡公《北台书壁》韵作诗，裒然成集，录其尤者于此。“同云酿出六花纤，一阵惺松一阵严。密糁渐飘风外絮，薄融初著水中盐。积三尺厚封苔径，添一分光映画檐。无限好山排几案，霎时失却旧青尖”（临海洪裕封）。“漫空六出舞秾纤，侵晓寒尤较夜严。花发庭前皆白玉，霞飞岭上误红盐。回风态擅三春絮，夺月光凝万户檐。好沁诗脾嚼梅蕊，冷香透澈齿牙尖”（仁和钟茂才宪尧）。“声静檐铃不触鸦，霏霏玉屑碾云车。冰纹冻折垂头竹，粉本新翻没骨花。驴背一鞭人觅句，马蹄千里客思家。夜深检点删余草，涂抹淋漓墨沛叉”（钱塘陈茂才景曾）。“不待月来明画阁，作回风舞触雕檐”（阳湖贡茂才云锦）。“围炉啸咏冰裁句，比户欢呼玉积檐”（仁和冯茂才煦）。“开径鸿留双爪印，迎门鹤舞一身花”（临海张明经英元）。余亦有作云：“园亭冻影噤啼鸦，门外沈沈少客车。大地湖山开净域，诸天色相幻空花，僵眠梦冷高人宅，禁体诗严学士家。试向梅枝问消息，满林香簇玉丫叉。”

朋友

太仓陆桴亭先生世仪《思辨录》有云：“朋友之功可以配天，何者？君子能著书，不能使之传世，惟天能使之传世。然天亦不能使之传世，读其书而心好之者能使之传世，故曰朋友之功可以配天。子云《太玄》曾何足云？然微桓谭则几不传，而况不为子云者乎！乃读书而心好之者不可得，甚至有嫉其书而惟恐其传者，朋友之害又可以配兵火。”其论至奇，亦至确。

饧

临海洪佥事若皋《南沙文集》，谓方书金、银、玉、石、铜、铁，俱可入汤药，惟锡不入。间用铅粉，亦与锡异。锡白而铅黑，且须锻作丹粉用之。明名医戴元礼尝至京，闻一医家术甚高，治病辄效。亲往观之，见其迎求溢户，酬应不暇。偶一求药者既去，追而告之曰：“临煎时加锡一块。”元礼心异之，叩其故，曰“此古方尔。”殊不知古方乃“饧”字，“饧”即今糯米所煎糖也。嗟乎！今之庸医，妄谓熟谙古方，大抵皆不辨“锡”、“饧”类耳。余谓：今之庸医，不特未识古方也，即寻常药品，亦不能辨其名。有书新会皮作“会皮”，盖不知新会是地名也。有书抚芎作“抚川芎”，盖不知川与抚为二地也。此皆余所目见者。

李梅卿

嘉兴冯柳东教授登府之室李梅卿女史畹，早娴翰墨，倡随静好，盛年殂谢，教授深悼之。女史尤工词，自题《倚梅图》，有“雪影压残鸟梦，月痕冷靠花身”之句。其《寒夜·南柯子》云：“细点瓜蠹谱，闲栽萱草花。三年

为妇惯贫家，且喜芦帘纸阁、手同叉。　兽火温箫局，蛾灯罢纺车。戏他小女绾双丫，懒放鸳针今夜、较寒些。”殁后，教授题《城头月》词于后云：“唐诗一卷曾亲授，红豆双声就。箫局偎寒，纺车絮雨，梦也休回首。

芦帘十载为新妇，草草分离骤。写韵楼空，横琴月冷，总是断肠候。”

吴香竺诗

吾郡石门吴香竺大令文照，嗜吟咏，有句云：“一官如独客，万事付闲吟。”尝赋《移居秀州倾脂河》诗云：“桥回夹岸有人家，一半帘栊绿树遮。惯饮倾脂河畔水，生成儿女尽如花。”人咸称诵之。

朱绿筠

钱塘朱绿筠女史璘，聪慧能文，矢志不嫁。当代闻人，欲见一面不可得。家贫，售诗画以自给。余曾见其扇头画菊，题诗云：“无花开尔后，风雨已重阳。醒却繁华梦，甘为冷淡妆。有心难向日，无骨不凌霜。底事翩跹蝶，犹思挹晚香。”是真能孤芳自赏者。

浙江乡试录叙

明万历初年，各省乡试皆由外吏巡按等官主文柄，自十三年乙酉科，始遣京朝官临校。浙江正考官则为无锡孙宗伯继皋，副之者为刑科右给事中江夏常居敬，监临为巡按御史王世扬，提调为左布政使衷贞吉、右布政使余一龙，监试为按察使冯时雨、副使史继志，同考试官为推官王守素、知县周孔教、学正黄宏敕、教谕杨启新、林岳伟、倪思益、杜方伟、刘怀民、廖自伸，训导陆策合，提学佥事苏浚。所选士三千七百有奇，取九十人。见宗伯所作《浙江乡试录叙》。

三续千字文

宋长洲侍其良器玮作《续千字文》，不用周兴嗣千文中字。江阴葛氏刚正又作《三续千字文》，亦无复字，并自注万四千余言。篇末云：“梁韵昔叙，玮编今录。申浦葛叟，昭勋族胄。《七略》旁览，三篇继就。俱诠诂注，俾诲髫幼。序识卷末，聊示悠久。”“昭勋”句盖指其伯祖丞相文定公邲，理宗时绘像昭勋崇德之阁，刚正在从孙之列，故曰“族胄”云。

周　礼

《周礼》之制，王莽用之而败，王安石用之而亦败。方正学，一代伟人，乃以用《周官》更易制度无济实事为燕王借口。无他，古与今异势，不可强以所难行也。《礼》“时为大”，信夫！

改月改年

武后改十一月为正月，十二月为腊月，来岁正月为一月，自天授元年至久视元年，凡十一年。玄宗改年为载，自天宝三载至肃宗至德二载，凡十四年。法令不能行久远，亦何事变更为！

祖孙父子同名

魏安同之父子皆名屈，是祖孙同名也。汉强侯留章复，其子又名复；广平节侯德，其嗣侯亦名德；宋林邑王父子名杨迈；罗处士父子名靖元；杨文振子名文修；明刘忠武父子名江，是父子同名也。汉刘繇父名舆、长子基，字敬舆，是以祖之名为字也。吴越钱文穆王名元瓘，子忠献王佐字元祐，是以父之名为字也。

仲廉甫札记

《仲廉甫札记》，太仓冯伟人伟著，中多论学之语，有云：“孔子好言仁，孟子好言义，其旨一也。仁以心之离合言，义以事之是非言。故不处不去，孟子之所谓义，而孔子谓之仁；杀身成仁，孔子谓之仁，而孟子谓之取义。尊德性之学，与道问学之学，旨亦如此。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道问学之所以存心也；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尊德性之所以致知也。后世互相抨击，各持一是而不可通，岂非意在门户，而心得之实转荒乎？”此说可以破朱、陆异同之见。至谓“太虚刻刻在前，而人不见，见之而不能师之，能师之者神圣仙佛也，师之则与太虚同寿矣。人能以太虚为师，安得以异氏目之？”是欲合儒、释、老之教而混之，毋乃言之失当乎？

醵钱启

同邑沈芝岩茂才逢源，天才亮特，为督学山阳汪文端公廷珍所赏拔。少订姻于张氏，家贫力学，锐志进取，誓不登科不娶。年逾三十犹未售，亲戚劝其毕姻，为似续计。而孑然一身，家无担石，乃为醵钱以成婚焉。既屡不得志于有司，益纵于酒，每当夜深人静，持杯独酌，狂呼恸哭，辄惊其四邻，遂以是得病，卒年三十有六，无子。遗稿散失，录其醵钱启云：“伏以纳币无过，五两判于《周官》；有财振人，八厨茂于《汉纪》。谢公移帐，助隐之为周旋；仆射营婚，致子琮无暇日。盖合独以时者，礼也；假人不德者，义也。自来逸轨，多载前闻。源束发受经，早谙昏义；弱冠弄翰，间肄闺辞。慕鲍宣之风流，企何曾之酬酢。素门合牉，订两小于朱丝；张姓连天，系一纱于玉臂。固已姻联白建，喜得胜流；缘合老人，即期报板矣。然以为情萦儿女，惧累英雄；肘系香囊，恐妨书史。求凰有曲，不惊在御之声；特雉无媒，未设早婚之令。以故凉宵弋雁，星剩匏瓜；春社飞鸳，风虚少女。乃者，仲卿龙具，京师弃其无才，昭谏白衣，云英笑其未脱。十年不字，负此韶华；三星在天，歌残邂逅。历姹紫嫣红之候，春事已阑；闻口脂面药之颁，痴情渐悔。满身风露，识季迪之欲婚；一阕朝飞，笑牧子为未达。梦已征于桑下，曲待奏夫《房中》。所虑缣练茧绸，难捐嘉饰；方樏牢烛，不少门财。在戴良有布被之将，亦希高隐；而裴航无杵臼之聘，终隔仙源。库乏男钱，罂乾女酒。盖几几乎泥中有絮，春风徒

吹;洞口无桃,胡麻空熟矣。于是草元弟子,戴笠故人,将使凫不单行,心成一袜。集千狐之腋,暖到鸳帏;分一叶之阴,春回鸾树。乌珰十事,不令贻笑纯材,玉镜一枚,即可相攸温峤。是则长源迎妇,供帐遍于北军,宁戚欲妻,平章待夫管子。阮修婚费,敛自名流;黄姑聘钱,贳从天帝。以今拟古,足可轩渠。故乃洒墨管城,命词侧理。抒予结约,告尔苔岑。类杲卿索花粉之需,异吴市竞金钱之掷。行见两行花烛,悉有耀之自他;一色椽纱,等解衣之惠我。有情谁能遣此,且慰目前介特之心;此事使卿有功,预防他日揶揄之语。"

李孝廉

嘉邑李孝廉贻德,深于经学,兼工诗、古文辞。嘉庆戊寅岁登科,年已五旬矣,留京十载不归。其同年某卒于京邸,因赋诗云:"故鬼未还新鬼续,怜人犹自恋长安。"未几亦卒,闻者悲之。

顾侍读

仁和缪莲仙艮,编刻《文章游戏》,类皆娱情肆志之辞。惟长洲顾耕石侍读元熙二赋,命意高远,非等寻常笔墨。《污卮赋》序云:"晋傅咸《污卮赋》,谓卮为小儿窃弄,误堕不洁,以比士君子之瞟行。呜呼!卮也,而弄诸小儿,何待其既污而后咨嗟太息哉!"赋曰:"天下之宝,任之匪人。既污而悲其遇,实未毁而丧其真。故球图不可玩之以妇寺,而太阿不可假之于童昏。"《唐花赋》序云:"南方窨花,牡丹为盛;北方地寒,梅亦不花。花者,皆唐花也。早开而无香,且易悴。"赋曰:"泉之窍于山也,人凿其胚;玉之垫于璞也,人斲其胎;花之孕于根也,人发其荄。吁!此人之所以戕物,而物之所以宁处于不材。"二赋寥寥数语,而即小见大,含孕无穷,名作也。

周孟侯先生

吾邑周孟侯先生拱辰,明季贡生,吾母之七世祖也。先世累著清德,母夫人梦砚生花而生公。比长,聪颖绝人,又励志于学。尝坐小楼,去梯三年,读古今文五千篇有奇,由是才藻艳发,名噪一时。吴兴庄廷钺将刊《明史》,以厚币聘公。先一夕,公梦其父畀以一合,启视之,则赫然一人头也,惊而寤。适庄使至,有警于是梦,峻辞却之。及《明史》祸发,诸名士株连被戮者多,公独脱然无累,识者谓世德之报。屡不得志于有司,牢骚抑塞之气悉寓于文辞。著有《圣雨斋集》,其宫词八十首,寄兴无端,尤足令才士读之,同声感喟。摘录五首,以当尝鼎一脔:"露痕高漾月痕低,六院笙歌五院迷。莫道襄王惜香梦。巫山只在画栏西。""垂杨深闭画楼春,花送黄昏莺送晨。三十六宫闲似水,平明催召虢夫人。""金铃猧踏落花泥,辇路苔痕旋欲迷。谁道举头刚见日,凤楼疑在十洲西。""碧箫吹破思依依,听尽宫莺半掩扉。最是无聊看不得,桃花片片背依飞。""翠剃宝鬓玉膏新,一对菱花一怆神。每恨蛾眉绿如许,不如影里李夫人。"

新乐府

山阴胡茨村观察介祉,取明崇祯、弘光时事作《新乐府》六十篇,篇各有记,载述甚详。顾往往有与正史异者,如:《诸公子篇》,谓魏大中子学濂官庶常,污甲申伪命,而略其死事一节。《东江叹篇》,谓毛文龙盛时,参貂书币,走津要如织。陈继儒负盛名,方游辇下,独不及,心衔之甚。适于钱龙锡座谈东江事,言毛跋扈僭越当斩状,钱因以语袁。祸酿于微细,而中于封疆,横议之罪,真不容诛。不知此乃妄传,未可据以为实。《卢家军篇》,谓象升率亲兵赴战,行至贾庄遇刺死,而《明史》则纪其战死蒿水桥事甚悉。《三罪辅篇》,谓误国之罪以温体仁、薛国观、周延儒为称首,杨嗣昌实心任事,才又足以济之,帝知之甚深,故眷倚独重。使廷臣不以门户掣肘,俾得耑心办贼,未必无成。顾攻者纷纷,遂使忧危愤郁,方寸扰乱,以抵败亡。此说尤为失真。余观《明史》本传,崇祯时,先后增赋糜饷,嗣昌主之,实为祸本。复庇熊文灿以抚贼误国,厥罪甚大。又陷卢象升战死;恶方孔炤,劾下诏狱;抑孙传庭,使不得遂其志,而贼势益张。嫉忮之私,视体仁等亦无甚异,谓之实心任事,不可也。《悲潼关篇》,谓孙传庭死于乱兵,而《明史》则谓其跃马大呼而殁于阵。《假皇后篇》,谓或言初福王世子殁,德昌郡王序当嗣位。马士英为凤督,有以居民藏王印首者,取观,则福王印也。询其人,云:"负博进者,持以质钱。"士英物色之,则以为真嗣福王矣。国变后,遂推戴以邀援立功,天下皆以为嗣福王即皇帝位矣。彼童氏以为今嗣福王即昔之德昌王,而抑知昔之德昌王非今之即皇帝位者耶?故有断断不可见者。按:此说亦正史所摈,不足信也。其所为《乐府》,惟《悲潼关》一篇音节近古,云:"潼关天下险,大督将家才。一战王师没,三秦贼骑来。河流终古恨,风雨至今哀。白日行当堕,挥戈力岂回。"

孙愈愚

乌程孙愈愚明经燮,刻苦于学,耽吟咏,尤工为古文辞。尝与震泽张渊甫学博履书曰"文章之道,一真气所弥纶。自时文兴而士安于剽窃摹拟之习,去而习古文亦同此伎俩,安得不伪?究之天下,惟真者为能感人于无穷,而伪者祗可欺一时之目。自古文章传真而不传伪,故读书不必多,而要在通其意,抒辞不必丽,而要在达其心"云云。又尝选欧阳永叔、苏老泉、东坡、曾子固、刘原父、李太伯之文各数十篇,朝夕讽诵。而不取王介甫,恶其辨言乱政也。

吴香圃诗

吾里吴香圃茂才全昌,归安人。少有隽才,稍长,以诗赋受知于学使者阮文达公。入郡庠,屡试不售,轗轲憔悴以老。著有《香草斋诗钞》,《西溪》云:"采药西溪行,寒流曲如带。日落牛羊归,村墟暝烟外。"《寄俞

生香俨》云："漂零萍梗又经秋，此夕思君独倚楼。寒雁一行何处去，白云天远大江流。"又断句云："残年衰鬓客，独夜大江船。""落日树边尽，孤舟溪上归。""楼头细雨三更笛，江上寒潮一叶舟。""小溪疏柳谁家阁，极浦斜阳独客舟。""久病人如秋树瘦，苦吟声比夜蝉寒。"皆清逸可讽。

关帝谥

关帝谥壮缪，人皆谓缪非美称，独绵竹黄州牧成章持论辨之，云："昔关帝之谥壮缪也，陈寿以谥法'名与实爽曰缪'，传谓帝刚而自用，戾以致败也。又或谓'武功不成曰缪'，千载下卒无一人为帝表暴者，而不知皆非也。按：《礼记大传》'以序昭穆'，古本作'缪'；《左传》'穆'多作'缪'，若秦穆公，史皆称'缪'，是穆与缪古文多通用。考《谥法》'布德执义曰穆'，'中情见貌曰穆'。夫布德执义、中情见貌，孰有过于帝者？谥曰壮缪，盖伤帝之死国，与宋岳飞谥武穆同意。而壮穆作缪，亦犹秦穆、鲁穆之或作缪也。今世俗以缪为横戾之缪，以为恶谥而讳之，非情事也！"黄之论如此。余以为秦缪之谥，昔人尝以为非美名矣。黄说虽辨，终不能举历久相沿者而易之也。伏读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上谕："关帝在当时力扶炎汉，志节凛然，乃史书所谥，并非嘉名。陈寿于蜀汉有嫌，所撰《三国志》多存私见，遂不为之论定，岂得为公？从前世祖章皇帝曾降旨封为忠义神武大帝，以褒扬盛烈。朕复于三十二年降旨加'灵佑'二字用示尊崇。夫以神之义烈忠诚，海内咸知敬祀，而正史犹存旧谥，隐寓讥评，非所以传信万世也。今当抄录《四库全书》，不可相沿陋习，所有志内关帝之谥，应改为忠义。第本传相沿已久，民间所行必广，难于更易，着交武英殿，将此旨刊载传末，用垂久远。其官板及内府陈设书籍，并著改刊，此旨一体增入。钦此。"圣谟煌煌，洵足彰圣神之德，而垂示万古矣。

刘三山

广州刘三山孝廉华东，志行高洁。洋商某夤缘入乡贤祠，三山力持清议，忤大吏意，褫为布衣，士论惜之。仁和周南卿茂才三燮赠以诗云："天柱风云事可嗟，闲身且伴铁梅花（三山姬人名铁梅）。富人名肯扬雄载？自把文章吊白沙。"

沈鹿坪师

归安沈鹿坪师焯，家琏市镇。少好学，夏夜同人皆散步纳凉，独默诵所习经，常达旦不辍。屡试高等，每一艺出，人皆传诵。时俗学以剽窃涂饰为能，矫其弊者又貌为高古，不中有司程度。公折衷至当，探经书之蕴，而出以高华，究理法之精，而归于沈实。以故游其门者，大小试无不利。公精于数学，乾隆丙午举秋试后，杜门授徒，不与计偕。人劝之就试，公曰："吾当于乙卯岁获售，今犹未也。"届期果以二甲第八名登第。先是有显官私人榜后通款于公，谓词林可得，公力却之。既而以知县归班，改就教职，补官台郡学博。台于前明科甲极盛，人才辈出，今则稍稍衰矣。公曰："振兴文教，乃吾责也。"遂进多士而劝之以学，远近向慕，登堂负笈者踵相接。公视其质之高下，循循善诱，数年之后，文风渐复。嘉庆己卯引疾归，馆于青镇严比玉太守廷珏家，余亦亲受业焉。公阅余文，谓曰："子作文无根柢，犹欲筑室而无土木也，安得成？"余于是始知殚力于经，后得忝窃科名，皆公之力也。公生平所作制艺不下数千首，诗、古文、词亦遒整有法，惜皆散佚。兹录箧中所存诗三首于后。《留别严比玉珮仙》诗云："桃李春深苜蓿肥，偶伤怀抱拂衣归（时有丧明之痛）。儒官久忝齐竽滥，学术终惭郑璞非。忽枉新莺求友唤，故教秋燕傍人飞。频年坐拥谈经席，拟返衡茅昼掩扉。""话到衷肠首重回，沈吟且尽手中杯。曾闻良玉烧须试，漫道黄金散复来。循吏声名多郡秩，赀郎词赋总仙才。不辞临别将言赠，记取荆花一处栽。"《题李梅修抚心图》诗云："子舆日三省，伯起夜四知。古人贵慎独，炯若鉴在兹。劳劳方寸地，旦夕轮辕驰。暗室虚无人，想见肺肝时。勿问马得失，勿问蛙公私。中有丹元子，俯首将何辞？君家《见闻录》，言行皆人师。绘图藉自儆，嘱我系以诗。我亦问心者（前任台监理庙工楹帖，有"事可问心宁任怨"之句），抚此重致思。致思且勿语，语恐旁人嗤。"

腊

《月令》："腊，先祖五祀。"正义云："腊者，猎也。谓猎取禽兽以祭先祖五祀也。"然则"伏猎侍郎"亦非甚谬，未若"金根车"之改"金银车"也。特其人不学，遂贻口实。且古人作书可以通假，后世则不能耳。近有士子试艺，误书"非"为"飞"而被黜，此字古亦有通用者矣。

起　复

宋刘珙为江西安抚。继母忧，起复。珙曰："三年通丧，三代未之有改。汉儒乃有金革无避之说，已为先王罪人，今边陲幸无犬吠之惊，臣乃欲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禄之实，不又为汉儒之罪人乎？"丞相史嵩之丁父忧起复，徐元杰言："家庭之变，哀戚终事，礼制有常。何至忽送死之大事，轻出以犯清议哉！自闻大臣有起复之命，虽未知其避就若何，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声涕零！臣特为陛下爱惜民彝，为大臣爱惜名节而已。"其论起复之失，最为恳至。读此觉明吴中行诸人论张江陵夺情，意激而辞烦，犹未能得其要也。

叶素庵

仁和叶素庵孝廉金书，才华富赡，工书画，善吟咏。家贫，鬻文京师以养亲。中年殂谢，士林惜之。尝赠余扇头墨梅，题诗一绝云："风雪漫天腊正残，一枝素萼独凌寒。拈毫写出清癯骨，未许人间俗眼看。"今已为友人携去，每诵遗什，辄为惘然。

端木舍人

青田端木鹤田舍人国瑚，天才颖异，以诗赋受知于阮文达公。官归安学博十余年，后以精究地理为禧尚书恩所荐，万年吉地工成，特赐中书，加六品衔。持品高介绝俗，在京师不事干谒，萧然斗室，惟以著述自娱。相国某慕其名，招之不往，以此浮沈冷宦，不得迁擢而卒。所著有《易指地理玄文》、《太鹤山人诗集》。《在归安学舍作》云："官阁焚香过十年，乌皮尚恋旧青毡。日长散帙无公事，睡起匡床有俸钱。百代看成灯下烬，一乡逃入酒中天。玉河东畔莲庄北，听唱渔歌月又圆。"《寄园紫藤精舍作》云："朝隐频年未放还，寄园今寄我清闲。看花西寺逢三市（土地庙每三日花市，与寄园止隔一墙），视草东垣隔八班（每八日一诣，中书直庐）。官悟茶香人短榻，佛灯书味夜空山（中供观音佛龛）。紫藤老惜生涯薄，每倚春风借酒颜。"寄兴闲远，读之可想见其为人。断句如《哭林西溪》云："山川如故徒埋骨，天地无情莫著书。"《寄太鹤山房》云："文章事大愁言命，仕宦途多幸息心。"《淮安作》云："城根驿路藏秋草，树杪河声走夕阳。"《出仪真青山头江口》云："潮生城郭添新渡，木落江湖出远帆。"《落叶》云：风高古屋秋如雨，月满空山夜已霜。"《黄浦舟夜》云："一行杨柳烟为岸，四面芦花水是天。"《淮阴吊韩信》云："一代英雄儿女手，百年恩怨布衣时。"《鲥鱼云》："四月如银宜贵客，一生多刺比风人。"皆摆脱凡近，戛戛生新。所作联语亦可诵，《挽温州林石笥》云："气绝凌云，他日岂遗司马稿；泪倾流水，此时先碎伯牙琴。"《挽朱雨亭》云："愁寄天边，子始成名身易箦；哀传日下，父终遗命世传经。"

孔子生日

上元叶健庵中丞守兴安府时，郡诸生以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诞辰，禀请赴庙行礼。公为辨示止之，谓"嗣后诸生不得复为此举。倘各塾师生以终岁读孔子书，不可无以申敬，应于春秋祭丁日，各于私塾行释菜礼，似为得礼之正。即陋俗相沿，必欲于八月二十七日展其诚敬，亦只谓之释菜则可，谓之祝寿则不可。其俗称谓'孔子会'，则尤不可"云云。余按：《礼部则例》载："八月二十七日恭遇先师诞辰，大内至王公百官均致斋一日，各衙门不理刑名，民间禁止屠宰，前期缮绿头牌具奏，得旨，并出示九门及礼部前。"是孔子诞辰之期，已垂功令，有官职者，届期均应致祭。兴安府诸生禀请行礼，似不得訾为陋俗，惟不应用便服，且有祝寿及"孔子会"等称耳。

孙瀛帆诗

仁和孙瀛帆茂才光裕，博学能文，中年弃帖括为申、韩家学，暇则恣力于诗，才藻艳发，倾倒一时。道光癸卯，客台郡滋阳张兰台太守庭桦幕中，一见如故，遂订交焉。以所著《树萱草堂诗钞》见示，佳句如《南山古寺题壁》云："落花满径鸟啼寺，斜日半肩僧上楼。"《箴作诗者》云："花到半开香正好，酒经重酿味逾醇。"尤长于乐府，道光辛丑、壬寅间英夷扰浙，曾赋《从军咏》十章，激昂悲壮，于行间情事描写曲尽，可称诗史。兹录其二。《乍川戍》云："塘绕当湖环乍浦，浙西重镇支门户，都护防城击桴鼓，东指舟山郁风雨。帆樯出汉无定所，健儿横戈吼如虎，气压惊涛吞丑虏。一旦沿塘集楼橹，炮火轰天飞猛炬。弃甲曳兵掷弓弩，抱头纷窜虎如鼠。官兵散，贼兵聚，官兵为客贼兵主，主人移居让客处。主人未归客亦去，往不追兮来不拒。君不见，乍川戍，昔时重镇今旷土。朝廷养士二百年，后先奔走曰御侮。"《杉青闸》云："鸳湖水草黏天碧，杉青闸口苔藓啮。闸外屯军幻尘劫，草染鹃红水鸣咽。乍川失守寇氛迩，鹤唳风声禁不止。居民闻警纷避徙，揭竿之徒乘乱起。将军下令诛汉奸，杀人如草多株连。甘、凉健儿势汹涌，遇敌则怯遇民勇。摩厉以须逢狭路，尔来好送头颅去。奸民狡黠良民懦，奸民漏网良民诛。将军非嗜杀，健儿岂尽诬？与其失不经，宁杀不辜，纵杀不辜休怨予。芳兰尚以当门锄，况犯虎威捋虎须！尸累累，血濡濡，乌鸢啄肉委路隅。亡何有乡名子虚，一邱之貉谁贤愚？吁嗟乎！将军令，司马法，昨日诛某乙，今日戮某甲。簿录虽分明，犹虑有冤胁。奈何惧罗雉，不及呼名鸭。点鬼无名鬼亦愁，模糊夜哭杉青闸。"

祷神文

钱塘陈云伯大令文述宰江都日，江水涨，淹田庐，民不得凄食，因斋戒为文，祷于禹庙及江海祠曰："念小民之或忘帝力，实出无知；譬人子之偶拂亲心，定容悔过。"道路传诵，以为名言。

谳狱

萧山汪龙庄大令辉祖，由名幕而为循吏，所著《学治臆说》、《佐治药言》已风行海内，所有谳狱之辞，略志于此。无锡县民浦四童养妻王氏，与四叔经私，事发，依服制当拟军，汪以凡上，常州府引服制驳。汪议曰："服制由夫而推，王氏童养未婚，夫妇之名未定，不能旁推夫叔也。"臬司以王氏呼浦四之父为翁，翁之弟是为叔翁，又驳。汪曰："翁者，对妇之称。王氏尚未为妇，则浦四之父亦未为翁。其呼以翁者，沿乡例分尊年长之通称，乃翁媪之翁，非翁姑之翁也。"抚军因王氏为四妻而童养于浦，如以凡论，则于四无所联属。议曰："童养之妻，虚名也。王习呼四为兄，四呼为妹，称以兄妹，则不得科以夫妇。四不得为夫，则四叔不得为叔翁。"抚军以名分有关，又驳。议曰："《礼》'未庙见之妇而死，归葬于女氏之党，以未成妇也。'今王未庙见，妇尚未成，且《记》曰'附从轻'，言附人之辠以轻为比。《书》云'辠疑惟轻'，妇而童养，疑于近妇，如以王已入浦门，与凡有间，比凡稍重则可，科以服制，与从轻之义未符。况设有重于奸者，亦与成婚等论，则出入大矣。请从重枷号三个月，王归母族，而令经为四别娶，似非轻纵。"

遂得批允。

江淮卫漕船，多满十年粮道发价改造。其间有停运三次二次者，户部以未满十运驳，取擅动库项职名，司钱谷者援例顶详。总漕不准，商之汪。汪曰："援十年之例，而部以十运为计，创也，非破其十运不可。"乃为之议曰："截留漕船以裕民食，破格之恩前所希有。是以向来止计十年，而不扣足运。但船只一项，利于行驶，不利停泊；盖一轻停运，久泊河干，上之日晒雨淋，犹有苫盖银两，时为检点，至船底版片泥胶苔结，日渐朽损。若因船身无恙，勉强起运，重载米石，远涉江、黄，设有疏虞，所关非细，故不敢因慎重钱粮，致误天庾正供。既满十年，不得不造。"议上，总漕大为许可，达部允行。

长洲县妇周张氏年十九而孀，遗腹子继郎十八岁将授室而殇。族以继郎未娶，欲为张之夫继子，而张欲为继立嗣。辗转讦讼，前令皆批房族公议，历十八年未结。因查全卷，知乾隆十九年前，张指一人可以立孙，而房族谓其甫离襁褓，未必成人。后又另议，终至宕延。汪拟批："张抚遗腹继郎至于垂婚而死，其伤心追痛，必倍寻常。如不为立嗣，则继郎终绝，十八年抚育苦衷竟归乌有，欲为立嗣实近人情。族谓继郎未娶，嗣子无母。天下无无母之儿，此语未见经典。为殇后者，以其服服之，《礼》有明文。殇果无继，谁为之后？律所未备，可通于《礼》。与其绝殇而伤慈母之心，何如继殇以全贞妇之志。乾隆十九年张氏欲继之孙，现在则年已十六，昭穆相当，即可定议，何必彼此互争，纷繁案牍？"因立继书，遵依完案。乌程县冯氏因本宗无可序继，自抚姑孙为后。比卒，同姓不宗之冯氏出而争继。汪议：据宋儒陈氏《北溪字义》"系重同宗，同姓不宗，即与异姓无殊"之说，绝其争端。

孔孟弟子

孔子弟子自称名，孟子弟子如万章、咸邱蒙，有自称"吾"者。孔子弟子称孔子曰"子"，孟子弟子称孟子曰"夫子"。孔子弟子问仁者七，问孝者三，问政者六；而孟子弟子所问皆不及此。正不独孔子之称弟子以名，孟子之称弟子曰"子"，可征其随世变而异也。

名与姓通

《通鉴》"五代、后汉有虢州伶人靖边庭"，胡身之注曰："靖，姓也。优伶之名与姓通，取一义所以为谑也。"《日知录》云："考之自唐以来，如黄幡绰、云朝霞、镜新磨、罗衣轻之辈，皆载之史书，益信其言之有据。嗟乎！以士大夫而效伶人之命名，则自嘉靖以来然矣。"余观士大夫命名连姓为义，唐、宋已然，如李无言、魏嗣万、程九万、王佐才、安如山、凌万顷之类。明初亦间有之，如凌云翰、成始终、夏时正、傅汝舟、傅汝楫之类，惟至嘉靖以后而始盛耳。

胤　征

宋吴氏仁杰《两汉刊误补遗》，辨证精核。其论羲和，主坡公"羲和忠于夏"之说，谓"《胤征》作于夏之史官，故其本序称'胤后承王命徂征'，此欺天下后世之辞，如司马氏讨诸葛诞而假魏帝诏以为恭行天罚也。孔子序言'胤征，往征之'，此所以正羿专命之罪，如《春秋》一字之贬也。"不知既出于羿之史官为欺天下后世之辞，孔子何以列之经！且羲和既忠于夏，序何不言及之，而惟云："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耶？

同姓名同字

古今同姓名者不可胜数，同姓名同字，余所知者，仅有三耳。典籍所载，恐尚不止此数，漫识之以俟续补。王承字安期，一晋人，湛子；一梁人，俭孙、暕子。张先字子野，一宋天圣二年进士，开封人，仕至知亳州鹿邑县，年四十八，欧阳公为作墓志铭；一宋天圣八年进士，乌程人，仕至都官郎中，年至八十余，能为诗及乐府，号张三影，欧阳公称为"桃杏嫁东风郎中"；陈凤字羽伯，一上元人，嘉靖乙未进士，累官陕西参议；一无锡人，嘉靖时布衣。

文体相似

韩文公作《樊绍述墓志铭》，即似樊之奇特，欧阳公作《尹师鲁墓志铭》，即似尹之文简而意深。罗鄂州作《尔雅翼序》用韵；王伯厚、宋景濂序亦皆用韵。盖惟才力足以相敌，故即能用其体也。

有澹台灭明者

武进士亿《经读考异》："《论语》曰：'有澹台灭明者。'谓近读多以'有'字连下为句。考此宜以'有'字为读，盖对师问而应曰'有'也。与《孟子》'不动心有道乎？'曰：'有，北宫黝之养勇也。'亦以'有'字句绝，'北宫黝'属下，语势正同。"余按：《孟子》有字句绝凡四："交邻国有道乎？""贤者亦有此乐乎？""不动心有道乎？""然则有同与？"问答皆以"有"字相应。此处上下文法不同，似以"有"字连下读为是。

七修类稿

郎瑛《七修类稿》谓李商隐袭谢逸诗句，又以西台为南唐李建中，王阮亭《香祖笔记》曾訾其误。以余观之，疵谬尚不止此。如：隐语昉于《左传》"麦麴"、"山芎䓖"之喻，而以为起自东方朔"口无毛，声謷謷，尻益高"。"南道主人"见《魏书·裴延俊传》，而以为始于唐郑余庆。"亲家翁"见《隋书·房陵王勇传》，而以为始于五代李愚诮冯道。谓"今之祭物众矣，名亦工文"，备述"黍曰芗合"数语，而不知其出于《曲礼》。谓表德用"甫"字起自王荆公，而不知《后汉书》已有之，如袁闳字夏甫，杜密字周甫，葛龚字元甫之类是也。谓"点心"始于《能改斋漫录》，而不知本于《唐书·郑傪传》，吴氏特引其语耳。谓赵明诚为清献公中子，是误以正夫为阅道也。谓刘健今尚在，年已一百七，而考之《明史》则云："卒于嘉靖五年，年九十四。"其他谬误尚多，未遑悉

正也。

经史数见字

经史各有数见之字,《周易》"也"字,《尚书》"哉"字,《诗经》"兮"字,《左传》"将"字、"故"字,《史记》、《汉书》"乃"字,《南史》"便"字、"深"字,《新唐书》"叵字"。

一　言

一言有作一句解者:"一言以蔽之"、"一言可以兴邦"是也;有作一字解者;"一言可以终身行之"是也。又"六言"、"六蔽"之"言",亦作"字"字解,后世诗家所云:"四言"、"五言"、"七言",殆昉于此。

银　顶

道光戊子年,言官奏请改正服色,以混戴金顶者甚众。饬令遵例,惟七品官及进士举人得戴素金顶,八九品官及贡生戴起花金顶,生监戴银顶。一时购顶更易,肆中赖以获利。寒士皆购锡顶代之,肆工杂之以铅,历时未久,色即黯黑。有力者以银铸实心顶,约重一两许,加以磨琢,望之与六品砗磲顶无异,往往于酒筵酣饮之时为人窃去。行之年余,仍沿旧习,间有守法之儒犹戴银顶,则群哗笑之。甚矣,习俗之难更也。

俗　称

今之称谓有与古相反者,如《尔雅》谓妻之昆弟为甥,而今则称为舅矣;《仪礼》舅之子称内兄弟,而今则称为表兄弟矣,此犹有所本也。至如称五世祖为太高祖或称高高祖,称父之舅为舅祖(当称大舅,见《后汉书张禹传》,又称祖舅,见《晋书应詹传》、《南史袁彖传》),称从母为姨母,称姑为姑母,称姑夫为姑父或称姑丈,称妻父为岳父,称妐为伯兄,称弟之妻为弟妇,皆习俗沿讹,不可以入文辞。若称舅氏为舅父,则《史记》已有之。称外舅为丈人,外姑为丈母,则柳子厚文已有之。

帅中丞

黄梅帅仙舟中丞承瀛,抚浙有惠政。乞归后,以公余银四万两发商生息,永为浚湖之资。胡书农学士赋诗纪之,有"闻道归无半顷田,为民留费岁三千"之句。

黄少司马

昆明黄少司马琮,道光丙戌馆选,戊申岁,以父母年跻大耋陈请归养,其奏牍有云:"八千里外,高堂之梦想时殷;十五年来,一日之瞻依未遂。白云徒望,遥隔乡关;清夜自思,难安寝馈。情辞恳挚,不必以设色为工。"

小军机

纪文达公性喜诙谐,尝作《京官》诗数十首,传诵一时。犹记某《小军机》一律云:"对表双鬟报丑初,披衣懒起倩人扶。围炉侍妾翻貂挂,启匣娇僮理数珠。流水是车龙是马,主人如虎仆如狐。昂然直入军机处,低问中堂到也无。"有京官不愿外迁观察,而老于京卿贫病而死者,公戏挽之云:"道不远人人远道,卿须怜我我怜卿。"

李方伯

嘉定李许斋方伯赓芸,少时孤贫力学,乡、会试(乾隆丙午、庚戌),皆以经策受知于大兴朱文正公珪,会试几得元,以律句用"毛诗"二字未安,抑第六。因赋诗云:"泥金报去人皆后,淡墨书来我最先。"盖填榜从第六名起,五魁后人也。又殿试后赋《纪恩》诗云:"待诏齐来金马门,贤良策进帝亲抡。筑坛将以为皆得,扬觯人真厘有存。鼎足三分须有福,奎躔五纬已承恩。孙山名第非容易,频占前茅感可言。"(乡试第四,殿试第六)李以县令莅官浙江,卓著循声,荐擢闽藩,洁清自矢。以劾僚属,为其诬讦。大府素忌李之公正,必欲周内其事,质讯时肆意胁侮,李不能堪,遂自裁。奏入,上震怒,遣二星使实勘,闽人合词讼冤,事得白。主其狱者皆得严谴,闽人快之。

红　豆

吴薗茨太守词云:"把酒祝春风,种出双红豆。"有毗陵女子日诵之,以为秦七、黄九复生,时号红豆词人。长洲惠砚溪大令周惕居近吴郡东禅寺,寺有红豆树,移一枝植阶前,自号红豆主人。会稽王笠舫大令衍梅赋《红豆诗》云:"故园酒祝吴林蕙,别浦人祠惠半农。"(半农乃砚溪之子士奇,著有《红豆斋小草》,乡人因其斋名称红豆先生)盖用本朝典也。

杨拙园先生

归安杨拙园先生知新,绩学能文,屡困闱试,读书益力。好周恤贫乏,家以中落。后长子蕉雨观察炳堃出宰中州,禄入稍裕,好施益甚。著有《夙好斋诗钞》,句如《晚登南城》云:"落日在高树,平芜生夕烟。"《初秋登望崧台》云:"江山留故迹,天地入新秋。"《送姚干之云》:"桃花柳絮随孤棹,流水青山入远村。《秋闱报罢》云:"世事分明论成败,人情顷刻变炎凉。"《春初由豫抵家》云:"千里云山迁客路,一天风雪送归人。"皆足嗣响唐人。

改　姓

姓有去字之偏傍而改者,鄫之为曾,由来远矣。王莽末,疏广孙孟达避难,去疏之足而为束。王审知据闽时,人避其讳,去沈之水而为尤。文彦博先世本敬氏,以避讳改。金履祥先世姓刘,避吴越讳而改。黄子澄死靖难,子易其姓为田,名经。魏忠贤时,魏氏有去鬼而为委者。又如熊为能、慎为真、敬为苟、谢为射之类,不可悉举。

梁元帝

梁元帝于甲戌岁被害,年四十七。所著《金楼子》

自言于丙申岁婚，则是年方九岁耳，何其早也！又言：“余年十四，苦眼疾沈痼，比来转暗，不复能自读书。三十六年来，恒令左右唱之。”计自年十四迄于末年，未及三十六之数，疑必有误。

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一日不见，如三月兮”，《采葛》咏之，见谗谤交构之际，犹不忘君也，读之可以怨；《子衿》咏之，见学业衰废之时，尤亟须友也，读之可以群。

梳 铭

《明诗综》七十一卷项真名下，《静志居诗话》云：“予尝见其为闺人铭梳奁曰：‘人之有须，旦旦思理；有身有心，奚不如是？’笔法极其飞舞，绎其语，殆亦非真狂生也。”予按：《铭》乃卢仝所作，见《唐文粹》云：“人之有发兮，旦旦思理；有身兮有心兮，胡不如是？”项盖减易其字而书之耳。

舒元舆铭

舒元舆《玉箸篆志》论李斯、李阳冰之书曰：“斯去千年，冰生唐时。冰复去矣，后来者谁？后千年有人，谁能待之？后千年无人，篆止于斯。呜呼！主人为吾宝之。”《容斋随笔》称之，以为有不可名言之妙。余按：元舆所作《陶母坟版文铭》，语亦简妙：“彭蠡之滨，峨峨高坟。有晋陶君，哲太夫人。前瞻千年，卜孟为邻；后千万年，卜谁为邻？西江悠悠，东湖滔滔，彭蠡有竭，斯坟更高。”

印章隐姓名

有于印章隐姓名者，如姜白石夔之“鹰扬周室，凤仪虞廷”，乃运典格也。徐文长渭之“秦田水月”，乃拆字格也。盖昉于辛稼轩“六十一上人”印文。

张睢阳庙联

台州巾子山张睢阳庙屡著灵应，郡人奉祀甚虔。楹联云：“慷慨誓师，守睢阳蕞尔之区，孤城中人皆乐死；从容尽节，振河北英雄之气，千载后貌尚如生。”运意精湛。又云：“保障在江、淮，业肇中兴，正史论功先郭、李；辉光齐日月，心明大义，孤城著节迈颜、卢。”语亦圆稳。

巢居阁

祠宇楹联往往工拙互杂，独西湖巢居阁联语皆可传诵。“祠傍水仙王，北宋尚留高士躅；树成香雪海，西湖重见古时春。”（陈若霖）“梅鹤寄高闲，遗稿千秋笑司马；湖山写清冷，寒泉一掬拜坡仙。”（朱上林）“华表千年，遗蜕可闻玄鹤语；孤山一角，暗香先返玉梅魂。”（吴廷琛）“山冷好教梅似续，巢新应有鹤归来。”（方应纶）

琴 铭

浦城祝桐君司马凤喈精琴理，以前人琴谱阐发未详，著《琴谱》四卷。蓄一琴，名“秋声”，其自题曰：“嘉庆戊寅，予始学操缦于伯兄秋斋先生。庚辰，姊夫詹正斋赠是琴，材质古厚，而漆剥音敓，置之有年。嗣稍识琴理，因悟修斫之法。道光辛卯，手自治之，伯兄为题‘秋声’二字，以雅器复完，其音清实也。咸丰辛亥五月，兄遽谢世，明年夏，予驰驱吴、越、燕、鲁，携是琴行，抚之感怆，爰题辞曰：惟石之岩桐生巅，孤高适性枝刚坚，斫之为琴历长年。气与质浑木液竭，铿然发音疏以越。抑兮实，汎兮清，秋声移情，永怀伯兄。甲寅七月既望，凤喈撰。”属余为之铭，曰：“斫之补之质完善，抚焉调焉韵清远。山遥水纡，息游与俱。万虑涤除，悠然古初。挥弦正谱持特识，四海知音未易得，言念同气意何极。”

沈氏姑

沈氏姑蕙心，德性幽闲，大母施太恭人最爱之。少娴吟咏，诗格清新，姑夫沈虚舟咸孚为归安名士，结褵未久即得痼疾。姑遂绝口不吟诗，幼时所作，亦深自讳匿，不以示人。余请之再三，始得见之。《咏松》云：“瘦石寒梅共结邻，亭亭不改四时春。须知傲雪凌霜质，不是繁华队里身。”《秋日闲居》云：“翠幕初寒小阁幽，茶烟袅袅拂帘钩。一庭秋色堪吟赏，底事诗人惯说愁。”《秋夜》云：“细雨初收爽气浮，香飘桂树露华秋。姮娥也爱窥书史，先遣清光入小楼。”

学 林

王观国《学林》谓：“汉、晋以来，卑者呼尊者为足下，平交相呼亦以足下。今自高而侮人则曰足下，而称尊者为座下、几下、席下、阁下，又何耶？不宣、不具、不备、不次，其义一也，今平交用不宣，尊者与卑者用不具，卑幼与父母尊长则称不备，而居丧则用不次。顿首、稽首、叩首，其为恭敬之礼则同也。今居父丧者用叩首，母丧者用叩头，又何谓耶？此皆出于近世吉凶书仪，世俗不考其是否，而咸遵用之，问其义则不能别也。此亦徇俗之太过也。”余按：近世尊与卑曰足下，称尊者曰阁下，而无座下、几下、席下等称。不宣、不备、不具，大略与宋时相同，惟不次未尝专用于居丧。又如不既、不尽、不戬、不悉、不一，皆与不宣并用。至于居父母之丧则概用稽首，此皆了无取义，而习尚相沿即通，人亦莫能易。殆所谓礼从宜者欤。

七夕诗

余杭陈炜卿女史尔士，钱新梧给谏之室也。习经史，工吟咏，赋《七夕》诗，命意最高：“梧桐金井露华秋，瓜果聊因节物酬。却语中庭小儿女，人间何事可干求？”

目疾秘方

患目赤者，小便时，以指醮入目中，闭目俟其自干，日三四次即愈。惟当净洗手面，以免不洁之咎。此方

载徐氏《医统》，他书不恒见，屡试屡验，秘方也。又《石室秘箓》治目中初起星，用白蒺藜三钱，水煎洗之，日四五次，星即退，此方亦神效。

吐　生

《泊宅编》谓天地之间有吐而生子者，鸬、鹚、兔凡三物。按：蟾蜍亦吐生，见《埤雅》。

卷　三

论　文

魏文帝《典论·论文》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似不若杜牧之《答庄充书》为得其要，云："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盖文而无意，则气亦无所统驭。韩、苏之文，气极盛矣，然非研理之精，有意以宰制之，安能几于斯乎？

误信降人

汉岑彭征公孙述，述遣刺客诈为亡奴降，夜刺杀彭。元察罕帖木儿信降贼丰士诚言，观营垒，遂为所刺。明胡大海喜降将蒋英、刘震、李福之骁勇，留置麾下，致被戕害。是皆昧军旅思险、隐情以虞之义者。

隗　嚣

隗嚣为更始所征，不听方望之言而甘心臣事。迨光武招之，则信王元之计，负险拒固，卒至于亡。盖有爱士之雅而无察言之明，视窦融之识时归命，相去远矣。

河间妇传

柳子厚《河间妇传》，遣辞猥亵，昔人曾讥之，然其文固有为而作。其记游戏之所，一则曰浮图，再则曰浮图，可知佛庐之贻害甚烈，而妇人之喜入庙者，可以警矣。

方侍郎

桐城方望溪侍郎苞文，誉之者以为韩、欧复出，北宋后无此作（李安溪）；毁之者谓所得者古文之糟粕，非古文之神理（钱竹汀）。鄞全谢山太史祖望尝谓："侍郎生平于人之里居世系多不留心，自以为史迁、退之适传皆如此，乃大疏忽处也。"余谓作文不留心里居世系，乃文人通病，非独望溪为然。至其文格清真简洁，要当推为一代宗工，钱、全二公皆不逮也。

游龙杖

《诗》"隰有游龙"，陆玑疏云："一名马蓼，高丈余。"萧山汤敦甫协揆金钊尝取其干以为杖，轻而易持，名曰"游龙杖"，赋诗咏之。

赵少宰

河阳赵少宰士麟，政绩昭显，兼优理学。所著《敬一录》有云："朱、陆入手不同，其于大原则一。学术止论差不差，不论同不同。"持论平允，可息两家聚讼之喙。

文昌神

台郡士子祀文昌神甚虔，城中自府县两庠外，又有祠十余处。二月初三之期，先一日，各醵钱会于祠中，笙歌彻夜，三日而后罢。城东北隅白云山麓正学书院亦有是会。临海宋心芝学博经畬题联云："二月二日迓神庥，祈天上星君，文皆夺命；一甲一名承旧学，愿海滨士子，试辄抡元。""一甲一名"盖指临海秦尚书鸣雷，于嘉靖甲辰年登第，所居故址在书院侧。

治　生

许鲁斋尝言，学者以治生为急，士之患贫者，往往借口斯言妄求封殖，是特误会其旨耳。今观其言，曰："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进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于生理之所致也。士君子当以务农为生，商贾虽为逐末，亦有可为者。果处不失义理，或以姑济一时，亦无不可。若以教学与作官规图生计，恐非古人之意也。"审乎此，则知所谓治生者，必准乎义之所宜，岂导人趋利哉？

善于法古

西门豹为邺令，投巫妪、三老于河，而河伯娶妇之俗以革。后汉宋均为九江太守，浚遒县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众巫遂取民男女一以为公妪，岁岁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均下书曰："自今以后，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扰良民。"于是遂绝。盖即祖邺之意而变通之，是善于法古以为治者。

同共皆悉等字

同、共、皆、悉等字，《汉书》往往有之，陈寿《三国志》尤多，略识于此。"同共戮力"（《臧洪传》）、"咸共赠赗"（《管宁传》）、"悉共会聚"（《仓慈传》）、"皆悉俱东"（《陈群传》）、"咸悉具至"（《先主传》）、"并咸贵重"（刘封等传后评）、"士人咸多贵之"（《张嶷传》）、"众悉俱济"（《吴主权徐夫人传》）、"若悉并到"（《韦曜传》）。

君子小人

贤如颜浊聚、段干木、周处，其初尝与强暴为伍；奸如王莽、秦桧、严嵩，其初亦著善良之名。是以一息尚存，小人皆可以自新，君子必不可以自恃。

达德首知

窦武、何进诛宦官不速，反召祸衅，机事不密则害成也。桓彦范等诛二张，不尽夷诸武，卒贻后患，小不

忍则乱大谋也。此皆由于识之不精,故三达德必以知居首。

忘己之难

陈白沙弟子张诩为白沙作行状云:"成化己丑,礼闱卷为人投之水,复下第。后二十年,御史邝某闻之礼部尚书某从吏云某所为也。先是,先生寓居神乐观,科道诸公往来请益无虚日。既而某被科道劾,疑出先生,故特恶之深。揭晓,编修某时为同考官,主书经,索落卷不可得,欲上章自劾冀根究,不果。时京师有'会元未必如刘戬,及第何人似献章'之谣,以及舆夫贩卒,莫不啧啧称屈。"余考《明史》,成化己丑会试时,礼部尚书为姚夔。本传称彗星见,言官连劾夔,夔求去不允。又称其在吏部时,留意人才,不避亲故。王翱为吏部,专抑南人,北人喜之。至夔颇右南人,论荐率能称职。史之所言如此,则夔固能拔擢英豪者,乃独逞私憾于白沙而摈之,甚矣,忘己之难也。

父 母

汉召信臣、杜诗称"召父、杜母";宋知广州邵煜、陈世卿亦称"邵父、陈母"。邵以凿海濠通舟,飓不为害;陈以奏免计口盐,广人歌之曰:"邵父、陈母,除我二苦。"所行止一事,而名垂无穷,盖泽之及人远也。

谏

唐穆宗问柳公权用笔法,对曰:"心正则笔正,笔正乃可法矣。"此以笔谏也。宋太宗幸景龙门观水硙,因语侍臣:"此水出于山源,清冷甘美,故余润所及,凡近河水,味皆甘。"宋琪对曰:"亦犹人之善恶,以染习而成。"此以水谏也。金杨云翼患风痹稍愈,哀宗问愈之之方,对曰:"但当治心,心和则邪气不干。治国亦然,人君先正其心,则朝廷百官莫不一于正矣。"此以医谏也。是皆能得讽谕之术者。

贿赂免祸

晋杜预在镇,数饷遗洛中贵要。或问其故,曰:"吾但恐为害,不求益也。"魏邢峦惧为元晖、卢昶所陷,以汉中所得巴西太守庞景民女化生等二十余口与晖,乃得解。二人皆有大功于国,而犹恃贿赂以免祸,殆亦时会使然,若遇主圣臣直之朝,当不出此。

舒铁云

大兴舒铁云孝廉位,诗才藻逸,书法亦秀挺绝伦,兼善音律,每填词曲,辄按弦管以调之。侨寓吾里十年,后从王朝梧观察之黔,值征南笼仲苗,为观察治文书。威勤侯勒保见而器之,恒与计军事。仲苗平,勒侯移督四川,为经略,率三省兵攻白莲贼,招之往,以母老道远辞之。既归,贫无以养,乃乞米吴、楚间。出行携二大箧,一储书籍,一贮丝竹,此外行李萧然也。岁归省母,在真州闻母丧,戴星而奔,不纳勺饮者弥月,以哀毁卒。

与先伯父乡石公论诗最契,其《咏陶靖节》云"侍宦中朝如酒醉,英雄末路以诗传",最为公所称赏。曾遗公书,自道其作诗甘苦,云:"承评论拙诗如'诸天雨花,非下界人所能消受',至谓'稍敛其锋,而出以沈郁顿挫',则实位诗短处,而己知之,而人未知之,而先生固已知之,是诚知己之言,敢不服膺!而谓位尚有所不惬于心耶?诗稿本系草录,即乞批评于上,暇日掷还,则受益无量。夫作诗文者,比于当仁不让,以太白之才,而老杜尚有尊酒重论之句,况其他乎?抑位生平行路之日多,读书之日少,偶得佳句,辄复沾沾自喜。近年略知收敛,以期不懈而及于古,并愿多读书以广其识,而旧时习气尚未全除。今兹所言,正乃切中其弊:'愿邓将军捐弃故技,更授要道。'谨以此言书诸绅矣。今年仍与鹭庭太史公同往扬州,未知明年又在何处。重承关念,附及此言。乌戍程君拱宽七言近体颇佳。禾中则更寥寂,何日一棹南湖,细扫青苔之榻?位虽不胜杯勺,犹当谋斗酒以歌太守醉也。"舒年十岁即下笔成章,年十四随父翼官粤西永福令,读书署后铁云山房,因以自号。

于观察诗

文登于莲亭观察克襄,风雅工诗。归田后,爱武林山水之胜,移家来居。赋《自寿》诗云:"古稀历过四年余,为爱西泠筑室居。策杖闲行同辈少,杜门却扫世情疏。湖山杳霭堪游目,花木幽深且读书。乐趣思寻周茂叔,清风皓月自如如。"观察著有《铁槎诗存》,钱塘周雨亭观察澍序称其"险夷一视,无非中正和平之意,以写缠绵悱恻之音",信然。

香屑集

华亭黄唐堂宫允《唐香屑集》,集唐诗九百四十二首,各体皆备。其自序集唐骈体文三千余言,工巧浑成,极才人之能事。自言应试屡黜,穷愁外侮,百感纷至,每用艳体为集句,寓美人香草之言,以写忧而寄思,盖皆未通籍时所作也。卷末自题云:"日日成篇字字金(方干)。酒浓花暖且闲吟(罗隐)。诗中得意应千首(姚合)。颇学阴、何苦用心(杜甫)。多少鱼笺写得成(刘兼)。直应天授与诗情(陆龟蒙)。《阳春》唱后应无曲(黄滔)。尽是人间第一声(崔涂)。"其自负亦不浅矣。

李忠定公

咸丰元年,福建巡抚徐继畬奏请以宋臣李纲从祀文庙,礼部议准从祀文庙西庑,在先儒胡安国之次。其大略云"查历代从祀诸儒,皆以德行纯懿、有功经学者为要。至我朝康熙年间,以宋臣范仲淹从祀,始于道德学问之外,兼取经济非常之才,盖圣门政事之科,原与德行文学并重。厥后,雍正年间,以汉臣诸葛亮从祀,道光年间,以唐臣陆贽、宋臣文天祥从祀。此四人者,

皆经纶弥天壤，忠义贯日月，列于从祀巨典，诚圣朝教忠之至意也。兹查李纲仕宋，历官观文殿大学士，忠言谠论，定倾扶危，仓卒尚守围城，刺血以草奏疏，力排和议，躬佐中兴。《宋史》称其负天下之望，以一身之用舍，为社稷生民安危，而不知身之祸难；屡濒于死，而爱君忧国之心终有不可夺者，可谓一世之伟人。史笔昭垂，洵为千古定论。至其生平著述，为该抚原奏所称者，有《易传内外篇》、《论语详说》二种，原奏所未称者，有《中兴至言》、《建炎类编》及《乘闲志》、《预备志》各种，今皆不传，仅存其序于集中，其为文渊阁所著录者，惟《梁溪集》八十卷及《建炎时政记》二种而已。臣等细观其文集、奏议，于政治得失，言之深切著明，纯忠亮节，皎然不磨。核其品学、经济，实与诸葛亮、陆贽、范仲淹、文天祥相等，自当一体崇祀，以奖忠义"云云。

胡霖若

乌程胡霖若孝廉缙，少负才名，阮文达公督学吾浙，试诸生《十台怀古》诗，胡居最。尝祈梦西湖于忠肃公祠，见镜中有"会元"二字，乙丑闱后，报录误以会元胡敬名姓相似，驰报捷元。是科孝廉卷以额满见遗，取誊录第一，未几即卒，盖梦已兆之矣。其友归安郑梦白中丞祖琛悼以诗云："《十台》诗句动公卿，长爪通眉太瘦生。花信满城飞不到，一生名姓误韩翃。"

姚廉访

桐城姚石甫廉访莹，负经济之学，尤长于论兵。道光二年，为县令台湾，兼摄南路同知。时大府以前台道叶世倬言，欲改班兵为召募，总兵观喜疑不能决，就廉访问策，为议上之，观公以为然。叶公旋擢闽抚，面对犹及此事，上命与总督筹之。三年，赵文恪公来督闽、浙军，见此议乃罢。其议大略以为："台湾自康熙时人版图，迄今百余年，设立重镇，水陆十六营，弁兵一万四千有奇，皆调自内地，三年更易，既有兵糈，复有眷米，岁费十数万，天庾正供不少惜，此何所取而必为之哉？盖尝推原其故，窃见列圣谟猷深远，与前人立法定制之善，不可易也。夫兵者，凶器至危，以防外侮，先虑内讧。自古边塞之兵皆由远戍，不用边人，何也？欲得其死力，不可累以室家也。边塞，战争之地，得失无常。居人各顾家室，必怀首鼠，苟有失守，则相率以迎。暮楚朝秦，是其常态，若用为兵，虽颇、牧不能与守。故不惜远劳数千里之兵，更迭往戍，期以三年，赡其家室，使之尽力疆场，然后亡躯效命。台湾，海外孤悬，缓急势难策应，民情浮动，易为反侧。然自朱一贵、林爽文、陈周全、蔡牵诸逆寇乱屡萌，卒无兵变者，其父母妻子皆在内地，惧干显戮，不敢有异心也。使罢换班之制改为召募，则与台人守台，是以台与台人也。设有不虞，彼先勾接，将帅无所把握，吾恐所忧甚大，不忍言矣！且兵必使常习劳苦，屡陷危机，庶不致畏葸而却步。此惟班兵则能之，虽不免调发之烦，养赡之费，而恃此以保障全海，其利甚大。若召募，则其害不可胜言，并无所利可以决所从违矣。"廉访尝言："近时武人，大都习为文貌，弃戈矛而讲应酬，以驯顺温柔取悦上官，文人学士尤喜之，以为雅歌投壶之风。嗟乎！行阵之不习，技艺之不讲，一闻炮声，惊惶无措，虽有壶矢百万，其能以投敌人哉？驯弱如此，无宁粗猛。粗猛之甚，不过强梁。强梁即勇敢之资，善驭之犹可得力；驯弱则鞭之不能走矣！"语尤切中要害。

永乐大典

明《永乐大典》割裂群籍，分隶各韵，原书遂多散佚。明代士人纂书梓行，亦皆芟削篇句，使后人不能见古人全书。迨我朝开四库馆，汇萃遗编，俾各书均成完帙。又复搜求浩博，参考精确，流传广远。宜乎人才辈出，著述如林，而校刊群书者，俱能详慎不苟，一变前代简陋之习也。

冯柳东

冯柳东教授宰将乐县一年，即改就教官，司铎宁波。大吏重其才，将荐之朝，力辞，赋诗见志云："邱为奉母贫常乐，彭泽辞官老益坚。"著述甚富，阮文达公为刻《补考三家诗异文疏》，徐辛庵侍郎士芬为刻《金石综例》，李昶林宫赞泰交为刻《论语异文疏证》。故其诗有"厚禄早看同舍贵，新书难得故人刊"句。尤工填词，其《散馆一等改官闽中留别都下诸同年〈满江红〉》云："一枕瞢腾，蓦催醒，春婆梦早。也莫问，得时欢喜，失时烦恼。风好已通蓬岛路，水空忽换《霓裳》调。想君恩、只许住三年，瀛洲渺。诗书债，粗完了；功名事，浑难料。看策励清镜，头颅催老。仕本为贫宁厌俗，禄犹逮养何嫌少。试今朝、骑马作粗官，由他笑。"和者数十家，皆莫能及。比在四明，作《种菜图》，自填《满庭芳》调云："种豆棚低，馇瓜亭小，千古老却英雄。长镵短柄，不数草堂风。漫说周妻何肉，清斋供、菜肚都空。小园赋，寒畦一棱，春韭更秋菘。昨宵，新雨足，丁宁阿段，好灌连筒。并桔槔无用，俯仰都慵。料理瓜壶经济，头衔换、老矣园公。休赊望，飞钱篱落，生计笑邻翁。"又作《杨柳岸图》，自填《长亭怨》慢调云："又听到，栖鸦时节，冷雨疏枝，秋声来骤。送别年年，乱条攀尽，忍分手。销魂短艇，早催度，河桥口。柳纵有青时，却不管离人消瘦。马首。怅残阳千里，倦向西风沽酒。一丝影里，已换了，暮蝉亭堠。问那处夜笛楼头，恐归去，绿阴非旧。但有晓风尖，付与莺儔蝶僽。"题词盈幅，亦皆逊原唱之佳。

徐咏梅

德清徐咏梅茂才球，学术淹通，尤敦志行。为赘婿长兴，独居一室，惟以文章自娱。暇则访遗碑，搜故实，竟日不以为劳。尝游龙华观旧画，得沈石田、文衡山诸手迹，熟视不忍释。至卷尾，见明季尚书乌程某氏名，掩卷惟恐不速。其生平议论必依名节，文章必守矩矱，著有《还印庐集》。诗最工七绝，如《立夏前一日呈严九

丈许大》云："鼠姑开到十分时，胜侣招要未是迟。我欲驱愁愁不去，春来心事落花知。"《嘉禾舟中》云："侵晓蛙声乱野塘，黄云覆垅漾晴光。渔歌欸乃冲波去，疏柳前村又夕阳。"饶有风味。

悼亡词

仁和沈秋卿藩掾星炜，少游胶庠，壮历幕府，屡试不遇，乃试吏于楚北，上游重其才，咸刮目待之。著有《梦绿山庄集》。词胜于诗，《悼亡临江仙》词十阕，情文交至，尤为集中之冠，特录之。序云："亡妇江来归四年，情好綦笃。丁春月吉，举丈夫子，遂得羸疾，渐成不起。病中令余坐榻前，絮话一切，弥留时，仅一执手而已。痛定悲来，不能自已，爰作《临江仙》十首。""记得楼头深夜语，几分春到梅花。天寒翠袖薄罗遮。月和人瘦，透影上窗纱。今日琐窗成独倚，无憀忆遍年华。东风依旧满天涯。断肠玉笛，吹梦人谁家？""记得春前江上别，离愁黯尽黄昏。罗巾空惹旧啼痕。香寒被角，应许梦温存。不信浮云催聚散，而今真个销魂。此情欲语更谁论。迢迢彩石，何处问西昆？""记得沧江归路晚，飞鸿远寄相思。三生恩义少人知。红笺记注，珍重乍开时。一别秋风人隔世，锦书惆怅何之？泪寒鳏枕雁来迟。凄凉心事，望断碧云祠。""记得画眉窗下立，粉香轻涴罗衣。落花消瘦草痕肥。翠分浅黛，一角远山低。痛绝当年京兆笔，柔情已逐云飞。月中环佩是耶非？空余遗挂，掩幔却依稀。""记得荆花开五树，东风忽殒双枝。谢庭残雪燕归迟。衰亲健在，犹赖汝维持。何事仙云才现影，玉箫又动离思。伤心阿母最堪悲。七年一瞬，三度丧琼姿。""记得良言曾劝我，读书须惜分阴。功名水到自渠成。忍将心力，轻弃十年情。毕竟珊瑚沈断网，梦花空许相寻。西风无那又飘零。青灯负我，我自负卿卿。""记得天涯逢七夕，招云初见秋河。可堪经岁别离多。绿窗消息，争奈薄情何！似此星辰原昨夜，剧怜潘鬓蹉跎。阴阴凉月转垂萝。阑干风露，盥水欲生波。""记得绣帘风影细，并刀乍翦轻纨。彩丝无力挽双鸾。絮痕著处，点点唾花寒。几向空房寻旧迹，新愁又上眉端。模糊卷本鼠拖残。年时针线，和泪更重看。""记得凉飔吹碧树，愁心不耐清秋。短衣喜趁薄寒收。遥知临箧，中夜自绸缪。太息年华同逝水，孤蟾影破琼钩。寂寥庭院晓霜浮。茧丝抽尽，双袖冷香篝。""记得伤心临去日，喘丝欲断还连。相持纵有万千言。不成一语，忍痛向重泉。曾是达人应作达，此情何计周旋。茫茫来日快抽鞭。好将心事，同证后身缘。"

谥义

明代谥"义"者，惟大学士高公谷谥文义。国朝顺治初，大学士德州谢公升谥清义；乾隆中，云南临元镇总兵武威王公玉廷征缅甸死事，谥勤义。

孑孓虫

杭城水浊，人家皆接天泉水用之，日久往往生孑孓虫。《以斋杂著》谓："自天明至日未人接者为阳，日没至鸡鸣前接者为阴。阴阳水各自为盎，孤阴不生，独阳不长，自无孑孓虫之患。"泾县胡子晖《子贯附言》亦云："午前之雨属阳，午后之雨属阴，独阳之水取养金鱼子，不生虫蠁。"

浙江学使署联

浙江学使署在杭州府学之东，署中桃李甚繁，有牌额，题曰"桃李门"。学使彭文勤公题大堂联云："天地自成文，湖山有美；国家期得士，桃李无言。"萍乡刘金门侍郎凤诰联云："使节壮湖山，东南坛坫；文光拱奎璧，咫尺宫墙。"皆按切其地，不可移置他处。

愚汀公

本生曾祖愚汀公讳炘，历官兴化、清远知县，恺悌真诚，民皆爱戴，而操守清廉，不通苞苴。郡守嫉之，谗于大府，入计典罢归，时年六十有六。宦橐萧然，仍事笔耕。问字者麇至，公因材训迪，孜孜不倦。尝谓："农人自食其力，余则自食其心矣。"有句云："登堂尽是论文客，入箧从无造孽钱。"仿晏元献法，字纸之废弃者，必翦取空隙处，置箧中以备用。谓子弟曰："此虽细事，亦惜福之一端也。"因题联于箧云："用勿弃余，常为此生留后福；类无嫌杂，须知斯世少全材。"（会稽高燏荣填讳）。

进士归班

进士归班，铨选每稽时日，而寒儒当报捷后，费用不赀，转增逋负，往往仍橐笔售文，犹难自给，不免室人之谪。宋危逢吉有《妇叹》诗云："记得萧郎登第时，谓言即入凤凰池。而今老等闲官职，日欠人钱夜欠诗。"描摹情况，惟妙惟肖。近时进士则归班者少矣。

姚侍郎奏牍

桐城姚伯昂侍郎元之，因事被议褫职，旋奉命授内阁学士。姚缮折谢恩，其略云："圣无弃物，木虽朽而仍雕；帝有恩言，垢纵污而顿涤。钦承新命，回忆前尘。燕识旧巢，庇夏之欢更洽；羊追歧路，补牢之计弥殷。臣惟有事事讲求，时时省察。向倾葵藿，感恩有胜于迁除；收望桑榆，纠过常萦于寤寐。"措语雅近宋人。

同谥

魏罗斤、罗伊利皆谥静，魏独孤库者、隋独孤罗皆谥恭，唐韦肇、韦澳皆谥贞，是祖孙同谥也。魏韦道福、韦欣宗皆谥简，唐邱和、邱行恭皆谥襄，姚懿姚崇皆谥文献，是父子同谥也。唐窦琎、窦诞皆谥安，是叔侄同谥也。梁萧昂、萧昱皆谥恭，是兄弟同谥也。五代以后则罕见矣。

取蜀将帅

《容斋四笔》谓取蜀将帅多不利，如汉岑彭、来歙，

晋邓艾、钟会,唐魏王继岌、郭崇韬、康延孝,宋王全斌、崔彦进皆然。《吹剑录》亦云开禧间,杨巨源、李好义讨吴曦,皆为安丙所杀。余观自宋以下,元之阔端取成都,招降利州、潼川,塔海取汉、邛、简、眉、阆、蓬等州,遂宁、重庆、顺庆等府,纽璘取彭、汉、怀、绵等州,李德辉取重庆、合州,后俱得保功名以终。殆因所取者祗数郡,未得全蜀地也。然宪宗之自将伐蜀也,由宝鸡攻重贵山,所至辄下,而竟崩于合州城下。明傅友德、廖永忠平蜀还,受上赏,后皆赐死。尤奇者,汤和亦同时征蜀,以军后至无功,赏不及,而和独获令终,追封东瓯王,谥襄武。

公　忠

王旦、吕夷简皆为宋初贤相,而一因遵行天书,一因导废郭后,匡救偶疏,贻惭没世。殆由私心未净,遂致大节不纯。此古人言忠所以必先公欤。

画　工

歙程易畴学博瑶田,辨画工《带月荷锄归》之误,谓"月一弯而在左,阙亦在左者有二时,一当初五六日,人向南,日已过中,加未申时之间,月未及中;一当廿六七日,人向北,日升加辰巳时之间,月已过中。二者并日在天,月虽如是而不可见,矧农人归恒薄暮。初三后数日间则有新月可带。其画在人左,则必阙其右;若画在人右者,又必阙其左。廿六七之残月在天,当丁夜时其形亦然。然夜半以后发晌以前,非农人归息之候"云云。观此,知画虽小道,贵有格致之功,且必运以灵思。如杨行密之画工绘李克用眇目状,作臂弓捻箭之形,仍微合一目,以观箭之曲直,深惬克用意,得免死,厚赂遣归。宋人画《踏花归去马蹄香》,以数蝶随骑擅长。国朝画院祗候金廷标画《琵琶行》,不似唐寅直写一女抱琵琶,而画白乐天等属耳之情,为高庙所称赏。至画之率略者,若昭君则有帷帽,二疏则有芒屦,陶母剪发则手戴金钏,汉祖过沛则有僧,斗牛则尾举,飞雁则头足俱展,掷骰呼六则张口,皆不免为世口实。明仇英一时作手,而《苏李泣别图》所绘橐驼皆作马蹄,谓非疏于研考之故乎?

金岱峰诗

秀水金岱峰教授衍宗,诗沈著清老,无描头画角习气。其《木瓜》诗二首,理真词隽,不落赋物家窠臼:"梨一益百损,楙一损百益。所以古之人,投之俾有获。苞苴之礼行,岂曰报可责?幡幡者惟瓠,戋戋者有帛。承筐亦几何?要在情不隔。能令受者心,生死感其德。琼琚于木瓜,奚啻过什百?敢曰报礼然,期以身许国。聊比玉之华,贡此一心赤。""万物无贵贱,见用则皆珍。一物适一用,致用则在人。望梅可蠲渴,呼楙能缓筋。格物得其理,取效疑于神。物理有相感,何况人心真。"又有《梦从军作》,云:"据鞍草檄秃千毫,万帐无声北斗高。请为将军窥敌垒,雪中跃马夜横刀。"气格高爽,雅近中唐。

姜太史

慈溪姜西溟太史宸英作《吴约庵墓志》云:"国家制科,三年即放进士至三四百人,少亦不下百五十人,而天下省试所录士又无论以千计。其间贤不肖杂揉,冠未上头,一经未上口,猥列贤书,冠进贤,以齿序于搢绅者何限?而宿学硕儒,砥行立名,踸踔而不得进,终于襕衫席帽,赍恨入棺。如吴氏一门,祖孙、父子、夫妇之间,至以涕洟相慰勉,贫老至死不悔。彼为之有司者,果公与明非耶?讵独无人心耶!夫自有道者视之,穷通得丧,彼在外者亦何与己事,奈何当事者之曾不加意,致使士没齿有不平之叹也!"每一诵之,辄为感喟不已。盖太史久困名场,年七十始登第,生平呕心矮屋,艰苦备尝,故言之剀切若是。太史于康熙己卯主顺天乡试,以目昏不能视为同官所欺,挂吏议,遂发愤死刑部狱中。吴江陈大令长挽以诗,有"文章旧价欣方慰,辛苦初心悔已迟"之句,盖伤之也。

阮文达公拟疏

阮文达公于乾隆辛亥年大考,题为"拟张衡天象赋"、"拟刘向封陈汤甘延寿疏"并陈"今日同不同",赋得"眼镜"诗。阅卷大臣见公赋博雅,而不识赋中"荟"字之音,置三等,继查字典,始置一等二名。奉谕:"第二名阮元比一名好,疏更好,是能作古文者。"亲改擢为一等一名,遂由编修荐升少詹事。其拟疏辞云:"臣向疏:郅支单于兼并外国,日益强大,杀辱汉使者,在廷诸臣未有为陛下画策者。都护延寿、副校尉汤远戍西域,特发符节,勒师旅直逼康居,破其重城,馘名王,斩阏支氏,请悬首稿街夷邸以威远服。是沈谋重虑,制胜万里,师徒不劳,兵矢未折,功莫伟焉。而议者徒以汤矫制,不论其功,反欲文致之,是臣所未喻也。夫将在外,有可以振国威、制敌命者,专之可也。今延寿、汤不避死难,为国雪耻,而竟无尺寸之封,其何以劝帅兵绝域者?昔李广利之于大宛,旷日持久,靡敝师旅,仅获数马,功不敌罪,孝武犹且侯之;今郅支之功,当十倍于大宛,竟使致身之臣未得封爵,且不免吏议,臣窃惜之。宜请释其矫制之罪,赏其克敌之功,加以高爵,惟陛下察之。此刘向之疏意也。臣伏见我皇上奋武开扬,平定西域,拓地二万余里,凡汉、唐以来羁縻未服之地,尽入版图,开屯置驿,中外一家。岂如郅支、呼韩叛服靡常,杀辱汉使哉?此不同一也。我皇上自用武以来,出力大臣,无不加赏高爵,或有微罪,断不使掩其大功。下至末弁微劳,亦无遗焉,未有若延寿等之有功而不封者。此其不同二也。我皇上运筹九重之上,决胜万里之外,领兵大臣莫不仰承圣谟,指授机宜,有战必克。间有偶违庙算者,即不能速蒇丰功,又孰能于睿虑所未及之处,自出奇谋,徼幸立功者?此其不同者三也。"公尝谓所以改第一者,实因三不同最合圣意。

悼亡诗

黄莘田《悼亡》诗，情真语挚，凄惋动人，远胜王阮亭作，摘录八首于此："马鞍山下奠壶浆，麦饭多应减旧香。为叩墓门申一恸，今年不是妇亲将"。"为儒盼至为官后，依旧辛勤百事乖。错嫁文人更谁怨，诗书贻累到裙钗"。"每为逐客滞天涯，万里寒更鬓有华。没齿一言忘不得，七年除夜五离家"(余己丑下第出都，复客汴中三载，庄孺人除夕寄书有"万里寒更三逐客，七年除夜五离家"之句，时孺人归余七年矣)。"鹿门即是白云乡，浪向红尘约一场。多少寒盟言在耳，不堪闲坐细思量"。"凄凉旧事散如云，感逝伤离到十分。屈指连年知己尽，闺门何可再无君。""若论谦约宜遐福，同享期颐未过情。长汝十年还健在，不应汝便薄浮生"。"亦知此事人多有，其奈昏昏拨不开。出去无聊归又闷，等闲枨触上心来。""残灯欲灭未明天，病骨衰颜照独眠。早晚急营三亩地，与君同穴不多年"。按：《中州集》秦略《悼亡》诗，元遗山称其高出时辈，以视黄作，安见今人不及古人耶？其诗并录于后："自古生离足感伤，争教死别便相忘。荒陂何处坟三尺，老眼他乡泪数行。多事春风吹梦散，无情寒月照更长。还家恰是新寒节，忍见堂空纸挂墙。"

双节乞诗启

汪龙庄大令于所居建双节堂，为其继母王、生母徐徵诗文多至七百余家。有乞言前后二启，其后启中句云："念罔极德终难报，止此征词；料吾身生亦有涯，要诸没齿。"又云："跂望而首惟九顿，先人之英爽凭焉；立言而名在千秋，作者之精神聚矣。"语最沈著。

吴布衣

杭州吴布衣彭年游幕中州，才名藉甚。天津邵烈妇为志庐茂才之室，结缡一载茂才卒，烈妇于七七之期自经于茂才死所。一时文人俱赋诗哀之，吴得句云："蝴蝶有情同出梦，鸳鸯到死不分飞。"见者推为绝唱。

星查兄诗

星查兄瀚，幼时沈静好学，以赋诗受知于阮文达公，入邑庠。先伯父乡石公历典名郡，清廉自矢，不名一钱。兄仰事俯育，撑拄艰劬。尝赋诗志感云："多事转思为客好，无田始信读书难。"后宰花县，慈惠抚民，以不善事上官罢归。著有《惬所遇居诗草》，《送穷叹》、《避债谣》二诗尤为人所传。《送穷叹》云："草艇缚茅钱镂纸，麦饭一盂羹二簋。破帽遮头倒两屣，磬折开门揖穷鬼。鬼曰谆谆君勿嗔，解纷片语诸具陈。君家三世绾青银，胡不买田百顷腰千缗？处脂不润甘食贫，粗饭脱粟衣悬鹑。廉吏之孙廉吏子，被褐负薪奚足耻？穷为善士福之始，清白厚贻无过此。愿君世世子孙永保之，俎豆我应千载祀。君不见，黄头郎君久待诏，脑满肠肥托权要。铜山摧塌钱奴吊，馋鬼愁涎穷鬼笑。"《避债谣》云："韩侯昔未遇，漂母一饭淮王城；陶公走乞食，邻翁解意壶觞倾。千金之酬意亦厚，冥报相贻事则有。感恩戢义尚不足，天涯何处逋逃薮。天生贫薄天所遗，可怜臣朔常苦饥。途穷反为友生累，报之恨晚敢云避！西风猎猎云茫茫，主人僵卧客在堂。还似饥驱叩门日，言辞苦拙意未详。客语转亲气转下，曰我岂为索逋者？十千沽得尊中酒，银瓶玉壶为君泻。我闻此语颜为酡，重君恩义为君歌。长江万里走东海，公义更比江水多。君不见，塞上老翁失马时，祸兮宁非福所基？集枯集菀偶然耳，若负公恩有如水。"

孙子潇

常熟孙子潇太史原湘，乡、会试名皆第二，旋以二甲进士入词林，妻席道华寄诗有"温峤仍居第二流"之句。舒铁云孝廉为作长歌，有云："搢笏犹胜读杜牧，张筝聊可嗤丁棱。《元祐碑》中文潞国，昆明池上沈云卿。"盖皆切第二运典也。

吴梅村

咏吴梅村诗最著者，吴江王载扬藻云："百首淋漓长庆体，一生惭愧义熙民。"嘉定金绳武慰祖云："两代诗名元好问，毕生心事沈初明。"可谓异曲同工。梅村出山，侯朝宗尝遗书力阻，后有《怀古兼吊朝宗》诗云："死生总负侯嬴诺，欲滴椒浆泪满襟。"又《临殁词》云："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沈吟不断，草间偷活。"悔恨之意深矣。

文字沿袭

文字有通用而承其讹者，如以北堂萱草为母，以桑梓为同乡，以莺鸣为求友，以折桂为登科，以鳣堂、苜蓿、广文为校官，以诞为生日，以乾没为监守自盗(《汉书》注："得利曰乾，失利曰没。")，以榇为有尸之棺(《小尔雅》："空棺谓之榇，有尸谓之柩。")，以八分为隶。此类至多，皆沿袭不能改也。

郑太史

陈大士晚膺乡荐，其座主晋江郑大白太史之元尝为作制义序，其略云："大士以古文辞名于世，今人之学之者，其制义之文而已。大士制义亦不容学，其深渺奥博、高不可诣者，常足使人困于艰；其得意疾书、率尔成文者，又足使人走于易。大士名最久，浮沈蹭蹬亦最久。其文若与功名为仇，而世之为制举文者，慕效之不止，岂非真有足以服人者在乎？文章之境，情与理二者。无大士之情之理而学大士，是故工拙不同，而谤誉各异。此岂大士之过哉？李北海一代书流，人争写其字，北海语人曰：'学我者拙，似我者死。'予举以告学大士之文者。"夫以大士之文，犹屡踬名场，幸得太史而始遇。太史赏其文而不愿人效其文，盖以应举之文，必不可以高深从事也。斯诚知言也哉。

麦饼

郑大白太史诗，《明诗综》不采。今观其所著《克薪堂集》，诗多俚率语，惟《赐麦饼诗序》可备故实，云："麦饼宴始嘉靖间，迄今崇祯五年，九十余年矣，盖旷典也。故事：四月八日佛诞，有不落夹（制黑黍饭，用不落叶包之，为角，名不落角，一名不落夹）。世庙盖尝聚大内佛骨佛牙万斤，焚之宫中，始革其制，以四月五日荐麦寝庙，因赐百官，义深远矣。"

徐观察

汉军徐铁孙观察同年荣，由知县起家，文学政事卓著一时。公余惟事吟咏，兼工画梅。性嗜石，舟舆所至，辄拾取佳者以归，藏之斋中，颜曰石婵娟室，各系以诗。尝行温州道中，遍出所藏石子，摩挲洗玩，忽诧忽笑，舟子不知其为何事也，因赋诗云："惨绿娇黄尽可怜，赤如初日翠朝烟。囊开白舫青帘里，心到苍山碧海前。蜀道无如此间乐，外人从笑老夫颠。南来置得传家物，阳羡无须更买田。"

琵琶亭

琵琶亭在九江府城外江边，乾隆癸亥，观察沈阳唐公英重修，增建高楼，题额曰"江天遗韵"。壁刊白傅遗像，是南薰殿本，嘉庆中歙人方体所摹。登楼四望，前临大江，后对庐山，左则古木千重，右则人烟万井。楼下回廊旋绕，境极幽旷，游人题咏甚多。观察有句云："今古商船多少妇，更谁重此听琵琶？"殊寓感慨。

王建孟知祥

王建、孟知祥先后据蜀，建子衍见灭于后唐，惨遭赤族；知祥子昶见灭于宋，册封楚王，诸子皆膺显秩。薛史谓："幸与不幸，何相去之远！"余观建之兴也，所至杀掠，蜀中诸州皆罹其毒，民不聊生。衍又荒淫不道，致速丧亡。知祥入蜀未尝杀戮，复抚民以仁惠。昶虽任用庸臣，而在国二十八年，尚能以仁慈为治，抚养群黎。然则，幸与不幸非皆由自取乎？

柳文

柳子厚《先君石表阴先友记》共载七十人，其志宇文邈则曰"龊龊自守"，袁滋则曰"出使辱命"，崔损则曰："为相无所发明"，柳冕则曰"颇躁"，郑元均则曰"强抗，少所推让"，盖不尽用褒词，洵为独创之格。尝见选柳文者，仅标其目曰《先友记》，竟若为子厚之友也者。而所载人数不及其半，亦妄甚矣！子厚又有《亡友故秘书省校书郎独孤君墓碣》，附载其友十三人，子厚即自列其名于第四，是亦一例。

说用兵之害

自来说用兵之害者，莫如汉贾捐之《弃珠崖议》，有云："当此之时，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鄣，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后汉肃宗从大仆袁安议，许还南部所得生口于北虏，乃下诏曰："往者虽有和亲之名，终无丝发之效，硗埆之人，屡婴涂炭，父战于前，子死于后，弱女乘于亭障，孤儿号于道路，老母寡妻设虚祭、饮泣泪，想望归魂于沙漠之表，岂不哀哉！"盖袭用其语。唐张柬之《论兵戍姚州之弊》云："今减耗国储，费调日引，使陛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归，老母幼子哀号，望祭于千里之外，朝廷无丝发利，而百姓蒙终身之酷，臣窃为国家痛之。"辞较略而意更沈挚。至李华《古战场文》，则推衍焉而益畅其旨矣。

新唐书

宋景文喜用生涩字句，《新唐书》中如"耘夫荛子"（《武后传》）、"凭固不受"（《李轨传》）、"可胜咤哉"（《实威传赞》）、"偃革尚文"（《萧俛传》）、"牝咮鸣晨"（《长孙无忌等传赞》）、"道无掇遗"（《邱余令传》）、"朝不保昏"（《酷吏列传》）、"偷景待僵"（《沙陀列传赞》），此类甚多。

八君子图

王安石为误国小人，刘敏叔画《八君子图》，乃与韩王、魏公、潞公、欧阳公、温公、苏公、黄太史并列，未免薰莸相混。袁清容为作赞云："矫矫贞姿，涅而不淄。吾将畴依，为学是师。"推崇失实，亦未得评论之公。

三高祠

吴江三高祠祀范少伯、张季鹰、陆鲁望。宋刘清轩赋诗云："可笑吴痴忘越憾，却夸范蠡作三高。"元谢应芳上书饶参政谓："蠡事越亡吴，吴仇也。礼不祀非族，法宜去。请祀太伯、仲雍、季子，而张、陆列其旁。"饶韪其言，会乱中止。余观《宋史》，洪咨夔知龙州，毁邓艾祠，更祠诸葛亮，谕其民曰："毋事仇雠而忘父母。"此举殊快人意。洪在理宗朝卓著风节，宜其能更革积俗，厘正祀典也。

郑御史

张居正夺情，其门生吴中行、赵用贤疏论被黜，人尽知之。又有刘台疏劾居正专恣，傅应祯、朱鸿谟疏语侵居正，得罪以去，皆其门生也。又泾县御史郑锐亦出居正门下，疏论夺情事，有云："为辅臣忠孝迫于两难，恳乞圣慈酌去留之权宜，以植万古纲常事。恳暂容其奔丧图葬，使得以少尽人子之情；仍敕其依限回京，又有以终全大臣之义。"语较吴、赵为和婉，《明史》不载，见赵绍祖《泾川丛书》。

钱少詹

嘉定钱竹汀少詹大昕，生周岁能言，祖母沈指"玉"、"而"二字教之，更以他书指示，皆能确认。晬日盘陈百物，惟取一笔，祖青文茂才王炯谓"此儿他日必

有文誉”。入词林后，与纪文达公齐名，有“南钱北纪”之目。性强记，经史半能背诵，遇有疑义辄检以互勘，期通晓而后止。人有新刻书持质者，必正其讹。如嘉善谢金圃侍郎墉校刻《荀子·性恶篇》云：“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据《书》“平秩南讹”《史记》本纪作“南为”，《汉书王莽传》作“南伪”，谓古文“为”与“伪”通，两“伪”字皆当读若“为”字。余姚卢抱经学士文弨校注颜之推《观我生赋》，不解“王凝坐而对敌，白诩拱以监临兵”二语。谓“白”应作“向”。汉末黄巾贼起，向栩言于河上，北向诵《孝经》，贼自消灭，见《后汉书独行传》与《晋书·王羲之传》。凝之闻孙恩寇至，自言诸大道鬼兵相助，事正相类，言其不设备也。又卢补注《颜氏家训》，于《诫兵篇》“宋有颜延之”句，疑延之无领兵覆败事。以《宋书·刘敬宣传》证之，曰：“此是颜延，非颜延之也，后人妄加‘之’字耳。”又陶渊明《读山海经诗》“形夭无千岁”，宋人据《山海经》疑为“刑天舞干戚”，五字皆当校改。以为“形夭”二字非讹，宋本《山海经》自误耳。颜师古《等慈寺碑》以“刑夭”与“贰负”对文，今石刻尚存，字画分明，“刑”、“形”古文相通，“夭”转为“天”，则大谬矣。后镇洋毕秋帆制军沅补注《山海经》，遂用其说，正向来刊本之误。

王文端公

韩城王文端公杰未遇时，在陕甘总督尹文端公、巡抚陈文恭公幕府，立品正直，二公甚重之。乾隆辛巳捷南宫，廷试卷列第三。是科因御史奏改先拆弥封，传集引见。上是日阅十卷，几二十刻，特拔公卷置第一。《御制辛巳御殿传胪纪事》诗有云：“西人魁榜西平后，可识天心偃武时。”盖是时西域底平，开疆蒇绩，而公适抡元，诗特及之。数十年遇合，恩礼加隆，已基于此矣。

却老要诀

唐柳公度年八十余有强力，尝云：“吾初无术，但未尝以气海暖冷物、熟生物，不以元气佐喜怒耳。”孟诜年虽晚暮，志力如壮，尝谓所亲曰：“若能保身养性，尝须善言莫离口，良药莫离手。”明海宁贾铭年百岁，太祖召见，问其平时颐养之法，对曰：“要在慎饮食。”张本斯《五湖漫闻》云：“余尝于都太仆坐上见张翁一百十三岁，普福寺见王瀛洲一百三十岁，毛间翁一百三岁，杨南峰八十九岁，沈石田八十四岁，吴白楼八十五岁，毛砺庵八十二岁。诸公至老精敏不衰，升降如仪，问之，皆不饮酒。若文衡翁、施东冈、叶如岩，耄耋动静与壮年不异，亦不饮酒。”《松江府志》：李玉如大耋犹健步行四十余里，或问以养生之术，曰：“七情之中，惟怒难制，我能不怒而已。”吾邑皇甫凯承茂才焜，耄年矍铄，能于灯下作细字，卒年九十六。余尝叩以何术摄生，曰：“无他，五十岁后不御内，生平不使腹受饿，尝携佩囊置食物，饥即啖之而已。”此皆可为却老要诀。

锡奴铜婢

温足瓶名“锡奴”，苏州薛一瓢雪镌铜杖，字曰“铜婢”，此可以为对。

周苏门

钱塘周苏门大令向青，以孝廉宰楚之广济县，锄除豪猾，几为中伤。日久，公论始出，上官咸知为良吏，量移汉阳县，未及中寿，遽卒于官。著有《勾麓山房诗草》，语多真挚。如《过滩》云：“方知天地间，险多平者鲜。只求心性安，勿怨时命舛。”自题《省过图》云：“幼读圣贤书，长识忠孝字。感激至君亲，无端为雪涕。”皆出自性真，不关缘饰。断句如“午后百花静，春深群木高”，“柴门日仄移帆影，桑径风高落翦声”，亦佳。又《途间口号》云：“烟灶颓墙半水痕，绿杨阴里剩孤村。石壕夫妇方团聚，忍使催租吏打门。”真蔼然仁人之言也。

安次香

蜀中安次香上舍崇庚，才调倜傥，工绘事，喜吟咏，幕游浙中。先君子官遂安学时，与之相识，徵歌角酒，情好甚敦。尝赋《西湖柳枝》诗云：“春水平时飏绿波，一生消受好风多。长亭万缕都输汝，不系离愁只听歌。”饶有风致。

茌平旅壁词

至京师沿途旅壁题咏甚多，往往有佳者。道光癸巳，春闱被放还南，于茌平旅壁见江南念重学人赠歌者秋桂二词，情味苍凉，殆下第后有托而言者，惜未知其姓名。其词云：“茅店月昏黄，不听清歌已断肠。况是鹍弦低按处，凄凉，密雨惊风雁数行。　我自鬓毛苍，怪汝鸦雏恨也长。等是天涯沦落者，苍茫，烛灺樽空泪满裳。”“宛转拨檀槽，浑似秋江涌怒涛。乐府于今如呓语，魂销，劝汝人前调莫高。　上客《郁轮袍》，惭愧村姝慢捻挑。卿唱新词吾亦和，萧骚，今古怜才是尔曹。”

巴鲫膏

外伯祖周悠亭先生向潮，兄弟三人，次春波先生踊潜，余外祖也，三葵园先生以清，俱好善乐施。贾人某负逋五百金，贫不能偿，焚其券。某感恩次骨，以家传痈疽秘方相赠，按方制送，获效甚神，录之以广其传。

仙传巴鲫膏奇方（治发背痈疽、疔毒，一切无名肿毒，未成即消，已成即溃，力能拔脓，不至大患）。

巴豆（五钱，去壳）、鲫鱼（两个，重十二两以上者）、商陆（十两，切片）、漏芦（二两）、闹杨花（二两）、白及（五钱，切）、番木鳖（五钱，切）、蓖麻子（三两，去壳）、锦纹大黄（三两，切）、乌羊角（二只）、全当归（二两，切）、两头尖（三两，即雄鼠粪）、白敛（三两，切）、穿山甲（二两，切）、黄牛脚爪（一两，敲研）、猪脚爪（一两，敲研）、

虾蟆皮干(二两)、川乌(五钱,切)、草乌(五钱,切)、苍耳子(四两)、玄参(二两切)。鼠粪雌多雄少,雌者两头圆而无毛,雄者两头尖而有毛,不可混用。虾蟆干宜新,取其力猛也。

右药入大广锅内,用真麻油三斤半浸三日,熬至各药焦黑,滤渣再熬,沸乃入后药。

飞净血丹(廿四两)。

用槐柳条不住手搅,熬至滴水成珠熄火,待稍冷再入后药。

上肉桂(五钱)、乳香(四钱,去油)、没药(四钱,去油)、上轻粉(四钱)、好芸香(四钱,去油)。此五味俱研极细,徐徐掺入,用铜箸搅匀,待凝冷,覆地上十余日,火毒退尽乃可用。

王仲瞿

秀水王仲瞿孝廉昙,倜傥负奇气,文辞敏赡,下笔千言立就。家贫,依其外舅以居,赋诗有"娘子军中分半壁,丈人峰下寄全家"之句。举乾隆甲寅乡试,闱作沈博绝丽,脍炙一时。与舒铁云孝廉交最深,舒赠以联云:"菩萨心肠,英雄岁月;神仙眷属,名士文章。"在京师时,法梧门祭酒式善重其才,与孙子潇太史、铁云称为"三君",作《三君咏》。适川、楚教匪不靖,王之座师南汇吴白华总宪省钦荐王知兵,且以能作掌心雷诸不经语入告,睿皇帝斥吴归里,而王应礼部试如故。然卒憔悴失意死,识者悲之。

四声

字之上、去声,误读者尤多。观山阳阮少司寇葵生《茶余客话》所载成语,合平、上、去、入者,亦有舛谬,可知沿讹已久,且不独吾乡为然也。附录于后并订正之。

君子上达。何以报德。妻子好合。兄弟既翕。天下大悦。能者在职。邦有道谷(道,上声)。泾以渭浊。忘我大德。生有圣德。充耳琇实。神保是格(是,上声)。瞻彼旱麓(旱,上声)。王道正直。言以道接(道,上声)。沈湎冒色。雷夏既泽。天九地十。咸仰朕德(朕,上声)。宏父定辟。天祸郑国。天子建德。端冕搢笏。天子令德。惟彼四国。君子是识(是,上声)。天子建国。公子御说。司马仲达。萌者尽达。寒暖燥湿(燥,上声)。毋有障塞。玄酒在室。钟鼓既设。天子下席。君子进德。天子视学(视,上声)。天子用八。

乙未秋,余在都中与叶素庵孝廉、归安温稼生工部、同年文禾席间仿行前令,共得二十余句,附录于后:

坤厚载物。天五地六。于女信宿。维此二国。童子佩韘。蒲与二屈。吾子好直。将以众逆。其子幼弱。齐与晋越。商纣暴虐。公子弃疾。何以冀国。昭子退曰。刘子挚卒。曾子怒曰。曾子问曰。征鸟厉疾。毛者孕鬻。三老在学。觞酒豆肉。

浙抚署联

浙江巡抚署中,有桐城方恪敏公观承联,云:"湖上剧清吟,吏亦称仙,始信昔人才大;海边销霸气,民还喻水,愿看此日潮平。"其后,公之侄受畴来督闽、浙,复题联于署,云:"两浙再停骖,有守无偏,敬奉丹豪遵宝训;一门三秉节,新猷旧政,勉期素志绍家声。"自跋云:"乾隆戊辰,先伯父恪敏公由直隶藩司抚浙;余昔为此邦守令,今继伯父之后,亦由直隶藩司擢任;余弟维甸又曾以总督权抚事,六十年来三持使节,洵殊遇也。敬诵御赐诗中'新猷旧政,有守无偏'之句,谨录成联以志国恩世德云尔。时嘉庆癸酉六月上浣也。"

吴京丞

钱塘吴西谷京丞清鹏,于嘉庆丙子登贤书,所作《攀桂仰天高》诗,有云:"万花齐入手,一镜正当头。"主司叹赏,称为通场之冠。

元遗山

元遗山为崔立撰碑,纳降改服,诒后世口实。而搜罗散失,作《中州集》、《壬辰杂编》、《续夷坚志》等书,俾金源氏一代文献因之而存,其功岂浅鲜哉!赵云松观察诗云:"无官未害餐周粟,有史深愁失楚弓。"持论平允,是能知遗山之心者。

用心精专

高达夫五十学诗而成名,杜祁公七十学草书而尽其妙,由于用心之精专也。彼当壮盛之年,而因循自废,盍亦以二公为师乎?

宏简录

袁随园谓邵尚书《宏简录》有天王、宰辅、功臣、旌德、台谏、庶官之称,已属无谓。如宋之高琼、唐之裴寂,尤不应以功臣目之。更有《杂行》一门,以田承嗣、李怀仙、祖孝孙、薛怀义、上官婉儿列为一传,不伦甚矣!余谓是书有不当缺之字而缺者,如员外郎缺"郎"字,节度使、宣抚使缺"使"字,枢密院缺"枢"字,贤良方正科、博学宏词科缺"科"字,凌烟阁缺"阁"字之类,不一而足。册辞牵涉自己处亦乖体裁,如唐《韩愈柳宗元传》册云:"唐文三变,韩柳著称。论道不同,观过难凭。特怜半世,与罪为朋。我今百年,莫与相竞。"《唐文翰传》后册云:"刘氏三长,人所最难。一愿逢时,亦愿有官。逢时孟浪,有官素餐。嗟我何人,独抱岁寒!删千万冗,洗百亿瘢。五史汇成,足称大观。子子孙孙,莫漫封刊。"富弼、韩琦、范仲淹传册云:"始称韩、范,终曰富、韩。班班建立,晔晔同观。遭逢盛世,奋起单寒。嗟予何苦,罹此多难。一事无成,惭彼寸丹。"

明加田赋

明之加田赋,始于万历,极于崇祯。万历时之议加赋者周永春,成之者李汝华也。崇祯时之议加赋者梁廷栋,成之者毕自严也。彼四人者,徒知为一时计,吁,亦何益矣!

李文靖徐文靖

宋李文靖公沆尝言："居重位无补，惟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之，少以报国尔。朝廷防制，纤悉备具，或徇所陈请，行一事，即所伤多矣。陆象先所谓庸人扰之是已。"明徐文靖公溥亦云："祖宗法度，所以惠元元者备矣，患不能守耳。"卒无所更置。二公皆名宰相，而所言如是，盖息事即可以安民。彼际承平之世，而变更成法，以建树为能者，实二公之罪人也。

躧履倒屣揽履

《汉书·隽不疑传》："暴胜之为直指使者，不疑盛服至门上谒，胜之屣履起迎。"师古注谓："纳履未曳之而行，言其遽也。"《三国志·王粲传》："中郎将蔡邕贵重朝廷，闻粲在门，倒屣迎之。"又："邴原谒魏太祖，太祖揽履而起，远出迎。"此皆可想见折节下士之谊。

你

你字本作伱。《后周书·异域波斯列传》："你能作几年可汗？"此其字之初见于史也。又《北史·李密传》："与你论相杀事，何须作书传雅语？"

天寿天泰

王伯厚《玉海》载唐太宗子泰封魏王，改封濮王，僭号改元天寿。元僧觉岸《释氏稽古略》载唐代纪年，昭宣帝后有少帝濮王纲一代，为朱全忠所立，年号天泰，旋复被鸩。二事均不见于正史。濮王纲并无其人，时代遥遥，末由辨其真伪矣。

鲍　防

穆质举贤良方正，时比岁旱，策问阴阳祲沴，质对："汉故事，免三公，卜式请烹私羊。"指当时辅政者。右司郎中独孤愐欲下质，礼部侍郎鲍防不许，曰："使上闻所未闻，不亦善乎？"卒置质高第。刘蕡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对策指斥宦官，第策官冯宿、贾悚、庞严以为过古晁、董，畏中官不敢取，其时惜无如鲍防者排众议而拔之。防传中惟此事著称于世，而冯宿等以不能取蕡贻谤千古。后之取士者可以鉴矣。

武功县志

康对山《武功县志》七篇，计二万一千余言，体例谨严，纪述精核。而《官师志》善恶并载，褒贬互施，俨然《春秋》笔法，尤为人所难能。《人物志》兼载后稷、唐高祖、太宗，《列女志》兼载姜嫄、大姜，其识亦迥超流俗。王文恪公《姑苏志》载晋穆帝后何氏、后周宣帝四后，例适相符。近世修《苏州府志》者，以后妃自详正史，非郡县志所宜载而去之，谬矣。

诗赋奇格

韩文公《南山诗》用"或"字五十一，"若"字三十九，"如"字七。欧阳公《庐山谣》二百九十六字，只叶十三韵，此诗中奇格也。舒元舆《牡丹赋》用"或"字十二，"如"字二十四，此赋中奇格也。

尺牍新钞

《尺牍新钞》十二卷，祥符周栎园侍郎亮工所辑，明季及国初名人笺启皆悉采人。篇首全录《文心雕龙书记篇》以为序，创体也。选例二十条，末条云："彦和抽文心之秘，《雕龙》抉简牍之精，后世言辞翰者，莫得逾范焉。故是集即用原文以当弁首，无烦属序，徒系支言。前贤明体之书，若为今人预制；近代发函之作，先获哲彦宜源。"推是义也，岂独一书？凡有作者，皆当定例。所采尺牍，不尚华藻，颇有粹语，略志数篇于后。

杜于皇濬《答某公》："仆尝有言：自古小人之祸，君子激之；君子之名，小人成之。至于成君子之名，业已受小人之祸，天下事因之破坏者不少矣。区区愚见，得之十年读史，敢以为左右献。"陈兴霸孝威《与门人饶子》："正人当庇人，不当为人所庇。为人所庇即能自立，亦半人耳；庇人者尚余半在人，其相去远矣。"唐肯堂堂《与减斋舅氏》："舅氏之明远俊伟，宜救八闽之艰危，毋图一身之贵秩；宜秉正而自持，毋随人而作止；宜以丰功令望可辉耀于天下者自期，毋以高爵厚禄可夸诩乎众庶者自待。此非特区区之私望也，凡事，利一身而有害于千百人者，身虽利，子孙必蒙其害；利千百人无利于一身者，身虽不利，其利必归于子孙。舅氏宜深念之，勿谓甥迂论。"王鞠劭相说《答学道辛全》："读《养心录》，知足下之于道深矣，而不佞愿效刍荛，少为删之。《易》之冠经、《论语》之冠书、《道德经》之冠诸子，《通书》之冠诸儒，孙武子之冠兵法，惟其简也。简则后来不得以伪杂者溷之，而于醒世捷，传世远，亦立言者之责应如是耳。"梅杓司磊《与儿耘》："昔朗三兄尝言，吾守先季豹禹金公家法，云：'闭门读书与开门结客不可偏废，不读书则根本不立；不结客则闻见不广。'至守身立名之法，又云：'交富人不可与之称贷，交贵人不可丐其竿牍。我既无求，则士气自壮，而彼之骄惰，亦无由生，成己，亦所以成物也。'今时名士皆一切反是，岂不可惧可叹！"吴曰庸第《与友》："前人著《剪灯余话》，遂以此妨瞽宗之祀。一朝臣于公会处出此书，亦为物类所鄙。此不过唐小说之流，而识者犹惜闲检如此。今书肆邪刻，有百倍于画眉者，其迹近于儿戏，其见存于射利，其罪中于人心士习，祸且不可言。唐臣狄梁公奏毁天下淫祠，当世伟之，至今犹令人闻风兴起。然淫祠之害及于愚氓，淫书之害溶于贤智，吾不知辅世长民者作何处是？"吴冠五宗信与周雪客、赵梦白先生作《齐人文》云："'励名行者，不以饮食为细；畏清议者，不以妻子为愚'二语，不知提醒多少醉梦人。我辈为文，不能开导人心，扶翼世道，虽艳如花，热如火，只堪覆瓿耳。"朱密所吾弼《示弟一札》："寄吾弟不暇长语，第谓做官当如将军对敌，做人当如处子防身。将军失机，则一败涂地；处子失节，则万事瓦裂。慎之哉！"

𠂆

司马温公作书有误字，旁注“𠂆”，盖用非字之半，见《云麓漫钞》。今人误书，旁注“冫”或注“、”，殆即“𠂆”之遗意，历久而变者欤？

桂林一枝

桂林陈莲史方伯继昌，廷试时，因病勉力对策，仅得完卷。阅卷大臣初拟第二，歙曹文正公振镛谓：“本朝百余年来，三元只一人，无以彰文明之化。”改置首列。遂以三元及第。其座师刊“桂林一枝”图章赠之。

石鼎联句诗

韩昌黎《石鼎联句》诗，有以为斥时相者，吴安中谓皆退之作，如《毛颖传》，以之滑稽耳。所谓弥明即退之，侯喜、师服皆其弟子。苕溪渔隐曰：“公与诸子嘲戏，不应讥诮轻薄如是之甚。且序云：衡山道士轩辕弥明，貌极丑，白须黑面，长颈而高结，喉中又作楚语，年九十余。此岂亦退之自谓耶？《仙传拾遗》有《弥明传》，虽祖述退之之语，亦必有是人矣。”此说似胜于吴，然谓有弥明其人，恐《仙传拾遗》亦无足据。且弥明之诗既若是之奇特，则生平所作必多，何不闻有他作传于世间？而唐人诗文中更未尝有称其人者耶？独斥时相之说，似为得之。当公奏讨淮西之事，执政不喜。及为潮州刺史，宪宗将复用之，又为宰相所沮，诋为狂疏。方是时，李逢吉、皇甫镈、程异之徒，以褊小之才，膺鼎鼐之任，罔克同心辅治，而惟以娼忌为事。公于是托为此诗以讥之，其云：“谬当鼎鼐间，妄使水火争。方当洪炉然，益见小器盈。愿君莫嘲诮，此物方施行。”语意显然可见，特恐为人所訾，故托之弥明以传。其所为序，皆假设之辞，非果有其人也。

识时观变

窦融以河西归汉，冯盎以越归唐，钱俶以吴越归宋，此皆能识时观变、顺天心而保民命者。其泽延后嗣也，宜哉！

唐

佛书“唐”字往往作“徒”字、“空”字解，如《妙法莲华经》“福不唐捐”是，又“唐受”、“唐扰”，义亦同。

字

字有分其名之半者，如宋关泳字永言，谢翱字皋羽，明傅恕字如心，刘侗字同人之类是也。有倒易其名者，如宋吴大有字有大，明冒起宗字宗起是也。有叠字者，如阎尔梅字古古是也。以名为字者，唐以前恒有之，唐以后寥寥。余所知者，宋有戚同文、陈亚之，元有丁鹤年，明有郑克敬、王敬中、周孟简。女子以名为字者，国初有徐昭华。一字之字，自周、秦至唐恒有之，唐以下惟明汝南诸生秦镐字京。一字之字而即以名为字，则惟唐有之，刘济、李琇、张巡、宇文审、李脩、郭暧、刘叉。以姓为名者，明有沈沈，著《酒概》四卷，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

张乖崖

张乖崖不喜人拜跪，命典客预戒止，有违者即连拜不止，或倨坐骂之。卞急抑何太甚！然世俗皆好谀尚谄，正赖以此维之，庶刚方之概不致尽泯。

思患豫防

晋出帝初立，大臣议告契丹，致表称臣，景延广不肯，但致书称孙而已。契丹怒，数以责晋，延广谓契丹使者乔莹曰：“先皇帝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国自册，可以为孙而不可以为臣。且晋有横磨大剑十万口，翁要战则来，他日不禁孙子取笑天下。”莹知其言必起两国之争，惧后无以取信也，因请载于纸以备遗忘。延广敕吏具载以授莹，莹藏其书衣领中以归，具以延广语告契丹，契丹益怒。越六年，德光犯京师，执延广，召乔莹质其前言，延广初不服，莹从衣领中出所藏书，延广乃服。明都御史韩永熙官江西时，忽报宁王之弟某王至，韩托疾乞少需，密遣人驰召三司，且索白木几。王入，具言兄叛状，韩辞聩莫听，请书，王索纸，左右舁几进，王详书其事而去。韩上其事，朝廷遣使按无迹。时王兄弟相欢，讳无言，使还。朝廷坐韩离间亲王罪，当辟，械以往，韩上木几亲书，乃释。本朝睢州汤文正公斌巡抚江苏，河督靳辅议罢浚海口工，而起高邮车逻镇筑高堤，束内水高丈余不能出海，总督于成龙力排其议。仁庙命尚书萨木哈、学士穆成格会公及总漕徐旭龄合勘，兼问七州县耆老。淮南士民言海口不宜罢工者十八九，谓宜并罢者亦十之一二。使者意向之，公力争，使者曰：“公言吾当口奏。”及公内召，上语及海口，公对“一丈有一丈之利，一尺有一尺之利。”上愕然曰：“尔时汝胡不言？”公具陈前事，召二人与质对，二人强辨，公徐曰：“某故知有此，汝行后，即汇士民呈牒并某议具文书印册，存漕臣所，漕臣亦如之存巡抚所，檄取，旬日后可覆视也。”二人语塞。上怒，立罢之，而发官帑，遣工部侍郎孙在丰往浚下河。此皆得思患豫防之道者，非明烛于几先而虑周于事后，其孰能之？

张春舫

同邑张春舫大令枋，绩学能文，举嘉庆辛酉孝廉，由教习得知县。己卯岁将选矣，是科捷礼闱。试卷首题“脩己以安百姓”，误书“脩”作“修”，磨勘罚停。于庚辰岁殿试，以知县归进士班铨选，因赋《游仙》诗云：“可怜一阕《霓裳》咏，证果翻迟十二年。”（时归班者约十二年方选）旋于甲申岁卒。

温稼生

温稼生工部，余癸巳、乙未入都皆与同行，留寓全浙老馆，与郑拙言学博三人同院而居。余与拙言闭门

习业，稼生则欢场结客，角酒征歌，偶一拈毫，顷刻成文，才锋锷锷，余自愧弗如也。丙申同捷春闱，授职后以工曹需次稽迟，郁郁不得志，益纵酒自放，癸卯秋，以疾卒于京邸，年仅四十二。余哭以诗云："惨绝邮亭讣，天涯别泪潸。羁魂千里外，幻梦十年间。少妾淹空邸(新纳姬人，尚留都中)，衰亲恸故山。伤心江上雁，同去不同还。""忆作春明客，深情独我知(癸巳、乙未计偕入都，皆同寓寄园)。联吟花写韵，赠别柳攀丝(丙申夏捧檄出都，君饯饮于陶然亭，赋诗赠别)。岂意重逢日，翻成永诀时(庚子秋，晤君于武林，匆匆话别，讵知竟不复见)。千秋身后事，珍重一编诗。"稼生工吟咏，善写山水，尝自题画扇赠余曰："春明联袂已经年，乡树苍茫隔远天。记取他时归隐地，白云青嶂霅溪边。"斯人已矣，遗墨犹新，每一展诵，辄为欷歔累日。

寄园销夏图

道光乙未春试后，留寓都门，偕同人避暑寄园。园为休宁赵天羽给谏吉士故居，僻处处城西，人迹罕到，古木参天，绿阴翳翳。相与列坐清话，情志洒然。园之南，轩楹幽折，杂花满庭，昕夕徙倚其间，把酒论文，不知身之是客。出都后，回忆前游，历历萦抱，因追绘成图，赋词二阕记之："故老吟踪剩。百余年，风流阒寂，室庐犹韵。宦隐园林稀热客，片席名山栖稳。溯往事，残碑同认。手种榆枝高出屋，郁苍苍、界断红尘境。新月上，泻凉影。阑干十二通花径。想樽边、掀髯啸傲，几经闲凭。豌地筠帘低不卷，半榻炉烟摇暝。似前度，敲诗清景。雨过空阶苔翠合，早一天，秋意来疏鬓。茶梦熟，北窗枕。"(《金缕曲》)"掩重门、碧云深锁，林蝉时递幽响。绳床竹几安排好，人在羲皇以上。偕偃仰。任大扇、宽鞋箕踞形骸放。闲情跌宕。趁菡萏香浓，芭蕉叶满，索醉倒佳酿。招凉地，数处轩棂虚敞，囊琴携共来往。人生能几知音聚，况有烟霞供养。天末望。算别后、光阴倏忽年过两，迢迢结想。问画里亭台，三千里外，旧侣更谁访?"(《摸鱼儿》)

严比玉

严比玉太守与余同受业于沈鹿坪师，推襟送抱，情谊独敦。太守好学工诗，兼有济世之志。官滇南，循声懋著，方将超擢，遽以疾卒。遗稿未刊，记其昔时《游西湖》句云："风来云气初离树，雨过泉声尚满山。高寺钟声随涧落，隔江山势拥潮来。"《赴都谒选留别同人》句云："千里关河成独往，廿年灯火负初心。"皆可传也。

弈国手

本朝弈国手首称范西屏世勋，施襄夏绍暗次之，皆海宁人。范著《桃花泉棋谱》，施著《弈理指归》，并行于世。施性纯孝，父病刲股。工诗善琴，不独以弈见长。近时海宁陈子仙亦善弈，海内少双。

斗　兰

斗草见于《岁华纪丽》，斗茶志于《茶录》。《中州集》冯内翰璧致仕，居崧山龙潭，山中多兰，每中春作花，山僧野客，人持数本诣公，以香韵高绝为胜，少劣则有罚，谓之斗兰。此事类书罕载。

乡闱覆试

北闱乡试中式，向无覆试之例。道光乙未科，南海曾公望颜知贡举事，奏称顶冒代倩之弊日甚，请定覆试之制，得旨允行。是科以文理不符被黜者二人。直省乡试中式覆试，则始自道光甲辰科，以中式者多抄袭陈文，遂定斯例。

王笠舫

会稽王笠舫大令衍梅，豪于诗，尝谒蕺山书院掌教奉贤陈古华太守廷庆，适有馈江瑶柱者，太守曰："子能为我用馋字韵赋此者，当烹以酌子。"因押全韵成诗，其警句云："升沈一柱观，阖辟两当衫。"太守叹赏，称为绝唱，遂命歌者奉觞以酬之。大令有《三月五日寄家人》诗云："与月乐天花乐地，将诗惊鬼酒惊人。"笔意奇崛。又有《和孟郊古别离》云："黄金最轻薄，买取别离愁。不若长贫贱，同心到白头。"寓意微婉，深得风人之旨。大令性嗜酒，病剧，致书盱眙汪观察云任云："日来饮酒，如曹子建之才之多；每日所呕之血，亦如曹子建之才之多。"未几下世。

朱笠亭说诗

海盐朱笠亭大令炎，博雅工诗。其评沈归愚尚书《唐诗别裁集》，直抉作者心源。弁言一则尤足为后学指迷，云："是集严于持择，辨格最正，一切傍门外道，芟除殆尽，以之导后学，是为雅宗。入手须辨雅俗，近今有两种格体，一为考试起见，读试帖如翦彩刻绘，全无生气；一为应酬起见，翻类书，用故事，如记里点鬼，绝少性情。此固毕劫不知诗也。又或取法于古，各立门仞，亦有两体：其从《瀛奎律髓》入手者多学山谷、江西一派，或失之俚；从二冯所批《才调集》入手者，多学晚唐纤丽一派，或失之浮。是皆不能无偏。且《律髓》止载律诗，《才调集》第及中、晚，亦颇未备。又若阮亭《三昧集》立论太高，《十种唐诗》散入各集，未易寻其涂径，故惟归愚先生此书最便拾诵。此书外，更取阮亭《古诗选》玩习，则五七言诗已得其大凡。再以《十种唐诗》参看，近体亦略该备。然后于《文选》、《乐府》采撷菁华，于宋、元名人诗集博其机趣，挥霍万象，惟我所欲矣。"

王廉访

睢州王廉访缙，由知县起家，卓著循声。属邑民安某客于外，继妻高氏通于刘某，忌前妻之女言其情，谋乱之，女不从，共戕女以死。公曰："高母道已绝，仍照故杀子女律拟，其何以戒为继母而淫且毒者?"遂比照故杀夫前妻之子律论斩。具题，报可。遂著为例。其为江南按察使也，宿州某生携妻子授徒某氏家，其妻临产，妻兄之女来视，数日，妻子均中毒死。馆人曰："若

与妻兄有隙乎?"曰:"有之。"曰:"是矣,必令其女置毒也。"生控于州,刑讯,女不胜楚,遂诬服。公疑之,问馆中来往者何人,女曰:"只十二岁学徒耳。"召而曲诱之,曰:"师挟我急,因置砒面中。"生之妻兄乃得释。无锡民某与攻皮之匠殴,已而匠死。有僧故与某仇,证为伤重致然,令如僧所诬论拟。公察斗殴日月在保辜限外,因诘曰:"伤久何得不医?"具言医矣,检所用方,则匠死伤寒耳,僧乃伏。平反多类此。苏州胥门外有坊,曰"民不能忘",为汤文正公建也。公与同乡,民即镌公姓氏于其次。

梁学士

钱塘梁山舟学士同书,为文庄公诗正长子。二十五岁举乾隆丁卯科孝廉,三十岁应壬申恩科会试,未第,特旨赐与殿试,入词林。三十六岁大考二等,擢侍讲,是年丁所后父艰归。既澹于荣利,又素鲠介,恐不谐于俗,服阕后引疾不复出。尝赋诗云:"一事比人差胜处,不曾强仕已归田。"

墨谱

明方于鲁《墨谱》,程君房《墨苑》,绘刻精工,艺林清赏。较其优劣,当以《墨谱》为胜。《墨苑》中自著序记,语涉矜夸,其搜罗名人题赠虽多,而如顾秉谦、沈潅等笔札亦皆载入,未免薰莸相杂。且此书为文房清玩,乃胪列时人,备志科第、官爵,殊乖雅道,不若《墨谱》之能得体要也。《谱》中载汪仲淹《墨书》述于鲁之言曰:"试墨如试金,当略其色泽,求其神气。其法用紫石研,注水涓滴同磨,多少同。磨之一缕如线,而鉴其光:紫为上,黑光次之,青又次之,白为下,黯沕无光,或有云霞气,又下之下也。"此数语可为相墨金针。

沈汉甫

震泽沈汉甫茂才金渠,好学能文,屡试不遇,郁塞无聊之思悉于诗寓之,著有《春风庐诗集》。句如:"竹色隐高屋,杏花明短墙。""十里涧声寂,一肩山影凉。""雨声寒客馆,花事老山城。""湖光吞树小,山气压云低。""江上白波双桨去,山前红树一僧归。""烟村半夜鸡声早,水国三秋雁影低。""落日一星明树杪,微波双桨出苹花。"皆妙。

岳忠武王铜印

嘉庆戊寅,山阴李宏信以所藏岳忠武王铜印归于栖霞岭王祠,属王廿四世孙秀元世守之。金坛段骧作记,摹刊祠壁。印准今尺寸六分有奇,厚三分。其文曰"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岳飞印。"(阴文五行,行六字。)凡三十字,盖古印字之最多者。

李少司寇

寿光李松园少司寇封,由翰林改刑部时,有翁强污其妇,妇爪伤翁面得免,畏其再逼,遂自尽。众谓伤翁不孝,不宜旌。公谓妇此时惟恐不免耳,是无妨于孝,仍宜旌。钱文敏公维城从其言,由是遂知名。

鹿洲公案

漳浦蓝玉霖太守鼎元《鹿洲公案》,乃其尹普阳、潮阳时所纪,节录以见折狱之良:陈氏兄弟伯明、仲定争父遗田七亩搆讼,谓兄弟本同体,何得争讼!命役以一铁索絷之,坐卧行止顷刻不能离,更使人侦其举动词色,日来报。初悻悻不相语言,背面侧坐,至一二日,则渐渐相向,又三四日,则相对太息,俄而相与言矣,未几又相与共饭矣。知其有悔心也,问二人有子否,则皆有二子。命拘之来,谓曰:"汝父不合生汝二人,是以构讼。汝等又不幸各生二子,他日争夺,无有已时。吾为汝思患豫防。"命各以一子交养济院,与丐首为子。兄弟皆叩头哭曰:"今知悔矣,愿让田不复争矣。"曰:"汝二人即有此心,汝二人之妻未必愿也,且归与计之,三日后定议。"翼日,其妻邀其族长来求息,请自今以后永相和睦,皆不愿得此田。乃命以田为祭产,兄弟轮年收租备祭,子孙世世永无争端。由是兄弟妯娌皆亲爱异常,民间遂有言礼让者矣。

西塞山

湖北有西塞山,一名道士矶;湖州亦有西塞山,亦名道士矶。张志和《渔父词》所云"西塞山前白鹭飞",乃在湖州时作,而放翁《入蜀记》指为湖北之西塞山,《广舆记》等亦沿其误。

西南夷传

王伯厚谓柳州《游黄溪记》仿太史公《西南夷传》。按:白香山《冷泉亭记》云:"东南山水,余杭郡为最;就郡言,灵隐寺为尤;由寺观,冷泉亭为甲。邓牧冲《天观记》云:"两浙山水之胜,最东南;由浙江西,杭最;由杭西,余杭最;逆天目、大溪上,有十八里曰洞霄宫者,是为大涤洞天,又余杭最胜处也。"史鉴《韬光庵三天竺寺记》云:"环西湖之山凡三面,西山为最佳;据西山之佳惟四寺,灵隐为最胜;领灵隐之胜有五亭,韬光为最幽。"盖皆效其体也。

吴烈女

湖州太湖滨绿葭湾吴烈女,以贫故养于夫家,夫曰李时新,佐父九皋治肆事于湖北,女独与姑居。姑与疏族李大炮通,时来饮酒,使女给事左右,女不肯,姑怒,挟女无完肤。大炮与姑谋,并污之以塞其口,姑于是为好言诱女曰:"大炮有恩于汝夫,汝善事之,汝夫归,以汝为能报德也。"因出金跳脱与之曰:"此大炮所赠。"女取而掷之地。时六月六日,俗必食馎饦,姑与大炮共为馎饦,使女炊,女不肯炊,姑乃自炊之。炊熟,大炮与姑食,邀女共食,女不肯食,大炮强灌之,则啼而走。傍晚,女浴于室,大炮从暗中突出,欲走,门已闭,遂自后

窗投于水。邻妪救之起，微有气，至夜半苏，复自投于水，竟死。族人以大炮逼奸致死报县，乌程令庄有仪素不解事，县人谓之"庄糊涂"者也。检验时，姑坚执大炮无逼奸事，竟以失足落水完案，时乾隆三十六年也。越二年，震泽县盗案发，大炮论实坐斩，众愤稍泄，而逼奸之案已结，无可翻，烈女不得邀旌典。至道光三十年，里人乃具呈当事，请旌于朝。归安方熹作征诗启以表彰之，有"千寻雪浪净涤淤泥，一片冰心朗昭河汉"之句。

诗分唐宋

王右丞诗"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王介甫诗"萧萧抟黍声中日，漠漠春锄影外天"，同一咏鹭鹂也，一则妙合自然，一则巧极人工，唐、宋之分即此可见。

担　粥

担粥法始于明季嘉善陈龙正，简而易举。道光癸巳，林文忠公抚吴，冬荐饥，仿行此法，雇人挑赴各城，以济老弱贫病，活人无算。

卷　四

高东溪

宋高东溪先生登，上渊圣皇帝五书，集中尚存其四，大旨皆主于任用君子黜退小人。有云："昔汉元帝承宣帝之后，好贤不坚，恶恶不著。知萧望之、周堪、张猛之为贤，任之且贰而勿专；知弘恭、石显之为恶，去之且疑而勿决。卒焉，小人道长而高祖之业自此以衰。夫元帝承宣帝之后犹尔，况陛下承衰弊之余？必欲振起中兴之业，不能拔擢四方之君子，不能斥逐在朝之小人，日为此辈昏惑，臣恐宗社倾覆，而陛下犹不知也！臣于彼时，虽欲为陛下言之，已无及矣。臣老母年六十余，别无兄弟侍养，而臣又不沾陛下一命之宠，偷活归耕，于势当然。而乃不避斧钺，愿效愚忠者，今日之事，存亡所系，万一陛下肯听臣言，则我祖宗基业，可以永保无穷，而臣虽杀身破家，固已无恨矣！"又云："商太甲之始即位也，不明于德，赖一伊尹而卒能中兴；唐明皇之始即位也，励精求治，相一李林甫而终致祸乱。今陛下始即宝位，有太甲之不明，而朝无阿衡；昧明皇之有初，而遽相林甫。臣不胜为宗庙社稷痛哭！人常以古为监，而陛下不能；以今为监，则其不明莫甚也！"其辞恺切沈痛，洵能言人所不敢言。惜高宗不知信用，卒为秦桧所抑，贬黜以终，可慨也。

朱大令断狱

朱竹君学士文正公负天下重望，有二兄亦皆服官，著闻于时。长名堂官，大荔县丞；次名垣，以进士历官济阳、长清县令。长于断狱，遗事详见学士文集，节录之，为司民牧者龟鉴焉。济阳少妇周新嫁王巧一月，妇归宁而归，明日巧死。翁、媪及邻人以巧食妇所煮粥而遽腹痛呕泄死也，谓妇毒夫死，讼于官。朱命以粥及所呕者饲狗，狗不死。又召吏审巧之死，无毒状，独齿噤坚不可启，视其私则入腹中。乃趣召妇曰："死者口不启，汝罪而冤不能明也，汝能启其口，当为汝辨之。"妇泣而前跪，启焉，观者皆骇。吏持银匕入死者喉验毒，出以示众，皆曰中毒非是。朱固问妇以巧死时状，始知其一夕三御，蚤起即饮水三器，已而食粥，遂死。朱太息久之，谓翁、媪及邻众曰："是乃死于阴淫寒疾也，顾欲坐妇毒死夫乎？"皆再拜谢，扶妇去。后妇竟为巧守节。县故狱具，有以鸟枪取凫雉而火自后发中人洞胸死者，当抵罪。朱即争曰："此无死法。"上官诃驳数四："惨死如是，而故纵耶？"朱曰："律过失杀条曰，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到，正载贪射禽兽之文，知县不能枉律断狱。"卒争如所引乃已。县有役以事逮民，民死，归即敛讫。已而讼役杀之，转辗三十年不决。上官檄朱会所在检骨，骨在浅土败柳棺中。仵人曰："久疑不可检也。"朱令坎地架木，舁棺其上，弛前和及四墙柳方，土正见，徐徐拨土，正首足向，幂以席，弃坎注醯，须臾，骨如蒸状。仵人即检讫，告曰："尸独脑骨紫血伤见方寸许。"众喜，谓得情。朱熟视之曰："未也，此伤处涤可去。"众笑曰："伤三十年入骨，岂可涤耶？"朱呼水刷之，骨白无涴，而讼遂息。或曰："于录无此法，公何以辨之？"朱曰："伤者，紫色中重而外轻，若晕渐减然，此反是，是腐血污耳！"众叹服。

大游仙诗

沈鹿坪师之子还浦茂才珠复、锡田茂才采晋，皆克承家学，食饩于庠。汪文端公视学吾浙，以"拟曹唐大游仙诗"题试士，师时秉铎台郡，与还浦、锡田皆有作，公大称赏，有"老凤清雏"之目。师《刘阮洞中遇仙子》云："竹露松烟夹道苍，忽闻人语破幽茫。花间有犬休捎帨，谷口无莺自奏簧。隔水遥窥惊未定，迎风小立话偏长。殷勤劝进胡麻饭，不唤刘郎便阮郎。"《仙子洞中有怀刘阮》云："准约腰支理旧裳，洞门春寂锁愁长。碧山有约泉声杳，红树无情月影茫。邂逅飞觞还是梦，侵寻坐幕复谁香？虹桥未便经离别，也对寒星望玉郎。"还浦《仙子洞中有怀刘阮》云："漫随金蝶化衣裳，愁比人间别更长。《黄竹》歌残云黯淡，玉梅梦杳月微茫。泉调琴筑难为韵，花扑帘栊只自香。犹忆胡麻饭初熟，加餐两两劝仙郎。"《刘阮再到天台不复见仙子》云："石上分明记会真，在山缘隔出山尘。关心风月夸僚婿，过眼烟霞失比邻。藤杖龙钟空自老，桃花狼藉不胜春。重来北陇休腾笑，身到仙源得几人？"锡田《仙子送刘郎出洞》云："碧云无际是天台，流水何曾去复来！久住不知尘世别，濒行始惜洞门开。香分芍药肠应断，绿到蘼芜首重回。从此沃州山下路，更无人迹长莓苔。"《仙子洞中有怀刘阮》云："懒奏琼箫整羽裳，离愁更比世间长。朱栏十二春岑寂，碧宇三千路杳茫。瑶草有情空

自绿，桃花无语为谁香？遥知下界还相忆，几度樽前唤索郎。”数诗皆为时传诵。锡田嘉庆己卯闱作甚佳，竟不得售，投井而死。师因是凄郁，乞病归。还浦亦屡荐不售，未及中寿而卒。俱可悼也。

下第词

沈锡田戊寅下第，赋《陌上桑》词，语绝凄婉：“传来一纸魂销，顷刻秋风过了，旧侣新俦，半属兰堂蓬岛，升沈异数如斯也，漫诩凌云才藻。忆挑灯，昨夜并头红蕊，赚人多少。　愧刘蕡策短，江淹才退，五度青衫泪。绕桂魄年年，只恐嫦娥渐老。清歌一曲，凭谁诉，惹得高堂烦恼。梦初回，窗外芭蕉夜雨，声声到晓。”

冯侍御

吾邑冯孟亭侍御浩，于乾隆戊辰科登第，乾隆乙卯重赴鹿鸣宴。季子鹭庭太史集梧供职京师，先为具呈掌院，有云：“缅前事以兴怀，有如得隽；偕后生而与齿，亦可忘年。”人皆传诵之。

菱塘棹歌

张梦庐学博精医理，求者盈门，所得金尽以赒亲朋，殁之日家无余赀，第积书数千卷而已。家居后珠村，尝采村中事作《菱塘棹歌》百首，兹录其五首。云：“村北村南尽水乡，西塘过去又东塘。扁舟到处皆秋色，十里菱花冷夕阳(吾乡旧名朱村，又与前朱村接，故又名后朱。近灿溪，溪中曾产珠，又名珠村)。”“渔灯三两照渔矶，网得鱼虾夜未归。柔橹呷哑何处去，过桥惊起鹭鸶飞(鹭网桥在村东二里)。”“英雄千古总荒莱，烟树空濛杜宇哀。一片桃花红雨里，踏青人上将墩来。(将墩在村北，高数十仞，可登眺。相传明胡宗宪追倭至此，乃尸骸所积之地也)。”“绛春桥畔是侬家，绿树深深酒旆斜。一径墙阴人迹断，南风开遍紫藤花(曾祖佩千公自大树洲迁居绛春桥北，今世居焉)。”“小姑一语误鸳鸯，指点孤坟怨恨长。日暮寻芳人影散，梨花冷落野庵傍(康熙间，乌镇孔秀才慎修移家珠村，事母至孝。娶妻杨氏，甫三日，为小姑所谮，不悦于姑。慎修终曲承母意，誓不同寝。后母殁，遂遨游四方三十余年，卒于云南。杨氏百计迎骨归，未几以哀死。里人悲之，醵钱合葬古仙庵侧)。”

内阁中书

京朝官惟内阁中书舍人进身之途最多，有以进士引见而得者有以进士授即用知县后吏部拣取引见而得者(道光丙申恩科行之，拣取十二人引见，用六人)，有以会试荐卷中取为明通榜而得者(乾隆间有之，今不复举行)，有以举人考授而得者，有以召试取列优等而得者，有由举贡捐输而得者。婺源王葑亭通政友亮，于乾隆己丑会试列明通榜，授此官，有《谢友人贺启》云：“铩羽南宫，方笑中眉无勇；摛毫东掖，忽欣除目有名。维舍人昔在中书，与学士对称两制，洎乎前明伊始，降同七品之班。第因所处之清严，争谓此途为华美。天依尺五，地接台三。头衔埒于新翰林，体统超乎散进士。何期下第，反得升阶。未登千佛经，敢夸出世之佛；试览百官表，幸陪入阁之官。某学书不成，识字有数。受深恩而逾分，蒙远誉以过情。谷莺上鸡树而栖，虽云大乐；野鹭占凤池而浴，只觉增惭。”王又有《谢人惠玉如意启》，起联云：“人生几事如意者，举俗爱其名；君子于玉比德焉，良工琢为器。”语亦隽妙。

倒句倒字

《汉书》每有倒句，如“更议不宜时，霍山自若领尚书”、“必我也，为汉患者”之类是也。又多倒字，如“妃后”、“子父”、“论议”、“失得”、“贵富”、“旧故”、“疑嫌”、“病利”、“病疾”、“并兼”、“悦喜”、“苦勤”、“惧震”、“柔宽”、“思心”、“候伺”、“激诡”、“讳忌”、“稿草”之类是也。

诗囿于习

皇甫子循汸言：关中之诗粗，燕赵之诗厉，齐鲁之诗侈，河内之诗矫，楚之诗荡，蜀之诗涩，晋之诗鄙，江西之诗质，浙之诗啴，吴下之诗靡。此皆为习所囿也，惟有志之士，能矫其失以归于醇耳。

曲　端

曲端为张浚所杀，死非其罪，人皆惜之。然端嫉李彦仙声绩逾己，当娄宿攻陕，浚使端出鄜坊，绕其后救之，而端诡托不行，致使陕城陷没，金人得以并力西向。不忠不义其罪甚大，史以刚愎恃才訾之，犹未足概其生平也。

麒　麟

《明史》外国贡麒麟者甚多，阿丹国麒麟前足高九尺，后六尺，颈长丈六尺，有二短角，牛尾，鹿身。按：《尔雅·释兽》：“麐，麇身，牛尾，一角。”注云：“角头有肉。”《京房传》云：“麐，麇身，牛尾，马蹄，有五彩，腹下黄，高丈二。”《明史》所言颈长如此，未见古书，且不言一角有肉，疑是别种，非真麒麟。

贺失火

《韩诗外传》：“晋平公藏宝之台烧，公子晏子独束帛而贺。柳州《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盖本于此。

唐宰相无谥

唐宰相多无谥者，李泌功在社稷而亦无谥，尤为缺典。

明待功臣

明待功臣之薄甚于汉。刘文成归后，惟棋酒度日，盖即子房辟谷之意。然犹不免于胡惟庸之毒害，可慨也！

唐县尉

唐举进士第者，往往授县尉，应举不第，乃亦有谪官县尉者。如贾岛为长江县尉，温庭筠为随州县尉是也。考唐制，县令有京县令、上县令、中县令、下县令，尉亦如之。京县尉从八品下，上县尉从九品上，中县尉、下县尉皆从九品下。岂黜陟各异其地耶?

李易安朱淑真

德州卢雅雨鹾使见曾作《金石录序》，力辨李易安再适之诬。谓："德父殁时，易安年四十六矣，又六年，始为是书作跋，是时年已五十有二。匪夏姬之三少，等季隗之就木。以如是之年而犹嫁，嫁而犹望其才地之美、和好之情亦如德父昔日，至大失所望而后悔之，又不肯饮恨自悼，辄谍谍然形诸简牍。此常人所不肯为，而谓易安之明达为之乎？观其洊经丧乱，犹复爱惜一二不全卷轴，如护头目，如见故人，其惓惓德父不忘若是，安有一旦忍相背负之理！此子舆氏所谓好事者为之，或造谤如《碧云騢》之类，其又可信乎?"陈云伯大令亦云："宋人小说往往污蔑贤者，如《四朝闻见录》之于朱子，《东轩笔录》之于欧阳公，比比皆是。"又谓："'去年元夜'一词本欧阳公作，后人误编入《断肠集》(渔洋山人亦尝辨之)。遂疑朱淑真为泆女，皆不可不辨。"按"去年元夜"词非朱淑真作，信矣。李易安再适赵汝舟事，详赵彦卫《云麓漫钞》，诸家皆沿其说。卢氏独力为辨雪，其意良厚，特录之，以俟论世者取裁焉。

明东厂二校尉

明东厂为祸之酷，自古未有，独有二校尉以义烈闻。其一苏宣，大名府南乐县人。给事中杨爵下诏狱，东厂使人更迭侦伺，积五日一报。宣至狱中，知爵昼夜匣锁，右胫前为匣木转磕成伤疮。宣自起匣上木，以重瓦间合胫处，使相去寸许，自此疮愈。复有谗宣者，下宣狱，笞五十，夺其役。爵即狱中书片纸慰宣，宣答曰："公当开广心胸，勿以宣为念。"是秋，爵放还田里，送之通州，同宿旅店，次日各以诗赠别。继宣者杨栋，霸州人。母病，割股调羹以进。爵与刘、周二子下狱不能自食，栋以东厂使来觇，力言于司官，得代供米物。事见万历间武进张按察使师绎《月鹿堂文集》。

秋畦公取士

先祖秋畦公，讳世采。宰密县时，乾隆丙午、戊申秋试分校，竭昼夜之力悉心评阅，所取皆知名士，时称为得人。丙午分校时，尝赋诗云："梧井朱门落叶深，咿唔声隔院沈沈。艰难一字频搔首，容易三场尽惬心。啖果试回咀后味，赏琴须辨爨余音。秋风几树天香动，吹向寒山老桂林。"是科闱前，毕秋帆制军试大梁书院诸生，拔祥符方松磐方伯载豫卷冠多士，决其必售。填榜之夕，不闻唱其名，心窃讶之，及拆前五名卷，则以第四名魁。其经即公所取房首也，乃叹曰："今益信文章自有定价，而司衡鉴者亦煞费苦心矣。"(归安朱闻填讳)。

赵屏山

吾郡石门赵屏山茂才宗藩，精钱谷之学，在某大令幕中数年。某故后，遗孤尚幼囊橐萧然，且仓库亏短甚多。后来者将以上闻，赵设计弥缝，复为经纪其丧，乞援于其素所识者，俾其妻孥得扶柩以归。由是人皆义之，名誉益起，当道争以厚礼延聘。性刚直而明敏，主人有过必面规之。尝谓："'急事缓办，缓事急办'二语，实为幕学要诀。盖事出仓卒，心神未定，稍一任性即贻后悔，必慎始图终，熟思而审处之。若微渺之事，人每忽而置之，不知积少成多，弊即自此生矣。"时以为名言。道光庚子，赵在临海县幕，余时司铎郡学，过从频数，投分甚深。辛丑冬，去之苕上，作诗留别，先君子及余俱有和章。原倡云："小住山城迹似蓬，交情缱绻共春融。行踪自笑同迁客，归计惟应伴钓翁。载月好探苕水曲，停云怅望越天空。明年待续寻芳兴，记取花开菡萏红。"先君子和云："天涯游踬转如蓬，倾盖欢心水乳融。醉引壶觞同傲俗，笑看杖履各成翁(君与余同辛丑生)。百年吟席留真赏，千里归帆指远空。此后相思隔江树，离愁题寄彩笺红。"余和云："望望吟幐逐去蓬，归程千里雪初融。酒樽乐志柴桑叟，茶灶随身笠泽翁。驿路正逢梅破腊，屋梁愁见月当空。何时重践论文约，窗烛更深剪碎红。"

张八愚比部诗

吾邑张八愚比部桓，绩学能文，兼工诗律。乾隆庚戌会试，诗题"老当益壮"，朱文正公器其诗为老手，特拔之入额。诗云："天道惟贞一，人心在自强。敬为难老术，动即永年方。质劲霜弥茂，花迟圃更香。鞍矜神采壮，镜感鬓毛苍。此类邱陵小，难齐日月光。戒犹思抑抑，谟益念洋洋。本是无终始，何曾有驰张。健行归体撰，不息运乾纲。"张由文安县令捐升郎中，素谙刑名学，有所评论，众皆服其公允，遂主谳稿。卒年五十有五。疾亟时，神明清朗，案头有水仙一本，口占云："那与春光再斗妍，羁魂一缕逼凋年。谁教垂死开双眼，得见凌波第一仙。"著有《海隐山房诗集》。

晏元献

晏元献"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二句，诗词并见。诗为《示张寺丞王校勘》七律："元巳清明假未开，小园幽径独徘徊。春寒不定斑斑雨，宿醉难禁艳艳杯。云云。游梁赋客多风味，莫惜青钱万选才。"词为《浣溪沙》调："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云云。小园香径独徘徊。"元献得上句，弥年未能对，王琪为对下句，元献大喜，自此辟置馆职，遂跻侍从。王之才固足称，元献服善之雅，亦何可及耶！

破体字

朝考殿试最重书法，大要以黑、光、匀为主，并不可有破体字。犯此者，读卷官票签为识，不得在前列。乾、嘉间，竞尚赵松雪体，破体字亦不以为嫌。曾见嘉庆乙丑科彭状元浚殿试卷，破体字极多，甚至恶书作“恶”、所书作“厮”。今则一笔不可苟且矣。

翻用前人诗意

诗有翻用前人意者，如金昌绪“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陈灿霖《古怨》则云：“独卧绣窗静，月明宿鸟啼。不嫌惊妾梦，羡汝是双栖。”朱受新《春莺》则云：“任尔楼头啼晓雨，美人梦已到渔阳。”李太白“郎今欲渡缘何事，如此风波不可行”。徐翔鹍则云：“人道横江恶，依道横江好。不是浪如山，郎船去已早。”杜牧之“公道世间惟白发，贵人头上不相饶”。潘其灿则云：“朝来揽明镜，白发感蹉跎。毕竟无公道，愁人鬓畔多。”张祜“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庐雅雨鹾使《留别扬州》则云：“为报先畴墓田在，人生未合死扬州。”此类未能悉数也。

金史

昔人谓《金史》叙次明净，胜于《辽》、《元》。然如《后妃传》后所载海陵私其从姊妹莎里古真、余都，“莎里古真在外为淫泆，海陵闻之大怒，谓曰：‘尔爱贵官，有贵如天子者乎？尔爱人才，有才兼文武似我者乎？尔爱娱乐，有丰富伟岸过于我者乎？’”又：“海陵尝曰：‘余都貌虽不扬，而肌肤洁白可爱。’”此等猥亵语亦皆采述，殊失体裁。

拂珊图

先祖秋畦公与海盐俞是斋先生琨交最笃，曾为公画《拂珊图》，名流题咏，不乏佳作，摘录于左：

戊子小除，陆秋畦大兄属予作《甫里图》，戏为写此。忆少时和友人渔父一律，并以移赠。云：“夷犹一棹出芦蕤，艇子前头坐钓翁。杨柳岸边停急雨，栗留声里趁斜风。烟波阅尽江山老，夜月歌残天地空。不是无才甘避俗，闲身爱住浪花中。”是斋俞琨。

“笠泽已著鲁望书，钓竿更拂巢父树。他日相逢载缺瓜，还共白蘋洲上住。”“多君怀抱比雪清，著屐几两书百城。梦绕霅川千尺水，乌篷泊处柳风轻。”秋畦大兄既属题字，复成此二绝，以博一笑。朗夫弟耀。

“宛宛垂杨暎石滩，溪山佳处有渔竿。知君偶此成高寄，不为缁尘插脚难。”“两载深情惜我遐，一尊酒尽即天涯。送行并触思归兴，西定桥边日未斜。”秋畦老世兄属题，拙修嵇璜。

秋畦大兄往反公车二十载于兹，学甚富，身甚贫，而不知其寄兴甚超逸。今岁庚寅春，将以先世事归里，予勉留之不得，适携所为《拂珊图》属题。按图名本取杜诗“钓竿欲拂珊瑚树”句，乃不自为照，而貌天随子其上，盖亦自况云尔，昔天随自号江湖散人，予惧秋畦之或将终焉也，故有落句以志慰讽，云：“觌面分明笠泽翁，笔床茶灶旧家风。人依丛碧深青里，境在寒烟宿雨中。入海漫寻巢父逸，哦诗还比日休工。只愁催踏看花马，便号江湖恐未同。”题为秋畦大兄老同年，弟赵佑。

“偶然吟意在江湖，且复烟波作钓徒。四面云山围舴艋，一湾风露泊菰蒲。心原似水同行止，志不求鱼任有无。我上秋船寻伴侣，蘋花香里定招呼。”己丑初冬，题奉秋畦老先生清教，秋船冯华。

“滄滄春波濯柳丝，一竿风月貌天随。依稀陆汇溪头路，舴艋舟中万轴诗。”题奉秋畦太年伯大人诲正，再侄震东。

对对难

吾郡有师弟同赴省试，至武林关，天晚关闭，师出对曰：“开关迟，关关早，阻过客过关。”弟应声曰：“出对易，对对难，请先生先对。”是科弟获隽。

跕班

参谒上官各有定期，俗名“上衙门”。届期，下僚必黎明赴官厅，俟上官出入，皆趋俟庭隅，鱼贯序立于傍，敛容屏息以示敬，谓之曰“跕班”。凡在督抚署，则于司道、郡守之出入皆然，在司道署，则于郡守之出入皆然。他如庆贺、祭祀、迎送诸礼节，凡上官所到之处，无不先往伺候其出入。故需次省会者，奔走仆仆，几无暇日。余在楚北时，同僚灵宝许明府虎拜，尝改翰林口号“一年事业惟公会，半世功名只早朝”二句云：“终朝事业惟跑路，毕岁功名只跕班。”又戏作联语云：“寒城跑路，满面尖风，古庙跕班，一身明月。”盖纪实也。

重字

重字古作二，今则从丶。乾隆中，江西举人姚近第二场第四篇重字未经重写，磨勘官签“违式，应议”。武进刘文定公覆勘，奏折云：“此等本无应议明文，第举子决科墨，义理宜详慎，不得与自作行草书札，概从两点省文。且在题字中，如不按题纸重写，即应贴出，除此卷照签交议，并请敕部明著为令，俾共识遵循。”

一挥九制

宋刘原父敞在西掖时，一日追封皇子公子九人，将下直，为之立马却坐，一挥九制。明刘主静定之亦尝一日草九制，笔不停书。又中旨命制元宵诗，内使却立以俟，据案伸纸，立成七言绝句百首。原父论著流传天壤，而主静撰述无闻。然《明史》所载章疏二篇，义正词严，亦足垂不朽矣。

金佗

吾郡金佗坊，宋岳珂故里。珂《金佗粹编》自序谓“先王佩佗绶于鄂，不肖幸绍封旧封”，则“金佗”乃因封

爵取义,后遂以名其居。按:《尔雅·释训》"委委佗佗",孙炎谓"佗佗,长之美",佗绥之佗,意盖本此。今俗皆作"金陀"似误。

李安远

唐李安远历官潞州都督、怀州刺史,卒谥曰安,追封遂安郡公。谥与封叠犯其名,史册罕见。

隋文帝废长

隋文帝自谓傍无姬侍,五子同母,岂若前代多诸内宠,孽子忿诤,为亡国之道?乃卒废太子勇而立广,遂底灭亡,则以听妇言而惑佞臣也。勇又多内宠,干帝后之忌,自启衅阶,欲免于祸,得乎?

胡大海

《保越录》述元吕珍守绍兴拒明军事甚详。时明首将为胡大海,纵兵抄掠财物、米谷、妇女、孳畜,又发掘冢墓,自理宗慈献夫人以下,至官庶坟墓,无不发,金玉宝器捆载而去。其尸或实之以水银,面皆如生,被戮斩污辱者尤甚。据此则宋之陵墓一发于元初,再发于明初矣。考《明史·胡大海传》,大海善用兵,每自诵曰:"吾武人不知书,惟知三事而已:不杀人、不掠妇女、不焚毁庐舍。"乃《保越录》所载若此,岂当日国史掩讳其恶欤?

明公主郡主

明公主、郡主无再嫁者,即此可见官帏礼法之肃,视唐世迥殊矣。

剑

《西溪丛话》云:欧公《父墓表》云:"回顾乳者剑汝于其旁。"《曲礼》曰:"负剑辟咡诏之。"注云:"负谓置之于背,剑谓挟之于旁。"今按:集中作"剑汝而立于旁",茅氏八大家本则作"抱汝而立于旁","抱"字虽明显易解,不若"剑"字之典奥。

韩陵片石

庾子山谓"韩陵片石,堪与共语",盖指温子升所撰《定国寺碑》,为高欢克尔朱世隆纪功也。今观其文,辞采华缛,殊乏风力。其末云:"虽复高天销于猛炭,大地沦于积水,固以传之不朽,终亦纪此无忘。"极意褒美,至以"天销"、"地沦"相形,措辞亦乖体要。

范文正公子

宋令文有三绝,子之问以文章起,之悌以勇闻,之悫善书,各得父一绝。范文正公子各得其父一体,仲子纯仁得其德量,三子纯礼得其文学,幼子纯粹得其将略。以视宋氏之子,盖远胜矣。

七月诗

《七月诗》八章,章十一句,而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之体皆备。诗中言"一之日"二、言"二之日"三、言"三之日"二、言"四之日"二、言"四月"一、言"五月"二、言"六月"二、言"七月"七、言"八月"六、言"九月"六、言"十月"五,三月阙,则以"蚕月"代之。盖天时与人事相权,而后调燮之用精、爱育之利溥也。

宦　寺

汉以后宦寺之祸,史不胜书,然亦有贤者。如:汉吕强,北齐田敬宣,唐杨复光,后唐张承业,宋邵成章,明怀恩、覃吉、何鼎、李芳、陈矩、王安,简册褒称,美名著焉。知人贵自立,不患类之贱也。

六　驳

"隰有六驳",毛传云:"驳如马,倨牙,食虎豹。"陆玑疏云:"驳马,梓榆也。树皮青白驳荦,遥视似驳马,故谓之驳马。"《正义》谓:"山有苞棣,隰有树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兽。"余谓:非独此也。《诗》凡山、隰对举者七,阪、隰对举者二,南山、北山对举者五,皆不言及兽,可知传之说未若疏之说为长。

警　枕

钱武肃王用警枕,司马温公亦用警枕,兴王、贤相勤劳正相同也。

柏梁台诗

联句长篇始于《柏梁台诗》,诗凡二十六句,句各叶韵:时、来、材、哉复二韵;治、之复三韵。自大司马迄上林令,各就其职事言之,至末二句郭舍人云"啮妃女唇甘如饴",语忽涉于亵;东方朔云"迫窘诘屈几穷哉",语又近于谐。视三代以前君臣赓和之作,相去远矣。

方术传

《水经注》引邓德明《南康记》:卢耽为交州治中,元会至朝,化为白鹄,威仪以石掷之,得一只履。步骘为广州,恶之,以状列闻,遂至诛灭。然则王乔之凫舄,竟得天降玉棺,百姓立庙,何其幸耶!《后汉书·方术传》语多怪诞,盖不免出于附会,已为葛洪《神仙传》、晚出之刘向《列仙传》等书作滥觞矣。

州　箴

扬子云《十二州箴》,冀、兖、青、徐、扬、荆、豫、益、雍、幽、并、交是也。《初学记》所载,多凉、润二州。其《润州箴》云:"蒋庙钟山,孙陵曲衍。江宁之邑,楚曰金陵。吴晋梁宋六代都兴。"此皆汉以后事,岂得谓子云所作?徐公硕儒,当不若是之舛,或其书为后世妄人所增,有是误耳。

史越王表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云:"史越王辞免太傅,作表欲用'侵寻岁月,七十有三',未有对,余有锡之父对以

‘补报乾坤，万分无一’，王大称赏。”谢伋《四六谈尘》又云：“吕成公《求退表》‘侵寻甲子，六十有三；补报朝廷，万分无一’，乃出于李黄门邦直。”明杨仪《明良记》则又谓：“刘文成公作表用‘蹉跎岁月，六十有三’，未有对，高峰和尚对以‘补报乾坤，万分无一’。”

火浣布凤首木火油

凡物遇火则焚，而火浣布、凤首木等，独得火不燋。又火油得水，焰弥盛，钱武肃王尝用以胜淮师。

父子精相术

唐袁天纲、客师父子精相术，明袁珙、忠彻亦父子精相术。珙相人，往往因其不善导之于善，从而改行者其多。技也，而进乎道，胜古人矣。忠彻阴险，与群臣有隙，即缘相法于上前齮龁之，术虽精，不足称也。

柳仲涂文

柳仲涂文近于艰涩，盖承五代骫骳之习，力矫其弊，意在于古其理，高其意，而文辞之工拙不暇计也。其《东郊野夫传》曰：“年始十五六，学为章句，越明年，赵先生指以韩文，野夫遂家得而诵读之。当是时，天下无言古者，野夫复以其幼，而莫有与其同好者焉。但朝墓不释于手，日渐自解之。”又《昌黎集后序》曰：“读先生之文，自年十七至于今，凡七年，日夜不离于手，始得其十之一二。”又《再与韩洎书》曰：“唐有天下三百年间，称能文者，惟足下与我两家。开之学为文章，不类于今者余三十年。”其学之专且勤如此，宜乎倡一代风气之先，立言不朽也。

陈寿不妄劾人

明刑部尚书陈寿为给事中时，言时政无隐，独不喜劾人，曰：“吾父戒吾勿作刑官，易枉人。言官枉人尤甚，吾不敢妄言。”寿于成化时，尝劾去镇守中官不检者，又劾万贵妃兄弟及中官梁芳、僧继晓，知其非竟不劾人也，特不妄劾耳。

辎　重

辎重有三解，前汉《韩安国传》颜师古注：“辎，衣车也。重，谓载重物车也。故行者之资总曰辎重。”盖以辎、重为两车，谓辎车以衣蔽之而载人，重车则载物也。《释名》：“辎车，载辎重卧息其中之车也。辎，厕也，所载衣物杂厕其中也。”李善《二京赋》注引张楫云：“辎重，有衣车也。”盖皆以辎重为一车，而一则谓人与衣物并载，一则谓以衣蔽车而兼载人物也。今人以辎重为行者载物之车，是又于三说之外别著一说矣。

韩侂胄函首至金

韩侂胄既死，将函首至金，黄度以为辱国，倪思谓有伤国体，楼钥独言奸凶已毙之首何足惜！此君子一言以为不知也。

爱惜士子

福建长乐梁敬叔观察恭辰《劝戒近录》云：“嘉庆戊午，闽乡试，新城陈鉴亭观以盐法道在贡院头门点名，并监视搜检。有应试广文怀挟一包裹，兵弁搜得献之。陈公取包裹置坐右，谓兵弁曰：‘既有怀挟，应再细搜。’兵弁乃重检考篮等，禀曰：‘无之。’陈因目广文曰：‘既无怀挟，汝不进去何待？’广文乃领卷径去，而兵弁瞠视无一辞，旁观者皆称颂不置。”夫科举之搜检，前代即有之。功令不得不严，而奉行不可不存宽大之心，以全朝廷待士之体，以养士子廉耻之原。如观察者，可谓知政体矣。后观察官至仓场侍郎。因忆嘉庆甲子科浙江乡试，阮文达公为监临时，事绝相类。第一场点名时，搜检官某以士子怀挟之文字跪白于公，公若为弗见也者。某乃起，置文字于案，公取视之，正色曰：“此旧帐簿也，安所用之？”某惶惑退去。公尝谓僚属曰：“士子入闱，能带文字，不能带福命，国家严怀挟之罪，在功令不得不然，吾辈当仰体圣主作人之意，爱养为先，何可任意苛求，罔顾大体乎？”存心仁恕如此，宜乎富贵寿考兼备一身也。又道光壬午北闱，仁和蒋侍御诗为科场巡号官，有号役讦告某士子怀挟文字，蒋谓：“若果怀挟，则当搜检时，诸王大臣岂肯纵其入闱？此必汝藏匿之物，借以挟诈耳！”立予杖责而逐之，是亦能以爱惜士子为心者。

喜雨志乎民

道光丁未科新进士朝考，诗题“喜雨志乎民”，语本《公羊》。惟江西万良点明出处，有“勤民志鲁僖”句，以一等三名入词林，年已六十四。

双　烈

嘉庆元年七月，京师民崔升偕妻陈氏至杭州投亲不遇，无所得食，同缢于西壁坊客寓。钱塘县令蒋重耀为葬于万松岭侧，且作判辞以立案。其略云：“共处太平，何至谋生无转计？良由狷介，愿甘骈首不求人。虽匹夫匹妇之自经，愚诚可悯；然同死同生之大节，理实无亏。用特捐廉，即为搆地。掩兹双骼，遂其夫洁而妇贞，锡以一抔，庶几行成而名立。”仁和周南卿茂才三燮为赋《双烈行》，有云：“生则异乡死同穴，一贫致死长郁结，一死守贫真决绝。钱塘江水表汝洁，岭上万松表汝节。殉名殉夫总一辙，士与女兮视双烈。”后土人于其墓傍立祠祀之，大著灵应，祷祀不绝。先是乾隆时，杭州有何氏子与邻女高氏有盟约，高父母别为议婚，女遂与何同时缢死。仁和令唐仁植判令合葬，谳语云：“目击双悬，心怜共命。民彝本由物则，惟从一之足嘉；王道原顺人情，尚有终之能正。教必豫童牛之牿，逾闲难责诸蚩氓；风或殊艾豭之归，节取弗遗于侗俗。用捐廉糈，俾勒贞珉。歌《蒿》借孔雀之词，文梓起鸳鸯之冢。庶几连理长荣南国，一抔永傍西冷。”一时传为美谈。好事者竞登其墓，或携楮帛奠之。自崔墓兴而何墓遂

废，今并不能确指其处。盖崔之死虽不得云正命，而夫缢妇殉，义烈足风，视彼何郎，迹判贞淫，固不仅以连理双鸳，供骚人之凭吊也。吾友孙瀛帆茂才谓闻诸故老云："万松岭畔向有匪人，夜劫孤客，俗称打闷棍。土人祷于崔祠，屡显灵验，由是宵小潜踪，行旅获安。此外，尚有驱虎逐疫诸迹。"果尔，则有功德于民，其历五十余年而香火勿替也固宜。

传述易讹

《雪浪斋日记》以李太白诗"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属之欧阳公，特以"晚"易"人"，以王灏诗"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属之灵澈，特以"月"易"日"，以"暮"易"旧"。又如"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风"，徐师川诗也，《中州集》则以属之张公药。传述易讹，往往若是。

民之父母

州县署旧有联云："最防官折儿孙福，难副人称父母名。"语意警切。嘉庆间，秀水邑令某初至，颇著仁声，士民赠以扁云"民之父母"。未几改操，广通贿赂，或于其扁侧题一联云："漫道此之谓，谁知恶在其。"后被劾去。

西游记

《西游记》推衍五行之旨，视他演义书为胜，相传出元邱真人处机之手。山阳丁俭卿舍人晏据淮安府康熙初旧志艺文书目，谓是其乡嘉靖中岁贡生官长兴县丞吴承恩所作，且谓记中所述大学士、翰林院、中书科、锦衣卫、兵马司、司礼监，皆明代官制，又多淮郡方言，此足以正俗传之讹。

严石帆诗

吾邑严石帆明经光禄，性耽吟咏，文场久困，益刻苦为诗。尤长于五律，如《夜饮金养真肄耕草堂》云："回首平生事，为欢只友朋。深村凉夜酒，细雨草堂灯。旧侣稀堪惜，吟怀老倍增。一尊共相赏，此外复谁能！"《秋夜》云："忽又流光换，飘萧鬓已残。浮生垂老易，盛世见才难。河汉影相隔，梧桐阴自寒。西风动瑶瑟，幽怨不禁弹。"格老气苍，不堕凡近。断句如《灵岩》云："春深吴苑，树烟锁太湖山。"《赠铁隐上人》云："禅心窗外菊，诗意画中山。"《舟泊吴兴》云："细火桥边市，疏钟郭外山。"三押山韵，皆妙。

青腿牙疳

咸丰乙卯年，吾里皇甫湘山上舍岷患牙龈肿烂，两腿青胀，其势甚剧，诸医不效。乌程温醉白□诊之，谓病名青腿牙疳，不必服药，惟食马乳可愈。如其言，一月全愈。又一戴姓妇人病证相同，亦食马乳得痊。按：此证见于《御纂医宗金鉴》八十四卷外科门，长洲唐笠山大烈所著《医宜博览论》曾述及之，吾乡罕有此证，医家知此者亦鲜矣。

冯侣笙诗

南海冯侣笙明府锡镛豪于诗，官太平时，与钱塘范春船学博元伟论诗甚契，吟简往还无虚日。所刊《于滇集》二卷，乃捧檄采铜滇南纪行之作也。五言善写景，七言善写情。如《罐子窑道中》云："乱山围故垒，老木卧残垣。"《黔阳杂咏》云："天驱三伏尽，地割万峰开。"《留别太平士庶》云："身如游客忘程远，情在苍生惜别多。"《秋日偶成》云："酒缘闷酌翻难醉，棋为愁敲更易输。"《苍梧留别邓星槎》云："与我相同惟宦况，羸君如许是乡愁。"皆为集中警语。

窃人之书

窃人之书为己有，自昔已然。如虞预之窃王隐，郭象之窃向秀，法盛之窃褚生，齐邱之窃谭子是也。元、明以来，如吴澄《三礼考注》，晏璧曾有之；倪士毅《四书辑释》，胡广等袭之；唐汝询《诗史》，顾正谊据之；张自烈《正字通》，廖文英攘之；张岱《石匮书》，谷应泰得之（改名《明史纪事本末》）。近代王尚书《明史稿》，实万季野所缮也；傅观察《行水金鉴》，实郑芷畦所撰也；王履泰《畿辅安澜》，实戴东原所著也。此皆彰彰在人耳目者。

转败为功

宋与金议和，种师道劝钦宗乘金师度河半击之，不从，曰："异日必为后患。"比京师城破，钦宗思其言，嗟痛之。元兵围襄阳危急，汪立信说贾似道，选兵五十万，沿江距百里而屯，刁斗相闻，互相应援以为联络之固。似道不从，元师遂渡江深入。伯颜知立信之策，叹曰："使果用，我安得至此？"明李自成陷山西，蓟辽总督王永吉请撤宁远吴三桂兵守关门，选士卒四遏寇，即京师警，旦夕可援。给事中吴麟徵力主其说，辅臣陈演、魏藻德谓无故弃地二百里，不可。麟徵复为议数百言，六科不署名，独疏昌言，不省。比贼势日逼，帝悔不用麟徵言，旨下永吉，而已无及矣。此三策者，皆可转败为功，而乃以浅见沮之，卒底于亡，是岂得仅诿之天命哉！

撰述传信

蔡中郎自言，为人作碑，未尝不有惭容，惟为《郭有道颂》无愧。韩昌黎文，刘叉讥之为谀墓。虚辞悦人，知贤者亦不能免。尝观尹河南《刘彭城墓志》云："某撰述非工，独能不曲迂以私于人，用以传信于后。故叙先烈，则详其世数；纪德美，则载其行事；称论议，则举其章疏。无溢言费辞以累其实。"此则所谓修辞立诚，可为撰述者法矣。

讨武曌檄

任昉《为齐明帝让宣城郡公表》云："陵土未干，训

誓在耳。”骆宾王《讨武曌檄》演作四句云：“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可谓善于脱化。

石敬瑭杜重威

石敬瑭为李氏婿，乞师契丹以灭唐；杜重威为石氏婿，乃亦降契丹以亡晋。”天道之不爽若是。

单 传

汉扬雄五世单传，童乌既没，继绪无人。周缌自曾祖父扬至缌孙恂，六世单传，皆知名，此后不闻有济美者。孔子之子伯鱼七传至鲋，始有弟子襄。以上俱单传，迄今胄裔蕃衍，英彦世出，盖盛德之后，积久益昌，非常人所能并也。

夏山如怒

郭熙论画云：“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恽平叔格改“如滴”为“如怒”。窃谓摹雨后之景，“滴”字为胜，若当晴杲炎赫之时，“怒”字尤肖其真。《诗》云“夏云多奇峰”，盖亦于怒字意为近。

秋鸿馆词

杭州武林门内天后宫，栋宇宏敞，虽在城市，境极静僻，余己亥秋曾寓居于此。北厢之壁有丁见堂诸君题词，读之，想见当时文藻之盛。恐日久湮废，备录之以贻同好。《秋鸿馆词》，调寄《满江红》并序：“西湖勾留有年矣。秋九月，同人毕集，箬篷蜡屐，酒楼禅榻，游必竟日，聚必卜夜，会合之乐，得未曾有。入冬将各散去，金溪补官北上，选楼赴维扬，小茗归栖水，丹生返娄东，九能归吴兴，春谷入都门，骊泉与余归禾中。念良会之难再，相与倚声，作者有七。湖山恋人，苍然云表。朔风初厉，远怀何如。嘉庆戊辰十月既望，丁子复识。”“鸿影连江，却都被西风留取。肯浪掷，爪痕点点，秋光轻负。一月闲心鸥外远，雨湖清响尊前有。怅临风、何处觅坡翁，频搔首。屐不折，穿云走；船不击，摇风久。向乱泉声里，禅关遍叩。坐到南屏钟动处，饱看西子妆成后。问青山、别后倚晴空，想思否（嘉兴丁子复见堂）。”“横笛江城，又搅起离愁千斛。乍倾倒，同岑小住，浊醪共漉。夕照峰头高下屐，秋声树里东西屋。恁更阑，不厌把新诗，三过读。谁挑得，蕉林鹿？谁认取，柯亭竹？叹匆匆分手，云龙难逐。风月且谈今夕事，升沈莫向君平卜。唱骊驹，寒色上征衫，肠迴毂（仁和王崇本骊泉）。“秋剩无多，扫败叶不容停着。恰意外，萍踪三两，湖山栖泊。名字蚤从香国饮，性情别向尘樊凿。倚疏狂，一例结苔芩，谁绳削？　英灵气，王郎斫；圆妙想，鄱阳谑。尽澜翻盾陷，总谐牛铎。襟上酒痕凄似雨，江边帆影闲于鹤。绕天涯、何处乏新知，浑非昨（开化戴敦元金溪）。“雁叫霜寒，已看到六回圆月。天付与，湖山诗酒，一时清绝。携屐频来今旧雨，对床莫辨云泥客。况连朝、放棹豁双眸，枫林色。燕台路，风尘隔；鸳湖畔，烟波阔。问茫茫后会，者番堪惜。我向西州应恸哭（时得娄东汪照庭讣），人过北郭伤离别。待重逢、何处续前游？寻鸿迹（钱塘王槐丹生）。“如此湖山，能几度良朋胜游？才盼到，酒香菱熟，已是残秋。旧雨声消黄叶路，新寒梦醒白蘋洲。正风前、一笛弄凄清，人倚楼。娄东水，家尚浮；竹西月，客还留。更蹇驴冲雪，远度芦沟。丛菊怕沾羁旅泪，疏杨难绾别离愁。把片情、且付与烟波，随去舟（仁和李堂西斋）。“芾芾霜风，吹落叶敲窗如雨。频唤酒，烧残红烛，已经几度？杯底破除千载恨，城头留恋三通鼓。约明朝、小艇更看山，西泠路。　欢娱事，元无数；别离恨，长终古。算雪鸿萍水，且休回顾。　此去诸公须爱惜，后来我辈休尘土。再十年，重与证前盟，烦鸥鹭（归安严元照修能）。“棹入西泠，畅好是秋光浓候。合便把，杖头钱挂，联来吟袖。花港画船人去远，蘋洲渔笛吹来又。剩空狂，怀抱未消除，还如旧。南屏路，寻僧走；万峰顶，携樽就。爱吟诗声里，晚钟清透。好句欲分红叶艳，遥岑已共黄花瘦。奈鞭丝，摇动各天涯，分襟骤（代州冯振声春谷）。

张孝廉

嘉兴张孝廉昌衢，英才卓荦，人皆以大器目之。嘉庆丙子，秋试中式，揭晓后，数日即卒。一月间，连丧其子女，妻亦自缢以殉，惟一老母存焉。其同年平湖高孝廉一谔恸以诗曰：“仙才合守旧青毡，蕊榜生平欠宿缘。怪尔文光腾万丈，一时冲破玉楼天。”“连理枝开顷刻花，伤心最是折兰芽。独抛白发灯前坐，地下依然聚一家。”令人不忍卒读。

郎 蟹

安吉郎苏门观察葆辰，画蟹入神，品人皆宝贵之，称为“郎蟹”。自题诗亦多佳者，录其七绝二首，云：“秋来不减持螯兴，愿学东坡守戒难。聊借砚池无数墨，写生且作放生看。”“橙黄橘绿稻花疏，杯酒双螯小醉余。若使季鹰知此味，秋来应不忆鲈鱼。”

吴澹川诗

秀水吴澹川明经文溥，诗品高远，阮文达公谓为两浙诗人第一。著有《南野堂诗集》，五言如“桐影方流月，琴声不见人”、“莺啼春去后，客到雨深时”、“江湖多落木，风雨急归舟”、“暮雨啼禽缓，残春过客稀”、“峡云开晓色，关树老秋声”、“鸟飞风未定，人语月初生”、“别浦流春水，闲门落古花”，七言如“并州雁到枫初冷，江上人归橘又黄”、“青山独行路不尽，白日欲暮春无多”、“一笑身家书卷外，半生心事酒杯间”，皆清逸出尘。吴自言幼嗜吟诗，三十岁而成癖，寝食都废。尝有《示儿》诗云：“秀才衣钵传三世，选佛功名隔一尘。除却惊人诗句外，平生事事不如人。”可想见其用力之深矣。

六舟僧

杭州近日诗僧，首称海宁六舟达受，工草书、墨梅，尤精金石篆刻。得怀素大小草书千文墨迹，钩摹上石，赋诗纪之，有"自喜不贪缸面酒，莫教萧翼赚《兰亭》"之句，阮文达公称为金石僧。"江夏陈芝楣中丞銮，尝延主吴门沧浪亭畔大云庵。婺源齐梅麓太守彦槐赠以联云："中丞教作沧浪主，相国呼为金石僧。"后又主西湖南屏方丈，厌酬应之烦，退居海宁白马庙，吟讽自得，人皆重之。

张解元诗

嘉兴张叔未解元廷济，家居新篁里，嗜奇好古，自商、周以来至近代，凡金石、书画、刻削、髹饰之属，无不搜聚，搆清仪阁藏之，各系以诗。其题黄文节公书"新篁"臂阁（自注：竹高八寸二分，阔二寸四分，字高三寸三分，阔二寸二分。嘉庆辛酉，从诸城相国所藏文节书刘宾客《伏波神祠》诗墨迹摹得）云："谁镌寒玉半规如，两字涪翁老笔余。有客临摹须阁学，此君抬举自中书。镫前万画蝇头细，窗外千竿凤尾疏。为喜嘉名符小里，爱渠吾亦爱吾庐。"《袁永之北征图》（绢本横卷。高六寸七分，长二尺五分，陈道复画。前有祝京兆题"北征"二大字，后有祝京兆、王雅宜、文寿承、彭寅父、顾华玉、钱贵、汤子重、汤子凤、陆芝生、金元宾、袁邦正、袁尚之、袁补之、袁与之诸题咏。嘉靖四年乙酉科，袁永之袠领应天乡荐第一，此其入都时诸友人送行作也）云："匹马胥台赋北征，旗亭杨柳故交情。文章门第倾耆旧，风雨河桥梦弟兄。早岁应须成富贵，传人何必薄功名。十年三上长安道，愁听阳关叠几声。"笔意清俊，兼饶情味。

志书

国朝志书如平湖陆清献公陇其《灵寿志》，不登寺院，黜异端也；不载坊表，尚暗修也；不及前人文字之彰著者，如《乐毅报燕王书》之类，欲人博求之典籍也；体例最严。会稽章实斋学诚作《永清志》，叙例有云："近人辑志，艺文不载书目，滥入诗文杂体。"因力为厘正，别具文征，其识亦卓。近时乌程纪石斋磊、震泽沈退甫眉寿作《震泽镇志》，以列女载流寓、释道之前，亦足矫流俗之弊。

秋鸟

吾乡土产秋鸟，味绝鲜美，出乍浦陈山屠康僖公墓，当是日本国所产，秋来春去。初至，剖其腹犹有青椒。大者名戴毛鹰，亦曰鹂鹕，中者花鸡，小者钻篱，详载沈季友《槜李诗系附考》。此物惟宜碎切，豕膏和糖霜、椒末渍以酒娘蒸食，或细切调鸡卵蒸食，亦佳。有苕西人购数瓶归家炙啖之，枯劲无味，诧为不佳，尽弃其余，传以为笑。吴江郭频伽明经麟尝与诸名士赋《秋鸟词》，一时推为绝唱。其词云："荒林落照，认辛树苍茫，一群惊噪。纤缴鸣弦，已有弋人寻到。陶村马疃披绵好，算总输、酒边风调。蜀姜鸣釜，吴盐点雪，檑瓶开了。　问何事、轻离海峤？有绿衣同戏，红椒堪饱。万里头颅，来博樽前人笑。云罗满地西风早，想江湖羁雌多少？料应梦断，蛮天一角，暮烟孤岛。"（调寄《桂枝香》）

祖德

乡石公幼时即为愚汀公所钟爱，乾隆丁酉登贤书，愚汀公已不及见，秋畦公作诗示乡石公曰："记否垂髫日，桑榆祖暮龄。陶潜归乞食，伏胜老穷经。顾汝扶鸠杖，呼予过鲤庭。兴宗期此子，倚枕重丁宁。""风木增吾痛，思亲涕泫然。一官邀薄禄，十载隔重泉。清白遗家训，丹铅记手编。勉旃怀祖德，从此著鞭先。"乡石公晚年每一诵之，辄为陨涕不已。

天时

立春后五戊为春社，立秋后五戊为秋社。芒种后丙日起霉，小暑后丙日断霉。夏至后一日起时，三日初时，五日二时，七日末时，必有南风，逾旬方止，谓之起踔风，即苏诗所谓"万里初来舶踔风"也。夏至后三庚起伏为初伏，四庚为中伏，立秋后初庚为末伏。冬至日起九，九九八十一日。大寒后逢戊起腊，立春日止。有谓春分、秋分后戊日为社，夏至后五庚为末伏者，非也。

酒令

蔡宽夫《诗话》谓"唐人饮酒必为令，有举经句字相属而文重者，曰'火炎崐冈'，乃有'土圭测景'酬之，此亦不可多得也"云云。余尝与友人宴饮效此为令，仅得二句，曰"山出器车"，曰"一二臣卫"。

费宏

费宏三人内阁，其却钱宁，拒宸濠，忤张璁、桂萼，峻节卓著，无愧名臣。惟大礼之议，第署名公疏，未尝特谏，不得与杨廷和、蒋冕、毛纪、石珤等以直言去位，惜矣！

焉

焉字古有以为发声者，如《礼·三年问》"焉使倍之"，《周礼》秋官之属行夫"焉使则介之"，《荀子·非相篇》"焉广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动天下"，《淮南子·时则训》"天子焉始乘舟"是也。当涂徐位山徵君文靖，作《之乎者也矣焉哉语助七字》诗十四首，引据浩博。惟焉字语助当作尤虔切，而诗中多用于虔切者，如"焉支"、"焉逢"、"焉见"、"焉知"、"焉甘"之类，盖以作尤虔切者，搜索尤艰也。然荀书独未引及，殆偶遗之欤。

寡能克众

段会宗以三十弩至昆弥所，手剑击杀番邱；傅介子以二壮士刺杀楼兰王；薛万均以死士百人走窦建德二

十万骑；王君廓以十三人破贼万；马璘以五百部士败史朝义师十万；李存孝以十八骑拔洛阳；刘整以十二人取金信阳城；岳少保以五百骑破金兵五十万。寡足以克众，惟智勇兼备者能之。否则，行险轻进，鲜有不败者。

公

父称子为公，见《晁错传》；君称臣为公，如汉文帝称田叔、武帝称车千秋等，史不胜书。至宋哲宗时，宦者朱用臣谥议，有"天子念公之劳，久徙于外"之语，措词尤失体。

史记复见之句

《史记》复见之句，往往有更易其字者，如：《商君列传》"家给人足"，《平准书》、《货殖列传》则云"人给家足。"《楚世家》"三年不蜚，蜚则冲天；三年不鸣，鸣则惊人"，《淳于髡传》则云"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秦始皇本纪》"饭土熘，啜土形"，《李斯列传》则"熘"作"匦"，"形"作"铏"，《自序》则云"食土簋，啜土刑"。至《高祖本纪》、《自序》皆云"拨乱世反之正"，而《自序》有云"匡乱世反之于正"。《留侯世家》"运筹策帷幄中"，《赞》云"夫运筹策帷帐之中"，一篇之中亦自不同。

两浙辅轩录

阮文达公督学浙江时，裒集十一郡本朝已故名人诗为《两浙辅轩录》，凡三千一百三十三人，诗九千二百四十一首。胡书农学士之尊人葑唐上舍涛《古欢书屋》诗亦采人录中。学士赋诗以志云："天教浙水启龙门，文士泉台尽感恩。一代登楼操选柄，千秋覆瓿慰吟魂。家无书集名难假，才偶同时例不存（条例凡诗无专集及生存者不入选）。甲乙编排微意在，续修留待后贤论。""国风从此补三吴，尚有羲娥未摭无。一品集繁存爵里（条例凡名公钜卿集足单行者，只选有关出处数诗以存梗概）。四灵家小辑《江湖》。艺林采备他年志，诗派分添此日图。感极樗材荷培养，更蒙捃拾到潜夫。"

叶杏楼

同邑叶杏楼茂才文照，笃志好学，家贫授徒为生，昼督馆课，夜乃自课，恒达旦不寐。每应试被放，辄哭泣数日，目为之肿。常云："若得登科录中题名，虽死何憾！"竟以力学得疾，卒年未及三旬。其友徐瘦生茂才照挽之云："一生只为名心死，六极惟将恶字除。"语甚沈痛。叶作小诗亦有致，曾记其《春雨遣闷》一绝云："阵阵风吹密雨斜，薄寒帘幕湿阴遮。空庭尽日无人到，独倚阑干数落花。"

高伯平

墓志铭每乞显者为之，多饰说不可信。吾友高伯平明经均儒，自为妻墓志铭，手书命其子行信篆额并刻，语独简质，铭辞尤真挚动人。"闽高均儒妻，姓陈氏，秀水人。父讳耀，母氏毕。妻以嘉庆十七年十一月戊寅生，九岁丧父，十三岁字均儒，即就育于吾母。明年妻母卒，又明年母命成昏礼。越二十有七年而妻卒，时为咸丰二年四月壬午，年四十一。子行忠、行信、行笃，行信嗣从兄缃儒。女玲，字孙庆丰三琭，殇。今卜于四年正月辛丑，从吾母葬于海盐县元保山先兆之侧。辞曰：'之子归予方笄兮，吾母顾之而尤怜。予孤寒以客游兮，恒千里而经年。岁时归省晨昏兮，母谓妇职之罔愆。泣思吾母之慈爱兮，仿佛犹闻乎斯言。即斯言以铭幽兮，已足襮之子之贤。'"伯平先世由闽徙浙，今隶籍秀水，游清江最久。杨至堂河帅以增重其学行，与订忘分之交，属校刊书籍甚多。

药忌

吴江徐灵胎徵君大椿谓："医药为人命所关，较他事尤宜敬慎。今乃眩奇立异，欲骇愚人耳目，将古人精思妙法反全然不考，其弊何所底？止略举数端以示儆戒。人中黄（肠胃热毒偶有用入丸散者，今入煎药，则是以粪汁灌人而倒其胃矣）。人中白（飞净入末药，若煎服，是以溺汁灌人矣）。鹿茸、麋茸（俱入丸药，外症、痘症偶入煎药。又古方以治血寒久痢。今人以治热毒、时痢，腐肠而死）。河车、脐带（补肾丸药偶用，今入煎剂，腥秽不堪。又脐带必用数条，肆中以羊肠龟肠代之）。蚌水（大寒伤胃，前人有用一二匙治阳明热毒，今人用一碗半碗以治小儿，死者八九）。蚯蚓（痘症用一二条酒冲，已属不典，今用三四十条，大毒大寒，服者多死）。蜈蚣、蛴螬（即桑虫）。蝎子、胡蜂（皆极毒之物，用者多死，间有不死者幸耳）。石决明（眼科磨光，盐水煮，入末药，今亦以此法入一切煎剂，何义）。白螺壳（此收湿掺药，亦入煎剂，其味何在）。鸡子黄，（此少阴不寐、引经之药，今无病不用）。燕窝、海参、淡菜、鹿筋、丑筋、鱼肚、鹿尾（此皆食品，不入药剂。必须洗浸极净，加以姜、椒、葱、酒方可入口，今与熟地、麦冬、附桂同煎，则腥臭欲呕）。醋炒半夏、醋煅赭石、麻油炒半夏（皆能伤肺，令人声哑而死）。橘白、橘内筋、荷叶边、枇杷露、查核、扁豆壳（此皆方书所弃，今偏取之以示异）。"余按：徐氏所指，诚切中要害，惟海参淡食最能益人，尝有食之终身而康强登上寿者，惟不宜与熟地等药同煮耳。又枇杷露治肺热咳嗽，获效颇速，似不当在屏弃之列。

世其道德

昔人谓古之世其道德者，汉有袁氏、杨氏、陈氏，唐有柳氏，宋有吕氏、韩氏，明有孙氏。然袁之有术、柳之有璨、韩之有侂胄，实为门户之羞。此皆在于季世，殆因乎国运欤！

朱瓣香词

山阴朱瓣香同年守方，才藻绝俗，登第后遽下世。尝于秋夜枕上戏咏"声"字，用独木桥体作《醉太平调》

词十二解，殊有别情，漫录于此。“高槐怒声，修篁恨声。萧骚叶堕阶声，破窗儿纸声。”“沈沈鼓声，寥寥磬声。小楼横笛声声，接长街柝声。”“邻猧吠声，池鱼跃声。啾啾独鸟栖声，竹笼鹅鸭声。”“虫娘络声，狸奴赶声。墙根蟋蟀吟声，又空梁鼠声。”“重门唤声，层楼应声。村夫被酒归声，听双扉阖声。”“兰窗剪声，芸窗读声。孀闺少妇吞声，杂儿啼乳声。”“喁喁昵声，喃喃梦声。咿唔小女娇声，有耶娘惜声。”“盘珠算声，机丝织声。松风隐隐涛声，是茶炉沸声。”“风鸣瓦声，人离坐声。窗盘叩响连声，想残烟管声。”“床钩触声，窗镮荡声。檐前玉马飞声，似丁当佩声。”“空堂飒声，虚廊飚声。花阴湿土虫声，作爬沙蟹声。”“遥声近声，长声短声。孤衾挨到鸡声，盼晨钟寺声。”

君

君，《尚书》称“辟”、称“元后”、称“皇帝”，《诗经》称“天子”，《礼记》称“后王”，《战国策》称“陛下”，《史记》称“上”、称“巨公”，《汉书》称“朝廷”、称“天辟”、称“至尊”、称“圣上”、称“县官”，《后汉书》称“上帝”、称“天公”，《独断》称“天家”、称“大家”、称“官家”，《三国志》称“明上”，魏晋六朝时称“官”、称“殿下”，后魏称“皇上”，《左传箴》称“君天”，《北史》称“大尊”，唐时宫中称“宅家”，《唐语林》称“崖公”。

父

父，《尔雅》称“考”，《战国策》称“公”，《列子》称“家公”，《史记》称“翁”，《韩诗外传》称“先生”，《广雅》称“叟”、“爸”、“爹”、“箸”，《方言》称“俟”，《晋书》称“大人”，魏晋六朝时称“尊”，隋《回纥传》称“多”，《北史》称“郎”，《北齐书》称“兄兄”，《旧唐书》称“哥”，《古诗》称“耶”，闽俗称“郎罢”，关东称“罢罢”，吴俗称“老相”，又称“爷爷”、称“阿伯”，北方称“老子”，江州民称“大老”，韩昌黎《祭女挐文》自称“阿爹”，《周易》称父母为“严君”，今则专以称“父”矣。

母

母，《尔雅》称“妣”，《诗经》称“母氏”，《广雅》称“媓”、“毑”、“姼”、“㚷”、“媪”、“姐”，《金史》称“阿婆”，《古诗》称“娘”，李义山作《李贺小传》称“阿婻”，《汉书》称嫡母为“民母”，《北齐书》称“家家”，《汉书》列侯子称母为“太夫人”，《陆放翁家世旧闻》称庶母为“支婆”。

疾风知劲草

《犹觉寮杂记》云“疾风知劲草”有五事，谓后汉王霸，《南史》庾仲远，唐萧瑀、裴谞、李绛也。按：《隋书杨素传》，素平汉王谅，帝手诏劳素云：“古人有言曰：‘疾风知劲草，世乱有诚臣。’公得之矣。”《萧瑀传》所云太宗赐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当本于此。

画状元

唐岱号静岩，满洲人。官参领，工山水，圣祖御赐“画状元”。见胡书农学士《国朝画院录》。

煮人狱

霍邱范二之为某媪赘婿，逾年忽不见，范父讼于官。县令王某雇乳妇为媪同村人，问以媪婿事，曰：“闻之邻家，知以奸被害。”王信之，严刑拷讯，范某氏供与义兄韩三有奸，恐败露，共杀范二之，剉碎其骨，煮化其肉以灭迹。韩三与媪供皆同，旋于其房后检得碎骨，定案达府。犯供翻异，府以碎骨为证，犯谓是牛骨，非人骨也。府不听，遂达臬司。时秉臬者为夏邑李书年少保，鞫之，供如前。惟犯无戚容，供词太熟，疑有冤。反覆阅牍，得间曰：“死者肉煮骨剉固已，肺胃肝肠等物何在耶？”复以是讯之，犯皆愕然，供各异词。公曰：“是真有冤矣。”遂停鞫以待。越半载，突有人至臬司大堂哭喊，问之，即范二之也。因负博进他遁，探知家难，特来前。冤狱因是得解。使因犯无翻供，定案申详，立杀三命，则院司得重咎，府县且拟实抵。一时无不服公之识，并谓有盛德者，必有厚报。是时公年五十余，尚未有嗣，次年举一子，名曰铭皖，以地志也。后又连举数子。公中乾隆庚子进士，铭皖中道光庚子进士。公年八十余，重遇恩荣宴，父子相隔六十年作同年，为熙朝之盛事，殆天佑之，以彰平反巨案之德也乎？公从弟检斋大令道融《疆恕堂文稿》记此事甚详，因节其略，为世之司狱者告。

汤火伤方

《镜花缘》说部征引浩博，所载单方，以之治病辄效。表弟周莲史太史士炳为余言之，因录其方以备用。余母周太孺人喜施方药，在台郡时求者甚众。道光癸卯夏，有患汤火伤，遍身溃烂，医治不效，来乞方药。检阅是书中方，用秋葵花浸麻油同涂，时秋葵花方盛开，依方治之，立愈。乃采花贮油瓶中，以施人，无不应手获效。

李司马

罗江李石亭司马化楠，以进士宰余姚，有循声，复摄平湖县事。前令某七年积案三千有奇，司马计日定程，早、午、晚决讼各数事，纵民观听，三月尽理，民为之语曰：“云雾七年，三月见天。”尝言居官有六字诀：眼到、身到、心到。行政以仁爱为主，不轻勾摄，曰：“堂上一点朱，民间数点血也。”乾隆壬申分校浙闱，得嘉兴李虹舟祖惠卷，呈荐主试李鹤峰宗伯因培，遂定为元榜发，知为浙中老宿。宗伯赋诗庆司马得人云：“吾宗有墨绶，岷、峨发精英。乍如得荆璞，价重十二城。遗我共欣赏，古色果峥嵘。”司马和云：“两浙文才薮，此卷超群英。想见腹便便，何处拥百城？席夺五十重，意气犹峥嵘。”

郑笏君诗

乌程郑笏君孝廉祖球，高才短命。其弟梦白中丞

哀遗诗，刻为《红叶山房集》。佳句如《过清凉寺》云："危石下秋瀑，幽篁深夕阳。"《渚渔》云："鱼飞挟风力，湖黑劲雷声。"《入菁山》云："四围半僧寺，一径万梅花。"《独对亭夜坐》云："绝壁松涛晴亦雨，空山虫语夏如秋。"《表忠观》云："魂魄犹思造南宋，文章何幸遇东坡。"《古壁》云："画像阴森神鬼守，诗题漫漶姓名虚。"语皆警特。

葛壮节公

山阴葛壮节公云飞，为定海总兵，以父忧去官。逾年，英夷陷定海，大府以书属公墨绖从军事。公方督耕田间，即趋归白母，母张太夫人曰："金革无避，汝受国恩厚，行矣，勿复疑。"遂诣镇海，请尽出劲兵扼金鸡、招宝两山间，又以计俘夷军师安突得，夷大惊扰。公设计请乘机收复，巡抚乌不能用。已而有通市之议，大府命公率所部往收定海，而以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帅师协守，时道光辛丑二月也。公以南道头空旷，增筑土门。又请自竹山门至摘箬山遍列炮，县治后晓峰岭筑炮台，以杜侵越；小竹山门下塞其江路，对土城诸岛均置防守，使夷舟不得近，谓必如是则定海可固。督师裕谦以费辞，则请借三年俸廉兴筑，督师怒曰："是挟我也！"坚不许。八月，夷再犯定海，众二万余，我兵合三镇仅四千。飞书大营请济师，督师疑其张大，戒死守毋望援。公苦战六昼夜，日仅啖数饼，耆老有煎参以进者，公投诸水与众共饮之，士卒毕感奋。戊戌，天大雾，夷全队逼土城。公闻风帆海水声，知夷舻将至，炮击焚之。夷倏遁，分道攻晓峰、竹山，晓峰无炮，夷众夺间道上，并攻破竹山门，遂下薄土城。时土城兵分守他所，麾下仅二百人。公率以拒敌，持短兵奋呼而进，杀戮无算。至竹山门方仰登，一酋长刀劈公面，去其半，血淋漓，径登，酋骇，乃以炮背击公，洞胸，穴如碗，前后四十余创，遂卒。定海义勇徐保夜迹公尸於竹山门，雨霁，月微明，见公半面宛然立崖石上，两手握刀不释，左一目睒睒如生。欲负之行，不能起，拜而祝曰："盍归见太夫人乎？"负之起，乘夜内渡。大吏护公丧还山阴，张太夫人一恸而止，曰："吾有子矣。"时王、郑二总兵皆死难，而公死尤烈。事闻，上悼甚，赏加提督衔，世荫骑都尉又一云骑尉。赐长子以简文举人，次子以敦武举人，予谥壮节，祔昭忠祠，且立专祠以祀。御制祭文云："朕惟良臣蹇蹇，昭大义於匪躬；巨典煌煌，沛鸿恩于赐恤。唯忠贞之克笃，斯褒予之重申。尔原任浙江定海镇总兵提督衔葛云飞，识邃韬钤，律娴步伐。初膺甲第，旋摄水师。荐陟屡登，不愧干城之选；崇阶洊陟，叠邀纶綍之荣。迩以螳怒当车，蛙鸣自井。念兵戎之未靖，资骠骑之先驱。叱咤风云，施壮士天山之箭；超腾矢石，帅丈人地水之师。同仇者一德一心，贾其余勇；连战于六昼六夜，誓不空还。军鹅鹳而皆惊，贼鲸鲵而待扫。方谓金精气壮，离披麾下之尘；何期石鼓声沈，仓卒矛头之恸。忠魂不返，毅魄犹馨。览奏心伤，为之涕陨。畀殊恩更及其子，式焕新纶；命大吏常恤其家，重颁内帑。秩均一品，义设专祠。於戏！鼓鼙思将帅之臣，易名两字；俎豆视功宗之礼，炳节千秋。灵如有知，尚其歆格。"天语褒忠，至优极渥。同时避敌幸生之臣，读之当益滋愧矣。

郭参政诗

长洲郭参政谏臣，《明史》无专传，其《发严氏奸状事》附见《林润传》中，有诗集四卷，抄入《钦定四库全书》，《提要》具载本末。而朱竹垞太史《明诗综》、沈归愚尚书《明诗别裁》皆未采入。今录四首于后。《秋日都门送别有感》云："为送南归客，翻怜北驻人。白云凝望远，华发共愁新。落日湖边橘，秋风江上莼。何时返初服，吾亦任吾真。"《夜宿仪真公馆》云："风色晓来定，涛声听渐平。大江当县绕，片月向人明。柏府寒乌集，松阶夜鹤鸣。沈吟灯下坐，多少别离情。"《柳枝词》云："河桥青眼竞窥春，淡著烟光别样新。留却长条休浪折，春来多少远行人！"《送王司业同年北上》云："江上西风动客旌，故人相对眼俱青。一杯赠别休辞醉，世路於今畏独醒。"又断句："芦岸近沙频下雁，渔村隔水远闻鸡。""十里暖烟迷竹坞，一篙春水没鱼梁。"皆清逸可讽。

何小山词

青浦何小山上舍其章，精医术，尤工倚声，著有《七榆草堂词》，殁后其兄书田茂才其伟刊行于世。予最爱其《题西溪渔隐图·菩萨蛮》云："玻璃冷浸莲湖月，鲈鱼风起秋波阔。流水绕渔村，蓼花红到门。言寻栖隐处，客向烟中去。疏柳挂斜晖，扁舟犹未归。"《送春和朱淑真韵·蝶恋花》云："一寸柔肠愁万缕，才得春来，又送春归去。借问东风和柳絮，卷将春色归何处？打起枝头双杜宇，听到声声，总是凄凉意。告诉落花花不语，西楼日暮潇潇雨。"一写景，一写情，各臻其妙。

海蛳诗

咏海蛳，前人罕有佳句。开泰徐新斋观察同年之铭诗独擅长。如"七层塔涌螺纹细，九曲珠穿蚁穴匀。""高簇犀痕罗刹齿，小盘螽样释迦头。"皆新警夺目。

倒用印

段秀实取姚令言印不获，乃倒用司农印以追朱泚所遣之兵。令言时为将军，是以司农印诈为将军印也。《五代史·周本纪》倒用留守印，《李崧传》倒用都统印，则皆伪作诏书，而以印诈为天子玺矣。盖当军兴扰乱之顷，故得假以给众耳。

周南卿诗

周南卿茂才，幼以神童名，娴吟事。家贫客游，足迹半天下，所至名公卿争迎之。著有《抱玉堂诗集》，断句如《送郑渔帆司马得告还里》云："才子偶将官作达，高人多以病为名。"《三十初度》云："家累催人儿女大，

名场责我友朋多。"《挽吴谷人祭酒》云:"湖山气并文章秀,天地恩容出处宽。"语皆俊拔。

长 人

叔孙得臣获长狄侨如,《左传》杜注谓长三丈,《公羊》何注谓长百尺,《穀梁》范注谓长五丈四尺。据《国语》,仲尼称诮侥长三尺,大者不过数之十,自当以杜说为正。按《十六国春秋·前秦录》夏默,乞活人;护磨那,胡人;申香,奄人,皆长一丈八尺,多力善射,每食饭一石、肉三十斤,殆即长狄之种类欤。

高斗枢

明崇祯初,鄞高斗枢为长沙兵备副使。时土寇蜂起,长沙止老弱卫卒三百,城库雉堞尽圮。斗枢至,建飞楼四十,大修守具。临、蓝贼艘二百余抵城下,相拒十余日,却去。寻,击杀乱贼刘高峰等,抚定余众。十四年,进按察使,移守郧阳。郧被寇且十载,属邑有六,居民不四千,斗枢至甫六日,张献忠自陕引而东,斗枢与知府游击等分扼之,战频捷,贼不敢犯。十五年至十七年,李自成四攻郧,卒不克而去。当是时,湖南、北十四郡皆陷,独郧在。夫以如是之才,仅使局守偏隅,而庸劣如熊文灿、杨嗣昌辈,转握重兵以讨贼,安能免于偾军误国哉!

明崇祯朝相

明崇祯朝五十相,文震孟最贤,入阁三月遽罢。而奸如温体仁,辅政乃至八年之久。是犹病剧而投以峻削之剂,欲不亡得乎!

王绍宗

王绍宗写书三十年,庸足给一月即止,不敢赢。徐敬业起兵,闻其行,以币劫之,不肯赴,几为所杀。后事武后,官至秘书少监,乃与张易之兄弟交结,见废。始树介节,而终隳令名,则以不能择人故也。

王佥事

明崑山王佥事志坚,穷经辨志,有古儒者风。官南驾部时,雅不欲以游闲谈宴把玩日月,而又谓随俗诗文,徒以劳神哗世,非有志者所为。乃要诸同舍郎为读史社,九日诵读,一日讲贯,移日分夜,矻矻如诸生时。少间,借金陵焦氏藏书缮写勘雠,盈箱堆几。尝赋《怀李长蘅》诗曰:"一编余故簏,字画麻姑细。仿佛共丹铅,深夜重门闭。"诵之,可想见其居官况味。凡为闲曹者,当以佥事为法,庶几术业不分,而身名俱泰也。

山涛王戎

山涛之称王衍也,以为"何物老妪,生宁馨儿?然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王戎则以为"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表物"。褒贬悬殊,即此可判二人优劣,而《晋书》乃谓戎有人伦识鉴,噫,过矣!

玉 堂

汉玉堂乃天子所居,又为嬖幸之舍。文翁立石室曰玉堂,则又为讲舍。宋学士院有玉堂,太宗曾亲幸,又飞白书"玉堂之署"以赐苏易简,欧阳公诗云"金马并游年最少,玉堂初直夜犹寒",自是,玉堂遂专属之翰林。

王

《后汉书》司徒王况,"王"音肃,"、"在中画之上。今世所行汲古阁本误刊作"玉"。王工亦从王,说见《正韵》,而《正字通》驳之。今坊本皆丶在中画之下,道光乙巳会试,第三题"至于治国家"四句,御笔书王人之"王",独丶在中画之上,可以正流俗之讹矣。

太上感应篇

元和惠松崖征君栋《太上感应篇笺注》引顾欢棠诰,以为太上者,太古上德之人。是书乃修真者述太上之旨而为之。尚德者用兹无悔,乃君子之光;背义者以此思忧,实小人之福。是以昔人表而出之,名之曰"感应"。余按:《太上感应篇》著录于《宋史·艺文志》,其言祸福,与圣人余庆、余殃之旨同。注者多人,惟征君所笺,阐发精深,敷陈古雅。其体有散,有骈,有韵语,要皆撷经籍之华,示躬行之准,洵有裨于后学,而不得与寻常劝善书并观。

吴 越

吾乡为吴、越之地,聚讼纷纷,惟梁氏玉绳之说最核。云:"昔人以钱塘为吴、越之界,唐释处默诗有'到江吴地尽,隔岸越山多'之句。宋陈师道亦有句云'吴、越到江分',盖为《史记·楚世家》'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句所误。以《春秋》内外传考之,吴地止于松江,非浙江也。浙江乃越地,故《国语》曰:'句践之地,北至御儿,西至姑蔑。'"

三字字

《湛园札记》谓张天锡字公纯嘏,乞伏慕末字安石跋,三字之字,古今仅见此二人。余按:《北史》三字字甚多,周文帝子十二人皆三字字,如孝武帝字陀罗尼,武帝字弥维突之类。义皆难晓,惟公纯嘏文义可通。女子有三字字者,海宁李因字今是庵,葛光禄无奇之室,以节著。

藏 书

藏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唐杜暹云"鬻及借人为不孝",语何隘也!宋李常积书万卷于庐山,以遗后之学者。不藏之藏,其识远,其量宏矣。

表章苦节

归太仆《书张贞女死事》,悯其为强暴戕害,而邑令

不为申雪。又作《张贞女狱事》、《张贞女辨》，复与唐虔伯、李浩卿、嘉定诸子，殷、徐、陆三子等书，详晰论之，后果以诸生言，正奸人胡岩罪，而贞女之节大白于世，乃《明史》不采入列传。又太仆集中如宣、曹、韦、陶、沈节妇，王、计烈妇碣、传，皆极意经营之作，所以发幽光而维持名教也。而史多不载，因叹古今来苦节懿行殁世无闻者，何可胜道！此数人者，犹幸有太仆表章得垂不朽耳。

李 杜

黄常明《碧溪诗话》云："李太白文章豪逸，真一代伟人。如论其心术事业，可施廊庙。李、杜齐名，真窃忝也！"此论诚然，然犹未足以尽之。少陵篇什固多忠君爱国之辞，顾其褊躁之性，见之事为，恐亦无裨实用。观其上疏力救房琯，称其才堪公辅，言竟不售。而太白救免汾阳，卒赖以匡扶社稷，厥功甚巨，是岂少陵所能几耶！

颜氏家训

《颜氏家训》辞旨明切，足资劝戒。至其《归心篇》尊崇释氏，谓非尧、舜、周、孔所及。且云："若能偕化黔首，悉入道场，如妙乐之世，穰佉之国，则有自然稻米，无尽宝藏，安求田蚕之利乎！"谬妄乃尔，实为全书之玷。

一代奇才

胡天游征君自言为古文学韩昌黎，涩险处时似唐刘蜕、元元明善。前人如王阮亭、朱竹垞诗文，遍摭其疵痏。时桐城方望溪为古文有重名，天游力诋之，以故忌之者众。全谢山太史至诋为"夫己氏"。平心论之：望溪之文高洁，固一代正宗；天游之文雄杰，实一代奇才。观其《与朱孝廉书》云："近世于文章，绝无解者。但得竖夫刍儿，途巷语言，乃谓之工，反是，乃谓之不工。工不工颠悖若此！彼其作者，肯徒为之。柳河东碑饶娥、范晔传皇甫嵩妻、李习之传杨烈妇，虽古今传之，其于辞犹未工。仆尝观《三国志注》、《五代史》，皇甫士安叙庞娥亲，欧阳公叙李氏、与习之《高愍女碑》，激发尽意，可为工矣！假出自今世，使众读之，必有背嫉交訾，深相不善者。嗟哉！凡人行事，自圣贤、豪杰、忠臣、孝子、悌弟、信友、奇行、异节，欲使闻于后，要不能不借文以传。今之俗人知托乎文矣，顾懵其能者，偏好其不能者，敝溃陋鄙，一至于此，可为悯笑。"云云。持论若此，宜文之不谐于俗也。

程筠轩诗

同邑程筠轩茂才拱宸工诗，晚岁精研医理，求治者踵至。寿臻大耋，诗集散佚，偶于友人案头见其残稿二首，急录之。《将进酒》云："君饮酒，我歌诗，劝君频举金屈卮。醉乡别有一天地，乐处不许凡人知。左手携刘伶，右手招阮籍。空囊无一钱，杯中之物不可缺。吏部醉卧酒瓮边，翰林自称酒中仙。古人旷达乃如此，肯与礼法之士相周旋？繁花满林，倏焉委路。红颜少年，伤心迟暮。人生有酒且须饮，美景良辰莫虚度。明星煌煌照西厢，锦筵银烛添幽光。夜如何其夜未央，清歌一曲累十觞，樽空举瓢酌天浆。"《迁居感赋》云："男儿的是可怜虫，三十头颅未送穷。虚向怀中藏故刺，谁从爨下赏焦桐？酒称大户千钟少，诗号长城五字工。惆怅立锥无地可，满天风雪响哀鸿。"

灵星门

圣学棂星门当作灵星门，上元程绵庄征君廷祚尝辨之云："《诗·丝衣》小序高子曰：'灵，星之尸也。'汉高祖始令天下祀灵星。《后汉书》注：'灵星，天田星也。欲祭天者，先祭灵星。'《宋史·礼志》：'仁宗天圣六年，筑南郊坛，置灵星门。至理宗景定间，移用于圣庙。'盖以尊天者尊圣也。《建康志》、《金陵志》并云'圣庙立灵星门'，《元志》误以'灵'作'棂'，后人承而用之，则不知其义之所在矣。"程所辨如此。余按：《明史·礼志》至圣先师孔子庙祀："洪武十五年，新建太学成。庙在学东，中大成殿，左右两庑，前大成门，门左右列戟二十四。门外东为牺牲厨，西为祭器库，又前为灵星门。"是棂星之当作灵星，审矣。

乩

韩昌黎为《李于墓志铭》，言其服柳泌水银药以死，类及以药败者六人，为世诫。德清许周生驾部宗彦效之，为《吴台卿哀辞》言："台卿笃信乩言，长斋礼拜，忘其体之羸。又受道士戒，百日不语。方夏暑火郁肺，遂病血而死，因谓乩之术始犹一二好事者信之，继则朴实之士信焉，继则聪明之士亦信焉。祸福以乩为筮，学问以乩为师，疾病以乩为医。背阳而入阴，舍昭昭而即冥冥，其幽阴沈墨，足以销散人之精爽，而君乃由之，以至於死。"云云。余观近日乩方盛行，往往服药而速之死，盖其为害尤烈。无如习是术者，终溺惑而不知返也。

十目一行

阮文达公《题严厚民杰书福楼图》（厚民湛深经术，精校勘，因昔人云："书不饱蠹鱼，经俗子误改，书之福也。"因以名楼）。诗云："严子精校雠，馆我日最长。校经校文选，十目始一行。"自注："世人每矜一目十行之才，余哂之。夫必十目一行，始是真能读书也。"公此语可为粗心读书者针砭。夫一目十行，由于天资过人。诚使质之钝者十目一行，则用心密而获效宏，岂逊于一目十行者乎？所谓学知、困知，及其知之一也。

李笠翁

华亭董阆石含《莼乡赘笔》谓："李笠翁性善逢迎，士林不齿。所作《一家言》，大约皆坏人伦、伤风化之语。"今观其书，诚有如阆石所云者。又有《尺牍》一册，干谒公卿，多作乞怜之语，尤为庸鄙。惟《史论》二卷持

论较胜，如谓汉文问决狱，所以重民命；问钱谷出入，所以惜民力。为宰相者，正当因势利导，劝之省刑罚，薄税敛，陈平乃以夸诞之词掩其疏略之过，不可谓识大体。谓唐相杨绾，而郭令公减乐，非徒成人之美，盖欲修好于宰相，而不敢稍忤其意，惟恐将相不和，为强寇所伺。谓项羽不渡乌江，固疑为亭长所执而然，然其疑之所自始，则以乌江片土，此时非鸡犬不惊之地，亭长何人，能不随众避兵而尚舣船以待乎？况汉王起兵时，亦一亭长也，此日之亭长，安知非当年同事之人受计而来？羽于斯时，既无他舟可避而死于亭长之手，不如自刎之为烈。此等议论，殊有见地，过《一家言》远矣。

万方伯

明德化万方伯衣，官福建参政时，倭犯兴化，悬金募敢死士乘城守更，伏奇兵待贼。贼薄城，守者矢石雨下，奇兵邀击，斩其渠魁，众遁走。未几，贼又悉众来攻，乃赏健儿十余人，携火药夜缒城下，令分投纵火，贼处处扑火，无暇攻城。城中人得纵射扑火贼死，贼遂不扑火。火愈炽，督城上守者益坚，燃炬鼓噪，击柝达旦。贼见威甚，乃皆遁。迁按察使。倭再寇闽，至北岭，将图福州。以五百人覆岭下，三千人分左右翼登岭上，度贼过，合而衷贼，贼大溃，斩获无算。后官河南布政使，为巡抚所龁，乞病归。筑北山草堂，题其楹曰“心悬魏阙三千里，身在匡庐第一峰”。屏居三十年，著有《草禹子》行世，后人重刊改为《万子迂谈》。方伯《明史》无传，而拒贼事深合兵法，偶阅《迂谈》，采录之。

卷　五

医学源流论

徐灵胎《医学源流论》云：“有病固当服药，乃不能知医之高下，药之当否，不敢以身尝试，莫若择至易轻浅、有益无损之方以备酌用。如偶感风寒，则用葱白、苏叶汤取微汗；偶伤饮食，则用山查、麦芽汤消食；偶感暑气，则用六一散、广藿汤清暑；偶伤风热，则用灯心、竹叶汤清火；偶患腹泻，则用陈茶、佛手汤和肠胃。如此之类，不一而足。即使少误，必无大害。又有药似平常而竟有大误者，如腹痛呕逆之症，寒亦有之，热亦有之，暑气、触秽亦有之。或见此症而饮生姜汤，如果属寒，不散寒而用生姜热性之药与寒气相斗，已非正治，然犹有得效之理，其余三症，饮之必危。曾见有人中暑而服浓姜汤一碗，覆杯即死。若服紫苏汤，寒即立散，暑热亦无害。盖紫苏性发散，不拘何症，皆能散也。”按：此论惩药误而发，微病用之最为稳善，养生家不可不知。

嘉靖冤狱

明嘉靖时冤狱，莫甚于李福达，而陈洸次之，皆因议礼而成。以是知名不正，必至于刑罚不中也。又张福狱亦由私忿而致奇冤。李福达事见《马录传》，陈洸事见《叶应骢传》，张福事见《熊浃传》。比类观之，可以知其失矣。

赐书加点

侯景将镇河南，请于高欢曰：“今握兵在远，奸人易生诈伪，大王若赐以书，请异于他者。”许之。每与景书，别加微点，虽子弟弗之知。及欢疾笃，世子澄矫书召之，景知伪，惧祸，乃降梁。隋文帝爱其子汉王谅，与之约：“若玺书召，验亲敕字加点，又与玉麟符，合则就道。”盖即袭景之智。景大憝不足道，隋文废长立爱，乃亦假小智以济私恩，宜其速底败亡，致谅亦不得其死也。

常食之物

医家谓枣百益一损，梨百损一益，韭与茶亦然。余谓人所常食之物，凡和平之品，如参苓、莲子、龙眼等，皆百益一损也；凡峻削之品，如槟榔、豆蔻仁、烟草、酒等，皆百损一益也；有益无损者惟五谷；至于鸦片烟之有损无益，人皆知之，而嗜之者日众，亦可悯矣！

方文辀

乾隆时，淳安方文辀大令粲如，主讲杭州紫阳书院，郡中名士如陈勾山太仆兆仑、杭堇浦太史世骏、金长孺大令虞皆不服。乃拈“驱蛇龙而放之菹”题为课，诸人所作才气雄肆，只就“驱”字、“放”字著笔，方作独诠发“菹”字，众始悦服。

何文安公挽联

道州何文安公师凌汉，幼失怙恃，家贫，刻志励学。通籍后，叠掌文衡。道光辛卯，典浙试后，即督浙学。待士外严而内和，校阅公明，士论翕服。庚子，薨于位，海内之赠祭文挽联者，嗣君编录成集刊之，今摘其尤于左。英相国和云：“再世获传衣，最喜缘深堪历久；三台期接席，那知望切竟成空。”副宪毛伯雨师式郇云：“累世簪毫，方期启沃酬恩，尚克同心作霖雨；数旬骈牡，岂意春明话别，不堪回首望停云。”曾京卿望颜云：“朝露洒遗笺，问几人东阁重窥，有子才如苏右相；春明陪末座，忆两载南车亲奉，前贤怅失郑司农。”钱给谏仪吉云：“渊云大文，赵张为政，奋建家风，时望兼汉廷数子；省台故事，都邑讴思，门墙述训，令名传荆国先贤。”鄂太史恒云：“一品荷殊荣，文望官声，端谨咸钦臣节粹；千秋逢异数，崇衔美谥，幽冥应感圣恩深。”汪明府仲洋云：“践道一身修，贯乎言功者德；易名当代少，止于理义曰安。”

洪地斋

临海洪地斋孝廉坤煊，负异才，朱文正公视学至台，地斋方居内艰，物色得之，命以墨经与古学之试，遂于乾隆己酉岁拔人成均，与萧山王畹馨绍兰、东阳楼更

一上层齐名，称为"浙东三杰"。壬子应试北闱，报捷后，偶感时疾，自疑虚羸，误服参耆而卒，距揭晓甫十日。宋粗山明府世荦悼以诗云："泥金报捷正喧阗，谁遣巫阳下九天？泉路又添才鬼席，家门刚启贺宾筵。元城空说留经笥，伯道何时卜墓田？太息都门分手日，八街槐影语缠绵。""藉甚文名落拓身，每于疏散见天真。怜才竟负朱公叔，古貌空传杜子春（地斋目微眇）。万卷书凭棺束骨，千金方误药沾唇（地斋知医，自饮其方而卒）。都门旧雨知无几，谁送灵輀下潞滨？

滦阳于役图

先伯父乡石公官京师时，与诸名流为诗酒之会，江都罗两峰布衣聘亦与焉。乾隆壬子三月，公奉命往热河校文津阁《四库》书，罗为作《滦阳于役图》，并题诗云："欲雨不雨吟春阴，欣然结社成诗林。觞咏同君展修禊，恐此会后还追寻。""春华正放长安陌，驾言滦阳事行役。金云小别各罄欢，莫负当筵酒脂碧。"图作青绿山水，着色不多，神韵独绝。

大成殿藏旧主记

杭州府学文庙，重修于嘉庆壬戌年，时司事者为邵上舍志锟，以庙主已敝，乃更易新者，藏旧主于大成殿座后，而为之记。钱塘陈曼生司马鸿寿书之，刊于大成门外东廊，其辞曰："考古庙主，藏用石室。有事则陈，既纳北壁。为辟火灾，兼示静谧。后世敬礼，备谓尊不可撤。以座宁主，丹漆是饰。维大成殿座，遵后世式。厥制崇高，工用镂刻。岁久勿治，华采或蚀。兹庙貌既新，敬鸠众力。储材重作，旧观勿失。又今两庑主，改选嘉栗。尊新藏旧，藏处宜密。谨于座后，仿古夹室。尽安旧主，俾永无佚。藏同祧主，惟祭不必出。爰识始末，使后重修者悉。时元默阉茂壮月吉日，承修学官人邵志锟谨述。"

鲥　鱼

《尔雅》："鳍，当魱。"郭璞注："今江东呼最大长三尺者为当魱。"邵氏《正义》谓："即鲥鱼。"杭州鲥初出时，豪贵争以饷遗，价甚贵，寒窭不得食也。凡宾筵，鱼例处后，独鲥先登。胡书农学士诗云："银光华宴催登早，鲤味寒家馈到迟。"体物殊切。

史文靖公

溧阳史文靖公贻直，祖鹤龄，父夔，子奕簪，四代皆以翰林起家。公于康熙庚辰联捷成进士，年甫十九。在外督抚七省，在内六官之司罔不爰历。居相位垂二十年，名注朝籍六十四年。乾隆庚辰重赴琼林宴，癸未薨于位，年八十二。名位福寿，罕有其比。

科名盛事

本朝祖孙会状，惟长洲彭侍讲定求，及其孙尚书启丰。尚书之婿阳湖庄学士培因，亦大魁天下，可称科名盛事。

讨贼誓词

明临海陈木叔函辉，尝作《告太祖讨闯贼誓词》云："敌王所忾，请共挥鲁阳指日之戈；与子同仇，应先击祖逖渡江之楫。"又云："济则君之灵，为臣无二；心在人之内，誓死靡他。"读之，觉忠义之诚，溢于言表。

凡将篇

司马相如《凡将篇》云"钟磬竽笙筑坎篌"，同时《柏梁台》诗云"枇杷橘栗桃李梅"，句法相类，其源盖出于《诗经》"椅桐梓漆"，"鲦鲿鰋鲤"等句。而七字成句，则如《礼记》"喜怒哀惧爱恶欲"，《尔雅》"永悠迥违遐逖阔"，"缉熙列显昭皓颎"等语，已肇其端，迨史游作《急就篇》"稻黍秫稷粟麻粳"等句，亦皆以七字隶七物。后世诗人多效之，如韩昌黎《陆浑山火》诗"鸦鸱雕雁鹰鹄鹍"，苏东坡《韩幹牧马图》诗"骓狉骃骆骊骝騵"，刘青田《二鬼》诗"蚊虻蚤虱蝇蚋蜞"等句，其尤著者也。

师　古

事必师古，然亦何可泥哉！齐泰、黄子澄援汉削藩之议，而燕师以起。杨士奇、杨荣引弃珠崖之说，允安南黎利立陈氏为后，遂致弃地殃民。马中锡效龚遂化渤海盗事，抚令流贼解散，卒无功致谤，下狱死。漫言法古，而不审时度势以图之，鲜有不败者也。

文辞袭用

古人文辞有不嫌袭用者。邹阳《谏吴王书》云："鸷鸟累百，不如一鹗。"樊准《荐庞参书》用之，孔融《荐祢衡书》亦用之，《三国志·吕蒙传》亦用此语。

郑崟阳

明崇祯时，武进郑崟阳翰林鄤，以杖母之诬受极刑。漳浦黄忠端公道周谓："正直而遭显戮，文士而蒙恶声，古今无甚于此者。"余姚黄征君宗羲作《崟阳墓表》谓："公为奸相温体仁所陷，路人知之。而杖母流言，君子能亮之以理，未必验之以事也。水落石出，余详之公卿之贤者。仪部（崟阳之父振先）眷一妾，其夫人不能容，仪部遂挟妾以出，流转僧寺，颇为人所指目。公无可奈何，而夫人笃信佛乘，与一尼甚昵，公求尼为之劝解。尼神道设教，假箕仙言上帝震怒，将降祸于夫人，夫人受戒悔过，仪部始得安其室。一时好事相传，以竹篦参话之法，讹为扑作教刑之事。当公之受诬，欲陈其本末，则恐有碍于父母，故宁隐忍就死，赍冤于地下，岂非仁者之心与！虽然仪部之眷妾，夫人之妒，亲之过小者也，使公蒙诟丑大诽于天下，其轻重可无辨乎？是故公之狱不明，则奸相之恶不著，此后死者之责也。"崟阳事载于《明史》者未详，得征君之文而始白。吁！以庄烈帝之偏枝，温体仁之狠贼，锻成此狱，可谓奇冤！

为学之道

凡为学之道，见闻欲其博，术业欲其约。萧山毛太史奇龄作诗、古文，必先罗列满前，考核精细，方伸纸疾书。其夫人陈氏性悍妒，以毛有妾曼殊，辄詈于人前曰："尔辈以毛大可为博学耶？渠作七言八句，亦必獭祭所成。"毛笑曰："动笔一次，展卷一回，则典故纯熟，终身不忘。日积月累，自然博洽。"嘉兴钱文端公陈群，少时尝问于秀水徐阁学嘉炎曰："学何以博？"徐曰："读古人书，就其篇中最胜处记之，久乃会通。"后述于朱太史彝尊，朱曰："斯言是也。世安有过目不遗一字者耶？"姚姬传比部尝效作词，嘉定王太常鸣盛语休宁戴太史震曰："吾昔畏姬传，今不畏之矣。彼好多能，见人一长辄思并之，夫专力则精，杂学则粗，故不足畏也。"姚闻之，遂不作词，且多所舍弃，以古文名世。余按：此三者，皆为学切要之言，有志者当奉以为法。

王文成公用兵

王文成公好讲学而精于用兵。其讨大帽山贼师富也，指挥覃桓、县丞纪镛战死，公亲率锐卒屯上杭，佯退师，出不意捣之，连破四十余寨，遂擒师富。其讨横水贼谢志山也，先遣四百人伏贼巢左右，进军逼之，贼方迎战，两山举帜，贼大惊，谓官军已尽犁其巢，遂溃，乘胜克之。其剿余贼于九连山也，山横亘数百里，陡绝不可攻，乃简壮士七百人衣贼衣，奔崖下，贼招之上，官军进攻，内外合击，禽斩无遗。宸濠之乱，虑其出长江顺流东下，则南都不可保，因先遣间谍以计挠之。凡此皆出奇制胜，所谓兵不厌诈，非小儒所能知也。

从　吉

三年之丧，乃凶礼之大者。世俗居丧，而通名以庆贺，必书"从吉"，失礼甚矣！至父殁母存则曰"孤子"，袭古昔有国者之称，通人亦尝辨其非，然犹可援孟子"穷民"之说以为解，未若"从吉"之尤谬也。

至公堂

贡院至公堂有高宗纯皇帝御题联云："立政待英才，慎乃攸司，知人则哲；与贤共天位，勖哉多士，观国之光。"又御题七律四首，结句云："寄语至公堂里客，莫将冰鉴负初心。"大哉王言！洵足为主文者仪式也。

父子同试鸿博

康熙己未博学鸿词科有父子同试者，山阳张鞠存吏部新标、毅文太史鸿烈是也。吏部以顺治己丑进士官中书，擢主事。时漕使者任诸蠹胥播恶江淮间，吏部甫释褐，即抗章发其恶，赃累巨万，下巡按御史秦世桢案验得实，窜殛有差，朝野咸称其风节。

五绝佳作

杜于皇浚《咏东坡》云："堂堂复堂堂，子瞻出峨眉。少读《范滂传》，晚和渊明诗。"王百朋锡《咏太白》云："谁道谪仙狂，豪情托举觞。目无高力士，心识郭汾阳。"以二十字浑括其生平，在五言绝句中虽为别调，然自是佳作可传也。

凌茝沅

钱塘凌茝沅女史祉媛，丁松生丙之室也。事亲孝，兼工诗词，于归一载遽卒。松生为刊遗稿《翠螺阁诗词》，诗如《里湖棹歌》云："辋川庄外浪迢迢，携得青樽复碧箫。商略依舟泊何处，嫩寒春晓段家桥。"词如《菩萨蛮》云："檐铃惊破红闺梦，晓妆人怯余寒重。纤手卷帘衣，风前放燕飞。落红纷似雪，倦了寻香蝶。楼外易斜晖，春归人未归。"皆清逸。女史生于四月八日，制有玉牌，镌"与佛同生"四字。

孔梧乡

同邑孔梧乡广覃司训临海，余与居同里。及官台郡学，晨夕往来，情好弥洽。尝赠以诗云："闭户寻真乐，全忘礼法苛。闲身书供养，豪气酒消磨。官冷何妨懒，诗传不在多。从游倘相许，未厌数经过。"孔诗笔俊爽，如其为人。尤长于七律，《放怀》云："传到千秋人几何？茫茫身世太蹉跎。出山踪迹云无定，逝水生涯梦易过。可惜后来知者少，不堪前事愧吾多。放怀且饮尊中酒，眼底升沈一刹那。"《偶作》云："乱书堆里置身宽，我本儒生称此官。境到悟时心渐敛，过因改后梦方安。不知报德谈何易，可惜留名事大难。且向灯前课儿读，几家传得旧毡寒！"

鲲溟侄

鲲溟侄宪曾秉性聪颖，为先伯父乡石公所钟爱。道光辛巳乡试，佹得复失，以是抑郁无聊，复患咯血病，遂弃举业，入赀为州吏目，需次畿垣。诗名藉藉，大府皆垂青焉。侄与余总角时共砚席，每分题赋诗，吟哦达旦。壮岁睽离，邮筒常寄诗酬和。侄有怀余诗云："读过书应嫌我少，删余诗尚比人佳。"又云"百里知难屈俊贤，天台杖策望如仙。平生道学兼文艺，不独才名媲郑虔。"推崇过当，心窃愧之。丙午余读礼家居，侄亦奉讳南还，以所著《缮性居诗草》见示。谢华启秀，造诣乃益精矣，录其尤者于此。《易水吊荆轲》云："万死无回顾，荆卿亦大难。囊中利匕首，眼底白衣冠。热血一朝洒，悲风终古酸。英雄成败异，不必咎燕丹。"《保定秋思和纶斋三弟秉枢都门秋思韵》云："有弟长安市上游，合并踪迹海中沤（弟客京华，余羁保定，距三百里，聚晤不易）。著书同作千年计，识字常担万古愁。少日有才期用世，异乡无客不悲秋。阿兄潦倒今尤甚，更许添修五凤不？"《岳忠武王墓》云："沈沈铁像跪孤坟，一代贤奸众目分。只为南轩能干蛊，青山寂寞曲将军。"《反游仙》云："嫏环秘册费深藏，只是黄芽绛雪方。易造玉楼难作记，始知人世有文章。"《露筋祠》云："曾从江上吊曹娥；又挂轻帆此地过。庸行千秋归女子，死贞死孝两

难磨。"

女弟子

《毛西河集》附《徐都讲诗》，其女弟子徐昭华所作也。初昭华请业于西河，命题仿六朝体，赋得《拈花如自生》诗云："明珠照翠钿，美玉映红妆。步移摇彩色，风回散宝光。蛛丝髻上绕，蝶影鬓边翔。谁道金玉色，皆疑桃李香。"《拟刘孝标妹赠夫》诗云："流苏锦帐夜生寒，愁看残月上栏杆。漏声应有尽，双泪何时干？"又云："芙蓉花发满池红，黛烟香散度帘栊。画眉人去远，肠断春风中。"西河深赏识之。余尤喜其《塞上曲》云："朔风吹雪满刀镮，万里从戎何日还？谁念沙场征战苦，将军今又度阴山。""长云衰草雁行平，沙碛征人向月明。思妇不知秋夜冷，寒衣还未寄边城。""驴骑三千出汉关，雕戈十万卧燕山。月明近塞频驱马，尚有将军夜猎还。"感慨豪宕，出自闺阁，洵非易及。西河序其诗云"昭华既受业传是斋中，每赋诗，必书兼本，邮示予请益。陆续得如干首，留其帙，不忍毁去，遂附予杂文后，存出蓝之意"云云。近日袁随园《女弟子诗》盖仿此而益臻其盛，然人既多，而诗不尽佳，失之滥矣。

自然气化

龙易骨，蛇易皮，鹿易角，蟹易螯，人则易齿，此自然之气化也。

扬　雄

柳仲涂谓扬雄剧秦美新，讥莽而非媚莽，且以雄之著书而作经籍为圣人；曾南丰谓雄处王莽之际，合于箕子之《明夷》；王介甫谓雄之仕，合于孔子"无不可"之义。其余褒之者未遑悉数，自朱子《纲目》书"莽大夫"而论始定。近世文人复有袭柳氏诸家之说为雄辨白者，然皆偏护之见，终无以易乎朱子之说为能得其真也。

明阁臣状元

明阁臣百六十八人，史无传者二十六人：权谨（洪熙），张瑛、陈山（宣德），苗衷（正统），俞纲、王一宁（景泰）、靳贵（正德），袁宗皋、贾咏、张璧、张治、吕本（嘉靖），吕调阳、余有丁（万历），史继偕、周如磐、丁绍轼、朱延禧、冯铨、黄立极、张瑞图、施凤来（天启），来宗道、杨景辰、何吾驺、谢升（崇祯）。明状元八十九人，史有传者三十八人而已：吴伯宗、任亨泰、黄观、张信（洪武），胡广（建文），曾棨、陈循（永乐），马愉、曹鼐（宣德），刘俨、商辂、彭时（正统），罗伦、吴宽、谢迁、费宏（成化），伦文叙、康海、顾鼎臣（弘治），杨慎、唐皋、舒芬（正德），罗洪先、唐汝楫、申时行（嘉靖），张元忭、沈懋学（隆庆），朱国祚、翁正春、唐文献、焦竑、黄士俊、周延儒、钱士升（万历），文震孟（天启），刘理顺、刘同升、魏藻德（崇祯）。

复　句

《论语》有复句而不相连者，如："焉用佞？弗如也。""贤哉！回也。""禹吾无间然矣，天何言哉？"是也。《孟子》亦有之。《战国策》、《史记》效之，而文法益变矣。

发语辞

经书发语辞《尚书》最多，"都"、"俞"、"吁"、"咨"、"嗟"、"猷"等是也。《论语》"噫"字，《孟子》"恶"字，《礼记》"嘻"字，《左传》"呼"字，《史记》"唉"字、"嚄"字、"咄"字，此数字亦互见于他书，至"吓"字，则惟《庄子》有之。

古列女传

春秋时，妇人以全节著者，《诗》惟共姜，《春秋》惟纪叔姬。刘向《古列女传》乃增卫宣夫人、蔡人之妻、息君夫人、齐杞梁妻、楚平伯嬴、楚昭贞姜、楚白贞姬。其说有异于诸家者。且晋圉怀嬴列于节义，则是不再嫁矣，说亦与《左传》异。

潘太守诗

湖北兴国潘太守观藻，官台州有年，其同年某侍御以葬父告贷，不允，人都嗾同列劾其过误，罢官。赋《留别台州》诗，为时传诵。云："为观日出蹑三台，万八峰头涤笔来。碧海笑看鲲变化，青天自许鹤徘徊。平临箕斗空成锦，管领湖山信费才。好谢石梁双涧瀑，年年花发瀹离杯。""休道壶瀛最上头，三山才近好风收。一麾到海真蛇足，八口浮家问鹤楼。魔力能嘘无缝塔，含砂偏射下滩舟。波涛见惯归帆稳，山月江风鄂渚秋。""桃源归溯楚江清，十万花光夹岸迎。宦海浮沈今结局，尧天歌咏付余生。黄冠紫绶都如梦，红树青霜饯此行。莫待潇湘芳草绿，春山处处子规声。""书生面目太酸寒，试看初衣觉便安。不厌清贫求小郡，也须福慧了粗官。无田致悔归田晚，到海信知观海难。敢对西风怨摇落，赋闲原是赋秋潘。"

唐伯虎

宋有二唐伯虎，一眉山人，唐庚之兄，初名瞻，后名伯虎，见《宋史文苑传》；一全州人，进士，终梧州推官，见王巩《随手杂录》。

臭字入诗

臭字入诗，少陵"朱门酒肉臭，道有冻死骨"，独有千古。《中州集》刘内翰瞻"厨香炊豆角，井臭落椿花"，亦自可诵，然不可以拟杜诗矣。

赋　韵

赋韵以四平四仄为率，后唐庄宗时，覆试进士，翰林学士承旨卢从质以"后从谏则圣"为题，以"尧、舜、

禹、汤倾心求过”为韵，五平三仄，为识者所诮。近世赋韵有七平一仄者，如严子陵《钓台赋》以“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为韵是也。有一平七仄者，如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赋》，以“抚事感慨作剑器行”为韵是也。此岂古法所宜有乎？

孙春沂

杭州孙春沂贰尹曰点，寸园伯父之婿也。工书善弈，豪于饮，兼好吟咏。试北闱，屡荐不售，乃筮仕江苏，非其志也。诗句如“生涯棋局在，心事酒杯知”、“文字空余知己泪，湖山易动故园心”、“诗句欲成灯有味，春寒犹在酒无权”，皆清逸可诵。

孔大令

吾邑孔蔚庐大令广平，生而早慧，九岁，咏御炉香云：“夜深常绕君王宴，不逐寒风去渺茫。”有先达某公叹曰：“此韩冬郎再世也。”宰陆川县，折狱至慎。尝摄北流县事，岁旱，劝民平粜，而豪家皆居奇以待厚值，细民弗堪，相率掠其储粟。适提镇在州，县去州近，豪家夜奔诉，各张大其词，开列劫盗数百人。提镇不察，按牒广捕，概予重杖，贯其耳，缚示众。捕势如风，将激变。急诣提镇请尽付之细鞫其情实，首事者坐以长流，次责惩有差，观望者尽释之，豪家及无赖皆帖服。其事亲至孝，母有痹疾，发时转侧需人，躬自扶掖，不假手于人。病剧，仓皇避人涕出，尝母粪，为其妻陆孺人所窥见，禁勿语。陆临殁，始泣以语子妇云。

左忠毅公

左忠毅公光斗尝言：“元祐去乱法不去乱人为错。”又言：“李伯纪知争事不知争人，事之失一事，人则无穷。”皆名言也。被逮时勉其弟曰：“率诸儿读，勿以我戒，而谓善不可为。”觉范滂“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二语，犹伤于激。

裴晋公

宋强至《韩忠献遗事》谓：“公论近世宰相，独许裴晋公。”“公又尝云：‘若晋公点检著，亦有未是处。君子成人之美，不可言也。’不知公摘晋公何处，恨不得闻之。”窃意宰相当佐人君进贤退不肖，晋公历相四朝，勋德隆茂，无可指摘。惟刘蕡以对策诋宦官见谪，谏官御史交章论其直，李郃上疏，请回所授官，以旌蕡直。晋公于斯时，不能采群言以回君听，擢蕡而用之。忠献所云，岂为是欤？

蔡明经

德清蔡明经寿昌，少有神童之称，赵太守学辙府试，爱其才，以女妻之。尝偕游碧浪湖，赵口占“鱼蹩水纹圆到岸”句，命之对，即应声曰“龙嘘云气直冲天”。后卒于都门，年仅三旬，士论惜之。

瑀华妹

长妹瑀华贞静而慧，八岁读《诗经》、唐诗，俱成诵。十岁学为诗，出笔韶秀，先伯父乡石公见之曰：“此吾家女学士也。”性不喜华饰，屏弃粉黛。有讽以稚年非所宜者，则曰：“自有本来面目，安用俗艳为？”许姻同里严琴史茂才铨，年十六病卒。著有《裁香室诗钞》一卷，摘录数首于此。《漫兴和定圃兄韵》云：“佳境可行乐，莫愁生有涯。杯邀千古月，庭种四时花。山色当门近，泉流绕屋斜。挥毫成一笑，得句漫笼纱。”《冬日沈织云表姊韫珠侄女过谈有作》云：“北风吹不尽，寒意入帘来。庭积未残雪，室藏将放梅。恰逢知己至，顿使笑颜开。拟共围炉坐，携樽倒绿醅。”《舟中即事》云：“春光已满画桥西，野岸周遭望欲迷。流水声中孤棹远，夕阳影里远山低。沿堤柳叶藏莺语，夹路花香衬马蹄。载酒归来天正晚，一钩新月挂前溪。”《枕上》云：“欹枕当寒夜，残更隔院催。新诗吟未稳，进入梦中来。”《偶作》云：“一桁花枝压画檐，小窗日影上书签。恐妨梁燕归巢路，满院东风不下帘。”《过蠡泽》云：“桥边烟影淡无痕，桥外春波绿到门。十里东风吹不尽，桃花开遍夕阳村。”

义　田

吾郡石门蔡学博载樾，承其父大令德淳遗命，仿范文正公义庄之法，为田以赡其族人。乃与从弟载坤合出七百万钱，以七之一为祠祀先人。又思田不可遽得，以六百万钱入质库，岁得息钱四十二万，族中之茕独五十以上者，妇女寡而不嫁者，幼孤无养者，废疾者，计日给米五合、钱十文，青年守节者倍之，冬夏各给以衣帐。敛死者，买公地葬之。大小试各有赠，获隽者加厚焉。六十以上遇生辰各有赠，视其年以定轻重。贪墨酷吏及民为匪类堕其家声者，虽妻子屏不与。告于邑令为规条，以垂永久。其时在道光六年九月，宝应朱文定公师士彦为作记以传。窃思：尊祖收族之道，莫善于义田，自文正公创始后，效法者代不乏人。此举规模虽不及前人，然量力而行，俾族人不至失所，其意甚厚。诚使世之拥高赀者，皆能遵而行之，其有裨于风俗人心岂浅鲜欤？

谢侍郎

谢金圃侍郎屡掌文衡，鉴别精核。乾隆辛丑主春官之试，同事者有吴侍郎玉纶，士之不第者造为蜚语曰：“谢金圃抽身便讨，吴香亭倒口即吞。”二语实本《寄园寄所寄》，言者以闻。侍郎曾督学江苏，吴亦曾督学福建，高宗纯皇帝密询两省大吏，江苏巡抚闵鹗元覆奏以道路之言，事无实迹。而闽督李侍尧有幕客李三俊，亦辛丑之不第者，代李草奏，文致其词。上以事虽无实，清议不谐，于是吴降三品卿，侍郎亦降为内阁学士。后于己酉岁三月初，上书房诸臣以会试期近，候主文之信，同时皆不入直，因此并予谪降，侍郎遂降为编修，免

人上书房。嘉庆中，追赠三品卿。侍郎于乾隆己亥典试江南，得长洲钱阁学棨，置解首。辛丑主试春闱，阁学会、殿试皆抡元，而是科所取曹文正公、德州卢文肃公荫溥，皆为名相。得人之盛，一时莫与并云。

张太史联

某记室随玉尚书保塞外数年，甚见推重。玉卒后，某乞人代为挽联，鲜当意者。时平湖张海门太史金镛以计偕入都，为撰句云："短后记裁衣，雪窖冰天，万里追随班定远；长安仍索米，鸢肩火色，九衢恸哭马宾王。"蒲城相国王文恪公师见之，极口褒赏。旋入词垣，才望著一时焉。

称人为官

俗称人为官，系以姓与行，初唐人文往往有之。如王勃序云："张二官松驾乘闲，桂筵追赏。"又云："宋五官芝庭袭誉，盛文史于三冬；桂幄凝欢，照绮罗于九夏。"又云："白七官天台杰气，地乳奇精。"杨炯序云："杨八官金木精灵，山河粹气。"骆宾王序云："尹大官三冬业畅，指兰台而拾青；薛六郎四海情深，飞桂尊而举白。"又云："阎五官言返维桑，修途指金陵之地；李六郎交深投漆，开筵浮白玉之樽。"今则罕有以此称人文字者。

建文帝

《明史》书建文帝自焚，而于《程济传》书："金川门启，济亡去。或曰帝亦为僧出亡，济从之，莫知所终。"盖野史皆言出亡，故亦存其说也。

二鸟诗

韩文公《二鸟》诗，方崧卿据欧公《感二子》诗及东坡《李太白画像赞》以为为李、杜而作，柳仲涂以为刺释、老，朱子《考异》以为为己与孟郊而作。按：诗中"不停两鸟鸣，大法失九畴"、"周公不为公，孔丘不为丘"等语，似与方、朱之说不相符合，当以柳说为长。

何文肃公

明孝宗朝，何文肃公乔新为刘吉所憎，罢归十四年，中外多论荐，竟不复起。尝贻李镃书云："归田以来，忧患不干于心，毁谤不入于耳，视陆宣公在忠州，盖过之矣。方壮时，犹不如人，况老且疾，岂可再起以取后生描画哉！倘相知有问及者，烦告之曰：老病日侵，不堪当世用矣！自古及今再起者，孰能善其终哉？寇莱公、王三原且然，况其他乎！"此非特立品之高，抑亦知几之哲。吁！使夏贵溪能知此义，亦不至于杀身矣。

七李杜

"李杜"有七：汉李固、杜乔，李云、杜众，李膺、杜密，《魏书》世宗诏王肃曰"英惠符于李、杜"，此合晋杜预、魏李冲而言之，唐李白、杜甫，李商隐、杜牧，宋李韶、杜范。又《新唐书·杜审言传》："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为文章四友，世号崔、李、苏、杜。"至杜子美诗云："李、杜齐名真忝窃。"又指李衔矣。

苏　绍

康对山《武功县志·人物》苏氏最多，然如苏则之孙、苏愉之子苏绍，金谷园赋诗最胜，见《世说新语》，独不采入，岂以其仅为文人，如《通鉴》之不载屈原、杜甫耶？纂纪亦綦严矣！

尊经阁祀典

金岱峰教授司铎临安，用全谢山太史《尊经阁祀典议》而稍变通其说，恪遵功令，以《十三经注疏》为主，参以《大戴礼记》、《国语》、《说文》，其已入两庑者不赘。《易》祀王弼、韩康伯、孔颖达；《诗》祀毛亨，《周礼》、《仪礼》祀贾公彦，《礼记》祀戴圣，《左传》祀杜预，《公羊》祀何休、徐彦，《谷梁》祀杨士勋，《孝经》以唐明皇未便列入，专祀邢昺，《论语》祀何晏，《孟子》祀赵岐、孙奭，《尔雅》祀郭璞，《大戴礼记》祀戴德、卢辩，《国语》祀韦昭，《说文》祀许慎外，增祀功在群经之河间献王刘德，暨作诸经音义之陆德明，共二十一人。余不概及，据所读书而言也。学使者姚伯昂侍郎允其请，爰设栗主于阁上，以春秋二、八月仲丁祭之。醵钱百金，生息以供祭品。其祭文云："伏惟起以义者，有未见之礼六；传其言者，居不朽之名三。况乎抉经心而执圣权，阐微言而明大义。以先觉起后觉，实经师为人师。兹际清时，特修旷典。等旧德先畴之食报，陋儒林道学之分途。馨香补两庑之遗，诂训仍专家之守。治崇正学，朝廷敷酞化于鼓钟；礼奉先师，庠序肃明禋于俎豆。尚飨！"洎官温州教授，又奉祀许、郑二儒于仓圣祠，手题联扁。仓圣祠扁云："圣德天生。"联云："作黄帝史官，记动记言，鼻祖神灵明四目；开元公《尔雅》，《释诂》、《释训》，耳孙著述衍《三苍》。"许公叔重龛扁云："学祖。"联云："家传十四篇，书合《三苍》为一；律讽九千字，学通《五经》无双。"郑公康成龛扁云："经神。"联云："微言守遗，当奉大师为表帜；实事求是，敢从二氏问传薪。"

神　缸

天台县署三堂有神缸，人犯之，每有殃咎，胥吏等岁时祷祀，恒宰鸡沥血以祈福。余于壬寅夏至署见之，缸覆地上，四围离地寸许，高不及二尺，圆径三尺有余，血痕凝渍其上。仁和沈兰亭煌有记刊于壁，其文曰："五福神，相传即缸神也。守斯土者，朔望必祭。神之灵爽，始于本朝康熙间，以是县志无可考。袁简斋太史《续齐谐》曾记之，未之详也。煌于道光癸巳秋就馆兹邑，询之父老及署吏，始知其说有三：一曰县署向属窑基，是为窑神，然县志载，署治历年久远，并无增扩之举，其说似不足信。一曰神缸本朝初由海门逆流而上，至青溪乃止，内有五蝠，随波不散，邑令神之，因迎入署，即五福神缸之说欤？而一则谓其下有井，前明有投

井殉难者，后人以缸覆之，而悬不著地，其由忠烈之气上升而使然耶？阮芸台协揆督学浙东时，曾一发之，果有井。噫！此三说也，其殉难之说为可信焉。夫天地之大，何所不有！石言莘降，史册昭然，况秉乾坤之正气，焉有不历久弥新者乎！天台为仙境，为佛地，无怪钟灵毓秀，甲于他邑，又岂独堂东之神桂云尔哉！"余闻之县吏云：巡抚阮公元发缸后，即丁内艰去。其时，学使刘公凤诰亦发视之，未几以科场事获谴。自是，邑人奉祀益虔。

外吏起家入阁

大学士自外吏起家者：阳城田文端公从典，康熙戊辰进士，为英德令；泰安赵公国麟，康熙丙戌进士，为长垣令。赵公宰邑时，勘灾，足浸水中三日，故病跛，每入朝许给扶以行。

王惺斋大令

嘉兴王惺斋大令元启，积学工文。手批《归震川文集》，抉发精当，摘记数则于此："读书各有所见，如一部《史记》，古今人称美者，累千百言未已，吾独谓妙处只是层理清晰。震川文亦然。""震川文只落笔处一二语，便定一篇之局，自后虽波澜百变，而皆不离其宗。盖篇篇如是，故能随方布陈，而无一成之辙迹可寻，其妙在一切字。""震川文只是一个精切而有条理，人徒以宽博目之，不知震川者也。""人但知震川文学《史记》，见有感慨处便谓学《史记》，不知震川之文之妙，在意理稠叠而折皱分明，此其所以为真《史记》也。""太史公为《吴王濞列传》，首尾四千余言，结云：'初，吴王首反，并将楚兵，连齐、赵，正月起兵，三月皆破，独赵后下。'只用二十四字括尽。震川《陶节妇传》结云：'妇年十八嫁于舸，十九丧夫，事姑九年，而与其姑同日死，卒葬之清水湾，在县南千墩浦上。'只用三十余字，真有一口吸尽西江之势，昔人所谓命世之笔力也。"

案

案有以为床者，《周礼·天官》"王大旅上帝，则张毡案"是也。有以为食器者，《考工记》"诸侯以享夫人，案十有二寸"，注云"玉案"是也。有以为几者，许氏《说文》所云"几属"是也。张平子《四愁诗》"何以报之青玉案"，注以为古"碗"字，当是《考工记》"玉案"遗制。《史记·万石君传》"对案不食"，《田叔传》"赵王张敖自持案进食"，《后汉书·梁鸿传》"举案齐眉"，盖皆指食器言也。扬子《方言》："案，陈、楚、宋、魏谓之槁，自关东、西谓之案。"当亦指食器。类书有属之几案者，似误。盖《方言》皆以类相从，案在盂、碗、桮䍧、桮落、箸、筒之间，故知其为食器也。

维莫之春

《诗》"维莫之春"，句法绝奇，王元长《曲水诗序》引之，以"粤上斯巳"为偶，盖即仿其句法。

疏表杰作

本朝疏表杰作，备于《俪体金膏》一书。其最佳者，如礼亲王永恩等《请祝万寿表》云："建极保极，会运世乃统于元；大生广生，禄位名必得其寿。"直省将军督抚永玮、刘莪等《请祝万寿表》云："极天所覆，偕一十七省而共乐舒长；入人也深，阅五十二年而弥加沦浃。"又云："虽天地为心，如父母不言施报；而岁月以冀，即愚贱亦具性情。"大学士公阿桂《奏请编缉八旬盛典疏》云："九五演易，九五演范，叠五策天地之全；八千岁春，八千岁秋，积八入宫商之颂。"又云："嘉筵绍于彤墀，老吾老及三千叟；太和光于蔀屋，孙生孙者二百家。"两广总督孙士毅等《贺平台湾林爽文表》云："波澄海国，看王师洗甲而还；春暖台阳，庆边黎启扉而卧。历溯圣主当阳之显烈，敢以削平蜗角，遽事颂飏；而仰睹先几烛照之睿筹，则即绥靖鲲身，亦绳祖武。"礼亲王《谢赏平定台湾告成热河文庙文折》云："书诵者万本万遍，越七观六义以垂型；受藏而三沐三薰，合四海九州而忭颂。"大学士朱珪《谢进御制说经古文跋谕折》云："百四十四篇之经训，日月光悬；八千大千世之心传，孔姬道贯。作而善述，合文思勋业于一人；君实兼师，示心学躬行于万祀。"户部侍郎曹文埴《请贻封胞伯故廪生曹某》云："廿年家塾，劬劳不异于所生；一品朝荣，追逮忍歧于自出。"大学士于敏中《谢赐双眼花翎》云："若朝阳之翔翙羽，罕能比此文章；如顺风之遇鸿毛，安足方斯遭际。"河南巡抚和兰《谢赏戴花翎》云："动色凛梁鹈之翼，岂徒耸异于观瞻；关心比池凤之毛，倍切钦承于负荷。"莆田郑王臣《谒陵表》结联云："继封禅七十二君，尤握贞元之秘；后天皇万八千岁，长为仁寿之君。"皆堂皇博大，不愧作家。

九言诗

九言诗最难自然协律，用以颂圣尤难。嘉庆己卯年六旬万寿，郑笏君孝廉代某尚书作《九佳全韵》诗，端庄流丽，传诵一时。篇长不及备录，摘书起结以见一斑。起云："皇帝御宇二十有四载，乾行不息百福颂孔皆。海隅日出幸生太平世，衢歌巷舞直到长安街。三皇各称一万八千岁，我皇之德更与天地偕。"结云："轩辕以来四千五百岁，闰桐推算无如今兹佳。八百赓歌卿云纠缦缦，九成乐作凤凰鸣喈喈。微臣愿效葵藿向阳意，导涓测海深愧盘泥蛙。芜祠谨缀九百九十字，窃符九九之数陈尧阶。"

吴柳塘诗

震泽吴柳塘茂才祖修，淡于声利，壹志丹铅。诗主清新，如《芜湖绝句》云："关吏狰狞去复还，客囊颠倒在江船。书签莫怪无人检，文字何曾值一钱！"《除夕七绝》云："牢落从他岁序迁，绝无人怨与人怜。平生受尽痴呆益，论价应须十万钱。"《法雨泉》云："山颠高下势潆洄，时为琮琤听一回。世上浊波流不尽，此泉莫放出

山来。"皆有为而作者。余尤爱其《送查韬荒携家还海宁断句》云:"何堪久客逢归棹,况复中年别故人。"情溢于辞,令人寻讽不厌。吴有仆杨清,能诗,《题琉璃河关壮缪庙》有"铁枪不为朱温死,此地如何庙寿亭"句,命意亦新。

初三月

道光丁亥,偶与严比玉太守阅吴澹川明经《南野草堂笔记》,有与吾邑汪霁堂濂作《初三月酒令》。吴先成令云:"初三月,玉一钩,问何人挂在柳梢头?"汪云:"初三月,影纤纤,学姮娥眉样两头尖。"吴续令云:"初三月,似指爪,半弯儿掐破青云表。"汪亦续云:"初三月,未分明,想佳人睡起眼才醒。"余谓比玉曰:"此吾乡故事也,曷效之?"比玉因成令云:"初三月,映残晖,镜开奁才露影些微。"余云:"初三月,魄生刚,讶高悬弓势未全张。"比玉续云:"初三月,逗檐端,似广寒宫瓦覆弯弯。"余亦续云:"初三月,色无多,要团栾须盼浃辰过。"时比玉之弟佩仙分守在座,亦成令曰:"初三月,吐华新,宛天仙妆罢半开唇。"今二君已皆宿草,回溯前尘,恍如春梦,因追忆而备录之。

麈角解

时宪书十一月改"麋角解"为"麈角解",始于乾隆戊子年。高宗纯皇帝以为木兰之鹿,吉林之麋,角皆解于夏,惟麈角解于冬,曾于南苑验之,特正其讹。又命时宪书纪年仍增注六十一岁至百二十岁,使花甲环周,益绵寿世之庆,盖始于乾隆辛卯年云。

顾亭林狱事

顾亭林狱事,志乘未详,见于《与颜吏部光敏书》,特录其略:先是苏州沈天甫、施明、夏麟奇、吕中伪造《忠节录》,托名已故祭酒陈仁锡,讥毁本朝,罗列江南、北之名士巨室,以为挟害之具。又伪造原任阁辅吴甡一序,诈其子中书吴元莱银二千两。事发,刑部定谳,即将沈天甫等斩决,此康熙五年中事也。次年莱州即墨黄指挥培之仆姜元衡删易此书,增入黄氏唱和诗,控其主与兄弟子侄作诗诽谤本朝,又与顾亭林搜辑诸人诗,皆有讪语。处士于七年二月在京师闻之,即出都抵济南,幽絷半年,因援沈天甫故牍,谓姜元衡所控之书,即沈天甫等陷人之书,事旋解,株连二十余人均得开释。处士赋诗六章纪其事,有"伟节不西行,大祸何由解"之句。又末章云:"天门诶荡荡,日月相经过。下闵黄雀微,一旦决网罗。平生所识人,劳苦云无他。骑虎不知危,闻之元彦和。尚念田画言,此举岂足多!永言矢一心,不变同山阿。"诗集中皆不载,详见《颜氏家藏尺牍》。

汪文端公

山阳汪文端公廷珍为大司成时,训迪勤密,取文以清真雅正为宗,一时人才彬彬极盛。会稽莫侍郎晋、德化郑太史兼才,才藻尤富,皆为公所赏识。莫尝戏谓郑曰:"吾若典试,必能取子为元。"后莫先入词林,嘉庆戊午岁,典试福建,郑果以第一人登科,士论翕然,皆无间言。夫东坡于李方叔,尚有"眼迷五色"之叹,以今方古,实乃胜之矣。

对联复字

对联有以复字见长者,归安徐阮邻师保字,题甘肃盐茶同知署云:"回民汉民,多是子民,我最爱民无异视;礼法刑法,无非国法,尔须畏法莫重来。"凤台余菊农观察士璪,题送子观音祠云:"大德曰生,愿众生生生不已;至诚无息,求嗣息息息相通。"安化陶文毅公澍题育婴堂云:"父兮生,母兮鞠,无父母,有父母,此之谓民父母;子言似,孙言续,犹子孙,即子孙,以能保我子孙。"蔡东轩学博司训江山县,岁饥,劝各大姓输粟平粜,题联于堂云:"尽力尽心,未能尽职;任劳任怨、不敢任功。"

真赏难逢

世俗以夫妇之事为敦伦,以使令奴仆为饬纪。嘉庆己卯科,吾浙秋试,某房官阅文,见有"饬纪敦伦"句,大骇,曰:"敦伦岂可饬纪?怪诞极矣!"亟以笔直抹之。同邑卢茂才康锡,应秋试被放,闱文用"舍车而徒"句,为房官所抹。沈茂才逢源,岁试前列,文用曾南丰"真人出而天下平"句,旁评云:"杜撰。"余亲见之。可知场屋文字,真赏难逢,即寻常语句,亦有被抑者,更何得炫异求新乎!

俚语本佛书

俚语有出于佛书者,偶阅唐释玄应《一切经音义》,漫识于此:眉毛(《成具光明定意经》)、胁肋(《四分律》)、脓血(《增一阿含经》)、床铺(《佛本行集经》)、钥匙(《杂宝藏经》)、店肆(《中阿含经》)、吃酒(《无量清净平等觉经》)、搔蛘(《贤愚经》)、欺侮(《胜天王般若经》)、布施(《须赖经》)、调戏(《解脱通论》)、抬举(《舍利弗阿毗昙论》)、痕迹(《解脱通论》)、狗咬(《大威德陀罗尼经》)。

韩诗外传

《隋志·韩诗外传》十卷,李善注《文选》,引孔子登泰山观易姓而王者七十余家事,及汉皋二女事,徐坚《初学记》引鲁哀公穿井得玉羊事,今本皆无之。盖十卷虽仍《隋志》之旧,而已非全书矣。

论衡

王充《论衡》毁圣讦亲,获罪名教,其余诞妄之语,难以悉数。至论行善福至,为恶祸来,谓由于遭遇适然,不因人事,是与《易》"积善有余庆,积不善有余殃"、《书》"惠迪吉,从逆凶"之旨,显相背戾,不将率天下之人去善而就恶乎?古今来,悖理之书鲜能传世,此独历

久不废者,盖其引证浩博,才辨宏肆,而篇帙繁富,亦时有平正之辞,足以矫俗祛伪也。学者于此书,当审择而节取之。

琼

程氏大昌《演繁露》云:"《说文》:'琼,赤玉也。'《诗》有'琼琚'、'玉佩',《左氏》'楚子玉为琼弁玉缨',皆对别言之,若等为一玉,不分言也。今人用琼比梅、雪,皆误。"余按:《诗·木瓜篇》毛传云:"琼,玉之美者。"则与玉对举,安知不以精粗为别耶?又按:《齐风毛传》云:"琼华,美石。琼莹,石似玉。琼英,美石似玉。"其言似玉,则色白可知,似不必泥《说文》之言。

杯中角影

《晋书·乐广传》载杯中角影事,与《风俗通义》所纪杜宣事绝相类,二书文法各异,而《晋书》简要胜之。

明史体例

《明史》体例极精,姚广孝入列传,不以僧许之也。秦良玉入列传,不以女视之也。阉党、佞幸、奸臣列于宦官之后流贼之前,其嫉之也深,而贬之也至矣。

语意相似

《史》、《汉》有语意相似而叠用者,略识于此。《史记》"空言虚语"(《高祖本纪》)。"内外表里"(《礼书》)。"逾年历岁"(《赵世家》)。"延年益寿"(《商君传》)。"匿意隐情"(《张仪传》)。"露兵暴师"(《主父偃传》)。《汉书》"年衰岁暮"(《冯衍传》)、"俊雄豪杰"、(《蒯通传》)。"飘至风起"(《蒯通传》)、"道辽路远"(《中山靖王胜传》)。"天下少双、海内寡二"(《吾丘寿王传》)。"招殃致凶"(《李寻传》)、"残贼酷虐、苛刻惨毒"(《翟方进传》)、"等盛齐隆"(《王莽传》)、"穷凶极恶"(《王莽传》)、"思过念咎"(《郎颉传》)、"道尽涂殚"(《司马相如传》)、《后汉书》"欢欣喜乐"(《马融传》)、"怨恨忿怼"(《孙程传》)、"陟危历险"(《莋都夷传》)。

郭子仪

《新唐书·高郢传》:"郭子仪怒判官张昙,奏抵死。郢引奏甚力,忤子仪意,下徙猗氏丞。"《南部新书》谓郭令公惟奏杖杀张谭,物议为薄。"谭"即"昙"之讹也。汾阳盛德,乃有此事,是可知惩忿之难。

文章流别论

挚仲治《文章流别论》以"交交黄鸟止于桑"为七言,以"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为九言,与《毛诗》异读。其说当有所本,然玩其文义,自当断读为宜。

豫章行乐府

薛道衡《豫章行》乐府云:"不为将军成久别,只恐封侯心更移。"视唐人"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意更深曲,不独"空梁落燕泥"句足以动人也。

清　和

长洲沈归愚尚书德潜《说诗晬语》谓"张平子《归田赋》云'仲春令月,时和气清',明指二月。谢康乐诗'首夏犹清和',言时序四月,犹余二月景象,故下云'芳草亦未歇'也。自后人误读谢诗有'四月清和雨乍晴'句,相沿到今,贤者不免"云云。按:《岁时纪》"四月朔为清和节",又魏文帝《槐赋》"伊暮春之既替,即首夏之初期。天清和而温润,气恬淡以安治",谢元晖诗"麦候始清和",刘士章诗"首夏实清和",是以四月为清和,不始于宋人矣。

飞英塔

湖州飞英塔在北门眠佛寺,主阖郡文风。乾隆甲寅,塔圮重修,五年之间出两殿元(乙卯王勿庵侍郎以衔,己未姚文僖公文田)至道光乙未,塔又圮,阖郡会试,遂无一人登第。丁酉重修,戊戌,钮松泉庶子福保大魁;甲辰,周缦云侍御学浚以第二人及第。嗣后科甲复盛,风水之说,非无凭矣。塔高四十余丈,中又有石塔,高数丈。己亥秋,余与乌程周莲伯孝廉学濂昆弟登其颠,梯级玲珑,蹑空而上。莲伯有诗纪游云:"浮屠涌招提,报德资冥奠。陊剥生辉光,象教力能变。七级森嵯峨,八窗互贯穿。密勿穷攀跻,危梯蹑螺旋。腾身压雕鹗,矫首切星汉。众山苍弁来,环卫若鳌忭。具区亘北户,际天渺无岸。俯揽菰城中,一气入凌眄。短树牛毛疏,连甍蚁垤间。是时风日佳,天宇肃清晏。蹑云惭未能,自笑樊篱鷃。愿乞飞霞佩,携手游汗漫。"

华陀庙联

客有述华陀庙联云:"未劈曹颅千古恨,曾医关臂一军惊。"又云:"岐、黄以外无仁术,汉、晋之间有异书。"称前联尤佳。余谓"曹颅"、"关臂"事,皆不见正史,不若后联之大方也。

徐冲晦

徐冲晦处士,宋仁宗时召对,除大理评事,固辞,后居杭之万松岭。精象数,谓子孙世世勿离钱塘,永无兵燹。按:徽宗宣和三年,方腊作乱,十二月二十九日陷杭州,纵火六日,官吏居民死者十三。二月,王师水陆并进,战六日,斩馘二万。十八日,再火官舍、学宫、府库与僧民之居,翌日宵遁,大兵入城,腊旋就擒。计腊所陷杭、睦、歙、处、衢、婺六州与五十二县,所杀平民不下二百万。是冲晦之言亦未必验,特宋、元革除之际,兵不血刃,安堵如恒,异于他处之屡遭杀戮耳。

疮　方

余姚吴蓉峰学博麟书,患脓窠疮,医久不痊。后有相识遗一方,云得自名医,为疗疮第一良药,如法治之,果愈。余于庚戌年患此甚剧,亦以此方得痊。兹录于

左：

厨房倒挂灰尘（三钱，椴，伏地气）、松香（一钱）、茴香（一钱）、花椒（一钱）、硫黄（椴，一钱）、癞虾蟆（一钱）、枯礬（一钱）、苍术（一钱）、白芷（一钱）、朱砂（一钱）。

右药共研细末，用鸡子一个，中挖一小孔，灌药其中，纸封固口，置幽火中煨熟，轻去其壳，存衣，再用生猪油和药捣烂，葛布包之，时擦痒处。

玄真子祠联

平望平波台玄真子祠有联云："泛镜水千塍，归来餐菰饭莼羹，地真仙境；听棹歌一曲，随处有荻花枫叶，我亦渔人。"笔意潇洒可喜。

蒙 求

《蒙求》一书，所以资童幼之诵习，作初学之阶梯。晋李瀚创为之，徐子光为之注，名曰《蒙求集注》。宋王逢原又作《十七史蒙求》。明姚光祚又以王逢原所作未备，从而广之，分三十七类，名曰《广蒙求》。然有对偶而无韵，注又简略。刘班取两汉事，括以韵语，名曰《两汉蒙求》，王芮历叙帝王世代，略述古今事迹，名曰《历代蒙求》，徐伯益集妇女事实为韵语，名曰《训女蒙求》，元吴化龙集《左传》事为韵语，名曰《左氏蒙求》，胡炳文集嘉言懿行，可为则效者，属对成文，以启导初学，名曰《纯正蒙求》。此数书，今世尚有其本而得采入《四库》中者，则惟《蒙求集注》、《纯正蒙求》。又有为诸家所著录而其书罕传者，则如《名物蒙求》、《三字蒙求》、《蒙求增注广韵》、《小说蒙求》，宋范镇《本朝蒙求》，胡宏《叙古蒙求》，孙应符《家塾蒙求》、《宗室蒙求》，宋舒津《蒙求》、《续蒙求》和《李翰林蒙求》之类是也。

文 选

唐初，李善与许淹、公孙罗并承江都曹宪为《文选》音训苍雅之学，而李注盛行于世，与颜师古《汉书注》并称。开元中，吕延祚复集吕延济、刘良、张诜、吕向、李周翰共为之注，与李氏注并行。然当时文士，如李匡乂作《资暇录》，邱光庭作《兼明书》，深斥五臣之谬远逊李氏之精核。夫淹通如李氏，其所未详者，且百有十四，亦可见此书之博奥，有未易沿讨者矣。唐、宋士人皆习此书，迨熙、丰间，王安石著《三经新义》颁于学宫，主司以之取士，于是以穿凿为能，以附会为工，而《选》学渐废。然而承学之士，代不乏人，精于是者，若洪氏迈、王氏应麟，皆有论辨，足以发明其旨趣。盖其书历久常新，故其学阅久弗替，后人虽有《广文选》、《续文选》等书，终不能与之争衡也。

安仪周

周芸皋观察《内自讼斋文集》载朝鲜安仪周事甚奇，其略云："仪周名岐，从贡使入都，偶于书肆见抄本书，不可句读，以数十钱购归，细玩之解，乃前人窖金地下，录其数与藏处，皆隐语。遍视京都，惟明国公屋宇房舍似之，即世所称大观园也。乃求见明公曰：'公日用以千万计，度支将不给，愿假金十万，不问所之，三年还报。'因指所坐室柱曰：'发此砖可得金如数。'公笑，命具畚闻，获如所言，遂付之去。至天津业盐，为商三年，还谒曰：'幸不辱命，息三倍。'公曰：'是亦不足供吾用，愿再为我谋。'曰："无已则假金百万。'公笑曰：'安得发地再得之？'仪周起，请遍观诸室，至寝门内曰：'是可得。"发而与之。乃至扬州为商，三年报曰：'倍之，俟公取用。"公曰：'其再经营之。'又十余年，仪周老，辞归国，公留与饮食，曰：'若异人，有异术。'曰：'非也，岐得异书，知藏金处，请为公尽言之。'因一一指其处。公曰'若不需耶？'曰：'此公物，天以与公者，仗公福，已得赢余，足自给，拜公赐矣。'仪周好宾客，济贫困，多豪举，富收藏，尽以书画归国，子孙留者为安氏。"观察谓仪周知物之有主，不妄取，而以力取其余，似有道者。余谓仪周躬自致富，而能施与不吝，崇尚风雅，诚足志也。

齐 名

韩、柳齐名而声气异，元、白齐名而志节殊，观其平时酬赠，惟事辞章，责善之风邈矣。

明 政

明多弊政：阁臣夺情，典礼替矣；廷臣予杖，刑章悖矣；厂臣侵权，名位紊矣。庄烈帝励精图治，不能改其失，此所以终不竟欤！

朝邑志

王阮亭谓韩五泉《朝邑志》与康对山《武功志》并称，先辈称为巨丽。今按：《朝邑志》字仅五千七百余，笔墨简古，洵为杰作。然名宦不载事实，选举不载年岁，失之太略。纪杨恭报复知县事，乃小丈夫所为，未免采择不精，未若《武功志》之简而能核也。

成仁取义

文信国公生于宋理宗端平三年丙申五月二日，死于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壬午十二月九日，得年四十有七。及第在理宗宝祐四年丙辰，年二十有一。《宋史》谓年二十，盖举成数言也。公与弟璧同举进士，后璧降元，公季弟璋亦仕于元。公狱中诗有云："三仁生死各有意，悠悠白日横苍烟。"又云："二郎已作门户谋，江南葬母麦满舟。不知何日归兄骨，狐死犹应正首邱。"又与嗣子升书有云："吾以备位将相，义不得不殉国，汝生父与汝叔，姑全身以全宗祀，惟忠惟孝，各行其志矣。"呜呼！成仁取义，何人不当勉为！乃同体之亲，异趋若此，公之所云，殆以事已至斯，且谊关骨肉，不得不尔，岂国而忘家之本志哉？

李太白濑水贞义女碑

李太白《溧阳濑水贞义女碑铭》，欧阳公《集古录》、

赵德甫《金石录》皆不著录，其文则见于《唐文粹》。考《史记·伍子胥传》，不志贞义女事，自太白详述之，而其事始显。夫子长世为史官，勤搜散失，顾于贞女佚之。因叹古今贤媛德茂行卓而湮没不传者，可胜数哉！太白诗冠有唐，文亦清俊迈俗。《文粹》所载凡二十篇，大率皆投赠登临之作，惟此文表扬幽光，体裁庄雅。昔曹娥孝行，得邯郸淳之碑而始著，而贞女奇节，亦恃太白之文而益彰。迄今过濑渚之旁，世远风微，遗徽寥寂，而抚览碑铭，诵"明明千秋，如月在水"之辞，犹令人遐溯英淑，悠然慨慕。文章之有裨世教，岂浅鲜欤？

知县承袭

知县有承袭为之者，国初，辽阳甫置县，下令能招百人往者官之。义乌陈达德率百人以应，授辽阳令。勤垦关，招商贾，兴文学，逾年，政化大行，卒于官。其子瞻远奉诏承袭，盖异数也。时为诸生，衰绖受职，踵父之故辙而循次成功，邑人感慕，为之立祠。历官常州同知。达德能诗，有《游灵鹫》句云："磬入岩松初地寂，龛生海月晚潮来。"

邝湛若

明南海邝湛若父子殉难事，《南疆绎史》不载。今参考诸书，录其遗事以补之。邝露，南海人。初生时，甘露降于庭槐，不饮母乳，有憨上人见之，曰："此天上玉麒麟，岂嗅人间乳气耶？"以露水调米汁饮之，因名露，字湛若。五岁，父命作甘露诗，应声而就。及长，工诸体书，学骑射。尝跨马，值南海令黄恭庭行幰，下骑弗及，黄怒拘之，御史梁森琅为请罪，弗释，遂亡命走广西。游岑、监诸土司，为瑶女执兵符者云亸娘书记，归撰《赤雅》一编。崇祯末，补诸生，学使以恭、宽、信、敏、惠校士，露五比为文，以真、行、篆、隶、八分五体书之，黜置五等，大笑弃去。纵游吴、楚、燕、赵，赋诗数百篇，才名大起。戊子，以荐擢中书舍人，庚寅，奉使还广州。会王师至，露与诸将死守，十阅月而城陷，幅巾抱琴而死。露好诙谐大言，汪洋自恣，以写其牢骚不平之气。所居海雪堂，环列古器，有二琴，一曰"南风"，宋理宗宫中物；一曰"绿绮台"，唐武德年制，明康陵御前所弹也。因贫，以所玩质子钱，二琴亦时出入质家。作《前后当票序》，有诗云："三河十上频炊玉，四壁无归尚典琴。"少尝师事阮大铖，洎阮罗织东林，乃贻书绝交，侃侃千言。子鸿，字剧孟，亦畸士。年二十余，能诗及击剑，丙戌之役，抗命不从，率北山义旅战于广州东郊，死之，赠锦衣千户。余谓湛若，奇人也。乃贻书绝交，守城死节，是奇而能协于正矣。世有以狂目之者，岂足见其真乎？

荆轲

《纲目》荆轲书盗，袁随园非之，其论甚辨。余谓轲既欲生劫秦王，当先量力之能否，力所不能为而冒昧行之，徒杀身湛族以速燕之亡，能毋贻笑于天下后世哉？窃谓《史记》所书刺客，当以荆轲为最下：当其待客未来，因太子丹之请，遂发怒不能姑待；且知秦舞阳之往而不反，而仍与偕行，谋之不慎，事安得成？

天禄识余

杭堇浦太史跋钱塘高江村侍郎士奇《天禄识余》云："不观《左传》注，妄谓经皇为冢前之阙。不观《汉书》注，妄引《后汉纪》以证太上皇之名。不观《水经》、《文选》两注，妄诧金虎冰井以实三台。不观《地理通释》，妄分两函谷关为秦、汉。'青云'二字，莆田周方叔以为有四解，乃遽以隐逸当之。'聚头扇'，已见之金章宗《词咏》（出《归潜志》）。乃谓元时高丽国始贡。银八两为流，本《汉书食货志》，乃引《集韵》以为创获。'八米卢郎'，见《齐》、《隋》两书，姚宽《丛语》云'关中语，岁以六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谷取米，取数之多也'，乃用元微之《八采诗》'成未伏卢'为证，是知一未知二也。"余观此书，有经书习见语，亦皆采入，其志冷僻之典，又多不标所出之书。至于舛误之处，亦不止此。如《十洲记》："汉武帝天汉二年，西国王献吉光毛裘，色黄，盖神马之类，入水，经日不沈，入火不燋。"乃谓"入水不濡"，又脱"入火不燋"句。《古今注》："荷花，一名水芝。"《酉阳杂俎》："湖目，莲子也。"乃谓"莲子，湖目。芡实，水芝"。"亲家"，见《后汉书应奉传》注，见于史者，始于《隋书房陵王勇传》，乃谓见《唐萧嵩传》。《仪礼士昏礼》云："日入三商为昏。"贾公彦疏云："商谓商量，是漏刻之名。"乃谓《周礼》："漏下三商为昏。"商，音滴。梁元帝《纂要》"日在未曰昳"，本《左传》昭五年杜注，乃以"昳"为"映"，而引王仲宣诗"山冈有余映"证之。于此见著述之不易也。

歇后语

宋吴幵《优古堂诗话》谓："友于"，见《南史》"刘湛友于素笃"，《北史》"李谧事兄尽友于之诚"，又陶渊明诗"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按："友于"二字，《后汉书》已有之，《吴弼传》："陛下隆于友于。"又《晋书·冯统传》："陛下友于之情甚笃。""色斯"，亦始于《后汉书·左雄传》："或色斯以求名。""赫斯"，始于《后汉书·曹节传》："发赫斯之怒。""贻厥"，始于《晋书·贾充传》赞。盖歇后语之滥觞也。

前汉丞相谥

前汉丞相四十五人，二十人无谥，平当、平晏父子为相，皆不得谥。至于王商之刚直而谥曰戾，张禹之奢淫而谥曰节，亦拂乎是非之正矣。

叠字

李易安《声声慢》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连叠七字，昔人称其造句新警。其源盖出于《尔雅·释训篇》，篇中自"明明"至"秩秩"，叠字凡一百四十四："殷殷茕茕"一段连叠十字，此千古创格，亦绝

世奇文也。

忍字

张公艺书“忍”字，即“不痴不聋，不为家翁”之意，似与“家人严威”之旨有殊。不知骨肉之间，以分相维，亦以情相接。故于大防宜谨，不得以玩肆致吝；而于小节宜宽，不可以操切生嫌。其义未尝相悖也。

杨守谦客

洪武初，教官给由至京，帝询民疾苦，岢岚吴从权、山阴张桓皆言：“臣职在训士，民事无所与。”帝怒曰：“宋胡瑗为苏、湖教授，其教兼经义治事；汉贾谊、董仲舒皆起田里，敷陈时务；唐马周不得亲见太宗，且教武臣言事。今既集朝堂，朕亲询问，俱无以对，志圣贤道者固如是乎？”命窜之边方。吴、张之对，盖为陈平“有主之者”一言所误。按：嘉靖时，俺答入寇保定，巡抚杨守谦率师入援，薄俺答营而阵，无后继不敢战。客有劝之战者，应曰：“周亚夫何人乎？”客曰：“公误矣，今日何得比汉法？”守谦不纳，竟以失误军机弃市。客之识，胜吴、张二人远矣。

五圣丹

癫狗、毒蛇咬人者多死，方书虽有治法，不甚著效，惟萧山韩氏所传五圣丹获效如神，救人不可胜数。韩氏惟制药施送，秘不传人，郑拙言司铎开化从其同寅汪睦斋学博世钤处得此方见示。汪喜录单方，制良药施人，此方得之于其至戚，乃自韩氏窃得者。汪按方制药以拯人，无不应手取效，因录之以广其传。

上号当门子（一钱）、梅花冰片（一钱）、火硝（三分）、上号腰面雄黄（一钱）、九制炉甘石（一钱）。

右药共研细末，男左女右，用竹挖耳，点近鼻处大眼角七次，隔一日再点七次，再隔一日又点七次，虽重伤者自愈。若犬咬至二十日外者不治；若用药后误吃羊肉，用药再治，迟至二十日外者，亦不治。宜忌羊肉发物四十九日。兼治痧症、闷死、时疫、伤寒、痧发不出者，亦用此药点眼角，男左女右。

方公祠

名宦建专祠，子孙亦得祔祀永世勿替者，天台方公祠其最著矣。公讳印，号朴庵，安徽桐城人。明弘治间，以孝廉知天台县，薄赋、省刑、劝农桑、治学校、抑豪奸，一切以真诚出之。为县九月卒，囊中仅余俸银八钱。僚佐、吏民为助棺殓，小民罢市相吊，寻入祀名宦祠。万历间，玄孙大镇巡按浙江，建祠，置田百余亩，属学宫收租，后渐为官役侵渔，祠宇芜圮。道光十二年，十一世孙传穟观察浙东，侦知其故，乃尽以其田属邑令，使择绅士之贤者司其事，岁登出入之数于官，纤悉必书，申之大府，著为定律。方氏子孙，阅数岁必至祠省视（以桐城县印文为凭，祠中给资斧钱六十千），由是堂宇崇焕，历久常新。祠中从祀者为公之玄孙大镇（浙江巡按）、九世孙观承（浙江巡抚）、观本（秀水知县）十世孙受畴（闽浙总督）、维甸（浙江巡抚）、十一世孙传穟（宁绍台道），盖皆官于浙者。

吴祭酒尺牍

钱塘吴谷人祭酒锡麒，官京师时，耽情《骚》、《雅》，不屑奔走权门，以故品望日高，而生计日薄。尝贻友人书云：“弟藏身人海，终日闭门，亦谓软红不到，而釜中鱼长，甑里尘生，几欲服却粒丹，行食气法，修到太虚真人地位。”又云：“自唱还云之曲，本拟有田可种，藉奉晨昏。无如饥来驱我，遂复入春明之梦。两年羁绊，一步不移。大抵生平好作冷人，天故以冷待之。破帐纸窗，索索然若时有西风吹到，不自知砭肌消骨也。”读之可想见清寒风味。

会试总裁五人

国朝会试总裁，惟顺治丁亥、己丑二科皆七人，其后或四人，或三人二人而已。道光己丑科，曹文正公奉命典试，以老病辞，上不允。时总裁已四人矣，特增一人，于是歙吴大司农椿以太常寺少卿典试，盖异数也。

学政三年六人

太湖李学士国杞，道光己丑馆选，癸巳大考，“马援讨交址论”，误书“址”作“趾”，列四等，罚俸二年。戊戌大考，《心共寒潭一片澄》诗，次联云：“双消观我相，一片励臣心。”御笔加圈，列一等第一名，由编修擢侍讲学士。己亥，督学浙江，关防告示有“年少登第，学识浅陋”之语。未几，御史萧山高枚参其宽纵，召至都，未及启程，即以瘵疾卒，年仅三十余。督学三年一更任，而自丁酉至庚子共易六人，前此所未有也。丁酉冬，华阳卓侍郎秉恬来，升总宪去；戊戌春，桐城姚侍郎元之来，升总宪去；己亥春，侯官廖侍郎鸿荃来，升总宪去；是夏，李继之；庚子春，江阴季正詹芝昌来，是秋以丁忧去；南海罗学士文俊来，在浙三年，最得士心。

题句镌竹

余姚吴蓉峰麟书官仁和训导，署有竹林小池，种花满园，终日讽咏其中，不问俗事。因题句镌竹，自述其乐趣云：“广文冷官，不理词讼。教授生徒，镇日闲空。有客入门，便衣迎送。散步竹林，随口吟讽。饮酒微醉，华胥一梦。睡起醒来，抱孙自弄。快活逍遥，卓异勿用。可笑神仙，苦修山洞。”

三世能诗

唐人三世能诗者：钱起，子徽、孙可复、可及、珝；柳公绰，子仲郢、孙璞、璧、珪、玭；章八元，子孝标、孙碣；卢氏则纶以下四世，才藻尤盛。本朝三世能诗：秀水朱竹垞太史彝尊，子昆田、孙稻孙为最著。

用民兴利

宋种世衡筑青涧城，初无水，穿井百五十尺至石，乃

曰:“能屑石一畚者,酬百钱。”居数日,及泉,民甚赖之。王明为鄢陵令,故事,有所献馈。明曰:“令不用钱,可人致数束薪刍水际,令欲得之。”得数十万,明取以筑堤,由是民无水患。明李中巡抚山东,岁歉,令民捕蝗者倍予谷,蝗绝而饥者济。陈幼学为确山知县,荒地多茂草,根深难垦,令民投牒者,必入草十斤,未几草尽,得沃田数百顷,悉以畀民。此皆得用民兴利之道者。唐代宗将幸华清宫,先命完葺,柳子华为修宫使,设棘围曰:“民有得华清宫瓦石材用,投围中,逾三日不还者死。”不终日,已山积矣。此则胁之以威,乃权宜之术矣。

汉书造语绝异

前、后《汉书》造语有绝异者,如《刑法志》云:“不祥莫大矣焉。”《燕剌王旦传》云:“其者寡人之不及与?”《东平宪王苍传》云:“岂况筑郭邑建都郛哉?”(“岂况”二字屡见,不及备引)《赵壹传》云:“三王亦又不同乐。”《宦者传论》云:“社稷故其为墟。”此等句法,后世罕或用之。

千里驹

“千里驹”之见于史者,汇载诸说部家,而徐氏《玉芝堂谈荟》、赵氏《陔余丛考》所记较多:汉刘德,魏曹休,晋傅咸、刘曜、苻朗,宋张敷,梁萧暎、王茂、任昉、袁昂、刘杳、丘仲孚、王规,北魏李伯尚、李孝伯、袁跃,北齐冯翊、王润、崔昂、元文遥,北周杜杲,隋张虔威,唐李鬲、李千里,宋赵子湎,辽耶律的琭,共二十五人。余为补四人,曰李景年(《十六国春秋前赵录》)、朱友伦(《旧五代史》)、赵犨(《旧五代史》)、张汝霖(《金史》。《鲁连子》有徐劫之弟子鲁仲连,年十二,号“千里驹”。黄山谷见其甥洪刍诗曰:“不意江南泽,产此千里驹。”此皆不见于史,而《陔余丛考》亦引之。又宋仁宗称刘永年为“刘氏千里驹”,见《宣和画谱》。晁无咎称晁咏之为“吾家千里驹”,见《曲洧旧闻》)。

有明一代至文

冯恩子行可《请代父死疏》、杨继盛妻张氏《请代夫死书》,皆有明一代至文也,虽暴戾之主阅之,当为释怒。乃行可赖通政使陈经人奏,恩得减死戍边。张氏书为严嵩所遏而继盛遂死,权奸之祸烈矣!

黄鹤楼联

湖北黄鹤楼联甚多,录其最著者:“一上高楼,缅当年江、汉风流,多少千秋人物;双持使节,喜此日荆、衡形势,纵横万里金汤。”(史贻直)“我去太匆匆,骑鹤仙人还送客;兹游殊恋恋,落梅时节且登楼。”(钱楷)“恨我到迟鹤已去,怪人来早诗先传。”“何时黄鹤重来?且自把金尊,看洲渚千年芳草;今日白云尚在,问谁吹玉笛?落江城五月梅花。”“一楼萃三楚精神,云鹤皆空残笛在;二水汇百川支派,古今无尽大江流。”“栏杆外滚滚波涛,任千古英雄,挽不住大江东去;窗户间堂堂日月,尽四时凭眺,几曾见黄鹤西来?”

西村集

明史明古鉴《西村集·吊内阁陈某》诗云:“何事先生早盖棺,薤歌声里路人叹。填门客散恩何在?负郭田多死亦安。盐海已无前日利,冰山谁障旧时寒。九原若见南阳李,为道罗生已复官。”按《明史·陈文传》言:“罗伦论李贤夺情,文内愧,阴助贤,益为时论所鄙。”又言:“既参大政,无所建明,朝退则引宾客故人置酒为曲宴。专务请属,遇睚眦怨必报,名节大丧。”此诗盖道其实也。

传神写照

“传神写照”,见于《晋书·顾恺之传》,后世谓之“行看子”,亦称“行乐图”。至今日而此风盛行,几于人各为图,竞出新意命名,求人题咏,甚至有空纸一幅,名曰“尸解图”以乞诗者,真愈出愈奇矣!

张少宗伯

镇洋汪少司空廷屿,以第三人及第。初名璇,补博士弟子员,学使桐城张少宗伯廷璐(张以第二人及第)。奇其文,曰:“他日名位不在吾下。”为易其名,且加“廷”字,欲引为昆弟行也。有相士之特识,兼有爱士之虚衷,江南人至今称之。

博古通今

袁随园宰江宁,城中韩姓女为风吹至铜井村,离城九十里,村氓次日送女还家。女已嫁东城李秀才子,李疑风无吹人九十里之理,必有奸约,控官退婚。袁晓之曰:“古有风吹女子至六千里者,汝知之乎?”李不信。取元郝文忠公《陵川集》示之曰:“郝公一代忠臣,岂肯作诓语者?第当年风吹吴门女,竟嫁宰相,恐汝子无福耳!”李读诗大喜,两家婚配如初。是知听讼者当博古也。汪龙庄大令官湖南时,宜章县寡妇郑宋氏无子,欲继亲侄郑观,族人谓观无兄弟,且父死,不宜后他人。宋诉县及州,越四年,诉本道,发汪关讯。汪曰:“观宜嗣宋无疑。孀妇立继,听其自择,昭穆相当,独子勿禁。《传》曰‘已孤不为人后’,谓不受命于所生父也,今例得出继,天子命之矣,又何讯焉?”因止宜章不传两造,援例详结。是知听讼者当通今也。

三圈手

东阳楼枚臣茂才梯霞,少负隽才,年十八病盲,犹健于文,与友朋斗艺,以指圈桌可立就,时人号曰“三圈手”。学使周春坊清原至金华,执卷求试曰:“某盲,艰于书,不艰于作,乞得书敏者二人,七艺当立成。”如其言,果然。又命作诗,冲口如应响,遂补博士弟子员。事属破格,人皆称楼之才,而尤颂学使之贤云。

临文不讳

昔人为祖与父作墓表家传,皆直书祖父之名,不假

他人填讳，当是临文不讳之义。近代名人，如全谢山太史集中《先公墓石盖文》，姚姬传比部集中《姚氏长岭阡表》皆然。明都穆《南濠诗话》亦书父讳，盖不欲泥避讳之说，致亲名不彰耳。

续名医类案

钱塘魏玉横之琇《续名医类案》六十卷，世无刊本，余从文澜阁借《四库》本录一部，凡六十六万八千余言，采取繁富，间有辨论，亦皆精当。玉横自述医案数十，其治病尤长于胁痛（肝燥）、胃脘痛（肝木上乘）、疝瘕等证。谓医家治此，每用香燥药，耗竭肝阴，往往初服小效，久则致死。乃自创一方，名一贯煎，统治胁痛、吞酸、吐酸、疝瘕及一切肝病，惟因痰饮者不宜。方用沙参、麦冬、地黄、归身、枸杞子、川楝子六味，出入加减投之，应如桴鼓。口苦燥者，加酒连尤捷。余仿其法，治此数证，获效甚神，特表其功用以告世之误用香燥药者。

卷　六

顾蒹塘诗

无锡顾蒹塘明府翰宰泾县有恩，廉洁自矢，后亏帑项被劾，邑民醵钱代偿，力拒之曰："吾宁获谴，不忍累吾民也。"既遣戍，怡然就道。著有《拜石山房诗钞》。《道出松陵绝句》云："短笛吹残倚柁楼，此身只合伴浮鸥。芦花也有江湖恨，一夜秋风已白头。"饶有风致。断句如《夏日田园》云："绿杨阴下缫车响，紫楝风中煮饼香。"《卧病》云："梦中得句全篇少，枕上怀人远道多。"皆可讽诵。

姚姬传比部诗

姚姬传比部以古文名天下，诗亦清俊可诵，如"地拥江声出，天横雨势来"、"雨歇群山响，春深万木齐"、"石壁凌江阁，风林隔浦船"，俱佳。姚与赵云松观察皆于嘉庆庚午重赴鹿鸣宴，赵绘为图，姚题诗云："敢道与君成二老，与逢此会亦千秋。"语亦婉妙。

朱立斋诗词

长兴朱立斋紫贵，司训杭州，诗名隆起。尝于温州道中得句云："沿街墙比竹篱短，贴水桥如板凳低。"惟亲历其境者，始知其佳。又有《诸将拟杜》诗云："元戎宠冠百僚班，共盼肤功指顾间。缓带轻裘羊太傅，围棋赌墅谢东山。马驮残月宵移帐，旗卷清风晓渡关。队队银刀人簇拥，错疑新破蔡州还。""潜师宵济费安排，谁遣多鱼漏泄来。烂额焦头新鬼大，短兵狭巷几人回。岂容小丑成坚壁，敢向危时议将才。赤手长鲸畴缚取，至今燐火有余哀。""寂寂兰陵破阵歌，运筹借箸定如何。空将并命怜盱眙，终冀安边有牧颇。犄角先同猿鹤化，苍黄转恨兕犀多。伏波横海登坛久，肯向雷池一步过。""翁洲消息断经年，岛屿波涛路渺然。风利争传黄盖舰，火攻竞报李苗船。果能志奋中流楫，自可功书幕府笺。烽燧未消忧水旱，何人筹及大农钱！""雪花消后杏花红，谁掣鲸鱼骇浪中。鼠目獐头膺上赏，鸡鸣狗盗奏奇功。亲贤授钺风云壮，巴、蜀飞符士马雄。不有捷书驰海甸，诸公何以答宸衷。"诗盖成于英夷陷宁波之后，旨深语警，独出冠时。词亦清俊，录二首。《买陂塘》（天寒岁暮，乡思无端。陈君筱初同此清况，谱是调奉柬。丁酉岁不尽九日，书于安阳学舍）词云："甚无端，水程山驿，天涯偏又萍寄。浮云富贵非吾愿，何况一官匏系！疏懒意，也不拟、飘零湖海求知己，闲愁唤起。正落叶堆门，残蕉贴牖，风雨响窗纸。同心侣，却有哦松隐吏。谁怜家世兰绮？青袍十载萧骚感，髩鬓寒毡滋味。春及矣，只愿逐、宾鸿北向成归计。栏杆自倚。算最是无情，桃花峻岭，乡路隔千里。"《台城路》（高大樗仙将赴南溪县尉之任，出《枫江话别图》索题，述此解，时己亥立夏后二日也）词云："大江东下君西上，天涯又萦离思。酒载吴船，诗编蜀道，三峡啼猿声里。清时宦味，尽官阁看山，了无尘事。曲水平桥，最怜挥手旧珂里。芙蓉塘畔甲第，记林泉选胜，容与文史。夜雨连床（谓令弟芾堂观察），春风进艇，我亦曾陪裙屐。零襟断袂，有如雪杨花，替人垂泪。待话相思，绿波传素鲤。"

小本书

小本挟书始于宋时，见戴埴《鼠璞》，近时坊间所刊尤多，且多讹字。道光庚戌年考试教习，诗题"山雨欲来风满楼"得"阳"字，乃许浑《咸阳城东楼》诗句也。小本书刊"咸"作"戊"，沿其讹而被黜者百余人。

姚文僖公

姚文僖公官内阁中书时，常至阁取历科状元殿试卷观之，日必书卷一本。嘉庆己未科，大魁天下，论者谓殿试卷字为本朝状元之冠。公秉性刚正，尝以事忤某协揆意，殿试时，某适阅卷，匿其卷他处。仁和孙补山相国士毅觅得之，必欲置之前列，谓："此卷写作俱佳，摈之何以服人？"某不得已，改置第九本，进呈御览，特拔第一。此固由于天定，而相国怜才之意亦可感也。公时艺绝高，初为广东主试（嘉庆庚申），所取文皆古淡，通榜无人登第。继为福建主试（辛酉），乃降格取之，遂有登第者。后为山东主试（丁卯），皆取才气发皇之作，登第者独多。自谓取士后盛于前，取文则前胜于后，常以为憾。

功在怨磨

明夏尚书原吉，治水吴中，民初不便，询诸父老，父老对曰："相公开河，功多怨多。千载之后，功在怨磨。"公断而行之，功施到今。本朝黎襄勤公世序治南河用碎石，栗恭勤公毓美治东河用砖（南河有石可采，东河无石，故以砖代），皆为众议所挠，两公毅然行之，遂以

成功。予谓凡举非常之事，鲜不致怨，惟有大识力者，乃能坚忍持之。然必有千载之利，始可排群议以成大功，若利不能及久远，而亦强民力为之，则悖矣。

钩 慝

《折狱龟鉴·钩慝门》载：王恭戍边，留牸牛六头于舅李璡家，养五年产犊三十头。恭还索牛，舅曰："牸牛二头已死，当还四头老牸，余非汝牛所生。"恭诉于县，县令裴子云以恭付狱，追盗牛贼李璡。璡皇怖而至，叱责曰："贼引汝同盗牛三十头，藏汝庄内。"璡不服。唤贼对辞，乃以布衫蒙头，立南墙下。璡急吐款云："三十头牛是外甥牸牛所生，非盗得也。"子云令除恭头布衫，璡惊曰："此是外甥。"子云曰："是即还牛，更欲何语？"复谓璡曰："五年养牛辛苦，特与五头，余并还恭。"闻者叹服。又载江阴令赵和（《唐阙史》作赵宏），咸通初审问淮阴民隐讳东邻赎契钱事，东阳令侯临追还他邑民寄姻家财产事，皆相类。又《金史·移剌斡里朵传》云："有农民避贼入保郡城，以钱三十千寄邻家。贼平索之，邻人不与。诉于县，县官以无契却之，乃诉于州。斡里朵阳怒械系之，捕其邻人，诘之曰：'汝邻人坐劫杀人，指汝同盗。'邻人大惧，始自陈有欺钱之隙，乃责归钱而释之。"其事亦相类。近世良吏仿此而著循声者不可胜数。亦有与此相反而蒙诟者。余戚江苏田某，以二千金予张某购丝，张不与丝而匿其金。田诉之郡邑吏不得直，乃控之大府。大府以无券不允，且加责焉，田发恨死，此咸丰四年事也。

叶馨陔先生

同邑明经叶馨陔先生绥祖，学识渊通，兼达世故。里有争竞者，以数语解纷，皆屈服。嗜酒，喜交游，每当良辰令节，招集朋好，酣饮忘疲，恒出新意为觞政以娱宾，入其座者，辄流连不能去。家素封，以是中落。晚岁授徒自给，心绪郁抑，年未及六十而卒。其自挽云："半生豪气销杯酒，垂老愁怀托砚田。"盖纪实也。先生于余为父辈姻，且比邻而居，幼尝侍谈宴，记其酒令数则。一字三笔而《四子书》中祗一见者：个（"若有个臣"）、勺（"一勺之多"）、弋（"弋不射宿"）。古钱四字备四声者：大泉五十、永通万国、天福镇宝、正德通宝。二物并称有奇耦之分者：冠履、钗环、领袖、杯箸、扁对。成语三字叠韵者：典浅显、轻清灵、皱透瘦、手柳酒。古人姓名三字同一韵者：田延年、高敖曹、王方庆、刘幽求。一字分两字而三字同在一韵者：虹、蟜、祺、祎、伸、谖、愔。

麈 史

王彦辅《麈史》谓："《诗》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者也，然花不及杏，果不及梨、橘，草不及蕙，木不及槐。《易》之象近取诸身，《爻辞》说卦，罔不该矣，而独不言眉与领。以余观之，若花之桂、棟、鞠，果之菱芰，草之蘅芷、葱、蒜、苔，木之枫、楠等，《诗》皆未之见。至《易》所不载者，如须、唇、肩、乳、脐等，亦未可悉数。又《尔雅·释鸟》不及鹤，《释虫》不及蝶。物类至繁，偶有遗焉，无足异也。

玩好不可溺

王思质忤贻严世蕃以《清明上河图》赝本，世蕃恨其有意绐己，假失机事致之死。程季白宝爱将乐石，构一轩藏之，董思白为题曰乐雪斋。后官中翰，为权贵邀取，不与，贾祸以死。玩好之不可溺也，岂独珠玉宝贿为然哉！

明 史

王尚书鸿绪《明史稿》三百十卷，《明史》定为三百三十二卷，并目录四卷，为三百三十六卷。本纪建文帝改称惠帝；列传据《元史》裕宗、睿宗之例，改称懿文太子为兴宗孝康皇帝，兴献皇帝为睿宗兴献皇帝，别为一卷；表增功臣、外戚；列传增阉党，周延儒、温体仁改入奸臣列传；本纪、列传俱增赞语；其余各有增减改易。总其成者，大学士张廷玉也。谨案：康熙十八年，诏修《明史》，召试彭孙遹等五十人入馆纂修。以纪载互异，考核未定，尚书奉勅纂修，于雍正元年藁缮进呈。二年，诏诸臣续葳其事。乾隆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明史》始告成，先后阅六十余年。视前代之剋期讫事、挂漏舛误者，相判天渊，洵足为一朝之信史也。

诗酒券

太仓王蓬心太守宸，以画作支酒票，嘉善黄霁青观察安涛，因求题图诗者之多，仿而行之，凡索诗，须以酒将意，名"诗酒券"。作歌纪之，有"彼以酒来我诗去，一纸公然作凭据"之句。

图作佛图

徐阮邻师宦成解组，以平生所历之境，绘图三十四幅，各以四字标题，首页曰《图作佛图》，自题赞曰："忽梦忽觉，独来独往。海阔天空，水流花放。万里行脚，十年折腰。青山鹤怨，白发虫雕。梯仙无技，搏鬼无力。视此牟尼，即心即佛。"

桐 乡

桐乡由崇德分县，始自明宣德五年。其名甚古，汉河东郡闻喜邑旧名桐乡，今为闻喜县，属山西绛州；庐江郡舒有桐乡，朱邑为吏即此地，今为舒城县，属安徽庐州府。

水 龙

救火之器，古惟水袋唧筒。顺治初，上海县唐氏得水龙之制于倭人，久而他处渐传其制。其行于天津县者，法尤善。城内外置水龙四十八，各隶以二百人，人皆土著，按期练习武力，无事仍安常业，有事则一呼毕至。盖即寓兵于此，而使之可守可战，远胜于召募流民

以捍卫者矣。

葛壮节公诗

葛壮节公绩学能诗，不愧儒将。佳句如《游赵氏园》云："生机三径草，风味半床书。"《夜登金山》云："鹤鸣山月悄，鼍吼海天空。"《商山遇雨》云："水声归壑健，雨气入林昏。"又《登第》诗云："事业人皆争一第，功名我自励千秋。"异日致命遂志，此语已为之兆矣。

刘　园

湖北武昌府城内刘园，乃明故藩遗址，在将台驿之东北，因山而构，建于乾隆癸丑岁，吴白华学使题曰霭园。通州刘纯斋太守锡嘏为作记，并题联云："挹朝爽西来，杯底岚光飞隔岸；望大江东去，檐前帆影度遥空。"园第一门西向，内僻地数亩，皆缭以垣，有祠祀花神，题联云："五百年为园主人，高台曲池，点缀江城如画里；十二月催花使者，和风甘雨，氤氲香国得春多。"北有茶社，榜曰"来鹤"，游人于此小憩。第二门东北隅南向，内有梅苔、鹤露山房、小天台、白华亭诸胜，俱在东偏；向西，小天台之西有佳山草堂，向南可望江景。入第三门，一小径，东有吸江、春草二亭。径尽有堂三楹向东，颜曰"一池秋水半房山"。堂东有池，池东有树，树阴环绕，凉意袭人，于此避暑最佳。堂之北，即主人内室。园不宏敞，而幽邃静逸，翛然尘外，洵为鄂州胜地。丁酉岁，余屡游焉，曾题诗云："一径穿云入，楼台漾碧虚。人为盘谷隐，地是辋川居。旧作藩王宅，今成处士庐。不胜怀古意，凭眺重踟躇。""莫负山林胜，幽踪且暂淹。江声走虚壁，岚气逼深檐。古砌蟠藤曲，疏篱引蔓纤。好诗扪石赏，写景韵重拈。"（吴白华学使有诗刻石）。

四代同堂

道光丁未科庶吉士伍肇龄，四川邛州人，年十七。曾祖时格、祖琨、父荣光皆存，四代同堂，一时传为盛事。

父为部民

归安张兰渚侍郎师诚抚闽时，兼摄闽浙总督事。其封翁在家，亲故往贺，翁曰："我不意作儿子部民，君何贺耶?"闻者传为佳话。

璞玉之喻

《孟子》璞玉之喻，盖本《左传》制锦数语，《战国策》王斗之言尺縠，魏牟之言尺帛，赵客之言买马，其命意略同，而遣辞各异，可悟文法之变。

叠字词

李易安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惨惨凄凄戚戚"，乔梦符效之作《天净沙》词云："莺莺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真真。事事风风韵韵。娇娇嫩嫩，停停当当人人。"叠字又增其半，然不若李之自然妥帖。大抵前人杰出之作，后人学之，鲜有能并美者。

齐少宗伯

天台齐息园少宗伯召南，由制科起家。乾隆癸亥，御试翰、詹诸臣，题为"竹泉春雨赋"，人皆不知为御画，宗伯作独称旨，特取一等一名，擢阁学。其赋天语褒奖，即写入御笔画卷之后，装潢成轴。宗伯因赋诗纪恩云："赋比相如定不如，却登玉轴五云书。武皇纵叹凌云笔，只听傍人诵《子虚》。"宗伯之从兄周华，性怪诡，为逆犯吕留良讼冤，锢刑部狱数年。乾隆元年恩赦出，至湖北为道士。子某迹至武当山，迎之归，年逾六十，乖僻如故。自作诗文，署地舆字，隐以配吕之天盖楼，宗伯戒之不听。会熊中丞至台，周华突出献书，有狂悖语，劾奏，置周华极典，宗伯坐是落职。

活人种竹

明嘉善孙贤良询善岐、黄术，医痊不受酬赠。惟种竹一枝于宅傍，久之成林。自题诗有"活人种竹不种杏"之句，雅韵高风，未易求之近世。

班马异同

元和蔡铁耕云《癖谈》六卷，详稽钱制源流，其论马、班异同最精。谓："《平准书》云：'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文如其重。'又云：'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曰'铸三铢钱'，既言其重矣，故曰'文如其重'。曰'识曰半两'，既言其文矣，故曰'重如其文'，史公一字不苟若此。《汉书》概作'重如其文'，便有不可通者，马、班优劣即此可定。"

陈太仆

陈勾山太仆，文章德业为世儒宗，典试分校，所得士皆天下英俊。其典湖北试也，书榜毕，监临范中丞灿谓公曰："楚有谚云'若要好，看黄、孝'，今黄冈、孝感中式人多，众所膺服。"后所取士张梦杨等五十三人，登甲榜者十之六七。是科落卷，公一一别其纯疵，明白批示。发卷后，下第士子多来求见，公指以要领，各得其意以去。有刘龙光者，闻公讲论，感激欣喜，至于泣下，次科联捷成进士，历官御史，终其身执弟子礼。公尝赋《书榜》诗曰："千枝烟桦欲烧空，淡墨先题后押红。要好由来看黄、孝，拔尤适得五人同。"（前五名皆黄冈、孝感县人）

禽　言

黄霁青观察《禽言诗引》谓江南春夏之交，有鸟绕村飞鸣，其音若"家家看火"，又若"割麦插禾"，江以北则曰"淮上好过"，山左人名之曰"短募把锄"，常山道中又称之曰"沙糖麦裹"，实同一鸟也。余按：此鸟即布谷，《尔雅》所谓"鳲鸠鴶鵴"者是也。《本草·释名》又有"阿公阿婆"、"脱却布裤"等音。陈造《布谷吟序》谓"人

以布谷为催耕，其声曰'脱了泼裤'，淮农传其言云'郭嫂打婆'，浙人解云'一百八个'者，以意测之"云云。吾乡蚕事方兴，闻此鸟之声，以为"扎山看火"，迨蚕事毕，则以为"家家好过"，盖不待易地，而其音且因时变易矣。

乌尔吉祭酒

蒙古乌尔吉氏时帆祭酒，文誉卓著，尤好奖掖后进，坛坫之盛，几与袁随园埒，而品望则过之。幼聪颖，七岁时，塾师以"马齿菜"命属对，以"鸡冠花"应。乾隆己亥、庚子，乡、会试连捷成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官终庶子。扬历清华阅二十余年，未尝与直省学政及乡、会典试分校之役。两试翰詹，并以三等左迁。盖祭酒雄于文而楷法不逮，故每试皆以此见绌。初名运昌，乾隆五十年迁庶子时命改名法式善。"法式善"者，国语"黾勉上进"也。

三殿五城

唐麟德殿有三面，故称三殿，亦曰三院。今京都五城，兼中、东、西、南、北而言，盖即此义。

聊斋志异

蒲氏松龄《聊斋志异》，流播海内，几于家有其书。相传渔洋山人爱重此书，欲以五百金购之，不能得。此说不足信。蒲氏书固雅令，然其描绘狐鬼，多属寓言，荒幻浮华，奚裨后学？视渔洋所著《香祖笔记》、《居易录》等书，足以扶翼风雅增益见闻者，体裁迥殊，而谓渔洋乃欲假以传耶？

宋四六

彭文勤公有《宋四六选》一书，又采诸家书为《宋四六话》，名篇杰句，美不胜书，兹录其为时传诵者。邓温伯《立哲宗为皇太子制》，首曰："父子一体也，惟立长可以图万世之安；国家大器也，惟建储可以系四海之望。"末云："离明震长，绵帝祚于亿年；解吉涣亨，洒天人于万宇。"洪景严《孝宗受禅赦文》云："凡今者发政施仁之目，皆得之问安视膳之余。"楼攻愧《光宗内禅诏书》云："虽丧纪自行于宫中，而礼文难示于天下。"陈正甫《保安赦文》云："朕寅畏以保邦，严恭而事帝。虽不明不敏，有惭四海望治之心，然无怠无荒，未始一毫从己之欲。"(能写出宁宗心事)苏子瞻《益州谢表》云："天地能覆载之，而不能容之于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于死中。"李伯玉为侍讲，误犯穆陵嫌名，上章自劾，有旨免罪，震卿为草《谢表》，有曰："讲学方新，聿陈古谊；临文不谨，误触嫌名。凛雷电之震惊，荷乾坤之涵育。臣若稽《虞典》，舜曰重华；载考《夏书》，禹称文命。如揭日月，不以山川。有耳目者皆知，岂齿牙之敢及！"又曰："姓所同，名所独，既重犯于严威；功惟重，罪惟轻，乃大恢于圣度。"萧翀峰登科岁，第一人本赵忠定公。故事，设科以待草茅士，凡豫属籍挂仕版者，当逊避。唱名日，升萧为榜首，《谢启》有云："豫飞龙之选，淮安论次以当先；无汗马之劳，鄮侯何功而居上？"(用宗室及萧家事)

未昏守贞

女子未嫁守贞，归震川以为非礼，作论辨之，后儒往往信其说，此一言而有乖名教者也，今以诸家之说正之。朱氏彝尊《原贞》云："自昏姻之礼废，而夫妇之道苦，民至有自献其身者矣。《蒙》之《蛊》曰：'见金夫，不有躬。'贞也者，后世之所难。虽过于礼焉，苟合乎从一之义，是则君子之所深取耳。曰：古者，女未庙见而死，不迁于祖，不祔于皇姑，归葬于女氏之党，示未成妇也，而况其未昏者乎！谓之从可乎？曰：夫妇之道，守之以恒，而始之以感。夫男女异室，无异火泽之相睽。自将之以行媒之言，信之以父母之命，委之以禽，纳之以纯帛，则犹山泽之通气，其感与之理已深，故曰男女睽而其志通也。因其所感，不以死生异其志，乃所谓恒其德也。《礼》：女子未许嫁而笄，燕则鬌首；许嫁笄而字，则为之缨，盖至嫁而后主人亲脱之。凡此者，明系属于人，所以养贞一也。则从之之义也。"武进刘文定公书《徐贞女事》云："历观古史所揭，独行、卓行诸传，为中人以下男子示砭者，不讳过情之节，岂一一规抚经训云乎哉？况女子哉！"仁和赵氏坦书《贞女张素云事》云："《礼·曾子问》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齐衰而吊，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注云：'斩衰往吊。'《礼经》之文如此。夫既葬而除者，以其未成昏也。斩衰而往吊者，存夫妇之义也。其不著明嫁与不嫁者，圣人固不以守义强人，亦不禁人弗为，殆欲人之自尽其道焉耳，此圣人之深心也。且许嫁之命，非出于父母乎？吾知守其初而已，吾何容心于其间也哉！"

箴

中岁自省，深愧言之不能谨，行之不能敦，学易荒而交易滥也，因作箴以自警。《言箴》云："言之甘欤？徒累己德；言之直欤？或遭憎嫉。将择人以抒诚，又患无知人之明。哲人缄口，今吾独否。负气自矜，逞才为能，曷由守朴以保身？"《行箴》云："百行之善，令闻未遽宣；一行之恶，已蒙厥愆。善恶之几，辨之宜审。稍纵即误，敢不凛凛！勿谓善蒙垢，可弛勤修；勿谓恶无损，致招悔尤。已往难追，后来当勉。早夜以思，孜孜实践。"《励学箴》云："人无贤愚，非学曷成？理无精粗，惟学乃明。譬彼嘉树，本固斯发。又如泉流，源远不竭。研嗜宜笃，造就乃深。古圣敬修，尚惜寸阴。矧余小子，敢逸豫以放心！噫嘻，岁月易逝，其肯为余待耶？今兹不力，得勿贻后之悔耶。"《慎交箴》云："哲人求友，必尚乎德。以义以信，是当取则。众人得朋，恒徇乎私。相优相狎，慎勿效之。亲贤远佞，为功匪易。在持厥守，兼扩其智。昔者君子，择交至精。结纳勿滥，切磋有成。今予小子，奈何不慎！观人无识，应物失正。

悦不若己，咎将日增。庶用告诫，尚其敬承。”

朱庄

杭州涌金门外西湖滨长丰山馆，俗名曰朱庄，朱彦甫中翰俊别业也。台榭明丽，花木幽深，中有搴云楼，揽全湖之胜，尤为登临佳境。荷池数亩，花时香气袭人，池旁有亭曰觚亭，中翰自为之记，题于壁。其辞曰：“亭在水木明瑟轩后，轩占山馆之胜，清流环匝，垒石为山，杂莳花木。左则重楼相望，而右构造此亭。戊戌冬落成，形半方，有两角而未名，高子高甫名之曰觚，余欣然应之曰：‘子之善为名，实获我心也！觚之始为酒器，与彝、尊、醆、斝异，于宫室曰觚棱，其形方而有角，盖峻厉廉隅，未尝不适于用。其或与时俯仰，如脂如韦，甚或破觚以为圜，觚哉觚哉，汩其真意。觚又兼简牍之义，将与客共登斯亭，琴樽间作，可操觚而赋之。抑觚之谐声为孤，予抱西河之痛有年矣，孤影孑立，与世寡谐，洵子之善为名，实获我心也夫！’辟地有亭，亭成有名，因亭之方有两角，而名有觚，皆物之后起而偶然者也。太虚为室，明月为牖，造物本无尽藏，将逍遥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与浑沌者游，则亦忘其为觚矣，而何有于此亭也与！道光己亥春正，长丰山民自记。”

咏史诗

南康谢蕴山中丞启昆《咏史七律》五百二十六首，琢炼名贵，自成一家。句如：“玉检封中呼万岁，金童海上引三山。”（汉武帝）“十载覃思《二京赋》，千秋绝唱《四愁篇》。”（张衡）“益州刺史三刀梦，建业将军百丈船。”（王浚）“学道卅年呼宰相，读书万卷作神仙。”（陶弘景）“朱三跋扈凄凉诏，郑五平章歇后诗。”（唐昭宗）属对工切，妙合自然，正不必以议论见长。吴谷人祭酒为作序云：“公事才闲，吟笺已设。一灯摇雨，如梦古人。万叶呼风，忽来好句。”恰能写当时吟趣也。

不系园

明季钱塘汪然明孝廉汝谦，啸傲湖山，制一舟名“不系园”，题诗云：“种种尘缘都谢却，老耽一舸水云间。”又作《不系园记》，其略云：“自有西湖，即有画舫。《武林旧事》艳传至今，其规至种种，不可考识矣。往见包观察始创楼船，余家季元继作洗妆台，玲珑宏敞，差足相敌。然别渚幽汀，多为双桥压水锁之，不得入。癸亥夏，偶得木兰一本斫而为舟，长六丈二尺，广五之一。入门数武，堪贮百壶，次进方丈，足布两席。曲藏斗室，可供卧吟，侧掩壁厨，俾收醉墨。出转为廊，廊升为台，台上张幔，花晨月夕，如乘彩霞而登碧落。若遇惊飙蹴浪，欹树平桥，则卸栏卷幔，犹然一蜻蜓艇耳。中置家僮二三擅红牙者，俾佐黄头以司茶酒。客来斯舟，可以御风，可以永夕，远追先辈之风流，近寓太平之清赏。陈眉公先生题曰‘不系园’，佳名胜事，传异日西湖一段佳话。岂必垒石凿沼围邱壑而私之，曰‘我园我园’也哉？黄参议汝亨为作《不系园约》，标以十二宜九忌。十二宜云：名流、高僧、知己、美人、妙香、洞箫、琴、清歌、名茶、名酒、淆不逾五簋、却驺从。九忌云：杀生、杂宾、作势轩冕、苛礼、童仆林立、俳优作剧、鼓吹喧填、强借、久借。”汪又有小艇曰“随喜庵”，曰“观叶”，曰“小团瓢”，曰“雨丝风片”。近日西湖船若“半湖春”、“摇碧斋”、“四壁花”、“宜春舫”、“十丈莲”、“烟水浮家”、“小天随”等，皆堪游憩，然如“不系园”之有廊有台，则未之见也。

葬会

浙西淹葬之风由来已久，国初德清唐灏儒先生举亲葬社，约吾邑张杨园先生履祥推广之。分八宗，宗八人，立宗首、宗副。凡社中有葬亲者，宗首、副传之各宗首、副，汇八宗吊仪人三星致葬家，八宗宗人之子俱会聚，即登社约曰：“某年、月、日，某人某亲已葬。”使未葬者惕然。以七年为期，过期不葬者不吊，所以示罚也。后又增一条：“八年葬者亦酬其半，以存厚也。”自后续行者少，淹葬之风仍然。道光辛丑年，吾里邱雨樵茂才青选复举葬会，纠同志四十人，于四月望日各赍钱五百赴会所，拈阄以定，应得之人，即予钱二十千为葬赀。如愿让他人先得，亦听其便。钱存公所，预备砖灰等物，不得携归。砖瓦等购自窑所，价视肆家特廉。岁推二人司其事。每岁人各出钱二千，给四人葬事。费不耗而事可久，其法最良。倡始于西栅，而东、南、北皆效行之。吾里善事孔多，此举为称首，诚能推而广之，使天下无不葬之亲，岂不美欤！其在穷乡窭人，或以用砖费大，则朱子白云葬法，价廉而工坚，最宜效法。世俗又有以糯米捣和沙灰，谓尤坚固可久，抑知暴殄天物，不可为训。湖州某方伯殁后，棺用沙方木，葬用糯米沙灰。迨其曾孙贫而无赖，窃发棺售之，遗骸暴弃。虽其孽不在用糯米一端，未始不因此增罪戾也。

陈殿撰诗

蕲水陈秋舫殿撰沆，工诗。时楚有寇氛，作诗贻友人云：“桃花破屋开残雪，燕子空坟语夕阳。”时皆传诵。

著述当自定

程篁墩词章负盛名，求其文者，多门下士代笔，殁后刊集，大半赝入，瑕瑜互见。吕新吾学业醇笃，其集为后人所编，俳谐笔墨，无不具载，为全书累。知文人著述，必当及身自定也。

斋号

南宋后始有斋号，而史传皆从略。志书系号，始于景定《严州志》。近日钱警石学博《海昌备志》从之，谓数十年来友朋相呼，俱以斋号，诗文著作，自署亦然，若竟略之，亦为失实。然斋号每出己意，字则命之亲长者多，诗文自署，究不当舍置也。

昭君诗

诗人之思，日出不穷，即如咏昭君者，唐、宋以来，

佳篇不少，近代更有翻新制胜者，略识所见于此。“天低海水西流处，独有琵琶堪唤语。断丝枯木本无情，犹胜人心百千许。”（胡稚威）“君王重信不重色，玉貌三千替不得。穹庐若使诏留行，金屋欢娱岂终极？一传祸水入后宫，燕燕尽啄皇孙空。自谋则过君谋忠，画工毋乃真国工。”（沈濂）“一辞宫阙出秦关，长得丹青识旧颜。为报君王休爱惜，汉家征戍几人还。”（颜光敏）“汉主曾闻杀画师，画师何足定妍媸。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刘廷献）“远嫁呼韩岂素期，请行似怨不逢时。出宫始觉君恩重，临去犹为斩画师。”（赵翼）“胭脂零落倍销魂，急雪严霜泣暗吞。敢向琵琶传怨语，至今青冢亦君恩。”（那彦成）“战骨填沙草不春，封侯命将漫纷纭。当时合把毛延寿，画作麟台第一勋。”（许宗彦）“无金赠延寿，妾自误平生。”（沈德潜）

玉泉雪水

高宗纯皇帝巡跸所至，制银斗，命内侍精量泉水。京师玉泉山之水斗重一两，塞上伊逊之水亦如之。其余诸水，济南珍珠重逾二厘，扬子江金山下中泠重逾三厘，惠山、虎跑各重逾四厘，平山重逾六厘，清凉山、白沙、虎丘及西山之碧云寺各重逾一分，遂定玉泉为第一，作《玉泉山天下第一泉记》。又量雪水，较玉泉轻三厘，遇佳雪必收取，以松实、梅英、佛手烹茶，谓之“三清”。尝于重华宫集廷臣及内廷翰林等联句，赋《三清茶》诗，天章昭焕，洵为升平韵事。

器　铭

器之有铭，由来远矣，见于历朝者不可悉数，兹择近人所作辞旨简质者录之。方望溪侍郎《砚铭》：“磨而不磷，静以守黑。”又《澄泥砚铭》：“甄之陶之久益坚，琢之磨之好且完，善而藏之德乃全。”钱竹汀宫詹《圆砚铭》：“怀孔之璧，守老之黑。”又《笔管铭》：“毋用汝锐，可以百岁。”纪文达公《截刀铭》：“当断则断，以齐不齐。利器在手，孰得而参差。”又《瓜砚铭》：“无用者半，益之以枝蔓。君子摛文，鉴于兹砚。”金冬心《缺角砚铭》：“头锐且秃，不修边幅，腹中有墨君所独。”梁山舟学士《自用砚铭》：“磨不磷，涅不淄，坚白之德吾所师。”又《小砚铭》：“不雕不琢，完尔太璞。”又《折叠扇铭》：“一阖一辟，造化在手。明月半规，清风满袖。”程易畴学博《小员砚铭》：“余能方弗能员，宜与而相周旋。”吴江周叔斗茂才梦台《印泥盒铭》：“红泥田，玉龙耕种垂蜿蜒，收令名，乃有年。”孙愈愚明经《笔铭》：“三寸管，一丈舌，慎持之，有鬼责。”嘉兴钱警石学博泰吉《印匣铭》：“保其名，在退藏，用之不轻终身臧。”杨至堂河督《砚铭》：“涅不缁，蕉叶白，知其白，守其黑，说心研虑介于石。”高伯平明经《朱砚铭》：“勘六籍，文字之益，惟中藏者赤。”余尝作《笔铭》云：“纯兮兼兮判厥品，朱兮墨兮视所近，勤习慎持，用无不宜。”又《墨铭》云：“色暗德馨，体刚坚而用文明。早夜研摩，以成我名。”

周文忠公

明周文忠公凤翔《遗集》七卷，其族孙源搜罗散坠，于嘉庆癸酉付梓。集中《论筹兵饷》略云：“摧锋陷阵则无兵，脱巾呼庚癸则多兵；杀贼攻城则士不力，唾有司背噪击戕道将则力。”又云：“夫此健儿，美衣食、饱妻孥、酣酒肉，皆四海之穷民，敲骨抽髓、鬻男嫁妇以供之者也。乃当敌而敌愈猖，剿寇而寇益溃。甚至调一大将援某地，不过以一二千人往，而又多浮额，一遇大敌，缩而自保。寇退，则割平人级以张功盖罪，掳掠饱飏而入，铙吹纷如矣。”指陈当时情事，切中其弊。公召对，尝陈：“吏速化则治不成，民重征则盗不息。”又尝《论学》曰：“学不可立党，立党则必争，奚能见道？昔朱、陆之辩，虚心求是也；今之辩朱、陆，私心求胜也，言愈多而道愈晦矣。”《论史》曰：“三代而后，汉与外戚共天下，唐与母后、宦官共天下，魏晋以下与膏粱子弟共天下，宋与奸臣共天下，元与宗族共天下。”赵氏吉士《续表忠记》备述之，称为名言。公尽节时，贻父母书云：“国君死社稷，臣子无不死君上之理，况男忝列从臣，官居讲职乎！父母生育教诲以有今日，男幸不亏辱此身贻两大人羞。男事毕矣，罔极之恩，无以为报，矢之来生，万祈珍调康茂，勿以男为念 。日晷已促，不得尽言。”读此，知当日贰臣有以亲在为解者，皆无所逃罪矣。

沈又希先生

秀水沈又希先生范孙，为文高古不近俗，年七十犹应秋试，迄不获一第。尝诲其孙莲溪观察濂曰：“我困踬极矣，汝兄弟取科名必易。虽然，所望于汝曹在品学之醇邃，科名尚在所后。”生平喜为诗，客游四方，一时名士皆推重之。尤与山阴童二树山人钰相契，二树写梅花于雪香斋，友人方辂悬诸斋壁，时正苦寒，百虫尽蛰，忽有一蜂徘徊帧上，绕花不去，先生作歌纪之，有云：“雪湖画梅蜂食须（明刘雪湖画梅寺壁，蜂食其须殆尽，见王遂东《雪湖梅谱序》），树翁画梅蜂绕株。遥遥相去二百载，淋漓大笔同沾濡。”凡六叠韵，而二树叠韵至百篇，一时传为美谈。

钱景颜先生

嘉兴钱景颜先生复，由县丞官至大兴县知县，每举苏文忠公“遇民如儿，吏如奴”语而申之曰：“民果不良，亦奴也；吏果良，亦儿也。然大势吏强而民弱，吏黠而民愚，故每事必持以平。”胥役相与语曰：“曩者百姓畏吾侪，今吾侪反畏百姓矣。”听讼必令两造各言是非，于愤争时伺其隙，徐出一言而决。尝曰：“家人诟谇，不悉其颠末，尚难定曲直，况小民见官长多畏葸，更加以声势，使不能言，何以听焉？”两造具服，即判牍尾，俾堂上审视。其不识字者，吏朗诵使闻。曰：“稍缓则弊生矣。”以是所至无留狱。先生之子警石学博，以文学昌其家，孙曾济美，其食报远矣。

吴小宋大令

仁和吴小宋大令章祁，以名孝廉宰蜀之蓬溪县，视民事如家事，尤以振文风、端士习为先务。尝曰："邑宰于民最亲，于士为尤近，接以礼，联以情，孚以推诚相与之心，动以束脩自爱之念，未有不乐于为善者。不此之务，而徒咎士风之不醇，可乎？"以故终其任，士无干文网者。在官三年，以劳瘁卒。邑人感其惠，建祠奉祀，纪以联曰："修其孝弟忠信，可使制梃，故曰仁者无敌；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此以没世不忘。"

武昌府署联

湖北武昌府署联，惟周太守廷绶所撰最佳，云："十城表率，九郡先驱，亿万姓属目相看，刑赏惟求孚众志；廿载司曹，一麾出守，二千石仔肩孔巨，清勤不敢负家声。"词致稳惬可诵。

疏用呜呼语

《明史·吴廷举传》："巡抚应天诸府。改南京工部尚书，辞不拜，称疾乞休。帝慰留。已，复辞，且引白居易、张咏诗，语多诙谐，中复用呜呼字。帝怒，以廷举怨望无人臣礼，勒致仕。"其疏载集中，有云："亲友劝臣治任，每诵白居易'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之诗；寮吏止臣辞官，辄举张咏'幸得太平无一事，江南闲煞老尚书'之句。"又云："比无官守，将近先庐，沿途访药寻医，已至吴头楚尾。东湖路近，难忘水木之心；西广云深，益动首丘之念。罪深渤海，事闻不待报而行；身等鸥鸿，路尽失所归为恐。呜呼！零灰久冷，焰岂复燃！老马已疲，齿无复壮，古今一道也。而日暮途远，老病之人，又复夜行冥走，以饵虎狼之口，以葬万仞之渊，此岂人情所愿有哉！臣言至此，肝胆毕陈，危苦尽露矣。"夫奏章体宜庄重，而疏慢若此，其获谴也亦宜。

金元玉

明上元诸生金元玉琮，酷嗜学书，寒暑无间。每夜作书，以五寸长烛为度，烛尽而止。王百谷谓詹仲得赵承旨之皮，陆文裕得赵承旨之骨，惟元玉能得其髓。文徵仲好收元玉书迹，都一箧贮之，名曰"积玉"，其为名流赏重如此。可知业未有不勤而后能传者。世之士夫，耽生前之逸乐，欲冀身后之声名，妄矣。

海忠介公

《松江府志》载隆庆初，开吴松江久无功，及海忠介至，吏请为行署于江之北岸，公素俭朴，而命择所居务深邃，人卒不解。诘旦，略出巡视，即召二千户一主簿入，数其不职，斩之，席藁埋厅事后。万众骇愕，并力疏凿，阅月而毕。而三人故无恙，发其所埋，悉是大豕。按《明史》称忠介秉刚劲之性，戆直自遂，似未必用此权术，况以豕易人，岂无人见，而能令万众骇愕耶？疑志所载不实耳。

水仙

伍子胥、屈原、孙恩、陶岘，皆有"水仙"之称，五代徐钓者亦称"水仙"，杭州西湖又有水仙王祠，仙而称王尤奇。

猴经

药物中有猴经，乃牝猴天癸，治妇女经闭神效。李心衡《金川琐记》云："独松汛之正地沟，山高菁密，岩洞中猿猱充仞。土人攀悬而上，寻取所谓猴经者，赴肆贸易，多至百斤。"此可以补诸家本草之阙。

传胪

往时会试在二月，乾隆十年，始展限三月，以待春温。往时会试揭晓后，例以磨勘需日，于五月五日殿试，初十日传胪。乾隆辛巳年，高宗纯皇帝念多士守候时久，命速行磨勘，更期四月二十一日殿试，二十五日传胪。此后遂为定例。殿试后，阅卷大臣拟列甲第名次，进呈钦定，于二十四日先拆前十卷，按名引见，名曰小传胪。传胪之日，诸进士有不到者，小传胪之日，则无敢不到，恐名在十卷中，传宣匆遽，不及趋赴而获咎也。

汪太史

钱塘汪韩门太史师韩，雍正癸丑进士。早岁工诗，中年罢官后，一意穷经，著述宏富。初入词馆习国书，赋《龙书五十韵》，李穆堂学士绂见之叹异，携其诗入八旗志书馆，馆中见者多不知其辞所自出。学士曰："吾尚有不知者，何况君辈！"由是名益著。兹录其诗中间十韵，并自注于此。"垂训肇龙兴（天命间，制清书），承基缵奕世。自两文成来（榜式大海、额尔德宜俱谥文成），词臣所专肄。经大义微言，史编年纪事。各各穷干枝，往往破疑贰。综博定清文，了焉宝鉴对（《清文鉴》凡二十一卷，分三十六部二百八十类）。纲领三十余，毛目二百类。蚁磨运左旋，龙宾呼十二。弩礮昉形模，点围循位置（清书乃修饰蒙古字而成，惟加点与圈与变用捺法，见雍正间御纂《庭训格言》）。四声该仄平，万物括开闭。约之宗谐声，衍之蕴六义。"太史论诗谓："习俗所尚，曰轻，曰脆，曰新，曰巧，而余之意，则在不轻而重、不脆而坚、不新而旧、不巧而浑。"窃谓近人学诗，皆沿袁随园流弊，此言可救其失。

鲁云崖大令

江西新城鲁云崖大令成龙，莅政勤敏，暇即观史，以为此有用之学，足裨吏治。宰怀柔时，土瘠人满，旗、民杂处，食常不足，且多火灾。乃劝民积谷，每二十五里设仓一所，而荒歉有备。其救火之法，则设为木筹，每火起，辄携至火所，令民运水，互相救应。运水一次给一筹，火止缴筹，因其多寡而予之钱，邻里不相救者有罚。自是怀柔火不能灾。

皇甫养亭先生诗

同里皇甫养亭先生檟，绩学能文，兼工吟咏。与秋畦公交好，尝有题公诗稿绝句云："晕碧裁红几幅笺，清吟流播五湖船。林泉高致诗如画，著色丹青赵大年。""我亦耽诗读郑笺，只今般若未登船。平生自笑如潘纬，古镜工夫枉费年。"

西 湖

天下西湖三十有六，惟杭州最著。福建福州府亦有西湖，朱子集中《西湖》诗云"湖光尽处天容阔"，其起句云"越王城下水融融"，对句云"潮信来时海气通"，乃闽之西湖也。道光戊子年，浙闱主司以此句命题，盖误以为浙之西湖诗也。

罗汉像

西湖云林寺、净慈寺皆有五百罗汉塑像，圣因寺有贯休十六罗汉像石刻，昭庆寺又有象山金贞女绣幡五百罗汉像。贞女许字同邑黄氏，未嫁而夫卒，闻讣奔丧，入门守节。于事舅抚嗣之外，手绣此幡，寒暑无间者十余年而后成，苦心坚操，弥足重也。

童二树画梅

童二树画梅少粉本，时于月下濡翰，纵横欹侧，皆成妙画，故所绘无一复者。铅山蒋心馀太史士铨见童画梅，寄以诗云："我不识君见君画，每对梅花身下拜。"幼时，友人刘凤冈梦童化为梅二树，因以为号。生平题画诗往往奇验，尝元旦为周进士世绩题画，有"第一朝开第一花"之句，是年周发解。汤容熠有仆僮乞画藕，因题诗曰："具此清净姿，何为乎泥中？"僮数日殇。

孟子外书

《史记》谓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风俗通》则谓孟子受业于子思，而《孟子外书》又谓孟子学于子思之子子上。此书乃后人纂辑诸书而成，其说有与《孟子》异者，如陈仲子卒，孟子诔之曰："吁嗟仲子！廉洁以保贞兮，求名而得名兮。数齐国之高士，舍仲子其谁称兮。惟山高而水流，千古一于陵兮。吁嗟仲子！名长存兮，可慰于九泉兮。"夫孟子方以仲子为"乌能廉"，安肯称之如此？辞亦浅易不类。

百家唐诗夷坚志

王介甫选《百家唐诗》，当删取时，用纸帖出付笔吏，吏惮于誊录，易以四韵或二韵诗，王不复再视，故所选不皆佳。洪景卢撰《夷坚志》，急于成书，妄人多取《太平广记》中事，改窜首尾，别为名字以投之，径以入录，致为后人所訾。甚矣！著述不可假手于人也。

明伦堂联

学宫明伦堂联，遂宁张文端公鹏翮所题最为堂皇博大："先圣道并乾坤，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皇教同尧舜，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

小山词钞

宋晏叔原几道《小山词钞》一卷补钞一卷，其裔孙仪征彤甫廉访端书从《钦定历代诗余》及《四库全书·小山词》录出刊行。黄山谷序，称叔原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而不肯一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饥寒，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是叔原之为人，正自异于流俗，不第以绮语称矣。其《长相思》一阕，语浅情真，尤为集中别调："长相思，长相思，若问相思甚了期，除非相见时。长相思，长相思，欲把相思说似谁，浅情人不知。"

瓴甋录

台郡近多古砖，宋心芝学博嗜之成癖，自吴建衡以下迄于明，搜罗三百余种，编次成集，详为考证，颜曰《瓴甋录》。冯柳东教授题诗云："荒草秋坟世代遥，赤城山下晚萧萧。残砖零落千年字，一片苔花认六朝。""遗篆荒凉佛窟山，南朝太尉手书传（宋曹太尉勋墓砖乃其手书，今已出土）。永和故事分明在，访古来寻癸丑砖。"（台州有"永和九年岁癸"砖）。余亦题其后云："荟萃遗文手自编，标题远溯建衡年。从知汉瓦秦碑外，别有千秋翰墨缘。""墓门荒草碧迢迢，劫火沈沦阅几朝？重与品题传姓氏，九原遗恨可应销。"宋工书，兼精篆刻。曾司训乐清县，不久即告归，杜门谢客，著书自乐，识者高之。

藕湖泛月图

舅氏家笠泽之藕湖，嘉庆丙子迄己卯，余从舅氏周厦松先生森游读书湖上，时与诸表兄弟放舟湖中，吟赏忘倦。道光甲午，表兄周铁霞舍人士炯绘《藕湖泛月图》属题，尘事牵率，未有以应。丁酉冬，自楚改官归，卜宅于笠泽东偏，距湖三百余武，过从频数，抚景兴怀，谱《金缕曲》以践前诺。云："斗鸭栏边路，尽诗人、烟波啸傲，放怀朝暮。弹指番风催信早，一夜红英遍吐。又咏就、搴芳新句。画舫沿流忘远近，看娟娟纤魄遥峰露，香雾外，曳柔橹。频年浪迹抛吟侣，想姮娥，多应笑我，抗尘何苦？千里扁舟寻旧约，重访画中林坞。傍水国、移家小住。三五凉辉邀共醉，待更阑便宿花深处，清梦稳，狎鸥鹭。"

赋重发端

试赋最重发端，唐、宋人所作，流播艺林者，如裴晋公《铸剑戟为农器赋》："皇帝嗣位之十三载，寰海镜清，方隅砥平。驱域中尽归力穑，示天下不复用兵。"白香山《性习相远近赋》："噫！下自人，上达君，咸德以慎立，而性由习分。"韦彖《画狗马难为功赋》："有丹青二人，一则矜能于狗马，一则夸妙于鬼神。"李程《日五色

赋》:"德动天鉴,祥开日华。"陈佑平《权衡赋》:"俾民不迷,兹器维则。"贾悚《蜘蛛赋》:"凉风起兮秋初,步檐宇兮踌躇。"黄滔《秋色赋》:"白帝承乾,乾坤悄然。"郑獬《圜丘象天赋》:"礼大必简,丘圜自然。"宋祁《王畿千里赋》:"测圭于地,考极于天。风雨之所交者,道里之必均焉。"陈元裕《大椿八千岁为春秋赋》:"物数有极,椿龄独长。以岁历八千之久,成春秋二序之常。"熊元君《人成天地之化赋》:"物产于地,形钟自天。赖人君之有作,成化工之未全。"此类不可悉数。近代名作,虽未能上追古人,其见称于世者,亦可约举焉。吴祭酒锡麒《秋声赋》:"迥野千里,危楼一角。油灯欲昏,酒梦初觉。起古愁于虚空,荡余心于眇邈。并万族之可怜,激寒吹以相扑。"蔡明经寿昌《白桃花赋》:"竹外水滨,春风写神。呼之欲出,此中有人。"赵霖召《伯埭赋》:"路过芜城,当川原静处以凝望,见古埭萧然而寄情。"邵堂《蓼花赋》:"白蘋洲外,黄叶村边。鱼梁浅水,古渡寒天。轻阴阁雨,远树梳烟。四围空阔,一派鲜妍。"蒋念晋《春山如笑赋》:"林岚景色,翰墨神仙。山光镜里,人面春前。"韦光黻《西山探梅赋》:"余寒犹峭,众芳未妍。关心昨夜,惜别经年。东崦西崦之路,欲雪未雪之天。逗韶光于岁暮,识芳信于春先。"顾成俊《桃花源赋》:"花坞兮沈沈,隔红尘兮碧岑。"张炳《菊花枕赋》:"积秋一囊,缄香万片。睡味能甘,澹格逾绚。"

汉 唐

汉之衰也,何进召董卓以速祸;唐之衰也,萧遘召朱玫而致乱。是以圣人御宇,博选辅弼之彦,而谋必佥同;厚集宿卫之兵,而权必独揽也。

宋石经

宋高宗御书《石经》,今在杭州府学大成门外两廊壁中,《曝书亭集》谓"左则《易》二、《书》六、《诗》十有二,《礼》向有《学记》、《经解》、《中庸》、《儒行》、《大学》五篇,今惟《中庸》片石;右则《春秋左氏传》四十八碑,阙其首卷,通计八十七碑,非足本矣。秦桧一跋,吴讷椎碎"云云。以余考之:左《易》二、《书》七、《诗》十、《中庸》一、《论语》七、《孟子》十一;右《春秋左氏传》四十八,通计八十六碑。秦桧跋刊在《诗经》碑尾者尚存,楷法遒整,宛似思陵。乃其人既遗臭后世,则翰墨亦为儒林所羞称,虽字画端好,适为此碑之玷耳。

浙闱号舍

吾浙闱中号舍,按《千字文》字排次,祥代天,翼代羽,协代竭,元、黄、洪、荒、盈、昃、火、帝、人、皇、吊、民、伐、罪、毁、伤、难、量、墨、悲、作、圣、空、谷、祸、因、恶、积、君二十九字皆不用。东文场祥至器八十七字(祥、宇、日、辰、列、寒、暑、秋、冬、开、成、律、调、云、致、露、为、金、丽、玉、昆、剑、巨、珠、夜、果、李、菜、芥、海、河、鳞、翼、龙、鸟、始、文、乃、衣、推、让、有、陶、周、商、坐、问、垂、平、爱、黎、臣、戎、遐、壹、率、归、鸣、在、白、食、化、草、赖、万、盖、身、四、五、恭、鞠、岂、女、贞、男、才、知、必、得、莫、罔、彼、靡、己、信、可、器)。西文场地至覆八十六字(地、宙、月、宿、张、来、往、收、藏、余、岁、吕、阳、腾、雨、结、霜、生、水、出、冈、号、阙、称、光、珍、柰、重、姜、咸、淡、潜、翔、师、官、制、字、服、裳、位、国、虞、唐、发、汤、朝、道、拱、章、育、首、伏、羌、迩、体、宾、王、凤、竹、驹、场、被、木、及、方、此、发、大、常、惟、养、敢、慕、烈、效、良、过、改、能、忘、谈、短、恃、长、使、覆)。仪门傍东夹道丝至习十三字(丝、诗、羔、景、维、克、德、名、形、表、传、虚、习)。西夹道欲至资二十七字(欲、染、赞、羊、行、贤、念、建、立、端、正、声、堂、听、福、缘、善、庆、尺、璧、非、宝、寸、阴、是、竞、资)。皆自北而南;至公堂傍西夹道父至温二十一字(父、事、日、严、与、敬、孝、当、协、力、忠、则、尽、命、临、深、履、薄、夙、兴、温)。独自南而北。计共二百三十四字,共号舍一万二千三十间。每科应试人数,多则一万二千余,少则不及一万,以故录遗,鲜有摈弃者。明初,棘闱与杭郡庠相连。天顺间,守臣奏士子屡有作弊,改于城东废仓地。旧用木舍,万历四十年,御史李邦华易以砖,永绝火患。号同向为泥道,嘉庆九年,阮文达公为巡抚,甃之以石。往时号舍一万余间,人数多时添设厂号,不免风雨漂摇之苦。道光初,郑梦白中丞与当道创议捐资,扩增千余间,自是士子始咸得所焉。

三字经

童蒙所诵《三字经》,相传为王伯厚作,此流俗之说也。周公时无《六经》之名,不当云"著《六经》"。大、小戴《礼记》乃大、小戴所撰,不当云"注《礼记》"。《困学纪闻》尊蜀而抑魏,其所叙述,蜀先于魏,亦不当云"魏蜀吴,争汉鼎"。经史之大者,疏舛若此,其他可无论矣。

任昭才

阮文达公记任昭才云:"昭才,鄞人。善泅海,余抚浙治水师时,募用之。昭才入海底,能数时之久,数十里之远。余所获安南大铜炮,重二千余斤,兵船载之,遭飓沉于温州三盘海底,深二十丈,不可起,命昭才往图之。昭才用八船分为二番:一番四船,空其中;一番四船,满载碎石。自引八巨绳入海底,系沉船之四隅,以四绳末系四石船为一番,系既定,乃掇其石入第二番之空船,是石船变为空船,浮起者数尺矣。复以二番四绳之末,系二番之石船,掇石入第一番空船,是浮起者又数尺矣。如此数十番,数日之久,船与炮毕升于水面矣。余擢昭才为武弁,以病卒于官。"按:宋费衮《梁溪漫志》云:"河中府浮梁,用铁牛八维之,一牛且数万斤。治平中,水暴涨绝梁,牵牛没于河,募能出之者。真定府僧怀丙以二大舟实土,夹牛维之,用大木为权衡状钩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转运使张焘以闻,赐以紫衣。"昭才之计,正与此同,其力尤不可及,惜遽卒,未得显用于时。

教 子

明代女子工科举之文者，惟孙忠烈公子文恪公继室杨文俪，仁和工部员外郎杨应獬之女也。教子成进士者四人，铣、𬭚皆尚书，铤侍郎，錝太仆卿。史载铣主大计，力杜请谒，以言不见用，累疏引退，卒谥清简。尝曰："大臣不合，惟当引去。否则有职业在，谨自守足矣。"𬭚为吏部考功文选郎，澄清铨法。掌南枢时矿使横出，妖人噪众为乱，𬭚请重典治之。逻卒四出，给事、御史交劾𬭚滥杀，𬭚乃三疏求去。然𬭚去，妖党竟蔓延十余年，致烦王师。兄弟之志节经济，卓卓可称，知其禀承母教者，不独在文章矣。

戴石屏诗

戴石屏诗："春水渡傍渡，夕阳山外山。"明徐巨源世溥效其体云："羁旅客中客，乱离身后身。"盖易写景为写情也。唐僧澹交《写真》诗云："已是梦中梦，更逢身外身。"以活句作对，其体稍异。

从 祀

朱竹垞太史《孔子弟子考》著录九十八人，从祀者七十九人。从祀崇圣祠者二人：颜子无繇、曾子点。尚有十七人不在从祀之列：薛邦、申续、申棠、公伯寮、廉瑀、孺悲、公罔之裘、序点、仲孙何忌、仲孙说、孔璇、惠叔兰、常季、子服何、宾牟贾、鞠语、颜涿聚。窃谓公伯寮得罪圣门，自应见黜，此外似当陈请补入。

逸民列传

《后汉书·逸民列传》："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许人也。"陶靖节《五柳先生传》仿用之，《北史》用此语尤多。

明代县令

卢少楩楠忤县令蒋某，蒋假役夫压死事，捕卢，论死，破其家，赖谢茂秦入京师白其冤，系狱十五年得释。冯已苍舒以议赋役事，触县令瞿四达，遂以他事罗织下冯狱，未几死狱中。明季县令威权乃若是！

王节愍公

钱塘王节愍公道焜，《明史》附《朱大典传》后，其详见于陈勋所作小传。云："乙酉，王师南下，子孝廉均，勒名仕籍，公曰：'甲申之难，余可以死而不死，将有所为也。今家亡国破，我父子世受国恩，死且晚矣。尔死则尚有老母在，我死则汝可以有辞，是我一死而上报君父之恩，下全母子之谊，复何恨！'遂自经死。均为童子时，割股以疗母。公没，事后母色养备至，穷老江乡，终身不仕。忠臣孝子，一门盛事，人犹以为天之报施善人何其穷阨如此。呜呼！自此论出，宜其士气丧、人心坏，士大夫蝇营鼠窃，败名教而颓风俗，岂细故哉！"陈氏此论，不徒为节愍父子表微，且可激励千古之人心，特志之。

屠太守

杭州屠琴坞太守倬，好蓄奇石，有异品三十六枚，各署以名：泰阶符、太古雪、紫云回、岭上晴云、天风海涛、烟江叠嶂、小剑阁、九叠屏风、一寸楼台、玉女窗、寿者相、紫衣定僧、半面钟馗、渔丈人、铜仙佩、米家砚山、玉浮图、珊瑚网、玉镜、柘枝舞、捣药杵、百结连环、青芝、玉井莲、半段松、丁倒莲房、束笋、飞龙骨、蜡凤凰、玉辟邪、雾豹、角鹰、戏鸿、江天一雁、子母鸡、海月。太守自作《三十六峰图》，同时名流题咏殆遍。太守初以县令居忧，甫服阕，特旨授袁州知府，不一月调九江，越七载病殁。盖居忧时已病，寓居维扬，竟不能之官。尝有句云："头衔已署五湖长，遥领匡庐又一年。"比殁，齐太令彦槐挽以联云："一病负殊恩，九派沧江怀太守；十年成大觉，二分明月吊诗人。"

集字联

集字始于东坡之集《归去来辞》，近时人多集《兰亭序》字作楹帖，如："室有山林乐，人同天地春。""惠日朗虚室，清风怀古人。""目揽九流修向《录》，情游万古得彭年。""一人知己亦已足，毕世自修无尽期。""室因抱水随其曲，竹为观山不放长。""风人所咏托于古，静者之怀和若春。""与世不言人所短，临文期集古之长。""得趣在形骸以外，娱怀于天地之初。"皆得雅人深致。三韩马朗山观察慧裕，尝集《兰亭序》字联语成编刊行，摘录于此："永怀当世盛，所乐在人和。""当大人之事，听贤者所言。""坐山林以终日，观天地之大文。""毕世修为尝在己，一生遇合尽由天。""无事在怀为极乐，有长可取不虚生。""人品既为时所仰，天怀尝与古相期。""清品犹兰，虚怀契竹；朗抱若水，和气当春。"医家联云："能修其事同良相，得遇斯人自永年。"又摘录其集《洛神十三行》字联云："侣畴交以信，诗礼志从先。""人无信不足，言是心之声。""言诗明素志，抗礼接欢颜。""神清悦我志，辞达解人疑。""神交以志合，心远为情牵。""长言清以厉，素志远而超。""和其声以流咏，超众志而为言。""神灵申甫斯扬烈，心远渊明自解诗。""诗礼托先人之荫，啸咏明素志而言。"道州何子贞同年太史绍基，集字对句最多，尝见其集《争坐位帖字联》一册，录其尤者于左：

"九功惟叙使勿坏，百度得数而有常。""宣德道情文乃贵，明微谨始礼为宗。""与其过纵何如谨，到得能成自会明。""岂愿文才过屈、宋，勤思圣道仰颜、曾。""明月同行如故友，异书难得比高官。""两足不出门半尺，一室坐拥书百城。""行事莫将天理错，立身当与古人争。""闻常言辄有至理，爱别致便非本心。""且自思立足何地，岂可辄抗颜为师！""藏异书贵得初本，收古画须检裂文。""有三尺地身可坐，到五更时心自清。""如张子野真辞伯，是李将军乃画师。""诚意功夫唯谨独，匡时事业贵知人。""时事亦当参古礼，人为不敢恃天功。""对月横安高士榻，论文喜得古人书。""纵目古

今还自省，侧身天地一无言。”“伦理只从天事见，功名贵自本心来。”“古《易》九家皆见圣，《鲁论》半部足匡时。”“然名香宜对古画，见明月又来故人。”“书城高大能藏道，心地光明始爱才。”“时闻其过我尤喜，愿同此心君莫疑。”“目未曾见莫言怪，心所不安斯谓危。”“悟到前身应是月，数来益友莫如书。”“岂独安分守身为事，欲作顶天立地之人。”“将相公侯，盖亦有命；射御书数，皆谓之文。”“若知者行其所无事，故君子名之必可言。”“坐榻横书，升台校射；然香品画，对月开尊。”“武将宣威，自天而下；文臣纪盛，如日之升。”“瞻言古人，便若同世；错置难事，亦如平时。”“揆高度深，九数所极；指事会意，六书之纲。”“天爵在身，无官自贵；异书满室，其富莫京。”“力排异端，将军破贼；心存天理，行子还家。”“见人之过，如己有失；于礼既得，即心所安。”“力排众论，乃见独是；心师古人，自为一家。”“习八分书，得陕本贵；存百家目，自《隋志》传。”“尺书可当十部从事，名作便是五言长城。”“就已然情，知未来事；于独居地，见大众心。”“有功不伐，闻过则喜；为道日损，积德能升。”“纵横百家，才大如海；安坐一室，意古于天。”“天爵崇高，初无阶级；书城割据，各异门涂。”“意之所忽，过从此长；众有同欲，功不可居。”“圣业颜、曾，清名李、郭；相才文、富，士品裴、王。”“参三六九易数，皇极斯寓；合百二十国书，《鲁史》乃兴。”“何必开门，明月自然来入室；不须会友，古人无数是同心。”“戴圣祖高堂，《士礼》从知家相作；子长事安国，《尚书》真见古文来。”“《士礼》守容台，本东鲁两圣人所定；佛书破藏海，是南朝众才子之文。”“明理自平居，莫到有事时存两端念；置身须得地，当为从古来第一等人。”“行路有何难，我曾从天柱、九疑、终南、紫阁、太室、三涂，直到上京王者地；得师真不易，所愿与高堂、二戴、安国、子长、相如、正则，同依东鲁圣人家。”

明季大臣

明季大臣率多庸劣可笑，如桐城人给事中孙晋遇枢臣张凤翼于朝房，自言其乡恐罹寇，凤翼曰：“公南人，何忧？贼起西北，不食南米，贼马不饷江南草。”闻者粲然皆笑。又秦抚甘学阔骇不解事，贼至不遣兵，手记下都虞侯缚治。左右绐以亲往，则缓服盛舆从逐之。薄暮，宿一堡，闻人马声，其下将弃之去，前驱传曰：“督师来。”相见愕眙，告以贼难扼，辄怖，急还走，甃城门以瓴甓，谨录钥牡，不敢张目视。又熊文灿督师之受事也，神志惝怳自失，疏言：“臣至蕲、黄，见被贼近一岁，而野有鸡鹜，仓有稻粱，沿江饶给，盗之招也。若尽迁民与粟，闭之城中，俾贼无所掠，当自退。”中朝见者无不姗笑。又豫抚常道立持军不整，馈遗供顿，邑索千金。久驻襄城，扬言遮捍睢、许，实贪其无贼。有殿军未尽，候者传曰：“贼至。”惧而颠，左右掖之始上，奔避民舍，两齿相击。又杨嗣昌代熊文灿为督使，其上彝陵讨贼也，驻彝陵一月不进，取《华严经》第四卷，谓可诅蝗已旱，公然下教郡邑，且以上闻。当时朝廷用此等人掌兵，国事安得不坏！

四书逸笺

应城程是庵进士大中《四书逸笺》，援据精博，有足补《集注》所未备，且有足正《集注》所未及者，摘录以资参考。“束带”，《说字》云：“在腰为腰带，在胸为束带。腰带低缓，束带高紧。”公西华束带立朝，盖当有事之际，仓卒立谈，可以服强邻，即折冲尊俎之间意，泛作礼服非。“宾客”，《周礼》注：“大曰宾，小曰客。”为君臣之别。“民食丧祭”，何晏《集解》引孔氏注：“重民，国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丧，所以尽哀；重祭，所以致敬。”“吾岂匏瓜”节，孔注：“匏瓜得系一处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当东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系滞一处。”“菉竹”，孔颖达疏：“菉，王刍也(本《尔雅》)。竹，萹竹也。”“正鹄”，皆鸟名，鹄小而飞疾。《大射礼》郑注：“正，齐、鲁之间谓之题肩，皆鸟之捷黠者。射之难中，取以为的。”“宗器”，郑氏注：“祭器也。”“华岳”，华，山名；岳，亦山名。《周礼》：“豫州山镇曰华，雍州山镇曰岳。”《尔雅·释山》云：“河南曰华，河西曰岳。”举二山与下二水对。“麋”，泽兽，阴；“鹿”，山兽，阳。“寡妻”，赵注：“寡，少也。”嫡妻惟一，故曰寡。“鼓乐”，赵注：“鼓乐者，乐以鼓为节也。”“麒麟”，二兽名。郭璞云：“麒似麟，无角。”《诗》疏：“麟，黄色，一角，角端有肉。”作一兽误。“乘屋”，赵氏谓：“乘，盖其野外之屋。”盖为田事计，宜豫完其在田之宅，若邑居之屋，已入而处之矣。“徙”，赵注：“受田易居也。”盖井田之法，不受田则不易居，无轻徙者。“大略”，赵注：“略，要也。”言井田未及其详，已举其要。大要者，大事之要也，润泽其余事耳。“诡遇”，横而射之曰诡遇。“今兹”，兹，年也；今兹，犹今年也。“营窟”，二字各一义，《礼运》注：“营者，营累其土于地上。窟者，窟穴于地中。”“市井”，古者因井为市，故曰市井。“南阳”，山南曰阳，岱山之南谓之南阳。疏云：“岱山，即太山，在齐之南。”《四书备考》引南阳府之南阳县，误。“黎民”，黎本训众，又训黑，此当训众。盖言五十、七十衣帛食肉，其余众民，亦不饥不寒。“君子之泽”，新郑高氏曰：“泽谓容貌色泽，犹《礼》云‘手泽、口泽’也。”盖五世之内，其人虽不可见，见其人者犹有存焉，其形容、音响，尚有称述之者。至于五世，见其人者亦皆已殁，而形容、音响不复可知。若君子之流风余韵，虽百世可也，五世安得遂斩？“丘民”，赵注：“丘，十六井也。”丘民，谓丘间之民。得乎丘田之民，便可为天子，犹“有田一成，有众一旅”之意。

小词长调

作小词，贵含蓄，言尽意不尽。韩南涧《霜天晓角采石蛾眉亭》云：“倚天绝壁。直下江千尺。天际两蛾横黛。愁与恨，几时极。暮潮风正急，酒阑闻塞笛。试问谪仙何处？青山外远烟碧。”作长调，贵曲折而清空一气。王沂孙《摸鱼儿》云：“洗芳林、夜来风雨，匆匆还送春去。方才送得春归了，那又送君南浦。君听取。

怕此际,春归也过吴中路。君行到处。便快折湖边,千条翠柳,为我系春住。春还往,休索吟春伴侣。残花今已尘土。姑苏台下烟波远,西子近来何许?能唤否?又恐怕、残春到了无凭据。烦君妙语。更为我将春,连花带柳,写入翠笺句。"二作各极其妙。

彭泽父

明兵部尚书彭泽守徽州,将遣女,治漆器数十,使吏送其家。泽父大怒,趣焚之,徒步诣徽。泽惊出迓,目吏负其装,父怒曰:"吾负此数千里,汝不能负数武耶?"既入,杖泽堂下,杖已,持装径去。泽益痛砥砺,历著政声。此事大有古风。按:吾邑李临川先生《乐见闻杂记》载一事,亦与此同:寿光刘文和公珝,致政家居,封翁尚在。一日,文和他出,乘轿归第,封翁偶同客在门,文和不知引避,封翁盛怒,欲杖之,客不能解,竟以轿杠加责。此等家法,岂易有耶?

欧阳公七律

欧阳公七律,卓炼警健处,令人百诵不厌。如《唐崇徽公主手痕》诗云:"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上杜相公》云:"貌先年老因忧国,事与心违始乞身。"此最著称于后世者。余若"万马不嘶听号令,诸蕃无事乐耕耘"(《寄秦州田元均》)。"朝廷失士有司耻,贫贱不忧君子难"(《送王平甫下第》),亦调高响逸。东坡才气虽大,若论风格,恐犹逊一筹耳。

夜纺授经图

嘉兴钱文端公陈群之母南楼老人善绘事,公曾进画册于高宗纯皇帝,题诗卷首,并题"清芬世守"四字。公幼时,父省亲于信安,南楼老人授公兄弟经,夜必篝灯课读,以其余辉躬自纺绩。后三十年,公奉母于京师,写《夜纺授经图》,题诗云:"母兮,儿饥,终朝诵读,不可以为粟。母兮,儿寒,终夜咿咿,不可以为衣(一解)。秋夜长,秋月白。母曰嗟!汝父行役,儿不学,我废绩,废绩妇所羞,不学人所惜。䌷之绎之永今夕,谁予和?鸣促织(二解)。促织鸣,络纬声。桁上衣,手中丝。手中丝,盘中餐。儿毋啼饥,儿毋号寒,为诵《孟子》终七篇(三解)。昔孟有母,恃子实怙。汝今不勤学,吾何见汝父?他日父归,行见挞汝。挞汝犹可,毋弃先人绪。譬厥纺,千万缕,一失理,纷莫数。思之思之,泪下如雨(四解)。儿跽膝下,将母勿怒,儿请卒业,然后寝处。奇文难字,母训母诂。英声华词,是猎是咀。母曰乐哉!天实助予。圣贤在上,实闻此语。"(五解)。后高宗纯皇帝阅公《香树斋集》,见其诗,特赐题二绝句,云:"篝灯课读澹安贫,义纺经锄忘苦辛。家学白阳谙绘事,成图底事待他人。""五鼎儿诚慰母贫,吟诗不觉鼻含辛。嘉禾欲续贤媛传,不愧当年画荻人。"公复乞当代名公题咏成轴。其孙润斋中丞臻因索观者众,虑其致损,乃摹勒于石,恭和御韵题诗于后,有"愿将'世守清芬'句,凛诵王言励后人"之句。

西湖秋柳词

归安杨秋室明经凤苞,博雅迈伦,屡试不得志,赋《西湖秋柳词》以寄意。前后积七十二首,情味并胜,于《西湖竹枝词》外,别开诗境。摘录于左,以拟窥豹一斑。云:"回首东风十万条,画楼亚处斗纤腰。香车去后游骢散,闲杀红阑第四桥。""玉钩帘幕自年年,红粉飘零更惘然。惆怅披香秋色好,无人晓起听凉蝉。""会芳故苑最魂销,花月当时妒细腰。凄断御沟流水外,昏鸦归去认前朝。""霏霏凉露湿池台,太息芳年去不回。记取总宜园内树,也愁天外雁声来。""芙渠吹堕谢家船,堤树重攀又六年。自与秋槐共零落,行人愁蹋故宫烟。""露条烟叶渐阑珊,翠馆人归夜正寒。月落平湖秋色远,梦回几度卷帘看。"

明登科录

明洪武四年登科录,一甲三名,二甲十七名,三甲一百名。一甲一名吴伯宗授礼部员外郎,一甲二名三名及二甲皆授主事,三甲皆授县丞。浙江中式三十一名,杭州二,明州五,绍兴十一,金华一,严州一,温州一,台州八,处州一,嘉兴、湖州、衢州三府皆无。其籍贯有民籍、儒籍、军籍、站籍之分。是科二月十九日殿试,二月二十日即张挂黄榜,宣谕除授职名。

鸳水联吟

道光戊戌秋,嘉兴岳余三茂才鸿庆与其友数辈结鸳湖诗社,每岁四集,分题后限期收卷,乞名流评定甲乙,前五名皆有酬赠。事历三秋,编成十集,择其尤者付梓,名曰《鸳水联吟》。摘录绝句数首,以当尝鼎一脔。《子夜冬歌》云:"窗前种天竹,欢来发几枝。采之当红豆,一粒一相思。"(海盐黄韵珊宪清)"寄郎尺素书,呵冻字不成。更有模糊处,泪与墨交并。"(平湖黄松孙)"忆郎去远道,独自高楼凭。郎意飞作雪,妾心结成冰。"(秀水孙啸岩淞)《十国春秋吴越杂事》诗云:"褒功恩礼冠当时,试读煌煌铁券辞。孤负江东明大义,不曾一讨五经儿。"(秀水于秋泾源)"一字褒讥属史官,横征事合子虚看。庐陵千古如椽笔,尚觉文章公道难。"(孙淞)《夏日圃居杂兴》云:"紫茄白苋影参差,一径浓阴月上时。竹榻夜凉诗梦醒,莎鸡啼出豆花篱。"(平湖贾敦艮)《送燕》云:"玉娘湖畔草萋萋,王、谢亭台路已迷。惟有雕梁旧时月,随君直度海云西。"(海盐吴彦宜廷燮)

吊脚痧

吊脚痧证至速,服药不及,必先外治。急用糟烧一大碗,烫热,入斑猫末搅匀,乘热熨四肢,数人用手连拍之,冷则更易,熨至小便通,转筋自止,再饮煎药,可以获痊。此方同邑张雨杉茂才光裕所传,云其亲历疗治多人。世俗所传之方,仅用烧酒,无此神应。

蔡浣霞先生

吾邑蔡浣霞先生銮扬，由仪曹出知延平府，风雅好诗。公事之暇，于署中大观楼集同人及其子伯翼鹾尹鸿恩、季成少尹鸿宪为诗社，更唱迭和，佳什甚多，摘录数首于左。《罗唝曲》云："四面安帆幅，南乡定北乡。黄河凡九曲，曲曲是回肠。""石鱼不上水，铜乌不转风。琵琶曾暗卜，只在九江中。"（浣霞）"儿卜金钱信，思君别泪多。双悬明月镜，分影照修蛾。"（伯翼）《盘香》云："迷迭长萦恨，兜娄欲悟禅。累云金塔小，印月玉环圆。鳌甲氤氲合，螺文宛转连。相思灰一寸，心字亦回旋。"（浣霞）《游仙》云："十二层楼紫玉箫，阆风西角采云飘。红墙有恨难通月，碧海无情易上潮。殿上不知方朔贵，窗中但倚阿环娇。七台真录依稀在，重注黄金字半销。"（浣霞）"彩鸾招我到蓬、瀛，姹女瑶妃一笑迎。五岳真形怀底隐，十洲新记袖中成。灵田草长呼龙种，小海书回附鹤行。曾记瑶台扶梦起，入门应识许飞琼。"（伯翼）"云飞大绶紫罗裳，归去三台夜未央。珠袖回风鸾尾瘦，玉笙吹月鹤翎凉。笑传宫拍双声引，醉乞天厨九酝方。云笈内篇仍背录，桃花何事误刘郎。"（季成）

羊　车

《周礼·考工记》"羊车"注谓："羊，善也。若今之定张车。"疏谓："汉世去今久远，亦未知定张车将何所用，但知在宫内所用，故差小为之，谓之羊车也。"《逸雅》："羊车，羊，祥也，祥善也。善饰之车，今犊车是也。"《隋·礼仪志》："羊车，小儿数人引之。汉代或一人牵，或驾果下马。梁贵贱通得乘之，名曰牵子。"是羊车未尝驾羊也。《南史宋文帝潘淑妃传》："帝好乘羊车经诸房，淑妃密令左右以咸水洒地，帝每去户，羊辄舐地不去。"羊车驾羊，始见于此（《晋书胡贵嫔传》亦言以盐汁洒地引羊车，特不言羊舐地）。

浙西要害

宋王仲言《玉照新志》载其父性之于建炎己酉春上浙西帅康允之书，乞备西境，言极激切。是冬，敌骑果至，取道之境悉如所言。今观其书，切中浙西要害，特录之："杭州在唐，繁雄不及姑苏、会稽，因钱氏建国始盛。请以其西境言之：北有常、润，下连大江，浙西观察使治所在京口，盖相距数百里形势也。其东沧溟，虽海山际天，风涛豪壮，然海门中流至浅狭，不可浮大舟，匪夷狄能窥。其南则浙江以限吴越。惟州西境无大山长川，虚怯可虞。钱镠始因宣歙群盗米直、曹师雄作乱，自乡里起兵，保有临安，至败黄巢于八百里，威名益振。遂分建八都于两境，精兵各千人互相策应：新城县圣安都，杜棱守之；富阳县静江都，闻人宇守之；临安县石镜都，董昌守之，余杭县龙泉都，凌大举守之；盐官县海昌都则徐友；及北关镇则刘孟容；临平镇则曹信；浙江镇则阮结。又置都知兵马寨于龙泉、临安以为援。建八都堂于府第，日与幕宾聚议。至建霸府也，累世皆大兴寺于西湖，匪特祈福为观美而已，实据诸峰之险为候望也。结婚宣歙节度使田頵，犄角以备江南李氏，盖钱镠本临安人，又立功起于西境，故知此形势为尽，惟能保其西境。由今观之，今昔虽异，利害一同，自余杭、龙泉无五十里，地名霍山、平路如砥，可径抵城下。龙泉拒安吉、广德甚迩，今日议者，惟于苏、润二州置帅宿兵，不知西境乃先务也。某愚戆过计，万一敌骑过江，金陵不可攻，豕突直抵安吉、广德，以摇钱塘，则数百里响动，是邦危矣。伏望台慈察一方之利害，从邦人之至愿，考八都旧迹，别行措置，闻诸朝廷，使金陵、宣歙与我相为表里，出兵据险守要，事无不济。余杭、临安两邑土豪，比诸县最为骁锐，择其守令，例假一官以鼓舞之，使扼其要路，逾于金汤之固矣。"（顾亭林《天下郡国利病书》兼及守御之策，独遗此书，故备志于此）

卷　七

陈忠愍公

同安陈忠愍公化成，由行伍积军功，官至提督，封振威将军。故例，提镇不得官本乡，上以非公莫能膺海疆重任，破格授厦门提督。道光庚子，英夷扰浙东，命沿海严防，特移公江苏。抵署甫六日，闻舟山失守，即帅师驰赴吴淞口，审度险要，列帐西炮台侧以居，三易寒暑，未尝解衣安寝。优待士卒，犒之厚，而自奉甚俭，或馈酒肉，必峻却之，时有"官兵都吸民膏髓，陈公但饮吴淞水"之谣。每潮来，必登了望，戒军士曰："平时宜休养，毋辄来辕，如有警呼之不应，刑毋赦。"尝与制府牛某大阅，见近地兵多弱，而上江各营较强，牛曰："是可当前锋乎？"公曰："近者皆有家室虑，且服吾久，无离心。客兵恐难恃。"及战，果先遁。壬寅四月，乍浦失守，公益鼓励军士，以大义喻之。时他邑皆骚动，惟吴淞左右恃有公，安堵如故。五月，夷船大集，公登台守御，日夜不怠。初八日，自卯至巳，发炮千余门，伤大夷船五，火轮船二，夷人势欲却，适牛制府携兵出城，夷从樯头望见，置炮于樯击之。牛急召守小沙背之徐州总兵王志元来，而王已遁去，牛惧亦遁，众兵随之皆窜。夷人复奋力攻击，公孤立无助，犹手发炮数十次，身受重伤，炮折足，枪穿胸，伏地喷血而死，年七十六。民闻公死，皆大惊曰："长城坏矣！"老幼男女无不号泣奔走。夷酋入城，登镇海楼酣饮，或作华语曰："此战最危险，但有两陈公，安能破耶？"酋大笑。有武进士太湖刘国标为公所赏识，随行戎间，忍创负公尸藏芦丛中，阅十日，以告嘉定县令，辇尸入城，殓于武帝庙，面如生。事闻，诏赐专祠，予骑都尉世职。淞江人哭公哀，作诗成帙，颜曰《表忠崇义集》。宝山王树滋为作《殉节始末记》，余特撮其大略，并录诗之佳者于左。云："一木难支大厦倾，将军殉节万民惊。丹心料有天垂鉴，白日愁看鬼横行。公已成仁甘就死，士惟见义竟忘生。怒涛夜激芦花岸，阴雨灵旗战鼓声。"（上海王城）"皓首不能

生击贼，丹心惟此死酬君。”（上海陈培庭）“肘常旁掣生余愤，掌仅孤鸣死竭忠。”（崇明施子良）“右师郦泄驱车后，壮士勾卑在列时。”（上海林曜）“事到艰难惟一死，身经保障已三年。”（上海曹树杏）

陈学博诗

同里陈友梅学博锡，绩学能诗，晚岁以岁贡官青田训导，萧然一毡，吟哦自得。殁后遗稿散去，余从其孙邦柱处检得数首存之。《芝田》云：“百里芝田隶括苍，一城斗大似村乡。龙须草细密成席（龙须岩生草如龙须，土人取织成席，名曰龙须席），鹅卵石圆高筑墙（民间砖墙甚少，大率以石卵砌之）。晓雨采樵闺女惯（邑之八外都有钟氏，聚族而居，不婚外姓。生女不缠足，自幼耕田砍柴，嫁后入市交易，其夫守户而已，谓之畲民），夜灯课读塾师忙（师有兼夜课者，人家子弟或昼耕而夜就傅）。何当群鹤重飞集，科目聊增艺苑光。”（明永乐庚子鹤大集，一邑中式十六人。自后鹤至必得科名，然亦寥寥矣。国朝一百六十余年以来，登科者仅四人）《张贞女并序》云：“贞女，吾镇张希贤女也。许字沈氏子，未几沈卒，誓欲归省，遂缟素以往，只影茕茕，克修妇道，阅八载病亡。其节可嘉，赋诗以俟采风者：未识夫君面，终身愿托依。共牢惟木主，入室便麻衣。八载冰霜洁，千秋节义稀。他年冢树上，鸳鸟定双飞。”《读秦纪》云：“若教博浪毙秦皇，定见扶苏帝万方。始识一椎非幸脱，天心正欲速嬴亡。”

西湖长生祠

西湖长生祠极多楹联，佳者莫宝斋侍郎题诸城窦东皋总宪光鼐长生位云：“怜才心事无双，教泽深长留学校；知己生平第一，师恩高厚并君亲。”山阳李芝龄师宗昉题汪文端公长生位云：“政并白苏遗泽远，文成《雅》、《颂》继声难。”杭郡绅士题帅仙舟中丞长生位云：“两浙人来，岁祝选湖山胜境；双堤门外，风流继唐宋名臣。”又题刘金门侍郎长生位云：“归兴托莼鲈，一代文章留北阙；清芬接梅鹤，百年风教在西湖。”

天一阁

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凡五万三千余卷。阁在月湖之西、宅之东，墙圃周回，林木蓊翳，与阛阓相远。明嘉靖中，尧卿少司马钦归田后，搆以藏书，，其异本得之丰氏熙坊者为多。书藏阁之上，通六间为一，而以书厨间之。其下仍分六间，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义。司马殁后，子孙各房相约为例：凡阁厨锁钥，分房掌之，禁以书下阁梯，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锁；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厨者，罚不与祭一年；擅以书借出者，罚不与祭三年；典鬻者，永摈逐不与祭。乾隆间，诏建七阁，参用其式，且多写其书入《四库》，赐以《图书集成》。嘉庆间，阮文达公巡抚浙江，命范氏后人编成目录，并金石目录刻之。自明嘉靖迄今三百余年，遗籍常存，固由于遭遇之盛，抑亦其立法严密，克保世泽于勿替，宜名垂不朽，为海内藏书第一家也。

都门竹枝词

《都门竹枝词》不知何人所作，语多鄙俚，其描摩逼真处亦足令人解颐。《时尚》云：“多多益善是封条，拉扯官衔宋字描。远代旁枝搜括尽，直将原任溯前朝。”《京官》云：“轿破帘帏马破鞍，熬来白发亦诚难。粪车当道从旁过，便是当朝一品官。”《候选》云：“昔年黄榜姓名联，此日居然掌选铨。堂上点名堂下应，教人不敢认同年。”《考试》云：“短袍长褂著镶鞋，摇摆逢人便问街。扇络不知何处去，昂头犹去看招牌。”《教馆》云：“一月三金笑口开，择期启馆托人催。关书聘礼何曾见，自雇驴车搬进来。”《观剧》云：“坐时双脚一齐盘，红纸开来窄戏单。左右并肩人似玉，满园不向戏台看。”

禁咒治病

禁咒治病，自古有之，往往文义不甚雅驯，而获效甚奇，殆不可以理测。余内人之乳母顾妪，其父曾习祝由科，传有二咒甚验。一治蜈蚣螫，咒云：“止见土地神知载灵，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治法：以右手按螫处，一气念咒七遍，即挥手作撮去之状，顷刻痛止。一治蛇缠，咒云：“天蛇蛇，地蛇蛇，螣青地扁乌稍蛇。三十六蛇，七十二蛇，蛇出蛇进，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凡人影为蛇所啄，腰生赤瘰，痛痒延至心则不可救，名蛇缠，亦名缠身龙。治法：以右手持稻干一枝，其长与腰围同，向患处一气念咒七遍，即挥臂置稻干门槛上，刀断为七，焚之，其患立愈。又治蜈蚣螫方，急以手向花枝下泥书“田”字，勿令人见，取其泥向螫处擦之，即愈。

马从龙

《明史》载：列女“谷氏，余姚史茂妻。父以茂有文学，赘之于家。数日，邻人宋思征责于父，见氏美，遂指逋钱为聘物，讼之官。知县马从龙察其诬，杖遣之。及氏下阶，茂将扶以行，氏故未尝出闺阁，见隶人林立，而夫以身近己，惭发赭，推茂远之。从龙望见，以氏意不属茂也，立改判归思。思即率众拥舆中而去，氏乘间缢死。从龙闻之大惊，捕思，思已亡去”。因疑似之迹，而使贞妇含恨以死，此由于辨之不精，而发之太骤也，听讼者可不慎与！

子衿非淫诗

《子衿》非淫诗。萧山沈补堂豫引《晋书》左贵嫔《离思赋》“彼城阙之作诗兮，亦以日而喻月”，谓如果亵狎之什，岂有椒壁之宠，而写诸彤管者乎？证据甚确。

孙秦倡和词

吴门孙月坡茂才麟趾，家贫嗜学，尤工填词。旅食金陵，与江宁秦雪舫部曹耀曾交好，倡和成编。孙《送

雪舫之豫章》词云："帆影摇云，潮声咽雨，客里暗添离绪。樱桃门巷送春天，忍教抛故园尊俎。帘栊日暮，抱湘瑟拂弦愁误，倚危阑。料今宵魂梦，相随柔橹。长亭路，几个啼鹃，几簇无情树。看山此后共谁游，叹才人也如飞絮。辞家最苦，道弹指归与便赋，怕君归，依又扁舟远去。"(《西子妆》)秦亦有词留别云："莺慵燕倦，春残还又，扁舟催理。短短芦芽，引著片帆千里。驿门不用栽杨柳，已是魂销流水。待新词谱就，鹍弦弹处，怕人垂泪。满江干、是恨南朝胜迹，怨碧愁红无际。坐向蓬窗，多少旧情重记！渡头一枕游仙梦，袖带匡庐云气。把归期再订，黄梅熟后，楝花风里。"(《陌上花》)二作皆有情味。

房晖远

隋高祖尝谓群臣曰："自古天子有女乐乎?"杨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无女乐。房晖远进曰："臣闻'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此即房中之乐，著于《雅》、《颂》，不得言无。"高祖大悦。晖远此言，根据经术，又能导君以正，深得献替之义。"五经库"之誉，良不虚也。

刘后村

宋刘后村克庄知建阳县时，《咏落梅》云："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言官李知孝、梁成大劾其谤讪，郑清之力辨得释。后赋《访梅》诗云："菊得陶翁名愈重，莲因周子品尤尊。后来遂判梅公案，断自孤山迄后村。"其自命高矣！惜晚年为贾似道一出，志节未坚，能毋让和靖独有千古哉?

更迭交战

李自成攻宁武，周遇吉悉力拒之，城圮复完者再，伤其四骁将。自成惧，欲退，其将曰："我众百倍于彼，但用十攻一，番进，蔑不胜矣。"自成从之。前队死，后复继，官军力尽，城遂陷。按：南宋张浚守南剑州御寇，分州兵为数队，令多具饭。将战，则食第一队人，既饱遣之出城，便食第二队人；度所遣兵力将困，即遣第三队人往代；第四至五六队亦如之，更迭交战，士卒饱而力不乏。盗之计，深合古人之法，惜为自成所用也。

报 喜

娄县姚春木上舍椿《晚学斋文集》，谓吴节愍公不从薙发，自缢死，所遗家书题曰"报喜"；徐玺丞无念，乙酉，阖门殉节，亦称喜终居士。盖明士大夫固以尽忠为喜耳，苛论者未之知也。余谓苛论者，盖以好名之积习深也，抑知其激发忠义，慷慨捐生，实足扶翼名教，愧天下后世之苟且图存者? 如是，则好名正足贵耳，奚病焉！

严比玉藏书画

严比玉太守家藏书画甚多，道光甲申春，曾与董石农山人棨同观，最佳者如李龙眠《真武像》、赵承旨《洗马图》、戴文进《夏木垂阴》大幅，俱入神品。又文衡山《雪景》大幅，自题诗云："云埋岭树雪漫漫，天削芙蓉万玉攒。小蹇不辞山路永，十分诗思属吟鞍。"李流芳《山水》，自题云："每爱疏林平远山，倪迂笔墨落人间。幽人近卜城南住，为写东风水一湾。"亦皆妙品。

唐冰溪先生

同里唐冰溪先生琦，熟精《史》、《汉》，文品极高。乾隆庚辰乡墨"樊迟请学稼"一节，中比云："凡人有所学，当自识其为吾，知有不可不如者，而后知有可以不如者。人有所请，当识师之为吾，而知有举世不如者，而后知有举世皆如者。"笔意清隽，非巨眼亦不能识也。生平有洁癖，每赴宴饮，必自携杯箸以往，终席盥漱十数次。初得中正榜，引见后，以口嘘气，以手拂尘，上以为书呆子，后班遂撤不引见，人皆以此咎先生。登第后归部铨选，时年已五十，自以无济世具，不之官。垂老犹以授徒为业，年七十五，卒于分水书院。

沈妪传方

单方之佳者，不必出自方书，往往有乡曲相传，以之治病，应手取效者。吴江沈妪服役余家，曾传数方，试之皆效，备录之：痔疮，用皮硝煎汤，乘热薰洗，此方治热毒皆效。小儿雪口疮，马兰头汁擦之。眼癣，大碗幕布，以晚米糠置布，燃糠有汁滴碗，取抹患处。

吴烈女

永康吴教谕士骐之女宗爱，字绛雪，国色也。幼慧，十余岁，父教令作诗，诗辄工，兼工绘事。嫁邑诸生徐明英，早寡。康熙十三年，耿精忠伪总兵徐尚朝陷处州，游兵至永康，邑人麞窜。尚朝令人宣言曰："以绛雪献者免。"众议行之以纾难，势汹汹。绛雪念徒死贻桑梓忧，乃伪请行，至三十里坑，投崖死，年仅二十四。道光癸卯，桐城吴廷康为永康丞，慨绛雪死一百七十余年邑人无以文发之者，为刻其遗诗二卷，而属海宁许农部梱为之传。予述其略如右，且摘诗句于左。《秋夜偶成》云："香缘漏永薰还冷，锦为愁多织未成。"《春晓寄二姊》云："山含软碧犹春雨，门掩浓阴半落花。"《春日有怀素闻》云："疏风小圃宜莺粟，细雨新蔬采马兰。"《忆外》云："贫家蔬笋怜佳节，驿路风波阻远人。"又《寄外弟绝句》云："贫贱驱人少胜筹，天台境好任淹留。寻仙不是韶年事，好遇桃花便转头。"

归宫詹

国初顺天乡试，主考官用翰林，同房官用部曹、行人、中书等官，而直隶省实缺知县及候选进士亦皆用之，见常熟归孝仪宫詹允肃康熙辛酉为顺天主考官入闱誓辞。前此士子竞趋声气，宫詹守正不阿，一秉至公，榜发，下第者哗然肆诋，冀兴大狱。时蔚州魏敏果公象枢以朝端重望，步行随一仆，携红褐垫至宫詹邸第门外，行四拜礼，曰："我为国家庆得人。"复赋诗以纪

事，谤者乃息。其誓词有云："绝夤缘奔竞之阶，务求实学；杜浮薄夸张之习，不采虚声。对阅公堂，退无私语。期诸同事，各矢此心。倘或为利营私，徇情欺主，明正国法，幽伏冥诛。甘受妻孥戮辱之惨，必膺子孙绝灭之报。洁诚具告，神其鉴之。"

戴益生

嘉定戴益生孝廉增，性情诚朴，学问淹通。乙未岁见于京师，如旧相识，遂与订交。丙申出都后，不复相见。戊戌得其来书云："与阁下别久矣。晴窗孤坐，辄复相忆。引领南望，悄焉于怀。去春得书，知已启行往楚。及固翁（谓舅氏固轩先生）入都，又接书并惠笔墨二种，良朋厚爱，铭戢良深。屡欲作答，实缘楚水燕山，鳞鸿鲜便。相知不在形迹，谅不责其疏懒也。客秋阅邸抄，知阁下改就教职，都中朋辈咸谓阁下失计，而增独心悦诚服，其钦佩有莫可形容者。夫牧令之难，未有甚于此时者也。以视苜蓿一盘，诗书万卷，寻古贤之乐，储名山之业，其得失何如？有定识，有定力，阁下于此真不愧一'定'字。增春关四写，故我依然。自知猿臂将军封侯无命，不过逐队入试，尽其在我，不敢作'上林栖一枝'想也。教习已报满，以教职用，圣恩高厚，适如私愿。固翁说阁下已就馆苕上，甚慰。固翁人品学问实可师事，惜远寓东城，不得昕夕过从耳。兹因固翁南旋之便，率泐布臆，临颖驰溯，不尽覼缕。"戴尝有《述怀》诗，句云："耽书枉自穷三昧，作客何堪过十年。"读之令人感喟无已。辛丑岁，闻其以疾卒于家，年仅四十。命不副德，遇不副才，是可痛也。

刑名幕联

汪龙庄大令为刑名幕宾时，书联座右云："苦心未必天终负，辣手须防人不堪。"近有人赠刑名幕宾联云："求其生不得则无憾，勿以善之小而弗为。"语亦警迫。

知不足斋丛书

歙县鲍渌饮先生廷博，寓居吾里之杨树滨，好学博闻，尤喜搜罗散佚。乾隆时，开四库馆，献书七百种，钦颁《图书集成》。旋刻秘籍数百种，曰《知不足斋丛书》。进呈乙览，宸翰赐题卷首，有"知不足斋奚不足，渴于书籍是贤乎"之句，睿皇帝复赐以举人。两朝褒宠，可谓极稽古之荣矣。所刻丛书，校订精审，风行海内。尝谓："与其私千万卷于己，或子孙不为之守，孰若公一二册于人，与奕禩共永其传。"今其孙曾辈以书为业，奇编宝笈价重艺林，盖犹食其报云。

府州县同名

今天下幅员广远，府、州、县同名者甚多，汇记于左以备考。钱竹汀宫詹《潜研堂集》中《辨名篇》尚有遗漏，兹所记者较详，亦未必无舛误处，俟再考正。

府同名

太平（安徽、广西）。

州同名

通州（直隶、江苏）。 开州（直隶、贵州）。 赵州（直隶、云南）。 宁州（甘肃、云南）。 永宁州（山西、广西、贵州）。

县同名

会同（湖南靖州、广东琼州府）。 海丰（山东武定府、广东惠州府）。 泸溪（江西建昌府、湖南辰州府）。 清溪（四川雅州府、贵州思州府）。 凤台（安徽凤阳府、山西泽州府）。 安仁（江西饶州府、湖南衡州府）。 桃源（江苏淮安府、湖南常德府）。龙门（直隶宣化府、广东广州府）。 石门（浙江嘉兴府、湖南澧州）。 新安（河南河南府、广东广州府）。

兴安（江西广信府、广西桂林府）。 永安（福建延平府、广东惠州府）。 乐安（江西抚州府、山东青州府）。 甘泉（江苏扬州府、陕西延安府）。石泉（陕西兴安府、四川龙安府）。 太和（安徽颍州府、云南大理府）。 清河（直隶广平府、江苏淮安府）。 山阳（江苏淮安府、陕西商州）。 海阳（山东登州府、广东潮州府）。 东乡（江西抚州府、四川绥定府）。

宁乡（湖南长沙府、山西汾州府）。 新昌（江西瑞州府、浙江绍兴府）。 广昌（直隶易州、江西建昌府）。 建昌（直隶承德府、江西南康府）。安平（直隶深州、贵州安顺府）。 清平（山东东昌府、贵州都匀府）。 镇平 （河南南阳府、广东嘉应州）。 石城（江西宁都州、广东高州府）。 兴宁（湖南郴州、广东嘉应州）。 咸宁（湖北武昌府、陕西西安府）。

大宁（山西隰州、四川夔州府）。 广宁（奉天锦州府、广东肇庆府）。 华亭（江苏松江府、甘肃平凉府）。 山阴（浙江绍兴府、山西大同府）。 三水（陕西邠州、广东广州府）。 宁远（湖南永州府、甘肃巩昌府）。 永定（福建汀州府、湖南澧州）。 安定（陕西延安府、甘肃巩昌府）。 宣化（直隶宣化府、广西南宁府）。 昌化（浙江杭州府、广东琼州府）。 德化（江西九江府、福建永春州）。安福（江西吉安府、湖南澧州）。 建德（浙江严州府、安徽池州府）。 唐（直隶保定府、河南南阳府）。 永福（福建福州府、广西桂林府）。

三县同名

东安（直隶顺天府、湖南永州府、广东罗定州）。
龙泉（浙江处州府、江西吉安府、贵州石阡府）。
西宁（直隶宣化府、甘肃西宁府、广东罗定州）。
新宁（湖南宝庆府、四川绥定府、广东广州府）。
长宁（江西赣州府、四川叙州府、广东惠州府）。
永宁（江西吉安府、河南河南府、四川叙永厅）。
怀远（安徽凤阳府、陕西榆林府、广西柳州府）。
定远（安徽凤阳府、四川重庆府、云南楚雄府）。
安化（湖南长沙府、甘肃庆阳府、贵州思南府）。
长乐。（福建福州府、湖北宜昌府、广东嘉应州）。

四县同名

太平（安徽宁国府、浙江台州府、山西平阳府、四川绥

定府)。

新城(直隶保定府、浙江杭州府、江西建昌府、山东济南府)。

箸　谜

《北史·咸阳王禧传》载箸谜云:"眠则同眠,起则同起,贪如豺狼,赃不入己。"盖以讽贪墨者也。袁简斋太史《咏箸》诗云:"笑君攫取忙,送入他人口。一世酸咸中,能知味也否?"即本此谜之意。按:《中州集》周驰《咏箸》诗云:"正使遭谗口,何尝废直躬!"寓意似胜袁诗。

改官诗

道光丙申,至楚需次,自知无济世才,陈请改官,赋诗云:"凫鹥小队降心从,学步邯郸苦未工。三复昌黎《盘谷序》,出山深悔负初衷。""红尘滚滚扑征衫,堕落何由骨换凡。宦海波涛深莫测,几人安稳得收帆?""抚字催科两不胜,有弦可改蹇堪乘。思归若待秋风起,欲脱尘鞿恐未能。""簪笔雍容志已虚,不如归去旧蓬庐。高风输与瀛洲客,万卷名山正著书。"(吾郡冯太史登府现为宁波教授)"求贤大府礼优崇,刮目居然到阿蒙。衮衮诸公多伟略,不才何用滥竽充。"(中丞周公之琦命佚秋闱分校,后方伯张公岳崧谓当一视县事,乃决去留,不然将后悔,余力辞始允)"书生济世少奇猷,得就闲曹愿已酬。莫怅云衢升未竟,有人平地尚淹留。"既改官,作《归兴》诗云:"此去真为泛宅行,扁舟江上订鸥盟。酒从黄叶声中醉,诗向青山影里成。高枕连宵酣旅梦,小笺沿路记归程。掉头笑谢风尘侣,图史萧然万虑清。""百丈云梯未可阶,寒毡仍问旧生涯。只惭报国心终负,且喜还山梦竟谐。书卷随身无恙在,田园乐志有人偕。卜居拟傍渔翁宅,苕、霅烟波处处佳。"

写书求官

《大唐新语》李袭誉谓子弟曰:"吾不好货财,以至贫之。京城有赐田十顷,可以充食;河南有桑千株,可以充衣;写得书万卷,可以求官。汝曹第勤此三事,何求于人!"夫写书而仅以求官,见何卑也!然必有万卷之书,始可求官,亦岂易事耶?

今胜于古

祭之用尸也,葬之用殉也,媵之以侄也,刑之以肉也,妇人之以废疾、无子出也,古也有之,今则亡。是今之胜于古者。

追尊称帝

唐世追尊称帝者,高宗子孝敬皇帝弘,薨即尊称为帝,是以父尊其子也;睿宗子让皇帝宪,追尊于玄宗时,玄宗子奉天皇帝琮,追尊于肃宗时,是皆以弟尊其兄也;肃宗子承天皇帝倓,追尊于代宗时,是以兄尊其弟也。

地　志

钱竹汀宫詹跋《成化四明郡志》云:"王文恪公撰《姑苏志》,杨礼部讥其不通。或请其说,曰:"此《苏州府志》也,而云姑苏名,不正矣,文焉得通?"当时传诵其言。予谓文恪撰述,夫有所受,未可非也。试即宋、元地志之传于今者言之:梁克家《三山志》、陈耆卿《赤城志》、杨潜《云间志》,非宋之州郡县名也;徐硕《嘉禾志》、张铉《金陵新志》、秦辅之《练川志》,非元之路名县名也。志苏州而以姑苏名,何渠不可!史家叙事,地名、官名当遵时王之制,行状、碑志亦史之类也,若苏州知府而易为吴郡守,施诸志状,则为非法。至于诗、赋、记、序,自可不拘斯例。"窃谓宫詹引《三山志》等书,以排杨礼部之言,其说是矣。至谓行状、碑志,亦史之类,当遵时王之制,则地志独非史之类乎?而岂得同于诗、赋、纪、序之可不拘斯例乎?伏读《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有云:"志书题古地名,自宋代已有是例,核以名实,良有未安。"此诚持平之论矣。

姚兵部

归安姚镜堂兵部学塽,学问赡博,品尤高卓。官京师数十年,寓破庙中,不携眷属。趋公之暇,以文酒自娱,朝贵罕识其面。曾典贵州乡试,门下士馈贽金者,力却之,惟赠酒则受,因是贫特甚。出不乘车,随一僮持衣襄而已。所服皮衣冠,毛堕半,见其鞟,每彳亍道中,群儿争指笑之,兵部夷然自若也。尝赋《梅子》诗云:"臭味偏于吾辈近,风怀莫遣女郎知。"一时推为绝唱。其他佳句,如《谢人送菜》云:"但使斯民无此色,愿教我辈味其根。"《送闵贡甫之扬州》云:"养志未须嫌禄薄,读书大好是官闲。"皆清妍绝俗。

沈菁士诗

乌程沈菁士比部同年丙莹,幼耽吟咏,以家贫亲老,奋志功名,刻苦攻举子业。通籍后,遂专力于诗,所造日上。其寓感诗,有慨言之深,得主文谲谏之旨。《叹鹗》(悯雁法也):"乌将雏,雏飞在路隅。有鹗有鹗善取子,空中一击无完肤。手爪毒,网罗触,鹗有罪兮不可赎。鹗与雏何怨?雏与鹗何仇?与鹗亦无怨,与雏亦无仇。只缘攫取口中哺,乃监其脑、桩其喉。口中哺,曾有几?性命鸿毛判一死,饥不择食至于此!吁嗟乎!安得粟满野,葚满林,鸱鸮鸱鸮兮,化为祥禽。"《悼蛹》(伤剥下也):"美人织当户,五色工纂组。可怜机中缕,缕缕皆辛苦。吴蚕作茧口卒瘏,吴蚕作蛹蛰复苏。献茧者谁心胆粗,剥取入己肥妻孥。剥茧一何酷!蛹在茧中哭。蛹哭渺不闻,生机渐以蹙。宛转将死未死时,我为请命前致词:蛹兮蛹兮好护持,生子明年还吐丝。"

阮文达公联

嘉庆初,阮文达公抚浙,为乡试监临,题贡院联云:

"下笔千言，正桂子香时，槐花黄后；出门一笑，看西湖月上，东浙潮生。"归安王勿庵侍郎以衔之太夫人八秩寿辰，公贺联云："多子两魁天下士（侍郎乾隆乙卯状元，其弟以铻同科会元），大年三历太平朝。"钱塘魏春松观察成宪之出守扬州也，公赠联云："两袖清风廉太守，二分明月古扬州。"又题吴山吕祖殿澄心阁云："仙佛缘中，湖山胜处；楼台影里，云水闲时。"是真能吐弃凡艳，天然入妙者。

许秀山

临海许秀山布衣保，喜种花，尤爱兰菊，菊种多至百余，每至花时，五色缤纷。先君子恒从乞种，因书联以赠云："啖啖饭，着粗衣，眷属团圆终岁乐；伴幽兰，对佳菊，花枝烂漫满庭芳。"又题其《琴鹤图》云："流俗不可侣，伴身惟鹤琴。山空凉月皎，亭古绿阴深。双翮有仙骨，七弦皆道心。幽居惬真赏，长此涤尘襟。"许精于医，为人诊病不计酬金。曾传余秘方，试之皆效，附录之以济世。治头风：用头风膏药入草乌末少许贴之。治牙痛：用北细辛五钱、薄荷五钱、樟脑一钱五分，置大碗中，上覆小碗，纸糊泥封勿通气，缓火熏之，令药气上升至小碗，取涂痛处。治刀伤久烂：用生糯米，于清明前一日一换水，浸至谷雨日晒干，研末敷之。治火烧伤方：鸡子煮熟，去白取黄，猪油去膜，二味等分，捣匀抹之。

学官联

学博向称冷官，以其位卑禄薄，不能自豪也。苏州教授李时庵恩沛自题大堂联云："扫雪呼僮，莫认今朝点卯；轰雷请客，都知昨日逢丁。"堪发一噱。萧山傅芝堂学博钱作联自嘲云："百无一事可言教，十有九分不像官。"语更谐妙。然事简责轻，形神安泰。仁和宋学博成勋有联云："宦海风波，不到藻芹池上；皇朝雨露，微沾苜蓿盘中。"又孙学博学垣联云："冷署当春暖，闲官对酒忙。"是均能道寒毡趣味者。至福清林译之"俸薄俭常足，官卑廉自尊"（林官海宁教谕。国初人），则辞质旨深，直可作官箴读矣（"禄薄俭常足，官卑廉自尊"，见明姚宣《闻见录》。左忠毅公光斗官中书时，尝以题其堂联，林盖袭用其语）。

槟榔

医书槟榔治瘴，川、广人皆喜食之，近则他处亦皆效尤。不知其性沉降，破泄真气，耗损既久，一旦病作不治，莫识受害之由，嗜之者终无所警也。余按：宋周去非《岭外代答》有云："川、广人皆食槟榔，食久，顷刻不可无之，无则口舌无味，气乃秽浊。尝与一医论其故，曰：'槟榔能降气，亦能耗气。肺为气府，居膈上，为华盖，以掩腹中之秽。久食槟榔，则肺缩不能掩，故秽气升，闻于辅颊之间，常欲啖槟榔以降气，实无益于瘴。彼病瘴纷然，非不食槟榔也。'"此论槟榔之害最为切要。知非特无瘴之地不可食也，嗜槟榔者其鉴之。

许氏科第

嘉庆、道光以来，仁和许氏科第最盛。驾部谨身《闱墨·房评》云："数来族望，寰中能有几家？问到科名，榜上视为故物。"称许可云允当。

槜李

嘉兴本槜李地，所产李即以是为名。色红肉脆而味绝鲜，吾郡果品以此为最，惜不可多得。皮有爪痕，相传为西施所掐，此殆饰说耳，而文人赋槜李者必及之。如朱竹垞赋云："传诸故老，一事矜奇。遇人吴之西子，胭脂之汇舟移。经纤指之一掐，量心赏之在斯。何造物之工巧兮，化千亿于来兹。虽彼美之云亡兮，仿佛若或睹之。"金学博介复诗云："此邦书《越绝》，彼美忆西施。指点痕如捻，流传事不疑。"沈明经翼诗云："爪痕千古在，入市合输钱。"皆指此也。

赵仪姞诗

上海赵仪姞女史棻，归安汪参军延泽之配也。天性高朗，有丈夫风骨。博习经史，兼工吟咏。著有《滤月轩诗集》，句如："残红尽落啼莺老，众绿新生好雨多。""五夜怀亲空有梦，十年遣日只凭诗。"《春晚》云："才脱春衫换夹纱，东皇何事便思家。杜鹃声里斜阳暮，深闭幽窗避落花。"俱娟妙。

理财

三代以下，善理财者莫如刘晏，不善理财者莫如王安石。一则利国而不伤民，一则害民而遂病国也。

大佛寺联

西湖大佛寺有沁雪泉，其题联云："沁雪贮寒泉，一片清虚，照彻大千世界；开山成宝相，十分圆满，想见丈六金身。"语特雅切。

鹿坪师联

沈鹿坪师作对联，警炼自然，人争传诵。恐日久散佚，备录于此。太均神祠云："德并高禖，犹众之母；慈同大士，则百斯男。"乌程城隍神祠云："一城捍天下兵，丹心贯日；片语留身后誓，铁面凌霜。"（神为张睢阳像，脸色黑，以有"为厉鬼杀贼"语也。）吾里李临川先生祠云："德仰儒宗，次立功，次立言，殁而可祭于社；名垂史册，古遗直，古遗爱，过者犹式其闾。"严比玉太守之母蔡太恭人四十生辰联云："长日彩衣孙抱戏，盛年纱幔子传经。"蔡太恭人挽联云："礼重延宾，七载倍钦陶母谊；训垂翼子，一家齐凛敬姜箴。"李鹤杉学博日爔之尊人秋霞先生允枫挽联云："惭未因群随谒纪，惨于见绍辄思康。"（鹤杉从师游，而师与秋霞先生未尝谋面。）德清陆虓庵先生震东七十寿联云："地本仙居，鸠杖亲携寻药饵；官真吏隐，鹤觞小酌咏梅花。"（时官仙居教谕。）湖州杨氏祠堂联云："祠开苕左新门第，村纪关西

旧世家。”题某道士居云:“受录开宗,千秋香火人间世;栖真卜筑,一室烟霞物外身。”官台州教授时,督修文庙,题堂联云:“事可问心宁任怨,功难藉手敢辞劳。”

世 次

《汉书·孔光传》:“孔光,孔子十四世之孙也。”《后汉书·光武帝纪》:“世祖光武皇帝,高祖九世之孙也。”皆连身叙世次。《北齐·神武纪》:“六世祖隐生庆,庆生泰,泰生湖、湖生谧,谧生皇考树。”乃离身为六世。后人叙世次皆离身,如穆员、陈子昂、柳子厚、苏子美父志,称高祖上一世为五代祖、五世祖是也。

鼠

《尔雅》隶鼠于《释兽》,以四足而毛,谓之兽也。《埤雅》隶鼠于《释虫》,以其为穴,虫之长也。鼠之种见于《尔雅》者十有四,有同名而异种者为鼰鼠,一在寓属,一在鼠属。有与鸟同穴者为鼵。至《释鸟》之鼯鼠,《释虫》之鼠负,则与寓属之鼰鼠,皆名鼠而实非鼠矣。

唐明府

吾里唐明府炳,由庶吉士改官桃源县令,殁后有挽之者云:“天上谪仙,此去依然参桂署;人间隐吏,今来何处问桃源?”人皆称其雅切。

戴孝廉诗

杭州戴孝廉兆元工诗,嘉庆戊辰会试,诗题“天临海镜”,友人某以病倩戴代作,诗起联云:“善纳真如海,能容即是天。”以是获售。而戴竟不第,坎壈终其身。

沈胎簪诗

同邑沈胎簪大令淮,受业于先君子。工篆刻,能诗,以拔贡官山左。惩胥吏之弊,赋《感事》诗云:“为宰百事难,尤难在胥吏。以彼阅历深,况加嗜欲蔽。奸猾本性成,乘间工窥伺。翻案或缘情,见利岂思义!譬犹虎而冠,出柙人争避。去诈复去贪,要在能驾驭。苟能烛其奸,尽法无轻恕。安得清风来,好驱大暑去。”言之可谓深切。又有《扬州杂诗》云:“一椽遗宅没寒芜,澜息波平井已枯。三月烟花春似海,更无人问董江都。”“香漂粉泊怅无家,啼遍垂杨剩暮鸦。一赋芜城已凄绝,不堪更访玉鉤斜。”绰有情味。

葛壮节公骈语

葛壮节公以水师起家,擒斩海盗,不遗余力。尝伪作商舟以诱贼,屡获巨寇,贼惧,为之谣曰:“莫逢葛,必不活。”官镇海总兵时,巡洋劳瘁,感暑,卧病甚剧。时闻闽省盗船百余拦入浙海,大府檄公率三镇兵船总巡。公力疾前往,先以书驰告曰:“寸心自誓,期尽瘁以事君;一息尚存,敢偷安而负国!”时道光戊戌年也。公官瑞安副将时,会稽宗涤楼侍御稷辰赠联云:“武穆两言,不爱不怕;文成一诀,即知即行。”公尝手书一联揭于治事之堂,曰:“持躬以正,接人以诚;任事惟忠,决机惟勇。”并自作擘窠大字,颜其堂曰“威惠”,论者谓能不负所言。

上官皇后

《汉书·外戚传》:“孝昭上官皇后立十年,昭帝崩,昌邑王贺即位,尊为皇太后。贺废,宣帝即位,为太皇太后。”是时后年仅十五耳,而有太皇太后之称,乃史册所未有也。《纲目》书后立时年五岁,与《汉书》不符。按:后立于昭帝始元四年戊戌,崩于元帝建昭二年甲申,年五十二。以此推之,自应从《汉书》六岁为是。《汉书》又曰:“昭帝崩,后年十四五云。”此“四”字当是衍文。

避 讳

古来避讳改字,至今尚有沿用不变者。汉吕后名雉,改为野鸡;梁武帝小名练,改练为绢;唐高祖之祖名虎,改虎子为马子;太宗名世民,改民部为户部;吴越文穆王名元瓘,改一贯为一千;宋英宗名曙,改薯蓣为山药;宋寇莱公为相,诸司公移避其名改为准。地名尤多。吾浙虎林,以避唐讳改称武林;嘉禾,以避三国吴太子名改称嘉兴;括州,以避唐德宗名改称处州。其他更难悉数。

劫 寨

守城者必劫寨,昔人之言当矣。今为广其旨云:御敌者必用侦,诱敌者必用伏,攻敌者必用间。古人制胜之术,大率如斯。

明阉祸

江阴杨大令宁谓有明一代,如王、汪、刘、魏,其害固不可容言,其余诸帝自太宗、仁宗而外,未有不任阉人者。按:《明史》载永乐三年,命太监郑和帅舟师下西洋;八年,命内官马靖镇甘肃、马骐镇交址;十八年,置东厂令刺事。因谓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然则明之祸,莫甚于宦官,而宦官之祸,实基于太宗也,安得谓其不任阉人哉!

吴中行

吴中行劾座主张居正得直谏名,然终不可为训。流及既衰,遂有阉党御史智铤受业赵南星门而疏诋南星为元恶者。

经学理学

言经学者,宗宋必斥汉;言理学者,宗程、朱必斥陆、王,何见之小耶!试观本朝孙夏峰、汤文正,理学皆宗陆、王而未尝悖圣道也;东吴之惠氏、东浙之万氏,经学皆宗汉而未尝悖圣教也。譬之登山者,或自南或自北,其路之平易远近不能皆同,要皆望是山以行,不迷于所往,则固殊涂而同归也。

柳仲涂作铭

柳仲涂为其外祖父伊阙县令太原王公作墓志铭，其文首纪葬之年月与地，末纪名字三代与卒年，中叙事实，则全述其舅氏信诏之言，盖仿昌黎《襄阳卢丞墓志铭》述其子之语、《河中府法曹张君墓碣铭》述其妻之语例，乃变体也。铭语亦简质，云："男贤若父，妇贤若母。斯焉为谁，柳开外祖。名兮传于世，骨兮归于土。洛水、邙山，千秋万古。"

刘　轲

唐刘轲行藏最奇，初为僧，继为道士，后进士登第，以能文章名。所作《农夫祷》有云："农人不饥而天下肥，蚕妇不寒而天下安。"语特精妙。轲为僧时，因葬遗骸感梦而精儒学，策名任史官，见《南部新书》。

斛　铭

常熟蒋雨亭制军陈锡之父侍御伊，尝铭其斛曰："出此入此，厥惟公平。有易是者，天殛其人。"制军谨守家法，凡遇迁除，辄蠲佃租。外叔祖周葵园先生以清收租斛内嵌木一方，视他斛减二升，刊字于木曰："少收几粒，多收几年。"至今遵用之。

养一斋诗话

诗话类取近人之诗，易涉标榜，惟山阳潘彦辅孝廉德舆《养一斋诗话》，尚论列代，至明而止。其论悉禀圣人诗教之旨，以心术行谊为本，以气骨韵味为主，近时诗话，当以此为首矣。略识数则于左：

"三百篇之体制音节不必学、不能学，三百篇之神理意境不可不学也。神理意境者何？有关系寄托一也，直抒己见二也，纯任天机三也，言有尽而意无穷四也。不学三百篇，则虽赫然成家，要之纤琐摹拟，饾饤浅尽而已。""学诗当先求六义，唐以前比兴多，宋以来赋多，故韵味迥殊。""诗积故实固是一病，矫之者则又曰诗本性情。余究其所谓性情者，最高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耳。其下则叹老嗟穷，志向龌龊。其尤悖理则荒淫狎媟之语，皆以入诗，非独不引为耻，且曰：'此吾言情之什，古之所不禁也。'于虖！此岂性情也哉？吾所谓性情者，于三百篇取一言曰'柔惠且直'而已。此不畏强御，不侮鳏寡之本原也。老杜云'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直也；'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柔惠也。乐天云'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直也；'不辞为俗吏，且欲活疲民'，柔惠也。两公此类诗句开卷即是，得古诗人之性情矣。舍此而言性情，诗之螟螣也。'性情'二字，颇不易言，更勿误认。""吾学诗数十年，近始悟诗境全贵'质实'二字。盖诗本是文采上事，若不以质实为贵，则文济以文，文胜则靡矣。吾取虞道园之诗者，以其质也，取顾亭林之诗者，以其实也。亭林作诗，不如道园之富，然字字皆实，此修辞立诚之旨也。竹垞、归愚选明诗皆及亭林，皆未尝尊为诗家高境，盖二公学诗见地，犹为文采所囿耳。"

龙井寺

西湖龙井寺重修于乾隆二十六年，明年仲春，高宗纯皇帝敬奉慈舆，省方南服，驻跸湖滨，旬日之中，翠华四至，亲洒宸章三十有一，自来名胜莫之能比，见于浙江巡抚庄有恭碑记。余于咸丰元年重九日往游，寺宇全圮，残碑断碣，偃仆荒草间，仅存秦淮海祠庑三楹，壁间刊《龙井题名记》及无锡秦小岘侍郎瀛一跋一记、谢蕴山中丞二诗。因恐数年之后并此亦毁，急录之以备湖山掌故。

跋云："谨按：始祖淮海先生以宋元丰二年至杭州，与龙井僧辨才善，有《龙井记》、《龙井题名记》，并见集中。元丰二年己未至今乾隆六十年乙卯阅七百十有七年，而瀛以备兵浙西至龙井。《龙井记》故米襄阳书，今壁间碑石乃明华亭董文敏仿米书补书者。《龙井题名记》则寻觅不可得。瀛既属长洲周瓒敬摹先生像，选工上石，并补录《龙井题名记》。镌像后，付龙井僧嵌置寺壁。无锡裔孙瀛谨识。"

记云："龙井之名何以著？以辨才僧居龙井著也。辨才居龙井何以著？以余远祖淮海先生为辨才作《龙井记》者也。先生以绍圣初，尝由国史院编修出为杭州通判矣，而其与辨才往还，则在元丰二年。时先生方自淮如越省亲，过钱塘与参寥访辨才于寿圣院之潮音堂，憩龙井亭，据石酌泉，为之题名，又为之记。乾隆乙卯春，瀛监司浙右，过龙井，既尝摹先生像，并补书《龙井题名》，镌诸石，嵌龙井壁间。既而思曰：吾祖文章气节与苏文忠略同，两公于杭皆有遗迹，今文忠与李邺侯、白刺史、林处士并祀孤山，称'四贤'，而先生则无有祠而祀之者。龙井故先生旧游处，不可以无祀。爰于隙地葺屋三楹，中奉先生栗主，而左则以辨才祔焉。瀛尝按先生游龙井，与辨才善，旋别去。其后先生倅杭，在绍圣初，辨才示寂于元祐八年，是先生再至杭州，辨才已殁，而龙井之名犹特以先生与辨才而著。圣天子时巡莅止，亲洒翰墨，天文炳煜，照耀山谷，盖贤哲之流风远矣。龙井故在风篁岭上，俗称老龙井，今龙井距风篁岭半里许。所谓寿圣院、潮音堂都不可考。方先生倅杭，即道贬处州，是以无政迹可见。今栗主称杭州通判者，以先生尝奉有倅杭之命，则从先生官宜也。祠之落成，以嘉庆元年十二月朔日。董其役者，前浙江临海县知县无锡华瑞潢、龙井僧广浩。浙江杭嘉湖兵备道无锡裔孙秦瀛撰，翰林侍讲钱塘后学梁同书书。"

诗云："杖策呼龙伴夜吟，挥毫对客听潮音。封侯那敌识苏面，说偈同来印佛心。淮海无双推国士，衣冠中岁宴琼林。倚筇久作归钦想，篁岭风泉托意深。""被谪杭州又处州，觚棱十载梦仙游。熙、丰绍复怜诸老，党籍迁移到远陬。乌鹊栏杆人去后，古藤花影月明秋。雨深溪路黄鹂语，仿佛先生在上头。"丁巳夏日，谒少游先生祠二首，南康谢启昆。

芗畇公挽联

先君子芗畇公讳元錞，生于先大父秋畦公临海县学官廨，时乾隆辛丑年也。道光己亥(以溎)司铎台郡，迎养署中。先君子精八分书法，求者坌集，应之不倦。性嗜花，栽植盈庭，四时灿烂不绝。兴至，则纵游岩壑，或与二三朋好沦茗衔杯，优游永日。与人仁恕诚恪，周急惟恐不及。甲辰九月，以中风疾弃养，台人士吊者皆哭失声，投赠挽联，录其尤者于左。山阳郭太守恒辰云："鳣舍怡情，看三径香多，省识人如菊淡；鲤庭侍养，怅六年吏隐，遽闻诗咏莪哀。"长白双协镇德云："七十载德望常尊，子舍衔鳣，济美克成名进士；万八峰吟踪重到，仙区化鹤，归真定列上清班。"武进冯明府翊云："鹤俸慰桑榆，台岳重游，六十年前来处去；鲤庭茂桃李，楹书可读，五千言在殁犹存。"萧山张学博锡戊云："名成鲤对，诰锡鸾封，最惬心镜水辞官(先君子于戊戌岁摄会稽县学事)，霞城就养；闲即栽花，病还作草，忍撒手金英正放，墨沈犹浓。"临海傅学博兆兰云："阅历遍名区，玩水登山，七秩精神欣矍铄；笑谈聆讲幄，栽花赌酒，五年杖履忆追陪。"临海洪明府瞻陛云："随宦海为汗漫之游，樽酒常携，中圣中贤，无非乐趣；就禄养于降生之地，名山久住，是仙是佛，合有前因。"(同里孔宪采填讳)

竹杖浸厕

刑伤，饮小便止痛解毒，获效最神。秀水诸襄七宫詹锦之先人有为县吏者，悯刑人之痛苦，每竹杖必浸厕中，久而后用之，如是者数十年。迨宫詹显达，人咸谓因是得报。

九言联

九言挽联难得佳者，尝于仁和陈子诚茂才世敬家见其尊人座联云："蒙二爻，以子克家为吉；箕五福，得考终命而全。"用经语妙造自然。

妆 域

杭堇浦太史《道古堂集》有《妆域联句》诗并《序》云："妆域者，形圆圜如璧，径四寸，以象牙为之，面平，镂以树石人物，丹碧粲然。背微隆起，作坐龙蟠屈状。旁刻'妆域'二小字，楷法精谨。当背中央凸处，置铁针，仅及寸，界以局，手旋之，使针卓立，输转如飞，复以袖拂，则久久不能停，逾局者有罚。相传为前代宫人角胜之戏，如《武林旧事》所载'千千'、《日下旧闻》之'放空钟'之类。盖藉以销吹花永昼，题叶闲思，所谓妆域者也。"诗长不备录，摘其中间十韵。云："乌三匝未栖，蕉百回仍剥。"(赵信意林)"蓬卷无根株，涡洄乱清浊。"(沈嘉辙乐城)"徐时影缤翻，急处势腾踔。"(吴焯尺凫)"气渴犹蚁旋，局残屡鹤啄。"(赵昱功千)"文窗纷合围，红袖竞关扑。"(嘉辙)"快夺金百镮，偏输玉双珏。"(信)"回肠托防间，匪石谩谣诼。"(厉鹗太鸿)"拢鬓婢争看，扶腰女初学。"(嘉辙)"眉颦侧轻钿，臂瘦动宽镯。"(世骏)"人语喧行廊，花光飏绣桷。"(焯)摹写情状绝佳。

观龙舟诗

嘉庆间，御制《观龙舟》诗，命诸词臣赓和，皆为"水嬉"嬉字韵所窘，鲜有合作。钱塘陈荔峰师嵩庆和句云："四海鱼龙呈曼衍，九重珠玉戒荒嬉。"盖是日方以《崇俭黜奢诏》宣示中外，故诗意及之。睿皇帝大称赏，谕为诸诗之冠，由是宠眷有加，遂跻卿贰。

归去来辞序

陶靖节《归去来兮辞序》一百九十八言，叙次详尽，语朴旨深，有此辞必有此序，而其美始全。近世坊本往往芟去不刻，谬矣！

顾横波小像

程春庐京丞，博雅嗜古，所蓄书画甚多。余曾于其侄银湾参军世樾处，见《顾横波小像》一幅，丰姿嫣然，呼之欲出。上幅右方款二行云："崇祯已卯，七夕后二日，写于眉楼，玉樵生王朴。"左方诗二首云："腰妒杨枝发妒云，断魂莺语夜深闻。秦楼应被东风误，未遣罗敷嫁使君。淮南龚鼎孳题。""识尽飘零苦，而今始得家。灯煤知妾喜，特著两头花。庚辰正月廿三日灯下，眉生顾媚书。"

一字师

李绅吏正叔孙婼之婼读为敕咎反之误；杨廷秀吏正干宝为于宝之误；齐已《早梅》诗"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郑谷改"数"为"一"；张咏"独恨太平无一事，江南闲杀老尚书"，萧楚才改"恨"为"幸"；程风衣嗣立"满头白发来偏早，到手黄金去已多"，周白民振采改"到"作"信"：皆所谓一字师也。他若范文正公《严先生祠堂记》云"先生之德，山高水长"，李泰伯改"德"为"风"；苏东坡《富韩公神道碑》云"公之勋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虚己听公，西戎北狄，视公进退以为轻重，然一赵济能摇之"，张文潜改"能"为"敢"；宋省试赋题"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满场皆曰"诣南门而听焉"，惟魁多士者改"诣"为"出"；王贞石《御沟》诗"此波涵帝泽，无处濯尘缨"，贯休改"波"为"中"；任翻《题台州寺壁》诗"前峰月照一江水，僧在翠微开竹房"，有观者改"一"为"半"；陆举之"岩边桂树团丹雾，石上苔花阁绿云"，王荫伯改"团"为"生"，改"阁"为"动"；张虞山养重"南楼楚雨三更远，春水吴江一夜增"，王渔洋改"增"为"生"；陈香泉奕禧"斜日一川汧水北，秋峰万点益门西"，王渔洋改"峰"为"山"：是亦于一字分工拙也。此类尚多，未遑悉载。

千字文

周兴嗣《千字文》，今之科场、号舍、文卷，及民间质库、计簿，皆以其字编次为识，取其字无重复，且众人习

熟，易于检觅也。雍正元年，礼部议准，乡、会试朱卷字号，将《千字文》内不佳字样拣去荒、吊、伐、罪、毁、伤、悲、虚、祸、恶、竭、尽、终、贱、离、颠、亏、疲、逐、邙、惊、坟、弱、倾、困、灭、弊、刑、翦、杳、冥、黜、讥、极、殆、辱、耻、逼、索、寂、寥、散、累、遣、戚、凋、委、落、宰、饥、厌、故、祭、祀、颡、悚、惧、恐、惶、骸、垢、骇、诛、斩、贼、盗、捕、叛、亡、魄、孤、陋、寡、愚、诮共七十五字，又亚圣孟子名应避，及数目四、五、六、九等字与号数复，亦皆勿用。余按：鲍氏《知不足斋丛书》以《千字文》编页，改“祸因恶积”句为“禄因功积”，盖亦以字之当讳而易之也。

刘太史诗

阳湖刘芙初太史嗣绾，天才藻发，早岁入成均，与莫宝斋侍郎齐名。年过四十，始以第一人捷南宫，朝野皆以大魁期之，而刘则以闱作未佳惭憾成疾，殿试时，书卷潦草，遂不得鼎甲。所著《尚䌹堂诗集》，佳句如“江远全浮树，山低半入城”、“霁雪他乡树，春灯独夜船”、“野水自成渡，乱峰争入楼”、“江上春阴孤店外，客中寒食百花前”、“好春似水难消劫，名士如花易散场”、“梦来好夜连天远，情到中年比海深”、“棋局在心还敛手，酒杯如影不离身”，吐属隽妙，不愧名士风流。刘久困名场，羁旅漂泊，感慨无聊之意，悉寓诸诗，如“身世漫将书慰藉，姓名都与刺消磨”、“全家别后贫兼病，独客归来哭当歌”、“琴余焦尾声都死，烛烬伤心泪亦干”、“生原有恨偏同世，归已无聊况异乡”、“万念总由蚕自缚，一生只有蠹相怜”，情辞悱恻，读之尤令人辄唤奈何。

姚明府

道光庚子，英夷陷定海，邑令姚履堂怀祥赴水殉难。越九年，其友谢厚庵参军兰生以明府分校时蓝笔所作诗刊石吴山祠中，杭州太守徐信轩先生敬为作启征诗，词气雄壮，结段尤佳，云：“当夫神祠月黑，山阿雨来，远闻鹤笙自天而下，明府披上清之法服，驾逍遥之云车，陟降在庭，摩挲片石。灵旗东指，茫茫怒涛。戍鼓无声，妖烽绝焰。叹葬身之得所，吾从冯夷；听招魂于异乡，谁非宋玉！邈彼英爽，庶几乐胥。呜呼！颜鲁公握拳透爪之气，早知在《争坐位》间，岳鄂王怒发冲冠之词，宜对峙栖霞岭上。”

思忠录景忠录

参军又纂《思忠录》、《景忠录》，表扬死难诸人，钱警石学博为题《长歌》，叙述甚详。其辞曰：“谢君昔日曾从戎，军门论事惊凡聋。有手恨不能杀贼，濡染大笔思劝忠。凡死夷难尽箸录，托始吾浙之甬东。姚知县（怀祥，福建侯官人），全典史（福，甘肃人），李县丞（向阳，云南昆明人）先后死。朝廷重寄果何人，漫言死职无文臣。不见乍浦同知韦逢甲（山东人），上海典史杨庆恩（山阴人）与夫运饷知县颜履敬（甘肃人），皆不避贼图生存。事闻荷褒恤，乃共武臣死难同荫其子孙。武臣首数陈提督（化成，同安人），吴淞作镇若山岳。壮哉至死犹横矟，从之死者有六忠（韦印福、钱金玉、龚龄垣、许林、许攀桂、徐大华，皆领官兵，亦与其难。娄县廪生杨秉杷撰《六忠传》，厚庵云尚有外委姚雁宇）。不愧将军之部曲。厦门与虎门，大角连沙角。闽、粤诸将多死绥（提督关天培，总兵江继芸祥福，三江副将陈连升及其子鹏举），后来甬上四镇亦卓荦。（寿春总兵王锡朋、处州总兵郑国鸿、定海总兵葛云飞，狼山总兵谢朝恩。）更有朱家父子兵（金华副将朱贵及其子昭南）大宝山头（在慈溪县）死尤酷。死虽酷，功实多。从死之士卒，其名亦不磨。所惜张总戎（朝发），功罪犹殊科。同时有直笔，若文若诗歌，谢君一一勤搜罗。天知谢君剧好事，先遣收藏棘闱字（乙未乡试，厚庵从事外帘，姚公怀祥以分校蓝色笔写字赠之）。异时摄职之永嘉，突兀堂前见题识（葛公云飞楹联在瑞安副戎署，厚庵手拓，与姚公遗墨同征题咏），完人遗墨得合并，力透纸背想忠义。更教华盖谒双忠（陈忠毅公丹赤、马忠勤公琾，同死耿精忠之难。马公之侄颖姿、家人张亦宝亦死焉，有祠在温州华盖山），吊古伤今同一致。同官率钱新祟祠，碑传遗文急编次。先人纪录有《思贤》（厚庵之先横山先生应芳，有《思贤录》，记宋道乡邹公事），续以《景忠》、《思忠》可连类。开缄字字光芒寒，读之使我惨不欢。粤西方探赤白丸，愿以此激壮士肝。呜呼小丑勿蔓衍，即日荡平罢征战，安良除暴赖郡县。岂无治行称最善？请君更补循吏传。”

徐阮邻师诗

徐阮邻师以名孝廉出宰秦中，大吏皆刮目相待。擢阶州牧，解组归林下，优游娱情诗酒，著有《抱碧堂集》行世。诗尤长于七言律句，如《秋感》云：“百虫愁语古今感，一笛凉生天地秋。”《由汜水抵巩县》云：“阴谷双轮雷入地，颓崖一线井窥天。”《山行》云：“树颠野戍云拦路，山罅人家石筑门。”《初冬石嘴山旅夜》云：“十月苦寒边地早，一樽清话故人同。”《游拙政园》云：“四围花溆鸥眠艇，一径松阴鹤候门。”《寄怀吟谷叔豫章》云：“九派江流归棹远，一春柳色小楼多。”清华流逸，不愧作者。又《江船杂咏绝句》云：“江回滩绕百千湾，几日离肠九曲环。一棹画眉声里过，客愁多似富春山。”情味绝似渔洋。

李芝龄师

李芝龄师于嘉庆丙子年继汪文端公来浙视学，秉文端公之训以衡文，一时名士皆荷裁成，无沧海遗珠之憾。公莅浙时赋诗云：“诏持使节莅南邦，紫塞迎銮荷泽庞。天语宠褒文第一（九日，喀喇河屯行宫召见，奉有“考试差第一，往视浙学”温旨），师恩泣感士无双（辛酉选拔，师为嘉善钱辅堂先生，曾以“国士无双”命题。兹行过师故里，不胜知己之感）。搜才期副丹宸望（上有“浙江人文渊薮，当取有用之才”之谕），继响难赓《白

雪》腔(时接汪瑟庵师之任)。五夜霜钟催早发,扁舟寒雨下吴江。""秦、黔万里捋吟须,况此名山似画图。得友更欣逢白傅(时同年吴棣华廷琛守杭),无诗或恐负西湖。淡妆浓抹皆奇格,秋实春华总奥区。多少楩楠期人贡,肯遗大泽夜光珠!"情文斐娓,迄今士林犹能诵之。

元骈体文

元骈体文不及宋人之精警,而炼词工雅,亦有足采者,兹就《文类》中摘录以识其概。阎复《丞相阿术赠谥制》起云:"边外开边,四达弗庭之域;将门出将,三持分阃之权。"姚燧《左丞许衡赠官制》起云:"天非继圣学之坠绪,则不生命世之大才;国欲与王道以比隆,肆用为烝民之先觉。"姚燧《耶律钧赠官制》起云:"臣克厥艰,而始民敏其德;子焉能仕,皆由父教之忠。"王构《丞相答剌罕赠谥制》起云:"予故宣力于四方,所赖人才之协助;天不慭遗于一老,其何治化之成能。"程钜夫《丞相卜怜吉封河南王制》起云:"抚帝业之艰难,爰思将帅;启功臣之盟誓,宜及子孙。"谢端《御史大夫相嘉顶利封谥制》起云:"列爵之等以驭贵,孰加于诸侯王;元勋之胄而象贤,宜膺于三锡命。"吴澄《谢赐礼物表》起云:"接地风云,际会亲逢于明主;丽天日月,照临远及于老臣。"卢亘《贺亲祀太庙表》起云:"九重御极,太平端拱于中天;万舞奏庭,顺礼告成于清庙。"虞集《贺正旦表》起云:"阳春发育,明新若日之方中;正朔会同,溥博如天之为大。"谢端《贺亲祀南郊表》起云:"四方于理,事天致恭己之诚;三年而郊,卜日叶用辛之吉。"杨文郁《贺千秋笺》起云:"阳常居于大夏,方收养毓之功;震一索为长男,载启亨嘉之会。"姚燧《丞相塔剌哈追封淇阳王制》末云:"呜呼!何但上下床,尽余子可束之高阁;如失左右手,慨正人不作于下泉。"王构《翰林承旨姚燧父桢赠官制》末云:"于戏!贞风千古,岿然不废鲁灵光;太史一家,嗣者无惭汉司马。"郑文原《许衡妻敬氏封魏国夫人制》末云:"于戏!夫妇相敬如宾,亦既追荣于偕老;公侯必复其始,尚其启迪于后人。"王士熙《太史令王恂赠谥制》末云:"于戏!元气所凭,不存亡于生死;九原可作,尚哀荣于始终。"徐世隆《贺东昌路平宋表》末云:"骏奔效命,正海内一家之时;虎拜扬休,上天子万年之寿。"邓文原《贺圣节表》末云:"广文王有声之诗,载歌律吕;衍殷宗无逸之寿,虔祝华嵩。"

梁楚生诗

杭州梁楚生女史德绳,为冲泉少司空敦书之女,归德清许周生驾部宗彦。平生惟耽吟咏,著有《古春轩诗钞》。《即景呈夫子》云:"薄云漏日明孤塔,新水涵秋淡远天。"《送接山四兄之粤西任》云:"江山胜处诗尤健,儿女多时宦亦愁。"皆集中佳句也。

学医宜慎

程杏轩《医案》历叙生平治验,颇有心得。惟治张汝功之女暑风用葛根、防风等药,遂致邪陷心包,神昏肢厥。旋用清络热开里窍之剂,而势益剧,变成痉证而殁。因谓暑入心包,至危至急,不可救药。而不知暑风大忌辛温升散,其初方用葛根、防风,劫耗阴津,遂致热邪入里。观此,可见医学之难。忆道光癸巳仲秋,三弟以灏年十五,患伏暑症,初见发热、恶寒、头痛,延同里某医治之。某医道负盛名,诊视匆遽,误谓感寒,用桂枝、葛根、防风等药二剂,而神昏肢冷。余时方自郡城归,更延茅平斋治之,以为热邪入里,用生地、玄参、银花、连翘、竹叶等味,竟不能痊。人皆归咎于茅,而不知实误于某也。并记于此,以明学医之宜慎焉。

岳王祠联

岳王祠联云:"百战妙一心运用,两言决千古太平。"又云:"子孝臣忠,决战早成三字狱;君猜相忌,偏安还赖十年功。"又钱伯瑜中丞联云:"万里坏长城,叹息北征将士;中原揞半壁,伤心南渡君臣。"又王之裔孙镇南为浙江运使时,修葺祠宇,题联云:"天章褒臣节,想当年竭力致身,忠孝兼全,万古精诚光日月;祖训衍家传,愿奕叶承先启后,蒸尝勿替,千秋俎豆炳湖山。"皆警策。

恽南田诗

武进恽南田格画花卉为本朝第一,而诗、字亦佳,时称"三绝"。所著《瓯香馆集》,佳作如《送江西罗饭牛》云:"长天孤鹤又西飞,八月新凉到客衣。歌吹竹西留不住,满江秋月一帆归。"《湖上张李二子在闽南不至》云:"十年吴客不闻箫,珠树三山入梦遥。秋到闽南人未返,愁心多作海门潮。"格韵俱胜。

评苏诗

苏长公诗,才雄气豪,独有千古,然不善学之,每流于粗。纪文达公评公诗,针砭处切中要害,有裨学者,录数条于此。《南康望湖亭》诗:"八月渡长湖,萧条万象疏。秋风片帆急,暮霭一山孤。许国心犹在,康时术已虚。岷峨家万里,投老得归无?"评云:"但存唐人声貌,而无味可咀,此种最害事。而转相神圣,自命曰高,稍或訾警,辄嗤曰俗,盖盛唐之说愈多而盛唐之真愈失。"《送范德孺》诗:"渐觉东风料峭寒,青蒿黄韭试春盘。遥想庆州千嶂里,暮云衰草雪漫漫。"评云:"太落送行诗窠臼,此真可赠遍天下人者。"《读孟郊诗》诗二首:"夜读孟郊诗,细字如牛毛。寒灯照昏花,佳处时一遭。孤芳擢荒秽,苦语余《诗》《骚》。水清石凿凿,湍激不受篙。初如食小鱼,所得不偿劳。又似煮彭蜞,竟日嚼空螯。要当斗僧清,未足当韩豪。人生如朝露,日夜火消膏。何苦将两耳,听此寒虫号。不如且置之,饮我玉色醪。""我憎孟郊诗,复作孟郊语。饥肠自鸣唤,空壁转饥鼠。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有如黄河鱼,出膏以自煮。尚爱《铜斗歌》,鄙俚颇近古。桃弓射鸭罢,独速短蓑舞。不忧踏船翻,踏浪不蹈土。吴姬霜雪白,

赤脚浣白纻。嫁与踏浪儿，不识离别苦。歌君江湖曲，感我长羁旅。"评云："即作东野体如昌黎、樊宗师诸例，意谓东野体我固能之，但不为耳。然东坡以雄视百代之才，而往往伤率、伤漫、伤放、伤露者，正坐不肯为郊、岛，少一番苦吟工夫耳！读者亦不可不知。"

铁　画

芜湖铁工汤鹏，能揉铁作画，花竹虫鸟，曲尽生致，又能作山水屏障。好事者以木范之，悬于壁，或合四面成一灯，锤铸之巧，前此未有。汤殁后，其法不传，或有仿为之者，工拙悬殊矣。仁和朱茂才文藻赋此有句云："乍看似墨泼绢素，山水人物皆空嵌。风飘秀色动兰竹，雪摧老干撑松杉。华轩逼人有寒气，盛暑亦欲添衣衫。最宜桦烛晓春夜，千枝万蕊发翠岩。元明旧迹共谛视，转觉暗淡精神槭。"摹写绝妙。

沈观察

吾邑沈青斋观察启震幼时，父介亭封公庭光馆于外，母孔太恭人亲教之读。太恭人有《寄外》诗云"窗下看儿温《鲁论》，灯前教婢拣吴棉"，及"夜枕先愁明日米，朝寒又典过冬衣"等句，皆纪实也。观察官运河，太恭人板舆就养，戒之曰："毋虑不足而多取一钱，毋恃有余而多用一钱。"嵇文恭公韪其言，为题慎一斋额；观察即以名其诗集。集中佳句如"日影半窥树，山光高入城"、"夕阳孤岛没，春雨一篙深"、"僮沽酒去自磨墨，僧叩门来惟借书"、"疏雨断桥驴背酒，浅滩孤艇鹭傍灯"，皆有隽致。观察博学多闻，兼工尺牍。其幼子秀生乃暮年所得，冯星实鸿胪应榴以书贺之，观察答柬有云："插成阴之杨柳，我本无心；画依样之葫芦，君其努力。"吾里北栅外分水书院为观察所创地，有三元阁，观察手题联云："天锡名山储二酉，人登杰阁兆三元。"

汤将军殉节诗

咸丰癸丑年二月十一日金陵被陷，将军祥厚力战殉难，总督陆建瀛乘轻舆遁，为乱兵杀。时武进汤雨生将军贻汾寓居金陵，于城陷之次日赋《绝命诗》，投城北李氏园池死，年七十有六。遗命芦席卷埋竹园内，以手卷百余殉。后抛弃殆尽，诗、文稿亦散失，惟《绝命诗》为仆携出得传。先是，将军之祖大奎官福建凤山知县，父荀业随任。乾隆时，林爽文之乱，父子同殉，邑人呈请敕建父忠子孝祠。将军以难荫世袭云骑尉，官至乐清协副将。工诗爱士，有古名将风。服官三十年，以病告归，居金陵二十年（将军尝题联于金陵所居之堂，为艺林传述："醉翁之醉，狂夫之狂，四十年旧雨无多，屈指谁为三径客？南岭以南，北海以北，千万里闲云自在，到头还爱六朝山。"），至是殉节，洵克绳先烈而不负国恩矣。其《绝命诗》云："死生轻一瞬，名义重千秋。骨肉非甘弃，儿孙好自谋。故乡魂可到，绝笔泪难收。藁葬毋予恸，平生积罪尤。"将军之侄成烈刊以征诗，并次韵作《哀挽词》云："授命临危日，成仁蹈义秋。全归能继志，绝笔见诒谋。矍铄心仍壮，沈埋骨未收（遗命以芦席卷埋竹园内）。双思堂下水，清冷更何尤。陈书谈要略（公曾刻《金汤十二筹》诸书，去岁尝以战守灭贼诸略上书江督陆建瀛，恐贼有卒至江宁之势，陆笑而不用），擘画已经秋。保卫乘城绩（道光壬寅英夷犯顺，公与在籍绅士周开麒、蔡世松设保卫局，同心防堵，奉旨褒奖），艰危在野谋。燎原讵易扑？覆局竟难收。赫赫谁当路，能无众口尤（陆帅自九江一昼夜遁归江宁，安庆因之而溃，复撤采石扼险之师入城，金陵因之而陷）！金陵龙虎地，一夕黯然秋。只有闻风遁（苏抚杨文定先驻江宁，闻陆帅溃于九江，即日遁还京口，复遁江阴，镇江亦陷），曾无未雨谋。黄巾犹未合，赤帜已全收。白发丹心炯，身歼孰可尤。家国无穷恨，当兹多难秋。枕戈期遂志，投笔未成谋。莫泄心胸愤，何能涕泪收。从戎吾计决，报复庶无尤。"一时和者甚多，钱塘张亦篪茂才炳诗最佳，附录于后："碧血四十字，寒潭万古秋。林泉能赴义，忠孝故诒谋。尽室艰谁托？孤城黯未收。鬼雄知不暝，迅望扫蚩尤。江南谁覆悚？众口自阳秋。尸有王彭祖，才无孙仲谋。邻防军太玩，逸老策空收。退舍帆何遽！翻难阻石尤（陆帅自九江驶风，一昼夜退回金陵）。遂使窥三郡，徂春又及秋。金钱縻内帑，玉帐待成谋。孤愤敷天积，疮痍遍地收。却思筹十二，空忆策严尤（将军曾刻《金汤十二筹》诸书，及防守事宜）。风雅思公昔，筼筜万个秋（壬辰之夏，曾乞公墨竹）。宦从鸥比澹，田与鹤分谋。名有湖山识，忠皆翰墨收。男儿森大节，只字亦效尤。"

金总宪论诗

仁和金桧门总宪德瑛，诗骨坚意警，不主故常。其评昌黎《桃花源图》诗云："凡古人与后人共赋一题者，最可观其用意关键。如《桃源》，陶公五言，尔雅、从容、草荣、木衰四句略加形容便足。摩诘不得不变七言，然犹皆用本色语，不露斧凿痕也。昌黎则加以雄健壮丽，犹一一依故事铺陈也。至后来王荆公则单刀直入，不复层次叙述，此承前人之后，故以变化争胜。使拘拘陈迹，则古有名篇，后可搁笔，何庸多赘！诗格固尔，用意亦然。前人皆于实境点染，昌黎云：'当时万事皆眼见，不知几许犹流传？'则从情景虚中摹拟矣。荆公云：'虽有父子无君臣，天下纷纷经几秦？'皆前所未道。大抵后人须精刻过前人，然后可以争胜，试取古人同题者参观，无不皆然。苟无新意，不必重作。世有议后人之透露，不如前人之含蓄者，此执一而不知变也。"观公此论，可知其诗得力之所在矣。

吴雪坡诗

同里吴雪坡上舍铉堂，少嗜为诗，出语清俊，以不善谋生，家计日窘。有友媚事显者，招之往，谓："从我游，则饶裕可立致。"吴力拒之，托《咏燕》以见志云："社日重来觅旧巢，一双飞处傍花梢。莫夸王谢门庭好，恐被寻常百姓嘲。"晚年益肆力于诗，斗室酣吟，萧然自

得，无儋石储不顾也。著有《弃余偶存》，草录其最佳者于左。《咏史》云："小勇凭血气，大勇尚智谋。荆卿狗屠耳，翻与虎狼雠。覆燕不足惜，终负于期头。至今易水上，悲风常飕飕。咄哉张子房，乃欲效其尤。"《游硖石东西两山》云："紫藤花外啼暮禽，碧云寺前数峰阴。云根倒插下无际，绝壑奔流泉瀑深。夕阳欲落犹未落，何处炊烟出茅屋！槎枒怪石立如人，一路寒声响丛竹。"《送儿》云："我已无家别，儿今别更难。一身何处去，双泪几时干。世路风波险，年华草木看。此生须努力，菽水望承欢。"《秋海棠》云："谁弹粉泪染猩红，蟀蟋栏边见几丛。绝色从来多晚嫁，休将迟暮怨西风。"

岳小坡诗

秀水岳小坡上舍廷枋，少有至性，尝刲左股以疗母病，后父病剧，又割股以进，病寻瘳。及父母殁，哀毁骨立，朝夕恸哭不已，闻者感叹。好读史，工韵语，尤长于七言。如《溪上晚步》云："风定一蝉嘶独树，雨余双鹊立枯枝。"《舟中即景》云："细草碧分游客路，远山青落酒人卮。"《忆凌镜蓉》云："廿年孤馆诗人泪，万里浮云壮士心。"俱堪讽诵。

蒋礼山

临海蒋礼山明府履，以名孝廉官闽之德化县，有循声。调南平县，适台匪滋事，大师进讨，过兵络绎，供应不赀，遂致赔累。清查案起，名列亏项三等中落职，羁闽八年始释归。殁后，其友太平戚鹤泉教授学标为铭以哭之，云："凤凰之出，为世文章。风雨冥晦，坠翮而伤。啁啁小鸟，得意方翔，仰首问天，其理茫茫。"蒋好吟咏，尝郊游得句云："疏竹曲通径，寒梅高过墙。"颇为时流所称。其寓闽中时有句云："妻子田园多割舍，未能抛得醉时吟。"可想见风趣矣。

舅氏周愚堂先生

舅氏周愚堂先生桢，幼即嗜学，尤好吟咏，尝赋《采桑曲》云："鸠声喔喔唤轻寒，泥滑青郊行路难。愁绝桑阴春欲暮，一痕浓绿上眉端。"人莫不赏其风韵。秋试不得志，援例入成均，应京兆试，题诗闱中云："觱栗吹声急，谯楼漏已深。高堂千里梦，矮屋十年心。曙色明寒幕，秋香溢上林。良材焦尾识，莫谓少知音。"放归后，益肆力于诗。家居震泽之藕湖，有复古桃源洞，因绘图题诗见志，云："我是渔郎惯招隐，桃源久住不迷津。"

字宜从今

钱唐古作"唐"，今之钱塘县作"塘"；荡阴古作"荡"，今之汤阴县作"汤"；纯留古作"纯"，今之屯留县作"屯"；豳古作"豳"，今之邠州作"邠"；茬平古作"茬"，又作"茌"；今之茌平县作"茌"；太山作"太"，今之泰安州作"泰"，非若太原、太平、太湖等仍之作"太"；吴淞江作"淞"，今之松江府作"松"。载在舆图，达于寰宇，皆以从今为宜。

朱梅叔

吾里朱梅叔明经翊清，乌程籍。少擅才藻，有声庠序间。秋试屡见黜，感愤之思皆寓之诗。道光辛巳，鲲溟侄乡试偷得复失，因作《闺怨》诗，索同人和。朱有诗云："传语长门姊妹家，漫题红叶寄天涯。苎萝村里如花女，犹向溪头自浣纱。"见者皆为阁笔。与张梦庐学博交好甚笃，无子，其女适梦庐之子干斋明经光锡。妻卒后，孑然无家，遂依干斋以老。尝赋《五十自述》诗云："荒村风雪数归鸦，孤馆凄凉阅岁华。怅望千秋还著我，侧身四海已无家。酒浇竹叶都成泪，笑索檐梅幸有花。多谢孟公投辖意，不教萍梗向天涯。"其卒也。干斋为之棺殓而无力营葬，其徒周莲史太史士炳与同人谋醵金助之。属余作启，曰："盖闻自古皆有死，必藏幽而乃得所归；博爱之谓仁，能泽枯则其施更厚。是以掩埋之典，详于《礼经》；窀穸之规，载于《左氏》。俾蒿里荷慈云之覆，庶杨郊免暴露之悲。况夫望重师儒，生同乡国。缅其品而同殷景仰，述所遇而共切凄伤。生前之落魄无依，衔忧已极；死后之游魂未奠，饮恨尤深。如已故明经朱梅叔先生，幼秉异姿，长通群籍。才高命蹇，行洁途穷。六十年苦志怀铅，疗贫乏术；五千言遗书在箧，嗣业谁人？晚托婿乡，遽游仙岛。家无尺寸之土，族鲜期功之亲。未卜牛眠，莫崇马鬣。荒原萧瑟，犹淹两世之骸；浅土飘零，应堕九京之泪。在死者既难瞑目，惟仁人能不伤心。某等敬慕仪型，谋营兆域，祈舍金以布地，用集腋而为裘。幽灵克安，功德无量。惠及泉壤，永垂梓里之芳声；载之简编，可续麦舟之故事。"此举乐助者六十余人，集资百余金，遂并其父母妻之柩合葬于珠村，以其余资属干斋存息，供岁时享祭焉。

题　棺

德州程正夫自作一棺，题曰"休息庵"，作诗曰："板屋萧然四壁周，愚人息矣圣人休。"山阳阮吾山司寇葵生自制棺，题诗其上，有"未死何妨暂贮书"之句。萧山汪龙庄大令治寿木，题前和曰"汪龙庄归室"，并作诗云："平生愿力志全归，六十三年幸庶几。得到藏身须茧室，居然无缝是天衣。材从楚产缘非偶，制比桐棺魄可依。盖后何时真论定，硁硁素履任褒讥。"吾里徐瘦生茂才终身不娶，自署其棺曰"独室"，并题联云："埋忧待荷刘伶锸，行乐先题表圣诗。"先君子芗畇公于台州购得嘉木制为棺，题曰"止止居"，书联云："一生倏忽少壮老，万事脱离归去来。"

关侍郎

仁和关云岩侍郎槐，官中书时，以善画供奉内廷，入词林后，直南书房，充《四库全书》提调官，兼武英殿提调。寓斋前植双松，中罗群籍，为退息之所。适赐诗有"松下敞书寮"句，因恭篆"松下书寮"四字为斋额。

仪亲王赠诗云："柳边归院金莲烛，松下仙寮玉局书。"梁文定公国治赠诗云："青松白鹤望蓬莱，中有神仙读书乐。"皆纪实也。侍郎督学广东时，遵惠研溪先生之教，童子有能成诵《五经》者，为青其衿，士风翕然丕变。奏覆试童生加经文一篇，遂定为例。

江西三魏

明江西"三魏"：良弼、良政、良器，以道德著，新建人；本朝江西"三魏"：伯子际瑞、叔子禧、季子礼，以文章称，宁都人。皆同胞也（良器有弟良贵，官最显，而黄氏《明儒学案》遗之）。

明状元争夺情

明阁臣李贤夺情，罗伦争之而见黜；杨嗣昌夺情，刘同升争之而被谪。皆状元也，可为科目增光。张居正夺情，修撰沈懋学与吴中行、赵用贤谋，各上疏，吴、赵皆受杖去国，而懋学疏章为人所持，不果进，乃贻居正子嗣修书，又与工部尚书李幼滋书争之，遂引疾归。是亦可谓贤矣。

沈观察诗

沈莲溪观察少工《四子书》文，登第后，历中外三十年，名益重，年届六旬，遽乞归。怡情吟咏，诗不摹拟前人，而思笔超隽，迥轶凡近。《朱买臣墓》云："城东抔土春草春，严将军墓近作邻。当年上书不报粮用乏，邑子一荐离风尘。布衣怀绶绶少见，守邸掾吏警逡巡。但夸富贵耀乡里，无怪愚妇轻买臣。侍中素贵见陵折，床上小吏彼何人！恩仇报复祸亦及，悔不道中行歌长负薪。"《决计》云："掉头决计出风尘，落叶朝衫脱有因。万事不关归里日，百年难得去官身。首回清渭思华省，道遇桐庐恋旧民。布袜青衫聊自适，豆羹芋饭未嫌贫。"《南中春暮》云："乾坤到处斗戈铤，风景南中尚俨然。燕子梨花三月雨，河豚柳絮一溪烟。暖浮士女湔裙水，晴泛儿孙上冢船。只有老怀难自慰，朝朝北望寸心悬。"《无能》云："已甘人笑百无能，风味萧闲亦自矜。菊影半窗留客酒，虫声四壁读书灯。少年偶作逢场戏，老去真如入定僧。若论文章身后事，胸中五岳尚崚嶒。"断句如《秋兴》云："树高留月久，石瘦宿云多。"《夜坐》云："月明虫絮客，灯暗鼠窥人。"《怀苍石上人》云："诗格瘦于藤络石，棋心尖似笋穿墙。"《山僧》云："坠地虎须坚似铁，窥窗鬼眼碧于灯。"皆清隽可讽。

严伯牙诗

同邑门人严伯牙铁，比玉太守之长子也。从宦滇南，以县丞在滇试用。道光丙午，永昌郡回纥肆扰，上官命司军饷兼督乡勇助剿。时贺制军长龄巡察严密，不携驺从，突至营中，群僚皆以休暇他适，惟伯牙在焉，由是垂青，逾格以军功荐擢县令。伯牙娴于吟咏，在军中不废翰墨，到处留题。著有《餐花室诗稿》，《从军》云："关门山色带斜曛，羽檄交催转饷勤。马迹千盘寻汉垒，蚕丛百里辟蛮云。枕戈易醒刀环梦，投笔犹争翰墨勋。早晚枚皋驰露布，铙歌归听瘴江溃。"《西征曲》云："几堆白骨葬莱芜，是处青山叫鹧鸪。麦饭纸钱寒食雨，又添新鬼哭头颅。"断句如《呈少穆宫保》云："年少自知更事浅，官卑愈觉受恩多。"《由宝宁调任荔波入都引见留别滇南》云："一卷随身无长物，九州行脚笑粗官。"语皆清俊。

韬　光

由灵隐至韬光，路约里许，石级三百余，山径曲折，沿路皆修篁密筱，浓绿杳深，醉人心骨。僧家以巨竹卧径侧引泉，相续不断，泉声丁丁然，静听移时，尘虑都涤。比至山颠，四望空阔，近挹明湖、之江，远望沧海，又别有一世界。庵中题诗甚多，恭读高宗纯皇帝御制句云"翠云入丛篁，赤城盘叠障"，正如登高而呼，俯视众山，皆培塿矣。

西山文集

学者编先正文集，往往搜罗散佚，以多为贵。然或不知简择，并存其酬应世故，不甚经意之作，致贻后世口实。则虽意在表扬，适以累之。真西山先生以道统自任，而集中诗文往往推扬二氏。其为史弥远特授正奉大夫文，称其"宽宏而缜栗，刚大而粹夷。有尊主庇民之诚，足以卫王室；有忘身殉国之节，可以通神明。"又《金国贺正旦使人到阙紫宸殿宴致语口号》，勾合曲词，有"两国交驰通好使，八荒同作太平人"、"圣历从兹天共远，年年玉帛会枫宸"等语，皆为后人所訾，殆编集者疏于审别，不能汰其失欤！

干霍乱

干霍乱，心腹绞痛，欲吐不吐，欲泻不泻，俗名绞肠沙，不急救即死。治法：宜饮盐汤探吐，外治刺委中穴，亦妙。此证王宇泰《证治准绳》谓由脾土郁极不得发，以致火热内扰，阴阳不交。而吴鞠通《温病条辩》谓由伏阴与湿相搏，证有阴而无阳，方用蜀椒、附子、干姜等药。窃谓：干霍乱亦如湿霍乱，有寒有热，当审证施治，不得专主热剂。吴氏书阐发治温病之法，辨论详晰，卓然成一家言。惟此论尚局于偏，恐误来学，特正之。

石　灰

《仁和县志》载明成化时，湖墅凌知州煜家有一黄斑虎，自南河游至，投凌之后巷，诸门不闭，虎入据厅上，大吼一声，凌众破壁逃避，虎遂登楼。时凌之孙妇抱婴儿未起，虎偶捱壁，壁倒，适覆妇身，不遭伤害。地方奔告有司，即召猎户二十余人擒剿，彼此相顾失色，无策可施。一老者令以石灰入稀布口袋，兼带竹、缚、火把，择轻健七八人升楼屋揭瓦，进日光，虎必仰首，即摇灰袋眯其目。继将火把下燎，虎必开口，随以坚利长枪入口内，不容转吭，乃呼众猎户登楼交刺之。如其策，果擒获，不伤一人，舁送官司，各受重赏。按：吾郡

某典，亦尝以此法擒寇，乃道光年间事也。时方岁歉，劫掠时闻，典主豫选众健儿守夜，并储石灰、刀械。一夜寇至，坏大门将入，众健儿出其不意，以石灰喷之，寇目皆眯，刀械齐发，遂被擒。

刘忠义

嘉庆十八年，直隶教匪林清谋逆，实赖陕西咸宁刘公斌首发其事，党与擒而期会误，得以即时戮定。公为滑县老岸镇巡检，勤其职，奸民畏之。尝饮聂监生所，酒半，私语公曰："是邑将有变，亟去官可免。"时八月十五夜也。因时微行村落中，闻冶兵仗声甚厉，侦铁工，具知贼李文成与林清首尾谋逆事，告守令，皆难其事，即讯铁工以得李文成、牛亮臣，亲致之县。讯文成，折其胫。贼始与林清谋定九月十五日期，至是不及待，九月七日，夺城门以入。公时居典史署，闻变，即更短衣持械出，遇贼于衢前，击杀二贼，子嘉善皆死。事闻，赠官知县，谥忠义，子宝善荫袭云骑尉，改文职为贵州某官。(此事详见上元梅伯言户部曾亮《柏枧山房文集》，乃《圣武记》所未载者。)

卷　八

奔　走

《诗》："予曰有奔奏。"传、笺之义各不相合，正义乃强合之，既以"奏"为"宣布"之义，又以"奔走"之义属之，其说难通。传以为"喻德宣义"，于"奏"之义则当矣，而"奔"字难通。惟笺以"归趋"为义，其说最协，盖奏、走古本相通也。

名字沿误

汉司徒王况，或误作"王"，当作王，音宿。王巾字简栖，作《头陀寺碑》，巾当作屮。唐倪若冰，或误作"水"，当作冰。宋米元章名芾，或误书"芾"，从亠巾，当作芾，从一巾，《说文》作"巿"，古韨字。雁湖居士李壁，《宋史》误从"玉"，当从土，作壁。赵与褒，《宋史》误作"裕"，当作褒。元康里巎巎，《元史》误作"夒"，读若夔"，当作巎，读若猱。又鲍照不当作昭，谢朓不当作眺，此类尚多。

芋

芋在处皆有，而蜀地尤美。王子渊《僮约》凡四言"芋"，曰"养芋"，曰"发芋"，曰"臛芋"，曰"窖芋"。盖物土所宜，言之不厌其详也(《僮约》世所传者不尽同，兰陵孙氏所刊《古文苑》本舛误尚多，养芋作"养羊"，发芋作"发等"，窖芋阙)。

三坟五典

三皇五帝之书，春秋时尚存，《三坟》、《五典》是也。秦以后无传，传者乃伪耳。嬴政之焰酷矣哉！

晁具茨诗

五言诗于第一字第三字读断，七言诗于第一字第三字第五字读断，晁具茨冲之集中恒用此体，如"四海皆行路，吾何必此途"，乃第一字读断也。"五十年升平一迷，都驱万骑出关西"、"金躞蹀微鸣蹑影，锦连钱不动追风"、"老去幽栖谁比数，传君诗一邑人惊"，乃第三字读断也。"出郭借人乘岂肯，自夸骑入大明宫"、"借有三千两钟石，定无八百石胡椒"，乃第五字读断也。

文终文质

谥以文称者至多，而谥文终者惟汉萧何，谥文质者惟宋罗从彦。宋钱惟演初谥合"敏而好学"、"贪以败官"二法，谥曰文墨，二字亦史册罕见。

古今人表

《汉书古今人表》，后人多以疏舛訾之，惟钱氏大昕谓其："列孔子于上圣，颜、闵、子思、孟、荀于大贤。孔氏弟子列上等者三十余人，而老、墨、庄、列诸家降居中等。孔氏谱系具列表中，俨然以统绪属之。其叙次九等，祖述仲尼之言，《论语》二十篇中人物悉著于表。而他书则有去取，后儒尊信《论语》其端实启于此。"梁氏玉绳复为之考，且谓："别于九品，确当为难。毫厘之差，诚所不免。而屡经传写，紊脱尤多，非尽班氏之咎。"按：《人表》自三皇迄秦，圣智贤愚凡二千百十三人，后世借以考鉴得失，可为法戒之资。唐韩佑仿之作《续古今人表》十卷，惜不传。顾氏栋高作《春秋人物表》，分贤圣、纯臣、忠臣、功臣、独行、文学、辞令、佞臣、谗臣、贼臣、乱臣、侠勇、方技十三等。又《列女表》分节行、明哲、纵恣、不度三等，品核较精，然采列未备，视《人表》体例有殊。修史者诚能循班氏之轨，辨析九等，代系以表，俾一朝淑慝之分犁然显著，不有裨于劝惩之道欤！

药　诗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陈亚之喜赋药名诗。药诗者始于唐人张籍，有'江皋岁暮相逢地，黄叶霜前半下枝'之诗。人谓起于亚之，实不然也。"余按：梁简文帝集中有药名诗，如"烛映合欢被，帷飘苏合香"、"石墨聊书赋，铅华试作妆"等句，是药诗亦不始于张籍矣。

二母知人

王珪隐居时，与房玄龄、杜如晦善，母李尝曰："而必贵，然未知所与游何如人。"会玄龄等过其家，李窥大惊，敕具酒食，欢尽日，喜曰："二客公辅才，汝贵不疑。"潘孟阳母，刘晏之女。初孟阳为户部侍郎，刘忧曰："以尔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惧祸之必至也，试会尔列吾观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刘视之喜曰："皆尔侪也，不足忧矣。向末座惨绿少年何人也？"曰："补阙杜黄裳。"刘曰："此人全别，必是有名卿相。"二母知人，一信之于

未达之前，一察之于既显之后，其识鉴皆不可及。

马

十二生肖中兔、蛇、猴皆不入卦象，凡言虎之卦三(履、颐、革)，而说卦不及焉；言马者八卦(坤、屯、贲、大畜、晋、睽、涣、中孚)。而说卦取象，且有三卦(乾、震、坎)，知马之为用广矣。

李德裕张孚敬

李德裕以荫入官，乃抑进士科；张孚敬登第，在部观政，追议大礼，擢学士，诸翰林不与并列，后乃尽黜翰林官。视古大臣忘私进贤，盖迥殊矣。

拟　旨

明仁宗时，夏忠靖公原吉拟旨多云："某部知道。"或以问公，公曰："予夺之柄，非臣下所敢专，故付之六部定其可否，而复取上裁，则事有所分而权不下移。"旨哉，言乎！宜至今因之不改也。

荀崧女

荀崧为襄城太守，为杜曾所围，力弱食尽，崧小女灌年十三，率勇士数十人逾城突围，夜出诣平南将军石览乞师，又为崧书与南中郎将周访请援。访遣子抚率三千兵会石览，俱救崧，贼闻兵至散走，灌之力也。奇节如此，纪载罕有，惜《晋书》仅志此一事，而不详述其生平。

翙　字

《丹铅总录》谓："后周皇后服制：受茧则服鷩衣，听女教则服鹑，归宁则服翙衣。鹑、翙字惟见此，盖苏绰所制也。"余考："翙"字《字书》不载，而"鹑"字则见于《尔雅释鸟》，云："鵗雉，鹑雉。"注："今白鹑也。江东呼白鵗，亦名白雉。"宜云翙字惟见此，乃合。

鸠槃茶

《太平广记·夫为妇吹火》诗："吹火青唇敛，添薪墨腕斜。遥看烟里面，恰似鸠槃荼。""鸠槃荼"乃佛经语，或作"拘辨茶"、"究槃茶"、"恭畔茶"、"弓槃茶"，皆一也。言瓮形似冬瓜也，以是为喻，状其容之丑也。前乎此者，《庄子》有之，云："瓮瓷大瘿。"

独寝不惭于魂

刘勰《新论》"独立不惭影，独寝不愧衾"，盖本《晏子春秋》"独立不惭于影，独寝不惭于魂"。"魂"字实胜"衾"字。

四字异体

四字异体而音义皆同者，惟麤、粗、觕、麄。麤，古麄，俗粗、觕通用。

杨修刘显

魏武题"活"字于门，杨修知其嫌门阔；又题"合"字于酪杯盖头，杨修知为"人一口"；梁武署沙门讼田者曰"贞"，而刘显知为"与上人"。二子之才隽矣，然卒为所忌，聪明何可恃乎！

乌程三相国

明季乌程有三相国，所居相距不过九里，时有"九里三阁老"之谣。朱文肃公国桢倡"均徭"之议，东南大水，又请改折，德泽及人，乡邦推重。沈漼结纳客、魏，温体仁奸私误国，闾里羞称之。三人皆载《明史》，而府县志列传独详文肃事实，沈、温则讳而不书。肆志一时，陨名千载。呜呼！此亦足以为鉴戒也。

孔子弟子考

朱竹坨太史《孔子弟子考》谓"欧阳子有言：'受业者为弟子，受业于弟子者为门人。'试稽之：《论语》所云'门人'，皆受业于弟子者也。'颜渊死，门人厚葬之'，此颜子之弟子也；'子出，门人问'，此曾子之弟子也；'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又'门人不敬子路'，此子路之弟子也；'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此子夏之弟子也，孟子曰：'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此子贡之弟子也"云云。然余观《论语》，"童子见，门人惑"，此当为孔子之弟子，不得谓是孔子弟子之弟子也；"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此当为子夏之弟子，不得谓是子夏弟子之弟子也；"孟子门人问曰：'夫子何以知其将见杀？'"此当是孟子之弟子，不得谓是孟子弟子之弟子也。以此证之，朱之说岂其然乎？

久　任

牧民官必使久于其任，而后与民相习，得以尽抚绥之略。明兴百余年间，澄叙官方，勤求上理。居职最久者，如赵登知湖州府，自宣德至正统十七年；刘纲知宁州，由建文二年进士，官府谷知县迁擢，在宁州三十四年；吴祥知嵩县，自永乐至宣德三十二年。中叶以后，此风渐渺，吏治亦不如前矣。

名号谥

尧、舜、禹称名，汤称号，文王、武王称谥，由质而文，即此亦可觇世运。

田田钱钱

女子双名最多，独辛稼轩妾田田、钱钱，因其姓而名之，与其他双名者异。

誊　录

浙人乡试，每以金贻誊录手之善书者，潜递关节，属其誊卷朱色鲜明，字画光整，易动阅者之目。亦有已获科名者，贪得厚利，冒应是役，甚至私携墨笔，点窜试

文，中隽则可得重酬。此风始自绍兴人，沿及诸郡。道光丙午秋试，士子一万一千余人，其不购誊录者只三千余卷，仅得售三人。盖以字迹潦草，校文者以辨识为苦，辄屏弃不观也。犹忆壬辰榜后，谒见房师乐平齐星舟先生双进（嘉庆丙子举人，官终石门县知县），先生谓：“汝文佳而字体模糊，耗我半夜心力始能辨晰。尤赖主司爱才，取墨卷校对，方得入彀。”尔时购誊录者未多，而弊已若此，幸遇乐平、山阳、天津三先生，不致摈弃，知己之感，毕世勿谖也。

作者七人矣

“作者七人矣”，王氏谓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包氏谓荷蒉、荷蓧、仪封人、晨门、楚狂接舆、长沮、桀溺；程伊川又谓“作者”之谓圣，义、农、黄帝、尧、舜、禹、汤是也；袁俊翁《四书疑节》则谓专指当时而言，宜主包氏之说，特封人本以得时行道为心，初不与彼六人同行，当以微生亩易之。此说创而实确。

扬无咎

杨姓皆从木，惟宋清江扬无咎祖汉子云，从扌不从木，二千年来典籍中不多见也。

乡会试题

乡、会试题，首题《论语》，则次题为《中庸》，首题《大学》，则次题为《论语》，三题《孟子》，此定例也。道光庚子科，山西首题“德润身，心广体胖”，次题“体群臣也，子庶民也”，以无《论语》题，主试皆获谴。吾浙乡试出《大学》题，闱中必有火灾，故老相传康熙初三次皆然（康熙癸卯首题“生财有大道”一节，壬子首题“如切如磋”六句，庚午首题“无所不用其极”）。自是以后，浙闱不复出《大学》题，盖沿以为例矣。

奇　名

明番禺罗宾王官南昌府同知，罢归，筑哭斯堂于里门，此堂名之最奇者。吾邑冯学博嗣京取“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之意，筑别业曰大悲庵，此庵名之最奇者。朱竹君学士视闽学时，令士子人采一石，筑亭署中供之，各镌姓氏于上，颜曰“三百三十三士亭”，此亭名之最奇者。洪洞范鄗鼎所著杂文名《草草草》，此书名之最奇者。

宋犓山诗

宋犓山大令，乾隆戊申孝廉，中岁宰扶风，七载即挂冠归，著有《红杏轩诗钞》。其宰扶风时，案牍之暇不废吟咏，所赋《小游仙》诗有云：“本是瑶池会上仙，浣纱小谪玉河边。自言爱女佳期近，又索黄姑助嫁钱。”“暂插朝天白玉簪，归来依旧捣双砧。七襄任汝纤纤手，争奈银河负债深。”“甫报瑶池桂树秋，武皇又作绛河游。上清毕竟论门第，怪道登仙总姓刘。”“漠漠春阴淡淡烟，扬州未到早腰缠。早知驾鹤飞升易，悔读《黄庭》五十年。”盖皆有为而作。断句如《陈思王墓》云：“奸人有后天难问，才子封王福未悭。”《虎丘》云：“庑下千秋高士少，水边三月丽人多。”亦研锤入妙。

李鹤杉

李鹤杉学博博闻强识，才藻富有。小试以《长鬣呼徐皇赋》受知于学使李芝龄师，入邑庠第一人，称为李长鬣。道光甲午闱作，为副主试歙县徐廉峰太史宝善所赏，而正主试以次艺犯下，黜之（“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题文用“血气”二字）。旋于乙未获售入都。太史招之往，使在弟子之列。李献诗有“名倾元叔登朝日，恩感昌黎荐士年”之句。寓都门，得诗盈箧，编为《北行草》。其《赠端木鹤田舍人》一律最佳，诗云：“岁星游戏住人间，车马盈门自闭关。一架藤花留散吏（舍人寓寄园紫藤精舍），十年薇省话清班。海隅应诏恩原渥，日下雠书老未闲。料得韦编三绝后（舍人著《易指》已刊），等身事业付名山。”

迁居诗

舒铁云孝廉寓居吾里乡思桥，偶与友人书云：“比张融之居建业，彼尚多此一舟；若相如之返成都，我并无其四壁。”沈青斋观察见之，即以南花桥老屋借居，且寓书曰：“但住无妨，且行弗顾，所望泥金之捷先贲蓬门耳。”舒因赋诗以谢，有云：“南花桥头秋水绿，扁舟愿写移居图。移居之图尚可写，羌此高义今则无。”时乾隆甲寅岁也。

父子能诗

宋浦城詹应之慥、詹元善体仁父子能诗，厉樊榭《宋诗纪事》皆遗之。应之《寄胡籍溪》诗云：“雨过溪头鸟篆沙，溪山深处野人家。门前桃李都飞尽，又见春光到楝花。”《春怀示邻里》句云：“断墙著雨蜗成字，老屋无声燕作家。”元善《幽居》诗云：“投老安闲世味疏，深深水竹葺幽居。床头昨夜风吹落，多是经年未报书。”风致俱妙。

乡石公诗话

先伯父乡石公《诗话》谓：“吴谷人祭酒深于友谊，少与沈腫莽交最笃。腫莽病剧，适自严江归，急往视之，但及一执手而已。因哭之以诗云：‘我作孤游君独愁，独愁春去又成秋。半年怆我方归棹，一病闻君已卧楼。旧事可怜如梦过，轻帆幸不被风留。只争片刻犹相见，得见能教不泪流？’清空一气，读之凄惋。今观全集中所刊，已皆改易，云：‘无限凄凉对素琴，曾于贱子托知音。友朋实有家人意，风雨宁渝生死心。独立无端斜照冷，此情千古大江深。但逢峰欸泉吟处，认尔魂归枫树林。’气格虽较庄重，然转逊前作之真挚，并录之，以质精于斯道者。”

徐鹤舟

同里徐鹤舟布衣石麟，籍隶乌程，少孤而贫，训蒙

自给。程筠轩茂才倡《梅魂》诗，索和于人，徐作为所赏，以女字之。未娶得瘵疾，乃更刻苦为诗。病三十载忽起，程方将送女毕姻，而徐竟以伤暑暴卒。其从侄春鄰为刻遗稿以行世。其《梅魂》诗云："仙姿缥缈总无形，归去罗浮与洞庭。玉笛吹残空自怨，瑶琴抚罢遣谁听？雪寒孤月村边白，烟冷数峰江上青。欲觅芳踪何处所？满林香雾夜冥冥。"断句如："淡烟三亩竹，斜日一村鸦"，"山云秋带雨，海月夜生潮"。桃花山路分诸涧，杨柳人家聚一村"。俱佳。

王晓庵

震泽王晓庵处士锡阐，学究天人，尤以濂、洛、关、闽为己任。崇祯甲申之变，欲死者再，父母强持之乃止，遂闭户不出，穷约终身。尝赋《绝粮》诗云："尽道寒灰不更然，闭关岂复望人怜。平时空慕荣公乐，此后方知漂母贤。何必残形仍苟活，但伤绝学已无传。存亡不用占天意，矢志安贫久更坚。"与吴江潘次耕太史耒交甚笃，尝遗潘书论史学云："世称良史三家：司马氏、陈氏、欧阳氏。龙门进吕雉于本纪，而孝惠、两少帝不序，子宏尚著其名，前少帝且逸之。陈寿帝魏退蜀名吴，寇忠武而贼壮缪。永叔于乱臣贼子，一切帝制予之名号，稍正者，悉被贬黜，千古谓之良史，良史矣！紫阳《纲目》，俗尚薄之，下至《季汉书》、《宋史新编》，谁复罹齿！故知良不良在乎幸不幸，不在义之正不正、事之核不核也。"持论精核，最为潘所服膺云。

一线天题辞

西湖飞来峰下一线天，岩洞幽深，为避暑胜境。关云岩侍郎题辞刊石云："龙洞窅窱，鹫峰嶙峋。岩松偃盖，涧草敷茵。六月无暑，四时有春。听泉品石，养性怡神。"字作八分体，秀润可爱。

道　情

徐灵胎征君颖悟绝人，游庠后厌薄时艺，岁试，题诗卷后："徐郎不是池中物，肯共凡鳞逐队游。"因是见黜，以布衣终其身。于学无所不通，尤精医术，名重一时。好作道情，一切诗文，皆以是代之。自谓搆此颇不易，必情、境、音、词处处动人，方有道气。著有《洄溪道情》行世，录二首于左。《劝孝歌》云："五伦中，孝最先。两个爹娘，又是残年。便百顺千依，也容易周旋，为甚不好好的随他愿！譬如你诈人的财物，到来生也要做猪变犬。你想身从何来？即使捐生报答，也只当欠债还钱，那里有动不动将他变面！你道他作事糊涂，说话欹偏，要晓得老年人的性情，倒像了个婴年，定然是颠颠倒倒、倒倒颠颠。想当初你也将哭作笑，将笑作哭，做爹娘的为甚不把你轻抛轻贱？也只为爱极生怜，到今朝换你个千埋百怨。想到其间，便铁石肝肠，怕你不心回意转！"《丘园乐》云："做闲人，身最安，无辱无荣，无恼无烦。朝来不怕晨鸡唤，直睡到红日三竿。起来时篱边草要芟，花边土要翻，香蔬鲜果寻常馔。只听得流水潺潺，鸟语关关，顽儿痴女跟随惯，绿蓑青笠随时扮。也有几个好相知，常来看看。挂一幅轻帆，直到我堂湾，带几句没要紧的闲谈细细扳。买碎鱼一碗，挑野菜几般，暖出三壶白酒，吃到夜静更阑。"

场屋中忌讳字

场屋中用忌讳字，往往被黜。嘉庆丁丑，孔梧乡学博卷已入额，旋因诗中"圣化"二字见摈，以死亦言化也。嘉善陆孝廉浚，工制艺。道光癸巳春闱，首艺识者决其必售，陆亦自谓文可夺命矣。榜发，竟被放。比阅落卷，则主司已填中式名次，复涂去，以次艺用"骞崩"二字也。捧卷大哭，目尽肿，寻得病，卒于都中。丙申殿试，何子贞太史卷已列进呈十卷之首，旋以"大行"二字为阅卷大臣某公指出，改置二甲第八名。应制诗赋尤宜庄重，袁简斋太史己未会试，诗题"因风想玉珂"，以"声疑来禁苑，人似隔天河"一联，几被斥，赖尹文端公力争始获隽。家鲲溟侄辛巳秋试，三艺俱为主司所赏，以诗有"嫦娥如许近"句见摈。又汪龙庄大令，乾隆乙未科会试，中式第三，大总裁嵇文恭公以"镫石观书"诗中用"重瞳"字，《史记》不专指舜，不便进呈，移改四十六名。可见衡鉴者抉择精严，即应用字面，亦当审慎也。

土　物

杭州省会，百货所聚。其余各郡邑所出，则湖之丝，嘉之绢，绍之茶、酒，宁之海错，处之瓷，严之漆，衢之橘，温之漆器，金之酒，皆以地得名。惟吾台少所出，然近海，海物尚多错聚，乃不能以一最佳者擅名，此明王恒叔士性《广志绎》之言也。自今观之，如杭之茶、藕粉、纺绸、纸扇、剪刀，湖之笔、绉纱，嘉之铜炉，金之火腿，台之金橘、鲞鱼，亦皆擅土宜之胜，而为四方之所珍者。

两世秋元

道光丙午科，浙江解元嘉兴张庆荣，乃嘉庆戊午解元张廷济之子，犹及身亲见之。六十七名归安郑训成，曾举丁酉、己亥、甲辰三次副车，年甫二十五。时人为之语曰："四科乡荐咸推郑，两世秋元艳说张。"

竹夫人

"保抱携持，朕不忘五夜之宠；辗转反侧，尔尚形四方之风"，宋李公甫所作《竹夫人封词》也，工妙鲜匹。朱瓣香同年又仿《毛颖》、《革华》之例，作《倚玉山房夫人鲍玎珑传》，有云："夫人撰有《抱青集》，《子夜歌》云：'感郎绸缪意，许侬情久长。郎意虽云热，侬心只自凉。''肯以雨露浓，而忘抱冰雪。郎自竭郎欢，侬自尽侬节。''兰蕙有幽馨，桃李多艳姿。阿侬无他好，虚心足郎师。'"寓意深婉，得风人旨。

像

张华《史补》曰："黄帝登仙，其臣左彻者削木象黄

帝，帅诸侯以朝之。”后世祀鬼神用像，盖昉于此。

西征日记

吾里孔雅六茂才宪采，绩学能文，尤敦品谊。尝游秦中，历主古莘、文昌、岷阳书院讲席。训迪谆谆，士心悦服，以文就质者甚众，坐是得眩症，遂归。撰《西征日记》，备载游迹，有云：“兰州西门外桥名镇远，以船为之。横排二十四只，自南岸达北岸，每船相离寻丈。船填土石，头尾用大铁索，囊砖石沉河底，复用大铁链连贯之。链环大如盘，余两手不能举一环，不知几何重也。两岸均有铁柱插沙土中，大合抱，出地约丈余，相传为明初所铸。船面铺大木板数层，以草土填平，沿河联以红栏。凡往来甘、凉口外者，悉由此桥，车马日以千计，谚所谓‘天下黄河一道桥’是也。冬河冰合，制府率僚属祭河神，始拆船桥，车马皆行冰上。正二月间冰泮，仍驾以桥。冰桥之最可危者，在将泮未泮时，两岸冰已有罅漏，车马仍往来如织，旁观为之寒心，习惯者自若也。”雅六有《渡冰桥不果》诗云：“脚踏黄河冰，魂飞白塔山(黄河对岸山)。山峭险而峻，冰薄危乎艰。往来车马驰间关，已溺犹将凋朱颜。如何以身临深渊，父母发肤同一斑。不如仍上望河楼头去，昆仑星宿影落杯酒间。”(望河楼在南岸，今为皇华馆。)

恩　科

本朝待士极优，凡有覃恩，必有乡、会恩科。万寿恩科则始于康熙五十二年，岁在癸巳。时士子以上六十万寿请开恩科，事下礼部，咸以旧例所无难之。大学士王公掞时为尚书，独曰：“以万年之圣主，当六旬之大庆，此岂有成例可援？若以靡费为嫌，则民间家长生日，子孙僮仆尚不惜出所有招集宾客，矧富有四海，而区区计及于此？”遂如所请以上，立命举行。自后乾隆、嘉庆、道光，皆踵行盛典，皇太后万寿亦皆有恩科。而道光三十年间，正科十，恩科五，共计十有五科。恩泽之渥，文治之隆，亘古未有也。

袁随园

袁随园诗名重一时，近则訾为佻薄者多，且诋其晚年放荡之失。平心而论，其为宰时，清勤明决，无愧循吏。尝言：“为守令者，当严束家奴吏役，使官民无壅隔，则百弊自除。”其为政，终日坐堂皇，任吏民白事。有小讼狱，立判遣，无稽留者。多设耳目方略，集乡保询盗贼及诸恶少姓名，出所簿记相质证，使不能隐，则榜其姓名，许三年无犯，湔雪之，奸民皆敛迹。又其生平事母孝，友于姊弟，笃于故旧。尝为亡友沈凡民司祭扫，三十年如一日。程编修晋芳死，负五千金，往吊，焚其券，且抚立其孤。喜汲引后进，成就者众。盖其经济行谊，皆可师法，惜为才名所掩也。

志学箴

杨至堂河督与林文忠公同官有年，文忠以“学有经法，通知时务；行无瑕尤，直到古人”书赠楹帖，河督因作《志学箴》，以发明其意。云：“士希贤，曰尚志。惇五典，敬五事。先植基，经与史。汉、唐、宋(汉学精于训诂，唐学详于疏证，宋学深于义理)，学无异(非汉、唐，则典章制度无存，故注疏为尚；非程、朱，则风俗人心莫挽，故践履为先；其于学之实事求是，一也)。凡《七略》，原其始。若九能，余技耳。思济人，务求己。依于仁，寿命久。”(久，古读若己。《诗·旄邱》“久”与“以”韵，《六月》“久”与“喜”韵，《蓼莪》“久”与“耻”韵。○《汉镜铭》“长保二亲利孙子，作吏高官寿命久”。)吾友高伯平之子行信以《说文》字作篆刊之，附跋谓论学大公，息群儒之聚讼，良然。

丽　辞

赵清献诗有“春窗恼春思，一枕杜鹃啼”之句，司马温公词有“相见争如不见，有情还似无情”之句，范文正词有“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之句，韩魏公词有“愁无际，武陵凝睇，人远波空翠”之句，林和靖词有“罗带同心结未成”之句，后学每以之借口，竞作丽辞。不知惟立品如数公，乃可偶一为之；若后生小子，沾沾焉于此求工，鲜不为心术之累。

高文端公

满洲高文端公晋由监生授泗水令。洊历府道，至两江总督，晋文华殿大学士，仍留两江总督之任，未尝一日立于朝。特恩殊遇，近世罕有其比。

妇人悼亡诗

悼亡诗多名作，而妇人悼亡诗绝少。吾邑孔瑶圃女史(沈青斋观察之母)，诗云：“甘回蔗境亦何曾，卅八年光感废兴。七品头衔添白发，一编手泽共青灯。医从隔岁来无益，命入残冬续未能。风雨南窗思往事，偷生此际独沾膺。”语独沉挚。又嘉兴戴兰英女史诗云：“一曲离鸾唱夕晖，轻尘短梦万缘非。可怜稚子情痴甚，犹著麻衣待父归。”亦凄婉动人。

油污衣方

油污衣，面涂法最佳。用生麦粉入冷水调匀，厚涂患处，越宿干透，以百沸热汤和皂角洗之，油化无迹。

朱相国

高安朱相国轼，九岁时，父携至巨室某氏，某见其文秀，问读书否，对曰：“《五经》甫读毕，学作破题。”时方筑室，因以“锯木”为题，公应声曰：“送往迎来，其所厚者薄矣。”某大奇之，携之登楼，以“小子登楼”令对。公应声曰：“大人入阁。”某知为伟器，令在家塾肄业，以女妻之。

劳孝廉

劳孝廉文元，杭州人，工制艺，有声。嘉庆己巳会

试，首题"君子喻于义"一节，文有云："小人之喻，足以尽天下之利；天下之利，不足以尽小人之喻。"识者谓得"喻"字之髓。榜发不售，旋以病卒，士论惜之。

岳忠武于忠肃

文人立论，往往好逞偏见，如魏叔子谓岳忠武不当班师，侯朝宗谓于忠肃不谏易储，非社稷臣，皆拂乎理之正。仁和应潜斋征君抙谦云："恢复者，一时之功也；受命班师，万世君臣之正也。武穆之全者大矣！终宋之世，将无一人跋扈者，谁之力也？坤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武穆之无成，乃所以有终也。"此论出，而忠武之心白矣。袁随园云："大臣者，以安社稷为容悦者也。彼正统者，得罪于社稷人民，譬如吏弃城，将弃军，遗敌之擒而侥幸返国，幸矣。复欲偿其官、荫其子孙，此何理也？夫忠肃，固社稷臣也。但愿其君有治世之大功，不愿其君有谦让之小节。就使博一谏名，未必遽干主怒而不出此者，其所见者大而用心纯故也。"此论出，而忠肃之心白矣。

眉生侄诗

眉生侄秉枢，幼颖悟，八岁学为文，落笔隽敏，异于常儿。道光癸巳游庠，年甫十三，旋于丁未入词林，乙巳春闱后，留寓京邸。尝赋《都门愁思》诗，为诸名宿所称，兹摘录其二首。云："人海茫茫自溯洄，遣愁聊复一樽开。孤吟欲与秋声敌，百感都随月影来。未了名心休作达，惯经离恨转生才。频年书剑飘零极，不信黄金旧有台。""麝煤烧尽雁书沈，回首乡园思不禁。云里关山孤客梦，月中砧杵万家心。生偏耐冷怜秋菊，倦即知还愧暮禽。检点寒衣更惆怅，缁尘痕比去年深"。又《高唐州》诗云："满院琵琶闹夜分，离人到晓不曾闻。梦魂先要寻家去，那有闲情管雨云。"语亦清俊。

给烛

殿试不给烛，岁试、科试亦然。《制科杂录》云："康熙己未，试博学鸿词，晚出者十余人，皆给烛竣事，洵为破格抡才。"道光间，滨州杜石樵侍郎堮督学浙江，士子亦得给烛。吾郡某生，能文章而构思甚迟，作字又拙，历试以不完卷被黜，年四十余，犹困童子试。比公按试，某日晚仅录首艺，公命给烛完卷，俾游于庠，逾年遂登贤书。公之待士宽仁类如此，宜其躬膺多福，后起炽昌也。

徐观察

娄县徐玉崖观察长发，备兵蜀中建昌，接僚属之暇，辄与诸生讲学，民安之，忘其为长吏达官。年七十乞归，赋诗留别，有句云："风雨将阑防失足，溪山大好要回头。"语意深切，可为恋栈者指引迷津。

锦囊集

武康徐雪庐孝廉熊飞，采辑当代杂流诗为《锦囊集》二卷，颇多佳句，节录以广其传。秀水钱梅，号玉崖，卖肉韭溪桥下，以好诗贫其家，乃肩二竹筐置彘首、羊胃、鸡跖、鸭臄于中，售诸市以自给。筐下诗幅鳞次，遇小异流俗者辄出以赠之。《登凌秋阁》云："江涵斜日千砧急，人倚西风一剑寒。"《金陵怀古》云："天际楸梧留二寝，云间宫殿失千官。"嘉兴郁心哉，字秋堂，寓乍浦以沽菽乳为生业，自称粗粝腐儒。《和王墨庄移居》诗云："占断清阴数亩赊，水村茅屋作烟霞。先生不种门前柳，渔父空寻渡口花。春暖闻莺初蒔药，月中放鹤自煎茶。世人那得知名姓，此是方壶隐士家。"海盐张炎，字淡玉，尝卖饼平湖之清溪。日肩炉釜，行吟村落间，得句就村夫子索笔砚书之，饼为儿童攘窃一空，弗顾也。《咏白菊》句云："老圃月三径，晓霜秋一篱。"为时所称。南汇张宏，字野楼。少工诗，以嗜酒致贫，困顿不能自给，辱身为门隶，循墙觅句，终日不休。《春日吴门道中》云："渡江三日雨，寒食一村花。"《登闸港桥》云："风阔片帆来极浦，天空一雁度斜阳。"华亭朱铎，字愚谷，狱卒之子。尝于邻馆见《纲目》残本，读而悦之，因蓄钱购书，苦不能多，见人辄问："家有书乎？"乞借读。后得高青丘诗，大悦之，朝夕讽诵，下笔辄似青丘。后以父老更役，为狱卒阅十年。院司谳狱，偕众狱卒至苏州，及期当归，谓众曰："我为狱卒，以养父也。今父死，我何狱卒为？然不可以是辞于官，因循至今。公等自去，我不归矣。"遂赴水死，闻者莫不悲之。《怨歌》云："昨夜春风来，庭前弄颜色。不用下珠帘，是依旧相识。"《焚香》云："焚香小阁前，幽绪忽凄然。亲老愁更役，诗多那换钱！风花判落溷，山豆莫成田。坐忆当年事，生涯亦可怜。"甘泉汤振宗，字绣谷。负才不遇，尝依人纪纲盐筴，往来豫章、荆、楚间，苦吟不辍。《答唐淡村》云："风雨空庭花落后，江湖秋水雁来初。"《即事》云："华发无情催客老，青山不语看人忙。"平湖陈文藻，字愚泉，以薙发为业。年未及冠，即工五七言，后为童子师，专意吟咏，所诣益进。《游僧院》云："看花香引路，坐石藓侵衣。"《郊行》云："渔艇迎凉依柳泊，村鸡报午隔花啼。"《秋日同人村店小饮》云："负山茅屋松成径，临水渔庄竹拥门。"钱塘阮松，字秋山，业薙发。所居与余慈柏学博为邻。学博擅墨梅，阮得其指授，间作小诗，亦清妙有神韵。《雨夜怀友》云："听到更残倍寂寥，西风送雨转萧萧。空山一夜泉流急，人隔前村旧板桥。"

难经经释

徐灵胎《难经经释》，辨正误谬，有功医学。其释分寸为尺，分尺为寸，云："关上分去一寸，则余者为尺；关下分去一尺，则余者为寸。"诠解明晰，可谓要言不烦。

董枯匏

秀水董枯匏茂才耀，禀其父石农山人家法，书画皆秀逸，诗品冲淡似韦苏州。句如："浮云拂澄宇，白日下危檐。云净淡溪色，松高落翠阴。"又《咏闽兰不开花》

云："孤芳不媚世，空谷甘寂寞。移种庭阶前，幽怀欣有托。真意不在花，勿厌得气薄。不见木槿花，朝开暮还落。浮荣亦何为，吾将藏吾朴。"寄托高旷，即此可见。

任子不齐

秀水盛秦川大令百二，《任城书院学海楼释奠先贤任子记》谓："《任氏谱》载任子少孔子六岁。楚以上卿礼聘不就。有《诗传》、《礼纬考》及《逸语》三篇，其弟子有东门子高、蒯伯仪。皆他书所无，当表出之。"

晋唐文章

欧阳公云："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辞》。"坡公云："唐无文章，惟昌黎《送李愿归盘谷序》。"盖取其意识高卓、合于乐天知命之旨耳。若论文章，此岂足以尽之？至于宋之文章，苟持此意衡之，其惟坡公之《赤壁赋》乎？

聪训斋语

桐城张文端公英《聪训斋语》有云："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四语可括诸家训辞千万言。

陶弘景

陶弘景受知于齐帝，追梁武兵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及闻议禅代，又援引图谶数处，皆成"梁"字，令弟子进之。夫既自号隐居，何乃与人家国事？且忘齐帝知遇之隆，而干宠新朝，洊膺恩礼，以是远拟巢、由，得无有余怍耶！

除夜诗

文衡山《甫田集》除夕诗至多，其《甲寅除夕杂书》绝句情味最胜："千门万户易桃符，东舍西邻送历书。二十五年如水去，人生消得几番除。""多事关心偶不眠，随人也当守残年。不须更说新春事，来岁今宵在目前。""人家除夕正忙时，我自挑灯拣旧诗。莫笑书生太迂阔，一年功课是文词。""小童篝火洁门间，为说新年忌扫除。却有穷愁与多病，无因岁晚一般驱。""遥夜迟迟烛有花，家人欢笑说年华。人生勿苦求身外，常得团圆有几家！"

五律句用仄声

五律无一句全用平声者。一句全用仄声，如孟浩然《送友东归》起云："士有不得志，栖栖吴楚间。"杜少陵《蕃剑》起云："致此自僻远，又非珠玉装。"齐己《早梅》起云："万木冻欲折，孤根暖独回。"皆是，此类尚多。

王微之

《困学纪闻》王微之云："观书每得一义，如得一真珠船。"见陆农师诗注。陈耀文正杨以为王徽之，胡爌《拾遗录》以为元微之。按：陆农师佃《和孙勉教授》诗："仲舒玉杯足瑕颣，中散珠船不光彩。"自注云："中散谓王微之。"则陈、胡之说皆误。

黄　绾

《明史》黄绾为绍兴知府，以宽大为治。因核陈洸狱，为张璁、桂萼等所诬，被征，士民哭震野，争致赆，绾止取二钱。汉刘太守宠后，此可媲美。

桑水部诗

桑弢甫水部咏古诗，时出新义。《王文成公祠》云："千载武宗辉庙号，多缘新建大功成。"《于忠肃公墓》云："黄屋何缘重入塞，可怜只论夺门功。"皆可作史评。

张　浚

杨诚斋谓张魏公有社稷大功五：建复辟之勋，一也；发储嗣之议，二也；诛范琼以正朝纲，三也；用吴玠以保全蜀，四也；却刘麟以定江左，五也。然其功固大，其过亦甚多，前人訾之者众矣。青浦王兰泉司寇昶论尤明畅，大旨谓："宋南渡之时，天下形势尚可为，高宗以军国重事付浚，而乃刚愎自用，致四十万人坐丧于娄宿之手，四方震动，兵气沮丧，宋之不亡，不独诸将力战之功，亦天幸耳。且浚而以恢复中原为己任，则曷为劾李纲挤赵鼎？宋室中衰，小人盘互，仅仅一二贤臣，而复出死力以倾轧之，专权固位，桀骜自雄，其心尤有不可问者。他如：王庶，小将也，信之而杀曲端；郦琼，剧盗也，任之而拒岳飞；邵宏渊，骄卒也，护之而败李显忠。好恶拂人，故三督师而败衄。良臣绝迹于内，良将离心于外，士卒糜烂于疆场，宋之天下有可为而卒至于不可为，皆浚有以致之。愚以为其材甚庸，其识甚暗，其量甚狭，其自用也甚专。宋儒以南轩故交相推重，不敢作一指摘语。最可异者，至以诸葛武侯比之，或嘉其不主和议，彼韩侂胄曷尝不伐金也！"司寇之言如此。余又考诸《宋史》，如：张守与浚力争不当罢刘光世兵柄、吕祉不可令抚淮西，浚不从；仇悆说浚以精兵自寿阳、汉上径趋旧京，浚不能用；汪伯彦既贬，浚与秦桧援郊祀恩，起伯彦知宣州；浚尝荐秦桧可任大事；富平之役，杨晟、吴玠力言勿轻进，郭浩言当分守其地，犄角相援，俟衅而动，浚皆不听；又以督府乏用，议加征于民，又不救陈东、欧阳澈死，且奏胡珵笔削东书，欲使布衣挟进退大臣之权，几至召乱，将珵追勒编置。盖其生平瑕颣，未可缕数矣。

仞

仞字解，包咸七尺，赵岐八尺；王肃四尺，应劭五尺六寸，朱子注《论语》从包，注《孟子》从赵。程氏瑶田谓度广以寻，为八尺；度深曰仞，必七尺。是则包说为长矣。

市

市，南方曰市，北方曰集，蜀中曰痎，粤中曰墟，滇

中曰街子，黔中曰场。

丘大理

淮安山阳丘侍讲象升，官大理寺左寺副时，吴三桂倡乱，军民为所惑。逃人五十，率众悔悟来归，刑部以叛逆论，事下三法司。丘引律文"逃叛自首，及能还归，减罪二等"争之曰："百姓胁从者不少，若绝其归命之诚，只益坚其为贼耳。"众韪其言，遂驳正，上报可。旗人有与父异居而后母与邻人私者，父愤不能制，语子曰："儿为我杀之！"子夜杀后母及邻人于室，自归有司，有司论极刑，部院核拟如所论。丘持不可，曰："《春秋》书'夫人孙于齐，不称姜氏，绝不为亲，礼也'。夫绝不为亲，即凡人耳。彼承父治命，手刃父仇，而以大逆论，无乃非《春秋》之义乎?"乃以两议上，诏特从末减。其平反大狱类如此。

咏　菊

先君子最爱种菊，每至秋日繁花满庭时，招同人宴赏。尝赋诗以寄兴云："丛丛秋色映烟萝，老圃霜飞未改柯。气可凌寒无碍瘦，品能耐久不嫌多。一庭清影超尘垢，三径幽香伴啸歌。好约前溪素心侣，东篱晨夕试相过。"

郑中丞诗

郑梦白中丞《小谷口诗钞》，调秀词雅，卓然可传。《行间感兴》云："半杯入手共谁论，寸管从教掌北门。东海羽书驰赤紧，西兴钟鼓断黄昏。惊沙雁影寒云渡，小队鸦兵细柳屯。凄绝曹娥江上思，九旬慈母九重恩。"《津门新乐府》云《堆盐坨》(警侈靡也)："船头击鼓声琅琅，大包捆载来芦场，万夫连臂如雁行。一堆两堆作山立，千堆万堆苦未息，赤足踏沙白于雪。海门落日寒无衣，得钱且免全家饥，东门换米西门归。道逢主翁不相识，豪奴夜拥飞舆出，红灯高宴梨园客。"《十字围》(思水利也)："忠毅疏，潞客谈，冀北何地无江南！咿咿哑哑水车动，绿杨委地春鬖鬖。长官一片心，农夫千日力。棋盘画出十重围，白沙化作黄金色。斥卤可耕渠可通，古今农事将毋同。吁嗟乎！落落海滨地，茫茫古人意。居民懒畚锸，竞逐鱼盐利。丰碑下马拜贤王，苔痕绿上斜阳字。"断句如《长城驿》云："画本夕阳人影淡，棋盘乱石马蹄斜。"《新绿》云："含笑眉痕初嫁女，称心袍影乍官身。"《歌风台》云："贫贱人情丘嫂釜，艰危世味太公羹。"《青山镇》云："分水入江湖尾大，背山成屋市腰长。"皆刻意新警，不落恒蹊。

韩文公辟佛

韩文公辟佛，而诗集中多赠僧之作，后人疑之。余观其《送惠师》云："吾非西方教，怜子狂且醇。吾嫉惰游者，怜子愚且谆。去矣各异趣，何为浪沾巾?"《送僧澄观》云："浮屠西来何施为？扰扰四海争奔驰。构楼架阁切星汉，夸雄斗丽止者谁?"《送灵师》云："佛法入中国，尔来六百年。齐民逃赋役，高士著幽禅。官吏不知制，纷纭听其然。"皆语含规讽，与辟佛之旨未尝相悖。至《与大颠三书》，则为后人讹托，可无疑也。

嵇叔夜

"竹林七贤"，惟嵇叔夜不得其死。余按：《晋书》称康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而竟横罹酷刑，则以不礼钟会，遂为所谮。嗟乎！士君子处世，何可以贫贱骄人，而不恪循礼节哉！

芭蕉树

王渔洋《居易录》云：边司徒华泉诗"自闻秋雨声，不种芭蕉树"。或议之，谓芭蕉不得称树。因引《花间词》"笑指芭蕉林里住"，以为既可称林，顾不得称树耶?余按：芭蕉树见于《维摩诘经》，又谢皋羽《逃暑崇法寺》诗云："棋局雨生苔藓文，袈裟晴挂芭蕉树。"固已先言之矣。

泉甘而酒冽

《泊宅编》谓欧阳公作《醉翁亭记》，后四十五年，东坡大书重刻，改"泉冽而酒甘"作"泉甘而酒冽"。王渔洋以为实胜原句。今按：集中作"泉香而酒冽"，"香"字不如"甘"字为佳。

陈士奇

陈士奇驻兵重庆，为张献忠所执，大骂而死，可谓死得其所。当士奇督学政时，好与诸生谈兵，及秉节钺，反以文墨为事，军政废弛。石砫女将秦良玉图全蜀形势，请益兵分守十三隘，扼贼奔突，置不问，蜀以是扰。然则蜀之罹祸，士奇不得辞其责，幸以死报国，不至蒙诟于后世耳。

酂　侯

汉萧何封酂侯，后汉邓禹、臧宫亦封酂侯，皆属南阳郡，音作管切。禹更封梁侯，定封高密侯。宫初封成安侯，更封期思侯，又更封酂侯，定封朗陵侯。独何未尝更封，且世承酂封，至王莽败始绝。高后时，何子禄薨无嗣，乃封何夫人同为酂侯。妇人封侯，前此罕见。

作文增益

作文固无取冗长，然用字有以增益而愈佳者，如欧阳公作《昼锦堂记》云："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今昔之所同也。"后增二字，作"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乃觉更胜。又作《史炤岘山亭记》云："元凯铭功于二石，一置兹山，一投汉水。"章子厚谓宜改作"一置兹山之上，一投汉水之渊"，方为中节，公喜而用之。黄山谷《题仁宗飞白书跋》，末云："誉天地之高厚，赞日月之光华，臣知其不能也。"集中作"臣自知其不能也"，增"自"字语意乃足。于此知作文之法，不得概以简削为高。

殉　葬

秦穆公殉葬百七十七人，三良之贤而亦与焉。康公陷父于不义，乃知魏颗、陈尊己其贤洵不可及。后世殉葬之俗犹未尽革，至明英宗遗诏，始命不得以宫妃殉葬，此真能恤人命而祛敝习者。

朱侍郎诗

海盐朱虹舫侍郎方增，爱才若命，寒畯之士，尤加意拂拭，士论翕然归之。道光甲申八月，考试翰、詹，诗题"昨夜庭前叶有声"，上特赏其诗二三四六联，朱笔加圈，拔置一等第一，遂由翰林院侍读学士升内阁学士。诗云："西风昨夜吹庭馆，忽听窗前飒飒音。落叶满阶惊晓梦，凉声一径动秋心。夕阳古渡仍红树，斜月疏帘尚绿阴。此日篱边闻语蟀，旧时枝上忆栖禽。幽怀偶触高楼笛，清韵还添小院砧。瘦碧半丛余弱草，浓青十里减平林。回思烟柳萦遥浦，又见霜枫染远岑。独有苍松留劲节，曾沾雨露九重深。"

采芳集

平湖钱孝廉步曾，刻其五世祖起隆制艺一卷，名《采芳集》。皆摘《四书》中艳丽字句，游戏成文，嘻笑怒骂，无所不有。如《妁》一字题文云："宿瘤也，以为仙姬；姣僮也，以为娇客。在媒或以众见共闻，尚存廉耻，而妁乃备极其形容。优隶也，以为俊秀；贫窭也，以为豪华。在媒早以微言温语，任意相欺，而妁乃更从而点缀。"又云："本以妇人轻信之耳，妁复鼓彼如簧，遂使母氏专权，父虽欲禁之而不得。本以深闺独处之娇，妁竟诱诸觌面，遂使高堂未许，女先遥慕之而如迷。妁之巧者，意仅切于肥囊，妁之拙者，幻亦生于阅历。倘以彼列诸冠盖，即是苏、张游说之俦。妁之老者，口舌既堪惑女；妁之少者，容貌并可悦男。故以彼略试逢迎，遂谐秦、晋婚姻之好。"描写若辈情状，如铸鼎象形。又《妻辟纻》题云："窃慨今天下之多不廉，大抵皆其妻为之也。"《其母》题云："且天下容有不爱亲之子，断无不爱子之亲。"《一妾》题云："且三代以上多丈夫，三代以下多妾妇。上竞谐媚而妾在朝，下尽逢迎而妾在野。"持论奇快，皆可作当头棒喝。

三　元

赵云松观察赠三元钱湘舲阁学诗云："累朝如君十一个，事迹半在青史留。"盖指唐张又新、崔元翰，宋孙何、王曾、宋庠、杨寘、冯京、王岩叟，金孟宗献，元王宗哲，明商辂也。张又新、孙何、王曾、宋庠、杨寘、冯京、王岩叟、商辂，史皆有传，王曾、宋庠、商辂为名宰相，冯京为名执政。若张又新之谄附败名，王宗哲之降贼偷生，适为科名之玷耳。按：《辽史·王棠传》："乡贡、礼部、廷试皆第一。"是亦三元也，赵诗不之及，何耶？本朝三元：长洲钱棨（乾隆己亥解元，辛丑会、状，官至内阁学士）、临桂陈继昌（嘉庆癸酉解元，庚辰会、状，官至江苏布政使），皆克敦行谊，无愧名臣。

蜜丁马甲

嘉庆丁卯科浙江乡试，诗题"挂席拾海月"，绍兴吕学博承恩诗云："蜜丁曾共品，马甲亦同名。"为主司赏识，取中三十四名。按，蜜丁，见《海物异名记》云："蜜丁，魁蛤之子也。"李时珍《本草纲目》谓："即瓦屋子，又名蚶马甲。"见韩昌黎诗云："章举马甲柱，斗以怪自呈。"洪氏注云："即今江瑶柱。"周必大亦有诗云："珠剖蚌胎那畏鹬，柱呈马甲更名珧。"吕诗未见佳，殆取其运典新僻耳。

七上黄鹤楼散人

湖北黄鹤楼踞山面江，为登临胜境。道光丙申冬，余宦游武昌，曾登七次，穷揽景物，作口号云："半年家寄武昌郡，七度身登黄鹤楼。领取江天无尽景，平生奇绝是兹游。"迄今人事迁流，胜游难再，因作"七上黄鹤楼散人"图章，以志当时吟躅云。

良心官

秀水朱梓庐休度，官山西广灵知县，慈惠诚信，人不忍欺。莅任七年，休养生息，民日迁善，百姓皆呼为"良心官"。

自锄明月种梅花

"自锄明月种梅花"句，复见最多。宋刘翰《种梅》诗云："惆怅后庭风味薄，自锄明月种梅花。"赵复《自遣》诗云："老去空山秋寂寞，自锄明月种梅花。"元萨天锡诗云："今日归来如昨梦，自锄明月种梅花。"明卓敬诗云："雪冷江深无梦到，自锄明月种梅花。"

朱文正公诗

嘉庆初，和珅伏诛。御制诗颁示臣工，朱文正公和句有云："寄语普天诸父老，共骧曾亦事陶唐。"措语得体，为一时和章之冠。

兄弟同登科

兄弟同登科，世所常有，而咸丰辛亥恩科，浙闱兄弟中式者独多。秀水陈丙曾、陈诵曾，平湖方钊、方钧，归安张兴义、张兴诗，瑞安黄体立、黄体芳，皆同父也，秀水陈令仪、陈令瑜，则同祖也。而余杭褚维垲（中式二十五名）与其子成绩（中式二十六名）连名，其徒仁和金绳式亦同榜获隽（褚是岁在金氏课读），尤为科场佳话。

孔太恭人

嘉兴朱九山观察其镇之母孔太恭人昭蕙，幼娴文翰，书法亦工。年十三，父笙陔明经广南客游山左，中秋玩月，赋诗云："今夜团栾月，清光万里同。恐添兹母思，不敢说山东。"一时皆称异之。观察书法秀劲，负盛

名于时，盖得于母教者多。观察授馆职后，由京寄书，禀请迎养，作三绝句示之，有“瞻云且缓思亲念，好把文章答圣朝”，及“暇日凤池须记取，旧汀鸥鹭莫相忘”之句。

谭涤生诗

杭州谭涤生茂才廷献，幼有“神童”之称，诗不作唐以后语。所著《化书堂初集》，佳什綦多，节录四首。《寓言》云：“顾兔岂长圆，沧桑几更变。人生不称意，坐觉微躯贱。山榛隰有苓，美人如可见。羲和鞭日车，欲去不得恋。盛年惜早衰，清镜悲颜面。望远生古心，涕泪如流霰。”《行路难》云：“读书尽万卷，颇识忠孝字。学道行十年，与君斟酌仁与义。人生百年不为少，追逐衣食非我事。行路难，声莫悲。今日是，昨日非，携手出门望白日，惟见浮云东西南北飞。”《遣兴》云：“江乡聊寄迹，流水绕书堂。深竹有人语，野花随径香。相期与农圃，招手话耕桑。习静空山里，闲中日月长。”《送袁藜谷归新城》云：“予已不得意，子今行路难。江湖尊酒别，风雨柁楼寒。士信无长策，贫尤恋故欢。蘼芜山下是，欲采路漫漫。”

黄韵珊词

海盐黄韵珊孝廉宪清，才调倜傥，著有《茂陵弦》、《帝女花》、《凌波影》等院本，为时所称。小词亦工，《浪淘沙》一阕尤饶情韵，云：“秋意人芭蕉，不雨潇潇，闲庭如此好凉宵。月自缠绵花自媚，人自无聊。　别恨几时销？认取红绡，风筝音苦雁书遥。醒着欲眠眠着醒，灯也心焦。”

垂训朴语

吾邑陈太华学博其德，明季有道之士，著《垂训朴语》遗后，有云：“省闲言语以补诵习，则拙者敏；省闲心思以绎义理，则愚者通。独立于万物之上，乃为有志；能屈于万物之下，乃为有养。人非圣人，不能无过，过而能改，仍是好人。故以过告我者，爱我之甚也，以过责我，则我之师也；若以过容我、谅我，则彼为君子，而我不适成为小人乎？吾人居心，常以好事望人，常以好意度人，纵使百受人欺，不失为忠厚君子。”又《惜阴说》云：“凡人，纵以百年为期，十岁以前，尚属童蒙，五十以后，又属衰耗，止有四十年可用精力，而夜复当其半，岁时、伏腊、冠婚、丧祭诸务，大略又费十年。以此思之，真所谓一刻千金。”语意警迫，学者皆当书之座隅。

卓倚兀

卓子、倚子、兀子，皆无木字，司马温公《书仪》可证。今书作“桌”、“椅”、“杌”，流俗之误也。

先　生

经书“先生”之称，名义各别：《论语》“先生馔”，谓父兄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谓成人也。《孟子》“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谓师也；“先生将何之”，谓学士年长者也。《仪礼》“士相见礼，若先生异爵者”，谓致仕者也。今人称师曰“先生”，而凡当尊称之者亦曰“先生”，盖其所由来远矣。

来歙传

《后汉书·来歙传》“父仲，娶光武祖姑”，而隗嚣将王遵，乃以歙为光武之外兄。且歙之孙棱，尚光武子显宗女；棱之孙定，尚显宗曾孙安帝妹。稽其世次，证以外兄之称，则仲当是娶光武之姑耳，“祖”字疑衍文。

终篇用也字

《困学纪闻》云：“欧阳公记醉翁亭，用‘也’字，荆公志葛源，亦终篇用‘也’字，盖本于《易》之《杂卦》。韩文公铭张彻亦然。”余谓终篇用“也”字，始于《尔雅·释诂》、《释言》、《释训》三篇，凡用“也”字六百九。《诗·墙有茨》、《君子偕老》篇亦然。《荀子·荣辱篇》、《孙武兵法行军篇》、《论语》、《孟子》亦有此体，《公羊》、《穀梁》二传尤多。唐、宋以还，韩文公《祭潮州大湖神文》、柳仲涂《李守节志》，苏东坡《酒经》、陈止斋《戒河豚赋》、汪浮溪《胡霖志铭》，皆仿其体，为后世所传。元姚燧《仰仪铭》终篇用“也”字四十一，乃四言体又格之变者矣。

贪生幸福

唐太宗、宣宗、武宗，皆以饵丹石殒身，宪宗、懿宗，皆迎佛骨后即殂。庸暗者无足怪，英哲者亦然，则害于贪生幸福之私也。

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汤欲令伊尹往视旷夏，恐其不信，汤由亲自射伊尹。”此以诡谲之术诬圣也。又谓：“孔子道弥子瑕见厘夫人。”此以比党之说诬圣也。当日悬千金而人无能增损，高氏诱谓：“非不能也，盖惮相国畏其势耳！”良然。

王谷塍

萧山王谷塍大令宗炎，学问淹博，性尤恬退。家有中人产，仅足温饱。既通籍，遂杜门不出，筑十万卷楼，以文史自娱。子端履入词林，即贻之书曰：“我已知足，汝当知止，毋恋浮名而失真乐也。”因亦乞病归。大令著有《晚闻居士集》，尝谓：“宋艺祖以受禅开基，《通鉴》自不得以魏为篡；高宗以宗枝再造，《纲目》自不得以蜀为伪。”读书论世，其说至精。又《自题竹圃图》诗云：“百尺楼边半亩园，梅花结子竹生孙。此中合与幽人住，香到芹泥绿到门。”“五十年来鬓已丝，天衔尘染碧衫缁。头衔写入农书里，不枉人称老画师。”可以想见其风趣。

陈朴堂诗

嘉善陈朴堂上舍世镕，幕游粤东，判牍之暇不废吟

咏。有《感怀》诗，句云："家难识路何须梦？诗易穷人不敢工。"颇为时流所称。

徐敬斋明经

同里徐敬斋明经斐然，归安籍。博通群书，探研不倦，尤好为古文之学，自唐、宋以迄国朝，采辑诸家，辨其源流，撷其精粹，汇编成书。其论唐文云："唐人无韵之文，率不可读。昌黎突然起八代之衰，柳州起而与之敌，古文一道，荜路蓝缕之功，以二公为首。习之之精醇，可之之警拔，牧之之倜傥，表圣之安详，袭美之纵恣，鲁望之简古，其嗣音也；顾宣公之沁人肺腑，卫公之绝尘而奔，于韩、柳虽非同调，亦断不可泯，爰汇选而论定之。他若漫郎之僻澁异常，独孤之菁华未备，张文昌流传甚少，皇甫七客气未除，以及刘宾客、白香山、李玉溪、罗昭谏诸人，各有所长，均非正轨，概从舍旃。"其论宋文云："自韩、柳辟古文之一途，至北宋而极盛。盖宋初尚沿唐季之习，柳开、郑条、穆修、张景之徒挽之而不足，欧公得昌黎文于破簏中，登高而呼，学者响应，曾、王、三苏辅而翼之，徂徕、涑水、河南、盱江、二刘、三孔润色其间，秦、黄、晁、张、后山、方叔之流克承其绪，于是北宋之古文冠绝古今。呜呼！观止矣！南宋之文导源北宋，顾扶疏劲健则有之，而微伤于剽而不留；和平醇正则有之，而究病其直而少致。然粹然无疵文与理兼到者，朱子而外，实繁有徒，亦学者所当从事也。《文鉴》止于北宋。两宋合选，寥寥罕觏，而宋人文集，搜采两难，南宋集尤少，即藏书之家亦未数数见。数十年以来，北辙南辕，风樯篷底，有所见，即借抄或录草稿以归。自辛酉迄壬辰，首尾三十有二年，得文一千七百六十七首，厘为十有六本，颜曰《宋文偶见》。极知不全不备，挂漏良多，然后之君子欲遴选两宋文者，其或将有取于斯。"今其书皆散佚无存，惟所刊《国朝二十四家文钞》及《今文偶见》行于世。

顾媚柳是

龚鼎孳娶顾媚，钱谦益娶柳是，皆名妓也。龚以兵科给事中降闯贼，授伪直指使。每谓人曰："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小妾者，即顾媚也。见冯见龙《绅志略》。顾苓《河东君传》谓："乙酉五月之变，君劝钱死，钱谢不能。戊子五月，钱死后，君自经死。"然则，顾不及柳远矣。

芗畇公撰联

萧山缪磐谷上舍安邦，幕游临海，有姊卒于家，而甥已远出，七年不通音问，其友代作挽联，不当意，质之先君子，乃为题云："七载思儿，望断双鱼空堕泪，三秋梦竖，影抛只雁最伤心。"缪为叹绝。又仙居王某治痘有名，其戚撰联赠之，屡改未就，先君子援笔书云："身居仙境成丹易，手补天功保赤多。"一时咸叹为工切。

历代甲子纪元表

仁和董杏塍明经醇，博通群籍，尝以六十甲子为格，取《史》、《鉴》所载历代正闰纪元年号，按格分注，以便考索，名曰《历代甲子纪元表》。第一甲子为黄帝元年，第十一甲子为夏少康自有仍奔虞之年，第二十一甲子为商祖辛十祀，第三十一甲子为周孝王十三年，第四十一甲子为周赧王十八年，第五十一甲子为晋惠帝改元永安之年，第六十一甲子为唐昭宗改元天祐之年，第七十一甲子为明孝宗弘治十七年。明经生于第七十六甲子之年，正月书成，适当五十初度，乃咸丰三年癸丑也。

静宜女史诗

鲲溟侄之继室静宜女史陈葆贞，嘉善陈朴堂上舍世铃之女，禀承家学，雅擅清才，著有《绮余书室诗稿》。如《秋夜对月有怀外子》云："孤月上林端，秋光满画栏。遥怜今夜客，不向故乡看。虚幌谁同倚，征衫泪未干。男儿四方志，所叹为饥寒。""岂有封侯愿，空教别故乡。料应思骨肉，谁与话温凉。怀火三年刺，人添两鬓霜。上堂亲已老，何日理归航？"《闻粤中有警寄外》云："落拓江湖客，行吏不自由。那堪羁旅日，重抱乱离忧。处贱无奇策，依人岂善谋！归期应早定，江上理扁舟。""百越愁回首，高堂有老亲。频年无信息，此日又烽尘。长是伤离别，何由共苦辛？愿随飞雁去，重作岭南人。"《王昭君》云："紫塞长门一样悲，何心终老向宫帷。不如绝域和亲去，还得君王斩画师。"《杨太真》云："一死能教国难平，马前值得早捐生。红颜若向升平老，未必君王不负盟。《保阳寓中作寄外》云："纷纷尘事扰居诸，谁识清闲福有余。依不鸣机君谢客，且来同读古人书。""品谊文章泣鬼神，世间如子合长贫。请看乘传成都客，何似皋家庑下人？"石门方幼樗参军廷瑚称为"洗尽铅华得正声"，非虚誉也。

甲癸议

乌程严铁桥学博可均，才高学富，睥睨群流。某进士来见，叩以《汉书》事，未尽了了，则曰："君仅知时文耳！吾失言矣。"其玩世傲物类如此。尝搜辑唐以前文，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手自缮写，历二十七年而后成，以无资，未得付梓。著有《铁桥漫稿》十三卷，诗如"虚窗三面水，老树半边春"、"一路听流水，前村多落花"、"峭帆追日去，惊浪蹴山回"、"潮生沧海白，日落大江黄"，皆得唐人三昧。

严为建德教谕时，义乌有高才生某，为忌者所诬，见弃于其父。事闻之官，大吏欲为超度，万难措辞。严闻之，乃为《甲癸议》一篇，致其房师闽抚韩芸舫克均。督部见之，大称赏，据其说入爰书，事赖以解。其辞备载稿中，大略谓："甲在外二十八年，拥高资归，而其妻先死，其子乙年二十六，既举秀才，仪表出群。丙与乙素有隙，丁睨甲赀，党丙而挤乙，称乙奸生子，甲耻之，逐乙。而事闻令长，令长以律无文不能决，上之大吏，大吏入奏，下百官博议。癸议曰：'窃谓乙事寻常耳，可以片言昭雪。人妊十月，九月而生者常也；妊七月而

生，生而寿考者，世间多有。俗说妊八月而生难育，盖不确，阚泽在母胞八月，叱声震外，见《会稽先贤传》。其不及七月者，黄牛羌种，妊六月生，见《魏略》。其逾十月者：苟氏孕十二月生苻坚，呼延氏十三月生刘渊，张夫人十五月生刘聪，见《晋书载记》；庆都孕十四月生尧，见《帝王世纪》；钩弋夫人怀昭帝十四月乃生，见《汉书》，附宝孕二十月生黄帝，见《搜神记》；阳翟有妇人妊身三十月乃生子，见《嵩高山记》；太康温磐母怀身三年然后生，见《异苑》；长人国妊六年乃生，生而白首，见《外国图》；大人国其民孕三十六年而生，见《括地国图》；老子托于李母胞中七十二年，见《濑乡记》；老子母怀之七十岁乃生，生而白首，见《神仙传》。载籍极博，妊逾十月者，悉数难终。甲在外二十八年而归，而乙年二十六，盖其妊二年无足为异，宜片语昭雪，丙丁宜不论。'大吏曰：'癸议以谓妊二年，允哉！'据以覆奏，于是甲乙复为父子如常。"余按：《元史·黄溍传》云："母童氏梦大星坠于怀，乃有妊，历二十四月始生溍。"此尤近而可征者。

孔宥函司马

曲阜孔宥函司马同年继镔，诗才超俊，深以学力，气韵直逼古人。诗稿盈尺，刊未及半，录其最著者。《高邮湖作》："洪湖抱天影，炯为智者忧。万古波涛居，一线堤防留。大官日召令，买石穷山丘。以石抗蛟怒，筑堰如长虬。下堰楚州脚，上堰淮山陬。汩汩水衡钱，化为蜃与鳅。久客熟湖水，呜咽胸中流。"《寄山阳潘四农师用陶诗拟古韵》："泽国累年馑，大官无岁荒。小吏朝暮谒，上堂复下堂。戟门列风旆，鼓角吹苍茫。弦酒客在阁，涕泗农在场。一堤障龙蛇，城郭参丘邙。度支竭租赋，水与金低昂。老兵抱锹卧，腹饱防河方。久客傍淮甸，闭户空嗟伤。"《扬州杂诗》："廿载邗江路，行吟动值秋。客怀看月减，往梦与云浮。野竹山光寺，清风文选楼。旅游复何事，飘泊问沙鸥。""藏用两无补，聪明百不能。宦情晓岸月，诗境雪山僧。零落川光改，羁栖夜气增。又停江上棹，来对驿楼灯。"皆卓然可传。宥函于咸丰四年秋来游武林，遍探西湖诸胜，屡过余斋，尝即席赋诗相赠云："东山游钓暮云边，经典传家愧汝贤。莫叹无衣聊卒岁，共怜有母傍余年。荒衙鲑菜新醽绿，上国莺花旧管弦。廿载梦回江岸晓，鸥波万里接烽烟。"所作楹联亦挺拔可诵，《题钱武肃王祠》云："吴、越之间，至今乐土；汉、唐以后，无此贤王。"《挽泾县包慎伯明府世臣》云："衰白际时艰，孤恨荒愁，蹈东海而死；文章憎命达，片言只字，与北斗长垂。"

彡石公联

从姊纯葆，伯父彡石公之长女，适同里归安丁学博仁咸，贤明淑慎，三党交称。其殁也，年仅中寿。彡石公哭以联云："堕地而半龄失恃，提携保抱，端赖重闱，想当年教养恩深，倘泉下相逢，应亦怪尔来太早；宜家而众口称贤，黾勉勤劬，克襄内政，悲此日死生路隔，纵命中有定，独何如我老难堪。"

寿序

寿文始见明陶学士安集，至归震川而益多。方望溪作寿序有云："以文为寿，明之人始有之。然其知体要者，尚能择其人之可而不妄为，而寿其亲者，亦必择其人之可而后往求。今之人则不然，其所求必时之显人，而其文则之村师幕宾无择也，其所称则男女之美行皆备，而不可缺一焉，而族姻子姓之琐琐者并著于篇。"其言可谓切中。然非特寿序若是，即祭文、墓志等亦然。即此可见世俗之陋，鲜不慕势利而喜夸大也。

犬门

官府案牍，有更易一字而轻重悬殊者，吏胥每借是以舞弊，惟通州胡大宗伯长龄之封翁尝改一字救人之生，可以为法。封翁尝为州吏，承行盗案，犯供纠众自大门入，已定谳矣，翁知众犯因贫若偶作窃，非真巨盗，言于官曰："此到案而即承认盗情，必非久惯为盗者，今首从皆斩，似失入矣。"官以上司催迫，不及更缮招册为辞。翁请于大字添一点为"自犬门入"，且言某仰体公好生之心，并无私弊，官悟而从之。一举笔间而拯十余人之命，宜其食报于后。按：《五代史》张居翰改诏书"一行"为"一家"，免蜀降人千余，其事亦有足称。

家传单方

单方之神验者，可为世宝。余家传有数方，屡试屡效，济人多矣。恐久而失传，特志之。刀伤：用苎叶末糁之（端午夏至日，各采等分，晒干俟霜降日磨末）。受湿气烂腿：用松香不拘数，釜中用水，慢火煮，以焚一炷香为度，取出松香（取出松香入冷水中，方能凝结，否则胶滞），换水再煮。如此换八次水，煮八炷香时候，松香之毒始尽。研极细末入猪油，捣烂调匀，用隔纸膏摊之。其法，以长薄油纸折成两方块，一面凿满针孔，一面摊药，将两面合拢，药折在里面，以凿针一面向患处贴上，线围扎之，勿著水，有脂流出，自愈。隔纸膏式： （半纸凿满针孔，半纸摊药）。一切疮：用槟榔、木鳖子、穿山甲血，余雄黄、朱砂、黑砒、大风子肉，各二钱五分，研极细末，入土硫黄七两五钱，煮烊为锭，菜油磨搽，日三次。牙缝出血，名牙红：用元明粉，研细末糁之。一切无名肿毒：用鲜桑枝火爇，向患处薰之。小儿头烂，名染瘌头：用铜青一钱，沥青一钱，松香一钱，蓖麻子肉四钱，同捣烂，以布一方，如染瘌头大，摊药包患处。跌打损伤：用冬瓜子炒研细末，温酒冲服三钱，日二次。

江忠烈公

江忠烈公忠源，字岷樵，湖南宝庆人。由拔贡举于乡，为学官。道光二十八年，新宁逆匪寇宝庆，公与弟忠浚、忠济、忠淑集族人团练乡勇，屡挫寇锋。事闻，擢知县，赏戴蓝翎，发浙江试用，权知秀水县事。时浙西

大水，公请帑十万抚恤，上官从其请。明年补丽水，以父忧归。相国赛尚阿经略广西，招之隶乌都统幕，旋以劳升同知。募乡人千余，日训练之。宝庆民善斗，公又善抚之，故所至破贼，楚勇之名闻天下。贼窜长沙，屡追歼之。由知府擢道员，赏花翎，湖南效用。寇退而土贼四起，浏阳征义堂为百余年盗薮，聚党万余人，公整楚勇剿杀贼五千余，获大炮百余，火药无算。复剿湖北诸土贼，戮首至二万余人，升按察使。奉谕赴江南大营。会江西围急，率楚勇赴之，与贼日夜鏖战，贼用地雷破城，公自缺处出，奋击，先后斩馘二千余，城旋修固。贼复穿地道六，公率勇自城内迎掘破之。自五月十八日被围，至八月二十三日贼始乘风遁去，城几陷而获安，公之力为多。诏赐二品顶带，复臬司任。未几，皖城告急，诏命巡抚安徽。时旧治已为贼据，改省治庐州，公至，居民大半逃散。方训练抚辑，而贼率万众来攻，外援不至。十二月十六夜，贼乘大雾缒城，且发地雷，四更城破。公力战受重伤，弁某强挽公下城，以辔进，公啮其指乃释手，公遂投水西门塘死，年四十有四。秀水庄芝阶舍人仲芳纪公事甚详，今节录之如此。谭涤生茂才挽公诗有云："悲凉许国身，奔走亦以疲。枝拄阅数旬，饮泣人登陴。虽缓雀鼠掘，谁为膏油遗？逍遥七千人，犄角空相持。军门大星陨，山崩走熊罴。"皆纪实之辞也。

大　钱

咸丰甲寅年，以军兴费繁，始铸咸丰重宝，当十大钱，重四钱四分，凡百钱，用通宝八十、重宝二。浙江于八月廿二日颁行，设大美官钱局主其事。考重宝钱文，始于唐乾元，嗣后南汉刘龑乾亨、闽王延政天德，宋仁宗庆历、神宗熙宁、徽宗崇宁、理宗端平、嘉熙，辽穆宗应历，金章宗泰和，皆有重宝钱。历代钱制，有小钱而亦书重宝者，唐乾元、辽应历是也。大钱而不书重宝者，如唐开元、天佑，宋大观、嘉泰、嘉定、淳祐，明大中、洪武、天启之类甚多。然重宝之义，似于大钱尤宜。至历代之当十钱，如王莽之么泉一十只重七分三铢，后周五行大布、永通万国，唐乾元重宝、开元通宝，五代李璟永通泉宝、王延义永隆通宝，宋庆历重宝、熙宁重宝、崇宁重宝、崇宁通宝、大观通宝，金泰和重宝，元大元通宝，明大中通宝、洪武通宝、天启通宝，其制轻重不等，最重者莫若洪武通宝钱，当十者重一两。钱制之便民而通行最久者，汉有五铢钱，唐有开元通宝钱，皆小钱也。其行大钱而不能久者，钱重则耗费繁，而无济于国；钱轻则盗铸多，而有害于民。今能酌轻重之宜，而与时变通，自可行之久远也。

姚梅伯词

慈溪姚梅伯孝廉燮，生秉异资，于学无所不窥，尤精于倚声。著有《疏影楼词》，自题《疏影调》，云："天门海峤，倚绿梅，捩笛清响如啸。夕隼云盘，秋鹤风嘶，高寒或是同调。江淹、宋玉凭千古，总一样，愁深欢眇。尽半生，锈铗蟫徽，托与美人香草。　侬自狂歌自赏，当前任，赢得，流俗评笑。两宋、三唐，换羽移宫，落寞词仙多少！江篷获雨花帘月，且畅写，随时怀抱。算拂笺，香北茶南，但欠红儿娇小。"此可想见其寄托矣。

笙鹤楼

杭州吴山城隍庙后淳素房笙鹤楼，俯瞰西湖，境绝超旷。明胡宗宪御倭时，曾于此筹议海防，楼额为董香光所题。落成之日，胡命酒宴赏海内文士，与会者十七人，各赋七言诗一章。后毁于火，志乘失载。马秋药太常履泰独悉其事，因书额以复旧迹。道光乙未昭文蒋宝龄绘为图，一时词人赋诗纪之。兹录二首于左："楼台传胜迹，笙鹤想遗音。世事有兴废，青山无古今。尚余秋药叟，能话老梅林。旧地喜重筑，迢迢异代心。"（邬鹤徵）"笙鹤逍遥赋远游，太常蝶去更难留。神仙缥缈寻常事，我欲榜书筹海楼。"（戴熙）

陈参议

钱塘陈午桥参议鸿，官御史日，稽查户部银库，屏绝苞苴，终日危坐，官人进茶汤皆谢绝之。越十年，库吏侵蚀案发，刑部谳狱，咸供惟陈御史任内无染无弊，公论始出。尝建言轮班日讲，以为："康熙、乾隆间，设官使日缮进经史讲义，讨论益精，义理愈出，辨别益确，施措愈明，兼可鉴别其才猷，考验其学识。既备咨访之具，即储简拔之才。"识者称为千古名言。

周遇吉

《明史·周遇吉传》载：其守宁武，"城陷巷战，为贼执，大骂不屈。悬之高竿，丛射杀之。自成集众计曰：'宁武虽破，吾将死伤多。自此达京师，历大同、阳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尽如宁武，吾部下宁有孑遗哉？不如还秦休息，图后举。'刻期将遁，而大同总兵姜瓖降表至，宣府总兵王承荫表亦至，遂决策长驱。抵居庸，太监杜之秩、总兵唐通复开门延之，京师遂不守。贼每语人曰：'他镇复有一周总兵，吾安得至此！'"是遇吉之守宁武，必不轻于一死，故为贼所惮如此。乃榆次人王珻所作《节录补闻》谓："李自成急攻城，语守陴以周遇吉献，否且屠。遇吉闻之，使人缒己城下，见自成大骂，竟为贼磔杀。"胡天游《石笥山房文》转信以为实，且斥正史陋妄，而诋遇吉之死为不合于义。果尔，则遇吉特弃城以畀贼，贼亦何必刻期谋遁哉？

赤水元珠

孙文垣《赤水元珠》，阐发医理，有裨后学。惟载制红铅之法，为白圭之玷。又推重石钟乳，以《本草》有久服延年益寿之说，遂讥朱丹溪不可过服之言为非。不知《本草》称延年之药如蒲黄、石龙刍、云母、空青、五石脂、菖蒲、泽泻、冬葵子等味，未必皆可久服。《本草》又称水银久服，神仙不死，而服之者鲜不受其害，是岂可过泥其辞乎？善乎！缪氏仲淳之言曰："自唐迄今，因

服石乳而发病者不可胜纪，服之而获效者，当今十无二三。"《经》曰："石药之性悍。"真良言也！尊生之士，无惑方士有长年益寿之说，而擅服之，自取其咎也。大抵服食之品，宜取中和。方免偏胜之害。

赤城杂诗

余自四十岁后，不甚为诗，固由性懒，亦以此道难精，徒耗心神无益也。在台州时，诗兴尚剧，尝赋《赤城杂诗》，附录八首，就正大雅："祖德清芬守一毡，轩楹遗制尚依然。登堂重认梁间字，手泽存留六十年。"（秋畦公司铎临海，乾隆庚子岁修葺学廨，梁间题字犹存。）"师门自昔受恩偏，瞻拜空祠意怆然（沈鹿坪师司铎台郡最久，台人士奉祀于祠）。子舍遗书零落尽，不堪回首十年前。""廿年旧雨溯依依，苜蓿休嫌壮志违（孔梧乡司训临海，朝夕过从，藉破岑寂）。杯酒深谈故乡事，便教沈醉亦忘归。""半亩空园护短墙，春来消息问群芳。闭门漫道闲无事，排日栽花课正忙。"（严亲性嗜花，栽植满庭。）"古坛槐影郁苍苍，金碧楼台接上方，自问名心销已尽，漫劳仙枕梦黄粱。"（八仙岩祀纯阳真人，香火绝盛。）"踏春山径路夭斜，胜侣招邀羽士家。西北高楼帘尽卷，夕阳影里望桃花。"（八仙岩在城西北隅，春日游人皆于此登楼观桃花。）"双帻峰前路乍分，一声樵唱隔林闻。秋阴夹径鹤无语，中有幽人眠白云。""石径巉岩步屧迟，碧云深处去寻诗。夕阴欲合山光暝，犹为泉声住少时。"

小琅玕山馆诗

严比玉太守诗，因未见全集，仅识数句于三卷中，今刊此书甫竣，适比玉长子伯牙大令铁归自滇，持其遗稿《小琅玕山馆诗》十卷见示，云："于甲寅岁在黔付梓，三十年前酬赠之作，皆在集中。"回忆一堂聚处，选韵联吟，曾几何时，而万里招魂！中年永诀，亦可伤已。展诵既竟，补录十首于此。《相见坡》云："幽涧越岭听，绝巘连云度。深谷开要途，峻坂障前路。峰转迷西东，崖暗失晨暮。怪石猛虎斗，细径修蛇赴。接武渐盘旋，交臂各惊怖。阴壑笼晴氛，曲阿积寒雾。下磐惧高趾，沿壁阻阔步。亭亭恋夕阳，欣欣对嘉树。念旧觌面艰，怀新赏心遇。相见几时欢，出险犹眷顾。"《散赈行》云："校场千人万人立，但闻欢呼不闻泣。一人日给米一升，行者日少居日增。民兮免散亡，民兮脱沟壑。陈陈相因太仓粟，安得尽以济茕独？不言抚字言催科，羽檄纷纷民奈何！当官谁学监门郑，图献流民补荒政。"《寄怀定圃》云："并世此良友，斯文一作家。步趋皆学问，气味近烟霞。闭户挥青镂，循《陔》补《白华》。相思不相见，明月几回斜。"《扬州赠三弟昆圃廷璐》云："东风催客买归舟，又向扬州作小留。虾菜五湖寻旧梦，莺花三月种新愁。但容人海时相见，何必家山定共游！为语看云眠亦得，诗成还送屋西头。""寻芳湖上屡招邀，强与离前慰寂寥。彻夜笙歌听北里，隔帘花雨话南朝。客中乡泪随春尽，身外闲愁借酒消。占得二分好明月，阿戎真比阿龙超。"《到家日作》云："回棹重寻水一湾，绿杨影里叩柴关。两年足履江湖险，万里身从殿陛还。宦味略尝云共淡，行装乍卸梦俱闲。只愁一纸官书促，容易归山又出山。"《九日同人翠屏山登高》云："年来我亦怅离家，插到茱萸感鬓华。万里乡心惊落日，一庭秋色在黄花。吟情未许催租减，帽影无妨带醉斜。知是明年又何处，好留鸿爪印天涯。"《雨霁》云："几日浓阴匝远村，寒波绿涨旧沙痕。春风吹过廉纤雨，一路落花红到门。"《杭州别竺云》云："风月年年纪胜游，无端离思动残秋。路回日落人何处，独上西湖旧酒楼。"《板桥》云："曾向秦淮访六朝，明漪瑟瑟柳条条。一官万里行将尽，秋雨秋风又板桥。"

续　编

冷庐臆言

明以来重次千字文者多矣，各竞妍巧，小道有可观焉。丙辰五月课孙诵习，因续次成篇，韵不协于谱，字每更其义，语或失之俚。良由率尔寄兴，致违绳准，亦以见才智疏浅，远逊昔人，为可惭也。诸作皆不避字，盖临文不讳之义。兹亦用其例，授梓代录，幸大雅君子正之：道光甲辰，后历五年（甲辰九月，丁先府君芗畇公忧，自台州归里。阅五年己酉二月，吏部选补杭州府教授，六月到任）。时当夏暑，武林服官。学舍寥落，幸离俗缘。谨随老母，宅于斯焉。仰止孔圣，德高极天。俶垂箴猷，日星并悬。万世师表，法诫永传。殿宇静邈，傍侍诸贤。丁祭巨典，引爵布筵。慎治礼乐，两阶位严。汤浴馨洁，施被衣冠。俯颡伏拜，神壹躬端。禄食空縻，称职最难。耻贻诮讥，何可即安！往者少岁，弱贱寡能。受业习劳，束脩自行。巾箱寓赏，故稿必温。糠火夕照，虑淡志真。疑义纷积，口问耳听。颇亦领会，属思渊沈。论宗嵇正，咏效阮精。力薄轲政，辨黜仪秦。乃陟海岱（壬辰乡荐，是冬计偕北行），驱车移情。登岳浮河，超昆陋泾。摩碣辖载，稽诗囊盈。遵路绵杳，因造帝京。近瞻辇毂，宫陛连云。公孤卿尹，列任非轻。仕途取用，青紫同荣。矫首九霄，功绩莫建。辞尊居卑，姑适我愿（丙申释褐，以知县即用，分发湖北。丁酉夏，呈改教职，僚友谓封疆大吏由县令起家者多矣，当以远大自期。余以才短不愿也）。杜门恬退，困眠饥饭。月阴满身，岫翠对面（学廨近紫阳山，峰峦延亘，环映窗牖）。墙碑审别，（宋高宗《石经》今存八十六碑，在大成门外东西两壁，理宗赐国子监诸生碑亦在东壁。又苏文忠公《表忠观》断碣二，皆墨宝也）。楹画耽玩（李龙眠画至圣、七十二贤像石碣在尊经阁下）。染笔命铭，磨墨作赞。玄理抗晋，隶字效汉。凉飧倾觞，热寐资扇。短笺畏答，异书默念。经史子集，广助闻见。石渠珍藏，假读罔厌（仁和陆掬珊光祺典守文澜阁书，时从借录）。招致旧雨（余姚吴蓉峰麟书、乌程钮秬村福鳌，近在咫尺，同僚而兼旧职，情好最洽。其余

二三素心，时复过从，谈艺道古，藉破岑寂），啸歌启宴。都篮特设，垢累散遣。主陪宾让，杯酒竞劝。咸姜甘笋，尝新给膳。形骸并忘，释带去弁。交欢比漆，要约指剑。盘桓信宿，翦烛达旦。每恐辱罪，敢务驰逐。得闲犹仙，无誉是福。起步亭皋，绛赤悦目。露圆沛珠，沙素聚玉。枝叶环罗，曰为嘉木。凌寒松多，知闰梧独（池西梧桐，辛亥年手植，今郁然矣）。枇飘丸妍，荷张盖覆。李翳回廊，兰郁虚谷。莱根冬肥，柰果秋熟。奉杷收黍，摄裳艺鞠。手伐园条，肠饫渭竹。归禽房鸣，潜鱼池育。市糟饱鸡，场薪牧犊。西眺城垣（学廨距涌金门甚近，出城即西湖），驾言出游。伊谁支从，雅人意投（每逢佳客，偕游六桥三竺间，留连忘返）。谈禅入庙，坐钓临流。岩阿寻洞，溪背据楼。郡县辽旷，足迹几周。东南有美，冈遥水长。灵气所钟，华彩发煌。巩宝映射，律音宣章。龙鳞振举，鹍凤飙翔。名通魏阙，纸贵洛阳。更劭笃实，本基勿荒。盟心廉直，守体谦庄。量似巨川，操等澄霜。规矩不亏，只承惧惶。庶乎获祐，推重四方。相此烝黎，皆存物则。君父定分，大常攸立。夫也恭淑，妇矢贞节。昆弟棠茂，士友芥合。勉兹夙夜，践履敦敕。若男终亩，植稼营穑。如女纺丝，寸抽尺絮。维彼庸愚，善训弗率。姿性殊下，内亡外的。斡求金银，矜恃声色。富甚赵孟，侈过号国。纨绮充床，璧璇竟席。驴驹腾骧，羔雁结纳。户壁深冥，帷帐侠接。昼聆优唱，晚奏烦瑟。丽妾调笙，宠御拱策。巧语令容，笑嘶动魄。戚好惠疏，嫡佐爱切。封靡而家，转益贼刻。乌飞兽骇，在田利执。捕骡斩羊，毛羽烹灭。悲戚惊号，顾之伤恻。竭欲疲殆，处泰逍逸。横霸恶肆，颠毁祸逼。貌弊易丹，发凋催白。曦朗岂再，晦炜其戾。邙土委化，余威顿寂。殷鉴具迩，省己宜密。遐想皇初，实始生民。黄、农宙远，《坟》、《索》孰明。奄及中古，简牒详陈。唐、虞景运，观象察衡。器使百工，二八上升。禹、稷庭坚，左右秉钧。琴弦解阜，鼓吹和平。傅野吕岩，英乂嗣兴。勒诛叛盗，清制兵刑。群伦欣跃，谓藉陶成。克忠与孝，敬叔睦兄。儿蒙扶持，感赖慈仁。吉庆吊祀，曲尽隐诚。粮税早贡，康豫绥宁。洪惟盛朝，丙曜增晖。漠戎悚谢，塞羌说来。州伯军将，府事堂哉。缨组俊妙，韩桐王槐。草莽微臣，匡济匪才。宰邑楚地，既徘且徊。息机改图，养亲良佳（丙申在都，早有改官之志，捧檄需次，知牧令洵不易为，任违其才，必将陨越，亲意亦以改官为宜，归志遂决）。续次千文，以写厥怀。

重次千字文汇编跋

萧子范，胡致堂皆有《千字文》，独周兴嗣本最著。重次其字者，明山阴徐文长渭、仁和卓人月珂并称于世，惜未得见。迨余姚吕裁之章成叙明一代之事，名曰《野述》，辞极详赡。近世作者益众，若彭文勤公、刘金门侍郎凤诰、杨春圃学博世英作，尤为世所传诵。余友新城罗镜泉学博以智，搜集诸家，历三十余年，得二十一篇，录成一编，将以付梓，余于丙辰夏五尝次其字，作《冷庐臆言》。今读诸作，弥惬宿好。复次成篇，以为斯编之跋。语愧未工，厕前贤后，恐不免贻诮续貂尔。

惟周兴嗣，夙号多闻。奉武帝敕，次《千字文》。广列伦物，富隶《索》、《坟》。顿凋玄发，藉达赤心。壹夕属草，终古垂名。载笔续为，渭与人月。若吕章成，寓指益密。（吕章成《野述》首云："大明洪武，受命嗣天。"末云："臣吕章成，拜手敬书。"）迩时巨手，皆尝陟历。上卿持衡，庶官率职。黄甲充宾，丹陛傍宅。丙照光天，辰垣拱极。皇哉炜曜，重华宜绩。化驾夏、商，言法禹、稷。俯颡拜贡，八音调律。（康熙时，王百朋锡《圣德颂千文》首云："奉天承运，皇帝有真。尊荣安富，文武圣神。"乾隆时，彭文勤公《御制全韵诗恭跋》有云："丹笔露垂，墨床星映。平上去入，自初而竟。"高宗纯皇帝深赏之。杨春圃《太上皇帝纪元周甲授受礼成恭颂千文》首云："圣人御宇，甲子壹周。福洪万祀，业驾千秋。"中云："丙辰上日，嘉庆元年。嗣皇即位，帝命沛宣。初登大宝，只受薪传。基承夙夜，离照当天。"）增岁绵息，履祐交推。严眺傅席，孝答亲晖。九如欣庆，百福洪嘉。帐侠羔宴，餐佐爵杯。琴剑戚会，笙阮优俳。（刘金门侍郎《阿云岩馆师八袠千文》有云："云岩相公，国之元老。龙飞首岁，登朝最早。再历丙辰，嘉庆建号。绮甲周八，年高德劭。"末云："竭微恭敬，咏雅音长。永增百禄，愿奉千觞。"杨春圃有《严慈八十双寿征诗启千文》。）县邑辽漠，地承星宿。市场据岩，溪水环岫。沙冈薪飘，田路黍覆。阜翳枇柰，莽育乌兽。祀释廊深，吊邙土旧。丸墨勒图，岂讥寡陋。（杨春圃《武业县志跋千文》首云："县称武义，盖自李唐。近连金郡，南达永常。"末云："嘉庆甲子，简牒初成。谁陪执笔，邑人世英。"）徊顾根本，宗训贻昆。瞻祭庙貌，感想仪刑。节守矢直，量等泾澄。慎辨嫡妾，廉睦弟兄。位连桓信，宠縻冠缨。四知谨始，松郁桐荣。（杨春圃《杨氏谱跋千文》末云："彩笺详也，巾箱宝诸。甲辰闰月，拜手敬书。"）逍寂端居，首务劝学。潜磨巾箱，朗张盘烛。帷下寐忘，竹素理熟。每阙殆疑，动虞祸辱。遵五礼规，轻万钟禄。己非尽改，躬行最淑。处约饥疲，给糟止足。贱彼曲阿，悚惶身束。（王研云宝行《励学篇千文》首云："君臣既位，覆载永平。物号曰万，人得其灵。致中作极，执壹惟诚。"末云："顾笔悬箴，对纸勒策。道光四年，闰月五日。"）少女必箴，静贞旷远。姑意莫抗，母猷实善。隐并孟高，容超虢淡。形体委垢，器宇耻满。筵平坐庄，床晦登晚。裳领济楚，分别投翦。取火倾汤，内助烹膳。尺寸罔亏，毁诮孰敢（魏古愚标有《女训千文》）。似兹佳艺，斩新设色。妍逼绮纨，宝过巩璧。池荷露浴，阶鞠霜洁。遐方惊赏，碣碑竞刻（彭文勤公作，往年曾见石刻）。用稽往牒，厥体攸殊。果能立诚，宁虑其疏。空虚施鉴，圆妙藏珠。气凌岱岳，流沛川渠。毛羽矫转，辖轲骧驱。抽纸摩象，不亦说乎。伏念孔子，德劭业建。假修群经，煌映霄汉。户聆瑟歌，庭诫墙面。同堂敬侍，实茂条散。性得所近，钧克表见，漆园肆论，公羊定传。正则伤悲，龙门史赞。策

资治安，奏侈封禅。都京典引，靡弗爱玩。魏、晋受命，奄起俊英。操矜《乐府》，植感洛神。步兵咏怀，令伯陈情。陶耽尊酒，嵇解养生。飞觞欢唱，金谷兰亭。真机既邈，弊染更移。目骇璇组，耳烦弦丝。绛紫累叶，青翠横枝。黜浮制纷，恃韩退之。诗盛李唐，姿巧接迹。老杜精微，白也仙逸。画仰王维，囊秉长吉。鸡林誉腾，驴背思结。秦师何坚，赵楼谁即。东野孤寒，西昆工切。自是以来，闰运相寻。斡回卑弱，永叔主盟。辞归渊美，志造沈冥。斯道再振，语要常存。云蒸曦旦，通书二铭。余馨布扇，乃及于明。圣朝启基，威灵盖世。梧宫恭默，槐殿临御。功并两大，海宙仁被。左皋右伊，升庸特贵。灭霸施政，伐恶践义。洞寥盗捕，城清贼去。宰尹让廉，黎儿绥乂。塞外雁臣，军营鱼丽。异木戎纳，珍稼羌致。啸聚落魄，州郡食惠。夫杷服农，妇纺获利。犹恻困颠，舍粮薄税。棠阴犊眠，菜亩禽饫。秋暑穑盈，冬凉姜具。笋咸芥肥，丁男悦豫。士当此日，愿适而康。河悬在口，楹读饱肠。劳且对壁，游厌招房。钓谢磻石，饭称篮糠。驹恐催景，凤听鸣阳。谈故鳞比，飘彩鹍翔。仕途简任，弁银带玉。骤跃辇驰，摄衣陪毂。匪曰热中，匡扶忠笃。甘雨随车，罪叛诛逐。民谓慈父，国举良牧。鼓吹雅南，和声易俗。笑我荒愚，泰恬昼戾。只执短稿，发蒙温习。因闲效颦，才力几竭。甚慕诸家，的射矩絜。颇惧杳亡，将收入集。幸赖罗君，后事独贤。早夜敦勉，问察积年。好友遥离，欲合无缘。遣使假求，初勿畏难。出笺写竟，可云巨观。后有作者，宜详审焉。

蜀乱述闻

[清]祝　介撰　崔纪新整理

《蜀乱述闻》，清朝祝介撰。作者生平不详。记载咸丰九年四川的蓝朝鼎、李永和之乱。文字简略，但首尾甚详，有一定史料价值。

据民国《满清野史续编》本标点整理。

自东南军起，四川独称完富，是以调饷恒仰于蜀。乃咸丰九年，忽有蓝、李之乱。蓝、李者，蓝朝鼎、李永和。居云南昭通大关，以私贩鸦片，往来叙州，为老鸦滩汛弁所觉，以赂免。宜宾典史于堉金羡之不满所欲，则告县令汪觐光、千总胡安邦，诱新场烟贩至郡，置之狱。其党初谋劫狱，既闻奉批照屯积例斩，于是其党聚众起事。时承平日久，州县不知兵，奸民和之，遂陷筠连、高县、庆符。知县武来雨仰药死，势益披猖。时有凤山将军署总督、檄提督马天贵守叙府之真武山及吊黄楼，至石梯桥，遇蓝、李，败死。蓝、李长驱而西，杀都司余振海于犍为之箭板场，副将张万禄败死于荣县之黄石坡，遂据五通桥为巢穴，掠盐丁为兵。

清令曾望颜督蜀。望颜无他策，惟以巡城击柝为事，自昏至旦，柝声不绝，又以军防井研以自固而已。先是，越西同知翁祖烈以赂骤升首府，望颜谓其非资，更以知府杨重雅代，祖烈遂结有凤，倾望颜，皆罢去。而驻藏大臣崇实为将军。望颜征兵湖南，命萧启江率八营四千人入成都。启江道病，不能退军，未几即死。其部无统属，大掠成都市，居民惊呼萧兵变，皆闭户奔走。是时蓝军围锦州，提督占泰自罗江皂角铺赴援，被擒不屈，死。遂陷安县，杀知县张香海；遂至赵家渡，杀总兵李莫棨。而大吏但以增募为事，游弁骄将，坐食行掠，未尝出师，州县则仗乡团为保卫。然李、蓝亦除攻掠无他技也。布政使祥奎素有贪名，而蜀中新设厘以助饷，皆以贿任。其幕友金峨峰、秀子昌为之通赂，以故吏治益浊。督标副将张定川无军功，由行伍夤至军中，亦以贪名。二人皆握蜀中大权，见望颜罢，无驺从，至与争道，鞭其舁夫。代望颜者为东纯，道卒。更命曹树钟，以夺情被劾，于是清诏湘抚骆秉章督办四川军务。是时土匪起者益众，多冒蓝、李，独眉州之陈祥顺招募无赖，号"祥字营"，与蓝、李通，沿途掠食。时蓝、李蔓延川南诸州县，又扰及川东，湘军将胡中和等，蜀将唐友耕等奔命往来，莫能制也。秉章初畏为崇实所龉龁，崇实亦知己材不足办贼，虚心倚秉章。秉章既大会诸将于夔，适与望颜遇。望颜泣诉蜀中军情吏治，秉章益知其得失，奏办捐输二百余万以裕国用。时黄淳熙所部先发，将从万县援顺庆，探知敌已趋定远，淳熙恐失贼，急驰攻之。遇于姚店，敌无敢迎敌者，遂大败，死者数千人。时方五月，臭闻数十里。淳熙益侦贼所向，自率前军五更发令，后队继之。行七八里，遇于燕子窝，敌从两山抄官军，淳熙知中伏不能退，遂战没。

自军兴以来，蜀中诸军皆避敌，敌未大被惩创，至是始有大战，而敌亦畏官军，自此破散矣。秉章奏疏有云："蜀贼悍而不狡，亦知其无能为也。"是时秉章驻顺庆，蓝围绵州，李围眉州，皆布其党扰旁县，于是湘军、蜀军、黔军大会于绵州城下。时知州唐炯以坚壁清野之法守城，至六十日，是围始解。湘军以索供给，与黔军大哄于州署，黔军将颜佐才斫湘军于公案侧。秉章劾罢炯而系佐才于狱，并劾布政使及中军副将，刘蓉遂以附生署布政使。于是湘、蜀、黔军分道攻敌。敌连扰川东北州县，攻掠而不逗留，往往为民团所击杀。蓝逆所部，遂入汉阴，惟李贼犹踞犍为之铁山。川东别寇周绍勇、郭刀刀亦有陷城戕官之事，然遇清军，辄伏藏山谷，且与李贼声息亦不相应。防军或破之，或擒之，从无大队接战者，故其祸亦不烈，但骚扰糜烂而已。李既弃铁山走宜宾之八角砦，又回犍为之龙孔场，刘蓉督胡中利等擒之，并擒其将卯得兴。得兴尤凶悍，当时呼之为"卯先锋"者也。

先是，江南既平，扶王陈得才犹出没于陕西、湖北、河南之间，为清军所攻，遂全军入陕。至是川东诸股出境与之合，而蜀内寇渐靖，独石达开拥众入蜀境。初，达开既与洪秀全相离，念江西为己攻掠之地，欲据以自固。既已不能自立，遂突浙、闽、湘、桂、滇、黔，入川境，崎岖山谷，盖已七年。至是，由宁远渡大渡河，值水涨，更期次日，而唐友耕防江之军至矣。达开粮尽，煮桑叶、杀马为食，遂为土司岭承恩所擒。刘蓉往受俘时，蓝朝鼎及入陕之川寇，并陈得才纵横于汉中、兴安。秦将毛震寿不能制，诏以刘蓉抚陕，止巴州不进。蓝贼在

汉阴，为在籍主事管涝帅团捕杀，而黄鼎新自敌中出，则谓朝鼎死于丹稜，其族兄朝柱统其众，亦不知死何处，涝所杀实姓曹也。多隆阿既以攻周至伤目薨，益征蜀将援陕，时贼已拦入陇西矣。庭议刘蓉无实，不可用，更以乔松年为抚，犹令领军，又溃于灞桥。后左宗棠督陕甘，始平诸寇，然多用蜀军，故蜀军将功多著在陕甘。

初，蜀乱既平，秉章进爵轻车都尉，益饬吏治。同治五年卒，当时请建专祠，岁时奉祀。先是，奉旨建祠者，多因现有之庙宇，分一室以祀之，至秉章，则湘军诸将醵金拓大地，特立一庙。吴棠继秉章。张之洞为学政，益以经史提倡蜀士，首建尊经书院，刊刻殿本四史诸书。之洞复倡设学田以惠寒畯，始于南川，而渐及于各县云。

蜀燹死事者略传

[清]余澜阁等撰　扈晓敏整理

《蜀燹死事者略传》,内容略同《蜀乱述闻》,但以表彰、纪念"蓝、李之乱"中"死难诸贤"为主,资料更为丰富。此书是在余澜阁《蜀燹述略》的基础上略加增删而成的,民国年间曾被编入《满清野史编》中,现据此标点整理。

蜀燹自张献忠后,当以蓝、李为最酷。献忠之乱,纪其事者有《蜀碧》、《滟滪囊》诸作,迄今班班可考,而蓝、李之乱,纪述阙如,常引以为憾。兹搜得金堂余澜阁先生所撰《蜀燹述略》一书,虽志在表彰死难诸贤,而于蓝、李扰蜀之迹,亦可得其一鳞一爪。爰将其中与蓝、李事迹有关者(石达开事亦间存一、二)删存少许,而附以骆文忠公事略及奏疏,命之曰《蜀燹死事者略传》,当亦留心掌故者所心许与。编者志

武庆符

武公讳来雨,字听涛,籍隶山西交城,道光壬午举人。以大挑仕蜀,历任汉州、蓬溪、绵竹、平武、崇宁,多惠政。咸丰九年,署庆符县事。九月,滇匪李永和、蓝大顺二逆压境。公率勇仅五十人,出境迎击,杀贼凡若干人。贼大股至,遂不能支。公妾张氏雉经,苍头某及幼子符官皆死。公殓妾、子及奴毕,咬指血书遗嘱,贴堂壁示士民。其辞曰:守土无状,不肖知县武来雨,泣血顿首。来雨幸叨科名,毫无韬略,生灵涂炭,咎实难辞。上负国家委任之恩,下惭抚育百姓之义。然开门揖盗,始自筠连;起衅失机,兆于宜邑(该匪本系游民,无入川意衅。因今年六月,宜宾县令汪觐光同汛弁千总将胡安邦、杨寡狗于新场骗至郡城正法,激变)。匪皆乌合,民受鱼殃,无城无兵(庆符尚无城池),罪当共谅(匪入筠连境不过五、六百人,亦无枪炮,奈团勇先已溃散)。今日死节,分所宜然(来雨妾张氏今日已缢死,幼儿符官亦死,仅留老妻李氏,痛哉来雨死分也。贼至杀我眷口幸勿伤我百姓,死亦瞑目)。但无儿无女(家乡族子可继)。两袖清风,尸骨归乡,所费不少。庆符山青水秀,雨深羡慕。倘将来平定后,士民垂怜,觅我尸骸,择一善地。树深竹茂,更植梅花数百株,筑屋数椽,穴葬其间,夫妻相依,建一碑坊,题曰"清死节县令武听涛之墓",则生生世世图报无穷矣。咸丰九年九月十一日,署庆符县令武来雨灯下书。越明日,冠服仰药坐堂上。贼入大呼曰:"武公死乎?尚能与我辈厮杀否?"一贼挥刀欲戕公,刀忽中折,贼颠去十尺有咫死。群贼罗拜,惊以为神,称好官者再。为之殓祭,筑高冢于大堂而去。公夫人亦未加害。闻公尚有遗禀,无从见遗嘱,则得之县堂壁间云。

余浒村曰:"公遗嘱中言贼起事,只数百人,证以无名氏《陷贼见闻纪》,事皆符合。今节录数条于左,以志滇逆之缘始焉。"

李逆名永和,云南昭通人,年二十三,瓜面长身,外和内暴。好吸洋烟,贪淫酗酒。父亡母存,娶妻回人,又娶同姓之女为妾。即前以千余人扰害仁寿,被擒李玉斋之女。起吊黄楼时,相从仅六百余人。因稍知书识字,众遂推尊之。闻周公山、灵官殿、高庙等处,逃去甚属艰难,倘官军一心扫灭,安有今日之患?李逆性不好动,众号李半年,伪设官爵,僭号出示。左护国军政司何政,右护国军政司邹成林。石进士、李举人皆尊为参谋。其余文人俱令大会朝考,分三等定次序。贼中惟何政一人有胆略,每出阵,必亲带队,政为川省名山人。伪三法司龙德耀奏章,有谏李逆勿食洋烟,勿贪酒色等语。盖李党虽多,不如二蓝之勇悍也。贼所攻陷之城,是防守松懈,致被地雷攻破,传令先登者,赏妇人一个,遂蜂拥而入。若能齐力防守,先毙其先锋百长,遂不敢攻,即寨堡亦不能破。或破一二寨,亦因地势不佳,防驻人少故耳。贼善习伏兵,名曰"鹰肉翅",视地形两边有藏身处即伏之。中用数千人诈败,官兵追剿不防,伏兵出抄为两断,使首尾难顾,以此取胜。以藏数而论,云南贼不过千余人,余皆川省红、黑两党家暴子、滚刀客、耗子精、冒壳子拜弟兄,约有四五万人。投贼亦四五万人,统计不过十余万,其余都是良民裹胁,欲徐图逃脱者。

宜宾明经詹君文昶吊武公楹联云:"极慷慨,极从容,读娓娓遗言,未拈斑管心先碎;亦英雄,亦儿女,看双双致命,不树梅花骨已香。"

马军门

马公讳天贵，字爵斋，雒城人，少刚勇有胆识。初应汛官左金树募充汛兵，屡立战功，洊升四川提督。咸丰八年戊午，慧星见西南向东北，芒数丈，旬日乃灭。典史姚成云上书制府，言乾星直逼奎度，若隐若见，忽高忽低，其色白，主刀兵之象，其分野在川南一带云云。逾年，滇逆起叙州，公率兵剿洗，遏贼真武山吊黄楼。自秋徂冬，坚持不下。进攻石梯桥，公身先士卒，与贼力战，马陷水田泥滓中阵亡，贼遂窜入嘉属犍为诸郡。都司余公振海及瓦司兵，同日战没。余公另有传。

余浒村曰："劫运之来，不特上天垂象，即禽兽草木，以及寻常细故，皆有先机之兆。或由人心感召欤，抑亦地气使然欤？余尝幕游川东南，凡贼所过之区，询诸父老，咸云杀机预兆，所在皆有，今备录于此。庚申，滇逆窜蜀，有小鸟，黑身红喙，连呼'过兵'，数数不辍。又有山鸟，长呼'蓝大顺'者。屠家宰豕，毛去而肤有红印，方圆大小，字画不可识。民间桃李结实如刀形，黄、黑蚁常斗道旁。吾乡李氏家，李枝发竹叶，酷类矛头样，余亲见之。李逆之姓，已兆于此。人呼短刀为顺刀，蓝逆之名，已兆于此。什邡王氏家，梁燕毁巢，四月贼至，焚掠万余家。天彭河坝场山腰，裂一缝，水出，色赤如血。辛酉春，通山会匪，即于是场起窜，皆机之先兆也。"

余都司

都司余公，讳振海，广安州人，提督步云公之孙，游府长春公第五子也。幼具英武姿，及长，为人慷慨有大志。入行伍，娴方略，以功得守备。咸丰九年秋，加都司衔，札令带兵剿滇逆。贼踞叙府真武山吊黄楼坚持数月，遏贼锋不得出。至冬，马军门天贵，进剿石梯桥阵亡。贼旋窜出嘉定府境，大帅饬公追剿，立功自赎。公率军数百人，营于犍为县属之箭板场山下，去贼所踞之牛心山仅十余里。贼探知公所部只数百人，合瓦司兵及各练勇共五营，仅二千余人。冬十一月中旬，贼数万蜂拥至，围绕山梁，扑营力攻。公以众寡不敌，乘垒堵御，矢石铅药俱尽，继以刀矛。已而力不能支，全军覆没，贼杀公而焚其尸。同时死难者，公之六胞弟某，族侄缉五，乡人周志远、赵某等，事闻议恤。

余浒村曰："余闻族人从军者归云：箭板场之战，贼将逼营垒，时公檄四营出战，皆不应。各以守击为辞，号曰'打坐笼'，眼见前营为贼夷灭，次及公营。三面皆环水田，贼匝营猛扑，力不能支。公率麾下二百人出营，与贼决战，陷大田泥水中死之。自辰至未，五营蹂躏几尽，于是贼易官军，势更猖獗矣。"

赵千总　陈正魁附

咸丰九年九月十九日，滇贼李永和围叙郡。宜宾叙马营千总赵公三元带勇数十名，札西关外较场坝。贼统众千余倏至，前后合围，公力战死之。公有勇目陈君正魁，宜宾人，前剿雷波夷有功。咸丰九年，随公攻滇贼于牛皮寨，旋奉檄调归。九月十九，滇贼李永和围叙郡，陈君登陴守御，城屡陷，俱获保全。自唐公友耕来归，连日随攻西门外各贼垒，克之。继攻花园庵贼巢，唐公攻其南，君攻其东。始与贼巷战，君挥矛直前，贼不支，败人垣内，闭门拒战。君乘胜跃入，力战方酣，将扑入中营，忽内放巨炮，中君左目，受伤犹呼勇弁上前杀贼。东路唐公，藉公声势，两路夹攻。破贼捷闻，而公已死矣，尚怒执长矛不倒。弁等负公尸，回葬翠屏山麓。

彭汛弁

彭公讳光华，字耀亭，大邑县武庠，投效营伍。辛亥岁，由资阳驻防，补授金堂汛。甲寅，奉调讨贼云南，保升六品蓝翎回任。咸丰己未，滇匪窜川，随大帅出师叙府，营于自流井。次年二月朔，与贼大战连日，追至威远天成寺中溪河。贼并力死拒，公力战，面带二十一伤，死之。事闻，蒙恩赐恤。

张协戎

张公讳万禄，字锡斋，由云骑尉入戎行。咸丰五年以夔左都阃，出师湖北，克复楚、皖诸郡，保加捍勇巴图鲁，授郧镇游府。九年七月，擢协戎。驭兵严，所过秋毫无犯。是年八月，以太夫人春秋高，乞养回籍。滇匪扰蜀，当事知公能，奏派带勇，太夫人亦勉以大义。公始募勇五百，十年二月初旬出省，由资、简至威、荣。时李逆自富厂犯荣邑，大股窜黄石坡。震公名，宵遁，公追剿不遗余力。十六日，贼夜袭公营，与贼大战于秀才坡。时贼万余，公亲兵仅五百。所辖三营先溃，公奋不顾身，直冲贼队。自辰至午，援绝马疲，陷泥田中。贼复后路包抄，而公已负重伤矣。掷冠地下，大呼将士曰："尔等各逃生路，此地乃我报国之所。"众将士苦求公上马，溃围逸出图再举。公唾而刃之，已而围逼，公犹手刃数十人，始自刎，身凡受伤二十八处。同时死难者，蓝翎府经桑逢春，守备杨朝贵，把总闵肇烈，千总伍遇春，武举吴家汉，武生张桂芳，训导左有芝，皆蜀人。亲兵死者三百七十余人，带伤者百余人，前后杀贼共千余人。归柩之日，士民遮道祭奠，咸诔以诗云。

附录哀辞一章：

战云压垒天地黑，将军率师破残贼。指挥叱咤虎狼惊，顷刻搀枪扫湖北。凯歌声逐紫骝飞，奇功许继燕然勒。归来休沐锦城里，突闻井上烟尘起。蜀将深藏细柳营，只身鏖战马公死。当时想见旌旗拥，腰箭横刀称悍勇。偏师直捣秀才坡，不许中原留逆种。忽然一夜人声吼，千骑万骑营门口。拍马横枪当贼锋，公竟愿死不愿走（时贼夜袭公营）。直从半夜杀到午，咚咚擂破军中鼓。前头不见救兵来，断送五百巴图鲁。战袍染透猩红血，天地无光星斗掣。英雄结局竟如斯，吁嗟已矣复何说！"

左训导

左公讳有之，字宜轩，新繁县人。幼勤于学，性豪爽，以春秋兵法论，受知何子贞学使，补本郡博士弟子员，援例选龙安府训导。滇匪寇蜀，协戎张万禄带兵剿杀，闻公名，聘主营幕。帷幄运筹，多所参助。后战没于荣县之秀才坡，制府曾公卓如奏闻，奉谕旨给恤银，并给云骑尉世职。其子石麟承袭。时有鄢笃忠、鄢守忠兄弟，亦同日战死。

孔吏目

孔吏目讳昭淇，咸丰庚申春，奉宪檄委署天全州吏目。其时滇匪窜眉州，陷青神、蒲江，围攻邛州。提督占公泰，陕西候补知府田公良，带兵援剿。邛勇破围，官军后至。贼退守文笔山，大张伪示，有"占泰、田良免送"之语。贼乘间据名山县城，雅安去名山四十里，烽火相望，人民悚惧，雅安知县何君小塘，议守关防河，孔君赴任，路过雅州。府宪萧公时馨留孔君守金鸡关。先是闰三月朔，贼以偏师叩关，为守关军士败走，焚贼营四垒，仅丧勇目李顺有、万德猷二人。次日贼复大至，分五道并进，又分股循岩而转，绕出关后。我勇腹背受敌，孔君殉焉。贼进攻雅城，文生邓云霄受伪官，图内应，盘获正法。延烧城外民房四昼夜，环攻不息。城角被地雷轰塌，城军用枪炮力御，取质库棉絮浸水，裹花板堵焉。贼复取田间菜麦秆，堆积如山，隐身伏攻。城军掷火弹炮子，遇青即落。何县君乃募敢死士数百人，取黄纸钱裹首为号，黄发蓬松，似神似鬼，开关杀敌，贼众惊走，立将秆堆夷平。各乡团勇，献贼首级者，皆获重赏，阶下累累几如瓜市。贼愤屡攻不下，复毙贼目蓝四大王，李二管事。蓝逆亦因攻城头面受伤，贼众救归，雅围遂解。

节录董叔纯(贻清)刺史援守井研记：

咸丰九年秋九月，滇匪李永和、蓝大顺入川境，连破筠连、庆符、高县，攻叙府不克。十一月，窜犍为五通桥。十年正月，窜富顺、自流井、荣县、贡井。二月，复窜回五通桥，攻嘉定府。官兵仅能尾追，或避徙他去，以故贼锋所至，如入无人之境。三月，蓝逆分股，由嘉定上窜，垒破青神、彭山、蒲江、名山等县。其李逆大股，仍据桥上。大宪以省垣为重，所有占军门泰，明都司耀光，唐守备友耕，各营俱调回省。查五通桥上省之路，一由嘉定、青神、眉州、彭山、新津、双流至省，四百余里，其中州县城池凡五六选。惟时郭军门相忠，唐大令炯等兵勇，扼截要隘，防守甚严。一由井研、仁寿至省，亦四百余里。仁邑无城垣，恃井研为屏障。而马达井、河二坎又系紧要隘口。北路无一卒之戍，井邑刘令棣威，屡禀州求救。因派珠江勇四百名，前往防堵。委军功刘玉龙，职员罗忠延等统之。零匪悉就擒获，逆料大股必至，贻清带勇驻罗泉井，以为声援。适资阳范令涞清上"连横御敌章程"八条，其意以一处贼至，四处邻封互援为主(此法制土匪甚妙)。奉宪札褒奖，并饬责成资、嘉、叙先办。三月二十七日，奉宪批令，贻清亲带练勇，前赴井研一路，防剿上窜之贼。闰三月初一日，抵井研，驻来凤书院。初二日，派勇目罗光源等带队，往马达井剿贼，生擒贼目万有沅。十一日巳刻，贼大队出战，郭军门兵未到，军功彭能得阵亡。十四日贼队齐至井研城外，连日急攻。二十日有贼僧在北门外叫骂往来，自夸火器不能伤，击之果若无事者。赵汛弁先掷以米，又用妇人血衣障之，发一抬枪，遂毙僧于城下(此等邪术自来皆有，原不足恃)。资阳城隍者，最著灵异，资勇出阵，供奉行营，以卜休咎。二十三日，天甫明，火神庙地雷炸发，城垣外倒未内陷，我勇死伤不多，疑有神助。后有难民自贼中逃出，言发地雷时，贼于对山，见有一二贵官，在城上督队云。四月初二日，地雷连发二处，城倾二丈，随取桌柜层累，仍畚土为垣，修复补筑，勇目傅占彪死之。初三日，吴训导建议于南门内，另筑土城，周围五丈，拨勇安炮，以备地道轰突。又浚内濠，下置竹签，以芦席盖之，上铺以土，城上安设炮位(此法避地雷亦妙)。外城即轰到，贼不能直入。十四日，开仗，井研勇目张定邦死之。二十三日，城勇缒而出，杀贼数十名，烧贼住房二座。珠江勇大旗军功邹鉴亭，毙二贼，腹受炮伤，回城陨命。邹君屡历黔、楚军务，此次守城，尤为得力。二十四日，夜遣勇携告急书出城，求援史太守致康，乞转禀大宪，促令诸将进兵，盖城中仅三日粮矣。二十五日，谕井富户，献米粮者，给与军功顶带，多者，准与详请官职。明参将耀光、舒参将洪元，杨部郎熙，共统兵勇万余，扎营近城。五月初二、三日，贼与官军打仗，贼大败。难民逃出者，均称贼将他适，势已穷蹙，但须官兵力剿耳。贼营于四处山头，升旗于树，为缓兵之计。又射伪示入城，为摇惑人心之计。初五日，城内粮缺食糜粥，百姓盼望官兵，无不生怨。初七日，接史太守函，知萧臬司启疆，已在省垣病故。十一日，城米颗粒俱无，糠秕度日。刘令亲赴各勇处涕拜，众皆感奋。十三日，胡总镇中和，带楚军抵观音桥。十四日，楚军与贼战，大获胜仗。贼夜于翠屏山列炬数百，旌旗错杂。其实妇孩悉在其内，不过示众缓兵而已。十五、六日大雨，十七日雨稍止，忠义勇送米入城。十八日，楚军出队，连踏贼营二十余座，杀贼千余人，扑河坠岩者不计其数，河水为之不流，城围始解。

肃隆昌

肃公讳庆，咸丰五年，知隆昌县事。九年己未九月，滇逆李永和、蓝大顺纠党千余，破高县、筠连、庆符、寇叙郡，围攻五十日。公闻报，夜延邑举人彭君达训咨策，达训曰："事非独立可成。"乃举孝廉王君炳森，共襄筹画，设防卫局。以监生邬君文柱，廪生万君邦翰司制造。州同余君继书司收发。监生黄君赓廷等司帐记。文生陈君焕勋统带新募义勇三百人，汛弁吴勋带旧募义勇一百一十人，赴郡协剿。大府调遣失机，败绩，阵亡三十余人。公乃先后遣陈焕勋、卿洪贵带勇三百余

赴救,以教职耿君光贞司粮台,驻离叙城之百里黄沙河。亲督团勇,同诸路兵士,战胜于吊黄楼,围解。十一月,公振旅还,会同邑绅妥筹防具,增城凿池,积木累石,铸大炮数十尊,因城建台,环布于墙。运转硝磺,远给符信,以通采办之路。守备器具,凡火毬、火箭、喷筒之类,无不引机触发。复开局列肆,鸠匠督工,自短刀、长矛、营枪、鸟枪以及黑铅、白铁之弹,竹皮、葛根之绳,惟精惟备,无或有缺。以故城守之严,独荣昌于蜀南为最。又虑城乡团练,声气弗协,为集绅耆,谕以同仇之谊,勿分畛域。初,公之解叙围而还也,闻贼有窥自井之意,恐蔓延及境,调陈焕勋带勇数百名,预防于富属之陶家桥。十二月,闻贼上窜五通,乃令撤防。庚申正月,贼回窜自井,浸有掠境之势,公调焕勋防牛腹渡。二月,贼窜井研,撤防。五月,贼由井研四窜,公复调焕勋防牛腹渡。六月,贼由富顺,分窜邑境胡家寺、响石山,劫焚肆戮。公闻报,慨然曰:"吾与乡民约久矣,其敢坐视乎!"乃檄焕勋,由牛腹渡勒兵会剿。并会同汛弁吴勋,亲率管带邓忠厚、刘助禄、卿洪贵、喻致中等,带团勇数百名驰救,道出骡子滩。团首梁世芳等,带练百余人相从。公性素急,诸团赴召者未至,所带练勇,行数十里,饥不及饭,公速之战。贼故畏公,将遁。有童贼谓其酋曰:"肃公来,我知败矣。然其来也急,团虽众,不及待,盍登房脊以觇其军乎?"贼酋从其计,尽得公虚实,急率众围公,从者战且死。公度不免,挥刀毙数贼,力竭而跌。山东健儿常元,义仆也,飞跃至公侧,连毙十数贼,将负公夺路走。贼围裹愈厚,苦不得脱,为贼刃击扑于地,常元犹以身翼公。贼砍元首,抛弃其尸,公遂为乱刃所害。适诸援继至,群贼曳奔。收公全尸,抚验三十七伤,邑民哀之,为公建祠,厚恤其家。与难者二百余人,咸附祀公祠。后魏公元燮,接署邑篆,城防战守,遵公遗法,贼数攻之不能下,城赖以完。

何知县

何公讳汝源,灌县人,道光朝孝廉。咸丰癸丑,大挑一等,任东河知县,循声卓著。莼鲈念切,告归田里,家于灌城。时蓝逆扰蜀,奉宪札督办地方团练,与在籍知县高公溥共事,和衷办理,动合机宜。庚申春,贼由叙扰邛,县君英公启祥,委公同高公督练协守要隘。夏六月,贼窜扰崇庆分州,公同高公调勇防剿,禽戮颇多。秋九月,贼逼元通场,参戎马公及团练分道进攻,贼宵遁,走入丹稜。九月,贼复上窜,由双邑擦耳岩渡江,沿途焚掠。公急调练防守走马河上下隘口,贼不得渡。十九日,贼薄金马场,公督众堵御,酣战半日,众寡不敌,被执不屈,贼怒,剜目割舌而死。事闻,恤典有加。子升梁,荫云骑尉世职。

刘汛弁

刘君讳升高,成都人,以云骑尉世职,补彭什汛。貌仅中人,循循若儒者,然健勇有侠气。初汛地为痞匪逋逃薮,居民患之。道光二十二年,乃请设外委一员,步军十名,置署艳阳场内。历来汛弁,有名无实,君至即捕首匪数人,群匪潜踪,境内肃然。咸丰十年九月二十四日,蓝逆窜敖场,居人纷纷逃避,君奋臂裂眦,激厉兵团,防堵本场。次夜五更,贼蜂拥至,君与战于场口。初施炮毙二贼,接刃又杀二贼。贼怒,并力鏖战,分股袭场后。团众惊溃,君奋勇冲杀,手刃贼目二人。有骑马贼用矛刺其喉,遂被害。兵团从死者:舒朝升、丁公恕、杨安邦、谭有光、刘富贵、魏大品、魏存岱七人。其母迎养在署,事急时,携君女避他所。彭令胡公延入县城赒之。

李太守

李公讳英粲,字子彦,湖南湘乡人。少有至性,及长,具文武才略,壮岁举于乡。屡上春官不第,以知州援例来川,权冕宁篆,聿茂循声,旋代会理州事。会理接壤滇省。一日,驰报滇匪数千,逼近州疆。邦人大恐,莫知所为,公视之蔑如也。募勇练团,不日成军,皆严整有法。匪畏威遁去,人以是多公才识为不可及也。咸丰十年春,萧廉访启疆,奉命援川,知公能,使将楚营英捷勇,而廉访卒。当是时,李、蓝二逆寇蜀,蹂躏戎嘉属境上,困武阳城两月余。官兵数失利,檄公赴援。公至会兵更番迭进,击破之,歼贼万计,武阳解严。遂追贼于荣邑五里浩,资州苏家湾,战罔不克,贼望楚帜辄遁。初,公有犹子随任,名宗纲者,好读书,多奇计,公令随营,赞画之力为多。于是叔侄兄弟自楚来者,皆从公征战。是年冬,蓝逆入广汉界,公帅师御诸金堂之赵镇,相距三十里,公曰:"彼众我寡,不可示以弱,宜先发扼其吭。"出队至中河嘴,遇贼与战,毙前锋犷悍者数百人。贼却,公追之。蓝逆倾巢至,众三万余,马队数千,分股绕出公后,扑公营。公望壁上火发,知有失,督兵回救。贼众大集,节节冲断官兵,皆围之数重。公战酣,顾麾下仅百余人,语其侄曰:"援绝矢亡,此余效死日也。"策马持矛,大呼入贼阵,兵勇随之。杀数十百人,公得溃围出。家人趣公渡河,谋再举。公不应,挺刃复战,负重伤,扑于河。公叔宏彬,兄英杰,弟春树、复彪,侄宗纲、正祥暨守备黄镇湘,外委刘国清,从九胡兴仪、陈国兴,监生刘辅臣,家人聂均、陈玉、戴升、宋升、刘福、张玉皆同时战没。兵勇阵亡过半。越日得公尸,面如生。事闻,予知府优恤,建尊祠于赵镇,其从公死节者,均得附祀。

余浒村曰:"贼以庚申十月初四日,窜赵镇,楚兵战没二百余人,川南兵亦死数百人,本镇仁和上申,死者无算。盘踞至初十日,镇中火起,烧贼甚众。街房寺宇,十不存一,惟火神庙未毁。时余年十四,侍先慈彭太孺人,避乱邑城中,夜随守陴者,登东门城楼,望赵镇烽火。贼于次日拔营至怀口。夫赵镇为川北水陆会萃之区,行旅往来,号小成都。一旦橘柚残林,剪伐无芳霜破,蔗糖满地,飘零有似雪铺。人亡财散,鬼哭神惊,利之所聚,受害尤烈。尝见张禾雨先生祭赵镇殉难军士文,其警句云:"满腔热血,宜葬碧如长宏,一队鬼雄,

勿介行于伯有。存殁难卜于家人，谁吟楚些？魂魄急归其故土，毋恋川原。呜呼，亦可哀已！”

沈永川

沈公讳耀章，咸丰庚申，摄永川篆。冬十一月初七日，滇匪全队围城，公率民兵，登陴守御，贼轰塌西关一隅。有赵天锡、阮畅琴、任海者，曾受业勇士任小楼，善击刺，猛战拒贼，数登皆扑退，城得复固。天锡日缒城杀贼，中火器旋卒。局绅惜恤费，民勇不力。十二日辰刻，西城复轰破，贼长驱大入，杀人如麻。公及捕汛员弁沈万青、李元福等皆死之。惟广文某公，改装逸去。

袁公子

公子名慧，字叶熊，山东人，四川太和镇通守袁公漱泉之冢嗣也。咸丰十一年春，滇匪犯川北，围遂宁急。遂宁令庐光吉，漱泉妹婿也。闻警，漱泉遣慧督勇丁往援，战溃被执，贼胁诸城下，使诱遂人降。悲大呼曰：“我太和镇袁通判子某也，贼执我为饵，以诱公等，公等好为之，勿我顾，我死矣！”遂被磔。既而贼攻太和镇，城陷，漱泉长媳孙、次媳张、女四姑、五姑及孙女家属男女共十二人，皆缢死。漱泉与夫人对缢于庭。贼救之，既苏而骂。贼拥至其酋蓝朝鼎所，既蓝大顺也。伛偻迎劳，卑词劝诱。袁詈，求速死。贼赠以银与马，使行，袁怒挥之，骂益厉。蓝逆曰：“公勿尔，朝鼎好男子，终不居杀好官名，即必欲死者，亦当别处去。”袁不得已，还入署，觅旧绳结其断，复缢。壁间匿贼出，解之下，仍拥至蓝逆所。蓝笑曰：“公必死，朝鼎必不令公死，可奈何？”令于营中曰：“敢有犯袁公者死无赦！”使四人持旗随而护之。越日，并觅其夫人及次子归之，乃相扶颠蹶出城，欲往遂宁。途遇援军载以免，然贼之必不死公者，未必非有感于慧也。

余浒村曰：“传闻贼入公署内，搜获皮箱一，启视之惟有棉花十余斤，制钱二串，余无他物。贼叹曰：‘真清官也！’罗君器之诗云：‘雪刃霜戈月偃营，旌旗匝野马嘶声。一城百姓都降服，十二真人犹舍生。’”

王县丞

王君讳镇堃，中江人，福建龙溪知县王公履吉之孙也。幼孤，貌颀俊而性行倜傥，虽业儒，素不屑于绳尺规度间。结客纵酒，立散千金不顾。一赴乡闱，即弃去，求试吏甘州，以县丞措赀回籍。而雍凉慷慨之气，已现眉睫间。时蓝、李二逆围遂宁，告急邻邑，君乃破产，纠合弟侄亲故义勇三百人以行，至太和镇。通守袁公阻之曰：“是吾儿之续也，且驻此以遏其西上可乎？”盖是时袁公长子叶熊，方以五百人援遂见掳，贼支解于遂之东门，以众寡之悬殊也。君念遏贼上游计亦得，即移师镇城。部署粗毕，而贼已坌至，梯冲云屯，昼夜攻不息。君同袁公分门守御，出奇制胜，计城可保。适土著奸民通贼献城为内应，贼已入镇，君犹裤褶立陴上指挥，有枪中面乃踣。时咸丰十一年二月十九日也。同时死者，有勇目艾荣升以下若干人。贼遂大掠，破射洪，围郡城矣。君没尸故未坏，一子从行，暂逸复还。启视公尸，亲身之椑，已弗能易，遂加棺载归。事闻，奉旨入昭忠祠，世袭云骑尉。

熊训导

熊公讳绍伊，字莘臣，江津人。少颖悟，弱冠补博士弟子。旋登贤书，以大挑选射洪训导，善诱掖后进，从游多知名士。继偕胡孝廉炳奎，究心濂洛，能得先儒要领。滇逆犯蜀，辄趣邑令讲防守之策，既而度势不支，期以死自效。辛酉春，贼攻太和镇，距射四十里，炮声彻两耳，昼夜不息，太镇陷。射人汹汹无固志，公犹登陴以大义激勉。未几贼逼城南，民已启东、西门奔溃。公顿足曰：“事至此乎！”急趋泮池，虑水浅不即绝。手鸩酒将服，诸子环跪泣阻，叱之退不得，则奋臂击之，遽仰药投池死。时二月二十一日也。越三日，贼得公尸，面如生，具衣冠瘗乡贤祠外。题曰“忠义熊公”。相率罗拜去。公有至性，尝两刲股疗母疾。德配邓夫人，亦两刲股于姑与夫，忠孝之积，盖有自来矣。当贼未至时，公尝梦谒宣圣，宣圣赐之脯，味冷。又一夕，梦进乡贤祠，先儒约有十余人。咸雍容揖让，推会就坐。醒甚诧异，数日而殉难黉宫。公长子被贼掠去，至三台麻衣洞遁归。当城溃时，同斋易某，被戕城外。射人每并述，以为得失之鉴云。

余浒村曰：“射城之溃，县令走潼川，公无守土之责，而以身殉泮池，可谓能得死所矣。《采葑集》中载公同斋易公，尝教人宗程、朱之学，著有《理学解》、《论语时行解》。当城溃时，易公送妻妾幼子出城。是时百姓纷纷跳城下，堞上堆有鹅卵大石，下城者误触石墼，伤易公左额，血流不止卒。胡君炳奎吊以诗云：‘我心匪石石伤生，信是捐躯节亦贞。深喻居官曾守志，漫言避寇不原情。魂随范柏归文里，境异曾参寓武城。我恐史臣编未到，大书特笔著公名。’越明年，先兄鲁生摄射洪学篆，见乡贤祠壁间，贼书‘忠义熊公’四字，墨迹犹新，令人肃然起敬云。”

吕驿丞

吕公讳豫江，绵州魏城驿驿丞。咸丰辛酉三月二十八日，滇逆蓝大顺围绵州。二十九日，破魏城驿。公及把总杨某均巷战死。先是梓潼令张公香海，办城团甚周备，以二月调安邑。四月初九日，贼陷安邑，张公香海死之。十一日陷彰明，十二日陷江油，知事李公柬又死之。自绵州围后，三县连陷，而魏城实先受害。土匪四起，远近骚然。至八月十五日，骆抚军督师大破贼于绵州，余贼始西窜而去。

占威烈

占公讳泰，字岳亭，幼娴武略，由偏裨洊升提督。战功卓著，赏给伊克斯巴图鲁勇号。咸丰庚申，滇匪扰蜀，公同知府田公良，带勇援剿，所向克捷。辛酉，蓝逆

纠群匪十余万，困绵州。公率万人，驻罗江皂角铺，檄援兵未集，州城危甚。公愤不及待，束身持矛，率精锐千人，夺贼要害。贼初披靡，值骁贼蓝朝柱大队突至，寡众不敌，公陷阵，兵溃逃，惟勇丁陈谦随。公受创，谦愈奋杀，扶公走。贼掳公，谦死之。胁公降，骂不稍屈，欲诱公赚城，公骂益烈。贼优容，日进肴酒，不食。时营中将佐，探公死生，若无往者。部下勇丁骆耀龙、吴俊约曰："主帅陷贼，何辱如之，敢爱生乎？吾两人幸有生还者，则详告占公死所，如俱死，必以梦告。"言毕辞众行，万目相送，直入贼垒。及公遇害，骆、吴果同难。大岳克贼后，寻公尸不获，有从贼中脱归，述公死日，及骆、吴同遇害状，不爽，惟不识尸所。公家属求尸日久，一夜宿萧寺，梦骆、吴二人至曰："大人来矣。"语间，驺从如旧，直进寺台阶下，席地坐。方欲趋叩，而公与众杳矣。醒后，即于阶下掘得公尸，足上绵履犹在，面目须眉如生，乃迎归葬之。奏建专祠，肖公像，立木主于中，骆、吴、陈三人得以配享，吴、陈成都人，骆华阳人。公生时识人善任，拔云南提督唐公友耕于微时。公卒后，唐公每临大敌，先一日必梦公指授方略，战必大捷。初，金堂赵镇士人杨锡成，被掳贼中，贼询知为儒士，置伪副帅蓝朝柱幕中，掌书记，欲逸无间。逾年，贼犯绵疆，时杨尚在贼幕。一日，闻中军传请占大人入幕，命杨伴守，杨始知公为贼掳。公入幕，不言亦不食。贼目日夜劝降者数辈，皆不应。时值更残人静，彼此相对歔欷。公谓杨曰："汝读书人，当知顺逆，贼巢岂可久处？我为大员，固不敢惜身命辱国体。汝编氓也，可设法逃逸，别寻生业。"杨曰："久有逸志，但系劫火余生，恐此后难寻别业。"公曰："无虑。"解腰间扣带授杨曰："持此见唐将友耕，必能用汝。"明日，劝降者复至，公正襟危坐不顾，劝者怒而出。是夜五鼓，俄闻帐外喧云："请占大人。"公起整衣冠，坐竹舆中，杨尾其后。见贼众舁公至营后，将害之。公面无戚容，从容北向叩谢，始受刃焉。后绵州围解。杨乘败逃出，带旋失，但见吾乡父老，犹能历叙公死节情状云。

余浒村曰："公视死如归，从容就义，其大节已足昭千古。而何小塘明府《雅安防贼记》中，于公之行兵，颇有不满意处。甚矣，人言岂可尽信与！然观何明府所纪，则知当日传言周公山放贼之事，不为无因矣。此时游勇肆行无忌，原不足恃，徒滋扰闾阎耳。庚申冬，蓝逆踞赵镇。楚兵失利，关游击志林，移营金堂城内。勇与团丁有隙，遂劫团首陈姓家。城内居人，皆闭户自守。又讹言关勇与贼通，赖县大夫蒋公宝清百计曲全，关勇始移营城外。幸楚军夜焚贼垒，贼悉众窜怀镇，关勇亦拔营去。此与雅安劫衙事无异，均赖贤守令为之保护耳。及后骆公督师入川，首裁游勇，而鬼域之众，屏迹无何有之乡。公之识见，非寻常用兵者所能及也。"

张安县

张公讳香海，字牟子，山东蓬莱举人。咸丰戊午，知梓潼县事，颂声载道。大府知公仕学兼优，调省襄校文闱。辛酉三月署安县。时蓝逆弃遂宁，围绵州。州牧唐公炯督率有方，守陴严密，逾月不下，始分股扑属县。公到任甫一月，贼骤至。城素低狭，只四百余垛，城中壮丁不敷役。贼党李长毛、谢寡妇等分队驻瘟龟滩，距县十余里，烽火相望。公昼夜登陴，率众堵御。贼环攻四五日，公轰毙千余。贼愤激，日夜加攻，外援不至，督守益力。无何城内有朱生某，与贼通谋，塞城上炮眼为内应。贼用地雷轰城，城裂五丈许。汛弁刘同、武举钟杀贼三百余人，巷战死。公及典史戴俱遇害，贼屠其城。先是公恐城不能守，遣儿媳少女赴省，故公死而举家无恙。贼退，众发朱某奸，捕之急，窜入彰明，拴获磔之。繁江释雪堂有吊张牟子司马诗云："与君作知己，往来方二春。读君之著作，知君之为人（自注司马手著《牟子集》十二卷）。上足报廊庙，下足安黎民。父母保赤子，不愧宰官身（司马曾以〈如保赤图命漱颜〉句）。谁知大天地，造化难咨询？咸丰辛酉夏，绵州遭烟尘。君官所属邑，相依云齿唇。是时妖焰恶，澒洞如奔轮。木大拔不易，先翦旁荆榛。安城小如斗，素无坚固因。豺豕侦知熟，十万同日臻。填山复塞野，累卵谁代陈！城中一无恃，民弱单且贫。惟君婴城守，贼劲少不伸。力持数昼夜，卒无相救邻。仰天再三叹，志矢为张巡。生死与城共，刀踞甘如醇。我为作长歌，歌罢为吟呻。天南守土者，安得皆君伦？殊堪酬禄养，而全忠节臣。"

余浒村曰："公有守土之责，而卒以身殉，城亡与亡，固其宜也。而《采葑集》载：'安城破时，公微服杂稠人中奔走，为卖菜佣所识，遂遇害。'其言似出情理之外。犹忆光绪戊寅予主讲同文书院，时雪堂自京师回繁，寄余《绿天诗钞》中有吊张司马诗，附载于此。读雪堂诗，而公之死节益明矣。公为同邑何麓生观察荐卷房师、观察诗集中，亦载有吊公殉难诗，尤激昂详尽，惜未携入行箧，异日当补录之。"

李江油

李公讳柬，字敬之，直隶卢龙举人，仕蜀。咸丰九年冬，摄江油县事，时蓝、李二逆起，鸱张甚。公以此时政务，团练为急，办理井井，著《乡兵管见》一书，大吏嘉之，饬属通行。十一年三月贼围绵州，众数十万，分党连陷安县、彰明。遂破江属之中坝场，势如风雨。公婴城固守，既而贼大至，绅团未见大敌，且为贼先声所劫，遂溃逃不可止。四月十二日城陷，公及家人曹堃，皆被执。逼降，公裂眦大骂，贼义之，不加害，拥赴中坝，将徐图劝诱也。及河，公投水，曹堃随之。贼惊救而公已毙，尸逐浪远，拯堃出，驱之去。数日逃出，觅得公尸，集附近士民殓殡焉。公一子，年十二，贼掳至绵州。八月与县民龙姓逃回，仍由曹堃经纪，送至省城，与其母居焉。

杨威肃　*光坦附*

袭侯业公讳炘，崇庆州人，一等昭勇侯故陕甘总督

忠武公之孙，故闽、浙总督国桢公之子也。钦赐文举，承袭侯爵，二等侍卫，智勇有祖风。咸丰辛酉，滇贼何马蚁，胁数万余众犯崇庆州，扎白头铺。公率忠勇军击剿，贼败走于南河坝虹桥水碾，设伏以待官兵。公与协镇张公、游府关公计曰："逆贼四路狂窜，乘胜而往，一鼓可拴，炘提兵从大路进发，二公率兵分左右翼夹攻之，必大捷。"皆然之，公整队甫行数里，谍报："白头铺无贼。"公疑不前，贼伪为耘田者以绐之。军抵虹桥，贼举白旗为号，四面重围。公督勇冲杀，力不能支，遂遇害。时五月十一日也。事闻，荫云骑尉世职，予谥威肃，敕建专祠。杨孝廉器之，吊以诗云："驱贼虹桥速进兵，浑身是胆气纵横。忠承大父辉前烈，勇著文孙继后声。战死沙场归马革，报恩君国化鹃鸣。关西夫子遗贤嗣，他日凌烟阁上铭。"杨公光坦，河南候补知县，请假回籍，因本省滇匪军务，督勇剿贼，同威肃公中伏阵亡。

黄忠壮

黄公讳纯熙，字子春，江西鄱阳人。幼读书，即以古人自命，好骑马击剑，弹棋善射，能左、右算，识者知为远大器。道光丙午举于乡，继捷南宫成进士，以知县签分湖南，历任绥宁、会同、湘乡，除弊苏困，练勇筹防，循声卓著。性淡泊，不撄情利禄，以病乞休者屡矣。时会涤生制府，陈竹伯中丞，塔智亭军门，皆以上宾礼聘入戎幕。公或允或辞，或参其军，数月而退，终莫能强也。自言尝与涤帅论兵事书，破除官例，随事畅写，故得滔滔尽言。咸丰八年，守制星沙，时石逆达开围宝庆，号称百万。骆吁门星使，即家强起公主军事，公不得已受事。治军严明，信赏必罚，事无巨细，综理不遗，自草公牍，脱稿未尝点窜一字，其精敏非人所能及。血战十数，解宝庆围，大帅扼其功不上，公处之怡然。嗣转战永、靖、郴道各府州县，以不次功保知府，累迁至监司。尝抚膺叹曰："吾受恩深重，不知死所矣。"会滇匪扰蜀，骆公以湖南巡抚帅师援川，公为前队，带果毅营。咸丰十一年正月，由楚南至川境。四月十七日，抵万县。闻逆匪何国梁，以三万余人围顺庆。五月初六日，公率师驰赴顺境，贼已解围去，攻定远垂危。公即于初八日兼程进讨。十一日，大破贼于定远郭外，生擒何国梁正法，立解城围。杀贼万余，逼入江中者无算，夺骡马五百余匹，救出难民万余，贼遁者仅千余耳。公整队穷追，十四日，抵万古场，离二郎场二十里。其地四山壁立，田谷阻深，一线羊肠，盘纡屈曲，箐林茂密，素称绝险。由此北定潼川，西走遂宁，均有江水限隔。逆党被追急，恐不得渡，乃为背城之举。适另股朱伪统领率众数千，由青冈坝一路窜至，两贼既合，势复振。遂四面设伏，虚二郎场以诱官军。十五日五鼓，公派队跟剿，行至燕子窝，突与贼遇。前营广勇冲击，贼反走。公知有伏，即分饬各营，分左右路搜剿。亲率中军大旗，随后策应。我兵始分，贼伏四起。朱逆另股，自后抄至，层见叠出，蜂拥直前，枪炮奋击，贼死拒不退。陇亩间隔，官军立足无地，分合皆难。田中泥深数尺，下足即陷，咫尺之间，彼此不能相顾。公知中伏，率部下前进，亲兵控马请退，公叱曰："此何可走，走则六营同尽耳。"左右均死战，幕友邓赤子、蔡月岩助战被戕，各营远隔不能救。公知事不可为，遂拔刀直冲贼阵，前贼惊走，后贼踵至，围复合。亲兵十余人，各以死拒，皆战殁。公犹奋刀驰突，须眉磔张，手刃数贼。旋以左胁中矛，刀伤右臂，坠马。贼争拥至场，迫令跪。公厉声骂曰："黄统领岂跪贼者？欲杀便杀耳！"贼怒断其首，支解而火之。部属收集遗骸，丧其元，余亦灰烬，惟存左足以布裹之。已而乡人奉元来献，面色如生，并觅得右手右足。十八日，奉安竹舆中，归于果州。至二十一日，乡人又以公左手半截献，五指宛然。时甚酷热，距殁已七日，而肉不腐，且有一种香气。但已大敛，别为木盒盛之。果城官绅依例迎入，易棺收敛如仪。妇孺氓庶，罔不悲痛失声，骆帅据状奏闻，议恤有加。以藩司礼葬公，荫其子，准建专祠于果州城内，邓、蔡二君及邹参戎配焉。

余浒村曰："公历任三邑，官书从未尝假手幕宾。又若出入勾稽，左、右手算，钱谷交代，卸篆即出。此虽绪余，亦足见公才智。尝见曹光诏编公行营公牍跋云：燕子窝之战，前营闻败不回救，后队闻败不前援，公遂及于难。当邓、蔡二君坠马时，公呼前营营官某前，某应之而逸，公愤焉。亲兵某控公马请退，叱之。率左右直前猛扑，乃俱为贼拥至场。假令前队闻而折回，后队闻而前进，无难夺公以出。考公从军，固早以死自誓。而在事员弁，于次日陆续逃归，乃云此番幸统领已亡，若其不亡，吾辈必有一二百人正军法。既视主帅之亡而不救，又幸主帅之亡而免罪，且幸而免罪，则亦已矣。又思以轻进之罪归主帅，以结后图。夫护主死义之员弁，既当从优请恤；则背主灭义之员弁，即当分别治罪。竟事后不戮一人，此事于行军司马刘公，不能无憾焉。"

谭都司

谭公讳健，成都人，先世以武功起家。父某，重庆守备，早卒。母马氏，能以义方训子。公以荫积劳，授泸宁营守备。咸丰十一年，署黔彭营都司，母夫人及妻陈俱来。先是全蜀有蓝逆之变，酉独晏如，绅民狃于地僻山险，毫不儆备。突于八月 初，谍报粤匪由郁镇窜县境，文武聚议出师。公少年勇于自任，以为贼不足平。母夫人亦勖之曰："自吾为汝家妇，逮事三世，均以武职受国恩，汝勉之。"公曰："唯。"乃集城内兵丁一百数十名，至县西梅子关，扼险自守，时八月十九日也。无何贼至，旌旗出山谷间，公以千里镜烛之曰："贼幸少，我兵其无恐。"贼前队以数百长发涂面，衔刀持长矛诱战，而伏贼诡从他道小梅子垭来攻。方战之始，领哨外委宋孝荣、宋从先率兵丁力斗，呼声动天地，无不一以当百，贼几不支。瞥见贼由后至，乡勇之助战者先溃，兵亦溃。孝荣急扶公上马走，公指其心曰："死，死。"遂挥刀复战，被杀，孝荣等亦以力护阵亡。公母闻

而惨然，谓公妻陈氏曰："吾策吾儿必死王事，今果然矣，吾子尽忠，吾与汝不可不尽节。"即闭户同时自缢死。越日，家人收殓之，色俱如生。贼踞城几一月，教谕李公曾白死之。九月十四日，贼自龚坝渡河，东入咸丰界，城复。事闻于朝，得恤典如例。李公自有传。

余浒村曰："川省成、华两邑，为首善之区。咸、同间，虽未遭贼蹂躏之苦，又岂无忠义之士，出而杀贼捐躯者乎？何《成都续志》所载者，竟寥寥耶！如谭公本成都人，而续志未载。《黔江志》载有朱肇琇、《梅关节》一诗为谭公作也。诗曰："臣年十五说长剑，身不屈，头可断。帐前斗酒呼健儿，边城誓保花封县。贼来奋臂与贼战，仓皇出师身刃贼，杀贼难尽臣马蹶。臣马蹶，臣力竭，满山秋草溅碧血。西风日落阵云寒，夜夜冷照梅关月。"

李广文

李公讳曾白，字鲁生，长寿县人，道光乙酉举人。甲辰大挑二等，选授黔江教谕。咸丰辛酉秋，粤匪自夔川入彭、涪界，直逼黔境。邑令胡某，不为备，公说令曰："黔当贼锋，蜀东门户，厚集民团以待大兵，尚可支持。倘使阑入，失此弹丸，东南半壁摇矣。"令曰："某瓜代有日，未奉成命，俟新令为之。"公厉色曰："虞允文矫诏破金，刘顺昌孤城却敌，岂皆有命而后为哉？我辈在位一日，当为朝廷守土一日，力竭死事分耳，设使有济，既全吾身，又保吾民矣。"令赧然唯唯，防务仍不举。八月十五日，郁山镇警报至，邑诸生集学署劝公早避，公曰："读书数十年，岂于'见危授命'一语，尚未前闻乎？吾有死而已！"十九日，都司谭健战没于梅子关，贼长驱至县。公侄某，绐以县君请议事。公出门，侄挽以走，公力挣有脱，口龁其臂，乃释归。于是闭阁绝食，自撰挽联云："处死非难，不久一死；他生未卜，无误此生。"又步其祖开先公易箦原韵诗曰："花甲周余又七秋，放怀天地等闲鸥。青山伴我须眉古，白发思亲草木愁。几卷缥缃供寝枕，一生事迹付残瓯。那堪仓猝烽烟警，报国深惭跨鹤游。"邑诸生迎公妻子去，惟一老奴叩门号泣。公启关，奴入跪。公曰："若何为？"奴曰："县公遁矣，闻汛捕两爷死，爷可避。"公大怒，踢奴踣。怀印具，朝服拜圣庙归，缢明伦堂上。婢女畹香哭救，公悬足踢婢于地不起。奴解帛，公复苏，逐奴去，仍自经死，奴亦殉于阶下。贼入学署，剥公朝服。婢苏，骂贼，亦被杀。贼肆焚掠，推禁毁学宫。城复日，士民上其事，为公建专祠，塑老奴于旁以祀之。邑人谣曰："铁铸李广文，泥塑胡知县。广文俎豆馨，知县等刍豢。"公有经济才，惜未竟其用。著有《读经志疑》六卷，《封圻扼要》四卷，《沿边要隘》四卷，《七省海防》二卷，《守拙斋日记》二十卷，文存二十卷，诗存二十卷。子滋然，光绪己丑进士，签分广东知县。

酉州冉瑞铣吊公诗，末数句云："吁嗟呼，曾子师耳，子思臣耳。为臣思避贼，为师知报国。广文一死重泰山，何物守令竟斩关！"

国新宁

国公讳澍，同治元年，署新宁县事。滇匪蓝朝柱，经官军痛剿后，率其残匪百余人，窜南部僻境。适郭、张、朱、曹各逆，自营渠夺路，与蓝逆合股，向东乡达县狂奔。道员张公由庚，率向导营蹑剿。逆遂乘夜遁走，直扑新宁城。公会督文武绅民，登陴固守，枪炮灰石轰击，毙贼多名。贼连日拼死攻扑，公与贼相击两昼夜，力竭兵单，遂于正月初十日失陷。公率其弟国富，家人刘珍、邓兴，石玉等巷战，公身被四创，知不可为，遂自尽。国富及家人皆被害。典史耿凤翔，把总何玉春被执，骂贼不屈死。事闻，均从优议恤。

余浒村曰："谨按骆文忠片奏：'据贼中逃出文生黄鼎禀称：被贼掳入蓝逆营中，几至一年。蓝逆名朝鼎，云南昭通人，贼中称伪帅主，骁悍善战。其族人名朝柱，年长朝鼎数月，呼之为兄，贼中称伪副帅。然诸事悉听朝鼎调度，今外间或称朝柱为大顺，朝鼎为二顺，其实贼中无此称谓。初至绵州，拥众至十六七万，设伪都统分辖。伪都统皆昭通人，伪统领以下，始杂用川人等语。'由此观之，朝柱实非巨魁也。盖至去年冬，官军克复丹稜，鼎逆授首，而柱逆遂自为贼帅也。"

陈巡政

陈公讳翼，字云亭，陕西长安人，少读书，有胆略。道光初年，张格尔乱起，弃呫哔业，习边事，尝投陕督杨公遇春军幕，充新疆印房差务。十年，库车大臣常公荐举，以未入流资铨。十六年，选四川东乡县典史，捕盗有声，勤恤囹圄，髡钳德之。三十年，卓异迁太平县黄钟堡巡检。咸丰十一年十月，蓝逆为官军所败，亡入川东。合张、郭、曹、卓之党，歧为五道，势复张。遂侵绥郡，东、梁、开、垫，贼垒相望，太尤戒严。堡人瞀见虏帜，请公驱八口入太城，从县官为捍御计，且自救。堡无郭郛，旦夕恐不保。公曰："天卫命翼为此土官，堡虽小，翼责守也。离此一步，非死所矣。吾少亲戎旅，识敌情，众志可以成城，坚深胡恃？其聚吾堡人，钱镈者兵之，布帛者旗之，丁壮者伍之，溪谷树堑，逻候觇敌，击鼓为援，设伏以应，恶见其不胜也？"堡人闻之气皆壮。明年，同治壬戌四月，太城陷，公亲率堡子弟扼贼于丝罗坝及巴坪口，无敢犯堡者。五月，楚师易公佩绅，败贼于白沙河。贼趋陕，袭定远、西乡等县，太境渐戢。胁从者乘间归，公悉给牒导出境，贼中皆震公名。六月初三日，忽闻贼南向，谍言欲图公。公遣刘先者侦之，先匿卧村中，坐是不得耗。贼日夜行百八十里。初六日五鼓掩至，围堡三匝。公闻变，令田孺人率男女避。孺人欲与公俱，公正色曰："汝谓我遂厄乎？以汝妇人，不可久居此耳。"语华，袭襟裹首，偕幕客陈相畲，督团丁数十人，巷战不支，及长子文光、三子文藻皆被执，贼杀相畲。奇公貌，胁相从，公愤骂不绝，遂被害，时年六十。方公之击贼也，田孺人及女坠岩，死复苏。遇旧馆师冉翁，救匿山谷中。次子文治、四子文运杂乡

里小儿中去。光、藻居贼中，皆相失，行久乃偕。夜给贼以渡，同穴糠秕中，间道归。逅母及弟妹，殓公尸及相畬尸，葬东乡县之原。制府骆公闻于朝，褒恤有加，世云骑尉，长子文光袭焉。再从死老仆薛升，山西人。

杨职员

杨公讳铼，綦江县令杨公铭之弟。同治元年，粤逆石达开锐意窥蜀。自涪州败后，零股三千余人急赴桐梓。石逆拥众数万，围綦江。公兄铭知县事，率众登陴，誓以死守。贼昼夜环扑，公及公兄亲督练勇堵御。悍贼百余缘梯上，公死拒不退，贼砍公头殒命。元铭见势危急，督勇奋击，立歼登城贼。炮石雨下，贼不敢继登。并日掘地道，图轰城。四月十一日寅刻，南门轰陷十余丈，幸城内先掘内濠，并筑土垣。训导萧君世楷，团绅陈君嘉升，督团勇据住内墙，枪炮环击。练勇二百余名，越濠血战，贼不能进。知府唐公炯，带黔勇直捣贼营，城内团勇悉出，前后夹攻，追贼二十余里，城围立解。先是公夫人陈氏闻公被害，即率子女三人投池以殉。制府骆公奏闻，照七品职员，从优议叙，陈夫人一例予旌。

余浒村曰："闻石逆犯蜀时，蜀人扶鸾有'见豕沉埋在蜀江'之语。计石逆亡于癸亥，见豕之言果验。吉水曾君东山语余云：石逆前窜江右，谒张真人询后事。真人书'王于西方'四字与之，石逆遂生窥蜀心，而不知"王"即"亡"也。是真事有前定欤？今将石逆原供，节录于左。"

据石达开供，系广西贵县人，祖辈由广东和平县移贵州居住。现年三十三岁。父昌奎与母均故，并无兄弟。娶妻王氏，生有子女，均在南京被害。后来妻妾五人，幼孩二人，均在河边投水身死，只存亲生一子石定忠，年五岁。达开自幼读书未成，耕种为业。道光二十九年，因本县土人赶逐客人，无家可归。同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萧朝贵、冯云山共六人，聚众起事，推洪为首。洪亦广东人，现年五十余岁。初时不过万人，后来人多。三十年，先踞永安州城，遂围攻桂林省城。解围后二年三月，走全州出省。四月，至湖南道州，攻长沙省城，萧朝贵被炮轰死。十月解围，窜岳州，破湖北省城。由武昌下江西九江省，破安庆省城。三年，直抵金陵。从北门挖地道，用地雷轰陷城垣。达开起事即称王，与洪秀全等同住江南省城。杨秀清性傲，韦昌辉屡受其辱。七年，达开领众在湖北，闻有内乱之信，韦请洪诛杨，洪不许，转加杨伪号。韦不服，将杨杀死。达开返回金陵排解，洪心疑要杀韦。达开见事不好，走安徽。妻室儿女留在金陵城内，均被韦害。达开复由安徽回金陵。洪即将韦杀了，有谋害达开意，旋即逃出。七年，从安徽至江西、福建。八年回南安，九年到湖南，围攻宝庆，两月不能下。是年回广西，至宾州，因伙众三江、两湖人多，各有思归念，不能管束，将大队散回。达开在南宁府，没有多人，想要隐居山林，因到处悬赏严拿，无地藏身。十一年，复聚数万人出广西，由湖南至湖北，久想占踞四川。同治元年，由利川入川，到石柱、涪州，有二十多万人，后来裹胁更多。头队攻破长宁，不能深入，绕道遵义，昭通，想从横江过河。令头队由屏山县入，令李福猷扎云南副官村，又令赖剥皮分股绕入宁远府，使官兵不能兼顾。约在米粮坝交界地方，与中旗会齐先进。达开因横江败后，率众绕至米粮坝，知前队与赖剥皮已由宁远大路前进。李福猷自副官村败后，欲由贵州边界绕入川境。达开即率众渡金江，经宁远，恐大路有官兵拦阻，改走西边小路，只要抢过大渡河，即可安心前进。不料至紫打地土司地方，探看上下河岸，皆有官兵。河水忽涨，那些夷人，三面时来抢掳。造船扎筏，抢渡几次，均被北岸官兵击沉，伤万多人。后来食尽，死亡无数。达开欲投河自尽，因想真心投诚，或可侥幸免死。达开想救众人，俱令弃械投诚，率领黄再忠等三人，并儿子定忠过河，到唐总兵营内。其未渡河者，不知如何下落。所供是实。

里乘子曰："粤寇之变，虽曰天运使然，而人事究亦难逃其责也。我闻金田啸聚，其初党羽不过三百余人，向使地方有司，果能设法化导，格其邪心，固善。万一若曹执迷不悟，即乘其势尚未张，一鼓歼之，消患未萌。亦不为虐。乃计不出此，卒使星星爝火，燎及昆冈，涓涓氿泉，荡成巨浸。迨顺流下窜，窃据金陵。十余年来，沿江一带，民无完居，荼毒生灵，不可胜计。试观其猖獗无忌，形同枭獍，不真令人发指哉！"

周长宁

周公讳于堃，同治壬戌知长宁县事。夏五月，石逆围攻綦江，志不得逞。复为官军击败，遂窜攻长宁。公督团练登城，并力拒守。石逆围攻数次，城小兵单，遂陷。公率勇巷战，被伤，贼缚之。迫降，公大骂曰："我朝廷印官，城亡与亡，鼠辈何多言耶！"贼怒，白刃交加，遂遇害，全家同日以殉，事闻，照直隶州议恤。

丁高县

丁公讳良俊，字虞门，山东历城县举人。同治元年闰八月，知高县事。时石逆达开踞叙属之双龙场，伪宰辅李福猷，率众蔓延滇境之富官村。十月，石逆踞筠连。二十三日，分悍贼二万余人，由罗家坳径犯县境。公闻警，骤募勇丁，并杨玉林各团，往落润坎堵御。二十八日，贼大至，众溃。公跃马入贼阵，手刃数人，受重伤，被执。越明日，石逆遣伪先锋李南，率千人窜踞城中。臬司刘公岳昭驰援，令邹复胜、王有德分队击攻，贼弃城走。官军追杀数里，毙贼五千余人，公遂遇害。初，公之被执也，贼久耳公名，称为好官，不忍杀。劝降，公不应。日夜怀印端坐，意气安闲，了无惧色。临难时从容自若，差役胡顺随侍，以身翼公曰："县主也。"贼以予加颈，应声而扑，见者哀之。十一月初二日，贼窜横江，乡民始获公尸，丧其元。又七日，得诸厕中，面色如生，乃送入城合殓。事闻，照同知直隶州阵亡例议恤。又三年，知县马公佩玖，详请建祠，胡顺亦附祀焉。

余浒村曰："闻咸丰七、八年间，高邑各乡桐叶，多生刀剑形，蔓菁亦作尖刀状，殆杀机之先兆者欤？"

多将军

多公隆阿，由黑龙江马队从征皖、楚，身经百战，所向有功，授西安将军。同治元年，滇匪蓝大顺由蜀窜陕，与粤逆通。二年十月初九日，陷周至县，留党逆分踞洋县。公于十三日，亲至周至督攻。蓝逆百计守御，未得迅克。三年二月，官军开地道，轰破月城丈余，公率副都统穆图善等，拥登城堞，城内尚筑坚卡五道。正力攻间，公头目受枪子，忍创回营。诸将欲趋视，公传令曰："此城速克，重伤亦痊。如不克城，即轻亦不欲活。"诸将闻令益奋攻，是夜皆露立堞下。次日环攻至三更，穆都统传令，三面紧攻，于黑暗中，向东填濠拔桩，梯絙先入，四路齐进，克复县城。蓝逆率数十人，乘乱窜出，至新口峪，裹胁二三百人，欲窜宁陕。经佛手厅团练杀毙二百余人。有死党十余人，舁之越险狂奔，至汉阴界，为在籍主事管涝团练杀毙。生擒逆党李登福、王老么，送往汉阴厅验明蓝大顺首级。余匪均正法。将军受伤时，内府发珍药敷治，并命黑龙江将军传其子双全，驰驿往视。而其子尚居亲友家，身无完衣。黑龙江将军怜骇，资以行装，始获驰往。将军受伤重，旋于三月二十三日毙于周至军中。其子至，已不及见焉。遗疏有"不使家有长物，身有余财"之语。先是将军于元年秋，衔命入秦。闰八月朔，以亲兵七十余人，解商南围。初二日至初七日，调四营劲旅，破颍、亳零股捻匪姜台凌等五六万众，伏尸四十里。疏入，谕旨云："以少胜多，可云奇捷。"平日爱士卒如骨肉，而威令严明，凡所指挥，汤火不避。薨之日，三军雨泣，天下识与不识，皆痛惜之。

余浒村曰："或问将军死事在秦，蜀燹何以书？"余曰："将军虽死秦，而贼为蹂蜀之贼，若之何不书耶？蓝逆自咸丰九年与李永和煽乱，全蜀受害。经骆文忠扫平，据生擒之李逆供称，蓝逆已死乱军中。后窜陕之洋县，实为曹逆。但将军迭次奏报，皆指为蓝逆。无论蓝与曹，蜀人均深受其害，至此歼厥渠魁，当亦吾蜀人士，闻而快心者也。亦足见为乱首者，虽狼奔兔脱，终不能逃法网焉。并志之，以为后之谋逆者戒。"

赵镇二孝妇

金堂赵家渡船户，张国顺妻龚氏，年二十，有殊色。咸丰庚申，蓝逆突至，氏随姑逃入米家河心。贼羡其美，追欲得之。氏即奔舟，贼尾其后。氏知不免，泣跪姑前曰："不孝媳从此逝矣。"语毕，投水死。

同时有刘氏者，朱桂元妻也。蓝逆窜赵镇时，夫为贼掳。其姑闻贼至，不知所之，号泣不已。氏含泪扶姑避贼，猝遇贼目，欲污之。氏负一岁子，三岁女，奔江边泣对姑曰："此清白江也，儿亦可借此明志矣。"遂携子女，跃入江中。

余浒村曰："大乱之世，妇女受污，以死自誓者固多，迫胁而从者亦复不少。岂尽甘心于贼哉？无论为贼匪，为官军，恣淫者必获惨报，戒淫者必获福报。闻乡老何石帆云：'赵镇有杨贞琳者，悫信勤学。蓝逆犯镇，杨被掳。喜其醇雅，置帷幄中，与阮姓贼共事。围攻遂宁时，杨与阮同居一大宅。园中花木丛杂，玩好罗列，杨嗟赏不已。突有数贼至前曰：'来看！来看！厨下兔子甚夥。'（贼中呼女子为兔子）杨至厨，见满屋皆妇女。长者二十许人，少者十七八岁，有坐如痴者，有伏而啼者。然皆鬓绿垂云，肌红夺玉。左右垂涎者，魂飞魄荡。杨心恻然，言于阮曰：'彼皆良家妇女，强污之不祥。'阮从其请，悬令门首，禁男子出入，于是无一敢犯者。来往宅中之贼，拥窥门外，阮苦之。派人护送众女远出，谕令各逃亲族家。越数日，杨与阮暮游郊外，见数椽茅屋中，有女如云。逼视之，即前所送者也。诘之，佥曰：'蒙恩派人送我等远走，第纵横数十里，大营层层包裹，安能免脱？'杨复令从者送还故宅。时官军攻甚急，贼弃营走。杨适病不能行，其僮迫之曰：'水紧甚，奈何！'（贼中言官军攻急曰水紧）杨扶僮走抵大河，追兵后至，争渡者船不能容。杨以病不能抢舟，僮遂弃杨于芦中而遁。俄官军至，未济者悉被斩杀，枕尸沙洲，而杨获免。越宿，贼以数百人渡河收尸，僮复至曰：'芦中人尚在耶？'始扶归贼营，后病愈，乘间逃归。家人疑其已死，相见如梦。尝自谓：向非有禁淫善念，安见不同登沙洲之鬼箓乎？今闻其人已橐笔从某大令，入莲花幕矣。"

邓文学

邓公宗楷，字树森，宜宾县人，世居柏树溪场。父应福，勤求学问。母氏杨，慈而贤。每课小学，循循不倦。公天姿颖慧，未七岁而通五经章句。弱冠，受知于督学支公，补府学博士弟子员。尝大书"忠臣孝子"四言于座右曰："吾将以是成吾学也。"咸丰九年九月十九日，滇匪李永和窜县境，水陆并凑，将犯柏树溪场。公率练勇为堵御计。舟贼登，公奔之，杀贼数人。贼惊止，练勇乘而噪之。贼气馁，逡巡就江岸屯焉。练勇犹遏其前，而谍者报陆贼已入场。公遽反救场，仓卒间，亦忘练勇之不能从己也。闻贼众据南华宫，乃单骑持剑入宫。宫故有文昌及关壮缪像，贼众系马神前，公厉声叱曰："逆贼虐民慢神，乃公将磔若为二神谢，今且先刺马。"径挺剑趣马，贼集刺之，公仆。詈声愈重，贼重伤之，出尸街中，犹喋血函胡有声，久之乃死。时年二十有九。公父母年俱七十余，闻公死，忻然曰："是其平日所谓忠臣孝子耶？吾固知吾子学之有成也。"同治五年二月，给事中赵公树吉，奏请议恤，奉旨照生员新章伤亡例，议给云骑尉世职，入祀成都昭忠祠。

文江两武庠　宿璋附

武生文君安邦，江君腾光，洪雅人。咸丰庚申三月，蓝逆窜洪境宝子寺，破其寨。未破之前，安邦、腾光率团勇御贼。见贼仰攻山寨，二人持刀先驱，手刃数

贼。贼披靡，截贼酋首，携入寺中，陈列神案，勇气百倍。次日，复督勇追剿，途中遇伏，战死，团勇死者二百余名。同时有文生宿璋，洪雅花溪人，贼至被掳，不屈，投水死。殉难妇女亦约有十余口焉。

余浒村曰："庚申三月，贼破丹稜、蒲江、名山，直扑雅安。复窜踞周公山，分两队下犯：一由麻子坝犯峨眉，一由冷板磴犯洪雅。宝子寺山峰高险，是洪雅门户。团勇联络扼要堵御，不胜。贼遂出宝子寺，团勇退保江岸。贼走柳江场，止戈街，过高岩，与洪城仅隔一江，而不敢渡，急趋他境，未始非二公督率团勇之力，有以夺其气欤？光绪庚子辛丑，余司训夹江，尝往来木城车冈间，为人治病，于洪雅彭錢荪广文处，得遇五峰山长费春泽老人，言当日贼踪所历之处甚详，并出示卢抱孙先生《雅江新政》一书，同寻'雅雨楼'故址，方知抱孙改字雅雨者，盖以楼名名之也。先生积官至两淮转运使。其孙南石相国，嘉道中叠邀帝眷，天之报循良，抑何厚哉！又于曾伟堂观察处，得见张带江先生手书《洪雅旧志》，其续志文艺门载有：唐东屏秀才于咸丰庚辛间，带勇防城，著城门开、闭两诗，附录于此，以备采风。"

城门闭，贼锋利，千人万人隔江至。炮火如雷声震天，刀枪似雪光照地。山城斗大不来攻，为有青衣之水波涛凶。吁嗟乎，贼自南，以水固。贼自北，无遮护。地与丹稜犬马互，焚劫已在十里路。未见一人一骑敢近城，方知使君坐算神。

城门开，贼不来。贼虽不来犹疑猜。满城兵勇不敢撤，日日横行在四街。钱不足，粜食谷。谷已完，派及田。四乡之民半遭残，食无一饱衣无全。地丁火急尚多欠，累累更有乐捐案。

任勇士

勇士任姓讳思钲，小楼其号也，铜梁县人。幼得岳武穆易筋经功，留心兵家言。时值滇匪蠢动，常以兵法部勒子弟，连封团练多延为教习，受业约数千人。由是忌之者，遂流言小楼蓄异志。咸丰庚申七月，张、蓝诸逆，渡江东来，当道各县，皆倚小楼为长城，札委督团堵御，扼大足之玉口垭，遏贼东下，调各邑诸团未至，同事者因而妒之。小楼孤立，惟率及门子侄数辈，枕戈杀贼于唐家坝。二十一日，侦卒值雨，谎报贼他去，小楼闲卧村店中。贼冒雨大至，兵勇瓦解。及门，伍云楼启关中鸟铳，小楼仓卒觅一矛，刺杀数十贼。次子长超，持短兵随，冲突贼中，贼目张三千岁、邓五百斤者，骁悍素著，小楼已刺杀张贼。邓贼恃勇拒战，小楼矛连刺不入，知裹重甲，乃尽力一矛，贯透后心。而邓甲系竹片，滞矛不脱，遂脚击尸飞，带矛堕地，惟持一柄。群贼攒攻，柄又数折，白战夺盾。久之，从者死逸殆尽，子亦伤亡。大雨如注，目不及睹，田塍崩坍，小楼陷泥淖中，胁中矛死，贼亦溃走。乡人觅尸归葬，已逾十日，颜色如生。贼震其名，不知已死。一夕大风，声如万马腾嘶，贼营争传任小楼至，自相践踏窜去，铜梁赖以安堵。其弟子协团剿贼，以军功著者甚众。

余浒村曰："近阅邸抄，光绪二年九月，御史吴鸿恩，奏称咸丰十年十一年，贼匪三次窜扑四川铜梁县城，均经解围。当贼围城时，望见城上旗帜林立，定有神助。请旨饬查，颁发关帝庙匾额，并加该县城隍神封号。奉旨著四川总督查明具奏。然则贼闻风声马腾，自相践踏窜去，虽由小楼之余威有以慑之，不可谓非神助也。按《永川续志》小楼生长永川，移居铜梁，死难大足，今子孙现居丁家岩老宅。没后诸绅具报请恤，已祟祀铜邑昭忠祠，而永川实为所生之地。论者谓小楼不死，得行其志，以之办贼，或不至如此猖獗也。"

赵迂

赵君尔治，中江申雄沟人。家贫乐施，动拘古礼，不合时宜，人目为赵迂。咸丰庚申秋，张逆据胖镇，众惧登岩，尔治静镇不为动，处之怡然。及烽燧照耀，长子阐泣请速避贼锋。尔治叱曰："安有清平世界，而掠杀人者？必自火耳。"阐乃将合家妇稚暨文契，寄存寨上伯父家，仍归侍父。九月十三日黎明，贼突至，围其宅，尔治端坐不动曰："尔辈持刃，岂欲反耶？"贼怜其老且骇也，漫应之，曰："然。"则又曰："汝食毛践土，敢肆大逆，纵人祸不及，恐天诛难逭。"贼方称天以愚民，闻之大怒，擒其子阐及陈、郭二佃户。尔治乃愤詈不休，贼愈怒，褫其衣，饮刃于腹中以杀之，年六十一。复火其居。陈、郭二人旋遁。阐被俘至永川，夜梦父云："三日后贼必渡河，尔可乘此逸。"至期果如父言，中途为乡练所获，疑为贼侦，一人横刀欲杀之，刀坠地陷泥中，急切不得出。众异之，得不死。有李姓者，留阐佣于家，岁暮乃归。同治三年，枭鸟鸣于屋角三旬，其声不断，阐暗祷于父，改葬高原，鸟始飞去。

余浒村曰："繁上张秀才琢之，年十七，入郡庠。家贫，卖画课徒治生。秋试十三科皆不第，常戏作《哭秋闱》词，可歌可泣，传写殆遍。蓝李之乱，罄赀避安县。已而贼掠城乡，张方握管写生，见贼至，徐曰：'清平世界，群辈胡来？吾方作画，勿溷我清兴。'言已不顾，贼以为怪，去之。嗟呼，张与赵同一迂也，张以诙谐而免于厄，赵因愤詈而及于难，岂非有幸有不幸耶！"

晁子俊

青神晁子俊，妻耿氏，生一子名已儿，甫四龄。咸丰庚申秋，滇逆窜邑境，至子俊家，俊横矛出，厉声喝曰："鼠辈敢尔！"连刺二贼立毙，贼惊顾失色，呼众缚俊，杀之。耿氏负已儿出救，詈不绝口，贼又杀之。掷儿于地，将贯以槊。晁仆有庚贵者，幼佣于晁，为娶妻生子，改习越人术，与晁比屋居。见之，泣恳于贼曰："儿何罪？主人止此一块肉，请留之以续晁氏脉。"贼曰："不杀此子，汝意何为？"贵曰："此儿既无父母，身何所依？容吾负至某堡，交晁氏族属畜养，再投营效牛马走。"并请以妻孥为质，贼义贵，从之。贵遂负已儿登堡，交晁宗族收养。速反故处，命妻摄幼子亦入堡，且

嘱善视已儿，迳随贼去。贼感贵朴诚，不加束缚。行二里许，见贼伙拥一女郎来，年可十六七。贵识之，乃同里桂家闺秀也。女见贵亦识，便呼庚哥救我，贵摇首以目示意。将及大营，掠女者忽患目疼，坐憩于地，问有能疗者酬百金，众皆束手。贵进曰："吾有奇方，可愈此疾。"贼急请试，贵云："疾愈吾不受金，愿即一事请之，适掠来女郎非他，乃吾妹也。妹幼时，就抚外家，故从桂姓，请勿加污辱。"贼从之，贵探药末少许点眦内，痛即止。贼德之，迤逦到营。女随贵处，视若同胞，夜则别寝，昼与共话而已。贼令贵掌庖厨薪水事，出入不禁，半月余，途径已熟，一夕解衣履谓女曰："衣我衣，屦我履，诘朝同逸。"次早，女随贵汲河畔，见芦苇中土窟，深广四五尺，驱女匿窟中，授以糕饵，拨芦苇障其外。嘱曰："俟吾三日来。"女诺之。贵仍运水入营，故令连日乏水，常早汲。越三日晨起，烟雾漫天，尺步外莫睹人影。贵乘间至窟所，携女走下流石滩，负达彼岸，至一村庄。青枫绕林，黄花夹路，有叟出见曰："适从何来?"贵具述颠末，并言比邻桂女，尚未字人。被掳时与余相遇，权认为兄妹，冀免强暴侵陵。叟邀至家，杀鸡为黍，贵讯叟姓氏，叟曰："吾燕姓春名，室人艾氏，有子燕翼。年十七读书就外傅，前三月被贼掠去。昨夜梦神告我，言儿今日当返，吾是以倚门而望耳。"正絮语间，燕翼从外归，叟见子，悲喜交集。翼瞥见庚贵、桂女，询父为谁。父云："此亦贼营逸出者，暂寄吾家耳。"命翼进揖，女亦答拜，翼退启父曰："儿前祈关帝庙签，词义犹未解，今请释之。词云：'旧愁新恨几重重，去旧移新喜再逢。一叶红流君宅内，手攀丹桂暗香浓。'翁绎签词，喜谓翼曰："吾儿纳采钱门，闻此女已为贼辱，不知所终。昨来桂女，尚未受聘于人。签内词意，神固明示之矣。吾今为汝谋一佳耦。"即日具肴酒招贵饮，以蹇修托之。贵以意告女。女曰："燕郎不以劫灰见弃，一惟兄命是从，但宜走告慈母耳。"贵偕女辞归，以所遇白桂母。母喜，旋复燕叟，卜吉成婚。贵返至晁堡，已儿及妻子均无恙。晁族亦德之。桂、晁两家议各分田五十亩，以报贵云。

尝考献贼蹂蜀时，惟嘉、眉受害最轻。而滇逆之乱，惟嘉、眉受害最久。骆文忠奏疏有云："川南滇、粤各匪蹂躏以来，遍地疮痍。然则劫运之遭，其轻其重，亦各有循环之理乎？青邑一弹丸耳，贼常三至其地。即此一隅而论，则叙南可知矣。"余因阅《续修青神志》得悉滇逆三至情形，今节录于左。

咸丰九年九月，滇匪李永和等，起于滇、蜀交界之老鸦滩。其时仅三四十人，不数日，遂累百千。直走筠连、庆符，逼叙城。是年冬，蓝逆上窜五通厂。十年三月初七日，犯虎渡溪。文县君带勇堵御，同陈恺人大令炮船并力轰击，贼不能渡，遂沿上游观音滩渡河，团勇纷溃。有某总戎者，前一日带兵到县，官民皆恃无恐，乃闻贼至，即遁。城无垛堞，傍晚即陷，焚毁百不存一。一昼夜，即上窜眉州，此贼初至之情形也。是年八月，蓝逆复由丹稜回窜，邑团堵于鸿化堰。二十二日贼至，团勇接战退。二十三日，蓝逆沿江下，复踞县城。县令蔡公，率家口并监犯，避于四十里外之三峡口。贼于二十五日由西路窜夹江。十一月，李逆遣其党李玉斋，窜扰县东罗家湾。二十二日，县君德公督团会合楚勇，与贼战于河坝场，首逆就擒。此贼二至之情形也。十一年三月，逆首李永和率全股由牛腹渡来犯，适提督蒋公玉龙统兵至，邑人泣恳留驻城中，以资捍卫，蒋公不从，次日黎明即行。无何大兵甫去，大逆突来，即用兵船渡江，拦入县城。闻蒋军有后行者皆被戕。踞城后，李逆直攻眉州，大股扎眉之西南路。扎青神者，系滇人周长春，绰号周滥脑壳，其营曰"北井营"。周逆之下，有统领四人：东宋、南蔡、西文、北王，境内肆掠无遗。旬余，始出伪示安民。自三月至于八月，贼出城挨户打粮，城乡树木，斫伐殆尽。周逆自称青神主，春秋于各庙行祭祀礼，以城内为禁地，令百姓城外集市。十月，官军到眉，连日进剿，贼大溃。十二日，李逆收合余烬，下窜县境，官军蹑剿。总兵唐友耕、陈祥兴扎鸿化堰。十六日，卯逆由青神出队，攻唐、陈两营，营棚被贼焚十余处。唐总兵与卯逆交锋，彼此互伤，幸莲花场团练接杀追剿，卯逆遁走。其时县君鲁公住河东唐氏宅，因劳成疾卒。州宪委前任蒲江县杨公代理县篆，督饬团民，于东岸扎堵。前署县德公，亦奉州札，带眉青团练，由太平场相机进剿。楚勇扎瓮家坝，奇胜军扎梁家山，其江岸皆系青邑及眉、井、仁团练，总计数万人。近城东门盐关上游河坝，系陈祥兴营。黉门外距城里许，则唐友耕营在焉。其绕城扎营者，蒋军门兵也。唐、陈两营，旋奉骆籲帅札调撤，汛官范兴荣在西、南、北三路调派团练接应。南路距城二十里之瑞峰场，本系贼匪逃窜之路。蒋军门令吴嘉春驻扎，以防贼逸。又于城外周围凿濠，傍濠为营。贼用木柜、竹篼，实以土石，依城为垒，连攻不下。十二月十九日夜，李逆率大股，由南门直冲官军营，至瑞峰场，围吴嘉春营。朱桂秋闻警往救，杀贼数千名。李逆潜窜汉阳镇，由关子门窜去。城内尚有周逆北井营及周裁缝之老前营盘据。二十八日，王县君于团防接印，川兵围攻无效。同治元年三月，李逆自铁山派贼数千，来青邑接援，扎营石羔岩。城贼恃东岸有援，于初六夜，潜出烧营，川兵撤围。楚军萧庆高、黎得胜等，于是日追到东岸。初七日黎明，楚军分三路进剿，贼大溃，坠岩死者数千。奔至水打林河岸，扑河死者无数。城贼胆丧，率众东渡。缘石羔岩西、南、北皆悬岩，高数十丈，下临小溪长江，惟东南接山、官兵从东路进剿，故贼一败涂地。此三次贼至之情形也。

郑广文

郑君讳嘉谟，字策之，汉州人。性仁孝，有胆识。读书明大义。稍长，游名孝廉张临川先生门，目其文，光明磊落，以气节许之。旋以州试第一，补博士弟子员。屡试乡闱不遇，例贡成均，注选训导，以母老未赴铨。咸丰庚申，滇匪窜蜀，势张甚，州牧奉大府檄办团

防，以事属君。君遂捐谷募勇，潜设戎备。而贼已扰新繁、彭县，寖及州境。避难者，君悉止于家，人心恃以无恐。越日，贼麇集。君将率勇出御，顾瞻老母，泣下不忍行。母毅然曰："义难两全，尔其速行，犹可一战。事之济与不济，固未可知也！"君遂督众出巫家寺，与城守相犄角。贼侦知有备，不敢逼州城，而肆出焚掠。君激众誓歼贼，众感君义，咸奋勇追贼。道经东禅寺，寺僧为炊饭，出釜，而贼突至。君投箸持矛，整队迎击于画壁山下，杀贼数十。先时贼披猖，所过数百里莫敢撄其锋，至是为所阻，愤甚，聚益众。君率勇环攻，叠用巨炮轰击，毙贼无算，乘胜督众酣战，自午及申，贼势已蹙。会天大雨，勇饥疲。君振臂一呼，创痍皆起，奋勇直前，所向披靡。贼蜂拥回攻，君转战被创，失足陷于淖，勇目胡作荣、郑明达负以出，欲亟遁。君厉声曰："事不可为，与其遁而俘，不如战而死也！"鏖战薄暮未已，众各溃散，君犹手刃数贼，被数十创而殁，年四十有一。胡作荣等死之。时咸丰十年九月二十五日也。州牧徐公君照，以君死事闻。制府崇公朴山，手书"尽忠报国"字表之。上其事于朝，得旨议恤，赠国子监学录，给云骑尉世职。入祀昭忠祠，饬国史馆纂入忠义传。

附录李念祖孝廉题郑广文死事诗。

沙场叠听将军殁（提督马天贵总兵，王嘉宾、张万禄相继战殁，贼势遂张），贼势披猖据上游。刁斗惊闻忙战垒，军书纷速滞行舟（时贼据吊黄楼，叙郡州县告警迫甚。宪派军门督师进剿，三日舟始抵雷神祠，贼乘间蔓延各邑，势遂不可遏）。朱旗队里无长策（都尉熊旗帜服饰，概用朱色，未临阵而逃，余党悉为团擒），白发堂前有远谋（策之母驱子出战，贤哉母也）。曷若儒生能战事，旌旗飐处贼他投？

张朝金

张君朝金，金堂云峰寺人。世业农，生平武勇好义，善搏击，乡邻有斗者，辄以身排之，然终未尝以力陵人。咸丰庚申，蓝逆由赵镇窜怀口，居民携眷逃云峰寺一带，不下千百户。君只身守隘，手刃数贼，因寡不敌众，被害。贼畏山路险阻，疑有伏，旋退，一方赖以保全。

余浒村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有守土之责者，不可不详悉舆图。金堂云顶山，一名石城山，宋、余玠所筑，旧堞犹存。蓝逆犯境，团总杨临江明经，筑堡于上，率团民居此。贼畏其险，卒不敢犯，则地利顾不足重哉？巴县罗伟臣学博，有复上崇督宪一书，详述川北地利，了如指掌，节录于左，以备观览。"

敬复禀者，为申明进兵要路，断粮扼险，聚歼丑类，以全大局事。窃维军兴以来，叙、嘉、雅、邛、资、眉诸属，虽迭次滋扰，究能保全。贼所以不敢逞志于省垣者，恃有此也。万一潼城有失，被贼占踞，必遣一股由盐亭入保宁，一股由蓬溪入顺庆，则川北三府，已失犄角之势。复遣一股由中江据三王庙，则省垣之援路已绝。再遣一股直犯绵州，肆扰德阳、罗江诸县，则省垣亦震动矣。为今之计，与其后为人制，不如先发制人。即以贼意中所欲为者，占其先手，转而攻贼，不惟可以立解潼围，直可将此股匪聚而歼旃。何也？贼无粮而自溃，乘其溃而击之，不败何待？凡贼踪所至，俱以掳掠为资，北路、西路均为晋省大路，尤关紧要。北路仰恳檄饬绵州唐牧，督带该州练勇，由丰谷井、葫芦溪、刘家茔、青山碥、灵峰寺而进，直抵距城十五里之北黄莲垭，近逼贼营下寨，则北路之粮绝矣。西界两路，俱调建中营进剿。正西路，由中江回水铺、界牌、建林驿、乐安铺而进，直抵距城十五里之西黄莲垭。近逼贼营下寨，则正西之粮道绝矣。旁西路，由建林驿场外左手转入观音场、峨螺山、古井坝、新庙宇而进，直抵距城五里之黑窝子，近逼贼营下寨，则旁西路之粮道绝矣。调川北道刘督带本道练勇，由大桥、富村驿、盐亭县，秋林驿而进，驻扎高山铺要隘。调川北中营游击常，统带本标官兵，直抵东河外接官厅下寨，扼贼东窜之路，则东路之粮道绝矣。复调督办顺潼团练捐输之前成都府杨，督带顺庆练勇，会同蓬溪县李所练洁勇，分扎蓬溪诸隘，严为防守。调安岳县李，乐至县刘，各带该练勇，即于该县险要诸隘驻扎，四围截堵，免致偷逸突窜。调郑游击防堵新都之兵，移扎兴隆场、山王庙、半边山要害之地。兵法所谓据险而守，勿使贼得入平地者此也。自山王庙以下，地太平衍，无一扎营之区。复调唐副将，驻扎大磉磴一军，由鲁班桥、景福院、乐嘉场而进。另遣部将，分股移驻射洪县。唐副将亲率一队前往，层层埋伏，逼距墓颐洞十数里之杨家坝、板桥铺一带，衷而击之，扼其归路，则南路之粮道绝矣。再调黎副将，督带驻扎姚家渡一军，由胖子店、大磉磴间道疾驰，绕出太和镇后，直袭太和镇贼巢。再调遂宁、谢洪两县民团，择隘埋伏，以为后劲声援。再调重庆镇舒，统本镇兵勇，由合州、遂宁一带，遮道而来，不徒交锋，已足褫贼之魄。虽贼营绵亘百余里，然俱占踞民房，已犯兵家大忌。且声势不能联络，无异散处。我军如此布置，将贼截作数段，首尾不能相顾，进无所掠，退无所归，不过旬日，蓝逆之头可致麾下。此孙子疾走魏都，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埋伏桂陵、马陵诸道，以解韩、赵之围，而收其敝之上策也。迂腐之儒，罔识忌讳，用敢辱尘清听，能此策用之不效，伏俟斧锧，无任迫切待命之至。

峨眉义士

武生张化鹏，峨眉人，世居城南十里山。庚申蓝逆犯境，化鹏年已七十矣。怒髯如戟，操矛迎杀数十贼。矛被贼夺，犹空拳相搏，力竭被害。贼众皆惊曰："此老铁汉也。"

傅熊二老人

傅君讳秉忠，字存诚，灌县宿儒，能诗工画。咸丰庚申，蓝贼窜灌邑，君家居不去。贼至，分股肆扰。君骂之，被害，年十有八。贼退，拣君尸，襟怀中得诗句云："一生正气归泉壤，半点丹心报圣朝。"伯兄秉常，曾

以诗吊之。同时宿儒，熊君万寿，年八十，贼至其家，骂之，亦被害。

余浒村曰："灌西七十里，岷山之阳，有老人村，李雄僭祚时，人多避居于此，民家多有五世孙者。人不喜食盐醯，溪中多枸杞，盘根如龙蛇，饮其水故寿。其山多牡丹，间有松柏人参。其地僻远，县吏不到门，或终年无人迹至，真武陵桃花源也。问津深入，似亦可避乱矣。何傅、熊二老人，甘以耄耋之身，而膏贼刃也，岂非具姜桂之性者乎？"

永川义士

康君明忠，字嵩山，永川增生，举孝廉方正，乡试屡荐不售，遂家居教诲子侄。咸丰初，发捻煽衅，东南骚动，乃鸠工就大松林为堡，号"友助寨"。十年冬，张逆犯永，县君驰檄饬带团救援，君行至半途，闻蓝逆在泸，将东下。乃命侄炳奎，分练丁代往，自率众回寨堵御。十一月初八日，贼至，见寨当其冲，不敢进，次日用木梯仰攻，初战颇利，会侄孙代文阵亡，众惊怖，遂失守。康氏殉难者，内外数十人。君曰："吾家不辱如此，死无恨矣。"饮鸩衣冠而逝。

康君立峰，字确轩，道光癸卯副贡。咸丰初，闻粤匪猖獗，为预防计，以王家坪当孔道，劝叔明忠，倡修寨堡。会李逆起川南，其寨适扼贼来路，为邑藩篱。复操演丁壮，筹办器械，奉明忠为寨长，率众居之。十年冬，蓝逆由泸入永，野无所掠，进攻其寨。君佩剑登陴固守，贼于寨下诱降，不许，用炮石击杀数十贼，寨破被害。妻戴氏，以幼子付兄德轩，投池水死。女辛姑，亦随之。

康君炳奎，字莪峰，永川廪生，报捐县丞。貌魁梧，素有胆识。咸丰十年，张逆犯永，奉叔明忠命，率团丁赴县救援，因入城参与军事。贼围攻十一昼夜，亲冒锋镝，登陴督众，略无惧心。会有暗与贼和者，遗以硝磺，资为地道，轰开石垣数丈，城遂陷。君率族丁立寿、立代、代龙、代翠、代禄、代来、代祯、代祥等巷战，身受重伤，犹毙数贼。力尽，同时遇害。贼去，家人殓其尸，颜色如生。

罗团总世璧，字礼南，赋性刚直，见义必为。咸丰八年，匪党猖乱，奉札督办东路团务，上禀状，情词恳切。庚申冬，张逆围永，礼南与李文富等，率团守铁岭关，议进攻解城围。无何贼众来犯，张两翼蝉联而进，团众不能敌，遂溃。礼南阵亡，文富后至亦死。邑贡生何堉彬挽诗云："走马东来认战场，直存浩气振纲常。至今凭吊人何在？铁岭梅花独自香。"

洞中人

永川监生钟国璋，咸丰庚申，滇逆犯境。国璋避贼孟佛寺洞中。贼至，国璋用炮轰毙数人。贼以烟熏洞，举家三十二丁口同时俱亡。母张氏，守节四十二年，并罹此祸。

余浒村曰："李蓝之初起也，富厚之家，依山而居者，往往谓城邑难厌诛求，寨堡靡相统一。于是阴贿石工，作为石室，上不至顶，下不履平，腰絙凿翠，一线天梯，旁通气孔，中设灶榻，外闭石扉，自谓狡兔之窟，可以坐阅尘劫矣。不知其有入而无出，穹窒熏鼠，诗已明言。奈之何弗悟耶？后之避乱者，可以为鉴焉。"

吴卖战

吴公巫山人，谈者忘其名字。当蓝逆蹦蜀时，吴公自练义勇千余人，追贼援剿。凡贼犯各州县境，公即带勇驰援，扎城外要隘，保护城池。贼来与战，贼退城完。守土者派银若干两，送犒勇士。谓曰："卖战。"不费国帑，屡有捷获，贼惮其名。犯铜梁时，县官某招公往援，营于城外之斗沟。贼来攻城，公率勇士大战两昼夜，众寡不敌，全军覆没。公被掳，大骂不屈，贼恨公深，用蒸酒地甑，生蒸而脔割之。今泸州孝廉屈君达冠，时年十余岁，被胁贼中，亲见其事，惨毒心悸，乘间逃出，为乡团所获。将受刃矣，适遇陈君昌、向君时蕃两秀才在旁，见屈君仪容文雅，询知为读书幼童，释而资之路费，始幸生还。时斗沟吴公殉难，义勇千余人，皆积尸横野。陈、向二君为之募钱具棺，收瘗遗骸而去。同治甲子乡试，二君赴成都应试，同寓旅馆。主人每于夜静时，遥见二君寓室门外，有无数无头人环守，近复不见。老媪幼童，所见皆同。主人不获已，面语二君，疑有命债，劝勿入闱。二君自揣生平无过，或果前世冤孽，虽避无益。乃放胆入闱，榜揭，二君皆中式。始悟无头众鬼，即吴公义勇报掩骸之恩者也。今陈、向二君，已捷南宫，入词林矣。屈君亦登辛卯乡荐，司训吾邑，亲为予言之。

高织屦

会理州高尚洪，住南鄙樱桃沟，年四十余，织屦为业，素愚直，无他技能。咸丰十年冬十一月朔八日，滇回桂极富攻州城，内奸应之，三更陷。其党欧庆阳、柳先锋统万余贼为后队。十四日，踞黎溪站，扎大营于湖广馆，遁南震怒。十三营统领张自洪、刘会云等率练三千人讨贼，尚洪充练目。二十日卯刻，抵黎溪，贼已领大队出。尚洪著短衣，赤双足，裩不掩骭，手舞大刀，飞奔直前，赵春泰等继之。枪炮林中，斩杀如意，自山麓杀至街衢，冲贼大营，杀贼百七十余名。往还数次，尸积如山，三千余练，无伤亡者。战毕，尚洪委刀酣卧。明日，尚洪欲前进，阻于众练，不果。盖乡练素无纪律，得胜后，各以财物归也。延至二十四日，尚洪怒甚，骑颠足马，执松枝如麾，身佩短刀，愤然前进。冷老十、林起龙荷叉以随，赵春泰、赵联科等继其后，入庆山营隘口。贼数百，踞两旁高埠，石雨下，击不能中，冷、林二人挺叉刺贼，春泰等亦至。贼弗能敌，弃隘奔回鹿敞。尚洪踵至，拔其营，杀贼数十余，贩入城。二十七日，率冷老十、林起龙、赵春泰、赵联科、张自唐等由鹿敞直抵南城门，门闭。逆首桂极富登城瞭望，知乡练大队未至，暗传东山西寺贼，抄截其后，自领千余人，陡开城

门。骁贼铁有金先出，赵春泰于桥头刺之，倒地。桂逆率众齐上，春泰战退桥下，同赵联科等二十余人，战贼千余人，一时东、西两路贼抄至，围二十余人于垓心。时尚洪满身污秽，乡练大队卒不至。春泰、联科等奋勇连挑十数贼，夺路退保金带桥，联科失足坠靛塘死。赵春泰、张自唐等且战且走，尚洪身中数枪，至头道桥阵亡。

什邡义士

李君增厚，字载之。什邡新甲人。世业儒，负气任侠不羁，貌魁梧，望之嶷嶷如武士。读书中夜，尝置警枕自励，是以周、孔外兼通孙、吴，为文下笔立就，豪爽如其人。年二十，游邑庠，后因议公与有司不合，被褫。游学至彭，彭令冯公奇其文，召与语不悦，遂为纳粟入监，趣令从军，以贫故不果，咸丰十一年正月，通山会匪朱二九倡乱扰县属，君奉札带团，堵剿于慈母山。数里外，遥见火光烛天，居民纷纷逃避。君直向山前追捕，获数贼，收队还。顷之贼大至，团且溃，有促之去者。君曰："我等若去，慈母山民房，悉成焦土矣。"遂率所部百余人，与贼力战于山右石牛坝，杀毙贼目一人，铳毙贼伙十数人，众寡不敌，与子衍堃及团丁三十余人同遇害。邑廪生周冕五吊以诗云："魂归碧落冤难白，血洒青山泪亦红。"盖深惜之也。是年四月十九，陈、李二贼从彭邑石洞堰漏夜突至，天未明，团民未整。贼阑入什邡之徐家场，乡民张建祥年二十七，素有胆气，持矛大呼，率众御之。贼约有数万人，数十里内火光荧荧。建祥深入贼中，刺死骑马贼，矛折，拔刀杀数贼，身中铳伤，力竭遇害。团民被裹胁者，目击心伤，潜瘗道旁。后改葬志石焉。

李联芳

李君联芳，永川民也。咸丰庚申冬，滇逆陷永川，据城三日，移攻荣昌。巡检郭崇本与贼和，献马输金，贼乘隙陷城，崇本以法论死。围攻壁山，守土张公焕祚得民心，出奇制胜。次年正月，贼复犯永川，焚杀数十里，尸积城等，日日剥截生人皮肉，戏名"摆十殿"。李君愤不惜生，率数百人，冲杀入贼阵，既出复入，贼众民寡，力尽覆没。弟桂芳，倡义报仇，力竭亦死。由是永民激发，远迩响应，又赚贼数千于仰天窝围歼之。贼魁张五麻子亲率拒战，败归，仅以身免，贼相率以去。

蔡廷鳌

蔡廷鳌者，袭侯杨公炘麾下勇目也。咸丰十一年三月初八日，蓝逆遣何伪统领逾资州，窜阳县，犯万寿场，分股由老鸦山踞南津驿、张贴伪示称顺天二年。时杨袭侯炘领忠武军，自崇庆赴富顺大营，以道梗驻城内。十三日，杨侯遣勇目邓云往诇贼。邑绅杨铭钊等，集团千人，在飞虹铺扼守。云带勇至，令助声援，遇贼数百，合攻之退。十六日，杨侯传令，两岸严堵，令邓云、廷鳌带勇往攻，先遣雁江勇登火峰山诱贼。云率勇潜由江家沟进，贼队适至，急攻之。贼奔百忍堂左山回抗，忠武勇驻右山抵御，杀贼多名，驿贼来援。过午，云见雁江勇接应不至，始麾勇自水观音山顶扑下，且战且走，廷鳌暨勇丁王某三人，力战，死之。贼至飞虹桥，见勇团整列，始退。

余浒村曰："自咸丰十年以来，滇逆三窜资中，相持于苏湾者九十日，东北场镇俱遭蹂躏。城西罗汉寺，相传有王居士者，于资溪中得石罗汉十八尊，因建庙祀之。旧有钤记云：'马祖留下一莲池，廷寿街前挂紫衣。圣泉涌出阿罗汉，书台重整状元梯。'至光绪朝，骆君公骕果得殿撰。公骕与余同学尊经书院时，言当日贼事最详。"

平安寨三寨主

平安三寨主，诸生李治襄、孙春镛、邵德棻也。寨在资阳县万寿场东北五里。蜀自滇匪窜扰，辄以焚掠诛求为事。逃徙者预陈米谷银货于庭以媚贼，盖惧其毁室追蹑也。贼知其故，愈藉此为要挟计。李君治襄谋于春镛曰："乡愚贿贼，贼何以平？"爰择山坡之陡险处，筑平安寨以避贼。近寨李、邵、孙为著姓，众议治襄、春镛、德棻为寨首，挑选精锐，延鲁京道教之击刺。鲁年八十，合寨称鲁八师。咸丰十一年三月初七日，滇逆何伪统领自牛腹渡来犯，踞万寿场。初九日，有贼数十至寨外索银米，寨人婉绝之。移时复来百余贼，谓不如约，必破寨尽歼之。即有爬墙架梯者，作欲登状。德棻年七十六，甚矍铄，即分布壮丁，抛石毙数贼。治襄子昭国亦诸生，发鸟枪连中三贼，始退。初十日，贼千余，更番攻寨，炮石交下，毙贼多人。贼怒围攻不息，各守丁顑饭掬食，目不交睫者三昼夜。寨内丁不满千，难敷分防。东寨岩壁较峻，以妇女守之。贼觑破，十二日辰刻，贼讹曰："破北塞矣。"各妇女回头惊顾，贼乘势梯附而上，杀数人，遂奔溃。昭国在北门语众曰："事急矣。我辈宜死战，膝不可屈也。"持短矛刺贼三人。贼中丁海查，急以飞叉刺之，遂遇害。治襄故善弹，能中飞鸟，弹毙一贼，旋受伤，见昭国死，恐污贼手，投岩自毙。次子暄国，三子曜国痛父死，冲杀一贼，均死之。春镛事孀母以孝闻，经理寨中支发，见贼入，与弟隆斌举刀杀二贼，死之。邵德超，棻堂弟也，年七十二，与子湘同守西寨。超孙光治，有勇力，湘见寨破，令光治负父，且战且走，杀七贼，力竭命陨。贼知德棻为寨首，将生擒之。子一襄率襄子五往救，毙贼十余人，贼围愈厚，均被贼戕。德棻骂贼被害。壮丁李连开，襄族也。善长矛，大呼杀贼，连刺十一人。一大刀贼从脑后削其半首，既死，犹执矛僵立，作刺贼状，数日不仆。弟运开刃贼七人遇害。治襄侄孙绪国年六十四，飞石毙二贼。其三子隆杜刀劈六贼，四子隆桓枪毙二贼，与次子隆植、植子运湖力战同死。绪国有女孙梅英，年十三，足疾不能步，见贼攻寨急，请于母曰："脱至不守，儿岂可受污辱？我将引被覆卧草舍中，速火之，勿令堕贼手。"寨破自焚死。鲁京道同李应绪守南寨，应绪棍毙五贼，

京道刀斫八贼，力竭死。统计杀贼伪先锋一，余贼三百四十有六，寨中男女死者，一千零二十五人。

张安一

张安一，号明魁，中江雄甲沟人。大父信春，乾隆丙午科武举。安一昆季四人，一居长。幼好学，不求甚解，性忠亮，重孝友。家窘废读，力穑养亲，膂力过人，尤精矛戟技。己未冬，闻贼猖獗，倡修义丰山寨，聚众习武艺。辛酉春，蓝逆薄潼郡孔亟，太守阮募兵援城。安一偕诸弟捐赀募勇三百名往援，营于城外之牛头山。凡援兵之来，皆营于此。贼大至，破凤凰山，转扑牛头寨，诸营人人自危。安一督勇堵击，矢石枪炮如雨，贼死无算。自申至戌，贼不能胜，众志稍固。明日，贼欲夹寨而垒，安一探确贼情，率众下寨力战，挥刀连毙三贼，贼稍却。遂率众直扑贼垒，炮伤左手大指，奋击逾时，整队归，贼不敢逼。太守嘉其功，授六品军功。贼解围后，安一手创益剧，将死，犹大呼杀贼者三。卒时年三十四。同时有杨青山者，随安一援凤凰山战死，杨年三十八。

余浒村曰："三呼杀贼，与三呼渡河之心何异？此其所以为烈士也。夫牛头山者，去城不百步，俯瞰城中，贼所必争之地，山破则城破，安一之功大矣。三台学博罗君伟臣，有上崇督宪一书，大旨言牛头山逼近城西，山高城矮，贼易窥击。虽有乡团堵御。实形单弱。嗣闻陈祥兴带兵驰赴城外，杀退贼众，占踞牛头山，既得形胜，人心稍定。似保潼之功专归于陈。而王少卿《尊闻录》似又归功于建中营。光绪乙酉秋，余驰往潼城为三台学博李君小莲治病，寓潼数日，暇游东山琴泉。观雷轰铁塔，访求唐人王鱣祥所书《妙胜莲花经》。父老为余指凤凰山战事处，碧草青磷，不知埋没许多忠魂义骨，望之令人感慨嘘欷，不能自已。今将《尊闻录》所载，节录于后，亦守土者所宜留意焉。"

附录王少卿明府《尊闻录》一节：

予守中江，退贼后，因禀募建中营。奉大府案准，即专留此军保卫川北。因以五百人为一营，初成三营，终日操练，予以守城专重枪炮，熟演金鼓进退之法，必使眼尖手快，纯熟而后已。其时，贼围潼川，奉大府檄，以贼入川，向未攻破府城，该员既隶在府属，如能力保潼郡，论功当在诸将上；倘潼郡不守，该员当同干重律也。因思潼之存亡，以牛头山得失为存亡。先时即谕派李县丞永恒，带勇五百人，往守牛头山，临行戒之曰："牛头山紧靠城门，山后可无过忧，专顾山前，贼来然火以待，贼去勿下山追，能守足矣。"我勇扎山二日，贼果大至。初到即攻此山，不利，复计图贿诱，皆不得售其术。忽驭吕公车，攻山急切。凡破吕公车，俟其将近，对车门以火箭射人，车与人全烧。我营得法，大破贼车。贼知是山不可攻，即是城不可攻矣。遂撤围去，李以是功晋大令。

刘大刀　王忠义附

中江刘先固，刘开驷族子也。伟躯干，能左右射，善使大刀。咸丰辛酉，从军援眉州。时主兵者明参戎耀光，将以战为守。五月初六日，与贼交战，官兵小败，先固以大刀断后，绳踣见获。贼爱其勇，欲降之。先固曰："汝亦闻有大刀刘而贪生者乎！"遂见杀，年二十。同时有王忠义者，亦中江人，从军援眉。五月初六日之败，官军登时收队，谍知营眷颐津者，贼之中坚也。忠义约同军夜斫贼营，贼惊扰逾时，执忠义而脔之。自是贼有分窜之志。

王井绅

王国学余垞，富顺盐井绅士。咸丰庚申九月，贼陷荣昌、永川。逆党何兴顺以万余人逼富顺，隔河施炮，向城飞击，瓦屋皆铿然有声。九月下旬，分扰各处之贼，皆啸聚牛腹渡，众号二十万。四乡焚掠，搜竹木梯百余架，将攻富顺城。知县彭公名湜，遣团练由北路古佛坎，乘夜夺梯回。明年辛酉正月，楚军常与贼接仗三月，贼复四面分窜。六月，周逆攻井地大安堡。井绅王余照同余垞等，督团练击却之。贼遍塞盐井，尽焚天车车房。余垞追贼，没于阵。未几四路团练毕集，贼乃自西而南，沿井河扰邓井关而逸。

铜锣寨四寨主

彭水县铜锣寨寨主四人：监生苏森然、陈元柏、李维友、李正凤也。咸丰十一年八月，发逆窜县境，森然等率团拒贼于郁镇铜锣寨。运负土石，筑堡守险，扼贼来路。十三日巳刻，贼众蜂集围攻，森然等督同团民，掷石放枪，奋呼击贼，毙贼多人，恶氛稍遏。未刻，大股麇至，悉力仰攻，层累而上，肉搏相逼，寨破。四人各受数十枪，力竭战死。团民陶令泽等三十人阵亡。事闻，分别旌恤。

陈罗二生

陈君济光，南部监生，素有胆识，为乡团首，训练有方。咸丰辛酉，蓝逆遣彭伪统领，扰县属之小元山。济光带团堵御，奋不顾身，杀贼甚众，力竭被擒。贼缚之，受酷刑死。同时庠生罗炯偕兄心田，避贼于宇家寨，寨破被擒，不屈，兄弟俱遇害。

余浒村曰："辛酉之乱，南部士民，多联团筑寨，为坚壁清野之谋。如清平寨、宇家寨、达摩寨、富村驿、黄连垭、赵柏垭、小元山先后均为贼破，斗死者约有六七千人。呜呼烈矣！"

中江义士

张时富，世居中江县牛场。咸丰辛酉冬十一月二十八日，滇匪窜县北，斜趋回龙场宿焉。翌日黎明，自回龙场渡河下牛场，将由罗板桥犯太和镇。是时，学使者按临方毕，不虞有是贼。寨居者迁还家几一年，牛场忽闻贼来，众无所措。时富独执枪立于场外，洞一贼胸，旋毙。余贼共执时富杀之。贼因是畏场内有人，即时远窜。

林君道鳞，中江乡贤青山先生之曾孙也。年七十余，方领矩步，以五经教授乡里，从游恒数十人。贼之宿回龙场也，经其精庐，弟子奔散，林不及避，出见贼目而不为屈。贼矜礼之曰："吾营中亦正须前辈以率群小耳。"林不欲行，贼中之少黠者以槊挥之曰："先生年已老，曷不任彼归乎？"林应手而倒。盖贼以杀人为遣归也。贼目不怿者移时。

吕君振泠，中江人，父兄皆为儒林祭酒，振泠独好武。宿回龙场之贼，亭午经马鞍山寨下，众饥求食。振泠独轻之曰："败亡小丑易与耳，不与食而以一炮相遗。"贼旗一挥，贼众四集，寨人立溃。振泠犹当门撑拒，受伤乃仆。

中江农人冷逢春，咸丰辛酉冬，闻贼且至，入萧姓洞以避。贼用药烟熏灼，众不能堪，乃出从贼。逢春独不出，甘闷惫其中以死。

何克强

何克强，中江人。咸丰辛酉季冬，谢寡妇逆党，为官军追剿，败走中邑龙泉场。有贼数十来克强家索粮。强乃窭人子，佃人茅舍栖身，本无余积。贼欲入室掳掠，强当门而立，手执柴斧挥霍。贼见其武健绝伦，望不敢即。遥谓速供军饷，如不应，大队纷来，立见身成齑粉。强厉声曰："鼠辈多言，闻天兵旦夕至此，恐逆党无噍类矣。"贼怒，以火焚庐，强卒不出。焚死后，尸立不僵，色如煤炭云。

余浒村曰："按《中江县志续编》亦载此事，大略相同。惟克强作克长，大抵因字之声韵相近而偶误耳。"

刘文学

刘君简州人，讳凤图。少读书，颖悟过人，弱冠补弟子员。好孙吴兵法，每读史遇叙述兵事处，辄反复详求所以胜败之故及当日舆地之学，因成《兵镜辑略》一书。咸丰辛酉，李蓝二逆蹂蜀，各属骚然。君首倡团练，号令严明，为乡勇冠，里中赖以安谧。壬戌三月，流勇乘机煽乱，君率勇御贼于新简接壤处。贼随窜简州黄土场，各乡团相与聚谋，君建议曰："今贼氛虽盛，胁从半良懦，乘其未集，可一战破也。若避其锋，是示贼以弱也。"闻者壮君谋，君分其勇为三。自率所部出中路，绕出贼前，据险而阵。贼蜂聚来犯，战方酣，左、右两路枪炮轰击，冲贼阵为两，贼败遁。是役也，君以乡勇数百，败贼数千，毙贼党百余人，君勇负伤者七八人而已，声威由是大震，群贼惮之。随遣悍酋二人赍君书，乞限三日撤去，弗许。时共事各团总，皆意与君违，君恚甚。翌日独率所部趋贼，意速其去。贼易君勇少，出大队抄击。君知众寡不敌，挥大刀怒马驰聚，战甫合，刀折而贼矛已贯君股矣，遂坠马死，左右与难者十余人。贼去，家人得君尸，丧其元，以面肖公貌殓焉。后数日，乡人得君首于酱瓿中，易棺葬之。事平，合请于朝，赐恤有加。

樊孝廉

樊公讳包，字铁墉，名山人。幼英敏，读书目数行下，年十三入邑庠，咸丰戊午举于乡。性好武，工技击，貌丰而巨目。每谈兵，则娓娓不倦，思以功名自奋。粤寇兴，武备废弛，君有隐忧焉。尝集子弟部署营伍，教以战阵之事。时蜀方承平，乡人非笑之。君曰："是非君辈所知。"己未，李、蓝煽乱，公练团里中，常破数万贼，大小数十战，功最多。乡邑倚为重，大吏未之知也。会宫保骆公督蜀，闻君敢战，檄募勇剿贼。公以千人赴召，军至简州，卒有取民蔬者，立斩以徇，一军肃然。时贼扰宜宾之八卦寨，公直捣其巢，贼逆战，大破之。杀贼数百。越二日复攻之，遇伏，公跃马杀二贼，贼披靡，已而围复合，贼矛刺君股坠地。君瞋目疾声呼杀贼，贼乱刃斫其首，遂死之。部卒死者十七人。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也。宫何以状闻，天子笃念死事，诏赠恤有加。

《富顺志》略云："同治壬戌五月，名山举人樊包，率团过富顺，由花鼓场仰攻之，殁于阵。先是春间李逆自铁山八角寨，分支过青杩林，官兵袭破之。贼尽弃辎重，尚拥万余人。四月中旬，李逆乘隙遁回八角寨，贼伙谢花妖等扰涪州，被官兵团练歼之鹤游坪，余贼亦先后就戮。秋间，八角寨贼窜龙孔场，官兵蹑追，四面团练，星罗棋布，围之数重，贼连日冲突不能出。是时布政使刘蓉亦至军，李永和投诚被擒，余贼数千人尽诛之。械李逆至成都，讯斩之，滇匪李股平。"

马立堂

广元马生立堂，富于赀，年甫弱冠，入文庠，父迎龙，闻滇逆猖獗，预掘石洞避乱。壬戌冬，贼目曹统领、谢金莲犯保宁，欲渡河。彭汛同县佐某，带乡勇数百，沿河防御。贼至不得渡，伪作军士，称某官前队，隔岸呼舟子甚急。彭不答，贼乃造筏迳渡。守河者胆落溃走，贼乘此纷纷共济，戕分县官于龙门，彭亦死之。贼至乾溪，马生里居也，知其巨富，围石洞以火攻之。洞破，一家老稚被掠。迫生入营，尊为幕宾。是时逆党肆行裹胁，约有十万余众。旋至望仓坝，附近黄家寨多富户，蓄积饶裕，贼伪作乡人状，混入寨堡，劫夺烧杀，死者无算，妇女被掠者甚多。中有一女，姓祝名云英，色丽知书，亦被掠。曹逆见女端好，即以妻生，盖欲其恋新婚而忘去志也。是夕女谓生曰："妾举家煨烬，仅留残躯，苟合从君，惟有一死。"生曰："卿欲全节，我岂贪生！忆自被俘以来，日欲求死。其所以不即死者，父母靡得赡依，妻弟未知存亡，故欲苟延残喘耳。昨闻营中言二亲遇害，妻被贼污，已矣，无复望也。今愿与卿同死，见二亲于黄泉。"乃题诗于襟，有"漫伤时命揶揄鬼，同是天涯沦落人"之句。吟毕，相向而泣，更阑漏尽，皆刎颈死。曹逆检二尸厚葬，诗传营中。未几贼移营走全湾，王教习带乡勇截杀。贼惧，寻走木门阴阳河，复为官军所败，遂奔仪陇去川矣。

夹江殉难义士

咸丰辛酉至同治壬戌间，滇匪分股窜夹江境。武生干时魁，督团勇御于新场，战死。武生周卫清，战于狮子桥，阵亡。同时有郑文运者，平时住县城内察院街，削竹箸为业，投充团勇，御贼出力，赏给八品军功，随周卫清在狮子桥殉难。其防堵新场阵亡者：刘万盈、彭士贤、彭士钰、王起星、周之祯、戴大兴、张元魁、龚桂春、干闰喜、干荣开、王大有、王有成、张洪顺、张万喜、邱永仲、杨万忠、吕元章也。其防堵甘江场阵亡者，江永和、刘文玉、文金全、彭国永、江安伦、宿占魁也。其防堵金井塥阵亡者，史君富、郑兴伦、黄宗喜、罗世贵、江开成也。其防堵界牌阵亡者，幹贵先、黄锦春、张国材、朱占魁、彭士裕、刘海峰、幹仁富、万占先、龚治斌、徐朝连、万家全、江元顺、薛居俸、萧明魁、翟盈贵、刘嘉春、杨枝秀、江水林、朱万先、曾启容、江耀龙、杨玉高、文金钤、杨万钟、宿占奎、徐朝位、罗奇咡、蔡万喜、黄锡容、黄步云、宋占贵。其防堵马家场阵亡者，胡应尊，胡贵朝、胡贵乾也。其防堵童庙子、铁甲庙、叶家山、马冲口、石面渡阵亡者，葛庆志、黎心田、叶大朋、杨积玉、雷馨和、郑万瑶也。其防堵刘家场、东路河田堰阵亡者，杜永琼、李镒廷、李德谦、车崇荣、沈万元、费世锡、田康宇、周锡甫也(以上咸丰辛酉)。其防堵土龙冲阵亡者，李先万、万奇祥、李良仲、李仲良、梅朝福也(同治壬戌)。

余浒村曰："咸丰末年，群盗半天下，有能掉三寸舌，谕降千百悍贼者，诚匪易事也。辛酉十一年，滇匪分股段伪统领启闲率千余人犯夹境，盘踞离城二十里之甘江场。烽火相望，县城危在旦夕。县大夫杨公垲玉泉乃能匹马摩贼垒，招抚谕降，贼皆投戈伏地罗拜。公始下令曰：'汝等悉愿投诚，各解甲移驻近城之壁山庙，听候区处。'群贼唯唯从命。于是酌予资粮，分给路牒，旬日之间，遣散尽净，惟段酋愿为夹氓。其时大兵之后，骸骨暴野，邑绅王公起焜春山，捐金掩埋。县君杨公善治军，常亲冒矢石当贼冲，此次招降，又单骑见贼。故当时妇孺，均称之为杨胆大云。此书开雕后，有沈香圃者，踵署求医，自言家藏有《夹江纪乱》一小册，系关中赵维仁寓夹时，值寇乱所著，刊刻成本，纸皆霉蛀。余借阅之。纪中皆言庚申闰三月八月兵事，盛称杨县君保城功及当时因果事。又言夹人有自贼逃出者云：'八月破丹稜后，窜夹境，蓝二哥坐的绿轿子，后一乘是丁大嫂，年三十许。前后有骑马穿龙衣者，直抵迎春楼攻城。众见城楼脊上有两条黄牛(贼中讳虎为牛)，红雾沉沉中，老鹰旗飘起(杨公坐旗)拣的兄弟不少(贼中为死讳拣)，是夜遁走。'云云。惜是编已成，不能增入，因于夹江义士后，删节附录而略补之。"

黄文学

黄公讳以宣，字鲁斋，夹江人。幼读书，有智略。道光十三年，黄学使按临科考，补博士弟子员。咸丰十年三月，蓝逆犯境，公奉县札办团练堵贼，同团首贡生李焜，生擒伪队长周洪顺，送县正法。十一年十一月，李逆分股段伪统领，窜踞县属之甘江场，公同团首孙廷发等截剿。十四日，与贼战于场外，公左臂受矛伤。团勇奋杀，贼气夺，退入场，公整队回营。次日公裹创匹马入贼垒，谕令投诚。贼感公言，允降。归报县君杨公玉泉，复遣绅往说，贼坚志请降。杨公乃单骑见贼，解散党羽数千人。县君上公功得五品军功，复以训导保荐。十二月二十四日，因伤殒命，制府崇公朴山，奏请议恤。奉旨给云骑尉世职，世袭恩骑尉罔替。

余浒村曰："吾闻夹江县君杨公玉泉，能治军，多智谋 。当贼近县城时，守陴者哗然不能禁。公谕之曰：'闻贼攻城有烟药，人鼻受毒即死，惟人人口含酸梅子二枚，可预避之。'语毕，各给酸梅二，含入口中，一时皆寂默。贼夜探城中虚实，见城人皆僵立无语，异常静镇，遂畏不敢攻。"

珙县十二团首

咸丰辛酉至同治癸亥间，珙县土匪何金龙及发逆石达开，叠次窜扰县境。其阵亡团首，如贡生屈盛湘，文生刘子玉、唐立贤、屈昌荣、武生汪鸣昆、汪鸣开、唐占鳌，监生屈昌时，军功徐万铉、范兴武、邓文魁，学攒皮勋，共十二人。其阵亡团丁，共四百八十六人。其遇贼殉难绅士庶民，共二百零六人。殉节妇女，共三百二十九人。邑令姚公作霖，造报制府。奏闻，奉旨准入忠义节祠春秋致祭。

余浒村曰："珙县本古西南夷地，号曰僰国，后为夜郎属地。汉武时取夜郎，始置南广县于此。至明洪武初，始改为珙县，国朝因之，以为叙属。距京师六千二百余里，距成都省城一千四百余里。僻小之地，与土府为邻，而生其间者，咸知亲上死长，至数百人之多，有较他邑而更甚者。非圣朝仁政覃敷，安能如是之盛欤？时李贡生步璋，参办城防局，有口占律诗，末四句云：'几处请兵星火急，千家避难井田荒。重门紧闭严鱼钥，戍鼓声声断夕阳。'其人民之流离转徙可知矣。又有李文学仙荄者，当贼攻城时，日夜防守，危城获安，积劳成疾而卒，众共悼之。按《叙府新志》云：'咸丰十一年冬，南溪张四黄地，正洲何金泷，吴家坝萧广德，纠合滇匪戚维新等万余人，盘踞高县之沐爱、正洲。围长宁，破建武，扰安宁桥，趋珙县，复回正洲老巢。时张四黄地与何、萧二逆分股，二逆知无能为，遂受招抚。张逆窜黔，诱石达开入境，遂于同治元年五月十六日陷长宁。伪将李宰辅扎巡检场。是年十月，达开由滇之镇雄，窜入筠连。二十八日，高县知县丁良俊，出御死之，遂陷高县。时何、萧二逆，虽受招抚，其党羽在正洲、沐爱、吴家坝，时害良民。癸亥二年，胡军门中和，移楚师分扎筠、高各路。八月，按诛萧广德。而何金泷恃正洲洞险，负隅不出。间往安尾坝，会合滇匪。十一月，檄楚营搜剿金子沟、佛龛岩各洞。金泷遁去，获其家属党羽正法，境内遂安。'"

巫山道士

咸丰庚申，张逆窜蓬邑河边场。有一道人，衣飘鹤羽，帽结熊须，扶藜杖行。贼掠见张酋，道士傲不为礼。张询以修炼之所，答云："巫山。"张责之曰："尔游手废业，天地赘疣，今若投诚，宥汝一死。"道士云："吾伴随琴鹤，逍遥云水，尘缘久绝，刁锯不惊。"张色稍霁，又问："尔知生死成败否？试言吾今日起事，何时成事？"道士云："譬诸幕燕釜鱼，生亦不久，安能成事？何不解散胁从，随我隐遁，虽不飞升，亦可延年，切勿倒行逆天也。"张怒曰："尔知尔之寿算乎。"曰："知之，吾数止今日耳。"张曰："今不汝杀，将令尔言不验。"旁一队长跽请于张曰："此左道也，留之恐簧惑军心。"道士凝眸视之曰："尔迟吾明日，亦难免也。"贼怒挥刀斫之，颅落无血，只见一道青烟，冲霄而上。次日张逆督众攻寨，忽寨上放劈山大炮，中队长头颅死，贼遂收队向川东而去。

遂宁和尚

遂宁广德寺僧坦然，名贞静，成都文殊院戒子也，幼嗜武。咸丰辛酉，蓝逆围遂宁，当事者廉知其人，延致守陴，与贼相持六十余日。贼用地雷轰城数丈，蜂拥进攻。守者无措，多失人色。坦然率其徒云庵诸人，并力堵击，贼尸填城濠，坦然亦受炮伤。贼退，或曰："贼中见城上不知许多僧人也。"或曰："广德寺普门大士显灵也。"当道以僧纲司都纲官坦然，罔应，后因伤发圆寂。雪堂僧《遂宁歌》，其略云："蓝逆攻城城已倾，城中鸡犬相次惊。守陴胆落失人色，此时谁复能撄城？坦然一怒戒刀吼，贼乃枕藉填濠平。本来菩萨慈悲面，幻作金刚弩目汉。不忍坐视生民灾，手拖禅杖一酣战。"盖纪实也。

僧昌荣　三林　郭联升附

僧昌荣者，兴文县武庙住持也。年九十，性直体健。同治壬戌夏，发逆窜入庙中，欲毁神像，昌荣力阻不可，贼怒杀之。其徒三林，年七十矣，见师被杀，大詈，贼又杀之。贼退后，邑令郭公得其情实，命首事为僧建碑，以昭志节。时有守仓廒之郭联升，贼至，斥令开仓，弗许。贼怒，去其两耳，又弗许，与僧同被杀。

余浒村曰："兴文为叙府属邑，士朴民纯，虽方外之人，临难亦不求苟免，烈矣哉！然兴文虽遭涂炭，犹叙属之小邑耳。自咸丰九年九月，滇匪入川，连陷庆、筠、高三县，进窥叙城。赖徐都戎昆山，督办城防，动中机宜，城赖以完。按：都戎讳璋，雷波厅黄螂人，时任叙马营都司。当贼逼城时，公布置严密，屡攻不下。乃贿通禁犯百余人为内应，乘夜放火夺门。公立时督兵擒斩数十人，并搜其党骈戮之，群贼气夺。十一月十四日，夜遁青山，凡五十余日，城围始解。叙人以此益贤公，于郡城西竖坊，以表其功焉。此事余闻诸郭君玉珊云。"

郑万尧

郑君万尧，夹江人，有胆力。咸丰十年，滇逆扰蜀，县属文生张君世臣，整练乡兵，同教职张玉成，知县张履龙，举人盖洪璋，监生王载道、宋百龄等共事，筹办防堵，万尧充南安团勇目。未几贼由丹稜窜雅州，道宪飞调南安团守飞仙关。张君玉成带勇五百，驰赴保关。甫抵关，贼即来攻。玉成与战，身受炮伤。团勇奋力严守，贼攻不克。继谍知贼众由雅下犯，世臣亲督团勇防县属之石面渡，分咐沿岸船筏，依营停泊听用。贼于三月二十三日抵三宝场，闻石面渡防严，逗留两日不能渡。贼乃贿地匪为向导，于二十六日辰刻，一面分股挑战，一面令悍贼暗由七星沟蜂拥而来。世臣两面受敌，身负重伤。团众贾其余勇，生擒贼匪三人，斩首二十七人，炮毙二人。幸遇对河天宝团勇来援，世臣乃麾勇丁，蝉联横渡。万尧酣战，未及渡河，众寡不敌，被贼刺喉，支解而死。斯时本城人尽逃避南安，阖坝赖以全活。二十七日窜去。邑增生张君树勋吊万尧诗云："境内闻氛恐后行，殿奔杀贼耻偷生。时人莫道寻常事，为国捐躯是俊英。"

尹烈妇

大足县民尹仁全妻谭氏，仁堂妻杨氏，妯娌也。咸丰十年，滇匪攻县城急。谭语杨曰："若不能避，惟死为上策。"七月入其乡，谭偕杨赴池中死。五日贼退，家人检其尸，貌如生。

摘录《大足城防记》：

咸丰庚申五月，李逆踞牛腹渡，遣王伪统领由荣昌逼县西界，城中震恐。署邑篆吴通守文嘉，乃筹防具。二十四日，窜三溪镇。二十九日，毁三驱场。七月朔，抵城外较场，踞演武厅，贼大旗为雷击倒。初三日，贼移营去。初四日，窜龙水镇，至玉龙场，铜梁团总任思钲战败。二十一日，饶知县尔靖接事，仍筹防练。饶春荣者，都司祝良芳逃勇在县，饶县君有练勇三百，属伊管带。春荣协团堵御，见贼先奔。十九日，贼窜中鳌场，城中戒严。官绅皆登城守御，春荣独置酒狎娼，为汛官张登魁营兵掩执，局绅排解不获。春荣纵勇百余，持刀索杀登魁，经局绅叱退，旋掠汛署一空。饶县君以贼近不问，登魁疑不直己，次夜乘醉入署，刀伤县君头额，断其拇指，各团勒勇镇压始息。次日，张逆抵城下，督众围攻。春荣已暗投逆，印官因伤卧床，汛弁蔽法在狱，城如累卵。幸委查保甲之李大令，接署汛事之马正刚，力为部署。守备得以弗疏，越日围解。十一月十一日，永川陷。二十九日，荣昌复陷。十二月朔，蓝逆亲率悍队来攻，不利。张五麻子力持大足难破之议，移围遂宁。初九日，彭绍幅踵至，外恃奸民，内通练勇，决意图攻。贼屡分队击诸寨，罔不败衄。武庙逼近南门，祀灶之夕，有人闻庙内磨刀霍霍声。次日，有无知男子，忽仆庙门，苏语众曰："好为善，勿畏贼，吾为汝等殄灭之。"语毕仍仆，人咸知荷武圣默佑，气愈壮。明年元

旦，贼缚烛龙，绕西门称贺，语狎意汰。初二日，缒三百人背城搦战，毁贼炮台。初三日，札诸团寨刻期赴援，四城缒团勇出战，大破贼巢。贼弃辎重妇女宵遁；前后闭城六十余日，坚守两月，围解。惟时丁勇饷源支绌，悉议撤去，乃按团每百户出护城丁一名，每户日给一钱以养丁，分四路管带统辖之。

任杨氏

杨氏，彭县川禾里民任贵元之妻也。咸丰十一年春，土匪朱尔玖结连封团作乱。氏随夫远避，中途遇贼胁夫去，并逼氏行，不从，乘间抽贼刀自刎。同时避连封乱者，孟天元之妻强氏，偕一子一女，骂贼投井死。周辛娃之妻廖氏，负幼女亦投井死。王尚文之妻朱氏，自缢死。

附录《彭县续纪》通山会匪事一则：

朱尔玖者，崇宁人，以妖术技击惑众，勾结崇、郫二县民，立私团曰“连封”。党羽蔓延，遂于咸丰七年十月，烧竹瓦铺，为乱不果，大吏亦不问。九年冬，督宪曾公，因滇匪入川，访求诸县材杰，赏给朱尔玖及彭县附生周光谟，监生刘鉴章，并四品军功顶戴。县民谭隆魁初入连封党，隶白旗。十年六月，大宪调连封团众御贼崇庆州之元通场，郫县卫伯林战死，谭隆魁始统白旗。九月，贼渡河，连封团众，挈老幼奔避彭县之西山，掠难民军械，杀无辜，遂生蟠踞志。十一月，邑绅周濂、刘鉴章、周光谟等，于永定场练同忾勇。吕调阳、胡洋等，于丽春场立正义团。易象、刘桢等，于西山立通山团，皆为连封团备，而通山多连封党，且多匪类。十一年，官差捕连封党，置刘兴于狱，连封惧，遂反。正月二十一日，杀通山团总刘大经、廖体严。执刘桢，欲用之。寻逸出，与易象俱逃。二十四日，胡洋率正义团击贼仙居里，为贼蹑，败。二十六日，县幕柴均率练勇击贼牛蹄桥，遇害。二十七日，新繁汛江思山带勇，遇贼于彭之北门，反走。二十八日，贼围彭城，索刘兴，予之，守陴皆下。遂调同忾勇入悍城，刘鉴章、周濂请令，城中民划地自守，分所统作游兵巡城，捕内应，众志始定。二十九日，贼攻城，城上开炮，毙贼数十人，贼惊溃。初，生员某，走谒新繁令程公祥栋，陈三路平贼策，上之制府。二月初二日，黎统军率楚勇败贼北关外，绵州牧唐公炯率播勇驻绵竹。十二日，唐军声言攻红崖子，返旆从高境关入，直捣河坝场贼巢。十三日，贼分路南窜，一趋濛阳，为官军击败。谭隆魁余党窜郫之花园场，署令李公吉寿，乘穷蹙招之，诸谭缢杀隆魁，戮其尸。越五日，候补直隶州恒公泰，搜获朱尔玖于崇宁杀之。东路贼俱就抚。

附骆文忠略传

骆公讳秉章，号籲门，广东花县人。道光壬辰翰林，由编修洊升侍御，以清廉直亮称。戊申由侍讲外补湖北臬司。已酉迁贵州布政使，调云南藩司。庚戌授湖南巡抚。咸丰元年辛亥，帮办湖北军务，旋仍巡抚湖南。六年丙辰冬赏戴花翎。八年戊午春，赏加头品顶戴。十年庚申九月，膺督师援川之命。十一年辛酉七月，实授川督。同治元年壬戌，赏加太子少保衔。癸亥加太子太保衔。甲子夏，赏给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并赏戴双眼花翎。六年丁卯夏，任协办大学士。冬十一月中旬，以军务积劳薨于任，寿七十有五。遗摺具闻，天子震悼，追赠太子太傅，加恩予谥，入祀京师贤良祠。并于四川、湖南两省，建立专祠。生平政迹，宣付史馆立传。谨按公生平政事之尤大者，在督办两湖、四川军务二端。而蜀事底定，更关系天下大局。戡靖之功，似尤伟云。自道光庚戌，湖南李元发乱作旋平，粤西发逆乘间起。不一月，直由永安破武昌、湘、皖，窟据金陵，骚动大江南北。其中狭悍善战者，伪翼王石达开尤甚。咸丰戊午，滇匪蓝、李，土匪张何，贩烟叙郡。因事窃发，蜂聚蚁屯，攻城杀将。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变起仓猝，莫解为计。自己未秋九月中旬，至于辛酉夏五月中旬，日听贼匪拥众二三十万，出没叙、泸、顺、保、潼、绵、资、简、富、隆、邛、眉间，蹂躏四十余州县，流毒生民几三载。是时公奉朝命，督师援川，率所部知府黄淳熙等营五千一百人，由沙市上驶，行抵高县。谍知顺庆围急，即饬淳熙率所部果毅营，先驰顺庆，斜出定远解围。立将首逆何国梁生擒正法，救出难民万余，军势大振。讵贼诡作村氓，诱黄深入二郎场，四路设伏，黄中贼伏于层阿斜谷间，为贼倾害。公在大竹得报，师次顺郡，收合将士，抚摩激厉，士气复振。是役也。公于是年辛酉四月十七日抵万，黄以五月十四夕阵亡，虽少有摧折，而我军伤亡不过百余，歼贼不仅千计也。以同知曾传理统带黄军，谕加持重。维时蓝逆朝鼎围攻绵州，李逆永和陷踞青神，各统众十余万。公审定地势，一面咨署提督蒋玉龙以兵牵制李逆，一面咨商署督崇将军，会调湘果营总镇胡中和、何胜必、萧庆高等，率所部六千人进扎绵州之朱家桥，分三路进扑东岳庙贼垒。檄副将唐友耕，率所部由石桥铺进击其左，副将彭太和，由桑林坝进击其右。同知曾传理、刘德谦各率所部进攻榜山十贤堂贼垒，分剿塔子山西山观贼巢。檄州判颜佐才，率所部从新店子进攻其东。调在籍道员张由庚，武举傅鸿勋，勒所部扼桥楼场，以防该逆出窜保宁一路。饬副将卢文熊勒所部扼魏城驿，以遏该逆出窜梓潼、剑州一路。饬知府宣维礼，都司姚怀玉，督率团练，分扎中坝场、略坪各险要，为狙击雕剿计。绵州牧唐炯，蜡丸密禀蓝逆精锐，悉萃州南东岳庙塔子山、榜山等处，其辎重则在州西之西山观，北之龟山桑林坝，东之云屏山等处，与探符合。期定八月初一日，八路同时齐进。公于十月二十六日，移驻潼川府城，策应会剿。期至，各营俱于五更出队，刘德谦、曾传理率队至塔、榜两山下，见贼旗林立，已列队山腰。我军猛击，贼屹不动。遂分军夹击前后，贼骇退入垒。我军掷火箭、火弹，扼其垒门，贼不得出。遂焚贼垒九座。逆党悍目，冲突枕籍，同归一炬。曾传理即以分剿榜山、十贤堂之师，抄逼贼之余垒。贼弃垒投涪江下窜，适刘德谦亦以

分剿塔山之师，溯江而上，前后夹攻。胡、何、萧等军进攻东岳庙，贼列队出迎，中、右两路获胜，左阵坚不动。胡几为贼乘，幸中路分队击走。时贼营著火，烟焰蔽天，其有未尽火者，曾传理复掷火器，炎上隆隆。忽大雨倾注，火器尽湿，弁勇身无干缕，不得已收队。而颜佐才一军之进攻西山观者，亦为暴雨所阻，未获全功。越五日雨止，蓝逆自毁东岳庙余垒，移踞西山观。十一日逆复纵火焚龟山及桑林坝各巢，渡涪水，悉聚于青衣坝一带，连营二十余里，列营七十余座。时西山观、青衣坝两处，侦知贼约八九万人。旋饬各营循东岳庙上下，多造浮桥济师，贼来扑者，均被击退。桥成晴霁，饬彭太和等，由扁堆山分三路趋西山观之后，据上游以击其背，而以刘德谦、颜仕才两军，循涪江直上，以遏青衣坝之冲。曾传理独率所部，趋沈家嘴攻其前。期定十四日辰刻，同时并举。豫计该逆若败，势必西窜安、什、彭诸县。先饬曾传理审贼窜动，即由罗江绕赴绵竹之筲箕滩，防贼奔窜彭县。饬刘德谦督所部绕扼绵竹城外，防贼旁走什邡。以胡中和等营，乘机从略坪场截击，以分其势。以颜佐才乘胜尾追，遏中尹游击之伏。不意尹违调度，不即移皂角铺之营，伏于花街镇之界牌子，伺隙夹攻。诸将于十四日进战，纵火青衣坝，且焚且杀，血流遍野，涪江为殷，绵州围解。约毙贼四万余，解散难民无数。余贼果由花街镇一带逸去。奏闻，将士赏罚有差。其逸去之贼，扰及什邡。官军会齐，贼又窜至崇庆，分踞石羊场、柳街子、李家桥、马祖寺一带。旋剿旋奔，复斩贼级万余，生擒一千三百余名，分别正法遣散，贼困不支。李逆踞青神，闻蓝逆狼狈，急遣党目何蚂蚁率众万余，将迎蓝逆入丹稜。九月十三日，公抵成都。十五日，接督篆，随即遣将出省。摧丹稜，拉青神，解眉州围。将首逆李永和，伪先锋卯得兴，生擒解省，肃正典刑。余党周跰跰、郭刀刀、曹灿章、张第才等，窜扰大竹、垫江、涪州、新宁、太平、仪陇、巴州等处者，皆次第擒获正法。及蓝逆窜陕被戮，而腹地遂无贼。壬戌春间，纷传发逆石达开，有率兵犯蜀之举。初，达开与洪秀全等首据金陵，诸贼惮其狡悍，欲相屠害。乃只身潜出，啸聚丑羽，拥众自雄。由金陵屡犯江西、安徽，绕窜浙江、福建、广东边境。攻名城，戕大吏，有众数十万。围攻湖南宝庆，经大兵合剿，败遁广西。党类逃散，跧伏山中，蹶而复起。突由两湖直趋川境，众复至十余万。及败入滇、黔，仍由宁远绕道内窜。公抚湘十年，深知石逆诡谋，可以智取。闻其党李复猷、赖裕兴大股，窜陷湖北来凤县城，复分窜酉阳州界。经团练击退，随陷湖北利川县城。报至，公即星夜派总兵唐友耕，暂革知府唐炯，率所部赴重庆一带陆路堵剿。并调副将朱桂秋，率桂字营水师炮船，驶往堵截江面。石逆前锋果由利川入，抢渡过江。而公已先飞饬沿河州县，将船撤退，逆前锋至不得渡。遂沿南岸上窜涪州，抵城外对岸山梁屯驻，又不得逞。乃偷渡小河，直扑州城。州牧姚宝铭，登陴固守。二唐军到，麾军力战，城内徐邦道亦出练夹击，涪围以解。适所调臬司刘岳昭之果后营大队已至，遂商定留唐知府暂驻涪城，防逆回窜。刘臬司及唐总兵之军，由北岸捷抵重庆，迎头截击。逆乃横窜南川，趋贵州桐梓，取道攻綦江。唐知府由涪率兵至，逆遁走。时曾传理兵驻合江，扼其上窜泸州之路。刘臬司扎江津，以备迎击。唐总兵由重庆驰至，与唐知府合队，逆见筹备周密，乃绕边狂窜。所有叙永、兴文、江安、长宁、高、珙、庆符、筠连一带，均被骚动。径由叙南来犯，猬集横江、双龙、捧印等场，绵亘数百里。锐意渡金沙江，以图大举。其军又已先期至，节节扼剿，逆不得志，乃窜入滇。其伪宰李复猷一股，败窜入黔。中旗赖裕兴一股，败窜入会理州。中旗最剽悍，即由会理州纠合烟邦游匪三四万众，择癸亥正月二十六日，出窜宁远。石逆在后军，将乘势趋进。二月初八日，中旗至大渡河，复为我军所扼。其所裹挟者，已在宁远冕山越嶲，经我军朱桂秋、刘鹤龄、周岐源、杨应刚督同土司岭承恩等剿灭无多。而中旗剽悍异常，虽不敢由大路直窥雅州，而旁窜天全，势尤狰恶。得唐总兵先到，会同团勇，杀毙数千。该逆遂由大邑重庆窜温江县，至崇宁各县，逼近省垣。而萧庆高扼之于彭县之敖家场，何胜必扼之于什邡卫生党。逆遂兼程冲去，窜往三台丰谷井，伤亡已众。提督周达武一军截之于梓潼，追之于江油、平武等处，贼遂趋入汉中，不能回顾。公料知石逆在后，必捣我虚，独留桂字一军，搜剿龙安余孽。密饬雅州府知府蔡步钟，迅募熟悉地利劲勇待用。并调唐总兵速督所部，会合蔡知府，严扼大渡河之安庆坝、万工汛渡口，专防石逆。复札饬松林地土千户王应元，督带土兵，扼松林小河，以防旁窜化林坪、泸定桥僻径。调胡提督分布化林坪瓦斯沟，以为声援。饬阜和协谢国泰，驰赴磨西猛虎冈，以扼贼窜打箭炉之冲。并饬邛部土司岭承恩带领夷兵，将越嶲大路各隘扎紧，逼逆人夷地小径。俟逆窜过即从后包击，以绝回窜。复调萧、何二军，兼程驰赴雅州、荥经，以为后劲，而防奔逸。又虑川东一路勇簿兵单，亟调刘臬司，率果后全军，严防兜剿，并备李复猷一股。大渡河者，为川省西南巨堑，发源天全土司境内，流经瓦斯沟与泸水汇流冷边、沈边，至清溪以下，复入夷地。而安庆坝、万工汛沿岸二百余里，渡口十三处，在在须防。上游之泸定桥，下游之化林坪，尤为紧要，以其可越松林小河而渡也。公又亟饬唐总兵、蔡知府，沿河设防，星罗棋布。三月二十五日，擘画甫定，石逆果拥众三四万，于二十七日，犯大渡河，是时石逆见大路有备，遂由小路，径奔土千户王应元所辖之紫打地而营，拟夜由松林小河偷渡。忽夜雨倾盆，大渡河水骤涨数丈，不能徒涉。逆众乃构篾棚屯聚，急造木筏，隔河游走，意在疲我兵力。四月初四日，贼突出队四、五千，拥至河干，架木棚竹筏数十，以悍贼二三千人坐筏上，尽用挡牌护身，拚命抢渡。棚内诸贼，呼噪助威，山谷皆应。我军墙排河岸，坚守不动。俟其半渡，以枪炮连环轰击，沉毙悍贼、筏人净尽。贼于是折求王千户，以重金假道。王千户叱贼力战，毙其党数千。复诱土司岭承恩，欲使缓攻，而

承恩攻之益急。宁越营都司庆吉，督夷扼险，绝贼马鞍山粮道。石逆自恨陷入绝地，愤极思逞。四月十七日三更，尽斩向导二百余人祭旗，倾巢而出，皆被唐、蔡等军轰击而北。兼以水势湍急，筏不为用。贼巢粮尽，杀马而食，继以桑叶充饥，智穷勇竭，伪作乞降，又经我军枪毙，诈谋不行。维时副将谢国泰已至松林，与千总陈太平，千户王应元，督率土兵，渡松林小河。会同越嶲营参将都司及土司等，计定从马鞍山后压下，两路齐进，直扑紫打地，将贼巢一律焚毁。贼皆狼奔豕突，自相蹄啮，而汉夷兵练，四面夹击，枪炮如雨。夷兵复登山岭，用木石滚击，猱升猿上，万石齐发，贼众坠崖落水，浮尸蔽流而下者以万余计。石逆仅率余党七八千人，奔至老鸦漩，又为夷兵所阻，辎重尽失。其妻妾五人，抱持幼子二人，投河而殒。其曾授伪职老贼，继之大半。公豫知十面埋伏，贼必自困。密授意于诸将弁，谓积年巨憝倘能设法生擒，倍彰天讨，以快人心。杨应刚等以该逆无线逃生，则困兽力斗，我伤必多，遂立投诚免死大旗于洗马姑。二十七日，石逆果携一子，及伪宰辅曾仕和，伪中丞黄再忠，伪恩丞相韦普成，并余党二千人，至洗马姑，低首乞降。公于四月二十八日得报，虑其受降时余党不即歼除，将贻后患。札藩司刘蓉，驰往大渡河，会同唐总兵等，妥办善后事宜。诸将将石达开父子及曾仕和等五犯，羁縻在营。刘方伯命将余党拨开，登时尽数杀戮。蔡知府将首逆解省，凯旋。公大会将军司道，审明各供无讹。五月十一日，恭请王命，将达开等极刑处死。诸将弁及在事出力人员，请旨赏赉有差。至李复猷一股前由黔境下窜，公即飞调刘臬司，由叙南驰赴江津，以备截剿。又奏调贵州提督田兴恕，带勇二千，来川备调。即以此兵拦截复猷一股。并将凯撤紫打地之师，分拨胡提督，仍驻叙南。唐总镇仍赴綦江、江津。其步步为营，层层节制，公之用兵大率类此。两次削平元恶。客有人贺者，公犹推功将士，谦让不遑。噫，如公者信可传矣！

附录骆公覆陈川省军务情形疏

奏为遵旨疏陈川省军务，并贼踪窜近省垣，现筹剿办情形，恭祈圣鉴事。窃臣前于恭报起程日期摺内，钦奉朱批，着初抵川境，即将川省军务情形驰奏。钦此。仰见我皇上笃念西陲，廑怀军事。臣虽愚昧，敢不殚竭血诚，悉心体察。三月十四日，率师由荆州上驶。四月十七日，抵万县，沿途接见各府州县官绅士民，咨采军情，体察贼势，佥称蓝、李、张、何各逆、裹胁掳聚，多至廿余万人，出没于潼、绵、资、简、叙、泸、富、隆之间，蹂躏至四十余州县，流毒生民，殊堪愤悒。然以臣审度情形，其党多而不整，其人狡而不悍，其情合而不固，此三者犹是乱贼草窃之故态，非若粤逆之坚悍难制也。然亦有不易剿除者三端：一则散而不聚。贼党虽多，而东西分布，不聚一隅。即至临阵对敌，往往以数十百人为一队，错杂散布于峰峦堆阜之间，我师锐欲进攻，而不能专向一处。幸而胜之，所杀不过数百人，而于贼势初无所伤。不幸竟为所乘，则重重包裹，无得脱者。一则漂而不留。贼志本在掳掠，初无掳城掠地之图。每逢劲兵进剿，辄即弃而他窜，所在掳掠粮食，轻飘迅疾，而官兵非整旅赍粮，不能追蹑其后。料理数日，贼已远飏。即欲穷追，而疲劳已极。纵能御贼，而亦难期得力。一则伏而不出。嘉庆年间，川省剿办教匪，多修碉堡，为坚壁清野之谋。今往往反为贼踞，饱掠米丁水粟，巢窟于层垒叠嶂间，声息相闻。我师欲上攻，而山路崎岖，峭壁千丈，虽勇者无所施力。及至日暮引还，贼反蜂拥而下，鸣鼓躁逐。此三者，所以为蜀省行师之深患，难期功效于旦夕者也。臣反复熟计，窃谓贼势既虑其分，非聚归一处，则此剿彼窜，莫收聚歼之功。我师每虞其薄，非并力一心，则补东缺西，终成流寇之患。现在臣所带湘勇仅五千余人，即会合萧启江旧部，亦只万二千人之数。川省兵单，习气太深，营制太坏，虽经署督臣崇实，极力整顿，而积习相沿，骤难期其得力。合围会剿之谋，恐非臣力所能及。倘赖皇上天威，或事机顺手，一战而歼厥渠魁，使各匪大受惩创，则胁从党羽，当可骇散大半，由是而节节剿洗，尚易为功。如其窜踞崇崖，负嵎不出，或闻声而走，南北纷歧，有拦头之锐师，无截击之劲旅，则东驰西突，实有疲于奔命之势。即或穷追逼剿，亦虑回窜滇南，终为蜀省之患。此臣所以日夜焦思，而私切深虑者也。臣前行次云阳，接准署督臣崇实来咨，言粤逆攻破毕节，恐其窜越赤水，兼闻叙、泸一带，贼踪蔓延，方拟移师进剿。迨十七日行抵万县，始闻贼踪窜近省垣。东、南、北三路，遍地皆贼，道路梗阻，并新起另股陈匪等，又复逼围顺庆府城，人心震悚。臣思省城重地，必须先图保固。即于十八日，派拨黄醇熙，率果毅营，由梁山、大竹进趋顺庆。旋于二十日接准崇实来函，邀臣率师径赴成都，商同剿贼。臣现已整队束装即日续发，其一切抚剿方略，容俟臣熟筹具奏。所有覆陈川省军务情形，谨先恭摺具奏。

附录骆公奏报河神助顺疏

伏查伪翼王石达开，上年拥众自滇边突窜建昌，锐意图犯腹地。经臣调派升云南提督唐友耕，督率振武军，暨雅州府知府蔡步钟所带练勇，并汉土各兵，分布大渡河，据险扼击。惟时正值暮春，水尚平静，随处可以涉浅，须至五、六月间，河水始能涨发。倘被该逆径渡，势既蔓延，扑灭非易。乃石逆于三月二十七日，甫抵河干，是夜大雨滂沱，次日河水陡涨十余丈，波涛汹涌，并松林小河，亦成巨浸。询之土人，向来三四月间，从未见此盛涨。石逆每欲扎筏抢渡，被我军枪炮轰击，筏人水辄覆，限于巨流，不得狂逞。大兵四面逼促，该逆遂困于紫打地，食尽路绝。渠魁就缚，余逆歼除。该逆就擒之后，水势仍复消落，众目共睹，无不传以为异。窃惟此役成功之速，虽属将士用命，而仰仗天威。神灵助顺，河水陡涨，确有明证。溯查大渡河发源岷山之阳，一曰阳江，流经大坪、鱼通各土司之内，至打箭炉东之瓦斯沟，与旄牛徼外柘拔海之泸水合，转经泸定桥，

下汇众流，夹山涧曲折而南，至青溪之大树堡，始能问渡。复经野美境内，东至嘉定府，汇于大江。源远流长，实为西南巨堑，虽考诸志乘，其无神典可稽。而捍患御灾，有功于民则祀之，况洪波助势，俾贼技渐穷，翊赞圣功，削平巨寇，既昭灵显，允宜崇报。应请饬部议加大渡河神封号，建立专祠，列入祀典。并恳颁赐御书匾额，敬谨悬挂，以扬国威，而显神迹。再闻雅州府西之化安坪，向祀金华神，其年代姓氏，皆无可考。前次滇匪围攻雅州、嘉定两城，皆著灵应。据所擒贼供攻城之际，皆见神兵默助，当即骇溃，城围立解，士民奉祀益虔。据该府具详请奏前来，应请赐加封号，附祀大渡河神祠，用以俯顺舆情。是否有当，理合恭摺具奏。

余浒村曰："公沉毅静镇，殄夷巨寇，不动声色，人惊为神。公殁，蜀民会奠而哭者，声震天地，街巷沿门，皆贴挽联。惟锦江桥一联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盛德至善，民不能忘。'意最浑括。至今犹尸祝之，良有以也。当贼始窜蜀时，公尚未奉命援川，果州有人降乩云：'若要太平时，除非马生角。'人莫解其语。迨公总制全蜀，削平乱逆，马角适符其姓云。此编专述蜀事，故传中于蜀事独详，若欲览公生平政迹，自有国史列传，暨公之奏疏、年谱在，兹不复赘。"

寄禅和尚行述

[清]冯毓孳撰　何　成整理

《寄禅和尚行述》，清末冯毓孳撰。寄禅即著名的“八指头陀”，为晚清名僧，云游四海，历主名刹，其遗文轶事，机缘灵异，脍炙人口。此篇行述系作者据寄禅自述，参考其他资料而成，较为信实可靠。据《虞初近志》本标点整理。

师讳敬安，字寄禅，本湖南湘潭黄氏子，父曰宣杏，母胡太君，奉观音大士甚虔，梦兰而生师，时前清咸丰元年十二月三日也。方髫龄时，即屏弃腥味，随母拜月，喜闻人谈仙佛事。七岁丧母，十二岁丧父，师方就塾师受《论语》，未卒业，家贫，与弟子成俱废读，为田家牧牛；然常携书自课。同治七年春，驱牛出郊，见篱间白桃花，为风雨摧落，感而大哭，遂投湘阴法华寺，从东林师祝发，时师年十八。未几，徙南岳祝圣寺，从贤楷律师受具足戒。闻岐山恒志和尚，倡教外别传之旨，冒雪往参，志公命司行堂，兼执饲犬役，是为苦行始。如是数年无所得。一日，饲犬，食未尽而去，志公适至，师恐见谴，乃取其余食之。俄见犬自厕出，因思向食犬余，必杂遗其中，心中作恶，呕吐不止。既念一切世间物，本无垢净，四大假合之身，于外六尘，亦无好恶，取舍皆由业识妄生分别，乃决计与之交战。窃如厕下，参乾矢橛，一动念间，便膈臆欲裂，愈信经论所云皆实。遂悟入心地法门，师以释迦牟尼有“千疮求半偈”之说，然顶四十有八，自项至腹百有八，两臂殆无完肤。至宁波阿育王寺供洒扫，于佛舍利前剜背肉如钱者数四，注油于中以代灯；又然去左手两指，因自号八指头陀。师尝发誓，修“法华般若行”，朝夕忏悔，每追溯过去，辄泪涔涔下！尽十八日，遍身寒作，如在冰雪中，舌根麻木不得转；惟默诵经文，万信立尽，心大骇，疑为著魔，静坐数日，始复常态，妙智由是顿开。师以其事语南岳默公，默公云：“此台宗所谓‘寒触’也，舌根已转，可证‘法华三昧’矣。”厥后益加精进，乃至空慧俱铨。

师之在岐山也，维那精一，禅课之余，好作诗自炫。师诃之，以为不究本分，学世谛文字。精一曰：“汝灰头土面，合参枯木禅，焉知慧业文人，别有怀抱耶？”无何，省舅氏于巴陵，登岳阳楼，下视水天一碧，得“洞庭波送一僧来”句，归述于郭菊孙先生，谓有神助，授以通行《唐诗三百首》，师遂以诗名于世。然生死心切，时以禅定为业，常山行坐盘石上，参父母未生前语，冥然入定。自是遍访烟水，江浙名宿，皆往请益。师既奉贤楷律师为本师，又以笠云圃学行超妙，亦以师礼事之，东游住宁波最久。

光绪十年，师年三十有四，始还湘中，历主衡阳罗汉衡山上封大善宁乡沩山长沙神鼎上林各寺。上封在南岳祝融峰下，为衡州大刹，山后有田数千亩，皆供众之产，宗风衰绝，被夺于农人者且半，师讼于当道，经年不能决，卒赖巡抚吴清卿中丞力，次第规复之。沩山开山于唐灵佑禅师，沩仰宗初祖也，寺宇千余间，僧众千余人，前清之季，法门坠败，师驻锡三年，皷螺为之一振。二十八年，天童阙席，首座幻人以为四明净域，非得高僧主持其间，不足以宣鬯正业，力破积习，率两序清众，请师守护法度，师以旧游胜地，遂辞上林，来主天童，如是十一年，百废俱举，夏讲冬禅，靡有虚岁。

先是，清廷罢科举，兴学校，南中大吏，以资无所出，有提取寺产之议。浙江三十五寺，请日本本愿寺僧伊籐贤道，借传教保护，窃师名为首，报纸喧腾，外部电询浙抚聂仲芳中丞。师闻之，愤甚，以为辱国辱教，即飞函当事者，陈窃名之妄，力请严拒。聂公电覆外部，于是各府得自办僧学，由学部颁行僧教育会章程，僧人之创立学校自此始。师长宁波分会凡三年，多所保存。宣统三年八月，武昌义师起，大江下游，后先响应，新募军人，大率驻扎寺观。其乡里无赖子弟，则又假光复名，军服结队，令僧人出资，或迫胁为兵。师虑各地僧人，惊恐而流徙，因流徙而废置，正愁急无策，而政治革命之说起，师喜曰：“政教必相辅，以平等国行平等教，我佛弘旨，最适共和。”乃至上海，联合十七布政司旧辖地僧侣，创中华佛教总会，赴南政府，亲谒孙大总统，总统许之。民国元年四月，是会成立于上海留云寺，诸山长老，推师为长，乃以静安寺为总机关部，改原有布政司辖地僧教育会为支部，府为分部，电告北政府内务部，请著为令。有顷，湖南宝庆有攘夺僧产消毁佛像之举，宝庆僧侣，联名状内部，求回复。民政司长抗不行，

师以湘僧之请，定计北上，拟以湘事再求内部，恳切下令十月中首途，十一月一日抵京师，寓法源寺。法源旧署悯忠师，嗣法弟子道阶，方主斯寺。越九日，始偕道阶见内务部礼俗司长某君。是时，湘中之事方迫，而某又下令调查僧产，分别官公私诸目，师见某，据《约法》相诘难。又以令中有“布施为公，募化为私”语，师谓在檀那为布施，在僧侣即为募化，界说不明，龂龂与某争辩。某语塞无以对，词色转厉，意在恫师，师遂愤而出。道阶为通袁大总统、赵总理，戒期往谒，冀收回司令，并以湘事为请；又劝师赴文宴以自解。是日夜半回寓，甫下车，即胸膈作痛，亟就榻，侍者各归寝。明日昧爽往视，师已作吉祥卧示寂，实旧历玄黓困敦之岁十月二日，世寿六十有二，僧腊四十有五。

师初至京师，凡政官军长寓公道侣，识与不识，皆以一见为快，师以礼接待，日不暇给，欢喜赞叹，倾动部下。方谋开会欢迎，而师遽撒手尘世，于是各界七十三人创议，开会追悼，届期到者达千人。初，师年六十，在天童青龙冈营塔院环植梅花，颜曰“冷香”，自为序文。及示寂京师，道阶为治丧事，偕侍杖宗圆奉龛南归。二年一月，嗣席净心启塔藏真，并谋募香火田供养。以师语录墨迹及交游尺牍书画，藏诸衣钵寮内，以念来者。师诗名满海内，当代耆宿通人，如郭伯琛、彭雪琴、王壬秋、王益吾、樊樊山、陈伯严、郑苏龛、易哭庵、俞恪士、喻艮麓皆与交最挚，唱和独多。其在宁波，则陆镇亭、张简硕、陈天婴、洪佛矢，及余族弟君木，每出山必过访，每访必以诗相酬答。师所著《八指头陀集》十卷，《白梅诗》一卷，已刊行。未刻者八卷：《语录》四卷，《文集》二卷，《续集》二卷，先后经郭王诸老选定。师诗逼近初唐，壬秋尝嘲师能为岛寒，不能为郊瘦，故近今所作，多效东野体云。师赴京携文及未刻诗稿以行，杨晰子从道阶取以去，将为校刻。师体伟口吃，书法奇拙而无俗气；尝与天婴说偈，又自称吃衲。性慷爽，胸无城府。晚年，专菩萨行，以利活为务，徒眷后学，虽被切责，而愈亲近之。自宁波有佛会之设，余与师同事且四年，日以文字相商榷，而独无赠答之作，是亦事之不可解者。当戒途时，七塔寺方丈水月和尚设斋祖饯，余亦在座，别未经月，涅槃讣至，以师始励苦行，终成慧业，法云长，逝斯文道消，乌呼！岂第桑门之厄运哉？师到京才九日，世法极盛，详载道阶所编《寄公旅京九日记》，及《八指头陀追悼记》，其他遗文佚事，机缘灵异，脍炙于人口者尚多。兹据师所自述及其弟子信而有征之言，著其大者，诠而叙之，用备纂方外传者采择焉。

怀芳记

[清]萝摩庵老人撰　任思亮整理

《怀芳记》，题萝摩庵老人撰，成书于光绪初年。记清代咸丰以来“京师歌伶”，保留了戏剧艺术史方面的一些资料。据《香艳丛书》本标点整理。

张金麟，字倚云苏州人。其舅为三庆部之阿金，度曲名手也。倚云初入都，隶集秀部，为春泉堂胡法庆弟子。法庆不解度昆曲，倚云乃独工。离师后题所居曰丽春堂。性情庄雅，举止和婉。体微丰，妆杨太真为最宜。名噪一时，为樱桃第一枝。

与倚云同坐，忘其为伶人，倚云亦自忘也。法庆者以琵琶擅名，后以洋芋事遣戍。

张金兰，字倚香，苏州人。少倚云一岁，年十六。始入都，为熙春堂弟子。亦工度昆曲，离师后，所居曰留春堂。性孤介而貌早瘁，不能与倚云比。有弟子妆花旦者，人目之曰狐狸精。艳不免俗，亦倾动一时。(咸丰丁己戊午间，有八十二者姚冶动，一时人目之为狐。)倚云得近士大夫者殆二十年，倚香不过五六年耳。然爱倚云者，无不惜倚香也。

张翠香，字玉仙，苏州人。殷采芝弟子，所居曰日新堂，慧中秀外。顾盼生姿，登场尤亭亭可爱。

玉仙不畏暑，当夏不汗，所谓冰肌玉骨自清凉者。

张三福，字梅生，苏州人所居曰月新堂，性坦易，貌姣好，而眉黛间常有恨色。演《刺虎》最工，亦以其愁蛾双蹙相称也。颇解作字，净几明窗，杂陈古帖，兼之鱼盎花瓶，别饶清趣(予以丁已入都，此四伶皆不见，忆三福尚于冠带筵前一把晤耳)。

王长桂，字粲仙，扬州人。年十四五，娟丽无匹。二十许，艳冶如故，是余庆堂弟子。离师后，堂名槐庆。房栊曲折，帘幙深沉。茶熟酒香，魂销心醉，游者视若迷楼焉。

范秀兰，字小桐，以字行，为吴金凤弟子。金凤，字桐仙，能诗，解属文。为何尚书所爱，有盛名于时。小桐恬雅寡言笑，亦能书画。尝自画兰，请名流题咏。离师后，居寒葭潭，是芥子园之一隅，怪石清池，可以娱客。然知音终寡，以其性太高洁，不入时耳。桐仙堂曰光裕，小桐堂曰承裕。

倚云擅场二十余年，声名最高且久，终以贫悴死。梅生略有余资，遽谢其侪偶，返故乡。思为田舍郎，为亲族所嬲，赍恨死。蕊仙好樗蒲，尽产以偿博债。僦居败屋中，抑郁死。嗟夫！士之怀才不遇为可慨，既遇矣，而交节末路，或颠沛困踬，不保厥终者，陆敬舆李文饶且抱此憾，何有于三小史哉(北里南部之书未见及此)。

夏天喜，字秋芙，扬州人。长身玉立，回眸一笑，观者惝怳不能自持。王蕊仙与秋芙美艳相匹，蕊仙固是好女，秋芙则近于荡姬矣。苏长公谓食河鲀值得一死，余谓秋芙傥是女子，为我作妾，亦值得一死也。所居曰裕德堂，或赠以楹帖曰：“秋水为神玉为骨，芙蓉如面柳如眉。”为时所传诵。

秋芙不能度曲，但以色胜，其戏以《萧素珍上坟》为最工。有时作武旦，亦顾盼生姿也。秋芙不复登场，其师弟天寿，亦扮《上坟》。刻意效之，毫厘不失。用心良苦，顾其貌劣。在秋芙种态态度，人见为可爱者。以天寿出之，则以为可憎。信乎东施效颦，见者望而却走(予见秋芙已鬑鬑有须，其兄子云林年十二，未登场已倾衣冠。黄侍郎宇之亦秋演画兰，愁蛾婉约，赋色写生恐当时，马守真无此玉貌。十年后，重至春明秋芙早死。云林沦落津门，次年玉碎珠沉矣)。

黄联桂，字小蟾，皖之太湖人。白晰温润，瞳子如翦秋水。是春福堂陈幼香弟子。幼香名长春，为朱殿撰所眷，亦有状元夫人之称者。小蟾离师后，堂名春元，性伉爽，有侠伶之目。

郑连贵，苏州人，堂名曰净香。妆武旦，态度绝伦。凡武旦皆以跳掷相朴为长，连贵独以步骤胜。前乎连贵，后乎连贵，以武旦名者，皆莫能及也。予尝谓《洛神赋》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以此两语状美人，疑其不类。必见连贵之扮戏，乃知此语形容之妙，亦惟连贵可以当之(莲芳扮《金山寺》殆可接武)。庄清香，字兰生，常州人。旧家子弟，沦人风尘，意致高远，不屑与流辈伍。落落不肯随众调笑。饮酒甚豪，所居曰闻妙堂。

陈凤林，字鸾仙，皖人，所居曰藕香堂。言论磊落超迈，眉宇间有英气。席间尝傲睨俗子，陈相国爱之。扮戏则《得意缘》、《玉玲珑》之类。齿既长，乃于《群英会》妆周郎，其豪可以想见(周郎衣钵近年推蝶仙)。

鸾仙后随黄中丞出都，略有余资商于汉口，可以温饱。

丁鸿宝，字云香，扬州人，鸿雪堂弟子。离师后，堂名曰印雪。色黔而格俊，举止洒落，诙谐谈笑，倜傥不羁，而不迁客，故近之者众。侯郎中最爱之。庆郎中迁观察，贫不能治行，余与侯醵金资之。雪香亦以二百金为助，庆官不进，卒无以偿也（《明僮合录》书梅慧仙亦有焚券事士大夫，奈何愧之）。

杨素兰，皖人，所居曰心言堂。清丽特异，姿态天然。每一登场，神采流映。观者靡不眩目动心，惜为樗蒲所误。车马未稀，门庭尚在。遽居悴以殂，犹未娶妇也。是可伤已。

朱福喜，字莲卿，苏州人，所居曰景春堂。稚齿静婉若幼女，稍长温雅若书生，绝无纤媚之态，而蕴藉宜人。相对清谈，如乌衣子弟。侍坐依依，不觉其为梨园小史。戏祇《湖船醉归》、《独占》、《水斗》、《断桥》数句，其扮《独占》，态浓意远，情文深至，今观者真妒羡秦小官焉。禀气稍弱，惮于转喉，履氍毹时恒少（景春堂，自莲芳出樱桃花下，车毂如云。莲卿弟子小兰，字畹香。幽怨如空闺病女，貌中人，亦不甚解文义。然喜从寒士游，卒不得时誉。年既长，遂为四喜部小杂，扶旗出场泪恒承睫。噫！寒士固不可近哉。稍后有郝天秀者，字兰卿。依其母居，无师，予赠联云：飞鸟依人白袷翩翩佳子弟，旗亭画壁青尊日日对莺花）。

潘玉香，字冠卿，苏州人。姿貌明倩，歌喉清润。所居曰丰玉堂，是国香堂谭天禄之婿，妇貌亦美，人称佳偶。

俞秀兰，字香吏，苏州人。娟秀出尘，清可彻骨。能作飞白书，所居曰春晖堂。香吏与小桐皆卓然雅品，非俗眼所能赏，故座客终希。

俞鸿翠，字小霞，传经堂弟子，吴人，所居曰咏霓堂。妆小生，能书，亦写兰，有潇洒拔俗之致（汤金兰能画阑，云林出，遂不敢登场演百谷故事）。华阿荃，字佩秋，无锡人，柔媚旖旎，弱不胜衣，所居曰福新堂。

胡小金，字语山，苏州人。吟秀堂弟子，所居曰春秀堂。夏秋芙之后，论姣丽语山为第一。一笑百媚，光采动人。如径寸珠，能照十二乘。当之者，莫不神魂失据，甘为之死（咏秀堂弟子笙儿冶荡下劣，有福儿十龄童子扮《回猎》、《咬脐郎》、《乾元山》、《哪吒》真如龙蛇捉不住也）。

张莳红，字紫卿，苏州人，所居曰咏华堂。扮小生，举目大雅。

张宝香，字蕴卿，苏州人，所居曰莲清堂。文静婉约，亦有书生韵致，昆曲极工可媲张倚云。

国畔遏密，倚云出都。为人仆，蕴卿服贾，倚云所托，非知音者，悒悒死。蕴卿遇寇，折阅殆尽，遂成窭子。两人度曲，实超越寻常。而遭际若此，凡所业至精者，所遇必极蹇，虽一技莫不然矣（京华鞠部真堪，顾曲者十不得一。维新堂弟子昆宝丰容盛鬋，色艺俱胜，唱曲知辨阴阳，喉舌务闲衬字。遇人辄问继之者。湘云戏则不多，《游园惊梦》、《小宴七夕》，步武音节，皆有悟境。昆宝负盛名，已未公车招之者几废寝食。稍一料理数千金可立致，顾以不暇自谋，终未脱弟子藉，盛筵易散，郁郁早夭。湘云童年酣嬉，少长，厌弃贱业，离师后，依其兄顺福以居。裹足不入歌楼。旧相识三五人昭语款曲，祇道家常，喜从赏鉴家辨论法书名画，为签翟中清凉居士）。

沈宝珠，字蕊仙，仪容艳逸，骨彩飞腾。每入座中，竦动群客，吐属可爱。真如聪慧女郎。语山可比夏秋芙，蕊仙可比王长桂。其美皆国色，蕊仙较语山，则蕊仙独多清气矣。扮《双拜月》、《赠剑》等戏，观者神为之往（予识宝珠，已掌四喜部矣，清气犹昔）。赵宝琴，苏州人，和倚云之妹婿。娇憨绰约，态度天然。亦倾动一时，晚乃贫顇。□金林，字紫香，吟秀堂弟子，堂名曰□□。妖韶婉娈，楚楚可怜，有飞鸟依人之致，扮拾镯最动人。

胡喜禄，一名长庆，字蔼卿，敬义堂弟子。长身俊眼，别具妩媚，自云苏人。殊不类吴产，工于黄调，且能为西音。但扮《血手印》，则观者如堵（喜禄自立安义堂，弟子以小为名。小玉最号璧人，小枝郁勃，有奇气）。

张玉美，字荔仙，苏州人。深山堂弟子，所居曰韫山堂，姿色浓粹，情意柔腻，望之如画中人。就之若芝兰玉树，能饮酒，能画胡蝶。

袁双喜，字听泉，苏州人，所居曰倚树堂。性和柔，吐属可人意。雪肤玉肌，冠绝流辈，何郎固不传粉也（弟子增福，号杏卿。出师居倚云堂，貌肥泽。予喜呼为天官。赐福性最温，粹无冶习。后不知其所终）。徐小香，字蝶仙，苏州人。年十三，登场即名噪一时。性极聪警而能静密，柔情慧语，宛转可怜。十五六扮《拾画叫画》，神情远出；齿长后，扮演益工。凡名伶皆乐与相配，遂为小生中之名宿（小香，居岫云堂，弟子五人皆以云名。室题五云深处度云者，倜傥善谈笑）。蝶仙得一弟子，询知为旧家子孙，还其家，不索值。东南寇作，大府生死不可知。其子乃就蝶仙家置酒，蝶仙责而谢之，义声播于都下（乱定入都，有石门故家子沦入鞠部，乡人醵资赎之归，读书为博士弟子矣。又有杭州陶童子亦良家子，甬上同年生，得其家世亦约予辈。为落其籍，比南还不愿读书，屡逃学。三年后仍为厮仆世家大族，子姓尚不说学，如原伯鲁何暇责若辈哉）。朱双喜，字琴仙，一字韵秋。苏州人，梅生之妻弟也。净香堂弟子，所居曰春华堂。十三四时，风趣天然，不假雕饰，真如出水芙蓉。喁喁吴语，眼嫮眉清，见者莫不爱之。号之曰羊毛笔，喻其柔也。长益妍丽，擅名十余年。晚蓄弟子，亦皆有盛名于时。自春福堂陈长春后，惟韵秋最为称意，而羊毛笔之号不衰（羊毛笔席丰厚者二十余年，近闻散遣弟子，挈家南归，曲中殆不能有二）。

严宝琳，字韵珊，苏州人。春福堂弟子，十三岁登场，倾动城市。招之者日日坌集，至于应接不暇，姿态丰艳，亦有天真烂漫之趣。

韵珊与韵秋同时，两人同坐，璧人相对，光采互映。观者莫能轩轾，厥后韵秋席丰履厚，衎衎燕乐，韵珊乃为曲子师。士之有遇有不遇，固如此哉（乌知名优有求为曲子师不可得者在）。

周翠琴，字稚云，苏州人，倚云弟子。质丽神清，有藐姑仙人之目。未久告殂，知与不知，莫不嗟惋。有挽之者，曰："生在百花前，万紫千红齐俯首。春归三月暮，人间天上总销魂。"盖稚云以花朝前一日生，而其卒也正当春尽，故云。一时传诵，流闻禁中（稚云以三月死，予以七月入都，有蕃厘观琼花已归天上之叹）。

论者谓稚云上掩诸美，小史菁华钟于是。即尽于是，不但一身不永，后亦无复有丽人可继芳躅者，信哉斯语，可谓知人知言。

王翠官，桀仙之从子，婀娜流丽，姿态横生。是夏秋芙一派，爱之者众，惜早夭。一时亦有玉树生埋之叹。

稚云死，倚云遂穷，翠官死，心仙遂大困。

王长贵，字心卿，皖人。风貌流宕，齿牙俊快。十四五扮花旦，倾动一时。三十许后，结束登场，丰姿如故（长贵蓄弟子皆学其师，以冶荡悦车子市儿，无一知名者。长贵年过四十，日日登场演《进府》、《赶庙》诸剧，令人欲呕）。

朱福寿，字莲芬，莲卿胞弟也。视其兄尤静雅，稚齿喜作字，后乃益工。得者珍如珠玉，度曲亦极精。亭亭物表，独步一时，无与抗者。潘侍郎极赏之。莲芬遂谢却梨园，闭门种花临贴。若旧相知招邀，坚令偶持歌扇。观者益睜眙以为幸矣。以莲芬方吴桐仙，有过之无不及。二十年来，亦惟此两人为足当大雅之目耳（水芝已杜门数年，忽失潘侍郎。意不能自存，复上歌场，风情不减）。

余自庚子年，乃命俦啸侣，把酒徵歌。至癸丑出都，凡十四年。所见鞠部中风华出众，令人不能忘情者，皆具于此。虽其标格不同，才伎各异，要其为美则一也。坡诗曰："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能憎。"仆持此意以评花，不限以一格。此外则等诸中驷下驷，无足记述。惟有桂喜者，长身秀骨，如瑶林琼树，回出风尘。其品概在王桀仙沈桀仙之间，长王四五岁，长于沈及袁听泉皆十余岁。乃与听泉同演《梅玉配》，齿已极长，风韵犹倾动观者。余仅见其登场，未与接杯酒之欢，遂未悉其世族，为可恨耳。其他如宝笙妆小生可作小奚，鸿福可作细婢（鸿福，夏秋芙之子，以黄腔负盛名。为朱邸激赏）。中驷之上者，如得宝春林，莲卿弟子则中驷之次者，如小玉（妆武旦后，投军得官战死）、小太平、玉宝，则下驷也。有法宝者，下驷之下。而贵官某公赏之，殊不可解。

徐馥生，字琴甫，苏州人。本在清音队内，以善歌自拔，列于鞠部。

萧小兰，字者香，评者谓娇憨可拟赵宝琴（此小兰不知即维新堂弟子）。罗巧福，工黄腔，评者谓响遏行云，恒在筝笛之上。

沈庆林，字燕仙。评者谓姿致可俪稚云（燕仙室中无时人书画）。

汤金阑，字幼珊，苏州人，评者谓其愔愔大雅（幼珊颀长，至鞠躬见客。尝学填词，有《良宵奈何》一时传诵）。

（姚桂芳，字秋蘅，评者谓其清俊拔俗）秋蘅病目几眇困翠出都。

张芷馨，苏州人，朱韵秋之甥（芷声，名小庆龄，以其似张倚云也，有孝名）。

张芷仙，亦韵秋之甥，评者谓两人可称联璧。

余自癸丑出都，庚午始返，凡十八年。以上数人，皆得之友人简札中者。妍媸不能决，姑以耳为目焉。迨后见所谓金兰者，则憔悴枯槁，绝似垢面黄馘，不复有几微姿态。盖自芙蓉烟盛行，近之者损颜色，败精神，或且易形体。齿甫壮而姣好化为老丑者，比比然也（公车中好事者，恒以鼎甲目。伶人莲芬、燕仙、幼珊为一科，桂芳、昆宝、芷馨为一科，桂芳凡劣五人者皆有致此。己未以前品题也，后人益以私意高下，谬种流传，与科目同为一邱之貉）。

梅巧龄，字慧仙，泰州人。巧福弟子，所居曰景和堂。态丰气静，娴婉有度。可以追俪张倚云。能作字，善谈笑。待客殷勤，屋宇修整，酒食精良，客皆乐过之。既工昆曲，又工黄腔，并扮《得意缘》、《胭脂虎》等杂剧。用志稍纷，未免夺昆曲之分际矣。

沈芷秋，苏州人，朱韵秋弟子，所居曰丽华堂。举止洒落，矫矫不群。工昆曲，静细沈著，不作浮响。每一啭喉，座客无复喧呶者。一声初动物皆静，四座无言星欲稀。芷秋度曲，有琴理焉。

余见芷秋，年已二十余矣。其在春华堂，稚齿时有吴舍人悦之，欲购为侍史。力不能致，竟吞生鸦片以死，亦可谓情疾矣。前二十余年，有甘太史自经死。或谓沈桀仙致之，而殊不然。桀仙其时已自立门户，与甘情好方深，无阻之者。其日方开筵宴客，桀仙亦在座，人夜客去，甘约桀仙清晨过寓，联车出游。次晨桀仙至，室未启扉。隔窗呼之不应，抉门入视，则缢矣。其家人言客散后，得家书，无他事，特怪其用钱太多。言嗣后不复筹寄旅费，此亦何至轻生。祇是醉后神惛，无端愦恚，邪鬼乘之，理或然也（春华堂同师韵秋者，先后十余人，芷馨最长。芷芳演武伎，擅场泗州城。卖艺，青龙棍其独步也。稍后，王小玉演武生甚票，姚入座恂恂如处女，与芷芳皆刘家黑牡丹，妍媚在神情中。芷芳最为嘉定徐太史赏异。小玉喜淡交，时出冷隽语。十九岁死，春华堂离师自立者，芷秋芷衫之下有芷侬，能书善奕，演游园看状最入神。己蓄徒矣，浙达官某秉节芷侬往依之，乃弃其业，弟子小侬转师韵秋，名芷荪，以小侬为字。演《凤仪亭》温侯，合座叫绝。亦妆旦演《明妃》，顾盼幽换取传神，惜不能弹琵琶，徒入抱耳。又有芷芬，扬州人，芷磨芷衫之胞哉）。

陆小芬，苏州人，父曰玉凤。是名伶张尔奎之弟

子，工黄腔，为正旦。小芬乃从朱莲卿学昆曲，性情和婉，举止安雅，绰有苏州风范，度曲亦工（小芬字薇仙，歌《牡丹亭》诸曲入妙。所谓清词不负《牡丹亭》也。年稍长，车马稀，改习黄腔。阜成部以厚赀聘之，独步一时。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希，昆曲云乎哉）。

李艳侬，大兴人，所居曰嘉颖堂。无脂粉气，无卑陬态，无谑浪语。朗如秋月，蔼若秋云。待人在若远若近之间，而见者辄心醉。语曰：兰无言而自芳；又曰：桃李无言，下自成蹊。艳侬之谓矣。初唱黄调，不为工，后扮昆曲之小生，乌巾白袷，玉山照人，乃极相称。自江南用兵，苏扬稚幼，不复贩鬻都中，故鞠部率以北人为徒。虽亦有聪俊狡狯可喜者，而体态视南人终逊。惟艳侬亭亭独立，如王谢家儿，可以凭班丝隐囊捉玉尘柄清谈竟日。即追求于昔年南产诸郎，尚不易觏，不意得之于北产，其家本在庆丰牐傍，殆钟潞水之秀欤？

品花各有所见，评泊高下，不能一致。独致艳侬无訾之者，殆如西湖擅天下最胜，无贤愚莫不心赏也（艳侬名德华，为维新堂陈新宝弟子。同时戊辰会试时所称状元也。出场不逾年即维师新宝，因之获重赀。艳侬矫矫自好，蜀人李少石授以琴，调粗解，安弦，衣冠益叹赏京师名伶。拥赀后，非买夏屋取赁直，即张米煤小肆。艳侬独买天津瘠田二百亩，有课耕之志，嗜好固与俗殊。篇中誉之，不无稍过。予以为人不可作乡原，李郎固歌馆中原人也）。

沈阿寿，字眉仙，枈仙弟也。忼爽类兄，颜色词令差逊。扮《活捉》《刺虎》极工（《水斗》剧中无莲芬则阿寿扮白蛇，水芝出阿寿扮青儿矣）。

沈小宝，枈仙子，妆武生，颇有英气，惜口吃。与眉仙同居，仍称联星堂（联星堂当戊午己未间有桂林者仅能扮湖船，而以冶态倾俗目）。

徐金儿，字逸仙，蝶仙之弟。人恒呼之曰阿二。妆小生昆曲最妙，蝶仙虽压倒一时。而知音者皆谓逸仙实胜之。譬之于书，蝶仙不免侧笔取妍，逸仙则笔笔中锋也。与芷秋并演，如红莲绿水，相得益彰。所居曰崇德堂（蝶仙产过中人，阿二则大困）。

杜蝶云以字行，苏州人，所居曰玉树堂。余见时齿已长矣，本扮旦，至是则生末净，恣意为之。或妆吐火判官，观者哗讶，是聪颖人也。有帇曰阿五，能度昆曲，妆正旦，其声清脆动听，常衹奉藩邸（蝶仙出都至上海为客，串生净，杂扮科白，草草而名重沪渎）。

曹福寿，字韵仙，闻德堂弟子。离师后，堂名闻意。扮花旦，风情娟丽，妍而不妖。盈盈袅袅，大似苏产。洗妆入卒，风神顿减。而性格憨柔，亦可赏也（韵仙亦扮太真，颇诶丽）。出都依四川一监司而不终。

王桂官，字楞仙，闻德堂弟子。年可十三四，弱柳当风，新花出水，可以方其韶冶。扮戏极多，《回猎》《西谍》固已可爱。妆伍子胥寄子尤工，观者或为之泣。凡小伶年与相若，尽在下风。可以继艳侬之美而夺其席，燕台花案，大抵亦阅三年而一为论定。若有持衡者，必以楞仙为首选。楞仙自谓是北产而殊不类。（有续《燕台花谱》者，品桂官为牡丹，容光照人，惜目大而无神。有时木立如痴，十五六时耳忽聋，又不能饮，而喜赌，天生丽质，何以遂自弃哉！

余紫云，楚人，是龠禾堂弟子。父曰："胜黄腔中老乐工，有盛名于时者也。齐名者三人，胜之外，尚有程长庚、张尔奎，三人者名满海内。凡工黄腔之正生，既负重名，则薄视诸旦，不屑与伍。长庚尔奎，乃蓄弟子令妆旦。从客饮酒，非旧法，三胜心弗善也。顾其子乃妆花旦，三胜如在，必不肯听。紫云婉嫕，尚有女郎之致，能弹琵琶唱小曲（同时有吴凤鸣者，亦净末黄腔之选，蓄弟子玉凤，湖州人。温雅不恶，后沦落，乃歌场卖酪）。

软红重踏，乐府都非。可供赏鉴者，衹此十余人。艳侬楞仙，便为翘楚。然追忆昔时诸美，终隔数尘。以艳侬方莲卿，以楞仙方宝琴。差似而犹未逮，向上者更无论矣。或以慧仙方倚云，则郑之配雅也。尚有有名者，曰绮春堂时小福，字琴香，春福堂郑秀兰，字素香，犹可相近。其次宝善堂陈芷衫，馥森堂陆竹卿，蕉雪堂王顺福，皆木强人也。又有春和堂刘倩云者，前数年颇有盛名。徐娘已者，无复风情，相对令人败兴，特不至如汤金兰之老丑耳。岫云堂弟子五，曰五云；春华堂弟子四，曰四芷，皆憨跳鄙倍，所谓顽童者是矣。凡平生未至都门者，一入春明门，但见五云四芷辈，瑶环瑜珥，文袿绮襦，置之檀板金尊间便以为是天下之佳丽，又见艳侬楞仙，更诧以为是骖鸾骑鹤天上仙人。非世间所有，而不知五云四芷，固不足当一盼。即艳侬楞仙上拟旧时名辈风流亦远不逮也。人才日替，即秉钧衡建节钺者，往往有一蟹不如一蟹之讥，矧在区区主讴哉（时小福当同治初国卹时，以清唱登场，有弦索，无金鼓，揭帘一声，重垣属耳。遂负盛名，性又谐媚善合，久而巧龄妒之。至置药茗饮中，哑其喉。治之愈后至歌场自携饮食，不啜杯水。巧龄乃教子余紫云尽习小福所能之剧，欲以掩之，紫云名遂噪出师，后所居仍名胜春堂。啭喉发响终不及小福之自然。予观巧龄之毒小福，乃知太行孟门，岂云险绝人生；世上何在，而非危机哉。郑秀兰年既长，遂创阜成部性幽远，曲室中絮絮倾谈，绝似朋旧久离，一旦促膝。芷衫爱玩文墨，喜近雅人。竹卿最谐，俗名为肉丸子，近得一弟子周素芳，字绚秋。所记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不知与卷中所许倚云倚香何如？若予所见之宝珠宝儿尚非其匹，详见《群芳续集》中。予撰《群芳小集》，以顺福及弟湘云为逸品，固一人之私言，而此卷评论似亦见其杜德机也。五云四芷小时，鄙倍诚如所讥，后来长成，亦惟度云芷荪可为谈友耳）？

或谓予此辈北产，固不如南产。顾常至苏州，见歌者率凡猥无可爱，则何也。予曰北人俊，病在生硬。南人婉，病在暗弱。必以南产置之北地，浚其性雳而振其骨采，则精神发越，不同奄奄无气者矣。倘以北产携入南中，导以和柔之词令，教以娴雅之举止，亦必远胜于苏州之庸庸者。在化南北之短而集其长耳。且都中歌

伶之教子弟，雅步媚行，绰有矩度。掉头掷眼，各具精神。虽雅俗不同，而一颦一笑，皆非苟作。故如五云四芷，亦足以动人观听者，半系乎此。苏州则但知度曲而已。于语言笑貌，绝无修饰，故不能致人爱也（离乱二十载都中南产几尽，惟时琴香郑素香为吴人，张芷芳为皖人，尚应客。年皆近三十矣）。

都中歌者之侍饮，稚子如骄之戏于侧，长者如姬妾共谈衷曲，可以娱情而适意。外间歌者之侍饮，则如仆隶兢焉。恐失主人意，是有何乐哉。

余谓曲子师，今苏产既不可致。尝以燕产童子慧黠者，附海舶往苏州，就清音队学度曲。四五年后，不但曲调娴习，并动作声音，亦改观。乃挈归再教以扮演登场，使与吴娃无异，闻者心善之而不能从。再阅数年，南产终不可得。目前之知名者老去，恐传派益失其初，才皆下劣，而昆曲有腔无韵，亦成广陵散矣。

补　遗

陆金□，字翼仙，所居曰桐华堂（桐华堂后有任小凤者，色艺可望，前人潘侍郎与水芷绝后，乃赏之不使见客）。松龄隶和春部，色艺压同辈，名噪一时。齿既长，颜色不衰。既蓄须，谢去。司事者啖以重金，剃须复登场焉。殆五十余岁，评者以为人妖。

都中鞠部曰四喜，曰春台，曰三庆，曰和春。四部虽齐名，和春独不为士大夫所与。衣冠公燕未有呼和春者，市井小夫，乃乐观之。有友呼别部群应而特从和春招松龄来演《翠屏山》，余得寓目。妖冶诚无匹也。

旺儿是茶寮中捧盘童子，貌白皙，心性儇巧，遂为好时者怂恿入鞠部，为花旦。振动一时，趋之者如蚁附膻。余入都后，见其登场，黄腔最工。惟步武不中绳尺，盖小时未从师之故也。

歌仅供参考，虽贱技而品格不同。其为贤士大夫所亲近者，必皆能自爱好，不作谄容，不出亵语。其令人服媚，殆无形迹之可指，爱身如玉，尤如白鹤朱霞，不可即也。别有一派，但以容貌为工。谑浪媟嫔，无所不至。且如柳种章台，任人攀折，此则我辈所恶而流俗所深喜者。松龄旺儿，固流俗所喜，似可置而不论。然皆绝顶聪明，超绝流辈，譬之婆罗辟门，支果虽落旁门，其精诣亦未可磨灭也。（都门二十年前，惟长庚三胜尔奎，以黄腔负重名。青衫旦，刀马旦往往年稍长，艺始长。近五六年，师以教其弟子，即有喊黄腔妆武旦，为异日包钱地。一变而为西皮，则秦声激越哀怨盈耳，无雅俗趋之若骛，坐上客满，至不能容。万方声一概吾道，欲何之？吾有私叹。西讴中有十三旦者，登场如惊风蛱蝶，所扮演皆淫佚之剧。广庭属目，如陈秘戏，江河日下，遂至于此。）

花烛闲谈

[清]于 鬯撰 任思亮整理

《花烛闲谈》，清于鬯著，专记当时婚姻习俗及相关的轶闻掌故，“虽以‘闲谈’名，而酌古证今，考断精确”，保存了诸多重要的社会史方面的资料。据《香艳丛书》本标点整理。

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见于《周官》、《曲礼·内则》诸文，如出一口。然如此必男女相差十年，始可为夫妇矣。王子邕《家语》载鲁哀公问于孔子曰：“礼，男必三十而有室，女必二十而有夫也，岂不晚哉？”孔子曰：“夫礼言其极也，不是过也。男子二十冠，有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许嫁，有适人之道，于此以往，则为昏矣。”说便圆通(《大戴记》云：“男十六然后其施行，女十四然后其化成，合于三小节也。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于五中节也。太古男五十而室，女三十而嫁，备于三五，合于八十也。”案此分太古，中古，然则男十六，女十四施行化成者，下古也。别一说。又《白虎通》引一说，《春秋·穀梁传》曰：“男二十五系心。”今《穀梁》无此文)。要之阳道舒，阴道促，阳倡阴和，男行女随，夫必长于妇，妇必少于夫，否则齐年亦甚佳也。妇长于夫，不免太乖礼制。

袁孝尼曰：“同姓不相娶，远别也。中外之亲，近于同姓，古人以为无疑，故不制也。今以古之不言，因谓之可昏，此不知礼者也。”予闻诸西人，谓彼国虽中表亦不昏，中表而昏，生子厥性不慧。察之人家，颇或有验。果如此，即用夷变夏，可也。而如袁氏说，竟谓中国古礼亦如是，则未必然。《朱子语类》“答尧卿问姑舅之子为昏”一条，谓鲁初间与宋世为昏后又与齐世为昏，其间皆有姑舅之子。

《昏礼》凡六：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据《士昏礼》于《问名》特云“主人许”，则容有主人不许之事。而问名后，又归卜于庙，卜得吉兆，然后纳吉，则容有卜而不吉之事。然则昏姻之定，定于纳吉(郑注云：“归卜于庙，得吉兆，使使者往告昏姻之事，于是定。”)。纳吉者，即今人小聘也(亦称拜允，又称传红。至今世，有女家一诺即致二红帖曰传红者。此礼在鬯少时犹不数见也)。今人女子或无名，即有名，亦不出名(《士昏礼》贾疏言：“问名者，问女之姓氏，不问三月之名。”故记问名辞云“某既受命，将加诸卜，敢请女为谁氏？”郑云：“谁氏者，谦也，不必其主人之女。”是问姓氏也。《昏义》孔正义曰：“问名者，问其女之所生母之名，故《昏礼》云‘为谁氏’，言女之母何姓氏也。”敖君《善集说》曰：“问名，问女之名也。”则竟是问三月之名，近儒多从之。钦定《仪礼》、《礼记》两义疏，皆主敖说，发明甚详)，而以生之年、月、日、时为名，曰八字(周故媒氏职曰：“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收年、月、日，名焉。”则八字之义已兆，惟无时)，则问名者，即今之请八字也(八字亦称庚贴)。纳采之礼无闻，然纳采，问名，原是一使为之。毕竟请八字，预先寒暄几句，便算得纳采之礼耳(今人女家许谓之“允吉”，“吉”即“纳吉”之“吉”，古之遗言也。《朱子家礼》，以纳吉为纳采)。纳采之时，昏姻未定，然其礼已行之于庙，此可见古人重昏礼。慎始之道，宜如此也。《士昏礼》云：主人筵于户西，西上右几。”郑注云：“筵为神布席也，将以先祖之遗体许人，故受其礼于祢庙也。”然则问名而云主人许，以示先祖许之，其或不许，亦以示先祖不许，主人不自专也(祢庙，父庙也，而云先祖。《士冠礼》依郑注亦行于祢庙，而冠义亦云“自卑而尊先祖”，岂自冠者，嫁者言之与？或谓指士之一庙者，言当详)。

古人重昏礼，慎始如此。然于问名之际，许即许之，不许即不许，初不似今人之既出八字，男家卜吉之后，必待其再三渎，然后许之。此所谓重礼也。今之为女家者，安知重昏礼，特多作难而已。

世俗小聘盛行，用一小元宝，一如意，名曰“一定如意”，此可嗤也。我不知其仪帖如何写，如竟取“一定如意”四字佳语，则写曰“谨具‘一定如意’”，可乎？若分作两项写，则仍坏却“一定如意”之佳语矣。今春次儿定施氏，媒人谓宜用“一定如意”，子以银盒易之曰“和合如意”，庶几加谨具二字，不错意乎？昔年长儿定张氏，张女七月七日生，又以正月一日立春行聘，以岁朝春三字，《七巧图》一副，帖曰“岁朝春字”，“七夕巧图”。此聘物之最雅者矣。主人菊龄茂才亦不俗，若遇俗亲

家，则此种断断用不著也。

《士昏记》曰："辞无不腆。"郑注："腆，善也。宾不称，币不善。"贾疏云："'辞无不腆'，《郊特牲》云：'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妇德也。'注云此二者，所以教妇正直信也。"（二者谓直信。郑注本在直信句下）是宾纳征之时，不得谦虚为辞也。然则今人礼书称不腆之仪，殆失其义。然注疏皆就宾言之，今之礼书，主人出名，或不妨自谓不腆乎？敖君《善集说解》"辞无不腆"为当善其辞，与《效特牲》义违背，谨案。《钦定义疏》以贾疏之义为得。又谓，刘向《说苑》亲迎有"不珍之琮，不珍之屦"之辞，后世若东晋王堪《六礼仪》，宋政和《纳吉仪》，以不腆之币为辞，并昧斯旨。

《士昏礼》"纳征玄纁，束帛俪皮"，《周官·媒氏职》："凡嫁子娶妻，入币纯白，无过五两。"《朱子家礼》云："币用色绘，贫富随宜。少不过两，多不逾十。今人以奢侈相尚者，宜知之。"又《朱子语类》云："问：'古人纳币五两恐太简。'曰：'计繁简，则是以利言矣。'"（纳征者即今之行盘也，而今人行盘之前又有所谓蒲菊两节，于古无征）

昏嫁所以为亲戚也，而当其事者，几成敌国，财之于人甚矣哉。女家必以男家为吝惜，男家必以女家为多索，其实易地则皆然。文中子曰："昏娶而论财，君子不入其乡。"然则今之君子，直无乡可入矣。闻郡中有所谓合欢单者，于纳吉之时，先将各仪目男家开送，女家收执，后日依此行之，省得许多唇舌。更有女家未允之前，先开送与男家者，男家可从则允，不从即休。此市井之事，君子勿为。然立是法者，亦可谓苦心孤诣矣（司马温公云："今世俗之贪鄙者，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至其立契约，云'某物若干，某物若干'，以求售其女者。亦有既嫁而欺绐负约者。是乃驵侩、卖婢、鬻奴之法则。"宋时已有此风俗）。

"聘财"两字，今之士族既耻言之矣，而门包逾大。门包之说，不知起自何时。大约明季国初时，世家巨室，家丁最多，累十盈百，不足为异。盖一经鬻身事主，不惟其身，及其子孙，世世服劳，曾不得主人一钱之赐。所恃小姐出门（《说文》女部"蜀谓母曰姐"，是姐本以称母，故称未嫁者，加小字以别之，曰小姐。犹之娘亦本以称母，而称未嫁者，曰小娘子也。又如妇称夫母曰姑，而称夫妹曰小姑，亦此例。俞荫甫《银瓶征》据《懒真子》"东田小籍"，谓小籍声转为小姐。又详见改吴，恐未必然。彼小籍当即由小姐声转，不可谓小姐由小籍声转也），得饱其欲。此门包之所以大也。今人家既少家丁，所用仆人，则岁给工钱，何至遽存奢望于此？乃门包不惟不减，又且加甚（门包者，聘财之别名也。亦有并避"门包"之名而浑曰"开销"者。又门包之别名也。其贪财如是，于好名又如是）。窥女家之意，方诩诩然自谓门第之高仆辈之众也。然试平心论之，此项门包，如果尽散诸仆人，则尚属问心无愧，若不免稍沾余润，则方以贪聘财为耻，而借仆人以文其贪，其贪殆有尤焉。顾反不以为耻，自待诚居何等耶？ 昔有男家报昏期，女家不遵，男家如期迎娶，女家闭门不纳，以至于成讼而后已。子谓此不行请期之礼故也。《士昏礼》云："请期用雁，主人辞宾许告期。"《记》云："'吾子有赐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请吉日。'对曰：'某既前受命矣，惟命是听。'曰：'某命某听命于吾子。'对曰：'某固惟命是听。'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许，某敢不告期。'曰：'某日。'对曰：'某敢不敬须。'"古人行礼如此，则岂有报期而女家不遵者乎？故曰礼不可不讲也（《朱子家礼》略去请期，杨信斋谓请期不可得而略。今乡间最重道日，犹有请期之遗意）。

昏姻之时，或谓当仲春之月，或谓季秋逆女，冰泮杀止。惟《通典》引束晰曰："春秋二百四十年，天王娶后，鲁女出嫁，夫人来归，大夫逆女，自正月至十二月，悉不以得时、失时为褒贬，何限于仲春、季秋以相非哉？今人用术家以女命定月。"亦不限月，当援广微之言为证。《白虎通》曰："嫁娶必以春何？春者天地交通，万物始生，阴阳交接之时也。"则毕竟春令为宜。

古人筮日不筮时。《士冠礼》："吉月令辰。"郑注："辰，子丑也。"贾疏云："上云令月吉日，此云吉月令辰，互见其言。辰，子丑也者。"以十干配十二辰，直云"辰，子丑"，明有干可知，即甲子乙丑之类，略言之也。然则令辰即是吉日。郑训辰为子丑，仍是日之干支。盖古本无一日十二时之说，详顾亭林《日知录》、赵耘菘《陔余丛考》诸书。今人遇凶嘉事，辄选日又选时，大属不必。况昏礼自有定候，又安得乱指一时曰午时，曰未时，而漫可以昏姻乎？且有男女家路远，或女家多排时候，虽选好时，仍复错失，如此则反不如不选为愈矣。夫既曰好日，则岂有时反不好之理？昔李虚中以人生年、月、日所值干支，推人祸福生死，百不失一，并不用时。然则不用时，亦可算命。则选日之不必用时，初无害于吉凶可见矣。《士昏礼》"亲迎期初昏"，《记》云："凡行事必用昏昕。"（郑注：昕，使者用昏婿也）又贾疏引郑目录云："士娶妻之礼，以昏为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阳往而阴来，日入三商为昏。"贾云"日入三商"者，"商"谓"商量"，是漏刻之名。又据马氏云："日未出，日没后，皆云二刻半，前后共五刻。"今云三商者，据整数而言，其实二刻半也。此昏礼有定候而不可妄择一时之说也。苟不于昏，何以为昏（方望溪曰："亲迎，昏以为期，盖必已成夫妇而后可见于舅姑，若早至而不见所尊，则嫌于慢，故必近夜为宜。"此说亦好）。

《白虎通》曰："娶妻不先告庙者，示不必安也。"而《左传·楚公子围娶于郑》曰："围布几筵，告于庄共之庙而来。"又《隐八年传》杜解云："礼逆妇必先告祖庙而后行。"毛大可曰："昏义，婿至，主人几筵于庙，而拜迎于门外。妇家亦告庙，且迎婿人庙行事。"则妇至可知矣。又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五礼，妇家俱告庙行事，历载《士礼》，而婿未尝一告庙，则婿家行事，皆不载矣。而《白虎通》即曰"娶妻不先告庙"，何卤莽耶？贾氏以为士、大夫、诸侯、天子，礼各不同，恐亦周旋之说耳。

《公羊·隐二年传》云："九月纪履緰来逆女。纪履緰者何？纪大夫也。何以不称？使昏礼不称主人。然则曷称？称诸父兄师友。宋公使公孙寿来纳币，则其称主人何辞穷也。辞穷者何？无母也。"何《解诂》云："礼有母，母当命诸父兄师友，称诸父兄师友以行。宋公无母，莫使命之，辞穷，故自命之。"然则昏礼有父，则父出名主昏。无父，则母为主昏。母不可以出名也。故彼下文又云："然则纪有母乎？曰有。有则何以不称母？母不通也。母不可以出名，则命诸父兄出名。师亦可以出名，友亦可以出名，但须得母命耳。无母则己出名。"而未闻必如今之以族长出名主昏也。又《昏记》曰："宗子无父，母命之。亲皆没，己躬命之。支子则称其宗，弟则称其兄。"所谓"支子称其宗"者，"宗"不定是族长也，今人族长，亦不定是"宗"也(旧式名柬下书"端肃顿首拜肃"者，撍也。近有改书"庄敬顿首拜"者，说者谓有所讳，是直于肃字之义不曾解得。世人之不学可笑如此)。沈果堂《仪礼小疏》曰："《士冠礼》云：'若孤子则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阶而迎宾，拜揖让，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礼于阼。'注云：'父兄，诸父诸兄。冠主者，亲父若宗兄也。'是诸父诸兄，但可以戒宿，而不可以为冠主。推之昏礼，亦但可称诸父诸兄以命使，而不可以诸父诸兄主昏。盖旁尊不得加诸正适也。"即以旁尊而加诸支子，犹嫌僭统，未极敬宗之义。

《郊特牲》云："昏礼不贺。"然《曲礼》云："贺取妻者曰：某子使某，闻子有客使某羞。"则明著"贺"字。然其贺辞，仍不曰"使某贺"，而曰"使某羞"，且不曰"闻子娶妻"，而曰"闻子有客"，则不贺之义仍在。今人仪柬标贺仪，盖改标羞仪为合。

今主人谢柬，凡父与子者，称某率某，兄与弟者，称某仝某。"仝"字见《说文》"人"部，即"全"字也，上从"人"，见《广韵》。《东韵》即"同"字也，上从"人"，云出道书。"仝"字用之于此无义，此必"同"字。道书中字，不足为典要。何不直用"同"字邪？然诗《七月》篇曰"同我妇子"，则父与子亦未始不可以称同。孟子曰"率其子弟"，则兄与弟亦未始不可以称率也。

迎娶之人，见于《士昏礼》者，从车二乘，执烛前马而已(所谓执烛前马者，谓执烛者前于马也。马即驾车之马，与《国语》"句践亲为吴王前马"义异。近来上海风气，迎娶必用一人顶马，乃误解此文)。然又云："从者毕玄端。"玩一"毕"字，当不仅此六人也。(车坐二人)而使者则不复与焉。使者，媒人也。媒人者，所以通两家之好，以两家未即往来也。至于亲迎，婿已亲往，妇已亲来，此时犹欲著媒人于其间，原属赘设，而媒人遂因此作难。若将媒人领轿、领新客两项裁撤，岂不成大好事。

《周礼》有"媒氏之官，天子之官也"。或谓诸侯亦有之。《士昏礼》之使者，即媒氏也。然郑注云："使者夫家之属，若群吏使往来者。"初不以为媒氏，然则昏不用媒乎？要知此使者，虽夫家之人，实即是媒，但非媒氏之官耳，所谓行媒是也。郑子尹《仪礼私笺》曰："媒氏者，媒妁之称。凡会合两姓男女者，士大夫则亲戚僚友为之，是之谓媒。《周礼》媒氏，自是官名，以掌民判。号媒氏，非以一官而与众姓作媒也。"然则古之媒与今之媒，初不异，惟今人媒有二人，曰男家媒，女嫁媒，古止一人。而古又有所谓妁，不知用于何时，于《礼经》无征。傥有媒无妁，有妁无媒乎？

《曲礼》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则古人之重媒可知矣，而酬媒之礼无闻。今人以财酬媒，谓之柯仪，先娶期而馈媒。或不如意，则托故不至。主人会其意也，益之；又不至，又益之。或串令女家故意作难，从中得偿厥欲。甚或至于不欢者。不但乡民有然，即士人亦至不免，此敝俗也。昔某娶于某氏，某君为媒，某君某表兄，行谊高雅，及其为媒，则不无白璧微瑕之憾。去年有召楼奚氏娶上海王氏女，为媒者上海名孝廉也，索媒钱至百金之多。迨既娶后，男家不礼之，中道而返，使其子入门，被诸少年语言挑拨，大难为情，乘间逸去。此事在男家属无礼，然亦自取其辱。予谓当媒之始事也，必为酒食以速媒，及其终事也，又为酒食以劳媒。中间诸节目，无不速之劳之，是即酬媒矣。安得更有所谓柯仪者？必不得已，则事毕后，或仿古冠礼酬宾之意，谅与仪物。闻近来上海，颇有然者。然以某孝廉事观之，犹未能一例如是。此风盛行，则柯仪一项，必当革绝，既为主人省非礼之财，亦为士君子保全品节不少也。

丧礼用乐，灭礼伤化。昏礼非丧比也，而《郊特牲》亦云："昏礼不用乐，幽阴之义也。"古人乐用于祭，然《曲礼》云："斋戒以告鬼神。"则昏礼何尝不祭？盖古人于成昏时不用乐耳，今风俗相沿，似不必泥。故袁简斋《随笔》曰："《关雎》'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乐也。《左氏》'凤凰于飞，和鸣锵锵'，乐也，古乐府有'房中乐'。"则昏礼用乐，亦随其所宜。

昏礼六而用雁者五，惟纳征不用雁。或谓纳采、问名，止是一雁，于《礼》文无征，或当然耳。然则凡用四雁，今人止于迎娶用一雁，此其不合于古处。若谓用鹅以代雁，则非也。古人之鹅原是雁。方望溪"白雁指舒雁"是也。王文简公《仪礼述闻》言之甚详，其言曰："《士昏礼》记'挚不用死'，郑注曰'挚，雁也'。是雁乃生者。鸿雁野鸟，不可生服，得之则死，若以鸿雁为挚，则是死物也。而《记》曰'挚不用死'，则非鸿雁可知。《士相见礼》曰：'挚冬用雉，夏用腒。'是四时皆有执挚之礼。鸿雁孟春北去，仲秋始来，夏月无雁之时，大夫将何以为挚乎？雁盖鹅也。鹅乃常畜之禽，故四时用之。"又《周官述闻》曰："《尔雅》'舒雁，鹅'。李巡注曰：'野曰雁，家曰鹅。对文是鹅与雁异，散文则鹅亦谓之雁。'《方言》：'雁自关而东谓之鸲鹅，南楚之外谓之鹅。'《说文》：'鹅，雁也。雁，鹅也。'《庄子·山木篇》'命竖子杀雁而亨之'，谓杀鹅也。《齐策》'士三食不得餍，而君鹅惊有余食'。《韩诗外传》及《说苑·杂守篇》，并作'雁惊有余粟'。《晏子春秋·外篇》亦曰'君之凫雁食以菽粟'。《墨子·杂守篇》曰'寇至先杀牛、羊、鸡、狗、

皀、雁'。《说苑·臣术篇》'秦穆公悦百里奚之言,公孙支归取雁以贺'(鹅是常畜之物,故归而取之甚便也)。《汉书·翟方进传》'有狗从外入啮其中庭群雁数十',皆谓鹅为雁也。"江氏《读〈仪礼〉私记》引望溪说而驳之云:"夫雁不再偶,是以取之。盖《郊特牲》所谓'一与之齐,终身不改'之义也,舒雁则无所取矣。"邕案郑君亦以为鸿雁。《士昏礼·注》云:"用雁为挚者,取其顺阴阳往来,而未尝取不再偶之义。"果取不再偶之义,则当以为女挚矣。今大夫用雁,昏使者用雁,婿用雁,皆男挚还当从方氏王氏说为是。又今人既用雁,又用羊,案《晋书·礼仪志》,"汉人昏礼用羊",则此为汉人之风矣。然汉人用羊,必不复用雁。《昏礼》虽有摄盛之说,故挚用雁而车乘墨,皆士用大夫礼也。用羊僭卿礼矣。既用大夫礼,又僭卿礼,恐无此摄盛之法也。近来用羊者渐少而必以货代之,曰羊酒,知礼者当革去。

礼无不答,古今之通礼也。于其拜而拜之,今人之礼而古人不然。《士昏礼》云:"主人拂几授校拜送,宾以几辟,北面设于坐左,之西阶上答拜。"此犹今人之送位也。又云:"主人受礼,面枋筵前西北面。宾拜受礼,复位。主人阼阶上拜送。"此犹今人之送酒也。然主人授校拜送,宾此时执几,不便即答拜,则主人独拜。宾设几,然后至西阶上答拜,此时主人已先拜,则宾亦独拜矣。宾拜受礼时,主人尚奉礼,亦不便即拜,则宾独拜。主人既受礼,然后至阼阶上拜送,此时宾已先拜,则主人亦独拜矣。古人凡礼如此,不但昏礼,殆古礼之难通于今者。惟今人新婿入门,有行八拜礼者。婿四拜,答者亦即四拜,是既明明答拜矣。而又赞主人答拜,乃又各四拜,则未免多礼。此在乡间有之,知礼家固不为也。

《士昏礼》曰:"主人玄端迎于门外。"以视今之丈人,避内而不出迎婿者异矣。又《昏记》曰:"婿入,主人于拜,婿再拜。见主妇,主妇阖扉,(左扉)立于其内,婿立于其外。主妇一拜,婿答再拜。主妇又拜。"以视今之丈父母立受婿拜而不答者,亦异矣。夫婿,宾也,今村谚尚有"娇客"之名,而行礼辄有"半子"之号。然立受之而不答,今之为女父者,是直以全父自居,而不仅以半子视其婿矣。且父无答子之礼,而母明有拜子之文,今之为女母者,是又不仅以全母自居,以全子视其婿矣。总之泰山、泰水之称,固宜乎其泰也若是。予所见为女父而答婿拜者,惟吾邑俞琴园先生一人而已(袁简斋《随园随笔》有"妇翁不甚尊"一条可参。古人之拜与今人拜不异,杨子云解"拜"字为两手下,或因谓古人之拜即今人之揖)。此说最谬。妇人肃拜亦跪。谨案。《钦定〈昏礼〉义疏》曰:"肃拜亦跪,但身微俯而敛手上下之故,异于扱地耳。")《士昏礼》郑注云:"士妻之车,夫家共之(共读为供)。大夫以上嫁女,则自以车送之。"今士族多逆女,而官家多送女,亦犹行古之道与?然吴中林《〈仪礼〉疑义》云:"亲迎为六礼之一。亲迎者,《鹊巢》所谓'百两御之,百两将之',焉有夫家不共车而自乘其车之理?此经婿车妇车并举(案此经谓《士昏礼》),其为夫家所共甚明。注谓大夫以上自以其车送之,非也。贾疏引《左氏》'反马'。据《左传》有'反马'说,注谓'礼送女,留其送马,三月反马'。此或是送女之人所乘,如下所谓送者,或载嫁女服器之车,俱未可知。要之亲迎之义,谓夫家自以其车迎之耳。若自乘其车,则往就矣,乌得曰迎?"邕谓郑所云,当据汉时礼如此,盖仕宦远地相隔,或不得不权宜为之者。

《士昏礼》云:"妇乘以几,姆加景乃驱。"郑注:"景之制,盖如明衣,加之以为行道御尘,令衣鲜明也。景亦明也。"曾文正公《读〈仪礼〉录》曰:"吾乡嫁女,在舆,著青布衣于上,或亦景之遗意与?"邕案:湘乡有此风俗,究不知取义何在?窃谓古之景,如今人之一扣衷(亦称莲蓬衣),乃著以御寒也。嫁女必在夜中,女子夜行,恐受寒感,故特加此景。郑谓御尘,则车上既有裧以御尘,何必复加此景耶?

赵耘菘《丛考》云:"《汇书》'近时娶妇,以红帕蒙首',按《通典》杜佑议曰:'自东汉魏晋以来,时或艰虞,岁遇良吉,急于嫁娶,乃以纱縠蒙女首而夫氏发之,因拜舅姑,便成婚礼。六礼悉舍,合卺复乘。'是蒙首之法,亦相传已久,但古或以失时急娶用之,今则为通行之礼耳。"邕谓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载之《礼经》,则不但嫁女为然,且亦非始于东汉魏晋矣。惟以红纱蒙首,疑古人未必如是。至《左传》"蒙衣而乘",孟子云"西子蒙不洁",蒙当读幪,亦当即后世蒙首之法所由昉也。

《士昏记》云:"妇入寝门,赞者酌玄酒,三属于尊,弃余水于堂下阶间。"敖君善《集说》曰:"弃余水者,不欲人亵用之也。"是古人妇入门弃水,今人妇入门举火,于古正相反也。而女出女家门时,则弃水于地,傥以男家之礼误行于女家者与?

妇人于丈夫,虽其子犹侠拜,况于妻之于夫矣。此古昏礼所以无交拜也。今人既行交拜礼,揆情度理,亦不妨从俗而为之者,故朱子定家礼,亦及焉不废。乃近来又有一种恶俗,男女皆不肯跪拜,任赞者连声鸣赞,而两人兀立不动。或经旁人排争,须待多时,然后彼此相视齐跪,无少先后,若甚勉强者然,并有伪以相绐者。如此行礼,不经大雅,则不如依古不交拜之为愈。或曰:妇人于丈夫,虽其子犹侠拜,然则今之交拜相争者,毕竟女先跪为是。予曰:不然,古人行亲迎礼,女南面立于房中,婿北面再拜稽首于户外,女且受之而不答,所谓男下于女也。今人既不亲迎,则交拜即男女始相接也,犹古之亲迎而相见也,或还当男先跪为是。《隋书·礼志》"皇后入昭阳殿,后先拜后起,帝后拜先起",此天子之礼,安得概之士大夫之家?

《士昏礼》:"夫人于室即席,妇尊西南面,媵御沃盥交。"郑注云:"媵,渭女从者也;御,渭婿从者也。媵沃婿,盥于南洗;御沃妇,盥于北洗,夫妇始接。情有廉耻,媵御交道其志。"敖君善《集说》曰:"交者,御沃媵盥,媵沃御盥也。此盥盖于北洗。"胡竹村《仪礼正义》申敖说曰:"盖媵御佐礼,当盥以致洁也,郑道志说殊

谬。且妇人不下堂，今媵亦妇，乃下堂而沃婿，盥于南洗乎？”案南洗在阼阶东南，北洗在北堂。又引褚氏寅亮云：“敖云于北洗者得之。但交沃者，媵御也。盥者，夫妇也。如敖云媵沃御盥、御沃媵盥之说，是媵御盥而反遗夫妇矣，则非也。”又引江氏筠云：“盥有不必就洗者，《特牲礼》‘盘匜之设’是也。此经沃盥妇即在尊西南面，媵奉盘，御执匜。夫当于其拜受赞酳之处，御奉盘，媵执匜。”张皓文《仪礼图》曰：“先云即席，乃云沃盥，则既即席，腾道夫降盥，御道妇北堂盥也。”案诸说不同。窃谓今人交杯之礼，乃沃盥交之遗意。今婿从者以婿酒注妇杯，妇从者以妇酒注婿杯，谓之交杯，疑古人沃盥交，亦如是而已。江氏“盥不必就洗”之说可取。盖御媵执匜，先以水交相挹注，然后婿妇盥之。其盥时，婿仍当御盥之，妇仍当媵盥之，犹今人交杯之后，婿杯仍婿从者奉上啐之，妇杯仍妇从者奉上啐之也。

俞阴甫《湖楼笔谈》曰“或疑婿之从者，不知以何人为之？愚谓此亦妇人也，盖以隶子弟之妻妾为之。观下文‘主人说服于房（案说读为悦，下同），媵受；妇说服干室，御受，’使御非妇人，何得入室而受妇所说之服乎？又同下文‘妇彻于房中，媵御馂，姑酳之，虽无娣，媵先，’使御非妇人，何得与媵同馂？岂男女杂坐，履舄交错，如淳于髡所云乎？其下云‘舅飨送者以一献之礼，酬以束锦，姑飨妇人送者，酬以束锦。’”注曰：“女家有司也。妇人送者，隶子弟之妻妾。”可见妇之从者，亦有丈夫，则婿之从者，何必无妇人乎？古人制礼，原本人情，必无不近人情之礼也。鬯谨案，《钦定〈仪礼〉义疏》曰“媵与御皆妇人也”，则《仪礼》之御为妇人，实不可易之说。今人妇从者用女，婿从者用男，亦似乎两可。乃不特交杯合卺（郑注曰：“合卺，破匏也。盖分一匏为二卺，合之仍为一匏，故曰合卺。”今此制久废，但存合卺之名而已），以至于人房撒帐，亦用男子，则未免伤于雅道矣。《知新录》云：“汉京房之女，适翼奉之子，房以其日三煞在门，犯之损尊长，奉以为不然，以麻豆谷米禳之，则三煞可避。自是以来，凡新人进房，以麻米撒之。后世撒帐之俗起于此。”赵耘菘《丛考》曰：“此说非也，撒帐实始于汉武帝。李夫人初至，帝迎入帐中，预戒宫人遥撒五色同心花果，帝与夫人以衣裾盛之，云多得子多也。事见《戊辰杂抄》。唐中宗嫁睿宗公主铸撒帐钱，重六铢，文曰‘长命富贵’，每十文系一采绦。今俗婚姻签具内，多镌‘长命富贵’等字，亦本于此。”

今世妆奁之盛，踵事增华，可谓极矣。愚者目动，智者心非，然嫁女不能无赠物也。第谓所重在此，不已陋乎？袁简斋《随笔》有“嫁妆”一条，述妆奁之缘起，今不具录，录其嫁女词一首，可为世讽。词曰：“东家嫁女儿，珠翠盈千箱。道路多侧目，门闾生辉光。一朝失妇德，所赠都如忘。西家嫁女儿，荆苕与布裙。奴婢嗤其大，柔情须自持。毋违夫子训，毋贻父母罹。”

“质明而妇见舅姑”，礼也，不闻子亦与之共见，礼不参之义也。今人子妇同见，此何为乎？且因此舅遂不能答拜，以父无拜子之道也（《特牲礼》“主人拜蓑”者，是父拜子。万季野《群书疑辨》辨之）。《士昏礼》云：“妇执笲、枣、栗自门入，升自西阶，进拜，奠于席。舅坐抚之，兴答拜。妇还，又拜，降阶受笲腶脩，升进北面，拜奠于席。姑坐举以兴拜，授人。”则舅姑皆答妇拜，所谓“坐抚之”“坐举以兴”者，其义亦不得误解。敖君善《集说》解上文“舅姑即席”曰：“立于席也。”吴中林《〈仪礼〉章句》解“坐抚之”曰：“此云坐，则即席时未坐也。”然则妇拜之时，舅姑皆立而不坐。古人答拜之礼，原不于其拜而拜之，今人既不能行此礼，则允宜于其拜而拜之。于其拜而不拜之，犹之可也。乃有自大翁姑，竟至俨然端坐，以受新妇之拜者，而自谓知礼，不知此礼从何处得来？

舅姑醴妇，即今之双待也。飨妇，即今之待新也。今待新则子不与，而双待则子亦与焉。盖古人醮子在亲迎之前，《昏义》所谓“父亲醮子而命之迎”。今人既废此礼，故于此并醴之，虽非古制，宜若可为者。近来行此礼者，其法更好。婿醴妇送，妇醴婿送，舅姑不必与，亦不必使人与，则于礼不参之义，亦殊无害。惟待新一节，在屋宇迫狭之家，往往即一堂中，妇席左右，兼设他席，内宾群坐而饮焉，亦有戚长族长，反居妇位之下，此必不可行者。

妇馈舅姑礼，今世无闻，而女家送与男家者，有金沙玉屑等物，谓之饮敬，则不得谓馈舅姑之礼也。馈舅姑以特豚，亦不以金沙玉屑。《昏义》曰：“妇以特豚馈，明妇顺也。”则此礼适在适妇，似不可废。庶妇不馈。郑云“共养”，统于适也。（共读为供）至妇贽见舅用枣、栗，见姑用腶修，今腶修亦无闻，而反多冠、履、衣料、绣采等物，名曰和意，乃趋于繁华之渐矣（归妇俎于妇氏，今礼亦废）。

古人每食必祭，祭先火先炊，不忘本也。今昏家宴客，主人先灌酒于地揖之，尚其遗意。顾称之曰“郊天”，则名不称实矣，可发一噱。朱子曰：“古人祭酒于地，祭食于豆间。”今有于镫台之间置冷碟，亦其遗意，然此法用者少矣。

《曲礼》曰：“待食于长者，主人亲馈，则拜而食；主人不亲馈，则不拜而食。”今人出大菜，则主人亲馈，是其遗意。案《注疏》此条，以长者、主人为二人失解。主人即长者也。玩此，则长者之于少者，或亲馈，或不亲馈，若同等，则无不亲馈也。

有今人以为不敬而古人为之者，挥余酒是也。《曲礼》云：“饮玉爵者弗挥。”孔正义曰：“挥，振去余也。”陆《音义》引何云：“振去余酒曰挥。”然则惟玉爵弗挥，郑注所谓为其宝而脆，若非玉爵，则余酒皆挥矣。或谓挥

《公羊·隐二年传》云：“九月纪履緰来逆女。纪履緰者何？纪大夫也。何以不称？使昏礼不称主人。然则曷称？称诸父兄师友。宋公使公孙寿来纳币，则其

氏者，媒妁之称。凡会合两姓男女者，士大夫则亲戚僚友为之，是之谓媒。《周礼》媒氏，自是官名，以掌民判。号媒氏，非以一官而与众姓作媒也。”然则古之媒与今

亦为不敬之事。

杨升庵《丹铅杂录》曰:"《抱朴子·疾谬篇》云:'世俗有戏妇之汝,于稠众之中,亲属之前,问以丑言,责以慢对,其为鄙渎,不可忍论。或蹙以楚挞,或系足倒悬,酒客酗蒿,不知限剂,至使有伤于流血、踒折支体者,可叹也。古人感离别而不灭烛,悲代亲而不举乐,《礼》论"娶者羞而不贺",今既不能动蹈旧典,至于德为乡闾之所敬,言为士人之所信,宜正色矫而呵之,何为同其流波,长此敝俗哉?'今此俗世尚多有之,娶妇之家,新婿避匿,群男子竞作戏调以弄新妇,谓之谑亲。或褰裳而针其肤,或脱履而窥其足,以庙见之妇,同于倚市门之娼,诚所谓敝俗也。然以《抱朴子》考之,则晋世已然矣。历千余年而不能变,可怪哉!"鬯案《汉书·地理志》云:"太子丹宾养勇士,不爱后宫美女,民化以为俗,至今犹然。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嫁娶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此戏妇之权舆也。"盖始于北俗,其渐行以及南,则当在汉魏之间矣。

新婚,重礼也,亦韵事也,苟不伤大雅,原何妨化矩为规。昔有某翁者治家严正,兄妹姊弟,皆不得亲相授受。女子虽仆妇等,不得出中堂。男子虽至戚,亦不得入中堂。一日为子娶妇,明日妇见舅姑,礼也。翁巍然坐,妇拜膝前,少年有欲看新妇者,于帘下偷伺之,翁怒,少年不服,遂命杖。于时众客皆前劝,翁怒不息,卒杖之,谓众曰:"男女之别,汝辈读书人,皆不顾乎。"众大惭退。予案:《梁书·徐摛传》曰:"晋宋以来,初昏三日,妇见舅姑,众宾皆列观。太宗问摛,摛曰:'《仪礼》云:"质明赞见妇于舅姑。"《杂记》又云:"妇见舅姑,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政言妇是外宗,未审娴令,所以停坐三朝,观其七德。舅延外客,姑率内宾,堂下之仪以备盛礼。"据此则新妇不惟不禁人观,正欲使人观,所以备礼也。'"何当时一辈读书人中,竟莫能援此以告翁乎? 又案:唐李涪刊误曰:"婚礼来日,妇于庭拜舅姑,次谒夫之长属,及中外故旧,通谓之拜客,故有拜客之名。今代非亲非故,皆列坐而觌妇容,岂其宜哉?"此当为翁代作答语(《世说新语》载谢尚书娶诸葛恢之小女,恢在时不允,恢亡乃婚。于是王右军往谢家看新妇,容服不整,犹有恢之遗法。是右军亦尝看新妇)。

有友人于席间述某家笑话,新婿妇入房,婿让妇先寝,妇让婿先寝,盖以床之内为尊也。婿妇相让至天明,遂各终夕不寝。或以此婿妇为有礼,予曰:"非礼也。礼应得妇寝在内,夫寝在外。《士昏礼》曰:'御衽于奥,媵衽良席在东。'郑注:'妇人称夫曰良,是良席,婿席也。妇席在奥(西南隅),而婿席在妇席之东。'岂非妇寝在内,夫寝在外乎?"友曰:"然则礼应得两头寝、一头寝乎?"曰:"《昏礼》不云乎?'皆有枕北止'(古文止作趾),岂有两头寝之理?"

《士昏礼》云:"若舅姑既殁,则妇入三月乃奠菜。"贾疏曰:"此言舅姑既殁者。若舅殁姑存,则当时见姑,三月亦庙见舅;若舅存姑殁,妇人无庙可见,或更有继姑,自然如常礼也。"《曾子问》云:"三月而庙见,称来妇也(来妇之称,亦见《士昏礼》,郑注云:"来妇言来为妇也。"此称呼今人鲜用)。择日而祭于祢,成妇之义也。"郑云:"谓舅姑殁者也。"据此则舅姑在时,必无庙见之礼。故《仪礼》言"昏之正礼无庙见"。《朱子家礼》始云:"三日主人以妇见于祠堂。"主人即舅也,此则舅姑在者,亦有"庙见"矣。盖新妇初来,自祖以上,苟其生存,礼必当见。今既殁而行庙见之礼,亦准情酌理之至者。但古义不可不知,须知"庙见"二字,实不祥之语(又案:朱子定《仪礼》取"三月祭行"为舅姑存者之通礼,三月奠菜为礼之变者,附于祭行之后)。

归宁之礼,今世通行,说者谓为非礼。然亦人情所不容已者,安得遽谓之非礼乎?近见黄元同《礼说略》,有"妇人归宁"一条,考之颇详。其言曰:"旧说女子之适人者,不归宁其兄弟。故父母在则归宁,殁则否。是说依据《诗序》,以周窃疑其不近情,尝举此以问诸当世硕儒,则曰:'《记》言"女子子既嫁而反,兄弟不与同坐食",是古人严男女之辨也。'以周谓女子子之归宁,不必与兄弟同坐食,且归宁于父母在时,岂可同坐食于兄弟乎?是不与兄弟同坐食,初无分父母之在不在,而父母殁之不归宁,正不关于不同坐食之故矣。因反复思之而得一解焉,为之说曰:《诗序》三言归宁不得,并以嫁诸侯适异国为文,此固据诸侯言之耳。诸侯娶于异国,其往反之为涂远,为时久,为礼繁,故父母殁不归宁也。若大夫以下不外娶,则归宁其兄弟者有之矣。郑笺序曰:'国君夫人父母在则归宁,殁则使大夫宁于兄弟。'郑据国君夫人礼立说,甚得《序》意。《仪礼》'丧服不杖期'章曰:'女子子适人者,为其昆弟之为父后者。'传曰:'妇人虽在外,必有归宗。'郑注曰:'父虽卒犹自归宗。'贾疏曰:'知义然者,父母在,嫁女归宁父母,无须归宗子。传言妇人虽在外必归宗,明是据父母卒者。'又考之《丧服经传通例》凡女行于大夫以上曰嫁,行于士庶人曰适人,此云'女子子适人'者,是据大夫以下言(鬯案:行于大夫以上曰嫁,行于士庶人曰适人,今据"适人"为大夫以下之妻,似尚唐突。大夫一层也)。则大夫以下之妻,虽父母殁而有归宁者审矣。特非国君夫人之礼也。郑笺《诗序》言'国君夫人于父母殁,则使大夫宁于兄弟',其注《仪礼》又言'父虽座,犹自归宗',合读二文,夙疑顿释。"

或谓古人,婿父与女父无相见之礼,故《仪礼》无婿父女父相见之文。予谓《士相见礼》次于《昏礼》之后,安知非即指男女两亲家相见邪?且《小戴》、《士相见》独无义,亦可会。

竹西花事小录

[清]芬利宅行者撰　扈晓敏整理

《竹西花事小录》，题芬利宅（一作他）行者撰。承余怀《板桥杂记》，续记广陵一带青楼烟花衰败诸事。楼馆劫灰，美人尘土，一代之兴衰，千秋感慨所系，非徒为艳事冶词而已。一般记花事者，均分雅游、丽品、轶事三类，此书则以"冶游、丽品、近事错举互见，都为一集……略见一时景物"。据《香艳丛书》本标点整理。

叙

夫士当得意则登高，而啸人各有怀，亦据梧而吟，所遇有殊，斯所宜各异，无二致也。仆于生平雅好翰墨，缘情绮靡，自昔而然。亦尝沈酣花月，评量烟柳，窃谓雪泥鸿爪，良复非偶絮果兰因，不能强致也。薄游广陵地，当兵火劫余，沧桑变后，人民城郭、市肆街衢，顿改荆榛，尚非繁盛。二三知己，经过赵李，闲作冶游，酒地花天，哀丝豪竹亦足娱。佳游于客子，鸣胜槊于良宵。俄而人事不齐，翻然命驾棹歌，间作榜唱，同讴寂寞道涂，今昔增感。虽联再至之约，翻恐重来之嗟。雨恶漏深，酒销香烬。挑镫倚窗，粗为诠次，庶续画舫之游，不让板桥之记。倘谓荒唐，端由好事云尔。戊辰冬仲泊舟湾头夕芬利宅行者。

昔余澹心怀作《板桥杂记》，以识秦淮故迹。凡冶游丽品轶事，分为三卷。余游广陵，非复承平故态，画舫旧踪，不堪重问。小秦淮水，既嗟宿莽，吹箫桥畔，半没荆榛。寒烟衰草，徒摇荡于晚风明月间。白石《扬州慢》词，殆为鲰生咏也。第俗尚繁华，风成逐末。陈隋花月，间有遗音，虽不过寻常桃李，门巷枇杷，迥殊竹西歌吹。而兴往情来，欢游暇日，有足往来于怀者。楮墨有灵，江山亦为生色。岂玉人月夜，不足藉题品以流传耶？因粗变其例，以冶游丽品近事错举互见，都为一集，不更分列标题，庶几展卷如经昔游，略见一时景物。风雅骚人，或所不废尔。

广陵为鹾运所在，虽富商巨贾，迥异从前，而征歌选色，习为故常，猎粉渔脂，寖成风气。闾阎老妪，畜养女娃，教以筝琶，加之梳裹，粗解讴唱，即令倚门，说者谓人人尽玉，树树皆花，当非虚妄。顾世运变迁，昔皆聚处本乡，今则散居各郡，间有风流薮泽，复以地方陋习，渐染颓风。营市隶卒，闾左少年，往往垂涎女闾，肆其毒扰，朱幡莫护，绿树易凋，转徙靡常，聚散不一。冶游裙屐，慨叹同深，余游躅所及，惟新城东南隅石牌楼为麕聚之所。数家比栉，粉黛成群，尽日看花，如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前后左近，亦有花丛，香草碍人，游丝横路。偶以闲暇，试一过从，颇足怡荡心目。略加题品，聊事表章。庶青骢玉勒，犹识音尘，天末斜阳，罔虚结想耳。

女闾极盛，号为八大家。聚散不一，而皆粉脂荟萃也。粉白黛绿，列屋闲居，尽态极妍，呈能角媚，流连杯斝，评品妍媸，信乎！温柔自有乡也。旧以高二家为最，陈四、高麻子、蒋和尚次之，小高二刘三娘蒋桂珠又次之。更有熊姓，侨寓南河下，道迂且僻，至者颇罕。其他税屋而居，卖花为活者，新旧城中，亦复不少耳目所囿，未遑编搜，但志所见，已足怡人。倘续品题，请俟异日。

邗江三凤，久驰遐迩。余于去夏同乡席中见之，匆匆行色，不复记忆。迨崔护重来，大金凤（本姓杨）已从良，为逆旅主人。友人主其家，遂缘阶见，鬓丝眉语，人面依然。言词铦利，刺人心目。笑声烈烈如枭鸟，闻之心旌辄摇，合欢树子，不至令公怒也。琵琶妙臻绝技，瓣莲贴地，别有婀娜之致。小妹明妍，他日尤当拔萃，惜时无杜牧，莫订柳枝后约尔。

小金凤仍在高二家，因有主者，匿不见人。东山生于十二峰人座中，得一邂逅，述其大略。娟秀宜人，不负盛名。喜凤貌娟静，寡言语，澹妆凝坐，竟日默默，粲然启齿，委婉可听。翘笋纤细，竟称少对，莲步姗屑，情

状袅娜。惜双耳重听，遂为白璧微瑕。时又有大小宝玲者，并侨其家，小宝玲尤端倩，双眸清朗，秀色撩人。工度曲，善理觞政，连举巨碗，不致酩酊。余与东山生初见之，即屈指相许，厥后花鸟流连，眼界日扩，而鉴赏所加，终少伦比。大宝玲丰肌腻理，素面朝天，不假粉饰，天然入画。引喉按步，宛转璚筵。虽非楚楚纤腰，政不觉环肥为累。朴庵生赏爱卿之倩爽，十二峰人称明珠之工于语言，刘桢平视，原觉稍异中人，未敢竟升上第尔。

余初至解装，香草词人即盛称玉红，以《京江晏花小序》见视。知为京江花丛之冠，与小云齐名。闻以避人旋邗，知者争以先睹为快。而玉洞桃花，未识仙源何处，令人如望海上神山不可即也。会予同东山生香草词人京兆眉史同访喜凤小宝玲，谭及玉红，始知即在三径草堂，相去不远。同人欣跃，挑灯亟访。时秋月微阴，商飚徐扇，莲花漏下，已将三滴。披荆履棘，越陌度阡，深巷重门，铜镮徐叩，老媪少娃，款关延客。白已他出，期以翌辰。待晓招携，重寻莎径，直造绮窗。玉人初起，倚帘晓装，真发如云，鬓髻珠额，桃腮含晕，杏靥微涡，娇逐步来，羞从面起。靡颜韶齿，星眸射人。含笑延坐，寒暄甫毕，一座尽怡。顷之春柳生踵至，女伴麕集，合坐谐谭，数刻始别。从此同人招饮，座无玉红不乐，玉亦非坐中人不欢也。玉善觞政，拇战尤工，东山生最喜与角，酒兵亦称大户，酒酣耳热，逸兴横飞，媚态憨情，色飞眉舞，举坐輾然。顾性特兀傲，脂粉生涯，偏忤权豪，桃李其色，铁石其心，不免动遭时忌耳。

双珠年称十七，旧隶京江为三径主人假女，挂籍邗上。肥比玉环，憨如袁宝，固宜长把花枝傍辇行也。谐语媚词，百态横集。而双蛾微促，若不胜情。十二峰人与有旧欢，既而唇反。东山生屡思还珠合浦，鸳字重描，竟未易再为撮合也。性慷爽，遇所不可，不少假借，背人默坐，冷语侵心，令人不能复耐。当其得意，魂飞色授，情态嫣丽，妖语妍词，百端交作。加以颜如红玉，光艳莹然，芳容相对，真个销魂。倘入汉宫，合德亦当却步，诚祸水也。无他伎能，而艳帜独树，余在白门，即耳其名。到此，始知名不虚得。第其素性翾轻，乳燕傍门，不肯旧巢恋主。恐花暝柳昏，仍未免春泥狼籍耳。喜凤姓王氏，年只十四，举止佻冶，而时复羞涩，媄光妙视，情态天生，宛似大家青衣。兰香亦王姓，年已不少，貌瘦削，见客依依，移晷不去，盈盈脉脉，若不胜情。妹兰娟倩爽，齿牙快利，间以诙谐，时作憨态，工讴北词，年仅及瓜，当推后来之秀。明珠旧名小如意，齿近老凤，貌平平而雅工弹词。东山生每见，必索其唱小词，颇觉听之忘倦也。

宝珠邗上人，而新归自崇川，余初从岑氏斋头见之，齿类徐娘，而偏饶丰韵。天寒倚竹，翠里生怜，弱柳晚风，珊珊莲步，有林下风气，非复障袖抹肩故态也。雅工词令，从容酬答，款曲得宜，酒酣度曲，以盏代茗，可称大户。觞政极严，不少假借。东山生尝与角拇战，鏖数二合，始不相下，既而输服，饮乃极欢。侨高麻子家，以事杜门，客必逾垣，始得相见。同人过访，偶效西厢，粉墙不至高似青天也。瘦如飞燕，弱不胜衣，鬓影花香，别余清韵，花丛中目为瘦宝珠，果然人比黄花矣。小云旧为京江名下，侑觞者，招无虚夕，而色艺平平，名士殆如冠玉耳。小素为麻子假女，娟楚有致，举止安详，久负时名，近为一武夫以千二百金购去。水底鸳鸯，固较胜溪头鸂鶒。第闻十二金钗，已列其六，满园春色，恐不免有红杏出墙之虑也。夏秀莲，金莲之妹，自京江还，丰硕醇粹，靡颜腻理，体似昭仪，客有挑之者，以鬑鬑有须，始多扞格，俄此君以星相之说，属工芰薙，夜雨池塘，不生春草；东风帘幕，独对名花，何乐如之！好事者辄缘此相嘲，客亦不讳言之也。姊妹并工度曲，曼声徐引，听之忘倦。金莲字云仙，尤工琵琶，指音清脆，颇殊俗响，谭话娓娓，举止娴雅，珊珊子亟称之。现亦旋邗，酒阑茶罢，偶一清谭，觉梨花夜月，别有会心。较异芳春桃杏，差堪与南枝倩影，同秀罗浮尔。

陈四家住石牌坊后，败瓦废椽，榛芜极目，曲折始达。姊妹花开六七枝，驰名者巧玲双玉。余从京兆眉史同访巧玲，值以玳瑁箸供食，放箸延客，情词款曲，软语昵人，嫣然作态，令人心醉。眉史一见倾倒，屡欲招致，以双珠故，未能遂意。会双珠以事他避，始数招侑觞，悄语缠绵，备极兜搭，殆足销魂也。双玉年廿许，以讴名，一曲明珠，时称罕比。惜嗜阿芙蓉，不免消瘦，双颊略为减色。金玉年将及笄，而情态颇足，亦以善讴得名。玉蝠倩秀，楚楚可怜，伎艺亦可观，论者谓胜于二玉。爱香少有时名，大致倩雅，素琴初见，未笄，貌具男相，未几而云鬟雾鬓，绰约生姿，睇眄有情，别饶小儿女风味，真后来居上尔。

十二峰人尝以秋日招饮小高二家，从人深巷，仄经徐步，蓬蒿满目；蛇行纡折，棘刺牵衣。俄而深堂曲室，别有洞天。酒炙纷陈，竹肉竞进，觞饮极乐。名花六七，酬答杂沓，情意殷勤，亦一胜也。陈爱珠小字月仙，十二峰人所昵，双眸颇明秀，善眄睐，顾盼流传，隐含荡意，背镫送目，春色撩人。忽以事忤所欢，大受讥嗍，同席复歌小词嘲之。粉泪盈盈，珠零粉颊，合座力为缓颊，乃已。春林妍雅有憨态，喜林其妹，颇似高家喜凤，而加以儇利，善谈谐，不如其凝静也。如香翠香亦姊妹，如香貌中资，善讴吴歈，清越有节，略能识字，情词宛转，舌妙粲花，国香主人曾招致之。翠香乏婀娜之态，而眉目偏具姿媚，凝重不喜言语。十二峰人曾泥余招之侑觞，一曲当筵，珠喉宛转，不寂寞也。闻并工蹋歌，能演小剧，引喉按步，略有可观。惜过客匆匆，未睹氍毹舞态。兰英为怀宁听月人所青目，极相爱昵，齿虽雏凤，而言词儇黠，齿牙清丽。其余如玉琴、素云、素娟辈，虽少挟所长，而皆鲁卫之政，只堪为风雅附庸耳。

刘三娘住芝麻巷，新居未久，花枝十数，文秀小亭为翘楚，意致明媚，亦颇可取。主人假孙女喜林，年才十四，貌略似小宝珍，而眉目娟秀过之。双眉熨贴，意度端凝，倘探以吴钩，瓜字含瓤，不妨窥见秘隐也。素兰新到，貌似娟楚，意度温婉，仅一接谭，不能遂相题品。余子碌碌，无烦再费楮墨尔。

曲中装束，尽效苏台，匆促不暇，始加鬏髻，金泥裙带，翠袖芙蓉，摹仿未必全工，而规模竟为粗具。每一过从，差免生迁客之悲。间有工昆山曲子者，渭城杨柳，恍操南音，不致秦声增人忉怛。三五女郎，类工调谑，儇利便捷，啭若春莺，能令游子荡心，老成醉魄。酒酣耳热，促坐合尊，香鬓厮磨，兰言徐款，斯时非柳下季恐不胜坐怀矣！

古人千金买笑，而今则缠头之赠，有赏其工于哭者，南词中如《哭小郎》《哭孤孀》之类。向为江北擅场，二八佳丽，往往专能。十二峰人东山生颇喜听之，每际欢场，辄索此曲，曼声徐曳，哀音动人。每至转咽过情，真不止如泣如诉。后庭玉树，未必如其悲感顽艳。一曲红绡，亦外篇也。

九月既望，余偕东山生及诸同人为三径之游。日色方中，微云幕历，意谓少留，即可命驾。乃秋雨淋漓，自午彻夜，主人殷勤留饮，遂命壶觞。姝玉二姝，先已他往，俄顷旋返，张筵列坐，品酒征歌。漏下三鼓，始同还寓。街衢积水盈寸，肩舆灯火，相从道旁，极尽欢娱，正复不觉其况瘁耳！

余辈聚处谯游，春柳生柳枝庵中居多。每聚，酒炙叠进，珠玉在前，觞政竞角，行歌相和，无客不酹，靡饮不欢。香草词人悬弧日，同人公为介寿群萃庵中，小斋明瑟，张镫围坐，飞觞醉月，兴会飙举，备极欢洽。固由主人好事，诸同人兴亦不恶也。

春柳生四月间，同月旦客游京口，邂逅小云玉红。遂介香草词人四明珊珊子同招侑觞，酒尽歌阑，俄而鼓棹，从此颇相系念。小云适来，旧雨乍逢，遂相招致，花朝月夕，时接清谭，遥见玉红，翩然绝迹。朋侪谯集，非红不招，固尤物之移人，亦钟情之非妄已。月旦客颊有梨涡，玉红一见心倾，极相顾盼，时共嘲谑，牵裾引袂，别具缠绵，虽春柳生在座不忌也。同人以此时相揶揄，月旦客辄讷无以对，俯首弄袖，颜如渥丹，政自别饶风趣。

十月中浣，□金总戎奏凯而还。舣舟邗上，合声色选歌舞以尽其乐，小金凤宝珍及玉红诸名艳毕集。酒酣彻晏，独留金凤为夜度计。沛国观察夫人手为理妆劝进，鸳鸯队子，旗鼓一新，鸾栖三宿，赠缠头锦甚丰。金凤从此称病，客或过访，云鬓惺忪，花容寂寞，居然弱态，娘子军固不敌金铙屡奏之大帅哉。坐此情兴大减，往往避客，职是故耳。

四明珊珊子旧识玉红，雅自属意，未克定情。忽自京江放棹而来，香草词人喜相告语，同访玉红，肆筵命饮，酬答甚欢。俄而招致者至，意拳拳竟不肯赴，鸨母谆嘱同人劝驾，徘徊不忍，珠泪盈盈，萦绕目睫。再三开导，勉强一往。俄顷即还，醉颜微酡，散步凝笑，俨如弱柳春风，摇曳作态。翌日重饮柳枝庵中，华镫夕张，式燕且誉，赌酒论歌，丙夜方罢。珊珊子因有事京江，旋即返棹，卒未能通款曲。鸿爪雪泥，徒留踪迹尔。

陆素香曲子师之女，旧在三径草堂。貌中人，伎能粗具，楚客昵之，遂别卜居。客以久交，冀成眷属，素香雅非所愿，客乃伪造婚券，诡称买妾中变，鸣官压制，会有人赀为解者，事始寝。居不匝旬，客以赚人钗钏被控，系请室半月方释。天道好还，政不必谓野宿鸳鸯，可供鱼肉耳。

楚人缑山氏拟纳玉红，赠遗优渥，无夕不招，冀相钩饵。玉悟其术，意微却之。客大失望，遂相逼辱，致遭讼累。入金为解，乃已。而所得已耗七八矣。牙爪耽耽，唇舌时作，草堂杜门，既而远飏。春柳生时访息耗，若有所失，月旦客尤切至，无日不于春柳生前，殷勤探问，意态可怜。他日重逢，不知个人何以发付也？

东山生一见瘦君，颇垂青睐，而自守綦严，流水行云，不欲偶着色相。瘦君亦殊倾倒，红偎翠倚，依依可怜。东山生尝拟遍作朱幡，普护花界，可谓菩萨心肠，未知此种愿力，果能偿否？

曲中以招致侑觞为最乐，合尊促坐，对酒当歌。心许目挑，情文交至，不甚唱夜度曲，知音素稔，始克一度寻春，虽粉黛生涯，非尽肉林鹰犬也。女郎称未破瓜，讳言改装。有私昵者，银釭背坐，偷解罗襦，亦情不自禁，惟不肯公然延迷香洞，设神鸡枕耳。

绨袍生初自淮壖来，一见玉红，即相倾倒。阴市珍物，窃通赠遗，始犹扞却，固请乃受。曾玉以他事积忤尊客，生为排解百端，得以无事。自此感荷，颇加眄睐，生侥幸得当，曲致拳拳，虽水月镜花，而相赏竟在骊黄之外。适有高湖之役，浦飒既挂，兰思犹萦，遍致书函，属为铃护，真可谓名花慧鸟，鉴赏非虚已。

晓风残月，铁板红牙，低唱浅斟，冶游胜事，顾量珠记此，曲间颇属罕闻。即有名工，亦非昆山本色。分刌合度，良非易言。三月广陵，竟嗟绝调，学圃客至自淮西，清讴素擅，引宫刻羽，曲尽其妙。柳枝庵小集，酒酣

耳热，引喉高唱《关大王训子》、《赵太祖访雪济师伏虎》诸剧，兼及生旦家门数曲。音节谐和，高下抗坠，各得所宜。四座神王，邃工大有裂破玉龙之惧，是日城北公招春林侑觞，虽勉强数阕，不免颦效为难，曲高和寡，良有以也。

步步生莲，美人所必不可少者。石榴裙底，罗袜一钩，最足令人魂销。乃遍览群姝，虽非白足摩登，大都有湘兰之病，使杨铁崖复生，不能更以鞋杯行酒矣。高家喜凤，极为纤妍，双趺贴地，正如出水红菱，婀娜可爱。余者间有可取，而彷佛偏难，衣香鬓影，色色撩人，毕竟葑菲莫采，可称憾事。

尤物招忌，自昔而然。往往名姝，易遭谤訾。硗硗易屈，真不妄也。玉红、小宝玲辈以艳名久享，车马盈门，酬应少疏，即忤物议。饮食之讼，时复中之。倘非持护有人，玉碎香消，诚为可虑。而当官符甫下，追呼满庭，或蹂躏横加，举室抢攘，温柔乡中，受此恶境，施之者未知诚出何心？当之者不觉因而裂胆。余在邗时，目击耳闻，往往眦裂发指。迄今扁舟雨夜，停泊荒原，犹觉风波可虞，胜于利涉也。翌夕泊舟蒲涛城下书。

火井生莲，自非虚语，院中本陷人坑堑，况当时世艰难，献笑倚门，鼠雀时虞。危于燕幕，有何顾恋？不急抽身，第或知已未逢，虚左相待，或父兄逼迫，因循未遑。是亦人情，不妨相亮。若乃齿同房老，春花秋月，暮去朝来，尚贪恋风尘，不思退步。窃恐明眸皓齿，空负花枝，舞扇歌衫，终归流水。始叹悔迟，何嗟及矣！

冶游裙屐，往往工制楹联，赠所赏识，曲中姝丽，亦多喜赠以联语，藉结翰墨因缘。是以此中竟多佳句，小云如“钱塘苏小前因在，巫峡朝云变态多”，“明珠如明月，一轮人独立。珠帘半卷双燕飞；玉红如笑我，重来修玉镜。问卿可事堕红尘。”款皆修月主人，竟是一人所撰，不知何许人也？喜凤如“喜从萍水逢知已，凤集梧冈迥出群”，亦尚平稳。月仙如“月夜又逢桥廿四，仙山不隔路三千”，又如“圆相最宜修桂魄，诗心端合制蓉裳”，则十二峰人所贻。又有赠玉红集句一联云：“夜月玉屏巢翡翠，春风红豆误鹦哥”，跋语亦甚工倩，绨袍生赠联云“琼箫月冷人如玉，绣幕春酣花正红”，东山生赠宝珠云“小字瑶钗痕刻燕，清讴琼管句探骊”，皆有四六跋语，清丽有则。余集宋词为人赠兰英云：“春入兰心，娇含柳眼；花销英气，酒祓清愁。”亦天然玉合子也。

时流评骘以小金凤为最，小宝玲、玉红亚之。以余所见，宝玲端倩，玉红流丽，各不相下，自具擅场。小金凤，余知之未详，不能臆断也。窃谓风尘本无全美，零珠碎璧，止堪义取断章。金屋兰闺，丽人不少，自与东风桃杏，品格不同，未可相提并论，特仅此品题，差异自郐无讥尔。

浓桃艳李，取胜一时。巷陌东风，仅娱游目。向来色艺并称，始为全璧。今则正声响绝，真美亦稀，风月平章，只可略观大意。下乘人物，概不以污齿颊，并非惜墨如金也。徐青藤《画蒲桃诗》云：“半生落魄已成翁，清卧萧斋对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余以孤舟夜雨，藉遣寒宵，亦犹青藤托兴丹青，销磨岁月。非谓此中有人，果可呼之欲出也。

曲中诸美，均系假女，其姓氏多不可问，即名字亦往往时为更易。阅时稍久，不复可寻。名姝稍为易访，以传闻既遍，不肯再更也。玉红本姓陶，其家尚存，余则或转徙贸迁，或出自童稚，不复知生我何人。飘茵落溷，故是各具因缘。第如此浮生，殊为可悯，不知过去因中，果何脩积，获此善果尔？

院中缔交，谓结线头，江北里下河各处皆然。八家大率此中巨擘，谓之清堂名。下此者谓之浑巢子，凡在浑巢中者，不能污泥自拔，即偶尔鸡犬升天，终不为同侪爱重。流品之分，曲中犹然，固可薰犹一例哉。

余尝偕香草词人东山生闲行道左，经一曲巷，倚门女郎，姿态清洁，辗然顾笑。经过数武，试一回首，尤笑不可仰。方拟追踪，倏已含笑进巷，叩门而入，窥其举动，大是秦楼。他日偶过，见面即笑，究竟不知谁何，未暇详为搜访，大抵此邦花枝不乏，本非客游人所能遍识。画楼曲室，径绝渔郎，诚未能一一问津尔。

招伎侑觞，人不过饼金二三枚。即劝酒当筵，备极酬答之乐，座客既可尽欢。女郎亦乐于从事，名为出局，以是为荣，所费不多，往往非花不醉，第从此竿头日进。则沈酣花月，所需不赀，窃恐阮藉囊空，未必花枝含笑，不若过眼云烟，为不失本来面目耳。必求极乐，毋乃太痴。

旧城中有居姓姊妹二人，大略娟楚，新有营弁某以三百金易其妹，其姊少逊，闻尚待贾。同乡友人为言之，水师总戎幕中有东瓯氏者，酷喜金玉，往往招携，须髯如戟，时为拔去，亦不以为忤，久而愈笃，可谓爱花成癖者，亦此君为余言也。

十二峰人尝同国香主人至徐宁门，访一姝丽，深巷曲折，数绕始达。小楼清雅，丽人在焉。字曰香依，钱塘苏小也。归为余言而屡欲往寻，不特路绝桃源，抑且芳踪幽杳，几如峡云无迹，莫可端倪，闻貌甚端妍，而词藻辩慧，且将有所适，惜乎未能谋面也。

清江陈玉蝠为曩时花榜殿军，往在海陵曾见之，工讴昆山曲子，套数极多，言谈斐亹，竟日不倦，故是老宿，后辈所不及也。住蒋家桥，闻有主者，不复可往，学圃客尝因缘一见，态度犹昔，惜未能重访尔。

游三径草堂者，辄以珠玉同称。余辈初亦等量齐观，谓未易优劣。会物莲生耳珠玉之名，泥余同访。晓妆初罢，连袂偕来。芙蓉帘幕，接谭未久，生即谓余玉有光艳，差近雉皋金玉二姝。珠则粗才，不过少异寻常脂粉。余深维其语，殊觉大有会心，自此品题，当无舛错。

此间有名黄鱼者，大率村墅女郎，饰貌修容，侨居城市，茆帘竹舍，作夜度娘。亦间有姝丽，可悦时目。惟莲船盈尺，湘裙徐启，满床蹒跚，不免令人索然乏味。闻此种率工房中纵送术，是以嗜痂者甘之如饴，斯亦冶游之外篇，风雅之变境也。

魏晋乐府有巾舞拂舞，遗制久佚。今则二八女郎，曼声按步，宛转蹋歌，和以筝琶。每当绿酒微醺，红灯高挂，寻音按节，心调气和。翠巾徐拂，衣香袭人。有足神移目夺者，非知音密席，推奖再三，未肯轻试纤腰，偶施雅步也。其曲有《独上小楼》《独对孤灯》诸则，并皆情致缠绵，虽非白雪阳春，大率昵昵儿女语，加以金莲贴地，瑶佩飞云，楚楚腰肢，氍毹迴转，倍觉情文相生。玉蝠、大宝珍、王喜凤最擅胜场，余亦有专工者，殆亦巾舞之滥觞欤？

小金玲侨高二家。新自崇川归，未数日也。貌秀倩，意态甚媚，齿犹雏凤，楚楚生怜。金珠年十八，自京江来，貌丰艳，意态恬适，绮席乍登，时誉大著。宝珍旧在海陵，曾同游谯，昨亦返棹崇川，齿虽少长，尚可想昔日规模。谭话颇不枯寂，惜嗜阿芙蓉，不免秋娘渐老耳。

朋侪中十二峰人最豪宕，流连歌席，色舞神扬，雅近吾家横岘生气，概春夏气良不可少。东山生和而不流，虽有国风之好，不过香草美人之思，不屑屑求实际也。第用情最深，有所向往，固结缠绵，不能自解。幸防闲有素，不致倡条冶叶茧裹絮缠耳。香草词人亦长于情者，惜以杨枝夙约未酬，无暇作章台新梦，所以与花周旋，未著色相。春柳生绮岁多情，而自期甚厚，操守亦严，虽心赏有人，终未肯红楼选梦。夫惟大雅，卓尔不群，彼君子兮，何日忘之？

对山余墨

[清]毛祥麟撰　扈晓敏整理

《对山余墨》，晚清上海毛祥麟撰。杂记当时的社会琐闻、轶事传说，夹有神怪报应的情节。其中《傅善祥》、《九妹》、《赵碧娘》诸条言太平天国女官事，记载独特，不类他书；《黄道婆祠》言此祠之沿革、兴衰，颇有史料价值。据《香艳丛书》本标点整理。

石　瑰

蜀郡石生名瑰，弱冠游庠，丰神秀逸，以父母早世，自幼随大母，依伯父履吉。吉尝贩楚，富有金而艰于嗣，以故夫妇爱瑰胜己出，寻常不令出庭户。时届清明，随一仆至坟园拜扫。焚帛既毕，散步村郊，去墓二三里，得一溪。溪西有小庵，桃花出短墙，色艳殊常，遂度平桥，绕溪行百余步，见庵门半启，上悬朱额曰"朝云"。入则惟一老僧趺坐，喃喃诵佛号，见客不款接。庵虽小，而结构颇幽洁。庵后小圃，遍植绛桃，花发正繁，周围槿篱，篱外清潭镜澄，柳阴蔽日。生喜幽僻，近溪小立。瞥见隔溪茅舍中板扉忽启，一绝代女郎款步而出，衣装澹雅，瞥入花丛。顷见手执梨花一枝，盈盈微笑，冉冉入门。人面花光相掩映，生不觉神摇意夺，痴立久之。未几，日暝烟凝，双扉恨锁，方怏怏间，仆适寻踪至，遂相与返。生归，意恋殊切，思就兰若下榻，冀得再睹芳颜，乃请于大母，遂假僧舍读书。居旬余，恰无所遇，因问僧隔溪双扉常扃者谁氏。僧曰："甘姓。"问"家有何人"，曰："夫妇力耕自给，闻近有寄居者，不知为谁？"又问："过溪有迳否？"曰："沿溪而西，有小桥可通。"一日生晨起，复至后院遥望隔溪有女，背坐帘下浣衣。视之，正前所见丽人也，喜极，竟忘顾忌，绕溪疾走，直达甘庭。女闻履声，瞠目回顾，无决缩状。生睨之，面麻鬓秃，蠢然一物也。即欲返步，女曰："汝来此何事？"生局促无词，曰："宅上非甘姓耶？"女曰："我家无姓。"生曰："误矣！"急趋而出，不禁自笑。即题诗僧舍云："草色遥怜绿正肥，桃花门巷是耶非。等闲已识东风面，万斛春愁付钓矶。"遂辞僧而返。明春，履吉五十初度，戚党咸集。生有姨母适秦氏，为里中富室，亦来拜祝，仆从如云。至晚，设席内室，灯烛辉映，女客次第坐。生入内窥探，见秦背后立一侍婢，绝美。细视之，又似昔日折花女，始悟固有其人，前所晤者，殆非耳。更深人散，生潜身入谒，秦呼之入，旁坐叙话。生见女俯首侧立，眸瞩不转。秦觉之，笑曰："甥好此女乎？固有眼。婢本楚产，以父死鬻身来我家，将三载矣。今年十四五耳，其性格体态，在侍婢中固不易得。然有一短。"手揭其裙幅示生曰："惜乎底下莲瓣如蕉叶耳。且有暗疾，衣葛时，腋臊胜兰麝也。"言罢掩口笑。生闻，乃又怅然失望。未几，川楚教匪作乱，官军四集，徐逆就俘。先当履吉贩楚时，曾与徐族侄同伙，归后亦通音问，至是以索余党波及，庭鞫无可辩，狱成，吉坐远配。去后，生奉大母命往探。一日薄暮行山谷中无宿所，心惴惴。遥望林外隐起炊烟，疾趋之，得一小村落，舍宇无多，咸依山麓。适见一媪汲水溪边，生即进揖，以情告，愿乞一席地，得免露宿，当有薄酬。媪曰："我家无男子，未便留客。"生曰："乱山合沓，绝无行人。倘非老母垂怜，惧为虎狼所食。"媪停睇熟视曰："郎君得非石家小秀才乎？"生讶曰："是固然矣，不知老母何由相识。"媪曰："老妇本楚人，昔以探亲入川，流寓蜀郡乡间。当郎君送学时，偶同二三村妪入城观看，故识之耳。然素闻郎君席丰履厚，日惟闭户读书，未审何由至此？"生曰："伯父为官事所涉，羁留远地，故特亲往探之。今早匆匆就道，不暇计程，以至迷窜。"媪指临水短扉曰："此即寒舍。怜君文弱，难忍霜威，室有短榻，可权假一宵耳。"生喜，随之入，则小庭花砌，斗室茅檐，颇觉疏雅。将升堂，见一女子从复室出，虽荆布之饰而光艳射人，见生即翻身入。生以媪在不敢正视，略一斜睇，觉其体态容华，又宛似隔溪人也。坐未定，闻内娇声唤母，媪入。生窃听之，语细不甚了了，惟闻媪曰："秀才非暴客，留何害？"少顷进晚餐，葵羹蔬味，食颇不恶。既毕，媪携灯导生入左厢，匡床、布被、几椅悉备，生展谢不已。问老母上姓，尊府尚有何人。媪曰："我家姓巫，先夫谢世已五载。老妇无子，室惟息女，飧飧出十指，惭以告客耳。"语次，闻低声唤茶熟，媪起。旋捧一小盘出，内置紫泥壶，及一小杯。生饮之，味甚甘芳，极口称美。媪曰："此茶名寿春，畅月萌芽，摘之雨

前，诚为山中贵品，出邻家所惠，聊以供客。”生又起谢，媪曰：“山村无更鼓，顷见月已西斜，郎君明日长行，宜早寝。”遂代掩扉而去。生于无意中得遇佳丽，又异其绝似意中人，反复凝思，不能寐。天方曙，即启扉。顷之，媪亦出，供沐进膳，意甚殷。生酬以金，坚却不受，曰：“郎君去途尚远，留以自便。后或有相见日也。”生感谢辞去，越岁始抵戍所。时履吉为披甲奴，蓬首垢面，见生泣曰：“余不幸遭此奇祸，已拚客死异乡。念石氏惟汝一点血，孑身行岩谷，倘为虎狼食，宗祀绝矣。此地非汝久留，宜速归，苦志诗书。若得成名，我死无恨。”乃为乞诸土人，得附木商而返。然自大讼后，门庭萧落。生归时，祖母已物故，室惟伯母，日夜哭泣，双目失明。生设蒙学，岁得数金，仅供饘粥。里有邵孝廉者，生同学友也，尝谓生曰：“君无兄弟，今年逾二十，犹未娶，非所以重宗祀。余为君筹之久矣，而苦无其偶。近闻邻有母女避兵来此，女美而贤，君其有意乎？”生曰：“度日尚愁不足，敢言娶室耶？”邵曰：“已为君访明，女操针黹，精巧绝伦，日可得百钱，足自给，无待食于君也，请弗疑。”生犹未应，邵曰：“实告君，已代为纳聘矣。月朔长良，可洒扫室中，我当送新妇至，聊备喜筵为贺，更不烦阁下郇厨也。”生遂告知伯母。如期，邵担酒登堂曰：“新妇至矣！”生曰：“奈无衣冠何？”邵曰：“故人尚有绨袍，未知称体否？”即于袂中出衣一袭，催生速服。顷闻鼓乐声，采舆已至，邵为主理内外事。礼毕，设席堂中，大欢剧饮，入暮辞去。生入见妇，则甚惊异。女曰：“君识妾否？妾家即山中假宿处也。”生曰：“然则朝云庵后隔溪茅舍中折梨花入板扉者非卿耶？”女曰：“曾有之。君何得见？”生因述前事，并言所遇之屡非，至今未释。女笑曰：“是矣！君自见妾后，凡所遇者妾之姊与妹也。妾同怀姊妹三人，昔年从父入蜀，侨寓甘家，不幸父死异乡，贫无以殓，遂鬻妹于秦氏。姊虽貌陋，体态颇类妾，因失爱于母，遂配甘之养子。独妾自幼读书，解翰墨，最得母怜。又图携妾回里，不意故乡遭乱，道路梗阻，因之暂避山中。嗣闻逆党四窜，将次入山，乃又暂回郡城。前邵孝廉来议婚，母询家世，悉为君，故遂欣诺耳。”生闻始末，深叹遇之奇而缘之有前定也。生自得女为妇，虽处贫而益不改其乐。女勤事女红，舌耕指织，渐得温饱，因遂迎养其母。厥后履吉以遇赦得归，仍事负贩，卒成小康云。

雨苍氏曰：“是耶非耶？神光不定，一误再错，绝妙疑团。究之赤绳暗系，虽处天涯海角，终有欢聚时。但月老如邵孝廉，其撮合处，尤宜买丝绣之，铸金事之，家尸而户祝之。叙次亦乍阴乍阳，离奇尽致。”

钱鹤皋

钱鹤皋，故吴越王镠后，累世富厚，祖文，父大伦，皆慷慨好施。鹤皋性豪迈，尊礼，知名士，广结海内侠客，援人之厄，不惜千金，人以豪杰目之。世居邑西南三十余里之王湖桥，与华亭全贾二生为契友。时元顺帝不修政治，耽宫室苑囿之娱，穷舆马珠玉之玩，令四方贡珍奇，运花石，天下扰乱，群雄并起。张士诚据高邮，陷泰州；陈友谅破安庆，攻隆兴；明太祖兵起和阳，渡江取太平路，克金陵，战争遂无虚日。鹤皋谓二生曰：“烽烟遍野，百姓死亡殆尽矣。蒿目时艰，谁能出水火而登衽席？”二生曰：“今封圻大吏，溺于声色，厮养都纨绔。贼氛一动，如以菌受斧，元祚其终于此耳。然四方之兵，或起自绿林，或裹胁成众，皆非定乱才。论东南之众，莫如张与陈。张系白驹场停民，骤得富贵，妄称尊号，陈本沔阳渔人子，贼其主而收其众，此皆李二山童之流，行当自灭。惟江左之师，号令严明，不嗜杀掠，今又东下婺州，或可以图霸业。然起自寒微，恩信未立，聚散未定，新附巢湖之师，渐有逃亡，其所向克捷者，未经劲敌耳。如君好义，名闻远近，能散财聚众，假扶元祚，号令天下，复先业而建非常，在此时矣。”钱惑其言，遂结士诚故将韩复春、施仁济等，招集流亡得万余人。至正丁酉秋，士诚降于元，授太尉，开府平江，保鹤皋为行省右丞。明吴元年，大将军徐达引兵东下，松江知府王立中降，达命荀玉珍守松郡，檄各属验民田，征砖丸于万甃城，一郡扰动。钱乘民心思变，坚帜起义，以全贾二生为参议，姚大章为总兵元帅，据上海，自引兵攻府治，用罗德甫为先锋。德甫系钱佃户，有胆力，七战七捷。玉珍弃城走，追杀之，遂据府城，因华亭知县冯荣，别遣甥韩世德人嘉定，执知州张牵。又令子遵义率小舟数十走苏州，欲与士诚合，以求援兵。适达骁骑指挥葛俊帅师剿之，遇遵义于涟湖荡，大破之，全军覆殁。葛遂由顾浦塘进攻鹤皋，钱军闻炮声，皆骇走。俊笑曰：“乡兵耳。”即麾军入城，鹤皋从北门走，葛追及之，战于横沥。鹤皋受缚，槛送京帅。临刑，白血喷注，明祖异之，恐为厉，因令天下设坛，祭鹤皋等无祀鬼魂。时上海知县祝挺，潜起兵截杀姚大章、罗德甫等，全贾二生自沉于河。鹤皋有妾芸娘、女蕖馨，闻松江破，俱生瘗焉。今王湖桥北有石池湾，云系鹤皋别墅，悉以白石甃房。大涞庙前有双井，东井谓鹤皋事败，沉兵书战图于此。后尝凭井为祟，犯之辄死，人莫敢汲。明末庙毁，村民以佛像投入，欲压之，而井益灵。其妾女瘗处曰肖娘墩，高数尺，广五丈余，前有芜地二三亩，有石马石亭，下筑地室。道光某年，好事者启穴视之，无碑碣，亦无陈设，遂复闭。蕖馨，字莲仙，美而才，有《点红阁诗》，毁于兵，惟相传其《绝命词》，有“愁听楚歌空有泪，烧残秦火岂怜才。他年蔓草黄沙冢，驿路何人问马嵬”之句。闻后有于瘗所遇女魂，相唱和者，率荒诞不足据。惟全贾二生殁，越四年，其友某遇于郊，忘其已死，相与赋诗，载钱牧斋《列朝诗集》。全生诗云：“几年兵火接天涯，白骨丛中度岁华。杜宇有魂能泣血，邓攸无子可传家。当时自诧辽东豕，今日翻成井底蛙。一片春光谁是主，野花开遍蒺藜沙。”贾生诗云：“漠漠荒郊鸟乱飞，人民城郭叹都非。沙沉枯骨何须葬，血污游魂不得归。麦饭无人作寒食，绨袍有泪哭斜晖。存亡零落皆如此，但恨平生壮志违。”

雨苍氏曰：“草昧时群雄角逐，贤否既未可以成败

论。而如蕖馨之负才生瘗，又谁不为之惋惜？其事盖尝见于他说，而比较详审。”

伊密之

溧阳伊密之，才气豪上，明季之佳公子也，喜蓄声伎。尝以三千金聘王素云于吴中，色艺为诸姬冠。一日忽有山东傅生，投刺请见，阍人以非素识却之，不得，然后见。既见，不及他语，但曰：“山左傅某，闻公侍姬中有素云者，艳倾宇内，愿一平视。公其许之否乎？”伊逡巡谢曰：“劳君远涉，兹请少休，得徐议。”傅复慷慨言曰：“某数千里徒步而来，无他渎也。公幸许我，诚当少俟，否则，无过留伊。”首肯，傅始就座。时日已暮，即命酒款之。数巡后，灯烛辉映，环佩锵然，侍女十余辈拥素云出见。傅起立，凝睇久之，叹曰：“名不虚也，此来不负。”因即告别。密之坚挽之，傅曰：“得睹倾城，私愿已遂，岂为饮食哉？”不顾径去。伊怏怏如有失，隐识此生非常流。既而曰：“吾何爱一妇人而失国士。”即乘骏马，追及之三十里外，挟以俱归，礼款益厚。一夕引之入曲室，锦绮华缛供张悉备，乃揖傅言曰：“君来虽出无心，此中殆有天意。今吾以素云赠君，此室即洞房，今晚即七夕也。”傅辞以义不可，且嫌夺所爱。伊曰：“君何疑？赠姬事，自古有之。念君力不能致佳丽，以吾粉黛盈侧，岂少此女？且以君为丈夫，故有是举，乃效书生羞涩态耶？”语未毕，侍者已导素云出拜，傅惊喜过望。既留逾月，伊又为之治装奁物外更资以数千金。傅归，安然为富人矣。无何，闯寇肆逆，明社遂墟。我国家定鼎燕京，有诬告十旧姓蓄异谋者，密之亦为所陷。犹以平昔之惠，人多为之地，而久匿山泽，昭雪无由。时傅值　朝廷开科，已由大魁历清要，十余年间，家跻宰辅。密之得间，寓书起居。适傅扈跸出都，素云发书，始知伊尚未死，惊叹流涕，如感心疾。傅归，即谓之曰：“妾幽忧善忘，不知母家安在？”傅曰：“卿岂忘诸乎？若伊密之者非耶”曰：“然则密之又安在？”曰：“痛遭冤祸，家没身亡已久矣！”素云曰：“以君一介寒儒，岂无生人之累？乃得专心向学，坐致通显，此恩谅不忘。设密之而至今在也，将何以报？”曰：“苟及其生而报之身，且不惜他何计焉？”乃以书示傅。傅阅竟，方沉吟间，素云即截发与誓曰：“脱不能报富贵，何为？”傅乃遍谋之朝士，将同申奏，会以告讦者多不实，天子察前十姓枉，傅遂乘间以请，于是密之得蒙恩返里矣。方是时，傅尝迹伊所在，专使邀入都。密之复书峻却，且言：“某昔日之施，君今日之报，前后之事既奇，彼此之心交尽。自兹以往，君为熙朝重臣，某为山林逸士，两无所憾，不再相见也。”傅与素云得书后，俱叹想不置，而时论亦以此益高云。

雨苍氏曰：“一施一报，看似适得其半，而于赠姬事尤奇矣。具此胸襟手段，直欲奴叱石崇。然惟无所为而为，故卒食报于其后，此与查伊璜遇吴六奇事相亚。第论所报，则吴固优于傅。而如伊之峻却所招，其磊落处，不又高出伊璜一等哉？”

栗毓美

栗毓美，山西浑源人，曾官东河总督。居处出入，必携一木主、一赤衣自随。主无名称，但书恩太太。初栗少孤贫，富室某翁相攸得之，招至家，令与子读，同室卧起，两无间然。居数年，将合卺。一夕，盗忽杀翁子，栗醒，呼众集视，则室扃如故，无迹可纵，群疑栗。栗既不能辨，翁痛子甚，鸣于官。官亦不能为栗辨，论抵有日矣。女固有才色，同里富人王某，先尝求婚于翁，翁以意属栗，弗之许。至是复请婚，乃始以女妻之。婚数日，王某意甚得，因谓女曰：“若弟殊可惜！余以前绝吾婚，不能无憾，乃以重资募剑客，本欲杀栗，不谓误中乃尔。今幸栗将死法，若又因是得归我，愿已偿矣。奈汝弟何？”女闻殊自若。翌日，婉告归宁，则迳人县署，号陈王某语，求雪栗冤。官即提王鞫之。某以词凿有证，不复能隐，乃出栗于狱。见女公堂，女泣语之曰：“吾所以忍为此者，以君之冤，非吾不能雪也。今既白矣，身已他适，不能复事君。仍归王，则冒杀夫名，何以自立于世？计惟一死为宜耳！”即对栗自刭。栗感其义，遂苦志力学，致位通显。然以女故，终身虚正室。又以女与己分已绝，而名无可正，因特谓之恩太太，立此木主。奉之赭衣，当时囚服也。杭州许孝廉沚绿，尝为余言，谓：“遗其女姓，夫栗之德女不忘，宜也。至女以万难代白之冤而卒，能奋不顾身以伸其枉，信所谓奇烈哉！”

雨苍氏曰：“女之事奇不诡正者也。栗固宜祀女矣，而主仅书恩太太则非。盖女于久居甥馆，婚且有期之栗，礼虽未行，分已素定矣。翁以杀子之故，控栗而改妻王某。卒之杀人者，是王非栗，则栗之婚，翁固不愿绝也。且王以图婚之故，欲杀栗而误杀翁子，致以其所疑似者，陷栗而娶女，此固翁父子婿女之仇也。在女虽误委身，然与盗劫何以异？不谓之夫也。夫固有栗在也，而首仇人以雪夫冤，奇在丛陷身于虎穴耳，其事固甚正也。然则女可无死乎？曰此在断是狱者之善为处耳。女惟未达此一间，故言仍归王则冒杀夫名，栗亦有所未达，故谓分已绝而名无可正。我不知其所谓绝者果孰绝之，在栗谅不忍矣。绝自女则栗如路人，既绝分于栗，必将正名于王。夫雪路人之冤，好义者或勉为之，若致夫于法，以雪此路人之冤，则不特无是女也。攘羊之证，有亦安取乎？故曰女之事奇而法者也，栗之祀女，则是其不书聘室而仅书恩太太则非。”

五通神

三吴风俗，信祀淫祠。康熙间，汤文正公抚吴，曾经奏毁。久而禁弛，僧人渐搭房屋，香火复盛，祈祷者又接踵于途矣。道光乙未，江苏按察使裕谦，复毁上方山五通祠，获僧傅德、成镒等，严加惩办，并禁民间如有私奉五通、太母、马公等像者，以左道论，由此始得稍息。闻五通系明祖定鼎分封后，追赠阵亡毅魄，又由将士而思及兵卒，因取五人为伍意，封作五通。以其死无所依，令逢寺庙晏神，必设下筵以享，此五通神之所由

昉也。然兵卒奸淫，乃其生前故智，故死犹扰及民间，特于贞烈之妇，仍不敢祟，所谓邪不胜正也。昆山某氏女，年方及笄，而有姿色。一夕鸣机窗下，五通忽至前求偶。女曰："妾尚处子，一有玷，误诒终身。西村有某妇，何不求之？"五通曰："我曾至焉！奈彼心正不可犯。"女怒曰："彼心正，我独不正耶！"举坐板扑之，应手而灭，亦无后患云。

石洞绣鞋记

石洞在终南山秦岭下孽龙据焉，东西绵亘百八十里，洞口高数丈，横广如之，其中黑暗潮湿，人莫敢入。相传唐天宝中某宫主于上林苑作秋迁戏，忽为腥风卷去，四觅无踪。时有樵者采薪山下，隐闻云雾中有女子哭声，适当洞口，似不甚高。掣斧掷之，扑下绣鞋一只。事闻于官，据实备奏，鞋即主所履也。元宗遂命将，将千人，令樵者导至其处伺之。历数日，了无形迹，惟夜间若有灯二盏悬洞，光射彻天。将乃命军人善射者，发矢射之，光忽散。及旦，即募死士百人，明火执械为前锋，千军后随。入洞见一龙，左目中箭，卧伏不动，其将径前斩之，纵火搜杀洞底余孽，而救宫主出焉。事见《唐说部》。至我朝乾隆三十年夏间，有好事士人，欲穷其际，集勇敢士二十余，深入五六里，杳无所得。再进，恰又见绣鞋一只，而火把已灭，乃相顾惘然而返。

某先达

乡先达某公，未遇时，贫无升斗蓄，而嗜酒落拓，不事生产。夫人某氏，有贤德，以纺织给公，每食必留以待，不敢自饱。时或断炊，则置火酒一杯于几，公归见酒便会意，干讫即大步去，以为常。公每深夜未归，夫人登楼望，遥见红灯二盏照一人冉冉来，渐近数十步外，则灯杳而公至矣。夫人知公必贵，心窃喜，尝准此以候门。一夕灯未见而公已叩户，夫人大疑，问公日间作何事？公曰："无过赌钱吃酒耳。"夫人曰："非此之谓。意君所为，或有伤于阴骘者？"公曰："是无他，惟为相识某代写一转婚书。既非我所说合，且其事既成，不书亦嫁，故代书之，想无害他。"夫人曰："咄！既云不书亦嫁，书将安用？此事攸关名节，断不可为。其速往毁，迟恐不及。"公如闻棒喝，言下顿悟，即驰往，托言书尚有误，当改。其人出书，公急毁，而纳诸口曰："我不作此也。"遂返及抵家，而夫人已笑候门左矣。未几，时当大比。夫人曰："日往月来，老将至矣，冻馁岂长久计耶？值今槐花复黄，曷不藉以自奋？"公曰："我亦思之，奈贫竟至此，只求百文，尚难度日，何来多金作考费？"夫人曰："同袍中或有能挈带者，试谋之。倘少有所需，妾当罄所有，以助公。"因遍探交好，则已俱就道。继至窗友顾某处，知少一仆，因未启行。公曰："弟亦欲往，奈无盘费。君等欲觅仆从，弟愿稍贴舟金为之执鞭，君能带弟一行乎？"顾曰："是何言？君本鸿才远器，众所敬服，岂敢屈为隶人？"公曰："此弟自愿。诸君能周旋，弟已感甚，纵不贱视弟，亦何敢少息耶？"顾曰："如君言，同人谅无不允。某日兄早至东门，码头唤某船户可也。"是日，顾即言之同位。众皆骇曰："某嗜酒好赌，妻孥尚不顾，肯为人服役耶？且彼虽贫，亦士流也，带挈既无此力，若以隶役之，反难免众议，此事万不可。如必与俱，拟各他就。"顾曰："奈已许何？"一友曰："另伴亦难，君既约彼某日，我等可先期动身。彼本无资，未与共事，亦难深罪我等也。"众然其议。至期，公仆被出，徧觅顾舟不得。徘徊间，又遇试友下船，公趋问，始知顾与众人已于某日动身，将出关矣。公闻，爽然若失，自叹为贫所困，致人厌弃至此，不如投水以死。继又念囊中尚有钱二缗，系细君物，不知费几许心血乃始穿就，当觅相识寄回，方不负，遂离岸行。不数步，闻有相唤者，乃旧识某，近开粮食店于浦滩者，曰："先生赴试动身耶？时尚早，盍少坐？"时公欲以被钱相寄，遂入店。某奉茶而前曰："今科先生必高中，当预备驾仪，奉扰喜酒。稍顷，即送先生下船，不知船泊何处？"公闻某语，不禁泪落，无一言。某更骇，问公，因述前事。某曰："先生有志赴考，岂以此阻？奈我力绵，未能独助。姑在此一饭，我当商之同辈，倘得集资赠先生，亦不枉与市井人屈交耳！但不知费应几何？"公曰："十贯足矣。"饭毕，某即出，公独坐以待。少顷，某偕短衣草履者五六人归，指公曰："此即赴考某先生也。"众揖公，怀中各出银钱置桌，曰："请收会钱。"公问故，某曰："此皆同业，适为公合一会耳。"公感谢，某曰："今日不及起行，我作东道主，沽酒饯先生，兼请诸君。"是晚各欢饮尽醉，散时已二鼓。众曰："夜深矣！我等宜送先生归。"遂同进南关，及过仓前水关桥，前行者忽止。公问故，众曰："有巨人跨立桥上，不得过。"公乘醉趋上桥，迫视之，其人高与城齐，仰望面目，黑暗中模糊不可辨，跨立桥中，不言不动。公以手拍其腿曰："汝亦太自便矣，不顾人行走耶？速让。"其人缩左足侧立让公，公方与四人过，则又跨立如故。三人后至，毕是跨下出焉。未几，三人者俱死，始知所遇乃凶神，以公福大，故让之耳。明日，公就道，是科即以高魁获售。明年连捷，成进士，由县令历任显要，有政声。或云："此即乔润斋（光烈）中丞事也。"

雨苍氏曰："读至约伴船处，触绪牵愁，正不知涕之何从也？犹幸一战而霸，藉伸寒士眉头。然念古今来始终不遇，受尽腌臜者何限。怅望千秋一洒泪，王处仲唾壶，那不一一击碎耶？至欲以二缗钱寄还细君，毕竟是性情中人，与寻常吃酒赌钱者自别。"

傅善祥

傅善祥，金陵女也，幼习文史。年二十余，粤逆陷江宁，逼取民间识字妇女，纳之伪宫，充女簪书，代贼批判。善祥婉媚，合贼意，后遂恃宠而骄，牒笺有不当，辄肆批骂，屡言首事诸酋，狗矢满中，盖极诋其不通也。语侵东贼，贼怒，乃借善祥嗜吸黄烟事，枷号女馆。未几，善祥病，乃以笺呈东贼云："素蒙厚恩，无以报称，代阅文书，自尽心力。缘欲夜遣睡魔，致干禁令，偶吸烟

草，又荷不加死罪。原冀恩释有期，再图后效。讵意染病二旬，瘦骨柴立，似此奄奄待毙，想不能复睹慈颜，谨将某日承赐之金条脱一金，指圈二随表纳还，藉申微意，幸昭鉴焉。"东贼阅笺，遽释其罪，并令闲散养疴，各女馆任意游行无禁。善祥因是得渐愈，亦因是，遂逸去，大索不得。噫，女亦狡狯矣哉！

九　妹

东逆自傅善祥逸去，伪簿书，无当意者，而于是九妹特闻。九妹姓朱氏，湖北人，年十九，能诗文，既慧且艳。陷贼后，依伪百长广西某女馆中。某与九妹意甚投，且怜其柔弱，屡辞，不以应选。初贼杀人必假名天父，凿言某事以神其说。至是事微泄，东贼遂作天父下凡状，指出九妹，即传众女官入伪府罗跪。先问九妹曰："尔识字否？"对曰："不识。"问："某百长藏尔否？"则直折之曰："馆中非我一人，何谓藏？"贼怒，令杖。杖数折，血痕过膝，遂昏绝。又问某百长，对与九妹同。遂令挖目割乳，且剖其心。而后枭首谓是天父意，非此不足以儆众也。九妹拘伪府月余，创稍平，即阴结伪王姬，将以砒石毒东贼。谋泄，遂被杀，同馆九人亦与焉。嗟乎！贼陷十余省，所据妇女，不下数万，如九妹者，能有几哉？至某女，以庇九妹之故殒其躯，则尤士夫之所难也！悲夫！

赵碧娘

余尝于客座述九妹事，有多闻见者知，同时又有赵碧娘。赵本良家女，丰姿秀美，年仅十五六，惜未详其籍。初被贼掳，三日不食，与同伴不交一言。或慰之曰："我辈所以忍死者，图有完聚日耳，幸无自苦，可缓以求脱也。"碧娘颔之，始进食。未几，选入绣馆，乃为贼精制二冠，而阴以秽布作衬，冀以魇之。卒为同馆者讦发，东贼初令杖责，乃取冠裂视，复大怒，令于翌旦点天灯示众。盖以帛裹人身，渍油使透，植高竿倒缚于上，以火燃之也。时碧娘方杖晕桂树下，夜半始醒。醒乃自缢于树，得免惨焚。贼怒无所泄，遂杀守者，及同馆知情不举之数十人。夫碧娘一小女子耳，然其绝意偷生，蓄志杀贼，是固九妹之同志。若善祥之媚贼求脱，不啻霄壤哉！

雨苍氏曰："三小传钩绾处，意极自然。故虽平平叙来，不立间架，而竟成常山蛇势，言下又自分轩轾。非胸有史才，谙古文体例者，未易臻此。"

黄道婆祠

道婆生元时，姓黄氏，邑乌泥泾人，自幼沦落厓州。闽广多种木棉，亦名吉贝，纺织为布，道婆处其地而得其传。元贞间附海舶归，遂以是业授乡里相仿习，衣被海滨，利赖及他省。未几，道婆卒，州里咸感其功，既共殓葬，且为立祠，置香火于乌泥泾镇，以时祭享。后为火毁，重建者明成化间知县刘琬也。万历时，邑人张之象改建于张家滨。天启六年，方伯张所望，修宁国寺，复移祠于寺西偏，里人遂于县城之梅溪巷，更建以祀，城中纺织者咸于此报赛焉。入国朝，至道光初，巡抚陶公澍因公来沪，拟为重建，且欲广其址以为园囿。先是余祖母家邢氏，有园在城西，后为李氏别业，号"吾园"。峰峦错叠，古木参差，颇惬观尝。内有带锄山馆、红雨楼、潇洒临溪屋、清气轩、绿波池诸胜，至是遂分李园之半以为祠。观察陈公（銮）、邑侯许公（乃大），邀邑中绅士，捐金建祠，越一载而工始竣。大殿三楹，重堂夹室，屋极华美，外此供祭有庖，燕享有序。殿前建台一座，每岁四月，值道婆诞辰，酬神演剧，妇女云集。自咸丰三年，园毁于会匪之乱。今祠宇虽存，而举目荒凉，游人绝迹矣。

雨苍氏曰："道婆之功，不在西陵氏下。如以利言，则丝贵棉贱，衣被天下，此更攸宜。所愿家收尸祝，百世祀之。"

巫　觋

吴俗尚鬼，病必延巫，谓之看香头，其人男女皆有之。或谬托双瞳，或捏称鬼附，妄论休咎，武断死生，而于富室婢媪，必预勾结藉之，熟私亲，探琐事，名曰"买春"。设偶有病，或家宅不安，婢媪辄捏造见闻以耸主妇之听，延巫入门，必发其阴事，使人惊为前知，遂妄言病者有何冤孽。或云"男鬼"，或曰"阴人"，凿凿竟如目见。病家倘求禳解，则又揣其肥瘠以索酬劳。其术如赴庙招魂，名曰"叫喜"。所招必在冷僻处，又预通庙祝，多方勒索，必令其家礼拜太母忏，谓即"五通母"，而又非僧道所能礼，惟若辈之伙党能之。问需费若干，则过僧道十倍也。其所最盛行者曰"宣卷"。有"观音卷"、"十五卷"、"灶王卷"诸名目，俚语悉如盲词。若"和卷"，则并女巫搀入。又凡"宣卷"，必俟深更，天明方散，真是鬼蜮行径。其称女巫则曰"师娘"，最著名者非重聘不能致，出必肩舆，随多仆妇。次者曰"紫仙"，曰"关亡"，曰"游仙梦"。最下则终日走街头，托捉牙虫，看水碗，扒龟算命为活者。要其诡诈百出，殊难殚述。在富家贵宅，即或浪费金钱，亦尚无害。而平等病家，医药已属不资，乃又质衣典产，供此妖巫，万或病有起色，犹之可耳，倘异时孤寡，因是致难，则为朝夕谋，恐长逝者魂魄亦将赍恨重泉矣！世之甘受其惑而卒不悟者，不诚深可悯哉？

雨苍氏曰："治淫祠，当如狄梁公；治妖巫，宜法西门豹。"

黑白传

吾郡董文敏公，文章书画，冠绝一时，海内望之亦如山斗。徒以名士流风。每踈绳检，且以身修为庭。训致其子弟，亦鲜克由礼。仲子祖常，性尤暴戾，干仆陈明，素所信任，因更倚势作威。郡诸生陆绍芬，面黑身颀，颇负气，口微吃，而好议论。家有仆生女绿英，年尚未忏，而有殊色。仲慕之，饵以金，弗许，遂强劫之。陆愤甚，遍告通国，欲与为难。得郡绅出解，陆始勉从。

时有好事者戏演《黑白传》小说，其第一回标题曰："白公子夜打陆家庄，黑秀才大闹龙门里。"盖绍芬，人呼陆黑；文敏既号思白，仲又有霸力，人尝以小白名，所居近龙门寺，故云。其诙谐点缀处，颇堪捧腹，哄传一时。文敏闻，怒甚，奈欲治之而无可指名。有范生者，父名廷言，曾任万州刺史，物故已久，惟夫人尚在。当《黑白传》事起，文敏疑范所为，日督其过。范无如何，因诣城隍庙，矢神自白。乃不数日，而生竟以暴疾卒。范母谓为董氏逼死，率女奴登门诟骂。仲即闭门擒诸妇，褫其袒衣，备极楚毒，由是人情多不平。范生子启宋，广召同类，诉之公庭，词有"剥裈捣阴"语。郡守以众怒难犯，姑受其词，而又压于文敏依违瞻徇，案悬不断。众见事无济，遂相率焚公宅。公于白龙潭东北隅建阁曰"护珠时挟侍姬登眺者"，至此亦付一炬。凡衙宇寺院，文敏所题匾额，毁击殆尽，董遂闻之上官。时学使王公（以宁）殊震怒，檄司理吴公（之甲）严鞫。吴守正不挠，惟以昌言尤力之郁伯绅落籍，余无所问。其谳词有云："纵恶而长奸，司地方者，固不敢出，杀人以媚宦，有人心者，又何肯为？"遂大拂上台意，不久，即谢病归。而郡痒掌教胡公（胄），屡梗宪檄，不肯蔓引诸生，因亦挂冠去。于是郡中诸先达，亦不直董。张少宰（鼐）率诸绅致公函于学院，有不宜甘心士类，为一家全胜之局，自是王之气稍沮，而事亦寝矣。万历已末，骆公（沇鎏）督学江苏，案临松郡，唱名至董祖常，遽加诃责云："即'剥裈捣阴'四字，死有余辜，不以案结不深究，姑与大杖二十。"一时人咸称快云。按此事衅生床第，祸延学校，剧于焚劫，致陨多命，或谓"文敏德不胜妖"，或且谓"事出公意，仲承乃翁指"。然如仲者罪已浮于杖矣，所惜吴胡二公，俱以少年科第，甫人宦途，而以保全士类，以致屣敝一官，求之今人可多得乎？

雨苍氏曰："口笔皆能贾祸，而笔尤甚。然无心与有心自别。此既有意嘲弄，则凡报复处，亦足为文人轻薄者戒。特未知果出范手否？文敏居乡，既乖洽此之常，复鲜义方之训，且以莫须有事，妄生衅端，人以是为名德累，我直谓其不德矣。"

群芳榜

华亭石臼铺沈氏，饶于财。有沈浚者，幼孤，母甚姑息。既游痒，益听其以厚赀出人，乃愈放荡。时山阴王季重，秉铎我郡，浚与交甚欢。王与学使李懋芳同乡，自恃前辈负才望，凡有言，无虑不从。值浚就试遗才，王曰："吾已为子地矣。但于题下明书'华亭沈浚'四字，当无不取。"沈如其言，李见甚怒，檄府提究。乃挽要人关说多方，仅免笞辱，仍除其名。越数年，改名休文，复人泮，时更狂肆，纵为狭邪。游薄松郡无名姝，出游苏台，日往来平康，品诸色技，作花案。某为状元，某榜眼，某探花，名群芳榜，争前列者率厚贿之。择日迎状元，一郡若狂。按君李森先，廉得其实，饬差密捕，立毙杖下。沈貌寝昵，一目而须长过腹，受杖时，头著于阶，宛转支撑，几致落尽。嗟乎！轻薄子以游荡贾祸，至于破家，甚且殒命，不可为风流自命者鉴欤？

田臾传

同治乙丑夏，友人以南邑雨苍朱君所撰《田臾传》一篇示余。是传余虽未之见，而尝得其说于故友周子荔轩。周与朱居同里，同岁游痒，而皆寒士。岁时相见，每道愁苦。一日周语朱曰："穷愁之况，经我两人笔舌，亦已尽矣！古称欢愉之言难工。子固多才，其能作一既富贵又寿考之文，为穷措大作，开心符否？"朱笑诺，遂有斯作，周为评点。所谓田臾字同贝者，盖折富贵字以言也。岁己巳，雨苍以事来沪，过余斋谭及是传，云："系外编三种之一，尚有《怡云吟馆诗》古文稿，合杂俎墨尘等，共若干卷，遭乱尽失，今为没字碑矣。"时余适有《墨余录》之编，既爱斯作又叹其旧稿之尽亡也，爰序其由而代存如左。其文虽极写富贵，而抑塞磊落，实深颠倒贤愚之慨。此皆不平之气，犹客嘲天问于游戏中，寓感喟者也。有识者自能尝之，毋多赘云。

有唐宏农郡王田臾，字同贝，汉武安侯蚡之后也。祖犁，元宗时领千牛卫，父骍，以勇闻，安史乱，郭令公召为牙门将，以麻角林功历擢蜀川道节度使。遂家蜀，娶米氏，生臾。生时，米梦神锡异贝千万，故字同贝。臾少不慧，虽读书，尝以富贵我所自有，故不终帙，便弃去。然有口辨，作事敏达，析秋毫，特好游猎，驰逐狗马不少疲。有青城山道士过之，曰："郎君此亦何乐？余相子福甚厚，顾第数十年富贵耳！如愿弃凡秽者，合得长生术，子欲之乎？"臾自以世家子，方尚豪侈数十年，富贵何不乐，而欲以长生易之乎？乃不语。道士察其意，曰："使郎君大富贵又登仙，何如？"臾应曰："苟如是，复何求？"道士曰："然则子自勉之，斯（己）耳！"遂微笑去。是时臾年及冠，父以其纵，初不喜。母夫人特怜之，乃与骍议，欲为臾婚。夫人故陈仓人也，时蜀亦有米氏旧，家禾中。白米仁者，官龙武军长史，以功拜泾原道监察御史，奉册迎上皇来蜀，因亦家焉。夫人言氏无子，生女曰"珠称国色"。米夫人欲之，而难其辞，因托宗谊。时与言往来颇得，乃示意。仁固不欲，曰："是特田舍家儿耳，何可配珠？"女言曰："不然。田家郎四体敦祟，头角崭崭，他日任重致远，当无出其右。倘必欲王杨卢骆，其人虽才，然自后言之，或非俊物。且彼家既为节度矣，何求全也？"仁于是亦首肯，田遂以黄金千镒聘焉。禾中米氏，故世贵积资，饱天下，而仁富又甲一族。婚有期，童隶采买四方郡县器物者，趾相错纪。网仆千、侍婢百，皆衣文衣，五人为队。队间其色奁赠计万亿，箱笼多紫檀香楠，雕镂如鬼工。其妆台，盖碧玉也，围以珊瑚阑，杂嵌百宝盘盂等物，多金玉。及期，臾行亲迎礼，既奠雁，米氏出九华云蝶游仙锦步，障施之如复道。然直达田所，障间悉缀珍玩、火齐、木难、琼枝、碧树，光采四溢，明珠瑟瑟。悬障顶如繁星，里许间一夜光，明艳又如月饰，沉香辇为花舆，笙箫沸天，烛泪如雨。道撒金钱结福缘，无数舆过，麝兰香经数月不散。臾于斯时，如堕云也。臾既得米资，益自营

运，躬亲秽亵。不数年，陂池田囿膏腴尽蜀水，复得窖金万万，家愈饶。无何，母夫人卒，父亦继薨，臾自称留后。唐自肃宗后，节度多世擅。代宗八年，遂诏臾实领蜀川节度使。谚曰："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书史。田家舍人年未壮，富贵荣华复谁抗？"又谣其得妇之盛曰："龙宫娇女嫁尘世，四海宝珠都辇至。"由是中朝贵人，如元载、王缙、鱼朝恩辈，皆愿交臾。魏博节度田承嗣，亦约为兄弟。多藉臾通关节者，馈遗亦日富。初臾意颇瞆瞆，自奉既厚，辄妄谓他人当亦尔。每遇亲，知道愁苦，漫不省作何状，及擅权利，下不能欺贵游子弟。道出蜀川者，臾必盛供帐，玉筋奉馔，金炉注香，别皆有赠。或多于请，悉与周旋，无吝诺。故誉臾者，日形章奏。时国初定，帑藏皆虚，有讽臾输粟千舳贡于朝者，遂授臾朝散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臾表谢，益献钱百余万缗，乃加臾中书令同三品，兼权蜀道盐铁使，知诸榷务东西川租庸大使。先是蜀有碑刻曰："蜀水清，田氏耕，蜀水浊，田氏熟。"及臾时，蜀水果浊，而田氏日贵显气，蒸蒸如釜。上既权，诸榷务搜羡余，日私万计，宗族宾客，充溢三舍，要皆为臾主会计，不能虚縻廪粟，人亦因得主一事，私毫末奴隶，皆可致富。故亦不愿縻之，惟掌书记平倩泉。臾笺奏皆出其手，因以上宾待，称平先生。先生尝语所知，言臾虽不读书，而遇文士颇有礼，愿见者皆以好语慰遣，谓"若辈利我财耳，既不当其意，复不假以颜色，是取怨也"。人乃愈莫测其涯涘。投诗文为贽者，日数千，臾悉投巨箧中署，以为"醋海"云。平倩泉者，名泉，以母梦濯锦色泉而诞也，美姿容，好读书，工诗古文辞，下笔妙天下，四方士以才子称者，辄曰："是必平倩泉矣。"臾每言"我视石崇、王恺如奴子耳"，泉则曰："我岂不能以屈宋作衙官耶？"然泉数奇，连不得志于有司，以是悁悁又贫，故惟文章自娱。臾迁之，尝邀与饮。泉既失意，亦乐借一杯，曰："我岂癖于书哉？使心计稍粗，其肯当垆唱'渭城'乎？"人以此既惜泉之多才不偶，而益慕臾之富贵也。时臾年已壮，珠从夫贵，亦封蜀国夫人。夫人固知书，工诗，作簪花小楷尤妙，居禾中才女，名噪戚里。既归臾，乃不复作韵语。臾多内宠，而夫人待妾媵尤和，第夫人自有林下风，虽富贵不屑道。而臾每矜之，尝以一册示夫人，计开珊瑚、翡翠、玛瑙、水晶、象牙等器三千余件，龙脑香五十余两，麝脐百二十两，沉檀各数十担，空青九枚，明珠五十余斛，大理石屏五十座，床几各百，杂嵌宝床百七十，珠灯千，珍镶筝琶乐器二百余件，辰砂五百斤，紫矿千余镒，白矿三千余镒，赤金腰带及杯盘等，刻花者千七百件，素者千三百有奇，羊脂玉屏风及玉带、玉山、玉琴、玉人、玉斗斝、玉树、玉瓶二千五百余件，祖母绿佛像九，通天犀带三，黑貂元狐、银鼠、金雀等裘合二三百件，绮罗绫锦织金朱缎合千余束，火浣布百余尺，黄金锭九十余万两，白金锭三千八百余万两，碎金银八十柜，参蓍共九百余斤，理中丸亦四百斤，厨中黄雀鲊百二十瓮，他物俱称是。臾每季必造一册，权出入课盈虚。此新造者，而夫人殊不为意，曰："以君为俗诚不诬。妾奁中亦有籍，君欲观乎？"臾曰："诺。"夫人逆知臾所好，惟此金玉锦绣也，因不与较，特取一云锦回文边，金丝细阑白地光明绢手卷与臾。开卷则载古铜龙耳等鼎，狮象宝鸭等炉，大小各数件，蛇纹古琴十余张，古砚二十余方，钟王怀素褚虞等墨迹，及小李将军、吴道子等清秘诸名画，各数十轴，楷录经史子集书八千六百三十五卷。臾阅未半，即笑不止。曰："夫人误矣！夫人合偶平倩泉，不合与田臾字同贝者偶也。"夫人曰："平倩泉如何？"曰："平先生酷嗜此，我以为不可衣食，尝目为骙。不谓堂堂蜀国夫人乃亦尔，我故戏言耳。"夫人微愠，继亦笑，即掩卷，呼侍婢取内闺第十一房钥，至则偕臾人。婢请所向，夫人曰："既入宝山，何地非宝？"信手开一香楠厨，内有牙牌，检视之，所载若龙绡衣也，紫丝帐也，却尘褥也，辟寒犀游仙枕、照病镜也，占雨石、凤首木、龙角钗也，灵光豆、上清珠、香玉辟邪七宝砚炉也。杯有自暖，鼎号常燃，以及醒醉之草，瑞华之炭，迎凉之扇，暖玉之鞍，凡诸珍异，光焕一室，其物各具种种灵异，或能颠倒炎凉。厨侧有悬璃屏风一，上刻仙山楼阁，古美女二十四，有磬旁缀，非玉非金。击之，自成仙音，屏上美人遂下屏歌舞也。臾至是舌桥不能下，夫人乃笑曰："田舍人，我岂妄哉？今竟何如？"臾摄衣谢，乃不轻自眩耀，而臾富贵名益，藉藉人口闻于天下。臾有园，内外各一。外曰"延禧"，花水秀擢，山水清雅，亭台轩观，位置亦妥帖。陈设虽富，犹不失之俚，以泉尝安砚于中，时为臾润色。臾又特以是娱宾客，故不措意。其内园曰"汇芳"者，则穷极华美，为臾晏游所。有水仙观，凡五楹，楹三层，以沉檀为梁栋，金宾为户牖。四周有池，砌以文石，池中青莲花皆异品，冬夏不凋，香闻数里。或饰绫锦为凫雁，每乱真。观中，织珠为帘，刻玉为几，下铺锦茵，上幂绣帐，四壁雕香木为花槅，梯级二十四，以五色漆描花鸟人物。登最上层，可尽内外园胜。观筑青石为基，缭以红阑，阑外跨九曲石桥二，蜿蜒如虹。两岸植梅梨桃柳之属，枝叶披拂，下系木兰小舟四。其南有听事五，与观相对，时令女优演《长生殿》诸剧也。周翼以十二院处姬人，虽参差错列，而有曲廊通往来。其于水仙观，若星之拱斗。观后群房三十六，处侍婢，上有阁道东西通，一逦迤可达外园，一近蜀国正寝。园尚有温泉二。其一天成；其一乃坎埋硫磺为之，臾尝与群姬浴其中。蜀故有野蚕茧，亦可为衣。臾令人织成小方幅，供后房厕纸，岁亦费金巨万，其奢侈类如此。然臾性特异，虽好狗马声伎，而鉴别往往出意外。尝得一马，虽骏，要非绝尘物，而臾爱惜过常驹。又以三千金购一姬，樊姓，小字莹，貌亦常人，特善修饰，睐光眇视，多媚辞荡态，复解歌舞，能为靡靡音。实则后房之色如是者，不数也，而臾独宠之甚。当田承嗣与薛嵩构难，欲倚臾为援也，曾馈臾名马二，曰"神智骢"，曰"如意驹"，皆超卓，志在千里。而臾殊未之奇。美女二，曰"春燕"，曰"秋鸿"，吹气胜兰，光艳如朝霞映雪，虽夫人亦以为不及，且通书史，故夫人绝爱怜之。赐春燕红玉古杯一，晋永和翡翠

盘一，秋鸿则汉五凤年黄玉水注一，罽宾国铜龙笛一，而臾待之殊落落。不三年，二姬继殂，其马亦以驾盐车过九折坂坠死，人以是服臾谓"有先见"。独夫人尤之曰："君为节度，军府事重，兹过虽细，然脱颠倒人物尽如此，即不为国计；独不为身家地乎？"臾唯唯。盖臾为人虽稍愎，然能别轻重，言有切于利害者不敢非也。德宗建中三年冬十二月，李希烈叛王，武俊、田悦等应之。悦故臾之宗也。时有下舍客进曰："公且赤族矣，犹洋洋如平时乎？"臾惊，屏人问故。客曰："公第以门阴得官，虽尝纳粟献钱，要无大功于朝。今藩镇多事，而宗人悦又称魏王，公即不登叛党，朝廷必且疑，疑则殆矣。又公所交元载辈，皆已败，少声援，倘不乘时自结于天子，公犹能以富贵自雄乎？"臾心动，入商于夫人。夫人曰："固也，妾亦虑之矣。"曰："将奈何？"曰："是非妾所知也。第客既能为是言，必有奇计，然非多予之金，恣其所使，亦不能成事。又平先生虽以文士自居，其人实有经济才。君藩畿庶政，颇井井者，平所佐也。然则君第如客教，并屈平先生副之蔑，不济矣。"臾意决，乃先见平，告之故。出遂揖客而言曰："客来前。客能为是言，诚奇人，必能济我事。然意客必非赤手可为也。吾已具金八十箧，珠宝二囊，任客所用，吾当更请平先生副行。"客闻，意若甚诧，即大言曰："孰谓而公碌碌哉？遇大利害，须臾决策，微特慷慨，乃尔其部署又若素定，虽然，其言殊不似公。"臾不得已以夫人告，客乃顿首曰："夫人知我，敢不为女留候效命。"趣束装，遂偕平先生疾挟多金驰去。去后数月无耗。明年，朱泚据长安，德宗奔奉天，客益杳然。继西平王李晟复京师，诸逆或反正，或授首，朝廷方录人过失。初以天下乱，臾又承客指，闭关自阻，故蜀文报缺如。至是始有所闻，日惴惴。贞元二年冬，朝命忽下，诏曰："咨尔田臾，远居蜀道，时贡厥诚。值国家多难，尔独不惮驰驱，四年中，三诣阙廷，除表献金谷数百万外，复佐西平王军夙夜殚瘁，屡成大勋。如斯忠勤，殆无以过，使藩镇尽如卿，朕复何忧？今特进尔爵为宏农郡王，加太尉，赐铁券，食封万六千户，班次于西平王。妻米氏，诰封宏农郡君。长子芳，尚瑞昌公主，世袭公爵。次子荫，尚安昌公主，兼神策行营节度。长女瑜，册为皇太子正妃，以明年来国，用示朕赏功酬庸之至意。河山不改，盟誓永新，尔尚敬承朕命毋忽。"臾受诏，极错愕，而又不可问诏。使去，臾方令人作谢表，忽报平先生偕客至。臾喜，倒屣迎之，各道故，始悟皆二人所为。初，客挟多金贾湘湖间，不半年，获利甚巨。平先生则疾走京师，为臾书，谒卢相杞，献金珠。时朝廷果有疑臾者，藉是得无恐，客复求一貌似田臾者，偕平先生教之礼容，及臾家世。兴元二年，自贾所假田旗帜印信，输粟六十万斛，贡行在，并挟伪臾觐王。上喜，温谕慰遣，乃悉馈朝士之居要地者，退益为贾。贞元二年秋，伪臾又入朝，表献钱二百万缗，征衣二十万件，平先生复为疏，陈时政得失，又为书致考功郎陆贽，贽深善之。三年春，客觇知逆势已蹙，则尽所有助上劳军平，又为伪臾表请赴李晟营自效。贽赞之，乃特诏臾参李晟军。不数月，复长安。复佐讨李怀光，亦平之，实皆平与客能左右臾也。伪臾者，本无赖，事既成，多所要挟，觊非分，尝醉后妄言。客恐，平乃上表请归藩，得旨疾行。至半途，乃扼杀伪臾。其事故得终秘，旋有宏农王之诏也。臾至是始大喜过望，乃晏二人。酒半，且谢且拜曰："微二君，家已破矣，何王之有？今请与二君为兄弟，富贵共之。"客大笑，掖臾起，沥酒言曰："公休矣！如公言亦大佳，顾念千百万金在手，脱欲富贵，盍自取？今事定请功，吾二人固应受上赏，然非君夫人赞成，信而不疑，则亦无能为。且吾二人处公门下久，公于仆曳未尝有少恩。平日贵游何在？及事急，独一书记与一下舍客出奇，冒险为君立大功者，亦以世人多肉眼，欲令知贫贱中固有奇士。又谬承贤夫人知，故不敢不效力耳！犹幸不辱命。自今伊始，如仆等者，愿明公少加意，则幸矣，无以富贵为也。"臾闻，大愧悔，乃不有意气，而客与平先生皆酣饮尽醉。臾既肃客寝，即以客言入告夫人。夫人曰："信顾有客如是，固非君所识也。且客将行矣，当尽心于平先生，先生有母必不偕。"及旦，臾迓客，客果逝。平先生方徘徊间，臾即前揖曰："客与先生皆人杰，臾始识矣！客今虽去，幸先生留，仆即不敢以粪土污君。顾君尚有母夫人在，欲安之？"平愫然，起握臾手曰："公言何忽，曲中如是，乃居宾馆如故。"臾敬礼亦益，至年余其母卒，臾为营葬极厚。平乃挈一子托臾，遂入青城山不知所终。自是臾安富尊荣者。又十年，适五十初度，上赐予甚渥，并诏公卿欲为王寿者，皆许诣蜀川。臾子女既与天子为姻家，尚有四子，其一亦为君郡马，一娶郭令公幼孙，一为西平王婿，三女皆配显僚。是日，麟袍队灿，象笏床盈，麾下将校，皆锦衣执戟，门建旗旄，堂罗钟鼓，威仪之盛无以复加，车马之声百里不绝。及酒阑，臾方秉烛，检阅诸屏轴。五采辉耀间，忽闻歌起，曰："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曾几时。不见至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飞。"此《水调歌》，李峤作。明皇幸蜀时，叹为真才子，时适优人，肄业及之。臾闻大不惬，乃颇忆青城山道士言，间语夫人。夫人笑曰："君于此事终无分，第领现在之富贵可耳。"后月余，前道士忽至，容貌如旧。笑曰："祝寿来迟，幸勿罪。别来忽忽，近知君颇念我，大不易。"臾即叩问长生术。道士曰："晚矣。"乃出丹丸五十颗赠臾曰："自此岁服一丸，丸尽，君亦百岁矣。人苦不自足，使人尽如君，神仙亦不足慕也。平先生与客皆无恙，嘱寄声。"言讫，即不见。臾自得丸，既富贵，又寿考，以功名终。子孙至孟蜀时，犹贵其所居。因藏富久，梁栋为金银气所蒸，皆作绀碧色云。

唐史臣曰："富贵之于人甚矣哉！臾承门荫，席米资，功业都假人手。初以金谷易节旄，身润脂膏，如贾三倍，斯已奇矣！忽膺茅土，班侪郭李，下人主一等，是虽客之力，独非臾之福哉？而尤异其得贤夫人为内助也。世不乏王侯将相，要非安坐可致，兹既尽富极贵矣，而又兼秦皇汉武之所难，佚乐百年，则如臾者神仙

且慕之矣。臾复何慕哉？平先生辈，虽才，然非挟多金，亦难成事，因慨世之贤豪者流，纵饱诗书，饫仁义，而一无凭藉，终将徒手呼贫，贫益信势位富厚之不可忽也。有如此，虽然臾尝言富贵自有，知所成就，皆其本然，不能有二。矧凡富贵利达，时至乃来耳。士当伏处时，不贫且贱，无以厉志，于以见二人之为臾谋者不过借以见长，而其不自取者，非僮敝屣视之也，盖直安于义命矣！客言贫贱中有奇士，洵然哉！洵然哉！”

雨苍氏曰：“是余十五年前旧稿也。自遭寇乱，箧藏楮墨，业皆荡为冷风，飘为濛雨，此如死灰复然矣。原稿尚有浙友洪君子安骈体序文，及同人题评，兹皆佚去，良可惜焉。至传所由成，已得毛丈序悉，特不意区区篇牍。而若存若亡，忽离忽合，兹竟得登梨枣，异于覆酱烧薪。是虽缘有前定，或亦由金银气旺，藉致笔墨灵长耶？马齿日增，豹雾未散，附志数言，弥深慨想云。”

雪　儿

维扬诸生童韫华家贫授徒，岁得馆谷十余金，炊常断。妻苏氏，以针黹佐升合，年五十无子，仅生一女，性极敏慧，体致娴逸。生时，天适大雪，因名雪儿，父母爱之如珍。雪儿春夏依母习刺绣，秋冬从父读书，七岁背诵《毛诗》若流，常于灯下为人写佛经百页，字迹秀润，纸白如粉，墨光灿然，终篇无一点错。父以韵语教之，辄解。尝赋《春草》云：“萌芽初出带朝烟，恩受东皇转自怜。记得枯根风雪里，不图新绿有今年。”父见之，曰：“此女必备历艰苦而得晚成者。”道光初，江南饥，斗米千钱，童衣食常不给。无何，夫妇相继卒，雪儿号恸不食。邻里怜其孝，咸愿措金，为之成殓，雪儿许鬻身以偿。时适开封王伯凯孝廉客其地，见而悯之，赠以二十金。既殓，愿从为奴。孝廉鉴其诚，遂携以归。雪儿侍孝廉夫妇，承顺颜色，阅数年如一日，王夫妇爱如己出，勿以侍婢待也。王有妹婿姜南甫，设帐邻邑，值中秋旋里，晨访孝廉。入书室，检得孝廉近作《古乐府》数十篇，反复默诵。忽见窗外树枝摇动，有人攀折庭桂于上，半吊窗中，瞥见臂莹如玉，因于窗隙窥之。见一十五六女郎，衣白罗点梅大袖衫，月蓝湖绉斗纹百叠裙，丰姿绰约，眉目如画。因思舅家无闺秀，此女为谁？久之，曰：“是矣！闻伯凯曩客维扬得一婢，才色双绝，必此是也。”南甫归述所见于夫人。夫人曰：“穴隙相窥，此岂端士之所为哉？”南甫唯唯谢过。夫人微笑曰：“虽然，此女可人，我见犹怜，无怪君之不释也。若得渠侍左右，亦大佳事。君欲之乎？”南甫欣然离座曰：“不敢请耳。固所愿也，奈无投符之术何？”夫人曰：“兄尝谓此儿慧由天悟，受书过目能诵，作诗虽浅近，而能自在流出，及门诸子，竟无其匹。我已收为女弟子。他日，当于一联佳句中觅配，不羡王谢门墙徐公双璧也。兄言既如是，今当以诗为介。倘怜柳下之吟，在兄当不惜一侍婢耳。”乃代南甫作诗贻兄，云：“窗前草满绿无垠，案有图书点缀新。修到蛾眉称弟子，不妨风味是清贫。”“名花虽艳不轻红，宛转吹嘘仗化工，酿出人间好颜色，才知珍惜有春风。”“嫩枝犹在晓烟中，莫任飘零作断蓬。恰喜海棠梅未聘，何当称向好帘栊。”“名场犹待十年争，红袖添香愿未成。诗婢郑家如可赠，也持尊酒拜门生。”王得诗，即以雪儿赠。后生二子，皆英俊，弱冠游庠。或谓一已登贤书云。此余昔闻之孙紫轩少常者，近阅淮山棣华园主人《闺秀诗评》，亦辑其诗。惟《春草》一首，集中另载为香山童氏女作，殆一而二者也。

雨苍氏曰：“欲于一联诗中觅配，命题本佳，又难得彼姝工吟，且肯为婿捉刀，是固胜缘雅事也。妒姜者，方谓何物，南甫得坐享艳福如此，而不知此即天所以报雪儿耳。温林氏有燕支虎在，虽得婿怜，庸有济乎？”

温林氏

温司敬，粤之龙门县人，娶同里林贵女。结褵才数月，适贵有疾，妻请归探，司敬送行。至中途，弟司礼疾趋至，言母忽眩晕，命兄送嫂归后，无少留。司敬曰：“母患，我当归，弟可代送一程。”司礼送五里许，林氏曰：“妾家不数里矣，无劳叔相从也。”司礼遂归。数日后，林忽遣人来，言当日订归未至，故特相迎。途见女尸，衣履识为林女，而无首可辨。温闻亦骇，惟言妇已送归。其人返报林，林即以婿杀女事控县，邑令某拘温堂讯，则以林氏见杀于途，除司礼无可求，乃加严刑。司礼不胜其楚，遂以逼嫂非礼，不从，故杀，自诬服。其首殆为虎狼所食，无从查觅。邑令据所供，其狱遂定，将详宪矣。幕友某，素以精细称，阅卷大疑，亲至乡访之。闻有无赖麻子成者，于林氏被杀日，即不知所踪，归告令曰：“此案必获麻子成，始能根究。人命重情，万勿草草定拟，无论凶身漏网，死者含冤。倘于别案究出，恐君亦难保此位也。”令是其言，即差干役四出，密拿麻子成到案，一讯而服。盖其妻马氏，素忤成，因欲杀之。是日薄暮，途遇林氏独行，见其身材、年岁与伊妻相若，遂拉林氏归而杀其妻，衣以林氏之衣，匿其首，而抛尸于途，即挟林氏以遁。审明后，乃置麻于法，释司礼，而女仍归温焉。然此平反，实赖幕友之力，惜未详其姓氏云。

雨苍氏曰：“苟非幕友细心，便成冤狱，乃知人命至重，坐堂皇者，必慎之又慎。闻近主刑席者，或泥好生之说，故于命案之来，虽明获凶身，而亦从轻开脱。抑思生者救矣，其如死者乎？鄙意但使法持其平，罪拟于当，如麻子成者，彼自死于法而无我怨也，尚愿佐治者三思之。”

某公子

巨鹿某公，官总宪，有权势。公子某，好蓄姬妾，干仆四出觅佳丽，恒昼见而宵劫。人畏其势，不敢讼，讼亦不直，于是人咸相戒。凡妇女勿倚闾，闻公子出，虽中年妇亦必掩扉避。尝有外来卜者，赁居尼庵，携一女，年未笄，有殊色。一日公子涉兰若，见女悦之。谓

尼曰："卜者女，可使入府，当予以金。不然，毁汝庵，鞭汝死。"尼唯唯。公子去，尼以告卜者。卜者曰："我女岂为人婢妾哉?"尼曰："汝女得侍公子，即贵矣。"卜者不答。尼又曰："汝身无羽翼，既来此，虽欲不从，其能脱乎?"卜者厉声曰："伊父为官，当知律法，敢强夺民间女子耶?"尼曰："必不欲，无遗后悔。"即使人白公子。公子命健仆二十，骤来劫女。卜者出阻，群仆鞭箠交下，风卷云驰，霎时劫去。卜者蹶然从地起，顿足詈曰："莫谓而公无务也，必与我为仇，定有以报。"遂去。明年春，公子初度日，宾客云集。筵宴方张，阍者进报，有髯丈夫，自称湖海客，探知公子诞辰，特来祝嘏。公子即命入。客仪容甚伟，皂衣广袖，青绢蒙首。入，步至庭，后随二童子，年皆十五六，各负一剑。最后一垂髫女，姿容绝丽，衣枣花紧袖碧罗衫，浅红吴绫裤，微露紫绡履，细小若菱角，腰围绣带，下垂过膝，手提一筐，内盛绛桃已满。客向上长揖曰："适从海外来，采得此桃，特为公子上寿。"时在二月初旬，桃尚未花，众皆称异，分食之，味甚甘美，真异种也。而公子见进桃女艳，又不禁神移心荡，私念江湖女耳，饵以金，谅无不谐。否则，俟其去而要于途，亦几上肉也。因问客曰："此女与汝何称?"曰："小女子也。"问何名，曰："女子名，何必上闻贵客。"问年几何？客亦不答。顾左右曰："来有时矣，何不赐饮馔。"公子遂命设席于庭。客南向坐，二童子东西，女下坐，恣意饮啖，旁若无人。食毕，复请曰："醉饱矣，尚乞一席地，宵宿于此，旦即行也。"公子令设卧榻于中门内。顷之，宾朋尽散，公子入室。将寝矣，忽焉有声如风，门环响处，扉已洞开，二童瞥然若惊燕入室，挟公子挟行。有二侍女欲随，一童以指按其肩曰："止!"则皆呆立不动。公子至外厅，见烛光下，髯客高坐，目慑公子言曰："余本越人，幼学剑于太华山，术既成，即遨游海内，专理人间不平事。今闻汝父子恶稔已极，特来除之。"公子震恐，伏地乞命，不敢仰视。一童前请曰："杀耶？抑刭诸?"客曰："伊父贪虐，不久当伏法。渠虽淫，罪犹不至是，去其淫具可矣!"童应声挥剑，裤破，血溅满地。公子既闷绝，遂不省以后事。厥明，日已高，府内外犹寂，邻里迹见其异，以闻于官。验时，除救治公子外，而阖府男女百余人，或立、或坐、或跪、或卧，皆瞠目不语，如木偶然。方骇异间，一吏见厅案上有字，大书曰："公子不法，本当杀却。今姑从宽，去势留命。"另行书"婢仆肢废，饮木瓜酒可疗"，乃如所言治之，则皆愈。检点府中，不少一人一物，惟卜者女不知下落矣。公子卧病年余，姑能步履。未几，总宪坐行赇免，田园皆籍没，愧愤而死。公子至无立锥地，栖僧寺以终云。

雨苍氏曰："足为豪华子弟，逞情渔色者鉴。而某公之纵子为非，恰已不言自喻。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苟非亲师谕教，加倍谨严，鲜有不败。髯翁自是侠客，卜者见首不见尾，其踪亦殊矫诡。而叙诸人身分处，自能曲肖故佳。"

平原闻诗记

己酉客山左，岁暮南旋，便道访蒋子廉农部于平原。蒋有别墅，去城五六里，为堂三楹，颜曰"余野山庄"。堂之阳，叠石为山，左有流泉，游鱼可鉴。堂后为锄经轩，东向面圃，北窗临溪，溪外花木幽深，尚多隙地。虽小小结构，而精雅可爱。时余下榻轩中，初未过溪一步，意山庄景物无足观也。一日出门，日暝返寓，适主人以佳酿来馈。试之觉色香味三者皆美，乃勉尽数斟，而玉山颓矣，遂和衣假寐。比醒，则更漏寂然，一灯欲灭，小奚蚤入睡乡。时见西窗凉月，皓然入室，遂启户步月，环溪而行。觉霜寒风峭，清光逼人，及由溪北，复折而东，则草深没径，迥异恒蹊。又行百余步，短垣绕焉。其旁板扉虚掩，门内竹树萧疏，泉石幽淡，若别有院落在。方徘徊间，遥望林密处，隐隐有火光如豆。姑即之，则槿篱曲水，茅屋数间。既近，复闻吟唔声出自绿窗，因遂抠衣细步，于窗隙处窥。见湘帘棐几，室无织尘，窗前案上，供白玉瓶一，高尺许，内插梅蕊一枝。琴书笔砚，位置妥帖。一丽人，年三十许，支颐坐灯下，腕白如藕。旁坐一女子，发仅覆额，眉目如画，谓丽人曰："日间阿娟遣婢来，索探梅诗，姊和之否?"丽人曰："谁耐烦为此。"女子曰："阿全诗'妆拟飞琼怜缟素，怀如弄玉谢喧哗。依耽鹿鞠郎沽酒，君爱龙团妾点茶'，二姊尝诵之，固佳耶!"丽人曰："无雅正之音，少醇和之味，安得云佳?"女子曰："阿娟《咏秋海棠》，有'绿珠泪渍倾楼日，碧玉愁添未嫁时'，《感事》云'钗头风月鸳鸯梦，镜里姻缘断续丝'，其语似非佳谶，姊其然否?"丽人曰："吟咏本非闺中事。脱逢花晨月夕，对景一吟，意惟清丽如朝烟夕霞，别具一种淡荡可人之致，斯亦已耳。若霞思云想，刻意经营，反失闺人体度。大率深闺弱质，但取性灵，不求学力，岂如诗人刻苦，磨切三唐，搦管咿唔，终朝面壁，必求至工而后已哉？又见近之闺秀，读得几首五七言诗，便谓解吟，又岂有风人标致？果若是之易，易哉！昨阅芸儿所作，有'翻诗抛午绣，对月废宵眠。卖花深苍屐，罢钓夕阳船'，似此言情写景，语颇轻倩，庶几近焉。"言未绝，忽闻屋后启扉声，恐有人出，余即取径归寝。及晓，农部已为余觅得南归伴，命与来接。匆匆入城，不暇理宵来事。及因谈次，余询主人庄东缭垣外，通谁氏宅。主人曰："庄本有墙，墙外居民，仅二三家，皆务农业。子何问为?"余乃述所见。主人讶曰："岂有是哉？山庄荒僻，从未闻有能诗女子，君所见非鬼即狐，不为所祟，幸矣!"余闻言，不禁肌为之栗，因迫于行程，未及与主人一探踪迹，怀疑至今，犹为怅怅。

雨苍氏曰："儿女子小窗琐语，其情景煞已可会。矧是娓娓谈诗，是无论非鬼即狐，而我闻如是，正可作是观耳。叙次历历入情，蒲留仙不能专美。"

庸闲斋笔记

[清]陈其元撰　杨　璐整理

《庸闲斋笔记》十二卷,清陈其元撰。陈其元(一八一一——一八八一),字子庄,晚号庸闲老人,海宁(今属浙江)人,官至江苏道员。

本书记有清一代历史掌故,上自朝章国故、经济民生、军情夷务,次及家世盛迹、风俗民情、轶事旧闻,下迄读书心得及诙谐游戏之类,内容广泛,资料丰富,是一部研究清代历史的著名笔记。

现据扫叶山房本为底本,参校光绪初刻本标点整理。

自　序

同治壬申之秋,解组归来,侨寓武林。兵燹之后,休养生聚,又十年矣。老成凋谢,昔日知交存不十一;族中耆长尤为零落,即与子伯仲行者,亦复寥寥。岁月不居,无怪吾衰之甚也!端居多暇,尝举吾宗旧事与儿辈言之,恐其遗忘,笔之简牍,俾免数典忘祖之诮。残冬未尽,倏已成帙。今年因公事滞迹吴门半载,日长务闲,追念平生旧闻,及身所经历目睹事,有所记忆,辄拉杂书之。纷纶丛脞,虽诙谐鄙事无所不登;而国典朝章、庄言至论、异闻轶事、军情夷务及展卷所得者,间亦存焉。隐恶扬善,事徵诸实,不敢为荒唐谬悠之谭,如《碧云騢琐缀录》之诬诋名贤。庶几欧阳文忠《归田录》所言:以唐李肇为法,而少异者,不记人之过恶。君子之用心当如是也。合之前编,共为八卷,约十万言,名之曰《庸闲斋笔记》。聊以自娱,亦可供友朋抵掌剧谈之一助云尔。同治十有二年,岁在昭阳作噩,斗指酉,庸闲老人漫识于行苇堂,时年六十有二。

卷　一

余家系出渤海高氏,宋时以勋戚随高宗南渡,籍临安。始祖东园公讳谅者,明初居仁和之黄山,游学至海宁,困甚,偶憩赵家桥上,忽坠于水。陈公明遇设豆腐肆于桥侧,昼寝,梦青龙蟠桥下,惊起,见一男子方入水,急援之。询知世族,乃留之家。公老无子,止一女,因以女女之,而以为子焉。东园公一传为月轩公讳荣,承外祖姓为陈氏,而世其腐业。业腐者起必以戊夜,一日者,于门隙见双灯野外来,潜出窥之,则一儒衣冠者,一道士也。道士指公室旁一地曰:“此穴最吉,葬之子孙位极人臣,有一石八斗芝麻官数。”儒冠者曰:“以何为验?”曰:“以鸡卵二枚坎其中,明日此时,鸡子出矣。”乃于怀中取卵埋之而去。次日公起磨腐,忽忆前事,往探其处,则闯然二鸡雏也。正骇异间,又见双灯遥遥至,雏已出壳,不能埋,急于室中取卵易之,而屏息以伺。二人者至,搰之,则仍卵也。儒冠者咎其言不雠,道士迟疑良久,曰:“或气运尚未至耶?”遂去不复返。居久之,公乃奉东园公骨瓮葬其中。二世之后,遂有登科者,至今已三百年,举、贡、进士至二百数十人,位宰相者三人,官尚书、侍郎、巡抚、布政使者十一人,科第已十三世矣。初葬时,植檀树一株于墓上,堪舆家称为海宁陈氏“檀树坟”。圣祖仁皇帝南巡时,闻其异,曾驻跸观焉。

十世祖风山公讳中渐,月轩公曾孙也。为诸生,以《春秋》名其家。性落拓,喜周人之急,所贷予常折券不责偿。市有持赝银,行哭甚哀,公问知为里侩所欺,即自探怀中银如数予之。有丁氏鬻产,既收价徙矣,复据之。公怜其贫,为更授价,及割他产予之,如此者三。岁旱,出谷三百斛赈饥者。帅一乡之人祷雨,雨亦独遍一乡,乡人语曰:“天道不偶,视陈叟。”其为德类如此。公殁后,邑人请祠之乡贤,入祀之明日,而芝生于祠之左楹,明日又生,三日又生,其数七至九,其广六七寸至三四寸,其色紫,其状若牡丹,其香絪緼,若都梁、鸡舌然。邑人观之,无不叹为奇瑞。乃署其楼曰“紫芝”,吴人王稚登为之记。公二子,长与郊以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次即余九世祖与相,以进士官至贵州布政使。孙祖苞官蓟辽巡抚。曾孙之遴官少保、弘文院大学士。是紫芝之祥也。少保素庵相国未第时,以丧偶故,薄游苏台,遇骤雨,入徐氏园中避之。凭栏观鱼,久而假寐。园主徐翁夜梦一龙卧栏上,见之,惊与梦合。询知为中

丞之子，且孝廉也，遂以女字之，所谓湘蘋夫人是也。夫人工诗词，精绘事，尝以从宦不获供奉吴太夫人甘旨，手画大士像五千四十有八幅，以祈姑寿。世争宝贵，圣祖曾取入内廷，宠以御题，尤为闺阁中荣事。东园公暨公皆以外舅梦龙得偶，一则贵于子孙，一则贵于其身，龙亦灵怪矣哉！

六世从祖文简公，生而岐嶷，三四岁时，每于睡梦中，一闻梵呗声，必惊起合掌趺坐。母夫人知其有自来也，抚之曰："儿既生我家，当从事圣贤之学，此佛氏之教，不足循也。"公耸听已，即卧，从此闻经呗声不复作矣。比长，博极群书，以贡入成均，旋中京兆试，文名藉甚，上达宸聪。己未科会试，适妇翁长洲宋文恪公充总裁官，公以嫌不与试。是日圣祖临朝，阅礼部奏回避事，指公名以询廷臣，群臣以宋系陈妇翁对，上曰："翁婿何回避之有？可趣令入试。"时日已届亭午，闱中将放饭矣，忽传鼓启门，奉旨特送举人陈元龙一名进场。然公仍以嫌被屏。乙丑科会试中式，总裁以十卷进呈，公卷列第十，上拔置第二。殿试，上复亲擢为一甲二人，赐进士及第，非常旷典，为从古所未有也。

文简公既入翰林，圣眷优渥，屡从属车豹尾，《卷阿》矢音之作，一时称盛。会都御史郭琇劾高文恪公士奇，指公为交结，有叔侄之称。得旨一并休致。公奏辨，谓："臣宗本出自高，谱牒炳然。若果臣交结士奇，何以士奇反称臣为叔？"事遂得白。再擢掌院学士、吏部侍郎、巡抚广西，人皆贺之，宋夫人独愀然不悦者累日，曰："一门群从咸列清华，我夫子乃出为粗官，令我惭颜于娣姒矣。"事载全太史祖望文集中所撰《广陵相公伤逝记》。时弟兄叔侄中，清恪公为春卿，文和公为冬卿，丙斋公为司寇，匏庐公亦贰宗伯。夫人之姊妹夫，太仓王相国掞，方掌钧轴，海宁顾侍郎、合肥李宫詹、长洲缪宫赞，同在朝列，故夫人云然。然不数年，亦入总西台。世宗即位，授公宰辅之任矣。清恪公讳诜，精堪舆之术，抚贵州日，猺獞屡窃发为患，公周览其城郭，曰："阴阳向背，均失其宜，祸害所由来也。"遂奏请筑而更之。既成，曰："从此百年可无兵燹。"至道光末年，贼始蠢动，距筑城时已百五十年矣。公尝于海宁相得一地，以重值购之而不用。暮年官礼卿，在京邸，次子卒于籍，家人求葬地，查夫人以所购地与之。公闻之怒，遽请告归。归而诸宗戚迎之，公不还家，先诣宗祠。于祖父无为公神主下取一函示宗戚，启之，则内书一行曰："某月日时改葬无为公于某处。"即所葬次子之地也。公愀然曰："予半生涉历，乃得此地，地之吉与'檀树坟'等。不敢自私，而留以葬吾祖，思与伯叔弟兄共之。今乃以葬吾子，负初意矣。然年月日时皆未至，恐不能善。"则又诣葬处视之，顿足曰："葬师无识，偏左丈许，坏此佳城，可为惋惜！"因指其旁一大树，令掘之，掘下三尺，得石匣，中有书曰："某年月日时葬无为公于此。"公因叹家门祚薄，不能得此吉壤。众曰："何不再移葬之？"曰："地气已泄，不可用矣！"众曰："然则此地遂无用乎？"曰："后六七十年，子孙当有武官至一品者。"至嘉庆初元，公曾孙体斋公用敷官安徽巡抚兼提督，授一品封为振威将军。

公左足下有赤痣，每自诩为贵徵。黄夫人者，公配查夫人之侍婢也，尝为公濯足，手捧足而视其痣，公笑曰："婢子何知，我所以官极品者，此痣之相也。"夫人亦笑曰："公欺我。公足只一痣，已贵为公卿，何以我两足心均有赤痣而为婢女？"公闻之惊，使跣而视之，信，遂纳为篷室。生二子，长文勤公世倌官宰相，次阊斋公世侃官翰林。查夫人亦生三子，皆登科第肬仕。世目公门为"五子登科"云。

文勤公年少登科，扬历中外垂六十年，年八十始得请予告。历掌文衡，门生故吏遍天下。相高宗者十七年，福寿近世罕比。生平崇节俭，讲理学。每敷奏及民间水旱疾苦，必反覆具陈，或继以泣。上辄霁颜听之，必笑曰："汝又来为百姓哭矣！"事载洪太史亮吉《更生集》中。然秉赋甚薄，每日饭不过一瓯，或啜莲实少许，即可度一日，而年跻大耋，信寿算不在饮食之多寡也。都中尝有一瞽者，善揣骨相，公与溧阳史文靖相国屏车骑往访之，瞽者揣文靖未半，即跪而呼曰："中堂！"洎揣公，则曰："此乞丐也。"文靖呵之曰："此陈中堂！"瞽者揣之良久，又抱其身摇之，愕曰："真乞丐也，乌得欺我。"公笑曰："大约以我无食禄之故耶？"乾隆第六次南巡，公已殁矣，时谕祭历代名臣，自周公以下止三十余处，特命以公及文简公列入，尤异数也。

历朝官制不同，然一朝之中亦复前后互异。我朝凡一甲一名及第者，均授职翰林院修撰，故有"殿撰"之称。而六世后祖丙斋公司寇，则曾官翰林院修撰兼左春坊左谕德。司寇讳论，以三甲进士由庶吉士授检讨迁此职，故吾家虽无状元而有修撰。

报施轮回之说，岂尽无凭哉？先大父毅堂公尝为子孙言，高祖劳南公讳镳，官云南首府时，总督某公贪暴无艺，稍忤意旨，即加以白简，诸官奉令惟谨。一日者，饬云南守购赤金二百两，公承命向肆中买金，每金两十六换，赍金开价投入。总督大怒，不受。自是指瘢索垢，呵责万端，公拟即挂冠矣，会总督为言官列款纠劾，天子命诸城刘文正相国来按是狱。公上谒，相国以首府必总督私人，拒勿见，而使缇骑围督署，搜索，得通贿簿，某若干，某若干，锱铢无漏。而于云南守名下，则大书曰："某日送赤金二百两，索价十六换，发还。"等字。遂大重公。总督拘于请室，昔时趋附辈无一人过问者，公乃为之纳橐饘，供衣履。比奉命锁挐进京，又馈白金千资其行。总督大感愧，抢首于地曰："某无眼不识君。此行若得生，必矢报；倘罪不赦，来世为子孙以报君！"比入都，则赐自尽。越十余年，公以养亲归里，久忘前事矣。一日者，坐书室假寐，忽传言某总督来。方起迎之，总督已至前，珊瑚冠蟒玉如故状，向公跪曰："来报恩。"欲掖之，已直走入内室。惊而醒，正疑讶间，则报生第四孙矣。即先大父也。弥月后，乳妪抱之出，见公即莞然笑，公抚其首曰："儿他日不患不作官，但不可再贪耳。"即嗷然哭。先大父自言平生莅官

行法，胆极大；独一见货财，则此心惕惕然。惧其惩于前世之夙根耶？霁南公晚居石门，是近邻二童子，奇其貌，招之来家，俾与先大父共读，即陈学士万青、侍郎万全也，故名大父曰万森。

圣祖朝，有以诸生献赋而得赐二品服者，世以为荣。后来久无此旷典矣。先大父于乾隆五十九年，在天津，以大臣子弟迎銮，蒙赐御书、貂皮、朝珠等件。次日诣宫门谢恩，适上御楼望见，指先大父问曰："此人何以独不挂珠？"军机大臣以诸生未曾授职对。上曰："朕所赐也，趣命之服。"次日复挂珠赴宫门谢恩。先大父尝言，未登仕版时，金顶、朝珠，夸为异数；比历官牧守，反无此荣耀矣。其时先叔祖晴岩编修以诸生献颂，赐大缎二端；越十二年，乃入翰林。

先大父尝言，少时读《论语》，每不服孔子"及其老也，戒之在得"二语，谓："人老则一切皆淡，何须戒得？"比官徐州时，年逾六十矣，有狱事以万金馈者，已峻拒之去。向者每睡，就枕即酣卧，是夜忽辗转不寐，初亦不解，已乃自批其颊，骂曰："陈某，何不长进若此！"遂熟睡如初。且语人曰："我乃今始服圣人之言也。"

先大父居官清谨自持。道光元年摄泗州事，州地处下游，每年夏秋之间，城外半成泽国。例请赈恤，然当赈恤之地，民皆转徙，无可稽核，悉以虚册报销，故皖省有"南漕北赈"之谣。公独不肯办，触怒上官，几致参劾，遂解州事。人皆以为愚，公但笑应之而已。尝谓余兄弟曰："我虽不得此钱，以'清白吏子孙'五字贻尔等，不亦厚与！"此事通州白小山尚书载入公墓志中。前年，余代理新阳县事，吏胥有请少报熟田多征米者，余曰："祖不吃赈，孙顾吃荒，可乎？"一笑谢之。

不为良相即为良医。医，仁术也。《儒门事亲》一书，且以能医为人子事矣；然余家则有以医致累者。曾祖恬斋公侍母查太恭人疾，日缮阅药书，至抱书卧，中夜有省，遂工医。官四川及长芦时，两次奉命驰驿入京暨热河，视裘司空、福额附疾，盖以二公上奏云"臣疾非陈善继不能生之"，故都中有"陈神仙"之名。洎补天津县知县，上谓方制府以官为酬医之具，加责让焉。曾叔祖宛青公讳渼，精绘事，亦善医。官礼部时，和相国珅召之令视疾，公咨于座主韩城王文端相国，相国曰："此奸臣，尔去必以药杀之！否则，后不必见我！"公遂谢不往，和啣之。时已保送御史矣，乃出为巩昌知府，继又以失红本事贬官知州。

君相能造命，然其间有幸有不幸者。文简公际遇圣祖，可谓千载一时。至嘉庆年间，叔祖晴岩公以戊辰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公本浙西耆宿，文章名海内。仁宗尝问富阳董文恭相国曰："东南世家子弟在朝列有文学者，朕欲拔一人用之。"文恭即以公名对，且备举其行谊。会大考翰詹，仁宗阅其卷，谕文恭曰："陈传经写作俱佳，已置一等第一矣。"文恭告公，私为庆幸，比榜出，公名在三等，大惑不解。越数日，仁宗又谕文恭曰："曩本置陈传经第一，不知何时将其卷夹入三等中。"惋惜久之。文恭又告公，以为此后必且大用，而公遽病卒。公生平最不佞佛，临终乃自言前世是少室僧。卒后无子，有门生入室为庀置丧事，恍惚见公僧服危坐，亦奇矣哉。公与文简公皆似高僧再世，而遇不遇则各不相同，此其中真有幸有不幸也。

太常公隅园在海宁城内，本朝圣祖、高宗六飞南幸，驻跸于是园，赐名曰"安澜"。于是海宁陈氏安澜园名天下。今遭粤匪之乱，已成荒烟蔓草矣。嘉庆年，竹崖伯祖文骏以长芦盐运使，道光年，梅亭叔祖崇礼以四川建昌道召见，仁宗、宣宗垂询家世，均问及是园。

宣宗最重科目，而梅亭公以佐贰起家，心颇自危。洎陈奏及清恪、文勤二公，上莞然曰："汝固海宁陈家也。"遂擢都转，旋即秉臬开藩。道光时，以佐贰蒙简用者，止公一人，固缘公之才，亦由祖宗世德庇荫也。

明王洪洲参政圻《家训》曰："子孙才分有限，无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读书。贫则训蒙以给衣食，但书种不绝可矣。若能布衣草履，足迹不至城市，大是佳事。关中村落有郑魏公庄，诸孙皆为农，张浮邱过之，题诗曰：'儿童不识字，耕凿魏公庄。'夫仕宦岂能常哉？不仕，则农业可安也，不可以迫于衣食，为市井衡门之事。"先大夫尝言："服官福建二十余年，家居又二十余年，历数州县同官之子孙，能卓然自立、功名逾前人者，百中仅一二人；能循谨自守、不坠家声者，十中仅一二人。岂州县官之子孙皆生而不肖哉？饮食、衣服、货财，先有以汩其志气，即不骄淫纵欲，此身已养成无用之身，一旦失势归田，无一技之能，无一事可做，坐致贫困，一也。况居于衙署之中，有淫朋以诱之，有狡仆以媚之，圈套万端，不中不止，自非有定识定力者，鲜不为其所惑，二也。而为州县之父兄，方且营心于刑名钱谷、事上接下之道，无暇约束子弟；子弟即不肖，亦无人肯声言于父兄之前。故有身虽在宦途，而家计已败坏不可收拾者。"历举数人数事，为之太息痛恨而已。余兄弟幼时即闻此论，幸稍长即归家读书，未沾染此等习气，亦未遇此等牢笼。先皆以训蒙为事，嗣名誉略起，亦不过就记室之席，刻苦甚于寒士，故能稍稍自奋。然不幸自身复作州县，五六年来，时时以先大夫之言为戒，第不知己之子弟又何如矣！余家自高祖霁南公以内阁中书回避，出为县令，曾祖、祖、父及余身皆官州县，已五世矣。绵延不绝，是由先人谨慎刻厉，有以维之，思之可幸，尤可惧也。

梁吉勋上书救父，古今艳称之。吾宗于本朝得二人焉：一为六世从祖文和公敳永，父定庵公以兄少保公谪塞外，与于徙，公上书讼冤，格于吏议，遂沥血草疏，愿代父行，有"缇萦以一女子尚能救父，臣荷圣朝孝治，敢惜微躯"之语，虽不得请，然世祖怜其孝，次年即得释归国，人称为至诚所感。圣祖御极，公以孝行蒙宸眷，累擢官至工部尚书。一为质庵叔祖容礼，以父英德令沁斋公谪戍伊犁，遂弃妻子随侍以往，跬步不离者十余载。尝密请于将军松文清公，愿以身代，俾父得生入玉门。公怜其诚，据情入奏，虽亦未奉俞旨，而孝子名布于域外矣。父殁，徒跣万里扶柩归葬，庐墓三年。后官

江苏通守，松文清公入掌钧轴，书联赠之曰："揽胜寰中九万里，承欢塞外十三年"，盖纪实也。

余家《玉烟堂》及《渤海藏真》等帖十余种，皆九世从祖赠兵部增城公所刻。董文敏公其昌未遇时，馆增城公家者颇久，故文敏公书吾家最多，所书《法华经》小楷帖尤精绝。文敏贵后，尝以锺绍京《灵飞经》真迹质金八百，已而赎还；既复以质，则不再赎矣。帖后附文敏质帖、赎帖书二通。乾隆乙酉，六飞驻跸安澜园，曾以进呈。奉纯庙御批，有"永为陈氏传家之宝"等字。不知此帖何时落于嘉善谢氏，今闻又归常熟翁氏矣。文敏当日见质时抽去十二行一页，不审此页今亦归翁氏否？吾家所刻《渤海藏真》中少此一页也。庚、辛之乱，碑石为贼取以筑城，贼平后，搜讨仅有存者，今合诸帖为一帧，更名《烟海余珍》云。

余家以工书称者颇多，香泉太守及匏庐宗伯最有名。太守少时梦登一楼，满贮隃麋，有神人谓之曰："供子一生挥洒。"自是书法日进，以岁贡生受圣祖特达知，入直内廷。雍正十一年，世宗勅以公书勒石，为《梦墨楼帖》十卷。高宗爱其书，与张氏《天瓶》、汪氏《时晴》鼎峙焉。事纪余翰林《秋室集》跋语中。乾、嘉以来，四海争购公书，日本国王尤嗜之，海舶载往，辄得重值，致故乡几无遗墨。余所藏公草书庾子山《春赋》十二幅，一时无对。辛未冬，张子青制府来上海阅机器，余以制府为今代书家，悬之行馆，用供赏鉴。有候补道某公见之，谓是恶札，何可溷制府？遽令撤去。人皆以公负书名百年，忽遭此厄为笑。壬申冬，余谒制府，谈及公书，制府亦有珍藏者。余述某观察语，制府亦大笑。公政事卓绝，山西、贵州、江西皆祀名宦，而循声乃为书名所掩。公平时每梦至一处，园亭、山石，极幽雅之致，墙外有寺，有塔，心甚乐之。如是者有年。比守南安，衙斋正如梦境，遂卒于官。匏庐宗伯为香泉太守之侄，康熙癸未，与弟文勤相国同入翰林。圣祖临朝举手谓文简公曰："大喜，汝家又添二翰林矣！"公免冠谢，举朝荣之。入直南书房，书法特荷温旨褒嘉。纯庙御极，命缮写御制诗，内府书籍、秘殿珍藏，悉俾管钥。洊历春卿数年之间，扈从凡二十七次，宠遇之隆一时无两。居家撰著不下百数十种，奉敕所成者，有《历朝题画诗》、《全唐文》、《宋史补遗》、《谥法考》诸书。行草出入二王而得香光神髓，即颜、欧、虞、褚及宋四家，无不研究，遇真迹必拨冗仿写，无间寒暑。书名倾动寰宇，夷酋土司，金瀞玉巙，咸欲邀公尺幅以为家宝。南中赝手不下数百辈，公闻之，略不计也。然公之文学亦竟为书法所掩。余在上海购得公所临《灵飞经》一册，张子青制府叹为精绝，为之题跋。拟以入石，尚未果也。

乾、嘉之际，天下书家推北孔南梁。梁即山舟学士，寿最高，故书最多。自经兵燹，亦渐零落矣。学士暮年，书尤妩媚，此为寿徵。尝言："本朝人不以书名而其书必传者，一为陈文简公，一为陈句山太仆。"语载梁绍壬孝廉《秋雨盦笔记》中。太仆以文章著，公以经纶显，皆掩其书名。

浙江之大患，莫若海塘。历朝修筑，糜帑金至千百万，至今日而尤亟矣。六世从祖宋斋公生于海宁，居于海盐，于海塘情形最为熟悉，尝为两邑之近海隅同，被海患同，而修法则各不同。宁邑海在南面，离山既远，塘外沙时坍，涨潮自东而西，不虑其平满而虑其方来，潮头虽高而急水必从沙底滚刷，沙愈去则水愈近塘，而塘难保矣。古人修海宁塘，设立"排桩木柜"之法，盖用排桩以护沙，用木柜以护排桩，皆于塘外着力，使沙日积而水渐远，迨潮至平满齐塘，强弩之末，不穿鲁缟。所以宁邑海塘只用条石，不须过于长厚。惟审其捍御之道，全在塘外也。盐邑海在东面，离山甚近，塘外沙不坍，涨潮自下而高，不虑其排决而虑其冲吸。石缝稍疏，则内土必随潮滚出，土愈去则石无所附，而塘亦危矣。古人筑海盐塘，设立"纵横叠砌"之法，盖石大则负重难撼，水曲则势缓易当，要于塘身着力，使土日固而塘可久。倘石有攲斜垫垛，千金之堤溃于蚁穴。所以盐邑海塘不用小石，必须极其长厚。惟审察悍御之道，全在塘身也。宁邑海塘，莫患于潮头逼塘，入手毫无阻拦，塘外日深，难于措手。盐邑海塘，莫患于潮头顶冲，修筑务期坚固，余外次冲便易着力。至于大风沓潮，名为海啸，又有非人力所能捍御。然古人虑之深矣，故宁邑海塘内有六十里塘河，盐邑海塘内有白洋河，既以取土培塘，可使上塘常加坚厚，又以各路分消，不使海水灌入田亩。此则海塘善后之策也。公关心桑梓，于海塘一事，讲究不遗余力，当时治海塘诸公咸称公之经济，能得古人"因地制宜"之意，奉为圭臬。故雍、乾以来数十年，浙西无海患者，以此也。公讳讦，字言扬，别号宋斋。曾官温州府学教授。年八十时，第三子存斋公世倕以河南按察使兼署布政使入觐，蒙世宗垂询公年齿履历，御书"松柏堂"匾额，并人参、貂裘、宁绸等物以赐公，并谕："尔父有德有寿，给他老人家欢喜。"钦此。公因自号欢喜老人，以志恩遇云。

吾家得道学之传者，为七世祖简斋公及六世从祖乾初先生。简斋公从学漳浦黄石斋、山阴刘念台两先生之门，称高足弟子。尝论："学在天地，有宗有翼。宗之者一人，翼之者数十人，所谓疏附后先也。尧、舜去人，其间亦迩，禹、皋、伊、莱、望、散亦止，略举以例其余。颜、曾既往，董、韩未兴，孟子以一身任仲尼之道之重，有宗无翼，所谓轲死而不得其传者已，于篇末'无有'两叹，寓之孟子之忧患深矣。有宋绝学既明，至考亭而集成，门徒甚盛，史不胜书。迄于元明之际，许、姚、赵、窦洛学行于北，金、吴、虞、许闽学彰于南，以逮柳、黄、吴、宋之徒，莫不推究精微，张皇六艺，卒开三百年文明之治，可不谓有宗有翼之极盛者与！前明学脉，莫盛姚江，翼之者为江右，为淮南，为东越，虽复功咎丛生，末流杂遝，然而弊之所生，救之所始也。剥之寖微，复之寖昌也。吾学未尝一日绝也。余摄齐蕺山、漳浦两先生之门，原本考亭，追溯之濂溪、二程，以达于孔孟，而一时门徒未见有董裳、黄幹之俦者，何其寥寥与！"公为此言，意盖自任也。至其深造自得，倾折前

贤，绝不标奇树帜，可以想见。论学非其人勿轻谈，止谈诗文，即诗文亦不轻作。或问之曰："以先生之学而为诗文，必传无疑也。"公不之应。吴志伊作《十国春秋》，公曰："古人著书以为法戒，《十国春秋》人物，乘时盗窃，皆出下中，何庸追述其行事乎？"尝言："侯朝宗、王於一二子，文之佳者，尚不出小说伎俩。"其评隲古今，不肯随声附和如此。与姚江黄征君宗羲同出蕺山之门，征君曾为公作传，极推重之。公以拔贡入成均，终身不仕。殁祀乡贤。乾初先生，明末举茂才，廪于庠，遭丧乱，敝屣弃之，穷居海滨，不改其乐。早年论学，于诸儒中最喜姚江"知行合一"之说，谓可与孟子"道性善"同功。后与祝渊孝廉游蕺山先生门，奉"慎独"之教，躬行寔践，重规叠矩。既而祝殉难以节显，先生则岿然以德望重一乡。国变后，杜门息影，足不及中庭者二十年，君子谓不异袁闳之土室也。其初所作诗文，清真大雅，寄托深远，书法直逼锺、王；抚琴、吹箫，时奏于山巅水涯；篆刻、博弈诸好无不工。自奉教蕺山后，一切陶写性情之技，视为害道，而屏绝之。社集讲会，以为无益身心，亦婉辞不赴。所著有《大学辨》、《禅障性解》、《学谱》、《葬论》、《丧俗家约》诸书，其余杂著，不下数十万言，皆藏于家。居母丧，手写《孝经》百余册以志痛，戚友争宝藏之。简斋公讳之问，乾初先生讳确。

吾家以诗书为世泽，自有明中叶承陈姓之后，代有闻人，人各有集，见于秀水钱警石广文所纂《海昌备志》，所采者不下万卷焉。其尤以淹贯名者为曾叔祖会理州知州摩村公讳锛，堂伯孝廉方正仲鱼公讳鳣。摩村公弱冠即擅文名，乾隆中，杨大司马荐举博学宏词。著作等身。晚年与金宗伯杜、钱方伯屿沙、汪征君槐塘、姚比部羽峰仿洛社之会，庞眉鸠杖，花晨月夕，载酒湖山，留题殆遍。观者目为神仙中人。仲鱼公赋性颖异，读书过目成诵。嘉庆丙辰，诏天下督抚学臣举孝廉方正，时学使者仪征阮文达公以公名应举，并手摹汉隶"孝廉"二字，以颜其居，复为书"士乡堂"额以赠。旋登戊午贤书，六上春官，后遂不复作出山计。归筑讲舍于紫微山麓，寝处其中，一以著书为事。生平一无所好，独于古名人书画不惜重价购之，所心赏者钤以二章，一肖己像，上题"仲鱼图像"四字；一缀以十二字，曰"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我"。其志趣如此。所藏书最富，惜兵燹之后，皆散佚矣。

香泉太守，以书名天下，初不知其能画也，同治癸酉，在苏州，妹丈唐蕉庵司马以公所画花卉草虫手卷见示，惊叹精绝，乃知才人固无所不能。余尝叹公政事为书法所掩，今又叹画为字掩也。至吾家以画著者，愚亭侍读以文学与修国史而游情绘画，工设色花鸟，人争宝贵。至宛青太守则兼以山水擅名，官礼部时，质郡王以文墨奔走天下士，尝因疾延公于邸，出素箑曰："闻先生山水名家，肯为我作小景以当枚乘《七发》乎？"评公画，为在粗文细沈之间，都下卒无其偶，其钦重如此。公又为河间纪文达相国作《优钵昙花图》于曲台，至今艺林传为佳话云。

余家自有明中叶，由高氏而承陈姓，迄今三百余年。至嘉道之间，子姓日益繁衍，咸丰后，经粤匪之乱，沟壑之转，四方之散，第宅焚毁，老成凋谢，宗族稍零替矣。回溯此三百年间，传世已将二十，人才辈出，在浙江推为望族。道光年间，宣宗成皇帝犹有"海宁陈家"之谕，则族望固久著矣，然特衍高氏之一派耳。计自明正德以来，吾家登进士第者三十一人，榜眼及第者二人，举人一百有三人，恩、拔、副、岁、优贡生七十四人，征召者十一人，庠生及贡、监生几及千人；宰相三人，尚书、侍郎、巡抚、藩臬十三人，京官卿寺、外官道府以下，名登仕版者，逾三百人，祀名宦者十一人，祀乡贤者八人，祀昭忠者五人，国史有传者十三人，其郡县志之载名臣、循吏、文苑、义行者，未易屈指数。而寄籍广东、河南、山东等省，三十年来闻多有登科第列仕版者，因谱牒未修，尚不能考。至由陈氏复出嗣他姓者，如仁和之张(云璈)，河南之司马，或科第累世，或官至督抚，(嘉庆年间有东河总督司马驹)。皆因乾隆年间修谱时漏列，至道光时再修，则已无从考证。今张氏司马氏子孙相遇，尚称族谊，而辈行则未能考，亦为歉事。惟高氏则自有谱，自宋武烈王以下，世次炳然可序，故相值能举辈数，联伯叔兄弟之谊焉。夫吾宗渤海陈氏，只临安高氏一分支耳，而自明以至本朝，子孙绳绳振振若此，罔非天恩祖德所留贻；今虽遭乱而少衰，然为子孙者，生聚教训，可不亟思自奋以迪前人光也哉！

文勤公自幼闻论性命之旨，辄形向往，潜心洛闽之书，旁及陆王，辨其同异得失，尝辑《学古录》以备考鉴，釐为六类，书高二尺；辑《建中录》以资政治，凡三十二卷。他如《仁爱丛说》、《教习郭言》、《学辨质疑》、《读书管见》，与友朋言学、及门问答之语，以及诗文杂著，凡已刻未刻共二百余册。兵燹之后，家乡已自无存，不知曲阜一支尚有存焉者否？余在青浦，得公蒙恩予告纪恩及留别同朝诗十六首，兹附录之，以见威凤之一羽云。乾隆二十三年二月三十日奉上谕："大学士陈世倌老成端谨，学行兼优，简任纶扉，勤劳夙著。昨以年老恳请致仕，朕已允其所请，令于春融从容就道，并加太子太傅，以示褒嘉。兹当陛辞，倍深眷念，既赋诗一章以宠其行，着颁赏筵宴于赐第，令部院堂官往饯。赐帑金五千两为路费，驰驿回籍，仍按原品在家食俸，俾资颐养。起程时，着在京官员祖送，归途所过地方，其有司在二十里以内者，俱着送迎。旋里之后，巡抚两司时加存问。俟家居一二年，自行酌量精力尚健，仍可来京供职。用昭优眷老臣至意。"钦此。(臣)跪读之下，伏地惭惶，感泣啣恩，恭纪四首：

丽藻高悬列宿寒，宸章捧出五云端。九天韵人钟镛响，一字荣同华衮看。夙夜只惭臣职负，江湖难忘主恩宽。淋漓圣制悬星日，渥泽常依墨海澜。

特敕尧厨出尚方，九重祖帐拜恩光。愧尝金鼎盐梅味，喜浥黄封雨露香。玉膳琼樽来赐第，鹓班仙侣话归航。东都门外分攜处，车骑还看溢道旁。

纶扉窃禄厕班联，老去常惭疏傅贤。归橐更邀天

府赐，投簪仍给大官钱。素丝自守青毡旧，黄发仍娱白社年。圣主施恩皆格外，匪颁直许到林泉。

陛辞感激泣痕垂，春水抽帆去路迟。乘传共看飞彩鹢，呼嵩还愿拜彤墀。郊迎不计邮程远，存问先邀天语慈。赢得都人传盛事：衡门归老太平时。

乾隆丁丑嘉平月，蒙恩予告归里。回忆历朝受知之深，兼允微臣遂初之志，涓埃未报，惭感交并，敬赋长律六首。

早年占籍到蓬瀛，侍从三朝见太平。彩笔漫夸鸾掖贵，冰衔愧列玉堂清。春随翠辇花飞岸，（康熙丁亥正月，随从圣祖仁皇帝南巡。）秋度榆关月照营。（自丁亥至辛卯，先臣出抚黔楚，每秋祢礼成，奉命出塞，代请圣安。）认得巢痕亲切地，觚棱入梦涕纵横。

秋高深院锁帘栊，文榜曾观列国风。鉴别每愁鱼目混，搜罗敢信马群空？圣朝不弃葑菲体，臣节惟持清白衷。天语品题诚窃忝，愧将凡质比宗工。（世宗宪皇帝以世倌声名比之李文贞、张文端，遂擢侍讲学士。）

戢影衡门服乍除，忽膺节钺走轺车。河山十二雄东土，礼乐三千近圣居。差喜壁经寻旧迹，未成府海著新书。自知迂拙曾何补，削籍归来好荷锄。

天心宽大沛新纶，宥过何期及小臣。乍许鸣驺趋相府，旋邀漕转出枫宸。百寮敢诵持纲纪，五礼宁堪重缙绅。更领冬官邦土职，河渠三策让前人。（世倌曾上三劄子，言河务事。）

宣麻黄纸禁中传，政府俄登染御烟。卿月骤迁联两部，（自宪副至入相，仅历户、工二部，迁除之速，素所未有，寔叨异数。）江乡归住只三年。（戊辰冬，落职家居。辛未春，圣驾南巡，复蒙起用。）赓飏窃附明良会，献纳难酬雨露边。圣主当阳全盛日，长同击壤乐尧天。

君恩浩荡邱山重，臣病侵寻岁月催。拜表几行含泪入，御批一道带春来。独蒙温诏怜乌鸟，（疏内有"修葺先茔"之语，特蒙恩谕及之。）更进崇阶励驽骀。归载宠光夸父老，桑榆晚景荷栽培。

戊寅仲春将出都门，留别同朝六首：

追陪紫殿愧齐肩，心佩仪型十七年。燕国文章推巨手，鄴侯风度俨神仙。东华并马趋铃阁，西苑连茵侍御筵。齿序同朝惭最长，合先诸老赋归田。（留别省中诸阁老）

层霄斗极九天临，履迹衣香在禁林。时论共推霖雨望，诸公须极岁寒心。每怀补职成虚愿，爱听嘉谟矢好音。岂恋江湖辞魏阙，羞将白发玷华簪。（留别九列诸钜公）

著作声华重帝廷，难忘风月是头厅。九重载笔题仙籍，几辈乘槎识使星。视草蓬池春烂漫，校书藜阁夜青荧。儒生结习心犹在，欲藉余年老一经。（留别翰林诸先生）

上苑花开听凤鸣，南司车过避骢行。漫持丹笔来先后，（余以副宪、总宪两入西台。）每伏青蒲忆父兄。（余家父叔兄弟官执法者五人，居台谏者六人。）已看霜容同铁冷，仍期笑口比河清。竹埤梧掖萦归梦，最爱台垣有直声。（留别台省诸先生）

铁网频张学海澜，只凭虔惕寸心丹。由来科目人争重，即语文章报亦难。共励松筠坚晚节，独惭桃李属春官。昇平努力期公等，老眼还将拂拭看。（留别历试诸君子）

来往长安六十年，（余于丁丑岁暮随先君子入都，距今出都恰六十年。）不辞青鬓换华颠。衣冠会比枌榆社，辇毂花明玳瑁筵。（两浙、海宁各有会馆，每岁正月宴集同人。）入耳缠绵乡语熟，登堂几杖典型传。（馆内有三贤祠，春秋两祀，以报先德。）春明门外柴车路，梓里情牵倍黯然。（留别同里诸亲族）

卷　二

没而为神　三则

（一）

吴少村中丞昌寿，少负奇气，踔厉风发，魁硕类武夫。与余居相距不里许，晨夕过从，相与角艺论文，间有不合，必反覆争辩，时或攘臂大呼，惊动邻里；遇契合相赏处，又复为之叫绝。当鸳湖书院课时，每与沈西卿笔山昆季及余醵钱数百文，至酒肆饮啖，杯盘狼藉，必罄尽以为乐。如是者有年。道光甲辰，余铨金华校官，少村亦成进士，以知县分发广东，自是不相见矣。有人自粤中来者，传其政声卓然，有"吴青天"之号。比擢抚河南时，百姓号哭罢市，制万民伞相送，至千有余柄，即乞丐亦为制伞。好官之名满天下。然余懒于作书，二十余年不甚通音问。同治丁卯，余以州牧提调松沪釐局，适少村奉广西巡抚之命，来上海附轮舟赴粤。是日，余在寓中，僮仆皆他出，忽闻庖人于门外若与人断断然，呼之问故，则曰："有一类武官者，衣服弊陋，欲来求见。向索手本、名帖、又复无有，但言'与官是几十年前好朋友'，而不肯道姓名。"余急令延入其人。出曰："官唤汝。"遂引之从侧门入，则少村也。相见大喜。少村谓余曰："足有风沙，让长揖不拜可乎？"余戏之曰："岂有令中丞公叩首之礼！"少村笑曰："呼之入、走角门，岂有不行叩首之礼者？"遂彼此大笑。曰："本欲即行登舟，因知君在此，故特走访，带来三仆方打叠行李，不令随行，而忘持拜帖，乃致此窘。"又笑曰："即携拜帖，而广西巡抚手本亦未具也。"遂纵谈良久。余问其在广东何以得民如此，曰："无他伎俩，惟寔心任事，不要钱耳。"别去之际，相订年逾六十即归里，同作洛社之会。乃抵粤未半载，遽尔骑箕。国家失此宝臣，朝野惜之。相传少村没后，其幕友绍兴俞君方家居，正欲午餐，忽舍箸起立，若为接物者；继又作拆信之状，戚然曰："吴中丞书也。中丞以任所公事殷烦，仍邀我前往襄理。然昔在南方，帆樯甚便，今北路非车马不可，此非我所习，奈何！"其家人曰："闻吴中丞殁矣，安得来请？"曰："中丞今已为冥官。"家人曰："何不辞之？"曰：

"不能也。"曰:"盍祷于城隍神,请其代辞乎?"曰:"渠官甚尊,非城隍所能企及。然我往,须得某厨侍我耳。"是夕,俞君卒。次日,某厨亦无疾卒。呜呼!如少村之为人,倘所谓"生为上柱国,死作阎罗王"者,非耶?越五年,复有余亲家钱慎庵一事。

(二)

慎庵名德承,浙之山阴人。居心仁恕,律身廉谨,胸中肫然粹然,不设城府。以簿尉起家,历官州县,所至有惠政。同治二年,今相国李肃毅伯方抚吴中,以循良荐举,特旨擢知府。数年间,署松江、常州、苏州、江宁、镇江府事,贤声噪一时。辛未三月,由镇江得代来苏,卧病邸舍,时余自新阳调摄上海,以邑太繁剧,意不欲往,慎庵顾以大义相劝。盖慎庵之季女乃余长子妇也。五月,余将赴上海任,慎庵以病剧归里。六月,慎庵卒。七月,儿子至绍吊丧还,缕述其临殁情形,余为之惊叹不已。初,慎庵以疾甚归,归后疾日以平,第精神疲乏,未能出户耳。六月初旬,晨起,谓眷属曰:"帝命我作总管神,有差官四人来迎赴任,可速具筵款之。"家人闻之,疑信者半,乃设羹饭祀之大门外。大门距内室远,慎庵室中忽怒曰:"四人皆官,远来接我,奈何待以野鬼之礼?"促向中堂设席以享乃可,众惧,从之。祭讫,屈指计曰:"二十日太促,二十二日辰时可矣。"越一日又言,山、会二县城隍神为之饯行,待以上官之礼,辞之不得,云云。自是十余日,举动如常,亦无病状。至二十二日向辰,呼诸子令催合家眷口齐至榻前诀别。诸子惶遽,以为疾作,将呼医,则搥床怒曰:"我且死,岂医者所能活乎?"比家人齐集,举目周视一过,泊然而逝。与半月前所克之期丝毫不爽。于是苏人曰:"钱公作我郡城隍矣。"常人亦曰:"钱公作我郡城隍矣。"今松江、常州二府思其旧德,皆呈请祠名宦焉。先大夫尝言:闽中同官言可樵司马朝镳临殁,自书一联云:"始笑生前徒自苦耳,既知去处亦复陶然",以为去来自如。呜呼!若慎庵之自定死日,可不谓之"去来自如"耶?

(三)

太仓顾伊人撰《吴梅村先生行状》云:"康熙辛亥正月旦,先生梦至一公府,主者王侯冠服,降阶迎揖,出片纸,非世间文字,不可识。谓先生曰:'此位属公矣。'十二月朔,复梦数人来迎先生,书期日示之,故豫知时日,竟不爽。"王文简公《池北偶谈》亦载其事,并记有浙僧水月者能前知,先生疾革,拿舟往询,僧曰:"元旦梦告之矣,何必问老僧。"吴人相传,先生作阎罗王云。余六世从祖讳容永字直方,先生之婿也,顺治甲午举人,考选知县,卒年仅二十有九。幼时为冥官,每夜赴阴府治事,尝思罪何以杖重于笞,斩重于绞?于是皆以身试之。忽奉上帝命曰:"陈某某心存爱人,特予晋秩。"于是金冠象简,自称"小圣",与岳渎大神无异。与闽汀黎愧曾甲午同年,尝谓愧曾曰:"余知四世事:初为蜀通判子,苦嫡母严,商于外,母死乃得归;再世为王孙;三世为京师竹林寺僧,一日放参,有妇女群过,偶一目之,遂坠落至此。八岁时,从家大人入寺,一见恍然,斋房径路皆为记识。今虽为宰相子,后世愈下矣。"事载徐季方《见闻录》。梅村集中《寄怀陈直方》有"百口风波大,三生梦寐真。膏粱虚早岁,辛苦得前身"之句,盖指其事也。又伯祖惺斋公讳观国,乾隆乙未科进士,历知江苏金山、萧县、娄县、甘泉、高邮州,升海门同知。海门之设学额,自公详请奏定。所莅之处,均循声卓著。在海门得疾,自言当作甘泉县城隍。卒之夕,衙署前百姓均见"甘泉县城隍"灯笼,大小数百,充塞街巷,而公奄逝矣。因记少村、慎庵为神事,故并书之。

纵大鱼获报

铁岭杨杲楼先生书绩,先大夫嘉庆癸亥同年也。先大夫官福建,先生官浙江之青村场盐大使,不通闻问者四十年。道光癸卯,先大夫里居,于书肆中遇先生,须发皓然,各不相识,互询姓名,乃相持大喜。时先生迁云南恩安县知县,以年老乞休,欲于郡城觅屋暂住,先大夫遂留馆之。先生忠厚慈祥,待人和蔼,年虽七旬而意兴如少年。余兄弟侍之每剧谭谐语,至丙夜不肯休。工书,善画,以意创为箸画。其法濡纸令稍湿,蘸墨于箸,任意浑洒,云烟灭没,有大小米之概,人争宝之。未几,先生之第三子简侯宫赞能格来主浙江乡试,事竣后,遂迎归京师侍养。次年,宫赞迁甘肃巩昌道,余亦选金华县训导,乃上书先生,为俳言,谓:"世弟年三十为巡道,某年三十一而为训导,岂非寸有所长耶?"先生得之大笑,复书数百言,皆谐谑语。先大夫见之亦为绝倒。先生尝为余言官大嵩时,衙署滨海,鱼鲜之属不绝于庖。一日忽闻门外人声嘈嘈然,使往问之,乃渔户网得一大鱼,四足,有尾,独无角耳,重数百斤。众议市无可卖,欲杀之熬油。先生命扛之入署,聚眷属观之。时夫人方有娠,见鱼乃谓之曰:"汝虽非龙,然亦当是神物,何不自慎而困于豫且,今则性命莫保,奈何?"语未已,此鱼两目汪然出涕,渍地斗许。先生心大不忍,亟出十金畀渔者,而纵此鱼于海。鱼入海,乍沈乍浮,至中流,震雷一声,风浪大作,遂振鬣去。咸疑为真龙矣。未几,而简侯生,官至江苏布政使。先生之孙名霁者,近又以第二人及第,今官广西学政。子孙蒸蒸日上,盛德之报也。

狐知医

先伯祖洛如公讳黎,曾祖恬斋公长子也。公幼而岐嶷,髫年能作擘窠书,直隶制府方公观承延入署,令书"清慎勤"三大字,今节署堂上所悬"九龄童子书"之榜是也。顾屡试不第,以武英殿纂修《四库全书》得直隶布政司经历以终。公之长子为枝岩伯讳明远,工诗,著有《玉照山房集》。少时习扶鸾之术,时召古诗人相为唱和,其是否,莫能明也。最后来一仙与唱酬最久,自承为狐。会伯祖母张安人下堂而伤其足,疾甚剧,诸医束手。狐自赞能医,然需药资银若干。许之。乃先

用敷药，继用煎剂，每日二次，以承筐系于梁上，少顷药即在中，而筐自下矣。煎剂热可炙手，不知其药从何处煮也。病愈后，取银而去，又不知需银将何所用也。枝岩伯每欲与之相见，辄不可，久之，乃约于某酒肆中晤面。届期而往，无所遇而归。归后降坛书曰："室内第几座上长髯之老道士，即我也。君何不相诣耶？"思之信然。自是遂绝。此事先大夫在都中所目击者。狐自言每月在宫中轮当差使数日，信乎圣天子百灵呵护也。

先大夫又言：福建省城内九仙山有乩坛，主之者亦一狐，作诗文楚楚有致，而大致在以医术济人，服其药者有验，有不验，曰："吾能治病不能治命也。"至总督署中之狐则据居一楼，称为"仙楼"，可以问卜。李𠙶斋方伯自尽一案，星使且至，人往叩之，则画二红顶于纸上，莫解其故。既总督汪公、巡抚王公皆褫职，乃悟。道光之季，制府刘公韵珂撤其楼，狐大肆扰，至刘公归乃已。

前世事

（一）

海宁查映山先生莹以吏科给事中督贵州学政，科试苗疆，取一土司之子入泮。撤棘后，土司率其子来谒谢，美如冠玉。公有一侍者，貌亦娟好，土司子归后，此人遽辞公去，疑而访之，则两美必合也。公一笑置之。至次年乡试揭晓，土司子竟得解元，公谓中丞曰："此人在上年我甫取之入学，笔下甚平，何能作此等文？"试传讯之，一到即欵伏，系倩浙江湖州某举人顶替入场所作。中丞大骇，然以罪名重大，颇思消弭之。察公颜色不怿，不敢遽言，拟越日再为周旋。公去后，适有他事须奏，升炮发摺，中丞闻之，疑公以此事上达，己若不陈，惧干谴责，遂连夜缮疏入告。次日询公所奏之件，则并不因此也，二公俱大悔恨。疏上，得旨："照例正法"，两人遂骈首死。事越二十余年，公久归道山，有湖州姚孝廉，年二十余，文名籍甚，会试报罢后，留京与先大夫同客查小山比部有圻处。比部即公之嗣子也。孝廉为人恂恂笃谨，不妄交游，独与先大夫善。一日微疾，握先大夫手曰："吾将以后事累君矣。"惊询其故，则历举前事，盖土司子控于地下，孝廉则某举人之后身，将往对质。先大夫问："何以不早为发觉？"则曰："科场舞弊，例应处斩，本无可言；学政摘发弊窦，亦是其职。特以查公有疑其诱侍者一事，心近于私，当有挟嫌之罪。冥官以究竟事本因公，故待查公数尽之后始行提讯，若公诚无此心，则土司子亦不能再有异说。第某不幸，前世因之横死，今世又因之夭死耳。"语讫痛哭，次日遂卒。此事比部本不知之，既询公随往贵州之老仆，则信有此事，而内中曲折不能如孝廉所述之详。噫！孝廉既予之转生矣，何必又令之再死乎？且前世以孝廉罹祸，今世何为又予以孝廉？徒使姚氏门中寡妻弱子茕茕无告。此则天理之不可解者也。孝廉名某，字某，先大夫曾举之，则予忘之矣。

（二）

长洲徐少鹤侍郎颋，嘉庆乙丑榜眼。姑丈季雅先生之兄也。侍郎博学，工古文，为姚姬传先生入室弟子，曾侍上书房。宣宗登极，以师傅恩，隆隆骤迁，方且大用，乃于督安徽学政任内，以痁疾遽卒。天子眷念旧学，饰终之典极为优渥。当公初病时，即若有所见，作《纪梦诗》十余首，窈冥恍忽，多不可解。临终自言："前世为福建林公子客，兹以公子事牵累至此。"然所为何事，卒未明言也。季雅姑丈有文述病中见冥王事甚详，余粗记其梗概如此。嗟乎！姚与徐皆以前生事夭其天年，然一则仅登贤书，一则官至通显，乃各追其前事而死。天欲杀之则如勿生，何必多此一举？然亦可令人警惧，今世勿作累来世之事可也。或曰："世人第顾目前，后日之累且勿顾，况来世之累乎！"悲夫！

科场中鬼神

科场中，世每艳称鬼神事，以彰果报。余自道光戊子科起，至咸丰乙卯科止，共乡试十五次，前后居矮屋中计一百三十五日，可谓久矣，然鬼神之变幻，不特目未之见，即耳亦未之闻。惟外舅闻蓝樵先生言："嘉庆丁卯科乡试，头场三艺脱稿，已三鼓矣，内逼如厕，比还，见烛卧于卷面，已横爇寸许，不特卷不焦灼，并油亦不溢出，惊为奇异。是科遂中式，容是鬼神之力。至咸丰辛亥科乡试，同官陈星垞二子丙曾、诵曾，兄弟同掇高魁，其文皆取法尤、王，于是都中盛传星垞于元旦梦文昌神，告以今年闱艺宜学西堂、农山，因此得隽。祁春圃相国以问贡荆山方伯，缘星垞次子右曾馆于其家也，右曾驰书归询其父，星垞持以告余，并笑曰："君今为文昌矣。"盖上一年都门寄来拟题若干，内有"可使有勇"二句，丙曾谓余："此文自王农山后，无人能继作者。"余因取少时所作是题文示之，丙曾叹为惊才绝艳，倾倒万状，余谓是饾饤之学，壮夫不为。丙曾乞其文去，呈之星垞，星垞谓："此调不弹已久，乡试可以必荐，而不能保其必售。初学偶学之亦无不可。"于是丙曾弟兄皆学为之，而时时请业于余。余初尚为改削，久而益厌，不复过问。比入试，而题系"必也射乎"三句，适可用尤、王腔调，弟兄遂皆中式，并无所谓文昌示梦也。因知科场内所传鬼神之事，大率类此。

科场中尤王体

丙曾兄弟既同捷，于是浙省人士竞揣摩声调之学，书肆遂取农山、西堂二公文稿重雕之，为尤、王合刻，风行一时。都中论文者以为败坏风气，龙编修元禧尤恶之。壬子会试，龙适与分校之役，搜得一文情浓艳之卷，示人曰："此必陈氏兄弟也。"亟横抹而黜之。丙曾顾为清微淡远之作，又得中式。比填榜，龙见陈丙曾名，大骇，取其卷读之，复大惊。丙曾字子雁，诵曾字子清，右曾字子铭；同母兄弟，皆少年高第，谈者有"三珠树"之目。

武夫不知文字

张璧田军门玉良，起于行伍，目不识丁。余初于兰溪军次见之，适有急牒至，军门折阅，点首攒眉者良久，乃举付从兵，令送文案处。余询牒中何事，笑而不答，以为秘不肯宣也。越日，又见持一札颠倒观之，大惑不解，既乃知其本不知书，特为此以掩饰人之耳目。尝与程印鹊太守换帖，三代中有名"蚤"者，颇以为怪；继复见其一帖，则是"早"字矣。因询其文案某君，答曰："渠不能指定一字，第随其口语而书之，是以如此。"同时有吴总戎再升者，眇一目，每战必先登，贼畏之，呼为"吴瞎子"。尝延僧追荐先人，僧请三代讳氏，张目不能答，急召文案委员，令撰一好名字与之。闻者捧腹。此与侯景之托王伟撰七庙讳者何异？善乎，国初之马惟兴也。惟兴以孙可望将来降，官至福建总兵。顺治之季，尝赐诸将三代封典，惟兴久之不上，抚臣问之，愀然曰："某少时为寇虏，相从作贼，今幸际会风云，实不知父何名、母何氏，若私撰之，不惟欺君，亦自诬其先人矣。愿公以此语上闻，但恩荣及身而已。"一时皆是其言。惜无人以是说告之军门及吴总戎也。

凌厚堂之怪诞

归安凌厚堂堃，道光辛卯举人，大挑选授金华教谕，与余同官。性怪僻，敢为大言。初到官，即于明伦堂自署一联云："金匮万千，衷孔子曰，孟子曰；华衮百廿，作帝者师，王者师。"见者无不吐舌。论学直宗孔孟，于宋儒一概抹煞，而尤恶朱子，极口肆骂，至谓："朱子之父名松，与秦桧之'桧'字同班辈，而朱子之名则与桧子秦熺无异。"语极狂悖。课人读四子书，只诵白文，凡朱注尽删之。尝在金华府署中与其同乡孙柳君孝廉谈及考亭，孙稍右之，遂欲加以白刃。以是人莫敢在其前称紫阳氏者。议论纵横，自谓是奎宿降生，俯视一切。于天下人无不鄙薄，顾独与先大夫善，执子姓礼惟谨。又有闽人林拔皋先生，年七十余，亦与之往来。会有人延之小饮，座客互论金华人物，凌拍案曰："郡城中只有一个半人，其余皆畜类耳！"一人为先大夫，半人指林君。座客惊，稍稍引去，凌傲然自得。工古文，善奇门，医卜星相无所不能。著有《德舆子外集》数十万言，俪于古作家。而于医尤自负，先大夫年七十五，猝中风疾，以为不救矣，药之，数剂而愈。县署有幕友延之视疾，按其脉曰："无妨。"顾指一友曰："君颜色甚晦，当有病。"遂诊之曰："疾不可为也，百日内当疽发背死。"其人固康强无恙也，至期果以疽殁。于是人争神之。然内子闻淑人疾，医之竟死。凌自恨无效，亦发病者累月。其相人也，一望即能决其贵贱、寿夭。何宫保桂清，辛卯同年也，抚浙时，凌以教职考验，一见欢然握手曰："君昔相我当封疆，今封疆矣；请再视我异日何若？"对曰："昔观公相甚善，今所留下部髯，甚恶矣，于法当斩首。"何大怒，挥之出。越六年，何果以失守罪伏法。此外，相离间有不中者，然后来应验者居多。尝谓先大夫曰："大劫将临，浙江无一片干净土，吾所相人多横死者，独公祖孙父子相皆善，不遭此劫，当是公厚德所致。"又尝昌言："年届庚申，京城有急兵人，而杭州亦破，数俱前定，莫可挽回。"至己未岁，遂弃官归。时余为富阳教谕，舟过城下不入，贻书先大夫诀别，语甚惨，而犹以"子孙无害"之说慰先大夫焉。次年庚申，夷人果入京师，而杭城于二月间为粤匪所陷，皆如其言。自是余奔走兵间，无从得其消息。至乙丑岁，在盛泽遇其乡人，问之，乃知其归后居晟舍镇，杜门不出。湖州陷之月，自卜贼匪当于某日到镇，若过巳时则无害。届日开门延友，饮酒以待。至巳时，贼果至，执之以归。伪王闻其名，将以为军师，大骂不肯；命之跪，不肯。有贼帅为之缓颊曰："一揖即纵汝出矣。"亦不肯。伪王怒，挥去杀之。延颈受刃，颜色不变而死。噫！厚堂亦可谓非常人矣！

厚堂最喜言区田法，谓成汤七年之旱，赖伊尹以此治田，故民不饥死。绘图，著书，逢人必劝，顾无一人信之者，每深叹恨。又自诩奇门遁法，谓可以入水不濡，入火不爇云云。一日方围炉环坐，厚堂又掀髯谭火遁，余戏举铁箸夹炭火烧其须，厚堂惊起走，众客大笑。然相蔡二风有水厄，当授以水遁法，而二风果以殉难投井死。

雅谑

萧山蔡二风召南，道光戊戌年进士，云南即用知县，改就教职，铨杭州府教授。丁忧服阕，再选金华府教授。为人忠厚长者，言呐呐然，如不出诸其口。遇谐谑际，时出一语，令人解颐。性慎密，意所不合，亦不宣于言。余尝与商一事，不答；再问，再不答；余性卞，遂骂之，亦笑而不答也。与余交逾十年，情好甚挚。余时综理局事，从未以一事相干，终年闭门课徒而已。凌厚堂毁朱子，二风与倪少尉时帆共非之，余谓："此厚堂代二君报怨耳。"两人惊问故，余曰："君等不读'居蔡及反其旄倪'之注乎？"众为哄堂。二风第曰："君是陈人，故述陈言。"时府试责金华、汤溪两县备旗、鼓二，明府不允，谓无向例，余谐之曰："此真所谓'金汤巩固、旗鼓相当'矣。"众方粲然，二风忽正色谓汤溪沈明府曰："汤邑之应办鼓，见于经书，何可推诿？"沈请其说，则徐曰："君不读《卫风》'击鼓其镗'耶？"众亦哄堂。辛酉正月，余以办理粮台，寄眷口于金华。二风来贺岁，谭次，忽戚然谓余曰："内子最信佛，膜拜诵经者数十年矣，今年元夕忽梦观音大士告之曰：'大劫已至，上帝以尔家世代良善，一人不在劫中。'内子醒而甚喜，我独至今怏怏。"因长叹曰："若只我家不罹劫，则众人之遭劫者多矣。即幸而生全，有何意味？"其居心忠厚如此。四月贼至城破，二风投井殉难，二子亦相继死，独遗一孙在。乃恍然大士所告以"一人不在劫"者，谓只剩此一人也。壬申之夏，其孙入泮矣，来上海署谒余。追念旧事，为之怆然。

李地山殉难

粤匪之难，浙江之官绅殉义者最多。余之所不相识者无从论定，相识中则当为李地山明府首屈一指。地山名福谦，湖北之监利人，咸丰戊午来摄金华县事。会粤匪石达开由处州攻陷永康、武义，迳逼金华，一时佐贰诸君多托故引去，官舍一空，城中现任地方官只太守及明府二人耳。士民奔走，不可禁止。虽复力事城守，然风声鹤唳，一夕数惊，贼苟乘锐来攻，实无抵御之法。余见人心摇动有不终日之势，慷慨谓明府曰："以金郡之大，若无一二死节之官，不亦辱朝廷而羞当世之士哉！"明府持其衣带间所赍药示余曰："子无虑，我必死之。"因与谋所以死之处。余曰："闻古人有止水之说，今大桥下水清而深，当可为葬身之地。"明府曰："不然，投水而或为人所援救，或为贼所钩获，求死不死，反受玷辱，不如仰药自尽之有把握。"遂指永福寺内之塔曰："我死必于更上一层，所谓置身百尺也。"余笑曰："君可谓得死所矣。"比贼退，明府调摄仁和县事，余送其行曰："腰间药可弃之矣。"明府曰："不然。今贼虽窜去，并非败灭，安见其不再来？我仍当戒备耳。"庚申二月，贼破杭州，明府时在局中，闻贼已陷城，乃步出局门，谓同行某公曰："子当何如？"曰："有老母在。"明府曰："然，各行其志可也。"遂登吴山之麓，坐城隍神位前，吞药而死。所谓置身百尺之上，竟践其言。庙中道士取民家所寄棺盛之。比城复改殓，已半月余矣，面色尚如平生。呜呼！慷慨赴死，从容就义，明府二者殆兼之矣。同时殉难为余所识者，有太仓葛小铁主簿家逵，江涨分司无锡倪时帆景炘，皆曾宦金华者也。

入昭忠祠之滥

吾乡中殉贼难者，秀水沈烛门、马少坡二广文，嘉兴则江梦花明经，皆余之旧友也。族中则叔祖笠渔公希敬，道光癸未进士，官直隶深州知州，贼至，坐堂皇骂贼，死最烈；堂叔介卿公锡熙，道光元年三品荫生，官湖北荆州府同知，护理粮道，殉于武昌城中，骸骨均无从收。堂弟文斋广文其炳，合门死之；堂侄德宣官江西县尉，则以战死。皆得旨优邮。此外宗族男女辈抗节死者甚多，见于琴斋兄所著《文斋传》中，要皆舍生取义者也。近有大力者，其父兄实病殁，乃捏为被戕，朦请赐邮，招摇市上，乡人藉藉唾骂，朝廷褒忠之典为之不光。吁！使死者无知则已，若其有知，何面目入昭忠祠也！

迷信扶乩受祸

乩仙多系鬼狐假托，昔人论之详矣，然世人仍多信之。以余所闻，则无锡唐雅亭明府受祸最酷。雅亭以县尉起家，累擢至浙之慈溪令。为人有干材，能饮酒、度曲，上官俱喜之。而顾极信扶鸾，每事必咨而后行。在慈溪任时，乩仙忽告以大祸且至，宜亟去官。雅亭遽引疾，上官留之不可。未半载，滨海乡民入城滋事，后任官竟至罢斥，于是益神之。又询以卜居之所，乩言天下且有事，惟金华府之武义县最吉，遂徙往居之。置田营宅，极园亭之胜；饮酒按歌，望者疑为神仙中人。咸丰戊午二月，贼至处州，叩之，曰："无碍。"既破永康，又叩之，曰："必无碍。"且云"迁避则不免"，遂坚坐不出。比贼至，全家被掳，雅亭为贼拷掠，死甚惨。贼退后，余偕李太守赴县城办抚邮，至其家，断壁颓垣，焦原荒土，尸骸狼藉，为之一叹。噫！此殆宿冤，又异乎鬼狐之假托矣。

难博学

矜淹雅者，喜旁搜博览，而于目前所读之书，每多忽略。如袁简斋太史所记，与诸翰林论《孟子》有韵之文，自"师行粮食"至"饮食若流"以下皆不能记忆，或且杜撰二语以足之。众疑其不类，翻孟子书观之，乃大噱。乾隆时，博学鸿词不知"增广生员"四字出在《论语》注中，皆可笑之甚者。先大父在太平府时，尝阅黄山谷尺牍中有"损惠芗萁"语，忘"芗萁"为何物。时江右汪巽泉尚书方督学政，大父举以问之，尚书谢不知。适陈远雯太守云亦至，尚书告以先大父所问，太守哗曰："陈君最好以僻典难人，《四库书》汗牛充栋，安得尽能记忆？"遂不研究。归以语余辈，时三弟昕年十二，方读《礼记》，卒然应曰："'黍曰芗合，粱曰芗萁'，《曲礼》语也。"大父翌日谓太守曰："《礼记》诚僻书也。"相对轩渠。尚书闻之，笑曰："两榜眼可谓眼大如箕矣。"盖汪、陈皆以第二人及第者也。同治癸亥，史士良观察上左爵帅书论事，帅批其牍尾有曰："该道喜用失事之人，良以使功不如使过耳，抑思古人弃妇萎韭之喻乎？"观察不知四字出处，询余及汪时甫太守，皆不知，遍翻类书，不能得。时章采南殿撰以忧归，举问之，亦不能答，以为真僻书矣。嗣余至上海偶言之，大儿德浚适阅裴松之《三国志注诸葛武侯与张藩书》曰："弃妇不过门，萎韭不入园。"则此书亦未为僻也。惟乡前辈言乾隆朝开大科征书至学，学官遣门斗持文传与荐者，门斗问诸君曰："公等咸称博洽，亦知我'门斗'二字于何时昉？取何义名？"皆瞠莫对。比至都，访之同征者，亦均无以对。迄今百有余年矣，计必有博学者能知之。

徐少鹤侍郎少负博洽名，作文喜用僻书难字。嘉庆甲子举于乡，题为"谨权量"四句，文内所用之字，读者多结舌不能下。相传是科内监试张古余太守于第二场梦神告之曰："此卷所用者，乃《尔雅注疏》，君其记之！"既醒，自笑以为监试官向不阅卷，何有斯梦？次日方送荐卷入，忽闻二主考相语曰："卷中出比所用乃是《山海经》，对比则杜撰矣，当黜之。"太守闻之，忽悟，乃前白曰："恐是《尔雅注疏》。"因述梦中所闻。翻《尔雅》阅之，信，遂中式。余曾以此事询之其弟季雅姑丈而符。亦奇矣哉！

博雅宏通之彦，余六十年来仅见三人：一闽县陈恭甫太史寿祺，于书无所不览，著作等身。余在福建时尚幼，仅一拜见，不能有所叩发，第闻金匮孙文靖公、侯官林文忠公钦佩之不已。二公则余知其学问之渊懿也。

一金溪戴简恪公敦元。余道光壬辰应京兆试，公时为刑部尚书，以年家子上谒，公谦抑殊甚，有"有若无，实若虚"之气象。余特搜僻典数则叩之，公则曰："年老记忆不真，似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内，其前则某语，其后则某语。"试翻之，则百不爽一。盖公固十行俱下，过目不忘者也。余尝问公天下书应俱读尽矣，公曰："古今书籍浩如渊海，人生岁月几何，安能读得遍？惟天下总此义理，古人今人，说来说去，不过是此等话头。当世以为独得之奇者，大率俱前世人之唾余耳。"公于刑部例案最熟，无一事可以欺之，老胥猾吏见之束手，故终身历官不出刑部。一为会稽居筱园先生湘之。先生与余同官者三年，内行敦笃，善气迎人，廿四史、十三经、诸子百家，探口而出，问之不能穷。尝为袁简斋先生骈体文注释，一典必穷其源，不肯举眼前所有者以塞责。余尝借其本观之，所引之典，多出余所知之外者。余谓先生："恐简翁当日撰文时亦只就目前之典用之，未必若是之探天根、蹑月窟，诚恐先生所引之典并简翁当日亦未必知之。"先生曰："固然。然注书之法不能不如此。"余曰："若天下后世皆欲如先生之释书，则所释亦仅矣。"先生贫甚，此书未及刊刻而殁。庚、辛之乱，底本不知存亡矣。先大夫尝言南昌彭文勤相国乾隆时最称为博学。相国为考官，纯皇帝以"灯右观书"命题，相国愕然不知出处，大惭愧。比覆命陈奏，以学问浅薄，不审诗题之所出，敢昧死以请。上微哂曰："朕是夜偶在灯右观书，即事命题耳。"公叩首趋出。上顾侍臣大笑曰："今日难倒彭元瑞矣！"

古树中异物

同治丙寅十二月，上海县漕河泾赵姓有古树，数百年物也，析为薪。树杈中生大菌，具人形者三：一破于斧；一为析薪人窃去；仅存一高尺许，眉目口鼻如寺中弥陀像。丁卯二月，莫家塘古墓有乌桕树一株，大十余围，枯死久矣。里人伐之，穴中得红芝，一枝三歧，上有佛像，皆趺坐。时余提调松沪厘局，曾亲见之。

上海县城隍神之灵应

秦景容先生讳裕伯，大名人，元至正进士，官至奉议大夫、行台侍御史、延平府总管兼管内劝农事。会世乱，避居上海，题桥见志，世目为"裕伯题桥"。张士诚据姑苏，招之，拒不往。明太祖即位，命中书省檄起之，先生对使者曰："食元禄二十余年，而背之，是不忠也；母丧未终，出而拜命，是不孝也；不忠不孝之人，又焉用之？"固辞不起。居邑之东乡长寿寺里，殁，即葬于其地。太祖敕封为上海县城隍神，丕著灵爽。顺治十年秋，海寇犯县治，总兵官王燝督战辱师，民聚而诟之，王怒，诉之周巡抚，诬民通贼。周惑其说，将俟鸡鸣屠之。是夕，神降官廨，俨立阶下，周心动而止。至夜半，仍欲屠之，又见神直视摇首者数四，惧而辍其事。事载邑人曹给谏一士所撰颂序。民感神再生之惠，二百年来香火极盛。同治丁卯，余摄令南汇，邑境闸港镇为先生子姓聚族所居之处，曾以先生题桥事为赋题试诸生。辛未调摄上海，会先生裔孙彦华中翰暨其族中生监十余人呈请为先生墓禁樵采。余以先生生为义士，殁作明神，而邱垄摧残，侵占不治，是有司之责也，因首捐俸钱二百缗为倡，嘱诸绅士量鼓分操，共得钱三千余缗，为赎回墓地十九亩，并建祠堂于墓侧，俾其后人世守之。壬申之秋，余谢事时，工甫及半。至冬间，彦华中翰来告蒇事，并云于先生墓道前掘出石匣一具，铁条锢之，不敢启视，仍埋旧处。余谓此必当年所刻墓志也，惜不开之，俾铭幽之文一显于世再埋之也。中翰云："当获石匣时，曾筮之以蓍，有文明之象。"其为墓志无疑矣。

畜鸭之利弊

南汇海滨广斥，乡民围圩作田，收获颇丰。以近海故，蟛蜞极多，时出啮稼，《国语》所谓"稻蟹不遗"也。其居民每畜鸭以食蟛蜞，鸭既肥，而稻不害，诚两得其术也。此事余在南汇稔知之。比宰青浦，则去海较远，湖中虽有蟛蜞，渔人捕以入市，恒虑其少。而鸭畜于湖，千百成群，阑入稻田，往往肆食一空。于是各乡农民来县具呈，请禁畜鸭。时摄南汇令某君方以畜鸭食蟛蜞为保稼善策，禀请通行各处，巡抚丁公抄禀行知下县。余阅之，不禁失笑，因以青浦请禁之件申覆；公见之，亦一笑而止。盖物土之宜，固不可一概论之。古人迎猫祭虎，今日虎讵可迎耶？

三千金不及一鱼

"好名之人，能让千乘之国；苟非其人，箪食豆羹见于色。"此真孟子通达世故语也。余尝见慷慨之士挥斥千金，毫不吝惜，于一二金出纳或不免龂龂者，事过之后，在己未尝不失笑也。五茸叶桐山为河间通判，治饷宣府，当更代日，积资余三千金，桐山悉置不问。主者遣一吏持至中途，以成例请，桐山曰："不受羡，即吾例也。"命归之。晚居春申故里，饘粥不继。一日梅雨中，童子张网失一大鱼，桐山为呀叹，其妻闻之曰："三千金却之，一鱼能值几何！"桐山亦抚掌大笑。虽然，居今之世，桐山可不谓贤乎？

科名热中之笑柄

嘉兴马淡子明经汾，嗜学工诗，尝谓余曰："诗人境地，亦各就其造诣为之。才力大者如清庙明堂，有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小者则如竹篱茅舍，布置幽雅，亦自可人。吾才不高，只可小以成小而已。万不可贪多务得。譬之芦帘竹屋中，忽陈黄钟大吕一器，美则美矣，其如不称何！"先生累蹶乡试，道光辛巳，会开恩榜，时室中窘甚，妻苦劝其不往，先生不可，典质簪珥而行。出闱，意得甚，日盼捷音。放榜日，伫立门首。会同里沈莲溪观察中式，报录者误入其家，邻人咸从之入，众口称贺。先生大喜，登楼易衣冠，命其妻为之着靴，顾而矜之曰："何如？"语未毕，楼下忽呼曰："误矣！中举者乃沈家也。"一哄而散。先生靴犹未着竟，其妻仰而诮之曰："如何？"闻

者为之捧腹。先生殁后数年，乃选景甯训导。

论和议书

四川余紫松军门步云，嘉庆初年以乡勇从军，剿白莲教匪，力敌百夫，所向无前，由偏裨擢至太师加太子少保衔，图形紫光阁。征伐之事，无役不从，威名亚于杨侯。道光二十年，西夷事起，定海失陷，军门由福建调督甯波，年已暮矣，兼之兵将不习，驻守招宝山者二年，和战之议未决，而蛟门不守。军门伏失律之诛，虽罪有应得，而其情则可原焉。军门与家梅亭方伯在川楚军营共事日久，其初来甯波也，致书方伯，道契阔并及议和事，方伯嘱余代为作答。时余年少气盛，一挥而就。书达，侯官林文忠公见之，矜赏甚至，因之颇得声誉。迄今三十余年，不幸所料之事多有中者。辛酉金华失守，余诗文藁均付劫灰，骈体文二卷亦归乌有。此书乃门生姜梅生编修所录存者，甲子年寄以还余，兹附存之。

执别三巴，岁星八易。鳞羽并旷，乌兔争驰。瞻望旌麾，时形轸辘。近闻移北门之钥，视东浙之师，望重寰中，威行海上。想圣人洪福，元老壮猷，扬烈武于简青，擒苏文于鸭绿，翘足可待，屈指以期。顷展芝椷，式慰萧念，承示大军云集，小丑势穷，夷目乞降，廷臣议抚；凯旋不日，师撤有期。既循览之再三，辄有疑于万一，不揣冒昧，敬献刍尧。夫用兵固仁人所不忍言，而御侮亦王者有不容已。恩不深，不能怀远人之志；威不立，不足慑狡寇之心，故六月行师，宣王薄伐，三苗逆命，虞帝徂征，沿及汉唐之朝，率有戎羌之役，古来令主，岂好穷兵？良以蛮夷之情性，感德少，而畏威多，是以中国之声，灵武备脩，斯文教洽。今者逆夷事势，居然猾虏机谋，明曰通商，阴图袭邑，其游奕四处，即肆楚之狡谋。其盘踞一隅，即以防之故智。兵实怯于来战，故纯以炮火作虚声，情究畏我久持，故叠致书函为疑阵。揆厥伎俩，已见端倪，倘复信其诡词，必至堕其奸计。未坚心服，益长天骄，生四夷轻汉之心，恃中国和戎之议，损威失体，贻患将来，糜饷劳师，后忧方大。就此一节，虑有三端：从来大信不齐，况在夷德无厌，倘若阴图深入，故为阳乞缓师，使臣方持玉节而临，赞普已铸金枷以待，我将释甲，寇且张弧。事起苍皇，祸成黑子，虽依汉与依天同誓，不少恭命之词，而受降与受敌无殊，终恐劫盟之变。此其可虑者一也。人面兽心，非情可喻。蝇营狗苟，惟利是图。纵令此日尚可羁縻，难保异时不生反覆。爨寻白马，诺责黄龙。俺答贡明，朝市不妨夕掠，元昊通宋，贱货可索贵酬。喜则连艘而为商，怒则分艄而入盗。此其可虑者二也。揆其入犯之由，实系禁烟而起。骤通贸易，难立章程。即严命之重申，恐难遵乎令甲。纷纭估舶，乘鲸浪而明来；杂沓渔舠，驾鹢帆而暗引。截之则彼时仍虑兴戎，纵之则前诏岂非反汗？始犹私漏，继且公行，机失一朝，毒流四海。此其可虑者三也。

我国家金虎开图，银麞拓地，德威所被，寰宇胥臣。阁下专阃大员、中朝宿将，假狄天使平南之节，肃马伏波下濑之军，草木亦识威名，妇孺皆知姓氏。扫清螟特，无待龟蓍；况以迩者情形，尤见胜谋在我，狐跳梁而尚短，鼠斗穴以将疲。何必故作趦趄？重烦拟议。请上防边之策，历排筑室之谋，追原定海之亡，实以重洋之限。鞭长莫及，汤沃无从。故遂鸱张得成鸠占。然败之于崇明，挫之于厦门，歼之于姚江，却之于乍浦，突豕失势，铤鹿已穷。迄今馈运时增，师徒日集，谅军食则彼寡而我多，计兵力则彼薄而我厚，论气势则彼骄矜而我忿怒，度器械则彼损敝而我缮完。机若建瓴，事同沃雪，先哓奚虑，必克焉诬。擒且胜于渡泸，功更逾于横海。犬羊入笠，只用箠笞，鱼鳖无桥，何须靴踢？不疑何卜，惟断乃成。固将却四座以勿喧，决两言而不再。

某受恩深重，衰病不支，际此倥偬，未能展效，莫上匡时之策，徒深忧国之心。所望阁下刻玉燕山，铭金麟海。葱珩赤舄，赉方叔之元勋，秬鬯青圭，祝召公之万寿。在公固多伟绩，于某亦有荣施。事业千秋，起居万福。谨承动静，无任主臣。

扬州烈女

余署青浦县时，江北委员来言扬州仙女庙镇烈女事，心异之，而未悉其详也。壬申冬，在苏州晤前江都令甯波胡竹亭刺史璋，询之。竹亭曰："此吾后任事，故女之姓氏不能记忆，然其事固彰彰矣。先是镇民某聘烈女未娶而卒，烈女闻信，即矢靡他。父母屡劝不从，遂如其意，俾过门守节。某家业染，固素封也，烈女人门后，恪守姆训，家无闲言。某之侄女年长未嫁，与染工王姓者通，颇为烈女觉，时时规之。女患之，与王谋并通之，以缄其口。而烈女冷面寒铁，不可以游词入，则意必强而后可也。一日者，乘间令王先匿于房，俟其就卧，犯之，大呼不纵，王不能强，女入助之，拒益力，遂以被掩杀之，而以魇死讣其家，然血痕未灭也。父母控之官，官为杭州某君，初验时心颇疑之，而未能决。比回署，辗转间，其子受重赂，说某，竟以病死拟定案，人咸冤之。越数日，江甯省城隍庙卜者梦城隍神升座，有江都县女鬼号诉声冤，神大怒，签差提人。俄顷囚至，则赫然江都令也。卜者惊醒。次日举以告人，人莫之信。未几，江都县报病故之文至，于是喧传省中，后任官复提全案研鞫，事遂白。女与王并拟斩决，而烈女请旌焉。某君与余有年谊，人亦恂恂长者，为恶子所误，遂陨其生，惜哉。"竹亭又言，某卒未几，其子亦暴疾死，想地下无漏网也。惟卜者云梦中询神姓名，则曰是宋之丞相文天祥。

（按：烈女姓陈氏，为周二所聘，二病殁，过门守节。二之兄怜之，使与己女名大虎子者同室处。周之仆妇

徐与染工王玉春有奸，并通大虎子，为烈女所觉，遂致烈女于死。死后徐与大虎子反布麝香于床褥间，诬烈女以堕胎致陨，贿仵作证之，案遂定。顾夜夜闻鬼哭声甚惨。未几，王玉春忽自缢于烈女灵前。后数月，江都令骤病死，仵作亦无故七孔流血死。经扬州守英君讯得实，解省议抵。臬司应廉访亲鞫，益悉其详，遂拟徐及大虎子均凌迟处死。其冤始白。嗟乎！既杀其身，复迂其节，在闻者均为发指，宜鬼神之不肯轻恕也。天道昭昭，真不爽哉。此案曾闻之廉访友人，后阅臬署故牍而信，敬附记之。光绪四年春，男德浚谨识。）

卷　三

鬼神报应之灵　两则

（一）

鬼神报应之说，儒者所不道，然确有其事，足为世人鉴戒者。先大夫官福建时，有李某者，江苏常州人也，以巡检需次充督辕巡捕官。其人有干才，白皙鬒须眉甚口。总督阿公林保深爱之。会有相士自都中来，曾识阿公于微时者也。阿公馆之外，而令李某于同官处为之推毂。未两月，获千金，相士深感之。将别去，李饯之，谓曰："君此行得多金，繄谁之力？"相士谢曰："公之赐也"。曰："仆有一事奉烦，可乎？"曰："何不可之有！"曰："君将行，总督必问君历观省中各官员何人最贵，君第曰：'无逾于李巡捕者。'则拜德多矣。"相士许诺。比行，阿公果如所问，对曰："历观巡抚以下，状貌应富贵固多，然无逾于李某，将来功名不下于公。"遂别去。阿公自是待之加厚，李亦深自暱。一日召入署，谓之曰："我欲拔擢汝，而汝之官太卑，今方开事例，我资汝二千金，汝可捐通判，赴选后，我再为设法。"李从之，捐通判，入都候铨。阿公指名奏调，即奉旨发往福建委用。到省后，人皆知为总督所属意者，其门如市，李亦呼吸风雷，顿改故态矣。未几，以获盗功保升同知。又未几，阿公迁去，濒行，密摺保荐，得旨以知府记名。旋署泉州府知府。时先大夫摄洒洲场盐大使，正其所属。新岁到府贺正，本旧识也，一则飞上枝头变凤凰矣，然相待亦尚款洽。越日，省中有候补通判谦山俞君益者，以公事至，与先大夫亦旧识，遂同寓一店中。店固距府署不远也。俞往谒李，李订翌日晚筵，并云亦须延先大夫。次日闻升炮声，以为太守且来答拜，俞亟衣冠以待，而久不至，遣人探之，则云太守出门遇鬼，回署不复出矣。明日仍不出。又明日，俞往视之，李延入卧内，曰："正欲迎君，来甚善，当以后事相托。"俞询其故，曰："前日方出门，忽见数人拦舆击我，我呼隶执之，不见，乃知为鬼，入夜即病。梦冥王提往质讯，缘有人控我十款，我俱不承。冥王甚怒，昨夜复讯，杖铁棒百，痛甚，姑承一款。"因启衾示俞，两股皆作青黑色。遂令仆开箱取锦轴画，展之，乃一美女，俞惊问何人，曰："不肖事，何必言。"遽取火烧之，叹曰："所承即此案也。"俞不忍留，再三安慰而出。出与先大夫言之，共相叹诧。越日，天甫明，李遣人邀俞及先大夫，一见即执手流涕曰："死矣。昨夜冥王尤怒，拷讯极酷，最后竟炮烙我，我不任受，已尽承矣。今日不能过日中，所以亟请二君至者，床下尚有三千金，奉恳持作扶柩及归孥之用。他无所嘱。"因叹曰："我命本合作知府，因急于求进，机械变诈，造成恶业，致夭天年。君等不信，数日后当有简放泉州府之部文矣。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切劝诸君居易俟命，以我为前车之鉴也可。"言讫，遂瞑。李本魁梧洁白，比殓时，缩短如童子，通体颜色焦黑如桴炭，知炮烙之加，定非虚语。死之三日，部文到省，奉，旨以李某补授泉州府知府。

（二）

福州萨虎山者，翰林萨龙光之兄也。萨氏为福州巨姓，世业鹾。虎山举孝廉，大挑得知县，因总鹾纲，遂不赴补。虎山人极平正，慷慨喜结纳，各官多与之交好。一日，衙参将散之际，闻有人言其死者，先大夫遂与同官数人往探其丧。至门，寂若无事，姑入焉，而虎山俨然出。众愕然，虎山笑曰："诸公以某为死耶？"众不能答。乃曰："死诚死矣，生暂生耳。"因言："昨午坐而假寐，忽见一吏持票拘之，遂随之行，至邑城隍庙，始悟非人间。见一吏似相识，而忘其姓名，询之故，曰：'少待自知之。'俄顷神升座，隶引之入，神谓曰：'有一事，须君对质。某年月日送一私贩到龙溪县杖毙，尚忆之否？'言未既，则盐贩跪阶下呼冤索命，我对曰：'彼时某在盐公所，盐快缉一私贩至，某呈送到县，事实有之，然并无嘱令杖毙之事。夫盐快缉私贩，例也；公所呈送私贩到官，亦例也。其是否应杖毙，当问彼时之官，不当问此时之某。'神曰：'固知君无罪，但冥间之律，必须两造相质无异词，乃能完案。前因君寿数未尽，故迟之到今；今君数已尽，是以传来一质。案已结，君可休矣。'回视，私贩者已不见，我乃知已死。遂前恳曰：'某有二事未完，一则友人托孤于某，已抚养长大，须为之毕姻；一某薄有资产，人欠某债者，券盈匣，然其中有能偿者，有不能偿者，惟某知之，若不为别白，将来子孙一概索之，则贫穷者受苦矣。愿乞二日期，了此二事。'神鉴我心，准予给假，饬吏送还，至夜半而苏。令日遣人追友人子来，为之完婚；并检券之不能偿者，召而还之。二事已了，明日复死矣。"众问："君死后当何如？"曰："我已问之吏矣，为人若无罪业，则生为何等人，死即何等鬼，与阳世无异。"曰："若不转生乎？曰："我亦问之吏矣。今世为何等人，则来世亦为何等人。若作善，则来世胜于今世矣；若作不善，则来世逊于今世矣。所谓'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因，今生作者是。'此理丝毫不爽。敬告诸公，其各勉之。"握手郑重而别。次日果卒。先大夫尝谓少年气盛，每持阮瞻论，不信鬼神报应之事，及目击李、萨二君死时状，乃知阴阳确有此理。从此历典州县，守分安命，不敢妄为一事，妄起

一念。临上质旁，在在若帝天昭格矣。此二事，余幼时随侍衙斋，熟闻庭训。既以自警，亦每举以戒人。

居官奢俭之关系

先大父尝训余兄弟曰："居家俭，则居官廉。吾历官数十年，见奢者未尝不以贪败。"白小山尚书采此语入公《墓志》中。余历官亦三十年矣，每见俭朴者，子弟类能自立；奢汰者，子孙无不贫穷。所谓'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也。明上海人乔纯所先生懋敬官广西布政使，居官廉俭，虽历官藩臬，仍布衣蔬食，常曰："士大夫不可一日无穷措大气。"旨哉斯言！先生著有《廉鉴》四卷，余宰上海时访之未得也。

用兵以气为主

用兵以气为主。咸丰庚、辛间，浙江贼氛甚炽，官军屡挫，张璧田军门尝指其士卒告余曰："子视其状貌纠纠桓桓，殊不知迭经丧败，心胆俱碎，见贼即走，不可用矣。"至同治壬戌，相距仅一年耳，左帅驻师衢州，李帅扎营沪上，一号令之，壁垒旌旗均各变色。余时在四明军中，所用之兵勇将弁，率多杭州溃散之余，然遇贼辄奋击，所向有功。先时我军望见贼之旗帜则走；后则贼望见我之旌麾即逃，岂非气之为哉？壬戌夏五月二十一日，粤贼十余万，自苏来，分十二枝，四面驰突，围程军门学启新桥营数十匝。李帅闻之，亲勒兵驰救，所部卒离皖数月，不得一当贼，至是勇气百倍。军门望见帅旗，亦突围夹击。我兵无不一当十，贼大败，奔还。是役也，有一卒杀数十人，最后遇一悍贼，鏖战良久，兵刃俱折，至以手相搏，互殪于地，贼取其断刀刎其颈，卒亦以拳椹其胸。正危急间，忽见贼失其首，跃起惊视，则一卒手斩贼头去矣。次日，余谒李帅，帅为余备言战事。余因言："公重臣，当持重。不可亲冒锋镝，万一飞炮偶集，罗忠节已事可鉴也。"帅言："若不亲自督阵，则士卒必不能如是效命。"因叹：从来文臣为大帅，类深居简出，不肯亲临行阵，故不能成功。前数年，以编修从军，每亲出击贼，军中呼为"武翰林"，我戏应之曰："仆乃'文虾'耳。"盖满洲中称侍卫曰"虾"，新武进士入侍卫学习者，曰"拉虾"也。先是，外国人轻中国兵，以为无用；至是战，乃称中国有人。

童子证明悍匪

同治癸亥正月，我军攻绍兴，诸将屡奏捷，每俘贼至，辄发善后局委员讯之，果属老贼，即行正法；如实系被胁被掳者，多给照令回籍。杀者不知凡几，释者亦不知凡几矣。一日者讯一贼，其人喋喋自陈确系被掳，涕泗交下，情景逼真。问官恻然，已欲生之矣。忽食肆中童子送汤圆入署，见之骤呼曰："此贼是杀我一家者！"官惊问之，则童子之父向设肆于绍城中，亦卖汤圆。城破时，此贼杀其父兄，而系童子去，为之服役，贼中所谓"小把戏"者也。童子乘间逃出，乞食至甯，遇父之同业收留之。今则适遇之耳。相质之下，贼俯首无词，当即驱出斩首。向使童子是日不入署，则此贼遂幸逃显戮，而一家数命，沈冤莫雪矣。"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斯言信然！

福建宰白鸭之惨

福建漳、泉二府，顶凶之案极多，富户杀人，出多金给贫者，代之抵死，虽有廉明之官，率受其蔽，所谓"宰白鸭"也。先大夫在谳局，尝讯一斗杀案，正凶年甫十六岁，检尸格则伤有十余处，非一人所能为，且年稚弱，似亦非力所能为。提取覆讯，则供口滔滔汩汩，与详文无丝忽差。再令覆述，一字不误，盖读之熟矣。加以驳诘，矢口不移。再四开导，始垂泣称冤，即所谓"白鸭"者也。乃驳回县更讯。未几，县又顶详，仍照前议。再提犯问之，则断断不肯翻供矣。他委员嗤先大夫之迂，迳行提讯，遂如县详定案。比臬使过堂问之，仍执前供。因讯："尔年纪甚轻，安能下此毒手？"则对曰："恨极耳。"案定后发还县，先大夫遇诸门，问曰："尔何故如是执之坚？"则涕泗曰："极感公解网恩，然发回之后，县官更加酷刑，求死不得；父母又来骂曰：'卖尔之钱已用尽，尔乃翻供，以害父母乎？若出狱，必处尔死！'我思进退皆死，无甯顺父母而死耳。"先大夫亦为之泪下。遂辞谳局差。噫！福建人命案，每年不下百数十起，如此类者良亦不少，为民牧者如何忍此心也！

捕盗专恃眼线之误

壬申四月，江南三江营炮船哨官捕盗，盗拒捕，哨官溺水死，兵勇死者五人，伤者十人。其地在扬州江都县境。事闻，制府震怒，饬地方官及水师营官严缉。于是瓜州镇总兵吴君派营弁带同失事炮船内之勇丁作为眼线，来上海缉捕，缘勇丁称认系浙江巡盐红单船之广勇也。六月初到沪，越一日，在茶馆店获一人，是红单船之广勇。次日，营弁请观察及右营参将督率兵勇，于红单船又指获二人。皆发县审讯。据来勇声称，一是抛火药包入船者，一是隔船斫人者，一是过船钉炮眼者。言之凿凿。余即提犯反覆讯究，熬审一日不承，隔日再讯，拧耳跪练者竟日无一词，呼冤而已。余心疑之，问来勇曰："伊等既先以火药包掷尔船中，则彼时烟焰迷漫，尔何从辨为斫人者，为钉炮眼者，如是之真也？"对曰："巡盐船与炮船同泊一镇上，每日上岸时常相见，故能认识，故虽于烟焰之中亦能辨识。"而来弁则以余不应驳诘来勇，大有烦言。次日，余又研讯，自朝至三鼓，心力俱瘁，一无供词。余恐其死也。稍宽之，来弁遂以余欲纵盗，不用严刑，诉之观察。余亦以不能得确情，请添派委员会审。观察谓南汇令叶君顾之有能名，且系广人，札令来审。叶君覆讯一日，亦不能得其情。余与叶君皆谓此三人冤，而无奈弁、勇质之甚力。会制府又委前皖南镇刘总戎启发，带为盗行船之舟人来，因派兵快与之会缉。当日即于玻璃肆中获广人陈来。陈来者，前水营中蓝翎千总也。先是，有贩猪船泊江口，群盗登其舟，将猪客及舟人尽缚置舱底，驾

其船以行劫。行数日，盗稍倦，陈来者劝盗首释舟人，俾摇橹。行二十余日，劫客舟三次，最后遇炮船，拒捕后，驶至江阴口，群盗登岸逸。猪客到靖江县报案，故总戎带此舟人来，以其与盗共处久，能识盗也。陈来故劝盗首释放舟人，是以舟人与之尤熟。余乃喜得真盗，复令舟人识此三人者，来弁与来勇共胁持之，舟人遂不敢斥言其非，而陈来顾狡赖不肯承。余与叶君及刘总戎翼日再会讯，反覆诱劝，许以如获盗首，待以不死，总戎指天日以誓之。陈来乃言盗首亦系广人，向日同在水营中，曾保花翎守备，现居六合县城，开土栈并钱店，尚有羽党在镇江，共十二人，皆积惯行劫者。陈来在扬州开烟馆，本不同夥，此行也，盗首邀之至。陈来言十二人者，皆百战劲卒，无论一炮船，即十炮船亦无奈之何。令陈来视前获之三人，来言非是，而三江营之弁勇则谓来庇其同党，大不悦。于是刘总戎以陈来作眼线，往捕盗首；而瓜镇则禀制府，谓此三人是真盗。制府饬令解至金陵再讯。时余已谢上海县，乃将详细情形白之应廉访。会刘总戎率陈来捕首盗等七人，皆讯明正法，留陈来狱中，待获余犯。江甯府蒋君讯七犯，皆供与上海之三人不涉；而瓜镇持之坚，制府亦惑之。至八月中，应廉访至金陵，乃力言于制府，将此三人释放。噫！是三人者，使余严刑锻炼而成招，则又必令其供出党羽，转辗株连，冤死者不知凡几矣。然此固眼线之确指者也，眼线其足恃乎？是役也，余之不妄杀人者几矣，可畏哉！

折狱须慎

余摄南汇时，有棉花行主姚某控王某欠伊花价洋银一百有六元，有券，有中证，有代笔，云索之不还，反被凶殴等情。余提讯，先问原告及中证、代笔者，所供与呈词相符。继提被告，跪堂下战栗惶恐，似不能言，久之乃诉曰："实不曾欠钱。"余曰："不欠，何以控汝？"又不能对。余疑其情虚，复促令言，则曰："我纵欠钱，何必请开烟馆者作中？"余笑曰："汝并非贵人，开烟馆者何不可作中？"则又曰："我自能写字，何用代笔？"余叱曰："汝蓄意不良，是以不肯亲书，为图赖地步耳！"侍役遂群喝之。王即伏地供愿还，而涕下如雨。余疑之，因令带下。复呼原告至前，问曰："尔之券，何以不令伊亲书？"曰："伊自托人代笔，某不与知。"曰："此券是伊带来乎？抑在尔家所写乎？"姚踌躇对曰："是在我家所写。"曰："代笔是伊同来乎？"曰："否。某甲向在村口居住，是日因在茶店相劝，遂偕归代为写券。余大声曰："是在茶店偕来乎？"曰："然。"时某甲已在堂下矣，遂令带原告至宅门外，而呼某甲前，讯曰："尔代王某书，是王某邀尔耶？"曰："是王某所邀。"余知某甲盖已闻"茶店"二字，因曰："书券何不在姚某家中，乃在茶店？"曰："是日相劝在茶店，故就彼处书之。"曰："尔本拟作代笔，故纸笔皆带往乎？"曰："否。是从茶店借来之笔，而纸则买之也。"余曰："信乎？"曰："信。"遂令将其带入后堂，而传作中之某乙入，则拍案曰："王某并不欠钱，尔与姚某骗至尔家，逼令出券，尔乃硬行书中，此何理耶？"乙惶惧曰："某不过为好相劝，实无逼勒事。"余曰："先在茶店，已经言明；何以又至尔家？"乃曰："某开烟馆，家有余地，是以王某随姚某来，而某甲又欲吸烟，故就某家写据，因将某书作中，并无逼勒事。"余大笑，令将原、被、代笔三人皆来前，谕被告曰："此案我已讯明，尔所欠不止一百六元，乃三百八十元。"王大惊，哭曰："天乎！冤哉！"姚亦从旁代白曰："实止一百六元。"余曰："固也。票共有三：一在尔家写者，一在茶店写者，一在某乙烟馆写者，岂非三百十八元耶？今一票已呈，尚有二票，可速交出！"皆相顾愕眙。爰将三人重惩枷示，而释王某去。越日，有医士陈君来署曰："幸矣哉，公之折狱也！"余问故，曰："先一日出门视疾，足乏，于庙中卜肆小坐，俄来一人，手持香烛，容色仓皇，卜者其素识也，呼之询以何往，曰：'前村姚某欺我懦，与恶棍串通，捏造借券，控我于县，明日将讯矣，有中证，有笔据，我口又呐，势不能辨，毋宁死耳！将先往诉于神而死。'卜者止之曰：'姑往审，审而负，诉于神。请先为子卜之。'卜既，视其爻曰：'甚吉，有贵人解，当无碍。'我随询其名，即公昨断之案也。今已得直，可无死矣。"余闻之骇然。夫钱债，讼狱中细事耳，使尔日掉以轻心，不几致死一命乎！袁简斋先生有句云："狱岂得情宁结早，判防多误每刑轻。"余常服膺，以为仁人之言。由今思之，一误且不可，况多误再加之刑乎！甚矣，为地方官者之难也！

地方官微行之利弊

顾淡如先生菊生摄理绍兴府事，有父母神明之誉。尝闻某镇有开场聚赌者，派员访之，返命则云："逃散久矣。盖有一人状貌与先生类者，泊舟市桥，至镇上买少物，不计值而去。于是匪党疑先生亲访，即刻奔走。"先生笑曰："吾安得如是百十化身，使入县乡间，处处有一顾淡如哉！"余在南汇鞫一狱，讯问之词偶中其隐，案中有疑数日前烟馆内话是事，有一苍髯者在彼吸烟，谓是余私访得其情，遽吐实。实则余并未出门也。在青浦时，至金泽镇勘案，微服步行，村落中遇一老妪，妪问余曰："今日官来此，先生其随官来者耶？"余佯为不知，询其故，妪以勘案告。余因问其官之贤否，妪曰："官甚好，但有一件恶处。"余惊问之，则曰："我处每年春日演戏，自此官到来，禁不复作耳。"俄而驺从毕集，妪惊，余慰之曰："妪勿怪，我之禁戏，乃以兵燹之后为若等惜物力也，与其看一日戏费钱数百文"，因指其身之敝衣曰："何如到冬日制一新棉袄乎？"妪笑，余亦笑而去。又尝至章练塘镇比卯，众尚未集，乃易服至镇庙瞻眺，归则绕镇后田塍中行，绮交绣错，迷不得路，无可问津。正犹豫间，忽田间来一人曰："官其迷路耶？"余曰："然。"遂引余出，意甚殷勤，且延至家献茶。余谢之，睇其面，似曾相识者，因询之曰："记在何处见尔？"耸然曰："小人徐德全也。"徐德全者，曾因夺荡田，聚众斗殴，余杖之一百者也。余不觉骇然，遂谓之曰："此后宜作好人，争斗非好事，切须戒之。"徐唯唯，送至道左而别。归

后，与友人言："此人曾受满杖，乃邂逅相遇，既无怨，且知敬爱。小人革面，亦见青邑民俗之淳。"然自后思之，白龙鱼服，困于豫且，微行究非正道也。

左爵相创设书局

今各直省多设书局矣，而事则肇于左爵相，局则肇于甯波。爵相创军府于严州，严当兵燹之后，田畴荒芜，草木畅茂，遗民无所得食。爵帅于赈济之外，发银万两购买茶荀，俾百姓得采撷于深山穷谷以为资，茶荀制成，扎发甯波变价，往返二次，归正款外，得羡金数千两。爵相以乱后书籍板片多无存者，饬以此羡余刊刻四书五经。嗣杭城收复，复于省中设局办理，即以甯波之工匠从事焉。苏州、金陵、江西、湖北相继而起，经史赖以不坠，皆爵相之首创也。爵相自奉甚俭，所得养廉银，除寄家用二百金外，悉以赈民。甯波海关有巡抚平余银八千两，循例解往，爵相谓："今日之我无需于此款，本可裁；然裁之则后任将不给于用，不可以我独擅清名，而致他人于困境。"追受之而转给赈局。其用心忠厚如此。后丁雨生中丞为方伯时，不受平余。比升巡抚，则命复之，曰："不可累后人。"亦同爵相之意也。

青浦城隍神之灵异

青浦城隍神，为明方伯上海沈公讳恩。公清风亮节，彪炳郡乘。殁为明神，灵爽丕著。有苏人以藩掾来提饷者，游于寝宫，颇加媟慢。是夜，忽哀号叩首，遍身杖痕，其从者亟命舟载归，未及家即死。此事见《青浦县志》。公墓在上海，青浦人恒醵资前往修理，至今不废。余宰青邑二年，遇旸雨不时，往祷辄应。同治己巳六七月间，淫雨不止，县境地势最下，将有沦胥之患。余以邑经贼扰，凋瘵未起，孑遗之民不堪再被水灾，因虔祷，以年近六十，死不为夭，愿将己之生年为民请命；倘可挽回，殒身不恨。祝毕，乃起立再白神，谓："我志如是，特恐神不能代达天听耳。"时嘉定陆文鱼署教谕事，笑曰："君方求神，乃作此语激神耶？"然自此雨势渐止，余亦无恙。是殆会当晴霁，故余得苟全性命耳。

曾文正为巨蟒转生

曾文正公硕德重望，伟烈丰功，震于一时；顾性畏鸡毛，遇有插羽之文，皆不敢手拆。辛未十月，到上海阅兵，余供张已备，从者先至，见座后有鸡毛帚，嘱去之，谓公恶见此物。不解其故。公姻家郭慕徐观察阶告余云："公旧第中有古树，树神乃巨蟒。相传公即此神蟒再世，遍体癣文，有若鳞甲。每日卧起，床中必有癣屑一堆，若蛇蜕然。然喜食鸡肉，而乃畏其毛，为不解耳。"后阅《随园随笔》，言："焚鸡毛，修蛇巨虺闻气即死，蛟蜃之类亦畏此气。"乃悟公是神蟒转世，故畏鸡毛也。宋文信国公传为吉安潭中黑龙降生。信国柴市殉难后，是日，其乡风雨大作，人见黑龙复归于潭，与公之异将毋同？

高僧转世

余前记家文简相国及晴岩编修，以为高僧转世矣。因忆故友歙县程印鹊太守兆纶事。太守之封君贾于兰溪，与城外广济庵老僧最契。一日，见僧来，迳人内室，追而问之，则已举一子矣。太守生五六岁时，封君携之入庵，登堂入室，恍若素习。返即大病，云欲归去，几濒于死。自是不敢复往。至十余岁及三十岁，两次被人强拉以游，归又大病。从此望门却步。引太守亲为余言者。余与太守曾同游石门坎之六松亭，太守在溪边独立，余自上望之，俨然一老衲也。比见长洲彭文敬公所为《灵鹫两僧传》，则文敬公亦似由竺国来者。因即录其文曰："吴之娄门有灵鹫寺者，与盘门之开元寺皆留行脚僧。灵鹫不能继，有一彬者，起而振之，重复旧观；一彬退院，传于永丰。是二僧者，余皆识之。佛门有参透三关者，一彬能之也。先是，一彬之友有笔玉者，既前死矣，余幼时，人或称笔玉后身，盖以神情、〈状〉貌、言语、举动之似，而生初亦有为之兆者也。及余见一彬，一彬亦言似；且言笔玉苦行，惟临终一念系恋，不得往生净土为可惜。余问其'他日能不系恋否？'曰：'亦无把握也。'一彬持戒律甚严，独言论通脱，口如悬河，或拊掌大笑，不类他衲子之貌为笃谨者。永丰后至，亦能参三关，持戒律，苦志过于一彬。其为人静默寡欲，与一彬异；而其务作功德，志在有济于世，则无不同也。两僧者，于嘉庆间先后怛化，不著灵异。余意两僧若不生净土，必当仍在世间，惜非肉眼所能识耳。后二十余年，在京师见两翰林，皆年少，一似一彬，一似永丰，问其生〈年〉，亦在两僧死后。余疑为两僧后身，然不知两翰林生时有无为之兆者，未敢以无稽惑世，终未尝以语人也。及与两翰林相处愈习，观其神情、状貌、言语、举动，愈肖两僧。因思今日余之视两翰林，犹昔一彬之视余，余虽肉眼，固已若或启之而心识之矣。古称蔡中郎为张平子后身，岂尽诞耶？"云云。观文敬公所述如此，则文敬公固自以为笔玉后身矣。昔人谓世之登大位、享大福者，星、精、僧三项人为多，其信然耶！

泰西制造之巧

天下之巧，至泰西而极。泰西之巧，至今日而极。古人言铁船渡海，为必无之事，嗣以铁皮包裹者当之。壬申之春，竟有《北德意志国》铁甲船至吴淞海口，其船纯以精铁铸成，大片镶合为船，重数千万斤，可载军士万人。内中作为机括，可以沈行海底，大炮击之，不损分毫。每造一船，须用银三百万两。此时英、法、俄、美各国皆有此船，或数只，或数十只不等。海中有此船，则各样火轮船均不能敌。机器局冯竹儒观察曾买船铁一片观之，计银一千五百两，以费太钜，故尚未能学制。然此船非至吴淞口，人虽有言，余亦不信也。又有气球大者，其内可分作五六间屋，用机器转连，则上升数十丈，东西南北，无不如意所向。北德意志围法兰西都城时，法主乘气球出亡，北军亦乘气球追之，空中争战，卒

为法主逸去。此则行于天上矣。现在制益加精，向高不过四五里，即为天气所遏，气不能舒，人且闭死；今则用法吸地之生气置于中，可以上行至二十七里之高。现此球尚未至中国，计数年后必有来者，来而仿制，则江河皆失其险矣。向称海为至深，今则测量知极深之处不过六里，故海底均可以开地道行走，特工费浩大，不能举行。若泰西诸国之高山，倘是要道，皆从山根凿通一穴，或数十里，或数百里，行火轮车矣。鸟枪之精者，余曾见一具，可连发六十四枪。又有气枪，不用火药，自能飞弹击物。至炮之灵便迅疾，有非口所能述者，战阵用之，无坚不摧。各国之制，皆已穷极工巧。壬甲之春，英、美二国因赔贴军饷事怒欲相攻，然皆不敢先发。盖炮火均极精炼，两军相当，可以死伤尽净。泰西诸国向言用兵总须一二年间始决胜负，今则不过一月之内便可立判，故皆畏而不发。后得奥斯马国为之解纷，遂和好如初。此皆余宰上海时所见闻者也。

西人行兵诡诈

英领事官阿查里言：伊前年从军往征一属国，所统之师船兵力不厚，惧一时不能制胜。乃造千斤重炮子十余枚，至其国之海边，夤夜用人扛抬上岸，行十余里，散置之地。归船，乃发空炮数十声。次日，其国举兵拒战，行至中途，见炮子，惊其大，且讶其击至十数里之远，以为不能抵敌，遂遣使乞降。于是宣布威德，取成而还。其实伊国本无此大炮，亦并不能制此大炮也。兵行诡道，外国亦然。

中西礼俗之异点

崇地山宫保厚使法国归，言泰西各国人亦知尊敬孔子。在彼处曾见洋官家供奉一泥塑之土地神，云是孔子像。则圣教固被于海外矣。孙稼生观察家谷游历各国还，言外国仪文简略，见国王只须磬折致敬，无所谓拜跪也。独布国以新战胜故，于礼节大为增加。其贵臣谓观察曰："我国仪文繁重，见皇帝须三虾腰。"然亦不过三磬折，而已谓为繁缛矣。每到一国，必见其后妃，大都以接唇为礼。观察告以中国以是为亵狎，不肯从，彼亦不强也。在法国，偶于街市闲步，忽传言曰："皇帝来矣。"人皆旁立摘帽，皇帝步行，一狗在前，一公主在后，别无从者，更无论仪卫矣。皇帝见众人之摘帽，亦以手稍掀其帽为答礼然，疾趋而去。俄罗斯国之皇帝，曾隐姓名赴荷兰国做工，学制火轮船，学成，国人来迎，彼国始知之。各外国之称其主，惟俄、法、日本、布鲁斯四国称皇帝，若英，若比利时、奥斯马、日斯尼亚、北德意志及丹国、义国，皆称君主。米唎坚其君三年一代，故称大伯理玺天德。今法国之主为布国所掳，国人奉故相摄君事，故亦同此称。余在上海与各国领事官互相往还，皆各尽其礼。日本新通商换约，其代理领事官神代延长最恭顺，谓余曰："我国读中国书，写中国字，行中国礼，本是一家。"云云。曾文正公莅沪，其人来见，至门则科头而入。科头者，伊国之大礼，即古之免冠徒跣也。奥斯马国亦于日本通商之年换约，恩竹樵方伯奉命为换约大臣，讫事之后，其国之公使及提督领事官相率来谒，方伯张筵款之，余等皆陪宴。公使等遇菜即食，啖声如流，使绪译官致辞曰："莫笑贪吃，中国之滋味极好也。"席罢，鼓腹欢笑而去。英吉利之副领事达文波亦谓余曰："久居中国，饮膳俱精美；洎回至本国，虽同是牛羊肉食，反觉不惯矣。"日斯尼亚国之领事官每见余等补服，必啧啧曰："中国衣裳好看。"再三言之，殊有夫差好冠之意。俄罗斯国之代理领事官聂鼎者，自言："到中国十五年，未尝归去，喜读中国书，《论语》、《孟子》略皆上口，觉甚有意味。"等语。此则几几乎有用夏变夷之道矣。大抵各国领事等官久在内地，与中国官交际谈谎，颇有中外一家气象，第一涉及利字，则必攘臂而争，无交情之可论；惟以理折之，以不遵和约责之，虽强项亦无他说。即使故为狡辩，终必为俯就戎索也。

鼓三通箭一发之考证

世人恒言"战鼓三通"，考卫公兵法，以三百三十三槌为一通，三通则千槌，而胜负可决矣。世人以射一箭为一发，而不知非也。射毕十二箭，方为一发，"一发五豝"，非一箭射五豕也。十二箭，乃射得五豕耳。

嘉庆癸丑科佳话

嘉庆癸丑科，一甲一名，吴县潘文恭公，二名大兴陈远雯先生(*名云，原籍吴江*)二甲一名，张春山先生，三甲一名，马秋水先生。时人为之语曰："必正妙常双及第，春山秋水两传胪。"盖世谓二甲一名为"金殿传胪"，三甲第一为"玉殿传胪"也。按：宋赵向辰《朝野类要》谓：五甲末名为"担榜状元"。朱文公即五甲进士，故有"若使当年无五甲，先生也是落孙山"之句。今则无五甲矣，是三甲末名即可称"担榜状元"也。

宋故宫遗址

余师仁和许一槐先生讳锦春尝言：幼时值高宗第六次南巡，有司于凤凰山宋故宫址，葺治行宫。掘地为池，下锸数尺，适得旧池，栏杆皆白玉石琢成，雕镂精绝，盖德寿旧基也。池底泥土中护鲫鱼十余头，长俱尺余，而无目，大约埋于地下六七百年之故。工人烹食数尾，顷刻皆暴死。乃惧，举余者弃之江，浮至中流，风浪陡作，有大鱼数十翼之去。人皆异之。今此池兵燹之后又没为平地，不知何时再得理而出之也。

赚梁山舟学士书

一槐先生为梁山舟学士外甥，故所藏学士真迹颇多，余曾乞得一联，兵燹后亦亡之矣。先生言：学士年六旬时，曾以事入都，道出山东，闻讹言前驿水阻，因诣中丞满洲某公咨之。中丞一见，即盛言前途火势异涨，不能行。遂留学士居于署之后圃。馆给丰隆，惟出入必经其内寝，殊为不便，因亦键户不出。中丞越三五日

必来馆一次，见则言水势之大，吁嗟不已。馆中一无书籍，架上只古帖十余种，隃麋数十丸，缣素数百番而已。学士闲居无事，日以染翰为消遣计。如是者几及匝月，楮墨略尽。一日中丞入见，喜动颜色，曰："水已全退，君可行矣。"遂开筵饮饯。酒半酣，忽顾插架叹曰："吾以公事勤劳，将友朋所诿诿者耽搁许久。"学士乃言日来无事，业代为书尽。中丞佯惊曰："此皆远近名士，慕余之书，辗转交来者；今顾为公墨之，奈何？"促呼僮舁去，更易新楮来。学士大愠，遂别去。既首途，则前路并无水涨事，皆中丞捏词欺之耳。久之，始悟廿余年前在翰苑时，中丞方官笔帖式，以佳纸乞书，学士不应，今乃为是狡狯以报。后学士每言及之，犹有忿色；然某中丞则已琳琊满箧矣。

饮食不可过饱

食无精粗，饥皆适口。故善处贫者有"晚餐当肉"之语。忆昔庚、辛避乱山中时，偶得一鱼一肉，不啻八珍之享。年来宦游江南，每岁首赴苏贺正，僚友邀饮，一日之间或至三四五处，皆穷极水陆。然闻招则蹙额，举箸则攒眉，岂今昔口腹有不同哉？盖缘过饱之故耳。是以宋人治具宴客有三字诀：曰烂，曰热，曰少。烂则易于咀嚼，热则不失香味，少则俾不属餍而可饫。后品"少"之一字，真妙诀也。

制造食物之秽

饮食日用之物，非目睹不知其制造之秽。余在福建见制冰糖者，皆杂以猪脂。在兰溪观制南枣，用牛油拌之乃见光彩，故嗅之微有膻气也。富阳竹纸名天下，造时竹丝不用小便煮，则不能烂。淮甸虾米贮久变色，浸以小便，即红润如新。河南鱼鲊在河上斫造，盛以荆笼，入汴，道中为风沙所侵，有败者乃以水濯，小便浸一过，控乾入物料，肉益紧而味回。然僧家以冰糖、南枣供佛，道家用竹纸书符、上表，至虾米、鱼鲊，江南人家均珍为美味，习而不察，无乎不可也。先大父尝言：嘉庆初年，在四川一驿遇福文襄郡王行边，州县极供张之盛。以王喜食白片肉，肉须用全猪煮烂味始佳，乃设一大镬，投全猪于中煮之。未及熟，而前驱至，传王谕，以宿站尚远，一到即饭，以便赶行。无如肉尚未透，庖人窘甚，忽焉登灶解裤，溺于镬中。先大父惊询其故，则曰："忘带皮硝，以此代之。"比王至，上食，食未毕，忽传呼某县办差人，先大父惊曰："必觉其臭矣。"既乃知王以一路猪肉无若此驿之美者，赏办差者甯绸袍褂料一副。

治疾单方

（一）

咸丰甲寅，先大夫七十二岁，患疟甚剧，诸医束手。苏州马雨峰太守传一方，用燕窝三钱，冰糖三钱，先一日炖起；至次日疟作之前一个时辰，加生姜三片，滚三次，将姜取出服之。倘胃不能纳，即止啜其汤亦可。一剂不愈，则再；至三剂，无不愈者矣。此方得之萧山，因校官王君年八十病疟，服此而痊。其后试人屡验，云云。余因遵方进之，先大夫一服即愈。二十年来以之传人，奏效甚众，尤宜于老人及久疟不痊者。其方平淡无奇，而应验若是，可谓奇矣。

（二）

夏日生痱，以蚌粉等扑之无效，惟以隔夜之热汤水涤之即瘥。

疝气病，用薏苡仁，以东向壁土炒黄色，然后水煮烂，入砂盆内研成膏，每用无灰酒调下，二钱即消。

（三）

食生冷致心脾作痛，以陈茱萸五六十粒，水一大盏，煎取汁，去滓，入官局平胃散三钱，再煎热，一服即止。

（四）

肾虚腰痛，用杜仲，酒浸透、炙乾，捣、罗为末，无灰酒调下，三服而愈。

钱晓庭画

秀水钱晓庭孝廉聚朝，为萚石宗伯曾孙，余同门友也。少孤，事母以孝闻。胸襟洒落无城府。画得宗伯家法而加以腴润，晚年声价益高，今则吉光片羽，人争宝贵，且不可得矣。余先得其画甚多，庚、辛之乱，皆付劫火，幸其子伯声太守卿龢能世其家学，为余作一二纸，善者竟将跨灶，可喜也。晓庭早岁綦贫，而性甚介，不妄受人惠，尝谓余："昨晚断炊，仅剩白米少许，供老母饘粥，而我则以炊饼二枚度一日。"然意气自如，绝不露寒乞相，人服其雅量也。举孝廉后，家稍裕，大挑得淳安教谕，未及满任，即弃官归。归后，惟以书画自给，不问外事。咸丰戊午春，粤贼犯金、衢，于是嘉郡亦警备，太守马雨峰昂霄于精严寺设筹饷局，延诸绅司其事，晓庭亦与焉。太守为江苏名孝廉，工书，宰金华时，与余善。余素不善书，而太守顾以为善，临别强余书扇而去。至是莅局中，谓："陈某固才识优裕，即书法亦自佳绝。"因出扇示之。晓庭即驰书谐余，谓："子若殿试遇马公，必状元及第无疑，何事军功耶！"时余方军书旁午，不胜况瘁烦懑，忽见此函，亦为失笑。比秋，贼退，乞假归省，至局中访诸友。见晓庭拥长几，列巨砚六七，粉墨狼藉，作画犹未竟，因戏谓之曰："促为我画直幅八。"晓庭笑问："润笔若干？"余曰："若画果好，当书一扇奉酬。"晓庭大笑，向诸人曰："渠字乃欲易我画，亦太不自谅矣。"余乃曰："我之字，嘉兴一郡，除太守一扇外，更有何人能得寸缣尺幅？若渠之画，但须赠以润笔，便可捆载。此时皂隶驵侩之家，谁不高悬钱晓庭画者！以我之扇易彼之画，我犹怏怏耳。"众皆鼓掌，晓庭亦为绝倒。迄今十有余年，丧乱既平，晓庭早殁，即尔

时在局诸人，无一人存者。思之慨叹。

圣祖不喜吸烟

圣祖不饮酒，尤恶吃烟。先文简相国时为侍郎，与溧阳史文靖相国酷嗜淡巴菰，不能释手。圣祖南巡，驻跸德州，闻二公之嗜也，赐以水晶烟管，一呼吸之，火星直达唇际，二公惧而不敢食。遂传旨禁天下吸烟。蒋学士陈锡《恭记》诗云："碧碗琼浆潋滟开，肆筵先已戒深杯。瑶池宴罢云屏敞，不许人间烟火来。"今则鸦片烟盛行，其祸较(淡)巴菰百倍。在天之灵哀此下民，得无有余恫乎？

卷　四

考据之难

少时阅《阁帖》，右军书多有"死罪"字，不解其义。后见唐国子祭酒李涪所撰《刊误》云："短启出于晋、宋兵革之际，时国禁书疏，非吊丧问疾，不得辄行尺牍，故羲之书首云'死罪'，是违制令也。"乃恍然悟。又《史记》屡言家累"千金"以为富者，窃思千金即于今世亦不能称富，岂秦、汉之际金固贵重耶？后见如淳注："战国时以一镒为一金，汉时以一斤为一金。"又恍然悟。然此二义，人多不知者，因附记之。

闽海鱼斗

先大夫于道光初年官福建石码场盐大使时，忽天大风雨，隐隐有雷声者，三日乃霁。嗣乃知海中有二大鱼斗，风雨者，鱼鼓鬣喷沫所致也。斗至三日，一鱼之鬐钩于山巅，不能动，一鱼去，而此鱼遂死。将死之际，海滨居民乘舟往割其肉，鱼稍一摆动，浪涌如山，舟覆，溺死十余人。乃待至臭腐后，始群往取肉熬油，尚得千余石。

袁　痴

袁丹叔先生国梓，文章尔雅，而性痴绝，人皆以"袁痴"目之。自郡守解组归，居于茸城，屋滨大河，乡人每泊粪船于门外，先生恶之，乃买羊肉一柈，密置河畔，乡人担粪归，将饭，见肉，疑为人所遗者，大喜，亟啖之。先生俟食讫，乃至岸侧，佯为周视，故作喜状曰："这畜生今日必死矣！"乡人惊问故，则曰："此地有恶狗，吾买砒霜置肉内毒之，今既食，除一害矣。"乡人大恐，承系已食，恳其救解。先生阳惊曰："我毒狗，不毒人，此系尔自作之孽，非我罪过。"乡人愈哀恳，至涕泗，乃指粪曰："亟啖此，或可解。"乡人畏死，从之，大吐，委顿。则抚掌笑曰："尔他日仍泊船于此，当令再吃粪也！"一日者，立于门前，适府公遣仆奉书于先生，仆见先生，不识也，因询曰："此间有一袁痴，居何处？"先生引之至家，携书人，良久，什袭一巨函出，交仆曰："此系宝物，尔主向借，不能不与。尔主书中言，惟尔诚实可靠，须亲携去，毋易人致损坏。"郑重言之再三。仆负之归，物已重，路又远，汗流浃背。府公见之不解，拆封，乃一粗石，重二十余斤，上书十六字曰："尊价无礼，呼我袁痴。无法处治，以石压之。"府公大笑，即其仆亦自笑也。

朱文正之风趣

大兴朱文正公，乾嘉时名臣也。崖岸高峻，清绝一尘，虽官宰相，刻苦如寒士，馈遗无及门者。与新建裘文达公最善，一日至裘处，谭次，忽叹曰："贫甚，奈何？去冬上所赐貂褂亦付质库矣。"裘笑曰："君生成穷命，复何言！我管户部，适领得饭食银千两，可令君一扩眼界。"因呼仆陈之几上，黄封灿然。公注视良久，忽起手攫二元宝，疾趋登车去。

中国史纪外事之讹

三国魏明帝时，纪日本国女王卑弥呼遣使人贡者凡二次。今考日本国史，则仲哀天王之妻息长足媛，神功皇后也。后摄政六十九年，年逾百岁。所谓国有内难者，乃其子麛坂、忍熊二王起兵与母争地位。后亲生子名誉田别，在储位七十年，至七十一岁乃登宸极。又四十二年卒，寿亦百有十二岁，号应神天皇，并无卑弥呼之名。日本与中国同轨同文，何以于其主名亦讹误若此？即如《明史》记封平秀吉为日本王事，云沈惟敬私以衮冕奉秀吉，尊以帝号。今考其史亦殊不然。盖秀吉求封明王，惟敬许之，归而不敢言，洎宣读至"封尔为日本王"，乃怒，脱冕服投地曰："向言明主封我为明王，故命班师。日本在我股掌，为霸为王，彼何与焉！"是秀吉之心固未尝帝制自为也。其国人中井积善亦曰："明岂有以其国号封外国之理？秀吉武人，昧于事体，以取嗤于异域，贻羞于后代。"云云。则奉以帝号之说，实属诬罔。总之，以中国人纪外国事，无从质证，故舛错恒多也。

日本让国之美谭

日本自开国数千年以来，一姓相传，至今不替，为天下各国所无。其间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不一而足。旧君夺国，女主临朝者，亦不一而足。更可笑者，以国主之尊削发为沙门者，尤指不胜屈，惑溺之甚，相沿成例，视梁武之同泰舍身，犹其小焉者矣。然弟兄逊国之美，则有希踪夷、齐者，不得以异域而轻之也。初，应神天皇爱少子稚郎子，立为皇太子，命其兄大鷦鷯辅之。应神卒，稚郎子避之菟道，而让位于大鷦鷯，曰："王仁孝，宜为天下君，且国固王之国也。"大鷦鷯则曰："先皇预选明德以为贰，我不敢违先皇命。"固辞，固让，虚其位者三年。民之贡献者，不知所适，而大鷦鷯执志弥坚，稚郎子知其不可夺也，乃自杀。大鷦鷯闻之惊驰至菟道，哭极哀。不得已而登帝位，是为仁德天皇。呜呼！若稚郎子，可谓有华风矣。

闽省州县亏空案

嘉庆初元，福州将军某，与总督伍公、巡抚浦公以

事相忤，署方伯钱公则以争一优人有隙。会总督人觐，将军兼督篆，遂摭摭三人赃私事，并以福省州县亏空百万劾之。疏人，奉命查办，总督、巡抚、方伯皆正法。而所谓“百万之亏空”者，实无此数，乃以盐课及闲款凑成之。于是州县拟斩决者十七人，合省呼冤，而某扬扬自得也。谳案既定，部覆未到，此十七人者发闽、侯二县监禁。二县以同官也，羁诸署中而已。一日者，有某令年六十余矣，向闽县令吉君泰恳曰：“我老，止一孙，今夜拟回寓一视，可乎？”吉许之。至明晨，部文至，署督即委吉君监斩。急使人至某寓，伪以他事促之。乃还报曰：“某已一早出门矣。”吉大窘，只得先押十六人赴辕，而拟自请逸囚罪。时天色惨淡，凄风苦雨，路人目之，皆为流涕。比至督辕，而某持伞著屐，已候于门矣。吉心大慰，遽前握其手曰：“何不谋而先至此？”某曰：“我自家行至中途，闻部文已到，因思回署再至此，则路迂，故迳来就死耳。”吉不觉哭失声。是日十七人死后，吉痛哭，呕血满地，遂引疾归。不二年，某移镇四川，又劾总督勒襄勤相国，而代之。未几，乃以纵贼渡河、贻误军机罪伏法。勒仍回任，闽人以为有天道焉。

冥司勘校侵用勇粮

盪寇营水师参将戴兆熊字梦璜，湖南人。辛酉，余于富阳江上识之。兆熊为人质直勇壮，屡督炮船与贼战，未尝败北。嗣杭城陷，军溃散，走为贼执，不屈被杀。兆熊尝为余言，伊戚赵副将因病人冥，见大厦一区，列坐者数十人，皆僚友之阵亡者也。询其何以群居于此，众答言：“凡力战死绥者，忠勇之报，大率为神。我等虽得神道，而以平时侵用勇粮，故须听勘校，羁滞之苦，所不胜言。”赵苏后，每举以戒统领等官。兆熊缘此故，与士卒同甘苦，不敢有所私云。先大夫尝训余辈，谓：农夫服田力穑，沾体涂足，终岁勤动，所积不过锱铢之赢；独士大夫居则高堂大厦，出则结驷连骑，衣锦绣，食粱肉，与若辈苦乐奚啻天渊。即令尽心民事，不敢怠荒，已恐折福，况复骄奢淫佚，贪饕无厌，广积金帛，谓可遗之子孙。昭昭在上，决无是理！观兆熊所谭，战死沙场者，冥司尚勘校其侵冒，则安富尊荣，而贪赃亏帑之人，恐未必能逃阎罗老子之一算耳。

贾岛墓

唐诗人贾岛墓，在安徽太平府城外某棠村，湮没久矣。道光六年，当涂人、张君宝荣、吴君其彝，偶有事于村，在蓁莽中得一断碣，乃知为阆仙墓道。因集同人捐资修葺，并立祠祀之。余时年十五，曾为撰文记其事。迄今四十余年，兵燹之后，诗稿文稿均付劫灰，无从追录，况幼时所作乎。壬申岁暮，检点旧簏，忽得《阆仙诗》一册。夜于枕上默念旧作，乃历历记忆，不禁喜甚，亟起录之，或阆仙之灵阴牖余衷也与？然文辞殊不佳，姑留存以志童年故步云尔。

有唐水部员外郎贾阆仙先生墓，在太平府城西甘棠村，修护无人，樵苏莫禁，牧童讴吟而上下，耕夫侵轶其中边。星霜漂飞，碑铭磨灭，怅抔土之莫保，问铸金者伊谁？道光丙戌，吴鸿胪其彝、张徵君宝荣联骑西郭，遂跡北邙，顾荆棘勿翦于邱封，悲诗人犹穷于身后。慨然凄感，脩厥坟茔，并作祠堂以奉祭祀。郁葱掩日，丹艧饰云，泉菊有馨，春秋匪懈。海昌童子某乃为撰文，书之碑。其辞曰：“天纵诗人，高才拔萃。天厄诗人，屈身卑位。紧惟水部，崛起中唐。李贺并驾，刘駕联镳。沉思断髭，刿肝掏血。穷力追新，极貌写物。秋风渭水，落叶长安。吟苦比孟，名重因韩。遭时多谗，入宫见妒。长沙、长江，同才同遇。浮沉一尉，潦倒半生。郁此磅礴，发为精英。绝唱五言，余事千古。物化云烟，人资藻斧。如何高垄，没于荒榛？孰司守土，致慨樵薪？我招我朋，爰究爰度。蚁结文还，牛亭封廓。别开岩岫，式启祠堂。舄埏奕奕，松柏苍苍。姑溪带前，龙山环侧。墩望谢公，楼邻太白。落日飞花（郑谷《经贾岛墓》诗：落日风吹鼓子花），云车风马。髣髴灵来，推敲月下。

枝岩伯明远先有《募捐诗》四首，一时传诵，兹并录之：

愿醵黄金铸浪仙，一时佳话竞流传。而今更有孙晟辈，为钦名流置墓田。

莫将诗瘦例寻常，万古心源一瓣香。寒食芳郊分白打，清樽谁与奠斜阳？

青山祠墓春秋祭，太白楼高画栋新。诗派纵分仙与佛，忍教荒冢没荆榛？

膏腴十亩买何时？奢愿还思建一祠。马负千钧蚁驼粒，东风吹上海棠枝。

郑延平焚儒服图诗

明郑芝龙纵横海上时，娶于日本，生子成功。隆武帝赐以国姓，封延平郡王。大兵入闽，芝龙叛而迎降，其妻抗节死，成功起兵漳泉，奋螳臂以抗颜行，雄踞台湾四十年，传子若孙乃灭。虽为周之顽民，实殷之义士也。圣祖于其子孙疏封五等，仰见如天之度，覆帱靡遗，凡在远人，无不观感。日本人以康公我之自出，故艳称之。藤森大雅有《郑延平焚儒服图诗》，慷慨激昂，用采之以备东国之风。其诗曰：

朱火欲熸国步难，杀气腥膻白日昏。万岁山头哭龙髯，延秋门外哀王孙。党祸纷纷击且掊，四海士气沮丧久。草间偷活何奄奄，崩角稽首惟恐后。延平郡王真男儿，忠义之心确不移。一死酬恩无反顾，一木欲支大厦攲。慷慨倡义意激烈，先师庙前矢立节。脱却儒衣付焚如，仰天低回沥心血。昔为孺子今孤臣，向背去留异所遵。旁人乍听心潸动，呜咽无声气自振。呜呼！志业虽不遂，足为万世鼓忠义。君不闻此子受生日域中，山川钟秀胆气雄。又不闻母氏清操亦奇特，泉城烈死惊异域。母教自古贤哲多，何况男儿性所得。莫怪金陵丧败气犹刚，直取鸡笼作金汤。戈铤一挥

紫飓息，鳄鱼远徙鲸鲵僵。三世供奉明正朔，衣冠堂堂四十霜。永为臣子示仪表，昭回并悬日月光！

古人转世

世传明成祖靖难，杀戮忠臣甚惨，故再世为庄烈帝，建文诸臣为流寇，报怨，卒亡其国。此说荒诞不足信，然史阁部为文信国后身，高宗圣谕亦曾及之。桐城张封翁少时曾梦金甲神，自称晋之王敦，欲托生其家，封翁以乱臣也，拒之，敦曰："不然。当晋室丧败之际，我故应运而生，作逆臣；今天下清明，我亦当应运而生，作良臣矣。"惊寤。后果生一子，然未几而夭。后数年，又梦敦来托生，封翁责之曰："汝果奸贼，复来欺我，今不用汝矣！"敦曰："我历相江南诸家，福泽无逾于君者，是以仍来，今不复去矣。"遂生文端公英，故小字敦复。相圣祖，为名臣。子文和公廷玉，历相雍正、乾隆两朝。孙、曾皆跻朊仕，福泽洵冠于江南。第不解以敦之凶逆，而再世乃膺福报为良相；文信国之忠节，再世虽仍为宰相，而复丁阳九作忠臣，报施之理，固如是哉？又观明焦弱侯太史所著《济甯州济川坊记》，内载：秣陵司空郎毕瑜治运河时，一夕，绯衣绛帻者称宋都魁某见梦，曰："公堤逼吾宫，今不为区处，桐园将为行路，奈何？"公寤，亟索堤旁志石，丹书炳然。用是改筑堤，而封其故墓，为文以祭。匝岁，前绯衣绛帻者复见梦，曰："愿为公后，以报。"诘朝，而仲子生，是为济时。已而登第，继瑜为河臣。弱侯太史以明距宋七百余年，感应如一日为奇，讵知后来之史与张尤奇之奇者也！

小说误人

小说家无稽之语，往往误人。《岳传载》：张浚陷害岳武穆，后为诸将咬死。于是吴俗遂有咬死人不偿命之说。同治壬申，苏郡有飞金之贡。先是，业金箔者以所业微细，自立规约，每人须三年乃授一徒，盖以事此者多，则恐失业者众也。其时有无赖某者，以办贡为名，呈请多授学徒，用赴工作。既得批准，即广招徒众，来从学者，人贽六百文，一时师之者云集。同业大忿，于是援"咬死不偿命"一言，遂群往持其人而咬之，人各一口，顷刻而死。吴县令前往检验，计咬伤处共一百二十三口，然何人咬何处，人多口杂，不特生者不知，即起死者问之，恐亦不能知也。乃取始谋先咬者一人论抵。

绉云石

吴将军六奇所赠查伊璜孝廉绉云石，道光年间，为石门蔡小砚广文所得，广文置之福严禅院，院距县城十余里，兵燹之后，岿然独存。同治甲子，余乞假省墓，曾往一观。石高丈许，极绉、瘦、透之妙，洵奇物也。广文不私于家而施之寺，石丈人所以无恙，否则，亦同其故宅成煨烬耳。吴将军遇孝廉后，至粤东仕明，官副将；入本朝，洊历提督，卒谥顺恪。

记粤逆洪秀全事

粤逆洪秀全，广东花县人，饮博无赖，以演命卖卜为业。先从上帝会，继托名西洋天主教，捏造天父、天兄名目，撰各妖言书，肆为煽惑，远近不逞之徒附之。道光三十年六月，在桂平县金田村倡乱，不过千百人耳。延既久，胁从愈众，僭伪号太平天国，称天王。骚扰至十六省，陷名都大城、郡县六百余处，伊古以来，盗贼纵横之甚，未之有也。同治三年五月，大军围之于江甯，城垂克，乃仰药死，贼平。搜得其尸，寸磔之后，烈火焚之。其子洪福瑱，次年亦获于江西之广昌县，凌迟处死。逆案遂结。然天下被其毒者已十有五年，考其行事，全无义理，而能作乱如是之久，殆劫运使然耳。逆先改正朔，以三百六十六日为一年，一月有三十日、三十一日者，遂不置闰；而改天干地支之名，如"丑"为"好"，"卯"为"荣"，"亥"为"开"之类。继灭人伦，令军中夫妇不得同处。萧朝贵，伪封西王，其妹婿也。朝贵之父于长沙途中私招朝贵之母同卧，朝贵即公讼，斩其父母警众，扬扬语人曰："父母违犯天条，不足为父母也。"而其妻洪宣娇与伪东王杨秀清通，尝共卧起，为众所见，乃传天父令曰："秀清、宣娇同胞兄妹，卧何嫌？我令宣娇与秀清卧者，为天下兄弟姊妹赎病也。"洪逆乃号杨逆为"禾乃师赎病主"。盖贼最尊者曰天父，追其所自出，云有叔嫂奸而生耶火华，即为天父；天父以一七日造成世界，生五子一女，长为耶稣，次为洪逆，次为杨逆，又次为冯逆，为韦逆，女为宣娇，即洪逆之亲妹。萧朝贵杀其父母以示天条而妻与杨逆通，则不敢言。韦逆之父尊为国宗伯，然见韦逆亦跪而称千岁。其悖谬如此。后冯逆被正擒法，韦逆杀杨逆并宣娇后，为洪逆所杀，萧朝贵于湖南为官军击斩，其起事死党遂无一人存者。

贼之最无道理者曰"讲道理"。每遇讲道理之时，必有所为也。凡掳众、搜粮则讲道理；行军、出令则讲道理，选女色为妃嫔，则讲道理；驱蠢夫壮丁为极苦至难之事，则讲道理。究其所讲者，其初必称天父造成山海，莫大功德；天王、东王操心劳力，安养世人，莫大功德；理应供奉欢喜，娱其心志，畅其体肤。尔等众小，安得妄享天父之财禄，骄淫怠惰，犯天条律云云。以后则宣扬贼将欲为之事，以一众心，而复引天父之语以证之。如谓孔子为"不通秀才"，天父前日已将其责打手心等语。闻之令人发指，即在贼中之人，闻之亦不复信也。

邹鸣鹤之梦

常州邹中丞鸣鹤，未遇时，梦至冥府，有友人自内出，云在府中掌册籍者。因叩以终身事，友书八字付之，曰："官居四品，洪水为灾。"正欲审询，遂寤。道光丁丑，官河南开封府，适河决中牟，黄水灌城，危在顷刻，因举前梦告人，自恐不免，乃竟无恙。后擢任广西巡抚，以剿办贼匪未能得手，革职归里，为两江总督陆公建瀛檄赴金陵帮办筹防事宜，城陷死之。奉旨照道员例赐恤，始知"四品"之应；"洪水"盖指洪逆也。

麟庆之梦

长白麟见亭侍郎庆，任河南总督时，尝刊《鸿雪因缘图记》，历序一生宦迹，每幅各系以诗，分赠同人。道光戊戌，余薄游清江，亦得一册。见纪梦一图，自序云：梦骑赤马跃入河中，有声如雷而醒。余私谓人曰："再八年，岁在丙午，公其终乎?"人问故，余曰："昔谢太傅梦乘桓温之舆，行十六里，见一白鸡而止。后代温秉政十六年，至辛酉岁而薨。解之者曰：'乘温舆者，代其位也；十六里者，十六年也；辛为金，金色白，酉属鸡，则白鸡也'。今公治河而梦入河，必有河患；丙属火，火色赤，午者马也；非其征乎?"人皆不信余言。至甲辰岁，河果决，公以是罢官。丙午年，河工合龙后，公卒。

张文祥行刺案

同治庚午秋七月，两江总督马端敏公于督署内教场阅兵讫事还，行至西夹道，为贼所刺，贼亦当时就获。公伤重，不能言，顷刻遂卒。事闻，中外惊骇，天子震怒悼惜，锡谥，并命入祀贤良祠。安徽、浙江等省经公所莅治者，感念恩德，咸为公建立专祠，奏奉俞旨。生荣死哀，近年督抚所未有也。贼张文祥，河南人，奸狡凶恶，各官严刑讯问，无一实供。上命刑部尚书郑公带同司员来江审办，仅据供系浙江海盗余孽，前来复仇，他无一言。遂拟以凌迟完案。所奇者，伊自供出妻女所在，毫不隐讳。提到妻女严鞫，亦一无供词。余戚钱慎庵太守时署江甯府事，慎庵受公知甚深，极欲究出实情，为公雪恨，乃殚精极思，研讯两月之久，卒不得要领，发愤卧疾者累日。此案，慎庵为余详细言之，故知外间之谣传，均不足据。尤奇者，是月有湖州人费君，以画师流寓在上海，患疟疾甚剧。公被刺三日，上海即得信，而未知贼主名。其同乡沈姓，为布捐局司事者，往告之。费瞿然曰："贼必张文祥也。"沈惊问故，费曰："数日前疟作，昏愦之际，忽见一隶手牌票，上书：'张文祥刺杀马总督一案，系一百二十年前之事，今当完案。在案人证，合行拘提。'云云。共计一百五十余人，首名即马总督，而我之名亦在内。方拟细视，忽妻持药至，隶遂不见。彼时自思，与总督无一面之识，何以连及?殆噩梦耳。今乃有是事，我其死乎?"阅数日，知贼名果为张文祥，费亦旋卒。次年，余摄，上海县事，访之布捐局而信。噫！此夙冤耶？与前明张差梃击，本朝嘉庆时之成得行刺，同为千古疑案矣。

成得行刺案

成得者，京师中厨役也。于睿皇帝驾幸圆明园时行刺，当即被擒。上命诸王大臣、六部九卿会讯，默无一言，但云："若事成，则公等所坐之处，即我坐处也。"上宽仁，不欲穷诘兴大狱，遂命凌迟处死。其处死时，先大夫在京，与众往观之。先立一木桩，将得缚于桩上。其面前又植二木桩，乃牵其二子至。一年十六岁，一年十四岁，貌皆韶秀，盖尚在塾中读书也。至则促令向得叩首，讫，先就刑，得瞑目不视。已，乃割得耳、鼻及乳，从左臂鱼鳞碎割，再割右臂，以及胸、背。初尚刀刀见血，继则血尽，只黄水而已。割上体竣，忽言曰："快些。"言甫毕，厂上走下一官，谓之曰："皇上有旨，令尔多受些罪。"得遂瞑目不言，脔割至尽乃死。究亦不知何人所指使。倘非上之圣慈，则汉之楚狱，明之胡狱，株连而死者且数万人矣。呜呼！此仁宗之所以为仁与！

张忠敏入梦

东阳张玉笥先生讳国维，明崇祯中，曾巡抚应天。时江苏、安徽两省皆属管辖。先生勤政恤民，百废具举。于吴中筑捍海塘，并开通各河道，著有《三吴水利全书》。嗣擢督河漕去，吴人感其恩泽，立生祠于虎邱。先生旋解组里居，鲁王监国，晋官大学士。浙东不守，投水殉义，吴人因即生祠春秋隆肸蠁焉。乾隆时，高宗纯皇帝褒扬胜国忠臣，赐谥忠敏，列入祀典，咸丰庚申，贼陷苏城，祠宇被毁，仅存一楹。同治癸丑，大兵收复后，亦未及脩葺；至壬申岁，永康应敏斋方伯摄藩篆，里人冯敬亭宫赞始以为言，方伯于先生为乡后辈，遂于治事之暇，轻骑往视。先是，方伯屡梦至一处，池荷岸柳，塔影山光，依依神往。及至是地，恍符梦境，心大感异。因立意重脩，捐廉为倡。命余及仁和邵步梅刺史襄其事，量鼓分操，输赀云集。经始于壬申首夏，至癸酉季春落成。署中丞恩公率僚属释奠祠下，士民环观，啧啧称叹。亦足见忠义之不可磨灭，而今日之人心犹有不忍忘先生者也。祠后隙地广数亩，有大池，荷芰丛生，每当夏月，香风郁然。方伯于池上建鸳鸯厅三楹，以揽其胜；复于厅之左构一楼，资恁眺；院中堆碎石小山，杂莳花木，囿径回林华绚，缭垣接趾于陵阿，浮图挂影于霄汉，朝烟暮霭，颇有罨画之趣。此则初经营时所不及料者也，其亦先生之灵爽有式恁焉。不然，何方伯之梦适与之合也？或所谓因缘者非耶？是举也，公縻缗钱一万余，监工者为兰溪人候补同知祝龄。

圣教西行

朝鲜、越南本中国地，故周、孔之道至今被服。日本至魏明帝时始通中国，自其主文武天皇释奠于先圣先师，尊崇孔子，而儒教逾东海矣。观《先哲丛谈》一书，知彼国儒生恪守程、朱之说，于性理之学实有发明，不得以倭人而轻视之也。乃今阅香港华字日报：英吉利国牧师雅里各将游京师，以极观光之愿；又将迂道山东往谒曲阜孔林等语。已心喜其知所趋向矣。复见王韬《送雅牧师回国序》，称其注全力于《十三经》，取材于马、郑，折衷于程、朱，于汉、宋之学两无偏袒。译有《四子书》、《尚书》两种，西儒见之，咸叹其详明赅洽，奉为南针云云。不禁为之起舞，深幸圣人之教又被于西海，西儒能奉周、孔，固堪嘉尚，而雅里各研究马、郑、程、朱之学，用夏变夷，真孟子所谓豪杰之士也。"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中庸》之言岂欺我

哉！

董曹两相国遗事

董文恭相国诰、曹文正相国振镛，嘉、道两朝名臣也。文恭盛德伟望，朝野钦仰。嘉庆十八年，天理教匪林清遣贼入禁城为乱，时上幸热河，闻变，近臣有以暂行驻跸之说进者，文恭力请回銮，继以涕泣。而文正在京师，于乱定后镇之以静，畿甸遂安。时有无名子撰一联嘲之云："庸庸碌碌曹丞相，哭哭啼啼董太师。"二公闻之，笑相谓曰："此时之庸碌、啼笑，颇不容易。"文恭初加太子太师衔，人有尊以太师之称者，公辄笑辞曰："贼姓不佳。"后二公皆加太傅衔。文正讦谟远猷，小心翼翼，历相两朝，福寿近世罕比。余于二公皆姻家，故熟闻之。

道光朝州县陋规之纷议

道光初年，英煦斋相国和，初为军机大臣，以州县办公无资，而取民无艺，奏请以各省陋规酌定其数为公用；有于数外多取者重罚之。宣宗谕直省督抚议奏，言人人殊。两江总督孙相国玉庭上疏极言不可，奉旨嘉许，英相国得薄谴，撤出军机，而孙相国赐"公忠大臣"四字，天下颂圣主之明。同时广东巡抚康公绍镛一疏，尤为畅达，其略曰："粤东负海滨山，盗会诸匪甲于他省，公用以缉匪为大宗，捐摊赔补次之，办公杂项又次之。粤东州县岁入所藉，专在兵米折价，历久相沿旧规，官民相安。缘粤东产米稀少，全赖粤西、湖南两省接济，故民间皆愿折纳，地方官代为买谷碾支，百数十年循照已久；若概收本色，事涉更张，转滋扰累。其余杂税及车舟行户、盐当规礼，或有或无，不能一律。此粤东陋规与州县办公之大概情形也。今欲明定章程，立以限制，其中有窒碍难办，势不能径情直行者。即如兵米折价一项，朝廷取民，岁有定制，抑且应征本色，折取即为违令。今以例征本色，例严浮收之正供，忽明著甲令，许其折价，许其多取，无论国家轻徭薄税，断不值因办公费用，误蒙加赋之名，且即以折价而论，在驯谨花户，虽照旧规完纳，而刁生劣监、顽抗百娃，多不能照数，有于正数之外，丝毫无余者，更有正赋之内，收不足数者。州县以浮折事属违例，往往将赢补绌，自行赔补。今若定以折收额数，则所浮之价，即为应纳之数，设有短少，似难办理。又粤东兵米，零尾挂欠颇多，须州县先为垫解，是照正项，尚不能年清年款；设经明定额数，其挂欠代垫，恐较前尤甚。况贪官汙吏，视所加者为分内应得之数，以所未加者为设法巧取之数。闻之雍正年间，议将地丁火耗酌给养廉，当时议者，谓今日正赋之外，又加正赋，将来恐耗羡之外，又加耗羡。八九十年以来，钱粮火耗，视昔有加，不出前人所虑。前项折价，与从前火耗增收，事实相近，即能明查暗访，坚持于数年之间，亦断难周防远虑，遥制于数十年之后。夫兵米正额，各州县有定数，折收之价，粤省有通例，其不能行尚如此。况杂税等项，名目不一，或此地有而彼地无，或此地多而彼地寡，愿者减其数以求悦，黠者浮其数以取赢。究之，浮者已浮，数已定而难改；减者非减，事甫过而复加。此时毫发未尽之遗，即他年积重难返之渐。其中更有持蛮行户、刁滑商人，向不完纳平余，致送礼规，今以案经奏定，数已申明，在官视为宜然，在民视为非旧，两相胁制，互为禀呈，上司既不能为官吏分外婪索予以纠参，又不能因民间不缴陋规惩以官法。尔时办理，更形掣肘，是杂项等税之难办，较兵米折价尤甚也。再四思维，实无万全良策，且各项所入，既有陋规名目，今逐款胪列，上渎圣听，于体制似亦未协。夫弊去其太甚，事不外旧章。臣等受恩深重，于查办此事，万不敢畏难推委，而事有窒碍，不敢不将情形据实密陈。应请照常办理，并随时稽察，如有于常额外多取丝毫，一经访闻，轻则撤参，重则治罪。并督率司道、府厅、州县等官，行行俭节，屏除浮费，庶以俭佐廉，省一分之费用，即以纾一分之民力。"云云。此奏可谓通达治体矣。按英相国原奏，诚恐州县取民无制，亦具一片婆心；而揆以国家大体，实不可行，且又不胜其流弊。故圣主不惜收回成命也。

不轻裁陋规之用意

先伯半帆太守锡熊，由知县洊历牧守，所到之处，裁革陋规。一切用度，皆是伯祖长芦运使任内携往。时有"陈青天"之号。先大父时官安徽，闻之弗善也，贻书戒之曰："若父为都转，若故能取给。后任官之父安得尽为都转耶？将来不给于用，势必仍复旧贯。居己以清名，陷人于不肖，非仁者之用心也。若果无须此项，盍留为地方公用乎？"先伯不能从。比去任，后来者果尽复之。同时帅仙舟中丞承瀛官浙抚，解任后，以盐规二万留为书院经费。后左季高相国抚浙，亦以宁关平余万六千金，捐作赈济之用，均不裁此规目。二公皆一时名臣，前后所见相合如此。

自称其弟为令弟

余在金华校官任时，有诸生数人来见，一人自称其弟为"令弟"者，同座均目笑之，其人亦自忸怩。余解之曰："古人自称弟者，本有"令"字，诸君特未留意耳。"众请教，余因诵谢灵运《酬从弟惠连诗》云："末路值令弟，开颜披心胸。"杜少陵《送弟韶诗》云："令弟尚为苍水使，名家莫出杜陵人。"李颀《答从弟异卿诗》云："吾家令弟才不羁，五言破的人共推。"是称己之弟为令者，亦犹行古之道也。众俱粲然，谓先生善于解嘲。

历代官名官制之同异

官名、官制，历代不同，惟宰相及大将军，数千年以来始终贵重，其余，或古贵而今卑，或昔轻而今重者，不一而足。如尚书、侍郎，汉世皆为冗官，至唐则尚书以处藩镇，侍郎则居宰相之位矣。沿至于今，尚书仍属八座，侍郎亦贰六卿，未尝少贬。六朝之中书舍人，权侔宰相，今则为内阁之属，只七品耳。唐、宋、元之大学

士,秩不过五品,明初亦未大重,大学士者必加公、孤之衔乃尊,后乃升为宰辅之任,无须加衔。今则与太师、太傅、太保同为正一品矣。至古之官名今以之呼执艺者:剃发曰待诏,工匠曰司务,典夥曰朝奉,皆不可解。庚午,余于西捻肃清案内加道衔,有人贻书称余为观察者,一幼仆粗解文义,见之愤然曰:"彼欺我官太甚!"余惊问之,则曰:"观察者,捕役之别名也。"众皆不解,则持《水浒传》缉捕使臣何观察为证,虽群嗤其妄,然元、明之际称捕役为观察,亦实有此名矣。至都头,久为县役之通称,而唐之季年则有以都头为官名,而兼平章事者。

读书贵识字

读书贵识字,今人即目前之字读别者甚多。如抢攘,音"撑能";数奇,音"朔基",而俗俱如字读。口吃之"吃",音"吉",而俗读作"吃";大观之"观"音"贯",而俗读作"官";冗长音"仗",而误为长短之"长";勍敌音"擎",而误为强劲之"劲";射覆音"食福",今误从去声;踉跄音"亮抢",今俱作平声;分野之"分"是去声;仰给之"仰"非上声;口占之"占"音"战";迳庭之"庭"音"厅";蕞尔小貌,"蕞"音"萃",俗读为"撮尔"者非;泠然,清意,"泠"音"灵",俗作"冷然"者误。是皆章章在耳目之前者也。至误汩为"汩",讹晳为"晳",骞之混"蹇",哓之异"诜",稍为留心即不错用。然二十八宿,"宿"本字音"肃",世均作"秀"音;传胪之"胪",胪字本音"闾",并无"卢"音,今若依古音称"宿"为"肃",称"胪"为"闾",岂不致人哗笑耶?余谓读书识字,心自知之可也,若相沿成习,亦用今之音为宜,不必沾沾自诩,呼天明为"汀茫"耳。

沈约诗韵

今人论诗韵,多极诋沈约,以为约湖州人,江左偏音,不足为据,殊不知约所撰《四声》一卷,亡之久矣。约之后,随〔隋〕陆法言撰《四声切韵》,唐孙愐撰《唐韵》五卷,今并不存。存者宋之《广韵》及《礼部韵略》。嗣有平水刘渊仍礼韵而通并其部分。至元黄公绍仍刘韵而广其笺注。最后有阴氏兄弟著《韵府》,取各韵书大加刊削,颇多遗漏,当时并不推为善本,然自明初到今,相沿用之,学者即指以为沈韵,其知为平水刘氏韵者已希矣,何论阴氏?徒使沈隐侯于千数百年之后横被诋諆,岂不异哉!

曾左友谊之始末

曾文正公与左季高相国同乡,相友善,又属姻亲。粤逆猖獗,蔓延几遍天下,公与左相戮力讨贼,声望赫然。合肥相国后起,战功卓著,名与之齐。中兴名臣,天下称为曾、左、李,盖不数唐之李、郭,宋之韩、范也。比贼既荡平,二公之嫌隙乃大构。盖金陵攻克,公据诸将之言,谓贼幼逆洪福瑱已死于乱军中。顷之,残寇窜入湖州,左公谍知幼逆在内,会李相之师环攻之,而疏陈其事。公以幼逆久死,疑浙师张皇其词而怒,特疏诋之;左公具疏辨,洋洋数千言,辞气激昂,亦颇诋公。两宫、皇上知二公忠实无他肠,特降谕旨两解之。未几,洪幼逆遁入江西,为沈幼丹中丞所获,明正典刑,天下称快,而二公怨卒不解,遂彼此绝音问。余为左公所荐举,公前在安庆时,亦曾辟召之。同治丁卯,谒公于金陵,颇蒙青眼。洎摄南汇县事,丁雨生中丞时为方伯,具牍荐余甚力,公批其牍尾曰:"曾见其人,夙知其贤,惟系左某所保之人,故未能信。"云云。蒯子范太守以告余,谓公推屋乌之爱也。辛未,公再督两江,张子青中丞欲调予上海,商之于公,公乃极口赞许。是冬来沪阅兵,称为著名好官,所以奖勖者甚至。闻余欲引退,特命涂朗轩方伯再四慰留,谓公忘前事矣。后见常州吕庭芷侍读,谈及二公嫌隙事,侍读云:"上年谒公于吴门,公与言左公致隙始末,谓'我生平以诚自信,而彼乃罪我为欺,故此心不免耿耿。'"时侍读新自甘肃刘省三军门处归,公因问左公之一切布置,曰:"君第平心论之。"侍读历言其处事之精详,律身之艰苦,体国之公忠,且曰:"以某之愚,窃谓若左公之所为,今日朝端无两矣。"公击案曰:"诚然!此时西陲之任,倘左君一旦舍去,无论我不能为之继,即起胡文忠于九原,恐亦不能为之继也!君谓为'朝端无两',我以为天下第一耳!"因共叹公憎而知善,居心之公正若此。余又谓:"洪逆未死,公特为诸将所欺,并非公之自欺,原可无须芥蒂也。"公殁后,左公寄挽一联云:"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我愧不如元辅;攻金以砺,错玉以石,相期无负平生。"读者以为生死交情于是乎见。昔韩忠献与富文忠皆为一代贤臣,第以撤帘事意见不合,终身不相往来,洎韩公薨,富公竟不致吊。今观曾、左二公之相与,贤于古人远矣。

祸福变幻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此语诚然。道光二年,先大父为安徽太平府通判,例应押运北上,庐州府通判董某以歧路得之。押运,优差也,人皆代为不平,先大父不以介意。董至北,会旗丁行贿事发,累及运官,发刑部讯,董身关三木,几濒于死。先大父时知滁州,闻之叹曰:"此咎应属我得,董乃以捷足代之乎!"嘉庆十年,先大夫与杭州陈荔峰阁学嵩庆,同以誊录议叙盐库大使,在京候铨。一夕,与伊墨卿太守、张船山侍御夜饮极欢,次日应赴部投供,醉甚不能往,适有河南库大使一缺,因不到,扣选,阁学大失意,同人亦为之惜。然未几连捷,遂入翰林,官至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壬午,阁学主福建试,先大夫方由石码场大使升同安知县,相见于锁院。阁学谓:"尔日使不以醉误事,则今日亦不过中州一令耳。"

迷信生肖笑柄

先大夫署福建光泽县时,邻县某因禁私宰,几至民变。盖梏杀牛者,而以牛肉环置架上,暑腐臭烂,薰蒸

致死也。府委邵武令往验而归,先大夫遇诸涂,询某君何以若是之酷,答曰:“渠因生肖属牛,故爱牛同于骨肉。”复笑谓:“我长渠一岁,此番归后,当禁民间畜猫矣。”遂彼此鼓掌。余谓宋徽宗时,宰相范致虚上言:“十二宫神,狗居戌位,为陛下本命,今京师有以屠狗为业者,宜行禁止。”因降指挥,禁天下杀狗,赏钱至二万。元延祐间,都城有禁,不许倒提鸡,犯者有罪。因仁宗乙酉生命也。明正德朝下诏,禁天下食猪,盖武宗以猪与朱同音,为犯国姓也。古今事无独有偶者乃如此。

卷 五

蒋振生书法论

金坛蒋振生,原名衡,字湘帆,虎臣修撰之侄也。康熙时,以书名一时,碑版照耀四裔。年五十六岁,矢志书《十三经》,共八十余万言,阅十二年而讫事。南河河道总督高公斌特疏上呈御览,奉旨以墨刻颁行天下,授国子监学正。当写经时,以恩贡选英山教谕,又举博学鸿词,皆力辞不赴,其专精如此。尝云:“学书者,不能为人宗祖,亦当与古人弟昆,何至为人子孙,甚至甘同奴仆!”云云。自负之高,有不可千古之概。所为古文,亦希踪龙门,出入唐、宋诸大家。余五世从祖文勤相国曾为序而行之。其《书法论》一篇,聚古人大旨于数百言之中,如探骊得珠,觉前贤纷纷议论均为饶舌矣。兹录其全文于左:

自永字八法后,论者几数万言,惟孙过庭《书谱》、姜尧章《续书谱》二家言最详。余撮其要旨。第一在执笔,曰悬臂、中锋。颜鲁公云:“捻破管,画破纸”,盖言五指齐用力。若双钩、单钩诸法,虽三指着力,四、五指全无用处,故必右肘悬则灵动,五指撮管顶则坚劲。此乃返本还原,追踪颉、邈、斯、邕作篆之意。夫竹简漆书可容指腕兼运否?学书者先凝神端坐,使笔与手如铁锥木柄,全然不动,纯任天机运转;左臂平按,久乃酸痛异常。此语从未经人道破。至运笔,则凡转肩钩勒,须提起顿下,然提、顿二字相连,捷于影响,少迟则犯落肩脱节之病,不可使尽笔,不可用顺牵,凡画之住处,直之末稍带第二笔处,皆从左转,所谓每笔三折,一气贯注者也。有从无笔墨处求之者,曰意,曰气,曰神,曰布。有从有笔墨处求之者,曰丝牵,曰运转,曰仰覆向背,疏密长短,轻重疾徐,参差中见整齐,此结体法也。魏晋人书,天然宕逸,唐人专用法,遂有九宫,分中左右上下界画,使学者易趋,窃疑所谓口授诀即此也。余拟四言曰:“中、正、灵、静。”中,则直看,每一字有中,如帝、宗、康之类,中直必与上点相对;若两分之字,则左右各有中,如靖、辟、录、轩;或上合下分,如聂、昂、靡;或上分下合,如瞿、替;或中合上下分,如嚣、兼;或中分上下合,如灵、墨;或三并,如职、雠;各以类取中,则停匀矣。正,则言横画悬臂,用力太过,则右昂起不平,如书、无之类。《皇甫君碑》尚犯此病,乃少作也。《九成宫》则平正,的是老笔。夫一字中主笔须平,他画则错综用意,乃不呆板。灵,则必由于悬臂,虽蝇头亦使离几半寸捻管,则大小一例也。静,非精熟不晓。唐碑惟虞永兴《孔子庙堂碑》、欧阳《九成宫碑》能造此境。颜《多宝塔》、柳《玄秘塔》中正之法悉备,灵尚有之,静则竟未能到。降而黄、苏、米皆火气未除。元、明而后,不足言矣。临帖须运以我意,参昔人之各异,以求其同,如诸名家各临《兰亭》,绝无同者;其异处各由天性,其同处则传自右军。以此求之,思过半矣。又正书用行草意,行草用正书法。学褚求其苍劲处,学欧求其圆润处,以怒张木强为欧,绮靡软弱为褚,均失之。夫言者心之声也,书亦然,右军人品高,故其书潇洒俊逸。颜平原忠义大节,唐代冠冕,书法亦如端人正士,凛然不可犯;若其行草,郁屈瑰奇,天真烂熳之概,雄视千古。学者苟能立品以端其本,复济以经史,则字里行间,纵横跌宕,盎然有书卷气,胸无卷轴,即摹古绝肖,亦优孟衣冠,苟出心裁,非寒俭骨立,则怪异恣肆,非体之正也。窃愿同志共凛斯言,庶稍有补乎。江南拙老人蒋衡撰。

乞儿传

拙老人有《乞儿传》,载愈奇疾事甚奇,兹并录之,其文曰:山东陆宜子自京师来,为余言李公某之子,指甲中生肉管,赤色,顷刻长三尺余,垂至地,能动,动则昏昧欲死。遍访名医治之,内府太医、至方上士俱缩手,逡巡而退。公子于是取酒痛饮,引刀自断之,出血数斗,气绝良久,苏,复出如初。公子曰:“嗟乎!吾其死矣。”乞儿者,不知其姓名,以豢蛇为业,闻之至,曰:“我能活之。”阍人叱之,乞儿曰:“尔勿然,速白公子。”李公闻之大喜,延入谓曰:“若果愈吾儿,吾分家之半以与若。”乞儿大蛇剑负,昂昂直入中堂,居上座,口中谩骂诸医者曰:“公子蛇头疔也,其管通四肢百骸,绝则又出,若辈何能为!”请见公子。初,乞儿家多钱财,居室、衣服、饮食、车马之属,甚侈丽,宾客出其门下者,斗鸡走狗毕集,侍妾仆从,娼优歌舞,纵酒驰骋,弋猎无虚日。未几病,病如李公子,破家求医不可得。京师有白云观,正月十九日,举国人毕集,名曰“燕九”,冀遇神仙。或曰仙往往杂倚人中卖药,或类乞丐。当是时,乞儿父亦往,果遇丐者持大蛇,貌甚伟,心异之。问以子之病,曰:“能治。”因请之,许诺,既至,曰:“命而子速呼其妻来。屏左右,有一人留,而子即不治。”乃置大蛇于地,命乞儿妻曰:“无惧。其持此纳诸袴中,两腿蹲地,凿袴孔以出蛇,握首定视,蛇首与肉管相对,蛇以气吸之则消。”不移时,果如其言。蛇则红丝百道,僵卧死,乞儿竟愈。乞儿既见公子,如其法治之,公子亦愈。李公大喜,竟分其产之半与乞儿。

詹长人

詹长人者，徽之歙县人，身九尺四寸以长，人竞以“长人”呼之，遂亡其名，而以“长人”名。长人业墨工，身长故食多，手之所出不能糊其口之所入，不家食而来上海，依其宗人詹公五墨店以食，食虽多，而伎甚拙，志在求食者，论其伎且将不得食，困甚。偶游于市，洋人谛视之，大喜，招以往，推食食之，食既饱，出值数百金，聘之赴外国。长人于是乘长风而出洋矣。出洋三年，历东西洋数十国，旋行地球一周，计水程十余万里，恣食宇内之异味。每到一国，洋人则帷长人，使外国人观之，观者均出钱以酬洋人。洋人擅厚利，稍分其赢与长人，长人亦遂腰缠数千金，娶洋妇，置洋货而归。昔之长人，今则富人矣。同治辛未，余摄令上海，出城赴洋泾浜，途遇长人，前驱者呵之，见其仓皇走避，入一高门犹伛偻而进，异之。询悉其故，将呼而问之，乃以澳斯马国明年将斗宝，长人又被洋人雇以出洋，往作宝斗矣。闻长人言：所到之国，其国王、后妃以及仕宦之家，咸招之人见，环观叹赏，饮之食之，各有赠遗。外国之山川、城郭、宫殿、人物，皆历历在目中，眼界恢扩，非耳食者可比。噫！昔者一旬三食犹难，今则传食海外，尊为食客之上，可谓将军不负腹矣。际遇亦奇矣哉！

婺州斗牛俗

燕齐之俗斗鸡，吴越之俗斗蟋蟀，古也有然。金华人独喜斗牛，则不知始于何时。余在婺州十有六年，每逢春秋佳日，乡氓祈报祭赛之时，辄有斗牛之会，先期治觞延客，竭诚敬，比日至之时，国中千万人往矣。斗场辟水田四、五亩，沿田塍皆搭台，或置桌凳，以待客及本村老幼妇女。卖饼饵者，卖瓜果者，装水烟者，薨薨缉缉然，猱杂于前后左右。牛之来也，鸣钲前导，头簪金花，身披红紬，簇拥护之者数十人。既至田中，两家各令健者四人翼其牛，二牛并峙，互相注视，良久乃前斗，斗以角，乘间抵隙，各施其巧，三五合后，两家之人即各将其牛拆开，复簇拥去。观者不知其孰胜负，而主之者已默窥其胜负矣。胜者亲友欢呼从之，若奏凯状，牛亦轩然自得，徐徐步归。负者意兴索然，即左右者俱垂头丧气焉；小负之牛尚可养成气力，更决雌雄；大负则杀而烹之，盖锐气已挫，不能再接再厉矣。斗之日，聚集群牛不下三、五十头，其登场相角者，亦不过十数头，余皆自崖而返耳。牛之佳者，不大胜，亦不大败；次者，虽败，犹能好整以暇，无辙乱旗靡态；下者，则苍黄抵触，血肉淋漓，奔逃横逸，溅泥满身，冲出〔堤〕塍，掀翻台凳，不可牵挽。于是老妇孺子暨粉白黛绿者，哗然争避，或失足田中，或倒身岸下，遗簪坠珥，衣服沾濡，头面汙损，相将相扶而去。真可谓见豕负涂，载鬼一车矣。斗胜之家，张筵款客，高朋满座，主人轩眉攘臂，矜其牛之能，曰彼之角如何来，我之角如何往；彼如何攻坚，我如何蹈瑕；我意彼必从是出，而彼竟不料我从此出也。言之津津，几忘乎我之为牛，牛之为我焉。其畜牛也，卧以青丝帐，食以白米饭，酿最好之酒以饮之，亲朋相访，主人款之，呼酒必嘱曰：‘慎毋以饮牛之酒来。’乍闻者以为敬客之意，殊不知饮牛之酒乃是上上品，客不得而饮之也。牛所买来之家，呼之曰“牛亲家”，豢牛之牧童，名之曰“牛大舅”，其真正儿女亲家，亲之不若与牛亲家亲。

陈鼎纪狗头人之荒唐

江阴陈鼎于康熙时游云南作《滇黔纪游》，内载金沙江大水漂一狗头人至岸，上下衣服同中国，口耳眉目皆狗也。逾日得土气，狗人复生，问其言，答之如狗吠；土官解来大理军民府。鼎目睹之，军门命土官解还原处，解人行一百二十日始抵其国。国中无城郭，有宫室，其王朱冠皂履，跨白马，佩刀，官吏皆如之。服食起居与中国同，惟婚嫁则非，云云。似域外确有此狗国矣。乃余在上海晤各国领事官，与谈地球上之列国，从不知有所谓狗头人者，即据泰西人所记四大土人民，惟俄罗斯之极北天使头城，其人极短小，以狗为马，以鹿为牛；南亚墨利加之极南巴他峨拿人皆野番，肢体如常人一身有半，遍体生毛，攫食野兽。此二处即世所称为“短人国”、“长人国”者也。此外黝黑如阿非利加，丑怪如东南洋各岛野番，亦不过白黑、妍媸之别，而五官四体皆无大异于人。乃知长耳比肩之民，飞头贯胸之国，不过古人故为恢奇之说耳，而陈鼎竟谓目见狗头之人，且有解人解之归国，言之凿凿，不太觉荒唐乎？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斯言诚是也。

金华山中龟龙

金华府城外北山最高大，山深处有一巨龟，盖千年物也，民号之曰龟龙山。左右乡人均种靛青。靛非雨不殖，当靛苗茁发时，乏雨，辄迎龟龙祈之，祈而应，则铸一金圈，穿其甲而缀之，历年既久，龟身所缀之圈儿以百计，行则索索有声，顾亦时见时隐。咸丰壬子夏，金华大旱，太守崇公委经历严某赴北山请龟龙，龟匿不出，遂取山中一小龟舁之来，置于天宁寺坛内，晨夕拜祷，骄阳益甚。不数日，龟死，寺僧惧责，另取寺内一龟代之。文武官弁亦仍一日三叩，观者匿笑。至七日，雨降，复委严经历送之归。而从前山龟之朽骨不可得矣。金华城中虽当盛暑，至四五更时必凉，土人云龟龙之气所致也。

棍徒陷害浴堂主

咸丰癸丑，上海县东门外民家地忽涌血，扫除不尽。邑令袁君亲往视之，浇以粪秽，不止，乃筑土填之。未几，遂有红头贼刘丽川之变，戕官据城，竭江、浙二省兵力，两年余乃克荡平。距今二十年矣。今年夏，忽闻县城内浴堂间壁复有出血之事，市井轰传，争先走视，主人阻之不听。彼此争竞，遂将屋宇什物打毁。署令叶君顾之闻信往勘出血之墙，并无形迹，拘众讯究，乃系棍徒夙与店主有隙者，于人浴时阴持豕血暗涂墙隙，

出号于众，以为陷害地步，众人坠其术中，店主几至破家。叶君乃将此人重责，荷校通衢，然远近讹言仍复不息，于是又出示晓谕焉。余谓此人居心险恶，应照妖言惑众律治罪，仅予枷责，犹觉其宽耳。

勿 勿

世人书翰之末，类书“勿勿”字。按《说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盖以聚民事，故急遽者称“勿勿”。流俗又于“勿勿”中加一点，谓为“匆”字，人多笑之，殊不知《说文》既解“勿”字为急遽之称，又解“匆”字为多遽匆匆之义，则二字原可相通。好古者，但知勿勿，而嗤匆匆；逐俗者，又但知匆匆，而骇勿勿，盖均未之考也。

侵赈之报

金陵卢止泉孝廉泽，学问深醇，品行尤方正，考取国子监学正，不赴补而归。其子某，官山阳县教谕，会县有水灾，教谕帮办赈务，侵蚀银得四百两寄家，止泉疑之，贻书诘所从来，教谕以友人资助对。未几，其仆忽见数差人汹汹入门，迹之不见，而教谕陡晕绝。半日而苏，始知以侵赈事为饿死者所控，城隍颇庇之，故得生。越数日，仆复见前差人于大门外，教谕又晕绝，似死非死，数日不苏。教谕之子极孝，于神前哀祷，烧一指以致诚，家人不知也。一日，教谕忽起坐，众皆惊喜，则摇手曰：“未也。前日控案城隍断后，诸饿者不服，再控于冥王。王讯之确，谓侵蚀赈银，当付油镬。欲解衣就烹，忽复呼上，谕以‘尔子在阳世为尔烧指，孝心感格，免尔鼎烹之罪，然不能不死。暂令回生，布告大众，以赈务之银不可侵蚀。’”如此言毕即死。众索其子手视之，则一指已烧去过半矣。于是人共悯卢子之孝而恨教谕之贪也。此事金陵人多知之，而止泉亦历述之不讳。夫凶年饥岁，小民转辗沟壑，呼天望救，幸得赈济，真是生死肉骨，司其事者宜如何尽心以慰民望；乃从而侵蚀之，此其心与豺狼何异？即不阴被鬼责，亦必上膺天谴。观于教谕之事，能不凛然？余在青浦办理丰备仓事，胥吏具禀请领经费，余谕之曰：“此区区之钱，皆荒年哀哀穷人之食也。尔等今日幸饱食暖衣，何忍夺饥民他日口头食乎？”皆相顾动色而退。司吏来索房费，力拒不给，伊等亦无如何。比至上海，则前任已定书役经费数百千文，又司房费一百数十千文，年年给发，数已逾千。余不禁为之慨然太息，然持此等钱归家者，其不能荫子孙而致富厚也，决矣！

季封翁焚教匪名册

江阴季仙九尚书芝昌，以进士第三人及第，官至闽浙总督。哲嗣念诒亦以进士入翰林。家门鼎盛，而其赠公则以知县遣戍新疆，卒于口外者也。初，赠公官直隶钜鹿县知县，地方传言有教匪事，公方严拿，总督遽飞章入告；及上命重臣来查办，公业将首犯擒获，并搜得名册二本。细为访问，非青莲、白莲等比，不过以鬼神祸福恐吓愚民，为敛钱计耳，并无阴叛情事。及阅名册，则绅衿富户几居其半。公筹思数日，至郡见太守曰：“此等人，名为教匪，实非教匪，而册内共有二千数百户，俱是良民，一时无知，惑于祸福之说，与之往还，册上即列其名，并非从之为匪者也。星使到时，若将名册上呈，势必将各户拿问，纵得原情释放，而二千数百人家已破矣。”太守曰：“子将若何？”对曰：“以某之愚，欲将名册焚之，只办为首者数人而已矣。”太守曰：“此举甚善，然子且获大咎，咎不止于褫职，盍再思之。”公曰：“某思之已熟，一己获罪，而能保数千户无恙，亦何惮而不为？”太守曰：“子愿，则好为之，毋令后人笑子拙也。”公还，即举名册投之火，合署人皆大惊，既已，无可奈何。星使至，将首犯审明后，即饬取名册。公曰：“某已查明，所列之人，俱系良民，留之恐拖累，已焚之矣。”星使大怒，顾亦无可奈何，只据实严参，褫公职，发新疆效力赎罪。公怡然就道，人或怜之，或嗤之，然此数千户实良民，虽漏网，地方亦卒无事，而公竟殁于戍所。公殁后不十年，尚书即探花及第，孙、曾鼎贵。噫！孰谓天道无知，而报施果不足凭耶？

朱柏庐

《笔阵图》为羊欣作，李后主续之，世顾以为王右军；《朱子家训》乃昆山朱柏庐先生作，而讹为考亭，甚至翁森之《四时读书乐》亦称是考亭，岂不可笑？柏庐先生，明季诸生，国变后，隐居教授，著书满家，皆力宗程朱，为理学正宗，与桐乡张杨园先生同时并称。杨园今已从祀两庑，而先生仅祀乡贤。同治庚午，巴县廖养泉刺史纶摄新阳县事，于城中为先生建专祠，而以从学诸子配享，盖新阳乃昆山所分县也。

日本人斥陆王之学

本朝自陆清献公严朱陆异同之辨，力排王氏之学，天下靡然从风。日本为海东小国，自儒教入其国中，伊国人亦恪守程朱之说，尝见佐滕直方所著《韫藏录》内载《笔记序》一篇，曰：“王阳明之学，实祖陆象山矣，故其所论说，大意与陆子同，而又不自谓学陆子，间去取于陆子之言，常欲出于其右，辄自以为接孔孟之传焉，是以辨陆学则王学亦在其中矣。《大家商量集》所载朱子辨陆学诸说，尤为详备，今摘出其最的实切当者，且取《太极后论》、《中庸或问》所论附之，以明王学之初不异乎陆学，而共背圣贤之教也。吾友详之。”云云。其辨别之严如此。今其国王改从泰西之制，衣服、法度均遵其俗。用夷变夏，取则陈相，焚书屏儒，有同嬴政，吾恐天主之教从此流行，朱陆之学并以沦胥，不知其国中之明理者如何痛哭流涕也。

天主耶稣两教之互争

天主教向有厉禁，自泰西通商后，其禁遂弛，蔓延于江、浙、闽、广东南各省。入其教者，废祖先之祀，无鬼神之敬，生员入学不拜孔子，殊骇人听闻，然教中人自若也。余尝与其教士谭论，亦不过就释氏天堂祸福

之说而推衍之耳。伊教内亦分异同，谓奉天主者为正学，奉耶稣者为异端。异端当辟，正学当扶，其辟也，不独以言，且至攘臂。今年，英国别部天主、耶稣二教之人分朋斗争，杀人纵火，不可禁遏，竟至调兵弹压。余笑谓："此即中国朱、陆之辨也。"然天主教人庞杂嗜利，喜传教；耶稣教人自守，而不传教。

越南进贡表文

同治十二年，越南国王遣使上表进贡。表文用俪体，选词颇佳，兹备录之：

越南国王臣阮福时稽首顿首，谨上言：兹仰见萱阶日煦，桂甸风清，仰天阊而葵藿遥倾，瞻《王会》而梯航恐后。谨奉表上进者，伏以皇畴建五，庶邦翘安劝之仁；使驿重三，下国效宾从之款。寻常雉贶，咫尺螭坳。钦惟大皇帝陛下，汤德懋昭，尧勋光被。六御辰居极北，合遐迩为一家一人；四敷文命暨南，公覆载于所通所至。波不扬于周海，共毕受于商畿。念臣忝守炎邦，世承藩服。久治同文之化，夙敦述职之虔。土物非臧，上届幸停留抵；庭香惟谨，下情获遂瞻依。臣凭仗宠灵，恪脩职贡。式金式玉，遵王度以不违；维屏维翰，迓天庥于无斁。臣不胜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除另具岁贡品仪，交陪臣潘仕俶、何文关、阮修等赍递上进外，谨奉表随进以闻。

一恭进今年癸酉岁贡品物：象牙一对，犀角二座，土绸一百匹，土纨一百匹，土绢一百匹，土布一百匹，沉香三百两，速香三百两，砂仁米四十五筋，槟榔四十五筋。

沧浪亭

苏州沧浪亭，有水石之胜。前则苏子美以四万钱得之，后为韩蕲王别墅，故从前于中堂合祀二公，有联云："四万青钱，明月清风今有价；一双白璧，诗人名将古无俦。"道光戊子，陶文毅公抚吴，重脩之，合苏人暨宦苏者乡贤名宦，为五百名贤祠。落成之日，有五老会。五老者：内阁中书潘三松奕隽，年八十八；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吴玉松云，年八十一；山东按察使石琢堂韫玉，年七十二；刑部尚书韩桂舲崶，年七十一；江苏巡抚陶云汀澍，年五十。以齿序坐，各赋一诗，文毅有"惟时座上人，长眉多老耋"之句。好事者遂绘为《五老图》。太平盛事，贤达风流，一时传为佳话。粤匪之乱，亭亦被毁。同治壬申，方伯恩公锡、廉访应公宝时复兴葺之，至癸酉季夏始竣事，距戊子已四十六年矣。虽经沧桑，幸复旧观，然寿藤古树，均已无存，登临者能不感慨系之！

纪文达烟量

河间纪文达公酷嗜淡巴菰，顷刻不能离，其烟房最大，人呼为"纪大烟袋"。一日当直，正吸烟，忽闻召见，亟将烟袋插入靴筒中，趋入，奏对良久，火炽于袜，痛甚，不觉呜咽流涕。上惊问之，则对曰："臣靴筒内走水。"盖北人谓失火为"走水"也。乃急挥之出，比至门外脱靴，则烟焰蓬勃，肌肤焦灼矣。先是，公行路甚疾，南昌彭文勤相国戏呼为"神行太保"，比遭此厄，不良于行者累日，相国又嘲之为"李铁拐"云。

罗文俊奏对得体

南海罗萝村先生文俊，督浙江学政时，衡鉴公明，拔取多知名士。经赏识者，大都破壁飞去，所取优贡：洪张伯昌燕，丙辰探花；金翰皋鹤清，乙巳榜眼；章采南鋆，壬子状元。此外，捷乡、会试登台阁者，指不胜屈。惟余两列前茅，一无成就，殊累知人之明。公素短视，寻丈外即不能辨，尝于召见时上笑问曰："汝见朕否？"公奏曰："天威不违颜咫尺。"人共服其应对之得体。

张船山题画鹰诗

遂甯张船山先生问陶，大学士文端公之孙也。性伉爽，无城府，书画妙一时。与先大夫最善。由检讨迁御史，连上三疏：一劾六部九卿，一劾天下各督抚，一劾河漕、盐政。先大夫问之曰："子不虑丛怨中外乎？"先生笑曰："我所责难者，皆大臣名臣事业，其思为大臣名臣者，方且感我为达其意；若无志于此者，将他身分抬得如此高，惭愧不暇，何暇怨我乎？"先生尝画一鹰，赠先大夫，上题云："奇鹰瞥然来，攫身在高树。风劲乍低头，沉思击何处。"可想见其丰采矣。

船山先生与洪稚存太史亮吉皆为大兴朱文正相国门下士。相国好佛，尝于生朝诸弟子称觞之际，太史袖出一文上寿，相国固喜其文，亟命读之。太史抗声朗诵，洋洋千言，多讥佞佛事。诸人大惊，先生独大喜叫绝，相国大怒。坐是沦踬有年，先生不悔也。太史后以上成亲王书言事，下诏狱，狱急，亲友或对之哭，太史口占一绝慰之，末句云："丈夫自信头颅好，须为朝廷吃一刀。"闻者皆破涕为笑。赖上圣明，卒得释还。同时永福黄莘田任官广东四会县知县，放情诗酒，大吏以饮酒赋诗，不理民事劾之，莘田闻之忻然。解组日，即将"饮酒赋诗，不理民事，奉旨革职"十二字自旌其舟而归。三君子者，皆诗人也。

杨胡子歌

成都杨忠武公遇春，嘉、道时名将也。以武举从征教匪起家，身经百战，无不克捷，官至提督，改文阶为陕甘总督，晋封一等昭勇侯。予告，年逾八十而薨。临终自知死期，会四川总督同安苏公廷玉往访之，公出见，手交遗折，托其代奏，时固无恙也。苏公不得已带之归，公即于夜间逝世，岂非生有自来者耶？仁和马秋药太常履泰有《杨胡子歌》，人奇而诗亦甚奇，读之，觉公之精神意气犹跃跃纸上也。诗云：贼怕杨胡子，贼怕胡子走脱趾。不怕白胡大尾羊（时有总兵姓羊），只怕黑胡杨难当。贼正苍黄疑未决，瞥见胡子掷身入。刀嫌太快矛太尖，只使一条铁马鞭。逢人挝人马挝马，血肉

都成瓮中鲊。须臾将士风涌波，纵横步骑从一骡。贼忽乘高石如雨，胡子鞭已空中举。贼忽走险奔如蛇，胡子骡已横道遮。森森贼寨密排垒，胡子从外陷其内。重重贼队围如带，胡子从内溃其外。胡子鞭骡绕贼走，吞贼胸中已八九。瞋目一叱胡槎枒，贼皆扑地为虫沙。相传失路曾问贼，贼指间道教胡出。贼宁不怨胡子鞭？颇闻胡子为将贤。胡子待士如骨肉，蚁大功劳无不录。拔擢真能任鼓鼙，拊循含泪吮疮痍。噫嘻！贼中感服尚如此，岂有官军肯惜死！"写得生气勃勃，仿佛听鼓鼙之声而思将帅之臣矣。然此诗作于嘉庆年间，犹未睹道光七年公征西域时之伟绩也。

漕督谐诗

云梦许秋岩尚书兆椿，美须髯，工诗善书，尤精于吏牍，下笔千言，无不迎刃而解，盖非独以吟咏见长也。官漕督时，道出长沙，善化令某，已升武冈州牧，置备仪仗，于官衔牌误书"漕"作"糟"，尚书作一诗调之云："平生不作醉乡侯，况复星驰速置邮。岂有尚书兼曲部？漫劳明府续糟邱。读书字要分鱼豕，过客风原异马牛。闻说头衔已升转，武冈可是'五缸'州"？风流蕴藉，想某令读之亦当绝倒。

马通人性

南皮张子青尚书之万，丁未状元也。为孝廉时，与同伴数人赴京师，道出天津，公骑一红马，甚神骏，途遇洋官，见而爱之，遣人来买，公不许，则固以请。同伴以外国人不足较，劝公与之，遂牵而去。次日将欲启程，洋官送马来还，询其故，则洋官甫乘，遽被掀下，连易数人，皆掀坠，且踣啮不可向迩，以为劣马，故不复留。比公乘之，调良如故，共叹此马之义。此同治辛未公抚苏时为余言者。余因记乾隆时，来文端相国夙有伯乐之称，尝路见负煤老骥，谓是良马，以重价购之，用以充贡。上试之，果千里马。会降阿睦尔撒纳来朝，酋善骑射，上临滦阳万树园欲试其技，酋辄以无马辞，侍臣遍取上驷马示之，无当意者，文端命圉人牵所贡之老骥使之乘，甫振辔，即坠，如是者三，阿酋大惭。盖良马均通人性，不肯以身为异国人用耳。后阿酋叛于西陲，重烦征讨。上嘉此马之前知，特给三品俸料云。

五子登科

世艳传五子登科事，以余所知者，本朝则六世从祖清恪公五子皆登甲乙科，四人翰林。同时溧阳史文靖公亦五子登科。近时仁和许氏则七子登科，所奇者乃大登乾隆癸卯科，乃恩登道光癸卯科，前后六十年，遥遥相对，然皆文榜也。余官金华校官十六年，上何村何氏弟兄五人皆应武试，长者名廷威，能开十八力弓，技艺最为娴熟，然毋至学院试步箭，总不能全，致未入彀。而其弟四人，则入学后即中武举，廷忠则中武进士，得侍卫。惟廷威年已三十，犹考武童。咸丰年间，会开武监生例，余劝其纳监应试，遂中亚元。于是何氏亦五子登科，人推为金华武世家。辛酉粤寇之乱，渠弟兄起兵杀贼，尤称忠义云。

聘盟日记

五世从祖子敬观察，讳世安。康熙年间，以兵科给事中奉命偕侍郎张公鹏翀使俄罗斯，定地界事。张公有《使俄罗斯日记》，石门吴震方刻之《说铃》中矣。今余于《中西见闻录》内，得俄文馆翻译该国使臣义兹柏阿朗特义迭思所著《聘盟日记》一册，具见彼时使臣之恭顺，及敬仰我朝之意。因备录之，可与张公之书并传也。所有抬写、空格示敬之处，悉照原书，俾不失本来面目，亦以见外国尊崇中国，无分彼此，所谓"四海九州，悉主悉臣"尔。

康熙二十八年，西历一千六百八十九年，于尼卜初商订和约后，大俄大皇帝为通商要务，详订数事，特派钦差义兹柏阿朗特义迭思于康熙三十年由俄国南京起程，经过尼卜初暨中国墨尔根河、齐齐哈尔、鸭绿江、东蒙古、苏州、通州入觐。蒙召对数次，并赐筵宴，会同执政大臣议定，俄商除北京贸易外，准前往黑龙江那瓮城、蒙古库伦等处贸易。事毕，仍由旧路回国。往返三载，经过处所，俱有日记。兹将进京一事，选摘择出，以资考证。

康熙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五，自通州起程，约十钟，闻离京仅五里。行李先行，余亦下车换马，除随从俄兵外，尚有九十余人，整列而进。将至城门，观者塞途，幸营兵开路，方得前进。城内亦观者如堵，拥挤几无隙地。沿途多有官员来相劳问，街市两旁，馆门左右，皆有兵排列。入馆，酒果灿设，余少憩，默念从本国至京，仆仆风尘，至今一年八月之久，犹幸途中只亡一人，余皆安然无恙，不禁上感苍穹，怆怀靡已。后遂日日虔谢，即随带人员亦都如此。休沐三日，恭候引见。第三日，按中国典礼，传旨内廷赐宴，亦似民间撢尘。余敬随诸大臣入朝，见提督内大臣索额图及他大臣四位，一同迎劳。地上悉设花罽，延坐其上。提督倡言曰："吾主大皇帝特赐此筵，无暇自至，君长路辛劳，敬请食之。"即有旨酒、嘉淆，如鸡、鹅、牛、羊之属，干鲜果品，杂陈一桌。桌方式，面各宽三尺，是为劳使臣之席。器皆银制，层累约七十余品。众大臣另席相陪，饭毕，众皆饮茶，或吸烟，惟饮余以各色洋酒。提督又曰："愿贵使臣飨此宴，即为我皇恩优渥之据。再候数日，旨下时，须亲奉国书，预备召见。"余起身谢恩，乃回馆。十月初五日，提督派官数员，告以明日亲带国书，伺候召见。余谨受教。次日八钟，有大员三位来约同行，其补服有团龙、狮、虎、仙鹤各像，皆金线绣制。又马五十匹，为从者乘骑，余按泰西礼，携我大皇帝国书，偕委员整列而进。至皇城(宜作禁城。)外门，有石碑，云是官员下马处。余即遵制步进。入五重门，始至殿，见玉阶千官，蟒衣绣服，光彩夺目，在此待余。略相款接，圣驾已出。余奉国书，按常礼颂扬数语，遂退下。十月初九日，奉旨："明日赐宴。"余钦遵。次早随特派官员，偕副

使等进朝。入六重院落，见众多官员锦衣绣裳，济济跄跄，按品站立。俄传呼："上殿。"入门，见皇上已出。上坐。左右数人作乐，箫管悠扬，怡心悦耳。又十二人似护驾仪仗，皆执长柄金斧，上悬虎豹各尾。升座，乐止，执斧人亦皆分列左右。御筵上，浦果炫陈，器皿悉银，覆以黄色大缎。提督、额驸及二大员近侍。余在座右二丈五六尺外，皇上注视良久，已而顾提督有言，提督跪，旋起，执余手前进至离御座一丈一二尺，余之随员又在我后三丈以外。上又语，提督至余前，敬问我皇上起居，余答礼惟谨。旋命撤筵上黄缎，亦谕我食。余另一席，众大臣二百余人，各依坐位，二人一席，如法耳西(即波斯)国礼，皆盘膝坐罽上，余勉强盘膝相从，如画上式。特撤御筵上烧鹅、烧猪、烧羊赐我，内羊肉异常香美。随又赐果数盘。已，又赐茶。此茶奶油和面所作，如西洋之噶霏(如茶者)，余祗领惟谨。上命提督问余通西洋几国语，余对以通俄国、日耳曼、荷兰语，略通意达礼国语。即见有官从后退出，带入耶稣会中三人，至宝座前跪，行叩礼。上命起，一法国人名热尔必良，其二为西洋国(即葡萄牙)人，一名波玛斯，皆教师。上命热教师问："汝从南京至我北京，行多少月？系乘车，骑马，抑或乘船？"余逐一对答。上连称"国洼，国洼"(或是"好哇，好哇"，恐误听也)。又命我前，提督携余手又前，离宝座六步正向一席，命坐于是。余谢坐。又命热教师细询一路情形，并俄国南京去赤道若干度，离波兰、法郎西、意达礼、大西洋、荷兰诸国里数，余亦逐一谨对。语毕，亲执金杯酒(满语名阿拉奇)顾提督赉我饮，余饮少许，仍敬还提督，询问通官，云是马乳所制。后又命随带俄官至一丈七八尺前，亦以此酒赐之。余照西洋礼谢恩。提督仍携我退原处坐。刻许光景，宴毕，上顾我点头，下坐，出左边门还宫。余方下殿，上又命提督问："国家曾遣一西洋教师，名郭礼玛地前往西洋，有何新闻？"答曰："自本国南京起程时，闻其随带二十五人行至土而其国四迷而那城，意欲从法耳西(即波斯)及印度还京。"提督曰："此人现至爪洼国地方。行已七年，今将至矣。"遂退。凡余进内一切闻见，俟详后序。兹先将皇城、(宜作禁城。)宫殿及宝座，略述大概。城式方长，以砖砌，深较宽约倍。宫殿悉覆以琉璃黄瓦，有狮、龙各兽形。殿高约六丈四尺，阶十数层，窗与西洋不甚差，而格较小，却不通透，以纸糊故也。东、西二门，上刻木如王帽形，饰以金，光闪闪射目内不隔断，顶上不作圆棚，皆金漆彩画各种物形，深约十八丈，宽约六丈。地上按满洲礼铺以绒罽，上织各色草虫。宝座设向东门尽近后壁，宽长皆一丈八尺，前面、左右有陛，可循级而上，护以雕栏，镂叶镀金为饰；两旁亦有雕栏，刻各物，或谓金装，或曰银制，然外悉金彩华丽。中如佛龛，有门二扇，内即宝座，高二尺，以貂皮为褥。皇上盘膝而坐。仰瞻御容，非必秀出人寰，然视之令人忠爱之心油然而生。黑睛奕奕有光，隆准，头微向上，须黑而短，颏下颇疏，面多细麻；身适中，衣青缎袍，蓝青色袿，出银鼠风，项挂珊瑚朝珠，垂于胸腹；冠貂冠，红绒结顶，后被孔雀翎数层，发后结一辫，无他金宝之饰；足登元色绒靴。用膳时合殿寂然，惟见各大臣以目下视，皆若忘于言也。次日，皇上特遣官二员，带领游历城内景胜，并马五十匹为从人乘骑，余即备马同行。随至一处，似是戏园，房廊高大，内一高台，上多雕彩名画，台上正中有一方孔。周围有楼，楼上有栏。二官照料坐位，款待茶酒。戏之佳，不待言。兼有剧法，亦极敏妙，有从空手变出香桃、金橘、葡萄各鲜果，又变飞鸟、螃蟹各生物，其余亦有在西洋曾见者。又一技人，以玻璃圈数枚，大者如人手，叠置木梃梢头横飞竖舞，无一落地，真妙绝也。已而六人共舁一竹竿，长约数尺，直立地上，一童猱升至顶，匍匐其上，转运如轮，盘旋不已；既而以一手执竹梢，徐蹑足立于梢上，拍手腾空，飞身而下。此外之技，不可枚举，剧佳甚。闻此伶人皆供奉内廷，无怪艺之绝耳，戏彩之衣，悉金珠晃漾，所演戏为一英雄破敌还朝，大似策勋饮至。并有多神下界，神内一人赤面如朱，云是先皇帝也。戏之中间，忽出美妇二人，曲眉秀项，丽服炫妆，各立二人肩上翩跹而舞，应弦合拍，如履平地。又二童子，衣奇异之衣，奏技如果斯提克(此戏俄国今失传矣，其详不闻)。尽日所观，无不入妙，曲终拜谢而回。是日，遵满洲礼，上幸虎圈打虎，即日还宫。内大臣提督索额图请宴，至其宅，情款甚密。从内书房携手客舍，桌椅精洁，上覆金丝满绣各色生物桌单。余另一席，他官隔坐相陪。案设细磁花盆，内植各色花朵，皆以紫绒杂色绫绢为之，因时隆冬，无鲜花，故像生也。前案罗列银碟，内焚沉香，气颇馥郁。旁设文玩，数寸小人，木质金装，饰画工细。余及主人所坐椅上覆以虎、豹之皮，文采威重。众客皆先饮果茶，杯放铁匙一枚，果有胡桃、榛瓤之属。茶毕，以玛瑙杯奉酒，此酒胥对淋水饮之。随上盘盏多道，皆脔切鱼肉，层层叠累，上贴鲜细花草，列于一旁；又鱼肉六品齐上。食少许，又珍品数道，各种小食；末上各种蜜饯，如葡萄、香桃、金橘等物。筵有优伶女妆，演戏侑酒，舞裙歌扇，盛极一时。有从旁窥客者，朱帘半启，红袖微呈，则夫人及女公子也。其妆饰则皆依其国服色，极为华丽。在此开怀畅叙，约有三钟之久，乃同随员致谢散去。静息数日，有管库之石老爷相请，因至其宅，相待尤极丰盛。客舍之制，亦属中国极富规模，白石为地，室三隅皆设铁梨木桌，以汉白玉为面，石上自成山河树木之形，真世间罕物。上设极大银瓶，内插名花无数。虽庭柱亦采画鲜明，他可知矣。席间招优伶演戏，侑酒。宴毕，主人引余游市廛，所见绅缎成衣、金银首饰及百种细货铺面。有一官药局，因同下马，意欲购买数种试用。店内药材满架，主人款茶少坐，即有许多大夫药方前来，按方称药，与西洋无二。旁有古玩店，余购数器，因得觇其铺后花园，以盆植香桃及各种鲜花罗列殆满；中一玻璃缸，水满其中，蓄鱼数十头，长约一指，色如真金，有脱鳞者，肉际紫色，实为天下所罕有。从此又过数市，门上悉悬木匾，上书主人名字并所卖之物，字甚整齐。又过鱼市，见各色生鱼

如鲤、鲫之属，并有水蛇，心大诧异，不解中华何以食此？又有木桶盛放虾、蟹。旁辅铺中，有鹿、兔、山鸡、野羊及各野禽之类。是年本国正月初七日，为中国元旦，此节约过三礼拜之久。从夜半新月初生时候，陡闻皇城内钟鼓特起，接连各寺院鼓声不绝，沿街勿论官民士庶，门放各种花炮，以示新年之意。各铺闭户，鼓乐嗷嘈，庵观僧、道、喇嘛各众，皆循其规矩，击鼓、吹号，从亥正起，直至次午，如两军对垒，各领十万之众，炮声震天不绝。白昼，街市多有执事人等扛抬佛像，各处巡行；喇嘛则提炉拈珠，伐鼓、击钹、吹号，络绎于道；游人如蚁。各铺三日内不开市。罪人停刑。浃旬之间，街市男女甚夥，妇人或骑驴，或乘车，车乃二轮，上作圆棚，前面为门，使女坐后，或吹或唱，人共见其主妇外坐吸烟也。盖中国妇女向不出游，惟北城专系满人居处，不甚避忌。汉人俱住城外市肆。数日后，上遣官二员传旨，以次日先黎明一时入朝辞行。钦遵。次日未黎明前一时之半，有三员官来约，并马同行至下马碑处，步入三重门，进一室，坐，仍有如噶霏之茶，云是满礼早晨所食者。见第四院内朱紫纷集，悉满洲衣冠，风雅华丽。俄黎明，引入第四院，坐百官之中，侍臣皆按品秩，或东或南〔西〕，两处鹄立。刻许，闻圣驾将出，箫管悠扬，如闻仙乐。此殿又非前日召见处所，内设宝座，铺黄绒褥，两旁列二大鼓，金彩辉煌。鼓大约十八尺，下有木座。皇上入座后，命一官从内出，至众官次朗宣数语，惟闻末云“起来”、“叩头”，如是者三，各官即行礼三次。行礼时钟鼓齐鸣，丝竹外有一器，音极清锐，殊震耳。有二大臣命我进，从二丈八尺外遂进至一丈八尺，立二满王之间。行礼毕，钟鼓大作，声如发炮，箫管备举，接连六次，仍赐坐，复赐如噶霏之茶一盏。余捧而饮。两国公事毕，余起身，朝上行礼；上起，进西方门还宫。此院内銮仪兵衣红布衣，上印如洋元花，小帽黄翎，云黄色惟御前用之。又有腰佩刀，手执长枪，上挂小旗之兵，在院内排立。去兵不远，有马八匹，一色纯白，鞍辔悉具，应亦仪仗也。第三院内象四只，内一白象，背被文绣之衣，辔头等均以金银为饰，背负细木雕刻小亭，内可容八人。又有御用轿辇，皆以黄罩罩之。又许多木椅、木座，为钟、鼓及各庙乐器所用。下朝，即登象辇，送归第。象奴十人以大绳系象头，左右牵之以行；项坐一奴，手执铁钩，以为约束指示。象颇驯，驭者走如飞，似加意为之，恐其生事也。又数日，耶稣会教师奏请得旨，准本大臣前往其宇瞻视。即有两官偕余同往，堂外四围皆高墉，石碑二座，门内廊舍悉仿意达礼亚国房式。门内右设天、地二球，横分大有八尺。堂按意达礼亚国式，极高大，内张琴瑟，皆妥马思西教典礼。神像尽多（教分新、旧，西、东。俄国所奉者为东教，意、法等国所奉者为西教神像），神坛一切工致无比，宽广可容三千人，房上悬大钟一，小钟无数。交钟时相合如乐。瞻仰毕，随入广屋，内贮西洋各色宝玩。又延至寝室坐谈，食蜜饯诸果，及西洋干粮酒，香美异常。饮时不忘泰西礼，各为君上祝里，乃同饮。款叙良久，情怀颇畅，始别。同时复有一员自内廷出，相请游玩遂乘马同至驯象所。象共十四，有白象一，观之不足，命象呈技。奴嗾之，乃作虎啸，声震屋宇；又有声如牛马，又如南方小鸟。尤奇者，学吹号，又命象向我请安，就地作滚，其滚时，先舒前足，徐舒后足，腹重贴地，卧而后起。有一象尚未练习，锁前二足，未经出户，地旁有深沟，似防其变。象体硕大，有牙长至六尺者，官谓余曰：“此暹逻所出，每年其王入贡数头。”顾其食，惟以米草细缚堆积其旁，以鼻次第卷入口中也。复出行街市，恣意游玩。回馆过一官第，见门首数人捉一狗，甚肥，余问故，答曰：“此肉最养人，夏食尤妙，以性凉之故。”不觉心为少异。余致谢，官乃去。次日，提督内大臣以柙盛豹一头，送馆看视，又送猴人、鼠戏各艺。猴解戏人言，做耍多异，又以红绿各彩衣置木箱中，令猴看视后，呼取某彩衣，猴开取服之演戏，一无所舛，穿衣形状颇奇；复令就地翻斤斗，又作踏绳之戏，甚可解颐。鼠人出二鼠于笥，以索套鼠颈，二鼠各负索盘绕，几疑成结，后竟走出，索仍挺直，其妙乃尔。耶稣会教师曰：“三年前，东洋岛中贡四异兽，形大如马，头有二角向上，生颖颇锐。置之苑囿，约离京二三十里。曾奉旨往视，并询西洋有无此物？看毕复命。观毕，并言西洋所无。”本大臣颇欲往观，惜路远，归期在即，未经见也。谢内大臣后，并求如皇上命我行时，前旬赐信为感。后得信，余即购买远道所需各物，上仍赐宴一次。于三十三年二月初八日，余带随员出京，众大臣依依相送。十四日，抵长城，至那瓮城，经过黑龙江各庄屯，至蒙古沙漠边界前寄存牲畜处。昔入京至此，余及随带人员俱食中国供给。从此往尔古那河，则本国地界矣，资斧应自备。惜牲之存者八百头余，并因水草有毒物故。小住几日，俟用物备齐，乃谢沿途护送官员，起身而去。

以上出该使臣日记，外画三贡，今依样画出。

第一页为锡宴。正中即宝座，左立二人，耶稣会教师也；左下中座为俄使臣，席前立者三人为通官，传命者也。

第二页为辞行。正中为圣祖仁皇帝，两旁有二大鼓，其立于右阶者，传宣人也；阶左下列坐三人中有俄使。

第三页系宫内所见。第四院有象辇等物，向门立者三人中为俄使，后有数十员，俄随员也。

卷　六

泰西测量法

泰西各国最喜测量之法，专门名家父死子继，不精其技不已，其用志极为专一。每以极好千里镜测月，谓月中有山，有川，有海，兼有火山三座，独不能见人物。盖彼以月亦为地球也。其说以我所处之地球，亦是天内一星，凡天内之百千万亿星，皆地球也；金、木五星，亦一地球，人强名之金、木、水、火、土耳，彼地球中人不

知此名也。月之地球与我处之地球最为近,故可以镜测之。又言日中本有一黑子,以盆水照验自得。黑子之见,不为灾异,所论甚辨,亦非无理也。

大蛇追轮舟

西国来往,近时总用轮舟,愈行取径愈捷,往往于海中新开一路,则可近千里万里,盖在绕山与不绕山耳。庚午年,一轮舟新辟一路,忽遇大蛇追舟行,行至三日夜不去。舟人惧,以羊饲之,投三十七羊,食之而追不已;乃投二牛,吞讫,曳尾去。自此,此路不敢行。西人不信有龙,凡蛟螭之属,咸名曰蛇而已。

奇形之人物

咪唎坚国领事官西华,尝赠余《古鸟兽图》一册,绘画精绝,大率狮、象、虎、豹、豺、狼、牛、羊之类,而狼、狗之种尤多。最奇者有猪首人身、犬首人身、螳螂首人身而足亦似螳螂者,又有一无首人,褒衣博带,手持一斧者,其《山海经》所记"刑天舞干戚"者耶?据西领事云,彼国皆有之,不足为怪。

宋元明之残山剩水

宋之亡,求援于占城;明之亡,乞师于日本,皆不应。《宋史》于帝昺厓山之后,即书宋亡,乃考《广志》:帝昺、张世杰已死,故将苏刘义复求赵后名旦者立之,都于顺德县之都宁山,言都此而得宁久也。山在县东北三十里,高千余丈。久之,仍为元军所灭。残明永历帝人缅被杀之后,明地尽亡矣,然鲁监国以海尚栖迟海外,依郑经以居,诸遗臣多从之者。惟经不奉以监国之号,迹等寓公。康熙壬寅,以海病殁。甲辰,前兵部尚书张煌言散其军,明系遂绝。此二事,史皆不载,故人不甚知之。至元朝北都之亡,顺帝犹君于沙漠,崩后,有惠宗之谥,壤地尚数万里。嗣君立九年,卒,庙号昭宗。又传六世,皆仍拥帝号。至建文朝,有鬼力赤者篡立,更号可汗,称鞑靼,而元之号乃亡。然其苗裔称王于回部者尚夥,较宋之厓山、明之洱海,地广数十倍,不可同年而语。盖无异晋元、宋高之南渡,顾《明史》不以北朝目之,仅载之传纪,是以世亦莫得而考也。

士大夫宜留心本朝掌故

上海陆文裕公,出入馆阁,前后几四十年,每抄录国朝前辈事,命子弟熟读,曰:"士君子有志用世,非兼通今古,何得言经纶?今世学者,亦有务为博洽,然问及朝廷典故、经制、沿革,恍如隔世,纵才华迈众,终为俗学。"云云。此说,读书人不可不知。即如辛未三月中,天气颇炎,恩方伯锡莅苏藩任,受事之时,朝冠用皮,人多讶之,不知未换凉帽之前,朝冠无不皮者也。其用绒缘者,乃宫嫔之冠。国家定制如此。今直省文、武各官,朝冠大率皆以绒缘,习而不察,反以笑人,亦可笑也。

职官章服之沿革

帽顶之有珊瑚、宝石、水晶、车渠,自雍正四年始。乾隆时,有请知县用蜜蜡顶者,未经议准。自咸丰兵兴以来,各军营保举及事例捐纳者夥,于是知县无不蓝晶其顶,即佐杂等官,亦多水晶、车渠者,乡镇分防之县丞、巡检,率皆红伞矣。同治乙丑,余榷盛泽厘捐,有署县丞某者,未经加衔,仍用青伞,乡民观之讶曰:"此官戴孝,所以用此伞。"闻之不禁大笑。

居官以能说话得便宜

襄勤相国勒保,嘉庆朝名臣也,扬历中外最久。官四川总督时,仁宗尝询以"尔等为督抚,僚属中何等人最便宜?"公对以"能说话者"。上曰:"然。工于应对,则能者益见其善;即不能者,亦可掩不善而著其善。虽事后觉察,而当前已为所蒙矣。况政事不藉敷奏不能畅达,往往有极好之事,为拙于词令者说坏。此圣门所以有言语之科也。朕遇悃愊无华之吏,尝虚衷俾尽其言者,以此。"公还,以语家梅亭方伯,共颂圣主之明。余谓言语固然,即公牍亦何不然?昔人有详文用"毫无疑义"四字,致被驳诘往返,改"毫"字为"似"字乃已。然所费已不赀,时人谓为"一字千金"也。因思同治丁卯,余权南汇县时,先与本道应敏斋方伯议掩埋暴露事,方举行,而抚藩檄下饬办,余遂躬历城乡远近,督率董保经理。阅时三月,共劝葬及代葬四万二百余棺,境内塼灰为之一空,然尚有一万余具,或以子孙在外,或因方位不利,不能尽葬,须待来年者。因据实具覆抚藩。同时有一县,仅掩埋一千七百棺,遂以境内悉数葬尽具报。嗣奉某方伯通饬,以葬一千七百棺者为办理认真,记以大功;而余则以尚有一万余棺未葬,被申饬焉。彼时幕友原铺张其词,以"掩埋净尽"具稿,余谓:"若是,则下一年不复举办,此万余柩终暴露矣。"事后,乃信公事不可不作欺饰之语。时上海经应方伯捐赀数千金,葬至五万余具,然亦不能葬尽。故是役也,上、南二县葬数最多而皆无功;彼一县之得奖厉者,是能说话之类也。

海中异物

同治丙寅,余总办江苏海运事。三月中,乘天平轮船赴津门,于黑水洋忽见海中涌起一山,高数十丈,俄顷即没。舟人曰:"此大鱼也。"后摄南汇,见《县志》载,国初时,有大鱼过海口,其高如山,蠕蠕而行,阅七昼夜始尽,终未见其首尾。辛未,修刊《上海县志》,见一条云:"明嘉靖年间,有一大鹿浮海而上,县官率众掉船击杀之。称之,重五百余斤。"

前定数

天下事不外乎"数",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也。余生平三事,事后思之,真若有"数"存乎其间。一是道光癸卯七月,在杭乡试,得都中来信云,余候铨之

训导已将到班，嘱将三代履历寄都注册，便可选到，云云。时同门友陈星垞方任金华县教谕，往咨其履历开式，星垞为草一单见付，并笑曰："现在本学训导朱君欣甫方拟终养，子其得此缺乎？"因指座间金华二生，调之云："此皆门下士矣。"乃十月中，都门又来信，谓前单舛错，不能注选，否则，九月分已选义乌矣。乃更正再寄，至十二月，朱君丁内艰，余竟选金华县训导。使尔时星垞之单不误，则早选义乌矣，何金华之有？一是庚戌之秋，余以初次俸满，保荐到省。遇海宁训导钱君警石及富阳训导吴君雪樵。警石戏余曰："子此番保荐，必升富阳教谕。"余问其故，警石曰："子可询雪樵。"雪樵乃言："是县最贫，不特修羊甚瘠，且衙署临江，每年水涨时，堂阶俱满，须登楼栖止。宦此者，无不苦之。"余曰："何所见而必得富阳耶？"比方伯验看，不列荐牍，余谓警石曰："今不保荐，不升富阳矣。"警石又曰："子将来不保荐则已，保荐必仍升富阳。"彼此一笑而散。越十年，俸满再保，竟升富阳县教谕。一是壬寅之冬，就长白联莲舫大令奎之聘，馆于南汇者二年，后因选金华校官，辞去。县人盛可圃赞府、鞠湘帆茂才，送别河干，订后会之期，余漫应曰："俟作宰此邦，乃来耳。"皆大笑别去。至同治四年，余以左爵相荐举人才，奉命以直牧发江苏补用。丁卯奉檄摄篆南汇，盛、鞠二君均复健在，郊迎话旧，欢若平生。今因作《鹤砂重到图》，以纪其事，并题二绝句云："雪鸿艳说旧因缘，往迹重寻转惘然。不信谰言成谶语，回头二十五年前。""人民城郭是耶非？在我真同化鹤归。昔日借乘今五马，勉将清白继前徽。"一时和者如云，至今邑人传为佳话。此二君及余皆一时漫言耳，而应验若此，是非前定数耶？

为善之报

为善不必求报，而报施之理往往不爽。福州廖封翁少时为郡吏，嘉庆年间，海寇朱渥投诚，得沿海居民通海册，不下数百家，廖谓："寇既降矣，则若辈亦不必究。"举而投诸火。俄官吏有按册诛求意，索之无有，遂已。五子均登甲第膴仕，最幼者为钰夫先生鸿荃，榜眼及第，官至尚书。廖年八十余，殁时，异香满室。常州吕笠湖太守志恒官闽时，臬使延之署中办案，闽省海禁甚严，凡以谷粟出洋者均死。漳、泉二府贫人多以番薯为粮，俗呼为地瓜，故以地瓜出洋者，准谷米例，亦死，每年所杀甚夥。其实盗餍粱肉，固不屑食地瓜也。吕于地瓜下加一"饼"字，咨部，谓饼饵之属较谷米有间，请予减等。部议从之。自是全活无算。吕年五十余尚无嗣息，后遂连举丈夫子二人。夫廖与吕，其初不过一不忍人之心耳，未尝图报也，而报之彰彰如是。作善降祥，岂不信哉！

好善乐施之法

宁都谢渭公性慷慨，家素饶，每约己利人，而不欲人知之。荒年则谷减其价，而增其斛。有士人贫且病，而岁复窘之，几于袁安之僵卧，渭公欲苏其困，而嫌于无名。稔其家多花，乃拉从弟某载酒共往观之，招主人剧饮尽欢。徐出白金十两，市兰数盎以归。花之值无几，而渭公于是物又非素所好，阴以行其周急之意，而阳复予以可受之名。其诚心曲术，可谓忠厚之至矣。记之，以为好善乐施者法。

说　梦

《周礼》有占梦之官，吉梦、噩梦，所占不一。惜其术今不传矣。余就枕即梦，一夜之中梦数数作，毫无征应。先大夫则终年无梦，偶作一梦，其验如响。此不可以理解者。咸丰丙辰，先室闻淑人在金华病殁，先大夫忽梦见先妣太夫人，因告之曰："若亦知媳妇死乎？"太夫人答曰："此是伊之福气。"既醒，谓余曰："尔妇死，尔母谓为福气，吾恐兵祸之将及浙也。"越一年，贼遂犯金华；又两年，全浙沦陷，室家流离颠沛，死者九人，皆草草殡殓，不能成礼。淑人之先死，真是福气矣。然此梦固不待占验而知也。江西谢向亭先生阶树，嘉庆己巳榜眼，尝督湖南学政。方乡举时，贫甚，无力入都。时是同乡程君为贵州按察使，因诣之谋馆；而程君之西席为贵州某孝廉，本无意计偕者，忽梦见人送"榜眼及第"匾至馆中，孝廉心喜，以为应必在己。遂辞程君，进京会试，程君因延谢填其馆缺。孝廉会试失意而归，以为妖梦所误，不再作春明之梦矣。谢权馆一年，积有修金，次年适遇恩科，亦遂入京，榜发中式。谢书法本佳，殿试阅卷大臣取其卷入进呈十本中，次在第五。时江西戴莲士相国久耳谢名，谓同乡与阅卷者曰："本科江西有佳卷乎？"曰："有次第五者，当是江西谢某卷。"相国笑曰："江西自某后二十年矣，竟无大魁者，可叹可叹！"盖相国固以状元及第者也。诸大臣闻言心悟，遂相约次第重检其卷，一人指谢卷曰："此卷书法甚佳。"提上一名；一人又曰："此卷书法甚佳。"又提上一名，如此数四，遂次谢卷第二。最后某大臣至，一人以言挑之，谓："第二书法甚佳，似可提起。"某大臣不喻其意，笑谓："书法果佳，但在第二亦不为低。"依次进呈，谢遂以榜眼及第矣。夫一榜眼，某孝廉因其梦侥幸之而不能；戴相国示意欲提拔之亦不得，此固有命存乎其间也。然某孝廉之梦，又当如何占验而后能知也？使此时而有占梦之官，必有是说。

栗恭勤公为河神

山西栗恭勤公毓美，由拔贡知县，官至太子太保、东河总督，为治河名臣。知县事时，善决狱，尝言："谳狱宜旁敲侧击，使之不得不供吐实情；再察其神色，度以人情物理，自然判断平允。若徒事刑求，或将紧要供情，先出自问官口中，即案无枉纵，亦难信于心矣。"曾至滑县查灾，闻民间习教者多，而匪徒复乘荒肆掠，料其必将滋事，劝知县强公克捷严密防范，并往白太守，太守不以为然。未几，滑县界果乱，克捷死之，沿及畿辅，天下震惊，人乃服公之先见。其治河也，创造砖工议，谓柳苇秸科，备防不过二三年，归于朽腐，实为虚费

钱粮。购储碎石,不但路远价昂,而滩面串沟阻隔,船运亦属不易;且石性滑,入水易于滚转,仍不免引溜刷深。砖性涩,与土胶粘,抛坝卸成坦坡,即能挑远溜势。每方砖价不过六两,而石价则一方自八九两至十二三两不等。方价既多少悬殊,而碎石大小不一,堆垛半属空虚,砖则以一千块为一方,平铺计数,堆垛结实。并将与砖较量轻重,石每方重五六千斤,砖每方重九千斤。一方碎石之价,可购两方之砖,而抛一方之砖,又可抵两石之用,经费尤多节省。于是破除浮议,不辞劳怨,决计行之。天子深是其言,谕地方大吏无掣其肘。公遂连岁奏绩,叠邀优叙。年六十三岁,卒于河防工次。上闻震悼,恤典綦厚,河南人如丧考妣,即生祠处处祀之。公殁之明年,河决开封,各官昼夜堵筑。当合龙之际,河工忽来一蛇,众欢迎之。盖河将合龙,河神必化蛇至,有黄大王、朱大王、齐大王等神,老于河工见蛇之色,而知为某某,当称其号,以金盘迓之,蛇即跃入,以河督肩舆迎之庙中,祭赛数日,俟龙合,蛇乃不见。是役也,蛇作灰色,非向所见者,历祝以"某某大王",均不为动,众人大惑。巡抚牛公鉴闻之,至河滨,一见咤曰:"是栗大人耶!"蛇遂跃入盘中。越日下埽,平安蒇事。众问巡抚曰:"何以识为栗公耶?"曰:"栗公项下有白颠风,周围似玉,我见此蛇颈有白圈,疑是渠化身,呼之而应。渠真作河神矣!"于是奏请,以公列入河神祀典。公六岁就外傅,对句辄惊塾师;九岁学为文,落笔洒洒如宿构。同县某翁相攸得之,招至家,令与子读,同室卧起者数年。一夕,盗杀翁子,室扃如故,无迹可寻。众疑公,公无以自明,官亦不能为之明,已论抵矣。女另醮同里富人王某,婚数日,王醉告女曰:"吾慕汝色,以重资募剑客,本欲杀栗,不意误中汝弟也。"女闻之,殊自若。翌日归甯,则迳入县署号呼,官提王究,不能置辨,乃收王而出公于狱。女见公,泣语之曰:"吾所以忍为此者,以弟之仇、君之怨,非吾不能雪也。今已白矣,身既他适,不能复事君,亦再无归王理,计惟一死耳!"遂对公自刎死。合邑皆惊其节烈。公感其义,通显后,终身不置正室。

五星聚奎

咸丰十一年辛酉八月朔旦,五星聚奎,推七政:日、月、土、木、水、火,俱躔张度,在巳宫;金星则躔轸,在辰宫。是月正值今上登极,赞襄王大臣遂定明年纪元之号为"祺祥"。未几,三王及肃相得罪,两宫皇太后临朝,乃改明年为"同治元年",仰见圣朝不侈符瑞之至意。自是,僭乱以次削平,郅治之隆,同乎开国,中兴事业,振古铄今,斯实昊穹眷顾,预示休征也。考宋太祖即位之年,亦五星聚奎,从此天下太平,启三百载文明之运。天人相应,国家万年有道之基,肇于此矣。

神灵荡寇

同治癸亥正月,粤逆李世贤踞金华府城已二年矣。时蒋方伯益沣〔澧〕方统师攻克汤溪县,将移兵向金华。尚未起行,贼忽于夜间见四山皆火光照耀,杀声震地,以为大兵百道并进,大骇,遽开城逃窜。次日,方伯师至,不费一矢,收复郡城,人皆称为神助。然自粤逆倡乱以来,历观各省奏报,称神灵翊佑,请赐封号及匾额者,不一而足。仰见天之助顺,百神效命,具征国家之无疆大历服矣。因记先大夫尝言,嘉庆五年,阮文达相国抚浙时,神风荡寇一事,尤为奇异,用并识之。先是,乾隆末年,安南国内乱,有伦利贵者,安南之总兵也,以战功封侯爵,本系海贼出身,故以巡海为名,私结闽盗,来浙劫掠,国王不知也。其船巨炮巨,船外蔽以牛皮网索,使我炮弹不能入,号安南艇。横海上者五六年,往来浙、闽濒海地方,缚人妻女,系人父兄,以要人货,不如约,则剖心脔肉,惨不可言。盖祸较明之倭寇为尤烈。四年,文达莅浙抚任,尝遣吏探之,贼饮之酒,指艇大言曰:"吾驾大舶,赍十月粮,炮重数千斤,来收税耳。尔大吏宜自计,非我敌也。"当是时,权众寡强弱之势,浙师实不足以歼贼,文达乃以贼情下询诸官弁及士庶人,采李巽占之言,严保甲,以绝盗粮;用周凤鸣之策,灭土寇,以断贼路;听王鸣珂之计,合防御攻击,以蹙匪势。而以造巨船、铸巨炮为首务;严号令,警废弛,明赏罚。期年而剿贼之具成,贼情已窘。遂击之于三盘、大陈、石塘、鲎壳等处,皆有斩获。五年六月,文达亲督师至台州,定海镇李、黄岩镇岳、温州镇胡皆会。安南艇匪适连艅进踞龙王堂、松门之下,艇船环于松门山,计将扑岸。月之癸酉,文达檄李镇之师赴海门攻贼,复令胡镇自楚门出,与两镇会于金清。是日,日甫没,风大起,且雨。甲戌之夜,风势更甚。乙亥,文达遣使探两镇所在,水阻不得达。丙子,有弁凫水至,言是夕风雨狂烈,独注龙王堂,雨中有火爇人,贼艇撞击皆破碎。李镇船在海门,为风水所举,绁于岸木,乃无恙。两镇兵船亦多损坏。胡镇师在黄华关,风不之及,完好如故。是时,贼奔窜海山,我陆路兵乃由松门涉石塘剿贼。贼乘破舟,犹以炮拒,皆就获。有一艇未坏者,贼数百争乘之,亦沉没。其登岸攘食者,皆为我兵所擒。前后俘馘八百余贼,淹毙贼约四五千人。狱不足禁,栈郡厅以拘之。磔伪进禄侯伦利贵于市,其余首从,各论如律。艇贼尽平。事闻,仁宗以为诚感神应,敕建天后宫、龙王庙于松门。是役也,文达之布置已周,贼固不难破灭;然非神风助顺,断不能一夕而悉数歼夷。观于蔡牵之平,至嘉庆十四年。则是举不归功于神助不可矣。

江苏督抚请减苏松太浮粮疏

吴中赋额之重,为天下最。自明迄今,积困数百年。国初,巡抚如韩世琦、马祐、慕天颜、汤斌,科道如吴正治、施维翰、孟雄飞、严沆、任辰旦,皆尝特疏请减,格于廷议,不果行。近岁以来,益不支,而漕弊因之。官与豪猾相持,益畸轻重,而良民独受厄,顾事属重大。且自道光至咸丰二十余年,军事日棘,帑藏空虚,中外诸臣无敢发言者。同治二年,相国合肥李公鸿章巡抚

江苏，驻师沪上。时苏、常尚为贼踞，公目睹吴民流离困苦状，博访周谘，谓："宜及此时乞恩，乃可以维系人心，滋培元气，而挽回大局。"遂与督臣曾侯上疏，请减苏松太浮粮。公自属疏草，剀切详明，洋洋数千言，盈廷读之，皆为动色。天子仁圣，俞公所请。会大理卿潘祖荫、御史丁寿昌相继上陈，并及浙江之杭、嘉、湖三府。上乃特宣减赋恩诏，而以各疏下所司户部议，苏、松、太减三之一，常、镇减十之一，杭、嘉、湖三府如之。奉旨："如议。"诏下，江、浙百姓欢声雷动，五百年民困一旦以苏。自是奠定三吴，肃清两浙，兵燹残黎得以休养生息，含铺鼓腹者，李公之力也。主圣臣贤，千载一会；然是疏，闾阎不经见，今备录之，俾后之言田赋者有所考焉。公疏曰：

"窃惟《大学》理财之道，于天下必曰平。《周官》土均掌土地之征，必曰均。《禹贡》九等，太宰九赋，不外平均。今天下不平不均者，莫如苏、松、太浮赋。上溯之，则比元多三倍，比宋多七倍。旁证之，则比毗连之常州多三倍，比同省之镇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更多一二十倍不等。以肥硗而论，则江苏一熟，不若湖广、江西之再熟。以宽窄而论，则二百四十步为亩，有绌无赢，不如他省或以三百六十步、五百四十步为亩。而赋额独重，则由于沿袭前代官田租额也。夫官田，亦未尝无例矣，伏查《户律》：官田起科，每亩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亩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亩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每亩一斗二升。是官田亦有通额也独江苏则不然，考宋绍熙中，朱子行经界法，吴粮每亩五升耳。厥后籍韩侂胄等庄为官田，又贾似道广买公田，元代续加官田，明祖平张士诚，又复入诸豪族田，皆据租籍收粮。宣德中，巡抚周忱、知府况钟奏减苏、松粮百万石，疏中称苏府秋粮二百七十余万石，内民粮止十五万余石，余皆官粮，二者并未合并，官粮自七斗六升，民粮自五升。嘉靖中，令各州县尽括境内官、民田裒益之，分摊定额，长洲县官田最多，故额最重；他郡县，官田递轻，今长洲等县每亩科平米三斗七升以次不等，折实粳米，多者几及二斗，少者一斗五六升，远过乎《律》载官田之数。此苏、松、太重赋之源流也。自明以来，行五百年不改，而其中升降盈缩，则因时而异。《苏州府志》称：明臣周忱奏令输布一匹，准米一石；输银一两，准米四石。又称课吏以催科，六七分为上考，终明之世，无征至八九分者。国朝康熙十三年，前抚臣慕天颜疏有曰：'无一官曾经征足，无一县可以全完，无一岁偶能及额。'雍正中，奏准江苏漕米折征每石银一两。其时银价每两易钱七八百文。以此观之，前明及国初，赋额虽重，大都连欠准折，有名无实而已。嗣是承平百余年，海内殷富，为旷古所未有，江苏尤东南大都会，万商百货，骈阗充溢，甲于寰区。当是时，虽担负之夫、蔬果之佣，亦得以转移职事，分其余润，无论自种、佃种，皆以余力业田，不关仰给之需，遂无不完之赋。故乾隆中年以后，办全漕者数十年，无他，民富故也。惟是末富非本富，易盛亦易衰。至道光癸未大水，元气顿耗，商利减而农利从之，于是民渐自富而之贫，然犹勉强支吾者十年。迨癸巳大水而后始无岁不荒，无县不缓，以国家蠲缓旷典，遂为年例。夫癸巳以前，一二十年而一歉；癸巳以后，则无年不歉。且邻境不歉，而苏、松、太独歉。此何理也？谓州县捏灾？此三十年中，督抚、司道更数十人之多，岂无一二不肯党同欺妄之人？而且圣主不加斥，户部不加驳，科道不加纠，此又何理也？诚以赋重民穷，有不能支持之势。部臣职在守法，自宜一切不问，坚持不减之名；疆臣识在安民，实因万不得已，为此暗减之术。始行之者，为前督臣陶澍，前抚臣林则徐，皆一代名臣。揣其意，殆谓减额则永不能加，灾缓则后不为例。原冀民气渐苏，无难复初，初不意年复一年，且年甚一年，而不可返也。臣窃维前办全漕之时，间遇水旱，办成灾者一，办带征者九。带征后依然全漕，故以年计为减成，以十年计，非真减成也。今则年年办灾，永无带征之日，乃真减成也。又官垫民欠一款，道光之初，数仅分厘；癸巳以后，驯至一二成。夫所谓垫者，岂州县之果能垫哉？不过移杂垫正，移缓垫急，移新垫旧，移银垫米，以官中之钱完官中之粮，将来或额免，或摊赔，同归无著，犹之未完也。故历年粮册必除去垫欠虚数，方得征收实数，以此数，民固未尝完也。伏查苏属全漕一百六十万 历后积渐减省，盖自道光中年始，于今三十年矣。《礼》曰：'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言综乎三十年之大，凡斯以后可知也。今试以道光十一年起，至咸丰十年止，三十年中，连分数计之，辛卯以后十年，共数一千三百余万，除官垫民欠，得正额之七八成；辛丑以后十年，共数九百余万，除官垫民欠，得正额之五六成；咸丰辛亥以后十年，共数七百余万，除官垫民欠，得正额之四成而已。自粤逆窜陷苏、常，焚烧杀掠之惨，远接宋建炎四年庚戌金兀术故事，盖七百有三十年，无此大劫。臣鸿章亲历新复各州县，向时著名市镇，全成焦土，孔道左右，蹂躏尤甚。又各贼不能相统，此贼所踞，难免彼贼劫掠，故贼境即不与官兵交界，亦皆连阡累陌，一片荆榛。凡田一年不耕，便为荒田，今已三年矣，各厅县册报抛荒者，居三分之二，虽穷乡僻壤，亦复人烟寥落，间于颓垣断井之旁，遇有居民，无不鹄面鸠形，奄奄待毙。伤心惨目之状，实非郑侠《流民图》可比。已复之松、太如此，未复之苏、常可知。而欲责以重赋，责以数倍他处之重赋，向来暴敛横征之吏，所谓敲骨吸髓者至此，而亦无骨可敲、无髓可吸！斯即据情吁请，全行蠲免四、五年，在皇上如天之心，必蒙俞允。惟是天庾正供，停运三年，军糈浩繁，度支仰屋，其何

以济？臣等所不敢出此也。又荒田召种，有顺治年间各省屯田之例可援，然垦熟既远，升科更迟，现报荒田三分之二，已荒者议蠲，未荒者议减，将所存仅此一二成，亦臣等所不敢出此者也。至于办灾例案，自七八成而五六成，而四成，咸丰三年，闻警抛荒仅止三成。若稍存苟且弥缝之见，援抛荒之案，减而又减，约得二三成，非不可以塞责；但前督、抚臣之所以为此者，尚或冀其复旧，今则明知无望，而狃于积习，不以直陈，是全无为国之心，徒有罔上之咎。又臣等所不敢出此也。臣等细核历年粮数，咸丰十年中，百万以上者仅一年，八十万以上者六年，而皆有官垫民欠十余万在其中，是最多之年，民完实数不过九十万。成案如是，民力如是。积弊之后，大难之余，催科一事棘手尤倍。臣等蒿目艰难，悉心筹画，上体宵旰忧民之切，下维军国待用之殷，于万难偏重之中，求两不相妨之道，似宜用'以与为取，以损为益'之一法，比较历来征收各数，酌近十年之通，改定赋额，不许挪垫，于虚额则大减，于实征则无减，穷变通久，于此时为正办。或者谓：据此定额，未免过少。不知减余之数，仍通省莫重之数，尚非宋、元旧额，不得谓少；且不自今日始也，咸丰十年以前，历年如是，未尝于历年国用有减也。彼时兵革未兴，生聚未改，田园庐舍未损，非犹是完善之江苏乎？夫完善之江苏，仅有此数，则残破之江苏，不应仍有此数？今臣等于残破之余，请照完善之时定额，且不援近年最少之数，不假借、垫、欠虚数，诚不敢谓必有把握。若仍执久置不用之虚额，衡量多寡，欲求转逾乎完善之时，皇上圣明洞鉴，有是事乎？有是理乎？事、理所必无，即刑法所必穷，恐贤如刘晏、李巽，不贤如裴延龄、李实，亦且束手无策矣。又或者谓：数既犹是，何不仍夫旧贯，尚有冀于将来？不知乾、嘉之江苏，实千载一逢之盛会，不可为例。窃谓自兹以往，如天之福，东南无事，休养生息，二三十年冀可复咸丰及道光末年之江苏；更二三十年，冀可复道光中年之江苏；而悬此虚额数十年以待之，无论无此政体，恐异日之利未必能复，目前之害已不可支。盖臣等今日之办，所谓'以与为取，以损为益'者，方将借减赋之名，为足赋之实，所以能照完善之时定额者，其机括全在'减赋'二字之中也。何以言之？办灾办缓，权在胥役，防弊虽有百法，舞弊奚啻千端！止此地产，不减赋之弊，在多一分虚数，即多一分浮费；减额之用，在少一分中饱，即多一分上供。减额既定，胥吏无权，民间既沾实惠，公家亦有实济，是为转移之善术，一也。吴民死亡之外，大半散之四方，故乡赋重，望而生畏，寻常蠲缓，不足去重赋之名，招之不来，荒田愈久愈多，何法以治之？惟闻减赋之令，必当争先复业，是为劳来之善术，一也。往者诸城被陷，官吏一空，乡团抵死拒敌，锣声所达，万众争先，小股贼匪见辄却走。以三首县言之，洞庭、香山、金市，各相持至七、八月之久，固由朝廷恩泽之至深，亦征愚贱天良之未泯。此时减赋令下，彼见皇上于经费匮乏之时，尚有此度越寻常之举，有不感生望外、踊跃输将者乎？是又激劝之善术，一也。臣等所谓'以与为取，以损为益'者，此也。现在苏郡尚陷贼中，闻各乡多为暗团之约，待时而动，以应官兵。即如常熟反正乡民毁贼卡、杀贼目者，十余处。昆山克复，沿湖居民截杀窜贼无数，是其明证。一闻减赋之令，必当感激涕零，望风增气，他日军麾所指，弩矢之驱更奋，壶浆之意益诚，又未始非固结招徕之一法。臣等伏查顺治八年三月奉上谕：'凡故明仇怨地方，或一处加粮甚重，我朝并无仇怨，何可踵行？此等情由，详察具奏。'钦此。于是江西瑞、袁等府，明初因陈友谅，加粮倍重，布政使庄应曾〔会〕奏复旧额。苏、松独未及上。又雍正三年三月十九日，怡亲王奏请酌减苏、松浮粮，奉旨：'苏、松之浮粮，当日部臣从未陈奏。常廑皇考圣怀，屡欲施恩议减。今怡亲王等悉心筹画，斟酌奏请，朕体皇考爱民宽赋之盛心，准将苏州府额征银蠲免三十万两，松江府十五万两。'钦此。又乾隆二年，奉上谕：'江省粮额尚有浮多之处，著再恩免征银二十万两。'钦此。部文照雍正三年例办理。仰惟列祖列宗，当东南全盛之时，犹复轸念民依如此其深且厚，况今日之兵燹孑遗，流离琐尾，至于此极也乎！漕粮为惟正之供，而苏、松独曰'浮粮'，曰'浮赋'，见诸列圣谕旨及郡县志书，不以为嫌，是知实有浮多应减之处，留以待我皇太后、皇上行之者也。惟有吁恳圣慈鉴察，特沛殊恩，俯准减定苏、松、太三属粮额，由臣等督饬司道设局，分别查明各州县情形，以咸丰中较多之七年为准，折衷定数，总期与旧额本轻，无庸议减之常、镇二属，通融核计，仍得每年起运交仓漕白正耗米一百万石以下、九十万石以上，著为定额。即以此后开征之年为始，永远遵行，不准更有垫完民欠名目。似此核实办理，不特酌十年、二十年之通，相较固无所绌，即酌三十年之通，相去亦不甚远。至官垫民欠，本属弊政，新复之地，百款皆空，无可垫而欲其垫，弊更百出，宜永远禁止。嗣后非大旱、大水实在荒歉者，不准捏灾，著为令。伏愿皇太后、皇上俯念苏、松各属为十八省未有之重赋，非他处被陷州县可比；又为七百年未有之大难，非历年被歉例案可比，去无益之虚额，求有着之实征，下延仪万垂尽之生，上继累朝未竟之志，民生幸甚！固计幸甚！"

仲子崔为父报仇

《家语》言子路死辄难，而《左传》、《史记》谓死孔悝之难，虽所纪不同，其忠义之气炳千古矣。惟子路之子名子崔为父报仇事，诸书佚不传。考《南史孝义传》，师

觉授撰《孝子传》八卷,《太平御览》两引之,云:"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子路仕卫赴蒯聩之乱,卫人于黡《左传》作孟黡。杀之。子崔既长,欲报父仇,黡知之,曰:'夫君子不掩人之不备,须后日于城西决战。'其日,黡持蒲弓、木戟,与子崔战而死。"(见第三百五十二条。)又云:"初,子路仕卫赴蒯聩之乱,卫人狐黡时守门,杀子路。子崔既长,告孔子欲报父仇,夫子曰:'行矣。'子崔即行。黡知之,于城西决战。黡持蒲弓、木戟而死。"(见第四百八十二条)。今觉授之书久不传,而此两引,可以互证,足见忠臣之后复有孝子,可为圣门生色,亦大快人心也。

孝　媳

任邱边雪坡大令厚庆尝言,伊邻村妇有走无常者,一日晨起,告人曰:"吾今退役矣。昨夜奉票赴前村摄傅家妪,见其寡媳独守病榻,泪下如雨,屡跪灶神前喃喃絮祷,愿减寿十年,以益姑算。吾牵妪之魂,将欲出门,媳一哭仆地,其魂自顶门跃出,张手来夺,高不过尺余,而气力绝大,几为所仆。因告以奉票传人,事非得已。媳魂哀哭不放,吾睹其情状可怜,不忍再促,回禀城隍神,神亦为之太息,谓:'此媳纯孝,我据情代求冥王,当蒙怜恤,或可挽回。'又谓:'汝存心尚好,此后亦不必充役矣。'"当遣人至前村探视傅妪,果已复苏。越七、八年,尚康强无恙。有人叩其媳魂出事,答言:"仆地时一无所知,但觉心窝如刺一锥耳。"此所谓孝弟之至,通于神明。雪坡为人极笃实,居官有惠政,当非謷謷言。

文昌为淫祀

今文昌之祀遍天下矣,隆重几与文庙等。然或谓为星辰,或指为人神,究莫能明也。侯官郑桐侯大令廷圭摄金华县时,与余同祭文昌,谓余曰:"文昌在康熙、雍正时,曾奉部文以为淫祀禁止,盖由漳浦蔡文恭公新之封翁部控所致也。初,闽人多祀文昌神,不过另设庙貌耳。时漳浦有绅士乃建阁于学宫而祀之,蔡封翁止之不得,遂控于官府,皆不胜,忿而控部,部议以文昌之神不见经传,诚为淫祀,行文禁止。其案牍大令曾亲见之。然文恭公乃登甲科,位宰相,为理学名臣。余考文昌之列入祀典,则自嘉庆六年始,当时,盖礼臣偶未之考也。又按《明史》,宏治时,亦有折毁文昌庙之令。然宋人吴自牧《梦粱录》载:"梓潼帝君庙在吴山承天观,此蜀中神,专掌注禄籍,凡四方士子求名赴选者,悉祷之。封王爵曰惠文忠武孝德仁圣王。王之父母,及妃,及弟,若子,若孙,若妇,若女,俱褒赐显爵美号,建嘉庆楼奉香灯。"云云。是文昌之祀亦匪今斯今矣。

孟子之子

余尝见《孟氏谱》,孟仲子名睾,孟子之子也。《公孙子》内有"孟仲子问"云云,盖曾师事丑耳。赵氏注以为孟子之从昆弟,朱之采之,误矣。

海甯陈氏安澜园

道光戊子,余年十七岁,应戊子乡试,顺道往海甯观潮,并游庙宫及吾家安澜园。时久不南巡,只十二楼新葺,此外台榭颇多倾圮,而树石苍秀奇古,池荷万柄,香气盈溢,梅花大者,夭矫轮囷,参天蔽日。高宗皇帝诗所谓"园以梅称绝"者是也。厅事中设御座。相传数年前,有一狂生,被酒踞座而遗,忽见一金甲神捽之扑地,头额破损　扶归,大病几死。五十年来之虚位,尚有神物呵护,仰见皇灵之远。同治癸酉重游是园,已四十六载矣。经粤贼之乱,尺木不存,梅亦根拨俱尽,蔓草荒烟,一望无际,殊有黍离之感。断壁上犹见袁简斋先生所题诗一绝云:"百亩池塘十亩花,擎天老树绿槎枒。调羹梅亦如松古,想见三朝宰相家。"以后则墙亦倾颓,不能辨识矣。时大府方重修庙宫,以祀海神,奏明动帑六万,不日当可焕然一新。而斯园则零落,与绿野、平泉同其湮没,深可慨也!

卷　七

梦王十朋

上海余见韦文荣晚年登第,梦王十朋以侍生帖来谒。时年已老,私念岂能鼎甲乎?后列三甲,除县令。又梦十朋以治生帖来拜,不解其故。嗣选乐清,始悟前梦。至县,遂修其墓,访其子孙,又梦十朋来谢。未几,猎人以虎皮送,云是十朋墓所获也。

开吴淞江

同治十年冬,大府奏开吴淞江,合昆山、新阳、宝山、嘉定、华亭、娄县、南汇、川沙、青浦、上海九县一厅之民以赴役。余时摄上海县事。江之浚,起于青浦,讫于上海,共一万一千余丈。而江之在上境者十之七,故上海承派之工居十之四,彼八县一厅仅得工十之六耳。上海图止二百十有四,田止六十八万余亩,而承此大工,民力困甚。然自同治二年起已如此派法,不能不照章办理。于是按图分段,按亩出夫,抢攘一月有余,自十年十二月起,至十一年正月初旬,民夫始陆续赴工兴挑。遇雨即停止,雨止则戽水,水尽再挑,再雨再戽;春日多雨,戽水不胜其惫。且一遇天雨,夫即散归,雨止后或来或不来,又须催提。盖夫在本境近,归家易,不若他县长募之夫距家远,不能归,可坐守也。他县分地少,夫常集,雨止晴挑,势常逸,故见功易。上海分地多,夫易散,雨止而晴,不能即挑,势常劳,故见功难。然同事一江,他县竣工,而上海不能不随之竣,则追呼不可少缓也。他县地少,皆并于一局,而呼应灵;且其财汇于一局,而用度便。上海地多,图自为局,二百十四图则二百十四局,意见不能无扞格,即指臂已不能自如;又往往有此图之资已罄,或归取,或商借,纷纷扰扰,不能归一,则约束不可不严也。余自正月初即赴工

督办，诱掖奖劝、督责，唇焦舌敝，历一百余日，居然不误工，且先他县完工；工程之宽深如式，甲于他县。历荷大府褒嘉，虽由董事之经理得宜、小民之赴工趋事，此其中殆有天幸焉。图董中有文生张春沂者，年八十六岁，精力如少壮，从事四阅月，急公踊跃，未尝告劳，且为他图排解一切，绛县老人，不足多矣。大工既蒇，余因上海受工太钜，民力不胜，历陈本邑凋敝情形，详请大府：以后开浚之役，永远减去二成。已荷批准立案。余去任后，闻图民已将宪批及余详文刊石垂永久，庶几民困少苏，余亦藉告无罪于吾民耳。先是，雍正六年，家文勤相国奉世宗之命督开吴淞江时，松江府知府周公中鋐勤其官而水死，优旨赠太仆寺卿，遗民感德，私祀之，屡著灵爽。道光七年，巡抚陶文毅公重浚此江，以公阴佑奏，奉特旨立庙江干，春秋致祭。方事之殷也，余以公与先相国当日有共事之雅，虔祷公祠。半年之中，聚民夫数万人于河上，风尘不惊，疾疫不作，工程克期，是非神助曷克臻此！故于竣事后，上一联于神祠曰：“百四十年旧迹重开，念先人，谊切同舟，数典敢忘其祖？万一千丈钜工告蒇，庆此日，江流顺轨，惟公所存者神。”以志神贶云。

开河有铁沙，有陷沙，又曰滟沙。铁沙不过费力，开一层，即深一层。陷沙则今日挑去若干尺，明日又涨出若干尺，工费最重。法当多集人夫，一日挑竣，放水压之，乃可不涨，而挑至深处，一日又不能竣工，则须有烈日晒之亦可，此外更无别法。又有烂泥，亦非易挑者，挑遇泉眼，水涌溢喷出，一昔可以满河。法以木桶围之，而挑其旁，则不致横溢，而水亦随旁落。更有鼋窟之处，则水不能戽乾。是役也，遇有二窟，一在太仆庙上里许，戽水一日，鼋自徙去，岸上见其足迹，次日遂涸。一在太仆庙下四、五里，其窟最大，集人夫数百戽之，一日仅去水尺许，一昔如故，内中有老鼋探首出窥，颈大如瓮，复有大红鲤鱼，长八、九尺，游泳其中，戽数日，人力穷而工不竟，乃筑防环其窟，而于其外施工焉。从来筑城、筑堤，但以土方计工，而开河则必兼水方。如此次浚江，先筑坝戽水，水尽乃施挑工。每三十丈置一车，以备戽水，殊不知开挑既深，先则需二车相接，继则三车相接，终则四车相接，四车不过抵一车之用，而人夫倍蓰矣。况三十丈之长，一车断不敷用，则不能不添车，此即图赔矣。初开不过去地一丈，二人一日可得土一方，受值裕如。至一丈五尺，四人竟日仅得土一方，而水已横溢四出，又别需人运水，其运水需榛，需坝，乃得运土。运土定例，又须出土于十丈之外，而运者由下而上，往返计二百三四十步，人益劳，既深至二丈，则四人竟日尚不得土一方，而所定土方之值不能增。总局始事所计，但及土方之工，既束于成数，欲稍为变通，则土未及半，帑银已竭，不能不听各图之自为筹画，此又图赔矣。图安能赔？不过按田贴费而已。故上海素有“开河田还债”之谣，此等情形，余均沥陈于应敏斋方伯之前，方伯闻之，亦深怆恻，故减派一详得以邀准。计是役，民间贴费不下五万，勤而克集，余所贴仅千金，而百姓顾颂余不置，良足愧也。因详记之，俾后来有所考焉。

开河之先，必须两头将坝筑住，而后可以戽水。筑坝前一日，当事者先行祭坝，而后施工。祭过之后，虽河面数十丈之广，河身数十里之长，戽水之时一鳞不获矣。若仍有鱼，则坝必坍塌。余在南汇开吕家浜，上海开吴淞江，皆是如是。谓非有神司之，可乎？

劫 运

咸丰辛酉之冬，诸暨包立生初与贼拒时，贼屡以万众环攻之，立生率村众出战辄得大捷，每一阵，必斩刈千百，贼多束手就戮者。因相传立生有异术，得仙灵护佑。及壬戌之夏，一败涂地。初无神奇，人多不解其故。因忆家梅亭方伯尝言，嘉庆初年，三省教匪作乱之际，方伯时为县佐，解饷银数万赴大营，中途猝与贼遇。望见前山有一营官军驻扎，急走依之，未及里许，贼已蓦至，乃推饷车入深草中潜匿，己及人夫皆伏于车畔。贼大队从旁吹唇而过，竟不之睹。以为山前必决斗矣，乃从草间遥望之，但见贼至营内，官军并不接仗，皆延颈就戮，贼遂烧营而去。始相庆幸，不走入营盘得免死。然官军所以不斗之故，卒不能知。比教匪破败时，官军数十人追贼，可以斩杀数百千人，无一人扞格者，乃悟劫运使然，前后皆是气之所慑。立生之胜败亦此类也。

冥王用通事

上海五方杂处，狱讼烦多，讯鞫闽、广人之案不能不用通事，俾传达言语。顾一省之中，口音亦复各别，即通事有不能尽解者，每以为苦。尝戏与友人言：“此时沪上华、夷杂处，死者魂归东岳，恐冥王倾耳于侏离之音亦不能办，必须亦广用舌人矣。’友人谓：“鬼神者，二气之良能，既已神矣，安有不解之理？”后阅乾隆中上海人李巽廷明府心衡所著《金川琐记》，内载：丙午春，章谷城隍庙落成，铺户中一银匠某死，半日复苏，自言：“城隍招募差役十三名，已有十人，并我得十一人矣，尚缺其二，虑无可充通事者（以通汉语夷人为之），我举通事某勤慎可用，城隍已赐允。我生前无大过恶，幸不被谴责。冥间与阳世无异，戒妻子勿悲泣。”言讫长逝。所谓某者，小金川夷人，充章谷屯通事有年矣。强健无恙，翌午觉心腹猝痛，逾刻即死。金川，汉、番错处，非通事不能达语言，顾神无不格，犹需狄鞮耶？固知阴阳一理，事非偶然，云云。则余所谓“今之冥王不能不广用舌人”，非无稽之戏言矣。

华亭令戏惩武秀才

江苏人尚文学，习武者少，然武科不能废，当岁试之年，辄搜罗充数，往往不及额而止。无赖者幸博一衿，不求上进，每横于一乡，不特闾里苦之，即地方官亦苦之。尝闻前华亭令云梦许君治鞫一事，不禁为之失笑。许君为政以廉干名，一日者，有武生扭一乡人至

县，喧诉，许讯其故，则乡人入城担粪，误触生，污其衣，已经途人排解，令代为浣濯及服礼，而生不可，必欲痛挟之而后已。许询悉其情，亦拍案大怒曰："尔小人乃粗心，擅污秀才衣，法当重责！"乡人惶恐乞怜。许良久曰："姑宽尔。"令生坐于堂侧，而饬乡人向之叩头百以谢罪。叩至七十余，许忽曰："我几忘之，尔之秀才，文乎？"武乎？对曰："是武。"则又矋然曰："我大误。文秀才应叩一百，武则一半可矣。今多叩二十余头，尔应还之。"复令乡人高坐，而捉武生还叩。生不肯，则令皂隶挟持而抑其首，叩还二十余，乃释。生大怒走出。许抚掌大笑。邑人观者，闻者，亦无不大笑也。是举虽非正道，然松人至今啧啧以为美谈。《诗》云"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许君之戏，毋乃近于虐哉！

修归太仆墓

许君，乾隆己未进士，需次都门时，梦归太仆有光持名刺来谒，曰："庐舍遭邻人削且尽，祈公主持之。"寤而不解其故。寻选昆山令，抵任，太仆后人适诉祖墓被占事，恍悟前梦，立往经丈。凡越占者，悉清还之，并立碑定界焉。同治庚午，余代理新阳县事，墓又复芜秽不治。余捐俸脩葺，并为建立墓门。会岁试，拔其十世孙祖英第一，补博士弟子员，俾世守太仆墓。然余并无所谓梦兆也。

耕耤大典

耕耤之礼，各直省届期举行。江南诸县皆以谷播，上海则兼播棉子，以其地产棉也。记余道光壬辰岁在京师诣先农坛，恭观皇上耕耤之所。坛地辽阔，约有数里，龙鳞凤隰，陇亩纵横。居中为太岁庙，庙前为祈谷坛，后为贮耤仓，殿宇规制宏丽。树皆松柏，卧者，立者，虬枝蟠结，黛色参天，大抵是数百年物。当陇亩前起耕耤台，台以板为之，地则耤之以稷荐。台前搭山棚，棚皆以五彩绸绫结成，光灿夺目。皇帝躬耕之处，地约一亩许；两旁分十二畦，乃三王、九卿扶犁之所。时正值诸王公方演御耕牛，牛色正黄，身披黄缎龙鞯，以黄丝绳笼，其头顶竖金牌，上嵌红宝石。一执鞭、执便桶之农官随行。耕时，两旁立校尉，执五色春旂者二十四人，歌《禾词》者二十四人，依牛行，上下三推毕，春旂即退。三王、九卿之牛皆以黑缎、红缎为鞯，襄事者俱风蓑雨笠以象农事。煌煌巨典，仰见圣朝重农之盛意矣。

卤簿名物记

余在京师，尝值大驾郊祀，又恭遇六飞谒陵，卤簿之盛，观之而不识其名，问之亦不能尽悉，颇以为歉。嗣阅吴江陆朗夫中丞《卤簿名物记》，始恍然若置身属车豹尾间，因节录之：

按卤簿之别，有曰大驾者，郊祀用之；曰法驾者，朝会用之；曰鸾驾者，岁时出入用之；曰骑驾者，行幸所至用之。大驾最为备物，尊天祖也。法驾稍损其数，文物声明，取足昭德而止。鸾与骑又加损焉，事非特典，不敢同于所尊贵也。凡为盖者，五十有四：九龙而曲柄者四，色俱黄；翠华、紫芝两盖承之；九龙而直柄者二十，色亦黄，皆以次序立；花卉而分五色者十；九龙而分五色者亦十；每色各二，其立不以次，而以相间。纯紫与赤而方盖者八。为扇者七十二：寿字者八，黄而双龙者十六，赤而双龙者八，黄与赤单龙者各八，孔雀、雉尾及鸾凤文而赤且方者各八。幢之属十有六：长寿也，紫也，霓也，羽葆也，各四。旛之属十有六：信旛也，绛引也，豹尾也，龙首竿也，亦各四。曰教孝表节，曰明刑弼教，曰行庆施惠，曰褒功怀远，曰振武，曰敷文，曰纳言，曰进善，八者各为一偶，凡旌之属，亦十有六。于是有四金节，四仪锽氅，四黄麾。而继之以八旂大纛二十四，羽林大纛、前锋大纛共十六，五色销金龙纛共四十，凡为纛者八十。旂取诸祥禽者：仪凤、翔鸾、仙鹤、孔雀、黄鹄、白雉、赤乌，华虫、振鹭、鸣鸢；取诸灵兽者：游麟、彩狮、白泽、角端、赤熊、黄熊〔罴〕、辟邪、犀牛、天马、天鹿；取诸四神者四，取诸四渎五岳者九；取诸五星二十八宿者三十三；取诸甘雨者四；取诸八风者八；取诸五云、五雷者十；取诸日、月者各一。其外有门旂八，金鼓旂二，翠华旂二，五色销金小旂各四，出警入跸旗各一。旂之数，共百有二十。为金旂，为星，为卧瓜，为立瓜，为吾仗，为御杖，各十有六。又六人持仗而前导，曰引仗。自盖至引仗，其名一十有七。红镫六。二镫之下，鼓二十四，金二，仗鼓四，板四，横笛十二；又二镫之下，鼓二十四，金二，仗鼓四，板四，横笛十二；又二镫之下，钲四，大、小铜角各十六。自红镫至铜角，其名一十有六。午门之内有金辇、玉辇焉。午门内之(外)有五辂、五宝象焉。天安门之下，则又有四朝象焉。朝象虽非朝期，率每晨而一至。引仗以上，在太和门之内。铜角以上，在端门之内。其最近御座者，有拂尘，有金垆，有香盒，数各二；沐盆、唾盂、大小金瓶、金椅、金机，数各一；执大刀者，执弓矢者，执豹尾枪者，每事各三十人，其立亦不以次，而以相间。荷殳、戟者各四人，侍殿前执曲柄黄盖者一人，殿下花盖之间执净鞭者四人。自黄龙以下，诸盖之间仗马十，掌骑者十人。殿之下、陛之上执戏(音麾)竹者二人。计卤簿所需千八百人。国朝制作之明备，真超越前古而上矣。

辨何桂珍之冤

军兴十余载，士大夫以身殉疆场者，指不胜屈。膏涂原野，莫相收恤者，有之；断躯绝脰，事不上闻者，有之；若阻挠百端，独婴惨祸，生前招苛议，生后被余责者，则云南何公桂珍冤最甚焉。公以甯太道江南，安抚福公留之江北，令之募勇剿贼。无一金之饷、一昔之粮，得二百人，率之而行，集溃兵团勇合三千人，以大破

捻贼、招降贼酋，军声大振。论者以为必邀上赏矣，乃以逗留不救庐江，被劾免官。其实檄救庐江之文尚未至公手，而城已被陷。大帅将欲卸己之责，遂归罪于公。公既褫职，大帅又留公驻英山。八月之中，仅支银三百两，而士卒三千人，居无帐幕，食无粮米，徒以忠义相激。日提饥军转战贼中，贼来益众，兵败莫援，已岌岌不可终日矣。而大帅又密书令其图翦招降之贼，书复落于贼手，顷刻变作，公遂粉骨碎身于贼。于是复以机事不密咎公。实则此书亦未抵公也。公殁后，恤典不及。其弟为行状，尚不敢声公之冤，仍循弹章为据。吴侍郎廷栋发愤言之，而事稍白。越数年，曾文正公复为公作《殉难碑记》，乃获昭雪。然当时虽正人君子，亦未尝不责公也。余谓公事绝与明督师袁襄愍类。袁斩毛文龙，一时无不谓其冤者，即后世犹盛訾之。洎乾隆年间纪文达公阅历朝档子，始知文龙曾通款我朝，则文龙在明固万死不足惜者也。我太宗文皇帝之围燕京也，襄愍千里赴援，自谓无罪，庄烈帝以脱归之太监告其"引敌胁和"，遂执而剐之。当是时，众议沸腾，虽东林诸贤者，亦无不欲食其肉也。直至南都建立，北来人传太宗之密谋，乃知中反间计，于是始有襄愍之谥，而袁公则既死矣。合观袁、何二公之厄，知千古忠臣义士不逢表白、含冤终古者，当不乏其人也。

古人被冤

古人之被冤者，以余所见，莫屈于晋之陶士行，而枉于唐之八司马。陶公匡辅晋室，与郭汾阳不殊，梅陶谓其忠顺勤劳似孔明，良非虚誉。乃本传中载："或云：侃少时渔雷泽，网得一梭，以挂于壁。有顷雷雨，自化为龙而去。又梦生八翼，飞而上天，见天门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门不得入，阍者以杖击之，因坠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犹痛。比都督八州，据上流，拥强兵，潜有窥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云云。史臣因之，遂加"悖矣"之诋，复引夫子曰"人无求备"，以为斯言之信。呜呼！此等纪载、评论，何异于秦长脚"莫须有"三字狱哉！使陶公而果有包藏之心，则何以辞大将军？何以季年不与朝权？何以未亡之前欲逊位归国？举动光明若此，乃以意志之暧昧诬之，不能不为之称屈矣！夫梭化为龙，事容或有；梦生八翼，未必尽诬，然此亦皆寻常之事耳。试问既称之曰"潜"，则于何见之？深探之曰"志"，则于何知之？曰"思折翼之祥"，或代之思耶？抑陶公自思耶？陶公自思，何人窥见其思？若或人代思，其思何足为据！凡物将起而人抑之，固众所共见也；若意念之起而自抑之，又岂众所能见耶？此等之"志"与"思"，使陶公果有之，必不肯告人，明矣。陶公不言，而人能窥之，岂理也耶？总之，为此谤者，必庾亮之徒。亮以元舅之尊，掖膺下拜，反被嘲诮，则心怀之忿悒何如！陶公甫亡，即表杀其子，岂非报复之明徵哉！史臣无识，从而采之，横使忠臣被不忠之谤，岂不令人气沮！唐王叔文、王伾侍顺宗于东宫，顺宗既即位，甘盘旧学，擢在贵近，亦事之常。叔文与伾赞襄初政，首罢宫市，则恤民也；追阳城陆贽，则进贤也；拒韦皋之请兼两川，则持大体也；辨刘辟之奸，则有远识也；至欲夺宦官之兵权，尤是唐朝第一大事。不幸而顺宗之疾不瘳，宦寺俱文珍等遂起而与之为难。太子急欲得帝位，韦皋窥其意而请之，文珍迎其意而立之，于是八司马败矣。然求实叔文、伾之罪，无有也。乃加以阴谋秘计等语，是亦"莫须有"之狱也。锻炼周内，无瑕可摘，则以王伾之吴语亦举以为恶。夫以伾吴人，不许为吴语，岂晋人、楚人一仕于朝，即不得为晋、楚语耶？宦官以此为罪名，史官据此定罪案，岂不可恨！不然，八司马中陆质之经术，刘禹锡之词章，柳宗元之文章、政事，皆表表一时，宪宗岂真一无所见？特以文珍辈拥立之故，遂低首下心，一切任之。卒之刘辟果反，宪宗亦终弑于阉寺，驯至甘露之变，唐室遂以不振。八司马虽含冤于九原，当不免窃笑于地下耳。后来贤如范文正公，已称其枉。至我高宗纯皇帝御论亦辨白之。八司马者，得后世贤相、圣君为之昭雪，当可无遗憾矣。

陈卧子

少时读明陈卧子先生制艺，心即仪其人。同治戊辰，摄宰青浦县，县境所辖之广富林则公墓道在焉。粤寇之乱，祠堂被毁，宰木无存，余因捐俸集赀，重建祠宇，而以公同志夏考功父子配。祠既成，以公为高宗所褒恤，曾赐忠裕特谥者，遂详请以公墓列入邑之祀典，春秋遣官致祭。总督马公、巡抚丁公会疏入奏，己巳之春，得旨报可。余因率同官亲往致祭焉。考公一生文章、政事、风义，炳若日星。殉节后，子妇三世苦节，具见明德之远。乃卒斩焉无后，不能不有疑于天道。然公大节大名，昭垂宇内，亦不在子孙之有无也。公初生时，母夫人梦若龙者降室之东壁，蜿蜒有光，故名子龙。后与陆子玄同祈梦于忠肃祠，公梦负一虎，谓必风云会合之意。子玄则忠肃授以沈阳地图一卷，亦意其当官于此地也。嗣公起义殉国，虽赴水死，犹悬其首于虎头牌上，宛然虎负之象。而子玄以丁酉科场竟流辽左，事皆奇徵。故余为公详请崇祀文内有曰："生有自来，夙著蟠龙之瑞；死而后已，果符负虎之徵。"盖指此二事也。夏考功彝仲谥忠节，曾举天下清官第一。子舍人完淳，字存古，谥节愍，年十六遭国难，作《大哀赋》，论者谓不减庾信之《哀江南》。先后与公抗节死。公豹目蜷发，又目上视，为盼刀眼，与于忠肃同，居恒揽镜曰："此头终当为谁斫？"于顺治丁亥，筮得《明夷》，五月遂遇难。《明史于公传》书华亭人；而崇祯三年《南国贤书》所列解元杨廷枢吴县人，而公则署青浦县学生。青浦于嘉靖时割华亭、上海县地所置，史特仍其旧贯而书之耳。杨廷枢，字维斗，亦殉国难。

华亭县分析考

华亭，古疁县地，属会稽郡，后改娄县，属吴郡，至唐始析昆山、海盐、嘉兴三县地，置华亭县，而吴郡改苏州，后唐同光年，分苏州，置秀州，宋政和年，又改为嘉

禾郡，庆元年，升为嘉兴府，而华亭县仍属焉。元至元年，分嘉兴路，置华亭府，复更名松江府，又析华亭县为上海县。明再析华亭、上海县地，置青浦县。本朝雍正二年，复析华亭、上海地，置南汇县。余五六年中，历摄南汇、青浦、上海三县事，实则尚不出古之华亭一县地也。嘉兴府即古由拳城，后城陷为湖，今青浦县之淀山湖是。明万历朝筑青浦县，其砖石皆捞于湖内之故城。由拳之陷而为湖，疑不在秦时，特载籍无可考证。余宰青浦时，曾作《峰泖莼思图》，秀水金莲生鸿佺为题四绝句，内一首云："青龙镇属由拳地，难得双凫集此间。若以宦途今视昔，花封依旧在乡关。"亦指由拳故城而言。青龙镇，吴孙权造战船处，今隶青浦。

作官须明公罪私罪

合肥蒯蔗农观察德标，真诚笃实，古君子也。督办松沪厘捐总局。余于丙寅冬奉李爵相委提调局务，日夕共事，最为契合。观察言：爵相家居时，门前有一大池，冬日涸水，取鱼于池底，起得四五寸土偶万计，人马戈甲雕镂精绝，俨然如生。哄传远近，观者日千百人，不知何祥。既爵相登第，入词馆，以为应之矣；今乃知为弟兄总统师干，削平群盗之兆。然水中之土，何以能结成人物？岂亦化工为之耶？观察尝为余言："作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盖求免公罪，即是私罪矣。余在青浦，一夜，城内有来报盗者，余亟率壮勇往捕，则盗已遁矣。细察情形，盗先以软梯越墙入，撬门行窃，事主惊起，大呼，盗乃以刀吓制，而开大门亡去，故房门有撬损痕，而大门无恙。惟所失止洋银一元、钱五百文、布衣数件，计赃不逾贯。事主之兄则现充县役者也，次日具补呈词，又称是窃。余曰："已经勘明，临时行强，何故不言盗？"乃嗫嚅曰："赃数无多，不敢累本官得处分。"余大笑曰："一行作吏，已置升沉于度外矣！尔不知失盗其责轻，讳盗其咎重？我甯就公罪耳。"卒申报之。后一年六月限满无获，余得降一级调用处分。人以余为拘泥，余则谓："级虽降而心无愧，乃愈于不降级者。"后读《陆清献公年谱》：在灵寿县时，一宦家失盗，吏白：申文内不当用"强劫"字。先生不欲以隐忍含糊，竟以"劫盗"报。郡守恐其累己，捉吏痛责，先生不为动。未几获盗，将成狱，而中丞不欲上闻，命改为窃，郡守忽传谕奉行。先生甯以诚去官，不欲以伪居位，卒不改，云云。余事有与暗合者，则观察"私罪不可有"之说启之也。

洋将之儒雅

英国总兵唔乐德克奉其国主之命，驻防甯波，以保卫国之商旅。同治元年四月，甯城之复，唔与有力。及九月中，贼大队攻扑甯郡，唔率洋兵五十人入城助守，出奇制胜。嗣绿头勇滋事，唔复会同我官军靖其难。为人恂恂儒雅，和众而识大体，甯之官绅皆亲爱之。十二月，我军之洋将买忒勒攻绍兴城，中炮死，李帅所遣之德克碑未来，在绍之洋枪队无统帅，史士良观察请唔往权代之，唔不可，曰："我国法：驻防官不能出百里外。"观察强之，其国之领事、翻译等官亦相为怂恿，唔乃以打鸟报其提督，而率众行。盖打鸟则可出百里矣。既至，与贼战，大破之。俟德克碑至，乃退。明年正月，绍城克复。唔只因擅离汛地，为其提督劾罢。甯人大戚，公吁留之，不可。观察与众绅士筹商馈白金万，以为赆。唔不受，固与之，则曰："我国法：人臣不能受邻国赠贿也。"无已，则留二千金以犒其军士，曰："是从我与中国捍患者。"其八千金断断却之矣。临别流涕谓观察曰："我与甯人相处久，承相爱，归后虽死亦不忘甯人。更有一言相告：洋枪队勇丁训练已成，不可以贼平而遂撤之，留之不特以自卫，亦可备意外警。须切记之。"遂扬帆去。余以其事启闻李帅，帅复书谓："此等举动，中国士夫所难，不意得之岛客，可胜钦佩"，云云。至今宁波人士言及唔总兵者，未尝不睪〔罩〕然思也。买忒勒，法国人，受中国总兵官衔。临阵奋不顾身，遂殒于绍兴城下。颇读华书，吴春泉刺史冬日尝往访之，会北风大作，买执吴手曰："北风其凉，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携手同行。"洋将也，而颇有中土儒将风流。

孙文靖公

金匮孙文靖公尔准字平叔，以翰林起家，历官至闽浙总督，赠太子太师，入祀名宦祠。公负经济才，任闽督，兴利除弊，浚木兰陂溉田数万顷，平台湾张丙之乱，善政指不胜屈，闽人至今德之。公身肥大，健啖，食鸡子及馒头可逾一百。尝阅兵至泉州府，太守崇君福馈以馒首百，卷蒸百，一品锅内双鸡、双鸭，公尽食之，告人曰："我阅兵两省，惟至泉州乃得一饱耳。"幼年身肥，夏日苦热，则以大缸满贮井水，身浸其中，仅露口鼻以为乐。十八岁时，自尊人广西巡抚署中归，道钱塘江，正遇秋汛，大喜，欲观潮，放舟江心以俟。比潮至，闻万马奔腾声，急出至鹢首视之，舟人谏，不听，立未定，已为潮头卷入江中。仓卒之间，但觉浪压肩背而过，有千万斤之重，三四翻腾，遂掀于江岸，若有人舁之起者，一无所苦。公自言："素来短视，受此大惊，卒未识潮为何状。"殊可笑也。公生平以扶植善类自任，巡抚安徽时，安化陶文毅公澍为方伯，文毅陛见，论某官不法事，声色俱厉，须髯翕张。宣宗疑之，密谕公履任后察其为人。公密疏保举，奉朱批曰："卿不可为其所愚。"又具疏力荐其贤，文毅公遂获大用，荐督两江，为时名臣，公之力也。官闽臬时，漳浦黄忠端公石斋先生墓旁地为豪家所占，子孙力弱，与争不胜。一夕，天大雷雨，遍山上下皆坟起，成"黄山"字，无虑数千万。豪大惊，叩首还之。公有诗纪其事于《泰云堂诗集》中。督闽后，遂以忠端公之理学忠义，奏请崇祀文庙两庑，得俞旨焉。

姚菩萨

余师仁和姚平泉先生讳光晋，道光乙酉举人，以勾股算术受知仪徵阮文达相国。八试礼部不第，与脩《一统志》，得知县。先生不乐吏职，改授教谕归，年七十

余,始选上虞县教谕,训诸生以经义。每岁科试,他广文于新进诸生断断如也,先生独否,故虞人虽妇人孺子无不知先生之贤者,每言及,不称其官,辄曰"姚菩萨"云。先生于咸丰甲寅正月,梦至一处,四山若立壁,上有瀑布,屈曲下流;有老僧出迎,属先生坐片石上。醒而异之,不识何处,因绘一《梦游图》,赋诗志之。是年夏到上虞,闻仙姑洞有瀑布,往游焉,则依然梦境也。乃自谓前生为此山老衲,复绘一《独立图》,自题其上云:"了他过去因缘,偶然游戏;还我本来面目,自在逍遥。"年八十一卒。卒之上一日,忽有两镫自中门入,家人咸见之,诘问谁何,则无人焉,镫亦遂不见。去来有自,"菩萨"之名不虚得矣。先生博学,工诗文,所著述甚富。惟《瓶山草堂诗》曾刻以行世,此外尚有《古文捃逸》、《周易贞字质疑》、《四裔年表》皆藏于家。庚、辛之乱,付之劫灰,而诗板亦成煨烬。越十年,辛未夏,先生甥俞荫甫太史樾出所辑《瓶山草堂集》见示,文二卷,诗二卷,琐谈二卷,盖止六卷,视原刻诗钞十之五、六耳。因捐俸刻之,而以板仍归之太史焉。

金岱峰

秀水金岱峰先生讳衍宗,嘉庆庚申举人,与先伯云伯公同年,官温州府教授。咸丰已未,重赋鹿鸣。其女孙为余家冢妇。先生湛于经学,著述甚多。庚申之冬,无疾而卒。先数日,自知死期,时避地临安,命子孙届期皆集。集后,令皆诵佛号,遂瞑目而逝。亦似前生由竺国来者。先生之六世从祖为忠节公正希先生,明末在徽州与其弟子江天乙举义,兵败被执,殉节于南京。公丰颐,美须髯,而两眉倒向,与陈卧子先生豹目上视同为姑布家所谓凶相者。闻公少时,有一寡嫂将殉其夫,质诸公,公曰:"千载一时也。"及授命时,江天乙大呼公曰:"此千载一时也!"盖其嫂殁之日,即江生之日云。公之曾孙桧门先生讳德瑛,状元及第,官至总宪,即岱峰先生之曾祖也。

触忌讳

淳中丞德巡抚浙江时,御下严,吏胥恨之。于元旦日,投淳安、德清、乌程、归安四县文书,登号则"淳、德、乌、归"四字并列,盖以"归"字之音同"龟"耳。中丞觉之,大怒,皆予重责。自此,乌程、归安二县只称程、安矣。偶阅南宋龚明之《中吴纪闻》,内载:孙彦文郎中好以俗下语为诗文,秦师垣生于腊月二十五日,孙《献寿诗》云:"面脸丹如朱顶鹤,髭髯长似绿毛龟。欲知相府生辰日,此是人间祭灶时。"桧甚喜之。是在宋时不特龟之号不忌,即二十五日送灶之鄙谚亦无之矣。使施此诗于今日,其不遭诟怒者几希!

寿春亭之诙谐

诸暨寿春亭先生于敏,嘉庆庚午举人,道光年间,官汤溪县训导,时八十余岁。人极和蔼,健饮啖,健步,所到之处人争迎之,老稚妇女无不识寿老师也。年逾九十,视听不衰。历任督学使者皆引重之,故不丽于计典。先生善谈,尤喜诙谐。同寮中坐无寿公不乐也。向来府试盐场例留校官二人,皆以命年力强壮者,为便于稽察之故,故先生从未监场,颇以为歉。咸丰纪元,太守和君龄,府试忽以命先生,先生大喜,向上揖谢曰:"太尊知我尚属有用之材,不是全废之物。"众皆失笑。于是端坐堂上者竟日,不稍跛倚,时先生已九十二岁,人咸服其精神之健焉。会同寮公宴,余与府教授萧山蔡二风强先生饮酒食肉,进一巨觥,则侑以肉一大脔,先生尽三十余觥,起而笑曰:"昔孔子厄于陈、蔡,饥欲死;今我厄于陈、蔡,饱欲死。古今人真不相及也!"众俱粲然。

李善兰星命论

余最不信星命推步之说,以为一时生一人,一日当生十二人,以岁计之,则有四千三百二十人;以一甲子计之,止有二十五万九千二百人而已。今只一大郡以计其户口之数,已不下数十万人(如咸丰十年,杭州府一城八十万人),则举天下之大,自王公大人以至小民,何啻亿万万人,则生时同者,必不少矣。其间王公大人始生之时,必有庶民同时而生者,又何贵贱贫富之不同也!每举是说以诘谈星命者,多不能答。近见海甯李善兰所作《星命论》,尤为畅快。其略谓:大挠造甲子,不过纪日而已,并不纪年、月与时也,亦无所谓五行生剋也。其并纪年、月与时,且以五行配之,皆起于后代,古人并无此意也。而术士专以五行之生剋,判人一生之休咎,果可信乎?且五行肇见于《洪范》,不过言其功用而已,言其性味而已,初不言其生剋也。是干支之配五行,本非古人之意矣。而谓人之一生可据此而定,是何言与?至五星偕地球同绕日,而各不相关。夫五星与地球且不相关,况地球上之一人,而谓"某星至某宫主吉,某星至某宫主凶",此何异浙江之人在浙江巡抚治下,他省之巡抚于浙江无涉也。今试谓之曰"某巡抚移节某省,于尔大吉;某巡抚移节某省,于尔大凶",有不笑其荒诞者乎?五星之推命,何以异是乎!其论真属透辟,足以启发惑溺,与余所见正合。然此特论其理耳,世之穷民游士藉此以糊其口者,几千人矣,若明著其论,则将尽无告者而饥死之,亦非仁人之用心矣。存而不论,可也。

岁阳月阳月名解

《尔雅》:岁阳,岁名;月阳,月名。矜博雅者往往用之,然每不得其解。人或询之,则瞠莫对,屡致讥诮。第岁阳,岁名,郭景纯虽无注,而注见于《鸿烈解》;月阳,月名,郭仅注月名,正、九、十三月,余俱无注,令人莫可探索。近见明人叶秉敬所解,颇为详晰,因并录之,以诏学者:

岁阳:(郭景纯无注,注见《鸿烈解》)太岁在甲,曰阏逢(万物锋芒欲出,拥遏未通)。在乙,曰旃蒙(万物遏,蒙甲而出)。在丙,曰柔兆(万物生

枝布叶)。在丁,曰强圉(万物刚盛)。在戊,曰著雍(位在中央,万物繁养四方)。在己,曰屠维(万物各成其性。屠,别。维,离也)。在庚,曰上章(阴气上升,万物毕生)。在辛,曰重光(万物就成,熟其煌煌)。在壬,曰去黓(岁终包任万物)。在癸,曰昭阳(阳气始萌,万物合成)。

岁名:太岁在寅,曰摄提格(格,起。万物承阳而起)。在卯,曰单阏(单,尽。阏,止。阳气推万物而起,阴气尽止也)。在辰,曰执徐(执,蛰。徐,舒。伏蛰之物散舒而出)。在巳,曰大荒落(荒,大也。落落,大布貌)。在午,曰敦牂(敦,盛。牂,壮)。在未,曰协洽(协,和。洽,合。言阴欲化万物和合)。在申,曰涒滩(韹,大。滩,循。万物皆循其精气)。在酉,曰作噩(作噩,零落也)。在戌,曰阉茂(阉,蔽。茂,冒。万物皆蔽冒也)。在亥,曰大渊献(渊,藏。献,迎也。大小深藏窟伏以迎阳)。在子,曰困敦(困,混。敦,沌。阳气混沌,万物芽蘖)。在丑,曰赤奋若(赤,阳色。奋,起。若,顺。阳奋物而起,无不顺其性)。

月阳:(郭无注,叶秉敬补解之)。月在甲,曰毕(生物之气毕聚于此)。在乙,曰橘(屈平《橘颂》曰"深固难从更壹志兮",则橘之性固不可改易者也。在乙,则物已旃蒙而出,各正性命,不可改易之谓)。在丙,曰修(修,长也。丙,炳然宣朗,其光修也)。在丁,曰圉(圉,即强圉刚盛之意)。在戊,曰厉(《说文》:"旱,石也。"徐曰:"粗悍石则厉者,即磨励之厉也。"戊在中央,万物皆在磨厉之中)。在己,曰则(万物各成其性,有法则也)。在庚,曰窒(窒者,小塞之意。太岁在庚,曰上章,取上升章明之义。而此乃云窒者,盖以阳气舒散发越,非得阴气阑障收敛,则不得凝聚。则上章者,正欲窒中得之也。在辛,曰塞。义即仿此)。在辛,曰塞(塞者,大窒之意)。在壬,曰终(万物胎孕于此。终,即始之端也)。在癸,曰极(极,即终之极也。极则必返甲之毕,自然接续,而不容已矣)。

月名:(郭注,止有正、九、十三月,余俱无注。叶秉敬补之)。正月为陬(郭注:《离骚》云:"摄提贞于孟陬。")。二月为如(《说文》:"如,从随也。女子从父之教,从父之命,故从口。"二月为卯,阳气推万物而出,物从随以生也)。三月为寎(宀,音弥仙切。《说文》:"交覆深屋也。"爿,周伯琦《说文字原》曰:"判木之左半也。片之转注,疾羊切,床、墙、壮、将字从此。"夫丙者南方物炳然光起。今方三月,丙光将露,而上有宀以盖之,旁有爿以障之,故生气之化将达而未达也。寤、寐字皆从穿,正是梦觉交接时,闭塞未通之状)。四月为余(《说文》:"余,词之舒也。"此余亦取舒鬯之义。四月纯阳,气大鬯矣)。五月为皋(《说文》:"从白,从本。"《诗》:"鹤鸣九皋。"皋,泽也。《左传》:"御以如皋。"皋,岸也。泽者,深远之义。岸者,高耸之义。五月气盛,物生深远而高耸也)。六月为且(且,古俎字。荐物之几也。后世借为发语辞,七野切。又语助辞,子余切。皆于此文义不顺。当读作俎。言六月物茂,如俎豆之森列也)。七月为相(息亮切,视也,助也。七月物成,造化于此若目视之,而手助之)。八月为壮(壮,盛大也。壮极则衰,故在酉曰作噩,乃零落之象)。九月为玄(郭注《国语》云:"至于玄月。"是也。高诱注:"阉茂为蔽昌,即玄字之义)。十月为阳(郭注:纯阳用事,嫌于无阳,故以名云)。十一月为辜(说文曰:"皋也,从辛古声。"有自新义。十一月旧物收藏,有更新之端矣)。十二月为涂(《说文》:"水名,出益州牧靡南山西北入渑。"此云涂者,亦取水从冬旺,洋溢流衍之义)。

三十六禽之相配

世以十二支配十二肖,由来久矣。殊不知古人一支有三禽,盖取六甲之数,式经所用也。支合三禽,故称三十六禽。三禽于一时之中,分朝、昼、暮,则取乎气之盛衰焉。子朝为燕,昼为鼠,暮为伏翼。丑朝为牛,昼为蟹,暮为鳖。寅朝为狸,昼为豹,暮为虎。卯朝为猬,昼为兔,暮为貉。辰朝为龙,昼为蛟,暮为鱼。巳朝为蟮,昼为蚯蚓,暮为蛇。午朝为鹿,昼为马,暮为獐。未朝为羊,昼为鹰,暮为雁。申朝为猫,昼为猨,暮为猴。酉朝为雉,昼为鸡,暮为乌。戌朝为狗,昼为狼,暮为豺。亥朝为豕,昼为貜,暮为猪。此等皆上应天星,下属年命,三十六禽各作方位,为禽虫之长。领三百六十,而倍之至三千六百,并配五行,皆相贯领,云云。见隋人萧吉所撰《五行大义》内。吉书在唐吕才宋子平之先,不知何时乃专用十二禽也。

卷　八

李广遗裔之蕃昌

司马迁与李陵善,陵生降,堕其家声,故《史记》于其祖李广之有功不侯,三致意焉。后人遂以广杀降致族灭之报,其实广之十六世孙暠在晋霸有秦、凉,及薨,国人谥曰武昭王。又七世至唐高祖,遂有天下,子孙相传三百年,国祚与汉相等。陵之子孙至唐为戛黠斯,称可汗,君于漠北,亦垂百年。是广遗裔之蕃盛昌炽,远胜卫、霍。杜甫诗"李广无功缘数奇",奇于生前,而昌于身后,广固无遗憾,迁亦不必代抱不平矣。

古人姓字因避讳改称

古人姓字因避后世帝王之讳,易以他音,而寻复原称,亦有终不能复者。汉明帝讳庄,呼庄子为严子,庄助为严助,今复为庄子、庄助矣,而庄光之为严光,至今不改。唐高祖讳渊,呼渊明为泉明,景祖讳虎,呼虎林为武林,今泉明复为渊明,而虎林之为武林,至今不易。

鲍昭本名照，以避武后讳，唐人书之，去下“火”字，只用“昭”字，后世但知鲍昭，不复知有鲍照，甚至有以鲍昭、鲍照为两人者。他若笔画沿讹，遂致音义俱失，如孙传庭之讹为傅庭，稍加考核者咸知之。而皇甫晖之误为皇甫晖，即素称淹博者，亦未尝不忽略也。

蒙古状元

顺治九年壬辰，十二年乙未，均分满、汉榜，壬辰科汉状元邹忠倚，满状元麻勒吉；乙未汉状元史大成，满状元图尔宸。嗣后不分汉、满榜，则满人无状元。至同治乙丑科，崇公绮始以蒙古人得大魁，海内艳称之。

崔府君著灵异于宋高孝两朝

世俗艳称泥马渡康王事，杭州白马庙巷有白马庙，所祀之神即此马也。马作人象，垂旒秉圭，称白马明王。考宋人张淏《云谷杂编》所载靖康元年冬，高宗发京师，将至斡离不军前议事，及至磁州，州有崔府君祠，府君或云唐人，其名不传；或云乃后汉崔子玉也，封嘉应侯，号应王。上至，州人拥神马，谓应王出迎。守臣宗泽请上谒其庙，上谒庙出，磁人力请上无北去，乃还，泊于相州。明年遂即大位，初无“泥马渡江”之事也。再孝宗本生母张夫人，一夕梦绛衣人，自言崔府君，拥一羊谓之曰：“以此为识。”已而有娠。及孝宗诞育之际，赤光照天，室中如昼。时秀王方为秀州嘉兴县丞，郡人皆以丞廨遭火，久之，方知为张夫人免身。是岁丁未，其属为羊，又有前梦之应，故孝宗小字曰羊，是崔府君著实灵于高、孝两朝，而顾舍之祀白马，何耶？

庙鬼慢神

杭人崇尚鬼神，每庙之神，必撰其姓名，尊以官爵。在庙从事之人，皆里中好事者，号曰“庙鬼”。道光己丑，余在外家读书，居十五奎巷。巷中有施将军庙，即宋殿前小校，刺秦桧者也。是庙香火颇盛，遂有积资。将欲赛会，而苦神之官爵不高，庙鬼乃遣人赍三百金，至江西张真人府，为神捐一伯爵。得请之后，乃大行出会，极仪从台阁之盛，计所费千金有余。他庙之鬼皆啧啧称羡不置。白马明王亦曾出会，本有王封，故仪卫烜赫，神无姓名，撰为赵骏二字，所过之庙，皆以愚弟帖拜之。乃拜至一社庙，其神为宋康王，于是康王庙鬼噪而出曰：“尔神乃我王所乘骑者，安得称弟？无礼若此，应行议罚！”旁人为讲解，始免。又出神会时，遇他庙之神爵高于本庙者，则多人拥神舆疾驱过之，谓之“抢驾”，云以示敬。五月中，关侯出会，会中人以侯已封协天大帝，其尊无对，虽过宗阳宫亦不抢驾。宗阳宫所祀为玉帝，向来各神过，无不抢驾者，此届独否，庙鬼耻之，乃连夜塑一诸葛武侯像坐于庙门口，比会前导至，止，则遣人迎诘曰：“君侯未奉将令，何往？”于是随从之庙鬼相顾色骇曰：“军师在此，不能不抢驾矣。”大抵庙鬼所本，皆小说家言，慢神不经，荒诞无理，真令人捧腹。至关侯手中之扇款落“云长二兄大人属，愚弟诸葛亮书”，以及“玉极紫微顿首”，愚妹“观音大士裣衽”，等帖，姑无论矣。

重宋板书之无谓

今人重宋板书，不惜千金数百金购得一部，则什袭藏之，不特不轻示人，即自己亦不忍数翻阅也。余每窃笑其痴。昆山令王鼎臣刺史定安，酷有是癖。尝买得宋椠《孟子》，举以夸余。余请一睹，则先负一椟出，椟启，中藏一楠木匣，开匣，乃见书。书纸、墨亦古，所刊字画，究无异于今之监本。余问之曰：“读此可增长知慧乎？”曰：“不能。”可较别本多记数行乎？”曰：“亦不能。”余笑曰：“然则不如仍读我监本，何必费百倍之钱购此也！”王恚曰：“君非解人，不可共君赏鉴。”急收弃之。余大笑去。近观《云谷杂记》，记东坡先生云：“近世人轻以意改书，鄙浅之人好恶多同，故从而和之者众，遂使古书日就讹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自予少时，前辈皆不敢轻改书，故蜀本大字书皆善本。庄子云：‘用志不分，乃疑于神’此与《易》‘阴疑于阳’；《礼》‘使人疑汝于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云云。又记《东坡集》误以“幕客”作“慕容”，“银笔之僻”作“银笔之譬”；“从容”作“从客”；“江表”作“士表”；“李密”作“孝密”，诸本皆然，遂至于不可读。《坡集》艰得善本如此。此张淏之说也。东坡在北宋所言如彼，张淏在南宋所言若此，是当两宋之时，善本已自难得；今人以宋板书不察臧否，一概珍之贵之，岂不过哉！

海忠介手植梅树

安徽当涂县举人孙登年家有海忠介公手植梅树，壁上犹存忠介诗石刻。咸丰年，粤寇之乱，府城夷为平地，此梅恐不存矣。

官方与生事之关系

世宗宪皇帝设立各官养廉银，所以保全服官者之操守也。今佐贰等廉尚全给，稍知自爱者，均藉此银以恪守官方。独州县官之廉，上官每扣以为摊捐各项之用，署事者仅领半廉，一经扣存，所得无几，非从前立法之意矣。昔宋贾黯以廷试第一往谢杜祁公，公无他语，独以“生事有无”为问。贾退谓其门下客曰：“黯以鄙文魁天下而谢公，公不问，而独在于‘生事’，岂以黯为无取耶？”公闻而言曰：“凡人无生事，虽多显宦，亦不能不俯仰，由是进退多轻。今贾君名在第一，则其学不问可知，其为显宦，则又不问可知。衍独惧其生事不足，以致进退之轻，而不得行其志焉。何怪之有！”贾为之叹服。司马温公为相，每询士大夫私计足否？人或不悟而问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为朝廷而轻去就耶？”二公惟灼见人情如此，此其所以为宋之良相哉！

卢毕二公之爱才

韩朝宗，思复之子也，其平生无显显可见之迹，惟

喜识拔后进。为荆州刺史日，因李白投书有"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之语，因是韩荆州之名藉藉至今。究竟当日白受荆州之存注与否，不可知，而荆州遂人以文传矣。我朝爱客礼士者，惟德州卢雅雨都转、苏州毕秋帆制府，一时士之奔趋其幕府者，如水赴壑，大都各得其意以去。然二公晚节均凌替，不知天下后世有引重之若荆州者否。都转之孙文肃相国克振家声，制府则后人偃蹇殊甚。同治辛未，余游灵岩山，经其墓道，不禁为文感喟云。

今时之桃花源

同治戊辰冬十一月，余在青浦，赴章练塘勘争荡田案。归途飓风大作，舟在荡中颠簸不可泊，乃沿湖滑行；又被风吹向芦苇中，篙舻无所施，任其飘泛。良久，见一小港，遂努力循之入，入里许，遇丛莽而浅，因击缆焉。随从之船皆四散不可觅。风稍定，夕阳且衔山，舟人方理篷索，余视滩际有小径，摄衣而登。行数十步，田畴绮错，麦已萌芽。野鸟饮啄于陇畔，见人不惊。随塍左右，更数百步，得一桥，过桥，升高岸，睹炊烟数缕起木末，纵步赴之。约又里余，抵一村，屋多茅茨，编槿为界，计十余家。稻堆在场，如比如栉，高下不一。男子舂揄，妇人织纴，皆熙熙有自得之色。顾见不速客至，鸡飞于埘，犬吠于门，数人杂然问："客舟避风至此耶？"余应曰："然。"因询以此地去县几里，皆相顾曰："不知也。询其何以不知，则曰："我等皆佃人田者，家无赋税，又不负租，何缘入城？"指一老者曰："此人数十年前曾经到过城者。"言未既，老者亦拄杖至，前曰："客自城中至此耶？"因言年二十余时，为道光三年，以水灾，曾偕里甲至城一次。彼时巨浸滔天，附舟至县，往返二日，亦不能记其里数；屈指计之，将五十年矣。因问："城中此时较之昔年当益繁盛乎？"余曰："兵燹之后，遍地瓦砾，所有房屋，十存一二，休养生息，不知何日方复旧观耳。"老者闻之，亦复怅然，顾谓诸人曰："今生不更作入城想矣。"因言粤逆肆扰时，村人将桥拔断，河中均钉木桩，是以三年中，贼未尝到。兼之连岁丰稔，租赋蠲免，闾里宴然，无异承平时，实不知城中遭此大劫也。言讫，方欲邀余入室献茶，适从者寻至，天已昏黑，遂辞之，徐步而归。村人送至桥畔乃返。究亦不识余为何人。余沿路叹息，谓此亦今时之桃花源也。

独处山村四十年之妇人

明末张献忠踞蜀，肆行杀掠，江津县民戚承勋与妻廖氏居于山村，贼锋骎骎将及，承勋谋挈家亡去，廖氏以荏弱，惧不免，誓以身殉。谋未定，见前村火起，知贼至，遂脱身走；氏杜门待尽，而贼顾不入，惟邻里付一炬矣。氏独处岁余，食将尽，幸瓮中剩余谷粒，取以播种，岁收所入，饶有余食。惟衣履穿敝，无可购觅，爰葺卉服，以度寒暑。如是者四十年。承勋逃入滇中，复娶妻生子，年已六旬，囊橐稍裕，思归故乡。时天下承平，江津县已成聚。承勋至邑，访其里居，人无知者，遂独往求之。未至村十里余，则丛莽塞径，久无人迹，不得已，集众伐木开道而进，竭蹶两日，乃抵其村。灌木野竹遮蔽道路，大树自屋中出，亭亭若盖，乃挥众持斧，芟薙以入。忽闻敧楼内人问曰："尔等何人，擅入我室？"骤闻大惊，戚乃万声应之曰："我此屋主人戚承勋也！"氏窥视良久，哭曰："果我夫也！"遂自楼下。头如蓬葆，面目黎黑，草衣毵毵然，殊不类人。承勋审谛既真，乃相抱长恸；历述难后事，又各大喜。同行之人闻之，亦共惊喜相慰。于是相挈至县，洗沐，更易衣服。复至滇，迎其家而共处焉。夫妇皆年逾九十卒。江津人至今传为盛事。夫守节尚不难，难独处榛莽中四十年，蛇虎不害，疾疠不侵，完其节以待夫之至；又得共享升平者三十载，是非天之哀其志而默相成就之不至此。

律例之精微

家叔祖仲山先生尝言："近人诗文、制器均不如古，惟有三事远胜古人：一律例之细也，一弈艺之工也，一窑器之精也。"余于博弈不肯用心，窑物不甚措意，独律例则数年州县，颇能极思研虑，而叹其准情酌理，凑乎精微，平衡至当，真非古人所能尽也。试举一事言之：在青浦日，七宝乡人获送一拒捕伤事主之贼。盖乡人家有布机，布已织成，尚未取下；有远邻人窥见之，夜入其室，取剪剪布，乡人闻声起逐，贼弃布而走。追至河畔，贼下水逸，事主亦泅水执之，贼惶遽以刀划其臂，皮破而手不释，遂就擒。事主之状曰："贼以刃伤之。"贼则谓："并未带刀，乃是机上主人之剪耳。"余验其伤，是刃非剪明甚。而贼坚称是剪非刃，加之刑吓，矢口不移。事主则必欲实其为刃，并声称若不审定是刃伤，渠必上控云云。盖贼因携刃伤罪重，思避重而就轻；事主则恨贼欲置之死地，故不肯迁就其辞而认为剪也。余饬差弔取其剪，比对伤痕，赃属不符，而贼刃则无有。讯之事主及乡里，皆云刃经贼掷之河中，捞不可得。余因令事主及里邻各具刃伤切结，以众供确凿，定案，事主等均允服而退。独贼痛哭不已，谓生平未惯行窃，此是第一次，恳求宽释等情。余置若不闻，促令收禁。是案遂结矣。比解府时，贼又哭求，谓是剪非刃。余笑曰："事主已救汝命，汝何以自欲寻死乎？查例载：赃未入手而拒捕者，绞监候，逾年则灭等；赃已入手而拒捕者，绞决，归于情赃而不灭等。此案，布尚未剪下，则赃未入手也。若携事主之剪，则赃已入手矣，汝何必欲赃之入手乎！"乃悟而叩头云。然余尝举是案以询人，人皆谓刃重而剪轻，告以例意，乃复恍然，此真是例之细处。若使尔日事主晓此例，则必附会贼之词而置之死地矣。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钟表上罗马字

钟表上记时辰之洋字，乃是罗马国书，一点钟则"一"字也，二点则"二"字也，以次递推，至十二而止。此是字，而非中国之所谓码子者。

僧尼秽迹

同治癸酉，吴县之海宏寺僧与益寿庵尼，经人控其奸私。邑令高君碧湄讯得实，僧鞭一百，递解回籍；尼则勒令即还俗。寺与庵均封闭入官，寺改为管粮通判署，庵改为清粮公局。数百年琳宫梵宇，一旦毁于淫汙僧尼之手，可为慨叹。闻尚有牵涉，高君不复追究。嗟乎！妇女入庙烧香，久著明禁，奈何甘于犯禁，复市秽声，诚何心哉！

糊涂官

福建有秦某者，官莆田令。正月，署中宴客演剧，演至雷峰塔许仙合钵事，秦忽大怒，呼吏执许仙下堂笞之，优人诉曰："某戏子，非许仙也。"秦曰："吾原知尔戏子，若真许仙，则笞死矣！"一时传以为笑。江苏同官某者，摄太仓一令。方审案，突有一人上堂呼冤，诉子业剃头而忤逆者。某以渎扰，叱令驱出。案毕退堂，忽忆有剃头父呈忤逆事，即令役速将在署剃头之人缚至，某一见大怒曰："尔奈何忤逆其父！"叱令重责至一百。其人昂首辨曰："小人实系早年丧父者。"某始恍然。满堂书役皆匿笑而散。因记黔中苗人称天子为"京里老皇帝"，称大小官府皆曰"皇帝"，其私称官府则曰"矇"。粤西猺人称官府曰"瞎"。噫！"矇"、"瞎"之称，殆《春秋》一字之褒与？窃谓若二君，真当之而无愧者也。又闻有北人任淮安令，民有控鸡奸者，诉曰："将男作女"。官不解其故，叱曰："江南下雨，与尔江北何干？"众为哄堂大笑。既询知其故，乃为判断。此则语音之误，非二公之伦矣。

梦阅场屋文

海盐徐小云鸿胪用仪，初官户部主事，困于场屋。咸丰乙卯乡试，与钱子密吏部应溥同寓。场事毕，钱索阅其文，小云以屡次被落，心志甚灰，不复默出；固索，固弗与。一日，钱笑谓之曰："子文靳不与吾阅，今吾乃熟诵子之文矣。因默背其起讲、提比，无一字误。小云大惊，固询，固勿告；索盛享，允之，乃言曰："吾前夕梦至一处，宫阙巍峨，大殿上设公座五，气象森严，吾不敢登。其对面一殿，亦有公座三，座上人皆绛衣纱帽，前朝服色，若阅卷然。吾因历阶而升，潜从其后窥之，见中座者手取一卷，卷面则君之姓名也，阅者执卷吟哦，吾亦将君文强记之。阅竟，见取笔圈点讫，乃反其卷面上批曰：'第八名'忽回顾见吾，询曰：'尔何人？'答曰：'亦乡试者。'则曰：'尔不中。'指门外一处曰：'尔之卷在彼。'吾因下阶至其处，见卷皆以红纸束之，方欲取卷，突有数人叱曰：'尔安得窃视！'吾因指殿上者曰：'是伊等命我来。'其人曰：'尔不必阅，将来自当送与尔阅也。'遽挥吾出，遂醒。醒而君文历历在目，君必售矣！"比榜发，子云果中式第八名。校勘试卷圈点，与钱梦中所见者无异。钱则挑取誊录，其卷由礼部咨送吏部，果是送来阅者，亦奇矣哉！小云之弟次云，为余侄婿，咸丰己未乡试，第三场病甚，不能人试，乃头场文已中解元，因少一场，不能取录，主司极为惋惜，刊其文于闱墨后焉。子密梦事，其侄伯声太守为余言如是。

姓之变更

今世之姓，代有变更。如我海宁陈氏之出于高也，圣祖皇帝以文简相国奏辩知之。至高宗皇帝，遂命文勤相国与汉军高文良公联族谊焉。嘉兴钱文端公及萚石宗伯，本姓何，近日合肥李相国本姓许，则人知之者鲜矣。然由海宁陈氏复承异姓者，如杭州张简松先生云璈，及道光丙午举人戴陈常，皆是。幼时常记先大夫言，嘉庆年间，需次东河，遇南河河道总督司马公，自言是海宁陈氏，于康熙初年，承外祖姓为司马氏，呼先大父为侄。余检之宗谱，此一支竟无从考。今并公之籍贯而忘之，将来更不可考矣。至取异姓为后者，苏州吴修撰信中，系给谏玉崧游幕广东途中所收养者。修撰状元及第归，给谏乃告之，俾迎养其母。人称给谏之盛德。又闻乾隆时某相国，其封翁官石门少尉，乞养民家子，带归。后公以状元提督浙江学政，遣访其家，止有一兄，为杇工糊口，人劝之往，则曰："彼自为学政，我自为泥水耳。"人咸叹此人之高致为不可及。

西国近事汇编

外国之新报，即中国之邸抄也，阅之可得各国之情形，即可知天下之大局。冯竹儒观察令美国人金楷理口译之，历城蔡锡龄笔述之，汇为一册，名曰《西国近事汇编》，诚留心世事之学也。余摘录其事之有关系中外之大计者若干条，登之于左：

俄国太子以德意志国之强也，而深恶之，然亦无可制之也，故欲与之和，以为利焉（按：德意志即布国）。

布世子朝于俄都，俄王易布国衣冠郊迎五十里，馆于别宫，酌酒上寿。布世子避席举手谢，复以巨觞觞俄王。酒酣情洽，携手同步，度廊榭，入园亭，登楼倚槛，东指而言曰："俄前王于六十年前有法之师，而奥与贵国皆有劳焉。去年师丹之战，大功克成，席卷余威震于列国。格士丹城之会约，载：欧洲诸王如有事侵掠谋并吞者，二国共击之。用能边警无闻，与民休息，俾海隅苍生得享承平之福者，皆贤王之德、世子之功也。"世子逊谢而对曰："西洋诸国，俄为大。倘蒙加惠邻封，共成此志，则受赐多矣。愿大王无忘此言。"拜辞而出。

英国新报述瑞典国之新报曰：布虎狼之国也，非尽天下之地、臣各国之王，其意不餍。八年前，奥国助布国取丹麦国之地，布已取地，即举兵攻之。今奥国无权，听布国之命矣。六年前，布攻奥之时，法国不助奥国，所以布得胜而强。二年前，布国攻法国，亦取其地，而英国与俄国未尝助法国也。后俄国驶兵船于黑海，英国恶之；然俄国之有兵船于黑海，布实许之，是俄受布之惠也。布日强矣，不数年后，俄、布两国必有战争之事，俄国败而布国更强矣。当今之计，莫如各国连和以拒布，或可免灭亡之祸也。

布王拟裁战兵，议员德尔伯克曰："增之不暇，何减也！自古败亡之祸，多萌于全盛之时，何则？大捷之后，其气必骄，骄则懈，懈则无备。君垂裳以受贺，臣拜手以歌功，或矜其谋，或负其勇，请田园，市第宅，侈声伎之乐，竭视听之娱，方且谓兵强地广，一世之雄也；金城汤池，万世之业也。左顾右盼，以为无敌于天下。而孰知丧师失地者，积愤生虑，积虑生谋，拥训练之兵，日伺其隙，待时而发，誓雪耻而甘心焉。以彼之愤，乘我之骄，其不致败坏决裂、为天下笑者，几何哉？我军入法都，虏法王，法人之怨深矣，誓墨未乾而饷银缓纳，悔约之情见矣。愿王以法为戒，勿为所乘，则幸矣。"

法、德之战，德属拜宴国王以师从，累建殊勋。现稽兵籍，计：战殁者，武员一百六十二人，兵一千五百九十七人，重伤者，武员二百六十一人，兵二万五百九十八人，被擒者，武员二十二人，兵一千零八十三人；逃者，武员二人，兵三千三百六十三人；失马一千五百四十九匹。注册以上德王，王顾谓左右曰："甚矣，兵之不可轻用也！彼丧师失地者，骸骨积如邱山，肝脑涂于原野，杀戮之惨无论矣。即战无不克、攻无不胜，如我军之入法都，虏法王，厥功甚伟，而按军籍以稽之，损折之数，人百而我亦十焉。此犹仅为战阵言之也。当夫两军相搏，转战千里，居民出走，仓皇避兵，呼号之声，颠连之状，真有耳不忍闻、目不忍睹者。哀此黎元何辜，一旦罹兹锋镝也。自今以往，非衅启邻对、师先加我，而妄谈兵事、争尚武功者，罪之。"

德国减境内赋税，其制分上、中、下户，以次递减。田愈少者，则税愈轻。又筑书观千楹，中建层楼，方广八百尺，以每岁税余购各国古今书籍，藏贮其中，士人往观，概不之禁。

法人署匿名榜于朝，以讥时政，意甚激昂。内议天津一事，其略曰：民、教相殴，曲直姑置勿论，而以华人二十颗头颅，仅偿一领事之命，犹以为未足。去年民叛其上，童妇操戈，官军攻城，互相屠戮，五万众苍生之命将欲何处索偿耶？中国听其传教，而法君犹以"保卫"为言，意之逐，布之禁，何置若罔闻也。

法人会议曰："今之中国，非复十年前之中国矣。制造皆宗西法，而酌为变通，其林明敦枪队，操演纯熟者计六万人，诚劲敌也。遇有两国交涉事务，须揣度情理，毋与为难。"

法国兵额日增，需饷甚钜，兵部之费倍于礼部，布人疑之，相臣毕士麻克乃致书于首领曰："大国一困于兵事，再困于叛民，内侮外侵，噫！甚矣惫。为执事计，大兵之后，宜招集流亡，存邺孤寡，舒民困则莫如蠲赋税，释邻疑则莫如裁战兵，胡计不出此，惟增兵益饷之是务哉？且国势之强弱，视乎人，而不系乎兵力之多寡。法当十余年前，兵额半近时，而用以伐奥国，则割壤连城；伐安南，则辟地千里。当是时也，席卷余威震于列国，小国属焉，大国朝焉，莫不谓法之强无敌于天下也。于是增郡兵，广戍守。前岁以睚眦之怨，兴问罪之师，以强伐弱易与耳，乃一战而败于蔑士，再战而败于师丹，三战而都城举，和议成矣。昔者之兵力半于今，而胜；今者兵力倍于昔，而败。自强之道或别有在与，更有请者。偿款一千兆，期以三年，限逾半矣，而仅缴十之四，余款尚钜，今执事不绸缪于先事，而军旅之是求，岂将以弹丸、锋刃踊跃相偿哉？外臣敢请。"首领报之曰："欠缴钜款，敢不克期以偿？来书谆谆，然以增兵益饷为言，敝邑已知罪矣。引咎不遑，何容置辩？第隐忍不言，罪戾更深，将何以释猜嫌而承明教也？夫布王恩德施于法者厚矣，大矣。我有故地，布王复之；我有叛民，布王除之；我有逋负，布王缓之。此恩此德，苟有人心，宜如何图报？敢萌异志而蓄阴谋哉！境内额兵所以稍增广而加训练者，良以余烬重收，国既内空，邻将来伐，布之所与，邻之所取，若不预为之备，恐重以覆亡之祸，贻大国忧。弹丸、锋刃之偿，则吾岂敢？"云云。

英国武员改水雷之制，创而新之，曰鱼雷。度敌船之远近，运以电气，能自行水底以击之。试以木筏，信然，颇自矜喜。其僚友曰："噫，作法自弊矣！我既用以攻人，人亦用以攻我，则新造数十号铁甲兵船，恐不敷他国试鱼雷之用耳！"

英、美二国议员会议花旗船款于瑞士国。美人曰："当南北分争时，尔国不以输舟转售，何至焚我商船，减我税额？且兵连祸结，何至四年之久哉！夫船款之应偿，无论矣。他如税额之所亏、饷需之所费，苟不取诸大国，则数百兆金钱之债，将从何处索偿哉！"英人不能对，权拟约稿请命于朝。英王报可。署券而归，君相次第慰劳曰："先生休矣。"仍入议院视事如前。浃旬，忽召该院而责之曰："所议者船款，并无饷需、税额之是求也。"该员曰："请命报可，而后约成，非敢专也。"于是众皆哗然曰："谁主是议者？"君相默然而罢。盖约稿达于上院，上院呈诸英相，英相未经启视，遽进英王，王复置之内寝。翌日漫报之曰："可。"迨览及，已隔数旬矣。因循误事，以致莫可挽回。识者于以卜英政之衰。

英驻上海领事默赫斯以事召回，谒君相毕，令赴讲院敷陈中国近事，以广见闻。兹摘译其有关时事者二节。一论中外之势曰：在昔通商，往来互市，止于外口，自一千八百五十二年，有粤东之盟，西商遂通于内地。事涉危疑，两情相贼，纷然杂处垂三十年，利归于西，怨起于华，永为相好之言，恐未可恃也。一论华、英之交曰：风俗迥殊，异言异服，虽西士无相猜之意，而华人有非类之嫌。我国官商偶出，或车或徒，咸背指而连呼曰"洋鬼子，洋鬼子"，言之者自鸣得意，闻之者殊觉难堪。蠢兹村愚，取人以貌，犹其末也。曾见中国大臣出使外洋者，行趁轮船，至坚迅也，不闻曰"美哉舟乎"，但曰"事机巧而已"。馆以重楼，至华美也，不闻曰"美哉室乎"，但曰"事奢靡而已"。恶其人矣，复憎其物，安望其加惠远人、久托宇下乎？宠之曰"友邦"，称之曰"邻国"，虚与委蛇，特时未可耳。其意以为势似合而实离，交似亲而实疏云。

英国旧臣保儿令当，一千八百五十八年曾为驻华

使臣，兹刊旧时日记，流布欧洲。其略曰：中国之治民也，为道甚大，制礼其严，统之以尊亲，联之以恩义，上下相维，不敢犯、亦不忍犯。非若西国导民以利，徒以机械相倾，心思愈灵，风俗愈薄，纷纷然群斥华人之愚，而不知华人正有以识其陋矣。

英新报有论时势者曰：各国之志，皆苦于用兵，惟防海备边、通商修好之是务。虽近岁布有破敌之功，法有行成之耻，而旧好克敦，不为已甚。和议既成，兵事旋解。此诚与民休息，安养无事之时也。鲸吞其志，蚕食其谋，所不可测者，俄人耳。何则？俄之地倍诸大国，而财仅埒于次国，近膏腴之地，而不能全为己有也。且俄非不欲侈其西封，觊觎既久而不敢构难于欧洲者，只以德、奥新盟，相为唇齿，倘擅构兵端，胜负尚不可知，而况奥为之助乎。此俄之所以甘辞厚币，结德国欢，而愿为永好也。夫既不得志于西，必将逞之于东矣。印度物产富饶，商民辐辏，俄人久欲得之而甘心，然必假道于华边，以图进取。现拟沿中国边界营造火输车路，自满洲而蒙古，而甘肃，输路通，则印度危。无印度，是无英国也。我国必盟约欧洲，自西而牵制之，毋使滋蔓，则几矣。

又曰："俄人拟造火输车路，以达满洲、蒙古，现遣其郡王暨世爵人员，会议于境上。俄人详察中国山川形势，绘图刊藏兵部。布人购之，与中国善本舆图较，犹不若其缜密，而于边省尤加详焉。于陆路则形之曲直也，纡捷也，险阻、平坦也，林木之疏密、溪山之高深也。于水则势之顺逆也，向背也，阔狭、浅深也，岛屿之萦迴、滩港之出入也。某水某山，靡不撰说、绘图，瞭如指掌。夫然有以观俄人之志矣。

俄王谕外部，函致驻华暨驻英使臣云：俄壤东界满洲，西连印度，互市其间者，半系俄人。近岁稍展其界，便通商耳，初无他意也。邻不加察，疑惧日深，遂目俄为虎狼之国，诬我甚矣。希将此意咸使闻之。

英议院于放院时，议明年税务云：历年各物所得之税，皆日有所增，惟印度鸦片烟土税，向得银八百万磅，兹渐减至六百万磅。盖以中国四川、河南等处广种罂粟，其制渐精，食之者亦渐广，恐数年之后，将无税可征矣。

布王革教人掌各郡书院之例，从相臣毕士麻克之议也。其略曰：国势之强弱，系乎民；民心之邪正，视乎学；而学之从违向背，则以蒙养为基、先入为主。自教人掌院之例兴，四方之民肄业于院者，耳染目濡，受其蛊惑，所闻如是，所见如是，所行亦如是，执迷不悟，久假不归，知有教主而不知有君上，诚人心风俗之大患也。夫人之于身也，无病则防之，有病则药之；教人病国，独不思所以去之，何明于治身而昧于治国与？请即禁令专主，改各郡书院统于礼曹，云云。布王复示：禁通国各书院肄业诸生有阴习教事者，逐之。意王欲毁罗马城教会堂若干所，盖天主教中会徒不少，每会分建总会堂一区，凡会中之长皆居于此，以教王在罗马城，便于朝见也。意王欲斥教人而先毁其会堂，洵可谓正本清源，法良意美矣。而教王怒甚，谕其相臣曰："意大利国，盲国也；王，伪王也。溯会堂起建之始，已历一千一百年，教人之往来必于是，辨论必于是，耳目之所寄，一旦废之，是聋瞽我也。于私图则便矣。其如天下各国何！"

西国婚姻，无礼教之防，凡男女相悦，父母允之，乃同往谒诸神甫，男曰："愿为若夫。"女曰："愿为若妇。"神甫双执其手曰："无悔。"曰："谨受教。"遂偕归而室家焉。现意王既还都罗马，蔚然中兴，敕议院更定婚制，革教人主婚之例，由两姓父母请于该管官。教主恶夺其权，而亦莫可如何也。

英阿尔兰岛伯而法斯城？耶稣教人与天主教人忿争，各聚众数千人，短衣巷战，互皆杀伤。耶稣教人分为队，升屋者数百人，飞瓦下击；天主教人遂纵火焚之，烟焰烛天，历三昼夜，火光中闻风声，鼓声，战斗声，号哭声，椽瓦爆烈声，车驰马逐声，鸡鸣犬吠声，嘈嘈然一时毕集。本境巡捕一千四百五十人，马步军二千七百人，竟不能弹压，驰告都省，发兵镇抚之。

美国首领拟减税以劝耕，饬户部查去年畿内赋税正供，计英银钱三百八十三兆，年终核对用款，尚存八十六兆。刻酌免三十六兆，其余五十兆暂征以偿民项。茶税每年例得银钱二千万元，现尽免之；并减各杂税三千万元。赋税既轻，商民益富，自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六月（即中国同治十年）至七十二年五月（同治十一年），增造火轮车路七千五百英里。四一千八百七十二年七月初三日，欧洲各国派员会议律法于伦敦，各处绅耆亦与焉。计会议者：日耳曼支派如英、德、奥各国，罗马支派如法兰西、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各国，共派员三十七人，有数人为刑司，数人为议员，数人为掌院。

土耳其王委政相臣，境内大治，布、奥皆遣使与之修好。兹复上言曰："郡县长吏俸钱太薄，是导贪也，宜递增之。"俄王遣其弟偕世爵大臣聘于土京，其大臣卡里拍沙致国王之意曰："敝邑褊小，介于大国之间，昔惟法人是赖，今败于布，势难复振。近闻俄、布、奥为伯灵之会，修王业于欧洲，倘邀三王之灵宠，徼惠敝邑，共敦永好，凡有征伐之事，敢不悉率敝赋以从？"

俄、德、奥三主会次，各稽本国军籍，合三国之兵数，与欧洲各国相较，则国之大小、势之强弱见矣。俄国：陆兵计一百三十六万二千三十四人，所属亚西亚境可萨克兵不与此数；马计三十四万四千七百六十四匹，炮计二千零八十四尊。奥斯马加国：陆兵计九十六万三千零五十一人，马计十三万二千三百二十二匹，炮计一千四百二十二尊。德意志国：陆兵计一百零五万二千五百零六人，而在籍听调者不与焉；马计二十三万九千三百二十四匹，炮计二千零二十二尊。法国：陆兵计五十万五千五百三十七人，马计十一万三千九百三十九匹，炮计九百八十四尊。意国：陆兵计五十万零一千九百九十七人，马计四十三万四百七十二匹，炮计七百二十尊。英国：陆兵计四十七万零七百六十九人，马计四万二千八百五十六匹，炮计三百三十六尊。比国：陆兵

计九万九千八百七十七人，马计一万二千零三十四匹，炮计一百二十尊。荷国：陆兵计六万六千七百六十四人，马计八千五百匹，炮计一百零八尊。丹马国：陆兵计五万一千八百七十二人，马计九千三百八十四匹，炮计九十尊。土国：陆兵计五十四万五千九百三十八人，马计六万八千八百三十四匹，炮计七百三十二尊。西班牙：陆兵计二十一万六千九百九十四人，马计三万零二百五十二匹，炮计四百五十六尊。

俄人谓中国近畿各口守御甚严，大沽口增筑炮台，驾克虏伯大炮六尊，并开垣道，以通天津。十年前时，西船至此不易，今更因险设防，声援相应，金汤之固，洵足资拱卫矣。

布报谓：中国相臣大吏近时译阅新报，皆能深悉各国情形，知法国新败，布国新合；奥惧内变，有分裂之虞；俄患内虚，惟农桑是务；英国之志只在通商，且与中国最亲；他国亦愿结中国欢，云云。

右所录各条，皆关涉中外大局者。方今外国以俄、布为强，大英则少懦矣。故其计画亦以保守疆圉为亟，而俄、布则颇以不肯用兵自明；第英人谋国深远，终为之备。虽然，当强邻逼处之时，岂特英人当备已哉！有国家者，固宜深长思也。

应敏斋精于折狱

折狱之难也，余前记三江营眼线证广勇一案，以为眼线不足恃。然其所以必欲诬陷广勇者，其故终不能明。今年在苏见应敏斋方伯，乃知方伯平反此狱，亦大费苦心。盖广勇解赴江宁之后，署制军何公入吴镇军之言，必欲诛之；承审官孙观察、蒋太守均悉其冤，而为线勇所持，终不能决。方伯既将上海前后县及江宁承审各官所得冤滥之意一一剖陈，制军始悟，令方伯再讯。讯之，而事益明白，独无如营弁执之坚，线勇又证之力。方伯乃谓之曰："若辈必不肯已，我将此案之实在情形一齐发露后，再讯何如？"于是惧而输服，爰书乃定。盖方伯赴宁时先访得炮船与贼战败时，一船弁勇尽死，其眼线之勇，并非本船之人，特营官思避处分而为之，冀获数盗以自解。吴镇军初不之知，何制军又安从知之？方伯研讯真情，复得将一船兵勇害尽之实供，既两得其情，故一斥之而立解也。方伯在廉访任，遇有命盗案件，恒惧其枉，靡不悉心研鞫，州县颇苦其驳诘，然狱少冤民矣。余尝记其二事：一为上海县案：先是，苏州妇因避难，携其已嫁女至上海者，贼退后女不归苏，而另与一人为夫妇，即俗所谓姘头也。妇利其资，而不之禁。如是者有年，婿在苏不知也。久之，其人资罄，女出佣于巨室以自给，然归来则相处如故。又久之，妇以乏资厌其人，遂声言苏婿来索，将挈女去。席卷所有登舟，舟尚未发，妇适以故上岸，其人寻至，爰携女共逃。妇归，女失，觅之不得，乃欲诈巨室，谓其匿女，索扰久之，无所获；忿而服鸦片以往，毒发遂毙。县谳谓妇死缘婿索女故，女因奸致母自尽，科以死罪。狱上，公细询其情，阅全案，无婿家一词，疑之。乃密饬吴县令提其婿到，则始终茫然不知有是事。是妇自死于索诈矣。于是仅科女以奸罪完结。一为无锡盗案：屡承屡翻，而赃据凿确，即发审局诸委员亦以为真盗也。公亲提研讯，见事主则长而大，盗乃矮而小。究诘再四，事主但认赃为据。公因取赃衣反覆视之，遽呼事主前，指一马褂曰："此汝之服耶？"对曰："然。"即令衣之，乃短小甚；呼盗使服，则却称其体。盗乃泣而呼曰："今日见青天矣！此固我之衣也。"盖无锡是年盗案层出，一无破获，捕役惧比，因获一人强之承，复嘱事主强之认，冀逭其责耳。后经事主历历供出，公大笑，重责捕役，而取一长大之马褂赐事主服之去，曰："以后终当为尔得盗，毋代捕诬人也！"公自言："此二案案情均在目前，承审官自不留心耳，敢矜以为神哉？"

红楼梦之贻祸

淫书以《红楼梦》为最，盖描摩痴男女情性，其字面绝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为之移。所谓"大盗不操干矛"也。丰润丁雨生中丞巡抚江苏时，严行禁止，而卒不能绝，则以文人学士多好之之故。余弱冠时，读书杭州，闻有某贾人女明艳，工诗，以酷嗜《红楼梦》致成瘵疾。当绵缀时，父母以是书贻祸，取投之火，女在床乃大哭曰："奈何烧杀我宝玉！"遂死。杭州人传以为笑。此书乃康熙年间江宁织造曹楝亭之子雪芹所撰。楝亭在官有贤声，与江宁知府陈鹏年素不相得，及陈被陷，乃密疏荐之，人尤以为贤。至嘉庆年间，其曾孙曹勋以贫故入林清天理教。林为逆，勋被诛，覆其宗。世以为撰是书之果报焉。

剖解尸骸验病

同治壬申春，余在上海县任，闻英国领事官某病卒。适因公事出城，过其门，见洋人聚集甚众，以为送殓也。然外国例：死者不吊。因使人问之，则曰："领事以嗽疾死，医士以为必嗽断一筋所致，故剖其胸腹视之。人之聚观以此也。"向来外国人身死，若医士不能悉其病源，则必剖割视之，察其病所在，乃笔之书，家人从不之阻，亦并无以为戚者。余阅《南史》：沛郡唐赐饮比村唐氏酒还，得病，吐蛊二十余物。赐妻张从赐临终言，刳验五脏，悉皆糜碎。尚书顾觊之议张忍行刳腹，子副又不禁止，论母子弃市。刘勰争之不能得，诏：如觊之议，垂为科例。由外国观之，张氏母子岂非冤死哉！

盗案被诬

桐乡沈茂亭司马宝樾，早岁乏嗣，而好施不倦。晚年得二子，人称作善之报。尝为余言，伊叔晓沧先生炳垣作令时，因公赴省，会发审局有盗案未承，太守命往鞫之。盗一见先生，即呼曰："公非曾任新阳县之'沈青天'乎？"曰："然。"则哭曰："吾家门首堆积稻草，不知何时人以摺匣藏吾堆中，今官以抢劫摺差，指匣为凭，入吾死罪。夫吾果为盗，抢得摺匣，当藏之家中；即不然，

亦且毁以灭迹，安有置之门外草中，示人共见之理?”先生研讯再四，知为被诬，即白之太守，请为昭雪。太守以原问官张某持之坚，不肯置力，第曰：“子能平反斯狱，甚善，然嗣后不得真盗，当惟君是问。”先生遂谢去，不复再审。越一年，先生在苏适当午饭，有仆人自外至，曰：“今日市中决囚，抢摺差之盗犯已正法矣。”先生闻言，不觉吐饭满地。次日，乃知是日张某亦当午饭，忽无故立起大呼，扑地死。

偿债猪

茂亭又言，渠乡富人精于榷算，有乡人某，借钱十二千，已还，而忘未取约，遂重索之。某不得已，即再还之。越十余年，富人死，而某家生一猪，甚肥腯，将宰而货其肉。是夕，屠人某梦富人哀诉云：“我不合重收某家钱十二千，冥谪为猪偿其债，明日请君往杀之。猪白质而黑章者，即我也。乞君勿杀，而告我家往赎之，感且不朽!”次日，某果邀屠杀猪，屠至，验其猪之毛色，果信，遂不肯杀。某触前事忿，且喜，即牵猪呼其名而诮之，猪人立而啼，某大惊扑地，病月余始愈。传闻远近，富人子遂备价赎之归。

雍正朝不识鸦片烟

道光年间，查禁鸦片烟甚严，吸食者罪至缳首。盖此物在国初以能淫荡人心，贻患不浅。蒙世宗饬部议覆定例，通行禁止，兴贩者枷杖后发边卫充军，罪名固綦重矣。自通商开禁之后，贩烟者乃称巨商，且欲以捐款上邀议叙。余任厘局提调时，曾力拒之，而其意未已也。前数年复申此议，丁雨生中丞不许，乃止。然已流毒海内，虽十室之邑，必有烟馆，游手之人嗜之若命，有心世教者无不痛心疾首也。近阅雍正七年福建巡抚刘世明奏称：漳州府知府李国治拿得行户陈远鸦片三十四斤，拟以军罪。而陈远于巡抚过堂时，坚称鸦片原系药材必需，并非做就之鸦片烟。当传药铺户认验，供称“药名鸦片，熬膏药用的；又可制鸦片丸，医治痢疾。这是并未做成烟的鸦片”，等语。巡抚因谓：“鸦片为医家需用之药品，可疗病，惟加入烟草始淫荡害人，为干犯例禁之物。李国治以陈远家藏之鸦片为鸦片烟，甚属乖谬，应照故入人罪，列款题参。”云云。阅之不禁失笑。夫鸦片即鸦片烟，岂又须加入烟草乃成鸦片烟之事？足见当时吸食者极少，故尚不识鸦片烟为何物耳。

东洋参

日本国所产之东洋参，江、浙诸省盛行之，医家或以为胜于高丽者，因其肥大也。今阅其国人盐谷世宏《日光从轸录》所记云“会津七里村有参圃，享保中所创种，以日光高寒，土必宜参，乃求韩种以播焉。根荄果茂，仍遍种于北土。诸侯官参之利，遂溥天下”，等语，则直是高丽之种参耳，何足重哉！记之以破世惑。

于忠肃谏易储疏

世之论古者，每以诸葛武侯不阻伐吴，于忠肃公不谏易储为惜。余谓：世远年湮，简编缺佚，庸知二公当日之不谏阻者？况陈《志》明载：武侯言：“法孝直若在，必能止主上此行。”是武侯曾经言之，特不能止之耳。至《明史于忠肃本传》亦不详公谏易储事，后世遂以为疑。天台齐次风侍郎未第时，曾梦于公来谒，与之抗礼，谓曰：“昔英庙易储，某实有疏谏；留中不发，君他日幸物色之。”后侍郎预修《明纪》，入皇史宬，遍检三日而不得，曾作诗记其事，然人犹以梦寐之事为未足凭。比邵二云学士检得通政使档册，有于谦一本，为易储事，而公冤乃得白。究恨未见公之谏疏也。兹阅海宁吴槎客骞《拜经楼诗话》所载，乡前辈张侍轩先生跋仁和阮泰元氏读于公《旌功录志感诗》，序斯录在壬午夏，(嘉靖元年。)先祖桧屏公永诀时，手授泰元云：予供事《实录》，获睹谏易储一疏，宪宗简及，为之流涕。又有请复储二疏，英宗未及简发。为人臣者当以肃愍为法”，云云。按阮氏所云三疏，人鲜知者。独惜阮泰元当时既有此本，不即以刊入公集中，至久而遗佚，为可痛恨也！然公之事于此益明，故亟志之。

卷　九

余于同治壬申曾著《笔记》八卷，德清俞荫甫太史劝令付梓。两年来，索阅者甚夥，因之时时有人以新事来相告语，余亦藉此破岑寂，过而听焉，或过而忘之，或过而存之，皆付之无心而已。今年长夏酷暑，适婧微疴，杜门不出者累月，闲居无事，只以笔墨自娱。追忆旧闻，并参新得，日或记数纸，或数日记一纸，投笔之余，随手散弃，不复再检，盖不过以之消磨日月，初非欲再续前书也。秋冬之间，忽见案头有一新册，阅之，乃儿子德浚、德嵩拾余所弃，抄录而成者。读之，尚觉足资掌故，因略加排检，又益以近事及偶记者补缀之。复得四卷，不更别为名目，仍续于前记之后。自兹以往，倘天假之年，异日或再有所撰述，则如近时纪文达之《笔记》五种、前时洪容斋之《夷坚》十集也，亦无不可。光绪纪元，岁在乙亥，斗指丑，哉生魄。庸闲老人识于梧桐乡佳晴喜雨快雪之堂，时年六十有四。

南汇三忠

道光辛丑，侯官林文忠公有新疆之役，暂寓武林外舅闻蓝樵先生家。时余锐意经世之学，以所撰《筹边策》、《屯田议》等作呈教，公颇叹赏，目为贾生之才，谓以海运卫海疆，及垦荒土以资战士，皆他日所必行者。后公督陕甘，果兴屯政。惟今日以轮船运漕，则公不及见矣。公濒行谓余曰：“本朝有两篇大文字，子曾见之乎?”盖指关中李天生检讨因笃之《陈情表》，及南汇叶忠节侍郎映榴之《殉难遗疏》也。天生之《表》，余曾读之，较令伯之文，更为肫挚。独忠节《疏》，遍访不能得。忠节为余六世祖姑丈，当忠节殉义时，我祖姑承遗命奉姑太夫人由窦而出，得免于难。归家后，上事迈姑，下

抚弱子，仰承天眷，遂大叶氏之门，《家乘外传》艳称之。余于同治丁卯摄宰南汇，忠节裔孙东轩广文来谒，以公遗稿相赠，始得见其《疏》。忠义之气，炳若日星，洵为昭代第一篇文字。会丁雨生中丞巡抚江苏，兴举废坠，余因详请以境内晋忠臣长合乡侯袁山松、南宋忠臣将军鲍廉及忠节之墓列入祀典，春秋遣官致祭。中丞允行，咨部立案。从此三忠之祀，永垂千古。然忠节子孙至今蕃衍，袁、鲍二公后裔无人，则重赖此天家一瓣香矣。

变　颂

说《诗》者，多言变《风》、变《雅》，宋金华王氏柏，独以《鲁颂》、《商颂》为变颂，其说盖本之唐成伯瑜（玙）《毛诗指说》。夫《风》、《雅》既有变，则《颂》之有变，亦理也，况出于先儒之说乎。

举人进士国子生之沿革

世重举人、进士，谓为科甲出身；不知唐时始有举人、进士之目，皆系未第者之通名。天宝十二载，敕天下举人不得言乡贡，皆须补国子及郡学生。广德二年，制京兆府进士，并令补国子生，其已及第者，乃称前进士。明初，国子生有迳授藩臬大官者，今则国子生极轻，盖以入赀者得之耳。

测远镜

远镜至今日之欧洲而精极矣，用以测月，月中显有凹凸之形；测日，则见太阳边体龃龉如锯齿，日面有浮游黑点，大小多寡不一；测金星，则见有消长，亦如月之上弦、下弦。此皆古人所未见者也，然非在上海用西人之远镜，亦不能知也。

纥字也不识

世俗讥人曰"汝瞎字也不识"，此"纥"字之误也。鲁臧孙纥及孔子之父叔梁纥，皆音恨发反，而世人多呼为"核"。唐萧颖士轻薄，同人误呼武仲名，因笑曰："汝纥字也不识。"流俗传讹，遂以"瞎"字当之；仍呼"纥"为"核"，两失之矣。

读书句读之舛误

宋穆脩负才使气，中年偃蹇，尝以《柳子厚文集》镂版印数百部，入都求售。有儒生数人共来缙阅，脩就手夺取，怒视曰："贤若，能诵一篇不失句读者，当以全部奉赠。"遂终岁一部不售。或谓宋世儒生不应掩陋至此，不知我辈幼时，塾师所点句读舛误不少，比壮年稍解文义，自行改正者固多，一时忽略，遂至终身沿讹者，当必尚有，特无人从旁指驳耳。偶阅宋姚宽《西溪丛话》载《左传》句读二条，询之今世读者，大率错误，因备记之，俾知不特学问无穷尽，即句读亦未易明也。"故讲事以度轨（句）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句）采谓之物"。闻晋公子骈胁欲观（句）其裸浴（句）薄而观之。"

诗文借对

今时诗文喜用借对，以寓巧思，盖古人三十四格内之假对也。如"自朱耶之狼狈，致赤子之流离"，以"赤"对"朱"，以"子"对"耶"；"狼狈"，兽名，"流离"，鸟名。此假对之工者，今尚学之。若"厨人具鸡黍，稚子摘杨梅"，以"鸡"对"杨"，盖取"杨"与"羊"同音。"天子居丹扆，廷臣献六箴"，"白发不愁身外事，《六么》且听醉中词"，以"丹"对"六"，盖取"六"与"绿"同音。"苍箓"对"诸姬"，以"诸"为"朱"；"皇眷"对"紫宸"，以"皇"为"黄"之类，古人传以为工，今则不取矣，然其格，不可不知也。

诗文二十四名

诗文有三十四格，又有二十四名，元微之《乐府古题序》所谓"赋、颂、铭、赞、文、诔、箴、诗、行、咏、吟、题、怨、叹、篇、章、操、引、谣、讴、歌、曲、辞、调"是也。

字之别解

解字当以《说文》为正，如董仲舒解"仁义"二字曰"以仁治人，以义治我"，此确论也。原甫则云"仁字从人，义字从我"，则非造文之意矣。许氏说"归"字从堆，从止，从帚。而以从堆为声。林氏则云："从追，于声为近。"似长于许。至"哭"字，许则以从吅，从狱省文。林乃云"象犬嗥"，不亦谬哉！

作字省文

今人作字省文，以"礼"为"礼"，以"处"为"处"，以"与"为"弃"，凡章奏及程文则不敢用，其实皆《说文》本字也。《说文》于"礼"字云：古文；"处"字云：止也，或从"处"；"弃"字云：赐予也，与"与"同。然则避本字不用，何哉？

避讳改名

秦始皇讳政，改正月为端月。汉宣帝讳荀，改荀卿为孙卿。明帝讳庄，改庄光为严光。司马景王讳昭，改昭君为明妃。晋简文郑太后讳阿春，改春秋为阳秋。唐景祖讳虎，改虎林为武林。太宗讳世民，改民部为户部。至今仍而不改，非也。

古人用典之杜撰

古人用书，不必沾沾字面。如班固《文帝叙赞》曰："我德如风，民应如草"，用《论语》"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意也。而潘岳《晋世祖诔》则曰："我德如风，民应如兰。"傅元《四厢乐歌》则曰："上教如风，下应如卉。"彼时无人指摘，今则以为杜撰不通矣。

干支日月风云星雷皆有雌雄

虞喜《天文论》：汉《太初历》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云："岁雄在阏逢，雌在摄提格；月雄在毕，雌在嘴；日雄

在子。"又曰:"甲岁雄也,毕月雄也,陬月雌也。"大抵以十干为岁阳,故谓之雄,十二支为岁阴,故谓之雌。宋玉《风赋》有雄雌风之说。沈约有"雌霓连蜷"之说。《春秋元命包》曰:"阴阳合而为雷,师旷占曰:"春雷始起,其音格格,其霹雳者,所谓雄雷,旱气也;其鸣音音,不大霹雳者,雌雷,水气也。"《孝经雌雄图》出京房《易传》,亦日星占相之书也。是干支、日月、风云、星雷,皆具有雌雄。而今之言阴阳占候者,皆无雄雌二字,询以雄雌之理,亦复不知,盖久失其传矣。

官文书数目字

今官文书,凡数目字文单者,取字画茂密者易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作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是也。然《诗序》"《鸤鸠》刺不壹也",《孟子》"市价不贰",《周礼天官》"参,谓卿三人;伍,谓大夫五人"。则参与三,伍与五通也。肆,则《周礼注》《编悬之四八曰肆"。六六无奇,《马援传》"今更共陆陆"七,则《墨子》"周公夕见漆十士",以此代七。《山海经》"刚山多柒木",变漆为柒,是七之为柒,亦有所因。惟捌、玖、拾三字,并无出处,为借用耳。

鹅与雁本一种

亲迎之礼,近代久不行矣,惟嘉兴尚遵古礼。其奠雁也,以鹅代之。有杭客见而诮之曰:"此奠鹅耳,岂礼也哉?"余解之曰:"今人呼鹅为家雁,其褐色者为雁鹅,而于雁之最大者则称为天鹅,是鹅与雁本一种也。"客以余为强辨,不服。余因取《唐书》所载"太宗时,吐蕃录东赞上书谓:圣功远被,虽雁飞于天,无是速也。鹅犹雁也。遂铸金为鹅以献",云云。示之客,乃语绌而退。

月 忌

月忌为初五、十四、二十三,世俗相沿久矣。术家谓为"廉贞独火",故以为忌。其说不经,实乃《洛书》九宫数耳。宫数起于一,初一一宫,初二二宫,初三三宫,初四四宫,初五则入中宫,中宫为星位之极,至尊之地,在臣民当避忌,故曰月忌。初六六宫,初七七宫,初八八宫,初九九宫,而宫数尽。至初十复至一宫。循环数去,十四日又入中宫,二十三日又入中宫。是以初五、十四、二十三,为月忌也。再,正、五、九不上官之说,亦以月数当至尊之位,人臣宜避耳,非有所谓不祥也。

阅卷宜慎

昔在金华张太守处阅书院卷,题为"宗庙之礼"一节。有用"树灵鲤之鼓"者,同事者笑谓抄怀挟,误写"鼍"字。余谓"鲤"本音驼,皮可冒鼓,字本不误。今俗本李斯《上秦王书刻》作"灵鼍"者,乃真误也。又有一卷用"酒清人渴,肉甘人饥",阅者嫌其语似滑稽,抹之,既乃悟为《礼记》。是知阅卷不可轻于勒帛也。

青紫不指服色言

唐以金紫、银青光禄大夫皆为阶官,此沿袭汉制金印紫绶、银印青绶之称也。汉丞相、太尉皆金印紫绶,御史大夫银印青绶,此三府官之极崇者。夏侯胜曰"经术苟明,取青紫如拾地芥",盖谓此也。自颜师古误以青紫为卿大夫之服,今人言"取青紫如拾芥"事多因之,殊不知汉卿大夫盖未有服青紫者也。故言青紫,当指绶,不当指服。

破窑记亦有所本

宋吕文穆公蒙正之父龟图与其母不相能,并文穆逐出之。困甚,龙门山利涉院僧识其为贵人,延至寺中,凿山岩为龛居之。文穆居其间九年,乃出而应试,遂中状元。又十二年为宰相。其后子孙即石龛以作公祠,名曰"肄业"。富丞相弼为之作记。今人演剧为《破窑记》者,盖本此也。

传名之有幸有不幸

古人建功立名,其传者亦有幸有不幸焉。苏武、于什门均以抗节著,而人但称苏武;王堑、李冰共疏二江,厥功相并,冰庙食千秋,威灵赫濯,堑之劳则并无人知之者矣。臾儿、易牙皆齐之知味者也,牙作乱,负桓公,人本不足道,以孟子称之,遂流传到今;臾儿之名,仅一见于《淮南子》而已。岂非有幸有不幸哉?

资禀之异

《南史》载:刘穆之内总朝政,外供军旅,决断如流,事无壅滞。宾客辐集,求诉百端,远近咨禀,盈阶满室。目览词讼,手答笺记,耳行听受,口并酬对,不相参错,悉皆瞻举。裁有闲暇,手自写书,寻览篇章,校定书籍。其精力聪给,自古未有如此者。宋王楙疑之,谓人心无二用,安有五官兼应如此,而事事皆当,无几微错谬之理?谬谓《史》言之过。殊不知资禀之异,世所恒有,特显晦有时,无人为表白之,遂湮没不彰耳。家康斋弟其晋言:伊本生祖宝摩公,嘉庆年间,自山阴教谕引疾归里,有山阴老友笠舫王君衍梅拿舟相访,公治具款之,延同里朱兹泉先生兆熊作陪,王固名士,朱亦才士也,谭次,公以一图嘱王题百韵诗,时琴斋兄其泰尚幼,命之来,背经书十余本,笠翁心维手写,耳听背书,口谈经史,遇兄所背或有讹处,立即指摘,历历不爽,可谓五官并用矣。席间,二公各竞所能,王举是科《乡试同门录》阅一过,自解元至榜末,其人之年貌、籍贯、三代履历,背诵如流。朱以本年历本缙一周,自元旦至除夕行下干支、星建、吉凶神煞,亦默诵无一字讹。因互相折服焉。然王虽举进士,乃以知县用,复因微罪罢官,落拓以死。朱则仅中副贡,官止龙泉教谕。有《兹泉文稿》行世,稿中"邦畿千里"二句题文,他省抄袭者,两中解元,而先生不沾一第。至其子仁山先生拭之,乃中嘉庆戊辰解元,道光壬午进士云。

仁山先生为兹翁长子,亦禀异质。生弥月后,喃喃能诵堂中对联。四岁就学,学师授以《学庸》,甫读,即能背诵。登进士,授山东东阿县知县,以不长吏治,改

京秩，官礼曹二十年，殚心文学，各省名下士入都者，大抵踵门执经问业，门下士几半天下。而先生虚怀，乐善，爱才，不啻若自口出。余己亥科试，列一等一名，卷归礼部磨勘，先生见余文而赏之。会琴斋兄以会试至都，先生以余名询，诵其文如素习，琴斋甚惊。不知先生任东阿时，县试文三百余首，老年犹能记忆，其过目不忘又如此。年六旬，病噎症，梦数吏报升天曹官。醒即处分后事，克日而没。噫！以笠翁之五官并用，及二朱先生之过目不忘观之，则刘穆之亦未足多矣。王君之见何其小哉！

关侯岳侯之封谥

关侯，蜀始谥壮缪，宋谥义勇，我朝高宗皇帝特谥为忠义，并敕于史书均改正焉。道光年间，又加仁勇二字。至封号，则明已加封三界伏魔大帝。岳侯，南宋始谥忠愍，继更武穆，中改忠武，又改忠文。元加保义二字，明万历亦加封三界靖魔大帝，与关侯并焉。

鉴别书画无真识

世之称鉴别书画，大抵皆凭一己之见，不必尽真识也。其识之精者，不过能辨妍媸耳。近年重钱唐戴文节公山水，虽一扇一楮，价抵兼金，好事者争收藏之。世侄钱伯声太守承其家萚石宗伯画法，花卉妙一时，初不以山水名也。近以世重戴画，偶一临摹，辄觉逼肖，因时时作小幅，署戴名，人争购之。伯声时告余以为笑。前年消夏无事，以文节名作册页十二幅，装潢，交陈仙海司马，戏索廿四金。时某廉访备兵上海，留意翰墨，适欲购文节画，陈以钱作示之，廉访极为赏鉴，即留不还。陈惧以欺获咎，因以实告，廉访笑曰："此子不忍割爱，故造作此语耳！"亟取金如数予之。伯声得重值焉。伯声之画为张子青尚书赏识，余偶举是事告之，尚书言："咸丰年间，偕祁春圃相国入直南书房，蒙文宗召观内府珍秘。见一巨然画手卷，历代名人题跋，无不精绝，惊叹希有。比出，相国告以此卷前曾两见之，于今而三；究之孰真孰赝，却未能辨别也。"则收藏一事，岂易言哉！

左宗棠奏停武职捐例

自事例之开，文武皆有捐纳。同治五年，左爵相总督闽浙时，奏请永远停止武职捐例。大略谓：武营捐班太多，流品混杂，势豪策名右职，藉为护符；劣弁巧躐升阶，专为牟利。一旦夤缘得缺，竟敢靡恶不为。从前报捐之多，实为军政之蠹。至捐例，原为筹饷起见，武职官阶捐纳例银，本属无多，实亦得不偿失云。旋奉俞旨，饬部永远停止。迄今十余年来，武官无复捐班，营伍较前肃清，实爵相一奏之力。然自军兴到今，以战功得官者，尚不胜其拥挤，虽曾文正公奏请以大衔借补小缺（如提督补参、游，总兵补都守之类），有功之人犹未能尽登仕版。门生周广才以花翎参将考补千总，忻喜不置，数年来究未得缺，则以员数猥多，大府亦实无疏通之善策也。

鉴别书画真伪之不易

国初，宋牧仲尚书自谓精于鉴别，凡法书名画，只须远望，便能辨为某人所作，自记于《筠廊偶笔》中，人颇奇之。余谓宋公阅书画多，能辨识其气韵耳，至其本之是否临摹，恐亦未必即能审定也。昔东坡初未识秦少游，少游知其将过维扬，作坡笔语题壁于一山寺中，东坡果不能辨，大惊。及见孙莘老出少游诗词数百篇，读之，乃叹曰："向书壁者，岂此郎耶？"夫以东坡当时且不能辨少游之书为己书，则千百年后人乃能辨东坡之真赝，以为必无一误，岂理也哉？家匏庐宗伯书得香光神髓，自少至老，日有书课，临摹至千万本，人往往取公书截去"某人临"数字，即以赝香光书，售得善价。收藏家多不能辨。圣祖最喜香光字，遇外吏进呈之本，有疑似者，辄为沈吟曰："其陈邦彦书耶？"高宗尝出内府香光真迹数十轴，召公询曰："内中孰为汝所书者？"公审视良久，叩首谢，亦竟不能自辨也。

文宗赐林文忠挽联

道光辛丑，侯官林文忠公奉命至镇海军营。比遣戍新疆，居恒常诵"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二语不置。不知是公自作，抑古人成句也。然忠义之忱可想见矣。后公以云贵总督引疾家居，咸丰初元，奉诏起讨粤西贼，海内欣望，而公卒于途中。文宗震悼，御制挽联以赐云："答君恩，清慎忠勤数十年，尽瘁不遑，解组归来，犹自心存军国；殚臣力，崎岖险阻六千里，出师未捷，骑箕化去，空教泪洒英雄。"非常知遇，天下臣民读之，皆代为感泣也。

春秋五传

韩昌黎诗云："《春秋》五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今本刻作"三传"，非也。《前汉艺文志序云："《春秋》分为五。注云：左氏、公羊氏、谷梁氏、邹氏、夹氏。"不知汉后此二氏何时亡佚，倘至今尚存，则古事可与三传互证，岂不快哉！

高僧入轮回

《冷斋夜话》记苏子由在齐安时，梦与僧云庵及聪禅师出城迎五戒和尚。次日，三人言梦皆同，颇以为异。良久，东坡书至，云已次奉新，三人大喜，迎之建山寺而坡至。因各绎所梦以语坡，坡曰："轼年八九岁时，尝梦其身是僧，往来陕右。又先妣方孕时，梦一僧来托宿，记其颀然而眇一目。"云庵惊曰："戒，陕右人，而眇一目。"暮年游高安，终于大愚。逆数盖五十年，而东坡时年恰四十有九，其为五戒后身无疑。故坡恒自称"戒和尚"。是轮回之说，非释氏之訾言矣。桐乡严芝生太史辰，生于道光壬午八月三十日，先数夕，母王夫人梦游冥间，至一石坊下，旁有二女仆扶持之，旋来一僧，年不甚高，就与语，语覙缕不可殚述。既觉，犹能举其大

略。至生之夕，则又梦见转轮中出青烟数十道，道各一僧，四散去，而前所梦之僧竟来相就，惊而寤，则太史生矣。谛视之，面目宛如梦中所见也。太史幼颖悟，弱冠即登贤书。至咸丰己未，捷南宫，以朝元入词林，散馆后，不复赴补，归主桐溪讲席者已十载矣。性乐为善，遇善举必创行之，奔走勤劳，不以为苦。余尝戏目为行脚僧。今年出《金粟后身图》，嘱余题之，乃得悉其概。太史有《自题六绝，兹并录之："磨人一第廿年功，直与前生苦行同。好事欲援儒入释，为人说梦画图中。""披缁应悔负君亲，未了缘当补后身。四十平头须努力，谈何容易再来人。""浮图自昔有诗豪，愧我耽吟格不高。略有前生心性在，每于名利淡相遭。""足迹平生半九州，想因行脚债须酬。不知卓锡曾何处，可许东坡到旧游?""潘家橼梦久流传，私喜祥征亦有缘(潘文恭公《思补斋笔记》载：乾隆壬子，江南闱中主司梦人送香橼四枚，是科果得两状元，二会状，适符其数。文恭即其一也。余生时，王夫人亦梦人送香橼一枚而瑞不相符)。想为阇黎功行浅，不教鳌顶作天仙。""沈迷仕宦与妻孥，慧业三生记得无，何日尘缘能摆脱，依然觅我旧衣珠。"太史之妹婿归安沈仲复廉访自言：前生为瞿氏子，出家于永年寺，清修数十年，其听经之鹤，业已证果，而己以一念不坚，遂再入尘世。其事亦奇。惟坡公及廉访皆知前生僧之名姓，而太史独未印证，此亦是一缺典，然轮回之说确有据矣。

乩语之灵验

道光戊子乡试，余年十七，闱前偕二三友人闲游西湖，行至苏公祠，见人在内扶鸾，因入观之。其仙则吕祖也，其人多应试者，叩功名事，仙答以俪语，语在可解不可解之间，余固不之信也。第见人均肃恭致问，姑长揖问己之功名，乩忽奋迅大书曰："尔甲子举人也。"戊子距甲子三十六年，众皆视余而笑，余亦笑而出曰："不灵。"乩复书曰："到期自知。"众追而告余，余又一笑置之。然自是屡踬秋闱，至同治甲子，余年五十三矣。时在甯郡总办厘捐局务，浙江甫经收复，并不开科，余偶忆乩言，辄笑其诞。至冬间，左季高爵相荐举浙江人才，以陈鱼门、丁松生及余应诏，奉旨以直隶州知州发往江苏补用。次年乙丑，余在江苏需次，闻浙江补行乡试，余忽忆乩言，乃请于中丞，回籍应试。比到浙江，则格于例，不能入闱，废然而返。复笑乩言之诞。至丙寅春，奉檄总办天津海运，谒见刘崧岩中丞，在坐有言乩仙不可信者，余因述"甲子举人"一说以证之。中丞沈思良久，忽曰："如子所言，乩仙颇可信矣。子非于甲子年荐举人才乎?明明道是'甲子举人'，何尚不悟乎?"余闻是论，不觉恍然。噫！乩语诚巧，或真有仙降耶?

长寿术

金陵陈伯敏太守鲁言：京师秋航和尚工围棋，称国手；饮酒、食肉，无异平人。同治甲子，年一百二十岁始圆寂。先是，太守奉授衢州知府之命，秋航心慕西湖，与之同行来浙。至次年正月，遍辞同人，云将西归，并促诸相知为渠饯行。诸人乃于十四日设席饯之，酣呼畅饮，无异平时。兼与某公对局，局终云："此会难再，即此局棋，犹是绝著。"犹手画所下棋谱，徜徉而去。元宵早起，忽报秋航已逝。太守往视，则见瞑目趺坐，双垂鼻柱至膝，其光亮如水晶云。然此是释子，或疑其有坐功服气之术。康斋弟壬申冬遇绍城俞宝山老医，云："顷有天台老友相访，年已一百十七岁，渠之所以得此大寿者，久服白术之功耳。叩其服法，以鲜白术四十斤切片，冰糖四斤，入瓦罐内煮干晒之，久蒸久晒，约得八斤。日嚼数片，以供一年之需。此人已服至六十余年。其子八十余岁，亦服之，甚健。考神农《本草经》有"术作煎饵，久服轻身延年"之语，洵不诬也。

恒太守遇鬼

少敏堂兄元羲，长余四岁，道光丁亥与余同案入学。少敏则县、府及院试均第一，有"小三元"之目，文名藉甚，顾数奇不偶，乡试辄荐而不售。岁科试曾列一等第一、第二，而不得食饩，以增广生终身。晚年游处州，为满洲恒太守记室，宾主极相得。太守守处州十八年，少敏从之逾十载。咸丰四年夏，少敏患疟甫止，闲步于庭，忽见一青衣逾垣入，至后院，疑为窃也，促步逼之。诘为谁，其人曰："我公差也。"曰："尔即公差，亦无逾垣入室之理!"则出票示之。衔为阴府，己名在焉。知遇鬼，乃亟恳之，鬼曰："奉票提人，不能私为纵舍。无已，君其速出处州境，容可免。"言讫遂不见。记其票内共五十余人，第一名即处州镇总兵文公，第三名恒公之门丁某，第五名恒公之钱谷、友人胡仰山也。少敏恍然自失，遂立刻治任告归。时已薄暮，太守苦留之，至次日早，外人传报：总兵文公病殁。少敏惊，遂促驾去。行二日，至缙云，又得某门丁猝死之信，益惧，连夜遄行。至金华，托余觅舟，告以故。余谓其病后谵语耳，少敏竟匆匆归。越数日，得处州来信，则胡仰山果又死矣。余亦为之骇然。然少敏归后，病良已，年终亦无恙。次年夏，恒太守至省见之，强拉以行，谓："事已逾年，当可无患。"乃少敏到处未及旬日，一病而逝。其逝时曾见前鬼与否，无人谈及矣。然越境乃免，岂鬼神之灵只及一方耶?不可解也。恒太守名奎，字聚之，为人忠厚方正。守处州十八年不调。咸丰八年，以病乞休去。大府委福州郑太守代之，视事十八日，粤贼窜陷处城，恒已归，郑罹重典。其遇亦奇。

神仙中人

无锡华秋槎先生，前浙闽总督孙文靖公之姑丈也。嘉庆年间，任福建浦下场盐大使，与先大夫同官相识。嗣文靖观察闽鹾，华以回避，弃官归，自是不相闻问者二十余年。道光中叶，先大夫闲居嘉兴，华忽雪夜相访，年已九十，步履甚健，精力如少壮，两目奕奕有光。相与话旧，甚欢。询其如何保啬而致此，华言："自归里后，即讲导引之术，终日静坐，不以外事婴心。年来颇

有所得。梦寐间，时有异人相接，寤则不能见也。数日前，梦人告曰：‘子欲求仙，嘉兴之陈寿人乃真神仙也。’因买棹来此寻访，则果有其人，思投以名刺则不恭，称弟子则骇俗，故持晚生帖谒之，乃拒而不肯见，固请固拒。遂略窥其所居之园，古木寿藤，亭台水石，觉有五云缥缈气象，真是仙境。自叹缘薄，访仙不遇，颇深怅恨！”先大夫笑曰：“陈寿人我素识之，饮酒食肉，犹夫人耳。”华曰：“不然，真人不露相。”遂别去。越日，先大夫见寿人，语以华君所说，彼此鼓掌大笑。后咸丰纪元，粤匪乱作，寿人殁久矣。先大夫一日叹曰：“陈寿人真神仙也。”座客问故，先大夫曰：“古语有人专精事天神，积久不倦，神感其意，现形而问所欲，其人谓：‘不求富贵，但愿一生无是无非，衣食粗足，居佳山水间，妻贤子孝，优游卒岁而已。’神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福，非凡人所能企及。尔欲求富贵则可耳。’寿人席先世遗业，拥资巨万，乐善好施，与人无竞，所居则宋岳珂之金陀别墅，为嘉禾第一名园。日饮醇酒，以法书名画消遣，子孙皆读书入泮，一家雍睦，生平无一拂意事。当此烽烟告警，则业已化去，谓非神仙而何？”座客皆太息以为然。嗣二十余年，同治壬申，余自苏州归，过嘉兴，见德清戚曼亭先生，问余此行有所遇否，余戏应曰：“此行只见一仙人。”戚愕然询故，余因述先大夫所言，盖戚亦当年座上客也。戚曰：“是固然矣。今子所遇为谁？”余曰：“南皮张子青尚书。少年以状元及第，敭历中外，官至一品，勋业、文章、政事彪炳一时。年逾六十，夫妇齐眉，儿孙绕膝，门生故吏遍天下。最难得者，上有九旬之寿母，此时以养亲居于吴之拙政园，极声色园亭之奉以承欢，一家之中，太和翔洽，洪福、清福兼而有之，此又非陈寿人所能几也。谓非当代神仙而何？”先生亦抚手笑曰：“然。”

做官不可有邀功心

《功令》：获邻境应斩枭盗犯三人者，即予升擢。闽、粤二者，海盗颇多，地方官缘是得超迁者，指不胜屈。然以杀人得官，仁者固有所不忍也。吾家宗人有官福建同安丞者，获盗三人，遂擢江西乐平令。期年而病，见一盗在床前索命，二盗窥户而笑，禳祷无效，未几遂卒。盖笑者真盗，故不敢入门，而索命者则冤鬼也。后先大夫宰福建光泽县，亦获邻境伙盗数人，友人或劝锻炼以邀功者，先大夫举是事以告曰：“吾非惟不忍，亦不敢也。”乃论以为从律，均免其死。尝训余弟兄曰：“此数人若果系盗首，吾亦不愿以此升官耳。”同治癸酉在苏州与四明胡竹亭刺史璋谈及是事，竹亭言其摄江都县时，获金匮盗犯三名，案定后，上官将照例予以奏奖，竹亭推其功以给同城前获处分之县尉及汛弁，为之开复顶戴，而己不邀赏，其用意与先大夫合。然居今之世，能如竹亭之存心者，有几人哉！

南汇李高士

南汇卫城，本上海地，雍正间析上海、华亭二县地，置县，以本有南汇卫故，遂名曰南汇县。自明以前之人物，昔为华亭、上海者，皆就其所处所生之地归之南汇焉。李辰山高士在明为上海人，而居于南汇卫城中，故《南汇县志》以为南汇人。高士生于明崇祯十年，桂王时曾官于桂林。及桂王事败，走归，托迹黄冠，以医药自给。后寓居平湖，年七十病卒。朱竹垞检讨为志其墓。所著有《南吴旧话录》、《放鹇亭诗古文集》，均为竹垞收存，今曝书亭藏书散佚，则高士之著作不知流落何所，是否尚存于世？不可知矣。惟《县志》载其《放鹇亭诗》二首，为吉光片羽耳。高士之屋，在南汇城中者，曰漾波小筑，其南为放鹇亭。屋今已夷为田亩，惟亭则尚有遗址。余宰南汇时，访之不获。谢事越六年，秀水金君苕人亦摄宰事，其叔莲生学博鸿佺，征文考献，求得其地。但见衰柳啼鸦，荻芦飞雪，亭趾仅存于野水横潦之中。流连慨慕，想其孤忠，而悲其遭际，亟思兴复。未及措手，而苕人又调吴江去。光绪纪元，余遇莲生于吴江，莲生手《高士墓志》并所作《放鹇亭怀李辰山先生》长歌一首相示，嘱余函致南汇士人，早为修筑，以存古迹。嗣得覆书，则谓邑小民贫，一时不能集事，不禁为之慨然。特将莲生之长歌录之，庶他日有好事者为之兴举焉，未可知也。高士讳彦贞，字我生，后更延昰，改字辰山。

坤宁宫中惊战鼓，衔香金鹤没败堵（宣德年铸香金鹤以定时刻，见《宣德鼎彝铭》）。危亭日落叫鸺鹠，尚占官家乾净土。李郎娇娇人中龙，只手直欲擎苍穹。请缨年少苦无路，恨煞冠佩假伶工。福藩庸懦天夺魄，半壁东南轻一掷。静江重建小朝廷，桂王继起真雄特。荷戈万里迈终童，献策惊倒瞿文忠。飞书走檄愈头风，印悬肘后磨青铜。是时诸臣同戮力，天堑长江重开辟。毁家纾难脱钗环，况有英雄出巾帼（桂林战守三月，援兵索饷而哗，瞿文忠夫人邵氏捐簪珥助之）。朱丝挂颈悲烈皇，可惜不系西平王。蛮邦手缚真龙种，犹是人阨非天亡。归来高隐茅亭宿，闲放白鹇非行乐。感愤时弹枭羽琴，忧来惟向西台哭。我朝硕学重鸿词，遗老联翩趁丹墀。雄飞不羡冲霄鹤，雌伏甘为断尾鸡。明知仙佛皆如梦，被体黄纶示无用。香积厨充义士薇，何曾迷入桃源洞。家亡国破剩闲身，埋骨东湖塔尚存。藏书奚必传娇女，遗稿还同付故人。我来吊古寻陈迹，荒亭尽圮堆瓦砾。长堤衰柳鸟呼风，愁煞芦花头雪白。君不见投荒穷老沈太仆，吟魂飞堕澎湖曲（鄞沈太仆光文以遗民终老台湾）；又不见遗民尚有叶与熊（兵部侍郎叶廷秀与吏科都给事中熊开元，均为僧以终），弃家削发空王宫，销声匿影将毋同？

以水洗水

世以扬子江之中泠水为天下第一，高宗皇帝尝制一银斗，以品天下之水，盖以质之轻重分水之上下。遂定以玉泉为第一，而中泠次之，惠泉、虎跑又次之，此外

惟雪水最轻，可与玉泉并，然自天降，非地出，故不入品。鸾辂时巡，每载玉泉水以供御，然或经时稍久，舟车颠簸，则色味或不免有变，则可以他处泉水洗之，一洗，则色如故焉。其法以大器储水，刻以分寸，而入他水搅之，搅定，则污浊皆储于下，而上面之水清澈矣。盖他水质重，则下沉，玉泉体轻，故上浮，挹而盛之，不差锱铢。古人淄、渑之辨，良有以也，然以水洗水之法，世鲜知之。

谐　语

常州丁少香太守，喜诙谐，出语成趣。官金华府经历时，会当府试武童，众官皆集。德清杨干村学博，宿儒也，言坊行表，人皆敬之。丁适小遗于中庭，杨谓之曰："须避三光。"丁忽问曰："天上视吾辈人，有如何大？"杨笑曰："不过犹人之视蚂蚁耳。"丁曰："然则君曾见蚂蚁小遗乎？"众为哄堂，杨乃默然。丁后举以告余，余谓："昔人登泰山诗有'俯视齐州九点烟'之句，夫九州只'九点烟'，又安能见人？第君子戒慎所不睹，恐惧所不闻，当无时无刻不将以敬耳。"丁亦默然。

青蛙神

青蛙神，杭俗称之为青蛙将军，或云金华将军，蛙不恒见，见则视其色以占吉凶。余于道光戊子在杭读书三年，习闻其说，未之见也。甲辰夏，铨授金华县训导，到杭领凭，寓金刚寺巷金宅书馆内。是日，杭人迎元帅会，街衢充塞；夜犹演剧未已。余不往观，而与主人弈棋。将三鼓矣，忽仆人坌息至，谓余卧室内青蛙将军在焉。于是金氏合宅老幼奔走往观，余谛视之，只一青蛙踞于案头，余曰："蛙耳。"众曰："不然。身有金点，足分五爪，此将军也。"遂具香烛，供以烧酒，众罗拜于下。蛙略不为动，久之，跃至杯畔，以两爪据杯沿若呼吸状；又久之，身色渐变为淡红，腹下则灿若金色，众皆曰："将军换袍矣。"乃舍杯，缘案后所悬画幅而上，直至顶格，踞坐良久。时已将四鼓，余倦甚，拟睡，金氏乃以盘祝而下之，盛以漆盒，裹以锦袱，男妇持香提灯送至巷口金刚禅寺中。寺僧迎至佛前供定，解袱启盒视之，则已渺矣。此事为余所目击。蛙亦灵异矣哉。

解元抄袭陈文　二则

（一）

嘉庆戊寅，福建乡试，先外舅闻蓝樵先生充同考官，题为"既庶矣"二节，主司阅文，合意者少，至十八日，犹未定元。外舅适得一卷，荐之主司，大喜，以为独得骊珠矣。传集诸房考示之，合座传观，咸啧啧赞赏。内中一人独曰："文甚好，记从何处见之。"主司骇曰："是必抄刻，不可中矣。然此文君究从何处见来？"某凝思良久，无以应。外舅乃前谓之曰："每科必有解元，解元原无足奇，各人房中必有一房元，我房中即不得解元亦无足损，然君无确据，而以莫须有一言误人功名，未免不可耳。"某大惭，因向主司力白，谓其文剧佳，读之有上句即有下句，故似曾经见过，实则并未见过也。主司又令各房官于刻文中再加搜索，竟无所得，遂定解元。比放榜后，某公于落卷内随手翻得一卷，即己前所见者，与解元文一字不讹，持以示外舅，共相惊叹，谓此君必有阴德。继乃知其母抚孤守节三十余年，子又甚孝，其解元固天之所以报节孝也。

（二）

新昌俞君焕模，贫士也，道光己亥科乡试，俞欲往而窘于资，因忆及往年曾为某村息讼事，姑往干谒。至则村人欢迎，争为设馔，赠以二十余金，且作投辖之留。俞无事闲游村市，见破屋停十余棺，已将朽腐，询之，皆无主者。俞恻然，尽举所赠为掩葬焉。亲视畚筑，至暮而归。归途于小肆中见抄本文十余篇，以数文钱购得之。橐装既罄，踉跄赴杭，寄食友人处。比入试闱，题为"季康子问仲由"一章，适抄本内所有，因稍加改削录入，竟得解元。最奇者，文系如题三比，原本每比末句曰"此官才之一法也。"俞以"官才"字音类"棺材"，改作"官人"，而不知即是掩葬棺材之应。自来作善获报，未有若斯之迅速者。先琴斋兄是科中式第三，与俞同年，俞告之甚详。

鸭儿优贡

前浙江学使吴和甫先生存义，同治丁卯考优，阅至仁和姚樞卷，忽假寐，见群鸭飞鸣座前，似若乞恩者然。醒而异之，疑此君必有因果，遂拔取之。榜后来谒，询其所因，云："已三世不食鸭矣。"杭人哄传为"鸭儿优贡"云。戒杀茹素，近于佛教，然未始非君子爱惜物命之仁心。即此一端，姚君已食其报。至癸酉，又举孝廉。少年英俊，前程正未可量也。

巡检作恶之报

忆三十年前，与秀水汪铁宋明府和梅同坐角里草堂，有人入告曰："某戚死矣。家无一人，邻里殓之。"铁宋怆然良久，曰："吾今乃信天道。"因言其父故名诸生，累试不第，遂去为小官，官江苏巡检。年已暮矣，亟亟为子孙计，无恶不作，无作不恶，见银钱即作鸬鹚笑，虽逆天理、悖人伦，勿顾也。一日，有父控其子忤逆者，子大惧，倩人关说，许馈米十石免责，某允之。既又谓其人曰："若再能加米十石，我为杖厥父二十，何如？"子大喜，如命。次日，坐堂皇鞫讯，观者如堵墙。先呼厥父上，略讯数语，即传呼："拿不孝子！"厥子喜父之将被杖，已早伺于门矣，呼未已，子即趋而进，某骂曰："若不知父之呈尔忤逆，而敢来耶？"子对曰："父年老，独行恐其倾跌，追随而扶之来耳。"某遂霁颜曰："始我以尔为逆子，乃今而知尔为孝子也。然尔父控尔不孝也，曷故？"子因诉家贫，父索奉养奢，力不能尽供，云云。父在旁怒斥其妄，某不之听，婉谓其子曰："我已知尔父之悖矣，然天下无不是底父母，尔第尽尔子职，尔父自能

回心。以瞽瞍之恶，舜尽孝乃能感格之，况尔父之恶尚不至如瞽瞍乎！尔既扶之来，可仍扶之去。”因顾谕厥父曰：“尔有如此孝子，乃控以忤逆，可谓老悖矣。此后当体恤尔子，毋再蹈故辙。天下未有父慈而子不孝者也。”即谕传点退堂。父怒极无可言，将下阶，子来扶，父挥之以肱，口喃喃言：“世上顾有如此糊涂官！”观者皆笑，某忽拍案大怒曰：“我好劝尔，尔乃敢骂父母官乎？”叱隶捉回，笞二十逐出，而白粲二十石积乃仓矣。其他行事类如此。未数年，以恶疾死。死后妻、媳相继殁，所积赀荡尽。今其子又死，遂致灭门。可不令人警惧哉！先大夫尝言福建同寅某公严于催科，每比卯，辄流血满地，乡民欠课者杖之盈千累百，哀号之声有若鬼嗥，故输课辄报最，而囊橐亦充裕焉。然身殁之后，亦遂绝嗣。贪与酷之报，昭昭不爽也。

愿为良臣毋为忠臣

“愿为良臣，毋为忠臣”，此古人对君之言，然实确论也。先大父尝为余辈言：“我家自本朝开国以来，百八十年，家门鼎盛，跻八座、入台阁者，指不胜屈，然赏戴花翎者，仅二人；祀昭忠者，止一人。足见世值升平，军务不作，天下乂安之故。此国之福，亦家之福也。”乃不三十年，粤逆构乱，江、浙骚动，咸丰庚申，余以军功得保花翎，人皆称贺，先大夫愀然曰：“尔记乃祖昔日之言乎？此非国之福，亦非家之福也。”未几，江、浙沦陷，余家流离转徙，疾病死亡，几无完卵。乃得花翎之赐者，续有四人；入昭忠祠者，竟有五人。虽生荣死哀，仰邀恩宠，而家门凋谢，一时难复旧观。今虽幸际中兴，得安生处，然痛定思痛，回思我祖、我父之言，能不慨然！

文宗之爱民

咸丰四年，粤贼据扬州，诸将帅围攻之，贼守坚，不能下，乃奏请决湖水以灌之。文宗皇帝赫然批答曰：“慭不得扬州，无并伤吾百姓也。”圣祖爱民之深，真与天地同广大矣。不十年，而奏廓清之功，有以哉。

和珅查抄单

嘉庆三年，先大夫在京邸见相国和珅家查抄，尝告余等，以为私家之富，较前明严氏《天水冰山录》有过之无不及也。近于陆定圃《寓沪琐记》内见其籍没单一纸，可谓洋洋大观矣。用特录其金银之数，以作贪夫之鉴焉。

银号十处，本银（六十万两）当铺七处，本银（八十万两）、赤金（四万八千两）、元宝银（五万五千六百个）、镜稞银（五千三百八十万个）、苏稞银（三百十五万个）、番银（五万八千圆）、制钱（一百五十万串）。

团练害民

咸丰中，以粤贼肆扰，举办团练，各省均设团练大臣，以巨绅主之。苏则庞公钟潞，浙则邵公灿、王公履谦，后浙事败，王公获遣戍之罪。然团练大臣特有其名目，不能节制诸郡县也。每县各有练局，委员绅董主其事，第认真举行者少，故贼所到之处，势如破竹，不能支吾耳。金华府属办团练者，推金、兰二县，金绅则朱驾部允成，生员方滋、李播。贼至，皆与之角战，久乃败散。兰则诸葛一村，拔贡令、优贡寿焘为之主，各村皆附和之。其初声势联络，甚为贼惮，后则村董内良莠不齐，于是施家滩等处，藉盘查奸细为名，杀人夺货，行旅视为畏途。诸葛二君亦不能禁止。王壮愍民丞委段臬使光清亲往查办，竟不能戢。大营兵勇非数十人连樯而行，即不得免。甚至本地差委各官过之，均遭掳掠，示以冠服，曰：“伪也。”验以印文，亦曰：“伪也。”几至无理可喻。余初以为传闻之过，嗣因严州粮台公事，舟经其地，即有数人登舟，口称“盘查”，搬动箱笼什物，见余顶帽，则哗曰：“此伪官也！”一时聚集至百许人，各持刀杖，势已汹汹。适有一武生郑姓者来，见之叱曰：“此金华陈老师也，若等不可无礼！”乃皆散去。郑君来前慰藉，谓：“此辈业已豺狼成性，攘夺、戕杀，将来必致大祸。某行且避去矣。”未几，张帅自金华败退，溃兵过此，愤其从前之阻梗，登岸焚杀，两岸十余里，靡有孑遗。此亦好还之报，第未知郑君已先避去，得免于难否？然兰溪之团练遂散矣。夫团练而至于为暴，此亦何异于作贼？是盖由前邑令某公遇逃散兵勇过境者，不问是非，概行杀戮，人皆视杀为固然，遂致尾大不掉，后来莫可如何。同治元年，李爵相在上海军中兴余言及某公杀勇事，深以为非。盖爵相尔时过兰溪，寓唐副宪壬森家，习闻其事也。

卷　十

张玉良

张璧田军门玉良，四川人，由行伍从向忠武公自广西转战至金陵，积官至广西提督，赏穿黄马褂。短小精悍，骁勇善战，威名甚著。咸丰庚申，杭城被围，军门奉檄来援，至则杭城已失。军门以三十骑乘城而上，既登，则周麾而呼曰：“大军至矣！”贼狼狈奔逃。不费一矢，杭城遂复。于是声望大振，浙省倚之有若长城。未几，金陵大营告急，檄之回救，杭人留之，几于攀辕卧辙。时余从署布政使麟壮介公到省，目睹将军瑞公、学政张公挽留之切，竟至跪求；而军门以令严不敢少止，遂率师去。乃到中途，大营已破，常州、苏州均不能守，仍返于杭。所存亲军，仅数百人。巡抚王壮愍公招集溃散，悉军实以予之，俾进规嘉兴，以固浙江门户。乃连战失利，军械遗弃殆尽，而所将之卒均是败兵逃勇，锐气尽堕，已不能军，不得已复归于杭。杭人已自轻之，兼所部不能敛戢，时有骚扰，杭人恨之，詈之，至斥之为通贼。巡抚亦不加以礼遇，任其飘摇江渚，庚癸频呼，无人过问。较之前日跪留之款密崇重，若天壤矣。未几，严州被陷，巡抚檄令往援，军门率所部五千余人，

至兰溪之大洋镇扼守，搜卒简阵，力图攻取。时余奉檄佐松百川太守办理军米粮台，因时与军门相见，谈次，每以兵勇不能用命为恨。余曰："何不重赏罚以激厉之？"军门曰："此等屡败之卒，一言及贼，即心胆堕地，非奖劝所能振作。"因顿足痛恨何制军弃常州不肯守，不然，同死于彼，岂不光明磊落？云云。又言："杭人谓我通贼，我以一走卒，蒙拔擢，官至一品，花翎、黄马褂皆邀异数。就令降贼，安能如此？此时亦不必辨，正当一死报国，明吾心耳。"然其勇大率骄悍，掳掠不可制，营官亦无如之何，商民怨之切齿。嗣后援金华复败走，攻严州克而守之，旋又为贼破，威名沮丧益甚。久之，杭州被围，奉檄回救，驻师江干，饷援俱绝，人无固心。军门志气益厉，每日出队击贼，出必珊瑚冠、黄马褂，以自表异。时余避居富阳，曾掉小舟往见之，高敖曹旗盖为戒。军门慨然曰："力竭势穷，杭城必失，我军必溃。与其草间求活，孰若先死于行阵之得所哉！"会报贼出队，即麾众持矛而去。余知其志在必死，太息而归。越数日，果为贼炮攒击，折其左股，舁至营，以军事属总兵况文榜而瞑。况统其军，逾月城破军溃。况间行至上海，投李爵相军，爵相用之击贼，有功，竟以功名终。闻军门殁后三四日，中夜士卒忽闻号令"出队杀贼"，一军惊起，开营欲出，忽悟其死，皆大惊痛哭。其义愤之气，虽死犹生。谥曰忠壮，宜哉！同时将帅援浙有名者，曰江长贵、李定太、周天受，皆不能成功。异时江、李著绩他省，周则战死宁国。

不知姓名之忠义士

自咸丰军兴以来，忠义之士奋身殉难，不可胜计。其被表扬、荫子孙者固不少，然湮没无闻并姓氏不传者，尤不少也。王鼎丞刺史定安尝言：从曾文正公攻安庆时，江边有一贼垒，诸军环攻之，一营官战甚力，所部死伤甚众。鼎丞念其勤，当诸军暂退蓐食时，亲诣其营视之，此营官方归就食，金疮遍体，部卒已亡其半，忿怒大言：不破此垒，誓不生还，云云。比暮，垒拔，又往视之，则其人已阵亡，残卒亦几尽矣。至今言之，犹为慨然。然此君姓名，鼎丞不能记忆也。咸丰辛酉四月十九日，粤贼自汤溪扑金华，时太守王君桐有楚勇五百驻于城上，城大勇少，不敷守陴，乃令出守大桥。余登城观贼，见一勇方据地蓐食，一勇荷戈至，谓之曰："贼势甚盛，我与若走乎？"其人大怒，目光如炬，掷其碗，起曰："吃伊口粮，此时可言走乎？若与我往杀贼耳！"即持一枪疾驰而去。余窃叹曰："若兵勇尽如此，贼不足平也。"乃此五百勇守桥力拒，自卯至巳，贼竟不能过，而张军门玉良率援军由兰溪至矣。方欣慰间，军门一战而北，贼遂长驱入城，金华立时失守，此人计必死矣，然其姓名并不能知也。此为余所目击者，乃谈者谓贼以六骑至，而金华即失，此五百人三时力战之勤，一人奋身之勇，均抹煞不传，哀哉！

金烈女

江苏清河县北四十里，有镇名徐家溜，为海沭往来通衢。附近莠民，每以年少妇女伴宿行人，名曰"赶店"，即北方茌平、腰站等处之恶习也。金烈女者，乳名扣子，农民金本玉之妹。虽农家，而姿质秀粹，幽闲贞静，有大家女轨范。幼时即许字明尚忠嗣子凤岐为妻，过门童养。明尚忠系咸丰年间大盗陈三虎漏网之余党也。同治十年，凤岐年已十五岁，尚忠贫无赖，欲令烈女赶店，女不可。尚忠疑凤岐主之，日夜凌虐凤岐，不堪，遂亡命不归。乡里则传为尚忠活埋致死矣。女亦心疑，因归宁不复返。十二年六月，尚忠夫妇至女家，势汹汹索女，饰言凤岐已有信且归，归后当即为成婚。女兄畏其横，听携之去。乃抵家日，即促令赶店。始以甘言，继以恶语，终以鞭笞。女拒之益坚，尚忠等无如之何。于是日夕磨难，冀其或有转志，然女至是已无生意矣。荏苒至十一月，有过客见女，艳其色，啖以重金。尚忠喜，又逼女，女不肯。棰之，挞之，女则以死自誓。尚忠怒，于是与其妻谋曰："彼之所以固拒者，以未失身也。若强污之，彼见节已毁，事或可成。"乃女拒益力，则以油捻纸灼其手臂，继及胸腹，灼至黄油滴沥，女绝无乞哀顺从意。夫妇咸怒，决计杀之以灭口。遂褫剥衣裤，以绳三匝缚于木凳，更益火，灼其头、面至足，膏黄焦黑，血肉模糊，女终啮齿，不出一声而死。尚忠益怒，复以刀斫其头、面数处，并割其二乳以泄忿。乡里见者，皆为发指。事闻到官，尚忠夫妇顾狡供，谓女有外遇，尚忠妻疑尚忠亦有染，故尚忠愤而致死。而女兄懦不能白，官亦不察，遂掳词以狱上。廉访应公阅其牍，疑之。密访研鞫鞫，乃得实情。敬其贞烈，哀其惨毒，遂抵尚忠夫妇于死，而详请中丞专折具奏，请旌表，并在徐家溜地方，建坊立祠，以快人心而伸正气。盖向来请旌之件，多归题本，此案为表扬奇烈起见，故不拘常格也。嗟呼！金扣子以农家女，目未睹诗书，身未习姆教，且生长于盗贼之家，而能坚持大节，万死不移，此真天地间气所钟。廉访极力为之彰瘅，岂徒为维持风化之盛已哉！

蒋孝子

富阳蒋孝子元顺，余婿济霖之曾祖也。四岁丧父，家贫，借其兄樵采以养母。兄夭，母哭之瞽，终其身得风痺疾。孝子负以卧起，食饮匕匙，便旋腧厕，躬进奉之，勿稍懈。妻朱亦贤，食姑恒饱，己则糠核而已。朱先姑殁，元顺躬兼妇职，母不觉妇之亡也。母患头眩，祈神签，须野猪脑、鲜荷叶。时隆冬，二物不可得，则求之余杭，越岭，冒风雪，颠踣几殒，迄无有。傍皇呼天，继之以泣。忽猎者携一物至，视之，野猪首也。长跽告之故，猎者怜而以脑与之。归途见溪中浮一叶，睇之，乃鲜荷，益大喜。持以进母，眩顿差。有称其孝者，叹曰："吾不能愈吾母身之疾，天酷我！天酷我！奚孝云！"晚年家渐裕，有三子、七孙。以上寿终。咸丰五年，得旌表，并建孝子祠。十一年，粤贼贼陷富阳，所过焚杀，独于孝子祠爇香而去。嗟乎孝庸行也，而乃感鬼神、格盗贼如此乎！人子之于父母，其可忽乎哉！

富贵中之苦境

“旁观者审，当局者迷”，古语也。富贵利达之地，当局者第骛于进取，而不知已蹈危机；纷华靡丽之场，当局者第乐其宴安，而不悟早堕恶趣。在旁观者，即非明眼人，亦能料其败也。独有富贵纷华中之苦境，则只当局者自喻之，旁观者不能知之也。昔金匮孙文靖公，以闽浙总督来嘉兴阅兵，千夫拥护，万众观瞻，声势赫奕一时。先大夫谒于舟次，公言：“三十年前，以诸生携一仆归家，扁舟泊此。今虽风景如昔，而意兴转觉不如昔时。”先大夫对以“封疆任重，此心不免忧劳耳”。公曰：“非也。”因指中间供奉新到之廷寄曰：“外人观总督如何荣耀，而不知总督心中之苦恼。此一件事，令我措置，万分为难矣。”然所为何事公卒未明言也。同治己巳，余令青浦，有洋人为盗，在淀山湖中拒捕，杀炮船哨官都司一人，炮勇七人，百姓三人。余往勘验，盗已远飏。尸骸狼藉，无可如何。姑令收殓，再行缉凶。归时，在舆中筹画此案，中心懊闷欲死。然呵殿驺唱如故也。中途遇二老妪避于道傍，指余啧啧相谓曰：“此不知前世如何修行，乃能修到如此。”余闻之，默念我方恨今生何以不修做此知县；而彼乃羡慕谓前世修来者，何见解之相左耶？忽忆孙文靖公事，不禁为之失笑。则“旁观者审”一言，犹为未的也。

淀山湖洋人劫案

淀山湖之案，其始有英属国之流氓（即中国所谓光棍者），在上海纠合英国人二，买一芦墟船乘之，雇上海人二，为服役；雇宝山人二，为行舟。至黄渡地方，又雇一青浦人。将至淀山湖，舟行迟，复于田间雇一人助之。行至湖中，适遇一地保钱粮船，遂劫之，乃船中仅有钱二十余千耳。地保跳而免，适见桥畔有巡缉炮船在，地保熟其人，乃呼救。哨官令起椗追贼，顾勇数不足，有乡人三，踊跃从之，贼望见追至，扬帆逃，炮船追十余里，至昆山县之千墩镇，日已落矣，不能及。爰发炮击之，一击不中，再发几及之。贼遂落帆，洋人三，立于船头，以手相招，若将还物也者。炮船遂驶近，不为备，相距咫尺，洋人突发手枪，哨官伤，坠水死。左右二勇毙于舟中。余勇方持械欲斗，枪再发，又殪。内一勇佯死落水，泳而逸。于是洋人持刀过船，将已伤及未伤者尽杀之，悉掳舟所有，惟铜炮于水而去。次日，逃勇归报信。余即诣勘，炮船已为水营收回，哨官及勇尸亦俱收讫。惟同往之乡民三尸在，亲属号哭惨戚，余亦掩涕不忍视，乃捐廉，俾其成殓。而悬赏五百金以捕贼。不越月，先捕得上海、宝山之四人，又青浦之舟子一人。其田中雇来人，则因见贼杀人，当即投水逃去，不可究诘矣。于是用上海人作眼线，擒获洋人二，其一逃往广东。署上海道杜公文澜，又悬赏三百金捕之，未几亦躧获于广东之香港。余赴上海会审，情真事确，中国人俱画招，而洋人狡赖，不肯承，爰羁于英国之领事衙门，盖外国人不受中国羁禁也。彼时只候香港之犯解到定案矣，而香港之领事故濡滞之。总督马端敏公咨催广督文内，有“札饬该洋官”字样，香港领事乃谓：“中外不相统属，安得用该字以轻我？”遂将凶犯纵之去，于是上海领事亦将凶犯释放。而炮船之弁勇暨乡民十一人之死，无从取偿。哀哉！余迄今念之，犹觉愤填胸臆也！

盐枭行劫

咸丰辛酉，粤贼扰浙之际，有萧山某州牧，自四川引疾归。以道路不通，取径上海，雇岱山人刘某船数只，浮海至宁。刘固岱之贩私盐者也。行至横水洋，托言风色不顺，泊舟岛屿中数日，乘夜启某之箱笼，取其金珠宝玉，尽易以石，某君不觉也。比至宁，舍馆定，启箱笼，则十年官橐，尽羽化矣。遣人至岱访问，其邻里皆知之，直言不讳。某与宁道张观察素识也，亟往诉之。观察严檄拘提，抗不能得，乃遣弁勇捕获之。而刘顾狡甚，坚不肯认。方研鞫间，而贼已蓦至，宁郡失守，刘遂脱归。于是起华屋，置良田，弟若子侄均娶美妇，添海船为贩私计。岱人啧啧称羡，盖所攘获不下数万金也。壬戌之秋，刘及弟若子侄各司盐船六艘，至苏松海口售盐易米，满载而归。归至横水洋，陡遇飓风，六舟尽没，无一生者。家中诸妇闻之，瓜分所有，均别抱琵琶去。顷刻之间，灰飞烟灭。此康斋弟寓岱时所目击。岱人于是咸啧啧以为有天道焉。第不知萧山君于宁郡陷后何如也。

雪　灾

道光二十年冬十一月，江浙大雪，平地积四五尺，山坳处则丈许矣。湖港俱冻，至明年正月乃解。湖州安吉山中有寺，僧徒四人，其一人于雪甫作时下山抄化，为雪阻于山下村中；比雪消路通，则寺内之僧皆饿死矣。太湖中有一舟冻于中泓者，匝月冻解，船逐流下，舟内之人已尽毙，而瓮中米尚存其半，则以火种绝，不能炊而致死也。是年，江、浙二省均报雪灾。最奇者，陈春嘘明府昶宰奉天之锦县，有娶亲人途遇大雪，因相率入小路中古庙避之，雪甚，封山，迷不得出。到一月后，男女两家遣人四处觅之，则新妇及送迎之男女七十余人，皆饿毙庙中。春嘘往相验，为之惨然。至咸丰十一年十二月，粤贼陷杭州，四出掳掠，天忽大雪，深至六七尺，贼不能行，难民乃得乘间逃逸。此又雪之救人而为瑞者也。

朱封翁

宝应朱武曹先生彬，余师文定公之尊人也。沈潜理学，工诗古文，于经史尤极研究。举孝廉，官学博时，文定公已通显矣。督学使者，非年家子，即小门生。先生于按试时，趋官侍立唯谨。学使固辞，先生终不去，学使踖踖，深以为苦。虽老，每会试必与计偕。文定公官至列卿，同人咸劝先生可勿应试，先生不肯。道光癸未，公放会试总裁，示贴回避亲父某人，都中传以为笑，儒林中啧啧叹羡，而先生懊丧特甚，拟留京俟再试。于

是棘槐诸大臣，咸劝公为奏请一品封典，俾致仕，先生初不知也。比命下，则大怒，以为阻其上进之路。选大杖欲挞公，公介戚友跪谢，乃已。乙酉，公视学浙江，先生偕来。公持法严，士子有过及文艺小疵，咸夏楚不少贷，其作奸犯科者无论矣。故时比之雷部神，有天君之称焉。赖先生时为训解，公因之少霁威严；然承杜石樵尚书后，以猛济宽，人多不堪。岁试未竣，飞谤已至京师。吾乡钱心吾给谏特疏劾之，事下廷议，谓学政奉公行法，职也，惟亲父不应随棚按临各郡，予公薄谴。先生遂浩然归去，归后以载籍自娱，不问外事，年逾大耋乃终。先生濒行时，犹谆谆以宽为勖。余于次年科试入学，文中讹一字，比发落时，心惴惴恐被责，竟得邀免。则先生之余阴也。壬辰应京兆试至都，谒文定公于邸第，训迪蔼然，如坐春风中，与督学时气象迥殊矣。时先生年八十，新撰《礼记训纂》成，得寓目焉。越四十年，服官于苏，得晤先生曾孙缦伯太守，以《游道堂文集》见示，翻读数过，始知先生学问之醇、行谊之厚，实从敏求好古中得之，以淑其身，以启其子孙，有以哉！有以哉！

方敏恪公轶事

先大父尝言，高祖莮南公，雍正丁未会试，与仁和沈椒园先生共坐一车。每日恒见一少年步随车后，异而问之，自言桐城方氏子，将省亲塞外，乏资，故徒步耳。二公怜其孝，援令登车，而车狭不能容，于是共议每人日轮替行三十里，俾得省六十里之劳。到京别去，不复相闻问矣。后二十余年，莮南公以云南守赴都，椒园先生时陈臬山左，亦入觐。途中忽有直隶总督差官来迓，固邀至节署相见。则总督即方氏子，欢然握手，张筵乐饮十日，称为车笠之交。一时传为美谈。兹见武曹先生所记《方敏恪公轶事》，有相类者，用附录之。曰：吾乡乔坚木丈，尝归自京师，返道过保定，时直隶总督为方敏恪公，乔，方出也。公留署累日，一夕酒半，乔自陈屡赴公车，侘傺不得志。公曰："甥得毋有饥不食耶？"乔作而对曰："未也。""得毋有寒无衣耶？"乔作而对曰："未也。"公笑曰："嘻！是奚足怖？吾方穷时，将游京师，至宝应资罄，岁将暮，寒风栗烈，敝缊袍，仅行线存，中无裹衣，束带长尺余，两端以贯续之，纳履则足之前后皆见。将诣汝母丐数金北上，甫抵门，仆者衣冠甚都，列坐于门之两楹，余逡巡欲入，仆诘曰：'客奚为者？'余曰：'将探吾戚。'仆笑曰：'是安得有若戚，得毋为行窃计耶？'余自顾窭人子，欲言之，恐碍汝母，迟回久之，终弗入。乃信步折而东，又屈曲西，行里许，至卢家巷。巷门为南北通衢，有屠门，市者如争。屠每割，必倩对宇列肆者书数，往来甚烦，列肆者颇厌苦之。余倚柱而笑，屠顾见曰：'客何为者？作字比不得切肉也。'余拱手曰：'非敢然也。见长者行甚苦，小子略识字，幸不弃，可代劳耳。'屠喜曰：'客乃能书！'即借肆中纸笔，置几旁，屠者手切肉，权轻重，即口诵数。余奋笔疾书，食顷，已更数十纸。屠笑曰：'客之书更速于我之切也。'会日暮，屠者荷余肉行。顾余曰：'吾知客未饭，盍从我于家。'余随之数百步，门临河畔，茅屋三间。一女应门，可十八九许。屠呼老妪出，曰：'吾幸延客，速作饭。'叩其姓，胡也。亦返问余，叹曰：'是缙绅官家子也。'坐余以堂，少选，提一壶酒，命女温之。烛至，命妪女俱坐，曰：'客幸不见外，我老无子，迫岁甚忙，又无伙伴，客能留卒岁，当必有以将意。'余曰：'某穷途，长者见收，幸甚。'屠大喜，酒至，辄取盎中盐菜为副，切肉置大檠，是时余已饿竟日，酣饮快意，视今日之节制畿辅，其乐十倍。饭罢，庋门扇为床，布草荐，取布被覆焉。天将明，呼余起，日记数以为常。除夕，为置酒肴羹肉，共食如初。元日，余揽衣起，则非复故衣，一蓝布袍，新布絮袄。近身里衣、絮裤，内外补缀完整。布袜、履各一。余惊起拜谢。屠笑曰：'客此去当作官人，区区者奚足言。'开岁五日，余欲去。屠曰：'此间镫事甚闹，幸更延十数日。'余心德之，不能却也。望后，乃辞以行。屠者曰：'固知客不能留也。'又置酒肴为饯。翌日，赠钱四千，袱被囊一，将所覆布被并钱纳焉。送至河干，余拜，屠亦拜，附船至山东。囊中余钱数百，有故交自北来，身无一钱，分半与之。遭遇圣恩，以有今日，皆胡长者赐也。及为直隶布政司时，遣一介以千金报德。且戒曰：'若肯来，即备舆马迎至署中。'至则门巷萧条，胡夫妇身殁已久。女适谁氏子，亦不知所终。"言至此，公泣数行下，座客皆为之改容，乔恍然如有所失焉。

少见多怪

家梅亭方伯，任四川打箭炉同知时，彼处人偶见蟹，称为瘟神，打鼓鸣锣，而送之郊外。方伯取而食之，人皆大惊，谓官能食瘟神，四境耸服。沈括《梦溪笔谈》云：陕西人家，收得一乾蟹，怖其形状，以为怪物。而病疟者借去挂门上，往往遂差。黎士宏《仁恕堂笔记》谓：甘肃人不识蟹，疑为水底大蜘蛛。俄罗斯国人不知鳗鳝，诧为水蛇，中国人何以食之？盖物之未经寓目者，初睹之，未尝不以为奇。如山东张小海太守食鲜蚶，连壳嚼之，几损其齿。与蔡谟误食螃蜞，吐下委顿，皆可一笑也。

游泰西花园记

上海自泰西通商后，环北门外十余里，奏明给洋人居之。洋人岁输其租，谓之租界。租界为英、法、美三国分踞，一切公事，归华洋同知暨三国事会同办理，除命、盗案外，地方官不复与闻焉。夷夏猱杂，人众猥多。富商大贾及五方游手之人，群聚州处。娼寮妓馆，趁风骈集，列屋而居，倚洋人为护符，吏不敢呵，官不得诘，日盛一日，几于花天酒地矣。余摄县事时，欲稍稍裁抑之，而势有不能。尝饬洋租地保密稽之，盖有名数者，计千五百余家，而花烟馆及咸水妹、淡水妹等等，尚不与焉。女闾之盛，已甲于天下。乃自同治纪元后，外国妓女亦泛海而来，搔头弄姿，目挑心招，以分华娼头缠之利。于是中外一家，远近裙屐冶游之士，均以夷场为

选胜之地。彼洋人之渔中国财者,亦可谓无所不至焉耳。休甯余古香观察本愚,来沪总办浙江海运局,有《游泰西花园记》一篇,叙述详尽,笔致栩栩,于《板桥杂记》、《秦淮画舫录》外,又辟一格,因备录之,以见《溱洧》之风,海外亦复沿波,深可太息也。

乙亥孟春,匝月无旬日晴,偶值天霁,又须从事江干,以故春到人间,犹未觉也。隆恺臣司马,由皖中来申,假馆于局。局在邑南城外,殊嫌湫隘。恺臣每思北游,以海上精华咸萃于北,远方来者,莫不耳逐神驰也。念八晓晴,以事当至虹口,予偕卿云、皖生,并拉恺臣、藜阁,同肩舆至老闸,冀得翼甫与俱,作向导耳。翼甫当设馔馔客,馔后,各舍肩舆,乘马车,纵辔以行,约十余里,至虹口屯粮处。时监兑为陶叔南大令、陈韵和少尹。二君同寓洋楼,楼三楹,滨江而筑,轮舶漕艘喧阗,在浦无足留连。因再登车,随翼甫辕驹西适。自是则一望平原,园林栉比,长桥跨水,杰阁凌云。远瞰春申江,白舫乌篷,乱如飞鸟。陌上车尘马迹,华夷杂沓,电掣星驰。恺臣目所未经,不禁拍掌叫绝。忽于碧树弯环处,车为之停,下视同人皆踏莎而立。一时香车宝马,锦簇花团,华妓洋娼之外,别有所谓咸水妹、淡水妹者,藜阁皆一一指名。予与恺臣惟略认其梳妆服饰而已。路旁有方井一,又有静安古寺,以纡道,不果游。翼甫速客登车,谓须及早一游徐家卫外国花园,迟则游人星散,便无可观。再行数里,到一篱落,车数辆,憩老槐树下,荆扉斜敞,碎石成蹊。翼甫入,同人皆入。翼甫曰左左之,曰右右之。曲折升阶,回廊抱室。有番妇,粲齿迎门,俨然酒家胡,招客饮者。一佣人导客别舍,冰盂晶碗,几席横陈。予量不胜蕉,众以酒美劝,姑冷饮半瓯,已微醺。出巡檐走,闻笑声达户外,则两番姝,簪艳卉,拖长裙,自旁舍出,袅娜作态,望之如画图中人。惟鬓发黄蜷,秋波碧晕,与中国粉白黛绿不同。时同人各穿细径,拾翠寻芳。予适闯入一院,于疏篁密棘中插秋千一架,上贯双緪,挽棠木小舟,中坐一少年客,洋人推荡之以为戏。同人闻声咸集,两番姝亦珊珊来,相与狂笑。以妙手空空儿之倏高而倏下者,非他人,即翼甫也,洋人指一番姝,笑令飞登,与翼甫相向坐。于是推者推,荡者荡,双飞双落,髻辫巾袂,直视中外为一家矣。喧笑未已,又有两青衣姝,结驷来游。四美相见,喃喃似皆勾栏姊妹花,旧相识也。岂采兰赠药之遗,泰西风犹近古与?夕阳既坠,舆人促归,爰循老闸,肩舆踏灯而返。是日同游者,为隆君恺臣山、潘君黎阁青照、王君卿云维煜、贝君皖生澂、朱君翼甫其诏,并有姚君善民、张君亦槎暨予,共八人。

浙乱后乐府

浙江自庚申、辛酉,遭贼窜陷,经左爵相转战数年,至甲子岁,始行戡定。百姓辛苦流离,为贼匪所杀,为饥寒所杀,为疾疫所杀者,不知凡几,哀我人斯,将无孑遗矣。幸爵相心乎爱民,于入浙创立军府时,即首为赈济,加意抚绥,出水火而登衽席,残民始有更生之庆。蒋芗泉中丞佐之,兴利除弊,各事极意讲求。马端敏公继之,劳来安集,以养以教,民乃得鸮其居。今日我浙之得以熙熙攘攘,渐臻富庶者,三公之力也。然当贼氛甫息之时,凋敝之情形,流亡之困厄,铁人见之亦不免下泪。古香观察有《闻见篇》四章,古音古节,真不减杜老之《哀江头》诸作。因备录之,俾吾浙人无忘在莒时也。

《猪换妇》:"朝作牧猪奴,暮作牧猪奴。冀得牧猪妇,贩猪过桐庐。睦州妇人贱于肉,一妇价廉一斗粟。牧猪奴,牵猪入市廛,一猪卖钱十数千。将猪卖钱钱买妇,中妇少妇载满船,蓬头垢面清泪涟。我闻此语生长吁,就中亦有千金躯,嗟哉妇人猪不如!"

《屋劈柴》:"屋劈柴,一斧一酸辛。昔为栋与梁,今成樵与薪。市儿诋价苦不就,行行绕遍江之滨。江风射人天作雪,饥腹雷鸣皮肉裂。江头逻卒欺老人,夺柴炙火趋城闉。老人结舌不能语,逢人但道心中苦。明朝老人无处寻,茫茫一片江如银。"

《娘煮草》:"龙游城头枭鸟哭,飞入寻常小家屋。攫食不得将攫人,黄面妇人抱儿伏。儿勿惊,娘打鸟,儿饥欲食娘煮草。当食不食儿奈何?江皖居民食草多!儿不见门前昨日方离离,今朝无复东风吹。儿思食稻与食肉,儿胡不生太平时!"

《船养姑》:"月弯弯,动高柳,乌篷摇出桐江口。邻舟有妇初驾船,乱头粗服殊清妍,橹声时与歌声连。月弯弯,照沙岸,明星耿耿夜将半。谁抱琵琶信手弹,三声两声摧心肝,无穷幽怨江漫漫。或言妇本江山女,名隶烟花第一部。头亭巨舰属官军,两姝亦被官军掳。妇人无夫惟有姑,有夫陷贼音信无。富商贵胄聘不得,妇去姑老将安图?呜呼,妇去姑老将安图?妇人此义羞丈夫。"

魏赐日本女主诏书

日本从古服属中国,自元世祖征之而败,始渐形崛强。明初,亦经封贡,第羁縻耳。至嘉靖时,海寇藉其资以入盗,东南诸省重罹倭毒,实则仍是我民导之,倭固无能为役也。本朝监明之弊,康、雍以来,绝不与通,海疆晏然者二百载。今则以西洋通商,彼亦闻风而至,讳其先世服事之迹,蕞尔小邦俨然抗衡上国矣。然其先君神功皇后息长足媛于魏明帝时,梯航入贡,彼国史册固大书特书焉。兹特录魏景初二年赐倭女主诏著于篇,俾览者知我国家怀柔远人,同天之度尔。

制诏亲魏倭王卑弥呼:带方太守刘夏遣使送汝大夫难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献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逾远,乃遣使贡献,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装封付带方太守假授汝,其抚绥种人,勉为孝顺。汝来使难升米、牛利涉远,道路勤劳,今以难升米为率善中郎将,牛利

为率善校尉，假银印青绶，引见劳赐遣还。今以绛地交龙锦五匹，绛地绉粟罽十张，茜绛五十匹，绀青五十匹，答汝所献贡值。又特赐汝绀地句文锦三匹，细华斑罽五张，白绢五十匹，金八两，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真珠、铅丹各五十斤，皆装封付难升米、牛利还到录受，悉可以示汝国中人，使知国家哀汝，故郑重赐汝好物也。

应敏斋上张振轩请讨日本书

同治甲戌，日本以台湾生番戕杀琉球人为词，举众数千，突入台境，扎营筑垒，与生番攻战，蓄意叵测，全台震动。事闻，上命福建船政大臣前江西巡抚沈公统师莅台，相机筹办。沈公怒其猖獗，上疏请剿，廷议久之不决。倭势益张，将图深入，其议院有踏平我二百郡之说，闻者发指，讹言繁兴，沿海皆警。余前在上海，颇悉倭情，知其有瑕可蹈，爰上书李爵相，请发舟师，分道径捣其国，为围魏救赵之计。爵相亦深韪余言，会倭与番战不利，且疾疫大起，英国公使威妥玛从中调处，朝廷重惜民命，允予抚恤银两。倭人喜得息肩，遂解而归，然其众之死亡者已不少矣。余颇以吾谋不用，坐失此虏为恨。嗣见应敏斋方伯上张振轩中丞书，与余意见相合，且议论较余更为畅达，用录存于右，俾天下后世莫谓秦无人也。方伯之书略曰：

日本介在东洋，密迩中国，其人狙诈多端，素无信义。近者，一切效法西人，妄思自强，潜图开辟，盖其意狡焉思逞久矣。今乃背约称兵，藉词构衅，闯入我边地，虔刘我番民，中国欲全旧好，据理与争，不遽用武；并许为之建望楼塔表，护彼商船，可谓宽大极矣，礼义著矣。讵料彼之诡计，即以虚言款我，而久踞番社，诱胁番人；又运屋材，携农具，为筑室屯耕之计。群番迫于凶焰，势必尽受羁縻，则台湾之地与我共之，异日难保不驱群番为前导，以与我争台湾。夫台湾虽小，我圣祖皇帝勤劳二十年而得之者也。台湾有事，则闽粤江浙处处戒严，古人谓"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今日台湾番事之谓也。且诸国通商以来，所以犹就范围，不启戎心者，以其有条约在也。今日本不守条约，若令得志，非惟为日本所窃笑，西人更将藐视中国。为今之计，宜举日本背约之罪，布告诸国，并援公法，严捕倭人。在台诸军分据险要，务遏绝敌人接济并其归路，勿轻与战。密谕番人，伺间狙击。厦门一口，未知能扼以舟师、断敌人往来之路否？一月以后，彼之粮饷、煤火、子药必渐告罄。番人见官军相助，亦必奋力抗拒，彼前阻深山，不能骤进，又畏官军相助；其后台洋风涛险恶，彼船虽利，岂能久泊？势孤心怯，宜无不退师之理。所虑者，既退而修怨，必扰我沿海诸省，设防之具，自不可不预筹也。现在本省防务业经督抚严密布置，无可再赞；惟以全局而论，设防之法，必使诸省各自为战，则守御有责成，亦必使各省互相救援，则气势方联络。何以言之？今之倭寇与前明之倭寇异，明之中叶，各岛奸商乘明纲纪废弛，勾结莠民为乱，其迹同乎流寇，故蔓延而害广。今日本兵士二千有奇，工役二千有奇，闻尚雇有西洋及中国人在内。乃其国王所遣，成军以出，志在开边，故力聚而势专。然窃料日本之兵力，可以注我一路，多亦不过两路，万不能分扰各省。今察地势，直隶可与奉天、山东并力，江苏可与浙江并力，广东可与福建并力，彼省有警，则此省出兵以救之，甚至一省有警，则四、五省酌度分兵以救之。轮船迅疾，固朝发而夕至也；至中国轮船宜再陆续购备，合之闽沪两厂所造，凡火轮战舰须过三十号以外，再得铜包战船四五号，分拨少许，以扼最要之口。此外共配精卒万余，会合训练。昔年水师宿将，如前陕甘总督杨宫保，智勇兼备，战功卓著，威名播于遐迩，应请奏恳皇上特召视师，专督轮船大军追逐寇踪，南则与之俱南，北则与之俱北。各省诸军夹击，客主顺逆之分，胜负必有所在。筹防之要，当不外此。虽然，古之驭外夷者，必能守而后和可恃，亦必能战而后守可完。与其战于内地，不如战于外洋；与其战于外洋，不如战于彼国。窃观今之日本有可伐者数端，请陈其说。往者日本国王不改姓者逾二千年，国中七十二岛，岛各有主，列为诸侯，自美加多篡国，废其前王，又削各岛主之权，岛主失柄而怀疑，遗民念旧而蓄愤，常望一旦有事，乘间蜂起。彼昏不悟，尚复构怨高丽。使国中改西服，效西言，焚书变法，于是通国不便，人人思乱。今宜思管子攻瑕之说，乘中国寇平未久，宿将多存，劲旅未散，有事东洋，亦藉以练习船炮，兴起人材。失此不为，后数十年彼基益固，而中国承平日久，民不知兵，猝为所乘，悔将奚及。此揆之于时而宜致讨者，一也。昔年，中国由普陀趋长崎，水程四十更，风浪巨险。由厦门趋长崎，水程七十二更，商民渡海皆由之。元代征倭，会兵合浦，大抵亦由南道，今则往来者众，新道益开。自上海至长崎，水程不过千四百余里，轮船两日夜可达，断无元代飓风之虞。且中国所以屡绌于外人者，以彼合从连横，协以谋我，不得不防决裂，含忍至今。今幸泰西诸国未兴合谋，尚得用全力东注，而日本之国小援孤，亦断非泰西诸国之比。此酌之于势而可致讨者，一也。议者每以元代征倭，丧师十万，用为殷鉴。不知元人以征贡不至，遽兴无名之师；又用宋降将范文虎为统帅，一遇飓风，遽自弃师潜遁，盖其理不直，其用人又不当，以至于败，使倭人至今有轻中国之心，正宜因此折其骄锋，破其故见，使之有所震慑。古来两国交兵，苟能仗义执言，则胜者常十八九，反是，则败者亦常八九。今日本败盟弃约，侵犯我疆，彼固内反而自惭，各国亦旁观而窃议。我之兴师，以奉辞伐罪为主，而初无耀兵域外之心，以征抚降服为图，而非存拓地开

疆之见，将所谓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于是乎在。此质之于理而当致讨者，一也。今中国海疆自琼崖迄于辽碣，回环几二万里，若欲处处设防，中国劳费固已不支，而又未能保处处无虞也。诚选劲旅万人，径捣长崎，进逼倭都，则彼先已夺气，将撤兵自救之不暇，断无余力以犯我。兵法所谓“批亢捣虚，形格势禁”，“致其所必救”也，夫是之谓以攻为防。以攻为防，则合数省之力萃于一路，劳费省而防转可恃；以守为防，则竭数省之力分备诸路，劳费繁而防且难恃。此其得失不待明者而决之也。且我军战内地，一有失利，则全省震惊；即幸而获胜，而内地之民被其荼毒，受其诱胁者，已无穷矣。我军战倭地，虽偶有挫失，不过损伤军士而已，添募以往不难也。若战而胜，则我可因粮于敌，招彼民为向导矣。夫攻人之与受攻于人也，岂可同日语哉。此筹之国计与民瘼，而尤不得不致讨者，一也。凡此数端，机不可失，亟宜预为布置，速购船械，以备训练。倘若庙谟早定，以李伯相节制沿海军务，仍镇天津，拱卫畿甸；杨宫保节制战轮水军，直指长崎，必可以内外协力，奋扬威武，檄令高丽起师，渡对马岛，使震荡日本之北路，以分其兵势。高丽本我属藩，必愿乘时略地，以泄旧憾。我师宜禁止杀掠，号召其前王之旧将与故臣、遗民，有愿举义匡复者，俾求故王之后，立以为王，许尽复其国之旧制。各岛主有挈地投诚者，封以王号，使各为自主之国。夫日本之人望变久矣，临以大兵，蔑有不瓦解者。且事固有措注不劳而厥效甚溥者。汉武帝时，募良家子及有罪之戍卒，得自请奋击匈奴。雍正中，选各省技勇数千人，号“勇健军”，屯巴里坤故地，盗贼绝踪。道光回疆之役，选南北路遣犯二千为死士，屡挫贼锋。今宜远仿汉制，近法先朝，广募沿海枭徒、蛋户、渔丁，及闽粤间械斗之民，及哥老会中鸷悍之士，许令投效军前，奋击日本。优其廪饩，凡合三千人，鼓之以不次之官，不赀之赏，统以健将，济以轮船，用为前驱。此辈皆亡命犯法、不畏死之人，正所谓以毒攻毒，死固无损于中国，不死亦能建威于外国。倘日本自知理屈势穷，遣使行成，愿申旧约，则必使偿我兵费，称我东藩，然后收师而退。果能如是，非特令日本畏怀，亦且使西人詟栗，中国之患，少有豸乎。然则综而计之，今日畀以番地，曲全和约，兵端若可暂弭，而后患无穷，和亦难恃，策之下也。决计驱逐，待其入寇，随时御之，策之中也。先为非常之举，以奋积弱之势，虽得失参半，犹愈于坐而自弱，策之上也。使彼或闻天威赫怒，知中国未可与争，愿遵和约，不战自屈，尤善之善者也。抑本司更有望者，自来天下大事，往往败于二三，成于一旦。在昔，庚子、辛丑之间，洋人初入中国，朝廷未悉外夷情状，和、战迄无定局。每变一议，则罪其前议之人，于是当事者不敢任事，局益变而势益不振。迨剿办粤孽，坚持定见，不稍改移，卒能使贤才勃兴，歼除巨寇，此盖断与不断之效也。应请奏求皇上，博采群议，衷于一是，然后乾断独运，默定至计，俾中外大臣奉而行之。用人则慎之又慎，方略则精益求精，尽屏局外之浮言，勿视东洋为过重，此即制胜之道也。本司通计中国应购船炮及水雷开花、后膛洋枪之属，为费当逾千万，一时无从筹措，只可商借洋款，由各海关分年筹还。即使不战而守，前项船械亦须预备。当此时事多艰，但望中外力节浮费，数年之内偿此要需，则元气不至大损，或尚可补救于万一。梼昧之见，是否有当？既承命妄参末议，不敢不尽其区区之愚，如蒙酌核而俯采焉，幸甚！

蒯子范判牍

合肥蒯子范观察德模，以诸生起家。居乡时，率团勇击伪英王陈玉成，大破之。遂以知兵名。李少荃爵相开府吴中，檄之从军，用战功叠保至牧守。初令长洲，当兵燹之后，兴利除弊，不畏强御。有某军门爱将掳难民女，子范夺而还之。军门怒，帅师来索。子范责以大义，军门气索而去。某廉访，以公事意见相左，请大府命严饬之，子范终不为动，廉访亦无如之何，一时称强项令。顾于小民则恋爱如家人，民亦父母视之，不称其官，而称之曰“蒯三爷”；比去任，邑人怀其恩，建亭于浒墅关，名曰“蒯公亭”。历署太仓州、苏州、镇江、江甯诸府，皆有惠政。李爵相胪其治行，以循良荐举，遂擢夔州府去，吴民至今思之。余长子范四岁，性情契合。同官时，时以吏治相切磋，而余之政治不能及子范远甚。马端敏公总督两江，言循吏乃以蒯、陈并称，余滋愧矣。子范精于折狱，恒手自判牍，有电扫庭讼、响答诗筒遗意，一时传诵，外国人新闻纸多有载入者。今特摘其判词数则，以见骥之一毛焉尔。

此案姚新周控姚阿士僭占车基，岂知姚新周已先占姚阿士田三尺，以致挟嫌启衅，互有殴伤。愚民无知，每以纤小事故，酿成祸端，可胜浩叹。此次伤既验明，尚属不重，若再传集邻证，听候质讯，书办未饱其欲，则压之；差人未饱其欲，则又压之。小民终岁勤苦之皮血，尽剥削于投到候审之日期。迨至日久气平，并有两造求息而不得者。为民父母，其何以忍此。当断令姚新周与姚阿士将所互占之地，符各让还。伤亦各自医调。减一分讼累，即培一分身家。区区苦心，尔小民其共体之，而共谅之。

梅徐氏乃徐传生之妹，嫁与梅近川为妻。近川早逝，徐氏作未亡人，已逾十载。遗孤连生，业已成立。苏城乱后，寄居催子（即管田庄人，苏俗呼为“催子”）张瑞和家。一屋相依，非有感帨惊尨之虑；三年于外，保无瓜田李下之嫌。而乃徐传生者，不为同根之庇，翻扬中薄之羞，既控张某之诱奸，并串梅裕以作证。莫须有之事，何能据以为

凭？不可道之言，竟忍宣之于众。岂有此理？是何居心？迨伊母徐余氏以传生不法出首。纵谓妇人爱女，断无不爱其子之心；就令该氏可訾，亦不应訾于其兄之口。一经庭讯，尽吐实情。乃知徐氏粗有衣食，恶党利其资财，为索黄金，翻成白舌。当各予以重惩。梅裕占居梅徐氏之屋，并押令迁出。

讯得陈太控张阿桂冒伊占妻彦氏一案。据陈太供：十年城陷，张阿桂在贼中，将伊妻掳去；城复，妻归。今张复来冒占。而张阿桂又以彦氏本乱前媒娶，被陈拐逃。质之彦氏并其母彦陈氏，皆谓陈实自幼婚娶，张乃掳逼以从者也。余细鞫张，曰："尔妻逃时，由外乎？由家乎？"曰："去年在丁公馆帮工，即未归矣。"余乃召陈至，曰："尔当长随乎？"曰："然。""尔在何处？"曰："丁公馆。""尔与妻俱往乎？"曰："未。"曰："彦氏在彼，尔亦在彼，尔供未与妻往，则彦氏之不为尔妻可知矣。尔与彦氏因此苟合而逃，又可知矣。"陈无辞。张请办陈而乞妻归。余曰："尔亦非媒娶也。若为媒娶，岂有妻逃两载而不控官者乎？"张乃实吐其掳掠状。遂并惩之，而以彦氏归其母去。

陈曾锡之姊，许字于同邑之金元铨。生方绮岁，母不曾离，养在深闺，人多未识。乃因追荐其父，偶到刹宫，将归其家，忽逢暴客。是何意态，霍霍怕人；不识姓名，卿卿呼我。客何为者？直欲舁之以归。众皆茫然，竟至争之不下。当经陈某扭禀，本县查询，乃知为金陵民人王正坤，曾收某家之弃婢，旋为逾里之逃人。落花堆里，偶拾残红；蔓草丛中，又成野绿。以致求之不得，因恨成痴；立而望之，虽非亦是。再三研诘，坚执不移。然而里居姓氏之不同，亦笑貌声音之弗类。十年未字，幽兰尚傍萱居；一去无踪，僵李何能桃代！惟念痴情若梦，积想成迷。实雾眼之朦胧，非色胆之敢大。姑予杖遣，以蔽其辜。

三教增为五教

韩昌黎云：古之教者一，今之教者三。自唐迄今千有余年，又增二教，曰回回教，天主教。天主教中复分为耶苏教。佛教中更析为红教、黄教。黄教创于宗喀巴，宗喀巴以明永乐年间生，初习红教，既而自黄其衣冠，嘱二弟子世世转生，演大乘教，一曰达赖，一曰班禅，皆死而不失其道，自知所往生之地，其诸弟子寻其地，迎之归而立之。青海二十九旗，喀尔喀八十一旗，蒙古游牧五十九旗，滇、蜀边番数十土司，皆敬奉焉。我朝因而抚之，为长驾远驭之略，留其徒在京师曰喇嘛者，祝厘唪经，每月及节日，在内殿唪《吉祥天母》及《无量寿佛》等经。列圣、列后忌日，唪《金刚经》、《药师经》，日食、月食，唪《救护经》。具详《大清会典》。盖三教之外，又歧而增其五焉。

卷十一

复封摄政睿亲王册文

本朝摄政睿亲王，辅世祖定天下，有周公之功。身殁未几，被诬削夺。高宗登极，昭雪复封，诚千秋旷典也。兹于《皇朝文典》中，见追复封册文，敬录于右：

阐宗勋于故府，典重睦亲；察往迹于遗闻，义彰继绝。念精白具征信史；兼伟代以昭垂宜。平反追核爰书；焕明纶而光复。尔，多尔衮造邦翊运，作翰宣劳。入关克展壮猷，遂集勋以大定；当轴更襄硕画，爰摄政以多年。群不逞怨积于生前，"莫须有"反诬诸地下。值冲岁未亲几务，众因矫命以除封。讵深文竟指欽衣，久令衔冤于没世。朕恭稽《实录》，恻念纯诚。拒二王劝进之勤，誓死力全顾托；成一统廓清之业，奉迎式肇基图。励尊亲则切诫群工，持法纪则靡私同气。贞心如揭，轨事咸存。祚以世封，聿准懿藩之旧；列之瑶牒，仍延似续之常。葺园寝而祀秩春秋，侑庙庑而位循伯仲。传以表勋，谥以褒忠。兹复封为和硕睿亲王，世袭罔替，锡之册命。于戏！削除匪出于圣裁，狱久成为不白；功伐久彰于实典，忱尤耿其如丹。远昭盈箧之诬，笃棐期风百世；载锡维城之命，沈沦庶雪九原。式慰尔灵，垂休无斁。

赈灾果报

先大夫年登八秩，尝言服官数十年，阅历数十年，见官而贪墨者，其终未有不溃败者也，然总无逾于侵赈报应之速而且酷也。彼败露而身婴显戮，若王伸汉辈者无论矣；即幸逃法网，大都必以急病死，以恶疾死，子孙亦俱绝灭，再不然，而为盗，为娼，作眼前报者，尤不少其人，固可屈指数也。盖贪赃枉法，害止一人、一家，侵赈则害及万众。朘民以富，而谓己身及子孙可长享之，有是理乎？其有于赈务能加意者，享报亦必丰。则举二事可鉴焉：广东颜中丞希深，乾隆时官平度知州，因公事赴省，适遇大水为灾。低区尽没，民皆登城以避；顾无所得食，哀声嗷嗷太夫人闻而恻然，因命尽发仓谷，碧米赈济，全活者数万人。巡抚以不俟报闻擅动仓谷，特疏参奏落职。高宗览疏，怒曰："有此贤母、好官，为国为民，权宜通变，该抚不加保奏，翻加参劾，何以示激劝乎？"乃特旨擢希深知府，母赐三品，封为淑人。天下群颂圣天子之明焉。后希深官至巡抚，子检由拔贡官直隶总督，孙伯焘由翰林官闽浙总督。其孙曾至今蕃衍，登科第者极多，称巨族矣。湖南萧状元锦忠之封君，道光时，官直隶知县。会秋月被水，已逾报灾之期限，不能奉准。封君乃将征存之银，悉以赈抚。其未输者，亦焚串免其征。民大感戴，而封君则以亏帑监追。上司怜其爱民被罪，令通省官代为设法弥补。比亏清出狱，而锦忠状元及第之报至矣。此二事皆果

报彰彰，在人耳目前者。天道甚迩，可不感动警畏哉！

左爵相奏开船政局

同治元年冬，甯波诸军进攻粤贼于绍兴，三战三捷，将傅其城，而洋火药告罄。史士良观察令余赴上海向李爵相商借数千斤；乃爵相亦以剿贼药尽，而洋船不至，正在踌躇，无可应付。余乃遄返，谓不如自己仿照造之。于是开局制配，无机器，则以手舂当之；无洋硝，则以土硝炼净抵之；无藤炭，则以柳炭及杉炭代之；以意加樟脑等物，舂配极细，居然造成。第力较洋药少逊，且发后有渣滓留存管底，须时加刮洗耳，然足以资救急之用。爵相闻之，亦饬余在甯局制造万斤。久之，洋人之药运到，遂止。然自是知药可配造，因从而推广及洋枪、洋炮等类，并仿造小火轮船二只，试之，均能合用。第以公费甚钜，无款可筹，且贼已将次剿灭，乃置之不讲。至五年秋，左爵相由广东平贼归，遂决计开轮船局。疏陈于朝，朝议允之。局将开，爵相又奉陕甘总督之命，率师西征，奏保前江西巡抚沈公葆桢为船政大臣，莅其事者九年。沈公擢两江总督，又命前江苏巡抚丁公日昌继之。从此中国之轮船与外洋争烈矣。左爵相之疏，剀切详明，筹画周当，今节录载之，俾后世言船政者，有所考焉。公疏谓：

窃惟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自广东、福建而浙江、江南、山东、直隶、盛京，以迄东北，大海环其三面，江河以外，万水朝宗。无事之日，以之筹转漕，则千里犹在户庭。以之筹懋迁，则百货萃诸廛市，匪独鱼盐蜃蛤足以业贫民，舵艄水手足以安游众也。有事之时，以之筹调发，则百粤之旅，可集三韩。以之筹转漕，则七省之储，可通一水。匪特巡洋缉盗有必设之防，用兵出奇有必争之道也。况我国家建都于燕，津沽实为要镇。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飚举，无足当之。自洋船准载北货行销各口，北地货价腾贵。江浙大商以海船为业者，往北置货，价本愈增，比及回南，费重行迟，不能减价以敌洋商。日久销耗愈甚，不惟亏折货本，寖至歇其旧业。滨海之区，四民中，商居十之六七。坐此阛阓萧条，税厘减色，富商变为窭人，游手驱为人役，并恐海船搁朽。目前江浙海运，即有无船之虑，而漕政益难措手，是非设局建造轮船不为功。从前中外臣工，屡议雇买代造，而未敢轻议设局制造者，一则船厂择地之难也；一则轮船机器购觅之难也；一则外国师匠要约之难也；一则筹集钜款之难也；一则中国之人不习管驾，船成仍须雇用洋人之难也；一则轮船既成，煤炭薪工需费不赀，月需支给，又时须修造之难也；一则非常之举谤议易兴，创议者一人，任事者一人，旁观者一人，事败垂成，公私均害之难也。有此数难，毋怪执咎无人，不敢一纾筹策，以徇公家之急，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虽善作者，不必其善成；而善因者，究易于善创。如虑船厂择地之难，则福建海口、罗星塔一带，开漕浚渠，水清土实，为粤、浙、江苏无所。臣在浙时，即闻洋人之论如此。昨回福州，参以众论，亦复相同。是船厂固有其地也。如虑机器购觅之难，则先购机器一具，钜细毕备，觅雇西洋师匠与之俱来。以机器制造机器，积微成钜，化一为百。机器既备，成一船轮机，即成一船；成一船，即练一船之兵。比及五年，成船稍多，可以布置沿海各省，遥卫津沽。由此更添机器，触类旁通。凡制造枪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生民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惟事属创始，中国无能赴各国购觅之人。且机器良楛，亦难骤辨，仍须托洋人购觅，宽给其值，但求其良，则亦非不可得也。如虑外国师匠要约之难，则先立条约，定其薪水，到厂后，由局挑选内地各项之少壮明白者，随同学习。其性慧、夙有巧思者，无论官绅、庶士，一体入局讲习；拙者、惰者，随时更补。西洋师匠尽心教艺者，总办洋员薪水全给，如靳不传授者，罚扣薪水，似亦易有把握。如虑筹集钜款之难，就闽而论，海关结款既完，则此款应可划项支应，不足，则提取厘税益之。又臣曾函商浙江抚臣马新贻新授广东抚臣蒋益沣(澧)，均以此为必不容缓，愿凑集钜款，以观其成。计造船厂，购机器，募师匠，须费三十余万两。开工集料，支给中外匠作薪水，每月约需五六万两。以一年计之，需费六十余万两。创始两年，成船少而费极多，迨三、四、五年，则工以熟而速，成船多而费亦渐减。通计五年所费，不过三百余万两。五年之中，国家捐此数百万之入，合虽见多，分亦见少，似尚未为难也。如虑船成以后，中国无人堪作船主、看盘、管车诸事，均须雇倩洋人。则定议之初，即先与订明，教习造船，即兼教习驾驶。船成，即令随同出洋，周历各海口。无论兵弁各色人等，有讲习精通，能为船主者，即给予武职千、把、都、守，由虚衔洊补实职，俾领水师，则材技之士，争起赴之。将来讲习益精，水师人材固不可胜用矣。且臣访闻浙江甯波一带，现亦有粗知管驾轮船之人，如选调入局，船成即令其管驾，似得力更速也。如虑煤炭薪工按月支给，所费不赀，及修造为难之费，则以新造轮船运漕，而以雇沙船之价给之。漕务毕，则听受商雇，薄取其值，以为修造之费。海疆有警，专听调遣，随贼所在，络绎奔赴，分攻合剿，克期可至。大凡水师宜常川住船操练，俾其服习风涛，长其精力，深其阅历，然后可恃为常胜之军。近观海口各国所驻兵船，每月操演数次，俨临大敌；遇有盗艇，即踊跃攫击，以试其能。所以防其恶劳好逸者如此。且船械机器废搁不用，则朽钝堪虞，时加淬厉，则晶莹益出。故船成之后，不妨装载商货，藉

以捕盗而护商，兼可习劳而集费，似岁修经费无俟别筹也。至非常之举，谤议易兴，始则忧其无成，继则议其多费，或更讥其失体，皆意中必有之事。然臣愚窃有说焉。防海必用海船，海船不敌轮船之灵捷。西洋各国与俄罗斯、米利坚，数十年来，讲求轮船之制，互相师法，制作日精。东洋日本始购轮船拆视，仿造未成。近乃遣人赴英吉利，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制轮船张本，不数年后，东洋轮船亦必有成。独中国因频年军务繁兴，未暇议及。虽前次有代造之举，现复奉谕购雇轮船，然皆未为了局，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均是人也，聪明睿知相近者性，而所习不能无殊。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彼此各是其是，两不相喻，姑置弗论可耳。谓执艺事者舍其精，讲义理者必遗其粗，不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此事理之较著者也。如拟创造轮船，即预虑难成而自沮，然则治河者，虑合龙之无期，即罢畚筑？治军者，虑蔵役之无日，即罢征调乎？如虑糜费之多，则自前道光十九年以来，所糜之费已难数计。昔因无轮船，致所费不可得而节矣；今仿轮船，正所以预节异时之费，而尚容靳乎？天下事，始有所损者，终必有所益。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之费，数世之利也。纵令所制不及各国之工，究之慰情胜无，仓卒较有所恃。且由钝而巧，其粗而精，尚可期诸异日，孰知羡鱼而无网也。计闽、浙、粤东三省通力合作，五年之久，费数百万，尚非力所难能。疆臣谊在体国奉公，何敢惜小费而妄至计！至以中国仿制轮船，或疑失体，则尤不然，无论"礼失而求诸野"自古已然，即以枪炮言之，中国古无范金为炮，施放药弹之制，所谓炮者，以车发石而已。至明中叶，始有"佛郎机"之名。国初，始有"红衣大将军"之名。当时得其国之器，即被以其国之名，谓"佛郎机"者，即法兰西音之转；谓"红衣"者，即"红夷"音之转，盖指红毛也。近时洋枪、开花炮等器之制，中国仿洋式制造，亦皆能之。炮可仿制，船独不可仿制乎？安在其为失体也？臣自道光十九年，海上事起，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国朝志乘、载记官私各书，有关海国故事者，每涉猎及之，粗悉梗概。大约火轮兵船之制，不过近数十年事，于前无征也。前在杭州时，曾觅匠仿造小轮船，形模粗具，试之西湖，驶行不速，以示洋将德克碑、税务司日意格，据云：大致不差，惟轮机须从西洋购觅，乃臻捷便。因出法国制船图册相示，并请代为监造，以西法传之中土。适发逆陷漳州，臣入闽督剿，未暇及也。嗣德克碑归国，绘具图式、船厂图册，并将购觅轮机，招延洋匠各事宜，逐款开载，寄由日意格转送漳州行营。德克碑旋来漳州接见，臣时方赴粤东督剿，未暇定议。德克碑辞赴暹罗，属日意格候信。彼此往返讲论，渐得要领。日意格闻臣由粤凯旋，拟来闽面订一切。臣原拟俟其来闽商妥后，再具摺详陈请旨。因日意格尚未前来，适奉购雇轮船寄谕，应先将拟造轮船缘由，据实驰陈，伏乞圣鉴。

续又疏陈：

据日意格等禀呈保约条议清摺、合同规约各件，业经法国总领事官白来尼印押担保，臣逐加覆核，均尚妥洽。所有铁厂、船槽、船厂、学堂及中外公廨、工匠住屋、筑基、砌岸一切工程，经日意格等觅中外殷商包办，由臣核定，计共需银二十四万余两。船槽尤为通局最要之件，应用法国新法，购办铁板，运来船厂，嵌造成槽。此外一切局中应用什物，由护抚臣周开锡委员估置，日意格、德克碑俟厂工估定，即回法国购买机器、轮机、钢铁等件，并购大铁船槽一具。募雇员匠来闽，一面开设学堂，延致熟习中外语言文字洋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书法，名曰求是堂艺局。挑选本地资性通敏颖悟、通文字义子弟，入局肄习。并采办铜铁木料，一俟船厂造成，即先修造船身。庶来年机器、轮器运到时，可先就现成轮机，配成大小轮船各一只。此后机器、轮机可令中国匠作学造。约计五年限内，可得大轮船十一只，小轮船五只。大轮船一百五十四马力，可装载百万斤。小轮船八十四马力，可装载三四十万斤。均照外洋兵船式样，总计所费不逾三百万两。惟采买物料一切，有此月需多，彼月需少者，势难划一。应将关税每月协拨兵饷五万两，划提四万两，归军需局库另款存储，以便随时随付。而前后牵计，仍不得逾每月四万之数，以示限制。抑区区之愚有不敢不尽者，兹局之设，所重在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俾中国得转相授受，为永远之利也，非如雇买轮船之徒取济一时可比。其事较雇买为难，其费较雇买为钜，巨德薄能浅，不足为其难；又去闽在即，不能为其难。当此时绌举盈之际，凡费宜惜，钜费尤可惜。而顾断断于此者，窃谓海疆非此兵不能强，民不能富，雇募仅济一时之需，自造实无穷之利也。于是则虽难有所不避，虽费有所不辞。然而时需五载，银需二百数十万两，事属创举，成否未可预知。幸而学造有成，纵局外议论纷纷，微臣尚有以自解。设学造未能尽洋技之奇，即解造轮船，不能自作船主，曲尽驾驶之法。则费此五年之时日，二百数十万之帑金，仅得大小轮船十六号，机器一分，铁厂、船槽、船厂及各房屋。虽所造轮船较寻常购买各色轮船精坚适用，而估计所费多于买价一倍，于大局仍少裨益，责以糜帑，咎何可辞？凡此皆宜预为绸缪，而不能预为期必者。故此局之定，爱臣者多

以异时之咎责为臣虑，局外阻挠为臣疑，即日意格亦言："此时局面既更，势难兼顾。如欲停止，愿将已领之银仍即缴回。"臣答以事在必行，万无中止之理。但愿一一谨守条约，尽心经画，共观厥成。如有差谬，当自请朝廷严加议处而已。察看情形，尚可望其有成。合将日意格、德克碑合纂保约条议清摺、合同规约照抄，咨呈军机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存案外，谨胪举船政事宜十条，另缮清单，恭呈御览。谨会同兼署闽浙总督臣英桂恭摺具奏，伏乞圣鉴，训示施行。

李爵相奏开轮船招商局

李爵相既平粤贼后，于同治四年，先在上海开机器局，以制造洋枪、洋炮及铜帽、洋药诸军火。比督两江，于金陵亦设制造局。曾文正公再督两江，仍踵行之。嗣福建创造轮船，文正公亦令于上海兼造。数年来，已成八艘。十二年，又仿造铁甲船一艘。洋人所能者，我尽能之矣。十三年，李爵相又奏开轮船招商局，共集资一百五十万（官给二十万，商集百三十万）。先购买外国轮船，而以机器局所造之轮船益之，以运江浙二省漕粮。漕运既毕之后，准商人雇载，赴外洋及各海口销售货物，以分洋船之利。无事则运粮贩货，取其资为脩购船只之用；有事则用为战船，以之巡防，以之攻击。盖一举两得之术也。光绪元年，于招商局内又分设保险公司，以保轮船，先由商集资十五万。本局之船可以无须向外国保险，而外国之船我转可保之，则保险之利亦分之矣。李、左二相国所以为国计民生筹画者，至矣，尽矣。惟铁甲船之造费，较轮船十余倍，只能为攻战之用。且船身太重，时虞搁浅，若海口以最巨之炮击之，亦不能抵御。此时英国已经停造。计数年之后，各国未必踵行，则我国亦似可不须效颦也。

人参误服杀人

今之医者多喜，用重剂取效，曰："古方本重，吾已减轻矣。"验之古方，诚然，心窃疑之，以为古人秉气素厚也。嗣阅洄溪徐灵胎所著《慎疾刍言》一书，内《论制剂》一篇，始悟今医重剂之悖乎古也。洄溪之言曰："古时权量甚轻，古一两，今二钱零。古一升，今二合。古一剂，今三服。古之医者，皆自采鲜药，如生地、半夏之类，其重比干者数倍。故古方虽重，其实无过今之一两左右者。惟《千金》、《外台》间有重剂，此乃治强实大症，亦不轻用也。若宋元以来，每总制一剂，方下必注云：每服或三钱，或五钱。亦无过一两外者。此煎剂之方也。末药则用一钱七。丸药则如桐子大者十丸，加至二三十丸。试将古方细细考之，有如今日二三两至七八两之煎剂乎？皆由医者不明古制，以为权量与今无异，又自疑为太重，为之说曰'今人气薄，当略为减轻'，不知已重于古方数倍矣。至于补剂，要知药气入胃，不过借此调和气血，非药入口即变为气血，所以不在多也。又今之医者，不论人之贫富，人参总为不祧之品，人情无不贪生，必竭蹶措置，孰知反以此而丧其身。其贫者，致送终无具，妻子飘零，是杀其身而并破其家也。"云云。灵胎为乾隆时名医，学问驾于叶、薛之上，乃其言如此，医者当奉以为圭臬也。按人参误服杀人，在富贵家不一而足。先曾祖通奉公，在四川重庆府同知任内，奉旨驰驿入京视疾，一时求诊者充门塞户，至三鼓甫散。忽仪亲王以福晋病甚，遣官来迎。公以疲乏已极，固辞不往，使者传王命谓：即以夜深不能至，请先付丸药服之，俟质明再迓。公既不知为何病，又无从得药，适案上有莱菔子末一包，遂以与之，曰："姑服此，明日再诊可也。"盖取其服之无碍，暂为搪塞耳。次日，公尚未起闻马蹄声隆隆，王亲乘车来，一见即谢曰："福晋正闷躁欲死，灵丹一服，顷刻霍然，已安睡至今。今请偕往覆诊。"公至邸，视之，则风寒微疾，误服人参所致。莱菔末适解之，故见效如是之速。然不敢明言，致太医官干谴，乃定一祛风之剂而出。数日后，王厚酬焉。通奉公恒举此以为笑柄。

神咒治病

祝由一科，起于黄帝，禁咒治病，伊古有之。其词甚俚，其效甚速，不可解也。今择余所知而验者，录之。

治蜈蚣螫，咒云："止见土地，神知载灵，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以右手按螫处，一气念咒七遍，即挥手作撮去之状，顷刻痛止。　治蛇缠，咒云："天蛇蛇，地蛇蛇，螣青地扁乌稍蛇。三十六蛇，七十二蛇，蛇出蛇进，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凡人影为蛇所啄，腰生赤瘰，痛痒延至心，则不可救，名蛇缠，又名缠身龙。治法：以右手持稻干一枝，其长与腰围同，向患处一气念咒七遍，即挥臂置稻干门槛上，刀断为七，焚之，其患立愈。

蠼螋溺射人影，令人生疮，如热痱。治法：画地作蠼螋形，取腹中泥，以唾和涂二次，即愈。或夜以灯照生疮处之影于壁，百沸汤浇影上，神效。　蜂螫痛甚。治法：向蜂来之方，以右手中指空中草书"帝"字，中竖直下至地，即以中指挖土涂螫处，立即止痛。　又治蜈蚣螫方：以手向花枝下泥书"田"字，勿令人见，取泥擦之。

人被犬咬，即于土地上书一"虎"字，口念咒曰："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凡人被犬咬，请土地揭起土来补。"念咒毕，即以口涎吐在土上，揭土敷在患处，以手摩之，立愈。　治难产方：硃书"语忘敬遗"四字于黄纸上，贴在产妇卧床对面，令人口念四字不歇，立产。

安南阮氏遣牍

交阯古属中国，《尧典》宅南交，此见于经文之最古者。汉、魏、六朝及隋、唐、五代，均设官置守。至宋初，丁氏始建国，称安南。二世十三年，亡于太宗时。黎桓二世三十二年，亡于真宗时。李公蕴八世一百二十年，亡于理宗时。陈日煚十二世一百七十年，至明建文时，为黎季犛所篡而亡。明成祖发兵灭之，交阯仍归中国者三十年。宣宗时，复为黎利所据，传十世至黎譓，为莫登庸所逐，时嘉靖元年也。世宗削其王封，改为安南

都统使，传二世至神宗时，又为黎维潭所并。维潭传至裔孙维祈，于我朝乾隆时，为阮光平所灭。光平传子光垂，至嘉庆年间，又为阮福映所夺。称臣入贡，请改号为越南。江都蒋观察超伯，咸丰十年，于京师琉璃厂市购旧书中，夹公移二纸，其末皆钤安南国王之印，硃色烂然。其文曰：

安南国王阮光平，肃禀天朝御前大臣、经筵讲官、太子太保、内大臣、议政大臣、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广东广西军务兼理粮饷盐课、一等嘉勇公台前曦瞩。兹者接奉宪札，内开，钦奉上谕：令故黎君维祈率同伊属下人户，全行来京，归入汉军旗下，编一佐领。又黎维祇穷蹙内投，亦着一并送京安置，俾小番抚有安南全境，永无后患。仰维大皇帝兴灭继绝之意，不忍黎氏故主齿于齐民，且不欲其翱翔粤西，使黎氏支庶及旧日臣民藉此为名，讹言煽惑。余光爝火，未绝星星，故特令全行进京，归旗受职。盖其防微杜渐，所以仁于黎氏者，乃所以厚于小番。圣恩体恤新邦，实属无微不至，其为欢忻感激，何可限量。而亲侄阮光显，陪臣阮有睭、武辉瑨等回国，钦奉颁赐诰命敕印，并彩币珍品，祇领带回。再奉御赐亲书诗章，稠叠宠荣，实逾常格。盖自本国丁、李、陈、黎觊幸之难，而今日蒙霑之易，岂敢自谓恭顺之至有加于前人？实蒙大皇帝至仁洪慈，将遐远偏方，悉归覆载。殽和沐泽，报答何阶。虽罄土地所有以旅阙庭，曷足以对扬休命？况海岭之尺土寸民，皆天朝之赐。不腆篚包，讵堪尘渎！惟是恪恭奉上之诚，不能自已。奉有谢恩表文一道，谨遣陪臣黎伯玿、吴为贵等随表进京，并赍递贡品上进，耑望尊大人收表转奏。今年八月祝厘大礼，小番谨已点检行装，先期诣关，匍匐稽拜，区区之衷，不遑启居。请以今年四月上浣赴阙，候尊大人带随进京展觐。窃思小番生于布衣，赖天朝宠灵，以克有国。鄙陋荒远，礼制多所未娴。且小番深山缔构以来，主臣相聚，有所跋涉，咸执羁靮耐以从。今万里程途，个个愿带随偕往。且此次瞻觐丹墀，献万万岁寿，受臣子旷闻之异渥，睹生平未见之大观，鼓舞趍跄，乃众情之同然者，难为峻却。如呈请多带员役，又恐于体制未合。将来行时，当得带随几许员弁，多少部曲；从陆道起若干人马，或从水道作何储顿；又冠带衣服用何品色，统祈早赐开示，庶得预先备办入觐，以合礼仪。且天朝讳避条禁；下邦始奉内属，未得一一详知。窃愿俯赐明教，庶不致冥行径造，以取重戾。又本国自李、陈、黎氏都于升隆城，天朝恩命于此贲临。迩来地气衰歇，今本国富春以南，疆界较前代稍广，设都建国，惟乂安为土中，已于其地之凤凰山前置为本国中都，业经陈达左江汤道官知照。向后一切公文往复，比升隆城日期又多一倍。仰维体照，幸免稽延之咎。家儿光垂方当学礼，玉树生庭之誉，未敢披襟。蒙贶吉祥如意、锦缎多珍，一家父子，均沐恩波，拜领之荣，实深感佩。至如家将吴文楚先后趍赴，乃其职分内事，并蒙彩币之赐，爱屋及乌，顶戴又何如也。再奉钧谕，本国初立，事事草创，一切服用，有缺欠须备用之处，列摺呈达，当为采买送来。窃惟衣服所以华躬，中州服色彩章之美，深所景慕。所有龙蛟袍样，谨奉别摺开列，希下织坊，照样织造，工竣之后，发付奉领，为小邦朝宴之服。陈请为渎，万望鉴原。临纸向辕翘瞻肫切，肃禀。乾隆五十五年正月十日。

此上两广制军福文襄函也。又一纸是致粤西中丞之牍。两文皆婉委曲折，亦可想见蛮夷大长书记翩翩矣。董司农恂为题"安南阮氏遗牍"六大字，观察自题二绝句云："黎氏凋零阮氏雄，禾刀木落后先同。可怜十道将军印，都付先游一令公。""斗大华闾古法乡，蜗涎犬迹总荒唐。请看二阮须臾事，又是南柯梦一场。"今安南已为法兰西所据，其王仅拥虚位，将来不知若何更变矣。

假乩语止变

扶鸾本干例禁，然亦可佐政治所不及，所谓神道设教也。青浦新泾镇有刘猛将庙，每当报赛出会之时，四乡土地神皆舁其像来会，乡民聚至数万，喧哗杂沓，不可禁止。庙左近有一桥，将坍损，尚未修葺，余恐赛会时人众桥坏，或有溺毙者，因檄镇之巡检，禁会不作。而乡民汹汹不听，势且滋事，巡检不能遏，飞禀来报。余方拟亲往晓谕，旋又报事已安贴矣。询其故，则有董事陆某扶乩，假猛将语止之而定。余笑曰："此真是刘公一纸书贤于十万兵也。"猛将载在祀典，而不知何神。按《怡庵载录》云："宋景定四年，旱蝗，上敕封刘武穆琦为扬威侯、天曹猛将之神，蝗遂殄灭。"而《畿辅通志》载："刘猛将军名承忠，广东吴川县人，元末官指挥，有'猛将'之号。江淮蝗旱，督兵逐捕，蝗尽殪死。后因元亡，自沉于河，土人祠祀之。"二说不一，岂神亦有更替耶？然忠义之士，生而护国，死而佑民，其为神则一，固不必辨其孰是孰非也。

宋儒信释氏施食

先大父临终遗命，子孙不许作佛事。余家世遵守之。或谓忏悔解冤，事理彰著，胡可废也？余曰："子不读佛书耶？佛于过去生中，曾为盗杀人，比成道后，报至，金枪穿体，佛飞至空中，枪亦随之，不胜其苦，诸大弟子皆悲泣而莫能救。夫以佛之功德，不克解己之厄，诸大弟子之法力，不得解师之冤；而谓今日之僧众捧数卷经文，能忏一生罪业，有是理乎？人第当自省此身，不作害人害物之事可耳。"其人无词而退。然僧家施斛请客一节，却甚有验。嘉庆年间，先大夫在福建需次时，舍馆夙称凶宅，初不之信，入居后，家人时哗鬼祟，病者接踵。未几，先大夫亦病且甚，先太夫人医祷皆

穷，乃延僧施食。是夕，先大夫于朦胧中，忽见男女数十人，皆青衣小冠，结队自床后出，时以惫甚，不能诘也。未几，又见此数十人连袂自门入，每人皆至床前叩首而去，心甚疑讶，然暗不能言。比先太夫人入，告以故，太夫人惊曰："今夕延僧施食，岂鬼来相谢耶？"然自后病良已，宅亦从此清吉。先大夫尝与人言之。故余家虽不礼忏，而施食一事，尝举行之。兹阅南宋车若水《脚气集》所论施食之说，颇有相合者。若水在宋为讲学家，所见如此，故采录之。大略谓：自先王之礼不行，人心放恣，被释氏乘虚而入，冠礼、丧礼、葬礼、祭礼，皆被他将蛮夷之法来夺了。冠礼如他初削发受戒之类。丧礼则有七七、百日之说。葬是顺，火化是大逆。今贫民无地可葬，又被他说火化上天，是丧葬之礼亦被夺了。施斛一节，既荐祖先，又与祖先请客而共享之。夫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盖是理之必然者。乃后世小人，但知自己饥饿，何曾有思亲之心？往往虽有子孙，亦是若敖，如此则施斛之说，尚不失为长厚也。毕竟是一个祭祀，以僧代巫，而求达于鬼神，请父母而又与请客，致死致生之道，容或有是理也。予先室死，曾施斛祭之。友朋来问云："君素不信佛老，何为施斛？"予曰："我自不信，我自施斛。"既而友人吕居中云："郑憺堂先生，亦不信佛老，亦不废施斛，曾有所感也。以僧代巫，却要择僧。"云云。其说于理甚明。昔邵康节先生不废纸钱，其亦此义乎？又福州梁茝林中丞《退庵随笔》载：康熙时，韩文懿公菼病困时，李文贞公往候之。公曰："正有一事，欲仗大笔传信。病中见得幽冥之故，灼然不爽。吾初疾，原非大症，止因众祟绕榻，彻夜叫欢，连旬不能合眼，以致病势日增。其日，诸鬼忽相约于西河沿赴席，甫晡，相率而去，吾竟得安寝达旦。使人访问，则西河沿人果于是夜普度施食。自是后，诸鬼复还，吾亦遂不寐，以至于困。"李曰："今诸鬼在何处？"曰："见君在坐，退处榻后矣。此事向不以为信，今将纪录示后，病不能执笔，故以相属。"后文贞以此事载之语录中。夫文贞为一代理学名臣，目击韩文懿之事，而著之书，则施食一节，可无致疑矣。

古今海菜价之贵贱

若水又谓："天下有贵物乃不如贱者。只如眼前海菜，以紫菜为贵。海藻次之，海藻所谓大菜也。苔为下。紫菜爽口，乃发百病。大菜病人可食。苔之好者，真胜前两菜，且无渣滓，本草谓能消食也。贵公子只是吃贵物。"云云。按紫菜此时并不贵重，而海藻则稍贵于紫菜，亦是常物，非贵人所屑食者。今之海菜，则海参也，鱼翅也，而推燕窝为首，佳者价至三四十金一斤，较紫菜价百倍矣。何古今食品之殊若此？岂古尚俭而今愈奢耶？

黄岩杜鹃

若水谓："杜陵《杜鹃诗》云：'生子百鸟巢，百鸟不敢嗔。殷勤哺其子，礼若奉至尊。'其说不然。杜鹃，鹞属，枭之徒也。飞入鸟巢，鸟见之而去，于是生子于其巢。鸟归，不知是别子也，遂为育之。既长，乃欲噉母。"其说甚奇，古人初无是说。岂黄岩之杜鹃若是？若水亲见之而云然耶？记之，以俟世之博物者。

关侯祀典

关圣庙中，除子平及周仓外，无从祀者。按《吴志吕岱传》：安成长吴砀、中郎将袁龙首尾关云长，复为反乱，砀据攸县，龙在醴陵。权遣鲁肃攻攸，砀得突走。岱攻醴陵，遂擒斩龙。是龙、砀皆蜀汉忠臣，关圣心膂，龙又殉节，乃庙中不祀，何耶？又世传侯生于戊午年五月十三日，四柱皆是戊午，故祀典于是日致祭一次。然以《长历》考之，是年五月无戊午日，是四柱戊午之说已不足凭。又遂安余国桢所著《劬庵类稿》谓：正史，侯殉义在建安二十五年，岁在庚子，年五十八岁。则侯受生之岁是癸卯，非戊午也。余又考：由戊午至庚子仅四十三年，而献帝初平元年侯已从先主讨董卓，以戊午年计之，止十二岁耳。有是理乎？

经文句读异解

邢凯《坦斋通编》谓《易》"或益之（句）十朋之（句）龟弗克违（句）"谓有十朋之益，即龟亦不能违也。《经传释词》谓《论语》"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作一句，"毋"作不字解。两说虽与注不合，而其论自通。又《湛渊静语》：《明夷》六二"用拯（句）马壮吉（句）"谓当明夷之时，既有所伤，必用拯救，其所拯救，必马壮健而获免之，速则吉也。《论语》"子在齐（句）闻韶三月（句）不知肉味（句）"必如是读，方得明白。《孟子》"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句）充类至（句）义之尽也（句）"语意乃见圆澈。此数说亦甚有味。

滑稽诗

教职当岁考之年，定例亦须考试一场。向来，学使者优恤教官，大都临期散卷，迟数日交卷。教官中年老者居多，多不自作，托学中能文者代为之。故考教一场，仅为具文矣。咸丰癸丑，江西万藕舲尚书视学浙江，忽改为扃试。于是年老荒疏诸公，皆大惊恐，先期于同寅中择年少未荒者，某代作，某代书，互相订定，庶时到不致曳白，然此心总摇摇如悬旌也。学使亦颇虑内中有不能完卷者，无以下台，乃合优生与教官为一场。又下令曰："若老师目昏手颤，不能端楷者，准将草稿交优生代誊。"于是欢声雷动，大半托优生捉刀矣。金郡九学谕训共十八人，试之日，人给方桌一张，列坐堂上，各优生则散坐厂内。文成交卷，教官尚得学使例宴，饱餐而散，可谓将军不负腹矣。余同事秀水陈星垞皋言，文素敏捷，一挥而就。又作七律一章，奉呈诸君子，读之无不捧腹。后学使微闻之，亦一笑而已。其诗曰："接谈散卷久通行，谁料今番忽变更。高踞考棚方桌子，俯求优行老门生。牢笼一日神都倦，安枕三年梦再惊。共说阿婆都做惯，者回新妇礼难成。"

昔人有嘲内阁中书诗曰："莫笑区区职分卑，小京官里最便宜。也随翰苑称前辈，好认中堂作老师。四库书成邀议叙，六年俸满放同知。有时溜到军机处，一串朝珠项下垂。"余因星垞作考教诗，亦戏将是诗改之，以呈诸君子云："莫笑区区职分卑，教官也最占便宜。春秋两季分肥胙，督抚同声叫老师。遇考可求优行代，束脩不怕上官知(校官填册受贽，相沿成例)。有时保得京衔著(余以劝捐得保詹事府主簿衔)，一串朝珠项下垂。"时知府事者，为崇厚庵观察，笑谓人曰："陈子庄以督抚为门生，我等道府，宜乎不在渠目中也。"

湖州郎苏门观察，庶常留馆后，有七律三首，亦可喷饭。诗云："自中前年丁丑科，庶常馆里两年过。半欧半赵书虽好，非宋非唐赋若何？要做骆驼留种少，(都人谓翰林为"骆驼")，但求老虎压班多(散馆授知县为"老虎班")。三钱卷子三钱笔，四宝青云帐乱拖。""几人雅雅复鱼鱼，能赋能诗又善书。那怕朝珠无翡翠，只愁帽顶有砗磲(散馆主事换砗磲顶)。先生体统原来老，吉士头衔到底虚。试问衙门各前辈，此中风味近何如？""粮船一搭到长安，告示封条亦可观。有屋三间开宅子，无车两脚走京官。功名老大腾身易，煤米全家度日难。怪底门公频报道，今朝又到几知单。"

冷官风趣

伯祖朝珍公廷献，乾隆辛卯举人。弱冠登科，意气豪迈，十上春官不第，选就兰溪教谕。在都中遇翰苑诸公，必以论文数典困之，洪稚存、张船山太史均畏其锋。常自诧曰："吾来会试，状元总在吾荷袋中，无奈辄遇剪绺贼也。"官兰谕三十余年，不问家人生产，惟以饮酒赋诗为事。年跻八秩，奉部推升国子监典籍。门下士集资为祝八十生辰，乐饮十日而归。同官仁和沈秋河先生为撰寿序，用一百个"死"字，文极奇诡。复撰一联赠之，曰："不病故，不勒休，仙家亦称上等，又升官，又添寿，教官无此下台。"归之次年，道光辛卯，重赴鹿鸣，侄九皋是科亦登乡荐，为吾宗盛事。余年八岁时，随先大夫之官福建，过兰溪，公登舟来视，抚余首曰："儿好好读书，早早发达，莫效老翁之吃苜蓿盘也。"嗣余于辛卯科，乃荐而不售，官校官者十八年，仅得公历俸之半耳。

校官为冷宦，自撰楹联，或嘲或讽，多有可发一噱者。李时庵教授题大堂联云："扫雪呼僮，莫认今朝点卯；轰雷请客，都知昨日逢丁。"傅芝堂学博则云："百无一事可言教；十有九分不像官。"此二联早脍炙人口矣。屠筱园教授所书，则"教无所教偏称教；官不成官却是官"。自嘲中却有身分。陆定圃教授则云："近圣人居大门径；享闲官福小神仙。"亦有味。沈秋河司训门联云："读书人惟这重衙门可以无妨出入；做官的当此种职分也要有些作为。"则棱棱风骨，读之令人肃然起敬也。

科第世家

本朝五子登科者，余前记之矣。光绪元年乙亥恩科，福建侯官郭毅斋观察式昌长子曾矩，与叔事昌，弟曾珣，同科中式。祖父远堂中丞方引年归里，一时传为盛事。后乃知中丞昆弟五人皆登科膴仕，观察则与嫡弟元昌等五人，先后登科。家门之盛，近代希有。中丞敭历中外，清望交推。观察历典剧郡，循声卓著。世德作求，振兴未艾也。观察为余言：同乡林氏科甲鼎盛，有"一科四进士；三代五尚书"之联，自谓不及。余谓："我家雍、乾之际，楹联亦有'一门三宰相；四世五尚书'二语，似尚未足为奇。"如近时吴门潘文恭相国，状元及第；其弟世璜及孙祖荫，皆以探花及第。此外登进士入词林者，指不胜屈。合肥李相国为题其门曰："状元宰辅祖孙父子伯侄兄弟翰林之家。"则极当代科名之盛，亦见寿考作人之雅化也。

不读书人有至行

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盖以读书者必明理，不妄为，乃有所为耳。然世之奇节伟行，多出于不读书之人，其故何哉？杭州江小芸观察清骥为余言：里中有钱塘人许大镛者，为水师营卒，饷不足以养母，遂兼业剃工。性极肫挚，而不能识一字。常往来观察家执艺，见壁间悬奚铁生山水小幅，爱之甚。每至，必注视久之乃去。心摹手追者累月，忽纵笔成一画，顾不自信，又赧于示人。一日者见观察，忸怩颜者良久，乃出所画以相质。观察惊为神似，亟相许可，复为指其瑕处，谢而去。去数日，复持一画来，则较前更工矣。由是暇辄画，画就，必以质观察。不一年，遂有画名，然业剃如故也。母老矣，思为纳妇，则固谢不愿。盖恐多一人，则母之甘旨或缺也。适有新寡者，母廉其值，不告于子而聘之。大镛大惊，然不敢逆母命，遂成礼，礼成后，询知为寡妇再醮，则又大惊，立与异室寝，而阳共侍母，母不知也。观察闻而询之，则蹙然曰："吾敢坏孀妇节哉？"未几，母病且甚，大镛医祷皆穷。邻有华陀庙，百叩乞方，终不效。会遇陀诞辰，里众焚香者相属，炉火赫然，大镛忽插中指炉中，众惊问故，曰："吾将燃以救母。"火烈焰起，指烨爆有声，众相劝相邻，股栗汗流，大镛齧齿默祷，颜色不变。顷之，中指二节皆成炭，则里炉灰及指炭焆汤进母，母饮之立愈，众皆叹异，以为神。不数月，母猝以无疾逝，大镛医救莫及，痛绝者数四。既殡其母，乃谓寡妇曰："我之娶尔者，顺母命也。所以我不与尔处者，全尔节也。今我母殁，尔节全，我行且逝矣。请悉以家之所有予尔，尔可保尔节以终身矣。"遂出门去，自髡其发，为僧于华陀庙中，戒律甚严，人咸敬之。咸丰庚辛之变，城破庙毁，大镛不知所终。观察决其必殉难以死，特无人佐证，不能为之请旌耳。嗟乎！若大镛之所为，有读书士大夫所难为者，而大镛顾率性为之，而不见其难；然大镛固一字不能识之人也。悲夫！

卷十二

舒铁云和尚太守谣

自军兴以来，仕途流品冗杂。近年世道清夷，于是大吏多以澄叙官方为事。前年，福建巡抚劾长随出身之同知何某；上年，湖南巡抚劾候补道刘某曾作门丁，皆奉特旨革职查办。此后滥厕冠裳，未曾发覆者，当稍知警惕矣。然嘉庆年间，有和尚太守一案，最为奇异。和尚姓王，名树勋，山西人，扬州盐贾王引长世仆汪重光乳母之子，始在木兰院为道士，后至京师广惠寺为僧，号明心和尚。有口辩，多技能，兼挟异术。一时名动公卿，下而士庶商贾，上而达官勋卫，皆有皈依者。蓄积饶多，忽言尘劫且至，当留发，蓄妻子，遂出都，依所善者某中丞作幕友。久之，复入都。会开事例，乃捐通判，分发湖北，诸弟子左右之，补善缺，擢同知，晋知府，调补襄阳府知府。其幼主王六闻信往投，命为侄，乃留署中。旋以卓异赴部，御史石承藻发其奸，下刑部，讯得实，诸弟子复左右之，得从轻比。奏上，仁宗震怒，命发黑龙江编管，先于刑部前枷号两月，再行发遣。然其弟子总以为神奇，不可解也。舒铁云孝廉有《和尚太守谣》一篇，警辣奇诡，李长吉不足多也，或他日和尚竟藉此获传，则和尚之幸也。诗云："弃民为僧如秃鹫，弃僧为官如沐猴。宦成黄鹤楼中住，事败黑龙江上去。南来初寂寞，骑上扬州鹤。北去尤萧条，冻煞纥干雀。无端忽慕竺法深，有时化为支道林。碧纱笼边钟悄悄，青莲钵底花沈沈。石塔寺，无一缝；金轮会，有万众。吴国铜瓶五色坚，赵州布衫七斤重。借得如意影，放下笤帚柄。或现宰官身，或佩国公印。两眼看天隽不疑，五体投地霍去病。岂知襄阳节度乃有叙勋僧？正聚处禅师之斗场，住处终南之捷径。君不见南州传法唐慧能，又不见西蜀人赀汉长卿。料得清贫馋太守，依然天竺古先生。恒星不见官星见，不看僧面看佛面。匆匆一曲《雉朝飞》，哑哑三更《乌夜啼》。州亦不可添，诗亦不可改。白铜鞮上春如梦，黄金台畔人如海。珊珊者骨，种种者发，不须笑整冠，且与翻着袜。卿在雁门关来，师言石头路滑。铃音云何劬秃当，禅味如是乾屎橛。赠君以绕朝之马挝，李斯之狗枷。岌岌御史府，堂堂司寇衙。五百劫恒河沙，二千石优昙花。纡青拖紫波斯匿，偎红倚翠摩登伽。于是乎始墨，于是乎始髡。汝受诸苦恼，何不出了家？吁嗟乎！天下虽大，难容其身，地狱之设，正为此人。今我故我，无臣有臣。束之高阁，问之水滨。初不若刘孝标典校秘阁上，又不若杨法持战胜边庭壮。爰有薛怀义，行军总管彼一将；复逮李罕之，中书门下此一相。韦渠既工古乐府，贾岛亦登进士榜。国子祭酒理又玄，阎门衹候言非诳。冯延鲁去空遁逃，孙景元来曾供养。而况徐羡之爱汤惠休，阮佃夫荐茹法亮。青史十七部，白发三千丈。既已追度牒，何又进治状。君不见襄阳太守王和尚！"

讼简刑清法

同治六年，余初任南汇县时，厉精图治，遇民间讼事，一经控诉，立即提讯，随到随审，随审随结。三月之间，除寻常自理之案外，审结历任积案三百八十余起。案牍一清，民间颇著颂声。丁雨生中丞奏予奖叙，余私心亦未尝不自喜也。洎调青浦，仍不肯少怠，拦舆喊禀，无不立为了结。甚至南汇旧部民讼狱者，有不之本县，而来青浦，求余判断。心益喜自负。至九年，丁中丞以所刊《牧令书》颁发各县，内有南丰刘廉舫先生衡《庸吏庸言》一册，余受而读之，不禁怅然自失，通身汗下。自是不敢自诩精明，轻受民词矣。先生之言曰："寻常案件，定于三八当堂收呈。此外各日，切勿滥收。夫小民钱债田土口角，一切细故，一时负气。旁有匪人耸之，遂尔贸贸来城，忿欲兴讼，实则事不要紧，所欲讼者，非亲即友，时过气平，往往悔之。官若随时收呈，则虽有亲邻，不及劝阻，而讼成矣。一经官为讯断，曲直分明，胜者所值无多，负者顿失颜面，蓄忿渐深，其害有不可胜言者。且官即清廉，结案亦极神速，讼者自田间来，人地生疏，断不能一无所费，此官长任事太勇之过也。若官非三八日断不收呈，则讼者欲告之日，未必适逢放告之期。此数日中，有关爱之亲戚邻里，为之劝解，则状词未投，欲告者旧情未断，为所欲告者，颜面无伤，不难杯酒释憾矣。夫如是则讼端渐少，和气所蒸，可以兆丰年，而酿厚俗，又不仅惜民之财已也。此爱民者所宜体谅及之者也。倘自诩聪强，收呈不以其时，能则能矣，毋亦不恤民隐乎？况更有藉此巧取者，吾乌乎知之？至如命盗、斗伤、抢亲等案，则应就地方情形，择其尤要者，酌定十条，或八九条，刊刻宣示，准其随时喊禀，则又不必具呈矣。"云云。此真阅历有得，蔼然仁者之言。嗣余宰上海，即遵其言行之。上海五方杂处，华夷交涉事件尤多，听讼不胜其烦。尝有拦舆控会项不还者，余阅其呈，曰："尔理可准，然细故可于明日告期上来。"明日其人不至。又尝于鞫狱时，有呼冤人者，询其故，则被人霸占房屋不还之故。亦令其俟告期来，到期亦不至。盖俱有人相为调息矣。此等事不一而足，不特民免讼累，即官亦省听断之烦。仁人之言，其利溥哉。特记之，以志吾过，并谂后之有志恤民者。

禽兽亦通灵性

道光壬辰，余应京兆试后，至元氏县省外舅。县城外民家畜一鸡，云能识字。余往观之，见以《千字文》散置于地，呼令取某字来，则应声衔至。余戏令取"鸡田赤城"四字，而匿其"城"字，则衔"鸡田赤"三字列于前，而侧首以觅"城"字不得，若有躁急状。同人均大惊笑，或云此亦教而成者，如黄雀演戏，乌龟算命，蝦蟆教书，蚂蚁排阵之类，皆不足奇。最奇者，钱梅溪先生所云，苏州杨方伯家畜一犬，喜听曲，每遇人唱曲，必摇尾至，驱之不去。曲若有误，则呷呷作声，若相正者。犬能顾曲，已自奇矣，又苏城新郭里有浙江慈溪人姜姓，设小

药肆，姜素知医，颇有声。家畜一犬甚驯，姜每视疾，犬辄随之。有患膈症者，姜误为虚症，将投补剂，犬向之长嗥，乃改其方，数剂而愈。有孕妇，腹巨而饮食减少，姜目为蛊胀，犬又向之呦呦作小儿啼，乃悟，予以安胎药，越月而孪生，母子无恙。嗣有乡人患湿毒，一腿红肿，不知其名，姜审视未定，犬忽突前啮之，血流满地，作紫黑色。乡人大号，姜怒挞其犬，既乃知毒蕴于中，非开刀不能出也。敷以药，遂愈。于是犬医之名大著，然未几逸去，姜忽忽若有失焉。犬能知医，尤奇之奇者也。

堪舆奇验

杭州文风科第，甲于一省，自嘉、道而后，渐不如绍；至咸、同之际，复不如宁。钱塘丁松生丙，谓为府学风水所致。因于光绪乙亥科前期，请于大府，将门迳向置稍为偹改，又将五魁亭饰而新之。八月初八日，士子入场之日，适值工竣，松生于亭前燃双响炮三十枚，以振文气。洎榜发，杭人中式正副榜者恰三十人，松生之侄立诚得亚元。共以为奇，堪舆之验如此，不可解也。松生勇于为善，其所为者，不顾艰阻，必底于成。杭城善后之事，多得其力。左爵相荐举浙江人才，称其见义必为，居心恳恻，而有条理。若授以牧令之任，必能抚循黎庶，希踪循良。奉旨以知县发江苏补用，松生高卧不起，其志趣可钦也。

钱东平创釐捐法

钱东平江者，浙之归安人也。负才使气，跅弛不羁，有俯视一世之概，故无乡曲誉。薄游广东，亦落落寡所合。会林文忠禁烟，英夷肇衅，江心愤其事，遂集众举义，与夷为难。所作檄文，多所指斥，大府恶之，坐以法，遣戍新疆。当未至之先，新疆诸人固已闻其名矣。既抵戍所，自将军以下皆折节与交。江口若悬河，议论激昂慷慨，同人皆推服之，尊为上客。未几，遇赦归。归后，又游京师，出其纵横捭阖之说，遂名动公卿间，或劝以仕，江不应，颇以鲁仲连自命。时值粤贼陷金陵，世事孔亟，江曰："此吾锥处囊中，脱颖而出之时也。"遂乘薄笨车出都，出都日，送者车数百辆，极冠盖之盛。其时副都御史雷公以诚办理粮台，开府邵伯埭，江怀刺上谒。抵掌而谈，雷公大悦，辟至幕府，几于一则仲父，再则仲父之契焉。当是时，江北屯兵数万，储胥甚急。公以转饷为职，而各省协饷不至，空手不名一钱，庚癸频呼，行有脱巾之变，焦愁仰屋，莫展半筹。江为之画策，疏请空白部照千余纸，以劝捐军饷，随时随地即行填给，与从前缴银累载奏奖不闻者，迥然不同。富人朝输货财，夕膺章服，欢声载道，踊跃输将，不旬日遂得饷十余万。又创立"抽釐法"：于行商坐贾中视其买卖之数，每百文捐取一文，而小本经纪者免。居者设局，行者设卡，月会其数，以济军需。所取甚廉，故商贾不病；所入甚钜，故军饷有资。源源而来，取不尽而用不竭，不期月又得饷数十万。资用既裕，兵气遂扬。江上诸大帅倚雷公若金城，而公亦视江如左右手矣。当是时，江之名闻天下，然江恃功而骄，使气益甚。玩同幕于股掌，视诸官如奴隶，咄嗟呼叱，无所顾忌。于是上下交恶，谮毁日至，雷公亦稍稍疏之，胶漆而冰炭矣。江愈怒，即于雷公亦面加讥斥，雷积忿日久，第钦其才，姑含容之。一日饮次，议论相左，雷加诮让，江使酒大骂，雷怒甚，在旁者又怂恿之，立即斩首。乃以江跋扈狂肆，将谋不轨奏焉。冤矣。使当日江稍委蛇，必可不死。使雷公左右有略与周旋者，亦不至于死。小有才，而未闻君子之大道，不能为高蹈之鲁仲连，转同于杀躯之盆成括，哀哉！余初不识江，故友戴礼亭熟其人，为余述其大概如此。后雷公以他罪褫职，闻亦颇心悔其事，流寓清江浦佛寺，诵经自忏，然而江则已死矣。

钱江既创立釐捐法，各直省皆仿照行之。曾文正公尤以为善，谓军饷无出，与其病农，不如病商。盖择祸莫若轻之意，非真以釐捐为必可行也。军兴二十年以来，不加赋，不勒派，而卒成戡定之功者，釐捐之力居多。余自咸丰初年，奉檄饷局，首则捐输，继而助饷，又继而米捐，舌敝耳聋，异常困苦，恨声不绝，所得无几。自釐捐法行，商贾不无怨谤，然一省之中，每年或得数十万，或得百余万，或得二百余万，而不甚费力。余谓办捐之道，切不可过分，此是国家不得已之政，须体朝廷不忍人之心。持己以严，免招物议；待人以恕，用邮商情。自然，商贾愿藏于其市，行旅欲出于其涂，而捐数可以旺收，声名不致败坏矣。其有以刻为能者，尺布斗粟，并计起捐；碎物零星，忘报即罚，此是关市之暴客也。其有营私为己者，得费免捐，公然卖放，收钱不报，暗地侵吞，此是国家之盗臣也。兼之设卡既多，立法益密，大小委员，一局三四辈，巡丁司事，一卡数十人，人数猥杂，局用益大，所入不敷，则不得不加意搜求。再，人之贤者少，而不肖者多，查察不及，弊端百出，既为暴客，又为盗臣，而商贾徒耗其财，饷需仍无有济，言之可为痛恨，虽大吏时加检摄，有犯必惩，而吞舟之漏者，又不知凡几。此固非江创法之初心，然江则为其滥觞矣。故此时但愿军务早蒇，釐捐得停，复睹嘉道承平之治，斯为美耳。然江以一匹夫创成天下釐捐之举，论平贼之资，固属功之首；追思病商之源，亦是罪之魁也。

按釐捐之法，实肇于宋陈亨伯之经制钱，增酒价，添商税，及公家出纳每千收二十三文。绍兴时，岁入共一百二十万缗，史称其多。江之釐捐，实祖其意，虽云每千取十，其究也，亦将至二十三文。第以江、浙二省计之，每岁已三四百万缗，于军饷实为大宗。朝廷虽屡有轻减之旨，总以军务未平，未能已也。

王畹上李秀成陈攻上海策

宋不用张元，而元昊用之，大为中国患。人多咎宋之遗才，而不然也，此其中固有天存乎其间焉。同治元年春二月，上海中外诸军攻克粤贼七堡逆垒，获苏州诸生王畹上伪忠王书，具陈攻取上海之策。薛觐堂中丞阅之，大惊，疏闻于朝，江南北大为警备，幸贼不从其

计，卒以无事。至四月后，李爵相督师来沪，以上海为关中，战胜攻取，遂奏廓清之功。然当畹献策之时，使贼稍听其谋，上海一有失事，则后来爵相无驻节之所，饷源断绝，不知又多费若干经营矣。贼平后，畹遁入咪唎坚墨海书院以死，不婴显戮，三吴人有遗恨焉。然畹先时亦尝谒吴晓帆观察，陈书，当事者不置意，遂往从贼，此亦张元之流亚也。国祚中兴，彼昏不用，岂非天哉！畹书余于薛中丞幕府中见之，洋洋数千言，今则不能记忆矣。大略劝贼与洋人和，而藉其势以图中原。谓洋人遣使至金陵，以各国贸易所在，请无攻沪，而贼酋不许，洋人遂助中国城守，为失策。此时宜急许其不攻，而要令不得以军装、火药资中国，再遣舟师渡江，分扰通、泰、里下河完善之区，并于海道劫掠华商，使不敢载运货物。贸易不通，釐捐断绝，官军乏饷，洋人坐困上海，聚数百万避难之人，无所得食，必且生变。而洋人生理既绝，亦必俯首来求脩好，然后胁之使献上海，策之上也。若一时不能与洋人和，而先欲得上海，亦不必调集大兵也。盖洋人嗜利，近以苏、浙二省避难人麕至沪地，遂于夷场广造房屋，重收租息，初不问人之来历也。宜遣精兵数千人，伪作难民，赁洋屋以居，地系夷场，中国官无从稽察，中夜一呼，应者四起，纵火焚烧，遇人斫杀，洋人计惟登舟逃逸，而上海唾手得矣。上海既得，然后招回洋人，而厚待之，不撄其怒，而仍可为用，策之次也。云云。其虑甚周，其计甚毒，故在上海者阅之，无不发指，无不失色。乃以枭雄之李秀成，亦如陈叔宝之昏庸，弃书床下，此真国家之福也。呜呼！岂非天哉。

造化弄人

先大夫言，福建莆田县辖两巡检：一迎仙寨，一涵江司。迎仙寨姓李，涵江司姓缪，二人皆绍兴人，交相得也。初不之异，继乃知缪则李，而李寔缪，盖二人同为部吏，缪以年满选迎仙巡检，以部中尚有经手事，难其行，李乃顶名而往，缪仍以李名在部。越数年，李之名年满谒选，适得涵江，同在一县，相见哑然。信造化之弄人也。

应对舛错之笑柄

圣门四科，言语居一，盖出话稍不检点，即错误矣。汪稼门先生志伊总督浙闽时，性严厉，僚属进见者，无不惴惴。先大夫督造军工厂战船，工竣，例归总督验收。盐道麟公祥素谨慎，恐先大夫辞有舛错，嘱道库大使达泰曰："子妙于语言，可帮同陈君应对，免致触忤也。"洎总督验船，见工坚料实，颇为嘉予。达随之行，先意承志，喋喋攙言。总督色甚和，盐道心亦甚喜。比验及贮淡水之井，总督笑曰："井甚深，恐 小孩子跌下，须淹死矣。"达遽对曰："不然，即大人跌下，亦要淹死。"同行之官，无不匿笑。总督色庄而去。事毕，麟公呼达至官廨，痛责之曰："好好一篇文字，被汝闹坏！"达俯首引咎而已。次日衙参，麟公见总督，先谢不敏。总督曰："我并不计较及此也。"麟公退，又呼达告诫之。遂同谒巡抚王畹香中丞绍兰，巡抚忽问及漳州盐商王梦兰亏课事，麟公心恨此商，即对曰："王绍兰乃一奸恶之小人也。不革王绍兰，盐务无从整顿。不办王绍兰，群商无所畏惧。"娓娓数百言。皆斥王绍兰名而骂之。藩臬两司，初以目示之，不悟；继微曳其衣，仍不悟。巡抚乃微笑曰："是王梦兰也。'麟公始恍然，大惭愧，起立谢罪。既出，官厅中有传其事者，达乃合掌诵佛号，曰："报应如是之速哉！"合座大笑。麟公后官至仓场总督。

女子从戎

粤贼洪秀全之自广西窜长沙也，其妹洪宣娇称元帅，常骑马，率粤之大脚妇出队，服五采衣，备极怪状，官军望之夺气；然第炫人耳目，其寔不能冲锋决斗也。其时，唐县李方伯孟群，有妹名素贞者，知书，工骑射，熟孙吴兵法，于天文占验之学，靡不穷究，父兄皆奇之。咸丰四、五年，方伯以知府奉楚抚胡文忠公檄，督师讨贼，招女至军中。女戎装往，代为画策决胜，累建奇功，杀贼逾万。方伯常剿贼失利，被围十余重，他将军皆不能救。女怒马独出，于枪林炮雨中突围而入，手斩数十人，护方伯归。甲裳均赤，贼众万目注视，惊为天神。后胡中丞攻汉阳，城坚不能下，女与方伯谋夜袭之。孤军深入，中伏，救兵不至，遂血战而死。年二十余耳。报至，举军皆哭。后二载，方伯亦于安徽战殁。女子从戎，百战捐躯，军兴二十年来，所仅见者也。余有诗吊之曰："百骑甘宁袭贼营，红妆血战独捐生。汉阳若举褒忠祀，先拜英雄李素贞。"

李方伯姬人殉节

仁和李方伯本仁，开藩皖江时，以千金至吴门聘一姬，美而慧，方伯宠之专房。又于苏州招一老伶工，教度曲。花晨月夕，檀板金樽，极声色之娱，僚属多窃议之。安庆不守，移省庐州。军事又急，方伯誓以身殉。姬请随死，不许；请益坚，则谓之曰："汝欲死，归至家死，可也。"遂遣人护之出。又陈金几上，集家众谕曰："我受国恩，自当城亡与亡。尔辈愿同我死者，留。否则，各持金去。"于是众皆怀金哭拜而散。老伶奋然曰："众皆去，谁侍主者？"掷金地上，遂独留。方伯叹曰："岁寒知松柏，不图于伶人遇之！"越二日，城陷，方伯战死，老伶掩其尸已，亦吞金死。时姬行尚未百里，回望城中，烟焰烛天，恸哭欲绝。遂晓夜遄行，不匝月抵家。发丧成服，众方幸更生，姬独诣夫人前，叩首请死。夫人劝之曰："若已脱难，我亦善视若，若何必死？"姬对曰："主人命我到家乃死，我不可负主人。"遂不食数日而卒。于是向之窃议方伯者，至是乃共哀方伯焉。嗟呼！慷慨赴死，从容就义，不图于弱女子中见之。惜不知姬之姓氏也。即如老伶者，亦人所难能也。

仕途中豪侠风

曾叔祖云岩公讳孝升，性慷慨，喜交游。弱冠时，

手散万金结客。官甘肃平番令，挥霍益甚，置绎延宾，有郑当时风。会有某都统以谴戍伊犁，道出公境，公怜其遇，厚待之，复赆其行，都统感甚。然公于此等事甚多，不之记也。作宦十年，亏帑钜万，落职待勘。适都统复起用，洊擢陕甘总督，未抵任，即遣人往诣公。公已忘前事，惊不知所出；司道各官闻之亦惊，既悉其情，乃争出资，为弥其缺。总督既至，待公如上宾，叠加奏保，隆隆骤迁。不十年，官至云南布政使，公自喜愈甚。人有急难，求之无不应者。钱塘陈香谷中丞桂生，时官某邑令，欠课五千，计无所出，欲觅死。公闻之，召令入见，呵之曰："五千金，细事耳！若乃欲以性命易之乎？"袖出一纸给之，则五千金藩库实收也。陈感激涕零，以其曾祖句山太仆与文勤公同朝通谱谊，遂以叔事公。公虽喜结纳，而独不肯阿权贵。时和相国珅势张甚，公不与通，和颇衔之。会福文襄郡王出师征苗，以函取库金二十万，公与之，而文襄薨，未及补牍。大吏劾公浮销，著赔。和遂追公赴部对簿，不得辩。在狱两年，尝受恩者馈赠盈万。公度所亏太钜，不能偿，则悉以所赠者周同系之人。其慷慨盖天性也。未几，没于狱。时和已败，乃得援赦免追。后香谷中丞抚苏，招公子赴署中，待之同于兄弟。人亦重中丞之能报德焉。此事余弱冠时见中丞，亲为余言，犹以不能如某总督之脱公于厄为歉也。

仕途中炎凉态

勒襄勤相国保，督四川时，待僚属以礼，即不惬意者，亦未尝不饮人以和也。尝告家梅亭方伯曰："我始由笔帖式，官成都府通判，不得上官欢，时遭呵谴。同官承风旨置之不齿，每衙参时，无与立谭者，抑郁殊甚。又以贫故，不能投劾去，含忍而已。会闻新任总督某来，十年前故交也，心窃喜，而不敢告人。总督将至，身先郊迎，辞不见，愠矣。抵城外，上谒，又不见，更愠甚。乃随至行辕，大小各官纷纷晋谒，皆荷延接，而我独不得见。手版未下，又不敢迳去，天气甚暑，衣冠鹄侍，汗流浃背，中心忿恨欲死。正踌躇间，忽闻传呼：'请勒三爷。'不称其官，而称行辈，具见旧时交谊。此一呼也，恍如羁囚忽闻恩赦，爰整衣冠，捧履历疾趋而入。则见总督科头衩衣，立于檐下，指而笑骂曰：'汝太无耻，乃作此等形状见余乎？'我禀请庭参，则掖之起，曰：'不要汝磕狗头。'回顾侍者，令代解衣冠，曰：'为勒三爷剥去狗皮，至后院乘凉、饮酒去。'我于斯时，越闻骂越欢喜。比至院中，把酒话旧，则此身飘飘然若登仙境，较今日封侯拜相，无此乐也。时司道众官犹未散，闻之俱惊。我饮至三鼓，归，首府县官尚伺我于署中，执手问总督意旨。从此遇衙参时，逢迎欢笑，'有进而与右师言者，有就右师位而与右师言者'矣。而勒三爷之为勒三爷，如故也。官场炎凉之态，言之可叹。故于今日待属官有加礼，以此，而不肯轻意折辱属官，亦以此也。"方伯尝举以告人，自谓一生历官，不敢慢易忽略人者，勒侯之教也。

愚民不解文告

今世遇有条教禁约之事，上官必曰出示晓谕，曰多出示晓谕。于是匿示不张者，有罚；出示不遍者，有罚，上官以为立法周密矣。而属吏之复于上官者，亦不过曰已出示晓谕矣，已多出示晓谕矣，更有格外认真者，曰已勒石晓谕矣。一晓谕，而上官之心已尽，属吏之责亦卸，庸讵知蚩蚩之氓，固有一字不识者乎？民不识字，则不特出示无益，即勒石之示亦复何益哉！同治丁卯九月，有英国商人载煤夹板船，于大洋胶沙而沉，煤遂散浮海面，南汇海滨之民，咸捞获储于家。固不见洋船也，但识为洋煤而已。未几，有洋人挟通事来县见余，谓南民抢掠其煤，焚烧其船，索赔银五万两。余以其语涉狂诞，拒之去，而密遣人赴海滨察得其情。因思我民断无赔银之理，而洋人必不肯已。若不查还其煤，必致肇衅，事闻总理衙门，所伤实多，则不赔而赔矣，且庸知不饬令赔者？不如先事图之。遂选干差，往沿海各村挨查，而缮手谕数百张，挨村遍贴，剀切晓谕，令将捞存之煤缴向公所，免致拖累云云。语极谆切，又亲自赴乡督查，乃沿海之地延袤计有百余里，一时不能周历，而英国领事官已照会上海道，札委华洋同知陈君宝渠，暨伊国施翻译官，偕洋商来，并令火轮船驶至海面逻巡，开炮示威，势汹汹然，民情震恐。而洋商则仍力持赔银五万之说以相恫喝，余大声疾呼，以理折之，洋商气稍沮，然总执赔银之说，惟不言五万耳。余曰："若尔以失煤之故，乞我代为查还，我体两国交好之情，自然竭力查办。若言赔银，是讹诈矣，讹诈则安有交情？我官可去，尔银不可得。"于是陈君亦以正谊责之，其翻译官从而调停之，则须查煤矣。余于次日，复偕施翻译暨洋商，到海滨审视，一片汪洋，无从究诘，相顾无策。余乘其意气消沮之时，因与约，查得煤若干，即以若干还之，令其先归听信。而自向最大之村落名泥城者，集众谕话。附近各村之民聚观者，不下数万人。余先以夷情谕之，又以拚一官保卫百姓之语告之，更以手谕之意，反覆开导数百言，乡人多有感动泣下者，云实不知有此道理，于是均愿以所捞之煤送还。余喜，问曰："尔等岂不见我手示乎？"则万口同声对曰："虽经见示，实无一人识得字也。"余不觉骇然疑，因历询保董诸人，所言如一。余又不禁慨然叹，始悟古人悬书、读法之意。悬书以治识字之人，读法以治不识字之人耳。是役也，共收缴煤十八万斤，皆以舟由内河运还之，匝月竣事，共费钱千缗，悉余捐给，不以累民，民得晏然无事。至次年，余遂于境内乡镇，设立义学二十所，俾之读书识字。海滨之人靡然从风，即泥城左近亦自捐置义学二所，不廪于官。从此南邑四郊之内，弦诵之声相闻矣。

决文特识

制艺文字，有特识者决之如响，余生平见二人焉；一为任邱边仲思太守宝诚，一为余姚朱久香阁学兰。同治乙丑，太守在宁波考试书院，取前列三人，决为本

科必售。洎榜发，中者二人，而所取第一者竟无名，太守讶之。未几，北闱榜来，则其人已中南元，乃复大喜。阁学督湖北学政时，乡试前，决科于省中书院，所取十名前，皆得中式，而解元即阁学之第一人也，尤为科名中盛事。

朱久香之行谊

久香先生固精于文，其行谊尤为醇笃。与倭文端相国仁同年，平时以道义相切磋，造次必轨于正。咸丰庚、辛间，贼陷浙江，先生矢志讨贼，忠愤所激，言发涕垂，人或迂其行事，妄加谤哂，先生不顾也。余与先生素昧平生，于上海旅次一见，即倾襟以待，逢人说项不去口，谬许余为知兵。李爵相欲委余浦东军事，先生贻书争之，谓余必须赴浙，以顾桑梓。爵相乃令偕史士良观察到宁波。宁波苦饷绌，先生即在上海为筹饷事。每数日必致余一书，论军务机宜，料敌出奇，动中肯要。余即以书呈观察阅之，战胜攻取，多用其策。会被召用，乃去。然绍兴之复，终属先生筹饷、筹兵之力也。泗门谢员外敬集黄头义勇击贼，先生资以饷，又恐敬恃勇不戒，令高足弟子吕五峰茂才受豫参其军事，尽心擘画，叠著战功。会贼大至，敬仍以轻敌败没，受豫亦抗节死。其宗人国恩接统其军，卒底于绩。先生以二人死事状疏闻于朝，得专祠祀焉。呜呼！若先生者，文章、经济、道学三者兼而有之矣。

朱茮堂叔侄之忠谨

平湖朱茮堂先生为弼，先伯云伯公庚申同年也。与先大夫最契，服官恪守绳墨，清绝一尘，官顺天府府尹。时先大夫以转饷入都，有上闽督书，托其邮递，先生惊曰："私牍可扰驿站耶?"乃出己资，由信局寄去，而持收照谢先大夫。其谨畏如此。后官至漕运总督，剔除积弊，八省吏民咸颂之。殁，祀乡贤焉。先生犹子山泉观察善张，卓荦有奇气。道光二十年，唉人犯乍浦，与余同事善后。洎余司训金华，山泉以南河通判出山，洊擢江南淮海道。发捻煽逆，保障淮扬，叠著战功。文官而得巴图鲁勇号，尤为异数。殁后追赠右副都御史，崇祀名宦。山泉季弟楚卿别驾善宝，咸丰庚申署江宁同知，侨驻常州。时粤逆破溧水、句容，当道弃城走，楚卿叹曰："毗陵为苏浙门户，我虽无守土之责，当与城存亡。"遂登陴拒战，而心知事不可为，赋诗曰："狂风已断悲笳曲，落日空挥宝剑光。惟有丹心终不改，犹能杀贼死戎行。"城破，巷战死，人祀昭忠祠。余未及见茮堂先生，而山泉、楚卿则素习也。竹林三人，于乡贤、名宦、昭忠祠中各专一席，荣矣哉。

富阳王高士

富阳王君子和銮，今之高士也。世席簪缨，性恬淡，不乐仕进。少年时随祖若父宦游四方，行路万里，横览山川之胜，遂善作画。墨法既妙，设色更神，铅朱丹碧，千崖万壑，沉雄奇秀，兼而有之。尤工花鸟，见者惊叹，名重一时。因以画自给，笔墨外不妄受一钱，人皆敬之。咸丰辛酉，贼陷富阳，子和避难乡间，日三四徙。一日者，天阴雨雪，忽闻贼至，急起奔走，仓皇中乃撞入贼队，遂被缚去。贼酋见其文弱，目又短视，驱行泥淖中，屡起屡仆，怜而释之，谓曰："速行！遇他队，不汝活也。"子和既得脱，不暇择路，窜身荆棘，屦穿袜破。天既昏黑，仍不敢息，望前疾趋。于雪光中忽睹一屋，遂奋身入。入其门，阒其无人；窥其室，则似有声响，乃诉以被难之苦，乞为容留。良久，有妇人应曰："我等麕聚室中，子其入焉。"入则暗黑不能辨人，遽踣于地，既冻且馁，身僵足痛。喘息逾时，乃问妇之姓氏，则对曰："我某之妻也。"某与子和本系远戚，闻之稍慰，再与语，则不答。惫极亦不能复诘，垂头稍睡。一时许，忽闻妇呼曰："天将明，贼且至，子可行矣。"子和遂扪户而出，走未数里，天果明。遇乡人，得脱于难。又悔不挈妇同行，恐其亦罹于难也。久之事定，归遇某戚，告以故，且谢其妻。其人骇曰："吾妻死已三年矣！"乃知遇鬼，子和以为奇。今年因谈往事，举以告余，余曰："丧乱之际，天道尤近，善人终得保全。子忠信笃敬，自当有鬼神呵护，难而遇救，亦常理耳，何奇之有?"

曾侯甘心受欺

同治乙丑之秋，郭远堂中丞开藩苏州，余与同官诸人晋谒，翌日，中丞觞之。酒酣，中丞忽问元和令萧山陶君肖农曰："某人近日在家否?"陶对曰："已游庠，且食饩矣。"中丞乃笑谓余等曰："此系渠乡人，当金陵初复时，冒称校官，往谒曾侯，高谈雄辩，议论风生，有不可一世之概，侯固已心奇之矣。中间论及用人须杜绝欺弊事，遂正色大言曰：'受欺不受欺，亦顾在己之如何耳。某盱衡当世，略有所见。若中堂之至诚盛德，人自不忍欺；左公之严气正性，人亦不敢欺；至如某某诸公，则人虽不欺而尚疑其欺，或已受欺而不悟其欺者，比比也。'侯不禁大喜，抚髀称是。因谓之曰：'子可至军营中，一观我所用之人。'某诺而出。次日，遍谒诸文武，归而复命曰：'军中多豪杰俊雄之士，然某于其间得二君子人焉。'侯惊问何人，则举涂方伯宗瀛及中丞名以对。侯又大喜称善，乃待为上客。顾一时未有以处之，姑令督造炮船。未几，忽挟千金遁去。所司以闻，且请急发卒追捕，侯默然良久曰：'止，勿追也。'所司惘然退，侯乃自循其须曰：'人不忍欺，人不忍欺。'左右闻者皆匿笑，不敢仰视。"中丞言至此，又顾陶君曰："此人既游庠食饩，当令人勉之务正；如曾侯者，难再遇也。"次日，同官聚谈，举为笑柄。或曰："幸金数不多，故侯大度置之耳。"或曰："侯恐播受欺名，故忍而不追也。"余曰："不然。昔宋韩魏公总五路师，经略西夏，有人以伪书干之，得厚赠去。已而事露，诸将请捕之，韩公曰：'此人敢于百万军中，持伪书以欺我，则其人之胆识必有过人者；若迹之急，必投入夏国，是又生一张元也。'遂止。后世论者，共服韩公之深识远虑。当金陵甫复时，发逆未平，捻势正炽，曾侯之见，即韩公之见也。大

臣谋国深远，岂惜此区区之金及受欺之名哉?"众皆以余言为然。

王烈妇

余官金华县训导时，府学训导杏泉王君英澜，与余同官，交相得也。杏泉长子继本，字根仙，以髫龄食饩，书法秀美，尤工古文词，寅好中无不啧啧羡杏泉有子矣。嗣余官江苏，与杏泉不通问者数年。余冢妇山阴钱慎庵太守女也，尝言其戚王孙氏殉节事，心疑为杏泉家事，未暇细询也。今年，杏泉邮寄其媳《王烈妇传》，读之，乃惊根仙以殀死，其妇又以殉节死，为惨然者久之。按传：烈妇为会稽孙君悦祖女，性孝友。年十六归根仙，事舅姑如事亲，相夫以顺，御下以宽，里党无闲言。甫三年，而根仙以病死，烈妇恸绝复苏，毁面截发，誓不独生。悦祖痛爱婿死，哭之哀，遽遘疾卒。烈妇衰绖，号泣奔赴，视殓毕，归，谓家人曰："吾今可以死矣。"初欲觅刀缳以殉，其祖司训公借亏体义谕之，冀纾其死。烈妇曰："死所天，非全归乎?"乃绝粒，翁姑百计解之，不可得。绝食七日，濒死矣，司训公又强饮以西瓜汁一杯，复延七日乃终。呜呼！其初殉也慷慨，其卒殉也从容，此真所谓百折不回者也。呜呼！有妇如此，根仙可谓不死矣。烈妇名留天壤，与日月争光，烈妇亦何尝死哉。

金余二善人

余行年六十有四，生平所觏豪杰俊雄之士甚多，而善人则止得二人焉：一为金华金乐鱼濠，一为无锡余莲村治。乐鱼少读书，不应试，家綦贫，而为善不倦。邑中掩埋育婴，及一切诸善举，孜孜矻矻，几欲以身殉之。人或笑其愚，不顾也。工书画，不肯多受人润笔，其廉介盖出于天性。咸丰元年，邑人公举应孝廉方正科，力辞不获，然总不肯易六品服，仍以布衣终身。莲村以诸生得保训导蓝翎，然亦不求仕进。遇善事，必竭力成之，劝人为善，舌敝唇焦，不以为苦。遍游江浙地方，以因果戒人。如溺女、抢醮、淫杀诸事，谆谆诱掖劝化。人苟允之，即叩首以谢，不以为辱。又自撰院本，纠会数千金，以忠孝节义事演剧，名曰善戏。使观者兴起感动，然世俗习于浮丽，听古乐则惟恐卧，故志不得行，而莲村不悔也。第因之感化者，亦复不少。莲村曾于途中病甚，仆人陆庆乃截指和药救之，则其感人之深，可见也。余摄南汇事，莲村来谒，出《小学》诸书，嘱令分布；又以《保婴》、《恤嫠章程》见劝。余因于县境设立义学多所，又创立保婴、恤嫠等会，均见成效。皆莲村启余也。乐鱼与莲村，皆规行矩步，不苟言笑，其乐善亦同出一辙。惜二君相距远，不获相见，使苟相遇，必有相视而莫逆者也。乐鱼殁已久，闻莲村今年始殁。严芝生太守告余，谓人传莲村已证真人之位者。余曰："使天堂无，则已，有则莲村、乐鱼二人者，必生天无疑矣。"

福星轮船失事

光绪元年三月，苏省招商局福星轮船，装运江苏漕米七千石赴津。内有江苏海运委员、补用知府蒯君等二十一人，浙江海运委员石君一人，暨董事、仆从等数十人。行至山东烟台地方，天起大雾，觌面不能见物，猝遇英国澳顺轮船，两船相冲，福星船竟被撞沉。于是委员、董事、仆从人等并溺毙六十五人。其遇救得生者，仅江苏候补知县江君等三人而已。事闻，李爵相据情入奏，朝廷震悼。死事各员均加衔，照阵亡例议邮荫子。并命于天津、上海二处，建立专祠，董事、仆从等，咸得附祀。江苏大吏复筹库款，提出银两，各予死者家养赡，以十年为期。英国官员亦罚澳顺轮船赔银作邮。死事诸人既厚邀国恩，复得中外优邮，计存殁均无遗憾矣。惟内中有候补县丞长楙一事，最为奇绝，因特志之。长君系满洲人，以佐贰需次苏台者久矣，光景困甚，上官怜之，给予津运一差，俾得薪水，以顾其家。长君奉委，忻然别妻子而去。去未旬日，其妻晨妆竟，出户操井臼，忽倒地大呼，作长君语曰："轮船失事，我已死矣，可速延我好友某某来。"其友至，则缅述船破事始末，时苏城尚未得信也，众皆大惊。长又曰："我死后，已得差使。心念家贫子幼，故晓夜奔驰而归。"因嘱某友曰："我子年甫十岁，无人养赡，乞君念交情挈之去，譬如家中多用一小仆耳。"言讫泪下，某亦哭而允之。长复曰："我妻如此命苦，在人世亦无好处，当与之同赴冥间。"于是众争劝曰："尔子尚幼，若非有母抚育，如何得以长大？请勿作此想。"长思之良久，乃应曰："诺。"遂作谢，辞别而去。其妻乃霍然醒，问以附魂诸事，皆不能知，第谓出户之际，觉冷风一阵，吹向身上，遂不省人事矣。越二日，乃闻恶耗。时余薄游苏台，寅好中喧传其事。署方伯应敏斋先生，守程、朱之学，不信鬼神，余举所闻以询，方伯亦早有所闻，共相叹异。方伯曰："子方作《笔记》，可叙入之，与《神灭》、《无鬼》二论相辨也。"

杨遇春逸事

富阳周芸皋观察凯，由进士历官至福建兴泉永道，所至卓有政声。道光十二年，台湾民张丙作乱，大府调观察摄理台湾道事，戡定之际，搜捕余孽，鞫讯犯供，无枉无纵；办理善后事宜，筹画周密。去任至今，将四十年，台地叠遭东西夷外警，而境内风尘不惊，盗贼不起，则措置之善也。溯自康熙二十二年，台湾始入版图，至道光十二年，仅一百五十载耳。而乱者凡十五起，或请大兵剿之，或以本省兵平之。其乱之生也，或数年，或十数年辄一见。其自相残贼，则间岁有也。观察精心运用，力筹所以善厥后者，条教章程，规画悉当，海疆得以久安无事，其功甚伟。去岁，日本窥台，东南旰食，惜观察久归道山矣。观察文集中，有记前陕甘总督杨侯逸事一则，仰见疆臣养威重尊国体之至意，读之不胜佩服。侯岂预知今日东夷之抗我颜行耶？因亟录之，使

后世知我朝廷之威德焉。

回疆张格尔之乱，戕大臣，据喀什噶尔城，围和阗、叶尔羌、英吉沙尔三城。上命大学士长公为扬威将军，往征之，以陕甘总督杨侯参赞军事。抵七里河，与贼夹河而军。侯以所部先济，贼见中流人马高大殊子常，惊为神。侯击之，伏尸万余，张格尔遁。复喀什噶尔城，三城围解。既而久不得贼，或谓贼畏侯不敢出，侯在军，不可得也。上召侯回陕甘总督任，总督驻兰州，控嘉峪关，回疆出入要地也。寻遣伯克伊萨克诱张格尔出，献俘京师，回疆平。上嘉伊萨克功，加郡王衔。伊萨克素强盛，雄长诸伯克，与二子分领三大城，桀黠通华言。道光十一年，奉诏入朝，自恃功高，益骄侈非分，舆马繁多，所经回疆，诸伯克盛其供张。比入关，犹盛。甘肃府县请于布政使白侯，将迎诸郊，侯曰："无须，第视我行事。"明日，将至，侯以令箭招至数里外，伊萨克乃单骑从数人来，侯令自戈什哈以上，有顶戴者，冠带华服，不佩刀，辕门平列至堂下皆满。伊萨克至辕门，下马步行，见两旁官屏息立，无声。伛偻不敢仰视。至堂侧少许，命入见，堂以内虚无人焉。一巡捕官导之行，历厅事数重，侯见之便室。居中高坐，常衣冠，二童子侍旁，于地施红裀一。伊萨克及门，未逾限，双足跪，摘冠叩头。侯令一童子扶以入，命坐。伊萨克叩头者再，乃坐。道温语竟，侯自拂其髯曰："吾老矣，较在回疆时奚若?"曰："更精神。"侯曰："汝亦老，须发加白。吾辈受大皇帝厚恩，当思及时报称，为子孙计，无妄想。"伊萨克叩头曰："谨受教。"侯又曰："大皇帝念汝，少住即行，无多从，宜往谒各官，皆有食物恣汝啖也。"令一童子扶之出，伊萨克汗流竟体，里衣皆湿，上马行数里，神始定。侯谕布政使下及府县官，以外藩礼礼之。明日，伊萨克减骑从行。或请故，侯曰："兰州为入关第一省会，俾知天朝仪注，他省加礼，乃知恩矣。"同安令项廷绶，时官甘肃，亲见之，为凯言。又曰："凯旋兵初过州县，横甚，殴知县。报闻皆咎令，侯意不谓然，比至，亲临堂皇，就辕门捆责带兵官各四十，受责者五十余人，斩殴官者一人以徇。兵后无敢哗。"侯任固原提督三十年，陕甘妇竖识与不识，皆畏爱侯。及官总督，见所属益谦，曰："吾粗人，公事惧有失，幸助我。"然所策断，悉中度，非人所及。凯尝见侯于乾清门外，伟躯干，美丰仪，赪面修目，词气蔼然，髯长三尺许，覆胸，白如银，文武威风，天人也。侯名遇春，四川崇庆人。经大小二百八十余战，无不以身当先，未尝受创。年八十有一，以疾致仕，未报。次子国桢时巡抚河南，求解职侍养兰州，诏许之。在官受养，中外以为荣。旋侯复请命安车入都，召见数四，赐克什、薓、币无算。侯初以平滑县功封一等男，至是晋一等侯。敕各省地方官护送以归。食俸于家。夫人年亦八十，子弟官文武二品者，一门八人。旧所部戈什哈官提镇者，同时十余人。贵州果勇侯芳，侯同姓，继侯为固原提督，先侯而侯，亦侯所拔也。

书鲍忠壮公轶事

[清]赵增禹撰　郭连喜整理

《书鲍忠壮公轶事》，清赵增禹撰。赵氏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父、祖辈与清咸丰、同治朝名臣鲍氏过从较密，故其所记鲍氏轶事，多为耳闻目睹，信实可靠。

据民国印本标点整理。

同治九年庚午冬，世父寅臣公，方为尚书主事，假满入都。季父冬森太守是年领乡荐，以计偕携余同行，舟泊夔门，谒鲍忠壮公于里第。时爵府初落成，余与从兄培芝孝廉，年甫六七龄，入谒爵夫人。长公子鹤年，长余昆季数岁，相与上下游观，台池清丽，亭榭参差，花鸟竹树，雅称其江山。忠壮公貌不逾中人，温温闲雅，双颧骨峙，奇拔入鬓间。余时齿尚稚，但闻忠壮公定江南，扫平发逆，推中兴名将，于战阵间形势方略，都未能耳食也。越十年，光绪己卯之冬，余及培芝兄，年均十五六，执贽铜梁主政陈世五先生门下，因随反蜀。先生故与忠壮公交契，时撰述《霆军纪略》一书，草创未就，蓬窗灯火，丹黄并下，大率依据曾湘乡、胡益阳奏牍函札中论定者为断。既抵夔，世五先生移寓忠壮公爵府，余以母氏倚闾望切，匆匆解缆溯流而上。逾岁庚辰，朝廷以索还伊犁事，下使臣于狱，与俄人龃龉，且用兵。特诏起忠壮公于家，屯军山海关，忠壮公则奏调世五先生偕行，参谋军幕。事寻解，兵皆罢。世五先生富经纬才，以礼曹闲秩，不乐居京华，忠壮公乃出资为先生改官知县。光绪九年癸未，余赴试春官，陈先生甫铨甘肃两当县，尚旅京，手《霆军纪略》成书相赠。余受而读之，窃叹忠壮公之伟绩，诚照耀古今，而世五先生之苦心纂集，于时务独识其大，其劳也有如此。甲申之役，法人踞越南，中朝眷我南服，两国相见以兵戎。将帅联翩，羽书旁午，忠壮公复奉旨调将，募兵治械，出师马白关。甫成军，且遇敌矣。会粤军冯提督子才，王总镇孝祺，大破法镇南关，克复谅山。法乞和，朝廷不知而遽允之。议既成，诏书遏战，忠壮公则大愤慨，抗疏请战。其言曰："练兵贵练真队伍，法人所恃者枪炮，某所恃者队伍，某不能不用枪炮。要不专恃枪炮，必以队伍直入枪炮之中，四面兜剿，尽绝其根株而后已。"伟哉言之乎！此即曾文正血肉相薄之精言，而赵将李牧一大创之之深意也。且夫人才者，国气之所视为盈虚，而战阵将帅之人才，尤不可一日衰歇于天下。中华果能坚忍持久，与外人苦战，智勇环生，坚腐自别。强敌之陵我也，环顾疆场，金鼓声雌，不因边尘之起，使新旧赓续，朝野相摩荡，以淬厉人才，而容容忍垢，姑偷保一时，槷槷中陆，犹曰国有人焉可乎？

光绪十一年乙酉，余附长江估人舟北上，同舫客二，一为吾蜀蒋参戎，一为江西抚州朱某。参戎白皙美须眉，年五十已来，爽健能快谈，娴肄武略。叙述生平行间战迹，则忠壮公旧部曲也。相聚十余日，乐与余剧饮，酒酣以往，每慷慨激昂，抚膺扼腕，谓此中肺腑，不可掬视常人。国家太平无事，视武夫健儿，曾不值涕唾。不日风尘鏖动，紫海生狂澜，则呼而豕豢之，又不能一饱。追疆事少辽缓，顿叱咤遣散。其横越欺诈，蚀军人粮械，辇巨金以馈权门者，开府建旄钺，握麟符，坐虎幄，反相与卵翼而旌显之。此岂斤斤恪靖，守绳尺，擎赤心，蕲答国恩者所可万一冀耶？月明风定，参戎喜坐船头，扣舷高歌，诵曹阿瞒烈士暮年之句。余尝叩其官篆，参戎愍默不肯言曰："已决隐矣，奚以为？"参戎从鲍忠壮公最久，历数沙场，告余忠壮公战事甚悉。燕居无事，爰录之如左，志不忘也。武汉之三次失陷也，胡文忠林翼，收辑败军，坐困金口、洪山一带。罗忠节泽南，李忠武续宾帅师自江西入楚，还救根本。粤贼跨踞武昌、汉阳两城，石垒水寨，环峙如繁星，横江贯浮桥，铁索联绾视巨臂，长竿列炬，左右火器，层互为卫。每官军出队，旗鼓初就列，贼已持镜远眺，指麾戒备。攻汉阳则武昌贼拊其背，攻武昌则汉阳贼冲其腰，往来倏忽，走洪波犹坦道。虽人夜人定，焚膏束藁，常光烛江面，以故我军终不得一逞。文忠忧懑甚，密谋于军中曰："武昌，水要也，扼南北江上下咽喉，武昌不克，金陵不可下；汉阳不得，武昌不可取；浮桥不破，汉阳不可复。"军中日夜筹所以毁贼浮桥者，策未得。胡文忠在军，好微服巡徼，阴察军伍中有奇士壮谋，可上备爪牙心腹裨军事者。当是时，忠壮公厕身行伍，未显名，偶出布帐间大言曰："是何难？令知我鲍超者用我言，浮

桥毁矣。"文忠是日适闲步过其旁,闻忠壮公言,则默识其营队次列。返中军,即命戈什哈一人,速往召某营某队顷大言能毁浮桥者入见,将有问。幕僚某或笑语"蠢卒耳,何知?饱食鲜事,日夕挺妄言,宁值明公琐琐自卑下?"文忠曰:"不然,是敢言,必有异。"须臾忠壮公入,文忠曰:"若何名?"曰:"鲍超。"文忠曰:"若自言能毁浮桥,有之乎?"曰:"有之。"文忠曰:"若度所用几何人而足?安所需?"忠壮公曰:"请召军中炉头铁工至,超有言。"既至,忠壮公曰:"铸巨铁索视贼比,别制钢斧十二柄,成也超自肄之,必一斧斫铁索断为二者则得矣。"忠壮公又请于文忠超所需,超自就曹偶中素结约豪武士部署位置。启行时当上达大帅麾下,为备铁工铸铁索钢斧既竣,忠壮公试之信。一日侵晨,天大雾晦,雾迷漫蔆江,人立者不自见掌。忠壮公则与诸壮士棹四五小渔舟,杂系瓶瓿壶盎,凡酒醯盐酱果脯,错陈短篷前以为饰。将行,入白中军,视某等计得浮桥砉断,则大军策应可,文忠韪之。小舟联缀傍江滨转侧行,桨荡水有声,浮桥贼遽惊起,蹀躞错走,呼有妖,将吹角集群贼抵御。或咋曰:"此酒船货小贸易者,非妖也。"浮桥贼因之复定散去。自粤事起,贼中呼官军皆曰妖,诸小舟鬻贩往来交易,官兵营寨与贼胥资之,素不拒也,忠壮公既审知浮桥中无贼拒,既近浮桥,维舟柱侧,众壮士突出,举巨斧斫铁索尽断,中分为两。浮桥大颓破,声如坏堤,顷刻间白板木片浮淫上下,散蔽长江中。官军大队诇知忠壮公已得隽,水师战舰齐上,火箭纷飞,枪炮金鼓声大震,贼竟败去。于是武汉阻绝,不能互接应。胡文忠及罗李各军,以此攻克汉阳,尽扫江北贼巢。武昌一城,孤寄南岸,我军掘长堤合围,悍贼歼焉。由是下九江,复安庆,东南半壁,始有转机,乃以成金陵扫穴擒渠之奇捷。而忠壮公之受知于胡文忠,亦以毁浮桥一役始。文忠爱敬忠壮公特至,尝呼曰春霆大弟。春霆者,文忠所命字也,忠壮公由是以霆军名天下。伪英王陈玉成者,发逆中渠魁也,绰号四眼狗,狡悍饶智略。初破武昌时,年仅十有四,与官军交战疆场十数年,恒俯视诸将帅,不以置齿数。自言生平所钦佩官军名将,惟鲍春霆及二李。二李者,臬司李公孟群,忠武公李续宾也,二人皆战死玉成手。忠武公桐城三河之败,玉成纠合诸路悍贼,连营数百座,为九江林启荣雪仇,三湘子弟精锐为尽,胡文忠时丁忧归里,投袂而起,痛哭誓师。四眼狗于是急围鲍忠壮公于桐城小池驿,文忠致函各路将帅,所谓打狗救鲍者也。忠壮公自起行伍,用兵战无不胜,必万全乃发。每与贼渠遇,必深沟高垒,间谍四出,务考求贼目之为人,与其行军才略智调,彼此长短洞达无遗,而后肯从事。凡贼中营垒形势所在,左右前后,未战前日,必躬帅营官亲往相度。既归,就厅事前画地成图,于攻击围守堵截埋伏策应之法,务使各营官畅言己见,互驳互诘。谋断既协,各司其局,人人自足,万众无声,战后考核有违者一以军法从事。忠壮公每战必身临前敌,号令无烦苛,赏罚当,功罪当。贼营环列索战,忠壮公所接战之贼,往往败遁狂奔,虽走一二日程,务穷追殄绝,剿一股灭一股,乃复与他股接战。常有相持数十日,忠壮公绝不仓皇出队者,以未得贼目之为人,与其战事之确实形势故也。忠壮公在营,其教战之言曰:"官尊者命贵也,强兵督阵后,而驱末弁及新募卒死兵锋,此何以将为?"忠壮公之行军也,凡武弁红蓝朝顶孔翠翎,悉冠被在阵前,以为繁缨表色,则贼之麇聚者必坚劲以攻之。武官自惜其身,则所以选练部下者无不精,如是而后可以自立。忠壮公旗帜不绣字,第涂黑圜丸三,粤贼中呼以鲍膏。接仗时树大纛阵前,贼未至纛,听诸营官相机择利。既至纛,大旗扬动,则将士悉赴前行致死。贼久震慑忠壮公武略,每鼓角声中,瞥睹黑膏旗,辄惊骇涣散。他将帅多怯与贼战,闻贼近,则军中股栗,忠壮公军士三日闭营不出战,则人人躁急渴怒。既不得痛杀贼,往往假他军旗帜,覸与贼战,贼接战稍久,军不退益强,则啧曰:"此仍鲍妖军也。"于是又遁。他军帅处危急,往往窃假黑膏旗胁退贼。左文襄苦战西江浮梁樟树镇,亦阴制霆军黑丸旗以解患。于此见忠壮公之声威,其震叠于当世为何如也。忠壮公被困小池驿时,麾下只三千人,陈玉成以全力搏之,必欲得而甘心,连营数十里,棋布无余隙。当是时,胡文忠、曾文正两帅,分督大江南北各营,礼堂都护多隆阿,为前敌总统,小池驿最当贼冲,蒋、余、唐诸军皆在鲍军之后。始贼围霆军营垒,犹作远势,日逼益近,昼夜苦战,无晷刻休止。蒋参将自言身立堵墙,裹创喋血战。枪身受药,火管闪烁,环装迭进,红云往往外彻。是岁咸丰某年腊月除夕也。贼猛攻直逼鲍营脚下垒,官兵与贼共溪而汲。樵苏出队,被贼劫束数十人去,巡逻者警报至。忠壮公素恢谲,善谈说,是夕则走入中军营垒,召优伶作剧,盛供帐,具食大宴诸营官,一时金鼓雷轰。诸所肄演,大都古昔英雄名将,战场健斗奏凯事,旁观者皆为神往。酒中酣,忠壮公意气伟然,屡釂巨觞奉进客。已而丝管声低,更为啴缓清幽之曲。忠壮公中坐,四向言曰:"今日者迫矣,我营樵汲人,顷且被贼得,事也将何如?"诸将弁皆瞪目相视,或叹曰死矣,离立者或俯首泣数行下。忠壮公曰:"死易也,药耶?绳耶?刃耶?其何宜?"诸营官有素善战者熊名铁生,遽愤起曰:"吾诚死,吾拚一死冲贼,或贼死,吾犹可不死。"忠壮公笑拊掌曰:"好男子,鲍老子与汝同。"于时诸将弁咸感动,奋踊曰:"某等皆愿从统领出破贼,生死依麾下。请书军令状,无所悔。"忠壮公曰:"若诚然,第营下兄弟多,战而乐者行可也,鲍老子当与之偕。怯而伏者裁可也,鲍老子当与之诀。请诸将军致声一一问,鲍某军即以今夕与贼决。"诸营官皆起应曰唯。当是时贼围急,众知必死,相率厉兵治锋刃,无一愿留营者。既还报,忠壮公则召粮台吏,尽出牛羊酒犒赐三军。食讫,夜已逾半,忠壮公大开垒门,视贼营丛密处力战,溃围出,将士无不一当百,呼声动山谷。贼气方骄惰,黑夜中仓卒出不意,又调集各路人数多漫涣不相知,且素震慑霆军威名,于是大溃,相率奔避。忠壮公既出围,双目血涔涔下注,三千

人者，且伤亡三之一。胡文忠抚手慰藉，谓忠壮公："春霆，汝喜拚命，若胥视此命，不可数矣。"胡文忠时已遣金国琛帅精兵六千人出潜霍之交，走天堂山，俯瞰贼营致贼战，分围贼兵势。忠壮公卒偕多、蒋、余、唐诸军，出满队排立九千人，合力大进，纵火焚烧贼垒。天大风，狂飙怒号，烈焰四灼，四眼狗仓皇遁去，诸贼营一律踹尽。是役也，微忠壮公力扼小池驿，挫贼凶锋，以待官军成备应援，我军势几殆。忠壮公既以智勇善战名一时，多礼堂都护，亦以名将称，二公意气轩轩，颉颃不相得。胡文忠婉曲调护，冀收廉蔺、寇贾之效，未有以剂之也。一日，多、鲍偕集文忠营次，文忠曰："某有蕲、于二将军，请皆上坐。"坐既定，文忠命武士左右持多、鲍手，文忠扬声曰："林翼奉天子命剿贼，贼锋锐，微两将军莫破贼。今两将军不和，两虎私斗必一伤，林翼不能和协两将军，此林翼罪。林翼又不可言诸天子，林翼今就两将军前顿首百，无或动，惟两将军宽林翼罪，悯林翼苦衷，同心报天子。"文忠且叩首，使人立于旁识之，叩满百始起。多、鲍二公以此感动协和。小池驿之役，忠壮公听多都护约束维谨，多都护亦踔厉锋发，勤勤捍救小池驿鲍军，无使陨坠于非意，乃亦以胡文忠故也。陈四眼狗既败走小池驿，大军旋攻克安庆会城，胡文忠遽以咯血没。忠壮公受知于文忠最深，文忠所以调卫忠壮公者备至，无纤微城府，忠壮公亦乐为文忠死。文忠既没，忠壮公皇皇失所依，由是始有危疑矣。其后曾湘乡相国督师江表，曾忠襄图金陵，左文襄图浙，李合淝攻苏，忠壮公一军往还驰击，如雷如霆。凡悍贼坚城危疆险著，诸将帅所不能堪者，则以属鲍军。祁寒暑雨，躬在行间，劳瘁备历，无一日安闲。又帅幕督师日久，左右帷幄，采听风言，不能无杂糅，以此多失列将心。当金陵大功将告成，忠壮公迭克城濠坚垒，至是复奉檄救援江西，剿抚州金溪贼，红旗报捷，不获协同奏凯。忠壮公意不能无介介，每与僚佐语，追感胡中丞旧恩往训，抚今怀昔，每划然长啸，而督厉战事，固未尝一日不风驰电掣也。忠壮公平日待诸将极欢，情愫备达，而遣军命将，工于激厉。霆军中有虎将二，一时称唐、谭。唐名仁廉，主骑兵；谭名必达，主步兵。或贼中狞酋巨股猝相值，非唐、谭不能破，忠壮公则召二人，并诸将环几榻帐前，故咨嗟叹息曰："如此贼何？如我鲍营无其敌，必他军健将某某者庶足御，犹未知能耶否耶？"唐、谭自请战则咄之，必使二将奋跃超距，气涌如山岳，自书军令状，顿首请战而后遣之。以故战辄陷坚，前无横阵。忠壮公与贼战，尝令士卒为大"二"字，迭进迭更易，连环接续，气盈而不穷。谭必达能承忠壮公之意，而分合指麾之，唐仁廉趋捷善骑骏马，加鞭绝道而飞，能自马后跃登，立于鞍而驰，俯拾地中芥无不得者。忠壮公临阵，手持泰西瞭远镜左右视，某队退则顾左右持刀下取某将首。诸将分立马首旁，或军势稍危，忠壮公顾语某将遏某所。鲍老子往也，则将士大呼乘之，无不应声摧破者。尝曰："战，气也，根于心之用，而气以成之。"金溪许湾之役，忠壮公既不得留攻金陵，亲馘洪逆以成其志，益愤恨，志杀贼。金溪贼四万余，黄旗盖蔽野，气剧张。忠壮公怒马独出，贼中有识者顿惊坠。忠壮公挥军逼之，贼走出所筑甬道中，人马自蹂践，霆军前后阻截，四万人斩馘净尽。赤血泉流，浩浩有声，上没行人膝。蒋参戎是日实相随，蹀躞纵横，惟意所斩杀。于时霆军中无人不斫折易数刀者。蒋参戎言及此，因叹息，谓余人生不幸，值兵马荒乱时，杀数十百人，宁值太平世鸡犬贵耶？"余曰："官军之杀贼也，夫岂无胁从？自仁心者视之，意良不忍。彼狂贼猖獗时，斩刈我人民，其又谁怜之？"抚州朱君是时偃卧舟中，闻参戎与余言忠壮公杀贼许湾事，则跃起曰："是鲍爵帅耶？昔发逆围我抚州也，余时少壮，久在围城中。贼楼橹环雉堞，咫尺间言色相闻知。贼詈曰：'个儿子弟可须臾活耳。'城中人亦骂：'小贼奴，天兵顷刻至，当食汝狗彘肉。'一日天阴霾，黑云逼城头，俯压贼营，距地不数丈，人首倾欹，殆不可正视。忽角声呜呜然，黑膏旗自远至，层霄浓雾中，恍惚睹黑豹，爪牙纷拿，腾跃空际，若欲下攫人。俄顷枪炮大作，贼望风遁，霆军追奔数十里，僵尸相属。村中人争奋白梃刃，助忠壮公击贼，贼为衰止。鲍军还营城中，官吏绅民，胥持香花炮烛牛酒，夹道欢呼迎鲍军。抚州人皆言，当时若忠壮公军再复一日不至，则城无噍类矣。"此与参戎所言许湾之役，皆抚州界域内事也。忠壮公治军军法严，有退缩者虽镇将立斩。余尝闻吾蜀某太史言，忠壮公统军江南时，太史尝以同乡谊往佐军。至日，忠壮公遣记名提督四人督队出战，败挫回。忠壮公怒，将升帐斩之，太史数人为缓颊。忠壮公曰："战死事也，而以私意前却之必不可。今诸君不惜赐言，某以诸君故，曲右四人，请杀而以阵亡报，俾得蒙优恤，即以酬诸君意，军中法不可歧也。"某太史以此畏忠壮公之法，托他故避去，不敢留军中。蒋参戎又曰："忠壮公尝移营逐贼，既止营，忠壮公则率将弁五人，骑而从，登高眺览形势。突遇贼数百人，鹘起相逐，一狞髯贼渠挥刃最居前，大呼曰：'骑青骡者鲍妖头也。'方蹑级登，时随行武弁有孙开华者，后官至福建提督，于时独手长矛扼贼冲力战，贼为披靡。方危急间，唐仁廉帅骑兵千余人至，贼尽死，而忠壮公乃得与五人并还营。忠壮公初出治军，即以剿发逆著名，最后由鄂入豫，与捻大战，胜之。因群言疑贰，与诸将帅有违言，忠壮公遂乞解兵柄，归田里。虽光绪初年，俄法事起，朝廷屡以兵事相属，而战阵之役，迄未与敌遇，然则谓剿捻一战，为忠壮公毕生战事之终局可也。忠壮公之移师剿捻也，帅队徐行，止则召军中将弁而训之曰："捻者四足贼也，数万骑飙驰，横纵出没，流行而不守。或终日旋磨回转于数百里之中，或骤轶狂奔于数千里之外。我军以步卒当之，必出奇策制其骑死命乃可战，唯诸君策之。"皆曰："唯。"当是时，军中有献车战之法者，有为手车之制，冀以遏贼锋者，有请为横木鹿角者，忠壮公试之，皆不足以战，逡巡拟议，而前军或已出山谷半日程矣。忠壮公立出契箭一枝，召前军还，人屯山谷中。僚佐有疑忠壮公怯者，请人

对。忠壮公曰："不然，步之犹可与骑战者，恃山险也。今既出平地，彼以骑轔我立尽，若以为冒昧可也。"公一日令军士人索一竹篾背负篓，布囊盛土实其中，届战时，丛五六篓辄为一小堆阜，弯环曲折。试之骑，骑兵不得骋，步卒则可左右出入，持陌刀斫马足，一马蹶，百马阻。忠壮公则大喜，乃敢引大兵出山，前赴官军控扼剿捻之地。至则淮军大将某帅，方与捻相持，贼势狂悍，未能挫也。湘淮军既皆以乡兵杀贼立功名，淮军肇始于湘，而标帜各殊，日久生界画。忠壮公虽蜀人，起家湘中，不甚用蜀人，尝以谓川人称川鼠，侥智谋，诡幻多反复，坚明约束所不能，视兵势偶急，辄鸟兽散去，故尝喜用三湘子弟。适会湘湖大帅成大勋者，晚节尚敛抑，主撤湘进淮，防异日流弊，败已始事名。淮军气方新，恢张事权，暗识者每陵跨湘人出其上。湘军苦战久，摧贼强盛时，血泪盈江，意常哀。淮人后起，乘弊虏，幸获成功，战不如湘人，而爵位享用过之。湘淮两军以此不和，盖事变之流相激使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渐久矣。淮军某帅，既闻忠壮公军至，则大欢悦，亲率数十骑来见。邂逅忠壮公结好，欲得霆字全军生力并破捻。既与忠壮公约曰："某军初更蓐食，三更出队，霆军三更造饭，黎明出队。"某帅既别去，忠壮公出令曰："黎明造饭，午时出队。"于时某帅军中将士，闻有鲍军新至为后应，皆于中有所恃，中心摇摇，战不甚尽力，既与捻遇，则大败退不止。捻贼尽出余骑四面蹴某军，某军大奔至所，期霆军策应。时而霆军不至，诸将弁皆椎髻袒背，距跃塍壤间，凡粮械军火金帛胥入捻。某军中治疏牍各文员，皆弃马席踞草地中，引领以俟死。日中时，霆军张两翼大至，驰骤如风雨。既接战，捻贼马足颠挫土篓间，蔽塞失所长，遂大败。霆军益猛进，捻贼死伤山积，鲍军尽夺获捻贼辎重，凡某军所失，无不纳鲍营者。忠壮公既还营，诸将效首虏毕，则命鼓吹两部士，袀服执刺肩彩舆，完璧送归某帅所失孔翠翎、貂冠、珊瑚宝石顶。某帅以是大恨，疏语闻朝廷。忠壮公亦自以力战功成，益招致谰言，郁郁意不乐，遂返里。自此战后，而忠壮公不复更临阵矣。蒋参戎所语余忠壮公战事如此。余见参戎行箧中所与人书，字长大有剑弩奇势，偶为长短句，倔强奥古，不甚协律韵。随手散去，亦不自掇缉也。参戎语余，忠壮公不甚知书，能识大意，凡奏疏函牍，缮者薰具，必使口诵，而以两耳决别之，曰可曰否。如其旨更定，投之无不宜，所指摘往往惊异人出其意表。围攻宁国之役，疾疫繁兴，军中十人而病者六七。草疏者奏云"屡战屡败"，忠壮公易之曰"屡败屡战"，一时幕中人皆叹服。然鄙恶龌龊俗下迂儒生，素嫚倨无礼，奇杰士亦以此不乐就，率下乘者尸位充具员。保荐奏案出，虽忠壮公所云，舞文者每以私意谬篡人为进退，奉谕旨后，参差增减不如前，忠壮公但骇诧称怪，而不疑载笔者之有他也。故虽翊赞中兴，战功伟烈，声炳寰区，而报最效捷，叙述无高文。即家藏偶有年谱传记诸篇，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言，言之者又不能文。虚词陋笔，且不足以动世人对风云企龙虎之雄心，又何以增朝廷闻鼓鼙思将帅之殊眷？是则可悼惜者已。忠壮公尝困长围中不得出，急召幕府司笔牍者，驰书走胡咏芝行营乞救。诸文人惶惑甚，磨墨促就，词旨益晦涩，不能得忠壮公意。忠壮公则大怒，手撷纸走笔作一大鲍字最居中，而层层回旋为圜墨围叠互缭绕之，即以达文忠。文忠得书大惊曰："春霆被困矣，速遣兵往救。"兵至，忠壮公合兵腹背夹击贼，贼大败。忠壮公平素好著长衣衫，彬彬习文士态度，与人语熙和乐易。惟临战事，升中军帐发号令，面森严作沈沈青铁色，诸将官虽相从数十年，雅谊谆笃，每立前俟指挥，常战栗不敢一仰首。当时中兴诸将帅，与忠壮公以战功显达者，若曾文襄、左文襄、李文忠，皆以忠壮公天性峻厉刚烈严惮之，不乐与共事。曾湘乡相国疏谕诸将，于忠壮公屡有微辞，以为不能独当一面，以故朝廷亦遂以一介武夫目之，终其身不能建节钺，专制封圻，为天子重臣，世之目论者或深惜焉。意谓忠壮公果使生平多稍读书，见古今成败，武纬矣，复经以文，建树宏阔，宁第尔尔？余独以为不然。夫忠壮公之轻身以赴敌，出万死不一生之计，而无几微顾虑者，惟其忠赤心素有然也。如令忠壮公沈酣载籍，利害明，趋避熟，自惜已甚，必将留我躬以营天下之安且重者。而任战必不能强，则其受病即在于此。若使天佑本朝，挺生伟人，以平靖中外，更有兼忠壮公之所长，而益增其所未备，则必也学之大效，而中华天下人民之福也。是虽非余之所敢知，而要不可不丽为厚望也已。然世之有志于天下者，得吾说而存之，其亦不为无助欤？忠壮公生平杀贼无算，先后数百战，不甚喜用西洋器械，然所遇强寇，无不应手摧殄。军行迅捷，将士甲裳不炫华彩，褴褛者或无异乞丐，忠壮公每战必躬帅之前行以作其气，故虽他人残惫之兵，入鲍营皆为劲旅。忠壮公抚士卒有恩，与最下者同甘苦，攻城破寨，能饶人以金帛，以此人咸乐为死。忠壮公临阵屡濒于危，卒其所以全者，天也。左臂受炮伤，晚年不能举，而语及战事，其气弥厉。战功大显后，部曲增募数逾万，有请投效者，别蓄剽悍数千人，不束以营制。每霆营止宿，辄解鞍纵卧，散处左右数里间。每出战先登陷阵，锋锐不可当。然惟忠壮公能驭之，奉令云谨，卒亦未尝偶嚣讧也。爵夫人识忠壮公于微时，遂以身事之，有韩蕲王梦虎姻缘奇遇。蒋参戎之言曰："忠壮公一日出军剿贼，爵夫人屯营舟次，旌旗蔽江。贼与忠壮公战既败退，沿河干下窜，爵夫人手桴鼓，指麾诸将士上岸杀贼，与忠壮公声势合沓，并蹙贼，贼尽戮无遗者。"余齐年生吴君尝语余曰："山海关之役，忠壮公由海舶道上海出天津，吴君适与忠壮公同舟，诸护卫武士群上下海舶纵观，西人尼之，众武士挺身请斗，曰：'来前。'西人亦瑟缩走避。忠壮公旅寓所届，中华人争夸诩街衢间，谬称羊所授食者豹，以慑外国人，而外国人亦窃觇伺，生敬惮。"嗟乎！以中华大域，人民四万万，今岂无忠壮公者流，足以为当代干城腹心？而不知求之，盖必有任其责者，是可慨耳。光绪六年，忠壮公至天津，与李文忠相见，文忠为

规画一切，所以爱敬调护忠壮公者良厚。入都门，忠壮公与伯父寅臣公别久矣，蜀同乡旅京人，相约公宴忠壮公于新馆，名伶毕集，弦管嗷嘈，歌舞妙一时。忠壮公大欢，开襟畅叙，逮曲终始去。当时旁观俚论，多以此讥忠壮公。盖沿京师俗例，宾客称祭酒者为尊荣，所命剧甫出楼间帘幕，即当去，常不待夕。识者以是知时流耳目之浅说为非，而忠壮公之崇乡谊，扫弃苛礼，为足尚也。

光绪丁亥丙戌之交，余省胞叔冬森太守于济南，时桂阳陈隽臣中丞士杰，巡抚山东，冬森公为治奏牍幕中。中丞故湘乡相国门弟子，以战功起家，与鲍忠壮公并驰骋戎车，称良将。陈中丞雅念忠壮公，尝问忠壮公里居近状甚悉，意殊殷渥。中丞公治齐，强直自遂，不阿奉权贵，所交当代大僚，惟彭刚直、阎文介诸贤。用人行政，一师则湘乡，不甚主故常。好与僚属讲鲁论诸经及用兵方略，尝谓冬森公：鲍忠壮公未达时，隶曾营，一日犯法，与同辈十余人皆当抵罪，环缚就列。中丞公过问之，余人皆垂首涕泣，忠壮公独昂首强直，怒詈曰："壮士死即死耳，何问为？"中丞公入言之曾湘乡，忠壮公以此得释，曾文正之被困于安徽祁门也，贼知文正在营，麇萃悍党，环攻猛鸷，志必取督师者为快。文正阴以死自誓，而意气舒闲，故以静镇定将士心。炮声昼夜震动，文正营中所居瓦屋三间，枪子簌簌，或缘窗棂下，文正犹日与僚友诸弟子奕棋、课诗文，或出奏疏稿缮写精楷，视其笔光墨彩，验心气劲脆，以此卜他年禄位丰啬。其有假他故潜遁去者，往往为时流所薄。他人之行军也，所发侦探卒，第及前面左右二方，忠壮公则兼探军后周回数百里间无不到。当是时，粤贼围曾湘乡至急，中丞公亦侍从营中。他军在远不及救，或与强贼相持，猝不得移动。鲍忠壮公军已剿贼过祁门前远矣，探者自军后报祁门大帅营被围，忠壮公则转旌而西，振策奔赴，昕夕无停趾。一战大胜，贼尽驱群西出羊栈岭，曾营于以转一旦危局为安。陈中丞尝历数中兴将帅，以忠壮公为善战第一，而当时权势熏灼，能以人事为功名者多不谓然，或曰："小子能反乎？事起即复平矣。"鲍忠壮公初归里，霆军士卒失统驭，以索饷故，相率持械自金口登岸，阑入楚南界。陈中丞潜军桂阳，一战破散，忠壮公时在家，方筹画方略，以此尤与中丞公相推重云。法越之役，忠壮公奔骛粤西，陈中丞亦饬军东海之疆，为水陆严备以御法。光绪乙酉，忠壮公既撤军归里，大星旋陨于夔门，与爵夫人相先后。出殡日，两榇并举，国步践薄冰，而凄风凋大树，一时识与不识，皆为于邑云。

余以光绪癸巳，司铎西充，长白耆太守莅顺庆时，每郡试辄招余入幕衡校试卷。有粤西人粟君者，旦夕共事，年少有词翰。越南之役，曾入忠壮公幕府，治军书文簿，未出关，旋辞返蜀。尝语余：忠壮公诙谐饶风趣，而侮辱文士。蜀中左孝廉，名下士也，以函荐入霆营司笔砚。初谒入，忠壮公南面卧榻上，翘一足跨短脚几，呼左孝廉名，睨曰："若即左某乎？"既出，即嘿嘿逃去。粟君年甚少，忠壮公孩呼之。一日命缮夹片，请军械火药，忠壮公聆之失意，指大诟詈，唾粟君面为满，怒叱曰："孩子可用乎？"粟君虽以与忠壮公凿枘故辞去，而于忠壮公用兵，勇略奇谟，称颂不去口。且曰："忠壮公惜不遇法快战，如战法必破。"余叩所以，粟君曰："忠壮公善用人。"余曰："然诚如是，优劣得其所，此诸葛武乡所以用一蜀而使为虎也。"粟君又语余曩从军时，忠壮公先锋官冯某，剽悍甚，面上黑下赤，气雄健，有吞六合势。而礼敬文学士，金帛恣所取。凡鲍营旧例，自平发逆以来，幕府文士，欲附奏案乞奖叙者，贼破时入城，虽不战，必挥戈马上，随群队后先以厉众。此皆他营所不能从。余于是于粟君深景慕焉。余尝与苏人之官蜀者周某，偕饮于友人所，某痛诋忠壮公于役越南，暮气浸淫，万不能言战，而以归途病马行赖扶持为证。余则反之以谓军进则气盛，军散则气衰。且万里间关，饷金薄微，虽大将犹踯躅而无聊，况彼从行者耶？世俗人不乐成人美如此。且官此地，尤必蹂践此地人，使无一俊伟人物，乃尤不可以训。以视粟君之曾受屈侮于忠壮公，而持议平实，不没其本真，所谓斯民也，三代之所直道而行也。其识度之相去，不大相径庭也哉！

又余昔沿江舟行，遇越南霆军散卒归家者，衣履凋弊甚，为余言忠壮公遣军时，卒伍索归资，环绕忠壮公马首，道阻不得行。忠壮公怒叱左右，斩数十人而后定。夫慈不掌兵，诚非天下之煦煦若老妪者所能办。而以余所闻散卒之言，与蒋参戎畴曩舟中抚膺扼腕之语，参互观之，朝廷方日日言尚武，而所以矜恤奖劝，使士民将卒之出死力以报国家者，得无尚有当三思者耶？是亦不可不知也。忠壮公行师虽仓卒遄征，涉水登山，部伍不少紊，其进如潮涌，其退如山峙。观者以为南宋岳家军，撼山易，撼军难，其坚整亦无以过。发逆鸱张时，忠壮公奔驰数行省，鞍马辛勤，日与强寇相角逐。忽而东，忽而西，忽而南北，每风雨冰雪，大流奇险。值事机危迫，望救者翘踵而穿目，羽檄敦迫，驿骑如流星。军装粮药，必仗人夫助运，始速军行。温言道左，格格不可入，乃以力驱之，诚非得已。而訾议者遂以霆营为诟病。不知咸、同之际，群贼丛猬毛，令非忠壮公一军决荡扫除，彼良民之罹锋镝者，固未必不百倍于当时。而列强之假借成功，恐亦有所不可知者矣。忠壮公既没后，因越南军事，幕中有骪法者，以伪印得罪。时督蜀及守夔者皆徽人，此事罗织牵连，至掘鲍爵府中石，索金银。鲍大公子入都门申诉，李文忠方督北洋，闻之，大詈徽人之嫾忠壮公者，寻以文忠力，事得释。长公子寻特简浙江金衢严道，一权按察使。世父寅臣公，先后守台处两郡十余年，实与鲍长公子同时官浙。回忆同治庚午冬，谒忠壮公于里第时，宁知人事之后先离合有如此也乎？长公子名祖龄，分巡衢州时，以西安令达

县吴君德潇被戕事褫职，今已卒矣。余感夫中华积弱，外患凭陵，望敌氛而不寐。正朝廷注意将帅之时，因念幼年旅次，曾一炙忠壮公奇伟绝特之风裁，爰就所闻，拉杂书之。工拙所不言，要以作英流山林起舞之雄心，而备蜀国史笔搜奇之逸事云耳。

太平天国战记

[清]罗惇曧撰　刘连亭整理

《太平天国战记》一卷，晚清罗惇曧(一八七一——一九二四)撰。罗氏为清季野史掌故方面的大家，有多种野史笔记行世，此即其中的一种，其主要资料来源据称得之于太平天国北王韦昌辉之嫡子韦以成所秘撰的《天国志》，史料价值较高。民国时曾被编入《满清野史四编》，现据此标点整理。《李秀成供状》，亦为罗氏原书所附，现一并汇入。

洪氏以匹夫起兵，播荡天下之大半，垂二十年，其间可纪者多矣，而事迹阙然。征之纪载，类皆耀清室之武功，盖采诸官书。且大难削平，亦颂德之常例也。忠王李秀成供词数万言，曲折备具，然多经当时改窜，去其触犯及短官军者，舍此更无足重焉。夫果摧枯拉朽，不足抗天讨，则何为相拒十数年，竭天下之力，仅乃平之？然献不足征，则来者何述？王闿运《湘军志》，于曾氏多贬词，尚有毁其书者，况于洪氏者之记述乎？今已易代，无复忌讳，宜若有信史出焉。特无成本据依，则搜采费时，且难征信。永州杨时百宗稷，以韦以成所撰《天国志》相授。以成为北王韦昌辉嫡子，昌辉败，以成逃之皖之宣城，迄金陵倾覆，忍痛觇述，秘之铁函，比于心史。其志可哀，而其事可据。传之其子师洛之手，今师洛出以示人。其述太平天国事，皆直笔，至详备，庶乎足以备史材矣。然词繁猥而不文，虑不足以行远，辜作者传信之盛心。若仅取一脔，则全鼎可惜。乃奋发自撰述，尽取其事迹，而行以吾之文词，削其事之繁碎，存者犹十之八九焉。文减数千言，而事则既详赅矣，易名曰《太平天国战纪》。盖太平天国为一名词，曰战纪者，始终皆述战事，盖纪实也。或疑载笔者为昌辉之嫡子，何于昌辉显暴其恶，不留余地？吾亦以是致疑，或者椎心于国亡，乃不忍于曲笔，羽渊抱痛，遵海无方，遂忍而出此耶？吾但求洪氏之信史足矣。特与前人诸记，据其为谤书，为信史，非所敢断，并存焉尚足以资考证，亦大雅所乐闻也。文成匆遽，未暇取旧记互校之，时地人名，虑不无舛误。或期诸达者，或俟之异时，更理正之。癸丑十一月，顺德罗惇曧并志。

洪秀全起兵粤西，先与中表冯云山共说杨秀清，秀清约其妹夫萧朝贵同说乡绅韦昌辉。昌辉偕行，说富人石达开。六人共誓生死，立会召众，势甚盛。时水寇罗大纲，有众千余人，掠永安州，败遇(此处疑有错讹)胡以光，秀全在焉。以光劝归秀全，官捕秀全急，乃起兵于桂平之金田村，时道光二十九年某月也。张嘉祥方为盗魁，造秀全，语不合，去掠浔州据焉。广西提督向荣，都统乌兰泰、赛尚阿，方击嘉祥，未暇及秀全，秀全众益盛。嘉祥败，降向荣，改名国梁，移师击秀全，屡败，永安陷焉。秀全称天王，而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称东、西、南、北四王，石达开称翼王。乌兰泰等军围之数重，罗大纲突围出，乌兰泰逐之，败殁。大纲假乌军旗赚桂林守军，语误不得入，攻月余退，陷兴安县，屠全州。道州举人胡孝先，谒秀全永安，疑为谍，系之。孝先于狱草檄数千言，暴清廷恶甚至，秀全方求文士，得孝先檄大喜，释之，与论大计。孝先曰："关中天府之国，周秦之所以兴，欲争天下，必先取咸阳，然后出山右，定燕蓟，天下可传檄定也。"秀全置诸左右，宠甚至。秀清忌之，值退兵永安，杀诸道，以陷敌闻。秀全甚悼焉。

秀全移全州军攻长沙，未至，南王冯云山阵殁。秀全哭之恸曰："天不欲吾定天下耶？何夺吾良辅之速也？"云山能谋善断，多所规画，秀全深倚之。云山殁，移攻道州，陷江华、永明，四王皆壁彬州、茶陵。萧朝贵率李开芳、林凤祥攻长沙，江督陆建瀛师溃，朝贵军压城而阵，黄袍立城下，中弹殁。秀全哀恸，自率全师逼长沙，三月不下。向荣、赛尚阿自外围之急，食几尽，夜造浮桥渡江逸去。陷益阳，获民船千余艘，渡洞庭湖，陷岳州，拔汉阳、武昌，中原大震。初，秀全议取常德，趋汉中，袭咸阳，出山右以规燕蓟，从胡孝先之遗策。比陷武汉，乃命石达开将罗大纲、李开芳、林凤祥取蕲黄，顺流陷九江、安庆，皆唾手下。秀全欲弃安庆、九江，出襄樊，逼潼关，以取长安。括财赋入武汉，又虑载重行缓，为清军逼，潼关坚不易拔。乃仍顺流图金陵，陆建瀛弃师遁，城攻七日而下，时咸丰二年二月也。建瀛吞金死，秀全欲趋江北，图汴，定都洛阳，渡黄河以困

燕都。或进言明祖亦席金陵以有天下，宜先建国，畀天下知趋向，秀全纳之。群下上尊号，改金陵为天京，改元太平天国，柴燎上帝，大赦。妻赖氏为皇后，子真福为太子。设六官，立学校，进秀清为左辅、正军师、东王、录尚书事；昌辉为副军师、北王；石达开为前军主持、翼王；胡以光为春官正丞相，兼平东将军；罗大纲为冬官正丞相，兼平西将军；赖汉英为夏官正丞相，兼荡寇将军；李开芳为地官正丞相，兼平北将军；林凤祥为天官正丞相，兼平南将军；余文武封赏有差。开科取士，试者二万余人，状元王弢。军制：每军一军帅，统五师帅；一师帅，统五旅帅；一旅帅，统五百长；一百长，统十司马；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李秀成、李世贤、林绍璋、林启容、白辉怀各统一军。军帅上有监军总制，将军、指挥、检点、丞相。丞相为一品，下至旅帅，皆武职。县为令，州为牧，府为太守。行省文武将帅各一，文方伯，武主将，佐将副之。

韦志俊陷大冶，陈玉成方为粮官，清军逐志俊急，玉成率粮卒助战，因胜焉。志俊嘉其能，分兵授之，屡捷，遂为大将。罗大纲将本部掠京口、扬州、天门、六合，进攻庐州。胡以光以本部出和州、含山、巢邑，与大纲会，遂拔庐州。合师攻英、霍、黄梅，皆下之。大纲渡江，攻克浔阳，林启容留守，上掠彭泽，以达武昌。以光攻克黄州，下汉阳，韦志俊留守。林绍璋溯流取巴陵，渡洞庭，攻湘潭，败焉，削职居武昌。大纲、以光屯鄂。石达开出无为、庐江、舒城，据六安，下桐城，遂破安庆。赖汉英取句容、溧水、太平、芜湖、繁昌、南陵、池州。杨宜清、辅清出溧阳，破徽州，黄文金留守。古隆贤、赖文鸿破宣城、宁国、铜陵。咸丰四年甲寅二月，达开使汉英攻豫章，所过湖口、吴城皆下。达开掠抚州、饶州、广信、建昌、宁都，并下十三州，惟吉赣未破。合攻豫章，久不下。曾国藩来援，汉英退，国藩逐之，收吴城、湖口。国藩逼浔江，秀清征汉英，汉英畏罪弃室遁。三月，宜清、辅清图闽浙。

先癸丑秋，召罗大纲入议，图河北。大纲曰：“欲图北必北定汴，车驾驻汴，军乃渡河。否则先定南九省，无后顾忧。然后三路出师湘楚，一出汉中，疾趋咸阳，以至皖豫，而达金陵；一出徐、扬，席卷山左，咸阳既定，乃出山右，会猎燕都，虽诸葛不能御也。若悬军深入，犯险无后援，臣不敢奉诏。且既都金陵，宜多备战舰，精练水军，然后可战可守，若待粤之拖罟已临长江，则运道梗矣。今宜先备木筏，堵江以待战舰之成，犹可及也。”秀清方专权，不纳，以大纲老怯，乃命李开芳、林凤祥率兵五万北犯。秀全诏之曰：“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无贪攻城，糜时日。”大纲语人曰：“天下未定，乃欲安居此都，其能久乎？吾属为虏矣。”

开芳攻颍川，旬日未下，去之。攻汴梁，亦旬日未下，遂渡黄河，皆行间道。时隆冬，南兵不习寒，耳鼻冻裂，师止即炽火，溃烂者十六七。抵天津，甚急。僧格林沁迎击，大败之，退屯商州。凤祥出募兵，僧王决黄河水灌之，城不没者三版，一军皆哭。开芳衣黄袍张伞乘筏而出，僧王擒杀之，尽坑其卒。凤祥闻败，截须匿地穴中，亦搜杀之。

秋，罗大纲、胡以光援浔江，夜以舟实芦苇燃之，鸣锣数百，犯国藩军。国藩惊醒，烛江尽赤，弃舟遁，焚其船百余艘，浔江围解，遂援庐州。多隆阿、都兴阿拒战败走，庐州围解。以光进爵豫王，兼大丞相；大纲进爵沛王，兼大丞相。

秀清权威日盛，国中惟知东王，不知有天王也。百官皆趋秀清府，天王深居，以时朝而已。章奏必先达秀清乃上，军政概不以闻。秀清教令，称金谕，每谕至，大吏、将帅于十里外列案跪迎，焚香诵，否则干重谴，阃外皆置监。喜石达开而恶韦昌辉，昌辉曲事之。秀清益骄。昌辉导以宫室声伎之奉，穷极奢丽，妃妾数百，昼夜淫佚，执役皆好女。造龙车置楼上，使侍妾裸曳之。久乃不能人，昌辉榜四方，为求医，能愈者爵高官。秀清向昌辉道所苦，昌辉则泣下，秀清益德之。出入仪卫拟于乘舆。舆置一榻，四宝座，二竖人侍，舆夫三十二，皆衣绣极丽，青白二龙前驱，称九千岁，日夜必演剧为娱。咸丰五年乙卯，官文、胡林翼之军围鄂急，秀清命胡以光将兵五万赴援，未至而武昌陷，秀清罪以光，削其王号。秦日昌封燕王，秀清摘其短，亦削其爵。以光愤郁病发，与林翼战于江夏，林翼败，以光卒于军。韦国宗代将，复与林翼战，败之，复据武昌。军中有韦国宗三打湖北之称，以功加右军主将。

咸丰六年丙辰，向荣、张国梁破句容，遂围金陵，压朝阳门六十余垒。秀清征沛王罗大纲，将四丞相李秀成、陈玉成、陈仕章、涂镇兴拒战，败之。大纲搏向荣垒，飞弹伤足，养疾金陵城中。秀成等屡战，互有胜败。向军既久困金陵，秀清急欲行篡，忌大纲，乃使医置毒杀之。大纲多谋善战，识大体，与秀成为刎颈交，自金田起兵至金陵，屡克大郡，不屠城，不杀降，爱士卒如子弟，用其谋无不中，功最高，为秀清害，人争惜之。京口守将吴海孝、李世贤，为张国梁、和春所迫，秀清命李秀成等四丞相援之。秀成欲令一人由江而潜入京口，出兵夹击，诸将无敢应者。陈玉成曰：“事急矣，吾当自行，公任其外，吾任其内。”乃夜乘小舟，潜越敌水寨，无觉者。既入，纵兵击国梁军，秀成凭高见城中兵出，遣镇兴、仕章当敌，而自率奇兵绕国梁军后，痛击之。国梁大败走。京口围解。和春军丹徒，秀成合京口兵击之，和春败走。乘胜渡瓜洲，攻扬州之扑树湾，一战而扬州陷。秀成令汝孝将扬州军实置京口。周胜坤守汤头旧营，为清军吉某所破。后路既阻，乃欲由六合通江浦、浦口以还金陵，国梁军阻之。秀成回师疾渡南徐，猝击汤头，破之，吉某自杀，连破十余营。国梁回救，已无及矣。秀成以扬州孤悬江北，留镇不便，遂弃去。秋八月抵金陵，秀清檄击向荣军，秀成与玉成入谒，言向军久屯垒坚，不易猝拔，不如奇兵出溧水至句容，断其粮道，不击自溃，秀清不许。秀成出，乃激励将士，进兵击丹徒，张国梁以兵三万驰救，秀成大破之。翌日，攻向荣军后路，而达开之兵适至，夹攻之，肉薄搏垒，向军

大溃，退屯丹阳，尽夺向垒。论功加秀成合天侯，玉成成天侯，其余封赏有差。达开加大将军，仍率兵入闽，为宜清援。秀清忌达开，不欲逼已也。秀成、玉成追击向荣、张国梁，乘胜夺苏州。

秀清屡图篡，欲迫秀全禅位，秀全微闻之。秀清伪疾亟，讽天王临视，盛陈兵卫，秀全至临卧内，秀清仰卧，旁侍四女子，设小榻一以待天王。秀全言东王病苦可念，秀清作呓语曰："人言天无二日，秦时二日相斗，何也？"秀全即敕从官九叩首，三呼东王万岁，秀清愕然。初，秀清欲诱秀全正二日之误，即迫其逊位，不则弑之。秀全猝令从官呼万岁，秀清反不能复言，暝而息。秀全称更衣，乘间逸去。秀清张目曰："天王何在？"左右以告，秀清太息而止。秀全深自危，啮血书诏，召北王韦昌辉入卫。昌辉与秦日昌领精卒五日驰至，夜深扣水西门，卫士不纳，曰："无东王令箭，城不得启。"昌辉怒曰："吾奉东王密书，星驰来，汝辈敢阻，吾宁不能杀汝耶？"卫士惧，乃纳之。至秀清府，守者拒焉。昌辉夺门，卫士殊死战，昌辉大呼奉诏讨贼，顺者释勿罪，渐散去。昌辉迫秀清卧内，秀清兽伏水阁下，系之以献，族其家。秀全闻变闭宫，昌辉扣宫门，称获贼，取中旨。秀全以昌辉族秀清家，虑专横难制，欲赦秀清。昌辉怒，命左右杀秀清。诏勿多杀，亦不褒昌辉功。昌辉益怒，虑秀清官属为己患，矫诏秀清党自投者皆宥之，否则杀无赦。至者三千余人，昌辉勒兵尽诛之，闭城大索，旬日未止。达开在鄂，闻变驰入，谏昌辉曰："秀清为逆，诛之足矣，余党治过严，人人自危，乱将未已，徒快敌意。"昌辉以达开厚秀清，且负人望，复谋杀达开。机泄，达开脱走，缒城遁。昌辉以兵入达开家，老幼悉戮之。达开走安庆，召兵靖难，大军抵宁国。宁国方被困，乃先解宁国围。昌辉闻达开将至，更日恣戮，秀全侍卫，日戮数人。皆哀诉昌辉之暴，谓臣等身不自保，岂复能翼陛下。秀全曰："俟机至，恣尔等之便。"侍卫数十，约五鼓持械，会昌辉宿东朝房，卫卒皆倦，侍卫蜂拥入，捽昌辉拉杀之。秀全命传首宁国，止靖难兵。达开留军宁国。从百人入见。或奏达开兵众功多，欲难餍，请留之京师，解其兵柄，否则又一杨秀清也。秀全为之动，乃诏达开劳苦功高，宜留辅弼，兵柄以付李秀成。政事一倚仁达、仁发，秀全之兄也。达开既闲居金陵，志不得申，其党张遂谋讽之曰："王得军心，何郁郁受人制？中原不易图，曷入川作刘玄德成鼎足之业？"达开从之，疏求去，又榜城市，告众行，以煽众心，从之者十万余人。至安庆，约陈玉成、李秀成以所部偕行。玉成军已发，往告秀成，秀成曰："吾侪弃乡井，捐生命，以图功业，中道易心，后世其谓我何？吾决不行，君自裁之可也。"玉成曰："非君言，吾几为所误。"兵止不行。达开初谓二人必乐从，及皆谢绝，益失意，不能复还金陵，乃去皖，随行兵数十万。秀全闻而悔之。初，向荣既败于丹阳，江南大营尽没，乃吞金死。国梁愤败，力与秀成战，秀成败，引去，攻金坛未下，而金陵杨韦之难作，秀成退句容。七年春，桐城为秦定三围急乞救，秀成奉命，将李昭寿援桐城，而陈玉成奉命援宁国，皆不利。昌辉方欲诛达开，檄诸将缚以献，秀成不奉命，昌辉将籍秀成家，陈仕章谏曰："秀成能军，又新招张乐行，兵号五十万，实三十万，若籍其家，秀成必反，何可当也？不如厚遇之。"乃免。秀成在军，传言父母已为昌辉杀，悲伤不已。昭寿曰："大丈夫不为父母雪仇，作儿女子态何益也？今宜率张乐行之众，鼓行而西，席卷咸阳，南据巴蜀，西定秦陇，东拒潼川，则霸业可成，何为俯首受人宰割耶？"秀成曰："吾徐议之。"数日，得家报，父母无恙，乃止。昭寿，河南固始人。咸丰初，霍邱之洪家集，有大盗陈玉聚众数万人。清军攻玉甚急，昭寿有众百余来附玉，玉征昭寿兵，限辰至，过午提首来见，昭寿怒，毁陈字旗，自称寿王。数日得众万余。清军击败陈玉，移师攻昭寿，为所败，主将阵亡，遂围商邑，为团练所败。以余众降清军于英山，使当前敌。又败遁归里，聚众数千，复围商邑，再败，复投清军。主将致书淮帅袁甲三，谕昭寿罪，为昭寿所得，昭寿遂杀驿夫，降于九江将检点林启容。启容要以杀清主将为信，乃去降于黄梅将黄某。黄某以兵千余应之，使诈杀清主将，诸团练截击之，昭寿败走，六年以所部归李秀成。秀成特优礼之，论中原豪杰，昭寿言有张乐行者，今屯三河，马步兵数十万；亳州有孙奎星，亦有众数十万。秀成喜，令昭寿持节招乐行。秀成屯桐城，闻乐行将至，自率众迎之，取霍邱六安，为乐行置家属。秀成得乐行兵，势益盛。

桐城为清将秦定三围急，而无为、巢县、庐江亦为多隆阿、都兴阿所破。秀成以桐城失，安庆不保，檄陈玉成解宁国之围以救桐城。玉成将万人赴援，秀成绘进兵图式授玉成，指陈方略，先攻无为，抄巢县以兜击庐江。玉成昼夜驰二百余里，兵突至，多隆阿猝不及备，败走。玉成趋运漕，连破二十营，趋昭关，会迓天侯陈仕章，令屯巢县，以障和含两浦，仕章分兵千余，随玉成夹击东关敌营，破十余垒，进军巢县，又破都兴阿营二十余垒，收巢县、庐江，疾趋桐城。秀成知援至，出兵夹击定三，遂大破之，死伤数千，定三仅以身免。玉成还攻宁国，未入境，清将弃城走。论功加玉成成天豫，秀成合天燕，时咸丰八年戊午二月也。清帅胡林翼、曾国藩围九江年余，屡告急，陈玉成赴援未至，而九江陷，林启容死焉。启容善抚士卒，城破日，无一降者，国藩深佩焉。玉成救九江不及，屯黄梅。时南徐为和春、张国梁久困粮绝，秀全命长兄仁发将御林军万余人援之，败绩。更命秀成将兵二万赴援，秀成命李世贤为前部，李昭寿副之，戒世贤等勿轻战，以俟大军。仁发促之战，大败，十营溃其九，城中绝食已三日矣。秀成至，乃令守将吴汝孝退出城，秀成自为殿，全师而退，南徐永为清有，清将冯子材守焉。仁发谮秀成，专擅失地，阴请加世贤主将，与秀成并，以分其势。南徐失后，敌军愈盛。句容为张国梁攻陷，人心动摇，秀全命秀成掌朝政，人心始定。自杨韦难作，达开远徙，秀全日益削弱，赖秀成支拄。秀成得张乐行一军以障江北。南陵、铜

陵并陷，秀成命李世贤进屯湾池，以政事付蒙得恩、林绍璋、李春发，自督师收二陵，命杨辅清守之。镇江、句容既失，张国梁、和春乘胜破溧水，再逼金陵，秀全迭诏勤王。时清军相拒四方，不暇相救。陈玉成堵黄梅、黄州，与胡林翼、曾国藩日有战事；黄文金守祁门，与鲍超相持；韦志俊堵池州，与杨载福、彭玉麟迭战，含山、合州为胜保所破，皆无暇援金陵。秀成以金陵粮富不足忧，乃亲将谭绍光、陆顺德、吴定彩、陈坤书兵三万人，渡江北复合和，次大柳村，为胜保伏军所败。退屯全椒，整兵援浦口、江浦。张国梁合围急，仅浦口得通，秀成自当之，能守不能战。金陵困年余，粮将尽，城中汹惧。自杨韦之难后，秀全以王位逼己，靳不以封，虽秀成、玉成百战功高，不得王。至是金陵困急，勤王兵皆不至。秀成以玉成兵最强，乃请加玉成王号，寄阃外，乃封玉成英王，赐八方黄金印，便宜行事。玉成虽专阃寄，而威信远不如秀成，无遵调者。时李昭寿已降胜保，领兵在滁州，致书秀成曰："君何事不如陈玉成？智谋勇功，何者弗及？今玉成为王，君尚为主将，天王之暗可知矣。吾始投大清，优礼有加，以君雄才，何为郁郁居人下？盍从我游乎？"兵部尚书莫仕葵，以察军在秀成营，书至，仕葵启阅之，以示秀成，秀成大惊。仕葵曰："公意如何？"秀成曰："臣不事二主，犹女不更二夫，昭寿自为不义，乃欲陷人乎？"仕葵曰："吾知公忠义，当代奏天王。"乃持书去。戒秀成曰："傥有敌将书，宜原封上进，以弭谗谤。"流言达于秀全，秀全命封江阻秀成兵，并系其父母。仕葵闻诏曰："若此则大事去矣。"乃偕蒙得恩、林绍璋、李春发，入宫切谏曰："秀成前待昭寿有恩，今闻玉成封王，故为敌行间，陛下奈何中其奸，自坏长城？京师一线之路，赖秀成障之，舍秀成无足当者。玉成总军数月，不能调一军，其效可睹矣。今宜优诏褒勉，以安秀成之心。臣等愿以百口保秀成之忠义也。"秀全悟，撤封江之诏，召秀成入，慰之曰："朕故知卿忠义，偶信谣传，朕之过也。卿宜释怀，戮力王室。"秀成顿首谢曰："臣才庸力薄，不能早靖大难，以纾圣怀，臣罪大矣。以外无专阃，遂荐玉成总师干，期早释围以安宗社。不意骎寻数月，勤王兵无应者，固玉成失人之故，微臣实尸其罪。圣明不责，反加温慰，碎身不足以酬。"秀全即进封秀成忠王，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赐上方剑，八方金印，便宜行事。自主将以下，先斩后奏，撤玉成金印。秀成还浦口，连日赉赐稠叠。时冬十二月，秀成羽檄诸镇，期明春大会于安徽之枞阳。第一镇，左军主将李世贤；第二镇，前军主将陈玉成；第三镇，中军大佐将黄文金；第四镇，王宗，提督军务杨辅清；第五镇，右军主将刘官芳，暨隆天福赖文鸿，受天福古隆贤，勷天福李远继，敬天福胡鼎文，谢天福张朝爵，奉天福黄呈忠，顾天福吴汝孝等。上将百余，以九年二月，皆集枞阳。秀成驰至，告众曰："秀成荷圣恩，专军政，实赖群公戮力以匡王室。吾侪弃丘垅，冒锋镝，无非欲成大业，共安乐耳。今京师累卵，不保旦夕。诸公皆绾兵符，不并力释围，以固根本，将坐待为虏乎？"皆哄应曰："愿听驱策。"秀成曰："吾欲先取杭州，以断张国梁粮道，使其分兵来救，我则返旆出不意击之，蔑不胜矣，诸君整军候调可也。"陈玉成为多隆阿、鲍超败于德安，闻枞阳之会，驰至，并缴八方金印。浦口代任军务陈坤书，叠报国梁攻陷三营，告急。乃与玉成驰解浦口围，夹击国梁，大败之，国梁退屯江浦，秀成、玉成乘胜取六合、扬州。玉成攻六合久不下。秀成既破扬州，以粮实库藏送金陵，回军攻六合，下之。玉成军拒昭寿，秀成军拒国梁。玉成攻滁州，月余未下，而黄梅、宿松、太湖先后为多、鲍二军所破，合肥、庐州为李续宾所陷。玉成舍滁州，与秀成合师，与李续宾大战于三河，大败之，续宾自杀，复合肥、庐州。乘胜击多、鲍，又胜之，复黄梅、宿松、太湖，追至二郎河。玉成前驱，为鲍超伏军所败。秀成被困，达晚突出，不折一兵。玉成回黄梅，而秀成回巢县。甫至，闻江浦薛元芝降于清军，追之不及，秀成仍堵浦口，十月，六合为胜保所围，仍逼浦口，与国梁合，秀成腹背受敌，兵单不任战，飞檄玉成来援。玉成先援六合，一战即扬言去取邗江，朱某分兵守邗江，玉成遽返戈击六合，国梁以兵二万渡江来援，背水而阵。玉成曰："见国梁藐我甚矣，誓擒之。"分兵缀朱军，自以精锐突击国梁，国梁大败走，六合围不战而解。乘胜逼浦口，秀成出兵夹击，胜保几为虏。黄、宿、太湖，又为多、鲍攻急，玉成驰救，而秀成欲亲攻杭州。秀全以秀成去无人拒国梁，止之，秀成入陈曰："臣前与诸镇约，攻浙江，断国梁粮道，俟其往救反旆击之，此奇策也，否则徒自困。"诸臣交赞，乃许之。秀成以军务付陈赞朋、黄子隆，自率精兵三千行。去三日而浦口陷，秀成由鸠江越清弋江，出宁国之后。宁国方被围，秀成驰至解之，疾趋广德，一鼓下之。十年庚申春，秀成至泗安，有浙兵十五营防守，连破之。命李世贤攻湖州，而自将谭绍光等，伪浙军旗帜趋钱塘，逼武林门，会百姓逃亡入城，城门闭，乃由清波门崩地道三日破之。满城未下，满兵殊死战，国梁使张玉良率兵八千来援，秀成遍插新帜以疑玉良，玉良不敢逼，驻离城四十里之塘西。秀成使瞽者传柝，三日城中寂然，乘夜全师退。走天目山，至孝丰，一日夜三百里，抵广德。以所获府藏数十万沿途弃之，玉良兵利所获，止不追，遂达建平。

秀成大集诸镇兵五十万，议解金陵之围，乃命杨辅清进溧水、雨花台；李世贤进溧阳，攻句容；刘官芳进秣陵，逼七瓮桥；黄文金进高桥门。命所部谭、陈、吴、陆四将进赤沙山，攻淳化镇。国梁营二十垒，世贤既得句容，疾趋淳化，夹击国梁，大破之，国梁退入大营。秀成命古隆贤、赖文鸿攻东门，命世贤包北门之后，自屯钟山之尾，以遏退兵。陈玉成兵驰至，大队攻两浦，自将精兵渡西梁，进江宁镇，攻铁线桥，城中亦自十三门出兵夹击之，刀斗之声连数百里，旌旗若长虹之亘天。是日微雨，诸军斩关入，势若崩潮，国梁不能御，大败退。俄顷三百余营，夷为平地，金陵无清军之迹焉。逐北攻镇江，欲夺其城，以通苏州饷道，雨甚乃止。黄文金再攻不克，诸将朝贺，大犒三日，赐秀成称三千岁，黄金百

斤，彩缎千匹，秀成悉以赉军。赐玉成四千岁，黄金五十斤，彩缎五百匹，诸镇封赏有差。次日赐秀成第宅一区，赏赉有加焉。

秀成既解金陵之围，息兵五日。奏命出师苏州，而潜山、太湖、宿松，又为曾国藩所陷，玉成率本部赴援，以顾安庆。秀成命李世贤将本部取金坛。秀成次丹阳，张国梁自金陵退屯丹阳，出兵拒秀成，秀成势盛，国梁新败，不能拒，力战败退，跃马渡河，马蹶，死乱流中。清军死伤万余，河水为之不流。诸军攀堞入，遂据丹阳。秀成以国梁忠勇名将，令其所部亲兵，寻得国梁尸，礼葬之，国梁阨于和春，不能行其志，死之日，天下惜之。秀成逐北奔牛镇，破营二十余座，据常州。

张玉良回救金陵大营不及，迎战常州，大败之，追至无锡。玉良新得朱某军，再战未决胜败。秀成自将锐卒三千，登玉泉山，出玉良阵后，玉良军不战而溃。乱军逃入苏州，沿途大掠，苏民深恨北军，而迎秀成，遂入无锡，进兵苏州。道员李文炳、阿海等，开城迎降，玉良走杭州，其余郡县皆传檄定。自出金陵，不一月，遂北七百余里，克城六十余。师止嘉兴，以分军守郡县，兵单不任进也。乱民日掠，旬日不止，左右请剿之。秀成曰："民苦锋镝，不安家室，不得已为暴，吾宁忍以兵诛之？"乃亲率数十人，巡乡镇，乱民千百，执戈环之，秀成曰："我忠王也，奉命取姑苏，尔民无罪，各宁尔居，以安生业。吾断不戮尔。"皆释戈罗拜，匝日而乱定。召官吏千余人至，慰之曰："若曹愿留者留，愿去者听，无川资者给之。农失业者给牛种，穷民失业者助其资。"散库钱十余万缗，粮万余石，苏民安辑。

五月，张玉良自杭州攻嘉兴，陈坤书、陈文炳告急，清巡抚薛焕自上海攻清浦急。秀成自将兵二万先据清浦，大败薛军，乘胜克松江。上海英人合土兵为内应，谋献城。距城十八里，清军十营，秀成部将蔡元隆、谭绍光击败之，进兵入城。英兵二百来迎，未及预告，前驱疑为敌，枪击之。英兵怒，乃返斗，江上英兵舰，亦炮击焉，绍光等退。薛焕赂英兵代守城，而杀阴通者，守益固，秀成回军救嘉兴。玉良饷屯示门，秀成以奇兵抄击，烧其积聚，玉良军大乱，纵兵大败之，破四十余营。八月，师还苏州。九月，湖北、江西郡县所在魁率，争上书请以兵应，秀成诺之。会奉扫北之命，秀成奏已允楚豫义民之请，当收合南方忠义后乃北图。十月，曾国藩围安庆，为久困计。陈玉成屡攻未下，请益兵。秀成自将兵五万至芜湖，绘进兵图援玉成，闻玉成新得孙奎星之众二十余万，秀成曰："英王必骤骄，必止我兵，则皖危矣。奎星新降之将，兵皆乌合，焉可恃也？"师次鸠江，以待复书。果得玉成书，言兵已足用，勿劳驰救；粮不继，请以兵进豫楚，断敌粮道，则皖围不战自解。秀成引军行，次黟县，遇鲍超，大战败之。次日，复战，不利，绕道徽州，出常山、玉山，度岁。

十一年春，秀成攻广信，下之。傅忠信、谭体元将兵六七万至自广西，先盖随石达开入蜀，中途弃归者也。秀成命随征武汉，二将忽乘夜拔队，欲私至金陵。秀成追获，欲戮之，左右代哀免，乃收其众，分将攻抚州。汪洋海挟众十余万至，亦弃达开而归者也，秀成亦命随征，击临安，下之。童容海亦弃达开而归，众五六万，秀成骤增二十余万众，军势大振。江西除建昌、赣州、吉安三府外，其余十郡，皆拔之。又得新兵三十万，破李金赐军于樟树，获之，意不欲降，纵之，至赣为清巡抚所杀。前军达武昌，隔江望黄州，见玉成旗帜，无船不得渡。闻玉成以攻国藩久不下，分攻皖、浙、蕲、黄、广济，欲国藩赴救以分其兵。秀成叹曰："英王误矣，正使国藩得全力以攻皖，彼岂暇救此闲城哉？彼有长江之利，而我无战舰之能，安能绝其粮道？不能以我攻浙救京师为例也。"既而得世贤报景德镇与左宗棠战，至乐平，为所败，覆军万余。不退必为所扼，乃悉移江西之师，还取杭州。秀成出师时，兵才五万，及还师，兵百万。至于金陵，遇世贤，令其将所部取浙江属郡，剪其羽翼，严、衢、温、台、宁波、金华皆下之。秀成直趋杭州，命部将陆顺德取绍兴，徇其旁州县，皆纳降。攻杭州城两月，张玉良军为童容海击败，城中粮绝，爨骸而食。巡抚王有龄得民心，众与死守。城垂破，有龄欲致书秀成，请勿残百姓。幕僚曰："秀成尚义，必不屠城。若与通书，假朝廷闻之，疑为通敌，如公忠节何？"有龄顿足曰："城破矣，吾当俟秀成至，为百姓请命，然后死之。"幕僚曰："彼方收天下人心，肯容公死耶？"有龄默然，乃入后苑柏树下，投环死。秀成崩地道破城墙入，即欲救有龄，纵马至后苑，见其尸，叹曰："真忠臣也。"还其冠服，礼殡之，遣其亲兵护榇归于上海。藩司林福祥被获，劝之降，福祥曰："吾义当死，今为俘，不忠也；生降则先垄不保，宗族罹祸，不孝也。不忠不孝，公留之何益？"秀成曰："子归未必生，盍降乎？"福祥曰："若荷生还，当永守先人之丘垄，朝廷或知吾不降，丘垄庶几可保。"秀成曰："吾成子志。"访其眷息还之，厚资之行。满城未下，秀成数遣人劝瑞将军勿死，瑞不听，屡枪击秀成军，毙多人，乃纵兵破城，瑞死之。秀成命其部下奉遗榇北还，满兵释勿杀，欲行者资而遣之，安民一如苏州。十二月杪，还师苏州，留陈炳文镇杭。于途得苏民控陈坤书暴虐，以百计，坤书走常州，拒秀成。坤书本无大功，以秀成部将镇苏城，遂重贿金陵，图王爵，无敢请者。玉成缺粮，使陈德才讽其助饷二十万，遂为请王号。玉成奏坤书屡立功，且助巨饷济皖军，而秀成权太重，不如封坤书以分其势。秀全本靳王号，以玉成兵最强，不得不如所请，乃封坤书护王。其后表求王号者纷起，胡海隆求封学王，黄文安求封望王，其他大藩列荐，不允则虑生变，王爵遂滥，皆玉成启之。

秀成驻苏州，恤鳏寡，兴义学，豁租税，问民疾苦，苏民感之，日畀军实，期明春援皖。皖困二年，粮尽仍死守，国藩深沟高垒，玉成久攻不下。秀全诏堵王黄文金、辅王杨辅清、顾王吴汝孝、天将龚长春，各率本部兵援皖。又诏龚德树、孙奎清继至，环清垒而军者十余万人。玉成不善驭将，故久无功。韦志俊愤玉成杀其爱将钟廷生，因降于清军，堵练潭，绝玉成饷道。玉成攻

国藩急，国藩将退兵，用志俊策，复留。玉成命刘创林堵七星关，自回金陵奏事。创林为鲍超所击大败，诸军并溃，国藩并力攻城，遂破安庆，镇将叶芸来死之，张朝爵驾小舟遁，秀成部将吴定彩死焉，玉成全家自焚。玉成至，军已溃，余兵将为变，不复成列，玉成不敢约束，随之行，至庐州。秀全虑溃兵为害，封江阻玉成军，玉成温语抚诸军，始入居合肥。玉成上表自劾，秀全夺其俸，令堵庐州以自赎。多隆阿鲍超迫之，秀成所部隔绝，陈得才、赖文光由潜山、太湖上溯蕲黄，入汉中而去。玉成所领仅二万人，多、鲍合围庐州，粮绝啖树皮，病者未绝，已割啖之。玉成欲至江南依秀成，而巢邑亦被困，合肥不守，则巢难独存。乃致书吴汝孝，令力堵一二日，待其至同渡江。汝孝闻玉成危急，遽引兵去，玉成不得已，走依苗沛霖，谓沛霖曾降己，保封王爵，屡助饷，必不见害，乃至寿春，残兵仅二三千人，饿已三日矣。既入城，沛霖絷之，献于清帅胜保。玉成入，胜保高坐睚眙曰："成天豫何不跪也?"玉成曰："吾英王，非成天豫，奚跪为？尔本吾败将，何向吾作态?"胜保曰："然则曷为我擒?"玉成曰："吾自投网罗，岂尔之力？吾今日死，苗贼明日亡耳。尔犹记合肥官亭，尔骑兵二万，与吾战后有一存否?"胜保默然，予酒食，劝之降。玉成曰："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乃杀之，死年二十六。玉成眼下双疤，军中号四眼狗，饶勇富谋略，十九当大敌，二十四封王。初为检点，善战多能，湖北有"三十检点回马枪"之号。军强冠诸镇，与国藩相持数年，国藩深畏之。秀成闻玉成死，叹曰："吾无助矣。"

同治元年春，李鸿章攻清浦、嘉定，自上海至松江二百余里，连营二百余，势张甚。秀成率兵五万御之，鸿章藉洋兵，战屡胜。秀成至，大败之，破四十余营，复清浦、嘉定，逼松江。连破七十余营，困松江两月，垂陷。而芜湖、太平为曾国荃所破，逼雨花台，金陵围急，秀全一日三诏，促秀成入援。秀成乃退军苏州，命其弟扬王世贤将二万人先入卫。世贤夜袭国荃营，不利，数围国荃营，国荃闭营不出。世贤入见秀全，秀全劳之，曰："卿兄弟屡赴国难，以纾朕忧，国家安危，惟卿兄弟是赖，宜速谋解都城之围。"又曰："卿宜致书若兄，毋听吏人言，章奏太激，致人难堪。"盖秀成以秀全两兄鄙倍握大权，屡切劾之，故秀全以为言。世贤顿首谢曰："臣兄遭际殊遇，思糜躯以答高厚，睹疆宇日削，民心乖离，焦心废寝，求所挽救，言过激切，以伤圣心，愚忠可悯，惟陛下哀而鉴之。"秀全嘉焉。进世贤首相，正掌率，执朝政。二王惮之，骄恣为之稍敛。世贤尽心辅弼，朝纲一振，人心乃安。

秀成在苏州，大集兵议解金陵之围，疏曰："曾国荃兵力厚集，为久困都城之计，我势日蹙，利速战。彼有长江济饷，而我无战舰之利，敌垒坚，猝不易拔，不如先图宁国、太平，断其后路。我兵势既振，敌乃可平也。"秀全以久困虑粮不继，仍促其入援。秀成不得已，乃率兵十万赴援，由东坝进攻铁线桥，截其粮道，屡破复失，斩镇将范起昭以徇。国荃从大胜关凿断湖堤，以通饷道，秀成围之数重，国荃坚垒不出，攻十月不下。秀成召侍王军来助战，过金宝圩，圩众截击之，死伤甚众，侍王怒，誓屠圩。宁波为左宗棠围急，求救不赴，台州又告急，皆不应。攻圩破，乃荡其居，卒不赴援，秀成无策，方与国荃相持，而太仓为李鸿章攻之急，命上将蔡元隆将兵五万驰救。元隆诈乞降，鸿章不疑，元隆请退兵五里，约以午出降，从之。及时不出，使骑促之，元隆见鸿章兵懈，整队出，先令一人驰报来降，鸿章不为备。元隆高揭白旗书降字前导，枪炮隐后，近鸿章军，突击之，鸿章仓猝拒战，大败走，兵多没于水。元隆留镇太仓数月，鸿章不敢逼焉。

秀成攻国荃，师久无功，凿地道轰之，见缺口。国荃立马亲堵缺口，军殊死战，炮如雨击，秀成军死伤甚众，乃罢攻。秀成粮将乏，世贤曰："江北方空虚，彼必不料我遽敢渡江，不如权舍国荃，驰攻扬州六合，括其粮至军，夹江击之。又分兵攻国藩于安庆，彼必分兵驰救，我令屯秣陵之辅王，屯溧水之护王乘虚击之，则必胜矣。"秀成纳之。十二月，命天将洪春元、次子李荣发，将兵五万渡江，五鼓薄浦口，击李昭寿营，破之。秀全诏张乐行之兵速解围，春元等遂攻和州、含山、巢县，皆下之。二年春，世贤将兵二万攻桥陵李昭寿营，破之。获其甥尤杰卿，杀之。秀成渡江攻江浦。昭寿义子李显爵，弃城遁。进攻国藩军于石涧阜，未下，去攻庐江，两日未下，去之六安。秀成非欲为久攻计，特欲进与乐行合。迨抵六安，闻乐行兵败，为其姻李某诱献之清军，死焉。秀成欲召汉中陈得才、张宗禹兵回援，虑道远难达，乃仍用世贤策，渡淮欲袭清江，倒击维扬、六合，然后袭通泰，而连苏杭，则京口不击自退。京口既得，通饷道燕子矶，乃屯大兵接高桥、仪凤，军厚粮足，国荃不足患矣。讵所过荒墟，军无所得食，不得已，越滁州，道天长，以袭扬州。而鲍超军破巢县、含山，和州、江浦相继告警，国荃据雨花台。秀全急诏还救，乃东还济师。江潮盛涨，堤路淹没，兵行艰阻，士有饥色，船少兵众，半渡为杨载福、彭玉麟水师邀击之，大败。后军不得渡，乃退降于昭寿军，十万之师，覆其大半，金陵愈危。

侍王御左宗棠于浙，八府失其五，侍王不能救。侍王既败于宗棠，绍兴失，左宗棠、蒋益澧逼杭州。听王陈炳文、天将汪洋海力守，不得下。慕王谭绍光守苏州，兵薄粮缺，部永宽、张大洲、汪安均、汪花班、范起发等，不遵调遣，鸿章攻太仓、昆山、清浦，永宽等皆不赴救。秀成回金陵，粮薄不足赡多军，乃散之苏常。国荃连营进七瓮桥。初，秀成命杨辅清、王坤书、扼河筑长墙，浚深濠，以堵国荃，因通苏州饷道，辅清违命，国荃乃得肆志。秀成屡征苏浙之军，不至，乃请于秀全曰："京师危困，坐毙非策，不如亲征鄂赣，握上游以号令天下，襟带苏浙，以利饷源。即使金陵有失，犹拥兵五六十万，尚足并驱中原。若恋此危城，征调不至，必亡之道也。"秀全不从，四方告急，争乞秀成赴援。秀全虑秀成行，金陵不得守，不许。秀成曰："臣不往，则苏杭不

守，京师益危；臣往则诸将用命，安定吴越，收诸军以解都城之围，尚有济也。"秀全虑饷乏，秀成乃竭家财，括家人首饰不足，更假之侍王金万两合十万，输助金陵守军，然后行。驰至苏，与李鸿章大战于娄门，胜败相等。时六月十六日，鸿章军逼城而呼，言熊同检约今日献城降，何反覆也？秀成执同检讯之，知历日各异，致误会，将诛之。听王陈炳文为缓颊，言敌人反间，何反中计而诛宿将？时城中诸将多炳文盟党，而炳文为之魁，不听虑生变，乃宥同检，夺职而已。秀成屡攻鸿章营不下，乃分兵马塘桥欲击鸿章之后，为所堵，不得前。互攻月余，郜永宽等杀谭绍光，献城于鸿章。秀成退屯无锡、常州，连营丹阳，以遏鸿章军。苏州失后，军心大乱，江浙两广之军，互相屠杀，统将不敢约束，虑生变。格王陈时永方屯丹阳，秀成召与密议曰："大局决裂至此，丹常继难堵御，乘敌未合围，尚可完师突出，以图楚赣；若待围合，必不免矣，盍同入请迁都？"时永然之。将行而侍王书至，约秀成至彼，整乱兵，可得十万，同出豫章，攻其无备，得豫章以连钱塘，则军威复振。期明春三月，还解京围。秀成既无策，不从则虑其劫持，从之则缓不济急，乃报之曰："君谋甚善，惟京师围急粮尽，方得枢臣林绍璋、李春发书，言粮弹并缺，虑不足支残年，岂能待明春三月之救？焦思实无良计，惟迁都一策，中兴尚非绝望。仆即日回京，力恳天王。倘纳吾奏，则仆为前锋，诸王殿后。乘太平门尚可出入，速来迎驾。仆居中调度，合浙省诸路之兵，尚可得数十万，事尚可为也。"乃与时永驰入，力请秀全曰："今苏州已失，杭州危困，陈炳文、汪洋海屡战无功，处处粮缺，京都断难久持，臣已智穷力尽，无以为谋。惟有力请亲征，冀可挽回大局，陛下在外，犹能腾骞天际。若守危城，譬处笼中，以待食绝，万不可也。"秀全不听。秀成曰："陛下若坚不行，则请太子与二殿下监军，臣奉太子以徇诸军，尚可收拾人心，以图进取。万一京师不幸，臣奉幼主以图恢复，唐肃宗灵武之事，尚可效也。"秀全不省。秀成退朝，谍报燕子矶、高桥门、九洑洲、江东门皆失。至家，闻杭州、无锡、温州、台州、衢州、海宁相继陷。侍王羽书促秀成驱救，秀全愈不许。城中士民男妇老少，日数千人，哀秀成之门，丐无他行。秀成知大事已去，又父母在城中，惟死守以待同尽，乃止不行，人心始安。时二年甲子正月也。

格王陈时永还丹阳，而常州已失，守将王坤书死之，溃兵集于丹阳。时永欲退溧阳，依侍王，未出城，为左右所杀。乱兵奔金坛，随荣发走依侍王。二月，嘉兴为程学启攻陷，荣王李某自焚。初郜永宽献苏州，学启许以不死，指天为誓，若食言，他日死于炮。学启竟杀永宽，后卒中炮死（按：杀降为李鸿章主之，及学启愤争，已无及矣，学启与鸿章，几大决裂，可知杀郜等非学启意）。

陈炳文在钱塘，左宗棠、蒋益澧围之急，待秀成救兵不至，闻秀成决不出，乃走江西。侍王以常州、丹阳、金坛败兵皆聚溧阳，索饷无所出，议弃杭州。鸿章兵至，侍王出战，熊同检托病不行。侍王战败还，城上揭白旗，皆白布裹首，发炮击之。侍王曰："尔等降，吾不怪，望还吾母。"同检不顾，益击之，侍王恸哭去。炳文中途遇鲍超军，为所败，遂降。汪洋海收炳文残卒数万，与侍王入于江西。

世贤攻抚州，洋海攻广信，皆不下。世贤欲约洋海入粤，洋海不听，自率军入闽，陷汀州。世贤攻南雄，半月，败还，入闽与洋海合。各募新军数万，合二十万，分将之。世贤陷漳州，一郡四县，洋海陷邵武，一郡二县，时甲子十二月也。

堵王黄文金拒湖州、广德之军，宗棠、益澧不能进。鸿章既收苏州，乃进师金陵，城中粮绝，食草根树皮，军殊死守，秀成日夜登陴，温语慰之，人相食，无怨言。秀成曰："吾不德，致尔民于难，吾何忍焉？今国荃设局招抚难民，尔曹盍往求生？"众曰："王捐躯以卫社稷，吾侪何敢逃？当从王死耳。"秀成为之泣下。民日自杀，恒数百人，秀成伤之，请于秀全放之出城，秀全不可，秀成卒放之。宫中日出金珠首饰以劳军，无所得食，兵皆持之泣。

秀全忧愤疾笃，足暴肿，悔不从秀成迁都之言。病革，遗命进秀成辅国君师，兼通天大主帅，托孤于秀成，遂卒，年六十有五，时同治二年甲子四月也。太子真福即位，年十有六。

秀成日综政务，夜则巡军，寝食并废，憔悴骨立。国荃开地道十余，已坏其五，一自南门穿河底而过，历三年始抵城边。秀成令锐卒缒城，横凿深濠以截之。国荃纳药万斤，猝轰之，五月朔夜分，药暴发，山摇地动。幸凿濠继之，城崩无几，国荃兵不敢扑。时扶王陈得才方自汉中挟师百万来解都城之围，已抵英霍。国荃知城中药尽，炮不得燃，乃于太平门外，积蒿秣成覆道，直达城下，明挖地道，七日而成。秀成令士卒于内穿道截击之，皆饿不能起。秀成知翌晨地道必崩，乃选死士三千人，五鼓缒城突击之，守道兵引去。既夺地道，即散觅食，药引未拔去。国荃于钟山下瞰，计必成功。有秀全宠臣沈桂、松王陈得风、吏部尚书朱兆英、阴通于国荃。及午，地道崩，城陷焉，时甲子六月十六日也。章王林绍璋投河死，顾王吴汝孝投缳死。秀成领数十骑驰突堵御，不得，则驰入宫。见宫门大开，宫女纷逃出，妃嫔投御河以百十计，军民男妇争投河死，尸填溢如桥。王后赖氏，手携幼主，负一剑以出，遇秀成，挥涕曰："天王创业一生，今竟覆亡，岂天绝我乎？此子幼弱，今以付卿，他日能复仇，吾死瞑矣。"秀成跪曰："臣竭智力以报先王，不济则以死继之。"赖氏反身投御河死。秀成仓猝挟幼主出，扶上马，至家别母，大恸，母麾去之。母方投缳，世贤见之，断缳下，大呼曰："兄护幼主，吾护老母，以听天命。"相将出，秀成欲突西门，世贤曰："西门水险不可渡。"至西门，敌兵众不得出，折至南门，敌兵已缘垣而入，陴堞皆满。转走西门，遇兵部尚书刘庆汉曰："王速登清凉山，残聚卒数千，乃可出也。"世贤曰："突缺口出彼不意，可出也。"遂冲缺

口至白下山，望敌兵甚众，又冲大北门，敌兵皆满，退至鼓楼。时已薄暮，世贤曰："昏夜彼不知我兵多少，不如仍冲缺口。"秀成然之。乃解黄带，令庆汉缚竿上为号，拥幼主居中，秀成当先，遇敌兵一人，掠毕肩负而至。秀成执之，问其口号，杀之，遂赚出缺口。城上兵逐之，奋战而却，沿城边走孝陵卫，过钟山之腰，不遇一兵。天曙入街，饱食而行，无追者。将至下坝，日已暮。有楚将吉庆元曰："除幼主外，吾曹皆薙发，方可行。"众赞焉。世贤闻之曰："休矣，如此则人人自逃，焉置幼主？谁献此谋者，当斩之。"乃不敢言。初庆元前驱，望大东坝而行。世贤知庆元奸，乃改后队为前队，转下坝。有敌营屯桥上，世贤曰："敌虽寡，我败残之卒，虑不敌，不如伪降，出不意突击之乃可过也。"乃使一人前行报降，列队近敌营百步，突掩击之，敌不及备而败，乃驰去。行三百余里，皆荒芜，无所得食。遇堵王黄文金败军，与之合，仅余数百人，突遇敌击散，余九骑。秀成奔方山，昼不敢行，乃伏于山庙中。

秀成解带纳凉，带嵌宝珠十余，直十余万，至暮下山，忘携焉。山下水道纵横，若蚁旋磨，折旋至晓，始得路。河旁有舟，仅容三骑，六骑既渡，舟人觉有异，伪言呼伴，去人村中，鸣锣召众，村民坌集，杀已渡六骑，秀成弃马伏深草中，搜获之。一人手剑欲斫村民，秀成止之曰："此天绝我，毋伤良民。"乃出之。一民曾于秀成出师供担役，识秀成，跪而自罪曰："此忠王也，爱百姓厚，吾侪当护之。湖州、广德之间，王尚留大兵，盍送王至军乎？"皆曰："诺。"秀成曰："尔曹善意，吾当厚酬，他日与共富贵也。"既思带遗山庙中，乃遣村民取而酬之。比至，已为其他村民所得，互争于秀成前，乃挟秀成送国荃军。国荃盛陈仪卫，讯焉。秀成背立言曰："何必尔？速以纸笔来，吾当书焉。吾史馆实录，尔曹焚掠尽，吾不述，奚以传后？"乃囚之木屋，为置几榻，令二竖侍之，日给甘馔，授纸笔，秀成日书七千余言，自六月十七日至二十七日，凡十日而毕。清将好事者，就询遗事，秀成口对手录，意气安闲。松王陈得风已降国荃，见秀成在虏，向之拜。国荃叱之，得风曰："吾为母而降，事泄当死，蒙王不杀，今无以为报，故拜耳。"秀成被杀，年四十。秀成广西滕县人，与陈玉成同乡，笃厚忠勇，尚信义，富谋略，善用奇兵，所向奏奇绩。恩抚士卒，皆乐为之死。起小卒，随罗大纲、胡以光军，多所谋画，恒奇中。胡以光于杨秀清前举为将，统四军，遂以功致王位。自五王死后，内乱迭作，疆宇危削，赖秀成支柱，纵横荡决于长江数省，亘六七年，秀全倚为柱石者，秀成一人而已。廷争直谏，有大臣风。去苏州日，男女老幼无不流涕。金陵破日，饥军十余万人，无一降者。死之日，人争痛惜之。

世贤奉幼主真福至广德。降将蔡元隆，请于蒋益澧，统二十营攻湖州陷之。堵王黄文金兵围湖州，元隆不敢战，守二十日，食尽杀马啖之。降将邓光明，以兵五千来救，文金败之。世贤自广德诣文金，遇军师洪仁玕。前奉命出召师，隔绝于外，闻真福至，来朝。世贤约同诣文金，商大计，仁玕从之。世贤曰："今京都虽失，幼主尚存。江南侍、堵二王，合汪洋海兵，尚三十余万；江北扶、尊二王，合张宗禹兵，尚六七十万，挟百万之众，犹足以横行天下。今宜劝堵王速与侍王、洋海合，以厚其势，奉幼主为号召，直捣湖湘，取长沙。连汉中陈得才及张宗禹之兵，百万之众，不难集也。大兵既集，乃疾趋关中，取咸阳，图中兴之业。徒久困湖州，糜时日，敌军云集，事不可为矣。"仁玕然之。偕劝文金，文金不从曰："敌已绝食，旦夕必破，必灭此以泄吾愤。"月余城破，元隆为虏，守卒私释之。文金自湖州退师，敌军大至，文金中炮死，军多降者。余军至围屏河，遇左宗棠，击败之。真福至徽州，席宝田兵至，击秀成次子荣发，覆其军，荣发孑身逃，为宗棠炮舟所得。队官某为秀成旧部，曰："恩主也。"匿之杭州。宗棠军多秀成降卒，日馈资米酒食不绝。宗棠知之，以年少故，不之问。后闻其英鸷得人心，虑为患，乃杀之。荣发颖悟饶勇，饶胆略。年十五，侍父军中，杀敌当先，屡立功，秀成嘉之，使为护军。十六统兵万人，战辄胜，军中称奇童。行军常自断后，六合之战，李昭寿围之数重，荣发将数骑驰突，所向披靡。昭寿在高阜望之曰："此二殿下也，当生致之。"荣发卒突阵去，无敢近者。昭寿叹曰："虎父无犬子，惜哉，吾不得而将之也！"死年十九。

真福既过深渡，至福建延平府白水寨，兵仅二三千。宝田追至，距三十余里即汪洋海大军，宝田虑倘达彼，即难奏功，夜半突击之。真福仓猝遁，与世贤等相失，匿于山中。世贤与秀成子荣椿六十余骑，奔洋海军，乞洋海发兵迎真福。洋海方与鲍超相持，无暇分兵。比败过白水寨，时真福已匿山中三日夜，无所得食，足无履，强达山下，两足泡起，坐地啜泣，洋海军过焉，真福不及赴。次日，难民数千迤逦过，真福逐之行，流转经月，误投敌营。遇一人曾为其叔仁政牧牛者，识之，引见营官苏元春，元春欲释之。宝田闻知，使人持令取焉，元春拒之。宝田自驰至，元春不得已，献之。或告宝田曰："公勿以为功，恐祸不远矣。曾国藩奏洪氏无遗类，今忽获真福，能相容乎？不如释之。"宝田默然，卒送赣抚沈葆桢军，葆桢杀之。世贤匿民间，剃发，奉秀成母隐迹以终。洋海窜粤之嘉应州，为鲍超、左宗棠军扫荡之。初洋海随石达开，以有功拔为偏将，达开自安庆西行，历广西、云贵，山路艰阻，军多怨言。以张遂谋主西行，皆大愤，夜噪呼杀遂谋，遂谋潜遁。达开素得士心，今所欲杀者遂谋，遂谋既遁，军士必不相背，乃立赤白二帜营前曰："三军随吾跋涉良苦，至蜀则乐矣。如愿入蜀者，立红旗下，欲出江者，立白旗下。"皆哄然立白旗下。海洋拔白旗大呼曰："欲归者随吾行。"从之者十余万人，至江西，隶于秀成。时官不过检点，后至康天义。金陵陷后，洋海军尚十万人，而李远继、黄朋厚、赖世就、萧三发等，皆拥王号，军微不足立，并听命于洋海。世贤乃与诸人谋曰："洋海军最盛，自击败左宗棠后，威名四播，今当锡之王号，使图恢复。"乃请加封康王。乙丑十二月，陈殁于嘉应。侍王既陷漳

州,有异志,更易官制。乙丑夏为宗棠击败,窜入粤,淫雨盛涨,无舟可渡,康国器截击之,兵不战而降。侍王只身遁,洋海方驻镇平,往投之,图再举,洋海忌焉,遂杀之。南方既大定,江北有陈得才、赖文光,为陈玉成旧部,及张乐行侄宗禹,三将之军,皆在汉中,号称百万。甲子夏,回军救金陵,前驱抵英霍,后军尚在麻城。曾军拒英霍,阵前大呼:"尔南京已陷,天王已死,不降何待?"皆愕然。获村民询之,益信,降者过半,时军尚五六万,得才欲回军汉中,军皆大噪,得才虑为变兵所害,乃自杀。文光、宗禹闻变乃入汴,兵尚四五十万,时僧格林沁统兵十万在汴。宗禹之弟小黑,年十九,素骁勇,与任柱猛击之。僧王军炮若雨下,小黑不顾,与任柱令马队脱衔猛冲之,僧王军大败,至落王桥,马失足而坠,为乱兵所杀。宗禹兄弟至,并刃碎其尸。共娇真福诏,封宗禹为沃王,任柱为鲁王,李允为卫王,小黑为平北大主将。议仍入汉中,宗棠扼河筑长墙拒之,乃仍入汴,过朱仙镇,谒岳庙誓焉。翌日战大胜,方庆神佑,再战败绩,乃迁怒神像,落其头。

文光等聚谋曰:"敌军甚众,江南我兵绝迹,不如渡黄河,直捣燕京。成则取其国都,不成死耳。"遂临河。而李、左、英、刘、陈、宋、二郭之兵相继至,河无舟。方皇遽间,冰忽合,乃履冰而过。诸军逐之,一战大败,任柱、小黑皆死,余众悉降。刘铭传追宗禹,获其骑,宗禹不知所终。文光、李允逃扬州,文光被获死,李允降于昭寿,昭寿责之,献于英翰,戮之。起道光己酉讫同治戊辰,共二十年,南北悉平。

石达开于咸丰七年背秀全而行,众百万,比至川界,散殆尽,仅二三万。至苗境隘口,苗人索万金,始放行。达开以路险不敢战,卒与之。既度关,苗人伐木塞其归路,大山壁立,崎岖修阻,苗人间道告川督骆秉章,截击之,败退无路。复前突击,兵已饿二日,不任战。达开曰:"吾一人自赴敌军,尔等可免死。"乃张黄盖,服黄袍,从数人,乘白马而出。清军将击之,达开曰:"吾求见尔制军,速为我报。"秉章纳之,达开入,长揖不拜。秉章曰:"尔欲降乎?"达开曰:"吾来乞死,兼为士卒请命,九原当拜公赐。"秉章曰:"吾成汝志。"乃杀达开,而资遣其士卒,不戮一人。

陈金纲聚兵十万,扰粤西之梧州、浔州、柳州、平南、太平五郡,州县五六十,称平东王,众数十万,为藩司蒋益沣、提督方耀败焉,先太平天国二年亡,起乙卯,终壬戌,凡八年。

附:李秀成供状

今将天王出身载书明白。天王是广东花县人,兄弟三人,长兄洪仁发,次兄洪仁达,天王名洪秀全,同父各母。长次兄是前母所生,在家种田,洪秀全在家读书。同冯云山二人同窗书友。一日天王忽病,此是丁酉年也,死去七日,还魂之后,俱讲天话,劝世人敬拜上帝,劝人修善。若世人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敬上帝者不得拜别神,拜别神者有罪,故世人拜过上帝之后,俱不敢拜别神。为世民者,俱是怕死之人,云蛇虎咬人,何人不怕?故而从之。自花县上到广西浔州、桂平、武宣、象州、藤县、六川、博白,俱星罗数千里,天王常在深山内密藏,教世人敬拜上帝。十家之中,或有三五家肯从,或十家八家肯从。亦有读书明白之士子不从,从者俱是农夫寒苦之家,积岁成众。所知事者,欲立国者,深远图者,皆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天官丞相秦日昌六人,除此未有人知道天王欲立江山之事。东王杨秀清住在桂平县平隘山,在家种山烧炭为业,并不知机。自拜上帝之后,件件可悉,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天王信用,一国之事,概交与他,军令严整,赏罚分明。西王萧朝贵是武宣县卢陆简人氏,在家种田种山为业,天王妹子嫁其为妻,故亦重用,而且勇敢刚强,冲锋第一。南王冯云山在家读书,其人才干明白。六人之中,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北王韦昌辉桂平县金田人氏,此人在家出入衙门,是监生出身,见机灵变。翼王石达开亦是桂平县白沙人氏,家富读书,文武备足。天官丞相秦日昌,亦是桂平白沙人氏,在家与人做工,并无才情,只有忠勇忠义,故天王重信。起事教人拜上帝者皆是六人劝化,在家之时,并未悉有天王名号,每村每处,只知有洪先生而已。自教人拜上帝之后,数年未见动静。至道光二十七八年上下,广西贼盗四起,扰乱城镇。各居户多有团练,团练与拜上帝之人,两有分别。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伙,团练与团练一伙,各自争气,各自逞强,因而逼起。起事之时,团练与拜上帝之人同村,亦有一村隔一村者,故而聚集。道光三十年六月金田花洲、六川、博白、白沙石同日起义。起义之时,天王在花洲山人村胡以晃家内密藏,并无一人得悉。那时东王、北王、翼王、天官丞相俱在金田山人村,是平南县所管,与藤县相连。起义之处,与吾家西隔七八十里,俱是山路难行,此时我在家知金田起义之信。金田之东王,发人马来花洲,接天王到金田会集。到金田有大头羊、大里鱼、罗大纲三人,在大黄江口为贼,即入金田投军。该大头羊到金田见拜上帝之人,不甚强壮,故未投入,后投清朝向提台。至罗大纲与大头羊两不相和,后罗大纲投之天王。到金田之后,移营上武宣东乡三里,招齐拜上帝之人,招齐武乡之人,又上象州招齐拜上帝人马,仍返金田新墟,屯扎数月。当被清朝之兵四围,后偷由山小路而出隘关,到思旺想回,逢着清朝向提台扎营数十座,经西王、南王打破,然后出关。由八简水而到大旺墟,分水旱向永安州。此时我尚在家中得悉,旱路兵皆由我家中经过,自梧州藤县五十七都大黎里而上永安。因在家贫寒,父养我兄弟二人,弟李明成,家中之苦,度日不能,种山帮工就食。自八岁十岁时,随舅父读书,十岁之后,与我父母寻食度日。至二十六七岁,方知有洪先生教人敬拜上帝。至天王由思旺到大

黄墟，分水旱两路行营上永安州，路经大黎，四面高山，平地周围数百里。旱路兵由此经过，是西王、北王、天官丞相罗大纲带，水路兵是东王、南王所带。西王、北王带旱路在大黎里经过，屯扎五日，将里内之粮食衣服逢村即取。西王在我家近村居住，传令：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同家食饭，何必逃走。临行营之时，凡是拜上帝之家，房屋俱要放火烧之，家寒无食，故而从他。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后又有追兵。一路由大黎上永安，打破永安，即在和池屯扎数月。后赛中堂及乌、向大军四方围困，内外不通。后由古苏冲一条小路而过招平，古苏冲是清朝寿春兵把守，经罗大纲带领人马前去打破，方得小路出关。得火药十余担，方有军资，不然，尚未能出此关，困在永安时，并未有斤两之火药也。永安水斗军营，是天官丞相秦日昌把守，清朝之军，是张敬修为将。因打后欲移兵回，被乌帅大军追赶，杀死我朝男女及兵三千余人。众见势迫，次日齐心与乌军死战，亦杀死乌军四五千。乌帅被伤，在六塘墟身故。自杀胜之后，东王传令：不行招平、平乐，由小路过牛角瑶山出马岭，上六塘、高田。围困桂林一月有余，攻打未下。退兵由象鼻山渡河，由安县到全州。攻破全州之后，南王在全州阵亡。计议即下道州，打永明，破江华县，招得湖南道州、江华、永明之众，足有二万之数。此时追军即向、张两军。后移师到郴州，入郴州亦招二三万众，茶陵州亦得数千。后西王萧朝贵带李开芳、林凤祥等来打长沙，此时我为兵尚未任事。西王到长沙攻打，那时天王同东王尚在郴州。西王在长沙南门外中炮身死后，李开芳具禀回郴，天王同东王移营来长沙，实攻打数十日未成功。连开地道数处，放倒长沙大城，我兵不能勇进。外面清朝向、张大军围困，在长沙对面沙州，杀胜一仗，杀死官兵数千。以后攻城，仍然未下。我朝军中有粮而无油盐可食，是以攻城未就。天王在长沙南门制造玉玺，呼称万岁，妻称娘娘，封东、西、南、北、翼王，封王在前，天王称万岁在后，制造玺成。攻城未下，计及移营。欲由益阳县，靠洞庭湖边而到常德，欲取湖南为家。到益阳忽抢得民舟数千，改作顺流而下，过林子口，而出洞庭，到岳州，分水旱而下湖北。破岳州得吴三桂之器械，搬运下舟，直下湖北。一攻破汉阳，得汉口，困武昌，然后开道破城，此是东王掌令，李开芳、林凤祥、罗大纲掌兵，攻打二十余日而破武昌。后又未守，直到阳逻，破黄州，取蕲水，蕲州、九江，破安省，俱是水旱并行。那时胡以晃、李开芳、林凤祥带水陆之兵，东王、北王、翼王、天官丞相以及罗大纲、赖汉英等带领水军，得了安庆。未派兵守，赶下江南，将南京四面围困，七日破凤仪门，开道破城而进。水面舟只万余，各尽载满粮食。此时天王与东王尚欲分兵镇守江南，欲取河南为业。后有一老年驾东王坐船之湖南水手，大声扬言，亲禀东王，不可往河南，云："河南河水小而无粮，敌困不能救解。今得江南，有长江之险，又有舟只万千。南京乃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食足，尚不立都而往河南何也？"他又云："河南虽系中州之地，只称稳险，其实不及江南，请东王思之。"后东王复想见这老水手之言，故而未往，遂移天王驾入南京，后改为天京。开立军伍，整立营规，东王佐政，事事严整，立法安民，将南京城内男女分别男行女行，百工亦是归行，愿随营者随营，不愿随营者各归民家。出城门去者，准手力拿，不准担挑。男与女不得交谈，母子不得并言，严严整整，民心佩服。安民者出一严令，凡安民之地，何官何兵，敢入民房者斩不赦，法律严，故癸丑年间上下战功利，民心服。东王令严，军民怕，东王自己威风张扬，不知所忌，一朝之大，是首一人。北王韦昌辉与翼王石达开、秦日昌，是齐心在家计议起事之人，后东王威逼大过，此三人积怨于心，口顺而心怒，后被北王将东王杀害，原是北王与翼王二人密议。因东王为天王信任，权太重，要逼天王封其万岁。那时权柄皆在东王一人手上，不得不封。北翼两王不服，密议杀东王一人。不料北王更将东王统下亲戚、属员、文武大小男妇尽行杀净，是以翼王怒之。在湖北洪山营中，同曾锦兼、张瑞谋赶回金都，计及免杀之事。不意北王顿起他心，又要将翼王杀害。后翼王得悉此事，吊城由南西门而出，走上安省，计议报仇。此时北王将翼王全家杀了。后移洪山之军救宁国。北王在朝，不分清白，乱杀文武大小男女，势逼大重。后来各众内外，并合朝同心，将北王杀之，人心乃定。后北王首级，解至宁国，翼王亲看，果是不差。后翼王回京，合朝同举翼王机理政务，众人欢悦，主有不乐之心，专用安福两王。安王即是王长兄洪仁发，福王即次兄洪仁达，主用二人，朝中之人，甚不欢悦。此人又无才情，又无算计，一味古执，诚实天性，与我天王一般之意，挟制翼王。是以翼王与安福王三人结怨，被忌压制出京，今而远征未肯回者，因此之由也。今将天王起义及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天官丞相秦日昌、地官丞相李开芳、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冬官正丞相罗大纲、夏官丞相赖汉英，一班前任事之由，天王出身之来意，东、西、南、北、翼王合心举义，图谋之实绩，后此人自行相杀，乱事之原，业经载明。

又将李秀成在我朝出身，每年命战征一切情由，明白写清，并未隐瞒。自幼生在广西梧州府藤县宁风县，五十七都长恭里新旺村人氏，父李世高，母陆氏，一路自粤西而来。我本为兵，前之内政，俱不经我手。后至南京破城之后，那时我已随春官丞相胡以晃理事。那时冬，东王有令，要在各衙门之中，举出军帅一员，带领新兵。后经东王保我为右四军帅，守把太平门外亲营，此是癸丑年之间。是年八月调为后四监军，在仪凤门外高桥把守。十月之间，即同翼王上安省安民。此时官小，不过听差而已。后春官丞相胡以晃带领人马去打破庐州府，破郡之后，来文调往庐郡，把守安民，此四年之间也，调为指挥之任。至翼王与安福两斗他往，东北王又死，秦日昌因韦昌辉与东王相杀，秦日昌亦死在其内，国中无人。经朝臣查选，查得十八指挥陈玉成、

二十指挥李秀成、赞天安蒙得恩、侍天福李世贤这班人出来助国。此时翼王在安省远去，幸我招张乐行、龚得树，这班人马声称百万之众，是以天王降诏来寻，加封我做地官副丞相，把守桐城，保固安省。因翼王与安福王三人不睦，出京远去，军民之心散乱，故庐州被清朝和帅攻破，合城兵将尽亡。那时和帅自下镇江，与张国梁困打镇郡，分军来逼桐城县，是清朝军门秦定之领兵围困。清朝帅将大小营寨百有余座，自庐郡、三河、舒城、六安、庐江、巢县、无为等处，节节连营，处处严密，困逼桐城。此时我为丞相，力守桐城，保固皖省。那时已有张乐行、龚得树在三河尖造反，李昭寿在我营中共事，李昭寿与张乐行、龚得树有交，特通文报与张乐行，接得文件，当即复文，已肯来投，安省得稳，实我之力也。后见势不得已，知翼王出京之后，将打宁国之兵，交与成天豫陈玉成管带。陈玉成在家与我至好，来在我朝，更加亲密。因命使持文前往宁国，求救于陈玉成，当即准请。未解宁国之围，移军求救桐邑之困，兵由枞杨渡江齐集。我亲自轻骑赶赴枞杨，绘成进攻图式，与成天豫细讲。至桐城之敌军，算我之军，定由对面迎敌，清朝官兵逆面备防，我与成天豫计出奇兵。我亲回桐道谨备制敌之师，俟成天豫奇兵制胜，由枞杨一鼓顺下，攻破无为州，下汤头镇运漕。会迓天侯陈仕章之军，力破汤头清营，抄黄落河，破东关得巢县，分军镇守。成天豫带人马上打庐江，仍然攻破庐邑。派兵把守庐江，即引军上浑河，攻大关包过桐之后，断清军之粮道。桐城地势，一面高山，一面平地，彼军粮断，成天豫由外包来，我领军由内攻出，两面合攻，清军速退，分三路追赶，破舒城，得六安。此两处之民，投我者数万之众。当过六安，上三尖河，招引张乐行。那知张乐行先发，龚得树、苏老天半路相迎，当即计破霍丘县，攻破北城，交张乐行为家。那时成天豫引兵破正阳关，攻寿州未下，扯兵直上黄松两处，与曾帅交锋，同清将李续宾对战。在松子牌失利之后，与清将胜负未分。那时朝中无人掌管，外无勇将，只有我与成天豫，各有兵众，朝中议举陈玉成带兵外战。后见我堂弟李世贤少勇刚强，又加选用，又得一蒋朝用，世贤次之。蒙得恩久日在朝，是天王爱臣，永不出京门，后封为正掌率大臣，朝中内外之事悉归其制，连我与陈玉成亦归调度。自翼王出京之后，死东北王之后，至蒙得恩手上办事，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主上信任不专。因东北翼三王弄怕，故未肯信外臣，专信同姓之重。那时各有散意，而心各有不敢自散，因闻清朝将兵，凡拿是广西之人，斩之不赦，是以各结为团未敢散也。若清朝早肯赦宥广西之人，解散久矣。后有人奏闻天王，各有散意，即加恩惠下，各有振作同心。自此一鼓之锐，振稳数年。此时成天豫陈玉成屯在太湖潜山，我屯在六安、霍山，曾轻骑约成天豫赴安省会议云朝中这乱如何停止。斯时天王加封我与陈玉成二人，陈玉成又封正掌率，仍任成天豫实任，那时我为合天侯、任副掌率之权，提兵符之令。我自为兵出身，任大责重，见国乱纷纭，主又蒙尘，尽臣心力而奏谏，恳我主择才而用，定制恤民，申严法令，肃正朝纲，明正赏罚，依古制而惠四方，求主礼而恤下，宽刑以待万方，轻世人粮税，仍重用翼王，不用安福王。因此奏谏，当被我主降诏革除我爵。后再复一本，将天下之大势情形，并陈奏谏之来历。奏本由朝臣手过，见我本章明顺，朝臣亲上殿奏谏，仍复我职。那时和帅困我镇江，内外不通音信，内又无粮，外又无救，翼王远逃。那时朝中无人，独我与陈玉成二人有兵多众，故调我下救镇江。当时由皖省赶上六安，全军调下，救出镇江之兵，失去镇江之城矣。那时清朝和、张两帅，引军攻打句容。那句容县天王守将是袭职夏官丞相周胜富把守，战攻数月，被和张两帅打破，来困天京。此是第二回困天京也。此段放下，先说明向帅头困天京之由。向帅同张国梁带有满兵数千，汉兵二三万之众，自孝陵卫扎至朱洪武坟这边，东南扎至七瓮桥为止，那时向帅困我天京。那时镇江亦困，困镇江清帅姓吉，是满州人氏，营扎九华山、丹徒、金山一带。仪征清帅不知姓名。我朝镇江守将吴汝孝，那时我尚是地官副丞相，合同丞相陈玉成、春官丞相涂镇兴、夏官副丞相陈仕章、夏又正丞相周胜坤等，下救镇江，此是初困之救兵。进镇江汤头，与张国梁连战十余日，胜负未分。后清朝吉帅从九华山发兵来，与张国梁会战，我亦选集锐军，两家迎敌，大战于汤头。两无法处，我欲救不能。吉张破我不下，两边按寨对扎，两不交战说话。当与各丞相等计议，派丞相陈玉成坐一小舟，冲由水面而下镇江。水面皆是清军，炮舟拦把虽然严密，陈玉成舍死直冲到镇江。当与吴汝孝计及抽军由内打出，我带兵由外打入。后查汤头有小河由大江岔通山内，清军由此河边扎住。此地一边是山，一边是水，两进为难。后我军移靠汤水山边，下汤头靠河边，两家难进处所。清军营寨概移入汤水山边，堵我进兵之路。那时镇江不应绝命，吴汝孝、陈玉成已由内打出，我在外高山望见镇郡人马出来，是夜亲挑精锐之兵三千，我亲带由汤头岔河而过，将清军旧营修扎，天明原扎汤水山边。丞相陈仕章、涂镇兴、周胜坤等出军与吉张两帅制战，吉张不知我出奇兵袭，由汤头岔河而过，至午未时，方知我袭其后路。汤头岔河隔汤水山边二十里，那时镇江吴汝孝、陈玉成之兵亦到，两下接通，欢天喜地，内外之兵，和作一气，大锐声张，与吉张两帅答话。次日开兵，吉、张兵败，失去清营十六座。是日当即扯兵而下镇江，屯在金山金鸡岭九华山脚，与吉帅大营相对。吉帅防我攻其大营，处处严密防守。是夜调齐镇江舟只，由金山连夜渡过瓜州，次早黎明，亲领人马同陈玉成、涂镇兴、陈仕章、吴汝孝力破土桥，清军又败，红桥以及卜著湾、三岔河、清营尽破，大小清营一百廿余座，闻风而逃，当即顺破扬州。后将扬州一带粮草运入镇江，自在汤头岔河及汤水山边把守。独留夏官又正丞相周胜坤带领人马把守吉张旧营，是堵后路之意。破土桥后，得扬州取粮回镇郡，事完，领兵回京。那汤头夏官又正丞相周胜坤把守吉张两帅旧营六个，自我与

陈玉成、涂镇兴、陈仕章破过土桥之后，此处周胜坤所守之营，仍是吉张两帅破去，周胜坤兵败。吉、张两帅将此营坚扎，加工修理，绝我归京之路。斯时无计可施，全军概在扬州仪征，欲由六合县上浦口回京。后经张国梁知道，带兵到六合防守，又未及回，不得已各尽心拚命，合为一气，仍由金山渡江而回。过到金山，那时张国梁在六合未回，当即领兵攻打高资，吉帅由九华山带兵来救，当被我朝军兵逼吉帅逃入高资山中，吉帅自用短洋炮当心打死。清兵见主帅自死，各军自乱。后悉知清朝吉帅身死，营中无主，即移营赶下九华山，次日早晨全军俱集九华山脚。吉帅之营七八十座，军中无主自乱，不战自走。吉营失过之后，张国梁由六合赶至，救之不及，兵屯丹徒镇。后将我得胜师，前往丹徒，与张国梁见仗。是时镇江守将吴汝孝，带领人马千余，前来助战，将张国梁马军先破，步军并进，张军败，次早行营回京。汤头旧清营，见九华山营失守，凭我军直上到京。东王下令，要我将孝陵卫向帅营寨攻破，方准入城。将我镇江得胜之师，逼在燕子矶一带，天天屯扎，逼得无计，将兵怒骂。后亲与陈玉成、涂镇兴、陈仕章入京，同东王计议，不欲攻打向营，因其久扎营坚，不能速战。东王大怒，不奉令者斩，不敢再求，即允行战。次日开攻移营，由燕子矶姚妨门扎寨四营，猺化门清将，是向帅发来镇守，我自此屯扎。次日张国梁已由丹徒返回孝陵卫，是早引军与我迎战，张军败阵，仍回孝陵卫，我等移营猺化门。次日张国梁复领马步前来，翼王亦带曾锦兼、张瑞谋等引军助战，清军满兵马军先败，次即向、张所领汉军亦败也。是日向、张救猺化门未能，自军败阵后，被我四面追赶，当即攻破孝陵卫满汉营寨廿余个。是夜向、张自退，我兵并未追赶。后东王传令，将向、张营札器械什物，运齐入城，令我与陈玉成、涂镇兴、陈仕章等，领兵追由句容而去。顺手而得句容，并下丹阳。斯时向、张已到丹阳六七日矣，两家并力迎敌。是日向、张军败入城，并不出战，坚守城营，我力攻未下，清军精锐养足。此时我朝之兵，战久未下，兵士少有战心。后军张国梁分军迎敌，在丹阳南门外大会一战，两不高下。此时向帅困在丹阳，又失去孝陵卫大营，官兵失散，又被逼丹阳，是以向帅自缢而死。张国梁与向帅拜为契爷，他见向帅自缢，故而奋身再与见仗，后被张国梁攻破丹阳南门外我朝营盘七个，杀死数千人。南门守营之将，是十三检点周得贤，炮中身死，余军逃散。此员战将，勇敢有余，众军见此员战将战死，攻打丹阳，又不得下，各有畏意。那时人人已有退缩之心，无计可施，只得把全军攻打金坛，亦未能得。连打廿余日，与张国梁战。那时李昭寿亦在其场，攻城未完，然后移营回扎丁角村，离句容廿五里。东王被杀，正是此时之事，此是天意。若向帅未败，仍扎孝陵卫，遇内乱之时，那时在乱，京城久不能保矣。逢向帅败过而乱，此是天之所排，不由人之所算。在六年之间乱起，自杀东王之后，又杀北王。杀北王之后，安福王又逼翼王他逃。那时三河有军把守，守将是洪成春，具文到京告急。三河有庐郡清军围困，当调我领本部人马去救三河。军行到无为州，三河败退，随失庐江。那时张国梁之军，败而后振，进兵攻打句容，句容守将周胜富大败，清将收得句容。连日传闻，张国梁困于镇江之后，同和帅复困南京，此是八年之战已。那时营中无将，国内无人，翼王将天王之兵尽行带去，杨辅清已在福建，韦志俊避逼林泉，林绍章困在湘潭，失军革职闲居，林启容被困于九江，黄文金在湖口有清军制困，张朝爵、陈得才孤守皖省，陈玉成那时虽旺而官亦小，斯时在小孤山华阳镇一带。那时国内分张乱政，独有蒙得恩、李春发二人，不能为事，有安福王押制，此八年之间也。和帅、张帅困天京，得幸粮米丰足，件件有余，虽军兵甚少，食有余而各肯战，故而坚稳也。张国梁之广兵虽精，未有曾帅之兵力勤劳，广兵好勇而心不齐，虽有满兵数千，未有曾帅南兵之壮，是以八九年之困不碍。和张二帅军饷，出在福建、广东、苏杭、江西之助，那时上有皖省无为、巢县、芜湖，有东西梁之固，有和州之屯粮，又有南浦之通，虽被德帅攻破西浦，尚有和州之上未动，京外兼有余粮，故而稳也。稳过之后，和、张、德三帅围困虽严，斯时朝臣荐用我弟李世贤，带我原日旧部士将，屯在黄池湾，斯时朝政悉归我一人提理，主信我专，令法得严，故稳固也。那时东北已困，独有南门，将那革职林绍章调其回京，后保为地官又副丞相之职，调任京务。那时观势不同，外无调度之将，不得已先与朝臣计议。我欲出京外调救解，众人苦留，主上不肯。又过数日，复鸣钟击鼓，朝堂传奏，见事实实不能，故而强奏，击钟鼓之后，主即坐殿，专心力奏。斯时朝不当绝，劫未当满，主上复明，故即准奏。次日出朝，将京中之事，概行清白，交与蒙得恩、林绍章、李春发掌营，奏免不准长次兄理事，交清朝中政事，辞主而出朝门。由南门一日一夜赶到芜湖，与弟李世贤斟酌，一人敌南岸，一人敌北岸。斯时清军势壮，四面皆军，人心又乱，又无逃处，且初任重事，又不周详，糊涂而作，此时固未当绝，乱作而成，乱行不错，故而保至今也。那时韦志俊与陈玉成，同进固始、商城等处，天王欲治韦志俊之罪，又经我在天王驾前力保，后封其为定天福之职，即与陈玉成合队。那时陈玉成欲上德安招足人马，而救天京，那知天不容，去在罗田麻城，一败而回，在太湖潜山屯扎。此是八年五六月之间也。陈玉成去远，李世贤力挡南岸，我独在芜湖，将部下精兵五千余众，一由芜湖渡江，一由东梁山渡过西梁，皆到含山齐集。那时部将独有陈坤玉、萧招生、吴定彩、陈炳文而已。在含山之齐集之后，和州失守，清军屯扎廿余营，不得已破昭关，顺流而下和州。先攻破何林铺清营，然后破和州廿余营，德帅两浦救兵赶到，和营早破，救之不及。那时我引军先取全椒、滁州、来安，分浦口德帅之势，各城已破，德帅之势已分，奈无兵可用，取到来安为止。后胜宫保马军来敌，连战数场，我军失利，退守来安，仍回滁州。后将滁州交与李昭寿镇守。李昭寿在我部下，我无不重情深待。我部下旧将见我重

待李昭寿,各又不服。至昭寿之兵,最为多事,以致扰民,逢到州县要任其支取,不然,即要扰民,州县佐将,被其打责,后因闹事,不好见我之面,故有变心而降大清也。李昭寿在我部下,扰乱民间,与守将闹事,我并未责其半言。后献滁州降大清,我亦未责,将其在京所配之妻,瞒我天王偷送还他。此段说完,又说我独自一人,无计解救京围,此是八年之话。交滁州与李昭寿后,我自守全椒,无兵可用。主与我母被困在京,那时在全邑,日夜流涕。虽招有张乐行之众,此等之人,不能调用,只有部将陈坤封、吴定彩、苏招生、谭绍光、陆顺德各将,愿拚死救京都。当调精锐不足五千,欲先扫清两浦,隔江通信,以安京内人心。每日在全邑演操精熟,即由全椒下大刘村,安营扎寨,由桥林进兵两浦。那知德帅由浦口,调集马步万余,到大刘村迎战,外有胜帅马军三四千。头几仗我军取胜,次日开仗,我军大败,新旧之营,概行失守。失去军兵二千余,败军皆到汤泉一带,我带数骑而转全椒。那时真苦之不尽,流涕不尽,实无良策。后通文各镇守将,凡是我朝将官,概行传齐,择日约齐到安省枞杨会计,各处将臣俱依约而来,此是八年九月中。那时陈玉成由罗田麻城败转不约而到,各誓一心,订约会战。陈玉成之兵,由潜山过舒城,破庐郡出店铺,攻梁固、定远,此时攻定远,是陈玉成令吴汝孝带领龚得树之兵围攻。陈玉成由界牌而下滁州,斯时我已由枞杨回全椒,整队即领人马,到滁州、乌衣,会遇陈玉成。那时德帅在浦口,发动人马,由小店而来,乌衣胜宫保之马军,亦由水口而来,马军押战,大战于乌衣。那边德胜两军,这边陈李两将,两家交兵,胜德两军败阵,我军乘胜而追,那德军失去千众。次日到小店,遇张国梁由江南统带精锐前来救解小店,张军败,顺势追下浦口。陈玉成攻德帅之前,我攻德帅之后,德军又败,死于浦口数千人。此时得通天京隔江之信,此是一救于天王。后陈玉成去攻六合,我上天长到扬州。此数处俱无清兵把守,随到随得,独扬州有兵,不战自逃。扬州知府被拿不降,将该知府送由仙女庙而去,发盘川银三百五十两,斯时兵少,不守扬州。陈玉成攻破六合之后,忽有安省告急,黄梅、宿松、太湖、潜山、石牌、桐城、舒城一带,被清朝将帅李续宾攻破,一日五文前来告急,故陈玉成无心下,当即扯兵上救。至京启奏天王调我同往,伊先行扯兵上去,我随后而往,直由巢县而进。那时三河复守之时,是吴定规,被李续宾逼困甚严。成天豫陈玉成,那时已封前军主将,领军由巢县到白石山金牛而进,包三河之后,断李续宾后路,塞舒城不通三河李营之救。斯时李军见陈玉成之军,屯扎金牛,欲四更扑到主将营边。依续宾要黎明开仗,李家部将要五更开仗,李云:"陈玉成兵壮,恐战未成,各将岂不误我之事?"是以五更未开战也。若依其五更开战,则陈玉成之兵必败。黎明之时,陈将之寨,即被李将攻破。追陈将之兵,忽冲过于金牛去矣。天色未明,濛露甚大,只闻人声,不知响处,那知陈玉成尚在李续宾之后,李将追过陈将之前,陈将在李将之后杀出。那时李将始知陈将由后杀来,复军回敌,李军自乱,死去千余。查白石山隔金牛廿五里,那时陈玉成奏调我往,天王封我为后军主将随后而来,是早在白石山十余里屯扎。我听闻金牛洞炮声不绝,知是开战,我亲引本部人马向三河边近而来,正逢陈李两将军迎敌,离李将营前七八里交锋。陈玉成见我兵生力一壮,破李续宾阵门,阵脚一动,大败而逃,围李将于营中。那时清军外无救兵,三河隔庐郡五六十里,因陈玉成派吴汝孝把守庐城,舒城李军隔断,欲救不能。后李将见救不及,营又累困,竟尔自缢,后李将全军,多半落在陈将营中。那知湖南之人闻军行到半路,不及防备,被杀死陈将之军数十人,后陈将传令杀尽。自此之后,各已陆续自逃。我与李将卒战三河之后,当与陈玉成两路分行,陈玉成靠舒城而出大关,我由三河至庐江,到界河。斯时桐城被李将攻克,派将在此把守。我与陈玉成在桐邑吕亭驿会议分兵,陈将与李将人马战过,底细甚知,我未与战,其地又生,派我由孔城而进桐城斗铺,陈玉成由孔城而进桐城。清军见三河失去,李续宾之好将各有惧意,少有战心,故而又败。我军越四门爬城而入,我由斗铺而攻,当已夜矣,清军营寨,日夜追逃,杀死不少,是夜收复桐城,息兵三日。那时安省已困,内外不通,自三河一战,桐城再战,安省之围自解。此自一解天京,得浦口而通之,连向帅算来二解也。那时陈玉成军由石牌而进宿松,其军乘胜遽至宿松,被湖北将官马步打散而回。陈即派其部将李四福,领一军由青草塥进黄泥港,向石牌之上去助宿松之军,不知宿松到黄泥港被清军马军冲失一队,未及助宿松,故宿松大败,已致两误不成。陈玉成总要得宿松,庶可安省稳固。斯时我由潜山而进,太湖两处清兵自退,收得此二城,由陈玉成派将把守。陈玉成自宿松之败,仍回太湖与我会议,欲节节连进二郎河,我不愿从,又屡言妙计,不得已而从之。当即分路进兵,上二郎河会鲍军。闻多将军之兵,一由二郎河而来,一由宿松而来,马步并进。陈玉成之军,先败死万人,其营概被鲍军所得,渠被鲍军逼至山上,又死数千。独剩我大营六座未破,被困至夜,多鲍收军,我冲阵而去。是夜仍退回太湖,陈玉成亦至,军扎太湖。渠自回安省,我引军回巢县、黄山,息养过年。那时江浦是薛之元镇守,九年正月内,投降清朝,将浦城献降。此时李昭寿在滁州乌衣小店,连营接连江浦,浦口亦是李昭寿屯兵,此时又是为三困天京矣。那时我尚在黄山,救之不及,得悉江浦之变,赶下浦口城内,一片空城,城外有昭寿之兵,不得已屯兵浦口,暂通天京之路。所幸那时有六合、天长、和州、巢县、无为之势。厥后南岸张帅加兵来战,两浦又被困紧,不得已追调前军主将陈玉成赶军下救,得由庐郡梁园而至。那时有和张之军数万,围困六合。困六合清将张帅部下姓朱,广西人。陈玉成先攻打六合,头一战未成,即将兵赶下,声张困打扬州。那时朱军屯在六合,东门一带四十余营,其实攻扬州,是分朱军兵势,复兵回袭之计。朱军战士调救扬州,被我复兵隔断,内无

战兵，外救不能速至。后江南张帅分兵来救，在陵子口交锋，一战张军大败，是夜朱军尽退，六合之围遂解，朱军失士甚多。后我同陈玉成引兵回浦口，将清朝周将困浦口五六十营攻破，自六合班师上浦，与清帅张国梁，及其部将张玉梁、周姓等战五六日。张国梁兵败，周将见主帅兵败，将士心寒，皆无守战之心，中有大江之隔，故而浦口清营不能守，失去营五六十个，退到河边，不能再退。其上有浦口未退，那时独通京半边之路，此是四困京城之小解围也。自攻破浦口、六合之后，楚军又由黄梅、宿松而来，上路又来告急，前兵主将，扯兵上救，我要保浦口，不能前去。我守浦口日久，内无军饷，外又无救兵，南岸和张两帅之兵又雄，不敢见仗。营中火药炮子俱无，朝无佐政之将，主又不问国事，一味靠天，置军务、政务于不问，我在朝，实无法处。力守浦口，后又被见疑，云我有投清朝之意，天京将我母妻押到对江，不准我之人马回京。那时李昭寿有信往来，被天王知道，恐我有变，封我忠王，乐我之心，防我之变，我实不知内中提防我也。此时虽而受逼，我乃粤西之人，路隔千里，无门投处。我粤人未能散者，实因无路可走，故而逼从。我今临终之候，亦望世民早日平安，间言粗表，恳容见谅。今将我在浦口被逼之后，陆续陈清。那时江浦，上是张帅之军屯困，我见时势不同，轻骑回京奏主，主又不从，在殿上与主辨白，问主留我镇浦口，则外应救望何人。前军主将陈玉成，在潜太黄宿与楚相敌，不能移动。韦志俊业投清朝。刘官芳、赖文鸿、古隆贤徒有贤名，未能为用。杨辅清为中军主将，在池郡殷家汇东流，亦有曾帅之军制战。左军主将李世贤，已在南陵湾沚一带。京城四门，俱被和张两军重围深濠。朝内积谷无多，主又不准我出，谁为外救？与主力辨，当被严责一番，又无明断下诏，不问军情，一味靠天，别无多话。不得已再行强奏，定要出京，主见我无可再留，准我出京。当即将浦口军务交与黄子隆、陈赞明接镇，自浦口动身，到芜湖，三四日之间，浦口城外靠大江边营盘，概行被张帅之军攻破，九洑州亦已失守，此时京城又困，此是五困京城矣。张和两帅密密加营，深濠更深，合朝无计，京城困如铁桶一般。此时我朝气数未尽，不应绝命，人心再振。我在外四路通文，各处肯从我意，任我指挥。自困天京五次皆苦我一人用尽心力，和气待人。我今日人人悉我忠王李秀成名号者，实在我舍散银钱，不计何军将官，与我对语，亦必厚待，民间苦难，我亦肯给资，故而内外大小，人人能认我李秀成者，因此之由也。非我有才，朝中非我之长。我王重用者，第一幼西王萧有和，第二王长兄洪仁发、王次兄洪仁达，第三干王洪仁玕，第四驸马钟姓、黄姓，第五英王陈玉成，第六方是秀成也。英王死后，主将之事，交与我为。那时天京困紧，实实无计。十年正月初二日，由芜湖带领人马到南陵，过青弋江马头，由宁国高桥而过水东。那时宁国清军，防我攻打宁城，谁知我由水东顺过宁城。两日两夜，赶到广德州，当即攻破广德，留陈坤封、黄炳文把守，我亲带部将谭绍光、陈顺德、吴定彩等，由广德动身到四安。四安，有张国梁之兵把守，是日即与官兵对阵，拼力来迎，张军败阵，攻破其营，收得四安。下红心，会家弟李世贤之队，并力计攻湖州。那时湖郡不须多人，将此城交与世贤，我扯本部人马，由庙西到武康，日夜下杭郡，止有六七千之众，困住杭州五门。三日三夜，攻由清波门而进，攻破杭州。非人力，实实天成。一千二百五十名先锋打破杭郡，并非人力之所为。我因见和张两帅困我主及我母亲在京，知和张两帅军饷出在杭州、苏州、江西、福建、广德，故出此奇兵，扯动和张两帅江南之兵。我好复兵而救天京之围，非有心去打杭州也。打入城内连战数日，满营未破，后和张两帅，果派江南救兵，来救杭州，合张玉良统带到杭郡武林门，两家会话，知是江南和张之兵分势，中我之计。次日午时，在杭州新制造旗帜，以作疑兵，此是兵少退兵之计。不意张玉良果中我计，退出一日一夜，未敢入城，我故而得退不碍。此时我朝不该绝灭，谋而即中。于今气数已满，谋而不中。以前至今，亦是此人任事，而今计不中，而失京城，亦是我主无福，清朝有厚福而成全功。此段放下，再将杭郡退出，来解京城之围，张和兵败之情节，一一详呈，说清之后，再又说天京之情。自追出杭郡，由余杭过临安，行天目山，出孝丰，到广德。那时我行前，张玉良之兵行后，张兵图杭民财物，不肯追我。查广德到天京三百余里，杭州至金陵八九百里，弯弯曲曲，千里有余，是以张玉良回救天京不及，此解京乃有天合，不然，不得成此美事也。至杨辅清早日有文，约其会战，救援京城，刘官芳、赖文鸿、古隆贤通文亦至，侍王亦至，但在见平大会，此是天机，即是四明山之会，一样之情。由会议之后，当即分兵，杨辅清带领人马攻高淳东坝，李世贤攻溧阳，刘官芳亦至。此时处处成功，辅清得溧水秣陵关，侍王李世贤得句容，我由赤沙山而来，一路并未攻打城池，直到雄黄镇。和张两帅分兵屯扎，大营十余个。斯时侍王亦到，大齐会战。与张帅之军，两家对阵，张军大败，攻破雄黄镇。时清畏忌，不敢交锋，次日进兵由上山而来，辅王由秣陵关至南门。英王陈玉成自潜太早已扯兵下江浦，那时我与杨刘李等俱在南岸，英王并不约而来，知来兵到南岸，渠由西梁渡江，顺由江宁镇而来头关板桥善桥，那时各军俱到。我由姚巧门而进扎荆山尾，陈坤封、刘官芳由高桥门而来，侍王李世贤进北门红山而至，辅王杨辅清由秣陵至南门雨花台，英王陈玉成由板桥善桥而入。和张两帅之兵，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雄黄镇战败一仗，张玉良带江南精兵，去救杭郡未回，被我军隔断于外。和张两帅之粮出在苏、杭、福建、广德、江西等处，俱被隔断，营中粮饷不继，我朝之兵又众，是以一鼓而解京围，此六解也。那时虽解京围，攻破和张两帅营寨，未杀多人，俱连夜全军退出，直下镇江丹阳屯扎。和张军死者三五十人，散者多也。散下苏常，和张之兵，陆路抢民间物件，众百姓怒之。此时我朝军威方振，何至有今日之难。六解京围之后，并非主计，实众臣愚忠而对天王。我为其

将，随军许久，未乐半时，只有愁烦，自六解京围之后，军威更胜，将士更多，缠身难谢，日缠日重，更难离身。自此六解京围，亦降诏奖励，并未令外战臣见驾，朝臣亦是未见。我主不问政事，只是教臣认实天情，自有升平之局。自后息兵三日，天王严诏下颁，命我领本部人马去取常苏，限我一月回奏。人生斯世，既为其用，不得不从。当排队伍，择日行军，由丹阳进发，三日队到丹阳，张国梁兵屯丹邑。次日开兵，在丹阳大南门迎战，张军死败者不少，张帅死在丹邑南门河下。军士寻其尸首，用棺木收埋在丹阳宝塔根下。两国交兵，各扶其主，生与其为敌，死不与其为仇，因代收埋。得丹阳之后，顺下常州，那时张帅水旱俱败于丹阳。至常州城有苏州发来之众，并遇张玉良由杭郡回来之军，概屯常郡，大小营寨四十余营。是日军到，次日开兵，两家会战，张军又败，其营尽破。金陵和张大营已失，外兵未有战心，俱未会战而逃，连攻数日，常郡自降。入城之时，郡内之人，并未杀害，惟畏威自投水者有之。随即安民，息兵两日。赶下无锡、常郡，张玉良军屯无锡。何制台自行偷搬家眷下舟他逃，不知去向。我军下到无锡，张玉良又已安好营寨，四门稳扎。后又有镇守宜兴清将，姓刘，是广西东乡人氏，是何职分，我不知。后渠由宜兴而至无锡，助张玉良之战，其军坐舟由太湖而来，正到无锡之后，张军与我军迎战。两阵交锋，连战一日一夜，我见张军败而复胜，我军约死数千人，亦算清朝之好将。后我领我亲军护将，由惠泉山而下，力攻西门，张军水旱败，得无锡。当即息兵安民，暂息二日。那时和春自江南大营失利败军之后，和张两帅，各走一方，张帅计屯丹邑，以保苏常之稳，和春独一人而下苏州，舟往浒墅关，听见副帅张国梁战死丹邑，和春在浒墅关自缢而亡。我得无锡之次日，行营而下苏郡，初到阊门，将分困各门。看阊门街房等村百姓，多有来迎，街上铺店房门首，俱贴字样，云"同心杀尽张和两帅官兵"。民杀此官兵者，因将丹阳之下到苏州，水陆民财概被其兵抢掳，故恨而杀也。自将苏城各门紧困，城内之兵，因前锡、常告急，其兵调尽来堵，城内无兵，后有守城之兵，俱是金陵退下之兵。张玉良一人在内，其余清将自失金陵及丹、常、无锡等处，兵心寒而畏威，外又有民家之逼，有李文炳、何信义、周五等献城来降。此等是广东之人。张玉良见兵势如此，带本部人马，由盘门而出，上杭州自行，败退数百里。到杭不开城门，甚有怒意，兵屯林武门外，愈扰于民。那时省城守将，两有怒意，自李文炳、何信义等献苏城而降，我即引兵入城，收其部众五六万人。自我收得苏城，未杀一人，清朝文武候补大员无数。满将多员，俱未伤害。各欲回家无盘川者，我给其资，派舟送往。得城之后，当即招民，苏民蛮恶，不服抚恤，每日每夜抢掳到我城边，我将欲出兵杀尽，我万不从，出示招抚，民俱不归，连乱十余日，后见势不得已，我亲身带数十舟只，直入民间。乡内四处之民，手执器械，将我一人困在于内，随往文武，人人失色，我舍死一命来抚苏民，矛枪指我，我并不回手，将理说明，民心顺服，各方息手，收其器械。三日，将元和之民先抚，七日将元和吴县长洲安清平服，以近及远，县县皆从，不战自抚，是以苏、常之民归顺。那时张玉良兵退杭郡，我顺追而得嘉兴。自得嘉兴之后，即停兵安民，俱未征战。后张玉良在杭郡，将兵养盛，队伍整好，进兵来攻嘉兴。嘉兴守将是求天义陈坤封、朗天义陈炳文。清帅带大小军营四十余个，将西南两门困紧，攻倒嘉郡城池，幸将兵合力，不然，嘉郡早失矣。此时嘉兴告急到苏，谁知青浦县被洋兵领薛抚台之银来攻青浦。该县守将周文嘉，幸此将有才，不然青浦失矣。周文嘉告急，不得已六月中旬，由省带领人马先救青浦。是日由省开舟，次日到浦，当即开兵。洋兵迎战，两阵交锋，自辰至午，洋兵大败，杀死洋兵六七百人，得其洋枪二千余条，得其大炮十余条，得洋刀三百余口，得其舟只数百余条。当解青浦之困，顺流破得松江，直引兵去攻上海。斯时有上海夷人来引，外又有汉兵内通，故往也。军到徐家汇，隔上海十八里屯扎。离上海九里处所，扎有清朝营寨四个，那时我部将蔡元隆、郜永宽提队。是日天气光耀，四面无云，出兵到九里地方，与清将会战，他见军到，弃营不守。正当用力进兵，上海城内有谨备迎接我者，忽然天暗，风雷振动，大风大雨，兵马不能起身，立脚不住。后未进兵。后洋兵及清兵恭迎，未见我到。薛抚台是夜知洋兵有通情等事，复即加银，请得洋兵一二千保守此城。清军通我未成，这班人马概被抚台杀之，其事不成。在徐家汇红毛礼拜堂暂屯数日，后嘉兴告急到来，不得已移军由松江浦邑而回。由关王庙到嘉善、平湖，此两处有清军把守，一战而破两城，顺至嘉兴，解嘉兴之困。是日上城观阵，观清军动静如何。次日开兵，连战五日。分一军上石门断张玉良浙江之来路，苏杭各地有军屯者，万不能行。四方皆水，无有别路可行，是以张军见兵困断其后，其队大小将兵，俱献营来降。独张玉良见阵交锋，其余尽降，故张玉良不敢再战，亦自逃回杭州。解围已定，我亦班师回省息兵。此时七八月之间，以近省之民，亦有安好，亦有未安好，此外尚有难民，当即发粮发饷以救其寒。各门外百姓无本为业，亦计给其资，发去钱十万余串，难民每日施粥饭。苏属百姓应纳粮，说并未足收田亩，亦是听其给追，并不深纳，是以苏属百姓之念我也。自解嘉郡围之后，回省正是八月中旬，天王严诏颁到，命我赶上游领军到此。那时正无良计，忽有江西德安县、随州、义宁、武宁、大冶、兴国、蕲水、蕲州、武昌、江夏、金牛、宝安、蒲圻、嘉鱼、通山、通城等有起义四十余名，具禀差使到苏，公呈降表投军。是以将此情由具本复奏云，我招集此等之人数十万，再行遵诏往北等因。主本不从，我强行而止。当即派军选将而行，将苏省军民之务，交与陈坤封接任。军民安妥，一一交清，随即由苏动身到京，将来情启奏，不欲到北。我主盛怒，责罚难堪，此时亦无法处，管主从与不从，我在苏答应，江西、湖北肯降民之多，应该前往接应。故而逆主之命，信友之情，出师而上江西、湖北。在京时，当与

合朝文武在我府会集，声言众位王兄王弟，凡有金银，概行要买米粮，切勿存留银两，买粮为首。今收得苏常，下无再困，上困而来，利害难当。前困是六困，乃张和之师，七困定是曾帅。此军有中堂之善算，将官之用命，南军能受苦坚，军民常胜，未见败过，倘若来困，必然严紧。若皖省可保，尚未为忧，如皖省不固，京城不保，各速买粮，我奏主亦然。如是主责我曰："尔怕死，朕天生真命主，不用兵而定太平一统。"我只得退出自叹，因教蒙得恩、林绍璋、李春发坚守江东门雨花台营寨为首，各要买粮。我这出京四百余日，方见我信，合城文武遵我之言，果买米粮。那时洪姓出令，非洪之票不能出，要票出京者，亦要银买，方得票行。众欲买粮者，无票不能买也，得票买银，回者重税，是以各不肯买粮入京。今日之国破，实洪姓之自害也。此事不提。当即行军由太平芜湖繁昌而集，上石埭到黟县，遇鲍军会战。头一日我军取胜，次日鲍军取胜，杀我军数千人。当即解改道，不由黟县，由箬岭到徽州，过屯溪上婺源，到常山过年。十一年正初，由常山动马，上玉山广信河口而行，到建昌屯扎，攻打二十余日未下，外有清军来救，是冲天炮李金旸带兵。当与其战，其兵与我兵并不交锋，二家和战，其兵少，我兵多，故和战也。后将建昌之军撤退，由抚州湾上宜黄到樟树、新淦一带屯扎，计欲过江。斯时水涨满川，对河团练自丰城那河边屯到吉安之上，既不能退，亦不能进，又无舟只，大江中有清军炮船，连即新淦。屯扎数日，不意河水已自退干到底，与我兵过河。过到吉安而上瑞州、北州，本不欲扎，此处百姓坚留，故将瑞州所属各县屯扎安民。义宁、武宁一带湖北各县，俱已屯兵，一面安民，一面将湖北、兴国、大冶、武昌、江夏、通山、通城、嘉鱼、蒲圻一带，具禀来降之人招齐，大概三十万之数。后鲍军由池州扯兵到瑞州府，湖北胡巡抚兵亦来，离金牛、宝安二三十里。那时正逢六月之中，所招之兵，俱未经战，是以未敢与鲍军开仗。那时家弟李世贤亦由徽州而到景德、乐平一带，与左宗棠对敌。侍王李世贤在景德战胜，到乐平一败，失军万余。黄文金、胡鼎文、李远继由东流、建德、饶州一带，与中堂部将临敌，未与李世贤相应。刘官芳、古隆贤、赖鸿文这枝人马在后，由洋栈门而来，祁门有中堂在此屯扎，后刘官芳之兵，亦被中堂之兵打破，死二千余人。黄胡李之军亦被中堂之兵将制战，不能为事。家弟李世贤乐平一败，退由河口而下常山。我自在金牛、宝安招得新兵，不与鲍、胡军战，一因兵新，二因接李世贤来报云，乐平之败，赶我复回。那时曾九帅又困安省，英王陈玉成解救不能，又调黄文金回来助救皖省，刘官芳被中堂部下战败而回，是以当即将湖北等县全军尽行同日收兵赶下，以接护李世贤之军。一由义宁州而回，一由武宁而回，一由德安而回，俱到瑞州齐集。那时安义、奉新、新昌一带百姓作怪，抢我由瑞州上下解运军饷，后由此经过而问其罪，杀其为首二十余人。此事办清，全军遍地而下瑞州等县，亦是退尽。先有冲天炮李金旸带有清兵十余营屯扎阴纲岭，与我部将谭绍光、蔡元隆、郜永宽等迎战。两军对阵，李金旸兵败，其将概已被擒，全军失散。拿其到部，见李金旸是勇将有名之人，心内痛惜英雄，故未杀害。当问其来情肯降否，他云："被擒之将，不杀愿回。"我后见其语未有从心，仍然礼待，并未锁押，悉听其由。过了数日，发盘川银六十余两，不受而去江西。后闻被杀，此人不是肯降，实其被擒，杀之可惜。我自湖北回来到瑞州，向临江而来，过樟树，大队过齐，宗弟李恺运、李恺顺二人由樟树那边河边而下。那时知家弟李世贤尚在乐平，不知退下常山，是以由樟树那边河而下，河中用木排而行，欲到江西会队。后家弟由那边河下，忽遇中堂派令鲍超一军亦到，在丰城对面扎二十余座，中隔一山，我并未悉有中堂派有此军而来。家弟在高山一望，见鲍军多，当住难进，陆续退军。全军退尽，鲍军后追来。我军过尽，到有一小河，前此河是我军搭桥，后被百姓撤开，到此无桥可过，后有追兵，我兵游水而过。将已过齐，鲍军亦到，此时伤我军数十名，仍回樟树。因连吹四五日大风，舟不能动，鲍军不得过来。我已行去三四日，过了抚州浒湾，方知李世贤下常山。当息兵三日，下河口，即见童容海由广西而回，得其二十余万，顺下浙江。当即分队，李世贤攻打金华、汤溪等处。严州各城攻破之后，又议分兵，我领新招将士及童容海全军下浙江，派李世贤打温、台、处州、宁波等处。我派兵去破绍兴各县，军到处所，俱是自降献城。浦江县有张玉良提战数日，张军即败，侍王收得浦江，即到宁波。斯时九月，军由富阳而破余杭，到盐岭铺，至姑塘屯扎，离城三四里安寨，分军派将，按门攻打。先将浙江外之府县，分军据净。严州有梯王练业坤把守，龙游有宗王李尚扬把守，衢郡清兵未下，金华有李世贤亲军部将周连得，兰溪、汤溪是广东之兵把守。李世贤领军由金华取温州，到处郡皆李世贤取之。至攻打宁波，亦李世贤之将，是戴王黄呈忠，首王范汝曾，前往收得宁波，实是宁波洋兵，通诱我军，离宁城十里屯扎。宁郡洋兵头目到营求宽屯五日，候其将宁城内洋行什物，运出城后，我军方进。戴王不准，至三日将其洋行运净。渠亦愿在外屯军，所食之粮米，皆洋人以及四民供应。第四日移军入城，洋人带戴王去取石浦厅镇梅县，皆洋人而助舟只，取得两处分军镇守，仍回宁郡。此事说之不尽，在后陆续补清。收绍兴一带，是东王陆顺德领兵收复，萧王亦具所收。收绍兴非是战成，实绍兴守将献城自降，此城高而濠阔，四面皆水，来此进兵者，是单边之路，此城不是自降，不能收复也。收复绍兴，萧山亦是献降。东王陆德顺出示安民，浙省自孤。武康、德清亦是我朝兵把守。孝丰、广德、四安、安吉县县如是。高淳、东坝，我亦有军屯守。溧阳、常州、苏州、嘉兴、石门亦是我兵屯守。湖州虽有赵景贤把守，无兵来救。杭城至海宁州及海盐县虽是清兵把守，我军亦到，海宁州守将张威邦献城而降，海盐县官亦献城自降，杭省孤立。外府县概行收得，又未有救兵，四门被我紧困，外救独有张玉良一军由后朝门水道

而来。那时我军已重扎凤山门，离后朝门二三里之远，见张玉良兵到，出军拦扎，绝断杭城，内外不通，城内无粮，民亦无食，军民之心甚乱。那杭郡巡抚王有龄甚得军民之心，甚为坚守。我困城之时，射谕入城，分军民满汉，分别言语，顺言而化，肯降者即可，不肯者不足为要。浙江瑞将军带领满众在我围城七日之前，具本恳我天王准赦满军回国。文由浙江来往二十余日，御批未下，我先破大城，破入大城，四日尚未攻其满城，专候御诏下赦，一面与瑞将军和议云，愿放其全军回家。渠总未信，我奏准天王，御诏降下，准赦满人，渠亦不信。开枪打死我兵三千余人，然后攻其内城，各男女投水死者有之，被获者有之。后瑞将军及都统之死，当即差员在河下寻其尸首，用棺木埋之。其本已信我奏准放回国，不欲加害，我亦赦谕入城，城内军民可悉。我云，尔奉尔主之命镇守杭城，我奉我主之命来取，各扶其主，尔我不得自由。言相成之事，免伤男女大小性命，愿给舟只，尔有金银并行带去，如无给助资送到镇江而止。满洲之人过我大国为帝，此是天命，而非由自成。满待汉人，其情本重，今各扶一君，两不得已。存我之心，而为此事也，被获满州兵将，当即传令诸军，各获有满人落在营中者，不准杀害，私杀害者赔命；各愿投营者，即在营中；不愿者准其回国。后有满官大胆者，即到府与我谈及给费回家；为兵胆小者，各自日夜逃去。亦有落在营中者，与营官日久，两家相好。营官自行给费放者亦多。此非我之虚言，杭省军民可悉。满州人众必有知情，即在省候补清官无数，亦给费放回。苏省日前亦是如此。至图杭州之时，每日与王有龄兵战，那时城内无粮，民亦无食，兵将饿倒，不能为战，王有龄亦是无法。外战张玉良、况文榜而已，屡战，不能见效。内攻不果，实实无由。王有龄与其师爷计，及托信与忠王，叫忠王免害杭城军民，师爷回言，大人此信可写，两国交兵，何以称呼？称得不好，重害尔民，称得好，皇上罪尔投他。王有龄闻之，无言可对，捶心而叹，不必写文，杭城不能保守定也，坐在大堂，等忠王入城，视忠王为何等之人，见其人而死。其师爷回言，曰："此人若来，万不与尔死。"后而无法。我军四面越城，一涌而进，我亲自上城，抢得一骑，单人直冲到王有龄衙内，寻取此人。入屋四寻不见，寻到后花园见其吊死；当令亲兵放下，业已死矣。后抬到大堂，摆与众视是否，叫其部下之人来认不差，后用棺木载之，将其衣帽朝服一应归还，放其棺内，令其部将亲自看守。次日调其部下之员到堂，当众明宣，各肯从军者即从，不从者皆自由便。其亲兵俱是福建人，余军两湖者多，俱而尽赦，各有金银什物，不准兵拦，仍然带去。后将王有龄之尸首，在其亲兵之内，点足五百人，送其棺木，由省动身，给舟十五条，费银三千两，路凭一纸，送其回乡。各扶其主，各有一忠。令其忠志之故，惜看英才义士，故用此心。生各扶其主，两家为敌死，不与其为仇，此出我之心愿。其中尚有米兴朝、林福两人，外有麟趾一人，亦是杭省布政司之职，到省尚未接任，原任乃是林福祥，亦言被获，我亦不杀，礼而待之。又未锁押，落在书房，与文官闲叙，夜静我与米林谈及世情。后并将林福祥家小儿子一并寻回，交还林福祥，将米兴朝之马匹，亦寻出付交。后米兴朝将马匹送与我部将汪安钧。鳞趾乃是满人，次夜逃死，并不追赶。然后过了十余日，林米二人欲去，不愿在营，即备舟只各一条，由杭州到上海，各给银三百两，后两人不敢要，各领百两，临行各具一信，与我辞行，云："今世不能为友补报，来世不忘"，并云："尔忠王本是出色，未遇明君，可惜，可惜"等语，辞行而去。此时十一年十一二月之候，雨雪交加，不能行动。苏州河小水浅，下雪水冻，不能舟行，此时在苏省住十日有余，而方启行。斯时将杭省清将应从不从安排定垒，即将省内难民一一安抚在城。饿死者发簿报棺木万有余个，费去棺木钱二万余千。难民无食，即到嘉兴载米万石，载钱二十万千来杭，将此米粮发救穷人。各贫户无本资生，借其本而资其生，不要其利，六个月将本缴还。粮米发救其生，不要其利。两个月之内，将杭省一并周妥。此时十一年末矣，十二月回苏，三十过年。那时收得杭省，而安省被曾九帅之兵克复，合城饿死而失皖城。此是英王之兵在省，被九帅之兵深濠高垒，困之省城，内外不通，英王来救不得。后靠湖边九帅退让几营，此是九帅留其退省生路之恩，不意英王陈玉成不退，将石牌近省之民粮运入。九帅见其未退，仍将大兵复扎此湖边，此又困实省城。英王见势不得已，内守将叶芸莱、张朝爵心有惧意，英王心惊，解救未果，后将我部将三人调一人入省助守。此将是我名下，我上湖北，留其保固六合、天长。此二县是我兵把守，故在苏州派来吴定彩、黄金爱、朱兴隆三将保天、六之备。后安省告急，英王奏调其往。后省城被曾九帅官兵所困，选吴定彩带部军千余人，入省助叶、张守省。后英王同刘玱林计保集贤关，是英王再欲往动大兵来救。那时章王林绍章、辅王杨辅清、堵王黄文金、顾王吴汝孝俱在桐城。有信至集贤关，云奉诏前来助救各省。斯时我正在兴国州，得悉英王如此如此，而悉其省不能保也。英王留下刘玱林、李四福守集贤关之营，连夜由集贤关动身而到桐城，将我部将黄金爱令其把尾。谁知被的铺青草隔黄泥港等处，清军知悉，被多将埋伏，英王全军过尽，黄金爱押尾，伏兵拦杀，死者万余人，将黄金爱困下田筒，水中死者皆我部下之人。黄金爱至晚，带数百人，由水中冲出，多将军兵见其死势甚猛，各皆让路，乃到桐城。后英王又亲自回京，求王发救，那知集贤关被曾中堂发鲍超一军前来，将集贤关刘玱林、李四福之营困打，连打未下。后鲍军将营寨扎好，又作长濠，每日出兵攻打，我营中又无火药炮子，粮米亦无，日夜防战，兵困苦多。后被鲍军攻破，刘玱林、李四福大败，俱是阵死，全军攻破。后英王与辅王、堵王黄文金等再求救安省。斯时九帅又将皖围困，屡战不成，省城边芜湖又被九帅挖塘堤放炮船拦隔。音信难通。那时英王陈玉成、辅王杨辅清、堵王黄文金在外，九帅兵隔于内，城内无粮。后被九帅攻破，叶芸莱逼死于内，张朝爵坐舟逃

生，吴定彩入城助守，全军俱没死于大江之中，此城尽没，未漏一人。那时英王在外见省失守，扯兵由石牌而上，黄宿之兵尽退上野鸡河，欲上德安、襄阳一带招兵，不意将兵不肯前去。那时兵不曳将，连夜各扯队由六安而下庐州，回到庐城，尔言我语，各又一心。英王见势如此，主又严责，革其职权，心繁意乱，愿老于庐城，故未他去，坐守庐城，愚忠于国。后多帅发兵来困，被逼不堪，又无粮草，久守不能，将兵心乱，遂失庐州。逃至寿春，被苗沛霖反心捉获，送解清营而亡。英王死后，其部将悉归我掌，我势不能。后调陈得才到苏省当面订分，令其上去招足人马，限二十四个月回来，解救京城。今许久尚未回来，虽曾经有信，来往甚难，故有今日之误事也。此段说过，再将十一年克浙江之后，十二年回转苏州。那时我上江西去招兵，将苏州、浙江、嘉兴军务民务统交陈坤封执掌。我十二年回到苏省，民已失散，房屋破折，良民流泪来禀。那时陈坤封自愧对我不住，我由杭州回到嘉兴，渠在苏州带队逃上常州，将常州自霸，使钱买作护王，此人是我部将，因其乱苏州百姓，恐我治其罪，故买此王而拒我也。自得浙省以来，英王之队归我之用，黄文金、刘官芳后归我辖。天王见我兵多将众，忌我私心，内有奸臣弄权，封陈坤封为王，分制我势。我部下之将见此，各恨于心。那时主见我部辖百余万众，十分忌我。苏之民又被陈坤封扰攘后，我回省，贴出为民之钱米，用去甚多，各铺户穷家不能度日者，俱给本钱，田家未种，速令开种。我在省时，斯民方安，仍然照旧发米二万余石，发钱十万余千，发此米钱之后，百姓安居乐业。丰足之时，各民愿将此本归还，我并不追问，其自肯还我也。后又将郡县百姓民粮各卞关之税轻收，以酬民苦。后见京中之事，日日变动，屡具本奏。王不从奏，越奏越怒，又逢奸臣弄权，我见屡奏不从，亦有不悦之意，君臣各有私怒之心。越是明奏，天王越更不信，降我之职，暗中密革我权。我手下部将见此不服，未有战心，各筹一路。童容海乃我部将，一片真心，后被谗惑，背我而逃，此是王次兄之乱奏，欲归其辖，暗放谣言。童容海心变者，因此之由也。我十二年在省，住有四月之久，然后有巡抚李公到上海接薛巡抚之任，招集洋兵，与我交兵。李巡抚有上海洋关，税重钱多，故招洋兵与我交战。其发兵来破我嘉定、青浦，逼我太仓、昆山等县。告急前来，此是十二年四五月之间。见势甚大，逼不得已，调选精锐万余人，亲领前去。此洋兵攻城其力甚大，嘉定、青浦到省一百余里，其攻城只要五六时辰定成功也。其炮利害，百发百中，打坏我之城池。洋枪炮连响，一涌而进，是以我救不及，我兵死者万余人，失此二城。该洋兵即到太仓攻打，外有清军前来助战。打入城者洋兵把守城门，凡清朝官兵不准自取一物，大小男女任其带尽。清朝官兵不言，若多言，不计尔官职大小，乱打不饶，我天王不肯用洋兵者为此也。有一千之洋兵，要挟制我万人，何人肯服，故未用他。那时洋兵已至太仓开仗，我亦到来，外有清兵万余众，洋兵三四千人，清兵自松江、四泾、青浦、嘉定、宝山、上海连营一百余座，城城俱有洋兵把守。我到太仓，当与其见仗，两边立阵迎战，自辰至午，胜负未分，两家受伤千余卒。次早又立阵于东门，开兵大战，自辰至巳，力破洋阵，当斩数十，追其下水死者百余人，破清营数座，得大炮洋枪，不计其数。次早行军，即追其尾，困其嘉定城中之洋兵，未得出来。上海来救之洋兵，是广东调来，由南翔而来。当与迎战，两阵并交，连战三日，俱是和战，两家伤二三千人。当即飞调听王陈炳文，带万余众到，再与交锋，洋兵败，其救嘉定未得，被我追杀大半。又得嘉定城派官把守，即下青浦，又将青浦洋兵围困。外又有松江洋兵用火舟而来，我早驾火炮等他，第一炮正中其舟，火舟烧起，其救青浦洋兵自行退去，下水而亡数百。下路地方，动多皆水，实实难行，有警急之事，错步性命难全，是以洋兵惊退，下水即亡，此之由也。收得青浦，顺攻四境之营十余个。下到松江，以及太仓大小营寨一百卅余个，概行攻破，松江城外之营，亦已攻关，独松江一城，是洋兵所守。次日又有上海来救之洋兵，用舟装洋药洋炮十余条而来，经我兵出阵迎战，洋兵败我胜，将其火药洋炮洋枪为我所抢。那时洋兵并不敢与我见仗，战则即败。将松江困紧，正当成功之时，曾帅之军已由上而下，破我芜湖、巢县、无为、运漕、东西梁山、太平关一带，和州亦然，有如破竹之势，直至金陵，逼近京都。那时天王一日三道，差官奉诏到松江追我，诏甚严，不得已将松江兵退回。转苏州与众将从长计议，万难周全。知曾帅之兵，由上而下，利在水军，我劳彼逸，水道难争，其军常胜，其势甚雄，不欲与战，我想将各省府财物米粮、火药炮火俱解回京，待廿四个月之后，再与交战，其兵必无斗战之心。知曾帅大兵来势甚猛，故我不打。正当议定应欲举行，天王又差官捧诏来催，诏云："三诏追救京城，何不启队发行？尔意欲何为？尔身受重任，而知朕法否？若不遵诏，国法难容。"诏逼如此，不得不行，是以调抽兵马，起队前来，苏杭之事，概交各将任之，连母亲以及家眷，概交与主为信，表我愚忠。自奉严诏，不能再辞之后，计议抽调各处将兵，择日起马。主逼甚严，我亦无心在世，不过见母六十余岁，育我至大，是以委婉就之。见势如此，亦知不能久图，主不修德，尽我人生一世之愚忠对天。后将苏杭军务概交各将管理，然后连我母亲以及家眷一并回京，交主为质。因其降诏，命其亲使捧诏而来，云我有自图之意，朝臣劝我，不得不从。八月中旬，由苏省动身，过溧阳到东坝齐兵，直下溧水，向秣陵关而来雨花台，一由板桥善桥而来围攻九帅营寨。困攻四十余日，连攻未下，九帅节节严营，濠濠垒坚，木桥叠叠层层，亦是用兵之利，营规分明，是以连攻数十日，未能成效。且我军未带冬衣，九、十月正逢天冷，兵又无粮，未能成事者，此也。自攻未下，我主严责革爵，调我当殿明责，即饬我进兵北行，不得不冒雪而往。自过江北之后，大江两隔不通，苏杭之将兵，任其自行调用，部将不得不从，手下各将在王次兄洪仁达乱为。我在江北幸得两浦为通，江

北之道顺由和州而行，此是先年先发部将而去，我是后来，由含山、和州、巢县而来。此处百姓被劫为难，当令属员汪宏建带银两买米、买谷种分救难民。兵由巢县进发，到石涧埠，遇中堂发来人马，安扎营垒十余个，当即排阵迎战。彼不出军，专守为稳，以逸待劳，攻数日未下。天连降大雨，我兵困苦，病者甚多，一夜至天明，各馆病倒数千。见势为难，攻又不下，战又不成，思无法处，清军又不出战，总以严守为强，后路救兵又至，我军病者又多，无兵可用。后扯兵由庐江而上舒城，到六安州，在庐江与清军见阵。两下交锋，清军败而又胜，追到城边，斯城严闭。次日行兵赶到六安，正逢青黄不接，那时想去会陈得才之军，此地无粮，不能速去，不得不由寿春边近而回。此地正无粮，被苗沛霖之兵久害，民苦万分，我兵又未得食，饿死者多，食不充饥，如何为力。转到天长等处，正逢九帅破雨花台。巢县是洪春元镇守，被中堂派鲍超军一路攻破，败到和州，军民四乱，雨花台又失，京内惊慌。那时天王差官捧诏召我回京，当即分军四转。此时正逢大江水涨，路道被水冲崩，行走和州又败，江浦失守，我兵纷乱，此数处军兵死二万余人。后将舟只渡江官战兵马，正过河，尚有老少以及不肯上舟马匹，落在江边。此九洑州又被水没，我兵无栖身之所，有米无柴煮食，饿死甚多。正逢杨帅、彭帅水军前来攻打，下关又被水师攻去，九洑州余有未过来之兵，亡者甚多。自此回来，九帅克我雨花台，营垒扎坚，不能再复。兵又无粮，扎脚不住，自散下苏州、浙江，此举前后失去士十数万人。因我一人之失锐而国之危也。苏杭之误事，洋兵作怪，领李抚台之银，攻我城池，洋兵见银打仗亡命，李抚台见我未在省城，是以顺势攻之。若我不来天京，不过江北，不能得我城池也。我本不欲来京过北，启奏主云："京城不能保守，曾帅兵困甚严，濠深垒固，内少粮草，外救不来，让城别走。"那时天王大怒，严责难当，不得已跪上，复行再奏："若不依从，合城性命，定不能保。曾帅得雨花台，绝南城之道，门口不能行走，得江东桥，绝西门不能出人，得七公元桥，在东门外安寨，深作长濠，下关严屯重兵，粮道已绝，京中人心不固，俱是朝官，文者、老者、少者、妇女者甚多，费粮费饷者多，若不依臣所奏，灭绝定矣。"奏完，天王又严责云："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苏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由尔理，尔欲出外去，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尔怕死，便是会死，政事不与尔相干。王次兄勇王执掌，幼西王出令，有不遵西王令者，合朝诛之。"严责如此。那时我在殿前，求天王将刀杀我，免我日后受刑，为主臣子，未间半刻，今将国事启奏，主责如斯，愿死在殿前，尽心酬尔。如此启奏，主万不从，含泪而出朝门，满朝众臣前来善劝。次日天王自知其过，赐下龙袍，以安我心。自此之后，住京一月有余，十四年新正欲出京去。那时王怕我出京，城内人心不稳，朝臣苦留，阖朝弟妹闻我出京，合城男女泪涌呼留，我心自愿，故未敢行。我今之祸，因主不从我奏，一味蛮为，常称有天所定，不必尔算。遵朕旨过北，接陈得才之军，征平北岸。启奏言闻，启奏不入，实奸臣惑主，忌我之势，密中暗折我兵，然后失去苏州各县也。浙省金华、龙游等处，俱被左抚台全军制战宁波府。前是洋人诱引而得，后清将用银惹动洋兵心，攻我宁城。洋兵炮火利害，百发百中，攻打城墙，我军不能立脚，是以退守余姚，嵊县陆续亦退。洋兵攻破宁城，得赏银之后，又领赏银，来打绍兴。攻此两处，洋兵得银甚多，不然，亦不能攻我城池也。自此之后，金华、龙游、严郡、温台等处，陆续退守，兵屯富阳。左抚台全军发下，逼到富阳，与我军连敌数月。后请洋兵由水路而来，用炮攻崩富阳城池，连战数十仗，洋兵败，再添洋兵来战，左抚台亦出队交争，是以富阳之失，绍兴之失，萧山之失，伤兵甚多，兵退到余杭屯营落寨，左抚台之兵亦到。两下交争，日日连战，我力据余杭，以坚杭州之防。那时洋兵攻了富阳，得银之后，仍回宁郡。左抚台之兵，分水旱而下杭州，一扎余杭，一扎九龙山，到凤山门雷峰塔西湖为止，连至余杭八十余里。此地山多水多，扎一营而十营之坚稳也，自连八十余里，共营百余座。我军自西湖至余杭州，止有营十余座，俱是以水为坚，困守而已，两不开仗。浙江城是听王陈炳文为帅，余杭是汪洋海为帅，浙江之稳数月者，利水利之坚。后苏兵带洋兵攻打乍浦、平湖、嘉善，三处失守。苏州太仓、昆山、吴江等处，俱被李抚台打破。那时九帅破雨花台，京城惊乱，主不准我下苏杭。奏三四回，亦是不从。自此之后，印子山营，又被九帅攻破，主更不准我行。苏杭各将告急，日日飞文前来，不得已又启奏我主。主及朝臣要我助饷银十万，方准我行，后不得已，将合家首饰，以及银两交十万。我主限我下苏杭四十日回头，银不足交，过期不回者，依国法而行。我见下路势急，亦愿遵从，总想得出京门，再行别计。去未久，高桥门又被九帅攻破。那时高桥门之败，辅王杨辅清逃回东坝，侍王李世贤亦转回溧阳。那时我在苏州，与洋兵开仗，连战数日，胜负未分，两不能进。后亲引军由阊门到马塘桥，欲由外制，暂保省城。将兵屯扎马塘桥，意欲回京奏谏，请主他行，不守京都，独自思议，尚未举行。苏州守将慕王谭绍光，是我手下爱将，留守苏州。内有纳王郜永宽、康王汪安钧、宁王周文嘉、天将张大洲、汪花班，这班反臣不义。郜永宽等，亦是我手下之将，自小从我，教练长大，至今做到王位，与谭绍光两人，是我左右之手。这班之人，久悉其投大清之意，虽悉其所为，我亦不罪。闲时与郜永宽、汪花班、周文嘉、汪安钧、张大洲、汪有为、范起发等，谈及我主上蒙尘，其势不久。尔是两湖之人，此事由尔便，尔我不必相害，现今之势，我亦不能留尔。若有他心，我乃国中有名之将，有何人敢包我投乎。各回言曰："忠王宽心，我等万不能负义，自幼蒙带至今，谁敢有他心，如有他心，不与忠王共苦数年。"我为渠长，渠为我下，不敢明言，我观其行动，知其有他心，故而明言。我见势如斯，不严其法，久知死

期近矣。因我粤人，无门可投。该将等在我部下，久有战功，我威名者皆渠等之力，实是心腹之谈也。不意该将等与慕王谭绍光二人，少年结怨，后果变心，将慕王杀死，投与李抚台。献城未及三日，被李抚台杀害，是以至今为头子，不敢投者，因此之由。失去苏省，那时正在马塘桥，闻失省之后，我即上常州到丹阳屯扎。后无锡又失，那时兵乱民慌，寻思无计，暂扎丹阳。那时我家弟李世贤，兵屯溧阳，劝我前去别作他谋，不准我回京，我不肯从，渠欲出兵前来，逼我前去，不欲我回京。后见势不得已，见我母亲在京，难忘难舍，故而轻骑连夜赶回京，此是十三年十一月矣。到京次日，上殿启奏，因阖城男女之留，不能他去。苏省独有丹阳、常州、金坛、溧阳、宜兴而已。今年常州亦被李抚台打开，杀死合城军兵。常州破后，丹阳一退，浙江嘉兴，前后失守。独有湖州、四安、广德未退。浙江，丹阳、金坛、宜兴、溧阳各兵无处可逃，我又被困京内，各将各王，无法可施，是以上江西而去。江西领兵之将，家弟李世贤倡首，此等之兵，俱以我浙江部下之众，扎逼而行。计开上江西各将名目，李世贤、刘朝钧、汪洋海、陈炳文、陆顺德、朱兴隆、李恺顺、谭应之、陈承奇、李容发领兵前去，已在江西。此事不说，再陈京中坏政败亡之故。自此之下，国业将亡，天王万不由人说。我自在天王殿下与主面辨一切国事之后，天王深为疑忌，京中政事，俱交其兄洪仁达提理。各处要紧城门要隘之处，概是洪姓发人巡查管掌。我在京并未任阖城之事。主任我专，政不能坏。我在京实因我母之念。见国中之事如斯，外城概失，日变多端，主不问国中军民之事，深居宫内，永不出宫，启奏国中情节保邦之意，凡具奏言，天王言天说地，并不以国为事。朝中政事，并未提托一人，人人各理一军。我久日在外带兵，部将多有在外，在京者仅有出师外去各家眷人等。每馆有十人，或七八人，见我在京各面聚至，合作一队，计有千余人。十三年十一月，我由外入京，亦有随身之将数十员。那时专作守城之事，某处要紧，即命我守京城。惟富豪及兵有食，穷家男妇，俱向我求。我亦无法，主又不问此事，奏主云："合城无食，男妇死者甚众，恳求降旨，应何筹谋，以安众心。"我主降诏云："合城俱食甜露，可以养生。"甜露何能养世间之人乎？甜露即地生各物，任人食之，此物天王叫做甘露也。我等朝臣奏云："此物不能食。"天王云："做好朕先食之。"所言如此，众又无法不取其食。天王在宫中润地，自将百草之类，制作一团，送出宫来，要合京依行毋违，降诏饬众遵行，各家备食。天王亦早知有今日粮少之难，京城不固，久悉其心，因自好高，不揣前后。入南京之时，称号黄都，自己不肯失志，靠实于天，不肯信人，万事俱是有天。先二三年之间，早经出令，各多备甜露，每家要呈缴十担，收入仓中，亦有遵旨送缴者，亦有不从者。天王久在宫中，俱食此物，我主如此，我真无法。城中穷家男女数万余人，缠我救命，度日图生，我竟无法。先十三年七月八月间，我有银米，以救其生，开造册者，有七万余。穷苦人家，各发洋钱廿元，米二担，俱到保僵领取，有力之人，即去保僵领米，无力之家，领银作些小买卖救急。去年十二月，又不能了，我亦苦穷，无银无米。苏杭又去，京城困紧，力不能持，奏主不肯退城，实而无法。我有银米，那时广救军民，自丹阳至三岔河、龙都湖、熟西溪等处之民，被陈坤封洪春元害死之后，我将银米，命员抚之。斯时王次兄，以及洪姓，见我慈爱军民，恐我有图害国之心，说我忠而变奸，不念我等勤劳，反说我奸。我本铁胆忠心对主，因何信佞臣而言我奸，是以瞟心而藏京内，又逼气而陪其亡。我将兵数十万，在外任我所为，而何受此难者乎？我到京，合城欢乐，知我出京，俱各流涕。我在京，洪姓不敢逼人，不敢十分强欺城中百姓，又不敢欺逼军兵。我不在京城，渠满城逢屋查过，有米银等物，任其取用，不敢与争，日日按户查寻，男女不得安然。去年天王改政，要令内外大小军营将相，民间亦然，凡出示以及印文内，俱要天父、天兄、天王字样，不遵者五马分尸，军称天军，民称天民，国称天国，营称天营，兵称御林兵。那时人人遵称，独我与李世贤不服，李世贤现今亦未肯称者也。天王见李世贤不写此等字样，即行革职，现今李世贤职，尚未复回。天王号为天父、天兄、天王之国，此是天王之计。天上有此事，瞒及世人，天王之事，俱是那天话责人，我等为其臣，不敢与驳，任其称也。那天朝、天军、天官、天将、天兵等，皆算渠一人之兵，免我等称为我队之兵，称为我队我兵者，责曰："尔有奸心"，恐人之占其国，此实言也。何人敢称我兵者，五马分尸。又改各王之号，此是天王失算。前封东西南北翼各王，自杀东北之后，永不封王。今封王者，其为洪仁玕，九年之间，来京格外欢喜，到京未满半月，封为军师，号为干王，降诏天下，要人悉归其制，封过后未见一谋。天王见各旧功臣，久扶其国心中不忿，天王见势不同。自翼王他去，保国者陈玉成与我为首，那时英王名显，我名未成，日日勤劳，帮为运算，凡事不离。天王见封其弟两月之久，一事无谋，已知愧过，难封功臣，故先封陈玉成为英王。后见我日有战功，对我不住。那时正在浦口镇守，李昭寿与我有旧情，见天王封陈玉成为王，旁观不忍，行文劝我投降。来文到案，此时正逢天王侍卫七八人来浦口查看军营。谁知李昭寿之文未到，先有谣言，传到京中，天王差侍卫一探军营，二探我有何动静。那知李昭寿胆大，特命其亲使送文前来，此使旧日在我身边为护旗。后李昭寿投入大清，渠即随去，令其带文前来，被把卡捉住，解送到案。其使云："尔不必捉我，我专到李老大人处。"把卡士卒送到衙门，合营人众视之，在其身上，拾得文书一件，拿来观时，那侍卫同在其场。后侍卫回京，合京人人知我有变，知我同李昭寿旧好，封王不到，谓我定有他变。那时我母亦在浦口，家室亦防我有变。后将中关舟只尽封，不准我兵来往。那时有人奏到天王耳中，一二十日，未见动静，天王降诏，封我为万古忠义，亲自用黄缎子书大字四个，称"万古忠义"四字，并赐绸缎前来，封我为忠王。我为忠王者，实李昭寿来文

之诱，而乐以封之，防我有他心。自此之后，日封日多，因封这有功之人，又恐前有劳之人不服，故而不问何人，尽乱封之。有人保者，有些有银钱者，俱准司任保官之部，得私保之，无功偷闲之人，亦各封王。外带兵之将，日夜勤劳，观之怨忿，不肯出力战守，各不争雄。有才能而主不用，庸愚而作国之栋梁。主见失算，封出许多之王，有如箭发难收，又无法解。后以封王俱为列王者，因此之由来也。后列王封多，又无可改，王加头上三点，以为坣字之封。人心更不服，多有他图，人心由此两举而散多也。天王从前保将封官，择有才而用，我同陈玉成二人，是主之所受而改如我等之名。陈玉成在家书名是丕成，天王见其忠勇，改做玉成，我在家书名，号为明文，天王用我，自封忠王之时，改我号为李秀成。天王从前择人而用，后来自乱。九帅之兵严困，内外不通，无粮养众，京内穷家男妇，叠在前求救，国库无存银米，国事未经我手。后见许多凄苦，我实无法，不得已将自己家存之谷米，发救城内穷人。自辖之兵，又不均匀，再不得已将母亲及妇女首饰金银，变给军资家内无存金银者，因此之由也。自发此谷米，亦不济事。后将此穷苦不能全生情节启奏，求放穷人之生命。主不依从，仍然严责，不理国体，谓："谁敢放朕之弟妹外游。各遵朕旨，多备甜露，可食饱长生。不由尔奏。"无计与辩，然后出朝。主有怒色，我亦不乐问城内男女饿饥，日日哭求我救，不可已强行密令城中寒家男妇，准出城外逃生。我在城内，得悉九帅在外，设有救难民局，正合我意。去年至今各门放出，足有十三四万人之数。不意巡各门要隘，是洪姓用广东之人，将出城男妇所带金银取净，害此穷人。我闻甚怒，亲往视之，果有此事，当杀数人，然后各出城门而可暂安。自此之后，国出孽障，多有奇奇怪怪，主信闲言，不修政事，城内贼盗蜂起，逢夜城内炮声不绝，抢劫杀人，全家杀尽，抢去家内钱财，国竟出此不祥。去年十一月之间，九帅攻到南门城墙，此时城内之兵，尚可足食，且各力全，又有城河之隔，九帅之兵不能涌进者，此之由也。自此之后，京事日变，城外九帅之兵，日日逼紧，城内格外惊慌，守营守城，无人可靠。是城外文书，有人拾到，不报天王，私开敌人之文者，抄斩全家。自九帅兵近城边，天王即早降严诏，阖城不敢违逆。若不遵天王旨命，私开敌人之文，通奸引诱，有人报信者，官封王位，知情不报，与奸同罪。命王次兄拿获椿砂剥皮，何人不畏死乎？后松王陈得风通于东门外萧军门，慰王朱兆英二人通来九帅这边，斯时之事，朱兆英、陈得风并未与我明言。后其事泄漏，被王长兄洪仁发镇拿松王陈得风。松王与我相好，渠有母七十余岁，前来求我，当即出计保之，代用去银一千八百余两。后陈得风得投清朝这边，然倘事作不成，其命尚不能保，此有心献门投降者之由来也。此事未久，我有妻舅宋永祺来九帅营下，同九帅部下师爷谈及，劝我来降等语，渠有兄弟，我知其姓名，现在中堂辖下带水晶顶子，可以保我。宋永祺所云，此人我未见过，故未敢言，此人闻在泰州，未知真假。至宋永祺，由九帅之营回转京内，来往十日有余，与郭老四同事。郭老四，南京人，宋永祺与我谈及，云有此事，未见九帅之文。渠云不过与九帅师爷谈及，未有实情等语。此人好饮酒，是夜与我谈及，次日与朋友饮酒太多，与人多语，即与陈得风谈及，云与忠王所言如此如此。陈得风半信半疑，彼即行文前来问我，有此事否。此日在我府会议粮务，补王莫仕葵、章王林绍璋、顺王李春发、王长兄长子洪和元、干王长子洪葵元，在我府会议，正逢松王陈得风遽到此文，本城文到，何人防有私乎？莫仕葵顺手将此文扯开一看，见此情由，各人并涌来视，内言问忠王真有此言否，此时莫仕葵在此，问我曰："尔谓宋永祺到场，我问来情，我为天王刑部，今有此事定要讯问，不然我便先行启奏。尔做忠王，恐有不便。"等情后不得已，宋永祺又不能逃，莫仕葵发动人马，在我府等候。此夜宋永祺正到我府，与我家弟叙及此事，莫仕葵将拿获，后又将郭老四并获。此时惹出大事，合城惊乱，我平日幸得军民之心，不然，误我全家久矣。朝臣共有忌意，不欲救我之罪，后将宋永祺押入囚内，欲正其法，我与其亲戚之情，不能舍绝，将银用与莫仕葵，而后宽刑，不治其罪，奏旨轻办。此事连及我身，幸合朝人人与我厚情，不然，全家性命早亡。自此之后，时时有人防备，恐我有变心。此时大约四月将尾，我在东门城上，见九帅之兵，处处地道近城。天王焦急，日日烦躁，即于四月廿七日，服毒而亡。天王既死，九帅兵逼甚严，天王长子洪福瑱登基，以安阖城人心。九帅沿城开垅，自东门至北门，一路开垅甚多，不能处处防也，神策门连被放到两回，实难防备。主又幼小，提政无决断之才。九帅之兵，每日逼近城边，合城文武，无计可施。至六月十五日早，见势甚急，知曾帅立破我城，即抽点先锋，连夜出城，攻九帅寨。攻打未成，知城不能保，我军日夜因未得歇息，天明各已去馆子了。被曾帅在紫金山高处望见城内之人，纷纷归队。是日午后，曾帅用火药攻倒金陵，由紫金山龙颈而破，我军不能为敌。此时九帅大兵即四面爬城而入，中关以外，各处军营，见京已失，降亦有之，逃亦有之，死亦有之，此时死伤不计其数。破城之时，个个向我流涕，我由太平门败转，直到朝门。幼主及天王两个小子并到问计，我亦无法，独带幼主一人。幼主无好马，将我战马交与骑坐，我另骑不力之马。直到我家，辞我母亲胞弟与侄，合室流涕，辞毕，带主而上清凉山躲避。斯时尚有数千余人，文武将官，天王护住而往，数满蒙尘，损国失邦，我受过其恩，不得不忠天王这点骨血，是尽我愚忠。是日将夜，寻思无计，欲行出北门，奈九帅之军重屯，随行之文武将兵，自乱如麻，合众流涕，无法可处。又冲水西门小南门，均有九帅兵把守于外。不得已三更之后，舍死领头冲锋，带幼主冲由九帅攻倒城墙缺口而出。君臣数百人，舍命冲出关外，冲出城之后，所过营寨，叠叠层层，濠深垒固。幼主出到城外，九帅营中，营营炮发，处处喊声不绝，我与幼主两下分离。九帅之兵，马步追赶，此时虽出，生死未知。十六岁幼

童，自幼至长，并未骑过马，又未受过惊慌，九帅四方兵进，定然被杀矣。若九帅马步在路中杀死，亦未悉其是幼主，一个小童，何人知也。自出城与幼主分别，我马不能行走，此骑在城交战一日，又不是战马，力又不足，又未得食，人马未得饱食，走到天明，人人俱散，马不能行。那时无法，是以逃上荒山暂避，人未得食，肚中又饥，万不能行。我战马幼主骑去，现今生死未知，我若仍骑战马，我亦他逃矣。逃在荒山顶破庙内，荒山脚之民，悉京城失破，必有人避在此山。贫民各欲发财，我命皆绝，身上带有宝物，用绉纱带捆带在身。不知此日心迷，到破庙停息，遂将珍珠宝物吊在树下。我欲宽身乘凉，不意民家寻到，我二三人惊乱而逃，忘记取拾此物。百姓追我，问身有钱交过与我，我不要你性命。我那时忙逃，亦不能行，但百姓追近见我，知我是忠王，各齐跪下，俱各流涕，追我下山脚，随步而行，仍回荒山顶上。我见百姓如此，有救我之心，自愿回破庙处所，将此珍珠宝物以酬其情。不意此民追我上前而去，在后又有民众来此庙中，将我之宝物拾去。我同此民回来，不见此物。众百姓劝我剃发，我亦不愿，渠云不肯剃头，不能送尔。百姓又见苦求，我对百姓言曰："我为大臣，国破主亡，若不能出，被获解送大清帅营，我亦不能复活，若果有命，能逃出去，亦难对我军，不肯剃也。"后帮百姓，藏我在家，那帮百姓，得我宝物，民皆见利而争，带我这帮百姓，去问那帮百姓，两欲分用。那帮百姓云："此物天朝大头目方有，问尔我分此物，尔必获此头目。"两家并争，因此我藏不住，遂被曾帅追兵拿获，解送前来，令禁囚笼。蒙九帅恩给饭食，中堂驾由皖来，当承讯问，我心悔已迟，是以将国中一切供呈。我为姓洪之将，外众将兵俱是我辖，我愿将部下两岸陆续收全投降，而酬高厚，以对大清皇上，以赎旧日之罪。在我主在邦，我为此事，是我不忠，今主死国亡，我兵数十万众在外，我不能卫天国，又听我兵害民，皆我之罪也。若我有此本事，收降我之部将，再有反复变心，仍正国法，如办不成，亦正国法。若中堂不信我有此本事，仍镇在禁，容我写信劝去。我在皖省居中，好办两岸之事，请示中堂，意下如何。

扪虱谈虎客曰，据曾文正批跋云："以上皆李秀成在囚笼中亲笔所写。自六月廿七日至七月初六日，每日约写七千字，其别字、改字，其谀颂楚军者删之，闲言重复者删之。其宛转求生乞贷一命，请招降江西、湖北各贼以赎罪，言招降事宜有十要，言洪逆败亡有十误者，亦均删之。其余虽文理不通，事实不符，概不删改。以存其真"云云。据此则秀成原供，当有七八万言，此所存者，不过三之一耳。以洪氏割据十余年，其称尊之久，与唐末五代诸朝不相上下，而略地之广尚过之。而彼中记载，无一纸可征，后此史家所凭藉者，仅官军一面之词耳。然则，此供状虽不完不备，亦岂非研究史料者非常瑰宝耶！以原文之悃朴若彼，度其经点窜涂改者尚少。吾侪读此，一可以见秀成之义侠若何，智勇若何。其用兵之才与治民之才皆足以兼破坏、建设两者之长，比诸曾胡毫无愧色，使更加以学问，真卓然为十九世纪中代表中国之一人物。二可以见秀成之器度。其不杀降将，礼葬敌帅，事事暗合于国际法，皓乎有古名将、古大臣之风，其视李文忠之诱杀苏州八酋，其人格之相去，殆不可以道里计。三可以见洪氏之败亡，实由于自败自亡。使以秀成处秀全之地位者，则曾胡未出以前，大局平定，抑虽有曾胡，正恐犹非其敌，而曾洪之成败，匪曰："天命"全由人事也。四可以见秀成之患，在不学无术，且为中国陈腐之学说所误。苟其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大义，则其末路不至如是，苟其有"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心，则其末路更不至如是，而惜乎秀成之不悟也。忠王之所以为忠者在此，忠王之所以为愚忠者亦在此。五可以见草泽揭竿，徒有野心，而无高尚之目的也，万不足以成事。如彼洪氏之专恣，杨氏、韦氏之相屠，苗沛霖之卖陈玉成，苏州八酋之卖谭绍光，皆盗贼革命所必不能免之现象，而后有起者，于此事不可不慎。六可以见当时洪氏之不肯借外兵，虽为彼致败之一原因，但其于中国全局之前途，尚稍有所裨益。使彼而亦如曾李之术，各借一国以为外援，则无论孰败孰成而波兰瓜分之惨剧或将演于四十年以前，今日必更有痛心疾首、于作俑之无后者。洪氏于正略虽失计，其于中国国体保全尚多也。凡此皆鄙人读忠王供状所起之感情也。呜呼！成败论人，古今同概，若忠王者为名誉之战败，卒以身殉其国，虽罹极刑，犹凉凉然为此时代中国历史之光焉。后有良史，吾知其公论之不泯也。乃若洪杨则直国之妖孽而已，共事非人，赍恨千古。惜哉！

武昌纪事

[清]陈徽言撰　赵京宝整理

《武昌纪事》二卷，清陈徽言撰，记太平军攻克武昌、汉阳始末。卷一按年月记事，卷二杂记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家世等。作者时居武昌，所述史实多为亲历。次年，即咸丰三年初刻此书，后有多种版本行世，民国年间，编入《满清野史丛书》，现据此标点整理。

卷　一

咸丰二年壬子五月，粤匪伪太平王洪秀全攻陷湖南道州、江华等处，分遣贼党，远近散布伪示。是月杪，武昌城内外所在多有之。巡抚龚裕大索奸人，先后捕获斩之。乃请征邻兵，奏发帑金三十万，以为防堵费，报可。江夏知县绣麟，会同汉阳知县常懿麟，统查江上划船，按船户名氏取保人，编列字号，书牌钉于船舷，以杜藏奸。清户口，行十家牌法。

六月十八日，设防堵总局于布政司署，谕绅士募人团练，城内外计四十八堡，得勇千四百有奇。

二十三日，新巡抚常大淳莅任。

七月初二日，巡抚常大淳周阅城垣，委官修筑。招集湖南本帮首事、团练木簰壮勇二千人。

初九日，巡抚常大淳，往岳州省视疆界。岳州隶湖南水陆交冲，险要为北省门户。因奏归北省防堵，请发帑金兴筑西门外城，包岳阳楼于内，以在籍内阁中书吴士迈董其事。募洞庭湖渔户二千余人，以为渔勇，堵截江路。

十二日，布政使梁星源，遣兵驻火药局。

十九日，巡抚常大淳自岳州回，委官解经费银及军装炮械火药赴岳州。

二十日，获奸人许幺。新授江南提督双福过境，巡抚常大淳以防堵需人，疏乞留楚助防，许之。

八月初一日，夜三鼓，抚署灾。

初二日，平旦，九门移时不启，知府董振铎以昨抚署火，恐有奸人，密搜不得。晷加辰，始传钥开城。

初三日，盐道王东槐，赴岳州经理防堵事宜。时提督博勒恭武，已先期往。

初八至十六等日，举行壬子科乡试。是时闻贼于七月二十七日犯长沙，诸路戒严，九门设兵诘奸，司道各官皆出衙夜巡。九门倩人负土，皆于月城内堆积数百石。谣传贼将于中秋日至城中，大户挈家远徙者甚众，人心惶惶。巡抚常大淳，谕守门兵，凡出城者许携一隐囊，其辎重捆载而行者，概不许出。

二十九日，委官统带乡勇守金口。

九月初一日，委官统带乡勇，分赴蒲圻、崇阳、通城诸要路防堵。

初三日，河南兵相继至。自是安庆防江营寿春镇及本省诸路兵，皆先后踵至。多者千余，少或二三百人，于郭外近城高阜，及小龟山等处，筑营垒使守之。筑石门长虹桥上，熔铁包之，极坚固。后贼至，惜无兵守，贼因更筑长墙翼之。迨提督向荣拥兵南来，贼死力拒守，攻累日不入，乃绕攻东面，不能直冲城下，职是故也。

十一日，委官统带练勇，分驻城外。

十九日，贮谷丰备仓。

二十六日，按察使瑞元往蒲圻、岳州巡视堵御要路，兼旬乃返。

十月二十四日，巡抚常大淳偕提督双福，往厂关阅战船。

十一月初五日，闻岳州于初三日失守，调城外兵勇及金口兵，悉令入城登陴守卫。

初六日，巡抚常大淳、提督双福，下令毁城外十丈内民房。布政使梁星源，发银二万买米，又发银采买油盐，以贡院为粮台。

初七日，毁城外民房。城门皆闭，惟汉阳、武胜二门开，城外男妇入城者众，汉阳门挤毙数人。城内街巷皆闭肆。按九门凿新井九眼，旧井堙塞者，悉重启之。毁望山门外新桥，保安门外旧桥。

初八日，毁城外民房。九门洞开，居民搬运器物砖瓦木石者，接踵于道。二鼓余，闻贼至簰洲，守城兵勇，叫呼达旦。巡抚常大淳与提督双福相议，以城外民房，不及尽毁，下令先自平湖门外举火焚之。

初九日，以土石筑九门。城上以长绳系人出入。城外火光四起，烟焰上腾，太阳赤色，男妇号哭，至有投江及沙湖死者。募绅勇得三千余人，绅士分带登城助守。提督双福下令，每家门外悬灯，备刀械，各出一人警夜。

初十日，城外火如昨。黄鹄矶头观音阁，志称刘宋头陀寺故址，宋明之代，迭经兵燹，国初参政宋其修建，铸金范大士法像，高二丈余。巡抚常大淳以阁势峻嶒，逼接女墙，焚之。提督博勒恭武，列兵岳州城，贼至望风先溃。既奔至省，巡抚飞章劾之，逐居城外待命。晡后获奸人二。黄昏时有二舟自上流来，城上望见，以为贼至，喧呼开炮，已而知为故兵回船，乃已。

十一日，城外火如昨。总兵常禄、王锦绣，统滇蜀兵勇二千七百，自长沙径绕贼前，来鄂助守，皆绳系人。匪徒抢夺民物，捕二人荷校于南楼示众。巡抚常大淳出示云："匪徒抢夺，地方官捕获立斩，应捕者格杀勿论。"城内获奸人六。陕甘有千余兵至，其未至者，尚有二千余在路。闻蒲圻于初九日失守，贼入城，屠杀甚惨。谣传将折城内近城民房，众情汹汹，势且激变。巡抚常大淳出示云："岳州有警，省城重地，不得不加严密，以防奸罪阑入。城外民房，非离江岸不远，即距城根较近，兵法以清野为先，若不早为毁除，非特有碍炮路，且广西、湖南等省，皆因民房毁除未尽，致贼藏身，潜掘地道。前车可鉴，是以奏明毁除。况未经火毁之先，曾经谕令各居民，及早迁徙，即被毁之后，现在委员清查户口，急为安抚，筹虑不为不周。乃闻有等不识时务之辈，妄行讪谤，甚至因城外民房烧毁，即谣传城内近城房屋，及汉阳、汉口，亦将烧毁，殊属荒谬。独不思毁除城外房屋，系为清野而设，何至无故毁及城内并汉阳、汉口民房？揆厥由来，保无不法奸徒，乘机造此谣言，为煽惑人心之计。本部院率同文武，筹办防堵，昼夜辛劳，深恐吾民稍有未安。乃竟有此不近情理之说，殊堪痛恨。除严密饬拿外，合行出示晓谕。仰阖城绅商士民，及诸色人等知悉，务各安业，静以待捷，慎勿轻信流言，致为奸匪所惑。如有妄造谣言，摇乱人心者，即非奸匪，亦属乐祸之徒。一经查拿，定按军法从事。"于是浮言浸息，民乃安堵。以土石塞七星闸、万年闸。盐道王东槐自岳州丁艰解任。

十二日，城外火如昨。贼舟扬帆，徐徐顺流下，须臾尽泊对岸鹦鹉洲，桅樯林立，约数千艘。外委余朝鸣，发炮击坠共二艘。城内获奸人五。总兵王锦绣，令垛置滚木礌石，复传令守垛兵勇，毋得喧哗，是夜城上寂然。是日汉阳失守。

十三日，城外火如昨。我兵乘战舰渡江击贼，至中流，轰炮震天，抵暮乃还。贼大队自陆路至，踞城东钵盂山、洪山、小龟山、紫金山，向所筑营垒，皆为贼有；复围文昌、望山、保安、中和、宾阳、忠孝、武胜等门。按察使瑞元，遣兵分守诸狱。粮道成观宣出示谕军民人等，举报奸人，审讯得实者，重赏；容隐者，查出从重治罪。易防堵总局曰军需总局。

十四日，城外火如昨。贼舟由鹦鹉洲沿汉阳江岸，放至南岸嘴，或一二艘，或二三艘，皆衔尾徐行。我兵于城上炮击，沉贼舟三。夜，对岸沿，江贼灯如火龙。贼连舟为二浮桥，比明已成，上由鹦鹉洲至白沙洲，下由南岸嘴至大堤口。贼于城南数十里外，多筑长墙，死守于内，阻我援兵路。

十五日，巡抚常大淳、提督双福出赏格，拿获长发贼一人，赏银二十两；拿获短发贼一人，赏银十两。告奋勇出城杀贼，临事视功大小，从优定赏。城外屋宇，焚毁略尽。所余高墙，贼藉以庇身，穴墙开铳、炮击我守垛兵勇。城上技无可施，乃分遣兵勇，连日缒城毁之，各赏赉有差。夜四鼓余，贼乘雾放毒烟，须臾咫尺不辨。贼众来攻城，火箭炮矢雨至，我兵以水龙冲之，见贼皆涂面竖雉羽，群乘梯上。急将木石击下，铳炮继发，声撼屋瓦。贼死伤如积，乃负尸遁。川勇缒城掩击，大败之，生擒长发贼二人，夺获长梯四十余乘。质明计贼死者三百余人，我兵伤者二人。参将罗兆元阵亡。绅士夏维桢中炮，死焉。

十六日，巡抚常大淳，赏兵勇各银一两，共赏银万三千余两。贼舟往来江上，多傍对岸，城上苦铳炮不能远及。总兵常禄，置八百斤大炮黄鹄山头遥击之。日昳，贼数十人游行东门城下，练勇缒城疾掩之，贼遁，生擒一人归。

十七日，九门近城隙地，掘坑深四尺许，上覆巨瓿，使瞽者更番卧其中，以瓦缶就地枕之。缶身埋入土，其口枕耳，可闻贼掘地声。练勇缒城，搜长春观，贼急闭二门，攻之未克。贼伙来援，乃夺其抬铳战鼓还。卓午，西南烟焰沸腾，闻张家祥拥兵至，与贼鏖战。总兵常禄传令，民间备草人七十二，已而勿用。发粜官米，每日粜者，不得逾二升。

十八日，江夏知县绣麟，发腰牌分给众民，谕以贼来攻城，一方保正，率之上城，助兵勇守御。城中黄鹄山缭绕如伏蛇，故俗呼蛇山，自黄鹤楼至东门，横亘数里。士民登其上，观者万人。巡抚常大淳坐衙斋，望见行人猬集。命以诸色大旗，分树山脊，以眩贼目。

十九日，巡抚常大淳、提督双福出赏格，勿论士庶，能毁贼江上一浮桥者，赏银五千两；上下流二浮桥全毁者，赏银万两；烧一贼船者，赏银二十两。川勇缒城击紫荆山屯贼，夺其器械，生擒执黄旗长发贼二人，复以钉钉其大炮引门。贼伙自东摇旗来援，我军引还。贼焚东狱庙。夜三鼓，贼以长竿举草人攻武胜门，城上炮石齐下，贼退。

二十日，练勇缒城击文昌门外贼，杀贼数百。练勇伤者数十人，战殁者二人。贼使一童子乘梯上城，我兵获之，年可十四五，言笑自若。口称欲入城放火，搜其身果有火弹。

二十一日，城北观汉楼下，贼筑炮台，击毙我把总韩定邦。夜，大堤口沿江一带，贼筑营垒。

二十二日，贼自下游，虏盐艘十余艘至，分泊江中。盐艘皆四桅，长十余丈。舳舻高耸，状如仰月，江船之

最大者。贼上流浮桥，忽然中开，以筏联之。已而贼舟自南至者，有数十艘。向晚，贼频射火箭入城。夜五鼓，贼攻观汉楼，我兵御之，炮声达旦。天曙，贼退。杀伤之者，二十余人；城上兵勇，伤者四人。

二十三日，使夫人丰备仓舂粟。食时，闻提督向荣兵至，东郭钵盂山白焰障天，舟中贼多疾走奔赴之。巡抚常大淳登黄鹄山以西洋远镜瞭望，见来兵奋勇，火球如星。传谕援兵云集，杀贼获胜，于是军民少安。

二十四日，城中缺油盐，兵民购买不得多，有淡食者。

二十五日，知府明善出示，谕各油盐店户，仍前发售，定以限制：每日每家买盐不得过二两，买油不得过四两。贼于城北掘地道。练勇缒城，擒获一贼，面有火印，供称沿城已掘九洞，惟三洞有水。贼于沙湖树木桩，覆板为桥，直抵小龟山，往来其上如织。

二十六日，抚标目兵张麟甲自提督向荣大营赍书回城。巡抚常大淳，将来书交城上官弁绅耆传阅，始确知向统大兵于十三日至李家桥，与贼转战，连获胜仗，兹大营已驻卓刀泉矣。先是麟甲偕一目兵，奉令侦探，而贼于水陆诸要径，皆置竹钉，既泅水偷渡，其人为竹钉中伤要害，旋死。麟甲四肢刺伤，比抵大营，血污衣裤，见者莫不壮而悯之。向来书言此人辛劬得力，可即超擢，以示鼓励。巡抚常大淳、提督双福，各赏银百两，立授把总，予砗磲顶戴。竟日阴雨，一鼓余，雨益甚。贼来攻城，城上木石炮火迸发，贼攻愈疾，忽然雷电交作，贼退。是日适交小寒，序属残冬，猛闻霹雳，人咸嗟异。雨势联绵，守陴者警呼彻夜，炮声不绝。按察使瑞元，昼夜周巡城上，阴雨无月色时，巡察尤勤，遇守垛兵勇偶倦假寐，辄重责之。

二十七日，黄鹄山头，轰大炮击沉对岸贼舟二。诸商闭肆，强半市侩居奇之。见城中兵民，食指浩繁，甚至终日持银，竟不能易一钱，百物昂贵，日用惟艰。军需总局出示，谆谕诸店户，照常公平交易。于是始稍稍有开张者，兵民称便。设游勇，每门二十人，不分昼夜，更番巡历。

二十八日黎明，提督向荣自卓刀泉分兵十队，攻夺洪山贼营，进剿小龟山、紫金山贼。守备叶承清，率兵勇五百，缒城夹击。鲇鱼堤桥，贼已先断，我兵以大木接续，蜂拥而过。贼皆短兵，矢炮不继。川勇执蜈蚣大赤旗，登山顶而舞，众军继之，贼中炮及落水死者无算。城中士民登黄鹄山，观者如堵。望见我兵骁悍，驱贼赴水如群鸭，鼓噪笑呼，欢声动地。夜三鼓，大风奋发，江水喧豗，贼上下浮桥皆吹散，舟沉数十艘，溺死贼甚众。

二十九日，翔风烈烈，微雪竟日。提督向荣与贼战于东郊，夺获马匹百，银鞘二，火药铅弹无算，是日杀贼盈千。我兵进驻岳王庙。贼大队未退，城不能启。东村富民张氏，家有积谷，知提督向荣粮运未至，军不宿饱，乃尽出以献，事急不暇舂，麾下多厌糠糙。贼复连舟为浮桥。

十二月初一日，军需总局缺钱，城中质库七家，各捐千贯。张国梁（即张家祥）与贼战于南湖，袭夺其营，获器械无算。夜五鼓，贼扒文昌门，提督双福守城上，督兵勇击退之。

初二日，提督向荣与张国梁攻贼于东郊，自晨至暮，胜负未分，各引军还。夜四鼓余，贼掘文昌门地道，既达城下，墙足有大木桩排立极坚，贼以巨斧伐之，登登有声，巡抚常大淳率属官齐集城上，用夫四百人，挖内濠，引水注满。

初三日，遣川勇下文昌门，搜掘地道贼，无所获。

初四日，黎旦，黑雾中闻大声震动，文昌城门颓二十余丈，盖贼于地道以柩盛火药轰裂也。时守城兵勇，有入帐就睡者，有下城买菜物者。贼八人扬旗先登，见垛口疏落，招飐大呼，逆党继之。复四围乘梯攻入，兵勇纷纷走避，城遂陷。

巡道王寿同守忠孝门，闻文昌门轰裂，督练勇书役人等，急往策应，与贼战于阅马厂，杀贼十数人，力尽不屈死。寿同，高邮人，进士，子恩晋，怀印从死阵前。练勇书役十二人，皆战殁。

江夏知县绣麟甫回署，猝闻警信，忿不欲生。将印藏匿，挥双刀上马。率子伯春、仆谷祥、青县义勇李成章等，共数十人，奔赴武胜门堵御，遇贼奋刀左右刺，连杀数贼。贼后至者，乱矛刺之乃死，伯春等同时阵亡。绣麟，满州镶黄旗人，举人。典史杨瀚冠带坐监门，贼至被执，濒死骂不绝口。瀚，大兴人。

候补知府唐光照，自捐资募勇二百人守忠孝门，贼至，督勇力战而死。光照，零陵人。

前汉阳通判林寅，大兴人，与女夫陆贺孙，执挺毙数贼，战死铁佛寺。

前监利知县彭凤池，守武胜门，贼至，持刀力拒，杀贼数人，身受重创，卧地不起。后三日，其仆见之积尸中，气奄奄未绝，舁之回寓。凤池谓家人曰："世受国恩，不敢负。"是晚自缢。室王氏，妾张氏，子荫晋同死。凤池，龙川人。

荆州同知舒纶，内府旗人。候补同知朱祖培，临桂人。周汝翼，长沙人。江陵知县俞昌烈，宛平人。咸甯知县黄兆奎，如皋人。试用知县董师雍，仁和人。杨明善，大兴人。候补布政司照磨叶庆恩，仁和人。从九品葛璜，大兴人。程慎思，婺源人。洪文潮，慈谷人。凌茂松，石门人。当阳典史刘绍光，武进人。皆守城上，杀贼力尽不屈死。

按察使瑞元奔回署，命家人自尽。幼子延本年十四，旁侍号泣，拔刀杀之，乃自刭。幕友潘传瑛同死。瑞元，满洲正黄旗人。司狱张运钰，肃衣冠守狱，厉声骂贼，遇害甚惨。运钰，南昌人。

布政使梁星源端坐厅事，贼入谓曰："我等为官，不能保守土地，诚宜杀。然吾百姓无辜，若慎勿肆屠，上干造物怒。"言已，瞋目视贼，一贼挺枪贯其颈，舁尸于外。事平觅不获，举衣冠招魂以葬。星源，岐山举人。

广储库大使张寿祺，在库御贼被戕，父母自缢。同时粮储道库大使钟秉权，亦在库御贼被戕，一家八口皆

自缢。寿祺，阳湖人。秉权，南海人。

武昌知府明善，自缢未绝，贼至，引颈受刃而亡。幕友萧志苏、陈和庭、周鼎同死。明善，满洲镶蓝旗人。通判李芳，一家老幼十口，阖门自焚死。芳，上元人。

已革知县施均守火药局，城陷，或告之曰："盍逃乎？"均监守弗去，谋欲举火烧贼，而贼已至，遂戕于局。均，浙江人。

武冈同知周祖衔，办理军需总局，在局骂贼死。祖衔，商城人，进士。总局听差委员、试用从九品郑愚，一家五口自焚。愚，滦人。

盐知事李万春，巡检张伟绩，听差粮台，贼入，各格杀数贼而死。万春，朝邑人。伟绩，鄂人。

府学训导吴长庚，挺身骂贼，子兆丰、兆履，妇袁氏、胡氏，女二，仆妇邓氏，男妇八口皆死。长庚，汉阳人，举人。县学教谕鲁唯，赴泮池死。唯，汉阳举人。训导阮熙仁自缢于明伦堂。熙仁，黄安人，举人。

前盐道王东槐，推幼女落井，与妻萧氏自缢。

巡抚常大淳，时已调任山西，留办军务，城陷殉难。子集松，巡捕增喜、杨文先、马登云同死。其亲戚家属遇害者二十人。大淳，衡阳人，进士。增喜，汉军旗人。文先、登云，皆江夏人。

学政冯培元投井死。培元，仁和人，进士。

总兵常禄，副将春荣，由大都司巷与贼鏖斗，至长街，当其锋者靡不辟易，贼死伤接踵。一贼妇尤凶悍，常禄提刀直劈其面，横尸火巷口，足长尺许。顷之，贼来逾众，血淋漓满战袍，乃自称力竭，刎于马上。春荣连杀执黄旗贼，追击至黄鹄山，堕马阵亡。常禄，满洲镶白旗人。春荣，汉军镶黄旗人。

城守参将杨光普，守汉阳门，自谯门跃出，与贼格斗移时，杀贼甚众，负重创战殁城上。光普，汉军镶蓝旗人。

游击李登魁，守武胜门，手燃大炮，击死贼数十。与从九品徐光云大呼杀贼，贼来扑，即奋前挺矛直刺，一矛贯两贼，矛断，复夺刀杀黄巾贼数人，红巾贼十数人。光云亦手掣佩刀，杀贼，相继力战死。登魁，大理太和人。光云，池州建德人。

提督双福，满州正白旗人。总兵王锦绣，马平人。参将杨锡纯，汉军镶黄旗人。福厚，汉军正红旗人。庆禄，满洲旗人。守备曲春泰，解州人。马永祥，长安人。胡光达，谷城人。千总王金亮，江夏人。鲁光荣，江夏人。把总吉祥，荆州驻防旗人。卢荫鸿，昆明人。李文魁，江夏人。外委余朝鸣，江夏人。皆杀贼阵亡。

士民兵勇殉难者，不下十万余人，忠义震一时。兹未能枚举，特表守土官之尤烈者。

补录蒲圻殉难官弁：

知县周和祥，四川仁寿县举人。闻贼入境，与县丞张汝琛、典史何耿、城守千总胡起太，率众婴城守。贼大至，南门发炮击死贼数十，相持半日。城陷，和祥迎贼诟骂，贼怒，剖其腹，屹立受之，既断头乃仆，时有监生陈修荣者，伉爽士也。闻和祥死，亦相继骂贼不屈，贼并磔之。汝琛转战敌楼，杀数贼，忽刀落擊断，遂遇害。耿被戕路隅，起太巷战，大呼杀贼，负创归家自缢。所蓄犬守尸不食，哀号毙其侧。阖城士民及吏役等，皆死之。汝琛，上蔡人。耿，萧山人。起太，江夏人。

南阳镇都司王煜，河南抚标守备嵩山摆元庆，寿春镇外委张洪恩，竹山协外委黄长森，共统兵八百守蒲圻，贼至，迎敌战殁。

补录汉阳殉难官弁：

知府董振铎，汉军镶黄旗人。城陷，与县丞赵德忠、从九品张世勋、把总吴金彪，皆杀贼死之。

署游击李信，匹马横槊，巷战良久，复舍骑徒步跳荡，所至披靡，杀贼几百人，至魁星楼惫甚，身被数十创，复奋斗乃死。信，晋州人。

陕西延绥营参将朱廷瑞，守朝宗门，贼至，督兵力御，其子亦随父杀贼，相继阵亡。廷瑞，甘肃人。

卷　二

贼首洪秀全，广东花县狮岭客民，或云秀全乃湖广军犯，未详其本姓，其言洪姓及花县人者，伪也。道光三十年九月初三日，与其党冯云山在桂平金田村韦正家，聚众倡乱。其先拜会时，粤西绅耆，叠次联禀乞究治，当事置弗问，遂酿祸乱。冯云山亦花县狮岭客民，英夷乱后，居高州香港授读，展转入夷教。久之，言欲往粤西传教，夷厚赆之，遂以其金广结莠民。故今贼众，晨夕赞美耶稣，七日礼拜，与西洋天主教无异。以此论之，外夷之贻祸烈矣哉！

杨秀清不知何许人，举动诡秘，虽其左右，莫能尽知。外似端绪纷乱，而实总揽大纲，一无所紊。尤善抚爱伙党，有事传令，以次而下，奉行甚速。贼所倚赖者，秀清一人而已。其能谋善战之萧朝贵、冯云山，皆相继登鬼箓。贼势近虽强盛，而内已龟縮不振。贼中博白人数千，皆教匪也，洋夷贿嘱华人，往彼传教。比年钦州渡船，送夷人至博白，彼处男女躬迎甚众，祸机所伏，知非一朝。圣人所由杜渐防微，奇邪必禁也。

明季西洋人利玛窦撰《乾坤体义》，阳玛诺撰《天问略》，艾儒纳、龙华民辈亦各有撰述。如《西学》、凡《四字经》、《诸经解》、《会中规约》等书，皆广耶稣教之说，支离荒谬、窃释氏之绪余，有舍死救生，奉天主升天堂云云，欲使人教者虽至横死不悔。故贼得从而扬其波，藉以捣乱。其所造伪书，遂言上帝为天父，耶稣为救世主，其心敬礼之者，天父下凡俗之享福，死后魂得升天，不受阎罗拘捉，且斥阎罗为妖，诸凡百神，皆为妖魔，遇庙像辄焚毁。无识愚氓，见彼所为，谓天壤间无复有鬼神，爰敢肆无忌惮，助之为虐，其死心为彼，甘蹈白刃者以此。非贼真能如古名将，信义素著，使三军之士，视死如归也。

贼中无读书练达之人，故所见诸笔墨者，非怪诞不经，即粗鄙俚俗，此贼一大缺陷，盖天之所不与也。

自伪东王以至卒长(伪官卑者)各有牌刀手若干人,其多寡以渐而杀,此乃贼左右心腹,巡查传令,皆所掌也。遇党类有犯律者,牌刀手即可专杀。

贼妇亦有伪职,与伪官相等。间尝出战,红绡抹额,著芒鞋,颇矫健。

贼初军律极严,虽首逆戚属,无敢犯者。如十人出战,八人皆死,其二人亦继进不敢退,退者立斩。故其下皆用命,出死力抗拒我。其后乌合太众,不能复然矣。

贼每战,各营正牌二十五人,居前当锋,牌尾老幼辈助声呐喊,方战,大呼杀者三,势殊凶猛,盖胜败所由判也,过此则易摧折矣。

贼酷爱髫龄童子,见辄携之去,有虑其身历行间,惯睹战争危事,后恐滋蔓难图者,窃不以为然。幼童多属善良子弟,其为贼掳,原非得已。且在彼中,日惟游戏征逐,从未尝练习技勇,讲求韬略。一旦无所依恃,必将震骇失措,奚暇螳臂当车,张其毒焰耶?

贼首僭称伪号者七人,其最著者伪西王萧朝贵,负胆力,凶悍异常,尝单骑片时杀百数十人,如行所无事。寇长沙,被我兵于南门城楼发巨炮击死,尸埋老龙潭,经南抚张公亮基起获验明枭剉。兹乃其遗孽,甫数岁耳。又伪翼王石达开,伪丞相曾天养,伪元帅罗大纲(即罗亚旺)亦颇骁果能战。其余伪北王韦昌辉,伪燕王秦日纲,等而下之,皆猥鄙无能之辈,不足数也。

贼专以邪说煽惑人,无他幻术,惟焚人尸骸,取灰制药,用之攻城,则毒甚。贼最愚顽可笑者,或临阵,或患病,举凡一切事,皆对天祈祷,口中喃喃求天父默佑所谋遂意。祝毕,赴汤蹈火,在所不顾。贼初起衅时,窃据金田村,僭号天德。而今贼伪示皆署太平天国字样,呼逆首曰天王。自湖南来,并不闻有天德之说。传闻城中有供奉木偶,或疑天德,即指木偶而言,殊不足信。贼教望空礼拜,不喜神像,见辄毁灭,决无复奉木偶之理。假使有之,想即所敬耶稣,或所宜然。又疑敬耶稣者,多供十字架,与木偶不吻合。不知京城宣武门内之天主堂,所供耶稣,实一美少年,余曾目睹,赵云松《檐曝杂记》亦载之。则此木偶,断为耶稣无疑,谓伪号天德指此,直瞽谈耳。大抵贼多诡幻,忽僭号,忽中止,忽灭神像,忽奉木偶,其故均无足深求也。

桂林城根多坚石,贼攻文昌门时,掘之累旬不能入,随即扬去。后在耒阳,招得挖煤人甚众,每攻城,用以穿地道,遂为长技。其法于数里外,开一巨洞,以大木上钉横板,旋进旋以木承之,故无压坠之患。其木两旁,可容人出入,所挖之土,即于此担出。既达城足,堆满火药,或以柩盛之。而皆藏引线竹筒中,预刻其时,为引线之长短,随迟随疾,皆可豫定。位置既毕,乃静俟轰裂,乘势攻入。破之无他,但沿城有濠深广,贼技自穷。然城垣即被轰陷,而内果有精兵宿将,抵死守御,仅此缺口,贼众亦难一时闯入。有闯入者,亦属自投网罗,正可尽力截杀。盖贼由外入内,其势逆,我兵由上击下,其势顺,难易攸分,胜算在我矣。城上又必多备人夫及沙袋土石等物,一遇危急,取携如意。平日区画周密,临事自无他虞。其要尤在守陴之士,胆壮气定,无仓皇失措之状,则任大变当前,制之裕如矣。

贼濒行时,留牌刀手数百人于城内,使纵火烧燔。是夜适我兵攻入,贼始鼠窜,而潮勇又肆行焚掠,长街贾肆,火于贼者半,火于潮勇者半。豺狼毒餍,兵燹旋遭,天之降祸乱于楚,可谓烈矣。然向使大兵迟一二日始克复,则贼将逞其虐焰,武昌十万户,恐化焦土矣。

贼善侦探,善设伏,善结营,善致死于我,善据险要地势,善诈为我军状,善为奇正抄合之术。其所短在器械不精备,弗善用铳炮,马匹瘠瘠,临阵多颠蹶。又乌合太众,军粮一时难继,曾于长沙忍饿遁逃,深犯兵家军资既竭,欲掠无所大忌。窃揆情势,务宜及早扼要,断其接济;迎头拦击,遏其凶锋,沿途设伏,挠其锐气;宽宥胁从,散其羽党;挫长攻短,因敌制胜,是在当事。

古今军中利器,异时殊宜,近惟火炮最擅制胜。我朝开国,及平定西域,征两金川,前后大小战功,皆赖其猛烈之力。钦定皇朝礼器图式,详载诸炮名式,如天聪五年造红夷大炮,名曰天佑助威大将军。其后复造神威大将军、神威无敌大将军、武成永固大将军皆是。此次贼寇武昌,城上置大炮自七八百斤至千斤者,轰击皆不能逾江,约计炮子所及,仅三五里而止,令人愤懑。佥咎铸法不精,弗如登舟之炮可击四十里,东粤之炮可穿土寻丈,为能得力,窃谓此乃火药未尽,善炮不任过也。《武备志》详载造火药法,以研极细,置手心燃之,不爇手为佳。近又见劳司马光泰所著《炮药说》,亦极明白精当,爰节录之,以备采择。其说云:炼硝煎至二三次,白糖以去尽其泥,萝葡以去尽其盐,雪水以去尽其矾。然后取面上之牙人,用其底清水漂之,尽如雪体而止。其次炼磺,茶油煎之以去其面,牛油煎之以去其底。尤重选炭,洋人用藤炭,俄罗斯用布花炭。中国无藤,麻杆代之布花,用纭线绞把,煅以良工,自能成炭。又参用葫芦壳炭、麈犀公角炭。大梅片面制法,柳炭照常麻杆去头尾,火候宜细煅,葫芦壳亦同麈犀公角打碎,以铁锅煅之,使烧透烟尽而止。再以芭蕉树取汁多煎之,次日澄清,去其水,加大梅片,共入锅内。锅外用滚水泡之,使镕化成糊,收存待用。每药一百斤,用净硝七十六斤,净磺十一斤、麻杆炭四斤、柳炭四斤、布花炭四斤、葫芦壳炭半斤、公犀角二两、梅片二两,煅炼成糊。人汾酒二十斤,合舂为药,舂力愈多愈好,研炼有光。然后罗筛成细粒,以少许置掌中,火试之不烧手,此为上药。先时须较准各炮食药分量,一一记明,某炮食药若干,用红布袋盛之,配合药缸大小装人。再用引门铁锥探入,刺破布袋,然后下烘药点放,乃可得用。至放炮之法,迟速疾徐,更宜讲求。凡大炮装药甚难,不可轻放,必待贼将近,可以一放成功。否则贼未至,炮先鸣后无以续,即抬炮鸟铳亦然。五放则炮身通红,不能人药,故点放不可不慎。惟子母铁炮,自朝至暮,可连环接放,最为得用。苟能多制此炮,配用此药,何贼不可克?何敌不可攻?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此炮此药,即利器之谓。

附 录

初四日,城陷,杀声喧哄,城中鼎沸。已而,贼大队入汉阳门,传令云:“官兵不留,百姓勿伤。”贼入狱释诸罪囚出,而报复雪仇,凶暴弥甚。夜三鼓,贼执械明火巡街,鬼声四起,或至打居人门户。自是夜静,往往皆然,闻者心悸。

初五日,杀人盈街,太阳惨黯无色。贼三五为群,入人家搜括财物,如刃于颈,逼索金宝,如是者累日。夜,新街失火,贼惊起往救,寻扑灭。贼因有戒心,下令云:“倘更有失火延烧者,四邻皆斩。”于是人各惴惴,惟恐祝融造孽也。

初六日,贼入城日,众皆居长街列肆及人家大厦。贼收罗军器,使人舁火药局硝磺入船。伪东王杨秀清传令止杀。胁城中人相从,谓之拜上,盖入彼教,必以拜上帝为重也。分设写名数馆,从之者皆至馆报明名氏年籍,登簿记注。既写名则群居一所,初以十人为一馆,旋以二十五人为一馆,皆设头目领之。荆门知州金云门,休宁人,以寒素起家,洁身爱民,荆楚之人甚德之。是时奉檄在外,家留城中官邸,城破,室汪氏二女,皆自缢。弟人铭守尸三日不食。贼至,排闼大呼杀妖,人铭凭楼栏从容云:“我兄为清白吏,何妖之云?”贼怒登楼,既见三尸,始相视叹息。已欲胁人铭降,人铭据胡床仰视大言曰:“死耳,降则不能也。”意态自若。贼目壮之,往复婉言,劝使拜上。乃曰:“无论大节万无可逾,且我一降,对此三尸何?”贼目知其心不可回,遂弗强。贼以巾蒙首,不戴小帽,衣无领,无马蹄袖,使民间效其服饰,故帽领等物,亦皆弃置弗敢御。惟人铭一无更易,自始至终,抗义不挠,可谓难矣。徽言尝书其事,汇入文集中。而识其崖略于此。贼搜城中米盐,日分给各馆,使人毁窗棂及木具为薪。贼杀伪圣库于长街汪姓绸店,凡珍贵之物咸纳焉。贼于城之东南北三方,距城半里许,筑长墙固守于内,而城上不多设备,仅十数贼居敌楼。又于黄鹄山嶒起望楼,高数丈,我兵来攻,两阵相接,贼于望楼中窥见,即以次飞报,乃整众凭城而守,余日未尝登陴也。

初七日,提督向荣,与张国梁两路兵大举剿贼,守备萨国亮,独争先上小龟山,众奋勇继之。贼于东郊日暮引还,国亮阵亡,自是,间一二日辄进攻。闻贼每不利,未知其详,不能缕述。后凡我兵大胜,得确耗则书之。伪东王传令,使民间收拾积尸,洁净街衢,违者斩,于是多舁至汉阳门投之江。城上被戕官弁兵勇,贼皆抛掷城下,积柴焚毁,秽气薰天。

初八日,大雪。土著痞棍不良之人既降贼,以红帕裹首,日持刀四出,恣意搜括,视长发贼弥凶而狡。虽穷巷瓮牖之家,亦莫不囊空瓶罄,寸物无遗。时因目之为本地王爷,盖民畏长发贼,呼曰王爷,故于若辈云然。贼妇入城,皆大脚高髻,力能任重,可胜二百斤。服饰都丽,雅不称体。贼造浮桥,自对岸晴川阁至汉阳门江岸,以巨缆横缚大木,上覆板障,人马来往,履如坦途。

初九日,贼令民间扫雪,贼首伪太平王洪秀全入城,伪王伪官等从之者甚众。伪太平王居抚署,以黄纸粘大门首,朱书天朝门,大堂书天朝殿。伪东王居藩署,伪西王居督署,伪北王居臬署,伪翼王居学政署。亦以黄纸粘大门首,朱书某王府,大堂书某王殿。伪南王冯云山,贼中今无其人,盖先败死全州。贼窜出全州,同知江忠源,独带楚勇扼之于蓑衣渡,拦截鏖战,三昼夜无少休,复伐大木于下游筑坝塞河。贼大窘,夜悉弃舟遁。是役也,阵斩云山,并伪国宗韦正足闻亦击断,贼死者二千余。所遗辎重,皆为我有。惜河东无营断贼右臂。

初十日,冰雪交融,檐溜声滴沥竟日,泥淖满街。贼见人著油靴皮履者,辄强取之。汉阳门外有乡民来,肩挑贸易,皆鸡豚鱼虾饼饵之属。贼许人出城买物,自是亡者甚众。后贼觉之,始命守门贼盘查严密,然脱逃者如故,不幸见获,亦甘殒命。贼僭设伪进贡公所,使民间进贡。凡金银、钱米、鸡鸭、茶叶,皆可充贡。且云进贡者仍各归本业,盖进贡与拜上异,拜上则为兵,进贡者依然为民也,于是人争趋之。时城中钱米富有者无几,皆捧盘米,上压百钱或千钱。惟典商及素封之家,有贡黄金多至数百两,贡银铤累置案上,前后使四人舁之者,然亦寥寥可得而偻指也。初,贼谓埋藏金银,搜出阖门斩首,胆怯者遂束手无策,任其取携。及其闻进贡仍得为民,皆不惜倾困倒廪出之。至伪公所次第挤入,数长发贼各以其汇收讫,予一纸,上钤伪印,大书进贡二字。其贡金银者,给伪执照,署杨秀清、萧朝贵二逆左辅右弼伪衔号。贼使妇女归馆,以数姓并居一家,亦以二十五人为率。

十一日,凌晨,贼往阅马厂讲道理。贼本邪教,讲道理者,如禅家说法之类,先期建高台,有戴红毡大帽贼,年四十许,面瘦削,系玻璃眼镜,手持白箑,俨然踞上座。旁一童子,执刀传贼,挥箑招人近台下,若相亲状。所言荒渺无稽,皆煽惑愚民之语。有壮者排众直前,抗论折之。贼怒甚,以五马缚其首与四肢,鞭马四驶,卒不能死,乃刃杀之。其人濒死笑曰:“吾得死所,吾可见祖宗地下矣。”惜当时不传其名氏。

十二日,贼至贡院点名,使人鸣锣传呼于街曰:“凡城中人及进贡者,皆往听点,迟误者斩。”于是人麇至,满堂满院,语声喧杂。数长发贼据案拈笔,呼唱名势,纷纷不暇给。已而人逾众,一虬须贼,起视晷影已西,人意欲归,共事者议不合,至相诟厉,推案而起,遂罢点。是日贼入黄州。

十三日,贼使城中人分驻城外。又有过汉阳城者,不分老幼,率以四五十人为一营,使二长发贼为正副营长领之。自是贼搜人出城,殆无虚日,百姓得居城中者,十无二三矣。

十四日,贼传令驻城外已入营者,概行短装挂号

布，长衣皆裁半，虽紫貂海龙外套，亦一剪断之。贼分十军，曰前一、前二、后一、后二、左一、左二、右一、右二、中军、中一、中二。其号布锲木印刷，截黄布方长可半尺余，前曰太平某军，后曰圣兵。贼始谓进贡者，仍各归本业，至是皆挂兵字号布，乃知前言诈也。贼营伪正副长缮人数清单，简一能书写者掌书记，少壮有力者二十五人为正牌，老幼为牌尾。有疾者为能人，送入能人馆，有医为诊治。贼忌病字，故有疾人谓能人，然不解其命义何居。

十五日，贼率胁从之人，往蔡店掳米谷财物，途次贼潜逃七十余人。倩人剃发，酬钱一贯，胁从人逃者尤众。

十六日，贼传令城外已入营者，各执器械。

十七日，大风断贼江中浮桥。

十八日，我兵乘风纵火，焚贼寮篷，败之中和门外，杀贼甚众，夺踞其营，获器械无算。

十九日，贼复缚木为浮桥，更多系大铁锚，重三四千斤者，抛江中，视前益稳固，虽大风浪不能动。贼令城中妇女，更迁往火巷，归馆迟延者鞭棰促之。时各家男子多已出城，妇女虽青年弓足者，莫不躬自负担，抱儿挈女，络绎衢巷。至则有贼妇领之，服饰华美，有钗钏者，辄为贼妇所夺。每馆贼日发油一杯，人各发谷三合。其居僻巷，先与四邻联数十人为一馆者，得不迁。贼于城外长墙，多建更棚，夜间使人更番击鼓，时有伪官巡查。

二十日，贼至青山，沿江村舍掳人归，乡民惧贼裹胁，来售食物者渐稀。

二十一日，贼有闯入女馆欲行奸者，妇女号呼不从，贼目闻之，骈戮数贼，悬首汉阳门外。

二十二日，僻巷人家，尚有藏匿未出者，贼搜出决臂数十，即于城中归馆。其老耋聋瞽残疾者，分别设老疾馆处之。

二十三日，贼传令凡衣服美者，皆须有圣库印，方许服袭。城内外伪官十数人，分途钤印，纷纷竟日。遇狐貉轻裘，伪官辄攫去曰："若何堪服此？"贼日使胁从人担城中各仓谷米入船，力弱不能胜者，沿途少休，辄遭鞭斥。人不堪其辱，或复投水死。丰备仓谷最多，贼一时不能空之，窜后犹余数百石。

二十四日，天气严寒，附郭诸湖，冰冻坚厚，上可行人。潮勇二百余人降贼，潮勇及广西捷勇，俱极跋扈。沿途肆扰，抢夺财物，褫人衣履，奸淫妇女，强占村舍。濒行则焚毁天寒所居，左右林木尽伐，为害与贼相埒。古云旅舍无烟，巢禽无树，不幸于今日见之。提督向荣驻营卓刀泉，尝于姚氏祠堂诱诛百余，其党遂有降贼者。

二十五日，贼私造伪时宪书，单月三十一日，双月三十日，节序凌乱，以是日为岁除。首逆僭称选妃，使民间女子往阅马厂听讲，至则选十余龄有殊色者六十人，即逼令入抚署。从此沈溺狂澜，遂与父母永诀矣。贼伪官等进贡首逆，贼妇进贡伪妃，皆铺黄纸案上，罗列巨碗，所盛蔬肴饼果，务期丰满。使二人舁之，鼓吹前导，备诸丑态。每营贼给猪一头，钱数贯，为度岁之需，亦间有给牛羊者。

二十六日，伪官诣首逆庆贺，贼妇诣伪妃庆贺，皆著梨园衣甲，是处金鼓鞺鞳，楚会俨然一大剧场。城内爆竹如雷，街巷地上爆竹纸厚寸许。

二十七日，我兵进攻，大获胜仗，歼贼千余，斩伪官八，杀伤者尤众。贼于是震恐，遂有窜志。布政司广储库银七十余万，粮储道库银十余万，合盐道府县库银总计之，约银百万，贼悉舁之登舟。

二十八日，贼舁铜铁炮入舟。

二十九日，贼传令各营备一月粮，锄锹四具。

三十日，夜四鼓，贼于府监后空屋举火，邻舍妇女，睡梦中惊觉，披衣曳履，逃出四窜，包裹绣鞋簪珥之属，狼戾道上。天将曙，暴雨沛然，火乃熄。

三年癸丑正月朔，提督向荣，总兵和春、秦定三，都司张国梁，共督兵进攻，大败贼于东郊。贼治装登舟，贼妇亦纷纷捆载出城。驱火巷女馆妇女，概行登舟。人众，舟不能悉载，有坐江干冻馁彻夜者，有登舟奋身掷入江涛者，有死力挽贼妇共入水死者。

初二日，贼妇入僻巷各女馆搜括财物。伪王伪官等，诣首逆辞行，退至伪东王府会齐，以次出城。须臾，首逆僭乘黄毡轿起行，其后肩舆百余乘。城外各营贼皆由浮桥过汉口，惟东门外有贼千余，抗拒我兵，薄暮始仓皇渡江。半渡，贼即传令焚浮桥。

夜，城中焚庐火环起，赤光烛天，明如白昼，照见江中贼舟往来，纤悉毕见。我兵由忠孝门、中和门两路攻入，城中贼奔窜，蹑踪掩击，中炮落水死者无算。侵早，贼舟皆于对岸不逸，提督向荣率兵追剿，留副将瞿腾龙守城，武昌克复。

弢园笔乘

[清]王　韬撰　郑国玉整理

《弢园笔乘》一卷，晚清王韬撰，杂记咸丰年间清朝文武大臣及太平天国诸首领琐事逸闻。

据民国《满清野史五编》本标点整理。

洪逆琐记

洪逆之长兄仁发，次兄仁达，同父异母，并务农业。自窜陷金陵后，封其长兄为伪安王，次兄为伪福王。初东逆独揽伪政，其余皆不得预。自东逆为北逆所杀，而北逆旋又为洪逆所诛，贼中无人可任。洪逆以为任疏不如任亲，遂命其两兄同握大权。仁发、仁达本一无赖村氓，惟知以邪教惑人，所属往往不遵其统辖，多倾心于翼贼石达开。仁发乃逐翼酋出之于外。后李秀成渐用事，谏洪逆勿专任安、福，特荐蒙得恩、林绍璋以分其权。以官军围金陵日逼，洪逆颇深疑忌，所用多族人，仁达尤信任。然二人所为，暴虐恣肆，多行不义，为忠酋所衔恨。迨官军克金陵，仁发死于乱兵中，仁达匿于破屋，为萧军门所擒，讯明后，处以凌迟极刑。仁发有子曰和元、利元，皆为官军所杀。

洪逆有母七十余，先洪逆死。洪逆生有三子，长即伪幼主洪福瑱也，自幼喜弄文墨，亦好作盲词，笔意有类于其父，其造作荒诞之语亦相若。尝谓助天斩蛇，洪逆斫其首，而己断其尾。官军攻克金陵，积薪自焚其宫。时忠酋授以良马，乃得突围出。半途得遇其叔伪干王，从之行。有河亘其前，浮水径渡，遂至江西境。图剃发易服，从间道归粤。贼中有诣官自泄其事者，乃成擒。江西抚宪沈葆桢亲讯之，供不少讳，供词中多引文相国《正气歌》以自比，尤可笑也，卒亦治以极刑。

贼每攻城，必先于城外筑高台，而以贼酋登其上说法，谓之讲论天情。大率言天父天兄救世为心，特命各伪王降世教民，俾得脱灾享福。盖其窃西教之余绪，而文以诡诞无稽之说，于是邪且怪矣。贼破金陵后，有男馆女馆之设，男女无许觌面语，夫妇有涉私者，辄斩以徇，谓其犯天律也。男女馆皆逼人拜上帝，谓之敬事天父，以黄纸奏章作誓语，谓之悔罪。贼中赞美语，南贼所撰，率众朝夕诵之。每日睡起饮食，必默念，小子跪在地下，敬谢天父等语。谓天父七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每阅七日为一赞期。街设大旗，写明日礼拜，各宜虔敬。三更具果品糕饵，群诵赞美。各伪府金铙爆竹之声，不绝于耳。贼有酋目病者，代为焚章祈天，其词甚哀。凡此无非煽惑诞妄，非真有邪术也。

洪逆最喜掉文字，其所改之字，不可以意测。如圣改正，上改尚，耶改耳，华改花，国改郭，火改亮，清改菁，老改考，亥改开，卯改荣，丑改好等类，不胜枚举。社稷宗庙俱为妖，帝王京都俱为僭，悉令删除。贼中别刊《时宪书》，谓之颁历。略仿西国法，单月三十一日，双月三十日，每年以三百六十六日为率，不复置闰。且以每四十年为一加，每月三十三日，每四十年为一斡旋，每月廿八日，更为无理。又以不知时日算法，时多舛误，癸丑二月初十日，又讹一日，故干支亦迟一日。初不许用日月二字，后仍用之，谓由天父改还，真堪喷饭。咸丰四年，岁在甲寅。正月元日，贼营为十二月廿四日，合计之，前后共差六日。

贼中伪书名目甚多，皆洪贼自作。其有伪诏书者，自戊申始，至癸丑陷金陵止，则出曾钊杨、何震川诸贼手。何震川者，粤西人，贼中伪探花也，淫乱邪怪，自供不讳。又有所谓天父下凡诏书者，更堪发噱。自咸丰八年以后，则多出自干逆手笔矣。

贼所设立伪官，不分等级，而必以天字为区别，牛鬼蛇神，奇怪百出。伪王之下，则有掌率统管天将、朝将、国将，下则有义、安、福、燕、豫、侯六等。伪爵之下，乃系伪职，自丞相以至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两司马，此为伪正职，余俱为伪杂职。伪丞相有正副，更有以天、地、春、夏、秋、冬为次序者，计一十有四名。伪殿前丞相四名，检点三十名，指挥三十六名，将军及总制，俱分金、木、水、火、土为定数。每伪总制一，统监军一，军帅五，师帅二十有五，旅帅一百二十有五，两司马六百二十有五。此外守城有伪巡狩将军，驿递有疏附总制，关隘有提关指挥。洪逆伪府有六部伪尚书，有侍卫九十有六，以天字及二十四气分名。有左右史侍臣、朝议、诏书、诏命，东贼伪府有尚书、承宣、参护、仆射，各数十名，其余伪王以次递减。

他若管理贼物者，俱为典官。由承宣以前附贼者，均为伪功勋加一等。其为伪王之昆弟叔侄者，皆称为王宗。贼中又设女官，亦有义、安、福、燕、豫、侯六等爵，而以贞字为别。其在伪府者，有女丞相检点，在外统带女馆者，至军帅止，余为女百长。贼中服色，伪王帽绣龙凤，袍靴皆然，均用黄。伪侯相帽用凰，伪检点指挥帽用麟，均黄袍。伪将军总制帽用狮，伪监军军帅帽用虎，均红袍。伪师帅、旅帅帽用彪，均兰袍，伪两司马用鹤。有职者头系黄巾，余用红巾。伪女官皆以黄帕蒙首，上写伪衔。女官多跣足乘马，皆粤东西人。

至于贼之称呼，尤为可哂。各伪王皆僭称千岁，而又以字别其大小。如洪逆长兄称显，次兄称伦，干贼称福，翼贼称喜，英贼称禄，忠贼称荣，赞贼称耀，侍贼称雄，辅贼称威，章贼称寿。其妻称伪王娘，其长子称伪嗣君，伪王女称金。掌率义、安、福、豫、燕、侯以至军帅，僭称大人，子僭称公子，女皆称玉。师帅至两司马称善人，子称将子，女皆称雪。掌率六等伪爵妻称瑞人，伪丞相至军帅妻称贞人，师帅至两司马妻称夫人，又有称伪官之妻为贵姣等名者，尤为穿凿不通。

贼中所有庆贺佳节凡六：正月十三日，为天兄升天节；二月二日，为报爷节；二月二十一日，为洪逆登极节；三月三日，为爷降节；七月二十七日，为东贼升天节；九月九日，为哥降节。又各贼每逢生日，馈物者不绝于道，而女官送礼尤盛。以糯米制成各色糕饵，列于方几，令人肩之先行，前以金锣黄伞为导，后则士官跣足乘马，送入伪府。至日均贺，倍诵赞美，谓之酬谢天父。洪逆父子生日，俱赐宴，畀以银牌，并演乡间杂剧为乐，而不自知其丑。各逆生日，先期逼人进贡院考试，东贼则为东试，余仿此。所取伪状元、榜眼、探花、传胪各一，伪翰林数十，伪进士数百。又逼选民女百余人，先送伪丞相衙再选，约得十五人以进各贼。洪逆东逆各六，北贼二人，翼贼一人，谓天父赐美女以偿其劳也，言之可涕。

贼王居伪名府，贼官居伪名衙，计阖城贼馆不下千余处。伪府则有辕门二，大门三，高可数丈，门墙壁悉采画龙虎。甬道中筑高台一，两旁悬金锣数十，有事则鸣锣以达。门以内不准男子入，皆以女侍传递，肴馔酒浆，皆有伪典自外传进。后有堂室园囿，多至数百，少六十余间。若伪衙，则择民居之高大者加以粉绘，其余或用红笺作联，或以黄纸写朱字，遍贴大门，以为美观。门外多建瞭台，高数十丈，以备望远。洪逆伪府，以前制军署为之，在城北，壮丽胜他处。大门额一曰荣光门，二曰圣天门，皆以真神冠之。两旁有木栅，内横匾数方，皆伪寮所赞颂。左右有亭，高出墙外，覆以璃琉瓦。二门内伪朝房东西各数十间，西有一井，以五色石作栏，上镌双龙，石质人工，俱极坚致，非近时物也。伪殿前牌坊一座，上下皆雕龙纹，饰以金彩。伪殿尤高广，梁栋俱涂赤金，文以龙凤，光耀射目，四壁采画以龙虎狮象。伪殿之东，有墙之围，凿池于中。池方广各数十丈，池心以青石砌成一船，长约十余丈，广五六尺。北面又有半亭，高仅数尺，式如字藏。东贼伪府稍减，其旧者已于咸丰六年为北逆付之一炬，后重建伪幼东王府，名曰正九重天廷。伪府后有园，入门有亭，亭畔有花椒二株，荫可半亩，圆实蕃衍，馨香可人，自亭而北，叠石为山，绵延不断。群山之麓，清泉绕焉。诸伪王府，无不有园，叠石凿池，穷极奢丽，楼台亭榭，逶迤相属，皆役使所掳工匠为之。北翼两贼所居，但画门用锣而已。伪衙如伪侯画凤，伪相画象，余仅贴红条。

贼相见，下一等者跪，不揖拜，爱跣足，虽服袍乘马亦然。嗜著朱履，厚其底，几半尺许。每乘马出，携洋人所制八音匣，铿锵作声以为乐。每与官军角拒，发伪令，必先吹角以集人，至北贼伪府听令，后改在翼贼府。以贼目二人，一持名牌，一执尖角旗，率群立俟指挥。每战则驱被胁者在前，而积贼随其后，败则祈跪天父。官军或以为有术，往往疑慑不进，不知正可乘喃喃时并力研杀之也。

贼中夜间口令，以所颂赞美诗内二字颠倒为号。每值元旦，各贼飞刺相庆贺，见面不跪不拜，但称曰高升。贼初以演剧为邪歌，继于池州得戏班衣服器具数十箱回金陵，乃招优伶装演，筑台于清凉山大树下，东贼观之喜甚，于是贼中皆尚戏剧。各贼伪府，朝夕敬拜天父，男乐在外，女乐在内，遍搜金陵乐妓以充此役。每伪王处数十人，晨暮琵琶，以供赞美。

记忠贼事

伪忠王李秀成，原名以文，广西梧州府藤县宁风乡人，居于长恭里新旺村，佣耕自活。少时从其舅氏读书，及长乃归父母家，生计窘乏，时难自给。二十六七时，值洪逆煽众作乱，路经其村，乃裹胁而去，隶于伪春官丞相胡以晃麾下为兵。

后贼中有选举之令，酋东举之为右四军帅，令踞守金陵太平门外新营，旋由伪监军擢至伪指挥。时捻逆张乐形、龚得树，以数十万众横于三河尖，忠贼结之以自固，声势颇张。乃封为伪地官副丞相，俾踞桐城，以抗秦军门定三之师。围甚急，忠贼求援于陈贼玉成。陈贼率党攻陷庐江，即溯俾江，窜大关出桐城之后，以断吾军饷道。桐城地势，一面高耸，一面平坦，陈、李二贼，内外合击，吾军大挫，围师遂解去。忠贼旋扰六安、霍山，贼党渐盛。丙辰抗张国梁军于仓头，镇江踞贼吴汝孝从城内突出，我军遂乱，退驻丹徒，而扬州遽陷，吉中丞阵亡。忠贼即回金陵贼巢，出死力以冲，孝陵卫大营亦溃，向帅以劳瘁卒于丹阳。时贼内乱，自相屠灭，是以不能大逞。戊午张帅复围金陵，忠贼时已受伪侯，屯于黄池，一切伪政，由其指麾。招集芜湖贼众，由昭关顺流而下，陷全椒、来安，纠合陈贼攻走德军，以分下游官兵之势，骚扰江皖间，故贼巢得有接济，围虽严未能即下也。

忠贼在浦口时，吾军中有招其投诚者，为洪逆所闻，惧其去也，乃伪封为忠王，更书"万古忠义"四字赐之。庚申春，忠贼由芜湖取间道至广德，窜泗安，由武

康陷杭垣，浙省大震。由是张帅分兵往援，而忠贼已自广德至建平，大合贼军，萃攻大营。伪辅王杨辅清窜高淳，伪侍王李世贤窜溧阳，伪英王陈玉成窜江浦，四面夹击，寇氛猝炽。吾军势分粮匮，各无斗志，大营遂溃散。张总统殉节于丹阳，和帅身缢于浒关，苏常尽陷于贼，继嘉兴亦为贼党所破，江浙之间，遍地皆贼也。辛酉冬，杭垣亦陷，宁绍温台各郡邑，相继失守。是年忠贼曾窜江西湖北，收纳叛民数十万，为曾军所扼，狼狈逃回。而安庆亦于是秋为官军克复，断贼上游之臂，其势遂沮。壬戌，上海西人调集劲旅，翼助中国。时贼围沪之师号称百万，西人一鼓而下之，青浦、嘉定势如破竹。曾帅之军亦已由上而下，芜湖、巢县、无为、梁山皆属我军，直捣金陵。洪逆屡促忠贼纠党回救，忠贼密献曰："曾帅之军由上而下，利在水军，我劳彼逸，且以常胜之师而临我屡挫之众，不可与争。不如多备粮食军械，为固守计，伺其懈而击之，蔑不济矣。"洪逆不从，于是李宫保克苏常，左中丞克宁杭，运兵并进，逆寇贼尽窜，仅踞金陵而已。甲子六月，官军入金陵，忠贼以己乘马乘幼洪主洪福瑱，而同匿于清凉山。既夜，乃舍命冲营而出，逃于民家，为官军所擒，戮之于金陵。噫！忠贼特一田家牧竖者流耳，初何有韬略谋勇之足言，乃天心厌乱，竟假其手以扰江浙，苍生涂炭，死亡如积，岂其劫运之所钟欤？祸患相寻，系于是人，彼苍之意，岂可测哉？

记干贼事

干贼，洪逆之从昆弟也，名仁玕，字益谦，少习举子业。当洪逆作难时，县令知其为寇族，执而系之狱，后有为之缓颊者，始得释遣归家。乃逃之香港，授西人书以糊口。咸丰癸丑，洪逆陷金陵，伪僭伪号，建伪都，势张甚。干贼思欲往投，特未得间。八月，上海刘丽川乱作，矫称奉洪逆命，遥受伪封，干贼乃拟籍以达洪逆。有西人助以资斧，始得航海至，仍住西人舍。居年余，无计可通，西人但以幸舍处之，绝不为之画策，于是困甚求归，仍返粤中。七年复取道于庾岭，由江西而至汉口，籍卜筮以供旅资。客中与之往来者，悉不敢少露踪迹。久之知所住家，固与金陵贼党相通者，凡米粟转输，所以济寇用者，恃以为东道主。一日偕主人登楼去梯，长跪自白其故，求主人代为设计，得达贼所。主人慨然引以自任曰："此事易易耳。"使附货舶渡江，遂入贼境，始谒洪逆，大喜逾望，立畀伪封为干天福，盖贼中之显职也。逾年宠任益深，即升为伪干王，兼称伪军师，掌文衡正总裁，一切伪政，咸决其手。特创伪王府，大兴土木，自书其两壁云："干戈底定，王道荡平。"贼中屡开伪科，考选甄别，悉委干贼，而干贼亦妄欲以收揽人才为己任。所有为伪主考伪总裁者，无不奔走其门下。顾干贼性懦缓，仅能掉弄文字，实无才略。楚粤老寇，自恃百战勋劳，必当大酬厥功，而干贼以后起新进，无尺寸建白，一旦骤出其上，因是多不平。洪逆亦微闻其故，择其功巨酬薄者悉授封伪王，或有以纳贿得者。于是贼中徒拥虚名，无所统制，而疆场之陷阵冲锋者，皆有劳而无赏，因之无不解体。

干贼耻己无武功，请于洪逆，愿提师解安庆之围，咸丰十一年正月，干贼率党出伪都，盛饰军容，途中慨然谓其下曰："此大丈夫得志一时之所为哉？"因议先攻江西，翼分官军之势。时集安庆城外者有六伪王，伪王长兄洪仁发，伪王次兄洪仁达，伪辅王杨辅清，伪章王林绍璋，伪英王陈玉成，伪党数十万众，厚集其阵，期一鼓以退官军。曾中丞国荃以奇兵当其冲，督兵捍御，躬冒矢石。守城贼将为叶芸来，百战之悍寇也。城外皆官军，外援之贼，又在外围。而曾军于外复成长围，环之三匝，并命相持，六伪王皆不得前。至七月，伪干王最先遁归，盖洪逆促之还伪都也。是年冬，安庆卒为官军所复，洪逆追咎干贼援兵不力，师劳无功，贬其伪王位，旋又以伪王娘之谮，尽削其权。伪王娘者，洪逆妻也，梦干贼身御龙衮，而首冠翎顶，谓其心未忘官军，不可大用。是时西人之至伪都者，络绎于道，皆住干贼家，以干贼向在香港，多与相识也，出入贼中，招摇于市。洪逆闻之颇不喜，故特假梦兆以抑之。

同治元年，官军围金陵急，干贼预守城，后仍还其旧封。迨官军克复金陵，干贼先火其伪府，乘间夺路得逸，与伪幼主洪福瑱偕遁。其众尚数百骑。遁时遇一溪，与众浮水而过。中有一人屡顾伪幼主者，干贼即手刃之，众皆股栗。窜至江西，谋易服剃发潜归东，为其信任之人密白于官，遂被执。时豫抚沈中丞葆桢，特委他员审鞫，干贼词色不挠，历供前后作贼事不少讳，越日即置诸极典。

迹干贼生平，特一粗识之无之一庸妄男子耳，即在贼中，亦不过掉弄文字以自矜异，与夺地覆城之悍党较，其罪尚可末灭，徒以位列伪王，分居寇族，妄思僭逆，遂陷大戮。使其戢影潜踪，自匿穷荒遐岛之中，则虽至今存可也。

记英贼事

伪英王陈玉成，原名丕成，广西桂平县白沙人，与翼贼所居相距不过数十武。在乡深相要结，金田谋逆时，仅隶于行伍。自入踞金陵后，稍稍用事，由十八伪指挥迁授伪职冬官丞相。向帅提数万之众固围金陵，自孝陵卫至东南七瓮桥，连营筑垒，环守甚严，而镇江亦为吉中丞所困。贼城守伪将吴汝孝，飞书诉急于洪酋，陈逆乃与伪地官副丞相李秀成、伪春官丞相涂镇兴、伪夏官副丞相陈仕章、伪夏官又正丞相周胜坤诸贼，同下援镇江。甫至汤头，而张总统国梁兵已抵境，兵贼相接，大小数十战。吉中丞时驻扎九华山，闻警遣兵来助。贼中侦知之，特选敢死悍酋以为冲锋。及战，互有胜负。贼众不得已，乃令陈逆乘小舟，由镇江水关人。水面炮船森列，陈逆奋力冲突，水师不能御，遂得入城，与吴汝孝合。汤头故有小河，由大江歧流通山下，一曰汤头岔河，一曰汤水山边。官军本屯营河滨，依山阻水以为固。贼兵探知其处，图移营相拒。旋据

汤水山边，为乘间溃围计。官军乃拔寨以堵其进，距城较远，陈、吴二贼乃得从城中突出，城外贼已选锋整队以待，并起夹攻，前后相应，官军遂不能支。先是贼乘夜潜至汤头岔河驻扎，官军力战，相持至午，官军始知后路被袭，急思还救，阵遂动。两处相隔约一十余里，甫欲回兵，而城贼之众大至，勇锐百倍，官军夺气。翌日黎明决战，官军以众寡不敌奔溃，十有六营尽陷于贼，贼众遂群聚于九华山下。吉中丞守御严密，不得遽破，贼乃由金山径渡瓜洲，陈逆攻上桥破之。时官军结营于红桥卜著湾三汊河诸处，大小相连，一百二十余垒，望风齐溃，扬州遂再陷。所掳辎重，尽运入镇江贼巢。贼既大股渡江，仅留周胜坤守官军旧营。官军探知其虚，进兵取之，以断归路。贼又取道于六合，张总统国梁自率骁骑邀截之，不使一贼得通。贼不得已，仍从金山绝流而渡，径攻高资。吉帅兵驰援，中伏猝败，为贼兵驱之高资山中，首尾不能救援。吉帅知势不敌，临阵自刎，官军大溃。张官自六合驰至，则已不及，乃驻师于丹徒镇，以扼贼冲。

时贼势方锐，逆目吴汝孝，又以悍贼千余继之，进攻张军，张军亦溃，汤头所守官军尽撤。直驱至伪都，东贼令尽破孝陵卫向营，使屯军于燕子矶，翌日乃困瑶化门官军。适张军收集残众复至，而伪翼王亦率曾锦兼、张瑞谋两悍酋引众相助，官军势益孤。向、张二军连战皆北，委弃军实山积，皆以资贼。陈逆遂陷句容，困丹阳，鸱张狼顾，几不可制。向、张皆退驻丹阳，并力坚守，贼不能下。向帅以积劳死于军，张总统国梁代抚其众，流涕誓师，慷慨决阵。一战而解南城之围，擒戮无算。伪十三检点周得贤，贼中之骁将也，在阵授首，贼众股栗，乃遁三角村，距句容城二十有五里许。时东贼方谋篡伪位，洪逆檄召北贼诛之，东北贼党互相杀，一时积寇死者不少，于是贼中可任事者无其人。陈逆方在外拒官军，拥众颇盛，乃畀以显职，封为成天豫。翼贼方被逐出伪都，道经宁国，悉以前攻宁国之众委于陈贼，令统之，以解宁国之困，翼贼旋复他往。忠逆李秀成，被困于桐城，遣使驰书告急于陈贼，请其速援。陈贼以宁国一隅未能旦夕解围，而桐城之困急于眉睫，乃即由枞阳渡江。忠酋闻其至，轻骑往赴，特绘成进攻图式，与之详观，并密定谋议然后行。时官军方虑贼必对面迎拒，严为之备，而未知有援军之蹑其后也。陈贼乘官军稍懈，突出纵击，一鼓破之。道自枞阳长驱顺下，陷无为州，踞汤头镇。贼之糈粮，皆由是接济。与伪迓天侯陈士章，合党并窜，于是东关、巢县相继沦没，贼皆命人据守。陈贼率众攻陷庐州，所向亡命，官军颇不敢撄其锋。

陈贼两目下有黑点，状若目睛，贼中因呼之为四眼狗，势方横甚。乃上滗河出大关，以截桐城之后，断官军饷道，闯营恇扰。陈逆忠酋内外奋力合攻，官军不能御，遂奔。贼骑分三路穷追，舒城、六安前后失守，裹胁者数万，贼势大张。陈逆旋陷正阳，屡攻寿州不得下，而三河援军骤至，进克庐江。张帮办军亦进攻句容，偕和帅共围金陵。陈逆方结巢于小孤山、华阳与韦贼志俊合队，同窜固始、商城，陈逆图陷德安，以收羽翼。官军扼之，贼之于罗田、麻城间，乃回窜太湖、潜山。时忠酋方欲从全椒往援贼巢，传檄逆目，刻期大举。陈逆议由舒城破庐郡，出店铺攻梁园道、界牌而下滁州。德帅方守浦口，胜帅方驻乌衣，俱遣兵截之，陈逆奋突而前，德军大挫，因求援于张帮办。乃专选精锐渡江而来，以解小店之围。阵未定，贼骤以劣骑横蹦之，张军亦败，贼追官军至浦口。陈逆攻其前，忠酋攻其后，德军阵没者万人，陈逆遂长驱而围六合。洪逆以其有功，授伪封为前军主将正率掌。适署皖抚李孟群，以其师溃庐州，上谕道员李续宾改道援庐，李道定计先取太湖，扫荡桐、舒等县，然后直趋庐州，进克枫香等驿，一战而复潜山、太湖。

咸丰八年九月廿八日，直捣三河集，贼众远近大震。洪逆乃调陈李二酋赴援。三河集者，庐州要害也，筑城传以九垒，用悍贼数万守之。三河破，然后可以进窥庐州。李道自克桐城，令总兵赵克彰守焉，又命副将谢永祐守舒城，所部仅五千人，皆精锐可用。守三河集贼将为吴定规，李军围之三匝，破其九垒，斩首数千计，方期旦夕可破。而陈逆玉成由六合至，率大队踞金牛镇，李逆秀成由巢县来，纠集捻匪驻白石山，贼十万余众，连营相望，烽火亘数十里。贼盖塞李军之后路，而断舒城之援兵，尽死力以决一角也。李营诸将，议暂退守桐城，以为后图。李道曰："军事有进无退，当死战。"十月十日四更，逼贼营而阵，诸将请四更击之，猝出其无备。李道曰："陈玉成，贼中骁帅，守必不懈，且未审其虚实，不如黎明辨色以进。"天将晓，官贼合战，径破陈逆营，营中贼散走。会天大雾，但闻金马喧闹声，莫辨贼在何所。贼众抄击官军后，突出奋攻，官军相继溃，部将刘坤山等先后战没。

白石山距金牛镇仅廿五里，忠酋遥闻枪炮声，率队大至，贼锋益锐，环围之数重。李道传令军中，严守墙垒。无何，各垒毕破，或劝突围出，图再振，李道不可，曰："吾当杀贼而死，为国除害。"大开壁门，跃马入贼阵，见陈逆方立黄旗下，李道呼曰："当斩此贼渠，为吾毕命处。"驰入死之。诸军或降或自杀，其降于陈逆者，半途猝起为变，陈逆因尽坑之。窜至桐邑吕亭驿，桐城复陷于贼。洪酋乃伪封陈逆，所属骁悍殆尽。然六合、浦口官军旋又失利，幸楚军自黄梅、宿松上游来援，陈逆与之并力相拒。继闻忠酋陷杭垣，和帅分兵援浙，金陵势虚，遂潜兵至江浦，渡江而南，由善桥攻官军大营，师溃，贼遂连扰江浙。适会中丞国荃兵围安庆甚急，陈逆屡行攻扑，卒未得解。安庆守城贼将叶芸来、张朝爵，负隅固抗，陈逆又自外来援，故一时未能即下，楚军乃深沟高垒以困之。

久之城中无降意，而英逆时于城外为犄角，曾中丞乃撤近湖一面以待其逸出，因城中皆系英贼家属，恐其致死相持故也。英贼以曾军之退为可乘，遂徙近处之粮自济城贼。曾中丞知其无去志，仍复严围，城中汹

惧，乃遣三悍目入城助守，益以劲贼千余，英逆退保集贤关。洪酋惧上游之不可守也，因遣六伪王往援。六伪王者，伪福王洪仁达，伪干王洪仁玕，伪章王林绍璋，伪辅王杨辅清，伪都王黄文金，伪顾王吴汝孝也，俱集桐城。英逆乃留刘、李二贼目守关，而己往桐城，以黄金爱率骁骑断后。官军知其至，预伏兵以待，黄贼之众歼杀殆尽，黄贼几死于水，仅而免。英逆见桐城贼兵不足恃，自至伪都，求援于洪酋。鲍军门超，进兵攻集贤关，刘、李二贼死命固拒，药弹糈粮俱绝，遂为鲍军门所破，二贼于阵伏诛。逮英贼来援，而安庆危在旦夕。曾中丞凿通城边菱湖，炮艇得入城中，消息煎迫。时官军围城，而援贼亦环围官军之外，城中百物俱竭，贼知必不可守。曾军攻之愈急，遂破。叶芸来犹率队巷战，官军斫之数十刃始死。张朝爵乘舟而遁，吴定彩与贼众尽溺于大江中，城贼无一得免者。伪英王见巢穴已破，遂窜石牌，拥黄宿之众渡野鸡河，图犯德安、襄阳。贼众咸不愿行，遂由六安回庐州。官军围庐州甚急，粮绝援穷，遂为官军所克，英贼乃遁之寿春。时英贼所踞之地，前后悉为官军所得，羽党散亡，洪酋又褫其伪职，屡加严责。寿春固苗沛霖出入所也，遂诱之至官军营。或有劝之降者，英贼毅然不可，植立不跪，惟乞一死，乃置之极刑。自英贼死，而贼中无悍酋，越二年而洪逆亡。

逸史氏曰："贼起金田，所恃以冲锋陷坚者，自萧朝贵外，即推秦日纲、罗大纲、陈玉成为最猖獗，贼中所称三悍酋是也。罗亡于江北，秦亡于东北，逆党中独英贼蹂踏数十城，窜陷十余省，恶积祸盈，卒膏斧钺，枭党艳妻，连头受戮。天之假手以剪灭之者，岂不快哉？三河集之战，李忠武公授命于是役焉，此为上游大局所关，故记之特详。呜呼！英贼之罪巨矣。

记燕贼事

燕贼秦日纲，原名己昌，桂平白沙人。少佣于人，颇勤慎尽力，长以制菽乳为业。金田倡乱之前，已与洪逆深相结，潜煽妖言，以惑愚妄。洪逆谓其为忠勇信义可恃之爪牙心膂，故倚任独专。随洪逆窜踞永安，伪设木斗军营，俾燕贼守之，以抗官军。时扼要冲者为张孜修，转战相持，贼不得出一步。自永安至武昌，沿途遍张伪示，皆燕贼争先为之，授职伪天官正丞相。既陷武昌，径趋九江，所至残破。先后所掠民船万艘，顺流蔽江而下，皆燕贼与赖汉英、罗大纲分统之。旋得安庆，弃不守，急攻金陵，七日而破之，入城居中正街董宅为伪馆。癸丑七月，东贼令取所掳安庆民女，伪号贞人。时两粤积贼，皆拥众自雄，积金资，昵佳丽，据金陵为老巢。而分党遍窜上游，皖、豫、楚、燕，逆锋无所不及。十二月代翼贼踞守安庆，自恃其才能，尽变翼贼所行，新胁之众，号称盈满，出入呵导，前后拥骑数百人。东贼以此忌之，更遣罗大纲往代之，而燕贼仍归金陵。东贼分其麾下伪将佐校，隶于己所统下，为东伪官，以少其众。甲寅五月，所有遣扰湖南、黄河之贼，皆为大兵所破，贼之上游势孤。欲使北贼，而又恐北贼之一去不返，如虎傅之以翼，将来不复可制，因以燕贼代之行。乃伪称燕王，伪号霜师，所拥党羽颇盛，艨艟战舰，林立江面。

时官军用红单艇冲击三山贼营，上下游俱为所困。燕贼乃率众党扬帆直下，驶至乌江，适与官军船遇，举炮互轰，烟尘蔽空，官兵船坚炮利，击沉贼舶无数，一炮弹击中燕贼坐船，碎沉于水。获其印书衣帽，皆有伪燕王字样，官军皆意其已死，酾酒相庆。后大阵擒长发积贼，讯知燕贼船破落水，间道逃往和州，后于咸丰六年，在伪都闲居。时东贼主持伪政，一切生杀，悉随其意，各伪王咸惮之，外受约束，而内怀愤恨，燕贼以昔同起事六人中尤不能平。偶以牧马，某甲见东贼从叔不起，东贼叔怒，鞭之二百，立解之燕贼所，未及询，旋诉之东贼，东贼委翼贼治其事，于是燕贼闻而辞职。东贼大怒，命北贼杖燕贼一百始得释，因是衔怨愈深。秋七月，东贼被诛，东北两贼之党互相杀，燕逆亦死于其中。

记李贼事

李少卿者，嘉应州人，始名绍熙，及投贼，乃易名为文炳。迹其反复狡狯，自负枭雄，而卒殒其身，亦天下之愚人也。初李以行贾至江南，丧其资，落魄海上，日从博徒游，每日与贷数十钱糊口。时上海有妓尤绿芸，貌美而多资，久厌风尘，思择人而事。一日肩舆出门，李方蹲桥下乞博徒钱，舆来，以其碍道呵之，李起而反詈焉，挥以拳，舆夫皆辟易。绿芸急搴帘谓之曰："客何为者？请至我家，以杯酒释忿。"李亦慨然诣其室。坐既定，索酒引满，罄无算爵。绿芸曰："观子貌非居人下者，何乃龌龊与匪类伍？此间苟足以屈子，愿供饮食。"李许诺，遂居其家，颇勤谨。久之，绿芸委身于李，出其资令作小运贩，获利颇饶，乃设茶栈，援例捐纳候补县丞。时闽粤之党颇横，当路方思各以其类羁縻之，故地方有事，居然附缙绅后参末议。

咸丰三年癸丑秋八月，粤人刘丽川乱作，戕邑令袁君祖德。起事者曰小刀会，结有七党，李亦预其列，而与李少轩皆用事，为刘贼所信任，贼中攻劫，多出其谋。先是，当路故粤中人，未免私庇其乡人，始欲选更事者给资遣归，后亦不果，因循酿乱，实李与闽人李仙云之咎也。其后贼势日促，李始谋约官军为内应，机事不密，为刘贼所觉，同谋三百余人，擒戮殆尽。而李独得脱，走投大营，白事泄状。抚军吉尔杭阿悯其全家屠戮，留军中供差遣。继而城破，渠帅未获，而红桥所戮者在疑似间，召李辨识。李力言其是，遂据以入奏，并请宽李之诛，有优赉焉。其实著名贼目，如刘丽川、林亚福、潘镜子、陈亚林皆逸去。林为海盗，以他案被获，潘投金陵发逆，未知存亡，刘伏匿近粤乡间，陈商于暹罗，今皆无恙。李当时盖以迎合吉中丞之意耳。

上海军事既蒇，以备资募勇，从吉中丞军于镇江，冲锋陷锐，多积战功。九华山之役，吉中丞势迫自刎殉

国,贼围李营三匝甚急,李堞垒坚守,经七昼夜,与士卒仅日一食,粮绝援穷,顾无变志。适张总统大军驰至,围解得出,以是军营巨员大加奖信,前后捐擢,荐升道职。庚申春间,李方带勇在吴门,贼悉锐南下,其氛日逼,徐中丞仓卒间委以城守。时贼游骑已至城下,李营勇目有黄、魏二姓者,竟诣贼纳款,而李与何信义大启阊门,迎伪忠王入。李受伪职为江南右将帅,为贼主理昆山县事。族中兄弟子侄,无不受伪职者,诛求民间,较他贼更苛酷。上海某当路,谋结内应,使其阍人往说之,未得要领,但以李虚词诡说报之而已。后何制军桂清,又思以内应功赎罪,遣冯军门日坤往结,冯固与贼相识,及至,并无一言。及见伪主,将陈贼坤书约以上海为界,彼此毋相犯,同盟而返。是役也,李尽输其实于伪忠王,而谈内应者犹以为可恃。噫!是徒为李贼所笑耳。闻有密遣人约李献城投降者,李拘其使,几欲杀之,后行贿于贼妻尤氏,言之得释。

同治元年,李方率党攻上海,颇为贼尽力,挫于官军,辎重悉丧。及回昆山,忠酋以前事颇加猜忌。时青浦、嘉定方为官兵所克复,声势甚锐,大军围太仓急,昆山贼少,于是忠酋遣贼目刘肇钧与李同守,李不自安。而苏昆乡间,潜结团练,以应大军,故泄内应谋,俾贼自剪羽翼。忠酋亦知李素反复,即率大股驻昆,佯作应援太仓者,俟李贼来,即命众刃之,党与同日被杀者五六百人。其同李降贼启关之何信义,越一年以瘫痪死。始谋之勇目魏姓,受伪职武将帅,后亦为贼所戮。观于此,可知天之所以报施矣。

呜呼!李当日贼众号称十万,弟子腹心,密布上海,城外官军声息,呼吸皆知,其所设陈幕贼卡,与官军仅一江隔耳。果欲反正,率众顺流,殊易易也。乃徒外以诳官,内以媚贼,殒首裂身,自取败灭,然则狡谋果足恃哉?

逸史氏曰:"上海之乱,李以首事贼渠,法当诛殛,乃内应无成,犹得邀封典,抑亦幸矣。前后积功,循至显职,国恩可不谓厚哉!庚申守城之役,如能感激一死以报国,其功名声望,岂遽出人下?而乃望风迎附,揖盗开门,身污伪命,屡抗王师,卒至恶积祸盈,如屠犬豕。同一死耳,相去远矣。"

记侍贼事

伪侍王李世贤,广西人,忠逆之从昆弟行也。窜陷金陵后,授伪职为侍天福。逮东北逆相继诛灭,乃得专用事,临阵颇能亡命,故贼中推之为渠魁。咸丰八年,侍逆踞守黄池湾沚,时官军围金陵甚逼,忠酋谋所以解围者,驰至芜湖与之商,令侍逆独御南岸官军。旋以功伪授左军主将,窜踞南陵。十年正月,忠酋自芜湖至,与侍逆合队,由广德取道攻湖州。绅士赵景贤,仓卒练兵筹守御计,密约援军,内外同时夹击,斩贼数千,三日而围解。侍贼回窜建平,适与忠酋遇,遂令其往攻溧阳,以不能猝破,转向句容,攻五日遽陷。贼众大队聚于雄黄镇,一战而官军大挫。其时伪英王陈玉成,进善桥;伪忠王李秀成进钟山;陈坤书进高桥;伪辅王杨辅清进南门雨花台;侍逆进北门红山。大营粮绝,师遂溃。明年夏,侍逆由皖省至江西景德、乐平,与左宫保兵相持,官军歼之于乐平,斩馘万计。遂由河口退遁常山,顺道趋浙江,分攻金华、汤溪等处。旋至浦江宁波,而温、台、处三州亦相继陷没。侍逆所部有伪戴王黄呈忠、伪首王范汝曾,往攻宁郡,而宁郡有失职之西人前为之导,海门镇海,皆有西船在,曾不阅二月,而东西两浙尽为贼踞,侍逆出死力尤多。自浙省左宫保统兵进攻,复郡县势若破竹。侍逆仍遁至溧阳,将为持久计。溧阳城外民团,骁勇猛锐,为江南各团最。时李宫保已收复全吴,独城阳、金坛、宜兴、溧阳等四县未下,侍逆知不可守,乃偕伪凛王刘肇钧、伪康王汪洋海、伪听王陈炳文、伪莱王陆顺德、伪列王黄宗保、伪就王赖世就、伪偕王谭体元、伪利王朱兴隆以及李恺顺、谭应芝、陈承奇、李容发诸贼目,方窜江西。经沈中丞严为堵御,逐之出境,遂扰入闽,汀、漳诸郡县迭经失守。于时康逆踞汀,侍逆踞漳,悍党号称四十万,旋弃汀而与漳并,遂扰永定、大浦、饶平、屯踞百余里,烽火连天。侍逆之众尤慓悍,然方耀卓兴等诸军转战而前,横冲突击,卒尽溃散。

侍逆既毙,康逆势焰犹张,盘踞镇平,与霆营叛卒相要结,分三十余垒,百十里间旗帜相望,负隅固守。后由镇平窜龙定、信丰、连平,官军卷甲疾趋以袭其后。康逆恐为大兵所及,一昼夜走三百里,突抵嘉应州城。知州程培霖、游击英秀登陴固守,城破,英秀死之。于是檄调江闽各军,环集东北。俄而康逆殒于炮,伪偕王谭体元代统其众,死拒官军。久之潜出西南门,由黄沙嶂遁去。黄沙嶂者,川南最狭隘处,群峰峭立,一径萦纡,为嘉应出新田、大田,右至丰顺,左至潮州之间道,贼以数万之众,冒危出险,急不得前。官军追者四至,分途合击,歼杀无算,坠岩坠涧死者以千万计。一时横尸盈谷,积械如山。胁从之众,崩角请命,求贷一死。于是发逆党羽。至此乃无噍类。

伪侍王踞漳州,出与民团战,遇伏伤其足,久不愈。其妻弟谋内应未成,后闻为其下所杀。或云侍逆李世贤于永定渡河时,闻大埔败溃,自刭死,余众归康逆。刘贼踞云霄厅,陆贼踞浦、漳,旋俱为官军所破,先后授首。刘贼弃云霄窜越平,和副将林保伏兵大溪乡,突出截击,刘为飞炮所中死,歼其党七百余人。陆贼后踞长乐,屡抗官军。卓兴亲率精锐,夤夜攻城,城垂下,贼党见势危,缚献莱逆,缒城乞降。刘肇钧广西人,短小精悍,能纵身一跃数丈。当忠酋据苏时,会守昆山以抗官军。汪洋海曾踞金坛一带,窜浙乃留据余杭,与杭郡贼互相犄角。陈炳文以从忠酋故,广德既陷,即留守焉。旋陷杭垣,即令之守以拒左宫保进剿之军。陆顺德广东人,扰浙之役,曾迭陷绍兴、萧山以为巢穴。朱兴隆湖北人,曾守醇化镇,后贼酋移之守六合。时皖省为官军所围甚急,李世忠进克六合,乃遁之侍逆所。赖世就广西人,为忠逆踞守吴江,及入闽,窜连平州,率二千人

诣方耀营降。后用为前导，助攻贼于上坪山，卒夺险隘。黄宗保后亦归诚。其窜闽粤之贼，一歼于左宫保，再败于冯军门。其窜湖北者，为黄文金先后尽毙。计发逆自始至末，凡十有七年。

逸史氏曰："发逆之起于粤西也，所集皆亡命之徒，村农野竖，互相裹胁，斩木揭竿，竞为驰突。诚能早为治之，一郡县力耳。文恬武嬉，一切漫不为意，以至养成溃痈，不可收拾，至于毒痡天下，几无一片干净土，果谁为之哉？呜呼！是岂在贼之能兵哉？

贼中悍酋记

发逆之僭位称王者，自六伪王外，则以伪干王洪仁玕、伪英王陈玉成、伪忠王李秀成、伪辅王杨辅清、伪章王林绍璋、伪赞王蒙得恩、伪侍王李世贤、伪燕王秦日纲、伪豫王胡以晃为最著。自窜江浙以后，所封伪王，不胜枚举。其间凶酋悍党，破名城而抗官军者，所在皆有。如李开芳之守冯官屯、林启荣之守九江、叶芸来之守安庆，皆坚忍不屈。而金陵贼巢之破，十余万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今为次第疏之，其已有专记者不复赘。

豫贼胡以晃，广西浔州人，家居花洲山人村，与洪逆交最早。道光二十年六月，金田变作，洪逆即匿于其家，人无知者。迨贼兵破安庆，豫贼统悍党自成一队，其妻为女伪丞相，在东贼伪府，故贼酋颇加信用，伪封春官丞相。既陷金陵，使率众攻上游，图陷安徽庐州。庐郡既破，遂使踞守。咸丰四年甲寅五月，贼所遣党羽分扰湖南及黄河以北者，皆为大兵所歼。时豫贼拥众方盛，妄思力窜北方，为北一带声援，逆酋甚壮之，伪封豫王，伪号露师。旋官军援兵云集，一战而复六安州，势焰顿挫，乃贬去其伪王号，调在芜湖。未几又以他事取至金陵，置之死。

罗大纲广东人，本股匪也。在大黄江口日行劫掠，为行旅患。洪逆起金田，即往投焉。骁悍敢战，所向亡命。贼窜永安，为官军所围甚急，乃由姑苏冲而出。时寿春兵扼守其隘，罗贼率众驰突，竟破其营，所获药弹辎重无数，藉为军资。逮破武昌，贼中以罗大纲为首功，俾统水军，下陷金陵。自庚戌后，党于东贼，屡为贼先锋，冲坚锋锐，号称无敌。东逆既据金陵，使陷镇江，即留踞焉。嗣调往安庆、庐州等处，伪称冬官丞相。大纲匪与贼同甘苦，得贼众心，其临阵时，骤马往来，剽迅如风，在诸悍酋中，最称猖獗。凡贼遇穷蹙之时，辄以大纲往，而大纲至，亦惟知身先率贼，舍命与官军相抗而已。大纲恃其猛鸷，屡犯官军。咸丰乙卯五月窜江北，我军遇之，以抬枪击中其腹几洞，伤既剧，夤夜遁至芜湖，群贼舁之入金陵，遂死。洪酋令葬之城北山中，族杀葬者以灭口，恐人知其处也。又择貌类大纲者，仍假其名，领众以当一队。大纲为贼守黄梅时，与秦日纲、陈玉成并力抗官军，盖洪逆以黄梅为官军所必争地，非三悍酋不能守。大纲乃以敢死贼数万，分布小池口孔垄驿，而立坚垒五于河浦、龙头寨等处，甚为严密。然卒为罗观察泽南，塔军门齐布所破。当大纲踞镇江时，副之者有周贼胜坤、郑贼春润。大纲去后，而吴汝孝继之。当时与官军接阵之贼，有谬传所谓萧三娘子者，矫健绝伦，屡挫兵锋，或谓系大纲妻也。

胜坤伪封夏官又正丞相，建营于汤头，以拒吉张两帅之兵，后为官军所杀。

曾天养，广东人，枭桀敢死，然性颇和易近人，能与贼绝甘分苦，身同患难，以是贼无贰志。咸丰癸丑七月，东贼使窜上游，遂扰江西，迭陷饶州、瑞昌，旋留踞黄州。甲寅三月，东逆使贼队驻岳州，分党陷常、沣，势颇鸱张。塔军门齐布，乃与罗观察泽南，李中丞续宾，合军进攻，败贼于高桥。闰七月二日，尽破逆垒，贼弃城返踞城陵矶，无何，贼又舍舟登陆，将图据险为营，分三路进扑官军。塔军门亦分三路击之，贼抵死抗拒良久，贼不能支，始败溃。军门亲道雷擂鼓台，歼贼八百有奇，贼为之胆落。塔军门临阵每好匹马冲锋，尝于一日携亲卒四人，进觇擂鼓台，曾贼知军门自至，突出欲擒之，狞髯张目，勇气百倍，直呼军门名，横矛遥刺其马。亲卒黄明魁，跃起刺曾贼坠马，曾贼回刺明魁伤右肋，军门亲刃曾贼殪之，继搴获其旗，视所署字，方知为伪丞相天养。天养素推为渠魁，伏诛后，贼为之茹斋六日。岳州踞贼既失悍酋，夺气退踞武昌。曾逆所部贼众，尽归韦俊。

韦俊亦贼中一酋目，伪称北宗兄，尝窜踞九江上游等处，后伏冥诛。

黄玉崑，广西浔州人，翼贼妻父也，居乡，稍知文字，设塾词蒙以为生。金田倡乱后，贼中伪制度伪诏令，半由玉崑手定。初为伪左一检点，破金陵，以功伪封卫国侯。凡贼一切讼事，俱经判断。咸丰甲寅四月，燕贼牧马，某甲偶坐门外，见东贼叔未起，东贼叔怒鞭某甲二百，送燕贼所。未及讯，又赴玉崑伪署，意欲玉崑加杖。玉崑以为既鞭可弗杖，转劝慰之。东贼叔愈怒，推案而起，立诉东贼。东贼使翼拘玉崑，玉崑闻而辞职，陈承镕、秦日纲亦相率请去。东贼盛怒，谓殆将以去挟我耶？转令北贼杖日纲一百，承镕二百，玉崑三百，以五马分某甲尸。玉崑杖后，夜日投水，有知之者援之起，乃夺其伪侯职，编入行伍，嗣使入翼贼伪府办理贼事，陈承镕故与玉崑同里闬，最相睦。金陵陷，为伪地官副丞相，后伪称兴国侯。贼中大小事，都由其转达，而目不识一丁，贼之愦愦可知。

伪夏官丞相赖汉英，广西人。自金田倡乱时，已预伪政。既陷武昌，专领水军。顺流下驶，窜踞金陵，后未知其所终。杨元清，广东嘉应州人，年约三十许，始与范运齐等同为股匪，聚众至三千余人，于道光庚戌八月十日揭竿谋叛。地方官遣兵力剿，一战覆之，窜入粤西境。适洪逆于十一月初十日倡乱金田，遂率众往投之。与东贼固相附结，谄事尤甚，伪称东宗兄，其妻人东贼伪府，为东贼服役。既陷武昌，贼势张甚，东贼于众中自鸣得意。元清妻曰："阿叔固多福祉，奈人之宗

族离散何?"东贼怒其出怨言,杀之,并黜元清不复用。

伪辅王杨辅清,元清族弟也。初从洪逆于金陵,授伪职,亦为东贼所任用。元清既黜,辅逆亦处之闲散,乃避居于闽,与贼中时通消息。东逆既诛,仍返金陵贼巢,为伪中军主将,窜扰池郡殷家汇东流一带,与曾帅之兵相抗,然卒不得过雷池一步。继屡以夺地陷城功封职至伪王。咸丰十年三月,忠逆檄召各伪王同集金陵城外,辅逆率众攻高淳东坝破之,旋陷溧水秣陵关,乃由椒陵至南门雨花台以攻大军。贼众,我兵单,吾师遂溃。十一年,洪酋令其援安庆,败归,遂不复出。同治二年,踞守高侨门,以抗我上游之师,曾中丞国荃提兵进攻,昼夜轰击破之,辅逆遂遁回东坝。官军既克金陵,或传其潜旋粤东者,竟不知其所终(同治甲戌,台湾以筹防事募兵,辅贼投营自效,有识之者,遂正法)。

伪赞王蒙得恩,广西人,初授伪封为正掌率,甚得洪酋意旨,令其日侍左右,永毋得出伪都。凡一切伪政以及贼中内外事,无不归其裁制。咸丰十一年,以老病伏冥诛,其子嗣伪职。贼老巢陷后,或云竟得漏网,窜回粤东。

伪章王林绍璋,广西人。洪逆遣其趋攻湘潭,中道为官军所覆败,无片甲匹马返者,因夺其职,闲废家居。东北逆既毙,贼中无能任事者,忠酋乃荐之主伪政。金陵破后,乘夜遁走,官军以骁骑追之,及之于湖熟桥授首。

林凤祥、李开芳,皆广西剧盗。金田倡乱,即往投附,与官军抗,临阵争先,颇称猖獗。自围桂林未陷,伪西王萧朝贵率之攻长沙。俄而萧逆于南门外中炮死。李开芳代统贼众。及陷武昌,窜金陵,鸱张狼顾,遂不可复制。凡披坚折锐,犯难以当官军者,皆林、李二酋之力,故贼中以为首功。洪逆既得金陵,无志远出,又以林、李二贼为能,遂委之使窜北方,各统贼党二万人,分道进犯。一由申江黄浦口自皖之凤亳陷归德,一由安庆而扰南昌,旋即由豫而晋而燕,平阳、洪洞之间,临洺、藁城之界,骚然震动矣。于是胜帅、僧王统军驰剿,而贼焰之已及正定、天津。赖劲旅奋于外,义民愤于内,一鼓而歼之。乃西窜慈野,痛剿穷追,斩获无算。然后林凤祥授首于连镇,李开芳被擒于冯官屯,北方寇患以清。李逆献俘京师,处以凌迟极刑,人心为之大快。

石祥祯伪称翼宗兄,性强悍,颇饶膂力。所部多收录亡命,藉为冲锋陷坚用,曾陷汉口、武昌等处。咸丰三年,图犯东坝,官军设计败之,遁于金陵,中道遇伏兵,遂为所杀。

伪天官丞相曾水源,广西人。每晨必见东贼议事,传伪命以出入。三年七月,使窜芜湖,逾期不往,遂夺伪职。其侄曰钊扬,奇丑而性奸刻,识之无,为洪逆修理伪诏书。其下有何震川者,自言为广西茂才,略谙文墨,东贼伪试,拔之为伪探花。凡伪诏书,半出其手。陈宗扬初为东伪承宣,在东贼伪府轮值宿,居于头门偏屋。其妻为东女伪承宣,传事出,遂入屋,获私焉。东贼妹觉之,遂并通其妹,继将通其伪王娘,妒奸事破,闻于东贼,怒甚。时宗扬已为伪丞相,将赴安徽,船泊上河。东贼伪作天父下凡状,指出立擒之回,而并斩于市。其弟曰宗胜,东贼使窜河北,为官军所熸,所部尽覆。又使窜湖南,亦败,剃发易服,遁于武昌。时武昌犹贼境也,贼中酋目有识之者,执之送金陵。东贼以其中道弃军,罪在不赦,遂命戮于市。

唐正财,湖南人,本为舵工,业操舟。贼窜湖南,遂从焉。既陷金陵,总伪水营,授伪职称指挥。癸丑冬,往岳州湘潭等处,勾结土匪,携逼舟子三千余人返金陵,逆首谓之有功,授伪检点。甲寅春,与陈贼宗胜同窜湖南,官军于要道截之,斩馘无算,唐陈二贼,仅以身免。继扰皖省,往来长安一带,卒受天诛。

黎振晖,广东人,恃其膂力猛鸷,所至亡命。从洪逆窜攻湖南,攻城陷阵,往往独出先驱,贼中壮之。攻长沙南门时,搴贼大旗,奋勇先登,官军急以枪击之,伤其一目。既愈,胆雄气悍,犹自若也。既扰六合,率队逼城,而军志在必陷。官军伺其近,以火药倾盆扑之,焚几死,遂遁回金陵。六年闰七月,御官军于城外,卒正典刑。

傅学贤,广东人,剧盗也。洪贼甫倡乱,即自往投。形状奇丑,面色花白斑参半,性极刻暴。凡贼中所施酷刑,如火烙火锥,皆自傅贼始。后为伪典军械,药局火焚死,遍体焦朽,几不可辨。

黄开元,湖北人,本优伶也。颇娜婀有姿态,贼嬖之,以娈童蓄焉。后使为伪典刍料,得出入城闽勿问。路遇逸出者,辄缚送贼所,多至刑逼殒命。嗣为伪典机匠,尤藉此作逢迎计,仇甚夥,无不切齿思啖其肉。旋有控其输贼情于大营者,贼讯之有据,遂以五马分其尸。报应之速,人皆快之。

邓辅廷,湖北人。贼窜楚省,遂往附焉。为伪右史,治贼文书。刘春山,湖北人。素以卖药为生,从贼后,为伪国医。严定邦江西人。由湖北附燕贼,从之抗官军。时上元县廪生张炳垣,谋为大营作内应,事泄,罗织此三贼尽杀之。

何阿六,广东人。本在乡间,以团练御贼,遥叩军门,愿自效力行间。官以其所部多亡命,惧不可制,遂不之纳。乃即以众叛,其党约二千余人,自为一股,由粤东窜至江西,所过抄掠。继附杨逆党,同陷金陵,杨贼疑其桀骜,或不肯遽遵约束,不令入城,使日轰犯官军。张总统歼杀之,并灭其众无噍类。

韦志侯,广东人。最先从贼,早受伪封职。后缘他贼谗之,乃隐匿不复出。旋忠酋保荐于洪逆前,即畀伪封为定天福。与陈玉成合队,窜扰皖豫间。后闻降于官军,立功自赎。

忠逆所部,如陈坤书、吴定彩、萧招生、谭绍光、周文嘉、皆骁悍敢冲突,忠逆恃以纵横于戎马间。咸丰十年,由广德窜杭垣,径从间道,趋救金陵,以解官军之围,皆得其死力。忠酋既陷苏常后,陈坤书授伪求天义,与陈炳文踞守嘉兴。张军门玉良,自杭郡统兵往

攻，军士精锐，队伍整饬，于西南两门，结大小营垒四十余座，贼望之为夺气。张军环围困之，昼夜攻持，陈贼拒守甚密，卒不得下。继忠逆援兵至，与张军门连战五日，分贼众往守石门，以断官军饷道，由是前阻坚城，后扼归路，士卒汹惧，不战自乱。前后数十队，半降于贼，张军门亦遽拔营冲突回杭。咸丰十一年春，忠逆上窜皖豫，乃以陈坤书踞守苏郡，暴征苛敛，民不聊生。及忠逆陷杭垣，复回苏境。时陈坤书已为伪护王，转往常州。元年闰八月，纠众五六万，图犯芜湖金柱关，冀横隔宁国、金陵兵势。彭侍郎玉麟，会同杨提督岳斌，督水师战败之于东坝。常州后亦为李宫保所攻，旋遁江阴，卒于阵上授首。

谭绍光，广东人，自陷湖州后，伪封为慕王。忠酋往窜上游后，谭逆为之踞守苏州，屡援昆山，攻扑官军，与英人戈登相抗。时同踞苏郡者，为伪纳王部永宽、伪康王汪安钧、伪宁王周文嘉、伪大将张大洲、江花斑五人，皆湖北人。纳逆与谭贼素有嫌憾，积不相能。官军围苏甚逼，忠酋驻众于马塘桥，已有退志。五人愿为官军内应，献城纳降，因遣汪有为、范汝发逾城而出，诣大营密约，英人戈登许之。翌日众贼聚议室中，独慕逆毅然不愿，拔刀斫座而起，伪纳王自后斩之，踣于地，乃割其首，即下令剃发，开城，持其首诣军门乞降。越三日，李宫保至，恐其反覆不定也，尽骈戮之于市。

周文嘉向踞青浦，久慑西军炮火之精，首主降议，自东北逆互相杀后，贼中著名酋目有刘官芳、赖文鸿、古隆贤，皆统有党羽数千人，与官军为敌。咸丰十年，麕聚金陵城外，与诸贼合队，并力同破大营。十一年窜扰皖豫一带，继出没于洋栈岭、祁门间，俱为曾军所败，先后殒命。

其为忠逆司伪文案者，有汪宏建、胡玉衡、熊万荃，既陷苏垣后，即为长、元、吴三县伪佐将，转输军实，征收赋税，以供贼营。迨官军收复时，胡熊并投诚大营。汪酋脱，从忠逆上窜和州巢县。尝令其购买米谷，以济兵食。

伪尧王侯观胜，广东嘉应州梅塘人。本隶张总统麾下为壮勇，从征广西。咸丰二年，贼窜湖南道州，官军兼程往剿，与贼战于城外败，侯遂为贼所擒。见其矫健雄伟，曰："此好男子也，可留为用。"侯遂入贼党，披锐陷坚，时为贼出死力。既踞金陵，使为伪水师主将，督领炮船，踞守太平关，前后凡七八年。所部悍党约四五万人，封为伪尧王。同治元年，曾军进克太平关，乃窜至下游骚扰江浙间，名曰征食，实贼中所谓打先锋也。洪逆旋调之踞守江东桥，二年，曾中丞国荃，整兵进攻江东桥，石垒坚峻，外环重濠，攻之逾月未下，曾中丞先设计解其党羽，侯孤立不能守，遂遁回贼巢，后潜至镇江七濠口。金陵攻复时得幸免，乃剃发易服，由上海至香港，出其金资，设铺肆，卒为地方官缉擒正法。据其所供，金陵贼酋得逸出者：伪辅王杨辅清、伪振王侯玉田、伪烈王侯严威。他如李长春、毛窐龄，皆广东人，亦贼中渠魁，李贼跛一足，能卜筮风鉴。辅逆号杨七麻子，遁居澳门，后回广西，所交结多楚人。张朝爵自安庆窜后，久潜贼巢，亦得遁回。

逸史氏曰："洪杨巨魁，得以纵横恣睢于天下，皆藉凶酋悍党，为之先驱也，迨至牙爪就歼，首领亦除，元恶大憝，次第诛灭。天之所以报之者，岂有爽哉？顾其间得漏法网，幸从宽典者，殊不乏人。呜呼！彼非纵恶肆暴之徒欤？何反晏然于外也？天心梦梦，安得而叩之哉？"

贼陷金陵记

金陵为自古帝王建都之地，土厚水深，周广数十余里，崇堞巩严，深濠环卫，所谓金城汤池不啻也。粤逆至，仅十日而遽陷，虽曰人事，亦天也。咸丰三年，正月二十九日，逆首洪秀全，率党扰金陵。陆路贼军，分营二十有四座，每营多者约二三百人，少者不过六十人。粤东西积贼仅十之二三，余皆携自皖楚各省者，筑垒既成，遂为环攻计。水路贼船，自大胜关泊至九里洲，首尾衔接，计数千余艘。贼数约男子四五万，妇女二万，幼童一万，皆密排于夹江中。舳舻蔽空，帆樯隐日，伪王船悉在中段。时陆总督建瀛，仓卒东下，方思退保金陵，遽入城，闭关自守。城外不设一营，不戍一卒，贼遂无所疑惧，蚁附城下。设使驻兵于外，扼险守御，与城中民互相犄角，以逸待劳，以主应客，未尝不可用少击众，转败为胜。而贼亦不得筑土垒，开地道，壹志攻城也。至于夹江贼船，惟有纵火攻一策耳，设使于上下游用艇装载薪刍，内藏火药，而外用引火药线，三路纵火，同时齐举，火烈风猛，可使顷刻间尽成灰烬。贼虽欲引避，一时亦无从措手。如是则积贼必窜岸死斗，然散乱不整，易于败扰，而妇女幼弱，惟有赴水死耳，得逃为幸，何暇反戈相扑？乃当事者皆计不及此，为可慨耳。贼昼夜力攻，城中兵民协守，尚不至于遽陷。聚宝门外，米商团勇杀贼，城上开炮助之，误伤练勇数人，遂各骇散，祁方伯目击忿甚，呕血死。二月初十日，仪凤门地雷轰发，城崩，贼骤登，第二雷继作，砖石飞起半空，贼死伤如积，贼血如雨下，贼亡命争践贼尸，捷足复上。官兵击以枪炮，毙者无算，乘势争割贼首，持赴总局献功。守陴者人少，贼大队拥至，急调西南两门守兵御贼，而贼已由三山门梯城奋进，于是兵贼巷战，尸相枕藉。总督遇贼被害，邹中丞鸣鹤、福军门珠隆阿、涂方伯文均殉难。将军祥厚、都统霍隆武，率驻防兵守内城，尽驱妇女登陴杀贼，相持两昼夜，力竭城陷，杀害最酷。其未尽杀者，驱之出城，尽淹于河。上元县刘公，朝服升堂，骂贼趣杀己，毋伤百姓，贼有怜之者，挥之去，乃步投署后池中正命焉。绅士或死于火，或死于水，或自经服毒，多有合门殉节者。先是贼诡言不杀人，有以土物入献者，给以贡单，戒贼队毋相扰，人半信之，馈以银、米、牲畜、菜蔬，取伪贡单，榜于门。孰意贼见单，益搜索，知其不备，疑其私藏之多也。

贼初入城，犹未排户入搜，惧有官兵伏匿也，遇人于路必杀。十二日见人则逼使舁尸弃诸河，否则杀。

如是者数日，乃令民市贸易如常，但货物已掠一空。又藉令查人，搜括尽净，壮者令听驱使，胸背以黄布字贼衔，谓之招衣。携幼童使为小仪，俾持扇旗盖随其后，老病置弗问。男子毋许归家，否则谓与妇女私，干天律，罪应诛。于是立男馆，搜其家有私藏金银者，立置重典，驱妇女出于外，强幼稚负行李，怆惶道路，或得间自投于河。贼既驱而之东，又复驱而之西，有啼哭者目为妖，鞭棰交下，立毙，夜即露宿檐下。越日立女馆。是时夫妇虽觌面，不敢交言，否则谓不遵天令，多殒杖下。而城北幽僻之地，尚有民众潜居者，贼以搜物至其地觉焉，男子尽惊逸。乃驱妇女赴旱西门外，悉付诸洪流中。贼围窜镇江、扬州，逼城内外之壮者数万登舟，使为前锋。城中知之鼎沸，或自尽窃逃，贼惧一时不能御制，伪丞相钟芳礼，伪巡查周才太，性稍和平，乃请逆首设机匠局，立牌尾馆。机匠局者，工役织纴之人处之；牌尾馆者，残废老病之人居之：二者皆不出调战阵。入局之家，凡遇贼搜括，告伪丞相，辄杖责追还。残废者得安食室中，老病者使扫街道，于是入局伏处者三万人，入馆者七八千人。嗣后又设杂行菜圃：杂行，亦工匠之流；菜圃者，贼使人于隙地种植菜蔬也。两处亦不下二万数千人。无何贼人，传伪令：凡读书识字者，悉赴伪诏书，否则斩，匿不报者同罪。乃得数百人，使为诏文檄示，合贼式者，分入各贼馆，为伪书吏。贼以天主教人，不能背读者辄杖，夫妻相处即为奸，而贼酋携逼民女悉充媵亲。逆酋出伪示：人死不用棺衾，不设香火，违则为妖邪。逆酋伪府，多毁民居拓益其巢穴。封土木匠为伪将军，伪总制，俾率认课工。当街道既清，粪深制府衙署，用锣鼓数百人，前后导护，迎洪逆入居之。伪王娘数十，悉以黄绢蒙头，跣足乘马，自此一人不出矣。

二月二十一日，向大臣援兵达金陵，屯营淳化镇，贼乃以重队扼守西城外，壁垒严固，志在久持。向大臣急简精兵至城东，连破朝阳门外贼营二十余所，即其垒建立大营。二十五日，分路进兵，攻克附郭土城。二十七日，官军营于土城，贼开城出扑，势甚锐，官军一战覆之。三月六日，破东南通济门外贼垒。十一日，破七瓮桥钟山报恩寺各贼垒。十三日进夺钻山，十七日夜战复胜，遂分十八营以逼城。贼始惧不敢出，而后苏、常以下得保全矣。向大臣既围城为进攻计，贼图窜上下游，以牵制之。贼数不足，乃谋胁新掳之人，见局中机匠殊夥，乃传伪令，每馆选壮健者数人，出城运木石。既出，悉驱迫之至船，使窜江西。先是机匠多有中人资，以重贿赂贼目乃得入。继逆酋悉其隐匿状，日命搜缉，并括及财物，至是仅五六千人。

咸丰癸丑夏六月，所有贼中裹胁男女人数，统计男馆：广西约千五百人，广东约二千五百人，湖南约万人，湖北约三万人，安徽约三千人，各省总约二千人，金陵约五万人，镇江扬州约五千人。女馆：广西约二千人，湖南约四百人，湖北约二万五千人，安庆约三千人，镇江、扬州约万人，金陵约十万人。迨至是年冬杪，男子之壮强者，胁窜上游，留者半，乘间逃逸者半。女子之凌藉死亡者无数。统计男馆广西千余人，广东二千人，湖南五六千人，湖北万余人，各省总约千余人，安徽二千人，金陵约二万人，镇、扬约三千人。女馆广东西约二千四百人，湖南约三百余人，湖北二万三千人，安庆一千七百人，金陵九万人。此外加陆续新掳者，计统男馆兴国州、黄州约万余人，庐州约万人，江西五六千人，扬州、仪征四千人。女馆自镇扬掳回者计万二千人。贼既分馆后，又设立门牌，以便稽查。凡男子自十六岁至五十岁，谓之牌面，余为牌尾。其后少壮者则供驱调，逃亡日多，不足于用。乃取老而健者使登城阁，司击柝，备巡逻。犹不足，则虽老而病者亦预役使。伺便逃脱者益众，于是牌尾馆仅三千人。

贼待被掳之众，驱使之若犬马，杀刈之如草菅，虽妇女亦然。日供奔走，操作良苦，负重致远，备不得息。因之流离于道路，转徙于沟壑者，日有数十人。贼于湖北、安徽掳得盐米各船，皆泊于凤仪门及旱西门外，令伪女官执旗，悉驱女子出城，首戴肩负，运入各仓。沿途命童子持鞭驱策，使之速行，迟则棰扑交下，谓之把卡，自早至昏始息。有路远不能回者，自缢于空屋中，或投水觅死，或跋涉委顿，泥涂倾跌，以至殒命。向大臣既立营于东门外，贼惧，使妇女二万人出城，开掘濠沟，削尖竹置坑中，前列者多为铅丸毙，东门内外，麦熟已久，即遣妇女往割。四年正月元旦，女馆着裙相庆贺，伪女官觉，各枷杖有差。贼偶获逃人，见其剪发，酷刑迫问，以通大营对。贼遂吹角，传集城人，验发有经刀剪者，即驱入贡院。并传伪令，谕男女各馆，查有剪发者，速自送至，隐匿者罪不赦。于是男馆得二千余人，女馆数亦如之。盖金陵风俗，妇女多剪前后余发使齐，贼不问，均指为通外。旋有东贼妾母，鸣其子冤者，乃令馆长取保得释，仅戮百余人。越日有逾城逸出，为贼所获者，即前剪发之人。贼怒，施以火烙火锥，逼认与官军作内应。凡前之取保得释者，仍命拘至。禁男子于十八房，禁妇女于两旁矮屋中。每伪指挥伪侍卫等，讯以非刑，奇酷万状。其刑如洪炉爇背、铁练绕胫、火箸刺股，受之者无不肌肉糜烂，濒死复苏，呼惨之声不忍闻。至于吊指跪练，犹其轻者。女子之被淫逼自尽者无算，死于刑者数百人。

贼因粮不足，令伪女官传命，欲尽驱之出城外，有夫及子在城者，方得留。伪谕一出，阖城哗然，或跃身于清流，或弃孩于逵路，一时踵趾错杂，号泣之声震远近。土木工匠，停役奔视，势汹汹将内变。贼惧，乃言伪女官传令讹谬，加杖以安众心，乃稍定。次日命妇女齐赴小营听讲，以序分立四色旗下。凡有夫子在城者，立黄旗下；夫与子出外者，立红旗下；孀妇处女立白旗下；夫与子逸去者立黑旗下。议以后按旗色造册，卒不果。贼以窜上游无所掠，积储渐空，议每日给米，男子半斤，妇女六两，不足则令食粥。

其时男馆脱逸者多，广西不满千人，广东约千余人，湖南三千人，湖北约二万人，安庆约二千人，镇扬万

人，金陵八万人。此咸丰四年六月人数也。所谓人数者，不过就金陵内外计之耳。有伪典金官，众出城者疑之，搜其身各怀巨金，因白于东贼，闭城遍搜，各伪衙有金者置诸狱。乃得女为男装者数十人，男为女装者数十人，尽戮于市。东贼多疑，因积贼日少，乃使广东西妇女，登陴守城，又使运粮随大队贼中，后以备填塞濠沟用。适贼为官军所败，粤妇窜避不及，在前列者，咸就擒诛。其幸脱者，匿浅水中，以浮萍覆面，仰露其鼻。村人过而见焉，曳起扑杀之。七月以来，官军屡胜，艇船绝上下江之往来，贼艘不得径下，米刍日匮。贼乃驱妇女出城，至乡村刈稻，藉此逃逸者甚多。其死于饥，毙于水，及为强暴所掳，不从自殉者，又不知凡几。其女馆之移于上新河者，仍为贼朝夕所驱禁，嗣后男女各馆，并无米可给。即粥糜亦不一饱。贼忽颁伪谕，令城内伪官，皆得娶妇，并自指择。而于是逼辱淫污，有不堪言者矣。咸丰五年正月，贼中逼配之令下，竟以一贼而配数女，荼毒淫酷，即啖贼肉，糜贼骨，犹不足以蔽辜也。

先是伪天官丞相曾水源，削伪职，其弟怨悔逸出，贼怒，疑水源使其弟通官军，而于中为主谋，以五马分其尸。因谓贼众曰："新附者屡叛，果无足怪，何与我同起粤西者，亦复潜逃？岂我待水源恩不厚欤。"众曰："昔在金田、永安时，天父曾许至金陵小天堂，男女团圆。乃至已三年，众仍无家，咸谓天父诳人，故皆思去，恐将来亦不可遏耳。"东贼曰："汝辈真不测天父之高深矣，日愈久则配愈多。今汝辈欲速，职之尊者，一人仅得十数人，下则以次递减。得毋又嫌不足乎？"俄而东贼佯作天父下凡状，谓蒙天父恩，许男女得配偶。设伪媒官，男一女一。凡积贼为伪丞相者，得配女十余人，伪国宗得配女八人，无伪职原有妇者，许归其室。令伪巡查查女子自十五岁者，开列年貌注册，以候选择。凡男贼求配，报名媒所，令伪媒官制签，系某女子，在某伪军，某伪百长名下，持签至馆索出，挟置之轿。间有老夫得女妻，童子获鸠母者，均弗之易。有不愿配之女子，觅死弗获，东贼令斫其手足示众，以慑逼配诸女。然在馆自经，半途投井，及入轿以剪自戕者，不可胜记。噫！谁非良家女，数年闭置，独处无郎，尚不屑与贼作偶，名之所归，羞恶自在故也。自有伪媒官之设，城内逼娶于女馆，城外逼娶于民间，诸贼目无不昵少妇，拥多金，为逆酋尽死力矣。

贼初踞金陵，新裹入者，众情未附，时思通问官军，愿作内应，效死力。至湖北人之为伪水营舟子者，约以红袖裹口为记，相率杀贼。议未定，饮于冶房金龙馆，立书歃血，醉甚，谋漏。东贼假天父下凡状，执其书，按名骈戮，无一脱者。又诳谓舟子，汝辈思归故尔，无罪，勿恐。越数日，使无名者赴江西，有名者调入城中，悉坑之，杀贼之谋未泄，人得私相往来，其数尚难稽查。及是贼有门牌之设，立馆长以统其下，月送册于伪诏书，以核其数，远调及逸出者均注明。

贼初入城，发粮无所，有来取者即与之。自有名籍可稽，可馆发米有定额，于是米价陡贵，百斤需六金，尚无可购处。有从城外购入者，谓之犯法，辄受杖棰。出城逸去者，贼谓之变妖。因用伪印关凭，交于贼官及馆长，出城以此为信。上元廪生张炳垣，倡内应，与大营约，正月初七为贼中元旦，乘贼庆贺年节不为备，出贼不意，进攻东门，伪守城官陈桂堂许斩关相应。乃初八日贼调桂堂至七里州水营，初十日官兵至城外，见无应者，遽返。贼获城外男子，见其壮伟，疑为官军，毒刑逼讯，遂至认为营谍，以白布为号。贼于五更吹角集人，齐至北贼伪府，搜各人身，得白布千余方，刑讯无据，始释。遂禁偶语，犯者弃市。首告变者，予以伪指挥职，于是路遇若不相识。张炳垣以前者事未成，间道诣大营重约期，议令同志者至买卖街，与官军相见，官军五百人，佯为鬻物者，如期果至，把持城门，接应官军入城，而以大队随其后。是日适微雨，军营甲马，汹汹有声，未及买卖街，贼觉，城头炮发。同志者至，城已闭，兵退，门启始入，贼由是大疑。因于东门内为仄巷，仅容一二人，两头筑木栅，环以铁练。越日大帅命六品军功田玉梅入城，令俟官军至城下，斩贼启关以应。议未定而张炳垣事泄，备诸毒刑，卒不承。继罗织积贼数十人，贼尽杀之，而未及同志一人。同志见炳垣且死，急与大营计，招田玉梅等九人入城，至期斩守门守炮诸贼，栅未启而贼大队至，遂他匿。贼知有内应，搜各伪馆得二百人杀之，炳垣亦遇害。玉梅伏伪官军孙知礼所，为知礼持扇，小童首于贼，贼方令密缉，而玉梅已先逸去，仅收知礼杀之。贼以伪关凭为不足用，命翼贼发牌，出入记簿稽核。各伪衙人，无事毋得擅出城。贼初设买卖街于城外，继见藉此逃逸之多也，乃立五市于北门桥。然物价涌贵，贼又以为不便，旋罢。贼间于井中花台启得金，于是令于各处搜掘。

咸丰六年，贼毁报恩寺塔。先三年，贼实火药于塔中焚之，空而不圮，至是乃毁之，一时有折宝塔自相杀之谣。后果应东北贼互戕之事。至咸丰十一年，贼中又有谣云："一三三一数已绝，重见青天在顷刻。岁在甲子，不利于贼。"果以同治三年，克复金陵。当贼运土加筑城堞时，掘出古碑石，若梁司马散骑常侍萧诞碑、夏侯随之碑、荆王府长史司马景德合葬碑、检校侍郎左庶子鲁公谅碑，磊磊然几难悉数。内有一碑特奇，高丈余，阔三四尺，质黑如漆，上嵌一女子，支颐闭目，颈拖白练，下有古篆数字，人不能识，扣之声如鼓，似空其中者。既出而飞鸟咸集，贼疑中有宝物，乃以斧击之，既无所损，踞亦不入。此外又得石兽，状如猪，尾大耳小，长约三尺，高二尺许，石质人工，俱极坚致。碎而腹中五脏皆备，既不知何以置于中，而质重若此，初非供玩之物，更不知其何所用也。城中广墅名园，皆为贼所平毁，惟妙相庵独完，台城基址尚存。

逸史氏曰："乱之生也，虽曰天意，岂非人事哉？国家承平数百年，民不知兵，积弱生玩，积玩生猜，而桀黠枭鸷之徒，辄与官吏为仇，蠢然思动，若有不可以终日者。官吏慑其顽而耽于逸，动谓

剿之难，不如抚之易也，贼于是乎得逞其志矣。洪逆蹂躏十六省，盘踞十三年，僭号称雄，分符窃命，岌岌乎非小弱也。然而群帅协力，挞伐斯张，熏穴捣巢，疾于雷电，果由时数使然耶？特扰攘久而民既厌乱，天心亦悔祸耳。不然，何前之奏功迟，而后之收效速也？是故能保民者，必自锄贼始；善弭贼者，必自治民始。”

兰陵女侠

[清]外史氏撰　于风丽整理

《兰陵女侠》，清外史氏撰，记述清咸丰年间一兰陵民女与清军骁将坤元的一段侠烈交往。事非虚构，言词则略有夸张。

据民国《满清野史三编》本标点整理。

洪杨之役，东南各省，以膏腴之地当兵革之冲，承平百余年，骤罹浩劫，故家乔木，鞠为邱墟，泣王孙于路隅、卧铜驼于荆棘。每闻故乡父老，欷歔谈曩时轶事，杜老《江头行》、《兵车行》诸作，不能过也。至若深闺弱质，遭此乱离，秋叶同飞，彩云易散，明驼无归骨之期，碧血照飞磷之路。其甚者，不死于刀兵水火，而死于掳掠奸淫，贼来如梳，兵来如篦，胜朝文网，或多讳饰之辞，而野史流传，弥足征信。顾亦有红妆季布，佳侠含光，美人一笑，壮士无颜，迴霜收电于一罗预顷。如余所闻之兰陵女儿者，是乌可以不志？作《兰陵女侠》篇。

向大宁之以江南大营屏蔽于金陵也，东南半壁，倚若长城。一时骁健之将，云合响应，而以张国梁为之魁。其有后起之秀，名骎骎与国梁抗者，厥惟小虎将军。将军名坤元，四川人，父曰嵩林，官总兵，居大宁麾下，军中故为大小虎之名以别之。当是时，洪杨之焰正炽。金陵虽扼于大宁不能逞，顾时号召其徒党，学围魏救赵法，冀遂其猛虎脱柙计。而异军特起，克名城，僭尊号，纵横不可一世者，又踵相接也。有清危局，至此殆如一盘散沙。大宁犹日遣其部下，分援诸路。时秉两江节钺者，为何桂清。何故浙抚王有壬家奴，美仪表，有口辨，有相者见之，诧曰："鸢肩火色，此不常贫也。"王亦稍稍异之，使居子侄行，从公子读，聪慧冠诸儿。试使应试，屡战屡捷，入木天时，年才弱冠也。粤事既起，用人不以资格限。何又深与当朝权贵昵，若穆彰阿，若彭蕴章，皆以国士目之。故不数年而开府江南。以金陵失陷，驻节常州大宁部下，时往来兰陵道上，听其指挥，小虎将军奉使尤数。镇江既复，何遽膺调度有方之奖，青宫晋位，主遇益隆。会胡林翼亦有武昌之捷，一时天下遂无不知有何胡两宫保矣。顾何之为人，慓猾无大臣体。在常州时，日惟征歌选色，军书旁午，奉行故事而已。其部下知之，则寝以懈怠。坤元一武将耳，披坚策锐，所向无前。而退居虎帐，又恂恂有儒雅风，喜读唐宋人诗词，读至"前拥貔貅后莺燕，男儿那不觅封侯"之句，未尝不慨然想见其为人，意谓英雄得志，乡老温柔，固吾辈所有事也。时坤元年才二十许，偶过常州乡间，兵士方驻营作晚餐，坤元信步篱落间。野花媚客，山鸟迎人，不觉忘路之远近。瞥见流水一湾，小桥跨之，循路约可百步，复沿堤杨柳，初起三眠，桃花间之，点点作啼红色。疏林尽处，茅屋数间，屋前隙地百弓，一畦寒菜，绿净可餐。有女郎抱瓮灌园，双鬟覆额，秀媚天然。坤元见之，如在罨画村中见画中人也。大喜，急前致殷勤。女郎凝视，作薄嗔状，遽置灌器，就篱间遥呼曰："阿兄归来，何来强暴儿，目灼灼似贼，知渠意云何也？"呼已，疾趋而进，砰然一声，双扉阖矣。坤元惊愕，不知所措。顾视夕阳红尽，画眉山色，已在烟霭有无之中。又惧所谓阿兄者，或前来作纠缠之举，为兵士所见不便，因细识其途径而返。返则又惝恍若有所失，纠纠虎将，盖已化作绕指柔矣。未几，坤元督兵与国梁合，攻铁瓮城，下之。振兵将复攻秣陵关，东行过濑水上，怀漂母之高风，感淮阴之往事，酒酣起舞，颇致遐想。自思淮阴国士无双，而胯下之辱，钟室之诛，会不能终其身享一日之安乐。吾年未三十，登坛建节，不于此时聊以自娱，淮阴有知，宁不我笑？翌日呼两材官前，黄金百斤，彩缎千匹，裁阿锡之衣，制阿杜之钗，媵以明珠十斛，他珍物称是。郑重属曰："为我持此至常州某乡某家，道其家太夫人，曩以女公子许我，今我贵矣，即日行合卺礼，不腆之物，以备妆阁不时之需。视其家无异词，则为我载新人以来。三日后，余治酒待汝侪也。行矣勉之！言必恭，行必谨，倘有万分一，败吾好事者，小虎将军军令，不汝贷也。"两材官唯唯去。既乃聚谋于途曰："小虎将军亦可笑人，宁不知吾辈非乳臭未干者，而敢出此？巍巍一将军，偶悦一女郎，欲娶则娶之耳。谁家贵显儿，不拥小星三五者？不观何宫保，后房爱宠以十数，何人敢道一长短？将军乃假惺惺，天下宁有此两全术？既恋佳丽，又欲顾惜名誉，儿曾见党太尉能为鲁男子者？而曰：'言必恭，行必谨'，然则使女家而偶有违言者，将军遂能恝然置之乎？人抑使吾侪作寒蝉噤者，他人亦遂能同金人之三缄其

口乎？人谓将军騃，除上马杀贼外，余乃訾訾无所能，将军亦殊可笑人。"其一曰："阿哥耐烦，作如许曲折语。载将金币去，驮得美人来，三日后向将军帐下，听得宝歌，饮合欢酒也。若女郎家敢道一声否者，老夫日内少杀人，看谁倒运儿，膏吾手中刃？不者，亦当火烧三间茅屋去。"

三日之后，坤元择华居，大宴宾客。同僚自提镇以下毕集，貂蝉满座，步障十重，青卢一乘，流苏宝帐，红烛双花。酒三行，坤元离席谢曰："某不肖，曩聘某女郎，今日于归，婚期早订，遂忘匈奴未灭之戒，谨治薄酒，奉屈诸君。"座客亦相向答拜，且以仓卒未具贺礼为谢。酬酢间，忽报材官返，画鹢临门，夫人至矣。座客肃立无敢哗。坤元急离席起迎，则女已盈盈入，柳眉惨绿，桃靥辞红，顺语坤元曰："果汝也耶？吾固谓非汝莫能致余。乡间一面，别来无恙。"继又环顾诸客曰："大佳大佳，诸君且坐，听我一言。余家兰陵，先世宦裔，军兴以来，未遭粤贼之杀，先遇官兵之掠。一母老矣，二兄家居，遂乃避居村舍，冀为世外桃源，或免沧桑浩劫也。日者薄暮，余方行汲，忽见麂眼篱畔，将军伫立以视，提瓮闭门，未通一语。三日之前，忽来两材官，称奉将军命行聘，黄金若干斤，彩币若干匹，珠玉宝饰若干事，直谓东床之选，母有约言，渡头双桨，已备亲迎，幸勿稍延晷刻也。吾母斥其妄，吾兄责其谁何，则两材官露刃恫吓，堂下数十辈，狼奔豕突进。稍抗拒者，此乡野小民望若云霓，日夜冀其除暴安良之数十官兵，将立碎吾家为齑粉。余初意不来，则恐累及吾家。余今已来，则有一语不得不问诸将军。"女郎语至此，出不意以一手揕坤元之胸，一手出袖中利刃，刃急遽不得出，则戟指詈坤元曰："若听诸，此去姑苏城不远，吾惟捉汝去谒某中丞台下，请其陈奏。将军劳苦功高，举凡封侯食邑黄马褂巴图鲁之赏锡，均不足酬尔庸。惟此夺良家闺秀充下陈之举，差足快意。天子曰俞，则余侍将军枕席惟谨；天子曰否，则余今日先为天子杀此淫昏残暴之将军。将军苟怒我者，余一弱女子耳，杀我甚易。不者，流血五步，余亦将刳刃将军之腹。今日之事，有我则无尔，有尔则无我，生死定于一语，奚用效儿女子嗫嚅龌龊为？"坤元惊愕出意外，平日叱咤风云，至是竟屏息不能置异同。帐下健儿，睹主将为一女郎所屈，握拳透爪，誓欲得当以报。又以女郎揕坤元力，投鼠忌器，惧为两败俱伤，则袖手不复动。坤元睹事且益急，乃瞠目遍视座客，冀中有鲁仲连者，出而解纷。座客先睹女郎姗姗其来，神光绰约，蛾眉曼睩，谢去雕饰，如青女素娥，飙车下谪，已目为之眯，至是复心为之震。既一二干练者，惊魂稍定，前揖女公子："吾侪聆女公子言，罔不怒发上指，要之将军亦始愿不及此，慕女公子清门才藻，求婚则有之。至若未许茑萝之托，先为瓜蔓之抄，篡取以来，宁出将军本意？娇命偾事，两材官杀无赦。重劳女公子玉趾，尤惶恐不自安。兰桡犹在，敬送女公子遄还故里，将军再肉袒登门，谢万死罪。前奉不腆之仪，聊佐堂上甘旨。云出无心，风来有穴，既已言归于好，太空不滓，过眼都忘，负此约者，有如白水。"女郎聆客言，笑曰："诸君休矣，余非三岁儿，亦不轻受愚弄。军兴以来，凡号称知兵大帅，宁能一一皆贤？主帅贤矣，而其部将，未必能一一谨守绳墨也。有能努力杀贼，取斗大黄金印者，已视为特出之人才，而此部将部下之种种不法，又置之不问也。吾家兰陵官道上，戎马往来，兜鍪焜耀，霜晨雨夕，官兵一过而庐舍烬焉，再过而鸡犬空焉。贼之害有穷期，官兵之害无尽时。且惟此名为官兵，而实则害过于贼者，防尤不胜其防。今既已迁徙穷乡僻壤矣，犹且不能逃将军之诛求。若辈狼虎耳，野性难驯，一旦为余故，而大失所望，蕴毒而噬，伤人必多。余已入虎穴，安冀生还？公理难伸，阴阳一理，与其死质阎摩王，毋宁生见真天子。覆盆之下，或有天日，舍此都非所愿，诸君休矣，勿哓哓徒辞费也。"女郎言已，势甚汹汹。众客急罗拜下请，谓："女公子幸少留余地，将军非他，夙以贤名著，轻裘缓带，儒雅恂恂，今举事一不检，而女公子复扬其恶而声其罪，将军夙昔英名，扫地尽矣。将军素矜名节，珍毛羽，徒以婚媾兴戎，得罪名教，已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青蝇白璧，飞短流长，或更从而媒孽之，是使将军不复能为人也。死一将军不足惜，如今朝廷方需人折冲御侮，潢池盗弄，大浸稽天，将军虽不肖，亦尝歼厥巨魁，勋铭竹帛，大名宇宙，纵非管乐之俦，盖代英雄，庶几奢颇之匹。时艰如此，共叹才难，女公子不尝言世受国恩乎？然则不为将军计，宁不为国家计？审如是，何如为国家留此熊罴之士，俾贼氛得早日廓清之为愈耶？至于他日之事，则某等愿以百口相保。某也官，某也绅，言出于口，誓无反汗。惟女公子为仙为佛，为无量慈悲之女菩萨，幸鉴其诚而许之。"女闻之，色少霁，曰："辱诸君厚意，固拂不祥，今姑释将军勿究。抑有所请者，将军有马曰白鱼，良马也，一日而行千里，犹无奔踶衔决之苦。自我离家，于今四日，此四日中，倚闾而望，挥泪而哭者，余老母也。握拳而怒，抚剑而叹者，余两兄也。余苟得此马疾驰而归，朝发，日晡至矣。至则脱屣敝庐，重觅一片干净土，奉母于白云深处，从两兄读黄石书，已忘秦日月，宁记汉衣冠，洞口桃花，必无容渔父问津地。三日五日中，吾事毕矣。届时计将军已移节石头城下，余当归马钟山之麓，毋使将军怨吾食言而肥也。"坤元故有名马，平素常假以破贼，珍若拱璧，非临大敌不轻用。至是则立呼从者治鞍具，圉人太仆，牵马丹墀，神骏似当年拳毛騧，霜蹄蹴踏，顾视清高，又似李三郎照夜白也。女顾之，神气顿旺，一手释坤元耸身而上，道声絜聒，电掣星流去矣。坤元愕怡，罔知所为。良久良久，始蘧然若大梦之初觉。又数日，坤元振旅至金陵，宾僚迎拜，絜絜为将军劳苦，蒲桃细酌，笳鼓齐喧。坤元方高坐堂皇，营门欢笑，谓有名马突围而至。坤元起视，白鱼也。血汗斑斑，长嘶认主，背负物隆隆然，解而视之，曩时聘物，无觋缕或遗。锦囊尽处，一刀莹然，光夺眼缬。外有一函，大书十六字曰："昔贯尔命，今赠尔刀。勖哉将军，勉为人豪。"坤元读之，大骇，徐乃喃喃

自语曰:“女郎知我,我复奚以偷生为?”秣陵关之战,坤元竟陷阵死。

外史氏曰:“昔左宗棠闻江南大营之再陷也,掀髯笑曰:‘天下其有转机乎?’或问其故,曰:‘江南大营,将骄卒惰,万不足资以讨贼,得此一洗荡之,后来者庶有以措手耳。’观于左氏此言,大宁部曲当日之不满人意可知。余尝论之,咸丰癸丑二月,洪氏既陷金陵,甫十余日而大军云集,洪氏震动,众亦酣饱无斗志,其势一鼓可下。时大宁为主帅,自以老成宿望,壹意持重,顿兵长围,冀其坐毙,左右以方略进者,大宁均斥不之省。癸丑以前,洪氏所过郡邑,无久居意,久居自金陵始,由是而三吴三楚,西逮巴蜀,北逾河朔,南极岭峤,糜烂几遍天下,实癸丑之役酿成之。盖至同治甲子事平,而洪氏之据金陵为老巢者,已十有二年矣。近人谒大宁祠堂诗,有云:‘十年未熄滔天祸,一死难完许国心。’可谓慨乎言之。国梁及坤元,皆大宁部下卓卓有名者,张固骁勇,虎亦健斗。每战必选所部悍少年百余人为副。己策名马先进,背负红旗一,纵广各四尺,辄乱敌阵,人望之如火云飞翻,为风所掣也。当者遥见红旗,辄相戒是小虎不可犯。又好夺敌人大纛,当其锋者,率倒卷其蝥弧以遁。勾容之役,以千二百人破敌二万,盖庶几有古名将之风者焉。求婚之举,略嫌卤莽,然在当日此种举动,宁复足怪?不幸虎所遇者,为兰陵女子。劫之以大义,劫之以利刃,而又期之以后效,坤元遂颠倒梦想,卒至于死而不悔。坤元虽死,坤元之名立矣。嗟乎!坤元固虎也,而女玩弄而狎侮之,乃曾不如一鼠。呜呼!侠矣。”

洪杨轶闻

[清]佚　名撰　郑国玉整理

《洪杨轶闻》一卷，杂记太平天国女官傅善祥、清将多隆阿、洋将华尔等人事迹，盖属洪杨时代的轶闻，而洪秀全、杨秀清本人的事迹则很少记载。

据民国《满清野史四编》本标点整理。

傅善祥

傅善祥，金陵女也，幼习文史，年二十余，粤兵陷江宁，逼取民间识字妇女，纳之伪官，充女簿书，代为批判。善祥婉媚颇合意，后遂恃宠而骄。笺牒有不当，辄肆批骂，屡言首事诸酋，狗矢满中，盖极诋其不通也。语侵东王，王怒，乃借善祥嗜吸黄烟事，枷号女馆。未几善祥病，乃以笺呈东王云："素蒙厚恩，无以报称，代阅文书，自尽心力。缘欲夜遣睡魔，致干禁令，偶吸烟草，又荷不加死罪，原冀恩释有期，再图后效，讵意染病二旬，瘦骨柴立，似此奄奄待毙，想不能复睹慈颜，谨将某日承赐之金条脱一，金指圈二，随表纳还，藉申微意。幸昭鉴焉。"东王阅笺，遽释其罪，并令闲散养疴，各女馆任意游行无禁。善祥因是得渐愈，亦因是遂逸去，大索不得。噫，女亦狡狯矣哉！

九　妹

东王自傅善祥逸去，主簿书无当意者，而于是九妹特闻。九妹姓朱氏，湖北人，年十九，能诗文，既慧且艳。陷敌后，依伪百长。广西某女馆中某，与九妹意甚投，且怜其柔弱，屡次不以应选。初，粤兵杀人，必假名天父，凿言某事以神其说，至是事微泄。东王遂作天父下凡状，指出九妹，即传众女官人王府罗跪。先问九妹曰："尔识字否？"对曰："不识。"问某百长藏尔否，则直折之曰："馆中非我一人，何谓藏？"王怒，令杖，杖数折，血痕过膝，遂昏绝。又问某百长，对与九妹同，遂令挖目割乳，且剖其心而后枭首。谓是天父意，非此不足以儆众也。九妹拘伪府月余，创稍平，即阴结某王娘，将以砒石毒东王。谋泄，遂被杀，同馆九人亦与焉。

赵碧娘

同时又有赵碧娘。赵本良家女，丰姿秀美，年仅十五六，惜未详其籍。初，被贼掳，三日不食，与同伴不交一言。或慰之曰："我辈所以忍死者，图有完聚日耳。幸无自苦，可缓以求脱也。"碧娘颔之，始进食。未几，选入绣馆，乃为贼精制二冠，而阴以秽布作衬，冀以魇之。卒为同馆者讦发，东王初令杖责，及取冠裂视，大怒，令于翌日旦点天灯示众。点天灯以帛裹人身，渍油使透，植高竿倒缚于下以火燃之也。时碧娘方杖晕，弃桂树下，夜半始醒，醒乃自缢于树，得免惨焚。贼怒无所泄，遂杀守者及同馆知情不举之数十人。夫碧娘一小女子耳，然其绝意偷生，蓄志复仇，是固九妹之同志。若善祥之媚贼求脱，不相去霄壤哉！

华　尔

清咸丰末，粤兵陷苏常，分股窜松郡、青嘉、川南等处，先后失守，沪城危如累卵。时有华尔者，美国人也，长于粤，尝来申江贸易。乃招精壮数百人，以花布缠头，服青呢小袖短衣，状类西兵，各执洋枪，教以进退布阵之法。凡八十人为一排，挨次而进，步无错乱，号长胜军，人又呼为洋枪小队。其后攻城夺邑，长为诸军冠，贼甚惮之。时各国助剿兵未集，曾帅大军亦未至，沪城实赖以安。追贼弃松江，大宪即饬华尔往守，广招勤习。所谓洋枪队者，共得四五千人。值贼势方炽，浙之嘉湖、松之青金奉皆为贼窟，去郡又不及百里，而贼始终不敢犯。且尝分军协击，所到必克，清廷奖其功，授职总戎，即镇松江，盖中国之炼洋枪实自华始。后以攻慈溪阵亡，松郡士民，思其战守之绩，无不悼惜。同时又有法兰西提督卜罗德，协剿柘林，受枪殒命。华尔既没，复有夷人白齐文统其众，不久从贼，旋为清兵所获，逐回本国，继又私入中国，在漳州助逆，为闽浙总督左帅宗棠所擒。时英国福州领事，仍请解回审办，左帅不允。差官押赴苏城，讵恶贯已盈，以舟覆兰溪溺死。

张阿宝

洋枪队之有统带，盖举当地人领之，至教习进退坐作之法，以及临阵督队，则仍另雇西人。当江浙诸城克复时，颇得其力。然所招多无赖，易滋事，甚如聚党抢

掠，亦或不免。而于所谓统带者，飘翠羽，乘暖轿，骑从如云，人皆避道，本地风光，亦云至矣。乃亦有倚势凌人，武断乡里，意稍拂，即带勇吓诈。有洋枪哨总拟保都司尽先守备提标右营下蓝翎千总张凤祥者，原名阿宝，以娼家子入队，拔至哨总。而素行甚秽，无恶不作，不仅私设公案，锢人勒赎已也。经丁日昌访闻属实，饬县出示招告，受其害者，纷纷呈控，提讯明确，请令正法，人皆快之。

多隆阿之将略

中兴名将帅，隶旗籍者，必首数塔齐布及都兴阿，天下无异词。其骁果任战，叠树大勋，与兵事相始终，尤以多隆阿为八旗劲旅中功第一。咸丰八年冬，公偕鲍超御安庆援贼。一日粤军犯鲍军急，来请援，公辞不赴，特张乐宴诸将，酣呼达旦，敌侦知无备，遽舍鲍营乘夜来袭，公预伏兵要隘，贼至大败之。十一年七月，粤军由英霍趋太湖，连营数十里，公命佯败以诱之，称病甚不能督军。敌至偃旗息鼓，闭关不出，敌大詈如弗闻也者，如是数日夕，敌终疑之，寻获我间谍，谓公实大病，遂来犯。公预伏二十营于左右路，敌至夹击，皆弃械奔桐城。嗣是追逐截击，捷报日闻。一夕公登辕车远眺，曰："贼众十倍我，连战皆挫，今知我所在，夜必来劫营。"乃潜徙其军。敌夜至，得空营，大惊，自相践藉，死无数，引去。安庆之克，公功最多，盖天授将略，其神勇尤出塔公、都公上云。多治军二十年，所得廉俸，悉以赏健士，恤伤亡。官文知公贫，邮寄三千金赡其家，公知之，驰卒追取，为战士购征袍。方公周至受创时，清帝发内府珍药敷治，并命黑龙江将军传知其子双全驰驿往视。而忠勇无家，其子絮衣葛屦，寄食亲友，将军资以行装，始得上道。忠勇遗疏有云："不使家有长物，身有余财。"确非虚语。

张炳垣

张继庚字炳垣，江宁诸生。粤贼初破江宁，炳垣欲自尽，既而曰："徒死无益。"遂降之，改名叶子法，处之机匠馆中。同郡吴畏堂，初客汉口，与汉阳令赵公德辙故相识。至是吴亦陷贼，而赵公擢授江宁府，炳垣因与畏堂谋，贿守门贼，通书赵公，约内应。赵为言于向公，许之。炳垣先后上书三十六函，初议入朝阳门，贼酋忽将守门贼调赴他处，而别遣广西长发者守之。乃更约取道后湖，以草船伏人而进。贼酋微闻之，周湖筑土城，防范甚密，于是计不果行。同谋有张沛泽者，广西人，见事不就，背之去。炳垣乃复与张鸦头约。鸦头故无赖子，感炳垣意气，私结侪辈百余人，愿以一死相报。计定，炳垣托故出城，亲谒向公，极陈江宁可破状，约大兵夜集仪凤门，则城内开门纳之。公付以免死牌五千纸，定议待期举行矣。沛泽故知其谋，见鸦头炳垣数相语，曰："予我千金，不尔，当发其事。"炳垣曰："吾安所得千金者。"沛泽果以白贼，立逮炳垣，拷掠备至。同馆人曰："内应首谋，实为张氏继庚，此叶子法，非为叛者。"狱稍缓，而秀清改命贼酋胡元伟承审。元伟，故庐州太守，陷江忠烈公于死，而以城降贼者也。严刑酷法，至烧铁烙体，刺猪鬣乳中。炳垣愤恨不能忍，曰："他人问，吾无可承－公乃大清堂堂四品官，吾亦公祖部民也，当以实供。内应事大，非一二江宁人所能，皆由广西老贼首谋，且人多吾不能记，请以簿至。"胡顾左右取伪官册，炳垣指一广西人曰："此同谋者。"即逮其人杀之。又指一人曰："此知情者。"又杀之。杀至三十余人，秀清曰："已也，堕其计矣。"彼所指皆老兄弟，非实情也。勿复问，遂用车裂法，系炳垣手足及首，鞭五马而驰之，左手右足先断，首次之，余体又裂为二，观者皆掩泣。鸦头闻之曰："嗟乎，吾既以死许张公，畏祸食言，非丈夫也。且张公以数言杀贼数十，而不一语及我，望我成其志耳，我必图之。"时贼众稽察严密，各城增设木栅数重。及期，鸦头率其党，杀守门贼七人，而无计越栅开城，官兵夜至不得入。明日贼中大索杀人者，久之无左验，事将寝矣。鸦头过所善沈兽医饮，酒酣，大言曰："前日大难，七人者我所杀也。"兽医首其事，复杀鸦头。自是城中无敢谋内应者矣。后兽医以事出城，乡民戮之，沛泽卒亦见杀于贼云。天河生闻诸李芝生曰："张先生上军书，率由芝生代传，三十六函，存其廿四，他日谋为刊之。当夫严刑逼供之日，岂不知一死无所逃免哉！然而骨肉齑粉，忍死不承，冀万一获全，犹有后望，卒用计杀贼多人而后罢，可不谓烈丈夫哉！"机事不密，英杰沦亡，又爽然失矣。

王畹上李秀成攻上海策

宋不用张元，而元昊用之，大为中国患。人多咎宋之遗才，而不然也，此其中固有天存乎其间焉。同治元年春二月，上海中外诸军，攻克粤贼七堡逆垒，获苏州诸生王畹上忠王书。其陈攻取上海之策，薛觐堂中丞阅之大惊，疏闻之朝，江南北大为警备。幸贼不从其计，卒以无事。至四月后，李爵相督师来沪，以上海为关中，战胜攻取，遂奏廓清之功。然当畹献策之时，使贼稍听其谋，上海一有失事，则后来李相无驻节之所，饷源断绝，不知又多费若干经营矣！贼平后，畹遁入美利黑海书院以死。畹先时亦当谒吴晓帆观察陈书，当事者不置意，遂往从贼。此亦张元之流亚也。国祚中兴，彼昏不用？岂非天哉。

畹书，陈子壮于薛中丞幕府中见之，洋洋数千言，略劝贼与洋人和，而藉其势以图中原。谓洋人遣使至金陵，以各国贸易所在，请无攻沪。而贼酋不许，洋人遂助中国城守，大为失策。此时宜亟许其不攻，而要令不得以军装火药资中国，再遣舟师渡江，分扰通泰及卜河完善之区，并于海道劫掠华商，使不敢劫运货物。贸易不通，厘捐断绝，官军乏饷，洋人坐困，上海聚数百万避难之人，无所得食，必且生变。而洋人生理既绝，亦必俯首来求修好，然后胁之使献上海，策之上也；若一时不能与洋人和，而先欲得上海，亦不必调集大兵也。盖洋人嗜利，近以苏浙二省避难人，麇至沪地，遂于夷

场广造房屋，重收租息，初不问人之来历也。宜遣精兵数千人，伪作难民，赁洋屋以居。地系夷场，中国官无从稽察。中夜一呼，应者四起，纵火焚烧，遇人斫杀。洋人计惟登舟逃逸，而上海唾手得矣。上海既得，然后招回洋人而厚待之，不攫其怒，而仍可为用，策之次也。云云。其虑甚周，其计甚毒。故在上海者阅之，无不发指，无不失色。乃以枭雄之李秀成，如陈叔宝之昏庸，弃书床下，此真清廷之大幸也。呜呼，岂非天哉！按王畹改名韬，字紫铨。其上书忠王一事，沪人多能言之。当时为太平国大计，殆无逾是书所言者。窃怪忠王求贤若渴，优礼士夫，乃独遗国士王畹，殆不可解哉！

同时香山容先生闳，自美游学回，谒秀全，献外交购船二策，秀全亦不能用。语云："得士者昌，失士者亡。"然哉！然哉！

义　妓

扬州朱九妹，年二十，才色双绝，兼善书算。粤军得之，献于秀清，宠爱备至。朱私誓不与俱生，暗以砒霜毒之，未遂而死。又金陵李氏女选入东王宫，藏寸许小刀于髻内，伺秀清被酒酣睡，直刺其喉。秀清适转身，误中左肩，立呼左右剥女皮，悬竿焚之，烈哉！闺阁之英也。秦淮妓女王忆香者，为伪都督施姓所得，佯为欢笑，醉以酒，抽刃杀之，而自经于后楼，则尤为罕见者矣。

考试女子

粤军胁令士子应试，亦分别鼎甲、翰林诸名目，花冠锦服，鼓吹游街。少有知识者，辄逸去。后又考试女子，取傅善祥为女状元、榜眼钟氏、探花林氏，招入伪府，令掌簿司批答。

奇女子

咸同间军兴以来，豪杰之士摩厉戎马间，建功立名，人才辈出。而世间奇女子，不愿以闺帏终老，若杜氏女者，乃亦以勇略著于时。

杜名宪英，河南人。父为名诸生，藏书数千卷，幼从少林学拳法，技击绝精。及生女，爱若掌珠，尽以藏书及拳击进退诸法授之。女亦聪颖，自辑古今兵事为一编，藏之枕中。父病，戒之曰："吾晚得汝，不及为汝订姻事，汝母年老，须自具特识参决可否，百年事重，勿似人间小儿女羞涩不言也。"遂卒。母自外家见两生，一周一郑，才品相类，皆内亲也。密商于女，女叹曰："文武兼备，世罕其人矣。郑当以文学进，而无大成就。周福较厚，特武功耳。"母曰："河决年荒，盗贼四起，武亦良善。"遂字于周。

既嫁，伉俪甚笃。逾年而粤兵北犯开封，以大队攻城，而游骑四出掳掠，开归间嚣然不宁。周集邻村二百人，夫妻别为二队领之，二人者各分其队为二，二正二奇。敌至，初见数十人，易之，直扑女阵。女佯败，退至丛林间，周突起大呼于林东。敌方错愕，其西路铳炮又作，山坳木杪旗帜飞扬，不可数计，敌大惊溃。距丛林四里许，故有破庙，庙中伏兵伺贼过，复噪而出，仓皇追杀，如宰鸡鹅。女纵骑独追骑马贼酋，战数合，顾女而笑，女亦笑，乘间以长枪刺其腰，伤肋坠马，愤而大吼曰："左山虎三十年骁勇，岂意死于女子，为兄弟笑哉？"时众贼去者已远，日已近暮，鸣金收队。而周生穷追不止，侦者谓马陷泥淖，蹶而被执。察其众，合少四人，女怒，率二十骑飞驰救之不及，敌已缚生入营矣。女乃返视山虎，创不胜，犹可支拄，急取创药傅之，亲裹其伤。又馈以酒食，而置毒其中，殷殷然劝餐者再，且曰："吾谓君泛常贼，今乃识其英雄，阵上不能相让，君合谅我。"扶之马上，使人送之。距敌营里许而后返。山虎归营，极赞女贤，不恨而转感之。以故释周生缚，使掌薄籍，得不杀。明日山虎毒发死。村人请于女曰："纵之归而又置毒何也？"女曰："饮我之刃，而虚言慰之，其感激可暂不可常，久而念怨，终杀吾夫，使之逾时而亡，则他贼不复措意矣。"皆服曰："非所及也。"

女候生三年不归，杜母又殁，乃以钱数万买得一婢，阔面长身，膂力甚壮，教以武事。从己出游阜城连镇间，密访周生消息不得，又由皖北间道至江南。一日泊舟江港，有富室子弟，结商人赍资贩运，而冒为士人赴试杭州者，系缆于女舟之左。岸上一僧，宽衣大笠，趺坐击木鱼，别以短杖担衣钵，置之身旁。目眈眈视女，转视群商，久之，太息去。远闻觱栗数声。已而岸上有二三士人，散步徘徊。群商方欲结纳士人，为偷漏关税计，揖而邀之舟中，煮茗闲话，各通姓名里贯已。士人纵论天下事，杂以文字科名语、农商语、兵语、青楼谐谑语，群商于卖买经纪外，瞪目不能发一辞。士人曰："我辈一见如故，意气亟相得，公等果将赴试者耶？"一商曰："实不相欺，薄有资货，前途关多，拟仰藉大力庇荫。苟得免税金，抵浙必厚报也。"士人曰："饮啄前定，萍水因缘，此小事何论报乎？"拱而别，注目女舟。群商返舟喜甚，各以言语相调笑，亦目女。时婢在后舱假寐，女怒自语曰："身死财丧之不知，犹窃视人家闺眷耶！"商大惊，密语久之，疑女为盗船，长跽请救。女哂曰："吾船无盗，适与君等共语船中，及向之趺坐岸上者，乃真盗也。君等家拥巨资，日处醉梦中，不见天日，岂知世路险巇哉！"众诺诺。又曰："处世需才，即兵戈扰攘中，挟资远行，亦非大有才者不可。苟自度无其具，宁坐闺中弄稚子，毋以买命钱空饵虎狼也。今身死财丧之不知，犹窃视人家闺眷耶！"商曰："且为奈何？"女呼婢出曰："此吾前锋燕支将军也，诸君畏怯者，请避岸上，否则安卧以待，慎勿露声影，吾二人尽力当之，视诸君时命何如耳。"

及夜，又闻觱栗声甚近，女曰："是矣。"群商不敢出，亦不能卧，急闭舱门，灭火屏息，团缩榻上。时下弦残月初出，繁星丽空，略辨人影，两岸芦苇风瑟瑟作声。女念迎斗则彼众我寡，不易制胜，不如待其来，出不意以刺之。与婢约曰："昏夜不辨彼此，以髻上明珠映月光为记。"未几贼果先登商舟，前二人不可识，其第三人

显然僧也。昂首四顾,遽夺商船门。女手利剑,径前刺之,应手而仆。其二人大叫曰:"上。"则竞趋女舟。女挥剑旋绕如练,婢手双铁椎,自女后突出,光耀上下如球。贼方避剑,不虞婢椎之出也,左右扑刺落水死。鏖斗方急,商船后舱呼贼至,婢跃登篷顶,左臂适中贼枪,忍痛弃椎易刀连斫之,贼亦负痛狂奔东西分窜去。于是发火四照,船头、篷顶皆血渍。诸商闻言始出谢,人人面土色。女叱之去,使婢裹创卧,而犹坐待旦以备之。

明日将解缆,逆风大作,及午,有楼船十数,自上游乘风而来,亦泊港外。诸商大惊,谓贼众复仇至。探之,始知某营总兵官王姓,帅师巡缉盗贼者也。军士先诘商船,诸商曰:"赴试。"曰:"赴试何以载货,毋乃盗乎?"商曰:"我非盗,乃遇盗幸免者耳。"次诘女船,女未及答,商曰:"是即杀盗救吾属命者。"军士见两女子,无一男丁,群商又不类士子状,疑其踪迹,琐琐盘诘。女怒曰:"何必多言,我乃手杀左山虎之中州杜宪英也,问我何为?"语未毕,忽有一人自楼船跃而登女舟,问曰:"杜家英娘何在?"女茫然无以应。其人又曰:"英娘不识我乎?"女目之,方面伟躯,貌似相识,而鬑鬑有须矣。其人曰:"我即河南周生,与卿为伉俪者也。今帅兵缉盗过此,不意遇卿。"女犹不敢遽应。周乃曰:"卿不忆嵩山射虎时耶?"女曰:"弓衣金弹何在?"周曰:"置之洛水犀腹中。"盖当时闺中隐语,问答既合,女不觉泪下曰:"妾为君子,力已至矣,幸神明垂佑,相见于此。顾何以不周而王也。"周乃告以被虏后,说贼投降,主将王公爱之,使从己姓,授守备,从征江皖,历保今职,赏花翎赐勇号,且以提督记名矣。周问女何时渡江,婢为何人。女言未半,诸商请见军门,叩首船头,谓受夫人活命恩,愿献五百金为寿。女坚不受,谢之去,属以后此小心,不能复遇我矣。诸商皆感泣。

周生既了巡缉事,即日引疾解官,携妻偕隐嵩山,读书种菜以为乐。婢归,适某千总,勇过其夫。所称郑生者,以秀才终。

赛尚阿劾骆秉章

咸同间用兵,楚材蔚起。其识拔而奖成之,展转推挽以应名世之期者,骆文忠公也。公镇楚蜀,经画储胥,论者以萧何关中、寇恂河内为比,以湖南复湖北,以湖南北复东南诸行省,虽勋望不逮曾胡之赫赫,而功亦伟矣。当赛尚阿之授钺也,军过湖湘,供张独薄,赛因奏湘抚吏治废弛,骆遂奉命内召。时粤军业已蹦及辖境,暂留筹防,嗣以力完危城。清帝亦知公可倚任,仍畀封圻,有益于时局者甚大。设当日楚疆不警,文忠被劾入都,非列闲曹,即沦废籍,二三豪俊,未必尽出风尘。赛尚阿一言,不几长城自坏欤?

沈夫人佐守广信

沈葆桢以御史典郡,咸丰六年,守广信。杨辅清由吉安长驱直人,所过辄陷。公激励兵民登陴死守,城卒获完,其受知大用,肇始于此。

相传当围城岌岌时,林夫人撤内署金帛犒士,列巨锅于大堂,亲职炊爨,以饱饥疲。时公卧起睥睨,闲督士卒守御,幕僚已星散,军火刍薪,文檄判牍,咸出夫人手。士民感颂慈荫,与章贡与长流。夫人林文忠公女也,盖家教夙娴已。按文肃夫妇守城事,曾文正公以之人告,亦归美于文忠家法。

包立身

包立身,居绍兴诸暨之包村,世务农业,而曾习奇门遁甲术,能料敌之进退虚实,而制其命。

咸丰辛酉,粤兵扰浙,包聚村人,练兵筹饷,竟以一隅之地,当数十万方张之敌,屡挫凶锋,终不少屈。于是人始知其有异能,依倚者日众。

时吴晓帆观察,方以苏松兵备摄藩篆,吴亦浙人,闻其异,欲招致幕中,以为己助。因于佐杂班中访得包之姑表兄弟冯仰山,潜令蓄发三月,乃备文书,改衣装,命赴包村致意。时浙境遍地皆贼,冯逡巡不敢遽入,适遇被掳逸出之素识某。探知前路贼守将性暴好杀,手下盘诘最严,断难混过,惟包村有勇目某,常杂处贼中,现居某地,然必绕道二百余里,始能曲达。冯昼伏夜行,三日夜至某所,既见,即述来意。某以此去包村虽不远,然贼守甚众,去必成擒,因藏冯密室,不令外出。一日谓冯曰:"今已觅得路凭,且有贼卒二,贿令护送。然文书当留此,断不可带。"即日付凭促往,冯行,果有二贼前导。途中屡经要隘,锋刃夺目,心胆几碎。历数日夜,去村不过二三里,二卒辞去,冯单身前进。遇村中巡勇,疑为贼细作,欲杀之,冯以包某至戚告,遂引冯入见,各道艰苦。

冯见眷族亦在包村,皆无恙,喜甚,因备述吴公所招意。包叹曰:"我亦知孤村无援,势难久守,缘无长策,勉酬众志耳。刻下军粮仅支二月,幸有贼之通我者,私接济,不然,断已久矣。今承吴公美意,奈贼众我寡,恐难突围出也。"因与掌案某共议。某以贼势甚大,媚贼者众,冯某虽亲,远出已久,又无文凭,君虽信之,奈众人何。必使人随冯出村,取文书示众,众志既坚,然后刻期冲围,并约吴公统兵接应,始为万全。事关一村民命,断不可草草从事。包是之,冯因暂留包村。阅二旬余,值夜大雨,包忽命护勇六人,身穿贼服,送冯出村。冯欲挈眷,包卜曰可,遂带家属冒雨行。黑暗中见无数皂衣红帽人,僵立村外,似守护者,而寂无声息。冯怯甚,私问送者此何兵,勇但摇手。遂绕小径行,至旧处,即取文牒付勇,嘱包速定行期,而冯自归。

包既得牒,邀众密议,则皆愿从。包大喜,即布卦以占,卦成,又大惊,曰:"细察卦象,惟今夜二鼓可出。若交子正,即无可出之日,且有大祸。"众皆失色,佥曰:"今浙地四处皆贼,又未约有援兵,纵使突围而出,将何所归?"时有掌文案某曰:"离此百二十里,地名岔河口,某处地僻,可以屯军,河阔可通海道,闻无贼守。若暂扎营彼处,即由海道通信吴公,使以轮船接应,或可转

危为安,除此恐无良策。"包曰:"我方寸已乱,不能自主。但今势已至此,不出亦难持久,姑从某先生言,死生命也。诸族可速归,各自收拾。"时已薄暮,雨方霁,而阴云未开,村路尚湿,遥听贼营寂静,号炮无声。即传集团勇四千人,按旗色分作五队,队各八百人,选勇敢者,入红旗队,为前锋,令酉初出队,各带衣粮锅被,由西北方进攻贼北营,冲透贼围,于某村取齐。白旗继之,皂旗殿后,中权青黄两队,保护众家族。

传令既毕,时值戌初,红旗队已发,远闻金鼓震天,枪炮声不绝。而一村之人,亦遽乱如潮涌,聚哭包门,曰:"包君若去,我等从亦死,不从亦死,惟留包君,或可苟延旦夕。"一时人声鼎沸。包欲出而为众所阻,叹曰:"天乎,命耶!时将错过,不能逃也。"因令后队且勿进。时白旗队亦已出村,以闻令欲退,致前后不相顾,队伍遂乱。忽见四野火光烛天,杀声动地,敌众大至,乱抛喷筒火箭,枪炮齐发,铅丸如雨,村勇各无斗志。又值村众扰攘之际,敌遂乘势冲入,见屋即火,逢人便刃,顷刻间烟焰满村,尸如山积。时惟红旗队已冲围而出,白旗生死参半,余众鲜有得脱,而包与同事诸人皆死于敌矣。

先时贼患包甚,檄调各路精锐,誓破包村,是日调兵适至。入夜陡闻村中人声四腾,贼虑乘夜劫营,方发号聚众,而红旗队骤然冲至,敌贼素闻包有异术,且以月黑路滑不敢追逼,又意村人绝粮夜遁,村中必虚,因而并力进攻,致为所破,然后知数之难逃有如此云。

此皆闻之友人,友盖得诸冯某及是日幸免者所述。并云,冯在村时,每晨起,见包必登高望气,既下,即令众曰:"今日贼来自某处,将攻我某方,当撤他防,并力御之。"继而果然,屡试不爽。所练之勇,能御敌者三千余人,以五色旗按五方分五队,进退有常,临阵不乱。常邀冯共瞭贼营,忽推冯倒,身亦伏地,方伏而霆震一声,炮子簌簌从上飞过。既免,谓冯曰:"此炮在艮方,月神适犯我村,当去之。"冯见炮架前山麓,约远四五里,有贼守卫,私忖如何可去。继见包脱帽散发,跣足仗剑,如道家步罡状,选勇目,衣皂随行。包口喃喃若诵咒,其行如飞。将及而遥见一贼忽扑地,余贼尽退,瞬息间炮已取归,约重四五百斤,不知三人之力,何能胜任如此也。

时方涉冬,天久不雨,包忽令众曰:"久不与贼战,贼必谓我兵单怯敌。明日某时,当有大雨,贼守必怠,可冲破其西营,虽不能大胜,亦可杀敌数百,获牲口器械,以挫凶锋。"乃预传令,何时出队,何时攻营,何时收队。明日果大雨,破敌一如所言。

时敌欲由温台攻闽省,患包牵制,愿以绍兴府城与之,请其不助官军。或言,若得府城,足资守御,劝包姑从。包笑曰:"此诱我也。无论江浙俱陷,孤城难守,且入城则如困囹圄,粮草更易断绝。扼吭之势,恐无一人可逃也。"遂斩其使。

冯尝窃问包曰:"弟与君自幼同堂共学,弟以薄宦,远离乡井,闻君素守田庐,罕至城市,何时得灵飞六甲十二真传,而道妙至此?"包曰:"余于廿年前,曾遇异人,授我秘册,虽非全帖,然上观天象,能知风云雷雨,时运变迁,下察地理,则可安营布阵,缩地驱山,而凡卜易算数之类,吉凶祸福,皆可预决。前取敌炮,即六丁缩地法,故三人能得数十人之力。但我所学,不过显易数端,若能尽其底蕴,则此小丑,指日可除,何至困于此耶?"冯又问贼势至此,何日得平。包曰:"我曾观星象,兼占易数,江浙之贼,不久当灭。惟自占此村之吉凶,家族之安危,反不能了了,是岂学之不精耶?抑所谓马前易数,近易明而远难验耶?"及包死,冯始知数有前定,故占不能明,因为之叹诧累日。后尝以其所闻见者述于人如此。

李绍熙

咸丰庚申大营告溃,粤兵大股东下,旋陷苏、杭、松、太等处,势若飞蝗,江浙几无完土。沪城僻处海滨,以形势言,是为绝地。而开军府,通饷源,竟以一隅翻全局,卒为江浙命根,此岂言思拟议所能及?且当敌初至时,曾帅援兵未集,西方亦未来,本城兵勇,以应调四散,城守惟招百姓,敌若力攻,势难固拒。及闻李绍熙事,而后叹其中自有天在焉。绍熙粤嘉应州人,癸丑之乱,本为会匪头目。旋投吉抚军营,赏六品衔,效力军前,后加都司衔,派守东坝。及为敌陷,复降于敌,得据昆山。继而又思反正,密递降禀入城,由是临阵每张虚声,空放枪炮,延挨几阅两月。及为伪李王所觉,杀绍熙,方饬下并力严攻,而我兵亦已云集。夫事机之际,不能以寸,矧军情至变,沪城苟失,则江浙之患,正恐未有穷期也。

王壮武张宴九嶷山

咸丰五年春,王壮武鑫由楚边追敌于粤境,假道宁远。张老人者,年一百十八岁,县中不知有老人,饥寒鲜赒恤者。公入其县,即遣人存问,为置田宅资其子使娶妇,且召饮之。比公破敌还,复途过省老人,老人即已抱孙矣。乃邀之登九嶷山,合宾客部曲张宴山上。是日为公封翁生朝,客以次奉觞遥为寿,且庆公功。酒酣,公起望山东故里,不觉怅然曰:"鑫常有三恨:恨任事太早,学业太浅,用心太苦,而多忤人,身遭时变,以士卒用力,人号为劲军。吾常恐世乱未已,将无以毕三恨,奉养二亲,为将奈何?"老人起,执爵,慰以大义,合席举酒极欢。公班师回楚,即乞假幕府省亲。于时离家已四载矣。迹公九嶷张宴一会,觉驱车九折阪,置酒三垂冈,叔子游岘首,梁公陟太行,前史风徽,犹可额颃也。

浙江乱后乐府

浙江自辛酉遭贼攻陷,经左宗棠转战数年,至甲子岁,始行戡定。百姓辛苦流离,为贼匪所杀,为饥寒所杀,为疾疫所杀者,不知凡几。哀我人民,斯将无孑遗矣。幸爵相入浙,创立军府时即首为赈济,加意抚绥,

出水火而登衽席，残民始有更生之庆。蒋泉中丞佐之，兴利除弊，各事极意讲求。马端敏公继之，劳来安集，以养以教，民乃得息其居。浙之得以熙熙攘攘，渐臻富庶者，三公之力也。

然当贼氛甫息之时，凋弊之情形，流亡之困厄，铁人见之亦不免下泪。当时某君有《闻见篇》四章，古音古节，不减杜老之《哀江头》诸作。因备录之，俾吾浙人无忘“在莒时”也。《猪换妇》：“朝作牧猪奴，暮作牧猪奴，冀得牧猪妇，贩猪过桐庐。睦州妇人贱于肉，一妇价廉一斗粟。牧猪奴牵猪入市广，一猪卖钱数十千。将猪卖钱□买妇，中妇、少妇载满船，蓬头垢面清泪涟。我闻此语生长吁，就中亦有千金躯，嗟哉妇人猪不如。”《屋劈柴》：屋劈柴，一斧一酸辛。昔为栋与梁，今成樵与薪。市儿低价苦不就，行行绕遍江之滨。江风射人天作雪，饥腹雷鸣皮肉裂。江头巡卒欺老人，夺柴炙火趋城关。老人结舌不能语，逢人但道心中苦。明朝老人无处寻，茫茫一片江如银。”《娘煮草》：“龙游城头枭鸟哭，飞入寻常小家屋，攫食不得将攫人，黄面妇人抱儿伏：儿勿惊，娘打鸟，儿饥欲食娘煮草，当食不食儿奈何？江皖居民食草多，儿不见，门前昨日方离离，今朝无复东风吹。儿思食稻与食肉，儿胡不生太平时！”《船养姑》：“月弯弯，动高柳，乌蓬摇出桐江口，邻舟有妇初驾船，乱头粗服殊清妍，船声时与歌声连。月弯弯，照沙岸，明月耿耿夜将半。谁抱琵琶信手弹，三声两声摧心肝，无穷幽怨江漫漫。或言妇本江山女，名隶烟花第一部，头亭巨舰属官军，两妹亦被官军掳。妇人无夫惟有姑，有夫陷贼音信无。富商贵胄聘不得，妇去姑老将安图？呜乎，妇去姑老将安图，妇人此义羞丈夫！”

肃顺推服楚贤

肃顺于咸丰年间始为御前大臣，贵宠用事，后遂入值军机，颇擅威福，以骄横获罪。然其人机警敏给，实为满大臣不可多得之人才。是时粤贼势甚张，而讨贼将帅之有功者，皆在湖南。朝臣如祁文端公、彭文敬公，多瞢焉不察，惟肃顺知之已深，颇能倾心推服。平时以座客谈论，常心折曾文正公之识量，胡文忠公之才略。苏常既陷，何桂清以弃城获咎。清文宗欲用胡公总督两江，肃顺曰：“胡林翼在湖北，措置尽善，未可挪动，不如用曾国藩督两江，则上下游俱得人矣。”上曰：“善。”如其议，卒有成功。

左文襄公之在湖南巡抚幕府也，已革永州镇樊燮控之都察院。而官文恭公督湖广，复严劾之。廷旨敕下文恭密查，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肃顺告其幕客湖口高心夔碧湄，心夔告衡阳王闿运纫秋，闿运告翰林院编修郭嵩焘筠仙，郭公固与左公同县，又素佩其经济，倾倒备至，闻之大惊，遣闿运往求救于肃顺。肃顺曰：“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郭公方与京师潘公祖荫同值南书房，乃挽潘公疏荐文襄，而胡文忠公上《敬举贤才力图补救》一疏，亦荐文襄才可大用，有“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之语。上果问肃顺曰：“方今天下多事，左宗棠果长军旅，自当弃瑕录用。”肃顺奏曰：“闻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赞画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再请密寄官文，录中外保荐各疏，令其酌察情形办理。从之。官公知朝廷意欲用文襄，遂与僚属别商具奏结案，而文襄竟未对簿。俄而曾文正公奏荐文襄以四品京堂襄办军务，勋望遂日隆焉。

此事为高碧湄所述。碧湄与纫秋，皆尝在肃顺家教其子者也。

胡林翼之远虑

有合肥人刘姓，尝在胡文忠公麾下为戈什哈，既而退居乡里。尝言楚军之围安庆也，文忠曾往视师，策马登龙山，瞻眄形势，喜曰：“此处俯视安庆，如在釜底，贼虽强，不足平也。”既复驰至江滨，忽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文忠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文忠前已得疾，自是益笃。不数月薨于军中。

盖粤贼之必灭，文忠已有成算。及见洋人之势方炽，则膏肓之症，著手为难，虽欲不忧而不可得矣。阎丹初尚书在文忠幕府，每与文忠论及洋务，文忠辄摇手闭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曰：“此非吾辈所能知也。”噫，世变无穷，外患方棘，惟其虑之者深，故其视之益难，而不敢以轻心掉之。此文忠之所以为文忠也。

温绍原守六合记

温绍原字伯平，湖北江夏人，少负异才，性孝友。咸丰元年，权知六合县事。下车，修城垣，屯义谷，期年集事。

二年冬粤兵初犯武昌，公曰：“六合虽小邑，然滨江屏蔽淮泗，贼乘风而下，日可千里。此要地不可玩也。”于是招募壮勇，制器械以备不虞。三年春，粤兵据江宁，陷扬州，果以千人犯六合，又分队窜扰凤、泗间。邑城四面受敌，公率众与战，敌少却，继以大队夜至。或议闭城拒守，公曰：“不出战不能守城。”预戒兵勇，不及贼毋发火器，夜行宜静毋哗。遂出纵马前行，众请所之，公曰：“惟予马足是从。”贼初由长江鼓行东下，屡陷名城，大帅遇之辄溃走，势焰方张。既至，见城小，内外寂然，心易之。公忽由间道绕出贼后，铳炮竞发，以暗击明，敌众惊溃。清兵奋前追杀，无不鼓舞争先，一以当十。敌自相冲击，死者无算。

四年，粤兵冒难民谋入城为内应，公侦知，稽核市廛。凡城内士民，皆给符验而出入，外至者问所投舍，守城兵引往质对，以故奸宄无所容。敌掘地道，公自内掘出，先发击之。城圮，随时堵塞。先后十数战，贼屡挫衄，积功擢江宁府，加道衔。县事委于李君守城，公独任防剿。时绅士信公既深，倚公为柱石，居民客商及远近避难入城者，皆助守，不愿迁徙，誓与城为存亡。

六年，江北大帅德兴阿，以蜚语入奏，褫公职，敌酾酒相贺。七年，何制军疏复原官，加运使衔，任事如故，

一不以升黜为念。八年八月，敌由庐州大举东窜，城中兵只二千余，请于制军，益兵数千，而德帅调赴浦口。甫至而大营溃，粤军裹胁兵勇，直趋六合南关。公与宣化镇军罗玉斌等，昼出击杀，夜人巡城，妇孺皆运砖石以助，历二十余日。都司王家干力竭阵亡，粮尽援绝。公集绅士张位中等，曰："诸公为绍原力已至矣。我死无憾，何以对阖境生灵？"语未毕，逻者报东城且破，公趋东城，而敌从西北隅入。格斗良久，身受数创，既仆，犹奋臂握拳，唾骂不绝，至胸腹破折，顶颈断裂而歿。夫人王氏投水死，子辅才同时遇害，城中百姓死者以万计。仅见宣化军逾城东逸，余者歼焉。

先是公母就养署中，公使弟奉母出，而留王与辅材不遣，曰："不令吾民妇子独死也。"

又陈桂伯云：贼之初犯六合也，孙寅三等率众八千攻城。公令士卒饱食出战，而预迁城南民于城内，空室中广积薪草，灌油其中，灶底皆布火药。既战，历数时，佯败入城，追兵至城南馁甚，各就民舍炊饭，灶突火起，远近同发。公急开城，截其去路，四面伏兵兜剿，饥疲不能拒敌，杀死溺毙者过半。自武昌以下，未有如此受创者。

江南大营二次失陷

王雪轩、方伯之擢任浙抚也，藩库实存银一百余万两。代公者爱惜小费，探船侦骑皆汰减。时金陵大营，积欠军饷甚巨，和帅虑补给无期，议每岁只发八月，遇闰减半，军士大哗。闰三月己酉，敌集诸路死党，围攻和营，前后同时火起。遗金及炮位兵械率赍寇，总统张公拒战十昼夜，力不支，遂退丹阳。飞书调饷六十万，冀以收拾人心，再图进取。司财者只发六万，众志益携。贼伪为官军装束，数道并进。公冒雨出城，护筑营垒，坠马伤胁，而前敌提督王浚，总兵熊天喜力竭阵亡。公率小队百余人，御击良久，及桥，百姓争涉者，拥塞桥口。公勒马卫之，俟其去，跃入河死。和帅去之常州，常州无人，又去之浒墅关，乃卒。

张国梁逸事

张国梁谋勇兼优，战无不胜，保障苏浙郡县垂七八年，吴越之人，至今尸祝。其后以兵饷大权，为共事者所掣肘，功败垂成，卒以身殉。其年少时逸事，有人所未尽知者，兹特采辑一二，以著英雄之气概焉。

公初名嘉祥，广东高要县人，美秀而文，恂恂如儒者，然喜任侠，跅驰不羁。年十五之粤西，从其叔父学贾，顾心弗喜也。日与轻侠恶少年游，其党有为土豪所困者，公往助之。杀人犯法，官捕之急，遂投某山盗薮。盗魁奇其貌，以女妻之，女嫌其疏贱，不可。盗魁欲拔为己副，其党又不可。山中例呼魁为老大，其支党皆为兄弟，称自二、三、四、五以下。各以才能之大小，为次之先后，乃呼嘉祥为老么。么者，第十也。然每出劫必倍获，抗官军必告捷，群党皆惊服。一日山中粮匮，因往劫越南边境，名为借粮。越南人驱象阵来御，盗马皆奔。嘉祥使其党捕鼠数百，明日复战，掷鼠于地，纵横跳踉，象见之皆慑伏不敢动，遂获全胜，大掠而归。

顷之盗魁病死，群党推嘉祥为盗魁。嘉祥有众万人，以兵法部勒之，与之约，曰："凡劫官商毋得杀人，财货必留还十之一，俾得为商之资本，官民之旅费。"既而官军讨之，山中仓猝无兵器，嘉祥使人揭一竹竿以御兵器，战益久，则愈削愈锐，以刺人，无不死且伤者，又获大捷。然兵吏为所执者，皆礼而遣之，且具书自陈不得已为盗状，苟蒙赦宥，愿尽死力。

及洪秀全反于金田，遣党招之，嘉祥拒不往，曰："吾之为盗，非得已也。岂从叛贼者哉！"向忠武公荣提军广西，使绅士朱琦为书招之，嘉祥约官军压其巢，出御而伪败，乃悉招山中财物，散遣其党，使归为良。而自降于布政使劳崇光军前，改名国梁，得旨赏千总衔，归向公差遣。由此战必为士卒先，威名闻天下。

盖公年十八而作盗魁，二十八而折节从军，为国虎臣，三十八而致命遂志。生平大小数十百战，善以寡击众，每出己意，坐作进止，率与古兵法暗合云。

记张玉良

与国梁同统江南大营，而战功与之齐名者，厥惟张军门玉良。张玉良者，四川人。由行伍从向忠武公，自广西转战至金陵，积官至广西提督，赏穿黄马褂。短小精悍，骁勇善战，威名甚著。咸丰庚申，杭城被围，军门奉檄来援。至则杭城已失，军门以三十骑乘城而上，既登则周麾而呼曰："大军至矣！"贼狼狈奔逃。不费一矢，杭城遂复。于是声望大振，浙省倚之有若长城。

未几金陵大营告急，檄之回救，杭人留之，几于攀辕卧辙。将军瑞公、学政张公挽留之切，竟至跪求。而军门以令严不敢少止，遂率师去。乃到中途，大营已破，常州、苏州均不能守，仍返于杭。所存亲军仅数百人。巡抚王壮愍公招集溃散，悉军实以予之。俾进窥嘉兴，以固浙江门户。乃连战失利，军械遗弃殆尽。而所将之卒，均是败兵逃勇，锐气尽堕，已不能军。不得已复归于杭。杭人已自轻之。兼所部不能敛戢，时有骚扰，杭人恨之詈之，至斥之为通贼。巡抚亦不加以礼遇，任其飘摇江渚。庚癸频呼，无人过问。较之前日跪留之款密崇重，若天壤矣！

未几严州被陷，巡抚檄令往援。军门率所部五千余人，至阑溪之大洋镇扼守。搜卒简阵，力图攻取。时陈子壮太守奉檄佐松百川太守办理军米粮台，因时与军门相见，谈次每以兵勇不能用命为恨。陈曰："何不重赏罚以激厉之？"军门曰："此等屡败之卒，一言及贼，即心胆堕地，非奖劝所能振作。"因顿足痛恨，何制军弃常州不肯守，不然同死于彼，岂不光明磊落！云云。又云："杭人谓我通贼，我以一走卒蒙拔擢，官至一品，花翎黄马褂，皆邀异数。就令降贼，安能如此？此时亦不必辨，正当一死报国，明吾心耳。"然其兵勇大率骄悍掳掠不可制，营官亦无如之何，商民怨之切齿。嗣后援金华复败走，攻严州克而守之，旋又为贼破，威名沮丧益

甚。

久之杭州被围，奉檄回救。驻师江干，饷援俱绝，人无固心。军门志气锐厉，每日出队击贼。出必珊瑚冠黄马褂以自表异。时陈子壮避居富阳，会掉小舟往见之，以高敖曹旗盍为戒。军门慨然曰："力竭势穷，杭城必失，我军必溃，与其草间求活，孰若先死于行阵之得所哉！会报贼出队，即麾众持矛而去。"陈知其志在必死，太息而归。越数日果为贼炮攒击，折其左股，舁至营，以军事属总兵况文榜而瞑。况统其军，逾月城破，军溃，况间行至上海，投李鸿章军。鸿章用之击贼有功，竟以功名终。

闻军门殁后三四日，中夜士卒忽闻号令出队杀贼，一军驾起，开营欲出，忽悟其死，皆大惊痛哭。同时将帅援浙有名者，曰江长贵、李定太、周天受皆不能成功。后江、李著绩他省，周则战死宁国。

女　将

粤军洪秀全自广西窜长沙也，其妹洪宣娇，称元帅。常骑马率粤之大脚妇出队，服五彩衣，备极怪状，官军望之夺气。然第炫人耳目，其实不能冲锋决斗也。

其时唐县李方伯孟群，有妹名素贞者，知书，工骑射。熟孙吴兵法，于天文占验之学，靡不穷究。父兄皆奇之。咸丰四五年，方伯以知府奉楚抚胡文忠公檄，督师讨贼。招女至军中，女戎装往，代为画策决胜，累建奇勋，杀贼逾万。方伯尝剿贼失利，被围十余重，他军将皆不能救。女怒马独出，于枪林炮雨中突围而人。手斩数十人，护方伯归。甲裳均赤。贼众万目注视，惊为天神。

后胡中丞攻汉阳，城坚不能下。女与方伯谋夜袭之。孤军深人，中伏。救兵不至，遂血战而死。年二十耳。报至，举军皆哭。后二战，方伯亦于安徽战殁。

女子从戎，百战捐躯，军兴二十年来所仅见者也。陈子壮有诗吊之曰："百骑连翩袭贼营，红妆血战独捐生。汉阳若举褒忠祀，先拜英雄李素贞。"

智　女

江宁黄婉黎女史，名淑华，早失怙。岁癸丑，发逆陷金陵，女甫五龄。兄乃珪邑诸生，以母老且病，弟妹幼，仓卒不及避，匿农圃以免。

女天资聪颖，从兄读，渐能文，间作韵语。稍长，有令姿，母兄深以为忧。女曰："无虑，儿读书颇明大义，决不贻父母羞。"甲子六月，官军复金陵之前二日，有兵至，杀兄于庭，索女出，弟牵其衣，母跪哀之，并杀其母及弟，掠女行。女悲哭痛詈，求速死。兵笑曰："予爱汝，不杀也。"挟之登舟，屡欲犯之，以计免。有金姑眉寿者，亦被掠，被逼不从，跃江死。女念茫茫大江，非无死所，惟大仇未报，姑隐忍伺隙。至湘潭，舍舟登陆，女将因此杀之，适有与兵偕行者，不得间。夜投关王庙旅店，张灯哄饮，乃计诱使醉，杀两兵，自缢于梁。

明日见者，莫解其故。有旅人曰："昨有二男子携一女止宿，饮酒嬉笑，杂以歌曲，夜半犹未止。既闻若推拒声者，俄而寂然。想三人之死，必有故也。"鸣诸官，验而殓之，一中毒死，一被创死，女周身缝纫，怀中得一帛书，自述颠末，并附十绝。又一纸糊壁间，与帛书同。此同治甲子九月十八日事，时女年十七也。葛隐耕有长歌咏其事，载《寄庵诗钞》中。

余不奇官兵之死于女手，而独奇女母及兄弟之不死贼手，而反死于官兵之手。而更奇女因计死官兵，遂缢而死，亦不啻死于官兵之手。然则当时官兵之为官兵可知，而所以使之为官兵者，更可知矣。

智　妓

半截美人宋氏，甘泉人。归某甲，甲粗蠢，贫不能养母。赖美人为商家保母，得资奉甘旨。生有殊色，不施脂粉，不作时样妆，以裙下双趺，不作弓月样，故人皆呼为半截美人。其实即清季所谓黄鱼，所谓门槛里，又所谓大脚仙也。

盐商某，慕其容，厚值致之。所乳子多肥白，又善伺主人意，惑之深。主妇偶审之，逐美人，子辄呱呱啼，美人转，子又咭咭然喜也，故得值恒倍于常。甲善博，资耗则索美人值，无怨也。

咸丰三年粤军踞金陵，扬州震恐，议降议御，纷纷不能定。美人私说于主人曰："降御皆非善策。扬俗奢，必遭灾，盍早营兔窟乎?"已而城陷，美人先夕出，将奉姑远徙。一黄衣贼目突至其家，杀姑及夫，拥美人上马。键巨室中，将污之。美人含笑，甘语以媚之，曰："郎在天朝何官?"贼屈拇指示之曰："占天侯。"曰："位已列爵，尚未经人道耶？长夜漫漫，杯酒相乐，若白昼活秘戏，得毋为将士笑乎?"贼大喜，开筵张乐。须臾月上，美人艳妆出，歌吴歈侑觞，韵可销魂荡魄。忽睹甲仗，手战而股栗，贼醉睨曰："卿何怖?"曰："妾小家女也，见兵革，能勿惊乎?"贼立命撤却，顷又抱贼耳语曰："麾下将士，耽耽虎视，霎时我两人赴阳台，渠等穴壁看，得毋大扫兴?"贼即传令，各归伍退三舍，不唤，汝不人也。贼醉，乃代弛亵衣，裸而仰卧，昵声促美人寝。曰："少缓。"乃自注水于浴器，一丝不挂，徐徐濯下体，溃溃有声。听贼鼾息已十数转，虑其诈，故试以亵语，不应。遂柳眉倒竖，粉黛生杀气，视窗前月朗，刁斗远鸣，急索剪刀就鞋底磨再四，跳登榻，跨贼身上，觑定咽喉揕之。贼瞋目视美人，奋欲起，压之不得起，血喷出满茵褥，霎时毙矣。复拔剑刺其腹，肠出乃止，展衾覆之。听漏已四鼓，潜浣手整衣出，鐍户宵遁。望门投宿，不敢言，第诡云逃难者。贼中绘图索之，不可得。

尝读元史至正年濮州薛花娘杀贼一事，如窥谗鼎，如玩秘戏，半截美人，何其不侔而合耶?

因思扬州女仆果艳冶，佣于商家，凭官媒；写靠身纸，必预书刻已身怀六甲，防后患耶？近日宴客多招以侑觞，否则座客不欢，缠头之锦，竟多于缠足者。

又一女，陈姓阿脆，真州人，浪甚。寇陷时，女逸出，踽踽走西山，昼伏夜行，将奔大仪，寻伊姊妹行讨生

活。至秦栏镇，以为距城远，放胆行。偶思遗，遂循大溪，意入芦苇中私且憩。突一黄巾贼目，负枪佩刀，贸贸然从溪右来。两面皆水不及避，反坐以待之。贼拉与乱，女正苦无川资，瞰贼腰缠累累，欣然就之。贼脱女衣，一丝不挂，仰卧溪岸，而己则仅捋穷裤。女佯笑曰："急色儿可笑。男女合欢，全赖裸抱，肌肤磨擦得趣，若此则终是隔靴搔痒耳。"贼笑从之。甫近身，尚未解铃，女故作浪态，乘不意，遽搂之，滚入溪水中。女本江边产，向习流而善泅者。贼入水，四肢浮泛，女力捺下沉，三冒而三捺之，已作尾生桥下死矣。女抽刀断其头，取臂上金跳脱，席卷囊中黄白，著衣打包，从容负之去。临行复回顾水际，詈曰："狗贼快乐耶？"后入安宜，嫁一少年郎，颇称伉俪，遂小康。移家秦邮，已为子纳粟，称太母矣。

又一周姓妇，吴县东郦人。自恃足大善走，难将及，先出嘱良人挈子女潜遁，已则摒挡长物。甫就绪，郊外边马已四出。无已，怀一利剪出门，将觅小道，寻亲串家暂避其锋。忽一贼目自远道瞰妇，似有风致，扬鞭追及。喝之止，妇亦不惧，含笑相迎，宛如旧识。下马拥妇于地，将淫之。妇佯解裤带，而笑露其齿，嗤形于鼻。贼问云何，曰："我惜子愚耳！子等跳梁，全赖骥足，设与我苟合时，马遽逸奈何？"贼思其言颇近理，又能慰己。然四顾荒郊，无一树一石可以揽辔，颇筹度。女云献一策，然后为所欲为，贼求计甚急，大声曰："急色儿，盍以缰系于尔足乎？"贼抚掌称善，乃湾腰俯首，牢缚不稍松。时妇之剪刀已在手，乘不意，蓦以剪刺马股。马负痛遽咆哮，拖贼尘奔，剪在股肉中，愈走愈摇，愈走愈痛，痛则狂奔如躐电，如追风，十里外犹不辍。而贼已肤裂额烂，骨折气竭，不似人形矣。妇徐徐整衣裙，拾贼遗之包裹，遥望马拖贼去，觅路始行。及寻得良人，相与剪灯夜话，吃吃笑不休，真快心哉！

炊饭太守

洪军之初陷杭州也，有候补府者，著短衣，躐敝屣，将行被执。贼问何为，诡曰："炊饭。"贼曰："善。"即使炊饭。而守故纨绔子，不谙烹庖，乃密使苍头代役，而太守献之。及张提军克复杭城，官吏多亡去，即檄炊饭太守摄某篆。守感苍头惠，令其司阍，而苦不识字，复为置一明黠小僮，代司文书出入，阿堵物一归苍头焉。

同时有观察某，伏匿堂额上，贼至，战栗堕地。问何为，曰："种菜。"贼即使种菜。已而备兵嘉湖，时谓之种菜观察。

曾文正公知人

近世士大夫，多称曾文正公能知人，非妄语也。江忠烈公忠源初谒公于京邸，既别去，公目送之曰："此人必名天下，然当以节烈死。"时天下方无事，众讶其言之不伦。后十余年忠烈果自领偏师，战功甚伟，嗣殉难庐州。

公东征时，沪上乞师。公奏请以相国合肥李公赴沪，而以参将程忠烈公学启从。临发，公送之登舟，拊忠烈背曰："江南人誉张国梁不去口，君去亦一国梁也。行闻君克苏州矣。勉之！"李公至沪由下游进兵，自青浦昆山转战至江苏行省，拔名城殪大憝。虽尝借助英法兵，而西人独推忠烈功为淮军诸将最，其声威殊不出张忠武下。嗣克嘉兴，先登，中枪仆地，卒不救。其以死勤事，亦与忠武同。

盖升平之际，物色人才，危急之秋，激昂忠义，精神所感，诚至明生，文正儒臣，岂有相人术哉？呜呼，洵天人矣！

石达开异闻

石达开被磔于成都，见诸骆秉章奏报。或云其实石固未死也。

数年前浙人李君游幕蜀中。一日，雇舟往他处。将解缆矣，突有一老者请与附载。李君见其鹤发童颜，须眉其伟，许之。老者既下舟，谓舟子曰："顷刻当有大风起，勿解帷也。"舟子亦老于事者，仰视天空，知所言不谬。谈次，狂飚陡作，走石飞沙。历一时许，始息。少焉，云散月明，命酒共酌。老者饮甚豪，酒半酣，推篷眺望，喟然叹息曰："风月依然，而江山安在？"李心疑之，叩其姓名。老者慨然曰："世外人何必以真姓名告人？必欲实告，恐致骇怪耳。李遂不敢再诘，而老者已酣然伏几，鼻息雷鸣矣。

破晓，欠伸而起。谓李曰："老夫行将告别，同舟之谊，极荷高情。后如有缘，尚当再会。"遂举足登岸，其行如风，瞬焉已远。

李既送客，比返舟，则一伞遗焉。防其复来折取，为之移置。则重不可举。异之，视伞柄系坚铁铸成傍有"羽異王府"四小字，始恍然知为翼王也。茫茫天壤，今不知尚在否耳。

陈玉成受擒记

玉成既为苗沛霖所赚，解至胜保营。玉成入，胜保高坐腭眙曰："成天豫何不跪也？"玉成曰："吾英王，非成天豫，奚跪为？尔本吾败将，何向吾作态？"胜保曰："然则曷为我擒？"玉成曰："吾自投网罗，岂尔之力？吾今日死，苗贼明日亡耳。尔犹记合肥官亭，尔骑兵二万，与吾战后，有一存否乎？"胜保默然。予酒食，劝之降，玉成曰："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乃杀之，死年二十六。

玉成眼下双疤，军中号四眼狗，骁勇富谋略。十九当大敌，二十四封王。初为检点，善战多能，湖北有三十检点回马枪之号，军强冠诸镇。与国藩相持数年，国藩深畏之。秀成闻玉成死，叹曰："吾无助矣。"

时裕朗西在胜幕中，往见玉成，貌极秀美，长不逾中人。二目下皆有黑点，此四眼狗之称所由来也。吐属极风雅，熟读历代兵史，侃侃而谈，旁若无人。裕举贼中悍将以绳之，则曰："皆非将才，惟冯云山、石达开差可耳。我死，我朝不振矣。"无一语及私。迨伏诛，所

上供词，皆裕手笔，非真也。

陈妻绝美，胜纳之，宠专房，随军次焉。及胜被逮，甫至河，德楞额截其辎重、侍妾而去。胜诉于多，始返其辎重，而留其侍妾，谓人曰："此陈玉成贼妇也，不得随行。"胜亦无如何。

英国戈登事略

戈登，英国名将，名查里斯·若耳治，道光十二年春，生于乌利剌城。父为御军炮队大将，娶妇宴德庇氏，名以利撒毕，生四子，戈登为季。

戈登之先，出于巴克邑之名族，即今英国侯爵亨特利氏之支派也。戈登初在塘墩就学，年十四岁，进乌利剌武备馆，十九岁授御军工营校。咸丰五年，英人伐俄罗斯，始从征至俄国。围西拔斯拖浦海口，在此昼夜守城濠督战，自咸丰五年春至城陷始罢，尝受微伤。先城南既陷，戈登即调赴梗盘，寻仍回西拔斯拖浦，城陷，令毁城中炮台船厂。英俄事平，从勘定俄突新界。

咸丰十年中外构衅，英人犯我顺天，戈登从英军陷京师，焚圆明园。事平，适中国粤匪乱。同治二年，江浙两省上游在沪设洋枪队，将校用欧美人，乃向英官商，使戈登领之，戈登遂与贼转战于江浙两省。二年间凡三十三战，克复城邑无算。江浙为中土最富繁之地，数年经贼蹂躏，至是两省强寇始悉歼平。是役经时一十八月，仅费军需一百万金，人皆以为奇功，称戈登为当时名将。戈登谦逊曰："平此乌合之贼，岂足称耶？但缓以时日，中国官兵亦可以平贼也。然中国上官，急奏肤功，遂在上海招募外洋无业亡命之徒，欲借以平贼，不知此辈既以利应，反复无常，几将贻害中国，较土匪之祸尤烈耳。鄙人得统此辈，严加约束，事后设法遣散，不使为患，此则鄙人所以有微功于中国也。"

当时苏州克复，江苏巡抚今相国李公杀降贼，戈登不义之。中国赐戈登万金，戈登辞之曰："鄙人效力中国，实因悯中国百姓之涂炭。鄙人非卖剑客也。"同治三年自中土回国，游橐索然如故，寻擢补格列弗司恩海口军领工程队。居此六年，每于公余之暇，筹给贫乏。遇有病疾者，施医药。民间流离无依小儿，皆为收养，教之读书，或荐至各船佣工，不使失所。

先英俄诸国，议开漯扭河，准各国商船出入，各派使守河口。同治十三年，戈登解任，简赴渤波勒卞利亚国，为漯扭河河口使。

光绪元年，戈登应埃及王之聘至苏丹。先是埃及国沿尼罗河南边近赤道之境，总名曰苏丹，皆沙漠荒野之地。然此域土地宽阔，极南近又寻得大湖数处。埃及王曾令英人伯客沙谬往开辟，二年未竣事，辞职去，王聘戈登仍令往接办其事。戈登在此烟瘴绝域三年，竭力任其事，凡地理之险阻，天时之恶劣，以及土人之悍梗，皆以坚心毅志胜之。沿尼罗河一带，皆设汛兵。又自埃及定造轮船，使上驶尼罗河，遇滩水浅，即将船折为数段，过滩后，仍行合拢，于是苏丹南境大湖曰亚勒伯坭恩舍，始有轮船行走。戈登在此苦心竭力任事，其意不在徒得土地之利。盖此域土人之强者，向劫掠人口贩鬻为奴，戈登至此，即欲化其俗，禁贩奴事。然苏丹西境有二省：曰哥尔多番，曰达尔夫，此皆为贩奴者泽薮。两省不归戈登一人统辖，则贩奴之事，实不能禁绝。埃及王乃不授此两省，故于光绪二年，戈登遂辞职回国。

光绪三年春，经埃及王再三重请，戈登乃复至埃及，授苏丹全境总督。凡北自尼罗河之第二滩，至南境之大湖，东至红海至西境又特湖诸水发源之处，皆归戈登统辖。三年之间，遍巡诸地，居无定所。时或至东境，与哑比西尼亚国诸部勘定疆界。时或轻骑减从，骤至西境达尔夫省，捕拿贩奴暴客。并以慑服部酋之倔强者，常竟月在骆驼背上，未尝解鞍。政令一出，志在必行，境内强暴虽多，沙漠烈日虽酷，皆不能稍抑其坚力锐志。又四出无常，土人视之犹鬼神出没，无所不至，故诸部蛮夷皆为震服，而苏丹境至此始有王法，政令行焉。当时外人在埃及献说干预政事，王大臣不能镇定，遂听外人游说，纷纷更改法制，以致政令朝出而暮改。于是戈登在苏丹，觉事事制肘，于光绪六年，遂又解职回国。

此年，英国简命子爵黎本为印度经略大臣，黎本辟戈登为参军记室，同至印度。无几，戈登与经略幕僚，意见不合，即请解任。

适中国与俄国为伊黎事牴牾，中国洋关总税司赫德，迳电请戈登至中国商量事件。戈登此行，英政府因戈登系英国职官，干预中俄军事恐贻俄人口实，故电止戈登，令即时回国。戈登复电曰："我至中国为排难而已。如朝廷因我系职官，恐贻口实，请悉除衔职，则万无误事。"戈登至北京，见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力陈中国武备不修，战争无力，不如迁就以护大局。大臣问曰："如事决裂，肯相助否？"对曰："事如决裂，皇帝肯迁驾内地，鄙人当为中国效力任疆场事。"后事遂解。当时戈登行至天津，见中国北洋大臣李文忠，文忠对外人怨北京诸大臣主战误国事。有某国公使，劝中国李文忠，借戈登力，拥兵至京师，黜诸大臣，废皇帝，自立为皇帝。戈登闻之叹曰："鄙人虽一武夫，作事何肯卤莽至此耶？"戈登回国。

是时英国阿尔兰岛富豪世族兼并贫户，私敛重于公税，民庶困穷，乱人充斥。戈登因往遍历阿尔兰诸郡，目睹田畴荒芜，农夫冻饿，遂条陈变田租法。朝议不可，然所建白皆切时弊。后数年英廷竟改阿尔兰田租法，本戈登意也。

戈登条陈多忤朝臣意，自知在朝必不得大用。适英属地毛里西亚岛统兵大将出缺。毛里西亚，在印度洋大海中一孤岛也。英人置戍兵，英官畏远戍，皆不愿往，戈登遂自请往署焉。戈登官斯岛一年，军民称之。

会阿非利加洲极南有英属地，曰岌朴，或曰好望角，英人建埠头，辟地利，英民与邻境番部时有争斗，官吏不善处置，各部遂叛。英国驻岌朴大臣因请英廷特派戈登往调停其事，戈登即由毛里西亚航海至岌朴，检

察情由，即上书大臣曰："番部之叛，皆由官吏不能约束本国人，使侵害番人。今拟先简严正之员，令其约束本国人，然后可以服番众而保无虞也。"乃条陈处置法。然所议皆为大臣幕僚梗阻不行，戈登遂请解任回国。

戈登既在闲散之列，请假往游犹太国。犹太昔西人教主耶稣生育行教之地，多古名胜。戈登至此，感古今兴衰沧桑之迹，遍历流览一年始回国。

是时埃及国南境之地，自戈登去后，官吏贪酷虐民，各属回部皆叛起，杀官吏，攻官兵。有大酋自称救世主，奉天命复回教，诛无道，埃及官兵竟被困在嘎墩城。于是埃及王乃说于英廷，借一大将使救出困兵，英廷仍派戈登，随带将校二员，至嘎墩城。时围尚未迫，戈登即欲率被围官兵出城。然城中避难官吏及家属老弱妇女万余人，戈登不忍弃之，故留守，先将妇女二千余人护送出境。逮及城围既重，英廷有电催戈登率部曲弃城。戈登复电曰："军民为我抗贼守城，今事迫乃弃之，此岂丈夫之所为耶？"戈登在围已五阅月，外援已绝，粮食将尽，然犹从容督率军民拒守。于是英廷乃拨兵合埃及官兵溯尼罗河赴救。两月后，救兵始至，然城已陷，戈登卒被害，时年五十三岁。噩耗至英国，官民皆哀伤之。英廷赐其家属十万金，并为铸铜像于都城，以志其忠烈云。

洪福异闻

[清]佚　名撰　郭连喜整理

《洪福异闻》一卷，记太平天国失败后，洪秀全之子洪福的下落，谓洪福"间关屡濒危险，卒达上海至美州。辅清(杨秀清之弟)实从，遂为美洲三合会开幕之始祖。"此可为一家之说。

据民国印本标点整理。

一

光绪癸卯春间，余游芜湖，遇同知陈君某，年六十余矣，偶谈及席公宝田事。盖陈君早年曾在席幕府，躬与战事者也。余盛推席公擒洪福及平苗之功，陈君微哂，余异而诘其故。陈君不答，遂即别去。明年余因事复至芜湖，陈君留余宿于大关。一夕饮酒微酣，忽忆前事，乃坚询陈君所以微哂不答之故。陈君喟然曰："君尚以为当时官军所擒获者，果幼主洪福耶？洪福逃至广德，转赴湖州，其踪迹遂杳，或死或潜匿，无人能知之者。"余曰："然则当时所获又何人耶？"陈君曰："宜君不晓也。盖即所俘小儿中之一人，而以洪福之名号加之耳。"余曰："仆益不能明君语，请详以告我。"陈君曰："自干王洪仁玕、恤王洪仁政既偕幼主就堵王黄文金于湖州，此后幼主遂不知究竟。但仁玕、仁政明明挟幼主就黄文金，遂合为一股，复自湖州返广德，越宁国，出昌化。文金死，昭王黄文英、裕王李远继继之，循徽歙边，从建口，趋绩溪。由遂安，走开化，入广信，抵铅山。道泸溪，向云际关，窜光泽，而更至石城。诸寇处处相伪以洪福，官军亦处处相惊以洪福也。同治三年九月九日乙巳，官军蹙之于山谷间，在广昌石城之交，绕旁设伏，遂生获洪仁玕、黄文英等，而幼主反称无消息。二十五日辛酉，始闻所俘小儿牧马者之语，而获幼主于荒谷中。诸俘皆称为果幼主，果者疑词也。自乙巳至辛酉，计相去十七日，当时诸大将藉幼主为重，所向争蹑，环而守之者众且巨万。试思幼主以黄口小儿，何能孑身走脱，匿至半月余之久？军中探谍广布，幼主经过，何能不闻不问？乃称行踪得之于小儿之口，其情显然矣。盖幼主自赴湖州后，即销声匿息，所谓洪福至某地者，寇党故为假号，官军故为张皇。但既获干昭二酋，则文金一股，至此遂已剿灭无余，而幼主则犹无着落。讯问诸酋，或不以实对，或以实对而官中秘不宣布。既决知幼主之不能复为出现，诸将辛劳跋涉，无以自慰。又前此江南浙赣诸军以幼主互相纷扰，兹忽无其人，恐更干朝廷诘责。于是授意囚俘，于不知谁何所俘小儿之中，任择一人而强名为洪福。更取年仅四岁不知人事之李其祥伴附之，聊为证实，以宣示天下，而闻诸朝廷。朝廷亦微知之。盖不如此，粤事不能称为结束，恐逋寇更伪挟为名，而后患永无已时。试观忠王就地正法，中外尚哗然。独于袭称伪号之幼主，正可以恭代天王而大行铺张之典礼，而诸将意气，当益发舒。廷谕乃反谓幺幺小丑，不值槛送京师，就磔于市。而论功行赏，左文襄得伯，鲍武襄得子。文襄新复杭州，武襄屡集大勋，即不因此事，本有可赏之实。惟于擒获洪福之赣省主军，沈文肃仅得轻车都尉，席公仅得云骑尉，而文肃且请收回成命，并欲去赣归养，其故正可思也。"余始恍然。

二

然则幼主果何在耶，抑已早死耶？此余所急欲知者也。陈君既不我告，且陈君不及一年，即作古人，余以为不复知底蕴矣。乙巳秋间，客羊城，遇闽人杨君，又偶谈及此事，杨君自称知之。杨君游学美洲归国者也，故为秘密，不肯即言，以酒食相挟。余乃以盛宴享之，半酣，余谓杨君曰："君可以言矣。"于是杨君莞然作而言曰："余至美洲经旧金山，闻有所谓三合会者，秘密结社之一也。余询其第一代始祖及组织之原起，平日之宗旨，秘不肯告。余辗转侦得之，始祖为齐福天，隐号为三水共合，而以排斥满清为目的者也。初太平天国之犹盛也，遣洪仁玕使美国，考察外事。故仁玕著有日记，纪外邦礼俗交涉甚悉。曾军将克江宁，仁玕挟幼主赴广德，遂为黄文金迎入湖洲。仁玕幼主之胞叔也。时浙军攻湖州，大势亟亟，旦夕将破。仁玕谋于黄文金、黄文英、李远继、谭体元、杨辅清等，欲令幼主他适，以存天王一线之胤，而为他日恢复之渐。而中国决不足以容身，仁玕创避人美洲之议，众人均赞成之。文金

欲推仁玕偕往，仁玕不可曰："美洲识我者多，恐机事不密。辅王坚忍有急智，盍以属之？且东王与天王共首事，不可令澌灭无后。"众又从之。辅王为杨辅清，秀清之弟也。仁玕有一西友，即前导之游美者，尚在左右，金石之交也。仁玕以幼主属之，资之财贿，涕泣而别。时幼主年仅十六也。间关屡濒危险，卒达上海而至美洲。辅清实从，遂为美洲三合会开幕之始祖。三水共合者，洪也，齐福天即洪福齐天，隐指洪福也。至幼主行后，仁玕等如何伪托名号以抗御官军，及官军之如何冒他人为洪福，则不得而知之矣。"杨君云。

天徒曰："吾闻之江宁故老曰：'曾军初入城，幼主与忠王扶持于危急之际，思共窜避不能，忠王分兵授马，请幼主先行，逃赴徽境，就黄文金。然卒不达，走死江宁之牛首山，即方山也。牛首之峰为锐角，曾忠襄以一炮击平之，遂成方形，故更名方山也。'由是观之，则陈君所云，或非捏造。沈文肃奏稿称，洪福瑱黄口小儿，无足介意。惟洪秀全窃号十有余岁，流毒十有余省，遗孽犹在，则神奸巨慭倚其名号，足以挥召群凶，幸幼逆辗转荒谷，十有余日，不为饿莩，卒就生擒。又奏幼主供词：谓至石城之杨家牌，为官军夜袭，惊坠马下。群逆扶之，同十余人挤入深坑中，官兵一一缚之。该逆伏暗中独免，乃潜入荒山中，蟠伏四日。饥甚，有白衣人与以饼，受之，遂不见。臣察看该逆顶发剪断，仅留数寸，目望视，口操粤音，于宫中琐屑谬妄之状，言之甚悉，其为伪孽无疑等语。前奏云云，伪托用意，正在于此。供词支离掩抑，欲盖弥张。十余人皆缚而一人独免，饥饿四日不死，托之于白衣人之授饼而不见，可谓渺茫。且洪仁玕等后死于幼主者五日，欲辨真伪，自可聚之同室。而秘密钩稽，则实状自见。乃一切不为，仅察看发目口音，及能言宫中事，遂决断为无疑，其证据亦已浅矣。杨君之言，未敢尽信。惟仁玕使美事甚确，日记后为沈文肃所得，文肃当时珍为外交秘本也。至于洪福、杨辅清之事，余不得不视为异闻矣。然黄巢、李自成，犹得脱死，更何疑于洪福耶？

湘军志

[清]王闿运撰　党明德整理

《湘军志》(一名《湘军水陆战记》)十六卷,清末王闿运(一八三三——一九一六)著。王闿运咸丰举人,曾入曾国藩幕,甚得信任。后从事讲学,为晚清史学、经学名家,民国初年,任清史馆馆长。此书专记曾国藩兄弟组建湘军,平定太平太国及捻军等事。对湘军的组建、治军、方略、战事等记述尤详。此书本为曾氏兄弟出资嘱作,但王氏书中对曾氏兄弟及湘军则不无讥贬,对曾氏与太平军交战中的三次大败记载甚详,对曾国荃抨击甚多。出书后曾引起轩然大波。这正是此书的价值所在,较之曾国荃嘱人再撰的《湘军记》等,存留了更多的历史真相。有光绪十一年斠微斋刻本、十二年虞山鲍氏石印本和近人整理本等。现据光绪十二年本标点整理,参考了其他版本。

湖南防守篇第一

自古言军势者,多侈言形胜要害积强弱之故,然其实非也。项羽缪言郴为天下上游;湖南自郡县以来,曾未尝先天下。国朝移行省于长沙,复汉国制,控扼十六大城。以苗防故,镇筸颇有精兵出征四方。至其材赋,全盛时才敌苏、松一大县。院司之选在直省下等。咸丰初元,巨寇洪秀全自全州出永、郴,围省城,掠舟洞庭,遂连破名省,天下莫能当。文宗忧之,诏湖南治团练善后,以乡人副巡抚,湘军始萌芽矣。方围城时,官吏仓皇,治军劣愈于武昌、安庆。其后湘军日强,巡抚亦日发舒,体日益尊,至庭见提镇易置两司,兵饷皆自专。湘军则南至交趾,北及承德,东循潮、汀,乃渡海开台湾,西极天山、玉门、大理、永昌,遂度乌孙,水属长江五千里,击柝闻于海。自书契以来,湖南兵威之盛未有过此者也。无他故,专灭洪寇之功耳。然而洪寇之盛,则亦由湖南始。始合围而纵之,后起偏师追而歼之,岂天数耶?一二人谋力之所致也。

道光三十年五月庚戌,广西乱始上闻。其时,庆远、平乐、浔州在在劫掠,而名者陈亚贵。广东英德盗掠浛洸,戕守备,走怀集,湖南始戒严。骆秉章为巡抚。九月,诏征镇筸兵二千诣梧州,从两广总督进征;起李星沅于长沙,授钦差大臣,专赴广西;又命秉章出境防剿。秉章奏:"省城居中,宜镇定,且饬边吏屯戍。"十二月,陈亚贵平,乃讨金田。

金田村者,浔州倚郭桂平县地,前史所称大藤峡也,其西则武宣、贵县。土、客民自来杂居相仇。奸民杨秀清利客豪资,说令求土民女为妾,又自至土家激挠之,因劝豪劫女,使相攻烧。众无所归,秀清则悉劫之以叛,有众数千,恶自倡乱,乃投金田,合于洪秀全。自明末西夷人以数算新法诧中国,因得布其袄教,愚民传奉,世代秘守,妇女尤惑之。秀全亦假以招诱,惧官吏讹索,遂拒险屯结。秀清至,自言通天语,秀全当为天兄。

咸丰元年,僭号"天王",出掠旁县。广西巡抚周天爵、提督向荣将万人,并前发诸军四千余人,围之大黄江。星沅、天爵不相下,奏请统帅。大学士塞尚阿帅二都统,将四千五百人驻湖南为声援。四月,诏塞尚阿代星沅。星沅薨,寇自武宣溃围,东北走象州。秉章奏言:"湖南防兵四千余,前诏提督余万清出境会攻,力不足。"命总督程矞采行边。六月,寇还武宣。八月,溃围,大破巴清德军,东走藤,北犯永安,陷之。余万清母丧,解官留营。九月,鲍起豹为提督,屯江华。

二年二月,永安寇溃围,直北趋阳朔,四总兵败死,遂围广西省城。余万清将千人往援,屯北门。三月,郴盗劫饷银,杀知州胡礼箴。四月,寇解广西省城围,东北陷兴安、全州。撤七千人追之,以和春将。壬寅,寇入湖南境,将趋永州,阻水,退走道州。余万清先还守道州城。总督驻衡州,闻寇,遽乘舟北走,万清亦弃城不守。乙巳,道州陷。巡抚委事总督,总督闻永州寇退,复还衡州。六月庚辰朔,塞尚阿移驻永州,合兵二万余人,围寇道州,檄鲍起豹还长沙。丁亥,寇分陷江华,杀知县刘兴桓。壬辰,陷永明。丁未,陷嘉禾。戊申,陷蓝山。七月己酉朔,陷桂阳州,知州李启诏走死。

庚戌，陷郴州，杀知州孙恩保。诏罢骆秉章，逮治余万清，以罗绕典治军，长沙料兵唯二千余人，练勇三千余人。巡抚张亮基未至，总督程矞采托衡防不来，秉章、绕典方议筑土城，禁讹言，未能谋兵事也。寇既陷郴，疑所往。己未，走永兴，杀知县温德宣，分党踞之，大军悉移永兴。萧朝贵者以胆谲自奋，谓群寇迟懊，独率千余党谋袭长沙，绕山道东北行百九十里，掠安仁。丙寅，陷之，北犯攸。丁卯，陷之，遂讨醴陵。丙子，至省城南十里止。

城中料寇当从耒、衡正道来，民走报寇至，怒其无公文，执将斩之。石马铺屯将尹培立，以潼关副将率陕西军千人仓卒拒战。陕军不惯稻食，所屯地无面，皆买之城中。军未朝食，相持一时许，皆溃散，培立死之，于是溃军或走城中。巡抚方巡城，乃遽还塞南门，然犹不知何军溃败，城外居民亦不知寇已至。萧朝贵设幕城南，有杨生者误以为达官，上谒献策，朝贵颔之。俄而寇将至，怪问："何人?"朝贵曰："此杨先生，条程事者。"生觉，蒲伏幕后，逾山走。而寇望城东南隅高楼以为城楼，趋之则非门，返而南门塞，城中乘城分守矣。寇据郭外民居，不知所以攻，但发炮击城，炮丸及城中，街有卖浆者方食而碎其碗，城中大震。或议发城上大炮击之，或曰无炮台，必惊崩城垣，不可轻也。寇至之日，城中兵勇八千余，统将数百名，隶巡抚，巡抚不敢言节度。诸生及举贡各自请领百人或二十人，佐巡垛口，多诣罗绕典言事。布政使恒福内召，潘铎代之，未至署，司道周颚、张其仁等莫敢与兵饷大议，惟善化知县王葆生颇好言兵，诸大吏、将帅亦莫之问也。鲍起豹居城南楼，迎城隍神大像与对坐。张亮基已至宁乡界，闻警，还屯常德集兵。八月壬午，邓绍良将楚雄兵九百人屯南城，始发炮击外寇。潘铎至，步巡城中，令居民、商贾各安业无恐，城中被围七日，亦稍自定，诏夺塞尚阿、程矞采官，以徐广缙并代之，促向荣赴援。向荣自四月初称疾居桂林，塞尚阿深劾之，罪至遣戍，荣终不起，闻塞尚阿罢，乃疾行，癸巳至。丁酉，张亮基至。己亥，骆秉章解任，留居城中。庚子，郴寇悉趣长沙，益募矿夫穴城根。九月丙辰，塞尚阿至。诸援师大集，近五万矣。向荣不乐居城中，以寇渡湘，亦率所部渡湘为屯，时独搏战，不利，诸军相视莫往。城南战事主于和春，屯白沙井，自以扞遏为功，而江忠源以偏师与合屯，或以为忠源之谋。然寇与官军均跧伏屯内，屯外一里，行人来往自如。入城者唯避南门，其余六门皆可缒以出入。衢巷间妇女嬉游，酒食过从盛于平时，忘其为围城焉。丙子，南城地雷轰发，城崩四丈。邓绍良部军方集天妃祠摊钱博戏，绍良独拔刀当城缺，斫先登一人者颠，部军闻之，皆弃钱奔城缺，寇不敢上。练丁輂木石塞缺口，城守复定。十月己卯，地雷再发，不及城垣。甲午，地雷发，城崩八丈。瞿腾龙拒缺口，寇复退走。于是，徐广缙方止湘潭，议者以为合兵腹背击寇可歼也，而巡抚群官以为塞尚阿在城中，广缙不宜来逼之。其前军将福兴寔来。乙未夜半，寇渡湘西走。丙申，城上诇寇屯，疑空虚。有呼者曰："贼去矣。"将帅闻报，皆愕且惧，无敢言贺，而僚吏、士民相庆论功，不复问寇所往。张亮基奏请防湘潭，徐广缙以为寇走宁乡，遣兵南防湘乡，故寇收罢众从容以去。或曰"和春军士卖纵之"，或曰"非也。寇不畏官军，安肯贿之?"

戊戌，寇破益阳，掠船出资口。十一月己酉，破岳州。岳州之防，以土人领渔船五百栅土星港，遏诸商贾民船万数。寇至，渔船散走，悉掠两岸人、船，寇势自此盛矣。诸将唯向荣遣兵尾追，阵亡副将纪冠军。湖北提督博勒恭、武道员王东槐将八百人防岳州，寇至，与府县官俱走。文宗悔用徐广缙，严诏切责。广缙知事必败，遂益逗留，与人书，自言"屏息以待雷霆"。湖北巡抚常大淳奏留江南提督双福助守，悉敛兵入城，寇以故水陆长驱。十二月己卯，湖北省城陷。辛丑，逮治徐广缙，以张亮基署总督，潘铎署巡抚，罗绕典以云贵总督防荆襄，曾国藩以在籍侍郎帮办团练。

丁亥，遣江忠源讨浏阳土寇。方省城之被围也，浏阳廪生王应蘋得周国虞通寇书，国虞惧，杀应蘋。言官发其事，事下巡抚，张亮基犹豫未敢发。周国虞者，忠义堂盗魁也。忠义堂自承平时有之，劫掠私斗，阴署徒党，历年不能治。亮基畏其众，初作奏以为不足烦兵，已而跂足卧且思，跃起曰："决矣!"乃遣忠源。忠源初至，国虞以为兵少易与，遽袭其营。官军出，众骇退，遂逼其巢下，令良民投营领牌者贷死，其夜解散数千，国虞走江西，斩其党众十余人。湖南讨土寇自此起。

三年正月丁未，寇弃武昌东下。壬戌，陷安庆。张亮基至湖北治军，奏以江忠源自随。是时，曾国藩始至省城议练军。城中守兵四千，将领多者统五百人，少或百人，以游击色钦额总营务。练勇成军者，有南勇、浏勇、楚勇、宝勇、湘勇，率以文员领之，而同知王葆生官最大，余悉用生监。新田张荣组以知州在籍，颇被擢用，有事辄令将以往。道员张其仁为总巡，而夏廷樾、裕麟为委员，号干练，得与谋议。二月，寇连陷江宁、扬州，益趋东北。潘铎奏撤兵二千余人，留沅州兵千七百防省。四月，铎病免，骆秉章自湖北移抚湖南。江西上犹土寇犯桂东，广东阳山土寇犯宜章、临武、永兴土寇起，掠安仁，并遣夏廷樾率张荣组往讨之，军至，寇解散。国藩奏重惩内奸，因以便宜捕斩奸民、胥隶甚众。以刘长佑、王珍将练勇，州县上言积盗拒捕者，辄以兵往。衡山、新田劫盗起，皆讨禽之。又令在城官兵月六会操，以署参将塔齐布训练勤特，奏迁一阶，令兼领练军。五月，广西兴安、恭城寇起，犯永明、江华、蓝山、临武、零陵、永、桂，官兵拒讨之。酃县、衡山奸民复相扇动，张荣组、罗泽南往捕之。江宁寇分党掠江西，围省城，别遣寇党溯江陷安庆。江忠源自湖北率所部军入南昌助守，请援于湖南。秉章、国藩以楚勇最有名，檄宝庆知府魁联募二千人，益以湘勇千人，镇筸、辰沅兵六百人，遣夏廷樾、朱孙诒各统之，而罗泽南实主其军，纯用其弟子领营哨。别用忠源弟忠淑率楚勇先进，期会于瑞州。忠淑军于道溃散，廷樾等至南昌，一战不

利，诸生死者七人，收众入城。忠源以新军不可用，令往吉安击土寇。七月，广东乐昌寇犯兴宁，王珍拒走之。八月，南昌围解，援军还。江西太和寇陷茶陵，王葆生、塔齐布、王珍合讨之。寇进陷安仁，杀训导吴棠，寻退走。鲍起豹以南昌围故，入城治防，恶塔齐布之为曾国藩用也，长沙协清德因而间之，纵提标兵围国藩行辕。国藩走免，遂移驻衡州，语在《曾军篇》。九月，湖北防江军溃于田镇，张亮基免，吴文镕为总督。广东英德寇犯宜章，周凤山、储玫躬拒走之。十月，常宁土寇阑入治城，杀典史吴世昌、把总许得禄，遂走嘉禾，杀把总邵定太，围攻蓝山，团总孙纪良、钟良钦等拒战死，储玫躬、张荣组破走之。十二月，江忠源死于庐州。始议大集兵援湖北。

四年正月乙卯，总督吴文镕败死黄州，以台涌为总督。寇自武昌犯岳州，巴陵知县朱元燮死之。二月乙亥，寇陷湘阴，西从陆道犯宁乡。曾国藩自衡州率水陆大军浮湘东下，闻寇至，遣储玫躬往援宁乡。壬午，宁乡陷，玫躬闻警驰赴之。众议以寇盛，宜止屯，玫躬曰："贼不取正道而旁出，必人少也。自吾领军，皆击土贼，今遇大贼不进，何以率众?"及至，寇方纵掠，玫躬军见寇少，遂驱之。寇惊走出，遇掠者还，相挤。玫躬军屯城外，独率十余人卒与寇遇，战死南门。群寇传相告官军当来，即夜引去。湘阴、岳州寇闻官军大至，亦俱北还。骆秉章遣朱孙诒、王珍率三千人出通城，攻蒲圻，闻寇复至，收众保岳州。三月丁未，寇大上，围岳州。国藩军亦至，屯南津。戊申，岳州军溃退，寇从而上，军还省城，寇踞靖港，再陷宁乡，败湘军三营。甲子，陷湘潭，省城上下皆寇屯，巡抚、提督委战事于曾军。四月庚午，国藩自攻靖港寇，不利。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会详巡抚，请奏劾侍郎曾国藩，且先罢遣其军。巡抚不可，城中亦不复设备。辛未，塔齐布大破寇于湘潭。丙子，湘潭、靖港寇俱退走，踞岳州。巡抚、提督上功，而曾国藩请罪。有诏诘责提督鲍起豹，以专阃大员不闻出战，惟会衔奏报，即日免官，以塔齐布署提督。塔齐布以都司署守备，仅二年，超擢大帅。新从湘潭立功归，受印之日，文武、民士聚观相叹诧，虽起豹傔从亦惊喜，以为皇上知人能任，使军气始振焉。是时，依故事提督列衔在巡抚前，曾国藩以事降黜，衔名又在巡抚后，而塔齐布谨事国藩，自比于列将。徐有壬等皆诣国藩贺，且谢罪。诏令国藩择司道大员，随营主饷。有壬等惴惴恐在选中，国藩笑谢之，谓所亲曰："此辈怯懦，徒败吾事。虽请同行，吾固当止之，况不欲乎?"乃修船、选士，合谋渡湖。五月，岳州寇陷常德，分陷龙阳，澧州援军将周凤山、胡林翼、李辅朝等自龙阳退保益阳。水军方艌船，不能救。常德知府景星、副将富勒敦、同知李春暄、武陵知县朱元增死之。寇留屯十五日，六月戊辰朔，弃城北走。

时武昌围久，湖北巡抚青麟以请援、就饷为名，南走长沙。己巳，武昌陷。湖南闻饥民避寇从青麟来者万数，人心皇怖。秉章运米往迎之，则溃兵数百饥悴无人色。青麟至长沙，留数日，西保荆州，诏斩以徇。台涌免，杨霈为总督。庚辰，提督塔齐布从曾国藩出师，进攻岳州。署宝庆知府魁联以习兵事，特补岳州知府，与胡林翼各将兵勇继进。署提督多顺还屯常德。遣江忠淑、赵启玉等自平江出攻通城。七月乙卯，塔齐布大破寇于岳州，禽寇将曾天养枭之，目三日犹视，武昌群寇闻之，为斋醮三日。闰七月戊辰朔，克岳州。甲戌，江忠淑等收通城。广西土寇侵郴、桂、永州边，以王珍、周云耀防江华，王葆生、李辅朝防郴、桂。恭城寇犯全州，增遣陈立纪、江忠济防零陵、东安。八月己未，曾国藩水陆军克武昌、汉阳，湘军自此名显。连州寇犯临武，参将赵永年拒走之。仁化寇犯桂阳，乳源寇犯宜章，灌阳寇犯道州、江华、宁远、嘉禾，王珍、周云耀及游击骆元泰等先后合击，寇散走出境。十一月，骆秉章奏劾署提督多顺庸劣湛酒，罢之。自此军事奏报专于巡抚。

五年正月，总督杨霈黄州师溃，曾国藩分水军还援武昌，饷道阻绝，水陆军将胡林翼、李孟群、彭玉麟等皆仰资湖南，大发船、炮、火药、银钱拯之。仁化寇陷桂阳，赵启玉拒战，寇弃城还遁。富川寇屯聚县城，王珍、周云耀出境攻讨，不利。二月庚戌，王葆生等攻广东连州寇，破之，收其城。湖北省城复陷。三月，富川寇入犯永明，王珍等自江华驰击，破之。贵州寇起镇远，沅、晃戒严。是时，诸军专备广东边，广西防以委永州知府黄文琛，岳州防以委魁联，辰沅防以委永顺知府翟诰，惟以不请兵饷者为能事。魁联戆直，好争议，秉章弗善也。会诏补魁联按察使，不令还省受印。魁联自以奉特简，径还省城。秉章因劾以委军，仍降知府。幕客左宗棠，雅善衡永道文格，文格时擢广西按察，不欲往，因奏以文格署按察使。翟诰权辰沅道，但张战功；且募资助军不以烦，院司故尤重翟诰，奏补实授，论荐甚力。长沙知府仓景恬以失察盗铸，为巡抚所持，奉令最谨。巡抚专听左宗棠，宗棠以此权重，司、道、州、县承风如不及矣。守令能者朱孙诒知宝庆，陆传应知衡州，及东安赖史直、湘潭孙坦、澧州胡镛、湘乡唐逢辰、邵阳邵绶，名虽清浊有别，皆敢于为政。省城大政，则盐道裕麟、委员王加敏得与操纵之柄，自余司、道拱手而已。于后论军政吏治者推湖南，而谤议亦自此起。四月，总督杨霈免，以官文为总督。赵启玉出境攻乐昌，至平石南遇寇，败死。寇犯宜章，王葆生军溃。富川寇犯零陵，陷东安，执知县赖史直。五月，宜章寇掠临武、嘉禾，增党袭郴州，陷据之。王葆生等军保永兴。衡阳土寇起，文格遣军合湘乡团丁捕讨，寇党破散。六月，通城寇入岳州边，杀临湘知县姚荣卿，湘阴长乐团丁出新墙遏之，寇退通城。郴寇分陷桂阳州，州民结团自卫。湖南民团，平江、湘阴、桂阳州，列县无与为比。魁联既罢，以知府张丞实领其军。丞实辞，复劾免之，悉以军隶江忠济。

七月，攻寇蒲圻之羊楼，败退岳州。以刘长佑募千人，助王珍攻东安。东安陷寇已三月，王珍初以八百人

至,寇空城出走,珍屯城北,江忠淑屯其东。军中无故自惊,寇更还攻围珍营,战不利,俱东退四十里,屯井头墟。寇复入城踞守。长佑至,与珍合进。八月辛卯朔,寇分走新宁、全州。长佑援新宁,珍追余寇。寇复东北走祁阳,于道破散。癸巳,郴寇分掠兴宁、安仁边。癸卯,陷永兴。甲辰,陷茶陵。永兴寇分党旁掠,官军悉屯茶陵,省城戒严。九月,罗泽南自江西还军援武昌,江忠济出军会之,收通城。茶陵寇走江西永新,分掠鄠县。王葆生等收茶陵。王珍攻桂阳州,陈士杰率团丁助之,收州城,移军攻郴。十月,灌阳寇犯永明,周云耀入城城守。十一月癸亥,城陷,云耀自刭死。甲子,桂阳余寇犯宁远,赵永年拒之下灌墟,力战死之。永年、云耀皆起行伍,领营兵,号有智略,至是俱死。营将中无复知名者,始专用练勇矣。乙酉,郴寇西走永明,王珍、刘长佑等分军追破之,珍收永明。寇陷江华。长佑还师衡州。十二月壬辰,贵州苗寇陷晃州,围沅州,遂陷麻阳。官军蹑之,俱退走。

六年正月戊辰,江华寇弃城走,王珍要击破之。茶陵寇陷吉安,江西列城尽为寇踞。曾国藩居南昌,军报阻绝。诏湖南出军援应,以刘长佑、萧启江出醴陵、浏阳。己亥,克萍乡。四月,江忠济攻寇通城,遇伏军溃,忠济败死。湖北巡抚胡林翼遣军援江西,道崇阳,闻败,进屯蒲圻,要寇,破之。军进至瑞州,寇复入,掠平江、湘阴,前队及长沙北界,掠醴陵、攸县、茶陵,走江西。遣王珍屯岳州。丙子,援江西军克万载。九月,辰沅军出境援铜仁。十月丁酉,王珍军出境收通城。乙亥,援江西军克分宜。十一月壬午朔,克袁州。癸卯,胡林翼帅湘军克武昌、汉阳。王珍军还屯岳州。十二月己未,援江西军克新喻,遣赵焕联等自茶陵收江西永宁,余星元等自鄠收江西永新、莲花厅、刘拔元等自桂东收江西崇义、上犹。

七年正月,广西寇起兴安、灵川。二月,陷柳州。遣永州防军二千二百人隶蒋益澧,别募千五百人援广西。曾国藩以父丧还湘乡。增遣王珍军助刘长佑攻临江。四月,援贵州军收锦屏。五月,刘拔元等军收龙泉。六月,王珍军收乐安。援贵州军收永从。七月,湖北湘军将刘腾鸿攻瑞州,中炮死,复瑞州。蒋益澧克兴安。八月壬子,王珍卒于乐安。十一月乙酉,援广西军将黄辅鼎、彭玉山攻平乐,中炮死。蒋益澧克平乐。十二月乙卯,刘长佑、萧启江克临江。

是年援军四出,境内无警。秉章以军饷不给,始清厘漕粮浮折,减纳价,核官吏中饱,裁监司例取,省费亿计。计漕折最重者湘潭恒廿五千而纳一石,今乃三千八百而纳一石。若市价米石二千,则以一千充军饷,以八百供县用,民减赋,而国用增。其后湖北、江西皆仿而行焉。知县黄淳熙方在告,秉章躬造其馆起之,下檄令知湘乡,不由藩司。文格大惊愠,然无可奈何。赖史直失城,当议罪,而更奏荐,后竟补岳州知府,于是文法拘格悉破矣。又案扬州例,推商贾货厘,设厘金局,自为收支,以裕麟总之,藩司列衔画行,莫能问其数。局库之储倍于藩库,秉章亦自以廉俭率下,文格亦无所求取,故威行于府县,贪靡之风几革。

八年正月丙午,援江西军克新淦。刘长佑以疾归。三月庚辰,援江西军收宜黄、崇仁。四月壬子,湖北湘军将李续宾克九江。乙丑,援江西军克抚州。己巳,克建昌。萧启江以疾归。五月戊子,援广西军克柳州。时江西寇悉走浙江,寇帅石大开号能合众。六年,与韦昌辉谋杀杨秀清,未发,秀清遣之出江西。昌辉败,独还江宁,杀秀清及其党二万。大开闻变还,昌辉并欲杀大开,大开走,因杀其母、妻。洪秀全又杀昌辉,而召大开。大开不敢还,遂为流寇,贪连大众,不能剽疾,避官军而行,党众恒数十万,故不能久屯踞。援军既进江西,无寇,秉章念兵合不易,当遂入浙,以灭寇为期。长佑、启江先后归,恐遂不乐军事,因奏请起复曾国藩。奏下,而诏至,促国藩援浙,两湖供饷。秉章议以刘、萧军属之,及王珍旧部张运兰军,俱留在江西。吴国佐者,左宗棠所拔用,方屯省城外,为中营。六月丙辰,遣从国藩发长沙。八月,胡林翼以母丧还益阳。戊午,援江西军将赵焕联等与曾国荃克吉安。石寇复自福建犯江西,陷泸溪、金谿、安仁、崇仁、宜黄。刘长佑至抚州拒防。九月,破之。新城寇还走福建。长佑军以疾疫还。十月壬戌,李续宾败死三河。援贵州军解黎平围,进攻古州。诏起复胡林翼仍为湖北巡抚,曾国藩改援安徽。石寇复出江西,萧启江至军,遣拒之。赣州吴国佐罢还,以曾国荃吉安军及张运兰军从国藩,屯宿松。

九年正月,石寇自南安陷桂阳县,萧启江蹑之。二月,寇陷宜章、兴宁、郴州、桂阳州,所过人马连行六日夜,湖南震恐。寇将窥衡州,自桂阳州取间道出花园堡。陈士杰军数百扼七孔桥,殊不知其大至,卒相遇,遂凭桥发炮。寇亦不知有军于此,愕而止,未退。而魏喻义将一军,本屯驿道,当寇冲,惧孤屯,将移善地,自山后建旗吹角而出。寇见大惊,遂返奔,趣新田、宁远,围永州,别陷嘉禾、临武。悉征诸军将刘长佑、江忠义、田兴恕、余星元、杨恒升、李辅朝、张荣组、吴国佐、李金旸、段莹器、何绍彩、王勋、黄三清、刘吉三赴急,而令刘培元、彭定太、崔大光、曹荣快集溃卒,萧启江还湖南,刘坤一、赵焕联、周宽世等领旧部,王明山、萧翰庆、陈金鳌、邹汉章自湖北来领水师,黄淳熙新领军,屯省城,亦出助攻。长佑至永州,寇解围走祁阳,掠道州,攻东安,围七日,城陷,知县李右文死之,犯新宁。四月乙巳,长佑自东安要寇。新宁军溃木山,辎重尽丧,收众保新宁。寇犯宝庆,分围武冈。江忠义援武冈,先寇五日至,寇围攻五日,解去。田兴恕、刘吉三自沅州援宝庆。辛亥,寇至,止屯黄塘。道州寇复趋新宁,长佑合刘坤一、江忠濬、李明惠军拒之。石大开自攻祁阳,防军将王勋、余星元等不能御,增遣周宽世、朱品文、陈湜往祁阳。赵焕联、魏喻义、陈士杰防衡阳驿道,屯熊罴领。寇前队至领,焕联等退走,寇不复进,焕联等还据领。于是寇聚,围宝庆,官军亦皆聚屯宝庆。复增遣刘岳昭、杨安臣助军。英德寇势北趋,遣萧启江大军及李

辅朝、陈士杰、魏喻义等防郴。五月，阳山寇犯临武，围蓝山，攻宁远，陷永明。贺县寇败江华营兵，陷城，纵掠而还。

胡林翼遣李续宜将五千余人渡湖，自安化援宝庆。寇大合围，并围田兴恕、赵焕联诸军。兴恕等倚城东，焕联倚城西，夹资为屯。寇筑垒塞其间，两军不相闻。刘长佑方从武冈西南来，不敢循驿道，更绕而北。余星元等屯洪桥，在兴恕东，有众七千，留二千人守洪桥，进屯柳桥，以援兴恕。寇攻洪桥屯，破之，众军恇惧。长佑从麻溪渡资，亦西屯。李续宜自蓝田来，移书问进兵路，黄淳熙、席宝田报书，言当直南援洪桥。赵焕联知续宜欲西，自围中与书，言当自北攻，续宜乃西渡浪溪。当是时，围内外水陆军四万，悉统于续宜，然湖南名宿将皆在，非续宜所能统。寇连营百余里，号三十万，日食米数千石。围及两月，野无所掠，城中倚外军悉出谷舂，资兴恕等军深壕相持。寇闻新军至，欲急破之，以溃诸军，反舍东而攻西。六月丁卯，续宜至长佑军中，寇方先攻长佑营，续宜悉军助守，寇败走。续宜军乘之，破寇垒七，以通焕联屯，官军大欢。其夜，寇吹角满山野，集众西渡。明日，前队出攻官军，其后队引而南走。田兴恕开壁出战，亦渡资合大军，城中呼噪相庆。寇既引去，诸军各相让，莫有言追截者。

七月，余寇复陷东安，续宜、长佑分道赴援。大开已踞广西兴安，续宜还湖北，长佑军疲，亦罢。田兴恕趣靖州防黔边，黄淳熙攻贺县寇于江华，唯萧启江追寇出境，增调张运兰军防郴、永。八月，连州寇入宜章，胡国安拒走之。黄淳熙袭江华寇于领东，破走之。以寇围桂林，复遣刘长佑募新军，与萧启江继进。乙丑，启江至桂林，长佑至全州。石寇自义宁欲合柳州土寇，土寇闭城拒之，遂走庆远，趋南丹。启江还湖南，长佑遂留广西，授按察使。九月，张运兰出境攻寇连州，黄淳熙、陈士杰等拒寇蓝山，皆平之。援贵州军将兆琛、周洪印等收镇远。十二月，石寇党奔溃四出，以黄淳熙、刘岳昭屯防永、桂，张运兰屯道州。

十年正月，田兴恕授贵州提督，将二万军出铜仁，以江忠义募二千人屯绥靖。萧启江自常德赴援四川。四月，永州总兵樊燮以骄倨为巡抚所劾罢，因构于总督，指目左宗棠。布政使文格亦忌宗棠，阴助燮。总督疏闻，召宗棠对簿武昌，秉章再疏争之。奉严旨，命考官钱宝青即讯事，连黄文琛、王葆生等。文琛固以抗直为宗棠所抑，至是保明宗棠，胡林翼复力解之，得不逮坐。文琛等微罪夺官。宗棠游军中，谒林翼及曾国藩，请以偏将自效。国藩等慰遣之，令还湖南。石寇走贵州。萧启江卒于成都。云南寇犯四川，启江部将何胜必破之井研。江宁大营溃退，苏州陷。授曾国藩两江总督。乃征张运兰军赴祁门，固徽、宁，保江西。五月己未，刘岳昭、陈品南等出境，克贺县。石寇复走武缘。以四川寇亟，诏骆秉章往督军，而文格署巡抚。时裕麟授广东运使已一年，奏留治饷，至是授湖北按察使，留湖南按察使翟诰署布政使。左宗棠将六千人，从曾国藩赴江南。前吉安知府黄冕议供支曾军军饷，与裕麟合请国藩加推商货厘，语在《筹饷篇》。八月，石寇还出义宁、灵川、恭城。戊辰，犯永明。诏授翟诰为巡抚，九月己酉受印。以刘岳昭、黄淳熙两军从秉章行。未发，石寇陷绥宁，杀知县吴熊。陷城步，杀知县安和。攻武冈，以江忠义为大将拒之，城守三日。寇走新宁，奏留援蜀军助攻守。十月丙子，寇陷东安，杀知县赵荣祺，掠道州、永明、江华而东，自蓝山趋桂阳县。宜章屯将胡国安战死，寇遂仍犯南安。

十一年二月庚申，骆秉章军行于道，奏翟诰浮侈，罢之，仍以文格署巡抚。石寇后队复自蓝山走桂阳县。三月，贵州寇入靖州。五月，诏文格还本官，以毛鸿宾为巡抚。九月，石寇部党复犯绥宁，其前在贵州者复自来凤入龙山。四川军将易佩绅募兵长沙，道永顺，驰击之，败绩。刘岳昭军前留湖北，攻随州，闻警，遣援来凤。诏以江忠义为贵州巡抚，鸿宾以西南防急，奏留领军，其词言贵州巡抚需员云云，湖南巡抚始自尊矣。是秋，胡林翼薨，病革时，密奏劾裕麟。鸿宾闻之，阳奏遣裕麟赴湖北，因解其任。裕麟久专利权，兼摄两司，开敏无过状，官吏民士用舍在其指顾，一旦罢去，鸿宾意益得。庆远知府陆增祥惮之官，从鸿宾来，用黔捐例，改道员以代裕麟。文格以丧归，召岳常澧道恽世临署布政使，超用李逢春，解长沙县印，即知本府，又专以赵焕联居省城领防军，总营务、兵饷。吏治皆有私寄，异于骆秉章时云。十月甲戌，石寇党陷会同。十一月，鸿宾奏劾周凤山募军冗滥，因颇短湘勇不可尽用，欲他省命将，权悉归湖南。奏入，报闻石寇攻黔阳，陷泸溪，劾江忠义委军归葬，罢其贵州巡抚，诏改提督。石寇至永明，与来凤寇合走四川。

同治元年正月，席宝田等军攻来凤寇，破之，复其城。刘岳昭屯施南，闻捷，先上功于湖北，以合击论功。布政使恽世临始稽钩军需收支，计足陌钱百万，当赢万四千千，扣水钱百万，当赢万六千千，悉拘制造工匠，欲坐局员侵牟。先奏，夺王加敏官，核讯无所得。贵州苗、教寇起，援军出铜仁。诏授田兴恕钦差大臣，专治贵州军。兴恕督饷湖南，鸿宾怒，奏停其协饷。未几，兴恕罢。是时，湖南无寇，唯月报广西、贵州边防以为战功。

西洋通商，法郎西请天主教堂故地衡州、湘潭，皆令官清丈还之，听自修建。于是士民引圣谕，黜异端，焚毁教堂，兼攻从教人。法郎西公使诉之，诏官修复。衡永道黄文琛上言："事已定彼教主自建，官修失体。"而湘潭已兴工，巡抚恐生事，募肯偿修者，乃罢文琛，以知府张士宽摄兵备，主其事。

以厘税收数不符，奏劾辰沅道陆传应。传应至，复漫谢之。通判椿龄怨鸿宾劾罢己官，因摭事诉总督，且及其大丧取妾事。文格时还湖南本官，道武昌，为解于总督。湖南军需局以三千金偿椿龄，寝其事。十二月，奏以长沙知府丁宝桢率湘将至山东讨捻寇，宝桢时擢陕西按察使，诏改山东。

二年三月，以席宝田、江忠义军出江西，援安徽。文格移广东，恽世临为布政使。五月，毛鸿宾迁两广总督，世临代为巡抚。鸿宾以文格挟前事，因劾罢之，率湘军将张运兰、杨安臣、刘德谦以行。世临既得位，当奏署布政使，越次用粮储道李明墀。按察使仓景恬不能堪，请病去。八月，石寇部党李复猷犯永绥。时大开已于四川破散被禽斩，余党依复猷欲还广东，出酉阳，窥辰、沅，大集诸军防之。湖南名将已尽，世临不习军，张文报而已。复猷遂入会同，杀知县邓尔昌，陷绥宁，分走道州。陈士杰拒战，寇溃散，走江华，出广西；别部掠通道，败靖州防军。十月，广东军禽斩复猷于连州，湖南以捷闻。世临本依鸿宾以起，至是鸿宾大怒。世临又追前事，奏征陆传应自贵州至长沙会计厘税收数，钩考其事，不能竟也。稍修小怨，以饮博事罗致道府十余人，又好以访闻案事，皆示意令自引退。石赞清为布政使，守例奉行。吏治不能廉，物议讙哗矣。然世临谨事巨室，阳示同好恶，士大夫喜事者翕然称之。

三年五月，江、浙逸寇犯江西。大增防军逾二万，分屯诸府。自厘货盐茶税兴，公私饶裕，冗军益多，皆坐营无战事，比于额兵而滑惰，谄巧之将亦由此进。咸丰以前，讳言寇入，自毛鸿宾以后，每奏事必言"东、西同警，群寇迭至"，以希大举焉。六月，江宁克，洪寇平，防军仍屯戍备寇。

四年二月，恽世临罢，以李瀚章为巡抚。世临为政多倖门，高下任意，又刻核，自以习例案，明铨格，于补官屡诘难吏部，而时议追咎毛鸿宾专擅威福，皆自世临发之，欲并去此两人。然其牵引多，重发难，乃假例事付吏议。鸿宾、世临皆自以为无恐，及奏上，竟降调世临，出不意。湘军将以其治军疏，又力主推税济东征，乃率醵银五万以资其归。瀚章本起湖南州县，久从曾军，无所不谙练，特喜静镇，抑英锐，颇收权归之官，举错又异矣。

三月，洪寇余党汪海洋等屯踞福建、广东边。议四省合击，复增军。遣陈士杰自桂阳出仁化，王永章自宜章出乐昌，张义贵屯郴州。四月，鲍超军自江西援陕。超假归四川，遣总兵冯标等将前军出汉阳，待饷湖北。饷不时发，又不令其军至省城，久屯金口，军士怨望，冯标等短于抚驭。超军号"霆营"，多收降寇，不乐西征，乃譟而叛，直掠而南，欲合福建余寇。霆营剽悍有名，诸军畏之过于大寇，遂自袁、吉入攸，残安仁而南。湖南屯军至众，当突而过，先败赵焕联所部军，刘德谦要之，不及，委所掠东走，德谦军收赵部军械无算。叛军至桂阳县，乃遇陈士杰拒战，大破之，余千余人逸去。八月，复遣罗萱、彭炳武等助郴防，悉汰并援贵州军为二十营，以周洪印领之。十二月，汪海洋及叛军皆平，东南休息，乃议援黔。

五年，以李元度为大将，出沅州，攻铜仁、石阡寇，以周洪印等出靖州，攻天柱、清江苗。

六年夏，李瀚章迁总督，刘崐为巡抚。奏罢洪印及贵州布政使兆琛军，以席宝田募新军讨苗，始大用兵矣。朝议令四川、湖南俱出军，兼供其饷，以平黔为期。湖南盐茶货厘税，自海口通，江浙定，绌于前十之六，所加东师饷税复停，因议捐输。李榕为布政使，倡言当先令巨室助资，以率齐民。实不能行，而士民怨恨，摭他事令言官劾榕所委用者，而张自牧久领黔捐局，故指攻自牧。刘崐奏辨，悉直之。其冬，增遣黄润昌率军出晃州，克镇远。

八年春，润昌自施秉谋取黄平，中伏死，军覆。言者以阴事复劾李榕。总督李鸿章雪其事，而微言榕不恤名，罢之。王文韶为布政使。

九年秋，湘潭奸民以县丞于朱亭捕人赇赎，夜集百余人劫之，县丞跳走伤死，以变闻，因讹言哥老会。哥老会者，本起四川，游民相结为兄弟，约缓急必相助。军兴，而鲍超营中多四川人，相效为之，湘军亦多有。初不为奸利，及寇平，军罢散归，无业者假以报复劫掠，因又招诱，所在有之，各不相属，又人猥杂，并不能助缓急。而官吏讳劫盗、惮缉捕，儒生喜防未然，往往推之哥老，以张大其势。奏报频频上闻，廷议以为固有之，虽诏防察，终以为不能绝。寇起既久，督、抚亦不复议疏防罪。一闻哥会，辄上变发兵。于是巡抚以湘潭至近，大发省城屯军及旁近军合击，军至六千，以柳万春、于高胜为将，往来潭、醴间，莫测寇势，稍取民间衣物，所至民亦恫喝之。用兵数月，卒无所得，虚张首虏而还。

十年春，龙阳奸民复仇，杀在籍同知陈景沧父子，益阳奸民亦劫县狱。荆州闻之，以为寇大起，总督郭柏荫以闻。朝廷未得湖南奏，诘问巡抚，而乱民已散去。言哥老会者不已，因命总督李瀚章渡湖案之，罢刘崐，以王文韶代之，奏设保甲局而还。

十一年春，席宝田尽平贵州苗，军事告毕。四境无所防，而水陆军如故。省城城守，县火击柝，若备寇至。哥老会时有闻者，军往辄散。文韶亦颇知诸军无事坐食，然不能罢。货税捐输益厌不复效，湖南盖贫弱矣。

曾军篇第二

军兴，而养兵之利害尽著。诸帅臣则稍稍召募，而江忠源以楚勇显。然兵妒勇益甚，所屯则私斗，战败固不救，反陷之。

咸丰二年冬，湖北大营患潮勇横恣，罢遣之归，乃益道掠，公奸良民妇衢市，所至焚杀。愚民以为官兵不如寇，则奸人倡伪议，谋通贼，及结盟拜会相挺起矣。

曾国藩既奉命帮办巡抚团练，是时湘乡先立练局，请主其事，辞母忧不出，且自言行军用兵不素习。已而武昌陷，湖南大震，始至长沙与巡抚张亮基治守御。且上奏曰："团练之难，难于捐资。湖南行伍空虚，以练兵为要务。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糜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未闻有鏖战者，所用兵器皆大炮、鸟枪，远远轰击，未闻有短兵交锋者，其故

何哉？由兵未练习，无胆无艺故也。今欲改弦更张，于省城立一大团，择乡民壮健朴实者招募来省，练一人收一人之益，练一月有一月之效。”又曰：“湖南会匪自粤逆入楚，大半附之而去，然犹有串子、红黑、边钱、香会成群啸聚，如东南衡、永、郴、桂，西南宝庆、靖州，万山丛薄，为卵育之区。有司亦深知其不可遏，特不欲其祸自我而发，相与掩饰弥缝，苟且一日之安，积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而任其横行。今乡里无赖之民，嚣然而不靖，彼见夫命盗首犯常消摇于法外也，见夫粤匪倡獗而莫制也，遂以为法律不足冯，官长不足畏，若非严刑峻法，无以折其不逞之志。臣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即良民有安生之日，臣身虽得残忍严酷之名，所不敢辞。今之急务，在使通省无不破之案，而尽除大小各会匪，则涤瑕荡秽可期也。有曾经抢掠、拜会、结盟者，请即用巡抚令旗，恭请王命，立行正法。内奸既清，外寇虽至无能为已。”于是立三等之法，重者斩，次杖毙，小鞭责释之而已，不以烦府、县狱。又手书告劝乡人士耆老，虽幼贱，身自下之，必与钧礼，有所布告，皆通启自名。每牒府、县招致贤俊，牧令虽怙旧习，然亲见大人尊官与乡民诸生为等夷，亦稍稍悟悔官民否隔，颇询地方利病。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诚，虽或不往见，人人皆以曾公可与言事，湖南欣欣乡治矣。国藩以十二月壬辰治军事。

三年正月丙午朔。丁未，寇弃武昌，下犯安徽、江宁，湖南不受兵，乃益招募教练，兼令营兵防城者月六日合操。抚标中军参将塔齐布，日阅所部军，训练有法。诸州县亦时禀承国藩，言所兴除。有上言胥隶贪恣，辄捕治斩之，其行馆即讯者。经三月，杀五十余人，文法吏大哗。张亮基移督湖广，未几，移抚山东。署湖南巡抚潘铎引疾去，骆秉章复来。以国藩所行异于罗绕典及诸团练大臣，心诽之，然见其所奏辄得褒答，受主知，未有以难也。二月，常宁土寇起，以刘长佑将楚勇五百人、湘勇三百人往，未至，其县团丁讨定之。阳山寇窥宜章。大庾寇入桂东，杀汛官，以张荣组将七百人往。衡山土寇起，三月，刘长佑破平之。永兴、安仁、茶陵时有寇发，辄闻而兵随至，奸轨破散。

五月，洪寇分党围南昌，江忠源往援，因乞师湖南，以罗泽南将湘勇千二百，六月辛卯起行，道醴陵；忠源弟忠淑将楚勇千，壬辰起行，道浏阳；署盐道夏廷樾将营兵六百人、湘勇七百，丁酉起行，道醴陵。援军之行也，国藩念营将积敝不可用，纯用书生为营官，率皆生员、文童，以忠诚相期奖，然未经行陈，故以楚勇百战者偕。楚勇尚剽锐，营制疏略，乃命千总张登科领湘勇二十人为前哨。戒忠淑、登科曰：“哨探必百里，至瑞州待湘军而行。”忠淑狃其家军称劲旅，心笑曾公怯，驱而前，中途讹言寇至，哗而溃走，奸民噪惊之，弃军械、饷银，退保义宁，留十余日乃进。七月壬申，湘军至南昌，则战城下，书生争奋搏寇。寇阳退抄其后，军败。营官附生谢邦翰、童生罗镇南、易良幹、罗信东战死，泽南收众入城。于是国藩闻之，以为湘勇果可用，虽败敢深入，官兵不如也。江忠源初至九江，奏请增兵。国藩与书曰：“今日之极可伤恨者，在兵败不相救而已。盖调发之初，征兵一千，而抽选数营或数十营，卒与卒已不相习，统领之将又非平日本管之官，遂乖然不能以相入。至于兵与勇遇，尤相嫌恨。桂东之役，三厅兵寻杀湘勇于市；江西之行，镇筸兵杀湘勇于三江口，伤重者十余人。以今日营伍之习气与调遣之成法，虽圣者不能使之一心。足下前奏调云、贵、湖、广兵六千，募勇三千，合为一万，自成一军。夫六千之兵，必有一二镇将统之，其势不能相下，而将弁中又多卑庸，无足与语者。鄙意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劘，而后可以言战也。”忠源未及用，而江西楚勇以索赏复溃，健锐者皆弃去，江军遂弱。九月，败于田家镇。

是时，湘营制，营三百六十人。中营罗泽南将之，左营王珍将之，右营邹寿璋将之，塔齐布将兵勇成二营，周凤山、储玫躬各将二营，曾国葆将一营。国藩仍欲充广至六千人，合忠源所将成一万为义师。而已居湖南，有寇乃佐巡抚治兵，故多与军民政事。长沙协副将清德，自以为将官不统于文吏，虽巡抚例不问营操，而塔齐布谄曾国藩，坏营制。提督鲍起豹者昏庸自喜，闻清德言，则扬言盛夏操兵虐军士，且提督见驻省城，我不传操，敢再妄为者军棍从事。塔齐布沮惧不敢出，司道群官皆窃喜，以谓可惩多事矣。提标兵固轻侮练勇，倚提督益骄。适湘勇试火枪伤营兵长夫，因发怒，吹角执旗列队攻湘勇。城上军皆逾堞出，城中惊哗。国藩为鞭试枪者以谢，乃已。俄而辰勇与永顺兵私斗。辰勇者，塔齐布所教练也。提标兵益傲怒，复吹角列队讨辰勇。于是国藩念内斗无已时，且不治军，即吏民益轻朝使，无以治奸轨，移牒提督，名捕主者。提督亦怒，谩曰：“今如命，缚诣辕门。”标兵汹汹满街。国藩欲斩所缚者以徇，虑变，犹豫未有所决。营兵既日夜游聚城中，文武官闭门不肯谁何，乃昌狂公围国藩公馆门。公馆者，巡抚射圃也，巡抚以为不与己公事。国藩度营兵不敢决入，方治事，刀矛竟入，刺钦差随丁，几伤国藩，乃叩巡抚垣门，巡抚阳惊，反谢，遣所缚者，纵诸乱兵不问。司、道以下公言曾公过操切，以有此变。国藩客皆愤怒，以为当上闻。国藩叹曰：“时事方亟，臣子既不能弭大乱，何敢以己事渎君父？吾宁避之耳。”即日移屯衡州。

已而湖北事亟。总督吴文镕，故国藩坐主，专倚援湖南，奏调湘军。有诏令曾国藩赴援，骆秉章供支其军。巡抚亦以寇棘，故手书谢国藩，且召之同守省城。王珍时将湘勇，闻援鄂，自请增募，合三千人先往。十月，武昌寇去。江忠源擢安徽巡抚，兵少不能进，侍郎宋晋请发湘军援安徽。时新募壮勇分击土寇，未尝休息，合会军饷乏绌，器械旗服朴陋，又方议水军，造战筏守湘，初无意勤远，而鄂、皖羽檄日至，月三四奉诏促出师，乃议遣王珍。珍既得请饷省城，不复启国藩，后又罢行。国藩议合并湘勇为十营，汰珍军，珍大怨望。国

藩初本倚珍为大将，既以军新集，技器粗脆，远出遇寇忧必败，而珍颇易言兵，度其才气终不能为下，乃听珍别将。十二月，江忠源死庐州。

四年正月，总督吴文镕败死黄州。国藩知时事愈危，势不得出十全，于是改营制，以五百人为一营，其非湘乡人各领乡军者，随所统为小营。凡陆军五千余人，为十三营，水师五千人，为十营，战船二百四十，坐船二百三十，器用工匠米炭杂具及员弁丁夫，水陆万七千人，建旗东下，留罗泽南屯衡州镇土寇。文宗以国藩一人兼统水陆军，心忧之，特诏贵州提督布克慎自黄州还，赴其水营，诏总督台涌会其师。时寇已围武昌，台涌方居德安，而寇党分犯通城、崇阳，入湘阴，趣宁乡。巡抚先遣王珍会曾军俱下，寇沿洞庭者皆退走，陆路游奕自如。

二月庚辰，遣储玫躬拒寇宁乡，雨雪步进，欲与寇争城。壬午，未至县十许里，县故无城垣，寇已据治所，官走免。众议止待后军，玫躬奋曰："自军兴，寇破城百数，皆待其休息或饱掠弃去耳，今舍营兵，起义勇，奈何闻警咨趄。"即部分其五百人，分三道乡宁乡。寇方散掠，遂乘攻之市中，寇各求门出走。玫躬止营郊外，休士会食，而躬率十余人行衢巷，抚难民。寇先出者不知官军至，方还县，见街中横尸，大惊，复出东门，乃反遇玫躬，相挤塞门。玫躬遽前搏寇，寇前后刺之，玫躬及十八人尽死。寇不知主将死，奔相告："此来者以数百人败数千众，今止营待后军，不可当也。"即夜引去，合蒲圻寇众俱去。湖南境内解严。省城、湘潭初闻寇破宁乡，大惧，及闻寇去，知由玫躬一战，道路交颂储石友云。宁乡人见其战者尤感念，即日为立祠。盖自此湘军重赴援，人人稍知荣战死矣。

国藩前军至岳州，王珍先屯岳州城，见寇退，议进兵。崇、通寇大上。三月，寇先由蒲圻犯岳州。乙巳，败王珍于羊楼。丙午，塔齐布复通城。其日，王珍退守岳州，邹寿璋屯城中，谓珍曰："城空无食，不可守也。"珍不听。戊申，寇至，寿璋率所部退保南津，会水师，而别将还保城。城空，军士一日不得食，王珍缒城走，众乱。国藩遣炮船迎师，免者千余人，溃死大半，俱走保长沙。寇众乘之，遂据靖港，距省城六十里。再犯宁乡，败湘勇三营，营官伍宏鑑战死。塔齐布自崇阳还，奉檄援宁乡，会寒雨，行三日未至。

甲子，寇陷湘潭。是日，国藩下檄塔齐布，改援湘潭。使者以为军在宁乡，行半日遇之，乃在中途，距湘潭反近。塔齐布亦未知湘潭已破，喜于凭城保大县以自固。四月己巳朔，军长驱趋湘潭，将入城，乃知寇先在，势不得退。寇闻有官军至，亦即发兵拒战，迫相遇。塔齐布不得退，则驰陷陈，军士皆出薄战。寇自起，与官军未尝短兵接，相顾愕欲退。其后队望四山多负仗者，以为官军大至，则先走，因相蹂。官军噪呼，观者皆噪呼，遂大破之，追至城乃还立营。其日，长沙惴惴居贼中，人自以为必败。国藩集谋攻守，皆曰入城坐困，宜亲督战。或议先靖港夺寇屯；或曰靖港败，还城下，死地矣，宜悉兵攻湘潭，不利，保衡州，即省城陷，可再振也。水师十营官皆至，推彭玉麟决所乡，定乡湘潭。五营先发，约明日国藩帅五营继之。夜半，长沙乡团来请师曰："靖港寇屯中数百人，不虞我，可驱而走也。团丁特欲借旗鼓以威贼，已作浮桥济师，机不可失。"闻者皆踊跃。国藩亦忧湘潭久踞，思牵之，改令攻靖港。庚午，平旦至，水急风利，炮船径逼寇屯，寇炮发，船退不得上，缆而行。寇出小队斫缆者，水师遂大乱。陆军至者合团丁攻寇。寇出，团丁遽反奔，官军亦退，争浮桥，桥以门扉、床版，人多桥坏，死者百余人。国藩亲仗剑督退者，立令旗岸上曰："过旗者斩。"士皆绕从旗旁过，遂大奔。国藩愤，自投水中，章寿麟负之还船。日午，还至城下，而湘潭大捷报至。先所遣水师距湘潭十里，闻陆军战胜，鸣角发炮直上。塔齐布军三日三胜。壬申，寇散走，水师尽烧所掠船，寇大败，走靖港，遂俱走还岳州。湘潭既复，国藩以军不精练，悉汰所部，留五千余人，因留长沙造船，增调罗泽南、李孟群、陈辉龙将水陆军，图再举。上奏自劾，而骆秉章及提督鲍起豹自上其功。文宗诘责提督，即日夺官，诏塔齐布以副将署湖南提督。方事之急也，布政使徐有壬绕室走达旦，明日，与按察使会详巡抚，请罢遣曾军，语倨妄甚。巡抚语有壬："且待之。"及克湘潭，国藩犹待罪，俄而得温诏，且超用塔齐布，文武官大惭沮，有壬诣国藩顿首谢。城中防兵闻代大将，皆惊服，以为天子明见万里。塔齐布受提督印，则遍赏提标兵，得军功六品牌者三千人，使人人知新提督无修怨之心。标兵大欢，平寇功由此起。

五月甲寅，岳州屯寇陷常德。六月己巳，寇陷湖北省城。时方治水军，未能救也。塔齐布屯湘阴新墙，待水军。庚辰，俱进，攻岳州。甲申，水军渡湖。丙戌，焚寇舟。七月戊戌朔，寇空岳州城，东北屯城陵矶，倚江水陆相掎角。癸卯，国藩舟发长沙。壬子，至岳州。癸丑，水师三营败绩，语在《水师篇》。乙卯，塔齐布挑战，禽斩寇帅曾天养。戊午，寇攻罗泽南营，出战，大破之。泽南初合军，未尝出攻寇，寇以为怯。塔齐布数激挑泽南，泽南愈益闭垒。至是开壁大战，遂以勇略著闻，名亚塔齐布，及今并称焉。闰月戊辰朔，城陵矶寇遁走。荆州将军官文等遣军将会水师于螺山。塔齐布、罗泽南东攻崇阳。己丑，陆军破寇屯于羊楼洞。八月己亥，复崇阳。己酉，国藩进屯金口。辛亥，泽南等进屯纸坊。癸丑，会于金口。泽南请沿江东岸攻花园寇屯，至，大破之。塔齐布伏兵洪山，要寇路。水师顺流烧寇舟于盐关、汉关、鲇鱼套。丁巳，皆破之。戊午，烧寇舟于汉口，尽破之。己未，寇弃武昌、汉阳遁走。署总督杨霈方屯德安，一日而闻捷，六日捷上闻。九月辛未，国藩奏至京师，文宗大说，诏国藩署湖北巡抚。戊寅，又诏国藩督军，解署任以前已夺官，加赏兵部侍郎衔，且以下长江、克金陵为褒勉。当是时，湘军锐甚，而武汉空虚，杨霈度不可居，又贪因人功，自请合兵分三道：己当北岸攻蕲、广济；塔齐布等率湘、鄂陆军趣南岸，攻

大冶;罗泽南率湘军攻兴国。所至寇破散。国藩督水军舍蕲不攻,顺流直进,期会于田家镇。诏戒以孤军深入,南北军强弱不相当,寇将并于江北。又诏江西巡抚,以黄州寇必据九江、湖口相蛾聚,当先设防。杨霈、陈启迈不能奉行,国藩急于破寇,帅军自进。

田镇者,张亮基、江忠源败地也。镇当江北,诸山峻峙江南,大山曰半壁,三面斗绝,山下富池口。江水南趋,绕山折而东,故舟行依田镇以避湍。三年,官军失半壁山而败。至是,寇踞山作五屯,引湖沟之,北自田镇至蕲四十里,沿岸筑城,铁索缆江,自半壁山属之田镇,以遏舟师,众号十万。十月己亥,塔齐布东攻富池口,罗泽南西攻半壁山,方作浮桥通两军,寇出千余阻溪,我不得桥。寇以舟渡数千人列南岸山左,舟中寇数千人登陆列南岸山右,山上五屯尽出,众可二万。我军惧,有逃者三人,李续宾驰追,斩以徇。泽南戒众分四队,令曰:"待令而后战,先动者斩!"寇三进三退,泽南鼓之,突将斩寇大旗将二人,众奔,乘之,寇反走,阸于山,自颠死者无算。北岸来寇奔舟,舟乱相推排,覆溺十余舟。我军登舟,寇辄自投江,操舟者股栗,不知有维楫,于是掷火尽燔之,遂夺半壁山,縋崖断铁缆六。寇既失山,因作大筏傍岸,以固铁缆。江中横大筏三,尽钩小船,节节相牢连,断其一节,明日复合。用彭玉麟计,分四队椎烧其大琐,寇遂崩溃,语在《水师篇》。

田镇既破,蕲城寇亦退走广济,塔齐布等渡江。辛酉,寇逆战,破之,复东攻黄梅,寇连败,大惧,悉骁悍谋死拒,分屯小池口、大河埔、孔垅驿及黄梅城北相首尾,每屯分四五营。十一月丙寅朔,攻大河埔及城北屯,皆破之,复黄梅。癸未,寇自孔垅来逆战,破走之于濯港。己丑,进攻孔垅,烧其屯。

水师乘胜薄九江,军城下,与寇声相闻。寇并力踞湖口城,与九江相掎角。我军屡胜,贪战,冒炮丸犯锋刃以相夸。塔齐布以大将频独身陷陈,受石伤。水军恒度寇垒间,炮丸堕仓中可扫,莫有退志。塔齐布既屯九江南门,日仰攻,士死伤相继。罗泽南攻湖口,苦战不能克,夜夜自戒备,至不能寐,闻者为之寒心。文宗尤以为忧,屡诏杨霈、陈启迈,饬臬司、都统、副将领军者及安徽诸军,并归调遣。湖北、江西兵既不足用,安徽军亦无由会合,湘军已深入,方日谋所以胜。十二月丙午,水军三营越湖口,攻姑塘。寇出小舟烧其坐营,遂陷鄱湖不能还。湖口寇反渡江复踞小池口,周凤山往争,败绩。己未,寇出小舟烧国藩坐船,水师遂溃。

五年正月丙寅朔。己巳,杨霈军退汉口,于是安徽、九江沿边寇尽上,分三道:东陷黄梅、广济,追杨霈至汉口;中道自小池口沿江陷黄、蕲,复分党从富池渡江;西陷兴国、通城、崇阳、咸宁、通山,且掠江西武宁,率遣数百人或千人,所至胁众。至汉口者,后杨霈二日,至黄州者,后霈四日,故霈不敢入省城,走保德安。湖北巡抚陶恩培,故湖南按察使,尝闭衡州城拒程矞采,又请夺曾国藩军者也。至是,恃总督在外,不议守备。城中兵才二千人,征兵半途闻警,皆溃去,相惊以寇至。湖北、江西方千里,旬日骚然矣。始寇之起,所行无留难,其踞省府,胁取民财谷而已,行道掠人夫,不用则遣还,未尝增众。及屡败,乃结土寇屯城镇,颇收拔悍挚者,而石大开、陈玉成用事,寇乃盛于此时矣。湘军万余人,水陆分为四:李孟群等水师回援武昌,塔齐布留攻九江,罗泽南入江西,国藩收萧捷三等水师三营屯南康。泽南奔命往来,复弋阳,克广信,收景德,攻义宁,虽战胜攻取,非东南所以安危之大,故不具载。塔齐布以五千人留屯,议者以为顿兵无所用武,而廷议多言不可解围,光禄卿王茂荫奏尤切,诏亦命留攻。相持半年,九江、湖口两城寇慑伏,终不敢犯大营。七月乙酉,塔齐布薨于军,周凤山代将。十一月,寇陷临江、瑞州,移师去,未几而败,语在《江西篇》。塔齐布之为将,杂用兵、勇,皆得其死力,虽号奸猾者,隶其部下,勇毅恒先人。每出战,部曲从者度非骁劲敌十人已上,辄鞭之使还。尝独拒追寇,全军还营,而已一骑陷寇地,投宿民舍,老妪涕泣上食,为匿马稻秸中。明日按辔徐还,军中服其神勇。老师坚城,卒以愤死。凤山以资级领众,自是所部弱矣。湖北三陷,死三巡抚,故胡林翼倾身以结士,倡勇敢,务权略,而鄂军兴。

湖北篇第三

寇兴四年,而湖北军五溃。杨霈之败也,实未见寇,乱民一呼,而万众瓦解。省城初才二千兵,及城陷时,城内外防守军万二千,见黄旗则争縋城走,外兵亦走。水师固不任城守事,省城溃,自保而已。寇至城下,用縋城绳引而上。城中唯巡抚陶恩培、署按察使武昌知府多山及仆从五六人,恩培先赴水死,多山燃城上大炮击来寇,炮不发,拜祝之,再燃,火烟出而无声,发愤自刭死。布政使胡林翼、按察使李孟群皆将兵赴援,屯城外。副将王国才方驰入城,城闭,亦用縋城绳以上。至藩署,群盗方会饮,重门开,列火以为燎,国才乃悟。业已入,因率亲兵入,暴斫之,群寇惊走且呼,街巷间有出者,辄为官军所斫,俄倾而定。城中居民固未复业,至是早尽逃。国才惘惘不知所为,则登城招水陆军,不见一人。明日,出城合林翼屯,语激昂,林翼心怍焉。俄而寇大至。知其事者交讼国才奇功,遂传言国才于道获寇谍,得口号,呼门而入,为谗嫉者所蔽,惟及见国才者知其实焉。

咸丰五年三月乙丑,诏胡林翼署湖北巡抚。林翼前知镇远、黎平,治盗严。三年冬,以御史王发桂荐,奉诏赴湖北。未至,总督吴文镕败死,留湖南,将黔勇三百人,碌碌未有以自见。曾国藩征寇,奏以自随。湖南巡抚骆秉章方倚幕客左宗棠以决事,宗棠故善林翼,奏留防岳州,捕诛崇、通奸民,斩刈过当。已而,曾军克田镇,合兵围九江,林翼以湖北按察使领千人从攻湖口,比于湘军为最弱。及寇上陷汉阳。率千八百人还援,守便宜,不入省城。于时,布政使夏廷樾为总督所劾

免，诏补林翼布政使。及巡抚殉城死，而林翼遂署巡抚。当是时，江、汉上下两岸寇充斥，巡抚号令不出三十里，屯金口倚水师自保，增募二千六百人，合王国才等军号六千。而国才屯沌口，皆恃荆、湘饷给军，军无见粮。寇亦易之，不攻也。杨霈者，以结交得朝贵欢，假防北犯名屯德安，号万人，糜饷自如。四月，杨霈退走德安，西安将军扎拉芬来援，战死平林市西。诏夺霈官，以荆州将军官文为总督。五月壬戌朔，授都统西凌阿钦差大臣，攻德安。官文溯汉至襄阳，复乘炮船下汉，居潜江、天门间，号北岸军。西凌阿久从僧格林沁军，无统御材，力不能援武汉，惟水师屡克蔡店、汉口，及汉阳寇屯，军去旋陷。林翼念相持无已时，八月壬辰，自将四千人渡江，思合水师取汉阳，不能进，屯奓山。戊戌，寇至，林翼督军出。士卒要饷出怨言，强之战，未交绥。噪而大奔。林翼愤甚，索马欲赴敌死。圉人见巡抚意色恶，反旋马四五转，向空野乃鞭之，马驰不能止，临江，乃遇鲍超船。诸营官闻巡抚在，集溃卒，调王国才合屯大军山。辛丑，荆州运饷银三万至，乃严汰疲羸，奏调罗泽南军，令更增二千人还攻武汉。于时水军大将彭玉麟赴江西，李孟群改陆军，置副将杨载福为水军总统，屯嘉鱼、蒲圻间，益选精锐，倡勇敢，其所用皆以披袷当炮石为乐。巡抚礼下，走卒侦事早还，开营门自迎之。

罗泽南之在江西也，日转战。其巡抚恭倨不恒，急则倚之，缓则厌之。曾国藩亦自以客寄，莫能为之主。塔齐布薨，江西事益疲。泽南建议曰："武汉者，东南之枢纽也，形势百倍于浔阳。今两城久为贼踞，而崇、通群盗出没江西、湖南，缘边驿骚，欲制九江之命，必由武汉而下，欲解武昌之围，必由崇、通而入。"乃率所部及塔齐布部将彭三元等，道义宁，取通城。义宁、崇、通间，寇虽号数万众，皆乌合胁附，见湘军辄败走。九月乙丑，复通城。甲戌，复崇阳。林翼闻援军深入，躬往迎导。众议兵少不宜先进，林翼曰："以难事诿客兵非也，且廉耻安在？胜当战，败亦当战。"己卯，遣六营三千人乡蒲圻，而援寇自武昌乡义宁，众数万，适遇官军，军败。寇复进，败湖南防军于羊楼。泽南分兵争羊楼，而躬屯崇阳。崇阳败寇恃援，复还屯壕头，欲袭泽南军。泽南遣彭三元、李杏春往攻之。癸未，援寇自咸宁大至，三元等军少，营陷。乙酉，德安寇弃城南趋。诏夺西凌阿官，官文兼代之。官文先闻奓山败，自沔阳还钟祥，至是移屯德安。诏诘责官文迁延，泽南失利，令筹援兵，会林翼等三面攻寇。丙戌，泽南合军拒寇于羊楼，大破之。十月癸巳，蒲圻寇至，又破之。癸卯，林翼自嘉鱼来劳师，合泽南七营军，共十三营，西攻蒲圻。寇聚三万众，分五屯四栅，作浮桥据白羊水，以通咸宁。林翼用蒲圻举人贺霈若计，出间道，由公安畈据城西北铁山，寇出不意，尽失其险。辛亥，泽南精兵攻城东，林翼军攻城西北，且循水防遏，以牵寇援，寇踞 城垒坚不出，士卒仰攻，多伤。泽南令军士积刍薪，将烧其栅，寇反以火器御之，火发，寇惊奔，破其五垒。其夜，官军冯山鸣鼓角以惊城寇。城寇遁走，蒲圻复。十一月庚申朔，林翼、泽南合兵东攻咸宁。庚午，咸宁复。辛未，水师克金口。甲戌，林翼等会水师于金口。其日，王国才进屯沌口。乙酉，泽南五营进屯洪山，林翼将四营屯省城南五里墩。城寇从高冠山望泽南筑垒，不出战。城外寇大垒八、小垒二，环四门，见林翼军至，出拒战。泽南袭之，破大垒一、小垒二。李孟群军亦薄攻汉阳，水师往来江汉南北，每战必捷。而官文前军攻汉阳者，与南岸军相声援。都兴阿将马队护水师，水师夜烧寇船未还，都兴阿露立达旦。群帅和辑，战士始奋矣！

六年春正月，江西寇患愈亟，陷七府城。议者交章请调罗军，浙江、湖南巡抚皆以为言。文宗以武汉功可期，持不许，言者益众，诏官文等通筹利害。泽南念曾国藩艰危，义与同死生，而垂成功不可弃，日夜忧愤，督战益急，自正月至二月，大胜数十，小战百数。寇婴城待援，士卒多伤，官军每战辄薄城下，寇阴穴城为突门。三月己未，寇开城迎九江援党，泽南率师要之，寇奔城，追之，突门开，直冲泽南军，军不能退，泽南躬拒之，三退三进，军几溃，火枪铁子中泽南左额，血霑衣，犹踞坐指挥，乃得收军还。乙丑，创发，卒于军。军中哀泣，江西、湖南闻之皆叹息失气。诏以巡抚例赠恤，而李续宾领其众。续宾初建议分屯窑弯，绝寇粮，垒成自守之，与洪山屯相犄角。既代泽南，仍屯洪山，以游兵巡窑弯、塘角间。寇守益固，而江西请师日数至。义宁寇复犯崇、通，九江寇合兴国、大冶土寇，自武昌县进至葛店，谋袭巡抚大营。林翼以江西待援，分军四千一百人，以刘腾鸿、刘连捷等将之，曾国华总其事。国华，国藩弟也。四月丁酉，援军遇寇蒲圻。乙卯，战于羊楼。丙寅，再战，皆破之。刘腾鸿功最，腾鸿自此名显。

五月，诏责官文、林翼迁延老师。林翼上奏言："臣顿兵城下，五月有余，日驱血肉之躯与炮石为敌，伤亡水陆军三千余人，罗泽南及都司周得魁等将弁百余人，李续宾乘马中炮堕地者数矣。夫兵易募而将难求。四月以后乃禁约仰攻，分兵咸、蒲以取义宁，四战皆捷，分水师以清下游，直达九江。臣自率五千人扼武昌南路、李续宾领六千三百人扼城东路，分剿北路，水师六营下驻沙口。水陆之贼援绝路穷，下游九江，兴国陆贼万余，分道来援，冀可夹击。臣即豫拨三千余人，战于百里之外。且臣历观前史，李左车之告韩信，尚以顿兵城下情见势绌为戒，战易攻难，自昔已然矣。臣之才力，何足言兵，惟材有限而志无穷，万一变生他路，祸出意外，臣亦不敢退怯苟且，自取羞辱。"诏报曰："历述艰辛，于事何益？国体具在，亦应寓慎重于其中。"盖自是文宗知林翼之为帅，果有异于庐、扬、江宁诸将，而林翼亦益感激发舒，始有志于天下，非仅规营湖北而已。

五月，唐训方等败九江援寇于葛店。六月，寇自樊口增召战船，复犯葛店。以蒋益澧总六营往逆战，破之，追奔至樊口，合水师烧其船，入武昌县城，遂渡江攻黄州，十日不能克。益澧闻援寇踵至，议回军。丁锐义争之曰："夫兵势宜远，料敌有方，援贼之能已可见矣 。

我屯黄州，则百里义民有所归心，贼之上犯有所牵制，后路大营相为声援。且能战不在近，能守不在远，今若旋师，贼必踵我，踵我必战，战此可乎?”诸将皆以县军为忧，锐义乃独上书陈兵势，巡抚壮其议，终以众论檄军还，诏果以撤军为非云。益澧与续宾皆泽南弟子，续宾名望日重，尝论事泽南前，字益澧曰：“香泉欲何从?”益澧愠，亦字续宾曰：“迪安乃欲相统耶?”及续宾代将，益澧屯鲁港，寇大攻之，请援中军，续宾报曰：“力不能相救，守、走唯公意。”益澧大沮，即升瞭楼，撤其梯，唯置旗鼓，下令军中曰：“贼势盛，吾死此矣，诸军欲走者自去。”众惊愕相顾，冯垒死守。寇攻一日引去，益澧于是告归，不待报而行。七月，官文遣舒兴阿、舒保等将马队四百人渡江。援寇既上于青山、鲁港间，增十三垒，相持十六日，水陆合击，破之，马队追奔至葛店。寇慑于马，乃大奔。自是水陆马步相辅，军势日盛。十月，襄阳土寇起，镇道发兵讨捕，败绩，以唐训方、舒保等往。随州土寇起，以鲍超、文明往，军至，寇遁。湖北湘军锋锐甚，乃益募陆军五千、水师十营，增长围困武昌。十一月丙子，寇开城遁走。其日，汉阳寇亦东走。丁丑，李续宾等分三道追寇武昌县，水师、马队追寇黄州，江夏乡民 亦争起要寇。戊寅，复武昌。己卯，复黄州。庚辰，复兴国，水师复蕲州，民兵复蕲水。十二月乙酉，复广济。壬辰，李续宾率湘军及巡抚军九千五百人，陈师九江城下。都兴阿、杨载福合鲍超陆军六千人，屯北岸小池口。自塔齐布、罗泽南去后，正二年而围复合。

胡林翼知平寇之要不在攻战，既克省城。则奏蠲江夏等四十六州县田粮，以苏民困；复牙帖，开盐厘，以裕军储。又上奏曰：“自古用武之地，荆、襄为南北关键，而武汉其咽喉也。武汉有警，则邻疆震惊，南服均阻，控制无术。昔周室征淮，师出江、汉；晋武平吴，久谋荆、襄。据扼长江，惟鄂为要。四年之中，武昌三陷，汉阳四陷。夫善斗者必扼其吭，善兵者必审其势。今于武汉设立重镇，则水陆东征之师，恃武汉为根本，大营有据险之势，军士无反顾之虞，军火米粮委输不绝，伤夷疾病休养得所，是则平吴之策，必先在保鄂明矣。湖北之失，在汉阳无备，下游小挫，贼遂长驱。且东征之师，孤军下剿，善战者必伤，久役者必疲。伤病之人留于军中，不但误战，亦且误饷。若以武汉之防兵更番迭代，弥缝其阙，则士气常新，军行必利。请于省城设陆师八千人、水师二千人，日夜训练，本境乱民随时征讨，则我常处其安，而不处其危矣。湖北牧令多不得人，其已被扰者卅余州县，元气伤残，而良莠不分；其未被扰者卅余州县，官仇民而民且仇官。夫吏治之不修，兵祸之所由起也；士气之不振，民心之所由变也。凡下与上交接之事，诿之幕友；官与民交接之事，诿之门丁。夫州县之所谓小事，即百姓之大事也；今日之所谓小贼，即异日之大贼也。五年大熟，州县乃或报灾，经臣驳斥在案；六年大饥，州县转不报灾，经臣驳斥在案。以丰为歉，是病国计；以歉为丰，是害民生。臣恐湖北之民揭竿而起者，不必粤寇之再至，而将盗弄于潢池也。地方吏治，抚臣专责。今欲严禁陋习，与群吏更始，请皇上敕下部臣，暂勿拘臣以文法、资格，行之数年或可改观。今或疑武汉两城公私凋敝，城周廿里，设守为难。臣以为蚡冒蓝缕，以启山林；卫文作都，训农通商，是在行之以俭，而训之以勤耳。苟此而不能守，去之他而何益？或又以为武汉收复，军行贵速，督、抚将兵，攻取为急。则前者收复已二次矣，况今江西七府俱沦于贼，四年之冬，仅失九江，旁轶横出，可忧方大。都兴阿、杨载福、李续宾均已东下，臣宜留镇省城，与督臣通筹全局，整饬吏治。”文宗嘉纳焉。方南北岸之分军也，督、抚未相见，将吏各有所统，颇构同异。官文以将军受任，拘于满、汉。论者复为林翼陈杨霈、崇纶故事，林翼叹曰：“师克在和。此何时哉!”既渡江，见总督，下令僚属曰：“督、抚相见，前事冰释，敢再言北岸将吏长短者，以造言论罪!”官文闻之，大欢。林翼又以盐厘月三千金充督府公费，两人约为兄弟，故军、政吏治皆林翼主稿，官文画行。有言巡抚权重者，一无所听，而巡抚亦谨事总督，推美受过。湖北富强基于此。

七年春正月，襄阳土寇陷房、竹山、保康、兴山，遂陷宜昌。奏夺统兵镇道及四县文武官，增遣巴扬阿合唐训方军讨捕。二月，曾国藩以父丧归，委军事于福兴、文俊等。诏遣按察使李孟群援庐州。安徽群寇窥罗田、蕲州、黄梅、广济、蕲水，谋绝九江。官军孟群将二千五百人道罗田，击英、六、霍山寇，败之，遂克英山。王国才屯黄梅，进攻宿松，移鲍超防黄梅。四月，李景湖等败于罗田，景湖战死，余众退保蕲、小池口。寇众出攻官军屯，多隆阿大破之，烧寇垒二十一。五月，襄阳寇平。李续宾作长壕三十里，堑九江城东南，寇争壕，击走之。增募亲军千四百人。闰五月，罗田寇深人，犯广济十里铺，南及武穴。鲍超、多隆阿等于十里铺作大垒，群寇于蕲东北望天畈作屯，各相持伺隙。蕲东北官军将领邢高魁等凡十营，坚勇不及超等，林翼自出督师。未至，寇出蕲水，官军败，退屯巴河。林冀至黄州，汰衰羸，选精锐，图再举。六月，李孟群之师溃于霍山。广济寇出太白湖，背攻官军。王国才移营失火被烧死。李续宾渡江，合攻湖寇屯，破之。多隆阿、鲍超等攻寇于黄梅西，破其垒四十八。七月庚寅，舒保等攻寇黄冈东，败之。丁酉，再战于上巴河。何绍彩、李续宜、唐训方等分三队，寇先攻左军，绍彩力战，续宜革山卷旗，钞寇中。绍彩军不利，将退，顾见林冀立马陈后，军士皆惊喜，踊跃赴战，训方等亦鼓噪乘寇，大破之，平垒四十四。进军蕲水，遂追寇及广济西，寇走宿松、太湖。八月癸亥，遂克小池口。林冀进至九江。九月己卯朔。还武昌。丙戌，李续宾北渡江，扬言攻宿松，其夜，更南渡伏兵湖口北山。是时，外江、内湖水师阻于一江，杨载福、彭玉麟密期会攻梅家洲。寇方依岸发炮拒水师，闻山后鼓角、旌旗蔽山下，则大溃。续宾夜半射火城中，寇大乱，空城走，洲上寇亦走，要击，尽斩之。丙申，进攻彭泽。庚子，寇遁走，复其城。水师

克小孤寇屯。于是林冀以统帅难其人，惧军出境，而为福济、和春、胜保所牵结，奏起复曾国藩。诏林冀出境，林冀奏以清厘、漕粮为湖北大政，请留整理，语在《筹饷篇》。

八年三月，六安寇陷麻城。舒保等将防兵屯商城，闻麻城防兵败，退还，增调鲍超、何忠骏、唐训方等。四月壬子，李续宾地道攻九江城，克之。城寇被围久，以数千人婴城，种麦以为食，其守愈暇，频伤攻城军。林冀驻武昌，增募新军，更迭代归，将士千里如家庭。援寇别道内犯，其屯防皆良将，能自立，不牵缀围军，围军反时往旁近助攻。凡围九江十五月，寇坏散，出城者水师扼之，俘斩无遗。论功李续宾第一，续宾遂以能军名天下。戊午，寇从光山犯陷黄安、麻城，官军分应之。丁卯，续宾自将援黄安。五月丙子，黄安复。戊寅夜，麻城寇遁走。壬戌，蕲防将唐训方、丁锐义等破走太湖寇于界牌。诏以安徽寇事亟，将合捻寇，袁甲三、胜保均号大帅，兵力不足，命续宾助胜保，唐训方助甲三。俄而闽、浙寇并起，议者至请移和春往督师，以续宾前授浙江布政使，欲令赴本任，倚以平寇。七月，庐州陷，李孟群败溃。乃定议以续宾全军援庐州，都兴阿攻安庆，起复曾国藩率江西湘军援闽。八月，林冀以母丧归。都兴阿、李续宾合攻太湖。丁巳，克之。进攻潜山，癸酉，克之。乃分军，都兴阿围安庆，续宾攻桐城，九月己卯，克之。戊子，进攻舒城，寇遁走。续宾进兵三十二日，深入四、五百里，寇城垒望风溃破，军无留行，而都兴阿率鲍超等军碍安庆不能进。群寇又新破江北大将德兴阿，陷六合，杀翼长温绍原。渡江，陷溧水，张国梁奔命。胜保屯定远，日夕待援。朝廷忧皇，专恃续宾军。或议曰："今久行军疲，屡胜则骄。克城留屯，不足以为声援；不留军，则后路空虚，且阻塞，必败之道也。宜还桐城，合都军攻安庆，则水陆马步相辅，名将精卒咸萃于百里之内，功必可成。"续宾以受恩深，名重耻退，且念攻城非旬日期，欲出奇，壁庐州，蹈寇瑕，遂不用其计，而发书湖北请益师。续宾弟续宜将四千余人屯黄冈，唐训方将三千人道英山，援淮北。未行，林冀已持丧还葬。官文得书笑曰："李九所乡无前，今军威已振，何攻之不克，岂少我哉？"遍示司、道，皆以续宾用兵如神，无所用援。续宾虽请援，亦不肯留军示怯懦，则进三河。

三河距庐州五十里，寇筑大城，环以九垒。十月甲辰，续宾悉兵十三营先攻九垒，大战，皆破平之，俘斩七千，官军伤亡过千人。众惧，乃增调后军。未至，寇帅陈玉成连江浦、六合、庐江众，又乞援捻寇，招颍寿、光州群盗，合十余万人，日夜奔赴，声势匈匈。续宾遣轻兵迎击于樊渡，不利，寇益进，军半溃。辛亥，合围，围官军三十重，连营数十里，将士狃胜，闻败，先自乱。续宾自搏战，不能进，还营，闭垒门。七营已先陷，寇来如墙，续宾叹曰："今败矣！"令军中曰："见月照地而走。"军皆束载而待月出。续宾终耻于溃围，谋复固守，军已动，遂大奔。续宾驰督战，军不复成列，遂陷陈死。曾国华、何忠骏从之，皆死。国华从瑞州军罢，将赴部选官，闻续宾能，留学战，未半载而及于难。续宾既死，余众犹坚守。丁锐义初领义中营，营溃，锐义突陈入续宾大营，集余众誓同死。寇环攻三日夜，水火俱尽，营破，锐义死，军士死者数百人，自余营官皆走免，五千人尽溃。溃者冲寇出，与寇相挤，行数里，寇殊不觉，连大众易乱而难整如此云。溃军至桐城，桐城防军俱奔。寇乘之，前留防四城军皆溃，不旬日四城复陷。都兴阿等撤围退屯宿松，起复胡林翼仍巡抚湖北。十一月，鲍超、多隆阿拒寇宿松东北，大破之，军始振。十二月壬寅朔，林冀受印武昌。己酉，出驻黄州。壬子，奏恤三河、桐城死事道员孙守信等及副将李存汉以下三百二十人；劾营官败军者总兵以下八人，其失律戴罪者，惩责以差；以粮台饷军迟，深自责，请户部主事阎敬铭来主之。戊申，鲍超拒寇太湖北二郎河，寇自此沮。

九年二月，都兴阿请疾，以多隆阿当前敌，将马步军五千，立蒋凝学为大将，合鲍超、唐训方军万五千。李续宜屯黄州，军六千，依林冀大营。寇帅陈玉成还江浦。捻寇散掠河南，留太湖寇数万，相持不进。是月，李孟群师溃庐州西，孟群陷寇中自尽死。孟群初起有名略，既独将，颇贪多兵，不问饷所出，虽将万人，势益孤弱。军中喜用方术士，有族女号仙姑，辟五兵，后战死湖北，人颇神之。及陷寇悲歌誓死，尤为江淮所哀思。三月，寇帅石大开自江西犯湖南南界，众三十余万。五月，大发水陆军援湖南，凡万二千人，赍粮千里，不烦湘饷。六月，援湘大将李续宜破寇宝庆，解其城围，寇遂南走，援军还。八月，多隆阿破寇石牌。石牌当安庆西南，寇作大城与太湖相掎。官军攻城，潜山、安庆寇分道来援，马队要击，败之。冬十月，大举攻寇太湖，增余际昌等九营助战守，夺潜山之天堂。奏移曾国藩屯宿松，林冀移驻蕲南，视师太湖。十二月，移驻英山。

安徽寇知官军名将锐意东下，则大惧，安庆寇帅自出城乞援。陈玉成合捻寇号十余万，势张甚。都兴阿养疾荆州。多隆阿新贵重，诸将不乐出其下。李续宜称母疾留湘乡，曾国藩弟国荃新克景德，至黄州，留之领军，不可，亦南归，鲍超复求去，而多隆阿称疾，唐训方等陈说军事各殊异。林冀忧之，废寝食，内计诸将独多隆阿沈毅，权宜出于一，欲下檄，令围攻军悉受其节制。曾国藩惧军事遂决裂，力言其不可。或又言天堂军孤县，宜移屯。林冀、国藩一日一书相谋议，久之不决。与书多隆阿，多隆阿辄不报。林冀曰："兵事喜一而恶二三，屈我以申人，今日是也。天堂拊潜、太背，天险不可弃，今地利已得，破贼必矣。"径上奏，以所统军悉统于多隆阿。李续宜未至，亦名隶之，以风示鲍超，诸军大惊。曾国藩得其咨文，忧疑屡日。多隆阿既为统帅，遂撤太湖围，檄鲍超屯小池，当前敌，移蒋凝学军为超后援，己屯新仓，更在南。国藩、林冀危之，业已听多隆阿，乃遂增兵。寇循潜山西、太湖东，傍山三十里，连营百数。丙辰，遂攻鲍超营。丁巳，多隆阿率凝学攻

寇营以救超，大战，伤亡七百余人，破寇垒十三。己未，寇分番攻超。裨将苏文彪、段福壁守营，炮丸中床几，至傍壁食以避炮丸六日夜。国藩尽发宿松屯兵九千人以围太湖，撤太湖围军唐训方三千人援小池。林翼益调麻城防兵，以千人益新仓，以二千五百人合围太湖。国藩、林翼又合兵二千人防罗溪，埤官军后。甲子，多隆阿自督军，护鲍超运道。乙丑晦，多隆阿以己军人鲍超左军屯，令苏廷彪军出休，诸军裹创扶伤，勇气百倍。

十年春正月辛未，多隆阿令唐训方移屯鲍、蒋两军间，以己右军屯鲍超左军营旁，而令苏廷彪还屯，列队拒寇，且曰："急作垒！"右军垒立成。训方军筑垒甫四尺，寇已至，训方苦战，多隆阿坚壁不救。半日，训方军败，退屯新仓。林翼先遣金国琛将五千五百人，合余际昌军为九千人，出天堂谋夹击，所谓山内之军也。自除夕入山险，冒冰雪行十日。乙亥，至高横领，望官军、寇屯皆在目中，寇来攻，败去。丁丑，多隆阿益千人屯小池。己卯，复益五百人。国藩益三千五百人屯新仓。雨三日，山内军鸣角发炮，山外军亦鸣角发炮应之，寇乘雾移屯近太湖。辛卯，多隆阿将五千人、鲍超三千人、唐训方三千五百人、蒋凝学四千人、朱品隆三千五百人，列陈攻寇，小胜。壬辰平旦，分三道：东攻小池，西攻罗山，中攻东堰。东堰者，寇屯也，而陈玉成精兵据罗山。既合战，多隆阿并西、中军，自将攻山间，寇亦大出众当之，马军突而前，寇少却。小池寇分四道钞官军，鲍超、唐训方合击，先败之，遂合军烧寇营，东南风大急，燎及山腰，寇弃屯走二十里，军械委积，烧屯馆栅垒数百，俘寇三百人，斩馘以万数。其夜，太湖寇遁走。甲午，潜山寇遁走。于是论功休士。林翼曰："潜山知县叶兆兰结民兵立五营，为官军转运，使天堂屯军得自固，功第一。"免论失守罪，并超擢两阶。奏奖安徽宿松等四县民团。

二月，分萧翰庆等六千人援浙江，未至，杭州陷。闰三月，江南大军溃退。四月，苏州陷。诏曾国藩署两江总督，分鲍超等兵万人屯祁门，起都兴阿将江北军，分兵千人。李续宜、曾国荃既至军，乃复进，国荃领万人围安庆，多隆阿领万人攻桐城，续宜领万人屯青草塥，游击应援。七月戊申，多隆阿攻桐城西北，不克。寇倚桐城牵安庆，又知官军精锐在桐城，设守甚固。城西北求雨领势临城，寇作石垒，环以二丈石壕，与砖垒、水堡相辅。己酉，多隆阿躬率三千人出领后，阳列骑兵攻城，夜半领后军暗登。寇冯垒，自以官军不能近，虽据领上无益，未之备也。多隆阿令二千人合筑炮台三，比晓台成，瞰寇城垒在目中，寇惊以为神功。辛亥，列队移炮置三台，于是石垒及城寇俱伏匿知困矣。十月甲戌，寇援桐城，号十万。多隆阿先屯挂车待之，寇帅陈玉成增垒不战。多隆阿曰："贼始至而闭壁，此欲老我师也。然以援城为名而不能战，寇众心不能知其机，而形势已馁矣。宜悉众合击之，破其一屯，余众自走。"癸未，建旗鼓，率十八营分三队，薄攻之。寇出战，败还屯。多隆阿喜曰："贼将走矣。"飞书告李续宜，约夹击。时寇势犹盛，癸未之战斩八十人耳。续宜军屯新安渡，寇又不出。丙戌，突攻续宜。多隆阿亲往援之，寇复自退。丁亥，多隆阿谓续宜曰："贼易与，昨战可知也，请与共歼之。"戊子，分军自挂车掠寇屯而北，续宜自新安渡掠屯而南，寇不能守，则出战，两军奋击之，俘千三百人，拔出难民万四千，平垒馆百四十，追奔二十余里，玉成走庐江。李续宜回援，未至。

乙丑，寇陷蕲水。丙寅，陷黄州，分围麻城，掠黄安、孝感、黄陂，武昌大震，李续宜、舒保等渡江拒之。寇上掠云梦、德安、随。三月，寇分踞汉南，悉精锐趣蕲、广济，还宿松。辛丑，寇至太湖，多隆阿遣军尝之，战不利，众曰："急发大军拒之。"多隆阿曰："贼新胜气锐，其来不攻我，而亟战以怒之，败矣。"令皆还保大营，寇亦疾趋入安庆。丙午，多隆阿移军集贤关。壬子，谍言援寇复至挂车，还屯高河。甲寅，寇自挂车列队耀兵而退。多隆阿曰："此示假道不欲战也，然彼畏我甚，宜示弱以诱之。"设伏两山隘，戒之曰："贼败必过东，东起大呼，西起应之；过西，东亦如之。勿遮道，勿留行。"令突骑数百蹑贼，曰："闻呼声而进，追不得过十里。"乙卯，亲率羸军诱寇，寇进则走。寇分二队，以大众攻大营，以少半追败者，至新安渡，伏发，断寇后，退者还击之。寇溃而东，东山伏鼓而呼，西山应之，东西呼声动天地，追骑驰至，寇大败争走，攻大营者亦收众退，皆走庐江。胡林翼以李续宜军弱，奏增调骆秉章援蜀军自安陆屯随。续宜屯溵口，进攻德安。四月，陈玉成窥青草塥空虚，以为桐城军不能远战，复分三道来侵，多隆阿分五队拒破之。诏多隆阿以副都统帮办官文军务。曾国藩自徽州移屯东流。五月，江西寇犯崇、通西南边，屯军溃，遂陷兴国。林翼时疾病欧血，强起还省城，李续宜亦移屯城外。于是，江南咸宁、蒲圻、崇阳、通城、大冶、武昌皆陷。湖南军北援，寇还江西。六月丙戌晦，寇自蕲出太湖。七月庚寅，东犯潜山，连屯五十里以逼桐城。多隆阿曰："安庆寇危急，今不急救而致死于我，此所谓声东击西者也。我能胜之，则安庆自破，何为而使贼必战？"即称疾，三日不出。寇来攻，出击者辄败还。丁酉，寇乃引众攻大营，多隆阿自起击之，寇频与多隆阿战，识其旗，及战，锋锐甚。后者悔其轻进，稍稍引退，众乃大奔，犹屯高河相持。

安庆之围也，林翼计曰："用兵之道，全军为上，得地次之。今日战功，破贼为大，复城镇为下。古之围者必四面无敌，又兵法十则围之。若我兵困于一隅，贼必以弱者居守，而旁轶横扰，乘我于不及之地，此危道也。然不围城，则无以致贼而求战。"故分三军，一军围，两军战。寇知不可败，则间道上犯。李续宜信用失人，侦候不明，反张虚词以惑续宜，南北驰驱不见一寇。寇既得德安，则以为围攻二军摇，乃南还，哨马绕太湖城，以撼大营。林翼居城中不动，或谏曰："湖北巡抚何为而入邻县？"林翼曰："帅府所在即官守也。此潜山、太湖二城，百战得之，吾居守一、二年犹不患寇，寇亦竟不至。"林翼既还镇，陈玉成复自英山绕宿松攻太湖，屯军

登城设守，三日而寇退。丁酉，舒保等克德安。八月丁巳朔，曾国荃克安庆，语在《曾军后篇》。胡林翼病益甚，奏以李续宜自代。戊辰，诏报可。辛巳，诏曰："安庆陷九载，楚军合围，胡林翼画策督剿，攻克坚城，厥功甚伟，加太子太保衔，给骑都尉世职。"其日，林翼薨。多隆阿闻安庆克，策桐城寇必走，留军收城，自要寇宿松，先一日至，寇方从潜山西趋，遇官军惊走黄梅，马步追奔四百余里，广济、蕲、黄次第尽复。闻林翼之薨，回屯挂车，湖北平。

江西篇第四

水军兴，而寇不得志于江汉，则北出潜、太，南掠皖南，以窥江西。寇徒多南人，乐南侵，故江西尤受其祸。曾国藩自九江移屯南康，思整军出江，谋进取，非为江西战守也。然寇已由都昌攻饶州，别由东流、建德窥乐平，屯景德镇，东犯祁门、休宁。咸丰五年二月，国藩奏言："以湖北、安徽、江西三省论之，攻寇之道，水路一，而陆路四：自汉、黄、蕲溯江至望江为外一路，自蕲水达宿松为内一路，自九江上兴国、崇、通、武宁为西一路，自湖口下至徽、宁为东一路。四路当四军，而臣只一军，分则立弱，欲不分则事势迫之。今东路已告急矣，塔齐布留五千人围九江，罗泽南以三千人攻饶州，臣独与内湖水军相依，寇众我寡，所忧方大。"三月，寇陷弋阳，罗泽南攻克之。寇还，破兴安，踞广信。泽南至，一战大捷，三日城复，寇走玉山，江西军因收饶州。五月，崇、通寇犯义宁，知州叶济英城守，江西军往援，败没。粮储道邓仁堃议："江西民多畏寇，不肯治团守，奸人反因寇为利，潜相导引，所至辄陷，唯义宁倡义扞寇，官民同心，功节弥厉。且叶牧尝振湘军，达援省城，为西屏蔽，宜悉力赴援，以风示列城。今省军无可遣，唯罗军可用。"巡抚以泽南客军，当还攻九江，又与曾不相能，不肯言用。客军固请，乃许，然中止者数。济英守十九日，城陷，死之，士民殉者千数，省城震动，乃遣泽南。七月，军至梁口遇寇，败之。寇悉众踞杭口，泽南取间道，据鳌头，连营城西北诸山。寇分两翼仰攻，败走。明日，登山望城中，谋攻取。城寇惧官军得形便，遽出争山，官军驰下击之，寇大败，遂弃城走。丙子，义宁复。戊寅，塔齐布薨于九江。泽南还南康。八月，攻湖口，不能破，上书请率所部西援武昌。国藩念攻坚老我师，且塔齐布在时，九江犹不下，今独一泽南，宜置之用武之地，因听其计，更遣塔齐布旧将彭三元等从行，合五千人。彭三元者，敢战名一军，塔齐布薨，军中皆以三元当代将。而周凤山起行伍，治军号为有条理，三元徒勇，故凤山得统大众，竟偾军事。三元从罗军，亦败死崇阳，语在《湖北篇》。泽南既去，水师无陆军相辅，以幕客李元度募平江人三千，屯湖口。十月，泽南军复蒲圻，鼓而北行。寇乘虚复入义宁，败江西官军，遂陷新昌、瑞州。广东土寇出湖南，入安福，陷临江，合瑞州寇陷袁州。江西、湖南阻绝，军势不能振，江西水陆军徒名具耳。十一月，周凤山解九江围，援临江。寇分党围吉安，知府周玉衡以先御土寇功，擢按察使，未上，留治城守，与署知府陈宗元同登陴，屡败寇。邓仁堃言于巡抚曰："义宁可鉴也，请先援吉安。"议者以寇蔓延，宜先防省城，扼章树镇。国藩恐县军深入不利，而巡抚贪倚湘军，则亦推以曾公意不欲，不敢言调遣。仁堃用司、道公文露移凤山，扬言移军往援吉安，聊以固城守心，而与书凤山，令自请，遂不果行，竟屯章树焉。

六年正月，吉安守经七十日，寇势愈盛。甲申，城破，周玉衡及文武僚吏死者四十一人。自寇破诸名城，唯湖北省官皆死其位。吉安一府城，坚守久于武昌，府县学汛属官、委员殉城尤烈，士民从义者比于义宁。闻者莫不痛惜，颇咎周凤山，湘军夺气矣。二月，章树军溃，寇以数十人追凤山，大奔不能止，走南昌。寇进陷进贤、东乡、安仁，破抚州。于是论者言周凤山非将才，援吉安亦败，或曰："凤山早入吉安冯城守，得周玉衡左右之，可皆不败。"及败，湘军无大将，乃令李元度自湖口移屯抚州，别遣邓仁堃子辅纶及前平江令林源恩募新军，皆用平江人，号元度所将为楚军，辅纶等所将为江军。是时，仁堃方专省局，欲倚以致饷，而林源恩习平江，防战曾有功，雅善李元度，故委权此三人。未几，建昌、南康相继陷。国藩移驻省城，以战船为行台。彭玉麟将内湖水军，屯吴城。三月，罗泽南卒于武昌。湖南援军将刘长佑收萍乡，萧启江复万载。胡林翼分军四千，遣刘腾鸿将之，以国藩弟国华主其军，道义宁，收新昌、上高。五月，毕金科将千人防饶州，黄虎臣将三千五百人攻建昌。六月，饶州陷，毕金科还南昌，益师攻克之。黄虎臣攻建昌，轻出遇寇，战死，所部军移屯抚州。

七月，刘腾鸿军至瑞州，国藩遣亲兵四千人往会师。寇避援军攻新军，新军败，腾鸿驰救，寇退走。是时，江西列县陷寇者四十余城，朝命广东、闽、浙合援，而江西司、道亦各私立军赴急。学政廉兆纶居河口，得专饶、信、军事，颇訾巡抚文俊杂用将领，营军名号繁多，而雅善布政使耆龄。以耆龄忌邓仁堃，因言臬司子不宜将。诏下其章于曾国藩、文俊，因罢邓辅纶，悉以军属林源恩，合李元度军，持寇抚州。广东和平土寇犯定安、安远、信丰、长宁、上犹、崇义、雩都，省城不能救，军报数月不相闻。八月，宁都土寇袭陷建昌，遂陷铅山、贵溪，围广信。知府沈葆桢从学政督饷河口，闻警还城，居民蚤散走。葆桢婴空城，与省军阻绝，飞书玉山，告急于浙将。浙将饶廷选，故葆桢舅林则徐部军，有兵二千人，以则徐旧恩，倍道赴之。廷选军无部伍，唯裨将毕定邦、赖高翔颇敢战。其行军不赍粮，止不为屯，故于赴急易。至广信之明日，寇亦至，以城有备，围五日而去。江西恃饶、信通鎡货为饷原，闻广信能守，则以为奇功。湘军久无功，则益绌。九月，国藩躬视师瑞州。李元度以抚州不克，饷益乏，乃分军略旁县，欲募粮馈，且分寇势。戊午，收宜黄。癸亥，收崇仁。是

日，城寇出攻江军，营官耿光宣中炮死。援寇侦官军势弱，日夜从流坊增众，袭江军屯，因纵火烧民居，延及营帐。林源恩杖剑叱奔者，不能止，军溃，源恩死，元度突围免。围抚州军俱溃，移元度屯贵溪。十月，寇复陷宜黄、崇仁，分陷金溪。福建援军将张从龙围建昌，军溃，副将陈上国战死。时特诏起用黄冕知吉安府，冕请率军往，以国藩弟国荃为军主。湖南巡抚别用周凤山领一军，军饷悉自募，合六千人；又别遣援军水陆二千一百人，自长沙向吉安。而赣州、南安知府汪报闰、周汝筠等，率自募土丁御寇，计亩征税，号曰“田勇”。亦颇有广东援军。田勇多至数万，皆不能战。当是时，江西分为四，院司群官居南昌一城，以军事听诸将，巡抚唯主其奏报焉，袁州、吉安、瑞州则皆湘军，而瑞州军最强。李元度屯贵溪，防广信。毕金科屯饶州。金科兵最少，战最力。曾国藩居水军中。江西诸军偏伍弥缝，不能有大损益，然刘于淳以水军起，纯用江西丁勇，段起、钟世桢、樊俊等以湘人杂用江、湘军，亦颇有名。刘长佑屯袁州，逾八月。十一月甲申朔，寇将李能通启西门纳官军，袁州复，江西诸军稍振矣。丁卯，曾国荃收安福。丙子，湖北军克武昌、汉阳，水军乘胜至九江。十二月，国藩至九江劳军。丙戌，段起收建昌县。己丑，湖北军进收瑞昌、德安。辛卯，刘长佑进收新喻。丙午，湖南援军将刘拔元、胡兼善收永宁、永新、莲花厅、崇义、上犹。

七年正月丙午，瑞州围军将普承尧、吴坤修别攻奉新，克之。曾国藩至瑞州劳军，因督攻城。乙卯，毕金科攻寇景德镇，丁巳，遇伏，死之。金科，临沅人，本从王国才，以勇见知于塔齐布，将千人久屯饶州，列将多忌其能，谗妒之，饷不时得，金科益不与诸文吏相结纳，独倚曾国藩，而国藩不主诸军饷，岁暮益困。先是，西安将军福兴将江南大营军千人至饶、信督军，与湘将尤阻格。金科军乏食，问计府县，或谬谓金科能克景德，饷可得也。金科轻军遽往，寇屯市后，金科率十人闲行，突入寇屯，寇惊起，围之，杀七人，三人者伤，金科所当辄颠仆，践血出走，寇死者数十，愤且耻，聚火器环烧之死。金科之战也，负枪腰弓，挟五十矢，二卒前，持丈二矛、八尺刀，怒马突陈，寇莫敢拒。亦以轻敌故，每独胜，辄无功。陵侮诸将，不肯与他军合，省城委以东防，漫不为之继。及其死，饶防诸军皆溃。寇掠弋阳，陷铅山，饶、信骚然矣。

二月，曾国藩父丧，委军径还湘乡。闻者以其不俟命，惧严谴。文宗先得湖南奏，则给假，令归治丧。比国藩奏上，朝命已下，于是天下知天子使臣以礼，莫不感奋焉。国藩既去，福兴至瑞州视师，诸将泛以客帅遇待之。福兴还南昌，因上奏请征兵，颇言勇丁不可用。三月，抚、建寇东窥福建，陷光泽、邵武，张从龙等败退。诏夺官治罪，并罢文俊，以耆龄代之。胡林翼遣李续宜来瑞州，代曾国华。刘长佑攻临江不利，退屯新喻。袁州三县民以长佑师不扰，争率丁壮助军，军复振。四月，湖南军自桂东进攻龙泉，刘拔元战死，胡兼善兼领其军。以袁州败，益遣王珍将三千人助长佑。长佑已大破寇，进围临江。珍移军吉安，破援寇于水东。闰五月，胡兼善获逃寇林预信，诱降龙泉伪官，复其城。周凤山屯吉安，谬上为己功。诏下骆秉章，秉章因劾凤山。事下耆龄。未几，凤山军溃，事罢不问。六月，胡林翼以寇犯蕲水，檄李续宜还黄州，起曾国荃复领吉安军。宁都寇援吉安，王珍逆战，破之，追奔至广昌，分军收乐安。丙寅，吉安寇攻周凤山屯。军士扬言饷匮，不战而走，赵焕联等军从之，皆溃，退屯安福。曾国荃收众，并退。以乏军夺黄冕官，冕言凤山军饷不由己，且饷多于诸军。二月，福兴檄凤山还南昌，调浙将李定太合攻进贤。黄冕请疾归，国荃专吉安军事。

刘腾鸿之围瑞州也，频破援寇，尝以三百人败万众，作长壕以困城中，围攻一年，所役作壕垒如数万人之功。城寇知死，乃突围力战。七月庚辰朔，腾鸿攻城，中炮伤。明日，更战。军士知腾鸿志必克，争致死，尽破台垒。炮丸雨下，中腾鸿胁，仆，弟腾鹤扶之，强视语曰：“城不下，无敛我。”军中皆泣，冒炮登城，斩杀强寇大半，除道开门，迎腾鸿尸入治丧。闻见者莫不悲壮其志，以为腾鸿能用众也。腾鸿于诸将位最卑，名最重。求所为战略，无以异人。至于攻城，以力求必克，非将帅之道。然临死一言，而使士卒忘身殉己，若报私忿，以成其志，虽塔齐布、多隆阿莫能逮。腾鸿死，而所部称精兵，至今闻其名。凡曾从腾鸿战者皆服其勇，在湖南诸将中，名欲过李续宾矣。

乙酉，江西军将钟世桢败于进贤。丁亥，寇自抚州犯崇仁，趋乐安，王珍拒破之。壬辰，李定太收进贤。抚州寇分犯徽州，毕大钰战死婺源。八月，王珍卒于乐安，以张运兰、王开化分领其军。珍之将，善以少击众，专己自喜，故初起，所至龃龉，独左宗棠奇之，恒留湖南击土寇。曾国藩归，乃遣援江西。群寇蛾聚，闻珍至辄走。诸军将与珍合屯者皆推其能，然珍部下无名将。张运兰等皃为深毅，于湘军为别派，差近李续宜，异乎罗泽南、刘腾鸿云。临江援寇败普承尧于峡江。湖南援军将杨虎臣屯新喻，张运兰等屯分宜，未进。援寇趋太平墟，窥围军，城寇皆填壕，伺夹击。刘长佑留军守壕，自拒援寇；江忠义、萧启江等突陈，大破寇，烧其屯四十七。九月丙戌，李续宾合水军克湖口，彭玉麟出江克小孤。景德寇合安仁、金溪、泸溪土寇犯贵溪。李元度拒战不利，还城固守十四日。寇退趋东乡，李定太、周凤山御之，垒未成，寇袭破凤山屯，杀虎营军主帅远烊。远烊，名家子，早入翰林。祖父承瀛为浙江巡抚，还葬时殡供甚盛，及寇乱，黄梅奸人发其墓。远烊发愤思复仇，走谒曾国藩，国藩以忧归，遂游军中。时湘军朴鲁，凡京朝官从军者，皆帕首腰刀，习劳苦，无敢鲜衣美食。而远烊雍容文儒，舆服都丽，虽强自刻厉，趋跄言论烊如也。见者倾慕，皆叹曰：“衣冠中自有人。”且劝远烊宜居幕府。远烊奋欲自将，又以前上封事历诋军机封疆大臣，大臣切齿，非立奇功不足自表异，乃募千人自效，倚凤山老将与合屯。及寇至，凤山先走，新

军见前屯破，则大溃，远烊一出，而军覆身死。凤山三偾军，三夺官，江西终莫能罢其军。寇遂犯进贤，复自崇仁出丰城。鄱阳寇出彭泽，谋牵临江、九江军，两城围已合，寇不能进。十二月乙卯，克临江。刘长佑以疾归，刘坤一代领其军。萧启江自率所部为统将，仍与坤一会攻抚州。丰城寇南趋吉水，张运兰等拒之，寇还峡江。

八年二月，临江余寇合抚州众东趋广丰。福兴自河口退驻广信。建昌寇分党入邵武、建宁。胡林翼奏劾福兴，请以李元度防浙边。诏遣李定太，而仍留李元度屯贵溪。湖南增军助围吉安。三月壬午，萧启江、刘坤一、王开化合军收崇仁。甲午，启江进军上顿渡。戊戌，建昌寇援抚州，坤一迎战，破之。四月壬子，李续宾克九江。甲寅，南丰寇弃城走，王开化分军屯南丰。寇复还，合广昌土寇来攻城，王文瑞拒走之。壬戌，启江合江军水师将刘于淳，设间谍，约内应。丁卯，复抚州。丁卯，建昌城寇出走，王开化、张运兰合军要之，寇走新城。己巳，复建昌。抚、建寇多乌合土寇，散处乡野，官军进，辄钞击，然无精劲，故诸军大集辄遁，悉由广丰犯衢州，进陷处州。福兴屯衢、闽、浙军近三万，莫能拒守，诏遣运兰等援浙。五月，起曾国藩督浙江军。六月，召福兴还京师，留刘长佑军屯防江西，以张运兰、萧启江军从援浙、闽。

国藩之归也，中外交章言宜起复。国藩奏谢，因言："督师权轻于督、抚，州、县慢不奉令，馈饷不继，而军将为人侮辱，安徽、浙江巡抚乃故诘问，所刻关防或先谬题钦差大臣，乃移文正其名以相窘谑。故久居江西无所补益。及去江西，而八府城次第皆复，以湖南援师军饷自巡抚一人出故也。军兴欲避败，莫若将一军，欲成事，则必兼督、抚，湖南、北效可睹矣。"然始创义师由国藩，军将视为转移，福兴等征调，置不省省，得国藩一纸，千里赴急。胡林翼初从国藩，及其得位行意，欲倚国藩定两江，频奏诉其屈。文宗重夺情，未遽强起之也。浙事亟，乃诏遣督军，而两湖、江西争愿供其军饷。时国藩久谢事，无旧军，诸名将后出，率皆起罗、王部曲，独水军犹隶彭、杨，而杨载福已提督，官品高于国藩。由是负沉滞重望，亦郁郁不自得，更欲以和辑收众心，颇悔前者所为。是时，骆秉章委事左宗棠，湖南诸将伺宗棠喜怒为轻重；胡林翼治湖北，军饷最称富强；耆龄尝严事国藩，又以其当往浙、闽，无逼处嫌，视文俊、陈启迈时礼敬有加：三省一家，号为大和。

七月，胡林翼以母丧归。刘长佑移屯建昌。八月，国藩自湖北入九江，至湖口，征军万二千，其将名者张运兰、萧启江、朱品隆、吴国佐。时浙江已解严，寇屯崇安，连营及建宁、邵武，分党还攻广丰、玉山。李元度守玉山，分军援广丰，寇走德兴。元度独将一营从国藩，而悉以平江军隶沈葆桢。邵武寇复出泸溪，刘长佑战不利，遂陷金溪、安仁，张运兰尾之，收安仁。吴国佐新出，锐欲攻寇，与运兰期合战，先入被袭，军败，刘本杰陷寇死。本杰久佐王珍军，负时名，以不能骑为追寇所杀。运兰失期，故不败。寇亦略新城东走，而刘长佑北攻金溪寇，大破之，寇悉走福建边。国藩移屯建昌。吉安寇东犯宜黄，将悉趋邵武。曾国荃等乃作浮桥，水陆合围，寇结大筏冲桥，屡断辄续之，寇惧，颇有降者。方寇之起，以轻军剽骇为利，及石大开出，始胁大众，所至踞守，奸愚民多从之。大开怯战，而寇党新附不自固，见围则又悔惧，思反正。袁、临既以诱抚克定，吉安民亦潜通官军，寇将亦奉大开令期会福建，乘赣水驾小舟、系大筏顺流遁走，余众溃散。戊午，夜收吉安，江西列城皆复。十月，刘长佑军疾疫，移屯抚州，疫甚，还湖南，散遣羸病，因留募新军。张运兰进军邵武，寇复还江西，南掠信丰，北犯景德。

李续宾覆军庐州，官文急奏国藩自助。十一月，寇自信丰犯南安。国藩奏言："今臣当援皖，而江西寇东南斜距千余里，势不能合并。"分遣萧启江援赣南，以张运兰、吴国佐攻景德，吉安军将朱品隆等为亲军，从屯建昌。寇踞景德，牵大军，议者言宜急击。吴国佐者，左宗棠所拔用，以童生领军，奏叙主簿；张运兰积功至道员。湘军法，营官不相统者，无阶级，皆平等。统将虽九品官，其营、哨官至一、二品阶，听命唯谨。运兰号为大人，国佐部曲亦号国佐为大人以敌之。国佐喜言兵，运兰拙讷，然自命宿将，积不相能，又用金溪失期事相怨望。而国藩欲其互相济，固命同往。十二月庚申，合攻景德。王文瑞、吴国佐当中路，张运兰分左、右继进。文瑞等接战，寇退走。运兰复失期，寇见无继，还钞官军，国佐御之，寇遂直前攻文瑞，复分钞其右，文瑞、国佐战且退，死者百五十四人。于是国佐上书求退，文瑞亦不直运兰。己巳，运兰独攻寇。寇伏无声，久之，白旗数十骑临水欲渡，促击之，皆还走，竟不出战。日暮，运兰收众，寇吹角出大众乘之，运兰反旆渡水，文瑞挥众继进，寇败去，保景德。罢国佐军还湖南，运兰自此专景德战事。其后，朱品隆、唐义训、李榕诸军，皆以持重不战、全军为上，及李续宜诸部将成大吉、毛有铭等专求自全，湘军锋锐始顿矣。刘腾鹤等自吉安移屯九江，以应湖北。

九年正月，萧启江至赣州。寇屯新城墟，众号数万。己丑，启江遣田勇三千诱之，寇争出赴利，启江挥军推锋直进，大败之。明日，寇出强众数千，启江分军迭战，又败之，毁其屯。辛卯，寇设伏诱田勇。田勇贪卤获，倚湘军无所畏，集者四万。启江曰："众而不整，必败。"禁之，不可。遇伏果败，蹂湘军，人相间厕，湘军败，胡中和等力战断后，死者二百六十四人。癸巳，启江复独挑战，寇不出。辛丑，官军遂至城下。南安故有二城夹水，寇分屯相掎，军至皆弃而走。启江约军屯城外，作垒自固，令曰："入城者斩。"二月壬寅朔，寇果还南城。癸卯，攻之，寇败走。启江喜曰："寇狡而弱，吾直驱之耳。"遂入城，城寇亦走，乘胜攻信丰。辛亥，寇悉走，趋郴、桂，闽、浙余寇皆趋郴、桂，所谓石大开三十万众后围宝庆者也。安徽寇自婺源走建德，窥彭泽，刘腾鹤拒战。辛酉，败之玉虹桥。己巳，进攻建德，寇炮

中火药，军惊溃，腾鹤死之。国藩移屯抚州，增遣抚州屯将屈蟠戍湖口，益募三千五百人埤朱品隆，更以张岳龄、凌荫廷为营官，调玉山防军助攻景德，而檄萧启江自吉安还援湖南。五月，曾国荃至军，率朱品隆等军五千八百人助张运兰景德军，相持七月，寇久益懈，水陆二万人莫肯先进。国荃至，乃令移屯，败援寇于浮梁南。六月，大雨，水军将任星元合刘于淳乘水进，烧寇屯。寇走浮梁，国荃等追之。癸丑，复浮梁。寇走建德北去，江西少定。乃遣张运兰还湖南，援宝庆。国藩帅诸军出九江，八月，至黄州。九月，议合湖北军攻安庆。寇并力于湖北军，而石大开溃于宝庆，狂走广西，益西去。

明年，寇陷苏、杭，国藩督两江，以江西为根本，其强弱轻重与初败九江时绝殊，语在《后篇》。

曾军后篇第五

咸丰九年秋，江西、湖南寇渐平。湖北巡抚胡林翼方治军储饷，以平寇为己任，而寇帅石大开由贵州窥四川，湖北饷倚川盐，四川又饶富，独未被兵，议者皆以防蜀为言；且以曾国藩久治军，无疆寄，为未竟其用，林翼频说官文合奏，请诏国藩援蜀，冀朝命授以总督。诏唯令督军，无后命。林翼又议：“客军孤悬，愈非计。”安徽寇合捻寇蔓庐、寿，将为楚患，乃改议留国藩合谋皖。分三道，各万人：都兴阿、杨载福循江攻安庆，国藩出太湖取桐城，林翼自英山乡舒、六。袁甲三时屯临淮，闻之，以为今楚军大举，而安徽兵弱，将驱寇北犯，宜由光山北绕蒙城。具奏以闻，诏官文、国藩、林翼计万全，谋定而后动。国藩上议曰：“窃号之贼与流贼异。今之洪秀全踞金陵，陈玉成踞安庆，私立正朔，伪称侯王，窃号之贼也；石大开由浙而闽，而江西、湖南、广西、贵州，流贼类也，龚、张诸捻分合无定，亦流贼也。流贼当豫防以待其至，坚守以挫其锐；窃号者当剪除枝叶，攻所必救。自洪、杨内乱，凶焰久衰，徒以陈玉成往来江北，勾结群捻，故皖北糜烂日广，江南贼粮不绝。臣等以为廓清诸路，必先攻金陵；攻金陵必先屯滁、和；取滁、和必先围安庆。诚能围安庆，攻庐州，略取旁县，使其备多力分，何敢北窜哉？且不特不敢北而已，并不敢东顾江浦、六合，盖窃号之贼未有不竭死力以护其本根者也。中原腹地莫要于皖，固不敢谓石大开必无入蜀之虞，而就大局论缓急，臣自宜回军援皖，以速苏民困。”十一月，国藩移屯宿松。是时，萧启江援四川，张运兰还湖南，独朱品隆、唐义训、易开俊、张岳龄等从。而湖北大将都兴阿养疾，荆州李续宜告归湘乡，多隆阿、鲍超新贵重，皆乐为林翼用，惮国藩严，国藩亦不乐二将，皆推林翼节度，悉湖北军围攻太湖。十二月，多隆阿又撤太湖围，屯小池，拒援寇。援寇号十万，潜山、太湖寇踞城者号数万，军事危险。多隆阿意气自如，国藩忧之，乃悉发己亲军围太湖，语在《湖北篇》。

十年正月壬辰，湖北军大破寇，遂克太湖、潜山。二月，寇陷杭州。三月，杭州寇退。李续宜至宿松，定议分三道图安庆，乃遣朱品隆等进屯集贤关，多隆阿进规桐城，而续宜为后援以助二军。闰三月，曾国荃来领安庆军，江南大营军溃。四月，苏州陷。诏加国藩兵部尚书衔，署两江总督。

胡林翼喜国藩得大用，与书曰：“兵事当布远势，忌近谋。公言南岸分兵，一由池州取芜湖，一由祁门出徽、宁，一专守广信，防江西，此皆内军也。取饷江西，而惟议厘捐，以钱漕归巡抚，愚又以为隘矣。以湖南、北为兵之本，以江西为筹饷之本，待三省协防而后谋吴，非一年不能。夫吴、越人之毁誉怨望虽不必问，而吾等悲闵之怀，与吴、越人仰望之苦，最难为情也。吴督之任，以包揽把持、恢廓宏远为用，盐漕得人，何事不济？不患贫也。苏、常失守以后，督、抚、监、司或死或未死，或已补或未补，进贤退不肖，此其时矣。今宜起两军，一出杭州，一出扬、淮，先调屯守之平江军五千驰入杭州，拯其急而取其财，而令次青募五千人继进，拘守广信无当也。杭州失，驻衢州；杭州存，进湖州，此平吴之先著已。霞仙、季高当各募六千人，为皖南、扬州之用，或为江西之用，为随征之用。少泉可治淮上之师，合水陆万五、六千人，而以多都将马队，幼丹宜奏为西藩，二李或宁藩，或苏藩，则兵饷一家矣。大局安危，视公放胆否耳。近者，叶督两广，而不知广西为何人所辖；何督两江，而割皖南、割皖北，并割江北矣；福为皖抚，而割南岸弃以予浙江，又割淮北弃以予袁公，其日蹙百里宜也。徽、宁犹完，布置粗定，当鼓行而前，与怀、桐之师会于当涂，然后湖州军出于苏、常，扬州之马饮于江浦。林翼虽孱弱，不觉其言之汗漫也。急脉缓受，大题小作，则恐或不济。”

国藩得书，壮之。然其再出也，行兵持重，必无后顾而后动，谨官守，和众心，以惩补前失，不能用其议。将进宁国，犹恶其险，乃移驻祁门，乞鲍超全军以行，而自将朱品隆、张运兰合万一千人。五月戊申，渡江。六月癸酉，至祁门，檄李元度募军三千。左宗棠已奉诏襄办，则令领五千人。鲍超方还夔，而张运兰在郴，俱期八月会兵。丙戌，诏国藩补两江总督，授为钦差大臣。时曾国荃留围安庆，与多隆阿、李续宜皆为湖北军；袁甲三屯淮上，自为一军；巴栋阿为镇江军；李若珠为扬州水军；王梦龄署漕督，为清淮军；薛焕署总督，为上海军；张玉良收溃军退杭州，犹称江南大营军；周天受屯宁国，张芾屯徽州，为二军；江长贵将杭州军；米兴朝防广德，皆王有龄主之，为浙江军。皆各专奏，不相咨禀。寇踞苏州，则东犯松江，西陷金坛，南破嘉兴，杭军退败，而高淳寇复南出广德，池州寇东掠旌德泾。苏、杭人皆谓国藩宜援杭、湖。论者或以为轻骑至淮、扬，则不制于寇，而业已至祁门，则又以为宜急据宁国，当前敌。遣左宗棠等攻广德，指南陵，合陈大富军，与杨载福水军相连，待安庆克而合师。国藩叹曰：“夫言之甚易，行之甚难。今进无所往，胜无所益，何为而轻举

乎?"八月,召张芾还,以国藩兼督皖南军,令周天受听调遣。戊辰,宁国陷,天受死。壬申,以李元度为皖南道,将三千人屯徽州,张芾军万人分防诸隘,实不任战守,军饷久乏,仓卒遣散,以索饷杂居城中,国藩先议守徽,使朱品隆觇地形。品隆言非精兵二万不能守,而元度前守贵溪有功,自许能守之。国藩又以元度新军不能野战,故浙江请援不赴,俾冯城以自固。元度至三日,土寇散军结连宁国寇,而旌德寇绕绩溪,阑入丛山关,元度急请援大营。时鲍超假归,无统将,张运兰方攻旌德,前后为寇所结,乃以散军四营往。至则寇已大至,四营溃,还走休宁。徽州城中军皆大奔,元度遂南走开化。癸未,徽州陷,前皖南道福咸死之。国藩急檄运兰还,而促鲍超赴军,自太平南还屯渔亭。寇益西趋,陷休宁,将攻祁门大营。军中大震,凡前言祁门可屯者,皆更请国藩亟去。国藩度寇必东南窥空虚,乃咨左宗棠率新军屯乐平。寇果分陷淳安、严州。九月庚申,鲍超、张运兰合攻休宁寇,败之。十月己卯,南陵寇破黟岭防军,陷黟县城。庚辰,运兰分军拒战,不利。鲍超遣宋国永往攻寇,寇弃城屯卢村。辛巳,增军大战,破走之。十月,广东、西新寇俱出江西,前后趋建昌、河口,陷德兴、婺源。池州寇攻建德,败屯将普承尧。十一月,连陷彭泽、都昌、鄱阳、浮梁。以左军屯景德,唐义训自祁门救建德,水军守湖口,鲍超还助左军。寇复败徽防岭内军,入黟,分党掠玉山。休宁寇出攻渔亭。环祁门无安土,屯军皆敛兵自守。

十一年正月,左、鲍军合拒寇于鄱、建界,败之,遂收建德。左军独攻寇婺源,前军陷伏中,战不利,乘夜引还。鲍超渡江,援安庆围军。二月,移建德屯将陈大富军合左军屯景德。寇从鄱阳东侵,左宗棠御之金鱼桥,未战。寇袭景德,破之,大富赴水死。大富前孤屯南陵,有重名,自拔出,频移屯,未尝令当敌,至景德十日而死。皖、浙诸军将如大富者,已号能战,然其战守犹不及张运兰等,故寇恒避湘军。祁门介寇中,寇去大营二十里辄引去,岂尽虚声哉?习战不习战之异也。国藩之驻军祁门,本倚江西粮台景德镇转运,水军炮船护饷,以为万全,至是前计尽虚。左军退乐平。国藩亲屯军合三万人,粮运三十日不至,众乃争言取徽州可自立,又言可取饷浙江。先是,休宁寇无故而宵遁,张运兰久屯休宁城,寇亦不复来,故疑徽州寇弱易攻。三月庚寅,国藩自将祁门军进至休宁,征黟防军会师。癸巳,进攻徽州,大雨,军械多散失。甲午,还休宁。戊戌,复进。庚子,寇夜出惊我军,军八营溃。辛丑,遣军各还所屯,国藩留休宁,誓死守。

时左军破寇乐平,寇益遣黟、歙党往寻战。癸卯,寇悉众攻乐平城,左宗棠亦悉众出城击之,无部分,唯视来寇队分军。短兵接,寇大败,遂走广信,趋浙江去。甲申,国藩留军屯祁门,自将亲军五百人出驻东流。于是娄云庆、唐义训防渔亭,张运兰守休宁,朱品隆在祁门,左军往来广、饶,鲍超军专赴急御巨寇,裁自救,不复论进取。而寇每纵横驰突,动行千里,北则自英山出,破蕲、黄,遂北踞德安;南则攻建昌、抚州,陷吉安、瑞州;西出义宁,扰崇、通;东则越衢州,陷龙游、汤溪,踞金华,掠遂昌,至义乌,破处州,卒莫知其所为。议者以为谋解安庆围,或又以寇无略,特乘虚纵掠以为戏,要宜急破安庆,攻金陵,如国藩初议。五月戊子,鲍超至安庆,攻赤冈寇屯,力战破之,禽寇将刘玱林,磔城下,以示城寇。玱林陷苏、常为前锋,自恃其勇,欲以孤垒遏官军,既伏诛,曾国荃军势自倍。鲍超移攻宿松,因援瑞州。是日,徽州寇袭陷黟县,梗渔亭、休宁军。壬辰,朱品隆等合攻黟,寇退走。丁酉,追寇岭外。庚子,徽州寇弃城走,得寇聚米,供二月军食。左宗棠移屯婺源,甫至汀州,寇出德兴,迎战,败之。

七月丙申,多隆阿桐城围军大破援寇于挂车。多隆阿与鲍超皆湘军大将,寇与战必悍党。多隆阿亦自持威重,不喜人节度,不求人自助,亦不轻助人,故寇大上江西、湖北,一月陷二十余城。鲍超疲奔命,则以李续宜军游击。李续宜者,名尤重于多隆阿、鲍超,及行军,忽南忽北,殊不遇寇。更奏调援蜀将刘岳昭自助,而浙江亦奏起李元度将军援浙,由平江出崇、通,寇乃东南走。于是寇帅陈玉成合群寇屯挂车,谋覆多隆阿军,多隆阿击走之,寇退屯石牌,绝其运道。议者复请征鲍军,多隆阿笑曰:"吾运道不易绝,比吾军粮未尽,贼已走矣。"庚戌,鲍超追瑞州寇至丰城。壬子,寇走抚州。八月丁巳朔,曾国荃克安庆。当石牌之被寇也,寇分党袭国荃屯后,攻战六昼夜,屯坚不可人。程学启复攻城外寇,破三石垒。国荃弟贞幹作屯菱湖,合水军绝寇粮。陈玉成屡败,不得进,乃相率遁走。安庆既复,文宗崩,胡林翼薨,穆宗立,以彭玉麟为安徽巡抚,移前巡抚李续宜抚湖北,皆辞,诏还续宜安徽。己未,多隆阿克桐城。庚申,鲍超至抚州,寇走贵溪。辛酉,超奉檄救江北,遂还军。是日,水军克池州。丙寅,鲍超至南昌,闻安庆复,复还抚州。寇复得广东新寇,合大众将西。丙子,鲍军至贵溪,寇东走,追奔六十里,平寇垒七十,进复铅山。多隆阿移桐城军驱寇宿松、黄梅、广济、蕲。李续宜收黄州,刘岳昭收随,岳昭军遂西。九月,曾国荃进攻无为,克之。戊申,克运漕镇。甲寅,争东关,克之。国藩移驻安庆。多隆阿将二万人收舒城、庐江,进攻庐州。李续宜部将蒋凝学等将万人屯六安、霍山。左军屯婺源。张运兰等屯徽州。李元度新军出广信。寇悉赴浙江,而皖北寇聚保庐州。国藩军分守安庆、枞阳、庐江、无为及运漕镇、东关,不足,乃令曾国荃益募军六千,谋进取。而左宗棠议大举援浙,鲍超、朱品隆等合军进攻宁国,凡五道并进,军势沛然矣。

天子新即位,群臣争上书言事,多推湘、楚军功,以为偏裨皆可督、抚,因益重国藩,颇訾论江西、浙江、江苏巡抚。诏国藩兼制浙江巡抚、提督以下,统江、浙四省,唯都兴阿、袁甲三不隶部中。国藩皇恐,三奏辞,不听,始议援浙。以江西湘军将屈蟠、王德榜、段起及水军孙昌国、徽防将张运兰,悉统于左宗棠,而以广信漕粮奏令宗棠征收饷军,又分河口、景德、婺源三局厘税

益之。于是，苗沛霖攻破寿州，胁巡抚以要权，遂踞霍邱、怀远，以窥凤、颍。十一月，杭州陷，寇分犯徽州。张运兰先以疾归，其弟运桂领军城守，朱品隆、唐义训还军赴援。品隆、义训常合屯，不相能，及俱出军，隙益甚。品隆至城下，寇来战，军将不支，义训案兵不相救。国藩闻之，大怒，遣让义训曰："湘军之所以无敌者，彼此相顾也。湘军将虽有仇，临陈未尝不相援，故有晨参商而夕赴救者。私怨，情也；公事，义也，尔独不闻知乎？朱镇危急，三促出军而不肯应，是乱湘军之制，而湘军由此败坏也。不急改者，将谁容汝？吾行军十年，视将士如子弟，至于执军法以诛败类，必有余矣。"又下檄品隆问状。义训、品隆惭惧相悔谢，同上书谢，请自今辑睦。于是一月七捷，徽州围解。国藩以军势已振，朝廷乡用专，而浙江全省地被寇，江苏士大夫朝夕请师，乃奏荐左宗棠、李鸿章、蒋益澧、李桓各授巡抚、布政使，又请命大臣督己军饷。朝命副都御史晏端书专开税局于广州。沈葆桢前屡召不出，至是超擢江西巡抚，乃起视事。而湖南巡抚毛鸿宾，亦国藩旧交故吏，及湖北严树森、贵州韩超，皆胡林翼所荐用，骆秉章督四川，刘蓉以诸生径用布政使，李续宜、刘长佑则本起湘军，于是西至四川，东至海，皆用湘军将帅，则皆倚国藩为重，略如胡林翼书所言"包揽把持"者，东南争骛于功名矣。

同治元年二月，曾国荃新军至安庆。左宗棠军入浙，收开化。三月，上海具轮船至安庆来迎师，以李鸿章率湘军将及新募舒、桐军往应之。鲍超克青阳。国荃克巢县、含山、和州。鲍超克石埭、太平，寇众反正者万人，攻泾县，克之。曾贞幹克繁昌、南陵。张运兰克旌德。国荃合水军进攻沿江诸寇屯。丁卯，多隆阿前军将雷正绾等攻庐州城东南门，石清吉等攻西门。寇将陈玉成将援寇屯城东，多隆阿攻其旁垒以致师。玉成恃勇悍，率众三千来钞官军，正绾迎击，交绥，寇退据城北浮桥。城寇先闻多隆阿至，皆凶惧，惟倚援寇自壮。及战，开北门出大众，谋合击东门军，方出城，玉成退，则惊以为败，亦北走。玉成遽断浮桥遏城寇，使阻水反拒，城寇愈惊，相蹂，绕城散走。石清吉等梯西南以登，城内外寇争走，于是合蹙之，斩馘数千计，俘八百四十七，拔民男女七千余人，庐州复。陈玉成走寿州，将乞援苗沛霖。沛霖闻玉成败，恐袭夺己众，又畏多隆阿之乘己也，反欲取陈玉成自效。玉成至，屯军肥水南。苗沛霖阳称疾，遣其党伏谒，迎入城，具牛酒犒三千人者。玉成入，导至馆，而闭城阻其从者。玉成初不疑，既登堂，见几上陈梏镣，乃悟，怒骂曰："苗生反复。我死，行及尔，乃自速诛邪！"沛霖遂囚玉成及从者二十人，献于颍州胜保营，而招诱余寇，寇或降或散去。

当是时，多隆阿之名慑惮群寇，寿、颍弭伏，江南闻风相惊动。国藩飞书约会兵，多隆阿素以文官不可亲，且己不识汉文，而亦恶儒吏，即报国藩，言军事权宜专一，以微示不与曾国荃同处。国藩具言如先约，一听公指㧑。官文揣多隆阿终不欲东，而四川德安诸余寇俱入陕西，先已奏遣雷正绾赴援，遂再奏令多隆阿自往。陕抚及京朝官亦日言，关中帝王都，天下最要。朝命属多隆阿。命下，官文益自喜当上意，决意遣之，合军江宁之谋，不复听矣。国藩独叹曰："多公威名太盛，寇知不敌，则必入南山老林，此所谓骐骥捕鼠者也。"与书官文，言："江南财赋比秦中何止十倍，贼数众多何止百倍。曩者楚军有大谋，惟以书问往复，不先恃奏取朝旨以相压。故国藩不奏争，而上议于左右，宜且止西行，以图江南。"官文业建议，不肯止多隆阿。留五千人屯庐州，而身将万五千人入陕西，诏授为钦差大臣，后频破寇，竟死盩厔焉。

壬申，曾国荃克宣城。癸酉，合水军克金柱关。甲戌，收芜湖。五月甲申，进屯雨花台。自向荣、和春以兵七万，屯守八年，卒溃退，国荃军合水军不满二万，国藩以为孤县无益，未可进。国荃议曰："诸军士自应募起义，人人以攻金陵为志，今不乘势薄城下，而还军待寇，则旷日持久，非利也。若舍金陵，别攻宁国、广德，或取颍、寿，则将士见谓置于闲地，浪战而意怠，虽鲍、张亦益厌攻战，将去公而归耳。逼城而屯，亦足以致寇，军势虽危，顾不可求万全。"国藩许之。会左宗棠亦言宜薄城，围攻之势乃定。

乙酉，上海军御寇新桥，大破之。李鸿章之赴上海也，其大将曰程学启。学启先陷寇中，安庆围合，归诚曾贞幹，约以内应为效。未及期，夜率千余众叩贞幹壁门，呼曰："今事发，与寇战，突围至此，追者即至矣。吾所将皆精兵，当入营助守，不能释兵。公相信者开门纳我，不信急发炮击我，无两败也。"军中大惊疑，报贞幹。贞幹屣履出视，下令开门纳其众。追寇俄而至，亦遂还去。学启由此愿效死，贞幹卒，则从鸿章。是时，上海结英、法二国军，复青浦、嘉定，攻松江，号南路军；学启、刘铭传、潘鼎新、郭松林将湘、淮人攻南汇，号北路军。寇悉众攻败外国军，再陷嘉定，则并南路，窥上海。学启将千五百人屯新桥，寇夜围之数十重，炮击寇尸平壕。践而登，学启乃开壁突击，寇骇却。鸿章自将来救，前后合势，寇大奔。外国军见其战。自以为不如，自此上海湘、淮军始振。

六月，宁国援寇分三屯，与城寇各踞一门。鲍超先攻城西。城西者，城寇屯也。城寇倚援轻进，超设伏钞其后，寇误以为援至，则反斗，官军合击，大败之，追至城下。寇退死守。乙丑，援寇发南北屯众攻官军，城寇出，结陈与相应。超分四军击之，宋国永攻南屯，陷陈深入，烧二垒，寇退，而北屯寇弃垒遽奔，城外寇尽奔，城寇收众人。丙寅，城寇复出东门犯官军，未战，引退。鲍超自追之，寇不入，遂东走。超亦东追数十里，寇乃返斗。超引军作圆陈包寇，寇将单马突围走，余下马，步从遁去，得马千匹，俘寇裨将三百，死者千计。乃还军攻城，城寇皆长跪，莫敢拒战，遂复宁国。而宁国县寇将献城赎其死，遂先驱克广德。既复三城，或谏超曰："宁国城未破，而公自追贼至六十里，城寇若攻公营，进有强寇，退失所据，此危道也。"超笑曰："吾但知

兵势,不知兵书。”盖超之战专剽锐,其持重坚忍不如多隆阿,而终未尝败没,其军在湘军为无纪律,然亦能相维系,乃竟以功名终云。

七月,袁甲三请疾,诏李续宜代其事,时续宜方以母丧归,语具《临淮篇》。徽、宁大疫,雨花台围军亦多疾病,鲍超等不能军,国藩忧惧,以为军行攻取方利,而天灾咎重,由己德薄任过,恐致倾覆,请出朝臣督军,以分己责。诏慰勉,且以疾疫流行寇不能独强为宽譬。而强将贤吏相继物故,军中至无炊烟。乙未,程学启克青浦,李鸿章遣军浮海克余姚。八月丙子,克慈溪。自上海军出浙江,江、浙兵气皆振。闰八月,苏、常寇来攻曾国荃军,多发西夷火器相烧击,复穴地袭屯垒,连十昼夜不休。九月,浙江寇复来助攻,国藩急征援兵,皆牵制不得赴。国荃以三万人居围中,城寇与援寇相环伺,士卒伤死劳敝,然罕搏战,率恃炮声相震骇。盖寇将骄佚,亦自重其死,又乌合大众,不知选将,比于初起时衰矣。十月,寇解去,由九洑洲北渡,败李世忠防军,陷和、含山、巢。其南走者,合广德寇,西南掠绩溪、祁门,徽、宁、安、庐俱阻绝,唯江上下恃水军得相联络。乃谋增陆军,征贵州提督江忠义自广西出江西,视寇势为战守;以鲍超部将郑阳和等隶李榕,立为新军;留李鸿章军将张树声三千人,助庐、桐战守;召还李续宜;遣军将成大吉、萧庆衍等攻巢、和;又益募五千人,埤曾国荃围屯。自此统众过十万,而左、李各将数万,合湖北、江西湘军几三十万,自余援军分布黔、桂、秦、齐者又数万,连兵不得罢,国藩日夜忧危,以进攻江宁为非计,乃自行围案视焉。

二年正月,国藩自安庆出巡诸军屯。是时,曾国荃屯江宁城西南,江北则杨岳斌将水军屯乌江,皆当前敌。其南则罗逢元守太平,屯金柱,周万倬、吴坤修守芜湖,而彭玉麟将水军屯濡须,在江北。溧水、高淳寇时来窥太平、芜湖、运漕、东关寇反出濡须,上与和、含山、巢寇相响应。刘连捷、毛有铭等屯石涧埠,遏寇西南。韦志俊守无为城,以通水军。其西,庐江梁美材屯焉。庐江北庐州,石清吉守之。舒城在庐州西南,庐江西北,蒋凝学守之。舒城南桐城,周宽世守之。以南通、安庆、舒城西北六安,凝学分军守之,北防苗沛霖,南通霍山,为湖北边防。芜湖南则鲍超守宁国,屯高阳山,而刘松山屯城中。易开俊守泾,在超军西南。吴廷华守南陵,在超军西稍北,在泾西北。朱品隆先守旌德,以救青阳故移守青阳,在南陵西南。又西则池州,以濒江近安庆,无屯军。寇踞建平、广德、宁国县者,西出陷旌德、太平、石埭,南破绩溪,断徽、宁官军。徽州守将唐义训,恃左宗棠大军为声援。戊申朔,寇围泾。壬子,鲍超救泾,入城屯军。癸丑,出击寇,大破之,追奔二十里。甲寅,超还屯。二月,国藩还安庆,以曾国荃围军坚定,水陆辑睦,始罢退军之议。丁丑朔,王可升攻宁国寇,烧其小淮窑屯,鲍超分攻梅领、庙埠屯,皆破之。寇犯休宁,分掠建德,西侵彭泽、鄱阳,东绕池州,围青阳。和、巢寇攻石涧官军,自己卯至癸未,围益急。捻寇复南犯蕲水。辛卯,寇攻太平屯将朱洪章,洪章战败。南北岸同告急,均檄鲍超赴援。超疑所往,乃先石涧。未至,寇解去,掠无为、舒、桐、庐江、六安而还。上海军浮海攻福山寇屯,破之,遂解常熟围。三月,进克太仓。左军将刘典、江西军将王沐攻寇黟,复其城。四月,刘连捷、萧庆衍等合鲍超军,收巢、含山、和。曾国荃攻破江宁城南、西寇垒九,程学启克昆山。五月,鲍超等进攻浦口,寇弃屯遁走,遂收江浦,合水军攻九洑洲,四日破三隘,夺洲屯,语在《水师篇》。萧庆衍留屯江浦。上海军攻江阴,刘铭传破寇屯二十七,郭松林破寇屯三十五,滕嗣武破寇屯十三。

六月,程学启克吴江。苗沛霖陷寿州。奏劾军将蒋凝学及逗留成大吉等,降责有差。国藩以饷乏,辞总督,诏慰勉。国藩、李鸿章合奏,请减苏、松、太仓浮粮,诏酌中定额,除故明积敝。李鸿章分军三道:程学启由昆山进攻苏州;李鹤章等由江阴进无锡,淮扬水军辅之;太湖水军将李朝斌由吴江进太湖。潘鼎新等分屯松江、上海,常胜军屯昆山,为前军援。徽、池寇自二月出江西,中踞建德、鄱阳间,左窥景德,右出东流、湖口。江忠义未至,席宝田先出抚州,趋饶州。刘典自徽州来总诸军,诸军将段起、王德榜、王沐、韩进春及宝田攻陶渡寇屯,大破之。丙子,进春轻出,遇伏败退。寇复张,趋攻湖口。国藩先遣李榕屯湖口,及江忠义至,壁坚山。李榕新军拒寇不利,寇攻坚山,忠义出击之,伤寇帅。壬辰,浙军将王文瑞复黟县。庚子,遣宁国防军将何绍彩及水军炮船援临淮,蒋凝学等防颍川、霍邱。七月丁未,湖口寇退走,都昌、建德、彭泽、鄱阳寇俱东北走,围青阳,铜陵、宁国、泾皆被寇,屯将拒战,各相持。八月乙亥朔,刘铭传攻江阴,寇内应,官军夜登城,烧门楼,余寇突门走,复其城。丙戌,李榕援青阳,败溃。江宁围军攻城南、东、西寇屯,频破之,乃遣鲍超还援。而水军将喻俊明及国藩护军将喻吉三,合江忠义、席宝田军先后至青阳,刻期攻寇。寇解围走石埭。超军至南陵,遂东攻建平。庚寅,程学启攻苏州,破东南寇屯四。无锡寇货轮船自助,周寿昌烧其轮船。石埭、大平寇频犯宁国、泾,败去,乃诣朱品隆,请献二城及旌德以自赎。九月壬子,收三城,散遣归诚人四万。彭玉麟督水陆军攻太平沿江诸寇屯,进高淳,高淳寇将请归诚。十月乙亥,收高淳。鲍超、杨岳斌俱会师东坝,寇震恐。丙子,易开俊自泾、刘松山自宁国合军收宁国县。东坝寇开屯迎官军。辛巳,收东坝。壬午,连下建平、溧水、东坝。既克皖南,金陵苏、浙军势相连,鲍超全军屯守之。王可升守溧水,李榕守建平,归诚人洪容海守高淳。青阳、石埭、太平、旌德、泾及宁国府,皆分军屯守。

戊戌,李鸿章复苏州。苏州之合围也,程学启军所至辄破寇垒。城寇诸将权不相下,相猜贰,因谋反正,斩导议者,开门纳军,然不交兵,犹拥众号十万。己亥,出城者八寇将谒鸿章,受二品冠服。乃谒学启,学启先已置人于坐,数其罪,悉引出斩之。报鸿章,鸿章大惊惧。学启入城谕众,众皆听命,或颇散走。而先与寇将

誓约者曰副将郑国魁,恨负约,涕泣不食,卧三日。鸿章亦颇咎学启轻发,且曰:"为已甚,君亦降人也。"学启大怒,还营,将引军去。其营员奔告鸿章,鸿章复过学启,阳论他事,笑语甚欢,事乃解。

庚子,安徽巡抚唐训方收怀远。辛丑,苗沛霖突蒙城围,被斫死。十一月,李鹤章等复无锡,进攻常州,以应江宁围军。程学启出太湖,图嘉兴,以应浙军。潘鼎新等军先入浙,收平湖、海盐。寇争应官军,所至辄下,遂收嘉善。曾国荃益募新军,增围师,围城官军遂至五万人,援寇还江宁城者皆不敢出。左宗棠议以为当分军攻广德,国藩以寇势犹盛,而江忠义新亡,惧轶蹂江西,持不许。李鸿章诸军锐进深人。宗棠复奏言:"嘉兴、常州可缓攻。"朝廷俱下其议,三帅卒各主己说,守其便宜焉。

三年正月戊申,宁国寇西南掠绩溪,遣江北将毛有铭将六千人援徽州,浙军将王开琳先还赴急。寇疾走,舍徽州不攻,北犯湖口,南趋景德,别党由浙入玉山,由闽入建昌,均期会抚州。徽州守将唐义训不能御,毛有铭未至,以战事委江西,语在《江西后篇》。

戊午,曾国荃攻钟山寇屯,克之。时东坝屯重兵,太平防轻,移金柱屯军助围师,及江浦,庐江守将皆先率军会城下,新募军亦俱集,乃谋合围。寇之设守也,环城多为石垒,尤重于北,既于钟山作大城,号曰"天保",又于山脊入城处作大城,号"地保"。官军攻城西南,不甚惧,至进屯明陵,则出众力争之,向荣、和春皆以此败。二年夏,鲍超已作垒明陵前,会当移军,自平垒而退。国荃围攻几二年,破寇垒以百数,终未及城北。及破钟山垒,移军屯守,更增筑垒,屯军五六千遏北道,余玄武湖阻水为围,城寇粮运绝矣。

丙寅,郭松林等克宜兴。二月癸酉,溧阳反正。寇走江阴,围常熟,攻无锡。李鹤章还守无锡,郭松林援常熟,寇皆败散。程学启急攻嘉兴,寇请降。学启瞰城中,知其诈,攻益力,陈亡勇将何安泰。学启亲搏战,薄城先登,枪子伤额,遂克之。学启养伤苏州,创已合,一日独坐深念,有所忿,误发创口,血溢,竟死。自学启之归诚,经百战,每战料胜败无所失。或知当败则戒诸将曰:"公等皆不善败,吾当自饵贼,某时败,某时期某所来援,贼可退矣。"诸将素惮服其能,谨如约,则如所言。至其突陈陷围,见者以为神兵,夷将戈登尤敬之,及其死,以所建旗归诧海国,推为名将焉。江苏之战始上海,终嘉兴,功成而学启死,其名位亚于多隆阿矣。

辛巳,广德州寇弃城走湖州。自苏、杭、江宁军并进,论者皆以广德为要害,以官军力不足不敢攻,惴惴恒恐寇进出。及寇弃去,乃知其无能为。始议鲍超进攻句容。其时,李世忠已献还五河、天长、全椒、来安、六合、滁州,而镇江军将冯子材等,亦颇出兵助攻句容、丹阳。江宁寇频驱老弱女口出城以节食,更于城中种麦刈草为粮。庚寅,左宗棠克杭州。三月壬寅,鲍超克句容。甲辰,进攻金坛,冯子材飞书请先攻丹阳。乙卯,解金坛围,伏兵茅山待追寇。寇果出,中伏返走,追奔五十里,寇不入城,城寇反出走。丙辰,克金坛,乃还军援江西。是时,浙江寇走徽州,号二十万。徽防将毛有铭出战,辄败。寇深入江西,前队至宜黄、崇仁,南昌戒严。四月庚午,李鸿章克常州。壬申,冯子材复丹阳。特诏杨岳斌督军江西,寻援陕甘总督;又诏李鸿章移师合攻江宁。捻寇自河南犯麻城,议遣王可升屯无为,李榕屯桐城。未行,寇复踞广德,趋徽州者日夜相继。杨岳斌、鲍超皆西援,乃以江苏军将刘铭传屯句容,郑魁武屯东坝。

五月壬戌,郭松林克长兴。于是,江宁围军以城破可计日,而李鸿章当来会师,耻借力鸿章;鸿章亦让功,托言盛暑不利火器,延不至。朝命促会师数急,曾国荃忧愤,日约将士穴地隧城,期必破,而龙膊寇屯所谓地保城者不得,则形势终不便,乃日夜发炮攻之。己巳,夺其垒,遂作炮台其上,穴其下,又环城列队十余道并攻,积湿芦、沙草高等城,以疑寇,使多备。六月甲申,地道成。乙酉,曾国荃令围军百营皆严备,别县赏募敢死将士,待城破先入,于是李臣典等誓先登者九将。日午,地道火发,城崩二十余丈。寇反然火药下烧我军。朱洪章等乘城缺登,张诗日等循城据北门,彭毓橘据东门,朱南桂、罗逢元等皆梯而登。寇散走,或出城,或还保子城。夜半,纵火烧城中,因突围出走。黄润昌等露立龙广山,袁大升等循城南,遇逃寇要击,诛斩数百。张定魁等追寇,及之湖熟,复俘斩数百人。城寇多自焚,或投池井。洪秀全已前一月死,其子洪福年十八九,余寇挟之走广德。洪福刻印,姓名下列"真王"二文,军吏误合二文为"瑱",奏诏言"洪福瑱"者以此。江宁既复,群寇出掠者皆瓦解。国藩奏上诸将功,以所俘寇将李秀成言,洪福已死;于是浙江、江西诸军方欲张寇势,洪福又实不死。李秀成者,寇所倚渠首。初议生致阙,及后见俘寇皆跪拜秀成,虑生变,辄斩之。群言益讙,争指目曾国荃。国荃自悲艰苦负时谤,诸宿将如多隆阿、杨岳斌、彭玉麟、鲍超等欲告去,人辄疑与国荃不和,且言江宁镃货尽入军中,左宗棠、沈葆桢每上奏,多镌讥江南军,会病疥,因请疾归乡里,散遣所部军二万五千人。而克城功最受封爵者,李臣典病卒,萧孚泗以丧归,大功虽成,然军气愤郁惨沮矣。

国藩本以忧惧治军,自幸平洪寇,克江宁,如初起兵时所望,力言湘军暮气不可复用,主用淮军,后以平捻寇。然席宝田、左宗棠仍募湘军征苗、回,竟定塞外,棱威天山,乌睹所谓暮气者邪?自国藩始创用乡农代额军,招之则来,麾之则去,见湘军者乃知军利敝。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皆由此起,故各系其用兵之地,而独以国藩本指,为《曾军前、后篇》。

水师篇第六

咸丰二年冬,湖北巡抚常大淳奏言:"寇水陆攻武昌,船炮充斥。闻湖南大军有广西炮船,江南水师有广

艇炮船及中小号炮船，请调集江上下游，乃可制遏贼势，断其粮运。"诏徐广缙等饬行。时武备弛，徒存水师名，无船也。徐广缙奏，有卢应翔以炮船战于长沙，长沙人未之闻，及诏问乃知云。陆建瀛防江，有大小三版八桨船。向荣奏遣张国樑率湖南炮船。所谓湖南炮船者，以民船载炮。诏征登州水师船，亦募商舟。及寇破武昌东下，连舟数千，皆商舟也。祥厚奏言，江宁留船十，以分防芜湖、梁山已足矣，其不知水战如此。

三年春，九江陷。向荣奏调外海战船快蟹、大巴百余，取海道至江南，又调上海道吴健彰领拖罟战船、温州总兵领头艓等船备水战。而麟桂以练习船炮名，及李德麟、吴全美之徒稍有闻矣。五月，寇既北渡淮河，南围南昌，御史黄经上书言兵势，始请吴、楚、蜀疆臣各造船练士，乘流攻寇，乃指名及湖南。其时道路阻塞，朝报不时至，诏饬骆秉章，秉章以力所不及，又凡言官论列，例不行，未甚省也。曾国藩闻湖北战船败于田镇，谋守湘，乃试连木筏载炮横湘水。十月，诏国藩督练勇援武昌、汉阳，始命率船炮赴下游。而国藩亦先于衡州治水军，访船制，皆不知其状，筏成，不可用。羽檄征军日数至，人人以逗留为疑，乃叹曰："今寇往来阳逻，湖南、北所费殆二十万，彼纵横江湖，非舟楫无与争利害。且成师以出，当为东征不归之计，九江以上，千里如洗，奈何以仓卒召募之众，执盎脆之器，徒步三千里，以当虎狼百万之强寇乎？"水师守备成名标者，颇能言船炮事。国藩亦自以意，用商船改造为长唇宽舷，试发炮，果不震。而资费无所出，乃奏截留大营粤饷银八万，兴水军四千，船二百。其大自五百石及千余石，炮自二百斤至三千斤，又推五日竞渡船意，为短桡长桨如蛇足，以人力胜风水。奏征右江道张敬修率战船，不果来。而同知褚汝航奉檄代敬修，造长龙战船于湘潭。先成名标于衡州造者，曰快蟹、三版，闽、越船制略备矣。然非有法，直以意消息，屡改乃成。其军亦募操舟人为之，增设炮手；其统将，国藩自主之；其裨将，亦号营哨官，纯用儒生、农氓，或陆营弁丁；其经营尺寸轻重之度数，皆自虑度之。而总督吴文镕，颇与同心，时相商定焉。

四年二月，船成，凡大小二百四十，辎重炮船百二十，辎重民船百，水军五千，分十营，设粮台舟中，器物食用工匠毕备，合陆军五千，发衡州，浮湘东下，军容甚壮。当是时，吴文镕以促战先出，败死，湖北水军尽散。而寇入洞庭，步上犯宁乡，及遇水军下，寇遽退，湘阴、岳州皆复。三月，寇复上，岳州防军溃，赖炮船以免。丙午，大风坏船，漂损大半。

戊申，以陆军败还长沙整军，寇遂上犯，屯靖港，及湘潭城，腹我军。当是时，寇若从湘潭上游，乘春水攻省城，及从靖港乘北风来攻，皆不过行二十刻，势危急。我军闻吹角及火光，皆自惊，寇竟不来。四月己巳朔，塔齐布援湘潭，战胜。报未至，军中议曰："陆军败，皆溃，死矣。宜及军士心未散，率水军进攻，水陆交争，冀一当。"于是议所乡，用水师营官彭玉麟定计，全军上攻湘潭，四营夜发，约明日国藩帅四营继之。比至湘潭十里止，侦者还言，塔齐布已大胜，乃约水陆循城进攻，尽收所掠商船，百货阗委。彭玉麟计军士贪虏获，必懈，乃悉纵火烧船货。火延岸上，光烛数十里。寇先本在舟中者，仓卒不得走，虽亦发炮相拒，不能水战，伤溺者千计。城寇失计，弃城走。烧寇船之日，国藩帅四营下攻寇靖港，败还，城中大震，得湘潭水陆捷书，乃大定。五月，寇陷常德，水军船方舱，巡哨小船莫能救，然寇益不敢入湘。

六月，山东登州总兵陈辉龙，自广州来会师，广东游击沙镇邦，从广西道员李孟群自桂林来，亦将水军，水军益盛。庚辰，发长沙。甲午，渡湖。前队营官褚汝航、夏銮、彭玉麟、杨载福、乡导官何南青将二千人，遇寇湖中，遂屯万石湖。丙申，分五队：苏胜将先锋船趋南津，夏銮继之，彭玉麟伏船君山，杨载福伏船雷公湖，何南青建旗吹角列陈于后。寇掠商舟载炮陈南津，持不进。三版小船趋港中，寇争出，三版阳却诱之，寇舟连樯上，玉麟等钞之。商舟旋转不利战，退则相撞碍，烧沉百余舟，夺舟三十四、炮十三。其夜，南津及城寇潜遁。七月己亥，屯南津。庚子，寇复上，巨艑乘北风以压三版。三版斜进，掷火烧寇，火药烟蔽江。寇斫其舟工，舟工愈乱，遂败去，追奔七十五里，夺寇大舟七十六，自是寇不复上。壬寅，攻之雷鼓台，寇依岸自保，进攻多伤。会暮，军惧。杨载福曰："今退，我船不满百，寇十倍我，败矣，非冒死出奇不得免。"躬乘三版，冲寇屯直下。彭玉麟中炮伤，竟烧寇后舟，寇争还救，乃大乱。载福自此以勇略名，与玉麟皆为水军名将，而陆军有塔齐布、罗泽南。塔、罗、彭、杨，军中无与为比。壬子，陈辉龙将后队至南津，闻彭、杨等战胜，则以为寇不足破。癸丑，自将攻城陵矶。湘军颇疑南风下水难退，辉龙曰："吾习水战三十年，诸军无以为忧。"平旦，发炮遂行。广东军旌旗鲜明，刀矛如霜雪，洋装铜炮震山浦，诸军皆自失，以为不及。褚汝航、夏銮请同行，杨载福亦乘小船往观战。沙镇邦先进，寇舟拒战，败退。辉龙乘拖罟大船至中流，舟胶，寇伏舟齐出。镇邦船已逼寇屯，不得还。诸小船来救辉龙，水急风利，返吹俱下。寇依岸遏我军，欲登陆则逼寇，发炮恐伤前船。寇争来夺船，汝航、銮、镇邦赴水死。辉龙陷寇，军覆，船炮尽丧。寇乘拖罟还城陵矶。拖罟者，闽、广水师大舰也。国藩初造船无之，辉龙至，乃造二拖罟，其一以献国藩，其一自乘之。既败，水军损失大半，然自此益知水战利害。

闰七月戊辰朔，李孟群再攻城陵矶，小利，而陆军大捷。己巳，杨载福等知寇将遁，出要其舟。寇皆乘小舟下走，而凿所得拖罟船，沉之江中。辛未，悉平寇两岸炮台，搜螺山、倒口、六溪口，入黄盖湖，还收嘉鱼，复蒲圻，遂会湖北军。甲午，进屯金口。八月己亥，王明山下窥盐关，寇水陆围之，三版六，柜寇舟数十，突围出，伤两人耳。甲辰，杨载福巡沌口。丙午，湖北陆军攻汉阳关，未战，军溃。李孟群舣岸击寇，陆军得不败。

己酉，国藩来视师，遂登小军山，望武昌、汉阳寇屯，寇来袭，败去。丁巳，烧盐关寇船二百，沿江寇垒九。戊午，杨载福等冲寇屯，攻塘角，遂至青山。寇炮击之，三版人皆露立，棹船徐进，有俯首避铅丸者，众目笑之，以为大耻。水军之初立也，谋避炮，百方皆弗良。至是，诸言避炮者尽绌。寇从城上望见，相顾失色，缒而逃者日杀百数不能止。明日，武昌寇弃城走，汉口、汉阳寇皆乘夜具舟遁。武汉之复不劳力，由创水军，使寇震怖无策，故千里无留行焉。下江屯寇闻之，凶惧，以水军不可与争锋，则据江险，悉众屯田镇。九月丙子，前军攻蕲州，寇冯城不敢出，陆军后，屯沣源。

十月丙申朔，会陆军于田镇。寇垒连四十里，夹江为五屯，据半壁山，铁索缆江，连舟承其下，上作大筏，列炮横中流，守以炮舰。其下游寇舟五六千，率掠遏商民船，以供运载。自江宁陷后，通江诸城镇无宁日，以此也。己亥，罗泽南等攻山，大破之，缒崖下斫江琐。明日，琐复续。国藩令曰："水军牵于蕲城，蕲寇舟、城相犄角，形势不便。宜分船冲下游，得至半壁山，合陆军而屯，破贼必矣。"癸卯，彭玉麟、杨载福顺流移屯蕲，寇战舰不能追，唯发炮与岸上炮迭击。哨官萧世祥中炮死，军士多伤，竟下，下十五里止。乙巳，蕲舟寇乘西风走保田镇。丁未，进屯见峰，距癸卯屯十六里、田镇九里。玉麟、载福间行入塔齐布军，谋合攻，还，分船为四队，戒曰："各有司，误者斩！待令而后动。"备炉鞴椎斧炭剪于头队船，刘国斌、孙昌凯领之。昌凯，故铁工，习冶锻，令专断铁琐。戊申，水、陆军大出，玉麟戒昌凯曰："毋发炮，毋仰视，直趋铁缆下，彼筏上炮一发，船乘流已下矣，吾亲为公拒寇舟。"遂将二队出战，杨载福将三队待琐开，留四队守屯，以防寇钞。寇恃炮，以为船不能近缆。及国斌等直下，玉麟继进，寇舟未及移，环击之，烧二舟。国斌椎琐下钳，钳落筏空；昌凯鼓鞴冶琐，琐断缆开。筏上寇溃走，溺水、被斫死者无算。杨载福候缆开冲下，下游舟中寇愕，不知何军，乃从篷上望之，或有觉走者。舟连数十里，走辄绖而止。载福直进至武穴，乃回船掷火烧而上，玉麟烧而下，于是东风起，载福乘风，玉麟乘流，天明合军俱还。寇舟烬，岸上寇已夜走，蕲寇亦由陆遁走广济。甲寅，前军至九江。田镇已破，湘军水师名天下。文宗采其战法，手诏宣示江南北诸水军。江南北水军师艇船不谙战，续征红单拖罟船，皆待风乃行，所至淹留。而江西亦造战船，颇用湖南船制，以无将领，辄败退。湖南在籍官丁善庆、陈本钦、唐际盛、李概等，始捐赀设船局，而黄冕专制炮，以应征军。言船炮者，莫能及湖南焉。然太锋锐，深入要利，卒以至败。

寇距九江城，于湖口梅家洲作坚屯二，与城相鼎峙，北屯小池拒陆军。辛酉，李孟群等攻城。城北洲垒大设炮，旁维大舟，小艇环卫之。孟群先攻其大舟，战不利，苏胜、郑沐中炮死，李金梁船沉溺于江。寇既见官军水战法，亦并力于水战，多造小艇，依大舟以出。方冬风壮，江水涌起，战船苦震簸，寇又循岸射火烧船，军日夜危苦，思番休，而陆军以克城在旦暮，方日日言战。十一月戊寅，塔齐布破孔龙寇屯，己卯，小池寇遁。北岸既得，遂围九江，寇悉众保湖口，彭玉麟等扼江与相持。丁亥，寇载火夜烧江外船，李孟群列队待之，火舟至，钩放溜中，终不得近。十二月辛丑，彭玉麟等攻湖口寇筏，破之，士死伤相积。寇亦殊死斗，其筏上作木楼，冯楼发炮，楼倾，或飞投江中，泅而走，其坚悍若此。丙午，萧捷三等以寇屯湖口，梅洲坚实，虑其掠鄱湖内犯，通资粮，率轻船闯姑塘，诸勇锐争从之。既入，乃不见一寇，会暮，止屯。寇瞰大船势孤，出小舟二十攻坐营，都司史久立战死。寇小舟循官军大船间，抛火焚快蟹九、长龙七。诸军三版大半入姑塘，无斗志，乃夜还九江大营。时杨载福养病武穴，闻败，还争湖口，不利。寇复北渡，踞小池。己未，湖口陆军亦退保九江，其夜，小池、九江寇负小舟数十，直犯国藩拖罟大船，国藩慬而免，水军遂大乱。入姑塘者方益进至南康，闻坐营溃，退还，望湖口寇已作两浮桥，通岸往来。捷三等乃遂取食吴城，因袭都昌寇舟，破之。然无统将，且辎重阻绝，漂泊章、鄱间，有船百二十，人三千，为客兵，而外江、内湖水师分，实始于此。外江自己未夜溃，俄而寇从广济追杨霈至汉口。

五年正月丙寅，李孟群以船五十还救武汉。戊辰，大风损船四十余，船不能军，乃令彭玉麟等溯江，名援武昌，而修船新堤。国藩自是入陆军。未几，移屯南康，就萧捷三等取船江西，立内湖水营，而江西粮道邓仁堃主制造。二月，寇陷武昌。自是寇专力陆道，故城陷不能救。三月，湖南益发新船百余至金口，彭玉麟募军实之，合旧水军为三千人，与湖北巡抚胡林翼陆军相辅。四月，王国才进攻汉阳，将筑屯，寇前后钞之。玉麟望陆军已被围，舍船登岸反钞寇，多斩获，寇乃散走。六月，杨载福自岳州增募船军，合先屯为十营。内湖萧捷三等增军屯南康，为八营。杨载福既至金口，则议攻寇武昌，以李孟群所部弱，留孟群将陆军守金口，而林翼及玉麟先入汉，攻蔡店。玉麟以小船入沌，掠赤野湖东，而北绝汉至涢口，顺流东还，北破宗关石垒，南攻汉阳寇舟，岸发炮不得近，遂北攻汉口。寇舟乃出，溯流上，欲钞我，夹击之，夺其舟九，出汉口，攻寇浮桥，烧寇舟三百。凡三日，寇不出。杨载福自外江来会师，同出江屯沙口。沙口者，武昌下游三十里，至沌口六十里，还沌口当从武昌、汉阳城下过。载福之出也，寇无备，而玉麟从汉口渡江，距两城远，故寇炮不甚相及。既空屯沙口，不能助攻战，乃议还。众议由汉入沌，虽迂远，其避炮宜易。载福愀之曰："丈夫行何所避，浮江下、溯江上乃为快耳。"玉麟耻后之，张帆先行。寇先已密备，觇我还路，舣舟傍中流。及城上县炮并发，诸军但冒进，不知谁生死。炮丸飞鸣，船仓群子以斗计，击沉四船，中炮死者三百人。炮击玉麟桅折，不能进，望见载福，自呼之，载福船瞬息已去。成发翔三版过，玉麟跃入得免。知其事者皆不直载福，而玉麟曰："风急水溜，呼固宜不闻。"载福先已不乐玉麟，林翼亲拜两人，和解

之。

内湖水师既成，而寇亦于九江造战船，悉仿官军制。四月，自姑塘上犯，败官军。五月，复战，败之，夺拖罟以归。拖罟者，即陈辉龙所造，九江所失者也。六月，进攻湖口，不利。七月，合陆军攻湖口，寇冯岸发炮，萧捷三中炮死。八月，乘流攻湖口，南风急，船驶陷寇垒下，丧船二十一。奏夺五营营官秦国禄等官，而急召玉麟。于是陆军大将罗泽南援武昌，而玉麟还领内湖军，李孟群改统陆军，而杨载福领外江军。载福议以孟群旧部多不可用，汰羸怯十之五。十一月，外江军合陆军逼围武昌。时玉麟当之南昌，江路绝，则道湖南趣陆行，阻袁、瑞寇四五百里，行旅相戒，惟通寇者乃得达。玉麟敝衣徒步往，从者数人，行二三日，皆惧不进。欲上取赣，则吉安亦陷，非从广东、闽、浙不可至南昌。玉麟谢去从者，伪为游学乞食，经寇关卡数十，寇无觉者。至南昌，城门诃禁之，问其实，报院司，皆大惊怪，军中闻其至，气自倍。

自十二月至六年二月，外江军数苦战，寇舟亦日益。四月，移屯沙口。杨载福念寇舟来则依岸，而其上下皆乘风，船炮制法同官军，与我共长江，恒避战，终不可胜，宜深入袭烧之。则募军士尤勇者，驾千石大船，实消黄、芦荻，施火线，约曰："待近贼而发，发则登三版以自救，且急归。"应募者三百人。其夜，载福设酒，具五俎之食，飨三百人，躬自行酒，勉之曰："成功归者，人犒百金，有官者超两阶，白丁拔六品实职，无负我。"既出，人相语曰："观此往，必死也。"有悔者，或潜去。或又自奋曰："壮士死一言耳。"棹帆遂行，逼寇舟南岸嘴屯，火发，皆自跃登三版，或迟，伤火及堕水者，死哨官一，伤勇丁四十，余皆鼓棹还，载福亲迎劳颁赏。自是寇舟能战者二百余皆烬，火药冲寇空中，堕江水及岸相积。而前军游击，乃直至黄州，寇不复上。旬日，巡哨船掠巴河、蕲州，扬兵九江城下。寇震骇，援绝，武昌、汉阳坐困矣。

十一月，林翼复大治战船，增军至七千人，合二十四营，立船局沌口，以时修舱。其月，武昌、汉阳同日复，乃移船局汉口。载福遂同复武昌县，及黄、蕲，烧武穴、龙坪、小池诸寇舟，夺大小战船五十八。十二月，水陆军围九江，内湖军往来吉、袁、临、瑞、建昌、南康、饶、广间，日有战事，以陆军屡败不得志，然所在扼寇，寇亦不能长驱。江西亦自立水军，以刘于淳领之，常屯樟树，为省城西防。

七年二月，国藩遭父丧，奏言："臣军事以水师为大，杨载福所统十营、彭玉麟所统八营，合大小战船五百，炮二千，请以署湖北提督杨载福为总统，惠潮嘉道彭玉麟为协理。"诏从所请。五月，湖口寇舟上犯，外江军出击之，乘风追过百里。及还，寇尾之，别从扁担夹出小舟要之，军败，哨官易景照等死者二十一人，勇丁死者百四十八人，丧船十八。盖水战，风水俱顺，则行急炮无准；俱逆，则胶滞不得进，数以此败，非善战者莫能操其机，则顺水取逆风，逆水取顺风，将勇者胜焉。闰五月，寇从陆道上窥蕲、黄，分船守兰溪、巴河、樊口、阳逻、沙口，而大营屯官牌夹，以攻小池。八月，小池拔。

九月，始复攻湖口。先是，玉麟军在江西岁余，无所得饷，借领火药亦靳之。时内湖军屡攻石钟、梅洲寇屯，不下，闻外江军至，克期遣谍告九江围军合攻。丁亥平旦，玉麟率全军分三队出湖，载福临江口发炮应之。寇并力拒湖内军，城洲两岸炮丸如雨。玉麟令三版先出，大船继之。寇度船所经，直石钟山下，有石崖高下与三版相当，即辇巨炮崖口，一发中前船，都司罗胜发毙，玉麟令回船。后者进有死者，复回船。后者迭进，伤死相继，莫敢退。或谏曰："今驱士卒与飞火争命，非兵法也。"玉麟曰："自水陆用兵，于此五年，精锐忠勇之士毙命于此千数矣，湖北、江西以此被屠戮者数十万，每一念之煎心。且久困，若不破此险，无生理。今日固死日也，义不令士卒独死，亦不令怯者独生矣。"鼓而进之。寇崖下炮发火多，铜焦，炮者震死。船衔尾直下，出江与外江合军，欢声动江水，于是沿江寇舟失势，所在掷火烧之，舟尽燔。而官军船为铁网牵绊，篙楫不利，岸上寇复聚火枪击水军，适会李续宾伏陆军，潜上湖口城背山，扬旗鸣角下，岸寇惊愕，大溃。三军合屯，其夜城寇破走，洲上寇亦遁，获军火子药数十万，炮船八十余，悉解江西。

辛卯，乘胜夺据小孤山。乙未，载福攻彭泽，庚子，克之。前军至望江，望江寇遁。壬寅，复东流。癸卯，过安庆，舍城不攻，攻枞阳垒，破之。甲辰，破大通垒。丙午，复铜陵。下至峡口，见官船旌旗。侦者言，此红单船，定海总兵李德麟所将也。丁未，载福往见李德麟，红单船人皆聚观，以为此军将从贼中来，疑不可信。李德麟因言方攻泥汊，县赏万六千金，攻七月，坚不下。明日，载福令李成谋攻之。棹而进，逼屯掷火，屯中寇久懈，殊不意有军至，皆长跪乞命，获炮百、舟五、米六屋，及所俘寇尽以与红单船，回船而还。是月初，和春方奏言泥汊战胜状，至是湘军攻克，而江南大营不复言泥汊，盖讳之云。十月戊寅朔，载福还师。丙戌，至湖口。内湖军先增二营为十营，分八营屯章、赣，留二营湖口。丙申，江西寇自鄱阳窥湖口，援九江，为陆军所败，还走池州。前所复望江、东流、铜陵三城复陷。

八年四月壬子，水陆军攻克九江。外江内湖军要逃寇，尽歼之。诏杨载福专征。外江军移屯华阳镇，分防三营屯黄州，彭玉麟驻湖口。五月乙未，起国藩督陆师援浙。载福复克东流，进屯黄石矶。六月，抚定建德寇，复其城。八月戊辰，国藩、载福奏祀阵亡将士三千余人于石钟山。内湖军合陆师克吉安，江西始平。九月辛巳，合陆军攻安庆。十月辛亥，三河军溃，寇大上。我军分屯，自九江至武昌十二，黄石屯军如故。

九年，寇别部犯湖南，围宝庆，湖南、北大震。分遣萧翰庆、王明山等四营入资水，曾绍霖等二营防沅水，左光培一营防澧水。五月，师行。七月，还江防。九月，寇将韦志俊以池州反正。玉麟躬率内湖军移驻黄

石，与杨载福合屯。十月，李成谋往抚池州寇，众叛，攻韦志俊，力战击走之，收其众万人。十一月，徽、宁寇来攻，由陆登城，池州陷，拔余众还张溪。

十年三月，浙江请援。遣萧翰庆改将陆师三千，合领归诚人三千援杭州，道宁国。副都御史张芾奏止韦志俊军。杭州已陷，新任巡抚王有龄以寇退，复奏止翰庆等，仍随张芾收旌德、石埭、太平、广德。已而浙事亟，飞檄召翰庆，而韦志俊遂率所部依水军。四月，外江营官陈金鳌，合江南水军攻枭矶寇屯，破之。五月，萧翰庆遇寇湖州，道战，死之，余众入城助守。江南大营溃，苏州陷。以国藩署两江总督。国藩自宿松移驻祁门，议立三路水师：一淮扬，一宁国，一太湖。林翼则议立衢、杭水军，而无宁国。然皆不果行。其后，乃立淮阳、太湖军，遂复江苏列县云。韦志俊从水军复攻池州，不克，还攻枞阳，收之。六月，载福奏遣江南水军将李德麟、吴全美还守镇江，分军屯大通。于时徽、宁继陷，陆军自顾不暇，安庆虽合围，而寇窥蕲、黄。国藩受命节制皖南军，而总兵周天受死宁国，宁国余民保南陵。总兵陈大富血书求援，不能救，乃令水军赴其急，谋拔出城中军民，弃城不守。载福念孤军深入，必俱危。九月，秋雨江涨，躬率四营扬言攻芜湖。时寇方于南陵作垒，断北港以困城中，芜湖久无备，侦水军出，度南陵不通舟，即夜俱下赴芜湖。载福宿鲁港，半夜令曰："视吾船所乡而进，先者斩！"旦令两营屯港口，已登三版，令柁师曰："往救南陵。"诸军皆惊疑，以统将先则继进。港左右寇小屯三四处，愕出不意，走保城下大垒。垒寇大半赴芜湖，我掷火，则皆出走。载福叩城门呼大富曰："今奉令拔城中居民，可急装入船。"令战船军皆步，循堤退出，民老弱先，壮者后，战船军后，载福殿，半日悉发。逃寇走报芜湖，芜湖众还已暮矣。寇呼噪来追，载福独持矛立堤上，众不敢逼。比出港，而芜湖寇将舟至，方与留防军杨占鳌等相持，见大队船浮港下，亦退走。军民万余人，分载诸船还黄石大营，给棚帐，留二十五日。十一月，寇陷东流、建德、彭泽，围湖口，分陷鄱阳、都昌，载福、玉麟躬出战守。玉麟入湖口，登陴雨立数日夜，寇去，遂分复五县，迁南陵军民于东流。浙江议立水军，奏调营官刘培元，培元先归湖南领水军，在衡、永防寇，不果往。自是东南七省皆自有水师战船，多用湘军将，及制造皆仿湘军焉。

十一年春，寇复犯蕲、黄，遂及德安，颇窥彭泽、大通间濒江地，以防密，辄退走。玉麟又自率军至武汉，因巡江防，会陆军克孝感。三月，国藩移驻东流。安庆围已三年，曾国荃将万人，浚前后壕，引江水浮战船，互相倚。寇帅陈玉成尤患之，乃于菱湖北作屯，以通集贤关，且作浮桥通城。载福率师攻扰之。陆军将曾贞幹筑垒湖口以遏寇，寇来争，战且筑。寇亦更筑阻遏水军，船从两垒间出，士多伤。四月，王明山等入石门湖，合陆军攻赤冈。下游屯军李朝斌等频攻鲁港，以牵寇援，陈代友等入练潭，与桐城陆军相应。五月，蔡国祥破菱湖寇屯。李成谋攻无为、青阳，寇皆冯城不出。七月，玉麟会陆军克孝感、天门、应城、黄州、德安。载福假归。八月丁巳朔，安庆复。寇先越湖遁走，故水师先登。辛酉，赵三元克池州。上游蕲、黄次第平。林翼薨。诏玉麟为安徽巡抚。九月丁巳，王明山克铜陵、无为。黄翼升新立淮扬军，辅李鸿章陆军援苏、常，道绝，未得进，仍合诸军防江。十一月丁未，攻运漕镇。癸丑，攻东关，皆破之，以陆军少，留屯不进，玉麟奏言："臣起自诸生，居战舰十年，与水勇、柁工驰逐风浪。封疆大吏，进退百僚，深惧弗克胜任。"诏敦促赴官。再辞，改水师提督。明日，又诏曰："彭玉麟有节制之任，武职不足资统率，著候补兵部侍郎。"载福避御名，改名岳斌，以母病再请假，诏促令到防。

同治元年三月，李成谋等合陆军攻巢，战于铜城闸、雍家镇，皆捷，遂复巢城。陆军乘胜攻含山、和，克之。蔡东祥别攻濡须，克之。李成谋、成发翔、蔡东祥等三军遂合陆军攻西梁山，烧其铁琐，寇不战而走，渡江攻鲁港，克之。陆军复南陵，玉麟进驻铜陵。四月壬申，玉麟将外江、内湖、淮扬三军十八营，盛兵攻金柱关，陆军因袭太平，复其城，夜攻金柱，克之。癸酉，分遣王明山攻乌江，李成谋、成发翔取芜湖，黄翼升袭东梁山，皆克之。玉麟悉调上游水军集濡须。

五月癸未，玉麟督彭楚汉、王吉、喻俊明、成发翔、王明山从溧州会陆军，攻江宁城西头关，破之。寇倚洲作二垒，玉麟分遣八营逼垒，寇炮落船中，乃遣军持火登岸，伏苇下。入夜，火起，宿苇枯根延烧新茎，燎一洲，寇走出，因袭烧其垒，夺炮数百，斩寇无算。玉麟自乘三版至下关，诸军方收队，见小船红旗直上，讶之。时昧旦初辨色，王明山未起，哨官廖德茂迎候，言明山连夜战，初还坐船，玉麟颔之。已而，陆军将来问克垒破关状，见玉麟在，则怖惧不知所言。廖德茂往报王明山，明山闻捷喜，又谩骂曰："诸蠢奴，欲急灭长毛，归饿死耶？"德茂言："统帅夜已至下关。"乃惊起，往谒玉麟，红旗小船已去久矣。故凡战，载福、玉麟在，或前或后，水陆将士皆惴惴，莫不尽其力。初，陆军之进雨花台也，寇钞后，断运道、梗军报不通，军中哗扰。至是头关破，以水军护粮由江路进，陆军心始定。自和春溃后，至此官军始再至城下，卒以合围，其先无水师故也。

癸巳，黄翼升领淮扬军越寇屯赴上海，因奏翼升署江南提督。长江五千余里，外江、内湖军分戍。孙昌国等长屯江西，犹隶于玉麟。七月，李鸿章奏言："红单船不足用，淮扬军皆长龙、三版，分船四十防三江口，其余入松江、泖、淀诸湖。"然于海面风沙性不谙，盖始有意于轮船矣。八月，淮扬军拒吴淞寇，败之，平七垒，又攻淀湖北岸石垒，破之，夺舟二十。徽、宁寇负舟越东坝，谋争金柱，舟蛾集固城南漪湖，玉麟躬入湖拒之。寇绕出花津，岳斌往拒之。九月乙卯，战关下，郭明鳌中炮死。戊辰，七营合陆军攻花山，彭楚汉等先据上驷渡，绝浮桥。玉麟令曾泗美舍船助陆军，俱进。金柱守将罗逢元自后乘寇，大战，破之。寇败趋桥，遇楚汉列船，则大溃。辛未，破花津寇屯。戊寅，成发翔等战石臼

湖，夺寇舟四十，旋克湾沚。下游寇乃乘间自浦口北渡，陷含山、巢、和。是时庐州新复，多隆阿不欲隶曾军，因诏书援陕，则北去，故庐、桐空虚。玉麟屯濡须，而寇复踞运漕镇，在其上游岳斌防芜湖，日夺东坝寇来舟。十月，淮扬军出青浦，破寇舟于白鹤江。更立太湖军十营，李朝斌为统将。黄翼升攻寇福山，大破之。初，寇将骆国忠以常熟反正，寇起大众围常熟，官军往援，隔太仓不得进，故合陆军从福山入，与寇相持。十二月，玉麟克运漕镇，旋收含山、巢、和。

二年二月，淮扬军进攻福山，七十余日，击破来寇，解常熟城围。三月，分遣欧阳利见、王东华合陆军，克太仓、昆山、吴江。五月，玉麟、岳斌合陆军，大陈兵攻九洑洲，过江浦，寇望风奔溃，收其城，遂破浦口屯。屯寇奔洲，洲寇闭不纳，多投江及饿死者。九洑洲为江宁对岸重镇，寇筑坚城以遏长江，集战舰，环巨炮数十护之。自寇据城，向荣、和春师至，洲寇必全力走江北及宁国以误我。及曾国荃欲合围，而都兴阿、冯子才日言九洑危险，朝议忧疑。含山之再陷也，降人李世忠负敢战名，以三万众扼九洑，不胜。故洲上寇垒愈高坚，旁列数十屯，列舟缘洲，亦自以为牢固。于是玉麟陈船上流，分二队，南从秦淮向下关，北绕永安洲向草鞋夹，更列军为南北后应。而岳斌自督战，以枯荻灌油烧屯舟，因烧旁垒人，袭燕子矶，破之，胡俊友中炮死，洲寇不出。明日，岳斌遣陆军伏丛莽中，掘洲埂，分船夹洲上下，更列军乡城中关拒援寇，乃散遣三版绕洲，伺隙则登。寇分三队，发火枪，伤死者数百人。至夜，玉麟令曰："洲破乃还师，不者，传餐而战。"喻俊明、成发翔、王吉、任星元更番夜攻，或有乘暗得登洲者，众噪而登，皆冒炮争上，践尸而进，人忘其死，九洑洲竟破，万余寇无一脱死者，获马三百余匹，悉送陆军中。捷未上，江北争飞书相庆。诏问状，且讶其速克焉。

七月，安徽巡抚唐训方有事苗练，以临淮无水军，谴丁泗滨将船八十护粮运，奏调淮扬军。诏令岳斌自往。国藩以长江事重大，留岳斌。李鸿章言："苏、松之战，水师功为多。"亦不能遣淮扬军。八月，福建寇入江西，窥湖口、彭泽，旋败走，遂掠池州，围青阳。喻俊明往援，又急檄江忠义陆军出江西来援，玉麟来视师，围解。宁、太寇连屯高淳、溧水，谋袭芜湖陆军，并攻新河庄。玉麟躬攻水阳，岳斌来会师，克沧溪镇，逼高淳，降寇守将，遂收固城镇，克东坝，降建平、溧水寇将，解散万计。

三年春，诏频问国藩，以杨岳斌、彭玉麟宜分上、下游或内、外江，以镇抚湖北、江西。四月，奏遣玉麟驻九江以上，控湖北。浙江巡抚左宗棠以岳斌为未尽其用，且密陈其才堪督、抚。癸巳，诏岳斌督师江西，兼防皖南，未几，授陕甘总督。岳斌之贵先玉麟，及玉麟改提督，诏有统率文。岳斌自恨非文官，常见于词色，还江一奏事，被诏，令由国藩转上。当时论者皆以岳斌功高，胜玉麟远甚，叹息于文武积习，诸文人又自耻持常谈，亦交讼岳斌，称其才德。至是被显命，督师专征，众皆欣欣焉。五月，黄翼升还统外江军。内湖军将孙昌国克贵溪。岳斌至南昌，陆军大将鲍超已破江西寇，无所为，则奏劾江西统将席宝田以违节度，夺三阶。六月乙酉，江宁平。戊戌，诏论国藩功，以创立舟师为首。八月，进长江图。岳斌督陆军赴陕西，黄翼升为水师提督。诏玉麟驻安庆。国藩奏："今议立长江水师，当周历区画。"

五年正月甲子，国藩、玉麟奏言："濒江五省，战事大定。前募水勇，请改为经制水兵。我朝绿营兵丁五十余万，乾隆四十六年议增缺额，大学士阿桂上疏力争之，臣国藩于咸丰元年，亦疏请裁兵五万。自洪、杨倡乱，捻、回继变，皆倚勇丁以集事，国家养兵岁费二千万。今直省勇丁，合计三十万以外，而经制之兵，仍未能减，非长策也。大江水师，船至一千余号，炮位二三千，利器不宜浪抛，劲旅不宜裁彻。俸薪口粮修补船炮经费，于长江酌留厘税，量入为出，计提督一员，总兵五员，营官、副、参、游二十四，哨官、都守、千、把、外委七百七十四，兵数万二千，兵饷、杂费月五万有奇。自荆、岳二州至崇明五千余里，立六标分汛，计船七百七十四，营二十四，副将营战船四十三，参将营三十三，游击营二十三。自提督至外委各给坐船。长龙设大炮六，三版大小炮各二，设火药局于安徽、湖北二省城，设子弹局湖南省城，设船局汉阳、吴城、草鞋夹。"因奏事宜三十，营制二十四。六月，军机大臣会奏依行，编《章程》六卷入《方略》，垂示后世，颁之天下。水师既立，而国藩移督直隶，玉麟告归，黄翼升为提督。

七年，长江盗劫多，有军士不习篙楫。时议疑本奏裁兵，而更增兵。兵岁不用则罢惰，与旧时水师营等，兵不可久，长江水师亦宜罢。其年，国藩薨。诏征玉麟，召见，补兵部左侍郎，询长江事宜，复具疏三辞侍郎，诏每岁一巡长江。于是黄翼升请病去，而李成谋为提督。玉麟所至则江湖肃然改观，作《长江水师剔弊百条》上之，著于令。岳斌先已罢陕督，亦被征命巡江，恒多引疾，事专于玉麟，岁有劾罚。然旧部宿将皆衰老，新补兵稀复知战，言轮船炮利者益多矣。

浙江篇第七

自寇踞江宁，江南大营恒为浙轻重，倾浙财赋供饷，岁银几百万。湘军乏于资，则羡觊之。然浙江故无事于湘军，湘帅、浙抚每不相能。咸丰十年，罗遵殿自湖北来抚浙，寇犯安吉、长兴，始征湘军将萧翰庆等。未至，省城陷。驻防将军瑞昌保子城，江南军赴救者自外乘之，寇弃城走。顷之，大营溃散，苏、常破。援浙将张玉良，自以新有功于浙，收溃军屯杭、嘉间。巡抚王有龄综核善理财，由丞判为何桂清所举，不十年，至大位，故习江南诸将，初至杭州，则奏止湘军。事亟，更奏调李元度、刘培元等。胡林翼与书元度，戒以择所事，培元亦不至。而宁防将周天受败死，督皖南军张芾罢，

皆浙所供支倚以屏蔽衢、严者也。有龄知当受兵,则通使祁门,请援曾国藩,语不及军饷。国藩以军未集辞。

十一年,杭州被围。穆宗新立,锐意定天下。诏国藩兼制浙江,超用左宗棠督军杭州。时浙江屯援军犹过四万,有龄复奏,用李元度募八千人入浙,免论徽州罪,且擢为按察使。至龙游,阻遏不得进杭州城。独张玉良屯外,未敢战。寇稍逼之,玉良中飞炮死。诸军不任战,反剽窃,而坐索饷。诏左宗棠代有龄,命下,城陷,有龄死之。李元度谋退屯,前安吉令陈锺英上书言:"今议者欲还军常山,或走衢州,衢州自有防军,而江西不供饷,无事保常山也。闽为浙饷源,江山一城为入闽咽喉,固不如屯江山,顾饷道,与衢城相应。贼必不敢略江山而攻衢,亦不敢略衢城攻江山,即常山不守自全,策之上者也。"元度从之。时宗棠未入浙境,未能节度也。浙江全省地唯湖州、衢州城为国有,而湖州孤居群寇中,旦夕不自保。州人赵景贤以功节见重,朝廷惜其死,即授福建粮道,促令赴官,冀其脱免。故论者以湖州已不可保,唯固衢防。曾国藩与宗棠议,以保徽州固饶、广为根本。奏以三府属县丁粮银米供军,设婺源、景德、河口三税局裨之。三府防军悉隶宗棠,通吴越为一家,以保江西。宗棠佐湖南军事十年,勇将健卒多归心。其名者黄少春、崔大光、张声恒,又雅善王珍,诸王多从之。以初领军,亦益谨事国藩。当补太常卿,有陈谢,犹不敢自上奏。凡有军谋,咨而后行,自比于列将。及授巡抚,竟因以起。

同治元年正月癸卯,宗棠领见军九千人自婺源攻开化,破寇马金,自驻之,遣王开来屯开化城。是时,王开化已前病死,将士皆偏裨,战守差自保。蒋益澧者,尝为罗泽南偏将,不见重于曾、胡。归,将偏师入广西,连有功,以军疲弱缺额降官,俄复为大将。浙江事亟,国藩复奏荐之,即授浙江布政使,令将所部,增募新军。未至,唯刘典、王文瑞号有战略,颇令率诸将当一路。诸军援浙者,总督庆端遣将防龙泉、松阳、政和,别将秦如虎屯温州,江苏军渡海,收定海、宁波、仙居,民团起义复台州列县。宁波寇走绍兴,台州寇走处州。温州寇入金华,与严州寇合,窥衢州,守将李定太、江山屯将李元度不能相救。宗棠恐朝旨促入衢,则自陷,因上奏曰:"行军之法,必避长围,防后路,先为自全之计。臣军入衢,则徽、婺疏虞,又成粮尽援绝之势。今由婺攻开化,分军扼华埠,收遂安,使饶、广相庇以安,然后可以制贼,而不为贼制。然欲依徽郡取道严州,食米转运殊多劳费。又衢州李定太一军八千余人,江山李元度一军八千余人,人数皆与臣军相等,而常迫切呼援,惴惴不能自保。臣军力固不能及,亦不愿其浪战求胜,致损军威,此兵事、饷事之难,未可聚期恢复之效者也。"

二月,遂昌、松阳、黄岩群寇掠云和、景宁、乐清,青田寇陷瑞安,温州南北被寇。总督进驻浦城。壬戌,王开来、刘典、刘璈、李耀南攻遂安,破寇城下。其夜,寇弃城走,以王文瑞守遂安。寇再来,攻却之。金、严寇围衢州急,宗棠自往救,至常山,江山复请师,未定所乡。三月丁亥,寇破峡口福建军。宗棠度势注江山,乃西援,与李元度合攻寇花园,不克。衢州寇亦西,宗棠还常山。温州群寇还处州,悉屯松阳、遂昌。江山寇亦东南攻遂昌援军,福建将林文察破之石练。四月,宁绍台道张景渠自定海招海盗商船西渡,克镇海,进宁波,合英、法军攻城,民团至者过十万,遂克宁波列县,进余姚。徽州寇窥遂安,走昌化。遂昌寇复东还乐清、瑞安,攻温州,福建军将张启煊战败。庆端益增兵,寇再围温州,攻瑞安。缙云、青田、乐清三城空虚,民团因收集人保,并攻松阳。五月,寇复还景宁、云和,福建军屯龙泉拒之。汤溪寇南援松阳,瑞安寇犯平阳,民团因收泰顺、云和。甲辰,张启煊蹙寇平阳,歼之,遂合白瑛、秦如虎进攻处州。宗棠军进衢州。寇复攻遂安,分军破走之。魏喻义、刘培元各募新军至衢州,乃分部防守。六月,衢州屯将廖士彦进遂昌,助林文察攻松阳,民团因收宣平。辛未,克松阳。七月己亥,复处州。宗棠始进军攻龙游,兰溪寇来援,连屯数十相持。蒋益澧至衢州,以高连升、熊建益为左、右军将。李元度坐徽州前事免,散其军。宁波军复余姚。八月,以史致谔代张景渠为宁绍台道。寇复陷慈溪、奉化。总督庆端改将军,耆龄代为总督。丁丑,上海军克慈溪,英人华尔中炮死。

闰八月丙戌,高连升进军收寿昌,遂会熊建益攻汤溪。戊辰,宁波军克奉化。宗棠自攻龙游,去城五里止屯。魏喻义移屯淳安,与遂安王文瑞军相倚。九月,徽州急。文瑞移攻绩溪,淳安军孤危。寇以龙游、汤溪官军盛,轻喻义,不来攻屯。既久,觉寇无能为,稍稍移军,十里、二十里辄止。月余,至铜关,去严州六十里。

严州城隔水,西山奇险,临浙江。山中饶良田民居,寇至,结屯相保。其魁曰林三,频拒战,寇仇之,因自结于官军,谍报相望。王女者,江山船船总也。江山船例以妇人应官役,虽嫁生子犹自名为女。王女主严州水繇,寇至亦役之,其船往来无讥禁,苦寇征求,又知其虚枵,欲引官军,因至铜关求见喻义。喻义令他将见之。既久,具知城中寇动静,亦颇因以通林三。是月,处州寇悉北趋东阳。福建军分屯不复进。十月,有诏听法国人领兵攻宁波,用内地军制。十一月,严州寇攻西山。庚申,王女遣报铜关军,言寇怒林三,夺其米舟,期明夜袭西山,城空可破,请具舟济师。林三亦请援。官军士争奋愿往,乃报如约。辛巳,日晡,迎官军船至者数十,喻义选千人,自将以往。午夜,薄严州城。城上柝声断续,不设燎火,殊无战备。军士勇者梯西门以登,杀柝者而代之,遂斩门钥纳军。军人而谨,寇惊出搏战,余守城者皆下,短兵相斫。然仓皇无斗志,顷之溃走。其攻西山者,以有备不能克,将还城,望城中火光有异,疾趋城下,闻报官军已人,哄然大奔。壬午,复严州。捷书闻,诸将皆惊愕焉。方与寇相持,求胜之极难,乃无意收一大城,以此颇得寇虚实,盖其战守亦无以大异官军云。

宁波军克上虞,台州民团收新昌、嵊。刘典解兰溪

围，援祁门，未至，王文瑞已复收祁门、绩溪，典屯罗埠。宁波军进攻绍兴。寇自金华援汤溪，自兰溪援龙游，熊建益、刘培元等拒战，屡败之。

二年正月戊午，汤溪寇有归诚者诱寇将出城，副将刘树元伏壕中，突起禽四人，汤溪西门开，复其城。高连升进攻金华，己未，寇遁，收其城。江西援军将王德榜逼龙游城南，作三垒。寇出西门攻官军，败之，载所掠走汤溪，汤溪已反正，遂皆北走。兰溪寇亦弃城走。福建军收武义、永康，于是东阳、义乌、浦江寇皆遁。蒋益澧自义乌、刘典自浦江合攻诸暨，民团起应官军，寇惧，献其城。己巳，复诸暨。宁波军攻绍兴，破城外寇屯。城中民谋反正，约官军。甲戌，夜举火为内应。火发，军至，寇遁走。乙亥，复绍兴。乙亥，龙游官军水陆并进，收桐、庐。杭州寇震惧，悉力拒富阳。宗棠惧江南寇钞衢、严，乃分军遣刘典西防徽。蒋益澧进攻富阳。二月戊寅，宁波军蹑寇萧山，复之。壬午，富阳水军烧寇舟，因屯南岸，蒋益澧渡江屯新桥。庚子，寇列阵拒战，熊建益陷阵先入。寇分党攻中军，高连升出追被钞，张志公、王宗元等驰救之。宗元中枪死，志公被数创，连升乃得收众还。辛丑，援徽军将刘典合徽防将唐义训，拒寇徽州城东。遣黄少春夺岩寺寇屯，追破之于潜口，进屯渔亭。寇以故西犯江西，王德榜还军浮梁。三月，宁国池寇合黟寇逼祁门，阻浙、徽军，黄少春合王沐击散之，复黟，遂蹑寇浮梁。四月，杭嘉寇出余杭、临安，围攻新城，守将魏喻义不能拒。宗棠发严州军，合蒋益澧、高连升军援新城，留熊建益屯新桥。寇乘军少来攻，建益击走之，乘胜追寇，薄其垒，中枪死。益澧、连升俱还屯，益征宁波艇船助水军，烧钱塘寇舟，因平杭州西门外寇屯，富阳援寇退走。

五月，刘典军合江西大军攻寇鄱阳、陶溪，破之。寇北走彭泽、湖口。诏以总督耆龄所将军浮冗，移耆龄福州将军，令还闽，授宗棠总督，仍兼浙江巡抚。军中疾疫，宗棠病疟困殆。富阳久围不下，增募外国军助攻。六月，江忠义将新军出江西，攻湖口。江南江西军势盛，寇东北走，围青阳。刘典还屯徽州。江苏军自松江进攻嘉善，嘉兴寇皆北救，相持于张泾。八月庚辰，水陆大举攻富阳，夺城北鸡笼山，发炮攻城，寇弃城走。壬午，高连升破新桥寇垒二十，分兵屯富阳、新桥，始合军攻杭州。蒋益澧在城北，屯留下，高连升在城南，屯六和塔。康国器、魏喻义等攻余杭。杭州寇筑垒连四十里，西通余杭。九月庚戌，城寇来攻六和，屯破，走之。壬子，进屯天马、南屏诸山。十月，增四垒，自天水桥以西，为余杭声援。江南寇多归诚，连复高淳、宁国、建平、溧水，屯军东坝。江苏军克苏州。十一月丁未，江苏军破寇张泾汇。平湖寇迎官军，庚戌，复其城。癸丑，乍浦反正。乙卯，复海盐。澉浦反正。江苏军分攻嘉善、嘉兴。宗棠进驻富阳，移富阳屯军助攻余杭，调援皖军将黄少春自分水出新城，扼余杭西南。丁卯，蒋益澧、杨昌浚、黄少春合兵万三千，攻余杭城西北，战一日，所杀伤相当。其夜，寇益作长壕，增垒，依城以抗官军。益澧还留下。庚午，江苏军复嘉善。十二月癸酉朔，高连升攻杭州城，破寇垒十，甲戌，遂逼城西北，围其四门。江苏军合四道攻嘉兴。黄少春等惧无功，又恐寇避苏军，悉西南走，溃围，乃急攻余杭，与援寇战林清堰，败而还。湖州寇皆东援嘉兴。江苏军将何安泰战死。程学启等急攻城，城屡破复完，士卒多伤。

海宁寇将蔡元隆惧嘉、杭军逼，而患杭寇之征其众，归诚官军。蒋益澧请以廖安之知海宁，往抚之。丙申，安之至海宁，蔡元隆逡巡，未即出。元隆前踞太仓，亦以诈降欺官军，陷我军四百人，至是从者皆惧。安之入州堂，徐遣告元隆曰："头目毕集，乃来见。"元隆从兵众往见之。安之大言曰："若等皆朝廷赤子，今居大军中，且旦夕俱死，故吾知若等归诚非伪也。如欲用太仓故智者，可断吾首。"元隆情得，顿首曰："方以太仓事自疑，今以死从公。"即从渡江，还，除兵改服迎官军。己亥，收海宁。易元隆名曰元吉，汰其众，留精卒四千，以元吉将之，随大军自效。以刘树元、张景渠等屯守海宁。

三年正月，遣蔡元吉袭桐乡。甲辰，元吉突至桐乡城下，梯而登，守寇觉，拒堞，伤我军百余人，乃屯城西南。增遣李邦达合张景渠军屯城东北。戊申，寇归诚。庚戌，收桐乡。以归诚人何培章将其众三千屯乌镇，断杭、嘉道，绝寇运。蔡元吉屯桐乡，刘树元进攻嘉兴，苏、浙军始合矣。嘉兴寇将乞援，湖州悉众东援，碍乌镇，且憾何培章，筑屯围攻之。培章请援杭州，蒋益澧不能往，遗书刘树元激厉之。戊辰，树元还军乌镇，视地形渡水，增二垒。庚午，寇大合众攻新垒，归诚人凶惧，反先溃。树元日暮突围出，前渡舟已失所往，半夜潜行还，复入空垒，坚壁相持。培章、元吉益资之粮，寇不得进。二月戊寅，寇略双桥，攻桐乡。元吉出战，败之。丙戌，追寇炉头，元吉突陈，被枪断掌，麾众直进，平寇垒十。丁亥，寇来攻，复败之。己丑，进乌镇。江苏军攻嘉兴城，薄四门，水军入南湖。程学启炮坏城三面，凡百丈，麾军乘之。寇死拒，学启中枪子颠。诸军继登，掷火烧城中，寇大乱鏖，斩数千，计诛其两帅，克嘉兴。庚寅，乌镇寇奔湖州。甲午，蒋益澧攻杭州，陈兵五门，别遣军攻城北长街。城寇出援，大战，自日中至暮，多所杀伤，各还屯。其夜，寇启北门走。乙未，省城复。余杭寇亦东走，与杭寇合奔德清。宗棠发亲军，遣杨昌浚将之攻武康，高连升攻德清，蔡元吉攻石门。三月壬寅，宗棠移驻省城，申虏获之禁，妇女财物各从其主，有敢言取自贼中者，罪之。禁军士无入民居，招商开市。奏停杭关税，立清赋局，减杭、嘉、湖税则三之一。蒋益澧为布政使，亦轻财致士。杭州善后事，一时翕然称之。初盛时，城内外居民男女口八十一万，及复城，才七八万。宗棠长于治簿书，故州县尽心焉。

甲辰，武康反正。乙巳，收德清。石门反正。寇奔孝丰，西南走昌化，诸军进图湖州。江苏军二万人攻长兴，广德寇皆东援，湖州寇逆拒官军于石门。德清复。分拒江苏军于太湖。五月，江苏军水陆屯夹浦。湖州

寇东窥南浔，水军东援。寇复西赴长兴，与广德寇合势，分军击败之。师进，寇复还拒，又败之门，于西北门作浮桥渡军。癸亥，合围。寇冯城掷火烧攻具，士皆冒火攀堞上，死者数百人，将领毕登，寇突西门走，遂克长兴。湖州寇知必死，则分党缀江苏，别军于南浔，而悉众拒蔡元吉于荻港。广德援寇屯四安。杨昌浚自武康西攻孝丰。六月壬申，军薄城。其夜，寇遁。癸酉，收孝丰，北攻安吉。蒋益澧合诸军进屯菱湖。江苏军南进四安，西攻晟舍，南浔屯军亦西进织里。乙酉，曾军克江宁。寇悉由广德奔湖州，作屯尹隆桥，通道往来。江苏军先攻桥屯，多伤。戊子，合军攻晟舍，不利。自辛卯至乙未，蒋益澧频进战，寇增垒思溪与相持。丙申，英国将发炮攻寇屯，不能克。寇围蔡元吉东埠屯，益澧进军作垒，增调炮船轮舟，又结浮桥渡思溪援东埠，不能达。英国将遇寇，战辄败退。七月，蒋益澧议先攻荻港。甲辰，进军。丙午，破寇三屯。寇水军将率其战船归诚。水军乃出太湖，钞寇背。而蔡元吉乘隙溃围出，丧其军四之三，皆饥羸无人色，其被围二十余日矣，煮桑皮为粮且六七日，以大军赴救，力战，虽不能达，感义忍死，终无逃叛。丁未，江苏军及宁波将合攻晟舍，克之。寇初以全力围东埠，而蔡元吉突走，晟舍又破，己酉，乃西遁。江苏军进屯大钱口，刘树元进屯升山。癸丑、甲寅，湖州城寇来归诚者相继。高连升复攻袁汇，寇奔城，城寇开西门，分走广德、孝丰。乙卯，收湖州。丙辰，杨昌浚克安吉，追寇孝丰，遇湖州来寇，与孝丰守将合击之，寇合走宁国，与广德寇俱走昌化，分党出淳安，余悉西趋绩溪。黄少春等复自严州拒淳安寇，寇亦北走徽州。婺源屯军东还，扼开化。寇散走，或逸出，掠江山、常山，皆遇官军，不复能喙息，奔江西广丰，语在《江西后篇》。浙江既定，十月，宗棠奏以蒋益澧护巡抚。已之总督任。而寇先自江西犯福建，按察使张运兰、署提督林文察皆名将，连败死，乃以全军入闽，追寇至广东，竟收成功焉。

寇之自杭、湖、广德西走，浙军将报言众数千，江西军将言精悍者过十万，督、抚各据以告。左宗棠前以洪福未死，讥切江南大军，及自浙逸出，诸帅皆言洪福由浙纵之。江西诸将既不悦于曾国荃、左宗棠，故战最力。寇既连败，因走广东。同治三年九月，张运兰自江西瑞金入汀州。广昌诸寇复直南趋大埔，折西北略武平，欲攻运兰军，以合赣寇。运兰屯军下坝，未战，大埔寇还，北袭永定，陷之，自西北间钞运兰军。运兰方食，寇已入屯后，起索马，遇寇营门，拥至永定城，与裨将、总兵贺国琛以下二十人皆死。龙岩、南靖、漳州俱陷，闽中大震。运兰，王珍旧部也，独将十余年，为曾国藩所倚重，仓卒败虏，江西军亦夺气。宗棠急檄黄少春等四千五百人自衢州趣延平，刘典将新军八千人自建昌趣汀州，高连升将四千五百人自宁波泛海至福州，期会泉州，虽张远势，距寇辽阔。福建提督林文察攻漳州，又败死。宗棠躬驻延平，增调王德榜军二千五百人，自赣入汀继刘典，因奏以德榜署按察使。十二月，寇北围漳平，刘典自连城东援，新军轻进，大败弃屯，还走保连城。当是时，寇屯漳州，北踞龙岩，南取云霄，西略上杭，以北窥汀州，众号二十余万，官军遥与相持。

四年二月，寇西还永定。江苏军将郭松林来会师，围漳州。鲍超前军将娄云庆自瑞金入武平。四月，寇弃漳州，出大埔。刘典等收南靖。江苏军南收漳浦，以西及云霄、诏安。五月，刘典进攻永定，高连升等进武平。寇南破粤军于镇平。八月，西犯平远，遂走龙南。宗棠以为湖南边无备，寇且日西，未可聚灭也，而江浙军势盛，宜无战事，因遂进驻大埔。高连升等逐寇六日，夜中伏，大败，寇反南趋连平，东掠和平、兴宁。十月，陷嘉应。连升等还军救之，后不相及。刘典屯丙村，在寇道北偏，宗棠亲军少弱，势危甚，急召王德榜扼三河坝。三河者，大、小靖溪及雁石溪所汇也，按地图为潮州要冲。德榜往察地形，皆山道绝涧，度寇必不往，且大埔帅屯孤县，寇直犯，军必不能支，乃自请当中路，陈兵步步设守而后进。刘典屯既偏远，闻德榜军进，惧以避寇为罪，则分军疾出其前，猝与寇遇，寇行疾势锐，典军未陈而败，掠德榜屯，东溃，寇长驱追典军。德榜军众皆惧，或曰："兵法：趣利者蹶。此成禽也。寇不西走赣、桂，而欺侮闽、广诸军，必汪海洋之谋。宜选火枪视寇帅龙旗击之，余皆冯垒自固，可以不败，乃徐视其所为。"及战，寇前队直进，火枪环击之，寇不得前，引而反走。诸军喜曰："贼易与耳，今败矣。"乘之，果大奔。其夜，归诚人逾四万，言寇帅中炮死矣。军皆大喜，推锋西进，鲍超军亦至，嘉应寇出拒，又大败之，于是闽、浙、江、粤军合围嘉应。诸将夜升山冈，望官军火如龙蛇，城寇势在掌中，皆度寇必乘夜溃围，扼城南黄沙嶂以待之。十二月癸丑，夜，寇溃走，碍诸屯不得遁。官军登山呼曰："弃械者免死。"群寇跪道旁求免者六万余人。俘寇将七百三十四，皆斩之，拔良民男女万余人，陈斩群寇可计数者万六千。自寇起至破灭，未尝见斩刈如此之易。诸将知必胜，智勇亦益发舒。于是洪寇余党悉平。

五年正月甲申，宗棠师还，诸军皆凯还，而广东军将犹不知兵，适会寇平，亦全师而还。

江西后篇第八

江、浙沦陷，寇聚于东。及曾、左用师，皖南多隆阿、曾国荃扬兵安、庐，寇无所聘，则泛溢西出；而领外群寇，阴受号召，聚党千数百人，出掠旁县，旬日数万，亦皆由江西达皖、浙，故江西为群寇孔道。自咸丰十年至同治三年，江宁复之先，寇凡三大至，至，辄蹂千里，皆赖鲍超军奋击以免，而士民被害深巨矣。

军兴以来，直省督、抚能将将者存，不知兵者亡，存亡之由，入其境可知也。江西之无兵，与苏、杭同，然卒不亡，且与湖北比功，何哉？四战之地，良将劲卒往来辐凑，或赴援力战，或假道自达，因而用之，留而使之，

将不必自选，军不必素练，客军游击亦足以奏功，盖代人受祸者，亦因人以收绩，天道地利使然也。江西巡抚自陈启迈、文俊、耆龄、恽光宸、毓科皆守承平制，委权司、道。穆宗即位，则超用沈葆桢。葆桢习于湘人，始自养军，重用湘将，湘将名者不可致，唯王德榜、段起以偏师积阀阅为大将。

同治二年，江宁事亟。曾国藩奏征江忠义军，自江西出湖口，转战青阳。忠义病死，葆桢悉留所部，始有悍势猛锐之军，与王、段相辅矣。左宗棠奏以刘典屯防江、皖，及苏、杭并复，朝廷锐意平寇，尤忧江西，频诏问曾国藩，以彭玉麟、杨岳斌宜分一人镇抚。国藩以江西寇数来去，遣师辄破走之，未重注意也。宗棠独重岳斌，以为不展其材，乃特奏言："湖、常、广德寇趋江西，江西安危系东南，请专诏岳斌当一面。"与廷议相符。

三年四月，特命岳斌督江西军，且曰："曾国藩频奏请大臣分任军事，今得其人矣。"是时，浙寇逸出，浙军将报言残众数千人，而席宝田上言强寇过十万。国藩、葆桢据以上闻，且飞檄湖南、广东防大敌。寇入江西者，曰李世贤、汪海洋。海洋踞贵溪、金溪、泸溪，南及新城界，而广昌寇北陷南丰与相应。世贤屯崇仁，北踞东乡，东并宜黄。诸军分部攻守：江忠朝、席宝田攻崇仁，刘典、王文瑞自乐安北进，鲍超自丰城南下，期会兵崇仁城下。王沐自抚州攻金溪，至许弯遇伏，败绩，寇围抚州。王德榜、王开琳等屯安仁，东遏贵溪，西图东乡。周宽世屯进贤，卫省城。水军将孙昌国屯弋阳。刘于浔屯盱水。自江西用兵以来，设备之盛，未尝有也。岳斌至，则议增兵八千，以饷乏未果行。六月，周宽世合王德榜等军围东乡。南丰寇援崇仁，刘典、席宝田合击，败之。寇势西趋，移王沐抚州军屯丰城东界，檄王文瑞退西屯永丰。丙戌，鲍超进军，遇南丰援寇于丰城东，败之。庚寅，东乡围军进，距城十里遂止屯。七月，鲍超议攻许弯，或曰："寇麕聚抚、建，蓄势思逞，未有所决。兵法：穷寇勿蹙，归师勿遏。不可轻战也。"或曰："汪、李二寇当败亡之际犹不相下，有地而弃之，又不能卷甲蹈利、逃死岩险，而贪连大众、久屯腹地，此其愚不可瘳。吾军遥与相持，示之以怯，一路溃解，则诸军瓦裂，诸公但知贪贼自重，不知败死之可忧耳。公行兵，利速战，请一鼓而破之。"壬寅，鸣角直进，屯后群寇方瞭望，前锋已逼垒门。寇四散迎斗，斫击之，因烧其屯，群寇大奔。既克许弯，遂进攻金溪。捷闻，曾国藩与书沈葆桢曰："鲍公以偏师破贼数万，出人意外，然超不知文字，其战状众莫之知也。"己酉，东乡寇走金溪，金溪寇走泸溪，崇仁寇走宜黄，超进兵追之。东乡寇将率众六万诣军门归诚，超悉纳之，收洋枪精兵七千人以隶己军，复泸溪，余寇走新城。壬子，宜黄寇走南丰，超进屯建昌。乙卯，裨将唐仁廉进兵收新城，寇望风东走。丁巳，南丰寇走广昌，南围宁都，知州郭毓龙城守。寇走雩都，王文瑞军乘之。寇西南走信丰，犯南安，不得入，悉党踞瑞金。超休兵南昌。

岳斌进驻宁都，悉征水陆军会师。席宝田以浙防空虚，疑不进，曰："今浙寇未尽殄，而聚兵一隅如何哉？"岳斌本以宝田首訾浙纵寇，侵左宗棠，心衔之。至是，因奏以违节制，夺按察使，降补知府。奏甫上，浙寇大至，巡抚急召宝田，而岳斌亦奉诏补陕甘总督，促赴镇。于是王开琳先还屯开化，王德榜、刘典还婺源，江忠朝追寇在南赣。八月，寇出开化，犯玉山，拥洪福西行。浙军将黄少春先扼广信，刘典出屯贵溪。寇走铅山，将循建、邵边，合瑞金寇。屯将张岳霖，合王德榜军邀之。寇疾走泸溪，斜趣山谷间，昼夜行。诸军将皆甘心洪福，争百里而趋利。鲍超自出南丰，席宝田出泸溪，王开琳及刘明珍、魏喻义等皆至江西追寇。瑞金寇亦东北趋石城道，谋迎洪福。九月，席宝田邀寇新城，不及，遂率轻兵裹粮行三日夜，及之，广昌寇冯领殊死斗，官军踊跃赴击，大破之。寇三千人，残千余脱南走。军疲欲休，宝田曰："洪福在此，今纵之，与瑞金来寇合，不可得矣。"度寇一日未食，必止餐，令军士传餐夜进。己酉平旦，及石城，见炊烟，令绕旁山先设伏乃陈。寇见官军，遽走入伏中，俘斩过半，于是生得诸洪及洪福未婚妻，而洪福走免。寇悉溃散无可追迹，乃止屯。癸丑，鲍超兵至瑞金，瑞金寇南奔武平。辛酉，宝田军所俘小儿牧马者语其曹曰："小天王过此矣。"即讯之。洪福乃反从数小儿北走，就禽之，诸俘者皆曰："是也。"洪福之未获，群帅争以为重，至是以闻。诏曰："幺麽漏网，不直槛送京师，磔之南昌市。"而汪海洋等入福建，复连陷汀州列县。李世贤踞漳州。诏鲍超分军，遣娄云庆与刘典、王德榜军俱入闽，王文瑞先授赣南道，莅本任，王开琳兼将其军屯赣州，周宽世自信丰东进长宁，张岳霖自龙泉屯会昌，固南赣，韩进春屯瑞金，刘胜祥屯广昌，与席宝田石城军俱防抚、建。寇往来福建、广东界，频破张运兰、林文察、高连升、刘典及广东李福泰军。左宗棠至浦城督师，复征江苏军助战。鲍超假还奉节。前军当援甘肃者惮西征，且多新降寇，乐攻剽，至金口以饷乏为名，叛而南走。

四年四月庚寅，叛军掠袁州，袁州城守不得人，江西西界复震。王开琳屯永定防汪海洋者，亦为海洋众所围，屯破。沈葆桢既以母疾假归，遭母丧，署巡抚孙长绂亟奏起复葆桢。葆桢辞，刘坤一代为巡抚。坤一前将湘军久在江西，诸军将无不相习，闻其至，皆喜。五月，叛卒走广东，合汪、李群寇，江西诸军并防南安。曾国藩以坤一犹未上，遣江南军将刘连捷等屯临、瑞，兼捍湖南边。叛军趋信丰东南，犯兴宁，与寇会龙川，不相容，复分犯平远、镇平。八月，席宝田自平远进攻，寇逆战。宝田先令精兵绕攻其后，乃列陈大战。汪海洋之战也，务猛进，其所将皆群寇养子，年二十以下，居兵间十余年，懵不知畏死，故宝田坚陈不战。俄而，我军斫寇屯，直出其垒门。裨将荣维善望见海洋大旗，急前搏之，刃其背。于是寇大败走，自拔来归者七千余人，浙军遂收镇平。寇西掠长宁、定南、龙南。宝田、周宽世移屯信丰，娄云庆、王开琳进自定南。左宗棠以为寇终不复东犯，则遣王德榜还汀州，而躬率亲兵八百人

驻漳州。丙午，高连升之师败于长宁。己未，席宝田大破寇于信丰。寇复南走和平，围连平。鲍超复至江西招叛军，娄云庆仍以军属超。刘典自南康县进南雄。寇陷嘉应。坤一授巡抚事，将出行边，江西南界复定。鲍超进军会昌，因奏请左宗棠入粤督师，语在《浙江篇》。十二月，嘉应复，群寇悉平。仍诏超军入关，宝田军援黔。诸军将当赴官者多乞归，壮丁还农，东南休息。

临淮篇第九

当安庆、江宁之陷，民士流亡，栖集无所，而皖、豫、楚边地旷俗悍，不甘于坐毙。枭鸷奸滑者，皆得扇诱徒众，挟以自强，则李兆受、苗沛霖恣其倾危，复倚官势，介于江、淮肘腋之间，亦若足以为患。言兵者深忧之，故朝廷恒特命一重臣，专治淮北军。官军皆苦乏饷，而李兆受拥军以致巨富。言团练者苦不相联结，而苗练以横强见重于寇，因以抗官军。二人之见羁縻，皆由胜保。

咸丰八年五月，胜保、袁甲三奏言："年来南军屡捷，逆焰就衰，而金陵未即克、皖北未肃清者，皆由李兆受纠党二三万，横截官军，以助贼势，勾结北捻，以树贼援。今臣军适当下蔡寇、捻之交，李兆受请进兵舒城，愿为内应，宿州以南群盗经苗沛霖剿、抚有效，臣袁甲三即可南下扼淮，合力攻贼。"于是胜保躬至清流关，兆受率其弟及头目十余人迎见，更兆受名世忠。诏授胜保钦差大臣，专督安徽军，袁甲三专讨三省捻寇。沛霖亦受节度，平怀远诸圩。是时，李续宾方克九江，进兵舒、桐、庐州，群寇震惧。九月，世忠以天长归诚留其众，号称万七千人，列为豫胜营，不请饷，令捆盐自卖以给军。沛霖连营浍水，十二月，捻寇围攻之，旋解去。

九年正月，捻寇薛之元以江浦反正，与世忠共攻浦口寇城，克之。胜保劾罢甲三，咎以专防徐、宿。诏总兵傅振邦代领甲三军。振邦因与沛霖共攻捻寇于凤阳北，多所禽斩。四月，张元龙以凤阳府县城归诚，因收临淮关。沛霖复从振邦攻下肥水南叛圩，积功记名道员，加运使衔。其时，自江至淮号为王土，世忠亦以保滁州、守来安、收全椒功，授参将。六月，胜保悉兵拒寇盱眙。安徽巡抚翁同书居定远。危惧，出走寿州，捻寇遂陷定远。八月，诏起袁甲三以漕督，屯防蒋坝。胜保移营五河。其时，江浦、六合、天长、盱眙复为寇陷，而捻寇复踞凤阳、临淮。胜保以母丧归，袁甲三代之。十二月，沛霖从官军复临淮。

十年正月，世忠复进兵滁西，以应定远。官军收凤阳。沛霖以功补川北道，然不冠服，令其下称之"先生。"所平圩辄置长，收其田入之半，缘道设关隘，笼断公私，涡、浍、颍之间苗练为豪矣。世忠则授江南提督，自滁以西，北属五河，皆其关镇，然势弱，沛霖视之蔑如也。胜保改督河南军。而甲三屯怀远，患翁同书之懦，奏以湘军将李续宜用按察使补安徽巡抚，复奏用习沛霖者贾臻、张学醇为藩、臬，以为假湘军威、臻等游说，可驾驭沛霖。文宗悉从之。续宜不能来，臻至，遂署巡抚。八月，英吉利兵船犯大沽、天津，师溃。诏胜保总勤王师，征及苗练。于是沛霖大喜，设高台，聚大众，号哭言夷变事，阴欲其下推戴，众相视默然而罢。俄而，和议成，安徽寇复蹂淮北地，苗、李军频败，说稍通寇相首尾。十月，沛霖遣征寿州练总集下蔡领旗，后者斩。寿州练局因搜城中苗练总七人，杀之。翁同书居城中，为孙家泰、徐立壮所劫，因奏沛霖跋扈状，会蒙城、宿州亦告官诛苗党。沛霖忿，聚众誓，先取寿州。甲三兵弱不能问，惧大乱之不可弭也，颇咎同书，因訾立壮及家泰。

十一年正月，沛霖攻寿州，立壮等亦自聚众御之。钦抚臣言苗事者前后百疏，卒持两端，不敢公言讨，日夜促湘军赴援。湘军实无意及之，因奏言胜保可制沛霖。而胜保在山东，阳引沛霖自重，实亦不敢至也。淮南、北乱已十年，是时洪寇盛，夷事亟，行在宵旰忧勤，而同书等日张苗势，议论交讧，沛霖益恣。同书知援绝粮且尽，又恶徐立壮招寇自助，因案诛之，执孙家泰系狱中。沛霖遣练总从张学醇至正阳关，因夺关绝粮道。学醇走寿州，将槛送家泰，家泰自杀。城中人凶惧，复议死守。守百日，食绝，斗米至十万钱。九月，城中奸人开门迎沛霖。沛霖入谒同书，请同书奏己不叛状。穆宗即位，尤注意倚湘军。安庆既克，命彭玉麟为巡抚。玉麟固辞，复授李续宜。而沛霖以其间略地胁众徒，淫肆无远志也。

同治元年正月，湘军将成大吉等出固始援颍州，多隆阿进攻庐州。二月，曾国荃前锋至无为、巢，水军下濡须。朝议以金陵可乘，诏世忠会师。世忠乃诉己军乏，请月给万二千人饷，且请增调战船。江宁寇攻世忠，沿江三屯陷之，遂陷江浦，分党攻六合，世忠部将城守。三月，成大吉等军进颍州，寇解颍州围南走。沛霖见官军势盛，请命于胜保，以讨捻自赎。胜保以闻，且奏止湘军。四月，多隆阿大破陈玉成，遂克庐州。玉成前结沛霖，通捻寇，以合据颍、寿，因走寿州。沛霖恐多隆阿兵遂进，因诱禽玉成，送胜保颍州军中，语具《曾军后篇》。胜保既妒湘军功，且欲养沛霖固兵柄，阴右之沛霖，又收颍上城以为功。李续宜既恶贾臻，胜保复奏臻功，语侵袁甲三。续宜因以和衷为词，置颍州度外，甲三亦请疾去。李续宜代为钦差大臣，雅不欲居临淮，而安徽事大定，所部万余人当戍淮南、北，又先大言必讨苗练，虑发难以不胜为笑，假母丧固辞。多隆阿亦奉诏赴陕西，江北空虚。诏从续宜请，以唐训方为巡抚。当是时，中外达官相诅誓者，皆以抚安徽为靳。甲三闻续宜去，遂亦称病笃，待唐训方至而行。闰八月，沛霖空寿州及正阳关，蒋凝学分军屯守；萧庆衍屯霍邱；成大吉、毛有铭屯颍州营于三河尖，又分军屯固始；王载驷屯六安，皆续宜部将也。袁甲三部军水陆马步二万余人，分屯五河、灵璧、凤阳、定远、怀远、蒙城，以张德

胜、王才秀、朱淮森、徐鹁、宋庆等为大将，又颇杂用练丁，率不任战守，仍倚李世忠为助。训方虽起，军中旧部已散，仓卒召募，复遣防庐州。安徽四战地，农、商逃亡，租税无所出，故至临淮者辄贫弱，为沛霖、世忠所轻。世忠所据地濒江，犹时与寇争。沛霖自依胜保，益收颍南、北丁粮，阴结捻寇，无外患。胜保移陕西，腾章诋楚师，为沛霖请隶于僧格林沁。僧格林沁驻军山东，初亦恶沛霖。沛霖侦知外藩王子骄贵，寄耳目于左右，又自负忠勇，以湘军为邀功，因间之，果奏调苗沛霖，倚以平捻。沛霖复惮行，阳言当赴陕助胜保，道路藉藉，以为苗练反。苗练实不能反，而胜保遂以此得罪逮问，沛霖乃自结于僧王矣。十月，颍、寿圩丁并杀湘军樵采者以挑衅，沛霖因诉请撤楚师。僧格林沁犒苗练军万金，征之从征。曾国藩知湘军力未足自固，因托以和、巢、含、舒空虚，撤寿州、正阳屯军，退守霍邱、舒城。廷议大骇，僧格林沁惭沮，更奏辩，然沛霖犹未敢起。是月，江宁寇北渡者十数万，掠江浦、浦口，西陷含山、和、巢，言者疑李世忠与勾通。世忠自陈战功，且请饷，曾国藩与银二万五千、米二千石。

二年正月，世忠、沛霖争盐，战于洪泽湖。世忠遂尽锢西坝栈盐，塞高良涧，以遏运舟。湘、淮军冲涧以通运。唐训方恐生变，因奏其状。世忠既结怨沛霖，亦防官军，率所部北屯五河。二月，寇悉陷世忠沿江屯，世忠留五河不能归，奏纳己官以赎胜保罪。诏夺官，留军。又以江浦不守，请罢，奏以朱元兴统其军。诏仍留任，令坚守滁州、六合。其时，捻首张洛行已就俘斩，沛霖率众至蒙城失所恃，因谒巡抚，请散练归农。训方示谕诸团圩，沛霖因潜断涡水，绝临淮、蒙城粮道，训方自宿驰还营。僧格林沁已移山东，犹以恐生变为言，请示羁縻。沛霖扬言僧王杀已降，不足为尽力，即袭怀远，距之，攻寿州，掠颍上，陷凤台，围按察使马新贻于蒙城。练党号百万，然皆乌合，屯聚相持无他技。寿州知州毛维翼者，李续宜所委用，将五百人自卫，本起奔走小使，无文武材，沛霖故轻之。四月，蒋凝学援寿州，轻敌深入，致败。凝学意阻，止屯九里沟，不敢进，毛有铭继之，亦遂合屯，颍州知府英翰遥为声援而已。捻寇自六安合犯定远，欧阳胜美自庐州来援，寇退南走。周宽世移屯六安，成大吉进颍州，巢、和、含山、冠南渡，天长、六合、来安皆解严。五月，江南水陆军克九洑洲。萧庆衍屯江浦。临淮饷匮绝，训方自食半菽，与士卒均粮。诏袁甲三于陈州募米。甲三遣募之，亳州、大和民团得千石以济军。征淮扬水军，自洪泽湖入淮。李鸿章以太和战事亟，奏留水军。僧格林沁攻淄川寇久不下，朝旨以讨沛霖责之，乃先遣马队至宿州。六月戊寅，下蔡盗夜开寿州城，毛维翼死之，将帅自曾国藩以下，罚降有差。沛霖西窥霍邱。七月，水军将丁泗滨、王吉率三版船百入淮，清江军将黄开榜率百船继至。李世忠亦遣千人出凤阳西南，训方檄马新贻还临淮，移英翰守蒙城。沛霖增垒夹淮，以断淮水，战船不得行，运道复断。于是水陆军皆焚船烧屯，退保临淮，沛霖以为官军破亡可翘足而待。八月，江北大将都兴阿自扬州遣军二千，以王万清等将之，又遣富明阿将马步二千为统将，以援临淮。僧格林沁遣陈国瑞将三千人援蒙城。国瑞骁锐自喜，至则频战，破蒙城北五圩。沛霖先为外壕自固，凭垒发炮，多伤官军。九月乙卯，国瑞乘雨越壕，身督战，斩退者，军冒炮石，死伤相积，卒不能入城，凡伤死八百余人，乃止不进。富明阿将所部循淮北岸，李世忠增遣万人循南岸同进。时蒙城守军五千人，援军三倍之，余防戍军近二万，诸民圩见官势盛，争反正。寿州乡民田端书等烧沛霖粮台，围其下蔡屯，众至二万。十月，李世忠平寿州东二十六圩，克夏寨。乙未，僧格林沁前军至蒙城，富明阿、陈国瑞、英翰军始合。富明阿言英翰前屯小涧，而蒙城外无军屯，以此劾巡抚唐训方。丙申，训方遣军窥怀远，先攻蚌埠，诸圩皆敛众以过军。蚌埠寇知势孤，遂归诚，请献怀远赎死。庚子，夜，官军薄怀远，城东门开，遂收怀远。其夜，官军围蒙城者方攻外壕，沛霖自巡壕，跳而颠，从沛霖者斫杀之，斩其头，送王万清屯外。万清秘之，以巡壕斫死上功。或曰："杀沛霖者，陈玉成旧党也，万清杀之以灭口"云。沛霖死，余众闻之瓦解。富明阿等遂入蒙城。壬寅，收下蔡，悉捕诸苗及沛霖妻、子。

十一月甲辰朔，陈国瑞裨将宋庆挟苗景开至寿州，寿州反正，李世忠亦遣将入寿州，争门相杀，杀朱元兴、杜宜魁。乙巳，蒋凝学收颍上。丁未，毛有铭收正阳关。己酉，凝学军至，不相闻，各隔水发炮相击，其后有铭知之，乃解。僧格林沁奏以为湘军争功，及诏，讯得其实。世忠亦自领众还滁州，诸客军皆罢。训方循抚诸圩，收其兵械，奏移凤台，治下蔡，于雉河集增立涡阳县城，将大有所治。未几，用富明阿前奏，降官去，乔松年代为巡抚。淮甸无事，无所用湘军矣。

三年正月癸卯朔，李世忠移文总督，以所守六城请官军接防，遣散水军，以船炮入官，其豫胜营宜罢，或调令随征，唯命。先是，僧格林沁奏请以世忠军攻寇江南，事下曾国藩。国藩言："提督李世忠为众恶所归，咎有二端：一则心迹难测，一则专利扰民。臣于元年接统其军，犹虑其反覆叵测、倒行逆施。厥后搜获寇中文书，中言力攻二浦，始知李世忠实无通贼之事。及其身擐甲胄，驰檄讨苗，若自知不为斯世所容，借此以求表白者。寿州、下蔡其部将被执杀者三人，李世忠词气逊顺，无往年倔强之态，亦若自知祸谪将至，委婉以求苟全者。今既新有助顺之功，诚不宜追究既往之事，至于调剿以资其力，臣愚窃以为不可。夫降将骄兵，力有余，则必跋扈而不可制，力不足，则徒坏法纪而反为我累，故借助于人者，行军之大忌也。淮上之往事，惟以官军见轻，而权势下移，今李世忠之部曲，实弱于臣军，奈何欲倚之乎？且僧格林沁尝调苗练矣，迄不应命，反激其变，非计之得也。臣当遵旨，谕令李世忠遣散部众，交还城池，退出厘卡，停给饷盐，将其放还田里，保全末路，以宣朝廷之威德。"奏上，而世忠已有此请。三月，世忠悉发己资及余盐给其军三万余人，人各数万

钱，多者数十万，又官欠饷盐五十万包，及修涡阳新城助钱万万，修滁州学助钱五千万，滁州屯田牛种资本银七万，助总督军饷银二十五万九千，呈请回籍葬亲。有诏褒许，江北悉定。六月，江宁复，群捻皆北趋，不复至淮南矣。自苗沛霖之未平，颍、亳有盗辄以苗党为名，及其死，诸城指顾而定，所谓一夫作乱者耶。世忠为捻巨魁，手杀何桂珍，比于狼子。及其后，度势善变，终享富贵，一门至一品者五人，资产号百万。曾国藩，桂珍执友也，力足以报仇而不能罪，反引公义保全之，世忠其可谓知悔者。

江宁平后八年，世忠游扬州，遇陈国瑞，追衔寿州争门事，诱执国瑞置舟中。国瑞从子呼救，两湖商船以乡情应之者万数。世忠大惧，舍舟走免。曾国藩案其事，以国瑞强梁、世忠阴很，奏夺世忠官，国瑞故总兵降为都司。江淮之间，复流言世忠谋叛，诏国藩访察。乃遣人至固始，探世忠所居，则堂上设义塾，竹篱堇垣，与乡农杂居，群疑乃释焉。

援江西篇第十

直省分疆，同于一统，而其私财力也甚于列国，利害不相及故也。自张芾、蒋文庆委祸江南，而寇难踵至，或死或困。智者鉴之，则曾国藩治水陆军，以应江忠源，胡林翼竭湖北以事九江、安庆，肫肫乎其忠乎，焯焯乎其威也，不求功名，功名固成。然自是以外无闻焉者，何哉？故曰：非常者，非常人之所为也。所贵乎豪杰者，为其能开拓心志，转移俗人之风尚也。然而陈不占习勇而蹈义，曹参画一而作歌，前事之师，成功一也。湖南壤地褊小，无争衡上国之志，咸、同以来，天下莫强焉，朝夕应人之求，而已日富强。巡抚、布政使虽自他省至者素有成见，见湖南省例不如彼，则亦治兵筹饷，以待四方之急，岂非骆秉章倡之耶？秉章前抚湖南，境内之不能防，其后纵横四出，无功之不立，鉴覆辙、知改弦故也。江西与湖南唇齿，自曾军出时，谋者已言当出军浏、醴乃能自立。秉章委事左宗棠，宗棠韪其言，以力不足故罢。未一岁，湖北、江西并沦陷，湖南力愈不足，乃始汲汲治援军，尤倾国以事江西，殆所谓收之桑榆者耶。乡使秉章不听宗棠，宗棠久持力不足之说，则湖南之亡可待也。湖南亡，而曾、胡湘军亦终困蹶漂散，无以自固。然则洪寇之灭，湖南之盛，援江西之力也。而论者曰："此非愿所及，会有天幸，乘国运，禀庙算耳。"则江、浙何以倾覆，闽、广何以不振，秉章之功焉可诬哉？

咸丰三年，江忠源守南昌，罗泽南往援，将兵勇几四千，虽无大功，而湘军习战自此起。

五年，临江、瑞、袁、吉安陷没，湖南东界尽邻寇。广东土寇复出郴、赣间，欲合大众。刘长佑、王珍等军转战鄠、郴，江西巡抚频奏调刘长佑。十一月，郴寇平，长佑回军屯醴陵。十二月，诏秉章募二千人，具器械饷粮助江西。秉章奏言："湖南自桂东北至平江千余里，壤地毗连江西临江、瑞、袁，民气积弱，遇贼辄靡，多迎导、纳贡，民、贼合为一，官驿不通。然袁州地居总要，距临、瑞、吉安道里适均，邮旅通行之路也。楚军赴援，当先规袁州，然后东北可以援瑞、临，东南可以援吉安。刘长佑所部千五百人，增五百，则为二千人，二千人易办，然未足以战守也。臣今悉征南、北劲军，分隶刘长佑，期会醴陵、浏阳，两道并出，以厚其力，则江西得援兵之效，而于湖南窘蹙之局势亦翩然舒展，进退自如。"乃增调萧启江军，与长佑合五千人，长佑进萍乡，启江进万载。未发，而袁州寇轻骑略萍乡。醴陵屯将毛英勃躬率所部三百人，约田兴恕军四百人，往争城。兴恕后，英勃赴急先往，遇寇城下，直奔之，寇退，遂入城助守。寇屯芦溪不进，英勃计曰："我兵少，待其至而合围，势必不利，不如先攻之，破其前锋，则寇不敢轻来，待大军至而进，彼气夺矣。"萍乡民见援军三百人敢前攻，皆以为神兵。寇散居民村，蜂出御之。英勃搏战猛锐，当者辄靡。然见其军少，又轻进，相与笑之，乃设伏山坡。英勃三百人分四队，以百二十人结陈居后，左、右各六十人钞旁山，自率六十人前。将逾坡，其弟英俊谏曰："前数百里皆寇屯也，吾深入，胜无所往，宜收兵，且退。"英勃怒曰："误军事者，此等言也。夫胜败在一决，以数十人败万众者多矣。若败贼，因收抚难民，土地、人众皆吾有，何为而无所往？今以持重为名，实怯愞，岂兵法乎？"遂进。英俊驰从之，果遇伏。四乡围前锋，旁山寇皆乘高压之，左、右、后军因退走。英勃身搏寇，被二十八创，英俊被三十创，所将六十人者死二十六人。英勃兄弟既力战死，观者皆感激曰："彼援军忠勇如此，吾等何为不自谋，而任贼至此？且乡者之战，使后有继，未渠败也。"前笑英勃者，更敬服英勃，至今道旁民犹喜言毛军战事。而田兴恕军始进屯醴陵界上，寇遂陷踞萍乡。

六年正月，吉安陷，江西西界州县望风瓦解。愚民多献粮册，输财物。寇设伪吏，置津，逻而守。曾国藩大军孤居南昌、南康间，为群寇所结，人人寒心。谋者皆注意通湖南，廷谕指地图，欲凿滩牵以通水军，其忧危如此。二月壬辰，长佑进攻萍乡。甲午，游骑至城下，寇随出千余人来攻屯，逆击，败之，复追寇至城下。寇告急袁州，袁州寇曰："来军虽弱，然尝经陈，未可轻也。"以劲党千人夜赴之，甲辰平旦，分三队来攻。寇将黄衣骑马扼峡口，以督退者。长佑躬将百人绕其后，背攻之。左右方进战，寇阳退，长佑突从后冲峡口，寇将反弃马旁走，于是失势。官军争追寇将，寇将保村屋，则掷火烧之。寇亦掷火拒外军，火盛，反自烧左右。寇队来救，寇将已自投火死，遂大奔。其夜，城寇自遁，萍乡复。是日，萧启江亦进攻万载，破寇珠树潭。袁州寇始惧。秉章闻万寇强，移田兴恕军往助之。兴恕突将敢战，自负其勇，以长佑文儒，虽隶之不肯下也。遇长佑营官，怒其不下马，径鞭之，且自往责长佑，长佑笑谢。既至万载，启江折节下之，兴恕喜为尽力。万载僻

小，寇援不继，土寇频迎拒，皆破溃。裨将杨恒升稍诱城寇，得虚实。乙卯，寇将南走袁州。杨恒升入城，尽收所遗财物，乃告启江，屯军城中。恒升祖父尝为万载令，谨朴为士民所安，坐受前任亏空免官，县人醵以偿，谢弗取，客居县中，以困累死。至是，恒升竟收万载赀，县人异之。瑞、临寇闻之，忿怒，纠党分三道，各数千人，期必取万载。五月甲子，攻兴恕屯，复分钞官军迎战者。启江率众击之，皆败去。辛未，长佑军进袁州。甲戌，寇合崇、通新来众，谋袭浏阳、醴陵，断两军后。长佑遣要击，破之。乙亥，万载寇攻官军屯，兴恕力战，反烧寇屯。六月，援寇增党拒启江。湖北援军将刘腾鸿等亦自浏阳进万载，援寇闻之止瑞州。腾鸿进新昌，启江趣合长佑军攻袁州城，留兴恕屯万载。癸卯，腾鸿收新昌。甲辰，启江攻袁州城西桥，不克。乙巳，长佑、启江合攻南门，寇不出。庚戌，腾鸿攻上高。甲寅，进至瑞州。于是，自长沙东至南昌，南昌北至九江，千里通道如线。八月，分宜寇侵上高，遂攻万载，田兴恕拒走之。吉安寇水运馈饷袁州，启江等伏烧其舟十一。九月，临江、吉安寇合六千，自分宜运盐袁州，长佑分三军要之，沉其盐，夺余货数百车，城寇出救，败之。十月，分宜寇复来攻，益调田兴恕及醴陵屯将佘星元进击之，遂袭分宜，戊申，取之。袁州城寇疑广东新至寇战不力，新寇怒，谋杀冠将反正。辛亥，军攻西门，有李能通者陈前归诚，寇益相疑。十一月丙辰朔，弃城走。李能通部党启西门纳军，遂复袁州，俘斩二千，拔胁从者二千六百人。是时，周凤山、曾国荃将六千人攻吉安，刘拔元等二千七百人攻取上犹五县，复分遣启江部将刘培元等将千二百人助攻吉安，冀通赣水以西。启江患上高碍军，与田兴恕往攻之。长佑进新喻，期会临江，留黄三清将五百人守袁州。十二月壬辰，收新喻，移袁州屯军戍之。丙申，启江收上高。临江寇屯罗坊，联新淦、峡江土寇，南通吉水。长佑进军太平墟，欲先攻临江城，以走罗坊之援。启江屯婴哥领，与瑞州军相援应。

二月己亥，吉安寇浮赣泝牵，合陆寇钞太平墟，列阵二十余里。长佑前后被攻，屯溃，营员左右仓卒不及走，多死者，军奔不可止。长佑下马坐，因卧以誓死。寇前后至者皆在数十步内，亲军数骑还，拥之溃围出，卓旗收军，士皆感愧，自相呼止。新喻军亦出列阵水旁，寇以故不追，得保新喻。军存者十之一，辎重军实尽丧。分宜三县民士闻败，以为楚将仗公义，深入誓死，吾等当赴其急，传集丁壮，辇运兵米，不期而至者七八千人。溃军还走者见民团奋义，皆各耻咎，俱从长佑于新喻，三日军复振，罗坊寇来攻者不陈而引去。刘腾鸿闻败，恐寇并力，启江抽围军二千，自将救婴哥领。乙巳，合屯。丙午，寇至，分四队渡水，大战。田兴恕恃勇，突陈深入，遇伏，所乘马中枪死，左手被创。腾鸿驰救，与俱还，亦多所杀伤。长佑军将刘坤一亦攻寇罗坊，斩馘二百。寇悉移屯太平墟。丁未，启江进攻援寇，寇逆拒，力战破之。腾鸿还瑞州，留千七百人助启江战守。长佑亦资田兴恕衣粮。三军和辑，士气自倍。秉章增遣江忠义将千人往助长佑，檄王珍将二千人自岳州出义宁，南舰寇势，为游击之师。江西亦遣水军将刘于浔帅战船至临江会湘军。湘军援江西者，吉安、瑞、临军三万有余，供亿繁费，皆取之湖南、北。

王珍既至临江，萧、刘与合军攻城，不利。珍以久留师老，又得吉安请援书，即引师南渡赣，进吉水，攻寇水东，一战破之，烧其五屯。万安援寇绕西攻乐安，珍移军往南唐。宁都土寇援吉安，闰五月庚寅，与珍军遇沙溪。寇恃众攻珍营，分伏山林间，待军出而夹击我。珍闭垒逾四时，寇终不敢近。所伏众饥，皆出，将退，珍出六百人列横陈，令精兵三百人先驰冲寇。寇争击之，众乱，珍鸣鼓督军俱进。寇已失次，则还走山隘，相挤，珍麾而前，江西民新胁附者怯战，不耐败，往往伏地待刃，或自刎，寇夺气狂走，追奔四十里。壬辰，寇约万安寇合攻珍。万安寇失期，不敢进，先至者亦退走，珍追之，拔民口六百余众，走乐安、崇仁、宜黄。启江移屯太平墟，拒破峡江援寇。长佑作长壕自围，与临江城寇相持。宁都寇犹众，王珍进军钓峰。寇屯溪洲及两岸，连十余里，然莫敢战。逼攻之，则争走，碍于水，多自投挤，尸相藉。官军践之以渡，斩寇大将，卤获不可胜计。于是江西南边土寇颇复解散，其驱民饵官军者不战先败，反自蹂害，杀之不能止。土民胁于军威，亦多避匿，不复以从寇为乐。而王珍名遂大振，号为虎云。

六月，珍进军广昌。秉章益增新军千人及胡兼善军五百，助平抚、建。丙寅，吉安围军溃退。珍改趣永丰，屯藤田。七月庚辰朔，刘腾鸿攻瑞州城，力战克之，腾鸿被创死。余寇奔临江，遏于刘长佑军。己丑，崇仁、宜黄寇分三道趣乐安，抚州寇继进，屯林头，相首尾。王珍分军屯乐安城，败其前锋，躬率轻兵要寇太平市。辛卯，道战，破之。寇保林头，日夜筑垒自固。珍休兵一日。癸巳，进攻林头，寇弃垒南走。珍还屯崇仁、宜黄间，以触暑、转战、病疟，未进吉水。寇乘虚疾东行，陷乐安，杀知县靳丹书。珍还救，寇遁去。珍病益甚，八月壬戌，卒于乐安城。吉水寇遂北掠峡江，谋西趋袁州，断临江围军后，且挠湖南边，以致湘军时连丧名将，刘腾鸿及珍军皆无主者，抚、建、吉寇势复张。瑞州军奉檄助攻临江，普承尧为大将。承尧故从塔齐布，及后从腾鸿，皆有功，然性矜粗，不能独将。前军至峡江，遇寇而溃退罗坊。承尧继至，垒未成，寇奄至，军遽北走，长佑所遣应普军者三营从而皆溃。承尧北走，屯婴哥领，三营还临江围。是时，王珍旧部分为二军，留六百人屯安福，张运兰、王开化等北出分宜。湖南防将杨虎臣东进至新喻，以保袁州。萧军在刘军西，以通新喻屯防军，而遣裨将刘岳昭助杨虎臣拒罗坊。临江城寇见三营败归，则大喜，日夜填壕，待援至而夹击官军。萧军屯秧田，当前敌，长佑余二千五百人守围壕，朝夕不自保，寇势五倍，将士危惧。张运兰等新拔用，固不肯救人以自累，且未能自立，要视刘、萧为进退。癸亥，长佑获寇谍，言援寇数万屯太平墟，刻期约城寇

同攻围军，城寇皆拔鹿角，束兵以待。长佑念己军且腹背受敌，诸团丁居民见寇势盛，皆恇惧，不复相保，其势坐困。其夜鸡鸣，令围军率十人留三人守壕，余皆裹粮持枪，分三队，躬率以进。而先约启江、兴恕，尽发秧田军来会。甲子平旦，合军。寇负众遽出迎战，旌旗连十里，军有惧色。长佑约众严陈植立，度寇火枪及我而后鼓之。李明惠、江忠义并驰斫寇，寇遽走。或曰："此伪也。宜止勿追。"明惠等已先陷陈，众遂逐之至寇屯。寇将立旗吹角收众拒战。卢秀峰绕屯后攻寇，寇大溃，烧其屯四十七，俘三百二十人，收营帐八百九十。张运兰闻战，亦自新喻进攻罗坊，寇退保富田。运兰扼之峡江西，长佑、启江还围临江。九月丙戌，湖北援军克湖口，军势益振。十一月，富田寇围吉水，张运兰赴之，解去，援临江寇屡不得志，城寇乃议归诚，结约未定，土寇惧诛，持不下，食尽，掘草根为粮，乃谋突走。十二月乙卯，夜，西门开，众议断长围蹙之。长佑曰："吾从军有年，凡溃围出走，未有能遏者也，任之必自溃，若力拒之，彼致死以败我。则势复张矣。且多伤士卒，以要无益之功，非仁者所为。"乃缺围，分两翼，自后惊之。寇西走瑞州，于道果逃散，十不得三四。

八年正月，长佑以劳疾归，刘坤一代领其军。启江自领所部为特将，合攻抚州。张运兰、王开化等继进，俱不相属，自是援军分为四矣。复增军助攻吉安，栅江、作壕，期必克。萧启江既专将，则率田兴恕等以锐疾深入为能，江忠义等效之，精捷军诸将自此起。抚州寇谋出章树，复取临江，兴恕驰轻骑破之，伤亡三百七十余人。二月，渡赣，收崇仁。王开化进乐安。辛酉，收乐安。三月庚辰，收宜黄。壬午，崇仁寇遁。启江等进军抚州。甲午，止屯上顿渡。乙未，城寇逆战，败之。建昌寇见援军益东，遂西出官军南，谋袭崇仁，刘坤一要击破之，王开化亦拒之瓷圭，寇不得西。崇仁团长汪波率乡军助遏寇，群寇屯四乡者皆疑惧。新寇贪守抚、建，而石大开惮败，召令入浙，以此相猜，启江因进薄抚州城。四月辛亥，王开化等南攻南丰。癸丑，寇遁。丁卯，抚州寇弃城东走，诸寇皆走。己巳，建昌寇南走新城，王开化等入屯建昌。援军深入，江西自东境至西境，横军千里，克四名城，李续宾克九江，李元度守广饶，水军防南昌，往来彭、蠡，曾国荃围吉安，所在皆湘将，皆半资湖南、北饷。当是时，胡林翼、骆秉章名为知兵，督、抚莫能与为比，亦益以平寇自任。合奏起复曾国藩，以启江、张运兰、王开化三军属之，以援浙、闽，两湖分供其军饷。会文宗已诏国藩入浙。八月，吉安克。江西巡抚奏留刘长佑军为江西军，屯抚州。未几，军疾疫，死者大半，仍归湖南。萧启江未及行，而闽、浙寇已掠江西、广东边，窥永州，陷郴、桂，围宝庆。秉章悉留军屯防，启江追寇入广西。国藩独率运兰至景德，待吉安军同出九江，改治安徽军，语各在其篇。自五年十月讫八年八月，湖南援江西者陆水勇丁万九千，军饷二百九十三万，前后攻克府县城，曰萍乡、万载、分宜、袁州、新喻、临江、抚州、新昌、上高、瑞州、乐安、崇仁、宜黄、南丰、建昌府、峡江、吉水、上犹、龙泉、崇义、永新、莲花厅、吉安，其非湖南供饷者，犹不在此数。

援广西篇第十一

寇起广西，连十五年乃平。广西财力固乏，又仍被兵寇，公私如洗，民无所安居。闻江南群寇强盛，多受诱惑，及见胁虏，所在成聚，伺隙而出，则必闯湖南。湖南之援广西，非远略也，与其出而拒之，不若入而蹙之之易也。援邻省者入竟或有所取粮，至广西，行军、坐营悉资湖南，不则军立溃。故其为累也，旷远无已时，而其收功也，不足以表襮于天下，非至忠者莫能为此谋也。然其后卒赖援将东下攻浙，合势以平巨寇，縻饷于广西，取偿于广东，若有天道，不蕲而报。乌乎！成败之数有可察也，必有可劝也。

咸丰三年五月，兴安、恭城寇复陷其县城，犯永明、零陵、江华、蓝山、临武。其时湘军初兴，军政犹因仍旧例。奏遣衡永镇道防边，会所遣援江西上犹军张荣组等攻寇桂东，破之。广西寇不复出，而永明等县亦颇治守备，要禽逸寇。

四年，曾军东下，王珍以军留湖南，专屯防南界，而周云耀、赵永年为永、桂营将，最为知兵。灌、贺土寇滋蔓如故，然终不北掠。广东红巾寇自韶连通广州，势张甚，固不谋度领矣。

五年，广东官军稍集。红巾益北趋郴、桂，旁及永州，掠地至耒阳。而桂阳乡军起，及永州知府黄文琛明侦候，据险要，有以待寇，王珍军往来游击，寇卒破散，语在《防守篇》。

七年，王珍援江西。庚申，余寇复结。广西叛将黄金亮合兴安、灵川土寇，分五营攻陷柳州。桂林土寇蜂起，省城戒严。余寇且北掠全州，知州苏凤文告急湖南。湖南宿将尽出征，则以蒋益澧将千五百八十人南援。益澧初从王珍，后随曾国藩，皆见谓粗犷不得意，以广西远且贫，无愿往者，因自请行。五月，至全州。寇易湘军，遽迎战。益澧所部有从征湖北者亦易土寇，以为不耐战，直前薄之，三战三捷。寇奔走，还聚保兴安，遂围之。秉章先遣段莹器将祁勇千人从益澧，遣江忠濬将千余人自新宁来会师。寇增召灵川寇，合拒官军。七月，益澧等合攻援寇，大破之。城寇惧，弃城南走。丙申，复兴安。兴安、灵川余寇合平乐寇，据府城死守。秉章增遣黄辅鼎、萧荣芳将八百人出恭城，九月，会师自恭城进。平乐寇用战艇依水通粮，筑屯平乐北二塘墟、沙子街，阻险自固。益澧盛兵攻沙子，而躬率精兵逾山出枫林、石峡，衷寇二屯间，背击之，因烧寇艇，遂破沙子屯。与忠濬等分军，已绕二塘攻城南，忠濬缘水进屯城北。寇既失险，皆还保城。桂林东、南、北寇连败势衰，群盗分屯柳、浔、梧、庆远，各自为部，不相援应。益澧等军薄平乐城为屯，寇冯城唯恃炮以守。黄辅鼎、彭玉山率众攻之，手大旗先登，中炮死，军乘

之。十一月壬戌，克平乐。当是时，湘军锋锐甚，蒋益澧遂为名将。巡抚劳崇光奏留督军，而秉章奏助益澧军饷银月二万，于是议增造战船、募水师，自长沙造船六十余，火药七万余斤，以益其军。

八年，益澧军入屯桂林，劳崇光因奏益澧署按察使。时寇起已十年，东南军事日棘，竭兵饷于吴、楚，未遑问广西事，提镇备员而已，权归巡抚。无所得兵食，率假招抚以愚群盗。群盗亦利，假官令以胁愚懦。故官军、土寇相糅，横行省地，吏不能诘，院司寄坐城中，守城将皆盗魁，人人寒心。益澧至，乘湘军威，悉案诛诸桀黠者，易置守军，然后巡抚以下坦然安枕，故甘委权于益澧。益澧自五品阶官跻两司，不满岁，年未三十，志气轻傲，以英毅自喜。既专兵柄，以次讨定浔、梧、庆远盗。府县官始治民事，征租税如平时。而柳州盗屯踞蟠固，自以水师不能至，四出游弈，连结洞寨。益澧计战船当由漓浮郁，溯潭水，回复千余里，象、柳间岸陕湍急，不利水战；然不绝水断渡，则城不可取也。乃具舟修仁，令军士舁负三版、小船，陆行九十里，置洛青水中，载炮、建旗、鸣鼓下薄州城南门，扼其津渡，城寇、山盗不复相应，遂克柳州。黄金亮走古州。八月，连州寇复起，据贺县。益澧遣裨将潘家馥、蒋荣华往攻之。寇攻家馥屯，军溃，退平乐荣华屯，阻寇，不敢还，遂北走永明，因至永州。时论大怪之。益澧自将攻贺，军疲，复败，寇遂围益澧。乡民刘鸿生等集团丁，力战拔官军，益澧因得溃围，贺县陷。未几，寇出湖南，而黄金亮复走怀、融，益澧仍还柳州。

九年春，石大开入湖南，所过缘边奸民皆相扇动。益澧犹屯柳州，捕讨旁县盗。大开前队掠全州，崇光檄令回援，因分军留柳，犹将二千余人防北界。大开徘徊永、宝间，遂围宝庆。益澧还省城。劳崇光迁督两广，曹澍锺为巡抚，益澧代为布政使。七月，石大开自东安掠全州，而永明土寇出恭城。益澧出扼平乐，寇已大至，侦城守设备，北走灌阳，合全州来寇掠兴安，直攻省城。初至者三千余人，三日众至数万。省城久不虞寇，至是大骇，急召益澧全军。益澧军虽号五千，以饷阙颇短其数，又留防柳，及败溃，失伍者过半，才将千余人，皆疲乏，无军容。学政李载熙居城中，亟诣益澧问方略，益澧大言无所诎。载熙因上奏劾益澧侵饷玩寇。曹澍锺亦请援湖南。文宗诏促湖南赴援，降益澧道员，而刘长佑、萧启江复有事于援桂林矣。寇之南犯也，诸军将皆策其必窥黔、蜀，不注意广西。及澍锺、载熙等为危词请援，且侵湖南，而刘长佑军至东安，土卒病不能进，故以萧启江先行。八月，至兴安。石大开已西过义宁，灌阳寇亦连屯灵川，欲俱西走，闻援军至，列陈大榕江东、西，以遏追师。启江进击之，寇交绥，因退走。益澧裨将萧荣芳亦自柳州赴援，与启江军会省城下。寇解围，俱趣义宁。于是，曹澍锺母丧解官，祥奎为巡抚，未上，澍锺因奏留萧启江防西北，而令益澧南出荔浦，以防柳州。时援皖军亟奏调启江。诏授刘长佑为广西按察使，督湘军。长佑将八千人自永福西进。寇栅柳城，西连罗城、天河，南引庆远，分趋柳州，复东犯藤、昭平。萧启江已北还长沙，长佑乃南攻柳州。

十年正月，克柳州，民团因收柳城。诏擢长佑布政使，增蒋益澧军至五千，屯阳朔，以东规平乐。广东援军进，梧州寇悉西趋。而贺县寇踞经二岁，官军不遑问，复奏调湘军将刘岳昭自江华进攻之。三月，湘军将陈品南进富川，戊子，复其城。岳昭自富川西御昭平援寇于春头源，寇悉保贺县。四月，蒋益澧自平乐来会师。寇多诣湘军归诚。五月，军至贺，夹水为屯。贺城东隔水，有大市曰东街，居廛盛于县城，寇据为栅。戊午，王月亮、李金旸分攻东街，破二卡，因烧其垒。寇争走水西，谋保城。益澧军先梯而上，己未，克之，援军还。曹澍锺夺情已逾年，复奉命督四川军，胡林翼论罢之。诏授刘长佑广西巡抚，仍擢用蒋益澧为布政使。骆秉章将湖南军援四川，未几，补四川总督。于是，湖南方谋东征，增税、募军以应皖、鄂。石大开余党虽往来融、灌间，率疾过，无攻战之事，广西奸民亦颇尽静。长佑稍以文治能自固，不假邻援矣。及浙江事急，左宗棠亟奏请蒋益澧自助，诏改补浙江布政使，将所部八千人以往。益澧自至广东请饷于总督，劳崇光念其旧功，资给数十万。其度领军势甚盛，亦惩前事，更折节惜名誉，遂平杭、湖，竟跻节镇焉。然广西民尤感益澧首功，所至为祠祀之，山谷间往往而有，故夫湘军推锋之功效矣。

援贵州篇第十二

自武陵属贵东，于秦时为一郡之地，前代别置巡抚，然蛮寇之为患旧矣。贵州之政令行、官吏具，则以天下之财力供给一隅，而湖南亦劳于转输。及于军兴，东南困敝，贵州苗民乘乱而起，则湖南专受其祸，虽欲苟息不可得也。

咸丰四年冬，兴义、安顺、普安土寇纷起，陷普安及安南城。贵州巡抚蒋霨远督军遵义讨之，奏征湖南兵。骆秉章奏荐韩超、徐河清，以为贵州不能用其材，而征调烦费无益。其时，永顺奸民亦掠府城，屯聚拒官，会辰沅军至，乃各解散。

五年十月，铜仁举人徐廷杰，以苗、教横恣，假征粮浮勒名扇党陷城，杀知府葛景莱，洞寇和胁者万人。十一月，出陷松桃，遂攻镇筸城，镇道城守，乃纵掠而去，然麻阳、晃州糜烂矣。湖南官兵以黔寇乌合易袭，因尾之，果散走。松桃、铜仁复定，留兵代戍之。

六年，蒋霨远以同知王敬烈知铜仁，因乱株连，良懦皆悔其不反，于是五洞团丁起应逆。五月，攻贵州江口，官军破之。湖南戍兵多伤，复增军往。贵州吏无肯官铜仁者，乃以知县彭澜摄知府，以知府杨书魁护贵东道。书魁将三百人以来，于道被劫，三百人先溃，囚书魁，彭澜惧出走，亦获之。镇筸总兵文安屯界上，与铜仁戍军为声援。七月，寇犯晃州。九月，松桃石岘苗窥

永绥，而永从苗先犯通道、黎平。六洞苗人靖州，复合土寇陷古州厅城。古州额兵四千，火器储积为贵州冠。靖州自此无安枕，缘边屯寨焚毁略尽，湖南西防南北皆急。秉章以铜仁寇乘沅水数日可越辰州，尤注意铜仁。寇攻铜仁城，为戍军所却，因趋镇箪，以严备不得入。戍军将吉隆阿等袭其屯，破之，铜仁解围。十月，进攻铜仁县三元屯。屯倚石壁，设层堡。用土民计，绕沱水坪，取山径袭上堡，约良民举火中堡，田宗蕃等攻下堡。比至，上堡已破，寇皇怖奔散，遂克之。进攻坝盘，裹粮尽，掘山薯以食。三日援军至，寇退保三角庄，军从之，苗寇离解自溃去。拚杨书魁于寇中，悉捕斩诸酋首。捷闻，蒋霨远惭愠，仍檄王敬烈知铜仁，以龃龁楚军，戍军乃归。十二月，出军靖州西北界，讨永从苗。

七年三月，攻金山寨，四月，克之。苗绕犯靖州，不得入。援军进黎平，增军攻永从。六月，收其城。馕贵州将韩超军银三万，驻军黎平，招抚六洞苗。

八年三月，广西怀远盗合古州苗，扇胁都匀、石阡、清江诸苗，鏖聚黎平。遣田兴恕助拒之，俘斩甚众。时镇远复陷，而思南教民倡乱，分三部，思南为白号，铜仁为红号，思州为黄号，皆持天主教以惑众，分犯铜仁、晃州，苗、教屯聚至数十万。援军枝柱思州、清溪、玉屏、邛水间，频以捷闻。

九年，石大开犯湖南，悉兵防永、宝，檄古州援军还。八月，大开走黔边思州，苗纷起响应，乃复议攻思州。九月，破风崖等五屯，进攻镇远。苗闻官军至，辄弃屯走，收其空城，蓬蒿没人。又分军进黎平，侦大开所至为防，以田兴恕为特将。

十年，寇自瓮安犯遵义。土寇陷平越，延及龙里、贵定，省城危急。兴恕改道出铜仁、石阡，径赴贵阳。三月，军行镇远，苗复攻邛水、天柱，援军退还黔阳。是月，诏擢田兴恕以副将署贵州提督，增军满二万，悉由湖南转饷。六月，辰永道翟诰以习边事，由按察使署巡抚，命骆秉章督军四川。既受代，而秉章察诰浮惰，奏劾罢官。于是议者稍稍疑援黔军未尽可用，而周洪印、戈鉴之徒适有平茶之败，退屯靖州。

十一年三月，黎平苗出围靖州，掠通道、绥宁，石大开余党从之，复走义宁、灵川。诸军皆南防。五月，苗围攻铜仁。朝议虑石大开胁苗寇大出，为楚、蜀患，尤重贵州，授田兴恕钦差大臣，以湘军将江忠义为贵州巡抚。兴恕、忠义皆年少英锐，以为功在指顾。湖南巡抚毛鸿宾奏留忠义防西南边，犹以部将待之，又以兴恕起勇目，佩钦臣关防，阴奏劾此两人；自骆秉章后，湖南巡抚权重。会兴恕捕斩天主教主，法琅西诉之，夺官，更以江忠义为提督，韩超为巡抚。忠义将军自广西赴安徽，俄病卒。兴恕后出四川，吏议当遣戍，贵州自此不振。十一月，石大开连陷会同、黔阳，辰、沅大震。

同治元年正月，寇西走，援军始复进麻阳。三月，石阡、铜仁苗寇攻贵州镇道军屯，悉破之，遂攻邛水戍军。援军进据铜仁，寇南掠松桃，北攻天柱。镇箪总兵分部防守。邛水戍军溃退，增兵防晃州。诏责韩超、田兴恕专恃援师，负疆寄。五月，复征水军扼沅水。自石阡至思南，苗寇势最盛。诸援军率以数百人为一营，多至数十营，不相统制，以斩级、焚寨报捷者日有闻，其地形、兵势虽土人莫能明也。七月，军进天柱，邛水寇散走，收其城。八月，攻汉寨。汉寨者，寇魁姜映芳所踞十余年，官兵不能至。至是，乘胜招抚旁寨，故深入无阻。既逼寨，掷火烧之。寨寇无火器，惟恃刀石，火起，皆逾寨逸去保清江。援军惮瘴毒，皆还晃州，分偏师援铜仁。

二年正月，思南、石阡苗、教合踞荆竹园，攻陷印江，与铜仁寇结连，分犯清溪、玉屏。三月，清江苗陷古州，攻黎平、芷江、黔阳。奸民潜受诱惑，浸淫及于内地矣。八月，石大开余党自酉阳人永绥，掠会同、绥宁，走广西，军皆还救。十月，复出援黎平。

三年，贵西苗寇陷开州、修文，贵阳戒严。时张亮基巡抚贵州，益以贵东委湖南。二月，援军收古州，益西攻都江，而台拱、清江苗众屯聚深固，莫敢直进，乃益绕越深入以为功，苗以此并轻湘军。当人，寇辄叩垒门呼曰："吾当往攻汝湖南矣。"既掠归，复谢曰："多扰汝湖南。"巡抚恽世临起曹司，跻大官，唯倚赵焕联以言兵，诸援将深相结，幸苗寇无远略，以故援黔军比之援江、粤者殊绝，而劳费尤久。五月，天柱、玉屏复陷。七月，犯沅州，掠沅、靖五县。十二月，官军复收玉屏，大征诸军屯沅、晃，始有意于整军，已奏用赵焕联矣。

四年二月，恽世临罢，李瀚章为巡抚。朝议以洪寇平，将合四川、湖南财力经营云、贵，会有叛军逸寇之防，重戍东南边。

五年春，乃议援黔，援黔大将兆琛、周洪印为最谙习，自黔事起，领军几二十年。琛以知县至湖南按察使、贵州布政使，洪印以千总至总兵，专其任，日益无效，靖州受苗寇，沅州受苗、教两寇，而石阡、荆竹园势盛，沅防尤急。乃仍用琛备苗，而别起用李元度募新军，率洪印先攻荆竹园。贵东之用兵也，皆步步值寇巢卡，彼各自为战，官军大至则皆走，少则不敢进，精兵无所施勇，疲卒则为所乘。元度锐意攻寨，寇踞险自保，时乘雨夜盗掠。军卒或方寝而失其头，及行陈林箐中，暗伤毙者往往而有，其合战未尝不胜，荆竹园骤不易下也。前将失职者乃流言，以为琛等无过。苗寇往来自如，边县仍失仍复，不可胜纪。

六年夏，刘崐为巡抚，九月上奏曰："兆琛等兵勇三万，岁縻饷二百万，名为大举援黔，而境内之患更甚于前，沅、晃、镇箪、黔、麻、靖、会，几千里无安居，军法不立故也。援师例受赏而不议罪，失城寨咎归贵州，复则上功，是故贵州之蹂躏皆援军之勋绩也。兆琛身任黔藩，镇远失守，不审机宜。周洪印驻军沅州，贼至移屯托口，贼退托口，复回沅州，取巧避兵，曾不知耻。请免兆琛官，议洪印罪，遣散所部，酌留三营屯防。"布政使衔李元度久攻荆竹园，旷日无功，奏先夺一阶，而更荐席宝田募万人援攻贵东。诏皆报可，于是人始知法。十月，宝田军至沅州，将合攻荆竹园。十一月，天柱苗

出攻会同。宝田裨将席启庚方攻天柱，闻警曰："此苗寇故智也，彼狃于军出不还救。"悉所部三千人追之，分六道要遮前后，苗穷相聚保谷中。启庚独领五百人入击之，道陕，中伏，战死。龚继昌自会同出，苗乘胜引去。苗酋张秀眉语群苗曰："苗疆危矣，往日官军败则走，今深入寻战，此痴军也，汝曹谨备之。"李元度闻宝田至，则急攻荆竹园，破旁寨二十五，水军将许宝坤破旁寨七，益作屯逼之。十二月辛卯，宝田进军石阡，与元度察地形，当据北冈，园寨乃可破。元度进作二屯，宝田列陈待战。寇争冈，攻李屯，席军遽退，元度新垒不能固，遂弃屯败退。明日，宝田率军因李屯而屯，寇复来攻，拒走之。既得北冈，寇无复固志。

七年正月，元度、宝田分攻园寨东北卡，薄门争栅。元度裨将黄元果先登，遂克荆竹园，白号、黄号教及石大开余党悍者俘斩略尽。捷闻，言黔事者皆惊喜，以为奇功。元度进屯偏刀，宝田进轿顶，破三十六寨，抚定者百有十，收民口二万八千。奏言所定府县，随营委贤能人员摄守令，且奏荐叶兆兰署贵东道。事下贵州巡抚曾璧光，璧光奏如刘崐所言。二月，张秀眉犯晃州，三月，犯沅州、麻阳。宝田还军铜仁，元度留石阡平余寇。荣维善南趋镇远，道还，东要苗于沅州，宝田要苗麻阳，皆先断其归路，乃力战，皆大破之。苗前以深入疾还疲我，援军恐其扰善地，不敢遏，故屡得志，至是大创，终不复东犯矣。黎平永从苗乃谋袭通道，戈鉴、龚继昌击走之。宝田至沅州会军。四月癸巳，溯沅水西行。壬寅，克颇洞。癸卯，克德明。甲辰，克台笠。乙巳，克寨头，驻军为大屯，以攻台拱。初，兆琛之援黔也，久屯八弓。八弓去寨头二十里而近，然游骑不敢望寨头。宝田既作屯，群苗大恐，十二酋长分部作屯相保。黎平又告急，遣龚继昌往守之。李元度师会四川援军于偏刀，降七十八寨。闰四月辛亥，克偏刀。元度告归，汰其军，留三千人，悉隶席宝田。宝田以继母丧归，仍起督军，以荣维善暂领其军事。黄平、麻哈、清平苗援台拱，合攻寨头大营，别袭德明，分拒破之。维善率数百人夜攻石陇，苗骇溃。苗之来也，党虽众，其战地险阨，即败不能多死伤，官军恒聚攻之，故散佚为害，一日数十警，一地数十敌，非精军莫能散战，而维善尤善出奇用少，苗以是大困。五月，江口苗绕攻清溪。六月，攻荆竹园。七月，攻上河，皆为屯军所拒破。

宝田议曰："台拱苗最强，破台拱则群苗披落矣。右镇远而左清江，台拱之两翼也。不取两城不能规台拱；不通寨头左右，不断贼援，不能克两城；不悉平寨头，前路不能通道。然专注寨头，苗乃从他道内侵，文法吏反得持长短，众论喧哗，军饷不继，则事败矣。宜增兵处处为防，而后可以言战。"乃上书刘崐，请益万人。议者皆以糜饷甚巨，而平苗无益。又军例：将五百人者，将虽廉平，犹岁入三千金。凡议增兵，皆利其所入，疑宝田欲专大利，然无以难之。乃出省城防兵，附以沅北戍军不隶宝田者为万人，以黄润昌为大将，邓子垣副之，出晃州北路，而令宝田专南路。宝田语荣维善曰："言苗事者必曰雕剿，此勇夫名将之事也。夫雕剿者，县军深入，饥因敌粮，夜宿敌垒，行不持营帐，居不依城寨，军不时出，出不时反，乃可以入穴得虎而申其威力，然其败莫救，徒有策无能行之者。此岳锺琪、张广泗之所以擅能，惟君可以继之。"维善奋请行，率所部转战山谷间，自大营南取清江厅百余里。县军五日，苗侦者率莫测所乡。时越大寨攻小寨，或已过复还，骤至清江北岸城，苗望之，以为其部众叛斗，已知官军，乃大惊严备，将渡沅，官军已去。时十一月，大雪，军中亦不知维善军所在。俄而还营簿功，屠七寨，抚四寨，寨头南路平。乃谋北通镇远，攻抱金，破七寨，西通松柏洞。苗合围其屯，方战，维善已先率唐本有等伏屯外，卷旗卑山行，反围围军，所歼仆相望。十二月，袭稿绕。稿绕两山，险绝无路。众曰："此绝地也。"维善曰："苗处绝地，独我绝耶？此所谓两鼠斗穴者也。"遣苏克金先据石山，唐本有自下攻而上，维善横贯其陈。苗大溃，颠自死者无数，寨头北至镇远八十里苗寨悉空。黄润昌闻之，驰至思州，遂攻镇远城。镇远城分府、卫，然久圮，苗长于守寨，其距城者无固志。润昌方平江宁还，部军气盛，直薄城，梯攀而登。江忠珀先上，苗击之殪，军继入者不可止，立克镇远。刘崐知苗事将定，复奏请诏广西合兵，移戈鉴军助清江。

八年二月，维善军进，渡沅。清江苗有二大寨，自古负固。雍正中，总督鄂尔泰督大军二万围攻公鹅屯、董敖屯。数月，公鹅破，董敖卒不能下，以停军久无以报朝命，招抚之而还。群苗恒以自诧曰："吾辈不知何者为反，以兵来则战，以好来则抚，饥则掠，怒则杀耳。吾不扰官，官乃扰吾，唯有强者胜耳。"维善至，乃先越山攻董敖，一鼓破之，还攻公鹅，又破之。诸苗寨百七十八，望风俱下。清江厅城苗先出走，入抚居民，皆以为重见天日。施秉苗震怖，乘胜袭其旁寨，收施秉，西北破余庆。四川援军已至黄平，官军阻苗才六十里。诏湘军亟进，疏通驿路。于是黄润昌、邓子垣促维善会师。维善乃还大营，悉集所部六千人，合李元度旧部二千五百人，与润昌、子垣所领万人合攻苗。自施秉进三十里，曰白洗，又三十里，曰瓮谷陇，皆大寨，所至悉下。维善私谓润昌曰："吾军不立营幕，利在用少。今连军大进，维善六千人精锐久疲，且宜休士赢粮乃可进也。"润昌雅重荣提督，因止垒不进。军中以为功在指顾，疑维善欲专功，以激润昌。润昌先出时，受刘崐戒及布政使李榕言，专主防边。于道得宝田书，盛推之，大喜，乃进战，战又连胜，宝田反与书戒勿轻敌，其意颇愠。至是，人众言，则变计，令拔营。维善亦愠，且笑曰："以我不能进耶？"反先发。甲午，度黄飘，山径斗隘，行者顶趾相接，苗凭山抛石击官军。维善疾行，先出险。润昌军初见击石，仰望两旁山尽苗众，以为陷伏，即骇退，争道相挤。苗徐绕下截出呼噪，军遂大奔，人践人而下。润昌再失马，与子垣俱死。维善遣苏元春往援，亦溃退。维善久待，乃闻润昌等败死，乃大愤怒，袒衣持刀入求其尸，独亲兵二百余人从入，遇已溃军，行乱，苗益

至，聚者几千数，前后道断。维善旁保一山，苗围之久，乃急起溃围出，反攻山间苗寨，破之，得其饭及饮，复出纵击，三围三溃，终不得脱。苗列炬夜守之凡三昼夜，维善与二百余人尽战死，其余军先走者乃皆无恙。镇远败闻，湖南大震。而苗方幸休息，终不入犯。宝田论溃军罪，于坐叱下苏元春，缚欲斩之。众诉元春战状，乃释，与徐启瑞等皆令从战立功以赎死。

四月乙卯，宝田夜攻稿米，暗行五十里。徐启瑞战不力，立斩之。军惧，即攻破其寨。遣军分守镇远及施秉，宝田仍还寨头。廷议忧苗疆，乃更命李鸿章以平捻师移讨贵东，鸿章奏以转饷运炮远阻为难。仍议以席宝田当前敌，而开幕府于沅州，会有天津事不果来。援军易将又二年，所进道皆兆琛等所至，攘辟无百里，入夏则避瘴气，休兵待白露，军士犹多物故。宝田军伍例缺额，军万人不及七千，言者藉藉，争欲罢宝田，减援师。虽藩司亦怨巡抚，而刘崐持之益坚 复奏言："苗巢深险，度兵势必分三道：一从清江径指台拱，一从寨头进攻施秉城取施洞，一从施秉渡沅。简羸弱，罪奔溃，更增兵万人，立援黔营务处，以张自牧领之，专司转饷。"五月，黎平苗攻屯军，龚继昌、黄元果合拒之。六月戊申，进破廖洞。辛亥，破冰洞。七月，刈其禾。九月，克施秉城，始达施洞。十月，苗犯镇远。邓善燮自清溪赴之，苗引去。龚继昌等攻抱岩九寨，克之。思州苗出攻州城。苏元春曰："思州城非苗所利，此必见官军益西，而欲袭天柱也。"潜师北还，果遇之高浪，拒破之。

九年三月，大合军攻施洞，分四道，皆力战。苗遏洞口发炮，炮燃自炸，乃走九股河，宿平敏，又追之，走白土。是时，苗地日蹙，苦攻镇远以求招抚，黄仁遗力战城下。施洞既破，南北军哨旗相望，乃进施秉。苗踞凉爽城，复缘水作七屯，，坚遏两军。四月戊戌，悉克诸苗屯。白洗苗急来援，庚子败去，甲辰复至，宝田率大军躬破之，苗奔班鸠倚瓮版苗。遣三军并进，苗不能相救，皆破之。四川援军进至黄飘，白洗、瓮谷苗始中绝。约四川军将唐炯会师岩门。唐炯者，贵州名家子，以守城知兵自知县至道员，负气直言。蜀事既定，督藩稍裁之，议援军可还，专济饷，使贵州自战。炯闻之，遽腾牒抽军。宝田惜其功垂成，飞书留之，且上书刘崐，请奏饬四川毋得轻退。奏未上，炯军已还，故白洗苗复聚，清平、重安皆陷。八月，龚继昌定施洞北岸诸寨。宝田请先攻台拱，专注力南进。贵州之乱也，抚藩诸官困于孤城，数十里外为政令所不及，上奏唯乞援请饷，援军交进而协饷罕至，以故得地不喜，失城无罪，则亦不忧。四川知其情，则请月致饷五万，罢援军，俾贵州自募师讨捕。文武官贪得其权，欣然许之。四川援军遂罢，湖南专任苗事矣。台拱寨百计，革夷最大。十月丙午，先攻革夷旁三寨，夜薄之，皆溃。苗酋方在革夷，闻败，奔归。丁未，革夷破，分略左右诸寨。交农最坚，宝田自攻拔之。丁巳，至台拱厅城，苗不守而走。己未，进军九股河。九股黑苗者，自杨应龙以来频拒大军，皆以深阻，约降而退，官军未尝入其境。宝田锐意灭之，论者多主抚，乃分别招、讨。十二月，鸡讲苗请归化，专讨丹江。用兵三月，平苗寨二百一十，丹江诸苗固驯弱。

十年三月庚子，丹江平。四月，军进凯里。凯里者，强于台拱苗，台拱昔所倚为援者也，见台拱破，收余众使居全洞。辛酉，官军屯方索坡，望全洞。凯里险固崭绝，而官军经百战，所破寨千数，殊以为易与。宝田以用兵久，湖南倦于饷军，欲必破凯里而罢兵，悉召诸将勉之，期明日破苗而会食。壬戌旦，两军皆出，苗恃险坐甲而守。宝田亲鼓之，诸裨将皆先进以率士，苗抛石下击，多伤者，莫肯先退，乃直薄寨下。苗用长矛挑刺，而官军火枪仰击，死伤相接，攻久之不下，乃令诸军更食迭战。唐本有者，宝田里人也，其名望在苏元春、龚继昌左，于席军为下中。方食，闻其部将死，辍食，袒而起，遂驰至寨垣，猱攀而升。诸军方小却，苗意怠，愕出不意。本有既登，诸军噪从之。苗惊溃，逾寨跳走，颠死践仆无数。既克凯里，全洞从而溃，并克之，得官印以百计。遂乘兵威，悉胁收二百余旁寨，还军施洞。沅水南北岸乾隆中所设六厅城皆复，进麻哈，定黄平，苗事略定。宝田卒感瘴病风痹，刘崐借其名以统诸将，未之易也。苗酋张秀眉遁保雷公山。甲申，进军逼之，丙戌，克其前寨，丁亥，克山下寨。戊子，秀眉遁，烧其屯。五月，攻苗寨十二，分兵徇旁寨，皆下之，军益西进。八月，苗纠残众谋袭雷公山，要击走之，苗悉众保黄茅。十月，进攻之，破其要隘十三寨，直攻黄茅。苗守一日夜溃走，得屯粮以供军。张秀眉益不振。而刘崐坐公事，朝命总督案之，意不乐，议宝田者益藉藉。

十一年，布政使王文韶为巡抚，议汰席军，以负军饷数十万无以偿之，犹豫未忍决。张秀眉致书八寨苗将，扇乱以自救，八寨苗官拒其使。二月，龚继昌攻岩洞，降其酋义忘，使侦秀眉，随所至而攻之，破八寨。秀眉独将数十人匿乌鸦坡，生俘之，斩以徇。苗寨存者十之二，皆良苗，其能劫掠精壮者殆尽，贵东尽平。捷闻，乃罢兵。用陈宝箴计，使诸营官自请半饷，所当领银三十六万，悉输之朝。南方军事告竣，犹留防军屯沅西，凡四将、五千人。苗时小有反覆，不复能为乱矣。

川陕篇第十三

湘军兴，而其饷最绌，恒仰羡于越、蜀。咸丰中，蜀尤完富，虽颇设防，不至大调发。自承平以来，赋轻民懦，官吏大小求取辄厌其望，西北故寒瘠，东南兵兴，言仕宦者至四川则听然。自湘军起，文武名者颇或遥授蜀监司，以歆劝之。胡林翼治军江、汉，仰镃货于上流，恒欲通川督以自裨助；同时资望、材德独曾国藩可重任，而又久屈无尺寸之地，故林翼私策，冀国藩督四川，特未有间、未有以发也。

九年，蓝、李寇寝闻。蓝、李者，蓝大顺、李短搭，居云南昭通大关边，以运护鸦片为私贩魁。其徒党无虑

数十部，率三五人或数十人为一队，往来叙州，射利作奸，然自托商贩，颇重身家，无反心。会老鸦滩私贩有讼事，讯官诈赇之，不满意，因宜宾典史别陷以事，捕二人置狱，竟请府县杀之。贩党愤惧，初谋劫狱，既聚众百许人，道路凶凶，边县震恐。辅国公有凤署总督，遣提督、按察使将千人往讨，不敢进。筠连奸民导寇阑入县城，知县先以病去，府檄州判署令事，闻变，辄走叙州。始闻寇，俄报寇至，高县亦溃乱，庆符令武来雨朝服缢堂上，寇实未至，奸民纵掠。蓝大顺等约徒党分三道长驱，官军遥屯府城西乡，民颇相约聚，遇寇左、右部，部各百余人，见军至，皆散走，其千余人自横江渡金沙，遂攻叙州。城中民闻寇至，皆闭门，多欲自杀者。及夜，寇不入城。明旦登陴，会有凤别遣营将明耀光先驰入城守，后寇二日至，城中人亦大定。寇屯城外，亦稍益附胁至数千人。事闻，诏陕抚曾望颜为四川总督，征兵湖广。于时，湖南巡抚方奏与曾国藩进军安徽，以萧启江诸军属之。未发，被命遣启江率所部援蜀。胡林翼乃奏荐国藩，因言蜀财赋、险固，宜以时镇抚，系天下根本。十一月，寇自叙州分犯，一沿江西走犍为，一北走自流。官军屯防者望见寇四五里外，辄跪呼乞命。寇颇先收军实而驱杀之，又假义举禁淫掠，附者益众。既至自流，虏盐井丁夫数万。

十年春，合走嘉定，不攻城，屯五通桥，号十余万。于是荣、眉、井研、青神、资阳皆骚动。成都知府结有凤以倾望颜，朝命驻藏大臣崇实代有凤为将军，案其事，趣国藩入蜀，而别授东纯为总督。国藩、林翼皆惮以空名将客军，复疏言："江南寇势盛，宜先所急。"启江帅八营四千人径至成都。于道启江病，不能军，比至，望颜议授以按察使，启江不肯。未几，遂死，军无统帅。一战井研，大破寇，解其城围。蜀南西沸乱，寇散布不胜其讨捕。启江部将分三统，则亦观望，或纵掠，无复湘军规制。望颜闻被劾，则屏卤簿，单轿出入，其中军副将及布政使交侮之。总督出，逢副将传呵辟人鞭其舁夫，望颜不能堪。东纯至襄阳道卒。诏广西巡抚曹澍钟代国藩援蜀。澍钟不以知兵闻，特习四川，以有此命。大喜将行，遭母丧，自奋夺情。林翼劾罢之，奏荐刘长佑。文宗意重广西，而念蜀寇无能为。七月，诏曰："湖南巡抚骆秉章素习湘军将士，可督办四川军，更增率湘军以行。"九月，骆秉章治军将行，幕客左宗棠奉诏别募军援浙。秉章初不自治事，乃请湘乡刘蓉佐其军。湘军将士名者多附胡、曾、左，唯黄淳熙善刘蓉，刘岳昭故久在湖南，从秉章行。未发，石大开自广西还，出沅、靖边，将入蜀，两湖相惊，以巨寇各治边防，奏留秉章新军。于时，崇实代望颜，增募军至三万，游弁骄将坐食而行掠。寇所略围邛州、雅州、峨眉、潼川，所破青神、丹棱、名山、天全、荣经、洪雅、隆昌、荣昌、江油、长宁、兴文，一魁一部，分掠四出，各有所结，虏无虑百万。而云南边寇出筠连者凡三四十至，所过无留难，浸及川东。湘军将萧庆高、何胜必、胡中和、蜀将唐友耕，奔命往来，莫能大创之。而石大开复自广西还，沿湖南、贵州、四川、湖北界上崎岖闯行，五省屯军惮其名，蜀尤震动。湖广督、抚复奏留秉章防施南。

秉章自为巡抚时，稔知军饷不肯应客军，故观望未敢直进。黄淳熙议以本指援蜀，今逾年，逗留非法，又雅轻刘岳昭，不欲与并将，因说秉章分军，留岳昭军助湖南、北防剿。秉章率淳熙军分水陆溯峡上，期会夔、涪。崇实见蜀事日棘，度己材不足济，虚心待秉章，频上奏，欲假朝命促之，且自言旦夕竭蹶，恐误国事。当是时，封疆大臣虽见危败知死，莫肯言己短。曾国藩所至见龂龁，秉章亲遘之，至欲资饷，地主则挠诎百方。唯独崇实恳恳推贤能，常若不及。秉章在道，频奏诉饷匮。初不意四川能供其军，比至，未入境，总督公文手书殷勤通诚，遣官候问，冠盖相望，悉发夔关税银资军，湘军喜过所望。时黄淳熙将所部先发。淳熙将兵务推锋，尤耻言持重，闻寇方围攻顺庆，则从万县出山道赴之。五月戊子朔，至府城。寇先南走定远。乙未，淳熙率军趋定远。己亥，遇寇姚店。寇聚屯城西南连十余里，官军逼垒，前寇遽奔。湘军新从郴、桂追石大开，习寇势，见寇若摧枯朽，士气奋踔，推锋直前。寇无敢迎拒，或凭垒持刀矛，稍发小枪。官军益笑之，抛火寇屯。寇大乱，争奔走，数万众一战而溃，蹂死者千数。捷闻，乡民及群寇转相告语以为神兵。庚子，寇北走潼川，至二郎场遇援寇，合屯。将渡涪，涪涨未渡。

辛丑，淳熙军至。自军事之起也，将帅每至一城辄留止，号为休息，审势而后进。湘军行虽速，未尝肯连日行战。淳熙新从大将李续宜援宝庆，见其行，恒愤耻，故其行军昼夜赴利。同时唯僧格林沁、多隆阿恒数百里驰逐，然僧格林沁多尾追，而多隆阿应变无方，非他将所能测，皆与淳熙不同。而三人者后皆暴尸被创死，以快持重者之意。语曰："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淳熙其尤可悲者已。淳熙遣卒三辈侦寇所乡，土人喜胜张军势，皆报曰："去远矣，不可及矣。"最后始知尚屯场中，还报已甲夜，淳熙先恐失寇，令军中蓐食五鼓行，后令迟明，持矛、扣枪戒备以待寇。传令后者先至，先者反后，军士失指，前队轻行突前，淳熙领亲兵三哨继之。寇前队闻军至，亦夜出，各行七八里，遇于燕子窝，交绥，寇退。淳熙比至场，见寇分从两旁登山以待官军，知中伏，业已相见，即分所部为三，左、右搜寇伏，中军直进。于是四山寇尽出，而前军惊溃。淳熙所分三部失势，亦惊。淳熙骤马率退者，马陷田泥，弃马步进，众溃不可止。淳熙坐地上，拔佩刀，瞋目直视寇，或刺之，或斫之，解其头臂。后军闻败引退。其后队遂不发，结屯自固，惴惴终夜，所俘马多夜嘶，恐寇闻，悉屠之。而寇慑湘军威，乘胜急渡涪北去。淳熙猝至而猝亡，胜非胜，败非败。然四川寇自此破散，其后湘军满百营，终无覆亡者，知蜀寇无能故也。

骆秉章自万县之顺庆，寇悉趋绵州。其时湘军无统将，拔用曾传理，以附生领军。先湘军将萧、胡、何号三统，川军将唐友耕、秉章护军营将刘德谦、绵州知州唐炯所募黔勇将颜佐才，合兵万九千人，会师绵州城

下。蓝大顺围绵州，其党分屯绵竹、什邡、罗江、安、彭。李短搭围眉州，其党分屯彭山、丹棱、青神，夹省城南北，百里内皆寇地。八月，秉章授总督，移屯潼川。崇实还将军任，仍署印，居省城。秉章初至夔，逢曾望颜诉布政使副将状而泣，亦颇言将军短。杨重雅以署成都府事致累望颜，身亦被谤忌，出知顺庆，罢官，倾心奉秉章。秉章初不知崇实公忠推贤，但知其吏治军事丛脞。既受命，则劾布政使及督标中军副将，罢之，何胜必等故刘蓉乡里，又闻新军敢战，颇亦自奋。四川文武闻秉章严静，洒然易心矣。是月丁巳朔，曾传理等攻寇绵州西北门，战小利。以违节制劾唐友耕，夺官，仍领军自效。寇收屯相保。官军作五浮桥于涪。庚午，萧庆高率军循左山，趋寇后，约传理、德谦等分中、右进而夹击。黔军先进，未及，寇遽发枪炮惊之，寇乘之，佐才退，德谦、传理继进相持。庆高等自山后破寇二屯，传理复分军钞寇旁，寇乃大奔，解围南走。群寇蚁附无固志，则皆南走，绕省城西南，掠郫、邛，遁丹棱。

川北号为肃清，乃休军论功，而湘、黔军斗绵州州堂，秉章复奏劾唐炯，罢之，炯之守城，借财募军，有拒寇之劳。四川州县论知兵，以炯为首，既超擢夔州知府，复负其能，又其父雅善秉章，慷慨自喜，无所推让。湘军制：营各有长夫运粮械，虽过郡县，不烦官中一刍粟。方其初起，所过官吏亦困挠之，至不得入城，无所谓供支。四川独守盛时军兴法，州县具食米供军，按人给舁马担夫，诸军因以为利，折取夫钱。湘军初至，得钱大喜，已习为例，则稍稍苛索胁取。既解绵州围，尤负其功，所索夥奢。唐炯以绵州围半年，资力困乏，所应不满其意，又先与营官言，营官漫应之，自谓已办，则置酒宴他客，诿其事家丁。湘军人来索夫，语不逊，家丁怙黔军势，亦不逊，相争而哄。黔军无纪律，炯自谓有纪律，诋诃湘军，先已不相能。传理年少轻慢，初统军，不能束其众。黔军将衔之，伏百人州宅内待斗。湘军哨官去复来，闯州堂，益嚣。炯亲将告曰：“湘军持刀登公堂，请禽治之。”炯诺，未已，其亲将遽出，斫先入者一人。来者皆怒噪，于是伏兵起，欲尽缚湘军来者，奔逃杀伤，各自戒严。湘军将皆大怒，诉秉章，且案军不行，以要必胜。秉章特劾罢炯，炯亦诉状秉章，谩骂之，湘军自此多与蜀军分行，蜀军益绌。而唐友耕以谨畏能战，更见赏爱，奏复其官。

九月，秉章受印成都。十月丙辰朔，胡中和等自崇庆、曾传理等自彭山进攻眉州。寇聚兵州西松江口，诸将合兵深入攻之。丙寅，寇奔青神。超擢刘蓉署四川布政使。蓉以附生叙五品衔从入蜀，秉章以知府奏荐，特有此命，自军兴以来，无有与比。湘军移攻丹棱，以唐友耕屯眉州，南缀青神。李寇部党掠铜梁、璧山、永川、大足、定远、南充、岳池、广安。增募川军以张由庚将之，合黔勇分讨川东北。更募湘军以易佩绅将之，道永顺，期入酉阳。征刘岳昭军会师夔州。十一月，增军丹棱，作长壕木城蹙围之。乙未，寇焚城走浦江，略崇庆、双流界，入彭县。壬寅，分两部，一东北直趋绵州，走江油、平武，折北走石泉、彰明；一东略什邡、汉州、中江、遂宁，折南走安岳、内江、隆昌、富顺。所过逃散，民团营兵往往狙击斩虏。蓝大顺遁去，所部遂微。萧庆高等围李寇党于青神，胡中和等围李寇于犍为之铁山。川东寇堂自广安分略营山、渠县、东乡、新宁。

同治元年正月癸巳，杀新宁知县国澍、典史耿凤翔，把总何玉春。是时，石大开方屯来凤，窥涪、夔。川东寇别部踞涪州南鹤游坪。二月戊午，新宁寇南走，合垫江寇东南走酆都。石寇陷石柱。三寇相去各百里，然不能相响应。乙丑，刘岳昭军四千五百人自夔溯江，会唐炯等于涪。石寇游骑西至涪、巴南岸，不得渡，鹤游坪寇伏不出，酆都寇复东北略忠、万，走云阳。聚军重庆，专防石寇。三月甲申，铁山寇走宜宾，遣别党北援青神。己丑，萧庆高击走之。庚寅，城寇循江南，东走宜宾，分两部：一走天洋，一屯八角寨。官军收青神。四月，石寇掠南川出境，趣贵州桐梓，过綦江，留攻城一日，西走贵州仁怀，南入叙永，西北走兴文、珙、庆符、高，东还陷长宁，知县周于堃死之。天洋寇西走，合于八角寨，云阳寇直西北走。戊申，陷太平，出境走陕西定远，易佩绅尾之，与俱入陕。刘岳昭、唐炯、曾传理、唐友耕皆持寇长宁。鹤游坪寇分略梁山、垫江、大竹、邻水，七月，复分党出梁山、垫江，掠达，陷开，从城口出陕境，陷平利。汉南群盗相挺起。八月癸巳，李寇弃八角寨，走犍为，屯龙孔场，胡中和等移军围守。闰月丙寅，刘蓉出督军。丙子，寇突走，禽李永和及其党魁卯得兴。永和，短搭正名也。蓝、李乱四年而平。鹤游坪寇亦弃屯走太平，分遣周达武、曾传理等追讨之。九月，禽周绍勇于大竹东。鹤游屯寇惟前后入陕二部，合陕、豫群盗掠洋、凤、文、阶边，还入广元，遣周达武拒之。石寇复陷筠连，至宜宾。胡中和等屯横江。十月庚辰朔，寇入高县，知县丁良俊走免。丁未，寇复至，良俊死之。十一月庚申，胡中和、何胜必等捷于横江，寇分党出宁远。辛酉，周达武遇寇仪陇，破之。辛巳，禽寇帅郭刀刀。曾传理等以内寇尽平，请罢军，及刘德谦等先后归，唯胡中和、刘岳昭、周达武分部屯防。石寇亦出境走云南东川。陈玉成余党自湖北走汉南，合川、陕盗纵横兴安、汉中。陕西布政使毛震寿师久无功，诏秉章举大将分军往讨，奏荐李云麟、严树森。

二年三月，石寇复分犯建昌、綦江。以刘岳昭屯綦南，何胜必、萧庆高屯叙南，胡中和屯嘉定，朱桂秋、张由庚合五千人援汉中，增周达武军至四千人，游击往来。石大开拥众间行，经七年，崎岖山界，饥乏崩散，不复能令众。三月，将出宁远，行间道，误入土司界中。土司所部以劫掠为生计，无论官、贼，见众至则聚掠，与斗则散走。寇绝食，又牵缀不得行，于是溃散，与所分部两党相阻绝。癸酉，大开独至紫打地，欲渡大渡，会秉章先遣唐友耕防江未至，寇前队结筏已济，大开恐日暮众不整，复令还西岸，期翌日毕渡。是夜大雨，水长四五丈。明日，防军至，大开遂穷困山谷，杀马煮桑叶为粮。至四月壬寅，土司岭承恩等生缚献大开及其党

魁五人，刘蓉复亲往受俘。其余寇先由贵州界北走酉阳，后还湖南，于桂阳破灭，语在《湖南防守篇》。秉章督四川三年，平群寇，禽大酋，遂以知兵闻于天下。

穆宗初立，朝廷锐意求治，廷寄咨问或日三四至。是时，钦差大臣将军多隆阿讨陕叛回，以病留河南未进，李云麟以母丧归，官文奏荐刘蓉。六月癸卯，诏秉章遣军从蓉援汉南。七月丙午，复授蓉陕西巡抚，并将前后援陕军朱桂秋、何胜必、萧庆高等万三千人，先解汉中围。汉中繁富大郡，自川寇合陈玉成党部连结土寇，环城作屯，城中守备完具。毛震寿惮事，唯以军饷难继辞。援军皆武人，不知机宜，观望养寇。川寇初据洋县，既引湖北来寇数十万，径进汉中。震寿屯城固，汉中府、道先后病死，城中唯都司，护总兵及南郑令，又不相能。令收召游军至万人，日食米百石，诸避寇者相继入保，城食益绌，疾疫起，死者日或至千人。川、湖寇中悔相猜忌，洋县寇疑来寇欲并之，故不肯合势。城中颇出战，援军不能进攻，唯待统帅。八月丙戌，刘蓉发成都。戊子，何胜必等议曰："汉中寇虽多，心志参差，可一战走也。刘公度吾等功将成，辄先至收其名，宜及其未来，破贼立功。"约朱桂秋、张由庚等俱进。甫至油房，桂秋等失期先退，胜必等亦收军还屯。己丑、庚寅，雨连日，围寇惧援军乘之，具马驮将遁。城中粮竭，见援军自退，益匈惧，开北门出走。寇疑不入，久之，乃纵掠。援汉中八军闻风溃走，寇挤之，皆走，背水溺斩无数，城民走者亦皆虏死。败书闻，刘蓉止巴州，增调刘岳昭军。洋县寇见汉中寇盛，益恐，则分党北收佛平、盩厔，设伪吏，禁淫掠，欲以自固。汉中寇亦东取城固，连西乡、石泉，通于兴安。多隆阿自河南入，解同州之围，克临潼、高陵、三原、泾阳。李云麟进军山阳，取镇安，西攻石泉。十月，刘蓉移屯广元，久之，蜀军不出。朝议重西安，促多隆阿先攻盩厔。蓝大顺之遁也，其党先后入陕，或屯或流。其流者又合石寇中旗，驰突褒、沔陇、秦界中；其屯者则踞洋县，招湖北来寇陷汉中，已而猜斗，常以千余众拒汉中。寇数万因略盩厔，各自为战守。故寇得汉中，不能自安，又会江南寇急来征援。

同治三年正月，留坝、褒城、沔县寇俱入汉中府城。城寇先循汉水东下，又分党陆趣镇安、山阳、商南，步骑骆驿连十许日。汉中、兴安诸属县寇皆退去。洋县寇亦悉北保盩厔，增栅壕坚守，其余党或从佛坪东窥宁、陕。刘蓉至汉中则入府城，见尸骨纵横，辄恸哭，命悉棺敛，官瘗之，奏免丁粮，恤忠烈，借给牛、种，以收人心。留何胜必等分屯汉中、兴安，罢归刘岳昭所部四千五百人仍还防綦江，且言遣军助攻盩厔。多隆阿大愠，以盩厔功在指顾，檄还其军。盩厔城小寇少，无所用武，论者皆言不足烦大将，且宜彻围，待其走而歼之。廷议不知多隆阿之战状，依常法督责。多隆阿愤懑，作望楼躬视城中，中枪子伤目，督攻益急，寇作地道出走。二月丙申，遂克盩厔。而多隆阿目创甚，不能兴，养创西安。三月，刘蓉至省城往问疾。多隆阿方卧向外，闻巡抚至，强扶起回面向内，目不视，亦不言。月余伤发，薨。闻者莫不伤痛，陕西处处祠之，虽所未至，皆叹息讴思焉。盩厔败寇走兴安，余十许人为民团击杀之，犹自称蓝大顺。自三顺至九顺，皆传首汉中、西安。宁、陕寇捕斩略尽，唯泰州寇复东趋留坝、佛平，留防军不能御。商南残寇西与合党。贵州寇侵南川。增募湘军二千人，以曾志友、成耀星等领之，埤秀山、綦江防。刘岳昭授云南按察使，唐友耕授云南提督，均留四川屯守。四月，廷议多言刘蓉无实，不可用。诏询秉章，秉章言随器授任，无可弃之士。五月，佛平寇卒至杜曲，陕西省城大震。是时，叛回悉遁甘肃，多隆阿部军分散，金顺、彭基品将马、步军击之于沣，寇还攻鄠、盩厔。己未，蓉出城督军，大征诸军将钟玉胜，曹克忠、孟宗福、何胜必、萧庆高、黄鼎等，新旧杂置。七月甲辰，蓉会西安将军穆图善，攻寇于郿。壬子，寇逾秦领，西走略阳，入甘肃，陷阶州。陕军罢，四川军将周达武等九千人出屯防。萧庆高等防汉中。诏以洪寇平，论功，加骆秉章世爵一等轻车都尉。十月，周达武进攻阶州。十一月，征萧庆高等会师。何胜必疾病，留广元。胡中和以四川提督自叙南屯所出广元，领何军攻阶州。

四年正月，刘蓉言宜令中和总统诸将，专奏报，以一事权。秉章言达武、庆高皆中和等夷，虽主簿以下，但为营官，即与司道、提镇颉颃，势不相统。中和亦固辞，事乃不行。自胡林翼骤拔多隆阿，节制李续宜、鲍超等，大捷潜山，诸帅无能效之者。湘军制，以意气相救，耻言爵位，多不肯属人。故李续宜统援宝庆军几奔溃，而刘蓉后以萧德扬名统陕军，覆师霸桥，置将不慎故也。萧、何等部久转战，丧亡更代，士气益弱。而崇庆人黄鼎新出寇中，号敢战，有名，虽亦将湘军，然杂用滇、蜀，别为一队，亦奉蓉檄，会攻阶州。刘岳昭擢云南布政使。四月，出境攻贵州正安，以援遵义。五月丁酉，收正安。丁未，胡中和等克阶州，李寇余党尽平，萧庆高还镇汉中。周达武进军松潘讨叛番，番据险钞掠，所部八千人惊，几溃。九月，略地置台站如承平时。授达武贵州提督，始议援黔。刘蓉罢，以四川按察使赵长龄巡抚陕西。

蓉之骤进也，中外指目，前年顺天府尹蒋琦龄陈时事，反复议蓉。蓉请罢，而秉章请留蓉。是年三月，编修蔡寿祺言事，复訾蓉夤缘。诏蓉自陈，蓉言荐举本末，且论奏曰："凡夤缘者，必其平日萦情于宠利，不胜其歆羡恋慕，思一得之以快其意，然后丧其本心，捐弃廉耻，为乞怜昏夜、骄人白昼之行。故凡小廉曲谨之士，粗知自爱，即有所不屑为，不必过人之识量而后能之也。臣虽愚陋，其于希荣慕禄、降志辱身之事，往往不待禁戒而自绝于心。盖其自治尚有精于此者，而此特其粗节。乃蔡寿祺以其不肖之心，肆情造谤，唯所欲言，直欲厚诬天下，谓无复有稍知廉耻之人之事，则何其情之悖也。"又讦奏寿祺挟嫌构陷。疏上，朝论益谨。御史陈廷经复疏攻之，事下秉章，案蓉及寿祺所陈他事，皆不雠。部议夺蓉一级。而赵长龄亦为秉章先所荐，故令代蓉。庚辰，长龄至西安。十月辛丑，蓉被诏

复任。十一月壬戌朔，受印治军。蓉为政，察吏爱民，然恒诉饷匮，欲取资四川，时云南、贵州巡抚亦交章取朝旨索饷，秉章一切奏罢之，因请疾。崇实兼总督，唯军事仍倚办秉章。

五年二月，刘岳昭克绥阳，擢云南巡抚，将所部转战以往。四川、陕西内寇略定，犹养军如故。凡四川出境军二万六千人，留防万七千五百人，屯省城二千五百人，胡中和犹将五千人，唐友耕三千五百人，陕西湘军七千人，于是蜀财竭矣。十一月壬申，秉章薨。省城士民如丧私亲，为巷哭罢市。其丧归，号泣瞻慕者所在千万数，自胡林翼、曾国藩莫能及也。其年，刘蓉罢免。以捻寇奔驰陕境，复诏蓉领军，助巡抚乔松年御之。十一月甲戌，蓉军方屯霸桥，捻寇卒至。湘军无统将，又闻其帅与新抚龃龉，固无战心。寇分两队钞之，其日大雪，军士冻僵，莫肯拒斗，于是尽溃，而萧、何旧部遂尽，唯川军黄鼎溃围出。寇既胜，亦遂西走。蓉遂告归，终于家。其后，左宗棠督陕、甘，出塞讨叛回，大募湘军至五六万。川、陕湘军名存者多随地募补，盖无复真湘人矣。

平捻篇第十四

捻之为寇，盖始于山东。游民相聚，有拜幅，有拜捻，盖始于康熙时。其后，捻日益多，淮、徐之间因以一聚为一捻。或曰其党明火劫人，捻纸然脂，因谓之捻。莫知其本所由也。

咸丰元年，广西寇既闻，朝廷尤重除盗。夏邑民士诉捻劫御史张沣翰，因发南阳盗劫事，有诏诘责河南巡抚，因并饬两江、湖广督、抚搜缉，而寿州盗亦上闻。

二年，李僡巡抚山东。兰山幅盗拒杀把总，其魁党在徐、邳、峄、费间。其时，山东捻掠海州，安徽捻犯鹿邑、宁陵，而丰、沛、曹、单亦骚然矣。

三年，安徽，江南省城陷，宿、蒙、亳、寿捻滋甚，始命提督善禄屯永城备盗，周天爵驻徐、宿镇群捻，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出治安徽团练。桐城盗有马逾千匹，开归捻分二十余部。汝宁、信阳捻攻正阳，复掠永城，杀桐柏知县潘树霖，围攻夏邑、沈邱。河南巡抚陆应谷自汝宁走保省城。周天爵薨，袁甲三代之治军颍、亳。复命舒兴阿以陕甘总督领军驻陈州。舒兴阿移皖北，牛鉴代之，统于河南巡抚英桂。

五年，袁甲三以违例委调宿州牧，得罪去。提督武隆额将兵屯亳州，总江苏、河南、安徽三省战守事，而捻首张乐行、李兆受之名亦稍有闻，清、淮防复急矣。张乐行起蒙、亳，犯归德，以英桂代统武隆额军。自是捻众分五旗，率驰突徐、宿、曹、归，防军不能制。

六年，增调江南军将郑魁士援宿州，仍以袁甲三助英桂，大征西北兵。八月，甲三自永城进军亳州，攻乐行于雉河集，捻趋颍州。皖、豫官军夹屯，莫之御也。十一月，捻复东走徐州，皆大掠而还。

七年春，命胜保助英桂。捻围固始，邳、郯盗复起，亳捻与袁甲三相持，南廷霍邱、寿州，西北掠舞阳、叶，内乡捻复犯宜阳、嵩，英桂赴禹、密，河南烽火相望。洪寇部党亦结捻合势，分掠庐、巢。胜保、袁甲三会师正阳关，始议招抚李兆受、苗沛霖，以减捻患。而胜保北屯颍州，遏归德，陕西军防武关。捻入商南，杀知县施作霖，安徽捻陷霍山，犯和、滁，东西几二千里，皆蹂于捻。其冬，直隶开州、东明亦有捻游骑，滑、林、浚、淇被其患。

八年春，寇、捻合攻固始。六安捻久踞城，分党出掠，倏出倏入，军疲于应。其夏，收六安。捻皆东趋，南攻全椒、来安、滁，北及徐、宿。英桂病还，瑛棨代为巡抚。胜保授临淮，苗沛霖始用事。袁甲三进宿州。李兆受归诚，迎胜保于清流关，淮南、北事解严。于是仍援胜保钦差大臣，整军庐州。秋，捻入山东，围单，攻金乡。以总兵田在田、提督史荣椿防曹、兖，增设归德镇总兵官，又遣总兵邱联恩屯鹿邑、朱连泰出屯亳州，盖河南尤弊于征戍云。商水北周家口者，濒小溵、颍口商驿通道，捻大掠而去，其势益张。

九年春，胜保奏劾袁甲三持重失机，诏以总兵傅振邦代之，统于胜保，副以都统伊兴额。二月，捻自西华趋舞阳，破官军于北舞，邱联恩战死。伊兴额悉军西援，振邦等劾以龃龉罢之，以协领关保督河南军。抽天津海防军，遣协领德楞额将屯曹州。夏，胜保移防盱眙。捻攻定远，安徽巡抚翁同书退走寿州。冬，胜保以母丧归，复命袁甲三代之。捻出归德，自兰仪渡河犯定陶、东明，还颍州。于时，诸将帅皆以回巢为幸，腾章告捷。以内地为盗贼巢自此始，其后直省皆引例焉。甲三至军，克临淮。

十年春，改命胜保以都统督军河南，关保副之；傅振邦督军徐、宿，田在田副之；德楞额督军山东，侍卫哈勒洪阿副之；袁甲三以钦差大臣专安徽，翁同书及副都统穆腾阿副之。正月，捻陷清江，杀淮海道吴葆晋、副将舒祥，漕督、河督等方置酒奏伎，仓卒走保淮安。言江苏形便者以里下河为膏腴，以王家营为亢咽，至是人情大骇。诏夺联英、庚长官。捻复还走，而河南捻趣巩、洛，山西、陕西均备边。罢胜保，以府丞毛昶熙还河南为团练大臣，南汝光道员郑元善副之，兵事总于巡抚，属于关保，各省团练始重。秋，海防罢。畿南盗贼蜂起。捻犯济宁，乃命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督军捕讨。捻纵横菏、济间，山东大乱，德楞额军败于峄。冬，专遣道员联捷防河，得专奏事。僧格林沁至济宁，奏言："捻众繁多，其出掠，伺空虚，避官兵，以焚掠胁俘良民，党众日增，马步数万，列队百里。兵少贼多，众寡悬殊，如欲攻其巢，则相距一二百里外，井堙地赤，裹粮携水不能持久，退为所蹑，往往失利，十年以来，未有能进军接仗者也。臣军万二千人，请合傅振邦、德楞额二军，直攻老巢，荡平丑类。"文宗手诏，以无后劲为戒。十一月，捻屯巨野，乘雪进攻之，大败还。关保以昏庸罢，河南军事专于毛昶熙。徐州民士三奏，请用伊兴额，诏从

所请。僧格林沁令诸州县各筑长围以扞捻马步。傅振邦病免，田在田代之。

十一年正月，僧格林沁遣军援菏泽，复败还，诏责以勇往轻进。穆腾阿病免，总兵成明代之。捻自曹州趋郓城，渡汶，掠泰安南北，伊兴额及总兵滕家胜俱战死。僧格林沁移屯汶上，捻遂围青州。其时，河南捻纵掠连二十余县，西自南阳，南自汝宁，东界淮南界河，莫能定所乡。巡抚严树森以豫军冗弱，思以湘军法齐之，与毛昶熙不相中。山东民团亦相聚，距杀官军。捻西及淅川。张芾领陕西团练。胜保复出屯景州，将兵万人。莘、范群盗北侵大名。滕、峄捻西掠，僧格林沁敛兵保邹。山东巡抚谭廷襄出屯茌平。捻陷曲周，掠威东，陷清河，杀知县陈大烈。苗沛霖陷寿州、宿州，捻势盛，徐、宿阻绝。僧格林沁遣詹启纶募军防清淮。秋，捻分党北趋山东、河南，省城皆乘城守望。德楞额免。袁甲三极论捻事，颇咎僧格林沁骄愎懈军。捻掠登、莱诸县，山东最富庶地也。僧格林沁方南下沂、邳，奏功进爵亲王。悉奏罢诸团练及防河大臣，委权督、抚，以副都统遮克敦布代联捷巡河，大顺广道王榕吉副之。胜保屯防京师。其冬，河北及邹县教党次第抚定，命胜保移军援颍。僧格林沁屯单。湘军扬言进攻颍、亳，于是群捻颇多合洪寇部党，游弈襄、洛，不复专剽劫，僧格林沁遂连破亳北诸庄圩。

同治元年春，颍州解围。夏，捻陷宜阳，杀知县谢仁溥，西陷永宁，别自内乡入商州，陷镇安、孝义、固原，提督孔广顺御之。蓝田寇、捻合陷渭南，杀知县曹士鹤，东陷华州，直走渑池，还败河南军。时庐州克，安徽事定，将军多隆阿将庐州军，胜保将颍州军，俱入关。僧格林沁督山东、河南军，防直隶、山西，四省督、抚、提、镇将兵大员均受节制。湖北出军助河南攻捻屯，多隆阿进兵荆子关，群盗迸散，进灭商南捻。捻还奔，北走卢氏，南趋枣阳，陷随州、京山、应山。湖北大震，复奏请多隆阿还军。袁甲三请病，李续宜代之。续宜母丧临淮，钦差大臣遂罢。冬，逮治胜保，多隆阿兼统其军。降捻宋景诗惧诛，请隶雷正绾，至郃阳叛，渡河走山西、直隶。而张锡珠亦先以降捻叛于莘、冠，渡漳，犯大名，大顺广道秦聚奎战死。宋景诗者，故堂邑剧盗，欲还与张锡珠合，以八百人行腹地几二千里，所过无留行。山东巡抚谭廷襄、直隶总督文煜免，以阎敬铭、刘长佑代之。遮克敦布免，副都统成保代之。山东教、幅、棍诸奸民连结，起于兖东。

二年正月，僧格林沁攻捻雉河集，克之，禽斩张乐行、姜台凌等。二月，冠、莘捻复渡漳，犯大名。署提督宝山、成保皆以畏葸免。僧格林沁移军攻捻淄川，分马队遣恒龄助防大名。漕督吴棠遣军攻捻，沂、兖、亳、汝捻并南趣麻城、蕲、黄。三月，苗沛霖复叛，群捻益张。夏，淄川克，移攻邹教党于白莲池，七月，破平之。奏劾刘长佑误军机，致宋景诗不获。景诗、张锡珠自去年冬陷武邑还，南自临漳，北走邯郸，东掠广平、曲周，北趣平乡、巨鹿、隆平、新河，斜东至武邑、东光，乃直南奔，从张秋渡河，官军追者皆若狂。长佑以总督重臣将兵，躬追之，曾不能相及，或卒相遇，辄为所冲突。穆宗初即位，朝议但严责诸军捕讨，以一穷寇疲敝畿辅，马队自此羸困焉。僧格林沁移军蒙城，讨苗沛霖。十月，沛霖死，临淮平。捻首张总愚等西掠南阳、襄阳。

三年，僧格林沁自归德西追捻南至随州、应山，湖广总督官文出督军，会于京山。以护军统领舒保为前锋，遇捻德安西，搏战，大破之，追奔入山谷间，骑步不续，捻回击之，力战死。舒保与多隆阿皆湖北名将，多隆阿坚毅，舒保纯实，湖北有事则驱之出，无事夺其军。舒保口未尝言功，及其死，诸军夺气，战事倚于僧军。而僧王左右横恣，求见者先纳百金至四百金，视领军多少以为差。民有诉军淫掠者，王蹙额曰："若等离家来久，且宜徙民避之。"湖北民大失望。六月，江宁克，洪寇平，其余党合于捻。九月，攻黄安、麻城，至蕲水，陈亡大将石清吉，围成大吉于蕲北，僧格林沁军麻城，官文出黄州。诏两江总督曾国藩援湖北。国藩奏言："大帅三人，屯驻四百里内，恐群盗轻朝廷。"请发军从官文，自驻安庆。捻掠广济而还。马队将常星阿再败。僧格林沁退光山，再退邓州，僧军名望顿尽。盖其初，转战追逐皆未尝与洪寇合战，故恒以为捻畏我，至是，捻势异矣。湘军将刘连捷、淮军将刘铭传，名将也，诏令征其军。僧格林沁以为皆不能战，奏止之，又曰："皖军为上，豫军次之，楚军为下。"毛昶熙闻之大喜，所谓皖军者，盖临淮诸军也。捻犯南召、鲁山，恒龄战死。捻西北走尉氏。

四年春，僧格林沁追捻至尉氏。捻西南走临颍，东掠郾城，南走西平，西南走遂平，东南走汝宁，南走正阳、信阳，折北直还扶沟，东走睢，渡故黄河，北走曹，东北走城武、金乡、济宁、汶上、东平，东走宁阳，南掠兖州，东走曲阜，南走邹、滕、峄，东走郯城、赣榆，阻海还，南走海州、沭阳，西走邳、峄，北趣滕、邹，还济宁，西北走郓城，渡河走濮北，至范南，屯曹州。凡捻所至数日，而僧格林沁至，或一日再接战，辄有斩杀，然莫能大创之。朝议亦忧危，命曾国藩北征。四月丁亥，诏下。戊子，僧格林沁亲攻捻屯，军士疲怨，以王用法严，益惧且恨。捻拒战，诸军溃退，中军被围保荒庄，至夜，无所得食。僧格林沁率百余骑溃围，捻依林外设伏待之，短兵接，马被矛伤，惊逸，僧格林沁堕，被八创死之。朝廷震悼，辍朝三日。京师惊疑，以为捻且北犯，急召曾国藩赴难，羽书追督相望。山东、河南巡抚以陷王皆获严谴。五月，国藩奏言："流寇剽忽，宜以有定制无定。僧格林沁能以数月历五省，臣则不能也，非独不能速援，且不能顾畿辅。故直隶宜有专防之军，而臣军以徐州为老营，以经营淮、徐、海、兖、沂、曹、济、归、陈、庐、凤、颍、泗十三府州。此十三府州者，纵横千里，捻匪出没之区也。金陵楚军裁撤殆尽，李鸿章所部稍习北方，今惟刘铭传、周盛波两军，尚须增募徐方之士，采买战马，加之训练；扼贼黄河又宜水师。为谋迂缓，骇人闻听。且臣之行军，略师古法，逐日筑垒，行必裹粮，日行率三

四十里，此其万难迅速者也。”李鸿章闻之，以为人心惶骇，宜先安定，乃奏遣潘鼎新军由海道至天津。比至，捻已休息南还。

张总愚自城武趋永城、宿州，西攻新涡阳，围英翰大营。涡阳者，故雉河集张乐行旧屯也。总愚，乐行族子，自群捻破灭遂为盗魁，合陈玉成余党赖文光谋复踞淮北。英翰轻骑出走，大征诸军，刘铭传、周盛波及河南将宋庆、安徽将张得胜等赴援，史念祖自围中应之。十月，捻解围分走，西犯陈州、扶沟。其一北自通许、睢、考城、定陶、曹州，至东明。山东军十六营夹定陶南北而屯。国藩增调杨鼎勋军，且檄潘鼎新军移济宁，其一南还新蔡，西踞唐、邓间，攻南阳。九月，东明捻复自曹州东走城武、单、丰。国藩奏以刘铭传屯周口，张树声屯徐州，刘松山屯临淮，潘鼎新屯济宁，兼饬河南军屯巩、洛，湖北屯随、枣，以静制动。唐、邓捻掠宝丰、鲁山，还长葛。丰捻还，自虞城围睢、扶沟，官军至，解去。国藩以攻捻皆尾追，今始得迎击，更以张树珊屯周口，使刘铭传游击，罢遣吉林马队，以休其劳。捻自扶沟分犯襄城、临颍。十一月，东西背驰，东党南趋汝宁，西党南走唐、新野。十二月，汝宁捻犯光州，东掠固始，西掠信阳。成大吉屯麻城西南，部卒饷乏，烧营北应群捻，大吉跳而免。捻遂入黄安，南至黄陂、黄州，西至孝感，所屯踞五百余里，武昌戒严。刘铭传赴援。

五年正月，湖北军将提督梁洪胜攻捻黄州，战败死，刘铭传至黄陂，捻遁走，收其城。山东，河南民士习见僧王战者，皆怪曾国藩以督师大臣安居徐州，谤议盈路。二月，国藩移济宁。新野捻复自舞阳、禹州至中牟，北犯曹州，东掠巨野。黄陂捻自光州北至沈邱，周口屯军出击之，捻东乡颍州。巨野捻北侵郓城。三月，刘铭传大破颍州捻，移军赴定陶。起曾国荃为湖北巡抚，汰湖北冗军，增湘军六千。巨野捻南还城武，至睢宁、颍，北侵亳。以侍讲学士刘秉璋将军助屯徐州，刘铭传休军济宁，改秉璋及潘鼎新、杨鼎勋军为游兵，与直隶、山东画地分防。四月，睢宁捻仍屯曹、徐界，亳州捻屯淮、泗间。五月，捻聚于徐西，分前、后部，自虞城、太和俱掠陈州，攻周口屯军，北至太康，皆西南走裕州，后部自上蔡、西平南走汝宁。七月，裕州捻攻南阳、新野，北掠南召、鲁山，至汝州。增调鲍超军趣淅川，防陕边。郭松林自随州出桐柏，屯唐。曾国藩自济宁舟行泗、淮中，溯涡至亳，案淮南北民圩，晓以顺逆，凡闭寨拒捻者奏奖有差，建议自开封至颍州依汴渠、濉水挑浚为守。河南巡抚迂之，未措意也。八月，捻合趋中牟，破河南防壕屯军，复犯曹州。刘铭传、潘鼎新军要之巨野北，大破之。九月，捻南走杞，东犯曹县，西犯许州。自此有东捻、西捻。东捻名者赖文光，西捻名者张总愚。国藩请疾，命李鸿章出驻徐州。十月，西捻自汝走宜阳、永宁，入陕西商州，犯华阴；东捻走丰、沛，西还太康。十一月，诏曾国藩还本任，李鸿章代之督军。国藩惭惧，三辞。东捻窥湖北边，往来光、固，入麻城，趋孝感，陷应城、云梦，遂攻德安，郭松林拒走之。刘铭传至麻城，周盛波等至随，鲍超还军枣阳。十二月，郭松林追捻臼口，深入中伏，捻生得之，以伤足委于道，逢旧部俘者负逃以免，其弟芳鈖战死。捻进攻安陆。西捻败陕西湘军于霸桥，萧德扬死之，诸军皆溃，遂围省城。张树栅援德安，败绩死之。

六年正月，命陕甘总督左宗棠督军讨西捻。是时，湖广总督官文坐事罢，其钦差大臣关防存武昌，宗棠自福建道汉口，因以授之。李鸿章奏言："漕督总清淮防军，号令歧出，请悉听钦臣调度。"刘铭传、鲍超合击东捻于京山北，超失期，铭传战而败，超背攻捻，铭传收军还应，捻退走，超追奔，大破之。超久为名将，而铭传新贵，与之侪，超固不乐。至是，铭传咎超，李鸿章颇右铭传。超既大捷，遂请疾解兵，朝旨五六慰勉，曾国藩、李鸿章函牍相继，超称病笃，所部三十营分别留、散，自此无霆军焉。

二月，刘松山破西捻于西安，捻走渭北。东捻犯麻城、广济、黄梅。刘秉璋等自英山至太湖，捻西走蕲水。湖北新军将彭毓橘者，方平江宁有大功，闻捻至，自黄州进击，轻骑觇寇，裨将、提督罗朝云、邓泰福、王仕益、陈致祥、总兵彭光友、罗兴祥皆从。或有谏毓橘宜持重，不听，至溪潭度前冈，捻大至，遂前搏战，捻钞攻之，大军初不知其遇捻，又营官半出，无继，陷围中，与别将道员葛承霖均战死。曾国荃所用大将唯毓橘与郭松林，松林前败，创发告归，及毓橘死，新军尽熸。国荃初奏言，宜引捻入腹地蹴而歼之，其言不雠，郁郁复病。

三月，刘松山攻西捻于鄜，破之。左宗棠以湖北事亟，留屯德安。东捻复屯臼口，东北出应山。周盛波等自北攻之，捻返走。总兵刘启福见一骑被黄鞍，越涧追之，捻步从者矛中启福额，负创驰逐益急，逾山七重，中枪死。俘者言，黄鞍者赖文光也。捻南走孝感，刘秉璋、杨鼎勋连战不利。刘铭传出黄安、黄陂，捻还臼口，北走枣阳、新野。五月癸丑朔，犯唐县。壬戌，遂及巨野。李鸿章诸军皆在南，山东屯军仓卒溃走。捻自戴庙渡河，杀东阿知县周毓南，蹋运堤，烧防军屯，收其军实。自曾国藩督师以来，运防未尝溃，时议大喧。西捻西犯兴平，东自富平合回党，北犯蒲城。东捻分掠宁阳、莱芜。刘铭传议蹙捻海隅，悉征诸军会青、莱、莒，驱捻入登、莱。捻避山东军，直东趋平度、莱阳、招远，鸿章乃议守胶莱河。胶莱河者，元末海运时所开海渠也，首尾通海，几三百里，用守兵五万人、战兵四万人，征直隶军五千、浙江军五千、湖北军万二千，替运防。鸿章以胶莱渠北口沙善崩，谋筑墙属之潍水，欲尽发山东军万六千人分屯。巡抚丁宝桢不可，重违鸿章意，以七千人与之。六月，堤成，捻方掠福山、宁海。西捻趣三原、泾阳，官军至，返走蒲城。七月，东捻返平度，循胶、莱而北突潍口，防军溃。捻掠潍，至昌乐，乃东南走安邱。鸿章之防渠也，排群议，方朝命，尤与宝桢意异。山东军本防南头，潘鼎新强移之北，及败，鼎新委罪王心安，诏斩以徇。宝桢争之，腾章相诋。诏和解之，而切责鸿章。捻分犯沂水、莒州，鸿章复议运河防。八

月，捻自莒犯日照、赣榆、沭阳，西北走郯城，刘铭传、潘鼎新要破之，返走海州，又破之，捻东走宿迁，北侵邳。漕督张之万讼言皖军将牛师韩、姚广武郯城、宿迁战功，请增募马、步五千人。西捻渡泾，攻咸阳，游骑及醴泉、乾州。左宗棠驻西安督军。李鸿章合见军万人，以郭松林为统将。刘铭传休军于邳。九月，东捻犯邹，丁宝桢自沂州绕曲阜进击之。捻东北走新泰，遇潘鼎新军，南走蒙阴。西捻东趣富平、蒲城、白水，北犯中部、洛川，迤及鄜州西。增遣提督高连升屯三水，刘厚基屯延安，刘松山、郭宝昌蹑捻北进。十月，捻围甘泉，刘厚基战不利。别部捻回攻耀州，刘典自宜君进同官，败退。东捻自蒙阴北犯章邱、齐东，阳河，东南趋青州，东掠潍及安邱，刘铭传袭之，捻走高密、诸城、日照、赣榆。铭传购捻党狙击其魁首任柱，杀之，捻遂大奔。西捻出延安，陷安塞、延川、绥德。十一月，东捻返走诸城，北至寿光。郭松林方自莒乡潍，卒相遇，捻出不意，大败走胶州，遂自高密直西走临淄、新城，避官军，返走寿光。郭松林自安邱出青州，复遇之。捻自起乱，未尝频战，又新丧任柱，党众溃解，束手归命者近万人，余千余骑南奔沭阳，悉为安徽防运军所俘。西捻南返宜川，逾山至壶口，乘冰渡河。山西巡抚赵长龄委河防于按察使陈湜，湜闻捻在绥德，注意防葭州，又自以为无患，乃东至省城，离防所数百里，闻报愕眙，捻已陷吉州及乡宁，湜驰至赵城，堕马不能进。陕西巡抚乔知松年劾湜专河防三年，糜饷巨万，敢于要挟及所部淫掠状，山西士民亦诉长龄，俱得罪免。十二月，东捻首赖文光率残党突渡六塘，循淮安、宝应、高邮南走，诸军至者如风雨。文光知死，下檄扬州防将吴毓兰，历诋官军将，而以毓兰为愈，使得己以为功，乘夜投毓兰营。军中传诵其伪檄言至深痛，群帅严禁，秘其事，使毓兰谬上捷，言雨中陈俘之云。于是李鸿章自以大功成，请散军韬兵，示将士不复行阵。而西捻已南走绛州、曲沃、垣曲，杀垣曲知县王国宝，东趣济源，循河至原武。

七年正月，捻直北犯，自新乡趋顺德，至定州，京畿大骇。河南军将张曜等方至汤阴，陕西军将刘松山等先至清苑，李鸿章军犹在徐，诏切责鸿章、李鹤年、左宗棠及直隶总督官文，均夺职。丁宝桢率军先至河间，有诏嘉奖。京师五城团防神机营发兵屯涿、易，命恭亲王巡防。捻至保定，知有备，西掠满城、易州。禁军误以官军为捻骑，始议设侦探焉。安徽巡抚英翰请率师入援，捻已南陷祁州，杀知州胡源，东陷饶阳。山东军将王心安军至，捻走安平，以捷闻，李鸿章军将潘鼎新言于献县见山东败军。诏以左宗棠总前敌战事，遣陈国瑞别募一军为特将，命恭亲王节制左、李及诸督、抚。二月，李鸿章至德州。捻游弈献、深，官军遥围之，捻突，郭宝昌军败之，因西走正定，未至，复掠深泽、安平、饶阳，东至献，又西至晋东，北至肃宁，均碍于官军，乃自赵趋巨鹿。官军既集，颇多掠商民居市。直隶民患之，相约格杀，日有很斗，戎服乘马者十余人犹不敢经行，枉杀者不可胜计。于是李鸿章复议驱寇太行、黄河间，而李鹤年自奋请专任攻战。三月，捻至濬、滑，西犯新乡，循河至延津，破陕西军于封邱，郭宝昌被两创，提督周盈瑞战死。捻北趋滑，败李鸿章军，提督陈振邦中矛死。捻自内黄走莘，趣东昌、茌平、德州、吴桥、东光。四月，至天津。诏英翰急赴东昌。恭亲王奏饬诸帅，限一月平捻。捻东走盐山、庆云、海丰。潘鼎新复议守运。时漳、卫盛涨，引之减河，使捻不北窥。乃循运属之河，通水师战船至德州，与诸军画地而守。鸿胪少卿朱学勤奏召刘铭传。铭传平东捻后假归，坐逗留夺官，因称疾，鸿章招之不至，故假朝命强起之。捻南西走乐陵、德平、临邑、禹城，还走沧州，复南掠平原、齐河。左宗棠至盐山，以屯军防可恃，西还吴桥。闰四月，增命都兴阿为钦差大臣，列名在左、李上，侍郎崇厚副之，统张曜等军。陈国瑞奉诏防陕西，不俟命，径领军东行，请讨捻自效，有兵万二千，亦隶于都兴阿。捻犯陵县、吴桥，复南走恩遂，至茌平。英翰奏皖军不必合湘军。左宗棠令刘松山休军东光。捻还海丰，复西走乐陵、德平，率一人挟数马，避兵疾行，折东至武定、阳信。李鸿章复建议自临邑筑墙属之马颊河。六月，捻走商河、济阳，西犯临邑、清平、博平，值大雨，徒骇河盛涨，官军围蹙之。捻不得复渡，部党解散归，死者数千人，张总愚赴水死，西捻平。七月辛酉，捷闻，赏诸将帅。而刘铭传新至，收成功，封一等男。以龙神见于水师船中，增水助顺，加封号焉。

营制篇第十五

军兴调发，而将帅莫知营制。被调者，辄令绿营将官营出数十人，多者二百人，共成千人、三千人之军，将士各不相习。依例领军械，锅帐锹斧枪矛皆窳钝不足用。州县发夫驮运载，军将拱手乘车马，入于公馆，其士卒或步担一矛，倚民家及旅店门，居人惶怖，唯恨其不去。及遇寇作屯，垒壁不及肩。负贩往来营门，嗌杂哗嚣，十军而九。有能者因宜约束，自为风气，诸将虽欲画一，率非所统，无所行其禁令。唯满、蒙军稍整齐，而骄横贵倨，言语不相晓，其死亡辄当奏报，又各有贵将，督、抚莫能统，尤不轻调发，所发者多绿营额军。其弊如此，民间徒知其扰累，莫肯怜其送死。故征役者益怨恨，仇掠于寇所不至之地，而愚民避官迎贼之议起矣。

楚军起于江忠源，其时以三百人从乌兰泰，不能成营制。后忠源官尊师众，第从先廓之，而法制不改。曾国藩既请练军长沙，奋然以召募易行伍，尽废官兵，使儒生领农民，各自成营。搜考规制，今古章式无可放效，独戚继光书号为切时用，多因所言变通行之。未几，湘军大效，而王珍、罗泽南、胡林翼各撰其军营制为书。珍自序甚矜诩所作，谓不可使贼得，然所言，世俗之所知也。琦善者，不以能军名，与雷以諴俱屯扬州城下。雷营终夜击柝燎火，治守备；琦善营寂然暗静，无

火光人声。他日，以诫过营，琦善微讽之，曰："公营中甚旺盛。"以诫不悟。徐曰："凡夜守设火，贼得窥我，吾击刁斗，则不闻外声，此危道也。"李元度之战，士呼噪甚勇。席宝田诵孟子书讥之曰："先生之号则不可。"军中以呼杀为号子，故宝田云云。由此观之，良史、兵书所言，雷、李行之，而不免訾于琦善、席宝田，军事变化焉可言乎？

自湘军众盛，人人知兵。新募军，规制一日立就，领军者不必颁条教。所谓楚鄂湘军章程，至今将帅皆无其书。而淮军本放湘军以兴，未一年，尽改旧制，更放夷军。后之湘军，又更效之。水军之立，尤困于思虑，船一桨一版，位置失宜，辄絓碍不可行，及后成功，率取木轻料薄为先。寇平后，无行阵之事，乃更改大船制，务于闳厚。是故今之湘军非昔也，况其将帅昔愚而今骄，昔惧而今侈，昔戆拙而今谝柔，虽复用儒生将农人，则所谓儒者不儒，而农者不农，曾国藩之所为咨嗟于暮气者耶！军兴，名将推塔齐布、刘腾鸿、李续宾、多隆阿。而郭嵩焘服罗泽南，左宗棠推王珍。珍，泽南弟子也。泽南亡，有续宾及珍。珍死，则张运兰冗阘沉默，卒以败死。然则泽南殆可谓名帅，非但名将，要其言战，在续宾下远甚。而续宾诸人，存则勃焉，死则忽焉；旧部名将，无豪发之效，又况读其书、观其迹者乎。本湘军所以起，为救额兵之敝也。曾国藩首建义旗，终成大功，未尝自以为知兵，其所自负独在教练。至今湘军尊上而知礼，畏法而爱民，犹可用也。观将能否，但于列队时，号三吹，军士肃肃，蚁缀而出，则胜负可见矣。是故兵法不可言，而营制不可诬也。

凡立营，十人为队，八队为哨，队、哨有长，队有斯养，队十二人，其正制也。八队之械：一、五抬枪，二、四、六、八刀矛，三、七小枪。抬枪迟重则增二人。故百六人而成八队，统以哨长，哨百七人，置哨官领之。四哨为营，亲兵六队，队长、斯养如哨之制，队十二人。六队之械：一、三主炮，二、四、六皆刀矛，五为小枪，凡七十二人，不置哨长，合四哨四百二十八人，皆统于营官，故曰营五百人，而哨、营官不数。其书记、医匠或有或无，营官主之，其费于公费取之。营之用器，哨队备之，其军器立营时给之，坏敝营官修之，于公费取之。唯铅弹药绳帐棚得以时领，营官给十帐，八夹二单；哨官三帐，一夹二单；亲兵队二帐，一夹一单；哨队队二帐，皆单。凡营帐单者八十，夹者十八。辎重军装行粮，长夫运之，率百人而卅六夫，营夫无过百八十，亦无得阙不足。行而索夫，军有司诛之。

其当行，令三百五十人各备战器，百五十人督长夫、护用器，前有探马，后有押帮，各从其营，无有或错。其行，率日三四十里，黎明而发，未哺而息。行所至为垒，营官相其地，准之以绳，从而为壕。壕丈五尺，复壕土为墙，厚一丈，其崇八尺，墙壕容二丈，远其余土。队为一棚，棚有灶厕，厕有外、内，外厕四之，内厕一之。火药有窖，以堇涂之，涂皆孔之。其军市设于绳墙垒外，其垒近市，则严其门禁，午夜籥之，出人无验，讥而诛之。夜号之字，营官授之。守夜之卒，营五十人，寇近则百人，以更为班，班十人若二十人，哨长察之。五更咸兴，朝暮练操，以声警之。故行不可速，止不可懈，行速则病，止懈则散。军虽强，久顿必荒，宁驱市人，勿将旧军，屯兵待战，是谓自乱。作壕之法，外内重设，外壕广六尺，深八尺，内壕半之。环而沟之，必有横涂，相距二丈，垒墙既成，去其外涂，留其内涂。作墙如城，其高七尺，子墙半之，墙厚六尺，左右二门出入谨之。其作筑之，见敌则并力，无事则长夫之役也。步行率八刻而行十五里，寒日短而行易，暑日长其行难，以昼四十六刻率之，行十六刻而三十里，其十六刻以筑营垒，余十二刻而后昏暮，则神暇形壮，可以待敌。故百里而趣利者蹶，此军家之大忌也。

初欲立水师，湘中不知战船形制，依古法作筏载炮，将以截流，又欲为艨艟大舰，皆不能旋运。曾国藩令放竞渡舟，设短桡、长桨，如蛇之足；又得广东船式，作快蟹、长龙、三版三等船。未几，水师总兵自登州至，主作柁罟大船，一战而败，语在《水师篇》。其后水军益利，所至克捷，虽被炮伤、死，船余一二人，犹足胜寇，然后知水军万全过陆军，而用法益得严。初议避炮，依近代兵书法，张鱼网湿絮牛皮藤牌，铅丸辄洞中之；又编竹如细鳞，施絮革人发密覆之，铅丸来势益猛。及战，而杨载福、彭玉麟等倡勇敢，悉屏盾盖，当炮冲而进，于是炮失势，而士气益勇。故凡言畏炮者，怯将也，不待接战，败军而废之矣。曾国藩以惧教士，以慎行军，用将则胜，自将则败。杨岳斌、鲍超以无惧为勇，以戒慎为怯，自将则胜，用将则败。《论语》曰："临事而惧。"帅之言也。《记》曰："我战则克。"将之言也。为将者功名成，富贵得，则知惧矣。知惧必败，水师为甚。彼不胜，其惧故也。接流争先，小舟为强，船有三等，无三版不行。船置一哨官，制其进退，百船虽退，一船可进。其辎重则有公船。暴风掀波，三版必摧，则保于大舟，大舟不可战也，快蟹、长龙以备指挥，败则弃之，而以三版归，此江湖水师之恒也。战于海中，岛夷之利耳，中国无故而与争于海，非所闻也。

水军虽亦有刀盾枪矛，无所用，精桨柁炮手，指臂相使。凡三版，桨十人，柁一人，头篙一人，炮手二人。炮置船首尾，旋而发之。炮一发，舟一顿，则进愈疾矣。亦或置腰炮为观美，临敌无所用之。长龙，桨十六人，橹四人，余如三版之数。快蟹，桨二十八人，橹八人，舱长一人，头、柁各一人，炮手六人。凡快蟹、长龙船各一，三版船八而为一营，营官领之。盖三百八十八人而成营，其船人或稍增。要本兹制，作营之法相距欲疏，小船依洲，大舟横流，要避暴风，无令相撞。军皆守船，尤禁登岸。其后长江水师章程编于《方略》，大略准此。其帆桅篙橹桨炮随时修制，不可一限。三版露载无篷版，各施夹帐覆船。军士又私造长龙，编为公船，以食以居。故军容唯水师为壮，而应对便辟、多逸少劳，亦始于水师云。

湘军成马队，至湖北乃有之。恒用北将，束以湘营

制，而多隆阿以此显。初以三百七十八人为营，四人为棚，六棚为哨。后讨捻寇，更改以三百二十二人为营，营五哨，人各给一马，唯马夫火棚夫无之。又有步队十人，立什长，别为一棚，以供杂役。营官长夫八，公长夫四十。营官一员、帮办一员、先锋官五员、哨官十员，给蓝夹帐十四、白单帐三。每棚白单帐一，马棚帐一。凡白单帐六十六，蓝夹帐十三，马棚帐七十二。长夫八棚，白单帐八。其马，初从口外买之，官价匹银八两，多病道毙，后或随所至而买补焉。岁百马病毙更易无过卅六，余各令乘者补之。又别储朋马银，月可百余两，以备买价，其银出于杂费，营官掌之。

凡营官一员，月给银二百两，不计官位。异军特起，亦不相统，或令受他将节制，辄不相能，非其所置，莫能属也。一营则哨官四员，日给银三钱，月支银卅六两；哨长四员，日给银二钱，月支二十四两；什长卅二人，日给银一钱六分，月支百五十三两六钱；亲兵七十二人，护勇二十人，日给银一钱五分，月支四百十四两；正勇三百卅六人，日给银一钱四分，月支千四百十一两二钱；火勇卅二人，日给银一钱一分，月支百卅八两六钱；长夫百八十人，日给银一钱，月支五百卌两。凡一营，月支口粮公费银二千九百十七两四钱。小尽之月，日给扣；建月，给不扣。水师之制依此为准，头篙、柁工依哨长，舱长依什长，唯无长夫，而哨官倍之，故水军一营，月支千九百十一两二钱。

马队依前制，营官一员，月给银八十两，哨官月给银十两八钱，先锋官月给银六两，亲兵马兵月给银四两八钱，步兵什长如亲兵之饷，步兵月给银四两五钱，火棚长夫如步军之制。凡马，月支麸豆银二两，每营马二百六十八匹，凡一营月共支银二千六百六十三两八钱。

凡统将，得专置营官，营各献助公费，月或百金，或二百金，至二千人，又公加公费银百两，夫价银卅两。统五千者倍之，统万人者三之。万人则廿营，营助百金，并之则月三千金，此湘将之廉者也。楚军之制，于所统营各置司籍一人，则军阙未补者、或竟阙者、或除名者，饷皆入于其将，军械修补之费不与焉。故将五百人，则岁入三千，统万人，岁入六万金，犹廉将也。唯多隆阿统万人，而身无珍裘、靡葛之奉，家无屋，子无衣履。其天人乎？勤所事，诚有所不暇也。刘长佑军士辄取足额，席宝田争之，以为徒自弱，必不能战，所谓廉将者，非觳于用之足贵也。然从湘军之制，则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岂所谓以利为义者耶？而昧者徒取战胜，不用文儒，则冒死之将汩廉捐耻，日趋于乱。

筹饷篇第十六

冯唐有言：赵将李牧之居边也，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选车千三百乘，彀骑万三千，百金之士十万。古之用兵其费至巨也，然以赵国区区，李牧偏郡，仰给市租，不闻匮乏，未有行军而乏兴，护众而忧馕者也。明代则不然，平时征赋半以养兵。四海之富岁入裁二千余万，十年之通余，不过一年之入，郡县府库例不存储，大农春秋二拨，或往往告匮。至于军兴，田谷不播获，关税无登，而振恤供给，繁费相踵。劝捐输，议假贷，欲以一二贵戚大臣之私财澹天下之用，计绌情绌，始议加赋。吏威不行，漏卮不塞，俗儒迂生纷咎其上。

圣清鉴其敝，二百余载坚持不加赋之义，兆民晓然，湛恩汪涉，利原沮闭，咸怀仁义。然值有兵革非常之灾，连年累岁之繇，倾帑不足以供费，则计臣束手矣。洪寇之兴，始由部筹饷拨军者六百余万，其后困竭，则以空文指拨，久之空无可指。诸将帅亦知其无益，乃各自为计。其计有二：捐输、厘金是也。二者皆起于战国、秦汉之时。而捐输为最拙，又流敝滋大，害于风俗。胡林翼之言曰："今之言兵者喜团练，言饷者急捐输，及大钱钞票，乐其不费而取利也。上苟持一无本取利之心，则政事隳败，令甫下，而民窥之矣。"捐输之所行，必避富贵权势之家。曾国藩初治湘军，慨然欲抑豪强、摧并兼，令故总督陶澍家倡输万金，以率先乡人，澍子诉于巡抚，籍其田产文券送藩司，官士大哗，遂以得免。其后，湖南布政使李榕倡言米捐当先大户，是时曾国荃号有百顷田，于法当上户，榕不能问也，而京朝流言卒以败榕。故凡捐输，徒以虐良善、肥不肖，行之愈久愈不效，乃通计天下岁得不出二十万金。朝廷毅然知其害政，于是遂罢。然自咸丰元年以来，盛衰相参，所输银亦以千万数。捐输得官者犹少于军功保荐十分之三，而其材智、吏事或愈于正途牧令太守。故夫以捐输为害政是也，或以为淆杂吏治亦未必然也。

刑部侍郎雷以诚治军扬州，用钱江谋，奏榷商税关税正则，本千而取三十，榷之廛肆则人千而取十，谓之厘金，言金取一厘也。厘金虽始于扬州，然无所得。曾国藩克武昌，下九江，乃令胡大任、何玉棻、孙谋于汉口行之。奸民诉之总督，下檄名捕大任等。大任者，礼部主事，故国藩亦移咨杨霈争之。霈不得已，委过藩司。未几，武昌、汉口复陷，而湖南厘局兴矣。郭嵩焘尤喜言厘金，始倡用士人，使其弟佐总局，而府县厘局皆举、贡、生、童，商民便之。院司虽或委员，总成列衔而已。其后群官稍资以给食，又其后而陆增祥总省局，始委权官员，诸举、贡、生、童亦皆以保荐得官，彬彬乎衣冠簿书，有上下等威，而厘税益绌。布政使吴元炳、涂宗瀛尽革浮费，灯油茶叶各令自办，岁亦省千余金。然湖南厘税初年岁百卌万，至增祥、元炳时岁裁卌万。江西货饶地广，初倚以供军，而数当兵冲，不能远逾。湖南军实之所由充，始自湖北，开于上海，皆取给于厘税，所谓军市之租者耶。湖北厘税川盐为大。始承平时，淮引正课不逾三十万，犹日诉引滞，逋税岁积。寇据江南，盐运阻塞，川盐方舟并下，乃设局沙市，试榷其税，因资羡余以充官用，岁益银至百余万。时湖南亦食粤私，院司欲准湖北例笼之，不能效也，然亦岁榷银三四十万。

咸丰七年，骆秉章用左宗棠议，首减湘潭浮折漕

粮，定军需公费，先私取十五者，率改为公取一，藩司以下大欢。时湖南阻乱，事专于巡抚，秉章决行之，遂通改漕章，岁增银二十余万，民乃得减赋数百万。武昌既复，林翼复效行之。及曾国藩在江西，亦效行之。湖北、江西赋倍蓰，湖南故增银亦多，然民未甚得其惠。其后，秉章督四川，设夫马局，津帖捐输乃更为敝治，非独务本难也。逐末竞利犹待人而兴，然以此益知军兴不乏财，而将士愈饶乐，争求从军，每破寇，所卤获金币、珍货不可胜计。复苏州时，主将所斥卖废锡器至二十万斤，他率以万万数，能战之军未有待饷者也。湘军初起时，水师大将从南海新来，当设宴，议用钱二万，犹咨嗟以为巨费。其时，江南粮台委员自苏至宁公馆八所，帷帐姬妾不徙而具，徒以坐溃。而湘军起贫苦，同饥饿，转战五千里，饷皆自厘金给之。虽复频奏征饷四川、广东，率为其督、抚所持，所望十不偿一二。独刘蓉、蒋益澧本起蜀、桂监司，得总督协济。及其后，蓉在陕西，蜀饷不复应。益澧入浙频胜，饷源自旺。至平捻时，京朝官至湘、淮军中，各以私情馈遗，动醵万金。孔子曰："国不患贫寡。"富哉言乎！观帅能否，于筹饷知之矣。

五口通商，中国岁入银七百万，加以货厘盐税，又率千万，而军籍官用、度支省减、藩库扣停者亦千万，故国富莫若今日。计者不综大端，徇胥吏之虚词，辄曰：财支绌，用浩繁，利孔弗一，漏巵弗塞，无事而屯军，舍本而逐末，船炮无益之费尽糜所入，未为知筹也。湘军于饷艰难，其后人人足于财，十万以上赀殆百数，当领未发之饷辄公输县官，计银动数十万。念前兹过计拙谋，故述其略为《筹饷篇》，而其所取发奏咨之文皆不论载。

方厘金之兴也，虽津逻诃索，固不敢问达官朝使舟，然诸贵宦家人姻戚仆从多被讥留，不能公漏私。言事者辄以病商、害民为词，交章请罢征。曾国藩初授江督，军饷无出，黄冕始建议增湖南厘税十之三，号为东饷，专供曾军。议初上，骆秉章援蜀去，文格代为巡抚，雅不善曾、胡。国藩恐己力不足令之，手书冕牍后曰："徒结怨于新抚，事定不行。"而黄冕、裕麟等业建议，即不待报，设局增税。会文格、翟诰相继罢免，毛鸿宾为巡抚，恽世临继之，皆新进，倚国藩自重，而冕等所用榷税者，亦坚悍无所顾畏。或奸人聚众毁局殴主者，辄以炮船及营兵往助复设之，牧令争佐捕治。商贾纳税恐后，竟以济师。同治二年，国藩征饷江西九江关道，蔡锦青分税课以应。乃报巡抚，沈葆桢大怒，谩词诋锦青。国藩不能堪，二人腾章相诋，俱自劾求罢。朝廷为发上海税银三十万供曾军，以和解之。明年，克江宁，首疏奏免湖南东饷，诸厘局亦频奉诏裁减，然论者不已。于后，左宗棠治西师，有意加税放东饷，巡抚置不应，其事亦罢。然各省厘税赡军，坐甲不用，税亦日绌，而相承莫肯罢，与初榷时意异矣。

听雨丛谈

[清]福　格撰　中　原整理

《听雨丛谈》十二卷，清福格撰。福格姓冯，字申之，生卒年不详。内务府汉军镶黄旗人，大学士英廉的曾孙，咸丰五年以惠州通判在僧格林沁军中司理营务，后升任山东莒州知府。

该书多记清代掌故，包括典章制度、满洲八旗、考选科目、顶戴服饰、旗鼓汉军等内容，对研究清史和了解民俗都有所裨益。

该书稿本原为傅增湘收藏，现藏国家图书馆。稿本署"长白福格申之撰"，稿面题"介景堂集"和"丙辰春三月中浣"，无序跋题记，底稿用乌丝栏缮录，半叶九行，行二十一字，版心刻"介景堂集"四字。此次依据稿本整理。

卷　一

满洲原起

满洲旧国，位居震方。《易》曰："帝出乎震。"天地万物之所自也。中国山川，首居陇蜀，绵延起伏，历泰华万里而极于碣渤，是宗长白山之统脉也。根底宏远，气运茂郁，积数千年而启我大清万年之业，猗欤盛哉！谨按轩辕画井始辽，有虞氏剖辽东为营州，以封轩辕之裔，于是建有肃慎之国，孤竹之君，而金辽旧部之基也。东接朝鲜，西南北三面襟带蒙古各部之地。治则众星拱宸，战则鞭挞四应。自亳之兴，天实相之。先民以来，未之有也。满洲之俗，同于蒙古者衣冠骑射，异于蒙古者语言文字。满洲有稼穑，有城堡世居之民；蒙古则逐水草为行国，专射猎而无耕种也（自我朝混一海宇后，今蒙古汗王所居，俱有城垣宫室。且地气渐和，土膏野渥，招农佃种，收获丰穰。惟其部属丁壮尚存行帐之俗）。我朝始祖所都之地，曰俄漠惠之野、鄂多里之城，即今吉林甯古塔地。四祖及太祖发祥之基，距今盛京稍东二百七十里，旧名赫图阿拉。我朝未得辽沈以前，四世咸宅于此。本为辽金之地，索伦则辽人苗裔，混同江则金人苗裔俱在焉（金之兴始于呼伦贝尔，辽之兴始于伯都讷）。当太祖发祥之初，辽金旧城语言相同之大国，满洲五部：曰完颜，曰苏克苏护河，曰浑河，曰栋鄂，曰哲陈；长白山二部：曰讷殷，曰鸭渌；东海三部：曰渥集，曰瓦尔喀，曰库尔喀；扈伦四部：曰叶赫，曰哈达，曰辉发，曰乌拉。此外若瓜尔佳、若富察、若佟佳等数十姓巨族，则各踞城寨，小族亦自主屯堡，互相雄长，各臣其民，均有城郭。土著习射猎，知稼穑，非如蒙古行国可比者也。天命以先来归者，编为旧满洲。崇德以后抚有者，编为新满洲。迨康熙十年后所收之墨尔根之索伦及绝北打牲各部，亦号曰新满洲，皆与在京八旗旧满洲稍有不同。至东北使犬部之赫哲，使鹿部之奇勒尔，库页部海岛杂处之赫哲、费雅哈、鄂伦春，与今贡貂之赫哲各部，皆不编佐领，不列入满洲八旗。

龙兴旧部及满洲各国、长白山各国，崇德以先归附者，大都入于上三旗满洲。崇德以后来归之东海部、扈伦部各国，多入于五旗满洲。在京则分隶八旗，在外则环于盛京、兴京境内。若居近吉林之锡伯人，居近伯都讷之卦勒察人，居近珲春之库尔喀人，皆分驻佐领治之，随地随时编入军籍，统称吉林兵，不称满洲兵。黑龙江北之索伦人、达瑚尔人、鄂伦春人统称黑龙江兵，亦称索伦兵。若极北之打牲乌拉人，即仍其旧名，不列入满洲之籍矣。又镶黄旗满洲第四参领所属第八佐领下系卦尔察人，第十七佐领下系俄罗斯人，皆以率先来归附入上三旗。东三省之兵最精骑射，朝廷仿两汉选甘凉豪杰之制，每隔十余年一选吉林、黑龙江兵，拔其材武，入备宿卫。先由将军选拔，送交宁古塔居住数年，再移驻于盛京二年，然后贡入京师。拜官者附于各旗，曰伊彻满洲，历三世始官文职。不中选者仍回原籍当差。退休愿归原籍者听之。

下五旗满洲，或皇后、皇贵妃母族，例得抬入上三旗；若大臣建立勋劳，亦有奉旨抬入上三旗。至蒙汉军大臣著有功绩，或拨入本旗满洲，或抬入上三旗满洲；及内务府人拨入外三旗满洲佐领，皆随时出于特恩，不在定例。

汉军各旗内亦有满洲人，如正白旗汉军石氏，本出

于苏完瓜尔佳氏，因都统石廷柱之先，曾仕于明，投诚后分隶汉军。又正蓝旗汉军第四参领属下第四佐领，系康熙十二年由满洲拨入。

臣按八旗宗室满洲蒙古汉军，次序井然，所以区别亲疏也。但天命以前宗人内哄时，景从效顺者，旧部之臣也。其时内务府佐领、管领已有汉姓之人，即今之内旗鼓内汉军也。克定东海、扈伦等部满洲时，已有科尔沁蒙古兵也。要之满蒙汉虽有亲疏之别，而科尔沁之蒙古，已非新满洲可比，尤非北部青海可比。而内三旗之汉姓，亦非天佑、天助之兵可比也。

又按《礼经·王制》，四海之内，方仅三千里而已，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其时百越尚未尽开，故以江以衡为限。流沙即今之瀚海，恒山远在边塞，当时皆为内服。应氏谓自秦而上，西北袤而东南蹙；秦而下，东南展而西北缩。是我满洲旧部之地，固为三代内服，自秦而后，始有中外之分也。

八旗原起

国朝发祥于长白山，姓爱新觉罗氏。始兴于宁古塔，奄有辽左，已历累世。八旗之制，最为精详。凡我显祖宣皇帝位下之嫡派子孙，谓之宗室；伯叔兄弟之裔，谓之觉罗。自圣祖仁皇帝位下之子孙，谓之近支宗室，凡命名皆随天潢，用弘永绵奕载衍派。嗣圣位下子孙凡在三服以内者，并下一字偏旁亦排，用玉心丝言也。宗室有罪黜为红带子，觉罗有罪黜为紫带子(此例道光年间已停止)。

内务府三旗，分佐领、管领。其管领下人，是我朝发祥之初家臣；佐领下人，是当时所置兵弁，所谓凡周之士不显亦世也。

鼎业日盛，满洲、蒙古等部落归服渐多。于天命元年前二载，遂增设外八旗佐领。而内务府佐领下人，亦与管领下人同为家臣，惟内廷供奉亲近差事，仍专用管领下人也。

国家既设外八旗，列镶黄、正黄、正白为上三旗，护从御营也；列镶白、正红、正蓝、镶红、镶蓝为下五旗，隶于诸王统带也。其各王府家臣曰王包衣(只有下五旗，无上三旗)，除不得挑各旗钱粮及预选秀女外，其余登进之阶，与八旗相同。若食钱粮，只准在本府也(按：清语对音应作波衣，相沿作包衣)。户下旗人，原是旧日勋戚自带之兵，今皆归于八旗各该佐领名下。

庄头旗人，或国初带地投充，或由兵丁拨充屯田，今皆归内务府会计司管辖，不列于佐领、管领之内。若考试登进，则暂附于管领。

旗人之家人，雍正六年以前收养者，随同出征，杀贼立功，亦许登进。有公罪销档之旗人，只黜本身旗籍，子孙仍在档册(档册即谱系也)。有卑贱之罪，则并其子孙除之。庄头有罪，除为壮丁。家人经主人销档遣去者，谓之开户。

八旗方位

八旗分两翼，左翼镶黄旗在东北，依次而南曰正白、镶白、正蓝；右翼正黄旗在西北，依次而南曰正红、镶红、镶蓝。若内务府三旗，则列在皇城以内。各按旗分，星罗棋布，拱绕宸居也。

满蒙汉旗分

外八旗各有满洲、蒙古、汉军，实二十四旗也。吉林宁古塔旧部及天命、天聪年来归之辽金、完颜、栋鄂等国人为旧满洲，后收辽金散处各部为新满洲。蒙古乃蒙部人民。汉军乃辽东、三韩、三卫人民，国初称曰乌真超哈，亦称辽人。或内地迁于关外，如丁令威、管幼安者也；或明季勋戚投旗者也。孔、尚、耿三王所领之天佑兵、天助兵亦隶焉。

镶黄旗满洲内有俄罗斯佐领一缺，原命俄罗斯人伍朗各里管理，后隶满洲官员领之，今只准作五品以下武职，非高丽入旗之索罗豁满洲比也。

内三旗佐领下，有满洲，有旗鼓，无蒙古、汉军。其满洲与八旗源派相同，旗鼓多系左近长白山辽金旧部。有汉姓之人，盖久家朔方者也，在内务府仕进与满洲同，今考试归于汉军。按《满洲姓氏通谱》内谓之满洲旗分内汉姓人、高丽佐领下人曰索罗豁满洲，仕进与满洲同。又有回子佐领，由内三旗人员补放，佐领下人准作五品以下武职，不得为文官，其食饷兵丁，亦另有额数，以示区别也。

内三旗管领，初谓之浑托和。每一管领下统有满蒙汉三项人，康熙年间考试，均归于满洲，今则汉姓人亦归于八旗汉军考试。由科甲出身，胥隶汉缺，未详始自何时也。在内府仕进及升转京堂者，仍隶满缺，在《通谱》内亦谓之满洲旗分内汉姓。

八旗姓氏

八旗姓氏，与三代之制相同，百世不易者也。凡子孙命名，各以其行派为称，不系本氏。固因字多省文，亦古人公族不言姓之义也。其源派有《八旗满洲姓氏谱》可稽，若古之伊耆氏、豜官氏、新稚氏、赫胥氏、陆终氏、菟裘氏、运奄氏、将梁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漆雕氏、沈犹氏，颇似今之满洲姓氏。

祭 祀

祭祀俗曰跳神，盖祧祭之讹也。跳神是祭远祖，非祭三代祖考，于此可证。至祭品或用羊用豕，并设白酒、糯饼、荞糕、粟饭，颇与古人祭用少牢、特豚、黑饼、白饼、元酒、稷、黍相合。惟古之庶人无庙，只荐肴馔，今旗人祭祀，纯用公族大夫之礼，似稍奢，非不典也。

神板神箪

悬木板或木龛于西上，是妥神之灵也。或有轴像，或虚位望祭。其轴像绘神三尊，一为关帝，一为观音，

一则袍褂也。相传我朝向前明索神佛像，使还，得奉关帝、观音、土地三像而归。愚按家家所供者，应是奉来神像，当日即与祖先供奉一龛，后世因之，不敢更易也。神竿式如长矛，又有刻木为马，联贯而悬于祭所者，应是陈其宗器以示武功（或云当日军行无定居，每祭天地，则竖一杆为神凭依，后世因之，不敢易）。

五　等

古以公侯伯子男为五等，今有轻车都尉、骑都尉、云骑尉、恩骑尉，共为九等，与品官同也，惟宗室爵秩中，似有大小两五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入八分奉恩镇国公、辅国公，大五等也（皆用宝石顶戴）；不入八分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皆珊瑚顶）、奉国将军、奉恩将军，小五等也。列爵子弟之应授封秩者，于年届十岁，已能习射，由宗人府先带领引见，或赏翎枝，或赏缎帛，曰考应封。

红绒结顶

御用常冠、皇子常冠皆用红绒结顶（俗谓算盘结）。国初未定常冠顶戴之制，时品官及士族子弟，皆用红绒不结顶（俗谓菊花顶）。旧制曰尖缨冠，其制如江南杨梅半颗。今外省误以菊花顶为红绒结顶，非也。（《通礼·冠服制》云：民人冬夏帽上不得用红绒大结顶。是闲散旗人可用也。）

上赐大臣御用冠服，私家尊藏，不能服用。乾隆四十一年，先文肃七十寿辰，蒙御用冠服之赐，并未敢衣而入谢。嘉庆庚辰四月，英煦斋参知（和）五十寿辰，亦蒙赐冠服，泥于衣而入谢之义，一时非之。

康熙三十二年，云督范承勋在口外迎銮，蒙赐貂帽、貂褂、狐腋袍，并命次日服之来谢，但未悉次日果戴御冠入谢否，应俟考。

花　翎

本朝最重花翎，如古之珥貂也。其例应随秩戴翎者，宗室中贝勒、贝子三眼花翎，镇国公双眼花翎，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单眼花翎。亲郡王爵秩虽崇，非蒙特赐，转不能戴。虽已赐有花翎，遇朝冠仍不戴用。凡皇子分封之亲郡王，皆不赐翎也。

《明舆服志》载，公侯伯朝服，皆加笼巾貂蝉，插雉尾（公玉蝉，侯金蝉，伯玳瑁蝉）。又都督江彬等承日红笠之上，缀以靛染天鹅翎，以为贵饰。贵者飘三英，次者二英，兵部尚书王琼得赐一英，冠以下教场，自谓殊遇。似与今三眼、双眼、单眼花翎之制相同，惟雉尾、鹅翎，不及本朝之孔翠壮观多矣。

品官之例有翎者，内廷王、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直省将军、内大臣、各城参赞办事领队大臣、散秩大臣、武备院卿、上驷院卿、头二三四等侍卫、前锋护军健锐精捷各营之统领、参领、副参领、委参领、銮仪卫之满洲銮仪使、冠军使、云麾使、治仪正（汉军官无翎）、御茶膳房之尚膳正、尚茶正、二三等侍卫、上虞备用处之三四五品官，皆准戴花翎。各项蓝翎侍卫、六品苑丞、满洲整仪尉、鸣赞鞭官、前锋校、护军校、蓝翎长、各府邸四五六品护卫，皆准戴蓝翎（善马射、善鹄射、十五善射及善扑营各官，均在侍卫之列，例准戴翎）。

此外翎枝最为难得，非军功不准保荐。若建绩大臣及赏赐王公宗室大员子弟，并行围、较射、射牲、赞礼娴熟等项，皆出自特恩，非臣下所可拟请者也。道光二十八年，恭修玉牒告成，提调官宗室增庆，经定亲王载铨奏奖赏戴花翎，此为别项劳绩保翎之始。此例一开，则山陵奉安、海运事宜、劝捐、抽厘，均相率奉行矣。

按从前无捐花翎之例，广东洋商伍崇曜、潘仕成捐输十数万金，无可加奖，始蒙赏戴花翎，一时荣之。自海疆军兴以来，乃有捐翎之例，花翎实银一万两，蓝翎五千两。后又援照捐官之项折扣，其数甚少，捐者遂多。自咸丰九年，又条奏捐翎改为实银，不准折扣，花翎七千两，蓝翎四千两。

按从前各省兼提督衔之巡抚，皆准戴用花翎，升调他缺后，即撤去，谓之例翎。道光二十年，两江总督宗室耆英奏称，兼提督之巡抚既有花翎，而直省提督转无花翎，似未允协，应请将江南提督尤渤，赏换花翎，以肃观瞻。奉旨，尤渤准其赏换花翎。直省兼提督之巡抚应否戴翎，于放缺后临时请旨。此后未闻有请旨者，遂一概不敢戴用。其有戴者，皆军功特赐者也。

羽缨冠

羽缨耐风雨，夏日行装用之，无职庶人不准戴纬帽者亦用之。其缨以犀牛毛用茜草染成，佳者鲜泽柔细，望之如绒，一缨可值白金二十两。若寻常傔从所冠者，只值数百文耳，其低昂悬殊之价如此。品官羽缨帽，照常戴顶，庶人则束其根如菊花顶。御用冠用黄菊花顶，以别于众也。

满洲掌院

国朝旗员，不拘文武出身，皆可致身宰辅，或文武互仕，与三代择贤而任之法相同，不似明纪专重翰林也。今惟翰林掌院学士，必用翰林吉士出身。然二百年以来，非由词垣而任者：康熙年，傅达礼由主事、库勒纳由监生笔帖式出身；乾隆年，阿桂与先文肃皆举人出身，和珅由生员出身。然则满掌院一官，不特不专用吉士出身，且不专用进士矣。

满官名

本朝诸司百僚，均有满汉两称，各从其文而用之，不似人名皆用对音书写也。如汉文书大学士，满文则曰笔特赫达；满文曰梅勒章京，汉文则曰副都统，余皆仿此也。惟王、公、侯、伯、将军、太师、太傅等无满名，贝勒、贝子无汉名，笔帖式满文称笔特赫式，似亦无汉文也。军机章京一官，军机两字是汉文，章京两字是满

文(章京两字,读作占伊音)。又柏唐阿一项,亦无汉文。按柏唐阿两字,乃清语办事、执事之词。

四衩袍

满汉士庶常袍,皆前后两开衩,便于乘骑也。御用袍、宗室袍,俱用四开衩,前后衩开二尺余,左右则一尺有余。若缺襟袍惟御用四开衩,宗室亦用两衩。

按明季庶人非骑马,不准穿对襟褂,以其便于乘骑云云。然则前后开衩之袍,胜国固已行之,且非仕宦不准滥用矣。

又按今丧服,惟御用者四开衩,宗室亦两开衩。

大学士 国语谓之笔特赫达。明于文定《笔麈》载,元朝丞相谓之大必阇赤。盖主文字之称,与今相似也

本朝相沿明制,不设宰相,而曰大学士。太祖甲寅年十一月,设理政听讼五大臣,后又设文馆八大臣、十六大臣,多以各旗都统兼之。其时大政皆秉于辅政、议政王大臣,内大臣集议入告,若文馆则备顾问,司簿稽,掌制诏,记起居,任撰拟也。天聪十年,改文馆为内三院,曰国史,曰秘书,曰弘文,各置大学士一人,此为设立大学士之始。顺治十五年,改内三院为内阁,始有殿阁大学士,秩仍正五品,照例兼衔。十八年复设内三院,康熙九年又改为内阁,及至乾隆十三年始定今制。从前翰林官属,或隶内院,或别置院署于外,时有改易,故至今内阁与翰林官名相同。而大学士初拜,皆至翰院上任,盖其初本为一署也。

大学士初只五品,亦沿明制也,或以重臣兼领,或赐尚书、侍郎职衔以崇之(明制大学士正五品,兼尚书则正二品)。康熙三年三月,始改定大学士为尚书、左都御史晋阶,六曹侍郎推阶,于是学士、启心郎等官,皆不得推转矣。今侍郎亦不能推转矣。初设大学士,无定名,无定员,皆出钦定。乾隆十三年,始定三殿:曰保和,曰文华,曰武英(裁去中和殿);三阁:曰东阁,曰文渊,曰体仁。其班位之次序,宣麻后,同列具请钦定,或改易殿阁名,或否,亦出中旨。然班位之序,不以殿阁为次。熊文端(赐履)、刘文正(统勋)、托文定(津)均终身东阁,首揆多年。先文肃初拜武英殿,后跻首辅,乃在东阁。

八旗武职大臣,亦叨枚卜,惟不似两汉专用武臣为相也。康熙年,马尔赛以都统授武英殿大学士。雍正年,汉军高其位,由江南提督署总督,内擢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乾隆十三年,满洲领侍卫内大臣傅恒、兆惠、参赞大臣达尔党阿,道光年,蒙古伊犁将军长龄、盛京将军富俊,均由武秩入相。其他由武职出身转文员而陟揆席者尤多,未能悉载也(高其位谥文恪,傅谥文忠,长谥文襄,富谥文诚)。雍正七年,以礼部尚书陈元龙、左都御史尹泰为额外大学士,遂为协办大学士之始。

天聪五年,初设六部,以贝勒总理,后俱裁撤。顺治八年,复令亲郡王总理,九年亦撤。雍正元年间,有以亲郡王管理部务。今则总理六部之秩,均简满汉大学士任之,不兼尚书之职矣。惟协办大学士不开尚书本缺,是以部臣而佐阁务,与阁臣而总部务者不同也。

康熙三年已前,阁臣只五品,故李文勤(霨)年三十五岁,即拜大学士。以今视之,固觉超擢太易;以昔视之,亦未甚异也。

按古无以儒臣为相者,周以太公望,汉以曹参、樊哙,唐以郭子仪,宋以曹彬,又以光义为中书令,光美、德昭同平章事,皆非儒臣也。其专用儒臣为相,自明而始。我皇朝统一天下,所用惟贤,卜相之制,不论文武,实可谓准古酌今、损益尽善者也。

按明季大学士,原是词臣,是以多由编检推授,迨后俨然宰执,始有以侍郎晋尚书而入阁者。若已先升至尚书,则不能入阁,盖不欲以六卿而降授五品词臣也。正德初年,刘瑾用事,始以吏部尚书焦芳人为阁臣,盖以外僚之首而入主中秘之权,遂开张孚敬、张居正之先声矣。崇祯以前,由外省大僚而为阁臣者,惟总督杨一清一人。崇祯朝,则枚卜始兼内外,遂有出将入相之荣矣。

按明季东阁大学士,往往有四五人,不似今时各殿阁只一人。三殿三阁,四相分置,恒余有两殿阁无员。然《居易录》记康熙三十九年,经筵、文华殿亦置二相,满相库勒讷、汉相熊赐履也。大学士一官,原非相臣也。洪武时,因胡惟庸之败,左丞相李善长等皆坐累,乃诏罢丞相不用,而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官,分理天下庶务,朝廷自柄其总。并著于令曰:以后嗣君永不许立相臣,下有敢奏请者,文武群臣即行劾奏,处以重刑。其详看平驳诸司奏启之事,悉寄于翰林坊局之官,此翰林之所以寖重也。其时召耆儒鲍恂、张长年、俞诠至京,命为文华殿大学士,辞不就,乃命吏部尚书邵质、检讨吴伯宗为华盖、武英殿大学士,翰林学士宋讷、典籍吴沉为文渊、东阁大学士,皆侍左右,备顾问,惟不得平章军国之事耳,此大学士得名之始。其初原与本朝南书房供奉翰林之体相似也。

永乐入践,始开东角门,简翰林待诏解缙为侍读,中书舍人黄淮、王府审理杨士奇为编修,修撰胡广为侍读,编修杨荣为修撰,户科给事中金幼孜、桐城知县胡俨为检讨,均入直文渊阁,六部大政,咸共平章,秩虽五品,而恩礼赐赉,与尚书等。此词臣之望益重,与本朝之军机大臣相同也。

洪熙初,谨身殿又建弘文阁,并授苏州儒士陈继为五经博士,掌弘文阁事,以翰林侍讲王进佐之(从杨士奇荐)。尚书蹇义又荐学录杨敬为编修、训导何澄为给事中,皆直弘文阁,专备顾问,日侍闲燕。此与本朝懋勤殿翰林相似,当时亦以大学士称之也。

明仁宗朝，升杨士奇为礼部侍郎，寻加少保，转少傅，兼华盖殿大学士；杨荣为太常卿，进太子少傅，兼谨身殿大学士；杨溥为太常卿，兼翰林学士，均因东宫旧恩，非例也。至宣德以后，三杨眷重，渐柄朝政。英宗九岁登极，凡启事，太后必命内阁议行，此内阁票旨之始，权益寖重。成化、弘治之后，有以侍郎升尚书而后入阁，至张孚敬、张居正则以相体自尊，危坐诸卿之上，朝野咸知大学士为辅臣，不知其为儒臣，而本衔犹只五品，此大学士所以为六卿之长者如此也。本朝初年，仍沿明制，大学士级仍五品。顺治、康熙年间，再升为一品，并为六卿之晋阶，学士不得升擢，始与古公孤论道、六卿分曹之制符合矣。

按元纪天历二年三月，作奎章阁备燕闲之居，缉熙典学，乃置学士员。文宗复位，置大学士五员，并知经筵事，侍书学士、承制学士、供奉学士各二员，此大学士乃供奉之名也。

内旗旗鼓与八旗汉军不同

自裁汉军专缺后，八旗汉军除内阁侍读、大理寺丞、六部汉字堂主事、中书、笔帖式仍有专缺外，其余均借补汉缺，故仕途淹滞者多。若内府旗鼓，按《八旗通志》内统于上三旗满洲都统，本与八旗汉军不同。《满洲氏族谱》内谓旗鼓人为满洲旗分内汉姓人。其在内府仕途，均与满洲相同，洊升九卿，亦占满缺。惟中进士分部院观政，则与八旗汉军相同，亦近世之误也。

按《八旗通志》初集《忠烈传》所载：福建屯田水利副使道于跃龙，死于金声桓之乱，赠光禄寺卿，二子于英、于贵并死之，系镶黄旗满洲内务府人。又四品官董重民，死于吴世璠之难，赠都司佥事，荫一子董高巴五品官，镶黄旗满洲内务府人。又奉宸苑员外郎火器营营长韩大任，死于噶尔丹之难，赠云骑尉世职，以其子韩成承袭，镶黄旗满洲内务府人。定边营守备刘士英，全家死于王辅臣之难，赠骑都尉，正白旗满洲内务府人，世居任邱县小营村，国初入旗云云。以上数员，皆归于满洲官员志。其八旗汉军，别列一门。盖内务府乃皆从龙，隶于满洲，自与外八旗汉军别置八帜者，固有不同也。

满汉互用

内三旗旗鼓汉军、外八旗汉军，三品以上原可满汉互用。而大学士之缺，外八旗汉军多用汉缺，内府旗鼓汉军多用满缺。从前高文定（斌）、高文端（晋）、书文勤（麟）、今相国官宫保（文）皆补满相。先文肃公先拜满协办，后跻汉首揆，二百年来一人也。若外旗汉军蒋相国（攸铦），竟是一路汉缺，直跻首揆。惟甯文毅（完我）由汉军特诏入满相班位。高文定、高文端、书文勤后皆改隶外满洲镶黄旗。

黄马褂

巡行扈从大臣，如御前大臣、内大臣、内廷王大臣、侍卫什长，皆例准穿黄马褂，用明黄色。正黄旗官员、兵丁之马褂，用金黄色。勋臣军功有赏给黄马褂、赏穿黄马褂之分，赏给只所赐一件，赏穿则可按时自做服用，亦明黄色。

黄面褂

赏给御用貂褂，须拆下黄面恭缴。若有赏给御用黄面褂字样，即不必拆缴。

玄狐褡褳

褡褳之制，与褂同，身袖长，旁裾各缀缎飘带，下丰而锐，均与袍齐，如古之鹤氅也。玄狐褡褳贵重，虽亲郡王亦须赏赉方许服用，继爵者于承袭后具疏恭缴，有仍赏还者，方准留于私第。（按：王渔洋《居易录》言褡褳之名最古。郭一经曰半臂衫也，起于隋时，内官服之。愚臆恐非今之褡褳。）

绿压缝靴

御用尖靴，皆绿皮压缝（其柔细如绸）。方靴用天青缎为之，以别于众也。亲郡王亦准用绿压缝靴，惟靴帮两旁少立柱耳，方靴仍用元青缎。凡遇巡行，内廷王公、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内大臣、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皆准用绿压缝靴。其时御用又别有夔云巡行靴之制。

步军统领

步军统领，即古之执金吾，今俗呼九门提督。盖九门锁钥、白塔信炮、大内合符，皆归掌之。秩如汉之司隶校尉、明之锦衣卫，虽武职二品，威权甚重，多以王公勋臣兼领其事。汉光武云："作官须作执金吾。"此官之盛，由来久矣。管辖八旗步军、巡捕五营，又有郎中、员外郎、主事、司务、笔帖式为之属。徒罪以下词讼，皆得自理。出入九衢，清尘洒道，街官闾吏，呵殿道迎，虽亲王行途，无此威重也。先文肃公五任其事，禄相国（康）、耆相国（英）、庆总戎（锡），祖孙三世任之，前此未有。惜骄盛之下，末路不终，为可惜也。（总戎年三十四岁，由阁学兼步军右翼总兵，虽非统领，亦自难得。）

执事乐人服色

朝会：丹陛执戟、执弓矢人，穿天青缎织金寿字袍，束绿带，冬日豺皮沿朝帽，夏日用无顶朝帽；丹陛乐人，大红缎宽袖袍，鸚鹉补，束绿绸带，冬用豺冠，安顶戴处立插染黄雕翎一枝，夏日纬帽亦同；丹陛下执事乐工，皆红细织团花袍，束绿带，帽亦如之；亲郡王执事品官，绿团□袍，束红布带，黑毡帽，式如一钹，上安铜管，插红立翎，特不用朝冠耳；贝勒、贝子、一二品大员执事人，绿袍无花；品官执事乐人，青袍，束缘绿红布带，帽

安裹锡木管插绿翎(近来率用红翎红木管)。

按近来贝勒、贝子、一二品大员执事人,多用绿布衣,画团花,非制也。

文武互用

八旗官员,文武皆有互迁之阶,汉籍官员则否,然亦未尝全无也。汉武臣改文者:如顺治年,宋荦由侍卫改通判,历官巡抚;李国英由总兵改四川巡抚,升总督;胡章由总兵改山东右布政使;王肇春、黄明均由游击改知府。康熙中,赵良栋由提督授川陕总督兼将军;梁鼐由提督改浙闽总督。雍正中,岳钟琪由提督授川陕总督;韩良辅由广西提督改巡抚;刘世明由提督改巡抚,升闽浙总督;马会伯由四川提督改巡抚,擢兵部尚书。道光中,杨遇春由提督授陕甘总督。同治三年,杨岳斌由提督授陕甘总督。其以文臣改武者:顺治中,朱衣客由庄浪道参议改四川总兵;陈一炳由兵部侍郎、周卜世由总督仓场侍郎、刘兆麒以前浙闽总督,均改都督、同知、佥事等衔,充山西、山东、直隶等处援剿提督。嘉庆中,刘清以山东运使授登州总兵。同治二年,张曜由河南布政使改总兵。三年,余承恩由直隶广平知府保开缺道员,特旨改以总兵用。此外,乾、嘉八十余年文武互用者,不知凡几,容续搜考增入。

又有由文改武、由武复改文者:咸丰年,安徽巡抚彭玉麟开缺以提督候补,旋授兵部侍郎。

黄缰紫缰

皇子、亲郡王,例用黄缰(凡用黄缰者,轿绊车韬,一切器用套,皆用黄色)。蒙古王须特赏方许用。贝勒、贝子、入八分镇国公,用紫缰。其余大臣,须特赏方准用。

笔帖式

笔帖式为文臣储材之地,是以将相大僚,多由此途历阶。清语称笔帖式曰笔特赫式,大学士曰笔特赫达(读平声)。称翰林院曰笔特赫衙门,盖皆文学之称也。天命年,文馆大学士俱加巴克什之号。天聪五年七月,谕曰:文臣称巴克什者,俱停止,均称笔帖式;如本赐名巴克什者,仍其名。此笔帖式设官之制也。

国初都沈阳时,未备文学翰林之职,凡制诰簿籍,皆笔帖式司之,其阶级有五品、六品,七、八、九品分别,以比于学士编检。至雍正年间,各部院尚有六品笔帖式。今惟内府、理藩院有六品委署主事,即六品笔帖式之遗意也。

天聪三年四月,命巴克什(谙习文学之称)。达海同笔帖式刚林等(刚林后官大学士)翻译汉字书籍,笔帖式吴巴什等四人记注本朝政事。雍正年,笔帖式仍转翰林编修等官。今则职视丞簿,惟内升主事、外补府贰而已。惟满洲进士、举人出身之笔帖式,可转赞善,犹存旧时体制。

国初,笔帖式亦奉皇华之役,道光初年,仅存有赍颁制诰之差,今亦停矣。康熙四年,奉上谕曰:"朕前遣侍卫至铁索桥挂匾,还京回奏,彼处督抚馈银六千两。夫一侍卫而费用至此,则凡部院司员、笔帖式等差遣往来,又不知如何矣。"揆度当日情形,笔帖式一官,卑于侍卫,其权要声势,应重于侍卫矣。

八分公

宗室公爵,有入八分、不入八分之称。或言入八分者,如汉魏九锡之赐,今则曰宝石顶戴,曰双眼花翎,曰府邸,曰官属,曰团龙黼服,曰朝马,曰紫缰,曰豹尾枪,皆非不入八分公所得服用之具,故曰入八分公。沿说以来,莫知其误。谨按《会典》注:天命间,立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各置官属,朝会燕飨,皆异其礼,锡赉必均,是为八分。天聪以后,宗室内有特恩封公及亲王余子授封,皆不入八分,其封至贝子降袭者,准入八分云云。今恩封王爵,其适世子替袭贝勒贝子递降为入八分镇国公罔替,余子初封不入八分公,嫡系递降至奉恩将军,馀子递降至四品宗室。是八分之名,盖言得预朝政之称,非章服之荣也。

大　堂

各部尚书称正堂,侍郎称左右堂。都察院不设都御史,首座者为左都御史,既不能称正堂,又不欲称左堂,以淆于左副都御史,故变称曰大堂。今人不解此意,误以大堂尊于正堂,往往称尚书亦曰大堂,非也。

中　堂

大学士满汉各二人,不以殿阁为序,有新拜者,同列具疏请定班次,而阶级相均,难别正佐,故皆称曰中堂。协办大学士,满汉无定员(近年皆置满汉各一员)。例以六曹尚书兼之,未便降称副佐,故亦曰中堂。或曰大学士多拜总理部务之命,于尚书位次之中。别设一座,故曰中堂,亦近似之。按王渔洋《池北偶谈》云,明纪大学士皆于翰林院上任,故院中设阁老公座于上,而掌院学士反居其旁,诸学士称阁老曰中堂,似即今人之所本也(今大学士上任仍在翰林院)。

翰林学士

内阁学士初定满洲、汉军为二品,顺治十五年,改五品兼三品礼部侍郎衔。翰林学士正五品兼衔为三品。内阁读学原三品,改五品兼常卿衔,雍正三年,停卿衔,定为四品。翰林读学初五品,后改四品。

内阁学士、翰林院学士,原隶内三院,非正卿比也。顺治十五年,改内三院为内阁,别置翰林院于外。又于诸学士中。置一掌印学士,秩正五品,兼三品礼部侍郎衔。其余学士皆正五品,不兼衔。十八年,仍复内三院,且并翰林于内矣。康熙九年,复设翰林衙门,其学士品级与内阁同,均为大学士所统。故至今大拜者,皆至翰院上任,自学士以下均进见,称为阁师。后改掌印学士为掌院,仍以学士加礼部侍郎衔领之。自昆山徐

相国、桐城张相国兼理掌院后，其体始尊。今虽升为二品，考其阶级，是以宰相六卿下摄二品文学之长也。

侍　卫

国初，以八旗将士平定海内，镶黄、正黄、正白三旗皆天子自将之军，爰选其子弟，命曰侍卫，用备宿卫侍从，视古羽林、虎贲、旅贲之职。一等侍卫六十人（职三品）。二等百五十人（职四品）。三等、四等共二百七十人（均五品）。蓝翎侍卫六十人，宗室一等侍卫九人，二等十八人，三等六十三人。每十人各设什长一人，协理事务班领共十二人（又设有班领、署班领名目，均于侍卫内择贤兼之），均统于领侍卫内大臣（每旗二人，共六人）。又设御前大臣（或三四人，或五六人，均无定员）。以王公勋戚大臣为之，位极尊崇，如汉魏前后将军之秩，职綦重焉。侍卫品级既有等伦，而职司尤有区别。若御前侍卫，多以王公、胄子、勋戚、世臣充之，御殿则在帝左右，从扈则给事起居，满洲将相多由此出。若乾清门侍卫，则侍从立于檐溜，扈跸则弧矢前驱，均出入承明，以示亲近。若大门侍卫，则宿卫禁闼，执戟明光。若汉侍卫（汉侍卫无定员，不在满洲额缺之内，武殿试后，候旨选充），则由武进士选充，不论其籍贯满汉，凡武甲出身者，概曰汉侍卫，年满后外转绿营，不更迁等内擢，与满洲、蒙古、汉军之选充锡赉者，固自不同也。又有上驷院司鞍、司辔侍卫二十七人。又有以侍卫之秩，别充尚茶、尚膳、上虞、鹰鹞房、鹘房、十五善射、善骑射、善鹄射，悉如古人侍中、给事之任，至善扑、善强弓两职，尤与内廷侍卫区别，几等于材官、武士之列矣。

按：明季有锦衣将军、大汉将军，皆为侍从宿卫之官。汉魏之太尉及五官中郎将，与今之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相似。

军士录用文职

古人才智宏达，不拘一隅，故文武共途，无所处而不当。讲学论道，至于孔子极矣。《礼经》曰，“我战则克”，是未尝不武也。且力能托关，捷能追兔，乘骑正射，伟然桓桓。若临阵克敌，斩将搴旗，如关壮缪、岳忠武、班超、杜预诸公盛矣。其词翰文章，斐然娓娓，不似唐宋而后习于武者昧于文，擅于文者耻于武也。我朝效法三代，八旗仕进之阶，不泥一辙，大臣故不判其文武。下至食饷弯弓之士，亦有文职之径，如骁骑校、护军、马甲选赞礼郎，若栢唐阿（清语作执事之称）、亲军、护军、马甲升笔帖式，蒙古护军校、骁骑校升补察哈尔等处游牧理事、员外郎、主事等缺，均存因材器使之意（旧例参领、佐领、轻车都尉推升京堂，云骑尉升郎中，骁骑校、护军校升员外郎，参领又外推藩臬两司，今皆久停矣）。

先后辈旧寅

今内阁、翰林院、礼部、都察院，论前后辈之礼最谨，虽官至九列，亦必呼先达为老前辈，按科分自称晚生、学生。御史称总宪，副宪曰台长，自称学生，官贵后则改称晚生，终身不易。若吏部之前后辈，一经出署，多置不论矣。国初吏部最重同寅前辈，虽贵，拜柬必具旧寅二字。顺治乙未散馆，安邱刘祚远补吏科给事中，引回避例改吏部主事，时孙文定（廷铨）已官户部侍郎，投刺不书旧谊，刘返其刺不受，文定逊谢而已。二百年以来，此风久寝。

满洲翰林不必科目

三代而还，至于汉晋，人材辈出，彬彬桓桓，无所谓之考试，无所谓之正途，无所谓之文武，无所谓之科目，故上马杀贼，下马草檄，不乏其材也。后世诈伪百出，始有考试；才局一隅，始分文武。工于文者自诡清高，勇于力者自甘鄙俗。每见历代开创，多重武功，故文臣有不侯之制；及天下晏安，又修文偃武，致有挽两石弓不如识一丁字之叹，皆两失也。我朝事法三代，国初八旗科目之制，或举或停，不甚专重，笔帖式、中书可转编修，部郎可升翰林学士。如尼满由笔帖式授编修，洊至尚书；傅达礼以郎中授内院读学，迁翰林侍读学士，擢掌院学士；齐苏勒由官学生出身，尹泰笔帖式出身，均历官翰林侍读、侍讲、国子祭酒。凡此致身者，不胜枚举。自余束发以来，今四十余年，不由科目而历翰林者，未之得闻，不识改自何始。咸丰元年，尚书穆荫由军机候补五品京堂，诏授国子祭酒，一时举朝愕然，以为旷典。盖当事者老成凋谢，不知事溯成宪，非行创格。又康熙之世，纳腊性德以进士编修擢侍卫，其弟揆叙以侍卫擢翰林学士，文武易途而进，出于一门，益见不次用人之盛。

佐　领

佐领秩四品，为管辖旗籍人丁亲切之官，凡户婚、田产、谱系、俸饷之考稽，咸有所责，如汉人之于牧令焉。旧制每佐领管三百人。其佐领之名目有四：若勋旧佐领，皆国初各部落君长，率属来归，授为佐领，仍统其众，爰及苗裔，世袭罔替；若世管佐领，皆国初携挈族党，倡义归诚，或功在旂常，锡以户口，爰立佐领，奕叶相承，世亦弗替；若互管佐领，因其本族户少丁稀，合编两姓为一佐领，递世互袭，亦在勿替之列；若公中佐领，或世袭之家已绝，改为公中，或人户滋多，另编公中，或合庶姓之人，编为公中，皆以本旗不兼部务之世爵及二品以下、五品以上文武官员内简选兼任。从前佐领一官，极为尊重，由此而历显官者最多，如大学士尹文恪公（泰）以国子祭酒授锦州公中佐领，病免在家，寻于雍正元年起为内阁学士，证此可见其盛矣。现今只能备充侍卫，升参领，拣用绿营参游而已。惟科目出身之佐领，尚许备列五品京堂之选，抑亦不易矣。

卷 二

蒙 古

蒙古者，西北外藩各部之通称，如十八省之为汉人也。各省族类风俗不同，各部蒙古亦自不同也。内地以大江限南北，塞上以沙漠瀚海限内外也（瀚海即戈壁地，浮沙不生水草）。漠南六盟曰内扎萨克蒙古，属于理藩院旗籍司，或谊属戚畹，或著有勋劳，或率先归附，以奉其土地人民，比于内臣。定鼎以来，屏藩攸寄，带砺之封，爰及苗裔，录功存旧，或选备宿卫，授以职司，编户比丁，均与八旗蒙古无异。漠北外扎萨克四盟、喀尔喀三汗，于国初同时归附纳贡。厥后漠北荡平，庇我宇下。康熙之世，超勇亲王策棱有功，另置赛音诺颜一部，授为大扎萨克亲王，俾与三汗共为北部屏翰，其恩礼均与漠南蒙古同也。至青海则元之戚族，西藏则元之臣仆，至今虽通朝贡，与称甥舅为外戚者殊科。此蒙古四大部之梗概也。漠南以科尔沁功绩最著，故封建独繁，禄糈亦视各蒙古为厚。漠北则以超勇亲王策棱战功为多，故生沐殊恩，复邀庙配，且子孙三世继为定边左副将军，北部三汗皆归节制，功业之盛，为藩臣之最懋者。

插罕部蒙古，元之嫡派子孙也，又曰林丹汗。天命四年，士马强盛，横行漠南，自称统领四十万众蒙古国主巴图鲁青吉斯汗。天聪八年，亡于青海。其子额哲率所部奉传国玺来降，封亲王，位冠四十五旗贝勒之上。编其众为旗，安置义州。其弟袭爵，传至布尔尼，当康熙十四年吴三桂之变，征其兵不至，且煽奈曼等部同叛。命信郡王鄂扎督师，图海副之，率不附逆之科尔沁等部蒙古兵讨之，犁其庭为牧厂，移其众于宣化、大同边外，编为二翼。其旗内官事地土，治以独石、丰镇等四厅，辖以都统，隶于理藩院典属司。此八旗在蒙古四十九旗之外，官不得世袭，事不得自专，与各扎萨克蒙古君国子民不同。又归化城土默特蒙古二旗，明顺义王俺答之后，先灭于插汉。太宗平插汉，仍其故封，还其王印，旋以叛除之。定鼎后，封为辅国公世爵，不理旗务。其部众均隶于将军、都统，治以理事同知、通判，与在京之八旗蒙古相同，而与插汉大同小异（插汉即察哈尔）。

科尔沁部，在喜峰口外，天命年来归，乃元太祖弟哈萨尔之后，明初置兀良哈三卫之一也。因同族有阿鲁科尔沁，乃号嫩江科尔沁以别之。其扎赉特、杜尔伯特、鄂尔罗斯三部，皆科尔沁一部所分，兄弟同牧也。自天命年来归，至乾隆初，册后三，尚主八，有大征伐，辄属櫜先驱，功在竹帛，又非直亲懿而已。

鄂尔多斯，天命九年来归，乃元太祖十六世孙巴尔苏之后，居河套中，设扎萨克七，各治一旗，自为一盟，为蒙古一大部也。

奈曼部、敖罕部俱天命元年来归，巴林部□年来归，克什克腾部八年来归，乌珠穆沁部八年来归，苏尼特部九年来归，浩齐特部八年来归，喀尔喀左翼顺治十年内附，均为元太祖十五世孙达延车臣汗之裔。

扎鲁特天命二年来归，元太祖十八世孙之后。

翁牛特七年来归，元太祖弟谔楚因之后。

阿巴哈纳尔部崇德时来归，阿巴噶部天聪九年来归，元太祖季弟勒格图之后。

茂明安天命八年来归，元太祖仲弟后。

喀尔喀皆成吉思汗之后，元太祖十五世孙、车臣汗之季子格呼森扎赉尔，有曾孙阿巴岱，世号土谢图汗者，与其旗车臣汗、扎萨克图汗，共为三汗。其地东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北界鄂罗斯，南尽瀚海。又谓之和林，元代发祥之基也。雍正年增置赛音诺颜部一部，共八十二旗。皆天命时通使，国初始来归。

厄鲁特，其部曰卫，又曰准噶尔，有四种，与土尔古特、回特、唐古特，虽均为蒙古之族，亦如满洲之有岛居边氓锡伯、鄂伦春也。自噶尔丹诛夷后，更不得与蒙古比矣。

青海和硕特部，元太祖弟哈萨尔之裔，十九传至明末称固始汗。又土尔扈特四旗、准噶尔绰罗斯二旗、辉特一旗，则出自元太师脱欢之后。西域蒙古、四卫拉蒙古，皆脱欢及瓦剌也先等之裔。

同名蒙古部

科尔沁，一居嫩江，一居阿鲁，均一族也。喀尔喀，一居京旗，为旧喀尔喀；一居漠北，为外扎萨克四部；一居喜峰口、张家口外，为内扎萨克左右翼。此二翼，一为顺治十年中路台吉木塔尔与其汗有隙，率千余户来归，封亲王，赐牧张家口外，列入内扎萨克，是为右翼；一为康熙三年西路台吉衮布伊勒登以其汗为同族所戕，部众溃散，乃越瀚海来归，赐牧喜峰口外，是为左翼。杜尔伯特二部，同名异族，一为扎萨克科尔沁同派，一为厄鲁特也。土默特有三部，一为右翼，乃元太祖裔；一为左翼，乃元臣济拉玛裔，与右翼为近族，隶归化城旗籍。

漠南蒙古藩封

科尔沁六旗，亲王四人，郡王四人，贝勒二人，贝子一人，镇国公二人，辅国公六人；扎赉特一旗，贝勒一人；杜尔伯特一旗，贝子一人；郭尔罗斯二旗，镇国公一人，辅国公一人，一等台吉一人：四部十旗为一会盟于哲里穆。敖罕一旗，郡王一人，贝子一人，辅国公一人；奈曼一旗，郡王一人；翁牛特二旗，郡王一人，贝勒一人，贝子一人，镇国公一人；巴林二旗，郡王二人，贝子二人，镇国公一人；扎鲁特二旗，贝勒二人，镇国公一人；喀尔喀左翼一旗，贝子一人；阿禄科尔沁一旗，贝勒一人；克西克腾一旗，一等台吉一人：八部十一旗为一会盟于召乌达。

喀喇沁三旗，郡王一人，贝子一人，镇国公一人，辅国公二人，一等塔布囊一人；土默特二旗，贝勒一人，贝

子一人,附喀尔喀贝勒一人:二部五旗为一会盟于卓索图。乌珠穆秦二旗,亲王一人,郡王一人,贝勒一人,镇国公一人,辅国公一人;阿霸垓二旗,郡王一人,贝子一人,辅国公一人;蒿齐忒二旗,郡王二人;苏尼特二旗,郡王二人,贝子一人,辅国公一人;阿霸哈纳尔二旗,贝勒一人,贝子一人:五部十旗为一会盟于锡林。

四子部落一旗,郡王一人;喀尔喀右翼一旗,贝勒一人,贝子一人,辅国公一人;毛明安一旗,贝勒一人,一等台吉一人;乌喇特三旗,镇国公一人,辅国公一人:四部六旗为一会盟于乌兰察布。

鄂尔多斯七旗,郡王一人,贝勒二人,贝子三人,辅国公一人,一等台吉(各)一人,自为一会盟于伊克召。每会设盟长一人,副盟长一人。惟归化城土默特会盟,不设盟长,均集于本城,听简命大臣裁定。

漠北蒙古藩封

喀尔喀后路土谢图汗二十旗,汗一人,亲王二人,郡王一人,贝勒二人,辅国公七人,一等台吉八人,为一会盟于汗阿林。

东路车臣汗二十三旗,汗一人,亲王一人,郡王一人,贝勒、贝子各二人,镇国公三人,辅国公三人,一等台吉十四人,为一会盟于克鲁伦巴尔河屯。

西路扎萨克图汗十七旗,汗一人,贝勒一人,镇国公三人,辅国公六人,一等台吉九人,为一会盟于扎克毕赖塞钦毕都里也诺尔。

南路赛音诺颜大扎萨克亲王二十二旗,大扎萨克亲王一人,郡王二人,世子一人,贝勒二人,镇国公二人,辅国公八人,一等台吉九人,为一会盟于齐齐尔里克。每岁各以副将军考核,间岁以参赞大臣前往会核,统听于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裁定。

青海蒙古藩封

厄鲁特二十一旗,回特三旗,土尔古特四旗,喀尔喀一旗,亲王一人,郡王三人,贝勒一人,贝子二人,镇国公一人,辅国公五人,一等台吉六人。以上四部落皆散处,不分畛域,听于西宁办事大臣统制。

河套等部蒙古藩封

贺兰山厄鲁特一旗,贝勒一人,镇国公一人。

乌兰乌苏厄鲁特二旗,贝子二人。

推河厄鲁特,一等台吉一人。

额尔济内土尔古特一旗,贝勒一人。

都尔伯特十四旗,特古斯库鲁克汗一人,亲王一人,郡王一人,贝勒二人,贝子四人,辅国公二人,台吉五人。以上各部落,悉听定边左副将军裁定。察哈尔游牧一旗,听治于察哈尔都统。

西藏蒙古藩封

辅国公二人,一等台吉一人,噶布伦四人(内一人用辅国公兼之)。戴琫五人,第巴三人,堪布一人,听驻藏大臣节制。

扎萨克

扎萨克乃藩封掌印之称。朝廷选蒙古王公之贤能者,授为扎萨克(亦有世管扎萨克)。每旗一人,不拘爵秩大小,其余散秩王公,悉听其令。所属亦有都统、副都统、参领、佐领、骁骑校(较内地官各杀一级)。族长、什长等官,均于本旗台吉内选充。台吉亦分等第,头等视镇国将军,皆蒙古汗王之宗族也。

九　白

朝廷抚有属国,厚往薄来,皆有任土之贡。蒙古地在沙漠,罕有出产,每爵献白马八匹、白驼一匹,谓之九白贡。

布扎　背什骨

布扎者,蒙古语也。年终集喇嘛于中正殿,建诵经道场,祈福送祟,羽葆幢幡,鼓乐跳舞,亦古人乡傩之义。刘若愚《酌中志》略云,番经厂跳步叱,神庙时教宫女数人做法事,惟弓足者不能跳步叱,是明季已有此礼矣。布扎,即步叱,番语对音,无定字也。

背什骨,即鹿踝骨也。满洲旧俗,岁暮掷抵鹿踝骨为戏,以为宜男之庆。每年年终,武备院例进若干对。

玛克什密

玛克什密,舞也。朝廷燕飨大典,百舞咸进。扬烈舞,衣铠胄,持戈戟。喜起舞,披一品衣,佩仪刀。起舞翩跹,宜扬功烈,皆以侍卫充之,命之曰喜起舞大臣。其余诸舞,各有职司,不用侍卫。按古人君臣燕飨,每起舞上寿,即韶舞、七德舞之制也,后世此礼渐失。我朝事法三代,斯礼犹存古风。

王伯厚《玉海》云:"乐之在耳者为声,在目者曰容。"故圣人假干戚羽旄以表其容,发扬蹈厉以见其意。黄帝时有云门舞,颛顼有承云舞,陶唐氏有咸池舞,舜有韶舞、干羽舞、籥舞、八佾乐舞,夏有六佾、八佾,禹有商舞,商有干舞,周有六舞:帗舞、羽舞、翌舞、旄舞、干舞、人舞。小舞,汉灵星舞也。《文王世子》云,凡学世子学士,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籥。《礼记·明堂位》: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积,裼而舞大夏。《内则》云,十有三年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春官》注云,学士、卿大夫诸子学舞,二千石及六百石、关内侯、五大夫,取适子高七尺以上、年二十到三十、颜色和顺、身体修治者为舞人,与古用卿大夫同义。又《玉海》周祀天圜丘注云,古制天子亲在舞位云云。按此数说,是古人舞礼最尊,天子公卿皆在舞列,与今之玛克什密同也。

谨按喜起舞,即古之手舞、人舞也,扬烈舞,即古之干戚舞也。服一品衣者,即古之冕而舞、皮弁舞也。

阿察布密

阿察布密,清语也。凡婚礼,新妇入门行合卺礼,

以俎盛羊臂一方，具稻稷稗三色米饭，夫妇盛服并坐，饮交杯，馂不用酱而具白盐，即古人共牢而食之义，清语曰阿察布密。次日庙见之先，新妇抱柴送于厨，亦古人中馈羹汤之义也。

冠礼

海内冠礼久失，惟国家存之。公孙胄子十八岁方许拜官，宗室子二十岁始冠顶戴，童生入学后有冠顶之礼。

乡试同考官

顺治二年，定京闱乡试同考官用中行及候选进士，如不足，行取在外推官、知县，来京充当，嗣后渐用部郎，最后始用翰林。直省乡试同考官，初用邻省推、知、教官及邻省在籍候选进士，自乾隆年始，专用本省州县。

京兆尹体制今昔悬殊

《池北偶谈》云，明季都察院台仪，最为严重，两京府尹三年考察，见堂候堂班退司务厅报官衔，由阶升堂，至檐下行一跪三揖礼，府丞则离檐一二尺行礼。今府尹不复台参，府丞在吏部过堂，行一跪礼，往往耻之云云。是康熙年府尹虽由四品京卿推补，而府丞京察时仍行一跪礼。今府尹、府丞俱为京堂转阶，卿寺敌体，无复在部院参跪之例，似更尊于昔矣。且今京外官在吏部谒堂，知县、笔帖式皆一揖不跪，又不独府丞矣。

按唐制台仪亦极严重。李绅为御史大夫。韩愈为京兆尹，特诏不台参。绅劾愈，愈以诏不台参奏辩。是明之台仪，仍沿唐制也。

科场回避

唐人始重进士科，凭文取士，不以人品之美恶定去取也。然其时主司举子，关节交通，不以为怪，乃至宗族子弟，亦不回避。如尚书董绚主春闱，其母曰："近日崔、李侍郎，皆与宗族及第，汝于诸叶中拟拔谁耶？"绚曰："莫如沈先、沈擢。"母曰："二子早有声价，科名不必在汝。沈儋孤寒，鲜有知者，宜拔置也。"绚遂放儋及第。此固贤母之德，然以朝廷公器，为宗族之私，胡可为训也。本朝康熙年间，已有回避宗族之例，而翁婿甥舅皆不回避，见于《香祖笔记》。今则傢婿姨甥，无不回避，且糊名易书，暗中摸索，防嫌更密，知人益难。惟外帘不操文柄，亦一例回避，似觉太严，竟有士子一连四五科皆以回避不得预试者。若当壮盛之时，蹉跎十余年，即成衰老，深为可惜。从前于回避士子另设一场，最为允当。

异姓王

国初辅运开基，多由宗室王公。其异姓封王者，惟孔有德封定南王，耿仲明封靖南王，尚可喜封平南王，吴三桂封平西王，孙可望封义王。孔王举家殉于桂林，无嗣爵除。耿王孙精忠以叛削。尚王子之信缘事亦革爵。孙袭三次王爵，至其第三子孙澄灏以言者论列，降袭慕义公，今改为一等轻车都尉罔替。此外惟正黄旗满洲扬古利，由超等公追封武勋王。镶黄旗满洲大学士忠勇公傅恒及其四子福康安，由大学士忠锐嘉勇贝子均追封郡王。又福建海澄公黄芳度追封王爵，谥忠勇。本朝二百年，异姓追封王爵者，只此四人。而生封贝子者，亦只福邸一人。今武勋王之后袭封武勋公罔替，忠勇公之长裔袭封忠勇公罔替，忠锐嘉勇郡王之后袭封忠锐嘉勇公罔替，章服比照镇国公，黄芳度之后袭封海澄公罔替，洵异数也。

汉人不由庶吉士入翰林

翰林官必由庶吉士陟阶，沿明制也。然明初宋文宪、王文忠、宋文敏、朱备万，皆非庶常起家。其后梁用之以阳春令为修撰；金文简、王希范以给事中，黄文简以中书舍人，胡若思以桐城令，均改检讨；杨文贞以审理副为编修；刘忠愍以主事，李文达以郎中为侍读，亦未尝专用庶常。其必用庶常，专试八比文字，始自成化之纪。当时郑端简(晓)已有不必尽得人材诚一弊政之叹，并言翰林专用庶吉士，由成化、弘治始。然考其后，万历庚戌不选庶吉士。崇祯中考选推知，以科道翰林兼用，惜其锢习已成，坚不可解，仅用刘正宗、薛所蕴、黄文灿、张缙彦数人而已。本朝由他途入词垣者，非仅旗人为然，顺治以前，癸未进士召入翰林者，王崇简、杜芳、周爰访、张丕吉、魏天赏、乔廷桂、岳映斗诸人皆是也。若进士出身由他官选词馆者：康熙年，王士禛以郎中改侍讲，杜镇、魏学诚以中书舍人改编修，王原祁以给事中改中允，钱以垲以左通政改少詹事，赵申季以广西知县改编修，康五瑞以给事中改侍读，陈聂恒以主事改检讨，赵殿最以按察使改少詹事，陈厚耀以教授改检讨，方苞以会试中式举人授中允，陈学海以御史改检讨，王懋竑以教授改编修；雍正年，陈宗楷、黄岳牧均以景山教习改编修，姜颖新以景山教习改检讨，曹洛禋以举人助教授司业；乾隆年，陆锡熊以部郎改侍读，程晋芳以主事改编修，黄钺以主事改赞善，邵晋涵、周永年、胡荣、朱钤、吴绍灿、余集，均以前科归班进士改翰林。其已谪外重入翰林者：康熙年，两淮运副李昌垣、大理寺副郭芬。以大臣革职而授编修者：乾隆年，巡抚孙士毅；嘉庆年，侍郎鲍桂星；道光年，总督李鸿宾。由诸生而入清华者：康熙年，静海励杜讷、钱塘高士奇。由举人而为词臣者：乾隆时王延年。又康熙己未宏博科入翰林五十人，乾隆丙辰宏博科入翰林十九人，多非科目出身。一时夙学经生，韦布名士，皆得以文章华国，奋迹玉堂，尤为盛事。至太原傅山、秀水朱彝尊，誓不以王氏八比之学致身仕宦，卒至皆偿其愿，非遭逢休明之世，岂易得哉。此外不由进士而莅翰詹者，应不止此，容考辑续入。

谨按国初内三院、都察院，均有庶吉士。明季庶吉士或在中书，或在文华堂，后改置于翰林院，

此事见于姜南《蓉塘诗话》。《居易录》亦引其说，云六科均有庶吉士，徐孟昭曾为礼科庶吉士。是明季专用吉士出身，原非专用词林也。

又按明永乐阁臣七人，解缙由中书庶吉士出身，是中书署亦有庶吉士，非仅设于翰林院也。黄淮由中书出身，杨士奇由吴府审理，金幼孜由给事中，胡俨由乡科华亭教谕；洪熙中，权谨由乐安知县；宣德中，张瑛由宁州训导，陈山由乡科教谕；景泰中，俞纲由郕府审理，王一宁由主事；天顺中，薛瑄由御史，李贤由主事；正德中，刘宇由上海知县，曹元由工部主事；嘉靖中，杨一清由中书，袁宗昂由进士兴府长史，张孚敬由主事，桂萼由丹徒知县，夏言由行人，许赞由推官，均未尝专用翰林入相。惟自许赞而下，历嘉靖、隆庆、万历、天启数世，未用他途之人。及至崇祯末年，五十宰臣中，始一用知县出身之张至发、程国祥、魏炤乘、谢升、吴甡，推官出身之薛国观、范复粹、范景文，教授出身之杨嗣昌，主事出身之方岳贡也。又按崇祯四年辛未，考馆后，因内阁票拟疏中有何况二字，误以为人名票出，上摘而诘让之，遂有翰林内外兼用之旨。甲戌、丁丑皆不选馆，以俸深候考知推选授编检等官。至庚申廷试召对，亲拔赵玉森等授以检讨，命蒋德璟、王锡衮教习之。

道　员

直省吏户礼工之政治于布政使，刑政驿传治于按察使。若官吏黜陟迁除，则布政使主稿，会于按察，达于巡抚，而后奏咨也。有总督省分，凡涉海疆苗疆及道府大缺黜陟，总督前衔，会于巡抚；其百僚之迁除，及吏户礼工刑诸政，巡抚主稿，会于总督也。惟兵戎之政专属总督，无总督兼辖省分，则巡抚必加提督衔，始能控制（直隶、四川、甘肃无巡抚，是以总督必兼巡抚衔）。自此而降，则府治府，州治州，县治县也。直省幅员辽阔，两司鞭长莫及，初设左右布政、参政、按察副使、参议、佥事等官，分治各道。按某道犹言某省也。唐分天下为十三道，明因之，乃置监司巡守各道，嗣后裁参政、参议、佥事各官之名，而留各道之缺。是去其定位之衔，而指所治之地为官名，似议者之误矣。守道、盐道、粮道，原为布政之贰，应用四品云雁补服；巡道乃按察之贰，应用獬豸，今一例俱用獬章亦误也。且御史监察某道，不得谓之道员；副都御史巡抚某省，不得谓之省员。今监司分巡、分守某道者，乃谓之道员，似宜正之。

又乾隆以前品级，考布政司参政从三品，按察司副使正四品，布政司参议从四品，按察司佥事正五品。是从前之道员，品级不同，各视其本官坐衔也。

明纪亦有满蒙官

国初大臣石廷柱，其先为满洲苏完瓜尔佳氏，有名石翰者，仕明为指挥，遂以石为氏，归诚本朝，入于正白旗汉军。又刘麟图，蒙古人，官明朝山海关副将，顺治五年来归，入镶白旗蒙古，予三等男世爵。又满洲佟佳氏，其仕明来归者，入于汉军。然则明纪仕宦已有满洲蒙古之人矣。

按胜国永乐时，有小达儿兵三千，又各指挥多有蒙古人。洪武十五年，命侍讲火原洁译蒙古字。我朝天聪五年九月，明援锦州之围，有副将桑阿尔寨，此皆见于正史者。是明季蒙古人入仕者甚多，其由复姓改为汉姓者，难更仆数。又英宗时，发内官曹吉祥之谋者都指挥完者秃亮，党于曹者伯颜也。唐之蕃将如仆固怀恩者，更难枚举。

皮　裘

经传所记，古人衣裘，皆毳外革内，后世毳内之制，未考始于何时。本朝惟外褂之毳向外，若袍袄皆向内也。亲王郡王而外，不准服用黑狐。文职一二三品，许服毳外貂镶朝衣，武职三品弗及也。文四品、武三品，准服貂鼠、猞猁狲。五品至七品笔帖式、护军校，准用貂皮领袖帽沿。八九品官不许穿貂鼠、猞猁狲、白豹、天马、银鼠。若侍卫、翰詹科道、军机章京，无论品级，均照三品服色。其往口外寒冷地方出差之满洲、蒙古、汉军官员，均准照常穿用貂鼠、猞猁狲，不拘品级也（外毳之褂，公趋只准穿貂鼠、海龙，每岁十一月朔为始，二月朔止。杂色皮只充便服）。

轿　顶

轿顶惟乘舆及贵妃以上用金，妃嫔用铜质镀金，亲王、郡王、一品大臣用银。等而下之，或镀银，或光锡。惟衍圣公用金，呼图克图用金，正乙真人用五岳朝天（类笔架而方），均不知何所本也。固伦公主轿顶亦用金。

帽　顶

帽顶之制，始于崇德元年二月。其时惟固山额真、各部承政用宝石嵌金顶，其余品官皆金顶。四年，重定冠制，亲王冠顶三层，上衔红宝石，中嵌东珠八颗，夏日朝冠前舍林嵌东珠四颗、后金花嵌东珠四颗。顺治元年，定诸王帽顶嵌东珠十颗，夏朝冠前金佛嵌东珠五颗，后金花嵌东珠四颗。二年，改上下坐各嵌东珠四颗，上下节各嵌东珠一颗，金佛嵌珠五颗，帽后金花嵌珠四颗；郡王冠顶三层，共嵌东珠八颗，舍林嵌东珠四颗，后花嵌东珠三颗；贝勒冠顶三层，共嵌东珠七颗，前舍林三颗，后花二颗；贝子冠顶三层，嵌珠均减一颗；镇国公帽顶二层，共嵌东珠五，前嵌东珠一，后嵌松石一颗；辅国公减一颗；镇国将军以下帽顶均一层，凉朝冠无前后花佛，上衔中嵌，各按品级，不备载；超等公帽顶一层，上衔红宝石，中嵌东珠三颗；民公侯伯嵌东珠一颗；品官各照其衔递杀，此皆朝冠之制也。平时帽顶，至雍正五年始创，初制一二三品皆用珊瑚，四品用青金石，五六品均用水晶，七品以下俱用金顶，生监用银顶。雍正八年始定今制（雍正五年以前，三品以上朝冠皆红

宝石顶，亦于五年改定）。诸王、贝勒之朝冠，用红宝石，一品大臣亦用红宝石，其分别处在一用长圆如苞，一用六楞（凡异姓世爵，无论满汉，皆曰民公侯）。

谥　法

谥法或以一字为贵，或以二字为贵，辄无定议。独孤及《毗陵集》吕諲谥议，初拟谥肃，而度支郎严郢驳之，谓国家故事，宰相皆谥二字，以旌德章善，请谥忠肃。独孤及复驳之云，文王、周公、晋文公，武功极盛，皆谥为文。冀缺、甯俞、随会，文德岂不优，而皆谥武。三代而下，朴散礼坏，乃有二字谥，非古也。唐兴，杜如晦谥成，王珪谥懿，陈叔达谥忠，温彦博谥恭，岑文本谥宪，唐休璟谥忠，魏知古谥忠，此皆当时赫赫以功名居相位者，不过一字。由此观之，二字不必为褒，一字不必为贬。若褒贬在字数，则是文、武、成、康不如威烈王、慎靓王也，齐桓、晋文不如魏安釐、秦庄襄、赵武灵、楚考烈也。其言甚辨，卒从是议。是在唐时已不知一字二字之例谓何矣。宋人又重一字，欧阳修欲谥文而不可得，乃谥文忠。其时臣工谥法，最重文正，今人亦踵其说而不知其所始。按《梁溪漫志》云，谥之美者，极于文正，司马温公尝言之，而身得之惟公与王沂公、范希文而已。若李司空（昉）、王太尉（旦），皆谥文贞，后以犯仁宗嫌名，世遂呼为文正，其实非本谥也。如张文节、夏文庄，始皆欲以文正易名，而朝论迄不可，此谥之不易得也如此。又《野获编》云，刘瑾欲中伤杨邃庵（一清），李西涯（东阳）力救乃免。及西涯病笃，杨慰之曰："近代以来，文臣无有谥文正者，如有不讳，请以谥公。"西涯顿首称谢。卒后果谥文正。此竟以天下之公谥，报臣门之私恩，已失其正矣。有人讥京镗改宋人诗云："文正从来谥范王，如今文正却难当。大风吹倒梧桐树，自有旁人说短长。"此明人之说也。本朝谥法，均有定制，亲王、郡王，生前原有封号，是以予谥用一字。自贝勒、一品大员，咸谥二字。二品以下，例不予谥，或忠荩卓著者，出自特恩，不在定例。按《鸿称册》中，群臣得用之谥，以忠字为第一，文字为第五，正字为第四十二。然则文正之谥非为至极，何以今人称尚，仍贵文正。盖《谥法》云，肫诚翊赞曰忠，危身奉上曰忠，道德博闻曰文，修治班制曰文，勤学好问曰文，心无偏曲曰正，守道不移曰正。宋人最重道学，以文正二字之义，实与道学表里，因而重之。迨我国初，理学诸子又以道学相尚，推而尊之，遂致相惑不解。其实文正之谥，远出文忠四十字之下也。

凡由词馆出身者，无论改官文武，例准以文字冠首，如道光末年，荆州将军宗室铁麟之谥文恪也。若大学士则无论何途进身，皆谥文字。盖大学士即学士之长，本为词臣，入阁与入翰林同。惟雍正七年，赐吏部侍郎署直隶总督赠礼部尚书何世璂谥端简，何亦词臣，未详不用文字之故。又乾隆二十一年，兵部尚书参赞大臣鄂容安，以阵前捐躯请谥，内阁拟文刚、文烈二谥奏进，上去两文字，赐谥刚烈，此异数也。

谨按国初亲王谥用一字，郡王谥用二字。其后郡王亦改用一字，惟康熙元年追封和硕亲王呼塞谥惠顺。大臣中未官大学士、翰林而谥文者，惟辅政大臣一等公索尼谥文忠，内务府总管丁皂保谥文恪，及咸丰年，总督周天爵谥文忠，山东巡抚李僡谥文毅。任阁臣而未得文谥者：满臣中，顺治年，弘文院大学士李率泰谥忠襄，国史院大学士陈泰谥忠襄，康熙年，弘文院大学士巴哈纳谥敏壮，国史院大学士苏纳谥襄愍，武英殿大学士衔莫洛谥忠愍，乾隆年，体仁阁大学士杨应琚谥勤悫，协办大学士阿里衮谥襄壮；汉臣中，顺治年，建极殿大学士谢升谥清义。此皆不照常格，出自特谥者也。

古之赐谥者，如周公、尼父、孟武伯、季文子、孟懿子诸谥，皆各因名位高下，等其公伯之称。自宋元而还，予谥者仅曰某某，不系公侯之字，如所谓某某公者，皆私家自称之辞，非定名也。本朝因之，不改其例。按六朝时，殷景仁谥文成公，沈庆之谥襄公，柳文景谥忠烈公，王昙谥文侯，王华谥宣侯，范泰谥宣侯，张畅谥宣子，何偃谥靖子，犹有古制也。又按卫大夫公叔拔谥贞惠文子，后世以三字为谥者鲜矣。

国初大臣予谥，皆由内阁大学士、学士传旨，问九卿詹事科道："某官某某应否予谥？"九卿等议其行实以闻，或予或否，出自上裁。如康熙三十年八月，保和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梁清标卒，三十一年二月，吏部尚书苏赫卒，皆无谥。凡此无谥者，其时甚多，不仅二公也。当议谥时，九卿称苏赫品行官业曰明敏决断。致仕大学士成克巩，卒于三十年五月，亦无谥。

《居易录》云，本朝典例，满洲部院大臣，必历内阁学士，乃得充经筵讲官，殁得谥文。其官詹事府、侍读侍讲学士、祭酒以下者不得与，似与今时稍有同异。今则由翰林出身，均得谥文；大学士、协办大学士，无论何途出身，皆得谥文。

营　房

杜甫诗云，"安得广厦千万间"，此不过奇情慨想之词，非实具其事也。康熙三十四年，上念京中八旗贫乏兵丁，赁庑需费，特命于八旗教场相近处，各建住房二千间，共一万六千间，以庇贫乏。续又于城内隙地及各省驻防建屋，为官兵栖止之所，共计不下十万间。此实旷古未有之殊恩也。

外省文职旗缺

国初外省督抚藩臬，多用汉军人，藩臬缺出，以汉军郎中、御史与汉人之参政等官，相间推补。其后满洲郎中、给事中、御史，亦推擢布按两司，与汉军同。嗣又定山西、陕西、甘肃之督抚藩臬及霸昌道、口北道、归绥道、镇迪道、各省理事同知、通判，均用旗人；盐政、织

造、粤海监督、淮安监督、九江道,均用内府人。此外旗缺同、通、州、县,西北口外甚多,俱载《会典》,不及备记。现在各缺,仍遵旧制,不用汉人,惟山陕两省大吏,今已多用汉员,不知始自何日。

卷　三

都察院满御史原称理事官

国初始置都察院掌院事左都御史,满洲、汉人各一员,汉人或以大学士兼理。又设协理院事左副都御史各二人,左右佥都御史各一人,初用汉军,后汉军汉人参用。监察御史四十人,皆汉人。满洲则曰理事官、副理事官,不分台也。后改理事官为给事中,副理事官为监察御史。康熙初,定满洲御史二十三人,汉御史二十四人,又置汉军御史八人,每年二八月,甄叙贤否,内升外转,汉军与汉人并列,内升京卿、内阁侍读学士。今定满给事中十二人,汉十二人,满御史二十八人,汉御史二十八人,汉军并于汉人一班,且久停二八月考核之举(初,六部满司官,亦称理事官、副理事官)。

满洲典试差始

康熙三十八年,以翰林院编修阿金为福建正考官,满保为浙江副考官,喀尔喀为河南副考官,法保为陕西副考官,此满洲翰林出典主考之始。

经筵讲官

经筵讲官,旧例以尚书、侍郎、内阁学士、翰林掌院学士充之,入相则解,惟徐元文以户部侍郎入相,熊赐履以吏部、张英以礼部大拜,皆带讲官,后遂成例。

汉军回避刑部

今汉军人皆回避刑部,不知例意原委。考康熙年,刑部侍郎李辉祖、喻成龙、卞永誉、金玺;雍正年,王国恩,均汉军人。或言此例自年羹尧拟罪时,汉军人颇存党护之意,由此始不准汉军人任刑官。然而首发年羹尧之僭妄者,为汉军蔡珽,而袒年者为隆科多,其回避汉军官员之例,恐别有所为,非仅为此也。

按汉军人不得选刑部之例,始于乾隆十九年,足征非因年羹尧而然也。又考先文肃公于乾隆三十八年曾官刑部侍郎,后洊宰辅,仍兼刑部。今少宰基溥亦由刑部侍郎转阶。是内府之满洲旗分内汉姓人,与汉军不同,仍不在回避之例。

内阁学士亦称翰林

《居易录》载:祭告五岳、四渎、帝王陵寝及先师孔子,旧例遣侍郎、副都通,大至四品而止,翰林则阁学、掌詹、少詹而止云云。然则从前阁学,亦称翰林矣。今中书舍人犹称内翰,即本于此。又云:祭酒例不开列,丙子之后,则读讲学士、云麾使皆列名矣;丁丑之后,则祭酒以下至谕、洗、读、讲悉列名矣,不知例起于何年云云。今祭告之役,云麾使久已不遣,往往命将军、督抚、副都统、总兵就近致祭。

督捕官

国初创设督捕衙门于兵部,设满汉左右侍郎二人,满洲左右理事官二人,汉协理督捕太仆寺少卿二人,旋改左右理事官为满汉郎中各一人,满员外郎、主事各若干人,汉员外郎一人,主事六人,分理八司,治八旗逋逃及京城盗贼缉捕之事,凡三营将弁皆隶之。盖古仆区之法。康熙辛未,以三营改隶九门提督,而督捕衙门惟专司逋逃之事。今裁督捕侍郎等官已久,其巡捕将弁设五营,仍属提督(九门提督即步军统领)。而缉捕之政,分隶于步军统领、五城兵马司正副指挥矣。

按京城巡捕五营向无统属之官,部科及提督镇抚皆可驱调,官兵疲于奔命。康熙中叶,始改隶于九门提督,从郭世隆之请也。世隆,汉军镶红旗人,官刑部尚书。

答　应

今宫眷名位,妃嫔而下,曰常在,曰答应。初以为清语也。《池北偶谈》载,曹贞吉官舍人时,曾于内库视检书籍,见库房柱上有嘉靖间一帖,记乌玉、黄玉、绿玉、白玉、红玉各若干斤,玉璞七万几千斤,后书"答应焦桂花传"。按此则答应之号,非自本朝而始。惟外廷库帖,可以直书其名,似非宫眷地位,或当时执事宫女之称,与今不同也。然一宫女传用珍玉若许,则明季之縻费,又可想见矣。

内大臣

王渔洋《池北偶谈》载,本朝官制,满洲勋旧别有内大臣,不为阁部及八旗都统等官,有军国重事,在禁中与满洲大学士、尚书等杂议,谓之黑白昂邦。考唐制两枢密使、左右中尉称内大臣,然彼乃中贵,实异而名同耳。愚按前代禁中密勿之任,咸以宦官任之,本朝皆易以亲臣。内大臣之职,实与中尉相似,阶一品,与大学士文武并峙,位至贵也。今清语称曰多罗机谙班。多罗机三字,乃内廷之称;谙班,即昂邦转音,大臣也。黑白亦作赫博,清语作商量筹画之解。今称参赞大臣曰赫白昂邦,文义较为允合。王渔洋所谓黑白昂邦,当是议政大臣也。

肩　舆

古人不有肩舆。《麈史》谓,唐时宰相乘马,五代始用担子。文潞公以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司马温公为门下侍郎,卧疾,就拜左相,不可以骑:二公并许乘担子,皆特恩也。《宋人朝野类要》云,百司出局,人从先报上马,盖旧礼只是乘马。自中兴以来,始乘肩舆。《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云:东都旧制,耆德大臣或尊行宗室,特旨许乘肩舆。建炎初,上以维扬砖滑,谓大臣曰:"君臣

一体，朕不忍使群臣奔走危地，可特许乘舆”云云。可见古人乘舆之难如此。《宋史》卤簿中已有肩舆。又云，中兴后中朝始有肩舆之制，初以优礼宗室老臣，其后滥至士庶，伎术至有乘二人肩舆者。本朝初年，汉人官京朝者，亦多乘马。其后准乘肩舆，三品以上用四人，四品以下用二人。今京官一二品汉大员，均乘肩舆，舁以四人。三品以下不乘肩舆，亦无二人肩舆之制。满洲与汉人稍有区别，亲王、郡王准乘八人肩舆。平日亦用四人，取其便捷之意。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虽有暖轿之制，近日只乘朱轮车。蒙古王非特恩无乘轿之制，咸丰五年，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因军功赐乘肩舆。一品文职大臣、军机大臣均乘四人肩舆，二品大员年逾六旬始乘肩舆，恐习于燕安而废骑射之意也。外官武臣均乘马，文臣督抚、使臣，舆夫八人，布政使而下至知县，皆肩舆四人，佐贰杂职只准乘马，今亦乘二人肩舆，非制也。外官入京皆乘车，不准用肩舆，惟直隶总督许用，盖大宛两县亦其兼属也。

《池北偶谈》言，外官肩舆不用帷盖，乃古人褰帷之意。惟江宁、开封两省督抚、司道、府厅州县官皆用暖轿，盖沿宋明都城之例，至今未改耳。按其说，是国初外省官员皆用亮轿，今非入闱、迎春之大典不乘，且以为亮轿荣于暖轿，不知改于何时矣。

八旗直省督抚大臣考

国家涵一区夏，满汉并重，惟京朝武臣，置有满洲专缺。其文职衙门堂官，皆满汉并用，如内阁四相，必两满洲、两汉人；六部十二尚书，满六人、汉六人是也。惟宗人府堂属，全用宗室，只汉府丞一人，汉主事二人；又内务府、理藩院，均不用汉人。太医院全用汉人，（间有一二旗人亦借补汉缺。）稍有不同也。外省官员，不分满汉，惟择贤而任。计自顺治四年至雍正十三年止，共九十二年，八旗人员之任督抚者，汉军则十居其七，满洲十居其三，蒙古仅二人（乾隆以后，始用蒙古外任大员）。若乾隆元年而后之封圻，俟搜考续记。

江南江西总督：

马鸣佩（汉军镶红人）。
马国柱（汉军正白人）。
郎廷佐（汉军镶黄人）。
麻勒吉（满洲正黄人）。
阿席熙（满洲镶红人）。
王新命（汉军镶蓝人）。
傅腊塔（满洲镶黄人）。
范承勋（汉军镶黄人）。
陶　岱（满洲正蓝人）。
阿　山（满洲镶蓝人）。
邵穆布（满洲镶蓝人）。
噶　礼（满洲正红人）。
郎廷极（汉军镶黄人）。
赫　寿（满洲正红人）。
常　鼐（满洲正白人）。
查弼纳（满洲正黄人）。
范时绎（汉军镶黄人）。
高其倬（汉军镶黄人）。
尹继善（满洲镶黄人）。
赵宏恩（汉军镶红人）。

浙江福建总督：

张存仁（汉军镶蓝人）。
陈　锦（汉军正蓝人）。
刘清泰（汉军正红人）。
佟　岱（汉军正蓝人）。
李率泰（汉军正蓝人）。
刘兆麒（汉军镶白人）。
王新命（汉军镶蓝人）。
兴永朝（汉军镶黄人）。
朱宏祚（汉军镶白人）。
郭世隆（汉军镶红人）。
金世荣（汉军正黄人）。
范时崇（汉军镶黄人）。
满　保（满洲正黄人）。
高其倬（汉军镶黄人）。

川陕总督：（顺治十八年陕西各设总督，此缺奉裁。康熙十九年，复设，改为满缺。）

孟乔芳（汉军镶红人）。
金　砺（汉军镶红人）。
马之先（汉军镶蓝人）。
李国英（汉军正红人）。

湖广总督：

祖泽远（汉军镶黄人）。
李荫祖（汉军镶黄人）。
张长庚（汉军镶黄人）。
董卫国（汉军正白人）。
丁思孔（汉军镶黄人）。
李辉祖（汉军正黄人）。
喻成龙（汉军正蓝人）。
郭世隆（汉军镶红人）。
鄂　海（满洲镶白人）。
额伦特（满洲镶红人）。
满丕（满洲正蓝人）。
杨宗仁（汉军正白人）。
李成龙（汉军正蓝人）。
迈　柱（满洲镶蓝人）。

广东广西总督：

佟养甲（汉军正蓝人）。
李率泰（汉军正蓝人）。
王国光（汉军正红人）。
李栖凤（汉军镶红人）。
于时跃（内府镶黄人）。
卢兴祖（汉军镶白人）。
周有德（汉军镶黄人）。

金光祖(汉军正白人)。
吴兴祚(汉军正红人)。
石　琳(汉军正白人)。
郭世隆(汉军镶红人)。
杨　琳(汉军正红人)。
郝玉麟(汉军镶白人)。
鄂弥达(满洲正白人)。

云南贵州总督：
赵廷臣(汉军镶黄人)。
卞三元(汉军镶红人)。
甘文焜(汉军正蓝人)。
鄂　善(满洲镶黄人)。
周有德(汉军镶黄人)。
蔡毓荣(汉军正白人)。
范承勋(汉军镶黄人)。
丁思孔(汉军镶黄人)。
王继文(汉军镶黄人)。
巴　锡(满洲镶蓝人)。
贝和诺(满洲镶红人)。
郭　瑮(满洲镶红人)。
高其倬(汉军镶黄人)。
鄂尔泰(满洲正蓝人)。
尹继善(满洲镶黄人)。

河道总督：
杨方兴(汉军镶白人)。
杨茂勋(汉军镶红人)。
卢崇峻(汉军镶黄人)。
罗　多(满洲镶白人)。
王光裕(汉军正白人)。
靳　辅(汉军镶黄人)。
王新命(汉军镶蓝人)。
于成龙(汉军镶红人)。
董安国(汉军正白人)。
赵世显(汉军镶红人)。
齐苏勒(满洲正白人)。
赵宏恩(汉军镶红人)。

漕运总督：
王文奎(汉军镶红人)。
吴库礼(满洲镶白人)。
蔡士英(汉军正白人)。
屈尽美(汉军镶白人)。
帅颜保(满洲正黄人)。
邵　甘(满洲正黄人)。
马世济(汉军镶红人)。
兴永朝(汉军镶黄人)。
王　梁(汉军镶黄人)。
董安国(汉军正白人)。
桑　额(汉军镶蓝人)。
赫　寿(满洲正红人)。
郎廷极(汉军镶黄人)。
施世纶(汉军镶黄人)。
性　桂(满洲正蓝人)。
顾　琮(满洲镶黄人)。
补　熙(满洲镶黄人)。

直隶山东河南总督：(康熙八年六月裁)。
张存仁(汉军镶蓝人)。
马光辉(汉军镶黄人)。
李荫祖(汉军正黄人)。
朱昌祚(汉军镶白人)。
白秉贞(汉军镶白人)。

直隶总督：(康熙四年裁)。
苗　澄(汉军镶白人)。

宣大总督：(顺治十五年七月裁)。
马国柱(汉军正白人)。
申朝纪(汉军镶蓝人)。
耿　焞(汉军正黄人)。
佟养量(汉军正蓝人)。
马鸣佩(汉军镶红人)。
马之先(汉军镶蓝人)。
卢崇峻(汉军镶黄人)。

山东总督：(久裁失考年月)。
赵国祚(汉军镶红人)。
祖泽溥(汉军镶黄人)。

河南总督：(久裁失考年月)。
刘清泰(汉军正红人)。

河南山东总督：(此缺似特设于田文镜，田病故即裁，应俟考)。
田文镜(汉军正黄人)。

江南总督：
马鸣佩(汉军镶红人)。
郎廷佐(汉军镶黄人)。
阿席熙(满洲镶红人)。

江西总督：
张朝璘(汉军正蓝人)。
董卫国(汉军正白人)。

浙江总督：
张存仁(汉军镶蓝人)。
赵国祚(汉军镶红人)。
赵廷臣(汉军镶黄人)。
王国安(汉军正白人)。

福建总督：
李率泰(汉军正蓝人)。
张朝璘(汉军正蓝人)。
祖泽溥(汉军正黄人)。
刘　斗(汉军正白人)。
范承谟(汉军镶黄人)。
郎廷佐(汉军镶黄人)。
郎廷相(汉军镶黄人)。
姚启圣(汉军镶红人)。
王国安(汉军正白人)。

范时崇(汉军镶黄人)。
觉罗满保(满洲正黄人)。
高其倬(汉军镶黄人)。
郝玉麟(汉军镶黄人)。
川湖总督:
罗绣锦(汉军镶红人)。
祖泽远(汉军镶黄人)。
蔡毓荣(汉军正白人)。
四川总督:
李国英(汉军正红人)。
苗　澄(汉军镶白人)。
刘兆麒(汉军镶白人)。
周有德(汉军镶红人)。
杨茂勋(汉军镶红人)。
年羹尧(汉军镶黄人)。
山西陕西总督:
白如梅(汉军镶白人)。
卢崇峻(汉军镶黄人)。
山西总督:
祖泽溥(汉军镶黄人)。
赵国祚(汉军镶红人)。
陕西总督:
孟乔芳(汉军镶红人)。
白如梅(汉军镶白人)。
广东总督:
卢崇峻(汉军镶黄人)。
广西总督:
于时跃(内府镶黄人)。
屈尽美(汉军镶白人)。
云南总督:
卞三元(汉军镶红人)。
鄂　善(满洲镶黄人)。
贵州总督:
佟延年(汉军正蓝人)。
杨茂勋(汉军镶黄人)。
鄂善(满洲镶黄人)。
川陕满缺总督:(康熙七年,定为满缺。十四年,改缺为陕西总督。十九年,仍改为川陕。莫洛(康熙七年正月任,十年正月交卸)。　罗多(十年正月任,十一年交卸)。　鄂善(十一年四月任,十二年交卸)。　哈占(十二年九月任,二十二年交卸)。　禧佛(二十二年任,二十五年交卸)。　图纳(二十五年九月任,二十七年交卸)。　葛思泰(二十七年二月任,三十一年休致)。　鼐伦(三十一年七月任,三十二年交卸)。　佛伦(三十三年任)。　吴赫(三十三年十月任,三十八年七月交卸)。　席尔达(三十八年七月任,四十年十月回部)。　华显(四十年十月任,四十二年十二月故)。　博济(四十三年正月任,四十七年交卸)。　齐世武(四十七年四月任,四十八年七月升)。　殷泰(四十八年七月任,五十二年二月解任)。　鄂海(五十二年二月任,六十年办理粮饷交卸)。年羹尧(六十年五月任,雍正三年调杭州将军)。　查郎阿(雍正七年,以吏部尚书署,至乾隆年回京)。

以上旗缺总督,均未知是何旗分,容续考补载。又年大将军于雍正三年调将军后,四五六等年空缺无人,是否鄂制军自军营回任,抑别有署事之员,均失考。

八旗直省巡抚考

直隶巡抚:
王文奎(汉军镶白人)。
杨国兴(汉军镶红人)。
潘朝选(汉军正红人)。
王登联(汉军镶红人)。
甘文焜(汉军正蓝人)。
金世德(汉军正黄人)。
格尔古德(满洲镶蓝人)。
阿哈达(满洲镶蓝人)。
崔　澄(汉军镶白人)。
郭世隆(汉军镶红人)。
沈朝聘(汉军镶蓝人)。
于成龙(汉军镶红人)。
江苏巡抚:
周国佐(汉军正黄人)。
张中元(汉军正黄人)。
蒋国柱(汉军镶白人)。
马　祐(满洲镶红人)。
王新命(汉军镶蓝人)。
吴存礼(汉军正黄人)。
张　楷(汉军正蓝人)。
范时绎(汉军镶黄人)。
尹继善(满洲镶黄人)。
孙国玺(汉军正白人)。
高其倬(汉军镶黄人)。
安徽巡抚:
李栖凤(汉军镶红人)。
刘宏遇(汉军正蓝人)。
蒋国柱(汉军镶白人)。
宜永贵(汉军正白人)。
张朝珍(汉军正蓝人)。
靳　辅(汉军镶黄人)。
佟国相(汉军正蓝人)。
江有良(汉军正红人)。
高永爵(汉军镶黄人)。
佟国佐(汉军正蓝人)。
线一信(汉军正白人)。
陈汝器(汉军镶红人)。
李　钖(汉军正黄人)。
喻成龙(汉军正蓝人)。
刘光美(汉军镶红人)。

叶九思(汉军镶蓝人)。
李成龙(汉军正蓝人)。
浙江巡抚:
萧起元(汉军镶白人)。
秦世祯(汉军正蓝人)。
陈应泰(汉军镶红人)。
佟国器(汉军正蓝人)。
史记功(汉军正白人)。
朱昌祚(汉军镶白人)。
蒋国柱(汉军镶白人)。
范承谟(汉军镶黄人)。
达　都(汉军正黄人)。
陈秉直(汉军镶黄人)。
王国安(汉军正白人)。
王维珍(汉军正蓝人)。
陈汝器(汉军镶红人)。
线一信(汉军正白人)。
张　敏(汉军正黄人)。
黄秉中(汉军镶红人)。
徐元梦(满洲正白人)。
吕犹龙(汉军正红人)。
法　海(满洲镶黄人)。
傅　敏(满洲镶白人)。
王国栋(汉军镶红人)。
江西巡抚:
李翔凤(汉军镶红人)。
朱延庆(汉军镶蓝人)。
夏一鹗(汉军正白人)。
蔡士英(汉军正白人)。
郎廷佐(汉军镶黄人)。
张朝璘(汉军正蓝人)。
董卫国(汉军正白人)。
白色纯(汉军镶白人)。
佟国桢(汉军镶黄人)。
安世鼎(汉军镶红人)。
李士桢(汉军正白人)。
佟康年(汉军正蓝人)。
李基和(汉军镶红人)。
郎廷极(汉军镶黄人)。
佟国勷(满洲镶黄人)。
白　潢(汉军镶白人)。
伊都立(满洲正黄人)。
迈　柱(满洲镶黄人)。
布兰泰(蒙古正白人)。
常　安(满洲镶红人)。
湖北巡抚:(初称湖广巡抚,雍正二年定今名)。
迟日益(汉军正白人)。
张长庚(汉军镶黄人)。
杨茂勋(汉军镶红人)。
董国兴(汉军镶白人)。
徐化成(汉军正蓝人)。
张朝珍(汉军正蓝人)。
王新命(汉军镶蓝人)。
石　琳(汉军正白人)。
柯永升(汉军镶红人)。
丁思孔(汉军镶黄人)。
桑　额(汉军镶蓝人)。
年遐龄(汉军镶黄人)。
刘殿衡(汉军镶白人)。
范时崇(汉军镶黄人)。
纳齐哈(满洲镶白人)。
海　敏(满洲镶蓝人)。
宪　德(蒙古正白人)。
赵宏恩(汉军镶红人)。
德　龄(满洲镶黄人)。
湖南巡抚:(初称偏沅巡抚,雍正二年定今名)。
线　缙(汉军正黄人)。
金廷献(汉军镶蓝人)。
周召南(汉军镶蓝人)。
卢　震(汉军镶白人)。
韩世琦(汉军正白人)。
丁思孔(汉军镶黄人)。
兴永朝(汉军镶黄人)。
于养志(汉军镶蓝人)。
王　梁(汉军正黄人)。
董安国(汉军正白人)。
金　玺(汉军镶蓝人)。
李　锡(汉军正黄人)。
布兰泰(蒙古正白人)。
王国栋(汉军镶红人)。
赵宏恩(汉军镶红人)。
福建巡抚:
佟国鼐(汉军正蓝人)。
佟国器(汉军正蓝人)。
宜永贵(汉军正白人)。
张学圣(汉军镶蓝人)。
刘汉祚(汉军镶红人)。
徐永贞(汉军正红人)。
许世昌(汉军正红人)。
刘秉政(汉军镶蓝人)。
杨　熙(汉军正黄人)。
吴兴祚(汉军正红人)。
董国兴(汉军镶白人)。
张仲举(汉军镶红人)。
卞永誉(汉军镶红人)。
许嗣兴(汉军镶蓝人)。
黄秉中(汉军镶红人)。
绰　奇(满洲镶白人)。
觉罗满保(满洲正黄人)。
吕犹龙(汉军正红人)。

黄国材(汉军正白人)。
毛文铨(汉军镶白人)。
常　赉(满洲镶白人)。
山东巡抚:
丁文盛(汉军镶黄人)。
张儒秀(汉军镶蓝人)。
夏　玉(汉军正白人)。
缪正心(汉军镶蓝人)。
许文秀(汉军正黄人)。
蒋国柱(汉军镶白人)。
周有德(汉军镶红人)。
张凤仪(汉军正蓝人)。
赵祥星(汉军镶白人)。
施维翰(汉军镶黄人)。
李天玉(汉军镶蓝人)。
郎永清(汉军镶黄人)。
佛　伦(满洲正白人)。
桑　额(汉军正蓝人)。
杨廷耀(汉军正黄人)。
李炳(汉军正黄人)。
王国昌(汉军正白人)。
赵世显(汉军镶红人)。
李树德(汉军正黄人)。
黄　炳(汉军正白人)。
塞楞额(满洲正白人)。
山西巡抚:(康熙七年,定为满缺,专用旗人)。
马国柱(汉军正白人)。
申朝纪(汉军镶蓝人)。
祝世昌(汉军镶红人)。
刘宏遇(汉军正蓝人)。
陈应泰(汉军镶红人)。
白如梅(汉军镶白人)。
杨　熙(汉军正黄人)。
觉罗阿塔(满洲正红人)。
达尔布(满洲镶蓝人)。
河南巡抚:
罗绣锦(汉军镶红人)。
吴景道(汉军正黄人)。
贾汉复(汉军正蓝人)。
彭有义(汉军正白人)。
张自得(汉军正黄人)。
郎廷相(汉军镶黄人)。
佟凤彩(汉军正蓝人)。
董国兴(汉军镶白人)。
丁思孔(汉军镶黄人)。
阎兴邦(汉军镶黄人)。
李辉祖(汉军正黄人)。
李国亮(汉军镶红人)。
李　锡(汉军正黄人)。
张圣佐(汉军正蓝人)。
杨宗义(汉军正白人)。
石文焯(汉军正白人)。
田文镜(汉军正黄人)。
孙国玺(汉军正白人)。
陕西巡抚:(康熙七年,改入满缺专用旗人)。
雷　兴(汉军正黄人)。
马之先(汉军镶蓝人)。
陈极新(汉军正蓝人)。
张自得(汉军正黄人)。
贾汉复(汉军正蓝人)。
白清额(满洲正白人)。
甘肃巡抚:(康熙七年,改入满缺专用旗人)。
张　尚(汉军正黄人)。
张文衡(汉军镶黄人)。
佟延年(汉军正蓝人)。
刘　斗(汉军正白人)。
四川巡抚:
李国英(汉军正红人)。
高民瞻(汉军镶白人)。
佟凤彩(汉军正蓝人)。
张德地(汉军镶蓝人)。
杭　爱(满洲镶白人)。
韩世琦(汉军正红人)。
噶尔图(满洲镶白人)。
于养志(汉军镶蓝人)。
齐世武(满洲正白人)。
贝和诺(满洲正红人)。
能　泰(满洲正白人)。
叶九思(汉军镶蓝人)。
年羹尧(汉军镶黄人)。
塞尔图(满洲镶红人)。
蔡　珽(汉军正白人)。
王景灏(汉军镶黄人)。
法　敏(满洲镶蓝人)。
宪　德(蒙古正白人)。
广东巡抚:
李栖凤(汉军镶红人)。
董应魁(汉军镶黄人)。
卢兴祖(汉军镶白人)。
王来用(汉军正黄人)。
刘秉权(汉军镶蓝人)。
佟养钜(汉军镶红人)。
金　儁(汉军镶红人)。
李士桢(汉军正白人)。
朱宏祚(汉军镶白人)。
江有良(汉军正红人)。
高承爵(汉军镶黄人)。
萧永藻(汉军镶白人)。
石文晟(汉军正白人)。
范时崇(汉军镶黄人)。

满　丕(满洲正蓝人)。
杨　琳(汉军正红人)。
法　海(满洲镶黄人)。
杨宗仁(汉军正白人)。
杨文乾(汉军正白人)。

广西巡抚：
郭肇基(汉军正白人)。
王一品(汉军镶黄人)。
于时跃(汉军镶黄人)。
屈尽美(汉军镶白人)。
金光祖(汉军正白人)。
马雄镇(汉军镶红人)。
陈洪明(汉军镶红人)。
施天裔(汉军镶红人)。
范承勋(汉军镶黄人)。
王起元(汉军镶黄人)。
萧永藩(汉军镶白人)。
宜思恭(汉军正白人)。
高其倬(汉军镶黄人)。
鄂尔泰(满洲镶蓝人)。
祖秉圭(汉军正白人)。
阿克敦(满洲正蓝人)。
金　铁(汉军镶白人)。

云南巡抚：
李天浴(汉军镶蓝人)。
朱国治(汉军正黄人)。
王继文(汉军镶黄人)。
石　琳(汉军正白人)。
石文晟(汉军正白人)。
佟毓秀(汉军正蓝人)。
郭瑮(满洲镶红人)。
吴存礼(汉军正黄人)。
施世纶(汉军镶黄人)。
甘国璧(汉军正蓝人)。
鄂尔泰(满洲镶蓝人)。
沈廷正(汉军镶白人)。
张允随(汉军镶黄人)。

贵州巡抚：
赵廷臣(汉军镶黄人)。
卞三元(汉军镶红人)。
罗绘锦(汉军镶红人)。
佟凤彩(汉军正蓝人)。
马世济(汉军镶红人)。
高起龙(汉军正白人)。
黄国材(汉军正白人)。
金世扬(汉军正黄人)。
毛文铨(汉军镶白人)。
沈廷正(汉军镶白人)。

南赣巡抚：
刘武元(汉军镶红人)。
宜永贵(汉军正白人)。
佟国器(汉军正蓝人)。
苏宏祖(汉军正红人)。
胡文华(汉军正白人)。

郧阳巡抚：
朱国柱(汉军镶白人)。
张　尚(汉军正黄人)。
白秉贞(汉军镶白人)。
王来任(汉军正黄人)。
杨茂勋(汉军镶红人)。

登莱巡抚：
陈　锦(汉军正蓝人)。
朱国柱(汉军镶白人)。

延绥巡抚：
蒋国柱(汉军镶白人)。
周召南(汉军镶蓝人)。
张仲第(汉军正黄人)。

宁夏巡抚：
焦安民(汉军正红人)。
张　尚(汉军正黄人)。
孙茂兰(汉军正红人)。
刘秉政(汉军镶蓝人)。

操江巡抚：
陈　锦(汉军正蓝人)。
李日芃(汉军正蓝人)。
秦世祯(汉军正蓝人)。
蒋国柱(汉军镶白人)。
宜永贵(汉军正白人)。

凤阳巡抚：
赵福星(汉军镶白人)。
王一品(汉军镶黄人)。
张尚贤(汉军正蓝人)。

直省满缺巡抚考

山西巡抚(康熙七年定为专用旗员)。
觉罗阿塔(康熙七年正月任，九月解)。
达尔布(康熙七年十月任，十五年九月解)。
屠克善(康熙十五年十月任，十九年闰八月休)。
穆尔赛(康熙十九年闰八月任，二十四年九月革)。
图　纳(康熙二十四年九月任，二十五年□月交卸)。
马　齐(康熙二十五年九月任，二十七年三月升)。
叶穆济(康熙二十七年三月任，三十二年二月休)。
噶尔图(康熙三十二年二月任，三十四年□月交卸)。
温　保(康熙三十四年五月任，三十六年五月革)。
倭　伦(康熙三十六年五月任，三十八年七月降)。
噶　礼(康熙三十八年七月任，四十八年四月升)。
苏克济(康熙四十八年四月任，六十年十一月丁忧)。
德　音(康熙六十年十一月任，雍正元年五月革)。
诺　敏(雍正元年五月任，三年三月交卸)。
伊都立(雍正三年四月任，四年十一月调江西)。

德　明(雍正四年十一月任,五年六月升刑部尚书)。
觉罗石麟(雍正五年六月任,入乾隆年交卸)。
陕西巡抚(康熙七年定为满缺)。
白清额(康熙七年正月任,八年十二月故)。
鄂　善(康熙九年四月任,十一年四月升)。
阿席熙(康熙十一年四月任,十二年六月升)。
杭　爱(康熙十二年七月任,十九年正月调)。
鄂　恺(康熙十九年二月任,二十五年四月降)。
图尔宸(康熙二十五年四月任,二十六年正月升)。
布雅努(康熙二十六年二月任,二十七年九月休)。
萨弼图(康熙二十七年十月任,三十一年二月革)。
布　喀(康熙三十一年二月任,是年十月革)。
吴　赫(康熙三十一年十月任,三十三年十月升)。
党　爱(康熙三十三年十月任,三十六年闰二月交卸)。
巴　锡(康熙三十六年三月任,三十七年十二月升)。
贝和诺(康熙三十七年十二月任,三十九年四月调)。
华　显(康熙三十九年五月任,四十年□月交卸)。
鄂　海(康熙四十年十一月任,四十九年□月交卸)。
永　泰(康熙四十九年十月任,五十四年五月交卸)。
噶什图(康熙五十四年六月任,雍正元年九月升刑部尚书)。
范时捷(雍正元年九月任,二年十月交卸)。
石文焯(雍正二年十一月任,三年四月调)。
图里琛(雍正三年七月任,四年十月升兵侍)。
法　敏(雍正四年十月任,五年六月交卸)。
张　保(雍正五年六月任,是年八月升)。
西　琳(雍正五年十一月任,六年十二月交卸)。
武　格(雍正七年二月任,九年□月革)。
马尔泰(雍正九年任,十年交卸)。
德　龄(雍正十一年任,是年交卸)。
鄂　昌(雍正十二年二月任,十二月调四川)。
硕　色(雍正十三年二月任,入乾隆年交卸)。
甘肃巡抚:(康熙七年定为满缺)。
刘　斗(顺治十八年十月任,康熙九年五月升)。
华　善(康熙九年五月任,十六年交卸)。
鄂　善(康熙十六年再任,十八年五月交卸)。
巴　锡(康熙十八年六月任,二十二年交卸)。
叶穆济(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任,二十七年二月调)。
伊　图(康熙二十七年二月任,三十年十一月升)。
布　喀(康熙三十年十一月任,三十一年二月调)。
吴　赫(康熙三十一年二月任,十月调)。
严　泰(康熙三十一年十月任,三十三年十二月故)。
舒　淑(康熙三十四年二月任,三十五年交卸)。
郭　洪(康熙三十五年六月任,三十六年七月革)。
喀　拜(康熙三十六年七月任,四十年十月交卸)。
齐世武(康熙四十年十一月任,四十七年四月升)。
舒　图(康熙四十七年五月任,四十九年三月革)。
鄂　奇(康熙四十九年三月任,是年交卸)。
岳　拜(康熙四十九年十月任,五十三年六月故)。
绰　奇(康熙五十三年六月任,雍正二年十月升工部尚书)。
花　善(康熙五十八年十月署,六十年九月降)。
卢　询(康熙六十年十月署,雍正二年交卸)。
石文焯(雍正三年四月任,五年十月来京)。
莽鹄立(雍正五年十月任,七年八月降)。

谨按:康熙七年,钦定川陕、甘肃、山西督抚为满缺。至乾隆年间,仍遵其制。今各满缺已多用汉员,未详从何年所改,有无明降谕旨,应俟考订增入。查《通志》所载,满缺各员皆无旗分,而年羹尧、石文焯、范时捷、卢询皆汉军人,似是专用旗人,即为满缺,不必泥于专用满洲也。今迪化州、吐鲁番同知等处,虽曰满缺,亦非专一满洲,凡蒙古、汉军人皆可补授。又山东巡抚桑额一员,恐是桑格之误。今济南趵突泉上御碑亭有康熙年御制幸趵突泉诗碑一座,其时东抚乃桑格之名。考康熙初年,有江南提督桑格,汉军镶蓝旗人,似与东抚桑格同为一人(东抚桑格原注正蓝汉军)。盖清语名字对音书写,格额或有舛错,亦未可知。

卷　四

科　目

两汉选举,虽有贤良方正、直言敢谏、文学异等诸科,天子临轩亲策之制,初亦由于丞相、列侯、州郡所荐,与本朝鸿词制科相同。若付主司凭文取人,命之曰进士,则始于隋唐之世也。然其科目甚多,非必靳靳一局,犹存吾党四科之意。才气肆赡者,有身言书判科;野处岩栖者,有乐道不仕科。其专主于章句者,惟进士一科耳。进士之科,始于隋炀帝大业二年,至唐之时,已有浮靡无用之论。宋世因之。司马光复有请设十科取士之法,亦未专重于章句。其专重进士,专以王氏之八比文取人材者,实自胜国成化之世为始。数百年来,士夫非科目不能进身,非八股文不能科目。苟有班马之才,孙吴之略,不由八股之学,则群相诋讪,斥为粗官,转成终身之辱。是以士自束发讫于成名,只须习熟讲章,摹拟墨套,此外不须一涉。且防误入子史一词,致成疵累。虽有世家大族,芸编插架,只供作陈设,与鼎彝瓷石,同为美观,相戒毋敢寓目。一旦得志成名,以为读书之事毕矣。王应麟为宋末大儒,尝言:"习举业者,苟沽名誉,得则一切委弃,漫不加省,非国家之所望于儒生也。"在宋末举业已如此,况后之以八比为举业者也。黄南雷曰:"流俗之伦,虽穿穴经传,形灰心死至于君尽者矣。苟不策名,皆谓之无成。岂知场屋之外,乃大有事。"卓哉斯言,可以深慨也。本朝初年,用人不次,故八旗科目,时举时停,深恐习染虚浮,不崇实学,虽翰林学士,不必尽由科目陟阶。而其时人材蔚然,实有伟器,即汉籍中高士奇、朱彝尊辈,亦何愧于八比之士。且文物之盛,盛于制科,制科之盛,盛于数布

衣、例监而已。乾嘉以来，士风渐以科目相尚，翰林史职亦不能更以他途进身。斯所以八股之学益专，博涉之志益替。甚至科目出身之官，虽有懵然不解时务、不达典章，亦必群相见谅，曰"读书人固应恕之"，与古人通经致用、读书明理之论，大相背矣。

旧制：第一场书艺二篇，经艺一篇，如未通经者，作书义三篇；第二场论一篇；第三场策一道。顺治十一二年乡会试，改为第一场书义三篇，经义二篇；第二场论一篇，判五条；第三场策三道。顺治十四五年乡会试，又改第一场书义三篇，经义四篇；第二场论表各一篇，判五条；第三场策五道。康熙二年，停止八比书艺经艺，改乡会试为两场，头场策五道；二场四书论一篇，经论一篇，表一道，判五条。八年，仍复旧制。乾隆二十二年，易表以时，而去论判，且移经文于二场。二十三年，复于第一场增性理论一篇。四十七年，始改今制，头场四书八比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题目皆由钦定；二场五经八比文五篇；三场策五道。愚按五策果能条对切实，亦可征其学问。所惜主司去取，皆以第一场四书文为鹄，他艺概置之不论。策论将原题所问，窜为所答，改欤字为也字而已。盖中式后进呈者，惟四书首艺。闱墨之刊刻者，亦只首艺。其余文字，皆束置如弃，虽有磨勘，亦属具文。合场士子万人，纵有一二条对策问，主司辄恐征引出于臆造，惮于考定；又恐断章取义，全文或涉忌讳，转致弃之不录。是以士子相戒悉以空文敷衍而已。

又考顺治十四年正月，谕令此后停止八旗考试例。康熙二年，以八旗生员无上进之阶，特准乡试一次，取中满州举人二十一名，蒙古十七名，汉军一百一十八名，咨送吏部录用，未取中之生员悉除之。次年八旗亦无会试。六年九月，复命八旗与汉人同场一例考试。八年乡试，满蒙共取十名，汉军取中十名。十五年复停八旗考试例，至二十九年重准举行。三十二年议准乡试增满蒙举额六名，汉军三名，会试额满蒙取中七名，汉军取中四名。三十五年、四十一年又递广八旗乡试中额，满蒙七名，汉军四名。嗣后又改为临时奏请，不限成额。

考唐宋设科之门甚多，故谓之科目。今则专设进士一途，是有科无目矣。古人最重制科，中在四等者，尚可比于一甲进士。而进士又有四甲、五甲等第，朱子即五甲进士出身，见于圭封亭题《绍兴十八年题名碑》。以文公之学，且中在五甲，则制艺去取之凭，又安在也。其题题名碑云："若使当年无五甲，先生未免落孙山。"

又《随园随笔》云，李赞皇不喜科目，曰："好骡马不入行。"金卫绍王不喜进士，曰："高延玉人材非不佳，可惜出身不正。"以其中进士故也。此故高其技者与深恶进士者，通是一病，传曰"有所好恶，则不得其正"是也。

又云，汪伯彦未第时，开馆于王氏。秦桧当国，专以王氏新经字学取士。吴敏为蔡氏所荐，执政于靖康时，故亦崇奉王氏。安石学术之谬，甚于政事，如禁人读史汉，以子云、冯道为得圣人之时也。

博学鸿词制科　经学制科

康熙八年，既复八比之文，天子念编纂《明史》必需绩学能文之士，乃诏启博学鸿词之科，以罗博洽之彦。无论京外现任及已仕、未仕、布衣、罢退之士，均准荐举。内由三品以上大员科道御史、外由布按两司以上，各举所知，惟翰林不预焉。十七年诏下，次年己未三月初一日，试于体仁阁下。直隶省荐举十五人，江南六十七人，浙江四十九人，山东十三人，山西十二人，河南五人，湖广六人，陕西九人，江西三人，福建三人，贵州一人，其余用兵省分未荐，共得一百八十三人，取海盐彭孙遹等五十人。雍正十一年，复举鸿词科，凡四年，至乾隆元年丙辰，试于体仁阁。满洲五人，汉军二人，直隶三人，奉天一人，江南七十八人，安徽十九人，浙江六十八人，江西三十六人，湖北六人，湖南十三人，福建十二人，河南五人，山东四人，山西三人，广东六人，陕西四人，四川一人，云南一人，共二百六十七人，取一等五名，二等十名，俱授馆职，武进刘纶为之冠。丁巳补试，复取万松龄等四人。乾隆十七年壬申，举经学之士，被荐者内务府监生永宁等六十八人（内重保者八人）。此三科得人最盛，本朝著作之家，多出于此。丙辰一科，刘纶荐自张廷璐，而拟试题出于其兄大学士张廷玉之手，刘又年甫逾冠，一时未录未荐之士，乃谓出于宿构，造作歌诗，要之公道具在。凡应荐之士，无论取落，皆非村儒俗士侥幸得名者可比也。

己未试题：《璇玑玉衡赋》，《御制省耕五言排律诗二十韵》。丙辰：《五六天地之中合赋》，《山鸡舞镜七言排律诗》。

己未宏词科征士题名

法若真（山东高密人，顺治丙戌进士。原江南布政使，今候补。与试未中。）

施闰章（江南宣城人，顺治己丑进士。原江西湖西道参议，今候补。取二等二名，用侍读。）

曹　禾（江南江阴人，康熙甲辰进士。原内阁办事中书，今候补。取二等二十二名，用编修。）

陈玉璂（江南宜兴人，康熙丁未进士。现任中书科中书。与试未中。）

米汉雯顺天宛平人，顺治辛丑进士。原河南长葛县知县，行取主事。取二等五名，用编修。）

沈　珩（浙江海宁人，甲辰进士。候选内阁中书。取二等三名，用编修。）

汪　琬（江南长洲人，乙未进士。告病户部主事。取一等十九名，用编修。）

陈维崧（江南宜兴人，生员。取一等十名，用检讨。）

赵进美（山东益都人，庚辰进士。现任河南河北道参

政。与试未中。)
秦松龄(江南无锡人,乙未进士。原翰林院检讨,革职,保举湖南军前用。取一等八名,用检讨。)
尤　侗(江南长洲人,拔贡生。降调直隶永平府推官。取二等十一名,用检讨。)
吴农祥(浙江仁和人,生员。与试未中。)
王顼龄(江南华亭人,丙辰进士。现任太常寺博士。取一等六名,用编修。)
李开泰(顺天大兴人,丙午举人。与试未中。)
倪　灿(江南上元人,丁巳举人。取一等二名,用检讨。)
田　雯(山东德州人,甲辰进士。原工部营缮司郎中,今候补。与试未中。)
陆　棻(浙江平湖人,丁未进士。原秘书院典籍,今候补。取一等十二名,用编修。)
方象瑛(浙江遂安人,丁未进士。候补中行评博。取二等十五名,用编修。)
朱彝尊(浙江秀水人,布衣。取一等十七名,用检讨。)
汤　斌(河南睢州人,壬辰进士。原江西岭北道参政,降调休致。取一等十八名,用侍讲。)
叶　封(湖广黄陂人,己亥进士。原西城兵马司正指挥,今候补主事。与试未中。)
王　岱(湖广湘潭人,己卯举人。现任京卫武学教授。与试未中。)
傅　山(山西太原人,布衣。临试告病。)
冯行贤(江南常熟人,布衣。与试未中。)
林尧英(福建莆田人,辛丑进士。现任户部江西司主事。与试未中。)
郁　植(未试病故。)
陈　僖(直隶清苑人,拔贡生。与试未中。)
徐　釚(江南吴江人,监生。取二等八名,用检讨。)
罗　坤(浙江会稽人,监生,与试未中。)
彭孙遹(浙江海盐人,己亥进士。候选主事。取中一等第一名,用编修。)
陆元辅(江南嘉定人,布衣。与试未中。)
毕振姬(山西高平人,丙戌进士。休致湖广布政使。与试未中。)
冯云骧(山西代州人,乙未进士。现任刑部四川司郎中。与试未中。)
白梦鼐(江南江宁人,庚辰进士。现任大理寺左评事。与试未中。)
方象璜(后期未试。)
钱芳标(丁忧未试。)
王紫绶(河南祥符人,丙辰进士。休致浙江参政粮道。与试未中。)
张　烈(顺天大兴人,庚戌进士。候补内阁中书。取一等三名,用编修。)
杜　越(直隶容城人,贡生。临试告病。)
纪　炅(直隶文安人,生员,到京病。)
李来泰(江西临川人,壬辰进士。原任江南苏松道参议,今候补。取二等一名,用侍讲。)
袁　佑(直隶东明人,拔贡。现任内阁办事中书。取一等十六名,用编修。)
高层云(江南华亭人,丙辰进士。候选中行评博。与试未中。)
陈九胜(未试病故。)
谭吉璁(浙江秀水人,例监。山东登州府知府。与试未中。)
孙　棨(浙江嘉善人,己卯举人。现任直隶开州知州。与试未中。)
陈鸿绪(浙江鄞县人,举人。原任江南睢宁县,革职。取二等二十二名,用检讨。《宏博录》作陈鸿绩。)
汪　闿(贵州贵阳人,己酉举人。候选知县。与试未中。)
王　钺(山东诸城人,己亥进士。休致广东西宁县。与试未中。)
赵廷锡(陕西肤施人,辛酉进士。原良乡县知县,今候补中书。与试未中。)
李念慈(陕西泾阳人,戊戌进士。现任湖广景陵县。与试未中。)
徐懋昭(浙江鄞县人,甲辰进士。现任江南沛县。与试未中。)
高　咏(江南宣城人,贡生。取二等二十七名,用检讨。《宏博录》作候选知县。)
李澄中(山东诸城人,拔贡。取二等十六名,用检讨。)
陈怀真(山东兖州人,贡生。与试未中。)
王谷韦(丁忧未试。)
黄宗羲(患病不到。)
黎　骞(江西临川人,拔贡。取二等二十六名,用检讨。秦瀛《宏博录》作江南人。)
王嗣槐(浙江钱塘人,生员。年老,特赐内阁中书衔。)
许孙荃(江南合肥人,庚戌进士。刑部四川司员外郎。与试未中。)
徐嘉炎(浙江秀水人,监生。取一等十一名,用检讨。秦瀛《宏博录》作候选州同应荐。)
王孙蔚(陕西临潼人,壬辰进士。原湖北粮道参政,今候补。与试未中。)
张瑞征(山东莱阳人,壬辰进士。原河南汝南道副使,今候补。与试未中。)
戴王纶(直隶沧州人,乙未榜眼。原江西粮道参议,今候补。丁忧未试。)
汪　霦(浙江仁和人,丙辰进士。现任行人司行人。取一等四名,用编修。)
王含真(山西猗氏人,丙辰进士。与试未中。)
侯七乘(山西汾阳人,戊戌进士。原江西广信府同知休致。与试未中。)
夏　駰(浙江乌程人,贡生。后期至未试。)
乔　莱(江南宝应人,丁未进士。原内阁中书,今候补。取一等五名,用编修。)

刘瑞远(顺天三河人,乙酉举人。原江南海州,革职。与试未中。)
吴任臣(浙江仁和人,生员。取二等二十一名,用检讨。)
郎戴瓒(浙江钱塘人,生员。与试未中。)
龙　燮(江南望江人,廪监生。取二等二十八名,用检讨。《宏博录》作例监候选州同。)
李　铠(江南山阳人,辛丑进士。现任盖平县知县。取二等七名,用编修。)
赵骊渊(浙江上虞人,己酉举人。与试未中。)
陆次云(浙江钱塘人,例监。考定州判。与试未中。)
朱　培(浙江人,岁贡。考定训导。与试未中。)
顾鼎铨(浙江仁和人,甲午举人。现任蒲县。与试未中。)
毛升芳(浙江遂安人,拔贡。取二等二十四名,用检讨。)
徐之凯(浙江西安人,戊戌进士。现任陕西真宁县。与试未中。)
毛际可(浙江遂安人,戊戌进士。现任祥符县。与试未中。)
张　英(浙江海宁人,癸丑进士。候选内阁中书。与试未中。)
邱象随(江南山阳人,拔贡。取一等二十名,用检讨。)
黄虞稷(江南江宁人,廪生。丁忧未试。)
许自俊(江南嘉定人,庚戌进士。候选知县。与试未中。)
李芳广(河南柘城人,甲辰进士。原寿光县,今候补中书。与试未中。)
宋实颖(江南长洲人,庚子举人。与试未中。)
杨还吉(山东即墨人,生员。与试未中。)
黄　始(江南吴县人,生员。黜革。与试未中。)
施　清(江南人,例监。现任陕西布政司经历。与试未中。)
宋维藩(浙江建德人,贡生。候选州同。与试未中。)
陆陇其(浙江平湖人,庚戌进士。原嘉定县,革职。丁忧未试。)
申维翰(江南江都人,廪贡生。年老,特赐内阁中书衔。)
柯崇朴(浙江嘉善人,明榜贡生。候选内阁中书。丁忧未试。)
沈　筠(浙江仁和人,进士。取二等九名,用编修。)
程　易(江南休宁人,例监。与试未中。)
程大吕(湖广孝感人,癸丑进士。与试未中。)
严绳孙(江南无锡人,布衣。取二等末,用检讨。)
许先甲(浙江仁和人,廪监。《宏博录》作许先甲。与试未中。)
戴茂隆(浙江平湖人,例监。与试未中。)
钱金甫(江南上海人,廪监。今中式举人。取二等二十名,用检讨。秦瀛《宏博录》作进士。)
钱中谐(江南吴县人,戊戌进士。革除。取一等十四名,用编修。《馆选录》作顺天昌平人,原选泸溪知县。)
庞　垲(直隶任邱人,乙卯举人。取二等十八名,用检讨。)
周起莘(浙江萧山人,廪监。与试未中。)
张鸿烈(江南山阳人,廪监。取二等十四名,用检讨。)
周清原(江南武进人,监生。取一等九名,用检讨。)
储方庆(江南宜兴人,丁未进士。现任清源县。与试未中。)
上官鉴(山西翼城人,丙戌进士。原河南盐道参议,今候补。与试未中。)
吴　雯(山西蒲州人,生员。与试未中。)
程必升(陕西韩城人,乙未进士。原栖霞县,革职。与试未中。)
宋　涵(江南溧阳人,例监。与试未中。)
王方谷(直隶新城人,贡生。年老,特赐内阁中书衔。)
冯　勖(江南长洲人,布衣。取一等十三名,用检讨。)
赵廷飏(陕西拔贡。原文县教谕,今候补国学员。与试未中。)
徐孺芳(浙江仁和人,己亥进士。现任神木县。与试未中。)
叶灼棠(江南江宁人,贡监。原兴泉道佥事,革职。与试未中。)
王祚兴(山西永宁人,丁未进士。候选知县。与试未中。)
任辰旦(浙江萧山人,丁未进士。现任上海县。与试未中。)
汪　楫(江南休宁人,岁贡。现任赣榆县教谕。取一等十五名,用检讨。)
田茂遇(江南青浦人,丁酉举人。山东新城县,革职。与试未中。)
黄与坚(江南华亭人,己亥进士。取二等六名,用编修。)
叶奕苞(江南上海人,监生。与试未中。)
金居敬(江南吴县人,监生。与试未中。)
邓林梓(江南常熟人,布衣。与试未中。)
王廷璧(河南祥符人,壬辰进士。原宁绍道参议,今候补,与试未中。)
张能鳞(顺天大兴人,丁亥进士。现任青州道参议。与试未中。)
傅　扆(山东新城人,乙未进士。原山西道御史,今终养。与试未中。)
张含辉(山东掖县人,壬辰进士。原四川提学道佥事,今候补参议。与试未中。)
魏学渠(浙江嘉善人,举人。原湖广提学道佥事,今候补。与试未中。)
陈　宏(顺天大兴人,辛丑进士。候补主事。与试未中。)
柯维桢(浙江嘉善人,乙卯举人。丁忧未试。)
林　鹏(浙江仁和人,廪生。与试未中。)

毛奇龄(浙江萧山人,廪监。取二等十九名,用检讨。)
徐咸清(浙江会稽人,布衣。与试未中。)
高向台(山西翼城人,丁未进士。原内阁中书,今候补。与试未中。)
阎若璩(山西太原人,监生。与试未中。)
邵允宜(江南人,贡生。与试未中。《宏博录》作邵允彝。)
崔如岳(直隶获鹿人,乙卯举人。取二等十三名,用检讨。)
李瑞征(直隶容城人,丙辰进士。与试未中。)
杨毓兰(河南新乡人,丁亥进士。现任衡永道参议。与试未中。)
应㧑谦(浙江仁和人,布衣。患病不到。)
张九征(江南丹徒人,丁亥进士。原河南提学道佥事,今候补参议。患病不到。)
魏　禧(江西宁都人,布衣。患病不到。)
李　颙(陕西盩厔人,布衣。患病不到。《宏博录》作李容,避睿庙讳。)
顾景星(湖广蕲州人,贡生。患病不到。)
范鄗鼎(山西洪洞人,辛丑进士。患病不到。)
嵇宗孟(江南山阳人,丙子举人。原杭州府知府,休致。患病不到。)
张新标(江南山阳人,己丑进士。原户部郎中降补陕西苑马寺监正,休致。患病不到。)
吴元龙(江南华亭人,甲辰进士。原工部都水司郎中,今终养。取二等十七名,用侍讲。)
陆　舜(江南泰州人,甲辰进士。原浙江提学道佥事,休致。患病不到。)
潘　耒(江南吴江人,布衣。取二等二名,用检讨。)
周庆会(江南常熟人,辛丑进士。原中书,今候补主事。取二等十名,用编修。)
范必英(江南长洲人,丁酉举人。取二等十二名,用检讨。)
蔡方炳(江南长洲人,布衣。患病不到。)
彭　桂(江南溧阳人,监生。丁忧未试。)
王追骐(湖广黄冈人,己亥进士。原礼科给事中,外转山东武德道佥事,革职,议复职候补佥事。患病不到。)
顾豹文(浙江仁和人,乙未进士。原河南道御史,告病。患病不到。)
李因笃(陕西富平人,布衣。取一等七名,用检讨。)
王弘撰(陕西华阴人,监生。到京病。)
李大春(陕西西安人,举人。与试未中。)
成其愿(山东乐安人,生员。与试未中。)
虞兆潢(浙江人,生员。秦瀛《宏博录》失此名。后列之李良年,初冒姓名为虞兆潢,本书误为二人。)
朱士曾(浙江山阴人,布衣。与试未中。)
叶方尉(江南昆山人,生员。与试未中。)
陈　荚(浙江秀水人,生员。与试未中。)
朱钟仁(江南昆山人,生员。年老,特赐内阁中书。秦瀛《宏博录》作邱钟仁。)
嵇永福(江南无锡人,乙未进士。原严州府推官,降补历城县丞,保举湖广军前候补。与试未中。)
曹宜溥(湖广黄冈人,荫监生。取二等二十三名,用检讨。)
潘飏言(山东章邱人,壬辰进士。原吏部文选司主事,降调保举湖广军前补用。与试未中。)
周云道(与试未中。)
徐林鸿(与试未中。)
章　贞(浙江会稽人,乙未进士。现任湖广枣阳县。患病不到。)
孙枝蔚(陕西三原人,布衣。年老,特赐内阁中书。)
宋　昱(浙江山阴人,布衣。与试未中。)
张　霍(福建侯官人,副榜。教习知县。与试未中。)
陶元淳(江南常熟人,监生。与试未中。)
邵远平(浙江仁和人,甲辰进士。任江西提学道佥事。取二等二十九名,用侍读。《宏博录》作邵吴远。)
马　骏(江南山阳人,己酉举人。与试未中。)
邓汉仪(江南泰州人,布衣。年老,特赐内阁中书衔。)
王　昊(江南太仓人,布衣。年老,特赐内阁中书衔。)
董　俞(江南人,举人。与试未中。)
潘藩大(江南人,例监。现任宜春县。以上四员,未将事由报部,与试未中。)
李良年(浙江秀水人,生员。与试未中。)
林以畏(浙江钱塘人,布衣,丁忧未试。)
张　贞(山东安邱人,拔贡。候补孔目。丁忧未试。)
惠周惕(江南吴县人,副榜。丁忧未试。)
曹　溶(浙江秀水人,前丁丑进士。户部侍郎,外转阳和道。丁忧未与试。)
叶舒崇(江南吴江人,丙辰进士。考试病故。)
江懋麟(江南江都人,丁未进士。中书。丁忧未试。)
陈学夔(福建侯官人,己酉举人。丁忧未试。)
祝宏坊(浙江山阴人,庚戌进士。未试致仕。)

谨按:康熙年间人文最盛,如朱彝尊、潘耒、冯勖、严绳孙、李因笃、法若真、田雯、高层云、戴王纶诸人,皆为海内知名之士。朱、潘、冯、李能中制科,而不能中一八比生员,法、田、高、戴能中八比进士入翰林,而不能中制科之选,足见人各有能,未可相强也。今取士之科,专用八比,舍此则为士夫之所不齿,得无遗珠之感耶!

丙辰宏词科征士录

易宗瀛(湖南湘乡人。浙江曹娥场盐大使。)
李　锴(正黄旗汉军人。原官库笔帖式。)
长　住(内务府正白旗汉军人。八品茶上人。以上三员,左宗正慎郡王举。)
潘安礼(江西南城人,丁未进士。原刑部员外郎,降补太常司典簿。取一等二名,用编修。)
张振义(江西龙泉人,癸卯进士,宁晋知县。)

梁　机(江西泰和人,辛丑进士。庶吉士,改补知县,又改教授。)
李　紘(江西临川人,甲辰进士。以上四员,大学士朱轼举。)
杜　诏(江南无锡人,壬辰进士。原翰林院庶吉士。)
胡期颐(湖南武陵人。原任临江府知府。以上二员,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嵇曾筠举)。
查　祥(浙江海宁州人,戊戌进士。原任编修。)
黄之隽(江南华亭人,辛丑进士。以上二员,协办内阁事务刑部尚书徐本举。)
于　振(江南金坛人,癸卯进士。原修撰,降补行人司司副。取一等四名,用编修。)
周　钦(江南宜兴人,甲辰举人。以上二员,户部尚书史贻直举。)
徐廷槐(浙江会稽人,庚戌进士,候补教授。)
胡天游(浙江山阴人,副榜贡生。)
杨度汪(江南无锡人,拔贡生。取二等一名,用庶吉士。以上三员,礼部尚书任兰枝举。)
徐文靖(江南当涂人,癸卯举人。)
邓士锦(江西南城人。广东琼州府额外教授。)
魏允迪(江西广昌人,癸卯举人。)
黄世成(江西信丰人,壬子举人。)
余腾蛟(江西武宁人,拔贡。)
张星景(江南奉新人,廪生。以上六员,兵部尚书甘汝来举。)
奚　源(江南当涂人,丁未进士。刑部员外郎。未考。)
金　虞(浙江钱塘人,庚子举人。孝感知县。丁忧。)
夏策谦(湖北孝感人,己卯举人。宝庆府教授。未考。)
夏之蓉(江南高邮人,癸丑进士。盐城教谕。取二等五名,用检讨。)
李春耀(湖北孝感人,丁酉举人。以上五员,工部尚书涂天相举。)
徐文靖(江南人。重保。)
刘始兴(江南金坛人,癸卯举人。)
刘斯组(江西新建人,甲辰举人。)
刘五教(山西临晋人,拔贡生。)
车　文(河南太康人,拔贡生。)
方贞观(江南桐城人,生员。以上六员,左都御史兼吏部侍郎孙嘉淦举。)
韩　曾(江南长洲人,丙午举人。)
杨述曾(江南武进人,乙卯举人。)
陈长镇(湖南武陵人,贡生。以上三员,户部左侍郎陈树萱举。)
郑长庆(江西贵溪人,癸卯举人。)
曹秀先(江西新建人,壬子举人。改庶吉士。不考。)
传　涵(江西临川人,廪生。)
赵　昱(浙江仁和人,贡生。以上四员,户部左侍郎李绂举。)
万　经(浙江鄞县人,癸未进士。原任编修。未考。)
李光型(福建安溪人,癸丑进士。署彰德府管河同知。)
诸　锦(浙江秀水人,甲辰进士。金华府教授。取一等三名,用检讨。)
全祖望(浙江鄞县人,壬子举人。改庶吉士。不考。以上四员,户部左侍郎赵殿最举。)
刘世澍(湖南善化人,庚子举人。)
方辛元(江南桐城人,生员。以上二员,总督仓场军务户部侍郎吕耀曾举。)
吴　麟(镶黄旗满洲人。原内阁中书。)
黑　瑀(正红旗满洲人,岁贡生。)
金　鉴(江南江阴人,壬子举人。以上三员,礼部左侍郎徐元梦举。)
李　锴(正黄旗。重保。)
西　成(镶黄旗满洲人,庚戌进士。)
杨煜曾(江南武进人,监生。丁忧。)
陈景中(镶红旗汉军人,监生。)
赵宁静(江西南丰人,布衣。以上五员,镇国将军宗室德沛举。)
史凤辉(江南宜兴人,己酉举人。内阁中书。)
万松龄(江南宜兴人,己酉举人。补考一等一名,用检讨。)
汪芳藻(江南休宁人。原任兴化知县。驳。)
沈廷芳(浙江仁和人,监生。取二等四名,用庶吉士。以上四员,兵部左侍郎杨汝谷举。)
于　梓(江南金坛人。原任东莞知县。驳。)
华希闵(江南无锡人,庚子举人。泾县教谕。丁忧。)
姚世鉥(浙江归安人,副榜贡生。以上三员,兵部右侍郎吴应棻举。)
张　汉(云南石屏人,癸巳进士。原任河南府知府。补考二等三名,用检讨。)
靖道谟(湖北汉阳人,辛丑进士。原云南姚州知州,告病在籍。不考。)
徐本迁(湖北蕲水人,庚子举人。云龙州知州。未考。)
方棨如(浙江淳安人,丙戌进士。原丰润知县。驳。)
张宏敏(江南丹徒人,甲午举人。原孝感知县。驳。)
黄涛楫(江南江宁人,廪生。以上六员,署兵部侍郎王俊举。)
胡　浚(浙江山阴人,庚子举人。原洧川县知县。驳。)
李清藻(福建安溪人,丁酉举人。)
戴永植(浙江归安人,壬子举人。)
陈洪淡(江西高安人,廪生。)
盛　乐(江西武宁人,生员。以上五员,故刑部左侍郎王紘举。)
符　曾(浙江钱塘人。户部学习行走。丁忧。)
叶承点(江南奉贤人,监生。)
王世枢(江南宝山人,乙卯举人。以上三员,刑部左侍郎兼礼部侍郎励宗万举。)
曹　愤(广东保昌人,副榜贡生。)
苏　珥(广东顺德人,廪生。)
陈长镇(湖北人。重保。)
屈　复(陕西蒲城人,布衣。以上四员,刑部右侍郎杨

超曾举。)
秦懋绅(江南武进人,举人。)
金　焜(浙江钱塘人,乙卯举人。)
吴　溶(江南阳湖人,监生。以上三员,工部左侍郎王钧举。)
马朴臣(江南桐城人,壬子举人。以上一员,工部右侍郎张廷瑑举。)
叶长扬(江南吴县人,庚戌进士。原翰林编修。驳。)
褚菊书(浙江嘉兴人,癸巳进士。江南上海知县。驳。)
于　栻(江南金坛人,甲午举人。南通州学正。)
俞鸿德(浙江海盐人,庚子举人。以上四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伊尔敦举。)
冯元溥(浙江金坛人,乙卯举人。以上一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春山举。)
柯　煜(浙江嘉善人,辛丑进士。衢州府教授。故。)
吴　锐(江南当涂人,辛卯举人。江都教谕。)
龚　缨(江南江宁人。不考。)
刘大櫆(江南桐城人,副榜贡生。)
佘华瑞(□□□□人,贡生。不考。以上五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方苞举。)
宋　照(江南长洲人,戊戌进士。原庶吉士。驳。)
王　霖(浙江山阴人,乙酉举人。)
闻元晟(浙江嘉善人,癸卯举人。未考。)
曹廷枢(浙江嘉善人,副榜贡生。)
周汝舟(江南吴江人,廪生。)
沈　彤(江南吴江人,廪生。以上六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吴家骐举。)
王　照(浙江仁和人,庚子举人。未考。)
周　京(浙江钱塘人,监生。)
汪　台(浙江仁和人,廪生。以上三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姚三辰举。)
尚廷枫(江西新建人。户部主事。)
峻　德(正白旗满洲人。户部笔帖式。)
汪援甲(浙江钱塘人,庚子举人。)
王　藻(江南吴江人,监生。以上四员,左副都御史孙国玺举。)
桑调元(浙江钱塘人,癸丑进士。工部主事。)
汪　祚(江南江都人,副榜贡生。)
陆荣秬(江南华亭人,监生。)
胡二乐(江南歙县人,廪生。以上四员,左副都御史陈世倌举。)
万承苍(江西南昌人,癸卯进士。卢龙知县。不考。)
马曰璐(江南江都人。候选知州。不考。)
凌之调(江西新建人,丙辰进士。工部主事。)
陈　撰(浙江鄞县人,监生。不考。)
赵　信(浙江仁和人,监生。)
杨煜曾(重保。以上六员,通政使赵之垣举。)
丁　凝(浙江长兴人,己卯举人。国子监学正。)
李光国(江南兴化人,拔贡生。以上二员,詹事吴拜举。)
瞿　骏(江南常熟人,副榜贡生。以上一员,詹事刘统勋举。)
方观承(江南桐城人。内阁中书。未考。)
顾陈垿(江南镇洋人,乙酉举人。原行人。)
赵永孝(江南常熟人,甲辰举人。)
朱稻孙(浙江秀水人。考授州判。)
沈炳震(浙江归安人,贡生。)
陆　枚(江南吴县人,生员。以上六员,詹事管少詹事王奕清举。)
叶　酉(江南桐城人,监生。以上一员,太常寺卿王游举。)
宋士宗(江西星子人,丙午举人。原南丰县教谕。驳。以上一员,光禄寺卿那尔泰举。)
杨廷英(江西新建人,癸丑进士。)
夏之翰(江西新建人,壬子举人。)
刘斯组(江西。重保。)
龚　正(江西南昌人,拔贡生。)
龚元玠(江西南昌人,廪生。以上五员,光禄寺卿吴元龙举。)
傅王露(浙江会稽人,乙未进士。原编修。驳。)
王作人(浙江钱塘人,丙子举人。原黔阳知县。)
金德瑛(浙江钱塘人。授修撰。不考。)
王延年(浙江钱塘人,丙午举人。)
沈冰壶(浙江山阴人,廪生。)
邵　岷(江南元和人,武生。驳。以上六员,太仆寺卿蒋涟举。)
金门诏(江南江都人,丁酉举人。改庶吉士。不考。)
甘　禾(江西奉新人,丙午举人。)
饶一辛(江西广昌人,癸卯举人。教谕。)
刘世基(江西赣县人,贡生。)
裘曰修(江西新建人,廪生。以上五员,顺天府尹陈守创举。)
魏　枢(奉天承德人,庚戌进士。永平府教授。故。以上一员,奉天府尹宋筠举。)
祝维诰(浙江秀水人,监生。驳。以上一员。奉天府丞管学政事王河举。)
张　范(江南华亭人,监生。以上一员,衍圣公举。)
刘自洁(直隶武强人,癸巳进士。原编修。)
程　恂(江南休宁人。原北运河同知。取二等末,用检讨。)
阎介年(直隶蔚州人,甲辰进士。)
汪士锽(江南休宁人,副榜贡生。取二等六名,用庶吉士。)
陆祖锡(浙江平湖人,拔贡生。)
边连宝(直隶任邱人,拔贡生。以上六员,太子少保直隶总督李卫举。)
孙见龙(浙江归安人,癸巳进士。原庶吉士,改补知县。)
孙天寅(江南常熟人,甲辰举人。故。)
沈德潜(江南长洲人,廪生。)

朱厚章(江南长洲人,廪生。故。)
倪承茂(江南吴县人,监生。)
吴龙见(江南武进人,增生。)
胡鸣玉(江南青浦人,廪生。)
马荣祖(江南江都人,壬子举人。)
叶荣梓(江南青浦人,廪生。)
王腾蛟(浙江钱塘人,贡生。)
张凤孙(江南华亭人,副榜贡生。)
姚　焜(江南桐城人。兴化教谕。)
沈　虹(江南长洲人,丙午举人。句容教授。)
王会汾(江南无锡人,乙卯举人。)
陈黄中(江南长洲人,生员。)
张廷槐(江南江阴人,癸丑进士。以上十六员,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江苏巡抚高其倬举。)
邱　迥(江南山阳人,贡生。)
周振采(江南山阳人,拔贡生。不考。)
许　锵(江南上元人,生员。)
顾栋高(江南无锡人,辛丑进士。)
潘遇莘(江南宝应人,举人。)
郭　束(江南宝应人,廪生。)
刘师翱(江南宝应人,监生。以上七员,兵部右侍郎署江苏巡抚顾琮举。)
刘　纶(江南武进人,廪生。取一等一名,用编修。)
刘鸣鹤(江南阳湖人,廪生。)
陆桂馨(江南震泽人,贡生。以上三员,礼部左侍郎江苏学政张廷璐举。)
吴张元(江南吴县人,优贡生。)
任　瑗(江南山阳人,监生。以上二员,兵部尚书两江总督赵宏恩举。)
陈以刚(江南天长人,壬辰进士。池州府教授。不考。)
程光祚(江南上元人,廪生。)
吴　檠(江南全椒人,增生。以上三员,安徽巡抚右副都御史王紘举。)
李希稷(江南宣城人,生员。)
梅兆颐(江南宣城人,生员。)
江为龙(江南桐城人,生员。以上三员,兵部右侍郎安徽巡抚赵国麟举。)
严遂成(浙江乌程人,甲辰进士。原任临县知县。丁忧。)
厉　鹗(浙江钱塘人,庚子举人。)
周玉章(浙江仁和人,生员。)
杭世骏(浙江仁和人,甲辰举人。取一等五名,用编修。)
沈炳谦(浙江归安人,贡生。)
齐召南(浙江天台人,副榜贡生。取二等八名,用庶吉士。)
张懋建(浙江镇海人,乙卯举人。)
周长发(浙江会稽人,甲辰进士。乐清县教谕,前庶吉士。取二等九名,用检讨。)
汪　沆(浙江钱塘人,生员。)
周　琰(浙江萧山人,生员。)
周大枢(浙江山阴人,生员。)
万光泰(浙江秀水人,生员。)
陈士璠(浙江钱塘人,生员。取二等七名,用庶吉士。)
邵昂霄(浙江馀姚人,拔贡生。)
程　川(浙江钱塘人,拔贡生。)
孙贻年(浙江归安人,生员。)
李宗潮(浙江秀水人,副榜贡生。)
钱　载(浙江秀水人,副榜贡生。以上十八员,浙江总督管巡抚事兵部右侍郎程元章举。)
金文淳(浙江钱塘人,廪生。)
沈树德(浙江归安人,廪生。)
朱　荃(浙江桐乡人,生员。补考二等一名,用庶吉士。)
申　甫(江南江都人,布衣。)
翁　照(江南江阴人,监生。不考。以上五员,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管浙江总督嵇曾筠举。)
邓　牧(江西南丰人,辛丑进士。抚州府教授。)
黄永年(江西广昌人,乙卯举人。)
廖　理(江西南城人,廪生。)
张锦传(江西临川人,生员。)
李　灏(江西南丰人。生员。)
黄天策(□□□□人。以上六员,右副都御史江西巡抚常安举。)
陈兆仑(浙江钱塘人,庚戌进士。福建学习。以上一员,兵部右侍郎福建巡抚赵国麟举。)
王士让(福建安溪人,副榜贡生。)
方鹤鸣(福建晋江人,优行廪生。)
潘思光(福建安溪人,廪生。)
陈一策(福建晋江人,贡生。)
张甄陶(福建闽县人,廪生。)
洪世泽(福建南安人,廪生。补考取二等二名,用庶吉士。)
王元方(福建晋江人,生员。)
陈　绳(福建闽县人,廪生。)
陈大琰(福建龙岩人,廪生。)
陈继善(福建闽县人,生员。以上十员,兵部侍郎福建巡抚卢焯举。)
蔡映斗(江南江阴人,监生。不考。)
饶允坡(江西进贤人,拔贡生。以上二员,翰林院侍读福建学政周学健举。)
易宗涓(湖南湘乡人。候选县丞。)
邓献璋(湖南祁阳人,生员。)
陈世贤(湖南祁阳人,生员。)
王文清(湖南人,甲辰进士。原岳州府教授。)
张　叙(江南镇洋人,壬子举人。)
段梧生(湖南长宁人,监生。)
钱　斌(江南太仓人,监生。)
陈世龙(湖南祁阳人,拔贡生。)

许伯政(湖南巴陵人,拔贡生。)
王　元(湖南华容人,监生。以上十员,湖南巡抚副都御史钟保举。)
张　庚(浙江秀水人,布衣。以上一员,湖北学政检讨蒋蔚举。)
刘玉麟(山东菏泽人,丙午举人。观城教谕。取二等三名,用检讨。)
牛运震(山东滋阳人,癸丑进士。)
耿贤举(山东馆陶人,癸卯举人。)
颜懋伦(山东曲阜人,拔贡生。以上四员,兵部右侍郎山东巡抚岳浚举。)
梅　枚(江西南城人,辛丑进士。仪封知县。不考。)
阎式矿(河南祥符人。孟津教谕。)
许佩璜(江南江都人。卫辉府通判。不考。)
朱　超(河南祥符人。浚县教谕。)
万邦荣(河南襄城人,庚子举人。)
张雄图(河南洛阳人,廪生。以上六员,兵部右侍郎河东总督王士俊举。)
王祖庚(江南华亭人,丁未进士。兴县知县。)
王　系(山西榆次人,丁未进士。大同府教授。)
张廷奏(山西榆社人,拔贡生。)
叶蕃风(江南荆溪人,监生。故。以上四员,山西巡抚右副都御史觉罗石麟举。)
王起鹏(浙江归安人。清涧知县。)
解含章(陕西韩城人,廪生。)
秦　泾(陕西郃阳人,生员。以上三员,陕西巡抚右副都御史硕色举。)
陆祖锡(重保。以上一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陕西学政王兰生举。)
刘玮泽(湖南长沙人,庚戌进士。四川宜宾县知县。)
许儒龙(四川郫县人,监生。以上二员,四川巡抚右副都御史杨馝举。)
何梦篆(江南江宁人,癸卯进士。广东新安县知县。)
施念曾(江南宣城人。新宁县知县。)
许　遂(广东番禺人,丙子举人。原江南清河县知县。)
钟　狮(广东番禺人,壬子举人。)
劳孝舆(广东南海人,拔贡生。)
车腾芳(广东番禺人,庚子举人。以上六员,广东巡抚右副都御史杨永斌举。)
吴王坦(江苏华亭人,癸卯进士。永福县知县。)
袁　枚(浙江仁和人,廪生。以上二员,广西巡抚兵部右侍郎金鉷举。)
田　荃(陕西富平人,廪生。以上一员,户部尚书总理陕西巡抚事史贻直举。)
沈　澜(浙江乌程人,癸丑进士。)
毛一骢(湖北东湖人,拔贡生。)
南昌龄(湖北蕲水人,监生。)
迮云龙(江南吴江人,副榜贡生。以上四员,兵部右侍郎署湖北巡抚事吴应棻举。)

按康熙己未宏博科所举所到人数,诸书不同。《吏垣略牍》载举者一百八十六人,计其所列衔名,又只一百八十三人,除丁忧九人不到,仅一百七十四人,与施闰章《学余堂集》所言略同。刘廷玑《在园杂(记)〔志〕》未言共举之数,乃称到京者五十九人,除老病不试之傅山、杜越等九人,实与试者五十人,均入翰林,未试九人,咸赐中书舍人,乘传还里,人各详其所授之职,与《馆选录》符合。乾隆丙辰宏词科,共举二百七十二人,除重保五人外,实举二百六十七人,此科两次仅选十九人,而未言到京与试者几人。

又按秦瀛《己未博学鸿词录》所载,是科中官生五十人,均入翰林;其年老授为内阁中书者,邱钟仁以下七人;临试告病仍赐内阁中书者,傅山、杜越二人;丁忧未与试者,曹溶以下十四人;未试病故者,叶舒崇等三人;未试致仕者,祝宏坊一人;到京称疾不与试者,纪炅、王弘撰二人;与试未用者,阎若璩以下九十五人,皆与前开人名数目相符,应以此为定。又此册所录内漏开辞不就征者,顾炎武、王揆、徐夜、闻性道、万斯同、王曾武、李清、胡仲治、周鼎、冯京、崔华、费密十二人;后期未试者,夏驷、方象璜二人;举不及期者,姜宸英一人;补遗辞荐者,周容、钱肃润二人。

又按内廷供奉高士奇、励杜讷,是日在南书房各赋《省耕》诗一首,称旨,特赐同博学鸿儒科,尤盛事也。

卷　五

满洲大臣亦可借补汉缺

《八旗通志》初集载,武英殿大学士富宁安,镶蓝旗满洲人(富察氏)。大学士阿尔泰之子也。康熙二十五年,袭伊叔祖尼喀纳之骑都尉世职,任三等护卫兼前锋护卫。三十八年,袭伊父所管之佐领,寻升骁骑参领。四十一年,升镶红旗满洲副都统。四十四年,升仓场侍郎;十月,补正黄旗汉军都统。四十六年十一月,升都察院汉缺左都御史;十二月,调满缺左都御史,任议政大臣。累官尚书,授靖逆将军、文渊阁大学士,改授武英殿大学士,谥文恭,赐侯爵。是满洲大臣亦可借补汉缺也。

谨按《富文恭列传》,雍正四年,奉旨将御用暖帽、补褂、素珠赐伊穿带,并赐缎疋、银两、被鞍、黄扯手马、双眼花翎,章服之荣,莫此为盛。

朝　珠

素珠之制,以杂宝及诸香穿缀。惟东珠、珍珠者,上用而外,余皆禁之。诸王用珊瑚朝珠,珍珠记念。一品大臣许用珊瑚朝珠,五色记念。文职五品、武职四品以上,许用杂宝诸香朝珠,珊瑚宝石记念。雍正六年,特准内务府六品主事等官挂朝珠。乾隆二年,特准翰

林院修撰、编修、检讨一体悬带素珠。五年，奏准京官礼部司务(今增为主事司务)、太常寺博士、典簿、读祝官、赞礼郎、鸿胪寺鸣赞、光禄寺署正、署丞、国子监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簿等官，恭遇坛庙执事、殿陛侍仪，俱准悬挂素珠，平时仍不准用。今平时戴用者，非也。

按武职中五六品侍卫、亲军营护军营五品委参领、京营守备、八旗满洲云骑尉，文职中六品赞善、七品内阁汉中书、各园庭七八九品苑丞、苑副、太医院等官，鸿胪序班，各府典仪，皆准挂带朝珠，不知从何所始。嘉庆年间，中书非兼军机、批本两处，尚不见有挂用朝珠者也。又稽查上谕处各官，亦带朝珠，不知始自何年。

又按宫内太监，有顶戴即有朝珠，然非御前太监，必须当差已逾三十年，方准得顶戴。而御前太监，又必须自幼净身，方准充当，可谓慎矣。

拔贡年分

从前拔贡之制，无一定年限。乾隆七年，谕曰：“从前选拔，或数十年一举，或二十年一举。今则六年一举，为期太促。应酌量变通，定为十二年一次，皆以酉年举行，著为令。”

按拔贡之科，每十二年，学臣于府、州、县学廪生内各举一名，贡入京师，钦简大臣会考后，拔其优等，再赴朝考，入选者以七品小京官分部观政，或以知县分发直省叙补，其余贡生，均以州佐教职选用。今称拔贡为明经。按唐制有六科：一曰秀才，二曰明经，三曰进士，四曰明法，五曰明书，六曰明算。进士试诗赋，明经试经术，与今不同也。

殿试策不用草茅字

故事，于试策前后，均有一定体制，末云：“臣草茅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聪”云云。嘉庆八年，特旨将“草茅新进”四字改为“末学新进”。因准宗室应试，不宜用草茅字样，一体改之。

帅印关防

国初廓清疆宇，命将出师，其时有安远靖寇大将军、宁南荡寇大将军、平蛮荡寇将军、靖海将军、讨逆将军各号。今考皇史宬尊藏印信共十五颗，无四字名号之帅印矣。其一为总理一切军务储糈经略大臣关防，其次奉命、抚远、宁远、安东、征南、平西、平北大将军印共七颗，又其次曰镇海、扬威、靖逆、靖东、征南、定西、定北将军印共七颗。凡遇命将出师，开列印目，奏请颁发，凯撤之日，纳于皇史宬。雍正六年，特铸钦差大臣关防六颗，三品以上大员奉使用之，式样与督抚关防同；钦差官员关防四颗，四品以下使臣用之，式样如道员关防。

谨按钦差大臣关防于满汉篆文之中，铸清字一行。

满汉官员准用家人数目

传曰，官盛任使，所以劝仕也。古人一命之荣，即思力庇无告，不以君禄自私其家，亦何尝不有助于事理也。杜祁公罢归后，仆从如故，或劝之少杀，公叹曰：“既窃厚禄，又窃高士之名，吾不忍为也。”本朝康熙年，粤督周有德，镶红旗汉军人，忧居于家。值吴三桂之叛，起为四川总督，闻命陛辞，选带家丁四百名，星夜前进。时四川文武已降贼，周有德至广元县，大败之，遂克其城，声威大振，论者贤之，载于《八旗名臣传》中。初未尝以仆从多寡定其人也，后因督抚置买奴仆太多，有至千人者，乃于康熙二十五年，议准外任官员，除携带兄弟妻子外，汉督抚准带家人五十人，藩臬准带四十人，道府准带三十人，同通州县准带二十人，州同以下杂职准带十人，妇女亦不得过此，厨役等不在此数。旗员外官，蓄养家人，准照此例倍之。按此则仆从多寡，不以所司繁简而论，均以职分尊卑而定，以示等威也。

今人每以减仆从为美名，要必观其厚禄所余，作何散用。要知天下之阡陌有限，国中之生齿无穷。身享膴仕，家广田园，进可以显，退可以耕。岂可一视游食皆为无赖，既不能使其安有恒业，又绝其谋生游食之途，岂不痛哉！故为大臣者，应以一夫不获为己任。又按古之为将者，必有家卒。《春秋传》，冉求以武城人三百为己徒卒。《三国志·吕虔传》，领泰山太守，将家兵到郡，郭祖、公孙犊等皆降。《晋书·王浑传》，为司徒，楚王玮将害汝南王亮，浑辞疾归第，以家兵千余人闭门拒玮，玮不敢逼。是古人家兵之多，于此可见。

比　丁

故事，凡八旗外任文武官员、各省驻防旗人、北部蒙古藩属、附京皇粮庄头，每届三年，均有比丁之例。外任官员，由本旗都统行令该督抚，查考随任亲属男女人口、年岁及家丁若干名口，开报达部；外藩王公，各因其地，由盟长或将军都统查其人丁、军实，开报于理藩院存记；庄户由内务府遣司员周历查核，统皆谓之比丁。《周礼·小司徒》：“三年则大比。”注云：“大比谓使天下更简阅民数及其财物也。”郑司农云：“五家为比，故以比为名。”是比丁之制，乃三代之成法也。

按今以乡试为大比，似于《周礼》之义相左。

五经博士

经博士者，师儒之职，异于太常也。汉成帝阳朔二年，诏曰：“古之立太学，将以传先王之业，流化于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渊源，宜皆明习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故谓之博士。否则学者无述焉，为下所轻，非所以尊道德也。”“丞相、御史其与中二千石、二千石杂举可充博士，任使卓然可观。”盖古人师儒教授，必专一经，故每经专设博士若干人，为讲导之资。唐宋以前，取士皆用九经。自胜国以来，只用五经，故曰五经

博士。五经者:《诗》、《书》、《易》、《春秋》、《礼记》也。九经者,益以《周礼》、《仪礼》、《公羊》、《谷梁》二传也。今师儒不设专经,其五经博士改为位置圣贤后裔袭替之官,非用以讲导经术者也。

按今国子监别有博士二员,固与翰林院之五经博士不同,亦无讲导之责,与监丞、典簿为一阶,有如部寺之司务耳。昔吾友戏曰:“古则有瘦羊博士,今则有饩羊博士。”则其为学校备员,又可想矣。

博士者,明习其事之称,故有茶博士、酒博士之名。彼佣保者尚不负其习业之义,奈何吾儒徒有其名而昧其业耶。

新疆用乾隆钱

乾隆年间,开拓新疆回部二万里,尽入版图,并开炉鼓铸制钱,以通财货。诏命此后新疆鼓铸钱文,永远用乾隆年号,与内地鼓铸必用当今纪年之例不同也。嘉庆四年,奉仁宗睿皇帝谕旨,新疆鼓铸制钱,每炉铸乾隆钱三成,嘉庆钱七成,世世永着为例。是以道光、咸丰改元后,新疆制钱,遵铸嗣圣纪年七成,仍铸乾隆宝号三成也。考制钱必铸时王年号,自宋而始。唐以前钱法式样轻重,因时而易。唐《食货志》曰:“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累积十钱重一两。”又曰:“开元钱之文,乃给事中欧阳询制词及书,时称其工,字体含八分及隶。其词先上后下、次左后右读之,若自上及左回环读之,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元通宝钱。”马永卿曰:“开元通宝钱,有唐二百八十九年独铸此钱,故开元钱如此之多。而明皇纪元年号,偶与相合耳,非自开元而始也。”《旧唐书》高宗乾封元年四月庚寅,改铸乾封泉宝钱。二年正月,罢乾封钱,复用开元通宝钱。按此则我朝于新疆各城,常用乾隆通宝钱,实合于古也。

本省人作本省官

定例,汉人文职除学官外皆回避本省。八旗满洲、蒙古人,回避直隶省五百里以内之州县缺,其余官职,皆不回避。汉军人回避直隶通省四品以下官,若顺天府尹、总督、藩臬运三司,皆不回避。从前桂林陈文恭(宏谋)曾任两广总督;溧阳史文靖(贻直)曾署两江总督;祁阳陈文肃(大受)曾任两湖总督;仪征阮文达(元)曾任漕运总督,扬州隶其治内,均异数也。又满洲德文庄(保)任顺天学政;大兴朱文正(珪)祖籍萧山,任浙江学政;大兴翁学士(方纲)、通州白尚书(镕),皆主顺天乡试。

谨按:先文肃公在乾隆年间,曾官天津府同知、永平知府、永定河道各缺。嘉庆年,霸昌道世昌,亦内府旗鼓人。是旗鼓人并不回避直隶之证。

礮 考 (番禺张维屏作)

礮 潘安仁《闲居赋》:礮石雷骇。屏按:礮字始见于此。

砲 《正韵》:礮俗作砲。屏按:砲字始见于此。

抛 《文选·闲居赋》注:礮,今之抛石也。

旝 《说文》:旝,建大木,置石其上,发机以磓敌也。《太平御览》引《春秋旧说》:旝,发石车也。愚按:旝字从方人,应是车旌之属,非今之火礮、古之飞石也。

炮 徐鲲《礮考》:礮又作炮,借用炮燔之炮字。屏按:礮从火字始此。

神农 以石为兵,出于《越绝书》。

轩辕 作礮,见《物原》。

商 殷商之旅,其旝如林。《说文》引《诗》:“其旝如林。”

周 《周礼·职金》注:以金石为枪雷椎椁之属。《范蠡兵法》:飞石重十二斤,为机发,行二百步。

汉 《晁错传》:具蔺石。《后汉书·袁绍传》:曹操发石车击绍。

魏 蜀攻魏,郝昭以绳连石磨击其冲车。

晋 麻狄攻枹罕,为抛车。

宋 《宋书·殷炎传》:虞挹之造确车,击之以石。

唐 李密以机石攻城,号将军礮。屏按:以上之礮皆石礮。

宋 宋太祖置弓弩院,所造有炮。《宋史》:咸平四年,刘永锡造手礮以献。杨万里《海蝤舡赋序》云,宋绍兴三十一年,金兵欲济江,虞允文伏舟七宝山,舟中发一霹雳礮,坠水中,硫黄得水,火自跳出,纸裂而石灰散为烟雾,眯其人马之目,金兵大败。屏按:此乃纸礮,以灰眯目,非用礮子攻击也。

金 金人守汴,有铁礮曰“震天雷”,见于《稗编》。屏按:用铁礮始见于此。

元 世祖得回回所献新礮法,攻襄阳,世谓之襄阳礮。屏按:火礮守城、攻城,始见于此。其礮之制度未详。

明 永乐间,平交趾,得神机枪礮法。嘉靖二年,佛郎机寇广州,指挥柯荣御之。贼战败遁,官军获其二舟,得其礮,即名为“佛郎机”,副使汪鋐进之朝。《明史·兵志》云,佛郎机式,以铜为之,长五六尺,大者重千余斤,小者数百斤。屏按:礮用铜始见于此。

大清天聪五年造红衣大炮,名曰“天佑助威大将军”。

崇德八年造神威大将军炮。

康熙十五年造神威无敌大将军炮。

康熙二十八年造武成永固大将军炮。

国朝造炮之式,诸炮之名,详见《钦定皇清礼器图式》。盖礼有五目,军礼居三,故《礼器图》中,兼载军器。此三代之宏规,万世之令典也(张维屏《松心目录》语)。

谨按火炮之制,据此说,则元以前皆机车发石为炮,有元而下始得其法。又自佛郎机入中国,其制益精。愚以为魏马钧制爆仗,隋炀帝益以火药杂戏,是火药先行于中国七八百年之久,而后乃有

火炮，已恐未信。且《宋史》中有火炮、火炝、火箭之制，火炝以钜竹为筒，内安子窠，烧放焰绝，然后子发出，如炮声远闻云云，直与今之火枪无异。今之炝筒，范铁为之，不用竹制耳。火炮未详其制，应亦大率相类。张氏之说，恐未确也。

又按军中自有火炮之法，两军相敌，足以制胜于数百步之外。如"武成永固大将军"，力能飞击五里之外，人马当之，无不糜烂成烬。是弧矢戈矛之器，孟贲、项籍之勇，皆无用矣。然佛郎机自操利器，不能制胜，卒致奔溃，贻于中国，足见虽有利器，仍须其人也。余从戎既久，稍解战阵之法。第一须练胆，胆大气自沈静，心自清楚。尤戒孟浪轻进，不思退步。自以血气一愤之勇，尚未必久而能恃，况千万人之勇气，安能一一如我耶。一人惊退，全队动摇，是以兵家必斩先退之军也。膂力宜长久耐劳，转战经日，不致倦怠为上。徒有扛鼎之力，不能镇静持久，何异沟壑之水，一注即涸。此良将之胜于勇将者也。

又按《大金志》，大军发大炮击碎西承天门云云，是金季已用火炮矣。

番 役

今内务府慎刑司、步军统领衙门两处，均有番子若干，为捕奸缉盗之役，选顺天民人充之。慎刑司番子，俗称内大班；步军署番子，称外大班。所以命之曰番子者，其义殆不可晓，盖相沿明季厂役之名也。明季厂卫有番役，其迹最横。《客燕杂记》云，罗织之狱，自厂达卫，卫达西曹者，则请原逻役坐堂后听审，名曰录事；其不由厂而直下西曹者，则有直日逻役往来十三司，名曰听记。《客窗偶话》云，厂卫爪牙，司文移者曰掌班、写字房、管事房、办事房，以十二支分十二夥。头目一人曰挡头，外人称曰夥长，夥长专司缉察。每挡头下有番子数人，名曰干事的，专持人阴事或缙绅私事，密白于挡头。得一事，挡头先捐金，予之事曰"起数"，予之金曰"买起数"。挡头随同番役于所犯之家左右寺庙空所，名曰"打桩"，挡头设座，番子直入所犯之家，非刑拷掠，谓之"干醡酒"，一曰"搬罾儿"。《暇老斋笔记》云，今之缉事番役，唐称不良人，有不良帅主之，即汉之大谁何也。本朝所设番子，专司缉捕盗贼，访拿逃亡及娼赌凶棍等事，其他概不能预，以官领之，其横亦戢。道光二十年，加禁吸食鸦片烟之例，时京师缙绅之家，已大受番役之累，幸未几即有禁止讹诈之令，人心藉安，此辈无能为技矣。今番役于犯事之家左右刺探曰"挂桩"，仍沿"打桩"之名也。

按《绥寇纪略》云，崇祯十五年正月，谕东厂太监王德化曰：朝廷设东厂缉事，期于摘发大奸，若纠剔细微，文网苛察，非所以安全之也。今后非谋反、逆伦、权豪悍法者勿问云云。盖番役之弊，明末业已知之，知之虽晚，正启我国家万年之郅治也。

京城建置里数

明永乐建筑京城，周围四十里，为九门，南曰丽正、文明、顺城，东曰齐化、东直，西曰平则、西直，北曰安定、德胜。正统中，改丽正为正阳，文明为崇文，顺城为宣武，齐化为朝阳，平则为阜城，余四门仍旧。城南一面长二千二百九十五丈九尺三寸，北二千二百三十二丈四尺五寸，东一千七百八十六丈九尺二寸，西一千五百六十四丈五尺二寸，高三丈五尺五寸，垛口五尺五寸，基厚六丈二尺，顶收五丈。嘉靖二十三年，筑重城包京城南一面，转抱东西角楼，止长二十八里，为七门，南曰永定、左安、右安、东曰广渠、东便，西曰广宁、西便。城南一面长二千四百五十四丈四尺七寸，东一千八十五丈，西一千九十三丈二尺，各高二丈，垛口四尺，基厚二丈，顶收一丈四尺。四十二年增修各门瓮城，此见于《明季工部志》，与今制规模相同，似觉城墙比先增高，不止三丈五尺也。

按《正统实录》云，京师城垣，其外旧固以砖石，内惟土筑，遇雨辄颓。正统十年六月，命太监阮安、（交趾人。）成国公朱勇、修武伯沈荣、尚书王卺、侍郎王祐督工甓之。又云，正统二年正月，修造京师门楼、城濠、桥闸、月城、牌楼，于四年四月完工，至是焕然，金汤巩固，足耸万国之瞻云。又按《明工部志》云，京城周围四十里，南面长一千二百九十馀丈，北面长二千二百三十馀丈，何以南北尺丈长短悬殊？以今视之，似觉南面较北面为长。应是版印所误，南面当是二千二百九十馀丈也。又《旧京遗事》云，京师大城，周围四十五里，九门，城如方印，亦与《工部志》之四十里不同，均俟考证。

又按《明世宗实录》所载，建筑外城之制，初议周围四面，俱筑重城，度勘地势，接连旧日土城，约长七十馀里。后因工费重大，成功不易，以问大学士严嵩等，乃请自诣工所视之，还言先筑南面，俟财力裕时，再因地计度，以成四面之制，从之。是以京师重城只障南面也。

又按自来论形势者，必曰关中负山面河，不啻拊背扼吭，足以鞭挞四裔。其次则河、洛居天下之中，金陵有长江之险。盖皆因仍而言，未必具有独识也。燕京之地，《战国策》已称其天府之国，富弼称其士卒精悍，与他道不类，得其心可以为用，失其心可以为患。《朱子语类》言冀州山脉，从云中发来，前则黄河环绕，泰山耸左为龙，华山耸右为虎，嵩为前案，淮南诸山为第二重案。故古今建都之地，莫过于冀，所谓无风以散之，有水以界之也。

又按《金图经》云，正元四年，金主亮率文武百官幸燕，遂以燕为中都府，曰大兴，定京邑焉。都城之门十二，每一面分三门，一正两偏。其正门两旁，又设两门。正门常不开，惟车驾出入，余悉由

两旁门行。其门十二，东曰宣耀、施仁、阳春，西曰灏华、丽泽、新益，南曰丰宜、景风、端礼，北曰通元、会城、崇智。内城门左掖、右掖、宣阳、宣华、玉华、拱北，又在外焉。外门墨书粉地，内门金书朱地，皆礼部尚书王兢书。督修宫殿者，左相张浩也。内城之地，九里三十步。其外城之地，似比今之大城宽广。土人言，德胜门外、东直门外之土墉，即金代都城旧址。其信然欤？

又今之京师人呼正阳门为前门，崇文门为哈达门，又曰海岱门，宣武门为顺治门，朝阳门为齐化门，阜城门为平则门，外城之左安门为江擦门，广渠门为沙窝门，右安门为南西门，广宁门为彰仪门。若言现定之名，转不知也。

都统副都统

《大清会典》：满洲、蒙古、汉军各八旗，各置都统一员，共二十四人，秩一品；副都统各二员，秩正二品，分领八旗政令。外省则热河、乌鲁木齐、察哈尔三处，各设都统一员，统辖旗营文武，位至重也。其余有旗兵驻防之城，或置副都统一二员，以为将军之贰；或设专阃副都统，以帅满营之师，其秩均与京旗同。凡都统、副都统缺员，皆以旗员简任，不用汉员，为其习于风俗，长于弓马也。考都统之名，始于唐季。《百官志》云，天宝末，置天下兵马元帅，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使，宝应年有行营都统李国贞，兴元元年置副都统。此都统、副都统之名所始也。

谨按京旗每以皇子、王公兼任。国初，都统位在大学士之上，最贵重也。清语曰固山额真，固山，旗也，额真，主君也。今改为固山谙班。

务　上

都城崇文门税课司，俗称税务司，又曰务上。按税务司犹言税课事务之司，其义甚明，奈何直以务上呼之，似舍其本而从其末矣。然《宋史》太祖诏书有言，所在务上，不得苛留行旅赍装，非有货币当算者，毋得发箧搜索，又诏榜商税则例于务门，毋得核改更增云云。是呼关税之所为务，自宋代已然矣。

满洲祭祀割牲

满洲祭祀之礼，各族虽不尽同，然其大致则一也。荐熟时，先封牲之耳、唇、心、肺、肝、趾、尾各尖，共置一器荐之；或割耳、唇、蹄、尾尖，献于神杆斗盘之内。又有荐血之礼、封肠脂幂于牲首之礼，旧俗相沿，莫知其义者多矣。《礼记·郊特牲》曰："血祭，盛气也，祭肺、肝、心，贵气主也。祭黍稷加肺，祭齐加明水，报阴也；取膟膋燔燎升首，报阳也。"《祭义》曰："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鸾刀以割，取膟膋，乃退。"注云："血祭者，所以表其气之盛也。肺、肝、心，皆气之所舍，故云气主，周祭肺，殷祭肝，夏祭心也。膟膋，肠脂也。（音律僚，即今人所称网油是也。）袒衣，示有事也。将杀牲，则先取耳旁毛以荐神，毛以告全，耳以主听，欲神听之也。以耳毛为上，故云尚耳也。"据此数说，是满洲祭祀之礼，实有合于《礼经·祭义》，非无本之文矣。

满洲祭礼，牵牲人，跧于案，灌耳使其鸣，而后祭之，即《礼经》之献牲也，主听也，殷人之尚声也。次以亚俎盛血荐之，即有虞氏之尚气也。次荐熟，次渥俎，即加明水及爓祭之义也。注云，爓（音徐廉切），汤中所爓之肉也。牲体既解，仍合其五体于俎，如全牲，幂以脂网，即告全膟膋之义也。割耳、蹄、唇、心、肺、肝尖，共纳一器以荐，亦告全尚气之义也。牲体以臀为贵，肩次之，余不足重，即殷人尚髀、周人尚肩之礼也。《礼经》注云，殷人尚质，髀贵其厚；周人尚文，肩贵其前。国朝之胙，并贵肩臀者，文质相济，为尽美矣。清语名肩为哈拉巴，名臀为乌乂，皆祭肉之上品，拜胙者罕能及之。祭日，主人召亲故食胙，即《礼经》馂余之义也。肃客入席，主人亲持豚肩，置匕以献客。客固辞，乃付庖丁割之。按《礼经》食三老五更于太学，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是天子饷更老之礼，尚且亲割手馈，致其殷勤，则士大夫饷胙而请亲割，固其宜矣。

阿　家

八旗人称母曰额娘，曰阿家，曰奶奶，如南方之呼娘、呼妳、呼妈相同，各随其俗也。额娘、阿家，皆清语，或写阿家为阿姑，盖满汉谐音，多无定字。读《范蔚宗传》云，其妻向其母曰"阿家莫恼"云云，是古人亦有此称矣。

北方婴儿命名

京师人家婴儿僮仆，喜用儿字命名，如来升儿、进喜儿、成儿，定儿之类甚多。按六朝时，有大将张敬儿、张猪儿，隋炀帝时，有大将来护儿、甄翟儿，是古之仕宦且有此名，不独闾里之儿矣。

又山东乡俗，小儿乳名惯以某子呼之，如大子、二子、喜子、禄子之类，在在皆是也。按《宋书》中，有沈田子、荀伯子，皆当时显宦。谢混呼其侄弘微为微子，沈约南士，不解此俗，乃谓呼灵运为阿客，呼瞻为阿远、曜为阿多，特敬贵于弘微号曰微子，岂不误哉。

乘舆先后

同治改元之初，今上正在冲龄。每谒陵寝远行，帝舆在前，次为慈安皇太后舆，次为慈禧皇太后舆，云联星从，警跸禁严，与列圣往年巡行，别设慈驾仪从之制稍殊。盖两宫保护圣躬之心，至慎至重，启迪之外，未尝近于宦寺保母也。宋仁宗太后与帝同游慈孝寺，欲乘辇先行，鲁宗道奏以从子之义，太后遽命辇后乘舆而行，人心大悦。本朝方今之礼，不期而同，且出于自然，未闻建白讲解，始改其礼，尤见母德之隆，足以昭垂万世也。

图　记

印信之名，长形者为关防、为钤记，方形者为印。等其品秩，别其正贰，有银质、铜质、木质、大小之分。惟满蒙汉八旗佐领之印曰图记，与各官之制不同。按明季仁宗即位之初，特赐少傅蹇义、少保杨士奇、太子少傅杨荣、太子少保金幼孜银图书各一，其文曰："绳愆纠谬。"凡政有阙失，悉用此印密疏以闻。今之以图记为印之名，固本于此矣。又今之盐政及巡城御史印信，其式最小，方仅一寸数分，以铁为之。

族　长

八旗庶姓，皆设族长，各于尊属闲官、或闲散望重者，举之于官。凡涉公私事宜，得与佐领平章赞画，虽无秩禄，亦官身也。天潢繁衍，体例稍殊，有近支宗室，有远支宗室，有觉罗，均为宗人，皆隶于宗人府。各宗族长之外，八旗又各设总族长领之，例以王公显爵奏请简用，每届三年一换，与古之公族大夫相似也。传疏曰，适子为公族大夫，适子母弟为余子，庶子为公行。是一支昆弟，各有族长，又与今制大异，殆如各邸之长史欤。

世　禄

国朝典制，策勋有爵，酬庸有荫，皆延世锡类之恩也。恩荫之制，满汉京官，一品至四品文职大员，荫一子入官；在外三品以上文职，荫一子入官；武职不分京外，惟一二品大员始克予荫；难荫视其勋劳，虽散秩末僚，亦必予之。八旗大员子弟，又有考验弓马之例，每届三年，临轩亲试，入彀者，或以侍卫用，或以部曹用。国初曾有学士之选，皆特恩也。孟子尝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禄，二者王道之本也，岂不信哉。近年议者贱斥世禄之家，专贵畎亩之士，似亦过情失正之弊。当枋者宜深思之，未可鉴于两晋因噎废食也。

国初汉官子弟，亦选宿卫。巡抚宋荦，初以大员子弟入充侍卫，后改通判，洊历封圻。

按四品之奉天府丞、热河正总管，均在京官之列，亦有恩荫。

按恩荫之例，一品荫五品，二品荫六品，三品荫七品，四品荫八品。公侯伯视一品，子男视三四品。

卷　六

庶吉士散馆

每科新进士，选若干人为庶吉士，入馆教习禁体文字，三年有成，量材授职。若遇恩科，则不待三年即行授职，盖又有新科之吉士入馆矣。授职之例，入选者，二甲进士授编修，三甲进士授检讨；不入选者，内用主事、中书，外用知县（主事、中书皆序资于原科之前，知县遇缺即选）。考国初散馆之制，与今差异。康熙甲戌散馆，授编检者二十人（满洲傅森、满保、海宝三人，汉军陈梦球、高其倬二人，前科进士查昇、史申义、阎锡爵、汪倓四人）。授科道者二人（吴甫生、江球），授部曹者二人（拉都立、林文英），授知县者六人（张逸少，大学士玉书子。陈豫朋，户部尚书廷敬子），随旗行走一人（五哥，礼侍郎努黑子），丁丑科散馆，庶吉士徐树本（故大学士元文子）等二十五人，俱授翰林编检，朱启昆等六人，仍留馆教习。其后散馆，似此者甚多，不能备记也。

按国初沿明季之例，科道仅七品，是以庶吉士可以改授。今科道升为五品，乃编检之历阶，非吉士之授职矣。

雍正癸卯馆选五十六员，乙巳散馆授编检三十六员，用六部主事四员，中行评博九员，州县二员，教职二员。传胪张廷珩特旨授检讨，与一甲三人同入南书房。又补点帅念祖一员为庶吉士。另有记名十七员，问有情愿入官学教习者否，令其自陈。又单记三十人，以知县即用。五年丁未科，用庶常二十七人，以吏部主事即用五人，以六部额外主事用二十二人，以知县即用四人，以知县试用二十六人，以教职用五人。八年庚戌，一甲授职外，顾成天、胡宗绪二人，俱即授编修点庶常，外用额外主事五十九员，其余分头等四十二员，中等六十二员，次等九十八员，愿就教者四十八员，不用者一员宋长城。

向例额外主事，三年期满甄别，勤能者以主事选用，不及者以助教博士等官用。乾隆乙丑科，分部者五十余人，及戊辰甄留者仅十之三，余俱归原班铨选。嗣是以后，不留者少。

督抚加衔

故事，直省总督、巡抚命下日，吏部疏请应否加衔。近年必奉旨允准，几成一定之制。总督例加兵部尚书、右都御史，巡抚例加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河督、漕督兼衔，同于巡抚。考从前加衔，并无一定之制。总督有加侍郎，河督有加尚书，巡抚有不兼部衔、仅带佥都御史者。如康熙年礼部侍郎阿金，授江南江西总督，仅改兼兵部侍郎衔；同时于成龙任河督，乃兼兵部尚书衔。张鹏翮由两江总督改督南河，亦兼兵部尚书衔；河道总督王新命加兵部右侍郎衔，均一河督，其加衔不同如此。又陕西巡抚、右副都御史巴锡任巡抚时，无侍郎衔，及升任云贵总督时始兼兵部右侍郎、副都御史衔；所遗之陕抚，以户部右侍郎博和补授，即改兼兵部右侍郎、副都御史衔。是从前兼衔，皆不一定。

又从前督抚加侍郎衔者，皆为右侍郎。今则不分左右，概曰兵部侍郎。

按朝会班次，总督加尚书衔，始入从一品班末；巡抚加侍郎衔者，始入二品班末，否则巡抚仅入三品之班。

颁胙

坤宁宫春秋大祭，例有王大臣进内吃肉，即古人馂余之礼。凡在内廷行走之王大臣、额驸、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各官，皆得予馂。其不在内廷行走之满汉尚书、八旗都统，虽列一品班位，每次仅召二三员馂胙，余不及也。其年老及致仕王大臣，有拜胙于家者，实为殊礼，每次亦不过一二人。揆以齐桓公下拜受胙、孔子胙肉不至遂行之义，祭肉之重可知矣。

每日坤宁宫又有常祭之制，具特豚以荐。惟散秩大臣一二员，率侍卫人内馂余，他官不人。

坤宁宫大祀，天子亲率皇子诸臣馂于祭所，尚膳正布席，大臣进羹饭；后妃馂于宫中，女官如之。每晨常祭，天子均受胙于宫中。尚膳房查照记载，某宫应授某肉，皆有一定，不敢僭也。

八旗各族祭祀，祭日遍招亲友馂于祭所，男馂于堂，女馂于室。祭肉不出祭所，不越宿。

按八旗满州、蒙古、汉军各族，曩在辽东散居各城堡，故祭祀之礼，稍有同异，后世因之，不敢更张。大率满洲用豕，每祭或一日，或三日。其三日者，第一日祭肉不出门，第二日祭肉乃分胙于邻里亲党。蒙古用羊。汉军亦用豕。八旗汉军祭祀，从满洲礼者十居一二，从汉人礼者十居七八。内务府汉姓人，多出辽金旧族，如满洲礼者十居六七，如汉军礼者十居三四耳。

又按八旗各族祭祀，彻俎后主人主妇先馂，馂后亲朋始至，殆先主而后宾也。然古人三献饮福，尸酢主人主妇及宾，是主先宾后而馂之礼，实合于义。

以西为上

八旗祭祀，位设于西，盖古人神道向右之义。胜国洪武初，司业宋濂上《孔子庙堂议》曰："古者主人西向，几筵在西也。汉章帝幸鲁祠孔子，帝西向再拜。《开元礼》先圣东向，先师南向，三献官西向，犹古意也。今袭开元廿七年之制，迁神南向，非神道向右之意"云云。按此说，八旗以西为上之礼，实合于古矣。

满洲祀先不用炷香

海内祭神祀先，多用炷香，或以沈檀为瓣香者有之。惟八旗祭祀，不用炷香，专有一种薰草，产于塞外，俗呼为达子香，质如二月新蒿，臭味清妙而不浓郁。盖古之焫萧薰芗，用以通乎神明者也。

按炷香始于释教，檀香始于西域、西洋，皆非古制也。

简差异数

明宣德癸丑会试，值致仕大学士黄维谢恩至京，即用为主考，一时荣之。本朝道光十三年癸巳科会试，阮文达（元）时以云贵总督入觐，即用为总裁官；又前大学士降礼部尚书松文清（筠）休致数年，后特简崇文门监督，皆异数也。

又咸丰元年，恭修宣宗成皇帝实录开馆，因通达蒙古文字人员甚罕，特起用休致湖南宝庆府知府音德布为蒙古提调官。

名刺

宛平王大宗伯（崇简）言：昔见先辈往来名刺，亲戚写眷，世交写通家，同年子弟写年家，无滥用者。自明末尚声气，远在千里，曾无半面，称社称盟，相沿可笑。今则改而为同学。近且无论有无科第，概写年家，略不知惭云云。此康熙年中事。今又二百年，风气益变，全无前称。亲戚称姻，世交称世，同年只称年愚弟，而去家字。老师与门生称通家生，亦称同学弟。若子侄之师，则互称通家弟。同门友称门愚弟。督抚与司道名刺称愚弟，与府厅称寅愚弟，与州县称寅弟，与下僚称年家眷弟（道光初年，总督与州县，亦有称年家眷弟）。州县与生监、盐当等商人，亦称年家眷弟。康熙年，范忠贞官浙抚闽督时，于耿藩为长亲，犹自称眷生，耿称眷晚。今无比称久矣，惟乡民仍有眷生眷弟之称，士大夫转以为笑柄。又近日来往书札，有称如弟如兄，且有如小兄如小弟之称，更为新异。余友某君素喜诙谐，一日正色对余曰："前见如兄之称，不解是何姗娅，今始知乃其如嫂之夫也。"一座大笑。

《分甘余话》载，顺治末，社事甚盛，往来名刺，无不称社盟。给事中杨雍建疏禁之，其后皆称年家眷弟。不随俗者，惟龚芝麓尚书、劳介岩中丞二人而已。

札文

今京朝上官下行之公文曰劄，外省省笔作札字。按宋朝范忠宣罢相后，与伊川相见，责以某事合言，何为不言，如是数四，忠宣但称谢。他日伊川偶见忠宣札子一箧，凡伊川所力言者，忠宣皆先言之矣，但不与伊川置辩。唐宋诸公文集中，凡奏章皆谓之札子，是臣下上陈之疏，亦可谓之札也。

按汉光武一札十行。沈约《宋书·谢晦传》曰：高祖尝讯囚，其旦刑狱参军有疾，札谢晦代之。是下行公牍，久用札字矣。朱子曰：读书有不晓处，札出待去问人。《宋书》史断曰：杜预文士儒生，射不能穿札，身未尝跨马。则劄札二字。固又别有两解，未尝通用。

回避

京官典用试差、学差、乡会试考官，皆于奉命后，自用红纸大书"回避"二字，加以朱圈，贴于门壁。又用红纸裁为五寸宽、八九尺长条三幅，写"钦典某科正副考官年月日封"字样，斜糊十字于门，以示关防之意。但旋糊旋启，照常出入，甚有人闱后始封糊，以为志喜之具。此外惟军机大臣稍有关防，亦仅为谢亲故免干乞

之地，于贵官外人，转弗能绝。又凡给事中、监察御史住宅，有揭“文武官员私宅免见”、“一应公文衙门投递”等字，亦与新岁桃符春联，年年一换，皆具文也。王渔洋言，昔在郎署，与刘公㦷，汪苕文、计甫草诸人，无旬日不过从倡和。后公㦷由刑部改吏部郎中，例应关防。一日，计甫草过之，阍者弗纳。甫草退而献诗曰，“隔墙一树马缨花”云云，长安传以为笑。因公㦷寓中，有夜合一株，最高大，花时同人常集于此，故云。此乃康熙年间事。今二百年以来，吏部已不知有回避之章，而选郎乏员，亦无以他部改调之例。盖繁缺道府以上各官，均由军机处记名简用，不必会推，吏部之权，由是渐替矣。

军机坎

军机坎，制如马褂而右襟，袖与肘齐，便于作字也。道光初年，创自军机处。因军机入直，最早最晏，衬于长褂之内，寒易著，暑易解，故又曰褂衬，又曰半袖。以杂色缎帛皆可为之，不必定如马褂之用青色也。数十年来，士农工商皆效其制，以为燕服，镶缘愈华，益失其义。按魏武作军帢，以军中服之轻便，或作五色以表方面，得毋军机坎之先声欤。

按，《纲目集览》曰：半袖，短袂衣也。《晋书·五行志》：魏明帝披缥绫半袖云云。皆有合于军机坎之制。

纸　钱

京师祀神，用黄纸凿成钱象，以代焚帛。祭墓则用白纸凿成大钱，径圆三四寸，以代冥器。若祠庙则否。按唐临《冥报记》云：“绕纸为钱，以供鬼神，谓之寓钱。”是此物自唐时已有之矣。

祭墓日期

今京师展祀先垅，春以清明，秋以七月望，冬以十月朔，咸以缺于夏祀为疑。愚臆春祭独以清明，不以日月，可知其义之大矣。一年四时，清明为万物发生之初。七月望，万物咸备，过此更无种植矣。十月朔，万物告登，天地闭塞，四时之变态无甚于此。抚时序之代兴，感吾亲之长往，为人子者，能无风木之悲乎！故祭以此三时最为允当。特不知立祀之初，果如是耶，抑别有说耶？

蚌　酱

方拱乾《绝域纪略》载：宁古塔产水族曰刺姑，身如虾，两螯如蟹，大可盈寸，捣之成膏，为宗庙祭品之必需，届期驰驿而进云云。汉律岁献鲒酱二升。《李后主蚌帖》下属州责蚌酱。知以宗庙为重，恐滋味醰（昨冉切）餰（而炎切，味薄也）。又《周礼》蝈氏所掌蛙黾之属，《汉书》霍光擅减宗庙羔兔蛙，由此可知古人以黾蚌为宗庙之享久矣。今盛京产一介类，形似虾蟆稍大，清语曰“哈什码”，每岁亦为任土之贡，岂即古之蛙黾欤？内地所食田鸡（又曰水鸡）。亦与虾蟆无别，虾蟆色苍喙圆，田鸡色绿喙尖。方拱乾所言之刺姑，得毋古之鲒酱欤？

按，韩退之有《答柳柳州食虾蟆诗》。《明史》给事中胡以宁请禁食虾蟆，时号为虾蟆给事。是此物唐宋以来即登鼎俎矣。

碧研玺

碧研玺又名碧鸦玭，皆西域方言，用汉字谐音书之，故无定字。或云出于滇黔番峒，未知孰是，书中未见有此。质似水晶而腴，其价加乎水晶百倍，佳者重一两可值银二百两。有红、黄、紫三种。红者色如桃花，透明可见掌纹。紫者如玫瑰，黄者似秋葵，明皆如之。按《辍耕录》载，西域回回石头，种类不一。大德中，本土巨商卖红剌一块，重一两三钱，估值中统钞一十四万锭，用嵌帽顶上。自后累朝皇帝，相承宝重，凡正旦及天寿节大朝贺时，则服用之。其胪列石名数种：一曰剌，注云，淡红，色娇；一曰避者达，注云，深红色，石薄方娇；一曰昔剌尼，注云，黑红色；一曰古木兰，注云，红带黑黄不正之色，块虽大，石至低者也。按此数说，颇似今之碧牙玺也。今时宝玉中，又有祖母琭一种，亦碧鸦玺之类，透绿似玻璃，其价十倍于碧鸦玺。余考《辍耕录》所载亦有三种：一名助把避，注云，上等，暗深绿色；一名助木剌，注云，中等，明绿色；一名撒卜泥，注云，下等，带石浅绿色，应是今之祖母琭也。

转　毡

京师娶新妇，落轿后，以红毡藉地，弗令新人履尘。富家尽可用毡铺至闺闼，而必用数毡转布，殊不可解。按白乐天《春深嫁女家》诗云：“青衣传毡褥，锦绣一条斜。”是唐人已有此俗矣。元人又谓之传席，见《辍耕录》。

财　礼

今乡中小民娶妇，妇家索赀具妆，藉以余润，谓之财礼。且以千金之聘自解，实陋俗也。往见《辍耕录》载，涅古伯经历尝娶湖州角妓汪怜怜为侧室，遣媒妁，备财礼云云。是财礼二字，古已行之矣。

羔　裘

羔裘为诸侯视朝之服，又不以为吊服，其贵重可知矣。《桧风》曰，“羔裘逍遥”，“羔裘翱翔”，轻暖可知矣。曰，“羔裘如膏，日出有曜”；《玉藻》云，羔裘豹饰，为卿大夫助祭于君之服，其华可知矣。按此数说，皆非近日羊皮粗重之毳。或曰：古人羔裘用贵而价贱，狐裘用贱而价贵。总觉此解穿凿，愚以为误于《说文》释羔为羊子也。若必以字傍从羊，则应为羊，然则从犭之字，皆可谓之犬乎？按大祀用太牢，祭天则用犊，取其元气未剖，玉璞不雕，如太羹元酒之可贵也。以此类推，羔裘用以朝祭，必是狐狢之雏，决非羊皮也。

按,北人谓狐兔之雏,皆曰崽子、羔子,是羔子为兽类之雏,不必专属于羊,如今之狐崽裘也。又元遗山《种松》诗:"百钱买松羔。"注云:小松也。按此说是草木之稚者,亦可曰羔,不独于禽兽矣。

大驾卤簿

导象四,民尉二十有八人。宝象五,民尉八十人,云麾使一人,治仪正二人。静鞭四,民尉十有四人,治仪正一人。前部大乐铜角四,小铜角四,金口角四,和声署史十有二人。革辂驾马四,民尉三十有二人。木辂驾马六,民尉三十有二人。象辂驾马八,民尉三十有四人。金辂驾象一,民尉四十有四人。玉辂驾象一,民尉四十有四人,云麾使一人,治仪正二人。铙歌大乐金二,铜鼓四,铜钹二,扁鼓二,铜点二,龙篴二,平篴二,云锣二,管二,笙二,金口角八,铜角十有六,小铜角十有六,蒙古角二,金钲四,红灯二,画角二十有四,龙鼓二十有四,红镫二,篴十有二,拍板、仗鼓各四,龙鼓二十有四,红镫二,署史四十有八人,民尉百八十有八人,冠军使一人,整仪尉二人。引仗六,御仗十有六,吾仗十有六,立瓜、卧瓜各十有六,星、钺各十有六,出警、入跸旗各一,旗尉九十人,民尉六十有七人。五色金龙小旗四十,旗尉四十有八人,民尉四十人,云麾使一人,整仪尉二人。翠华旗、金鼓旗各二,门旗八,日、月旗各一,五云旗、五雷旗各五,八风旗、八甘雨旗四,民尉七十有二人。列宿旗二十有八,五星旗、五岳旗各五,四渎旗四,神武、朱雀、青龙、白虎旗各一,民尉九十有二人。天马、天鹿、辟邪、犀牛、赤熊、黄罴、白泽、角端、游麟、彩狮、振鹭、鸣鸢、赤乌、华虫、黄鹄、白雉、云鹤、孔雀、仪凤、翔鸾旗各一,民尉四十人。五色龙纛四十,前锋纛八,护军纛八,骁骑纛二十有四,旗尉四十,民尉百二十,云麾使二人,治仪正二人,整仪尉二人。黄麾四,仪锽氅四,金节四,进善纳言、敷文振武、褒功怀远、行庆施惠、明刑弼教、教孝表节旌各二,民尉五十有六人。龙头幡、豹尾幡、绛引幡、信幡各四,羽葆幢、霓幢、紫幢、长寿幢各四,民尉六十有四人,云麾使二人,治仪正二人,整仪尉二人。鸾凤赤方扇八,雉尾扇八,孔雀扇八,单龙赤团扇八,单龙黄团扇八,双龙赤团扇八,双龙黄团扇八,赤满单龙团扇六,黄满双龙团扇六,寿字黄扇八,旗尉二十有四人,民尉百三十有八人,云麾使一人,治仪正二人,整仪尉二人。赤素方伞四,紫素方伞四,五色花伞十,五色妆缎伞十,五色九龙团伞十(与妆伞相间排列)。旗尉三十人,民尉八十有四人。九龙黄盖二十,紫芝盖二,翠华盖二,九龙曲柄黄盖四,旗尉三十人,民尉八十有四人,銮仪使一人,云麾使一人,治仪正二人,整仪尉二人。戟四,亲军八人。殳四,亲军八人。豹尾枪三十,护军六十人。弓矢三十,仪刀三十,护军各六十人,云麾使一人,治仪正二人,整仪尉四人。仗马十,护军二十人,冠军使、云麾使二人。金方几一,金交椅一,金瓶二,金盥盆一,金盂一,金合二,金炉二,金拂二(立夏陈设,处暑收),旗尉二十有二人,云麾使一人,治仪正二人。九龙曲柄盖一,武备院掌盖、司盖四人。前引佩刀大臣十人,提炉二,执炉侍卫二人。玉辇在中,左右奉辇銮仪使二人,扶辇冠军使一人,云麾使一人,治仪正二人,整仪尉二人,骑尉三十有六人。后扈佩刀大臣二人,豹尾班执枪、佩仪刀侍卫各十人,佩弓矢侍卫二十人,领侍卫内大臣一人,侍卫班领二人。后管宗人府王公一人,散秩大臣一人,前锋统领、护军统领各一人,给事中、御史二人,各部郎中、员外郎四人,侍卫班领一人,署侍卫班领一人,侍卫什长二人。黄龙大纛二,领侍卫内大臣一人(内大臣、散秩大臣并用)。司纛侍卫什长二人,亲军四人,佩鸣螺亲军六人。凡职事官员咸采服,亲军、护军服石青缎绣金寿字袍,旗尉、民尉服大红缯绣葵花袍。

钿　子

八旗妇人彩服,有钿子之制,制同凤冠,以铁丝或籐为骨,以皁纱或线网冒之。前如凤冠,施七翟,周以珠旒,长及于眉。后如覆箕,上穹下广,垂及于肩,施五翟,各衔垂珠一排,每排三衡,每衡贯珠三串,杂以璜瑱之属,负垂于背,长尺有寸。左右博鬓,间以珠翠花叶,周以穿珠缨络,自额而后,迤逦联于后旒,补空处相度稀稠,以珠翠云朵杂花饰之,谓之凤钿。又有常服钿子,则珠翠满饰或半饰,不具珠旒,此与古妇人冠子之制相似也。《宋史·舆服志》云:皇祐元年,禁妇人冠高毋得逾四寸,广毋得逾尺,先是宫中内样冠名曰"垂肩",有长至三尺者,自是禁之云云。是钿子之制,实唐宋花钗冠子之遗制也。

按《宋史·舆服志》,花钗冠子,一品花钗九,宝钿九,二品花、翟各八,三品各七,四品各六,五品以下各五,亦与今制略同。

卷　七

八旗科目

国家诞敷文教,八旗多士,涵濡尤深。天聪八年四月,始立科举之制,太宗文皇帝命礼部考取八旗通于文义之士,取中满洲习满书者刚林、敦多惠二人,满洲习汉书者察不害、恩国泰二人,汉人(即乌真超哈,后改称汉军)。习满书者宜成格,汉人习汉书者齐国儒、朱灿然、罗绣锦、梁正泰、雷兴、马国柱、金柱、王来用八人,蒙古习蒙书者博特、石岱、苏鲁木三人,共十六人,均赐举人,各予衣一袭,免四丁,宴于礼部。崇德三年八月,赐新中举人罗硕、常鼐、胡邱、阿济格毕礼克图、王文奎、苏宏祖、杨方兴、曹京、张大任、于变龙十名,各衣一袭,半个佐领品级,各免人丁四名。六年六月,内院大学士范文程、刚林、希福等奏,以满汉蒙古士人考取秀才举人;秋七月,赐新中举人满洲鄂貌图、赫德,蒙古杜当,汉军崔光前、卞三元、章于天、卞为凤,各缎朝衣一领。当是时,取士之初,人数虽少,而名臣多出其中。

定鼎后，顺治八年，礼部议准八旗科举之例：乡试取中满洲五十名，蒙古二十名，汉军五十名；满蒙识汉字者试翻汉字文一篇，不识汉字者作满字文一篇；汉军文章篇数，如汉人例；会试取中满洲二十五名，蒙古十名，汉军二十五名，其文字均照乡试之例。八月上皇太后尊号，恩诏九年会试，加中八旗满蒙汉举额二十五名，共为八十五名。礼臣又请本科乡试满蒙举额中五十名，用内院礼部堂官各一员为主考；汉军举额五十名，听汉主考官阅卷，诏均如之。是科乡试，次年会试，满洲、蒙古生员笔帖式同一榜，汉军生员笔帖式与汉人同一榜。九年岁在壬辰，满洲、蒙古取中状元麻勒吉等五十人，汉军迟煌等归于汉榜三百九十七人之内。汉状元邹忠倚，江南人。迟煌中二甲第一名。十三年，减满洲举额十名、进士额五名，蒙古减举额五名、进士额五名，汉军减举额五名、进士额照旧。十四年丁酉科，停止八旗考试。康熙二年癸卯，特开八旗考试之场，取中满洲齐兰保等二十一名，蒙古布颜等十七名，汉军姚启圣等一百一十八名，咨送吏部录用，落第者悉斥革另挑差使。自来汉军中额之多，无过于此。六年，御史徐诰武请复八旗乡会考试之例，并请将八旗满蒙汉与汉人同场，一例考试，诏从之。八年己酉科，定八旗乡会试额。顺天乡试，满洲蒙古编满字号，共取十名；汉军编合字号，取中十名。会试满字号中四名，合字号中三名。三十二年，国子祭酒吴苑疏言八旗学习制艺日多，中额太少，因加增满蒙举额六名，共中十六名，汉军增三名，共中十三名；会试满蒙增二名，共中六名，汉军增一名，共中四名。三十五年七月，广八旗解额满字号四名，合字号二名。四十一年八月，增八旗顺天乡试中额，满蒙三名，汉军一名，从顺天府尹钱晋锡请也。嗣后改乡会试中额为临时奏请钦定，不限成额。世宗御宇后，加意人材，八旗乡会试之额，每科递增。中式之士，馆选而外，复加拣选。而回避之卷，下第之士，亦搜罗不遗。雍正元年，诏于文场外，另设翻译乡会试，并增设八旗武秀才及举人、进士之途。九年，又设翻译蒙古文字之场，与满洲翻译乡会试同（专试蒙古人，满洲汉军不预）。今科场之制，满洲、蒙古乡试仍为满字号，会试另分蒙字号。咸丰二年，恩科广额，不知如何舛错，致将蒙古、汉军进士中额，转为裁减，而山东、河南两省进士中额，每科各加增十余名之多。至今十余年，亦无一人建言者，异哉（或言由于笔误所致，非上意也）！

按顺治十四年，停止八旗考试之制，士子登进，有举送内院策试之途，颇与古人乡举里选之法暗合。康熙二年，议者谓习艺生员无上进之阶，因于秋闱特开乡试，取中者均送吏部录用，下第之生员一概斥革，故取中之额亦广。次年，仍无八旗进士科。至六年始复八旗考试之制，与汉人归并一场一榜，所试之文艺、篇数均同，中试之额，亦大减矣。

京　钱

高江村学士考钱陌之制，梁时破岭以东，八十为陌，名曰东钱；江郢以上，七十为陌，曰西钱。其时京师以九十为陌，曰长钱。大同元年，诏用足陌，下弗能从，末年遂以三十五为陌。又言：国朝京师以三十三文为百，更有以三十文为百，席上赉人，通行不怪云。今都中无以三十文为百之说，率以制钱五十文谓之京钱一百，以四十九文谓之九八钱一百。讲说钱数，自一文至十一文，皆按制钱言；由十一文再加一文，则按京钱言，曰二十四文，相沿通行，殊不为异。又京城东北抵于山海关之外，皆以制钱十六文为百，以一百六十五文为一千文，名曰东钱，尤为异矣。

废九河

余尝见某书言管仲富齐之术，非在官山府海之利，盖填塞九河，以邻为壑，遂增膏腴之田万亿而富也。一日偶举此说，众皆大笑，以为臆造。余又忘其见自何书，遂无以自解。后阅《天禄识余》言，世儒皆罪秦废井田之制，不知管仲作内政已渐坏，至秦乃尽废坏耳。引元人陈孚《题管仲井诗》曰："画野分民乱井田，百年礼乐散寒烟。平生一勺潢污水，不信东溟浪沃天。"又言，九河之坏，亦自管仲始，《诗纬》所谓"移河为界在齐吕"是也（亟书大略于此，以俟他日搜讨续增）。

按九河：曰徒骇，曰太史，曰马颊，曰覆釜，曰胡苏，曰简，曰洁，曰钩盘，曰鬲津。多在齐地。

三　通

《卫公兵法》，以挝鼓三百三十六槌为一通，鼓止角动，以十二声为一叠。今京师戏园中未开场之先，击锣鼓二次，曰打头通、二通，应是此义（通作去声）。又公牍一件，谓之一通，不知何本（又江南有五通神祠淫祀，毁于汤文正公）。

大排小排

今外省官吏，每月逢五、逢十日，具公服通衔名于上官，或禀见，或禀安，必齐集官厅久之，候手版发下，始散，谓之大排期。逢三、八日，具常服如之，谓之小排日。一月之间，仆仆十二日（月除之排期，移于朔日），甚无谓也。按唐李德裕柄国时，百官无以窥探其意，乃相率具衔名起居，此排日之由来，原非美政。今京朝官转无此例。

梨枣钱

泰山碧霞元君祠，俗称娘娘殿，在东岳最高处，香火极盛。礼岱者皆祷于泰山娘娘祠庙，而弗旅于岳神久矣。每岁正月开山，四方云集者，不远数千里，摩肩接踵，日夜不息，祷祀极虔，灵感最著。殿扉不轻启，虽钦使致祭，亦陈上方供品法器于案，退至阶下礼拜。四方求祷者，必隔扉投钱或银饰以祈福。每岁四月，泰安知府、知县，亲登泰山，督视洒扫一次，谓之扫殿。羽士所获之钱，盛时辄以万计，今尚二三千串，实为羽流终岁衣食之资。按汉《祭祀志》：武帝封禅，至泰山下未

上，百官先上跪拜，置梨枣钱于道以求福，即诏书所谓酢梨酸枣狼藉散钱云云。是此风由来已二千年矣（今京外香火庙僧道，亦置一筐箩于神案前，凡来拈香者，皆随意投香资数文，然终无此盛也）。

古史浅陋

史官必须有度有识，不偏不隘，举大端而略细行，鉴心曲而惩伪饰。若穷措大来自田间，眼孔本细，稍有挫踬，辄肆口狂诋，身处冠裳之朝，欲成裸人之俗，甚至曲折蔓引经传之词，以助其谬，言之不行，又复退而著论，高谈清虚，躬行秽浊，古之类此者实多也。往见《恩幸传》："南金北毳，来悉方艚，李缣丹珀，至皆兼两"云云。纵使恩幸侈富，亦何至方艚之多，兼两之广？况北毳所至，何能有舟？是逞文字之工，而忘矛盾之谬。又《宋史》言，寇莱公性好奢侈，每移官后，人见其廨内溷厕，蜡泪在地，往往成堆。此语尤为谬陋，莱公性既奢侈，断不容溷厕中，狼藉污垢，不一洒扫；若弗奢侈，又何必于一日偶到之处，辄倾泻如许蜡泪也。他如此类陋见甚多，偶举一二，以证史官载笔，不可不慎。今之撰大臣列传者，俱系翰林，翰林中又多江浙人，往往秉笔多存党异。大率重汉人轻满人，重文臣轻武臣，重翰林轻他途，重近省轻边省也。积习相沿，虽贤者不免。同一满人，则分文武；同一汉人，则分边内；同一边省，则分出身；同一江浙，则分中外。甚至饰终之典、撰拟纶音者，亦存轩轾，满人、边人、武人不过四五行，翰林、台阁必历叙官阶，详其恩遇，连篇累牍，洋洋千言。撰拟列传，于爱之者，则删其谴责，著其褒嘉；恶之者，则略其褒嘉，详其谴责。凡略褒词者，不叙全文，而曰褒之；略其贬词者，亦不叙全文，仅曰责之或切责之而已。史臣之体，据事直书，功罪自见。况史为万世公器，岂容去取抑扬。深愿秉笔者，一空积习，传信后人，庶乎犹存是非之公也。

康熙二十九年十月谕曰："凡撰拟文章，皆翰林官职掌，理当加意详慎，克肖其人，何可意为轻重。今览杨瑄所撰内大臣都统公舅舅佟国纲祭文，引用王彦章事迹，极其悖谬。朕见所撰祭文，每于旗下官员，多隐藏不美之言，于汉人则多铺张粉饰，是何意见。并传张英及撰文者，以从前姚文然、魏象枢、叶方蔼祭文，与此祭文较看。"寻准部议编修杨瑄革职，发奉天八旗当差，张英革去礼部尚书，仍管翰林院詹事府事。

按《后山谈丛》云，莱公性豪侈，自布衣时，夜常设烛于厕，蜡泪成堆；及贵，后房无嬖幸；为宰相时，乃所谓无地起楼台相公。据此说，是莱公之奢俭，不以贫富易操，非浅鲜者所能评骘。

裹　足

妇人缠足，不知伊始。沈约《宋书》云，昔初作履者，妇人员头，男子方头。晋太康初，妇人皆履方头。李太白诗云："一双金屐齿，两足白如霜。"又，"溪上白如霜，不着鸦头袜。"（《秘辛杂志》）〔《杂事秘辛》〕写女莹身体云，足长八寸，胫跗丰妍，底平指敛。古云利屣乃舞屣，锦缠乃行缠裹胫，亦非缠足之谓。杜牧之诗云，"玉笋裹轻云"，当是今之男子裹脚帛布之类。若如今之缠足，则指骨枯叠，何有玉笋。白乐天诗云，"小头鞋履窄衣裳"，人多疑之。余曾见明季朝靴，皆瘦长而锐，又见朝鲜人，其足皆裹束甚瘦，底宽寸余，更可证古女之舄矣。钱梅谿《丛话》辩此甚晰，大意谓裹足则两仪不完，有关气运，纷纷聚讼，自元至今，究未悉自何作俑，窅娘乃舞女，利屣不足为据也。今举中夏之大，莫不趋之若狂，惟八旗女子，例不缠足。京师内城民女，不裹足者十居五六，乡间不裹足者十居三四。东西粤、吴、皖、云、贵各省，乡中女子多不缠足。外此各省女子无不缠足，山、陕、甘肃此风最盛。甚至以足之纤钜，重于德之美凉，否则母以为耻，夫以为辱，甚至亲串里党传为笑谈，女子低颜自觉形秽，相习成风，大可怪也。黟县俞正燮著《癸巳类稿》一编，辩之甚博，今节录梗概于左。

云刘昫等作志，肯言妇人贵贱履舄及靴，略本《开元礼》序例，下及《唐六典·宫官·尚服》注，谓皇后、太子妃青韈，舄加金饰，开元初或著丈夫靴，开元来，线鞋轻妙便事，惟侍儿乃著履。《通典》礼八十三云，外命妇朝会，至阶，脱舄升；量设脱履席于东西阶下，命妇应升者，阶下就席脱舄。南唐裹足，亦仅闻窅娘，《道山新闻》言之最详。至明人忽有异说，谓古人亦有弓足，其说有二。一者言孝堂山汉画，女人足前锐。今审石刻，男子足亦前锐也。前锐，乃侧画体，且画惟方履则见棱。妇人至晋始方履，汉画宜前锐也。又古镜铸舞女像，足亦前锐，舞用利屣，屣前锐，非足锐也。谢灵运诗云："可怜谁家妇，临流濯素足。"《晋书》言成帝时，有晋宁人诣车门，言王和之女，足下有七星，星毛长三寸，当为天子后。《南史》云，齐东昏侯凿金莲花贴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步步生莲花"。此乃宠异神明之词，如以金莲花盆濯足之意，后增伪乃云以帛缠足，令行莲花上。《古乐府》云："新罗绣行缠，足趺如春妍。"杜牧诗云："钿尺裁量减四分，碧琉璃滑裹春云。"韩偓诗云："六寸肤圆光致致。"《吴志·诸葛恪传》注引恪《别传》云，母之于女，恩爱至矣，穿耳附珠，何伤于仁。若时有裹足，何暇以穿耳为喻。弓足之事，宋以后则实有可征。建炎四年，柔福帝姬至，以足大疑之，颦蹙曰，"金人驱迫，跣行万里，岂复故态"，上为恻然。《老学庵笔记》云，宣和末，妇人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曰"错到底"。《墨庄漫录》云，妇人之缠足，起于近世。苏东坡《减字木兰花·赠君猷家姬》云："两足如霜挽纻衣。"又云："莲步轻飞。"《梦溪笔谈》云，王纶家紫姑神，谓其女履下有秽土，云不能载，乃袜而登云。然则北宋尚有不裹足者也。《道山新闻》云，窅娘以帛缠足，令纤小屈上，作新月状。是其纤小弯屈向上，非今之弓足向下矣。又《挥麈余话》云，建炎时，枢密计议官向宗厚缠足极弯，长于钩距，王俏戏之，谓脚似杨妃。言朝鞋过弯上，似其时

妇人脚也。《宋史·五行志》云，理宗朝，宫妃束足纤直，名"快上马"，岂束足之令始自理宗欤？然既纤直，则不弓矣。《辍耕录》云，元丰以前，犹少裹足，宋末遂以大足为耻。此南宋时事。而《岭外代答》云，安南国妇人，足加鞋袜，与吾人无异。所谓吾人，今广西人也。是南宋时岭外仍不弓足。《辍耕录》又云，程鹏举宋末被掳，配一官家女，以所穿鞋易程一履。是其时官家亦有不弓足者。《枫窗小牍》云，汴中自宣和以后，闺阁花靴弓履，穷极金翠；今北蕃闺饰复尔，瘦金莲（方），遍体香，莹面丸，皆自北传南者。是金季循旧俗，而元时南人亦有不弓足者也。《湛渊静语》云，伊川先生后人居池阳，其族妇人皆不缠足。盖言其族女子不随流俗也。周朝妇人礼履，圆头高底，底向上。《晋书·五行志》、《宋书·五行志》、《搜神记》、《开元占经》并云，初作妇人履头圆，男子履头方，圆者顺从之义，所以别男女也。《玉台新咏》梁皇太子《戏赠丽人》诗云："轻裾宜细裥，画屧重高墙。"《和湘东王名士悦倾城》诗云："履高疑上砌，裾开特畏风。"王训《和简文帝率尔成咏》诗云："简钗新辗翠，试履逆填墙。"鲍泉诗云："履高含响佩，袜轻半隐罗。"皆侈言履屧底高，应非弓足之制矣。明姚士粦撰《见只编》云，在《盐邑志林》中。米芾有《唐文德皇后遗履图》，跋曰，以丹羽织成，前后金叶裁云饰，长尺，底向上三寸许，中有两系，首缀二珠，盖古岐头履也。是高底底向上之证。向上则底下窄，汉人谓之晚下。《释名》云，晚下如舄其下晚晚而危，妇人短者著之，可以拜也。拜谓俯也。其非高底者曰"远游履"，魏曹植《洛神赋》"践远游之文履"是也。其非高底圆头，则前锐后无跟，名曰屣。《史记·货殖传》云，鼓鸣瑟跕（音沓）屣。《汉书·地理志》云，弹弦跕屣；左思《魏都赋》云"邯郸屣步"，屣即躧也。《汉书》师古注云，躧谓小履之无跟者。唐武德间，妇人多曳躧，亦跕也。唐明皇《杨妃袜铭》云，细细圆圆，窄窄弓弓，脱履露纤妍。跕屣脱故露袜，妇人足较男子小，故曰纤细圆。《闻见近录》云，宋神宗开颍邸时，近侍以弓样靴进，韩维曰："王安用武靴？"《隋书·礼仪志》"长鞠靴，田猎游豫则服之。"是男子武靴亦弓而锐也。其弓向上者谓之鼻，汉《释名》曰"卬角"；其靴缺前鞾者，《释名》曰"鞣释"，皆男女有之。《北梦琐言》云，王迪被车辗靴鼻逾寸，而不伤脚指，三日后入拜翰林。是靴鼻尖锐而空前也。《宋书·五行志》云，晋太康初，妇人皆履方头。又云，孝武之世，幸臣戴法兴权亚人主，造圆头履，世人莫不效之。是男女之履式互易，女子惟大足，故履头可以改方。《北齐书·王湝传》云，有妇人临汾水浣衣，有乘马人换其新靴，驰而去，妇人持故靴向州言之。足同，故靴可换。古妇人衣长不见足，汉承古制，妇人袍旁有曲裾。《元后传》，绛缘诸于。师古注云，诸于，大掖衣，即袿衣类。此宽衣大摆，唐谓之"燕尾"，明曰"插摆"，燕服则窄矣。庾信诗云："小衫才裹臂，缠弦恰抱腰。"古男子上衣下裳，妇人则不殊裳，衣窄褒长，裳连衣，言从一也。《明史·舆服志》云，婢使，长袄长裙；小婢使，长袖短衣长裙。短衣长裙，为贱人之服。古，妇人衣曳地，其不曳地，则史表著之，若汉文帝贵人、王莽妻，美恶皆为口实。衣曳地则覆履，惟见底，故底高。顺从人，故头圆。其弓足小而锐者，求之于古，亦有所出，出于古之舞服。徐广云，利屣，舞屣也。窅娘裹足者，亦舞人也。《南唐书》言，小周后划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是南唐贵人不弓足，弓足出舞利屣明也。南唐弓足，束指就履鼻利处，而纤锐向上。履弓，足不弓也。宋理宗时，束使纤直，其后乃向下，此大略也。《明史·舆服志》云，皇后青袜舄，饰以描金云龙，皂纯，每舄首加珠五颗；皇妃、皇嫔及内命妇青袜舄；皇太子妃、命妇九品同；宫人则弓样鞋，上刺小金花。是贵人不以裹足入制，而宫人弓鞋为利屣，盖搬尖靸鞋耳。沈德符《野获编》云，向闻禁掖中被选之女，人内皆解去足纨，别作弓样，后遇扫雪人从内拾得宫婢敝履，始信其说不诬。黄道周《三事记略》云，弘光选婚，懿旨以国母须不束足。则明时制度过南宋远矣（或言前代宫眷，皆不选缠足之女，是以民间争相裹足，以避选美之令，其说似近理）。

按前说，古妇人服饰之制，与本朝悉合。八旗妇人履底厚三四寸，圆其前，外衣通长掩足，轻裾大摆，亦与古装无异。崇德三年七月，诏禁有效他国裹足重治其罪之制，嗣又定顺治二年以后所生女子禁裹足。康熙六年，王文简士禛任礼部员外郎时，条陈时事六件，上之所司，其中弛禁裹足、请复八比两事，转奏准行。以王文简之通达，尚不悟北宋已前无八比取士之制，时海内人材，何等茂蔚；更未考胜国宫中有解释足纨之制，不尚矫揉。奈何习俗移人，贤者不免，又何怪闺阂女子不可以言语争论也。呜呼！以取士之制与女子裹足并陈，谬亦甚矣。

又按古女子冒为男装者，自花木兰而外，《南史·崔慧景传》，东阳女子娄逞，变服为丈夫，遍游公卿间，仕至议曹从事；《北史》杨大眼妻潘氏，戎服从猎，大眼指谓诸将曰："此潘将军也"；《太平广记》载，张督为郭汾阳所任使，督没，其妻冒为督弟，仕至御史大夫；五代西蜀女子黄崇嘏，亦诈为男子入仕。凡此冒充男子者甚多，亦可证古之宦族皆不裹足矣。

助哭

哀哭之事，中外礼仪不同。至尊亲临大臣之丧，或望衡即哭，或见灵而哭，各视其臣之眷也。哭毕，祭酒三盏，既灌复哭。每哭必有中官助声，虽列圣大事，亦有助哭之宦寺等辈。一人出于哀切，众人出于扬声，闻之自有别也。八旗丧礼，属纩、成殓、举殡，则男妇擗踊咸哭。朝晡夕三祭，亦男女咸哭。男客至，客哭则孝子亦哭，不哭则否。女客至，妇人如之。直省丧礼，受吊日，主宾皆不举哀，祭堂寂然。殡日亦俯首，前导惟鼓乐之声而已。广东丧礼，客一登堂，丧家男女同声举哀，且以姬婢助哭于内，其声不绝，客则弗哭也。按《丧

大记》君、大夫、士皆有代哭者。《周官·挈壶氏》悬壶以代哭者，礼未大殓代哭悬壶，明更迭时均也。《肆师》云，大丧外内命妇代哭。凡此皆今时朝廷所行之礼也。《王阳明年谱》云，父卒，久哭暂止，有吊客至，侍者曰："宜哭。"先生曰："客至始哭，则客退不哭，饰情行诈也。"此侍者之言，乃今八旗所行之礼；王阳明之言，乃现今各省所行之礼节也。然客至哀哭，主人默尔，必待客退哀止始哭，似亦饰言之甚。况客至者，必与先人素识，因而触哀，孰谓为伪乎。《南史·王秀之传》云，遗令曰："世人以仆妾直灵助哭，当由丧主不能情至，欲以多声相乱，魂而有灵，吾当笑之。"此似为今之粤俗所本，而王秀之不欲行之者也。然《士丧礼》代哭不以官，则使亲疏更迭而哭。唐李匡乂《资暇集》云：丧筵伎婢唱悲切声，助主人哀云云。是此礼行之已久，粤中尚存其意耳。至直省之主客皆不举哀，必因王秀之、王阳明二论而行其真质者也。

今京师吊丧者，直以哭为吊礼，并不计涕之有无，人多笑之。然《说文》云，哭，哀声，有其声而已矣。礼云，公父文伯之丧，朋友诸臣未有出涕者。此固非美谈，亦可为行吊必哭之证。哭为哀礼之文，哀者固哭，不哀者亦当袭其文也。孔子哭颜子，从者曰："子恸矣。"哭馆人，脱骖赙之，曰："恶夫涕之无从也。"观此可知圣人之哭，不必尽皆哀恸，故门弟子惊其恸悼，有以劝解也。

今粤东嫁女，又有哭"叹成"之俗。"叹成"二字，不知是此两字否？其礼于将嫁之女，闭置帷中，亲戚来贺者，足才及堂，则帷中作女子哭声以谢之。若来者亦属女郎，则褰帷径入，亦作哭声答之。其词皆婉丽曼长，闻之如歌，与哀哭差似也。余幼时在粤，值先师萧仞斋先生嫁女(先生名凤翔，江西赣州贡生。初为先大夫受业师，余姊妹叔侄咸执经焉)，随先祖母姚太恭人至其家，新人于帷中向余哭曰："素知阿弟好心肠，相送殷勤最感伤。可惜明年春正好，不能亲见状元郎。"又曰："送我泥犁实可伤，好心代我奉高堂。师恩莫作寻常看，况汝书香世泽长。"其声絮絮，一句一呼。所赠之人，大率预为拟就章句，因人而施。且其哭不必皆出于嫁女之口，即姊妹仆妇婢子，均可于帷中助之。此礼不知起于何时，他省未有也。

相　人

国初，进士中第后，准各大臣指荐知名之士，以备词馆之选。其时阅卷大臣品评等第，有人入选、文入选、人文并入选之例，故所得人材，一时最盛。自嘉庆年间即无取人之例，而二甲有用知县，三甲有入翰林，是其去取，仍凭引见钦定。惟人多时，骤不能从容鉴别，而议者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都、董贤，皆美于妇人，其德安在。固莫如以文为凭也。"此说一开，取貌之说益废。盖皆乡鄙妄议，庸夫和之，而竟忘通经如新莽、刘歆，能文如阿瞒父子，为何如也。且所谓美者，盖谓修伟清俊，非谓妍皮倩目，丽如女子也。传曰：观其人，莫良于眸子，巧言令色，鲜矣仁；望之俨然，即之也温，胁肩谄笑。诸说又何尝不以相貌言动取人哉。《孔子三朝记·少间篇》曰："尧取人以状，舜取人以色，文王取人以度。"《史记·儒林列传》云，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以补博士弟子。《郑语》言，周王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韦昭注云，角有伏犀，辅颊丰盈，皆贤明之相，而周王不知相法，不本尧、舜、文王以状色度取人之意，以致王道息沉。汉王莽蜂目豺声，唐李揆獐头鼠目，儒者立论，不依据圣人之言，而附合荀卿，取悦于穷固村鄙之士，岂有当哉！矧荀卿所举，乃古圣昔贤异表，并非直以劣陋为贵。其言美而不肖者，盖谓貌似妇人，失于男子之度。《左传》有内史叔服，《荀子》有姑布子卿，《汉书·艺文志》中亦备相人之说，固有验也。叔服称，叔孙谷丰下，杜预注云，方面必有后。姑布子卿言，天之所授，虽贱必贵。《周语》云，叔孙侨上方而下锐，宜其触冒人。《吕览》云，颜土色者忍丑。《史记·赵世家》云，白起小头而锐上，断敢行也；瞳子黑白分明，见事明也；视瞻不转，执志强也。《孔丛子·执节篇》引荀子之言曰：长目而豕视者，必体方而心圆。以其法相人，千人不失。《左传》：商臣蜂目。《国语》：叔鱼虎目。又称，宋痤美而狠，女佐恶而婉。《晋语》称，知瑶美鬓长大狠在心。《艺文类聚》引《庄子》云，孔子舍于沙邱，见主人曰，辩士也。其口穷踦，其鼻空大，其睫流。虞翻骨节不媚，多见毁谤。凡此之说甚多，莫不有诸内而形于外。玉蕴而璞，山童而金；犬马鹑蛩，相之且有不爽，而况于人。惟人心深微，非浅见者一睹可概。要必囚首垢面，不正衣冠，断非平正通达之士。车中不内顾，不疾言，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是虽容止小节，圣人必加敬慎。生今之世，必欲力反古人之言，谓相貌不足取重，何也？要知好相非美容，恶相非肥重，斯得之矣。余故曰：朝廷用人，未可不由骨相参看，乖陋之相，纵或有文，行必偏僻，可不慎欤！

喇　嘛

中国之崇信番僧，非自本朝始也。元季番僧称帝师、国师，王公大臣皆敬谨摩拜。明季永乐时，有宗喀巴喇嘛，传习红教，封帝师、国师，梵宇琳宫，穷极宏壮，番经广作佛事，宫眷亦往顶祝。此皆本朝所无也。初在关外，禁止满蒙人为喇嘛、诵经典。自明朝遣李喇嘛往来□□议和，始与番僧交接。其后西北各蒙部，皆因章嘉胡图克图等前往说降，晓以天生圣人，抚一涵宇，是其僧众曾立大勋于国，理宜酬锡带砺。至转世之说，亦如中国世袭褒忠之典。乾隆年间，雍和宫建有崇碑，碑高丈余，厚薄宽广皆三尺余，四面分勒满汉蒙番四体书御制序文，极言番佛功绩，以明非汉明帝崇信释教之意。大哉王言，不辟不佞，以成我朝郅治之宏也。按西僧有红黄两教，讲经典与中土之释氏同。红教能作法术，有类羽流。考西域红黄二教，婆罗佛衣黄，刹利佛衣红。其刹利释迦文佛继婆罗门者，始衣坏色，殆今之缁衣乎？又《法苑珠林》云，袈裟，秦言染衣是也。《魏

书·释老志》云,汉世沙门皆衣赤布,后乃易以杂色。牟融《理惑论》,今沙门剃头发,衣赤布,谓汉世西僧依其本法,其后杂色,则中土学佛者服也。黄衣则第六法门之徒,观世音一脉之正宗也。凡诸说所见,是汉时僧服,与今红黄教无异,是以世绘达摩之装,颇似今之喇嘛。或云,今之禅僧宽袍大袖,是效明季衣冠,喇嘛之袍褂,是效蒙古及本朝衣冠,皆非其本来面目,似亦近之。

按今之黄教只准服黄色,红教只准服红紫黄三色,其他杂色皆弗准用。暖帽黄胎,安红结,不缀缨,袍无前后开禊,此皆别于士人者也。夏日凉笠似钹铙,不缀缨,亦与士人纬帽不同。其做法事时,又有桃儿帽及如鱼翅之黄毡帽,如渔婆之风笠,种目甚多。

又大喇嘛准穿貂褂,亦用黄里,蟒袍无前后开禊。又按《辍耕录》云,字术鲁翀子翚公在翰林时,进讲罢,上问曰:"三教何者为贵?"对曰:"释如黄金,道如白璧,儒如五谷。"上曰:"若然,则儒贱邪?"对曰:"黄金白璧,无亦何妨,五谷于世,岂可一日阙也。"上大悦。

又按崇德二年三月,谕诸臣曰:"喇嘛等以供佛持戒为名,潜肆贪奸,直妄人耳;蒙古诸人信其忏悔超生等语,致有悬转轮布幡之事,嗣后俱宜禁止"云云。是从前我朝之于番僧,实有禁令,及统一涵宇后,蒙古崇信最虔,明季之番经厂、中正殿及各寺院,番僧甚多,其势有不能禁者,故仍之。

隅　坐

古人无高脚椅杌,皆布席,共坐于地,尊者正席,卑幼坐于席角,故曰隅坐。今则人各一位,有旁正而无隅席矣。八旗礼仪,谒见尊长,命坐于榻,不敢正倨,必坐于方褥之下,亦古人隅坐之意。

钞　票

咸丰年军饷浩繁,言官请用钞票,部议允之,行未数年,停止弗用。其钞以高丽纸为之,宽四寸,长七寸,印造双龙边,极为精致。银钞至少者一两,钱钞至少者制钱五百文(即京钱一千文)。按元季通用宝钞,分十一科:二贯、一贯、伍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五十文、三十文、二十文、一十文、五文。似觉零星琐碎,不如今制矣。道光二十八年,在京中敉远林宗室(功)家,见所藏明洪武时一千文钱钞一张,两面皆有圆印,模糊草率,不似今钞之工。

按钞法始于赵宋,名曰"交子",设交子务官,专司其事。元、明皆绍宋制也。

卷　八

写　真

写真之法,不独面貌为难,身长不及尺,面阔不及寸,从何处状其等身。要必径尺之面,见而知为短人,数寸之躯,见而知为伟士,其法固不易言也。尝见优孟演剧,瘦人扮净,固伟然也,肥人扮生,固清癯也,知此可以写真矣。粤东写真,操西洋法,阴阳向背,用皴甚厚,远望之一面突出纸上,颇得神理。近日海国又有用镜照影,涂以药水,铺纸揭印,毛发必具,宛然其人,其法甚秘,其制甚奇。

往岁京居时,于载肯堂宗室(构)家,见其始祖小像一帧。其始祖为仁庙第十子敦郡王也。百年尊藏,笔墨完好。图作渔家乐,舡头伟坐蓑笠一像,赤面修髯,天姿神曜,着古铜色袍,如世写关汉寿遗像。后梢把桨一妇,年约二十余,髻中立簪凤钗一枝。旁一孺子,年在四五岁。其家收藏此图甚久,或言髯而钓者为其始祖,或言孺婴为其始祖,相传不敢指定,惟敬谨尊藏,岁时晒晾一次。此余平生所见小像之最工者也。又先文肃公《六清图》一卷,为扬州罗两峰所写,全不设色,与图中梅竹木石,俱以干笔淡墨写成,精采亦(岩岩)〔严严〕如在。又先祖通判公,伟躯麻面,气质沉雄,大像为闽南曾某所写,眸颧间用洋法皴染,亦最神肖。此外不多见矣。

指　画

以指头作画,不用毫管,从古所无,实自我世祖章皇帝而始。副都统汉军朱伦瀚亦工此法,朝鲜国王曾因使奏乞其画。都统汉军高其佩,尤工尺丈大幅,遂成一家。闻其画虎,辄以肘腕印墨,状其攫伏之势,今海内师其法者寖多矣。相传章皇帝创此指墨时,偶以手指螺纹,印于缣素,因勾勒作牛羊群牧图,遍体蒙茸,殊为生动,乃充此法而成画家一派。章皇帝冲龄开国,已为万古所无,且书画诗文,俱有法度,儒释经典,均能贯串旁通,一归于正,所谓命世真人,以启我亿万年无疆之业,非偶然也。

茶

六经无茶字,茗饮自唐而始,前未之见也。或引《三国志·韦曜传》言,曜不能饮,赐茶荈以当酒,又似自三国始也。今婚礼行聘,以茶叶为币,满汉之俗皆然,且非正室不用。近日八旗纳聘,虽不用茶,而必曰下茶,存其名也(下字作纳字解,恐亦转音之误)。上自朝廷燕享,下至接见宾客,皆先之以茶,品在酒醴之上。古人龙团、凤团,必曰烹,曰煮,曰煎,曰焙,今之熬茶是也。今官家燕享及各国通商,仍尚苦茗茶、团茶饼,犹存古人煮茗之意。至于用沸汤瀹芽茶,一浸即饮,取其香郁为美,清冽为甘,则不知始于何时。宋宣仁太后诏免龙团而进叶茶,应是芽茶之始。今京师人又喜以兰蕙、茉莉、玫瑰薰袭成芬者,渐亦遍于海内;惟吴越专尚新茶,不嗜花薰,固是出产之地,易得嫩叶耳。京朝王、贝勒接见外藩,按其品爵,有待茶不待茶之例,载于典章。外官督抚接见属吏,待茶至知县而止,佐杂弗及,亦定例也。按《金史》泰和五年,尚书省奏,茶为饮食之

余，耗财弥甚，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许饮茶。盖茶叶出于宋地，以防耗财资敌之意。今之知县进谒，始款茗饮，应是相沿金季之令。

按行聘以茶，盖茶子既种，不能更移，与奠雁之义同。

俭 德

吾友某君以俭德自诩，左右助之曰："俭德可师，今之晏子也。"余曰："圣贤弗纵欲自奉，弗悭吝为家，以天地之财，为天地之用，不言俭而俭自在，不求奢而奢弗病。孔孟以窭人自居，非有阡陌之利，而《乡党》一章，服食之美可知矣。生徒负笈请业者，动辄百人，如颜、原之贫，又不知凡几，其终岁相从，不能裹粮寄腊可知矣，夫子之必为设箸可知矣。否则在陈之厄，何以同一饥也。其转食于诸侯，后车数十乘，则仆御之众可知矣。今某君也，专车尚嫌其费，一餐尚吝其资，其俭德乃胜于圣贤耶？抑借此以饰其悭耶？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非不御轻毳也；食不重肉，非不具肉也；妾不衣帛，则妻衣帛可知矣；豚不掩豆，其牲醴必备可知矣；父族无不乘车，则衣帛食肉在其中矣；母族无不衣帛，则食肉在其中矣；妻族无不食肉；齐国之待其举火者七十余家。如此举措，如此博施，能有几人。何以一概不学，只学其食不重肉，岂非借托高贤之名，诡其鄙吝之性耶！君欲敬法晏子，请各努力为之。余惟有望洋而叹，自愧弗及，素位而行，不敢学俭，亦不敢学奢也。"某君嗒然，愠形于色。余书之以志吾过也。

按《礼记》，孔子曰："国奢则示之以俭，国俭则示之以礼。"此大圣人因时制宜，大公至正之论。《诗经·魏风》："纠纠葛屦，可以履霜。掺掺女手，可以缝裳。"其序云，魏地狭隘，其俗俭啬而褊急。彼《汾沮洳》之诗，其序云，此亦刺俭不中礼之诗。可见俭贵中礼，不中礼是吝啬，非俭也。汉丞相平津侯公孙弘脱粟布被，汲黯劾其奸。宋王安石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苏老泉讥其不近人情。《鲁论·乡党》一章，记圣人之言行，有"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沽酒市脯不食"、"狐貉之厚以居"、"吉月，必朝服而朝"。士君子立身处世，宜何所法守也。

又按杜祁公家居出入，从者十许人，或劝为居士服，答曰："老而谢事，尚可窃高士之名耶！"此言深得不可徒行之义，斯其所以为名相也。

又按俭固美德也，然而世道巧伪，未可执一以概其人。韩魏公之奢，王安石之俭，论世君子毋为鄙夫所愚可耳。汉成帝时，五侯子弟侈靡豪纵，以车马声色相高，独王莽折节恭俭，勤身博学，被服儒素，卒以此技欺世猎名，几移汉祚。其所谓五侯子弟者，徒殃其身，未害于政也。大哉我世宗之谕曰，"听其作孽致困可也，何必禁之"，实为警世觉民针砭。

禁止服饰

禁止服色，辨其等威可耳，若使富人悉服布素，必致令有不行。令既不行，又难治以峻法，枉事更张，毫无利益。如其果行，则商贾不通，衣冠襤褸，更失中华文物之盛，徒使悭吝富儿遂其鄙陋之欲矣。雍正三年八月，谕曰："览诸臣所奏，欲将官员军民服用，一概加以禁约。朕试问诸臣，照此定制，以申禁约，能管束令其必改乎？断不能也。法令者，必其能禁而后禁之。明知法不能胜而禁之，则法必不行，亦何为哉。从前屡禁而不能，岂可复禁乎？且照此禁令，各按等秩将缎匹及貂鼠、猞猁狲等细裘悉行禁止，如许物件，俱不准服用，转令大臣官员得以贱价购而服之，是乃富室获其利也。兵丁等概令更换，则布匹等物，一时价值交腾，反致贫乏兵丁，难以为生，有何益哉！其家资殷实之人，随所得而服之。至不肖家奴，有越分服用以事奢靡者，听其作孽致困可也，何必禁之。朕视诸大臣，亦惟视其品行，并不观其服饰，即如都统巴拜所戴凉帽，殊不鲜明，亦有何关碍。尔诸臣视属下兵丁，犹朕之视尔等也，惟当爱恤教诲以成就之，见有服用僭越之人，则诫饬之，约束之，晓谕而训导之。凡以为伊等之生计耳，渐至醒悟，数年之后，自然悛改，一遵俭朴矣。但典礼所关，官员朝服及军士器械等项，不可使之无色，理宜修整，令其鲜明。尤有要者，我朝满洲等喜事，尚不必论，惟父母之丧，但恐无以饰观，有伤颜面，人或谓之不孝，每多勉强逾分费用，此皆无知之所致耳。夫孝者，在于诚心，并不在于躐等糜费，本自各有定分也。大臣等应将此留意，时加严禁。其定服色制度，不必纷扰，过于烦细，但将护军领催马甲及闲散满洲人、护军校、骁骑校、笔帖式等服色，定为制度之处，大臣等详究议奏。特谕。"

诗人有豪气

王贻上（士祯）官刑部尚书时，京师民人徐起龙，有女嫁冯继隆，甫数日，其姑曹氏淫悍妇人也，引所私辛二、僧宣召等逼奸之，女不从，则加炮烙，畏而从之。既两月，始许归宁，女泣诉父母。起龙羞愤，偕其表弟侯六登曹氏之门，欲殴之。曹及辛二出御，遂鸣于官，解赴刑部，司谳呈堂，以起龙兄弟白昼打抢，草率结案。王贻上大怒，立碎其牍掷地，诘满汉司官曰："汝曹畏势乎？徇情乎？纳贿乎？"立令释起龙、侯六之银铛，而系于曹氏、辛二之颈，并逮宣召，按律定拟，都人皆以为快。此康熙三十九年事也。又朱竹君学士（筠），每好作义侠之举，有胡御史（牧亭）为其家人箝制，学士愤怒，代为惩治。此皆老辈风义，至今犹有生气，不似腐儒畏缩，自命风流，视君子当为之事，皆如秦越，得失无关痛痒。故《传》曰"士不可不弘毅"其斯之谓欤？

严石豁事

余粗疏性成，于细事不甚留意，每有出入银帛，多

原封不启，亦从无平色低昂之误。偶阅《居易录》载：如皋严怡，字石谿，家贫，行谊亢洁。尝馆于富室，岁暮将归，主人设筵祖道，以优伶侑觞。酒阑，主人出兼金为寿，且云，先生试一权之。怡大怒，曰："君乃以我为商贾乎！"立散之优伶，拂袖而去云云。余阅至此，不觉失笑。

济南诗

黄河向距济南千里，自咸丰年江南丰县河决，黄流北趋，由直隶开州、山东濮州横灌运河，经兖之张秋镇入大清河，直抵济南城北十二里，汇泺水东下入海。每年伏汛泛滥，旁流外河，大舡可逾济南城北之标山，泊于三孔桥下，实为人意初不能料。平时之车尘马足，一换而为橹声帆影矣。宋晁无咎守济南，瓜代后，有《别历下二诗》云："来时芙蕖溢渚香，归途未变柳梢黄。殷勤趵突溪中水，相送扁舟向汶阳。"又"鸳鸯鸂鶒绕渔梁，摇漾山光与水光。不管使君征棹远，依然飞下旧池塘。"味其诗句，是宋时亦可由济南乘舟南下矣。

钱辛楣《十驾斋养新录》记河防一则云：河为北条之川，由绛水大陆播九河，同为逆河以入海者，今故道即运河，由临清至天津是也；东汉以后，河由千乘入海，即今之大清河也，千乘今为武定府，自唐宋金皆由于此；金元之间，河渐南决，合淮泗以入于海，与禹河入海之地，几二千余里矣，是改北条为南条矣。按此说，今之黄河，由大清河绕济南汇济水入海，固是唐宋旧迹。晁无咎，宋人，赋事之言吻合也。

前代祭祀奢费

《江邻几杂志》载，宋时一郊费六百万，后至一千余万。明季郊祀礼成，乃至肆赦，其祭祀之难如此。本朝南北郊祀，驾必亲行，上辛、冬至、常雩、夏至，岁无不举，亦未闻冗费之钜，而宋时何以所用不赀，殆不可解。又如岳渎之祀，朝廷告功施庆，必照例举行。泰山则岁以四月十八日遣官致祭，甚至祈雨祷雪，亦极诚通昭事之敬。康熙、乾隆年间，车驾南巡，均亲展明禋，未尝骇为异事。何以古人于封禅一事，至于伏阙披鳞，拚以死命，尤令人不可拟解。

又宋熙宁以前，凡郊祀大驾还内，至朱雀门，忽扮绿衣人蹒跚潦倒如醉状，乘舆为之少柅，谓之天子避酒客。及门，两扉遽阖，门内抗声曰："从南来是何人？"门外应声曰："是赵家第几朝天子。"又曰："是也不是？"应声曰："是。"然后开门，乘舆乃进，谓之勘箭。此真无理作闹，亵渎朝仪，不知是何意也。勘箭两字，亦不解其义之所出。

温泉灌溉

王渔洋言，京师冬日熏花，汉唐以来，已有其法。引《汉书·召信臣传》，信臣为少府，太官园种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庑，昼夜燃蕴火，待温气乃生，此言是也。又引唐人诗云，"内园分得温汤水，二月中旬已进瓜"，此言非也。按滦阳避暑山庄，界在关外，地气早寒，惟御园中荷花，至八九月尚菡萏馥郁，经霜不凋。盖因池通温泉，地气常暖所致。前诗分得温汤四字，明明与此吻合，度其所分必华清温泉之下流也。

好声伎未尝为人品之累

今人每以细事概人平生，一耽声伎，群相指为轻薄，论亦苛矣。古之君子，无故不废乐，是以孔子大祥御琴，琴即成声，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谢太傅东山丝竹，文信国声伎满前，皆能乐人之乐，忧人之忧。《羯鼓录》言，宋广平人虽耿介，亦好色乐，尝与明皇论鼓云，"头如青山峰，手如白雨点"。《梦溪笔谈》载，寇莱公好柘枝舞，每宴客必舞柘枝竟日，时人号曰柘枝颠。康对山工琵琶，耽伎乐，没后囊橐萧然，所遗大小鼓三百余副。盖古人宅心于诚，弗假伪饰，不似今之君子，敝衣恶食，面尘齿垢，以为悃愊无华；较量锱铢，吝情取与，谓之财帛分明；问舍求田，高权子母，谓之能知稼穑；事理之来，不置是非，谓之养德；丝棼偶集，退避不遑，视他人之死生性命于不顾，谓之高洁。呜呼！天之生材，国之养士，安用此栖栖为哉。岂以能绝嗜好如处子，便可了当读书之道。国初范忠贞（承谟）以荫拜官，又成进士，当耿藩反侧之际，日接僚属，夜理文檄，每漏下辄聚僮仆高弹清吹，甚至铙歌大乐，殆无虚夕，外出镇静，内怀坚贞，至今勃勃尤有生气。岂得因有声伎之嗜，便可轻议之耶！然要必先有其材，具有其志，始可弦诵伎乐，以宣其意。彼徒事游荡饮博者，正未容借口也。

名　刺

今人每好自讳其名，与人论事，非自呼其字，即曰"某人"，不典甚矣。惟通谒名刺，古礼仅存。书画题款，前代惟赵子昂、董香光，本朝惟刘石庵、英煦斋，喜署其字，总觉于古不典，于今不恭，似未可以为法。王弇州《觚不觚云，自严分宜当国，亲王书刺无不名矣；自江陵当国，亲王无不称晚生矣，当其袭封之初，至称门生。按宋朝亲王班在宰相之下，益乖大体，其权相之气焰可以想见。江陵当国时，亲王次辅，皆称晚生，布按行跪礼。而江陵乃媚大珰冯保，自称晚生。然则貂珰之势，是谁启之？似未如近日之名刺允当矣。

按《汉书》注，张晏曰：匡衡少时字鼎，世所传其与贡禹书，上言衡敬报，下言匡鼎白。《南史》陶弘景自号华阳隐居，书札即以隐居代名。王右军《敬谢帖》曰逸少白。白居易《与元九书》称乐天再拜。陈抟《谒高公诗》称道门弟子图南。元稹作《长庆集》序，自称微之序。署款以字，古人固有行之者，然不多见，亦不足为法也。

大　人

古称大人、先生，盖指德业而言，非谓名爵也。子

之于父，亦称大人、夫子、先生。今惟存家大人、尊大人之称，而无夫子、先生之称矣。《汉书》范滂曰，“惟大人割不忍之恩”，是称母为大人也；疏受叩头曰，“从大人议”，是呼叔为大人也。宋元之世，渐称达官内臣为大人。至郭子仪应回纥大人之占，仍是伟望之称，非指官禄而言也。本朝内大臣、都统、尚书、侍郎、卿寺、学士、堂上官皆称大人。中允、洗马、赞善、巡城御史、掌科给事，皆在本署中称大人，出署则否也。外官文职督抚、学政、织造、监督、司道，武职提督、副都统、总兵、城守尉，皆称大人。御前大臣多以王公兼任，不称大人而称位号，其无世爵者，则用清语称之曰郭什谙班。大学士称中堂，将军称将军，似不以大人两字为极尊之称。国初谕旨中呼内务府大臣为内府大人，是以近日中使人役，仍呼内务府为大人衙门。

考国初外官，非钦使不称大人。曾见山东省城西关有王公祠，木主书山东巡抚王大老爷国昌之位。又济南朱氏家所藏其先世闽督公朱宏祚任广东巡抚时舆颂诗词册，亦称巡抚广东朱大老爷。又于高唐途次见一旧碑，称布政司熊大老爷。此皆康熙中年之事。余幼时，道员已称大人，府厅州皆称大老爷，知县称太爷，形于笔札则称太老爷。咸丰年用兵以来，知府多加运使、道员职衔，亦称大人。甚有未加衔者，属吏亦媚之曰“大人”。知县则无不加衔，无不大老爷矣。从前武职，总兵称总爷，副将称副爷，参将、游击称将爷，都司、守备称掌家（专营都司亦称将爷）。自余幼时总兵已称大人，副、参、游皆称大老爷，都司称总爷，守备称副爷，已觉与前迥异。近年以来，副将渐称大人，守备亦称总爷，兵丁久已称将爷，什长、传号久已称掌家，更为躐等之甚矣。不知数十年后，更加何称。又王弇州《觚不觚录》，三司见督抚称老先生，见巡按称先生大人，颇似今时中堂、将军，不以大人两字为重也。

罘 罳

罘罳之为物也，前人释解不一。顾太初引郑康成、颜师古、崔豹诸说辨之，以为宫阙屏间，刻缕鸟兽云气，疏通连缀之状。唐苏鹗引《子虚赋》“罘网弥山”，证罘当为网。王渔洋引《柏梁诗》云，“走狗逐兔张罘罳”，则罘罳之为网户，正以其象类网而借用耳。余按诸说皆因字从网罗，又用之当窗罨画，故以为刻缕云气之状，其实皆误也。今大内宫殿庙宇檐下，皆有此物，盖用铜丝织成细网，幂于檐榱之下，以防雀鸽栖集。工部物料中即作罘罳两字，足以释古人之聚讼也。

羊 肉

味之美者，曰“珍羞”。羞，羊脸也。又曰“羊羔美酒”，皆侈言俊味，是古人嗜好贵羊贱豕之明证。无怪鱼羊两字合书为鲜。其余若万羊宰相、瘦羊博士之典甚多。而罕有及于豚豕者，何也？宋时谚云：“苏文熟，啖羊肉。”因殿帅姚某性饕餮，每得坡公手帖，辄换羊肉数斤，故坡公有传语本官今日断屠之谑。杜祁公为相清俭，非会客不食羊肉。宋时京官日支羊肉钱。今京朝官喜吃羊肉，要亦由来久矣。袁简斋谓猪肉曰“广大教主”。余则视羊肉为“八比文字”，嗜之者咀嚼馋涎，恶之者掩鼻而过，且不可夹人一物，亦不可以他物夹之，自成一家言可耳。

巴克什

巴克什，亦作榜式，亦作把什，乃清语文儒谙悉事体之称。天聪五年七月，设立六部，改巴克什为笔帖式，其文馆大臣原有榜式之号者仍之。范文肃、宁文毅官大学士时，皆存榜式之名，有如武臣之巴图鲁也。笔帖式今清语作笔特和式，亦不称巴克什矣。

按从前大臣赐号甚多，有清卓理克图及戴青等名，与巴克什、巴图鲁之制同。蒙古王公有赐达尔汉及济农、土们等名。

又按国初文臣皆呼为巴克什，又有札尔固齐十人，似是理政听讼之大臣。曾于《清文鉴》中查之不得，应是蒙古语也。

屠纬真《藿语》二则

明部郎屠隆，自称鸿苞居士，著《藿语》一篇，颇有合于人情治道，摘其二则录之。

一曰重辅毗。今之辅臣，悉用词垣。夫黼黻皇道，润藻太平，此文章事也。若进在政府，赞襄机密，有不可尽于文章者。故选用辅臣，宜择德器端凝、才识练达、洞悉古今、谙悉世务、负公辅之望者，不当直以资秩文名而用之。而词臣方在编摩馆局时，亦须深念今日馆局之臣，即将来公辅之选，岂可徒寻章摘句，搦管抽毫，耽雕虫小技而已。凡国是、庙算、吏治、民情、刑名、钱谷、边务、戎机，皆当留心豫讲，或讨故实，或审时宜，咸其责也。而尤当克己去私，宅心公虚，以天下万世为度，而我不与焉。夫辅臣之权利富贵大矣，其得丧利害亦大矣。机务眩惑，得失熬煎，求望日多，奔走益众，平居十分之品，到此才得其六七，五分之品，到此才得其一二。泛论抵掌时，谁不能惜前代之失，摘往事之非，一旦身当其处，或有谬而不然者。古大臣自皋夔伊周而后，粹乎无可复议者，几何人哉。公辅之地，不易处也明矣，乌可不慎且重乎！人材难得，选用宜广，古之卜相，无间农工，今于翰苑之外，或参用中外他官一人可也。

一曰广选举。雉兔之罝，不掩麟凤；鱼虾之网，不絓神龙。卓越奇伟非常之材，高卧岩穴，长啸烟霞，或非近世科目之所能得也。古帝王之得豪杰圣贤，或以梦卜，或以征聘，或得之农工，或得之渔钓，或得之商贩，或得之囚虏。朝为布衣，暮列卿相，卒之才谞鹊起，功烈鸿茂。材非一品，取非一途，盖亦广矣。汉选举有贤良、直言极谏、孝廉、明经、孝弟力田、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四科、文学、高第、行义、茂才特立、淳厚有德、直言、勇猛知兵法、有大虑、贤良方正、茂才有道、耆儒、九品官人诸科，晋、宋、梁有猛勇秀异之才、孝廉、秀

才、九流中正、明经干理、高才博学诸科，唐有明经、秀才、进士、俊士、有道、童子、制举、通一艺以上诸科，宋有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法、诗赋、策论诸科，选举之途若是乎广也。圣朝国初尚有贤良方正等科，今则一切罢去，而独以举业取士。上之精神意向所指，下必风驰雷动而奔走焉。士之卓瑰茂异非常者，即天禀姿性与其才具学力之所成就，品格不同，莫不回心壹意而研讨举业，率以此进。二百余年来，名公硕辅、英喆雄杰，策勋竹素、流声天壤者，往往繇此而出，故亦不乏也。然宁无虞其万一遗漏乎？世或有卓然可称名公硕辅、英喆雄杰其人者，而偶不娴于今代举业之文，有其文矣，而偶不为有司所识拔，则虽有策勋竹素、流声天壤之具，何所用之，有老死蓬蒿之下而已。又万一有卓瑰茂异非常之人，不屑应当世制举，生而龙蟠豹隐，抱膝名山片石，栖真颐神，鸿飞冥冥焉，又孰从而得之。古豪杰若张子房、诸葛孔明、王景略、李长源，并不闻以制科而跳身樊笼之外，抗志寥廓之上，是未免为英雄之所窃笑也。余观此时发迹制科、布列仕路者，固多奇伟豪杰，蜚英腾茂，增光国家之盛典；其间中庸阘茸之徒，染指膏腴，溺志青紫，捱日停月，无所短长者，要亦不少，玷科目，负国恩，将焉用之。而草泽之间，怀才抱略、无忝制科之英，乃或有泯泯汶汶，布衣粝食，屈首衡茅，曾不得与时贤连袂而起、并辔而驾，白驹发叹，绵葛兴歌，耳目睹记，往往有之矣。嗟乎！唯楚有才，晋实用之。桓温对面而失王猛，乃为苻坚所得，立功名于氐羌中。张元负磊块之气，不遇于宋主，走元昊为边患无已。唐人有言："中原不道无麟凤，自是皇家结网疏。"盖昔人叹之矣。制科之设，非不可以笼天下英雄豪杰，而英雄豪杰有不尽入其牢笼，当事者可无虑及此乎。愚意谓制科之外，宜别立一科，以罗天下遗逸真才，若瑰奇磊落、怀才抱略、智勇文武英杰，修德敦行、师表人伦之贤，经史淹贯、文章巨丽之士，伏在草野为制科所遗者，令州里乡老得以上闻，有司守臣得以辟举，亲召至阙下，覆核得实，果系真才，不次擢用。或端委庙廊，近侍顾问；或仗钺疆圉，平定安攘。远谟鸿烈，终将赖之。如郡邑有人，何害并举同升；若其无之，不妨绝迹灭响，毋多毋泛，以开幸门。天下之事，孰不由人材而济哉！武王成事以一太公，齐桓成事以一管仲，勾践成事以一范蠡，汉高成事以一张良，昭烈成事以一诸葛，苻坚成事以一王猛。淮淝之役，得一谢安则晋室泰山；奉天之役，得一李晟则唐室再造；灵武之役，得一李泌则庙簴重光；金人之役，得一岳飞则河朔几复。国家经济，岂必事事琐屑，正朝廷，靖四方，备边鄙，防寇虏，明赏罚，修刑政，肃纪纲，移风俗，诘兵戎，足粮饷，皆国家要务。然而用人得其人，何事不理；用人非其人，何事不坏。方今之最急，孰有加于用人者哉！余窃见近世之用人，无论闲秩散地，即国家至重大关要之处，其所用人，不闻博访精选，择其人品才具之相应者而用之，而但计其岁月，循其资秩，曰轮捱某人应得某处矣，曾不计其人之足了此与否也。甚或取其人之妥帖，足无悔吝；利其人之庸软，保无牴牾。用人若此，尚何望其树非常而报朝廷哉！此乃今之大患，而当事之失计也，其亦未之思矣。

此二则深中时弊，有明至今数百年，辄不能易。康熙二年，特沛纶音，揭摘制义之弊，宜其当日文运焕然光昌。所惜不数年，士子苦难迁业，卒如礼臣之请，仍复其旧。乾隆中，舒文襄（赫德）复有更易制艺之疏，乃独尼于鄂文端（尔泰）一人。盖文端亦乙科进身，不免欲高其技之习未能尽除耳。余按今之欲筑宫室者，不谋于圬者而谋于画师；欲实仓廪者，不谋于畎亩而谋于庖人，得毋皆耳目近习之误耶。

丧礼计闰

吕新吾三年之丧解，丧者，亲始死之日也。十三月再见亲死之日，谓之小祥，尚在吉凶之界。二十五月三见亲死之日，谓之大祥，始变凶而存吉，是月有余哀。又一月为中月，乃行禫。自二十五月已属余哀，二十六月已无余哀。先王制礼，虽圣人不敢过也。或问不计闰何？曰：计闰则短一月，不见三年之丧日矣，故不计闰，非谓以厚为道也。愚按期服以岁计，故不计闰；功服以月计，故计闰，亦是此意。然其中似应稍示区别，若在二十五月以内之闰，不应计算，在二十五月以外之闰，是已三见其丧，不应不计也。然而大孝终身慕之，又岂止三年而已。

卷 九

乡会试掌故一

顺治二年乙酉科乡试。本年江西、陕西初定，诏于十月举行，凡六省。顺天主考二员：侍读朱之俊，编修罗宪汶。是科山东士子中蔡兆□九十五人。

三年丙戌会试。中式四百人，不分南北中卷，山东一省中至九十九人。所取之士，大拜者四人，聊城傅以渐、高阳李霨、柏乡魏裔介、临朐冯溥，尚书八人，侍郎十五人。胶州法若真、法若贞兄弟同登。总裁汉军范文程、满洲刚林、汉军宁完我、涿州冯铨，皆阁臣。范、宁皆非科目出身。文题：王道之始也。临朐冯，丁亥年补殿试。

三年丙戌，补行乡试。乙酉、丙戌科场初开，士子应试都门者，间以道涂梗塞，后期始至，朝廷加意招徕，重行乡会。顺天主考胡统虞、白印谦二人，皆编修。是科湖南副主考给事中李运长，顺天大兴人，举人出身。

四年丁亥，补行会试。中式三百人，江南士子中至一百二十四人，鼎甲皆江南人。所取之士，大拜五人：武进吕宫、临朐冯溥、钱塘黄机、宛平王熙、武定李之芳。是科会元李人龙，传胪于明宝，皆未列馆选。总裁六人，皆阁臣：汉军范文程、满洲刚林、满洲祁充格、涿州冯铨、汉军宁完我、商邱宋权。祁、范、宁三人，皆非

科目出身。

五年戊子乡试。本年江西金声桓作乱，乡试未及举行。福建、广东悉归版图，开闱凡九省。顺天主考李呈祥、黄志遴皆编修。

六年己丑会试。中式四百人。典试者阁臣六人，刚林、祁充格、范文程、洪承畴、宁完我、宋权。阁学一人，王文煃。时两广初定，二甲进士皆授参议，三甲授知府，分发两广等省补用。进士释褐后即官四品，后此前此皆无也。乌程姚延启、姚延著兄弟同登。

八年辛卯乡试。顺天主考：满学士鄂密图、满侍郎阿密达、检讨长治李中白、武进孙自式。京兆主司典用大员，自本科始。鄂密图、阿密达，皆不由科目出身（鄂密图，恐是崇德年状元鄂貌图误写也）。是年礼部议准八旗科举之制，为定鼎后八旗科目之始。

九年壬辰会试。初分南北中卷，中式四百人。会元南海程可则，以磨勘除名，因首艺不遵传注也。寿光刘毓桂、印桂兄弟同登。主司尚书满洲陈泰、学士武陵胡统虞、大名成克巩、汉军刘清泰四人。陈、刘两主司皆不由科目。状元邹忠倚，榜眼张永祺，探花沈荃。传胪迟煌，汉军人。是科分满汉为二榜，蒙古人入满榜，汉军人汉榜。满洲状元麻勒吉，榜眼折库勒，探花巴海。

十一年甲午乡试。顺天主考：学士汉军白色纯、侍郎满洲渥赫、编修吴县范周、江夏吴正治四人。白主司不由科目出身。是科浙江正考官编修汉阳熊伯龙，副考官给事中新乡许作梅，一榜取中三状元：史大成、严我斯、蔡启僔。

十二年乙未会试。中式三百五十人，仍分满汉榜为二榜。总裁四人，大学士满洲额色赫、吴江金之俊、学士山阴胡兆龙、侍郎满洲恩国泰四人。额主司不由科目出身，此后典试俱用科甲矣。满鼎甲：图尔宸、查亲、素泰。汉鼎甲：史大成、戴王伦、秦鉽。是科汉军正白旗人迟炤、迟煊，汉军正蓝旗人张登举、张登选兄弟同登。

十四年丁酉乡试。顺天主考二员：庶子黄冈曹本荣、中允溧阳宋之绳。江南主考遂安方犹、仁和钱开宗，一榜取中三鼎甲，马世俊、鲍亦祥、叶方蔼三人。湖广主考给事中历城孙光祀、检讨侯官薛澐，取中百六人，后捷南宫者六十四人，称为极盛。是年奉旨停止八旗考试例，因文尚虚浮，不务经济，废弛武备也。

十五年戊戌会试。总裁傅以渐、李霨，皆丙戌同年，同官阁臣。中式四百人。头场四书题三道，由钦命密封送内帘用印颁发，自本科始。鼎甲常熟孙承恩、盐城孙一致、全椒吴国对，皆江南人，又同为甲午北闱举人。是科大拜者三人：李天馥、熊赐履、陈廷敬也。世祖亲覆试江南举人，拔武进吴珂鸣第一，赐进士，一体殿试。

十六年己亥会试。本年以云南底平，复举会试，此特典也。中式三百五十人。主司：安邱刘正宗、曲沃卫周祚。一榜三鼎甲，皆江南人：昆山徐元文、无锡华亦祥、昆山叶方蔼。

十七年庚子乡试。顺天主司：侍讲武进庄朝生、检讨孝感熊赐履二人。云南贡院未修，学臣未到，乡试定于次年补行。本科以举人出身而典试差者四人，给事中南昌湛名臣典江南，遵化汪之洙典浙江，盐城薛鼎臣典湖广，郎中阳城赵联元典山东。又山东正考官兵科给事中香河袁懋德，乃岁贡起家，尤为旷典。典顺天之熊赐履、典江南之谭篆、典江西之萧维豫、典浙江之张贞生、典湖广之邹度珙，皆前科新进士。

十八年辛丑会试。主司阁臣二人：成克巩、卫周祚。中式四百人。本年停止刊刻试录，惟于场内缮写题名录送呈。山阳李时谦、李时震、李铠兄弟三人，同登进士。

康熙二年癸卯科乡试。顺天主考二人，清涧白若贞、婺源詹养沈皆编修。是科江南主考编修大兴王勖、给事中茌平王曰高，得人最盛，后中鼎甲二人，尚书五人，大拜者三人。云南正考官江西蔡驺，兵部主事，拔贡出身，与前此之岁贡出身得典试差，皆创典也。本科特开考试八旗乡试之场，次年仍无会试，因八旗生员无上进之途也。取中满洲举人齐兰保等二十一名，蒙古布颜等十七名，汉军姚启圣等一百一十八名，不中者皆斥革。

三年甲辰会试。初废八股取士，专用策论，改试二场。取中二百五十人，比前科人数顿减，盖士子习于八比，苦于迁业，应试者甚少。主司四人：内阁李霨、户部尚书宝坻杜立德、吏部侍郎霸州郝惟讷、阁学海丰王清。

五年丙午乡试。顺天主考：侍讲张允钦、礼中沈令式。是科湖南主考曹鼎望与广西主考曹百望兄弟，典山东之吴国龙与典福建之吴国对亦兄弟。曹百望以拔贡户部主事典试，尤为特恩。

六年丁未会试。总裁：户部尚书永昌王宏祚、兵部侍郎正定梁清标、吏部侍郎临朐冯溥、阁学宛平刘芳躅四人。王司农字玉铭，庚午举人出身，得典会闱，实异数也。是科中式一百五十人。河南进士王曰温与其父鸣球同策大廷，人皆荣之。按鸣球，庚子解元，甲辰中贡士，补殿试，授中书。

八年己酉乡试。顺天主考：学士李元振、户部郎中兵贞。考兵贞，四川内江人，字石斋，甲午乙榜出身，其姓已罕见，遭际亦旷典也。本年场中仍用八股文字，照例试三场，并准刊刻试录，从礼臣之请也。是科复八旗考试之制，归并与汉人同场一例考试。

九年庚戌会试。总裁：内阁魏裔介、礼书龚鼎孳、吏侍王清、学士田逢吉。中式三百人。状元蔡启僔、榜眼孙在丰，皆浙江德清人。山东福山鹿廷瑛、廷瑄兄弟同登。

十一年壬子乡试。顺天主考修撰蔡启僔、编修徐乾学，皆前科鼎甲，未散馆即典京兆主司，实旷典也。是科顺天同榜四鼎甲：韩菼状元，王鸿绪榜眼，翁叔元、茆荐馨皆中探花。

十二年癸丑会试。主司:内阁杜立德、礼书龚鼎孳、刑侍姚文然、学士熊赐履。中式一百五十人。会状韩菼、榜眼王鸿绪、探花徐秉义,皆江南人,均跻八座。徐之兄乾学,弟元文,皆鼎甲。

十四年乙卯乡试。顺天主考修撰韩菼、编修王鸿绪,皆前科鼎甲。时三逆叛据西南,至壬戌始全行收复,次第补行乡试,广东全省震惊,赵文照从容校阅,所拔皆名流。

十五年丙辰会试。主司:阁臣李霨、礼书吴正治、吏侍宋德宜、副使田六善。中式一百九十人。归安沈涵、三曾兄弟同登。复停止八旗考试例。

十六年丁巳乡试。主考修撰彭定求、编修胡会恩,皆前一年丙辰科鼎甲。是岁因军兴,开科有乡试,无会试。江西、湖广附江南,福建附浙江,山东、山西、陕西附河南应试。典试差者,惟顺天、江南、浙江、河南四省。顺天解元王喆生,江南青浦人,后中壬戌进士,官编修。

十七年戊午乡试。顺天主考:编修杨瑄、检讨李阜。开科者,顺天、江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湖广、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十一省。福建乡试,至庚申四月始得补行。主考白梦鼐,归至宁波病卒。

十八年己未会试。主司:内阁冯溥、尚书宋德宜、学士叶方蔼、副都御史杨雍建。中式一百五十人。

二十年辛酉乡试。顺天主考修撰归允肃、编修沈珩,皆前科翰林。江南主考朱彝尊、山东主考曹禾、山西主考严绳孙、陕西主考汪霦、广西主考乔莱、云南主考米汉雯、四川主考方象瑛、王材佐、广东主考邵远平,皆宏博科出身。时三逆初平,云南、贵州、四川、广西,逾年始行乡试。朱彝尊典江南试,取中胡任舆、陆肯堂,后俱中状元。

二十一年壬戌会试。主司:吏书黄机、工书朱之弼、户侍李天馥、礼侍陈廷敬。中式二百人。状元蔡升元,乃庚戌状元蔡启僔从侄,升元及第日,其父启贤仅四十六岁,有《纪恩诗》云:"君恩独被臣家渥,十二年中两状元。"探花彭宁求与丙辰状元彭定求兄弟。实为国家祥瑞,非仅科名之光也。

二十三年甲子乡试。顺天主考:谕德秦松龄、编修王沛思二人。国子祭酒吴苑疏请增置八旗中额,诏从之。

二十四年乙丑会试。总裁:刑书张士甄、都宪户侍王鸿绪、阁学孙在丰。中式一百五十人。榜前拟十卷进呈,恭候钦定名次,自本科始。同考官王九龄,乃总裁王鸿绪胞兄,实异数也。

二十六年丁卯乡试。顺天主考:编修杨大鹤、检讨王思轼。顺天同考官,不用六部员外、主事、中书等官,止取直隶省科甲知县充用。解元多时珍,字玉严,阜城人,其姓罕见,可称榜花。

二十七年戊辰会试。主司:内阁王熙、刑书徐乾学、兵侍成其范、工侍郑重。中式一百五十人。

二十九年庚午乡试。顺天主考、学士王掞、编修魏希征。湖广解元陈大华与兄大群同捷。本年复举八旗考试例。

三十年辛未会试。总裁:内阁张玉书、户书陈廷敬、兵侍李光地、王士禛。中式一百五十人。殿试初拟全椒吴昺第一,金山戴有祺第二,海宁杨中讷第三,上以鼎甲久无北人,遂拔大兴黄叔琳第三人,戴中状元,吴中榜眼。

是年五月,以直隶、山东为北左,河南、山西、陕西为北右,江南、浙江为南左,江西、湖广、福建、广东为南右,四川、云南为中左,广西、贵州为中右,从御史江蘩之请也。今之顺天乡试之分北皿、南皿、中皿,实本於是。

三十二年癸酉乡试。主考:司业徐倬、编修彭殿元。是科京闱南卷,如姜宸英、顾图河、汪绎皆登鼎甲。江西朱轼,年二十九,后跻揆席。一时都下因所拔皆知名之士,且多少年,致兴大狱。给事中彭鹏疏请廷讯科场之案,上切责之,言:彭鹏岂以为举朝皆不可信乎?言官当导朕躬以宽大云云。本年议准增置八旗试额。

三十三年甲戌会试。主司:吏书熊赐履、兵书杜臻、兵侍王维珍、工侍徐潮。中式一百五十人。王维珍,字嵋谷,汉军,庚戌进士。旗人以进士出身典试文闱者,自维珍始,前此皆不拘也。正蓝旗觉罗满保中式,此为觉罗进士之始。

三十五年丙子乡试。顺天主考:学士曹鉴纶、春坊张希良。

三十六年丁丑会试。总裁:尚书熊赐履、礼书张英、左都吴琠、兵侍田雯。中式一百五十九人。探花姜宸英以古文名世,上久知其名。殿试卷进呈,拟二甲。上问十卷中有姜某乎,尚书韩菼对以宸英在史馆久,臣识其字,某卷当是也。拔置一甲第三,时年七十三矣,自古探花无此际遇。十月,论嗣后宗室子弟一体应试。

三十八年己卯乡试。顺天主考修撰李蟠、编修姜宸英,皆前科鼎甲。姜以耄年掇巍科,旋典京兆主试,忌之者乃嗾言官摭拾入劾,遂兴大狱。解元王兆凤,字九仪,高邮人。是科广东贡生黄章,年已百岁,入场时,大书"百岁观光"四字于灯笼,令其曾孙为之前导。浙江副考官满保,甲戌检讨,字凫山,满洲镶黄人;福建正考官阿金,辛未检讨,字云举,满洲镶白人;河南副考官喀尔喀,辛未检讨,字警庵,满洲正白人;陕西副考官海宝,甲戌检讨,字天植,满洲镶白人,此为满臣典试直省主考之始。海、阿、喀三人,皆王士禛门生,见《池北偶谈》。

三十九年庚辰会试。总裁:阁臣熊赐履、吴琠、户侍李楠、佥宪王九龄。中式三百人。佥宪旧不开列,典试自此科王九龄始。状元汪绎,中丁丑会元,未及对策,以外艰归,庚戌服阕北上,邵青门赠以诗云:"已看文采振鹓鹭,重向青霄刷羽翰。往昔绪言吾解说,状元原是旧吴宽。"汪果大魁天下。是科会元柘城王露,字戒三,中探花。八月,论大学士曰:"宗室朕素加恩,何患无官,嗣后仍停其考试。"

从前会试分南北中卷，后又於南北中卷内分为左右，未免太繁。本科仍照旧例分南北，不必细分左右，并将庐州等府、滁州等县，旧系中卷者，皆归南卷。其云南、贵州等省，去其中卷名色。每科云南定为云字号，额中二名；四川为川字号，额中二名；广西为广字号，额中一名；贵州为贵字号，额中一名，从副都御史梅鋗之请也。本年恩诏加额，云南、四川加二名，广西、贵州加一名。

四十一年壬午乡试。顺天主考：詹事昆山徐秉义、侍讲满洲徐元梦。满洲进士出身典京兆自此科始。乡试朱墨卷磨勘，亦自本科始。河南主考检讨阿尔赛、福建主考寺正索柱、湖广主考评事巴海、河南主考检讨傅森、山东主考编修满保，皆满洲人。四川主考检讨高其倬，汉军人。旗人典试直省，此科为盛。浙江正考官傅作霖，举人出身，时任给事中。

四十二年癸未会试。总裁：内阁熊赐履、冢宰陈廷敬、少宰吴涵、少宗伯许汝霖。中式一百五十九人，又钦赐殿试三人。宝应王式丹，会状联元，时年五十九。

四十四年乙酉乡试。顺天主考：户侍汪霦、赞善姚士藟。江南副考官太常寺少卿长乐廖腾煃，字占五，举人出身。

四十五年丙戌会试。总裁：吏侍李录予、兵侍彭会淇。中式三百人。历科会试主司，皆用大学士而下三四人，本科止用侍郎二人，遂腾物议。会元尚居易旋被夺削，主司亦镌级。

四十七年戊子乡试。主考：学士潘宗洛、御史李永绍。福建正考官御史戴梦麟，掖县丁巳举人。四川副考官中书王凤孙，溧阳壬子举人。是科年羹尧以学士典广东正考官。

四十八年己丑会试。主司：阁臣李光地、尚书张廷枢二人。中式三百人。状元赵熊诏、榜眼戴名世、探花缪沅，三鼎甲皆江南人。长洲张学庠、张绍贤，大兴黄叔琬、黄叔璥，皆兄弟同登。二黄之兄黄叔琳，辛未科先中探花（戴名世本科会元）。

五十年辛卯乡试。顺天主考：左都御史赵申乔、中丞江球。是科四川副考官工部员外郎恩平莫象年，乙卯举人出身。江南正考官副都御史顺德左必蕃，辛酉举人出身，副考官编修闽县赵晋，私通贿赂，多中扬州富商子弟。江南下第士子，有“左邱明两眼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之联，传播都下，事觉伏辜。

五十一年壬辰会试。主司：司农赵申乔、少宗伯徐元梦、少司寇胡会恩。中式一百七十七人，又钦赐殿试十五人。状元王世琛、探花徐葆光，均为苏州省城人。

五十二年癸巳万寿恩科乡试。顺天主考：冢宰张鹏翮、侍讲文志鲸。山西主考平乐陈允恭、泰州俞梅，奏减官卷，以五经民卷补之，取孙嘉淦等，俱为名臣。

五十二年癸巳恩科会试。主考：内阁王掞、工侍王顼龄、兵侍李光复、阁学沈涵。中式一百五十五人。李主司字曲江，四川南部人，壬子举人出身。本科乡试、会试，同在一年。

五十三年甲午乡试。顺天主司：祭酒徐日暄、御史田轩来。顺天同榜三元：汪应铨，戊戌状元；杨尔德、储大文，戊戌、辛丑会元。

五十四年乙未会试。主司：吏部尚书王顼龄、编修邹奕凤。中式一百九十人。会元长洲李锦与弟文锐同捷，均列词垣。慈溪裘琏与馆选时，年七十有二。状元徐陶璋、榜眼缪曰藻、会元李锦，皆苏州府人。

每科乡会试房考，例用十八人，本科典用三十六人，每房各二人，公同阅看。

五十六年丁酉乡试。顺天主考：户部侍郎张伯行，字孝先，河南封邱人，乙丑进士；编修鄂尔奇，字季正，满洲镶蓝人，壬辰进士。浙江主考索泰，以房师陈恂嘱托，中其族人素不能文者，杭人大哗。事闻，索、陈俱按治。

五十七年戊戌会试。主司：吏书张鹏翮、户书赵申乔、刑侍李华之、工侍王懿。中式一百六十五人。状元汪应铨，未散馆即擢庶子，盖异数也。

五十九年庚子乡试。顺天主考副都屠沂、侍读陈世倌，一榜得两状元：金坛于振癸卯，安州陈悳华甲辰。

六十年辛丑会试。主司：张鹏翮、户书田从典、户侍张伯行、副宪李绂。中式一百六十三人。李绂字巨来，江西临川人，己丑进士，博采名誉，所取皆一时俊髦。正黄旗满洲何舍里氏何溥、何浩，宜兴储氏，金溪冯氏，均昆季联镳。落第者喧闹盈门，新中者无由入谒。事久，外间物议始定。会元储大文之弟储郁文、储雄文同登。

雍正元年癸卯恩科乡试。顺天主司：礼部朱轼、户部张廷玉。云南正考官员外郎鄂尔泰，己卯举人。贵州副考官员外郎朱崧，庚子举人。是科解元常熟王俊，后中甲辰进士，官御史。三月举行乡试，各省乡试同考官，由监临先期试以时艺一篇，文理优长者入内帘，荒疏者供外场执事，自本科始。

元年癸卯恩科会试。主考：阁臣朱轼、吏部尚书张廷玉。中式二百七十人。九月会试，十月殿试，两主司叠典春秋两闱。上又以其持择公允，舆论翕然，均加太子太傅衔，士论荣之。状元于振，以南籍中式京兆，未一年即大魁天下，尤为盛事。

按，《茶余客话》载：传胪张廷珩特授检讨，与鼎甲三人同日入南书房云云。张廷珩乃张廷玉之弟，何以未回避，应俟考。

二年甲辰，补行癸卯正科乡试。顺天主考：内阁田从典、阁学福敏。本科湖北副考官工科蔡仕舢、四川副考官户部主事许隆远，皆举人出身。湖南、湖北分两闱考试，自本科始。顺天同考官吕谦恒、吕耀宗，父子同闱分校，时以为荣。于振前一年犹是诸生，本科已典河南副考官，士林夸为盛际。

二年甲辰，补行正科会试。主司：阁臣朱轼、张廷玉、吏侍福敏（字龙翰，原名傅敏，字湘邻）、兵侍史贻直。中式二百九十人。朱、张两相国联主礼闱，恩眷罕比。

四年丙午乡试。顺天主考:司农蒋廷锡、阁学刘师恕。江西主考少詹查嗣庭、洗马俞鸿图,取中甘万达、甘汝来、甘汝逢、甘禾,祖孙父子三世同登,前代未有也。汝来官至尚书。本科以五经中式副榜者,奉旨准作举人一体会试。各省副榜有今科重中副榜者,亦准作为举人。

五年丁未会试。主司:刑部尚书励廷仪、吏侍郎姚近思、兵侍郎史贻直。中式二百十八人,又钦赐殿试一人。浙江士习不端,举人停其会试。宜兴储方庆、储善庆兄弟同登。

七年己酉乡试。顺天主考:吏侍杨汝谷、礼侍鄂尔奇。广东主考编修严民法(养云),贵州主考编修严源焘(济之),父子同时典试。

八年庚戌会试。主司:大学士蒋廷锡、兵侍鄂尔奇、刑侍孙嘉淦、阁学任兰枝。中式三百九十人。状元周澍,钱塘人。榜眼沈昌宇,秀水人。探花梁诗正,钱塘人。本科浙江举人准其会试,三鼎甲皆取浙人,实旷恩也。福山鹿廷瑛、鹿廷瑄兄弟同登。

十年壬子科乡试。顺天主考:礼侍郎任兰枝,字香谷,溧阳人;学士杨炳,字蔚友,锺祥人。壬子、乙卯二科京闱,皆以邻省举人充乡试同考官。福建主考王安国、严瑞龙,取中之士,后成进士者四十人,大学士蔡新与焉。蔡,漳浦人,谥文定。先高祖官漳浦县时,文定以童子肄业书院,屡拔前茅,因留于署中,与先曾祖辈同窗读书。及壬子科,与先曾祖文肃公南北同举,同时入相,亦佳话也。是科江南榜长洲周永骥、周曰万父子同科。

十一年癸丑会试。主司:户书鄂尔奇、吏侍杨汝谷、礼侍任兰枝。中式三百二十八人。陈倓以教官应礼部试,高掇会状,其友人调以诗云:"三载凄凉冷署秋,此番高出众人俦。教官金榜非难事,难在蓬莱最上头。"其年已三十有九。榜眼田志勤,大兴人。探花沈文镐,崇明人。崇明一县,孤悬海外,前代不置县治,谓之舟山,为倭寇往来所据之地。今圣化遐被,乃出鼎甲,猗欤盛哉!

十三年乙卯乡试。顺天主考工侍吴江顾祖镇、学士上元戴纶,俱落职逮问。

卷 十

乡会试掌故二

乾隆元年丙辰会试。主司:阁臣鄂尔泰、朱轼、吏侍邵基、工侍张廷瑑四人。鄂尔泰,举人出身,典试礼闱,近年罕有也。中式二百四十四人。状元金德瑛,官至左都御史。榜眼黄孙懋,官至阁学。探花秦蕙田,官至尚书,谥文恭。传胪蔡新,官至大学士,谥文定,年九十三卒,尤为盛事。归安沈涵、沈三会兄弟同入翰林。

元年丙辰恩科乡试。顺天主司:左都福敏、吏左邵基。是科典试直省考官,特命大臣保举,三月十七日,在保和殿考定等第,引见记名差用。计典试直省者,江南籍十人,浙江七人,江西三人,直隶二人,山东、山西、福建、陕西、云南皆一人。满洲司业开泰(兆沂)典江西,侍读嵩寿(茂)承典山西。

二年丁巳恩科会试。主司内阁张廷玉、左都福敏、吏侍姚三辰、副都索柱,满汉皆进士出身。中式二百二十四人。状元于敏中,官至大学士,谥文襄。归安潘汝诚、潘汝龙兄弟同登。

三年戊午乡试。顺天主考:吏尚书孙嘉淦、礼侍郎吴家骥。是科得两状元:庄有恭己未联捷,钱维城中乙丑。庄后以江苏巡抚超擢协办大学士,又为异数。

四年己未会试。主司:阁臣赵国麟、吏书甘汝来、户侍留保(松裔)、兵侍凌如焕。中式三百二十八人。乌程费瀛、费兰先父子同登。会元轩辕诰、榜眼涂震逢,两姓皆罕见也。

六年辛酉乡试。顺天主考:礼侍刘藻、工侍许希孔。解元毛师灏,壬申殿试怀挟,除名。福建解元邱鹏飞,本武生,以兄振芳代作,事觉除名。

七年壬戌会试。主司:内阁鄂尔泰、刑尚书刘吴龙、兵侍汪由敦、副都仲永檀。中式三百十二人。同考十八人皆翰林,前此未有也。会元仁和金甡,大魁天下。榜眼杨述曾、探花汤大绅,皆阳湖县人。

九年甲子乡试。顺天主考:户侍汪由敦、祭酒崔纪。京闱解元冯秉忠,江南金坛人。顺天乡试因搜检逾期,奏改试期一日。

十年乙丑会试。主司:吏部尚书史贻直、刑部尚书阿克敦、兵部尚书彭维新、刑部侍郎钱陈群。中式三百十三人。鼎甲钱维城,官至尚书,谥文敏;庄存与官至侍郎;王际华官至尚书,谥文庄。会元蒋元益,官至侍郎。状元、榜眼又皆武进同邑人,一时称盛。蒋元益卷进呈列第七,经御览嫌第一卷文太缛,不如第七卷清真,御笔改为第一。

十二年丁卯乡试。主考:刑部阿克敦、左都刘统勋。解元河间纪昀,官至大学士,谥文达,文章博洽,为本朝第一人。甲子、丁卯两科,东昌邓锺岳联典江南,无锡王会汾联典浙江,所拔多名宿。

十三年戊辰会试。主司:吏书陈大受、兵书鄂容安、户侍蒋溥、礼侍沈德潜。鄂、蒋皆宰相子,沈乃老名士,举子得列门墙,声价益盛。鼎甲梁国治,大拜;陈楠失考;汪廷玙官至侍郎。中式二百六十四人。涿州刘湘、刘洵兄弟同登。

十五年庚午乡试。顺天主司:户侍汪由敦、礼侍嵩寿。自乾隆年以来,京兆皆典大员矣。解元马国梁,无锡人。江南主考庄有恭、山西主考庄有信,兄弟同时典试。

十六年辛未会试。刑尚书刘统勋、工尚书孙嘉淦、吏侍郎董邦达、礼侍郎介福。中式二百四十二人。状元吴鸿,榜眼饶学曙,会元周沣殿试第三人。长洲周曰万、周曰瓒兄弟同登。

十七年壬申恩科乡试。顺天主司:工尚书孙嘉淦、

礼侍郎介福(受兹)解元田玉,无锡人。本年皇太后六旬万寿,特开恩科,乡会试一岁并举。孙、介两主司,皆连岁典试,一时名宿多出其门。江西正主考蔡新、副主考金莘皆状元。〔点校者案:蔡新系乾隆丙辰传胪,非状元。〕

十七年壬申恩科会试。总裁:内阁陈世倌、礼侍嵩寿、阁学邹一桂。中式二百三十一人。状元秦大士,名士也。

十八年癸酉乡试。主司尚书孙嘉淦、侍郎嵩寿(茂)承,皆叠充衡文之命。江南正考官阁学梦麟,字午塘,蒙古正白旗人,名士也。蒙古人典试外省自午塘始。

十九年甲戌会试。主司:阁臣陈世倌、礼侍介福、阁学钱维城。中式二百四十一人。状元庄(因培)〔培因〕,素有才华,其兄庄存与中乙丑榜眼,调以诗云:"他年令弟魁天下,始信人间有宋祁",自是果登状首。嘉善周翼洙、周升桓,父子同科。

二十一年丙子乡试。主考:刑部尚书刘统勋、侍郎蔡新。顺天主考〔刘统勋〕与广西正考官刘墉父子,浙江正考官阁学庄存与与福建副考官修撰庄培因兄弟,同科典试,称为盛事。

二十二年丁丑会试。主司:尚书刘统勋(尔)钝、礼部侍郎介福、金德瑛(桧门)是科中式二百四十二人。自本科始,将闱中表判裁去,改用五言八韵排律诗一首。长洲彭绍观、彭绍升兄弟同登。嘉善蔡以台(季宝)会状联元。诗题"循名责实得田字。"

二十四年己卯乡试。本科典试多为才望之官,顺天主考尚书梁诗正(芗林)、侍郎观保(补亭),江南裘曰修(叔度)、钱琦(相人),江西钱维城(幼安)、翁方纲(潭)〔覃〕溪,浙江介福(景庵),河南朱珪(石君),山东钱大昕(辛楣),山西纪昀(晓岚),广西钱载(箨石)。

二十五年庚辰会试。主司:内阁蒋溥、刑尚书秦蕙田、礼侍郎介福、副宪张泰开。中式一百六十四人。鼎甲毕沅、诸重光、王文治,皆名士也。

二十五年庚辰恩科乡试。本年皇太后七旬万寿,又值西域平定,武功告成,正科会试后,举行恩科乡试。主考:左都御史刘纶、礼部侍郎介福。刘纶,廪生,鸿博出身。浙江主考观保、山西主考德保,兄弟也(姓索绰罗氏)。

二十六年辛巳恩科会试。主司:刘统勋、于敏中、观保。中式二百十七人。鼎甲韩城王杰、仁和胡高望、阳湖赵翼,皆名下士。大兴邵自镇、邵庚曾父子同登。先日小传胪自本科始。

二十七年壬午乡试。顺天主考:吏尚书梁诗正、礼侍郎观保。连科江浙主考,皆典大员。

二十八年癸未会试。主司:司寇秦蕙田、少宰德保(定圃)、少农王际华。中式一百八十八人。先是会榜已定,张书勋以论误斥去,于落卷中得秦大成补之,大成是科竟大魁天下,亦异事也。张书勋旋中丙戌。

三十年乙酉乡试。顺天主考:兵部尚书长洲彭启丰(翰文)、侍郎满洲钟音(闻轩)。是科江南钱载,江西德保,浙江曹秀先、钱大昕诸考官,皆名下士。

三十一年丙戌会试。总裁:内阁尹继善、吏侍郎裘曰修、兵侍郎陆宗楷。本科闱中不戒于火,试卷多被焚毁,嗣经礼部奏明另试,钦命题由之瑟奚为于某之门,补取故卷中式。

三十三年戊子乡试。顺天主考:兵尚书陆宗楷、副宪景福(介之)。

三十四年己丑会试。中式一百五十一人。山阴沈诗李、沈诗杜(沈氏兄弟本孪生),大兴黄叔琬、黄叔璥,长洲张学庠、张绍贤兄弟同登。点校者案:二黄二张是康熙己丑科,此处重出。

三十五年庚寅,皇太后八旬万寿,举行恩科乡试。顺天主考:冢宰刘纶、总宪观保二人。刘纶之子刘跃云,典山东主考。

三十六年辛卯恩科会试。主司:大学士刘统勋、左都御史观保、内阁学士庄存与。中式一百六十一人。会元邵晋涵归班,旋以纂修四库书,保举入词林。

三十六年辛卯乡试。顺天主考:左都御史张若淮、阁学金魁。浙江主考刘校之,与贵州主考刘权之兄弟同典试。

三十七年壬辰会试。主司:阁臣刘纶、兵侍奉宽彰民、阁学汪廷玙三人。中式一百六十一人。咸宁贾策安、贾策治兄弟同登。

三十九年甲午乡试。顺天主考:吏侍郎曹秀先;阁学嵩贵,字补堂,蒙古正黄旗人。此为蒙臣典京兆之始。解元戴联奎,江苏如皋人,仕至礼部尚书。

四十年乙未会试。主司:兵部尚书嵇璜、刑侍郎王杰、副宪阿肃。

四十二年丁酉乡试。顺天主考:少司寇梁国治、少宗伯阿肃。北闱取中吴县蒋曾煌,与其弟蒋业谦、侄蒋元复、侄孙蒋荣三世同榜。蒋荣之子景曾,甲子科与其叔祖元封同登江南榜,叔瑛北榜,亦三世同科。

四十三年戊戌会试。主司:阁臣于敏中、吏侍郎王杰、阁学嵩贵。此为蒙臣典总裁之始。中式一百五十七人。总裁于、王,皆状元。同考官秦大成、陈初哲、黄轩、金榜皆状元,时在京之一甲一名进士,无不入闱者。本科状元戴衢亨,官至大学士,是一科师生皆状元宰相,实为盛事。大兴邵自昌、邵自悦兄弟同榜。

四十四年己亥恩科乡试。主司:兵部尚书蔡新、礼部侍郎达椿(香圃)。江南主考谢墉、翁方纲,一榜取中四元:钱棨、石韫玉状元,顾钰、马有章会元。

四十五年庚子会试。主司:礼尚书德保、兵尚书周煌、礼尚书曹秀先、阁学胡高望。中式一百七十人。秀水汪如洋会状联元。

四十五年庚子乡试。主司:尚书蔡新、刑侍杜玉林、阁学嵩贵。京兆乡试主考,历科正副皆止二人,本年典蔡新为正考官,杜玉林、嵩贵副之。

四十六年辛丑会试。总裁:尚书德保、吏侍郎谢墉、兵侍郎沈初、副都御史吴玉纶。中式一百六十九

人。探花汪学金，系戊辰探花汪廷玙之子。

四十八年癸卯乡试。顺天主司：吏尚书刘墉、阁学尹壮图、洗马翁方纲。河南主考秦泉与陕西主考秦湖兄弟。翁洗马以大兴人典顺天本省主考，异数也。

四十九年甲辰会试。总裁：阁臣蔡新、尚书德保、兵侍纪昀、工侍胡高望。中式一百十人。状元茹棻，榜眼邵瑛，探花邵玉清。

五十一年丙午顺天乡试。主考：兵尚书彭元瑞、阁学阿肃、胡高望。

五十二年丁未会试。主司：内阁王杰、刑侍郎姜晟、阁学瑞保（执桓）。中式一百十人。灵石何元烺、何道生兄弟同登。

五十三年戊申预行正科乡试。顺天主考：礼尚书德保、礼侍郎邹奕孝、工侍郎管干珍。

五十四年己酉预行正科会试。主司：阁臣王杰、侍郎铁保、工侍管干珍。中式一百十人。

五十四年己酉恩科乡试。主考：尚书孙士毅、阁学图敏（时泉）、工侍郎邹奕孝（念乔）。本年恭逢皇太后八旬万寿开科。山东主考冯应榴、云南主考冯集梧（鹭庭）兄弟同典试。

五十五年庚戌恩科会试。主司：内阁王杰、吏侍郎朱珪、工侍郎邹奕孝。中式一百十人。鼎甲石韫玉、洪亮吉、王宗诚，皆才望之士。

五十七年壬子乡试。主考：吏尚书刘墉、刑侍郎王昶、阁学瑚图礼（景南）。江南主考：礼侍郎铁保、阁学李潢。外省主考正副均典大员，罕有也。石韫玉以前科状元典试福建正考官。

五十八年癸丑会试。主司：冢宰刘墉、礼侍铁保、工侍吴省钦。状元潘世恩，官至大学士。榜眼陈云。探花陈希曾，以书法名于世。

五十九年甲寅恩科乡试。顺天主考：总宪窦光鼐、兵侍郎玉保（阆峰）、副宪方维甸。顺天主考玉保与山东正考官少宗伯铁保兄弟同典试。

六十年乙卯恩科会试。总裁：左都御史窦光鼐、礼侍刘（曜）〔跃〕云、兵侍瑚图礼。中式一百十人。会元王以铻，即状元王以衔之胞弟。探花潘世璜，即癸丑状元潘世恩之同祖弟。榜眼莫晋有书名。

六十年乙卯恩科乡试。顺天主考：尚书彭元瑞、侍郎玉保、阁学邹奕孝。顺天同榜三鼎甲：顾皋辛酉状元，苏兆登、王引之己未榜眼、探花。

嘉庆元年丙辰恩科会试。主司：礼部尚书纪昀、左都御史金士松、兵部侍郎李潢。中式一百十人。南昌许庭椿、许庭阶兄弟同登。

三年戊午乡试。顺天主考：户部尚书沈初（云椒）、吏侍郎赵佑（鹿泉）、礼侍郎铁保（冶亭）。解元大兴丁煦。

四年己未会试。吏尚书朱珪（石君）、左都御史刘权之（云房）、户侍郎阮元（芸台）、阁学文干（远皋）。状元姚文田，榜眼苏兆登，探花王引之（文远皋因避成庙讳，改名干，正红人）。满洲廉善、廉能，大兴俞恒泽、俞恒润兄弟同登（廉氏昆季乡会皆同榜）。

五年庚申恩科乡试。顺天主考：尚书刘权之、侍郎英和（煦斋）、侍郎陈嗣龙。

六年辛酉科会试。主司：尚书达椿（香圃）、彭元瑞、侍郎平恕（山阴人）、蒋曰检。会元马有章，老于中书舍人。

六年辛酉乡试。顺天主考：内阁王杰、侍郎初彭龄、詹事那彦成。本科奉旨，宗室子弟准其应试。定例一场四书八比文一篇，八韵诗一首。八月十七日进场，其文不经房官校阅，由主考选取墨卷若干本，进呈钦定，取中者，先期另榜揭晓。其会试亦另场考试，先期揭晓，归于满汉士子一体朝考。殿试进士有翰林、分部、笔帖式三项用，无中书及归班两途。举人截取，以宗人府笔帖式用，无大挑外选之途。场中虽一文一诗，朝进暮出，时晷已迫，且须字画端楷，不脱不注，往往以一眚而黜者有之，似较满汉榜尤难。

七年壬戌会试。主司：尚书纪昀、总宪熊枚、阁学玉麟（披之）、戴均元。中式二百四十五人。鼎甲皆江南人。元和吴廷琛会状联元。山阳李宗昉、宝应朱士彦皆官至尚书。

九年甲子乡试。主考：大学士董诰、侍郎玉麟、太仆莫晋。

十年乙丑会试。主司：内阁朱珪、尚书戴均元、侍郎恩普（梦符）、英和。中式二百三十二人。大兴徐鉴、徐铨，分宜习家驹、习家骕兄弟同登。状元彭浚、探花何凌汉皆湖南人。榜眼徐颋，长洲人。

十二年丁卯乡试。顺天主考：尚书戴衢亨、侍郎觉罗桂芳、蒋予蒲。

十三年戊辰会试。主司：阁臣董诰、尚书邹炳泰、阁学秀堃（字楚翘，他塔拉氏，避成庙讳，改名堃。满洲正蓝旗人）、侍郎顾德庆。中式二百五十八人。

十三年戊辰万寿恩科乡试。顺天主考：尚书曹振镛、侍郎潘世恩二人。

十四年己巳万寿恩科会试。总裁：内阁费淳、尚书王懿修、侍郎英和、阁学贵庆。状元洪莹。榜眼廖金城，后改名鸿荃，官至尚书，重赴琼林。探花张岳崧，琼州府安定县人，远在海外，历代鲜有科名。本科张岳崧以第三人及第，且有书名，足征圣朝文教遐被。

十五年庚午乡试。顺天主考：内阁刘权之、侍郎陈希曾、朱理。

十六年辛未会试。总裁：内阁董诰、尚书曹振镛、侍郎胡长龄、文干四人。中式二百三十七人。固始祝庆蕃、祝庆扬兄弟同登，旋丁忧，甲戌补殿试。榜眼王毓吴、探花吴廷珍，皆吴县人。王毓吴后归宗改名吴毓英。

十八年癸酉乡试。顺天主司：协揆邹炳泰；侍郎卢荫溥；阁学果齐斯欢，字益亭，镶蓝旗宗室，壬戌翰林，素有书名，与诒晋斋出入，风流诗酒，有名士气，且善射。此宗室典试之始。是科福建主考胶州孙汶、济宁李德立，取中龚文焕、龚文炳、龚文辉兄弟三人同登。

十九年甲戌会试。主司：吏尚书章煦、工尚书周兆基、礼侍郎觉罗宝兴（献山）、礼侍郎王宗诚。中式二百十人。状元龙汝言。榜眼祝庆蕃。探花伍长华，江苏上元教门，此为教门鼎甲之始，后官至巡抚。仁和陆尧春、陆以烜父子同登。

二十一年丙子乡试。顺天主考：大学士富阳董诰（蔗林）、侍郎当涂黄钺（左田）、侍郎萧山陆以庄。解元王定莘。黄侍郎官至尚书，享年九十余，供奉出身。

二十二年丁丑会试。内阁曹振镛、尚书戴均元、刑侍郎秀堃、户侍郎姚文田（秋农）。鼎甲：吴其濬、凌泰封、吴清鹏。

二十三年戊寅恩科乡试。顺天主考：尚书汪廷珍、侍郎刘镮之、周系英。福建主考张敦颐道卒，仅副考陈诗一人入闱。

二十四年己卯恩科会试。协办大庾戴均元（可亭）、尚书如皋戴联奎（紫垣）、礼侍郎青阳王宗诚（莲府）、正詹满洲那彦成（绎堂）。状元蕲水陈沆（秋舫），榜眼慈溪杨九畹（余田），探花益阳胡达源。是科宗室榜中四人，正蓝旗宗室铁麟（仁山）、鄂尔端（午桥）、讷勒亨额（鲁斋）兄弟同登，皆至九列，饶余亲王之裔也。

二十四年己卯乡试。顺天主考：尚书茹棻、吏侍郎恩铭（字兰士，原名因避成庙讳，改铭字）、侍郎王以衔（勿庵）。江宁陈维屏、陈维垣兄弟同登。

二十五年庚辰会试。主司：尚书卢荫溥、黄钺、侍郎吴芳培、善庆（乐斋）。状元陈继昌，广西临桂人，三元及第。榜眼许乃普、探花陈銮皆至八座。

道光元年辛巳恩科乡试。顺天主考：阁臣戴均元、尚书那彦成、阁学顾皋。

二年壬午恩科会试。总裁：尚书英和、汪廷珍、侍郎汤金钊、李宗昉。探花罗文俊、会元吕龙光皆广东人。

二年壬午正科乡试。顺天主考：户部尚书黄钺、刑侍郎韩文绮、恩铭。广西主考许乃济、河南主考许乃普兄弟。

三年癸未科会试。总裁：大学士曹振镛、礼尚书汪廷珍、吏侍郎王引之、户侍郎穆彰阿（鹤舫）。中式二百四十人。会元杜受田。鼎甲：广东林召棠，江苏周开麒、王广荫。状元素有文誉，大魁后即不出。山东章邱县刘家麟、刘家龙兄弟同登。

五年乙酉乡试。顺天主考：尚书玉麟（研农）、总宪姚文田、少农顾皋。

六年丙戌会试。总裁：阁臣蒋攸铦、尚书汤金钊、王鼎、副宪陆以庄。二甲第一名进士麟魁（梅谷），为满洲人中传胪之始。是科广东举人陆云，年一百四岁，三场完竣，未经中式，赐国子监司业衔。（麟魁姓索绰罗氏，官至协揆，谥文端。）

八年戊子乡试。顺天主考：协揆卢荫溥、尚书王鼎、户侍郎李宗昉。解元王松陵。

九年己丑会试。总裁：阁臣曹振镛、兵尚书玉麟、户侍郎李宗昉、兵侍郎朱士彦、光禄卿吴椿五人。近科罕有典五人者也。中式二百十人。

十一年辛卯恩科乡试。顺天主考：阁臣卢荫溥、吏侍郎宝兴、户侍郎李宗昉。

十二年壬辰恩科会试。总裁：吏尚书潘世恩、刑侍戴敦元、户侍穆彰阿、兵侍朱士彦。中式二百三名。

十二年壬辰乡试。顺天主考：户尚书王鼎、兵尚书那清安（竹汀）、都宪白镕、刑侍郎史致俨四人。

十三年癸巳科会试。主司：阁臣曹振镛、阮元（芸台）、兵尚书那清安、工侍郎恩铭（兰士）。中式二百二十人。探花蒋元溥，乃辛未状元蒋立镛之子。状元汪鸣相、榜眼曹履泰皆江西人。

十四年甲午乡试。顺天主考：协办大学士穆彰阿、礼尚书史致俨、尚书汪守和、刑部侍姚元之。贵州正考官詹事宗室德诚，为宗室典试外省之始。

十五年乙未会试。主司：协揆穆彰阿、工尚书何凌汉、吏侍郎文庆、兵侍郎张鳞。中式二百六十九名。鼎甲刘绎、曹联桂皆江西人，乔晋芳山西人。

十五年乙未乡试。顺天主考．吏尚书汤金钊、工侍郎吴杰、吏侍郎申启贤、少卿毛树棠。鼎甲林鸿年、何冠英皆福建人，苏敬衡山东人。

十七年丁酉乡试。顺天主考：协揆王鼎、吏侍郎陈官俊、户侍郎文庆（孔修）。

十八年戊戌会试。主司：阁臣穆彰阿、尚书朱士彦、礼侍吴文镕、工侍廖鸿荃。

十九年己亥恩科乡试。顺天主考：阁臣潘世恩、尚书何凌汉、侍郎宗室恩桂（小山）、徐士芬。

二十年庚子恩科会试。主司：阁臣潘世恩、尚书龚守正、刑侍郎隆文（云章）、户侍郎王玮庆。

二十年庚子乡试。顺天主考：阁臣王鼎、工尚书廖鸿荃、工侍郎文蔚（霁轩）、礼侍郎贾桢。是科江南主考侍郎文庆、编修胡林翼，因携带举人某某人闱取校试卷，事觉，皆落职（后皆起复捐复为名臣）。

二十一年辛丑恩科会试。总裁：阁臣王鼎、户尚书祁寯藻、户侍郎杜受田、工侍郎文蔚。鼎甲：临桂龙启瑞、大兴龚宝莲、新建胡家玉。

二十三年癸卯乡试。顺天主考：礼尚书麟魁（梅谷）；兵尚书许乃普（滇生）；祭酒花沙纳（松岑），德壮果公之次孙也。

二十四年甲辰会试。总裁：尚书陈官俊、侍郎徐士芳、文庆（温将军之曾孙，永总督之孙）。

按今之顺天乡试，满洲、蒙古为满字号（会试蒙古另编蒙字号）。满军为合字号，直隶生员为贝字号。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为北皿，江南、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南、湖北为南皿，川、广、云、贵、甘肃为中皿。

卷十一

满洲字

满洲旧都在辽沈之东，虞舜营州之域，轩辕苗裔之

封。又东渡鸭绿江，则箕子之国在焉。登荣成县成山岛东望，对峙者为朝鲜，迤北者为辽东，一苇可航，海天相接。辽东、朝鲜两地，有方言，无方字。逮秦汉而后，竹书蝌蚪，迹熄风澌。朝鲜始终内附，故得与中原风气转移，知习楷字。我满洲习尚骑射，自漆书竹简一付焚如，韦编之士，亦不复更从世风规画楷隶。其后龙兴鼎盛，凡属书翰，用蒙古字以代言者，十之六七，用汉字以代言者，十之三四，初未尝有清字也。我太祖高皇帝己亥年二月辛丑朔，始欲以蒙古字改制国书，乃谕儒臣额尔德尼、噶盖曰："汉人读汉文，凡习汉字与未习汉字者，皆能听而知之。蒙古人读蒙古文，虽未习蒙古字者，亦皆听而知之。今我国之语，必译为蒙古语，读之始解，其未习蒙古语者，仍不能知也。如何以我国之语制字为难，返以习他国之语为易耶?"二臣更请制字之法，太祖曰："阿字下合一麻字，非阿麻乎；额字下合一墨字 非额墨乎。吾筹之已悉，尔等试书之，何为不可。"额尔德尼遂与噶盖遵依睿谟，将蒙古字编辑连写，制为国书，创立满字，颁行域内。今所用满文连合数字为一者，皆额尔德尼等承旨拟制者也。其后又命儒臣大海增添圈点，分别语气，其法盖备。又以满文与汉字对音未全者，于十二字母之外，增添外字；其不能尽叶者，则以两字连写，切成一字。用韵之巧，较汉文反切法更为稳叶。康熙十二年四月辛亥，圣祖仁皇帝特谕傅达礼曰："满汉文义，照字翻译，可通用者甚多，后生子弟，渐致差谬。尔任翰林掌院，可将满语照汉文字汇，发明某字应如何用，某字当某处用，集成一书，使有益于后学。此书不必太急，宜详慎为之，务期永远可传。"其后斟酌损益，至二十余年，始克脱稿刊行，即今之《清文鉴》也。清字既定，乃诏修汉字汇，为《康熙字典》一书。于是满汉字学咸备。宇内操觚之士，始无鲁鱼亥豕之误矣。额尔德尼，姓纳兰氏，满洲正黄旗人，官至内院巴克什(即儒臣之称)。缘事伏辜，追谥文成；噶盖之氏爵未详，曾官扎尔固齐，仅附见于额尔德尼传中；大海，姓觉罗察氏，满洲正蓝旗人，亦官巴克什，谥文成，卒年止三十八岁；傅达礼，姓吴雅氏，满洲正黄旗人，官至翰林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皆通达汉文蒙文者也。大海之名，又作达海，盖满字对音书写，初未甚定也。

按十二字母之声，以汉字对音书之，为阿、额、伊、倭、乌、渥、那、讷、呢、诺、呶、娜，皆作平声读。凡婴儿堕地学语，莫不由此数声而先，是天籁也。

又按汉文造字之初，起于象形象意，故字字有义。满文造字始于取声成书，故单写有音无义，必联缀成之，始能成语。字虽不多，不患雷同，转比汉文一字数解者易辨也。

克　食音柯施

克食二字，或作克什，盖满汉字谐音书写，有不必尽同者，如兀术亦作乌珠，厄墨亦作额谟。考清语克什之义，为恩也，赐予也，赏赉也，故恩骑尉曰克什哈番，天恩曰阿布喀克什得。近人泥于食字，误克食为尚膳，尝见大臣志传中，曰赐克食几次，是叠书满汉赐赐两字，殊费解也。愚臆志传用汉文者，除人名地名外，似不必杂入清语；亦如清文中，除人名地名仍还汉音外，他辞不得杂入汉语也。如必以遵用当时传宣之词为敬，则当作某月日蒙克什御膳若干品，庶于满汉文气兼至矣。

尚书房道光年奉旨改上书房

尚书房在乾清宫东南庑北向，皇子读书之所也。皇子年六岁，入学就傅。由上书房总师傅翰林掌院学士，保荐品学兼至翰林官若干员引见，次日诏对便殿，察其器识端谨者，钦点某某为某皇子授读师傅。又派一二员副之，谓之上书房行走。得预斯选者，咸具公辅之望。每日皇子于卯初入学，未正二刻散学。散学后习步射，在圆明园五日一习马射。寒暑无间，虽婚娶封爵后，读书不辍。道光年间，惠亲王年将四十，兼掌职任，公事毕照常读书。咸丰五年，恭亲王初解军机，仍赴上书房读书。是以我朝诸王，皆能通达简翰，雅度端凝，良由积学功深，有非寒士所能者也。

皇子冲龄入学读书，与师傅共席向坐。师傅读一句，皇子照读一句，如此返复上口后，再读百遍，又与前四日生书共读百遍。凡在六日以前者，谓之熟书。约隔五日一复，周而复始，不有间断，实非庶士之家所及也。

每日功课，入学先学蒙古语二句，挽竹板弓数开，读清文书二刻，自卯正末刻读汉书，申初二刻散学。散学后晚食。食已，射箭。每日一朝于上前及皇太后、皇后宫。率以为常，惟元旦、端阳、中秋、万寿、自寿，共放五日，余日虽除夕亦不辍也。

按《梦余录》文华傍室一编内载：明季太子出阁读书，讲官陈经于案，讲官读一句，太子照读一句，或五遍，或十遍，大约读重于讲，故官衔读列于讲之前，然通命之曰讲官云云。是胜国授读之法，不如本朝诵读之勤多矣。

按授清文者谓之塞傅(清语师也)。授弓马、蒙古语者曰谙达(清语作保傅解)。

又谨按同治初年，弘德殿启迪圣学之制，上御读案，南面正坐，师傅共案傍坐，与授皇子读书之体稍异。

祭马神

今满洲祭祀，有祭马祖者，或刻木为马，联络而悬於祭所，或设神像而祀。按《周官》春祭马祖，夏祭先牧，秋祭马社，冬祭马步。又胜国洪武二年诏祀马祖，皆此礼也。

以数目字命名

八旗幼童，喜以数目字命名，如七十二、八十三等名，多出於祖父母之纪年，因以为寿也。《洪武自叙世

德碑》云:本宗出自金陵句容,地名朱巷,在通德乡,世服农桑。五世祖仲八公,娶陈氏,生男三人,长六二公,次十二公,其季百六公,是为高祖考,娶胡氏,生子二,长四五公,次即曾祖考四九公,娶侯氏,生子曰初一公、初二公、初五公、初十公,凡四人。初一公配王氏,有子二人,长五一公,次即先考讳世珍云云。按其说是以数目字命名。非自今始矣。

理事同知亦用汉军人

直省有旗兵驻防处,均设立将军或副都统、城守尉统之,又必设置理事同知、通判以治之,凡词讼案件皆隶焉,旗民交涉之案,理事同、通会同有司审拟。向于京察一等之满洲、蒙古笔帖式内,记名推补,任满后以员外郎内升。若汉军笔帖式,则弗预也。考《八旗通志》内载,漕运总督郎廷枢,汉军镶黄旗人,由荫生补江宁理事同知,升云南顺宁知府,洊升总督,谥温勤。是从前汉军人亦可任理事同、通,且可外升知府,不转部曹。

军营马

寻常盗窃马匹,其罪甚轻;军营盗窃马匹,罪至大辟。盖行军之际,人倚马为性命,故重其罪如此,细民皆不知也。咸丰五年春,僧邸军次山东茌平县之冯官屯,时余以惠州通判奏留山东军营,委司营务兼总行营发审案牍。两营军士马匹,往往脱缰奔逸,啮食田禾。村民无知,辄拘而系之,甚而烹之。兵以盗马控民,民以纵马践禾控兵,其实皆诬也。奈窒于例案,稍一轩轾,皆成重罪。从中斡旋讲导,煞费唇舌。而兵民愚懵,不独弗感,辄恨恨两意不平。余惟略示鞭扑,笑而遣之。按康熙三年四月定例,公爵下、副都统上,出征临阵接战时坠马,人有以马与骑者,赏赉银一百两,参领以下银六十两,平人银二十两。国家爱养勋劳之恩,于此可见,而军中倚托马匹之功,更可知矣。故军中盗马之例綦严,实有道也。

按践禾不偿,见于《礼经》,况在军旅之际,既未便长兵之骄,更未便启民之横也。后世不遵古训,乃以小说曹瞒践禾自罚为美谈,岂不谬哉。

太　牢

今人率以牛为太牢,羊为少牢,盖出于《管子》之言,余臆颇以为疑也。《说文》牢为闲养牛羊之圈,非为牛羊之名也。故狴犴亦谓之牢,乃喻狱囚如将刑之牲也。《周礼·天官小宰》注曰,"三牲牛羊豕,具为一牢",则牢为盛牲食器可知。故言夫妇者曰共牢而食,乃同寝馈之意,非言共食一牛可知矣。《史记·平准书》曰:"盐官与牢盆。"注云:古人名廪为牢盆者,煮盐盆名。乐彦云,牢乃盆名,其义更晓。古人享贵客必具太牢,应似今之宴客有三大件、五大件之名,否则每食辄具牛肉,亦甚无理。太牢即巨簋,故用以盛牛,若羊豕少杀,故用少牢,如今之盛淆,或用冰盘、海碗,或用七寸盘、小海碗、大碗之意。其曰太牢、少牢,决非指牛羊而言也。

按汉光武丙申十二年祠蜀士谯玄以中牢,今人鲜有用中牢二字。

习气不除利害不同

文端相国鄂尔泰,在雍正、乾隆年间,勋业最盛。其时满洲秉政大臣,鲜有科目,独文端举人出身,是以于文襄相国舒赫德请改考试不用八比一疏,独持不可。此无他,自高其技之意耳。又喜胡中藻之时文,谓昌黎而后一人,累加荐举,位至卿贰。及鄂没未几,胡中藻左迁光禄寺卿,怨妄悖逆,行于吟咏,刊刻成集,被人奏劾,经御笔摘出悖乱之诗成帙,置以大辟。鄂之侄巡抚鄂昌,因与胡中藻唱和诗词,牵涉下狱。此实习气未除之害也。康熙中,相国明珠黑头三公,势位极盛,后人不甚指摘者,因其子性德,少人词林,延纳名士,文章诗酒,翰墨飞腾,与宋臣张魏公得收誉于南轩相似。固知习气有幸有不幸,亦看所取之士雅俗真伪耳。

按鄂文端之子侄,由八比应进士科入翰林者五六人,最著者总督鄂容安及翰林鄂敏、鄂伦也。其不肯改易八比之制,固不免于客气而自胜矣。

打　尖

今人行役,于日中投店而饭,谓之打尖。皆不喻其字义,或曰中途为住宿之间,乃误间而为尖也。谨按《翠华巡幸》,谓中顿曰"中火"。又见宋元人小说,谓途中之餐曰"打火"。自是因火字而误为尖也。

跐璺醭

京师人以足蹬物而升曰跐。按《吴都赋》,抗足以跐之,是古人已言之矣。又瓷石器皿破而未拆,纹痕宛然曰璺。字典云．器破而未离也。白香山诗,"雨后山容璺",已用之矣。酒醋败而生白,南方曰生毛,京师曰生白醭。按醭字,普卜切,酒生白也。

马台石

京师阀阅之家,门外置石二块,形如叠几,谓之马台石,又曰上马石。按《周礼·夏官司马·隶仆》:王行,洗乘石。"注云:"王所登上车之石。"是此物由来久矣。

搩　杯

广东土人祈祷庙社,有搩杯之法,以竹根制如冬笋式,而中分之,每祈祷如北俗求签法,跪地祷祝,随手掷之,以一仰一覆为圣杯,两仰为平,两覆为咎。按宋太祖微时,尝被酒入南京高辛庙,香案有竹杯筊,因取以占己之名位,一俯一仰为圣筊,自小校至节度使,一一掷之,皆不应,忽曰,"过此则为天子乎",一掷而得圣筊。晏元献为留守题庙诗云,"庚庚大横兆,謦欬如有闻",盖记是也。此事《宋史》本纪不载,惟见于《石林燕语》中。又《金史》海陵王初过良乡县料石冈神祠,持杯

珓祷曰："使吾有天命，当得吉卜。"投之吉。又曰："果如是卜，他日当有报，否则毁尔祠宇。"投之又吉。故于贞元元年封料石冈神为灵应王。按二说，是掷杯之法，从前不独盛于岭南矣。

太平鼓

京师正腊两月，有击太平鼓之戏，以驴羊之皮冒于铁圈，作纨扇式，柄末另有大圈，贯以铁环，随挝随摇，铮铮聒耳，甚无味也。初只见儿童嬉戏，后则无赖子于上元灯市，百十成群，乱挝乱哄，因缘为奸，俾鼓声以掩之。道光初年乃有禁令也。按程大昌《演繁露》云："湖州土俗，每岁十二月，人家多设鼓而乱挝之，昼夜不停，至来年正月半乃止，名打耗，言警去鬼祟云云。余谓当是太平鼓之滥觞也。

科　班

菊部子弟，以童稚教习而成者为科班。京师唱旦者言其投师学艺之年，亦曰某科。凡同科者，则序弟兄，迟一科者，则论先后辈，无敢抗礼，亦可噱也。按宋时官妓为出科，私妓为不出科，是贱役窃士大夫之名久矣。

取　灯

京师有市取灯者，其名甚雅。以芝麻秸削为细枝，涂硫磺于顶，遇火即燃，用以引烛。《辍耕录》云：杭人削松木为小片，其薄如纸，熔磺涂木片顶分许，名曰发烛，又曰焠儿。盖以发火及代烛也。史载，周建德六年，齐后妃贫者，以发烛为业，岂即杭人所制欤？又陶谷《清异录》言，引火奴，又名火寸，皆此物也。

按今海国所来洋取灯，略如此制，不必用火为引，惟向粗木或沙布一划即燃，更为简易。

觿

京师人尝以麋麈之角，或象齿驼骨，制如牛角式，长二寸余，系于腰间，为绾佩削火镰之属，向无定名。按此物最古。《诗·卫风》："芄兰之支，童子佩觿。"传曰："觿所以解结。"《正义内则》云："左佩小觿，右佩大觿。"注云："觿貌如锥，以象骨为之，是可以解结也。"应即此物。

老　娘

京师呼收生婆曰老娘，不伦之甚。按《辍耕录》言："娘字初非妇人尊称，世谓稳婆曰老娘"云云。其由来亦久矣。

足　下

古称天子曰陛下，青宫诸王曰殿下，贵官长者曰阁下，朋友相谓曰足下。国初布衣相谓，虽已渐有阁下之称，然于笔札中尚称足下。近中数十年，均以足下之称不恭，以致贩夫厮卒之书函，亦皆相称曰阁下，为可笑也。按战国时，苏代贻燕昭王书，乐毅报燕惠王书，苏厉与赵惠文王书，皆称足下。又如苏秦谓燕易王，范雎见秦昭王，苏代谓齐湣王，赵郝对赵孝成王，《汉书·文帝纪》丞相平、太尉勃、大将军武等再拜言大王足下云云。是当日人臣可以行于人主之称，今尺牍中转不能行之于朋友矣。

繁　简

外省道府丞倅州县各官，以冲繁疲难四字，别其简要。兼四字者为最要缺，三字为要缺，二字为中缺，一字及无字为简缺，此定例也。外省大吏又将通省州县各缺，略其繁简，视其肥瘠，别定为上中下九等，为捐摊经费之地，以均其力，不知从何伊始。考《唐书》肃宗乾元二年，定州县员外官，上州不得过五人，中州不得过四人，下州不得过三人，上县不得过一人。又分县令为七等：一曰赤县，京都所治；二曰畿，乃京之旁邑；三曰望，满四千户；四曰紧，三千户以上；五曰上，千户以上；六曰中，不满千户；七曰下，五百户以下。凡民政、劝课、农桑、赋役、钱粮、赈济、给纳、户口之事，皆掌之。是上中下州县之名，由来已久矣。

昔余牧莒州，乃无字简缺，列于第五等中中缺。州境北界青州属诸城、安丘两县，南界江南赣榆县，东界日照，西界沂水、兰山，幅员八百余里，自北而南非五日不能尽，乃定为简缺，固今昔情形之不同也。考山东州县幅员或有不及百里者，盖当时分疆画界，必以赋税之数为衡，不以地之大小为准也。

殿

《易知录》引师古注《霍光传》曰："古者室屋高大，则通呼为殿，非止天子之宫也。《黄霸传》：丞相请与中二千石博士杂问郡国上计长吏守丞，为民兴利除害者为一辈，先上殿。师古曰：殿，丞相所坐屋也。《董贤传》：为贤起大第北阙下，重殿洞开。《三国志·张辽传》：为起第舍，又特为辽母作殿。是人臣亦得称殿也。愚按今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入八分镇国公府邸中，皆有正殿。汉魏之世，三公丞相，权势最重，或亦如今之王公耳，非平人高屋大厦皆可呼为殿宇也。

谨按宫殿之名，其义稍有区别。凡堂皇正舍，可备燕飨朝觐者为殿，如人家之有厅宇也。凡禁严深闷，可备起居召对者为宫，如人家之有房室也。是以后宫无用殿名者此耳。

乳　母

京师呼乳媪为奶子、奶妈，文其词曰奶姥、奶娘，国语曰嬷嬷。东安门外灯市口南，有胡同曰奶子府，今惠亲王邸在焉，相传为明季客氏之宅，故呼其弄为奶子府。据《梦余录》所言，奶子房即在此。今人呼牛乳亦曰牛奶，直以奶字为乳字，由来久矣。及检字典，则并无奶字，惟奶𡚨两字音乃，释曰母也，乳也，似即今之

所本也。考钟鼎字音，孕音乃，乳也。呼乳为奶，或因于此。既误孕为乃，又误增女旁。其说于梁山舟《频罗庵遗集》第十四卷直语补证部中亦见。又《梦余录》记明季内廷乳母之事甚详，有礼仪房奶口一则云：

东安门外稍北有礼仪房，乃选养奶口以俟内廷宣召之所，俗名奶子府。有提督司礼监太监，有掌房，有贴房，俱锦衣卫指挥。每季选奶口四十名，养之于内，谓之坐季奶口。别选八十名，籍于官，谓之点卯奶口，倘坐季者有故，即以补之。先期，宛平、大兴两县及各衙门，博求军民家有夫女口，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夫男俱全，形容端正，第三胎生男女仅三月者应选。仍令稳婆验无隐疾，具结起送，候司礼监请旨，差内官会选乃定。每口日给米八合，肉四两，由光禄寺支领。每年更番什物，每季煤炭杂器，两县召商办送。每遇宣取，则就中选取一人，易高髻新衣宫妆以进。崇祯十六年五月，司礼监王德化本云，奶口例有定额，按季遴选，季终退换。故取之于军者，则锦衣等二十八卫。以地方之广狭而定口数，以一百二十至二十口止。每遇选期，慎择生男生女各二十口，并所乳婴儿存房作养，以备一季之取用。上未用者，即行疎放，此旧例也。今宜选生男生女各以十五口为额，少副轸恤之意。至于里甲之勒索，佥报之骚扰，事属地方有司，宜严申禁。故事，民间妇无得入禁中者，即诸宫女已承恩赐名称，虽其母非得旨亦不入，惟三婆则时有之。一曰奶婆，即二县与各衙门选送礼仪房坐季奶口。若内廷将有诞喜，先铺月子房，传预选，则数人候之内直房。产男用乳女者，产女用乳男者。初亦杂试，候月余乃留一人。一曰医婆，取精通方脉者，候内有旨，则各衙门选取，以送司礼监，会选中籍名待诏。入选者，妇女多荣之。一曰稳婆，即民间收生婆中预选籍名在官者，惟内府所用。又如选宫女，则用以辨别妍媸可否；如选奶口，例别以等第，乳汁厚薄，隐疾有无。内廷有喜，则先期预集老于事者直宿，日伺候之，事定乃罢。诸婆中一经传宣者，则出入高髻彩衣如宫妆，以自别于曹偶，民间亦以此信而用之。医婆、稳婆，事竣皆得出，惟奶口一留用者，则终其身无复出理，其食报盖特隆云。崇祯辛巳，令乳皇子至七岁放出。明制例封夫人，而永乐之保母贤顺夫人冯氏，夫王忠，赠右都督，谥恭靖。洪熙之卫圣夫人杨氏，夫蒋廷封，追封保昌伯，谥庄靖。此作法于凉矣。至天启之奉圣夫人客氏，子弟累官都督，客氏党比逆贤，几危宗社。

护军统领品级

八旗护军统领，职二品，往往以旗缺侍郎兼领之，升擢尚书则不兼矣。清语曰纛章京，与前锋统领曰噶拉谙班者不同（*按噶拉作翼字解，谙班作大臣解，纛字清语读如推，章京读如占伊*）。从前内务府护军营，有参领，无统领，仍统属于外三旗。雍正元年，总管内务府事庄亲王允禄等，奏言顺贞门为内廷禁近之地，请将旗下护军更换内府护军看守，并于内府三旗内，每旗补放统领一员，定为三品，诏从之。此内外统领品级不同之原起也。

门　棍

禁门两傍，皆列朱棍二根，长三尺余，围圆六七寸，上圆下方，俗称榔头（*宗室邸宅皆有之*）。清语曰穆克申。谨按天命五年六月，命树二木于门外，有欲诉者，书而悬之木，览其颠末而按问焉。然则此棍乃纳言之标，非御侮之械也。按禁门司启闭稽出入者，太和门用亲军营，顺贞门及内廷各门用内府护军营，紫禁城以内用上三旗护军营，皇城及外栅门用五旗护军营。各门列木棍处，俱有护军二人席地趺坐，轮流守之，虽王大臣出入，亦不起立，惟祝版、实录、玉牒百官望阙谢恩，则鸿胪预唱穆克申起立，然后兴起，其谨严之制如此。

按《梦余录》言，洪武中通政使门下，有一红牌，书云“奏事使”，当时恐下情不得上达，执此牌可以直入，内府守卫等官不敢阻，亦此意也。

赞礼郎

今太常寺赞礼郎，专用满蒙人。由举贡、生监、官学生选取者，京察卓异，内外兼用；由武职领催、马甲、护军选充者，只洊京职。其历阶而卿相者实有其人。考赞礼郎即古之太常博士，原极贵重。两汉之世，国有大政，下丞相九卿会议，必及博士，即如公卿将相列名请废昌邑王，奏中必曰：敞等谨与博士议云云。如此大事，非博士言不行，其重之如此。宋为太祝，皆以宰相任子为之。唐宋之世，大臣议谥，皆出于博士，其贵重又可想见。明初亦以文学之士及乙科初选之员处之，后乃以黄冠充焉，失之甚矣。本朝用之虽重，而又别其出身，以判内外，可谓允矣。

今人妒其阶之捷易者，辄曰：“十年窗下苦，不及一声嚎。”然对越谨严，进退有度，天颜咫尺，举动从容，要非涵养功深，无不躁忽陨越。文王取人以度，即此意也。今太常寺赞礼郎而外，又有满、汉博士各一员，汉军博士一员，其职与寺丞典簿同。

又按明季宣读等事，皆用通政司参议，必择体貌端正、声音清亮者官之，与今之选赞礼郎相同。

丹　旐

八旗有丧之家，于门外建设丹旐，长及寻丈，贵者用织金朱锦为之，下者亦用朱缯朱帛为之，饰以纁锦。（*男丧设于左，女丧设于右。*）此礼甚古，《檀弓》孔子之丧，“绸练设旐。”疏曰：“绸盛旌旗之竿，以素锦于杠首设长寻之旐，此夏礼也。”又曰：“以采色为大牙，其状隆然，谓之崇牙。”世说作了语亦曰：白布缠棺竖丹旐。固知丹旐之制，魏晋之世犹有行之，不独殷礼也。

按锦旐之色，惟列圣大事用黄锦，其余品官皆用朱锦。

分祭幛

八旗旧俗，父母既殡，将所遗衣饰玩物，分贶其生前所爱之人，中表至交皆及之，谓分遗念。其丧日所受之祭幛、饤饾、糕筵，亦散于助丧成服之戚族。今则只散饽饽于戚族，而不及于祭幛矣。按《檀弓》子柳之母死，"既葬，子硕欲以赙布之余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闻之也，君子不家于丧，请班诸弟兄之贫者'"云云，即吾俗分散祭帛之礼也。

妇不私馈

八旗妇人，于初嫁及岁时喜庆，其父母兄弟有饮食之馈，必皆献于舅姑。舅姑反赐之，始敢受，受又必分餉于娣姒，不己有也。按《内则》曰："妇或赐之饮食、衣服、布帛、佩帨、茝兰，受而献诸舅姑。舅姑受之，则喜，如新受赐。若反赐之，则辞；不得命，如更受赐。"即此礼也。

专 道

京师最重丧礼，庶人丧輀，皆得专道而行，涂遇王公贵官之舆马弗避。贵官或停舆候过，或避于甬路之下旁驱。按《礼经》云："士丧有与天子同者三：其终夜燎，及乘人，专道而行。"固知古风之存者，京师之丧礼也。

按京师丧舆，或舁夫八十人，六十四人，四十八人，三十二人，十六人，各视其位及称家之有无也。人夫之多者曰大杠，少者曰小杠。两杠相遇于涂，大杠停住，让小杠先行，不敢争路。若两杠之舁夫相同，则相避相让，然后并行，此虽礼之过情，而不以富贵加于乡党中，未始非美也。

又京师有丧之家，殡期前一夕举家不寐，谓之伴宿，俗称坐夜，即古人终夜燎之礼也。

棺 罩

八旗之俗，棺停于堂，有围幕覆之，其制如屋，谓之坐罩，即《记》云帷幕也。殡于涂，亦有罩覆之，即《记》云輤也，传曰"素锦以为屋而行"是也。疏曰：輤，载柩之车，上覆饰象宫室也；裧，四旁所垂下者也。今谓之馆。

汉军御史亦可不由科目

定例，满洲、蒙古人由部郎改授给事中御史等官，不必专用科目出身，凡在廉能才干者，皆可荐用。若外八旗汉军人，既补汉缺，必须仿照汉人荫生、进士、举人、拔贡出身者，方许考用。按从前豫东总督田文镜，汉军正黄旗人，初由监生任福建长乐县丞，递升知州，内擢员外郎，晋郎中，康熙五十八年，改授御史。是从前汉军御史，亦不必尽用科目也。

脱 舄

本朝无脱舄之制，是以京师人靴底最洁，俾趺坐而不致污染衣簟。南方人不甚留意于靴舄者，盖往古坐必屈膝于后，故有脱舄之制。今惟朝鲜国及西域回部，仍存此礼。《礼》云："侍于长者，屦不上堂。解屦不敢当阶，就屦，跪而举之，屏于侧。"注：屦贱，空则不敢陈于尊者之侧。长者在堂，则脱于阶下；在室，则上堂而不入室也。故古人讲学之庭，户外屦恒满。汉魏以后，朝祭则跣舄，惟萧何剑履上殿。历朝南郊之礼，皇帝在南阶脱屦，升堂入庙脱舄，升殿亦脱舄。《梦余录》云，明季郊庙议言前朝一日，有司以席藉地，设御幕于坛东南门外。祭日，大驾临坛，入幕次，脱舄升坛。执事陪祀官皆脱舄外次，升，跣舄就位。又考古妇人朝见中宫，亦跣舄脱舄，且布席为脱舄之地。是男女朝庙而不跣韈，自本朝而始也。

按《日知录》言，古人之韈，大抵以皮为之。《春秋左氏传》注曰：古者臣见君解韈。又曰：吴贺邵美容止，坐常着韈，希见其足。是古人不但脱舄，而且赤足矣。今南方人虽喜赤足，断无盛服解韈之礼。向阅《琉球记事》，知其冠裳燕集，亦皆赤足曳屦，殊觉鄙陋。由是观之，中国之初，亦犹是也。韈字偏旁从革，所言以皮为之，固近似也。

生 员

今天下学校，满汉八旗直省州县所取生员，皆有定额。满洲、蒙古每次共取生员六十名，汉军取三十名；顺天府学二十五名，大兴二十五名，宛平二十五名。其直省大学校亦取中二十五名，小学校递减至十名，各按其地文风盛薄而定。凡食饩之廪生名额亦如之。考此制准乎明季之法，然明初取士某学若干员者，盖谓一邑中只有此数，非每次辄取此数也。其后添置名额，谓之增广生。又益置名额，谓之附学生。盖谓附于庠序，不更膳以廪禄也。逮至中叶，附学生渐多，天下共有万人，言者已嫌其滥，不谓因仍至今，海内生员又岂止十万而已哉。先民有言，在学之人益众，进取之途益隘。甫博一衿，便谓富贵功名可以咄嗟立至，饮食衣冠，起居仆从，顿与农工不同。而游手坐食，赀从何出。由是而长揖县衙，夤缘公事，一旦遂欲，群而效之；苟拂其志，则哄众反噬，抗粮唆讼之所由来，非偶然矣。要必广其登进，减其学额，庶乎选择精严，滥厕渐少，再开其养生之途，自必人加爱惜矣。《梦余录》载崇祯之谕曰：祖制设科取士，专为致治求贤。近来士习日偷，贡举失当，人才鲜少。朕思士子读书进身，乃人才根源，必宜首重德行，劝学壮行。如生平果系孝弟廉让，自然作官时不欺不贪，尽忠竭节，何必专工文艺。据《会典》及提学勅书内，敦尚行谊，以励颓俗，不专论文优劣，开载甚明，近来全不兴举。其士子童时入塾，以迨应试登科，只以富贵温饱为志。士风吏治，安得不日趋卑下云云。此篇甚长，节录大略如此，亦可知明季士风学校之不振者，已如此也。

入城治丧

向来职官卒于任所者，灵柩回籍，路经州县城池，

均准穿行，到籍日，亦准入城治丧，非没于任所者弗预也。若省会城垣，非勋绩大吏、阵亡官员，向不能入，与外州县稍有区别，皆谓之遵例入城者也。帝城尊严，凡遇赐谥大臣、阵亡将帅，须奉有旨，方准入城治丧。礼臣议邮者，亦所不及，故一时视入城治丧之典，荣于得谥。窃考《八旗孝义传》，康熙三十一年，内务府慎刑司郎中鄂素，没于通州抽分监督任所，特降谕旨著护柩入城，归第治丧。时其年仅四十有一，殆储材未竟大用，是以圣恩浩荡，不循常格，亦二百年来小臣非常荣遇，后此未闻继之者也。

按鄂素，内务府正黄旗人，完颜氏，金宗室之裔。父阿什坦，见《儒林传》。子留保，赐进士，由庶吉士官至尚书，兄和素亦为一时名宦，均各有传。东河总督完颜伟、南河总督麟庆、署四川总督今官成都将军崇实、前署直隶总督今官督师兵部侍郎崇厚，皆其族裔，实为内府文学世家之冠，益信孝义足以绵启后昆乃尔。

武进士洊文职

国朝康熙五十一年壬辰，始开八旗汉军武进士科。雍正元年癸卯，始开满洲、蒙古武进士科。由武科而历文臣，实有其人。朱伦瀚，汉军正红旗人，中癸巳武进士，官浙江粮储道，仕至都统，精于绘事，风雅君子也。徐湛恩，汉军镶红旗人，康熙乙未武进士，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偏武，汉军镶白旗包衣人，中康熙戊戌武进士，任整仪尉，改授知县。佟泌年，汉军镶红旗人，中雍正癸卯武进士，改知县。萨哈布，满洲正黄旗人，中雍正甲辰武进士，官至刑部员外郎。窦启瑛，汉军正白旗人，由康熙甲午科武举，中式乙未科文进士。殷德布，满洲镶白旗人，雍正癸卯武举，官工部主事。崇纶，内务府人，武举出身，由笔帖式洊升六卿，官至理藩院尚书。

按满蒙武进士科，雍正癸丑后曾停止，嗣后举行，均见于《八旗通志》初集《科举表》。

卷十二

博济特氏非户下人

龙兴之初，满蒙各部贝勒、贝子、屯长、堡长率属来归者，编为佐领，仍使统之。其中固有族戚，亦有臣仆，自隶旗籍以来，各建勋业，故官爵恒有显于部长子孙者也。博尔济吉特一族，为元朝嫡派，俗传博尔吉特氏、博济特氏，皆为属下人，此言甚不足信。考《八旗姓氏谱》，内列博尔济吉特氏，为满洲旗分内蒙古姓氏，是诚元人之后也，博济特氏为满洲旧姓，固是两族，非一部之裔也。又《通志·名臣传》中所载：穆和林，正蓝旗满洲人，姓博济特氏，世居乌鲁特地方。其祖索诺木，原系乌鲁特贝勒，率众来归，授为二等昂班章京世职。传至穆赫林，袭祖职，晋三等伯，官至副都统议政大臣云云。是博济特一族，不但非博尔济吉特之属下人，且其原为贝勒君长之孙，彼应自有其属，何能更属于人也。相习之误，不可不知。此外如瓜尔佳氏、富察氏各姓散居于各部者，误称旁支为正族之属下者，正复不少，阅《八旗姓氏族谱》，即可豁然。至各姓属下源流，非于本旗旧册中考核弗悉也。

按满洲姓氏分住各处者，其姓氏之上，必冠以地名，如汉姓之系郡名也。凡其属下人丁，同居一部，自必同一地名，安可以他部同姓之小族谬指为属下耶。

公侯封号

国初公、侯、伯皆无名号，仅分超等、一、二、三等名目。雍正元年谕曰："本朝封王者，皆选用嘉美字样，而公爵但分等第，未有封号字样。朕意欲考其当日勋庸，锡以嘉名，追加为某公。"遵即恭拟钦定，锡以嘉名，曰：褒绩公、忠达公、奉义公、超武公、雄勇公、果毅公、信勇公、建烈公、勇勤公、英诚公。乾隆十四年奉旨将侯爵、伯爵一律锡以美号，乃封有奉义侯、恭诚侯、顺勤侯、顺义侯、昭武侯、延恩侯、敦惠伯、翼烈伯、宣义伯、昭毅伯、威靖伯、襄勤伯、诚毅伯、昭信伯、懋烈伯、诚武伯、勤宣伯。

又镇国公、辅国公，皆宗室恩封之通称。承恩公、侯，从前亦有勋封，后定为后族推封之定名。其四字之诚嘉义勇公、诚谋英勇公、忠锐嘉勇公、武毅谋勇公，皆雍正年以后所封之爵，或建戎马奇勋，或由公爵再得军功，因而累加者也。

插戴

八旗婚姻之礼，于订婚后，迎娶先，诹吉行插戴礼。至日，预扶新人端坐于榻，夫家尊属若姑嫜、诸母、诸嫂辈往之女家，以首饰、珠玉亲手簪之。簪毕；夫家父兄、姻娅、亲友，引新郎入内，拜其外舅、外姑，并依次拜见妻党亲属，谓之放大定，又谓之放插戴。按《东京梦华录》云，若相媳妇，即男家亲人或婆，往女家看中，即以钗子插冠中，谓之插钗子。是古人已有行之者也。

节录《日知录》科目故实

进士之科，至本朝入仕，为最捷之径。得之者夸耀傲睨，以为舍八比外无文章，舍进士外无人物；鄙之者摘疵索垢，视如土苴，皆失其正也。或曰：前明四等生员，谪为典史，犹以为辱，奈何今日生员，望升斗如拾百级之难。此言不知从何而肇，闻之者亦莫敢以辩。盖明季廪生，四等黜为典史，增生黜为民，或因典吏而误为典史欤？否则岂有进士仅官推知、评博、中行，生员乃敢以一命为辱哉！宋季进士初授止于丞尉。唐进士试吏部不中，仍一布衣，求丞尉而不可得。方今海内板荡，执政者宜急收罗英俊，以安王室，勿更泥于专用正途为言。要知刘表立学校，作雅乐，非不为美，史官何以讥之？讥其作不急而昧于时务也。学校犹不足重，

况今之八比耶。因择《日知录》数则以证之。

一曰：生员，犹曰官员，有定额，故谓之员。明初诸生，无不廪食于学，《会典》言，洪武初，令在京府学六十人，在外府学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日拾廪膳，听于民间选补，仍免其差徭二丁。其后以多才之地，许令增广，以不过三人五人而已，踵而渐多。宣德年，定为之额，如廪生数。其后又有军民子弟俊秀待补增广之名，久之，乃号曰附学，遂无常额，而学校自此滥矣。按此，是每邑学额只有此数，非每科即取此数也。

一曰：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庚子，诏岁贡生不中，其廪食五年者罚为吏；不及五年者遣还读书，次年复不中者，虽未及五年亦罚为吏。成化四年五月，议准革去附学生员而不果。宣德三年三月，将生员公同考试，食廪膳七年以上学无成效者，罚充吏；六年以下者，追还所给廪米，黜为庶民。宣德四年，天下生员已三万余人，即有病其太滥者也，故有是令。

一曰：考《通典》举人条例，四经出身，授繁县尉判，进士与四经同资，是唐时进士初除不过县尉。士之及第未便释褐，尚有试吏部一关，且有出身二十年不获禄者。今则二甲犹为部属，崇浮长惰，职此之繇，贵之太骤也。

一曰：今则遐陬下邑亦有生员百人，其中之恶劣者，一为诸生，即思把持上官，侵噬百姓，聚党成群，投牒呼噪，崇祯之末，开门迎贼，缚官投伪，几于魏博之牙军，成都之突将矣。呜呼！养士而不精，其效乃至如此。正统十四年六月，诏生员事犯黜退者，轻罪充吏；若犯奸盗、冒籍科举、挟妓饮酒、居丧娶妻妾等罪者，南北直隶人，发国子监充膳夫，各布政司人，发邻近儒学充斋膳夫。

一曰：《旧唐书》，武德至永徽，每年进士或至二十余人，而秀才止一二人。玄宗御撰《六典》言，凡贡举人有博识高才、强学待问、无失俊选者，为秀才，通二经以上者为明经，明闲时务、精习一经者为进士。《张昌龄传》，本州欲以秀才举之，固辞，乃充进士贡举及第。是则秀才之名，乃举进士者不敢当，今以生员而冒呼秀才，何也？

一曰：明初洪武四年，以秀才丁士梅为苏州知府、童权为扬州知府。十年十二月，以秀才徐尊生为翰林应奉。十五年八月，以秀才曾泰为户部尚书。二十年二月，以孝廉李德为应天府尹。此皆辟荐之名，非所施于科目之士。今俗谓生员为秀才，举人为孝廉，皆非也。

一曰：举人乃举到之人，不若今人以举人为一定之名也。进士乃诸科目中之一科，不若今人已登科而后谓之进士也。自本人言之，谓之举进士；自朝廷言之，谓之举人。不若今人以乡试榜谓之举人，会试榜谓之进士也。

一曰：下第举人犹令入监读书，三年许以省亲，未有使之游荡人间者。正统十四年，节省京储，始放回籍。其放肆无耻者，遂干谒靡所不为，已见于成化十四年礼部之奏。至于末年，则挟制官长，武断乡曲，崇祯中乃命巡按御史考察，已不可返矣。进士即举人中之一科，其试于礼部者，人人皆可谓之进士。试毕放榜，其合格者，曰“赐进士及第”，后又广为“赐进士出身”、“赐同进士出身”，然后谓之登科。宋政和三年五月，臣僚言：陛下罢进士，立三舍之法，今赐承仪郎徐禋“赐进士出身”，于名实未正，乞改“赐同上舍出身”。从之。

一曰：唐制取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之科，曰制举，如姚崇下笔成章、张九龄道侔伊吕之类，见于史者凡五十余科，故谓之科目。今代止进士一科，则有科而无目矣，犹沿其名，非也。

一曰：唐制天子自诏曰制科，所以待非常之才，如贤良方正直言敢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率、详明政术可以理人之类，其名最著。天子巡狩行幸，封禅泰山梁父，往往会见行在。其所以待之之礼甚优，而宏才伟论非常之人，亦时出于其间，不为无得也。宋朝初年，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明吏治达于教化，凡三科。景德中，又诏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典坟达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武足安边洞明韬略、运筹决胜军谋宏远、材任边寄堪为将帅等六科。天圣中，又置高蹈邱园、沈沦草泽、茂才异等三科，非工商杂类，并许奏荐，或于本贯投状乞应。高宗时，并有博学鸿词科。

一曰：唐时所放进士，每岁不过二三十人。士之及第者，未便释褐，入仕尚有试吏部一关。韩文公三试于吏部无成，十年犹布衣。且有二十年不获禄者。《文献通考》言，开宝八年，王嗣宗为状元，止授泰州司理参军；太平兴国以后，始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当时以为异数。

一曰：今科场之病，莫甚于拟题。且以经文言之，所习本经四道，而本经可以出题者不过数十。富家巨族，延请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篇，酬价，令其子弟及僮仆之俊慧者记诵熟习。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即以所记之文抄誊上卷，较之风檐结构，难易迥殊。《四书》亦然。发榜后，少年貌美者多得馆选。天下之士，靡然从风。余闻昔年《五经》之中，惟《春秋》止记题目，然亦须兼读四传、《礼记》、《内则》。百年以来，《丧服》等篇皆删去不读，今则并《檀弓》不读矣。《书》则删去《五子之歌》、《汤誓》、《盘庚》、《西伯戡黎》、《微子》、《金滕》、《顾命》、《康王之诰》、《文王之命》等篇不读，《诗》则删去淫风变雅不读，《易》则删去讼、否、剥、遁、明夷、睽、蹇、困、旅等卦不读，止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此数十题之文而已。昔人所须十年而成者，以一年成之，故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人才，有甚于咸阳所坑者也。其拟题一则，言之尤详，惜词费不及尽录，其意总以士子知难而攻苦必多，攻苦多则群居终日

言不及义者自少，士习可渐归于正矣。

一曰：今之经义，始于宋熙宁中王安石所立之法，命吕惠卿、王雱等为之。陈后山《谈丛》言，荆公经义行，举子专论王氏章句，而不解经义，荆公悔之曰：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徒变秀才为学究也。岂知数百年后并学究而非也。此法不变，则人才日消矣。赵鼎曰：安石设虚无之学，败坏人才，使学者不治《春秋》，不读《史》《汉》，皆穿凿破碎无用之空言也。若今之时文，既非经传，复非子史，展转相承，皆杜撰无根之语。乃覆局之臣，犹托之祖制而相持不变乎？

愚按国家用人之道，固应器识而后文章。词藻虽美，士行不饬，又安望其忠君泽民，有所设施。黠者矫情以猎朊仕，劣者恃势，肆意放行，世道诈伪，里选不可复举矣。是宜广设科目之涂，以收贤俊，未可以四海之才，局于一辙。又必慎其发轫，先由州县官察其乡评，学校官考其行迹，然后再行送考。若居乡不循矩矱应事专尚巧伪者，概不准其应试。如此设置科条，庶乎少床侥幸之志，以长廉毅之风，俾在上者得于贤中收才，不于文中失士为允也。朱子曰：科举虽中了状元，可惜输了这边工夫。顾宁人曰：用八股之才而使之理烦治众，此夫子所谓贼夫人之子也。熊文端《迩语》曰：若科目果可得人，程朱该是状元。袁简斋比八股文字为俳优之不如，是说未免太激。若持平之论，吾必以天下英才，或俯首就范以科目出身，非科目之外必无英才也，《宋史》黄祖舜言，抱道怀德之士，多不应科目，老于韦布。在宋季科目之广，士且耻于由此进身，况限于一科而已哉！是以明季士风最下，有由来也。

又按康熙己未，诏试博学鸿儒之科。上谕取前代制科旧例来阅，查得两汉授无常职晋上第授尚书郎；唐制高等特授尊官，其次等〔予〕出身，因之有及第、出身之分；宋制为五等，其第一、二等皆不次之擢，三等始为上等，恩数比廷试第一人，四等为中等，比廷试第三人，皆赐制科出身，五等为下等，赐进士出身。制科之贵重可见矣。毛奇龄《制科杂录》中，考之甚详。

又按《明史》：每岁天下按察司选生员二十以上、厚重端秀者，送监考留。会试下第举人，入监卒业。堂宇宿舍，饮馔澡浴，俱有禁令；省亲、毕姻、回籍有限，违者谪远方典史或充吏云云。此乃贡生入监肄业，如今之拔贡、岁贡考满授职之例，非州县生员也。

世禄之家不应考试

昔见那文毅公（那彦成）奏议云：现开捐纳事例，臣受恩深重，理宜报效助帑，已为臣子某某遵例报捐员外郎等官，不敢令其与寒畯争竞科第云云。偶与友人言及此事，或以为深得大臣事君之体，或以为矫饰藏拙，各具一说。余考宋人语录有言，朱文公谓张南轩曰："子以门荫拜官，奈何复攻举业，与寒士争名耶?"南轩乃愧谢，弃举子业而讲性道之学，卒成一代儒俊。按此则文毅之言，非无本也。及考魏孝文时，于烈为光禄勋卿，其子登引例求进，烈上表请黜落，孝文以为有识，虽武夫犹知此义也。唐之中叶，朝政渐非，然一有此事，尚知物议，如长庆四年，中书舍人李宗闵之子壻苏巢、右补阙杨汝士之弟杨殷士，会昌四年，江陵节度使崔元式之甥郑朴、东都留守牛僧孺之壻源重、故相窦易直之弟窦易缄，皆以文式合格，仍招物议。其后以子弟及第登于白简而黜落者甚多。开宝元年，诏令食禄之家，概由礼部具闻覆试。宋雍熙二年，宰相李昉之子李宗谔、度支使许仲宣之子许待问、参政吕蒙正之弟吕蒙亨、盐铁使王明之子王扶举进士试皆入等，上曰，"此并势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有私"，遂罢之（见于《山堂肆考》）。考进士之科，盛于唐宋，其时世禄之家，犹不与也。宋执政韩亿之子韩维，被荐不就廷试。唐介之子唐义问，召试祕阁，引嫌罢去。又御史赵屼上疏曰：治平以来，大臣子弟多处筦库，甚者不使应科举。自王安石柄国，乃持内举不避亲之说，始以其子王雱列于侍从，循以为常。今宜杜绝其源云云。是向时世禄之家，皆以门荫拜官，不准复与寒畯争径。若秦桧之子秦熺、孙秦埙皆试进士第一人仕，斯为奸欺之阶，又何尝以科名为荣哉！大臣子弟以科目相竞者，始于明季，盖其时舍此不足取重于俗。甚至景泰七年，大学士王文、陈循均以其子乡试不中，具奏讼冤，竟获会试，更足骇人闻见者也。

谨按国初八旗考试之例，时举时停，世禄之家，原不系科名为轻重。其时人材辈出，实有英贤，而官学生、笔帖式、荫生皆可转补编修、学士。凡我八旗子弟，固不必寻章摘句，摹拟帖括，思与寒畯争径，然亦必须熟读史汉经籍以为根柢，诸子百家以为应变，再加以阅历，习以掌故，然后始可出为干济之用。总之不求科举可也，不读诗书不可也。

直 隶

今名畿辅之地为直隶省，此制自明季始也。明以北京之畿为北直隶，南京为南直隶。考其原起，盖元季天下为十三行省，各置行省中书平章政事一员以理之，如今之有巡抚也。洪武七年，改京畿应天各府为布政司，直隶于京师，不属于行省。其后尽改行省中书为布政司，而仍其旧名，谓之各省布政使。沿讹至今，不可改也。

按各省有直隶州知州、直隶同知、通判，当初原是直隶于行省中书，不归知府钤辖。今则直隶州不属于知府，亦此意也。

又按宋以前郡守即知州也，惟畿辅及龙兴之地，始升州为府，若山西并州之为太原府、河南汴州之为开封府、安徽寿州之为寿春府、广东端州之为肇庆府者，皆是也。知州皆有附郭之县尹，未尝

自亲民事。元初，省知县，乃令知州兼理县事。明初，尽并附郭之县入州，如今之直隶州也。其后知州皆属于知府，小县又属于知州，大县迳隶于知府也。

京尹京县品级

直省知县皆正七品，知府皆从四品，惟畿辅之大兴、宛平、盛京之承德三县知县，皆正六品，顺天、奉天两府尹，皆正三品，不知始于何时，固以尊崇帝里之意也。愚按汉制知县品秩本自不同，治万户以上者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治不满万户者为长(秩)。明太祖吴元年定县有上中下三等(唐制，州有三等，县有六等，与今之州县分别繁简之缺同)。税粮十万石以下者为上县，知县从六品，县丞从七品，主簿从八品；税粮六万石以下者为中县，知县正七品，县丞正八品，主簿从八品；税粮三万石以下者为下县，知县从七品，丞簿视中县之秩。洪武六年八月壬辰，分天下府为三等，粮二十万以上者为上府，秩从三品；二十万以下者为中府，秩正四品；十万以下者为下府，秩从四品。后乃一齐为四品而分其繁简矣。然则今顺天、奉天两府尹皆正三品，京县知县皆正六品，固前此上府上县之秩，昔以粮税繁简定品秩，似不若今以尊崇京辅为允也。

哈哈珠子

国初大臣子弟以童稚入侍禁近者，不必尽是旗人。康熙中，商丘文康相国宋权之子宋荦，年十四，入备宿卫，改官黄州通判，洊至江苏巡抚是也。今满汉大员子弟，皆须十八岁始准入仕，无童稚拜官之例。惟皇子及诸王侍从小臣中有曰“哈哈珠子”者，清语为幼男之称，名虽幼男，亦非年届十八岁弗用，仅存其义而已。按《函山旅话》言：唐设九科，童子居其一，员半千、杨炯、吴通元、裴耀卿、李泌、刘晏皆由是举。宋则杨亿、宋绶、晏殊、李淑均以童子出身。汉有童子郎，梁有童子奉车郎，元有童子科，见于《选举志》者十六人云云。是童子拜官，古昔已见，而揆其制度，元之童子科，似是今之童子入学为廪附生员之制；梁之童子郎，实与今之哈哈珠子相合；若员半千等诸人，或近于举神童之典，应俟诸博雅者正之。

伞扇制度

亲王，红罗五龙曲柄盖一，红罗绣四季花伞二，红罗销金瑞草伞二，红罗绣四季花扇二，青罗绣孔雀扇二。

亲王世子，红罗四龙曲柄盖一，红罗四季花伞一，红罗销金瑞草伞二，红罗四季花扇二，青罗孔雀扇二，郡王减四季花伞，余与世子同。

郡王长子，减红罗销金瑞草伞二、红罗四季花扇二，余同郡王。贝勒同。

贝子，红罗绣金伞二，红罗四季花扇二。镇国公、辅国公伞扇各一，制同贝子。

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均用杏黄伞一，青扇一。

固伦额驸，云罗红伞二，不施绣，青扇二，施以方金。

和硕额驸，杏黄云罗伞二，青扇二，施以方金。

郡主额驸以下，皆杏黄伞。

公、侯、伯、子皆杏黄伞，青扇，饰圆金四块。男爵，杏黄伞，扇饰圆金三块。

京官一品至四品皆杏黄伞一，青扇二，饰圆金四块(一品四块，递减至四品，用洒金)，用清汉文书衔。

外官自一品至四品均用杏黄伞、青扇各一，不加绣饰。五品以下蓝伞、青扇。杂职及武职六品以下官皆无伞。

按，今京官平时不设仪仗，昏丧大事，咸用云缎红伞，或用绣蟒红伞。外官自将军、督抚下至六品文武官皆用素缎红伞，七品知县以下官用蓝伞，并无杏黄伞盖之制。中外都觉黄伞为尊，非神庙出巡，弗敢滥用。今考道光年重订《通礼》所载，镇国将军、公、侯、伯以下，均不能用红伞，是红伞之制，尊于黄伞远矣。今之错误，不知始于何年，无从问讯。

又按，京卿轿前，从前均有鞭棍引导，近年未见有用者矣。今惟步军统领、左右翼总兵舆前用双鞭开道；步军翼尉、步军司员、笔帖式用单鞭开道；街道厅御史在城外用鞭板锁棍开道，一入内城门即撤去。

舆　制

亲王暖轿金贯盖幨，红帏，银顶，朱髹杆。世子暖轿金黄幨，红盖帏，朱髹杆。郡王暖轿红盖幨帏，朱髹杆，长子暖轿红盖帏，青幨，朱髹杆。贝勒同。贝子暖轿红盖幨，青帏，朱髹杆。镇国公暖轿皂盖帏，红幨，朱髹杆。辅国公暖轿青盖帏，红幨，朱髹杆。

一品京官暖轿顶用银，帏盖幨均用皂色，在京舁夫用四人，出京八人。二三品京堂同。四品以下文职京官暖轿锡顶，舁夫二人，出京四人。外官督抚、学政、盐政、织造暨三品以上钦差官舆夫八人，司道以下、教职以上舆夫四人，将军、提督、总兵年老不能常乘马者，听其奏闻请用。亲王福晋暖轿视亲王，车用红盖，四角皂缘，金黄垂幨，红帏，朱轮。世子福晋车轿之制，与亲王福晋同，惟用红垂幨。郡王福晋车轿，与亲王福晋同，惟用皂幨。长子福晋车轿红盖，四角蓝缘，红帏，蓝幨。贝勒夫人车轿红盖，四角皂缘，红幨，皂帏。贝子夫人有车无轿，红盖，四角青缘，红幨，青帏。镇国公夫人车皂盖，四角红缘，红幨，皂帏。辅国公夫人车皂盖，青缘，红幨，皂帏。镇国将军一品夫人车皂盖，红幨，青帏。辅国将军夫人车青盖，红幨，青帏。奉国将军淑人、奉恩将军恭人，车帏盖均用皂。以上各车，俱有朱轮。固伦公主车轿金黄盖，四角红缘，红帏，金黄幨，舆用金顶。和硕公主车轿红盖，四角缘金黄，黄幨，红帏，

舆用银顶。郡主车轿红盖，四角皂缘，红幨，红帏。县主车轿红盖，四角青缘，青幨，红帏。贝勒夫人同。郡君有车无轿，红盖，四角青缘，红幨，青帏。县君车皂盖，四角红缘，红幨，皂帏。乡君车皂盖，四角青缘，皂帏，红幨。以上俱朱轮。一品命妇车轿皂盖，四角绿缘，皂帏，红幨，轿用银顶。二品盖不缘，余同。三品皂幨，余同二品。四品青帏，轿用锡顶。五品以下青盖，余用皂。三品以上用缯，余用布。民公夫人以下舆车均不得用朱杆朱轮。

按，八旗满洲、蒙古、汉军、汉人之公侯世爵，皆谓之民公民侯，是朱轮之制，非宗室不能用矣。考汉唐之制，大僚均得乘用朱轮，如元微之诗"门拥大朱轮"。今古之制，固有不能尽同者。

膳卓膳合

御膳房进膳，凡果碟、冷碟，俱陈于矮卓，幂以黄龙巾袱，用黄绒绳兜卓之四隅舁之，谓之膳卓；热食羹馔，则盛于黄龙圆盒，叠叠三四盒，包以黄布厚棉袱舁之，谓之膳盒。考《明季水部备考》云：内官监成造御用彩漆膳卓、膳盒、托合之类，供应宫殿床、卓、器皿、生铁、锡鼋、砂铫、盘、罐等件云云。是膳卓膳合之器，自明已然矣。

咸同将相琐闻

[清]佚　名撰　崔玉华整理

《咸同将相琐闻》，主要记载咸丰、同治年间清朝文臣武将轶闻琐事，其中“李合肥轶事”、“记曾、左交恶”、“记宰相有学无识”等往往以小见大，颇能发现事实底蕴。此书民国时曾被选编入《满清野史》丛书，现据此标点整理。

陆建瀛失金陵

洪军既踞武昌，遂乘势东下，步骑夹岸，旂旗蔽野，帆樯如云。诸王皆衣黄袍，侯以下衣红，绣龙织凤，间以云物及麟狮鸾鹤之属，冠亦如之。时据船楼上置酒会饮，悬灯张彩，夜半照耀如火龙。后舱则鸣金擂鼓，丝竹间作，如世俗之戏十番者。长江数千里，仅于老鼠峡、东梁山两遇官兵，未及交绥而退。总兵恩长陈胜元中炮落水死，而两江督陆建瀛，缩首金陵矣。建瀛之初出师也，中军以下属櫜鞬将弁整队伍，敬候大帅祭旗，而建瀛久不出，则与爱姬执手涕泣，不忍遽别也。

按，陆氏之遁还金陵闭户不出也，或谓其婿、女为洪军所掳。洪氏致书于陆，言将假道入浙，决不相犯。如肯让路，即放还婿及女，否则加以极刑云。陆得书，不知所措。会前队战殁，遂狼狈而逃。俞仲华撰《荡寇志》，称宋江掠蔡京婿胁和，影射陆事也。

张炳垣

张继庚，字炳垣，江宁诸生。洪军初破江宁，炳垣欲自尽，既而曰：“徒死无益。”遂降之。改名叶子法，处之机匠馆中。同郡吴畏堂，初客汉口，与汉阳令赵德辙故相识，至是吴亦陷洪军中，而赵擢授江宁府。炳垣因与畏堂谋，贿守门者通书赵公，约内应，赵为言于向荣，许之。炳垣先后上书三十六函，初议入朝阳门，洪军忽将守门者调赴他处，而别遣广西长发者守之。乃更约取道后湖，以单船伏人而进。洪军微闻之，周湖筑土城，防范甚密，于是计不果行。同谋有张沛泽者，广西人，见事不就，背之去。炳垣乃复与张鸦头约，鸦头故无赖子，感炳垣意气，私结侪辈百余人，愿以一死相报。计定，炳垣托故出城，亲谒向荣，极陈江宁可破状，约大兵夜集仪凤门，则城内开门纳之。荣付以免死牌五千纸，定议待期举行矣。沛泽故知其谋，见鸦头、炳垣数相语，曰：“予我千金，不尔，当发其事。”炳垣曰：“吾安所得千金者？”沛泽果泄其谋，洪军立逮炳垣，拷掠备至。同馆人曰：“内应首谋，实为张氏继庚者，叶子法非为叛首。”狱稍缓，而秀清改命胡元伟承审。元伟者，故庐州太守，陷江忠源于死，而以城降洪军者也，严刑酷法，至烧铁烙体，刺猪鬣乳中，炳垣愤恨不能忍，曰：“他人问，吾无可承，公乃大清堂堂四品官，吾亦公祖部民也，当以实供。内应事大非一二江宁人所能，皆由广西老贼首谋，且人多，吾不能记，请以簿至。”胡顾左右取官册，炳垣指一广西人曰：“此同谋者。”即逮其人杀之。又指一人曰：“此知情者。”又杀之。杀至三十余人，秀清曰：“已矣，堕其计矣，彼所指皆老兄弟也，非实情也，勿复问。”遂用车裂法，系炳垣手足及首，鞭五马而驰之。左手右足先断，首次之，余体又裂为二，观者皆掩泣。鸦头闻之曰：“嗟乎！吾既以死许张公，畏祸食言，非丈夫也。张公且以数言杀贼数十，而不一语及我。望我成其志耳，我必图之。”时洪军稽察严密，各城增设木栅数重。及期，鸦头率其党，杀守门者七人，而无计越栅。开城，官兵夜至不得入。明日洪军大索杀人者。久之无左验，事将寝矣。鸦头过所善沈兽医，饮酒酣，大言曰：“前日大难，七人者我所杀也。”兽医首其事，复杀鸦头。自是城中无敢谋内应者。后兽医以事出城，乡民戮之。沛泽卒亦见杀。天河生闻诸李芝生曰：“张先生上军门书，率由芝生代传。三十六函，存其念四，他日谋为刊之”云。

按，张炳垣可谓真丈夫矣。今日衡以民族主义，则炳垣区区之诚，曾不值青年一哂。然平心论之，彼孑然一身，寄居虎口，乃悍然欲覆数十万之强敌，其胆略为何如？事既不成，惨受酷暴，卒不忍供出同党一人，其义侠又为何如？呜呼！可不谓真丈夫哉！

黄开榜陈国瑞合纪

黄开榜，字殿臣，湖北人，素行无赖，不齿于乡里。流寓河南，沙沟营王都司奇其貌。王无嗣，以女妻之，随营差遣，得额外。未几王卒，宦囊数千金，尽为黄有，日纵淫博，同伍逐之，被黜除名。年余窘极，夜窜深谷

寻死。月色皎洁，瞥见已妇姗姗其来，黄逼之，妇曰："我鬼也，休来缠我。"黄再三强之，妇即摇头散发，现出缢鬼恶状。黄曰："噫，子诚是鬼，我喜鬼趣，庸何伤哉?"鬼无奈何，长跪哀求曰："贵人前程远大，幸勿自误。"黄闻言，猛省，遂释之。天晓，奔至山村，质衣买食。闻皖营募勇，遂往投军。阅三年，累积战功，得参将。临淮关克复时，其部长于俘虏中得一少年，充火兵。黄出巡营，见火兵状貌奇伟，问其姓名，少年对曰："小人姓陈，湖北人，陷于贼中，今幸逢大人，重见天日，愿效犬马之劳，以供驱策。"黄大悦，收为义子，命名国瑞，字庆云，易姓黄，随黄屡立战功。黄统水师镇高邮，国瑞官升副将，晋总兵。吴棠为漕督，奏请帮办军务。未几，山东白莲教匪作乱，国瑞时奉僧王命进剿。兵出队，尽赐以酒，誓不克，毋生还。时贼烽大炽，寡不敌众，全军覆没，逃回者仅四十余人，尽斩之。明日雷雨大作，国瑞身先士卒，直逼贼濠。蹑梯将半，贼以挠钩钩住国瑞辫发，危甚。陡然霹雳一声，贼惊，钩落，国瑞一跃而上，众随以登，三昼夜扫荡长城七十墟，于是国瑞威震海内。僧王代为奏请归宗。苗霈霖叛，国瑞奉命出征。山东父老，牛酒竞饯，为立陈将军生祠于郯城之阳。陈军攻苗，一昼夜尽破数十墟，苗霈霖带数卒遁，被王万青执而戮之。苗匪平，清帝嘉之，赐以黄马褂头品顶戴，加黄开榜提督衔，为其为国得将也。赐王万青黄马褂，加提督衔。诏至，王已卒于军中，传闻为苗贼厉鬼捉去。黄镇守江西，陈奉命，召镇京城。戊辰二月初二日，余馆沪上也，是园湛华堂，与历城蔡宠九畅谈古今豪杰，多出于无赖之徒。蔡因细述黄陈两将出身，功绩如此。余同治二年避地通州石港场北庄，收一难民王寨为抄书佣。王曾伺候陈将军为营中书办，言陈督兵严，而好杀，罚罪不顾亲朋，不好妇女，喜与僧人交。尝言功成名立之余，退隐名山古寺，为方外游，终其天年，于愿足矣。其出兵，身先士卒，战无不克，攻无不利。惟燥急，与人论事不合，当面斥之，酒后使气，尝统亲兵百人，带刀直闯吴漕帅署，大门闭，拔刀劈门，吴漕帅调兵御之，陈兵溃散。漕帅奏参陈疯癫乱法，陈由此休职，奉命入都云。

按，黄开榜一无赖子耳，不足论，若陈国瑞则真虎将也。苗捻之灭，厥功甚伟。然性犷暴已甚，既以掠夺洋枪故，与刘铭传哄，为刘所擒辱，犹不悛；后曾文正爱其勇，蓄为义子，诰诫数千言，欲其悔过而玉成之。而国瑞卒不受也，终被谴谪以死，惜哉!

周兆熊

副将周兆熊，字辅臣，四川成都县人也。性惠爱，喜声诗，有古儒将风焉。洪军之踞镇江也，抚军吉尔杭阿屯于小九华山，总兵余万青屯于京岘山，两军东西相望，为犄角势。而公率所部守破冈子以当敌冲，盖城南也。咸丰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吉军溃，洪军犯公营，围数匝，公遣裨将出，诣金陵向节帅求援，与洪军相持五日，击杀过当。会水道断绝，军士求饮不得，渴死者相继。贼攻益急，公度援不可待，乃布火药帐下，具衣冠危坐，暗将火绳藏衣袖间，命壮士弹琵琶，调久不协。公笑曰："尔方寸乱耶?"乃从容手自挥弦，洪军疑不敢进。久之，知公虚实，遂蜂拥而入，公发火自戕，一营皆烬，洪军众之先入者亦随而殪。时五月五日也，向节帅以闻，诏赠公武功将军。洪军既破公营，翌日趋京岘山，将合围矣。适总兵张公国梁率师至，战于山下，大败之，洪军抄东阳遁去，南路郡邑，竟获保全。公之遣裨将也，裨将谓公颜色不至被祸。公笑曰："臣之死忠，臣之不幸而幸也，岂有颜色或异者? 子有老母，子为我求救可乎?"裨将叹息，泣数行下，遂跃马突围而出。裨将姓苏名如松。丹徒罗志让为之纪略如此。

是役也，李秀成方为地官副丞相，实主兵政。纠合成天豫、陈玉成、春官丞相涂镇兴、夏官副丞相陈仕章、夏官正丞相周胜坤、及镇江守将吴汝孝等，会兵七八万，图解金陵之围。节节进攻，军锋锐甚，逼吉尔杭阿入高资山中，殪之，江南大营，因而陷落。斯时洪军兵势浩大，可以想见。陈副将以区区千人，抗十倍方张之敌，慷慨捐躯，阖营同烬，可不谓烈哉! 视吉尔杭阿身统大军七十营，一战而溃，仓皇自刎，其贤不肖为何如矣!

客将

英国总兵杜乐德克，奉其国主之命，驻防宁波，以保卫彼之商旅。同治元年四月，宁城之复，杜与有力。及九月中，洪军大队攻扑宁郡，杜率洋兵五十人，入城助守，出奇制胜。嗣绿头勇滋事，复会同我官军靖其难。杜为人恂恂儒雅，和众而识大体，宁之官绅皆亲爱之。十二月，我军之洋将买忒勒，攻绍兴城，中炮死。李帅所遣之德克碑未来，在绍之洋枪队无统帅。史士良观察请杜往权代之，杜不可，曰："我国法，驻防官不能出百里外。"观察强之，其国之领事翻译等官，亦相为怂恿，杜乃以打猎报其提督而率众行，盖打猎则可出百里矣。既至，与洪军战，大破之，俟德克碑至乃退。明年绍城克复，杜则因擅离汛地，为其提督劾罢。宁人大戚，公吁留之不可。观察与众绅士筹商，馈白金万以为赆。杜不受，固与之，则曰："我国法，人臣不能受邻国赠贿也。"无已，则留二千金，以犒其军士曰："是从我与中国捍患者，其八千金断断却之矣。"临别流涕，谓观察曰："我与宁人相处，久承相爱。归后虽死，亦不忘宁人。更有一言相告，洋枪队勇丁，训练已成，不可以贼平而遂撤之。留之不特以自卫，亦可备意外警，须切记之。"遂扬帆去。余以其事启闻李帅，帅复书谓此等举动，中国士夫所难，不意得之岛客，可胜钦佩云云。至今宁波人士言及杜总兵者，未尝不怿然思也。买忒勒，法国人，受中国总兵官衔，临阵奋不顾身，遂殒于绍兴城下。颇读华书。吴春泉刺史，冬日尝往访之。会北风大作，买执吴手曰："北风其凉，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携手同行。"洋将也，而颇有中土儒将风流。

按，洪秀全、李秀成以拒绝外人而灭，左李诸公以

利用外人而集大勋，得失成败之故，亦可以思世变矣。虽然，幸而洪氏不信外人耳，倘亦凭借外兵，各倚一国以相犄，则中国之为埃及、印度。早在三十年前，外祸之亟，宁待今日哉！

女　将

洪秀全之自广西窜长沙也，其妹洪宣娇称元帅。当骑马率粤之大脚妇出队，服五彩衣，备极怪状，官军望之夺气。然第炫人耳目，其实不能冲锋决斗也。其时唐县李方伯孟群，有妹名素贞者，知书。工骑射，熟孙吴兵法，于天文占验之学。靡不穷究，父兄皆奇之。咸丰四五年，方伯以知府奉楚抚胡文忠公檄督师，招女至军中。女戎装往。代为画策决胜，屡建奇功，杀贼逾万。方伯常行军失利，被围十余重，他军皆不能救，女怒，马独出于枪林炮雨中，突围而入，手斩数十人，护方伯归，甲裳均赤。洪军万目注视，惊为天神。后胡中丞攻汉阳城，坚不能下，女与方伯谋夜袭之，孤军深入，中伏，救兵不至，遂血战而死，年二十余耳。报至，举军皆哭。后二载，方伯亦于安徽战没。女子从戎，百战捐躯，军兴二十年来所仅见者也。余有诗吊之曰：百骑甘宁袭贼营，红妆血战独捐生。汉阳若举褒忠祀，先拜英雄李素贞。按，女子能军，载籍多有，然未有及近世之盛者，殆东亚女权之先声欤。以予所闻，洪军中既有宣娇，复有萧三娘，著战功于镇江城外。官军中有素贞，复有李杰妹，立伟勋于滇南。李杰且以妹功得职。其他如河北女将，时见于近人所著稗乘中。伟哉巾帼！令须眉愧死矣。

讷尔经额临洛关之败

讷尔经额之总制直隶也，酣嬉废事，吏治日坏。咸丰三年，以钦差大臣督兵驰救怀庆，适敌解围趋山西，讷督兵回防直隶。初有献计于讷者，言潞城、黎城之间，有一小径，循太行东山，可由河南之武安，径趋直隶之临洛关，近时商贾，皆由此往来，其路甚捷。然有险可扼，若遣兵五六百人守之，虽十万之众，不能过也。讷拘守太平时旧制，以为潞城、黎城，皆山西地，乃具咨文请山西巡抚派兵守之。咨未及达，而洪军已陷潞城、黎城，果由此路东出。是时，讷方督凯旋之军万余人次临洛关。先一日有冒讷旗帜，责州县供张者，盖洪军之先驱，已过而北矣，而讷尚未知也。次临洛之日，洪众麕至。官军仓皇失措，车驰卒奔，万余人溃散略尽。讷以数十人走入广平府城，尽失其关防、令箭、军资、军书等物，幕友吏仆皆星散。既已不能具奏，广平知府为之禀达省垣。是时，桂良以刑部尚书驻守保定，为之人奏，讷奉旨革职拿问。洪军势焰由此大张。盖讷为承平大吏数十年，养尊处优，素不知兵，行军既无侦探，又无营垒，加以拘牵文例，故及于败云。

按，咸丰六七年以前，皆以满大臣掌兵柄，汉人不过为之副而已。当时满人之任督抚者，常逾十二三人，岂非种族猜忌之心犹未泯欤？不幸满臣出辄挫败，辜恩误国，比比皆然。而效命疆场，至死不变者，乃在可疑可畏之汉种。于是文庆始有用汉人之议，卒赖汉人以推倒太平天国。吁！满汉人才之效，大可见矣。

江忠源战死庐州

新宁江忠烈公忠源，生平忠孝大节，出于天性，猿臂长身，目炯炯有神，顾盼磊然。与人交，披肝沥胆，终始不渝。尤爱才服善，闻人孝友节义事，务成就阐扬之。尝以公车至京师，曾文正公目送之曰："此人必立名天下，然当以节烈死。"是时天下尚承平也。后江公知浙江秀水县事，卓著循声，丁忧归里。会广西洪杨等势焰日张，江公出参副都统乌兰泰公军事，甚相契洽。乌公既遇伏殉难，江公遂自募楚勇千余人，与洪军搏战，楚勇出境由此始。全州蓑衣渡之役，以寡击众，杀洪军数千，炮毙冯云山，威名大著。尝率所部援桂林，保长沙，守南昌，厥功甚伟。由县令未及二年，超擢安徽巡抚。是时江公方在武昌庀守具，奉诏云："楚皖一体，当相其缓急为去留，不必以成命为拘。"江公以庐州事急，率所部千余人，力疾遄行，至六安州城，病益剧。复有旨令暂驻六安，俟兵饷齐集，相机前进。庐州知府胡元炜具禀告急，诡言庐州粮械极富，团勇多而得力。江公以为庐州重地，有可守之资，而弃之可惜也，乃分所部之半，留守六安，自率其半，驰赴庐州。问元炜以守具，则糗粮军火，一无所有。守城兵仅元炜腹心，徐淮所募勇，及公所募六安勇，各数百人，皆新集不足恃。庐州城大而圮，兵勇人数，不敷一门之守。江公悟为元炜所绐，且知庐州城万无可守。然既已至庐，不肯为弃城退守计，又怒元炜不能布置于平日，复诡词贻误于临时，每见必斥责之，元炜遂伏匿不敢出。江公巡城，见水西门枕高阜，环城一面皆山，度洪军必据山俯攻。因部分文武吏守城，而自守水西门。下令有能助守城者悉听，庐民赴之者万余人。部署稍定，越日洪军大至，环城急攻，驾云梯攀堞，官军屡击却之。洪军穴东城威武门为隧道，公募死士迎隧出。有洪军黄襦据隧口下窥，外委冯贵引刀劈削其面，洪军惊噪，官军自城上掷火弹击之，皆反奔。公守水西门，洪军据山引矢射及公幄，公久病益不支，众力请公宿城下。洪军复穴水西门，伏地雷轰城崩数丈，公跃而起，手大旗，缘堞上督众，连毙贼目，堵筑阙口。会援师数道，皆为洪军所败，城中势益孤。元炜部勇分守北城拱宸门，勇首徐淮，故县役也，素无赖，与洪军交通，夜开门引洪军，城上兵与洪军鏖战竟夕。天且明，雾蔌蔌如雨，江公左右拥公行，公手剑自刎，都司马良勋负公疾驰，公啮其耳，良勋负痛，因堕地。至水关桥，自投古塘死之。从公死者，曰布政使刘裕珍，知府陈源兖，同知邹汉勋、胡子雍，副将松安，都司马良勋、戴文澜，县丞艾延辉兴福，时咸丰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也。胡元炜竟降于洪军。或云元炜之初仕也，告贷亲友，得数百金，将入都，捐从九杂职。方在渡口僦舟，忽有一人来共渡，与语甚洽，因结伴同行。入都后，僦屋共居焉。越月余，其人忽问元炜曰：

"子来何事?"曰:"将捐官。"曰:"然则盍将履历示我?"元炜示之。数日后,忽问元炜曰:"吾已为子上兑捐知府矣,子携来之物,即可作归费,大丈夫生当斯世,何必龌龊为小官?朋友有无相通,我有余财,岂敢不为子良图也?"元炜且惊且喜,遂拜谢云,不敢忘德而已。出都,到省未久,即奉檄署理庐州府知府。元炜望尚浅,忽得权守雄郡,复出意外,盖亦其人为之经营,而元炜初不知也。及在围城中,一日忽有人持名帖入署,元炜视之大惊,即代捐知府之人也。出都后,已久不相闻矣。属元炜毋衣冠迎我,恐涉张皇,令外人知也。元炜迎入,拜述前德,其人谓元炜曰:"子毋然。吾将以十二月十七日下庐州,子能迎降,必受封王之赏,不然,则命在今日矣。且子受我德甚大,今庐州兵饷两绌,决不能守,与其执迷而自速厥死,孰若报德以取富贵乎?"元炜踌躇良久,既已无可奈何,乃决意从之。届期果由元炜所守之门入城,庐民闻元炜私通状,方城破时,相率入府署灭元炜之家。元炜降洪军,使担水执爨,旋授以职。后官军克安徽,执元炜戮之。噫捐例之开,仕途庞杂,其流弊一至于此,可不惧哉!当元炜饰词具禀时,不知其用意何在,或阴受其计以陷江公,固未可知。夫以江公之忠勋才略,若稍假之年,其所建树,当与曾文正公、胡文忠公相颉颃。不幸中道摧折,未竟厥施,此余所以详书其事而感唏随之也。

按,楚军之功勋,江公引之也,湘人之士气,江公作之也,江公种其因,后人食其果。薛氏言稍假之年,其所建树当与胡曾相颉颃,谅矣。元炜之降,传者不一其说,然当时杨秀清遣其党人捐文武各职,分入南省官军,则见于汪坤所著《盾鼻随文录》中,用谍至此,真有鬼神不测之机,胡元炜殆即其一欤?

张国梁

张忠武公国梁,谋勇兼优,战无不胜。保障苏浙郡县,垂七八年,吴越之人,至今户祝。其后以兵饷大权,为共事者所掣肘,功败垂成,卒以身殉。其奇勋伟节,彪炳史册,无待余之赘述。若其年少时逸事,有人所未尽知者。兹特采辑一二,以著英雄之气概焉。公初名嘉祥,广东高要县人。美秀而文,恂恂如儒者,然喜任侠,跅弛不羁。年十五,之粤西,从其叔父学贾,愿心弗喜也,日与轻侠恶少年游。其党有为土豪所困者,公往助之,杀人犯法,官捕之急,遂投某山盗薮。盗魁奇其貌,以女妻之,女嫌其疏贱,不可,盗魁欲拔为己副,其党又不可。山中例呼盗魁为老大,其支党皆为兄弟,称自二三四五以下,各以才能之大小,为次序之先后。乃呼嘉祥为老幺。幺者,第十也。然每出劫,必倍获,抗官军必告捷,群党皆惊服。一日山中粮匮,因往劫越南边境,名为借粮,越南人趋象阵来御,盗马皆奔。嘉祥使其党捕鼠数百,明日复战,掷鼠于地,纵横跳踉。象见之,皆慑伏不敢动,遂获全胜,大掠而归。顷之,盗魁病死,群党推嘉祥为盗魁。嘉祥有众万人,以兵法部勒之,与之约曰:"凡劫官商,毋得杀人,必留还十之一俾得为商之资本,官民之旅费。"既而官军讨之,山中仓猝无兵器,嘉祥使人揭一竹竿,以御兵器,战益久则愈削愈锐,以刺人无不死且伤者。又获大捷。然兵吏为所执者,皆礼而遣之,且具书自陈不得已为盗状,荷蒙赦宥,愿尽死力。及洪秀全起事于金田,遣党招之,嘉祥拒不往。曰:"吾之为盗,非得已也,岂从叛贼者哉?"向忠武公荣,提军广西,使绅士朱琦为书招之。嘉祥约官军压其巢,出御而伪败,乃悉括山中财物,散遣其党,使归为良,而自降于布政使劳重光军前,改名国梁。得旨赏千总衔,归向公差遣。由此战必为士卒先,威名闻天下。盖公年十八而作,每出己意,坐作进止,率与古兵法暗合云。

世传张国梁初从洪氏,洪甚任之,使伪降官军为内应。向荣以反间计愚洪,洪觉,尽诛国梁妻子。国梁乃倾心归附,向荣待之极厚,认为父子,故深得其死力。闻端溪人士言,国梁母寿辰,以千金乞其乡人彭泰来作序。彭挥之门外,盖恶其反复云。

李合肥轶事

合肥傅相肃毅伯李公,始以丁未翰林供职京师。其封翁愚荃先生,与曾文正公戊戌同年也。傅相未第时,常以年家子从文正习制举文,既得翰林,亦常往问业。咸丰二年,文正丁忧回籍。傅相与其封翁,从侍郎吕文节公贤基,奉旨回籍治团练,自是遂不甚通音问。厥后皖北糜烂,吕公殉舒城之难,而团练事遂无可为。傅相旋入皖抚福元修中丞济幕府,中丞盖傅相座主也。然中丞本不知兵,指注未尽合宜,傅相亦不甚得志。会洪军势益盛,傅相病官军之退避也,力请大举一战。是时郑军门魁士为总统,谓叛强如此,君既欲战,如能保其必胜,愿书军令状否?傅相毅然书之。官军与洪军战而大败,洪军漫山遍野而来,合肥诸乡寨皆被蹂躏,傅相所居寨亦不守。封翁先已捐馆,傅相与诸兄弟奉母避之镇江,而自出谒诸帅,图再举。既落落无所合,久之,闻曾文正公督师江西,遂间道往谒焉。谓文正笃念故旧,必将用之。居逆旅几一月,未见动静。此时在文正幕府者,为候补道程桓生尚斋,前翰林院庶吉士陈鼐作梅,今江宁布政使举人许振祎仙屏。陈鼐与傅相本系丁未同年,傅相使往探文正之意,不得要领。鼐因言于文正曰:"少荃愿侍老师,藉资历练。"文正曰:"少荃翰林也,志大才高,此间局面窄狭,恐艨艟巨舰,非潺潺浅濑所能容,何不回京供职?"鼐曰:"少荃多经磨折,大非往年意气可比,老师盍姑试之?"文正许诺,傅相入居幕中。文正每日黎明,必召幕僚会食,而江南北风气,与湖南不同,日食稍晏,傅相欲遂不往,以头痛辞。顷之差弁络绎而来,顷之巡捕又来,曰:"必待幕僚到齐乃食。"傅相披衣踉跄而往,文正终食无言。食毕,舍箸正色谓傅相曰:"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遂无他言而散,傅相为之悚然。盖文正素稔傅相才气不羁,故欲折之使就范也。傅相初掌书记,继司批稿奏稿。数月后,文正谓之曰:"少荃天

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傅相亦自谓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南针，获益非浅。既而文正进驻祁门。傅相谓祁门地形如在釜底，殆兵家之所谓绝地，不如及早移军，庶几进退裕如，文正不从。傅相复力争之。文正曰：“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会皖南道李元度次青率相守徽州，违文正节度，出城与贼战而败，徽州失陷，始不知元度存亡。久乃出诣大营，又不留营听勘，径自归去。文正将具疏劾之。傅相以元度尝与文正同患难，乃率一幕人往争，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文正曰：“我自属稿。”傅相曰：“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侍留矣。”文正曰：“听君之便。”傅相乃辞往江西。闲居一年，适官军克复安庆，文正移建军府焉。傅相驰书往贺，文正复书云：若在江西无事，可即前来，傅相乃束装赴安庆，文正复延入幕，礼貌有加于前，军国要务，皆与筹商。明年吴中绅士，雇轮船来迎援师。文正奏遣傅相募淮军赴沪上，而密疏荐其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可胜江苏巡抚之任。抵沪未及一月，奉命署理江苏巡抚。练兵选将，克复苏、常、嘉兴等郡。遂实授巡抚，加太子少保，赏黄马褂双眼花翎，封一等肃毅伯，勋名几与文正相并。距出幕府时，仅逾两年耳。未几，绩望日隆，卒蒇文正未竟之绪，文正之志业，傅相实继之。同治十一年，文正薨于两江总督官廨，傅相邮寄挽联云：“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盖纪实也。

按，曾文正奏劾次青，即诸葛武侯挥涕斩马谡之意也。文忠至以去就争之，殊不可解。文忠之不逮文正，殆即在此等处欤？文正之评文忠曰：“才大心细，劲气内敛。”恰如其分。其长处在此，其短处已于言外见之。信乎文正知人之明，不可及也。

曾国荃克金陵

宫保威毅伯曾公之围金陵也，猛攻二年，盛暑鏖兵，迄不能下。自朝阳门至钟阜门，开地道三十三处，篝火而入，地崖崩而窟塞，则纵横聚葬于其中。洪军或穿隧以迎，我薰以毒烟，灌以沸汤。则矫者幸脱，而悫者就歼。盖每穿一穴，为洪军所觉而将士须臾殒命者，率常数十百人。一日穴地已过城根，洪军未觉，会有以枪插地者，穴内军士见枪首入，则疑洪军已觉而刺之也，急以手引枪入地数尺，洪军始知官军在地下，复迎击之，官军或退或死。复开地道，或为山石所隔，或将近城根。李秀成登陴遥望，见其上草色，辄知下有地道。官军克天堡城，即所谓龙膊子者也，在太平门外，高踞钟山之顶，俯瞰城中。提督李臣典与曾公密商排巨炮三层于其上，昼夜对城轰击，无一息停。城堞皆颓，贼不能立足。曾公始下令军士，各持柴草一束，掷之城下，高与城齐，示将由此登城者。洪军并力严备，不暇他顾，又隔于柴草，不能瞭望。官军于近城龙膊子山之下，觅得一隧。乃前数月所开，为洪军所觉而中废者。曾公知洪军不复防此道，派千人由此挖至城下，实火药三万斤于其中，封筑完固，填以大石。口门留一穴，以粗竹数丈为引线，贯入穴中。竹内用大布数匹，包火药实之。及期，各军严阵以待。火始入时，但闻地中隐隐若雷声，约一点钟之久，俄而寂然。众又以为不发矣，忽闻霹雳砰訇，如天崩地坼之声。城垣二十余丈，随烟直上。万众属目，咸见是城耸入云霄也。大石压下，击人于一二里外，死者数百人。诸军由缺口冲入，其上有黑云一阵随之。既而城中火起，共见火光中有若金星一个，腾入云端，继有白光一道冲上。盖皆宝气所化也。先是，咸丰三年，洪军之陷金陵也，募得一黔人善挖煤者，掘地道自仪凤门入。及官军围金陵，黔人复在军中。曾公使掘地道，自太平门入。噫！一省垣也，而得失系于一挖煤者之手，亦异矣。曾文正公既至金陵，修治缺口，镌石识其处。铭曰：“穷天下力，复此金汤，苦哉将士，来者勿忘。”

吾闻诸口碑：湘军之破金陵也，外城既陷，内城洪党已潜突围出。以图再举，内城空无人马，然二日犹不敢进，唯于城外大肆淫杀，死者至十万余人。其后曾文正出奏，乃借口于贼党无一肯降者。呜呼！冤矣。

谢子澄保卫天津

咸丰三年，洪军北犯畿辅。长芦盐运使杨霈，为御防计，捐廉制洋枪五百杆，招募壮丁，在署教演，号曰芦团。旋奉旨派前任浙江巡抚梁宝常等，协同天津地方官办理团练。阖县绅商立义民局二十八处，每局五六十名，按期训练。县人张锦文者，前为麟见亭河帅家丁，为司庖政，继以盐筴致富。倡捐团练经费，并上守御策于盐政文谦。盐政善之，发令箭一枝给锦文，俾筹布置。锦文自练壮丁三千名，号曰铺勇。当是时，天津镇协各兵，连年征调在外，城中惟有芦团、铺勇。而义民二十八局，散布一县，通计惟有数千人。天津地平衍无险可扼，悍贼七八万，由南而来，自春徂秋，寇气日逼，民心大震。八月朔夜，疾风甚雨，城西芥园河堤骤决。天津道张超鹓督率官弁驰往堵筑，见有红灯隐隐前导，奔流随之。此堤高与城齐，地势东洼西仰，乃水不东趋，反灌西南。居民庐舍无恙，而城南弥望汪洋，倏成巨浸。静海沧洲来路及诸歧径，皆没于谷，仅存大道而已。决口前一日，堤上有二人徘徊往来。一人曰：“当在何处？”一人指曰：“此处即可。”众咸异之。次夜堤溃，即所指处也。九月二十六日，侦知贼已入沧洲境，锦文夜谒县令谢子澄曰：“寇逼矣，当奈何？”谢公曰：“无饷，无以办事，为之奈何？”锦文献票钱四千缗，为募勇费。且谓贼势鸱张，非遏其锐气不可。明日募力夫万余，掘长濠于小稍直口。复以席裹土如盐包然，叠成炮台，置炮盘六座于台上。即日工蒇，锦文入见县令。令告之曰：“昨夜狱犯喧哗，恐生变，奈何？”锦文曰：“莫若择其罪不至死者出之，激令杀贼赎罪。”从之。回民刘继德者，甫出狱，振臂一呼，回民奔集者千余人。遂率赴教场听令。适锦文豫引盐课银二万两至，尽数

切大政，朝廷必以咨之二公。东西相望，天下倚之为重。而骆公所陈大计，亦多能统筹全局，不愧老成典型。先时，蜀中童谣曰："若要川民乐，除非马生角。"盖俗称骆字为马各骆，而南方，又各角同音也。然则骆公当立勋名于蜀，其数早已前定矣。骆公既薨，成都为之罢市。居民皆野哭巷祭，每家各悬白布于门前，或书挽联以志哀思。适文勤公崇实将军署总督，谓为不祥，遣使禁之。蜀民答曰："将军脱有不讳，我辈决不敢若此。"闻者为之惨然，迄今蜀民敬慕骆公，与诸葛武侯相等。骆公专祠，蜀民亦呼之为丞相祠堂。虽三尺童子，入其祠无不以头抢地者。或谓骆公生平不以经济自命，其接人神气浑穆，人视之固粥粥无能。而所至功成，所居民爱，在楚在蜀，自有诸贤拥护，而效其长，岂其大智若愚耶？抑骆公之旂裳俎豆，早有定数，大功之成，不在才猷而在福命耶？余谓骆公之当享勋名，固由前定。然其德器浑厚，神明廉静，推诚以待贤俊，亮直以事朝廷，斯其载福之大端也。同时张石卿制军，其初名位与骆公相埒，而才调发越则十倍骆公。然有为不能有守，好用权术，多谋少断。又所居皆贫瘠之地，所与共事多庸妄人，其遭逢不如骆远甚，崎岖二十年，不能以功名终。盖其德不足以运其才，器不足以载其福，适若与骆公相反云。

按，世之评骆公者多，谓其庸人庸福。薛氏此篇，屡有微词焉。而王壬秋《淮军志》讥弹之，尤不遗余力。然吾观其入川之后，摧灭蓝、李巨寇数十万，生擒绝世英物石达开，其用兵之才为何如？薨之日，成都罢市而哭，遗爱数十年而不衰，其吏治亦可想见。呜呼！庸人顾能若是乎？

陈国瑞骄暴取戾

已革记名提督处州镇总兵陈国瑞，年十余岁，为粤贼所虏，既而降于官军。总兵黄开榜养为义子，隶大帅袁端敏公甲三部下。未及弱冠，积军功至都司。然慓悍不驯，动辄犯法。是时吴勤惠公棠，以漕运总兵驻节清江浦，索将于临淮大营，端敏乃以国瑞予之。始将七百人与捻寇追逐于淮扬徐海之郊，每战取胜，威名日隆。吴公既倚为长城，一切顺其所为，如奉骄子。渐增募其众至二三千人，复隶故科尔沁忠亲王麾下。扫荡练匪苗霈霖，及山东白莲池教匪，皆以国瑞为首功。积官至记名提督处州镇总兵帮办清淮军务，国瑞益自鸣得意，令军中称己曰大帅，自谓名位与吴公相并，有轻之之意矣。忠亲王战殁曹南，诸将皆以不能救护主帅获罪，国瑞独以战功素著，免予议处。时曾文正公督师北上，适刘省三军门铭传克复济宁之长沟，国瑞率军后至，见淮军将士，所携洋枪精利，心独艳之。国瑞向以黠悍自雄，诸将无敢与抗者。既恶淮军之先入长沟也，又思夺其利器，自率清兵五百人，突入长沟，见淮军勇丁即杀之，凡杀数十人。刘军闻变，亲督所部与战于塞中。淮军尽携火器，发无不中。国瑞亲兵多执长镭，狭巷中不能转掉，五百人皆歼焉。国瑞跃登民屋，刘军门使其众梯而执之。置之空楼三日，给以糜粥，使饥而不至于死。国瑞见军门泣曰："此五百人皆数年来所纠合四方之精锐，一旦为君所歼，吾军从此衰矣。"军门乃怜而释之。于是刘陈二人皆禀诉于曾文正公，互相指讦。文正恶国瑞之犷也，欲摧其盛气，而磨励陶成之。凡批牍数千言，大旨奖其长而戒其短。历举其罪恶十余事，俾速自悛改，且明白禀覆。并劝其去钦差字样，勿与莫康两君同札，勿扰民，勿梗调，勿私斗，勿虚报勇额。国瑞具禀，词多巧饰，不肯任过。文正叹曰："是真不可教也矣。"乃具疏弹劾，撤其帮办军务名目，革去提督，褫去黄马褂，仍留处州镇总兵，以示薄惩而观后效。国瑞悚息听命，驰往徐州，谒见文正，受约束维谨，旋复还驻清江。国瑞驭下严酷，手刃膳夫，不下百余人。将士无罪，被杀也不可数计。国瑞有养子曰陈振邦，亦积功至总兵。一日国瑞忽欲杀之，振邦求救于漕帅。吴公为之缓颊，国瑞不听。振邦乃走匿漕帅署中。国瑞再三索之不得，自率亲兵数百驰赴帅署，欲掩执振邦。时已二鼓，署中闻变，急闭大门。国瑞督兵攻之，守门者在内叱曰："汝赖漕帅卵翼扶持，以有今日，乃敢反耶？"国瑞怒曰："以子叛父，非反而何？吾捕反父之子，且讨匿反贼之人耳。"力攻久之，破大门而入，复攻二门，破之，署中人退守宅门，其坚过于大门。国瑞猛攻不克。然署中人情愈急，骂愈厉，国瑞益怒不可忍，自以头触门，痰涌气厥，颓然仆地。吴公乃命开门，使数人舁国瑞置一古庙中，派员看管。而檄别将代统其军，疏劾国瑞革职，永不叙用。越二年，捻酋张继愚驰突畿辅山东。是时醇邸方领神机营，密荐国瑞，欲倚以办贼，复召为头等侍卫，俾募数千人讨贼。国瑞之复出也，颇染鸦片烟瘾，兼有好色之称，锐气已大不如前，而性情骄暴如故。倚恃邸眷，凌侮诸将。遇钦差大臣恪靖伯左公营中所运饷银军械于途中，擅自截留。左公具疏劾之，请以都司降补，奉旨留中，而命国瑞归左公节制。国瑞上书左公，历数其短，如排击曾文正为背恩，裁抑鲍超、蒋益沣为攘功等语，指摘不遗余力。而密致其稿于醇邸，醇邸奏之朝廷，虑国瑞不复能为左公用，乃命改归安徽巡抚英公翰调遣，越日复改归山东巡抚丁公（宝桢）调遣。既而连次改隶大学士官公文将军都公兴阿部下，最后隶钦差大臣肃毅伯李公部下。国瑞军实无战功，而捻寇适全股荡平，国瑞亦获受上赏，开复记名提督，黄马褂花翎名号，并赏云骑尉世职。诸军既皆凯撤，国瑞往来南北。庚午天津焚毁教堂之案，洋人以其激怒洋民，致杀领事丰大业。檄索陈国瑞甚急，赖曾文正公严词驳斥，幸得无事。国瑞乃寓居扬州，与提督李世忠过从游宴。先是国瑞在清淮时，尝截留李世忠营中饷盐值银巨万，又杀世忠部将之攻下蔡墟者，取其军械，而诬其勾通苗霈霖，世忠皆不敢与校。及是就欲泄宿憾，而阳与为欢。国瑞不悟，日与狎饮，时时以戏言谑之。世忠积不能平，一日清晨率亲兵数十突入国瑞之舍，擒国瑞以出，声言解往金陵，听总督曾侯相处置。挟以登舟，扬帆南下，国瑞之兄子陈泽培率众追之。是时湖北

运铜船数百号，停泊河干，其水手皆楚人，国瑞同乡也。泽培号于众曰："孰能追夺吾叔者，赏以万金。"于是应募者数千人，追及世忠于瓜州之四里铺，围其大舟。世忠乘夜挟国瑞登舢板炮船，潜行出口，溯江西上。黎明，泽培登其大船，取世忠妾婢三人，以归扬州，扶以游街。官吏驰往弹压，送归世忠本宅。而船中尚有二女，于纷呶之际，怀金宝赴水以死。曾文正公既接世忠禀牍，严批责令先释国瑞，来辕听候讯办。世忠泊舟芦苇丛中，先自来谒文正。文正拒不见，遣武弁以一令箭偕世忠同至炮船，释放国瑞。始于船底掖出之，饥惫几无人形，时同治十年闰四月十八日也。李、陈二人同交营务处委员讯具供词，文正衡情刻断。世忠以擅执大员被劾褫职。国瑞累次滋事，又滥杀世忠部将，因事在赦前，劾以都司降补，均交地方官严行管束。泽培革去监生，时议允之。越数年，国瑞复以詹启纶杀人之案谳有唆耸主使等情，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伯相合肥李公尝与予论及陈国瑞经此番磨练，将来有事，似尚可用。余答云："陈国瑞骄暴之性，终不能改，究难任用。且迩来困于烟色，其精锐已销竭矣。万一此番磨折稍久，意气渐平，将来再用，不过将一二千人，非任重之才也。"伯相颇韪其言。其后廷旨密询吉林将军，云陈国瑞是否尚堪起用，将军覆奏谓陈国瑞凶暴桀骜，不堪复用。论将材者，皆以为定评云。

陈国瑞与李世忠齐名，悍亦相似。然以人格论，则世忠不及国瑞多矣。国瑞不失为粗豪之丈夫，世忠只成反复之小人耳。其寻仇互斗也，世皆直陈而曲李，亦足见公论之在人也。

包立身

咸丰十一年十月，贼陷诸暨。有包立身者，县之包村人，倡义集团，远近附之。举家来投者，不下十余万人。贼屡以大队击之，辄败。诱之降，不从。同治元年三日侍王约湖州之梯王，由富阳进攻包村，环数十里为营。立身善以少击众，相持八个月，先后杀十余万人。是夏大旱水涸，汲道为贼所遏，村中人众，食不继。贼又绝其粮道，势甚危。然主客万余人，无一降者。七月朔，贼由隧道攻之，村陷。立身与妹美英，率清军数千人溃围出，至马面山。贼追及之，围数匝，立身中炮死。美英手刃数贼，知不免，自刎死。其兄立忠、立贤，皆死于阵。父建勋，母虞，二嫂曰任，曰王，妻虞，弟妇屠，妹彩福、彩官，侄和尚，女凤娥，侄女大姑、二姑，同日死之。凡包村死者，一万四千七十七人。同治三年，护理浙江巡抚布政使蒋公益沣以其事闻，诏从优议恤。按包立身之初起也，人或传其有异术，能布香灰为城。然朱久香前辈见之，其人恂恂如常人，初无他异。而能于贼势方炽之日，全省糜烂之余，且又无名位之可以号召。形势之可以固守，揭竿斩木，自成一军，与贼相持，久而不下。远近景附，遂成邑聚。既陷之后，同日赴义。呜呼！可谓豪杰之士矣。当日浙中团练，以芜湖赵忠节为最。今观包村之事，其难更有甚焉。中兴以来，有包立身之名，而莫详其事实。余偶于断烂朝报中，得蒋中丞奏疏，因书其大略如此。

咸丰间，诸暨包村义民包立身团乡兵杀贼，相持几一年，力尽死之。余已载其事于前卷矣，乃诸暨人所传，则其事甚怪。立身本农家子，有膂力，且善走。年二十许时，往往兀立日间，若有所思，见者咸以为痴。咸丰十年六月，夜宿场圃。忽闻有呼其名者，视之一老翁也。翁问："识我乎？"曰："不识。"翁曰："某年月日，汝甫七龄，为墙所压，不死，我救汝也。汝颇忆之乎？汝他日当为大将，我乃汝师也。某日黎明，待汝于绍兴昌安门外石桥上，汝毋爽约。"言已别去。行数武，忽不见。明日询之父母，则幼时墙压不死事固有之。届期，立身欲赴约，请于父母，不可。是夜展转不成寐，同榻者问之。曰："欲至绍兴访友，苦无舟资耳。"其人探枕底钱予之。鸡初鸣，携钱出门去。至山阴刘龚溪，适有小舟。遂乘之，往至昌安门，天未明也。自包村至绍兴郡城地近百里，亦不知何以迅速如此也，而老翁已待于桥上，曰："俟子久矣。"拉之行，至一山中，有庐，导之入，有二少年在焉。老翁出酒肴共食，酒色赤，肴则皆白，食毕。延入后堂，见西阶下有大刀。翁曰："试举之。"力弗胜也，翁命一少年举刀舞，光闪闪如电绕室，寒风肃然。翁曰："余初授彼刀，彼亦如汝恇怯。天下事苟不畏难，自能胜之，汝曷再试一举乎？"立身如其教，果如一钩金。翁乃教以刀法，又授以咒语，曰："此先天一目斗咒也。"立身辞归，则父母已遣其兄往寻之。至刘龚溪问舟子，咸曰："今晨无放棹者。"兄乃返，而立身已在家中矣。具道其事，共怪之。越日又失立身，次日而返。询之，谓翁引至诸暨南乡斗子岩，楼阁院宇，迥非人世。有数儒士读书堂上，数武士角力堂下，皆翁之徒也。翁以香与之曰："焚此可降上界真仙"。又曰："吾白鸷仙人也。明初助战有功，受封金井，上帝使我掌雾于此。"又使至岩巅望气，见诸暨一邑，四面皆黑气，惟东面稍淡，曰："此杀气也，淡处当小减耳。汝归，宜劝世人勉为善事也。"自是邑人皆呼为包神仙。遂缘此起义兵，临阵白衣白冠而出，贼辄披靡。战前一夕，必焚纸钱，曰：犒阴兵也。又或贼子不出战，曰："天香未发，非战时也"俄而曰："可矣。"各乡兵亦如闻异香，勇气百倍，故战无不胜。贼中讹传包神仙能飞竹刀断敌人头云。余谓白鸷仙人石桥之约，几与黄石公相类。然死守孤村，卒无成就。仙人此举，无谓甚矣。

方兰坨太守云："包立身实农家子，初无异人处。但形体甚长，高于常人者几二尺许。食粟而已，不识一字，其他更勿论也。"咸丰间，绍兴有赵氏者，富人也。生一子广颡方颐，耳垂肩，手过膝。术者谀之，谓有帝王相。赵翁因之蓄异志。见立身，奇其状曰："此可藉以惑众也。"乃密招之来置诸后圃中，人无知者。乃日课以识字读书，并啖以大力丸，又使人教以诸兵器用法。如是者两年余，乃以夜半纵之出，使归。其家久失立身，一日忽得之，宗族邻里咸集问讯。立身曰："吾遇仙人招入山中，授我兵书战法，异日当为大将也。"其言

盖亦赵翁教之者。众咸不信,试授以书则能读,授以刀则能舞,与平时绝异。乃大诧曰:"仙矣,仙矣!"包神仙之名,从此而起。及后事败,赵翁父子亦同死包村中。

记曾左交恶

曾文正公与左季高相国同乡,相友善,又属姻亲。洪军猖獗蔓延几遍天下,公与左相戮力讨之,声望赫然。合肥相国后起,战功卓著,名与之齐。中兴名臣,天下称为曾、左、李。盖不数唐之李、郭,宋之韩、范焉。比贼既荡平,二公之嫌隙乃大构。盖金陵攻克,公据诸将之言,谓洪福瑱已死于乱军中,顷之残军窜入湖州,左公谍知福瑱在内,会李相之师环攻之,而疏陈其事。公以福瑱久死,疑浙师张皇其词,而怒,特疏诋之。左公具疏辩,洋洋数千言,辞气激昂,亦颇诋公。两宫皇上,知二公忠。实无他肠,特降谕旨两解之。未几,洪福瑱遁入江西,为沈幼丹中丞所获,明正典刑,天下称快。而二公怨卒不解,遂彼此绝音问。余为左公所荐举,公前在安庆时,曾辟召余。同治丁卯,谒公于金陵,颇蒙青眼。自摄南汇县事,丁雨生中丞时为方伯,且牍荐余甚力。公批其牍尾曰:曾见其人,夙知其贤,惟系左某所保之人,故未能信云云。荆子范大守以告余,谓公推屋乌之爱也。辛未,公再督两江,张子青中丞欲调余上海,商之于公,公乃极口赞许。是冬来沪阅兵,称为著名好官,所以奖勖者甚至。闻余欲引退,特命涂朗轩方伯再四慰留。谓公忘前事矣。后见常州吕庭芷侍读,谈及二公嫌隙事。侍读云:上年谒公于吴门,与言左公致隙始末。谓我生平以诚自信,而彼乃罪我为欺,故此心不免耿耿。时侍读新自甘肃刘省三军门处归,公因问左公之一切布置曰:君第平心论之。侍读历言其处事之精详,律身之艰苦,体国之公忠。且曰:以某之愚,窃谓若左公之所为,今日朝端无两矣。公击案曰诚然。此时,西陲之任。倘左君一旦舍去,无论我不能为之继,即起胡文忠于九原,恐亦不能为之继也。君谓为朝端无两,我以为天下第一耳!因共叹公□而知善,居心之公正若此。余又谓:洪福瑱未死,公特为诸将所欺,并非公之有欺,原可无须芥蒂也。公殁后,左公寄挽一联云: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我愧不如元辅;攻金以砺,错玉□石。相期无负平生。读者以为生死交情,于是乎见。昔韩忠献与富文忠皆为一代贤臣,第以撤帘事。亦见不合,终身不相往来。洎韩公薨,富公竟不致吊。今观曾左二相公之相与,贤如古人远矣(《庸闲斋笔记》一则)。

左文襄公自同治甲子与曾文正公绝交以后,彼此不通书问。迨丁卯年,文襄以陕甘总督入关剿贼,道出湖北,与威毅伯沅浦宫保相遇,为言所以绝交之故,其过在文正者七八,而亦自认其二三。文襄常与客言:"我既与曾公不协,今彼总督两江,恐其隐扼我饷源,败我功也。"然文正为西征筹饷,始终不遗余力,士马实赖以饱腾。又选部下兵最练将最健者,遣刘忠壮公(松山)一军西征。文襄之肃清陕甘及新疆,皆倚此军之力。是则文襄之功,文正实助成之,而文襄不肯认也。文襄每接见部下诸将,必骂文正。然诸将多旧隶文正者,退而愠曰:"大帅自不快于曾公,斯已矣。何必对我辈烦聒,且其理不直,其说不圆。聆其前后所述,不过如是,吾耳中已生茧矣"迨壬申二月,文正薨于位,文襄寄挽联云:"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又致书唁劼刚袭侯,措辞颇为恳挚。余谓文襄自此气可平矣。庚辰辛巳间,文襄奉旨召枢廷。文武官僚于中途进谒者,皆云左相言语甚多,大旨不外自述西陲设施之绩及诋讥曾文正公而已,谈次不甚及他事。既入军机,文襄奏言直隶永定滹沱等河,水患日剧,请自出相度机宜,督率旧部旧营,挑浚修治。阅数月,文襄奏报河工蒇事,颇多铺张,并有数十年积弊一扫而空之语。于是清议之士,渐多失望,咸谓左相之疏,未免虚夸,远不逮李相节次治河之奏,周详核实。意者其西陲功绩皆不过如是乎?余谓议者推崇文襄,始固不免过当,因而责望亦太重。不知北河末流之弊,本非岁月所能奏功。且距京师咫尺,有效无效,众所共知。文襄出笔太易,乃其习惯使然,殆不始于此日也。顷之,文襄总督两江,官绅有赴金陵者,皆云文襄见宾客无他语,不过铺陈西陲功绩,及历诋曾文正公而已。苏绅潘季玉观察,以地方公事,特赴金陵,欲有所陈。归而告人曰:"吾初谒左相,甫寒暄数语,引及西陲之事,左相即自述西陲功绩,刺刺不能休,令人无可插话。旋骂曾文正公。语尚未畅,差弁侍者,见日已旰,即举茶杯,置左相手中,并唱送客二字,吾乃不得不出。翌日,左相具柬招饮,方谓可乘间言地方公事矣。乃甫入座,即骂曾文正公,迄终席,言尚如泉涌也。既撤席,吾又不得不出。越数日,禀辞,左相始则骂曾文正公,继则述西陲之事,终乃兼骂合肥李相及沈文肃公。然其意若谓本不如己远甚,初无待其力攻也。侍者复唱送客。吾于起立时,方欲陈地方事数语。左相复引及西陲之事,吾乃疾趋而出"云。潘君之言如此,可谓形容惟肖矣。又李相覆陈海防事宜一疏,即余代草,刊在《庸庵文编》者也。疏上时,适文襄在关外奉召将至。恭邸及高阳李协奏,以事关重大,静俟文襄至乃议之。文襄每展阅一页,每因海防之事,而递及西陲之事,自誉措施之妙不容口,几忘其为议此折者。甚至拍案大笑,声震旁室。明日复阅一页,则复如此。枢廷诸公,始尚勉强酬答,继皆支颐欲卧。然因此散值稍晏,诸公并厌苦之。凡议半月,而全疏尚未阅毕。恭邸恶其喧聒也,命章京收藏此折。文襄亦不复查问,遂置不议。

《庸闲斋笔记》数卷,海宁陈子庄大令所著也。太令名其元,为金华教官二十年,以卓异荐为知县,历任江苏大缺,复调上海,数年告归。陈氏为浙江第一旧族,故大令于先朝掌故、家世渊源,述之较详,又颇能留心时务。阅历既深,凡所纂论,均惬人意,惟每于左文襄公事,颇觉推崇过当。又其间所论文襄与曾文正公龃龉一条,则更持议偏颇,褒贬失当,余固疑大令当尝

受文襄私恩者也。后又阅之，果言文襄于去浙时，保荐浙士三人，丁丙、陈政钥与大令也。然文正实尝访得大令而荐之文襄者，何以大令又不知感，窃谓文正之宏奖素广，广则受之者不以为奇。文襄之荐剡素隘隘，则得之者益以自喜。即大令于涉笔之时，亦时存一沾沾之意曰："我左公所荐也。"且文襄意气之矜忮，素著于时，彼亦以为偶一纪述，毋宁抑曾而扬左。抑曾则断无后患，抑左则或招尤悔，此又因畏之之心。转而为訾，亦人情所时有也。呜呼！世风之偷薄久矣。余尝怪世之议者，于曾左隙末之事，往往右左而左曾，此其故亦有两端。一则谓左公为曾公所荐，乃致中道乖违。疑曾公或有使之不堪者，而于其事之本末，则不一考焉。一则谓左公不感私恩，专尚公义。疑其卓卓能自树立，而群相推重焉。斯皆无识者流也。夫公义所在，不顾私恩可也。若既受其荐拔之恩，复挟争胜之意以求掩之，又得群无识者助之以取胜，而名实两全，则人何惮而不背恩哉？余恐后之在上位者，以文正为鉴而不敢荐贤也，此亦世道之忧也(《庸庵笔记》二则)。

按，王姜斋曰："翕然为人所推奖，乃大不幸事。以推崇之既过，而成乎不肯下之势，则力护其名，而邪淫生焉。如阳明抚赣以前，举动俊伟，岂人所易及？后为龙溪心、齐绪山、萝石辈推高，便尽失其吾故。故田州之役，一无足观矣。"呜呼！以此论阳明，似稍失当，若生理则诚无以易也。曾左晚年交恶事，君子为贤者讳，不欲多揭之。然其事实彰彰在人耳目，不可诬也。其孰曲孰直不必论，但以数十年艰难共事之人，胡为乎功成名就之后，而乃至此？文襄粗材不足责也，文正学道有年，晚岁当益进，今若此，于所谓休休有容者，宁无惭德耶？吾尝谓学文者，当学咸丰八年以前之文正。其时处忧危之地，坚苦刻厉，忍辱负重，纯然为完尚高粹之人格。八年以后日以下矣，得毋姜斋先生所谓护名之累耶？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文正于不淫一义，其所造殆有未至矣。颇闻文襄之骂文正也，专标一伪字。咸丰八年以后之文正，得毋有实不免于此一字者，使文襄得窥其隐耶？呜呼！学道之难也如此。使当时之事业而属于革命的也，则两公其必至于相杀而已。吾未见其与太平之杨韦相去几何也。两公皆以公义起，而以私怨终。夫以两公之贤而犹如是也，则后之有志经国者，其可以为鉴也。

文文端公相业

清代二百余年，凡磊落宏伟，世之勋业，皆出满洲世族及蒙古汉军之隶旗籍者。汉臣虽不乏贤俊，不过以文学议论，黼黻隆平而已。清先帝措注之深意，盖谓疏戚相维，近远相驭之道当如此。而风气文弱，不娴骑射，将略非所长，又其次也。乾隆嘉庆间，防畛犹严，如岳襄勤公之服金川，二杨侯之平教匪，虽倚任专且久，而受上赏为元勋者，必以旗籍当之，斯制所由来旧矣。虽然，人才视时势为转移者也。限于一格，则时栋不出，用之无方，则赓续不穷。必有深识伟量者，默烛先几，乃能知穷变通久之道，而断然行之不疑。此其干旋气运之功，何可及耶？长白相国文端公文庆，以咸丰初年为大学士军机大臣。是时海内多故，粤寇纵横，经略大臣，如赛尚阿、纳尔经额两使相，皆以失律获咎。公尝言欲办天下大事，当重用汉人。彼皆从田间来，知民疾苦，熟谙情伪。岂若吾辈未出国门一步，瞢然于大计者乎？平时建白，常密请破除满汉藩篱，不拘资地以用人。曾文正公起乡兵击贼，为寿阳祁文端公所觝排。又累战失利，公独谓曾某负时望，能杀贼，终当建非常之功，时时左右之。胡文忠公以庚子江南科场失察，与公同镌秩。公尝与胡公语，奇其才略，由贵州道员一岁间擢巡抚湖北，所请无不从者，公实从中主之。当是时，袁端敏公甲三，督师淮上。骆文忠公秉章，巡抚湖南。公尝荐其才，请勿他调，以观厥成。其兼管户部也，相国朝邑阎公方为主事，明习部务，公常采用其议。虽他司所掌，亦询之以定稿。郑亲王端华，侍卫肃顺，渐进用事，然独严惮公。公累世贵显，气度浑融，能断大事，为八旗王公所敬信。端华、肃顺，虽颇被裁抑，弗敢怨也。及公将薨，遗疏谓各督抚如庆端、福济、崇恩、瑛棨等皆难胜任，不早罢之，恐误封疆事。其后数人皆如公所料，而庙谟亦颇循公成画。未及数年，曾、李、左诸公，联翩大用，遂以削平群寇。曾公克金陵报捷也，推使相官文恭公居首，而己次之，海内称其让德。伯相李公将平捻寇，将军都兴阿公甫受命督师，而寇适灭。都公谦不报捷，大功之成，由汉大臣专报，自兹役始。迨左文襄公平国寇，则竟不参以他帅，满汉已无町畦。功名之路大开，贤才奋而国势张，盖文文端公之力为多。夫宰相以荐贤为职，荐一世之贤，平一世之难，其功固不浅。若所荐不仅一世之贤，而移数百年积重之风气，非具不世出之深识伟量，其孰能之？余故表而书之，谓中兴之先论相业者，必以公为首焉。

记宰相有学无识

(前略)相国某公者，累掌文柄。门下士私相标榜，推为儒宗，以学问淹雅负重望。一时考据辞章之士，与讲许氏学者，翕然称之。道光季年，以尚书人为军机大臣，与首相穆彰阿共事，无龃龉。咸丰初，遂为首相。粤贼之踞武昌、汉阳也，进陷岳州以逼长沙。曾文正公以丁忧侍郎起乡兵逐贼，出湖南境，进克武、汉、黄诸郡，肃清湖北。捷书方至，文宗显皇帝喜形于色，谓军机大臣曰："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某公对曰："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文宗默然，变色者久之。由是曾公不获大行其志者七八年。侍郎吕文节公贤基，疏论天下事，颇忤政府。是时皖北，全境糜烂。某公请派吕公还籍，治团练，无兵饷以畀之。吕公自陈书生不知兵，陛辞日，痛哭而出。未几，遂殉舒城之难。刑部员外郎邵懿辰，以经学文章名于世，性戆直，好议天下大计。与某公学术不相中，又素与曾公

善,时为军机章京,会粤贼北犯,某公请遣懿辰出防河。人谓懿辰:“黄河绵亘千里,纵有劲兵数万,且不易守,而况徒手无一兵者乎?此政府欲置君死地,否则以疏防罪君也。”已而粤贼果渡河躏畿辅,懿辰坐是镌秩去。寇气日棘,某公乞病,予告。同治初元,征用耆旧,复以大学士衔补礼部尚书,入值鸿德殿。适两江总督何桂清以玩寇弃城,逮人刑部狱。舆论皆谓死有余罪,某公独上疏力救,为言路卞宝第等所纠。士大夫诵其弹章,交口称善,由是清望益减。盖好贤恶不肖,宰相职也。某公于贤者嫉之如仇,于不肖者爱之若命。观其好恶,可以卜其相业焉。又有相国某公者,以咸丰初年入政府,后遂为首相。力荐何桂清兼资文武,必能保障江南。迄苏、常告陷,犹不悟,力庇桂清,谋贳其罪。与端华、肃顺等共事,肃顺尤横恣,某公未常迕之。庚申之变,乞病予告,亦以同治初元征起。某公条议时事颇备,不自上疏,诣军机大臣请代陈之。其大旨谓楚军遍天下,曾国藩权太重,恐有尾大不掉之患。于所以撤楚军削曾公权者,三致意焉。是时曾公负朝野重望,天子方倚以平贼。军机大臣见而哂之,由是不获再用。但有旨暂权都察院事,以疾笃辞,遂卒(下略)。

按,所谓某公某公二人者,前者为祁文端,后者为翁文端云。使其说得行,则曾文正之末路,亦将与李秀成等耳。乱亡之不恤,而媢嫉之为务。以视文文端,何其远哉?何其反哉?

记胡官交欢事

伯相辽阳文恭公官文总督湖广时,宫保益阳胡文忠公巡抚湖北。文忠才气卓荦,以一行省之力,经纶天下事,文恭拱手以听,遂成大功,海内两贤之。然二公离合之始末,议者或未之知也。咸丰五六年间,粤贼陷踞武昌、汉阳,蔓及旁郡,蹂躏数千里。是时文恭由荆州将军改总督,凡上游荆、宜、襄、郧诸郡兵事、饷事,悉主之。文忠驻军金口,进规武昌,凡下游武、汉、黄、德诸郡兵事、饷事悉主之。二公值湖北全境糜烂之余,皆竭蹶经营,各顾分地。文忠尤崎岖险阻,与劲寇相持,独为其难。督、抚相隔远,往往以征兵调饷,互有违言。僚吏意向,显分彼此,牴牾益甚。文恭于巨细事,不甚究心,多假手幕友家丁,诸所措注,文忠尤不谓然。既克武昌,威望日益隆。文恭亦欲倚以为重,比由荆州移驻武昌,三往拜而文忠谢不见也。或为文恭说文忠曰:“公不欲削平巨寇耶?天下未有督、抚不和而能办大事者。且总督为人,易良坦中,从善如流。公若善与之交,必能左右之。是公不翅兼为总督也,合督抚之权以办贼,谁能御我?”文忠亟往见,文恭推诚相结纳,谢不敏焉。文恭有宠妾,拜胡太夫人为义母,两家往来益密。馈遗无虚日,二公之交亦益固。文忠于是察吏筹饷,选将练兵,孳孳不少倦。文恭画诺仰成而已,未尝有异议。每遇收城克敌,及保荐贤才,文忠辄阴主其政,而推文恭首尸其名。朝廷以文恭督湖广数年,内靖寇气,外援邻省,成功甚伟,累晋大学士授为钦差大臣,宠眷隆洽,文恭心感文忠之力,而文忠亦益得发舒。凡东南各省疆吏将帅之贤否进退,与大局一切布置,每有所见,必进密疏,或与文恭会衔入告。文忠所引嫌不能言者,亦竟劝文恭独言之。讦谟所定,志行计从,人谓文忠有旋乾转坤之功,不仅泽在湖北也。既而文忠遭太夫人丧,得旨赏假百日。营葬后,即起视师。驻军皖鄂之交,省中大政,皆归文恭主持。文恭听已革总兵樊燮之诉,奏劾湖南巡抚幕宾、今侯相左公。左公为文忠同学友,文忠尝荐其才可大用者也。既被严劾,文忠愠不言,贻书曾文正公,密解其狱,且荐左公襄办江南军务。文恭有门丁,颇为奸利奔竞,无耻者多缘以求进。文忠所素欲参劾者,文恭或荐之得居要地 。府中用财无节省,不足则提用军饷,耗费十余万金。文忠积不能平,独居深念,若重有忧者。当是时,今协揆朝邑阎公以户部员外郎总理粮台,兼运帷幄。往谒文忠,请问言事。文忠屏人,以督府事告之曰:“方今筹饷如此艰难,而彼用如泥沙。进贤退不肖,大臣之职也,而彼动辄乖谬。今若不举实纠参,恐误封疆事,为朝廷忧,吾子以为奚若?”阎公对曰:“公误矣。夫本朝二百年中,不轻以汉人专司兵柄。今者督抚及统兵大臣,满汉并用,而卓有声绩者,常在汉人。固由气运转移,亦圣明大公无私,划刮畦畛,不稍歧视之效也。然湖北居天下冲,为劲兵良将所萃,朝廷岂肯不以亲信大臣临之?夫督、抚相劾,无论未必能胜。就使能胜,能保后来者必胜前人耶?而公能复劾之耶?且使继之者,或励请操、勤庶务,而不明远略,未必不专己自是。彼官至督抚,亦欲自行其志,岂必尽能让人?若是则掣肘滋甚,讵若今用事者,胸无成见,依人而行,况以使相而握兵符,又隶旗籍,为朝廷所倚仗。每有大事,可借其言以得所请。今于军事饷事之大者,皆为公言是听。其失只在私费奢豪耳,然诚于天下事有济。即岁捐十万金以供给之,未为失计。至其位置一二私人,可容者容之,不可容,则以事劾去之。彼意气素平,必无迕也。此等共事人,正求之不可必得者,公乃欲去之何耶?”胡公击案大喜曰:“吾子真经济才也。微子言,吾几误矣。”由是益与文恭交欢无间言,文恭亦敬服之终身。迨文忠薨于位,未几而文恭劾巡抚严公澍森去之。威毅伯曾公巡抚湖北,又劾文恭去之。湖北从此多事,其闳整富强之绩,亦稍隤矣。后人于是益以文忠之能用文恭为美谈云。

按,世或传官文恭尝为宠妾开寿筵,藩司某公不肯往拜,而胡文忠独折节结之。官妾之母事胡太夫人,自此始。而官胡交欢,实全以是为枢纽云。此事在崇拜文忠者或讳言之,顾其不足以为文忠盛德之累,昭然明甚矣。傀儡满人,使为我效力,以赞大功之成,斯实中兴事业之源泉。而筹饷用兵诸方略,直其次耳。呜呼!民族势力之消息,岂不在人哉?

叙益阳胡文忠公御将

咸丰之世,粤寇俶扰,益阳胡文忠公治湖北七年,威名满天下。环东南万里被贼之区,其民喁喁相告,皆

曰："胡公援我。"以余所闻，凡公所以察吏、理财、养民、睦邻之具，罔不精绝一时。然公所以能指挥群英而为天下雄者，其御将之略，尤能超轶古今云。初公以道员募乡兵击贼，隶曾文正公部下。追贼至江西，文正密荐公才可大用。俾率师还援湖北，旋拜巡抚之命。公初起，角巨寇。军弱，连战不利，溃而复集者数矣。会罗忠节公泽南，以湖北上游地不可不争，请于曾公。引所部三千人由江西转战而前，连拔数城，簿武昌而垒、朝命听公节制。罗公故以名儒讲学，学者所称罗山先生者也。曾公初练乡兵，招之出。楚军规制，皆所手定，门弟子多崛起为名将。当是时，罗公以宁绍台道赴援湖北，公一见，执弟子礼甚恭。虽僚属语必称罗山先生，事无巨细，谘而后行。询其将军吏之勇怯材鄙而擢汰之，罗公亦稍稍分其众隶公。俾部勒其士卒，由是尽传楚军规制，变弱为强。自此始，罗公力攻武昌，被重创，三日薨。公哭之恸，以弟女妻罗公长子。举其裨将李忠武公续宾，代领其军，勇毅公续宜佐之。二李者，故罗公高第弟子，沈毅多大略，公以昆弟遇之，而渐增其饷，俾益募兵，遂克武昌，尽收湖北诸郡邑。悉锐攻九江，将沿江以瞰金陵。时李公父母皆笃老，方事之殷，以不能归省为憾。公为迎养其父母，晨昏定省，如事父母。日发书慰二李，二李皆感激，愿尽死力。忠武既克九江，鼓行而东，师锐甚。会援贼大至，战于庐江三河镇。公方奉太夫人讳，有旨百日后起视事，公具疏恳辞。忽闻忠武死绥，遂投袂起，以大事属勇毅公。俾鸠溃散，修守备，吊死疗伤，期年而后用之。且谓之曰："迪庵自任灭贼，而赍志长瞑。吾誓为竟前功，以报死友于地下，当与弟勉之。"迪庵者，忠武公字也。勇毅于是日夜训厉其众，众益奋。南解宝庆之围，北奠淮西地，大败悍贼陈玉成之众于挂军岭。贼再窜湖北，再平之，勋望隆然，不数年超擢安徽巡抚。先是从曾公起兵者，罗公、李公，皆以陆师称强。其专领水师，则杨公岳斌、彭公玉麟，功名与罗、李相上下。罗、李既皆为公用，而水师诸将亦奉曾公命，先后援鄂，分布江汉间。当是时，兵将骈集，主客柢牾，往往违言。公倾心调和，泯其异同，具饷必丰，奖荐愈隆，务扬善表功以联诸客将，诸客将皆亲附公，与曾公等。曾公久驻江西，不管吏事，权轻饷绌，良将少，势益孤。公名位既与曾公并，且握兵饷权，所以事曾公弥谨，馈饵源源不绝。湖北既靖，乃遣诸将还江西，受曾公节度，军势复大振。曾公素有知人鉴，所识拔多贤俊。公常从问士大夫贤否，闻曾公有一言之奖，辄百方罗致推谷，惟恐不尽力，或畀以军寄致大用。是时，公所擢任于侍人中者，又有忠勇公多隆阿，今一等子提督鲍公超。多公性颇忮，而老于兵事，饶智勇。鲍公后起，以骁果克敌，功尤多，二人不相下，公因激励而两用之。谓多公曰："鲍超戆悍，非兵家所贵。赖吾子庇阴，以有今日。超之功，皆子之功也，幸始终左右之。"谓鲍公曰："多公言汝勇而无谋。汝能奋功名无蹉跌，则可以间执人口矣，勉之。"二郎河之战，贼来益众，超将退矣。公遣骑驰书告曰："寇深矣，如林翼辈。生死无足重轻，君威名盖世，宜自重，盍少退。"超益力斗，遂大捷。公知多、鲍二人皆好胜，各予卒万人，当一面。二人争以战功相掩，勋伐皆为天下最。湖北当四战之冲，为贼必争地，备多力分。公乃整榷政，通蜀盐，改漕章，每月得饷金四十万两，养兵五六万人，驱除群寇。又谓守疆当战于境外，分兵援江西、援湖南、援安徽、援河南、浙江，未尝不以天下大局为竞竞。而天下之求将才者，亦不之他省而之湖北。一时以善战名者，若都兴阿、舒保、刘腾鸿、萧翰庆，皆公麾下之选也。公量能授事，体其隐衷而匡其不逮。或家在数千里外，辄馈资用，问遗其父母，珍裘良药，使岁月至。公尝言天下无不可造之才，惟汩于仕宦与绿营旧习者，皆屏勿进。其人忠朴有志节，虽无巨绩，揄奖必逾其量。或巽懦贪冒，不事事，败军政，罚亦不少贷。以是人咸感其遇而服其功，莫不乐为之用。昔李勇毅公尝告曾公曰："胡公待人多血性，然亦不能无权术。"公答之曰："胡公非无权术，而待吾子昆季则纯出至诚。"勇毅笑应曰："然虽非至诚，吾犹将为尽力以灭此贼也。"是时将帅同心如此，故卒有成功云。

按，圣贤而豪杰者，曾公也。豪杰而圣贤者，胡公也。李勇毅之评胡公至矣，然惟有血性者乃能用其权术。若无胡公之血性，而学其权术者，殆而已矣。

苗沛霖之反复

同治元年夏四月，多公军克庐州。玉成以皖、鄂胁从数万人，奔苗沛霖于下蔡，欲与同拒官军。苗沛霖者，以诸生为团练长，劫其众以叛，大帅胜保招降之，犹持两端，意叵测。受官于朝，不肯冠带，使其下呼已为苗先生。攻巡抚翁同书于寿明，陷之。杀豪族之不附己者。有诏褫沛霖布政使衔川北兵备道，将进兵讨之。沛霖乃复求抚于胜保，亦阴通款玉成，玉成伪封为平北王。累书招玉成，谓凤、颖二府，形胜可踞，诸乡寨练丁皆习战守，足备征调。玉成信之。既去庐州，多公以劲骑蹂其后，胁从败散略尽，惟余亲兵三千人。沛霖出城迎玉成，执礼甚恭。见其亲兵皆百战精锐，欲夺有之。乃给玉成驻众城外，仅以百余人入城。沛霖分兵防守诸门，多具酒食，阴令部卒引玉成从者入帐酣饮，而以盛馔飨玉成。伏兵齐起，遂縻之。送胜保军中，胜保欲降之，不屈。因述胜保败状以为诮，槛送京师，行至延津，有诏磔死。玉成既死，亲兵三千皆降于沛霖，为致死力，沛霖以是益横。明年科尔沁忠亲王追剿捻酋张洛行于颖北，沛霖引兵犄其后。设伏守隘，而洛行就擒。自谓连立大功，当受上赏。顾以前罪削籍，三年未复，鞅鞅不平。进据寿州怀远，断临淮大营饷道，南畏楚军之威，欲北趋中原，号召群捻，而蒙城扼其冲。乃悉起练众攻围之，连营百余里，势张甚。将军富明阿总兵王万青詹启纶等，引军赴援，皆坚壁不敢战。俄而科尔沁亲王督大军南下，以总兵陈国瑞为先锋。王之诛张洛行也，狝剃积寇无遗种。淮甸之民，震其余威，闻王将至，则已心胆欲碎，窃窃私语，谓苗先生陷我于死

也。陈国瑞以数千人先至，连日夜攻击，破沛霖营数垒。沛霖之党，皆夜惊曰："王爷率大军数十万至矣。今其先锋军威如此，况王爷亲至。我辈其能免乎?"亲兵三千人相与某曰："我辈故英王旧部也，苗先生肆其诈慝，诱杀我英王。复以威劫我，使为之用。是苗先生乃吾仇也，我辈何苦为之尽力。"一夕，沛霖登营墙有所指挥，亲兵二人掖以赴之外，挺矛舂之，殒。报詹启纶，启纶不信，拒之。迟明，报王万青，万青往验之，信，到其首，迎献于王。淮南北练党闻沛霖死，数百里间皆启城寨降。王嘉王万青之功，奏赏黄马褂。万青惎二亲兵之分其功也，殪之以灭口。还至高邮，暴病以卒。人谓二亲兵为祟也。

小螺庵病榻忆语

[清]孙道乾撰　何　成整理

《小螺庵病榻忆语》，清末孙道乾（号瘦梅）撰，记其爱女孙芳祖生平琐事。孙芳祖号“越畹女史”，贤慧多才，精于文史、书画，声名闻达士林。同治十一年去世，年仅十九岁。其父作《小螺庵病榻忆语》，因情生文，感人至深。时人往往将其与《影梅庵忆语》并提，诗文吟和者不下数十家。《香艳丛书》中对此均有收录。现删去有关诗词，选取《忆语》以及与孙芳祖生平事迹关系较多的《小传》、《忆语书后》等标点整理。

昔李杲堂先生（邺嗣）为其爱女美兰作小传，略云：“少奇慧，善解书义。性孝，处父母侧，婉婉迎人。稍长，益从余，读书达大义。以疾卒，年十九。诸凡识兰为人，无不垂涕。兰平生与余语，款款不能止，及垂死二日中，竟不发口。梵大师曰：‘此儿至孝大忍情，恐遗语益伤父心也。’”呜呼！之数言，何其与余儿芳祖适相合耶！所不同者，李已嫁而儿未嫁耳。余拟为之补写《绿杨灯影图》，因忆儿病榻语，先草录十六则。见岘卿侄（德祖）诗序中者不赘。梁昭明太子所谓追忆谈绪，皆为悲端也。

儿质素弱，苦欲事事求胜，女红外颇耽吟咏。十三岁时，秦秋伊提举（树铦）以诗词集数种贻之，中有本朝《名媛诗余》一种，儿尤喜之，始为倚声之学。从孙妇傅葭仙以画属题，久未报，乍病，向余索词谱，劝且休。曰：“儿已许之矣，况此亦消遣法。”遂填《似娘儿》一解云：“卷幔绣针停，嫩晴天篚儿香生。倚来翠袖摊书静，春风人面，桃花竹外，省识卿卿。　呷喔绿阴鸣，问何如雏凤声清，呼儿指点儿须听。还期他日，鸡窗映雪，早作和羹。”词不能工，此乃绝笔。存之以见一斑。

儿貌无瑕，眉额间光满如月，见者多奇之。病后光渐减，引镜自照，笑曰：“儿其为洛神乎？何轻云之蔽月耶？”

儿刺绣爱翻花样，藕仙从孙（庚搽）倩绣枕，已画梅花一枝，绣时欲分朱砂、珊瑚、绿萼、白玉四色，嫌太疏寂，拟用一方印押角。问余曰：“‘扶持清梦’四字何如？可则病起当添篆之。”又余戚谭子敬户部（宝琛）将入都，倩绣诗囊。儿曰：“记得画帧有作二白鹭、一青莲华者，题曰‘路路清廉’。今拟绣一白鹭，以木芙蓉代水芙蓉，取‘一路荣华’，意不嫌俗否？”余皆笑应之。惜不果作也。

春间儿读书益勤，傍晚罢绣，犹伊吾不已。上灯则钞诗，或模贴作径寸字。病后遂废。一日老妪于书架上觅纸裹药物，儿遥见之，戒勿妄动。曰：“小愈，仍当供临池用耳。”

小暑日，王眉叔学博（诒寿）自武林归，以娱园主人画团扇相赠。题一绝云：“瑶阶碧净露华新，翠筱扶花报好春。依约未央前殿月，一枝红对锦袍人。”儿起坐桃笙上，爱不释手。余曰：“儿将以此作少陵诗、摩诘画读乎？”曰：“非特愈病，且可为儿祓除不祥。”盖背乃眉叔试新得紫石砚，临玉板《兰亭》，故云。

儿嗜画，于闺阁中笔墨尤甚。初夏乞蘐云女史画扇，两月始得，仿南田法，作藤花钗鱼儿，急索锦匣藏枕畔。曰：“此可与也弗女史桃花扇并珍，一以浓艳胜，一以澹雅胜也。也弗画上，有仲昭女史题《忆王孙》一阕，一面心农兄小楷，此当留俟岘卿兄归赋长调耳。岘卿自刻《寄龛词》四卷，有《红情》、《绿意》两词咏梅魂、柳影，儿尝喜读之。曰命题选调便佳，如此描写魂影，梅柳有知，当一齐俯首。”

张姬爱儿如己出。姬病，儿侍奉汤药，无微不至。祷天愿持斋，冀速愈。已病，命以脂旨进，弗可，既满愿。或谓白鸽性禀金水，善治虚，将觅以入菜，儿坚却之。曰：“因求生而反戕生命，有是理乎？况诮同煮鹤，但愿学张曲江，不愿学韩玉汝也。”

儿好墨成癖，知之者多所持赠。师曹文孺大令（寿铭）并赐以诗云：“报与松烟三十笏，蘸毫凭学卫夫人。”儿颇能品其佳者，以豹皮囊养之。适有飞丝入目者，欲乞少许，家人将辞以疾。儿闻之曰：“此亦救急也。小钿箱中有青麟髓一截，虽非方于鲁手制，亦有熊胆，可磨用。”

儿以花露代茗，屈指计曰：“已尝五种矣：玫瑰之香腻，枇杷之香幽。儿病肺非病肝，宜枇杷。闻枇杷花即款冬花，然乎？”余曰：“款冬即《尔雅》：‘菟奚颗冻。’疏：

'药草也,非果属,本草生河北关中。十一二月花开如黄菊,未舒者良。世多以枇杷芯伪为之耳。'"又问卢橘究是枇杷否?琵琶何以本作枇杷?并论另编千文,枇杷二字,颇难破用。余虑其殚神,止之曰:"儿絮絮不绝,欲为蜡兄作谱乎?"

儿欲尝新莲子,市尚未登。先资政公茔后九曲池中花颇早,觅得数房,儿手剥嫩者先啖。余曰:"天无弃物,不特房可涤砚,因留其蒂,簪刺之,令与柄通,纳淡巴菰。"劝余嗡之曰:"此名碧筒,方相称耳。"儿姑陈恭人,时遣人问疾,赐珍品,中有苹婆果,儿尤喜食之。曰:"此佳人从燕赵远来,而色香味皆未变,胜闽乡玉女多矣。笠翁赋此,以西子、杨妃并论,允哉。"

余庭前杂植花木,儿时时呼人浇灌,而于新得之寿星桃,尤汲汲。曰:"儿记《群芳谱》云:'树矮而花,能结大桃。'倘得活,将移植庵中作盆玩,亦足以豪也。"

润香侄(泽)种有并头莲一,枝花正,开颇,重风吹将,折遂持赠。儿并配以秦心兰数箭,儿喜甚,以兰插胆瓶,手执莲花语余曰:"花香不宜近鼻,此则亭亭净植,想无碍。"余忽记旧梦,情景宛然。且心兰为儿字,非佳兆也。

俗忌病人问时日。二十三日夜,忽问余曰:"今夕何夕?"余曰:"儿试忆之。"少停,若有不悦色然。曰:"明日荷花生日也。"余曰:"儿问此曷故?"曰:"《云笈七签》云:'红颜三春树,流年一掷梭。'六月不多几日矣。"噫!岂儿豫知死期乎?

儿苦热,日汲井华水,置榻前。平日喜食美女瓜、夫人李,曰:"惜儿病不能浮瓜沉李也。"别以盆为沼,畜金鱼数尾,朱鳞碧藻,环游自如。儿倚枕以饼缘投之,观其往来争唼,曰:"此中亦大有生趣,令人作濠濮间想。"未几疾甚,数日不复顾,鱼尽先儿死矣。

儿指爪多长寸许,护以银甲,每诊脉,必先盥手。劝去之,曰:"儿欲效麻姑耳。"至弥留时,强自卸置胸前,示不复用。嗟嗟!何欲效麻姑,偏同长吉耶!

余自端阳后三日,始为儿称药量水,旦夕抚之。儿与余语多,不能缕述。垂死前二日,强笑执余手,频嗅之,似有千万语欲说状。双眼注视,忽盈盈欲泪,觉不可忍,即反侧面壁,恐伤余心,实握别也。悲哉!中秋后,秦婿(埒)省亲江南,昨始旋里,今日以亲命延其师锦湖褚君(继曾)来,为儿书栗主。明日是儿生日,镫右草此,不禁泪花满纸也。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谨识。梓成,自题十二截句。

结习未除摩诘室,情文竟别影梅庵。不须细录芙蓉梦,早有哀辞寄寄龛。

十九旬非十九年,未能言尚为呼天。书床药灶关心处,应比金瓠倍可怜。

欲传记忆无文锦,字字萦愁为断肠。倘似髯苏偶忘却,补遗合待付秦郎。

梦榻香残黄菊枕,吟帘雨冷绿杨灯(姬王氏哭儿病亡,余别为合写一图,此自撰联语也。儿尝为姬制菊枕,举牧斋《九日诗》"娇女指端装菊枕",博余一笑,故及之)。西风花瘦重阳后,娇女相依唤不应(姬殁于九月十日)。

白莲花绕女儿坟(镜湖双牌溇多白莲,均甫大令题句。时儿椽尚未归秦氏,殆诗谶耶),一镜双分曲抱村。清句不堪和泪浣,水边环佩月中魂。

粉蘖频年倚短楹,移家今始傍山城。翻嫌采戢多晴翠,偏有螺鬟照眼明。

花落香吞绣尾鱼,台池旧近右军居(小园有方池,在山麓,水清石出,惜儿不及于此洗砚也)。伤怀欲肖仙娥影,初学空留月宛书(近见儿手书有署"月宛"者)。

待描小等第三图,月面松纹纸有无。嫩绿枝头红一点,画师更要费工夫(儿早欲写《绿杨灯影图》,云:"唐人'嫩绿枝头红一点'诗意,以雨中灯影写之,似胜前人。"此未病时语也)。

谁掷明珠照茜纱,露毫曾赋紫薇花。而今别有红炉雪,删得纤纤鸟爪爬(仲昭女史家,薇花红出墙外,儿有诗云:"听得诗声隔绛纱,一双燕子巧藏花。玲珑重搨胭脂雪,但倩仙人鸟爪爬。"偶检儿稿,次韵成此时,新居鸳鸯薇盛开,以红白相间得名)。

湘弦枨触怨锄兰,短烛添浇独自看。看到丛悲有余忆,古来知己得效寒。

曾闻倚玉难藏拙("倚玉难藏拙",韩文公句),莫道投砖敢望酬("投砖敢望酬",卢允言句)。从此夜航添故事,吟简为我代缄愁。

珠字争题少女辞(周眉叔序尾语),感铭生死两心知。破闲拟踵昙花例,还问何如可可诗。

小螺庵病榻忆语后序

夫蛾眉易逝,骑省有金鹿之悲;鹤舞含愁,苏台留紫玉之迹。况越畹女史天上琼蕤,人间瑶质,以左家之娇态,为安昌所最怜。绮华正春,珠光遽坠。有不睹遗衣而挥泪,忆绕膝而伤情乎?仆也绛帷问字(女史执经于曹文孺先生,继于先生,亦在问业之列),面识春风,红叶为媒,诗惭流水(女史字秦芝孙,同砚余,为执柯)。本通家之旧谊,早淑德之备闻。尔其皎皎冰姿,珊珊玉骨。是帝旁投壶之女,降谪尘寰;疑月中捣药之蛾,仙游下界。蕙襟雅澹,匪矜罗绮之妆;琼想幽闲,鲜结钿钗之伴。借诗书为膏沐,蠹食仙成;证翰墨之奇缘,骊探珠巧。翠镌紫石,白金銮之书文;香满红笺,吴彩鸾之写韵。诗百篇而入圣,针三绝而称神。织璿玑于锦图,何如苏蕙;绕法华于绢尺,不愧卢娘。洵所谓才艺兼优,德容并美。心珠夜炳,斗咏絮之清芬;意蕊晨飞,娱生花之老眼。加以经丝一缕,白璧双珍,得坦腹之贤郎,匹扫眉之才子,将见藁砧怜重,竟赌新词。纨扇情长,不书离恨。锦帐宝钗之句,书报秦君;香兰醉草之篇,吟成孙媛。而乃鹊桥欲渡,银汉云遮;鸾鸟才鸣,女床雨泣。以荷花诞生之日,为黄杨厄闰之秋。菱镜光寒,照红颜而莫驻;蓉城景丽,列翠袖以争迎。空劳琼液玉脂,觅鼎裹丹还之药。剩有钿蝉金雀,锁江干黄竹之箱。兴言至斯,可悲也已!然而瑶林玉蕊,原非尘土

之根；金地宝莲，合证妙华之果。海山芳霭，紫室重寻；曾城桂旌，白云早迓。溯兰言于倚枕，颇记零星；供艺苑之留题，应愁溘露。一编小录，共瑶台凤牒以俱传；五夜灵风，倘绣幄鸾軿之早下。

光绪纪元重阳后三日，山阴褚继曾锦湖氏撰。

小螺庵病榻忆语书后

余比年观人，颇以顺亲二字为的，而未尝不叹孝行之不可多得。然于孙氏之门，几两失之。微《病榻忆语》一编，亦奚自知其微哉？孙氏，越望族也。畹兰女史名香祖，归杨氏，戊辰岁以孝旌于朝。异日志传，必有能传其人者。越数年而有心兰女史，心兰，瘦梅先生女，畹兰从妹也。孝行多秘于闺阁，不得闻。先生亦略不述及，殆以孝为庸行欤？杜奉常妹婿以是编见示，余阅之，瞿然曰："是复一孝行女也，今亡矣。忍不书？"

女史善刺绣，工诗词，旁及诸子百家，多涉览，越人咸多其才。余以为犹浅之乎测女史也。先生乐于阐幽，遇节烈贞孝，编之唯恐不详。且耽吟咏，苦无子，恒戚戚焉。女史知非诗书不足以承欢，恒手一编依依膝下，反复问难，俾先生得以教子者教之。庶几忘其为无子焉。壬申五月病，先生忧之。女史窥先生之忧，虑无以解也，取画中诗之法以刺绣行之。女史虽敏悟，实先生涵濡渐染，有以成其天性之爱者也。已而病剧，屏书史，医者多棘手，先生忧甚。女史犹强起坐桃笙，弄纨扇，制碧筩，谈文史，怡情乎？娱亲耳。展卷至此，不禁泪涔涔。益叹其孝之触处皆是，而用心亦良苦矣。虽然，余更悲其弥留时，娱亲之术穷矣。而天上新居之说，未始非以死而不死者慰之也。是以临终握别，强笑承颜。卒不作一戚戚语者，始终不忍贻亲之忧之心耳。他如张氏病，事如其母，则其平日事父母，概可见矣。纯孝哉！纯孝哉！先生之集是编也，将有重欷累叹，若唯恐其不传者。然而女史传矣。

嗟乎！吾侪厕须眉之列，读书数百卷，其果能行斯行耶？存是心耶？其能不对之而颜之汗而心之怍耶？又何论文之足传女史否耶？若夫造物畀其才而促其寿，或丰于此，啬于彼，默司其进退予夺，未可知也。或听其人之自生自死自夭自寿于其间，虽造物无权焉，亦未可知也。然而女史之孝传矣。其他生平言事，奉常犹能详述之。余特叹其孝行之萃于一门也。故书其后而并及畹兰云。时同治甲戌良月下浣，会稽姜秉初云舫氏书。

小螺庵病榻忆语书后

夫念遗簪者，时易而感生；惜落英者，情深而文至。是以寝席伏枕，任氏之悼泽兰；瑰木枯荄，潘令之哀金鹿。触类而伸之，引绪而长之，唯此寸编，庶乎终古，此观察孙瘦梅先生《病榻忆语》所由作也。越畹女史，诞灵儒门，凝采龆岁，朗心聪警，柔颜婉和。兰膳絜晨，博安昌之爱；绣局停午，与阿母为欢。若乃纂组绮缟之工，风云月露之作，诣绝钗帼，誉腾阈闱。簪花一通，右军俯首；咏絮七字，谢公赏心。织诗作赞，愿以曹唐为师；射屏相攸，喜得秦嘉之婿。正谓戴良嫁女，郭瑀馆甥，笙磬同音。赌吟红之篇什，冰玉俪质；娱垂白之春秋，奈何美人无寿！仙娥补曹，薄寒中人，肺葳蕤而上逆；噩梦符谶，手芙蓉以遐升。彩云卷空，瑶池归去，桑榆谁慰，昙花不常。吁其痛矣！时则暗月沉闼，凄风满棂，道路阻修，梦魂离合。绿杨帘幙，雨中之灯影幢幢；钿阁缥缃，卷里之粉痕点点。回忆牙床碾药，银炉熨丹，骨珊珊其支愁，态僛僛而扶瘦，故将愁绝，谁曰能堪？于是俯仰景光，追忆谈绪，拾零星之剩语，泻垂露于赫蹄。秋泪渍乎行间，春魂回夫腕底，言笑如在，丹青不渝。古人如昌黎志女拏之圹，乐天哀金銮之辞，有此郁伊，无此悱恻也。蒙述一言，请辍三叹。世有千古，人谁百年？矧夫翰墨之华，寿于年齿；蓬阆之胜，乐于尘寰。续遗咏于玉台，光越纽之彤史。又奚事抱碎玉以怆怀，抚凋兰而陨泗者？此际争题幼妫，胜磨紫石以镌文；会当速变男儿，定觅金环而转世。乙亥伏日，会稽王继香子献氏识。

小螺庵病榻忆语跋

余薄宦江左，今春次儿德埏省视来署，携亲翁孙君梅叟观察书，并贻以《小螺庵病榻忆语》，盖梅叟思其女芳祖所作也。忆同治乙丑，余奉先太常公讳里居，始识梅叟，古之笃行君子也。闻其女芳祖贤，亟聘为德埏妇。及服阕补官，正拟为德埏举亲迎礼，忽于壬申秋接家书，妇已于六月廿九日，以弱疾死。余思妇之贤，痛妇之亡，亟请于梅叟，命德埏以礼迎栗主归，并其柩殡诸先茔。

呜呼！余当欲与梅叟握手言痛，一诉往事，而关河千里，觌面綦艰，今读《忆语》，不禁泪之涔涔下也。况余尝闻里党间，言妇幼读诗书，明礼义。当其时，梅叟尚未举丈夫子，妇之侍晨昏而承色笑，凡可以娱亲志，解亲忧者，无不委曲诚挚以尽其孝。事嫡母、诸母，咸得其欢心。故梅叟无子而若有子焉。赋体羸弱，虽有疾不使亲知。迨疾革，犹强笑语，思所以慰其亲者甚至。呜呼！可谓孝矣！倘使得赋于归，以其所以事父母者事翁姑，则宗族间岂不又啧啧称贤妇欤？奈何天之遽厄其年耶！岂寒门之不幸有以致之耶？

虽然，妇之贤孝，已彰彰在人耳目；又多翰墨才，得诸君子为之题咏，足传千古矣。梅叟其无悲矣。异日，余解组归田，与梅叟徜徉于稽山镜水间，班荆道故，永言亲戚之欢，则又余与梅叟之所乐也。

光绪丙子季夏，秦曾熙小芝氏跋于三湖官舍。

小螺庵病榻忆语跋

越畹女史为予室孙宜人从妹，观察瘦梅先生女也。初予缔姻孙氏，有张媪往来两家，言先生艰于嗣，侧室王育一女矣，家慈为择乳媪。宜人来归时，甫离襁褓，每予往，必出询阿姊状。龀岁善风格，戚党咸奇之。

辛酉予避乱依先生，同居海上，宜人为予缀敝裘，

时来习女红，视予如兄。越五载，予游京归，女史同予受经于曹文孺师。性独慧，课诵之暇，兼及诗词。自以闺阁笔墨，多秘之。先生相攸，得同邑秦氏子塄，温雅多隽才，字焉。惜壬申季夏，女史竟以弱死。病起，即发异兆，殆所谓神仙者耶？先生忆其病中语，录之成卷。篇中仅录《绝笔小词》，其余吟咏，多不及载。

呜呼！十九年中事，犹如一瞬，今先生老矣，女史亡矣，张姥犹时为予述往时携女史钗钿求家慈修饰，家慈恒乐为之劳。予不忍闻，而即此亦可以见女史之贤也。故附及之。

同治癸酉仲冬之月，同学兄胡寿颐耆仲甫跋。

越畹女史小传

越畹女史者，姓孙氏，名芳祖，字心兰，越畹其号也。生而婐姬，眉目如画，甫晬喜趺坐，见者异之。时其父观察道乾未有丈夫子，女史婉嫕敏慧，奇爱之，若忘其无儿。事母陆夫人及所生母王慈母张，咸得其欢。好读书，十二岁师萧山曹大令寿铭，授以唐宋人诗，辄仿为之。旁及倚声绘事，涉笔罔勿工，顾秘不示人。十五岁篋蕭花鸟人物，能自出新意，并时闺阁皆敛手，谓为不及。孙氏越中著姓，世居北效。当是时观察君倦游，避寇数迁，而从其故居，遂闭关不复出，日拥图史，课女史以自乐。而群从子姓，方以科第才技有闻于时。女史以一弱女子颉颃其间，社中宴集，征引故事，猝不省所出，或以寸赫啼书之，使叩女史，女史援笔为疏本末，至则取插架书覆之，无一字伪者，其博识如此。字秦公子塄，年少有隽才，三鄗方啧啧叹观察君得婿矣。未行而遘疾，逾月遽卒，同治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也。年仅十有九。先是，观察君梦女史手白芙蕖，云中仙人招之，冉冉冲举，心恶之。临殁数日，捧其父手，熟视强笑，若将有言，久之不语，双泪承睫下，回面向壁。固问之，第曰："明日荷花生日也。"又絮絮语其父天上新居甚丽。嗟乎！觭梦之说，儒者所勿道，然玉谿生纂《长吉小传》云："帝召记白玉楼。"而它书载长吉母梦谓天上差乐勿念。由今论之，其信然耶？时观察君犹未有丈夫子，既恸女史之亡，为《病榻忆语》千余言哭之。秦氏固请迎其丧，殡诸先垅。女史最嗜佳墨。隃麋剑脊藏弃篋衍中无算。病时不喜服丸散，取诸花露啜之，其癖幽好洁，皆此类也。著有《小螺庵诗词》二卷。其《梅花画人传》、《续衔蝉录》，皆未成。

前史氏曰："吾越闺秀，国初唯徐昭华，嘉庆中又得潘素心夫人，皆以擅诗歌韵语传。潘尤福与慧兼，艳溢人口。今女史者不早世，异日何遽不若？惜哉！畀之殊质而抗以无年，岂造物本无心耶？抑女子有才尤不幸耶？悲夫！

小螺庵病榻忆语序

《病榻忆语》一卷，孙瘦梅先生哭其女越畹女史而作也。芳踪欲尘，秋泪不热，一编甫竟，来征弁言。仆也买邻千万，幸接清风，通径十年，与共夜月。其时长女绮待年萝屋，问字花幰，与女史问讯时通，过从勿间。燃脂互写，珍珠密字之笺；擘茧联吟，金缕宝钗之句。纷兹内美，芳其弥章，繁言不闻，淑履可述。夫其珍同么凤，慧兆翠鸡。陶靖节之慰情，尚怜其弱；张安昌之爱女，颇甚于男。生长乎绮罗，出入乎保襄。纵使性成娇逸，嗜在丽都，以论清闺，岂云累德？而女史则兰心自幽，梅骨不俗。红灯绣局，压金线以偏勤；紫凤春衫，屏姣服而勿御。飞花陌上，讵走钿车；吹絮签中，兼罗麝笏。诵《南华·秋水》，本是绿衣之仙；录《北山移文》，奚惭紫石之字。翡翠之床在手，珠玉之唾随风。喜书早见乎九龄，熟简已盈夫数尺。况乃晨妆扫月，修玫笑以承颜；午课吟花，捧桃笺而绕膝。丛编代检，云叶缥罗之厨；僻事能征，锦舌青瑶之乘。果然淑女，无异佳儿。如此琼姿，合归琳峤。云冉冉其扶梦，风飘飘兮吹衣。明星玉女，手白莲以上征；青灵羽人，卓翠葆以早待（女史未病，先生梦其手白，莲花冉冉升云际，上有仙人招之）。黑蜨之境匪幻，白凤之召旋来。溯其示疾之初，迄乎弥留之际，玉骨支瘦，不废鸣蝉之梳；丝喘颤凉，犹恋秋蛇之迹。先生则水量磁斗，药屑银船。龙宫检方，丹九还而谁合；雁镫警梦，夕五起而犹惊。一霎昙花，半年病叶，五丝莫续，双泪空挥。萧瑟珠栊，永绝青弦之响；丛残粉翰，忍开黄竹之箱。徒忆其零星倚枕之言，冀抒此夜雨虚帷之感，亦足悲矣！然而悲欢境也，修短命也。彩云之聚散何常，舜华之盛徂随化。况乎吟传七字，绿杨镫景之篇（曹文孺大令赠女史诗"绿杨帘幙雨中镫"一篇，为时传诵。大令，盖女史师也）。诀别一言，白榆天上之约（弥留时，为先生言天上新居甚丽），容华著才媛之号，飞琼返玉馆之真。碧落虽遥，凉墨可数。隍箫乍引，恍睹乎桂旗，雕华勿湮，有同夫梓瑟。将见琅函展碧，咸诵秋风楚些之辞。珠字流香，争题明月湘君之什。

同治癸酉仲夏之月，山阴王诒寿撰。

张积中传

[清]胡蕴玉撰　杨　止整理

《张积中传》，民初胡蕴玉撰。张积中为清咸丰、同治年间扬州人，于山东黄崖山讲学聚徒至数千人，后为官府所镇压。据《虞初近志》本标点整理。

张积中，奇男子也，以讲学聚徒至数千人，肉食者诬以叛逆以死，今四十余年，无人敢道其姓名。夫磊落奇伟之士，处专制政体之下，非特当时不能独行己志，即身后之名，亦几与真叛逆者等，不肯挂诸齿颊，可不哀哉！余乃本诸旧闻，复博采私家记载，而为之传，当亦士君子所乐闻也。按张积中，字子中，扬州人。慨慷多大略，读书有文名，好佛法，尝以行善劝人，从之游者甚众。先是有周星垣者，客扬州，讲性命之学。其四书五经，别有注解，非汉非宋，大约以致用为本。积中闻其学，甚喜，执贽称弟子，旋即尽得其精蕴。是时，吏治日坏，盗贼所在蜂起，积中愤帖括之学，必不足有为于世，遂力发挥其学而光大之；一时士人，高积中行，又惊其才，从学者日多。会太平天国起东南，天下云扰，积中遂遁居山东之黄崖山。黄崖毗连泰山，支峰直达孝里铺，跨常清肥城之郊，山势险固，人迹罕到。积中叠石为寨，置守御具，以备盗贼；从之居者，渐至八千余家，积中阴以兵法部署之，而众皆乐从。顾积中虽居黄崖，然日以讲学为事，其学说之精者，言儒者通性命之理，将以致用也。临大事不能有济，此迂儒弗知性命者也。又言易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何以聚人曰财。此群圣发微之秘旨，非世儒所能晓也。齐鲁多慷慨激昂之士，闻积中讲学，皆负笈担簦，自远而至。积中乃立课程，设讲坛，著书立说，欲以其学起士人委靡之习而振之。顾当时学术败坏，士子读书者，以八股为文章，以讲章为圣经，骤闻积中异说，喜而从之者固多，怪而骇之者亦不少，议论纷纷，疑积中为邪教。有司欲立功，目黄崖为逋逃薮。会青州府首县汉军某，获异言、异服者数人，讯之，供言奉张七先生令买马。而宜都知县某，复获数人，供亦如之。乃各飞禀至省，时阎敬铭为山东巡抚，得禀大惊。适山东候补道某，其子在省娶妇，其妇翁亦道员也。成婚甫三日，某子欲远出，妇怪问何事，某言赴黄崖听张七先生讲书。妇恚曰："新婚未几，乃即远离，何无人理耶？"某曰："张先生约束严，不可不往。"妇诉诸父母，因共疑婿为邪教中人，父尚犹豫未决，母曰："已误将女适匪人，今不速发，将灭门矣。"乃张皇其词，以禀巡抚。于是积中叛逆之证据益确，阎遽欲兴兵剿之。是时，丁葆桢为山东按察，白阎曰："张之子实在省为候补知县，观其为人循谨，其父亦必非谋叛者也。请令其子速赴砦，招其父至省，毋遽发兵！"阎良久始许之，允予限五日。丁即传张实，告以将灭门状，实伏地叩头大哭。丁曰："无惧！可速于五日内招尔父来，则可无事。"实即飞驰至砦，劝积中往省。积中曰："吾讲学有何罪？若辈乃欲媒孽我耶？贪黩官吏，欲借此以兴大狱，为立功地。我若往，彼辈锻炼周内，何求不得。即幸而事得解，乃公肯以磊磊落落之身，低首下心以乞活耶？汝辈惧，可自往也。"实跪请之不已，积中怒曰："积中此生，决不履公庭。必欲积中出者，积中出而就死耳。积中亦丈夫也，伏剑而死则可；桎梏而死则不可。积中以身殉学矣，何出为？"声色俱厉！是时，抚藩在省，待张实七日不至，阎询丁，丁不能复为地。外间谣言益厉，遂命总兵湖北人王某，记名提督湖南人王某，道员湖南人王某，率大兵往剿，破砦而入，积中举家自焚死，官兵大肆淫掠，死者万余，此清同治五年十月六日事也。砦既破，而未得谋反实据，阎乃责三王曰："汝辈皆言谋反是实，今奈何无据，若三日不得，则杀汝辈。"三王急，最后搜得戏衣一箱，命营中七缝工补治之，即以此为据，复杀缝工以灭口，由是诸在事者，皆如剿匪例以论功云。

朴庵曰：中国之学，自汉以还，非琐碎即空虚，无当实用；积中聚徒数千人，讲学以致用为本，而数千人皆奉约束如命，不可谓非豪杰之士也。积中既诬以叛逆死，其书尽遭焚毁，惜哉！尝闻父老言：其同学之人，爱力极坚，信道甚笃。今日人心涣散，道力薄弱，世亦有豪杰之士，继积中而起者夫！

圆明园总管世家

[民国]佚　名撰　于学田整理

《圆明园总管世家》一卷，记清代管园大臣文丰家族对圆明园的经营，通过圆明园的兴废，反映清代政治风云。其中言"京城大猾"李三因与文丰恩怨而勾结八国联军，纵火毁园，狂掠珠宝、淫卖园姬一事，本末尤详，足备治史者采择。

据民国《满清野史三编》本标点整理。

王湘绮先生有《圆明园诗》，其追叙诸帝游幸及西兵焚毁事实，感喟苍凉，所谓诗史是也。又近人钵提氏有记，略备沿革近状，读之令人不胜景阳宫殿之思。至牍尾谓同治八年，御史德泰者，请按户亩鳞次，捐输复修，而大臣以侈端将启，请旨切责，谪戍未行，忿悔自死，自此莫敢言园居者。至光绪中叶，那拉太后遂有移海军费筑颐和园之举，永不复修故园，重违先朝戒也。据此似但惩一御史，而太后畏祖训，宁为掩耳盗铃之计，不知此中情事，正复多端，所以演成现状者，有主有宾，有因有果。比尝搜辑旧闻，联缀各方面记载，内容变幻起伏，若白云苍狗，若雪花怒涛，大足令人惊喜。因攗其事入说部，而以人为主，戏名其篇曰《总管世家》。

总管者，满旗世仆钮钴禄氏文丰是也，先世职管园大臣，自其高曾祖父，即掌园务一切措注。至咸丰时，文丰继之，故园中掌故极熟，尝与某侍郎相契，因言乾隆间拓此园时，浚一方池，土中获金银珍宝数百万，相传系前明崇祯末诸奄所藏私产，此其窟宅耳。当时纯皇帝以四海清闲，库帑丰足，此等傥来财物，几无所用，因殚精构造，曲尽游观之妙，故园景富丽，为三朝所无。其后历仁宗、宣宗，俱循旧例，每岁以夏幸园中，冬初始还宫。有所修筑，辄命总管承办，事秘外人莫知也。文宗因东南太平军起，中心忧焦，颇怀信陵君醇酒妇人意，常居园内，命宫监四出觅汉女充下陈。文丰有心腹奴二，皆汉人也，一走维扬，一去金阊，购得民女四人，皆艳艳，或云取自妓家，文宗为特设四院以处之。亭馆崇闳，隔雨相望，复道属焉，即世所传杏花春、武陵春、牡丹春、海棠春是也。杏花春尤妖冶，系广陵方氏女，幼曾鬻于倡家，心腹奴物色得之，以二千金脱其籍，号称万金。或赞之于文丰曰："彼狡童也，将陷子于罪戾。彼既居为奇货，复敢近禁脔，将如吕不韦故事，非特欲炙之色已也。上苟觉之，祸且不测。"文丰怒，逐心腹奴，而留杏花春于私第。久之，文宗密诏文丰："苟得可人儿，虽倡亦可。"于是文丰始敢进献。上大悦，立赐文丰金帛，兼管院中一切事务。时海棠春亦新自金阊来，文宗益乐甚，为诗以赏文丰之能，赐赉重叠。未几，心腹奴又献牡丹春，上始命奴为三院总监，权亚于文丰。牡丹春院中有镂月开云台，那拉妃尝游此，女亦苏人，善媚，工歌舞，文宗尝携那拉妃听歌，妃颇赏之。其后宠眷愈隆，妃遂嫉忌，别遣心腹至粤江选花，得珠儿之丽者，以间牡丹之宠，即武陵春是也。四春争妍斗媚，由文丰进者实居其三，故文宗朝文丰宠贵，比于内府。其簪珥衣饰服玩，穷极侈靡，皆由文丰与各省富商交通，或藉端婪索，苞苴关节，由是为之线索，自所不免。故当时巧宦夤缘，往往结纳豪商，通声气于文丰，藉手过付，指求各缺，百验无一失者。盖自妃嫔以下居园者，无不染指。惟文丰为取货之囮，招权纳贿，园居如汉灵之西府矣。四春又各自民间来，依其风俗习惯，因缘亲故，有所征求取与，辄以文丰为媒介，凭其颐指所威福，一时权势，莫与比伦。所交通者，大都以吴、越、闽、粤等省豪商为多，尤善粤商李某，其子侄亲故，无不夤缘得肥官美缺，所往来结纳之金缯古玩，数以巨万计。文丰亦时以其珍物列之四春院中佳胜地，文宗睹之，但赏其位置之得宜，不问其所由来也。李某艳四春之恃宠，各有所汲引，因图珠儿之尤者，介文丰乘间进上，俟上决择而后献焉。中有丽姝，某之从子也。文丰恐干上驳诘，不肯献。李某乃取贝锦、明珠、犀角、香楠等珍奇之物价值巨万者，求为缓颊。文丰不得已，为之游扬。文宗方以那拉妃忌宠寡欢，许之。凡献珠儿四，又苏杭间美姬称是。上大喜，立赐李某道衔，半许包办修园工程。会广东入城争执案起，英人有违言。是年，英法联军犯天津，科尔沁王僧格林沁轻敌，敌兵长驱入京。时方盛夏，上召四春荡舟福海，乐且未央，总监突

报洋兵至，仓皇率后妃宫嫔幸热河，四春从者仅杏花、牡丹，李某所献之姬等均委园中，文丰誓以死守。

先是京中大猾曰李三者，常与内务府宫监等结纳，亦居间行贿，出入宫廷如履闺闼。豪商巧宦争趋之，积资巨万，号召徒党数千人，视满汉王公大臣蔑如也。文丰尝与论行贿事不合，遂成嫌隙。既而李某与文丰直接周旋，三益大恨，欲甘心于文丰。盖李某本以三为东道主，粤中宦迹，几无不逡巡于三之门下。三以同姓故，与某极意交欢，如家人昆季。及文丰招某往，某喜文丰之简捷，可不绕从三之居间也，于是舍三不复往，三使人劫之。文丰白于上，令五城御史收三，将置之法，而联军祸适至。时上已仓猝北狩，恭王主留守事，亟议和。事且定，李三党人破司坊狱纵三出。三即引英兵至圆明园宫门。将入，文丰当门说之曰："禁内非驻兵之所，两国和议且定，幸勿徒伤感情。且万一引奸人入园，贵国乃为傀儡，必于和议前途大有阻碍。祈三思之！"英兵闻其言直，遂退去。三闻之，率党驰至，汹汹名索文丰。丰知不可理谕，使主事惠丰等遍召守卫禁兵，良久不至。及报反，则羽林诸营，除扈驾北行外，已逃散藏匿，无一存者，而三众已破门入。文丰知不可免，亟令小黄门持所爱珍器，乘马还宫内，遍告所委嫔御诸姬，令自为计。遥见宫门火起，知三党纵烽劫掠，园且糜烂。驰至福海边，下骑向北拜曰："奴才负恩，锦绣河山，送于奸徒之手，心力已竭，惟有一死而已"！拜毕，一跃入海中。主事惠丰亦从之，其他小黄门从死者三五人。李三众遂大掠，二春及诸姬被掳，园中宫殿悉毁，火三日夜不绝。珍宝珠玉尽出，取其尤者以献英法军帅，余皆捆载南去。李三竟据海棠，而斥卖其余姬，或入勾栏，或为妾媵。时粤商李某方在都中，亟以数千金赎其从子，且毕力媚李三，仍修旧好。会恭亲王与英法订约于礼部堂，英人许于赔偿军费项下扣还偿圆明园费银二十万两。复奏至热河行在，但言兵燹所及，园屋被灾，未尝揭李三引狼之罪，投鼠忌器故也。于是文丰之殉，未蒙恤典，而李三亦逍遥法外矣。

逾年，文宗崩于热河。穆宗幼，东西两太后同垂帘。其初，东宫慈安太后有权，俭德昭著。方文宗盛饰园居时，慈安曾有脱簪之谏，故当垂帘之际，常以东南未平，国家多故，不事兴作，园遂荒废。后西太后稍稍露头角，干预政治，颇事华美。李三时正拥资居津、沽，往来南、北洋，与李某至新加坡及南洋各岛弋利，富倍曩时。窥慈禧后之有隙可乘也，思藉修园以售其奸。盖木植花石，既为党人所能致，珍奇物玩，又可以前日所得影射图利，是一举而两得矣，乃聚党而谋运动之策。或曰宜趋内胜府某大臣门下，或曰宜从某宫监，独粤商李某进曰："是皆不然，吾与三前皆为人宫闱，黄门谁不知之。今虽沧桑变易，而旧人尚有存者。设有文丰余党，进谗于两宫，岂非罗网自投耶？吾意不如掷数十金买穷御史奏稿作敲门砖，试两宫意果如何。如可动，吾辈进行未晚；如其否也，御史为我辈受罪，法无株连之理。此策较为万全。"李三鼓掌称是。遂持金至京师觅喉舌，汉御史绝无应者，最后得满御史德泰，即疏上得严谴者是也。事既败，李三垂翅返津，粤商李某亦南还，以为铁案铸成，无可翻矣。粤商李某既不得志，则时时漫游京津间，仍行其结纳中贵之故智。一日，遇中贵某出宫查办事务，颇恣声色，李某左右之。盖李某居京久，凡菊部名伶以及南班名妓，无不稔悉，故中贵恃为护符。喜甚，因与密谈。宫中闻李三不法，圆明园焚毁案颇与有关，将彻究。亲王端华、尚书肃顺用事，如能行贿十万以上者可免。李某以告三。三惧，因求李某绍介，得见中贵，厚赂之，寻探穆宗在宫起居嗜好。中贵因言上以太后约束，苦不得纵情声色，恒郁郁，某小监曾导之微行，语津津有味也。李三因密语如圣心悦豫，小臣当有佳境图报效。中贵颔之。三遂与李某商，觅某胡同筑留春精舍。署海棠春为掌班，招集前诸姬之谙仪节者密藏其中。李某之从子与焉，三易姓为王承恩，自言父为某宫监，遭乱身殉。盖逆知有王某者，身死无后，故冒称之也。于是诸黄门及内府人物麇集其家，视为行乐窝，日夜怂恿官家作宋徽宗夜访师师之举。穆宗数微行，俱不当意，闻之，跃跃欲试。是夕，秋月方明，银河未曙，留春精舍中忽传有贵客至。三知有异，自率从者数人伏谒门左，见宫监五六人捧一少年郎从容入，冠凉缨小冠，纱袍褶氅服，宛如五坊游侠子弟，面长一尺，目炯炯有光，望而知为非常人。既入，海棠春跽而进茶，云鬟雾鬓，雅淡如藐姑射仙人，绰有徐娘风韵。少年遽命侍坐。海棠春回顾叱嗟，则四姬翩然自侧室出，瘦燕肥环，并皆佳妙。海棠春命分拜左右。少年狂笑，赞叹有加，历问小名，曰玉雪，曰秦云，曰淡粉，曰轻烟。谛视其貌，玉雪莹洁而霞晕，秦云娇小而便娟，淡粉如小鸟依人，轻烟若鲜葩濯露。少年乃左萦右拂，大有应接不暇之势。四姬或巧笑，或腼腆，神光离合，微波潆洄。徐娘乃告退，少年悉屏左右，凡脱冠更衣，俱四姬周旋应侍。少顷，进酒馔，麟脂凤脯，像白驼峰，无不毕具。四姬各弄丝竹以侑之。徐娘复入，奉觞为寿。少年酒酣，亦障袖与徐娘嬉。徐娘固老于宫禁者，迎拒无不称旨。少年曰："四姬尽妙矣，顾齿稚情怯，似未能恰到好处也。设有骨肉停匀、姿态兼备众长者，则当以万金买一笑。子，香国之酋长，能为我广辟温柔乡耶?"徐娘从容进曰："妾夫兼搜并蓄，人间尤物，一室之中具焉，以伺中贵人，殆无不垂青者。今仙驾降临，自当悉索敝赋，以博天颜之喜。惟有良家子曰秋雯者，身价自高，轻易未肯款客，闻圣容嘉纳，或者敬效趋跄，已遣人捧之来矣"。是时李三在庭下与诸贵人杂沓酬应，不敢与闻室内事。徐娘传语促秋雯人，庭下诺诺声如潮。少顷，一婢捧美人入，珠香玉笑，光烛四隅，但觉室中人物，为彼所拂，无不顿增其艳。侍婢亦慧美可人。少年左倚隐囊，右弄玉佩，笑看佳人，凌波微步，不觉游神之倘恍也。秋雯既伏谒如礼。少年观之，果非四姬之比，乃作汉武语曰："吾老是乡。"秋雯

遂起为寿。少年固豪于饮,不觉酩酊,至夜分,秋霁雪藕调冰,备极缱绻。既而碧天如水,月朗星稀,并倚朱栏,数茉莉新葩,乍放几朵。细语喁喁,深情旖旎。咏魏文非云非雨之句,想见夜来丰神,而繁掾之香囊叩叩,不啻为此际写照焉。自是穆宗辄以夜至,至则不复回宫,呼徐娘为阿奶,饮食言笑如家人妇子。李三与李某俱乘隙献媚,上皆戏呼之为卿。因絮问前事,海棠春自言曾为宫娥。李三言从父入宫为弄儿,曾受先皇帝摩抚,而隐去姓名及圆明园之交涉,海棠春亦不言武才人之嫌疑也。一日,穆宗倚醉谈旧事,因及圆明园之兴废,上叹曰:"如此胜场,惜归榛莽。不然,吾挟此一凤四雏,徜徉终日,仙乡何足道哉!今兹仆仆道途,致干母后诘责,大臣交章论谏,皆失此园居之患也。"李三进曰:"如天之福,一园区区,何难修复,而顾惮于兴筑耶?圣德崇俭,固久著于天下。但中人之家,千金之子,犹必建亭馆,聚花石,以娱耳目,节勤劳,况天子之尊,乃绝无游观之所乎?陛下苟欲兴复,李某粤商,木植砖石皆可致,愿量力报效,不费国帑,需时仅三月工可竣也。"穆宗有喜色,既而曰:"朕所患两宫意不欲,而恭王宗室大臣借题谏阻耳"。三曰:"是无患也。皇上以孝治天下,两宫政躬勤励,不可无颐养之所。先以此意颁示天下,而后奉两宫入居之。若事既大定,皇上惟所欲为,则大臣不能借题谏阻矣。"穆宗颔之。是晚,尽欢而罢。李三遂与李某商进行之策,而圆明园恢复之动机,至是遂勃发而不可遏焉。

当文丰之投福海以殉也,事起仓猝,家人咸不及知。有子曰殷德,闻变驰往,则以为父或避匿他所,遍觅不得。议和既定,始得老宫监问之,悉其殉难之由。泣诉于内务府大臣。时两宫太后垂念往事,知文丰死节,深为悯悼,因命殷德仍守废园,署管理大臣如故事,食禄有加,其属有主事及参将之武职焉。殷德恒以园务不能振兴为憾,且曰:"吾祖父世理园务,及吾而鞠为茂草,宁不可羞?吾父在天之灵,当必以吾能复此园为克肖也"。遂百计求通于两宫,以修复为言。时东南军事方殷,捻、回尚炽,两宫怵于清议,不欲有土木之役。西太后亦为端、肃两奸败兴,方自处于忧谗畏讥,更不愿多事娱乐,故殷德之计,迄不得遂。一日,方于园中修理颓败,有所谓天地一家春者,东太后旧居也,有所谓镂月开云台者,西太后旧居也;有所谓朗吟阁双鹤斋者,文宗游憩翰墨之所也:俱遭兵燹,榛楮盈眸,惟双鹤斋故屋犹存,亦复伊威在室,蟏蛸在户,不禁怆然今昔之感。忽报有客过访,观其刺,则粤东李某也。自骇素昧平生,胡为突如枉顾?殆欲寻访遗迹,以凭吊前朝邪?抑文人无俚,搜求故址以实掌故耶?但吾自愧榛芜不复,顾以国耻揭示众人,不如谢绝以俟异日,遂辞不见李某。李某不肯去,云:"有要事启白,断不能默默以退。"殷德不得已,遂见之。李某因陈已见,谓两宫荡平匪乱,民间被福,而擘画多劳,必资颐养。皇上大孝,特以国帑未充,不欲兴工役耳。商民无所报称,愿谨献木植万株,砖石器皿称是,但求总管出奏,得旨允行,则事不足办矣。殷德窃喜,故诘李某何所求而出此。李某曰:"先总管文公,不以商为不肖,特蒙垂许,凡园中修理之役,商无不与焉。前尘旧德,耿耿未忘,是以敢冒昧求请。"殷德闻与其父有旧,因详询姓氏始末,果忆幼时之曾睹有是客焉。乃移之密室而语曰:"恢复园居,吾先人之志事也。有宗室某大臣及某内监,均利上之园居。今子既愿捐输木植砖石,则彼亦必愿捐工赀。吾为之撮合,更以工程易办事言于上,则事必济矣。惟太后左右或为难,则非贿赂不可。"李曰:"此亦易与耳。储十万金分洒之,尚何虑?"殷德大悦。李某且引之至三家,宴于留春精舍。适穆宗复临,宣殷德入,垂询园事甚悉。明日,扈驾幸废园,凡名胜处一一指示。上益心动,面语曰:"但奏来,朕决意办矣。"是夕,殷德复与二李定议于留春精舍,谓皇上已面允,则十万可不劳出橐,但奉两宫太后以珍奇数事可了。李三亦以为然,并许事成,则赠殷德以美姬、名马。殷德留宿精舍旁室中数日,由李某具名进呈园总管,转由内务府代奏。时内务大臣迈恒,西太后党也,受呈后以告太后。太后意犹豫,盖亦苦宫内拘束,不如园居之乐,遂遣内监安得海往视园务状。安得海矫旨呼殷德,怵以粤商牟利,须先献二十万,否则治朋比之罪。殷德力辩无行贿事,盖已与李三瓜分十万,故力拒安。安怒,殷德以告李,李请以五万为安寿,以五万餽内务大臣。安不允,必得二十万。三求他监缓颊,且宴之于留春精舍,业以十万定议矣。会穆宗不能忍,面诘内务大臣索原奏,立交军机签发。枢首恭亲王闻之,遍示阁臣,大不谓然。高阳、李相亦和之,言军务方殷,疮痍未定,而遽兴土木,如天下何?且此必奸民觊觎图利,破坏法纪,安可听从?近日闻上屡出微行,大为圣德之累。今更滥听憸人,遽兴工役,大臣不言,上负祖宗,下辜民望,甚不可也。议未毕,太后适召见,两臣因极言重修淀园之非计。太后谕以缓议,其意尚未决裂。恭亲王退直,遂遣人访查其事,尽得二李与殷德勾通状,且于上之微行留宿,李三设艳囮不法事,具有端倪,止欲于召见时密奏太后。高阳、李相已风台谏力争,侍御沈桐甫淮者,骨鲠敢言,乃上书争于穆宗前。穆宗怒,立命召见,谕以大孝养志之义。沈素口讷,青蒲独对,慑于天威,但期期陈兴作非时,恐累圣德而已。穆宗数责良久,怒犹未霁。及退朝,乃补疏再进,略谓:天子以天下养,凡可以博亲欢者,何可顾惜帑项,然淀园之毁,非由天灾。今时事艰难,外侮未息,即库藏充盈,亦不当据议兴修。皇上之意,原为两宫颐养起见,但臣恐园工落成,两宫入居其中,反觉愀然不乐。愿皇上自强不息,时时以继志述事为念,则所以仰慰文宗及两宫皇太后者,于孝道尤为光大云云。疏上,穆宗意犹未释。两宫闻之,召恭亲王、李相入面询。恭王因言:"臣查访已确,知此事起于广东奸民李光照。光照前与管园大臣文丰相识,知园工岁糜巨款,有利可图,遂复结纳文丰之子殷德,以捐输木植为报效之美名,实则彼乃窭人子,何来此等巨资。

彼之野心诡计，将挟近倖为护符，藉得游历川、楚、江、浙诸产木场，勒索规费，以肥私囊，而为朝廷敛怨，实奸诡之尤。请下法司捕逮治罪，以杜觊觎之渐。”时西太后纳安宦先人之言，尚依违两可，独东太后俭德素著，闻言怒甚，立命逮李光照下狱。枢臣得旨将出，西太后召回，语之曰：“须候皇上降旨，明日早朝颁发，勿泄可也。”既退，西太后密召穆宗入，责以修园事应先告己。由己发旨，则其事顺。今仓猝举议，为诸臣所格，又其事发于奸商之请求，不顺。速罢成议，又有从谏如流之美名。穆宗不得已，无词而退。明日，早朝，西太后使人觇之，则御座虚无人焉。大骇，密询诸枢臣，恭亲王等因涕泣言：“上数微行，或彻夜不返，或至累日。诸臣怀忧已久，恐伤太后圣虑，勿敢以闻也。”于是西太后亦泣下，无词以白东太后，则以皇上不豫为言。即日降懿旨，逮捕奸商李光照，谓其藉端招摇，妄觊非分。殷德则姑置勿问。又降密旨，大搜五城司坊胡同秘密淫窝所在，孰藏天子踪迹。辇下大扰，三日不可得。乃遍考治侍从内监，或供出某处某处，迹之都非是。而李光照已就逮，鞫以主使党羽所在，迄不肯承。西太后忧甚，枢臣汹惧不知所出。安得海密奏西太后，曰：“殷德曾与李光照侍上于某别馆，闻其地缛丽如淀园之镂月开云台也。苟询殷德，当可得其处。第勿操之过亟，亟则患将不测。”西太后乃召殷德入，果不肯言，留之宫中，赏以酒食，令安得海从容恬之。先是安得海纳贿十万，仅收二万而事发，殷德中饱其半，以为安憾己，故罗织罪状，愤不与语。安竭意媚之，使其下献酒食，俟殷已微醺，乃诈谓之曰：“太后不欲使主上暴愎谏之恶于天下，故勉从诸大臣议，取消修园事，实无意于杀李某也。但恭王及李相颇相逼，谓必彻究李某勾通奸诈底蕴。澈若成，吾辈皆殆矣。吾为二万金故，踧踖不宁。泣求于西后，故留子于此，欲以塞诸臣疑窦，非有他也。今密议已定，吾将往京兆署纵李出，以子手书往，嘱其速返帝所，劝帝还宫，则事可弥缝，以失囚对诸臣可耳。吾辈皆可无罪，子以为何如?”殷德信之，遂手书付安。安持书驰入京兆狱，矫旨释李光照出，以殷德书示之。安车马已备，遂挟光照行，曲折达留春精舍。时穆宗已染疾卧室中，四姬轮侍汤药。盖花柳毒发，从者皆惧罪不敢还宫。与三计议，拚匿帝舍中不复出，死则葬园内。闻光照归，大惊，知事已露。亟觅安，已无有。李三乃挈海棠春及四姬连夜遁匿他所，光照亦挈秋雯去。委帝空室中，迨缇骑至，仅得扶帝还宫，则已病剧不可起，逾夕而殂。中外仅知为痘疾也。西太后杂治侍卫数十人，竟诛殷德。

李三赠殷德之姬曰春云。殷德既诛，独此姬未遁。殷德妻痛夫之毒由祸水也，虐遇之，既而以其有姿，将售诸勾栏。殷德子曰大绅，颇有心计，常欲复父仇，且愤管园之世泽既斩，禄不足赡家也，知朝廷方捕二李，乃谓母曰：“请善遇春云，而以食指过繁，无以存活，求彼自为计。但令吾家稍获资助，斯得之矣。”殷德妻从之。春云果作书与其家人，令措资赎己。越数日，有人来询春云事，诘其姓名，支梧不尽告。大绅俟其去，尾而觇之，志其处，归而绐春云曰：“此家无男子而多妇女，恐系勾栏，不可自误也。吾虽贫，不愿陷子于烟花，以自赡养。且其人之姓名，屡问而屡不应，安知非歹人，子宜自爱。”春云愀然若感大绅之惠者，嗫嚅曰：“其人亦吾家族之一，请少主勿疑”。大绅曰：“然则彼胡闪烁至此”？春云敛衽曰：“感少主恩，不敢有忘。今将拜别，言之亦无害。吾幼失怙恃，鬻于族叔，即来者之父是也，众皆称之曰李三。因有同姓李光照犯案亡命，恐为株连，故易姓名，且不敢出门过市。今吾兄弟辈始稍稍露头角，然家室犹屡迁其处，不欲令人知，以避祸耳。吾叔父多姬妾，非勾栏妓也。幸勿虑。”大绅姑作喜慰之状，且曰：“吾贺子得所归，将市衣物以赆，明晨可送子行矣。”春云称谢。大绅立赴内务府呈报，言钦犯已得。内务大臣遣卫士从之。悉捕李三全家及李光照家属，惟光照子适返粤，得漏网。西太后命立诛诸犯，而以家产赐大绅，仍管圆明园遗址事务。春云闻之，自经死。西太后遂不复提修园事。后颐和园建筑，大绅犹得行走差云。

指严曰：圆明园，其尤物哉！一代兴亡，两君生死皆系之。清季政纲既坠，辄以虚名欺世，借曰祖宗法度，有其废之，莫敢举也。然而祸胎妖孽，实产颐和园之跨灶子焉。李三虽大猾，窃钩者而已。若李光照生于光绪中叶，安知不与小李者流，同膺慈眷耶？

白门新柳记

[清]许　豫撰　任思亮整理

《白门新柳记》、《白门新柳补记》，记清代后期，即太平天国之后秦淮青楼、画舫之兴衰，可视为《板桥杂记》、《秦淮画舫录》续书。《白门衰柳附记》，着重记秦淮名妓暮年凄凉景况。《白门新柳记》与《附记》均为清同治年间许豫著，《补记》为杨晓岚作。"两岸笙歌，一堤烟月，承平故态，父老见之犹有流涕者，此《白门新柳记》之所由作也。"故此书颇涉时局，曾遭禁毁。现据《香艳丛书》本标点整理。

序　一

夫适老庄之兴者，类模范乎山川；综颜谢之才者，每流连夫风月。矧六朝胜迹，美人歌舞之场；九曲情波，狎客燕游之地。名区久著，逸想斯存。是以画舫成编，板桥作记。龚芝麓传奇一阕，绮罗之旧恨偏多；王葑亭杂咏诸篇，金粉之间愁不少。莫不胸罗邱锦，手染班香，销金寻自在之窝，镂玉撰小名之录已。则有高阳望族，吴会才人，抉叔重之经心，抱宣平之道骨。品题人物，留汝南月旦之评。抒写灵襟，寓江左风流之薮。每当花雾仄暝，松飙荡秋，双桨破烟，一筇踏月，鹔鹴贯酒，垆访文君。鹦鹉呼茶，帘搴小玉。明珰翠袖，轻如楚国之宫腰；锦缆牙墙，艳比隋舟之殿脚。诵杨叛儿之一曲，疑翻乐府新词；证柳如是之前身，为想真灵慧业。谁谓一池水皱，事不干卿。真应千尺潭深，情能移我矣。况复华年易逝，浩劫横飞，楼阁烟销，钗钿露委。春波污怨，辱井埋红，秋唱凄魂，舞衣惨碧。旧苑之顿杨俱尽，空余抱蔓蛩啼；欢场之寇卞全非，賸有偎花蝶冷。谁能遣此，吁可悲夫！而乃胜迹重逢，情缘再续。大堤走马，乌榜秋风。流水栖鸦，红桥夜月。零脂剩粉，依然绝代之姿；冶叶倡条，犹是相思之种。此赠之青玉，张平子未免多情；而费尽黄金，杜牧之于焉属意者也。于是朱丝界纸，白练题裙。惜彼铅华，品其次第，或写娉婷之玉貌，或传宛转之珠喉。或珍佳句于香囊，填将鸳牒。或纪芳年于锦瑟，谱入鹍弦。摹颦笑之余妍，春日妆前之色。绘别离之幽怨，晓风笛里之声，遂使思括金荃，才争玉茗，兰心蕙质，齐缀丹毫，梗断蓬飞，都逢青眼。桃花画扇，同参泥絮因缘；燕子题笺，等寄沧桑感慨。则是记也，虽不过典徵白下，仅擅场于南部烟花；而要之情系苍生，实接轨于山东丝竹尔。

序　二

夫子渊为洞箫作谥，玉溪因锦瑟裁诗。璧月琼枝，溯丽华之妙舞；金花银烛，翻静婉之清歌。莫不餐英一林，割锦千尺。晓研螺墨，翠管刻茝玉之名；暝艺鲵脂，蚪篆压兰金之印。况乎南朝冶思，北里俊游，编琼笈以求题，敛香襟而乞句。邀备冶城步曲，每忆醒作；闻歌石子冈西，最怜昙首。乌丝阑底，春灯燕子之笺；碧玉波中，画舫桃根之渡。问十三之雁柱，证到前因；比廿四之虹桥，数来小字。此《白门新柳记》所以作也。慨自劫惨红衣，歌凄白雁，秦川公子，经乱无归；洛下杜秋，伤离易老。访青杨之旧巷，吟蟀惊寒。吊白奈之荒园，啼鹃怨晓。脂田一卦，耕出琼钗，粉泽双环，拾将绣镞。莺初燕晚，一场春梦之婆；凤靡鸾咩，五夜秋坟之鬼。而重赓散雪，再按团云。小拓纹窗，认鸳鸯之坠瓦；乍开钿盒，检蛱蝶之残群。蒋妹溪头，归潮千叠；潘妃市口，冷露一丛。洵足渡艳史于齐梁，洗腴愁于江鲍。当夫倡条冒梦，冶叶嬉春。细雨小楼，玉笙吹彻。繁花曲院，金缕歌残。画周昉之屏风，与月二影；赋王珉之团扇，共珠一香。碧乳瓯圆，赋新词于斗茗；红丝研小，仿妙格于簪花。歌绛雪而春迷，睇碧云而岫远。横波双溜，妒素魄之娟娟。软玉一梭，纤红香之缕缕。微吟倚竹，翠袖生寒。款语吹兰，青琴媚夕。伊其相谑，擘笺江令之家；我亦欲愁，浇酒马真之墓。则有间吟杜牧，善赋兰成。采红豆于江南，语碧烟于窗下。谁能遣此，紫荷抛谢掾之囊；无可奈何，白宁叶吴娃之谱。闹子京红杏，半臂争持；唱之涣黄河，双鬟下拜。戏拈镂管，画马一角之残山；间倚绣帘，吹张三影之飞絮。

回玉簟银床之梦，素手调冰；换铜琶铁绰之声，红牙按拍。盖皱一池之春水，何事干卿？而扑三月之新阴，谁歌怜汝？既而暝色将敛，长烟欲收。倦蝶之楼，憨亦宜梦；陈蟾之画，纤不胜眉；下九初三，款款采菱之约。中央四角，垂垂排粟之光。张画鹢而舟回，剔攵虮而灯炧。轻衫小扇，鹧鸪之曲双声；侧桨重帘，鹦鹉之呼一诺。句留何处，长桥短勺之间；枨触无端，残月晓风之奏。此又觅水天之闲话，蜡泪堆红；溯花月之前尘，酒鳞漾碧也。嗟嗟！絮果难圆，苹因易散。东风一梦，歌断丝连。流水三生，颦深黛浅。三分影瘦谩，传荳寇微辞；一寸香肜，谁缔蘅芜往梦。唱遍黄梅之雨，贺老姜凉；抱空紫玉之烟，韩郎憔悴。不堪回首，斜阳别燕之天；无恨伤心，古渡姜鸦之地。楼头望远，白袷安归陌上生愁，青骢莫系。赋渭城之三叠，姜绝戡战，抚江陵之十围，泫然元子。劳劳亭在，已深摇落之悲；瑟瑟波空，来照萧骚之影。何必杨枝已遣，柳氏不逢，而后白传销魂，韩诩茹怨也哉！然而梦皆如幻，色即是空。悟后枯禅，已作沾泥之絮；续来坠绪，空怜落溷之英。写哀乐于中年，委荣枯于浮世。仰看白日，我辈能狂；笑索紫云，人生行乐。金迷纸醉，不知天上之浮云；粉碎珠啼，且喝酒边之倒月。曲中厌笛，答寥雁之吟；画裹堆蓬，趁间鸥之话。去愁城万二千里，击铜斗以高歌；住醉乡三百六旬，把金杯而不落。其亦弦诗烟际，开笑口之胡卢；促坐星阑，吐枯肠之芒角乎？仆流连霞轨，彷象月抱。惜兰香之小谪，记匏爵之灵因。船放总宜，载阴铿之莽铫；具挈济胜，兼徐邈之酒枪。而别每春波，瓢如秋蒂。再来惨绿，已非张绪之年；重付小红，空有姜夔之曲。栖栖蒲宦，几湿青衫；恻恻陈欢，渐凋翠羽。且复问沧桑六代，为弹劫外之枯棋；是谁歌烟柳一章，更补焚余之乐府。同治壬申季夏之月海阳许豫序

题　词

灯下阅《白门新柳记》，触拨坠欢。率题六绝句，以质昔年同游诸君。

上海畹香留梦室主人

“何顿风流久寂寥，青青无复柳千条。谁知几劫红羊后，又见春风舞细腰。”“阅遍秦淮两岸秋，山温水软足风流。黄金挥尽才人老，借得群花当史修。”“画船载酒几经过，冶叶倡条奈若何。谁说竹西亭外月，渡江犹有二分多。”“何人消夏分香榭，有客寻诗梦绿轩。为说狼烽消尽后，相公新制护花幡。”“昇平犹乘旧乌师，漂泊江湖感鬓丝。一曲琵琶谁省得，不堪弹向落花时。”“黛螺皱碧水拖蓝，长板桥头柳色酣。家有闲情无处寄，化为红豆满江南。”

大文宝

文宝，字韵珊，金陵人。本良家，幼随阿母避寇杭州，转徙至沪上，孤苦无依，遂落平康籍。年十四，艳美绝伦。沪上为通商马头，富商大贾麕集。时江浙犹未克复，两省豪贵，亦多寄居于是。文宝名既噪，门前车马，络绎如织。而文宝独敬礼文士，视彼市侩蔑如也。沪之北里在洋泾浜，乐户不啻数千家，多苏人。习尚柔靡，文宝独以俊爽胜，名在苏帮上。与桂珠黄爱卿相伯仲。懒云山人《沪上本事诗》：“枇杷花下客敲门，小病新苏茗话温。终带六朝烟水气，移来海上也消魂。”为文宝作也。岁庚午归金陵。杜门谢客，惟二三知己，文酒之会，招之则必至，并不取缠头赀。所居曲房绮闼，香炉茗碗，位置楚楚。山人时客金陵，再赠诗云：“几年沧海别，惆怅意如何。南国抛红豆，东风掷绿波。重逢疑梦寐，絮语代悲歌。莫漫伤迟暮，看余两鬓皤。”一日进香清凉山，有素未识文宝者，侦知之，驰数十骑随去，绕佛殿三匝，不能礼拜，急登舆归。其为时所倾慕如此。秦淮兵燹之后，两岸河房，虽未复旧，而灯舫较前转盛。文宝每值夏夕，独坐一凉篷，悬名人书画，灯数盏，以枣花帘障之。舱内供建兰茉莉数盆，旁侍一女童，时徜徉于青溪长板间。见者疑为天上神仙，可望而不可即也。文宝故知书，楷法妍雅，继从山人学诗。栩栩有清致，又工鼓琴，能为《平沙落雁曲》。爱于月夜操缦，泠泠动心魄。山人曾为水阁之会，觞咏骈罗，履舄交错。品题群芳，以文宝为之冠。文宝度曲，解为新声。豪于饮，工为酒纠觥録事，座客无不沾醉。清凉仙子于座中，识文宝，为《本事诗》十二首。有云：“最好天然谢雕饰，一泓秋水出芙蕖。”又云：“珊珊秀骨翩翩影，多在回波一笑时。”其风致可想。性孤傲，颇以标格自矜。非其意所属者，虽以厚币招之，不肯赴。有贵客游金陵，冒风雪相访，一见欣慕。谋落籍，置之金屋，卒谢罢之。然择偶甚苛，迄无所就，亦不免春华易谢之感。山人赠诗有云：“偶弹宝瑟酬知己，生恐红绡误此身。”又云：“素面久除涂抹习，丹砂谁识女儿身。”盖悯其遇云。中州野鹤道人，年七十四，耳文宝名。款门求见，意甚虔，文宝慨然出见，敬礼备至。道人快甚，常津津于齿颊间也。

王宝珠

宝珠，钱唐人。幼为父母鬻于金陵王姓家，年十六。丰肌秀骨，两靥微涡。颀立亭亭，有玉树临风之致。曲师导学琵琶并度曲，意不屑也。所居小楼一角，房栊幽静。贵游文酒之宴，坐无宝珠不乐。清凉仙子，以庚午秋，赴金陵乡试。访见之，击节叹赏，谋以五百金落其籍。鸨母居奇，未之许。未匝月，已为浙人设计赚去。仙子方落第归里，及至，闻其事，怅惜无已。赋《失珠诗》云：“丝丝杨柳画楼春，长板桥头履迹新。江上秋风千古恨，何时再遇弄珠人。”“回忆萧斋宝相开，金樽玉笛共徘徊。从今痛洒鲛奴泪，十斛明珠换不来。”

素　娟

素娟，海陵人。辛未春来金陵，年甫碧玉，童真未

漓，新月照人，轻云吐岫。望之足销尘思。初未甚知名，屡与水阁之宴，与文宝联袂。懒云山人《赠文宝》诗，有"素月娟娟宵脉脉，秋心分领是何人"之句。女伴艳其语，竞绣于领巾。如《杏花春雨词》之纤罗帕也。素娟尤吟讽不去口，而未知秋心分领之意。疑专为己作，丐山人书之扇头。山人不忍相欺，又不忍拂其意，乃另赠《一剪梅》二阕云："生小娉婷绝可怜，素影蹁跹，素貌天然。妆成徒倚画栏前。花也娟娟，月也娟娟。偶伴檀郎人绮筵。素面窥帘，素手调弦，琵琶斜抱鬓云偏。态又娟娟，韵又娟娟。""百本琼花孰比肩。樊素争妍，束素同纤。有时倚竹小流连。风引娟娟，露浥娟娟，兜率宫居第几天。毫素难宣，纨素休捐，愿卿珍重好因缘。惜此娟娟，莫误娟娟。"素娟得词甚喜。秦淮灯舫中播之管弦，争相传诵，素娟名遂盛。歌筵舞席，佳客竞相招致。先有一轻薄子，欲出重赀挟之去。素娟抵死不从，此子旋因他事败。人皆服素娟远见。某太守自江北来，一见素娟，诧为神女。赠七襄锦为贽，意在梳栊素娟。娟不应，太守索然兴尽。另觅得金仙，以爱素娟者爱之。然终觉不如素娟美。次年复来金陵，仍招素娟侑酒。问娟家所寡有者，娟逆知其意，答以年来小丰裕，多受贵人赏赉恐折福。且不久将为贫家妇，金玉锦绣，无所用之。太守默然。又力赞金仙色艺之佳，固请再招金仙，太守许之。其明慧而有机变如此，素娟声价日高。而性情恰甚闲逸，居临桃叶渡，每日晓妆初罢，手扶纶竿，倚水槛垂钓，人见之如烟笼白芍药。柔佳清艳，殆鲜其伦。蛎道人谓其秀色可餐，真得山川灵气者。洵然！秦淮灯舫盛时，游女如云，贵家眷属，爱素娟婉丽。时招同游，院中人尤羡慕之。初素娟与小瀛仙善，结为手帕姊妹。瀛仙少二龄，已先嫁，然不得所。详在《瀛仙传》。素娟亟欲从良。百鉴于瀛仙覆辙，颇切踌躇。盖盛名鼎鼎之时，爱者多，忌者亦不少。谣诼之口，君子伤之。矧十七龄弱女子乎？宜其求脱离云。

蘅 香

蘅香，广陵人。举止潇洒，落落有大家风。爱作淡妆，无抹脂郸袖之习。工度昆曲，意气豪宕，高响遏云。时金陵宴会，以药倦斋为最盛。幕客寓公，道暑消寒，均集于此。每集蘅香必与焉。蘅香既与诸名公游，遂乃高自位置，俯视一切。硕腹贾，无从望见颜色。因此所如不合，郁郁不得志。遇有高会，辄以酒浇块垒，一举数十觥。醉后耳热，按拍悲歌，听者为之掩泪。悔余庵主人，来往金陵，奇赏之。主人有孔北海风，座上客常满，全力为蘅香提唱。赋诗纪事，座客从而和之。积至数百首之多，今悔余集中载叠韵诗七十首，皆由蘅香而发。其警句云："文无不是迷阳草，坐久心清人妙香。"则专指蘅香也。蘅香羞与市侩伍，心日强，境日蹇，益以曲糵自戕。又痴嗜芙蓉膏，体日尫弱。双湖外史，与蘅香雅相得。歌场酒次，相对忘言，淡而弥旨。先是海上客最昵蘅香，既有小隙，外史心弗善也，遇蘅香加厚，病中常遣使存问，兼致医药之次。亦可谓深于情者矣。辛未秋季卒。年二十四，葬清凉山侧。嫩云山人呼蘅香为酒友，其卒也，山人吊以二绝云："一醉沉酣永别离，负卿惟有寸心知。生平爱作香奁体，偏是蘅芜未入诗。""占得清凉土一抔，荒郊埋玉不胜愁。何人为立真娘碣，点缀风流似虎邱。"

小瀛仙

小瀛仙，广陵人。颜色如海棠经雨，艳冶绝伦。而眉宇间，时露英气。年十三，来金陵。髫发双垂殊，可人意。年十四，艳声遂噪，与素娟齐名。每有雅集，招素娟者，必兼招瀛仙。素娟长瀛仙二龄，以貌胜，而歌喉稍亚。瀛仙则抑扬宛转，极穿云裂石之胜。每度曲时，坐中欢哗顿息，屏气凝神，潜心领略，惟恐其曲之终。在局外者，亦不禁喝采。又能串《思凡》、《佳期》等戏，红氍毹上，应弦赴切。真不啻袅袅垂杨，摇曳于晓风残月时也。初抵金陵，齿弱而憨，稍露芒角。日与诸名流濡染，吐属亦渐臻清妙矣。某贵公子，年甫弱冠，温文尔雅，钟爱瀛仙。瀛仙意亦响往，遂订婚嫁，公子格于严命，事中止。江北某镇军以威挟之，掷与鸨母白金三百，径挟之去，非所愿也。镇军好内，如夫人者六人。瀛仙班在第七，众姬以其出身乐籍，共起揶揄之。镇军豪宕无定性，宠日衰，褫去衣饰，迫使共婢媪操作。常吞声饮泣。年甫十五，遭此折磨，令人有煮鹤焚琴之恨，惩伪骇人。赋《减字木兰花》，惜之云："瀛洲仙子，袅袅亭亭谁得似。小样红妆，立向瑶阶妒海棠。东君酣酿，勒住好春香未放。跋扈风来，擘柳吹花一夜开。"

素 英

素英，广陵人，家居廿四桥头。姿致绰约，跌宕风流。乡宦某公嬖之，拟置作造室。定约后，留壁清尘，已将作阿娇之贮矣。某公旋病卒，室中人恚甚，谓病由素英致，乞江都令按其事，素英闻信星夜逃至金陵，甫卸装先，声已播。招侑酒者无虚日。九十九洲钓徒，遍游南北，阅人甚多。自为生平所见，无如素英态度者。居秦淮未匝月，艳名颇重，略亚素娟，时称二素。寻为匪人所构，遂成讼。江宁令牒拘之，素英窘甚。与嫩山人仅一面，丐素娟代请缓颊。山人以诗寄令云："六朝金粉久荒凉，才有生机上绿杨。修到秦淮风月长，岂宜飞牒捉鸳鸯。""素娥失计方奔月，再困云英奈若何？寄语风流贤令尹，护花恩比种花多"。遂免逮。此事与《随园诗话》袁香亭事绝相类，亦佳话也。素英自是厌薄烟花，飘然遁去，虽同辈亦不知其踪迹云。

小玉红小红

小玉红，六合人，转徙维扬。年十三至金陵，慧眼修蛾，天然韶秀。雏发未燥，盘辫插花，丰姿殊韵绝也。两颧微高，而其隽逸之气，如太原公子裼裘而来，自不可掩。又如高秋健鹘，乍得新霜，分外神俊。至其柔腻熨贴，则飞鸟依人，明月入怀，别有一种风致。歌喉酷

似小瀛仙，唱《仙圆》一阕，沈爽滑烈，动荡心魄。清商徐引，倾其侪辈。菱湖长精于音律，品秦淮曲口，以小玉红为第一。此论既出，一军皆惊，盖以其年尚稚，而名未著也。资格取人，遂无真赏，嘲风弄月，亦如是乎！居近东水关，屋宇颇隘，而为灯舫往来必经之地，游人属目。嫩云山人偶过此，遥见玉红，讶其神采颇类瀛仙。招使度曲，叹赏不置。即以所谱《秦淮灯舫新曲》，画纨扇赠之，玉红粗识之无。略为解释，已洞悉全套切奏。山人又赠联云："青莲绝唱夸群玉，白石新词付小红。"玉红手制茉莉花球赠山人，兼丐题咏，山人即席赋《百宜娇》谢之云："琢玉为花，剪冰成颗，妆罢采丝穿就。式仿晶圆，影偷月小，鼻观清芬参透。奇葩媚夜，恐暗裹春光微漏。想攒将碎瓣团团，趁伊含蕊时候，刚好是风前浴后。偏嫩年瑶簪，学贻琼玖。配有莲花，答来栀子。故芳心挑逗。低悬麝帐，料素艳今宵生受。到更阑酒梦醒时，妙香徐嗅。"玉红得词甚喜，蛎道人亦赏识之。赠诗云："一小眉颦尚未舒，亭亭初日照芙蕖。寻芳已遍青溪曲，李俗桃粗总未如。"自是声名顿起。玉红与素娟瀛仙皆为手帕姊妹，排行第五。又有名小红者，齿与玉红若，亦婉慧。

岫　云

岫云，一名秀芸。兴化人，幼随母居仙女庙。己巳春来金陵，年十六。姿态妩媚，秀外慧中。善歌舞，谊于饮居城南之璇子巷，声名藉甚。与蘅香，如意，常往来于药倦斋中。先是海上客最昵蘅香，继因投契过深，略生嫌隙。海上客遂专注岫云，花晨月夕，觞咏流连。岫云无不与者。海上客善度昆曲。每偕岫云更唱迭和，色授眉与，旁观亦艳羡之。庚午秋，傍花居士赴试金陵。一见岫云，遂相款洽，岫云手持素箑，上画鸡冠花，索居士题。居士援笔立就句云："虽然非草非花质，却比群芳出一头。"意以第一人许之也。岫云喜甚。居士又属泰西人，为照像，遍微题咏，由是岫云名益播。某大令欲以六百金落其籍，未之许。江左某生亦来应秋试者，强纳为姬。拒之更力。生乃纠恶少年十余人，谋窜取之。居士侦知，匿岫云于别室，匝月事寝。岫云深德居士，欲委身事之。嗣居士将归，岫云每询行程，辄有采凤灵犀之感。临别折兰花数枝，授居士曰："以此订同心耳。"居士谱《高阳台》一阕云："丁字帘前，辛夷花底，维舟曾共寻春。慵自梳头，淡妆不著罗裙。闲云心性生来嫩。只闲情绊住闲身。待安排纸阁芦帘，贮取真真。无端又作天涯梦，叹飘蓬踪迹，同是沉沦。两度秋风，争忘石上前因。搴兰当作将离芍，付箫郎，暗领清芬。最难禁，握别绸缪，后约殷勤。"明年居士重来访岫云于钓鱼巷，鹣鹣鲽鲽又逾两月，客有与居士同游者，性暴躁，岫云不甚礼之。一日偕居士过访，岫云匿不出。客大怒，出声诟谇，碎其香奁什具殆尽，居士再三解劝不及。居士性极温存，乃为同伴所累，深自惶歉。又因岫云别有所欢，不免稍露秀才本色，遂与绝。慫伪骇人戏代岫云作《菩萨蛮》寄之云："曲阑倚遍愁心续，郎心更比阑干曲。寒意袭轻衫，郎心寒不寒。秋风吹木叶，叶与林长别。莫漫怨秋风，春花往日红。"近惟海上客，与岫云情好无间云。

如　意

如意，广陵人，居钓鱼巷之西。圆颊丰肌，其秀在骨。人以肥环目之。爱作淡妆，如梨花倚雪，有屏弃铅华之意。阳羡山樵，雅爱怜之，名与蘅香岫云埒。时双湖外史提唱蘅香，海上客提唱岫云，山樵则专提唱如意。三君皆名流，多在药倦斋秤它巷两处雅集，座无杂宾，惟乘骢旧使、柳下客、西湖渔隐、嫩云山人间与焉。诸君品题，谓蘅香豪迈，岫云冶丽。至于静穆自喜，不即不离，青楼而有良家气韵者，断推如意为最。然如意颇自矜重，非所属意，缠头锦虽厚不往。有武弁某招与游，峻拒之。某怒，遣勇丁围门以威力相协，如意侦知，由后户先避去。是时驻防兵弁日与歌楼寻衅，遂有大斗秦淮之举。絷女妓数人，曳归内城，数日始放还。从此如意视烟花为恶道，深自潜匿，日以从良为念。庚午夏，扬州司马纳为姬，同伴羡其得所。而山樵怅惘不已，赋《减字木兰花》惜之云："扬州小杜，肠断烟波江上路。叶已成阴，孤负寻春一片心。宵凉梦杳，如意珠沉星影小。不怨嫦娥，只怪瑶台风露多。"

大文卿小文卿

大文卿，盐城人。明姿憨态，光彩射人。壬申夏五月既望，湘君偕慎独生，宴嫩云山人于秦淮画舫，清飔微起，微波不澌。湘君召酒佐二人，一则文卿也。即入座，吐属圆利，举止娇殢，四坐欢然。湘君乐甚，自是一意文卿，不复恋道旁苦李矣。龙眠画史，亦雅重文卿，极口揄扬之。然画史周历花丛，取多弃少，未免爱博不专。近则检束身心，深防踬驰，故虽癖好文卿，踪迹恰不甚密。惟湘君至诚皈依，为赋《采萧》之诗，"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有此亲切，人或以微词取笑。文卿争之必姑苏避之。事定重来，声名更盛，侵侵乎肩随素娟矣。近与素娟、岫云诸名下，结为手帕姊妹。类聚群分，亦如文人标榜可笑也。秋波稍有雌雄，是白璧微瑕，而一种温腻之气，实足令人心醉。慎独生赠诗云："妖小双文剧可怜，得人意处最便娟。泥卿一唱清平调，不作鸳鸯也是仙。"同居有小文卿者，稍瘦怯，而亦自楚楚可怜。

巧龄巧珠

巧龄，年十三。巧珠，年十一，金陵人。居牛市水阁，皆安月娥养女也。月娥，别有传，在《衰柳记》中。金陵克复后，秦淮旧人存者，齿皆垂暮。后起绝少，仅安家两巧耳。巧龄姿貌中人，而酬应便捷，妙于语言。每值宴会，辄以舌战众宾。虽老名士不能屈。善捶洋琴，手口相应。前统领某镇军，来金陵，钟爱之。以安家为邸舍，值巧龄生辰，置酒高会。巧龄欲致全真散人，未至，寄赠联云："调舌能为千百巧，称觞初度十三

龄。"盖慰藉之也。巧珠便寰伶俐,娇稚可怜。唱昆腔小调,无不入拍。每姊妹合串杂剧,群叹为双绝。秦淮方升平时,一河两岸,妓家比屋而居。以京帮为上品,苏邦次之,扬邦又次之。近日风流薮泽,全属扬邦矣。两小庶能延京帮坠绪乎?

大翠龄

大翠龄,海陵人,良家女,年十四。以父负债急,鬻身于广陵李八家。居仙女镇,与詹上舍昵,欲委身相事,上舍亦心许。假母不欲也,强挈至金陵。辛未夏,傍花居士访翠龄于小玉红家。脸晕微红,如芙蓉之倚朝露。修洁自好,婉慧多情,而眉黛间时有恨色。居士因灯舫之会,酒阑细询隐衷,翠龄以詹上舍旧约告,属居士作书寄上舍。居士怜其多情,同社宴集,必招致侑酒。声价渐高,然日以从良为念。假母患之,以计赚归。翠龄既归,念居士不去口。每逢金陵客,必询踪迹。壬申春,复来金陵。晤居士,自言忧伤蕉萃。恐不久于人世,辄呜咽不自持。居士再三慰劝乃已。时有某统领者,甚爱翠龄,谋以六百金落其藉。翠龄亦厌倦风尘,矢愿相依。房中媪,窃闻其议。阴白假母,假母尼其事。陵虐百端,翠龄知事不谐,与某君诀别,促其速归。夜饮芙蓉膏死。年二十有二。闻者无不太息。淮南大令为作传。春谷明经为作诔,惩伪骇人闻其事,赋《浪淘沙》悯之云:"花月太匆匆,泪裹巾红。香魂轻逐五更风。生与芙蓉争艳丽,死殉芙蓉。磨蝎苦临宫。比翼无从,星期密约竟成空。传粉何郎情未断,再世重逢。"

小　桂

小桂广陵人,如意之妹也。长身玉立,艳冶如桃花。善谈谑,能令四坐解颐。与素娟,双凤,小瀛仙,小玉红相善,号五姊妹,为后进之翘楚。辛未秋,傍花居士宴全真散人于画舫,招来侑酒,歌喉清脆,酬酢当人意。手持折叠扇,扇上小楷能辨认,散人称赏。次日散人游秦淮,又见小桂立于柳阴之下,旁侍一女童,俨然画意,遂赠以《虞美人》词云:"兰汤浴罢梳妆嫩,宝髻松松挽。白罗衫子茜纱裙,间与知心小婢立斜曛。桃枝绿扇摇风细,粉汗香融腻。扇头谁写十三行,仔细端详。笔画似檀郎。"时悔余庵主下榻于药倦斋,方搜罗秦淮佳丽,一见小桂,叹为名不虚传。拟排日宴会,为得人庆。适有淮西降将慕其名,欲出重金梳拢。小桂不愿,又惧祸,乃宵遁,近闻艳名已噪竹西矣。

双　凤

双凤,一名绮梧,兴化人。中身常貌,无瑕可摘。至于眼波之飘瞥,性格之温存,时盖罕其偶矣。与小玉红同居。蛎道人与全真散人泛舟过东水关,适双凤凭阑伫立,数水面游鱼,著茜纱衫,持桃枝扇,偶一送盼,使人意消。蛎道人悦之,即招致舟中侑酒,赠以《凤凰台上忆吹箫》,词云:"云冷沾钗,雾香笼袖,从教芳思深深。记无双别传,引凤余音。多少花繁月皎,依只是未解归心。间凝盼携卿觅醉,助我题襟。难寻阆风渺渺,休再问成连海上瑶琴。望玉霄清迥,谁共登临。传语双成料理,同觅取凤子清吟。清吟罢,红灯暗销,绿酒停斟。"道人与散人为文字旧交。近日同作寓公,约以觞咏消夏。雅集颇多。散人方提挈玉红,道人亦拂拭双凤。自是雪藕调冰之地,两美常联袂比肩矣。

小翠龄

小翠龄,广陵人,年十四。光彩焕发,若太阳之升朝霞,若流云之吐华月。性恬雅,不多言,颇近闺秀风流,不似曲中人也。双钩亦纤好,无矫揉造作之习。清凉仙子,心识其人,屡向惩伪骇人言之。骇人虽品题风月,而从不作曲巷之游,未之见也。一日闲泄子招之,骇人适同席,极许可,并夸仙子为正法眼藏。翠龄与大文卿同居,稔知骇人善以笔墨饰粉黛,即席求词。骇人戏赠《调笑令》云:"调笑调笑,自许年华正妙。怪他阿姊情痴,镇日妆楼锁眉。眉锁眉锁,渐渐新愁到我。"仙子亦赠诗云:"不着胭脂自可怜,亭亭净植致天然。当筵莫怪娇羞甚,花未开时月未圆。"仙子白下看花,已将十稔,平生赏识,惟王宝珠,每饭不忘。《衰柳传》中汤小聪,亦津津乐道。其余佳丽,类皆口有雌黄。独于翠龄,极力赞赏云。

文　玉

文玉,广陵人,年十五,随母来金陵。居牛市秦二家水阁秦二家,为群艳所萃。文玉其冠也,凌波细步,丰致翩翩。性爱静洁,喜清谈,不屑学歌舞。己巳夏,傍花居士招之游,怜其遇,思为其戚量珠,议未成。值端午节以邻斗受惊,避居城北,未几归某参军为侧室。

金龄小金龄

金龄姓耿,广陵人。己巳岁,来金陵,亦居秦二家,长文玉二岁。面如傅粉,肤若凝脂,妍笑工颦,大有西子捧心之态。温雅亚于文玉,而慧辨过之。时以白晰称者,推金龄最,故有白金龄之目。西湖渔隐最赏识,每招之侑觞。后又携其妹金宝来,同居钓鱼巷水埠头。名益盛,旋以讼事归广陵。为大贾赚去,秦二家自文玉金龄去后,门前车马稀矣。近日又有小金龄者,亦广陵人,华容婀娜,姿态横生,真美人模样也。药倦斋主人昵之。惜无手口,故不为时所重。然专以色选者,当不忍遗弃。

大金凤

大金凤,广陵人。齿稍长,丰致嫣然。举止温雅,工于应对,知音识曲,能豪饮,居淮清桥察院之东偏。兵燹以来,旧院遗址,无可寻觅。即从前利涉桥,文德桥一带所谓丁字帘前,落日放船好,诸名胜,亦皆鞠为茂草。馆妓丛集钓鱼巷。湫隘已甚,名流望而却步。独金凤家室宇精洁无纤尘,笛床琴几,位置不俗。起坐

一小楼，钟山岚翠。扑入帘桁间，如在画图中也。某都督，能顾曲，喜金凤善歌，酒次辄招共按拍。清凉仙子与游灯舫，亦赏其跌宕，赠诗云："乌衣巷口夕阳红，十二阑干一笛风。何事金钗钗上凤，也来飞舞画船中。"与大翠龄同居，自翠龄饮酖后，人皆恨其假母，目为不祥。过者绝少，并金凤声价亦减矣。

金　仙

金仙，广陵人。面带微麻，人戏呼为麻姑。而酬应周至，歌曲浏亮，殊不恶劣。半月君极垂怜焉。时素娟方负重名，半月仰慕之。招来侑酒，冀当素娟意。佩瑶巾扇，力求精品相贻。素娟身分既高，视之殊落落。半月君不怿，阳为顶礼素娟，实则狎昵金仙也。金仙与水阁主人不合，半月曾与水阁之宴，拟招金仙侑酒。主人长揖求免，金仙闻之，衔恨入骨。半月亦怒形于色，转丐全真散人赠词，以释其怨。散人赋《临江仙》云："金粉丛中谁作主，仙缘即是尘因。漫将嚼蜡视横陈。为卿搴杜若，聊当麝兰薰。雾鬓风鬟人隐约，隔帘轻启珠唇。闻歌子夜也消魂。泥他乌帽客，何事妒红裙。"

小玉琴

小玉琴，广陵人。面目平正，齿如瓠犀。常品而无俗韵，一笑媚生，尤擅风骚之致。阳羡山樵，自如意嫁后，怅怅若有失。得玉琴喜甚，谓其性格近似如意，遂招致之。玉琴工度曲，其声清越以长。每值更阑烛炧，酒半星稀，曼声发于座上，真足解宿酲驱睡魔也。又善酬应，多从富商大贾游，故艳声颇著，而韵事不多见。

大宝龄

大宝龄，广陵人，面目开阔，气象峥嵘，一洗青楼冶荡之习。旧在广陵演剧，扮大花面，声若洪钟，《红楼梦》中之葵官也。来金陵遂不演剧。清凉仙子，曾一招侑酒，颇嫌其过于豪放。解之者曰："柳耆卿晓风残月，与苏长公大江东去，并美词场，何必袅袅娉娉之为是，而铮铮佼佼之为非乎？"仙子一笑。某参军颇昵爱之，常招往药倦斋中，使点双陆筹。

小琴仙

小琴仙，广陵人，年十四。夭桃颜色，着露尤妍，细柳身材，临风善舞，其媚在骨，其腴在神，虽年未破瓜，而送盼流娇，已足令人心醉。向居小瀛仙家，两小无猜，颇称相得。瀛仙嫁后，渐解生愁。近与小玉红同居，俊爽不逮玉红，而妖冶则似过之矣。龙眠画史、铁笛仙，俱极口赞赏。

小素贞

小素贞，六合人，年十四。随母来金陵，居钓鱼巷之秦二家。丰姿窈窕，媚态横生。初试登场，芳名未著。更生子首提唱之。赠以诗云："古棠城是阿侬家，日向龙津学浣纱。一饮秦淮河畔水，眼前颜色艳如花。""年华娇小致蹁跹，试曲初登玳瑁筵。素面每将团扇障，含贞羞唱想夫怜。"

小翠红斌龄

小翠红，广陵人，素娟妹也。别与大文卿同居，与小翠龄同庚。身躯细小，婀娜生姿，裙下双钩，如笼春笋，与小翠龄可称双璧。龙眠画史绝爱怜之。闻有《白门新柳》之编。画史谓翠红为后起之秀，必不可遗。且阿姊素娟，名方洋溢，如午日之初中。翠红则质抱葳蕤，如朝阳之甫上。安见异日桃根，不方驾目前桃叶乎？因亟为编入。又有妍龄者，广陵人。齿亦弱，娟秀可喜。沪上某部郎薄游金陵，招使侑酒，评为秦淮雏鬟之俊云。

小　兰

小兰广陵人，年十三。身材瘦小，态度轻盈，《桃花扇》所谓怀中婀娜袖中藏也。药倦斋主人赏之，决其他年必为上品。一日宴湘君水阁，招来侑酒，翩然入座，弱不胜衣，座客各垂怜焉。及引筦筷而唱，则又脆若调簧，响如裂帛，殊畅人意。酒阑，更串十二红曲，及诸杂耍。舞袖飘摇，直欲乘风飞去，又俨然一小瀛仙矣。嫩云山人酬以二绝云："意态飘扬似半仙，何须花板试秋千。可怜生就娉婷质，为赚当筵贯笑钱"。"掌上盘中事有无，雏龄天付此轻躯。郎当鲍老休惆怅，老尚登场合认输。"

白门新柳补记

[清]许　豫撰　任思亮整理

前书以记为名，是记事非品花采访所及。随得随录名次之先后，与色艺之优劣无关焉。即以记事而论，传闻异词，爱憎异性，难免参错。裨官小说游戏而已，不得以信史责之。前书间有遗珠，特为补记。养和近作淮海之游，他日归来，当不以鄙人为僭妄也。壬申季秋晓岚识。

妙　红

妙红，字韵秋，金陵人。年十八，旧妓宫小婷女。温润秀逸，如玉离璞，如花逢春，两颊涡生，双钩笋瘦。工撇兰，能操琴，就京帮而论，色艺可肩随文宝。前记《巧龄传》中，期其延京帮坠绪，得兹妙红。或者在此而不在彼乎？幼时随母避乱海陵，壬申季秋回金陵，居桃叶渡之东舍，馆甫定，即为有心人物色。傍花居士，偕野鹤道人访之。一见倾谈，风流蕴藉，大相称赏。居士出素笺索画，盖将面试之也。妙红对客挥毫，撇叶点花，了无羞缩之态。居士珍同拱璧，遍微题咏。次日为剑舞叟言之，招来侑酒，叟赠二绝云："幼妇芳名回出俦，比将风格待罗虬。水乡荷芰都开过，艳绝芙蓉绚晚秋。""旧稿湘兰着意临，调脂兄墨费沉吟。有人雅爱天然素，莫把红心压素心。"

彩　云

彩云，兴化人，年十八。由广陵来金陵，与小金龄同居。金龄轻盈若飞燕，彩云丰艳若玉环，人称双美。秦淮灯舫盛时，各路歌妓毕集，谓之趁热水。鱼目明珠，颇难辨认。因此彩云未甚知名。盂兰会后，趁热水者，陆续散去，浮云既净，高秋自清。黛色岚光，始露青山真面目矣。一日傍花居士，与龙桧子泛舟清游。彩云适在邻舟度曲，哀怨悠扬，听之有惊秋意。曲终，小立船头。款洽絮语，殊增留恋。越日冶秋之集，遂招侑酒，入座微带愁容，酬酢间颇露呻吟之态。野鹤道人异之。代为诊脉，始知其感冒已久。力疾而来，同人倍相怜惜，龙桧子赠以诗云："颦眉如见病西施，风露清寒怯不支。我喜赏秋胜销夏，闲云心性彩云知。"

绮香秀英

绮香，又字绮卿，毗陵人，年十八，自幼转徙维扬，近寄寓于莫愁桃叶间。面如满月，肤若凝脂。性格温存，举止安贴。与岫云文卿辈相伯仲也。无不可子、惜春主人，招野鹤山人、龙桧子、傍花居士作冶秋之集。是夕潮退波恬，舟轻人静露珠桂月，分外清幽，不似向来喧嚷矣。座中素娟，小玉红，皆司空见惯者，惟彩云、绮香，初次识面。绮香酬应周至，不即不离，曲口亦颇大雅，座客称赏，龙桧子即席赠彩云诗。傍花居士复为绮香请，遂口占一绝云："余霞如绮映妆楼，人影衣香续冶游。次第看花休恨晚，白苹红蓼不胜秋。"同居有秀英者，亦明慧可人。

瀛　珠

瀛珠毗陵人，年十九，风姿濯濯，体态盈盈。暂寓秦淮，知交尚少。以故《新柳记》，未经采入。向与素娟善，素娟为新学道人言之，赠以《一萼红》云："板桥头，怅彩云渐散，烟水冷孤舟。灯火飘萧，佩环寥寂，看花人已归休。问沧海，遗珠谁访？认丰姿，如见杜家秋。影裹情悰，尘中物色，累尔灵修。艳说状元崇嘏，在清溪九曲，占尽风流。同辈云泥，故人车笠，名场一样牢愁。要借我颓唐老笔，为玉人声价长琳璆。从此琴天笛夜，心字香酬。"

杨宝珠

金陵人，年十六，貌丰艳，性敏慧，以手口胜。清凉仙子，野鹤道人，俱不以为然，而龙眠画史赏之，铁笛仙争之尤力，且以前《记》王宝珠藉口，谓王宝珠何幸而巍然列《新柳记》之首。杨宝珠何不幸而不得缀《新柳记》之末乎？因为采入。龙桧子诗云："环肥燕瘦岂能同，各有灵犀各自通。多事一编《新柳记》，白门处处刮酸风。""出塞明妃等逝波，清凉仙子奈愁何。断无合浦珠还日，且唱宏农得宝歌。""宋玉微词易失欢，有人怒发欲冲冠。劝君满酌蒲桃酒，信史原难责稗官"。此诗既出，北里中门户之见，渐次释然，不独为杨宝珠增声价也。

绿　菱

绿菱，广陵人，年十三，身材瘦怯，性格温存。弱龄而有大人家数，演昆曲，能合拍。大龙山樵赏之，谓可

作《新柳记》殿军。且卜其他年，能自成一军也。丐剑舞叟以诗张之。叟赠二绝云："儿家新学画双蛾，访艳争思细马驮。绿未成阴宜护惜，西风缓唱《采菱歌》。""品题风月一番新，惯种今生未了因。我到旗亭常贳酒，待卿来作侑觞人"。

喜 龄

喜龄，年十六，广陵人。眉目清秀，吐属风流。杏林山人眷之，偶抱恙，招闲泄子诊视，虽云鬓蓬松，而意态幽闲，大有楚楚可怜之致。与闲泄子谈，自以不登《新柳记》为憾。闲泄子赋诗二绝为赞，请补入记。诗云："儿家江北住江南，半带娇痴半带憨。最喜瓜期年二八，更怜眉样月初三。""自来名士善评花，异卉奇芳次第夸。知否幽兰在空谷，挑灯和雨泣琵琶。"

白门衰柳附记

[清]许　豫撰　任思亮整理

汤小聪

汤小聪，字绮琴，金陵马氏女，为汤如珍养媳。如珍本秦淮院中人，故侍郎某公最赏识之。金陵陷，避乱姑苏，时在丙辰丁巳间。如珍老矣，小聪本在芳龄，明眸善睐，慧丽绝伦。幼读书，通文义，工度曲。尤精画兰，得马湘兰遗意。黄山初白子一见爱悦，遂为置钗环，赁居室，气象焕然一新。于是姑苏之名大噪。而初白子益嬖之，缠头之费，逾千金。有传其事于黄山者，严命敦促归里，不忍别绘《歌楼听雨图》，遍微名流题咏。溪上老渔赋《高阳台词》云："桃叶移根，竹山携酒，相逢名士倾城。心字香烧，麝兰一气双清。姑胥台畔丝丝柳，惹丝丝，楚雨含情。画楼深，绮语谁知，只有红灯。绿窗人去眉峰远，怕鹧鸪吟断，蝴蝶魂醒。约略春愁，和烟图上湘屏。寻芳小杜重来未？愿珠徽长俪鹅笙。更消停。门掩梨花，剪烛同听。"清凉仙子诗云："好寻碧海三生约，莫负青溪九曲深。"又赞其画兰之工云："心灵自擅生花巧，腕弱偏能撇叶工。"初白子自赋七律十章留别，警句云："作茧已拚蚕自缚，迷香未必鸟知还。炉烟比似郎心热，一味腾腾袅博山。""歌曲擅长招姊妒，诙谐对客解郎围。""此身容易卿卿属，乍见矜持习见狂。""割臂悔耍前夕誓，颦眉偏吝一声鹰。""小别何曾虚一夕，再来争忍说经年。惺惺相惜人三两；脉脉中含语万千。""破镜因缘关妾念，投梭心事慰君怀。"可谓哀感顽艳矣。无何姑苏又陷，小聪转徙如犀。至甲子，金陵克复，始归初白子来应秋试。重晤于洋珠巷，执手缠绵，泪随声堕。盖匪特儿女情悰，伤离惜别，兼有慨于沧桑之变幻，金粉之凋残也。初白子又赋《秋柳》四章寄慨，警句云："垂垂不觉青娥老，楚楚相逢白下秋。""情丝欲绝终难断，绮梦虽遥未易醒。金缕已残休作絮，青丝不绾叹飞蓬。""重听别调翻三叠，忍见长条近十围。"则又似为小聪伤迟暮矣。丙寅春，清凉仙子来金陵，于牛市访见之。徐娘虽老，尚有风情。初白子与仙子本旧交，因此时相聚晤。是时嫩云山人，太史某君药倦斋主人。常来往于金陵，皆乐与小聪游。其后初白子之官西江，仙子归新安，小聪于水阁设祖帐。酒阑歌罢，各自黯然，大有一曲阳关泪万行之态。己巳仙子复来白下，则小聪已归欧阳氏矣。小聪旖旎风流，吐属曲雅，绝无倚门气习。后来之秀，如《白门新柳》所记者，惟大文宝，庶乎近之。盖同得六进烟水气也。呜呼！可多见欤？题小聪画兰，多见于近人诗稿。悔余庵云："湘兰合是前身，欲步横波后尘。任是秋风吹瘦，娥眉犹斗精神。""我愿花如人寿，谁怜人似花蔫。恍见唐宫妆东，墨痕注到唇边。"藤香馆云："劫后秦淮水不温，美人名士各消魂。可怜金粉飘零尽，賸馥残膏带泪痕。""画阁图成墨未乾，心香私爇马湘兰。天涯岁晏无芳草，留与萧郎郑重看。""丁字帘前璧月孤，重来往迹认模糊。迷香有径何人熟，让与风流郑鹧鸪。""风枝露叶影残春，迟暮相逢似有因。我是江南吴祭酒，当筵亲见画兰人。"

安月娥

安月娥，金陵人，巧龄巧珠之假母也，为秦淮旧妓。升平时，齿尚稚，颇著艳名。煮石顽仙赏之，赠以《一萼红》云："称芳名，是广寒旧队小谪下瑶京。蛾样犹纤，蟾辉未满，神采先放光明。曾学过霓裳法曲，串新声，呖呖妒啼莺。面笑添涡，眉修露慧，睇转流情。悮到团圆时候，劝灵娥珍重，莫堕愁城。豆蔻含香，芙蓉作蕊。烦恼何苦相萦。须记著前身小影，伴青天碧海耐凄清。留待梯云客至，唤取卿卿。"此词脍炙人口，至今传诵。金陵陷，月娥避至他处，迨克复后，始归。六代莺花，都非畴昔。遍记当年姊妹，率皆玉碎珠沉。自顾马齿亦加长矣。旧居牛市水阁，尚存废址。牵萝补屋，粗作安排。所欢某二尹，久定终身。而业已床头金尽，不得已，补缀筝琶，重为荡妇。幸而歌喉未改，节拍分明，迥非时下雏鬟所能企及。因此招侑酒者，不以色选，而以艺登，且重其为京帮，生涯颇不落寞，每当酒阑夜永，与二三熟客，谈白下往日风光，真如天宝宫人，说开元遗事也。迩来养女巧龄、巧珠，日渐知名，遂不屑再登歌席。惟在室中伺客，坐享其成云。

郑二娘

郑二娘，金陵人，幼时从秦淮名曲师学技，故至今犹以歌曲胜。节拍不差累黍，群推为老成典型。居东牌楼水阁，左为文德桥，右为武定桥。双虹掩映，一水沦涟，绣户深深，珠帘漠漠，放舟者过其下，咸逆料此中

有人也。清凉仙子访之，爱其妆阁之雅洁，赠以诗云："晓开妆镜笑窥奁，水阁潮痕夜雨添。记取樱桃旧门巷，当窗一桁枣花帘。"二娘年近不惑，风姿稍觉憔悴，而气韵则不可掩。攀香客昵之，嫌水阁过于轩豁，另为移居僻巷，厚其供养，使绝外交，可谓赏识于牝牡骊黄之外者矣。一日药倦斋主人招游画舫，适与嫩云山人同泊，彼此从未谋面。主人使度曲，为山人寿，歌喉上彻云霄，律吕又分明可按。时心字湖中画舫向二百号，女妓以百计，各自停筝歇阮，逊谢弗如。是殆所谓老辈风流耶。山人赏以诗云："果然觌面胜联名，雅调能令俗耳清。谁倚红鸾评切奏，彩云遥护许飞琼。"是日大文宝独坐一凉篷，停泊僻处，静听二娘度曲云。

陆兰英

陆兰英，金陵人，为从前陆二养女。陆二者，秦淮名妓，豪华奢靡，倾动一时。所居画阁红楼，珠帘绣幕，为北里之冠。江宁某方伯，公余退食常过其家。爱其屋宇轩敞，谈风月于此，会衣冠亦于此。时值上恬下嬉，见者习惯自然，了不为怪。兰英方在垂髫，得伊假母提唱，名颇重。陆制军之公子最昵爱之。金陵旋陷，避居姑苏，门前车马，不异当年。姑苏再陷，遂转徙无定所。近日重至秦淮，眉棱翠偃，鬓影蓬飞。秋娘老矣，赁居石坝街烟局之后，湫隘嚣尘，不洁已甚。每有博徒隶役过往，因此名流绝迹，匪特憎其齿之暮也。嗟乎，千金马骨，市之者特重其为骏骨耳。若得意时，则骄纵凌人。失意时，则卑污自贱。蝇营狗苟，有识者唾之矣。独一陆兰英乎哉！

施文霞

施文霞，金陵人，昔为秦淮名妓。工画五色文鱼，人称绝艺。乱后转徙姑苏，名更盛一时。豪贵皆与之游。近如楚北某观察、某大令及环山游客，皆能历历谈其艳迹。盖曾联割臂之盟，订同心之好者。色衰适人，旋抱文君之恨。金陵大定，乃归，颇思整顿钗环。重作阿婆三五少年伎俩，而从前旧好，稀若晨星，存者亦无复过问。至于走马王孙、挥金公子类，驰逐于钓鱼巷口，觅青娥皓齿，买笑追欢。如文霞者，望望然去之矣。困顿无聊，遂至卖芙蓉膏以自给。嗟乎，昔年供奉，无异神仙，此日追陪，半皆厮养，虚名虽恃，末路易堕。天殆借一施文霞，为眼前儒林传中、英雄谱内，痛下一针砭欤！懒云山人为赋《衰柳词》以寄慨，《调寄柳梢青》云："絮果难圆。杨枝易老，秋又今年。红粉朱楼，青骢紫陌，空说缠绵。依依长板桥边，记弱态惺忪可怜。饱阅繁华，蓦惊摇落，苦受烽烟。"

曲师刘培珊

刘培珊，金陵人，秦淮老伎师。乱定，重理旧业，《新柳记》中人，大半称女弟子。《衰柳记》中人，则又从前朝夕承值者也。花白髭须，老而不俗。是丁继之一流人物。善吹笛，女郎度曲，律吕稍有不合，辄委曲成全之。弹筝摘阮，尤擅绝技。每值踆乌西坠，顾兔东升，烟水迷漫之会，坐一小七板，来往于利涉桥，大中桥一带。为群弟子按拍。才离西舫，又上东船，真乃点水之蜻蜓，穿花之蛱蝶也。懒云山人赠联云："九曲青溪，一声长笛。大江东去，孤鹤南飞。"又出素扇求诗，山人赠以四绝云："魁官笛子卯官箫，往事苍茫话板桥。各有宗风尊护法，彩云仙队领娇娆。""新栽杨柳碧芊丝，几辈玉孙击画船。天宝诗人多感慨，江南偏遇李龟年。""十番子弟各翻新，只有何戡是旧人。我醉扣舷歌水调，可能倦笛付真真。""祭酒诗编楚两生，南朝狎客并知名。暮年冷淡无吟料，借尔筝琶遣我情。"

以上皆升平时旧人，近尚挂平康籍者。

水窗春呓

[清]欧阳兆熊　金安清撰　谢兴尧整理

《水窗春呓》上下两卷，上卷湖南湘潭人欧阳兆熊撰，下卷浙江嘉善人金安清撰。欧阳兆熊，字小岑，道光十七年举人，曾任湖南新宁县教官，《光绪湖南通志》有传。金安清，字眉生，历官湖北督粮道、盐运使等，《光绪嘉善县志》有传。

本书内容为记述清代中叶道光、咸丰、同治各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风尚等情况，以及统治阶级内部各色人物的言语行动，大都是有关近代史的资料。因属私记，所述时事，均为亲见亲闻，史料价值较高。

这次整理，以光绪三年上海机器印书局本为底本，参校《苏报》副刊又名《晚窗春语》单行本及《小说月报》又名《春窗梦呓》连载全文，并据以增补校正。

卷　上

陈广敷踪迹

道光戊申，江右陈广敷偕其兄懿叔来潭，客余家者数月。懿叔古文与梅伯言齐名，著有《春秋说》。广敷则宗仰新建，为勋儿编辑阳明百四十条，而其自命曰"吾为八子之学耳"。八子者，五子外增尧夫、象山、阳明也。尝谓孔、孟为大圆圈，明道、阳明为小圆圈，留侯、邺侯、狄梁公辈亦在圆圈中旋转，元、明讲学家皆方滞不足于用。时罗罗山、刘霞仙、吴南屏、郭筠仙意城、罗研生闻吾家来此异人，各先后至，无不倾倒。霞仙宗朱子，与之讲学不合，而独服其善于谈兵，其不寐之症，广敷为其治疗。

广敷工医，兼工相人之术，其推八字，不用财官印绶，合《说文》及诸子精义，融液成文，推测皆验。时霞仙犹布衣，即言其颧骨足以断制大事。谓筠仙为今之房、杜。曾文正时在京师，推其造为杜祁公、文潞国一流人物，不能跂韩、范也。

广敷自言无匡时之位而有匡时之略，常欲佐一巨公，展其抱负。乃自兵事起，浪游黔、蜀，不一至兵间，殊不可解。

广敷与懿叔最相得，尝谓吾两人落拓不遇，而令子鹤、服秄辈得志，吾以此卜新城陈氏之衰矣。而吾独怪其言天下将大乱，戡乱之人，皆在三湘，时粤贼尚未起事，而能前知如此。然则发捻之变，天固已早定之，其间死生成败，均非偶然，遭际之事，有幸有不幸。文正晚年力主运气之说，洵至理哉。

曾文正公事

辛酉，祁门军中，贼氛日逼，势危甚。时李肃毅已回江西寓所，幕府仅一程尚斋，奄奄无气，时对予曰："死在一堆如何?"众委员亦将行李置舟中，为逃避计。文正一日忽传令曰："贼势如此，有欲暂归者，支给三月薪水，事平仍来营，吾不介意。"众闻之，感且愧，人心遂固。

后在东流，欲保一苏抚而难其人，予谓李广才气无双，堪胜此任。文正叹曰："此君难与共患难耳!"盖犹不免芥蒂于其中也。卒之幕中人无出肃毅右者，用其朝气，竟克苏城。迨至捻匪肃清，淮勇之名，遂与湘勇相埒。而文正处功名之际，志存退让，自以年力就衰，诸事推与肃毅，其用意殆欲作退步计耳。乃自收复金陵以后，竟不休官林下，亦不陈请补制，以文正之尘视轩冕，讵犹有所恋恋者，岂其身受殊恩，有不敢言退、不忍言退者乎? 然亦非其本心矣。

祁门移营

在祁门之三月，文正忽欲自攻徽州，力谏不止，因送至齐云山而别。至徽，一战大败，叶小鹤副将阵亡，文正驻休宁城，羞忿不肯回营，已书遗嘱，部署后事。军中皇皇，莫知为计。乃寄书与之，论死生之道、进退之义，其略云："死有重于泰山，凡欲求死者，必求死所，休宁非死所也。"又云："公为两江总督，两江之地皆其

地，何者谓之进？何者谓之退？愚谓祁门居万山之中，况是绝地，不如退至东流，兼顾南北两岸，亟应早为定计，何必以退为耻乎？"其书去后，数日回营，又十数日移节东流。书中所言，并无一字回复，盖公欲自作主张，不以人言为行止耳。其不可测度如此。

文正困于祁门不肯移营，幕中人皆以祁门非应殉节处谏之，文正笑曰："何根云去常州时，大约左右亦如此说耳。"众为默然，无以难也。

设柜求言

文正在徽，置一柜，凡言地方利弊，悉投其中，不必列名。于是告讦之风大起。人患之，求于老讼师，老讼师曰："不出三日，必令停止。"众疑之，及第二日，果撤回。盖讼师日写数十无名之禀，皆痛詈文正者，文正不能不阅，又无可查究，此令遂停。讼师之心，可谓巧矣。

左相少年事

左恪靖小予五岁，其中乡榜却先予四科。戊戌计偕北上，遇于汉口，即结伴同行，自诵其题洞庭君祠联云："迢遥旅路三千，我原过客；管领重湖八百，君亦书生。"意态雄杰，即此可见。

是日，各寄家信，见其与筠心夫人书云："舟中遇盗，谈笑却之。"因问其仆："何处遇盗？"曰："非盗也，梦呓耳。前夜有误牵其被者，即大呼捉贼，邻舟皆为惊起，故至今犹声嘶也。"予嗤之曰："尔闺阁中亦欲大言欺人耶？"恪靖正色曰："尔何知巨鹿、昆阳之战，亦只班、马叙次得栩栩欲活耳。天下事何不可作如是观！"相与大笑而罢。

挽妓长联

楹联至百余字，即多累坠，极难出色，其佳者，以滇人大观楼为最，久已脍炙人口。吾友湘阴徐海宗茂才，名并庾，骈文即学徐、庾，诗多作香奁体，兼工度曲。道光初年，与予读书岳麓书院，时偕过江作狭斜之游，眷一妓号云香者，益阳人，侨寓省城。回家数月，迟之不至。后闻其死，作联挽之，多至二百五十字。云：

试问十九年磨折，却苦谁来？如蜡自煎，如蚕自缚，没奈何，罗网频加。曾语予云，君固怜薄命者，忍不一援手耶？呜呼，可以悲矣！忆昔芙蓉露下，杨柳风前，舌妙吴歈，腰轻楚舞。每值酡颜之醉，常劳玉腕之扶。广寒无此游，会真无此遇，天台无此缘。纵教善病工愁，怜渠憔悴，尚恁地谈心深夜，数尽鸡筹，况平时袅袅婷婷，齐齐整整。　不图二三月欢娱，竟抛侬去！问鱼尝渺，问雁尝空，料不定，琵琶别抱？然为卿计，尔岂昧夙根者，而肯再失身也？若是，殆其死乎！至今豆蔻香销，蘼芜路断，门犹崔认，楼已秦封。难招红粉之魂，枉坠青衫之泪。少君弗能祷，精卫弗能填，女娲弗能补。但愿降神示梦，与我周旋，更大家稽首慈云，乞还鸳牒，或有个夫夫妇妇，世世生生。

李金旸

李金旸，年未三十，勇悍绝伦，群以为跋扈将军，绰号冲天炮。积功保至副将，赏勇号统兵，在江西战败，被陷贼中，旋又逃归。营官张光照，在毓抚军处控其通贼，遂将二人并解至东流大营。文正力辩其冤，谓张光照诬告统领上司，先行正法。是日，李来谒，盛称中堂明见万里，感激至于泣下。不料旋又传令：李金旸虽非通贼，既打败仗，亦有应得之罪，着以军法从事。即派亲兵营哨官曹仁美绑至东门外处斩，闻者无不骇怪。李本以符水治病，最著灵验，曹受其法，有师弟之谊，又怜其无辜罹法，故令行刑者身首不殊，尸诸江干，覆以芦席，亲兵十人守之。适予小厮往观，闻呻吟之声，方知未绝。傍晚即扬帆而去，不知所之。后闻其削发入空门，号为更生和尚，姬妾三人，亦均为比丘尼，斯亦奇矣。

予尝从容问李金旸何以事白而见杀？文正曰："左季高、赵玉班俱称其材可大用，若不能用，不如除之。且江西纷纷言其通贼，吾既违众而戮张矣，亦何能不稍顺人心乎？"文正此等举动，真有非恒情所能窥测者矣。

曹后随郭子美征捻湖北阵亡，又已数载，故敢笔之以广异闻。

李楚材

李楚材副将，衡州人也，人呼为李九长毛。投诚后，在文正营中带勇。命以千人援湖，甫至三日，而湖州陷。据李自称：昏昇之中，偷过贼营十余座，已探至城根矣。文正以为妄，即撤其营。予谓此人有绝技三：一走及奔马；一入水不濡，可历数时；一黑夜有光。试之皆验。文正终不肯再用。渠欲求荐至浙营，予谓不须作函，但云由曾营过弃而不用，故此投效，必当收录。恪靖果即令统四营，颇立战功，惜炮子断其左臂，已成废人矣。

恪靖尝谓文正无知人之明，故文正所弃者，无不重用也。

曾文正与左相气度

文正用兵主持重，除霆营外如徽防朱唐两大营。恪靖皆不以为然。

一日来咨，极诋文正用人之谬，词旨亢厉，令人难堪。文正复之云："昔富将军咨唐义渠中丞云：贵部院实属调度乖方之至。贵部堂博学多师，不仅取则古人，亦且效法时贤，其于富将军可谓深造有得，后先辉映，实深佩服，相应咨覆云云。"恪靖好以气陵人，文正则以诙谐出之，从此恪靖亦无一字见及矣。

恪靖与文正书函来往，每以兄弟相称，不肯稍自谦抑。至文正薨后，乃自书晚生挽之云："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老；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岂其悔心之萌，有不觉流露者欤！

王船山先生轶事

船山先生，为宋以后儒者之冠，同时如顾亭林、黄梨洲均弗能及。国变后，不薙发，不毁衣冠，隐于深山四十八年，至康熙壬申始归道山。素恶东林、复社驰骛声气标榜之习，与中原人士、江介遗老，不相往来，故名亦不显。至其子虎止在藩书原学使幕中，始克将经注裨疏数种上之四库馆，列国朝儒林第二。阮文达编缉《皇清经解》，仍未采入。邑人王半溪为先生族孙，藏其遗书，不敢出以问世。道光十九年，予与邓湘皋年丈怂恿捐资付梓，以邹叔绩任校刊之役，刻其书百五十卷。咸丰四年贼至，又毁于火。友人赵惠甫刺史言于沅圃宫保，遂付八千金嘱予重刊，自百五十卷增益至三百卷。时在皖致书半溪，令从衡阳先生裔孙处搜求底稿。信到之先一日，守祠者闻飨堂有声，开门视之，则先生神位自龛中跃至案上，植立不堕。先生尝言吾书二百年后始显，令子孙藏弆甚谨。岂名心犹未忘耶。祠中祁文□公联云："气凌衡岳九千丈；心托离骚念五篇。"陶文毅联云："天下士非一乡之士；人伦师亦百世之师。"其推崇可谓至矣。又闻之衡阳故老，国初薙发之令綦严，先生时在楼上著书，檄至，府县会营将草堂围定，郡守某先登楼，见先生出座拱立，不自觉其五体之投地也。亦可想见盛德之容令人钦敬，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

江忠烈逸事

道光己酉，江忠烈由秀水令丁艰回籍，过舍留宿，谈及所办灾赈，真可为后人治谱。

维时米价腾贵，饥民乘风抢掠，公甫履任，即有控抢二十余案，弋犯不下百余名。访有某甲者，平日著名凶恶，为地方害，以站笼暴烈日中毙之，余悉置之囹圄不问。随至赈局，邀同司事众绅往谒城隍神，袖中出誓神文，问："诸君肯自署名否？"众唯唯。因爇香鸣钟鼓，同跪神前，公朗声诵誓文一遍，令绅董各诵一遍，词意森严，闻者无不懔栗。制两匾书：捐有成数即赍花红鼓吹，以"乐善好施"四字褒之；否则，大书"为富不仁某某"额于门首，责令地保巡视，毋使藏匿。一时欢声雷动，人心已翕然矣。又，多捐者给予禁抢告示一纸，犯者照某甲一律处死。数日之间捐银十余万两，盖皆欲得此告示作护符耳。乃乘船亲查饥民户口人数，分段汇册，交出捐之人自行按给，五日一报县查核，并不缴官缴局。内而丁役，外而绅董，无干没之弊，匪惟意美，法亦良矣。而嘉兴之人，哗然谓某令曰："尔何不能效江青天活我，反从而鱼肉之？"蜂涌毁署，势甚汹汹，虽隆锡堂太守亲往弹压不能止，公至则帖然，其感孚人心如此！

赈务既毕，即商之幕友："此等抢犯百余人，均是斩、绞、军、流罪名，吾意以为饥驱罹法，情堪矜悯，概予枷杖发落，亦不须逐案申详，但造总册上之何如？"幕友谓无此办法，恐遭驳饬。公乃面陈中丞吴文节公，许之，并通饬照秀水江令办理。杀一人而全百数十人及各属无数人之命，其功德为不小矣。

此次水灾退后，晚收尚有几分，公一概免征，不贪羡余之利。谓予曰："江浙州县办漕，不外'欺善怕恶'四大字耳。"闻讣后，公私亏欠上万，赖后任接交抚藩，各予千金，始得脱然无累而归。

冯树堂

冯树堂大令，己亥解元。榜名作槐，或将姓名戏去其半为马乍鬼。因以声之相似，更名卓怀。

庚子辛丑，予留京过夏，寓果子巷。树堂馆军机章京陈子鹤家，在阎王庙街，甚近，来往甚密。为人古执，不通世情，好面折人过。曾文正之阅儒先书，树堂启之也。后由四川万县令卸任来祁门，檄饬督办碉楼，小违意旨，文正不觉对众申饬，声色俱厉。树堂惭忿，拂衣而归。归后，予适至，因有鉴于树堂之事，面陈来营闲住，不受差遣。故委派屯溪厘局、霆营监饷、湖口掣验、总查江面厘金，皆缴札不敢承，亦欲以全交耳。

先是，道光中叶，夷衅方启，有陈颂南、苏赓堂、朱伯韩者，参劾穆相、琦侯、奕氏兄弟，直声震天下，都中有三御史之目。至癸卯年，两奕渐起用，时颂南尚居台谏，树堂以为必有弹章，久之寂然。乃怀四金往为劝驾云："君之所以迟回者，虑罢官无归资耳。吾湖南一公车，以此为赆。天下不乏好义之人，又何患？"颂南笑颔之，卒不肯奏。未几，有公车闽人者来访，树堂以素昧生平辞之。则大言曰："尔主人与陈给谏岂旧相识乎？何为独拒我？"既见，则曰："先生执义甚高。虽然，所以为颂南则善矣，所以自为，则我不知也。此非穆门鹰犬耶？先生更为鹰犬之鹰犬，又何说耶？"怀中亦出四金赠之，以为旅费。树堂再拜受教，却其金。客去，即卷装移至文正宅。此事树堂不肯自言，吾闻之广敷云。

癸巳县试

吾邑县试，头场报名者二千余人，其实能完卷者不过小半，其大半皆恶少藉考为名，以故头场向不点名，恐人多闹事也。

道光癸巳，灵颖生大令莅潭，先期示谕欲遵功令点名，既而变计，而碍于煌煌告示，未便收回成命，传集廪保，令公禀邀求，并出具不致滋事切结，同人均已画诺矣。予后至，独不肯从，将结状裂之，拂袖而出。是夜，灵不得已，坐堂皇点名，昏黑之中，拥挤大哄，瓦砾飞击，致伤头额，因匿于楼房，听其蜂涌归号，勉强终场。间一日，例应考经文。闻已派民壮多名，准备拿人，将兴大狱。且云："昨见裂结状之欧阳生，视瞻非常，闹事者必此人所使也。"于是同人皆尤予孟浪，且戒予所保之三百余人不令进场。予谓不考经则不能送府送院，吾亦何能避祸而误人前程耶！因思人之急欲前进者以无驻足之所也，乃集戏园中茶担长凳数百条，摆到考棚外，东西两头入坐者送茶一钟，又唤水烟袋数十管，均不索钱。城内酒肆，通夜以酒面伺应送考之人，亦不索

钱。又令礼房造具影牌，仿照乡试科场之法，每牌五十名，派一绅士按名前后押令鱼贯而入，无不步履安缓。官亦无从发作，但怒目相视而已。时本府已接闹考伤官之禀，委员来县登岸，见此光景曰："灵颖生真胡闹，几曾见县试进场有如此井井者。"即回省以无事覆。时本府为张乙舟太守，诇知予所布置，予时应岳麓书院课卷取列第一，张公传见，极为叹赏，并勖予他日为有用之才。时予方二十六岁，颇亦自负。不意终老牖下，一无表见，有愧张公属望多矣。

新宁陈某

道光丁酉，予为新宁教官，江忠烈以诸生应拔萃科，四试皆名列第二。批首陈某，富人子也，文赋俱佳。时学使蔡春帆庶子将前列卷给各属(校)〔教〕官评阅，予谓若论试卷，优劣悬殊，若求真材，恐尚须斟酌。学使怫然曰："然则有枪替乎?"予谓枪替之有无不可知，今亦不必深究，惟是风檐寸晷中，虽邵阳、新化无此佳卷，何况新宁僻陋之区！因诵其赋中名句，且言："江本寒士，陈系富人，卑职此中空洞无物耳。"竟以此定甲乙。是科与予同中乡榜，同上公车。新宁自国初以来无中式者，人谓之破天荒。而陈某至省，于八月初八日纳妾，竟不入场。学使闻之，益以予言为不谬云。

是岁刘荫渠中丞年方十六七，应童子试。予与其尊人宝泉翁来往颇密，因索阅其卷，诗中出韵，为易数字令改正。学使适出见，问胡为者？予不敢隐，即奉卷呈览，中丞则觳觫立于堂下。学使见其文理通顺，年又最少，一笑置之，竟入学。后于己酉得拔贡，随忠烈带勇至长沙守城，为司文案。予与忠烈论向、和优劣，其覆书即中丞代笔，与予无一字来往。迨后扬历封疆，予更不欲以书干之矣。

英雄必无理学气

江忠烈少时游于博，屡负，至褫衣质钱为博资，间亦为狭斜游，一时礼法之士皆远之。予独决其必有所建竖，故《南屏集》中与予书，颇以为怪。

忠烈用兵以略胜，在中兴诸公之右，至今名满天下。初至京师，人未之奇也。惟黎樾乔侍御一见，即言此人必死于战场，人亦不之信，亦不知其以何术知之也。

其下第回南时，三次为友人负柩归葬，为人所难为。曾文正以此赏之，令阅儒先语录，约束其身心。忠烈谨受教，然其冶游自若也。

吾观历代史书人物，跅弛不羁之士建立奇功者有之，至号为理学者却少概见，何哉？乃近年来，又有一班深情厚貌小廉曲谨之人，军中并无劳绩，往往致身通显。即不必深入理窟，并不知《二程遗书》、《朱子大全》为何说，但袭其貌，敝车羸马，布衣粗粝，量盐数米，锱铢计算，即可以得理学名。以故后辈群效之，为厚实之所归。无论其他，即如胡文忠以纨绔少年一变而为头巾气，亦不能舍此时趋，究竟文忠之所以集事者，权术而非理学也。大君子取人之法，殆别有深意，间亦得一二朴谨之士而用之，独其谬种流传，遂成风气，流弊所至，恐不免如晋人清谈之祸耳！

罗忠节轶事

理学亦何可厚非，惟真伪不可不辨。以予所见，真之一字，惟罗忠节足以当之。其夫人目已瞽，伉俪甚笃，不置侧室。在长沙购得所谓一字牌者，予疑其无此癖。曰："家君好为叶子戏耳。"又见其箴规友人高云亭，苦言至于垂涕而道，真意流露，表里如一。所著不仅言理之作，凡天文、舆地、律历、兵法，及盐、河、漕诸务，无不探其原委，真可以坐言起行，为有用之学者。而至性亦复过人，可谓笃行君子矣。

忠臣有后

江忠烈年四十尚无子。新宁女子不肯与人作妾。癸丑守长沙，来潭谒徐仲绅制军，信宿予家，遍觅勾栏中无当意者。后闻在益阳买妾，数月遣归。明年正月得遗腹子，袭世职。向使爱妾不遣，即同殉庐城矣。忠臣不令无后，岂非天乎。

庐州之陷，以知府胡某、县役某缒贼入城。城外尚有楚勇营盘数座，原可以不死，一卒负之欲逃，忠烈咬其项，遂弃之水滨，伤矛而死。先是，奏称："臣誓与此城共存亡。"死后二日，廷寄至，朱批有"不必与城共存亡"之语，已无及矣。

庐人于城外为忠烈建祠祀之，仿岳庙铁铸秦桧夫妇之意为塑跪像，插标书通贼犯官知府某、犯人县役某，忠烈以手指之作怒骂状。明年，贼至城数月，无故惊退，云大风扬沙，空中有阴兵无数，即其祠所也。其爱将钱玉贵，尝以赤膊入阵，勇悍无前，一日深入陷贼，夜迷路，忽见忠烈指示路径得出。

忠烈虽死于贼中，家人以千金购得其尸，面貌如生，扶柩回城后，贼复回新宁，其妾梦忠烈云："无恐，明日贼当去。"已而果然。既又梦忠烈抚之曰："吾在彼亦甚岑寂，尔可从我。"数日竟无疾而逝。或云忠烈死后尚饶风趣。或曰非也，此别有深意存也。呜呼！忠烈灵爽不昧，亦至是哉。

时同殉城者，有同年茶陵陈岱云太守、新化邹叔绩孝廉。叔绩博学多闻，而文特冗长，墨艺不入格。其中式文中引用书，九房无有知其出处者。时宋于亭在外帘，最称博雅，各房考以此卷询之于亭，亦不之知，但云："我回寓即可翻书得之，公等更不能也。"叔绩入场时寓南门外蔡忠烈祠，或相传为蔡公荐卷云。忠烈守长沙，亦驻营祠侧，间与杨芋庵请乩，蔡公屡降乩，所传诗文甚夥，今亦不复记忆矣。

夫人俭朴

曾文正夫人，为衡阳宗人慕云茂才之妹；家妇刘氏，即陕抚霞仙中丞女也。衡湘风气俭朴，居官不改常

度，在安庆署中，每夜姑妇两人纺棉纱，以四两为率，二鼓后即歇。是夜不觉至三更，劼刚世子已就寝矣。夫人曰："今为尔说一笑话以醒睡魔可乎？有率其子妇纺至深夜者，子怒詈谓纺车声聒耳不得眠，欲击碎之，父在房中应声曰：'吾儿可将尔母纺车一并击之为妙。'"翌日早餐，文正为笑述之，坐中无不喷饭。

吾乡农家妇女勤于纺绩，市人则以针黹为务。时有邓伯昭孝廉者，性情古执，在江达川方伯幕中，闻夫人纺声，极为叹美，谓可以破除官场家人骄惰之习，力劝方伯制纺车，强其妾效之，终日不能成一纱，人笑以为迂。孝廉每谈及世风奢靡，人心浇薄，辄皱眉唏嘘不已，故李芋仙呼之为"五代史"，言其开口即曰"呜呼"也。

一生三变

文正一生凡三变。书字初学柳诚悬，中年学黄山谷，晚年学李北海，而参以刘石庵，故挺健之中，愈饶妩媚。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既与唐镜海太常游，究心儒先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诂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

咸丰七年，在江西军中丁外艰，闻讣奏报后，即奔丧回籍，朝议颇不为然。左恪靖在骆文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哗然和之。文正亦内疚于心，得不寐之疾。予荐曹镜初诊之，言其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盖欲以黄老讽之也。先是文正与胡文忠书，言及恪靖遇事掣肘，哆口谩骂，有欲效王小二过年，永不说话之语。至八年夺情再起援浙，甫到省，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属恪靖为书篆联以见意，交欢如初，不念旧恶。此次出山后，一以柔道行之，以至成此巨功，毫无沾沾自喜之色。尝戏谓予曰："他日有为吾作墓志者，铭文吾已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故予挽联中有"将汗马勋名，问牛相业，都看作秕糠尘垢"数语，自谓道得此老心事出。盖文正尝言"吾学以禹墨为体，庄老为用"，可知其所趋向矣。

进场饭

文正守其王父星冈先生之教，未明求衣，明炮一响即布席早餐矣。在东流，与予及李肃毅、程尚斋都转、李申甫方伯共饭，群以为苦，文正亦知之，尝笑曰："此似进场饭。"克复安庆后，予以九月朔归家，置酒为饯，席间，从容言："此间人非不能早起，但食不下咽耳。吾今归矣，欲为诸人求免进场饭何如？"文正笑颔之。故予以书调肃毅云："从此诸君眠食大佳，何以报我？古人食时必祭先为饮食之人，君等得不每饭一祝我乎？"肃毅复书："进场饭承已豁免，感荷感荷！惟尚斋、申甫皆须自起炉灶，恐不免向先生索钱耳。"此虽一时戏谑之言，当时情事亦可想见。

虚怀纳谏

丁雨生中丞，吏治精敏，综核名实，为近日督抚之冠，而虚怀纳谏，能受尽言，尤不可及。任两淮都转时，予亦捧檄办理楚楚招商公事，交涉甚多，中丞与予约限时日了事，以故案无留牍，属吏亦惴惴恐后。旋奉命回潮办理夷务，来局作别，予送之，将登舆矣，忽执予手曰："先生会客之所，窗间有所见否？"予愕然趋视，则"丁成亡八蛋"五字耳。丁成者，予司阍家丁，五字则僚仆所戏书也。中丞疑其詈己，故以相诘。予不得已，裂窗纸附函呈览，以书辩明之。并云："家人小子之言，固不足较，况阁下指日封疆，方欲出而任天下之事，凡任事者难免怨谤，即如子产亦有孰杀之歌，吾恐从此以后，天下人以此三字相赠者，尚不乏人也，又何足介意乎？"旋接覆函云："得书具悉，此中已冰释矣。至书中任事难免怨谤一语，千古至论，谨当书绅。"以此见中丞非仅以才胜，其器量亦非时流所及也。

赈济良法

吾邑常平仓积储谷十万余石，道光二十九年水灾，请于邑侯李寅庵大令，领出作三等赈法：农民赈借；次贫赈粜；极贫赈施。是岁秋收有年，得以全数归仓。因乘人心皆有防饥之恐，劝捐义谷，按亩三升，东佃各半，捐至百石者，作银二百两，请官给予九品职衔议叙，缴钱三十缗作局费、部费。其谷仍存捐户，即派捐户为仓长，司其敛散。是年捐至四万五千石，明年又捐三万石作建仓费。于咸丰元年，乞当事题奏给发部照，仿朱子社仓之例，春借秋还，加息耗各每石二斗，至今已增至十余万石矣。其在官之常平谷，于贼围长沙时借去未还，至同治元年复蝗旱，青黄不接之际，米价翔贵，义谷已发完，尚不能敷。邑侯罗子鸿大令以予为办赈熟手，踵门求助。予谓仓谷已空，劝捐无几，巧妇不能作无米之炊，计惟有索还省谷耳。适恽次山中丞以三品衔署藩司，奉命岳庙舜陵进香，由潭经过，邑侯率众绅具禀请见。恽不允，且言"省城根本重地，何能顾及外县？尔等既好行其德，即应捐资发赈，毋得率渎！"言之声色俱厉。予知其明日当由南乡往衡，山路百余里，是夜草状纸百余，驰急足散交沿途农民，拦舆求还仓谷，有掷涂泥者，有拥舆不得前必见允而后已者。恽大窘，但称"候批，候批"云云。到衡仍驳饬下县不准。予乃致书郭意城舍人请于毛寄云中丞，将谷给还。恽回省闻之，已怀惭恧，诇知前后皆予所为也，益怒，乃藉邑人寿邑侯千金不受、予倡议建却金亭，因檄县谓予巧立却金亭名色，敛费肥己。不知此项现存育婴堂，经董事挺身承应，恽亦无从罗织矣。

恽后褫职，不敢回常州，以抚湘时多得罪同乡故也。

育婴变通善法

吾邑育婴堂，向雇乳媪百余人，经费既已不赀，而

乳媪皆有子女，仍乳其所生者，而私以饭汁饲所养婴儿。予见其面黄肌瘦，声嘶啼哭不止，不久即当就毙。因变其法：凡送婴女来堂者，给予腰牌，按月领钱六百文，并给以衣裙绵絮，仍交本妇自乳。抚养既久，母子之情益笃，断无有忍弃之水滨者，若一二年后，即将腰牌掣回。以是增额数百名，费省而事更无弊。吾见各处育婴堂皆不甚得法，故笔之于此，或亦仁术之一端欤。

江浙医生

同治五年，予由扬州回家，集赀设立医药局，聘医生十人，自辰至申，每人诊三十人为度，给以药饵。一月之后，考其功过：十全为上，修赀外另予褒赏；否则议罚；药不对症，即辞之出局。又设医馆，刊刻黄坤载《伤寒悬解》、《金匮悬解》、《长沙药解》、《伤寒说意》、《四圣心源》、《四圣悬枢》、《素灵微蕴》、《玉楸药解》八种，及购《素问》、《灵枢》、《难经》诸书置局中，有来学者，给予纸笔酒食，令其诵习，不熟此书者不准行医。又令人学习祝由科及针灸之法，一时医风为之丕变。

予自来江南，携黄氏八种赠人，无有过而问者。后见时医费伯熊所立医案，然后知浙江另有一种医派，所用皆平淡之品，分两亦轻，病家见之以为稳适。顾亭林曰："古之名医能生人，古之庸医能杀人。今之庸医，不能生人不能杀人。"其江浙医生之谓乎？然一时虽不至杀人，小病病气渐衰，或尚无碍，大病迁延失治，鲜不死矣。

戴山人

戴山人讳峣，字一夫，嘉庆末年流寓来潭，后居澧州津市。冬夏一灰布袍白布带，每日啖米半升，不御酒肉，精奇门壬遁之术。尝榜其门课金一两，即有人亡其幼子者，赍金求占一课，山人曰："明日午刻，有一老人携篮，有母鸡腊肉，并送此子到家。"已而果然。于是求占者坌集，山人挥之出，曰："吾岂能作卖卜人乎！"以市膏药为生，间为人书招牌，字仿率更体，有所获，悉以施贫人。见乞儿中有疾病，即予药饵，为医治之，不稍厌倦；富贵之家，虽酬以千金不顾也。津市有吴醉碧者，拥赀巨万，母病，不敢启请。一日观涨，见饥民嗷嗷，栖息无所，山人曰："吴君若能捐白米五百石，芦席棚数十座，吾当破戒治富人之病矣。"醉碧如其言，再拜邀至家，数月疾愈。在潭时，偶至万寿宫，僧人留宿不肯，曰："门已扃，先生何能归？"未几如厕，久不返，迹之则已回寓矣。宫墙高数仞，亦不知山人何以超越也。

迨王荻原方伯来长沙，嘱澧州刺史物色致之，方知其为南通州拔贡生，与方伯旧同学，杀人亡命，浪游数十年不归。其终日布衣蔬食者，以不得奔父母之丧耳。时夷务方殷，方伯欲荐之军中，不从；欲留住，予以千金供施济之用，亦不从。数月辞去，所赠衣物银钱，悉却之。时郭筠仙、周杏农、孙芝房均在方伯所，山人不为礼。至澧州，独与一货煮豆者昵，或问其故，曰："此剧盗也。吾劝其改行，终日作小贸，得百钱以养母，自啖粥度日，其纯孝如此。"后终于澧州，年七十余。所传异迹甚夥。

喑哑开言

吾邑有窭人子，生而喑哑。为人赁舂，既不与人酬对，舂粟尝倍他人，人以是争赁之。所获日数十文，以放生为事，如鸟雀鱼虾之类，人亦以贱价售之，十余年不稍懈。一日，忽开声能言。群以为好生之报不爽。予谓哑子心思专一，其胸中一腔生意，自与天地絪缊之气相感，正不必援引释氏报应之说也。

阴阳司事

汪星槎名瑾，本吾楚之溆浦人，尝呼严仙舫方伯为姨丈。自云少时尚及见乐园先生，勖以内功思无邪、外功毋不敬，亦时从先生学望气占星之术。占籍大兴，以实录馆供事议叙，未入。薄宦湖北，初次贼陷鄂城之先，请假修墓，诣常南陔中丞涕泣叩辞，中丞以为呆，而不知其哭己也。故相传谓星槎为冥府司册籍，能前知。同治丙寅秋，予至鄂，曾威毅言其异，时方署武昌府司狱，予往访，询以鬼神情状，据称轮回因果之说皆不虚，谓曾文正为应龙转世，彭、左皆南岳高僧，杨厚庵前身为彭莪、中解元被傅晋贤截卷者也。又谓左当终于陕甘，杨亦禄尽矣。未几，杨以罣误去官，左由闽督量移陕甘。又谓官相枯坐蒲团，苦行数十年，今生应享厚禄。旋被威毅所劾，钦使谭竹樵尚书来鄂查办，或以此诘之，曰："无伤也，行当入阁矣。"已而果如其言。时威毅方出师征捻，予问此行胜负何如？曰："此亦定数，非战之罪也。"俄而败闻至。又谓予湖南当有大劫，唯皖南苏浙可免。凡劫以食劫为最，兵劫次之，水火疾疫又次之，东岳主其事，每年天曹会议，或缓，或减，或免，随人心为转移，亦无一定之局。予尝问严秋农名臣之后，年少多才，何以不良于死？星槎愀然曰："姨丈陈臬粤西，误听属吏之言，颇有冤杀，此孽也。"

后予至长沙，与唐荫云廉访谈及。廉访曰："予是年在鄂，以八月去官，六月初星槎求见，呈折书其事甚悉，问何以知之？曰此有所本也，行当见耳。星槎前为江陵典史，不妄取民财，母殁至无以为敛，予时守荆州，佽以三百金，始得归葬。其事亲，厕牏便溺之属，躬亲洗涤，不以委人，可谓孝矣。而所言多荒怪，间亦有验有不验云。"

功名有定数

自咸丰戊午科场案未发以前，京师关节之风甚炽。凡翰詹科道部员中有考差可望分房者，亲友相率送条子，以圈识之，每一圈为百金。有多至三十圈者。亦有京官自送条子与公车者，得隽后如放外官，望纳年例。相习成风，恬不为怪。装成小折，携带入闱，各房互相寻觅，即黏蓝批鼎荐。俟关节中满，始得认真阅卷。以故虽素负文名之帘官，取中亦鲜佳卷，其精神全注条子

故耳。

道光庚子，予与邑人李君赴计偕。有某侍御者，李君受业师，亦与予交好。一日，同车过访，侍御呼予进内诊病，诊毕，侍御书砚作也欤圣怀四字，嘱嵌三篇末及诗中抬头两处。予婉辞之曰："荒疏日久，实不敢献丑。"回寓后，李君问："吾师有何言语？"予以实告之，且云："已却之矣。"迨揭晓，两人均落第。又同往侍御所，侍御向李君咨嗟叹息，谓此卷幸落谢方斋房中，一觅即得，文甚佳，惟诗中两字被潘相挑去。旋嘱方斋再荐经策，仍以此两字被黜，可惜！可惜！李君因其卷未出房，茫然不解所谓。予以关节并未嵌上，亦不知此语何来。因偕至礼部，领落卷示之，李君则呜咽曰："呜呼！此乃予自作自受，岂非天乎！予于初六日早听宣时，悄至侍御宅，将也欤圣怀四字改作三盖字，作承题起处，乞师母拆开家人帽檐藏之。师母并嘱专觅此卷，勿顾他人。此事人不知，鬼不觉，君何从知之？不料君无心暗合。致令予卷永沉海底，而君亦复荐而未售，岂非天乎！"

予尝谓李君，若命里该中，何必关节？我非薄进士而不为，乃看得此关破耳，所谓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李君初不以为然，自此次为造化小儿所颠倒，亦憬然大悟矣。

香莲薄命

戊戌下第南归，与湘阴吴西桥偕行，至淯川县古东里地，游历曲巷，掀芦帘而入，见一丽人，年约十八九，钗荆裙布，不施脂粉，而风神绝世，秋波炯然，不似勾栏中人。询其姓字，自言孔姓，无字，此间人号我为香莲耳。细致研诘，方将酬答，忽有艳服妖姬闯门入，欲言还止，心知为鸨家姊妹行。瞥见此女项有刀痕，诧曰："咄哉！艳如桃李而冷若冰霜，此间必有一重公案，能枉顾细聆清谈否？"渠谓："此须破钞。妾不工唱曲，又不善侑酒，两君意欲何为？"予慨然曰："我欲悲天悯人耳，岂效彼寻花问柳者哉？"既至，沥陈本系山左旧族，父母早世，随伯父游幕楚中，归过汴梁，联姻李氏，颇谐伉俪。不料所天被匪徒诱赌，家资荡尽。今年三月竟将妾鬻与杜鸨，逼令接客，持刀自刎不果。展转又鬻扶沟驿马鸨家，悬梁者再，投井者一，均被邻人救苏，欲以鸣官，故逃避此间，冀与官署远隔也。妾念求死不得，不如物色风尘，万一有人怜念，拔出火坑，婢妾均所甘心，唯不能作野合鸳鸯耳。两君如有意，愿充下陈。否则投入空门，更是清凉世界！时有仆王俊未授室，拟令娶之。而旅赀已罄，典质不够百金，鸨母欲壑难填，计惟有先借官威，再以利啗，庶谐所愿。翌日绕道四十里至淯川，适值县令卸事，毫无心绪，言新任数日可到，盍与商之。予不能待，驱车而去。先是，分手时，予谓天下事不可知，倘不如意，将如之何？女曰："待君一月，若无佳耗，唯有一死耳！"予颔之。时安福蒋镜初观察任河陕汝道，友人彭晓航在其幕中。因借官封函告之，乞为援手。归家后接晓航书云："观察得函，即驰介携重赀往赎蛾眉，不料已于先数日死矣。"盖淯川距道署数百里，此函迟达故也。

至辛丑，再过东里侦访，则孔女绝命词尚在壁间，曾赋七古一篇纪其事。惜稿已散佚，他日当为补之。

以正克邪

邑西南五十里有石村，陈恪勤公故宅也。咸丰初年，予避寇山中，与敝居相距不远。相传公幼时骑竹马诣塾读书，以竹置道傍土地庙，祝曰："烦土地公公看马。"既夕放学，仍骑竹马归。日以为常。塾师梦神告曰："令徒陈大人每日令看马，使我寸步不敢离，奈何！"一日暑夕访友，坐豆棚下乘凉，其友留夜饮，自携壶去贳酒。忽见一少妇踉跄而来，神情闪烁，将入门，低首拜，拜毕似有所遗，径入内。公取视，绳也，嗅之臭不可闻，取火爇竟。少妇出觅不得，怒向公索，吐舌披发，吹气甚冷，毛发洒然。公亦鼓气吹之，胸穿若洞，随吹随灭。友人归，公嘱速往视，则其妇已悬带床头矣。解之，气未绝。询之，始悉友人欲假其头上钗换酒，妇有难色，友批其颊，拔钗而去，方忿怒间，即有鬼劝其就缢。非公则几不及救矣。

鬼神情状

邑先辈张岂石先生讳灿，号湘门，权奇倜傥，与鲁亮侪、谢梅庄齐名。由无锡知县起家，官至直隶按察使司、大理寺卿。

为县令时，有大吏昵一优伶，演戏宴僚属，群以缠头锦厚赠之。行酒至，先生掀髯曰："吾不耐汝模样，可唤大花面来侑酒，当浮一大白。"坐客无不惊悚。

释褐仅七载，以忤果邸解组归，宦橐萧然，有绝句云："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他。而今七字都更换，柴米油盐酱醋茶。"其风味可想。

然相传先生能白昼见鬼，亦好打鬼。尝言见鬼不怕，但与之打。或曰："打败如何？"曰："打败，我不过和他一样。"此语载《随园诗话》。

予从其曾孙云仪师授读，故尤悉其轶事。先生性方严，不苟言笑。一日坐舆中，忽一笑，或问之，云见一大肚鬼，长不满三尺，皤其腹似栲栳，蹣跚而来，负墙而立，遇一醉人，以足蹴其腹，缠行滕，腹凹而目珠突出，故不觉失笑耳。又言人死越数年，其鬼渐缩小，豪贵有气魄者则不然。可见左氏新鬼大、故鬼小以及取精用物之说，非洞悉鬼神之情状者，不知语之精也。凡鬼最势利，见人袍服华炫，遥拜作乞怜状，蓝缕者则揶揄之，或掬尘土洒其面，或牵蛛丝网其目，又或相与共指而目笑之，则其人必遭困厄之事。唯神道则高与檐齐，大可数围，不可逼视。

先生年八十余始卒。临卒时，玉筋下垂尺余，满身作黄金色。予见其悬腕小楷手录《黄庭经》，或以为有丹术云。

卷　下

倾轧可畏

廊庙间倾轧之风,始于和珅。其时虽以阿文成公之老成,亦刻刻防之;如王韩城、董富阳,则循循如属吏矣。

余族祖方雪公在吏部极有声。一日和笑语:“京察已记名,不日可外任,当以上海道处君何如?”不及数日,果命下。公亟白曰:“原籍在五百里内,例应回避。”和曰:“君太迂,此细事,何足问哉!”公终不自安,到省后即自行具呈督抚。奏入,与江宁盐道对调。和大恚。未二载,值高邮冒赈案发,已讯结,和奏上曰:“历任藩司失察,亦宜严议。”上深颔之,公遂落职。盖公曾署藩司两次,和记忆极真,故遂巧中之,此外不一而足。盖和之才实为严世蕃之亚,机械百出,无形无声,有非可意料也。

道光初,蒋襄平以直督同召值军机处,上眷甚渥,曹文正憎之。琦侯降调,上忽问曰:“两江乃重任,当求资深望重久历封疆者与之。”曹对曰:“以那彦成为最。”上曰:“西口正多事,何能往?”文正不答。又少顷,上乃指蒋曰:“汝即久历封疆,非汝无第二人。”议遂定。襄平出语人曰:“曹之智巧,含意不申,而出自上旨,当面排挤,真可畏也。”阮文达亦不为曹所喜,上一日偶问曰:“阮元历督抚已三十年。甫壮已升二品,何其速也?”曹对云:“由于学问优长。”上复询曰:“何以知其学问?”曹对云:“现在云贵总督任内,尚日日刻书谈文。”上默然,遂内召。盖曹素揣成皇帝重吏治、恶大吏废弛也。

中外通商

西洋各国,上古不通中土。明中叶,始有葡萄牙人航海来粤,赁居濠境地,即今之澳门,而俗呼之为大西洋。嗣后则佛兰西继之,荷兰继之,所谓红毛夷也。本朝钦天监用西人,亦皆其最近诸邦。若英吉利则绝远,至康熙末始来通市。花旗即美利坚,港脚即普鲁斯,白头即五印度,来者益夥,而朝廷制度森严,无敢与之交结。粤之洋商亦惟十三行主其贸易,此外莫有问津者。

乾隆五十九年,奉表入贺,召见便殿,不责以中国仪注。礼毕,使由内地行走。沿路以严兵护送,以军机大臣松筠偕行,而两广总督长龄至梅岭接护。高宗纯皇帝洞见远人情款,宽严操纵,无不中窍,西人畏而怀之,无可起衅。所乞天津、宁波两处给一小岛,以便屯货,卒未允行。

迨嘉庆十三年粤督吴熊光任内,西人已渐桀骜,用兵船入内洋要挟矣。至二十一年复入贡,户部尚书和世泰不谙先朝掌故,遂请照属国拜跪礼。至期,上升正大光明殿,而使臣不肯入内,上大怒而罢。自此益轻中国焉。至道光十三年,卢坤任粤督,又有如吴熊光之事,迁就完结,气焰益张。海关洋行需索抑勒,每年多至千万,西人不能堪,天高听卑,久必决裂,固不待禁烟之肇衅也。

烧烟之役,实由于广府余保纯之承望风旨,而洋商伍姓相与谋,冀以塞星使一时之责,徐图弥补,非出自洋人之本志。乃林文忠公惑其说,遂成非常之举。使当日先查洋行、海关之弊,而施其惠于洋人,夫然后令其自行禁止,以情理曲喻,未必不从。总由中西隔绝,于西洋之情伪无从周知,致措施未得其当耳。天运使然,人谋亦难以主之。吁!可慨也。

御将之难

粤匪初起,仅数千人,然皆亡命骁悍,有必死之志。承平日久,兵不任战。向荣虽宿将,而深沉苍猾,每耻功非己出,不肯尽力。始而周文忠公信人言,首与之忤,向已袖手。乃赛相至军,调乌都统,乌性忠直,与向冰炭,围贼于永安半年,卒使突围去。至乌阵没,贼围桂林,向始一尽其技,湖南守城数月,使伏兵龙尾塘之说,向能助江忠烈力争之,贼尽久矣。大抵其心薄视诸将,养寇自资,大权一日不在己,贼患一日不可减。迨奉钦差大臣之命,贼势已张,虽尾追东下,力扼金陵,东南不为无益,而所失已不偿所得矣。御将之难,古今一致。粤西之坏,如林文忠道卒,即以徐督往,而以叶摄督篆,则羊城洋务,不致无人;而以本省总督亲往,上下一气,调兵调饷,一无阻挠,虽徐才不必过人,而视客官孤寄,动辄掣肘胜矣。及李文恭薨,周文忠病,赛相无功,再命徐往,则火已燎原,虎已出柙,徐之识力非戡乱之伦,益不可为矣。

改盐法

陶文毅改两淮盐法裁根窝,一时富商大贾顿时变为贫人,而倚盐务为衣食者亦皆失业无归,谤议大作。扬人好作叶子戏,乃增牌二张,一绘桃树,得此者虽全胜亦全负,故人拈此牌无不痛诟之。一绘美女曰陶小姐,得之者虽全负亦全胜,故人拈此牌辄喜,而加以谑词,其亵已甚。文毅闻之大恚。乃具折请另简盐政,辞两江兼管,上意不允。一二年后,其谣亦遂息。然“印心石屋”,江南名胜皆建亭摹刻,惟平山堂一所,则以木板钉护,余颇讶之,盖为游人以铁椎凿去其名也。怨毒之于人如此,亦可惧矣!

淮鹾忘本

俞陶泉都转吏治精敏,任淮鹾数年尤有奇效。其座师为卓相国秉恬,时以侍郎主江南试,以库案赔款,索助千金,俞勿应。试竣,还京过扬,俞往谒,适有盐大使钱某亦在焉。钱为卓之座主次轩观察子,卓乃引钱上座而处俞于下。钱乃俞属吏,谢不敢,卓强之。坐次,乃垂涕谓钱曰:“我辈非师门无今日,然目下时风,率皆忘本,是可慨叹!”遽执钱手入后舱午餐,置俞于外。俞惭恨归,不数日遂卒。俞虽失弟子礼,其为卓所

窘辱，固属咎由自取，而卓之所为，几使俞无地自容，似亦未免太过矣。

国初爱民

我朝敛民最薄，国初岁人仅一千数百万，载在京江张相国集中。雍正一朝整理各省关税，乾隆一朝整理各省盐法，因而户部岁人多至四千二三百万。然大半取之商，不尽取之民，所谓重本抑末也。

乾隆六十年中，各省绝鲜大水旱，故百姓充实，丁粮鲜逋欠者。盖朝廷日以民事为重，慎择疆吏，凡监司以下至牧令，皆以才德自奋，虽不尽廉平，而地方咸日有起色，百废具举故也。

嘉、道之间，此风衰矣。国与民皆患贫，奸伪日滋，祸乱相继，士习益漓，民心益竞，其由来也甚渐，其消息也甚微。综核名实，反朴还淳，此固非一手一足所能致力也。

金　穴

嘉、道年河患最盛，而水衡之钱亦最糜。东南北三河岁用七八百万，居度支十分之二。一由于乾隆中裁汰民料民夫诸事皆由官给值，继而嘉庆中戴可亭河督请加料价两倍，故南河年需四五百万，东河二百数十万，北河数十万。其中浮冒冗滥不可胜计，各河员起居服食与广东之洋商、两淮之盐商等。凡春闱榜下之庶常及各省罢官之游士，皆以河工为金穴，视其势力显晦为得赆之多寡，有只身南行，自东河至南河至扬州至粤东四处获一二万金者。至道光末年，国用大绌。湘阴李石梧尚书督两江，询余以节帑经久计，余对曰："积弊已深，操之急，徒生乱耳。千金之堤，一蚁穴足溃之，未可以国事尝也，必十年而后可。"公曰："次第行之诚善，亦有说乎？"余对曰："首三年当定年额三百万。以一百万支常年岁修，一百万办紧要工段，一百万为各官公费用度及游士部胥之安置。行之三年，凡紧要工程已具，减为二百万；再三四年减为一百五十万；再三年减为一百万，则无可再减，而通工固若金汤，无懈可击。而十年之中，崇实黜华，慎选人才，省官并职，风气亦必大变。且樽节之实效远著，朝廷知之，四方信之，虽有诛求责望，亦必日有所减。十年之后，岁需一百万，仍可永庆安澜，而官与民皆有高枕之乐。究其实，五十万即足于公事，其五十万仍以赡公中之私而已。"尚书深赏其言之深远，未几引疾去，此议遂无能行者矣。

尚书爱才

尚书性严峻，丰采凛然。督两江，各官股栗，而爱才若命。余时为州佐，时时召与长谈。其时河帅为潘芸阁，以治河著声，年老多弛事，畏公严峻，先自劾行矣。公摄河篆，谓余曰："国帑若是支绌，而潘岁糜度支数百万，厥咎綦重。特以翰林大前辈，不欲其暮年罹法，故隐忍之。"余对曰："潘公无罪。"公愕然。余曰："河督与封疆异，河事一不慎，费帑十万，民命赈贷犹不与。潘公七载安澜，所省固多矣。河事当以费为省，未可执一论也。"公乃无言。余则曰："潘公之罪实有甚于公所言者！"公大惊曰："岂能比谋反叛逆乎？"余曰："非也。河工以人才为急，必平时培植之，识拔之，策励之，成全之，始可为缓急之用。自潘公来，自恃其才猷，人才一道，漫不之省。始而请托行焉，继则有更甚者，故今日通工文武数百员，求一办事之才不可得。天变不可知，一旦异警，谁可供任使者？此时虽置千万金于几案，求风气之如前，人才之辈出，即以宫保之威望，非致力十年不可，此则大臣负国之最甚耳。"公抚掌击案称善者再，曰："以尔才识，余任两江五年中必力荐尔为河督。幸自爱。"又问曰："其巡捕数人，交通关节，宜悉劾之？"余曰："自来巡捕一差，在棨戟森严，诚属终南捷径，至于佛门广大，固已无所用之。"公笑曰："然。"又问："其幕友杨姓在此开典业，要皆舞文积资。信乎？"余对曰："杨姓开典，乃其母舅范姓运票盐致富所贻，不尽由于研食。但以河督幕友即在本地开典，不知避嫌，谤由自取。"又问："一书吏胡姓，交通官场，无弊不作，当籍没置之极典。"余曰："此等人城狐社鼠，无大伎俩，不肖者自为荧惑耳，未必官官皆与之往来也。况悖入者必悖出，非广为结纳，安得有声焰？计目前所积已无多金，然吏性奸狡，责之急必多牵引。若遽兴大狱，必多投鼠忌器；若审而后辍，不免虎头蛇尾。驱逐之足矣，不值发千钧之弩也。"公又曰："部议用钱，河工独不可行乎？"余对曰："河工夷险在指顾间。钱质至重，比运往，已不给于用矣，故不能不用银。以其一车两马，数百里旦夕可至，随地易钱，足以济急耳。况公在苏抚任内已奏明各项不能参钱，独河费则否，独不虑前后矛盾乎？"公又问："通工人才，孰优孰劣？"余对曰："此时人才不竞，到处皆然，不独河工。在属员大都循分供职，在上司不过节短取长而已，优与劣无大异也。"公遽曰："即同一循分供职，亦有长短。"余曰："知人甚难，虚声甚不足恃，有颇有名而无实际者，有极暗淡而极可取者，非与之共事，实不敢妄评。若以世俗混混之黑白为对，则宫保闻之已熟，无待鄙言。所以殷殷下询，盖欲其真知灼见耳。惟某人才具开展，可支缓急；惟某人笃实精细，事事不苟。此外无可注考矣。"

是日所论十数事，余皆抗论逆其意，公独深纳之，叹为忠直。夫以两江宫保之重，而许一小吏尽其言，公平时之渊衷伟量，无我见、无容心可知矣。

荻庄群花会

清江、淮城相距三十里，为河、漕、盐三处官商荟萃之所，冶游最盛，殆千百人，分苏帮、扬帮。有湖北熊司马随宦河上，甫逾冠，美丰姿，多文采，尤擅音律，丝竹诸艺，靡不冠场。家雄于资，千金一笑不吝也。一时目为璧人，羊车入市，争掷果焉。

春日，群艳廿四人，仿秦淮盒子会，设宴于淮城之荻庄。其地水木明瑟，厅事在孤渚中，窗棂四达，绕槛皆垂杨桃杏，渺然具江湖之思。乃相聚谋曰，是日不可

无善歌者侑觞，佥曰必约熊郎来。君欣然就之。挟琵琶筝笛先期往，欢宴竟日，执壶觞遍酬群艳，转喉作诸曼声，一坐为靡。临河观者数千人，皆以为神仙高会也。酒罢，各出一玩好为缠头，或珠、或玉、或披霞、或汉璧，皆人世罕有而精巧绝伦物，二十四人无一雷同者。盖皆预以重价购觅于数百里外，备此日之用，计其值殆万金，为千古未有之豪举。计熊君所结好于诸人者，殆已十倍过之矣。此为嘉庆中事。数十年，淮人犹能道之。

小孤山联

小孤山在大江中，单椒壁立，锐下丰上，如置石盘盎中，碧萝红叶，秋景尤丽。余两过之。书联曰："有美一人，中夜闻五铢环珮；遗世独立，下游俯两点金焦。"时人诧为此山之绝唱。

琵琶亭联

九江琵琶亭，余亦有联曰："灯影幢幢，凄断暗风吹雨夜；荻花瑟瑟，魂销明月绕船时。"皆组织元、白本事也。

沧浪亭联

苏州新修沧浪亭成，应敏斋廉访嘱拟一联曰："小子听之，濯足濯缨皆自取；先生醉矣，一丘一壑自陶然。"

三联合美

黄鹤楼、岳阳楼为大湖南北巨观，而联语无甚动人者。余过鄂渚，集古书题曰："大江流日夜，西北有高楼。"后至岳州有题曰："对此茫茫百端集，此老惓惓天下忧。"三醉亭亦题曰："一月二十九日醉，百年三万六千场。"一时传诵，以为合作。

孝廉阵亡

臧牧庵孝廉纡青，宿迁人，道光甲午乡荐。倜傥好谈兵，多大略，而性耐勤苦，布衣蔬食，绝世俗嗜好。公车游京师，名籍甚。庚子、辛丑，海疆事起，奕相经奉命为扬威将军，统兵援浙，奏举君为参军，不任职，敬为谋主，所言皆深信之。比抵杭州，惑于知州张应云之说，宁波府城一战而溃，遂不支，君乃拂衣去。山居十余年，周文忠属其集乡民二千人驻宿州，自为一旅，屡破巨捻。文忠薨，接任者忌其才，上密疏将诛之。适转战至泸州以南，连复桐、舒数城，贼恨甚，诱使人伏，重围歼焉。奉旨以三品衔赠恤。

君伉爽任气，目无王公，忌者以恒例束缚之。君自审无全理，故蹈白刃如饴焉。

曾文正得之于周文忠，亟重之。使君不死，皖北之捻，不致扰攘十数年也。

参戎异才

师庚山参戎，余之妻兄，挥霍豪迈。始从事河工，继而带兵剿贼，纪律严整，能用众，虽以十万乌合隶之，数日后即部勒成军，真异才也。

第性豪侈，厨传丰美，姬侍皆殊色。好结交士大夫，人多称之。在杭州，赁居金衙庄，园林为一城冠，绿窗朱户，翠袖红裙，座上客常满。余每酒酣，辄笑之曰："君自命盖世豪杰，以吾意度之，必死妇人女子之手。君年漫暮，盍以雏鬟中尤丽者见赠，以省他日卖履乎！"师大笑而颔之。未几，以偏师千人防婺源，困于贼，以槊自刺其腹死。君本可不出省，特以费用日广，无以取悦闺房，外防冀有获，遂殉难焉。余之言验矣。

君好负气。余曰："使我二人对阵争衡，日施一二小计，可使君一愤而卒，不张一弓、不折一矢也。"君无以应。然其才略，武人中至今未见其偶云。

奇士被害

钱东平，名江，吴兴奇士也。少从官粤东，英人据香港，君草檄集壮士三万人，订期往袭之。洋商大惧，迫督抚拘囚之，以滋事发新疆。林文忠在戍所深赏之，赐环时，属将军免其罪，同入关。在都遨游公卿间，跅弛好大言，黄树斋司寇引为同志。

咸丰三年，贼陷金陵，江北震动。雷鹤皋星使奉命防河，君怂恿起义师于里下河，驻仙女庙，数日间得勇数千人，饷数十万，军威甚振。其戚沈姓，君荐之入幕，屡以文字被谯让，心衔之，谗于雷，谓君将夺主其军，左右细人复萌蘖之。雷乃设伏邀君至，语小不合，群刃交至，遂被害。乃以谋叛入告，亦沈所作也。

君挥金如土，以布衣名动海内，然处事多疏。余于广座中，每诮其无才，特以气盖一世而已。死后人皆咎雷之忍，余则曰："雷之有德于钱至矣。以钱之疏诞，不出一月，非为贼擒，必为下所杀，一生底里尽矣。今虽冤死，而天下惜之，此其为德乎？为怨乎？"众无以难。

沈姓后亦落拓无生理，临终时，自啮其舌至数十段，人皆谓钱之阴报也。

河厅奢侈

河厅当日之奢侈，乾隆末年，首厅必蓄梨园，有所谓院班、道班者，嘉庆一朝尤甚，有积赀至百万者。绍兴人张松庵尤善会计，垄断通工之财贿，凡买燕窝皆以箱计，一箱则数千金，建兰、牡丹亦盈千。霜降后，则以数万金至苏召名优，为安澜演剧之用。九、十、十一三阅月，即席间之柳木牙签，一钱可购十余枝者，亦开报至数百千，海参鱼翅之费则更及万矣。其肴馔则客至自辰至夜半不罢不止，小碗可至百数十者。厨中煤炉数十具，一人专司一肴，目不旁及，其所司之肴进，则飘然出而狎游矣。河厅之裘，率不求之市，皆于夏秋间各挚数万金出关购全狐皮归，令毛毛匠就其皮之大小，各从其类，分大毛、中毛、小毛，故毛片颜色皆匀净无疵，虽京师大皮货店无其完美也。苏杭绸缎，每年必自定花样颜色，使机坊另织，一样五件，盖大衿、缺衿、一果元、外褂、马褂也。其尤侈者，宅门以内，上房之中，无

油灯，无布缕，盖上下皆秉烛，即缠足之帛亦不用布也。珠翠金玉则更不可胜计，朝珠、带板、攀指动辄千金。若琪瑇珠，加以披霞挂件则必三千金，悬之胸间，香闻半里外，如入芝兰之室也。衙参之期，群坐官厅，则各贾云集，书画玩好无不具备。昔琦侯为两江，赏一手卷，乃元人王野云龙舟图，中绘数千人，面目无一同者，已还价一千五百金，次日询之，则中河厅万君以二千金购之去矣。琦遂劾万，终身以此废弃焉。

同时奢靡者为广东之洋商，汉口、扬州之盐商，苏州之铜商，江苏之州县，其挥霍大半与河厅相上下。广东、汉口予所未至，但耳闻而已。道光中陶文毅改票法，扬商已穷困。然总商黄潆泰尚有梨园全部，殆二三百人，其戏箱已值二三十万，四季裘葛递易，如吴主采莲、蔡状元赏荷，则满场皆纱縠也。黄之子小园与予交好，予至其家，晨起则小碗十余，各色点心皆备，粥亦有十余种，听客所嗜。予讶其暴殄，其仆则曰："此乃常例耳，若必以客礼相视，非方丈不为敬矣。"

豪富二则

乾隆中，江浙殷富至多，拥巨万及一二十万者更仆难数，且有不为人所知者，惟至百万则始播于人口。洞庭山富室尤多，席氏居首，而吾禾王江泾陶氏与之埒，两姓皆婚媾。一日，陶至席所，自泊舟处至席屋约二里许，夹道皆设灯棚，夜行不秉炬，至则张乐欢宴累日。席谓陶曰："我所居有未尽善乎？"陶曰："无他，惟大厅地砖纵横数尺，类行宫之物。书室窗外池塘欠荷芰耳。"席默然。两时许，复邀过水榭，则已荷蕖盈目，送客出，厅事地砖皆易为及尺矣。陶乃大惊服。偶至苏阅绝秀班，优者厌其村老，戏诮曰："尔好观，何不于家中演之？但日需风鱼、火腿方下箸耳。"是时戏价需二百金。陶归，遽定一百本，闭之厅事使其自演，无人阅者，一日两餐，舍风鱼、火腿外无他物。十日后，诸伶大窘，乃谢过始罢。

禾中陶氏外，以查氏、方氏为巨富。方约数百万，查则天津盐务败归，本逾千万，返里犹一二百万也。所居有内外二园，林壑幽旷，内室尤宏丽，皆仿内式。主人官侍御，归里几二十年而殁，闭门不与人通，起居服食皆拟王者。其各外岸派夥更动，皆手书"某人去"，盖仿邸抄云。查小山有圻即声山宫詹之曾孙，在天津以盐务起家，祖父亦为御史，家门鼎盛，与朝贵皆至亲，一时煊赫无比。少年以一子承两房，计产三千万。年甫四十遽卒。计平生挥霍不下六七千万，故俗呼曰"遮半天"。其母丧时，三相国并集为之知宾，致花侍御参奏戴大庚，即此事也。中外大寮困乏，无不资之，如陶文毅、百文敏每贷银率以万计，取之如携也。其最著名，乃四鼓开正阳门一事。禁门非特旨不能夜开，查在城外宴客，忽有事急于还宅，时有三鼓，乃使其幸客道地，门遂独启，以三十万犒守门兵。此事一时哄传，以为豪举。其出京归吾浙省墓，出国门时，直督差材官十数辈护行至山东，而东抚弁已至矣。至河、漕两督及江督、苏抚处亦如之。过关，舟在三里外开关候过。其十八站尖宿铺张房屋皆一式，盖每站预派数家丁供帐也。侍妾数十人皆乘舆，后车几百数。至禾，适闽督阅伍泊南岸，太平巨艘十数艇，用红旗。查泊北岸，船之巨而多如之，用蓝旗，其声焰几出疆吏上。其叔父以侍御在家，与之假二百万，叔以五十万与之，不欲而去。

书契圣手

往时官场承平之际，上下皆重文字，凡贺禀贺启，皆骈丽绝工。一记室，脩有千金者。即才学之士，得以遨游公卿，得高价。其好声气者，则书札遍天下，幕客率数十人，各司一技。又蓄善书少年一二十辈，时尚楷书，所谓欧底赵面，皆华实挺秀，十数人如出一手。每有长函，则分手缮写，刻许已就，合而观之，不知为众所书也。即起草亦引红格，预扣字数，方易于分缮。其尤精者，虽奏折，可直书不用衬格，且可立书不必坐也。甚至马上有木架亦可缮折，此惟军中有之，稍缓辔写数行，驰而前复如之，如此数次，折已缮毕，中途早餐即可拜发，不需时刻也。

古人精干

乾嘉之际，人才无所不盛。姑勿论中外大寮，皆姿禀殊绝，精力过人，八九十犹趋朝待漏无倦容。即下至舆台厮养、倡优隶卒、商贾童仆，亦各各出人头地。盖彼时风尚使然，非精干不能谋食，苟精干断无不遇也。

百文敏公司记室者，曰周莲堂，本诸生，改为文幕，文敏深信倚之。两江案牍日数簏，动以千计，过目不忘，有问辄答，人皆惮之。致富十数万。有莲塘小影卷子，一时名士如张船山、陈曼生、万廉山、吴山尊皆有题咏，文敏亦书短古赠之。后来绝无闻矣。

异才致富

商贾之中，非异才不能主持，盖出入数百万，所用数百人，无官法以维制之，悉赖一己之惠足以感人，一己之才足以服人，始可为保家上策。故余常曰人世有五良：一良相，二良将，三良吏，四良医，五良贾。统而言之，其良者必洞晓人情者也。如临川之李太翁，新城之陈太翁，皆可以为百世之法，士大夫所当引以为愧者。

李以一雨伞至广西，年已五十余，屡不得意，至六十三四岁始积聚八千金。挈眷归，途遇旧交某通判，以亏空拿问，班荆永诀，遽以八千金为代偿。不三年，其人升粤西臬，适盐埠乏人，乃属公往，开藩库以五万金假之，自是所向辄利，未八十已二三百万矣。年至九十五始终，犹见其孙春湖侍郎入翰林也。六十以前早衰多病，七八十时转健，齿落复生，八十二犹举一子。凡江西、广西善举，无一不与。盖天之报善，其阴德不止救某通判一事也。

陈则业皮匠，终身一钱不苟，合县有疑难不平，辄就之决，恭俭慈让，德孚远迩，人敬之过于理学大儒也。

其子以甲科任观察,有道学名。子孙皆列通显,富与贵皆集焉。天道清明,异人迭见,彼伪为方严廉介者,岂不愧乎!

广陵名胜

江宁、苏州、杭州,为山水之最胜处。江宁滨临大江,气象开阔宏丽,北城林麓幽秀,古迹尤多。苏州则以平远胜,所谓山温水软也。太湖诸山非不茜美,而蹊径率不深。惟杭州之西湖,则烟波岩壑兼而有之,里山尤深邃曲折,四时皆宜,金陵、姑苏不能不俯首矣。扬州则全以园林亭榭擅场,虽皆由人工,而匠心灵构,城北七八里夹岸楼舫无一同者,非乾隆六十年物力人才所萃,未易办也。嘉庆一朝二十五年,已渐颓废。余于己卯庚辰间侍母南归,犹及见大小虹园,华丽曲折,疑游蓬岛,计全局尚存十之五六。比戊戌赘姻于邗,已逾二十年,荒田茂草已多,然天宁门城外之梅花岭、东园、城闉清梵、小秦淮、虹桥、桃花庵、小金山、云山阁、尺五楼、平山堂,皆尚完好。五、六、七诸月,游人消夏,画船箫鼓,送夕阳,醉新月,歌声遏云,花气如雾,风景尚可肩随苏杭也。是时阮文达致仕家居,已及八十,每以肩舆游山,憩邗上农桑,与同辈老宿二三人,煮茗论古。白头一老,如入画图,真为承平佳话。迨粤寇之变,遂成干戈驰突之场,而名胜皆尽矣。

秦淮粉黛

秦淮河面不宽,南北皆有水榭。寇乱前,珠帘画舫,比户皆青楼中人。红板桥低,紫金山远,时时见双桨掠波而来,必有名姝绝艳徙倚其右。端节竞渡时,游人尤盛。贡院即在其地,乡试各官,皆赁居焉。而楼以上,固皆衣香鬓影也,虽道府大员,亦皆藉以流连忘返者,殆近于销金窝矣。曲中酬酢,风味与苏杭绝不同,落落有大方家数,鲜脂粉俗态。昔人云:金陵城中,即卖菜佣亦有六朝烟水气。信然。

金陵胜地

金陵城南报恩寺浮图,高数十丈,巨丽甲海内。每燃塔灯,远望如火焰山,真奇境也。粤匪以地雷轰之,遂仆。相传永乐兴造,先后十九年,其下砖石,数倍于地上之塔。其时物力之厚,即所谓午朝门石桥已阅五百年而丝毫不动,开国之规模远矣哉!

城南四百八十寺,所存尚数十处,而牛首、天阙为最绝,兵燹后无复孑遗。此一劫,千年所罕也。

金陵城北,冈岭蜿蜒,林木滃翳,至为幽秀。最著名者随园、陶谷。陶即贞白隐居之所,而卜宅非其人,无甚足观。随园乃深谷中依山崖而建,坡陀上下,悉出天然,谷有流水,为湖、为桥、为亭、为舫,正屋数十楹在最高处,如嵰山红雪、琉璃世界。小眠斋、金石斋、群玉山头、小仓山房,玲珑宛转,极水明木瑟之致,一榻一几,皆具逸趣。余曾于春时下榻其中旬日,莺声掠窗,鹤影在岫,万花竞放,众绿环生,觉当日此老清福,同时文人真不及也。下有牡丹厅,甚宏厂。园门之外,无垣墙,惟修竹万竿,一碧如海,过客杳不知中有如许台榭也。

溃河事类志

道光甲申十一月大风霾,致高家埝十三堡溃决,洪泽湖全行倾注,淮、扬二郡几皆鱼鳖。宣宗震怒,特派大学士汪廷珍、尚书文孚至南河查办。乙酉正月,星节甫临,余方髫龀,随众往观。万柳园者,清江浦北岸之邮亭也,凡南北往来大官,皆于其地请圣安。是日,自总督、漕督、河督及合属文武百余员毕集,旗盖车马,街衢为之填咽。诸大府于辕门外坐胡床以俟。少选,先见一材官飞骑至,朗呼曰:"中堂请漕督魏大人请圣安。"惟此一语,而江督孙寄辅相国、河督张莲舫司空皆知褫职矣。相国即呼清河县某至,询曰:"各事预备乎?"盖其时宸怒不测,凡桎梏、锒铛刑具皆不可少也。司空家丁以空梁帽及元青褂献,相国遽止之曰:"姑稍俟。"未几,两星使入行馆。漕督入请圣安毕暂退。旋呼三人听宣谕旨,随带司员四人自中门出,手捧朱谕,于香案前雁行排立,三督皆跪,司员居首者持谕朗宣,至"孙玉庭辜恩溺职,罪无可逭"下即止,复徐徐曰:"皇上问孙玉庭知罪不知罪?"相国乃免冠连叩,敬答曰:"孙玉庭昏愦糊涂,辜负天恩,惟求从重治罪。"语毕又连叩崩角。始传谕曰:"着革去大学士、两江总督,再候谕旨。两江总督着魏元煜署理。"宣毕,漕督乃九顿谢恩。再传谕:"张文浩刚愎自用,不听人言,误国殃民,厥咎尤重。"又宣曰:"皇上问张文浩知罪不知罪?"河督时已易冠服,乃伏地痛哭,自称:"罪应万死,求皇上立正典刑。"续又宣曰:"上谕:张文浩着革职,先行枷号两个月,听候严讯。"遂呼清河县取枷至。枷乃薄板所制,方广尺余,以黄绸封裹,荷于河督颈,拥之而去。是时内外官民观者万人,莫不悚惧。复传道、将、厅、营罗跪庭中,一一传旨后又云:"钦差临行,面奉圣谕,自古刑不上大夫,张文浩至河督而特令枷号河干者,实因民命至重,设官本以卫民,今乃荡析离居,实为朝廷之辱,是以特予严谴,乃为慎重民命起见,凡淮、扬士民,其皆仰悉上意云云。"此司员乃满人,传旨时声音宏亮,高下缓急,娓娓可听。余从蒙师盛先生后,窃问云:"宣旨中段何以作两次波折?"师曰:"汝不忆《汉书》乎?霍光废昌邑宣太后令,历数罪状,中段一小停曰:'为人子当悖乱如是耶?'今日之事,即其遗意也。"余始恍然。

张莲舫河帅为浙东世家子,以州同需次南河,饶有干局,洞悉河务,故由同知升道,即由道升东河总督。丁艰未服阕,宣宗登极,特令夺情署工部侍郎,督办北直水利。其时枢相戴大庾、蒋襄平二公力为推荐,眷倚特甚。而张乃以此自满,莅南河任,设台座,参将跪道,不为停舆,于旧时同僚,皆厉声色待之,众论鼎沸。御黄坝应闭不闭,洪湖五坝应启不启,致有此变。汪相乃山阳县人,其祖茔亦被水漫,故衔之尤甚,殆欲置之死地。赖文公从中缓颊,以其父年逾八旬请,始从宽戍伊

犁，逾十二年终未获赦云。

汪、文二星使查办两月，覆命入都。奉旨："张文浩着发往伊犁充当苦差。钦此。"当起解之日，亦一大观也。是时江督为琦侯善，河督为严公烺，皆集于制府行辕。张则荷校囚服，引至大堂，设香案，二督宣旨后，疏枷谢恩，解官庭泰唱名官犯某，点名后发文凭。公事既毕，二督乃邀张入内厅饯行，辞让至再，始入。酒三行，即出矣。至大堂，二督各呼已所乘舆伺送，张固谢不敢，二督乃互挽一臂挥泪曰："三兄此行，乃为国家办事。人生作官不能无公过，圣明在上，不久自必赐环。我三人才轻任重，将来恐尚不能望三兄地步。三兄行后，老伯处自当代为侍奉，切勿记念。"张亦痛哭跪谢，仍呼小竹舆由旁门入，步行欲出，两督亟止，并谕众曰："张大人奉旨出差，尔等应照常伺送。"乃坚闭侧门，促舆由中门出，鼓吹升炮；二督即亦同至万柳园，各官皆随行。坐良久，张不至，旋报已由僻路渡黄矣。二督乃返，先至张寓请太翁安，呼张之大郎出，安慰再四而去。不数月，致赆万金，送眷回浙矣。严、张本旧僚，相得甚。琦则仅泛交，且素有刻核名。而死生患难之际，绸缪慨慷如此，公义私情，无不允当。盖当日清议，极重友朋一伦，比于君父，而冷暖之际，好名者多，纵不出于中，亦尚有官场局面在，所谓告朔之饩羊也。自扫除习气一语出，而轩冕之体制比于齐民，上骄下谄，反眼不相识，而公论涂地矣，可胜慨哉！

道光甲申，洪湖溃决后，黄强淮弱，漕艘稽阻，琦侯与副总河潘芸阁力主开放王营减坝，导河北趋，将以下河身挑挖通畅，再行挽黄归故。正总河张芥航颇不以为然，而力不能止也。计费帑六百万。挽故之后，河身仍然高仰，一无成效。上怒，降琦侯为阁学，特命大学士蒋攸铦、尚书穆彰阿来江查办：以同知唐文睿倡议切滩，发新疆；管总局为淮扬道邹公眉经理未当，议处。一时物论沸腾，有五鬼闹王营之说：琦为冒失鬼，潘为怂恿鬼，张为冤枉鬼，邹为刻薄鬼，唐为糊涂鬼。此后乃行灌塘法通漕，不问淮、黄之强弱矣。

司马好古

陈曼生、万廉山两司马，皆以名士为河官。两家宾客之盛，连衽接袂，常数十人。金石书画，无不充牣精好。曼作宜兴茗壶，形制仿古，各镌铭于上，或间以花草，每具贵至数金而不可得。万则以秦汉碑百种缩摹于端研之背，虽斑驳断裂皆毕肖，一时惊为神技。承平士大夫游心艺事一至于此，亦宦途之佳话也。

公子浪游

吾乡王东白观察，司四川打箭炉粮台，致富百万，为福贝子所最赏。其子少年纨绔，偶至吴门，觅灯船不得，乃于次年悉数预定，苏人无一船可游者，乃大惊，以为江湖间大盗，闻之府县，将加以桎梏。适贝子征台湾归，其子迎谒舟次，福责令长跪，数其浪游，再三谢罪始罢。此语闻之于外，各官皆缩颈，以为贝子爱之如是，幸未孟浪也。其时大吏一颦一笑之矜重也如此！

叫名读书

钱箨石侍郎引年归里，真率高雅，乡望极重。其子与吾乡王氏订姻。王乃富室，不知书，往晋谒焉，钱猝问曰："子在家读书否？"王无以应，乃强答曰："叫名读书。"钱遽厉声诟之曰："读书即读书，不读书即不读书，何谓叫名读书？"乃挥之出。老辈方严，无所顾惜。使今日，必攘臂挥老拳矣。

铜人写字

乾嘉间，西洋通商只广东一口，钟表呢羽各玩物，其精致工巧胜今日百倍，价亦极昂。时高宗八旬万寿，两淮盐政办贡，有粤人以一巨厨售之，中具庭舍，门启，则一洋人出，对客拱手，能自研墨，取红笺作"万寿无疆"四字，悬之壁后，拱手而退。人皆惊为神异，定价五万两。将交价矣，盐政门丁索费五千，粤人愕不与，门丁曰："过明日一钱不值矣。"粤人不之信。次日，果退货不复购，不得其故。徐侦之，盖门丁说其主曰："物虽巧，全由关捩耳。设解京有损，进御时脱落末一字，则奇祸至矣。"盐政深然之，遂不售。小人谗构之功，真可翻复黑白。其言诚有至理，且亦老成远虑，但以索费不得而出之，则真小人也已。

部吏口才

福郡王征西藏归，户部书吏索其军需报销部费，乃上刺请见，贺喜求赏。福大怒曰："幺麽小胥，敢向大帅索贿赂乎！顾胆大若是，必有说，姑令其入见。"因厉色询之，对曰："索费非所敢，但用款多至数千万，册籍太多，必多添书手，日夜迅办，数月之间，全行具奏，上方赏功成，必一喜而定。若无巨资，仅就本有之人，分案陆续题达，非三数年不能了事。今日所奏乃西军报销，明日所奏又西军报销，上意倦厌，必干诘责，物议因而乘之，必兴大狱。此乃为中堂计，非为各胥计也。"福闻之，大为激赏，遽饬粮台以二百万予之。盖道光以前，军需报销部费皆加二成，不似今日之数厘也。此吏眼明手快，措语侃侃不挠，可动王公之听，亦奇才也。而福公从善如流，能测英主喜怒，亦非庸流所及。然其司阍达此刺，已得赂十万，否则谈何容易得见一福公哉！大抵彼时不论君子小人、在上在下，皆有才略智术，故办事如火如荼光焰万丈耳。国家全盛，何地无才，此则关乎气运也。

大臣多耆艾

本朝大员多耆寿，汉、唐以次皆所不及，宋惟文潞公一人至九十外，明则刘健、王恕二人逾九十耳。乾隆朝先有沈归愚尚书九十七，嘉庆初蔡葛山相国九十三，梁山舟学士九十三，道光中李书农尚书九十六，黄左田宫保、戴莲士相国九十五，咸丰中杜石樵尚书亦九十六，凡一品而得九十者已六人矣。其八十外及将九十

者，更指不胜屈也。大儒中孙夏峰、毛西河亦过九十。文苑中唐实君、韩某亦然。

枢　堂

京官以枢直为最华要，两书房特清华而已。嘉、道两朝领袖者至丰腴，每年得馈遗有至巨万者。不过通消息，示向背，未有公然雌黄人才于其长之前者。即述旨缮拟，亦皆恪遵上意，不敢有一字轻重于其间，非若后来之可以任意干预也。

枢长向皆勋旧老臣，及久任封圻，谙练庶政，故中外洞达，无不尽之情、难言之隐。自曹文正、穆长白、祁文端皆以词臣驯至通显，渐见破格矣。然道光初年，于先朝故事，尚能恪遵循守，不失故步。盖文正先人于乾隆朝列正卿，文正生于京邸，明习朝章。长白亦颇好学。寿阳则于《说文》小学外，皆不甚措意矣。军机大臣，旧例与人觐督抚不私觌、不留饮，惟于朝房公众地延接数次，亦人所共知共见也。文正守此例极严，长白便已通融，再后则无之。大臣见章京则呼曰某老爷，无有呼字呼号者，以枢禁森严，不敢一毫涉私昵耳。许玉叔、汪衡甫二公，至警敏，人直数日，各事皆谙，无异老辈。何恪慎公则小心谨密，不言温慰，故始终恩礼未衰。由章京而直上枢堂者，在前惟戴大庚、卢德州二相，并公而为三。彭文敬以通政使出直，越数年复召，不能并也。章京四日一班，下直时多不至本部办事，在前惟吴槐江制军，在后惟钱萍启中丞，一刑部，一户部，则不但不直日，即在园时，部有要事无不预也。

梁茝林有《枢垣纪略》一书，纪载极详。自雍正二年设立至嘉庆二十五年止，百年之中，章京百人，江浙居大半，而浙多于江。浙人中又以杭为多，嘉次之，其余外郡则寥寥矣。吾禾之入选者，以钱裴山中丞至有名，真有过目不忘、五官并用之概。其以会元传胪，母子相抱痛哭，盖久以状头自命也。惜年未中寿，没于皖抚任，未见其止耳。

户部为六部首

六部以户部为至要，凡总理之大学士及满尚书，皆以眷注第一之人为之，必兼提督及内务府带钥匙，此嘉、道年间风气也。吏、刑二部次之，工部又次之，礼、兵二部又次之。司员中户部则以南北档房，云南、山东两司捐纳房为要地。道光初，英相掌计有三六九之谣，其时张子畏行三，管椒轩行六，朱朵山行九也。刑部则以秋审处为要地，多有陟封疆进卿贰者，人才最盛。盖案情万变，小民情伪，无所不有，必能洞达物情，通晓律例，而文笔又足以达之，方登上驷。各部皆汉司员主稿，满司员回堂，独刑部则主稿、回堂皆任汉司员也。惟琦静庵中堂，以荫生人刑部，时未逾冠，为汉人老辈所侮，大恨。以三百金延一部胥，在家北面事之，三年而尽其技。二十五岁即擢京堂，特派查办事件，二十七岁任豫臬，连劾二巡抚去任，三十岁即由江藩擢东抚，政声卓然，宣宗至赏之，未几督两江，人皆呼曰“小琦”云。此公后来为清议所摈，几以操、桧目之。然实朴俭耐劳，属吏入见，惟论刑名、钱谷、缉捕诸务，罕有及私者。故所至称治，盗风为戢。驭军尤严，其督师扬州，无一兵敢滋事，亦未闻有哗饷者，战不力，辄不敢归，宁死于敌手，其才洵不易也。惟所爱者，好馈遗及阴探上旨以揣摩固宠。以此二者见鄙于世，则以少出膏粱不读书所误耳。

翰林清苦

乾嘉间翰林至清苦。吾乡黄霁青先生，已巳传胪，至庚辰始授广信府。十余年冷署，皆步行，否则赁骡车，从无有自豢车马者，同辈皆然，不独一人也。京师有谚语，上街有三厌物，步其后有急事无不误者：一妇人，一骆驼，一翰林也。其时无不著方靴，故广坐及肆中，见方靴必知为翰林矣。

道光一朝三十年，莫重于翰林，有非时召见，即授道府，不数年至督抚者。起居服食，局面一变，半皆后档车，且有前顶后随之马矣。然负债亦至多，有至二三万者，如陆立夫制军为最，史士良观察次之，然皆玉堂中至赫然者也。

因富起疑

道光初侯继青赎罪一案，以其负富名，遂疑刑部上下无不纳贿者。其时吴门韩桂舲先生为尚书，乃拔贡起家，仁宗、宣宗至倚重之。英相、汪相皆忌之，必欲置重典，且欲其夫人至刑部堂质讯。一时物论汹汹。黄左田尚书方在枢密，奉旨会审，独大声疾呼力止之。郭颐园大司寇已退休在都，特具折力疾至宫门请召对，以大臣朋陷伤国体为言，宣宗特遣内侍，以温语慰之，事乃解。蒋襄平相国方任川督，亦驰疏以韩某向与同事多年，知其小心廉谨，受贿一事，可以百口保其必无，先朝旧臣无多，宜仍录用。上深颔之。未几，仍畀刑侍，引疾去。彼时中外风气，尚多敢言。如戊午科场案亦有此，则柏中堂不死矣。

大臣抗直

嘉庆中修《明鉴》，分纂者为杭州戚容台太史，中述本朝与明搆兵事，上怒其诽谤，下之狱。松文清公召对，偶及之，松即奏云：“纯皇帝有明谕以前明之事宜直书，不当避忌。”上惊异曰：“先帝果有是乎？”命检《实录》进呈，戚始免罪。松出，谓曹文正曰：“他人固不知，公岂亦失记哉？曷勿上闻！”曹曰：“上愠甚，何敢言！”松曰：“公自此休矣！一言是惜，而陷君于过，举大臣之谓何？”曹默然。

奏对不可含糊

本朝勤政为三代以来所未有，每日召见军机大臣无论矣，即各旗各部大小九卿，皆有值日奏事。其间尚书、侍郎六人，不知何人命对，故所奏之事先一日皆具折底，由笔帖式分送六堂，必详询底里，烂熟于胸。设

次日能入见，即须一一回奏，不敢以久不进对而忽略于一日也。其面奏含糊者不久必斥，明晰者往往承优擢。向来各部事皆满尚书为政，侍郎皆不能异词，惟卓海帆、恩小山二公则反其道而行之，尚书画稿必采二公意旨为准驳，盖逢值日必蒙恩召故也。即枢相亦多畏之，盖军机入皆众人同跪，言则共闻；部臣皆独对，苟有倾轧语，无人闻之耳。

部曹才学

向年六部胥人皆绍兴籍，自明即然。凡回稿回堂者，另是一人。其所谓稿工者，大都有才学而不利场屋者，又深明例案，故所作奏稿咨稿，驳斥事理，悉无懈可击，而文亦晓畅。外间院司各胥亦如之。兵兴之后，中外皆成绝响，有绝不通者，求如昔之舞文弄弊而不得矣。真可慨也！

外官廉洁

外官各缺，自督抚以及州县，皆由陋规优厚耳，不必例外求赇也。大抵此风始于乾隆中年以后，至道光而止，几及百年。各官养尊处优，视为固有，能守此，即已名"操守廉洁"矣。

督以两江为最，一年三十万，淮南盐务居其一，各关备贡居其一，养廉公费居其一，皆用印文解送，不以为私，次则两广、四川矣。

抚则广东、广西皆过十万，浙江不过六万，江苏不过四万，福建则为最苦。

藩司则江、浙皆有五六万，而四川、陕西、山东、山西平余为最多，地、丁巨也。

臬司必通省有节寿方为优缺，四川、河南、山东、安徽皆然，余省皆不及。

道则陕西粮道，福建、台湾二者皆有三十万，与两江督缺相埒。

府则四川夔州有二十万。广东广、潮，广西浔、梧，以上四府皆十万外也。自咸丰、同治以来，时势迥异，各缺困乏，非兼辖勇营不能支矣。

惟天津新设关道，尚有二十余万，甲于天下。其沿海关道，上海为最，宁绍、登莱青次之，汉口、九江、常镇又次之，已著名为美缺也。若盐务上下各官公费，按引抽收，见之奏牍，故不以为陋规。惟许玉叔曾参陶文毅辞一年五千之养廉而受一月五千之经费，文毅辩之甚苦。林文忠署任即下札："此款不得按月照解，悉存运库。"有所赏犒，随时札提而已。后任诸人，即不能照此自洁矣。

四远驰名

著名老店，如扬州之戴春林、苏州之孙春阳、嘉善之吴鼎盛、京城之王麻子、杭州之张小泉，皆天下所知，货真价实，来售者童叟无欺，不准还价者，乱后皆歇绝矣。同一货也，何以一家独擅？非有秘授之法，特格外认真耳。在他人皆求速化，不欲费心力于一二十年后，故终于无成。然此各家，得名之始亦只循"诚理"二字为之，遂食其报于一二百年。子孙亦世守其法，莫敢懈忽。即此类推，何事不然。

馆阁书变体

馆阁书逐时而变，皆窥上意所在。国初，圣祖喜董书，一时文臣皆从之，其最著者为查声山、姜西溟。雍正、乾隆皆以颜字为根底而赵、米间之，俗语所谓墨圆光方是也。然福泽气息，无不雄厚。嘉庆一变而为欧，则成亲王始之。道光再变而为柳，如祁寿阳，其称首者也。咸丰以后，则不欧不柳不颜，近且多学北魏，取径愈高，成家愈难，易流于险怪，千篇一律矣。然白折小楷仍取匀秀。近日奏折，皆讥取士法不宜专尚试帖小楷。其实嘉庆以前，即有此二事，而不碍其为人才辈出。此语真因噎废食矣。

三老一变

乾隆六十年停止捐纳，外官府以下皆正途，督抚司道则重用旗人，而吏治蒸蒸日上。旗人外放者大都世家子弟，正途入官者不过书生耳，而何以如此见效？则以有三老在焉。一老吏，二老幕，三老胥。一省必有一省之老吏，皆曾为府、州、县同通而解组者，熟悉一省之情形，刚方端直，虽督抚到任，亦必修式庐之敬，后辈更争礼之，诸事求教，自有入德之门。老幕则皆通才夙学，不利场屋，改而就幕，品学俱优，崖岸尤峻，主者尊之如师，不敢以非礼非义相加。礼貌偶疏，即拂衣而去，通省公论，便哗然矣。至于吏胥亦皆老成谨笃，办事不苟，义所不可，本官不能夺其志。故有此三老朝夕相处，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道光以后，此风渐微，三老者变而为老贪、老滑、老奸，无人敬礼，高才之士率唾弃之，而国家二百年纪纲法度皆失传矣。

余少时见老辈徐仰亭之待沈观察，有所不合，观察年逾六十，尚长跪谢过始已。后来我师陈稻庄先生，即近乎圆通矣。

世风日替

向来三节拜贺，督抚以下，公叙毕，先至幕友各房逐一致礼，幕方往答。道光中年始有先造主人者，后则颐指气使，有甘为门下士者。世风日替，他事类推。

阿财神

起居服食之美，昔以旗员为最，盖多供奉内廷，得风气之先，无往而不当行出色也。以余所见之两淮盐政、淮关监督，嘉、道时以阿克当阿为极阔，任淮鹾至十余年，人称为阿财神。过客之酬应，至少无减五百金者，交游遍天下。仁宗亦极契之，派查河，派查赈，视如星使，乃竟不能一到督抚。其时政体尚严。至道光，则钟云亭同一内府，即任闽督东抚矣。阿之书籍字画三十万金，金玉珠玩二三十万金，花卉食器几案近十万，衣裘车马更多于二十万，僮仆以百计，幕友以数十计，

每食必方丈，除国忌外鲜不见戏剧者。即其鼻烟壶一种，不下二三百枚，无百金以内物，纷红骇绿，美不胜收。真琪璃朝珠用碧犀翡翠为配件者，一挂必三五千金，其腻软如泥，润不留手，香闻半里外。如带钩佩玉则更多矣。司书籍之仆八人，随时装潢补订又另有人。宋、元团扇多至三千余，一扇值四五两，乃于数万中挑检而留之者。全唐文馆即其奏请谕旨开办，吴谷人、吴山尊、孙渊如、黄仲符、石琢堂、洪桐生诸老辈皆为座上客，极一时风雅之乐。饮馔中他不具论，四月中鲥鱼上市，必派数小艇张网于焦山急流中，上置薪釜，一得鱼即投釜中，双浆驰归，到平山则其味正熟，与亲在焦山烹食者无异。其豪侈皆此类，亦彼时之风会也。

河防巨款

本朝河防之费，乾隆中年以后始大盛。当靳文襄时，只各省额解六十余万而已。后遂定为冬令岁料一百二十万，大汛工需一百五十万，加以额解，已三百三十万。又有荡柴作价二三十万。苟遇水大之年，又另请续拨四五十万，而另案工程则有常年、专款之分，常年另案在防汛一百五十万内报销，专款另案则自为报销，不入年终清单。比较其时，漕事孔亟而河决频仍，先后诸河臣实不能不受其咎。惟黎襄勤在任十三年，了无蚁穴之惊，而公帑节省无算，又倡行碎石以代扫工，实著奇效，使后人遵行之，其功何可殚乎。张芥航先生继其后，帮筑高埝大堤十五丈，用银一百数十万，淮、扬得以保障，其功亦巨，但不如黎之修谨耳。

严正成神

黎公初擢河督，甫四十岁，人皆呼曰小黎。自以新进资浅，于各督抚皆执礼极恭，侍坐随行，唯诺维谨；而一清澈骨，无妾媵，无玩好，晚年独居于外，二子皆布衣蔬食，不知为公子也。以用碎石，中外浮议蜂起，忧劳成疾，通体骨立，殁时五十三。宣宗震悼，以诗挽之，建专祠，予上谥。未殁之先，有群鹤来，盘旋空中月余，及殁而去。又天现白气，成大圈者三。时方正月，无云而雷。此皆其异征也。近年传闻，已成河神矣。

黎公素恶请托，其妻弟王某以知县分发安徽，时藩司为徐月樵，乃由河厅升道，由道升藩臬，公之门下士也。妻弟欲得一书，不敢自言，公之夫人亦不敢代请，乃托幕友邹翁缓颊。公慨然曰：“作官贵自立，苟有可建树，何待人言！此人决非吏才，为说项，只自欺耳。”言之再三，始勉允，嘱记室曰：“只可添‘乘某到省之便’一语，不必露干请意。”乃王某持此书到皖，方伯从未得公书，询知为至戚，遂历委优缺。比公薨，而此君已成素封矣。

罢官得官

吾浙有宦家子，以县令仕福建，亏空巨万，公事废弛，已将登白简矣。适其父执来抚闽，迎谒时，于众中大遭辱詈，且涕泣而诉之曰：“我与若父同衙门、同外吏、同遭患难于塞外，不啻手足，乃汝颓家声至此，冥冥中何以对我良友？”叱之使出，某长跪痛哭谢过，怒犹不解。及抵署，而夫人嘱其公子出视其老母，时时周恤之。公虽自此屏不使见，而府县等皆知为大府至交，乃设法弥缝其官亏，而月致薪水焉。某亦自此杜门学律，三年后，颇见称于人。而中丞公擢总督他去，临行，司道以请，且告以改行甚确，中丞始微颔之。未几补优缺，升直隶州，日进蔗境矣。昔日大吏之一颦一笑，矜重有似此者，不似近人之请托无忌，仍无益于本人也。

音通乎政

道光十五年，倡优度曲侑觞，辄歌《惨睹》及《弹词》，即仅能一阕者亦然，俗语遂有“家家收拾起，处处不堤防”之目。其音噍杀哀厉，洵非盛世之音。未几而泽患起，粤寇继之。可见声音之道，有关治忽，其中殆有天焉。

方靴渐废

京朝官皆用方靴，外官道府以上亦然，即州县及司道首领官皆如之，盖雍容袍笏之象。自甲午以后，一概用尖靴，虽朝端大老及词林中皆是，且多薄底不及数分者，取其行走便捷。合京城惟卓相一人方靴而已。识者皆忧其兵象。自来戏剧皆用昆腔，其时亦全改“二黄”及“西皮”者，亢厉激烈，如闻变征，时局乃亦与之转移，可畏也！

衣服尚多

炎伏大衿袍，多用黄葛纱，而无马蹄袖，名曰“四不象”；又有一果元，而有马蹄袖者。此后即有半臂加左右袖，名曰“军机袄”。此皆创自枢中人，取其寒温便适而已。每当小春天热，则上皮下棉，稍凉则下皮上棉，亦有二毛、大毛在上而小毛在下者，又有以羔皮缝之于里而外仍作棉体者。夏令且有夹纱、棉纱之别，皆朝夕异候，老年及体弱者作此狡狯，而人争效之，以夸多斗靡，兵后不复有知之者矣。

零星颠倒

宴客肴数，至多者二十四碟，八大八小，燕菜烧烤而已。甲午以后有所谓拼盘者，每碟至冷荤四种，四碟即十六种矣。而八大八小亦错综叠出，不似前此之呆板不灵，然识者亦以为非佳兆。即横幅、挂屏、扇头多用合锦，零星颠倒，与乾嘉以前迥别也。

服色宜慎

下人服色不准用天青，即商贾亦然。后来呢羽中有所谓藏青者，介二者之间，仆隶皆僭用之。近则无不天青，了无等威之辨，人无有訾之者矣。

品 兰

建兰之素心者，以龙岩州为第一。其花皆高出叶

上，叶皆宽至六七分，离披茂密，每一大盆价百金，香气甚烈。余所见张松庵观察、罗子扬太守家，皆以百盆计，洵为大观。至蕙兰，则又有梅瓣、荷花片、水仙片诸名色，有一花值千金者。此惟吴越富家重之，官场无嗜之者矣。

百香精舍

董香光，籍松江，距吾里只八十里。闻其未达，侨寓数年，故其墨迹流布至多，甚至有一家丧事礼簿，皆其手录，洵至宝也。

先君一生嗜董书，收罗数十种，余又竭力采购，以博堂上欢，长卷短册共百余件。先君晚年名其斋曰"百香精舍"，盖为此也。其中以金笺元人词，又绫本《大江东去》一阕，为二十后所作，精采尤足动人。又有暮龄所作高丽纸楷书《圣教序》，则纯是北碑气息，醇古渊穆，视云栖之《金刚经》百倍过之，赵松雪、文衡山不足道矣。庚申之变，所存不及十一。山水画则惟一立幅一巨册，在先兄箧中。终天之后，长为鲜民，亦不忍再读父书矣。

万廉山事四则

万廉山司马以决狱擅名，有"万一堂"之号。然终身坐累于此，功名不振。始则以元和令承审寿州命案，永不叙用；及百文敏荐后，又以刘第五案斥革，皆非君本管任内事也。

寿州孙姓为巨室，有雇工二人急毙，莫可主名，嗣知为锯木深山中蛇毒所致，乃捕蛇磔之，俗呼为烘板案，提至苏州定谳，远近诧为异闻。未几为怨家所讦，乃其大伯与弟妇通奸，二雇工窥之，乃致死。经御史参劾，星使出讯，卒皆瘐死于狱而莫能明，其行贿则已得其据。孙氏大富，所费至六七十万，故声称不能掩云。铁冶亭督两江，坐是降调，苏州府遣戍伊犁，承审者亦斥革。亦嘉庆中一大案也。

刘第五则由廖运台之子候补道廖世芳所获。世芳前捕刘之协父子，皆超擢。林清滋事后，谕缉刘第五甚急，江督复委之，至曲阜乡间捕缚，而未通知地方官。东抚陈预据衍圣公呈诉，乃其佃户，诬良为盗。上命托相、郭司空至苏州复讯释之，督抚以下皆获罪，万亦预焉。吾乡周次立太守亦以干员同讯，星使询其实，对曰："刘第五与否不可知，其为教匪无疑，身有枪伤数处可证。"星使曰："彼云疮患耳。"周曰："此不难辨，疮愈皮外卷，枪伤皮内缩，迥不同也。"托相云："上意眷圣裔，平反已定，诸君休矣。"

万廉山为百文敏所知，奉为上客。三江统辖盐、漕、河三大政，每日公牍朱出墨入以千计，文敏又好延揽综核，凡三省巡抚所专司之刑名钱谷事，厘剔之不稍贷。故其时江西、安徽、江苏两司无事必十日一禀，每禀必红笺十数番，通省事皆一一如侍坐面谈，而文敏间用亲笔批答，虽卑官下吏亦间及矣。一时人争奋励出死力，屡经劾奏，仁宗眷之益甚，每叹为办事才。廉山以一革职旧令居幕府，司道皆仰其鼻息。杨迈公中丞任淮海道，文敏憎其老，拟劾之。夜间万至其侄寓，杨侦知之，微服手一灯，以同乡故，直造其室，握万臂曰："相意我早知，容我以病去乎？"万答曰："是或可免。"杨拜谢归，已拟上禀，有旨升山东臬司，事得解。万之不能避嫌，此一端也。

万为南昌人，与陈竹香河督同乡，当其闲居，陈以重聘延之。及文敏至，知强弱不敌，遂入百幕。以劾礼坝事，奉旨陈凤翔革职发口，先枷号河干，以黎襄勤由扬道升任，亦百所密荐也。黎与万朝夕通信息，交甚固。自此五六年中，百每按部清江，万必偕来，黎具盛筵演剧，邀三道作陪，万以高梁冠服貂独踞一坐，不自知为属吏也。迨丙子百文敏薨于任，万以同知开复，发南河候补，每衙参，必单见留便饭，所谈皆诗文，出则命驾答拜，万不能自安，借一扬州差，索居邗上三四年，几致断炊。孙寄圃协揆接江督任，松相嘱之曰："江南诸万跋扈宜防，万承纪在百幕中尤能令公喜令公怒也。"顾孙相特爱才，过扬州，万进见，以信一束高尺许示万，内温制府承惠至多，乃孙相亲家也，中皆轧万语，万阅之失色。孙相慰之曰："尔无虑，有他意不汝阅矣，但当自勉耳。"不久陈曼生病发，坚求万代，孙相为言于黎公，补海防同知。后来河督张、严二公皆旧交，张芥航素器其名，潘芸阁则与其子小廉侍御同官京莫逆，故皆尊之曰廉山先生。卒创灌塘法，通漕船者三十余年，河事赖之，其经济才实不可泯也。

廉山工书，篆隶皆绝诣，而更擅绘事，人物、花鸟、翎毛皆雅润入古；而山水则兼南北宗之长，伟丽雄浑，好作金碧楼台，有二李之风。当其困居邗上，索逋云集，杜门作画，子女甥侄皆一人一册，仿古各十六种，极其烟云变幻，盖用金石笔势参入之，非寻常画师所能跂及。余又见其一长幅，作蒲桃架而松鼠窜其上。又有绿鹦鹉一帧，笔笔作正锋，圆劲如铁。盖君少年在毕秋帆幕，与诸老辈接席，天姿过人，下笔便古，不见一毫尘俗也。行书仿书谱，其在百幕时尺牍稿数百通，余装治成卷，已赠其胞侄少云明府世藏矣。

清江浦

清江浦虽为繁华之地，而园林之胜极少。惟督河署有河芳书院，向系尹文端所创，圣驾南巡，曾经驻跸，亦只一大池一大厅耳，别无楼台亭榭、古树奇石也。海道署有东园一所，池塘约五亩，中亘以红桥，厅事尚宏厂，东首临水一小榭而已，亦无胜境。西郊禹王台，隆然一篑，但供远眺，其南即积水池，前明武宗于此坠水致疾处，今亦涸成平地矣。吾乡黄荫庭司马始于黎公祠畔小有结构，穿池叠石，只如吴越富家之别业，不得为园也。若近年淮北盐务大旺，商于此者张、陈诸大家及路观察各争奇斗胜，颇有林泉之趣。路尤工于布置，肴馔亦极精，不用海味，多用蔬果，皆园中自植者，鲜美不可言。从前河工盛时，反无此乐事，洵不可解也。

距浦数十里、百里外，如河嘴、淮城、宝应即有园林

矣。河嘴著名为荻庄曲江楼。淮城内亦有数处。宝应则乔学士之纵棹园也，黄石山一座最苍古有致，中有汪容甫所觅之射阳湖内孔子、老子像碑，乃真汉物，终年供人摹拓，近亦渐非旧观矣。

维扬胜地

扬州园林之胜，甲于天下。由于乾隆朝六次南巡，各盐商穷极物力以供宸赏，计自北门直抵平山，两岸数十里楼台相接，无一处重复。其尤妙者在虹桥迤西一转，小金山矗其南，五顶桥锁其中，而白塔一区雄伟古朴，往往夕阳返照，箫鼓灯船，如入汉宫图画。盖皆以重资广延名士为之创稿，一一布置使然也。城内之园数十，最旷逸者，断推康山草堂。而尉氏之园，湖石亦最胜，闻移植时费二十余万金。其华丽缜密者，为张氏观察所居，俗所谓张大麻子是也。张以一寒士，五十岁外始补通州运判，十年而拥资百万，其缺固优，凡盐商巨案，皆令其承审，居间说合，取之如携。后已捐升道员，分发甘肃。蒋相为两江，委其署理运司，为言官所纠罢去，蒋亦由此降调。张之为人，盖亦世俗所谓非常能员耳。余于戊戌赘婚于扬，曾往其园一游，未数日即毁于火，犹幸眼福之未差也。园广数十亩，中有三层楼，可瞰大江，凡赏梅、赏荷、赏桂、赏菊，皆各有专地。演剧宴客，上下数级如大内式。另有套房三十余间，回环曲折，迷不知所向。金玉锦绣，四壁皆满，禽鱼尤多。闻其生前有美姬十二人居于此，卧床皆相通，有宵寝于此晨兴于彼者。淫纵不待言，暴殄亦可知矣。

事有前定

世俗每云，满洲向无鼎甲，询其有定例、见之官书否，则无以应也。殊不知国初尚有满、汉两榜之状元，至康熙初年停止耳。其所以无鼎甲之故，则以列圣谆切告诫，总以清语、骑射为满洲根本，不准沾染汉人习气。故满人于小楷试帖，不肯讲求，即读卷官亦不敢以满卷进十本，恐转邀宸诘也。

满人无鼎甲，而汉人无督师，此二事几二百年矣，中间惟岳钟琪曾为大将军，亦是武职耳。道光六年，麟梅阁尚书中丙戌科传胪。杨时斋宫保奉命为钦差大臣，统兵出关，当京官公会时，人皆以为破格。时杭州钱金粟学士亦在座，即世所称为“阴官”，忽长吁曰：“二三十年后，公等见旗人大魁、汉人大帅，则其热闹更甚于今日戏场也。”迨道咸时，林、李、曾三公相继督师；同治中，崇侍郎得大魁，皆值发捻极哄时，钱言皆验，可知大劫已前定矣。

河工最重

河工向来比照军营法，故河督下至河厅得罪，有枷号者，有正法者。而年年安澜，皆有保举。凡堵合决口，有特保花翎及免补本班者，同知即可升道，道即可升河督，多破格为之。然乾嘉时，人皆以河工为畏途，盖赏虽重而罚亦严耳。余外曾祖章质庵观察，由运河道引退，家居三十年，富至百万，寿逾九十方终。高宗南巡时，两遣太医视疾，盖欲用为河督，而章辄托疾，太医为处数方。闻彼时侍卫二人同来，计川资酬谢，费至巨万，亦云奇矣。同时罗云斋廉访亦以闸官起家，已将任以河督矣，殁于山东臬司任内。其人真有绝技，凡山东运河千里之地势水势，无不了如指掌，人亦奋往急公。虽只道员，每值大事，上谕中辄令督抚与商，其简心之笃，度越曹偶矣。章亦于修防极熟，凡估计工程，虽数百万可以信笔罗列，不须算盘。其自营圹穴，在吾里，费二十万金，皆用三合土筑成，至今巍然，长毛掘之，丝毫无损，其平生办事之结实于此可见。

大富必大寿

自来享大富者必大寿，以余所见闻，盖亦数人矣。如临川李太翁寿至九十余，此乃最显者。江北沭阳程翁，六十外始起家，至八十已二百万，半由于淮北票盐，至九十三而逝。虽经兵燹，其产未损，至今为江苏第一家。又河营弁中一顾、一孔、一谈，皆黎襄勤公所特拔，白手成家，积至数十万，谈、孔八十余犹健，顾则至九十四，子孙近百人。其居心行事，皆诚实周匝，实为富寿之征。吾乡查丙唐先生亦寿至八十九，以诸生入幕，为诸侯上客者五十年。余犹及侍其谈论，亲见其灯下作蝇头书也。

都天会

都天会最盛者为镇江，次则清江浦，每年有抬阁一二十架，皆扮演故事，分上中下四层，最上一层高至四丈，可过市房楼檐，皆用童男女为之，远观亭亭然如彩山之移动也。此外旗伞旌幢，绵亘数里，香亭数十座无一同者。又有坐马二十四匹，执辔者皆华服少年。又有玉器担十数挑，珍奇罗列，无所不备。每年例于四月二十八日举行。其最不可解者，抬阁一二十座非一人所能办，必一年前预为之；而出会之前一日，尚不知今年之抬阁是何戏剧也，其慎密如此。使上下公事皆能如之，独不妙乎。

陋规一洗

漕务之浮收勒折，始于乾隆中，甚于嘉庆，极于道光。江苏则以上、南、嘉、宝四缺为最优，每年皆十数万。浙江则有“金平湖、银嘉善”之谣。其时民风富实，但求县官无格外需求，每亩多出一二百文，固所深愿。此六县钱漕，皆在十万两、十万石之外，积少成多，易成巨数。上海尚有海船挂号为巨款，皆自然之陋规也。

癸未大水，癸巳继之，粮艘之帮费日增，下农之逃亡日甚，而吃漕规之生监亦年多一年，州县乃不可为矣。后幸改海运，得免帮费之累，而浮收未去也。至兵燹之后，始定折价公费，在前之积弊一扫而空之矣。

盐务五则

淮盐额销引一百二十九万余道，每引四百斤，湖南

北居十分之六，而江西次之。嘉庆中，浮费日增，情形日坏。至道光十年，陶文毅任两江，始力加整顿，然惟淮北改票，淮南则仍旧也。有镇江人包姓，行南盐起家，思出纲商之籍，乃于陆立夫先生升江督，创改票之议，其时董石塘、谢墨卿、魏默深三人争助成之。初改大旺，几以一年之销，尽两年之引。次年各商裹足不前，岸盐拥滞，方且为包岸认销、寓散于总之计，而粤匪东下矣。纲盐之成法，前人费无限苦心，一旦扫地无余，亦劫运也。

陶文毅之裁根窝，有富至巨万一朝赤贫者，盖窝单每引值二三两，忽改为一钱数分，不准再加，且亦无用，所以苦耳。总商黄潆泰家实有数十万引，其时星使甫人奏，未知部议准否，大众尚在希冀，而黄则七日专足已先得信，乃令其夥往各处添购，人以为总商如此，必可居奇而窝价反增矣。及三日后信至，则黄已一引不存，盖明为买而暗则卖耳，其机警如此。

盐务盛时，盐政一年数十万，运司亦一二十万，南掣几十万，北掣较苦亦二三万，三分司与南掣相仿。优差则泰坝五六万，永丰坝子盐、汉岸提课皆数万，即京饷、甘饷解员亦数千金。又有官运一差，则视乎其人，盈绌不计矣。候补且有坐薪，皆数百金一年，各省作宦，无两淮之优裕者。

淮北改票之始，一年三运，利至倍蓰，其空手挂号者皆得巨资，遂改为验赀，集银至八百余万。而验赀之中又有以借银充数者。票贩中有五虎之目，魏默深、范吾山皆其一也。然陶文毅任两江，竟无一湖南人阑入作官充商者，亦可见文毅之严肃能化其桑梓矣。李文恭任两江亦然。

南商家每延一友名为"出官"，遇有公事，盐政、运司传询，则以其人往，每年脩金皆一二千。余族香署明经与阮文达同案入学，人最醇笃，在黄潆泰家三十余年居此席，积赀至三十万，盖其立身勤俭一如寒素，出必步行，而各岸之商夥有善地必为之附分，故束脩之外每年又得数千金，积三十年之久，一钱不妄费。三世单传，至其子雪舫茂才生子十三人，不胜其繁衍矣。发逆之陷，遂致荡然，亦同归于尽耳。

书画遭劫

《四库全书》，江浙共三阁，杭州、镇江、扬州也。兵燹后无一存，其实皆抄本耳。若由文渊阁抄一份，不过五万金，江、浙以赀起家者不乏人，而卒无一议之者。宁波天一阁，亦孑然无余，可为千古文字之厄。即杨玉堂河帅，亦购书四五万金，皆宋、元精本，捆载回籍，亦毁于贼，更奇。又吾乡张叔未解元家素封，自冠年嗜金石书画，积六十年所购不下十数万，即前明项子京天籁阁不过如是。贼来皆散佚，所存仅十之三，亦散落人间矣。

承平士大夫好古而多雅尚，吴越间比比皆是，此后世无其人，亦无其事，不可慨哉！

孙春阳茶腿

火腿以金华为最，而孙春阳茶腿尤胜之。所谓茶腿者，以其不待烹调，以之佐茗，亦香美适口也。此外各蜜饯无不佳，即瓜子一项，无一粒不平正者，皆精选而秘制，故所物皆驰名。惟其价无二，故其店夥不能作他项生理耳。

苏州头

妇人妆饰皆效法苏州，苏州则又以青楼中开风气之先，仕宦者反从而效之，其故不可解。道光初年皆元宝头，而后施燕尾；中年后皆改为平三套，较为淡雅，燕尾皆无之，蝤蛴如雪，只逋发丛丛耳。甲午、乙未间，忽改为纯素衣衫，有用白线绾髻者，询之并无亲丧也，其为大乱之兆，古之所谓服妖欤？

首府首县

从前各省皆重首府、首县，此二席必才猷开敏、资望皆高者为之，一省之利弊人才无不了了，督抚、司道皆倚任之，言听计从，故众指为要地。其中擅威福、通贿赂者诚有其人，而公正诚实者为多。无论新选及分发到省州、县，皆先谒之，察其才具，以告于上，或留省学习，或人发审司谳，皆以首府、县之言为断。尚有不识仪注及不谙公事者，亦惟首府、县是问，此则一省之纪纲。兵燹之后，风气一变，无所谓首府、县矣。

衔参不准单见

衔参向不准单见，亦不准留后。有之，则人皆议诮之。自用兵事亟，不论何官，非时上谒，肃清后亦仍其故态，甚至两司大员亦然，以致易遭物议，不知何时始复旧规也。

禁烟疏

自来处士横议，不独战国为然。道光十五六年后，都门以诗文提倡者陈石士、程春海、姚伯昂三侍郎；谏垣中则徐廉峰、黄树斋、朱伯韩、苏赓堂、陈颂南；翰林则何子贞、吴子序；中书则梅伯言、宗涤楼；公车中则孔宥涵、潘四农、臧牧庵、江龙门、张亨甫，一时文章议论，掉鞅京洛，宰执亦畏其锋。禁烟之疏，实子序、牧庵、龙门三人夜谈翦烛，无意及之，遂成一稿，而黄树斋亟上之。其词危栗，宣宗阅之大动，遂决计施行。其折大意，乃以纹银出洋太多，银价日贵，地方钱漕河工皆病为言，而非重于民命。其命意已近乎霸术而非王道也，故边衅开而患气乘之。十八省督抚各有条陈，余曾拟汇齐为寒食故事而未果也。其中窃以邓嶰筠制府一奏，为缓急最得其宜；盖烟犯用黔面法，则民命不残而有耻且格，惜未见之施行耳。林文忠折亦极琐碎。陶文毅则立意甚宽，深不以严刑为然，老成体国，故自不同。

附　录

洋务宜遵祖训安内攘外自有成效说

窃惟今日国事之最切者，莫如洋务海防之一端，议战，议守，议抚，议防，至不一矣，而二三十年以来，卒无定论。古人云，“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正不必论我之制彼如何，当先察其彼之胜我安在？近人之羡慕而悚息于西洋者，一曰富，二曰强。所谓富者，各处洋面占据马头，岁人之款倍于中华而已。所谓强者，船坚炮利，新色火器层出不穷而已。至于其所以致富、所以致强之道，无有能揣其本而探其源者。纵有其船、有其炮，而驾驶、开放之技艺不如也，坚忍勇鸷之人心不如也，如山不动之号令不如也，则与无船无炮又何异哉！试以最近之事较之：我大清国龙兴东土，以骑射为绝技，当时与明人交战，明人有鸟枪大炮，而我则无之，与今日我之枪炮不敌西洋情形相类。然明人有枪有炮往往不及施放，而我之劲弓怒马已至其前，明兵率弃枪炮以逃，其故无他，人心一齐一不齐，士气一勇一不勇之别耳，固不在有器无器也。前年普鲁斯与佛郎西相哄，法国之旱队枪炮冠于泰西，千百年来尊雄无敌，普鲁斯乃褊小之国，徒以君明臣良，蓄谋岁久，殚精竭智，上下一心，遂使法郎西火器诸技失其所恃，而为普所挫败。是西人与西人交战，所用轮船枪炮，两俱精良，而仍以人心之整齐涣散分胜败。中土日习军火，即事事得法，亦不过与佛郎西相等极矣，使不先求鼓励兵心，整饬刑政，设有如普鲁斯之强锐无前者，我能不为所挫乎？故以前明之有火器与国初之无火器言之，则有者败而无者胜；以普、法二国言之，则火器著名者败而火器未著名者胜。然则其所以必败所以必胜者，仍以兵心之勇怯为优劣，而器之有无利钝实为第二着，灼然可睹矣。

以中土十八省，分南北两途，南人工于文词，精于书写，北人往往不及焉。乃北人只效南人之笔砚精良，纸墨华美，而不能于幼小之年，耳濡目染，如南人之勤学，无益也。北人习于弓马，美于驰骋，南人亦不及焉。乃南人之效北人，但购其名马高车，劲弓健矢，而不能如北人练习筋骨，耐习艰苦，无益也。以同一中华之人，而南北异宜，尚不能事事相师，反客为主。乃一旦欲强中华开天辟地数万年之人心风俗，驱迫之以仿照西洋，虽以汉武、秦始之威，其不能有尺寸之效亦明矣。

臣愚，窃谓今日中华之于西洋情势，有无足深虑者三，不能学步者三，大可有为者三，敢为圣明详陈之：

泰西大小各国以数十计，而不为统于一尊。最大者为俄、为英、为法、为美，而普鲁斯后出亦颉颃其间，与中土从前之战国绝相似，互相联络，互相猜忌，更互相防维，故历次条约中必云“如后有施恩之处，各国一律均沾”，其牵制钤束之隐情大可概见，断不能一国独启兵端。使我驾驭得宜，操纵有法，则彼且为我用，使为鹬蚌可也，使为冰炭可也。即或不然，亦必有此疏而彼尚亲，一违而众不合，断不致各国同时决裂，与我为难。此无足深虑者一也。西人勇于战事，而兴兵则其慎其难，必一国中君臣绅商询谋佥同，且筹有巨饷，方能命将。即如道光二十年，洋兵初来，正林则徐为两广总督，威名最盛，遂不敢遽犯广东，特乘浙江之隙；及占据定海，大可接踵内犯，乃仍向天津诉冤。次年二月，奕山在广东议和，给予六百万，已可罢兵，苟非裕谦剥皮为缰于宁波，则江宁二千一百万断不致如此之甚也。咸丰六年，叶名琛与之争执入城一事，辗转年余，始将省城攻陷。迨僧格林沁在天津击沉洋船一只，法国急于报仇矣。至下年春令上海道吴煦令商人与之讲解，只给兵费二百万，一切仍照戊午原议，其各兵即可撤回，乃端华、肃顺拒之于内，何桂清、薛焕拒之于外，洋人无可如何，始大队北上。其时洋兵麇聚上海，载来战马二万匹在洋泾浜游牧，中国共见共闻。正发逆叠陷苏、常，使洋人乘利逐便，翻然改图，以攻天津之兵先据杭、湖，为贼前驱，则固唾手而得耳。而西人未奉君命不敢为也。以洋人前后数年情节论之，其善战而不轻于决战，实已昭昭然矣。盖华军虽不能与之海上交锋，若陆路鏖兵，则洋人自揣亦无必胜之券，且我之兵勇调募可以不穷，彼则来者只有此数，全仗潮勇汉奸为之前队。此无足深虑者二也。洋商自十三口通商以来，其在中国购房屋长子孙已二三十年，恋土情深，牟利是急，一有变故，其数千万赀财皆付荡然。故前数年屡次为中国剿逆，非其向化之独真，乃其自谋之更切，苟非万分怨恨，岂肯自害其羽毛！上年东洋无故饶舌，在京威公使尚出而排解，其不愿通商各口岸搅扰为池鱼之忧，亦确凿可证矣。虽东洋人心险诈叵测，与西人不同，不可不为之备，然通商各岸有西人之贸易在，断不令其独肆鸱张。此无足深虑者三也。

西人兵法至严，而养之至厚，其月饷多于中华数倍。虽一队千人十死八九，其一二成尚且直前不退。每船数百人，终日寂然无声，所派在船分段分查者，持枪往来，足无停趾，不但无故无一登岸，即在船亦无酣嬉高卧之人。枪炮器械绳索什物，不惜厚费，必新必坚。终日淬厉如待敌至。即炮子之光滑，亦如球如镜，大小合膛，加以规算测量，故能致远中命。虽王子贵人，一经入伍与齐民等，劳苦蠢笨事皆习为之。桅高数丈，缘索以登，必行走如飞，尽各兵之所能，方为水师提督，行伍之中，从无一官一兵可以幸进。此法律之精严，中国不易学者一也。西酋奉命出疆为全权大臣者，行止皆可自决。其督兵时，临阵行伍开仗，每于未曾定计之先，广咨博访，必集众人所见，择善而从，虽走卒末寮皆可预议；及既定策之后，即王公贵人不能摇撼，一切无知浮议，更屏而不顾。故下情无不上达，而善策不能中挠。敌之山川形势，兵将强弱多寡，城郭之远近平险，必先期侦探确实，宣示各兵，皆能胸中了了，更授以地图，临时再三申诫，令众心为一心，操有胜算，方肯举动，从无孟浪从事之时。此用兵之详慎，中国不易学者二也。西洋旧制，除临阵死亡无论外，凡所获之囚，伤

者医之，死者殓之，生者养之，绝无摧辱凌虐之事。两兵相交，使命往来，不加梗阻，一树白旗，立即止仗，不得无故伤害。逐日战事，准局外士人随笔纪载，无所为讳饰。为将之胜败，苟布置实非其罪，为众人所原，各国皆可录用，如现在法国麦马韩之类。此待人忠厚，中国不易学者三也。有此三长，故其人心精力果败少胜多，此皆船坚炮利之所由来，必兼此三者而船坚炮利始克收其成效。否则，孟子所谓兵革非不坚利也，委而去之而已。兵将法律之精且严者，本也；轮船大炮之利且远者，末也。有本而无末，虽制挺可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有末而无本，虽强弩不能穿鲁缟矣。谈洋务者，于西人之根本长技，独不一深长思之，何哉？

夫今日我之大清国，大有为者实有三焉。列祖列宗深仁厚泽驾乎三代，故三藩之变、川楚之变、发捻之变，皆系扰及半天下，而民心顶感，浃髓沦肌，非若汉、隋、唐、明一旦有土崩瓦解之势。两宫皇太后十余年之任贤使能，削平大难。中外上下各官皆凛凛奉法，无一骄恣专擅贪婪玩愒者。吏道之澄清，尤胜于承平二百年之际，既无尾大不掉之患，亦无积重难返之忧。洋人之在内地，一有不善，此间攘臂大呼，千人立应，无甘心受其窘辱者。即远而寄居海外如旧金山之类，衣服冠制至今不改华风。此乃民心固结之大可为者。本朝经入之款，康熙时只二千数百万，雍正、乾隆两朝，整顿关税盐务加至四千二三百万，下迄嘉庆、道光，年年如此。同治四五年后，海内以次肃清，各海口渐增洋税，多至一千一二百万，各省厘捐多至一千七八百万，共增银三千万，为自来所未有。其旧入之四千二三百万，虽欠解者多，亦尚可收至三千万。合新旧两款计之，已及六千万。果能省费得宜，处处核实，以今视昔，国用不患不充。此经费从容之大可为者。承平时，民不知兵，绿营固多偷惰，即旗兵亦迥不如前。自军兴以来，先后二十年，各省人民皆有衽金革而不厌之意，挑濠筑垒，制造枪炮，无不视为常事。倘能精选勇健勤以训练，虽未必能取胜于各洋，而中土乱民无由动作。此营伍奋励之大可为者。具此三大可为，而九重宵旰忧勤，尚鳃鳃以未雨绸缪安益求安为念，此真古圣王之用心矣。

伏思顺治以来，列圣实录尊藏大内，非臣下所能窃窥，宝训则遍赐大臣，即会典律例亦已多半详载。从前每立一法，每定一例，列圣苦心酌度，为子孙万世计者，包括无遗。使今日中外大小臣工，皆能细究官书，洞明例义，则于治国平天下之道，自能无偏无倚，可以垂久，可以自强。未便以嘉庆以后，中外各衙门拘泥律例，致胥吏弄权之一二事，遂并远年祖宗成宪为不足法也。溯查顺治年间先后三藩之变，一时国势固岌岌可危，即康熙时，伊犁之准噶尔尚为敌国，上烦圣祖仁皇帝三次亲征漠北。雍正一朝，防兵只到巴里坤，屡次出关，我军大败，西北边外之寇患，无时不战，无岁不争，更甚于今日东西两洋十倍矣。两朝圣主惟以培养内地元气，修明中外政事为急图，使民心大定而兵力自强。至乾隆初年，准夷内乱，我师兵不血刃，开拓新疆二万余里。此即固本待时，尧舜之成效具在，未闻世宗宪皇帝以上圣之姿，耻于退让，急急于穷兵讲武也。即乾隆六十年中，缅甸、安南、大小金川、廓尔喀诸大役，高宗纯皇帝十全武功，震耀四海。而方略所载上谕，刻刻以罢兵息民为念，务在以仁为治，以德服人，此万古帝王圣圣相传之心法。有一日之天地，即有一日之道理，举世戴高履厚、食毛践土，苟非不具人心者，孰得而违之乎？夫中土之于西洋，未必百事不如，亦未必百事皆胜，其间人情风俗各有所长，而天理所存则无二致。今人但知西人处处恃势，处处恃强，而不知平日优使其民，信使其军，仍不能逃出中土圣贤之大道至理。且举措之间，时有一二暗合者，此其所以强也。世人皆以西洋为智，而臣独以西洋为愚，惟其愚也，故用心能专，制器能利。而中土之聪明十倍过之，其不专不精处，则皆聪明误之也。世人皆以西洋为谲，而臣独以西人为骇。唯其骇也，故政令严肃，军律整齐。而中土之圆融亦十倍过之，其不整不肃处，则又圆融误之也。今欲与之角逐，求其富强之效，必先探其富强之源。究竟各国得力之实际，乃由于军民一心法令严整乎？抑仅在于船炮猛烈所向无前乎？苟能执其两端而详辩之，则朝廷之上，整饬纲纪，发号施令，孰先孰后、孰缓孰急之次第，自有主持，而不眩于道谋筑室矣。盖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无备，此古语也。然一日无备则不可，一旦必强则亦有所不能。人生气禀强弱各有不同，即欲转弱为强，亦必先为保养精神，调和血气，加以逐日练习筋骨，方可望其力足气雄。若急服壮药以戕其身，多购利刃以助其势，一旦两相搏斗，力既不能举其器，气亦不能持其久，虽求其支吾撑柱而尚有所难，而平日本身元气因此内伤，已悔不可追矣。总之，立国之道，武事不可不修，而政令为之本；外患不可不备，而信义乃其根。蒙恬以三十万众攘匈奴于北边，汉武使五将军更番出塞，兵力可谓雄矣，而单于内附乃在宣帝之时。隋炀征突厥、征高丽，旌旗车马亘数千里，国威可为震矣，而渭桥受抚乃在唐太宗贞观之年。即近日普鲁斯之攻佛郎西，其未举兵之先，受法人之欺辱不下六七十年，普君但知激励本国民心，讲求本国政令，使小民共感其上，乐为之死；而又广求将相之才，推诚以任之，上下内外，恩信固结，如共一身；其出征之兵将，感激其平日君相之恩，故有进无退，视死如归，始能成此不世奇功。使普鲁斯不于内政用心，专恃造船制炮，张皇四播，先为法人所觉，必别出新法以驾乎其上，则普人之挫灭久矣，尚何能一泄其忿哉！拟之汉、唐以来及乎本朝之往事则如彼，求之泰西各国先后用兵之近事则如此，固未有不先其本而后其末者。伏愿我两宫皇太后，思古今之全局，继祖宗之贻谋，先保元气，以恤民生，大整吏治，以维邦本。盖抚剑疾视者，匹夫之勇也；修德待时者，大圣之智也。倘皆如雍正一朝世宗宪皇帝之励精图治，自中至外，自上至下，处处破格用人，处处破格办事。计其时朝廷大政及北直水利，则专任怡贤亲王、大学士朱轼；军机处事务则专交张廷玉、蒋廷锡，皆言听计从，朝奏夕可。

云贵苗疆事，则设三省总督，专任鄂尔泰；河南、山东专任田文镜；浙江巡抚专任李卫，兼辖江南盐务，一切营伍皆归举劾；河工海塘等处，专交嵇曾筠。此外，张广泗一捐班知府耳，不及五年，用为七省经略；岳钟琪一副将耳，用为陕甘总督。再下至同知知府，皆准其专折奏事，督抚幕友皆知其姓名，万里之外，雷厉风行，无不上邀九重洞烛。惟独断速，故浮议不能挠。惟赏罚明，故群情无可诿。十八省中，皆夜不闭户，野无遗贤，但有一技一长，无不为国家效死力。所以雍正朱批上谕，冠绝古今，至今天下流传不朽也。近来中外人材蔚起，未必无怡贤亲王、朱轼、鄂尔泰、李卫等人，特赖圣明别白而信任之耳。苟用其长而弃其短，养其廉耻而杜其爱憎，责其尽心而恕其不及，则人人用当其才，而天下无不治矣。

夫洋人之擅长在海，战争在此，谋利亦在此。国初郑成功窃据台湾，圣祖仁皇帝移沿海之民三十里以避之，郑氏遂为我困。此即不与争海之利也。此时诚弃海之利害与洋人，而但恃陆路兵民之心以胜之，彼必技无所施矣。溯自道光庚子起，至今三十年，内地与洋人交锋，惟广东三元里义民八十三村及台湾各社，两次大创之，皆不恃枪炮之猛，而但恃人心之坚。前者已死，后者再进，洋人之利器竟不能致力。从前捻匪盛时，各省各县皆曾筑圩，其圩长不过秀才监生，乃一发号令，数十圩中百万人皆能为之效死。如果沿海地方官皆能如圩长之恩信及人，则平日之民皆临事之兵，虽一呼而数千万皆集矣。船炮乃呆物，待人用之而灵。民心兵心乃活物，激之可以必死，其间优劣，天壤相判矣。先选沿海之督抚，再选沿海之州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上下联络，万众一心。中土有船有炮，固足以取胜外洋，即无船无炮，亦必卓然有恃而无恐。与其费二三千万买非人不行之船炮，何如只用一千万或减厘捐或垦荒产即可收沿海万里之人心乎！夫天下之大，兵刑钱谷之烦，边防海防之重，一一综核 其名实，明作而有为，使各直省中，无一民不安其生，无一官敢旷其职，节无益之费以薄敛于民间，求有用之才各专以要任。船炮固不必废而不讲，但不专恃船炮以自强；兵将要在练之使精，更当求其兵将之敢死。将见薄海内外，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国势蒸蒸日上。外洋之人，各有耳目，自然既敬且畏，不敢妄求。其办洋务之大臣，恪守条约，以恩信结之，断不致有无端要挟欺蔑之事。再历一二十年，我皇上春秋日富，英武神明，上荷天心眷佑，机会方来，亦如乾隆朝准夷故事，定可复数世之仇，泄敷天之愤。目前固不必急急速求奇效，徒乱人心，制器则画虎不成，临阵则羊鹤不舞，以举棋不定累庙算，以狼狈相倚启外疑，竭千百万小民之脂膏，购东西洋唾余之船炮，筹防未足云备，帑项则已全虚，弊政永远难更，民生则已重困，有百损而无一益，此天下庶士绅耆所异口同心而无敢上诉者。臣不胜愚戆之至，急迫之至。谨冒死上陈，伏乞圣明垂鉴，天下幸甚，人民幸甚。

再查盛京至广西沿海地方，长至七八千里，无一处不可登岸，无一处不可滋扰。苟欲设防，非备多力，分之可虞，即挂一漏万之无益。前明太祖备御日本，筑城置戍，东西数省多至数百处，至今遗迹犹存。后来倭寇避实攻虚，何尝一得其力！外洋之以炮台制胜者，其幅员本小，而扼要之口岸则多，不比中国两面沿海、延袤万里之为难也。只有长江之内，则处处可以钤束，或仿西洋制度为之，尚足为意外之备。然亦必守台兵勇能坚忍强固，虽危险不致溃散，未可如从前大沽口僧格林沁之两炮台，终于挫走而无济也。至铁甲船后开门大炮之类，能有巨费购备，不患不精，但在船之兵勇，驾驶不如彼之灵，放炮不如彼之捷，徒有船炮而无其智勇，亦不能胜之也。近人但知仿其船炮之坚利而终不一讲求兵法人力之何如，此则百思而莫可解者。中国入款已及六千万，苟能逐款稽核而撙节之，自已有余，凡格外生财之道，皆可从缓筹办。目前之急务，总不外圣经数言，节用爱人而已。海疆如此之长，宜如何遍守？船炮苟能精善，宜如何训练？国用并非缺乏，宜如何厘剔？以上三层，应请旨饬下中外大臣各抒己见，切实奏议，必如何办法始确有把握之处，只须简切数言，分别登覆，则天下大局不难立定。此外千言万语，皆属赘疣，可废也。合并陈明，不胜狂瞽之至。

再查用兵之道，不出乎“法令严明，恩信昭著”八字，将将在此，将兵亦在此。故自古无必胜之兵而有必胜之将，有将则不患无兵，此将才所以难得也。今以中外用兵之道合而计之，中国不如西人者三，而胜于西人者则四。何谓不如？枪炮精良一也，测量准确二也，步法严锐三也。所以胜者：地势谙熟居其一，人数无穷居其二，机变灵速居其三，膂力刚强居其四。此无他，客主之情异耳。彼为客，我为主，固事半功倍矣。然亦有因为客而反得力者，则背水成军，有进无退，“亡命”二字也。使中国为将者，能以深恩结士心，严令整士习，得亲兵数百人，死生患难不相负，合为一心，即以之驾驭外营，虽数万人亦尤而效之，临阵奋勉，不期然而然。前队伤亡，后队继进，令洋人放枪放炮有所不暇，短刀利刃迫其身而蹂躏之。远则人数以十当一，近则人数以一当百。而又于左右前后，或张虚声以扰之，或伏劲旅以截之。将与兵如共一身，则陆路陈师未有不胜者。试思道光十九年海疆有事起，至今三四十年，亦曾闻中国兵与西人鏖战竟日一次否？但闻炮声相率奔溃而已。僧王天津之败，胜保八里桥之败，何莫不然？楚军与发逆十数大战，如著名湘潭之战、宝庆之战、安庆之战则有之，而与西人战则未试也。淮军之复苏、常，贼中间有用洋人及小火轮者，屡破之，亦未与西人出面争衡也。今欲为万一之备，则沿海七省，必择七大将，练死士七万人，优其月饷，严其训练，如西人一旦背盟登陆决战，不难聚而歼之。彼一口失利，处处丧胆。普鲁斯之胜佛郎西，土耳其之胜俄罗斯，以弱敌强，以少击众，岂别有神术哉！亦在“致死”二字耳。铁甲船也，火轮兵船也，后开门枪炮也，炮台也，即事事兼而有之，且驾乎其上，而仍非忘命之兵不可，非忘命之兵万众一心

不可。孰急孰缓、孰利孰害，虽愚者亦能辨之。屏虚名而求实效，天下岂有不可为者乎？根本之图固迂，枝叶之效尤远。民脂国帑，年年以塞无穷之壑，而兵心如何，不问也，不亦大可哀哉！

计开：兵七万名，每名每月十元，计八百四十万元，合银六百万两。大将七员，每员每年三万元。连军火器械、造炮台、造船一切，每年千万足矣。以一半发现饷，一半存公为各兵恒产。

直隶一万人驻天津，山东驻烟台，江苏驻鹅鼻嘴、上海两处，浙江驻乍浦、宁波两处，福建驻省城、厦门两处，广东驻省城一处，顺天驻牛庄一处。

此七万人皆于楚淮两军中择其年三十以上五十以下身经百战朴实敢死者应之。别筑城垒，群处其中，逐日训练。其眷属另处一城，每月准假六日省视。各按各队，周而复始，以均劳逸，而示体恤。其饷分三宗：一养身，一赡家，一留恒产。如此则兵心固，兵志定，养之千日，可用之一朝矣。

兵之黔面刺臂者，皆始于五代，而南北宋极重之，虽狄武襄一代伟人，亦所不免。此时设立专兵，宜用刺臂之法，以为识别而坚心志。

川淮两全说

川淮交哄，中外迄无定议，盖徒争复淮之虚名，并无安川之办法。既无办法，则虽川岸全让，而淮盐孤军深入，必致如鄂抚奏中仅销数万引之局矣，又何如别为计划，使淮销可有其实而不居拒川之名，不两全乎！偶举刍言，以畅厥旨，明眼人阅之，当为之哑然抚掌，知目前之理，平淡无奇，不值一笑也。

湖南、北两省淮南旧岸，为川盐占据二十余年，迭经两江奏请规复，未能定议。自上年各御史纷纷条陈，主淮、主川不一其说，而四川、湖南、北各督抚又力陈其难，经户部汇核奏复，请令淮南商人包足鄂课九十万，再津贴川厘六十万，果能有商出结认包，于该二省厘饷无亏，即将川盐停止等语。自来国家政事，创始固难，而复旧亦正不易。川盐占淮已久，早成喧宾夺主之势，此时即使淮商敢于认包此一百五十万之巨款，一经运盐前往，不能销足十五万引，势必徒成画饼。况即销足十五万引，乃每引派厘多至十两，亦非商力能堪。而川井不能骤塞，川私依旧蔓延，鄂、川二省转可以误饷为反唇之稽，是此番举措在两淮之把握固甚难也。

夫淮盐之滞销者，不在乎荆、襄、宜之口岸不复，实在乎武、汉、黄、德之口岸多私。该四府额引三四十万道，近年只销四分之一，并非户口凋零，实由川私越灌。使武、汉、黄、德能于销到旧额四分之三，则荆、襄纵不规复，而淮南已可多销十数万引，足抵议复川岸之数矣。说者以为荆、襄不复，则武、汉之川私难除，复荆、襄正所以保武、汉，故必从荆、襄致力。此言似乎近理，而川、鄂两省力拒其间，已成必不能行之势，此盖未知变通推究作振衣挈领计也。

查川盐之在川纳税者十五万引也，入鄂而完厘者十五万引也，过平善坝经淮员查验者十五万引也。统湖南、北两省，武、汉、黄、德、荆、襄、郧、安、德、荆、宜、施、长、岳、常、沣、衡、宝十六府二州计之，旧额定引共七十八万余道，乃四百斤成引，今系六百斤，折成五十三四万引。乃近年两省所销淮盐约二十二万引，并川盐十五万引，只有三十七万引上下，此外尚缺销十六七万引。非真缺销也，乃由于川中官商正引之外，尚有无数小贩全行私销于武、汉也。按沿海各省产盐，有场处所皆各设盐官，稽其出盐数目，即内外商人领照出运者，亦有花名有定数，其运盐之船大都编号烙字，一望而知，不容淆混。自出场之后，每隔百里或数十里，即有稽查盐卡之员，按船掣验。近年淮南票章，到岸之盐，统入官栈，由官督商与盐行出售，层层加以关键，故流弊较少。若现在川盐情形，则在出井之地无商无票，已绝少稽查；沿途出运无官无卡，更全无约束。本朝定制，沿海有盐处必有法，惟今日之四川则有盐而无法，实为自来所无，安得不流弊百出。查自产盐各井至平善坝，千里而远，始有委员厘卡，计斤缴厘，而每包大至四五百斤，多于淮盐数倍，势难如法称掣，不过虚应故事。所谓十五万引，乃就官商所运，约略悬拟之词，而小贩零星、私外之私未计也。且一到沙市，并无督销局官为查察，一任盐行水贩顺流直下，任意浸灌武、汉等处，此淮界永不旺销实在受病之根也。今一旦欲令川私净尽，而并令官样文章十五万引全行停运，乃囫囵吞枣之议论，而非细筋入骨之章程，操之过急，徒令两省有以借口矣。以今日局势而论，只须声明各省盐务成规，悉遵户部原议，先令川省将有井若干，坐落何处，彻底清查，造具细册，每年各井即照近年所报之十五万引，作数分摊，某井应出盐若干，定以限制。所有承运之商，亦令先输捐款，按引领照，开具花名籍贯，一如淮南之式。自井所至平善坝，千余里内，择其扼要水平之处添设盐卡，逐处掣验，必盐数票数相符方准下驶。并选派威重明干之司道大员，前往川井总汇适中之处，专司查核出井总数，不得于十五万引之外有颗粒夹带。沙市地方，亦派员设立督销局，酌委干员，凡川盐到后全入官栈存储，俟各路商贩来时，凭官督商发盐，照旧例另给水程小票，票上注明运往何县分行销，即船户、车户花名亦一一详载。到岸后先行报明地方官，俟销竣后即以水程缴县，由县缴局，以资查对，不得阑入下游淮界，一有违犯，即从严惩处。凡川、鄂交界及武、汉以上地方，如查出有盐无票之船，即全数入官，作为私论。照此自上而下，自总而散，层层钤束稽察，川中私贩既不能于出井时多运，又不能于分界外灌浸，但能以商运之十五万引官盐，盘旋于荆、襄四府一州之地，则下游淮界已展拓数百里，不受川盐一丝之累。凡武、汉、黄、德四府必能民皆食淮盐，皆销淮引，于旧销十二万引外，加倍多销，可以操券也。从此由川入鄂，处处有商必有官，监督其人，查考其出，则川中商贩俯受羁勒，不能如向年之游骑无归矣。十五万引之外，少买一

分夹带之私，即多售一分武、汉应销之引。从此，两淮不争复岸可也，不包鄂厘亦可也，不贴川饷更可也。在我乃遵祖宗成宪，并照户部原文，皆本朝二百余年本有之法度，却非格外出奇之章程。荆、襄既系淮盐旧岸，今虽准川商借运，应受淮官约束，川、鄂两省官商自然无可借口矣。而淮商淮灶一年多销十五六万引，已与复岸望加之引无异，每引计收厘六两，以十六七万引计，乃在连年所销引数之外，又可为朝廷多收帑项不下百万；较复岸后包缴九十万一说，此省虽盈，彼省仍绌，统计全局毫无益处者，大不同矣。川盐十五万引仍准其承运行销，在川省不能以小民失业、协饷支绌为言矣。在鄂、湘两省亦不能以每年库款减收无著为词矣。淮盐不望格外之多销，但期武、汉、黄、德之旧额不缺，淮南炀灶百十万穷丁贫户自可喘息一纾。此乃正本清源、潜移默运之道，果能实力奉行，三五年后川井以次收束，再将滇岸疏通，则淮盐旧有规模，十数年后不难全行规复、气象一新矣。

郎潜纪闻初笔

[清]陈康祺撰　张晓兵整理

《郎潜纪闻初笔》十四卷、二笔十六卷、三笔十二卷，清陈康祺撰。陈康祺（一八四〇——?），字均堂，浙江鄞县人。同治十年进士，官至刑部员外郎。

《郎潜纪闻》二笔又称《燕下乡脞录》，三笔又称《壬癸藏札记》，因作者、学者素以初、二、三笔称是书，故现将三书合为一编。

是书为记述掌故之作，作者多据旧籍遗闻，随笔纂载，间附己论，凡典章制度、文苑士林、官场吏治、社会生活、奇闻趣事等，无不涉及，内容广泛，资料丰富，是一部著名的史料笔记。

书初刊于光绪间，后有扫叶山房本等。现据初刻本为底本标点整理。

序

余家守藏书，性嗜杂览，童丱迄今，废读之日殆可指数。学未小成，辄喜弄翰。弱冠已前，坛坫角逐，摹揣韵格，捃猎华腴，夙所诵习。盖徒以自泽其文，而懵于大义，谬获名誉，旋亦悔之。既又研究训故，温习经谊。举凡乾嘉巨儒，东南耆硕，号为汉学，演迆奥旨者，什九泛览。搜残举碎，时有馔述，憾未能淹贯精博，寻复弃之。甲科通籍，自请为郎，妄意依流平进，枢垣台谏，尚非梦想。顾不可靡所储蓄，备官未闻，乃益练习吏治、兵制、河漕、盐法，寻讨利病，锐意世用。又尝默究天人，静念身世，始生之岁，海上兵起，坟墓之乡，岛夷错居，横流滔天，匪可坐视，则又罗列书史，旁逮杂家，盟聘和战，印证失得，渤澥形险，荒裔纪载，杜门人海，目营心维，条件掇拾，粗可玩索。而仕宦迍蹇，适会选部两更旧例，浮湛十年，虽由人齮，讵曰非命。于是投牒乞外，俯首盐车，而刍论罪言，不可复出矣。作县虞东，职业清简，行箧旧作，料理雕镌，率皆脞说短书，无关闳旨。《郎潜纪闻》者，余官西曹时纪述掌故之书也。多采陈编，或询耆耇，非有援据，不敢率登，删并排比，约可百卷。姚君福均，虞之宿学，不鄙弇陋，辱蒙校雠，触讳忤时，力请删削，编十四卷为初笔。二笔已下，踵付梓人。是书随笔纂载，间附鄙论，先后淩杂，不类不次。区区之意，盖将出其丛残，就正大雅，矜炼修补，姑待异时，本非完书，故义例可略也。嗟乎！余年四十有一矣。玄发将改，宦学不进，百里小试，兢兢恐坠。编划之业，才士优为，平生志业，百未一申，濡笔写怀，不其愧已！光绪六年冬，康祺识。

卷　一

穆宗登遐

康祺于同治六年乡举后，以赀为刑部员外郎。十年成进士，四月二十一日恭奉大对。越月，由翰林院带领引见。穆宗皇帝方御养心殿，延纳多士，时圣寿十有六岁，仰睹龙颜河目，如日方升，恭默中有严毅之色。私幸中兴令主，仪表端凝，他日景福洪祺，当与圣祖、高宗接武。越癸酉、甲戌，臣康祺两次奉派陪祀郊坛，凡圣躬拜献登降，均由甬道步行，咫尺天颜，瞻仰尤为亲切。窃见尧腊禹胼，丰采消铄，虮虱下士，谬抱杞忧。明年冬，鼎湖弓剑，竟弃臣民，八音遏密矣。良由大政亲裁，日乾夕惕，库藏有罄竭之虑，修攘鲜倚毗之人，几务过劳，沴灾偶会，无疆之祚，中道登遐。彼保傅令仆，备位尸素，不克分君父之忧，固当引为己咎。若方技小臣，走奔暬御，岂足责哉？（时言官中，有请罪御医李德立及严惩近侍者，故附纪及之。）

咸同二朝宰相

军兴已来，汉臣得大学士者，多以疆臣受钺，猕薙贼氛，劳勚尤多，遂膺爰立。若骆文忠、曾文正暨今湘阴相国诸公，虽未一日内召，而丰功茂伐，彪炳琅书，倘入赞纶扉，其相业必有可述。满臣若官文恭者，不必有赫赫之功，而推贤任能，度量越众，然亦仕京朝之日少，居阃外之日多。至于倭文端之守正不阿、清操绝俗，文文忠之匪躬尽瘁、驯扰强藩，方之姚、宋忠唐，范、韩翊

宋，殆无恶色。咸同二朝名宰相，彬彬盛矣。合肥伯相当统师东下，规复三吴，亦自果毅坚贞，克绍曾门衣钵，转旆讨捻，收效尤神。自近年坐镇畿辅，毗倚愈专，时艰愈棘，中外臣庶瞻仰愈切，而责备亦复愈丛。此正天意磨厉贤相之时，事会难知，功名未艾，想望丰采者，不敢遽加论赞也。

总理衙门

自咸丰季年中西重立和约，朝廷创设总理衙门，堂司各官，如军机处例。泰西诸国，均于都城列使幕，事言哤杂，部族蕃多，戢暴驯顽，颇非易易。总理衙门大臣，增添至十数人，多儒臣，不谙边务。近十年中，赖文文忠公笃棐忠清，宣布威德，五省通商，慬得无事。今荩臣骑箕，戎心日肆，万一交聘启衅，市马生嫌，屈指台省诸公，瀛澥长城，未知谁属。时艰蒿目，迟莫自伤，中夜占星，泪如铅堕。《诗》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若文忠者，或庶几焉。

同文馆

同文馆者，聘西人为教授，凡中国搢绅至齐民家聪颖子弟，均许投牒赴馆，学习天文、句股、造船、制器诸法。月有课，岁有会，其尤隽异者，优其廪饩，奖以清秩，盖宦途之终南也。当创议初，枢府诸公，拟选阁部、翰林院五六品以下官，送馆肄业。御史张盛藻疏奏，谓天文、句股，宜令钦天监、五官正、天文生研究，制造工作，宜责成工部考校，文儒近臣，不当崇尚技能，师法夷裔。奏入，枢臣坚持初议。时倭文端公方以首揆掌院，偶有违言，遂疑倭公迂阔沮大计，乃奏派公充同文馆大臣。公策蹇莅任，忽堕马，以足疾请急。而部院庶僚，亦自以下乔迁谷为耻，迄今十余年，尚无儒衣冠人馆者。呜呼！倭公诚理学名儒，狂澜砥柱，在枢廷诸老，或亦深思熟计，志在自强哉？

喇嘛教

喇嘛一教，较浮屠、天方尤为诞罔。其人狡悍阴鸷，饮酒食肉，被服鲜丽，习技击，娶妇女，无复戒律。其中又有红教、黄教之别。黄教能画符治病，唪经咒。红教至能摄人生魂，睚眦之仇，咒诅立死。其演法则有跳布札、放乌卜藏诸技。其唪经则有吉祥天母，大游戏迎新年龙王、水宝匣沐浴诸名目。其皈依释迦、金刚、毗卢、药师、无量寿诸佛，则又似与浮屠同出，其髡首不蓄发亦同。定例，凡祈祷雨雪，救护日月食，皆令演法唪经。而长年承应内廷者，至数十百人之众。出则横行街市，莫与谁何，縻帑惑民，于义无取。盖本朝龙兴之初，喇嘛效顺最早，而其术盛行东土，又夙为蒙古诸部落所崇信，故优礼彼教，政以羁縻外藩。不虞相沿至今，祀典庆典，参预日多，骎骎乎欲淆秩宗之大礼，二百年来言事诸臣，惜无建议裁抑者。

八旗驻防将帅功绩

八旗子弟，为我朝丰沛旧人，二百年来，豢养深恩，沦浃肌髓。自从龙群彦，辟土斩荆，名王巨帅，声烈烜赫。厥后戡定三藩，洗荡西域，旗兵勋伐，亦炳炳在绿营上。嘉道已后，威望稍损矣。然平定粤匪之役，虽满营骑射，用违其长，而若武壮公乌兰泰、忠武公塔齐布、忠勇公多隆阿，及今盛京将军都兴阿诸公，忠贞朴劲，屡摧狂寇，栉风酾雨，始终戎幕，实不愧兔罝材武之选，丰镐故家之遗。其所统佽飞羽林，以及牧马健儿、打牲部落，纪律严整，亦足与湘淮两军争旌旗壁垒之色。至于贼踪所及，直省驻防各营，临难不苟，忠节如林。其最著者：咸丰三年二月，贼窜金陵，将军忠勇公宗室祥厚、副都统果毅公霍隆武，力扼满城，相持两日夜，血战捐躯。十年二月，杭州沦没，将军忠壮公瑞昌、副都统果毅公杰纯，勒兵死守，鏖战六日夜，卒复省垣。十一年十一月，全浙糜烂，杭州复失，驻防城尚坚持四日，杰公战死，瑞公纵火自焚。两省之陷，满兵皆视死如饴，万众同命，虽妇人稚子，无一偷生草间者。忠义之气，上耀三光，下垂无竟，亦足见圣祖神宗股肱臣仆之报已。

咸丰八年科场案

咸丰八年，关节案发，首辅弃市，少宰戍边，内外帘官，及京兆闱新中举子，军流降革，至数十人之多，可谓科场大狱矣。相传刑部定谳时，文宗皇帝以大学士柏葰早正揆席，勤慎无咎，且株连过众，圣意不乐穷治。而端华、肃顺方用事，肃又官司寇，因得挟刑律与天子争。盖肃顺屡有憾于柏，而朝臣中起家科目者，又其素所白眼也。九年二月十二日，文宗御勤政殿召见王大臣等，正诸臣玩法之罪，天颜惨沮，殆亦以通榜有凭，难于曲宥。尔时监视行刑者，为肃顺及赵大司寇光。比穆宗登极，肃益跋扈难制。两宫震怒，胪列逆迹，付廷议，罪在不赦。盖甫及三年，权势熏灼之堂上官，亦复囚衣赴西市，其监视行刑者，仍赵大司寇也。寻有旨：复柏葰原官，并加恩录其后人。噫！共、驩顽谗，并育于尧天，而诛殛于舜世，圣作明述，仁至义尽，台省诸公，尚其知感知畏哉？

保举之滥

科场一案，为御史孟传金举发，众皆咎其多言。然嘉道已还，公卿子弟，几视巍科为故物。自戊午兴大狱，而朱门后起之秀，始知束身安分，不致妨寒畯之进身。惟近三年来，两宫吉地，先帝陵工，以及实录、玉牒诸馆，偶效微劳，每邀殊宠。若辈多捐纳阁、部官，洊保显秩，并不必区区甲乙科矣。

温壮勇公守六合县

咸丰三年，粤寇自武昌下窜，俘掠五十万人，蔽江东来，帆樯如荠，吴头楚尾，千里无坚城。陆建瀛方总制三江。新膺节钺，奉命出境筹防，驻武穴下之老鼠峡。锋刃未交，掩旗宵遁，长江天险，至不能一日守。金陵龙蟠虎踞之区，雄师雾屯，刍粮山积，士女登陴，咸

誓死守，乃未及半月，遽为仪凤门地雷所乘。贼据为伪都，历十余年不能猝拔。江苏六合县，以滨江僻邑，孤县贼中，百战解严，屡摧剧寇，故时有“纸糊南京城，铁铸六合县”之谣。守御之道，岂不在得人哉！时知县事者，为湖北温壮勇公绍原，陆制军乡里也，积功擢道员，充江南大营翼长，仍留防六合，困守六载。至八年九月扬州再失，贼势益张，愤六合官民甚，纠大队狂贼围城。绍原激厉士卒，割衫啮指，草血书，上胜帅乞救，不应，粮尽援绝，城遂陷。绍原率妻王氏、次子辅材、冢妇陈氏，投水以殉。城中共事者，新选六合县李守诚、总兵罗玉斌、知县冯明本、典史叶楙奎、都司王家干、夏定邦、守备余承恩、城守千总海从龙等，皆巷战阵亡，骂贼不屈。吁！睢阳忠节，长耀江淮，彼河北二十四郡，望风瓦解，何竟无一人须眉哉！

翰林编检挂珠之始

国朝定例，文职五品以下，不得悬带数珠，翰林院官无所区别也。自雍正三年御门听政，始派翰林编检四人侍班。乾隆二年，上以翰林班在科道前，科道挂珠而翰林独否，不足以肃朝仪，特谕修撰、编检，一体悬挂。今翰林不兼讲官者，例不侍班，犹沿此制。

沈侍御谏罢重修圆明园

圆明园为前明懿戚徐伟别墅旧址，康熙间名畅春园。世宗在潜邸时，圣祖命于园中辟地筑室，以为世宗读书之所，并赐名圆明。雍正后，遂无复畅春之称矣。园距平则门二十里，列圣避暑巡幸，岁驻跸数月以为常。咸丰庚申，西事孔棘，津门被兵，灵囿曲台，付之回禄。我文宗皇帝在天之灵，有隐恫焉。同治初政，满御史有建议修复者，严旨切责。十一年，广东奸民李光照，觊觎富贵，具呈内务府，请报效木植，重修淀园。穆宗圣孝迈恒，正思两宫听政过劳，无娱游休息之地，因俯从光照请。其实光照一贫子，冀以近幸为护符，得游历川、楚、江、浙诸产木之区，勒索肥己也。幸圣智如神，卒破奸诡，置光照于法，民间获免骚扰。当园工议兴，中外错愕，台谏中惟沈桐甫侍御淮，首上书力争。上震怒，立召见，谕以大孝养志之义。沈素呐呐，青蒲独对，慑于天威，但连称兴作非时，恐累圣德而已。沈退朝过余，余曰：“上圣明，丈宜补草一疏，剀切和平，必回天听。大略谓：天子以天下养，凡可以博亲欢者，何敢顾惜帑项。然淀园之毁，非由天灾，今时事艰难，仇人在国，即库藏充溢，亦不当遽议兴修。皇上之意，原为两宫颐养起见，但臣恐园工落成，两太后入居其中，反觉愀然不乐。愿皇上自强不息，时时以继志述事为念，则所以仰慰文宗及两宫皇太后者，于孝道尤为光大云云。如此立言，上必感悟。”沈丈深韪余言，拟次日削稿，又次日封上。嗣闻游侍御百川者，袖疏廷诤，谔谔数百言，声震殿瓦，上虽未遽收成命，而戆直犯颜，不加谴责。长杨五柞，卒罢经营，鸣凤朝阳，不诚圣朝盛事哉！

圣祖亲征厄鲁特

康熙三十六年，圣祖亲征厄鲁特噶尔丹时，凡所过童山沙碛、不生草木之区，至是浅草蒙茸，六军游牧如内地。偶乏泉水，上相地疏凿，甘泉溢涌。会饮马川西，忽得明成祖勒铭纪功之石于水崖，濯而视之，中有“永清沙漠”语。上曰：“真永清矣。”是举，果扫穴犁庭，威震域外。盖万乘亲临，百神环卫，国初声教所被，固宜保塞称藩者，享王恐后矣。

王文端清节

韩城王文端公杰，乾隆二十六年进士。殿试进呈时，阅卷诸臣置公卷第三，上亲擢第一。盖公夙在尹文端公幕中司奏折，高宗识其字体，尝蒙嘉奖也。本朝陕西人得鼎元，自公始。公自通籍至参政，握文衡者十二次。其间督浙学三任，督闽学两任，而丁未、己酉、庚戌四年之间，三充会试正总裁，尤为异数云。阮文达编公年谱称：公服官四十年，贫如为诸生时，有门生自外任归，馈金为寿。公曰：“曩吾与若言何如？今受若馈，如所言何？”公忠贞亮直，相业有闻，即此一端，亦可见两朝恩遇，有自来已。

寿民寿妇

定例，凡寿民、寿妇年登百岁者，由本省督抚题请恩赏，奉旨给匾、建坊，以昭人瑞。考乾隆二十六年，广东南海县民杨能启，年一百岁，其妻黄氏，年一百一岁；三十五年，安徽太湖县民朱宪章同妻刘氏，年俱一百岁；四十五年，安徽亳州县民陈洪如，年一百六岁，妻王氏，年一百一岁，均蒙纯皇帝御制诗章，渥加宠赉。又二十七年，山东章丘县民王欣然，年一百三岁，其弟王瑞然，年一百岁；五十五年，山东清平县民张玫同弟张珩，均年逾百龄，亦蒙特旨旌表。夫期颐上寿，振古稀逢，至以一家骨肉之亲，同膺百岁延洪之算，又恭值高宗纯皇帝御宇周甲，五世同堂，曼福庞釐，君民同庆，则诚升平嘉话，寿宇祥征，书契已还，于斯为盛者也。

伊绵谷

乾隆二十三年巡幸木兰，举秋狝礼，布鲁特使臣来朝于布固图昂阿。先是，乙亥平准夷噶尔藏多尔济等，丁丑，哈萨克使臣根札尔噶喇等皆来朝于此，爰赐名其谷曰伊绵。伊绵者，国语会极归极也。

四库书成朱学士实其先河

朱竹君学士筠为翰林时，高宗方诏求遗书。公奏言：翰林院库藏明《永乐大典》，中多逸书，宜就加采录。上善之，亟下军机大臣议行，复御制七言八韵诗纪其事，乃命纂辑《四库全书》。凡海内仅有之本，得之大典中者，几六百部，次第刊布，嘉惠士流。公又请仿汉唐故事，择儒臣校正《十三经》文字，勒石太学。奉朱批：“候朕缓缓酌办。”当时圣主右文，词臣稽古，鸿篇奥册，

出九渊而光九天。世皆以四库书成，归功纪、陆，不知学士其先河也。

戊辰至丁丑五科状元名合五行

军兴已来，被兵诸省，停举乡试，自甲子、乙丑后，始渐次补行。或曰：上元启运，文明大开，故自戊辰至丁丑五科状元，其名适与五行巧合。戊辰第一人洪钧，名在金字部；辛未梁耀枢，在木字部；甲戌陆润庠，在水字部；丙子曹鸿勳，在火字部；丁丑王仁堪，在土字部；珠联璧合，名应文昌，非偶然也。余谓姓名相同甚多，科目得人始重。古来帝王姓氏，上应图谶，如汉号卯金，晋称典午，以及刘秀、李渊之先兆，大抵皆事后附会之说，况区区三百人中冠冕乎！相业如王文正，忠节如文信国，状元亦自足贵。彼秦桧、留梦炎，适足为巍科上第之玷。愿洪、梁诸君，勉自树立，俾他日留此一段佳话耳。

满汉大学士员缺

国朝出震乘乾，肇基草昧。天聪已前，钧衡帷幄，悉任懿亲，异姓儒臣，但令给事文馆。天聪十年，始改文馆为内三院：曰内国史院，曰内秘书院，曰内宏文院，均设大学士一人，各有职业（内国史院掌记注诏令，撰拟表章；内秘书院掌撰外国往来书状及敕谕祭文之属；内宏文院掌注释历代行事善恶，劝讲御前，并教皇子诸王）。顺治二年，三院结衔，内字下各加翰林二字，盖初以翰林官分隶，定为正二品衙门也。十五年，改内三院为内阁，其大学士俱加殿阁衔。十八年，仍改从旧制。康熙九年，复改为内阁。然自世祖入关定鼎，即议满、汉大学士六员，辽沈旧人，胜朝遗耇，比肩叠踵，同掌丝纶。所谓恢廓大度，立贤无方者，非与。厥后康熙朝，率用大学士四员；雍正间多至六员，复增置协办大学士二员。乾隆十三年，始定制满、汉大学士各二员，遇岁时庆节、朝会侍班，汉大学士位在满大学士下。自合肥伯相系文华殿衔（定例：大学士补授后，请旨兼殿阁及六部尚书衔。殿阁名凡六，曰中和殿、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盖旧制殿四、阁二；乾隆十三年，省中和殿衔，增体仁阁衔，为殿阁名各三云），而宝相国鋆班列转居其右（宝时系武英殿衔），朝廷倚毗使相，优礼勋臣，真高出唐宋万万（按：唐自肃宗后，中书令多以功臣居之，如郭子仪、仆固怀恩、朱泚、李晟、韩宏辈，皆大敕系衔，而下书使字，见洪迈《容斋随笔》。宋制：参政砖位在宰相后，自寇莱公参知政事，乃与宰相轮日知印正衔押班，其砖位遂与中书门下一班，书敕齐列衔，街衢并马，见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闻者忭舞，受者当若何战兢耶？

顺天府之知愧堂

顺天府府尹，即古京兆尹之遗。我朝三品官印皆用铜，顺天府尹独用银印。雍正元年，特简大臣兼理府事，较之部院堂上官尤清要也。蔚州魏敏果公象枢尹京兆时，尝自署一额，书“我愧包公”四字。自后秦小岘瀛，遂于署之听事榜曰“知愧堂”，又撰《知愧堂记》，引敏果事自励，而吴嵩梁为之书后。吾师太和张先生沄卿作尹，余每谒见。魏额秦记，岁久不存，而“知愧堂”匾及曾中丞望颜所重书之《知愧堂记》，犹及睹云。

上书房

上书房设于雍正朝，凡诸皇子暨近支王公及岁读书，必特简翰林官使授读。耆儒教胄，龙种传经，古元子入学遗法也。世称上斋曰“三天”，盖由从前列圣每岁驻跸澄怀园，诸王公即读书园庐，其地为殿三层，皆有世宗皇帝御书匾额。前曰“前垂天贶”（按：一作“先天不违”），谓之前天；中曰“中天景物”（按：“一作“中天立极”），谓之中天；后曰“后天不老”，谓之后天，统谓之“三天”。自淀园被毁，昔日天潢授简之区，邹枚橐笔之舍，瑶瓦芝楣，鞠为茂草。近者，词臣入直大内，询以“三天”之旧称，盖几几乎不知缘始矣。

荷戈纪程　莎车行记

道光二十二年西夷和议成，林文忠公则徐谪戍伊犁，躬历库车、阿克苏等城，纵横三万余里，在道著《荷戈纪程》。咸丰元年，倭文端公仁出为叶尔羌帮办大臣，在道著《莎车行记》。文忠在西域，创兴水利，开田至数十万余亩，至今利赖。文端至叶尔羌未久，复上书言事甚切，天子以为封疆大臣宜留心边要，朝廷事非所宜言。逾年，即得过解任。二公当万里投荒，漂摇失职之际，惓惓君国如此。至今读其所著书，于山川厄塞，贤豪遗迹，与夫风土谣俗，民生疾苦，凡所目击，悉笔于书，古谊忠肝，跃然纸上。

本朝谏臣

国朝谏臣，首数彭鹏、郭琇，至孙文定公嘉淦以“自是”箴高宗，袁铣以“寡欲”规宣庙，昌言主德，风棱卓然，盖古之遗直矣。以余所闻，嘉道之间，苏廷魁、陈庆镛、朱琦为谏垣三直，又合吾浙金应麟，世称四虎。稍后，王侍郎茂荫、袁端敏甲三为言官时，亦复侃侃论列，不避权要。端敏至劾及某郡王暨侍郎书元，虽文宗亦以为太甚，非所宜言，然犹抵某郡王以罚。同治一朝，张盛藻论同文馆，边宝泉参李伯相进瑞麦，及游、沈二君谏停园工诸疏，皆剀切可诵。主圣臣直，亦遭其时然也。

文宗纳言

本朝列圣初元，靡不下诏求言，虚己容纳。道光三十年文宗即阼，曾文正、吕文节贤基方为侍郎，倭文端、张文毅芾方为大理卿，尤能言国家大体，特蒙褒答。同治之初，时事日艰，凡廷臣抗疏论兵，两宫皇太后辄下诸大帅，备行间采用。即疏逖如贵州诸生黎庶昌、江苏监生周同谷，条陈时事，谕旨亦称其不为无见，令疆臣酌筹办理。庶昌并蒙恩以知县用，发曾营差遣。狂言

圣择，葑非无遗，宝箓中兴，实资群策。

王文恪公尸谏

蒲城王文恪公鼎，为宣宗朝名宰相。长户部十年，综核出入，人莫能欺。管刑部多所平反，先后谳狱九省，理重案三十余起。弹劾大吏，不少瞻徇。勘两淮盐务，奏上节浮费、革根窝等八条，并请裁盐政，由总督兼辖，淮纲为之一振。道光二十二年河决开封，公奉命往治，驻工六阅月，糜帑少而成功速，皖、豫之民，至今德之。还朝，值西夷和议初成，公侃侃力争，忤枢相穆彰阿。公退，草疏置之怀，闭阁自缢，冀以尸谏回天听也。时军机章京领班陈孚恩，方党穆相，就公家灭其疏，别撰遗折，以暴疾闻。设当时竟以公疏上，穆相之斥罢，岂待咸丰初年。蕞尔岛夷，知天朝有人，或不至骄横如此。吁！朋奸害正，摧我屏藩；沧海鲸波，滔滔靡底。圣君贤相之灵，当亦在天赍恨矣。（余初入京，闻老辈言是事，犹以为未确，不敢遽笔也。嗣见冯中允桂芬《显志堂集》有公墓铭，称公自河上还，养疴园邸，行愈矣，卒以不起。词意隐约，殆公后人讳言之。朱侍御琦记公事，亦言一夕暴卒。顷见孙方伯衣言所撰《张文毅芾神道碑铭》，首云："子丑之间，海鲸波山，有臣一个，奋回其澜。"又云："颔颔蒲城，深颦太息，闭阁草奏，忠奸别白。疏成在怀，遂缳以绝，或匿不闻，闻以暴疾。"则情事昭然矣。文毅与文恪同乡，故铭辞借为缘起，古文家原有此例。）

曾文正公知人

近世士大夫多称曾文正公能知人，非妄语也。江忠烈公忠源，初谒公于京邸，既别去，公目送之，曰："此人必名天下，然当以节烈死。"时天下方无事，众讶其言之不伦。后十余年，忠烈果自领偏师，战功甚伟，嗣殉难庐州。公东征时，沪上乞师，公奏请以今相国合肥李公赴沪，而以参将程忠烈公学启从。临发，公送之登舟，拊忠烈背曰："江南人誉张国梁不去口，君去，亦一国梁也。行闻君克苏州矣，勉之！"李公至沪，由下游进兵，自青浦、昆山转战至江苏行省，拔名城、殪大憝，虽尝借助英法兵，而西人独推忠烈功为淮军诸将最，其声威殊不出张忠武下。嗣克嘉兴，先登，中枪仆地，卒不救。其以死勤事，亦与忠武同。盖升平之际，物色人才，危急之秋，激昂忠义，精神所感，诚至明生。文正儒臣，岂有相人术哉？呜呼！洵天人矣。

潘文恭公相业

吴县潘文恭公以大学士领政府，相宣宗垂二十年，中外不甚称其相业。近人李元度撰《国朝先正事略》，至于叙仕宦、述恩荣，详列世系、子女、生卒，而无一言及其居官。余近观公同乡冯桂芬所为公墓志铭，称公视学云南，革新生红案银，在江西绝替考之弊。时担匪、边钱会匪踪迹出没无已，公密疏以闻。在浙江，值海寇蔡牵、黄葵之乱，亦如之。总户部最久，黑龙江将军请增都尔博特六屯，公议地当游牧，开垦非利也，不可许。言官奏山东盐课请归地丁，公议山东场灶半毗连淮境，一归地丁，听民自运自销，官私漫无稽核，必为两淮引课之累，寝其奏。康祺又闻：公大考升官时，和珅方执政，屡招公，公不往。文宗登极，诏举人才，公疏荐林文忠公、姚廉访莹、邵员外懿辰、冯中允桂芬，皆表表人望也。公之事业，虽不知视古名相何如，亦足愧后之模棱伴食、坏国是于无形者。

潘文恭公福祉

本朝耆臣生加太傅者五人，重宴琼林者八人，状元作宰相者八人，惟潘文恭公兼之。又大拜不阶协办，枢廷不始学习，皆异数也。富贵寿考，子孙继武，公之福祉，三百年一人已。

炮墩御夷

道光朝，英夷横海上，师船游弋闽浙诸洋面，宣宗命都御史祁寯藻、大理寺少卿黄爵滋，驰往福建阅海口。祁、黄会奏：控海口莫如以炮墩易炮台，法以囊沙为墩，以小渔舟层叠沙囊之外，以两船首尾夹缝为炮洞；贼炮不能洞我沙，而我兵隐墩内，可于船罅击贼。于是福建厦门为炮墩，贼果不能近。今西夷虽创设轮船，势迅锐不可抵御，然于潮落之时，沙浅之地，此法犹可行也。讲海防者，不可不知。

卷　二

全谢山不得与鸿博试

幼时读吾乡全谢山先生祖望《鲒埼亭集》，知先生举乾隆丙辰博学鸿词，有龁之者，谓曾入翰林，不得与试。后考《鹤征录》等书，丙辰征士二百六十七人，早官翰林者，不一而足。即钦取一二等中，诸锦、周长发、程恂，皆庶吉士，补试之张汉且检讨，而正试一等第四之于振，且雍正元年状元，授职修撰者也，何独于先生而尼之。后阅馆选录，始知诸锦诸人已改他官，不在文学侍从之列，故得观光大典。时诸已改教授，于改行人，周改教谕，程改员外郎，张改知府，已去官。先生适丙辰通籍，试鸿博时，正新为词臣。摈不与试，其意则私，而其论则公也。

军机处行走

乾隆朝，大臣入军机者，亦曰军机处行走。今则章京曰军机处行走，大臣曰军机大臣上行走。其初入者，加学习二字。傅文忠公恒，乾隆八年由户部侍郎预政府，当时诏旨尚曰军机处行走也。又乾隆已前，别有议政处行走。文忠于十二年擢户部尚书、议政处行走。嘉庆十六年，卢文肃公荫溥时为光禄寺少卿，特旨令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以五品卿超拜大枢，前此未有也。

赐紫禁城骑马

本朝优礼耆臣，有赐紫禁城骑马之制。受赐诸臣，多用二人舁小椅乘之，非皆骑马趋朝也。余初入东华门时，问之老辈，或曰："禁卫森严，恐牲畜无知，冲突仪仗。"余颇疑之。后读乾隆五十五年上谕曰："内外文武大臣，特恩赏在紫禁城骑马，用资代步。但年老足疾之人，上马亦觉艰难，嗣后已经赏马之大臣，因有疾艰于步履者，仍加恩准令乘坐椅，旁缚短木，用两人舁行入直。"始知此制之由来。按《麈史》称：唐宰相皆乘马，五代始用檐子，宋时惟文潞公年高、司马温公以病，乃许乘檐子（檐子，即肩舆）。可知膺此异数，一朝仅有二人。以视我朝，凡卿贰已上，年及六十，洎在外曾著战功者，什九拜朝马之赏。即此一端，亦可见圣朝之宽大矣。又按《左传》称：公叔文子老矣，辇而如公。盖以人挽舆，尤觉安适也。此则如今制之赏紫禁城乘轿，尤为养老尊贤之旷典。

与特科之难

康熙己未，以鸿博科入词苑者，江南二十六人，浙江十三人，顺天、直隶六人，江西二人，山东、河南、陕西各一人。乾隆丙辰再举是科，浙江取七人，江南六人，山东、江西各一人。丁巳补试，江南、浙江、福建、云南各用一人。辛未保举经学授官者，江南三人，山西一人。前后三举特科，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甘肃及满洲、蒙古，皆无一人预旷典受殊恩者。

深宫祈雪

今年山西亢旱，赤地千里，畿辅及山东、河南、陕西诸省，亦复累月不雨，二麦歉收。朝廷轸念灾黎，蠲正供，截漕粮，发社仓，运南米，户部拨帑，直省开捐，起乡官办赈，湛恩汪涉，为史策所罕书。京师入冬得雪，十一月某日，闻枢臣召对，两宫面有泣容。次日，果大雪。顷腊月已来，上三次祈雪，仍未渥霈祥霙。侧闻宫中圣人，又复减膳持斋，对天涕泣。未三日，果又滕六效命矣。诚存为物，康降自天，感应之机，信如影响。感悚欢跃，谨敬书此，时光绪三年十二月二十有八日也。

开捐之始

康熙初年，戡定三藩，发帑行师，度支不继，廷臣请开事例捐输，此本朝开捐之始也。然开例三载，所入仅二百万有余，捐纳知县至五百余人。始则缺多易得，后见非数年不能选授，亦复观望徘徊。经左都御史宋德宜奏称，限期停止，下所司议行。康祺按：开国人心未定，滇、黔诸省，新入版图，故捐输止有此数。比年捐款号极疲，岁入尚二百余万。然考乾隆间旧例，只准报捐封典虚衔，每岁总在五百万左右，可见民间之宝贵名器，视朝廷为转移。捐例愈广，功名愈轻；捐数愈廉，输纳愈寡。有心国计者，虽未能尽革敝政，盍亦仿乾隆时成例，试行一二年乎？

文勤公奏免广东厨房米宫眷米

粤东广州府属之番禺、花县，肇庆府属之阳春县，征收民米，向有厨房米、宫眷米名色。米必细长洁白，方准收纳，计米万二千余石。此项嘉谷，产少价昂，民以为大累。盖事起于前明故藩，至本朝为旗营武职俸米。乾隆间，两广总督文勤公觉罗鹤年，始奏禁之。夫天下之大，庶政之繁，历代相因，岂无一二秕政，今之从政，盍皆如文勤用心哉？

汤文端左文襄为诸生时留心人才

昔读武进张皋文编修《茗柯文》书左仲甫事，有曰："余同年友仁和汤吉士金钊（按，汤文端公，萧山人，此误），告余曰，往岁北来，道凤、颍间，往往询其民人谣俗，有刑狱不当、赋役无节者。民曰：非霍丘左爷来，谁与办之。有风俗乖忤，水旱冤抑者，又曰：非霍丘左爷来，吾属不安枕矣"云云。又见今大学士左公宗棠请饬史馆为桂超万立传疏曰："道光十七年，臣宗棠会试北上，道出栾城，偶游城市，见知县桂所张示谕，劝民耕种，并示以种植木棉、薯芋之宜，以及备荒之策，甚为详备。询之居民，皆言令之爱民，出于至诚，其洁清自矢，为从前清官所未有，心窃异之"云云。霍丘、栾城之循卓，不待复言。而汤、左二公当骑驴觅举，手无寸柄之时，驿路偶经，即留意人才如此；儒臣识量，名相襟期，肇于此矣。康祺同治甲子应京兆试，丁卯上计车二次，皆假道江淮、齐鲁间，亦尝询访谣俗，周览山川脉络、城郭险要，于近年诸将平定粤逆、捻逆，屯兵战守遗迹，舟车所届，莫不目察而心识之。虽驺卒牖郎，亦终日与语无倦。自问少年志尚，颇不犹人，奈仕宦蹉跎，家难叠遘，至于壮心颓挫。但求服末路之盐车，定雕虫之故业，言念萧山、湘阴二公，虽愿执鞭，无能为役已。揽镜呜咽，劳者自歌，旅邸霜宵，怅然纪此。时光绪四年立春前一日也。

孙文定公奏请国子监立经义治事斋

孙文定公嘉淦管理国子监时，条奏太学事宜，令诸生于时艺外，各明一经、治一事，仿宋胡瑗立经义治事斋例，俾为有用之学。部议从之。比年康祺门下上有司教六堂者，询其斋规，则仍课时文外，无所事事也。今日之祭酒、司业，本以试帖、楷法得之，文定旧法，宜乎日弛矣。康祺谬谓，各省府州县书院，若朝廷更定条规，院长宜延聘，不宜推荐，论品学，不论科名。训迪诸生，一本安定成法。三年学成，省书院择其成材者，申送二十名，贡监一例；府书院各五六名，县书院各一二名，上之本省布政司、学政，达其名于国学，名之曰高材生。每乡试，标异其试卷，直达主司，不必复经房考阅荐。学政岁、科试，亦申送若干名，即试文平常者，亦附一等末。乡试解额及取中拔贡、优贡，岁、科二试一等，必于是取十之五焉，有多无少。院长有不公不明者，地方官详布政司、学政，别延一人。所上册中诸生，试之

不符，主司学政奏更之（院长多聘老成宿望，亦必无是事）。诸生名已达部，有改行失德者，院长告之当道除名。已中式及老病物故，并废疾不能应试者，别补之。或各省各府别设一书院，课举人；其会试亦照乡试例，名册上礼部。如是，而天下人才有不骎骎日上、务为有用之学者，吾不信也。

裴宗锡疏请直隶栽橡树饲蚕

乾隆二十八年，直隶按察使裴宗锡疏言："古北口外山场，产菠萝树，土人俱伐作薪，不谙养蚕。此树本名橡树，入土即生，三四年后，叶可饲蚕。臣前在济东，饬属遍栽，颇有成效。今以之供薪，殊觉可惜。请照东省法，劝民广栽试养。"谕交直隶总督方观承实力妥办（又按，程侍郎《恩泽集》，记橡树饲蚕法甚详）。

沈端恪公恩遇

钱塘沈端恪公近思，康熙朝通籍，官河南临颍知县，膺卓荐，迁广西同知，旋以病归。经浙江巡抚奏乞破格擢用，雍正元年，特用吏部文选司郎中，恩加二级，赐第一区，帑金四百两。二年，即擢吏部右侍郎，赐诗有"操比寒潭洁，心同皎月明"之句。以在籍绅士，而被巡抚之荐；以告病同知，而特用京员；以五品司官，而赐第赐帑；以本部郎中，一年而即擢堂官，皆自来未有之旷典。夫公之清廉忠谨，固足当之，而我世宗任贤勿贰，破格甄劝若此，想一时百寮仰望，莫不感泣奋兴矣。今循例迁除，且似河清之难俟，因循泄沓，弊实由兹，经国者盍思变计乎？

翰林院掌院学士

故事：翰林院掌院学士为专缺。康熙五十六年正月，左都御史及掌院皆缺员，吏部两疏入奏，上曰：是当以不畏人、学问优者兼任之，遂特命徐元梦为左都御史兼掌院学士。

更定先贤配享位次

康熙朝，以朱子昌明圣学，有益斯文，命礼臣升跻神位于十哲之次。乾隆二年，徐文定公元梦奏请以有子升堂配享；且以宰我、冉求，一因短丧有不仁之责，一因聚敛有非徒之斥，谓宜移祀两庑。其旧在两庑之南宫适、宓不齐，俱以君子见称于孔子，亦宜并予升配。疏下大学士、九卿议，以有子升配子夏之下，移祀朱子于子张之下，余悉仍旧。

耗羡归公

雍正间，耗羡归公，定直省各官养廉，由世宗之独申睿断，因时制宜，而其端则发于山西巡抚诺岷、布政司高成龄。盖先是州县征收火耗，借资日用；上司所需，取给州县，不无贪吏借口上司容隐之弊。雍正二年，诺岷请将山西一年所得耗银，提解司库，除抵补无著亏空外，分给各官养廉；而成龄复请仿山西例，通行直省。上以剔除弊窦，必更定良法，耗羡必宜归公，养廉须有定额，诏总理王大臣、九卿会议。会各省皆望风奏请，议遂定，使嗣后为民牧者，恪守成规，不于耗羡外更加耗羡。诺岷与成龄，洵一言利溥矣。

主事学习行走期满分三等引见

国初，每科进士，除选庶吉士外，分派各部，以主事学习行走。三年期满，始以部属、知县分别录用。乾隆元年，经侍郎励宗万奏请，嗣后学习期满人员，令该堂官出具考语，分三等引见：一等补主事，二等即用知县，三等补国子监助教、监丞及司经局正字等缺。又前因礼部事简，停止分派学习主事，至是，宗万请仍照旧例，与五部一体签派，下部议行。

择词臣入备顾问

康熙十二年，上命择词臣醇谨有学者，入侍左右，备顾问。张文端公英时以编修充讲官，首被是选。十六年始立南书房，特迁公侍讲学士，使领其事。

王文简公不徒诗学著名

王文简公士祯，才地渊雅，其诗学为本朝开山（梅村、芝麓，究是明臣，虞山更不足论矣），世几以文人目之。康祺案：公为祭酒时，请复文庙为大祀，定笾豆乐舞之制；又请厘正从祀诸贤、诸儒名号位次，著之《大清会典》，以垂永久；又请补祀汉儒田何，复祀郑康成，并以宋儒尹焞、何基，明儒曹端、章懋、蔡清、吕柟、罗洪先、吕坤从祀。又以太学所藏《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版漫漶残缺，请鸠工修补；并请将前明南监经史版，令江南学臣收藏儒学尊经阁中，以嘉惠来学。公生平梯接儒流，振兴文学，以名教为己任，培元气于无形，不特雕章绨句与骚人墨客争长也。乾、道而还，仪征太傅、弇山制军，差足继公余韵，今则风流阒寂六十年矣。

花翎郑重

康熙间，福建提督施琅，平定台湾功第一，诏封琅靖海侯，世袭罔替。琅疏辞侯爵，恳照前此在内大臣之列，赐戴花翎。部臣议：在外将军、提督，无给翎例。圣祖特旨赐戴。以开疆海外，削平僭伪之元勋，赏翎弗及；以泽延后世、巍巍五等之崇封，愿易一翎，而格于廷议，当时之重花翎如此。

赐郑克塽公衔

闽海之平，王师已由澎湖入鹿耳，直抵台湾。郑克塽党羽携贰，险要尽失，始率属薙发迎降。当时犹诏授克塽公衔，其大将刘国轩、冯锡范伯衔，俱隶上三旗，开国之宽大如此。

开捐免保举例

康熙三十年，户部以大兵征噶尔丹，军用浩繁，奏行输运粮草，准作贡监，并开捐免保举例。陆清献公时

为御史,奏谓:"督抚举人,必曰清廉,方为合例,若保举可捐,是清廉可捐而得也。"公又疏称:"捐纳一途,贤愚错杂,惟恃保举以防其弊,不敢谓保举尽公,犹愈于竟不保举"云云。下九卿议,并言事例已行,不必更张。今军功、捐纳两途,到省一年,由督抚察看才具,出具考语,即当时保举遗意。

赐爵

海澄公黄梧,本郑成功将,顺治十三年归顺。其子芳度,康熙间拒耿逆之招,困守漳州,城陷殉难。事闻,赠王爵,谥忠勇。陕西提督王进宝,以平吴逆功,授三等子,赐彤弓骏马,卒谥忠勇。乾隆三十二年,诏三等子爵世袭罔替。同时赵良栋授一等子爵,卒谥襄忠;乾隆间,诏一等子爵世袭罔替。

总督封将军

康熙十八年,云贵总督蔡毓荣封绥远将军,赐敕总统绿旗兵,异数也。

世宗崇奖忠节

兵部侍郎凌如焕,督学湖北时,以明臣杨涟玄孙可镜充拔贡。可镜赴朝考,以文理荒谬议革,并议如焕降一级调用。世宗特谕云:"杨涟父子,两世忠义,其子孙虽文艺不工,亦当格外造就。杨可镜准作选拔,赴国子监肄业,仍著礼部带领引见。凌如焕免其降级。"世宗之崇奖忠节,洵无微不至矣。

刑部羁系人犯章程

令甲:凡羁系刑部人犯,秋审结案者,归北监;现审未结者,羁南所。结案之犯,每月初二、十六两日,许家属入视。家人在监者,每日准出入买办。案情未定者,概不许出入,以杜传信串供之弊也。

江苏分两布政使

乾隆二十五年,上以江苏钱谷殷繁,令增设布政司分理。尹继善等奏请:分江宁、淮南、扬州、徐州、通州、海州为一布政使,驻江宁;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州为一布政使,驻苏州;而安徽布政使移驻安庆。

拟举行三老五更礼

乾隆三年,上将视学,拟举行三老五更礼。大学士张廷玉奏:以典礼隆重,名实难副,恐几微未称,不惬观听,请停止。

朱文端遗疏请永杜加赋之议

中外大臣遗疏,多子孙、宾客为之,即力疾手定、弥留口占者,亦叙述恩遇、泛论治体者居多。独朱文端公轼疏云:"万事根本君心,而用人理财,尤宜郑重。君子小人,公私邪正,判于几微,在审察其心迹而进退之。至若国家经费,本自有余,异日倘有言利之臣,倡为加赋之议者,伏祈圣仁乾断,永斥浮言,实四海苍生之福"云云。忠君爱国之忱,至死惓惓,可谓大臣矣。

封赠之典

旧例,凡封赠之典,四品以下文官,只准将本身妻室封典移封父母;八品以下,例封本身,不及妻室,是以封不及父母。雍正二年,从吏部尚书朱轼之请,四品下始准移封祖父母;八九品官准封父母,不封本身妻室。又教授、学正、教谕、训导,向无封典;至是,教授照知县,学正、教谕照县丞,训导照主簿,一体准封。并继母、生母,与嫡母俱封,皆文端奏准。

本朝西江理学

本朝西江理学,皆承南丰谢文洊约斋之绪余。约斋明季诸生,蚤喜阳明、龙溪之学,四十后,读罗整庵《困知记》,始奉张、程诸子为宗。开门授徒,从学百辈,若封浚、黄熙、甘京、危龙光、曾曰都、汤其仁,世所称程山六子也。浚好为人排难解纷,秩秩有次序,魏叔子称为笃行有道君子。熙始与约斋友,后折节师事之,进退维谨,不以为劳。顺治十五年进士,当谒选,乞养归京。少豪放,慕陈同甫之为人,讲求有用之学,尝区画田赋上下,上之有司。贼起,潜身走山砦,习其险易,陈策于大吏请剿之。晚为童子师自给,编《家礼酌宜》若干卷。龙光善事继母,以吕氏乡约化其里人;人曰:今之子路也。曰都家贫,卖豆腐自给,其学务实体诸己,因号体斋。刺取经史及语录与人之笃行谊、关风化者,为《有用录》百余卷。其仁居家有法,每朔望聚子弟,训以先正格言,见孤寡必恤之。浚、其仁以明经贡于乡,龙光、曰都皆诸生。宁都魏禧曰:曰都毅而能介,其仁和而有守,京、龙光坦中而好义,熙虚己而挚;此五君子者,性情行己不同,而孝友于家、廉于财,不苟且于言行,学古贤者之学而歉然以为弗及,则无弗同也。程山门人,尚有傅与、李萼林、邵浚明,亦笃学力行,不愧宗派。

怡贤亲王奏营田事例

怡贤亲王总理水利营田时,与大学士朱文端公汇奏营田事例四条:一、自营己田者,照顷亩多寡,予九品以上、五品以下顶带。一、效力者,酌量工程难易,顷亩多寡,分别录用。一、降革人员效力者,准开复。一、流徙以下人犯效力,准减等。从之,惜全功未竟。当世大政,莫亟于是。

大考升降之例

国家故事:大考翰詹,惟一等及二等前数名得迁擢,稍后或被文绮之赐。中、赞以上列三等末,率改官降黜,编、检夺俸。至四等则无不降斥者。乾隆戊辰大考,诸城窦总宪光鼐,时官编修,名列四等;上夙知公,特迁为右中允,异典也。公古文学昌黎,时文夭矫,成一家言,居官亦鲠直清介,为时名臣。甚矣高宗皇帝之知人也。

李文贞公夺情

李文贞公光地督学顺天时，闻母丧，谕令在任守制。经御史沈恺曾、杨敬儒交章论劾，给事中彭鹏以十不可留争之。世以文贞理学名儒，宜痛哭力辞，不应仅请给假九月，并有讹传文贞自请夺情者。康祺按：夺情实出上意，惟考文贞丁父忧时，以与平闽乱功，诏授学士，令其服满赴京。公疏言：在制未终，身犹凶人，不敢服命服以拜朝命。夫在籍超迁，并未强之视事，所谓服命服者，不过谢恩之一时，公犹以为不可，岂现任学政，可衰麻临事耶？感激殊恩，亟于报效，功名之际，如公犹不克自持，危矣哉！

举优生

世祖时，诏天下选诸生文行兼优者，与乡试副榜、贡生，咸入国子监肄业。康熙元年，给事中晏楚澜奏停乡试副榜，而优生亦久不复举。自徐元文为国子祭酒，始疏请学政间岁一举优生，乡试仍取副榜，俾辟雍多经明行修之士。时康熙九年也，至今著为令。

知州改授编修

张文贞公子逸少，由庶吉士改知县，迁秦州知州，因公奏请，得旨授翰林院编修。文贞卒，特升逸少为侍讲学士，以文贞仅一子也。

知县擢升臬司

康熙间，无锡知县吴兴祚，以漕督帅颜保保荐，特擢福建臬司。

知县行取

国初以知县俸满行取，即得考选科道。康熙四十一年，御史黄秉中疏言："科道官由满洲、汉军升补者，大抵积俸二十余年。汉人一为知县，三年即选科道，殊觉太骤。请嗣后行取知县，先以六部主事用，俟练习有年，始许考选。"下九卿议行。

俄罗斯踞雅克萨城

俄罗斯人来边境者，国初呼为罗刹。康熙二十四年，踞雅克萨城，上命副都统公彭春往讨。师薄雅克萨，遣人以书谕降，不从，军其城南，集战船于城东，城下三面积柴，为焚城状。城中大惊，其酋额里克舍穷蹙乞降，乃宣恩谕宥其罪。额里克舍引六百余人稽颡谢，即徙去。时彭春奏：陆行自兴安岭以往，林木丛杂，途径窄隘，冬雪之时，沙结冰坚，夏雨泥深淤阻，惟轻装可行。水程自雅克萨还至爱𬶨城，于黑龙江顺流行舟，仅须半月，两岸可纤挽。若逆流行舟，须三月，较陆倍期，而于运粮炮为便。时尝建木城于黑龙江呼玛尔，调兵千五百往驻，造舟运炮。又选福建投诚善用藤牌兵四百人助剿。当此泰山压卵，北海浇荧，蠢兹岛夷，一鼓可下。且使慑彼降人，命为乡导，即犁庭扫穴何难。而我圣祖犹宣谕诸将，谓中国兵马精强，器械坚利，罗刹势不能敌，归诚时勿杀一人，俾还故土。祖宗朝义征仁育，怀柔远裔至此。他日出使虏廷者，称述旧典，或犹足壮我威棱，感动异类也。详见国史彭春传，时务所关，特录于此。

孙渊如洪稚存气节

阳湖孙渊如先生星衍、洪稚存先生亮吉，丱角订交，并负才望，世称孙洪。乾隆丁未、庚戌两科，皆以一甲进士授编修（孙丁未科第二，洪庚戌科第二）。孙散馆历志赋，用《史记》"匔匔如畏"语，和珅指为别字，抑置二等。盖和方当国，朝官多趋走其门，先生独不往来，和衔之，故有是举。顾旧例鼎甲散部，可奏请留馆，即改官亦可得员外郎。时和掌院事，欲先生面谒，先生卒不往，毅然曰："天子命，何官不可为？某男子，不受人惠也。"卒以主事分刑部，出为兖沂曹济道，权臬事，告归。洪留馆后，一视黔学，以言事谪戍伊犁。逾年，特诏放还。夫际乾嘉全盛之时，卓卓如两先生者，幸捷巍科，犹不能久于馆职，岂天上玉堂，果不许文人厕足与。然而两先生文章经术，衣被士林，其出而服官，一则力避权门，一则昌言主德，清操亮节，体用兼赅。彼拾许、郑唾余，窃班、扬貌似，通儒自命，气节靡然者，岂能望其肩背哉？

方恪敏公不纳故友孙女为妾

方恪敏公观承、子襄勤公维甸，两世为尚书、直隶总督，皆有名绩。恪敏五十未有子，抚浙时，使人于江宁买一女子，公女兄弟送至杭州，将筮日纳室中矣。公至女兄弟所，见诗册，有故友名，询之，知此女携其祖父作也。公曰："吾少时与此君联诗社，安得纳其孙女乎？"还其家，助资嫁之。公年六十一矣，吴太夫人旋生子，即襄勤也。

兄弟同官阁学

桐城张晴岚镜壑、寿雪兄弟，皆曾官阁学，寿雪有纪恩诗。

秘阁曝书

秘阁曝书，以每年三月六日，自康熙壬寅始也。

五凤齐飞

嘉庆己未考试教习，凡分教宗学者，多入翰林，如刘榜眼彬士、邹探花家燮、杜编修堮、史编修谱、杨编修怿曾是也。杜、杨诸公，后皆至显秩，在当时已有五凤齐飞之目。

卷　三

翁文端祀灶诗

翁文端公年二十四时，犹一贫诸生也。其祀灶诗

有云："微禄但能邀主簿，浊醪何惜请比邻。"士当困厄无聊，易作短气语，当公为此诗，岂自料两朝宰相，再世帝师，三子公卿，四世翰苑，功名福泽为本朝希有人物哉？

顺天乡试正考官以前科状元充当

国朝承前明旧例，顺天乡试正考官，多以前一科一甲一名充之。康熙初年，几若定制。如壬子则以庚戌状元蔡启僔主考，乙卯则以癸丑状元韩菼主考，丁巳则以丙辰状元彭定求主考，辛酉则又以己未状元归允肃主考。一时奔走声气者，遂先期辐凑于其门，场屋中多幸进者。自归宫詹入闱，撰文自誓，关节不通，榜发，下第者哗然，冀兴大狱。时魏敏果公象枢为大司寇，以朝端硕望，步行随一仆，携红褐垫，至宫詹所居宅外，行四拜礼，曰："我为国家庆得人也。"复赋诗纪事，遍示朝列，外议始息，(朱竹垞检讨典江南试回，敏果亦朝服造门再拜，谓检讨曰："非拜君也，庆朝使之得人也。")然自后北闱试事，不复令新殿撰持衡，遂改三百余年之旧制矣。

讲幄得人

归宫詹立朝清谨，通籍后，年迁岁擢，皆由特简。时汤文正公擢外台讲官，缺人掌院，以宫詹短视不开列。圣祖于袖中出片纸示诸大臣曰："此人何如，朕以为继汤斌后，无逾此者。"诸大臣俱拜庆讲幄得人。

归宫詹等闱中誓神文

归宫詹入闱誓神文略云："某等素著清贫，谬叨荣遇，期为朝廷遴选真材，不为身家营谋私窟。期诸同事，各矢此心。倘或为利营私，徇情欺主，明正国法，幽服冥诛。甘受妻孥戮辱之惨，必膺子孙灭绝之报。"按朱竹垞检讨典试江南，渡江告江神文曰："如其寸衷有昧，徇人贿托，废弃真才，神灵有知，允当罚殛。"又人贡院誓神文曰："如或心存暖昧，遏抑真才，徇一人之情面，受一言之贿托，通一字之关节，神夺其算，鬼褫其魄，五刑备其体，三木囊其头，刀斧分其尸，乌鸢攫其肉"云云。前辈巨公，衡才公正如此。

蒋清容感激知遇

铅山蒋清容太史，自以弱冠受金桧门尚书德瑛之知，才誉大起，乾隆丁丑通籍，再出尚书门下，终身感激知遇，言必称师。晚年命工绘像，岁修春兰秋菊之荐，命子孙世世祀于书室。尚书尝云："平生知己三人，句山、香树、箨石而已。"太史偶至其家，展拜遗像，见句山太仆、箨石侍郎皆有题句，而香树独阙。遂渡重江谒钱太傅于里第，索题帧上，归之尚书后人。太史敦尚风义，气节嶙峋，此其一端也。

孙文靖疏荐陶文毅

陶文毅公丰裁峻整，好议论人物，惟恐不尽，虽廷对亦然。开藩皖中，循例觐圣，论某官溺职状，至于声色俱厉，须髯翕张。宣宗疑之，密谕孙文靖公尔准，察其为人；时文靖方抚安徽也。文靖密疏荐引，朱批曰："卿不可为其所愚。"复具疏条列善政，力保其无他，文毅遂获大用。按故湖北巡抚胡文忠公为文毅女婿，今伯相湘阴左公、故陕抚刘中丞蓉，皆文毅幕僚；三公皆由文毅识拔，声望大起。然则文靖一言，顾不与九鼎钧重欤。

孙文靖奏请黄忠端崇祀孔庙

孙文靖公官闽臬时，适明儒漳浦黄忠端公墓地为豪家侵占，子孙力弱，讼不胜。一夕，天大雷雨，遍山上下皆坟起，成"黄山"字，无虑数千万。豪大惊，叩首还其券。文靖有诗纪之，见《泰云堂诗集》。督闽后，遂以漳浦之理学忠贞，奉请崇祀孔庙，得旨俞允。是举也，固由圣主名臣，表扬潜德，而忠端灵爽，至于三百年后，犹足以感天地而动风雨，神矣哉？

蒋征士书十三经

金坛蒋征士衡，康熙间以善书称，碑版照耀四裔。五十六岁时，矢志书《十三经》，凡八十余万言，阅十二年讫事。南河河道总督高文定公斌，特疏上呈御览，奉旨镌石，留太学，以墨刻颁行天下，并授衡国子监学正。当衡写经时，以恩贡选英山教谕，又举博学鸿词，皆力辞不赴。山林宿学，一艺专精，终邀睿赏。士生圣朝牢落不偶者，宜自奋已。衡为虎臣修撰超从子，字湘帆，晚年自号江南拙老人。工诗古文，其《书法论》一篇，尤为讲楷法者所宗尚。

难倒彭元瑞

乾隆朝士，屡于上前称彭文勤博学强记，上思有以难之。值乙未会试，钦命诗题为"灯右观书"四字，诸总裁覆命日，叩请出处。时文勤适侍班，上目视文勤。文勤叩首曰："臣学问荒陋，亦不知诗题何出。"上笑曰："是夕朕偶于灯右观书耳。"文勤趋出，上顾侍臣曰："今日难倒彭元瑞。"(按：或称是科文勤为总裁，非也)

沧浪亭五百名贤祠

苏州沧浪亭为宋苏子美别墅，南宋则韩蕲王居之，岩石玲珑，水木清美，遂为城中名胜之冠。道光戊子，陶文毅公抚吴，重修，举吴中前贤暨自古名流之宦游流寓于斯土者，绘像合祀五百名贤祠。俶成之日，招一时贤士大夫退居林下者，创五老会，亦绘像赋诗以张之。五老者：内阁中书潘奕隽，年八十八；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吴云，年八十一；山东按察使石韫玉，年七十二；刑部尚书韩葑，年七十一；江苏巡抚陶澍，年五十。公年最少，盖以耆英会中司马温公自况也。兵燹后，寿藤古木，斩刈无存，而楼阁丹青，池荷石笋，一经葺治，犹是承平旧观。余道出吴门，时一过之。

翁婿何须回避

康熙己未会试，长洲宋文恪公充总裁官，海宁陈文简相国，其女婿也，时方为孝廉，以避嫌不与试（按时回避例尚宽，翁婿舅甥，尚无确须回避之明文）。三月九日，礼部奏回避事，圣祖阅至文简名，指询廷臣，群臣咸以宋某系陈妇翁对。上曰："翁婿何回避之有？可趣令入试。"时日已亭午，闱中将放饭矣。奉旨，特送举人陈元龙一名入场，然卒以避嫌屏斥。至乙丑，文简始及第，其遭遇实在未达时也。

罗侍郎奏对之敏

罗侍郎文俊，素短视，寻丈外即茫无所睹。宣宗尝于召见时，笑问："卿见朕否？"公叩首曰："天威不违颜咫尺。"时服其奏对之敏。

张船山风节

船山先生世多以诗人目之。官谏垣时，连上三疏：一劾六部、九卿，一劾外省各督抚，一劾河漕、盐政。尝画一鹰赠人，自题云："奇鹰瞥然来，拟身在高树，风劲乍低头，沉思击何处！"风采如此，诗人也欤哉（按：船山诗，霸才豪气，仍是袁、赵滥觞。格律风骨，均未入古，虽久席盛名，未敢附和）。

金台书院

京师金台书院，在崇文门外金鱼池上，国初名"首善义学"，乾隆中始称书院，然非前明首善书院也。明首善书院为邹南皋、冯少墟二先生讲学之所，在大时雍坊，宣武门内天主堂，即其故址。今金台书院适奉邹、冯二木主，一时肄业诸生，遂懵然莫识其由来已。

翁方纲精清书

国朝乾隆已前，凡新进士用馆职，例择年少者十数人学习国书。庶常馆课及次科散馆，皆以清书第甲乙。翁学士方纲散馆时，上以翻绎陶潜《桃花源记》命题。是日午刻，学士已脱稿，适闻驾出；上步自西阶，至其跪所，取卷阅之，问姓名至再。谕曰：牙拉赛音，汉语甚好也。次日，御定一等一名。嗣是纂修秘籍，掌握文衡，靡役不与，遂褎然为北学领袖矣。其受知遇实始此。

命词臣缮录昭明文选

乾隆甲戌夏，命翰林工楷书者梁国治、秦大士、梁同书、庄培因等，缮录《昭明文选》。又命朱珪、戈涛、卢文弨、翁方纲等，校对于翰林院后堂东宝善亭内。发出宋版《文选》一部，纸墨精好，古香袭人。每册有前贤手题墨迹，第一册前有御笔题云："此书在天禄琳琅中，亦不可多得。"

考试差名次不揭晓

乾隆已前，凡御试开列试差诸臣，皆发出等第名次。惟乾隆四十二年丁酉三月考试差单不发出。越二年己亥，又改如前例。此后始密定名次，不复揭晓矣。此亦国朝掌故之一，今日驾轺车而出者，什九茫如矣。

新进士簪花礼

新进士释褐于国子监，祭酒、司业皆坐彝伦堂，行拜谒簪花礼。故事：三鼎甲皆簪金花，外有备用一枝，为总理监事所携归。乾隆辛丑，钱棨适占三头，于是总理监事者，为漳浦蔡文勤公，新司业则翁覃溪学士方纲也。文勤戏谓今科状元是翁公上年所得士，此花应归翁公。学士因携归椟藏之，镌铭其上，并撰《三元考》、《三元喜宴诗》四律。京师士大夫及四方诗人，和者数百家，锓梓为《三元诗集》。

籍隶畿辅者不充顺天乡试考官

顺天乡试考官，凡籍隶畿辅者，例不开列。乾隆癸卯，覃溪学士以洗马奉命充副考官，尤为异数（洗马亦例不充顺天主考）。嗣后纪文达公，亦曾主京兆闱。

翁覃溪重赴琼林

嘉庆十九年甲戌，上问户部尚书潘世恩：今科会试，有重赴琼林宴者乎？世恩对，有壬申进士翁方纲，壬申今无正科，现在礼部奏请，于甲戌补重宴，上颔之。二月十八日，礼部奉旨：翁方纲赐四品衔，重预恩荣宴。

京师书肆

乾隆癸巳开四库馆，即于翰林院署藏书分三处：凡内府秘书发出到院为一处，院中旧藏《永乐大典》内有摘抄成卷、汇编成部之书为一处，各省采进民间藏书为一处。分员校勘，每日清晨诸臣入院，设大厨供给茶饭。午后归寓，各以所校阅某书应考某典，详列书目，至琉璃厂书肆访查之。是时，江浙书贾，亦奔凑辇下，邮书海内，遍征善本，书坊以五柳居、文粹堂为最（右见《复初斋诗注》。余在京时，五柳、文粹已歇业，厂肆中旧书稍多者，惟宝名斋、宝森堂二家）。

小蓬莱阁

黄秋盦易得汉石经《尚书》、《论语》三段，翁覃溪借摹于石，因用洪文惠摹石经于越州蓬莱阁事，自题匾曰"小蓬莱阁"。

金石之学

四库校勘诸臣，讲金石之学者朱竹君筠、钱辛楣大昕、张瘦同埙、陈竹厂以纲、孔㧑约广森。后又继以桂未谷馥、黄秋盦易、赵晋齐魏、陈无轩焯、丁小疋杰、沈匏尊心醇。而惟钱箨石、程鱼门、姚姬传、翁覃溪、严冬友五君，先后从事最久。遂开乾隆已后诸儒以金石之学印证经史一派。

主司梦人送香橼

乾隆壬子江南闱中主司梦人送香橼四枚，是科果

得两状元、一会状。椽元同音，适符其瑞，见潘文恭《思补斋笔记》，文恭即四元之一也。

周太学白丁香诗

康熙间，太学生周清原盛负诗名，益都相国见其应试诸作，目为奇才。太学白丁香诗有云："月明有水皆为影，风静无尘别递香。"传诵都下，上达宸听。比官翰林，召见时，上犹诵此一联奖之，见《国子监志》。按益都赠周诗，有"飞花定见召韩君"之句，后果以诗名上闻，可谓佳谶。

殿廷橐笔阁门赐貂图

康熙某年，诏宣青浦沈文恪公荃入内廷，赋诗称旨，赏貂裘一袭。沈绘"殿廷橐笔"、"阁门赐貂"二图，以纪荣遇。

新进士赴国子监释奠礼

每科胪唱后，新进士齐赴国子监，释奠礼竣，大司成置酒堂东偏，各献酬三爵。以堂中为御驾临幸地，故避就东偏也。

编检赐禁中骑马

《曝书亭集》有恩赐禁中骑马诗，是康熙朝编、检入直，亦竟有朝马之赏也。

高宗御经筵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二月六日，上御经筵，侍臣讲《论语》"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尚书》"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御论以安仁利仁，朱子引而未发。双峰饶氏谓与仁一，故曰其仁，与仁犹二，故曰于仁，亦既发之矣。然曷不于颜渊、子贡观之乎？颜渊安仁，子贡利仁。箪食瓢饮，回不改其乐，是安仁也。赐不受命，而货殖焉，是利仁也。赐不受命，非富贵贫贱之命，盖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率性即安仁，不受命即未能安仁也。货殖者见有利于仁，如货殖之生财耳。是日筵宴，特命奏抑戒之诗。诸臣随侍者分东西班，大学士阿桂、嵇璜已下凡三十八人。

谕中外臣僚各举所知

康熙十七年，上御懋勤殿，召郎中王士祯赋诗赐宴，特授翰林侍读。遂谕中外臣僚，各举所知。

烟波钓徒查翰林

康熙间，查初白学士、声山宫詹，均在词馆，有文望，人皆呼为查翰林。初白从圣祖驾幸南海，捕鱼赋诗，先成，有"臣本烟波一钓徒"之句。翼日，内侍传旨，呼为"烟波钓徒查翰林"，可与"春城无处不飞花"韩翃、"桃杏嫁东风"张郎中并传矣。

傅雯指绘

京师广安门内慈仁寺，乃古双松寺遗址，前明改建者也。其厢悬胜果妙因图，乾隆丙午夏，傅雯奉敕以指绘。图中诸佛及罗汉像，最小者犹与人相等，屋凡三楹，图之广狭称是，洵奇观也。

临雍讲学

咸丰三年二月上丁，上亲诣太学，行释菜礼。越六日癸未，临雍讲学。玉音朗朗，讲《中庸》"致中和"一节，《尚书》"皇天无亲"四句。自王公大臣以及有司百执事，自先圣先贤之裔以至太学诸生，环集桥门璧水之间者以万计。是日，特命惇郡王致祭于赠太师大学士杜文正之灵，盖重渊源、怀耆旧也。

杜文正公恩遇

杜相国侍学龙楼一十七载，咸丰壬子薨于位。上眷念旧学，饰终典礼极优渥，赠太师，谥文正，皆出特旨。时公父侍郎堮犹存，颁内府珍药，遣官存问。公子翻、翰，皆由翰林晋阶坊局。舆机之日，车驾亲临，洒泪奠醊。君臣一德，生荣死哀，虽古绿图甘盘，让此遭逢之殊异也。

曾文正得俞太史卷

嘉道以后，殿廷考试尤重字体。道光庚戌，吾浙俞荫甫太史樾成进士，素不工小楷，覆试竟冠多士，人咸诧焉。后知由曾文正公，盖公方以少宗伯充阅卷官，得俞文极赏之。且因诗首句云"花落春仍在"，谓与小宋"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存半面妆"无异，他日所至，未可量也，遂第一进呈。后俞典学河南，以人言罢职。同治四年，寓书于公，述及前事，且曰："由今思之，蓬山乍到，风引仍回，洵符落花之谶矣。然穷愁著述，已及百卷，倘有一字流传，或亦可云春在乎？"因自颜所居曰"春在堂"。康祺案：庚戌至今垂三十年，是榜人物，内贰六官，外膺封疆者，不闻大著声绩。太史则钻研经史，撰著裒然。楛菀一时，优劣千古，相士若文正公，洵风尘巨眼矣。

冯山公撰恨不见彭公叙

康熙朝，彭中丞鹏，号天下清官第一。钱唐冯山公至撰《恨不见彭公叙》，略曰："戊寅十月，予客天水方伯幕，古愚彭公来，客皆往观，予方浴，观无及，觖望累日。自景愿见公，垂二十年。甲寅闽变，贼欲污公，公骂之，贼怒，击齿尽落，吾以公为骂贼断舌颜杲卿。后宰三河，仁而廉，日餐齑粥，有时绝粮，吾以公为尘甑范莱芜。御前放鹰者至县，使来索饩牵，公鞭之，吾以公为强项令董宣。入为给事中，劾考官不公，至请斧劈臣头，县太学以谢士，吾以公为折槛朱云、埋轮张纲。及出监河工，秋涛啮堤，公止宿其上，誓身同去留，吾以公为河溢瓠子，请以身填金堤如王尊。按察贵州，主仆行李裁二肩，吾以公为一琴一鹤赵阅道。凡此六七，公有一于今，必争先快睹，况忠清正直全备乎一身者哉？思之二十年，一朝失之，是吾命之不辰，而抱恨无穷期已"

云云。予读是文，觉彭公之直节清声，固令人有生不同时之慨，而山公之风趣，亦借可想见矣。山公名景，初游京师，主兵部侍郎项景襄。时有司亟营建，求大木不得，有请易太学彝伦堂宋橺者。景投书魏敏果公，事竟获止。又尝以开涧河议上漕督徐旭龄，陈淮安水患于尚书汤文正公。最后为工部郎金鼐客。上方命部院大臣甄别属吏，诸臣仰承风旨，五部皆有斥者。景独引五郡自有、平原自无事以风鼐，鼐善之，遂一无所劾。景文学少与阎百诗齐名，晚交汤右曾、查升。相国索额图尝欲见之，坚不肯诣，真奇士也。

康熙朝谕九卿举廉吏

康熙二十九年谕九卿察举廉吏，灵寿令陆陇其、三河令彭鹏、清苑令邵嗣尧、麻城令赵苍璧，同被引见，擢隶宪府。四人者，果皆耿直廉干，声实俱美。圣祖之知人则哲，用贤勿贰如此。

陆清献馈巡抚寿仪

陆清献公令嘉定时，值巡抚慕天颜生辰，众皆献纳珍物，惟恐不丰。清献独于袖中出布一匹、履二双，曰："此非取诸民者，为公寿。"天颜笑却之，卒以微罪劾罢其任。

余杜白齐名

国初，莆田余怀流寓金陵，文词凄丽，撰《板桥杂记》三卷，感均顽艳，与杜浚、白仲调齐名，时号余杜白。卒后，长洲尤侗吊之曰："赢得人呼鱼肚白，夜台同哭党人碑。"鱼肚白，金陵市语染名也。

顾亭林先生峻厉

亭林先生尝曰："北方之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之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其甥东海学士延之夜饮，怒曰："古人饮酒卜昼不卜夜，世间惟淫奔、纳贿二者夜行，岂有君子而夜行者乎？"其峻厉若此。

顾亭林先生勤学

亭林先生自少至老，手不释书，出门则以一骡二马，捆书自随。遇边塞亭障，呼老兵诣道边酒垆，对坐痛饮，咨其风土，考其区域。若与平生所闻不合，发书详正，必无所疑乃已。马上无事，辄据鞍默诵诸经注疏，遇故友若不相识，或颠坠崖谷，亦无悔也。精勤至此，宜所诣渊涵博大，莫与抗衡与。

三大奇书

国初诸儒，称梅文鼎《历算全书》、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李清《南北史合钞》，为三大奇书。康祺按：李氏之《南北史钞》与后之沈炳震《新旧唐书合钞》，皆博赡过人，而疏略不免，尚不及彭元瑞、刘凤诰合注《新五代史》体例之善；以拟梅、顾二书，经天纬地，专门名家，更瞠乎后已。

一统志

昆山徐尚书养疴洞庭，书局自随，其聘修《一统志》者，无锡顾祖禹景范、常熟黄仪子鸿、山阳阎若璩百诗、德清胡渭朏明也。一堂宾从之贤，皆九等人表之最。官书如此慎重，岂复私家著述所能比肩。

词臣不愿作主考

康熙乙酉五月，驾幸西苑，时开列试差各员，适赴行在候御试。直庐诸词臣同奏："臣等蒙恩点派扈从，不愿作主考官，求免试。"得旨："汝等所见极是，向来主考难得好声名，汝等既不愿出差，今年各省乡试，俱不必开列，传与掌院知道。"见查慎行《乙酉日记》。康祺按：今翰林官傺值内廷，辛苦三年，专盼秋风一度。其营营得失，较踏省觅举者为尤劳。读查氏日记，见当日词臣之淡泊清高，觉金马玉堂，真在天上。

衡文巨眼

康熙二十年，方洗马象瑛、王吏部材任典蜀试时，川中兵革方定，轺车所届，满目荆榛。方、王二君，殚心搜拔，惟恐偶屈一士，得士四十二人。每拆卷，当事辄额手称庆。当未撤棘时，学使者冯云骧籍三川名隽三十人，验其得失。榜发，售者二十有五，副车三，所未见者二人耳。蜀人相传以为佳话。乾隆壬午，吴修撰鸿督学湖南，是科主试者为嘉定钱詹事大昕、韩城王文端公杰。场后诸生各以闱艺呈吴，吴最赏者五人：丁甡、丁正心、张德安、石鸿翥、陈圣清也。曰："此五卷不售，吾此后不复论文矣。"揭晓日，招客具饮，使人走探。俄抄榜来，自六名至末，只陈圣清一人，吴旁皇莫释。未几，五魁报至，则四生已各冠其经，如联珠然。大喜过望，首唱一诗，以志其盛，和者三十余人。二事极相类，合记之，为今督学、典试者劝。

从祀圣庙

康熙五十四年，以宋范仲淹从祀文庙（从江南学臣余正健请也）。嗣后雍正二年，诏以林放、县亶、牧皮、乐正克、万章、蘧瑗、秦冉、公都子、公孙丑，从祀两庑先贤；郑康成、范宁、陈淳、何基、赵复、金履祥、陈澔、罗钦顺、陆陇其、诸葛亮、尹焞、黄榦、魏了翁、王柏、许谦、蔡清，从祀两庑先儒；张迪从祀崇圣祠。乾隆二年，诏以吴澄从祀先儒。道光二年诏刘宗周，三年汤斌，五年黄道周，六年陆贽、吕坤，八年孙奇逢，二十三年文天祥，二十九年谢良佐，从祀先儒。咸丰三年，诏公明仪，七年公孙侨，从祀先贤。元年诏李纲，二年韩琦，九年陆秀夫，十年曹端，从祀先儒。七年，诏孟皮从祀崇圣祠。同治二年，诏毛亨、方孝孺、吕柟，七年袁燮，从祀先儒（按：光绪初，准从祀者，又有张履祥、陆世仪、张伯行三人）。

甄别各省学臣

康熙五十四年，诏命廷臣甄别各省学臣，众议以湖广学政李周望为第一，遂由侍讲擢国子监祭酒。

邵嗣尧与陆清献齐名

猗氏邵嗣尧，起家县令，循声介节，与吾浙陆清献齐名。历知山东临淄，直隶柏乡、清苑，皆有善政。后由御史督学江南，鲠直公廉，势要敛迹。甫试三郡，即卒。大江南北，至今祠祀弗衰。

褒扬廉节

山左汪灏，以侍读督学山右，屏绝竿牍，廉节著闻。圣祖仁皇帝西巡，俯察迩言，采及清望，温旨褒奖，特命超五阶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复调陕西学政，旋命巡抚河南。幸际圣明，直道之获伸如此，廉吏之可为如此。

张文端清操

国初，直省学政，沿前明旧习，多徇干谒、行苞苴，圣祖深嫉之。时大僚中清誉久著者，莫如浙抚张文端公鹏翮，而各行省中积弊最深者，莫如江南，遂特简公视江南学。公信心直行，矢慎矢公，终其任无一幸进者。声华之士，偶得京函，踯躅逡巡，不投而去。公去后，多士思之不置，每言及，辄欷歔流涕。如公可谓不负委任矣。

国初学政不差翰林

康熙三十九年七月，内阁奉上谕："各省学道，原不差遣翰林官员，嗣后各省学道，宜将翰林官员一并差遣。尔等与翰林院会议具奏。"时韩文懿公菼方掌院事，议上，略云："翰林官朝夕讲习文章，树立品谊，犹不足以补报万一。今奉学道一并差遣之旨，此固不次之鸿恩，然诸臣中有志有守者固不乏人，倘有一之未称，不特一己之面目所关，深恐负我皇上格外擢用之意。臣愚，不敢轻议差遣。"读此，知学政一差，本非翰林所应预，仁皇帝特破格参用之。今每届更换学政之期，偶有一二他衙门人员，翰林官多以为非分。风气之变迁如此，殊可诧也。

田山姜侍郎

康熙朝初开大科，一时名士，率皆怀刺跨马，日夜诣司枋者之门，乞声誉以进。德州田山姜侍郎，方以工部郎中膺荐辟，屏居萧寺，不见一客。比督学江南，舁以肩舆，从两驴载衣裳一箱，五经子史两方底，苍头奴二人，踽踽行道上。戒有司勿置邮传、给供张。自市蔬菜十把，脱粟三斗，不为酒醪佳设，惟日矻矻以文章为事。见惠周惕《红豆山庄集》。

陈亦韩先生

常熟陈亦韩先生祖范，雍正癸卯捷南宫，未及胪唱，以足疾告归，疾愈，终不出。尝曰："自问无用世才，倘殿试蒙拔擢，虚糜廪禄，于义不可。若遽乞归，自处则高矣，但人人如此，公家之事谁任。今量能度分，如此知止，犹不失出处之道"云云。归里后，著书设教，垂三十年。大臣以经学荐，特旨赏国子监司业衔。先生天爵自重，原非借此鸣高，而望实交孚，必不终听其湮没，营营者可以悟已。

石殿撰能辟邪说扶名教

吴门石琢堂殿撰韫玉，以文章伏一世，其律身清谨，实不愧道学中人。未达时，见淫词小说，一切得罪名教之书，辄拉杂摧烧之。家置一纸库，名曰"孽海"，收毁几万卷。一日，阅《四朝闻见录》中有劾朱文公疏，诬诋极丑秽，忽拍案大怒，亟脱妇臂上金跳脱，质钱五十千，遍搜东南坊肆，得三百四十余部，尽付诸一炬，可谓严于卫道矣。是年，南闱发解，庚戌魁多士。夫因果之说，儒者不道，然以一穷诸生，毅然以辟邪说、扶名教自任，其胸襟气节，岂复第二流人物所有。

湘潭刘侍御

湘潭刘侍御元燮，在词馆有隽望，在谏院有直声。授苍梧道，辞不赴。谪广西佐贰，泊然束装，振奇人也。

射虎川

康熙二十二年西巡五台，台麓寺行宫之北，突出一虎，圣祖亲挽弧矢，一发殪之。土人名其地曰射虎川。

吴和甫少宰恩遇

泰兴吴和甫少宰存义直南书房时，文宗偶临幸，见其貂褂黯敝，笑询之。叩首对曰："臣自授编修至今，已二十年矣。"上太息。次日，即蒙黑貂之赐。后少宰督滇学还，奉命兼署顺天府丞，召对时，谕之曰："朕闻顺天府丞每逢考试卖卷，可得千金，聊偿汝在滇之清苦。"少宰视学吾浙，每述及先皇厚恩，未尝不潸然泪下也。

张文毅孙文节殉难

咸丰间，张文毅公芾视学江右，孙文节公铭恩视学皖江，皆奉旨办贼。张请终制，孙请归省，皆忤上意镌级，时方以为书生胆怯也。后孙旋殉难；张归籍遇逆回之变，骂贼不屈。盖当时局糜烂，兵事掣肘，杀身无补忠孝，宜完留其身以有待，亦儒臣进退之义。自被严诏，终全大节。非特误国偷生之辈，不足供其奴隶；即仓猝遇寇，模糊捐生，幸厕忠义之林者，亦岂足比拟百一哉。

钱补履

苏州虎丘，有钱补履墓，其人名近仁，以补履为业，嗜读书，通知古今事，吴中士大夫称为补履先生。汪稼门廉使树墓碣以表之，见吴江周鹤立《匏叶庵诗注》。

卷　四

江苏藩署厅事额

江苏藩署听事悬一额云："报朝廷某事，荣父母某事；宽百姓几分，爱子孙几分。"盖顺治间商丘宋文康公抚畿辅时，尝以四语自警，而哲子牧仲中丞开藩吴下，即用以训诫僚属者也。额为中丞手书，匪乱后尚无恙。

林文忠临殁大呼星斗南

粤贼初起，首陷平乐府城，时林文忠公已由西域赐环，文宗特诏起之田间。公方卧疾，闻命束装，星夜兼程，宿疴益剧。公子编修汝舟随侍，劝以节劳暂息。公慨然曰："二万里冰天雪窖，只身荷戈，未尝言苦，此时反惮劳乎？"口占一联云："苟利国家生死以，敢因患难避趋之。"乃舁疾亟行，忧国焦劳，驰驱尽瘁，遂卒于广宁行馆。初，贼震公威名，咸胆裂，思解散，猝闻溘逝，毒焰益张。公临殁，大呼"星斗南"，莫解所谓。噫！武乡侯出师未捷，宗忠简三呼渡河，千古贞臣，同此遗憾耳。

张武壮公病殁浔州

时又有张武壮公必禄者，本蜀名将。三省教匪之乱，公方在巴州营中，手舞大刀，单骑入阵，所向如拨彗扫箨。昭勇杨侯深赏之，由偏裨擢至专阃，战功最多。是年，亦奉旨驰广西军营，甫至浔州，亦以积劳病殁。名臣宿将，先后骑箕，而醉梦白面之徒，相继任封疆而持节钺，殆劫运将临，非人力所能挽救与。

灵石何氏之遗泽

灵石何太史思钧，乾隆乙未进士，改庶吉士，旋充四库全书馆分校。时总裁请添派总校四员，以君居首。明年散馆，改部主事，因总校故，仍留庶常。又明年议叙，授职检讨，亦词林中一故实也。相传太史笃古劬书，校雠极精密，自膺总校后，心力日瘁，卒以疾辞职。长子元烺，次子道生，同入制科，并有文誉。今灵石之何，尚有掇上第、官清班者，盖遗泽长矣。

荐校顺天乡试

康熙间，浦江郑侍读江官庶吉士。时高安相国荐校顺天乡试，复以校阅公明议叙，授检讨，亦词林一故事。

湖南老人

《苏州府志》杂记引《顾丹五笔记》云：乾隆辛未南巡，有湖南老人汤云程来接驾，年一百四十岁。皇上先赐匾额云"花甲重周"，又赐云"古稀再庆"。其孙曾随者，皆白发飘萧之翁也。

叶文敏因逋赋一厘左迁

昆山叶文敏公方霭，顺治己亥以第三人及第。辛丑逋赋狱起，士绅同日除名者，万有余人，叶适欠折银一厘，亦被左迁。因具疏云："所欠一厘，准今制钱一文也。"时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见《柳南随笔》。国初慎重度支，吏议之严若此。今包揽侵吞，习为惯技，维正之供，至欲借势力以巧免，是化外也，绳以严刑，岂得为过。

四星联珠日月合璧

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今山西巡抚威毅伯曾公国荃克复安庆，钦天监奏：是日四星联珠，日月合璧，见《曾文正公集》沅圃弟四十一初度诗注。按文正公兄弟，收湖湘之猛士，膺鲁卫之崇封，东征十载，直捣金陵，划除僭号巨寇。其光复王土，由尺寸以基至千百里，实赖同安一郡，为中兴戡定之基。固宜城下之日，三光现瑞，百神效灵，中外欢欣，焯然知为天之所佑也。

碧螺春

洞庭东山碧螺峰石壁，岁产野茶数株，土人称曰"吓杀人香"（"吓杀人"三字，吴谚，见《柳南随笔》）。康熙己卯，车驾幸太湖，抚臣宋荦购此茶以进。上以其名不雅驯，题之曰"碧螺春"。自是地方有司，岁必采办进奉矣。

苏州治平寺淫僧案

苏州治平寺有二十二房，囊橐饶裕，造密室藏妇女，恣意淫纵。乾隆二十四年，巡抚陈文恭公宏谋廉得其实，密掩捕之，搜获妇女四人，并衣饰衾具无算。公派员谳鞫，二十二房内犯奸者一十四房，淫僧一十六名，并供出被奸妇女二十五人。奏闻，械淫僧解京治罪，刑部请杖毙。奉旨：发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今苏州道观僧寮，檀施极盛，化日之下，当无复幽房曲室，渔色藏奸。然有风化之责者，仍不可不以文恭之心为心，隐微必察，惩创必严也。

育婴堂

元明之世，育婴堂尚未通行。自国家忠厚开基，发粟振饥，岁不绝书，孤独鳏寡，各得其所。世祖皇帝讲筵触发，特严溺女之禁，海内始知育婴为善举，然在官尚无常饩也。仰维孝庄皇后首颁禄米，满汉诸臣，以次输助，不数年，由京师以达郡县，育婴之堂，遍天下矣。康祺按：《周礼》《大司徒》，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郑康成注：与之母，与之饩。《王制》：幼而无父者有常饩。《月令》：仲冬养幼少存诸孤。三代以上，必无无故弃婴之举可知也。厥后唐元和间，诏婴儿无亲属及有子不能养者，廪给之；宋淳祐间，诏给官田五百亩，创慈幼局，法犹近古。然后世疆域日广，生齿日繁，饥馑流离，委弃载道，朝廷发帑活人，势难遍给。盍若我

圣朝诚求保赤,大德曰生,创自宫闱,传诸陬澨,及人之幼,因民所利,休养生息,尤为可大可久之规模也。

红豆书庄

东吴惠氏红豆书庄,在苏城东南冷香溪之北。先是东禅寺有红豆树,相传白鸽禅师所种,老而朽,复萌新枝。周惕移一枝植阶前,生意郁然,因自号红豆主人。僧目存为绘《红豆新居图》,主人自题五绝句,又赋"红豆词"十首,属和者数百余家。客过吴门,必停舟瞻赏。传至子孙,数十年来,铁干霜皮,遂有参天之势矣。惠氏三世研经,蔚然为东南耆硕,余事作诗,复风流照曜如此,洵令人追慕不置也。

昆山徐氏传是楼

昆山徐健庵先生,宋元经解之刻,实足津逮来贤,肇起熙朝朴学。其私家藏书,曰"传是楼",向不得其解。后阅汪钝翁《传是楼记》云:"先生召诸子登楼,而诏之曰:吾何以传女曹哉?尝慨为人父祖者,每欲传其土田货财,而子孙未必能世富也。欲传其金玉珍玩、鼎彝尊斝之物,而又未必能世宝也。欲传其园池台榭、歌舞舆马之具,而又未必能世享娱乐也。吾方鉴此,则吾何以传女曹哉?因指书而欣然笑曰:'所传者惟是矣。'遂名其楼为传是。"

杨彭岭

国家征讨粤寇,自长江创设水师,军事始有归宿,而水师统帅,惟今陕甘总督善化杨公岳斌(*原名载福*)、兵部侍郎衡阳彭公玉麟,忠勇朴诚,始终其事,其功绩为独多。咸、同二朝之诏令,曾、胡诸公之章奏,及中外士大夫、妇人孺子之称述,莫不以长江千里,再造于杨、彭手。康祺按:京口为长江咽喉,其地夙有杨彭岭,康熙间汤文正公尝作游记,今载集中,惟公亦不解命名之何义。由今思之,伟人未生,嘉名先锡,青山无恙,战迹常留,事皆前定,不信然与?

钱文端公有知人鉴

秀水钱文端公陈群,有知人鉴。诸城刘文正初释褐时,以所业就正。公谓文正房师王楼山云:吾贺子及门得伟器,他日令仆才也。金坛于文襄方为孝廉,来谒,公即大赏异之。刘文正及钱唐梁文庄,俱以笔法自诩。公曰:"二君毋高自位置,会看贤郎跨灶耳。"后文正子文清相国、文庄子山舟学士,果濡染家学,八法冠时,碑版大书,照耀四裔,不必如大令自誉,而书名突出二公上。

钱文端公少时之贫

钱文端公幼贫甚,隆冬早起读书,灶无宿薪,汲井水盥手,肤为之坼。未弱冠,依人京师,佣书糊口。冬无裘,入市以三百钱买皮袖,自缀于袍,钞纂益力。逾数年旋里,课两弟,读书于南楼,去梯级,縋绳送饮食,岁除始一下楼。如是者二年,学大进,遂以文字邀异遇。高官大年,席宠累代。高庙南巡,公扶杖迎銮,御制诗至有"江浙大老"之目,可谓荣已。回忆童牙孤露,饥寒逼人,虽寤寐中当无此冀望。士之匿影蓬荜,憔悴谋生者,观于公无自戚戚也。

谷应泰得陆清献卷

顺治丁酉,谷户部应泰督浙学时,得平湖陆清献公卷,评其上云:"胸无寸书,见不类字,便如爰居之骇钟鼓矣。磊落英多,我正以不类赏子。"

陆清献留心经济

陆清献年三十八,下第出都,由水路南旋。于水道之源流,漕运之奥窔,及古人名迹,无不详志。其随处留心经济如此。

魏敏果荐陆清献

陆清献宰嘉定时,魏敏果公方长御史台,与清献素不相识,闻其政声,以诗遥寄,有"吏道虽云杂,天下岂无人",及"盥手赠荒言,始终愿自珍"之语。值会推福建按察使,上命选天下贤能爱民之官,不拘资格擢用。魏公遂以清献荐,后虽为巡抚慕天颜中沮,而魏公之求贤若渴,以人事君,洵不愧古大臣矣。

陆清献劝民早完钱粮

清献治畛两载,每于初限,进民而命之曰:"钱粮者,朝廷之国课,非县官之私蓄。尔民能急公,身家快乐,县官亦得安逸有工夫做好事以加于百姓。我与尔非怨雠,何苦日行杖责。况一杖责,私与皂役杖钱,若雇人代比,又当与雇钱。二者皆虚费,而有欠粮受责之名,何不省此以凑正数,则尔我俱安。"从此传闻四野,云集响应,右见公日记。康祺按:公堂数语,岂遂足以沦浃民心,清献之居官,必先有深入民心者在。

吴源起荐陆清献语

康熙十六年,诏举博学鸿词,秀水主事吴源起以陆清献名上。其荐牍中有"理学深醇,久入程朱之室;文章闳博,复登韩柳之堂"四语。

陆清献居丧礼

清献再起,应鸿博科,在都闻封公讣,即徒跣出国门。抵家后,日夕哀次哭泣,尽哀茹素,不入内寝,席地而卧。期年后,乃以土墼置垫四隅,而寝其上。所制服悉准家礼,大约三月之内,衰绖不去体;三月后始易麻帽,以麻缕为纬,服麻袍;小祥后,始用白布帽,以棉纱线为纬,服粗白布袍;大祥后,以月白线为纬,始用浅色布套子,加于素袍上。盖从时法古,两得之矣。士大夫不幸遭大故,可取法也。

九卿公举廉吏

康熙二十三年,江南总督于清端公成龙卒,上谕诸

臣,有清操如于成龙者,公议奏闻。时九卿公举直抚格尔古德,郎中苏赫、范承勋,学道赵仑,知府崔华、张鹏翮,灵寿县知县陆陇其,凡七人。

陆清献不谒明珠

稼书先生权直隶平山时,偶入都,同年徐健庵司寇来会,具述时相明珠仰慕意,劝先生往投刺。先生以县务倥偬,不敢久留京师为辞。越日来,束装行矣。

陆清献劝盗文

先生作宰时,尝作劝盗文,遣吏往狱中诵读。大略谓:"一念之差,不安生理,遂做出此等事来,受尽苦楚。然人心无定,只将这心改正,痛悔向日的不是,如今若得出头,从新做个好人,依旧可以成家立业"等语。一时狱中痛哭失声。呜呼!今之从政者,特患无先生用心耳。

荐主不用师生礼

陆灵寿之入御史台也,由总宪陈文贞公廷敬疏荐。故事:知县行取改京秩,谒荐主,多用师生礼。先生独否。陈公益嘉叹,且云:昔年冯中堂(按:指大学士冯溥)荐魏环极,我曾荐王阮亭、汪钝庵,皆未尝署门生帖,自立者宜如此。

陆清献殁后犹受知君上

陆清献以康熙壬申十月归道山。明年冬,会推直隶、江南学院,廷臣咸拟翰詹大僚。上皆不允,特旨:直隶著李光地去,江南著陆陇其去。相国王文靖公熙奏称:"陆某已经身故。"上曰:"何不启奏?"对曰:"七品官在籍身故,无启奏例。"上嗟叹久之曰:"本朝如这样人,不可多得了。"清献贞廉忠鲠,没后犹受知君上若此。

国子监古槐

国子监彝伦堂西,旧有古槐一本,为元臣许衡手植,阅五百余年,雨蚀霜侵,久成枯干。乾隆辛未,恭遇宪皇后六旬万寿,灵物效祉,枯朽发祥,振叶鼓柯,逾岁益茂,盖圣孝之格被神矣。当时词臣文士,咸有赋颂。

常熟多画师

国初,常熟多画师。有黄鼎者,足迹半天下,尤在秦蜀间久,故所作多离奇俶诡,为古人屐齿所不到,然亦坐是多病败。同里王石谷翚,稍后起,陶铸董巨,含跨关李,名遂出鼎右。识者谓譬诸诗家,鼎其青莲,而翚则少陵。翚常绘《南巡图》进呈,天子嘉赏,议官之。翚不乐仕进,遽归。一时名公巨卿,投诗攀援,卒不可得。立品如此,其笔墨始可宝贵也。

陈清端公清操

陈清端公瑸释褐归里,讲学五年,足迹未尝入公门。每谓贪不在多,一二非分钱,便如千百万。后尝举此人对,圣祖嘉之。士未有未仕时律身不严,而居官能以清廉著闻者,观于公益信。后公令古田,调台湾,督川学,巡台厦,开府湖南、福建,孑身在外几二十年,未尝挈眷属,延幕宾。公子旷隔数千里,力不能具舟车,一往省视。傔从一二人,官厨以瓜蔬为恒膳,其清苦有为人情所万不能堪者,公晏然安之,终其身不少更变。圣祖目为苦行老僧,又曰:"从古清官,计无逾瑸者。"盖公之壁立千仞,与张清恪之天下清官第一,均邀圣许,斯真泰、华两峰,同标峻绝矣。

剿夷谕

咸丰十年八月初六日,内阁奉上谕:"近畿各州县地方士民,或率领乡勇,齐心助战,或整饬团练,阻截路途。无论员弁兵民人等,如有能斩黑夷首一级者,赏银五十两;有能斩白夷首一级者,赏银一百两;有能擒著名夷酋一人者,赏银五百两;有能焚抢夷船一只者,赏银五千两,所得资财,全行充赏。钦此。"时抚议未成,夷酋日骄,圣心震怒,原望中外臣庶,敌忾同仇,除边患而壮国威,在此举也。当国诸臣,设能仰禀睿谟,坚持初议,数千丑类,一鼓可歼。即鼓棹重来,亦必弭首乞怜,断不如今日之再三要挟,盖夷性然也。贻误至斯,感愤何极!

桐城方氏仕宦之盛

桐城方恪敏公观承,尝由直隶藩司抚浙。其侄受畴先为浙中守令,后复由直藩擢任;而受畴弟维甸,又曾以闽浙总督权抚事。受畴尝题联署中云:"两浙再停骖,有守无偏,敬奉丹毫遵宝训;一门三秉节,新猷旧政,勉期素志绍家声。"有守无偏,新猷旧政,盖仁宗御赐诗中语(按:桐城之方,自明弘治间,有讳印者,知天台县,称廉吏。印玄孙大镇,万历间巡按浙江。入国朝后,方氏宦浙,三公以外,尚有恪敏弟观本令秀水,侄孙传穟为宁绍台道,咸有名称)。

吴省钦荐王昙能作掌心雷

秀水王昙仲瞿,负才任侠,不喜绳检。客游京师,名满公卿间。值川楚教匪不靖,其座主吴总宪省钦荐昙知兵,能作掌心雷。睿皇帝斥其诞妄,吴遂罢废,而昙亦连蹇终其身。或曰:省钦本和党,窥新政肃然,和珅且败,自托于骙不解事,冀以微咎去官也(谨按:《嘉庆东华录》仁宗谕旨亦谓吴省钦恐被人弹劾,故避重就轻)。

成都府礼殿画像

乾隆乙未上稽古之暇,垂问四川督臣,成都府学礼殿画像存否。奏言:今成都府学宫礼殿已非旧,画亦早湮,谨录《汉礼殿记》元费著《礼殿圣贤图考》以闻。按礼殿不见正史,宋祁、董逌谓文翁作,欧阳修、席益、吕陶谓高眹作。观初平五年殿柱记,盖礼殿实祀周公、孔子,文翁立学时所建,眹特增修之者也。汉郡国有学,

自成都始；郡国学有庙，亦自成都始。宜纯皇帝眷念遗模，几余垂询与！详吴省钦《重修成都府学大成殿记》（文翁名党，字仲翁，见张崇文《历代小志》；吴省钦《锦江书院讲堂记》引之）。

学院学道之分

国初凡提督学政，惟直隶、江南、浙江曰学院，以进士出身之卿贰及翰林院侍讲、侍读充之。余曰学道，并系以按察司副使衔，由六部郎及知府之有资望者推用（按：康熙间，田山姜侍郎方为郎中，尝视江南学，或以田文望，破格用之）。

河道总督驻节之所

国初，河道总督行署，驻山东济宁州。康熙十六年，圣祖以江南功程重大，特令移驻淮安清江浦。雍正三年，添设北河总督，驻济宁；而改南河总督，仍驻清江。

王世铨分校得士之盛

山东王大令世铨，以道光壬午进士，需次吾浙。乙未乡闱，充同考官，榜发，得未弱冠者三人，萃于一房：归安钱振伦，年十七；瑞安孙锵鸣，年十八；鄞县童华，年十五。三人皆已食廪饩，举优行，时已诧为仅有。后钱、童以戊戌，孙以辛丑，皆成进士，入翰林，跻坊局，握文衡。钱、孙皆中年告归，钱至司业，孙至学士。童先以编修乞养，乱后再出，今官吏部侍郎。乙未至今，几五十年，三人者皆健在。曰幼慧，曰蚤达，曰清班，曰贵官，曰耆寿，曰宿学（三人皆屡主书院，钱、孙今尚为江南山长，皆有著述），无一不具，无一不同。在今日为天上之景卿，在当日实一门之桃李，亦可谓名场佳话矣。

兄弟相继督学一省

乾隆己亥秋，典闽试者为朱文正公珪，兄笥河先生，适奉命督学是省。明年秋，特旨复以公代笥河。因题使院之寝曰韡雅。三山孝秀，赓迭持衡，中岁弟昆，对床使院，固天伦之极乐，亦圣主之殊恩也。

曹侍御以劾和珅家人得追赠

定例：五品以下官，非殉寇难，无赠官给荫者，五品官亦无追赠至正三品者。乾隆间，御史上海曹锡宝上章劾和珅家人刘全，倚势营私，家赀丰厚；为同郡某侍郎漏言，和得部署掩蔽，奉旨勘查无迹，曹亦寻卒。仁宗亲政，和珅下狱赐死，谕云："当和珅声势熏灼，举朝无一人敢于纠劾，曹锡宝独能抗辞执奏，不愧诤臣，加恩追赠副都御史，伊子照加赠官衔，给予荫生。"天下闻之，莫不同声感叹，呼圣明万岁。

曹侍御请建辟雍于国子监

汾阳曹宗丞学闵为御史时，建言宜考古制，建辟雍于国子监，部议格不行。乾隆甲辰，天子将临雍，命大臣规浚园水，礼乐备举。上忆及前奏，特旨嘉奖学闵，未几，由内阁侍读学士超擢宗人府府丞，盖仍因前奏云。

训导特授知州

海阳吴文伯，雍正丙午以训导引见，奏对称旨，特授河南禹州知州。文伯父隆，尝以奉化丞权县事，时方养疴奉化，得家书，伏床褥北向叩头，蹶及见之。隆盖孝子，鞠逊行曾为作传。帝简循良，天酬纯孝，则我宪皇帝之圣且神也。

宛委别藏

阮文达公官浙日，进七阁未录书百种，睿庙锡名"宛委别藏"。公仿《提要》例，各书咸有评骘，载《揅经室外集》中。

昆山三徐

康熙朝士评昆山三徐曰：公肃仁人君子，健庵大人君子，果亭正人君子。

段大令居丧哀毁

金坛段若膺大令，七十丧亲，如孺子哀，八十祭先，未尝不哭泣。八十时，读书未尝不危坐。坐卧有尺寸，未尝失之。见其外孙龚自珍《定盦续集》。可见士大夫非至性天植，操行不瑕者，必不能壹志殚精，成千秋绝业也。

庄侍郎廉鲠

武进庄侍郎存与，性廉鲠，典浙江试，巡抚馈以金不受，遗以二品冠，受之。及途，从者以告曰："冠顶真珊瑚也，直千金。"公怒曰："何不蚤白。"驰使千余里返之。为讲官日，上御文华殿，同官者将俟上起，讲仪毕矣。公忽奏讲章有舛误，臣意不谓尔也。奉书进讲，琅琅尽其旨，同官大惊，上为少留颔之。

侍　卫

故事：凡宿卫之臣，满洲辄除乾清门侍卫，其重以贵戚或异材，乃擢御前侍卫。汉籍辄除大门上侍卫，领侍卫内大臣辖之。其有材勇擢侍乾清门，而班之崇极矣。惟嘉庆间，果勇侯杨芳特授国什哈，辖汉国什哈，内臣惊为未有。

王文简公言人所不敢言

嘉庆十八年，巨逆林清以七十七人入禁门，既殄定，有议筑圆明园宫墙高厚者，有议增圆明园兵额者。高邮王文简公意非之，具折上，睿皇帝大动容，召对良久，乃罢。谕军机大臣曰："王引之乃能言人之所不敢言。"其奏牍何语，海内迄今弗知，而公之风旨可见矣。

翁学士视学之久

翁覃溪学士，乾隆甲申奉命视学广东，至辛卯秋役

竣,凡三任八年。嘉、道而后,学臣无此久任者。

粤东亦有西湖

粤之雷州亦有西湖,坡诗所谓"西湖不欲往,暮树号寒鸦"者也。其地相传有"西湖平,状元生"之语,郡人因搆书舍于湖上,颜曰"平湖"。覃溪学士按临雷郡,有句云:"可笑此郡士,不愧文不工,但祝西湖平,结此一亩宫。"

九十九岁应试

乾隆间,番禺县学生王健寒年九十九,尚能入试,握笔为文,翁覃溪记以诗。

减粮赋

雍正初年,用怡贤亲王言,减苏松一道地丁银四十五万两,南昌一道十七万两。乾隆二年,又减江、浙两省地丁银二十万两。乾隆一朝,凡蠲七省漕米者三,普蠲天下地丁银者亦三,前史未有也。且今制,丁统于地,非计丁出赋,有漕省份,并地丁计为什一,无漕省份,只计地丁,尚未及三十分之一。顷同治三年,东南大定,江苏巡抚李肃毅伯又奏减江苏苏、松、太三属漕米五十四万余石,浙江巡抚左恪靖伯又奏减浙江杭、嘉、湖漕粮三分之一,两宫太后立允所请。滂恩大恺,益久益深,等百世而溯三古,莫与比仁矣。

国初诸僭逆钱文

国初奠定区宇,所划除诸逆寇,皆尝窃大号,铸钱文。如郑成功僭号常平,孙可望僭号兴朝,吴三桂僭号利用,耿精忠僭号裕民,迤西土酋王耀祖僭号大庆。蛮睫螳轮,竟非全无大志者。录之以见真人扫除之难,元勋栉沐之苦。详钱侗《建元类聚考跋》(按残明鲁王窜越,铸大明通宝钱)。

阎征君古文尚书疏证

阎征君《古文尚书疏证》,每卷末各有自跋。其第一卷写成,覆舟武进郭外,私念疏证定本在此,当邀东坡元符三年宿大海中例以济。其写第四卷,别录四本:一寄太华山顶,一寄罗浮山,其二本则寄千顷堂、传是楼之主人,仿白氏文集别录三本例。其写第五卷成,属人写图二:一礼堂写定图,一传与其人图,居然以郑君自命。征君著是书,其自信之笃若此。康祺昔尝取征君书与毛氏《冤词》互证,西河纵横穿穴,论辨之雄,在阎书右,惜伪古文罅漏太多,弥缝匪易,虽盛气强词,仍不能拔赵帜而立赤帜也。

陶筱奏建义庄得补实官

乾隆十五年,吴县候选员外郎陶筱,置常稔田千亩,营守舍三十余楹,为义庄。是冬十二月,苏抚雅尔哈善疏闻。明年四月,奉旨依部议,照原衔即用,以示奖劝。本朝崇尚敦睦,海内好义之家,以义田、义庄上闻者,靡岁蔑有。顾皆宠以虚衔,或诏部臣存档册,若陶氏之原官即真,真旷典也。

阮文达公拯婴法

金华贫家多溺女,阮文达抚浙时,捐清俸若干,贫户生女者,许携报郡学,学官注册,给喜银一两,以为乳哺之资,仍令一月后按籍稽查,违者惩治。盖一月后顾养情深,不忍杀矣,此拯婴第一法。

学政不得监临

嘉庆己巳恩科,浙江学政刘凤诰代办乡试监临,闱后人言藉藉,有"监临打监军,小题大作;文宗代文字,矮屋长枪"之对语,密旨查询。经巡抚阮元以对语达天听,上复遣侍郎托津等三人抵浙按问,刘获重谴,阮亦以徇庇夺官。谕旨中有云:"乡试士子,系由学政录送入闱,刘凤诰本当避嫌,何以辄将监临之事,交伊代办,已属非是。"何以近科秋闱,竟违祖训,仍有以学政监临者。

和珅蒙恩眷之缘

乾隆朝,故相和珅贵为首辅,爵封上公,子尚公主,凡一切龙褂、紫缰、双翎、宝顶,茂典殊荣,靡不崇备。本朝八旗大臣中,宠眷罕有其伦。闻其始特銮仪卫一校尉。一日,警跸出宫,上偶于舆中阅边报,有奏要犯脱逃者,上微怒,诵《论语》"虎兕出于柙"三语。扈从诸校尉及期门羽林之属,咸愕眙互询天语云何。和珅独曰:"爷谓典守者不得辞其责耳。"(凡内臣称上皆曰老爷子,或曰佛爷)上为霁颜。问:"汝读《论语》乎?"对曰:"然。"又问家世、年岁,奏对皆称旨。自是恩礼日隆,迁官多不次。和珅才敏给,遇事机牙肆应,尤善揣人主喜怒,以故高宗晚年倚毗益笃。设稍感激知遇,持盈保泰,移其封殖自利之谋,以协赞军国,其功名福泽,岂在郭汾阳下?后之懿亲戚畹,肺附国家者,鉴之哉!鉴之哉!

赈粥良法

嘉庆乙丑,浙西水灾歉收,杭、嘉、湖三府散筹赈粥,分男女两厂。择佛寺立大芦篷,无雨淋日炙之苦。道路出入次第,皆以木栅梆炮为号令纪律,日赈数万人,无拥塞之虞。有疾者给以药,老病废疾别有厂,妇女有厕篷,数月中无一人死于厂者。其煮粥浓厚,以立箸不倒、裹巾不渗为度。司事与饥民同食之,无一盎馇餲者,民情欢悦。时阮文达抚浙,所谓实心行实政也。今年直隶旱暵,闻天津粥厂,多冻饿践踏死者,而篷席遭焚,数千灾黎,熸于一炬。司厂务者,为流外官某,合肥人,经直督肃毅伯奏参夺职。言路谓不足蔽辜,请旨严治。适余将出京,未悉后事。过津门,益思文达不置。

卷　五

图理琛异域录

康熙五十一年，土尔扈特汗阿玉奇从子阿喇布珠尔请内属，诏封贝子，寻遣归。上命图理琛等赍敕往谕，假道俄罗斯，五十四年三月还京。是役也，往返三载余，经行数万里，盖土尔扈特为俄罗斯所隔，而俄罗斯又故导我使纡行故也。图理琛等归，撰《异域录》，首冠舆图，次为行记二卷，进呈，上甚嘉悦。

托时等使俄罗斯

雍正七年，以革职仓场侍郎托时，赏加侍郎衔，出使俄罗斯，十年使回。

图理琛使俄罗斯

雍正五年四月，命吏部侍郎图理琛，偕喀尔喀郡王额驸策凌等，往定喀尔喀与俄罗斯界。六年，追议前定界时，与俄使臣萨克鸣炮谢天，并立木牌于定界处所，旋焚之；又擅纳俄罗斯贸易人入界，遂逮治。以上三则，无关掌故，而有裨谈时事者之考证，故录之，详见托时等史馆本传。

杨中丞精相术

临川杨中丞頀，精相术。乾隆甲辰成进士，胪唱前一日，新进士会集乾清门外，公遍相诸同年，谓友人曰：今科榜眼、探花，当是南北二邵（谓余姚邵瑛，天津邵玉清），第一人未见，何欤？嗣见一人脱帽箕踞，独坐金缸旁，公拱手贺曰：龙头在是矣。亟询姓名，则会稽茹棻古香也。少顷，传前十卷引见，以次唱名，鼎甲皆如公言。

吴山尊夫人赠行诗

全椒吴山尊学士鼒，渊如先生妹婿也。渊如先生以乾隆丁未榜眼及第，山尊仍上计车，其夫人赠行诗曰："小语临歧记可真，回头仍怕阿兄嗔，看花迟早寻常事，莫作蓬莱第二人。"山尊果以是科通籍，入翰林，虽大魁让人，犹未满红闺期望，然微云夫婿，柳絮才媛，艳句流传，亦可谓倡随佳话矣。

杨简侯分校得士

道光乙巳杨简侯方伯能格与会试分校，是科覆试第一罗嘉福，殿试第一萧锦忠，朝考第一孙鼎臣，皆出其房，亦称罕有。

昆山徐氏科名之盛

昆山徐侍郎秉义，康熙癸丑初入词馆，适其弟立斋相国以掌院学士充教习，秉义例投谒，称门生，相国具疏陈谢。特旨：徐秉义无庸教习。科名嘉话，足与大小宋弟不先兄，并传千古已。

三世四翰林

本朝咸、同已前，祖孙、父子并入词林者，晋宁李因培乾隆乙丑，子翊丁丑、翃嘉庆己未，孙浩甲戌。滨州杜堮嘉庆辛酉，子受田道光癸未，孙翰甲辰、翻乙未。李、杜皆三世四翰林，而翊、翃、翰、翻，名皆从羽，翱翔蓬苑，果应联翅接翼之祥，亦奇。

四世翰林

四世翰林者凡五家。静海励杜讷康熙庚戌（由福建同知荐直南斋，特授编修），子廷仪庚辰，孙宗万辛丑，曾孙守谦乾隆乙丑。常熟蒋伊康熙癸丑，子廷锡癸未，孙溥雍正庚戌、涟康熙己丑，溥子檙乾隆辛丑。无锡秦松龄顺治乙未（按松龄授检讨后罢官，康熙己未试鸿博，重官检讨），子道然康熙乙丑、靖然壬辰，道然子蕙田乾隆丙辰，蕙田子泰钧甲戌。商丘陈濂乾隆丙戌，子杲嘉庆辛酉，孙焯辛未，曾孙坛道光乙未。长白德保偕从兄观保乾隆丁巳同馆选，德保子英和癸丑，孙奎照嘉庆甲戌、奎耀辛未，曾孙锡祉道光乙未。

桐城张氏六代翰林

桐城张氏六代翰林，为昭代所未有。太傅文端公英康熙丁未，子少詹事廷瓒乙未、文和公廷玉庚辰、礼侍廷璐戊戌、阁学廷瑑雍正癸未，孙检讨若潭乾隆丙辰、阁学若霭雍正癸丑、阁学若澄乾隆乙丑、侍讲若需丁丑，曾孙少詹事曾敞辛未，玄孙元宰嘉庆壬戌，来孙聪贤辛酉。自祖父至曾玄十二人，先后列侍从，跻鼎贵，玉堂谱里，世系蝉联，门阀之清华，殆可空前绝后已。

国初衣冠尚沿明制

国初周监殷礼，衣冠服物，尚有沿袭明制者。顺治四年谕范文程、刚林、祁充格曰："文职衙门不可无领袖，今尔衙门较前改大，尔三人可用珠顶玉带。"

轩辕诰

《茶余客话》载：山左轩辕诰以举人官教谕，将升某府教授，中己未会元，改庶常，散馆归班，仍请改教，选其初升之缺。一片青毡，依然故我，二十年如一梦云。康祺案：春秋榜上，原是虚名，以为不足重轻，则诰即状元及第，洊历清华，及予告归来，回首前尘，仍是邯郸幻境。果以科第为足贵，则诰固已领袖南宫，翱翔词苑矣，不得以寻常广文例之。

春　联

京官家每岁易桃符，多书"天恩春浩荡，文治日光华"十字。内城满洲宅子，尤比户皆然。按此二语，盖宪庙赐张文和公春联也，见《茶余客话》。

朱竹垞咏史诗

竹垞先生官翰林时，咏史云："汉皇将将屈群雄，心许淮阴国士风，不分后来输绛灌，名高一十八元功。海内词章有定称，南来庾信北徐陵，谁知著作修文殿，物论翻归祖孝征。"当时或因天禄秘书，编纂不预，坊局华选，荐擢不公，故先生借此抒感。而读是诗者，谤议横生，不久遂湖山放废矣。

满洲可称珠申

满洲初为部落名，国书本作满珠，二字皆平读。乾隆四十二年上谕：我朝肇兴时，旧称满珠，所属曰珠申，后改称满珠，而汉字相沿，讹为满洲，其实即古肃慎，为珠申之转音。谨案《淮南子》曰：东方多君子之国，信哉，莫古于肃慎。《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肃慎氏来朝，贡弓矢。《史记·虞帝纪》：北发息慎。《尚书序》：息慎来贺。自后《家语》、《尚书传》、《孔子世家》，皆称肃慎。《汲冢周书》王会解：西面者正北方稷慎。息、稷与肃，皆一音之转也。宋刘忠恕以金之姓为朱里真。盖北人读肃为须，须朱同韵，里真二字，合呼之亦即慎字。金亦肃慎之地，忠恕误以为姓，舛谬殊甚。我朝旧称所属曰珠申，经高宗钦定，与金之女真，同为肃慎转音，可知天贶大东，数千年前，早开楛矢信义之俗，以待我祖宗诞膺景命，混一神州。而东之为位，又适为天地之所以成始而成终，于万斯年，洪基永固，不待卜矣（今满洲人自署地名，多称长白，窃谓不若珠申之雅切）。

曼珠即满洲之转音

西藏每岁献丹书，称上为曼珠师利大皇帝。曼珠，译言妙吉祥也，又作曼殊室利。按珠、殊同音，曼珠亦即满珠二字。其易珠为洲，盖由洲字义近地名，故汉字假借承用之。

盛京内务府所藏典训宗器

盛京内务府尊藏典训宗器，二百余年，宝守维谨，屡有增加。兹照光绪元年以前内府案卷，敬谨著录，俾万世臣民，知我列圣显谟承烈，永奠洪基，于发祥创业之区，尤为郑重，视周荒邠馆，汉设新丰，不啻相去万万也。敬按敬典阁上层，供奉九代圣容，凡九箱，行乐图四箱；每岁春秋二分，由陪京大臣恭晾太庙供奉册实凡五十八分。敬典阁中层，尊藏玉牒黄档、红档凡二百四十包，宝十颗。敬典阁下层，尊藏玉牒黄档、红档凡六十包。崇谟阁尊藏实录一千四百零三包，圣训三百一十六包，老档十四包，实录图一匣。又恭存列祖列宗所遗御用鞍辔、弓箭、腰刀、枪剑、櫜鞬，高宗纯皇帝御用朝冠、朝珠、朝带、袍褂、鞍辔、弓箭、枪剑、腰刀、櫜鞬、甲胄，仁宗睿皇帝御用朝冠、朝珠、朝带、袍褂、鞍辔、枪剑、腰刀、准捷枪、撒袋、弓箭，宣宗成皇帝御笔字挂屏、鞍辔、威鹵枪、木杆枪、银式件、桦木鞘、小刀子、火镰、火纸筒，文宗显皇帝御用鞍一副、藤鞭一把、撒袋一副、弓四张、箭三十六枝，以及各宫殿陈设，一切金玉铜瓷物件，金锞、金条、银锞、书籍、字画、册页，并文溯阁收存各书籍。每值大员更替，按照印册查点一次，专疏奏闻，盖慎重如此。

官逼民反

嘉庆三年，四川教匪首逆王三槐解京审讯时，有"官迫民反"之供。仁宗皇帝闻之恻然，特谕褒擢廉吏刘清等以风厉天下，当时民间闻者感泣，至今诵之。

复还国初亲王始封爵号

国初，睿亲王多尔衮以元勋懿戚，横被流言，乾隆间始特旨昭雪，复爵予谥。并以礼烈亲王后人改封巽亲王，又改封康亲王，郑献亲王后人改封简亲王，豫通亲王后人改封信郡王，肃裕亲王后人改封显亲王，克勤郡王后人改封衍禧郡王，又改封平郡王，均非初封之名，不足昭示后世，悉命复还始封爵号。我先朝褒功录旧如此，河山带砺，亘古长延矣。

怡贤亲王恩眷

雍正朝，和硕怡亲王允祥薨逝，赐谥曰贤。上睿性友悌，眷念勿替，特旨以王生前所赐"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八字，冠于谥号之上。敬按怡贤亲王修学好古，为善最乐，固为本朝河间、东平，而宪皇帝任遇枝戚，庆命旁流，有加无已若此。汉和帝之同舆共室，唐玄宗之长枕大衾，方之蔑如矣。

骆文忠侄孙得蒙恩荫

骆文忠公扬历封圻，不携眷属，惟侄孙肇铨随侍。公殁后，温谕轸恤，二子四孙，均赏给科第官阶，肇铨亦蒙恩以知县选用。饰终懋典，荣及旁孙，他疆臣未尝有也。

妇人得谥

妇人古无得谥者。本朝嘉庆间，教匪之乱，滑县知县强克捷殉难，既赐谥忠烈矣，复特旨谥其子逢泰之妻曰"节烈"。道光朝台湾之乱，嘉义县县丞方振声、千总马步衢、把总陈玉威殉难，既破格给谥矣（方曰义烈，马曰刚烈，陈曰勇烈），而振声妻张氏、玉威妻唐氏，亦特旨予谥"节烈"。前圣后圣，褒厉忠贞，至于末秩粗官，闺帏弱质，仰蒙优恤至此。宜粤、捻之变，蓬门夫妇，视死如饴者，方州志乘，累牍难书矣。

笔帖式

笔帖式为满洲进身之一途，今各衙门皆有额设，候补者又盈千累万，视为不足重轻矣。按国初如大学士达海、额尔德尼两文成公，领侍卫内大臣一等公文忠公索尼诸人，皆起家武臣，以精通国书，皆特恩赐号巴克什。巴克什，即笔帖式也。

改镌墓碑

左都御史揆叙，本谥文端，雍正朝追削，并谕令于墓碑上改镌“不忠不孝柔奸阴险揆叙之墓”。

承政参政

国初，满汉大臣，多有称某部承政、某部参政者。按承政即今尚书，参政即今侍郎，左右承政即今左右都御史，左右参政即今左右副都御史。

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特旨昭雪

康熙初年，内国史院大学士苏纳海，直隶山东河南总督朱昌祚，直隶保定巡抚王登联，均为辅臣鳌拜矫诏论死。八年，特旨昭雪，并各予谥（苏谥襄愍，王谥悫愍；朱谥勤愍，一云谥勤敏，一云谥勤恪，均误）。

给谥郑重

本朝优恤臣邻，恩礼醰渥，惟身后给谥最为矜重。故自开国至道光朝，膺易名之典者，仅四百余人。有生官极品，而殁不得谥者。自同治初两宫垂帘训政，凡阶一品皆予谥，近数十年，遂为定制矣。

拟谥之例

定例：臣下谥典，由礼部奏准后，行知内阁撰拟，旧隶典籍厅。咸丰初，卓文端公入阁，改归汉票签，令两侍读司之。凡奉旨给谥者，侍读遵谕旨褒嘉之语，得谥文者拟八字，由大学士选四字，不得谥文者拟十六字，由大学士选八字，恭请钦定。惟文正则不敢拟，悉出特恩。又咸丰三年，祁文端公面奉上谕：文武大臣或阵亡或军营病故，武功未成者，均不得拟用襄字，见鲍康《皇朝谥法考》。

亲郡王配享太庙者

本朝亲郡王配享太庙者：通达郡王雅尔噶齐、武功郡王礼敦巴图鲁（按此巴图鲁三字，即其名，非勇号也）、慧哲郡王额尔衮、宣献郡王界堪、礼烈亲王代善、睿忠亲王多尔衮、郑献亲王济尔哈朗、豫通亲王多铎、肃武亲王豪格、克勤郡王岳托、怡贤亲王允祥、蒙古超勇襄亲王策凌，及同治五年奉旨之科尔沁忠亲王僧格林沁，凡十三人。（鲍氏《谥法考》云：亲郡王配享太庙者，通达郡王、武功郡王、慧哲郡王、宣献郡王、礼烈亲王、豫通亲王、肃武亲王、克勤郡王、怡贤亲王、超勇襄亲王、策凌，凡十三人〔缺睿、郑两王〕。崇川刘氏《谥汇》因之，一似自通达郡王至超勇襄亲王共十二人，而策凌别一人者。其实策凌即襄亲王之名，鲍氏本不谙著书体例，疏略甚多，此亦失考之一端也。又鲍氏仍王文简《谥法考》之旧，雅尔噶齐作雅尔，额尔衮作尔衮，界堪作阶堪，皆与《会典》、《通典》不符。）

满汉文武大臣配享太庙者

满汉文武大臣配享者：英诚武勋王扬古利、信勇直义公费英东、宏毅公额亦都、忠义公图尔格、昭勋公图赖（按：昭勋即直义子，忠义即宏毅子，父子配侑，尤为极荣）、文襄公图海、文端公鄂尔泰、文和公张廷玉、文襄公兆惠、文忠公傅恒、文成公阿桂、文襄公福康安，凡十二人，而汉大臣止张文和一人。开国名相若文肃范公，近时名臣若文正曾公、文忠骆公、胡公，似勋德尚出文和右；虽配食清庙，宜出特恩，未可具疏乞请，惜枢府中无因事奏陈者。

毛西河穿凿

西河检讨尝与阎百诗辨地理，语多穿凿。百诗太息曰：“汪尧峰私造典礼，李天生杜撰故实，毛大可割裂经文，贻误后学不浅。”噫！二百年来，通儒辈出，述作连楹，观玩全书，瑜百瑕一，津逮来学，诚为有裨，获免斯讥，果几人哉！

学问从饾饤得来

《茶余客话》称：田山姜读书，掇拾字句，有饾饤之目。常云：奇字古人所常用，于古诗尤宜，班、马等赋所以令人魄眼颓耳，政由时出奇字衬贴之也。阮氏记此，盖讥山姜之癖好新奇。康祺案：文人握管，诚不宜专恃稗贩，致蹈獭祭雉窜之讥。然词句斑璘，气息典雅，究愈于空疏不学，冒袭八家者之所为。梅村、渔洋之诗，竹垞、迦陵之词，未必不以掇拾为始境。若石笥骈文，道古散体，更可决其从饾饤得来。特习贯运用，便同腹笥。自高声价者，类不肯如山姜直言耳。

淮上三子

淮上顾諟在瞻、杨开沅禹江、戴晟晦夫，皆国初暗修静学之士，梨洲先生讲学甬上，遂相约渡江问道，齿隶门籍。在瞻少时，著《习学录》，颇谤陆王，自甬上归，语门人云：“吾向日心粗胆大，妄议先儒，今从黄先生游，乃知半生全在梦中。”因遍索《习学录》焚之，与禹江订读经史法，求实学，戒空谈。淮海后起，翕然宗仰。梨洲尝取所选《明文海》，摘加朱圈，授其子百家，是为《明文授读》，版即藏晦夫家，见《淮安府志》及山阳阮氏《淮故》。之三子者，亦近世豪杰之士矣。维桑寓贤，亟宜缀录。

郭大临

又常熟郭孝廉大临，任侠尚气，桑海之交，窜身黄冠，遍走江湖，欲得奇才剑客而友之，卒无所遇。岁辛丑，太冲先生读书双瀑寺，双瀑在万山中，人迹殆绝。大临忽走访，太冲问何以知之，笑不答。问奚自，曰：甬上。见昆山顾景范所作传，及太冲所作墓志。是亦国初一高士，鄮州一寓公也。

吴俗三好

王渔洋谓吴俗有三好，斗马吊牌，吃河鲀鱼，敬五通神，虽士大夫不免。恨不得上方斩马剑，诛作俑者。

张文端恶马吊

张文端最恶马吊之戏，尝镌一图章曰："马吊众恶之门，习者非吾子孙。"所藏书册图画，悉印之。

名刺不用拜字

明季士大夫投刺，率称某某拜，开国犹然。近人多易以顿首二字。或曰：康熙初鳌拜专权，朝臣献媚，避其名也。或曰：鄂文端公当国时，以其父名拜（按公为祭酒鄂拜子），故题刺不用拜字，中外靡然从之。又属吏上大宪书，向用"恭惟大人"四字。自庄滋圃相国有恭总督两江，僚属具禀，改为仰维，或作辰维。又定例称大学士曰中堂，今陕甘总督湘阴左公入相后，两省官吏避宗棠二字之嫌名，皆称伯相。比公晋封二等侯，又称为侯相。

汤文正荐陆在新

长洲陆明府在新，为诸生时，敦尚气节，刻苦自厉。彭山筑屋，躬耕读书，以孝廉为松江教授。斋规方雅，屏绝贽币。汤文正公抚吴，察其廉勤，以卓异荐。是岁江南七府一州，诸长吏登启事者，仅君一人，故事未有也。既入都，圣祖召见，赐蟒服，迁庐陵知县，大著声绩，世称文正之知人。

追念李文勤公勋劳

高阳相国李文勤公霨，以康熙二十三年薨于位。四十九年，上追念勋劳，特旨：李霨任大学士时，始终恪慎，懋著勤劳，其孙工部主事李敏启，可超擢太常寺少卿，以示优礼旧臣至意。敬按：主事之于常少，仅越一阶，而有堂司之别。大臣子孙叨窃余荫，京官至郎中，外官至知府，宠荣极已。况事隔二十余年，君臣恩谊，犹复惓惓如斯，伊古明良不数遘也。

国初清语官号

国初官号，清语居多。如噶喇昂邦，即今左右翼前锋统领；固山额贞、固山昂邦，皆即今都统；梅勒额贞、梅勒章京，皆即今副都统；纛章京，即今护军统领；甲喇额贞、甲喇章京，皆即今参领；牛录额贞、牛录章京，皆即今佐领；一、二、三等总兵官世职、一、二、三等昂邦章京、一、二、三等精奇尼哈番，皆即今一、二、三等子；一、二、三等副将世职、一、二、三等梅勒章京、一、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皆即今一、二、三等男；一、二、三等参将世职、游击世职，一、二、三等甲喇章京，一、二、三等阿达哈番，皆即今一、二、三等轻车都尉；盛京八门总管昂邦，即今将军；驻防昂邦，即今驻防将军；墨尔根虾，即今蒙古侍卫；札尔固齐，即佐理五大臣。右见仁和赵雩门笔记所述。康祺庸陋，备官京朝，未谙国语，不知赵氏之说，果可依据与否，姑节录之，以俟考证。

辅政四大臣顾命八大臣

圣祖冲龄践阼，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并受顾命，同辅政，时号曰四大臣。咸丰十一年文宗晏驾滦阳，辅政诸臣，躬侍玉几，遂传谕海内，以载垣、端华、肃顺、景绶、杜翰、匡源、穆荫、焦祐瀛为顾命八大臣。其实八人者，特是日内直之员，上未尝以元良付托，端华、肃顺辈志在揽权，故敢矫遗诏以养威，引私人以自重也。按康熙初辅政四大臣，实出鳌拜冒托，见圣祖谕旨，鳌拜后竟伏法。同治朝八大臣，则诛锄贬黜无幸免者，惟景绶以戚畹再起。

大襄毅公小襄毅公

康熙间，漳浦蓝公廷珍，官福建水路提督，公孙元枚，由世职起家。乾隆中，福建陆路提督廷珍平朱一贵之乱，元枚与剿林爽文，祖孙皆立功台湾。殁后，皆赐谥襄毅，闽人至今称大襄毅公、小襄毅公（按：文臣中祖孙同谥者，惟丹徒相国玉书，及公曾孙侍郎锡庚，皆谥文贞；世或称侍郎谥文节误也）。

畿南三才子

国初直隶多诗人，永平张盖命士、申涵光凫盟、鸡泽殷岳宗山，称畿南三才子。三人皆遗民。盖阳狂自废，尝独游楚、豫、齐、晋间，归则闭土室，湛醉歌哭，善行草，五言高简，力诣古人。涵光明忠臣佳允子，潜心理学，晚益名高，著有《聪山集》、《荆园小语》诸书。岳前明举人，顺治初除知睢阳，甫至任，即投劾归。诗宗魏晋，不喜作律诗，所作古体，莽莽然肖其为人。三人行谊，自以涵光为得中，而逸轨贞操，均非尘壒所有，宜河朔人士，至今称道不衰也。

圣祖不宝远物

圣祖幸索尔哈济时，喇里达头人进青翅蝴蝶一双，谓能捕鸟，又彩鹞一架，谓能击虎者。上命侍卫毋纳，厚赏其人而还之，圣天子不宝远物如此。

东京盛京京师

太祖高皇帝天命七年，建东京于辽阳；十年，自东京迁于沈阳，太宗天聪五年，尊为盛京。世祖入关定鼎，因明都顺天府之旧，称为京师，营丰宅镐，缔构艰难，亿万年不拔之基也。

世祖阅明孝宗实录

世祖幸南苑别殿，夜半阅明《孝宗实录》，有召对兵部尚书刘大夏、都御史戴珊事。心喜曰："朕所用何遽不若珊、大夏。"明日，宣梁尚书清标及魏文毅诣行幄，备顾问。

沈文恪请罢流徙乌喇新例

圣祖登极，因旱求直言。新例：流罪皆徙乌喇，诏九卿会议。沈文恪公荃谓：乌喇距蒙古三四千里，地不毛，极寒，人兽冻辄毙，徙流罪不当死，不应驱之死地，乃独为疏上之。有旨：令画一。文恪持前议益坚，且

曰:"臣此议行,三日不雨者,愿伏欺罔之罪。"圣祖方冲龄,改容纳之。越二日,大雨盈尺,新例竟罢。

丹魁堂

道光癸巳江阴季文敏公芝昌,以前科鼎甲散馆。阅卷大臣方定卷,上忽将尚书名签(凡殿廷试卷后用弥封,卷面用小纸名签,呈卷后,上亲自揭签,始交阅卷大臣定甲乙),遣太监持问阅卷者,第一是此人否,并于名上朱笔书一魁字,名下双行书"读戴谁遣"四字。诸臣覆奏,谓所拟首卷,赋首是"读戴"二字,诗首是"谁遣"二字,至是否季某,臣等实不能知。须臾,又命太监持两名签示大臣,则皆朱书劣字,比拆封,皆三等也。翼日召对,有"君臣一德"之谕。尚书遂以"丹魁"名其堂。

宣宗立文宗为太子事

季文敏公《丹魁堂年谱》,纪宣宗立文宗为太子事甚详确,谨录之。谱云:"道光庚戌正月,上违豫久,犹日至奉三无私(敬按:四字别殿名),召见办事。十三日召见慎德堂(敬按:寝宫名),仅军机大臣、大学士祁寯藻、杜受田,尚书何汝霖,侍郎陈孚恩、季芝昌五人,语良久。十四日卯初刻,诸臣甫入直,已传旨召对,凡十人,盖定郡王载铨及大军机五人,御前大臣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科尔沁王僧格林沁三人,暨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尚书文庆也。上冠服端坐,命至榻前,告以立今上为皇太子。须臾,今上入,上取缄匣朱旨传示,并谕勉诸臣,毕,各退。今上命军机五人同阅章奏,移时,甫还直庐,忽急宣趋入,惊闻大行皇帝龙驭上宾矣。"康祺按:道学家言,每以易箦启手,神志湛然,为生平学道之效。况万乘天子,临御多年,髦期而不闻勧勤,大渐而从容审训,缀衣当出庭之日,冕服无凭几之容,兢兢业业,钦始钦终,非圣人其孰能之。

季仙九考试皆遇三数

季仙九尚书,以道光壬辰第三人及第,癸巳甫留馆,即应大考,复列第三,擢侍读。己亥又值大考,名单出,则仍第三也。擢少詹事,具折入谢。召见谕曰:"汝卷本定第一,朕不知如何移置第三,然第一不若第三巧合上次名数。"因大笑。故尚书纪恩诗,有"九重知已温言逮,三度同符盛事传"之句。(按:尚书名芝昌,字仙九,盖取仙芝九茎之义。殿廷三试,三列前茅,遂跻华显,适符三三成九之数。唐人诗"官阶科第皆前定",其不然欤?)

定逢五视朝之制

世祖御宇之九年,魏文毅公疏言:"少而勤学,古人比之日出之光,宜及时肇举经筵日讲,以隆治本。"八年二月,世祖亲政,公又言:"深居高拱,不如询访臣邻;批答详明,不若亲承颜色。故事有朔望之朝,有早朝、晚朝,内朝、外朝。今纵不能如往制,请一月三朝,以副励精图治至意。"自是,定逢五视朝之制。

蔡总兵请修筑边墙

康熙辛未,总兵官蔡元疏请修筑边墙,上初命阁臣集九卿于阙门外,面询可否以闻。群臣未及对,上复召大学士谕曰:"朕思众志成城,岂在边墙。"诸臣叩首曰:"大哉王言,臣等见不及此也。"所请遂不准行。

禁奏折媚兹语

康熙中,廷臣章疏,有"德迈二帝,功过三王"语。上曰:"二帝三王,岂朕所能迈且过哉?"传谕中外,自后不许如是。陆清献公尝谨述其事,见《三鱼堂文集》中。康祺谨读世宗朱批谕旨,凡臣下奏折,媚兹过甚者,无不丹书申儆,盖我朝家法然也。

建先蚕坛

乾隆七年,户部侍郎三德疏言:"亲蚕典礼,与亲耕并重。前代制度未备,皇上敕建先蚕坛,为旷世巨仪。请将建坛址宫殿规制及兴工告成日期,宣付史馆,以光盛典。"诏从之。

增四川总督

雍正九年,大军征噶尔丹策凌,上以川陕地广,又理军需,总督一员,难于控制,特旨增设四川总督,即以四川提督黄廷桂补授,兼管提督印务。乾隆元年,西陲军务告竣,川督廷桂仍为提督。后于十三年复设总督,始为定员。

国初慎重巴图鲁勇号

巴图鲁,译言好汉,与元史称拔都、拔突、霸都鲁等类,字异义同(国语重在声音,凡同音之字,皆可假借,故翻译互有同异)。我朝开国时,礼亲王代善首膺古英巴图鲁赐号,盖其时太祖征乌拉,进攻屯寨,代善最为奋勇。敬按:代善为太祖高皇帝第二子,可见当时重视勇号,亲藩储贰之贵,尚必从事边垂,武功懋著,始享此三字荣称。近日军营克一城,夺一寨,即请保奖清、汉字勇号(凡有奋勇、刚勇等名目,第二字用勇字者,谓之汉字勇号;其无义可思,字数多寡不等者,谓之清字勇号。汉字如蓝翎,清字如花翎,积功递加,亦曰赏换),累牍盈篇,殊失先朝创制之本意矣。

卷　六

会试及顺天乡试钦命题目之始

国初凡乡、会试三场,俱由主考出题。自顺治十五年后,会试及顺天乡试头场《四书》三题,由钦命密封,送内帘官刊印颁发。

乾隆丁丑科会试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会试,奉旨易表判为诗,易经文

于二场，永著为例。二十三年，复于头场增性理论一篇。

介少宗伯充会试总裁

乾隆二十二年，高宗三次南巡。是春，值丁丑会试，上驻跸扬州，诏扈从大臣礼部侍郎介福，自行在赍旨及诗题，以三月初六日驰至京师宣旨，即奉充总裁入闱。时刑部尚书刘统勋、礼部侍郎金德瑛，已奉总裁会试之命。上方将回跸河工，召刘统勋筹议，限二十八日抵工，故以介少宗伯代之也（按：此事见钱侍郎《籜石斋诗集注》，赍旨及诗题云云，似乾隆朝头场《四书》文，仍由考官出题也，俟考）。

江南乡试改期

顺治二年乙酉江南乡试，以十月举行。三年丙戌科，因故明瑞昌王朱谊泐事，改九月。

康熙癸卯科江南乡试得人之盛

康熙二年癸卯科江南乡试，同榜凡两鼎甲、五尚书、三大学士，得人最盛。时典试者，编修大兴王勖，工科给事中在平王曰高也。

康熙丙午科头场试策五道

康熙五年丙午科乡试，新例，头场试策五道，二场试《四书》论、经论各一篇。

江苏安徽分省取中之始

江苏、安徽分省取中，自乾隆六十年乙卯恩科会试始。

乡试覆试之始

乡试覆试，自道光甲辰科后，始为定制，其实始于顺治十四年也。是科丁酉，因顺天、江南科场事发，诏令覆试。

外省驻防生员准入乡试场

道光二十四年，谕外省驻防生员，准入各省乡试场，另考翻译。

陆建瀛请以性理论试士

咸丰元年，两江总督陆建瀛奏：士子不明正学，请以性理论试士。经礼部议准，生员于考试经古场、童生于府县覆试场，添性理论一篇，命题在濂、洛、关、闽书中，理解明晰，拔置前列，得旨允行。不数年，粤匪南来，建瀛弃师逃遁，贻祸中原者甚大。一时士论哓哓，遂与《周礼》殃民、《孝经》退敌等诮矣。

捐输加学额

军兴，各省捐输量加学额，自咸丰二年太常少卿雷以諴奏请始。

殿试引见不到降甲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科殿试，钦定前十本常熟季学锦卷列一甲第三，以引见不到，降三甲末。咸丰己未科，聊城朱学笃卷列二甲第一，亦以引见不到降甲。

翁心存不得状元

煦斋相国英和《恩福堂笔记》云：余三主礼闱，壬午科亦定江苏元，三日，山阳汪文端公欲以广东卷易之，余不可。会发喘疾，精神委顿，进卷之期又迫，遂请同事公定元卷，竟将翁心存卷抑置，而粤士吕龙光魁多士矣。科场事，非但去取有数，即名次先后，亦有一定，其不能强也如此。按是科相国为正总裁，笔记云云，是文端失元，相国方引为憾事。然文端卒成名相，公子同龢、公孙曾源，相继大魁天下。可见郁之愈久，发之愈光，驰骤名场，原不嫌暂时少屈也。

康熙丁巳科乡试止四省

康熙十六年丁巳，因军兴，开科止四省：一顺天，一江西、湖广附江南，一福建附浙江，一山东、山西、陕西附河南，有乡无会。

副榜准作举人

雍正四年丙午科，奉上谕：《五经》取中副榜，及两次中副榜者，俱准作举人，一体会试，后不为例。

乡试展期

道光初元辛巳恩科，因疾疫流行，顺天乡试展至九月举行。

赵阆仙督学风节

莱阳赵仑阆仙，康熙二十一年督学江南，力矫时风，清廉自矢，过江击楫曰："某若一毫自私，不能生渡江北矣。"于是干谒不行，孤寒吐气，簠簋之风，为之一变。见董含《三冈识略》。

不失鹄斋

宣宗朝，江阴季文敏公芝昌，尤以词章邀睿赏，自十二年及第后，大考连列高等，叠奉山东、浙江、江西学政、主考之命。二十三年与考试差，翼日召对，上嘉叹公文，谓"他人竭蹶喘汗不能到者，汝则沛然有余，譬之于射，汝穿杨百中矣"。公退，以"不失鹄"名其斋。

方勤襄公三大荣遇

方勤襄公维甸行状云：年十八，入京，赐举人、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本朝枢臣入直，华要之年，当无更少于公者。按公一生扬历，有三大荣遇，为自古人臣未有之遭。公始生时，父恪敏公方总制畿辅，弥月之辰，恪敏适扈从行在，面陈后，携抱入觐，赏赉骈蕃，一也。未弱冠，赐中书，所聘云南裴抚军女，犹未娶也。会引

见垂询，命金坛于相国传示裴中丞，早为毕姻。嗣裴夫人归宁滇南，又有旨下直隶制军沿途促返，二也。公督闽浙，以太夫人年逾八旬，拜疏归养。后有诏召赞枢务，公奏称："臣母不能顷刻离臣，臣又不能奉母就道，恳辞新命。"上闻，悯而许之，乃辍召，复加赐珍物，以遂其孝养之私，三也。酞恩渥宠，家人骨肉所未能体恤周至者，圣天子终始矜全，乃无微不到。如此百世臣僚，宜何如踊跃感奋与。详见公行状及《惜抱轩集》、《桐城科名录》。

同知丁忧服阕仍在军机行走

沈琨初直军机，由中书选佛山同知，以忧归。服阕，阿文成、王文端二公，交章保留，仍在军机行走，由御史出守泰安，此嘉道后所罕有者。

李申耆少时博学

阳湖李申耆先生兆洛，少即绝特向学。初应童子试，县令陈君以其年最稚，而投卷最先，疑诘之，先生应答如流。令曰："汝即归，吾不招覆汝矣，通场必无及汝者。招覆非第一不可，汝髫年初试，即盖一邑，非吾之所以期汝也。"遂在厅事书联为赠曰："他日定成名进士，乃翁真有好儿郎。"邑中传为佳话。比应学政试，督学仁和胡文恪公既首擢，复将先生原场及覆试卷刻成，九学诸生，各给一本，曰："归家熟读之，毋薄李生新进，老夫衡文半天下，未见有如李生者。"先生淹通天人，学颛而博，当其华年英发，固宜如景卿麟凤，蚤著辉光。而当时名卿大夫，有风教之责者，一士之身，矜宠培护至此，亦可谓难能已（或曰：阳湖县令识先生最先，又激厉成全之，此吏可云不俗。赠联仅以名进士相期，何其陋耶？余曰：名进士三字，近人多滥用耳，循名责实，一朝曾有几人；令君期许，未为失当）。

许贫民挑卖官盐

林文忠公督两湖日，整饬淮纲，许挑卖私盐之穷民，改悔投充肩贩，由各处官盐子店给票，挑赴四乡，卖完缴价。此化莠为良之第一法也。

三寿母

比年直省督抚奏报寿妇百岁者三家：一河南故漕运总督袁端敏公甲三之母、现任户部侍郎保恒之祖母郭氏；一广东现任赤溪协副将周凤山、湖北补用副将周岐山之祖母陈氏；一直隶道光戊戌会元王振纲之母杜氏。皆亲见七代，五世同堂，先后奉特旨褒赏。袁母年九十七，王母年九十四，皆援连闰计算之例，以百岁请旌；周母则于同治十年实已驯致百龄矣。项城之袁，继世名臣，直节荩猷，著闻中外。周氏兄弟，从曾文正公转战东南，奋力最蚤，书勋最多，卓然为中兴宿将。振纲学问渊醰，性淡荣利，主讲保定莲池书院，门墙鼎盛，科目传家，畿辅儒流，奉为魁硕。三寿母之子孙，表表如此，良由天亶首出，圣善垂型。声教则朔暨南渐，班僚则文经武纬，以故期颐贞寿，适在鼎钟阀阅之门，岂非昌明之运、圣孝之征欤？

黎太守母坚守郡城

同治初年，贼扰江右，南安戒严，知府黎兆棠请其母冯氏出城暂避。冯氏怒叱之，并出簪环犒士，命兆棠登陴死守。贼攻益急，则率乡兵开城出击之，屡挫狂寇，郡城获全，冯氏力也。巡抚沈公葆桢以闻，得旨旌奖，殆不愧古之夫人城矣。

陈文简与高文恪联谱

海盐之陈，本出渤海高氏。相国文简公官京朝时，遂与平湖高文恪公联谱。会御史华野郭公劾文恪怙宠纳贿，并指目文简交结状，得旨，一并休致。公奏辩谓：臣宗本出自高，谱牒炳然；若果臣交结士奇，何以士奇反称臣为叔。事乃得白。

宋夫人议论矜贵

陈文简公娶长洲宋文恪公女。康熙间，文简由吏部侍郎巡抚广西，宾客入贺，宋夫人独愀然不悦者累日，曰："一门群从，咸列清华，我夫子乃出为粗官，令我惭颜于娣姒矣。"见《鲒埼亭集·广陵相国伤逝记》。盖其时陈氏一门，宗伯清恪公、司空文和公、丙斋司寇、匏庐少宗伯，皆官九列，而夫人之姊妹夫太仓王相国、海宁顾侍郎、合肥李宫詹、长洲缪宫赞，亦同时以巍科清秩，比踵朝端，故夫人云然也。门阀姻娅之盛，簪组翩连，史书罕见。粗官数语，较谢道韫天壤王郎一段议论，尤矜贵已。

陈文勤公为百姓哭

陈文勤公世倌，相高宗十七年。每敷奏及民间水旱疾苦，必反覆具陈，或继以泣。上辄霁颜听之曰："汝又来为百姓哭矣。"详洪编修《更生集》中。

王文端公欲用药杀和珅

海盐陈太守渼，精岐黄家言。官礼曹时，枢相和珅召令视疾，太守咨于座主韩城王文端公，曰："此奸臣，尔必以药杀之；否则毋见我。"太守谢不往。和嫉之，时已保御史，乃出为巩昌知府，复以事贬知州。按文端为乾隆朝名相，同官非人，何难胪列奸私，独达天听，明正其揽权误国之罪。假手刀圭，恐涉诡诈。然和珅当日以上公懿戚，手掌丝纶，久领朝班，非无小廉曲谨。而纯皇扩宽大之度，届耄期之年，政府相攻，俱伤圣意。公一时忠愤激发，嫉恶若仇，容或偶为此语，揆其心术，仍不失为磊落光明。顷见太守族孙其元《庸闲斋笔记》述之，知非无稽之言矣。

谢启祚耋年登第

乾隆间，粤东诸生谢启祚，年九十八，犹入秋闱。以年例，当早邀恩赐。大吏每列其名，辄力却之曰："科

名定分也，老手未颓，安见此生不为耆儒一吐气？”丙午乡试，果中式。谢戏作老女出嫁诗云：“行年九十八，出嫁不胜羞；照镜花生靥，持梳雪满头。自知真处子，人号老风流；寄语青春女，休夸早好逑。”时同榜有十二龄童子，抚君某鹿鸣宴纪盛诗，有“老人南极天边见，童子春风座上来”，一时传为佳话。明年，应会试，特恩授司业衔。又三年，恭祝纯皇帝八旬万寿，晋秩鸿胪卿。濒行，赐诗额以宠之。又十数年卒，盖寿近百二十岁矣。有见其朱卷履历者，先后三娶二媵，举十三男、十二女，孙二十九人、曾孙三十八人、玄孙二人。此君非特登科年齿之高，当为本朝第一，即家门鼎盛，子孙众多，恐亦罕与比俪也。余在京师，粤中士大夫为余言如此，后见德清俞氏《印雪轩随笔》亦载之，当非谰语。

乾隆戊戌科主试者多状元

乾隆戊戌会试，金坛于文襄公、韩城王文端公为总裁。文襄丁巳状元，文端辛巳状元，王出于门，盖师生也。时于已大拜，王亦相继入阁。同考嘉定秦大成，癸未状元；元和陈初哲，己丑状元；休宁黄轩，辛卯状元；歙县金榜，壬辰状元。是时，凡状元在朝者，无不入场。而是科状元大庾戴文端公，即出金房，后亦为宰相，继两总裁衣钵，洵盛事之希有者（按：两总裁、四同考、六状元中，韩城而外，皆籍江南，可见江南状元之多）。

布衣赐三品服

康熙间，嘉定布衣孙致弥，以都尉耿某荐，特旨赐三品服，充朝鲜采诗使。美除清秩，亘古无俪，士论荣之。戊辰入词苑，旋罣吏议，起用，至翰林学士。

重赐及第

重宴琼林，已不多见，而重赐及第，则惟本朝潘文恭公一人。公以乾隆癸丑大魁天下，至咸丰三年甲子一周，公已早跻台辅。而是科，公子星斋侍郎曾莹，适奉命典春官试。公孙少农师祖荫，以前一年及第。闱后，公与小门生称新同年，朱轮黄发，领袖恩荣。奉觞少子，即新贵之座师；撰杖童孙，乃清班之前辈。遭遇福泽之隆，科名门第之盛，开辟到今，无与抗手（大学士重宴恩荣者，溧阳史文靖公贻直，无锡嵇文恭公璜，及公，皆江苏人）。

朱潘两检讨被劾

《藤阴杂记》载：朱竹垞以带仆充当供事，出入内廷，潘稼堂耒以浮躁轻率，有玷讲官，为掌院牛钮参劾，原奏尚存。康祺按：大科初开，廷臣原议处以闲曹，如中行、评博之类。圣祖特恩，一二等咸入翰林。词馆中以八股进身者，咸怀忌嫉，遂有野翰林之目。朱、潘两检讨，尤负盛名，宜牛钮亟思锄去也。不然，带仆入直，京官常事，岂独竹垞一人？品学若稼堂，尚玷讲官，谁复胜簪笔侍书之任哉？

世家科第之盛

本朝科第世家，如祖孙会状，父子鼎甲，王渔洋、戴菔塘载之綦详。余谓莫奇于镇洋汪廷玙，乾隆戊辰探花，子学金，辛丑探花；仪征陈嘉树，道光壬午传胪，子彝，同治壬戌传胪，可谓无独有偶。陈氏父子，会试皆中第一百二十五名，尤奇。

澄园八友

乾隆间，上斋内直诸臣，尝绘《澄怀八友图》，主之者漳浦蔡文恭公。其七人则陈尚书德华，程文恭公景伊，张文恪公泰开，观总宪保，二周学士长发、玉章，梁少詹锡屿也。汪文端公由敦、秦文恭公蕙田作记，武进刘文定公纶作长歌。铅山蒋侍御士铨代涂少空逢震作二律，中有云：“地邻海淀兼三岛，人异淮南正八公。”为时传诵。咸丰之朝，倭文端公亦尝绘《澄怀十友图》，孙方伯衣言《逊学斋集》中有记，图中姓名，惜未全举。

四花佳兆

康熙己未，宣城施愚山先生以监司膺荐，重入长安，其寓邸寄云楼下，老梅四月间忽开四花。比鸿博诏下，先生与同寓高咏，俱入翰林。其南邻孙卓，会试以第二人及第，茆荐馨一甲第三。四君本同里，遂应四花之兆。

五老会

曹文恪公秀先第，在米市胡同。乾隆癸巳，邀程文恭公景伊、嵇文恭公璜、吴恭定公绍诗，总宪张公若溎、大司寇崔公应阶、少司马蒋公元益，仿耆英真率之会，倡和极欢。越四年戊戌，易以蔡文恭公新、周文恭公煌、总宪罗公源汉，时有“七人元旦五百岁”之句。朱石君先生对以“二老同年十九科”，盖指文恭也。先是，康熙戊子，沈心斋阁学涵约、劳介岩佥宪之辨、汪涵斋少司农晋征、孙树峰少宗伯岳颁、张劬斋少司寇睿、朱近庵少京兆□□，为五老会，集于陶然亭，用“人生七十古来稀”为起句，各赋一律，时五公年皆七十也。乾隆戊子，沈方伯世枫在京，邀陈太仆兆仑、周学士景柱、朱鸿胪续经，傅副宪为訦，作五老会，亦有图咏。二事皆见《藤阴杂记》。

飞龙画轴

胪传次日，诸进士礼部赴宴，堂西北悬飞龙画轴，设香案谢恩。画轴之设，始于乾隆元年，取龙虎得士之义也。

扶鸾书三魁字

石琢堂殿撰未遇时，客游澄江，客有习扶鸾术者，叩之，连作三魁字。其后石乡试第十三，会试第十四，殿试第一，皆如左券。殿撰《独学庐诗》有“而今始识荣枯事，早定男儿堕地时”之句，即指此也。按扶鸾幻术，

什九虚无，非士大夫所宜崇信。殿撰咏此，盖以科名前定，富贵天生，亦足使营营扰扰之徒，各安义命，庶不至纷争冀幸丧其故吾尔。

潭柘寺银杏

京师西山潭柘寺，唐曰嘉福，元曰龙泉，明曰万寿，今曰岫云。以山顶有龙潭，又有大柘树，故相传称潭柘也。柘久枯落，入门而右，有银杏一株，大合抱。圣祖临幸寺中，树发孙枝一，高宗再幸，又发孙枝一。见石琢堂殿撰《西山游记》。

唐确慎公理学

善化唐确慎公鉴，为近代理学名臣。宣宗登极，诏大臣各举所知，诸城刘文恭公镮之荐起之，扬历外台，垂三十年。开藩江左，以疾告归。文宗践祚后，有诏召公赴阙，进对十有五次，时政利弊，靡所不罄。上以其力陈衰老，不复羁以职守，令还江南，矜式多士，时公方主讲金陵书院也。乾嘉以来，朝士宗尚汉学，承学之士，翕然从风，几若百川之朝东瀛，三军之随大纛。公独潜究性道，被服洛闽，力践精思，与世殊轨，亦豪杰之士矣。公历官中外，廉惠众著。其官京师，相从讲学者，倭文端、曾文正、何文贞桂珍、侍郎吴廷栋、侍御窦垿数公也(按：公成嘉庆十四年进士，授职检讨，后由御史改员外，故谥法无“文”字)。

塞宴四事

列圣巡幸木兰，蒙古诸台吉及四十八部盟长，例于出哨之后，恭进筵宴，习武合欢，有所谓塞宴四事者。扈从诸臣，多有赋咏。一曰诈马，选六七岁以上幼孩，文衣锦褋，衔尾腾骧，散鬣结发，不施鞍辔，而追风逐电，驰骋自如。别树大纛于数里外，先至者受上赏，余亦恩赉有差。一曰什榜，番乐也。蒉桴苇籥，颇有上古遗音。酒半，名王上公，更迭献技，其声容制度，与中土之笙镛箫管绝殊，而侏离侏僸，亦复自有节奏。一曰布库，相扑为戏也。徒手搏击，分曹角力，伺隙蹈瑕，不专恃匹夫之勇。胜者有卮酒羊臛之赐，立饮无算(或曰：圣祖之擒鳌拜，先令阉童习此也)。一曰教駣，驯名马也。凡达骅之产，初入牧群，不受羁鞚者，蕃王子弟，辄执长竿，携彩索，或跃而登，或超而过，磬控酣呼，疾如风雨，必使调良驯习而后已。逸群奔踶，驭之者愈众，剽悍神勇，颇为壮观。盖我先皇绥辑外藩，于游歌泮奂之场，不忘武备也。

科场佳谶

武进庄方耕少宗伯存与，以乾隆乙丑第二人及第。其弟培因赋诗调之云：“他年令弟魁天下，始信人间有宋祁。”后果中甲戌状元。此虽家巷美谈，科场佳谶，第元魁鼎甲，权不自操，虽旷代奇才，岂能预以第一人为息壤。昔汪容甫致稚存太史书，亦有“状元大物，留待拙兄”之语。容甫才岂出学士下，而终身蹭蹬，未践斯言。况汪犹施之友朋，庄则傲之兄长，骨肉至亲，至以科名高下相睥睨，适见其器小矣。

马维翰风骨

康熙辛丑会试揭晓后，一榜人物，先令王公大臣看验。时马观察维翰躯干短小，挺立不跪。提督隆科多呵之曰：“不料渺小丈夫，风骨如许。”对曰：“区区不跪，尚未见维翰风骨也。”后以给事中转建昌道，忤总督，直揭部科，可谓姜桂之性，至老不移。

京曹沉滞

员外郎内用九阶，方得四品，故有“九转丹成”之号，谓员外、郎中、御史、掌道、给事中、掌科、鸿少、光少、通参也。比年京曹沉滞，竟有遍历九阶者。

冷庙龙王

武进赵恭毅公申乔，仪状奇古，圭角岸然。长户部时，人呼冷庙龙王。身后赠谥曰恭、曰毅，洵名副其实矣。

五征君

四库馆初开，以翰林官纂辑不敷，刘文正公保进士邵晋涵、周永年，裘文达公保进士余集、举人戴震，王文庄公保举人杨昌霖，同典秘籍。后皆改入翰林，时称五征君。

京师谚

京师谚云：“翰林院文章，太医院药方，光禄寺茶汤，銮仪卫轿杠。”又云：“吏科官，户科饭，兵科纸，工科炭，刑科皂隶礼科看。”盖各举其职守也。又御史巡城谚云：“中城珠玉锦绣，东城布帛菽粟，南城禽鱼花鸟，西城牛羊柴炭，北城衣冠盗贼。”盖各举其所巡之地，华朴喧寂，迥不同也。

吏部四司喜怒哀乐

吏部四司，世称喜怒哀乐。盖文选司掌升迁除授之籍，故曰喜司；考功司掌降革罚俸之籍，故曰怒司；稽勋司掌丁忧病故之籍，故曰哀司；验封司掌封赠荫袭之籍，故曰乐司。

直隶不直奉天无缝

刑部直隶司大门，必欹斜不正，曹司始安。奉天司门，阅一二月辄施髹漆。相传有“直隶不直、奉天无缝”之语。

龚尚书爱才

合肥龚尚书，怜才下士，嘉惠孤寒，海内文流，延致门下，每岁暮，各赠炭资，至称贷以结客。马殿撰世俊未遇时，长安过夏，侘傺特甚，袖文质公。公读竟叹曰：“李峤真才子也。”赠金八百，为延誉公卿间，明年辛丑，

马遂大魁天下。公卒，竹垞挽诗有云："寄声逢掖贱，休作帝京游"者，盖深惜之也。

徐枋峻洁

长洲徐枋，前明遗老，甲申后卜居灵岩山侧，渲染丹青，世称绝妙。将军蔡毓荣督武昌，遣使通书，且馈兼金求画。枋笑曰："明府正是殷荆州，特吾薄顾长康不为耳。"其峻洁如此（世传汤文正巡抚江南，屏驺从访之，枋坚不出。康祺案：枋尝与文正周旋，人言妄也。蔡毓荣以明臣降顺，枋故绝之。若文正者，理学经济，枋所夙知，何为避而不见）。

计甫草逸事

吴江计甫草东，读书讲学，风趣异人。尝客郧中，访谢茂秦葬处，为封土三尺余，立碣表志。至顺德，忽忆归震川常佐此郡，有厅记二首，求其遗迹不可得，西向再拜，流泪被面。游泰山，至日观峰，见丰碑屹立，大书"人子不登高，不临深"，即杖策而下。还吴，见黄孝子向坚，自称弟子。逸事尚多，此特其最著者。

教职入上书房

宝应王白田先生，年五十始通籍，上书乞教职。雍正元年，由安庆教授荐入京师，特旨授编修，直上书房。同直者大学士福敏，尚书徐元梦、朱轼，侍郎蔡世远，皆公卿大臣，先生以一穷老广文，骤厕其间，进退雍容，论辨经术，不激不随，蔡公称为当今戴侍中。于是辇下百僚，莫不推敬，盖服膺朱子之效也。程、朱诸贤，倘生本朝康、乾之间，亦自得行其志。

辽东三老

李征君锴，铁岭人，隶厢白旗汉军，湖广总督辉祖子。锴虽贵公子，而善诗文，解音律，放达不羁，澹于荣利。晚年卜筑廌峰山下，畚砾为圃，杂莳花药，性嗜茗，每出游，必使小奚负铁铛瓦缶，累累戛触有声。乾隆元年，少司马德沛举应鸿博科试不入格，报罢。二十年，诏举经明行修之士，大司空赵宏恩、兵部侍郎观保，交章荐锴，以疾辞。著述数百卷，多有裨于经史之学。与锴为友者，戴亨、陈景元、马大炼，皆工诗，宗法汉魏，所谓辽东三老也（案：雷副宪鋐视学浙中，有怀五布衣诗，一即景元）。

张学士制圣门戒律

国初庐陵张学士贞生，以道学名，躬行尤卓绝。蚤喜阳明良知之说，晚乃宗师紫阳。尝制圣门戒律八条，自警警世。一、穿窬之类，多方钻刺者是。一、患得患失，鄙夫夤缘猎进者是。一、妾妇阿附取容者是。一、垄断贱丈夫，据为奇货者是。一、墦间乞人，望门干谒者是。一、无忌惮小人，侮法作奸者是。一、德之贼，游移不定者是。一、不远禽兽，淫荡无耻者是。康熙中，议遣大臣巡察，学士上书切谏，被诏引见。以所言过戆，下考功议，免官，诏贬二秩。其自为诗云："圣明岂是诚难格，臣戆还应术未全。"可知其所养矣。后特旨复原职。

海内三隐

圣祖天亶右文，凡耆儒硕学，名山著书者，其姓氏多达睿听。一日，李文贞奉独对，上偶问今时夷退之士。文贞以宣城梅文鼎、关中李容、河南张沐对，上亲笔记之御箑，屡语廷臣，嘉叹特至。中外闻风，因号文鼎等为海内三隐。

梅文鼎以算数被恩遇

梅文鼎定九，少攻推步之学，著书满家。其《天学疑问》三卷，经李文贞奏进，圣祖览而善之。四十三年巡江南，召见于御舟中，嗟为雅士；并惜其老，赐御书珍馔，命其孙珏成直内廷。说者谓以算数被恩遇，《周髀》以来，未之有也。

圣祖精于算学

宣城梅珏成、泰州陈厚耀，同直南书房，正定算学诸书。圣祖尝召厚耀于便殿，问测景使何法。厚耀不知，上写西人定位法、开方法、虚拟法示之。又命至御座旁，随意作两点，上自用规尺画图，即得相去几何之法。珏成直蒙养斋，上亦授以借根方法。谕之曰："西洋人名此书为阿尔热八达，译言东来法也。"几余召对，时有指授，自后二人之学，弥益精邃。珏成由进士官至总宪，谥文穆。厚耀以教授超授编修，官至左谕德。研覃微学，授自圣人，讨论秘书，遂成不朽之盛业；其为荣幸，岂有伦比与？

臧在东经学

武进臧镛堂在东，大儒玉林先生之玄孙。挈弟礼堂和贵，屏弃俗尚，独抱遗经。朴学清门，历四世不坠家法，两汉以后未有也。镛堂呐于口辨，友朋群居，塞默相对。说经坚守师说，尝谓戴东原所为毛、郑诗，好逞臆说，以夺旧学；惠定宇好用古字，所校李氏《周易集解》，与开成石刻往往互异，皆惠氏私改也。镛堂生平不喜疵绳古人，而东原、定宇当代儒宗，独不肯违心依附，世以为得和而不同之谊。

年大将军与内阁公文

贾臻《郡斋笔乘》云："岳斗南观察兴阿为内阁侍读时，在大库亲见雍正中年大将军与内阁公文，封筒面书'右仰内阁'，字大三寸许，加朱。"直跋扈至此，宜其及矣。

部院各衙门值日

部院各衙门值日，八日一周，咸有定序，曰吏、翰，曰户、通、詹，曰礼、宗、钦，曰兵、常、仆，曰刑、都、大，曰工、鸿，曰理、銮、光，曰内、国。凡朝官内直者，皆从省

文呼之。

翰林院詹事府

世称翰林院讲、读学士"无事日有事，有事日无事"，詹事府衙门"开印日封印，封印日开印"。盖每翰林院直日，讲、读学士递无事折。如有应奏事件，则由掌院具折，而学士弗与也。至于东宫官属，即政务清闲，用印日少，故有此对。

站山子

太和殿墀品级山，镌正一品至九品，文左武右，合正从计之，为行四，为数三十有六。恭遇皇上升殿，科道官立山旁纠仪，谓之站山子。即宋人排班石遗制，惟今范金为山形，为差别耳。朝官戏呼站山子科道为天罡星，盖举其数以相嘲也。见《郡斋笔乘》。

谏止封禅

康熙间，三逆削平，诏以词臣曹禾请封禅疏付廷议。时张文贞相国秉笔，径请停止。萧山任阁卿千之方官六科，亦上言封禅仅见司马相如书，不足慕效。又云："巡狩载《虞典》，古诸侯各君其国，天子巡所守，以协同议礼制度。今天下一家，巡狩之礼，亦可不举。"

卷　七

闽浙水师攻剿蔡牵

嘉庆十四年，闽浙水师攻剿蔡牵，鏖战重洋，阅两昼夜。蔡逆夫妇淹毙黑水洋，盗船一律烧毁，余盗擒斩无遗，经闽浙总督张师诚由五百里驰奏。上大喜慰，封福建提督王得禄子爵，赏戴双眼花翎，封浙江提督邱良功男爵，并各颁赏珍物有差。是役，吾郡孙军门大刚、童军门镇升，先有罪，至是还孙总兵原职，童开复顶戴。相传浙军围攻逆船，追逐千里，枵腹苦战，喋血于狂风巨浪中，兵勇伤残极众。比闽军迟一日到，已功在垂成矣。奏捷之疏，由总督主稿，遂有闽帮优于浙帮之说，而恩赏亦稍有轩轾。邱军门致浙抚书，谓扫荡鲸鲵，肃清海甸，总是大快事，不必计较功伐，真名将风规也。昔钟、邓入蜀，浑、浚平吴，设皆如军门大度，固当功名始终。

毕阮二公缔姻孔氏

阮文达公继娶夫人，乃孔子七十三代长孙女，为昭字辈衍圣公孙女，宪字辈衍圣公女。高宗巡幸阙里，夫人尚年幼，随其祖母跪迓宫舆，蒙驻舆询年齿，且携手赐宫花一朵。后文达以詹事视学山东，遂委禽焉。比成婚杭州，礼仪舆服，隆于一时，以诗贺者有"压奁只用《十三经》"之句。夫人习书礼，能诗文，有读史杂文数十篇，《唐宋旧经楼诗》六卷，世遂号经楼夫人。按：文达督学时，毕秋帆宫保为东抚，谓阮封翁曰："吾女可配衍圣公，公为媒；衍圣公之本生胞姊可配公之子，吾为媒。"乃同缔姻。二公表章经籍，笃古崇儒，至求淑相攸，必属之东鲁圣人之裔，诚不愧儒雅风流矣。

巡检赐谥

嘉庆十八年教匪林清之变，滑县老岸镇巡检咸宁刘公斌，首发其事，手擒逆党李文成、牛亮臣，亲致之县。县穷治文成，折其胫，党与散而期会误，得以即时戡定，公功为多。方九月七日贼夺门入城，公居典史署，闻变，持械出，巷战殉难。事闻，赠知县，谥忠义。公以徙薪曲突之人，遭烂额焦头之惨，幸圣明知其始末，故九品微官，获邀易名之旷典也。详见梅伯言先生《柏枧山房文集》。

松下书寮

仁和关侍郎槐官中书时，先以善画供奉内廷，入翰林后，始直尚书房。高宗赐诗，有"松下敞书寮"之句，因自篆"松下书寮"四字为斋额。

道光间殉难各员

道光间，西夷犯浙，武臣多死绥者。如金华副将朱贵及其子昭南，死慈溪大宝山；寿春总兵王锡朋、处州总兵郑国鸿、定海总兵葛云飞、狼山总兵谢朝恩，死定海竹山门。当时诸将一心，战守艰苦，威德洽而纪律严，父老皆以为长城之倚。奈调兵请饷，动辄掣肘，至于力竭身殉，浩气同归，至今谈者犹下涕。呜呼！谁秉节钺，摧我忠良，某某辈之肉，不足食也。文臣牧令已下，亦间有殉难者：乍浦同知山东韦逢甲，定海知县福建姚怀祥，县丞云南李向阳，典史甘肃全福，凡四人。朱将军及定海四忠战绩，近人多纪述者，余拟就吾乡老成人询访一二逸事，卒卒未暇，先识于此。

四镇守舟山

四镇守舟山时，兵民辑睦，忠义响应，西人已丧胆思遁。其时若非大帅遥制，可使弭首受约束，而中国威棱，更一二百年犹赫赫也。不幸穆相当国，壹意主和，耆英、琦善、伊里布诸人，多巽懦无远略。自和议成而军士灰心，敌益狂狡，遂有四忠拼命之祸。有士人赋诗纪事云："海外方求战，朝端竟议和，将军伊里布，宰相穆彰阿。"直笔叙述，不恶而严矣。

聪训斋语多格言

"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桐城张文端公英《聪训斋语》多格言名论，此四句尤切至。

乾隆朝已重字不重文

时帆祭酒初名运昌，乾隆五十年升庶子时，命改法式善。法式善者，国语黾勉上进也。祭酒雄文邃学，清班二十载，未尝一与文衡。两应大考，俱左迁。相传书

法甚古拙，知乾隆朝已重字不重文矣。

和御制诗韵

嘉庆丙辰，太上皇帝御制重华宫茶宴诗，命廷臣次韵，叶嗟字韵多不得体。独彭文勤公代和珅作云："帝典王谟三曰若，驺虞麟趾五吁嗟。"两圣人皆叹赏。嘉庆某年，御制观龙舟诗，命词臣赓和，众皆窘于水嬉嬉字韵。独钱唐陈太史嵩庆句云："万国鱼龙呈曼衍，九重珠玉戒荒嬉。"盖上方以"黜奢崇俭论"示廷臣也。仁宗亦大叹赏，许为压卷。

文章名世南北齐名者

本朝儒臣以文章名世者，天台齐侍郎与诸城窦侍郎齐名，曰南齐北窦；河间纪文达公与嘉定钱詹事齐名，曰北纪南钱。又曹倦圃溶评诗，以南潘北李并举，盖指天生、次耕两先生。大兴朱竹君学士与青浦王述庵少司寇，皆喜提唱风雅，人称北朱南王。嘉庆中，歙鲍宫詹桂星与吾师童通副槐，亦有南童北鲍之目，则以应制词赋见称也（按：鲍南人，而云北鲍，俟考）。

画状元

圣祖天纵多能，艺事无一不学，亦无一不精。几暇作画赐廷臣，今海内旧家，尚有宝守者。时满洲参领唐岱，号静岩，工山水，尝召入内廷论画法，因御赐画状元，见胡学士敬《国朝画院录》。

颜中丞母发仓粟赈饥

颜中丞希深，乾隆时官平度知州，于役省垣，州遭大水，城不没者数版，灾民嗷嗷，流冗载道。太夫人闻而恻然，命发仓粟尽数赈饥，民赖以苏。大吏以擅动仓谷，劾罢中丞官，上览疏大怒曰："有此贤母好官，为国为民，宜保反劾，何以示劝。"立擢知府，并赐其母三品封，天下翕然，颂圣天子如天如神焉。颜后官至巡抚，子检由拔贡官直隶总督，孙伯焘由翰林官闽浙总督，固由遭际唐虞，重循卓而奖贤明，母子获膺异数；而太夫人仁慈果决如此，其泽物型家，推类可想，宜乎子孙其逢，以节钺为传家故物也。语云：活千人者必封，诚不诬已。

颜制军奏罢福建贡荔

福建例贡荔枝，道光元年，经颜制军检奏罢。昔宋洛阳相公，犹以贡进牡丹，招同时诗人讥刺；若制军乃不愧忠孝家矣。

寿同春以布衣复淡水厅城

乾隆间，会稽寿同春以布衣客台湾淡水厅幕，值林爽文之变，淡水陷，厅官及于难。寿展转贼中，密约忠义士反正，城立复。乃搜捕群不逞，斩刈无算，而抚定其孑遗，赒恤备至，威惠大著。草万言书，渡海达大府，大府疏告。天子惊赏，即命知淡水厅，循政多可纪者，后骂贼不屈死，事闻，赠太仆寺卿，荫官立祠，恩礼有加，寿亦人杰矣哉。

嵇封翁忠义有报

嵇封翁永仁，文敏相国父，文恭相国祖父，故福建巡抚范忠贞幕客也。耿逆反叛，与忠贞同系幽室者三年，卒遇害。时文敏方七岁，母太夫人苦志抚教，以有成立。比文敏贵，封翁之忠义，太夫人之节孝，并奉特旨旌门。而封翁狱中所作《百苦吟》、《和泪谱》、《续离骚》等种，公亦汇刊传世，孤忠苦节，二曜同光，复得两世贤宰相，以收荼蘖冰霜之报，苍苍者果无知也耶。

嵇文恭公谨小慎微

嵇文恭公弱冠为词臣，谨慎无纤微过失。尝于进呈文字中，有引御制诗用字未经改写，坐是出南书房。自后每掌文衡，及进部院疏奏，遇庙讳御名，倍矢敬畏，即寻常点画之细，偶有舛讹，不少假贷。

曾文正公不禁秦淮灯舫

六朝金粉之遗，只剩秦淮一湾水。逮明季马湘兰、李香君辈出，风情色艺，倾动才流，迄今读板桥之记、画舫之录，纸墨间犹留馨逸。自兵燹十年，而一片欢场，又复鞠为茂草矣。金陵克复后数月，画船箫鼓，渐次萌芽。时六安涂廉访守郡，亟飞牒县厉禁。次日，谒曾文正公。公笑谓曰："闻淮河灯船，尚落落如曙星，吾昔计偕过此，千艘梭织，笙歌彻宵，洵承平乐事也。"又次日，公先约幕府诸君，买棹游览，并命江宁、上元二邑令，设席款太守。一时士女欢声，商贾麇集，河房榛莽之区，白舫红帘，日益繁盛，寓公土著，闻信来归，遂大有丰昌气象。公真知政体哉。

王少司寇荣遇

交河王少司寇兰生，起家一秀才，康熙四十五年，以李文贞荐，召直内廷。癸巳，赐举人，蒙养斋开局，与编纂事。后以母病请急，有旨，将韵书带回，就家纂辑。服阕复赴书局，日侍讲筵，承顾问，辰入酉归，无间寒暑，时犹未通籍也。辛丑，赐进士，以庶吉士充武英殿总裁留馆。逾年，即署司业，典广东试，督浙学。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凡天禄秘书颁行海内者，靡不与点勘之役。乐律一门，尤专属焉。文柄屡握，赐赉无算，年仅中寿，蚤跻列卿，论者谓本朝文臣清望殊荣，公尤出高文恪上云。

推恩锡类

吴江陆朗夫中丞燿外任时，母已年高，上稔知之。初选大理府，为改登州；升西宁道，复为调运河。及为方伯，母夫人以痰疾颠狂益甚，必中丞侍侧，少息叫号，乃上疏陈情，即蒙温纶垂允。纯皇帝之推恩锡类，体恤臣工，史书未之有也。

亭林先生寿序

寿序谀词，自前明归震川始入文稿。然每观近今名人集中，偶载一二，亦罕有不溢美者。本朝惟潘次耕检讨耒《亭林先生六十序》，颇有关系。其言曰："汉自党人议起，海内名德，网罗殆尽，而郑康成独全于禁锢之余，黄巾不入其里，徒众数千人，昭烈修弟子礼，所注经籍，百代宗之。隋季纲纪文章荡然，文中子挺生其时，慨然有宏济之志，献策不用，家居著书，河汾之间，才俊如云，卒赞贞观太平之治。"以此比拟亭林，方见命世大儒，遭罹厄会，实由天厌明德，留此寒泉硕果，借以开兴朝文运之先，非如李二曲、王船山，律己坚贞，仅仅守采薇之节者可比。然非先生，莫能当此也。今世文士识力若潘次耕者，客或易遇，而所撰题目，非肉食贵官，即词赋名士，或竟语录劄记之儒者，以及多牛足谷之富翁。碑铭志传，无一人可传文之人，但求文能传人之文，执笔浩叹，又岂独寿序然与（按：检讨《遂初堂集》亭林寿序后，有《戴耘野六十寿序》末段有"噫嘻悲矣！岂不痛哉"等语。施之今人，其子孙肯饰于屏幛乎？即此，见寿序之不可为）。

吴君苑为国子祭酒

康熙朝歙吴君苑，自检讨迁中允，进侍讲，擢祭酒，仅百日，同馆荣之。然苑为祭酒，实克举其职。故事：国子生初就舍，司成以下，操币以见，曰到监费；岁满，当咨部授职，有出咨费。苑悉除之。故制，贡监生教习八旗弟子者，年满试礼部，十人中八授县令，二授州倅，资格年劳本相等，徒开幸门。苑奏请悉补知县。八旗子弟旧不与考校，苑令一体考校，仍请增乡会试额，皆报可。又前代成进士者，皆勒名太学，本朝自丙戌后缺勒石者十八科，为次第补之。复稽元、明诸碑之缺者，或埋或仆，发地毕出之。其风节治行，皆此类。宜圣祖临雍劝讲，于什百词臣中，简一人焉，为天下师，不次超迁，若以为非苑莫属也。比岁，吾同郡姻连如章采南鋆、张子腾家骧二君，相继长国学，余每以鼎足孙、吴祝之（孙文定公教胄时，大著声绩，今太学诸生以孙、吴并称）。二君人品学术，甚有师法，亦每称圣祖朝之向用臣僚，无幸受特达之知者。

庶吉士教习一年授为科道

顺治十三年上谕：庶吉士教习已一年，授为科道，果有忠言谠论，始为不负所学。时乙未庶常，授御史、给事中者甚多。

设四川总督之始

国初设川湖总督。自乾隆十三年大军进征湖广，川湖总督不能兼制，乃专设四川总督，从严侍郎沆请也。

烂面胡同

京师烂面胡同昔称懒眠，故覃溪移居诗有"街坊烂面名元好，不敢随人作懒眠"之句。

金哥哥来典试

乾隆己卯乡试，江西人有梦神告曰："金哥哥来典试。"前一科丙子，典试者为金桧门宗伯，梦者谓必金公再来。后正主考为钱文敏公，始悟金戈戈即钱字。

钱文端叔侄典江西试

钱文端二典江西试。其庚午试竣，寄其侄箨石宗伯诗，有云："悔不重游庐阜边。"越二十年癸巳，宗伯亦典试江西，洵佳谶矣。

毛三瘦

毛驰黄先舒尝有词云："不信我真如影瘦。"又云："鹤背山腰同一瘦"，"书来淡墨知伊瘦"。世称"毛三瘦"，见陈检讨集中《毛驰黄韵学通指序》。

神风助顺

嘉庆初年，东南海上多盗，曰凤尾帮，曰水澳帮，皆闽盗；箬横小帮，浙盗。续出有黄葵帮及和尚秋等小盗，皆闽、粤间人。而闽盗蔡牵帮，粤盗朱濆帮，尤骁悍难治。后惟黄葵帮于玉环投诚，余则皆闽、浙水师危樯大炮，次第击灭。天子甄序劳臣，有列爵至五等者。其最奇莫如五年四月，神风助顺，荡平安南盗一事。时舟师犹未成，安南大艇帮纵横南海，蚁聚五六千人，有四总兵及爵侯伪号，其声势与朱、蔡二逆埒。方游弋海壖，忽大风暴雨，黑浪山立，漂全股盗船于台州松门杳冥间，若有神人追逐。沿海守兵，乘风威下击，如屠豕羊、捕蝗蝻然。四总兵溺死者三，磔死者一，爵侯亦殄灭，群盗无一幸脱者。奉旨：以总兵敕印掷还。安南王阮光缵表言，但令总兵巡海，不虑其入浙为盗，悚息谢罪。自后安南夷盗，无复有片帆入中国海境矣。圣朝怀柔，百神威灵遐震，固宜海若天吴，代将帅驱除之任。今袄教小丑，蔑视中华礼义之邦，一旦天怒贯盈，当复有嘉庆五年四月事。

谢金圃怜才爱士

嘉善谢金圃侍郎墉，乾隆十六年以优贡应南巡召试，列第一，赐举人，授内阁中书。明年赐进士出身，改翰林，因撰文错误落职。廿四年献平定回部铙歌，复原官，在上书房行走。尝馆大学士傅文忠公家，额驸尚书忠勇公暨文襄王，皆冲龄受业。九掌文衡，而在江南则典试、督学皆再任。五十四年，降编修。偶病湿，上犹遣太医院堂官临视。六十年休致，时已疾笃。睿皇帝方在青宫，与诸皇子、皇孙遣中使存问无虚日。侍郎生平所蒙受异数，在他人得其一节，即为破格恩遇，旷十世不易遭，而公屡仕屡踬，乃始终承两圣人宠眷如此。然公纯笃贞亮，实足以仰副倚任。其甄擢名士，卓识宏量，尤为近代公卿之所难。三元钱棨，乡会试皆出公门，殿试公与读卷，世称盛事。高邮李进士惇、嘉定钱

进士塘、山阳汪文端公廷珍、阳湖孙观察星衍、甘泉焦明经循，皆由公识拔成名，经术文行，表表称江淮间儒者。汪明经中，方贫困遭侮，受公知，充丁酉科江都拔贡。公尝语人：予之上容甫，爵也；如以学，予于容甫北面矣。自是明经文誉始大起。阮文达公始应童子试，公极口奖励，召入第读书，卒为巨儒贤相。呜呼！直省督学十八人，越三年一更易，典试数且倍之，怜才爱士如谢公，今何人哉！秀才初出贡，许其才学足为侍郎、学政师，虽自知素明者恐未易毅然出诸口，公于是乎不负所职矣。

皮船渡水

金川之役，阿文成公攻克美诺寨时，以皮船渡水，克小金川，僧克桑遁泽旺降，遂进讨大金川。皮船之制，今不知尚有存否？（按《金川琐记》载皮船制甚详。又称西宁多以羊皮舟，名浑脱。）

按察使奏参布政使

朱文正公以侍读学士授福建粮驿道，擢按察司，调山西升布政司。以按察司黄检奏公终日读书，于地方事无整顿，公入觐，复授翰林学士。回翔中外十四年，仍居原职，仕宦不可谓不钝。然公在朝一载，即奉高宗命侍仁宗读书，自此明良契合，外而方伯连帅，内则宰相六官，谟明弼谐，遂为皋夔、伊傅一流人物。则仍黄检福之，而实亦终日读书之效也。刀笔筐箧之士，乌足以知之。

呼舆入西华门

彭文勤公尝堕马西华门内，朱文正公亟呼舆人入门舁之，遂被吏议，降二级调用。夫文勤未蒙赏乘轿，文正岂不知之，殆仓猝中不及顾也。即此，见前辈交谊之笃。

李映碧侍御

史局初开，诏征前明李映碧侍御，鹤书屡赴，坚不出山，一时名辈多以诗文投赠。有七律一章，最切合，能写出侍御身份。诗云："考献征文重石渠，蒲轮远贲竟何如；班彪自昔能编史，范粲终知不下车。北部姓名钩党后，东京人物梦华余；惟应独拜江边榻，公论凭开井底书。"余昔见是诗，记是康熙朝征士所作，忘为谁某，并忘其为刊本或墨迹矣。字句亦恐有偶舛者。

公卿大僚惑于左道

康熙间妖人朱方旦，道光间薛执中，皆挟道术游京师，能驱遣风雷，役使鬼神，先期言休咎多奇中，王公贵人争拜座下，朝官趋走若骛。方旦经讲官于入直时劾奏，执中以言官上闻，皆依左道律服上刑，大僚多连染降黜。噫！在昔文成、五利之徒，虽卒以诡诞见诛，而忝窃崇封，耗土木金银至无算。倘生际圣朝，其能一日姑容于化日光天之下与？士大夫见理不明，惑于祸福者，尚其鉴诸（余在都时，词臣中有文学博雅、骨鲠能言者，笃信扶鸾之术，余尝以二事语之）。

潘文恭公童试时对

潘文恭公试童子日，端坐试席，风度凝重。吴县令李逢春异之，因命对云："范文正以天下自任。"公应声曰："韩昌黎为百世之师。"夫文正、昌黎，后世殊难追逐，然公口气如此，则已安排作状元宰相矣。

西湖龙井寺

西湖龙井寺，以秦淮海倅杭时，与寺僧辨才往还，遂成名胜。乾隆二十七年，高宗皇帝亲奉慈舆，省方南服，驻跸湖壖，旬日中翠华四幸，宸章题咏，多至三十一章，自来胜刹精蓝，莫之与比。见庄中丞有恭碑记。乾隆六十年，淮海裔孙小岘侍郎瀛，备兵浙右，创建淮海祠。侍郎自撰一记一跋，而梁山舟侍讲为之书。南康谢中丞启昆，有谒祠诗二首，同嵌壁间，足称三绝。杭州两遭兵劫，今不知兴废如何矣。

葛壮节父子名将

葛壮节公云飞为水师名将，尝伪作商舟以诱贼，东南海盗，擒刈极多。贼中谓之谣曰："莫逢葛，必不活。"公子以敦，征粤寇有功，能以匹马出入贼阵，贼屡披靡，呼之曰"银枪小葛"，后亦殉难。

陆清献和平笃厚

陆清献《三鱼堂日记》云："始见魏环老，一见如旧识。言及丙辰冬推闽臬之时，皇上问嘉定、无锡两县俱好，朝议方推，而参疏夕至矣。环老言及之，尚怒形于色，余但自谢。至诚不足以感动上台，无足怪也。"又一条云："辛未六月十四，在阙右门会议捐纳保举一事，忽起大风波，至二十二日始得宽免之旨。方颠沛时，最承相爱者，满人则钟申保，汉人则同衙门各道长，外如谭祖豫之计画盘费，张长史之殷勤执贽，崔平山之踌躇前路，皆有古风。而沈乐存之慷慨愿救，尤同衙门之杰出也。"清献官声学派，冠冕昭代，世无异辞。观此二事，于参劾不公之上司，绝无怨望，而于同朝故旧，偶有一言之申救，一事之图维，耿耿不忘，一若真受再生之德者。非圣贤中人，那得如此和平，如此笃厚。

生员不葬亲者不许科举

《三鱼堂日记》云："邵二泉为江右提学，行事，如生员不葬亲者，不许科举。又生员年少能文者，限其每季读书若干。"此二事讲求根本，有裨风教，可为后来视学者法。

蔡文勤为年羹尧所荐

漳浦蔡文勤公之以庶常入都也，宝应乔教谕某，遇诸逆旅，见其举止而异之。闻诸外舅甘抚胡期恒，胡以闻年大将军，遂荐诸上，至大用。然文勤实不知也，见

姚椿《晚学斋文集》。平湖顾广誉云："年荐文勤事，与方侍郎作墓志、雷副宪序文集，所云奉特旨入都者不合，传疑俟考。"余谓果有其事，年罹严谴，而公以恩遇始终，正见公之柴立不阿，世宗之知人则哲。

通志堂经解

陆清献公与昆山徐尚书为同年，而意趣不合。尝论尚书生平，谓晚年刻《通志堂九经解》，为第一善事。

西域闻见录

《西域闻见录》，乾隆四十二年满洲七十一撰。七十一尝奉使西行，故语多确凿，书中多垂诫，不甚夸耀武功，尤为纪述佳手。盖阮吾山司寇葵生，实为润色云。

管侍御拟劾和珅

武进管侍御世铭，在台垣，负抗直声。一日，与友人酒坐，时和珅以伯爵官大学士，众誉伯揆无虚口。侍御被酒大言曰："诸君奚为者？吾方有封事。"众皆骇愕。是夕，侍御归邸舍，遽卒。见姚椿所作《管侍御唐诗选书后》。姚闻之洪稚存太史子符孙，符孙得诸太史。太史与侍御同里友善，其言当不谬(按：姚文又云："钱通副沣以劾和珅，奉上命稽察军机处，为权幸所困，衣食不豫，寒悴以死。世皆疑其被毒，惜翁独明其不然。"惜翁，指姬传先生也)。

黄华知己

无锡邹小山侍郎一桂，工诗善画，尝绘菊百种，各题诗其上以进。上赐额四字，曰"黄华知己"。

父子视学山东

北平黄崑圃侍郎叔琳，以康熙庚寅视学山东。越六十年，哲嗣忍庐都谏登贤，亦持节是邦，其训士遴才，一以家训为规臬，士林诵之。

朱筠朱珪

笥河先生斋名椒花舫，石君先生别字南崖，皆见覃溪复初斋诗。

别试回避

道光丁未会试，山东孔庆瑚为同考官，孔氏宗族应回避者数十人(按圣裔散处各省者，皆依衍圣公辈行，不紊昭穆。故每遇孔氏子孙有主考、同考之役，以同宗例须回避，不论籍贯)。礼部尚书祝庆藩以为言，请复别试回避之例。上问国家原有此例，因何停止。庆藩对："乾隆某科，有宰相子弟回避者，纯皇帝恐臣僚与有私昵，乃停此例。"上曰："今年非亦有宰相子弟在回避中耶？"庆藩叩头莫能对，遂罢官。

翁覃溪学士为王文简作生朝

覃溪学士瓣香坡公，每岁十二月二十五日，辄集四方名士于苏斋，为公作生朝。后得本朝王文简像，亦如祭坡公例。惟每祭文简，必遍询坐客，谓渔洋品古今五言诗，以盛唐为宗，盛唐五言，又以《三昧集》王、孟诸家为宗，而先生选五言诗于唐，止取五家，有韦、柳而无王、孟诸家，何也？请下一转语，方许同列拜跪。

翔凤阁

七阁藏书，在奉天者曰文溯。敬按：太宗文皇帝统师入关，尝释奠于盛京文庙，即立文馆，筑翔凤阁以译书史，实陪京文溯之先声也。今日词臣，询以七阁规模，其阘茸者至不能举渊、澜、津、溯之目，岂复知巍然杰阁，有以翔凤命名者，为我朝文明肇始之基耶？

四书题诗题同在首场始于乾隆癸卯顺天乡试

乾隆癸卯顺天乡试，考官三人，同考官十八人，皆用翰林出身，可为词林荣幸。以《四书》题、诗题同在首场，亦是科始。

省皂脂钱

卢抱经学士文弨，精于考索。每朋辈小集谈艺，学士仰而沉思，以手频摩其面。同人戏语，此省皂脂钱耳。

五客话旧图

康熙壬戌七月，王文简公士祯、陈文贞公廷敬、徐健庵尚书乾学、王幼华给谏又旦、汪蛟门比部懋麟，集城南山庄。禹慎斋鸿胪之鼎作《五客话旧图》，蛟门为纪卷，藏泽州陈氏。

穆如清风

乾隆庚戌四月，上东巡，遣官祭尹吉甫墓，并垂问吉甫子孙。途次，适南薰徐来，上语侍臣曰："此即诗所谓'穆如清风'也。"高宗稽古右文，天语典雅如此。

西林觉罗氏仕宦之盛

满洲西林觉罗氏，自步军统领鄂拜曾官祭酒后，鄂拜侄鄂尔奇、侄孙鄂容安、玄孙润祥，皆相继长成均。润祥字补臣，有四世司成诗卷。按：西林氏(西林实其姓，文端公鄂尔泰贵显时，自称西林鄂尔泰，世遂以西林为文端别号矣。)自从龙入关，重侯累相，武达文通，在丰沛故家中，遗泽最远。第一辈：福伦一等男爵；铁宝副都统，兼一等男爵；鄂尔泰大学士，一等襄勤伯。第二辈：天保袭一等男；乌金内阁学士、礼部侍郎；鄂实副都统，征叶尔羌阵亡，谥果壮；鄂容安进士，官至两江总督，征伊犁阵亡，谥刚烈。第三辈：鄂岳散秩大臣、一等伯；鄂津伊犁领队大臣。其余中外一二品官，不可胜纪，如近日之盛京将军都兴阿，察哈尔都统三等男爵勇毅公西凌阿，江宁将军穆腾阿，皆其族也。至桥门钟鼓，四世人师，祖德君恩，镌之太学，则尤簪缨世胄，肩

背难望者矣。

左舍人荐江忠烈

湘阴左舍人宗植，今大学士恪靖伯兄也。少豁达，好谈时务，历赞大府帅戎幕，与伯相齐名。咸丰初年，洪逆起事，上命故相赛尚阿经略粤西军务时，舍人方官京师，以赛相参佐非人，亟草牍力荐江忠烈公于寿阳相国，寿阳遂上达天听。忠烈之转战数省，丰功劲节，为中兴诸将眉目，实自舍人识拔始。

左舍人精占验之学

左舍人《慎盦文钞》，有《与胡咏芝中丞书》(咏芝，文忠字；舍人子澄，文忠女婿也)云："咸丰三年冬，星孛翼轸，岷樵亡。五年荧惑在翼轸，犯左执法，罗山亡。八年星孛翼轸，扫上将，迪庵亡。"按：岷樵，江忠烈字；罗山，罗忠节；迪庵，李忠武也。康祺性好杂览，独于占验推步之术，夙未研究，不知其言之当否。姑述之，以贻后之志天文者。

烧车御史

和珅柄国时，其家奴多乘高车，横行都市无所惮。湘乡谢侍御振定方巡城，遇焉，捽而鞭之，火其车于衢，世称"烧车御史"。后二十余年，侍御子兴峣，以固始县令膺卓荐，召见，上从容问曰："汝即烧车御史之子乎?"不数月，特旨擢成都知府。

圣祖爱董香光字画

前明华亭尚书书画，距今不过四百年，而真迹绝少。盖由圣祖皇帝最爱董笔，当时海内佳品，玉蹀金题，汇登秘阁。惟题"元宰"二字者，以上一字犯御名，臣下不敢进览，故尚有流落世间者。见《独学庐二稿·董香光山水诗画卷跋》。

卷　八

京师书摊

京师书摊，今设琉璃厂火神庙，谓之庙市。考康熙朝诸公，皆称慈仁寺买书，且长年有书摊，不似今之庙市仅新春半月也。相传王文简晚年，名益高，海内访先生者，率不相值，惟于慈仁寺书摊访之，则无不见，亦一佳事。

部曹得与清秘堂校书

翁覃溪《复初斋集》题诗龛竹石图诗注云："时与程鱼门、姚姬传校雠清秘堂，同和东坡玉堂种竹诗。"按：时在乾隆戊子、己丑间，姬传方官户部，鱼门亦尚未入翰林，可见当时部郎有才望者，原可与清秘校书之役也。姬传族孙莹《石甫文钞》，记是役非翰林为纂修者八人，姚、程外，任大椿幼植亦预，余未详。

儒官韵事

渔洋三十九岁，以户部福建司郎官典四川乡试。后乾隆戊午，钱裴山楷亦三十九岁，以户部福建司郎官奉是使。渔洋《蜀道集》用坡公密州诗三十九岁事，裴山亦追和其韵，可谓儒官韵事。余今年亦三十九岁矣，自前年补缺回避，不复作使星玉节之梦想，而斗大一城，尚如海上神山之可望不可即。追溯前贤，不肖之相，区绝远与。

三世翰林

嘉庆己未，高邮王引之、秀水钱昌龄、汾阳曹汝渊，同入翰林。是三家，皆三世翰林矣。科第清门，衣冠盛事，王定保《摭言》未有也。

文渊阁藏书用御宝

乾隆壬寅，谕文渊阁新藏《四库全书》，自四月四日始，每册用御宝二，前曰"文渊阁宝"，后曰"乾隆御览之宝"。

三家村

国初赵氏寄园旧址，在今给孤寺邻近。乾隆庚辰、辛巳间，王述庵侍郎、翁覃溪学士、诸桐屿太史，结屋比邻，时有"三家村"之目。

机声灯影图

洪稚存太史亮吉，幼孤贫，母太夫人教之读书。一日，太史从受《仪礼》，至"夫者，妻之天"，太夫人恸绝良久，呼曰："吾何戴矣!"遂废此句。太史贵后，绘《机声灯影图》，遍求名辈诗笔表扬。同时巨人长德，咸有题咏，见之嘉、道诗文集中甚多。

礼烈亲王所乘马

礼烈亲王，太宗文皇帝兄也。天聪间，萨尔浒山之战，歼明兵四十万，王功尤多，他如叶赫、乌拉诸部众受降伐畔，亦复靡役不从，载在琅书，炳如星日矣。相传王所乘马名克勒，国语称枣骝马，皂青骏尾者也，高七尺，长丈咫。是马腹下旋毛如鳞，识者谓之龙种。每闻鼓鼙声，辄矫首歕鬣，摧陷当冲。尝病蹄，自跑地出泉，洗创即愈，军中呼曰圣水。盖天祐大东，房星应瑞，元气之厚，虽一物亦神骏不凡也。马旧有图，藏礼王府，汪琬为作传，翁方纲为长歌。

作官须从牧令出身

林文忠抚苏日，常谓僚属曰："吾恨不从牧令出身，事事由实践。"曾文正督两江日，尝曰："作官当从州县作起，才立得脚住。"今士人通籍，多以翰林为荣选，次亦望为六部曹郎，以升途较外吏捷耳。国计民生，不稍留意，虽宰辅何荣。而身为州县者，又往往急催科，缓抚字，瘠百姓，肥身家，案牍付之幕僚，耳目寄之胥吏，

阅历利弊，适济奸贪，又不如京朝官之冷署浮沉，不致殃民误国也。

林文忠公制一怒字

林文忠性卞急，抚苏日，尝手书匾额于听事之堂曰"制一怒字"。昔宋贤吕本中教属吏，当先以暴怒为戒，公以之自律，其克己功夫，尤切实已。

彭雪琴小孤山凯旋诗

彭雪琴侍郎以水师克复小孤山，凯旋后，摩崖题句云："书生挥指战船来，江上旌旗一色开，十万雄师齐奏凯，彭郎夺得小姑回。"儒将风流，令人羡绝。

潍县相国

潍县相国大拜时，太夫人犹无恙。宣麻日，公喜咏云："更无朝士称前辈，尚有慈亲唤小名。"珉珉一呼，不让苏易简矣。

五经试士

乾隆戊申，上以《相台五经》镂板，特筑"五经萃室"藏之。旧例：科场试士，士各习一经，至是，始用《五经》连岁取士。盖感动圣怀，实由倦翁旧刻也。

梦三大钱

康熙乙丑，钱文端典礼闱，梦三大钱联系。是科得钱文敏公维城，而文敏本房，则钱相人方伯琦也。覃溪诗，屡及是事。

士大夫制行之岸异

国初，昆山归处士庄，与亭林齐名，时有"归奇顾怪"之目。后华亭陆鴫字日为，工画，与同里严载齐名，亦称"陆痴严怪"。盖士大夫浮沉里闬，其制行稍岸异者，未有不使流俗人鱼瞵鹗睨者也。

孙征君讲学

容城孙征君奇逢，讲学夏峰，四方才俊，留门下请业者，廊庑为满。汤文正以监司乞养归，方授徒梁宋间，闻征君名德，造门问道，执弟子礼甚恭。读书十年复出，略名位而崇天爵，薄浮荣而究性功，笃志谦光，非可望之今世士大夫矣。

薛祭酒荐孙奇逢

顺治初，祭酒薛所蕴荐容城孙奇逢，称为许衡、吴澄，请以奇逢长成均。奇逢固辞，事虽不行，其风古矣。

美　授

康熙朝鸿词科，凡年老试不入格者，吏部为裁量注官。惟容城杜越、太原傅山，圣祖命加中书舍人，时人叹为美授。

苏门三贤

国初，容城张果中、蠡县彭了凡、西华理皑和，并著奇节，皆与孙征君奇逢友善。王渔洋谓之"苏门三贤"。果中少任侠，明季左光斗、魏大中被逮，皆主其家。了凡明诸生，乱后游河朔，依征君以居，贞介绝俗；士人馈之粟，不受，饿死啸台傍，征君题曰"饿夫墓"。皑和本姓李，耻同闯贼，遂复大理之理（按：兴化李嘉兆，即南岳上人，退翁父。甲申后，贻其子书，命复姓理氏，时未知皑和事也，适与之合。天下传为二理），徵君称为鲁连后一人。三贤虽制行过中，而敦尚风节，砥砺清修，圣人复生，当亦置之狂狷之列。呜呼！学校如林，儒冠满眼，卓彼三子，弗可及已（按：二理复姓，创古人所未有，不愧豪杰。而崇祯壬午，闯围承天，乃有迎降通谱之巡按李振声，恐寸磔其躯，不足喂理门犬豕也）。

顾阎李诸公之㧑谦

亭林先生《广师篇》云："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锡阐。读书为己，探赜洞微，吾不如杨雪臣。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尔岐。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山。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颙。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任臣。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彝尊。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宏撰。精心六书，信而好古，吾不如张弨。"百诗先生论人物，尝称吴志伊之博览，徐胜力之强记，自问不如。吾乡李杲堂先生，最心折万氏家学，尝云："粹然有得，造次儒者，吾不如公择。事古而信，笃志不分，吾不如季野。"杭大宗太史亦自谓："吾经学不如吴东壁，史学不如全谢山，诗学不如厉樊榭。"数公皆经术湛精，文章淹贯，尚乐集思广益，㧑谦自下如此。今乡里晚学，粗识径途，便谓朋辈中莫可与语，志高气溢，宜其画矣。

北学南学关学

国初，孙征君讲学苏门，号为北学。余姚黄梨洲先生宗羲，教授其乡，数往来明越间，开塾讲肄，为南学。关中之士，则群奉西安李二曲先生颙，为人伦模楷，世称关学。二百余年来，讲堂茂草，弦诵阒如，词章俭陋之夫，挟科举速化之术，俨然坐皋比，称大师矣。

李二曲

二曲主讲关中，康熙中，初以隐逸荐，后以鸿博征，皆称病力辞。自谓不幸有此名，乃学道不醇，洗心不密，不能自晦所致。遂杜门断交接，朋友诣之者，绝不得见。一日，自昆山顾炎武、元和惠周惕至，倒屣迎之，谈燕极欢。一时门外瞻望颜色，伺候车骑者，骈肩累迹，几如荀、陈会坐，李、郭同舟，东汉风流，再见今日也。

康处士

郃阳康处士乃心，潜心理学，进退辞让，一以圣贤

为准则。时秦人为之语曰："关中二李，不如一康。"二李，谓二曲、天生也。

浙中三毛

康熙间，萧山毛西河奇龄、钱唐毛稚黄先舒、遂安毛会侯际可，俱以文章雄长东南坛坫。时海内谓之语曰："文中三豪，浙中三毛。"

王李遗风

顺治初年，宣城施愚山、莱阳宋直方、云间周釜山，同官刑部。郎署多暇，敝车羸马相过从，饮酒赋诗为乐。一时都下盛传，谓前明王、李诸君，白云楼唱和遗风，居然不坠。同、光之交，余官西曹六年，同舍郎非章句腐儒，即膏粱子弟，间有一二风雅之士，率厌苦应官画诺，终岁不踏曹司门，白云楼下，吟声寂如，可叹也。

甘露轩白云楼

又刑部福建司有甘露轩，配四川司之白云楼，亦王、李当年赋诗唱和地。查查浦嗣瑮诗所谓"甘露飞来缀柏枝"是也。

刑部白云亭

刑部白云亭地形最低，夏秋雨后，辄排几案作桥，亭中水深至一二尺。阮吾山司寇诗云"十八曹司水际浮"者，今尚然也。然相传以"沙拥翰林院，水淹三法司"为吉兆，不解何义。

吴薗次之风义

国朝骈体，自以陈检讨为开山，由其才气横逸，泽古渊醰，而笔力又足以驾驭之。故隶事言情，具有六朝家法，一二俗调，不能为全集疵也。降而《思绮》、《林蕙》，气息苶弱，浪得名矣。顾闻吴薗次慷慨义烈，敦尚友谊。长沙赵洞门总宪当柄用时，车马辐辏，及罢归出国门，送者三数人，薗次与焉。其召还也，宾客复集，薗次独落落然踪迹阔疏。合肥龚芝麓尚书提倡风雅，门生故吏遍九州，殁于客邸，两孙茕茕孤露，无过存者。薗次则哀而振之，抚其幼者如子，而字以爱女，至于成立，使名家子孙，无西华葛帔之叹。风义如是，文章余技已。章检讨行谊亦纯粹，见省府志本传。

严武伯不愧古之义侠

虞山钱宗伯下世，其族人夙受卵翼者。妄意室中之藏，纠合亡赖少年，嚣于宗伯爱妾所谓河东君者之室，诟厉万端，河东君遂自杀。同县严生武伯不胜其愤，鸣鼓草檄，以声厥罪，宗伯之家始安。夫宗伯以前朝魁硕，宗匠儒林，晚节摧颓，至尽丧其数十年谈忠说孝之面目，其人诚不足论。第其生前奖借孤寒，陶成后进，一旦声华澌灭，而平日依草附木之辈，遂反唇而肆其訾謷，迄于家室漂摇，姬姜毕命，葛裙练帔，孤雏可怜，亦未始非人情之过薄。河东君一死报主，地下老尚书，不知相对作何语。若严生者，可不谓古之义侠与？

梁山舟

钱唐梁侍讲，初字元颖，偶得元贯酸斋行楷山舟字，揭之轩中，士林遂称山舟先生。后阳羡任礼堂过云间，于天马山周氏见石刻山舟二字迹，类飞白，甚奇古，盖赵承旨笔也。亟手拓一本，畀吴槎客骞携至杭州，赠侍讲。任、梁素未谋面，自此遂订交，槎客赋长歌以纪。

秦小岘会试知贡举之异数

国朝旧制：会试知贡举，非甲科人员，不开列。嘉庆十四年，特命无锡秦小岘侍郎，秦由乙榜起家，盖异数云。

松陵四君画像记

计甫草东、顾茂伦有孝、潘稼堂耒、吴汉槎兆骞，皆吴江人，皆以诗笔雄视当世，皆落拓无所遇。其郡人翁君小海，追慕典型，因画像以示乡里。元和顾涧薲学博，有《松陵四君画像记》。

顾千里校书之精

刘向《别录》始析校雠二字之义。郑樵《通志》，于《艺文略》亦附校雠之名。迨本朝乾嘉诸儒，说经铿铿，实事求是，而校雠之学，始觉前无古人。诸儒中校书最精，传播最夥者，莫如元和顾学博千里（按：千里少嗜学，弱冠后，学者称万卷书生，见李征君兆洛所撰墓志铭）。如胡果泉中丞之宋本《文选》、元本《通鉴》，孙渊如观察之宋本《说文》、《唐律疏义》、《抱朴子》、《古文苑》，吴山尊学士之《晏子》、《韩非子》，张古愚太守之抚州本《礼记》、严州本《单疏仪礼》、《盐铁论》，黄荛圃孝廉之《周礼》、《仪礼》、《国策》，秦敦夫太史之《鬼谷子》、《列子》、《扬子法言》、《奉天录》、《隶韵考证》、《碑目考证》诸书，骆宾王、李元宾、吕衡州诸集，皆精审不苟，有功艺林。自顷发、捻交讧，中原兵火，故家旧籍，强半散亡，而顾刻诸书，益珍如球璧矣。寒家插架中，所少者只秦刊数种，比年来田园芜没，仕宦蹉跎，惟此差不让人。

札什伦布

滦阳札什伦布（译言须弥福寿之庙），为黄教喇嘛讽经坐床之所。庙后第七层，供高宗御容。

热河地名

热河墨斗岭，又名云渡，见曾公亮《武经总要》及王沂公《行程录》。圣祖渡此，赐名广岭。又棒锤峰即郦道元所谓石挺，圣祖赐名磬锤。

庆云石

滦河三座塔，地有石，名庆云，万态奇峰，盖宋花石纲之遗，艮岳物也。前明曾移植琼花岛，不知何时迁置

塞外。乾隆间，纪文达公以编校阁书，于役至此，始访得之。

飞燕捉天鹅曲

列圣巡幸木兰，每秋狝行围，例歌飞燕捉天鹅之曲。

避暑山庄

避暑山庄前后七十二景，匾对皆先朝宸翰，高宗御笔尤多。

蓟州郝氏

道光间，蓟州郝氏七世同居，食指千计，男耕女织，家法严整。士子读书应考，入学中举人，不赴礼部试，恐入仕也。出游不得越二十里外。京外官奉使其地，咸主其家，备供顿，不纤悉累地方官吏。四民之往来，则具酒醴刍秣无虚日。其余睦姻任恤，事不胜书，人皆称郝善人云。康祺按：此事纤微无关掌故，而穷乡编户，有此驯良孝友之家，贞不绝俗，善不近名，古来独行传中，实所罕觏。亦足见我朝王化之行，首及畿甸，详列于此，俾采风者有述焉。

戴文节公书画

钱唐戴文节公熙，夙工书画。道光辛卯，为乡人沈文忠公兆霖画双桂，题南宋词曰："占断花中声誉，香和韵，两奇绝。"盖文忠方应举，写此作利市也。是岁榜发，文忠名在第二，同人以为画谶。文节贺诗，遂有"桂林声誉原无比，悔写蟾宫第二枝"之句。后十年，文忠已叠秉使节，文节为人画《月桂图》，述及前事，自谓画不足，借人以传。比同治初元，文忠奉命剿抚叛回，值秦中山水暴涨，没于王事，而前三年庚申，文节早殉难杭州。荩臣硕辅，先后骑箕，誉望馨香，两相辉映，则真所谓画谶矣。

太常仙蝶

太常仙蝶，好与士大夫之风雅者作缘，或数千里相访，值名人官奉常，则无不至。本朝胜流，纪此者多矣。以余所闻，吴县潘郑庵师祖荫长太常时，蝶曾一至；仁和许星叔丈庚身以太常卿奉讳南归，卜葬之日，蝶亦栩栩然来。顷阅戴文节公《题画偶录》，知道光二十九年立夏日，公在私宅，晨起，突见窗上一蝶，黄质黑章，四趺古朴，类枯叶。公子惊喜曰："儿闻仙蝶四趺，此良是。"公近窥之，略不畏人，惟屡张其翅，似索画。公故善丹青，遂取箑为写影，稿成即入署（公时以少马直南斋）。晚归，蝶尚在，又张翅不已。公谛视，怪所写未肖，复细模形色，及剥落处一一似之。回视公子，皆曰肖，蝶始翩然去。公自谓赁此宅几二年，未见一蝶，是日院中来三蝶，皆久驻檐外，盖其侍从云。清衔久住，岁久通灵，遍识名流，至能择人索画，蝶诚仙矣。然游戏人间，必留此毫端之幻相，岂神仙犹好名与。

麟见亭数见仙蝶

见亭河帅麟庆，官中书时，亦见仙蝶于薇垣，且至其第，又至河南开归道署，又再至袁浦节署。时河帅适得金尚书光第《仙蝶图》（尚书见仙蝶集于京寓马缨花下而作，覃溪学士有诗），因遍征题咏，以识奇缘。案：河帅公辅世家，风流儒雅，政迹亦卓然有声，宜蝶之远道依依，过从尤数云。

道光六旬万寿停止庆典

道光辛丑八月，恭值圣寿六旬，部院臣工，照例奏请举行庆典。宣宗以喋夷内扰，海氛不靖，未俞所请。遂使万国抑呼嵩之愿，群工废宴镐之仪，巨典崇禧，竟从贬损。盖先朝慎重海疆，耄期凭几之年，犹无日不以驱攘为志也。

稼穑艰难

太和门丹墀左之石阙，储嘉量，丹墀下之石匮，储米谷。值大驾出宫，卤部中象负宝瓶，亦储五谷。盖先朝定制，寓意渊微，欲使圣子神孙，触目有稼穑艰难之警也。

纪文达不没人长

乾隆丙子，纪文达公以扈从道出古北口，偶见旅壁一诗，剥落过半，中有"一水涨喧人语外，万山青到马蹄前"二句，公奇赏之。壬午顺天乡试，公充同考官，得朱子颖孝纯投诗作贽，则是联在焉。因叹针芥之契，果有夙因。后公出督闽学，严江舟中赋诗云："山色空濛淡似烟，参差绿到大江边；斜阳流水推篷望，处处随人欲上船。"尝语子颖，谓此首实从万山句脱胎，人言青出于蓝，今日乃蓝出于青。此固骚坛佳话，亦可见前辈之虚心盛德，不没人长也。

儒官荣遇

介野园少宗伯福，尝四主会试，四主乡试，其他殿廷衡文，不可枚举。尝有恩荣宴诗云："鹓鹓新班宴御园，摧颓老鹤也乘轩；龙津桥上黄金榜，四见门生作状元。"于文襄公亦尝赠以联曰："天下文章同轨辙，门墙桃李半公卿。"可谓儒官荣遇。宗伯后以随扈南巡，道卒。先一夕，有大星陨于舟前，殆天上奎娄，红尘小谪，来助昌明之文运与。

蜣螂代硝磺水银治铅伤

纪文达《滦阳续录》载：阿文成公平定伊犁时，捕一玛哈沁，问其何处得火药。曰：蜣螂曝干为末，以鹿血调之，可代硝磺，但力少弱。又一蒙古台吉云："鸟铳储火药铅丸后，再取一干蜣螂，以细杖送入，则比寻常可远出一二十步。文成试之，均验。又疡医云：水银能蚀五金，金遇之则白，铅遇之则化。凡战阵铅丸陷入骨肉者，但以水银自创口灌满，铅即化水，随水银而出，可免

割取之苦。今火器盛行，行军者不可不知。

纪文达公逸事　二则

纪文达会试时，出孙端人宫允人龙门下。孙豪于酒，尝憾文达不能饮，戏之曰："东坡长处，学之可也，何并其短处亦刻画求似？"及公典试，得葛临溪太史正华，酒量冠一世；公亟以书报孙。孙覆札云："吾再传而得此君，闻之起舞，但终憾君是蜂腰耳。"承平士大夫诗场酒社，谐谑风流，令人慨慕。

纪文达自言：自四岁至老，未尝一日离笔砚。乾隆壬子三月，偶在直庐，戏谓友人云：昔陶靖节自作挽歌，余亦自题一联曰："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百年之后，诸公书以见挽足矣。刘文清公墉笑曰："上句殊不类公，若以挽陆耳山，乃确当耳。"越三日，而陆副宪讣音至。文达纪之《槐西杂志》，以为事有先兆云。

沈阳范氏

国初沈阳范氏，勋业鼎盛。文肃公文程，翼赞龙飞，为我朝阿衡、尚父。康熙初，三孽不靖，忠贞公承谟方抚闽，三年土室，卒殉封疆，又为我朝睢阳、常山。伟略荩忠，后先踵起，洵海内第一世家。康祺按：范氏自有明中叶，由吴往戍，盖文正公裔孙也。名相云礽，阅五百余年又成阀阅，世皆谓天平冢地使然（天平山，属苏州，文正祖墓在焉）。不知文正父子，世德郁积，实足致公侯复始之祥。而天祚圣清，蚤于前朝全盛之年，预置高平一脉于大东，为异日真人之佐命。事关兴废，岂区区疑龙撼龙之说所能为功哉？

都门八古迹

乾嘉间，诗人多赋都门八古迹。一为法源寺砖塔，相传安禄山、史思明建。一为太医院铜人，在署内药王庙，作于宋天圣时，世谓从海涌出，非也。一为报国寺窑变观音像，高尺余，宝冠绿帔，手捧梵字轮。一为潭柘寺妙严公主拜砖。公主元世祖女，削发居寺中，持观音文，礼大士，拜痕入砖，额手足五体皆具，岁久砖坏，独留两足痕。明万历壬辰，孝定太后匣取入览，藏之。一为觉生寺大钟，明永乐间铸，万历间从经厂移置万寿寺，乾隆八年移觉生寺。一为崇国寺姚少师影堂，露顶袈裟趺坐。一为慈寿九莲菩萨像。九莲菩萨，明孝定皇后梦中授经者也，觉而一字不遗，因作慈寿寺，建九莲阁，塑菩萨像，跨一凤而九首。相传菩萨为孝定前身。又长椿寺有黄绫紫轴，绘九朵素莲花，题曰九莲菩萨之位，即孝定也。一为刑部杨忠愍公手植榆，在北所。康祺按：都门古迹，唐已后明以前，见之载纪者甚夥；此八者，殆偶然寄兴，或当时尚在者也。

窑变观音

窑变观音像，昔高宗临幸，曾镌铭词，见御制集。

拈花禅寺

京师广渠门内万柳堂，为国初益都相国别业。康熙时，大科初开，四方名士待诏金马门者，恒燕集于此。后归仓场侍郎石文桂，旋施为寺，圣祖赐额为拈花禅寺。乾隆壬申，辽东李鹰青山人豸，招诗人修禊寺中，宁邸秋明主人闻之，携酒肴歌吹来会，凡二十有二人，咸有赋咏。燕郊春事，朱邸谦光，诗虎酒龙，分张旗鼓，洵升平之嘉话，骚雅之清游也。余入都，曾一叩寺门，孱僧扪虱，古佛卧阶，万树垂杨，无复一丝青翠。回车不觉唏叹曰："康、乾二朝士大夫，真神仙中人。"（按：元廉希宪万柳堂，在京师右安门外，今亦无迹。）

温典史殉节

乾隆甲辰，甘肃小山逆回田五为乱，聚石峰堡，大肆淫掠，遂犯通渭城。知县王楼，割须窜乡里。典史温模，福建长乐人，夙有惠政，闻变，率兵民登陴固守七昼夜，会粮尽城陷，正衣冠北向拜，遂自经。事平，大学士阿公、嘉勇侯福公以闻，纯皇帝嘉悼之，有"取义舍生，赏延于世"之谕，赠府知事，加知县衔，旋晋道衔，赐祭葬，入祀昭忠祠，荫一子知县。诸被难者，咸有恤荫，而置王楼于法。流外微官，赫然忠义，谁谓哦松射鸭之中无豪杰士与？

非科甲人员不得与闻秋谳

渊如先生官直隶司主事时，领部务者相国阿文成公桂、大司寇胡庄敏公季堂，皆刮目相待，派办秋审。先生独傅古亭疑，多所全活。外任陈臬，七月平反至数十百条，雪死罪诬服者十余。亦不以之罪州县官，曰："州县岂能尽明刑律，皆幕僚误之也。"盖儒者之效如此。我辈承乏秋官，本当神明法外，依古义以求平，若事事按律科断，则一刀笔吏足以了之，何以睿皇帝煌煌圣谕，非甲科人员不得与闻秋谳乎？余在刑部时，尝有句云："幸逢尧舜求刑措，敢学申韩号法家。"同官辄笑为迂，可叹也。

戴文节张文节

钱唐戴文节公以侍郎乞休，殉庚申粤逆之难，其绝命诗云："伤心蒿目挽时艰，八载筹防总汗颜，撒手白云堆里去，从今永不到人间。"越岁辛酉，杭州再陷，时张小岩编修洵奉讳家居，相助城守，城破，率妻子殉焉。张与公同县，公投池，张亦投井死。张绝命诗，并有"白云堆里吾将去，前辈风流有戴公"之句。后经朝官请恤，亦谥文节。二公皆无守土之责，就义成仁，前辉后映，足为湖山增色矣。

嘉勇贝子

乾隆间，嘉勇贝子援诸罗时，壮勇公海兰察前行，行约百里，贝子督师继进。夜大雨，天黑如墨，遇土山，驻军山顶。贝子中坐，随军官围贝子坐，外亲军、外正

军皆围坐。贼游兵近山,践泥泞过,火炬千万,贼自炬中窥山,黝黑无所见,疑有军,发铳炮击之。贝子令曰:“无出声,无动。”久之,贼过尽,雨霁天益明。壮勇公已入诸罗城,捷使至,军始起行,无一伤,视铳炮子皆历落入山腹。又贝子征卫藏时,有隘道几一里,贼屯军守隘北甚严,大军屯隘南三十里许,贝子调军伏隘东西,而以前军分五军攻隘,迭退迭进,战一日盖数十胜负。贝子在大军中,前军军报沓至,不动。及二更,前军大败,退不止,贼逐前军出隘南,炮声大震,火炬尽爇,照耀如白昼,东西伏军皆起,贼惊退,相蹂躏,我军蹙之入隘。贝子急上马,万骑齐足,顷刻至隘口。前军伏军已过隘,闻贝子至,勇气百倍,大军乘势合攻,遂夷贼屯,追奔五十里而后止。又贝子平林爽文时,凯旋自三衢,方舟下严陵江,舟设重楼,陈百戏,中军鼓吹竞作,从官舟衔舳舻,并两岸直下,军容之盛,为史策所未有。嘉庆元年,贵州平苗之役,五月丁巳,有大大星陨于西南,声隆隆然,数百里皆闻见叹诧。逾日,一骑白衣冠,自大营来,知贝子薨矣。右节录恽敬《大云山房稿》纪言。恽自言闻之同时在军中者,乾嘉距今才百年,其时戚懿重臣,忠勇骁果如是,盖犹有开国遗风矣。

穷通翁

国初提学道多以郎中任之。康熙间,江浙两省始改用翰林官,以吉水李振裕视学江南,太仓王掞视学浙江。王时为赞善,取士公明,浙人有“穷通翁”之谣。谓公所奖拔,皆寒士宿学而能文者也。

大学士兼经筵讲官

国初沿明旧制,阁臣例不兼经筵。雍正以前,惟昆山、桐城、泽州、太仓四相国,以大学士兼经筵讲官,盖殊数也。

开捐增置通州仓廒

康熙五十一年,通州增置仓廒,科臣奏请开捐,下内阁九卿议。惟安溪李文贞公及太仓相国王掞,皆不画题。

孝惠皇太后升祔议

康熙五十七年,孝惠皇太后升祔,议者以孝康皇太后升祔已久,欲位其次。大学士王掞议曰:“皇上圣孝格天,曩者太皇太后祔庙时,不以跻孝端之上,今肯以孝康跻孝惠之上乎?”议者不从公言,上果以为非是,令改正焉。

太仓相国有人伦之鉴

太仓相国,素有人伦之鉴。文臣如范时崇、陈瑸、朱轼、李陈常,武臣如穆廷栻、杜呈泗,皆公所荐举,后多知名(已上五则,见钱大昕《文渊阁大学士王公传》)。

武虚谷杖和珅番役

乾隆五十七年,和珅方秉政,兼步军统领,遣番役四出诇事,携徒众,持兵刃,为暴民间,官吏莫敢问。一日至山东博山县,饮博恣肆。知县闻即捕之,至庭不跪,以牌示知县曰:“吾提督差也。”诘之曰:“牌令汝合地方官捕盗,汝来三日,不吾谒。且牌止二人,而率多徒何也?”擒而杖之。知县卒以是去官,博山民若失慈母,而和珅遂亦不复使番役出京师。盖知县事者,偃师武亿虚谷先生也。先生邃经学,考证金石,多精论卓见,循吏儒林,相表里如是。戢暴驯良之异政,奈何与不读书人谋之。

纪文达撰恭进四库全书表

乾隆朝开四库全书馆,惟纪文达公昀始终其事,其后恭进全书表,相传公振笔疾书,文不加点,同馆莫不叹服。时总其事者,复令陆耳山副宪锡熊、吴稷堂学士省钦,合撰一表,终不惬意,乃以公所撰表书二人衔名以进。纯皇帝阅未终卷,顾谓诸臣曰:此表必纪某所撰,遂特命加赏一分。文达硕学鸿才,固为本朝有数人物,亦由遭际隆盛,睿照如神,天球河图,获供明堂清庙之用,可叹羡也。

潍县令之清操

河南侯户部抒愫,顺治壬辰进士。令潍县时,清操绝人。大贾郭某,陷于讼,荐绅为之请者以十数,侯闭阁不与通。同年某方守莱州,移书惩责,侯佯为莫解。复曰:“滥竽作吏,旷职怀惭,苟有可以报朝廷、爱百姓者,教之敢不惟命。”守意沮。方抒愫出宰,其兄抒恽语之曰:“吾家世清白,若以一钱归,吾不复弟视若矣。”故愫以清节特闻,兄之教也。见田雯《古欢堂集》。康祺上书乞外,行作令矣。先兄履伯先生耿介方严,不后于抒恽,自两弟入仕,遗书勖责,口不言钱,余他日百里牵丝,计惟西江杯水,郁林片石,清操勉树,方足以承祖德而保兄风,书此聊自箴也。

卷　九

方侍郎勉李文贞语

李文贞公光地,以直抚入相,桐城方侍郎苞叩之曰:“自入国朝,以科目跻兹位者,凡几?”公曰:“屈指得五十余人。”侍郎曰:“甫六十年而已得五十余人,则其不足重也明矣,望公更求其可重者。”见《望溪集》。以文贞名儒名相,媲迹皋夔,侍郎犹勉之如此。后之人倘经纶理学不逮文贞万万者,复以谀言日至,谠论无闻,或纯任权术,或曲谨小廉,依恃宽大,自命贤相,恐鼎折覆悚之讥,不待终日矣,可不危与!

高宗以鸡雏待饲图墨刻颁赐直省督抚

高宗御笔偶仿李迪《鸡雏待饲图》墨刻，颁赐直省督抚，并谕广为摹刻，遍及藩臬以下有司各官，俾知留心民瘼，勉奏循良。圣天子在宥如伤，虽游艺余闲，而诚求保赤之怀，寓诸楮墨。凡为本朝臣子，有牧民之责者，念之哉。按：孟子有受人牛羊求牧与刍之喻，宋儒黄勉斋先生宰临川时，有云："邑民犹鸡雏也，令其母也。"圣意盖即本此。

兄弟四人同案入学

吴文节公文镕督学中州时，祥符刘氏同胞四人，同案充学官弟子，后皆成进士，亦佳话也。

会试总裁及顺天主试员数

嘉庆以前，会试总裁多一正、两副。咸丰以前，顺天主考或两正、两副，或一正、两副。自嘉庆己未科后春闱，同治甲子科后京兆闱，无不一正、三副，此亦科场故实所当知者。

金陵士大夫节烈

粤匪踞金陵，士夫陷贼中者，多以节烈著闻。副贼杨秀清尝设策开伪科，逼多士赋诗，题曰"四海之内皆东王"。有诸生郑之侨者，作诗痛诋，起句云："四海皆清土，安容鼠辈狂；人皆思北阙，世忽有东王。"贼大怒，支解之。廪生张继庚，佯与贼昵，结为内应，七上书向忠武公，复亲谒公营图反正。会大雪失期，事泄被拘，贼穷治党与，榜笞刺爇，身无完肤，终不累一人。贼复饵以甘言，乃请示伪官册，指其悍者三十余人，贼皆立斩之。既而悟，始磔君。君临刑作绝命词，有云："拔不去眼中钉，呕不尽心头血。吁嗟穷途穷，空抱烈士烈。杀贼苦无权，骂贼犹有舌。"词及上向公书，江宁人至今犹传诵。又诸生夏宗铣者，贼胁就试，终卷有骂贼语，亦被磔。又张君同谋金和、贾钟麟、李钧祥、何师孟，皆诸生。韦布尝引官兵入伏城中，夜起杀贼，以有备不得逞，后不知所终。呜呼！江宁之变，大府帅驻兵小孤山，闻警失措，全军哗溃，坐失长江天设之险。迨雄城继陷，身死舆中，碧血模糊，幸厕忠义。而东南人士，翩翩衣冠科目中人，至有以五色布裹头，署军师旅帅伪衔，偷活草间，受昏制谬封而不惜者。迄今中兴二十年，度此辈亦大半槁项死，以视诸君子艰难求济，慷慨殉生，薄禄未沾，大义是荷，其轻重之区，岂直泰山之于鸿毛哉？

涂侍郎遭遇之隆

乾隆间，南昌涂侍郎逢震，以一甲第二人及第，由编修充宣谕化导使。未散馆，授中允，历侍读，署学士，充讲官，直上斋，擢内阁学士，升工部侍郎。自释褐至卿贰，才两载耳。儒臣遭遇之隆，莫与为比。蒋心余太史作公墓志，称其生有异禀，内行纯密，通达政体，曲尽人情，先朝不次之恩，盖有自来矣。

增圣庙从祀

咸丰六年，河南学政俞荫甫编修樾，奏请援蘧瑗之例，以郑公孙侨从祀文庙两庑，又请孔子兄孟皮配享崇圣祠，诏下礼部议，皆如所请。

俞编修文庙祀典议

编修《宾萌集》中载文庙祀典议，略曰："今所传《毛诗故训传》者，大毛公亨所为也。大毛公之诗，其源出于子夏，郑康成本之而为笺，孔颖达因之而为正义。乃文庙从祀，有小毛公苌，而无大毛公亨，非先河后海之义，宜增入者一。"又曰："汉大尉南阁祭酒许慎，学于贾逵，从受古学，著《说文解字》十四篇，凡古文旧说散失无传者，赖其书犹存什一。郑康成注《礼》，尝征引及之。慎又著《五经异义》，贯通经学。著述非一，而《说文解字》一书，犹为言小学者所宗。今春秋有事文庙，慎不得与配享之列，无乃阙与。宜增入者二。"编修又有孔忠移祀崇圣祠议，略曰："《家语》称，孔忠字子蔑，孔子兄子，即孟皮之子。今从祀大成殿东庑，位在狄黑下、公西蒧上。然忠乃子思子之从伯叔父，子思子为四配之一，祭于殿上，而孔忠祭于庑，揆之伦理，有未顺焉。伏思颜路、曾皙，并孔子弟子，今不祀两庑而入崇圣祠者，避其子颜子、曾子也。孔忠于子思非父子，然礼曰，兄弟之子犹子也（康祺案：古人于兄弟之子，无不称子者，《汉书》疏广、疏受传可证也），窃谓孔忠宜移祀崇圣祠，以安子思之神"云云。编修自中州罢归，闭关抱经，撰著繁富，其抗议祀典，多有根据，甚惬士心。

曹剑亭劾和珅

和珅在政府时，上海曹剑亭侍御锡宝，上书论劾，同朝多咋舌者。侍御至热河待罪，纯皇帝召入，谕之曰："尔读书人不读《易》与？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侍御叩头流涕而出。至仁庙时，事益大白，玺书褒美，天下咸叹遭际圣明，直臣非不可为也（详见卷四）。

破败书厨

戴简恪公敦元官司寇日，朝士呼为破败书厨。以公万卷罗胸，而粗服敝车，外观极寒俭也。康祺初入西曹，闻司员中前辈言之。

崇祀关公

咸丰中，以蜀汉汉寿亭侯关公灵应尤著，制诏礼官，晋之中祀，于是庙制与句龙、弃、孔子侔盛比尊，牲牢舞佾，靡不登进，崇极大神之义，蔑以加矣。

光绪四年晋豫旱灾

本年晋豫奇荒，畿辅亢旱，朝廷议蠲议赈，大沛恩施，下诏责躬，至有"天降鞠凶，何不移于宫廷"之语。

二月初五日，谕内务府，将宫闱应用之需，力加裁减，省节浮费，以益赈需。闻近日两宫皇太后率皇上露祷长跽，至三四时之久，仰望星月皎然，至于恸哭。旧例，祈雨疏文，由翰林院撰拟。此次特命南书房恭进，辞语迫切，几逾桑林之祷。具名称臣某某氏、某某氏，率子男某某，亦创举也（南斋撰进称妾臣，御笔去妾字）。我圣母敬天恤民，侧身修行如此，真乃女中尧舜。内外臣工，若复因循泄沓，上损天和，何以自容于覆帱与？（时光绪四年戊寅）

光绪四年因旱灾下诏求直言

时下诏求直言，士气顿奋，封章日繁。翰林院侍讲张佩纶请杀四川提督李有恒，吏部主事赵林请斩乌鲁木齐提督成禄（二弁皆纵兵殃民，经奏参者）。佩纶与司业宝廷、编修何金寿，皆请训责枢臣。学士黄体芳，参户部尚书董恂屯膏召怨，请屏斥奸邪。洗马廖寿恒，参大学士李鸿章侈泰因循，左右无一正人，请旨训诫。体芳折虽因措词过当，付吏议，旋蒙宽宥。其余条陈善政，指画赈务者，不可枚举。可见省台衮衮，直节良多，博问周咨，原可收刍荛之益。闻二三贵人，尚有谓新进建言徒淆朝廷耳目者。噫！

父子连科典试一省

嘉庆丁卯，程鹤樵国仁以御史典试陕甘，次年戊辰，其子小鹤太史家督继之。父子连科典试一省，亦佳话也。陕生有张树德者，鹤樵赏其文，已入彀矣，次场不合例被黜，因附刊张作于魁卷后，语其子以谓交臂失此才。次年，果得隽，盖即乃翁拟中之名次也。丁卯，正主考为姚伯昂侍郎元之。侍郎喜谈因果，尤重师生之义，尝以为文字渊源，三生夙契，虽父子不能相假云（事见《池上草堂笔记》）。

宛平刘少司空子孙之盛

宛平刘少司空钟宛，国初以秘书院学士出抚山东，旋晋秩工部侍郎，告归八年，方值杖家之岁。时已有子女二十八人，内外孙十一人，一门群从，章绶鼎盛，可谓殊荣曼福，备于一身已。

二老垂纶图

吴江徐虹亭、秀水朱竹垞二先生，少负才名，定交辇下，后同被征，同入史馆，相宅同居。虹亭就征之日，属友绘《枫江渔父图》；竹垞题诗，有“惊起沙鸥定相笑，黑头未称作渔翁”之句。又填《摸鱼子》词，前调云：“怕白水捞虾，红阑斗鸭，与尔便无分。”后调云：“料八溯塘边，三高祠里，让我醉眠稳。”既而竹垞谪官，虹亭亦言归，所居虽壤画江浙，然邮签百里而近，朝挂席而夕抵其庐，一舸往还，互商旧业。白头二老，隐系东南文献之传，后生望见者，咸以神仙目之。徐、朱本姻戚，虹亭七十时，竹垞往祝，因命工为《二老垂纶图》。

朱屈酒楼题壁

康熙庚子，竹垞偕粤东诗人屈翁山会饮杭州酒楼，拍浮屡日，大醉题壁云：“毋轻视此楼。秀水朱十、南海屈五，曾留此信宿。后有登者，作仙人黄鹤楼观可也。庚子九月晦日。”余谓是举出自竹垞，自是雅事，若末生晚学，妄拟前辈风流，便狂放不可向迩矣。李太白着宫锦袍，醉眠长安市上，纯是烂漫天真，千古岂容第二人装点此番举动。

昆山徐太夫人教子之严

昆山三徐之太夫人，亭林先生女弟也。世称其教子极严，课诵恒至夜午不辍。三徐既贵，每奉命握文柄，太夫人必以矢慎矢公、甄擢寒畯为勖。太夫人未六十，立斋已登九列，持节秦中，所识拔多知名士。健庵以编修总裁北闱，果亭以编修典试吾浙，亦无愧金篦玉尺，皆母教也。太夫人三子，皆登鼎甲。一女归长洲申萩旃，中江南省元。锦韬象服，牙笏盈床，国初至今将三百年，闺闱中尚无与比肩者。

王渔洋得贤耦

渔洋先生司李扬州，文士辐辏，弦诗角酒无虚日，余韵遗风，足为风尘吏增色。闻先生妻张夫人，实贤耦。闽人许珌，以会试入京师，道出邗江，金尽告急。先生无以应，有忧色，夫人遂脱跳脱于腕。徐夜者，字东痴，隐居东皋郑潢河上，贫且老，虽冻饿不以干人。会大风雪，夫人出絮帛谓先生曰：“君得毋念徐先生寒乎？曷以遗之。”其贤敏若是。

阮刻十三经校勘记

江西南昌学所刻《十三经注疏》，四百十六卷，卷末各附校勘记，阮文达公巡抚时捐赀校刻者也。校勘记虽勘于江右，实成于吾浙，盖公抚浙时，出旧藏宋版十行本十一经，及《仪礼》、《尔雅》单疏本为主，更罗致他善本，属诂经精舍高才生分撰成书。《易》、《穀梁》、《孟子》属元和李锐，《书》、《仪礼》属德清徐养原，《诗》属元和顾广圻，《周礼》、《公羊》、《尔雅》属武进臧庸，《礼记》属临海洪震煊，《春秋左传》、《孝经》属钱唐严杰，《论语》属仁和孙同元。惜南昌刊版时，原校诸君大半星散，公亦移节河南。刊者意在速成，遂不免小有舛误云。

翁学士摹刻石经残字于南昌学宫

人但知南昌学藏注疏，以为西江文物之幸。按：大兴翁覃溪先生方纲督学江西时，尝合平生所见钱唐黄氏、如皋姜氏、金匮钱氏，摹《熹平石经》一十二段残字六百七十有五，勒于南昌学宫，详见《复初斋集》及《两汉金石记》。昭代魁儒，后先持节，古今瑰宝，萃于一区，固地运使然，亦可见乾嘉时承平气象，二三公卿，振兴风教乃如此。

三闺秀有功列女传

宋建安余靖本《列女传》，旧有图绘，相传出晋人手。顾广圻千里尝影雕而去。其图道光间阮公子福重刻于岭南，而文达第九女季兰补为之图，可谓清门韵事矣。按：栖霞郝兰皋比部懿行之夫人王照圆，尝注《列女传》，今附刊比部全书后；而钱唐汪小米舍人远孙淑配梁瑞，亦尝校注付梓。三闺秀时代相近，并有功于是书，彤管清徽，一时鼎峙，韵矣哉。

全谢山淡于宦情

谢山先生以翰林改外，宦情顿淡。李穆堂侍郎劝其就铨，先生呈以诗曰："生平坐笑陶彭泽，岂有牵丝百里才。秫未成醪身已去，先几何待督邮来。"后高宗南巡，梁文庄公将荐之，亦以诗代柬辞谢，有"故人代我关情处，莫学琼山强定山"之句。名山著书，自有千古，靴尘手版，岂我辈所优为。仆为饥驱，孟浪一出，洵有愧乡邦先正多多矣。

道光二年粤东大火

道光二年壬午秋九月己丑夜二鼓，粤东省垣西关火，火作而风，始于第七铺饼肆，夜中逾打铜街，庚寅晨及十三行，日晡及杉木栏。是日风甚，夜愈甚。翼日辛卯，食时风息火熸，凡毁街七十余，巷十之，房舍万余间，广一里，纵七之，焚死者数十人，蹂而死于达观桥者二十七人。郁攸之灾，百岁翁叹为未有。按：粤东是时番船渐通，洋商初盛，珠贝瑰货，族于西关，酒海肉林，褕衣珍食，起家屠侩，淫侈亡等，天殆怒其妖邪，使海市蜃楼，尽付于祝回之一炬，垂戒不可谓不严。无如醉梦中人，顽不知惕，以致逆氛祆教，渐染东南，阅数十年而未能湔涤，可哀也已。按：国初乾隆而后，淮纲日盛，扬商奢靡甲九州，致有三十五年十二月仪征盐船之烬，及粤寇之乱，受祸最深，牢盆至今衰落。今日之粤东，厮养公卿，狗马纨袴，徒手百万，家陶、白而户程、罗，盛极必衰，岂果无闭关绝市之日与？

雷翠庭副宪雅量

雷翠庭副宪鋐，立朝謇谔，贞介绝尘，其雅量亦不可及。家居时，客至，三呼从人捧茶来，未应，公亦怡然。或问之，曰："在家廪给薄，此辈自懒于趋承耳。"

国　畜

道光二十一年，西人踞吾郡，掠耕牛为粮。一酋方屠牛，忽一牛突起，角出酋肝肠，血渌渌倒地。群酋奔救，皆受创，十余辈莫能制。乃列陈排铳，与牛战，牛始死。明年，陷乍浦。一酋乘马率群丑沿江行，入海盐界之白沃庙，马忽颠酋堕。酋故趫捷，再腾上，再堕。酋大怒，将复起，马亟反身踞酋腹，举前蹄击酋，酋毙。马乃狂奔，群酋骇溃，海盐获全。马亦掠之中国人者，钱唐戴文节公熙《习苦斋集》记其详，称之曰"国畜"，题之曰"二忠"。呜呼！诚不愧已。凡物同类者必相昵，异类者必相仇，相昵者媚之惟恐其不欢，相仇者残之惟恐其不力。是一马一牛，触犬羊之膻秽，不能须臾暂忍，必出死力以与之争衡，虽戴角披毛，殆蚤具人性者与？

翁学士晚年目力之胜

相传翁覃溪学士垂老康强，目力尤胜，六七十时犹能于灯下作细书，阅蝇头字，不假叆叇。每岁元旦，必用西瓜子仁书四楷字，五十后曰"万寿无疆"，六十后曰"天子万年"，至七十后犹能写"天下太平"云，可谓异禀（按：翁氏家事略记载，英和按云：先生每于一粒胡麻上，作"一片冰心在玉壶"七字，则尤为神技矣）。

董文恭公脂麻上书天下太平四字

贾氏《郡斋笔乘》记：富阳董文恭公晚岁，每元日朝贺归第，坐厅事，于脂麻一粒上庄书"天下太平"四字，豪芒彪炳。

戴文节公熙以书画受知宣宗

戴文节公熙，以书画供奉南斋，道光戊戌，被命视广东学。陛辞日，宣宗谕之曰："汝画笔清绝，然胸中、目中，只是吴越间山水。此行获睹匡庐、罗浮之胜，巉岩演迤，雄丽奥曲，别有一种奇致，于画理当益进。汝品学朕素知，公余游艺，兼可成全老画师也。"公谢而出，途次，遇名胜辄研弄丹墨，自江右至岭南，一壑一丘，咸为写照。抵粤一载，装巨帙进呈御览，上奇赏之。今画家评公作，谓粤游后笔墨超特，若有神助云。康祺朋游中，籍杭州者多举此事。顷读公集雨中过庐上云："小臣殿陛司珥彤，濒行天语出九重。谓尔画蹑吴生踪，朕以万里山水供，归来当手金芙蓉。"知斯言不诬矣。公画名与元赵学士、明董尚书埒，而清操劲节，非湖州、华亭所能肩随。圣明之奖厉臣工，原不独为荆、关小技也（按：道光乙巳，公复奉粤轺之命，其重度梅岭诗自注云：戊戌陛辞，有"汝作画亦须行万里路"之谕）。

道光乙巳朝考题

道光乙巳入夏久旱，上朝考新进士，以"恐惧修省，以迓和甘疏"命题。翼日，阅卷诸臣复命，佥曰："皇上忧勤惕厉，情见乎辞，甘霖当立沛矣。"宣宗愀然曰："应天以实不以文，朕出题后，方自悔近于粉饰，卿等勿复言。"康祺总角时，闻先友徐比部丈时梁，与先义行公道此，丈即是科释褐者也。

雍正初年瑞应

雍正三年二月，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四年十二

月，自陕州至徐邳，淮、黄河清二千余里，数旬不改。

阳曲令沈某祈雪

康熙六十年辛丑，山右大饥，平阳、汾州尤甚。高安朱文端公衔命往赈，全活无算。公还朝，亟称阳曲令沈某治行，为山西第一。沈闽人，初令阳曲，次牧沁州，后守汾州，皆有惠政。尝祈雨，三祈三应。阳曲为省会首邑，自庚子秋至辛丑夏，历三时不雨，求辄不应。沈率绅士步行百二十里，至五台山神祠祷焉。是夜即雨，连三日夜大雨，阳曲之四隅，莫不沾足，而邻境旱如故。沈归，中丞率大小属吏郊迎，万民拥道欢呼忭庆。为民请命，至诚感神，虽古循吏，莫是过已（详见蔡文勤公世远《二希堂集·晋阳灵雨诗序》）。

月选官许条陈时事

令甲：凡月选官，吏部给卷，许条陈时政得失，无所指陈者，各摊卷书履历以上。盖古悬鞀设铎意也。今选人多蹴踖循故事，并履历亦鲜亲书。顷阅《蔡文勤公集》，记康熙间漳浦蓝鼎元授广东潮州普宁县时，独奋笔上五千言，奏陈五事。天子下其议，多见施行，亦豪杰之士矣。

世宗崇祀至圣

雍正八年九月，重建阙里文庙告成，黄瓦画栋，悉仿宫殿制度。搏拊干戚，尊俎豆笾之器，颁自上方。世宗御书碑文勒石。礼部奏请遣官祭告，特诏皇五子承命以行。汉、唐以来，无此隆仪茂典也。

义赈蒙奖

雍正五年，漳泉大饥，仙游太学生徐方宝赈米八千余石，殁于积劳。经福建总督高其倬、巡抚常赉奏闻，特给帑金建坊，有司庋造牌位，入祠致祭。钦定“善劳可嘉”匾额，荫一子入监读书。

大儒有益乡国

蔡文勤居家时，手创家规十六条，悬之祖庙，皆敬宗收族、简便易行者。约乡邻三百余家，公禁赌博，宗亲州里，翕然从之，风俗为之一变。雍正五年，漳泉饥，公适假归，道经江浙，贷赀买米数千石，抵漳平粜，全活极多。名世大儒，有益乡国如此。

二十四福堂

钱唐王文庄公赐第在护国寺西（《藤阴杂记》云：张文和、史文靖先后居此，文靖公殁，始赐文庄）。公内直二十四年，以除夕蒙赐福字二十四悬挂其间，曰“二十四福堂”，外无余地。公子请曰：“此后拜赐，何以置之?”公曰：“别置一轩，名曰余福。”而公不久捐馆，语竟不遂。见《杂记》及公族子昙《烟霞万古楼集》诗注。

京官乘舆

相传王渔洋戏赠南海程驾部可则诗，有“行到前门门未启，轿中安坐吃槟榔”之句。时正阳门五更启钥，专许轿入，京官无坐车者也。《藤阴杂记》称京官向乘肩舆，杜紫纶始乘驴车，嗣后渐有骡车，然帏幔朴素，且少开旁门者，今则无不旁门云云。按：戴菔塘宦京朝，在乾隆、嘉庆间，是易轿为车之会也。余昔闻之老辈云：道光初年，京官又复坐轿，即坐车无不后档（凡轮在车后者，曰后档，取其颠簸稍轻，乘坐安适）。自余同治甲子入京，所见凡京堂三品以下，无乘轿者，凡王公勋戚以外，无乘后档旁门车者。士大夫不谙仪节，几谓国家定例则然，其实轿贵车廉，而后档旁门，亦非老马孱骡所能胜任也。近二三年，京曹日窘，寻常部院官出无车马者什九，殊不足以自别于齐民。而堂堂枢相，且日策骡车入东华门内直，则公孙宏之故智矣。

乾隆初年太学得人之盛

乾隆初年，上方向用儒术，尚书杨文定公名时、孙文定公嘉淦、大学士赵公国麟，咸以耆寿名德领太学事，相与倡明正学，陶植邦彦。六堂之长，则安溪官献瑶、南靖庄亨阳、无锡蔡德音辈，皆一时之隽。每朔望谒夫子，释菜礼毕，登讲座，六堂师率国子生以次，执经质疑。旬日则六堂师分占一经，各于其斋会讲，南北学弦诵之声，夜分不绝，都下号为四贤五君子。

官瑜卿庄元仲之学问经济

官献瑶，字瑜卿，官助教时，未通籍也。后官至洗马。任陕甘学政时，识韩城王文端公于诸生中，以为大器。治经不主一家，于《易》主李光地，于《尚书》主蔡沈、金履祥，于《周礼》主方苞，于《仪礼》主郑康成、敖继公、吴绂。六经、三礼，咸有撰著。在史馆日，尝进《周礼讲义》，持论侃侃，高宗览而异之。庄亨阳，字元仲，康熙五十七年进士。初官山东潍县，以杨文定公荐，始内召，嗣又补德安同知，最后擢淮徐海道。能文章，通算术。知徐州府时，上书当路，大略谓：“淮徐水患，病在壅毛城铺而徐州坏，壅天然减水坝而凤颍泗坏，壅车逻昭关等坝而淮阳之上下河皆坏。方今急务，宜开毛城铺以注洪泽湖，则徐州之患息；开天然坝以注高宝，则上江之患息；开三坝以注兴盐之泽，则高宝之患息；开范公堤以注之海，则兴、盐、泰诸州县之患俱息。”当路不能用，颇韪其言。高安朱文端公尝谓献瑶曰：“吾老矣，斯道之托，是在吾子。”高宗朝，尝命六部九卿京察自陈，各举一人自代。阁学李清植举亨阳，时论以为允。康祺按：献瑶官学正时，执业于漳浦蔡

文勤、桐城方侍郎之门，亨阳则李安溪高足弟子。盖真儒志业，命世经纶，薪尽火传，渊源有自云。

朱鹤龄专精著述

国初，吴江朱鹤龄长孺，屏居著述，说经无双。其所著《毛诗通义》，与同县陈启源之《稽古编》互相订正。其《禹贡长笺》，旁通曲证，亦几与胡氏《锥指》齐驱。集注少陵、义山诗，盛行于世，颇足充艺苑之赀粮，供文人之游猎。华实兼备，未易才也。顷观《松林文献》，称其遗落世事，晨夕一编，行不识路，坐不知寒暑，人多嗤之曰愚，因以"愚庵"自号。专精若此，宜其直造古人与。

沈端恪公遇事敢言

钱唐沈端恪公近思，性恪谨，每上封事，先期简阅衣冠，键户密书。书毕，蒲伏再拜而起。家人问何事，辄答以他语。敬慎不泄如此。雍正朝，耗羡归公之议，自山西大吏发之，谕旨令九卿会议。公廷诤谔谔，同列震悚，世宗嘉其诚剀，不以为非。遇事敢言又如此。公创论陆清献当从祀孔庙。康祺亦谓公所学之正，立朝之忠，虽配享两庑，亦无愧云。

四大布衣

康熙朝创开大科，时秀水朱彝尊、无锡严绳孙、富平李因笃、吴江潘耒，皆以白士入史馆，世称四大布衣。

某尚书请禁王渔洋朱竹垞查他山三家诗

乾隆丁未春，礼部尚书某，掎摭王渔洋、朱竹垞、查他山三家诗，及吴菌次长短句内语疵，奏请毁禁。事下枢廷集议，请将《曝书亭集》寿李清七言古诗一首，事在禁前，照例抽毁；其渔洋秋柳七律，他山宫中草绝句，及菌次词，语意均无违碍，奏上报可。时管侍御世铭方内直，实主其议也。见《韫山堂诗》集注。

乾隆癸丑英使觐见

乾隆癸丑，西洋暎咭唎国使当引对，自陈不习拜跪，强之，止屈一膝。及至殿上，不觉双跪俯伏。故管侍御《韫山堂诗》有"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之句。康祺忆穆宗亲政后，泰西各国使臣咸请觐见，先自言用西礼折腰者三，不习中国拜跪，通商衙门诸大臣曲意从之，惜无举前事以相诘责者。

高宗邃于音律

高宗睿性聪强，邃于乐律，凡乐工进御钧天法曲，时换新声。每盼睛，则令奏月殿云开之曲。

开仓赈恤

乾隆甲寅，上幸滦阳，少司农松筠、都统尚安，均以奉使直隶阻水，辄令地方官开仓抚恤，一面奏闻，得旨嘉奖。

窦总宪泣辞夺情

诸城窦总宪，乾隆间由阁学出为河南学政，丁忧归。甫逾年，上以南书房缺人，命山东巡抚传旨起公。公泣辞曰："光鼐在衰绖中，不敢奉诏。"巡抚属公陈谢。公又曰："不祥姓氏，不敢内陈，敬烦代奏。"上闻而韪之。

卷　十

管侍御秋狝纪事诗注

管侍御《韫山堂诗集》，有扈跸秋狝纪事三十四首，其自注详悉，有足备掌故稽职守者，备录于此。狮子园为高宗降生之地，常于宪庙忌辰临驻。　凡车驾出丽正门，随从百官皆立班。　军机帐房，例在幔城之左。　凡驾由左门入，在直章京皆立班。　宫眷舆辇，后扈亦有豹尾；亲王以下皆引避，故称关防。　机庭印钥，例由大臣中行走最前者佩带，取用以金牌为合符，始付钥。　凡较射，中四矢者赐带孔雀花翎。　凡诏草，经朱笔更改，例应另纸恭录；惟廷寄谕旨，多命即以朱发。　凡一旨而传谕数人者，进呈既下，照书各寄，谓之分寄。　凡御笔增改，遵录他本，谓之过朱。　机庭总簿，谓之随手簿；检查旧事，必按各年随手簿索之。　凡直省方面开缺，先由枢臣书缺而空其名，以待御笔填注。　凡引见记名各员，吏、兵两部以绿头牌交军机，照录入存记匣，随时进御。　凡直省奏请迁除，当上意者，虽交部议，仍命存记。部本上时议驳，亦拟旨准行。　凡行在召见军机大臣，恒在晚膳后。　凡撰拟诏旨六七道以上者，辄命随成随进。　前引大臣将近宫门，例释弓箭。　凡颁赐军机章京，例视三品京堂。　每车驾在道，当直者例满、汉各一人，带要件先候于尖营，以备承旨。　上直有一人最早者，谓之早门；散直有一人最晚者，以宫门下钥为度。　周庐夜直兵弁，统谓之珠车。　凡围场，上未发矢，莫敢纵镝；惟突围之兽，从官先射。　哨鹿者，戴鹿冠作鹿鸣。　进哨之后，不许属车先行，恐桥道有不虞也。　国语，以随豹尾为跟穆音，尖营为乌墩。　围场以西去，以东还。　行衣不挂朝珠，还则仍系。　扈跸初归，例得休沐七日。　凡内直各官，皆进乾清门；惟军机直郎，许兼由内右门出入。

圣祖称汤西崖为诗公

吾浙诗派，竹垞先生后，必以"怀清堂"为大宗。康熙五十二年，西崖以少宰兼掌院，赴热河谢恩。满掌院揆叙适侍班，上垂问曰："汤右曾工于诗，有刻成者，可令进呈。"揆奏："刻者未之见，右曾昨

在臣寓，有所作文光果诗。”上命取阅，随御制一首赐和，中有“丛香密叶待诗公”之句，举朝传诵。诸巨公群然属和，世遂称西崖为诗公。天章云烂，秀映河山，鼓吹隆平，儒臣罕遇者也。

窦东皋为和珅书扇

秦少司寇瀛《小岘山人文集》中，《诸城窦公墓铭》后，有少寇自记云：“公自浙江学政，以左都御史召还。一日，富阳董公手执公所书金字扇，大学士和珅见而语董公曰：写金字善用金，无如窦东皋者。遂取一扇属董公，代乞公书。余适趋过，董公曰：秦君固善东皋先生者，盍属之，因以属余请于公。公书就，授余还之，书款称致斋相国，自称晚生某，盖遵旧例。致斋，珅号也。一日，和珅召见，出语余曰：子见东皋，告以有御制文命其制序，散直后即来领。是日，公随诣珅宅领归，撰序呈进。公没后，编修洪亮吉上书言事，以前在尚书房尝被公指斥，附劾公交结和珅，书扇称师生，自称门生，其诬公实甚。此事关公大节，不可不辨”云云。康祺案：诸城风节峻嶒，夺情不起，自不至婞嫛选懦如吴省兰辈。况小岘侍郎是时适值机庭，情景宛然，亦断非师生党护之语。惟称稚存太史因同值上斋，曾被指斥，怀挟夙怨，至诬人于盖棺论定之余，此则险巇小人之所为，于太史平生，亦殊不类。大抵总宪戆直凌人，岳岳觥觥，朝士必多未满。而与和相若离若即，又未尝不稍敛其锋棱，一时众口诋諆，遂有师相门生之谤。在太史禁廷共事，所学殊途，论古谈今，两刚必竞。一旦偶惑浮言，未遑代为剖释，褊心盛气，白简遽登，古来君子，与君龃龉，持论过中，亦所尝有。略迹原心，固无损二公品学也（按：小岘侍郎与稚存齐年雅故，其表稚存墓，昭揭学行，原本忠孝，推服甚至，其文亦存集中。然则窦铭书后之词，倘非无稽乎？存疑俟考）。

王渔洋不为明珠寿诗

渔洋先生以诗鸣海内，而风骨亦自不可及。内大臣明珠之称寿也，昆山徐司寇以金笺立幅请于先生，欲得一诗侑觞。时先生未大显贵，怫然曰：“曲笔以媚权贵，君子不为也。”遂力辞之。先生没后，门人私谥为文介，洵不愧云。见《柳南随笔》。康祺按：新城得谥，出乾隆间特旨，自易名文简，而私谥无人复举矣。

军机处行走用全红帽罩

全红帽罩，惟三品以上入内廷者准服；四五品官，虽内直不用也。高庙时，军机章京带领引见，值天雨，冠缨尽湿。上问其故，金坛于文襄公以体制对。上曰：“遇雨暂用何妨。”自是行走军机处者，冠罩无不全红矣。

内阁中书挂珠

内阁中书挂数珠，自严侍读长明始。严官中书时，充方略馆官，以书局在内廷，例许挂珠也。见《潜研堂文集·严侍读传》中。今中书不兼馆差者，无不挂珠矣。并举贡之议叙中书衔、捐职双月中书者，亦靡所区别。即数十金捐纳之科中书，亦且一串牟尼项下垂矣。展转僭用，又不知始于何时。

李松云以麦浪诗受知高宗

乾隆某年，高宗谒陵，中途严寒，上廑念二麦，从官以麦宜寒凉对，上因叹为君之难。旋考试差，诗题麦浪，得难字。时惟李松云太史尧栋独得其解，诗中“一天新雨露，万顷绿波澜”十字，极蒙宸赏。仁庙亲政，李已外任，陛见时，犹垂问及之。盖在潜邸时，奉派读卷，实手定李卷第一也。

忠义之报

嘉庆中，浚县奸民李文成等倡乱，浚县戒严。知县事临桂朱凤森，守城功甚伟。丞武进董敏善、朱公客会稽余成，亦誓与城同存亡，事平铨功，多所屈抑。比道光辛卯，董公子似谷、朱公子琦，同年发解，朱以乙未、董以戊戌，先后与馆选；而余公子锦淮，举壬辰乡试，辛丑成进士，以知县分发河南，题知滑县，皆当时围城中人也。而领解适同是科，宰邑仍邻旧治，天有显道，忠义之士，足以劝已。

曾文正公请复日讲旧典

文宗登极，曾文正公上言，请复日讲旧典，部议格不行。次年，咸丰纪元，正月，遂奉特旨，令翰詹诸臣番上内直，候上亲命题目，分日进呈。盖文宗皇帝之倚毗文正，付以股肱心膂之任，其识拔实始此。

武职无三年终丧之制

向例：武职无三年终丧之制。康熙间，四川提督何傅，以夔州副将孙斌详请回籍守制上闻，疏奏沉痛，得旨，遂为定制。乾隆二十年，江苏千总傅振边丁母忧，泣请上官，求奔丧守制，不许，则恸哭求去，上官不能留。时尹文端公督两江，为之入告，蒙特恩准回籍，并著为例。按康熙朝既准武职终丧，不知乾隆中傅千总一案，何以又烦奏请。而至今武营定制，参将以下丁忧，仍不开缺，贾氏《郡斋笔乘》亦以此为疑。康祺以为令甲无数改之理，殆因康、乾以后百年内外，时有军务，在承平之日，礼顺人情，即一介粗官，何必强抑其天性。若遭遇金革，则虽阁部文员，亦时有奉旨夺情之举，何况材官武夫，原为疆埸爪牙之用哉。

朱士彦得谥文定

宝应朱文定公士彦，为冢宰日，尝语家人曰：“余生平行事过人者，惟见得定守得定，此六字不敢不勉。异

日盖棺，得谥为定足矣。”比公薨，礼臣拟谥进呈，上俱未圈出，特旨予谥文定。一时朝士咸服圣主之知人，亦以见公之自信有素云。

禁溺女之报

溺女之风，西江尤甚。天津沈封翁世华，官是省巡检，所至有惠政，尤禁溺女，剀切申谕，浇风为之一变。其后长子峄中乾隆丙午举人，座师为彭文勤公；次子峻乾隆甲午副榜，座师为曹文恪公秀先；孙兆沄嘉庆庚午乡举，座师为陈侍郎希曾，丁丑成进士，座师为戴可亭相国。凡封翁孙曾辈掇获科第，无不由江西人暗中识拔者，彰显如此，尚谓非天道与。

部民保留地方官

故城贾参政朴，以岁贡生康熙中官广西同知，摄思恩、平越知府，惠问旁流，几有贾父重生之目。罣吏议去职，两郡士民，涕泣彷徨，诣大府乞留者万辈。丙戌五月，上以广西巡抚彭鹏保举，得旨召问澹宁居，擢知苏州府，阅数月，迁江常分巡道。苏州民渐被循良，惜其去任，值上南巡，相约具民本保留。圣祖俯察民隐，遂调苏松常镇太粮储道、布政使司参政，并特谕带管苏州府事，赐御书“宜民”二字匾额。按：部民保留地方官，例所不许，而贤有司善政所逮，黄童白叟，卧辙攀辕，亦实有出于至诚者。本朝如陈清端、张清恪诸公，皆以廉惠得民，踬而后起，卒立功名，讵非遭际圣明之幸与？

黄河水信

黄河水信，清明后二十日曰桃汛，春杪曰菜花水。伏汛以入伏始，四月曰麦黄水，五月曰瓜蔓水，六月远山消冻水，带矾腥曰矾山水。秋汛始立秋，讫霜降，七月豆花水，八月荻花水，九月登高水。冬曰凌汛，十月曰伏槽水，十一月、十二月曰蹙凌水。河上老兵能言之。

舒铁云孝廉

舒铁云孝廉位，大兴才人也。所著《瓶水斋诗集》，陈云伯大令、王仲瞿孝廉，多与唱和。铁云年十四，随父官粤西，与安南贡使赋铜柱诗相赠答，传诵外裔。

三人同心方奏肤功

嘉庆癸亥，三省军务告竣，方方伯积由蜀臬入觐，睿皇帝垂问军务甚悉。并谕：朕亲政初，宫中祈卜，占者云，三人同心，方奏肤功，殆应经略额勒登保、参赞大臣德楞泰、总督额保也。见定远方士淦《蔗余偶笔》，方伯盖其族人云。

程文恭公奏止巡幸湖州

乾隆间，上方将南巡，时浙藩徐澍调补山东，陛觐，口奏湖州山水清远，请翠华临幸。得旨回浙办理。徐抵任，先开城南碧浪湖，大兴工役。一日，召问武进相国程文恭公景伊，对以湖州春季蚕忙，恐妨民事，立奉停止之诏，徐仍调山左。虽由仁言利溥，益见圣德如天，吴兴士民，至今称颂。

坊局升迁之滞

坊局官僚升转定例：洗马名次讲、读后。长沙刘文恪公权之官洗马十六年而后迁，时称“老马”。嘉庆初，戴尚书联奎擢此官，召对垂问资俸，戴以实告，始奉与讲、读诸臣一体较俸之谕，由是洗马无久淹者。见《蔗余偶笔》。康祺初入京，尚闻有“一洗万古”之谑，盖取杜句嘲之，以见升迁迟钝也，殆嘉庆以前旧语。又按：京官谚语，“一洗万古”与“大业千秋”并称，盖谓司业升阶，与洗马同一濡滞，故词臣均视为畏途。

耆年科第

嘉庆戊辰会试，山东年老诸生恩赐举人王服经中式，年八十五。总裁富阳董文恭公，揭晓日复命面奏，天语褒嘉，有比梁灏大三岁之誉。殿试改庶吉士，特旨授职还籍，异数也。康祺通籍之年，同谱孟君椿山齿最高，亦籍山东，年亦八十，朝殿三试，以书不入格，屡落人后，得旨归进士本班用，铨选一官。河清难俟，遂改授教职归矣。按：是科君不中式，例可邀恩入翰林，今转为名列榜上所误。惜无爱惜人才，敬礼耄学如文恭者，为之一达天听也。

阮文达公普济堂章程

阮文达公抚浙时，创设普济堂，手定章程十二条，筹赀付绅士经理，至今赖之。一、通衢夏秋施茶水，冬施姜汤。一、施贫民疟痢、伤寒、疮疖时瘟丸药膏丹。一、每年十二月立粥厂一月。一、设恤嫠会，月给钱文。一、设收瘗局，掩埋枯骨。一、施舍棺木、绵衣。一、设钱江义渡。今天下井田久废，生齿日繁，朝廷不能行限田之法，宗子又无收族之方，以致豪强者田连阡陌而淫侈亡等，贫窭者勤动终岁而俯仰无赀。惟兴立善举，策画恒产，犹为抑兼并而扶疮痍之善术。凡有字人之责者，幸勿谓煦煦孑孑，簿而不为也。此事无关掌故，特录之以为外吏劝。

费武襄公斩番僧

费武襄公扬古，勋业丰隆，平噶尔丹功第一，其胆识亦正不可及。公尝从圣祖皇帝之番僧寺，番僧中号为活佛者，见上傲睨不为礼，公即挥刃斩之。上尤其鲁莽。公徐奏曰：“番僧虽贵，亦人臣也，岂可使无礼于君前，乱我国法。使有异术，臣抽刃时，应早令伽蓝按捺，不延颈就戮矣。”扈从者争服其言，自此番僧见大皇帝，弥益恭顺。

费武襄公防黩武穷兵之渐

费武襄公以国戚封伯爵，大兵征噶尔丹，出为抚远大将军。既奏凯，众欲露布扬功绩，公不谓然。其奏折

惟言兵至某处迷道，某处败绩，某处绝粮，此行屡蹈危机，皆臣失算之故，今凭借圣天子洪福，侥幸成功，实非意料所及云。幕客皆咎其失体。公曰："天子深居九重，如见策勋太易，必至好大喜功，士卒劳瘁，不可不使上闻之，庶异日无穷兵黩武之患也。"人皆摄服。此与前一则俱载在《啸亭杂录》内。康祺敬按：高宗皇帝开疆辟土，仁育义征，决不以平定一隅遽形夸大。武襄公之鳃鳃过计，正足见老成谋国之忠。且公所言大局耳，若为公一身一家计，崇封懿戚，显秩殊庸，岂可复有开边之伟烈。公之谦退沉毅如此，洵乃上掩马伏波，下轶曹武惠，岂非国家气运之隆，产兹魁杰与？

孝贤纯皇后慈俭

孝贤纯皇后富察氏，文忠公姊也，性慈俭，正位中宫十三载，未尝佩服珠翠。向例宫中多用金银丝索缉成荷包，后以为暴殄，岁时进呈纯皇帝，惟以鹿羔䍲毯缉为佩囊，盖仿先世关外之制，以寓不忘本之意。上深加敬爱，故文忠父子，蒙被恩宠，视他戚畹尤挚且久也。

辅国公永瑺善鉴别书画

宗室辅国公永瑺，理密亲王孙也。好收藏古字画书籍，善于甄别真伪，凡经公品题，骨董家辄居为奇货。汪文端公尝延公评骘家藏诸卷轴，公抚摩终日，默无一言。临行，文端送之登车，公笑谓：米襄阳一帖近真迹，稍宜宝贵。文端为之爽然。

信庄郡王庄慎亲王同年月日生

信庄郡王如松，庄慎亲王永瑺，同年月日生，互称弟兄。

陈文肃公入相之早

本朝汉臣入相，或回翔部寺，或扬历省台，及身侍黄扉，大抵皤发耆硕矣。惟陈文肃公大受，以大考受上知，释褐甫十年，遽拜参知之命，人以为罕。

高邮王氏不徒以经学著名

高邮王氏，祖孙父子笃志传经，为本朝儒门之冠，其立朝亦卓有声绩，不坠家风。文肃公安国，清操冠时，每日出内直，家不举炊，挈幼子同舆，市饼饵数枚，以代盘膳。履懿亲王与之善，尝资助之，公辞不受，曰："忝在九列，不敢与王私交也。"公子石臞观察念孙，仕谏垣时，以弹和相著声望。公孙文简公引之，则履道广深，风鉴明远，明刑典礼，独持大纲。盖三世清毡，百年乔木，体用兼备，读书之收效宜然。彼刘歆、戴圣辈，抗颜大师，望实俱陨，恐仍是缘饰经术，泽古不深耳。

荣恪郡王劝仁宗速回京师

荣恪郡王绵亿，荣纯亲王子也。纯王少聪迈，娴习骑射国语，高宗极钟爱焉。纯王早薨，而王又孱弱，睿皇帝因令行走乾清门，以习劳勚，然其疾终不愈也。自幼喜读书，朗诵经史，如瓶泻水，周秦诸子，亦能背诵不遗。遇大节，尤侃侃。嘉庆癸酉之变，王方扈从，闻变泫然曰："上为吾辈何人，即论亲谊，亦当代分其忧，况万乘之尊乎？"因请独对，劝上速回京师，以维人心。仁宗首肯，即日回銮，自此益重视王。尝曰："朕诸侄中，惟绵亿骨肉之情尤笃也。"逾年，王以劳瘵，卒不起，上痛悼之。

国初与俄罗斯立约不强之修表纳贡

国初与俄罗斯立约往来，不强之修表纳贡，彼此关会，不用诏旨。惟理藩院行文于其玛玉斯衙门，如有司咨牒状，盖早恐后日梗化，不至有伤国体也。

文武移易

本朝汉臣，文武不相移易，故《池北偶谈》记朱衣客以道员改总兵一事，《啸亭杂录》记刘清以运使改总兵一事，以为罕异。近十年中，蒋中丞益澧始为武员，张军门曜始为文员，已称奇才。至杨制军岳斌，由湘乡把总起家，官至陕甘总督。且适与嘉庆间杨忠武公遇春同姓，同起行伍，同任兼圻，同督陕甘，先后若出一辙。咸同军兴，一人而已。

三文敬公大节不苟

乾隆朝，三文敬公保以缁绎进士出身，历任封圻，入拜东阁大学士。公性愚暗，不悉吏事，在外不饬簠簋，时人比之李昭信，而庸劣过之。然幼读宋儒书，大节不苟。癸未夏，纯皇帝巡幸承德府，公时任直隶按察使，扈从至密云，霖雨数日，河水暴涨，上欲乘骑渡河。公叩马谏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况万乘至尊，岂可轻试波涛。使御驷有失，何可追悔。"上以满洲旧俗，宜亲习劳勚以扬武勇为言。公曰："皇上此行，奉太后乘舆同至，即使上渡河安便，独不识慈舆何恃以济？"上动容，为之回辔。又督浙闽时，浙抚王亶望既丁艰，自以督办海塘为言，夺情视事，亦不遣眷属回籍。公恶其蔑伦，密疏劾之，王因此获罪。公尝为上书房总师傅，手集古今储贰之事曰《春华集览》，教习诸皇子，词虽弇陋，为成亲王所讥，然不失师保之体。故卒后特赐谥文敬，盖取责难于君之义也。右见礼亲王昭梿《啸亭杂录》。王为公女婿，其褒贬当不谬云。

破除满汉之见

雍正中，满洲副都御史缺出，宪皇帝命九卿密保。鄂文端公奏许公希孔忠直可任。上曰："彼汉人，碍于资格。"文端曰："风宪衙门，为百僚丰采，臣为朝廷得人计，不暇分满汉也。"上可其言，逾年，始调汉缺。

长生殿传奇

钱唐洪太学昉思升，著《长生殿传奇》初成，授内聚班演之。圣祖览之称善，赐优人白金二十两。于是诸亲王及阁部大臣，凡有宴会，必演此剧，而缠头之赏殆

不赀。内聚班优人请开筵为洪君寿，而即演是剧以侑觞，名流之在都下者，悉为罗致，而不及某给谏。给谏奏谓，皇太后忌辰设宴乐，为大不敬，请按律治罪。上览其奏，命下刑部狱，凡士大夫及诸生除名者几五十人。益都赵赞善伸符，海宁查太学夏重，其最著者。后查改名慎行登第，赵竟废置终其身。

昆山巨族

昆山巨族，在明时推戴、叶、王、顾、李五姓。迨入本朝，东海氏兄弟贵，而前此五姓则少衰矣。邑人因为语曰："带叶黄瓜李，不如一个大孛荠。"以带音同戴，黄音近王，瓜音转顾，荠音近徐，故俗谚云尔。

前辈待故人子弟

嘉定侯广成峒曾，举进士归，其太常公欲令谒唐叔达先生，而适晤叔达于友人所，与言之。叔达曰："勿遽来。不佞叨居父执，相见时宜有言为赠，当预思所以训戒之者。"又太仓、太原王氏，亦叔达之世交也。当烟客奉常官京师日，叔达过其家，诸公子迎之入，至厅事南向坐，诸公子设红氍毹拜之，不为动。拜毕，摩诸公子首曰："汝父远宦京师，好自读书，勉之。"诸公子侍立唯诺，叔达乃徐徐曳杖而起。盖叔达以前辈自居，视故人子弟不异己之子弟也。《柳南随笔》谓人情浇薄，朋友一伦几绝，如叔达先生二事，以今日视之，亦何啻羲皇以上乎？信然。

陈司业别号舍文

常熟陈司业祖范，屡困场屋，尝作《别号舍文》，颇极诡谲，是年竟中式。辞云："试士之区，围之以棘，矮屋鳞次，百间一式，其名曰号。两廊翼翼，有神尸之，敢告余臆。余入此舍，凡二十四，偏袒徒跣，担囊贮糒，闻呼唱诺，受卷就位。方是之时，或喜或戚。其喜惟何，爽垲正直，坐肱可横，立颈不侧，名曰老号，人失我得，如宦善地，欣动颜色。其戚惟何，厥途孔多。一曰底号，粪溷之窝，过犹唾之，寝处则那，呕泄昏忳，是为大瘥，谁能逐臭，摇笔而哦。一曰小号，广不容席，檐齐于眉，墙迫于跖，庶为僬侥，不局不脊。一曰席号，上雨旁风，架构绵络，藩篱其中，不戒于火，延烧一空。凡此三号，魑魅所守，余在举场，十遇八九。黑发为白，韶颜变丑，逝将去汝，湖山左右，抗手告别，毋掣余肘。"

赵宫赞秋谷

赵宫赞秋谷，青州益都人也。乾隆戊午，北平黄崑圃先生任山东布政，黄固素重秋谷者，会益都令某来谒，黄语之曰："赵秋谷先生，君管内人也，其诗文甚富，盍请于先生，持其草以来，俾予得一寓目乎？"令归，即遣一隶持牒往。赵故善骂，得牒益大怒，诟令俗吏，并及于黄。黄亲为其门生陈见复述之。

今昔称谓之殊

《柳南随笔》云："前明时，缙绅惟九卿称老爷，词林称老爷，外任司道以上称老爷，余止称爷称老爹而已。今则内而九卿，外而司道以上，俱称大老爷矣，自知府至知县，俱称太老爷矣。又举人、贡生俱称相公，即国初亦然，今则并称太爷矣。"康祺按：王氏生乾隆朝，其称谓如此，已讥其僭越。今则京官四品以上，外任司道以上，无不称大人。翰林一开坊，六品亦大人；编修得差，七品亦大人。外任加道衔，即称大人。三品衔更无不大人。知府无加衔者，以至知县，皆称大老爷。佐贰六品以上，即大老爷。举贡生监，无不老爷。甚至屠沽市侩，捐道衔则大人矣，捐六品衔则大老爷矣。关内羊头，职方如狗，称谓之僭，更何足言。

重宴琼林

进士鲜有至六十年者，康熙己未进士至乾隆己未犹在，而得与后辈称前后同年者，有两人焉。一为益都赵赞善秋谷执信，一为黄冈王佥都西涧材任，时西涧年八十有七，而秋谷亦年将八十矣。王重听，赵失明，两公耳目各废其一，而皆不废吟咏云。

博晰齐之颓放

满洲博晰齐，乾隆壬申进士，由编修外任府道，改官兵曹。博闻强识，于京圻掌故，氏族源流，尤能殚洽。晚年颓放，布衫草笠，溷迹长安，僧舍酒楼，醉辄题咏，洒如也。人有叩其姓名者，答曰："八千里外观察使，三十年前太史公。"又云："十五科前进士，八千里外监司。"

玉堂归娶图

史文靖公，康熙庚辰年十九，馆选后归娶，绘《玉堂归娶图》征诗。其门人钱唐袁大令枚题云："愧作彭宣拜后堂，绝无衣钵继安昌，算来只有归迎事，曾学黄粱梦一场。"

江苏臬署联

徐中丞士林陈臬吴中时，手撰一联云："看阶前草绿苔青，无非生意；听墙外鸦啼鹊噪，恐有冤魂。"洵蔼然仁人之言，凡内外问刑衙门，皆当悬诸座右者也（按：公初入中书时，有句云："归来惹得山妻问，侍女薰香近有无。"可知世上通人，当年少不羁，不必貌为道学；及事权在手，又必思自尽职业，发抒其耿耿之初心。公官至巡抚，循绩四播，三吴父老，至今称之。臬署一联，盖言为心声也）。

诸罗改名嘉义县

台湾林爽文之变，连城告陷。诸罗夙无城郭，贼百计环攻，士民立栅固守百余日，卒不得逞。衙署民居，咸获保全，事平，上特旨旌奖，赐名嘉义县（按：诸罗前曾陷贼，此纪五十二年事）。

艮斋杂说之芜陋

尤西堂作《艮斋杂说》，尘俗芜陋，余少时尝逐条细

评,可议者几什八九。其自序谓:"圣人赞《易》,有《说卦传》、《杂卦传》,合而言之,故名杂说。"尤为谬妄之至。

宴会祝词之滥觞

今泰西各国使臣,与中国诸公卿宴会,席间必有祝词,以坚和好,大约互褒其主,兼及其臣,不外祯祥福寿之语。按:此风唐代已然,郭令公与回纥誓曰:"大唐天子万岁,回纥可汗亦万岁,两国将相亦万岁。"此其滥觞也。

卷十一

葛壮节公父子之忠节

葛壮节公父子继世忠节,前卷纪之。顷读先师徐柳泉先生文集,有书公年谱后一篇,尤为详晰。公自号凌台,分字二公子:长曰以简,字小凌;季曰以敦,字小台。公殉节后,宣宗震悼,始用一品例,赏世职。复以文武二举人,分赐二公子,及岁召见,并命入官。小凌官甘肃同知,小台官湖北守备,二公子皆骨鲠有父风。小凌以不肯媚上官,被劾,宣宗念公忠烈,寝其奏不行。小台以安陆营守备擢都司,击河南溃贼有功,文宗赏花翎;咸丰五年,与贼力战,殉难随州,上命以游击例优恤,即前卷所称银枪小葛者也。先是山阴宗侍御稷辰为公建专祠,既成,请匾额,上书"忠荩可风"四字赐之。至是,请祔以敦祠中,上复俞允。国家轸念死事之臣,若斯其厚,凡为臣子者,所当观感而奋发矣(又公自赞小影云:"外貌桓桓,中心烈烈,智勇兼资,万人之敌。"亦见先生书后中。先生盖谓惟公实克践其言云)。

满洲八大贵族

满洲氏族,以八大家为最贵。一曰瓜尔佳氏,直义公费英东之后。一曰钮祜禄氏,宏毅公额亦都之后。一曰舒穆禄氏,武勋王扬古利之后。一曰纳喇氏,叶赫贝勒锦台什之后。一曰栋鄂氏,温顺公何和哩之后。一曰马佳氏,文襄公图海之后。一曰伊尔根觉罗氏,敏壮公安费古之后。一曰辉发氏,文清公阿兰泰之后。凡尚主选婚,以及赏赐功臣奴仆,皆以八族为最云。

句容笪侍御

句容笪侍御重光,直声震朝野,尝劾明珠、余国柱二相国,弃官去,不知所终。《啸亭杂录》称其隐甘肃汉龙山为道士,年九十余犹在,自称绣发真人。果有其事,可与金坛蒋修撰逃往四川峨眉山终老,畸人异迹,先后同传已。

十六画人歌

乾、嘉承平之际,风雅鼎盛,士大夫文酒之暇,多娴习画理。法时帆祭酒式善,尝作十六画人歌:曰朱鹤年野云,曰汤贻汾雨生,曰朱文新涤斋,曰杨湛思琴山,曰吴大冀云海,曰屠倬琴坞,曰马履泰秋药,曰顾莼南雅,曰盛惇大甫山,曰孟觐乙丽堂,曰姚元之伯昂,曰李秉铨芗甫、秉绶芸甫兄弟,曰陈镛绿晴,曰张问陶船山,曰陈均受笙。录之以见一时艺苑之盛。其爵里著述,则近人文诗集中咸有称引,无俟赘述云(亡弟中书君清瑞,笃嗜书画,辨别真赝,百不一失。余尝属其编《国朝画师考》,掇拾未终而卒。他日归田,终当为料理残剩,俾成完书也)。

张巡检杖太监

纯皇帝幸滦阳,有随侍太监某,滋扰民间。时热河巡检张若瀛者,桐城相国文和公族子也,抚以善言,太监愈咆哮,若瀛乃呼役缚之,立加大杖。直督方恪敏公闻之,大惊曰:"张某疯矣。"亟上章劾奏。上察其情,谓侍臣曰:"非太监恣行不法,若瀛安敢尔,其人殊有家风,朕甚嘉之。"因特旨越七阶擢同知,而太监遣戍,畿辅民庶,欢声若雷。康祺敬按:纯皇帝德媲尧舜,此不过大度之一端。若张若瀛者,绥弱锄强,其胆识直出制府恪敏公上;百僚之底,乃有斯人,亦足传也。

盛京先朝遗物

盛京清宁宫藏文皇帝时糠灯;崇谟阁藏高皇帝旧履,以牛皮为之舄,护以绿皮云头。又有先朝所持拄杖,皆白木所成,制尤朴素。祖宗开创疆土,备极艰劳,是数物者,盖公刘之鞞琫、容刀,非刘宋之葛灯、绳拂也。

李恭毅抚粤时之舆论

江右李恭毅公湖,屡任封圻,廉能轶众。镇抚粤东,值海盗充斥,公简练将士,冒涉波涛,未逾年,擒盗至数千人。公但诛首恶,余悉资遣之,曰:"此亦吾民,何忍使撄白刃也。"盗皆感泣改行。时舆诵云:"广东真乐土,来了李巡抚,强盗肯回心,百姓不吃苦。"

咸丰朝诸臣奏请开捐

咸丰三年,户部尚书孙文定公瑞珍,奏请捐纳举人。礼部侍郎陶梁,请仿康熙年间例,报捐生员,文生每名壹百两,武生减半。四年,户部侍郎罗文恪公惇衍奏称:粤东大姓,往往聚族而居,积有公产,请令一姓捐银至万两者,将该族子弟每遇岁试,永远取进文、武学额各一名。侍郎何彤云,请开各省举人、进士捐免停科之例,皆奉旨斥驳。按其时发、捻交讧,储胥浩繁,宵旰焦劳,大农仰屋,廷臣遂有此苟且目前之策。幸圣明独断,杜绝权宜,二百年取士之大经,不容市井贩夫得操进退。凡属明经孝秀之科,劭学禔躬,宜如何稍自标异与。

王御史奏殿试不宜专重字体

咸丰元年,御史王茂荫奏称:殿试朝考,务重文义,

嗣后请读卷、阅卷大臣不论字体工拙，专取学识过人之卷，进呈钦定，批明刊发，使天下晓然于朝廷所重，在文不在字云云。又称：遴选恩贡、岁贡，请令学政于当贡之年，就各廪生中历考优等最多者充贡。康祺按：原奏凡五条，皆甚切要，不知礼部诸臣何所见而全行斥驳也。

祁恭恪奏请乡会试策问宜定五门发题

道光二十三年，两广总督祁恭恪公𡎴，请于乡会试策问五道，定为五门发题：曰博通史鉴，曰精熟韬钤，曰制器通算，曰洞知阴阳占候，曰熟谙舆图情形。经礼部议驳。康祺案：是时海警初开，恭恪此奏，可谓识微见远。今当国诸公，求才太切，至欲狗屠马贩中储边材、使节之选，何如因时改制，仍与儒冠儒服者议天下事也。祁疏具在，愿有心人物色而辉光之。

邵青门赠汪太史诗

常熟汪太史绎，成康熙丁丑进士，未及廷对，以外艰归。迨庚辰服阕，邵青门（名陵，亦常熟人，非长蘅也）送之诗云："已看文彩振鹓鸾，重向青霄刷羽翰，往哲绪言吾解说，状元原是旧吴宽。"汪果大魁天下。他卷曾记补殿试之鼎甲，谓为昔有今无，如太史者，通籍四年，至使三百青袍，翕然退让，尤仅遇也。

钱谦益贡物单

顺治乙酉，豫王下江南，残明诸臣，咸致重币，以虞山钱牧斋所献为最薄，盖自表其廉洁也。其所具柬帖，第一行细书"太子太保礼部尚书翰林院学士臣钱谦益"，尾亦如之。其贡品，乃流金金银壶、法琅银壶各一具，蟠龙玉杯、宋制玉杯、天鹿犀杯、葵花犀杯、芙蓉犀杯、法琅鼎杯各一进，法琅鹤杯、银镶鹤杯各一对，宣德宫扇、真金川扇、弋阳金扇、戈奇金扇、百子宫扇、真金杭扇各十柄，真金苏扇四十柄，银镶象箸十双。右见谦益乡人《柳南随笔》。以是为薄，则厚者可知。天生真人，混一区夏，银潢贵戚，无非命世之英豪，果可以厚币邀福与？王铎以下诸人，何丧心病狂，至于此极。

李鹿山藏书之富

泉州李中丞馥，抚吾浙时，收书极富，一时善本齐入曹仓，每册皆有图记，曰"曾在李鹿山处"。后缘事颂系，群书散逸，人以为印文之谶，然亦达已。

兄弟武状元

本朝衣冠盛事，远轶前代，然儒臣中尚无有兄弟大魁者，惟西班武科，罕见纪载。其一家父子兄弟同登鼎甲，实不乏人，而江南泰州刘氏，兄弟皆由状元起家，尤为荣遇。兄名荣庆，弟名国庆，后皆官至总戎。

湘乡胡氏多寿

光绪四年，湖南巡抚奏称：湘乡县胡氏兄弟五人，皆耆寿健存。其长朝瑜，八十九岁；次曰朝瑞，八十七岁；次曰朝琇，八十五岁；次曰朝瑺，八十三岁；次曰朝环，八十一岁（按常州吴氏昆弟三人：长瑞丰，年八十四；次载功，年八十二；次太和，年八十。赵云崧《檐曝杂记》称为盛事，今湘乡之胡亦兄弟，相去各二岁，而同怀五人，寿将九十，尤为罕有）。请旨旌表。按：湘乡为太傅曾文正公挺生之区，咸、同二朝，由书生至方面、偏裨至专阃者，附翼攀鳞，多著勋伐。文正公集中，所谓以一邑之人才，转战十七行省，亘古未有者也。即以文正一家言之：长文正，重造吴楚，为中兴第一伟人；次国潢，用团练功起家，拜都转；三国华，以同知殉难三河，赐谥愍烈；四为今山西巡抚威毅伯国荃；五贞干，原名国葆，以道员力剿援贼，积劳殁于雨花台营次，赐谥靖毅。山川灵淑，即一门英杰，亦应舒泄无余矣。乃复有胡氏兄弟，迈寿庞祺，轶五老于尧天，媲八士于周室。不知是邑形势，若何雄厚魁杰，郁闷多年，时至气动，为我圣清努力一发也。

李绳武生平所值多九数

广东韶州李绳武，本窭人子，以贸易起家，晚年居然素封矣。生平所值多九数，盖其父以四十九岁生绳武，武十九学贾，五十九归老，凡生九子九女，九子纳九妇，九女嫁九婿，无一续娶、纳妾者。光绪元年正月九日，其九十生日，子女妇婿外有孙十九人，外孙男女二十九人，亦奇事已。见俞氏《耳邮录》，录之以纪人瑞。

饷 生

康熙十七年，以四方多事，令童生每名纳银四两，得入院试；秀才每名纳银一百二十两，名曰饷生。经御史奏止。见华亭章有谟《景船斋杂记》。饷生二字颇新。康祺谓：今捐纳贡监，与正途明经恩荫入监无别，不如呼作饷生，殊为名称其实也（又按：明福王时，县考童生，提学奉功令纳银三两二钱，得入院试，康熙间殆沿其制）。

盛名为累

国初，庄廷钺、朱佑明私撰《明史》一案，名士伏法者二百二十一人。庄、朱皆富人，卷端罗列诸名士，盖欲借以自重。故老相传，二百余人中，多半不与编纂之役。甚矣，盛名之为累也。

河神诞妄无稽

国家怀柔百神，河神载在祀典。每遇防河济运显灵，经历任河、漕两督奏于常例外，颁赐藏香，复请锡封赐匾有差。夫御灾捍患，功德在民，固褒赏所必及也。惟近年河工久停，而漕船北行，沿河挽运、督运诸员，神奇其说，几乎以请封、请匾为常，似非政体。考黄大王事迹，见《池北偶谈》，其人国初尚在。至朱大王即河督朱之锡，栗大王即河督栗毓美。夫会典无异姓封王之例，称谓亦恐不经。况诸臣所据为显应者，尤诞妄无稽

乎?(按:河神助顺,必先有水族现形,河、漕各督即迎之致祭。其朱色者,众以谓之锡;栗色者,众以谓毓美也。)安得一深明典礼之儒臣,俾任秩宗,厘正其失。

山东地大震

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时,山东地大震,栖霞山震,沂水陷穴广数丈,民间有井倾仄不可汲,楼台南北易向者。见蒲松龄《聊斋志异》(按:《聊斋》诞幻,其纪述灾异,有月日,必不谬)。

汤文正栗主镇压五通神

崇明县学两庑先儒中,汤文正公栗主,时有疏阙。盖五通神为祟,民间被祟之家,辄将公栗主私自移请供奉,则其祟自绝。见俞氏《耳邮录》。按:公抚吴时,禁绝淫祀,驱攘左道,当时淫昏遁形,或以海外为渊薮。而数百年后,精灵灏气,犹复赫赫如斯,吁可敬也。

本朝得统之正

太祖朝,插汉犹为明用(按:插汉,即察哈尔国,时有北察哈、南察哈之分。此所述林丹汗,盖北察蒙古裔也),其主林丹汗,颇骄倨,致书太祖,自称四十万众蒙古国主,而称我为水滨三万国主。太祖不与校,嗣王师西徂,卒就俘获。太宗时,与明议和,庄烈帝欲我去大号,不称帝而称汗。后知太宗降心从之,庄烈帝忽不可,泥于龙虎将军之称,欲仍以臣礼待我,致和局中梗,明社为墟。按,其时插部偷生蓟西,其版图财税,猛将谋臣,岂足拟大朝之万一。即论残明时局,亦已百战百败,元气日凋,倘赫斯一怒,早著戎衣,势必如摧枯拉朽。乃我祖宗遵时养晦,犹不惜屈尊修好,用以廓保世滋大之规模,天与人归,仁至义尽。我朝得统之正,成周以还,莫与匹配已。

蒙古十六国部落

太祖皇帝削平诸部,始于哈达、辉发、吴喇、叶赫,所谓扈伦四国,即明人所称南关、北关者也,乃以次臣服。诸蒙古至太宗时,凡十六国四十九贝勒毕归。然后收服朝鲜,而塞外莫不享王矣。此开国用兵之次第也。其蒙古十六国部落,分为四十九贝勒者,曰科尔沁,曰札赖特,曰杜尔伯特,曰郭尔罗斯,曰敖汉,曰奈曼,曰巴林,曰土墨特,曰札鲁特,曰阿鲁,曰翁牛特,曰车里克,曰喀喇沁,曰吴喇忒特,曰察喀尔,凡十五国。而其时以察喀尔故太子为诸贝勒冠,亦为一国(按:天聪十年,蒙古四十九贝勒劝进,亦以察哈太子为之长),分察喀为二,故号十六国也。见《太宗实录》。

海宁陈氏

康熙癸未,海宁陈氏匏庐宗伯邦彦、文勤相国世倌,同入翰林矣。时文简公元龙,最承宠眷,胪唱日,上临朝举手谓文简曰:"大喜,汝家又添二翰林矣。"同列以为至荣。

一产三男

国家定制:凡一产三男者,咸予赏赉。纪文达公主修《续文献通考》,于祥异考中,变马氏之例,削去此门,遵功令也。复于五种笔记中,详列其说云:《汉书·五行志》,以一产三男列于人痾,以为母气过盛,故列之咎征。然成周八士,四乳而生,圣人不以为妖异,抑又何与?夫天地氤氲,万物化醇,非地之能自生也。男女构精,万物化生,非女之能自生也。使三男不夫而孕,谓之人痾可矣。既为有父之子,则父气亦盛可知,何独以为阴盛阳衰乎?循是以推,则嘉禾专车,异亩同颖,见于《书》序者,亦将谓地气太盛乎?大抵《洪范》五行,说多穿凿,而此条之难通为尤甚。不得以源出伏生,以传为经也。康祺按:一产三男之受赏,不始于皇朝,昔读明英宗、武宗实录,虽一岁中纪载简略,而凡直省州县以此呈报者,无不备书。惟自圣朝嘉惠元元,一扫曲学之陋,纂入《续文献通考》,于是引据古义者,永获遵循矣。

兄弟同科

兄弟同科登进士者,屡见于渔洋、腹塘之纪载,指不胜屈矣。莫盛于宜兴储氏。康熙辛丑,会元储大文,其弟郁文、雄文与之同榜。越五年丁未,方庆、善庆又以同胞兄弟,同捷南宫,洵称佳话。

叔侄同科

德清蔡氏,叔侄相继魁天下(启僔庚戌状元,升元壬戌状元),故升元纪恩诗,有"君恩独被臣家渥,十二年中两状元"之句。制科盛事,咸以为寡二少双矣。乃近时嘉定徐氏,季和学士致祥,中咸丰庚申会元;而其胞叔颂阁学士郙,越二年同治壬戌状元及第。常熟翁氏,叔平侍郎同龢,咸丰丙辰一甲一名;越七年同治癸亥,其胞侄仲渊太史曾源,亦一甲一名。两家科第之盛,尤觉后来居上已。康祺按:江浙邻省,文风科目,往往相与比肩。常熟之翁氏,继德清之蔡而起,嘉定之徐,则继湖州之王而起者也(乾隆乙卯科,会元王以铻,状元王以衔,同胞兄弟也,以衔会试第二名)。

礼部堂官不由科目

礼部有修明典礼、厘正文风之责,故秩宗清要,非儒臣有宿望者,不得竽滥其间。本朝礼部汉堂官,不由科目者仅三人:一吴恭定绍诗,以诸生保举,历巡抚,晋大宗伯;一叶侍郎存仁,以监生洊升布政使司,内用晋少宗伯;一李大司马世杰,以吏员出身,尝为礼部侍郎。近六七十年,一尚书、二侍郎,无不科甲中人矣。

田文镜恶科目中人

雍正间,李卫、田文镜历任督抚,素恶科目。田抚豫时,一疏劾科甲牧令数十人。适李穆堂制府过汴,相见揖未毕,即厉声曰:"明公身任封疆,有心蹂躏读书

人,何也?"田不能堪,遂劾李,牵连入蔡珽案,拟辟。乾隆初,始奉特旨,湔雪出狱,佐户部。按:穆堂先生再起后,复以多保鸿博镌官。先生立朝刚鲠,其屡起屡踬,皆为维持国体,不独怜才爱士之私心,虽蹭蹬终身,未竟其用,而至今百年论定,视田、李二公何如也。

杨文乾

相传田文镜为豫督,平越王少司马士俊适令祥符。庭参日,田问出身,王攒眉嗫嚅,故作羞愧状,良久始对曰:"士俊不肖,读书出身,某科散馆翰林也。"田以为刺己,怒斥之。王知不免,回署即详请免河南碱地税,冀见忤放归。田果疏劾。时杨中丞文乾方为布政使司,入谒曰:"王某请免税,邀誉耳。公不欲成孺子名,盍少缓。"田诺之。未几,杨巡抚广东,即保荐同往,以道府用,洊升两司。田卒,代其任。以田文镜之严苛明察,而王则面加讪诮,杨则诱以巽言,刚柔抑扬,若弄孺子,其才岂在文镜下,宜同受世宗殊眷与。虽然,上官非文镜之刻,属吏非文乾、士俊之才,获上保身,终以忠信笃诚、不亢不卑为正理。

内务府积弊

仁和赵大司空殿最,乾隆四年以祀太庙庆成灯,不当上意,左迁。故事:内务府有营造,率资经费于工部,而府员冒滥支销,以为习惯,工部莫敢谁何也。会重筑郊坛驰道,公庀材数工,核减府员所估之什九,而事集。内务府诸郎,群聚而谋所以去之,故有是谴。见《鲒埼亭集·仁和赵公神道碑》。敬案:本朝列圣躬行节俭,宫闱日用之数,视前代不过什二三,而内务府堂郎中,皆视为脂膏窟泽,相沿积习,几无一洗手奉公之人。有心国计者,倘能奏请裁汰内府冗员,凡宫中岁费,定为常经,按季由户部承应,则亦慎重度支之一端也。

赵司空不习禅理

大司空仁和赵公,朴诚厚重,谢山偶语李临川,比之汉丙吉、唐娄师德、宋杜衍,临川亦以为然。一日,公偕九卿燕见侍坐,竞谈禅。世宗顾问公:"汝亦能之否?"对曰:"臣未之学也。"世宗笑曰:"曷试之。"即拈一语,公以儒言对。世宗顾谓诸臣曰:"真钝根也。"

王兰生知遇之厚

雍正壬子江南乡试,得旨,以安徽学政王公兰生为正主考,前此未有也。按:公畿辅一诸生,康熙朝以李安溪荐,入直内廷。癸巳秋,赐举人,同与会试;辛丑春,赐进士,同与殿试。世宗登极,授编修,主广东试,督浙学,移节安徽;主江南试,移节陕西。以事左迁,需代,复特旨留公,俟期满,洊佐刑部,始卒于官。考公一生,侍直禁近,编纂秘书,锋车四驰,与文字相终始,而两朝恩遇之厚,亦自无与比肩(与卷七所纪互有详略)。

雍正时逻察之严

雍正某年元日,王殿撰云锦早朝后归邸舍,约友人作叶子戏,已数局矣,忽失一叶,遍觅不获,遂罢而饮。一日,蒙召对;上问以元日何事,具以实告。上嘉其不欺,出袖中一叶还之。当时逻察之严如此。此康祺少时所习闻,以诞妄未敢登载。后阅赵云崧《檐曝杂记》中有是条,谓闻之殿撰孙日杏者,当可取信。且亦可见世宗皇帝之整饬纪纲,陶育臣庶,固自宽严交剂,不徒恃圣明综核之长也。

裘文达公课子之严

裘文达公充磨勘大臣时,某省士子用"社稷镇公子",众以为应议,公心知非杜撰,而一时忘其出处。归第,问公子麟,对以句出《国语》。后于《左传》检得之,遂长跪受责,时公子已官编修矣。公课子之严,待士之宽,一举而两善备焉。

磨勘官人称魔王

磨勘之例,自乾隆己卯始严。时磨勘官宫太仆焕文、阎侍御循琦、朱侍御丕烈、朱侍御稽,尽心细核,指摘较多,世以为"魔王",盖借魔作磨也。同治癸酉,梁京卿僧宝充小磨勘,爬剔极严,主司房考多获谴,人亦呼梁曰"魔王",至不安其位,乞病去。

顺天乡试四皓

乾隆庚辰顺天乡试,郑仪部忬、蔡殿撰以台,同校礼记房,所取多宿学,如顾奕松、马曾鲁、赵光照、陈彭龄,年皆六十上下,时人戏称为四皓。

同宗获隽之多

乾隆己卯北榜,任丘边氏同宗获隽者六人,士论以为罕有。按:边氏聚族河间,已数百载,阮宗南北,裴眷东西,其行辈几不可复辨。己卯同捷六君,亦不皆期功房从之亲。同治丁卯,康祺举浙江乡试,亡弟中书君清瑞及同祖弟寿祚、同高祖弟赓年、守澜,亦于是科同登秋赋。科名盛事,乡里艳称,白头父老,及见吾高曾者,犹诵述门风世德也。

澄怀园风景

澄怀园无恙时,二三儒臣,儤直多暇,各就园中寓庐,移花种竹,叠石疏泉,随意自命所居,题之户册,以志雪泥鸿爪,亦佳话也。如"食笋斋"为黄勤敏公钺手辟,"乐泉西舫"则程春海侍郎恩泽所题,"乐泉"盖张文恪公泰开所凿,张文毅公芾自营一室曰"凿翠山房",戴文节公熙旧庐名曰"矩室",皆见嘉、道间人文诗集。此外逸文琐记甚多,颇拟勒为一书,借存掌故。盖庚申以来,甘泉夕烽,名园茂草,谈澄怀风景者,亦几如圆峤、方壶,缥渺天半矣。

谥法重文字

国朝谥法,惟由翰林授职之员,始得冠以文字。其官至大学士,则虽不由科目,亦得谥文。惟康熙六年,

领侍卫内大臣一等公索尼，既未与金瓯之卜，亦不由玉署而来，予谥文忠，实为异数（近时周文忠公夭爵，亦非翰林，汉臣得此，尤仅见）。

小臣得谥

陆平湖以御史赠阁学，赐谥清献，为小臣得谥之始。至马忠勤公玠，以知县赠布政使参议；强忠烈公克捷，以知县赠知府；刘忠节公钦邻，以知县赠太仆寺少卿；及杨延亮以知县谥昭节，方振声以县丞谥义烈，俱照知府例恤，则皆出特恩。盖我圣朝崇奖死绥不遗微末如此也。顷光绪初元，疆臣中有以府州县官死节请谥者，朝廷偶俞其请，遂致台垣部院援例乞恩，凡为其亲故殉难，奏请予谥者，交章累疏，两月不休。两宫知非体，特诏停止，而幸邀易名之旷典，已不可枚举矣。

纪文达砚铭

潘文恭公初入翰林，以歙砚求铭于纪文达，公为之铭："棱棱有骨作作芒，取墨则利颖亦伤，綮包孝肃岂不刚，我思韩范富欧阳。"案：文恭少年浑涵端重，文达正当以风骨勖之，何反虑其过刚，殊不可解。

潘文恭公之资望

道光朝，潘文恭公久居揆席，而满、汉四相公，其三人入词林时，皆文恭教习门生：一鹤舫相国穆彰阿，一献山相国觉罗宝兴，一海帆相国卓文端公也。公有诗纪盛云："翰苑由来重馆师，卅年往事试寻思，即今黄阁三元老，可忆槐厅执卷时。"穆相以为二百年来所未有。

鹰扬宴

文官重赋鹿鸣、重宴琼林者，屡见纪载。武科虽亦有重赴鹰扬宴之典，而见之例案者，仅嘉庆十五年，陕西巡抚奏朝邑武举蔺廷荐，系乾隆庚午中式，现在重遇庚午科，奏乞恩施。奉旨赏千总衔，重赴鹰扬筵宴。盖儒臣耆德，林下颐年，幸遇科甲重周，必有故吏门生，为之端牍乞恩，赋诗纪盛，故其事易于传播。若夫白头故将，老废田间，子孙则椎不知书，旧部则投戈星散，即躬享上寿，再值紫光献技之年，恐伏枥自悲，亦不冀朝廷有此旷典。而地方有司，更无过而存之者，宜举报寥寥矣。

朱抱经之风义

甘泉朱抱经重庆，善诗古文，与全吉士谢山交最深。谢山寓扬，病危急，主抱经家，参苓之资，抱经竭力为之，不愧良友。见阮文达《广陵诗事》。唯吾乡老辈，皆谓谢山病寓维扬时，赖马秋玉兄弟经营医药。谢山门人蒋樗庵编纂年谱，亦未著录朱事。抱经一寒士，风义如兹，较玲珑山馆主人尤为难觏，未可任其湮没也。

杨恺出入文武两途

仪征武进士杨恺，康熙间受知圣祖，召入南书房，与何义门、蒋南沙诸公，同校书史。后提督两湖，颇著勋绩。人为邹枚，出则褒鄂，文经武纬，亦本朝希有人物已。

万蚕同茧

雍正七年，浙江督抚奏进湖州民王文隆家，万蚕同织瑞茧一幅，长五尺八寸，宽二尺三寸，天然成就，不由人工。廷臣以为瑞，应请宣付史馆，诏不准行。

祖孙父子乡贯不同

苏郡惠元龙征君，举鸿词科，籍吴县；半农学士则起家长洲诸生；定宇先生初为吴县诸生，后改元和籍。一家祖孙父子，乡贯不同。盖居省垣及二县同城者，坟墓田庐，绮交牙错，本不能为之限断也。

兵家护背之义

王雁汀制军庆云《勃海图说》，拟于隍城石岛之间，驻水师将领一员，登州、金州南北兼巡，内防盗匪，外慑夷人；与康熙朝嵩祝请登州水师巡哨金州铁山之说，颇足相辅，盖兵家护背之义也。

卷十二

遣官祭告岳渎

康熙丙子正月，天子为元元祈福，遣大臣分行祭告。二十七日，上御保和殿，颁赐册文香帛，给御盖一、龙纛二、御仗二，盖乔岳翕河之茂典，本朝第一次举行也。凡四海、五镇、五岳、四渎、阙里、长白山、帝王陵共五十九处。辽东广宁混同江北海之神，山东莱州府东海之神，山西蒲州府西海之神，广东广州府南海之神。辽东广宁北镇医巫闾山之神，山东青州府东镇沂山之神，陕西凤翔府西镇吴山之神，山西平阳府中镇霍山之神，浙江绍兴府南镇会稽山之神。山东济南府东岳泰山之神，陕西西安府西岳华山之神，河南河南府中岳嵩山之神，湖广衡州府南岳衡山之神，山西大同府北岳恒山之神。四川成都府江渎之神，河南南阳府淮渎之神，河南怀庆府济渎之神，山西蒲州府河渎之神。至圣先师阙里。兀喇地方长白山之神。河南开封府：太昊伏羲氏陵，陈州；商高宗陵，西华；周世宗陵，陈州。河南河南府：汉光武陵，孟津；宋太祖陵，巩县；太宗陵，巩县；真宗陵，巩县；仁宗陵，巩县。湖广衡州府：炎帝神农氏陵，酃县。湖广永州府：帝舜有虞氏陵，宁远九疑山。山西平阳府：女娲氏陵，赵城；商汤王陵，荣河。陕西延安府：黄帝轩辕氏陵，中部。陕西西安府：周文王陵，咸阳；武王陵，咸阳；成王陵，咸阳；康王陵，咸阳；汉高祖陵，泾阳；文帝陵，府城东；宣帝陵，长安；唐高祖陵，三原；太宗陵，九嵕山；宪宗陵，泾阳；后魏文帝陵，富平。山东兖州府：少昊金天氏陵，曲阜；帝尧陶唐氏陵，东平。直隶大名府：颛顼高阳氏陵，滑县；帝喾高辛

氏陵，滑县；商中宗陵，内黄。直隶顺天府：金太祖陵，世宗陵，明宣宗陵，孝宗陵，世宗陵，俱天寿山塞外起辇谷。元太祖陵、世祖陵，俱在顺天府望祭。浙江绍兴府夏禹王陵，会稽山。江南江宁府明太祖陵，钟山。辽东广宁辽太祖陵，木叶山。

召翰苑诸臣番上应制

康熙甲戌夏五月，召翰苑诸臣番上应制，计诗题十八、论一、赋一。五月初九日，少詹事李录予、朱阜，侍讲学士顾祖荣、李铠入直，拟夏日内庭应制七律。初十日，侍读学士徐嘉炎，侍讲学士张廷瓒、史夔、曹鉴伦入直，拟赋得西园翰墨林应制五言律。十一日，左庶子陈伦，右庶子孙岳颁，侍读张榕瑞、王思轼入直，拟赋得膏雨润公田应制五言律。十二日，侍读陆肯堂，侍讲佘志贞、彭定求，左谕德沈涵入直，拟赋得紫禁朱樱出上阑应制七律，限五微。十三日，洗马邱象随，左中允王思沛，左赞善沈朝初、陆棻入直，拟咏金莲花应制五律，限八齐。十四日，右中允杨大鹤、彭宁求，右赞善魏希徵，司业彭会淇入直，拟赋得崇文聊驻辇应制五言古，限辇字。十五日，检讨胡作海，编修仇兆鳌、徐元正、汪灏入直，拟赋得衣露净琴张应制五律，限五微。十六日，编修陈迁鹤，修撰沈廷文、陈元龙，检讨王之枢入直，拟恭读御制览贞观政要诗应制五律，限二萧。十七日，编修袁佑、王化鹤，检讨潘应宾、方韩入直，拟恭读御制时巡近郊悯农事有作应制五律，限八齐。十八日，编修张豫章、郑崑瑛，检讨刘涵，编修张希良入直，拟恭读御制懋勤殿读《尚书》至《无逸》篇有作应制五律，限五微。十九日，编修沈辰垣、李孚青、宋敏求、宋大业、沈三曾，检讨刘坤、鲁瑗、宋如辰入直，拟恭读御制观浑天仪器诗应制五律，限九佳。二十六日，编修吴世焘、汤右曾、郝士钧、凌绍雯、刘灏、张复，检讨宋朝楠、彭世搏、叶淳入直，拟圣驾夏日阅视河堤应制五律，限六鱼。二十七日，修撰戴有祺，编修吴昺，检讨万光宗、孙勷入直，拟恭读御制宫门听政示各部诸臣诗应制七律，限十灰。二十八日，编修许贺来，检讨梅之珩、张明先、李朝鼎入直，拟恭读御制咏史诗应制七律，限十灰。二十九日，检讨邓咸齐、郑际泰、窦克勤、徐日暄入直，拟浑天仪应制七律，限十蒸。闰五月初一日，编修杨中讷、姚宏绪、潘从律、张瑗、王奕清入直，拟赋得虚心高节雪霜中应制七律，限十二文。初二日，编修胡润、戴瑗，检讨冉觐祖、杨名时、王传入直，拟读朱子文集应制五律，限十四寒。初三日，检讨王者臣、张曾庆、刘琰、李象元、文志鲸入直，拟赋得驻辇华林侧应制五律，限十三覃。初四日，召集西苑考试学士王掞、李楠、顾藻及翰林诸臣，拟理学真伪论、丰泽园赋。

京师四时之景物

京师正月朔日后，游白塔寺。望，西苑旃檀寺看跳喇嘛、打莽式、打秋千。元宵节前门灯市，琉璃厂灯市，正阳门摸钉，五龙亭看灯火，唱秧歌，跳鲍老，买粉团。十六夜，女子出游，谓之走百病；烧金鳌玉蝀石狮牙，以疗牙疼。十九日，集邱长春庙，谓之燕九。二十五日，谓之填仓日，大小之家，俱治具饱食。二三月，高粱桥踏青，万柳堂听莺，弄筌篌，涿州岳庙进香迎驾。四月，西山看李花，海棠院看海棠，丰台看芍药，煮豆子结缘，送春赛会。五月，游金鱼池，中顶进香，药王庙进香。六月，宣武门看洗象，西湖赏荷。七月中元夜，街市放焰口，点蒿子香，燃荷叶灯。八月中秋夜，踏月买兔儿王。九月登高，花儿市访菊，城墙下观八旗操演，妇女簪挂金灯，九日归宁。十月，上坟烧纸，弄叫由子。十一月跳神。十二月卖像生花供佛，打太平鼓。

打莽式

本朝岁暮将祭享，选内大臣打莽式，例演习于礼曹，其气象发扬蹈厉，盖公廷万舞之变态也。王公贵戚，于新正竞引之，以相戏乐。其态婉娈柔媚，或令妇女为之，此又莽式之一变耳。

打滑挞

禁中冬月，打滑挞。先汲水浇成冰山，高三四丈，莹滑无比。使勇健者着带毛猪皮履，其滑更甚，从顶上一直挺立而下，以到地不仆者为胜。

圣祖杜渐防微

文和尚名果，字园公，衡山先生之后。圣祖南巡适见之，命入京师，居玉泉精舍，宠眷殊厚。和尚一日携其孙见上，问何事来此。和尚奏曰："来此应举。"上曰："应举即不应来见。"圣主防微杜渐，安可以非分希望恩泽耶。

三岁诵唐诗百首

阮亭先生幼子，小字虎儿，三岁能诵唐诗百首。

于清端筑长墙以御响马

于清端公抚直隶，于大道筑长墙，以御响马，实一时良法，后以劳民罢之。赵恒夫有诗曰："百里长墙拦贼马，绿林昨夜绕官街。"语含讽刺，似未谅立法之意。

帝王深通内典

章皇帝万几之暇，时召木陈、玉林诸禅僧，讲究宗旨。圣祖南巡，亦尝与诸老宿相印证，所幸名刹，辄洒宸翰。两朝深通内典，独无修斋造像之事，真乃具大神识，洞澈空相。木陈和尚名道忞，曾主天童法席，后封宏觉国师，有《北游集》。

嘉禾一茎三穗

康熙中朝廷祀泰山之次年，齐东道中，产嘉禾，一茎三穗。

叶金城畅春园之布置

叶洮，字金城，青浦人。胸有丘壑，畅春园一树一

石，皆其布置。洮告归后，复入都，卒于旅舍，朝廷特给内帑赙之。

杜文端恩遇

宝坻杜文端公立德，屡疏乞归，上慰留至再。其后请益力，乃颁宸翰云："内阁大学士杜立德，弼亮老臣，纶扉久重，引年请归，陈乞至再，遐心既固，未可勉留，诗以送之：十载资贤佐，劳深致太平，讦谟留紫阂，风度重丹楹；方倚盐梅略，难违丘壑情，餐芝黄绮伴，轩冕有余清。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初九日，御笔。"又赐"洛社怡情"图书一方，御书唐诗三轴，墨刻二册，恩遇过他相远已。

湘淮军志

湘军始于咸丰二年，淮军始于同治元年，其营制为曾文正手定，而李伯相遵守之，萧、曹继兴，斠若画一。每五百人为一营，设营官一。每营分立前后左右四哨，每哨设哨官一。营官有亲兵，有什长。其亲兵分六队，每队设什长一名，率亲兵十名、伙勇一名，计六队凡七十二人。哨官有哨长一名，有护勇五名；其外有什长，有正勇，有伙勇。其正勇一哨分八队，每队什长一名，伙勇一名。其抬枪队正勇十二名，合什长、伙勇为十四名。其刀矛小枪队正勇十名，合什长、伙勇为十二名。每哨合哨官、哨长、护勇，为一百八人。四哨共四百三十二人，合之营官、亲兵，为五百四人，队官在外。其联伍之制，亲兵六队，则一队劈山炮，二队刀矛，三队劈山炮，四队刀矛，五队小枪，六队刀矛。每哨八队，则抬枪为第一队，刀矛为第二队，小枪为第三队，刀矛为第四队，抬枪为第五队，刀矛为第六队，小枪为第七队，刀矛为第八队。总计一营劈山炮两队，抬枪八队，小枪九队，刀矛十九队，共为三十八队。其搬运一切，犹有长夫。每营营官及帮办人员共用长夫四十八名，搬运子药、火绳及一切军装等项共用长夫三十名。营官亲兵队每劈山炮队用长夫三名，刀矛小枪队用长夫二名，计六队用长夫十四名。如拔营远行，营官另拨公夫帮抬劈山炮，哨官、哨长及护勇五人共用长夫四名，四哨共夫十六名。其哨队每抬枪队用长夫三名，每刀矛小枪队用长夫二名，计四哨抬枪八队，用长夫二十四名，刀矛小枪队用长夫二十四名，共长夫四十八名。总计一营用长夫一百八十名。大率百人用长夫三十六名，合之营哨官员各勇人等，共六百八十五人，是为正额。或十营设统领一员，或数十营设统领一员，或数营设一统领，无定制。至同治四年北征捻逆，于是又添练马队营。其制则每营营官一员，帮办一员，字识一名。一营立前后左右中五哨，其前后左右四哨各设正哨官一员、副哨官一员，中哨即以营官为正哨官，外立副哨官二员。每哨马勇五十名；散勇五棚，每十人为一棚，每棚什长一名，散勇九名。一营共营官一员，正哨官四员、副哨官六员，马勇二百五十名，什长二十五名，散勇二百二十五名。营官及副哨、帮办、字识等，共用伙夫二名，四哨之正、副哨官共用伙夫四名；每棚用伙夫一名，共二十五棚为二十五人；又一营长夫五十名，通计用夫八十一名。合之营哨官员、帮办、字识、各勇人等，共五百九十二人。其马数则营官四匹，帮办一匹，字识一匹，正、副哨各二匹，什长及马勇各一匹，共为马二百七十六匹。搬运锅帐、子药，则每哨雇用大车一辆，共车五辆。其每营百马之内，准报倒毙三十六匹，如数换领，以资弥补。此其大较也。自李伯相奏设铁厂机器局，一切军械，皆仿西洋制造，遂改劈山炮队为开花炮队，抬枪小枪队为洋枪队，从此火器之利，与西人共之。自闽省奏设船政局，创造轮船，从此江海之利，亦与西人共之。论今日时政，必欲事事效法泰西，用夷变夏，此武灵胡服、伊川野祭之兆，诚为无识。若谓轮船、洋枪，徒耗赀费，则不识时务，误人家国之谈也。

庚申和战之纷议

庚申西人扰天津，台省意见龃龉，一日之间，递封奏者六次。显皇帝特降朱批，交团防王大臣偕巡防王大臣传集科道，会议于朝，议战议和，纷如聚讼，阅两时许无定议。至第三日，台谏诸君始在直隶会馆公议覆奏稿，送淀园王大臣阅看。则云，前日已面奏，盖和议成矣。时科道中主稿者，陆眉生侍御秉枢也。

都门花事

都门花事，以极乐寺之海棠（大十围者，有八九十本）。枣花寺之牡丹，丰台之芍药，十刹海之荷花，宝藏寺之桂花，天宁寺之菊花为最盛。春秋佳日，挈榼携宾，游骑不绝于道（花之寺中海棠，相传为董文恭公诰手植）。

戊午北闱之狱

戊午北闱之狱，外帘实先肇端。先是府丞蒋达，以场中供给草率，擅自出闱，赴园奏事，奉旨革职。府尹梁同新亦降调，以吴鼎昌、毛昶熙代之。台长并劄砖门御史，分传各行户，查究草率之由，移咨刑部定案，治中及大、宛二县皆镌级去。比题名录出，士论哗然，孟传金遂首发大难矣。譬彼雨雪，先集惟霰，信然。

竹垞先生风趣

竹垞先生年五十，举鸿博，与同郡高念祖佑釲同舟入都。每日暮停桡，辄失所在，高往迹之，已阑入酒肆中，醉卧垆下矣。

雅赚美贬

竹垞先生嗜书若命，典试江左时，绛云已熸，闻牧斋族孙钱遵王撰《读书敏求记》，载宋板元钞次第完阙甚备。撤棘，求一见之，秘不肯出。乃置酒召诸名士高宴，遵王与焉。私以黄金及青鼠裘赂其侍史，启箧得之，招藩署廊吏数十人于密室，夜半写毕，并录得《绝妙好词》，时人谓之"雅赚"。又先生直史馆日，私以楷书

手王纶自随，录四方经进书。掌院牛钮，劾其漏泄，吏议镌一级，时人谓之“美贬”。噫！翰林官以是左迁，视今之废书不观，滥跻华要者，荣辱何如！

朱竹垞上纂修明史总裁书

竹垞检讨充《明史》纂修官时，有上总裁七书。第一书请定体例。谓班书无世家，范书无表志，已与前史不同。史迁封禅，魏齐符瑞，此志之不同。人表、宰相、世系，此表之不同。滑稽、日者、家人、义儿、伶官、道学，此传之不同。明三百年如革除、靖难、夺门、跻庙，事多创见；漕运、御倭、厂卫、廷杖，制亦异前，先宜审量。第二书请聚书籍。谓一代之史，不宜止据实录，宜搜葺奏议、文集、图经、碑志之属，以备采择。第三书请宽期限，专责成。以《晋书》长编之分授为法，以《元史》之速成为戒。第四书谓革除年事，多不足信。燕王来朝，建文出亡，皆非实。第五书谓道学不必别立传。第六书谓东林不必皆君子，异乎东林不必皆小人，不宜以门户分邪正。第七书谓崇祯无实录，未可专据邸报，宜取史馆四方所上之书，一一联缀，并分年书死事诸臣。其言辨而核，后多从之。

万季野少未知名

季野先生为万氏八龙之殿，少未知名，父以为痴，闭之空室中。窥架上书，有杂缀明代事者，题曰明史料，凡数十大册，先抽读之，数日而毕。伯兄斯年察知之，惊曰：“名士近在吾家耶？”遽白诸父，为易衣履，使从余姚黄太冲学，遂成名儒。

万季野父子之狷介

《明史稿》本实出吾乡季野先生，而华亭王氏攘之，承学之士，无不知其源委矣。先生在史局时，周旋诸贵人间，不肯稍自贬抑。其题刺则曰“布衣万斯同”，其会坐则摄衣登首席，岸然以宾师自居。故督师之姻人，方居要津，请先生少宽假，先生噤不答。有运饷官遇贼，走死山谷，其孙怀白金请附忠义传后，先生曰：“将陈寿我乎？”斥去之。后先生兄子言，与修明史，独成崇祯长编。故国辅相家子弟，多以贿入京，求减其先人之罪，言峻拒曰：“若知吾季父事乎？”其父子狷介如此。万氏一门，经学史才，冠绝当代，其操行之奇卓，亦复不愧古人。此则蕺山、南雷道学之绪余，不仅以文章藻耀振起门第者也。

马三代

邹平马骕宛斯，知灵壁县，有异迹。著《绎史》百六十卷，自开辟讫秦亡，事迹略备。后又著有《左传事纬》十二卷。亭林先生见二书，亟称之，时人号为“马三代”。

赵秋谷私淑冯氏之论诗

常熟冯班钝吟，论诗不取严沧浪妙悟之说。赵秋谷宫赞见其遗书，至具朝服下拜，以私淑门人刺焚班墓前。盖秋谷方掊击渔洋，引以自助也(按：渔洋平日论诗，实以严氏为宗旨，极取其香象渡河、羚羊挂角之说)。秋谷不满渔洋，故与异同，见冯氏书亦复屏弃神韵，遂不觉五体投地。其实《谈龙录》一书，非不博辩，究非风雅之公。

再到亭

安溪李文贞公孙穆亭少宗伯清植，尝视浙学，阅三十余年，宗伯子郁斋少司空宗文继之。太夫人晋江黄氏，就养官斋，枨触旧事，因命少司空建“再到亭”于学署厅事之西偏。奇石修竹，花木蓊蔚，清流涓涓，环亭如带，游者以为胜观，今不可复问矣。

秀水朱十以七品官归田

朱检讨休官后，著书自娱，收藏日富。长洲韩文懿公尝语门人张大受曰：“吾贵为尚书，何如秀水朱十，以七品官归田，饭疏饮水，多读万卷书也。”

施愚山造诣之精粹

吾乡全太史尝云：“愚山造诣，殆与魏敏果、汤文正、陆清献同道同德。魏、汤二尚书扬历槐棘，多所发舒；清献摧折而愈显。愚山于其中最为暗淡，又以工于诗古文词，反掩其学问之大原。世有合作韩、范、文、富、欧、马六公年谱者，其必班而齐之。”康祺以为知言。按：宣城施先生提学山东时，取士先行后文，敦重儒术。过邹平，拜伏生墓，以经学日微，授受宜亟，至于垂涕而示诸生。分守湖西，作《劝民急公歌》。历山谷间，悉穷民状，作《弹子岭》、《大坑叹》、《竹源坑》诸篇，以献上官，时比之元结《舂陵行》。先生少孤露，事叔如父。已贵，叔少不悦，犹冠服长跪。母马，夙失欢于大母，抑郁而卒。先生请大母命，循例乞褒封，据地哀陈，始获焚黄祔庙。顺孙孝子，循吏通儒，实兼有之。谢山之言，信而有征已。

李侍御有海忠介之风

掖县李侍御森先，巡按江南，诛锄豪右，有海忠介之风。中谗被逮(按：李自选御史，两经革职，俱起原官。后又以言事谪戍尚阳堡，寻赦还，至是已四黜矣)，吴民号泣，攀送者数万人。既登舟，僚属相顾挥涕。松江知府李正华最后至，携一酒瓢，满酌送侍御曰：“吾曹期不愧天日，不愧朝廷，不愧百姓耳。成败利钝，造物司之。今日之行，荣于登仙，诸君何至作楚囚相对耶？”侍御为掀髯大笑。正华，献县人，守松多惠政，王渔洋称为近日廉吏之冠，宜其与侍御臭味相孚与。

韩文懿公不阿流俗

韩文懿公菼当廷试日，吴三桂逆衅已萌，公对策力言三藩当撤，无少顾忌。祭酒阿理瑚请以故相达海从祀两庑，公谓海造国书，一艺耳，未合从祀之典。御史

郑惟孜请令国子生回籍应试，公疏言：太学一空，非京师首善之义。此三事，皆建白侃侃，不阿流俗。公立朝数十年，谠言直节，尚不止此。世徒以经义相推尚，即《有怀堂文集》，亦在若显若隐之间。吁！可慨已。

翁叔元劾汤文正

康熙朝，翁尚书叔元受枋臣指，劾睢州汤文正公。长洲何义门上书请削门生籍，吾乡姜西溟亦移文责之，一日传遍京师。按：是时叔元方隆隆炎炎，何、姜皆沉闷未遇，非读书养气，那得如许风骨。

本朝谏官以杨以斋为第一

康熙初元，上在谅闇，百官奏事者，见顾命辅臣皆长跪。时少司马杨雍建方为言官，独立谈不屈。辅臣目送曰："此南苑上书谏猎者也。"盖指公顺治间官兵科时事。公謇謇敢言，尝上疏请慎起居，请弭天变，请除广东八害，两圣人皆优旨答之。王文简公尝云："本朝谏官，以以斋为第一。"以斋，公别字也。

本朝科场各案

咸丰戊午科场大狱，中外皆归咎刑部长肃顺，以为用刑过严，余既详之前卷矣。盖肃顺素恶科目，又与柏相国有隙，此举固借以行私。其实慎重制科，法律严峻，亦本朝家法然也。考顺治二年乙酉，河南乡试录内称皇叔父为王叔父，主考欧阳蒸、吕云藻俱革职，交刑部治罪。四年丁亥会试，同考官袁襜如擅改朱卷，革职。九年壬辰会试，以第一名程可则悖戾经旨，特旨除名，试官秘书院学士武陵胡统虞降三级，宏文院学士大名成克巩降一级，同考左敬祖等夺俸有差。十一年甲午，礼部参奏顺天主考编修吴县范周、编修江夏吴正治，评阅试卷，止有姓名，全无次第；给谏宋牧民，亦称试录程文种种乖谬，并奉旨交刑部。最可畏者，尤莫如十四年丁酉顺天、江南两省科场大狱。顺天则刑科给事中任克溥奏：同考官李振邺、张我璞（*时有"张千李万"之谣*），受科臣陆贻吉及博士蔡元禧、进士项绍芳贿，中田耕、邬作霖举人。俱奉旨：七人立斩，家产籍没，父母、兄弟、妻子流徙尚阳堡，余被流徙者二十五人；正考官庶子黄冈曹本荣、副考官中允溧阳宋之绳失察，各降五级。江南则江宁书肆刊《万金记传奇》，不知出谁手，传闻禁中（*以方除一点、钱去二戈，指两主考姓*）。世祖大怒，命将主考侍讲遂安方犹、检讨仁和钱开宗，房考李上林、商显仁、叶楚槐、钱文灿、周霖、张晋、朱莅、李祥光、田俊民、李大升、龚勋、郝维训、朱建寅、王国祯、卢铸鼎（*一作钱升*）、雷震生，俱骈戮于市。厥后衡文获咎者，尚难枚举。圣谕煌煌，从未比附轻典。然则戊午一案，同官不闻连坐，家属亦未长流，圣意哀矜，岂部臣所能持柄哉。

顺治丁酉科举人在瀛台覆试

顺治丁酉科，命南北中式者，在瀛台覆试，题即为瀛台赋。是时每举人一名，命护军二员，持刀夹两旁，与试者咸栗栗危惧。常熟陈溯潢亦在列，其父贡生式，尝作《燕都赋》，溯潢夙诵习，因点缀成篇，钦定第一。

程可则并未终身摈弃

程可则之除名也，梁上国《史馆缀闻》、黄崇简《国朝贡举考略》皆载之；然沈德潜《国朝诗别裁》小传云："可则，字周量，广东南海人。顺治壬辰会试第一，官兵部职方郎中。"汪琬《周量像赞序》云："被黜后，阁试擢中书舍人。"又进士题名碑载：顺治壬辰会元张星瑞。可见国朝旧制，榜首因磨勘斥革，许择人另补，其被革者，亦不必终身摈弃也。

兄弟迭掌文衡

雍正朝，张文和公廷玉，屡掌文柄，诸弟继起，旌节翩连，世称荣遇。尤莫奇于癸卯年之春秋乡会，数月之间，公与介弟侍郎廷璐，均两膺简命，洵未有之盛也。盖是年四月，公主顺天乡试，侍郎适典试闽峤，公纪恩诗所谓"传家愧二难"也。九月，公主礼闱，侍郎适预分校，公纪恩诗所谓"一室抡才弟与兄"也。

贾国维

康熙间，高邮贾国维中乡榜时，以籍贯被劾，特旨赐复举人。会试落第，又蒙特赐殿试，以一甲第三人及第。贾纪恩诗云："忽闻御宴探花客，即是孙山下第人。"

廓尔喀贺教匪荡平

嘉庆八年八月十二日，廓尔喀国以教匪荡平，奉表称贺。其略曰："小臣廓尔喀额尔德尼王吉尔巴纳足塔毕噶尔玛萨，九叩跪奉如天覆育、如日月照临、抚育万国、寿如须弥山坚固、至大至尊文殊菩萨大皇帝宝座前：切小臣闻湖南教匪滋事，致天威震怒，遣兵剿除，今已平定，从此永享升平之福，小臣闻之欣慰。小臣受恩深重，虔修土产微物表文，叩贺天喜。小臣屡蒙天恩，视如子民，惟有一心归顺，和睦邻封。小臣阳布离京甚远，小臣年幼，恳将小臣当作奴辈，常时施恩教导，沾恩不浅"云云。其贡物计十二事，有左插刀、湾刀、双眼枪、镀金镀银鸟枪等名。语质意恭，诚心宾服，宜其长承宠赉，至今犹恪备藩封也。

摄行郊坛大礼

康熙己丑冬十一月，命李光地摄行郊坛大礼。

澄怀园赋诗书扇

道光戊戌四月二十四日，宣许乃普、龙瑛、龚文焕、徐经、朱兰、戴熙，在澄怀园军机处赋诗书扇，各赐内纱一端。

图像紫光阁

道光戊子，平回疆张格尔之乱，特诏绘军机大臣曹

振镛以下四人、功臣长龄以下四十人像于紫光阁，像各有赞，踵乾隆故事也。

毛西河逸事　三则

西河检讨晚年自署楹帖云："千秋经术留天地，万里蛮荒识姓名。"盖时有琉球使者过杭，觅《濑中集》访见先生也。

汪蛟门比部懋麟，尝诵东坡"春江水暖鸭先知"句。西河在座，怫然曰："鹅讵后知耶？"人遂谓西河不知诗。余谓是句之妙，西河何尝不知，特其崛强本色，不辩不快。此老生平著述，全是一时火气，不许今人低首古人，何尝为解经讲学起见。

西河纳妾曼殊，矜宠特至。夫人陈颇不平之，尝诋之于客座曰："尔辈以毛大可为博学耶？渠作七言八句，亦须獭祭乃成。"康祺记近人有论诗绝句云："曼殊不擅专房宠，谁识君诗獭祭成。"可称雅谑。

汤贞愍舍生取义

道光壬寅，西人陷京口，金陵戒严，朝命以在籍绅士蔡友石太仆世松、周石生方伯开麒、汤贞愍公贻汾，协力守御。蔡、周皆耆臣宿望，汤尤说礼敦诗，洞谙韬略。敌知有备，始退去。贞愍被命日，有寄二公诗云："同是深恩难报答，寸心早把死生除。"其后粤匪之变，上书大府，进守江之策，不用。城破，挈孙投水死。舍生取义，卒践前言，呜呼伟矣。

吴梅村有难言之隐

《池北偶谈》载吴梅村祭酒病革时，有绝命诗云："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须填补，纵比鸿毛也不如。"康祺按：祭酒词集，载其病中赋贺新凉一阕云："万事催华发，论龚生天年竟夭，高名难没。吾病难将医药治，耿耿胸中热血，待洒向西风残月。剖却心肝今置地，问华陀解我肠千结。追往恨，倍凄咽。

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艾炙眉头瓜喷鼻，今日须难决绝。早患苦重来千叠。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至其诗集中，如吊侯朝宗、寄房师周芮公诸作，凄酸激楚，自悔偷生，隐痛沉悲，殆难言喻。盖甲申而后，堂上健存，柴车屡征，忍耻一出，自与虞山、合肥辈贪恋富贵者，心事略有不同。后人追考生平，慕其才、悲其遇可也。

孙承恩不肯欺君卖弟

顺治戊戌状元孙承恩，常熟人也。先是，承恩弟旸，举丁酉北闱，以事遣戍。胪传前一夕，章皇帝阅承恩卷，其颂语有云："克宽克仁，止孝止慈。"玉音称赏。拆卷见其籍贯，疑与孙旸一家，遣学士王熙疾驰出禁城，至承恩寓面询。学士故与承恩善，因语之故，且曰："今升天沉渊，决于一言，回奏当云何？"承恩良久慨然曰："祸福命耳，不可以欺君卖弟。"学士叹息，既上马，复回顾云："得毋悔乎？"承恩曰："虽死无悔。"学士疾驰去，章皇帝秉烛以待，既得奏，尤喜其不欺，遂定为一甲第一。

国初状元多补应殿试

本朝状元，康熙以前多补应殿试者，如壬辰邹忠倚，己丑进士；甲辰严我斯，辛丑进士；庚辰汪绎，丁丑进士。又甲辰榜眼李元振，亦辛丑进士。今补试者，久不得鼎甲矣。

汪杜林未官庶子

法祭酒梧门诗话云："汪杜林先生未散馆，即擢庶子。"康祺按：杜林名应铨，康熙戊戌科状元，江南常熟人。其同乡陶贞一先生传略，称应铨以宫赞致仕。常昭合志，亦称应铨以修撰直南书房，擢左春坊赞善，辛丑分校礼闱。是应铨未官庶子也，诗话恐误。

来文端力保舒文襄

舒文襄在新疆获谴，有旨即行正法。来文端公保以人才难得，伏阙泣求，高宗亦心动。谕云："旨已邮发三日矣，奈何？"公曰："上果恩宥，当令臣子飞骑往追。"始蒙俞允。公子能日行八百里，驰抵新疆，前旨犹未到也。文襄遂得宽释。

卷十三

圣祖之孝

孝庄文皇后不豫，圣祖躬祷郊庙，有"愿减臣龄，以延慈寿"语。又步诣天坛祈祷，涕泗交颐，陪祝诸臣，不敢仰视。

殿试进呈卷

殿试卷，例以前十本进呈。惟乾隆庚辰年秦尚书蕙田等，以十本外尚有佳卷，特旨许以十二本进呈；是科十四名以前，并入翰林（按：同治以来，二甲二十名前，均入翰林，几同成例）。至乙卯年恩科，大学士伯和珅读卷，以无佳卷，止取八本呈御览，见《北江诗话》。即此一端，文恭与和相，其心术之宽狭了然矣。

鼎甲不利

康熙丁丑状元李蟠，以科场事流徙；榜眼严虞惇，以子弟中式降调；探花姜宸英，亦以科场事牵涉，卒于请室。王新城以为鼎甲之衰，无如此科，见《居易录》。又康熙癸未状元王式丹，以江南科场事牵涉，卒于非所；榜眼赵晋，以辛卯江南主试贿赂狼籍，为巡抚张伯行参奏伏法；探花钱名世，则以年羹尧党，世宗宪皇帝斥为名教罪人。又乾隆乙未一甲三人亦不利，状元吴锡麟、探花沈清藻，皆及第后未一年即卒；榜眼汪镛，以

胪传不到，未受职，先罚俸，官编修几三十年，垂老改御史，见《北江诗话》。

孙北海集古句戏张尔唯

张尔唯学曾，顺治甲午赴苏州太守任，孙北海承泽、龚孝升鼎孳、曹秋岳溶三先生，于都门宴别，各携所蓄名迹相玩赏。张因出江贯道《长江万里图》夸客，诸公赞羡不已，欲裂而分之，张大窘。北海集古句戏之云："剪取吴淞半江水，恼乱苏州刺史肠。"一座绝倒。

朱勇烈威名

朱勇烈公射斗镇蜀，征达州，威名甚盛，贼呼为朱判官。墓在图云关西，关下有奉敕为果勇侯杨公芳建万里封侯坊。

西南两子

黔中夙鲜文学之士，自嘉庆间独山莫犹人先生与俦，教授遵义，以朴学倡导，风气遂开。其子友芝，字子偲，其高第弟子遵义郑珍，字子尹，尤相劘以许、郑之学，所诣极邃，世称西南两子。

唐子方自有平生

唐廉访树义于咸丰癸丑三月，奉命起楚，朋辈觞[illegible]。公颇以时事艰难，屡见唏叹。莫子偲壮之曰："公建利固原时，岂易为者，意气固如是耶？"公慨然曰："唐子方自有平生，他日断不烦诸君曲笔。"后果殉难。

黔中三奇男

黔西李汉三世杰，以巡检至总兵，谥恭勤。广顺刘松斋清，以拔贡官总兵。松桃杨诚村芳，以吏员取通侯。并天挺异才，兼资文武，皆不由科目进身，时称黔中三奇男。

朔方备乘

光泽何愿船刑部秋涛，博览强识，尤熟洽舆地之学。在都中与祁文端相国、何子贞编修、张石洲孝廉，互相钩考。咸丰庚申春，进呈新纂外藩书八十卷，赐名《朔方备乘》。旨令在懋勤殿行走。部曹直懋勤，老辈中惟黄左田尚书钺，蒙此异典，事在嘉庆五年庚申，盖甲子一周矣。邵亭遗诗有云："曹司秘殿当涂后，六十年来故事虚；异数仍开懋勤直，天题新焕朔方书。"即赋此事。康祺同治初入京，厂肆书贾齿稍宿者，多为余言愿船、石洲嗜书之笃，校书之勤，于古书源流本末，若数其期功中表之周亲，纤悉靡不洞晓。若嫌余生晚，不获与诸君奉手者，余亦为之怃然。又闻愿船自庚申西人之变，请急归闽，旋告终矣。

张文和历主试事

张文和公廷玉，康熙丙戌、壬辰、乙未三为会试同考官，雍正癸卯主顺天试，雍正癸卯、甲辰，乾隆丁巳三主会试；康熙辛丑，雍正癸卯、甲辰、丁未、庚戌，乾隆壬戌，六充廷试读卷官。其余廷试诸年，皆以子弟与试，引例回避，惟雍正癸卯年，公弟廷瑑、堂弟廷珩、侄孙若涵，同登甲榜，公例应引避。世宗特降谕旨，令充读卷大臣，尤异数中之罕见者。

张文和驭吏之严

张文和公性宽厚，而驭吏特严。长吏部时，知有蠹吏张某者舞弄文法，中外官屡受其毒，人呼为张老虎。公命所司重惩之，朝贵多为营救，公不为动，时称公"伏虎侍郎"。一日，坐堂上理事，曹司持一牒来曰：此文元氏县误书先民县，当驳问原省。公笑曰："若先民写元氏，外省之误。今元氏作先民，乃书吏略添笔画，为需索计耳。"责逐黠吏，而正其谬，同官服其公敏。康祺官京师十年，每见外官有事于铨部者，为吏所持，辄至质衣装、货车马，举责出国门，甚或蹭蹬终其身。如文和之察弊，亦中人才智所易及，乃画诺坐啸，目击狐鼠之横行，而噤不一诘，岂有所却顾与。

赐金园

世宗朝，张文和公在政府，十数年间，六赐帑金，每赐辄以万计。公恳辞，上谕云："汝父清白传家，汝遵守家训，屏绝馈遗，朕不忍令汝以家事萦心也。"公归，以"赐金"名其园。历稽史册，大臣拜赐，未有如此之优厚者。

世宗停止浙江乡会试

雍正四年，世宗以浙人查嗣庭、汪景祺诗文悖逆，风气恶薄，停止浙江士子乡会试。六年，经李卫、王国栋、王兰生等奏称：两浙人士，省愆悔过，士风丕变。谕准照旧应试。前后三年，浇漓尽革，况今涵濡圣泽几二百年，宜风气蒸蒸日上也。

北场乡试不利午科

北场乡试，有不利午科之说。远则乾隆庚午科，几成大狱；近则咸丰戊午科，按法诛放数十辈。今年庚午，十八魁中，以录旧自请注销者四人，解元李璜纶与焉，亦所罕见。

高宗赐沈德潜诗

长洲沈宗伯入词馆后，以悼亡假归，高宗赐诗，有"我爱德潜德"句。钱文敏公因赠诗云："帝爱德潜德，我羡归愚归。"为时传诵。

厉樊榭

厉樊榭上计至都，同郡汤侍郎右曾夙慕其才，将礼致焉。樊榭即日襆被出城，不与相见，其峻洁多类此。家居既久，思得禄为养，亟办装，将诣吏曹谒选。至天津县，羁滞数月，意忽不可，浩然而返，竟未入国门也，其诡越又多类此。

郑板桥

郑板桥大令通率诡诞，书画多奇气，世咸以才人目之。读其集中家书数篇，语语真挚，肝肺槎牙，跃然纸上，非骚人墨客比也。板桥少孤寒，赖乳母费抚养得活，值岁饥，费晨负入市，以一钱易饼置其手，始治他事。板桥既入官，有诗云："食禄千万钟，不如饼在手，平生所负恩，岂独一乳母。"令人不堪卒读。

阎百诗天质奇钝

百诗先生为国朝经学大师，记诵精博，而其天质实奇钝。幼受书，读百遍，始略上口。性又善病，母禁之读，遂暗记不复出声。如是者十年，一日，自觉豁然，再观旧所研究本，了无疑滞，盖积苦精力之应也。世之以下愚自诿，或托词因病废学者，观于先生，愧可知已。

黄俞邰评骘周亮工

周侍郎亮工，文章政绩，斐然可观。晋江黄俞邰谓："周栎园吏事精能，抚戢残暴，则如张乖崖。其屡更盘错，乃别利器，则如虞升卿。其文词名世，领袖后进，则如欧阳永叔。其博学多闻，穷搜远览，则如张茂先。其风流宏长，坐客恒满，则如孔北海。其心好异书，性乐酒德，则如陶渊明。其敦笃友朋，信心不欺，则如朱文季。其孺慕终身，友爱无间，则如荀景倩、李孟元。至其登朝未久，试用不尽，则如范希文。而遭谗被谤，坎壈挫折，又如苏长公。"祺按：栎园侍郎入国朝后，扬历中外，激扬雅道，树立边功，自不愧循良林苑中人物。俞邰评骘，未为失伦。至贞介若陶处士，古人与之伯仲者，前一管幼安，后一司空图耳。即论乐酒著书，亦岂侍郎所能比似。

蓝太守台湾论

蓝太守鼎元《台湾论》，条画井然，鲲身、鹿耳之区，形势瞭如聚米。其所云"台湾山高水肥，最利垦辟，利之所在，人所必趋。不归之民，则归之番、归之贼，即使内贼不生，野番不作，又恐寇自外来，将有日本、荷兰之患"诸语，尤为切至。乾、嘉以来，奸民屡畔，本年复有东师压境之事，其言不幸中矣。《鹿洲集》及《平台纪略》诸书，世有传本，任边寄者，盍浏览及之。

惠门四子

岭表荒远，督粤学者往多不举其职。独惠半农学士士奇，辖轩所届，砥课生徒，甄拔实学，一艺必录，苞苴不行。粤人慕其清德，祀于湖之龙山、惠之西湖，以配韩愈、苏轼。时粤士苏珥、罗天尺、何梦瑶、陈海六，皆传其业，号惠门四子。

姜西溟哭容若侍卫诗

西溟哭容若侍卫诗云："禁方亲赐与，天语更缠绵。"又云："俄闻中使告，惨淡素帷前。"自注："次日，老羌款关，报至，诏使哭告灵前。"案：容若以宿卫小臣，上承天眷如此，知其才必可毗任。当时必已卓树尽猷。不特儒雅风流，为相门子弟所罕也。

黄莘田十砚斋

永福黄莘田大令任，令四会时，锄暴振穷，筑堤捍水，大耐官职。罢官归里，压装惟端溪石数枚，因名所居曰"十砚斋"。或曰："君作岭外官，一清如是耶?"笑指其砚曰："我乃有此，犹愧王僧孺矣。"世称诗人政绩，为词华所掩耳。

姜西溟梦梨诗

西溟先生性行敦敏，诗文集中叙述家事，多缠绵恳挚之言。尝客中州，梦食大梨而甘之，欲遗母不果，怅然而醒，因作梦梨诗寄两弟。追溯月日，正其母病黄思大梨遍觅不得时也。陆橘孟笋，事异情同，纯孝至此，犹不获完发肤以终牖下，天乎?

洪北江诗评

稚存太史《北江诗话》，有仿钟嵘《诗品》、《画品》一则，评骘同时诗人，颇极允当，亟录之。钱宗伯载诗，如乐广清言，自然入理。纪尚书昀诗，如泛舟苕霅，风日清华。王方伯太岳诗，如白头宫监，时说开元。陈方伯奉兹诗，如压雪老梅，愈形倔强。张上舍凤翔诗，如华鬼哭虎，酸风助哀。冯文肃英廉诗，如申韩著书，刻深自喜。蒋编修士铨诗，如剑侠入道，犹余杀机。朱学士筠诗，如激电怒雷，云雾四塞。翁阁学方纲诗，如博士解经，苦无心得。袁大令枚诗，如通天神狐，醉即露尾。钱文敏维城诗，如名流入座，意态自殊。毕宫保沅诗，如飞瀑万仞，不择地流。舅氏蒋侍御和宁诗，如宛洛少年，风流自赏。吴舍人泰来诗，如便服轻裘，仅堪适体。钱少詹大昕诗，如汉儒传经，酷守师法。王光禄鸣盛诗，如霁日初出，晴云满空。赵光禄文哲诗，如宫人入道，未洗铅华。王司寇昶诗，如盛服趋朝，自矜风度。严侍读长明诗，如触目琳琅，率非己有。王侍读文治诗，如太常法曲，究系正声。施太仆朝干诗，如甘谗鼎铭，发人深省。任侍御大椿诗，如灞桥铜狄，冷眼看春。鲍郎中之钟诗，如昆仑琵琶，未除旧习。张舍人埙诗，如广筵招客，间杂屠沽。程吏部晋芳诗，如白傅作诗，老妪都解。曹学士仁虎诗，如珍馔满前，不能隔宿。张大令鹤诗，如绳枢瓮牖，时发奇花。汤大令大奎诗，如故侯门第，樽俎尚存。张宫保百龄诗，如逸客游春，衫裳倜傥。舅氏蒋检讨蘅诗，如长孺戆直，至老益坚。汪明经中诗，如病马振鬣，时鸣不平。钱通副沣诗，如浅话桑麻，亦关治术。李主事鼎元诗，如海山出云，时有可采。姚郎中鼐诗，如山房秋晓，清气流行。吴祭酒锡麒诗，如青绿溪山，渐趋苍古。黄二尹景仁诗，如咽露秋虫，舞风病鹤。顾进士敏恒诗，如半空鹤唳，清响四流。瞿主簿华诗，如危楼断箫，醒人残梦。高孝廉文照诗，如碎裁古锦，花样尚存。方山人薰诗，如独行空谷，

时逗疏香。赵兵备翼诗，如东方正谏，时杂诙谐。阮侍郎元诗，如金茎残露，色晃朝阳。凌教授廷堪诗，如画壁蜗涎，篆碑藓蚀。李兵备廷敬诗，如三齐服官，组织轻巧。林上舍镐诗，如狂飙入座，花叶四飞。曾都转燠诗，如鹰隼脱韝，精采溢目。王典籍芑孙诗，如中朝大官，老于世事。秦方伯瀛诗，如久旱名山，尚流空翠。钱大令维乔诗，如逸客餐霞，惜难轻举。屠州守绅诗，如栽盆红药，蓄沼文鱼。刘侍读锡五诗，如匡鼎说诗，能倾一坐。管侍御世铭诗，如朝正岳渎，卤簿森严。方上舍正澍诗，如另辟池台，广饶佳丽。法祭酒式善诗，如巧匠琢玉，瑜能掩瑕。梁侍讲同书诗，如山半钟鱼，响参天籁。潘侍御庭筠诗，如枯禅学佛，情劫未忘。史文学善长诗，如春云出岫，舒卷自如。黎明经简诗，如怒猊饮涧，激电搜林。冯户部敏昌诗，如老鹤行庭，举止生硬。赵郡丞怀玉诗，如鲍家骢马，骨瘦步工。汪助教端光诗，如新月入帘，名花照镜。杨大令伦诗，如临摹画幅，稍觉失真。杨户部芳灿诗，如金碧池台，炫人心目。杨布政揆诗，如沧溟泛舟，忽得奇宝。孙兵部星衍少日诗，如飞天仙人，足不履地。吕司训星垣诗，如宿雾埋山，断虹饮渚。张检讨问陶诗，如骐骥就道，顾视不凡。何工部道生诗，如王谢家儿，自饶绳检。刘刺史大观诗，如极边春色，仍带荒寒。吴礼部蔚光诗，如百草作花，艳夺桃李。徐大令书受诗，如范雎宴客，草具杂陈。赵大令希璜诗，如麋鹿驾车，终难就范。施上舍晋诗，如湖海元龙，未除豪气。伊太守秉绶诗，如贞元朝士，时务关心。方太守体诗，如松风竹韵，爽客心脾。张司马铉诗，如凿险缒幽，时逢异境。张上舍崟诗，如倪迂短幅，神韵悠然。刘孝廉嗣绾诗，如荷露烹茶，甘香四彻。金秀才学莲诗，如残蟾照海，病燕依楼。吴孝廉嵩梁诗，如仙子拈花，自饶风格。徐刺史嵩诗，如神女散发，时时弄珠。吴司训照诗，如风入竹中，自饶清韵。姚文学椿诗，如洛阳少年，颇通治术。孙吉士原湘诗，如玉树浮花，金茎滴露。唐刺史仲冕诗，如出峡楼船，帆樯乍整。张大令吉安诗，如青子人筵，味别百果。陈博士石麟诗，如晴云舒红，媚此幽谷。项州倅墉诗，如春草乍绿，尚存冬心。邵进士葆祺诗，如香车宝马，照耀通衢。郭文学麟诗，如大堤游女，顾影自怜。张上舍问簪诗，如秋棠作花，凄艳欲绝。胡孝廉世琦诗，如陟险骅骝，攫空鹰隼。罗山人聘诗，如仙人奴隶，曾入蓬莱。僧慧超诗，如松花作饭，不饱猕猴。僧巨超诗，如荇叶制羹，藉清牢醴。僧小颠诗，如张颠作草，时觉神来。僧果仲诗，如郭象注庄，偶露才语。僧寒石诗，如老衲升坛，不碍真率。闺秀归懋昭诗，如白藕作花，不香而韵。崔恭人钱孟钿诗，如沙弥升座，灵警异常。孙恭人王采薇诗，如断绿零红，凄艳欲绝。吴安人谢淑英诗，如出林劲草，先受惊风。张宜人鲍茝香诗，如栽花隙地，增种桑麻。余所知近时诗人如此，内惟黎明经未及识面。或问君诗何如？曰："仆诗如激湍峻岭，殊少回旋。"按：太史笺经补史，撰著褒然，若卷施阁文《更生斋集》以及乾隆府厅州县志等均刊行，独诗话未出。后华亭张温和公祥河，方为镌布。温和跋此书云："激湍峻岭八字，盖先生之谦词。先生诗惟妙于回旋，乃益见激峻之不可及。"可谓北江知己矣（又按：张跋称：末条自评其诗，今评诗在首卷第十二条，且如姮娥蟾蜍条、蝉曳残声条，及录燕秀才"神仙怪底飞行速，天上程途不拐湾"之句，议论肤浅，恐非先生手定本也）。

庄炘辑王深宁遗文

《北江诗话》载：阳湖庄刺史炘，博学能文，生平慕王深宁品学，辑其遗文，多至数卷。按：深宁硕学鸿文，遗失散佚，吾乡前辈，苦志搜罗，仅获威凤一毛，祥麟片角，今所传《四明文献集》是也。刺史所辑，当更精博。阳湖庄氏书，余所见不下十数种，惜未见深宁集刊本，他日当就毗陵士大夫访之（按：道光间，吾邑陈余山先生仅尝搜得深宁文若干篇，名《摭余集》，亦寥寥无几）。

纯庙题东坡玉带诗

东坡玉带，留镇金山寺，僧寮宝护，有如球图。纯庙南巡时，驾幸金山，以旧带岁久剥蚀，敕内府琢玉补之，并题诗五章，以纪其事。闻粤匪乱后，带尚完好无恙，宸章倬天，殆有神物㧑呵也。

刘文定父子之清贫

武进刘文定公，历官清要，少司马跃云继之。父子服官于朝，至七十年之久，而家无一亩之宫、半顷之地，可云清绝人寰矣。少司马归里时，其乡人稚存编修寄以诗云："卿相两传久，田庐一寸无。"自谓可与宋魏野上莱公诗"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相埒。

桐城张氏兄弟四任江苏学政

桐城张侍郎廷璐，为翰林时，督学河南，以约束生员不严罢斥。世宗皇帝鉴其诚朴，特旨起之废籍，复俾以江苏学政之任。三年报满，有公明之誉，奉谕再留三年。高宗即位，又留三年。阅二年，江苏又缺员，上仍命之往。侍郎恳辞，乃改命其弟廷瑑。兄弟二人，四任此官，前所未有。

张廷瑑之谨畏

张侍郎廷瑑，奉命往祭陵寝。先期数日，途次风雪大作，同人欲沽酒以御寒，侍郎以未曾行礼，力持不可。人笑其迂，然其生平谨畏可想矣。

张文和之名言

桐城张文和公《澄怀园语》云："予在仕途久，每见升迁罢斥，众必惊相告曰：此中必有缘故。余笑曰：天下事，安得有许多缘故。"

鄂文端警世之言

文端相国鄂公尝语人曰："大事不可糊涂，小事不

可不糊涂。若小事不糊涂，则大事必至糊涂矣。"见张文和《澄怀园语》。按：文端生平识量渊宏，规画久远，此数语大有阅历，足以警世之积谷把柁者。若夫胸无远猷，疏阔偾事，辄借口于不拘小节，则转不如谨守绳尺之士，犹不至祸人国而害及苍生也。

世宗谨小慎微

《澄怀园语》云："世宗宪皇帝时，廷玉日直内廷，上进膳，常承命侍食。见上于饭颗饼屑，未尝弃置纤毫。每燕见臣工，必以珍惜五谷，暴殄天物为戒。又尝语廷玉曰：朕在藩邸时，与人同行，从不以足履其头影，亦从不践踏虫蚁。"圣人之恭俭仁慈，谨小慎微如是。

西林相国评杜诗

西林相国尝谓杜少陵胡马诗"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此二语人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盖良马蹀躞奔腾之时，步步著实，所以说无空；又步步不越尺寸，所以说无阔。惟其如此，所以堪托死生也。康祺按：公屡树边功，忠勇根于谨慎，评诗别有见解。不知者以为读书之细，其知者以为阅历之深（张文和《澄怀园语》云："余扈从久，见良马甚多，深知西林确论，能发杜诗之神髓。"）。余意公实自喻云。

世宗优礼蒋文肃

雍正丙午秋，蒋文肃公主顺天乡试。时太夫人高年在堂，世宗皇帝恐其悬念，命枢府诸大臣索其家平安信，于降旨之便，传入闱中，以慰其心。

满汉大臣班次

本朝定制：各部满尚书在汉尚书之前，大学士管部者，虽汉人亦列满尚书之前。若满、汉皆以大学士管部，则仍满先汉后。雍正六年，公富尔丹管部务，张文和公方兼吏、户部，逊让再四，上命文和居前。又朝会班次，大学士例在领侍卫内大臣下，上亦特命公列王之下、公侯领侍卫内大臣之上。

张文和闱中对月诗

国初沿明季余派，科场与事诸臣，尚未免有唐人通榜之习。康熙丙戌，张文和公廷玉分校春闱。同人有以微词探之者，因作闱中对月绝句四首，中有云："帘前月色明如昼，莫作人间暮夜看。"其人见之，怀惭而退。撤棘后，颇为士流传诵。

本朝宽文字之禁

文字之禁，以本朝为最宽。即庙讳、御名，前代所悬为厉禁者，列圣谕旨，亦只令敬避下一字。世宗朝，臣工有避嫌名，辄怒曰："朕安得有许多名字，非朕名而避，是不敬也。"睿训煌煌，足以破汉、唐以后人君之愚惑，非特见圣德之谦深也。

孙侍御记问之渊博

乾隆间，侍御史孙志祖颐谷，记问渊博，颖悟迈人，年少即无宦达之志，师友强使应举。初以解经见重于督学汀州雷公，补附学生。其举于乡也，武进庄侍郎策问李鼎祚《周易集解》，侍御对最详。其中式礼部也，裘文达公试诗黍稷与与文，惟侍御以黍稷分比，数典不紊。见《揅经室文集》侍御本传。康祺阅历名场，见朋辈中钻研古书，不工制艺者，遇稍解风雅之主司，多以二三场殚洽见收；而一二揣摩时尚，趋风承沫之士，迄老死不获知遇。前年选直省闱墨，以截句七首代序，中一首云："风气何须细揣摩，惊人文字读书多，从无万卷撑肠士，犹困区区甲乙科。"识者以为知言。

严沆相士之公明

康熙丁酉，江南科场舞弊，各省举人皆覆试，惟钱塘严侍郎沆所主山东试，奉旨不必覆试，盖信之有素也。己未诏举鸿博科，朱彝尊、方象瑛、魏禧，皆侍郎所荐士，可见其相士之公明。

严侍郎父子俱有声台垣

严少司马曾榘，侍郎沆子，父子俱有声台垣。康熙十一年，少马尝奏请严饬督抚，凡保举贡监吏员异途出身人，请详列居官政绩，听部察议，庶庸流不致冒滥。余谓此法宜行之，今日尤为切要。

甘泉黄隐士

甘泉隐士黄文旸，雄文侠气，交遍人寰。淑配赵氏，世称净因道人，食贫偕隐，以诗画相唱和。或赌记书籍，策数典故以为乐。隐士性好友，道人则鬻书画、斥簪珥以助之，忍冻耐饥，宾客恒满。吴梅村祭酒之孙，贫饿于竹西路，隐士割宅居之。其子女失母，道人抚之至成立。阮文达公夙善隐士，尝荐往曲阜，为衍圣公师，迎道人偕之鲁。公抚浙，复邀至西湖，开别馆居二老，每竹舆小舫，秋衫白发，潇洒于六桥三竺间，望之者以为神仙伉俪。后道人殁，公为作传。康祺按：黄氏夫妇俪洁涵馨，风流照代，自是人间嘉耦。倘不得礼贤好事如文达其人，则冀却缺田间终老，谁传馌饷之恭；梁伯鸾庑下长依，孰恤赁舂之困。并世奇男淑女，慧业天生，湮没蓬蒿，姓名翳寂，岂少也哉？

卷十四

朱石君衡文之精

朱石君先生每握文衡，必合观经策，以精博求士。乾隆丙午典试江南，一榜多名士宿学。嘉定李许斋方伯赓芸以第二人中式，仪征阮文达公以第八人中式，尤为先生所奇赏。庚戌，先生总裁会试，会元既定，拟之曰：此必江南李许斋。及拆封，自第六人始见方伯名，

大嗟讶。继拆第一人，乃歙朱苍楣文翰。朱亦以经史为根柢，兼工汉晋古文，与方伯齐誉者也。前辈鉴别之精如此。

凌廷堪不好八股文

歙凌次仲教授廷堪，少长习贾，常为人所绐，母王，使从事于学，博通经史，尤精三礼及推步之学。顾生平不好八股文，未尝辄作。入都谒翁覃溪先生，奇其才，强之习举业，遂以乾隆己酉、庚戌两榜成进士。康祺尝谓：通经志古之彦，苟欲以科第自娱，辟如池鱼阑豕，取以供客，可立而待，可炊而饶也，观于教授益信。

捐纳之弊

国初自滇、闽、二粤用兵，始开捐纳之例。其时商人巴某等，初捐即补知府，言官论之，因革去。康熙间，以捐纳冗滥，经九卿集议，将州县教职中之不由正途者，通改幕职、佐贰，后不果行。今赀郎日多，捐例日减，徒亵名器，无裨度支。国家果有停止捐例之一日，则或革或改，前事可师，澄叙官方，正赖范文正一笔勾之辣手也。

易堂九子北田五子

宁都魏祥，与仲弟禧、季弟礼，同邑李腾蛟、邱维屏、彭任、曾灿，南昌彭士望、林时益，号易堂九子。易堂者，魏祥讲学所也。时粤中有北田五子，亦称五先生。五人者，何左玉、弟不偕、梁器圃、陈元孝、陶苦子也。皆以声应气求，相从讲学，有名字于世。

西泠十子

康熙间，陆圻景宣、毛先舒稚黄、吴百朋锦雯、陈廷会际叔、张纲孙祖望、孙治宇台、沈谦去矜、丁澎飞涛、虞黄昊景明、柴绍炳虎臣，称西泠十子。所作诗文，淹通藻密，符采烂然，世谓之西泠派。稚黄尝作诗评云："陆景宣如濯龙甲第，宛洛康馗，流水游龙，轩盖联映。柴虎臣如连云夏屋，无论榱栋，即欂栌支撑，都无细干。吴锦雯如浅草平原，朔儿试马，展巧作剧，便有驰突塞垣之气。陈际叔如孟公入座，宕迈绝伦。孙宇台如春江一消，波路壮阔。张祖望如郦生谒军门，外取唐突见奇，而中具简练。沈去矜如秦川织女，巧弄机杼，心手既调，花鸟欲活。丁飞涛如黼帐初寒，银筝未阙，月光通曙，与灯竞辉。虞景明如丛篁解苞，新莲含粉。"虎臣见之，谓先舒曰："君诗如伶伦调管，气至音成，比竹之能，而欲近天籁。"康祺按：毛、陆诸子，政是一时词赋之才。稚黄评诗，仍不出采组雕缋家数。然今日之杭州，则湖山无恙，雅道寂如，西林一社，不可谓非风流韵事也。

海内八家

西樵、渔洋兄弟，官辇下时，与宋荔裳、施愚山、汪苕文、沈绎堂、曹顾庵、程周量，连日夜为文酒欢，称海内八家。

陈恪勤公虎丘诗

陈恪勤公鹏年知苏州时，甚为巡抚张清恪公所倚重，事无巨细，多与裁决。总督噶礼，与清恪迕，迁怒及公，以公所作重游虎丘诗为怨望，句句旁注，密劾奏之，摘印下狱，复拟大辟。圣祖出是诗示近臣曰："有密奏陈鹏年怨望，以此作证，宵人伎俩，大率如此，朕固不为所动也。"命复其官。按：公诗云："雪艇松龛阅岁时，廿年踪迹鸟鱼知，春风再扫生公石，落照仍衔短簿祠，雨后万松全遝匝，云中双塔半迷离，夕佳亭上凭阑处，红叶空山绕梦思。尘鞅删除半晌间，青鞋布袜也看山，离宫路出云霄上，法驾春留紫翠间；代谢已怜金气尽，再来偏笑石头顽，楝花风后游人歇，一任鸥盟数往还。"公初守江宁，为总督阿山劾罢。六飞幸金山，尝以叠石为步困之，此诗或隐寄前事。然诗人讽咏，各有托意，圣明在上，岂容以文字之狱，倾陷廉吏？噶礼计亦左已。

官员亲老陈情之例始于乾隆朝

令甲：文武官员，凡亲年七十，虽有次丁，许陈情终养。自乾隆朝始，从湖南巡抚陆燿之请也。

陆朗夫中丞清德

陆朗夫中丞燿抚楚时，会总督阅兵抵长沙，直入巡抚厅中，见公午食皆菽乳菜蔬，讶之，答以天久不雨，斋必变食，故如此。总督瞿然詈其奴曰："此来传舍，酒肉如山，何不以祈雨告邪？"返行辕，丰腆悉彻。时总督为满洲特升额公，人谓特公善改过，而益叹公之清德之感人也。

旌表烈妇　二则

道光三十年冬，礼部准故事，具奏二十九年各直省所上烈妇三十六口，予旌以否，惟上裁察。皇上以仁育万物为心，恐天下妇人女子相率效慕，轻杀其生也，诏不必旌。

咸丰元年二月，特降谕旨，轸念冬春之交，冷暖不时，繄此贞魂，勿令抑塞；前年直省所上烈妇三十六口，诏不予旌者，皆予旌表。康祺敬按：此特恩也，本朝乾隆以前，凡烈妇殉夫、贞女守志，及孝子孝女割股刲肝者，辄令具奏请旨，听上权衡。然予旌者什一二，不报者什七八。盖畸节异行，事近矫饰，未可为风厉天下之恒典也。自道、咸之际，文宗恐潜恻不曜，上阏天和，三十年来，遂成令甲。而匹夫匹妇，羁孤幽僻之诣，一经大吏报闻，朝上疏、夕表闾矣，夫独非风教之盛欤？

徐华隐读书法

钱文端公少尝请益于徐华隐曰："何以博耶？"华隐曰："读古人文，就其篇中最胜处记之，久乃会通。"后述于竹垞先生，先生曰："华隐言是也，世安有过目一字不遗者耶？"公尝举以为读书法。康祺按：华隐此言，与东

坡论读《汉书》，可谓重规叠矩。

钱文端积雨诗

朱竹垞、李秋锦分虎、彭羡门诸君，尝集半完圃赋积雨诗。钱文端公才十一龄，赋五古一首，有“蚯蚓长于蛇，薜荔阴似鬼”之句。诸君极赏之，羡门曰：“此子他日当以五古名世。”及公之京师，查初白见公诗，击掌不置曰：“吾浙诗人，他日当以钱子追配竹垞。”时举诗会，同馆以诗名噪者，多未延致，独邀郭君元钎及公二人。

粤东伍氏刻书之多

近刻《粤雅堂丛书》百八十种，校雠精审，中多秘本，几与琴川之毛、鄒镇之鲍，有如骖靳。每书卷尾必有题跋，皆南海谭玉生舍人莹手笔，间亦嫁名伍氏崇曜。盖伍为高赀富人，购书付雕，咸借其力，故让以己作云。顷阅《南海县志》，知伍氏所刻书尚有《岭南遗书》六十二种、《粤东十三家诗》、《楚庭耆旧集》七十二卷，复影刊元本王象之《舆地纪胜》，皆舍人为之排订。编珰截贝，阐滞扬幽，贤主嘉宾，可谓相得益彰矣。

阮文达识拔谭莹

中兴已来，岭南人士咸推番禺陈征君澧、南海谭舍人莹，为岿然鲁殿，盖皆阮文达公学海堂弟子也。征君所著丛书，近已流播，朴茂精确，学湛于经。舍人《乐志堂集》文诗略，亦多胎息六朝之作。相传文达节制两粤，以生辰日避客，屏驺从往来山寺，见舍人题壁诗文，大奇之。询寺僧，始知南海文童，现应县考者。翼日，南海令来谒，公谕之曰：“汝治下有博学童子，我不能告汝姓名，近于夺令长之权，代人关说，汝自扪索可耳。”令归，加意物色，首拔舍人，自此文望日起矣。康祺按：文达抚浙，创诂经精舍，督粤，创学海堂，提唱隽流，扇扬雅道，余韵流风，到今未沬。比之文翁常衮，尸祝百世，无少愧也。

程侍郎预知乱事

《南海县志》谭莹传，载程侍郎事，甚奇，附录之。莹素善饮，疾病不去杯杓，或箴以湎酒非摄生所宜。莹笑曰：酒者，天之美禄，古人所以享食高年，岂杀人物。况寿算天定，吾犬马齿当逾古稀。或曰：何以知之？莹曰：“壬辰科歙县程侍郎来典试（按：侍郎名恩泽，以道光壬辰为广东主考），榜后，粤中名士饯于白云山云泉仙馆。酒酣，慨然曰：粤东今日可云极盛，衰象将见，此后廿余年，乱从粤东起，再十余年，乱遍天下，不堪设想矣。时曾拔贡钊，亦精于《洪范》五行之学者，与相问难，不觉郁悒。程笑曰：子无为杞人忧，吾与子不及见。随谛视座中人曰：“都不及见矣，及见者，谭君玉生耳。后五年，侍郎卒。甲寅，红巾起，曾拔贡卒。逮丁巳以后，内外交讧，几如阳九百六之期。而当日同席诸公，物故殆尽，惟我独存。今年过耳顺，酒亦何损于人哉？”后谭果七十二始卒。

钱文端题帐诗

嘉禾钱文端公视学畿辅，有题帐诗，一时传为美谈。诗序云：“往年学使者下车，供张甚盛，厥后相继简任于此者，多清节素著之前辈，以次删除。唯卧室内设一帐，寒则御风，夏避蝇蚊，余前后视学于此凡七年，莅瀛郡者四，将行，必撤帐归所司曰：明年来，无烦改作也。辛酉春复来，见帐极新，因识数语，并缀以诗；继余而役于此者，必朝右君子，慎乃俭德，有同志焉。”诗云：“不寝常如枕有警，屏私直似镜无尘，题诗自有纱笼护，留伴他时绛帐人。”

蒋伯生大令强项

常熟蒋伯生大令因培，宰山东多惠政，初至汶上，父老称蒋公子（按：因培父赓岵，先知是县，卒官）。会巡漕御史某，家人婪索供张，势张甚，所过咸趋承惟谨。抵汶上，君方诣行馆谒，及门，闻诟厉，廉知横行状，便止屏外，扬声慷慨而言曰：“公奉天子命来，因公过境，凡适馆具餐所应储峙，有司为东道主，何敢怠忽。今乃纵厮养无状乃尔乎，是藐功令也。因培亦朝廷命官，藐功令者，而顾靦颜奉之，非夫也。”遽令撤所张镫及供膳，拂衣径归。御史遂中夜苍黄去。后事发，以贿赂牵连者数辈，东抚以君事上闻，奉朱批：“此人可嘉之至。”由是君强项之名，籍甚遐迩矣。

七十二槐堂

蒋伯生随宦山左，久为寓公，所筑萝庄，花木交荫，有古槐七十二树，名其堂曰“七十二槐堂”。一时名士东游者，题襟书壁，各有倡酬。伯生家不中赀，又为人假贷千金，穷日甚。其人有力而不欲偿，适孙渊如权廉使，下其事于邑。伯生有句云：“为我追逋真火急，向人延誉见风流。”为时称诵。康祺按：此十四字足见伯生之任侠，亦足见渊如之爱才，官符索债，俗事之尤，不料雅到如此。

于清端嗜酒

吴三桂之变，全楚震动，土匪蜂起。时于清端守武昌，威惠素著，剿抚兼施，计擒大冶贼黄金龙，斩之，降其众数千。捷闻，巡抚张公朝珍持露布示僚属曰：“人谓我不当用醉汉，今定何如？”盖清端尝襄事秋闱，陪大吏觞两使者，抵掌论时事，饮数十巨觥，闱中皆笑公酒狂，故张公及之也。康祺按：今属吏见长官，多嗫嚅逡巡，拘守仪节，公独于皇华公燕之座，侃侃直言，靡所避忌。恐此时豪气已足吞逆藩而有余，况金龙一无赖贼哉？

王芑孙文集编次失当

长洲王惕甫学博芑孙，乾、嘉间号称能文，与秦小岘、鲁絜非、龚海峰、武虚谷诸君，旗鼓相接。康祺读其

文集，茂密清隽，不背义法，亦自足以名家。惟未定稿目录，乃其手编，开卷木犀酱赋，乡邦土产，取冠全编，虽古人有行之者，究戾大雅。第二首荡湖船，第三首叩头虫两赋，纤佻窊浅，全无体裁，而集中文渊阁赋一篇，反不以之弁首，其编次殊为失伦。其志铭表状，亦多寻常酬应之作。甚矣文章之难刻，编集之尤不易也。

四名四友禾中四友

吾乡康熙间，李东门太学暾、万西郭刺史承勋（皆鄞人）、郑南溪明经性（慈溪人）、谢北溟茂才绪章（镇海人），渊源家学，各以诗鸣，号为四友，合刻集曰《四明四友诗》。南溪父寒村太守梁为之序（按：东门父为杲堂征君邺嗣，西郭父五河令言，北溟父侍御兆昌。寒村世称郑高州，即与梨洲先生合称二老者也。四家先德，并以循良儒雅著声），复写长卷，为《四友图》，今犹藏南溪元孙处。披图诵诗，想见当时故家乔木之盛，前辈友朋气谊之笃，俯仰今昔，感慨系之。顷读嘉禾钱警石学博《甘泉乡人集》中，有与冯柳东劝辞荐举书，称柳东与史竹南、屠梅西、周桐北三君，为道义之友，总角之交，知“禾中四友”，亦以东西南北各占一字，与吾乡诸先辈事，前后相符，可云巧合（按：柳东名登府，字云伯，著有《石经阁集》。其《石经诸种考异》及《三家诗疏证》，仪征阮氏采入《续经解》）。

优贡之名贵

道光癸卯，南海罗侍郎文俊视学浙江，举优贡六人：洪给谏昌燕第一，吾师徐柳泉舍人时栋次之，其四人则沈玉士刺史熙龄、章采南祭酒鋆、诸葛榴生广文寿泰、金翰皋太史鹤清也。其后金中乙巳榜眼，章中咸丰壬子状元，洪中丙辰探花，六人之中，鼎甲具焉。给谏通籍后来甬上，柳泉先生赠以二诗云：“良工心苦选青钱，胪唱蝉联十二年，自昔六人谁第一，果然衣钵到君边（原注：南海师中道光壬午探花）。”“后先持节并量材（原注：翰皋以丙午典试贵州，采南以乙卯典试四川），玉署仙班例早开，记取来年秋色到，第三人又下蓬莱。”康祺按：优贡一科，文行并取，在科目中尤为华选。仅仅六人，鼎甲适备，可谓极盛。而戊午之秋，给谏果典试于河南，于是吾师此诗，又为后来佳话矣。

法式善之谦下

惕甫未定稿《存素堂试帖序》曰：“时帆祭酒法式善，过辱好予，有作必就予审定。尝刻行其咏物诗一种，首以示予，偶勿之善，遂止不行。后五六年，钦州冯鱼山敏昌见而大称之，问何以不行，时帆以予言告，予始获闻之，而悔前言之过。世亦有冲然耆学如是者乎”云云。康祺按：文人结习，享帚自珍，一集成书，如膺九锡，亟愿海内之我知。今剞氏竣工，沮于良友之一言，秘不复出，其谦下诚足多矣。独祭酒所著《槐厅载笔》、《清秘述闻》诸书，颇丛疵谬，岂当时竟未是正于惕甫耶？抑掌故之学，可以听其出入，不若咏物诗之宜句斟字酌耶？

后三高

国初，吴郡有隐君子三人，曰拔贡生考授知县彭行先，曰举人郑士敬，曰诸生金俊明，皆以巨人长德，见推于州里。三人者，岁时过从，须眉皓然，相与评论文史，扬扢翰墨，杯酒豆肉，谈笑移日。见者羡为神仙中人，士大夫称为“后三高”（按：苏州旧有“三高”祠，祀汉梁鸿、唐陆鸿渐、宋苏子美）。三人中，彭尤老寿，汤文正公开府吴中，每月吉读法，必命有司延致以为重。既还朝，圣祖询三吴人物，公亦首举行先以对。行先卒不出，年九十二，始考终，逮见其孙凝求以第三人及第。

缪炳泰以写像受高宗知遇

本朝文人墨客，以书画供奉内廷，浸被知遇者，指不胜屈，独缪舍人炳泰，以写像受高宗皇帝特达之知，唐阎立本后一人而已。初，炳泰以诸生远游，历滇、黔、粤、吴，不得意；久之，以能写像名于浙中。会尚书福长安公奉使过浙，挟与俱北，闻于上，立召入，写御容，拜文绮之赐。先是，院工应诏者百数，上无所可，独善炳泰。由是公卿贵人，争相邀致，购其迹者至一二年不能得。乾隆四十九年六巡江浙，炳泰献诗纪盛，遂与召试，既入选，天颜大悦，赐举人、内阁中书。自是属车所莅，靡不从行，并命更定紫光阁后五十功臣画像。五十三年台湾平，复绘功臣像，皆炳泰笔也。相传炳泰写像无师法，儿时乘塾师出，窃纸笔，随所见人默图之，有不似，百方涂改。以是废其所课，屡为父师督过，好之如初。可知生际圣明，虽曲艺微长，不忧沦弃。并可见一技之末，非专心壹志为之数十年，亦不能发名而成业也。

顾礼琥以举业雄吴中

顾同知礼琥，乾隆间以举业雄吴中，从游常百十人。善相士，尝贻书京师故人，才其所授业生二人，以为吴门双璧，后起之隽。其后两人先后通籍，均以第一人及第，盖即潘世恩、吴廷琛也。礼琥虽出身进士，而自为诸生，代河臣草奏，适中上旨，遂留不遣。浸寻被荐，再进官，未离幕府，不身领事，至卖其所居屋以自资。高宗东巡，有欲为之地者，固谢以免，则非特鉴别之过人矣。

满洲尚武之风

太祖高皇帝尝攻翁鄂洛，其臣有鄂尔果尼洛科者，从火中突出，射高皇帝中之，一矢贯胄，一矢穿锁子甲护项，拔之，镞卷如钩，血肉并落。已而破其城，获此两人，咸不杀而官之，用以劝为人臣者。康祺敬按：我朝开国之初，满洲风尚，士不死绥，引为大耻。迄今几三百年，而发、捻、回匪之变，虫沙猿鹤，忠义如林。於戏！风气所开，岂一朝一夕之故与。

圣祖幼冲

圣祖仁皇帝八龄践阼之初，太皇太后问帝何欲，帝对臣无他欲，惟愿天下治安，民生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已。康熙四十九年，蠲租谕旨，犹述及之。仰见至人天亶圣功，蒙养之始，已靡不获予辜之隐矣。

高宗崇奖风雅

高宗天资闳远，几余览古，笃嗜过于儒素。乾隆间，诏建七阁，用天一阁之式。内廷斋额，采“知不足”之名。圣量谦冲，崇奖风雅至已。而范、鲍两家，荣荷赐书，叠邀天藻，稽古之报，千载一时。

绘功臣像

乾隆朝，诏绘功臣像凡三次：四十一年平金川五十功臣，五十三年平台湾三十功臣，五十八年平廓尔喀十五功臣，皆蒙高宗亲洒宸翰，立赞褒美。本朝武功之盛，纯庙酬庸之渥，前千古而后万年，莫与比隆已。唯幅员既广，辑柔为难，世之镇边庭、受疆寄者，能不忘当日披荆辟土之勤劳，庶同我太平永永无极。彼汉弃珠崖，明还交趾，传之史策，固不能不咎当国之非人也。

十五老臣

道光癸未八月七日，宣宗幸万寿山玉澜堂，锡宴十五老臣，踵乾隆五十年正月六日千叟宴故事，赓歌图绘。其时与宴诸臣，以和硕仪亲王为首，若御前大臣赛冲阿、大学士托津、大学士军机大臣曹振镛、大学士戴均元、大学士两江总督孙玉庭、户部尚书军机大臣黄钺、礼部尚书穆克登额、工部尚书初彭龄、理藩院尚书富俊、左都御史松筠、郡王衔都统哈迪尔、都统阿那保、致仕大学士伯麟、致仕都统穆克登布，皆先朝耆硕，德爵兼尊，黄发番番，躬逢嘉会。视彼香山、洛社，不过乡里典型，麟阁、云台，未必功名终始。云龙鱼水，夫岂偶然。成庙尝赋七言古诗纪事，见《御制诗初集》。

文相国在总理衙门遇事持以定力

自中西立约互市，朝廷设总理衙门，以大学士以下、九卿以上数人，为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多寡无定员。其章京则以阁部司员考充之，如军机例。凡遇中外交涉事件，泰西诸国驻京使臣（其自称曰全权大臣），多赴总理衙门，与中朝诸大臣定议。顾夷性狡谲，恃其机器舟械之利，出语骄横不可制。近十年来，赖文相国祥以忠忱挚悃，诚实不欺，默化其鸷悍之气，遇事持以定力，虽敌情万变，而不为所挠。同治一朝，边事尚不至酿成大衅者，相国一人力也。闻西人每届岁首，辄遗书通商诸大臣，以为履端之贺。其称文相国，必曰忠鲠清廉，而微嫌其与彼为难，余皆以圆融、识时务誉之。否或称甲第之华美，车骑之都丽，谓太平宰相，安富尊荣，固应尔尔。呜呼！虽在异类，岂无人心，惜我老成骑箕久矣。

京城雉堞之数

京师内外城堞，凡十五万四千有奇，见《明史》、《明纪》等书。

大臣夺情

本朝大臣夺情任事者，指不胜屈。前载安溪李文贞公光地，为世訾议，以公承平硕辅，理学名臣，不应有此也（陈文恭公宏谋，初丁外艰夺情，颇类此）。道光四年八月，林文忠公则徐方丁母忧，宣宗命督南河堤工，公闻诏即行，植立河干，不辞劳悴。六年四月，命署两淮盐政，始托疾力辞。贤者出处，自有本末如此。嗣后粤匪之役，胡文忠公林翼，墨绖视师，曾文正公国藩，且一再夺情，驰驱江皖。金革无避，忠孝两完，此则天下后世所当共谅者已。

嘉道以前部曹重于翰林

尹文端公继善，官翰林院侍讲时，怡贤亲王请为记室，寻奏补刑部郎中。陈文恭公宏谋，由编修升吏部郎中；张船山太守问陶，且由翰林充御史，由御史选补吏部郎中。嘉、道以前，似此者不可枚举。今新列词垣者，几视部郎为哙等，盖由事例既开，六部司员，皆可入赀行走，而柏台芸馆，必由科目进身，郎部黯然，职是之故。其实郎中非屡考不能得，编检则冗杂无定员，同一进士出身，内升卿班，外放道府，何遽以词臣为美官耶？

度支考

近年中外士大夫留心时事者，莫不以库藏匮乏为忧。康祺郎曹多暇，亦尝博稽详考，或采之邸抄疏奏，或询之户部友人，综核出入，终不解咸、同已来，何以与康、乾之世，赢绌若是其悬殊。惜官非司农之属，究不获洞见底蕴。私心妄揣，开源节流，因利而利，事事必核其实，人人不顾其私，吾中国之大可有为，断断然也。考康熙元年至四十四年，所免钱粮共九千万有奇，五十一年又免地丁银三千三百万有奇。且康熙初年，军务、河工，需用浩繁，三逆盘踞、蹂躏之处，正供多未征取，乃至四十八年，户部库银尚存五千余万（见吴督部熊光《伊江笔录》）。乾隆一朝，大兵大役，散财不赀，四十五年以前，又普免天下钱粮四次，户部尚余银七千八百万（见曾文正公《简练军实疏》）。五十五年已前，又免钱粮多次，而户部尚存银八千万（洪北江庚戌祝釐诗云：“免钱粮，免钱粮，四次两次看誊黄；今年诏下恩尤厚，普免正供由万寿。”又云：“大农钱粟虽频散，耕九余三积储惯，户部银仍八千万。”）即谓四十六年增兵之案，添兵六万有奇，每年费银二百余万（亦见曾疏），而嘉庆、道光两次裁兵一万六千，计可节省五六十万。至于道光年间，一耗于夷务，再耗于库案，三耗于河决，以及秦豫二年之旱，东南六省之水，并咸、同二朝剿粤逆、剿捻逆、剿回逆，入少出多，原不可以数计。然中兴迄今十余年矣，以地丁计之，直隶额征二百四十三万余（近

年户部咨直隶，地丁额征一百八十万余，与此稍异），耗羡十三万余，近数年截长补短，每年约完九成余；山东三百四十三万余，耗羡四十七万余，近年约完七成；河南三百十九万余，耗羡四十一万余，近年约完八成（光绪四年，袁保恒奏：河南田赋额征三百余万，岁收仅二百余万，与此数符）；山西三百零五万余，耗羡三十七万余，近年约完八成；陕西一百六十万余，耗羡二十三万余，近年约完九成；甘肃一百二十二万余，耗羡十五万余，近年实完数未报部；安徽一百六十七万余，耗羡十八万余，近年约不及八成；江南、江宁九十一万余，耗羡三十五万余，近年约完二三成；苏州一百四十三万余，耗羡二十二万余，近年约不及八成；浙江二百七十九万余，耗羡十三万余，近年约不及八成；福建一百二十四万余，耗羡二十二万余，近年约不及八成；湖北一百零六万余，耗羡二十八万余，近年约完五成以上；湖南一百十三万余，耗羡十三万余，近年约完六成以上；广东一百三十二万余，耗羡二十三万余，近年约完三四成；广西四十万余，耗羡四万余，近年完一万余；四川六十七万余，按粮津贴数亦如之，近年全完（同治十三年约八成余）；云南十九万余，近年实征数，奏明缓报；贵州十二万余，近年完一万余；四川、云、贵三省，耗羡未详；东三省额征各项五十余万，盛京船规在内（岁支约须银一百四十余万）。总计地丁所入，以今光绪初年较承平时，约减七成耳。以漕粮计之，江苏苏松粮道所属，同治三年前原额漕白正耗米一百七十余万石，四年减定一百二十余万石，十一、十二、十三年奏报起运，自六十七八万至七十万余石不等；额征漕项银六十余万两，除轻赍一项，每年起解外，余俱留充海运经费。江安粮道所属之江北各属，额征正耗米二十五万余石，同治九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奏报起运，自十万石至十一万余石不等；额征漕项十四万余，除轻赍四千余两批解通库，余俱留充起运经费。浙江原额漕白正耗米九十六万余石，四年减定六十九万余石，十年、十一年、十二年，自三十八九万至四十万余石不等；额征漕项约四十余万，除轻赍一项起解外，余俱留充海运经费。山东额征米豆三十四万余石（近年多以粟米一项抵征），同治十一年起运二十七万余石，到通交仓十八万余石（按：山东漕粮，惟同治九年折色，每石解部银一两三钱）。河南额征粟米麦豆二十万九千余石，同治元年抚臣张公之万奏定折色，各州县每米一石，折解藩库银三两三钱，以二两解部，以一两充军需，以三钱为通省公费。嗣李公鹤年奏定，杞县等三十三州县，于军需内减银二钱，公费内减一钱；又祥符等十四州县，于军需内二次减银共四钱，兰仪等四州县，军需、公费全行减征，惟各属解部银每石二两不改。额征漕项十一万余，同治十一年实解部五万两。江西额征正耗稜米七十六万石，咸丰三年后均系折色，每石以银一两三钱解部，同治十一年实解部七十万两；额征漕项十八万余，亦未零解。湖北额征正耗稜米十六万四千余石，咸丰三年后均系折色，每石以银一两三钱解部；八年，胡文忠公奏定每石折收钱，各属少者四千文，多者六千五百文，解部银每石一两三钱，各属一律；同治十一年，实解部银十六万；额征漕项一万余两，未零解。湖南额征正耗稜米十五万石，咸丰三年后均系折色，每石以银一两三钱解部，同治十一年实解部十万两；额征漕项一万余，未零解。安徽江安粮道所属之安徽各属，额征正耗米二十六万余石，咸丰三年后均系折色，每石以银一两三钱解部，历年未解。奉天额征粟米黑豆三万八千余石，同治十一年咨报，起运米豆二万余石。是总计漕粮项下，较承平时米加少（定例：漕入四百万石。道光时，已无全入者。同治十年，天津收江、浙漕白米一百九万六千余石），而银实加多也（按：国初海运未兴，京仓备米，本有赢余。是以乾隆年间，纯庙以京、通二仓存米充溢，久藏陈腐，不如蠲免。其时阿文成奏云：漕异于钱，非旦夕可达京师，蠲免后设有水旱，恐一时缓不济急，未如所请。至嘉庆间，河患阻漕，仓储支绌，人皆服文成先见。然在今日，则无虑也。考近年运米虽少，而京、通各仓，每年进米，尚不下一百万石；除岁支八旗甲米约六十万石，春秋俸米京仓约放十二万石，通仓约放五万石，一切杂支约数万石，桥仓转运，例除折耗及抽查掣欠约数万石，总共出数不及九十万石。是以光绪四年二月，户部侍郎翁公同龢折称：现在京仓米数，除粟米及未到南粮不计外，实存粳籼米二百二十七万石。按照现放章程，尚可支两三年之用云云）。以盐课计之（每引四百斤，其课正杂并计，每引至重不过一两七钱四分，轻者一两零），长芦五十万二千余两，灶课一万三千余两，近年实完二十八万两上下，又征完复价银二十万两零；山东正课十五万六千余两，灶课二万余两，近年实完十一万两上下；河东五十九万余两，又加费羡余，加价约三十万余两，近年全完；两淮二百十四万余两，折价九万五千余两，近年课厘二项约收二百七十余万两，制钱八千余万串；两浙三十二万三千余两，灶课十一万两零（同治八年，浙抚李公瀚章奏改纲运，浙东认销二十七万九百余引，浙西六万六千引。），近年课厘二项，约收六十余万两；福建十六万余两，溢课等十八万余两，近年改票，每年应收三十七万九千余两；广东六十五万余两，余项无考，近年约收五十七八万两；四川十五万五千余两，羡余等银十五万八千余两，近年约完十六万零，又零收盐厘六十余万两；云南额征正课杂税等五十万余两，近年未据报部。总计盐课项下，顺治中各省约二百余万两，乾隆中五百七十余万两，近年除云南外已八百余万两矣。是较承平时，有赢无绌也。以各关常税论之：天津额征四万八千余两，盈余二万两，又应解内务府一万二千余两；山海六万一千余两，盈余四万九千余两，加增八万两；东海约六七万两，未定额；镇江九万二千余两，盈余七万一千两；江海二万三千余两，盈余四万二千两；九江十七万二千余两，盈余三十六万七千两；浙海三万五千余两，盈余四万四千两；闽海七万三千余两，盈余十一万三千两；江汉未详；粤海五万六千余两，盈余十万两；临清三万七千余两，

盈余一万一千两；又户关正银二万九千余两，铜斤水脚七千六百余两，盈余一万一千两，以六千六百为额内，四千四百为额外；又工关正银四千五百余两，盈余三千八百两，以二千三百八十两为额内，一千五百二十两为额外（按：临清关各款，同治十三年约征六成）；凤阳九万两，盈余一万七千两（现未开征）；芜湖二十二万七千两，盈余十二万两（现未开征）；龙江西新九万八千两，盈余八万八千两（现未开征）；淮安二十五万四千余两，盈余十一万两；浒墅十九万一千余两，盈余二十三万两（现未开征）；赣关四万六千余两，盈余三万八千两；太平五万二千余两，盈余七万五千两；杀虎口一万六千余两，盈余一万五千余两；张家口二万两，盈余四万五百余两；崇文门十万二千余两，盈余十万左右（光绪元年，收盈余七万零，原折云：较最多年份少十四万二千零，殆无定额也），又洋药一万七百零（加平三百余两）。以上各关常税，除未开征外，收数不无短绌（按：常税足额约四百万，现得二百万零）。然考康熙中，关差各员，非无盈余，而报解正额亦多不足数；自雍正年始定考成，自后盈余之额，亦以雍正十三年为准，近虽盈余未足，较康熙间几不啻倍增矣。至于昔无今有者，洋税为一大宗（一年四结，六成听拨，四成解部，零存）：津海约四十四万两上下，山海约十八万两上下（光绪元年收至二十三万九千余两），东海约二十八万两上下，镇江约十三万两上下，江海约三百二十万两上下，九江约五十三万两上下，浙海约六十七万两上下，闽海约二百四十九万两上下，江汉约一百五十七万两上下，粤海约一百四十九万两上下（按：此酌中之数也。同治初年，总数仅六百余万至九百余万；同治十三年年终税单：则江海三百二十五万，闽海一百八十万，江汉一百四十五万，粤海九十一万，浙海七十六万，九江六十七万，潮海六十六万，厦门五十八万，津海三十七万，东海三十一万，山海十九万，镇海十五万，台湾十三万，淡水十二万，总计十四关，几及一千二百万矣。是以前定经费七十万，光绪元年总税务司赫德坚请加增，已奉旨加三十五万，定为每年经费一百九万八千二百两，盖奖其综核之劳也）。又厘金亦昔无今有之一大宗：江苏每年约收三百万两；安徽约三十余万两，钱约六十万串；浙江约一百万两；江西约一百三十万两；湖北约五十五六万两，钱一百九十万串；福建约一百八十万两；广东约一百二十万两（按：广东以洋银折合）；广西约七十余万两；山西约十万两；河南约洋药、厘金约数万两；直隶洋药、厘金八万两；奉天厘金约收东钱三百万串；四川、湖南、山东屡催未据报部，陕西、云、贵无抽厘案，据贵州闻可收厘三十万，报明十万两。总计厘金项下，合未报各省而言，又不下一千五百万也。考近年京师库款所入，提拨京饷八百万两，各省批拨漕折约一百万两，各海关批解洋税无定数，京铜局收捐约六七十万两（按：捐输一项，近以例银减成，外省捐局太多，故入款反少。乾隆中，每年捐监、捐级、捐封三项，亦可得三百万两。若一旦毅然停捐，仍照乾隆旧例，非户部不得收捐，非实银不得上兑，计虚衔、封典、加级、贡监各项，恐尚不止六七十万可入也。捐输已成弩末，惜无以此进言者）。至京师出款，每年支发旗、绿各营兵饷银两，及二成折银，红白例赏，年终恩赏，约银三百五六十万两；神机营经费一百万两；八旗兵米折色约八十万两；一切杂支约三百余万两；出入甚可相敷。若京外出款，昔无今有者，除吉地两处每处岁拨六十万两，惠陵工程岁拨八十万两，竣工计已不远。西征善后次第就绪，闻左伯相方兴蚕桑之利，创织呢之局，畜牧屯耕，数年后必可自顾。所不能节省者，台湾之开郡县也（他日有木植、米麦、煤铁、番布之利），闽中之造轮船也（兵轮船外，有发商转运之利），各国之驻使臣也，长江之设水师也，沿海各省之留防军（可使筑坝、浚河，广开水利），制机器也，时势所迫，岂能过惜度支。然苟统筹全局，保洋税（洋药及奇技淫巧各物入口，似可加税、加厘。即不能行，而售卖洋药之行栈店铺，分别大小，悉令领帖，每岁更换。吾行吾令，度洋人无可置辞也），核厘金（宜先照会各国领事，凡华人有冒托洋商避就半税者，查出严治），开荒田，撤分局，兴修西北水利（自明徐贞明后，本朝诸臣，多创此议，以孙文定、朱文端疏为最详，今协揆沈公抚山西时，亦尝疏请此事。大行大效，小行小效，或即以直隶练兵，先开下游，渐俟推广亦可），省并冗员（道光十二三年，各省奉敕裁汰冗员，直隶裁通判以下二十余员，他省十数员不等。梁中丞章钜尚谓不实不尽，近时河督乔公、沈文肃均有此议，而冯中允桂芬《校邠庐抗议》，论列尤详），裁绿营疲弱兵丁，缺额不补，酌量地势中边、弁兵强弱，以裁汰十之三四为止。而又铸银钱，织洋布，培护丝茶，以收利权；开银铁、煤矿，以取地宝。生之者众，食之者寡，计以中国之大利，供中国之支应而有余。疆域四五万里，岁入五六千万（顺治一朝，以十七年入款二千五百余万为最多），而司农以下，攒眉束手，相聚而忧贫，无是理也。然而圣君贤辅，直省各大吏，焦心劳思，讫无成效，岂筹策犹未至欤？则总揽其成者，不得而辞咎矣（按：是则所纪出入各数，多得之辗转传闻，且仅据一二年而论，恐舛误不免。特联缀成文，于国家近年经费出入之数，借可考见大略云）。

郎潜纪闻二笔

[清]陈康祺撰　张晓兵整理

序

陈君钧堂,以名进士为郎官,闭门不狎时流,著书逾百卷。已而改知县来苏,首梓《郎潜纪闻》十四卷,于中外政治,当代典章,人事奇怪,条揲而件摭焉,盖史部载纪类也。今年又梓《燕下乡脞录》十六卷。燕下乡者,辽地名,君京邸近之,故名书。读之,犹初志也。余喟然曰:此漆园所称宋人者与有不龟手之药而洴澼绕,则何邪?今之学者,操不律效程朱语录,空言满纸,顷刻尺许厚,猎盛名,攀高位,或妄希两庑豚,岂不甚便。然而问九经七纬,百家诸子,瞠目不能对一语,亦尝恧乎否也!夫程朱大贤人也,人即至不肖,有不趣向者谁与。然而效程朱者,果程朱矣乎?夫天下不皆大贤,毋宁多读书,多识故事,犹胜于绚虚美、绌实用者也。然而人多舍此而就彼,将毋画仙鬼易、画人物难乎。余辱与士大夫游,窃疑博通者之少,即有矣,辄姗笑丛焉。传曰:越人美羸蚌而简太牢,鄙夫乐咋唶而怪韶濩,然邪非邪?夫君书不必贤于人人,然而指称确,征引富,如泰山之云,滃滃蔚荟,日出而不已也。如郁人贡百草之华,十叶为贯,百二十贯为筑,鬻之焦中而芬芳条达也。视枵腹而操不律,奚止钧铢之差耳哉?夫脞之为言,细碎也,著书如君,而奚细碎之有邪?夫君多读书、多识故事而以著书,而曾不获猎盛名、攀高位,而又何说邪?光绪七年岁在辛巳冬十一月,归安杨岘撰。

卷　一

本朝肇基王业

我朝以明神宗四十四年丙辰,太祖皇帝始俯顺诸贝勒大臣恭上尊号,建元天命。太宗嗣位,建元天聪。天聪九年,以收服察哈尔全部,获历代传国玉玺。明年四月,始建国号曰大清,改元崇德。国人初尊太祖为聪睿贝勒,至天命九年,恭上尊号曰覆育列国英明皇帝。太宗崇德元年,群臣恭上尊号曰宽温仁圣皇帝。昔成周豳岐创业,太王、王季,犹待追崇,不若圣朝天造经纶,戡乱攻昧,当洪基俶建之初,已赫然有抚中国、子万民气象也。

太宗伐明

天聪三年,太宗以明国屡背盟誓,亲统大兵征之。入洪山口,克遵化城,遂由蓟州进规燕京,驻营城北土城关之东,复移驻南海子,距关厢仅二里。诸贝勒请攻城,太宗谕曰:“朕仰承天眷,攻城必克,所虑者倘失我一二良将,即得百城亦不足喜。”遂止弗攻。圣人智勇天锡,犹审几遵养如此,唐之太宗、宋之艺祖,瞠乎后矣。

本朝开国方略　九则

天命十一年,设八旗大臣。天聪二年,定文馆职司;五年设六部;六年定城守官三年考察之例;八年定八旗职官名;十年更定内三院。崇德元年,定内院官制,设都察院;二年设八旗议政大臣;三年设理藩院,定部院制;八年设礼部、蒙古理事官。此我朝澄叙官仪之始。

太祖乙卯年定八旗军制。太宗天聪三年三月,定军令于外藩;八月,定行军赏罚例;五年,定出征军制。崇德八年,定军律。此我朝整敕戎行之始。

天命五年六月,设纳言之木于门外。天聪五年,令贝勒大臣尽言直谏。此我朝下诏求言之始。

天命二年,令详慎讼狱。天聪九年,禁徇私枉断。崇德五年肆赦。此我朝明刑弼教之始。

太祖乙卯年,令群臣举贤才;五年令贝勒大臣子弟就学,三年授举人、生员官阶,优免丁役。此我朝兴贤劝学之始。

天聪六年,行新定朝仪。崇德元年,行太庙荐新礼;三年谕礼部申明禁令;八年定内外相见礼。此我朝班朝肃庙之始。

太祖甲寅年,令国人屯田旷土。太宗天聪九年,禁滥役妨农。崇德元年,禁屯积米谷,令及时耕种;二年令各屯堡及时劝农。此我朝重农贵粟之始。

天聪元年,发帑赈饥;二年,发帑资民嫁娶。崇德二年,谕贷粟资民;六年,以岁歉谕行备荒事例。此我朝孚惠民生之始。

天命八年，勖群臣勤职；十一年，勖诸贝勒毋习逸乐。崇德二年，谕诸大臣勤修国政；七年，谕诸王贝勒勤修政事。此我朝诫谕臣工之始。

已上九则，均见《开国方略》。我祖宗一隅肇造，业业兢兢，当周绵商虬之始基，已姚典姒谟之毕备。考其时，正明国末造，君暗臣炀，百度浸弛，无复纲纪兴亡之故。盖不待王师入关，真人定鼎，而早可了然。后有万年，殷鉴不远，圣子圣孙，作求世德。念之哉！戒之哉！

何文端进德之勇

何文端公（按：《谥法考》无何文端者，雍正初礼尚何世璂谥端简。何实出身翰林，而不得文字，故文端误记与）居京师时，一同年诣之，日晏未起，久之方出。客问曰："尊夫人亦未起耶？"答曰："然。"客曰："日高如此，内外家长皆未起，一家奴仆，其为奸盗诈伪，何所不至耶？"公瞿然，自此至老不晏起。见桐城张文端《笃素堂集》。读此，可见何公进德之勇，并可见前辈处朋友间，规过责善，如是其严也。

鄂文端有古大臣风

西林鄂文端公尔泰总督云贵时，云抚江阴杨文定公方获谴，新巡抚朱纲多方罗织，至欲用刑讯，兵民汹汹，为文定颂冤，谋群起击纲。公好言抚慰之，复厉声责纲曰："过汤阴岳忠武庙，见铁人乎？"狱得解。高宗即位，首召文定。文定旋奏公处置苗疆非善策，公不以为忤。文定没，公经纪其丧，哭之哀。呜呼！可谓大臣矣。

鄂文端力保孙文定

世宗时，合河孙文定公被诬有婪赃，据以入告者，亲王也。上询之鄂文端公，公曰："孙嘉淦性或偏执，若操守，臣敢以百口保之。"上意解，即命公弟讯问。事白，抵诬者罪。公弟名尔奇，时与文定同以少司空兼祭酒，亦贤者也。

雷翠亭持躬之正

闽中自李文贞、蔡文勤二公重振龟山、考亭之绪，薪尽火传，理学大畅，继之者，宁化副宪雷翠亭先生𬭎也。先生随计入都，寓文勤邸，朱高安方居比邻。文勤语先生曰："高安素知子，子可一见。"先生以陆清献不见魏蔚州为比，后高安礼先焉，乃往见。又一日，孙文定过文勤，文勤语先生曰："孙公实为子来，当一往以答其意。"先生曰："不敢也，将有保举，恐近自媒。"文定终荐之，补国子监学正。

雷翠亭劾奏余栋夺情

乾隆初元，宁化雷公以庶吉士蒙特召，侍阿哥书房讲读，严正恪勤，于中贵不假辞色。嗣丁忧编修余栋，以皇太子薨，入京，被命留侍诸皇子。公奏皇子侍奉之人，必明大义、笃伦理，方于学术、性情有助；余栋父丧未葬，若隐忍行走，则讲书至宰我问三年章，何以措口，于天下风化有关，于是编修得终制。按：公之学出自漳浦蔡文勤公，文勤则李文贞嫡传也。公劾奏夺情，侃侃如此，于安溪一脉，不能不谓之青冰（《鲒埼亭集·杨文定公行述》称余编修夺情时，文定力言其不可，上收还成命，文定亦安溪高第）。

顾琮之风节

混同顾公琮，太师文端公名八代孙也。风骨挺劲，在满洲大臣中，与蝶园徐公并称，时人为之语曰："前徐后顾，刚亦不吐。"世宗初年，设会考府，公为主事，杖某亲王府吏，亲王初不悦，而后奇之。公尝持议，欲行限田法，以均贫富，与用事大臣动色争于上前，无所挠挫。有文觉禅师者出都，声势烜赫，骑从如云，道出袁浦，兖、豫二州方面大僚率属郊迎恐后。公方与前总漕魏公廷珍相交替，皆若弗闻也者。公在京师守制时，小车敝帷，人以为厮养。奉命治漕、治南北河，久享厚禄，老病罢归，至不能僦一廛以居。壁立千仞，清绝一尘，惟公实允蹈之。

罗台山逃儒入佛

康祺少有知识，浏览近今古文家，测其旨趣，颇惜长洲彭绍升二林、瑞金罗有高台山之学，阳儒阴释，殊太决其篱樊。稍长，则闻前辈言台山游奉化雪窦，为逻者所获，疑为盗，赖吾邑邵侍郎洪得脱，吾以为谢康乐之为山贼也。顷读恽子居氏《大云山房集·台山外传》曰："台山少好技击，兼治兵家言，嗣学于赣邓元昌，修儒者之业，于书无所不窥，精思入微，遂喜佛法。自京师归，忽登楼纵火自焚，救之得不死。遂狂走入山，服沙门服，不下发，趺坐，与人言孝弟，而歌泣无时。下扬子，渡钱塘，过甬东，多托迹佛寺中。奉化快手怪其服，合侪辈篡台山，台山徒手御之，不可近。因诣县，趺坐县庭，为禅语。同年生主事邵君洪，时家居，识台山，乃释之。遂游普陀，寓西湖，已复走京师，乃归而卒。"又论曰："台山于伦甚修，所以处之甚厚，不得已，乃至于如此，其诸无愧为圣贤之徒者欤。"按：恽氏此文，似台山之入墨，亦自有托而逃。譬如病榻呻吟，聊自缓其痛苦。彼彭二林者，又何所为而甘弃其饮酒食肉之身，昏瞀叫号，靡所胁驱而遽自沦溺耶？噫！

本朝沿袭奉圣夫人封号

恽子居《大云山房杂记》载：康熙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特封世祖章皇帝之乳母朴氏为奉圣夫人，顶帽服饰，照公夫人例。嗣后多有乳母之封，外廷至不知其姓氏，本朝推恩之厚，家法之肃，具见矣。按：恽氏以封及乳母为恩厚，不降明旨为法肃，其言善矣。康祺窃谓本朝定鼎之初，宫府典章，多沿明代，以奉圣夫人封天子乳母，恐亦是胜国旧称。康、雍而后，纲纪聿新，保姆微劳，膺受渥赍，礼亦宜之，奉圣崇封，必已裁革，宜二百余年罕见纪述也。

礼烈亲王 二则

和硕礼烈亲王，太祖高皇帝次子也，从征屡建大功，封大贝勒。太祖崩，王首倡议于朝，戴太宗为主。世祖嗣位，王次子硕托、孙阿达礼，谋立睿亲王，王发其谋，两人皆伏诛。昔泰伯让国，尚少披荆斩棘之奇勋；周公灭亲，究非离里属毛之继体。天祚圣清，笃生懿踊，忠贞神武，翼戴三朝，史册所书，少双寡二者也。

天聪五年，大清兵围大凌河城，生禽明监军道张春等。春见太宗不跪，太宗引弓怖之。礼烈亲王谏曰："彼不惧死，射之何为。"乃舍之，春终不失节，以寿终。我文皇帝大度如天，从谏如流，固宜海内英豪，闻风景附，屋彼明社，有如拉朽摧枯也。

怡贤亲王

和硕怡贤亲王，圣祖皇帝第十三子。雍正三年，疏请减东南浮赋，奉旨俞允。其年冬，总理水利营田事，浚畿甸河渠，辟荒地数千里，募民耕种，期年而有收。王屡承诏决大狱，多所宽释。因奏言："听讼之道，求之辞色，以察情伪，设诚以待之，据理以折之，未有不得其实者。若概用刑求，三木之下，何求不得，此冤抑之所以难伸也。"世宗以其言颁示直省，有司刻木榜于堂。四年，御书"忠诚敬直，勤慎廉明"八字以赐。复条析王善行，宣布中外。比薨，诏奉天、直隶、江南、浙江各为王立祠，为天潢懿戚振古未有之荣。盖世宗之于王，恩谊隆稠，不啻布衣昆季，而王之谦畏寅恭，善承眷睐，亦殊足以上契圣心。吁！难已！盛已（按：贤王政迹，略见前编，顷读宗室王公传，尤得其详，补辑于此）！

郑献亲王

和硕郑献亲王，为太祖皇帝弟之子。世祖嗣位，与睿亲王同辅政，功亦相埒。扈驾入关，封信义辅政叔王。十二年，上疏推述太祖、太宗遗烈，以为平治天下在信诏令、顺人心；前方降诏恤满洲官兵疾苦，已复令修乾清宫，诏令不信，何以服人。又请设起居注官，垂信万世。世祖善之。夏，薨于位，遗言劝上以统一四海为念。上哀恸，诏图像宫中。

熔化内府金钟

咸丰三年四月，命大臣监视熔化内府金钟，凡黄钟二、太簇一，皆乾隆五十五年所铸镈钟也。盖是时军饷方亟，库藏空虚，圣心焦劳甚矣。

翁文端两为祭酒

翁文端公以大理寺少卿丁艰，服阕还京，补国子监祭酒。祭酒秩从四品，理少秩正四品，例不得补。时宣宗亟欲擢用，故有是命也。于是文端两为祭酒，儒者荣之。

文渊阁典守官

乾隆间四库书成，庋藏文渊阁，始置官典守，虽兼衔贴职，实为翰詹诸臣清要之任。朱文正公首直阁事，皇十一子成亲王刻石印赠之。嗣阮文达公继充是选，文正遂以印付之文达。

布衣胡文忠之死

安徽布衣胡文忠，当贼破定远时，家毁于难，鬻其女，只身赴京师，谓林远村侍御之望曰："督师者久无功，又骄纵好声色。皖名城多陷，苗沛霖跋扈，反形日露，督师者若不知，民无生望。使前督师者终不去皖，何至是（前督师者，袁甲三也）。若有言责，当入告。"侍御唯唯。胡不及待，遂自缢死。死犹怀书责林，语益激，林乃并书疏闻。未几，督师者以母丧，诏许来京，而复以前督师者往。见许宗衡《玉井山馆笔记》。

简仪亲王有志圣贤之学 二则

本朝宗藩懿戚中，学术之正，政治之醇，莫如简仪亲王德沛。王为太祖皇帝弟济尔哈齐四世孙，早岁应袭父爵为镇国将军，让与从子，入西山读书。世宗以果亲王荐，召见，问所欲。曰："愿侧身孔庙，分特豚之飨。"世宗大器之，授兵部侍郎。王益折节向学，立志希圣，一言一动，必由仁义。乾隆初，尝以吏部侍郎兼祭酒，每入学，摩挲俎豆，不忍决舍。尝集太学诸生，讲《大学》首章，圜桥门听者千余人，靡不悦服。独助教王之锐以为未尽，复陈说己意，王欣然下阶，三揖而谢。初甘肃地瘠，岁常歉，有司视为固然，无报灾成例。王始外任，即抚甘肃，两月不雨，立驰奏振之。高宗即位，迁湖广总督，调闽浙，再调江南，所至黜陟至公，尤重民事。乾隆七年，淮扬大水，王虑漕粟往，民不及炊，乃实麦饼千艘，蔽运河两岸，饥民喷声若流，菜色立变，命府县官放手开仓以振，宁滥毋隘。是役，奏动地丁、关税、盐课银一千万两。奏销时，属吏皆以为危。高宗弗问，盖信之有素矣。

简仪亲王督闽浙时，巡历诸郡，所至必先谒先师庙，即升明伦堂讲《易》。属吏列侍于后，诸生环立于前，函丈之间，雍雍肃肃。其驻节杭州时，于敷文书院绘河洛、方圜、羲文诸图，揭于屏间，王手执松枝，伫立指点，讲解移晷。缨笏塞巷，巾卷充庭，莫不倾听忘倦。金谓天潢节钺中古今一人。王在闽，有《鳌峰书院讲学录》行于世。所著复有《易图解》、《实践录》二书。康祺敬按：本朝满洲儒臣，理学经济，代产巨人，尚未有膺孔庭从祀之荣者，如王及文定公徐元梦、文端公倭仁、文忠公文祥，亦无愧两庑人物，惜无人焉为之抗章乞请也（康祺以京官调选时，自意依流平进，乌台豸斧，尚非妄希国家阙典，如此类者甚多，谬冀有所论列，私居削牍，撰著成编，兹则不宜复出矣）。

范文肃三大议

巨清开国元辅，在汉臣中必首推范文肃公文程，其遭遇如汉之留侯、明之诚意，而建树宏远则过之。世传其三大议，尤足固根本。流贼破明燕京，吴三桂来乞

师，睿亲王召公筹策。公曰："贼恶稔矣，可一战破。惟好生者天之道，古未有嗜杀人而得天下者，国家欲统一方夏，非乂安百姓不可。"王用其言，入关，申严纪律，妄杀者罪，遂定京师；一大议也。明季赋额屡增，民不堪命，公廷对请用万历时额，从之，天下大悦；二大议也。闯、献乱后，土旷民稀，公条上军屯事宜，诏议行之，流亡渐集，裁兵不哗；三大议也。公以孔孟之学术，为伊旦之经纶，张、刘两文成，乌足语此。

盛京库之老熊皮

盛京大库，有老熊皮一具，雄烈如生，我太宗文皇帝御枪所获也。历朝藏弆，以示服猛。

裘文达进呈欧阳文忠像

欧阳文忠公像，在滁州官库，乾隆己卯，新建尚书裘文达公典试回京，进呈御览，题诗以为镇滁之宝。

嘉庆辛酉科诗题

嘉庆辛酉，京师大水，科场改九月，诗题"百川赴巨海"，乃谢康乐拟建安七子陈思王一首，取天下归仁意，闱中罕得解。前十本将进呈，韩城王文端公以通场无知出处为憾。房考高侍读鹗搜遗卷，得定远陈黻卷，亟呈荐，遂得南元。他房落卷有略涉正意者，搜弃补荐，皆中式。

士大夫之谄媚

乾隆间，某太史谄事豪贵。其妻某氏，始拜金坛于相国夫人为母，如古所称干阿奶者。嗣相国势衰，又往来钱唐梁尚书家，踪迹昵密。有朝士嘲以诗云："昔年于府拜干娘，今日干爷又姓梁，赫奕门庭新吏部，凄清池馆旧中堂；郎如得志休忘妾，妾岂无颜只为郎，百八牟尼亲手挂，朝回犹带乳花香。"（时相传冬月严寒，梁尚书早朝，某妻辄先取朝珠温诸胸中，亲为悬挂。按：自来谄臣媚妾，悦人惟恐不工，事有甚于此者。然闺房隐秘，岂外人所与知。况尚书名臣，即某太史妻，亦不过热中趋附，何至为婢妾倡伎之所不为，殆传闻者过于轻薄，甚其词也。）又道光朝，一翰林夙出潍县陈文悫公官俊门下，文悫丧耦，翰林为文以祭之，有"丧我师母，如丧我妣"之句。翰林妻又尝为许文恪公乃普之义女，有诋之者，集成语作联，揭诸门外曰："昔岁入陈，寝苫枕块；昭兹来许，抱衾与裯。"二事略同，一诗一联，皆为言官登白简，至今有余臭焉。余之纪此，将使十钻千拜之流，稍自顾其名节；而才士之笔端剽悍者，亦当稍留地步，勿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也。

朱文正奏免翰林即席赋诗

嘉庆甲子，车驾幸翰林院，欲令与宴者即席为诗。朱文正公奏：诸翰林皆蒙赐酒观戏，恐心分不能立就。仁宗允之。公出，语诸翰林曰："若是日即席为诗，诸君能不钻狗洞乎？"文正性喜诙谐，此其一节也。康祺按：乾、嘉文物，慎选清班，当时词苑中人，尚不至为应制一诗，遽穿狗窦，公特虑醉后失词耳。

朱文正清德

朱文正公清德素修，为时宗仰，薨之日，卧处仅一布被布褥，其别舍则残书数箧而已，见者莫不悲感。仁宗亲赐奠，甫至门，即放声哭。且赐以挽诗，有"半生惟独宿，一世不言钱"之句。天章论定，公亦当含笑于九原。

滇省运铜差之苦累　二则

乾末嘉初，滇省运铜，为最苦之差，一经派出，即身家不保。推原其故，凡全滇属员中，有亏短者，有才具短绌者，有年迈者，本管道府即具报，委令运铜。于承领运脚时，即禀明藩司，将所短各数扣留藩库，以至委员赤手动身，止有卖铜一法。所短过多，或报沉失，或交不足数，至参革而止，此数十年弊政也。自蒋砺堂相国攸铦任滇藩，查得铜厂内有提拉水泄一项，每年应发银二十万两，八成给发，扣存二成，得四万两；于四正运，每船津贴银八千两，副运减半，于起运时给发一半，船至湖北全给之。保举运员，须本管府道加考，以并无亏空、年力正强为合格。此法行至道光年，尚无更变，人不以为畏途矣。见崇庆杨袭侯国桢自定年谱，杨亦道光初藩云南者。今滇铜久不采运，旧章未必遵行，录此以为讲铜政者之一助。

杨袭侯在滇两署藩篆，其时各省采铜委员，率羁留至四五年。侯访知四川乌坡厂铜可以般运，遂陈请大宪，在乌坡采买铜二百万斤，五省委员咸获赍运。虽铜价略贵，而运脚节省，合计有盈无绌，此亦留心度支所当知者。

宋牧仲恩遇之隆

《西陂类稿》中有恭纪苏抚任内迎銮盛事云："某日，有内臣颁赐食品，并传谕云：宋荦是老臣，与众巡抚不同，著照将军、总督一样颁赐。计活羊四只、糟鸡八只、糟鹿尾八个、糟鹿舌六个、鹿肉干二十四束、鲟鳇鱼干四束、野鸡干一束。又传旨云：朕有日用豆腐一品，与寻常不同，因巡抚是有年纪的人，可令御厨太监，传授与巡抚厨子，为后半世受用"等语。此世俗深朋密戚之所希闻，而以万乘至尊，垂念人臣哺啜之需，乃至纤至悉如此，宜身受者举箸不忘也。

伍弥泰之于和珅

文端伯相伍弥泰，乾隆四十八年，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明年七月，授东阁大学士。越二月，和珅亦以冢宰拜参知矣。世多以伍相为和珅外祖，以年辈论之，似不甚符，或文端女为和珅继母耳。相传文端家有急需，公子辈贷二千金于珅，公闻之，语诸公子云：既已向贷，退还不情，命取田契价值相当者，署券归偿。珅力辞，使者三返，始勉受。珅之贪污，殆公所素嫉，故以之

示意欤。

邹一桂以谨慎受知

高宗在藩邸，邹宗伯一桂方以工画值内廷，令内侍持笺命画。宗伯以未奉谕旨，不敢应。高宗登极，赏其谨慎，擢用卿贰。

张清恪禁止馈送檄

“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此仪封张清恪公任督抚时，禁止馈送檄也。质确如古谣词（按：又一本大同小异），一命已上，当奉为金绳铁矩。

圣祖留心书本之谕

张清恪生长河堧，熟谙水性，尝面奏河务事宜，圣祖偶有所诘问，公即袖出地图，口讲指画。兵部侍郎牛钮在侧，斥伯行书生，但据纸上陈言妄奏。上曰：“毕竟是他留心，即书本亦是他看过，尔等谁留心者？”康祺敬按：书本陈言，原有迂腐不适用处，洞达时势，方为有用之才。然傅古援今，究胜于空谈逞臆。况清恪之于河道，实有心得，并非借图书以缘饰乎？留心书本数语，圣谟洋洋，握敷奏功，庸之本矣。

阿文成之于岳大将军

阿文成公在金川时，曾被岳大将军参劾获咎。嗣文成总督云贵，岳适降补云南提督，心常惴惴。文成偶咏诗示岳云：“鸣镝一声山响答，长空飞鸟漫相疑。”岳始释然。

武臣以词赋受知

武臣鲜以词赋受知者。徐侍郎湛恩，明功臣中山王后也。明季以关外都指挥家辽阳，入皇朝，隶正蓝旗汉军，由贡生应武科，中康熙四十四年武进士，授侍卫，执戟殿下，赋诗称旨，特改兵部郎中。后官至阁学，两出治河，以廉干称。至今羽林佽飞之班，稍通文墨者，犹艳述其遭遇云。

徐文穆题戏台联之寓意

徐文穆相国本，予告归杭州，适里中社事正盛，昼夜相竞，立戏场数处，各以台上灯联求书。却之不可，乃大书曰：“防贼防奸防火烛，费钱费力费工夫。”复书一匾曰：“戏无益。”众喻其意，遂止。是真士大夫居乡之轨范也。

李卫不禁娼赌之用意

李敏达卫长于治盗，所辖地方，不逐娼妓，不禁樗蒲，不扰茶坊酒肆，曰：“此盗线也，绝之，则盗难踪迹矣。”按：敏达与田端肃文镜，皆雄恣不驯，纯任权术，而皆立功名。雍正朝，凡二公旌麾所驻，盗贼为之潜踪，敏达之禁网阔疏，是或一道与。

蔡以台鬻妻养母

闽中蔡殿撰以台，赤贫至孝，无以为养，将鬻妻，其夫人不忍拂，请行。抵富家，白其故，乞改执爨役。主人感动，遂如指。一日，召墨客入书斋，适遇夫人，相对泣。主人骇诘之，知客即蔡也，乃送还夫人。未几，蔡联捷会状，屡典文衡，激厉寒畯，现身说法，初不以此事为讳。见童通副师《过庭笔记》。康祺按：鬻妻养母，非遇大乱奇荒，万难两全之会，其事不足为训。而出而教士，不讳其少岁之寒微，俾多士有以自壮，则可谓能举其职者也。

刘文恪清理甘肃库亏

甘肃自康熙六十年至雍正四年，司库亏帑至一百六十余万，案牍散佚，莫知所由。武进刘文恪公于义署总督，设法清厘，不籍一家，不笞一吏，而咸获归款，亦可见综核之才已。

邵二云幼时之逸事

邵二云学士垂髫时，侍寝于乃祖。每丙夜，老人睡醒，辄持学士足，令背诵日间所读书，或举经史疑义、前贤故实相告，语不熟记，则摇之使不得畅眠。以是学士濡润家诰，卒成通儒。

卷　二

太祖教训诸公主

天命八年，太祖御八角殿训诸公主以妇道，毋陵侮其夫，恣意骄纵，违者罪之。按：唐南平行执笄盥馈之仪，宋荆国以宝带器币为寿，传之史册，久为嘉谈。我朝当戎衣戡伐之年，即已敕毖闺箴，修明阴教，夭桃秾李，此王化之所由基与。

蒋韶年之孝行

乾隆丁巳长芦运使蒋国祥以事谪戍军台，其子韶年，屡求代父不得。壬戌五月，出塞省父，恸哭求台帅，帅怜之，为奏请，果获俞旨。其父归，寻卒，韶年旋亦放还。见汉阳沈郎中《秋曹日录》。记之以贻表独行者，并使后世孝子顺孙，不幸遘罹家难者，知我先皇孝思锡类，曾有此旷荡之深恩也。

童臬司清理山东积案

定例：京控案件，由步军统领、都察院、通政司上达者，率奉旨交督抚提案研讯，或令督同臬司。嘉庆二十四、五年，童通副师方以勤慎受天子知遇，上念山东积牍如山，清厘不易，遂以公调任东臬。每案辄奉特旨，专交审讯，定议后即单衔奏结。在任一年，二十余年积案千余起，无复留滞，释狱囚无罪者一千三百余人，并

审结本任内案一千八百起。天心嘉悦，有"秉公办理，不避嫌怨"之褒。然公自此招中外忌嫉，睿庙以庚辰七月宾天，九月即调公湖北，十一月授通政使司副使。明年，被旧属诬讦，吏议降四级调用矣。

随园女弟子湖楼请业图

客有藏《随园十三女弟子湖楼请业图》者，后附一小幅曰：后三女弟子图，前后凡二跋。其前跋云："乾隆壬子三月，余寓西湖宝石山庄，一时吴会之弟子，各以诗来受业。旋属尤、江二君为写图布景，而余为志姓名于后，以当陶贞白真灵之图。其在柳下姊妹偕行者，湖楼主人孙令宜臬使之二女云凤、云鹤也。正坐抚琴者，乙卯经魁孙原湘之妻席佩兰也。其旁侧坐者，相国徐文穆公之女孙裕馨也。手折兰者，皖江巡抚汪又新之女缵祖也。执笔题芭蕉者，汪秋御明经之女妽也。稚女倚其肩而立者，吴江李宁人臬使之外孙女严蕊珠也。凭几拈毫，若有所思者，松江廖明府之女云锦也。把卷对坐者，太仓孝子金瑚之室张玉珍也。隅坐于几旁者，虞山屈宛仙也。倚竹而立者，蒋少司农戟门公之女孙心宝也。执团扇者，姓金名逸，字纤纤，吴下陈竹士秀才之妻也。持钓竿而山遮其身者，京江鲍雅堂郎中之妹，名之蕙，字芷香，张可斋诗人之室也。十三人外，侍老人侧而携其儿者，吾家侄妇戴兰英也，儿名恩官。诸人各有诗，现付梓人。嘉庆元年二月花朝，随园老人书，时年八十有一。"又一跋云："乙卯春，余再到湖楼，重修诗会，不料徐、金二女都已仙去，为凄然者久之。幸问字者又来三人，前次画图不能羼入，乃托老友崔君，为补小幅于后，皆就其家写真而得。其手折桃花者，刘霞裳秀才之室曹次卿也。其飘带佩兰而立者，句曲女史骆绮兰也。披红襜褕而若与之言者，福建方伯玙沙先生之季女钱林也。皆工吟咏，绮兰有《听秋轩诗集》行世，余为之序。清明前三日，袁枚再书。"康祺以谓随园风流放诞，充隐梯荣，诗格极卑，碑版亦多不根之作；其著述，惟骈体文差强人意（骈文才气纵横，洵足自成一家，惟隶事多强古就我，若《刘霞裳诗序》、《上黄太保书》等篇，佻达荒唐，未免肆无忌惮）。余无足观。其攀附公卿，提倡骚雅，志不专在猎名。蒋苕生蝇营獭祭之词，赵耘菘虎帐蛾眉之檄，同时隽彦，都已窥破此老心肝。惟生际承平，天假耆寿，文名盖代，福慧双修，殊为文人难得之遭遇。湖楼请业一图，香粉琴尊，丹青炤映，不可谓非湖山韵事也。

江南大营文武死事略

江宁、杭州驻防营殉粤匪之难诸忠臣，余已纪之前笔矣，兹又得江南大营文武死事略于西人所刊《瀛环琐记》，爰表录之。湖北提督向荣，四川成都人，由行伍从杨遇春平滑县贼有声，积功至提督。粤西盗起，以宿将被命，与都统乌兰泰分统左右军，屡踬屡起。咸丰三年，督师江南，始至，营钟山，遏贼东窜。时兵不满万，又分援扬州、东坝、徽宁等处，势益单。六年四月，镇江师溃，贼横溢不可制。敛营次丹阳，图后举，会病发，荐张国梁自代，卒谥忠武。署江宁将军苏布通阿，满洲人，隶向荣左翼长，从征江南，署江宁将军，卒于军，谥果勇。甘肃凉州镇总兵马龙，四川人，忠勇善战，隶向荣右翼长，日夜谋攻复，不克，愤殴血卒，谥刚愍。候补知府谢继超，广西人，倜傥任侠，随向荣征江南，总理营务。咸丰四年，粤人刘丽川踞上海，官兵攻之久不下，奉令招抚，被贼诱执，胁降，不屈死。江苏巡抚吉尔杭阿，满洲人，咸丰二年，由工部郎中奉旨以道员拣发江苏，署按察使。嘉定民人周立春，钩扇粤人刘丽川，连陷浦东西六厅县城。奉督府檄，率师复其五，授常镇通海道，旋擢布政使，驻上海剿贼。四年六月，授巡抚。断贼粮运，五年正月克之，赏一品服勇号，帮办向荣军务，移攻镇江。六年四月，伪东王杨秀清由金陵悉锐至，薄总兵虎嵩林垒甚急，闻报，轻骑突围人，贼绕之数匝，粮尽，手发火枪，洞胸卒，谥勇烈。候补道江宁府知府刘存厚，四川人（上元、江宁志作山东人），入赀为刑部学习主事。咸丰三年，以侍郎王茂荫荐，奉命从军江南。八月，上海事起，率偏师克复青浦，功第一，以知府发江苏补用，赏瑚松额巴图鲁名号。军兴，文职锡勇号，自存厚始。旋补江宁府，留剿贼，上海平，以道员用，随征镇江。六年四月，吉尔杭阿既死难，护尸突围出，遇害。江宁将军和春，满洲镶黄旗人，深沉有将略，由湖南参将从广西军，升总兵官，与向荣分统满汉队。咸丰三年，奏派专攻镇江一路，寻奉命赴皖督师。六年向荣卒，由江南提督佩钦差大臣关防，视师句容。始至，荐张国梁可大用，俾总统诸军，壁垒一新，坚城迭拔。每报捷，推功让能，其下乐为用。七年，镇江既克，用张国梁计，会师捣金陵，圜城筑围，贼屡扑屡却，势窘甚。会浦口、黄池、溧水、宁国诸军失利，分兵往援，死伤略相当，士气稍弱。十年正月，贼间道陷杭州，寻由广德掠东坝而西，饷道中绝，外围坏，环营火起，与张国梁走镇江，冀收合余烬。未几，闻丹阳失守，总督何桂清弃常州逸，残军瓦解，愤甚，手火枪贯胁，未殊，行至浒关，仰药卒，谥忠壮。江南提督张国梁，广东高要人，起椎埋中（按：原本作以降贼受抚，非也），从剿两粤土寇，洊升都司。随向荣东征，先登陷阵，战功冠江南，名满天下，擢漳州镇总兵官。咸丰六年，向荣卒，中外交章论荐，命帮办军务，总统诸军，寻授湖南提督，改江南。会师金陵城下，以恢复自任。十年，师再溃，愤功业不竟，投丹阳尹公桥下，人马俱没。事闻，赐谥忠武，其事实详见碑记。浙江提督邓绍良，湖南人，由行伍起家。咸丰二年，守长沙城，功最。从征江南，分援皖南徽、宁诸郡，晋提督。九年，湾址失守，遇害，谥忠武。直隶通永镇总兵戴文英，广东人，同死难，谥武烈。湖南提督周天受，四川人，由行伍从征江南，派援宁国，累著战功，督办军务。咸丰十年，江、浙相继失守，宁国孤悬贼中，苦守数月，城陷遇害，谥忠壮。湖北提督周天培，四川人，天受弟，由行伍从军，累功至提督，驻守浦口。咸丰九年，师溃遇害，谥武壮。直隶通永镇总兵虎

坤元，四川人，矫捷善战，轻财募死士，有名将风。咸丰六年，镇江下蜀街之役，以七百人走剧贼数万，擢总兵，年甫二十四。八年，攻溧水，中炮卒，谥忠壮。总兵熊天喜，湖南人，隶和春亲兵，洊保至寿春镇总兵官。十年闰三月，贼攻丹阳，师溃，中炮卒，谥勤勇。广西提督张玉良，四川人，由行伍从征江南，晓畅军事，屡独将破贼，威名亚国梁，人以小张呼之。咸丰十年，杭州告急，率三千人驰援，至则城破已三日。鼓行先登，贼出不意，弃城走。既苏、常相继沦没，溃兵趋杭州，势汹汹几变。巡抚王有龄令玉良招合亡散，攻嘉兴不下，贼趋浙东，移师克严州城，进拔常山、江山二县。十一年五月，贼渠李世贤自江西东犯，江、常复陷，总兵李定太方统三衢军，弃浮石渡不守，贼掠龙游，破金华，窥诸暨，全浙大震。时巡抚主兵柄（有龄贪而骄，懦而愎，以市侩窃高位，贸然自谓知兵。虽仓猝遇害，而满营诸忠，横被摧陷，两浙大局，全坏于一人之手。朝廷悯其死事，姑弗深求，而舆论至今唾詈，至有涂牛马矢于其专祠者），将军瑞昌拥总统虚号，唯诺受成。玉良以客将孤寄，提残卒不满五千，崎岖撑拄，危苦万状，省中又时时龋龁之。玉良愤叹扼腕，意气弥厉，所至挟朝衣一袭自随，识者早知其必死。十月，杭州再被围，由桐庐浮江下，孤军深入，破贼垒十数，抵凤山门，遣人请兵出扎通饷道，不应。越宿，外围合。玉良驻师江岸，犹日夜问痍伤，勉忠义，往来部署。忽飞炮集右足，折股卒，杭人至今哀之，谥忠壮。内阁中书陈克家，元和人，工诗，得山谷神髓。甲辰举人，从军金陵，为张国梁掌书记，保中书舍人。十年，师溃遇害。山东直隶州州判吴士谔，沭阳人，己酉科拔贡生，以本班就职，分发山东，奉檄解江南军火，投效和春营，与陈克家同日被害。内阁中书马钊，长洲人，甲辰举人，习小学、勾股，喜谈兵。先以籍绅理刘存厚营饷，叙青浦功，保中书蓝翎。十年，从总兵熊天喜为幕客，死丹阳之难。

金陵问答篇

《琐记》又载有思屺主人《金陵问答》一篇云："密默子薄游金陵，有逆旅主人过而言曰：'自昭代龙兴，我江南沐浴生息，晏然不见兵革者二百有余载。剧寇压境，三辰失序，金陵遂沦为异域。合东南行省甲兵、财赋、将才、物力之盛，誓师城下，丧败相继，蠢尔幺么，骎骎坐大。烦两朝之宵旰，竭生灵之膏血，自癸丑迄甲子，十有二年而始复。其失也，若陨箨之易；得也，比摧山之艰。天不降康，民其何罪。吾子积劳兵间，熟悉情状，其能以金陵已事谂予乎？'密默子曰：'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贼萌芽乎金田，咆哮乎永安，跳荡乎长沙，横决乎江汉，其间命将出师，兵事连岁不解，功罪之迹，利钝之机，传闻异词，请从盖阙。洎乎弃武昌，躏彭泽，掠皖城，趋采石，舳舻千里，直指石头，如飞蝗蔽天，莫敢仰视；猛兽出柙，市廛尽空。夫以江南惰窳偷玩之俗，脆薄柔靡之民，仓卒遇敌，应时崩摧，胜败之故，无待蓍龟矣。盖贼之觊金陵非一朝，取之以积威，而据之以全力，蹂京口，掠广陵，瞰中原，窥半壁。天赞庙算，先机谋帅，琦文勤邗上之捷，向忠武钟山之师，夹江而陈，控扼南北，贼自是不敢过苏、常、高、宝一步。吴越生民，惊魂复定者，又七八年。然金陵依山阻江，城高广甲天下，贼渠杨秀清以枭桀之姿，拥百万之众，据形胜之地，我兵初至，士气单弱，中旨敦迫，严责师期，坚城在前，芒刃久顿。贼得以其隙，凭陵楚皖，横溢江淮，羽翼四张，爪牙森布。虽朝命重臣，分路致讨，而往来有牵缀之惧，彼此无联属之权，畛域既分，事机屡舛。迨庚申、辛酉间，官军挠败，江浙沉沦，贼意骄气盈，酣豢淫纵，无复斗志。猾虏之贯已盈，元元之祸应革，冲圣当阳，畴咨方召，东南再造，悉畀元臣。于是乘建瓴之势，鼓行而东，荡涤江浒，直捣腹心，而金陵始复为我有。传曰：多难兴邦，殷忧启圣。又曰：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何其盛哉！'主人曰：'寇之颠末既闻命矣，抑吾闻之，向公嚄唶宿将，和公亦身负重名，手握牙璋，龚行天罚，慨然各以平贼自任；而乃百计仰攻，佹得佹失，卒以囊底之智，受困潢池，覆辙相寻，其故安在？'密默子曰：'向公受任危难之际，奉命颠蹶之余，方其下浔阳，趋建业，裹创疾驰，倍道追蹑，始至江南，兵不满万，累战累捷，拔钟山而守之。未几，贼由浦口分道北犯，浦东皖南，后先告警，羽书日数至，玺书谯让，趣令济师，良将劲兵，分援南北无虚日。丙辰春夏，扬、镇两军，相继覆败，贼坌涌不可遏，孤军中悬，肘腋单露，不能不左次以避其锋。然且舆疾视师，屏蔽南服，帐中符印，付托得人，而公亦从此逝矣。兵法云：捣瑕则坚者破。又曰：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和公初克润城，气吞江表，大建旗鼓，会于金陵。时我师在城下者裁五六万，而沿江数千里，贼踪延蔓，几十倍其数，首尾衔贯，隐然敌国。为和计者，连衡湘楚，力争上游，芟薙群凶，迎刃斯解，是为上策。重兵扼徽、宁，奇兵拔采石，水陆列戍，蹙贼使东，是为中策。全军孤注，并力攻坚，外扑内冲，冀博一当，是为下策。且夫古名将之用兵也，淬厉其志气，而劳苦其筋力，内形既充，百用不顿，而乃开堑筑围，星罗棋置，连营列栅，二百有余里。备多则力单，戍久则师老，器窳敝而无用，士醉饱而就嬉。当事者且谓捣穴擒渠，功在眉睫，人人有裂土拜爵之想，而不知李秀成辈方日夜麇聚，谋所以覆其局也。执偏隅而昧全图，狃近功而忘远略，偾车负乘，又何责焉！'主人曰：'向公初薨，张高要名震天下，厥后庚申之蹶，论者谓高要督师必不至此。然则和、张之优劣，可得闻欤？'密默子曰：'和公之初至江南也，高要已被总统之命，金陵将卒，皆其心膂，奉号令惟谨。和公深沉而机警，知三军皆为彼用，且高要方膺殊宠，负中外重望，遂一切委任之，推贤让能，欢洽无间。高要忠勇善战，轻财养死士，两军相角，当几制胜，一时罕有其俦。至于长驾远驭，深心大用，审缓急之序，而决成败之几，则两公皆不能无憾。'主人曰：'吾闻庚申之变，和公拥饷数十万，将士饥疲解体，东南半壁，遂以不支，信乎？'密默子曰：'和公天姿刻深，自奉俭约，无声色裘马之嗜。甫

拜命渡江，与制府约，将帅主兵事，地方筹军实，核计水陆军需，月五十万金，粮台籍其数上之督府，督府以授藩司覆核，辇金常州，依时散放，各营弁目，至丹阳关领，而行间实不名一钱。以若所闻，督师果拥厚赀，则当贼势披猖，饷道中绝，悬金募士，何敌不摧，又安至徒手叫呼，上下坐困，而卒为悍贼乘哉？太史公曰：要之死后然后是非乃定。夫受钺登坛，膺丈人长子之任，丧师失律，何所逃罪，乃悠悠之口，腾播无稽，一倡百和，几成冤狱。呜呼！亦可哀也已。'主人唯唯，遂摭问答之语，缀为是篇。"康祺按：余撰《纪闻》，不载他人诗文全作，以此作叙事详核，立论亦平允不偏，铅版外无传本，故亟录之，以补近刻官书编纂之所未及，以备他时史乘功罪之所攸归（又按：曾文正《金陵军营官绅昭忠祠记》，于江南北大营分并胜败始末，叙次井然，简贵有法。惟意主退让，不涉褒贬，未若是作之词气抑扬，功咎灼见，盖文章各有体裁也）。

魏文毅之先见

顺治末年，以滇、闽用兵，加天下练饷五百万。魏文毅公奏请敕部计军需，足用即止。诏除已派外并停止。康熙元年，云南平，上疏请撤满洲兵还驻荆襄，扼天下形胜，消奸宄之萌，为部议所沮。复请命湖广总督自武昌移驻荆州，从之。及吴三桂反，湖南州县俱陷，卒不得以只轮匹马躏及荆湘，人以是服公之先虑。康祺按：公自台垣至作相，先后二百疏，忠诚耿耿，上轶郑公，此三折尤有裨大计，孟子所谓社稷臣也。

圣祖呼李文襄为真御史

武定李文襄公之芳为言官，侃侃謇謇，圣祖呼为真御史。出任封疆，勋绩尤著。当康亲王统师入闽，公方督两浙，移镇衢州，遣师平江西诸贼。民有陷贼来归者，为茅屋二千余间，别男女居之，给其食。有田者予以耕种具。又命属官于入闽通衢，设粥食饥民，凡五年，活民一百二十余万，视富郑公之振青州，有其过之（按：范枌《平闽纪事》，称公为蛮子佛，或其时满兵四出，满人呼汉人本有蛮子之称，或吾浙人呼山东人有称为山东蛮子者，以公籍山东而名之，均不可知。既称为佛，则公之慈祥恺悌，必有深入人心者，宜至今遗爱未沦也）。

熊文端为经筵讲官

康熙十年二月，肇举经筵大典于保和殿，以孝感熊文端公为讲官，知经筵事。顷之，圣祖以春秋两讲为期阔疏，遂命公日进讲弘德殿。每诘旦进讲，圣祖有疑必问，公上陈道德，下道民隐，引申触类，竭尽表里，洵明良之庆也。

李文定之气度

李文定公天馥，昔所称合肥相国者也。廉静宽和，尤慎刑辟，每预廷议，务持平。同官或厉辞色，公笑语之曰："君何至是，凡事平其气而可也；吾初亦尔，后既熟，渐平也。"康祺按：宋韩魏公与范文正公同朝，偶论西事不合，文正拂袖欲出；魏公从其后呼之曰："希文，事岂不容商量耶？"休休之度，公实同之。

李文定之乡望

李文定以母丧归，结庐墓侧，有双白燕翔于舍前，久之不去。公性好施予，至是穷民归之，遂成聚落。岁旱，乡民忧愁，公为坛墓前，斋三日，祷于天；方蒲伏，雨立沛。及秋，飞蝗蔽天，众复强公出祷如前，而蝗尽去。比卒于位，乡人哭之，如丧所亲。夫瑞燕来巢，饥蝗避舍，及甘霖应候一事，机祥之感召，容或适然，而乡望允孚，必非幸致。士大夫发名成业，安得不从家庭里党间一言一动始哉？

徐公肃之风节

国初昆山三徐，名位相埒，文学称健庵尚书，而风节操持，不能不首数公肃相国。公官修撰，世祖常召见讨论经义，赐鞍马御膳，恩如家人。章皇帝晏驾，公哀痛哭泣，羸瘠不胜。康熙十九年，从谒孝陵，犹悲恸不止。捐例初开，但令得官后三年称职，上官保举，否则罢。既又令输银免保举，即听迁转。公初为祭酒，即请免纳粟入监之例，及是又言国家大体所关，惟贤不肖之辨而已，若捐银得免保举，是金多者与称职同科也（按：此论与陆清献疏廉耻可捐之说，不谋而合），因坚请停止捐例。后事例既罢，而府部寺院笔帖式近三千人，复求开例出知州县，其以京察大计被议者，亦谋复官。廷议时，公争之三日，卒从其言。二十二年大计，一切馈遗无敢及门，其所弹劾，亦不避权贵，详见长洲彭绍升《测海集》。康祺按：郭华野参疏不及公肃，而康熙已后，诸名人诗文笔乘，于徐氏子弟之豪横，声气之舄奕，颇有微词，即亭林致诸甥书，亦屡以权势鼎盛为戒。然绍升，公乡人，其言殆可据也。

桐城张氏簪缨之盛

桐城张氏父子继相，兄弟多登九列者。文和长军机时，其子姓宗族及姻党姚氏，占仕籍者至数十人，时为之语曰："张、姚两姓，占却半部搢绅。"刘文正公统勋以闻，请量加裁抑，三年内停其升转，高宗从之。文正与文和故交，此奏可谓爱人以德（按：文正折中，并奏尚书公讷亲，以一人之身，兼理数处，任事过锐，非怀谦集益之道，请旨训示。上亦如所请，讷亦同领机务者）。

刘文正之持正

刘文正累主会试及顺天乡试，门下宾友，往往以暗中被摈，人无怨言。所得士虽已列仕版，公多不识其面。康祺按：科场通榜，自问非宣公、昌黎，不容援古人以自解，盖无以别于因缘声利者也。若举主门生，谊同师弟，则唐、宋以来，积成风俗久矣，而持正如公，自不可及。

鄂文端佩三省总督印

云南、贵州、广西三省群苗，雍正初屡次煽动。自鄂文端公任滇抚，奏言：欲保百年无事，非改土归流不可；欲改土归流，非大用兵不可。奏上，世宗大悦，亲诣养心殿，铸三省总督印授之，果成大功。

鄂文端之谦抑

高宗登极，所布诏令，善政络绎，海宇睹闻，莫不蹈舞。或语鄂文端归功翊赞，公蹴然曰："天生圣人，天下之福也，老臣何力之有？"盖公于是晚节弥慎矣。

李文贞之知人

陈恪勤公鹏年官江宁知府，大著廉声，为总督阿山所诬，论死（按：阿山欲增地丁银耗羡充公费，为公所持，大恨之。以公尝逐群娼，建亭其地，与士民讲演圣谕，遂坐以大不敬）。一日，圣祖问李文贞公：阿山何如人？对曰："臣尝与同僚，廉干果于任事，其失民心，独劾陈鹏年一事耳。"遂奉旨召恪勤入京。张清恪公抚江苏，与总督噶礼互纠，命使往谳，久不决。忽诏罢噶礼职，复清恪官，文贞亦与有力焉。

汪氏节母楼

婺源之大畈汪氏，有节母楼。节母，程克家女，幼字汪鸿阶。鸿阶卒，节母年十五，未嫁也。欲身殉，父母泣戒之，则请诣夫家守贞。既归汪，屏妆饰楼居，居四十二年不一下。粤匪至，嗣子奉以避。今相国左公剿贼过皖，访得实，书"此楼千载"四大字，褒其门。康祺按：女子未嫁守义，归震川氏谓不合于礼经。近代文人，又多引据经传，与归氏相诘难。余谓朝廷有旌典（咸、同至今，以贞女蒙旌者，不下数千百人），士大夫即不得故作高论，议其过中，况如汪节母者，尤闺阁中管幼安、苏子卿也。录之，以告后世传列女者。

神童冯福基之杀贼

冯福基，代州人，幼随父焯潜山县天堂巡检任，九岁解《周易》大义，众称神童。咸丰七年，贼犯潜山，福基年十四，匿母他所，藏利刃，奋身出。贼执之，思刃其酋，弗得，随贼至黄梅，宿药肆，夜窃药置贼饭裹中，贼中毒死者十七人，惧事泄，吞余药而瞑。贼委去，越二日，福基苏，自度必不活，寓书诀父母及天堂诸父老。父老得书，遴弓兵故执役巡检署者，走访得之。福基猝见，益悲恸，创裂肠断。临死，犹握弓兵手厉齿曰："我大清人，殓以大清服，勿效贼为也。"弓兵舆尸行九日，达天堂，面如生。呜呼！是又一童汪锜矣。此与前一事俱见吴桐云年丈大廷《小酉腴山馆文集》，吴文详，余删润存之。

学政关心民瘼

《江阴县志》载：乾隆三十三年秋旱成灾，乡民相率哄县堂，学使景福甫下车，出而抚慰，众即解散。越日，巡抚彰保统兵至，欲痛剿之，景与议不合，归即草疏陈饥民疾苦，悬赏赁急足，约七日至京师。比彰保折到，以民乱闻，上不直巡抚言，召前学政曹秀先问故。秀先具述灾状，盖天旱时曾率属祷雨者也。遂特旨置起事哄堂一二人于法，余皆罔治。考宁化雷副宪视浙学时，浙西被虫灾，无人告者，副宪致书巡抚，弗省，遂自以闻。奉旨振恤，巡抚得罪去。是学政虽职在典学，而荡节亲持，有輶轩采风之责，原不宜置民瘼吏疵于不问也。若其炫才沽誉，有意侵疆吏之权，则又不如噤若寒蝉矣。

魏敏果疏驳科臣之奏

康熙十五年，科臣王光前请加练饷，十六年，科臣甘文焕请查漏丁，均经魏敏果公疏驳。

阮应商驾驭猾吏

大河卫人阮给谏应商官户部郎，猾吏悚息。由其到任第一日，即以裘服逾制，挞从事二人。督治文案，惟令抱牍待判，不得出一语。威声所至，故云南一司，无不洗手奉令也（按：户部云南司，总辖仓储出纳，与山东司之司盐政，陋弊相同，莫可猝拔，至今犹然）。官吏科给事中，尤著风节。其时吏部选人，或违例压缺，改易文凭，驳选停放，除授不公，给谏上书极论，缅缅数百言，指斥无隐，铨曹多被议者，直声大震。一日，圣祖御门，有所咨访，特指名命对，给谏从容敷奏，众皆属目。嗣是连次御门，辄垂问阮应商在否，盖知其廉办有节行，将大用之矣。以疾告归，遽卒，朝野惜之。

奏给白英子孙世职

汶上老人白英，前代之有功黄河者也。立祠戴村，子孙荫袭顶带。自入国朝，未奉明旨，康熙间，河东河道总督汉军李公宏奏请，仍给八品世职，奉旨允行。嗣后每遇险工，益昭灵异。论者谓江西张道陵后人，以斗米遗孽，依托鬼神，更历年运，谬踞巍秩，核之典礼，则白氏子孙之受赏，不为忝窃也。

李侍御铁面冰心

李侍御森先巡按下江，优人王紫稼（按：吴梅村诗王郎曲，即赋其事）及三遮和尚，淫奢无状，皆杖毙之，台省贵人，咸为丧胆。李所书"铁面冰心"额，今犹悬陕西道署中。

伪朱三太子案

伪朱三太子一案，在康熙初三藩叛正之时。其人实名杨起隆，令其党李株等，纠约满洲各官家奴，将于元旦起事。经监生郎廷枢上书告变，圣祖镇静如常时，密遣捕获株等二百余人诛之，讹言始息，起隆旋亦就获，处以极刑。飞虫湿生，忽集于盛阳之下，固宜殄不崇朝矣。

命妇荣遇

乾隆三十五年，皇太后八旬万寿，凡六十以上齐眉命妇，均得邀彩缎珍品之赐。汉臣中同时受赏者，吏部尚书程景伊妻金氏，礼部尚书蔡新妻何氏，吏部侍郎曹秀先妻刘氏三人，阀阅闺闱，传为荣遇。

卷　三

曹文恪疏请御制祭蝗蝻文

乾隆十八年，近畿蝗，曹文恪公秀先为御史，疏请御制祭文，颁发有蝗郡县，誊黄祭告，并稽古典，举行蜡祭。手敕曰："蝗蝻害稼，惟当实力扑灭，此人事所当尽。至于祈神报赛，礼亦宜之。若欲假文词以期感格，如韩愈之祭鳄鱼，其鳄鱼之远徙与否，究亦无可稽求，未必非好事者附会其说。朕非有泰山北斗之文笔，似此好名无实之举，深所弗取，所请不必行。"按：文恪立朝端谨，是折固非迎合揣摩，纯皇帝宸断精严，犹必毅然谢绝。设有以封禅、谶纬之说进者，其能稍淆聪听乎？不问苍生问鬼神，贾长沙生不逢时耳。

皇帝老爷

纯庙南巡，江浙耆老妇女，道旁瞻仰，有称皇帝老爷者。前驱卫士将执而治之，纯皇亦惊讶，询之尹文端公。公奏："南方愚民，不明大体，往往呼天为天老爷，天神地祇，无不老爷者。"纯皇大笑，扈从诸臣，遂不复言。公奏对敏慧，为廷臣所交推，玩此数语，洵称得体。

鄂容安赐谥刚烈

鄂襄勤伯容安，西林文端公长子也。家传方略，勇敢性成，连任疆圻，多所筹画。乾隆二十年，偕班第公驻守伊犁，值阿睦尔撒纳叛逆，力战自尽，上深轸悼。及阁臣议谥，以公由词苑起家，议文刚、文烈以进。高宗抹去二文字，取刚烈二字以赐，盖夙知其忠义果毅，不欲复以常例拘之。

于清端之廉俭

国朝贤臣，必以于清端为清廉第一。罗城非人所居，即王恺、石崇到此，岂复能豪举。公之得力，在动心忍性，不必以俭德称也。自江防迁闽臬，舟将发，趣人买萝卜至数石。人笑曰："贱物耳，何多为？"公曰："我沿途供馔，赖此矣。"其自北直赴江宁也，与幼子赁驴车一辆，各袖钱数十文，投旅舍，未尝烦驿递公馆也。在制府署，日惟啖青菜，江南人或呼为"于青菜"。仆从无从得茗，则日采衙后槐叶啖之，树为之秃。诸子冬衣褐，或木棉袍，未尝制一裘。官楚时，长公子将归，署中偶有腌鸭，刳半与之。民间有"于公豆腐量太狭，长公临行割半鸭"之谣。公卒之日，僚吏见床头敝笥中，惟绨袍一袭，靴带二事，瓦瓮中粗米数斛，盐豉数器而已。公之贤，不仅以廉俭见，特公之清操苦节，夷险一致，尤为人所难能。若夫身为大臣，但能却苞苴、安澹泊，于国计民生，坐视其窳败惰偷而绝无补救，然则植木偶于庭，并水不饮，不更愈于只饮杯水者乎？

陈恪勤任县宰时循绩

陈恪勤公初知西安县，邑经耿逆变后，版籍残缺，豪强侵占，多至数十百顷而无税。其流亡归籍者，往往无田可耕，而转困追呼。公下车，即以清丈为急，务使税出于田，田归各户，民庆更生。于公生日，醵钱欢饮，号"陈公会"。邑有溺女之习，公惩劝兼施，浇俗顿革。民生女，半以陈名，或以湘名，以公湘潭人也。烈女徐氏含冤死，公为建祠以褒其节，邑人为演"铁塔冤传奇"。公忠清强直，为康熙朝有数名臣，百里报最之初，固应早著循绩也。

海兰察有殉节女伶

阿芸，苏州女伶也，失其姓。超勇公海兰察平定台湾，还过吴，当道饯之虎丘画舫。芸出侑酒，公大钟爱，为脱籍挈之去，宠专房。公性粗躁，纵嗜欲，芸婉曲陈谏，多所保全。公子安禄尤不检，芸能裁抑之。公殁之日，芸不哭泣，独絮絮向安禄规劝，语以功臣子孙不易为，贵家门户不易守。安禄甚感其言，是夕，芸投缳殉矣。公暗呜叱咤，气盖万夫，偏有此缠绵悱恻之贞姬，报公一死。英雄儿女，奇事奇人，惜无谱宫商以流传乐府者(按：公孙女未婚守节，曾蒙特旨旌奖，芸事独湮没，惜哉)！

圣祖称完颜给谏为大儒

满洲完颜给谏阿什坦，通经学，笃于践履。顺治初，翻译《大学》、《中庸》、《孝经》诸书，刊行之，以教旗人，皆出其手。时稗官小说盛行，满人多翻译。给谏上言：学者宜以圣贤为期，经史为导，此外无益杂书当屏绝 。又请严旗人男女之别，定部院九品之制，俱报可。康熙初，退闲家居。鳌拜专政，欲令一见，终不往。嗣以荐起，圣祖尝召入便殿，问节用爱人。对曰："节用莫要于寡欲，爱人莫先于用贤。"圣祖顾左右曰："此我朝大儒也。"

于清端眕念饥民

于清端罗田之治，备载政书，稍谙掌故者，耳熟能详矣。既贵而后，清操如故。康熙二十年，公方以兵部尚书总督江南、江西，在官日食粗粝，佐以菜把。年饥，屑糠杂米为粥，举家食之，客至亦以进，谓曰："如法行之，可留余以振饥民也。"

于清端忧谗畏讥

清端晚岁，或有以蜚语闻者，公心动。时熊文端罢相居江宁，一日，过文端舍，坐梧桐树下，语及之。文端曰："公亦虑此耶？大丈夫勘得透时，虽生死不可易，何

况其他?”公曰:“敬受教。”其明年,乞休弗许,再过文端,有忧色。文端厉声曰:“遂忘梧桐树下语耶?”未几,公卒于官。康祺按:本朝名臣踵接,康熙间尤众正盈庭。至清贞介特如于公,不可谓非铁汉,然忧谗畏讥,贤者不免,卒赖天子神圣,末路幸全,公亦可无憾已。熊文端梧桐树下数言,良臣蹇蹇,良友偲偲,全是一腔浩气。

郭琇胡煦之被诬

即墨郭总宪琇,康熙间与莆田彭中丞并以直声震中外,世称“彭郭”。总宪镌职家居时,佛伦为山东巡抚,劾公父景昌原名尔标,曾入贼党伏法,并诬公私改父名,滥请封典。部议追夺,并夺公冠带,逮赴江宁勘治,议遣戍,得旨宽免。后再起督湖南(按:时湖南专设总督),入觐,具疏讼冤:臣父郭景昌,系县庠生。邑匪郭尔标,无妻室,安得有子,不知佛伦何所闻而诬蔑若此。佛时已入相,上亲诘问,以舛错对。命仍给诰轴,然已被诬十年矣(二十九年夺封,三十九年复给)。光山胡侍郎煦,亦康熙朝道学名臣,治《易》究图书之蕴,著《函书》数十万言。圣祖屡召见,问爻象疑义,命画图讲说,叹曰:“真苦心读书人也。”雍正九年,奏河南水灾,忤总督田文镜(按:时河南专设总督),文镜奏侍郎子胡基孟本异姓,不当冒官卷中式。诏斥基孟,侍郎亦落职。乾隆元年,事白入觐,复原官,并复基孟举人,然亦被诬六年矣。以圣祖、世宗之圣明,郭总宪、胡侍郎之气节学问,久邀知遇,而佛伦、田文镜亦尚非神奸巨憝,乃至家庭骨肉之间,横被倾诬,至十年、六年之久,不敢以一言早自白于君父;设使人寿不及待,则其含负奇屈于地下者,当复何如!吁,直道难行,仕途荆棘,可畏哉!可畏哉!

借马诗

汤西崖少宰未遇时,与西溟先生同客都下,每出,则从西溟借马乘之。一日,西溟投以诗云:“我马瘪郎当,崚嶒瘦脊梁,终朝无限苦,驼水复驼汤。”一时传以为笑。按:西溟先生吾乡文雄,呼疲瘦为瘪,亦吾乡土语也。

西陲贡瓜

云中鲍钤《稗勺》载:“瓜以哈蜜为上,上常以之颁赐,皆西陲所贡者。每见邸钞,山右进献有榆次瓜,闽中腊月进瓜。”按:鲍,康、雍间人,今邸钞无进瓜事,罢贡不知始何时。

王渔洋前身为高丽国王

《稗勺》述高南阜云:“渔洋先生前身为高丽国王,将诞之夕,有人止村庙中,见途中羽葆鼓吹,仪卫甚盛,其人骇惧,询之从者,云高丽国王降生新城王家。其人素善封翁,急入城探访,先生已堕地矣。南阜与王氏交好,此说得之于其后嗣,非齐东野人之语也。”康祺按:本朝名臣张文端为王敦后身,裘文达有河神感梦,河间、湘乡两相国,亦相传灵物降生,此外见之纪载,不可枚举,风节文章如文简,固应生有自来。

粤东西两抚之龃龉

昔有粤西抚军,假公事谒制府于粤东,东抚面诋其非,西抚不堪其辱,云:“公不可独为君子。”东抚答云:“哪个教汝做小人?”或谓东抚是佟青村法海。

虎入年大将军宅

雍正三年八月,有虎夜逾城,入年大将军宅。是月,大将军被逮。右二则,亦见鲍氏《稗勺》。

赐藏佛

纯皇帝朝,新安曹文敏公文埴,以大司农归养,特赐藏佛于其家,为父母寿,天下荣之。

宸萼集

紫幢王孙所录天潢之诗为《宸萼集》,分上中下三卷,共二十八家,计诗三百七十六首,各著小传,自序一篇,撰于康熙庚辰岁。第一卷中,世庙与焉,盖潜邸之作也。

鸿博主试之被嘲

鸿博科之初开,以议修《明史》始,自高等者授官过优,外间遂有“野翰林”之目。此举主司,为宝坻杜文端、高阳李文勤、益都冯文毅、昆山叶文敏四公,有以诗讽之者曰:“自古文章推李杜,而今李杜实堪嗤,叶公懵懂遭龙吓,冯妇痴呆被虎欺;宿构零骈璇玉赋,失拈落韵省耕诗(试题为璇玑玉衡赋、省耕诗),若教修史真羞死,胜国君臣也皱眉。”按:此必当时制科翰林所为者,妒宠争荣,甘为妾妇,于持衡四公得第五十人,何损乎?

吴菌次崇尚风雅

吴菌次守吴兴日,崇尚风雅,延致海内名士,山水游燕,极一时之盛。解组后,梅村赠以诗,有云:“官如残梦短,客比乱山多。”州人至今能诵。

诗帐诗枕

施愚山先生尝制苎帐,题诗其上,远寄友人,一时文士多属和,名曰诗帐。徐蝶园相国尝创制诗枕,当世名流,亦多题咏。二事极新,为他日词赋家添一佳料。

苇间集之讽刺

西溟先生《苇间集》中《苦热行》、《苦寒行》,颇寓讽刺。又有咏史《二疏事》一篇,注云:“龚芝麓司马欲告假,而其子尼之,余为此诗以讽。钱饮光持以示龚(按:饮光字澄之,桐城人,著有《田间集》),龚读之,谓是有心人;数日,遂以病告。”西溟是举,洵不愧古之友道矣。乃若芝麓,亦贤者也。

沈夫人佐守广信

两江制军沈文肃公葆桢，以御史典郡。咸丰六年守广信时，粤逆杨辅清由吉安长驱直入，所过辄陷，公激厉兵民，登陴死守，城卒获完，其受知大用，肇始于此。相传当围城岌岌时，林夫人撤内署金帛犒士，列巨锅于大堂，亲职炊爨，以饱饥疲。时公卧起睥睨间，督士卒守御，幕僚星散，军火刍薪，文檄判牍，咸出夫人手。士民感颂慈荫，与章贡长流。夫人，林文忠公女也，盖家教夙渐已（按：文肃夫妇守城事，曾文正公以之入告，亦归美于文忠家法）。

沈文肃之恩遇

沈文肃公以知府告养，温旨慰留，擢吉南赣宁道。复申前请，许之。江皖军事棘，命赴曾文正营，未出境，特旨超擢江西巡抚。时明诏有云："该抚虽系回籍养亲之员，第贼匪一日未平，则臣子之心，一日不得自安。况移孝作忠，古有明训。该抚家有老亲，因择江西毗连省份，授以疆寄（敬按：旨意以公籍福建，与江西毗邻也），风土不殊，迎养亦近。如此体恤，如此要任，谅不至再有渎请也。"公自此一出，累任封圻，创举船政，武功焯耀，吏事修明，威惠滂敷，中外翕服，卓然为东南柱石者二十年，即此见两朝简拔之真。

圣祖圣孙至德同揆　二则

高宗生而神灵，天挺奇表，规度恢远。年十二，谒圣祖于圆明园之镂月开云，见即惊爱，命宫中养育，抚视周挚。其年秋，随侍避暑山庄，赐居万壑松风，读书其中。一日，望见御舟泊清碧亭畔，闻圣祖呼名，即趋岩壁而下。顾谓勿疾行，恐致蹉跌，爱护殊常。狮子林北，为世宗藩邸，扈跸时赐园。圣祖幸园中进膳，特命孝敬宪皇后率孝圣宪皇后问安拜觐，天颜喜溢，连称有福之人，以生有圣德豫信也。木兰秋狝，入永安莽喀围场，高宗甫上马，熊突起，控辔自若。圣祖御枪殪之，事毕，入武帐，语温惠皇贵太妃曰："是命贵重，福将过予。"厥后圣祖圣孙，至德同揆，大福亦复同符，三圣相承，非偶然也。

雍正元年次辛祈谷礼成，为世宗登极初次大祀之典，特召高宗入养心殿，赐食一脔，盖已为他日付托之本，仰告昊苍，故俾承福受祚也。是秋八月，即遵圣祖故事，御乾清宫密书纯皇帝名，缄存宝箧，召谕诸王大臣敬藏正大光明殿匾额上。

叶文敏之居乡

叶文敏公夙著清操，家无余财，以斯文为己任。诗宗苏、陆，文宗眉山，生平服膺王阮亭诗、汪钝翁文，而公实兼有二家之长。予告归昆山，有密陈其居乡不法者，上命苏抚田雯察之。雯以乡评之实人奏，上曰："朕固知叶方蔼不如是也。"

王西樵激厉后生之语

《筠廊偶笔》：王西樵常语子弟曰："陈其年短而髯，不修边幅，吾对之只觉其妩媚可爱，以伊胸中有数千卷书耳。"按：此语颇可激厉后生，可见薰香傅粉，世所称翩翩佳公子者，倘扪腹唐虚，西樵见之，有不惊其丑怪与？

周氏一门风雅

华亭周茂源釜山官秋部时，以恤刑驻节雪苑。有山人得罪别驾，欲加以刑，山人仓卒中托言秋部执友，冀缓其责，实未尝谋面也。别驾谒周问之，答曰："此余好友，幸君相谅。"山人得无恙，一时推为长者。按釜山后守处州，有《鹤林》、《云岫》、《樵风》诸稿，诗名在施愚山、宋直方之间。有子名纶，字鹰垂，羁卯之年，尝诳客，以其诗杂釜山集中，客无以辨，由是著名，著有《芝石山堂稿》。纶子稚廉，少年作《钱唐观潮赋》，为时传钞，下笔千言，天才雄放，尝署门联云："论家世如阁帖官窑，可称旧矣；问文章似谈笺顾绣（按：二物皆松江产），换得钱无？"其不羁若此。周氏三世清才逸韵，屡见于《居易录》、《池北偶谈》、《今世说》、《筠廊偶笔》诸书，可谓一门风雅矣。

秀水三李

秀水三李，自以武曾为白眉。《说铃》称武曾善为古文，间作排俪体，脱稿辄弃去。客问其故，曰："吾家伯季，并擅斯长，阿京未欲争胜耳。"阿京，武曾小字，其风趣殊不减魏晋间人。

王渔洋咏纪阿男诗

纪伯紫，渔洋诗友。有妹映淮，字阿男，亦工诗，嫁莒州杜氏，早寡，年五十余，以节终。《池北偶谈》载昔在秦淮赋诗云："十里清淮水蔚蓝，板桥斜日柳毵毵，栖鸦流水空萧瑟，不见题诗纪阿男。"伯紫见之殊不喜。康祺按：渔洋近体诗，先选词而后运意，意为词缚，亦随词转，词鲜妍而意掩抑，反在有意无意之间，即渔洋所谓西川织锦坊，及所谓神韵也。此绝只是舍不得纪阿男三字好诗料耳，秦淮板桥、栖鸦斜柳，宜凭吊寇白门、郑妥娘一流人，于白头孀妇何事，宜伯紫之见愠也。

朝鲜重翁覃溪诗

鹤汀相国赛尚阿，道光朝尝出使朝鲜，携彼国申纬诗翰一册（按：申纬，字紫霞），归示朝士。笔墨娴雅，称覃溪先生曰翁文达公，盖东人私谥也。昔鸡林贾舶购白香山诗，此事尤为隽雅。

中兴将相多起家幕僚

中兴人物，多由辟幕起家，其最著者如合肥二李之客曾文正，左、刘二公之客骆文忠，尤为表表。顷读祁文端公寯藻《䜩䜪亭集》，载文敏节相百龄督两江，林文

忠及陈芝楣中丞銮，均为幕僚，文敏均许以封疆之才，后果不谬。陈中丞佐文敏时，居署西偏池上百八十竿精舍，尝作小篆榜于亭曰“个中乐”。及陈权两江督篆，复居此亭，旧同幕友顾蕙，为作《个中真意图》，僚属多有题咏。

柏葰却朝鲜王赠金

静涛相公柏葰，以咸丰戊午科场事被戮，世皆知肃顺、端华修夙憾也。按：公尝于道光朝以少宰使朝鲜，朝鲜国王馈五千金，却之。请益坚，携归奏闻，请存礼部，还其使臣。清节如此，通榜受赂，良非信谳矣。

一百三岁老人应会试

道光丙戌春闱，广东一百三岁老人陆云从应会试，恩赐国子监司业衔。同时朝臣，多以诗笔纪述盛事（按：陆，广州府三水县人，百岁始入学）。

本朝三元

本朝三元，仅江苏钱棨、广西陈继昌两人。陈为桂林相国文恭公元孙，故嘉庆庚辰胪唱时，仁宗尤极嘉悦，御制诗有“大清百八载，景运两三元，旧相留遗泽，新英进正论”之句。

遂园耆年禊饮图

昆山徐氏《遂园耆年禊饮图》，禹鸿胪笔也。图凡十二人：常熟钱陆灿、孙旸，昆山盛符升、徐乾学、徐秉义，长洲尤侗、何棅，太仓黄与坚，华亭王日藻、许缵曾，上海周金然，无锡秦松龄，通得年八百四十二岁。其修禊之日，则康熙三十三年甲戌三月三日也。

赐耆臣紫缰

道光戊申正月二日，上以元日晴朗，年丰兆象，嘉奖耆臣，特赐大学士潘世恩太傅、紫缰，时年八十；赐大学士宝兴太保；尚书保昌、阿勒清阿、李振祜，左都御史成刚太子太保，年均七十以上。

澄怀八友

澄怀八友，已纪之初笔矣。兹读《䙝朹亭诗注》，知绘图在乾隆丙子岁，越九年甲申，图中人惟无锡张公仍内直，其七人或迁或归。陆续入直，又得七人，则星斋陈公兆仑、海住金公甡、文园李公中简、抱经卢公文弨、金圃谢公墉、敬堂倪公承宽、晓园汪公永锡也，因补识之。

翰林特简知府

翰林例由京察一等外迁道府。道光甲辰、乙巳间，召对词臣，特旨简用知府者：邓尔恒、恽光宸、刘源浚、徐之铭、胡正仁、祁宿藻，先后凡六人。盖宣宗晚年忧吏治之日偷，知承平之难恃，破格求才之举，不止此也。

南书房旧直庐

南书房旧直庐在禁园东如意门外，乾隆年间翰林入直之所。嘉庆初，复于勤政殿东垣赐屋三楹，地逾清切，而旧直庐亦不废。道光初年，凡奉命交勘书画，辄留连累日，诸臣退直余暇，亦时憩此，有宫监守之。见祁文端《䙝朹亭集·直庐槐树诗注》。

国学东厢丁香花

国学东厢，旧有丁香一株，明嘉靖二十一年司成龙石许公赋诗寄兴，张水南、王前峰诸公和韵镌石，传为掌故。国朝康熙五十七年，司业昆明谢公补栽数本，与司成花西坡、李南屏、登宣之诸公，并赋古诗，以继前轨。道光二十三年，松岑尚书花沙纳方官祭酒，复补植紫白二株，赋诗追和，并属翁玉泉孝浚图以纪之。诗画精妙，酬唱遍于群雅。许公初植时，岁在壬寅四月，相距三百年，岁月适符，亦一奇事。康祺按：尚书经画边事，致有桂花柏叶之谣，其政迹自有定论。若太学种花，绘图索句，不可谓非儒臣雅韵也（又按：吴桐云小酉腴山馆赠希将军诗注云：花文定师诗画之外，兼善鼓琴。将军，文定犹子也。可见文定平生，风流儒雅，但论承平黼黻，原无愧乔木故家也）。

讷亲之功过

讷亲以恃宠骄倨，复贻误金川军务，致罹重谴。闻其人操守颇廉介，当隆隆赫赫时，门无苞苴。部院司员以公事关白，必反复驳诘，见有才器出众者，荐引惟恐后人。讷赞枢垣时，武毅谋勇公兆惠、诚谋英勇公阿桂，均为庶僚，讷即密保二人内堪尚书、外堪督抚，无一知者。迨讷身后，高宗将原折发出，人始服其论荐之公。然则讷虽功名不终，其识量才猷，殊非拱默私禄者可比，宜高宗之异常眷倚也。

乾隆初年内监三姓

乾隆初年，奏事太监系秦、赵、高三姓，盖高宗借以示儆也。秦太监为先帝旧仆，偶有过失，谴罚必严。后世臣民，皆以高宗为宽闳阔达之主，而谨小慎微乃如此，圣人之所以不可测与。

谕旨前军机署名之例

军机处寄信直省将军、督抚，向例于恭录谕旨前一行，用满、汉居首大臣挂衔。嘉庆二年，阿文成公卒；九月，太上皇召见枢臣于万寿山，谕和珅曰：“阿桂宣力年久，且有功，汝随同列衔，事尚可行。今阿桂身故，单挂汝衔，外省无知，必疑事皆由汝，甚至称汝师相，汝自揣称否？”词色甚厉。嗣后遂止写军机大臣，不列姓名，著为例。可见高宗之于和珅，不过使贪使诈，如古之俳优弄臣，远不逮文成诸公，真倚为股肱心腹也。

潘德舆之学行

山阳潘解元德舆所著《养一斋诗文集》，与李申耆

集同名,其学行亦原本经术,负时令望。阮文达公及朱庄恪公桂桢、周文忠公天爵督漕运时,皆愿与纳交。文忠至,欲微服往郊外相访。潘以义无所居,徒骇流俗,力辞,文忠喟然有望尘之叹,世两贤之。

林文忠辞南中绅民赎锾之举

林文忠戍西域时,南中绅民有赎锾之举,不期而会集白银至巨万。公闻之,邮书婉谢,而公子汝舟言尤切至,遂不果行。未几,即赐环,且重膺节钺矣。是举在三吴士民,自出于中心感激之私,不暇权衡审度,而揆之大臣事君之义,身罹谪籍,方自咎辜恩溺职,贻误封疆,何敢冀君父垂怜,尚有生入玉关之一日。当公在伊江,即罄私家之财,足以自赎,度公亦必不为,况赀出他人乎?公父子忠孝纯笃,能见其大,固非世俗所知。而宣宗皇帝之明圣,雷收电霁,廑念劳臣,卒有以慰中外喁喁之望。书之史策,千载一时已(按:宗侍御稷辰《躬耻斋文钞》,倡是举者,唐梦蝶、金眉生,而远近应之。公既命子苦辞,遂以金还诸其人)。

汤文端受知三朝

汤文端公以公廉强正,受知三朝。宣宗在潜邸,夙敬礼公,登极后,言听计从,如石投水。屡被命驰传出使,七年九月使山右,明年使宣化,十月使四川,明年四月还至褒城,复奉命循汉而东,治狱于武昌,六月抵京师,十月又使闽中,英簜所届,申枉锄强,不可殚纪。其奏疏最有裨国脉者,嘉庆间尚书英和请定州县陋规限制,道光初总督孙玉庭请南漕浮收不准过八折,公皆痛陈流弊,其事获寝。世多称公为小睢州。公特无道学名耳,于睢州奚愧哉?

汤文端之治狱

汤文端治川陕狱时,署按察使李廷锡、知涪州杨上容、知江津县郭彬图,皆公门下士,并罣吏议。公当官而行,无所阿茝,人称其平。康祺座主朱文端公凤标,公同县后进也,尝语康祺:"此案全卷吾尽见(按:系御史许球劾陕抚杨名飏溺职一事),公劾章适当其咎。不徇私谊而避重就轻,亦非沽虚誉而矫枉过正也。"康祺敬对曰:"此文端之所以为端。"公首肯。未半年,而吾师骑箕,易名之典,适符汤相,亦奇。

西选年选佟选

吴三桂开邸滇云,擅选月官,时号"西选"。年羹尧在西域行营,引用私人,但咨吏部,不由奏请,谓之"年选"。隆科多长吏部时,所办铨选官员,皆自称为"佟选",佟其姓也。三臣罪状,罄竹难书,昏制谬封,若合符剪。后三桂伏天诛,羹尧赐自尽,隆科多死于禁锢,不知当时依草附木之辈,忝列长名榜上者,作何面孔向人。

姚朱王之逸事

姚姬传在京师,与辽东朱孝纯子颖、丹徒王文治梦楼,最称深友。一日,天寒微雪,偕过黑窑厂,置酒纵谈,咏歌击节,旁若无人。明日,盛传都下。既而王自云南罢官旋里,朱为两淮运使,闻姬传归,三人者,相约复聚于扬州。朱特修书院梅花岭侧,一夕植梅五百株,延姬传主讲席,即梅花书院所自始(按:江阴亦有梅花书院,在君山顶)。

王次山之志节

王次山侍御峻,常熟人,在台垣志气岳岳,到官三日,劾罢都御史彭维新,称其很忮无学术,时论向之。退归,修《苏州府志》。有明季大僚曾污伪命者,其子孙乞为之讳饰,侍御不可。赂千金不受,介要津求更一二字,终不许。刚耿如君,吾甚惜其归田之早也。

卷　四

关忠节早定死志

关忠节公天培,道光朝名将也。起行伍,拜专阃,官广东水师提督。时海警方萌芽,与林文忠经营十台,累战克捷。奏上,公卿相贺。嗣以和战聚讼,廷议蜩螗,孤军莫援,公卒身受数十创以殉,天下痛之。方公以海运入都,常从故人饮酒肆中,醉而言曰:"日者谓吾生当扬威,死当庙食,今吾年四十余,安有是哉!"夷难起,缄一匣寄家人,坚不可开。及后启视,则堕齿数枚,赐衣一袭而已,盖死志早定也。呜呼!庚、辛海上之变,文臣中可倚以御侮者,仅林文忠公一人,次则裕靖节耳。奈懿亲重臣,临戎丧胆,彻防媚敌,惟恐失欢,以致穷岛魍魉之徒,横行溟渤,择利而食。而一时筑室之议,反以开衅责文忠,以穷黩而死谤靖节;赤舌烧城,天地易位,至今犹有拾唾余者。至于陈忠愍公之守吴淞,葛壮节、王刚节、郑忠节三公之守定海,及公之守虎门,皆以同舟匪夫,援绝鼓死,结缨免胄,颓我长城。余生庚子,世贯海东,采父老之传闻,睹近年之世变,濡笔纪此,愤气填膺。恨不能起懦帅残魂,缕割寸刲,充死事诸忠臣祠庙牺牢之用。呜呼!亦何及已(按:关忠节在广,著《筹海集》,其奏疏亦俊伟光明,咸出公手,非假幕僚,倘生承平,亦彬彬儒将也)。

裕靖节为余步云所陷

裕靖节公之殉节,中外亦多异论。以康祺所闻,公之死,提督余步云陷之,而公则从容就义者也。方道光辛丑七月,厦门失,公得报,集兵镇海,率文武僚属,刑牲酾酒,誓于众曰:"逆虏悖天寒盟,得气于广、闽不为备,罹兹猪毒,今乃扬帆起碇,卷众北趋。镇军葛、镇军王、镇军郑,先帅偏师,急趋定海。幕府总统大兵,相机援应。且虏数和以要我,今日之事,有死靡他。幕府四世上公,勋烈不沫,受命专讨,义在必克。文武将佐,敢有异心受夷一纸书、去镇海一步者,明正典刑,幽遭神殛。"音词慷慨,闻者震奋。及三镇毕命,定海告陷,公

知不济，叹曰："昔先义烈公以乾隆二十一年八月死于难，今道光二十一年八月谦在此，命也夫！"谓其客曰："明日将战，今先有言，凡军中谕旨奏疏，及他文簿置行馆中。"又曰："余无子，可以德峻承祧。"又曰："吾所草诸疏，藏之家祠，朝廷有所推问，以此进。"将战，又曰："公等去城西数里外，观我破贼，急草露布。不者，与家人会于余姚，勿顾我。我死，提督必以我说于夷，夷虽得镇海，不能有也。朝廷复命大将断曹娥江而西，东南尚可为。勉之。"公浩气忠肝，成算夙定若此，岂犹夫智穷数极，一死塞责者比哉？而其时余步云守招宝，早怏怏怀二心。方事亟，公与约，分险驻军，步云忽称疾。二十六日，公登城督战，亲援桴鼓，战方交，而步云单骑上城，有所谒，公不答。旋去复来，曰："我死固当，如百口何？且步云有息女，今日嫁，何如哉？"公曰："儿女情故不免，然忠义事大。"步云既归，招宝山提标兵即溃，公遂不能支矣，投身泮池，昏顿展转以死。步云虽终伏国法，而荒裔鬼獠，从此益轻中国。黄犬东门，朝衣西市，岂足蔽辜。

松文清受知宣宗

蒙古文清公松筠，嘉庆十九年大拜，越二年，缘事罢官，仅赏一骁骑校，盖兵丁拔补之阶也。睿庙升遐，择日奉移观德殿，宣宗哭泣步送。王公大臣以下，俯伏甬道者，白袍如雪，几及万人。宣宗步行方半，忽趋至甬道边，扶一跪伏者之手，哀号失声，跪伏者亦抢地大恸。众远察之，则松公也。翌日，即有副都御史之命，公仍得左右赞襄矣。鱼水之契，殆非偶尔。

松文清之忠廉

松文清公贵能食贫，老不怠事。出为伊犁将军，未挈眷属，一日，遣役至京，附银五十两，将以迎夫人也。役未行，而银已他用，即亦不复寄赀。公子少宰熙昌，竭力摒挡，始获就道。夫人既至，则置之别院中，日扃其门，供馔之外，月与钱十千，婢媪佣值均取给焉。其内召为冢宰也，行抵涿州，借喇嘛一骑，连夜至圆明园，家人戚友远迎者，俱不及知。到园即具折，次日召见，即进讲《大学》首章治国平天下当自正心诚意始，晚仍宿园中。又次日入城，先赴吏部之任，日晡方归家。其妾迎于中门，公顾问谁家戚谊。公子曰："此某姨娘也。"公始恍然。梁氏《归田琐记》载公逸事甚多，余节采其二，而公之忠勤廉正，略见一斑矣。

父子同时为督抚

道光五年，杨忠武公遇春以固原提督署理陕甘总督。六年，公子国桢权河南抚篆，明年即真。又明年，公征讨叛回凯旋抵京，奉谕实授陕甘总督缺。公奏请假道豫省，与臣子杨国桢讲求营伍及操兵之法，并求于陕甘将弁对调一二员，赴豫教练。宣宗许可，令在豫多住几日，将平日得心应手处，详告尔子，使将来好为朕出力，亦可继尔家声。按：以武调文，及父子同时为督抚，皆为开国已还汉员所仅见。然忠武父子继世忠贞，毅然以国事为家事，亦差可仰酬异眷（按：忠武署督篆时，固原提督以公族子勤勇公芳调补。勤勇虽与公异籍，生平执子弟礼甚谨，实一家也）。

杨忠武殁后之恩谕

杨忠武殁后，袭昭勇侯海梁抚军服阕入都，成皇帝召见，细询忠武染病原委，天颜惨怛。面谕云："朕望尔父亲多活几年，如国家有事，他虽不能亲战陈，我问问他，也得主意。他殁时并无大病，这就算无疾而终。尔父亲忠勇，朕深信不疑，尔总要体贴尔父亲实心报国，他在地下，也喜欢的。"谕毕，呜咽者久之。我圣朝笃念勋旧，恩谊绸缪，几无异家人骨肉。貂蝉兜鍪之徒，尚不出心肝以图报效，真犬马不如矣。

顾栋高奏对质直

无锡顾震沧先生栋高，举经学入都，荷蒙召见。面谕云："看汝年衰，是以准令回籍颐养，将来朕巡幸江南，尚可见汝。"顾奏云："皇上还要南巡吗？"高宗默然。旋赐国子监司业衔，放归。先生奏对质直，固不改经生醇朴之气，而圣天子优容宿学，度量与天地同符已。

前明后裔袭封之特旨

雍正二年，特旨令前明后裔，世袭侯封，姬客虞宾，屏藩永守，此三代兴灭继绝之盛典也。惟当时谕旨，称于箧中检出圣祖遗诰，因而补发云云，岂世宗之归美先皇耶？抑康熙一朝，反侧未定，山隅海岛，往往借前朝名号，潜煽殷顽；故三恪之封，迟回有待欤？圣作圣述，权衡至精，管蠡浅见，乌足以知之。

谢济世劾田文镜

田文镜抚河南，御史谢济世劾其贪赃坏法。适临川李侍郎入觐，于上前奏文镜举劾失平，世宗遂疑言官受指使，命王大臣严讯。侍御曰："文镜之恶，中外皆知，济世读孔孟书，粗识大义，不忍视奸人罔上，故冒死以闻。必欲究指使者，乃独有孔子、孟子耳。"拷掠急，复大呼圣祖仁皇帝，王大臣皆瞿然起立，乃罢讯。入告曰："是狂生，妄欲为忠臣，口剌剌称孔孟不休，终不言指使者。"世宗意亦解，曰："是欲为忠臣，且令从军。"遂命往阿尔泰军前效力。乾隆朝复再起，再被劾，卒获超雪放归。生际圣明，直如弦者，固不至死道边也。

孙文定上封事之有胆

雍正之初，兴县孙文定公以检讨上封事三：曰亲骨肉，曰停捐纳，曰罢西兵。世宗以其言戆，召掌院切责之，顾谓朱文端曰："汝意云何？"对曰："其言诚戆，臣服其胆。"世宗大笑曰："朕亦不能不服其胆。"立命进对，授国子监司业。

周曾发请停造乾清宫

顺治十年，恒雨为灾，给事中周曾发请停造乾清

宫，以钱粮赈济军民，诏从其请。夫宫殿为临御臣民、循行典礼之所，非若离宫别馆，但备游观；大圣人从谏如流，爱民若子，乃不惜节土木丹青之费，嘉惠穷檐，开国规模，岂复三代后帝王所有。

施世纶政绩

少时即闻乡里父老言施世纶为清官。入都后则闻院曲盲词，有演唱其政绩者。盖由小说中刻有《施公案》一书，比公为宋之包孝肃、明之海忠介，故俗口流传，至今不泯也。按：公当官，实廉强能恤下。初知江南泰州，值淮安下河被水，诏遣两大臣莅州督堤工，从者驿骚閭里，公白其不法者治之。湖广兵变，援剿官兵过境，沿途攘夺，公具刍粮以应，而令人各持一梃，列而待，有犯者治之，兵皆敛手去。守扬州、江宁，所至民怀，以父忧去（按公为靖海侯琅次子），乞留者万人，不得请，乃人投一文钱，建双亭于府衙前，名一文亭。累迁督漕运，奉命勘陕西灾。全陕积储多虚耗，而西安、凤翔为甚，将具疏，总督鄂海以公子知会宁也，微词要挟。公笑曰："吾自入官，身且不顾，何有子？"卒劾之，鄂以失察罢。公平生得力在不侮鳏寡、不畏强御二语。盖二百年茅檐妇孺之口，不尽无凭也。

给事中封还红本

康熙甲辰，有星孛于翼轸，抵降娄，占验者以为含誉星。杨侍郎雍建时官给事中，独疏请修省，圣祖优诏答之，遂赦天下。宣赦后，红本下，二狱囚当决，杨封还红本。有旨：三法司再议，二囚得不死。按：给谏本掌封驳，本朝名臣，亦间有行之者，惜寒蝉仗马中，孤凤皇不恒见耳。

蓝理开浚天津水田

天津城南五里，有水田二百余顷，号曰蓝田，因田为康熙间总兵蓝理所开浚也。河渠圩岸，周数十里，蓝尝召闽、浙农人督课其间，土人称为小江南。

王西庄之涵养

光禄王西庄先生鸣盛，家居时，有无赖子与人赌胜，醉骂王氏之门。门者不能忍，先生力止之。次日，无赖子酒醒，其母挈之诣先生家请罪。笑谢之曰："昨汝酒醉，我却不怪，但以后醉了，若骂他人，恐致获咎。"无赖子惶恐而归，戒酒终身，卒无事。先生涵养如此，宜其瞽目复明，年跻大耋也。

王掞因请建储获谴

本朝家法，不立储贰，然亦自乾、嘉已后，始明宣谕旨，奉为祖训，开国未尝有也。圣祖晚年储位未定，康熙五十年后，太仓相国王公掞先后七上密疏，请早建国本。至六十年复申前请，适御史十三人合疏上陈，与公不谋而合，或疑公指使。圣祖怒，发公前后疏，手诏切责，命御史十三人及公之子奕清，以额外章京衔往军前效力，至乾隆初始召还。公虽以此举获谴，而老臣纳约之忠，天下后世，当共喻之。

魏青天

魏青天者，广昌魏少宰定国，知湖广应城县时，楚民争称之者也。公善决狱，惠政入人心，邻县讼者咸赴诉，土官亦知之。云梦、孝感民为有司所虐，闭城罢市，大吏亲临不得入，檄公往。民望见衔牌，欢曰："魏青天至矣。"皆罗拜，旋解散。嗣守杭州，豁浮粮，屏盗贼，戢旗兵，民感戴如在楚时。会巡抚黄叔琳获罪，或言叔琳弟叔璥为御史巡台湾，过杭扰民，民罢市。世宗命将军、总督会讯，讯日，观者如堵墙。叔璥囚服噤不语，将军呼三木胁之。公率钱塘令历阶上，抗声曰："府县司地方，地方罢市，府县不知，请先劾府县。且阖城老弱，万千在庭，下辱将军一问，有无立剖，安用刑为？"将军目外望，诸百姓匍伏同声应曰："如府君言。"叔璥遂得释。公后以陈臬畿辅，拷人致死，谪戍黑龙江。乾隆元年，与杨名时、魏廷珍同召见，出抚安徽，入贰吏部，终其身世称魏青天。

高文良政绩

康熙五十九年，汉军高文良公抚粤西，邓横苗叛，公单骑入寨，宣布朝廷威德，苗众投刃拜马前，受约束而还。雍正初，迁云贵总督，西藏用兵，公遣兵迎剿，大小三十二战，平鲁魁茅洞诸寨，逆渠次第就擒。三年，调浙闽，福建饥，公入浙境，即发温、台仓谷以振，弛台湾米禁，闽人大安。平生番阿密氏之乱，捷闻，世宗喜曰："卿在闽，朕无南顾忧矣。"公为人渊深，勤于治事，胸摩文案，肉胼起。累任盘错，不喜功，不酿乱，奏刀砉然，关节开解。所至，人咸怀之。吾友小樵刺史文庚，公裔孙也，为余言家世，本徐姓。

尹文端不存私见

尹文端晚年入相，与傅文忠意见未融。文忠奉命征缅甸。文端独抗奏傅恒硕德重望，军旅非所夙娴，况以首辅之尊，从戎边徼，万一奏凯稍迟，有关国体，再四谏沮，至于涕流。可见韩、范、文、富，断断廷争，原无一毫私见也。

齐召南之奏对

天台、雁宕之胜，甲于东南，传之图志，高宗南巡，侍臣多称述及之者。一日，召见齐侍郎召南，询以两山古迹，侍郎以未经游览对。上问籍隶台州，因何不到？侍郎云："山势岩峇，溪流深险，臣有老母，孝子不登高、不临深，是以不敢往游。"上适奉孝圣皇后南来，闻侍郎言，遂不复巡幸浙东。

圣祖之远虑

康熙三十二年，俄罗斯遣使进贡。仁皇帝谕曰："外藩朝贡，虽属盛事，恐传至后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

端。总之,中国安宁,则外衅不作,当以培养元气为根本要务。"仁皇帝又云:"岛国互市广东,百年后必为中国之患。"圣明远虑,早洞见今日时势矣。

赵恭毅不畏强御

康熙季年,优人徐采给事藩邸,嗾佣者杀人,事下九卿,议者欲脱采以佣抵。赵恭毅公独据刑部谳,论采主使、坐绞,已而采竟减死充边。及世宗即位,仍逮采于边,论如律,下诏褒公。一时豪强大猾,为之悚栗。

赵恭毅政绩

赵恭毅起家牧令,刻苦自厉,清不近名。开藩吾浙,谓欲令州县无亏帑,当先革藩司陋规;故有钱粮加平,时节馈送,兵饷挂发,奏销部费,诸款一切禁绝,僚属凛凛奉法律。由浙抚调湖南,禁州县额外加派,裁软抬、硬驼、公费、脚价诸名色。时苦盐贵,公谕商人,尽革诸衙门陋规,自巡抚始,司道以下视之,毋得更高价累民。入长台垣,因万寿恩诏,请免官地民房新旧租税。奏使陕西,请蠲潼卫大同府本年应征米豆草束,皆报可。公生平政迹难偻指,其大旨不外损上益下,扶弱抑强,助圣天子培树国脉,盖古所谓社稷臣也。

蒋伊绘十二图进呈

常熟蒋氏,再世名相,河南学道莘田先生遗泽也。公为文肃父,康熙十八年滇、闽方用兵,征调四出,又广开捐纳事例。公官御史,绘十二图以进(*按:蒋氏世工画学,亦自公开之*):一曰《难民妻女图》,二曰《刑狱图》,三曰《寒窗读书图》,四曰《春耕夏耘图》,五曰《催科图》,六曰《鬻儿图》,七曰《水灾图》,八曰《旱灾图》,九曰《观榜图》,十曰《废书图》,十一曰《暴关图》,十二曰《疲驿图》。复为疏极言其状,圣祖动容嗟叹,置诸左右。又尝为五疏,论救荒之策,言切而哀。逾年,驾东巡,道多饥民,圣祖顾近臣曰:"此蒋伊所绘流民图也。"公为学道,以经术造士,屏绝干请,居乡,好施予,多所全活。详见公家传、行状,三槐驷马,益信古人之不欺。

金溶非阿附师门

孙文定在楚督任内获谴,罚修顺义城。御史金溶奏:"以孙嘉淦之操守,不免议罚,恐天下督抚闻而自危,为他日地步。"金即文定所取士也,坐是落职。然以公之廉正,罚锾助工,力必不逮,有言责者,分应上陈,不得疑其阿附师门也。后卒起用,益见我朝举错之公。

德格勒奏劾明珠

德格勒,镶蓝旗人,康熙朝官侍讲。李安溪尝荐其学行,屡召见,论经义德性。骨鲠不附权势,偶扈驾巡行,时相明珠见其将向用也,使人累千金为装,却不受。会天久不雨,圣祖命德格勒筮之,遇夬,曰:"泽上于天,将降矣,一阴居上,天屯其膏,决之即雨。"上愕然曰:"安有是?"以明珠对,明珠闻而大恚。二十六年冬,坐私删起居注,论死,遇赦,以谪籍终。按:侍讲志节贞亮,芥视千金,因事效忠,志除奸慝。其敷陈经义,盖汉之刘更生,而非明之蓝道行,事虽不成,于荐主有光矣。爱贤如安溪,汲引于先,乃不能昭雪于后,岂亦畏明珠气焰,恐罹党祸,姑听怀忠抱悫之士,老死穷荒与!

吕孝子

国朝名人集中,多纪述孝子遗迹,余屡拟撷录成书,以备他日传独行者之采择。既而思之,凡已受旌典者,其事实必已达部,即不然,而州郡志乘,亦当搜辑无遗,何待余为。顷读石氏《独学庐稿》,如苏州吕孝子西圃者,尤难能可贵已。孝子尝从父泛舟吴淞,父失足溺于水,孝子即跃入洪流中,负之而出。其平日实不谙水性也,狂风骇浪,竟获无恙。乡邻不戒于火,及吕氏庐,孝子突焰而入,负父出,才及门,所居室烬焉。陟险蹈危,若有神相,岂当时所及料与。

嵇文恭精于相士

嵇文恭公精相士,吴县石琢堂太史以诸生入谒,公即语之曰:"子当以第一人及第。"嗣石六试不遇,公许之益坚。乾隆庚戌,石果大魁天下,而公适以是年恩赐重赴琼林。闻喜宴日,公掀髯对太史曰:"殿撰公,我岂妄哉!"同年九十七人,咸为齿粲。

顺治朝之大学士

顺治一朝,汉大学士如范文肃公文程及应州鲍公承先(*后改吏参*),贻自先朝外,汉臣应枚卜之选者,凡二十三人。其中通籍前明,夹辅新运,如涿州冯铨、南安洪文襄公承畴、德州谢清义公升,皆万历年间进士;曲沃李建泰、商丘宋文康公权,皆天启乙丑进士;溧阳陈名夏,崇祯癸未探花;海盐陈之遴,崇祯丁丑榜眼;静海高文端公尔俨,崇祯庚辰探花;掖县张文安公端、大名成克巩,皆崇祯癸未进士;安丘刘正宗,崇祯进士;吴江金文通公之俊,万历进士;高邮王文通公永吉、宝鸡党崇雅,皆天启乙丑进士;井研胡世安、曲沃卫文清公周祚,皆崇祯进士:共十六人。至康熙初,尚有益都孙文定公廷铨、宝坻杜文端公立德,及正定梁清标,三人皆崇祯进士。盖天祚兴朝,气机鼓动,肤敏之士,不觉翩然来归,然释褐过早,身事两朝,则又诸公之阙憾也。

吴阶首发林清之变

林清之变,吴曹州阶实为首功。嘉庆十八年七月,金乡县邪教萌糵,巡抚同公兴以吴可任大事,属往捕,遂由泰安权金乡。时八卦教潜煽曹、卫间数十州郡,密订变期,倡言八、九月有白阳大劫,诵八字诀可不死,愚民狂骛恐后。金乡教首崔士俊,遥戴刘林为教主,刘林即林清也。逆情日恣,吴至,走诇其迹,以计获士俊并其徒党数十人,亟送省狱,悉斩之。大府始得以士俊等从林清谋逆内连宦竖状,飞章上变,并以逆党之隶直隶者驰告直督。贼由此惊惶,自乱其约,而凶渠林清阑入

禁闼，首尾失应，遂得旦夕歼灭。吴在金乡，运奇缚奸，完危城，保良弱，贼锋猝兴，累战皆靡，乡团助顺，缚贼送城下者，凡斩馘五十，断胫斲筋者八十有奇，而金乡以靖。明年，曹、卫悉平。仁宗著《天人交感说》，亦以吴之竭忠济囏，为足多也。论功，赐花翎，升署曹郡。入都，上急欲见之，询大臣曰："吴阶来未？"大臣以告，特旨令即日入见。召对，询战守颠末，奖励优异。越三年，复朝京师，天颜霁和，重褒乃绩，深廑其病喉，慰谕至再。既而失察所属郓城、单县狱，部依法两议降调，仁宗始则优诏许留，继则召至阙下，予复秩。见喉音未愈，圣情惓惓，命善自养。每山东大吏述职，必咨询及之。吴虽未大显，而远臣之遇主至于如此，则亦足慰其劳勚也已。

薇垣五名士

道光朝，内阁中书舍人多异材俊彦。龚自珍定盦以才，魏源默深以学，宗稷辰越岘以文，吴嵩梁兰雪以诗，端木国瑚鹤田以经术，时号薇垣五名士。考中书省地望清要，唐、宋以后，与翰林并称华选，本朝名臣名儒，亦多奋迹其中。自捐例推广，五贡及捐纳举人均可报捐，于是丝纶清切之地，竽滥滋多，文章无色矣。

前辈待通家子弟之严

张文和与阿文勤最相得，文勤子文成公初在朝列，文和视之如子弟。一日，见文成疾趋，谕之曰："汝远到之器，当持以凝重，君子不重则不威。"文成终身诵之。刘文正与兴县孙文定(本朝咸丰已上，孙文定有三人：一康熙朝大学士益都孙廷铨，一道光朝户部尚书济宁孙瑞珍，一即兴县相国，其最著者)亦最相得，文定子孝愉官秋曹，为文正属吏，文正待之尤严，曹事悉以委之，至废寝食。文定偶以为言，文正曰："此姑息之爱也。"文定语塞。观此，见前辈公卿之交谊，不以科场通榜、馆阁派差为厚其通家子姓也。

傅文忠得纳诲之道

高宗尝谕傅文忠公恒："佛法清净，于身心亦有裨益，公余宜研究内典。"公奏云："佛法先戒贪嗔痴，皇上天亶聪明，尚有时嗔怒过节，如臣庸愚，恐学亦徒劳。"又一日进见，高宗偶论魏征敢谏。公云："魏征每陈谏牍，唐太宗不但不怒，并有褒赏，魏征见是敢谏便宜，故不惮直言。"上颔之。伟哉！文忠得大臣纳诲之道矣。

年羹尧之兵法

年羹尧征青海日，营次，忽传令云："明日进兵，人各携板一片、草一束。"军中不解其故。比次日，遇塌子沟(淤泥深坑也，国语云尔)，令各将束草掷入，上铺板片，师行无阻。盖番人方倚此为险，不意大兵骤至也，遂破贼巢。又年征西藏时，一夜漏三下，忽闻疾风西来，俄顷即寂。年急呼某参将，领飞骑三百，往西南密林中搜贼，果尽歼焉。人问其故，年曰："一霎而绝，非风也，是飞鸟振羽声也。夜半而鸟出，必有惊之者。此去西南十里，有丛林密树，宿鸟必多，意必贼来潜伏，故鸟群惊起也。"年虽跋扈不臣，罹大谴，其兵法之灵变，实不愧一时名将之称。

岳威信之兵法

岳威信公征青海，行至崇山，见野兽群奔，曰："此前途有放卡贼。"蓐食速驱，果擒百余人。自此，探信贼断，得扫穴获丑，与年事略同。

桐城古文派之源流

桐城派古文，望溪开之，海峰继之，至惜抱而其传始大，此天下之公言也。惜抱出于刘门，世几有青蓝冰水之喻。然惜抱之学，师法家法，殆兼有之。惜抱之世父姜坞编修范，博闻强识，诵法先儒，与海峰友善。诸子中，尤爱惜抱，每谈文必令侍侧。惜抱幼时，即喜亲海峰，客退，辄肖其衣冠谈笑为戏。故编修授以经学，而复使受古文法于海峰。

姚惜抱有儒者气象

惜抱先生纂修秘书时，于文襄雅重之，欲一出其门，竟不往。书竣，当议迁官，刘文正公以御史荐，已记名矣，未授而公薨，先生遂决计去。既退归，梁阶平相国属所亲传语曰："姚君若出，吾当特荐，可得殊擢。"先生婉谢之，集中所谓复张君书也。南康谢方伯启昆见先生，退而叹曰："姚先生如醴泉芝草，使人尘俗都尽。"青浦王侍郎集海内诗，至先生曰："姬传蔼然孝弟，践履醇笃，有儒者气象。"见石甫所作家状。按：先生每以义理、考订、文章并称，设非邃于义理，安能出处光明，万流仰镜若斯乎？

索氏之国恩家庆

索绰络氏文庄公德保，任翰林学士，仅九日，晋内阁学士。后其子相国英和，任詹事亦仅十日，晋阁学。相国尝语人，以为国恩家庆，亘古希遭也。

卷　五

高邮王氏传家忠孝

高邮王氏，理学经学，代为儒宗，初笔述之矣。顷读宗侍御《躬耻斋文钞》，称文简公次子彦和守浔州，访知粤逆巢薮，请大府痛剿，不听。观察皖南，严治土匪，芟锄至数百人。自季弟殉节，痛念国愤家仇，约束部伍，志在荡决。奉命赴浙，委往徽州军营，中途以劳瘁死。文简季子忠介公寿同侍御，称其于韵学能契祖庭不宣之蕴，于小学、经学能补庭训未及之端。分辖汉黄，粤寇至，力战阵亡，仲子恩晋随殉，褒旌庙食，恤典极隆。一家父子兄弟，忠孝堂堂，树节奇伟，盖又不第仍世朴学之传，为足力振门绪也。

王东槐风节

王观察东槐初入台，即以犯颜自任。以盐漕敝政，请参折中开中法，纳米麦以代盐课，兼可裁漕运；虽格不行，多韪其论。山东患盗，劾主名大小吏十余员，斥州县二十余案；密按皆实，因受宣庙知。道光二十八年，时议开矿益帑藏，已允行矣；公敬陈列圣封禁成训，谓开采者上非良吏，下非良民，请缓其令，事竟寝。任街道时，遇王府木器车横行中路，辄笞之。巡北城时，访得恶魁曹七为民害，迅禽治之，辇下皆畏惮。庚戌正月，议陈先帝朱谕郊配庙祀二条，让善至孝，裁义至精，不可沿例而掩显谟；疏上发还，夜半公为哭失声（敬按：宣宗遗命二条，曾文正长礼部时，亦有专折，议礼精确，立论微婉，足为儒臣言事之鹄，今存公集中）。后又陈初政阙失，事关禁密，未发。其时经费支绌，言利繁兴。公疏言：破患贫之见，而后治本可端，元气可培，人心可固。其正大之气，洵足为古之遗直矣。（按：《周礼·地官》有丱人，丱即今矿字。开矿之策，在今日似不能不行，而董督非人，未能无弊。公于咸丰初谏阻开采，不可谓非硕画忠谟。噫！三十年为一世，时势变迁，后先迥异，岂独此一事与！）

英文庄公辞婚

仁宗皇帝一日召见英相国和，谕曰："汝家事朕皆深悉，惟当日和珅如何欲与汝缔婚，汝父何言以谢？"对曰："臣年八岁，和珅初为侍郎，至臣家，适遇臣于门外，但问臣年几何。及臣十一岁，臣父为聘故漕督阿思哈之女，越二年来归，此外别无所闻。迨臣父亡后，大学士公阿桂向臣言：当日和珅浼内务府大臣金简为其女作伐，臣父婉辞。"仁庙嗟叹久之，谕曰："汝父生前受和珅之谤多矣。"相国因泣对："不独生前受谤，身后遗折，尚为遏抑。"次日，蒙特恩追赐相国父前礼部尚书德保谥文庄，并文庄兄前礼部尚书观保谥文恭。

圣祖垂询孙赤崖

孙修撰承恩大魁时，不肯欺君卖弟，事详前笔。其弟赤崖孝廉旸，实才人也，以科场狱谪戍边外，蒙恩放还。己卯，圣祖南巡至苏州，问孙旸在否。旸献诗行在，有"君王犹记小臣名"之句，为时传诵。夫以海隅下士，曾窜遐荒，汤网宏开，尧天重戴，已是再生莫大之恩；乃事隔数年，天语拳拳，犹齿及菰芦之姓氏。此则夜郎、儋耳，昔贤无此遭逢，想一时献赋迎銮，儒冠万顶，当无不感激涕零矣。

钱锦城乞钱朝鼎副宪作诗序

常熟钱锦城，牧斋宗伯孙也。少承家学，以诗名，乞其家副宪朝鼎为之序。尝携集就正新城尚书，新城一见其序，即曰："家有湘灵（按：湘灵名陆灿，著有《调运斋集》及《圆砚居士集》），舍之而求副宪，是欲以爵位传也。"掷去不观。噫！今之自刊诗文集求贵人作序，其难免新城一掷者多矣。

未过门守贞

道光乙酉，成郡王子载钟病故，其妻关氏未经过门，情愿守节，经宗人府奏闻，特旨旌表。金枝玉叶中，亦复有此霜松雪柏，足见圣朝风教之醇化，行自近也。

推恩寿母

道光二十七年正月，兵部尚书金陵何恪慎公汝霖之太夫人，以年跻九旬，五世同堂，亲见七代，蒙恩赐寿。于是上命枢臣传询中外文武大臣，有老亲年届八十以上者，悉列以闻。时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陈公官俊，母寿九十；都统禄公普、浙江巡抚梁公宝常母，寿均八十以上，咸拜恩赐。工部尚书滨州杜公受田，其尊人石樵侍郎致仕家居，年亦八十有四矣；两朝耆旧，三世清华，特荷良玉文绮之赏，锡赉尤为醲渥，并御书"教忠笃庆"四字匾额赐之。

南斋遗迹

大内南书房后院壁，有世祖皇帝幼年习弹痕迹。又桐城张文端、静海励文恪二公，在南书房，每入直，于阬（按：阬、坑、炕三字，皆无床榻义，今北人习呼卧榻为阬，故鲍氏沿用之）边坐处，以辫发抵壁，久而发印渍纸，至今尚存（按此指康熙末、雍正初而言）。见长兴鲍氏《亚谷丛书》。

辇下十子

汪蛟门懋麟、田纶霞雯、宋牧仲荦、曹颂嘉禾、丁幼华又旦、颜修来光敏、叶井叔封、曹升六贞吉、谢千仞重辉，同称诗辇下，时号十子，亦见《亚谷丛书》。

姜西溟典试获咎之冤

姜西溟太史与其同年李修撰蟠，同典康熙己卯顺天乡试，获咎，是科鼎甲不利，已见前笔矣。时盖因士论沸腾，有"老姜全无辣气，小李大有甜头"之谣，风闻于上，以致被逮，姜竟卒于请室。第前辈多纪述此事，而不能定其关节之有无。昔读鲒埼亭先生墓表，称满朝臣僚，皆知先生之无罪，而王新城亦有"我为刑官，令西溟以非罪死，何以谢天下"之语。知同时公论，早以西溟之连染为冤。嗣闻先师徐柳泉先生云："小说《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金钗十二，皆纳兰侍御所奉为上客者也。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即影西溟先生，妙为少女，姜亦妇人之美称，如玉如英，义可通假。妙玉以看经人园，犹先生以借观藏书，就馆相府。以妙玉之孤洁，而横罹盗窟，并被以丧身失节之名。以先生之贞廉，而瘐死圜扉，并加以嗜利受赇之谤。作者盖深痛之也。"徐先生言之甚详，惜余不尽记忆。此编网罗掌故，从不采传奇稗史，自污其书。惟《红楼梦》笔墨娴雅，屡见称于乾、嘉后名人诗文笔札，偶一援引，以白乡先生千载之诬，且先师遗训也。

国初江浙士大夫以立社自豪

国朝初定江浙，士大夫犹沿明季遗习，方州大县，立社自豪。闻一知名之士，则彼此争阑入社，甚至挟兵刃弓矢以劫之。文酒翰墨之场，至效恶少椎埋，道途交哄，何其傎也。相传海宁有二社不相下，一社遍致三吴诸名流，推吴梅村为祭酒，舟楫络绎数千里。三月某日，方过嘉兴，将以次日大会，其泊舟处，质明，大书一联于野庙门外云："鼎湖莫挽龙髯日，鸳水争持牛耳时。"盖是日乃明思陵殉国之日也，见者气沮而散。

陆建瀛为军兴第一罪魁

咸丰三年金陵失守，中外舆论，咸归咎制府陆建瀛之偾事，盖万口一词矣。时祁文端公弟文节公幼章方伯，以守城悲愤呕血殒命。文端哭弟诗云："严严制府公，抵掌运才智。提兵扼九江，库藏悉罗致。神炮五百余，尽数充武备（原注：上海购炮六百尊，仅以四十尊留备守城）。京帑六十万，并取毋遗置（原注：部议三十万给军，三十万守城，督帅悉檄取之）。遗之以危城，置之于死地。"又云："疆帅控上游，初议岂不壮。舳舻亘千里，江皖赖保障。前茅甫遇贼，一战总戎丧。翩然乃退飞，踉跄弃兵仗。匿迹归白门，吾民复奚望。城中十万户，湍决各奔放。大府方闭阁，猜嫌仍未忘。"又云："追思偾事繇，后懦而前亢。若使谋乃进，据险审所当。纵退时犹纡，援军势可仰（原注：时向军门自湖北统兵追贼，已及九江）。严城民气固，内外力足抗（原注：弟偕帑各关，储粮练勇，布置周密，民不惊徙。若前军徐退，小孤、东西梁山，重险不彻，则向军援至，胜负未可量也）。此错竟谁铸，此灾实无妄。"读公此诗，可见制府之贻误大局，实军兴第一罪魁。嗣以薙芑黄巾，身膏乱刃，显皇帝悯其一死，即亦不复追咎封疆。此正圣朝体恤之深心，包涵之大量。康祺窃谓：郑祖琛、何桂清辈，本以试帖楷书进身，骁昧空疏，洊膺节钺，猝罹祸变，颠蹶何奇。沔阳制府平日宾礼贤士，研究儒书，迹所施为，尚不肯自居庸懦。不意临变失措，顿丧生平，以致东南门户，江皖藩篱，尽坏于九江之一著。较张浚符离之败，房琯陈陶之溃，殆有过之。士大夫与人家国，谋人军师，顾可不自审量，贸然一出与？

张石洲之植品

平定张石洲先生穆，融贯经史，学穷九流，山右自阎征君后，勃窣群书，断推先生为眉目。客京师，与寿阳祁相国、歙县程侍郎，及何子贞、苗仙簏、何愿船、俞理初诸君子，以绝业相切劘。比年厂肆旧书，遇有石洲手校之本，靡不精审，康祺心窃向之。顷读《程侍郎遗集·送张石洲归里诗》云："逸气凌参墟，清眄彻水镜。朱邸延不赴，书窟卧以咏。"注云："惠邸慕君名，悬榻以待者三年，卒辞不就。"更可见先生之植品矣（按：先生初名瀛暹）。

祁鹤皋荐刘澄斋

祁文端公之先德鹤皋先生韵生，邃于舆地掌故之学，其所著《皇朝藩部要略》、《西陲要略》、《西域释地》诸书，纲领秩然，甄采有法，穆然见列圣绥养藩服，长驾远驭之规模，洵必传之作也。先生提调史馆，举介休刘澄斋锡五自代，总裁阿文成公问曰："此非上书某公者耶？骨气如此，可胜提调任矣。"盖刘官翰林时，有文章巨公答拜稍倨，尝上书规切，先辈之取人以此。

霜帷课读图

鹤皋先生于役西陲，文端方十三岁，太夫人课读冬夜，视参星西没为度。文端题朱兰坡学士《霜帷课读图》有云："世间冰蘖何处无，我亦伤心读此图，朔风卷地参横屋，万里闭门夜读书。"令人诵之呜悒。

青浦孔宅

衢州孔氏，世称圣裔南宗，而江苏青浦县城北亦有孔宅。考孔宅志，孔子二十二代孙潜，字景微，先居梁国，为汉太子太傅，避地会稽，遂为郡人。至三十四代正，为苏州长史，隋末乱离，奉先圣衣冠宝玉，葬于大盈浦上，立家庙以祀，子孙家焉。又考邑志云：宋淳熙间，慧日院僧疏庙陾渠，得宝玉六事，三璧、二环、一簪，藏县庠。或云瘗于墓侧，殆即长史所藏也。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巡幸江浙，途经青浦，贡监生员孙鋐等吁请，御书匾云："圣迹遗徽"；联云："泽衍鲁邦，四海人均化育；裔分吴会，千秋世永蒸尝。"雍正十二年，诏立五代王祠。乾隆十一年，礼部题准奉祀生；四十四年，巡抚杨魁疏奏估修，嗣后多请帑重修，沿为故事。圣代崇儒，至矣极矣（康祺按：青浦之名县，以邑有青村，子游曾过此也。乃孔宅南迁，适当斯土，实足为山川志乘之荣）。

承平时宫禁之盛事　五则

乾清宫每岁封宝后，工部内府进镫竿二，盘龙楠木柱，高与宫檐齐，上衔五色八角圆镫，树于东西墀中。又封宝日，宫中驾幸之所，以爆竹前导。

宫中门联，例用白绢，锦阑墨书，辉映朱门，色益鲜洁。联语翰林撰写。又腊日，内廷翰林题椒屏进上，谓之椒屏岁祝，皆桃符遗制也。

封宝前一日，例进门联。立春日，南斋翰林进春帖子词三章，五言一首，七言二首。用硬黄矮纸，小折细书，拜笔墨笺纸之赐。

御笔福字赐近臣，旧例也。道光初年，加赐寿字。

新正二日，重华宫茶宴联句。

已上五则，皆见祁文端公《䜩䜱亭集》。消寒四集分咏得桃符诗注；录之以纪承平岁时之盛。

义宁州之得名

江西南昌府属之宁州，毗连楚壤，嘉庆三年，教匪潜入州境滋事，经乡团剿灭。六年春，特谕抚臣查在事

出力者，分别赏给职衔，并以宁州士民急公向义，锡名义宁州。

万文恪督学江苏

嘉庆丁卯，义宁州万文恪公承风，奉命充浙江乡试正考官，上于召见时谕之曰："汝在书房年久，操守朕所素信，浙江大省，故令汝去。"又谕曰："试官因有关防，地方事无从知悉，若学差则不然，当据实陈奏也。"后果于闱中拜督学江苏之命，盖陛辞时已微示意旨矣。

江阴学使署之燕喜堂

江阴学使者署有"燕喜堂"，为彭文勤公侍母缪太夫人之所。檐联云"母福逮儿身，八岁辞家，七旬就养"，纪实也。堂内额"萱辉颐祉"四字，嘉庆九年，相国刘文清公母太夫人九旬时所赐。后义宁万文恪督学江苏，奉母抵署，亦居此堂。文恪《思不辱斋集》，有《燕喜堂诗》。

父子相继入上书房　二则

程春海侍郎，为兰翘学士昌期晚年爱子。乾隆间，学士尝值上书房。比道光元年，侍郎亦以编修奉命在南书房行走。召谕曰："汝父兰翘先生品学，朕昔年最敬，汝之声名，朕亦皆知，宜更守素行。"时祁文端方长户部，同蒙召见，亲聆圣训，出语同朝，皆荣之。按侍郎后于十二年十二月，复被命入上书房，课惠亲王学。父子相继入上斋，亦罕觏事。

父子同值上书房，又有青阳王氏，其一家蒙眷之厚，尤为志乘所无。当文僖公懿修官礼部侍郎，莲府大司马宗诚已为侍讲学士，同扈跸东巡。睿皇帝幸翰林苑，父子同席，赐宴和诗。纯皇帝实录成，尚书方以詹事为纂修，赐宴礼部。而文僖公适长春官，为主席。比文僖以年引退，尚书即相继入值上斋，奎章珍器，赏赐重叠。虽睿皇帝亦嘉叹其两世知遇，忠谨自将，时发天音而垂清问也。

程春海之博洽

程侍郎为阮文达公再传弟子，例称门人。文达入相，与侍郎结邻，尚以暇相讲习。文达校《毛诗》"有椒其馨"，椒字讹馥字，其讹久在六朝，罕可相语者，持示侍郎。侍郎谓：《诗》"苾芬孝祀"，《韩诗》作"馥芬孝祀"，馥字毛韩两见，形声不谬，于六书为加一证。侍郎又谓近人治算，由九章通四元，可谓发明绝学，而仪器罕有传者；乃与郑君复光有修复古仪器之约。又尝深究《开元占经》，谓道光七年木火同度，当有火灾，果验。吉地案发，因水之故，曹文正问古有之乎？侍郎对：水啮王季墓，见棺之前和，见《吕览》。所撰《国策地名考》，谓孟津在河北，非今孟津县，亦非古河阳县；蒲反非舜都，乃卫蒲邑，以尝入秦仍归，故曰蒲反。其援据博洽如此，文达甚韪之。世盛称侍郎诗文。康祺谓侍郎亦汉儒实事求是之学，不坠师门家法者也。

上斋南斋故实

余尝欲辑上斋、南斋故实，勒为专书，以志本朝右文之盛。既思官非清贵，学复弇鄙，扬厉铺张，嫌于非职，坐是中辍。前编曾记乐泉、食笋斋诸典，略存澄怀风景，苦于未详。顷读《褪飢亭诗》，及义宁万文恪公集、歙县程侍郎遗集，又得数事。乐泉为乾隆己卯岁张文恪公泰开直上书房时，得于园庐之东，爱其甘冽，甃以文石，绘图征诗，公遂自号乐泉老人。比嘉庆间，泉渐芜没，仅余涓滴。道光戊子，田季高嵩年募夫极力淘浚，深八九尺，甃石无恙，果有泉自西北石罅涌出，逾日，而清澈一泓，其光可镜，环植新柳，顿复旧观，同直咸有歌咏。又叶棣如阁学觐仪卜宅处，有一小阜，可望西山，阁学筑亭其上，名之曰叶亭。戴文节熙作画，沈文忠兆霖作记，时道光己酉，二公同直友也。又祁文端于道光辛卯，奉母入都，筮得井之上爻，已而被命重直南斋，并诏许就养园庐，因名直园屋后之井曰孚井。嗣徐少空士芬居之，制竹筒为恒升车，仿区田之法，试之有验。辛丑季秋，置酒邀孙文定瑞珍、杜文正受田、贾文端桢、张文毅芾、何制军桂清观刈稻，孙、杜诸公，亦当时两斋词臣也。又祁文端有食笋斋十咏。曰竹径：斋南竹三丛，当涂手植，遂以名斋。东南隅两丛，西北墙下一丛，文端所补也。春夏雨足，笋迸地而出，交柯乱叶，款扉者披翠而乃入焉。曰老屋：循竹而西，过墙而南，老屋三间，榆柳之下，园庐昔毁于火，独此屋与近光楼岿然尚存。曰借春阴馆：馆当老屋之北，檐角海棠一枝，高三四丈，花时，与客饮酒赋诗其下，取放翁诗意名之。曰东峰：上有老榆，高出群木，下有乐泉，清冷如镜；峰在斋东，故名。曰月湖：门对南湖，水天一碧，园木蒙密，到此豁然开朗。曰影荷桥：石桥界南北两湖之间，荷花开时，萦红漾碧，如画舫然。曰见山台：桥东北水折处，突起一小冈，出馆之背，顶若平台，登之可见西山。曰药坡：冈自北而南，尾注于斋，奇石环之，高下杂植药草，桔梗数丛，挺秀可爱，花开如紫玉盏，野菊缘坡，入秋特盛。曰雨香洴：斋之后为北湖，锁以重冈，跨以横桥，林阴四匝，幽邃无尽。曰洗砚池：北湖之湑，药坡之脚，爰有磐石，可濯可沿。此十景，皆文端命名也。又程侍郎直舍，在东峰下，有屋一区，侍郎题曰"乐泉西舫"。又食笋斋后土阜，有嘉树三，居者过者，皆罔识其名，程侍郎辨为杻，因著《杻赋》。以上俱澄怀掌故之琐琐者，暇日终当搜讨各书，分类编纪，为获侍承明者庆遭际也。

顾文端立朝之大节

文端公顾八代，精韬略，善射，以摆牙喇从征云南，先后参镇南将军襄壮公莽依图、平南大将军襄毅公赖塔军。比有功，洊长礼部，列内臣班。顾公虽以武功起，居家好治经义，矻矻如诸生。居母丧，三日不食，三年不入内。立朝持大节，不附执政索额图，为所抑。居要地数十年，致仕，卒无以为殓。世宗在藩邸，遣王府

官治其丧，乃克成礼。

范承勋奏除蒙番赋籍

吴三桂开藩云南，尝割丽江边界地赂蒙番，赋籍尚留。尚书范公承勋督云贵，奏除之。

王阎罗

汉军王侍郎国安，康熙初抚吾浙，勤敏强记，所部吏民，贤不肖及奸宄姓名，各有记籍，摘伏如神。尝晨坐听事，官属以次晋谒，复延见乡里耆老，问疾苦。甫阖扉，遽微服行阛阓间，或单骑出入山谷，访诸不逞者，立擒至官，远近骇服。会朝议欲弃舟山，徙民内地，公上疏力言不可，乃止，即今之定海厅也。浙人呼公曰王阎罗。

格尔古德荐贤

钮祜禄氏文清公格尔古德，继于清端抚直隶，疏荐卢龙令卫立鼎、灵寿令陆陇其，众论翕然。及诏举贤能，九卿交推公清廉莫及(按：是举登剡牍七人，已见初笔)。盖正己荐贤，惟廉吏能知廉吏也。公与于公谥法，皆以清字，昔之保障畿辅者，足为诸道表率如此。

卫卢龙之治行

卫卢龙立鼎，山西阳城人，后行取，官郎中。令直隶时，治行与陆清献公相伯仲。圣祖尝命刑部尚书魏敏果、吏部侍郎科尔坤巡察畿内，至卢龙，治具不为食，啜茶一瓯曰："令饮卢龙一杯水耳，吾亦饮令一杯水。"诸大狱悉以咨之，立鼎引经准律，敏果大称善。

文源阁藏书

大内文源阁藏书六万卷，装潢经史子集，以异色别之，仿隋唐旧制也。每卷首各印文源阁宝，上加古稀天子圆玺。

禁科道风闻言事

黄陂姚抚部缔虞，康熙十七年以礼科给事中主考江西，还，奏免江西逋赋二百十余万。以文字之职，而议及民瘼，竟邀旷典，故事未尝有也。初宪臣艾元征请禁科道风闻言事，进言者日少，抚部抗疏，请圣祖检阅世祖朝言官章奏，如何謇谔，今相率以软熟为风，恐平时无以作其敢言之气，临事必无肯为皇上尽忠者。顷之，圣祖御乾清门召谕曰："朕亲政以来，诸臣何尝以言获罪?"对曰："上即不谴言官，但有此处分条例，诸臣方踢蹐畏罪，谁复肯发奸指佞者?"圣祖色霁，因曰："人臣论事，当择其大者远者，如魏象枢弹程汝璞，亦是风闻。已而鞫问得实，本朝原未有风闻之禁也。"将退，诏以所言宣付史馆。寻出抚四川，请罢蜀中采木之役，仁言利溥，抚部之谓矣。

胡清恪敢言

乾隆七年，诏求骨鲠质朴之士，如古马周、阳城者。九卿咸有荐辟，廷试策论，上亲取青浦胡清恪公宝瑔第一。公时官中书舍人，用大学士查公荐也。后公官御史，有敢言之目；任封疆，能持大体，卒为名臣。相传公将生之夕，父教授君梦王文成遗以金轴曰：五十年后，烦送至吾乡。及高宗南巡至会稽，遣公赍御书"名世真儒"额及御祭文，祀文成，方悟前梦，因为题曰"三不朽"，悬诸祀堂。按：梦境渺茫，岂可据为典要，而硕辅真儒之魂魄，千载如生，丝纶俎豆之恩荣，九幽亦感，此则确然可信者也。

老吏论各省吏事之坏

曩于东华门外酒家晤一老吏，自言作幕二十年，作官三十年，游历九行省，极论兵乱以前各省吏治之坏，滔滔汩汩，口若翻澜。且云："当时知府、知县，幸不甚知；知则劫富民，噬弱户，索土产，兴陋规，百姓更不堪命。巡抚、巡道，幸不常巡；巡则搅驿道，折夫马，斥供张，勒馈赆，属吏更不堪命，仍苦百姓耳。"其言殊太激切。天下之大，百官之众，小廉大法，岂繄无人。钱唐袁枚令沭阳，南靖庄廉访亨阳以淮徐海道来巡，就馆，馈肴烝受之，止袁共饮。问沭水原委簿领利病甚悉，旁及山经地志星象乐律甚辨。翼日，会诸生于学，讲《中庸》卒章，款款尽意，闻者色动。翼日，校丁壮发矢，矢旁决；爇火器，器闭。诸丁伏地请罪，袁亦起谢。廉访乃弛外衣，手弓而前，教如法，矢发，十八人无不当鹄者，火器亦如之。毕，就坐，笑谓袁曰："而奚慊慊耶?专心治民，吾职在巡，年年来为子教之可也。"从苍头二人，僮一人，皆自饮其马。临去，犒以金，坚不受。后公卒于官，民为罢市号哭，赙以钱，一日至六千缗。呜呼!巡道如公，民方恐其来巡之暮也。

常州人才之盛

亭林、董浦诸先生，自云吾不如某某，吾不如某某，余已纪之《郎潜初笔》矣。顷读武进刘礼部逢禄集《岁暮怀人诗》小序有云："敦行孝友，厉志贞白，吾不如庄传永。思通造化，学究皇坟，吾不如庄珍艺。精研《易》、《礼》，时雨润物，吾不如张皋文。文采斐然，左宜右有，吾不如孙渊如。议论激扬，聪明特达，吾不如恽子居。博综今古，若无若虚，吾不如李申耆。与物无忤，泛应曲当，吾不如陆劭闻。学有矩矱，词动魂魄，吾不如董晋卿。数穷天地，进未见止，吾不如董方立。心通仓籀，笔勒金石，吾不如吴山子。"可见宏闻劭学之士，未有不翗翗罡罡，集思广益者。礼部所举，皆同时一州之人，宜曾文正荐举人才疏，称常州奎娄应度，人才辈生，洵不诬也。又张茗柯门人江承之安甫，受郑氏《礼》、虞氏《易》，通大义；礼部门人潘准彦甫，夙慧嗜学，通六书九畴，经纬文史，皆年十八卒。江，歙人，为常州之学；潘亦常州人，犹惜其秀而不实，未成通儒。

常州二申

刘礼部为相国文定公孙，字申受，年二十五，学使

赏其文，以廪生充拔贡。时与同邑李申耆先生齐名，号常州二申。

乾隆甲子科搜检之严

乾隆甲子科前期，上闻士习不端，怀挟拟题之风日甚，思痛惩之，命亲王大臣严立搜检之法，得一人者赐军役一金。士子褫及亵衣，贡院内外，枷杻相属，比日晡，受卷入场者寥寥也。时士子多退归寓舍，将就寝矣，忽传旨尽放进。比钦命题下，曳白者乃至二千余人，下诏切责，并裁减各省中额有差。

卷　六

乡试呈荐官卷之成例

今各省乡试官生卷，什九呈荐，其事始于富阳董文恭公以官生应试时。乾隆庚辰秋，刘文定公与介野园少宰典京兆试，有同考官某，素识文恭名，得一卷呈介公，介公不取。某曰："观其词采富丽，必董公子也。"（时文恪公邦达在朝）介公大怒曰："科场法至严肃，果尔，即奏闻。"赖文定力为宽解，乃悉取官卷付介公去取，自此沿为成例，顺天乡试官生卷遂尽呈主考，而外省亦然矣。是科揭晓后，文恪公闻文定闱中排解事，退朝，即率文恭踵门谢，命称弟子，见文定《孙礼部集·记董文恭公遗事》。

和珅忮刻

乾隆间，故相和珅屡奉派预文字之役，在纯皇帝圣意，不过欲其追从儒臣，练习文采耳。而珅忮刻特甚，凡得卷非其属意者，先视其笔误斡补处抉去之；其无笔误，则妄摘瑕疵，以指甲深画之。南巡召试，数与梁文定、朱文正、董文恭诸公同阅试卷，或取或舍，珅辄专决，其谬妄可想，其气焰亦可想。

董文恭不愧为社稷臣

董文恭公居太夫人忧，常徘徊一室，若有所甚忧，或执象笏击几，笏为之裂。人疑公与和珅同居枢密，必有所甚不得已者。嘉庆初元，珅势益张，外而封疆大吏、领兵大员，内而掌铨选、理财赋、决狱讼、主谏议、持文柄之大小臣工，顺其意则立荣显，稍露风采，折挫随之。太傅朱文正公，以德行文学，受两朝知遇，扬历中外，垂五十年，时以内禅礼成，例得进册，珅多方遏之。既上，珅又指摘之。纯皇帝谕曰："师傅之职，陈善纳诲，体制宜尔，非汝所知也。"旋召公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仁宗作诗寄贺，属稿未竟，珅取以白上皇曰："嗣皇帝欲市恩于师傅耶？"上皇色动，顾董文恭公曰："汝在军机、刑部之日久，是于律意云何？"公叩头曰："圣主无过言。"上皇默然，良久曰："卿大臣也，善为朕以礼辅导嗣皇帝。"乃降旨："朱珪仍留两广总督之任。"旋又改巡抚安徽。是时直内廷者，无不色变震恐，文恭独从容谢过，书旨而退。右见《刘礼部集》。读此，见文恭之忠亮格天，深心调护，真有功宗社之大臣。亦由两朝圣人，善作善述，止孝止慈；训政者一时罔极之心，传祚者万世无疆之业，卒非佥壬所能荧听也。

董文恭临变镇定

嘉庆癸酉秋，林清、李文成等倡乱三省，上方谒东陵回，次白涧行宫。猝闻禁城盗警，扈跸诸臣，多错愕不知所计，有欲奉驾之京东，调大兵成列而后进者。董文恭公曰："是滋乱也，献俘者且至矣。"即日进次燕郊。适提督英和以所统兵焚横村及宋家庄、董家庄贼穴，并擒贼目，迎驾还宫，三日而定。论功，公与托公津、桂公芳、卢公荫溥、英公和皆第一，荫袭有差。众谓公之临变镇定，尤不可及云。

戆　李

高密李元直官御史八月，章数十上，最后语侵诸大臣尤切。世宗召元直及诸廷臣入，历举中外大臣有名迹者诘之，元直抗言无所避。上徐谓诸臣曰："彼言虽野，心实无他。"翼日，复召入慰之，赐荔枝数枚出。于是都人呼为戆李。

史立庵之孝行

吾邑入国朝来，史立庵先生大成，顺治乙未首魁天下，乡人至今艳称之，徒以其科第、官阶耳。按先生贰宗伯时，同人议裁孝子节妇廪给，曰："彼分内事何与朝廷？"先生毅然曰："为子不孝，为妇不贞，亦何与朝廷，必以法绳之耶？"议遂寝。先生性至孝，会其父思之，绘己容以寄，亦令先生绘己容寄父。先生闻命惊怵，晨夕不安。故事，京察六年俸满，方得请假归，先生仅四年，不合例。乃上疏自陈曰："臣父思子不见，思见子之仪容，呼子不来，频呼子之名字。臣而忍此，不可以为人子，亦何以为人臣？"世祖览奏恻然，特许终养。及中途，而父凶问至，哀毁成疾，遂以养母家居（按：《今世说》注称：先生以母病乞养，为当事所格，曰："吾岂以一官易一日之养乎？"遂家居十年，例应削籍，遇赦免；误也）。先生充讲官，主贡举，皆有建白。忠孝大节，彰彰如是，讵以一甲进士、二品京堂为轻重与？

李贞女捐产助学

台州府太平县李氏女，许嫁于林，未嫁而夫死，女奔其丧，奉舅姑以终。林故贫族，女以针黹营生，节衣缩食，有余即置田产，积十余年，有田六十亩。因无后可立，以其田呈请学使，每岁按试，取第一人者主之，计所入息分为四，以其三助文生之贫不能应省试者，而以其一助武生。知县事某，书其事入志乘，乾、嘉间事也。伟哉此女，亦贞孝，亦贤达，怀清峨峨，与天台比峻矣。

吴江令郭琇遽改前辙

幼时闻人言，郭制军琇令吴江时，簠簋不饬，大吏

将劾之。郭立誓痛改,令役担水洗县堂及内室,示民以更新,后果操行峻介,卒称直臣。以其事无稽,姑置之。偶读新城陈侍郎用光应诏言事折子,有云:"臣闻汤斌为江南巡抚时,将劾吴江县知县郭琇,琇请见,愿以治行自赎,斌许之,遂一变而为良吏,且致位卿贰,以名臣显,是人言不尽子虚矣。"康祺按:康熙二十五年,文正抚苏,尝荐琇居心冲澹,莅事精锐,宜行取。部以催征未完,议格,特旨允行,授御史。又三十八年春,圣祖南巡,至德州,见琇跪道旁,谕阁臣曰:"郭琇前令吴江,百姓至今感颂,其人有胆量,无朋比,可授湖广总督。"知郭制军之在吴江,其改辙以后,必有循良慈惠,深餍人心者。至于居台垣时,劾河臣靳辅治河无功,劾大学士明珠、余国柱结党营私,背公纳贿,少詹高士奇、都御史王鸿绪等招摇依附,一时方严抗直之声,几使辇下栗然,朝贵侧目(详见公所著《华野疏稿》)。其丰裁气骨,作令时必已不凡,特年少阔疏,人言偶惑,宜文正儆厉而奖掖之。不然,士大夫一命甫膺,甘为墨吏,素丝已黦,白璧难磨,尚何晚盖立功之可冀乎。命世如郭公,仍不能掩其生平之一节,有位君子,庶知惧焉。

姚姬传为袁简斋作墓志

姚姬传先生主讲钟山时,袁简斋以诗号召后进,先生与异趋而往来无间。简斋尝以门人某属先生,愿执贽居门下,先生坚辞之。及简斋死,人多劝先生勿为作墓志,其人率皆生则依托取名,殁而穷极诟厉。先生曰:"设余康熙间为朱锡鬯、毛大可作志,君许之乎?"曰:"是固宜也。"先生曰:"随园正朱、毛一例耳,其文采风流有可取,亦何害于作志。"按:秀水、萧山二先生,其学问有根柢,其立身处世,亦未肯随波逐流,随园似微有不类,然而姚先生之言,公言也。

邵叔宀太史谦德

邵叔宀太史齐焘,工东京六朝之文,其《玉芝堂集》,渊懿枪洋,鲸铿春丽,骈偶家奉为鸿宝。太史温温不自许,尝用陈思王语"仆尝好人讥弹其文"八字,镌诸小印,即此见前辈之虚心。

纪家诗

试帖初兴,多尚典赡,纪文达公始变为意格运题,馆阁诸公,每呼此体为纪家诗,见公诗集自注。

刺史得与千叟宴

千叟宴,外吏惟封疆大臣年齿及格者,或得恩旨召入,余皆弗预。嘉庆丙辰,奉新刘铁楼刺史适牧通州,获与京职一体入宴,人以为荣;刘绘《恩宴胪欢图》,倡和成集。

胡煦因著作收入四库得谥

光山胡文良公煦,著《周易函微》,推阐精微,穷搜象数,与洛、闽颇有异同。经河南抚臣于采书之役,续呈御览。公本无谥,因是书收入四库,始追赐焉。纪文达公有句云:"四代经神四胡氏(原注:宋胡瑗有《周易口义》,元胡一桂有《易本义》、《附录纂疏》、《易学启蒙》、《翼传》,明胡居仁有《易象钞》),两朝耆宿两文良。"(原注:雍正中,高公其倬先谥文良)可云典切。

黄烈女

黄烈女楚人,许字同县李子,未嫁而李先逝,女誓死归守三载矣。一夕,梦李子来迎,次日,往与母诀,未及返而卒。女家执古礼,葬黄氏茔旁,其舅往哭之,女墓忽自裂,两家叹异,乃与李合葬焉。夫弟然山太史为之传,纪文达吊以七律二章,有云:"延陵挂剑心相许,属国吞毡志竟成,特与人间存大节,不关儿女有私情。"又云:"延津宝剑终双去,合浦明珠解自归,谁与重翻新乐府,古来曾唱华山畿。"直写出烈女心事。

陈宗伯之风义

陈硕士宗伯为鲁山木先生九皋之甥,而姚郎中其本师也,故宗伯亦以古文名,坚守桐城、新城之家法。山木官夏县三年,不名一钱,没后,诸子奔走衣食,无恒产以自存。惜抱后人,亦鬻田他姓,无力以赎。宗伯于道光戊子奉命督闽学,乃出其养廉,买田五十余石,为舅氏祭产;复出八百金,为师门置田,俾姚氏诸子,祭扫之余,得粗给饘粥。风义如许,足以激薄淳浇矣。

进士即授四品官

顺治六年己丑会试,中式四百人,阁臣七人典试,前代未有。时两广初定,二甲授参议,三甲授知府,进士释褐即官四品,亦奇遇也。

顺治丁酉湖广科运之盛

顺治十四年丁酉湖广乡试,中式百六人,捷南宫者至六十四人,世称盛事,时典试者,检讨薛沄、给事中孙光祀也。

掌文衡者不必皆甲科出身

国初掌文衡者,间用举人出身人员,不必皆甲科也。康熙二年癸卯,兵部主事蔡驺充云南乡试正主考;五年丙午,户部主事曹首望充广西乡试正主考,皆以拔贡典试,尤为渥典。首望兄鼎望,是科以刑部外郎典试湖广。

父子同日对策

河南鄢陵王鸣球,顺治庚子解元,康熙三年成进士,至六年丁未补应殿试,适其子曰温以是科捷南宫,父子同日对策大廷,时论称羡。

殿试进呈前十本之始

殿试卷先拟十本进呈,恭候钦定名次,自康熙二十四年乙未会试始。

百岁观场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北闱有广东贡生黄章，年已百岁，入闱时大书“百岁观场”四字于灯，令其曾孙为之前导。以上六则，见《贡举考略》。

纪文达访获永乐大典

朱竹垞官翰林时，寻访《永乐大典》不获，每太息曰：“被李自成衬马蹄矣。”不知三百余年埋藏灰尘中，卷帙实裒然无恙。纪文达公在翰林院署斋戒，始于敬一亭上得之（按：《鲒埼亭集》，谢山先生尝与临川侍郎就翰林院同抄《永乐大典》中秘帙，是物色此书，不始于文达。或秘阁清严，陈编繁冗，自二公后无问津者，故文达以为创获耳）。每直宿之暇，翻阅一过，已记诵大略。后纂辑四库书，经文达一手裁定，宜其溯源彻委，抉奥提纲，如驾轻车而就熟道也。见刘文恪公权之所作公遗集序。

纪文达不轻著书之原因

纪文达平生未尝著书，间为人作序记碑表之属，亦随即弃掷，未尝存稿。或以为言。公曰：“吾自校理秘书，纵观古今著述，知作者固已大备。后之人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古人之范围，其自谓过之者，皆不知量之甚者也。”我辈薄植，偶作一二短书杂说，辄姁姁姝姝，有亟于表襮之心，读此能不颜厚。

百岁举人

乾隆四十五年，高宗五巡江浙，三月初六日，谕赏福建百岁举人郭钟岳为进士，并赏赉耆儒陈应腾等御书、缎匹、荷包。时钟岳诸人，俱来浙迎銮也。

鲍桂星任事敢言

鲍觉生侍郎桂星督学中州，当受代，闻林清之变，上书陈十事，疾驰至京。仁宗亟称之曰：“卿疏折已次第施行矣。”后以少空总裁武英殿，条陈殿事，劾提调及副管不职状。提调互讦之，遂落职。逾五年，复编修。宣宗即位，以编修奉独对。上语之曰：“汝所劾者，今朕褫其职矣。”于是隆隆屡迁，复至卿贰。世但目侍郎为文士耳，不知其任事敢言，练习大政，久为两朝所深知，故偶蹶而终显也。

皇子典学之礼

乾隆元年正月，奉旨：“著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朱轼，左都御史福敏，侍郎徐元梦、邵基，为皇子师傅，著钦天监择日开学。”旋择得二十四日吉，是日清晨，皇长子、皇次子到学，总管太监传旨：“皇子应行拜师之礼。”诸臣固辞，遂长揖，赐赉文绮笔砚之属，与雍正元年同。少顷，召皇子及廷玉等六人进见，面谕曰：“皇子年齿虽幼，然陶淑涵养之功，必自幼龄始，卿等可殚心教导之。倘不率教，卿等不妨过于严厉。从来设教之道，严有益而宽多损，将来皇子长成，自知之也。”上又谆谆谕皇子：师傅之教，当听受无遗。见张文和公自订《澄怀主人年谱》。我朝青宫毓德，家法之善，较之皋陶教胄，桓荣授经，又远过已。

程国仁之恩遇

令甲：凡遇更换学政之期，吏部开列与考试差诸臣姓名，候上简派：间有服满、病痊，未与考差，而奉命视学者，众以为异数。道光年间，商城程侍郎国仁，方以御史巡漕江淮，舟抵通潞，奉督学粤东之命，尤为特恩。而御史俸满，例可出守，公届其时，睿皇帝命部臣更例，凡任学政者，岁满注选，其端亦发于公。比由巡抚擢贰刑部，缘事左迁。宣宗登极，补刑部郎中，旋擢广东布政使，复内召为少司寇，仍出抚陕西、贵州。盖公受两朝恩遇，扬历中外，均不由阶资平进云。

戴羡门受知宣宗之原因

丹徒戴羡门尚书以知县起家，政迹多可纪者。其知邛州时，州民黄子贤等啸聚亡命，约以州试日为乱。公侦之确，届期试士如平时，而密遣民壮潜赴聚谋处，捕获无漏网者，人尤服其静镇之度。受宣宗知，于是乎始。

李尧栋著述之富

李中丞尧栋，嘉、道间贤大吏也。官川、滇最久，屡树边绩。其为人实恂恂儒者，任馆职时，雠校精核，为高宗所知。一日，代人撰《日下旧闻考》表文，高宗亟称善。尝为《云南山川地理图》二卷，《夷人图》二卷，图后各系以说。又尝创修《四川通志》，详实不芜。又尝购书以惠湖南岳麓书院之弟子。又于江宁建长干桥，缮莫愁湖而志以诗。又筑补梅亭于湖南节署，以志嗣美梁文定之名迹。宦辙云驰，风流四映，儒臣应如是矣。

杨炳之恩遇

高士熙《湖北诗录》载：钟祥杨学士炳，雍正元年癸卯恩科会元，卷呈御览，奉朱批：“卓识名言，不独优于诸卷，即近科亦不见。”殿试以第三人及第，即召入内廷，赐庐圆明园左侧，盖不世之遇也。

张文和朱文端主顺天乡试及会试

雍正初元四月乡试（按，李调元《淡墨录》作二月，误），以张文和、朱文端两相国主考顺天。九月会试，仍命二公，并召谕不拘朕定进士一百八十名名数，不拘省份，不限额数，有可取佳卷，选出另行具奏，其信任至此。

朱高安之逸事　三则

朱高安少好学，用志不纷，塾师尝会饮，公不与，读书不辍。师命爨夫遗以酒肉，置座间，若无睹也。每见古大儒名臣循吏之行，辄笔记之。见余金《熙朝新语》。

康祺读公年谱，此乃公年十八读书龙城寺事。

朱高安以康熙三十二年癸酉领江西解，长洲宋太史大业拔之落卷中，评语嘉赏极至，末云："旷世逸才，伯祥、大士之后，一人而已。"拔冠多士，以为振靡起衰之式。宋为大学士文恪公子，揭晓相见，叹曰："河目海口，昔惟先公，今见吾子。"是太史又不仅文章巨眼矣。

高安抚浙，崇俭奖廉，谕民嫁娶之节，里党宾蜡燕会止五簋，俱有常品，浙人呼为"朱公席"。道见一妇人盛妆，问其夫卖菜者，命入署，至厨下，问谁为夫人。时夫人与女奴杂作，妇人莫之辨。公指示之曰："此炊者，夫人也。"命留侍夫人午饭，馔惟蔬菜。食毕，命之出，自是浙俗一变(按：童通副师槐《过庭笔记》载：高安抚浙，见署前屠户妻艳饰倚门，召入署，至厅屏后，指一织妇曰：此我之一品夫人，试观被服何如，所作何事。汝夫杀生命养家，骄侈乃尔，不速改，当杖惩。于是闻者悚然，益相勉以勤俭。盖同一事，而传闻互异也。又按：袁随园亦记此事，隐其名而大肆讪诋。随园亦通品，其非笑正人，得罪名教，真不知是何肺肝)。

无锡二裳

杨蓉裳员外芳灿，与弟荔裳方伯揆，俱有美才，工俪体，人称无锡二裳(按：彭文勤公为江苏学政，以昔主试时失杨氏兄弟也，因以兄女妻揆)。蓉裳初令甘肃，屡膺烦剧，在伏羌时，值回民田五为乱，蓉裳先期募勇，招降人，登陴共守，阅五日夜解围。知灵州时，尝单骑谕散夺米饥民，请借口粮、设粥厂，以安众。平日坐堂皇，判事罢，即手一编，就几读，人以为书痴，而临变敏决若是，故阿文成诸公极器之。嗣入赀为户部郎，旋丁内艰，贫不能治丧，鬻书办装以归，遂不复出。世咸笑文士如珠玉组绣，不适于实用，观于君何如哉？

新城陈氏之义田

自北宋范文正公已来，士大夫多仿为义庄，本朝崇尚风义，凡以义田义产敬宗收族上闻者，岁不下十百家。以康祺所闻，其一家父子兄弟赓续推衍，立法之善，及其后遗泽之长，莫如江右新城陈氏。陈据高赀已百年，自赠光禄大夫凝斋先生道始立义田二千石，其诸子金衢严道守诚、陈州府知府守诒、内阁中书守中、江苏按察使守训、内阁中书守誉，先后增益学田、祭田、小宗义田，至七千石。嘉庆二十九年，详具文簿，牒于县府行省，以达于部，得旨旌奖。时光禄之孙仓场侍郎观、礼部侍郎用光，曾孙工部侍郎希曾，均在朝列，具折入谢。睿皇帝召见，而垂询焉。而希曾兄浙江道御史希祖，用光侄翰林兰祥，及其他封胡羯末官、曹郎监司，取甲乙科者，期功房从中，多至数十人，可谓极盛。余素不谈报施之说，而易言福善，书载余庆，其理则皎然可信。如陈氏者，非其明征乎？先义行公尝倡设义庄于慈溪东乡田舍陈，以赡远族，孤寡残废有恒给，婚嫁丧葬有特佽，训稚有塾，聚族有祠，祀先有田，掩骼有山，规画周详，壹出公手(详见康祺所撰《先型录》)。惜不肖奔走南北，宦学无成，析薪负荷，远愧宗衮，记此为泫然者久之。

严绳孙难进易退

初笔所载康熙大科四布衣之一，严绳孙方被荐，初贻书京师诸公曰："闻荐举滥及贱名，某虽愚，自幼不希无妄之福，今行老矣，无论试而见黜，为不知者所姗笑，即不尔，去就当何从哉？窃谓尧舜在上，而欲全草泽之身，以没余齿，讵有不得，惟幸加保护。"时有司奉诏敦趣，引疾不许，既抵京，赴吏部自陈疾，不能应试，状至再四，终不允。御试之日，发题赋诗各一首，中允仅赋省耕诗一首而出，冀被放也。圣主素稔其姓字，谕阁臣曰："史局不可无此人。"仍用翰林。在职五年，尝侍宴保和殿，和圣制升平嘉燕诗称旨，特命撤御前金盘枣脯以赐。又从容语左右，严某好人，中外皆知。时论谓旦夕当大用，而中允拂袖遽归。此固圣天子知人之明，爱才之笃，而难进易退若中允，真不改布衣面目者矣。

严荪友恶伪道学

圣祖朝，魏蔚州、李安溪诸公，皆以湛深理学，渥受宸眷，一时风气，遂不免以缘饰外貌，高谈性命为投时。严荪友在翰林，极厌薄之，尝于众中大声曰："吾一生所见真道学，惟睢州汤潜庵先生一人。"座上莫不咋舌。

秦松龄因逋粮案罢官

苍岘山人无锡秦谕德松龄，康熙已未词科人物也。先于顺治乙未入翰林，以逋粮案罢归，然其文集载上座主胡山阴书(按：胡名兆龙，乙未总裁)，中有"某久在京师，素知功令，薄田五顷，输赋独先，本籍欠粮之册，绝无贱名，只以同族孀姑，远在邻邑，平日不相闻问，不知何人所使，诡将彼户滥注卑衔，逋赋三分，致干国宪，直俟檄提之日，方知受罪之由"云云。按：江南逋粮之狱，搢绅连染极多，叶文敏公方蔼，仅欠丝毫，亦遭削夺，故时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余已纪之《郎潜初笔》矣。合观此事，想见国初宪典之严。闻之户部友人，近年吴中风气，变本加厉，苏松膏腴之壤，几什五不为朝廷有。有官守言责者，奈何不援成例以整齐之。

吴兴祚之治行

康熙十五年冬，天子以闽海初定，思得文武兼济之臣以绥靖之，特擢吴兴祚为福建按察使。吴公籍山阴，时方知无锡县也。无锡当南北孔道，苦供亿，抵任时，前官亏帑金罢不得归者三人，役之在狱者三十余人，公慨然力为补苴请豁，官得归，役得出狱，佥曰：吴公生我。县田久不清丈，飞诡隐匿，弊百出，输役者至破家。公以入官田千余亩，卖为役费，民害遂除。康熙八、九年，水旱洊臻，公为分乡赈粥之法，全活无算。苏州驻防兵回旗，公请令箭于都统，单骑弹压，有取民一鸡者，立笞之，以故兵过而民不知。其他惠政多类此，宜圣祖破格登庸，以七品卑官，骤迁宪长也。公后抚闽，平台

一役，厥功尤多（前笔所载，未详实政，故复笔此）。

吴兴祚之清贫

吴督部兴祚仕宦四十余年，位一品，所得禄赐，尽以养战士，遗亲故，而居无一廛，囊无赢金。自两广还京师，与无锡秦谕德遇于瓜洲，脱粟枯鱼，酸寒相对。谕德曰："公贫乃至此乎？"明日与别，公喜见眉宇，告谕德曰："适有饷米数十石者，不忧馁矣。"见谕德所为公行状。从古天挺伟人，树立勋伐，固无不自清操峻节中来也。

世祖识秦鉽书法

顺治乙未会试榜发，世祖章皇帝正留意文学，命取原卷进御，览之称善者数四。比廷试卷进呈，世祖阅至第三人卷，顾谓读卷官傅聊城以渐曰："卿知此卷为谁？"傅公谢不知。世祖曰："此会元秦鉽作也，朕于其书法知之。"拆卷果然，世祖大悦，召见南海子，赐袍服，比第一人。

孙奇逢之气节

容城孙征君奇逢，为汤文正所师事。当明天启中，周旋东林党人，以节概闻天下，后日益韬晦，其学宗阳明，而归本于慎独。先居五公山，既渡河，止苏门，入本朝，屡却征聘，率诸弟子躬耕，习三代之礼，人无贤愚，导以为善，盖孟子所谓天民也。近儒确守程朱者，诋先生渊源之不正，大非笃论。

杨秘之治行

光禄寺少卿杨馝静山，康熙朝循吏也。知固安，预修永定河。故事，秋汛毕即兴工，时永定河道黄某赋役钱不均，迟延及冬，朝涉者股战，公意怜之，许日出后下镬。黄巡工，迟民之来，欲笞之，公力争不得，乃直前牵马至冻处曰："公能往，民亦能往，此时日高春，公重裘尚瑟缩，乃责此赤胫者戴星来耶？"黄大恚，将缮牒劾。会巡抚李文贞过柳家口，闻其事，召谓曰："汝年少能然，古之任延也。"劳以酒，解裘衣之，事得释。调宛平，圣祖巡畿南，固安老幼争乞留。圣祖曰："别与汝固安一好官，何如？"一女子对曰："何不别以好官与宛平耶？"圣祖大笑，以为诚，许食知州俸，仍令固安。寻迁云南丽江府，丽江故苗地，新归版籍，公乃召土官为典史，诸里魁以头目充，令人树榆一本，亩蓄水一沟，建文庙，定婚丧之制，期年岁熟，俗为一变。民饰庙以祀，号第一太守祠。累迁至四川巡抚。乾隆初，缘言事罢。再起，以光少告归。公奉天人，隶正黄旗籍。

大秦小秦

无锡秦补念参政鉽，及其族孙苍岘谕德松龄，同在翰林，时人呼之曰大秦小秦。大秦性方严，同馆三十余人，读书之暇，或聚而嬉，语涉谐谑，率相戒勿令大秦知。

卷　七

郭尚书檄毁淫祠

汤文正抚苏，奏毁上方山五通神庙，世以比之狄梁公、程明道，至今啧啧。考同时汉军郭尚书世隆督浙闽时，闽俗信鬼，多淫祠，黠者敛钱民间，辄数十万，尚书檄诸州县毁之。离省治八百里，有山奉五显神，庙貌壮丽甲闽中。一日，野火自起，烬无寸椽，火熄而檄适至。仁廉刚直之气，震慑淫昏，公是举可质文正矣。

汤萧山不为朝贵罗致

汤萧山初入史馆，朝贵争罗致之，谢不往，而时时徒步从大兴朱文正公游，请业督过，如古圣贤相为师友。前后大庾戴公、铅山熊公延馆其家，虽居门下后进，诸国老大人，皆严惮之。

蔡文恭谓位至宰相必敬父母官

漳浦蔡文恭公致仕家居，每遇巡检、典史，亦执礼甚恭。或以为过，公曰："欲使乡民知位至宰相，必敬父母官，知父母官之尊，虽宰相必致敬，庶几常存不敢之心，而犯上作乱者或鲜矣。"故终公之世，漳浦民无滋事者，见梁茝林中丞《归田琐记》。按：昔贤有以宰相居乡，闻县官过门，必起立拱手者；有在籍显官，道逢丞尉，遭呵斥不校者。前史多传为美德，公亦有所受之也。

先朝遗物

盛京大库，藏弆列代彝器，已详初笔矣。富郎中泰云："太祖、太宗所御之甲储藏陪都者，长如今人一身有半，令今人极长者立交椅上比试，犹下与地齐也。"又先朝所御皮鞾（满洲语呼为乌拉），长尺有二寸，可知神灵诞生，果有天日河岳之表。

安徽失陷之原因

金陵之失，祁文端诗归狱沔阳，可谓允矣（见前卷）。顷观山阳鲁一同《通甫类稿·安徽巡抚蒋公神道碑》，复得安徽失陷之详。碑云："当日陷败，由于寿春镇之去。自古以孤城当贼冲，未有不为犄角之势而能御敌者。寿春镇，公之手足，而皖省之肢体也。制府既夺公之手足，而断皖省之肢体矣。易之以江南新兵二千，驻之城外。二千人皆客兵，王鹏飞又客将，其心已与抚标不一。彼见制府统大众，趋上游，耳目声息，皆视上游为进退。制府走，则二千人之心去；二千人去，则守城数千之兵，与城中数万之众之心俱去，虽有孙吴之法，墨翟之守，不能善其后矣。借令制府奏调之日，公上疏力争，以本镇不可调，新兵客将不足恃，贼至犹可一战。乃公旧为制府属吏，而制府矜而褊人也，而朝廷新向用制府，知恩镇之能便于自助，而不恤其他。恩

镇有治军之长，用违其方，而卒见枉害。公有深远之虑，抑于统帅，孤立无援，而全局去矣。”又曰：“贼入湖南，公奏言安省库帑无余，请将司库续收地丁契杂，芜、凤两关征存，一并存留，以备军需。制府以为迹涉张皇，渐生异议。又奏调江苏兵三千，制府以江苏重地，靳不与。已而制府督师至皖城，公戎服出见，乞海防之舢板船，阳许之，又不与。”又曰：“三年正月，贼陷武昌而东出，与官军遇于九江。贼艅蔽江，建瀛大惧，寿春镇恩长败没，益惶惑不知为计，遽登轻舟东走，顺流达皖城。遣人报曰：贼众不可当，制府归守江东，已过矣。沿江守兵遂散，贼大至，公知事不可为，草遗疏向阙叩头，吞金不死，息仅属，为家人缚入肩舆，遇贼被害。”通甫所述，较文端诗尤详。一夫轻退，而两藩陆沈，沔阳洵死有余辜矣。康祺窃以蒋公之抑于统帅，孤立无援，碑文诚非曲护。然公自本藩开府，经营累年，巡抚为古连帅节度，苏皖中隔大江，不得以祁方伯之同城僚属相例。当全楚骚动之时，不能博访贤才，收罗名将，简军储饷，固我疆圉，而仅倚一寿春镇为长城。比狂寇突来，又不闻有画江一旅之师，婴城一日之守，苍黄引决，祸及东南，公在九原，当亦耿耿有遗憾，特其心可原耳。公名文庆，汉军人，追谥忠悫。

本朝大案汇记

知人则哲，惟帝其难，独至我朝一二大憝巨奸，无不及身诛殛，且必宣示罪状，与众弃之，此天下所以咸服也。如康熙初年之公爵内大臣鳌拜，则以专权自恣，擅作威福。与内大臣飞扬古有隙，坐以怨望弃市，并杀其子，籍其家。又与苏克萨哈论事龃龉，因苏克萨哈籍隶正白旗，遂欲以蓟州、遵化、迁安诸屯庄改拨镶黄旗，而别圈民地给正白旗，诏遣大学士苏纳海与直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丈量酌易。经朱昌祚等勘明奏请停止，鳌拜即坐苏纳海拨地迟误，昌祚等纷更妄奏，均逮治弃市。又迁怒苏纳海族人英俄尔岱，令部臣尽削世职，并诬苏克萨哈怀奸蓄异，应磔死，圣祖不允，鳌拜攘臂强奏，私予绞决，并诛其族属。又尝请申禁言官，不得陈奏。时有窃鳌拜马者，捕斩之，并杀御马群牧长。又尝欲文武官尽出伊门下，与穆里玛等结成党与，凡事在家定议，然后施行，倚仗凶恶，毁弃国典。圣祖遂特降谕旨，革职籍没，鳌拜父子拘禁伏辜。康熙中年之总督噶礼，抚山西时，先经御史刘若鼐疏劾，贪婪无厌，虐吏害民，计赃数十万两。回奏，得辨释。复经平遥民郭明奇等，列款呈请御史台人奏：一、通省钱粮，每两索火耗银二钱，除分补大同诸处亏帑外，入己银四十余万两。一、指修庙宇，用印簿分给通省，勒捐入己。一、纵令汾州同知马遴，婪赃分润。一、令家伶赴平阳、汾州、潞安三府，勒取富民，馈送银两。一、因词讼索临汾、介休富户亢时鼎、梁湄银两。一、纳知县杜连登贿，许调缺，及杜以贪婪被揭，曲为庇护。一、隐匿平定州雹伤不报。旨又下噶礼回奏，得消弭。擢任两江，辛卯科场，与考官赵晋通同售卖关节，为巡抚张清恪公讦参，两遣大臣审讯，始得实，罢噶礼任。未几，其母叩阍，称噶礼种种忤逆，并与弟色勒奇、子干都置毒食物中，谋害母命，请正典刑。下刑部讯实，议凌迟，旨令自尽，妻子从死。至雍正初年之隆科多，为孝懿仁皇后父佟国维之子，袭公爵，官吏部尚书，加太保衔，并谕启奏处宜书写“舅舅隆科多”，上敬礼之如此。后以四十一款重罪应诛，五年狱成，奉旨免正法，于畅春门外造屋禁锢，死于禁所。其狱词云：“私抄玉牒，收藏在家，大不敬之罪一。将圣祖仁皇帝御书贴在厢房，视为玩具，大不敬之罪二。妄拟诸葛亮，奏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大不敬之罪三。盛京兵部主事玛岱之事，屡奉圣谕，隆科多明知干犯，复行妄奏，大不敬之罪四。皇上赏银三千两，令修理公主坟墓，隆科多迟至三年，竟不修理，大不敬之罪五。仁庙升遐之日，隆科多并未在御前，乃诡称曾带匕首，以防不测，欺罔之罪一。狂言妄奏提督之权甚大，一呼可召二万兵，欺罔之罪二。时当太平盛世，隆科多故作有刺客之状，将坛庙桌下搜查，欺罔之罪三。妄奏被劾知县关陈原系好官，欺罔之罪四。皇上谒陵之日，妄奏诸王心变，紊乱朝政之罪一。妄奏调取年羹尧来，必生事端，紊乱朝政之罪二。妄奏举国之人，俱不可信，紊乱朝政之罪三。交结阿灵阿、揆叙，邀结人心，奸党之罪一。保奏大逆之查嗣庭，奸党之罪二。徇庇傅鼐、沈竹、戴铎、巴海，不行查参，奸党之罪三。比昵门下行走之蔡起俊，奸党之罪四。徇庇阿锡鼐、法敏，将仓场分赔之案，巧为袒护具奏，奸党之罪五。曲庇菩萨保，嘱托佛格免参，奸党之罪六。任吏部尚书，将所办铨选官员，自称佟选，不法之罪一。纵容家人，勒索招摇，肆行无忌，不法之罪二。徇庇提督衙门笔帖式詹泰，嘱托吏部侍郎勒什布改换成例，不法之罪三。发遣安西人犯应给口粮，并赤金等处应裁应补兵丁之处，故行推诿，欲以贻误公事，不法之罪四。捏造‘惟有人冬耐岁寒’之语，自谓姓应图谶，不法之罪五。自知身犯重罪，豫将金银私寄菩萨保家，不法之罪六。挟势用强，恐吓内外人等，不法之罪七。索诈安图银三十八万两，贪婪之罪一。收受赵世显银一万二千两，贪婪之罪二。收受满保金三百两，贪婪之罪三。收受苏克济银三万六千余两，贪婪之罪四。收受甘国璧金五百两、银一千两，贪婪之罪五。收受程光珠银五千两，贪婪之罪六。收受六格猫睛映红宝石，贪婪之罪七。收受姚让银五百两，贪婪之罪八。收受张其仁银一千两，贪婪之罪九。收受王廷扬银二千两，贪婪之罪十。收受吴存礼银一万二千两，贪婪之罪十一。收受鄂海银一千五百两，贪婪之罪十二。收受佟国让银二千四百两，贪婪之罪十三。收受佟世禄银二千两，贪婪之罪十四。收受李树德银二万一千四百余两，贪婪之罪十五。收受菩萨保银五千两，贪婪之罪十六。”又太傅一等公大将军年羹尧，初以平西藏、平青海功，恩宠莫比，罪迹渐彰，中外交起弹劾。得旨：令王大臣、三法司、九卿会议。旋奏羹尧有大逆之罪五：一、与静一道人邹鲁等谋为不轨；一、奏缴朱批谕旨，故匿原折，诈称

毁破，仿写进呈；一、见浙人汪景祺《西征随笔》诗词讥讪，及所作《功臣不可为论》，语多狂悖，不行劾奏；一、家藏锁子甲二十八，箭镞四千，又私贮铅子，皆军需禁物；一、伪造图谶妖言。其欺罔之罪九：一、擅调官兵，捕郃阳盐枭，致死良民八百余，奉旨查询，始奏并无伤损，后乃奏止伤六人；一、南坪筑城官弁，骚扰番民，不即劾奏；一、诡劾都统武格等镇海堡失律；一、西安解任时，私嘱咸宁令朱炯，贿奸民保留；一、纵令刘以堂诈冒已故保题武功令赵勋名姓赴任，知而不奏；一、将幕友张泰基等冒入军功，共十八案；一、家人魏之耀家产数十万金，羹尧妄奏毫无受贿；一、西宁效力者，实止六十二员，册报一百九员；一、退役王治奇，冒军功得授州判。其僭越之罪十六：一、出门黄土填道，官员补服净街；一、验看武官，用绿头牌引见；一、设座当龙牌正座；一、穿用四衩衣服，鹅黄佩刀荷囊；一、擅用黄袱；一、官员馈送曰恭进；一、纵子穿四团龙补服；一、与属员物件，令北面叩头；一、令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跪道迎送；一、令蒙古扎萨克郡王、额驸阿宝下跪；一、行文督抚，书官书名；一、进京沿途填道叠桥，市肆俱令闭户；一、馆舍墙壁，彩画四爪龙；一、辕门鼓厅画龙，鼓吹乐人蟒服；一、私造大将军令箭，将颁发令箭毁坏；一、赏赉动至千万，提镇叩头谢恩。其狂悖之罪十三：一、两次恩诏到陕，并不宣读张挂；一、奏折不穿公服拜送，只于私室启发；一、不许同城巡抚放炮；一、勒娶蒙古贝勒七信之女为妾；一、以侍卫前引后随，执鞭坠镫；一、大将军印不肯交出；一、妄称大将军行事，俱循俗例；一、纵容家仆魏之耀等，朝服蟒衣，与司道、提督官同座；一、违旨逗遛仪征；一、勒令川北总兵王允吉以老病乞休；一、要结邪党沈竹、戴铎等，怀欺惑众；一、袒庇私人马德仁，阻回甘抚石文焯参劾奏疏；一、本内引用朝乾夕惕，故作夕惕朝乾。其专擅之罪六：一、建筑郃阳城堡，不行题请，擅发银两；一、委侍卫李峻等署理守备，奉旨饬驳，仍不即行调回；一、擅用私票行盐；一、谕停捐俸，仍令照旧公捐；一、捕获私盐，擅行销案；一、守备何天宠患病，不照例填注军政，又嘱直督李维钧，勒清苑令陆篆接受前任王大猷亏项。其忌刻之罪六：一、凌虐现任职官，纵任私人夺缺；一、军前官兵支粮实册，不先咨晋抚诺岷，欲令迟误致罪；一、尚书绰奇自军营商办粮饷清字咨文，不交新任总督岳钟琪，欲令违误军需；一、捏参夔州知府程如丝贩卖私盐，杀伤多人；一、欲令李维钧为巡抚，曲陷原任巡抚赵之垣；一、遏抑中书阿炳安等军功。其残忍之罪四：一、郃阳盐枭案内，故勘良民无辜冯猪头至死；一、锁禁笔帖式戴苏；一、劾金南瑛等七员，急欲出缺与私人；一、不善安辑蒙古台吉齐克济扎卜等，致困苦失所。其贪黩之罪十八：一、收受题补官员银四十余万两；一、勒索捐纳人员银二十四万两；一、赵之垣罢职，发往军营，羹尧勒馈金珠等物，价值二十余万两；一、受乐户窦荣银两；一、收受宋师曾玉器及银万两；一、遍置私人私行盐茶；一、私占咸宁等盐窝十八处；一、收受鸿胪寺少卿郭继孔古玩；一、索属员傅泽沄贿，不据实劾亏帑；一、西安、甘肃、山西、四川四省效力人员，每员勒银四千两；一、受参革知府栾廷芳贿，奏随往陕省；一、掠各番衣服为己有；一、私征新抚各番租粮；一、擅取蒲州盘获私盐价银一万两；一、遣仆贩卖马匹；一、私贩马发各镇勒重价；一、遣庄浪县典史朱尚文，赴湖广江浙贩卖四川木植；一、令人卖茶，得银九万九千余两。其侵蚀之罪十五：一、冒销四川、西宁等军需入己；一、冒销军前运米费入己；一、侵用各员弁俸工凡五年，皆入己；一、筑布隆吉尔城，冒销工料入己；一、隐匿夔关税银，又加派粮规入己；一、盘获私茶，取罚赎银入己；一、侵用河东盐政盈余入己；一、西安米万石，未运至西宁，冒销运费入己；一、宁夏各卫贮仓谷，及留西宁养马银，并收入己；一、侵用城工余银入己；一、抄没搭儿寺硼砂茜草诸物，私变价银入己；一、侵用纪运韶等捐解银入己；一、斫桌子山木植入己，共计赃银三百五十余万两。罪凡九十二款，供状明白，律应大辟；其父及兄弟、子孙、伯叔、伯叔之子、兄弟之子，年十六以上，皆斩；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并子之妻妾，给功臣家为奴。奏上，恩予自裁；子富立斩，余十五岁以上之子，发极边；其父遐龄，兄广东巡抚希尧，革职免罪。嘉庆四年，大学士公和珅，经御史广兴、直督胡季堂疏发其罪，恩赐自裁，亦将大罪二十，传示中外。其词曰："当上册立为皇太子时，先期预呈如意，泄机密以为拥戴功，大罪一；圆明园骑马直入中左门，过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大罪二；肩舆出入神武门，坐椅轿直进大内，大罪三；取出宫女子为次妻，大罪四；川楚教匪滋事，各路军营文报，任意延搁不递，大罪五；纯庙圣躬不豫时，毫无忧戚，逢人谈笑自若，大罪六；纯庙力疾批章，间有未真之字，辄口称不如撕去另拟，大罪七；管理吏、户、刑三部，将户部事务一人把持，变更成法，不许部臣参议一字，大罪八；西宁报循贵贼番，聚众抢劫杀伤，将原折驳回，隐匿不办，大罪九；国服，曾有中旨，令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来京，乃故违谕旨，无论已未出痘，俱不令来，大罪十；大学士苏陵阿以姻亲匿其重听衰惫之状，侍郎吴省兰、李潢，大仆卿李光云，以曾在其家教读，俱保列卿阶，兼任学政，大罪十一；军机处记名人员，随意撤去，大罪十二；私盖楠木房屋，僭侈逾制，其多宝阁槅段，仿照宁寿宫式样，大罪十三；其坟茔设立飨殿，开置隧道，致居民有'和陵'之称，大罪十四；所藏珍珠手串二百余串，较宫中多至数倍，并有大珠，较御用冠顶尤大，大罪十五；真宝石顶非所应戴，乃藏数十余颗，并有整块大宝石，为御府所无者，不计其数，大罪十六；家内银两衣饰等物，数逾千万，大罪十七，夹墙藏赤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赤金六千余两，地窖埋银百余万，大罪十八；通、蓟地方当铺、钱铺资本十余万，与民争利，大罪十九；家人刘全资产亦二十余万，且有大珠及珍珠手串，大罪二十。"此皆本朝大案，类识之，为辜恩负国之徒垂炯戒焉。

王笃以默经试士

王方伯笃，韩城文端公孙也。道光朝，以翰林继

起,出视蜀学,以伦理课其行,以经史文韵考其艺,而尤重默经一试,士之熟习十三经者,皆得以自见。由是群用力于实学,盖源本文端督浙学时节目也。任满,宣宗召对,以无忝尔祖勖之,天下咸谓文端有后。

张澄斋之义行

道光中,夷船入江,金陵戒严,兵民乏食。山阴人张澄斋(名同穆宗庙讳,应以字行)为白下侨旧,慨然发藏粟三千石,倾家财七万有奇,悉以供军糈、振民饥。城完寇退,口不言功,大府上其义行,有诏褒录,留江南,以知府用,并赏孔雀翎。是亦我朝一卜式矣。惜澄斋需次岁余,遽谢世,不及稍有所厝施也。

侍读学士出为知府

文宗登极,求直言极谏,都御史王广荫荐给事中王东槐,忠鲠可大用,升内阁侍读学士。旋出守衡州。故事,给谏外用,多监司,阁读学更无用知府者。上面谕云:"以汝朴实,故任以外事。"盖楚南当李沅发乱后,文宗亟欲得粮二千石以拊循之也。后果擢武昌道,署臬事,以丁忧人员殉节。

沈廷芳礼贤爱民

仁和沈观察廷芳,乾隆鸿博科人物也。为御史,号劲直,督山东赈恤,寻拜登莱青道之命。以莱州老儒高凤起、法坤厚、毛贽,晦名乐道,有加礼焉。暇则屏驺从入村舍,巡视稼穑,问民疾苦。人识其所乘白马,见其马来,曰:"我使君也。"迁河南按察使,入觐,奏言母年九十,乞归养。高宗俞其请,并赐御书旌之。服除,陈臬山东,仍乞归老。其归也,数千人送至崮山驿,皆曰:"使君前者去不数岁复来,今当以何时至邪?"慰之曰:"父老意良厚,其各训子弟,勉为善良,毋为系念矣。"流涕别去。观察历官中外,虽甚鞅掌,不废撰述,盖桐城方侍郎弟子云。

钱箨石侍郎　二则

乾隆壬申会试在八月,秀水钱箨石侍郎载,是科进士也。题即二十年前雍正壬子公中副车题也,与韩退之《不贰过论》题事正相类(按:咸丰己未福建乡试,题为"大学之道"四字。明年会试,题适与之同。闽人朱君鸿灏,未申联捷,均中第六名,尤为巧遇)。

箨石侍郎襟情萧旷,豪饮健谈,每偕朱竹君、王石臞诸公,过法祭酒,冬夜消寒,卷波浮白,必至街鼓三四下。竹君盛推戴东原经术,侍郎独有违言,论至学问得失处,颧发赤,聚讼纷拏,酒罢出门,犹嚣嚣不已,上车复下者数四。月苦霜凄,风沙蓬勃,余客拱手以俟,无不掩口笑者。

厉樊榭不修威仪

厉樊榭征君意制拙率,不修威仪,尝曳步缓行,仰天摇首,虽在衢巷,时见吟咏意。市人望见,遥避之,呼为"诗魔"。

六诗三笔之誉

建宁朱仕玠、仕琇兄弟,皆为教谕。仕琇名尤高,师事朱笥河,善为古文。仕玠工诗,为归愚尚书所契赏。闽中人士,有六诗三笔之誉。

法时帆诗龛

乾、嘉间,满臣笃嗜风雅,爱友若渴者,莫如法时帆祭酒。尝集海内名流投赠诸作,储诸一室,号曰"诗龛"。又以所居积水潭为明李东阳故宅,因修其祠墓,为作年谱,其襟抱可想已。

朱笥河狷介

笥河先生先主刘文正公家,文正大拜后,先生不复通刺往候。一日,文正遇先生于朝,戏之曰:"其忘我邪?"先生正色曰:"非公事,不敢过丞相门。"文正称为狷者狷者。

湖州三炳秀州二年

浙西先辈,多称湖州三炳、秀州二年。二年,指李斯年、良年兄弟,浙士皆能举其文行。三炳,人知有东甫征士炳震耳。东甫所著《新旧唐书合抄》、《廿四史四谱》,固为史学津梁;其弟炳巽、绛旃,有《补正水经注》;炳谦幼牧,说五法九政,受知浙督程元章,亦举大科,盖皆无愧兄风者也。二陆三张,令人翘慕。

子孙乞谥

唐宋名臣,多由子孙条上政迹,始得美谥。本朝则或出特恩,或付礼臣议定,无子孙请谥之例。前卷纪英相国和之先德文庄公,至嘉庆年追谥,盖仁宗夙知公被和珅屈抑,故特旨易名,非由相国自乞也。考康熙朝永嘉县知县马玠殉难,因其子疏请,追谥忠勤。又六十一年十一月,西安副都统阿鲁疏奏,臣父济世哈因军前效力,擢用至正红旗都统、刑部尚书、三等男,于康熙元年病故,未蒙赐谥,伏乞皇上加恩。世宗允之,得谥勇壮。此旷世殊恩,后亦无敢援例者。

两淮盐员之廉节

两淮都转,拥东南财赋之雄,此席得人,于库储鹾政,均有埤益。道光中叶,陶文毅整理淮纲,选江宁守平罗俞君德渊为运使。君初到扬,运库若洗,次年,遂有三百万之储。稍后,则高阳李廉访龠通,亦能一尘不染,诸务肃然;去任时,鹾商例有重赆,廉访力却之。陈臬两浙,卒后灵椂过邗,商家仍申前请,其妻子仍力却之,谓遗令然也。呜呼!脂膏之地,为守难廉,综核之才,公私易昧,若二君者,可以风矣。

梁章钜议论之无识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夷船入长江,镇江不守,屠戮

甚惨。扬州官绅,令余东场盐大使颜崇礼,效郑商人弦高故事,始犒以羊酒鸡豚,继赂以金币(《丛谈》并有"头顶说帖,跪献江干"语),复许番银五十万,相约不入扬州城,卒以无事。梁茝林中丞《浪迹丛谈》极称之,又特表但都转、周观察之主持,与阮文达之坐镇,至以汉末黄巾避郑公乡为比。噫!何其谬也!此举倘出自淮商,为捍卫牢盆,保全场灶起见,当时和战未定,或可行权。若都转、观察,则皆守土之大官,奈何买城以求活乎?文达老成持重,殆别有坚定之志,不肯以先去惑人。茝林中丞当海警萌芽,连章乞病(时为江苏巡抚),已不能自顾其生平;及侨寓维扬,反若幸钱神之有灵,以媚敌为巧计,大书特书,归功当道,何其谬也!中丞贵而好学,卓然名卿,《丛谈》中是段及后二则议论,可谓无识。

宫僚雅集杯姓名

《浪迹丛谈》记康熙朝士有宫僚雅集杯,盖其时十人,各制酒器十事,互相招邀。杯以白金为之,分别大小,如沓杯式,白质黑章,外界乌丝花草,内镌诸公姓字里居,旁镌"宫僚雅集"四字,以量之大小为次。首汤斌,字潜庵,河南睢州人;次沈荃,字绎堂,江南华亭人;次郭棻,字快圃,直隶清苑人;次王泽宏,字昊庐,湖北黄冈人;次耿介,字逸庵,河南登封人;次田喜霱,字子湄,山西代州人;次张英,字敦复,安徽桐城人;次李录予,字山公,顺天大兴人;次朱阜,字即山,浙江山阴人;次王士祯,字阮亭,山东新城人。皆一时同官坊局讲读者,承平雅宴,耆俊遗风,百世下犹足鼓人清兴也。梁氏书中记是杯渊源綦详,饰润存之,为后来吉金录中增一故事(又按:钱唐汪远孙诗集,有《宫僚雅集酒器歌》,叙云:孙雨人表丈出以宴客,雨人颐谷子,是此杯后入仁和孙氏矣。汪诗又云:前杭后梁两勍敌,以一合十倾醍醐。自注:董浦、谏庵两先生,皆善饮,能尽一套)。

小沧浪七友

梁茝林中丞章钜,获见宫僚雅集杯,屡思仿制。就养温州,追溯开藩吴下时,有小沧浪七友之集,皆壬戌同岁生,曾绘成长卷,又勒石于沧浪亭,至是复铸成银杯,亦以酒户大小为序,镌名杯底。七友者:首安化陶文毅公澍,元和吴廷琛棣华次之,泾县朱珔兰坡次之,中丞又次之,宝应朱文定公士彦次之,吴县顾莼南雅次之,华阳卓文端公秉恬殿焉。中丞复志以七古,亦见《丛谈》。

阮文达门联

《浪迹丛谈》称阮文达退归后,初署门联曰:"三朝阁老,一代伟人";下句盖敬录天语,非自夸也。然公终恐涉于炫耀,遂改对语为"九省疆臣"。康祺窃谓名德如文达,午桥绿野,谁不钦迟,自撰门联,仍嫌好事。

吴熊光致太平之奏对

吴槐江督部熊光,由楚督调粤督,引对时,上曰:"教匪净尽,天下自此太平矣。"公奏曰:"督抚率郡县加意抚循,提镇率将弁加意训练,使百姓有恩可怀,有威可畏,太平自不难致。若稍形松懈,则戎伏于莽,吴起所谓舟中皆敌国也。"仁宗大韪之。

朱张议论治体之不同

皋文先生七试礼部而后遇,散馆已以部属用,朱文正公特奏改授编修。文正屡进达之,而皋文龂龂以善相诤。文正言天子当以宽大得民;皋文言国家承平百余年,至仁涵育,远迈汉唐,吏民习于宽大,奸孽萌动,宜大伸罪罚,以肃内外之政。文正言天子当优容有过之大臣;皋文言庸猥之辈,幸致通显,复敢坏朝廷法纪,惜全之何益。文正喜进淹雅之士;皋文言当进内能治官府,外能治疆场。皆炎炎大言,救时药石,见恽子居《大云山房文稿》中。世以经生文士待先生,盖屈先生久矣。

宪皇帝台湾不必建城之谕

台湾平后,雍正年间,有请建城垣者。宪圣谕云:"台湾非内地比,此次之易于收复,亦因贼无险可据,设有城垣,贼必负隅抗拒,更费兵力矣。"故至今台湾郡县,犹用刺竹。

卷　八

和珅讦海兰察之短

超勇公海兰察不检细行,和珅与之龃龉,一日,于纯圣前讦其在甘肃剿贼回京,收受皮张等物。纯圣谕云:"海兰察能杀贼,皮张收以御寒,何必诘责?汝等既不能杀贼,亦岂能谢绝人情乎?"和珅语塞。

京师官场之称谓

前明王弇州《觚不觚录》云:"京师自内阁以至大少九卿,皆称老先生,门生称座主亦如之,盖称谓之最尊者也。外省则佥宪以上,悉以此称巡抚;若称按部使者,则止曰先生、大人而已。"阮亭《居易录》云:"京官沿明旧称,如内阁部堂彼此曰老先生,翰詹亦然,给事曰掌科,御史曰道长,吏部曰印君、曰长官,自国初以来皆然。余再入京师,则诸部郎官以下,无不称老先生者矣。"《柳南随笔》引此二条,而又申之曰:"阮亭所云康熙己巳年事,比弇州时风气已异,今则一登两榜,未有不老先生之者,盖三四十年风气又为之一变。"康祺入都,在同治初,所谓掌科、道长、长官者,绝无如此称谓,惟印君则六部掌印者皆然,不独吏部。而老先生三字,则贵贱上下,满朝无一人称者(按:词林掌故,翰林前辈称后辈曰老先生,近亦不行)。闻曩时新进士称先达曰

前辈，此称甚古，而今则惟内阁、翰林院、吏部、礼部、都察院及军机章京，以此相呼；盖由赀郎日多，仕途淆杂，惟此数衙门尚须正途出身，故相沿未改也。余谓内阁衙门，今亦有以捐纳得官者（或输饷赏举人，报捐中书，或以恩贡、岁贡遵例捐纳），六部主事，每科以进士、拔贡蒙上点用者，亦不绝。凡科甲中人，正宜循前辈、后辈之称，而不必兼及哙等。功名志业，稍自矜奇，事虽细微，而所关亦巨也。

吴退旃尚书四反

吴退旃尚书椿，人言其生平有四反：体极羸弱，而豪饮之气，辟易万夫，一也；不喜谈文章，而屡司衡鉴，二也；家居极俭约，而推财济物，豪无所吝，三也；贰司空时，以不谙工作为歉，而督办浙江海塘，将数十年未修之工同时竣事，四也。

光禄卿典春官试

退旃尚书，道光己丑以光禄寺卿被命典春官试。凡礼部题请会试考官，光禄卿例不列衔，此特恩也。

诗人遭际以沈归愚为最隆

诗人遭际，自唐宋至本朝，以长洲沈尚书为第一，天下孤寒，几视为形求梦卜矣。当公进呈新诗时，中有“夜梦俞淑人”一首，未经删去。高宗见之，谓汝既悼亡，何不假归料理，因赐诗送行。还朝后，同内直诸臣恭和悼孝贤皇后挽章，中有儿字、亡字，难于措词，公独云：“普天俱洒泪，老耄似童儿。”又云：“海外三山杳，宫中一鉴亡。”命即写卷后，传示诸臣。又公告归，命大司马梁诗正奉御制十二本，令德潜逐日校阅，先缴进四本。上命之曰：“改几处，俱依汝。惟《大钟歌》中云‘道衍俨被荣将命’，汝改‘荣国’，因道衍封荣国公也。荣将本黄帝时铸钟人，汝偶然误会。然古书读不尽，有我知汝不知者，亦有汝知我不知者。余八本，尽心校阅，不必依违。”至于赐序私集，俯和原韵，称老名士、老诗翁、江浙大老，渥眷殊恩，几于略分，公亦何修得此乎。

吴中七子

归愚尚书主吴下坛坫时，门下士王光禄鸣盛、钱詹事大昕、王少寇昶、曹侍讲仁虎、赵少卿文哲、吴舍人泰来、黄明府文莲，汇刻吴中七子诗，以文章气节重天下，谈宗派者，至今称颂。康祺以为就今日论之，师徒著述，强半流传，二王、钱、曹诸公，其才学实出归愚上，而在当时，则陶成奖借，尚书未必无功。世之身负达尊，有气力足以庇士者，其亦留心雅道，收桃李门墙之效哉（成就人才，挽回世运，是当今第一事业。一命已上，均有此责。但为史书附传、学案渊源起见，犹浅论也）。

阎百诗题柱语

“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陶宏景语也。“遭人而问，少有宁日”，皇甫谧语也。百诗先生集以题柱，用自策勉，宜其邃学通经，积成儒硕与。

惠天牧幼慧

惠天牧先生初生时，父梦东里杨文贞公来谒，遂名士奇。年十二，善为诗，有“柳未成阴夕照多”之句，为名流激赏。弱冠补诸生，人戏谓之：卿熟《史记》、《汉书》，试为我诵封禅文。即应声朗唱，终篇略无讹脱。康祺昔作《幼慧论》有云：韩昌黎送张童子序，称其生九年，自州县至礼部试，一举而进，又二年，复通二经，有司复上其事，由是拜卫兵曹之命。唐四百年科第之盛，当无其偶，而新、旧《唐书》曾未一见姓名。宋时以神童解者，岁至数百人，而成大名者不多得。盖极言天质之不可恃，观于先生，虽生有宿根，恐亦赖濡染家学，潜心稽古之效也。不然，吴中惠氏三世经师，岂元龙、定宇两先生，皆为名臣转世？

余仲林古经解钩沉

定宇先生之弟子最知名者，为江声叔沄、余萧客仲林。仲林撰《古经解钩沉》三十卷，书将成，适婴疾，无暇校正，遂有疵阙，然不能不谓之精博也。病愈，损其目，生徒求教，但以口授，时人称为盲先生。

江叔沄不书俗字

叔沄征士爱古成癖，平生不肯为俗字，尺牍书疏，皆依《说文》。其写《尚书》，瀍水，依《淮南》作廛；汝乃是不蘉，依《尔雅》义作孟，人颇怪之，遂不改也。内行甚修，对家属如宾客，交友不妄取。孙渊如以一缣赠，累书千言，却而后受。嘉庆元年，举孝廉方正，不仕，卒于家。征君常欲举经子古书，绳以《说文》，去其俗字，命曰“经史子字准绳”，此书若成，真不朽之业也。

乾隆朝举经学

乾隆朝举经学，顾、陈、吴、梁四君，同授司业。顾、陈以老辞；吴迁讲学，降侍讲；梁擢至少詹事。然顾先生虽未一日立朝，而眷遇之隆，在三君上。先生尝成进士，与陈司业同；其补中书、举鸿博，则陈所未有，此犹浮荣也。当先生诣阙祝皇太后万寿时，数被引对，曲加恩礼。既辞去，将发，制七言诗二章美之。高宗幸江南，又赐御书，加二秩为祭酒。三十年，谕曰：“儒林亦史传所必及，果经明学粹，不论韦布，岂以品位拘，如近日顾栋高辈，终使淹没无闻邪？”嗣是史馆始立儒林传，先生之所曹，殆视包咸、桓荣，有过之已。

顾栋高笃好左氏

无锡顾祭酒少治《春秋》，笃好左氏学，昼夜研诵，辄未暂辍。偶怀忿懥，家人以《左传》一卷置其几上，怡然诵之，不问他事。自壮至老，勲勲订述，常若不及。夏月闭户不见一客，卸衣解袜，据案玩索，膝摇动不止。每仰视屋梁而笑，人知其一通毕矣。

进呈著述

介休梁詹事著有《易经揆一》，始被荐，即录上之，高宗嘉焉，敕将梁锡屿所著经学，翰林、中书，各誊写一部，纸札给于官。金匮吴侍讲鼎所著《易例举要》、《东莞学案》，亦奉谕著录四库。我圣朝尊经重道，疏逖不遗，宜乾、嘉后朴学蔚兴，继四先生而起者，家许、马而人郑、孔也。

书院院长

四先生中，荐而未出者，仅常熟陈先生一人。先生自雍正元年礼部中式，不与殿试，拂袖南归，僦廛华汇之上，执冲慕道，清静自养，求执业者裹粮相从，不肯出门候人。惟长洲沈德潜、宜兴储大文，尝一诣之，褰裳苇间，率尔休畅。尝谓人曰："吾老是乡矣。"会诏天下遍设书院，大吏聘为苏州紫阳院长，移徐州之云龙，又换安庆之敬敷，扬州之安定，皆强而后可，不久辞去。人问其故，愀然曰："士习未醇，师道不立，惧负朝廷、招物议也。又此席似宋时祠禄，仕而不遂，可以处焉。吾不求仕而久据之，人纵不言，吾自觍汗无厝矣。"乾隆十五年，公卿交荐经学，终不肯起，天子重之，即家拜为司业。观先生行事，觉东西京处士风流，去今未远。

召对赐坐

凡王公大臣召对赐坐，故事：蒙谕宣赐，叩头即坐。自嘉庆初年，成哲亲王秉性谦温，谢而不坐，遂以为例。道光初，诸臣面奉谕旨，仍复旧制。

春官六座六师生

嘉庆十八年，铁冶亭尚书保、王文僖公懿修为大宗伯，秀楚翘堃、胡西庚长龄、英相国和、汪文端公廷珍为少宗伯。铁出王门，胡、汪、英、秀前后均出铁门，时有"春官六座六师生"之语。

仁宗留心词赋

嘉庆二十三年大考之次日，仁宗召英相国谕曰："汝子奎照、奎耀试作，耀当在二等，照次之，今日阅卷，未尝宣露一字，俟拆封后看若何？"既而耀居二等，照列三等，仍为满洲第二名。越日，圣驾诣东岳庙，小黄门传谕云："文章自有定评，日昨所断，竟不爽。"仁宗几暇留心词赋，当时操玉尺者，洵未易也。

年终赐福

列圣每于年终御书福字，赐中外大臣及翰林之值两书房者，其兼赐福、寿字为异数，其召人亲瞻御书，即时受赏者，尤为异数。至于嘉平朔日，圣驾在重华宫，以康熙年间赐福苍生，笔书福字斗方十幅，则用以张贴宫庭，从不颁赐臣下。道光三年，宣宗御此笔，于十幅外别书福字一幅，交总管太监梁宝，传旨赏协办大学士英和，实出非常恩遇，前后俱未有云。

成均十器

国学礼器，多贻自前朝。乾隆三十年，上复于大内尊彝中亲选十器，颁予成均，凡牺尊一、雷文壶一、子爵一、内言卣一、康侯鼎一、明簋一、雷纹觚一、召仲簠一、素洗一、牺首罍一，皆周以前法物，陈设于大成殿廷。同治壬申仲秋，康祺尝偕友盥祓瞻仰，典重璘瑞，莫名其宝。归后拟分赋十器，辄以才薄呼奈何也（按：乾隆四年送阙里孔庙陈设祭器：爵一、铏十六、簠一、簋一、笾四、豆四，乃新制者）。

讲官设坐

顺治乙未冬，召日讲官五人进讲。王文靖公熙讲《尚书·尧典》称旨，奉谕：嗣后讲官不必立讲，遂侍坐。讲官之设坐自文靖始。

典簿博雅

康熙中修《四书讲义》，至《乡党》"羔裘玄冠不以吊"，玄字为圣祖讳，叶文敏公方蔼商之同僚，均未有以对。翰林典簿穆维乾曰："大字当仍原字以尊经，小字改元字以避讳。"文敏问何所本？对曰："《中庸》慎独乃原字，小注改慎为谨。"文敏从之，大加敬礼。或曰：康熙年间，翰林遴选博雅，何至令典簿有言？康祺以为文敏以院长之尊，督修书籍，不自断决，询及微僚，正前辈贵人风气也。

圣祖惓念林师

康熙甲戌，特旨令礼部取霸州廪生林佳荫充内官学汉教习，谕廷臣曰："是朕教书林师之孙，其家甚贫也。"时上御极已三十余年，佳荫方为诸生，林师何人，而圣祖惓惓乃尔，录此以谂熟于国故者（此事《文献征存录》、《海岛录》均纪之，均未详其出处）。

老胡笳歌

回部噶尔丹叛，扰我喀尔喀各盟部，圣祖亲征凯旋，驻跸归化城，大飨军士。俘囚有老胡者，善吹笳，口辩，通汉语。上赐之潼酒，使歌之，曰："雪花如血洒战袍，夺取黄河当马槽，灭吾名王兮虏我使歌，我欲走兮无骆驼。呜呼！黄河以北奈若何？呜呼！北斗以南奈若何？"乃伏地谢，众大笑。老胡一歌，传之后世，盖亦天山敕勒之嗣音也。

圣祖悯三等人

圣祖尝谕阁臣曰："天下黎元，皆朕赤子，朕最悯念者有三等人：一读书寒士，一饥寒穷民，一无知犯法之人。"昔成汤之立贤无方，文王之哀无告，夏禹之泣罪人，我仁皇帝殆兼之矣。

史文靖为年羹尧所荐

溧阳史文靖公贻直，与年羹尧为齐年，年败后，世

宗问文靖曰："汝亦年羹尧所荐乎？"公免冠对曰："荐臣者羹尧，用臣者皇上也。"世宗意解。

革职知县即升知府

漳浦蓝氏代产名将，独鹿洲太守鼎元博览前籍，有志经世，以循吏称。尝参从兄南澳总兵廷珍军事，经略台湾，多所筹画，闽中大吏如张清恪辈，咸倚信之。令广东普宁、潮阳，决狱平恕，治盗及讼师独严，民心大洽。忤惠潮道楼俨，诬以赃私。俨迁臬司，益周内成狱，总督鄂弥达知其冤，留之幕府，并具疏白受诬状。征诣阙廷，擢知广州府，赐赉褒异。初起废籍，即躐升阶，在圣朝自不屈一士。惜到官一月即卒，未及报世宗特达之知（按：鼎元以革职带罪知县，骤升知府，若依近年吏议，则第一次保免罪，二次保开复，三次保免缴捐复银两，四次保仍留本省以知县用，五次保免补本班以同知直隶州用，六次保补同知直隶州后以知府用，七次保免补同知直隶州以知府仍留原省补用，八次保归入候补班。其间又有捐免保举、捐免引见之条，而所谓知府者，仍一听鼓应官之候补人员也。京外选补，大抵如此，有志之士，未免灰心。康祺人地卑微，何敢横生议论，窃见今日时势，部院行省，皆苦官多，而临事辄有乏才之叹。愚意以谓英奇有用之才，越二三阶而岂为幸授；阘茸无能之辈，列八九品而亦是滥跻。文法限人，资格困士，谁秉国成，亦思变计乎）。

一榜三经师

雍正元年，黄崑圃先生叔琳典江南乡试，填榜竣事，揖监临曰："一榜三经师，可为朝廷得人庆矣。"盖谓荆溪任启运、常熟陈祖范、当涂徐文靖也。

丁氏藏书

八九十年来，吾郡教授以博雅著闻者，必推前丁后冯，冯即柳东先生（见前笔），丁盖小疋先生杰也。归安人，少以清苦建志，家贫不能得书，日就书肆中读，自朝至晡以为常。肆主闵之，为具食，不食也。久之，博学多通，应乡试，以策问《大戴礼》所对独精，遂中式。入都，交朱竹君、卢召弓、戴东原、程易畴诸君子，学益进，聚书益多。通籍得县令，以亲老乞为儒官，始来吾郡。先生所藏书，皆审定其句，博稽他本同异，以纸反覆细书，下签其中。孙颐谷侍御志祖尝戏之云："君书颇不易读，遇风纸辄四散，不可复诠次，奈何？"乡先辈相传先生最宝爱其书，每厚糨黏纸八九层为面叶、底叶，见者辄笑曰："此丁氏藏书也。"康祺幼时，见吾家邻街有小西山房书肆者，其主人丁姓，每与之谐价购书，喜其朴呐，兵后不复见矣。嗣知小西山房即小疋先生集名，而书肆主人，姓又适合，岂即先生一家欤？憾当时鄙陋尤甚，不及就询先生遗著，思之歉然。

军机大臣穿绿牙缝靴

军机大臣穿绿牙缝靴，自嘉庆二十一年特旨赏托津、卢荫溥始，并谕嗣后军机大臣俱准穿用。

夫以妻荣

乾隆五十二年，军机章京给事中（按：近例科道无值军机者）刘谨之病故，其妻汤氏，夫亡殉节。事闻，赏谨之鸿胪寺卿衔，并赐银一百两治丧，汤氏特旨旌表。夫以妻荣，枢曹之异数也。

鹤楼三绝

毕秋帆尚书开府武昌，幕下宾僚，多一时方雅之士。会重修黄鹤楼成，江都汪中为之铭，歙县程瑶田书石，嘉定钱坫篆额。过客登楼，叹为三绝。

刘端临之孝行

宝应刘端临先生台拱，学宗康成，行仪紫阳，举乡试后两上公车，不复出，为丹阳训导。课士之暇，闭门著书。事继母至孝，常家信来，辄目瞤先觉。一夕，忽心动，请急归视母，果病且剧，亟营医药以进。母爱之曰："如吾子，不过所生耶？"连遭二亲丧，哀毁过情，蔬菲四年，人以为难。

淮海四士

青浦王侍郎尝曰："吾于淮海得四士焉：给事中王念孙及子引之，善《苍》、《雅》之学；汪中为杨、马之文，刘台拱有曾、闵之孝。"时谓"四士三美"，宜矣。

焦里堂邃于易学

甘泉焦里堂孝廉循，乡举后仅一试礼部，遭母丧既免，病足，移居村舍，筑小楼数间，几榻之外，书研茶具而已。尝语人曰："家虽贫，幸蔬米不乏，天之疾我，福我也，吾老于此矣。"孝廉为阮文达姻连，学邃于《易》，世多习之者。

汤文正之礼贤

汤文正公抚苏，步访徐枋，世谓枋避而不见，余既于一笔辨之矣。公任潼关道副使时，朝邑雷子霖以理学显，公治事之暇，时造其庐，以志景慕。考后汉陈蕃守豫章，礼下徐稚；守乐安日，亦特设一榻，以待周璆。自来贤者莅官，固无不以访隐求贤为汲汲也。

汤文正遗事 三则

汤文正赴岭北道任，雇一骡载襆被出关去，及移疾受代，衣物了无所增。

汤文正之奏革淫祀，投五通神像于湖中，世多纪之。先是上方山民掘地得碑，其文曰："肉山酒海，遇汤而败。"可知淫昏气焰，必待正人得位而始衰，亦早有定数也。

汤文正内召去苏，其夫人乘舆出，有败絮堕其舆前，老少见者为泣下。至京，贫益甚，赁居委巷，御寒只一羊裘。冬月入朝，卫士识与不识，咸目之曰："此羊裘

者，即汤尚书矣。”先义行公最喜谈于清端、陆清献及文正遗事，尝训康祺曰：“清俭非必皆名臣，名臣未有不清俭。”客曰：“倘家本殷富，入官必勉学寒素，亦似矫情。”先公曰：“褕衣珍食，声色狗马，其人本不宜官，若自奉厚薄，原可各行其素，但不可有意求精。盖于日用嗜好中多用一分心，必于民生国计上少用一分心，此即不肯清俭之病也。”不肖为外吏不远矣，世守先畴，势未能如掘门穷巷之夫，过自啬苦。惟于有意求精四字，庭诰在耳，岂忍背之，豫约妻孥，同遵彝训。

高顾两家子弟不坠家学　二则

明季讲学诸家，入国朝后，东林高、顾两家子弟，颇能不陨其家学。攀龙从孙愈，世仍廉白，守静不苟，晚岁清窭至极，啜粥七日矣，方挈其子临城瞩眺，不改其乐。尝曰：“士求自立，当自不忘沟壑始。”人有仇忿，至愈前，辄自愧曰：“是可令紫超见乎？”乡人以道学相诋諆，至于愈，佥谓：“此醇备长者也。”同县顾栋高事愈谈经，诲诱不倦，栋高每叹曰：“便便之腹，真五经笥，但不为孝先之假卧耳。”仪封尚书抚吴，尝请主东林会讲，愈以疾辞。

愈从父世泰，亲受业攀龙，名尤高，学甚该究，晚葺道南祠、丽泽堂，以梁溪为讲习地。祁州刁包，闻声谒之，两人非同门学也，而更相切磋，学者以为美谈，由是“南梁北祁”之号起。陆清献、张清恪皆与友善，若孝感相国，则世泰之徒所成就者也。汪学圣讲学于歙，发挥圣道，颇杂玄言。既一至梁溪，惘然自病。学圣里人汪知默、陈二典、胡淠、汪佑、吴慎、朱宏、施璜等，先于紫阳书院为文友之会，讲论闽学，因学圣至梁溪，遂各相从问道，奉书称弟子。二高先生含冲隐居，守先待后，他日有辑本朝学案者，当无得而遗焉。

卢抱经学士

卢抱经学士少传父业（按：学士父存心，尝举鸿博科，未仕），敦笃玩古。妇翁桑调元，时之盛德，甚推器之，以为风韵似其外祖冯景，其湛深乃过景也。学士父藏景遗稿于家，有示学士诗云：“外祖冯山公，文章惊在宥，衣钵无后人，瓣香落汝手。”学士谨识之，晚乃出景《解春集》，请长洲彭绍升别择锓行。

抱铛图

调元世称弢甫先生，著述宏整，为工部郎，忽弃官遍游五岳，人竞高之。先生父文侯，真孝子也。家贫，粥角黍于市，亲病关鬲，合羊脂和粥以进，终不痊，抱铛而哭，人为绘《抱铛图》。万征君光泰赠诗云：“羊脂数合米一匊，病父在床唯啖粥，父能啖粥子亦甘，粒米胜于五鼎肉。升屋皋某无归魂，束薪断火铛寡恩，床前呼父铛畔哭，抱铛三日铛犹温。恨身不作铛中米，临没犹能进一匕，谓铛不闻铛有耳。”丁卯冬初，康祺乘轮船北上，狂飙巨浪中，泪涔涔下，同舟以为性惮波涛，其实见有携铛煮粥者，偶触万诗也。是编鲜录寻常诗词，以此首音节哀恻，足发至性，登之。

何义门身后赠官

何义门学士用李安溪荐，以一寒士赐举人，侍直南斋，再赐进士出身，改庶常，散馆入下等，仍留馆肄业，寻授编修，被参解官，仍令书局校书，圣祖之矜全极矣。然康、乾间，文士似此受知者尚多。惟义门殁后，奉旨赠侍讲学士。以被议七品官，卒于牖下，身后晋秩，特超坊局五阶，旷世之遭，义门果何德以堪此。

何义门行止不端

何义门声望骇俗，其所著书，所谓《道古录》者，既云为人窃去；其校定《困学纪闻》，则前让阎征君，后愧全吉士，至以词科习气讥厚斋尚书。正不知义门于词科之学，有无梦见，居然屡发大言（按：《四库提要》及《简明目录》《困学纪闻》条，于焯之妄肆诋撷，大有微词；谢山作《纪闻》序，亦诮为批尾家当）。若世所传流之《读书记》，即义门弟子，亦早云真赝参半，不出焯手矣。我圣祖之破格优崇，本出安溪乞请，姑令厕之编纂，以示一技之不遗。至康熙季年（按：为焯以己女寄皇子允禩抚养，及为潘耒之子夤缘），雍正初年（按：为钱名世事）则何焯之不识恩义，行止不端，遂明见之两朝谕旨矣。海内人士，幸勿以浮名而震之（按：谢山表墓，称义门少尝选坊社时文行世，薄海之内，五尺童子皆道之，而不知其为刘道原、洪野庐辈。余以为谢山此数语，天下自有当之者，而义门非其人也）。

程易畴先生言志

程易畴先生瑶田，少入塾，师谓童子盍言尔志。曰：“无志，穷达由天。穷为匹夫，不得曰非吾志而却之也；达为卿相，不得曰吾志不及此而逃之也。”坐者起曰：“是圣贤之志也。”先生曰：“读书不当师圣贤耶？”

程易畴为嘉定教谕

易畴先生为嘉定教谕最久，斋规严整，踵法苏湖，士习为之一变。乞病归，邑人购忠烈名流手迹赠之，先生曰：“乡贤手迹，宜藏于乡也。”对曰：“先生不取吾邑一钱，岂破纸亦不受耶？”乃受之。王光禄诗曰：“官惟当湖陆，师则新安程。”康祺屡读《通艺录》，焯然知此语之不诬。

庄廷鑨明史祸与戴名世南山集祸　二则

《鲒埼亭外集》记本朝江、浙两大狱，一为庄廷鑨史祸，一为戴名世《南山集》之祸，谈旧事者所当知也，录之。明相国乌程朱文恪公，尝作《明史》，举大经大法者笔之，已刊行于世，未刊者为《列朝诸臣传》。国变后，朱氏家中落，以稿本质千金于庄廷鑨。廷鑨家故富，因窜名己作刻之，补崇祯一朝事，中多指斥昭代语。岁癸卯，归安知县吴之荣罢官，谋以告讦为功，借此作起复地，白其事于将军松魁，魁移巡抚朱昌祚，朱牒督学胡

尚衡，廷钺并纳重赂以免，乃稍易指斥语重刊之。之荣计不行，特购得初刊本上之法司，事闻，遣刑部侍郎出谳狱。时廷钺已死，戮其尸，诛其弟廷钺。旧礼部侍郎李令皙曾作序，亦伏法，并及其四子。令皙幼子年十六，法司令其减供一岁，则得免死充军。对曰："予见父兄死，不忍独生。"卒不易供而死。序中称旧史朱氏者，指文恪也。之荣素怨南浔富人朱佑明，遂嫁祸，且指其姓名以证，并诛其五子。松魁及幕客程维藩，械赴京师。魁以八议仅削官，维藩戮于燕市。昌祚、尚衡贿谳狱者，委过于初申覆之学官，归安、乌程两学官并坐斩，而二人幸免。湖州太守谭希闵，莅官甫半月，事发，与推官李焕皆以隐匿罪至绞。浒墅关榷货主事李尚白，闻阊门书坊有是书，遣役购之，适书贾他出，役坐其邻一朱姓家少待，及书贾返，朱为判其价。时主事已入京，以购逆书立斩，书贾及役斩于杭，邻朱姓者因年逾七十免死，偕其妻发极边。归安茅元锡方为朝邑令，与吴之镛、之铭兄弟尝预参校，悉被戮。时江楚诸名士列名书中者皆死，刻工及鬻书者同日刑，惟海宁查继佐、仁和陆圻，当狱初起，先首告，谓廷钺慕其名列之参校中，得脱罪（按：小说传奇，咸谓继佐由吴六奇得脱；渔洋文集亦云然，非也）。是狱也，死者七十余人，妇女并给边。盖浙之大吏及谳狱之侍郎，鉴于松魁，且畏之荣复有言，虽有冤者，不敢奏雪也。之荣卒以此起用，并以所籍朱佑明之产给之，后仕至右佥都。

桐城方孝标，尝以科第起官至学士，后以族人方猷丁酉主江南试，与之有私，并去官遣戍，遇赦归，入滇受吴逆伪翰林承旨，吴逆败，孝标先迎降，得免死，因著《钝斋文集》、《滇黔纪闻》，极多悖逆语。戴名世见而喜之，所著《南山集》多采录孝标所纪事，尤云锷、方正玉为之捐赀刊行。云锷、正玉及同官汪灏、朱书、刘岩、余生、王源皆有序，板则寄藏于方苞家。都谏赵申乔奏其事，九卿会鞫，戴名世大逆，法至寸磔，族皆弃市，未及冠笄者发边；朱书、王源已故免议，尤云锷、方正玉、汪灏、刘岩、余生、方苞以谤论罪绞。时方孝标已死，以戴名世之罪罪之，子登峄、云旅，孙世樵并斩，方氏有服者皆坐死，且剉孝标尸。尚书韩菼、侍郎赵士麟、御史刘灏、淮扬道王英谟、庶吉士汪份等三十二人，并别议降谪。疏奏，圣祖恻然，凡议绞者改编戍；汪灏以曾效力书局，赦出狱；方苞编旗下，尤云锷、方正玉免死，徙其家；方氏族属，止谪黑龙江；韩菼以下，平日与戴名世论文牵连者，俱免议。是案也，得恩旨全活者三百余人，康熙辛卯、壬辰间事也（庄廷钺事，前笔记之未详，故补采全氏语）。

卷　九

圣祖处台湾警报之法

阿文成公云："康熙间台湾蠢动，闽省警报（按：原作题报，恐误）到日，仁圣正率诸皇子在畅春园习射，谕令该部知道。旋报全台失陷，仍如前谕。诸皇子请宣旨指授机宜，仁圣不答。射毕回宫，始召诸皇子谕之曰：'闽省距京数千里，台湾复隔重洋，平日用督抚提镇，原为地方有事而设，伊等自能就近筹办。若降谕旨，岂能悉合海外情形。督抚不遵是违旨，遵则误事。'未几，全台收复矣。"见海虞吴督部熊光《伊江笔录》。录凡五卷，有关于掌故甚多，中有余所未见者，为删节登纪是条，合下六则皆是。

孝贤皇后

阿文成公云："纯圣壮年，曾患疖，甫愈，医云：须养百日，元气可复。孝贤皇后闻知，每夕于上寝宫外居住奉侍，百日满后，始回宫。"

阿文勤不修刑部则例之用意

阿文勤公克敦管理刑部时，诸曹司屡请纂修则例，文勤置不答。因浼公子文成公代请，仍不答。文成惶然，得间复以为言。文勤喟然曰："汝何不晓事至此！近日刑名从重办理，乃一时权宜，辟以止辟之义。若纂为成例，则他日刑官援引，伤人必多，岂尚德缓刑之道乎？"文成每为司谳者述之。康祺敬按：世宗临几末命有云："雍正一朝，凡刑部办案比傅重典者，悉令改从旧例。"可见圣君贤相，一德交孚，其猛以济宽，实万不得已而为此也。

阿里衮管理步军统领时之措置

襄壮公阿里衮管理步军统领时，番役报单无不收阅，然随即废匿，从不示人。既稔知法和尚之奸，擒弊杖下，此外细故，不苛求一事，京城帖然。前后执金吾，罕有其比。

阿文成兵法

阿文成征金川，一日安营已定，忽传令迁移。诸将以天晚力阻，公随发令箭云：违者立斩。合营虽从之，而不免怨诽。迨昏夜大雨，前此营基，水深丈余，几可漂没，咸诧为神奇。公曰："我有何异术，特见群蚁移穴，知地热将雨耳。"康祺按：文成此举，不难于先见，而难于实言；稍有权术者，必又以为遁甲奇门矣。健儿虽莽，肯受吾绐？

圣祖处置俄国贡使之法

康熙间，俄罗斯贡使入京，仁圣令选善扑处有力者在馆伺候。凡俄国一使一役出外，必有一善扑者随之。俄人虽高大强壮，而两股用布束缚，举足不灵，偶出扰民，善扑者从其后踢之，辄仆地不能起，以此凛然守法。

钱侍郎规皇子不应叱辱大臣

侍郎钱樾值上书房，适某皇子叱辱谙达麟宁过当，麟已拜参知，侍郎以皇子不应凌虐大臣，正词规劝，皇子亟谢过。后侍郎视学江苏，途次遇学艺处眷船，烜赫

逾分，尝附折陈奏，绝无瞻顾。

梁山舟创笔饮

文房佳供，以锡或磁为之，用以养笔者，世皆称为笔插，实笔饮也，倡自梁山舟学士。学士工书负重名，以毛颖染墨后，一经燥枯，便不适用，爰出新意，掾锡方二寸余，高如之，面设四穿，大小各二，以受卓笔。中容水数合，使得上润毛颖，不至渐濡而止，名曰笔饮。学士自造，铭以宠之。

赵征君赐锦堂

赵谷林征君昱，家藏侧理纸，盖南越人以海苔为之，质坚而腻，世不轻有。高宗南巡，献之行在，拜赐宫锦四端。沈观察椒园以"赐锦"名其堂，梁观察瑶峰为之书，沈宗伯归愚记之，梁少师芗林书以勒石。

丁处士

钱塘丁处士敬，韬伏荒江，兀傲自负，博物工诗，尤专门金石之学。方制府观承爱其铁笔，媚制府者欲得其一二，方通意指，而恶声殷墙屋，惊而逸去。江苑卿春，世所称鹤亭主人者，虽起家禺荚，而颇嗜风雅；慕处士诗，将之武林，以币贽，谢勿与通，江亦畏其锋，瑟缩不敢进。雍、乾之间，杭人金冬心、厉樊榭、张畏庐、奚铁生辈，咸以孤峭奥博著称，而处士尤为高绝。

髯金瘦厉

樊榭先生之诗词，与金农冬心之书画，乡里齐名，人称"髯金瘦厉"。

金冬心感惓知己之言

金冬心续集自序，多述其自少至七十所遇前辈诗老闻人，评诗赞美之语，文颇诡玮无绳幅，而感惓知己，真气在胸，节录数段，以存逸事。南山之南，吴庆伯征君隐居(按：名农祥)，闭关却轨，著书比牛腰粗。隔月，舁软舆，过谈亦谙(按：亦谙，杭诗僧)禅窟，见予林逋墓上作，谓亦谙曰："吾新营生圹，宜乞此子寒瘦诗，阿师为吾乞之，吾以高辛氏铜盘、太康玉辟邪相报。百载后，吾幽光借之不泯也。"丙戌渡罗刹江，访九十一翁毛西河太史。至会稽禹穴，观窆石，作九言诗，太史激赏，夸示宾坐曰："吾年逾耄耋，忽睹此郎君，紫豪一管，能颠狂耶。"读书吴中，秀水朱检讨在慧庆寺主东南诗盟，怀刺往谒。检讨出迎，笑曰："子非秀水周林张高士宅，赋木莲花钱塘金二十六乎？吾齿虽衰脱，犹能记而歌也。"辛丑游扬州，谢秀才前羲(按：名遵王，江都人)驰誉江表，不可一世。见予《景申集》雕本，捶壁发颠曰："吾目如炬，不轻让第一流，何来狂夫，夺吾赤帜。"予赴莱东，道经临淄，邂逅赵秋谷詹事，索予诗，哑哑抚掌曰："子诗造诣，不盗寻常物，亦不屑效吾邻家鸡声(按：秋谷所谓邻鸡，殆指渔洋尚书，仍不忘谈龙旧隙也)，自成孤调。"客泽州陈幼安学士四载，相国午亭，留咏殆遍，即中条、王屋，无处不放胆题诗。学士叹曰："吾不幸，十六中进士，翱翔禁庭，十年罢归，不深读书，今夜镫相对，受益良多。君乡查翰林兔园挟策，吾最薄之。君诗如玉潭，如灵湫，绠汲不穷，非吾友，实吾师也。"从此执业称诗弟子矣。华亭张得天尚书(按：即文敏公名照)，曾屏车骑访予樱桃斜街，云："昨见君风氏园古松歌，病虎痴龙，造语险怪。君善八分，遐陬外域争购，极类建宁、光和笔法，曷不写《五经》，以继鸿都石刻，吾当言之曲阜上公。"予在新安，临川李侍郎来游黄山，乃云："君刻集自称冬心先生。吾谪官时，曾诺君作记，记古人自称先生四十九家，今可偿夙愿矣。若君诗，凌颜轹谢，含任吐沉，久播人口，吾不复称说也。"原序甚长，未免近于自炫。冬心高士，所记必无虚词，亦足见前辈之礼遇孤寒，游扬雅道，非可望之今之据高位、席盛名者。噫！

刘文恪酒量

刘文恪公权之，酒户极洪，官京朝时，非前门湧金楼之酒不饮。罢相南归，门人史望之尚书致俨，核公饮数于楼肆，据公邸第自取者，五十年中不下二十余万钱，燕会馈遗不计也。

曹文正之谨慎

曹文正公振镛性谨慎，每奏事，手捧黄匣，必高于顶。屡典春官，终日危坐堂皇，尽心衡校。朝房待漏，坐而假寐，默诵经书，数十年如一日云。

纳木札勒之殉节

义烈公纳木札勒，伊犁将军保文端公之父，乾隆间，叶尔羌殉烈，至今城门上时现公像。伊犁南门外龙王庙，相传龙神像似义烈公，或当时军士爱戴为之也。

帝师王佐鬼使神差

比年京官冗杂，内阁、六部，多以输赀得官。即翰林衙门，亦因点用稍宽，散馆时又不甚改汰，院中人数，视嘉、道年间不啻倍加。以致翰林之望开坊，部曹、中书之望补缺，非别有差使保举者，几乎难于河清。一时戏言，遂有帝师、王佐、鬼使、神差名目，皆美授也。凡词臣奉旨在弘德殿、毓庆宫授读者，曰帝师；凡部曹中书充军机处及总理衙门章京者，以其襄佐恭邸(按：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近年皆以恭亲王领班)，故曰王佐；若鬼使则出使外洋之员，以西人初入中国，人皆呼为鬼子也；神差指神机营差使，惟满臣得充之。四者升途较捷，得亦较难。京师多失意濩落之人，惯有此等轻隽口角，识之以见风尚之所趋。

老　船

张船山太守在都，沉酣诗酒，豪狂不可羁绁。一时朝士，上至诸王公，识与不识，称为老船。

老查少查

烟波钓徒查翰林，已纪初笔。考《鲒埼亭外集》称初白编修，先以泽州相国荐起，命直南书房。明年，始赐出身，由庶常授编修。时族子升，以宫坊久侍直，宫监无以别之，呼初白为老查，声山为少查。老查少查，与卷六之大秦小秦作对，直天然佳耦也。

左教谕重名节

吾乡先进与修《明史》者，人知有万氏父子（季野先生，与兄子九沙太史经，五河太守言）及西溟耳。左教谕臣黄，亦尝从事秘书，并参明史馆务，详见谢山先生所作教谕墓幢铭。教谕古文有盛名，其为人，疏散任本色，最重名节。同县周鄮山征君容，明遗民也，志行孤贞，皎然尘表，顾以名高，未绝酬应，教谕累讽之。一日，忽谐之曰："商容易代，受武王表闾之宠，赴谢镐京，道逢伯夷，劝其改姓，信有之乎？"征君笑不答。康祺每诵此语，喜其敏妙诙奇，为晋宋后雅谑清谈所未有，尤难于微言讽谏，有爱人以德之心。宜谢山谓征君大节，不愧遗民，而先生不失为诤友，并可传也。

杨文定之操守

江阴杨文定在词馆中，萧然如穷诸生。一日，圣祖问李文贞，朝臣操守，有如张鹏翮、赵申乔者乎？以公对，遂命提学直隶。直隶学臣，以检讨任，前后均未闻也。迁侍讲，丁艰服满，自河工还朝，未补官，有旨令主陕试，亦出特恩。雍正间，以云贵总督兼云抚时，于奏牍中言存诚主敬之学，世宗手批答之云："吾君臣万里谈道，不亦乐乎？"两圣人之褒尚儒臣，诚非三代下帝王所可逮已。

汤西崖怀清堂集

汤西崖少宰右曾，以诗名世者四十年。其《怀清堂集》未及手编，身后门下士王雪子收拾之，得二十卷，而汤氏后人陵替，是集为人赚而有之。黄崑圃先生方罢浙抚，侨吴中，闻之怅惋，为追理而仍归汤氏，并钞副本藏于家。初侍郎为掌科，视学中州，清介无匹，及回翔槐棘，声名顿减，殁后颇丛訾议。崑圃先生曰："汤侍郎励名操履，他年国史自有定论，吾辈可弗深求。但平情而论，谓非文苑之渠、词人之杰，谅不可得。则听其生平著述流落散漫，讵非后死之愧？"坐客闻此言，皆为於邑久之。

高宗破格嘉惠耆臣

梁芗林相国诗正为户部侍郎时，值封翁七十寿，高宗谕赐官诰，又赐以五言近体一首，又赐以"传经介祉"四大字。相国兄葭林，方以庶常侍养家居，特旨免其散馆，授编修。及相国参大政，一日，上忽语之曰："汝父明年八十矣。"即日锡以阁部之封。逾年辛巳南巡，封翁迎驾于吴江，上停舟劳问，召见行幄，令二子扶掖上殿，称其多福，赐貂，赐币，赐饔饵，又赐以七言近体一首，又赐以"湖山养福"四大字。封翁既退，偕浙东西士大夫为太后祝厘于净慈寺，上复赐燕湖上。溯行，又赐相国"台阶爱日"四大字，又赐以白金三百两，为封翁颐养之资。高宗圣孝迈古，是岁适遇慈宁万寿，娥台蚁幄，奉以时巡，故嘉惠耆臣，尤为破格。大君之锡类，臣子之显扬，至斯叹观止已。

李太夫人之胎教

雍、乾朝士，主张陆学者二人：一临川侍郎，一南昌万学士承苍也。学士有贤母李氏，方孕时，每默祝于影堂曰："不愿生儿为高官，但愿负荷先世之学统。"以万氏先祖如明刑部侍郎虞恺、光禄卿汝言，皆讲学于阳明、念庵之门，号为硕儒者也。学士少入塾，果喜读宋人讲学之书，论者谓得之胎教。

邵学址之清操

吾邑邵学址先生基，为康雍乾三朝近臣，久以卿贰参匦司，先后侍直两书房，出抚江苏。方贵盛时，妻不衣帛，旁无姬侍，客至，鱼菽萧然，人多议其矫。及公卒，谕祭使者至门，隘巷不足容肩舆，则步以入。矮屋不足以容广筵，则毕事于檐溜之下。中外知交，始叹公贞操不可及。公子检讨铎，早卒；孙洪，官至礼部侍郎，克绳祖诰，清恐人知。

尹文端摄九印阮文达摄六印

尹文端督两江时，常一月间兼摄将军、提督、巡抚、河、漕、盐政、上下两江学政，九印彪列，簿书填委，而公判决恢然，犹与诸生论文课诗，见袁枚所作公神道碑（按：袁文多夸诞，一月摄九印，恐无是事；或数月中，曾经遍摄，已绝无仅有之奇遇矣）。阮文达官粤时，以两广总督、两广盐政，摄广东巡抚、太平关税务、广东学政、粤海关税务，时公适生孙，因名六印，见《弟子记》及梁章钜《浪迹丛谈》。二公皆青年科第，白首耆英，儒雅风流，功勋赫奕，惟知人善任，用能厝施裕如也。

孙文定孝弟过人

世多传孙文定少年尝报仇杀人，事迹未著，几视公为朱家、郭解一流人矣。康祺按：陈兆仑所撰公神道碑铭，称公伯兄桢淦无故为人所戕，公父不胜忿，手刃其仇，吏持之亟，公未弱冠，奔走呼吁，一昼夜行三百里，叩大府自承，代父罪，事竟得解。读此，知公之孝弟过人，知勇兼备，非贸然以血气自雄者（按：卢抱经作公传，称公伯兄为赵氏子所杀，既论抵，赍缘得脱。赠公愤不欲生，公时年十八，乘间刃赵氏子死，跳身出，一昼夜行三百里，至会城，别以事与人讼于县。令素知公，拒移逮者，谓杀人实非公，事遂解。《先正事略》亦云。然而他书并有云公仲兄鸿淦杀人，公代承之者。三说不同，其为不反兵之仇，则无异议也）。

京官升转之变迁

今军机章京无以翰詹充补者。乾隆间，大庾戴文端公初授修撰，典湖北试回，奉旨仍直军机。（按：公以举人应天津召试，钦赐内阁中书，即直枢府。）今军机章京外放后，无入都仍充章京者。乾隆间新建裘恭勤公行简，初以举人中书入直，守宁武、平阳数年，以母老请内用，补户部员外郎，仍直军机。今大学士无为巡抚者。乾、嘉间，嵇文恭公抚浙江，朱文正公抚安徽，均已入相。今两书房无以科道行走者。雍正间，吾邑邵学址中丞，以给事中直上斋。今部曹无得学政者（同治初偶一简用，词臣均以为破例）。乾、嘉已前，部郎视学，不可指数。风气迁变，未解何繇。

戴文端恤终典礼

戴文端公薨于位，嘉庆十六年四月朔日也。翼日，既命荣亲王奠醊矣；越六日（世俗所谓首七之期），仁宗复亲临丧次，举哀奠爵者三。恤终典礼之隆，为近世辅臣所罕遇。

将帅和睦之效果

川陕教匪之役，经略威勇公额勒登保，扼驻略阳，以五路带兵大臣位望相埒，尝引嫌上疏，请止举劾麾下功罪。时裘恭勤公方奉特旨犒军，奏谓五路将士，宜咸听经略节制，以一事权；并移书川督威勤侯勒保，为陈廉、蔺相让之义。两帅大和，师比有功。世多恭勤论事，中机宜，得大体，然亦由威勇、威勤皆名将，故正言易入也。康祺按：咸丰间粤逆初起，永安州之围，势可聚歼。乌武壮公、向忠武二公，亦皆名将，积有龃龉，江忠烈在乌幕调和之，苦甚于恭勤，而向公盛气未平，故执围师阙隅之说，挠此事机。迨槛兽逸而河沙飞，东南不复可收拾，忠武荩臣，至今岂忍责备，或劫数使然欤？

董天弼之忠勇　二则

乾隆四十一年，大小金川平，头人七图葛拉尔思甲布，传送行在，纯皇帝命军机大臣问为逆状，对甚悉。复言陷底木达时，四川提督董公天弼，将所部二百人，抽短兵力战，不可败；夜半，领兵头人以鸟枪数百干，环击杀之。先是在军诸大臣，劾董失守要隘，纯皇帝徙公之子联珏等伊犁；至是赦还，复联珏举人原资，赐内阁中书。古人询于刍荛，圣天子乃察及俘虏，宜万里行军，咸在日月照临之下也。

董提督天弼性忠勇，貌魁奇，临阵常身先士卒，所向无前。随征金川，有哈萨克二赤骠马，极雄健，将军温福常索之。对曰："天弼上阵，倚此二马，金川小丑必荡平，俟手枭二逆，并二马上将军。"后与将军同殉难，志竟不遂，然其言壮已。

鄞县史氏之科第

吾乡甲第，南宋以来，推史氏第一。世所称史、赵、丰、楼者，三家孙支均式微，独史氏入国朝，科名不绝，槐棘之间，世有令人。其尤异者，立庵先生大成，以顺治乙未大魁天下，历官至礼部侍郎，致仕；其从子慎斋先生在甲，亦由翰林九迁至礼部侍郎，亦未及年而乞休，适甲子一周也。二公立朝贞亮，有信史在，不假乡邦后进之赞扬。即此遗荣勇退一端，昔二疏父子以同时，今二史父子以继起，亦足为高门仪矩矣。

任启运受两朝礼遇

荆溪任钓台宗丞，以雍正癸丑通籍，年六十四矣。殿试之明日，以能通性理八人引见，世宗皇帝反覆下询，奏对详尽，蒙恩奖"人甚聪明"，即授检讨，上书房行走。逾年抱疾，上廑圣怀，赐药赐医，至于院使无员不出，日传天语之谆谆。越月趋谢，特谕绕廊而进，再四慰安，务自保爱，并命侍臣扶掖以出，凭御座遥望之。高宗登极，仍令直书房，充讲官，擢中允，由左佥都御史洊升卿贰。偶遭倾跌，赐药赐金，服食寝兴，时降清问。而且官翰詹，则免其考试；佐宪职，不责以纠弹。迨乾隆己巳，宗丞弃世久矣，诏举经学士，圣谕犹举以为劝，有"故宗人府府丞任启运，研穷经学，敦朴可嘉"之褒。呜呼！两朝圣人，隆礼儒臣，一士之身，成全至此，理学经术如宗丞，亦自无负知遇。然绳枢瓮牖之士，有宗丞之学之才，而生不逢时，韬伏堙暖以没世者，岂少也哉！

天人感应之捷

顺治朝，魏柏乡相国疏纠首辅刘正宗，世祖震怒，以公不早言，并下狱，然卒直公出之。时方久旱，公甫出狱，甘霖大沛。嘉庆朝，洪稚存太史以上书成亲王、朱文正公，妄言时政，谪戍伊犁。明年，京师旱，上诣坛祈祷，减军流罪，不雨。诏赦直言获罪洪亮吉归，是日大雨，天人之感应捷矣。

任葵尊侍御风节　二则

《池北偶谈》记同时御史敢言，惟荆元实、任葵尊二人。葵尊名宏嘉，钓台宗丞族兄也。钓台《清芬楼稿》称：康熙中叶，御史噤不言，人诮为荐解角。自公入台垣，而言路始振，章数十上，咸有益国计民生。巡视北城，亲王诸府，公侯第宅，多在辖下，骄悍尤难治。公偶出，有锦衣骏马突其前，公叱呵之，众不敢，曰："此某王所嬖千金旦也。"公大怒，身逐之，隶走卒奔，抵王府，坐其门呼，必得旦乃已。王曰："是申申者何也，即出，敢若何？"旦出，公叱缚之，予杖四十。王大恚，入奏。天子曰："非凌汝，行者吾法，汝庇优，亏吾法。"王觳觫稽颡出。马三爷者，戚畹某弟，登城私，公执而鞭之；告其兄，兄面谢过。已而谋龁龁公，公廷发其奸，某矫辨，天子命掌其颊三十。又声九门提督罪，诏立斥罢。公尝慨然流涕曰："宏嘉之得保首领，天子赐也。"盖信而后谏，其遇不可及云（又渔洋诗："翰林科道两衙门，齐脱貂裘猞猁狲，昨夜五更寒彻骨，满朝谁不怨葵尊。"此虽戏言，亦足见公风骨矣）。

任葵尊通政督学奉天，革生童纳金之陋习。上知之，戏示百官曰："是蚩者，乃不识钱。"天语煌煌，荣于华衮。

郑环之理学

武进宿儒郑先生环，乾嘉之际，以经学名宇内，躬行峻洁，志在经世。自以学成不得用，常与当路言民间疾苦，于兵政、海防、屯田尤详切。人或倦且厌，先生嚣嚣不已，盖冀其偶一听用也。嘉庆十一年，卒甘泉训导官署。客或往唁，见先生朝衣冠端坐，持笔疾书。客大惊，问先至者，则曰：先生以丑初疾革，浴毕，敛以公服，天始曙，忽起索纸笔曰："吾注《易》有四卦未卒业，是以回光续成之。"客坐候至酉，先生始掷笔长叹而瞑，急舁上床，身已僵冷，而卦注毕矣。见包世臣慎伯《艺舟双楫》，慎伯即往唁之客之一也。康祺按：兹事奇诞骇闻，为讲学家所弗道，然慎伯非妄言者。且细思其故，儒者读书一生，时时以济人利物为志，当耄期进德，欲净理纯，其耿耿不昧之精灵，收摄片时，原可去来自主，此仍圣贤临深履薄之功，非二氏羽化涅槃之幻也。

钱坫之篆学

竹汀詹事之家学，其兄子坫实为嫡传。坫字献之，邃经学、小学、金石之学，篆书尤空绝前后，然在家未尝学篆也。初入都省詹事，詹事授以李阳冰城隍庙碑，昼夜习之，三月不能成字。忽患痫。医者诊之，脉无病，而手足厥冷，目瞠视，鼻微有息而已。如是者七日，忽中夜跃起，濡墨作篆书乾卦象毕，不胜饿而寝。翼早，詹事来视病，君尚未寤。见案上篆，大惊，呼问病状，君答曰："儿故无病，梦至石室，见唐巾老者，指授篆法七日夜，作成辄批抹，最后书乾卦象，老者曰可矣，儿遂觉。追忆笔势，中夜作此幅。"詹事细询梦中所见，盖即少温云。时都中能作篆者，唯翁学士方纲，闻是事，索君书叹绝，以为神授，君篆书遂名天下。殆所谓思之思之，神明通之欤？

康熙朝廷推之制

查查浦翰林嗣瑮，奉使典试粤东。午门宣旨，恭纪诗云："敢谓九重亲试用，尚烦诸老更廷推。"自注："是日命下，复令九卿公核贤否。"殆康熙间故制如此。

圣祖优礼陈廷敬

圣祖南巡，泽州相国方扈从。既至杭州，公乞假游西湖一日，奉旨免朝。且云："廷敬老臣，遇宫眷车不须避路。"洵承平盛事也，见《查浦诗钞》。

雍正朝加恩士子之旷典

雍正庚戌科会试，特命广额四百名。又会试之前，奉谕：凡雍正七年大臣子弟乡试失举者，采中十二名。又雍正壬子科各省乡试，奉旨：每额十名加中一名，有零者亦加一名。盖名场旷世之恩也。

雍正朝之神灵瑞应

查查浦诗集，有恭纪神灵瑞应九章，自注甚详，皆符瑞志中史料也，别择登之。一、天台山民于雍正七年十一月，见神鸟飞鸣石梯儿沟，各臣民于八年正月，见凤皇翔集峰顶。一、景陵碑文初勒时，即有灵芝绕石之瑞，世宗（按：原注称今上）龙兴之始，孝陵蓍英屡见。一、雍正四年，黄河六省俱清，五星聚于奎璧。一、南掌贡象，生黎输丁，西边亦皆臣服。一、四川抚臣奏，七年七月六日，犍为祥云捧日；山西抚臣奏，十二月保德州祥云绕日三环，临晋县庆云屡见；河东督臣奏：十二月登莱二府祥云互见；云贵督臣奏：七月至闰月，有五色云凡七次见，八月庆云六次见，九月新嶍营亦叠见；又重建孔圣庙大成殿，上梁前二日，卿云见于阙里。上命亲诣文庙设奠，以申感庆。一、七年九月，云南白崖乡约等呈报地方少水，本年闰月平地涌出甘泉二股，一出仙女庄，一出虾蟆口。一、湖州府有万茧同功之瑞（按同功茧，事详见前笔）。一、磁州民拾遗金四十两、钱三千，悉俟原主还之。一、七年冬，奉天将军奏：小米一斗价三分，豆一斗价一分二厘。十一月，贵州抚臣绘瑞谷图进呈，一穗三茎以至一穗十五、六茎者不等。康祺敬按：列圣家法，惟知敬天勤民，从未尝侈言祥瑞。然雍正初元数年之间，卿云甘醴，凤集河清，嘉谷灵芝，神鸟瑞茧，凡古来祥符上庆，骈集于薄海内外者，至于史不胜书，三圣继兴，万叶巩祚，太和翔洽，事岂偶然？则亦载笔之士，所未宜阙略者也。

周系英之知遇

湘潭周侍郎系英，嘉庆戊辰，以侍读学士奉命直南书房。保荐时，谕掌院曰："朕意中止一周系英，可将其名列入荐牍。"未几，上书房出缺，例由掌院拟正陪，而入侍南斋者不列。侍郎复膺特简，且命之曰："不但授读作诗文，须教阿哥为人居心以忠厚为要。"因奏："书房例课八韵诗。臣愚以为宜令阿哥加读《资治通鉴》，以知今古治乱兴衰之故，悉民间之疾苦。"上是之。

卷　十

海宁查氏兄弟

海宁查慎行夏重、嗣瑮查浦昆季，皆负隽才，少以诗文相劘切。康熙庚辰、癸未，后先成进士，入词苑，同馆十年。夏重年六十四告归，又二年，查浦从顺天学使因病辞职，年适与同。夏重七十外刻诗，查浦继之，兄弟互相为序。天伦唱和之乐，坡、谷不如。余久遭鸰原之痛者，读二查集，不觉黯然。

金冬心傔从各擅一艺

冬心征士，以书画遨嬉名胜四十余年，所携傔从，亦各擅一艺。甬东朱龙善琢砚，新安张喜子界乌丝阑，

会稽郑小邑儿工钞书，吴趋庄闰郎操缦能理琴曲，泾阳蔡春解歌元白新乐府。自征士僻好画竹，长幅矮卷，日竟十数。兰陵陈彭，亦学画竹，竟可乱真。庸保厮养，乃有如许雅材，征士之识趣可想。

圣祖识拔图文襄　二则

图文襄公海初为中书舍人，世祖幸南苑，公负宝以从。上见其举止严重，立授内阁学士，不数年，洊至大学士。及康熙初，西征授钺，果建大勋。

三藩之变，禁旅南征，宿卫尽空。及察哈尔叛，京师无兵可调，盈廷震愕。圣祖命选八旗家奴之健者，付图海北征。公赴得胜门外教场，阅毕，即日趣行，不许信宿。所过州县村堡，骚掠者置不问。比出塞，至贼境，下令曰："察哈尔元之后裔，数百年珍宝山积，尔等能破之，富且百倍。"众踊跃，无不一当百，胜于节制之师，遂破之。归而请豁所过租税，以恤边氓。盖以乌合之众，御方张之寇，非此无以得其死力；淮阴侯驱市人而战，知此术矣（按：魏源《圣武记》载此事，亦以淮阴为比，而深恐后人之借口，意甚深远）。

明　亮

文襄公明亮，少尚履亲王郡主。王母妃薨，奉移之东陵，道路积潦，舁夫惮行。公躬行泥淖向导，舁夫不从令者，以杖挞之，在道数日，队仗整肃如行军。王窃叹曰："吾家快婿，国家大将材也。"公卒以金川、湖北军营立功。

海兰察之将略

乾隆朝名将，以超勇公海兰察为冠，边功战略，炳裔旗常，无待述矣。其行军实由天授，有为自古名将所未尝到者。自结发从戎，每临阵，微服率数十骑，绕出贼后，知何处有瑕可蹈，辄冲入贼队，左右疾射，使其阵乱，而我兵乘之。又能望云气，决贼势之盛衰、此战之胜负；察山川脉络，知安营汲水之宜；听地窨，识贼马之多寡；验马矢，料敌去之远近。即仓猝间，手弹弓弦，亦能预测利钝。以故进必歼敌，退亦全师，操纵神奇，不可殚述（按：望气之说，屡见史策，古名将皆能之。北齐时，斛律金行兵，用匈奴法，望尘知马步多少，嗅地知军远近。超勇蒙古人，或得秘传，不知今尚有传者否）。魏氏《圣武记》称天生海公，以成就福康安之功名。康祺谓是直天生李晟为社稷耳，岂独文襄一人福命致之哉？

胡思显佐额勒登保

川、楚用兵，以忠毅公额勒登保为经略，奏带郎中胡思显代具奏稿，每有小衄，直陈不讳。仁宗嘉公不欺，并加胡思显三品卿衔。然后知名臣幕府，未可参佐非人。

阿文成之将略

阿文成公立功绝域，将材相业，冠绝一朝。相传公在行营，每军务倥偬，帐中独坐，饮酒、吸淡巴菰，秉烛竟夜。或拍案大呼，或砉然长啸，拔剑起舞，则次日必有奇谋。尤善拔擢人材，每散僚卒伍，一二语即知其器识，辄登荐牍，故人乐为用。尝识兴奎于军校，奇其状貌，令攻某寨，即日授副将。海超勇权奇自负，同时无一当其意，独服公驱使，辱骂惟命；遇他帅虽礼下之，不乐为用，文成洵神人哉。

将才随地脉为转移

国朝武功铄千古，而将才辈出，亦颇随地脉为转移。从龙诸佐，蔚起关外，及康熙平三藩后，则汉臣名将，西北为多，如提督侯爵张勇及其子云翼，提督男爵梁化凤及其子浙闽总督鼐，提督子爵王郡及其子总兵守乾，提督陈福及子提督大用，广东提督殷化行，贵州提督杨天纵，提督副将军董芳，皆陕西人。云南提督伯爵赵良栋及子广东总督宏灿、巡抚加总督衔宏燮，提督将军王进宝及子总兵用予，提督岳升龙及弟提督超龙、子威信公大将军钟琪，提督钟璜、孙巡抚浚，提督马际伯与弟提督见伯，总兵觐伯、副将显伯，提督潘育龙与侄孙提督元善，提督韩良辅与子提督勋，总兵师帝宾与子提督懿德，提督樊廷与子总兵经文，又兄弟总兵康泰、康海，总兵图形紫光阁高天喜，皆甘肃人。及三省教匪靖，而蜀将竞兴；东南海贼横，而闽帅继起。至于粤匪荡平，凡著名将帅，尽隶湖南；剿捻之役，参以皖将。二百余年来，以一省人材，备五等封爵者，前惟四川（嘉庆中，十七省提镇，四川居十之九），后惟福建，近年之湖南，所少者公爵耳。如曾文正、左相国封侯，曾中丞国荃封伯，李忠壮公臣典、刘京卿锦棠封子，提督萧公孚泗、今长江提督黄公翼升封男；而又有并骑都尉、云骑尉为子男之爵者数家，盖楚才独盛矣。总观前事，地脉迁变，理或有之。然苟非一二命世大人，提倡忠义，物色英雄，训练而羁縻之，恐穰、吴、颇、牧之材，沉沦草泽，或反桀骜为乡里患者，岂少也哉？

曾燠之遭际

南城曾抚部燠，今人犹称为曾都转，以公宦辙留扬州最久也。红桥竹西，宾从文燕之盛，远踵韩、欧、刘、苏诸公，近接栎园、渔洋、雅雨诸老辈，盖几几乎海内龙门矣。顾其遭际，亦自不可及。公由翰林散馆，授户部主事，甫擢员外郎，即蒙高宗特简两淮运使。既洊陟封圻矣，乞养事毕，仁宗以淮鹾疲惫日甚，特命公以巡抚衔巡视两淮盐政。公先后莅扬，皆出意表，江山胜区，文翰巨伯，人地契洽，良有夙缘。

江南父子继相之多

国家人惟求旧，汉臣中继世入相者凡七家：常熟蒋氏，桐城张氏，漳浦蔡氏，武进、诸城两刘氏，无锡嵇氏，大庾戴氏。武进、大庾皆叔侄，余则皆父子也。戴可亭相国世居江苏甘泉县，相国祖携子旅食大庾，始著籍焉。然则七家之中，江南实居其五，可谓人杰地灵。

臧寿恭与严可均极不相能

长兴臧寿恭眉卿、乌程严可均铁桥两先生者，同籍湖州，同时号通经博学，顾极不相能。杨太守岘，臧先生高席弟子，亦尝从严先生游。一日，太守自长兴归，舟泊城外，邻舟有命酒独酌者，视之严也。诘何自，以实对，诧曰："是村夫子，堪若师乎？"它日，太守叩臧先生："严某何如人？"曰："粗能讽《三字经》。"《三字经》者，学童初入塾试讽者也。文人相轻，不意经生亦然。

严可均之诡僻

铁桥少负粮课，跳入京师，用宛平籍充乡举。明年会试，主试者贵人得其卷，欲魁之，以诗失谐斥。或劝铁桥诣谢，贵人喜且慰之曰："君大博通，顾诗失谐何。"铁桥瞠目曰："唐始以律诗取士，今所传失谐者十九矣。"贵人失色罢。铁桥有一子，初堕地，自卜子六龄当孤，命曰六孤。吁！何其诡也。

西江四戴

大庾之戴，自文端公父太仆寺少卿第元，始以翰林起家。乾隆乙未，仆少弟可亭相国、子心亨同成进士，散馆皆授编修。戊戌，文端继之以大魁，除修撰。父子兄弟，并在词垣，而主试督学之差，星轺交驰，络绎道路，故其时阶皆未崇，天下翕然称西江四戴。

大庾戴氏之恩眷　二则

故事：内外大臣亲属任科道者，对品回避。嘉庆朝，戴文端公在枢府，其季父可亭相国以学差还都，方官掌京畿道，例改六部员外郎，纯庙命以科道应升之鸿胪少卿候补。时当训政燕翼，谋至深远，见可亭相国才器堪大受，不欲使更滞郎署也。

可亭相国督南河，积劳遘疾，假归里门。时河工未蒇，两江总督铁冶亭保请帑六百万，睿庙以斯事艰巨，命戴文端偕觉罗长文敏公麟赴工审度，并谕文端曰："清江距江西才二千里，使事毕，卿可一归省卿叔父。"故文端纪恩诗，有"此去竹林勤问讯，亲传天语到柴门"之句。以朝夕夹辅之重臣，恩予往返四千余里，以慰其家庭骨肉之私，为史册纪载所未有。盖睿庙极重戴氏叔侄，欲并寄以股肱心膂，其储参大政之意，已于是乎定矣。

托戴二相之镇定

嘉庆二十五年七月，满相托文定公津、汉相大庾戴公均元，扈滦阳围。甫驻跸，圣躬骤有疾，不豫，变出仓猝，从官多皇遽失措。二公督内臣检御箧十数事，最后，近侍于身间出小金盒，锁固无钥。文定坏金锁，发盒得宝书，遂相偕奉宣宗即大位，率文武随瑞邸行礼，乃发丧，中外晏然，服二相之镇定（敬按：是则本包世臣大庾神道碑，与实录所纪稍异）。

汉臣总理内务府工程处

可亭相国清慎悫诚，蒙仁宗破格恩，以汉臣总理内务府工程处，冀变积习。而公三督工程，皆获咎谴。初以监修吉地失察工弊，夺一官，褫宫衔、花翎。继以裕陵隆恩殿专金四柱，俱丈二围大木，而十五六年之顷，遽致蠹朽；公方由河督起病，坐是迁副都。及公既予告归，适宝华峪地宫渗水，被严旨与英相国和同逮，籍家产才值万余缗，宣宗意稍解，除名放还。包慎伯撰公墓碑，遂谓旧例内务府事务不使汉大臣参预，良有深意。康祺以为慎伯之言非也。内务府即秦汉已后之少府，在周官属之冢宰，满、汉大学士均得与闻；倘必防蜂虿之螫人，听漏卮之旁决，大臣谋国，义不宜然。

可亭相国享年之永

三代贤臣，享年最永者，以召公奭为第一，春秋则推蘧伯玉。本朝宰辅，颐耋引年，可亭相国其称首矣。公年九十有五，公长子户部郎中诗亨，侍养在籍，年将八十，依依膝下如婴儿，人呼为小莱子。

郎中骤擢侍郎

索佳氏约斋侍郎额勒布，官户部郎中时，以管部王大臣密荐廉能第一，特旨擢本部侍郎，管钱法堂事务，异数也。

额勒布官两淮时之清廉

乾嘉已前，淮纲繁富甲天下，视鹾使者，骄贵简出，出则舆从华盛倍封圻，金钱挥霍，一斥巨万。额少农勒布官两淮，力矫积弊，常从二三骑，自策骡，穿街巷，祷雨甘泉山，辄步烈日中，往返三数十里。旧例：别库岁征几千万，乃鹾贾结交势要物，听使者主持，公壹不问。游客来谒，自馈肴蔬果饵数器而已，曰："吾为扬州开一生面也。"嘉庆戊辰，被议入都，鹾贾送至王家营，环跪纳会子四纸，纸各镪十万。公诘何为？佥曰："大人节官费岁数十万，又奏增盐息至分半，岁溢且二百万，计大人按临六载，众商所受恩，且累千万，区区者诚不足言报称。"公曰："我前节官费以为今日地，是攫寮寀所应有也。请增盐息者，为岸猾持若短长耳，若等竟以作市价，是捋民以益商，我负疚滋重，况分若肥耶？必不听者，以状上闻矣。"是年秋，公故当觐圣，例以珍玩为面贡。公阅实制备，仅值十六万，先期贮京第。及至都，部议当差热河，不得面，无用贡。公濒赴戍，遣使悉送还扬州，费脚价银六千，实己资也。呜呼！处脂不润如公，诚可质古人矣（按：公少时奔丧至山西，土人醵赀万金为赙，公一无所受。事闻，仁宗大嘉许。可知自古名臣，必于微贱时培养风节，百尔君子，盍共勉之）。

吴槐江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吴槐江制军充军机章京久，阿文成公甚器之；大学士伯和珅同掌枢府，积不平。嘉庆初政，文成既薨，纯

庙幸滦阳，训政忧勤，或午夜视事，一夕，以宣军机大臣不得，命召章京，唯吴公已上直，入对称旨。少顷珅至，上曰："军机事日繁，傅森、吴熊光皆任事，可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以助若。"珅谓吴官才五品，不符体制，（按：公时官通政司参议。）上命加三品卿衔。珅又曰："其家贫，大臣例开轿，恐力不办。"上命赏户部饭银一千两。又曰："戴衢亨出身状头，官学士，已四品，在军机日久，与吴同，用吴不如用戴。"上曰："此岂殿试耶？"珅语塞，乃承旨。然文端卒与公同加三品衔，拜命，而班次乃居公下。珅之奸诈如此，珅之能行其奸诈者，亦仅如此（按：傅公森任侍郎久，前一日召见，诘问甚厉，人共危之。及上直，乃知圣意疑公识度，或未胜大用，试而后授也）。

汉寿亭侯显灵

嘉庆丙辰，川、楚军兴，贼氛逼荆州，州城岌岌无守炮。汉寿亭侯忽示梦于马厂，掘获炮九位，石子十万斤。奏闻，锡名曰神赐大炮。考荆州大庙，即当日幕府故址，宜祚顺佑民，威灵尤赫赫云。

凌晓楼贫而好学

凌晓楼先生曙，嘉庆间江淮大儒也，治何氏《春秋》、郑氏《礼》尤精审。其少时读书之苦，有与牧豕负薪相仿佛者。先生以一孤童，贫而居市，十岁就塾，年余，读四子书未毕，即去香作，杂佣保。然停作辄默诵所已读书，苦不明诂解。邻之富人，为子弟延经义师，先生乘夜狙其轩外，听讲论。数月，其师觉之，乃闭外户不纳。先生愤甚，求得已离句之旧籍于市，私读之达旦，而日中佣作如故。年二十，乃弃旧业，集童子为塾师。童子从君游，则书必熟，作字正楷。以故信从众，修脯入稍多，益市书，遂博通姱壹，学以大成。先生甥仪征优贡生刘文淇，少贫似舅，先生爱其颖悟，不忍弃之逐末，自课之，且教且学，刘齿未壮，并成通儒。观凌氏舅甥，有志之士，其勿以孤寒自沮矣。

嘉道间汉学家流别

包慎伯作甘泉薛传均子韵墓碑，叙述交友，多嘉、道间汉学之儒，颇有裨于纂学案、记师承者，为节录其大略，以贻学子。碑云："子韵少与仪征刘文淇孟瞻、泾包慎言孟开、旌德姚配中仲虞，及予弟季怀（按：名世荣）五人者，相结为本原之学。孟瞻、孟开、季怀治《诗》攻毛、郑氏，治《易》攻虞氏；子韵治小学攻许氏，皆旁通群籍，而据所业为本，砥砺以有成。近世昌许氏者，推嘉定钱氏、金坛段氏，子韵究其得失，而右钱氏。"又云："予弱冠，展侧江淮间，物色朴学，得阳湖黄乙生小仲，通郑氏《礼》，行不违其言；武进刘逢禄申受，通何氏《春秋》、虞氏《易》，虽情钟势曜，而读书如有嗜好；江都凌曙晓楼，治何氏《春秋》、郑氏《礼》，困学而不厌；同邑（按：谓泾县。）人胡世琦玉樵，墨守郑氏，有缀残补缺之勤；嘉定潘鸿诰望之，能错综许、郑，以适大义；丹徒柳兴宗宾叔，治《诗》、《礼》、《史》、《汉》，能依雅训，以捍俗说；宝应刘宝楠楚桢，上世故崇汉学，能不坠其家法；仪征汪谷小城，覃精许、郑，尤长于地理；黟俞正燮理初，通郑氏《礼》、杜氏《春秋》；乌程凌堃厚堂，综汉义说《易》、《礼》、《春秋》数十万言，与理初并长推步算术。吴越英隽，略备于斯，然必守许氏，以推原贾、马、郑、服训诂者，卒莫如子韵之善。"慎伯是作，于近时汉学家数，盖已什得八九矣。

桐城古文派源流

曾文正公文钞《欧阳生文集序》云："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而受法刘君大櫆，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硕望，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姚先生晚主钟山书院，讲席门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异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东树植之、姚莹石甫。四人者，称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传授徒友，往往不绝。在桐城者，有戴钧衡存庄，事植之已久，尤精力之过绝人，自以为守其邑先正之法，禅之后进，义无所让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时服膺，有新城鲁仕骥絜非、宜兴吴德旋仲伦。絜非之甥为陈用光硕士，硕士既师其舅，又亲受业姚先生之门，乡人化之，多好文章。硕士之群从，有陈学受艺叔、陈溥广敷，而南昌又有吴嘉宾子序，皆承絜非之风，私淑姚先生。由是江西有桐城之学。仲伦与永福吕璜月沧交友，月沧乡人有临桂朱琦伯韩、龙启瑞翰臣，马平王锡振定甫，皆步趋于吴氏、吕氏，而益求广其术于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于广西矣。昔者，国藩尝怪姚先生典试湖南，而吾乡出其门者，未闻以相从学文为事。既而巴陵吴敏树南屏，称述其术，笃好而不厌；而武陵杨彝珍性农，善化孙鼎臣芝房，湘阴郭嵩焘伯琛，溆浦舒焘伯鲁，亦以姚氏文家正轨，违此则又何求。最后得湘潭欧阳生，生吾友欧阳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于巴陵吴君、湘阴郭君，亦师事新城二陈，其渐染者多，其志趋嗜好，举天下之美，无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读此，则古文家桐城一派，亦已什得八九（按：欧阳生名勋）。

鹧鸪米

渔洋《居易录》云："弋阳汪少伟，赴一中官请，设饭止半盂，而香滑迥异常米。问所从出，云是四川以岁例入贡者，其米生于鹧鸪尾，尾止二粒，取出放去，来年则更取之。"康祺按：米产鸟尾，事太不经，即有此贡，殆亦如燕衔海鱼、猿采山荈，物以罕异见珍，故明代因以进御，然他处不见纪载（钱唐张云璈有鹧鸪米诗，亦据渔洋一言，初非实有闻见）。想幸值圣明，从前蜀帅，必已抗疏裁罢矣。

杨梦槎被祸

无锡杨明府梦槎，乾隆间以孝廉令四川酆都，值金

川酋逆命，调赴监制炮位，屡有功。癸巳六月，大军至木果木山，夜半贼劫炮局，遂拥之去。环叩用炮之法，明府阳教之而阴诡其制，反裂，殪贼无算。贼酋切齿，剁其尸如泥。事闻，诏赠兵备道，赐祭葬，荫一子如其官。呜呼！烈且智已。

嵇文恭清操

嵇文恭公当国，其相业人共称之，其清操容有不甚知者。比公晚年予告，常膳至不能具兼味，殁未一载，懒眠胡同第宅即属他姓，中外感服，始叹公之清恐人知。公婿张云璈诗有云"老屋区区留不得，而今始识相公贫"，盖纪实云。

国初满洲武将得力于三国演义

罗贯中《三国演义》，多取材于陈寿、习凿齿之书，不尽子虚乌有也。太宗崇德四年，命大学士达海译《孟子》、《通鉴》、《六韬》，兼及是书，未竣。顺治七年，《演义》告成，大学士范文肃公文程等，蒙赏鞍马银币有差。国初、满洲武将不识汉文者，类多得力于此。嘉庆间，忠毅公额勒登保初以侍卫从海超勇公帐下，每战辄陷阵，超勇曰："尔将材可造，须略识古兵法。"以翻清《三国演义》授之，卒为经略。三省教匪平，论功第一。盖超勇亦追溯旧闻也（明末李定国，初与孙可望并为贼，蜀人金公趾在军中，为说《三国演义》，每斥可望为董卓、曹操，而期定国以诸葛。定国大感曰："孔明不敢望，关、张、伯约不敢不勉。"自是遂与可望左。及受明桂王封爵，自誓努力报国，洗去贼名，百折不回，殉身缅海，为有明三百年忠臣之殿，则亦传习郢书之效矣）。

牛守备为民请命

康熙三十八年，圣祖三次南巡，由浙回苏，驾幸洞庭东山。有水东民人告菱湖坍田赔粮，收纸付巡抚。上问扈跸守备牛斗云："太湖广狭若干？"奏云："八百里。"上云："何以具区志止称五百里？"奏云："积年风潮冲坍堤岸，故今有八百里。"上云："去了许多地方，何不奏闻开除粮税乎？"奏云："非但水东一处，即如乌程之湖溇、长兴之白茅嘴、宜兴之东塘、武进之新村、无锡之沙潋口、长洲之贡湖、吴江之七里港，处处有之。"上云："朕不到江南，民间疾苦利弊，焉得而知耶？"遂谕令查明奏免。康祺敬按：圣祖德量同天，六十年中，如此偏恩，岂胜枚数。惟牛守备以末弁前驱，忽邀清问，在他人当已踢蹐乖常，而乃奏对从容，既历举夙所谙习之江浙水道地形，复毅然为民请命，其学识殆出儒臣上矣。

圣祖垂念寄畅园樟树

无锡惠山寄畅园，有樟树一株，其大数抱，枝叶皆香，千年物也。圣祖南巡，每幸园，尝抚玩不置。第六次回銮后，犹忆及之，问无恙否。查慎行诗："合抱凌云势不孤，名材得并豫章无，平安上报天颜喜，此树江南只一株。"迨圣祖宾天，此树遂枯，亦可异也。

考试精于书法之举监生员

康熙乙酉五次南巡，至苏州，三月十八日谕江南上下两江举监生员等，有书法精熟，愿赴内廷供奉抄写者，著报名齐集江宁、苏州两处，俟回銮日，亲加考试。越一月，命掌院学士揆叙赴府学考试，进呈册页，取中汪泰来等五十一人，同前考过郭元釪等十人，俱赴行宫引见，各蒙赐御书石刻《孝经》一部。

何义门索还门生帖之异说

常熟翁铁庵司寇受要人旨，劾汤文正而据其位，何义门请削门生籍，屡见前人纪载，余初笔亦述及之。唯《履园丛话》称即墨郭公琇令吴江时，前抚余国柱方掌纶扉，征贿巨万，不与，嗾人劾奏。虞山司寇从而和之，长洲贡生何焯在京考选，为司寇门生，遂登翁之门，攘骂不已，索还门生帖，否则改称，不认为师。义门由是知名，与他说稍异，未知孰是。

钱南园通政之敢言及清廉　四则

乾隆四十六年，逆回犯兰州，而甘肃冒赈事发，狱已成矣，诛窜者几百人，而独不及陕西巡抚毕沅。昆明钱南园通政沣方为御史，奏言："冒赈折捐，固皆由王亶望骫法营私，但查亶望为藩司，毕沅曾两署陕甘总督，近在同城，岂竟豪无闻见，诚使早发其奸，则播恶不至如此之甚，即陷于刑辟者，亦不至如此之多也。臣虽不敢必其利令智昏，甘受人饵，惟是瞻徇回护，不便举发，甚非大臣所以居心。"奏入，上是之，夺沅爵三级。先是科道衙门自李漱芳左迁后，无人敢言事者，自此疏出，而一时台阁凛然生风。

钱南园通政复有疏劾东抚国泰一事，甚有益当时大局。奏言："山东吏治废弛，借纳贡名，贪婪无厌，官民苦之，所属州县，亏空累累，请旨按问。"且言嗣后愿皇上勿受贡物，俾天下督抚无以借口。上览奏，即命军机处传讯。已而有旨，随同军机大臣和珅、刘墉、诺穆清等前往查讯。其时和珅柄国，而国泰素奔走其门下者，人皆为通政危。及抵境，和已授意国泰弥缝，辄以危言相恫喝。幸刘文清深知其弊，常与通政密商，比到省盘查，则和先扬言不用全数弹兑，抽查至数十封，无短绌，和遽起回馆舍。通政请封库，次日彻底拆封，则多系圆丝杂色银，盖借诸商贾以充数者。因诘库吏，得其实，遂出示召诸商贾来领，大呼曰："迟来即入官。"于是商贾纷纷具领，库为一空，复往盘他府亦然，案遂定，和亦无如何也。于是国泰与藩司于易简，俱拿交刑部治罪。高宗嘉之，许为敢言。语云：批龙鳞易，捋虎须难。通政是举，若非圣君在御，贤相同舟，其不为珅所搏噬也几希！

钱南园视湖南学，不通干谒，不受苞苴，取士至公，士子莫不诚服。期满留任，适丁母忧，闻讣之日，星夜出城，宿于旅舍，即委员赍印交巡抚，次早启行。大吏已下，追送赙仪，皆拒不受。呜呼！举察廉孝者，身范

当如是已。

钱南园重入谏垣(按:南园以督学湖南时,荆州水灾城圮,及孝感有活埋人命之案,不行查奏,部议革职留任。后复加恩,以主事用。考令甲:革留加恩,应改降留,不应以通副堂官,反降司员六品,再擢始仍官御史。事在乾隆末年,殆和珅与有力也),时军机大臣和珅与阿文成议论不和,办事不同一处,虑开朋党之祸。南园上疏曰:"军机大臣应同在公所办事,互相可否,此定例也。近惟阿桂在军机处,余或在内右门,或在南书房,或在造办处,一切咨事画稿,司员趋走多歧,恐生事端。况内右门近接养心殿,不能不与内监习狎,万有一如从前高云从之事,虽立正刑辟,而所结已多。请饬诸大臣循照旧章,同止军机处。其圆明园办事,亦同一体,以昭画一之规。"高宗览奏,切责大臣,谓钱沣所奏甚是,即令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当时阿文成已下,咸称为南园先生,不以名也。惟和珅屡加究诘,欲穷以难处之事,卒不能屈。

卷十一

本朝状元总数及常熟科名之盛

本朝状元,自顺治三年迄同治十三年,凡九十三人。江南一省,得四十五人。常熟一县,已得六人,盖顺治戊戌孙承恩,康熙己未归允肃,庚辰汪绎,戊戌汪应铨,咸丰丙辰翁同龢,同治癸亥翁曾源也。翁氏叔侄,八年中两得大魁,科第之盛,已无比俪(详初笔)。所尤奇者,道光丁未庞文恪公钟璐以第三人及第,翁文端弟子也;越庚戌一科至咸丰壬子,杨太常泗孙以第二人及第,亦文端弟子也;复越癸丑一科至丙辰,文端子适为第一人。天干一周,三鼎甲蝉联鹊起,同在一城,又同承文端公门墙堂构之遗,衣钵箕裘之绪,谈形胜者,谓虞山地脉使然,岂果专借地脉欤(按:三君在朝,并以文章政术见称,益见文端遗泽之远)?

毕秋帆发库银赈济

镇洋制府抚河南,乾隆五十二年,湖北荆州府江水暴涨,堤溃城决,淹没田庐,人民死者以数十万计。七月朔,得襄阳飞信,制府即日先发藩库银四十万两,星夜解楚赈济,一面奏闻。高宗大加奖赏。不数日,擢两湖总督。昔汲长孺之发仓,犹待矫诏,且所发粟数,史亦无征;制府此举,固由仰体圣慈,其识量亦不愧封疆矣。

毕秋帆寿和珅诗

钱梅溪泳《履园丛话》耆旧一门,载毕秋帆督两湖时,值公相和珅年四十,自宰相已下,皆有币帛贺之,惟秋帆独赋诗十首,并检书画铜瓷数物,为公相寿。梅溪曰:"公将以此诗入《冰山录》中耶?"秋帆默然,乃大悟,终其身不交和相云云。康祺按:秋帆制府爱古怜才,人所共仰,其交和珅,慑于权势,未能泥而不滓,亦人所共知。梅溪,毕氏客,固宜讳莫如深,惟欲以拒绝权门,归功于一言之谏沮,其然,岂其然乎?

吴文节被害堵城

吴文节公文鎔之督两湖也,粤贼方由江西回窜,田家镇师溃,省城戒严,时咸丰三年九月,公受任甫三日也。巡抚崇纶惧欲逃,扬言督兵营城外,公策马往诘,则曰:"饷绌兵单,城岂能守?"公正色曰:"汝朝廷二品官,何出此语?此时吾辈舍城存与存、城亡与亡八字外,岂有他策!"抚臣曰:"公欲死节博美名耳。军兴,疆臣多并节,吾二人头颅倘再落幺么手,如国体何?"公忿不能遏,拔佩刀斫几上曰:"谁再言出城者,污吾刃。"抚臣齿战面土色,惕惕然惊,不复能正视。公婴城固守,数十日,竟击退剧贼,城赖以完。抚臣则大憾,所筹画悉反公所为,檄饷征兵,百计齮龁。十一月,公遵旨督兵攻黄州贼,少有斩获。明年正月,移驻堵城(距城五十里),贼纵火焚营垒,士卒惊溃,公遂被害。公虽以同舟非人,赐履沦没,而建祠锡谥,恤典崇优。彼抚臣者,旋奉严旨逮问,徒以畏罪自尽,幸免秋官失律之诛,亦足见圣朝之彰瘅矣。士君子读圣贤书,食君父禄,时变仓卒,匡济无功,堂堂七尺之躯,奈何不以马革裹之,而几使欧刀饮血哉?

世乱见孝子家贫出忠臣

咸丰间,发、捻纵横,英夷内扰,侍郎某某辈,屡驾锋轺,囊橐充牣,遂托词养亲乞退,计将为多牛翁老矣。转徙兵间,生事日迫,而同治初元,剧寇以次削平,还顾堂上,衰病无恙,则又款段入都,疏称大乱初已,时事艰难,臣受恩最深,臣亲尚康健,不敢不出云云。朝士诧异,有改成语以讥之者曰:"世乱见孝子,家贫出忠臣。"夫仕宦媛巧之习,后生轻薄之谈,不足污吾笔,姑录其事,为进退失据者戒也;讳其姓名,存忠厚也。

殿廷考试专尚楷法之由

近数十年,殿廷考试,专尚楷法,不复问策论之优劣,以致空疏浅陋,竞列清班,甚至有抄袭前一科鼎甲策,仍列鼎甲者。而读卷诸公,评骘楷法,又苛求之点画之间;有一字古体帖体,依《说文》篆隶而不合时式者,即工楷亦置下等。康祺偶见厂肆有乾嘉年间殿试策,不尔也。朱侍讲逌然云:其先德侍郎公及第时,不尔也。此风不知开自何时。后询之童少宰华云:"宣宗初登极,以每日披览奏本外,中外题本,蝇头细书,高可数尺,虽穷日夜之力,未能遍阅,若竟不置目,恐启欺蒙尝试之弊。尝问之曹文正公振镛,公曰:'皇上几暇,但抽阅数本,见有点画谬误者,用朱笔抹出。发出后,臣下传观,知乙览所及,细微不遗,自不敢怠忽从事矣。'上可其言,从之。于是一时廷臣,承望风旨,以为奏折且然,何况士子试卷,而变本加厉,遂至一画之长短,一点之肥瘦,无不寻瑕索垢,评第妍媸。以朝廷抡才大

典，效贱工巧匠雕镂组织者之程材，而士子举笔偶差，关系毕生荣辱，末学滥进，豪杰灰心，波靡若斯，虽尧舜皋夔之圣贤，岂能逆料与？"文正晚年，颇以为悔，故少宰获闻之。康祺尝谓：今日科举望其得士，必自殿廷考试用誊录始，试质之有心者。

李卫兴浙江水利

李敏达公卫为浙江总督时，疏言鄞县大嵩港灌民田数万亩，日久淤浅，且无支河蓄水，清疏通大嵩港，于港口建坝，分浚支河，于通海之横山头等处筑土塘并石闸六，又镇海之灵岩、太丘二乡，有浦口通流入海，闸已圮废，应筑塘修闸，以资蓄泄，并从之。吾郡僻处海东，距省会四百余里，大吏耳目所不及，寇乱已前，凡捐输抽厘之事，则以为商贾辐辏，土壤膏沃，所以扰民者无不至，而农田水利，及守土长吏之贪廉，大府无过而问者。敏达虽恃气骄倨，不纯用儒术，而泽及海隅，盖犹封疆中之佼佼者。

和珅有两大父

前卷纪和珅为伍弥泰外孙，盖满洲人多云然，而吴督部熊光亦著之笔录者也。康祺谓伍公与和珅先后入相，或是珅继母之父，苦无确证。顷观包慎伯《中衢一勺·郭君传》云：嘉公谟为河库道，大学士忠襄伯和珅，其外孙也。珅少贫，每遣仆刘全，徒步往返五千里，求佽助，嘉公资以白金五十两。君方为河库道吏，与全饮而欢，语之曰：'子且贵，何为人仆从苦如此？'亦资之如嘉公数。珅嗣以家累，遣全求嘉公助白金三百金，嘉公怒詈遣之。珅遂私出都诣嘉公，公怒甚，欲治以逃人之法。君从容语嘉公曰：'吏见和郎君贵当在大人上，大人毋薄其贫，且大父以三百两助外孙，事甚小，何苦怒如此。'嘉公曰：'汝善和郎君，何不自助之？'君曰：'大人不助和郎君，吏不敢先。'嘉公乃出金授君曰：'即日为我遣之。'君招至酒楼，握手曰：'郎君不日当大贵，贵后愿毋忘今日为天下穷黎乞命。'既为具鞍马，又自以白金三百助其装。其后珅以户部尚书为军机大臣，扈跸下江南，至红花埠，遣全驰诣君，约相见于仲兴。君曰：'吾始谓若主济世才，今乃招权纳贿，为赃吏逋逃薮，毒流生民，吾恨尔时不怂恿治以逃旗外遣之罪。若主仆旦夕且无死所，毋累我。'遂与绝，后卒如君言。嘉公后官漕运总督。"观此，则珅实有两外祖，且皆早识珅奸矣。郭君名大昌，山阳人，洞彻水性，穷极事变，乾嘉之际，数十年凡奉特旨持节治河，及经制官河督以下，遇事谘决，倚为安危，盖振奇士也。

郭君治老坝工

传又记郭君治老坝工一事，其卓识廉操，尤播人口。当嘉公擢总漕时，开郭君吏缺，为上客。淮阳道以河方多故，就嘉公乞君襄其事。郭既客河道署，忤南河总督吴嗣爵，遂赁居清江浦之五圣庙，时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也。是年八月望后，消溜切滩，南卧决，老坝口一夕塌，宽至百二十五丈，跌塘深五丈，全黄入运，版闸关署被冲，滨运之淮、阳、高、宝四城，官民皆乘屋，而山东逆匪王伦方滋事，相距才数百里。吴公惟惧无所措，昧爽至五圣庙，排闼敦延，君拒之。吴公再三谢罪，君曰："大人成见若何？"吴公曰："嗣爵有成见，即不烦先生。然嗣爵意此役必速举，钱粮五十万，限期五十日，何如？"君曰："如此，则大人自为之，大昌不敢闻命。"吴公曰："决口虽巨，然五十万不为少，五十日不为速，过此恐干圣怒，罪且不测。"君曰："山东匪势狓猖，与江南接壤，塞决稍迟，恐灾民惶惑生他变。且圣上见兵水交至，未审虚实，必发重使，大人固欲以堵合事烦使者耶？必欲大昌任此役者，期不得过廿日，帑不得过十万。"吴公再拜，请受事。君曰："有一言不能从，不敢任也。调文武汛官各一，使得以冠盖刑杖，在工弹压，此外如有员弁到工者，大昌即辞事。"吴公敬诺。君又曰："荡料皆在洪福庄，距工咫尺，宜听调取。仓猝办文稿不可得，大人出图章一，付大昌，饬库道见片纸即发帑。"吴公如约。至期，遂合龙，共用料土作支并现帑，合计十万二千两有奇。吴公缮折入告，又三日，钦使乃至浦。君故善河事，至是益知名，然终以省工费，拙言语，触众怒。嘉庆初，举丰工，工员欲请帑百二十万，河督议减其半，商于君，君曰："再半之足矣。"河督有难色，君曰："以十五万办工，以十五万与众工员共之，尚以为少耶？"河督怫然。君自此遂绝意不复与南河事。康祺按：老坝工一役，吴公之信任君，不可谓不专且笃也。功成入告，何未闻端牍荐贤耶？丰工一议，吏役弁兵，众口交詈，意中事也。河督亦怫然，何为者耶？然则治河之事可知已。顾才如郭君，设稍假以尺寸之柄，前明潘季驯、本朝靳文襄，何足多耶？

邓完白书名

百年来，谈篆隶汉分之学者，多首举完白山人邓石如(按：以字行)。山人少产僻乡，眇所闻见。游寿州，晤亳人梁巘，始究古法。至江宁，为梅文穆公季子客，获睹梅氏所弆藏秘府异珍，暨秦汉以来金石善本，笃志临摹，日尝昧爽起，研墨盈盘，至夜分尽墨乃就寝，寒暑不辍，如是者八年，学益大进，顾知者犹罕也。一日，访黄山至歙，鬻篆于贾肆。张皋文编修方客授修撰金榜家，编修邃篆学，见山人书，归语修撰曰："今日得见上蔡真迹。"修撰惊问，语以故，遂冒雨偕诣山人于荒寺。修撰即备礼延之，金氏家庙甚壮丽，其楹皆贞石，而刻楹及悬额，修撰精心写作，盖百易而后定，谓莫能加于此也。及见山人书，即鸠匠斲其额，石楹既竖，不便磨治，架屋而卧楹，请山人书之，刻成，乃重建，其倾服至此。山人既交两太史，遂辗转与曹文敏、刘文清，上海陆副宪、镇洋毕尚书相周旋，奉手而绝艺传矣。物登明堂，矞矞皇皇，士负不世才，岂不赖二三名公出气力以提挈之哉？

邓完白立品

邓山人虽以一技名，其立品甚高洁。乾隆庚戌，曹

文敏以祝釐入都，强山人同往。山人独戴草笠，靸芒鞋，策驴后文敏三日行。文敏舆从，以山东发水转后，与山人相值于开山。时巡抚以下命吏，郊迎文敏，山人策驴过辕门，门者呵止之。文敏坐堂上，望见山人，趋出延入，让上座，语诸公曰："此江南高士邓先生也，四体书皆国朝第一。"诸公大惊，为具车从。文敏曰："吾屈先生甚，乃肯来都，卒不肯同行，愿诸公共成其志。"乃率诸公送之辕门外，上驴去。后入毕尚书两湖幕，吴中名士，多在节署，裘马都丽，山人独布衣徒步。居三年辞归，尚书留之不可，乃为置田宅为终老计，而觞山人之行，曰："山人吾幕府一服清凉散也，今行矣，甚为减色。"四座惭沮。当山人初入都，都中作篆分者，咸以覃溪学士为宗师，山人独不肯一谒，遂蒙诋娸。归南中，则阳湖钱鲁斯、嘉定钱献之同负世誉，未免以私意相凌，山人不与校。然则书学虽小道，非有志节度量者，亦未能坐致千秋也。

陆朗夫中丞之镇静　二则

吴江陆朗夫中丞官运河道时，寿张逆匪啸聚，距济宁州才二百里。良民生长太平，猝惊骇，公严禁诸官所，毋或远行，滋民疑。乡人争入城，虑良奸莫辨，议闭门。公曰："贼未至，何示怯耶？且忍拒吾民，使散逸被贼害或胁诱耶？"洞开重闉，身坐其间，稽察容纳，民心以安。未几，而天兵歼贼。人皆重公镇静有方略，预识为封疆大器云。

陆中丞抚湖南，最饶政绩，劳悴卒官。其初莅长沙，梦吟七言长篇，记一联云："能开衡岳千重云，但饮湘江一杯水。"被其泽者，挥涕诵之。

徐念祖通壬遁之术

徐大令念祖，桐乡人，宰蒙阴，称神君慈父。诗文书法，力追古人，余事通壬遁之术。乾隆乙丑二月，翰林钱屿沙琦属课与分校卜。大令曰："魁罡并到，喜气非凡，意元卷出公房乎？"会元蒋元益、状元钱维城，果皆出其门，后并官六卿。蒙阴狱逸囚，课之，当在治东三十里外，水草之交，为阴人所察。躬率役追捕，半日余不得，过小村落，令役具餐，自憩柳下。遥见一池中有丛草，回顾有老妪立檐间，注目向池，若意喻者。饬役入池，遂擒之。囚盖立水中央，手萦众草覆其顶。凡奇中多类此。

元旦恩锡筵宴

乾隆十五年庚午元旦，恩锡大廷筵宴，王大臣九卿而下，翰詹科道得与，庶吉士亦得与。自次年辛未后，元旦多停止筵宴，于是曾与斯盛者，益自幸荣遇躬膺，获饱饫尧尊舜卣也。

乾隆乙卯鹿鸣宴

乾隆六十年乙卯，例举乡闱，海内重赴鹿鸣宴者四人：广东冯潜斋太史成修，湖北陈云仲太史中龙，江西李西华侍郎友棠，浙江冯孟亭侍御浩。自来重宴鹿鸣，从未有在一朝纪元之中者，以乾隆元年举人与乾隆六十年举人同宴，而四人者，又皆尝捷南宫，陟词苑（潜斋己未，陈壬戌，李乙丑，孟亭戊辰），潜斋最长，是年已几百岁矣。场屋美谈，朝廊鸿庆，旷不易逢。

冯景夏之爱士

桐乡冯少司寇景夏，藩江左时，届雍正壬子科秋试，总理场务，见贡院地势卑湿，捐俸三百金，于各号舍加厚板一块铺地，以防雨水灌浸，后遂相沿为例。越二纪，少寇孙孟亭浩典试江南，犹赋诗追纪之。冯氏子孙，累世贵显。康祺按：此虽小事，非热肠者不肯为，况一举而惠及万夫，政不得云煦仁孑义也。

知州得蒙恩赐

雍正五年，冯少寇以知州开复，蒙世庙超授庐州知府，并于请训之日，特赐貂裘锦绮、端砚法帖诸珍。五品微员，初起废籍，仰膺特达至此，中材以上，蔑不奋兴矣。

李文勤公掌度支

三藩未变以前，仁皇帝偶思营建，时李文勤相国方掌邦计，上询有项可动否，公奏云："户部无可动之项。"事遂止。未几，吴逆事起，上忧及帑项空虚，公奏云："户部存项敷用。"上诘以前语，公正色云："部帑原备缓急之需，若平日耗于土木，缓急将何支持？"上颔之。仰见开国名臣，经国大猷，去皋夔旦奭不远（或曰：马文穆公齐事。考文穆康熙八年始入官，十四年始官户部曹郎，安得于三逆未变之前，先有奏对，误）。

施愚山道学为词章所掩

施愚山先生讲学白鹭书院，一日，讲"长幼有序"，因自言少年孤露，中鲜兄弟，至于啜泣。座中有阋墙者，为之悔感。愚山实儒者，其道学转为词章掩耳。

史阁部孙

邓宗伯钟岳，以雍正初督学江左，有童子史姓，年四十余，其册籍书祖可法名，邓询之，则前明史阁部孙也。盖督师赴扬州，寄孥白下，有孕妾后生一子，因家焉，邓为录之邑庠。此与初笔所纪，湖北学政凌如焕，取明臣杨涟元孙充拔贡，部议降级，蒙世宗宽免一事，盖不啻重规叠矩云。

福康安周旋海兰察

乾隆五十三年，台匪林爽文平，纯庙召见德少司空成，以福康安视阿桂何如询问。少空奏云："阿桂能指㧑海兰察，福康安则极力周旋之，方得海兰察之力，以此不如阿桂。"上云："汝所言亦是，但阿桂出师西域，海兰察系末弁，夙感阿桂拂试之恩，故愿效驱策。海为金川参赞，福康安尚系领队，一旦骤临其上，不能不谦谦

自下，倚为干城。两人境地不同，福善周旋，是以平贼。”圣天子于臣僚分量，洞若掌纹，宜授钺专征，无不肤功迅奏也。

赵恭毅清节

武进赵恭毅公贞操伟节，诸家纪述详矣。其令商丘时，白太夫人在养官署，寄家信购物，仅红头绳一两、胡粉一匣；见公家世守家书真迹。由偏沅巡抚迎驾清江，往返仅用白金五十两，见公所手治官书。公以大儒为名臣，此特其清介之一节。

阿文成之器量

阿文成公持节堵青龙冈工，副将李荣吉以为进占得占，大工所深忌，宜缓之，得实而后进，以防陡蛰。文成斥其挠众，急趣之。既合龙，文武皆贺，惟荣吉不至。召之，则于坝上再拜使者曰：“为荣吉谢公相，坝实未稳固，荣吉不敢以贺公相故，离工致疏虞。”督土料追压，阅两日竟不守。文成中夜闻坝蛰，驰至，荣吉已挂缆落水。文成令曰：“能生之者，官擢三等，兵吏赏千金。”未几，舁荣吉至，文成垂涕，亲去其湿衣，以上赐黑狐端罩护之。良久乃苏，文成遂自劾，而荐荣吉。窃谓李副将胆识过人，不阿贵近，其才岂独可以任河工。而文成忠实勿欺，不肯屈人材以怙已过，震无咎者存乎悔，宗臣器量，洵乃可法可师。

阿文成之远虑

乾隆朝，回疆奠平，廷臣有新开郡县之议。阿文成言：“回部性顽，难治以汉法，宜择酋建国，而驻大将军于乌鲁木齐，责其贡赋。不然，恐办事、领队大臣，或有嗜财好色，不过六十年后，终当有变。”及张格尔事起，适符其期。参赞大臣武公隆阿，因重进此说，上遂命直督那公驰往密议，始以除夕擒张逆于铁盖山。盖犬羊之性，骤未可以冠带治之，文成之虑远矣。

魏文毅借史事进谏

魏文毅公尝侍直中和殿，泛论史鉴。世祖偶称唐太宗英主，对曰：“晚年无魏征苦谏，遂穷兵高丽，至贻后悔矣。”世祖颔之。

纪文达奏对之敏

纪河间性坦易，喜滑稽，名言隽语，流播最多。相传其奏对之敏捷，亦为一时朝士所深佩。嘉庆初，实录馆请议叙，或言其过优，仁宗以问公。公不言可否，而对曰：“臣服官数十年，无敢以苞苴进者，惟戚友挽臣为其先人题主或铭墓，虽厚币辄受之矣。”上恍然曰：“然则朕为先帝推恩，何嫌其厚？”遂如所请行。此犹小事也。乾隆某年，考试差后，有宣布前列诗句者，台臣密以告，将兴狱矣。高宗召公问之，公顿首曰：“如臣即泄漏者。”问何故？曰：“书生习气，见佳作必吟哦，或记诵其句，欲访知为何人手笔，则无意中不免泄漏矣。”天颜大霁，遂寝其事。

高文恪结欢内侍

高文恪在康熙朝，世亦称其对扬之敏妙。第闻文恪直南书房时，尝携金豆满荷囊，如上阅某书，近侍以告，则酬以一金豆，即抽某书涉猎之。偶天语垂问，无不能对大意者，以是益蒙嘉赏，以廷臣中博雅可与道古，莫士奇若也。又文恪贵盛后，颇通宾客。或谓士奇襆被入都，今但问其家赀，可得贿状。一日，上问之，则曰：“督抚诸臣，以臣蒙主眷，多有馈遗。其实圣明威福不旁落，臣何能参预一字。在彼诚无益，在臣则寸丝粒粟，皆恩遇中来也。”上微笑，置不问。康祺按：文恪以单门白士，徒步游长安街，遭辰遝时，平陟通显，仁皇帝数十年之矜全培护，断非他人梦寐所敢几，奈词章而外，他事无闻。其结欢内侍，纳赂疆臣，无非为身家富贵之计，依恃宽大，巧言自文，不以墨败，幸也。视世之五谏从讽，片语回天者，辟诸草木，区以别矣。

宣宗节俭

宣宗中年，尤崇节俭，尝有御用黑狐端罩，衬缎稍阔，令内侍将出四周添皮。内府呈册需银千两，乃谕勿添。明日，军机大臣入侍，谕及兹事，自是京官衣裘不出风者，十有余年。

圣祖鉴魏敏果之无欺

康熙十七年，魏敏果公以左都御史迁长刑部，上言：“臣忝司风纪，职多未尽，敢援汉汲黯自请为郎故事，乞辞新命而领旧秩。”圣祖鉴其无欺，乃加刑部尚书衔，仍留原任。一时百僚震慑，纲纪肃然。人以公为不负所言，克举其职。

韩文懿以时文受知圣祖

自有制艺来，无以旧作时文受主知者。长洲韩文懿菼，康熙癸丑科会试、殿试，皆第一。撤闱后，上取墨卷览之，称主司得人。是年冬，召至起居注，命将平日窗稿进呈，遂以刻本五十篇进。复召至弘德殿，问平日所作必多，馆师熊文端公代奏曰：“尚有三十二篇，以题目小，不敢进呈。”上曰：“不妨都进来。”其三篇，即乡试墨卷也。康祺按：公学问经术，蔚然儒宗，其出处咸有轨法，原不独以制艺见长。而以是渥受恩荣，正足为潜心举业者劝益。可见右文天子，曲艺旁通，即时文小道，亦莫不洞知奥窔也。

宋牧仲求圣祖御书

圣祖第二次南巡，以江苏巡抚宋尚书荦居官安静，深得大臣之体，手诏褒美，恩谊甚洽。公面奏：“宋臣范成大蒙孝宗赐石湖二字，后世传为美谈。孝宗偏安主，我皇上乃尧舜之君，相去霄壤。臣功业不及成大，遭逢之盛，自谓过之。臣家有别业在城西陂，乞赐书西陂二字。”上许之。时直幄诸臣，见上颜色霭霁，竞进求书。

公奏曰："臣老矣，以齿当先赐臣。"上大笑，走笔书"西陂"二大字，立时颁赐。明良喜起之盛，熙熙一堂，直三古以还所未有也。

博学鸿词卷

康熙朝，召试鸿博之次日，圣祖方幸霸州，携诸卷亲览。翼日，下三相国公阅，上忽问："娲皇补天事信乎?"盖毛西河检讨卷中有此语也。冯文毅公溥奏："《淮南子》有之。"上曰："徒记事邪？则《楚辞》、《列子》早及之，何止《淮南》，第未知传信何如耳?"文毅曰："赋主铺张，古籍宜可用。"于是西河列上卷，圣学渊博如此，圣心复详尽如此。昔陶士行云："大禹惜寸阴，我辈宜惜分阴。"科目庠序之士，幸生圣朝，其无自惕矣。

太宗宽宥石廷柱之戆直

太宗尝与群臣论边事当以吕尚为法。忠勇公石廷柱对曰："吕尚能专制阃外生杀，故所向有功。今臣等若有过，下所司逮讯，虽佐领以下，亦当与之比肩对簿，其何以堪。"大臣以其言过戆，请议处，上特宽宥。

嵇文恭公改避生日

乾隆五十年，举行千叟宴，汉大臣与宴者以嵇文恭公领班。公年八十，与高宗同庚，生辰本在六月，值班口奏："臣不敢先君，拟改期于万寿后。"上许为知礼，因代定八月十五日，遣侍卫为之称觞，时以为荣遇云。

李鸿藻恩遇

高阳李尚书鸿藻，咸丰间以编修视河南学，按试未周，奉特旨召还，授穆宗毅皇帝读。毅皇帝登极后，弘德殿师傅之任，虽广延耆宿，而以尚书为甘盘旧学，两宫毗倚尤专，并已令参机务矣。同治五年丁太夫人艰，懿旨开户部侍郎缺，守孝百日，仍赴弘德殿及军机行走。尚书累疏陈情，乞归终制。吏部尚书文文忠公为之代奏，同时授读诸臣大学士倭文端公、徐尚书桐、翁侍郎同龢，亦代为乞恩，卒邀俞允。至光绪年，高阳已官正卿，遭本生太夫人终堂之戚，以本房主丧无人，具呈礼部请守制三年，亦经礼部议准。尚书之为人子，可谓守经尽礼，不愧儒臣。

卷十二

塔忠武之忠勇慈祥

塔忠武公之战绩，载在琅书，诸葛大名垂宇宙矣。公性忠勇，亦最慈祥。统兵岳州，即于左臂涅"忠心报国"四字。洪山之捷，麾军逼贼于沙湖塘角间，贼争赴水死，中多幼孩，公见之大哭，传令拯救，得数百人，群贼因而乞命者又七百有奇，诛其极悍者，余尽释之。一日力战归，左右以海燕窝进。公曰："吾母夫人在都，不知能给朝夕否，忍甘此耶?"德化令进莞席，以士卒皆卧草土，却弗受。其笃孝贞廉，又如此。从古名将，秉气之纯，如公亦少觏也。

多龙鲍虎

中兴名将，塔、罗、彭、杨四公，随曾文正创立楚军，实开果毅坚贞之风气。稍后则满臣惟忠勇公多隆阿，汉臣唯子爵提督鲍公超，骁勇敢战，与之齐名，军中呼为"多龙鲍虎"。

朱朵山六易官阶终于六品

状元虽三年一人，而自唐宋重科目已来，凡廷试抡元，鲜有不溶跻华显者。海盐朱朵山殿撰昌颐，平生六易官阶，终于六品，殆由数奇。初以选拔充小京官，升用主事，一也；道光丙戌成进士一甲一名，授翰林院修撰，二也；嗣升赞善，三也；缘事降谪，适得光禄寺署正，四也；由光署正捐主事，五也；升员外得御史矣，复干吏议镌级归，咸丰朝起废员，仍赏主事，命来京，六也。散秩浮湛，旋亦垂垂老矣。名场显晦，各有前因，修撰乡望颇隆，蹭蹬终身，义可无闷。

福文襄拒南掌求炮

福文襄王总制云贵，值南掌国贡驯象四，并言被交址诸国劫掠，无御敌器，以余象一求予巨炮。文襄檄谕，以国家法制森严，赏赉有节，兵火利器，不容妄求，还其象，不予之炮，上韪之。

福文襄被异数有十三

福文襄屡出筹边，功在社稷，其生平所受恩宠，亦复空前旷后，冠绝百僚。初以领队大臣随征金川，攻克得楞山，赏嘉勇巴图鲁，后即以嘉勇二字，叠为封爵佳号，异数一也。索诺木就缚，金川平，封三等嘉勇男；班师，上幸良乡，行郊劳礼，赐御用鞍辔马一，旋御紫光阁饮，至诏图形阁中，上亲制赞，异数二也。甘肃逆回田五等滋事，授参赞大臣，擒贼首张文庆等，晋封嘉勇侯，异数三也。台湾逆贼林爽文围嘉义，诏以为将军，驰驿往剿，立解县围，捷闻，封一等嘉义公，赐宝石顶、四团龙服，异数四也。生擒林爽文，槛送京师，台湾平，赐金黄带、紫缰、金黄辫、珊瑚朝珠，又命于台湾郡城及嘉义县，各建生祠，再图形紫光阁，上制赞如初，异数五也。廓尔喀贼匪窜后藏，诏以为将军，叠克贼寨，奏入，御制志喜诗，书箑以赐，佐以御用佩囊，异数六也。甲尔古拉集寨之捷，酋惧乞降，诏许班师，晋大学士，加封忠锐嘉勇公，会十五功臣图像成，上复亲为制赞，时大学士阿文成以未临行阵，奏让首功，异数七也。寻赏一等轻车都尉，命照王公亲军校例，给六品蓝翎三缺，赏其仆从，异数八也。由川督移云贵，会黔苗石柳邓围大营、嗅脑营、松桃厅三城，楚苗石三保围永绥厅，逆渠吴半生附之，有旨命督师进剿，未匝月，立解三围，赏戴三眼花翎，异数九也。屡毁贼营，夺贼卡，降七十余寨，诏晋封贝子衔，仍带四字佳号，照宗室贝子例，给护卫，异数

十也。吴半生降，赏公子德麟副都统衔，授御前侍卫，异数十一也。积功无可加，赏晋公父文忠公贝子爵，异数十二也。逮公薨，特旨赏郡王衔，赏库银万两治丧，并于家庙旁特建专祠，以时致祭。其父傅恒，追赠郡王衔，子德麟袭贝勒。丧入城，亲往赐奠，御制诗哭之，配飨太庙，并入祀贤良、昭忠二祠；复奉谕，德麟承袭贝勒后，其子袭贝子，孙镇国公罔替，异数十三也。其他封赠荫袭之稠，部院封圻之重，瑰珍玮宝之锡，云汉纶綍之褒，为寻常将相所罕有者，不胜缕述。异姓世臣，叨被至此，本朝第一人也。

汪文端公太夫人家教

山阳汪文端公廷珍，年十二而孤，母程太夫人抚之成立。值岁凶，母子日一食，或终日不得食，太夫人终不肯使人知，曰："吾非耻贫，耻言贫耳，言贫则疑有求于人，故不为也。"岁除无米，使仆索旧逋城外，抵暮归，无所得，各饮茗一瓯，尝盐菜数茎就卧。及公贵，风裁严峻，正色立朝，造次必于礼法，太夫人教也。

汪文端之相业

汪文端之相业，不以隆隆赫赫为名高，其行谊文章，海内识与不识，推为正人无异喙。仁宗知公深，故在内则长成均、直上斋，洊充总师傅；在外则安徽、江西、浙江连任学政，始终委寄，不外文学侍从之任。公为大司成，选刊《成均课士录》，教学者以义法。三省试牍，皆曰"立诚编"，犹前志也。又尝撰为《学约》五则以训士。一曰辨涂，谓喻义喻利，人心之分尽于此；为己为人，学术之分尽于此，有志者，当立辨乎豪厘千里之差。一曰端本，谓士者四民之首，天下事皆吾分内事也。自公卿至一命之吏，皆读书人为之，故贵通古今、达事变，相期为有体有用之学。一曰敬业，时文者古文之一体，犹之碑志、传记、表疏、论序云耳，以摹拟剽窃者之不足言文，乃并时文而小之，过矣。一曰裁伪，谓昌黎论文惟其是，吾论文惟其真，盖必能真而后是，非可得而论也。申韩庄列，异乎吾道者也，而朱子以为先有实而后托之文，非以其真耶。一曰自立，文之不能不变者，时也，挽其变而归之正，或因其变而愈益神明于正学者，事也。苟非克自树立，随风气为转移，取已陈之刍狗，沾沾然仿效之，庸有冀乎哉。其因文见道，大旨不出乎此。宣宗在青宫，公尽忱启迪，非法不道。登极后，献纳尤勤。道光三年，手敕称汪廷珍于师道臣道之义，二者兼备。然则公之辅翼圣聪，成三十年仁孝太平之治，上与伊傅比美矣。相业黯澹，何足议之。

高宗不沙汰僧道

高宗御制诗云："有以沙汰僧道为请者，朕谓沙汰何难，即尽去之，不过一纸之颁，天下有不奉行者乎？但今之僧道，实不比昔日之横恣，有赖于儒氏辞而辟之，盖彼教已式微已，且借以养民。分田授井之制，既不可行，将此数千百万无衣无食、游手好闲之人，置之何处。故为诗以见意云：颓波日下岂能回，二氏于今亦可哀，何必辟邪犹泥古，留资画景与诗材。"真洋洋圣谟也。康祺少时，好发奇论，尝谓今之僧道，可编为士兵，县留一寺，额设若干人，半月诵经，半月习武。合一省一府，均其寺产，为养赡之资。才足驭百人千人者，别异其名目，或许酒肉，或许婚娶。有事则老弱留守，壮者听调出军，有功，许蓄发出籍为武弁。人咸诡之。既又曰：僧尼宜因田设额，仍其旧产，县留二所，以别男女；非鳏寡孤独喑聋跛躄者，不得滥给度牒。人亦以为不能行。敬绎圣制，盖亦借绀宇红墙，为安置穷民之薮泽，刍荛之言，似后一说，犹堪备采也。

赵秋谷不满意王渔洋之论诗

渔洋晚年寄宋商丘云："尚书北阙霜侵鬓，开府江南雪满头，谁识朱颜两年少，王扬州与宋黄州。"读者多未测其旨，后始知为赵秋谷发也。盖秋谷罢馆职后，益修憾渔洋，薄游吴中，屡语人曰："迩日论诗，惟位尊而年高者，斯称巨手耳。"时商丘方巡抚吴门，闻是语，遂述于渔洋，故答诗云尔。阮吾山《茶余客话》谓："此特漫堂假阮翁以自夸耳，其实漫堂固不在秋谷指议中也。"康祺按：商丘风雅，不减渔洋，吾山斯言，未免锲薄。

进呈名画

康熙朝刻耕织图，系焦秉贞画；万寿盛典，冷枚画。秉贞济宁人，钦天监五官正。冷枚胶州人。又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内务府司库沈喻画，见《茶余客话》。

强记之法

张稷若先生云："强记之法，每读一书，遇意所好，即劄录之，录讫乃朗诵十余遍，黏之壁间。每日必三十余段，少亦六七段，掩卷辄就壁间观所黏录，日三五次以为常，务期精熟，一字不遗。黏壁既满，乃取第一日所黏者投笥中，俟再读有所录，补黏其处，随收随补，岁无旷日，一年之内，约得千段，数年之后，腹笥自富。"康祺按：他书记此法，黏壁之后，尚有分为二笥者，一虚一实。今日探左笥所储，逐条温览，投之右笥，明日探右笥亦然，其功尤为精密。余性嗜古书，记性最劣，偶有撰述，辄须寻检，率尔下笔，难免舛讹。憾年少在塾，不依此法行之，泛览健忘，致成枵腹，后生志古，尚其鉴诸。

水晶眼镜

今水晶眼镜遍天下，市井驵侩且用之矣。此物兴于国初，珍贵逾珠玉。康熙癸未，赐少宗伯孙岳颁晶镜。时蒋文肃以庶常值内廷，奏臣母曹氏，年老眼昏，上亦赐之，当世以为殊荣。

大挑原始

举人大挑，始于乾隆丙戌科，吏部新议选法，一等

用知县者，又借补府经历，直隶州州同、州判，属州州同、州判，县丞，盐大使，藩库大使，凡九班；二等以学正、教谕用，借补训导，凡三班。时谓之九流三教。按：此语儇巧不足录，借以纪大挑缘始，及当时铨补章程耳。

蒋文肃之恩遇

蒋文肃官庶常，即蒙圣祖赐第西华门右，御题匾曰“揖翠堂”。雍正戊申大拜后，复赐新第于得胜门。旧例，年终赏大臣福字，皆用红笺。丁未冬，世宗以公母曹夫人服未除，特书金笺福字以赐。壬子，赐人参至十二斤，皆人臣不世之恩遇。

南薰殿列代帝后图像记

恭读纯庙圣制文《南薰殿奉藏图像记》，知列代帝后图像，传自胜国，典在有司，历有年所。自纯庙几暇省阅内库，偶得展观，遂命工重加装池，袭以绨锦，尊藏于紫禁西南之南薰殿。复令王公大臣，详定位置，谨具籍识，次第甲乙。又以明诸帝玉册今贮工部外库，虑其散轶，因附藏殿之西室，俾庋视焉。既竣事，亲洒宸翰，勒石前荣，以示永久。盖缵承帝统，嘉惠前朝，圣人之用心，若是其诚且笃也。其图像轴数，法祭酒式善《陶庐杂录》尝纪之云：“南薰殿藏古帝后像，凡轴七十有五。宓牺氏像一，帝尧像一，禹王像一，商汤王像一，周武王像一，梁武帝像一，唐高祖像一，太宗像三，后唐庄宗像一，宋宣祖像二，太祖像四，太宗像一，真宗像二，仁宗像一，英宗像一，神宗像二，哲宗像一，徽宗像二，钦宗像二，高宗像一，孝宗像一，光宗像一，宁宗像一，理宗像一，度宗像一，明太祖像十二，成祖像一，仁宗像一，宣宗像三，英宗像一，宪宗像一，孝宗像一，武宗像一，兴献王像二，世宗像一，穆宗像一，神宗像一，光宗像二，熹宗像二，宋宣祖后像一，真宗后像一，仁宗后像一，英宗后像一，神宗后像一，哲宗后像一，徽宗后像一，钦宗后像一，高宗后像一，光宗后像一，宁宗后像一，明孝慈高皇后像一。凡册十五：历代帝王像一册，自伏羲氏起，至宋宁宗止，凡十六叶，每叶像二；圣君贤臣像一册，自伏羲氏起，至韩信止，凡二十三叶；宋朝帝像一册，自宣祖起，至度宗止，凡十六叶；元朝帝像一册，自太祖起，至宁宗止，凡八叶；宋后像一册，自宣祖后起，至宁宗后止，凡十二叶；元后像一册，自世祖后起，至后纳罕止，凡八叶，末四条无标题；元后妃太子像一册，自仁宗后起，至后纳罕止，六叶，第二三像无标题，末附太子像二；明帝后像二册，上册自太祖起至孝敬毅皇帝止，凡九叶，下册自世宗起至熹宗止，凡八叶；尚有历代圣贤像一册，孔子世家像一册，至圣先贤像一册，历代圣贤名人像一册，皆藏于殿中。”

缅甸进平定回疆贺表

道光九年十月，缅甸国王遣人进金叶表，因奉天朝平定回疆，生俘首逆，恭进皇太后徽号之诏，畏服欢喜而来贺。此为向来缅王所无之事，故云贵总督代为奏进。

曹学士为国初理学名臣

黄冈曹学士本荣，为国初理学名臣。其学初从阳明入，直悟心原，继加以践履笃实之功，著《五大儒语录》及《周张精义》、《王罗择编》、《居要录》、《切问录》诸书。其论次五大儒，以程、朱、薛与陆、王并行。尝应诏上疏，请举《四书》、《五经》及《通鉴》中有裨身心要务、治平大业者，朝夕讨论，从此设诚致行，自能祈天永命云云，优旨嘉纳。官司业，刊白鹿洞学规，以教诸生。日侍讲幄，论辨经义，问无不对，对无不尽。同年生谭风祯殁于京师，学士为之治丧。谭妾生子，令室中婢乳之，后成立，魏敏果为赋古人交行。学士既卒，苏门孙征君恸惜之，谓商周之际，道在箕子，宋元之际，道在许子，明清之际，道在曹子，世以其言为不可易。康祺于道学家言，了无所得，亦不知程朱、陆王之所以异同。如学士者，其视箕子果何如？视鲁斋先生又何如？征君所言，无能别其然否。惟观学士之事君待友，皭然不欺，为词臣莱食布袍，求尽职业，恐即此便是道学，不必高语商周宋元，定与古人鼎足也。

朱伯韩力保张忠武

桂林朱伯韩观察居谏垣，与苏廷樾、陈庆镛齐声，号称三直（见前笔）。又从倭文端、唐确慎、李文清诸公游，与闻道学之统。其经术、考据，则与曾文正公、何子贞、张石洲诸君相切劘。其工诗古文，与梅伯言、邵位西、张端甫、吴子序、余小颇、陈艺叔、刘椒云、冯鲁川六七君子，及其乡人龙翰臣、王少鹤，同时各成一家，盖道光朝魁伟振异人也。粤西贼起，方在籍办团练（按：独秀峰题壁诗，诋毁观察甚烈，康祺遍考他书，非事实也。且题壁诗本浅俗，不知世人何故传诵），张忠武公之来归也，官吏多疑之，观察独谓忠果可任事，毅然以十口保其无他，忠武卒为名将荩臣。论者谓李白之识郭汾阳，殆逊之矣（按：收降张忠武事，诸说互歧。《平定粤匪纪略》属之铜山制府，冯氏桂芬、李氏元度集，属之劳文毅公）。朱后以道员游吾浙，浙抚王有龄骄不知兵，假筹饷名，恣苛敛；观察每有言，嫌其迂阔。贼既围城，观察守清波门，督士卒守御甚力，食将尽，偶得米，犹分数斗饷举人伊乐尧。乐尧经生，观察道义交也。城陷，骂贼死。观察忠孝大节，炳若日星，而力保张忠武公，功绩尤伟；其围城馈粟一事，亦见平生风义云。

李文恭深虑粤逆之不易制

李文恭公星沅由翰林外简郡守，不十年至两江总督，所至百废具举，棱棱有风骨。既以母老乞病归，文宗御极召用，恳请终养。会粤逆渐肆，而林文忠公道卒，朝廷以文恭能任事也，讫以钦差大臣关防畀之，而公又殂。方公抵粤西，忧贼甚，寝食失常度，每谓人曰：“此贼非眼前诸公可了。”时周文忠、向忠武、乌武壮，皆

与共事，意不谓然。公曰："后当思吾言耳。"公疾革，以关防送文忠，而遗表荐乌、向可任。其后三公皆殄身军事，粤逆奔突遍天下，征讨十余载，縻饷万万，逆氛始洗荡无遗。公殆见洪、杨初起，势剽悍骁剧不易摧，思得当郑重一战，岂懦帅畏事比哉？

海昌三异

海昌三异者，安阳许侍郎三礼宰海宁时，浙人传为瑞应者也。时白燕来巢，朱露降于庭柏，海潮当至而不至，舆论美之，故云。然侍郎作令日，每夕焚香告天，如赵清献故事。创立书院，延梨洲先生主皋比，招高才生雅歌释奠，而亲受先生《易》学，称弟子焉。行取御史，疏请定武臣守制之例。迁理少，讲河图、洛书甚有条理，圣祖嘉美。自庶僚至卿贰，每岁必贻书梨洲问学，欲然也。康祺按：侍郎少执业于孙征君，他日有编夏峰、南雷学案者，当两收之。

陈编修力辞荐举

南雷讲学，吾州相从问学者，以吾宗为最夥，而怡庭编修锡嘏，其卫道至力者也。康熙十七年，诏征博学鸿儒，掌院叶文敏公将特荐，寄之以诗，从臾就道。南雷答诗，勉其承庄渠魏氏之绝学，而告以不出之意。文敏以编修为黄氏高业，属其敦劝出山，编修惊曰："是将使先生为叠山九灵之丧躯也，不如其已也。"再三往辞，文敏乃止。编修论格物之学，于师门不甚合，然梨洲屈指门下，必首推其笃行。

仁宗信任李忠毅

嘉庆初，李忠毅公长庚剿除洋匪，屡败蔡牵于浙洋，以闽师掣肘，牵尚游弋海上。上闻，逮治督臣，而代者入闽中文武之谮，疏参忠毅逗留，捏报斩获。谕密询浙抚清安泰公，赖公力陈忠毅剿贼之勇，海战情形之难，仁宗委任忠毅，由是益笃。当时贼中谣，有"不怕千万兵，只怕李长庚"之语，亦达天听。

柴虎臣之学行

仁和柴虎臣先生绍炳，明遗民也。少有至性，生计清寒，父亡于官，求商人附载东去，迎棺归葬，躬自负土成丘，时节祭奠，涕泪迸涌，松草为之萎绝。里中有避父笞出亡者，先生遇之，问得其故，大悲曰："尔有父笞非苦，我无父笞乃苦耳。"为赋游子遇、孤儿行，其人垂泣自恨，卒为孝子。偷儿夜入先生室，觉其为邻人也，默不言。捃摭及衣被，徐曰："独不能留此，为吾御寒邪？"偷儿惊而止，遂劝其改行，检枕畔百钱予之，及案上铜器一二具，令持出，其人呜咽去。入国朝，居南屏山，贫甚，屏绝馈饷，卖药自给。先生于象纬、律历、舆地、礼制、农田、水利、戎兵、赋役，莫不研讲。康熙八年，敕举山林隐逸之士，浙抚范忠贞公亲诣之，请以应诏，固辞，卓卓乎东京人物也。

无锡秦氏多寿

乾隆辛未，圣驾南巡，幸无锡秦文恭公家寄畅园，秦氏子姓迎銮者：孝然年九十，实然年八十七，敬然年八十五，荣然年七十，寿然年六十九，芝田年七十六，瑞熙年六十一，莘田年六十，东田年六十二，九人得六百余岁，皆近房也。汉碑云"国有仁泽，民多世寿"，信夫！

蜈蚣八字墙

雍正中，太常寺卿吴隆元奏修天坛折内，有蜈蚣八字墙语，上命交部严议，以其不敬也。坛庙大典，襄事者可不慎诸。

齐召南敏悟

天台齐侍郎敏悟强识，观书目十行下，一览则终身不忘。其应征北上时，谒某邑宰，留宿署中，见架上有异书八册，请借观，主人曰诺。次日，将登程，主人奉书以出，侍郎曰："已阅讫矣。"主人未之信，抽一二册询之，探喉而出，不讹一字。

潘孝子

桐城诸生潘天成锡畴，世称潘孝子。幼与父母避仇相失，天成乞食求之，往来休宁山中，跳走哭泣，每至聚，持一鼗鼓，大声为乡语，观者从之而笑，莫测其意也。行至江西界，其母从巷中出，颇疑天成非丐者，详问所由，相持而悲。因又询知父所在，迎之归里。天成论学，祖姚江，又从荆溪汤之锜，受东林之学，后事宣城梅文鼎，略涉历算，狷洁长贫，老以饿死。

方侍郎古文

本朝古文家，必推桐城方侍郎为正宗矣。其裁成而引掖之者，实赖吾乡一二先哲。侍郎少游京师，下笔为古文辄工，季野先生奇之，告之曰："勿读无益之书，勿为无益之文。"侍郎终身诵之，遂一心穷经。后读徐氏所雕九经解三过，为文益峻洁。西溟编修方以古文伏天下，扬于众曰："后来之秀也。"侍郎名遂大起。

吴征君生有宿根

吴征君农祥，学长于史，兼工词赋。乳哺时，哑哑私语，皆建文逊国时事。过十岁方不言，盖生有宿根云（按：征君与吴任臣生同里闬，年少皆博综能文，时呼为虎林二吴）。

梁山舟逸事　二则

梁侍讲幼时，其父文庄相国犹未达也。居凤皇山麓，夫人夜织，儿嬉于旁，虎突入户，夫人惊绝，侍讲戏如故。问之，曰："有大兽来，四顾而去。"

山舟侍讲书名压一代，性独孤僻，作书喜用许虚白纸，夏岐山、潘岳南笔，刻石必陈云杓、陈如冈、冯鸣和。后虚白斋纸盛行，冯、潘、夏、陈，因以致富。

姚启圣平台湾之谣谶

台湾开于郑芝龙，顺治初，其子成功复往据之，时出没江海为大患。厦门民掘地得一碑，文云："生女灭鸡，十亿相倚。"见者莫能测。后郑氏为姚尚书启圣所殄灭，乃知十亿，兆也，加女，姚也；郑从酉，鸡也，灭鸡，灭郑也。郑氏初起海上，尚书始生，传四世六十年，而公适为闽督，遂平台湾，执郑克塽以归。此谣谶之有验者，然亦我圣清之威德震铄，师武臣力，有以应之。

本朝文臣改武之始

会稽姚尚书平定台湾，袁枚作公神道碑，谓大功为施琅所攘，谢山、鹿洲亦云然。康祺按之官书及他纪载，知枚言不甚有征。顾尚书长子仪，亦英物也，仪雄伟与公肖，尝驱驷马驾奔车，自后掣之，马前却不自由，挽强弓，百步外可洞四札。闽人望见前锋曰："此姚公子旗也。"以功洊擢开封府知府，谕以京堂用，自请效力从戎，改云南总兵。本朝文臣自请改武，自此始（按：仪著有《忧畏轩遗集》）。

两大诗家

泽州相国在直庐，圣祖皇帝尝传问今之诗人为谁，相国以周起渭、史申义对，时有两大诗家之目。相国予告陛辞，圣祖问将来谁可代者，相国复举周名以对。惜起渭甫进宫坊，未肩大任，仅以诗集传耳。

黎吉云疏陈兵事之先见

黎侍御吉云，以翰林入台垣。道光中，英吉利船窥津门海口，侍御独上疏言："岛夷不可纵，和议不足恃。"条用兵事甚悉，弹主款大僚，言词切直。比款议决，遂引疾归。咸丰改元，广西军事急，御史方家居，忽办装诣京师补官，劾湖广总督程矞采庸怯误事，纵贼深入湘中，将为天下患。已而贼果围长沙，破武汉，连陷江南，躏及畿辅，都城戒严。侍御奉命驻东城，一日语守者曰："城上宜多积砖石。"守者谬诺之，督责益急，谓明日不具，将治尔。守者惧获罪，走诉诸大僚，言御史恐我明日寇将至也。大僚闻于朝，以惬扰降，时论惜之。康祺谓：明日寇至，固守者之甚其词，第被命守城，而不作寇至之想，守何事矣。粤匪之变，所以狼奔鼠窜，天下无完城者，大抵皆明日必不寇至之念误之也。呜呼！粤匪平矣，明日顾可恃哉。

黄辅辰贫不废学

贵筑黄观察辅辰，官考功郎时，遇事侃侃，持正不阿，屡忤尚书恩桂，又与侍郎张公争易州牧贪墨事，抗论再三。同官或目之硬黄，镌石以赠。观察少奇困，尝屑糠和麦麸为粥，又不给，则就邻生撷园中桃实生啖之，意充然不废学。盖所蕴实深，不第以风骨标异者。

批斥姚祖同存心刻薄

嘉庆二十三年万寿恩诏，普免天下积久钱粮，各省欢腾，争造册送户部。安徽民欠三百万，凤阳一府尤多，巡抚康公绍镛阅册已定，未及奏，迁去。继之者姚公祖同，疑民欠不实，行令诸道府，大为核减。属吏震公威，勒令诸州县减造十分之四，以其欠数虚报存库，州县苦之，势汹汹将上闻。姚先奏以为官吏欺侵，造册不实，请展限核减。朱批云："损上益下，朕之愿也；存心刻薄，有伤政体。"姚大惭，六百里行文，以原册上。大哉王言，古称荡荡如天，何以加焉。

卷十三

圣祖至德纯孝

圣祖皇帝八岁，世祖宾天；十一岁，慈和皇太后崩逝。当时呼抢哭踊，尽礼尽哀，圣孝纯诚，已为薄海传诵。比康熙二十六年，值太皇太后违豫，上躬侍寝榻，废餐辍寐，衣不解带者至一月余；复自宫中步祷南郊，亲制祝文，词义恳笃。太常宣读之际，涕泗交颐，文武从官，靡不感泣（以上略见前笔）。既遭慈宁大丧，三日以内，悲号无间，饘粥水浆，不入于口，居庐席地，毁瘠过甚，至于昏晕呕血。梓宫启攒之夕，攀慕不胜，左右大臣固请升辇，上坚不就驾，断去车靷，恸哭步送，刻无绝声。每舁校更番，辄长跪伏泣，直至郊园殡宫，颜悴足疲，凄感衢陌。又传旨回宫之日，仍居幕次乾清门外，并定志服三年丧，不忍以日易月。经王大臣等屡疏乞既葬除服，祗行心丧，台省诸臣，引经据古，切谏过中。太学诸生，咸以节哀顺礼为请。上骨立长号，勉释衰绖，而有触辄痛，忧悴惨损之容，阅三年不改。圣祖之至德纯孝，洵虞舜后一人已，详见昆山徐尚书《憺园集》，尚书盖其时襄理葬仪者。

李惺长髯之荣遇

乾隆辛丑进士李惺，以钱唐令起家，洊升顺庆守，告养。起复，年七十余矣。长髯彭彭，华采炤铄，陛辞日，上甚赏叹，令赴政事堂共观之，同时以为异遇，见陈太仆兆仑《紫竹山房诗》。荣哉此髯，真可谓绝伦超群矣。

算学启蒙重入中国

前卷纪朝鲜士人私谥翁覃溪为文达，以为艺林佳话。兹诵张石洲《月斋集》为朝鲜贡使题画诗，知贡使之师金正喜前充贡使时，慕中朝仪征相公之学，别署阮堂。阮堂为彼国通儒，性喜古籍，朱氏《算学启蒙》中国久轶，阮堂于其国得之，携以来京，展转入仪征手，爰属罗君次球校算付梓。道光朝士，多与阮堂师弟纳交，石洲亦尝以仪征所著诗书古训及自撰亭林年谱邮赠，诗之所云"敬以老阮书，用慰阮堂情"是也。近贤自苏斋而后，江号郑堂，李字郑斋，各自明其瓣香所在，不图此俗沿及东瀛。

张石洲之狂放

平定张石洲穆，以优行贡成均，道光己亥应顺天乡试，携瓶酒入，监搜者呵曰："去酒。"石州辄饮尽，而挥弃其余沥。监者怒，命悉索之，破笔砚，毁衣被，无所得。石洲扪腹曰："是中便便经笥，若辈岂能搜耶。"监者益忿，乃摭笔囊中片纸有字一行，谩曰："此怀挟也。"送刑部，谳白其枉，然竟坐摈斥。石州渊博无涯涘，世以东京崔、蔡目之，微眚见黜，固由赋命之奇，然亦太使气已。

罗壮节不愧循吏

罗壮节公遵殿抚吾浙，坐席未暖，遽为狂寇所乘，省城被陷，公以身殉，妇稚相随尽节，吾浙人犹以公短将略訾之。康祺窃谓：公循吏也，由牧令擢封圻，所至大著名绩。官湖北时，佐胡文忠公整饬吏治，筹画储胥，文忠倚为心腹。外任三十年，身后止薄田四十亩，土屋十余间，亮节清风，为近代疆臣所未有。以视后此失守之巡抚，拥赀百万，贪虐昏愚，彻衢严之门户，塞明越之咽喉，象齿焚身，祸延南纪，其污廉仁暴，岂复可同日语欤？

王渔洋深以开捐为非

张石洲跋渔洋草稿内一札云："佐计部七年，无所短长，徒以区区冰檗之操，受知九重，擢总台宪。"石洲谓与渔洋年谱所称，时捐纳方开，多相缘为奸利，山人一无所豫，戒司官，凡捐纳事勿以一呈一稿至前。在户部七年，皭然如白圭振鹭，举朝皆能谅之云云，如出一吻。康祺按：今部寺堂上官，遇事不概心者，必别折陈奏，始免会同画押。渔洋当时，即以开捐为非，而身为少农七年之久，凡涉捐务，竟能不置一词，不画一诺，亦可见国初令甲之宽，公卿中力持清议者，居然得行其志也。

卓文端充兼尹之久

本朝定制：凡以尚书协办大学士者，不开尚书缺，既大拜，或仍预部务，则曰管理某部，不复系尚书原衔。亦有以大学士、尚书管理顺天府者，曰兼尹。兼尹一职，较管部尤繁冗，易招过，差未久，辄更代，惴惴以无事为福。独华阳卓文端公，自宪长汔登揆席，充兼尹者几二十年，群僚肃然，百废具举，无纤毫干吏议，人以为难。

太祖躬行节俭

太祖尝出猎，雪初霁，恐草上浮雪沾濡，撷衣而行。侍卫辈私语曰："上何所不有，而惜一衣耶？"太祖闻之，笑曰："吾岂无衣而惜之，吾常以衣赐汝等，与其被雪沾濡，何如鲜洁为愈。躬行节俭，汝等正当效法耳。"自是八旗臣民，无敢以褕衣华服从事者。

乾清宫先朝战图

乾清宫敬藏《太宗实录》，中有战图八册，乃盛京旧本。高宗以尊藏之帙，子孙不能尽见，因于辛丑春，命依式重摹二本，以一本藏上书房，一本恭送盛京藏弆，示不忘先朝桓烈之勋也。

国初八旗兵善以少击众

本朝八旗劲兵，善以少击众，盖家法也。太祖以十三甲破尼堪外兰；萨尔浒之战，太宗以三十精骑败明兵四十万，载在琅书，千古无对矣。顷读《开国方略》，太祖丙戌四月，破哲陈部诸路兵于界藩南山，乃以四人而败八百人之众，尤为神武迈伦。四人者：太祖与弟穆尔哈齐，及近侍延布禄、乌凌阿也。

林文忠公创设信炮

江南人文甲天下，每乡试，合江宁、江苏、安徽三布政司所属士子，恒万六七千人。入锁院时，唱名授卷，竭一昼夜之力，未能竣事，有拥挤颠仆者。林文忠公为监临，创设信炮，立灯牌，阴以兵法部勒之，日晡而毕。世谓文忠当官，无一事不尽心，故无一事无良法，诚然。

林文忠办理河工之精核

河工为国家漏卮二百年矣，道光十一年，林文忠公擢东河总督，奏言秸料乃河工第一弊端，其门垛、滩垛、并垛诸名目，非抽拔拆视，难知底里，遂将南北十五厅各垛逐查，有弊者察治，所属懔然，岁省度支无算。得旨："向来河臣，从未有如此精核者。"

郑夫人对门下士之言

林文忠公以粤事议戍，有门下士官陕迎谒公，微露不平，见公谈笑自若，不敢尽其言。退谒郑夫人曰："甚矣此行也。"夫人曰："子毋然，朝廷以汝师能，举天下大局付之。今决裂若此，得保首领，天恩厚矣。臣子自负国耳，敢惮行乎？"按：前卷纪沈文肃公困守广信，卒完危局，并述及林夫人内助之功。文肃，文忠快婿也，然则文肃夫人微特大义素闻，抑非是母不生是女已。

请增至圣诞辰祭祀

乾隆中，大庾戴筤圃仆少请增至圣诞辰祭祀，高宗谕曰："国家尊师重道，备极优崇，自有常制，援据礼经，实不同于寻常庙祀。戴第元乃欲于彝典之外，轻增一祀，转为亵越，不足以昭隆礼。士不通经，所奏宜摈，原折发还。"

琉球臣服本朝之恭顺

故事：琉球国间岁一贡，道光十九年，诏改每四年遣使朝贡。是岁中山国王尚育咨达闽抚，谓"琉球地滨海，最患多风，惟朝贡以时，则风雨和顺，每遇贡年，岁必大熟。又贡船出入闽疆，岁颁时宪书，得以因时趋

事，庶务合宜。又琉球不产药材，赖贡舶载回应用，至航海针法，全赖随时学习，番休更替。若四年一朝，则丰歉不齐，人时莫授，药品缺乏，针盘荒疏，请奏复旧制。"时抚闽使者为吴文节公文镕，疏闻，手敕报曰："据奏情辞真挚，如所请行，并允令陪臣子弟随同贡使，入监读书。"按：琉球臣服大朝，最称恭顺，在我国家八荒亭毒，原望其承庥衍绪，永为瀛海维屏也。

多隆阿之将略　二则

中兴名将帅世隶旗籍者，必首数塔忠武及今将军都兴阿公，天下无异词。其骁果任战，叠树大勋，与兵事相始终，尤以忠勇公多隆阿为八旗劲旅中功第一。顾世犹谓公突将耳，乃其料敌审机，出奇不测，虽韩淮阴、魏武帝不复过之。咸丰八年冬，公偕提督鲍超御安庆援贼，一日，贼犯鲍军急，来请援，公辞不赴，特张乐宴诸将，酣呼达旦。贼侦知无备，遽舍霆营，乘夜来袭。公预伏兵要隘，贼至，大败之。十一年七月，贼由英、霍趋太湖，连营数十里，公命佯败以诱之，称病甚不能督军。贼至，偃旗息鼓，闭关不出。贼大詈，如弗闻也者，如是数日夕，贼终疑之。寻获我间谍，谓公实大病，遂来犯。公预伏二十营于左右路，贼至夹击，皆弃械奔桐城。嗣是追逐截击，捷报日闻。一夕，公登辕车远眺曰："贼众十倍我，连战皆挫，今知吾所在，夜必来劫营。"乃潜徙其军，贼夜至，得空营，大惊，自相践藉，死无数，引去。安庆之克，公功最多。盖天授将略，其神勇尤出塔公、都公上云。

多忠勇公治军二十年，所得廉俸，悉以赏健士、恤伤亡。官文忠公知公贫，邮寄三千金赡其家，公知之，驰卒追取，为战士购征袍。方公盩厔受创时，上发内府珍药敷治，并命黑龙江将军传知其子双全，驰驿往视。而忠勇无家，其子絮衣葛屦，寄食亲串，将军资以行装，始得上道。忠勇遗疏有云："不使家有长物，身有余财。"确非虚语。

陈岱云之气节

长沙陈岱云太守源兖，生平以气节自高，与曾文正公为密友，卒殉咸丰三年庐州之难。官编修时，分校礼闱，首辅穆彰阿有子与试，分试十八人，皆其门下士也。十七人者，争觅公子卷，冀得一当，独惮太守方正。卷适在太守房，以艺劣未呈荐。同事物色之，且以情告，太守亟加批抹焉，穆相无如何也。

昆山徐司寇乡居怙势

徐司寇被议放归，欲延潘次耕于家，而亭林书尼之，其词甚激，至云："彼之官弥贵，客弥多，使佞者留，刚正者去，今且欲延一二学问之士，以盖其群丑，不知薰莸不同器而藏也。吾以六十四之舅氏，主于其家，见彼蝇营蚁附之流，骇人耳目，至于征声发色而拒之，仅得自完。"读此，知当日昆山兄弟，乡居怙势，招致宾游，兰艾枭鸾，杂然并进，其气焰实不可近，故亭林痛嫉之也。

李学士应制诗之得体

李学士中简，值上书房最久，诸皇子皆服其品学。乾隆乙酉秋，上偶以鸠唤雨命题，试内庭诸翰林。学士诗最先成，中一联云："慾阳犹可挽，拙性本无他。"即小喻大，时皆称其得体。

汪容甫少时之狂放　二则

汪容甫少狂放，肄业安定书院，每一山长至，辄挟经史疑难数事请质，或不能对，即大笑出。孙编修志祖、蒋编修士铨，皆为所窘。时侨居扬州者，程太史晋芳、任礼部大椿、顾明经九苞，皆以读书该博负盛名。容甫众中语人："扬州一府，通者三人，不通三人。通者高邮王念孙、宝应刘台拱与己是也。"不通者即指程、任诸人。适有荐绅家居者，请容甫月旦，容甫大言曰："君不在不通之列。"其人喜过望，容甫徐曰："君再读三十年书，可以望不通矣。"其诙谐皆此类。

稚存太史、容甫明经，同肄业扬州书院。一日，偕至院门外，各跨一石狻猊，谈徐氏《读礼通考》得失。忽一商人，冠服贵倨，肩舆访山长。甫投刺，适院中某生，趋出足恭，揖商人述连日趋谒状，商人微颔不答。容甫愤甚，潜往拍商人项大声曰："汝识我乎？"商人逡巡曰："不识。""识向之趋揖者乎？"曰："亦不识也。"曰："我汪先生，趋揖者某先生。汝后识之乎？"曰："识之矣。"曰："汝识之，即速去，毋溷吾事。"商人大懊丧，登舆去。夫商人谒山长，某生之趋出足恭，自取辱也。于石狻猊上谈《读礼通考》者何与？讲学家闻之，必以容甫为诞率。然今日讲学家，一遇冠服贵倨之商人，吾甚憾其不诞率也。盖汪先生一，某先生者百也。

汤文端小节必谨

萧山汤文端相国金钊，每遇奏事日，前一夕宿澄怀园，必静数更筹，频问晷刻。偶假寐，辄瞿然起坐，自咎失时，其小节必谨如此。

世祖称赏万古愁曲

《万古愁》曲子，沉郁诡瓌，于自古圣贤君相，信笔诋诃，而独痛哭流涕于桑海之际，盖明遗民归庄元恭所作，魏叔子元恭寿序及之。沈绎堂詹事荃谓："世祖章皇帝尝见此曲，大加称赏，命乐工歌以侑食。"黍离麦秀之歌，乃获播于兴朝之钟吕，亦异事也（按：元恭与亭林齐名，即前笔所称"归奇顾怪"者）。

陶紫笥之志节

陶紫笥进士元淳崑山、常熟两尚书之乡里也。年少入都，能文章，尚志节，季野、百诗皆忘年交之。崑山领史局，季野为之任考索，而颇委紫笥以文。已而为忌者所排，与崑山绝。紫笥甫通籍，一日在翁邸，翁之子妄人也，辱何义门于众中，紫笥愤甚，请翁出以正谊责

之。翁护其子，甚不直紫笥，紫笥长揖出。且谓之曰："明公之力，不过使陶生不为翰林，请从此辞。"已而果不与馆选，出令粤之昌化，有惠政。呜呼！紫笥设当时稍依违其间，骥尾青云，宜可旦夕致通显。然而冰山一颓，西江莫濯，安得复与万、阎诸老宿，追逐于文苑、儒林二传中哉？

沈端恪儒释之奏对

仁和沈端恪公，少时尝在灵隐寺中为僧。世宗夙耽禅悦，一日，公独对，上问之曰："汝于宗门必多精诣，试言之。"公对曰："臣少年潦倒，偶逃于此，幸得通籍，方留心经世之学，以报国家，日惧不给，不复更念及此。亦知皇上圣明天纵，早悟大乘，然万几为重。臣愿陛下为尧舜，不愿陛下为释迦。臣即有所记，安敢妄言，以分睿虑。"上改容颔之，公真受孔子戒者矣（按：临川李侍郎在朝，世宗尝问："汝于书无所不读，则二氏谅所尽通。"侍郎对曰："主臣向于藏经亦谛观之，然无补于天下国家。"上笑曰："汝言良是。"二公奏对若合符节，前笔未详，爰附纪之）。

曾文正公愿法林文忠

曾文正公致其弟威毅伯书云："闻林文忠三子分家，各得六千串。督抚二十年，家私如此，真不可及，吾辈当以为法。"读此，见文忠之清操，亦见文正兄弟之志趣。

宣宗勤政

道光二十九年，圣躬不豫，自夏徂冬，犹力疾视事，不趋简便。三十年正月十四日，皇四子（敬按：即文宗显皇帝），始代阅章奏，召见大臣，事甫毕，而宣宗龙驭上宾。盖以七十天子，笃疾半载，其不躬亲庶政者，仅弥留之顷也。见曾文正公日记（按：是则与初笔引季文敏所纪，互有详略，谨补录之）。

张忠武逸事　二则

高要张忠武公年十五，贾广西贵县，为土豪所辱，怒率众毁其家，官名捕，亡命江海。伺奸商墨吏，夺其赀，羁孤旅客，戒其曹不得辄犯。人为之语曰："济弱锄强张嘉祥。"嘉祥，公原名也。

张忠武公驻师金陵，大小数百战，未尝挫衄。一日，偶伤指，向忠武以闻。文宗轸念，驰赐御用药散，公深感焉。自向公卒，和帅骄愎忌公功，遇事龉龁。公度不济，誓以身殉，抉一指寄家，示无还意。盖是指即用御药医痊，不欲使落贼手也。

董文恪力变川省华侈之风

以翰林入直军机者，上元董文恪公教增其一也（按：公乾隆五十二年一甲三名进士）。出为外吏，强毅不阿。任川藩时，俗尚华侈，公力矫之，务为俭约。每公宴，诫不用优伶。总督勒公以春酒召，公至门，已通刺矣，闻音乐声，即返去。勒公为之撤乐，乃复至，饮尽欢，风尚为一变，蜀人两贤之。

何子贞手钞东华录不载之事

何子贞太史在国史馆，每日手钞十页，录《东华录》所不载，而事有关系者，约五十字。曾文正日记谓为敏而好学。太史所钞，不知今尚存否。

人肉价值

同治三、四年，皖南到处食人，人肉始买三十文一斤，后增至一百二十文一斤，句容、二溧，八十文一斤，惨矣。今兵事大定，年谷屡丰，愿有位者无忘在莒也。

同治间奏裁南河官缺

同治间，奏裁南河各官，计裁去河督一缺、河厅十缺、佐杂六十四缺、武员七十六缺。新添总兵一缺，改二十四营为十营，留旧操防兵二千七百余人，以修防改为操兵五千九百余人。每年省工程银一百三四十万两，省廉俸三万余两。曾文正谓近来大政，此事最有条理。噫，承平二百年，国家崇尚宽大，不复校及细微，自海上多故，军谟地险，时有迁改，冗兵赘吏，独南河也欤哉！

积古斋钟鼎款识

阮文达精心金石文字，能以彝觯簋鼎诸器，通仓籀之学。其所辑《积古斋钟鼎款识》，离奇炫耀，贯串坟典，嗜古者家置一编矣。顾是书虽由文达审定，而编释属稿，实出平湖朱侍郎为弼。侍郎，文达弟子也。其初稿尚世守，先署己名，后改题文达著。盩厔路慎庄、独山莫友芝，咸有跋。路、莫，亦文达门下士，言当不诬。康祺按：是书考义释文，远驾欧、薛，文达与侍郎皆当代荩臣硕学，虽不必以之为重轻，而拥篲清尘，功不可没也。

林文忠封翁饲鹤图

林文忠公服官中外，常以封翁旸谷先生《饲鹤图》珍袭行滕，遍索题咏，一时作手，阐述其先德甚详。此举寻常不足录，而齐东之言，有谓文忠本徐姓，育于封翁，通籍后每自郁陶者，可灼然辨其谬矣。

举人擢用翰林

上海顾少詹，以举人擢用翰林，官至三品，其遇甚奇。雍正七年闰月，世宗查阅蔡嵩寓中笔札，见有举人顾成天《皇城草》诗一首，寄情寓意，似有查嗣庭、吕留良诸人感愤讥刺之心，因传旨询问蔡嵩、顾成天平日有无诗文著作。于是续查出顾成天所刻诗一册，中有圣祖仁皇帝挽词六章，词意悲切，上览之凄然堕泪，谕称以未登仕籍之人，怀感恩戴德之诚悃，则其秉性善良，居心忠厚可知。《皇城草》一诗，乃别有寄托，为不如己意之人而作。因行文江南督抚，将顾成天送部引见，听

候录用。成天遂仰蒙眷眄，洊陟清班，先圣皇之庆赏刑威，不设成心如此。

李文勤之权变

乾隆三十七年，木果木之变，李恭勤公世杰方以蜀臬总理登春沟粮台。值黑夜，降番猝发，大学士温公战死，粮台在促，浸者百无一存。公闻变，集夫役择险踞守，遥望隔山贼众如蚁，风驰电卷而来，四无援兵，审势不敌，因下令曰："事亟矣，弃此不保，是资寇也，粮宜亟焚，帑则任尔曹取之，不尔罪。"既以一炬罄储胥，夫役咸携白镪遁还内地。公退保老营（今隶抚边屯，距美诺三十里），飞檄日隆关官属，凡逃兵入关，置第善款之，检搜腰缠，而薄赀其行旅，帑藏竟得无缺。是役也，粮不被掠，帑仍运回，夫役不亡失一名，录功最懋，恩赏孔雀翎。公饶权术，而有毅然任事之略，肫然爱民之诚，其由流外至兼圻，非幸也，宜也。

张亮基却河弁馈金

铜山张督部亮基，初以中书从王文恪公治河工，适林文忠谪襄河务，独契公。时公尝却河弁馈金三千，文忠密识诸简，未以告人也。逮公为永昌守，文忠方由西域赐环，授滇督，公道谒焉。文忠欢甚，出手籍记却金日月，公愯然异之，盖不复省记矣。公之清恐人知，文忠之求贤若渴，殆未易于今人中求之（按：文忠尝疏荐公云"其才胜臣十倍"，宣宗始知公可大用。文忠之识公，实基于却金一事）。

杀贼改为抚贼

百文敏公督两广，以海盗方张，锐意灭贼。过皖，贻皖抚董文恪教曾诗，有云："岭南一事君应羡，杀贼归来啖荔支。"及盗魁张保就抚，文恪遗书曰："昔蒙赠诗，当更一字为'抚贼归来'也。"文敏报书引咎。

仁宗赐百文敏子名札拉芬

百文敏壮年官京师，有子不育，屡荷仁宗垂廑。嘉庆十六年九月万寿之辰，枢臣面奏公得子，上喜甚，下诏曰："百龄年逾六旬，望子甚切，连年任事，有裨封疆，故得上蒙天佑，老年生子，朕甚为欣悦，可锡名札拉芬。"（敬按：国语长寿也）公奏谢，手诏优答，有"天赐麟儿"语。堂廉一德，父子家人之谊，不是过矣。

黄翼升始任长江水师提督

同治三年粤匪平，长江奏设经制水师，以一提督节制五镇官兵，首被命膺此选者，三等男长沙黄公翼升也。公起家材官，隶曾文正戏下，久任军事，力济巨艱，功与彭、杨埒。初隶水军，方监造战船，有龙降其舟，色正青，长五六寸，隐见倏忽。或曰：此黄河庙中常示现者也。文正偕幕僚往观之信。嗣是公每战，龙见则必捷。戊辰秋，官军蹙捻寇于燕齐接壤之运河，时河水浅，跃马可渡，公虑贼之潜遁也，祷于龙神庙，祷毕，龙复见，水不雨而涨，贼突围不济，遂尽歼焉。公忠忱耿耿，战绩洸洸，训士则以匈奴未灭为激昂，论功则以雍齿且侯为慰藉，其厚得神助，有繇来矣。

黄翼升识拔鲍超

今长江提督黄公，初从曾文正游。夔州鲍军门超夫妇来长沙，以贫故；谋生计不就，久之赀罄，存钱止数百，鲍故烈士，以钱市酒肴置鸩，将与其夫人饱饫以死。邻妪知之以告公，公亟往叩门，则户键矣。毁门入，鲍夫妇方对案举箸，公问何为；以实对。公喟曰："壮士奈何效匹夫匹妇死沟渎？"鲍曰："奈绝食何！"公曰："子主我，隶名军籍中，岂惟不死，且可图进取，王侯将相庸有种耶？"鲍泣拜，公遂挈以归，进之曾文正。不数年，鲍由步卒起，战比有功，官浙江提督，封一等子，与公对树旌节，列爵苴茅，海内识与不识，争以郭、李、韩、岳相比拟。然则鲍固人杰，公亦巨眼矣哉。

曾威毅抚晋之政绩

威毅伯曾公之抚晋也，值山右大祲，赤地千里，前抚噤不以闻，公下车即飞章请命，于是公私赈贷，集金粟至亡算，晋民始苏。龙山典史朱克敬笔记，称公初次祷雨，未即应，下令诫所部官吏毕至坛，绅士自廪生以上皆集，积薪塞庙门，誓次日不雨，即自燔，雨果应时至。晋父老感涕讴歌，乃家尸而户祝之。论者谓公此举，视昔年攻拔金陵，平积年僭号之贼功相等。盖一则夺数百万生灵于豺貘封豕之吻，一则活数百万生灵于沟渎饿殍之余，前古勋臣，未有斡回元化，大任叠肩，建立如斯其伟者也。

吴文节逸事　二则

吴文节公文镕，自道光十八年奉命查办安徽、浙江、江宁、东河各事件，副萧山汤相国以行。回京，即授福建巡抚，调湖北，复调江西，调浙江，擢云贵总督，调浙闽，复调湖广，遂殉粤匪之难。前后十有七年，自出国门，每旦必焚香北向跪拜，虽邮程戎幕亦然，见公年谱。

楚人好鬼，越人好机，自古而然。云贵僻处天西，其崇信鬼神，乃复不亚中土。省城旧有华光寺，城内外与之同名者凡数十处，俗称某天子庙，又曰某天坛、某天台。住持僧道，创设无稽神像，诈言祸福，惑民渔利。道光间，督部吴文节公、抚部铜山张公深恶之，檄属亲督兵役，将各州县所供奉不经之土木偶像，投之浊流，并将庙宇分别毁拆，或改为善堂义塾，或改祀正神，淫祀遂革。

花杰诬劾戴文节及状元洪莹

嘉庆十四年殿试后两月，给事中花杰诬劾戴文端公营私舞弊各款，并连及状元洪莹，谓与戴衢亨交结情密，故援引为一甲一名。仁宗特派满洲军机章京，将洪由福园门带至上书房，命二阿哥监看，令其默写试策，

核与原卷相符，上称为真才实学。并以洪横被诋诬，赏纱二件，以示奖异。花杰所劾文端他事，经诸大臣会讯，均系子虚，交部议罪(按：文端贤相，洪亦宿学之士，花杰乃欲以青蝇贝锦之伎俩，欺蔽圣明，洵自贻伊戚矣)。

仙鹤龄因贺表获咎

嘉庆十三年，以诞育皇长孙，中外大臣具折陈贺，侈陈吉祥，叠奉严谕斥责。提督仙鹤龄折中，至有"诞降重熙，承华少海，玉质龙姿，前星拱极，本支百世，派衍东宫"诸语。上益震怒，将仙鹤龄及拟稿之营书郭裕昆，改拟之幕友石先几，先后降旨褫职，治罪有差。

新进士条奏地方利弊

乾隆二年五月，特旨准本年新进士条奏地方利弊。

圣祖决计亲征准夷

康熙中，准夷入寇，圣祖命大学士李文贞公蓍之，遇复之上六，文贞变色。上笑曰："逆虏犯顺，自蹈迷复之凶，我战必克矣。"遂下诏亲征，果大捷。经生家之拘文牵义，终不如圣天子之应天顺人也。

卷十四

纪列圣御世诸大政

平江李元度编次《国朝先正事略》，搜罗宏富，其业伟矣。顷读其文集《国朝先正事略自序》，发皇祖德，扬诩神功，荟最列圣御世诸大政，提纲举要，以类相从，足为研讨掌故者之一助，敬节录之。"三代下得天下者，以汉、明为正，然亭长也、僧也，于前代究有君臣之谊。我朝龙兴东土，与前明为敌国，明运告终，中原无主，吴三桂迎请入关定鼎。葬庄烈帝以礼，令臣民服丧三日，于揖让征诛外，别开一局。得国之正，此其一。圣祖御宇六十一年，高祖御宇六十年，为太上皇又四年，各以一朝，絜梁、唐、晋、汉、周五代而复过之，自殷中宗后，无能企及者。享国之永，此其一。中国既大一统，又合以东三省、内外蒙古、前后藏，及雍正中滇、黔、川、楚、粤改土归流诸郡县，乾隆中，复荡平准部、回部，拓土二万里，为开辟以来所创见。疆圉之广，此其一。国初平大小金川，平台湾，平西藏，平新疆；其在内地则平甘回，平湖、贵苗，平川、楚教匪，平粤寇、捻寇及黔之苗匪、教匪，滇及陕之回匪，皆若炳炎火以燎枯蓬。武功之盛，此其一。自康熙三十年至乾隆六十年，诏普免天下钱粮凡八次，蠲免七省漕粮凡二次，其余因恩诏、因军务、因水旱偏灾，蠲豁民欠者，不可以亿兆京垓计。蠲恤之优，此其一。康熙中减地丁银四十万，雍正初减苏松一道地丁银四十五万，南昌一道地丁银十七万，乾隆二年减江浙地丁银二十万，同治四年减江南地丁银三十万。举南宋前明之苛政，以次除之。减赋之仁，此其一。自古有丁即有役，康熙五十二年特诏：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四年诏：摊丁于地，别无力役之征。宫中有大工役，发帑雇工，给佣值如平人。乾隆十一年，停妇女编审；二十七年，并停编审，民间益相安于无事。力役之宽，此其一。功令，死刑分二等：曰情实，曰缓决，又有虽情实而不勾决者。勾囚之日，皇帝赐大学士坐，一一商榷之，讲官科道侍。先时，繇部核定爰书，加以九卿会议，法司签商。盖自有司定谳，至予勾决，更心目以数十计。凡肉刑及夷三族、廷杖、下镇抚司狱、妻女发乐籍诸条，一概革除。刑狱之平，此其一。自古宦官、女祸，至汉唐而极。汉之十常侍，唐之门生天子，明之九千岁，及吕、武、韦诸后覆辙，不可枚数。我朝宫闱肃穆，内官不过六品，斜封、墨敕诸敝政，一扫而空之。家法之善，此其一。前代人主，率耽安逸，明神宗二十八年不见大臣。我朝列圣宵衣旰食，无日不召见臣工，文自知县，武自守备以上，一一寓目，虽在万里外，纤悉必闻。政治之勤，此其一。凡兴朝于胜国诸忠义，多仇视之，国初甫入关，即褒恤崇祯殉难诸臣，钦定《通鉴辑览》，命附纪唐、桂二王事迹；钦定《胜国殉节诸臣录》，凡明季抗王师殉节，及建文朝殉难诸忠，并予专谥、通谥，所以维万世纲常也。忠义之崇，此其一。凡降将宣力兴朝，殷士祼将周京，皆缔造时所不废，然臣节当为之坊，乾隆中，特命国史馆编立《明季贰臣传》，得谥者追夺之，虽有功不贷；又命《贰臣传》分甲、乙二编，俾人品仍有区别，以示万世之公。衮钺之严，此其一。至若圣学渊深，天章美富，圣祖御制诗文集百七十六卷，世宗御制诗文集三十卷，朱批谕旨三百六十卷，高宗御制诗文集五百余卷，合诗文四万二千余篇，古今儒生，穷年著述，无希其万一者。仁宗、宣宗、文宗圣制奎章，后先辉映，并能超轶三五。御集之富，此其一。经史子集各门，皆有列圣钦定之书，发凡起例，悉衷圣训。至四库馆启，存书三千四百六十种，计七万五千八百五十四卷，建七阁储之，以嘉惠士林，为《中经新簿》所未有。右文之化，此其一。"(按：李氏此作，可谓煌煌大文，昔曾文正保折称其下笔千言，有兼人之才，非阿好也。)

劳文毅公胆识

劳文毅公崇光，宣力中外，练达坚贞，其开府滇、粤，尤为盘根错节之遇。先是，泰西人扰粤海，番舶逼五羊城，前督叶名琛被劫，澳诏依回，惜一死，粤东大乱。西人入居节署及民廛，文武官避居佛山镇，会城空无人。公闻命，兼程抵广州，从者请缓。公叱曰："非尔所知也。"属吏叩马谏，公曰："吾奉天子命，来为督抚，不入城，将焉往？"遂单骑疾驱入，西人亦骇愕，遂与营弁列队郊迎。洋酋请见，公见之若无事者。及论事，则折以理，不为少屈。明日，商民复业者数千家。西人莫测公所为，气夺，因退去。其督云贵也，云南汉、回民方互斗，黠者煽为乱，自署督潘忠毅铎殉难后，会城为回所踞，守土大吏徐之铭辈，浸与为缘。公自勘黔案，拜

总督之命，驰抵昆明，僚属徘徊俟进止，或尼其出人。公曰："吾尝单骑入广东，岛夷万计，视之蔑如也，岂慑叛回哉？"遂人城，回、汉军民并郊迎，如抵粤时。既至，语属吏曰："汉、回仇杀，乃械斗案，非军务也。"益开诚心，安反仄，武员中有持两端者，感公忠悫，皆革面以功名自奋，滇事始可收拾，贼乃渐平。公尝佩小印文曰"忠信笃敬"，至是人益服其可行蛮貊云。

以父举子

康熙初，陕西提督王进宝保奏其子王用予材武可胜副将。嗣大军进恢汉中，进宝遣用予前驱，绕出武关后，与大军夹攻，夺险而前，所向无敌，遂抵保宁，擒渠歼敌，诏擢用予松潘镇总兵，父子同建节钺。雍正元年，云南总兵赵坤擢贵州提督，陛辞日，请以其子候补参将赵秉铎补贵州提标参将，上允所请。三年冬，调湖广提督。四年二月，复特命坤子秉铎调湖广提标参将。此固由两圣人度外用人，推心置腹，而进宝、坤以一介武夫，公忠质悫，俨有祁奚举子之风，宜其起家卒伍，卓立边功也。

以兄举弟

孙文定公官祭酒时，尝举其弟扬淦为国子监学正；同时，侍郎陈树萱奏保族弟盐大使陈大芳，大为高宗谯责。可知圣朝彰瘅无私，内举不避之名，亦非巧诈者所能假托也。

以子举父

以父举子，以兄举弟，前既详之，而又有以子举父一事。雍正六年，上命内外诸臣各保举一人，衡永郴桂道汪樹保举其父原任刑部司官汪沄，学问优裕，政事练达，忠爱之性，出于至诚。奉旨："汪沄补授四川叙州府知府。"圣朝之立贤无方，洵书史所未闻者。

赵襄壮公操守

平滇之役，赵襄壮公良栋实为首功，而操守尤不可及。城破时，诸将争取子女玉帛，公独戒所部营城外，秋毫无所犯。又访得吴逆司管库之人，以藩宫簿籍进呈，于是诸将所干没尽发觉。而三桂宠姬二人，一归将军穆占，一归总督蔡毓荣者，事亦上闻。公独以廉洁蒙圣祖褒奖，盖公虽武夫，居然有曹武惠下江南气象矣。

杨忠武公福将

自军营火器之利兴，凡百战名将，躬亲矢石，无不受创遍体，其临戎日久，仅伤一二处者，盖幸事也。独本朝杨忠武公结发从军，大小数百战，皆陷阵冲锋，身先士卒，冠翎屡碎，袍袴屡穿，而公身从未受豪发之挫。公晚年，仁宗询及，叹为真福将。

吴文节公却鹾商羡余

吴文节公抚浙时，鹾商献羡余八千金，却之。及殉难湖北，家无余赀，商人感公清德，欲以此为赙。公子养源曰："若义也，光公早受之矣。先公却而某受之，是堕先公之德也，敢辞。"强之，卒不受，是不愧清白吏子孙矣。

邓廉访守南昌

咸丰癸丑，粤贼由武汉蔽江下，九江不守，江西巡抚司道皆帅师出防，会城岌岌，市肆昼闭。邓廉访仁堃方守南昌，揭示曰："太守料贼犯金陵，志不在我。不然，敢以八旬老母为孤注乎？尔军民其安堵无恐。"示出，市立开，贼果不至，而设备益严。当时江右文吏号知兵者，邓君名几与广信太守沈文肃埒。

邹侍御劾黄县相国夺情

咸丰间，黄县相国遭母丧，有诏夺情。浏阳邹侍御正杰疏劾之，文宗手谕褒答云："持论甚正，已令其开缺，即日扶柩回籍矣。"前代罗伦劾邓州，吴、赵诸人劾江陵，朝拜疏而夕几死于杖下，以今视昔，非君明臣直，乌能转圜如斯哉？

本朝特科得人之盛

本朝特科，得人最盛。康熙己未举博学鸿词，得彭少宰孙遹等五十人。乾隆丙辰再试鸿博，得刘文定纶等十五人。乾隆辛未诏举经学，得吴司业鼎等四人。又康熙朝两次南巡江浙，召试诸生，得吴文恪士玉等七十三人；乾隆六巡江浙，得王司寇昶等八十五人；三巡山东，得初尚书彭龄等十七人；四巡天津，得姚文僖文田等十六人；巡幸五台，得龙殿撰汝言等九人。他若蓝太守鼎元，雍正初以特荐召试；严方伯如熤，嘉庆初以孝廉方正召试；并称旨，授知县，皆为名臣。而乾隆十七年，桐城黄太守良栋，以国子监生肄业期满，奏留，亦奉特旨亲试，立授赤城令，尤为奇遇，后亦以循吏称。设国家自康、雍以来，拘守秋乡春会三年一试之成例，彼特科登进诸贤，恐槁项黄馘，老死蓬衡，霾姓名于狐貉之口也久矣，噫！

刘忠壮公誓为厉鬼杀贼

湘乡刘忠壮公松山，从征粤逆、捻逆，功俱在诸将上。入秦剿回匪，纵横扫荡，威震西陲。自结发从戎，转战十四行省，殊庸茂绩，有国史在，无庸赘矣。当公力攻金积堡，炮中左乳，创甚，张目语诸将曰："我受国恩未报，即死，毋遽归我丧，当为厉鬼助君等杀贼。"及官军平金积堡，讯俘，称公尽节后，夜辄闻戈马声，如怒潮涌至。贼疑官军来袭，莫敢解衣卧。左侯相驻军平凉时，一夕闻大声呜呜震山谷，察之了无所见，疑必有异，未几捷音至。是日，马化隆就擒矣。化隆者，公所誓不与俱生之贼魁也。见公敕建祠碑，忠义之气，生英死灵，纪此事者，殆非神奇其说。

翰林须留心诏敕

乾隆初年，上谕："古来制诰，多出词臣之手，必学

问淹雅，识见明通，始称华国之选，有裨于政事。今翰詹官员甚多，于诗赋外，当留心诏敕。掌院学士以下，编检以上，可各以己意拟写上谕一道，陆续封呈朕览。倘有切于吏治民生者，朕亦即颁发，见诸施行。则词曹非徒章句之虚文，而国家亦收文章之实用矣。庶吉士散馆后，即照此例行。"（敬按：高宗是谕，实足以培植儒臣，俾各储经邦济世之略，设永永遵守，则西清东观，必无复有空疏不学，谬玷华资者矣。）

孝贤皇后贤淑

乾隆十三年三月，孝贤皇后侍奉东巡，崩于德州水程。上深痛悼，亲制挽诗，有"圣慈深忆孝，宫壶尽称贤"之句，因即以孝贤二字为谥。越月，复谕："乾隆九年蚕坛成，皇后率妃嫔行亲蚕礼，求桑献茧，效绩公宫，数年来新丝告登，命官染织御衣，以朝以祭，皆其所供也。章采犹新，袆褕遽渺，继自今缫盆余缕，安可复得耶。爰命藏诸文笥，传示永久，以志遗徽。世世子孙，其保守之。"钦哉圣心，眷念至此，则二十二年中，淑顺贤明内佐之徽音可想矣。

禁用宽永钱

宽永为日本纪年，其钱文曰"宽永通宝"。乾隆间，以沿海地方行使宽永钱甚多，疑为私铸，谕令江苏、浙、闽各督抚，穷治开炉造卖之人。经两江督臣尹继善、江苏抚臣庄有恭疏奏：此种钱文，乃东洋倭人所铸，由商船带回，漏入中土，因定严禁商舶携带倭钱，及零星散布者，官为收买之例。当时原疏引朱竹垞集内载有《吾妻镜》一书，有宽永三年序；又徐编修葆光《中山传信录》内载，市中皆行宽永通宝为据。事载《高宗实录》。按：汪大令辉祖《梦痕录》，称朱、徐二书为某馆某县时所考得，尹文端公大加褒赏，遂有"宰相须用读书人，作官作幕尤不能不用读书人"之语（康祺又按：尹、庄二公，博雅爱士，朱集及《中山传信录》尚非僻书，不应专恃龙庄之考核。且读书宰相一语，出《宋书·窦仪传》，仪实未尝读书，无论王蜀去宋未远，纪元非细事，镜文之识，甚不足奇。考唐初辅公祏僭号，亦称乾德，仪既读书，何竟不能举及耶。详见余贻蹩《精庐笔记》）。

西域地名沿革

乾隆初年，大兵西征，鄂刚烈、刘文正诸公尝奉命考西域地名沿革，以戎马倥偬，未能就绪。事平，开西域图志馆，始知伊犁为乌孙，喀什噶尔为疏勒，叶尔羌为莎车，乌鲁木齐为车师，库车为龟兹，辟展为鄯善、楼兰，塔尔巴哈台近哈萨克，即康居境，谈地理者，不可不知。

赛尚阿劾骆文忠

咸同中兴，楚材蔚起，其识拔而奖成之，展转推挽，以应名世之期者，骆文忠公也。公镇楚、蜀，经画储胥，论者以萧何关中、寇恂河内为比。以湖南复湖北，以湖南北复东南诸行省，虽勋望不逮曾、胡之赫赫，而功亦伟矣。当旧辅赛尚阿之授钺也，军过湖湘，供张独薄，赛因奏湘抚吏治废弛，公遂奉命内召。时粤逆已躏及辖境，暂留筹防，嗣以力完危城，文宗益知公可倚任，仍畀封圻，有益于时局者甚大。设当日楚疆不警，文忠被劾入都，非列闲曹，即沦废籍，二三豪俊，未必尽出风尘，旧辅一言，不几长城自坏欤！故大臣任事，阘冗庸暗之患轻，忮刻骄奢之祸大。

世臣诗稿之谬

高宗驻跸盛京，祗谒陵寝，以祭器潦草错误，革盛京礼部侍郎世臣职。又以世臣诗稿有"霜侵鬓朽叹途穷"之句，谕谓："卿贰崇阶，有何途穷之叹？彼自拟苏轼之谪黄州，以彼其才其学，与轼执鞭，将唾而箠之。"世臣诗又有云"秋色招人懒上朝"，谕谓："寅清重秩，自应夙夜靖共，乃以疏懒鸣高，何以为庶寮表率？"诗又云"半轮明月西沉夜，应照长安尔我家"，谕以"盛京为丰沛旧乡，世臣不应忘却"。严旨斥责，即令满员官盛京者，各书一通，悬之公署。

吕陈钦佩张石州之学行

旌德吕文节公尝云："为文不经石州诃斥订正，未可示人。"又言："石州研经似贾长头，考史似刘子元，谭地理似郦善长、王伯厚，论治体似陆敬舆、白居易，行谊卓绝，文词瑰伟，则又似萧颖士、徐仲车。"晋江陈给事庆镛，直声震天下，独俯首石州曰："令斯人著獬豸冠，树立过吾辈远甚。"石州，即前卷所纪平定张先生也。

搜求古砖

乾嘉巨卿魁士，相率为形声、训诂之学，几乎人肄篆籀，家耽苍雅矣。諏经榷史而外，或考尊彝，或访碑碣，又渐而搜及古砖，谓可以印证朴学也。于是苗先路得君子馆砖于河间，李申耆得廉颇墓砖于寿州，仪征太傅及桐城吴廷康所得尤夥。而阳湖吕尧仙抚部《古砖文拓本》，著录者至二百五十三砖；嘉兴冯柳东著《浙江砖录》，编为四卷。其散见近贤诗文集者，几不可殚述，亦一时风气然已（近闻太仓陆莘农年丈、归安陆存斋观察，所得古砖尤富，惜尚未见其拓本也）。

莫侍郎耿直

莫宝斋侍郎任仓场时，因常州武弁旗丁与州县互控，牵涉多人，满侍郎润祥议交刑部审讯，公议咨交两江总督就近鞫之。润祥持不可，公不为屈，遂各执奏，陈辨上前，仁宗卒从公议。今通州仓场署，满、汉两寮，各榜"和衷报国"四字，仁宗纶音为公立也。公视学江苏，劾署藩司鄂云布玩公护短。道光二年，以通场盘米事，与户部互讦，连拜三疏，措词峻激，至以"胡涂昏愦，不通文义"诋部臣，而以"洞悉仓务，无逾于臣"自诩。时户部满、汉两尚书皆军机大臣，方向用，朝士皆为公危，上竟不之罪。谕称莫晋所论，皆属因公，惟负气辩

论，失敬事之道，仅令降一级为内阁学士。公谢疏有云："主圣则臣自直，仰钦历世摩钝之精心；恩深而命转轻，弥坚报国忘身之素志。"朝野诵之（康祺案：户部覆奏时，右侍郎汤文端公独自行检举，盖信莫公素学，必不妄相纠弹，故深自引咎也。忠实如两公，足为吾越人重矣）。

俞正燮久困公车

黟俞君正燮，宏达渊涵，恺深经术，嘉道间一通儒也。公车久不遇，道光癸巳，仪征太傅主会试命下，诸巨公辄相与贺曰："理初入彀矣。"榜发报罢，已而知卷在王菽原礼部房，礼部固力荐，而新安相国深嫉迂诞之学，捆束置高阁，仪征竟未见也。后十年，为人述此事，犹扼腕太息。礼部既得君，则大喜，延入邸中，索观所著书，为醵金付雕，即今所传《癸巳类稿》也。爱士若两公，士虽不遇，不足喟矣（按：俞又有《癸巳存稿》，刊灵石杨氏丛书中）。

齐勇毅公威名

嘉道名将，杨忠武而外，必推新野齐勇毅公为一时瑜、普矣。回部之役，回人詟二公威名，称忠武曰哈萨谙班，而称公曰咬龙谙班。哈萨，华言美须髯；咬龙，华言虎也。忠武请老，天子从容问："异日如有军务，武臣中谁可继卿者？"忠武奏："齐慎材任将帅。"公自征川楚教匪，征浚滑，征关陇，征逆回，均与忠武俱，枕戈蓐马，不啻百战，勇名闻天下。粤海事起，命公为奕山参赞，徒以将将匪人，束手而无所用其武。然抚夷之议，独不会衔，公虽武臣，不诚凛然须眉丈夫哉？

齐勇毅公不为军士请赏

齐勇毅公之为参赞大臣也，事在道光二十二年。公闻命，即率亲兵驰赴广东，比抚夷议成，他将多以军士积劳呈请奖励，公独自憾无功，不为麾下请一钱赏。公之得勇号也，御笔亲改为谦勇巴图鲁，世以为谦字尤不愧云。

苏侍御请罢黜穆彰阿

道光二十三年春，有白气自天西南隅，绝九州殊域，直扫参旗，经五六十日不灭。御史高要苏公廷魁抗疏数千言，大旨以时政乖迕，归过枢相穆彰阿辈，立请罢黜，而劝上下罪己之诏，开直谏之门。语切至，多所指斥，宣宗览奏动容，特旨嘉奖。公即前笔所纪谏垣三直之一。

赵学彭不逾家法

东河县丞赵君学彭，武进恭毅公五世孙也。兰阳之役，姚亮甫中丞夜出视工员勤惰，见君悴且寒，慰之曰："才不可恃，此为腥膻地，有才者尤当慎。"君对曰："学彭先恭毅裔，职虽卑，家法不敢逾。"中丞解衣衣之曰："李制军世杰，即由丞倅起家，君勉之矣。"康祺窃谓上官如姚公，下吏如君，皆足为今之从政者法。

祁恭恪公精于谳狱

本朝钦恤民命，慎重刑章，大少司寇多以出身刑部司员者任之。高平祁恭恪公，其尤著也。公自为司员，屡乘传随堂上官，谳山西、直隶、湖南、广西诸省狱。道光五年武康徐蔡氏案，臬司至自引决，特命公往鞫之，得其旁证，果雪奇冤。相传公内召为侍郎时，有挟怨烧杀一家数命者，司员以误遗火种、风烈延烧为词。公不答，徐取日记小册示之曰："某日之夕，星斗灿明，无风。君为囚地，独不为一家数命地邪？"卒拟抵，自是司员不敢欺。

阎百诗孝行

百诗先生遭母丧，疏食三年。服既阕，哀其母，不忍其父之独处也，不入内，而卧起于父侧者又一年，父谕之十百不肯去。世但知先生博学耳，乃其内行敦竺若此，此之谓经师、人师。

休宁二江

江筠、江声兄弟，并学问浩博，精诣古人，时有"休宁二江，无双有双"之誉（按：二江籍吴县，曰休宁者，其祖贯也）。声字艮庭，尤负绝质。时又援何山大小之例，称曰小江。

胡稚威临殁语

胡稚威蹭蹬不遇，晚依蒲州田侍郎懋，以太原志属焉。偶撄疾，太守周西鲸来视，稚威已撤帐，盛服殗殜，举手曰别矣。既瞑，气蒸蒸若腾烟，须臾，复张目曰："不能不再生人间，为南人乎，北人乎？"周泣下曰："南人归南。"曰："然。"遂气绝。

陈太仆书法

陈句山太仆兆仑，书法兰亭，取意简远。侍讲梁山舟曰："本朝不以书名而书必传者，陈文简元龙及太仆也。"

谢山先生碎乡贤祠木主

吾邑名宦乡贤祠，明降臣张军门杰、谢太仆三宾，亦滥列焉。当时不知何人，谬为陈请。谢山先生年十四，补诸生，例谒学宫，见二人木主，大怒曰："此反覆卖主之乱贼，奈何污宫墙也！"亟掣取捶碎之，投之泮池。乳虎初生，已具食牛之气，信然。

当阳县白莲教

乾隆末年，白莲教初起，蔓沔极广。当刘之协之徒张正谟、聂人杰辈，聚众倡乱于枝江县，时当阳县令闻变，坐听事传集书役语之曰："白莲教已反，贼踞枝江之灌湾脑，与本邑界连，邑中习教者，宜先名捕，以防内讧。"书役齐声曰："我等即白莲教也，更谁捕？"令拍案

怒骂:“汝辈反乎?”曰:“反即反耳,何怒为!”令拂袖起,群役争先拉杀之,遂啸聚据当阳县城。呜呼!世教不明,邪说蜂舞,星星之火,坐视燎原。一命食禄,与有责焉,可不祗惧哉?

阎百诗荣遇

杭堇浦、赵饴山为百诗先生作传志,俱称先生晚年名动九重,世宗在潜邸,手书延请,后至京师,执手赐坐,呼先生而不名,凡饮食、药饵、衣服及几研陈设诸物,罔不精腆。先生偶感疾,命太医院朝夕视。既病剧,求移馆,世宗固留不可,则命以大床为舆,上施青纱帐,二十人舁之,至城外十五里,如卧床,不觉其行也。殁后,亲撰文以祭,并赐挽章。先生子咏作行述,亦云然。惟礼亲王昭梿《啸亭杂录》,则谓延接先生,乃安郡王玛尔浑,非雍邸事。宪皇龙潜,谨介尊严,不与外人相见;因安王邸俗呼四王府,故致讹传。及张石洲纂先生年谱,援据极精,始知啸亭之说不足信。盖玛尔浑为岳乐世子,何敢擅冒皇子。今挽章尚存,明称皇四子多罗贝勒,则非玛尔浑明矣。

营谋荐鸿博科　二则

康熙丁巳、戊午间,入赀得官者甚众。继复荐举博学鸿儒,于是隐逸之士,亦争趋辇毂,惟恐不与。西溟先生有句云:“北阙已除输粟尉,西山犹贡采薇人。”时以为实录。

康熙己未试鸿博科时,有进“三不如”之说于上前,以毁百四十三征士者(按:《施愚山年谱》作一百七十五人,《竹垞年谱》作一百九十余人,王氏《池北偶谈》、方渭仁《松窗笔乘》及《鹤征录》引李武曾所记,均作一百八十六人。此则引张石洲《阎百诗年谱》,仍其原文)。上意浸衰,一时哗然,以为与李林甫表贺野无遗贤无异,见阎百诗《与陆翼王书》(或曰:进三不如说者,高江村也)。

却金亭

休宁汪舟次方伯楫,以诸生召试一等,授检讨。寻奉命册封琉球,为其国撰孔子庙碑,馈赆极丰腆,力却不受,国人为建却金亭,嘉道间,犹岿然翼然,丹青无恙。按:册封一役,以王人之贵,惠临下邦,但求其文采风流,不辱使命耳。耀燕公四裔之版,赠陆生南粤之装,取岂伤廉,辞尤得体。清节若方伯,宜东人瓣香祝之。若夫关海互市之日,金元交聘之年,存国体于衣冠,寄王灵于旄节。片言必慎,妙选四方专对之长,一介宜严,无忘六计弊廉之义。

卷十五

太祖敷教明刑

太祖高皇帝自天命元年丙辰建元以后,益勤劳国政,靡间昼夜。每五日一视朝,焚香告天,宣读古来嘉言懿行,及成败兴废所由,训诫国人。以议政五大臣参决机密,以理事十大臣分任庶务。国人有诉讼,先由理事大臣听断,仍告之议政大臣,覆加审问,然后言于诸贝勒。众议既定,犹恐或有冤抑,令讼者跪上前,更详问之,明核是非。故臣下不敢欺隐,民情皆得上达,国内大治。盖敷教明刑,其难其慎,早具帝者规模矣。

叶赫贝勒识太祖为非常人

初叶赫贝勒扬吉砮识太祖为非常人,言我有幼女,俟其长,当奉侍。太祖曰:“汝欲缔姻盟,盍以年长者妻我?”扬吉砮曰:“我非惜长女不予,恐未足称嘉耦。幼女容仪端重,举止不凡,堪为聪睿贝勒配耳。”太祖因聘焉,是为孝慈高皇后,诞生太宗文皇帝。尧门轩渚,代绪遥遥,圣女来归,实启万年灵长之祚,盖非吕公、窦毅辈,仅识英物者,所能等观已。

太祖设四关与明互市

太祖朝,环境诸国,均已削平,境内所产东珠、人参、紫貂、黑狐、猞猁狲诸珍异之物,足备服用。明国亦遣使通好,岁以珍币聘问,爰于抚顺、清河、宽甸、叆阳设四关口互市,以通商贾。而长白山之鸭绿江路,尚有抗阻,太祖乃遣兵招抚之,尽收其众,时辛卯年春正月也。

太祖击败叶赫哈达　二则

太祖击败叶赫哈达等于古呼山一役,九部合兵,分三路来侵。上遣武理堪往侦,由东路行百里许,度岭,群鸦竞噪,若阻其行者,欲还,鸦乃散。再行,鸦复噪,飞鸣扑面,几不能前。武理堪异之,驰归以告。太祖命由札喀路向浑河部侦之,亟驰往,果见敌兵。

太祖闻叶赫兵来,时已夜半,恐我军昏夜出,致惊国人,传语诸将,旦日启行,遂就寝甚酣。妃富察氏呼上觉,谓曰:“九国兵来攻,何反酣寝耶?岂方寸乱耶?惧之耶?”太祖曰:“我果惧,安能酣寝?吾若负彼,天必厌之,安得不惧?今我顺天命,安疆土,彼不我悦,纠九国之兵,以戕害无咎,天必不佑也。”安寝如故。次日,祝告堂子以行,果获大捷,斩级四千,获马三千匹,铠甲千副。正正堂堂,以整以暇,而破九部二万之众,自此军威大震,远迩慑服矣。

王壮武公不愧儒将

王壮武公鑫,由湘乡团练起,剿贼楚、粤、江西,纪律整严,机神敏妙,屡建大功,贼众骇惧,至有“出队莫逢王老虎”之谣。公幼英毅,自隶罗忠节门下,始折节读书,治军以训练为急。所部壮丁,习刀矛火器之暇,以《孝经》、《四书》转相传诵,每营门夜扃,书声琅琅出壕外,不知者疑为村塾也。军麾所至,辄以忠义风动其民,能使顽懦感悟。江西抚、建各属士民,称为恩人,呼为青天。临战,则自相纠集,负戈裹粮,候公指挥,盖儒

将之效至此。嗣公以积劳卒于乐安军中，年仅三十三，天下痛之。

以诸葛武侯相比

今相国左公，与抚部刘公蓉，先后参骆文忠幕府，赞画军谟，料事切中，人皆称为诸葛。刘公后任蜀藩，绵州之捷，贼中亦有赛诸葛之称。壬戌八月，贼渠李泳和窜踞犍为之龙窝场，楚军围攻，累月未克。骆文忠檄公亲往视师，至军四日，克之，缚逆魁，俘其党五千余人，皆聚歼焉。当公初至，贼即自相惊曰："赛诸葛又至矣。"遂无战志（按：公在秦《答左相国书》，详论时事，谓武侯所遇，尚未若今日之不幸。篇末并有"蒙以武侯一席相让，所不敢当，谨以奉璧"之语。知二公亦尝以诸葛互推矣，详见公《养晦堂集》）。

台湾镇道得奏事

旧制：台湾镇道得奏事。台湾镇为挂印总兵，王命在焉，每决囚，道至镇署会鞫，行刑奏事，列衔道居镇后，决囚坐次如之。上元叶抚部世倬为台湾道，谓坐次不合，力争；奏事亦由道主稿，他镇武臣悉听之。都统音登额为台湾镇时，兼娴吏治，阅道中稿，尝有商改，遂为叶所衔。道光初年，叶公方大用，陛见，奏公有微词，上犹念公功，第改镇天津而已，见姚石甫《识小录》。康祺按：本朝定制，司道本可奏事，不特台湾道为然。镇、道皆二三品大员，坐次列衔，分应先文后武，且武臣专阃，未必皆如音公娴雅，奏折主稿，亦自以道员为宜。此制不知今若何。友人张奎垣军门方镇台湾，惜客岁入都，未一询之。

额威勇公将略

威勇公额勒登保讨白莲教时，继福文襄为经略，贼甚畏之。每战，张左右翼，以降贼居左，张红旗，乡勇居右，张白旗，皆为前锋。贼望见红白二旗，则群相惊曰：额爷兵至矣，皆奔。公既善用兵，尤喜以身先士卒，临阵，辄以两人肩竹兜乘之，铳炮矢石，常从肩耳过，左右失色，公不少避，督战益力。尤严操守，赏士不惜万金，而不以一钱自奉。督抚馈遗，一无所受。用兵岁久，诸将无不蓄赀财，凯旋过芦沟桥，虽名将如德侯，亦辎重累累。公独萧然行李，一骑负一襆被而已。

额威勇无子

额威勇初有一子为侍卫，卒，公方治军，得书不言，亦无戚容，中夜归帐，乃哀，明日治事如故。回京后，复生一子，上赐之名，甫数月而公薨，上亲临奠，取公子置诸膝，即命袭封，逾岁亦卒。康祺窃谓：仁宗之于公，恩谊绸缪，直不啻家庭骨肉，公殁无子，未免益九阍之轸悼。然以公忠贞果毅，诚贯天人，清庙分配飨之荣，专祠有遣官之祭，岂若马医夏畦之鬼，必待子孙荐食哉？或曰公久在行间，诛戮太过，其然，岂其然乎？

愚民惑于邪说

额经略征教匪时，获贼男女，付有司讯供，由翼长过堂，开单呈经略。初分三等定罪：贼目以上凌迟，持械拒敌官军者斩，被掳者释遣。而愚民被胁者，大抵尝拒敌居多，经略悉诛之不赦。诸将屡哀之，始下令：从贼不及三月免死，遂多全活。然亦有曲为开谕，而自甘就戮者不少，盖为邪说所中，竟无术活之也。其顽可愤，其愚抑可悯已。

议考试废制义

雍正中，有议变取士法、废制义者。上问张文和，对曰："若废制义，恐无人读四子书，讲求义理者矣。"遂罢其议。康祺按：公言良是。但不知宋、元以前，制义未兴，《大学》、《中庸》，何以久列《礼记》中；《论语》、《孟子》二书，何以不废。且宋、元诸儒，讲求义理至精，皆在制义取士以前，而四子书无人不读。

俄人求内附

乾隆四十八年，有俄罗斯人四十余户，由科布多投诚，求内附。奉谕抚慰，按户赐予口粮，令其回国。今边界居民，乃有愿隶俄籍者。俄虽外夷，亦当追念天朝之宽大也。

陈总河杖留梦炎像

姚石甫《识小录》云："衢州人言，陈总河鹏年，始为西安令，行乡征粮，至徐忠庄公（徽）言祠。徐氏子孙张公像，陈为之避坐。更至留氏祠，留氏亦张梦炎像，陈见之大怒，仆像于地，杖之二十。先是留氏子孙犹盛，多兴者，自杖后，留氏遂败，乃无人庠者。"按：恪勤此举，未见他纪载，其嫉邪崇正，足为士民劝惩，墨绶翩翩，已绰有名臣风范矣。

李星来善易数

德州李源星来，顺治丙戌进士，授河间令，有能称，罢归。为人和易谦退，好读书，至老不倦，于古今河渠、漕屯、兵农诸事，讨论尤精。《济南府志》称源归里后，筑退庵，因以自号，植花竹，购图书，善谈易数。昆山顾先生闻而叹曰："今之管辂也。"（按：亭林称源为北李家）

罗壮勇公少时逸事

罗壮勇思举初征白莲教，后平永州苗，为嘉、道两朝赫赫然名大将。籍四川之东乡，少亡赖，数行窃，令捕之，杖毙，弃诸野，中夜而苏，匍匐至一老妪家，周之，乃改行投身军营，骁勇冠绝侪辈，遂历保至专阃，锡封子爵。当赵金龙之乱，罗受命与总督卢公坤往平之，贼已困将擒矣。时宣宗以尚书宗室禧恩来督军，未至，诸公议待禧至。罗曰："围久师怠，贼必遁，縻帑可惜。"遂违众一战，歼贼且尽。禧公为亲信重臣，督抚以下，皆

降屈为礼，怒罗之不待也，盛气陵之。罗不为屈，且面折之曰："诸公贵人，多顾忌，罗思举一亡赖耳，受国厚恩至提督，惟以死报，不知其他。"禧甚怒，而无如之何。罗每对人言生平作贼事，不少讳，并请文人历叙其事，洵奇男子也（按：魏氏《圣武记》云："思举忠孝人也，其始军中莫知所自来，及为副将，自檄川、陕、湖北各州县销积案数十，云所捕剧流罗某，今已为国宣力，其毋复株连。世始知其前事。"与此少异）。

罗壮勇公鬻妻

罗壮勇改行后，始娶妻，忽患奇疾，百方不治。一道人过门曰："有方可救，但得钱三十千，乃能配药。"罗自念贫窭，安得三十千钱，语其妻曰："吾病且死，汝亦饿死耳，苟鬻汝得钱买药，则两活矣。"妻不可，强之再三，泣而从之，病果瘳。罗既官游击，乃遣人访其妻，以重金赎还，为夫妇如初，报其鬻身救夫之义也。此事不足训，然以视少共艰苦，既贵而厌弃其糟糠者，其厚薄之区，殆不可以道里计。天生豪杰，磊磊落落，安得以道学家之律绳之。

青田一鹤

处州青田故有鹤，而山以鹤名。端木舍人国瑚产是邑，生而神貌肖之，其大父取《易》乾、中孚两"九二"之义，字之曰鹤田。舍人晚岁乃自号太鹤山人，海内外知者，多称太鹤先生。当阮文达輶轩两浙，得舍人，以夸示同朝曰："吾得青田一鹤矣。"由是声闻天下。及嘉庆戊午，登贤书。明年，文达佐朱文正主会试，闱中相期以得鹤为至幸，鹤竟不翔。后三十余年，君已官于朝，文达适自滇、黔觐京师，遇君郊外，与之酹酒文正墓，犹言畴昔闱后文正以失鹤为嗛，惘惘者至数月也。是年癸巳三月，文达方陛辞，宣宗留之入会闱，录异才三数人，君始在选。朝士惊咤曰："褵褷老鹤，尚能高飞耶！"君邃于《易》，汪文端、曹文正曾交荐之。又尝召相吉地，赐中书，加六品秩。俸未满，即求去。生平辞县令至再，杜门著书，谈《易》而外，无他嗜好。矫首云路，敛翮山阿，皓质清姿，饮啄不苟，若君者，可谓自爱其羽毛矣。

梦中预识座师

嘉庆十一年，黄勤敏公充湖北乡试正考官，榜首刘学霨，试前梦至一处，有古衣冠者上坐，旁一人指谓曰："此汝师也。"问上坐者为谁，曰郑康成。醒而异之，既获解，谒勤敏，与梦中所见，面貌无异，因自述其异。是科第二名徐跃，元日所梦亦同。二人一孝感，一蕲水，相隔数百里，异事也。

梦应三元

嘉庆二十五年会试，当涂尚书充正总裁，入闱时，梦两广总督阮公元来拜，并赠貂裘一领。及传胪后，始悟阮公字伯元，以姓与名字合之，恰为三元；而阮字偏旁又为陈姓之半，阮督两广，三元隶广西，貂裘则翰林所著也。又陈中解元时，本名守叡，会试前梦报已中二十二名名陈继昌，二十四名则陆名沅，报者云，二十四名亦系汝，醒而悟其祥，因改名。及入场，至号舍，所坐乃二十二号，问二十四号，果陆沅也。榜发，俱中式，陈竟得三元。始悟沅字水旁三笔，为三元兆，陆字亦得陈姓之半也。此与前一则均采勤敏年谱。按：名场吉兆，屡见世俗因果之书；即梦中豫识，座师纪文达笔记中，亦有是事。可见崇科美第，在鬼神亦殊异其遭逢，特人不知自重科名，事业文章，绝无表见，则亦草亡木卒已耳。

萧尺木画

国初高士，芜湖萧云从尺木，工画山水人物，具有北宋人遗轨，闭门著述，品格亦复高峻。乾隆甲午，四库全书馆进尺木所画《离骚图》，高宗命馆臣为补《天问》以下，盖尺木所未图也。又题其山水长卷诗云："四库呈览《离骚图》，始识云从其人也。群称国初善画人，二王（翚、原祁）、恽（寿平）、黄（鼎）伯仲者。二王、恽、黄手迹多，石渠所藏屡吟把。萧则石渠无一藏，侍臣因献其所写。"诗凡二十六句，仰见圣人爱惜人才，虽荒江野老，一艺之长，身后犹蒙甄录，著之天章，尺木可不朽矣。自尺木画邀宸赏，江南大吏好事者，遂访其萧家巷老屋，遗址犹存，其所著《易存》、《杜律细》若干卷，亦收四库存目中。惜后人仅一担水夫，老病不足自活，唏！

却献白雉

嘉庆十年岁在乙丑十一月，黑龙江将军观明献白雉一笼，表请宣付史馆，以昭瑞应。睿皇帝谦德不居，诏以时和年丰，民安物阜为瑞，仅敕令内廷诸臣赋诗纪之。（按：《孝经援神契》、《春秋感精符》，咸以白雉来翔，为祥征庆贶，自越裳进献而后，汉唐旧史，亦复侈陈。至哉圣人，直轶周成而过之，无论后世矣）。

进白鹰海东青

嘉庆五年冬，卓里克图亲王拉旺进白鹰，科尔沁达尔汉亲王丹忎旺布进海东青，上召画工各绘为图，命供奉内廷翰林分赋。

陈恪勤公风雅

陈恪勤公守江宁，为总督阿山所龁，将入狱，神色逌然。自忆未了事曰："杜茶村未葬，某僧求书未与，布衣王安节缺为面别。"从容料量，承镣而行，其镇定如此。公宦迹所至，尝表东海孝妇庙，建狄梁公祠，立陆绩廉石，复刘蕡后人租徭。在苏，舁郁林石于郡学。游焦山，遣人泅水出瘗鹤铭，为亭覆之。世知公悫忱直节，理学儒臣，而不知其风雅复如此。

逆旅主人馈陈恪勤公米

陈恪勤之被逮入都也，除夕，市米潞河，主人问客

何来？曰："陈太守。""是湘潭陈公邪？"曰："然。"曰："是廉吏，安用钱为？"反其值，问寓何所。次日，门外车槛槛，馈米十石，书一函，称"天子必再用公，公宜以一节终始，毋失天下望"，纸尾不署姓名。问担夫，曰："其人姓魏。"访之，则闭户他出矣。盖隐君子也。

赐砚

彭文勤公之先德补堂宫赞廷训，尝拜圣庙御铭松花石砚之赐。及文勤值南书房，高宗复以松花石砚赐之，亦经圣庙御铭者，时谓之双砚合璧。公因画《赐砚图》，以庆遭遇。公在乾隆朝，所受岁时例赏，文房珍物，与众共被者，不可殚计。其被特恩专赐，亦有二砚：一为进重排千文所赐凤沼澄泥砚，本秀水朱氏物；一为编类千叟宴诗册所赐仿宋梁苑雕龙端石砚，文勤尤珍袭之，与合璧二砚同庋，以诒后人。至公孙邦畴，继美为词臣，理可得砚，然以遗命世世传大宗，遂归砚于湖南知县邦畤。国恩门绪，永戴光荣，片石璆然，与彝鼎宝珪等贵矣。

宣宗慰黄勤敏公悼亡

道光元年六月，黄勤敏公悼亡，越二日，宣宗即命军机章京户部郎中赵光禄赍朱笔宣慰谕云："伉俪之情，自难强抑，然卿已逾七旬，气质非十分强壮者可比，矧天时暑热，只可于无可如何之中，节之以礼，切勿有过哀伤。总之，国事为重，倚任方深，务加意自重，永保康强，佐朕以襄上理。"勤敏北乡顿首，感极涕零。次日即入朝，内直如故。康祺每诵列圣谕旨，于二三耆旧，室家忧乐之私，略分言情，体恤微至，实有平交亲串所不逮者。泰交一德之契，靡复加兹已。

桂廉访临殁时驰书左恪靖

左恪靖侯请以桂廉访超万政迹宣付史馆，初笔已述之矣。廉访晚年，以避寇至闽，徐清惠公树人檄署福建按察使，盖谂其方廉强直，破格举之也。廉访任事后，纲纪大张，百僚畏慑，惜年已笃老，遽以疾终。方大渐，亲起握笔，驰书恪靖严州营次，滔滔千百言，皆吏治兵事之要。并云："军中疾疫繁兴，当请于上帝，誓为神荼，啖食厉鬼。"其遗书字体端劲，无一笔懈忽。而讣至之日，果阴霾烈风，山鸣潮立，隐隐若有大冠绛衣，乘云气而东走，佥曰廉访桂公之灵也。盖义胆忠肝，英魂毅魄，正气所聚，神明不沦。是说也，世之谈良能者，或诮以为诞，康祺愚陋，则固深信而无疑。

李愍肃殉难武昌

咸丰三年六月，武昌不守，署按察使粮道唐县李愍肃公卿谷，随藩司刚介公岳兴阿、臬司曹公懋坚殉难。李公之死，自缢于寓馆之后楼，属官仆从数辈亦同死。贼目踞其室，每欲登楼，必有异香袭人，顷刻头痛欲裂，遂封闭之。公子武愍公孟群，时由广西即用知县，积功至道员，闻变后，尝胆枕戈，誓不与此贼同戴日月。自湖南剿贼至湖北，从胡文忠公克复省城，武愍先缒而入，匍匐寻父尸，至寓楼，见髑髅白骨，纵横布楼上，独愍肃尸面色如生，豪发无损，泣血殡之。陷贼居民，复争述其灵异如此，文忠以入告焉。后武愍署皖抚，殉庐州之难，营破，犹持矛屹立围墙，厉声高骂，手刃悍贼数名，力竭死。一门大节，青史长留，祠庙巍峨，楚、皖士民，椎牛雪涕以祭者，至今不绝（又按：《庸闲斋笔记》称：武愍有妹名素贞，知书，工骑射。熟孙吴兵法，于天文占验之学，靡不穷究，父兄皆奇之。武愍讨贼楚北，女在军中，戎装画策，累建奇功。武愍尝被围十余重，他将不能救，女怒马独出，于枪林炮雨中，突围杀贼，护其兄以归，甲裳均赤，贼众惊为天神。后胡文忠攻汉阳，城坚不下，女与武愍谋夜袭之，孤军深入，中伏血战死，年二十余耳。此事虽不见他书，当非一无依据。忠孝家风，渐被闺阁，红颜碧血，允宜祔食崇祠）。

裕庄毅公用法之严

他塔喇氏庄毅公裕泰，扬历大圻六七行省，锄强去莠，匪丑必禽，所捕邪徒、枭贩、奸宄、重囚，岁以数百计，崇阳逆民钟人杰、新宁逆民李沅发，即公督湖广时所剿平也。初公由藩臬入佐两京刑部，持法宽平，世颇疑公擢封疆后，稍更其素。康祺按：公为督抚，政道光季年，承平日久，纲纪阔疏，内地乱民已萌蘖，公盖亟思以法令整齐之。而不意其身之遽没，而群盗亦遂蜂起也。

裕庄毅少时之贫

裕庄毅公髫年即补官学生，考取缮绎中书。家贫也，日趋内阁，必徒步。李太夫人与钱买小食，每归，多不用，其清俭为世所罕。故既贵显，于民生之困苦，莫不洞知，而自奉菲薄，澹然如老书生。

上元县刘公殉难

军兴，以州县殉节者不可枚数，而上元县刘公同缨，烈声最著。公初权吴县，善捕盗，移治上元两年，尤得士民心。咸丰二年，闻武昌警，尝上防江策于总督，不能用。自九江师溃，总督丧气归，布政祁公忧愤疾笃，公罗掘得五千金、谷二千石，为民倡储粟运石，修火械，召义民，登陴力捍。三年正月至二月，守十余昼夜不稍懈。地雷陷城，突入贼数百人，公挥众戮之，城复完。贼缘梯而上，如蚁集，众寡远不敌，守者惊散，公还署，杀二妾，朝服坐堂皇。贼望见颜色懔然，皆叹曰："若好官，吾侪勿相害也。"公大骂，跃入署后潭中以死。后潭旁每夜见神镫旗旐，贼甚怖之。相传公智深勇沉，志节远大，骂贼而贼不忍害，贼且知公好官矣，而奈何防江策之不见用也。

文与也耿介

长洲之文，累世儒雅，待诏之书法，三桥之篆刻，世宝贵若球璜。至文肃公震孟，复以经纶气节，领袖东

林，事载前史，无庸赘矣。入国朝，文肃之孙处士君点，又负盛名，诗古文辞、书画金石，咸不失高曾矩法。执亲丧三年，止酒彻肉，昼夜居庐，服除，祀事惟谨。朔望肃衣冠，拜宗祠，遇祭日，虽风雨必返祭。仲父乘授命，家产破落，君乃怡然依墓田以居。兄然，为逋赋所累，君转贷亲懿，输之官。薄游京师，有贵人欲以国子博士荐，君力辞引去。富人子具兼金求画，期以三日走取，君恚曰："仆非画工，安得受促迫。"掷金于地。其人再请，不顾。尝舍莲泾慧庆寺，汤文正公抚苏，屏骑访之，问为政之要。君曰："爱民先务在去其害，如虎丘采茶，府县吏络绎征办，积弊有年，公能除之，即善政矣。"文正乃伐其树。公尝语君曰："闻先生存田三亩，何以给饘粥？"君对曰："贫者，士之幸也。"公称善。一亭户拥厚赀，以千金为君寿，请通姓名于文正。君曰："汤公以道义交我，我岂负之。若既伤惠，吾复伤廉，奚取为？"亭户惭而退。康祺按：世多重君翰墨，谓衡山、三桥子孙耳。君所不愧为文氏子孙者，独翰墨也欤哉！君字与也。

佳山堂六子

康熙十七年，仿唐制开博学宏词科，四方之士，待诏金马门下，率为二三耆臣礼罗延致。其客益都相国冯公邸第者，尤极九等上上之选，都人称为佳山堂六子，盖钱塘吴君农祥、仁和王君嗣槐、海宁徐君林鸿、仁和吴君任臣、萧山毛君奇龄、宜兴陈君维崧也。时益都预读卷，卷不弥封，人谓六子者且并录。及命下，奇龄、维崧入史馆，而四子者皆见遗，惟嗣槐因年老赏内阁中书，乃叹冯公之无私，尤服诸君不肯干进也。

徐征士善鉴赏

徐征士林鸿，善鉴赏，别书画伪真，兼善饮。尝过颜御史豹文别业，御史知其大户，出罍尊贮酒，容一斗，宾客多避席，征士连举者三。御史曰："此何年制也？"征士笑曰："北齐文宣帝天保六年避暑晋阳宫所作也。"验其下款识，果然。

汪尧峰以古文自矜

汪钝翁编修居尧峰，以古文自矜异，少可多怪，见俗子议文章者，恒面斥之。同时尤西堂以检讨告归家居，距尧峰不百里，延接后进，以诗文缣素请者盈庭户，有求必满其意，年少略能弄翰，奖饰不倦。故人咸畏缩尧峰，而乐西堂之和易也，然而尧峰之道尊矣。

严荪友善绘事

无锡严荪友宫允《秋水集》诗文，与竹垞、次耕辈埒名。书法亦入晋唐之室，善绘山水、仙佛、花木、虫鱼，靡不曲肖。尤精画凤，翔舞竦峙，五色射目，观者叹美，以为古画家所无。

达情锣

《庸吏庸言》、《蜀僚问答》、《读律心得》诸书，为南丰刘观察衡，庆、光之际，任四川牧令时所作。观察政声茂著，言行相符，近已奉谕入史馆循吏传中（按：四川、广东均请以衡入祀名宦祠，允之；其事迹宣付史馆，则由同治中四川学政杨秉璋疏请）。其历官任内，于大堂旁悬锣一面，号"达情锣"，令有冤抑者击之，即出坐堂皇，立为听治，民用是感之尤深。到今"刘大锣"之名，西川父老，犹传念不置于口。

胡朏明蒙赐御书

康熙四十三年，圣祖仁皇帝南巡，德清胡朏明先生渭撰《平成颂》，并所著《禹贡锥指》，献诸行在。有诏嘉奖，召至南书房直庐，赐馔，御书"耆年笃学"四大字赐之，儒者皆以为荣。后阁潜丘垂老人都，谆谆以求御书为言，盖深羡朏明之遇也。

文宗止决湖水灌扬州之议

咸丰四年，粤贼据扬州，诸将帅围攻之，贼守坚，不能下，乃奏请决湖水以灌之。文宗皇帝手诏答曰："扬州可缓取，无并伤吾百姓也。"后扬州亦卒复，圣人之爱民深矣。

圣祖恶吃烟

圣祖不饮酒，尤恶吃烟。溧阳史文靖、海宁陈文简两公，酷嗜淡巴菰，不能释手。圣祖南巡，驻跸德州，闻二公之嗜也，赐以水晶烟管。偶呼吸，火焰上升，爆及唇际，二公惧而不敢用。遂传旨禁天下吃烟。蒋学士陈锡诗云："碧碗琼浆潋滟开，肆筵先已戒深杯，瑶池宴罢云屏敞，不许人间烟火来。"即纪此事。

鄞县藏书家

吾鄞文献世家，宋、元之世，如攻媿楼氏、清容袁氏，藏书之富，冠绝一朝。明代储藏家，则天一阁范氏，至今犹甲天下，而四香居陈氏、南轩陆氏次之。本朝继范氏而起者，首推卢氏青崖先生址，诗礼旧门，自少博雅嗜古，尤善聚书，遇善本不惜重价购之，闻朋旧得异书，宛转借钞，晨夕雠校。搜罗三十年，得书十万卷，摹天一阁为楼以贮之，名之曰抱经，盖取昌黎赠玉川子诗语也。同时越中有召弓学士，里居不远，与青崖同宗同嗜好，亦号抱经，于是浙中有东西抱经之目（按：抱经楼书，粤匪乱后，为商人杨某所得，先叔父鱼门太守劝还故主，今已自南村归北村矣。卢氏后人，岁于晒书日祀杨，以酬楚弓赵璧之惠，可云古道）。

严冬友侍读友慧

江宁严冬友侍读长明，幼读书十行并下。年十一，临川李阁学典试江南，闻其早慧，欲见之，因介熊编修本往谒。阁学举"子夏"二字令对，即应声曰："亥唐。"阁学大奇之，谓方侍郎及杨编修绳武曰："此将来国器也，公等善视之。"遂执经二人之门，学以大成。

卷十六

王白田性情之介澹

王白田先生编辑《朱子年谱》，去取精审，于年月先后，尤断断。少壮精力，专注一书，世称先生为紫阳功臣，不诬也。先生性介澹，尝谓友人曰："老屋三间，破书万卷，平生志愿，于斯足矣。"后虽以荐起，特授编修，侍值华要，而先生无日不以山林为志。既丁母忧，蒙世宗皇帝赐内府白金佽丧葬，逾年入都谢恩，遂以老病辞，时年仅五十余耳。归田后，杜门著书，当路贵人，皆前时禁廷宿侣，未尝以竿牍及之。即故人天上偶落双鱼，亦未尝以寸笺答覆也。先生名懋竑，宝应人。

欢喜老人

欢喜老人生海宁，居海盐，留心浙江海塘，垂五六十年，捍御修培，坚守古法，当事极倚重之。老人陈氏名讦，字言扬，尝官温州府学教授。年八十时，第三子存斋方伯世倕，以河南按察使入觐，蒙世宗垂询年齿、履历，御书"松柏堂"匾额，并赏人参、貂皮、宁绸诸品，俾归遗其亲。谕云："尔父有德有寿，给他老人家欢喜。"老人感激圣恩，遂有是号。

仁宗尊师念旧

仁宗之于朱文正，礼数逾涯，恩荣终始，前辈纪之详矣。公殁后数年，公侄锡爵方为山东藩司，而山东学政黄勤敏公亦文正昔所特荐也。仁宗批勤敏谢恩折云："朱锡爵才胜于德，汝应念石君师傅之旧恩，时加训戒，毋忽。"并令转谕知锡爵，令其回奏。御笔于石君二字上空一格，圣天子之尊师念旧，历久不渝，有谕教之责者，宜何如扪心自效与？

黄勤敏蒙三次赐寿

黄勤敏公自道光六年七十七岁，蒙恩予告，十八年戊戌，犹特赐人参八两，饬公子祠祭司员外郎富民赴枢廷祗领，并奉手谕云："江湖阻隔，倏尔数年矣。想精力自必如常，知卿原不假参苓之力，聊伸眷念耳。转瞬明秋，特颁庆赐，卿其善自静摄，朕欣待之也。"盖次年八月，为勤敏九十生辰，圣心已先计及之。公跪读祗领，感泣至不能起立（康祺按：勤敏年七十时，在都，蒙仁宗赐额，赐铜佛、玉如意及珍玩大缎诸品。公致仕后，遇八十、九十，均蒙宣宗赐御笔匾联及诸珍物，令其子祗领寄家。三次赐寿，耆臣罕有之荣也）。

六安州进茶之扰民

旧例：礼部主客司岁额，六安州霍山县进芽茶七百斤，计四百袋，袋重一斤十二两，由安徽布政司解部。其奉檄榷茶者，则六安州学正也。闻是役在昔颇为民累。窃惟京华人海，百物充牣，圣人爱民如子，他日封疆贤大吏，必有奏请免进，以苏民困者。

臧在东经学

武进臧镛堂在东，经师玉林孙也，受业于卢召弓学士，经史小学，精审不苟，殆过其师。每岁除夕，陈所读书，肃衣冠而拜之，故又字曰拜经，盖慕其远祖荣绪庚子陈经之故事也。其弟礼堂，学亦深邃，持父丧，白衣冠而处，不与人见。

郭频伽万梅花拥一柴门图

郭频伽名麟，吴江才人。尝以《水村图》索人题咏，同县女士汪玉轸题之云："深闺未识诗人宅，昨夜分明梦水村，却与图中浑不似，万梅花拥一柴门。"频伽乃倩奚铁生补为《万梅花拥一柴门图》，以代前轴，亦可谓风流好事矣。

阮文达爱才　二则

乾嘉间，元和三蒋：伯莘于野，仲征蔚蒋山，季夔希甫，皆工诗，人各一集，几乎王谢家风矣。蒋山尤渊博，治经史小学，兼通象纬，著述甚精，诗文才力雄富，无所不有。弱冠游浙江，阮文达公一见倾倒，留之学使署，约为兄弟之交。公复序其《经学斋诗》，谓研精覃思，梦见孔、郑、贾、许时，不失颜、谢山水怀抱也。

阮文达视学浙西，赏石门吴曾卯之才，为易名曾贯。吴善五言长律，时修表忠观新假成，命之赋诗，吴用八庚全韵，为五排，不遗一字，于工稳中，时露神韵。公因称之曰吴八庚。试杭州时，新制团扇适成，纨素画笔，颇极雅丽，遂以仿宋画院制团扇命题诗，佳者许以扇赠。钱唐陈云伯大令文杰，才为诸生，赋诗最佳，即以扇与之，人称为陈团扇。文达久官吾浙，其识拔寒畯，怜才雅举，不胜书，此二事绝相似，且并纪《定香亭笔谈》，爰类次之。

嘉庆纪元之孝廉方正　二则

陈方伯奉兹，负人伦鉴，于海内文儒老学，莫不识其姓字而知其所长。嘉庆纪元，诏举孝廉方正之士，直省名单至，方伯与友人书曰："皇衢大亨，贤人道长，特科妙选，竟得三君，东南人望，尽于此矣。"三君，谓江苏钱大昭可庐，安徽胡虔雒君，浙江陈鳣仲鱼也。或曰："安徽当以程瑶田易畴为第一，而胡君亚之。"知言哉。

是年，吾郡举孝廉方正六人。鄞袁钧陶轩，工诗古文，专治郑学，于乡邦故实，尤多掌录，立品方严，为时仪表。慈溪郑勋简香，博核多藏书，门法儒雅。定海李巽占，有孝行，授徒某姓，不食馆餐，盖其家贫，归侍母同食番薯，不忍独饱稻肉也。又尝受富家课子聘，知友人方谋夺，力辞之，终受馆谷之贱者，他行类是。是年举主，阮文达也。可见上有贤大吏，下有贤守令，堂堂纪元特科，何至不能得士。

康熙朝试鸿博之宽

康熙朝鸿博科，读卷诸臣，照前代制科分等第、进

士科分甲乙例，判作四等。拆卷日，上问："有不完卷者，何以列在中卷？"盖严绳孙仅作一诗也。众对曰："以其文词可取也。"上又问："上二卷内，有验于天者不必验于人语，无碍否？"盖彭孙遹卷也。众对曰："虽意圆语滞，无碍。"上又问："赋首有或问于予曰，中有唯唯否否语，岂以或指朕、予自指耶？"盖汪琬卷也。众对曰："赋体本有子虚亡是之称，大抵皆寓言，似不必有实指也。"（以上见《制科杂录》。）上问："诗中有云'杏花红似火，菖叶小于钗'，菖叶安得似钗？"盖朱彝尊卷也。众对曰："此句不甚佳。"上曰："斯人固老名士，姑略之。"（以上见《词科摭言》）。上又曰："诗赋韵亦学问中要事，赋韵且不论，即诗韵在取中卷者，亦多出入，有以冬韵出宫字者（潘耒卷），有以东韵出逢、浓字者（李来泰卷），有以支韵之旗误作微韵之旂者（施闰章卷），此何说也？"众曰："此缘功令久废，诗赋非家弦户诵，所以有此，然亦大醇之一疵也，今但取其大焉者耳。"上是之（以上亦见《杂录》）。可见当时法律之宽，圣心爱贤之笃。

集议国政大臣见诸王不得长跪

康熙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诸王大臣议礼永康左门。诸王以次环坐，内阁、九卿、科道议毕，阁臣白其议，向诸王长跪移时，武定李相国之芳年老踣地，华亭高太常层云时官给谏，抗章弹奏云："天潢贵胄，礼当致敬，独集议国政，无不列坐，况永康左门，乃天子禁门，非大臣致敬诸王之地。大学士辅弼大臣，当自重，诸王宜加以礼接。"疏入，交宗人府吏、礼二部议：凡会议时，大臣见诸王，不得引身长跪，著为令（按：《东华录》纪康熙二十七年，有给事中高层云，疏参大学士王熙向康亲王杰书等跪语，王俱坐受一折，与此则引《鹤征录》者少异，未知同事异传，抑别一事也）。

先授编修后选庶常之奇遇

选庶吉士改编修，同在一年者，世已罕见，乃竟有先授编修，后选庶常，在数月中者。仁和沈筠开平、上海钱金甫越江，康熙大科，既膺荐举，又同中戊午、己未乡会试，三月御试，授为编修，五月选庶吉士，复并列其名。三阅月中，再入词曹，士林以为绝无仅有之遇。

刘正宗修怨于施愚山

施愚山分守江西，政声藉甚，时论以为不日当开府，忽遭束阁。盖安丘刘相国正宗，当愚山持节山左时，有所干请不遂，至是修怨焉，然益见愚山之不畏强御矣。

毛西河拒奔女

毛西河少与兄万并知名，人呼小毛子。性恢奇，负才任达，善诗歌乐府填词，所为大率托之美人香草，以写其骚激之意，缠绵绮丽，按节而歌，使人凄悦。又能吹箫度曲，游靖江，当垆冯氏者，悦其词，欲私就之，西河谢曰："彼美不知我，直以我为狂夫也。"径去，见施愚山所作《毛子传》。康祺按：西河少年落拓江湖，无复绳幅，《鲒埼外集》痛诋之，他书亦多訾议。是举拒奔女于旅肆，尚不失为君子之行，特蒙难出亡，对酒家妇吹箫按节，其人去狂且几何。况既知引避，又复以彼美之姓氏里居播告朋辈，则仍西河之所以为西河也。

张鹏翼笃信程朱

国初儒者，连城张先生鹏翼，笃信程朱，锐意问学，自治甚严整，终日端坐，跬步不苟，盛暑不袒裼，事亲养志无违，居丧蔬食，三年不外游，不内寝，动必以礼。尝曰："考亭易箦之年，乃我下帷之始，盖俯焉日有孳孳，不知其老且耄也。"所居乡曰新泉，男女往来分二桥，道不拾遗，市中交易，先让外客，皆服先生之教也。漳浦蔡文勤公书"醇学"二字表其闾（按：先生与林赤章、童玉铉、李锟峰、董若水四君友善，号曰四愚，构"四愚亭"于冠豸山中。先生独结屋居山之深邃处，晚年与长江黄霞阳声游，其及门则黄建中、刘伟克传其业。耿逆伪将军刘应麟，闻先生谙琴律，劫至郡，强使鼓之。先生白衣抱琴，不弹。应麟知其难屈，卒释归。凡此渊源事迹，亦它日纂新泉学案所必及者，爰附录之）。

赐大挑举人葛纱

嘉庆六年辛酉，例举大挑。时仁宗以畿辅久旱，盼雨甚殷，挑日适甘雨应时，上喜极，传谕赏本日挑取一等举人葛纱各一匹。

杭堇浦怨全谢山之由

后鸿博科，吾浙方闻博学之士，浙东推谢山，浙西推堇浦，犹康熙大科之有秀水、萧山也。康祺少时，则闻堇浦负谢山于死后，而未得其详。顷读先师徐先生《烟屿楼文集》，有记杭堇浦一篇，谨节录之曰："始二人以才学相投契，最为昵密，客京师、维扬，无一日不相见，谈笑辨论，相服相称叹，数十年无间言也。既而谢山膺东粤制府之聘，往主端溪书院，堇浦同时为粤秀书院山长。谢山自束脩外，一介不取，虽弟子饷时物，亦峻拒之；而堇浦则捆载湖州笔数百万，乞粤中大吏函致其僚属，用重价强卖与之。谢山贻书规戒，谓此非为人师所宜，不听。谢山归，以告扬州马氏兄弟。他日堇浦至，马氏秋玉昆季甚诘责堇浦，堇浦不敢辨，而怨谢山切骨，而谢山不知也。谢山既卒，其弟子如蒋樗庵、董小钝诸君，念其师执友莫堇浦若，乞之铭墓。堇浦使来索遗集，与之，久无报章，屡索还遗集，终不报，而堇浦《道古堂文集》雕本出矣。诸君视其目，有《鲒埼亭集序》，忻然检读，则若誉若嘲，莫解所谓。细绎之，又似谢山有败行者，皆大惊怪（世有以徐先生言为太过者，试一考全、杭交谊，并取此序阅之）。又遍观其他文，则窜谢山文为己作者六七篇，于是知堇浦卖死友，而不知其卖之之故。既而有自维扬来者，道其详于樗庵，始恍然大悟。"其后樗庵弟子，有抄《鲒埼亭集》而以杭序冠

首者，樗庵见之大怒，乃手记堇浦负谢山始末于序后，而此书后归徐先生，故先生详述之如此。樗庵固不妄语，徐先生亦不轻诋前辈者。且堇浦《粤游集》，每有以湖笔馈某官诗，其文集中考据论辩之作，颇与鲒埼相出入，然则才如堇浦，竟有文无行至此，亦可唏矣（按：他书称堇浦性嗜博，夏月袒小衣，入茶肆，与里少年游，呼叫拍张，各不相识。适学使者舆过，偶见之，颔而去。众惊，则曰："我衙门中后辈也。"同博者始知为堇浦。观此，则堇浦之行检通侻，本与谢山异趋；爱其才而与之比，仍谢山之过也）。

栗恭勤殚心治河

河工之筑坝护堤，以砖代石，自栗恭勤公始。是后每有大役，碎石秸埽，工用大减，数年省官银百三四十万两，而工益坚。自奏为定例，省费更不可訾算矣。然公于河，实殚竭心力，体验入微。平居河势曲折，高下向背，皆在其隐度中。或报水涨堤将坏，公曰："无妨。"或堤去水远，公曰："水将至矣，急备之。"果如公言，众乃大服。任事五年，河不为患，官吏皆庆为天幸。然前公任三年，河决祥符，公卒一年，南岸决，逾年又决。然则岂非人事哉？

吴榖人祭酒之遗泽

钱唐吴清皋、清鹏，榖人祭酒第六、第七子也。兄弟孪生（按：以先生者为兄，从质家言），清才雅趣，得笔得文。清皋以孝廉授中书，晋阶侍读，考御史第一，未及补，擢守江西之抚州。宣宗召见曰："汝师傅吴榖人之子耶？汝学问乃不得进士也。"世以为且大用，乃自抚州调南昌，仅一摄吉南赣宁道，再摄盐法道事，卓异入都，道卒。清鹏以高第，历职清旷，自放于诗酒，终顺天府府丞。所遇闲剧不同，而官皆至四品，再世仍隶仕籍。人遂谓以生年月日推富贵寿夭，其说果不甚诬，而不知祭酒之遗泽远矣。

汤海秋著浮丘子

道光朝士，无不知湖南有海秋汤鹏者。海秋二十成进士，三十补御史，意气蹈厉，勇言事，未逾月，三上章，最后以言宗室尚书□□叱辱满司官事，在已奉旨处分后，罢御史，回户部原官。时英夷扰海疆，求通市，海秋愤不得言事，犹条上尚书转奏，筹夷务善后三十事。嗣西夷求改关市约，有君奏中不可许者数条，人以是服其精。浮湛部曹，不得志，退而著《浮丘子》一书，大抵言军国利病、吏治要最、人事情伪、开设形势、寻摄要眇，凡九十篇，四十余万言。每遇人辄曰："能过我一读《浮丘子》乎？"其自喜如此。年仅四十余卒。康祺按：海秋生胡文忠同县，曾文正官京朝时，尝与海秋为深友，中有违言，文正颇自咎。设天假海秋以中寿，人事磨炼，才学器识当益醇。粤逆事起，戎幕需材，展转汲引，未必不跻中兴勋辅之列。年少气豪，锐意世用，一蹶不自克，卒摧颓郁塞以死，悲哉！

吴兆骞有名士习气

吴江吴兆骞汉槎，尝与二三朋好，同出县东门，意气岸然，不屑中路。忽顾汪钝翁述袁淑语曰："江东无我，卿当独秀。"傍人为之侧目，此所谓名士习气也。康祺忆戊辰春闱后，从先叔父兵部公散步虎坊桥，适某相乘轿过，车马杂沓，飞埃滚滚，咫尺迷濛，余举扇自障曰："元规尘起污人。"先叔父回首斥之云："名士习气，切不可学。"因汉槎事，枨触先训，敬志之以自箴。

宣宗识拔陈硕士

陈硕士侍郎家本素封，以诸父辈仕宦中落。侍郎自御史回翰林原衔门，贫益甚，人劝其出游。公曰："吾近臣矣，又为人客，奈何？"一日有贷于友人，至则弈棋赋诗，尽日暮忘所事而返。后骤迁至阁学，宣宗谕之曰："汝非有保举人，朕知汝静退有操守，进汝官。"天褒五字，可为侍郎一生定评矣。

宣南话旧图

道光十五年，江宁邓督部廷桢受命总制两广，自安徽入觐。时公同乡官京师者，公子子久编修外，几二十人。未明入朝，出答宾客之造请，及暮归寓馆，与乡人述故老逸事，商论文史，辨训诂音声于三百五篇诗，刺取声韵、双叠者，左右逢原，如取物筐箧中，人皆神开意新，日闻所未闻。临别，乡人为绘《宣南夜话图》，张之以诗。此虽小事，然作宦数十年，以耄耆老宿，与后生分席谈经，非记诵博洽者不能。作客十余日，以封圻贵官，与乡里通宵话旧，非神气闲定者亦不能。

李文定荐举人才

合肥前相国李文定公，在位数十年，尤笃于人物。如李太史因笃、赵参政进美、秦检讨松龄诸君，公为学士时，荐以应博学鸿词科者也。陆清献公、邵参议嗣尧、彭巡抚鹏，公为吏部时所荐，以洊至大官为名臣者也。下至单门寒畯，闻声相思，惟恐其不登用。盖公生平汲汲于以人事君，其所荐引，非有乡里姻戚、年家故旧之私，非有竿牍苞苴、揣摩迎合之弊，盖谋国之忠，知人之哲，如合肥前相国者，则诚不负圣明矣。

梅村十子诗序

《梅村集·太仓十子诗序》：琅邪、太原两王公而后，雅道澌灭，吾党出，相率通经学古为高，然或不屑屑于声律。又二十年，十子者，乃以所为诗问海内。十子为周肇子俶、王揆端士、许旭九日、黄与坚庭表、王撰异公、王昊惟夏、王忭怿民、王曜升次谷、顾湄伊人、王摅虹友。自子俶以下，皆与云间、西泠诸子上下其可否，端士、惟夏兄弟，则为两王子孙。

崔黄叶王黄叶

国初诗人崔不雕，渔洋房考门人也。居太仓之直

塘，性孤洁寡合，吴梅村祭酒目为直塘一崔。《居易录》称崔华诗清异出尘，有句云："丹枫江冷人初去，黄叶声多酒不辞。"人目为"崔黄叶"。又历城王进士苹，能诗，尝有句云："乱泉声里才通屐，黄叶林间自著书。"又云："黄叶下时牛背晚，青山缺处酒人行。"渔洋亦目之为"王黄叶"。考自来谢胡蝶、郑鹧鸪、袁白燕、鲍夕阳、红杏尚书、三影郎中之类，多以诗词断句，骤博高名，即渔洋赋"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风"一词，亦有"王桐花"之号。然文人标榜，数见不鲜，风雅如渔洋，抑何未脱臼窠乎？

圣祖称陈汝咸为好官

吾邑陈莘学先生汝咸，随父讲学证人社中，专力于慎独之旨。梨洲尝谓人曰："此程门之杨迪，朱门之蔡沈也。"康熙三十年成进士（按：《国朝先正事略》称：汝咸会试第一，误；是科会元乃张瑗），座主李文贞，方以讲学招来后进，或邀之往，先生谢不与。散馆改知县，宰漳浦十三年，循绩惠政，不可殚纪。调南靖，浦人相率赴会城吁留，不可，归收田器塞县门，昼夜环守。去之日，民扶老携幼，环跪街巷泣曰："公毋去，活我百姓。"拥肩舆不得行。先生下舆，步入李太学家，夜半，假城守二骑，作巡逻者，间道从北门逸去。民追思不已，即于北门构月湖书院，塑先生像瞻拜。月湖，吾邑城中湖，世称月湖先生也。在南靖，善治盗，任未期月，犬不吠夜，颂声大作。内召，由主事擢御史，疏言闽海挂号之弊，圣祖嘉纳，赏赉食物。时海贼陈尚义乞降，先生自请入海抚之，陛辞，温谕曰："汝乃近御之臣，风涛不测，不必亲下海。"后随行之千总，果遇飓风，事竣复命，圣祖又谕曰："汝若同入海，不受惊耶？"五十二年，奉使至湖广祭告诸陵，兼赉驻防士卒。先生出入红苗界，默筹久远之策。猺洞长官有出迎者，歌其土音，先生为竹枝词，宣布太平威德之盛，使习之。明年，陕西甘属报荒，复奉使出抚，临行，圣祖谕曰："穷边恐不得食，彼所出肉苁蓉、土参，朕亦尝之，颇美，可啖也。"先生顿首谢。入境，见野有饿莩，即不复御酒肉，抚慰饥民，步行一日，逾九岭至平凉，发贮谷，并移镇原仓米赈之。以劳卒于固原，地方有司检视其囊，衣一袭、钱一缗而已。讣闻，圣祖悯悼，连称好官可惜。先生官不过理少，而当时主眷之隆，已骎骎以重臣相待，盖闽中作令之政声，早达聪听也。

陈紫芝在台垣之风节

康熙间，吾乡前辈有声台垣者二人，而均出吾宗：一理少，一则非园先生紫芝也。先生初官词曹，即不受外僚书帕之敬，入台尤持风纪，尝疏请裁屯卫、颁礼书，除南城大猾邓二，皆允行。时疆臣多由阁部保举，湖广巡抚张汧，大学士明珠所私也，恃势贪暴，廷臣不敢纠。先生具疏劾汧，且请罪其保举之人。奏入，上语之曰："满朝为所贿属，尔小御史，乃尔敢言。"翌日；面谕九卿，即与内升四品卿（按：蒋学镛《樗庵存稿》谓：原保大像十余人，因之降黜；新修《鄞县志》从之，非事实也。康熙二十七年，明珠革职，上谕尚以保举张汧官员，未经议罪，责塞楞额之庇护，见《明珠传》）。先生益感激思报称，一日，于朝房值明珠，延坐进茗，饮之，归寓暴卒（按：明珠延坐一事，见《莱州府志·郭琇传》）。在明相黩货揽权，势居骑虎，固不避妨贤害正之丑声；惜济济盈廷，无一人为之举发者，而先生之方刚见惮，峭直寡援益见矣。

阮文达重建曝书亭

秀水朱氏曝书亭，久废为桑田，南北垞种桑皆满，亭址无片甓存，独严藕渔太史所书匾无恙。而荷锄犯此地者，其人辄病，或竹垞先生魂魄犹恋此土耶？嘉庆间，阮仪征视学按临，醵赀重建。

江郑堂在儒林文苑游侠之间

甘泉江郑堂藩，淹贯经史，博通群书，旁及九流二氏之学，无不综览，诗古文豪迈雄俊，才气无双。尝作河赋，以匹郭景纯、木元虚江海二作。受业惠氏弟子余仲林，尽得其传，诸经多有发明。其为人，则权奇倜傥，能走马夺槊，狂歌豪饮，好游好客，至贫其家。儒林、文苑、游侠三传，令后世难于位置。

阮文达推重经学

萧山毛西河、德清胡朏明所著书，初时鲜过问者。自阮文达来督浙学，为作序推重之，坊间遂多流传。时苏州书贾语人："许氏《说文》贩脱，皆向浙江去矣。"文达闻之，谓幕中友人曰："此好消息也。"

谢金圃识拔汪容甫

前笔纪谢金圃少宰之礼下汪容甫，叹为今人所难。顷见焦里堂撰少宰遗事一篇，言乾隆丁酉值选拔岁，所拔如汪容甫中、顾文子九苞、陈理堂燮、程中之赞和、郭职民均、江秋史德量、刘又徐玉麟、宋首端绵初，皆一时通经能文之士。时谤容甫者甚多，少宰违众论，特拔之。容甫恶闻炮，每来谒，则戒司炮者，俟其行远而后发声。又尝荐容甫于鹾使者，容甫偶不合，艴然去，少宰为之谢罪云云。一片热肠，爱才如命，爰补录之，以告居大位者。康祺独怪容甫受少宰旷代之知，复得仪征相国、镇洋制府送抱推襟，殷殷以国士相期待，乃其集中如《自序》、《吊黄祖》、《吊马湘兰》、《颂狐父之盗》诸篇，愤郁牢骚，几若失职辱身，举世欲杀，块然无一人可伍者。不知世有容甫之学之才，并无容甫当日之遇，荒山破屋，头白无闻，其祈地问天，又当如何也？

吴薗次奉诏谱杨继盛传奇

吴薗次以顺治九年拔贡生授中书舍人，夙负才望，尤以词曲名。奉诏谱杨继盛传奇，谱成称旨，即以杨继盛之官官之，时以为奇荣雅遇。薗次有《入署拜椒山杨先生祠时奉命谱椒山传奇》诗。或曰："今昆曲有《鸣凤

记》院本，演椒山劾严嵩事，殆即蔺次所撰进，后遂遍传教坊也。"第考梨洲先生太夫人，尝有寿日见演《鸣凤记》因之恸哭一事，见梨洲子百家跋子刘子所作寿序后，是《鸣凤记》明末已行，蔺次所撰，当别一本，试谂之识曲者。

段秀林精于骑射

承平将帅，专尚骑射，段提督秀林官古北口时，扈从热河，高宗召见，问："尔年逾七十，尚能射否？"对曰："骑射，武臣职也，臣虽老，尚能跨鞍弯弧，为将士先。"一日，上在宫门，悬鹄命秀林射。秀林一发中侯心，上甚喜，赐穿黄褂。

陈厚耀以算学受知圣祖

泰州陈谕德厚耀，与梅文穆公同直内廷，蒙圣祖指授算法，已详一笔矣。当文穆初入见，上尝语之曰："汝知陈厚耀否？他算法近日精进，向曾受教于汝祖，今汝祖若在，尚将就正于彼矣。"谕德侍从多年，蒙赐书籍、文具、锦绮、瓜果之类，尚为近臣所恒有；其颁赐仪器，畴人家诧为未见。一日，又赐热河光木，供之几案，光皎如月，谕曰："以助汝钩稽布算之勤也。"谕德有《奉敕赋夜亮木诗》，懿戚勋旧，咸羡其遇。

王应辰以骄抗贾祸

常州王君应辰，以嘉庆辛酉进士，选四川新繁县知县。到官，颇得士民心，而县素号饶邑，君绝苞苴之私，不能饰厨传称过客，故上游及同列皆不喜。戊辰冬举计典，有日者素识君，而往来于藩司之门，自省中遗君书云："方伯将以计典黜君矣，得金若干乃可免。"缄其书，以方伯印封发之。君得书笑曰："鬼蜮乃敢白昼见！"藏其书，而以其事白制府。制府以为胁持也，怒以"才力不及"填计典入奏，立委员摄印署理。委员至，君拒不见，委员噪于庭，君乃出，索其委牌。而委员以制府促督，不及待司文，无以应。君笑曰："此亦可诈耶！"呼驺械之，委员恐，驰去，诉制府，谓某敢抗制府命，且辱之。制府大怒，命中军提兵，随成都府知府往捕，围其署大索，获日者所致书，毁之，捆君归于省，置诸狱，以抗不交印奏，祸且不测。于是四川诸州县大哗，腾谤书遍于道路，顷之闻于朝，御史或摭以入告。奉旨查办，然后出君于狱，放之归，而以病风覆奏焉。以饮食馈赠之微，酿成如许大案，固知仕途之险叵。然世有谄事上官，厚结寮佐，下至胥徒臧获之辈，靡不各餍其私，冀弥缝于纤琐，而事出意外，终亦罢去，或反以亏帑累身家者，又当如何而后可。曰：事上以敬，不凌不挫；交友以诚，不骄不惰。礼无不及，情无太过，无脂韦以徼福，无矫激以贾祸。升沉得失，天焉者司之，而何预于我。

康绍镛专心掌故

兴县康光禄绍镛，值军机时，勤于趋职，专心掌故，以周知当世之务为急。大枢董文恭、戴文端、卢文肃诸公，咸倚如左右手。嘉庆十八年，林清倡乱畿南，山东、河南响应，公方随扈，即以各省应行防堵之处，及将弁姓名，曾否经历行阵，所辖兵数多寡，作一小册以自随。会上询问各要隘将弁，当轴即以其册进。上由是知其才可大用，遂擢鸿胪卿，扬历封疆，于此兆矣。按：此举颇足为士大夫法，我辈既读书筮仕，即官非枢密，时非军务，凡海内人才，中边地势，及水陆兵额多寡强弱之数，孰不当随处留心与。

钟怀之谦抑

甘泉钟明经怀文选楼所刻《敔庢考古录》，其所著也，撰述通慧制行，动中礼法。嘉庆甲子，督学刘文清公举为优贡生，君入谒，抑抑若不自胜，自谓愆咎殊多，不称此目，家庭朋友闲言屡及之。呜呼！朝廷设科取士，使与其选者，尽如君之顾名思义也，科目洵足重矣。

刘文清勖焦循改习经学

刘文清按部扬州，江都焦孝廉循时年十七，应童子试，取入学，覆试日，公问："诗中用蕴靡字者谁也？"孝廉起应之。问二字何所本？以《文薮·桃花赋》对，且述其音义。公喜曰："学经乎？"孝廉对曰："未也。"公曰："不学经，何以足用，尔盍以学赋者学经？"明日复谒，公复呼孝廉至前曰："识之，不学经，无以为生员也。"孝廉归，乃屏他学而学经，卒成经师。孝廉尝作《感大人赋》，以识知己之恩，今冠《雕菰楼集》首。康祺年十七为秀才，长沙周侍郎亦于众中谬加褒赏，谓他日当以文章名，赠以书籍笺笔，及京师佩用之物。越二年，京江张文贞公继公视学，岁科九试，每出入场屋，必召至案前，谆谆以名世寿世相勖。今年将四十，羁绁冷官，学问无成，修名不立，以视孝廉五经纷纶，著述盈笥，不负文清之知遇者，辟诸草木，区以别矣。回首师门，惭惶无地。

以佐杂至大官

本朝汉臣以佐杂至大官者，雍正间之李卫、田文镜，嘉庆间之李世杰，最有声望。乾隆朝，扬州杨公景素，以一县丞，洊跻开府，总督两广、浙闽、直隶，亦未易才也。初投效直隶河工，以精敏为河道忌嫉，将笞之，公跃马驰去，投河帅诉曰："景素功臣后（按：敏壮公捷为公曾祖），有罪宜杀，不可辱。"且陈河渠利病，帅奇之，遂洊保至大用。巡台湾，值汉民与熟番构衅，生番亦乘间焚杀汉民。公案界掘深沟，筑土牛以为之限，请令熟番薙发留辫，以别于生番，永杜假冒。官直隶布政司时，山东贼王伦方煽变，公奉命防河西，贼众兵寡，抚回人子弟而用之，得二千人，勇气百倍，剿捕堵御，以底于平。其他历官政迹，亦多可述者。盖科第中人按格推排，岁擢年迁，或以庸庸据高位；若起家杂流，忽膺异眷，无问其治术之醇疵，进身之邪正，而其人必有出众之干局，无疑义也。

小李将军

嘉庆间平闽、浙海盗，李壮烈伯实为首功。太平参将李成隆，亦有劳焉。龙王堂松门之役，成隆妇新产，风雨破其屋，惊死，不顾，立率师往剿。安南夷匪及凤尾帮盗，皆以此举就禽，时亦称成隆小李将军。

跋

绦士先生刊其所著《燕下乡脞录》，辱命崇敬校雠，事竣，乃跋其后曰：自南董不作，载籍多诬，唐、宋以来，是非夺于爱憎，功罪淆于恩怨，前代名人言之详矣。本朝列圣代嬗，公道大明，四库所录御制各书，皆折衷群言，垂宪百世。则凡纪录之家，秉笔之士，宜如何恪秉圣裁，务归至当。乃以崇敬所闻，有不尽然者。我朝崇尚理学，程、朱、陆、王，并行不废。乃孙承泽以方回之重台，拾陈建之旧唾，丑诋姚江，自命卫道，其人不足重也。陆清献沉潜理窟，冠冕群儒，亦复坚持门户，附和同声；谓明之亡，不亡于流贼，而亡于阳明。此等议论，其可据乎？国史馆纂修列传，于臣僚功过，两不相掩，所以存直道也。而私家撰述，犹不喻此意，传状事实，类多掩饰。如张清恪、谢济世之狱，张文端、孙文定皆以奉命往勘，瞻徇失实，得罪清议，乃煌煌大传，见于名人文集中，不一而足。直若一代名臣，绝无瑕玷者，此等纪载，其可信乎？乾隆中，川楚用兵，高宗首赏胡世显之不欺，以风动天下；而积习相沿，深根莫拔。罗壮勇之擒熊老八，参将陈弼攘其功，《圣武记》记之。石三保、聂人杰之事，诬罔朝廷，李忠毅不为，《啸亭杂录》记之。咸丰中，上海之乱，首逆周立春等皆报擒斩；而近人笔记，有谓诸逆多不死，且有商于外洋者。推此以言，中外章奏，亦有未可尽信者矣。不特此也，康熙大科得人最盛，学问经济，照耀千古，继之者乾隆丙辰也。是科征士中，全庶常祖望，远绍深宁，近衍南雷，融贯朱、陆，靡所偏倚，其学近于汤文正。桑主事调元，传余山劳氏之学，恪守师承，宗主洛闽，其学近于陆清献。二公其眉目也，庶常之不与试，或谓张文和以其负气故龁之，然主事亦未取。余若顾栋高、徐文靖、程廷祚、沈彤、牛运震、任瑗、陈黄中、沈炳震、王文清诸公，皆淹通经史绩学之士；若厉鹗、胡天游、刘大櫆、沈德潜、万光泰、李锴、张庚、黄之隽诸公，文章诗赋，亦堪方驾古人；若裘文达、方恪敏、曹文恪、金德瑛、钱载诸公，尤卓然不愧名臣。当时二百余人，大半经桐城、临川两侍郎月旦，然后登诸荐牍，故其中博学笃行之士，几居什九。设令碧海遗珠，尽收珊网，岂非一朝盛事？乃张文和以旧臣当国，与方、李二公所学异趋，适奉命主试，事遂假慎重之名，苛绳隘取，以呈御览。两侍郎所举，一士不登，名流获隽者，仅齐召南、杭世骏辈数人；士林咸失所望，文和之咎大矣。然前人未有言之者，何欤？是书与前笔，皆掌故渊薮，采摭之勤，网罗之富，所不待言。至于阐扬幽滞，考证得失，并存数说，不徇一家；则知幾《史通》病其踳驳，《容斋随笔》逊此精详矣。又其论断所施，和平严正，无一孔迂腐之见，以辅翼名教为宗。昔人嫌河间五笔，以鸿才硕学，评骘鬼狐，有乖立言垂教之旨。如先生是书，复何憾乎？光绪壬午春，弟子郑崇敬谨识于暨阳官舍之燕喜堂。

郎潜纪闻三笔

[清]陈康祺撰　张晓兵整理

序

近世卮言日出，著书益多，往往掇拾可喜可愕之事，不考虚实，不别是非，茶余酒后，苟以动听，犹借口曰：吾所言皆人事不涉神鬼。噫，俗语不实，成为丹青，不特无资于闻见，且恐遗误于浅识，是亦不可以已乎。鄞县陈钧堂大令，以高材擢甲科，浮沉郎署，载籍极博，裒集国初以来朝廷政要，搢绅事略，忠节孝义，治术军旅，目览手披，随所纪载，以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择焉必精，语焉必详，间有异闻辄加考正，诚恐流传失真，自诬诬世也。君既不得于曹司，乃求改外，以县令来江苏，所至有声。光绪九年秋，予应学使瑞安黄侍郎之聘，摄席南菁书院，君适宰江阴，因得读其书而韪之。以为非特杂撰琐闻者不能梦见，即本朝掌故之书，如新城山阳柳南、蕙塘诸家，无此博赡精核也。兹复以三笔刊成属为之序。大抵仍前书体例，而更谨严。凡考名人言行，政治得失，世事变迁，胥于是乎有取焉。语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传之后世，当为纪载之最。夫何闲然。南汇张文虎撰，时年七十六。

卷　一

贬斥道教之历史

国初沿明旧例，太常寺乐官用道士承充。乾隆间，高宗特谕廷臣：二氏异乐，不宜用之朝廷，乃别选儒士为乐官，而令道士改业。又乾隆五年，江西正一真人遣人到部投职名，欲随班恭祝万寿。梅文穆公珏成时为鸿胪卿，以应否随班行查礼部，礼部覆称，宜列左都御史下、侍郎前。文穆因上疏谓：道流卑职，不得滥厕班联。上是其言，敕部定议，嗣后正一真人不入班行。文穆又言：据《江西通志》称，真人张继宗，于康熙十九年授光禄大夫，此事不存档案，不见会典，不足为据，宜照提点演法之类，给与品级。上亦以为然，下部议，正一真人不许援例请封，授秩五品（按：顺治三年，江西抚李翔凤进正一真人张应景符四十幅，得旨，以无补治道，且恐天下效尤，置之。又康熙二十二年旨：张继宗见号真人，即着照所袭衔名给与诰命，一切僧道，不可过于优崇，致令妄为，尔等识之）。圣朝之慎重名器，杜绝异端，可谓至严至正。近来张氏子孙，乃犹有僭用极品仪制舆从，舄奕声气，招摇游历江浙闽粤诸省，沿途以符箓博金钱，并勒索地方有司供张馈赠，冥然若不知有前事者。当路巨公，盍拘系而惩创之，毋使斗米遗孽为患人间也。

刘师恕奏请饬缴海澄印信

福建海澄公向以管辖兵马，支销钱粮，给予印信。后营裁而印未缴。雍正五年，刘侍郎师恕方充福建观风整俗事，疏劾袭海澄公黄应缵滥给戚族印文，混行文武衙门，殊属非宜，请饬缴销，向后承袭时改给敕书。诏从之。

韩良辅由武改文

陕西甘州韩抚部良辅，以康熙三十年一甲三名武进士选二等侍卫。雍正二年，以广西提督署巡抚事，五年真授。垦旷土，驯瑶僮，清黔粤疆界，移官设防，颇著名绩，是亦武臣改文之有效者。

康熙朝任官不甚拘中外资格

勤恪公齐苏勒，初以内府主事出任永定河分司。既迁翰林院侍讲、国子监祭酒，仍管永定河分司事，时康熙四十余年也。可见当日择贤任事，不甚有中外资格之拘。

何世璂沈廷正理学门户之见

雍正间，贵州巡抚何端简公世璂，奉敕建龙神祠，将祀明臣王守仁之阳明书院，改作。后抚沈督部廷正疏言：守仁谪龙场驿丞时，讲明圣贤之学，化民牖俗，黔人始知诵习诗书，实为有功名教。阳明书院夙为省城士子瞻仰诵读之所，请仍其旧，别建龙神祠宇。得旨："此举妥协之至。何世璂留心理学，伊等各立门户，互相是非，若云无心，何至错误若此。俯顺舆情，改建为是。"康祺按：端简亦理学名臣，其平日殆诵法程朱，以姚江之学为害道，故龙场祠祀，毅然借端以去之。圣训

煌煌，已如见其幽隐矣。

张杨园家教之严

桐乡张杨园先生履祥训门人语，姚瑚所述有云：默斯未冠时（按：默斯，先生子，名维恭），先生命暂以幅巾御寒，默斯不欲，隆冬盛寒，囚首露顶，家人患之，托瑚告先生，瑚难其辞。一日寒甚，始致辞曰："默斯头冻如此，恐或多疾，奈何？"先生厉辞曰："与之幅巾，彼既不肯，此头何妨冻落。"因言："年前太福（原注：即仆陆慎乳名）小时，出镇私买一帽戴之，予见之怒甚，投之于厕。可以待子不如待仆乎！"康祺按：杨园晚举维恭，其家教方严，自不同世俗舐犊之爱。惟古人子冠父诏，礼节繁重，必非今日所可行。况寻常亵冠，与幅巾帕首何异。服御之细，驯致贼恩，盖讲学家之徽帜然已。

洪稚存赐圜不由朱文正之力

稚存编修以上书谪戍，明年即奉旨释回。赦下之次日，朱文正公入见，仁宗手先生书示公。公跽捧以观，则见御笔署其首四字曰：座右良箴。公顿首泣曰："臣所郁结于中，久而不敢言者，至今日而皇上乃自行之，臣负皇上多矣，尚何言？"伏地久之始起。见钱衎石侍御《记事续稿》。他书多称稚存赐圜，由文正力，盖非事实也。《续稿》又称：编修上书乞代奏凡三处，一成邸，一即文正，一则长沙刘文恪。他书亦无及长沙者，前笔未详，爰补述之。

杭堇浦上疏抗论时事

乾隆间，杭堇浦尝以编修上疏抗论时事，谓用兵敛财及巡幸所至，有司一意奉行，其流弊皆及于百姓。疏凡十事，其言至戆激，部议当重辟。上仅令罢归田里，不之罪也。堇浦生平有此一节，亦不得以文人目之矣。

吴菘圃协揆之文章经济

吴菘圃协揆璥，以奏赋受知高宗，由编修超擢学士，屡持衡尺，朝士多推重其文章。阿文成公独荐吴某饶经济，可大任，奉旨分巡河南，兼理河务，遂以精练水事称。前后任东南河督，岁奏安澜，未尝有失，而它处溃防奉命塞决者，罔不如期底绩，世始服文成之识人。又林文忠公尝谓：协揆文章为政事所掩，即书法之美，一二小简，亦复超妙入古。然协揆未尝以书名，则蕴蓄之宏远，诚不可及也。

冯柯亭能以礼事亲

冯孟亭侍御为伯阳司寇之嫡孙。司寇庶子柯亭中丞钤抚安徽时，将葬其生母曹夫人，祔于司寇之茔，和前并列。侍御持不可曰："是并嫡也。"中丞曰："有子之妾，礼当祔，何并列之疑。"侍御退而考之，得韩魏公葬所生母胡，其柩后于嫡夫人尺许，魏公自为志铭曰：棺椁之制，悉用降等，安神之次，却而不齐，示不敢渎也。中丞无以难，议乃定。然中丞亦守礼严甚，尝入觐，高宗询及家事，谕曰："汝母有贤子，今封夫人矣，将不为正室乎？"中丞叩首谢，敬对曰："臣父未有遗命。"上霁颜曰："是也，汝父未有命。"遂已。康祺按：中丞能以礼事其亲，侍御能以礼匡其长，二事均足为士大夫家范。

朱文正病中为曹侍御作墓铭

上海曹侍御疏劾和珅，身后始蒙优奖，余已述之矣。当嘉庆四年，侍御子玉水舍人江，将归葬，求铭于朱文正。文正病背痈方剧，舍人请俟愈后为之，寄江南，可及也。公曰："不可，吾病，吾文且益真挚，愈于不病者。"乃流涕属草，稿竣，请刘文清书之，避易数字，而文正意不惬，复改定而文清更书之，即今所刊石流传者也。文正不虑己之病，而急为之铭，文清再为之书而不厌，盖匪惟笃于友朋生死之际也。

陆太常深得士心

康熙间，嘉兴陆太常琦任广西学政，深得士心，粤人至比之蜀有文翁，潮有韩公。桂林祠堂，至今享尝不替。谢侍御济世《梅庄杂著》，有祭陆太常文，略曰："先生之督学吾粤也，问何糊口，曰有学租，朝粥暮饭，人曰穷宗师。其阅卷也，手定甲乙，废寝食，人曰劳宗师。征鞍初卸，请业请益纷来前，人曰老教书宗师。及其去也，十二郡士子无不黯然悲者。"按：侍御仕雍、乾间，清直之声闻天下，衡量人物，不可一世，独倾服太常如此，知必非阿好之言。陆太常有遗言一纸，述其先人儒素固穷，以及生平遭际，辞气间皆抑然自下。末乃道其所得力处，以示子孙曰："不妄交一人，不妄为一事，不妄取一钱。"按：宋倪文节之教人，亦有不妄出人，不妄语言，不妄思虑之语。太常三言，尤为笃实而深切也。（康祺谬为加二语云：不妄发一言，当在太常三不妄之先；不妄起一念，当在太常三不妄之后。呜呼！言之匪艰，行之维艰，扪心自思，能允蹈其一二否耶！）

世祖褒恤遗忠之优厚

明季凌忠介公义渠，为甲申十九忠臣之一。顺治间归骨故丘，世祖廷谕知府吴绮护之行，且命为卜葬。本朝褒恤遗忠之典，盖自世祖开之也。

康熙季年疏请建储获谴之御史

前笔纪康熙季年太仓王相国以疏请建储获谴，其子詹事奕清代戍。其同日上疏，同时出塞之御史，未详姓名。兹考各书，知联名十二御史，盖大兴陶彝、高密任坪、秀水范长发、南城邹图云、柘城高玢、清苑王允晋、嘉善李允符、溧阳陈嘉猷、钱塘范允鉨、武康高怡、吴赵成穮、山阴孙绍曾也。时号十二忠臣一孝子，孝子谓詹事也。又有称十三忠臣者，因其时仁和柴御史谦，亦以言建储同谪，后同释。释以雍正丙午，存者六人。唯詹事于诸御史赦后，又戍阿尔泰，十年乃归。归后为相国请赐恤，高宗谕以王掞当日不能深知圣祖默定储位之心，冒昧渎奏，固不合，但身居政府，为国本起见，

尚属分所应言，赐御葬如例。盖人臣效忠靖献，不顾身家，事隔三朝，终邀天鉴，义可无闷也(按：十四人中，吾浙居其六，殆节义之邦风气然已)。

贤妇宝守先集

时帆祭酒法式善，性嗜风雅，四方名彦至京师者，无不叩诗龛之门，以诗文相倡答。祭酒著述甚饶，其藏情亦最富。祭酒没，公子中书桂馨贤而蚤世。中书夫人，煦斋相国女也，守诗龛中遗书，扃𫓧牢固。相国归自卜魁，欲观祭酒所辑朋旧及见录，约以毋借它人，并先订还期，然后出，其慎如此。以一妇人撑柱清门，宝守先集，至龂龂于父女之间，索绰罗氏(相国姓)及伍尧氏(祭酒姓)两家门法善而遗泽长矣。

戚瓶谷占验之学

德清戚瓶谷学士麟祥逮事圣祖，供奉书房有年，文章风采，与敬业怀清望相埒，尤通河洛之学。每祈祷晴雨，上命占验，不误晷刻。宪庙嗣位，尤重之。未几引病归，忽以事戍宁古塔。学士曰："吾不能逆睹，以及于难，亦数也。虽然，某年吾当归。"及期，其第三子弢言宰连江，请于大府而乞恩焉，果得归。见归安章给谏所为《戚孝子传》。夫学士邃于数学，而仍无免祸之方，连江笃于孝思，而卒有回天之力，士大夫立身处世，可以知所务矣。

刘荫枢中丞之敢言

韩城刘中丞荫枢，以知县行取为吏、刑、户三科给事中，前后疏十上，论连捐速升之弊，又请试捐员、停保举、开言路、核名实，又言藩臬宜入觐奏事，又陈豫秦两省事宜，皆报可。又论楚省摊粮病民，下九卿议。公又开陈公卿间，遂蠲其赋。外转赣南道，署按察使，以争疑狱失巡抚意，劾罢之。康熙四十三年圣祖南巡，公迎见于潼关，此曰："此刘胡子也，何为民服？"以被劾对，诏复其官。公广颡丰颐，美须髯，官科垣，屡蒙召见，上故识之。洊擢贵州巡抚，会额鲁特数扰边，上使尚书富宁安等往征之。已击走矣，领兵大臣尚拟进剿，各省捐饷捐马者皆起。公上封事曰："泽旺阿剌蒲坦，小丑也，侵扰哈密，小警也，请无用兵。"又密陈六事，略言：臣老人也，报皇上之日无几，敢冒死以言。从来与庸主言，非发露其详不可，与圣主言，则引其端而已悟。皇上圣主也，臣不敢多言，敢以六事进：重内地勿勤远略，谨喜怒而慎用人，核名实以重国本。寻以年垂八十请老，上令赴大军驻所周阅，详议具奏。公抵营，仍疏请屯哈密以东，兵毋轻出。又以病乞休，诏责其惮远涉，令还巡抚任。后数月，休致来京，下刑部议，以阻挠军务当绞，命发往博尔丹处种地，公年八十一矣。子炽请随侍，公笑止之曰："人死道路，与家庭何异。汝自归，耕田读书，无我虑。"居喀尔(喀)三年，上谕廷臣曰："刘荫枢忠臣也，但书生不知兵耳。"诏还京，复其官，千叟宴。雍正元年世宗召见，慰问赐金，遣之归，旋卒于家。康、雍间多直臣，若公之百折不挠，始终一节，亦所罕见。

刘中丞以权术革除门税

韩城刘中丞观察赣南时，赣之镇将私收门税。公阴遣一人负布，一人负麦，交午过其门，曰："彼欲税，则质其布麦而来告。"会镇将方过饮，守令皆在，二人者来白失布麦状。公勃然曰："门何税而为暴如是，监司买物而失其物，如小民何？"镇将惭退。明日，下令革其税。公乃复具觞邀镇将，揖之升堂，疾下拜曰："帅惠吾民，敢不拜嘉。"镇将大欢。康祺按：公性鲠直，此举惠人之政，以委曲行之，其权术尤可爱也。

圣祖旌龚蘅圃侍御敢言

康熙朝，龚蘅圃侍御翔麟劲直敢言，屡击权贵。劾靖逆侯之子张云翮，劾滇黔督部赵公良栋，皆拜御书之赐，旌其敢言。其劾熊孝感弟䟎货，并纠孝感，上亦韪之。论者谓宋唐子方以灯笼锦事劾文潞国，虽尝写貌禁中，卒不免有春州之谪，未若侍御之生际圣明也。

刘孝子

《先正事略·孝义门》载：近世孝子寻亲远道，备历诸艰，至十余人之多，或负骨归葬，或奉以还乡，诚感神明，卒遂其志。然考其出门，年皆在二十、三十。独康熙间毕节刘孝子，以十四龄童子，至性勃发，只身孤行，阅十年之久，足迹遍天下，果得其父于万里之外，奉之以归，其事尤旷绝千古，而李氏事略未及采，亦一阙也(按：李氏所失载远道寻亲，如钱唐陆寅、单父刘宏甲、山阴杨宾、溧阳潘天成辈尚多)。孝子名琪，生四岁，父出贾不返。孝子时涕泣思父，辄依母陈，问父形貌奚若，及父平日言动，谨志之。既而请于母，欲求父所在。母曰："儿幼稚何能为，姑待之。"至年十四，泣谓母曰："儿行决矣。"母亦泣曰："若父始客滇，今十年，不知所往，儿能大索天下邪？慎无去我。"孝子跽而曰："儿幸有兄弟可奉母，母无念儿。儿不得父，不可为子，儿行决矣。"则先求之滇，不得，则之蜀，之楚，西逾桂林，北走秦陇，险阻寒饿，屡濒于死。时距父客游时已辽远，传闻疑似，必踪迹达其地，望绝而后之它。悲思凄怆，为诗四十章传于人，冀有来告者。既又之吴越，之齐鲁，之燕，之赵，如是十年。一日，忽于京师之国舅厂，闻有乡音者，审里居姓名，则其父也。道家常旧事悉符合，相持大恸，道路闻者皆流涕。长洲沈文悫公歌诗纪其事，从而和者百十人。孝子侍父归，母犹无恙。家故贫，竭力营甘旨，孝养二十余年。及遭忧，孝子四十余矣。子五人，一举于乡，孙曾并著文行。元孙侍御史晟昌，始以孝子事实上于朝，覆按得实，乃命有司坊其县而祠祀焉。吁，天祚完人，国旌至行，食报之厚，理极寻常。顾夷考二十四史独行、卓行诸传中，如彼其纯且挚者，几人哉！几人哉！

宣宗推恩廉吏后裔

固始吴瀹斋中丞其濬，气深识沉，操守贞白。抚山

西时，裁革盐规，不以入告。道光二十九年，公已没矣，以整理山西盐务，因缘达天听，上大嘉叹，立赐公子承恩、洪恩，孙樽让举人，承恩并赐主事。廉吏儿孙，世传簪绂，不贤于金籯万万乎？

父子同官之恩荣

王文靖相国熙，以顺治十四年擢宏文院学士，时公父文贞公崇简适任国史馆学士。上曰："父子同官，古今所少，以尔诚恪，特加此恩。"荣矣哉（按：文靖寻改掌翰林院学士兼礼部侍郎，考满，加礼部尚书。而文贞实先长礼部，是父子屡同官矣）！

王文靖奏罢招民知县

康熙初年例：凡招民百家，送至盛京，优叙知县，谓之招民知县。后经王文靖公疏言："恐有不肖奸民，借赀为市，贻害地方，宜改授散秩，以绝儌倖。"从之。

皇子临大臣丧之典礼

康熙四十一年，少傅王文靖公卒于家。上命直郡王云：前此大臣病逝，闻有命皇子临其丧者，从未施拜奠之礼。大学士王熙，因系世祖章皇帝旧臣，特令王行礼，举哀致奠。盖以公服官最久，力矢公忠，故饰终之典加厚也。

本朝裁抑宦官之始

顺治元年定鼎颁诏，赐廷臣宴，有内监数辈先行拜舞。奉谕：朝贺大典，内监不得沿明制入班行礼。从户科给事中郝杰请也。本朝之裁抑宦官，自此举始（按：郝公并请复牙牌旧制，照品级悬带）。

圣祖追谥励杜讷

凡大臣身后应否予谥，由礼部奏请，既得旨，由内阁拟字进呈，候上圈出，此定例也。康熙四十二年，励侍郎杜讷卒于官，已特赐祭葬矣。越二年，圣祖驻跸静海，追念公效力南书房二十余年，敬慎勤劳，有旨赐谥，并御书文恪二字赐其家。

于襄勤任县令时之得民心

于襄勤公与清端同名，宦迹亦与清端相追逐，人称清端为老于成龙，襄勤为小于成龙。襄勤初以乐亭令权知滦州，缘罪囚脱逃，应降调。乐亭民列其善政，叩阍吁留，部议以保留违禁，械为首者，系于狱。逾年，县民再叩阍，下巡抚金世德察奏，所列善政皆实，始复襄勤官。嗣清端抚直，识其贤。清端迁两江总督，疏荐其可大用，寻以江宁府阙员请敕，廷推清操久著与于成龙相类者，上果以襄勤任之。自此襄勤遂简在帝心，隆隆日上，循声伟绩，与清端颉颃矣。

圣祖推恩于襄勤之父

于襄勤之擢安徽按察使也，圣祖方以巡狩还京师，特诏奖襄勤贤能廉介，赐其父原任参领于德水貂裘。又通谕八旗都统、侍郎诸臣，有子弟官外者，各贻书训勉，效于成龙洁己爱民。是举也，教忠教孝，树之风声，岂独襄勤父子感入骨髓欤（按：襄勤以知府升臬司，未为道员，以臬司擢巡抚，亦未为藩司，盖圣祖信之有素也）？

借钞内府秘本之私见

阮文达公文选楼藏书，道光癸卯先被回禄，后又遭粤匪之变，宋元旧版，尽付劫灰，公所进呈四库未收书，其原本亦已无存。是秘府所藏，多半海内孤本，惜无好事者请将是书移内阁翰林院，许入直者借钞，庶尚有流布尘寰之一日与？

窦东皋党附和珅之传疑

钱衎石侍御《记事稿》云："诸城窦佥都之被谤于洪更生也，谓尝书扇称门生于和珅，小岘秦氏既辨其诬矣（余《初笔》亦采秦说）。佥都督浙学，有清誉，发贪吏重敛，几罹身祸，浙人戴其德。厥后乙卯主会试，且大为和珅所龁龁，其非党附也明甚。然当时珅声势暴横，身为大臣，不能锄而去之，彼介其属以相浼，必屈吾意以供其一瞬之适也何居，虽不书可也。"钱氏此论，可云至正至严。其续稿则谓北江先生上成亲王书稿，已得见于先生子幼怀，知先生论劾诸大僚，并无诋及窦公之语。幼怀并言："吾父自督学贵州还朝，始直书房，在嘉庆初，窦公久去位，亦未同时也。然则侍郎所记误矣。"云云。康祺按：窦洪二公，历官年月，实未同值上斋（东皋予休，在乾隆六十年，明年丙辰，北江始入书房）。惟小岘侍郎与二公皆僚故，和珅索东皋书，即介小岘以通意，及北江劾窦于身后，小岘亦尚在朝，断无误信传闻一言，而诬及两友之理。幼怀为北江晚出子，或乃兄孟慈辈以诋毁窦公言多过实，已将原稿节删欤（顷考得北江实有劾窦公事，详见卷六）？

嵇文恭不为和珅书楹帖之委曲

钱氏《记事稿》，尝因东皋书扇，记及嵇文恭公逸事云：嵇公与和珅同在政府，一日乞书楹帖。公受其纸，归，乃召翰林甲乙数人者饮于堂。童子彭寿请曰："研墨已得矣。"公叱之曰："吾方有客，尔何言？"客请其故而曰："吾侪正乐观公之用笔以为法也。"公遂对客书之，甫半而彭寿覆其墨。公起诟让之，客为请乃已。明日，谢珅曰："徒败公佳纸。"盖彭寿覆墨，公所教也。甲乙数人，皆珅门下士，使亲见之言于珅，以为信也。公所以委曲为是者，亦以称谓故也。钱氏又谓：公方与珅一堂议政，使其相水火，必激而偾事，去之既无其力，怒之何益，而卒能不丧所守，公盖有柔嘉之则者。康祺窃谓嵇公之事太曲，钱氏之论亦非。文恭两世宰辅，受国厚恩，不知珅奸则已，既知珅奸，上者抗疏以纠弹，次则洁身以引避，而乃委蛇共事，其咎岂止如楹帖之滥书。然不以之责公者，珅尊为上公，贵为懿戚，圣眷之笃，旷

绝百僚，同时满臣如阿文成、福文襄，汉臣如朱文正、董文恭，均不能有所匡抑，奚独咎公？但论此举，设彭寿来请而诸翰林漠不置询，公将何以行其术？设明日谢珅而珅复易纸以请，公又将何以饰其词？且彭寿一小奴，宰相之家，仆从杂沓，甲乙之来，舆马纷繁，稍不解事，漏泄随之，万一辗转入珅耳，公不几自速其祸乎？夫东皋之所以被诬者，徒以门生二字耳。公与珅同在政府，其称谓不过等伦，珅虽骄横，必无强公称门生之理。平日不相趋附，而谓偶书楹帖，即玷终身，清议不如是之严，文网亦不如是之密。试观和珅败后，李潢、吴省钦辈，果仅以翰墨招尤乎？况公忠荩耆臣，早邀天鉴，使书联便恐罹祸，则与珅数年共事，断不能无一刺之拜谒，杯酒之往还，倘有指为踪迹昵密者，其将何以巧避乎？此事殆传之失真，钱氏遽笔之书，漫许为柔嘉之则。柔嘉本谊，恐不其然。

耿精忠有贤母

耿精忠两次畔乱，朝人暮豕，其罪不亚于吴逆。顾其母周氏，则贤母也。当滇氛初起，精忠密受伪命，周氏屡责不悛，即愤郁绝食而死。范忠贞公犹啧之。精忠弟昭忠、聚忠，亦尝首发逆谋，及精忠再降，复合疏请赐显戮，播告中外，以为乱臣贼子戒。然则精忠洵戾气所独钟矣。

太白山人

关中二李，为康熙间大儒。亦有称三李者，二曲、子德外，一则郿之太白山人也。名柏，字雪木，九岁孤，稍长读小学曰："道在是矣。"遂尽焚所习帖括，日诵古书。会童子试，匿废寺眢井以免。母命之，乃一就试，补弟子员，旋弃去入山，力耕苦学。自子德被征至京师，数称山人贤，人始有知之者。或欲周之，辄峻拒。尝一日两粥，或半月食无盐，忍饥默坐，洒如也。自诵曰："贫贱在我，实有其门。出我门死，入我门存。"又曰："牛被绣，鸾刀就。"善作书，著有《槲叶集》，盖山中乏纸，采槲叶所书也。其潜光晦真，抱道自乐，似尤出盩厔、富平之上（按：山人女即适二曲子，儒家婚媾不当有是，二李先世，必有一改姓者）。

蒋予蒲见理不明

王树勋者，始为僧，以修练术游京师，教人蔬食，云能前知，卿大夫多从之游。大臣出治河，挟与俱，敬礼备至。已而料河事及工筑成败皆不酬，皋文先生记其事。然树勋竟入赀得知府，上考，重入京，为御史石承藻疏劾，流窜边方。王仲瞿昙有和尚太守诗，甚怪伟。石疏中，连及侍郎蒋予蒲为其弟子。上召问，侍郎对：尝与谈道，然臣实肉食。会军机章京方饭，侍郎亦饭，尽肉而出。然侍郎久蔬食，上亦知之，仍罢斥。树勋不足讥，侍郎辈读书人官，徒以见理不明，祸福生死之心，扰扰于方寸，而邪说得以乘其虚，至身败名裂而后已，可不惧乎？

苏瑶青女士之才节

嵇文敏公之先德留山先生，以范忠贞幕府殉闽藩耿逆之变，忠义焯史牒矣。其时先生妾苏氏字瑶青者，随侍在闽，同幽狱中三年，以钞先生著作为日课。今所传《西京杂语》三十余篇，《东田医补》十二卷，及《竹林集》、《葭秋堂诗》之属，皆瑶青手稿也。先生赴义，瑶青年才十七，同时取带，面先生而缢。兹事仅见古愚心言《南天碧血录》，亟采之以补彤史之遗。

谢济世不屈于学使

士大夫立朝风节，多由读书养气而来，亦有少日贫贱，即不肯稍自枉绌者，盖天赋劲骨，异日必有树立者也。金州谢观察济世，雍乾间号擸撞直臣。年十八，应学使者试，学使踞而坐于堂，命跽而呈卷，先生不从，逐之出，请罪于其母。母笑曰："儿何罪，今日为一领蓝衫屈，它日仕宦，窥狗窦为门生义儿，皆此忍辱求荣一念误之也。汝能是，吾无忧矣。"按观察木强戆直，取怨同朝，幸遭际圣明，不为范滂耳。若其母，虽滂母何愧焉。

朝鲜在中江互市之例

朝鲜为国家外藩，边门商民亦有互市之例，谓之马市。市设于中江，岁春秋仲月望后，朝鲜员役以牛货济陈于江干，驻防兵丁台驲夫以布七千五百十四段，易牛二百、盐二百九十九包、海菜万五千八百斤、海参二千二百斤、大小纸十万八千张、绵麻布四百九十九段、铁犁二百具。以京畿、平壤、黄海三道商各一人承办，义州知府率员役领之。所具糗饵羹鱼称之曰宴，其官商曰别将。右见蒙古博明所著《凤城琐录》，亦圣朝怀远之谟也。

洪稚存诗谶

李邾斋方伯赓芸，才学醇茂，以二甲第二名进士，以知县即用。稚存太史以是科及第，送李出都诗有云："郎官改秘阁，此例亦有旧，二十有七人（是科入馆者二十七人），待子成列宿。"后是科主事黄勤敏公钺，以能书被荐，入懋勤殿，对品改赞善，遂应此诗之谶。

王麟瑞无愧为孝廉方正

本朝无乡举里选之例，而惟孝廉方正一科，犹有选举遗意。惜州郡长吏，不甚讲求实行，而膺荐授职，亦多半处以闲曹，举人出身者，始获以知县待阙，议者歉焉。若雍正年间南靖王侍御之所遭，则去古人殊未远。侍御名麟瑞，八岁丧母，能尽哀，事继母如母。母病渴，思食青梅，侍御绕树呼号，绝食三日，是夜，梅忽华，旋结实，摘以奉母，病立愈。父殁，庐墓三年。突遇虎，虎却避之，闻者叹异。里人刘升遗金数百，拾而还之，俾得完娶。雍正元年，既举特科，复以荐授永平知府，历四川道察御监史。惜世之膺是选者，不尽如侍御之至行，交推亦不能如侍御之崇阶叠陟也。

卷 二

强忠烈首破李文成逆谋之功

嘉庆十八年林清之乱，滑县令强忠烈克捷实有社稷功，朝廷矜恤尤厚，而中外至今有异言。顷读钱氏《记事稿》，颇得其实，亟采之。公初莅滑，有退吏方颂系，公白其诬，出之。吏感激，思自效，诇逆谋以白公。公密申太守，请调兵为备，而后禽之。太守不应，且属毋张皇生事端。再申，又不应。九月，贼载兵二车入滑，公知事急，又以申于守，答如前。公曰："兵不得调矣，顾其下，吾欲遂禽之，何如？"吏役多感公，愿尽力，遂突入李文成舍，絷而归。文成贼中渠恶，主滑事者也。公坐堂皇，严诘谋叛状，暴笞断其胫。文成及其党二十四人皆具服，乃锸之狱。贼夜入狱，劫文成出，遂举事。公闻变，率吏役御贼，巷战良久，贼益众，吏役争拥公出城，将奔开封求援兵。旦至封丘，封丘令全福劝少休，而飞骑白太守。守曰："吾闻滑破，谓令死矣，已申省，强君义当死。"全福匿郡檄，从容语公："闻贼据滑，势张甚，非厚集兵力不能系，滑旦夕不得复，奈何。"公大恸曰："城不得复耶，吾死后矣。"起立问："有朝服乎？"曰："有。"朝服至，公望阙北面再拜讫，为书致其同年席元榜，属善教二子，谕二子事席如父，赋诗一章，吾必为厉鬼杀贼，乃缢。后城破三日也。或诬公是时欲遁去，或云太守以不早发兵，畏公言，迫之死，皆不然。公死未尝见郡檄，且以脱身可无死，乃朝服拜阙，慷慨作歌，谓非就义如归者乎？是役也，假令太守早从公言，谒大府集营兵，则滑可不失，而林清之谋早泄，必不至氛扰宫禁，亟返銮舆，縻饷劳师，阅两时之久而后克。假令公不禽文成，刑伤残废，则文成奸谋，方将以十五日前北来，为林清后继，祸患更不胜言。是公即不死，而公之功，亦足庙食而无愧者也。睿皇帝褒劝忠义，越格从隆，而悠悠之言，反若为妖人图报复者，是可痛矣。公家属从殉，略见前笔，不复书。

转庵上人

国初余姚人孙旭，出身武举，少以豪侠闻，轻财结客，颇捍法禁，奏当论死，用计跳免。而潜从征吴逆，屡立奇功，经大将军表奏，特授陕西粮储道。丁艰归，服阕不仕，遂弃家为僧于吴兴之白雀，结庐以老，世称转庵上人。天生畸士，乃为彼教所收，亦可惜也。

秦文恭荐名医徐灵胎

康熙二十六年，上访天下名医于诸大臣，无锡秦文恭公以吴江徐大椿灵胎对，征诣阙下，后以老病乞归，亦文恭代奏。灵胎蜚遁溪山，卖药养母，品学兼粹，固宜名动九重也。

蒋恭棐两宴琼林

长洲蒋太史恭棐，康熙乙未进士，未授职，后缘事被黜。越六年，辛丑，捷南宫，人词苑。两宴琼林，世称奇遇。

沈征士不以贫窭废学

吴江沈彤冠云，后鸿博科征士之表表者。少醇笃，精研六经，尤善《礼》学，与修《三礼》及《一统志》，书成，授官不就，归。顾家计贫甚，家无灶，以行灶炊爨，有《行灶记》存集中。尝绝粮，其母采羊眼豆以供晚食。寒斋絮衣，纂述不倦。其所著《周官禄田考》诸书，皆有功经学。所遇如此，所诣如彼，孤寒牢落之士，无自摧颓矣。

王进宝兴陕省屯田之利

陕西提督王进宝，平蜀乱后，驻节固原，大兴屯田之利，身先士卒，力耕百亩，将校以是为差。于是西边无旷土，岁省度支无算。论者谓汉赵充国屯金城，魏枣祗、任峻屯许下，唐郭子仪屯河中，古人不得专美也。

吴廷桢张大受顾嗣立之恩遇

康熙三十八年春，六飞南巡，由浙回苏，长洲举人吴廷桢驾小舟迎谒水次。召对赋诗，称上意，大喜，于是询知其以冒籍黜者也（按：廷桢中丙子北闱），诏复之。复询才如尔者，更有谁。廷桢举其友张大受、顾嗣立对。明日回舻，上皆召见，撤尚方猊糖以赐，命两近臣送之归。三吴髫髦，侈为不世之遇。

圣祖赐曹寅母御书匾额

康熙己卯夏四月，上南巡回驭，驻跸于江宁织造曹寅之署。曹世受国恩，与亲臣、世臣之列，爰奉母孙氏朝谒。上见之色喜，且劳之曰：此吾家老人也，赏赉甚渥。会庭中谖花盛开，遂御书"萱瑞堂"三字以赐。考史：大臣母高年召见者，或给扶，或赐币，或称老福，从无亲洒翰墨之事。曹氏母子，洵昌黎所云，上祥下瑞，无休期矣。

圣祖谕殿试之大臣子弟皆置三甲

康熙庚辰殿试榜将发，上谕内阁曰：大臣子弟皆置三甲。圣天子赏不阿近，申寒畯之气，杜徼倖之门，真使百世感奋。惜当日未著为定例，二百年来，老牛舐犊，野鸟为鸾（二语用张江陵子及第故事），犹时或见之也。

汤文正之清廉

汤文正公抚吴，日给惟菜韭。一日阅簿，见某日市只鸡，愕问曰："谁市鸡者？"仆叩头曰："公子。"公怒，立召公子跽庭下而责之曰："汝谓苏州鸡贱如河南耶？汝思啖鸡，便归去，恶有士不嚼菜根而能自立者？"并笞其仆而遣之。公生日，荐绅知公绝馈遗，惟制屏为寿，公辞焉。启曰："汪琬撰文在上。"公命录以人，仍返其屏。内擢去苏，敝簏数肩，不增于旧，惟廿一史则吴中物，公

指谓祖行诸公曰："吴中价廉，故市之，然颇累马力。"当时舆评，谓清兴以来，八座之中一人而已。

秦大士未贵时之志节

侍讲学士江宁秦公大士，乾隆十七年殿试第一人也。精篆隶行草之学，未贵时，卖字以自给，求者踵至。客有知公贫，以厚币请者，微察其有德色，遽还之，客谢罪至再，终不许。一游淮扬鹾使幕中，闻前辈箴规语，亟拂袖归，闭门竟其学。志节如此，可云不负巍科。或又传公少年以亲老家贫，祷于神，愿减算以博一第。是虽志在显扬，而热中过甚，非居易俟命之道矣。

汪师韩编修为妒妇所累

雍正朝，钱塘汪太史师韩教授皇子，赐居圆明园侧，离家人所居仅一舍，不能治其私，其妻怒其妾，而听其居外。台臣以为言，遂罢官。编修植品端介无可疵，著作淹雅（著有《谈书录》、《诗学纂闻》、《韩门缀学》诸书，其《缀学》仿顾氏《日知录》之体，考订详洽，为近代说部之佳者），徒以闺房诟谇之私，累及清名，一斥不复。然则家有妒妇，其亦士大夫生平之大不幸已。

杨文定疏请加增宁夏乡试中额

曩陕甘乡试，以甘肃、宁夏地处边界，士子试卷，别编聿丁号取中。康熙五十三年，杨文定公为正考官，以是科宁夏佳卷多而限于额，特疏请加中一名，诏从之。

圣祖垂问杨文定之乏嗣

杨文定公艰于得子，康熙五十五年，圣祖仁皇帝垂问及之，深为焦虑。公奏云：臣弟廪贡生杨名世，今年可望举子，即以为臣后。名世果以是年生子，公抚以为嗣，名应询，盖纪恩也。

圣祖知应先生之名

仁和应处士抙谦，入国朝后，弃诸生服，外和内刚，抱道自乐，隘屋授徒，廑蔽风雨，家无僮，自职启闭。太守淮阴嵇宗孟数式闾，欲有赠，嗫嚅未出。处士示以所作《无闷先生传》，乃不敢言。康熙戊午，诏征天下博学鸿儒，内阁学士项景襄、李天馥交章荐辟，处士辞笃癃不起。天子素闻其名，问阁臣曰："是杭人所称应先生邪？"佥曰是。谕不许辞，巡抚陈秉直为言，抙谦实老病，乃获免征。

宋文恪拒绝暮夜馈金

长洲相国宋文恪公德宜，官户部侍郎时，龙江关大使李九官解铜入京，夜馈公银四十两，求给门票，公斥出立劾之。圣祖以公举首馈遗，不负简任，而褫九官职。或曰：公是举视关西四知，其自律律人，尤为峻绝也。

朱之弼奏除拨兑之弊

粮米之目有四：曰漕粮、白粮、军粮、恤孤粮，此就州县解放言之，而小民之纳粮则一也。明季乡绅豪横，创为拨兑之目，国初犹沿其弊。盖军粮、恤孤粮既可迟缓其期，又无增耗之费，故有力之家，往往营求拨兑。而漕、白二项，专派于单弱之户，其苦不可胜言。顺治十二年，大兴朱尚书之弼以科臣上言，请敕漕臣粮道，亲督州县，画一编征，尽数输纳，敢有拨兑者治罪。上从之，民困以苏。

康熙初年八旗仆婢自尽之多

主仆之分，满洲尤严。康熙初年，大司寇朱公之弼疏言："臣见八旗仆婢每岁报部自尽者，不下二千人，岂皆乐死恶生哉？由其平日教不谨而养不备，饥寒切于中，鞭扑加于外，饮恨自尽，势固然也。请敕刑部，岁终备造一年自尽人数，系某旗某佐领下某仆，注册呈览，俾人知儆惕，而生全者众。"谕如所请。

芷仙书屋图

康熙戊寅之夏，辇下诸名人合写《芷仙书屋图》，画者三十人：王原祁、宋骏业、禹之鼎、顾士奇、张振岳、杨晋、顾昉、沈坚、黄鼎、刘石龄、郑淮、马是行、孔衍栻、杨豹、方孝维、马昂、于炎、周兹、许容、姚匡、冯纕、顾芷、王永、李坚、邓煐、黄卫、钱石含、翁嵩年、唐岱，而始写树石末复补远山一角者，石谷子王翚也。诗者六十人，皆余思祖为之书，姚奎、袁启旭、费厚藩、黄元治、胡介祉、汪灏、宫鸿历、李时龙、胡赓昌、钱维夏、江宏文、王奕清、刘允升、朱襄、汪若、顾嗣协、翁必选、钱汝翼、钱元昉、孙致弥、蒋仁锡、冯历、王源、王泽宏、周彝、朱时凤、许志进、蔡玺、朱镐、顾彩、吴麟、顾瑶光、庞垲、姜宸英、王盛益、蒋畴锡、金璧、王时鸿、周清原、马几先、孙鋐、叶藩、陈于王、沈用济、吴世标、孔尚任、曹日瑛、金肇昌、张霔、金德纯、吴涟、宏焞阿、金文昭、博尔都雪斋、占拙斋、珠兼、山端、释等承、慈睬也。题识者孔毓圻，而陈奕禧为之书。是图不知今落何许，录之亦足存国初雅人姓字，并以见皇畿才彦之盛也。

林烈妇

前辈诗文集所载烈妇节妇事迹，几乎累牍难书矣。顷读《解春集文钞》林烈妇曾高行传，孝节兼尽，仁义两全，盖尤闺阁中之从容中道者，亟节录之。妇名如兰，长乐县人，适同县林汉朝仲子邦基为妻。事舅姑极孝，相夫以礼，兼通文翰，工诗。汉朝贾于杭，遂徙家焉，占仁和籍。妇嫁十二年无所出，康熙癸未，姑没，邦基哭成疾，妇哀毁同夫。邦基病革，谓妇曰："尔能从我地下乎？"烈妇泣而诺之。邦基犹张目视妇，乃指天矢之，邦基笑而瞑。妇制二棺，敛夫毕，将以身殉，再投缳，皆遇救。汉朝劝止之，不听，于是投牒仁和县，报明尽节。县令谢俨批牍尾曰："尔媳曾氏，宜代夫尽孝，尔速为立嗣，庶慈孝节义萃于一门，尔其婉谕，毋求存案。"于是汉朝执批归，反覆劝谕，妇号曰："翁有伯叔妯娌在，岂不足供养哉？"潜以指环镕金丸，将吞之，汉朝复奔县求

存案，免后累。俨又批曰："尔速为立嗣，本县当捐俸相恤，给匾预旌，尔慎勿坐视。"汉朝归，复涕泣劝谕，且立其次孙志文为邦基后，命妇抚之。越十日，妇乃自为词诣县曰："蒙谕养亲教子，为孝节两全之道，氏亦知之。惟思夫已有兄翔、弟翊，可供子职，亲年虽老，无须氏养。伯翔次子立为夫后，本生有父，无须氏教。回念亡夫临终，许氏身殉，氏泣诺之，夫方含笑入地。若盖棺未久，即负前言，他日黄泉，何颜相见？且氏素守闺训，生平一话一言，不肯苟出，岂可兹事反失大信。至于翁亲伯叔，劝谕谆谆，氏志弥坚，非关挽救之不力。今特亲叩求批，借免贻累，氏死之日犹生之年。"俨又批曰："此禀仍不准存案。嗣子已立，本县命名为林光节，尔善抚之。尔许以身殉夫，不负前言，是也。但来日方长，人事难料。万一老亲失养，稚子失教，尔夫亦当含哀地下，深悔前言。不若抚孤成立，事翁终身，乃践前约，则所全实大。盖慷慨赴死易，从容守节难，勿泥小谅而废大伦。"俨即捐俸金，并大书孝节双全四字，表其门闾。妇痛哭归，乃抚光节，孝养汉朝惟谨。自癸未迄丙戌，凡温清视膳之礼，视子职加勤焉，四载如一日。明年九月，汉朝疾发，妇竭力扶持，佐伯叔妯娌侍汤药，历久不怠。又明年三月，汉朝捐馆，妇哀毁如丧姑时，脱簪珥以襄葬事。两丧并举，独留夫棺不出。又尽解衣装，营身后事咸备，乃告妯娌曰："吾今可以践前言矣。"遂绝粒十四日而殒。先期集平日诗文稿焚之，临终赋五律一首，有"我自寻夫去，人休作烈看"之句。自来妇女殉夫，多出于激烈，而曾氏乃近于中庸。呜呼！亦难能矣。县尹谢君，必非庸吏。

董文恭之谨慎

董文恭公夫人秦氏，为礼部郎雄褒女。雄褒先缘事遣戍，及秦夫人卒，高庙以公故，释归里。雄褒至京，诣公谢。门者述公语曰："此恩出自上，且谕令回籍，至京何为者。"终不见。圣恩之优厚，臣节之谨慎，两不易得也。

悲唐行

康熙年间，守备唐汾犯法，当戍上阳，而家有老母。其幼女投牒刑部，愿入官为婢，留父养亲，情词凄楚，涕落无声。诸曹郎怜其孝，屡为乞请，而卒格于例。慈溪郑寒村太守梁，时官刑部，为赋《悲唐行》，存《白云轩集》中。

康熙癸酉科乡试之都下谣言

康熙癸酉乡试前，御史有参翰林部曹不可提督学政一疏。相传京堂谋出督学，故挽台臣出疏，都下谣言沸羹，一时小说流行，有小京堂密谋翻大局、死御史卖本作生涯、老郎中掣空签望梅止渴、穷翰林开白口画饼充饥四剧，亦见《白云轩集》。四剧卑琐不足道，录之以见京官清苦，国初已然，并可知翰林部曹，同为朝廷清要之选，操进退者不宜偏重，居其职者亦彼此无可相轻也。

李如兰由教官累迁至藩司

榆次李方伯如兰，初官泽州儒学训导。世宗初年，以例当改主簿，与同辈三十六人入见，奏对独当上意，径授高邮州知州，累迁至四川布政司使。近百年来广文冷秩，鲜兹奇特之遭逢矣。

王以铻兄弟同掇巍科

乾隆六十年礼闱榜发，会元为归安王以铻，其第二人即以铻弟以衔也。一二名皆浙卷，前此所未有。时总裁诸诚窦公，谓论次当以文，不当以省，故力排众议而甲乙之，亦不意其适为兄弟也。窦公硕学前辈，平居每诋诃后进，人多积愤，欲借是倾公。虽其门下士，亦有下石者。因磨勘停以铻对策四科，又谓殿试卷过劣，不能足向例十本之数，思以此激上怒。及拆封，则以衔实为举首。高宗谓读卷诸臣曰："是天也。"于是谤焰遂熄。以铻虽被抑，后仍入词馆，以衔官至礼部侍郎。

范忠贞对耿逆语之严正

康熙初年，撤藩议起，吴逆反于滇，闽藩耿精忠遥应之，巡抚刘秉政降。精忠环兵刃胁总督范忠贞公，公挺身前，嚼齿大骂。精忠执之，复使秉政来说公。秉政时已为伪枢密使，公蹴之仆地，笑曰："逆贼分即死，予先褫其魄矣。"精忠见公无屈意，乃使人问曰："闻公昔与水月和尚游，和尚何言属公邪？"公叱之曰："吾家世孔孟，忠孝大节，岂死生所能夺？即彼缁流稍有识，亦必以忠孝劝人，岂肯妄言祸福？归语尔主，善自为计，无取族灭！"水月，杭州人，尝书数语以示公，若为后日兆者。诸家述水月语不同，要不足辨。惟公答耿逆之问，则词严义正，与颜含所谓自有性命，无劳蓍龟，张巡所谓未识人伦，焉知天道，同以浩浩落落，揭日月而轩天地也。

高宗元旦御制诗之佳谶

乾隆庚辰岁，高宗纯皇帝亲制《岁朝图》，御题有"榑木初辉少海红"之句，又识云："庚辰元旦试笔，得长律二首，书之帧端，以迓新韶嘉庆。"是年十月，仁宗皇帝诞生，于是少海初辉句已成佳谶。迨乙卯正位青宫，丙辰内禅受玺，两字纪元，适名嘉庆，于是知嗣圣笃生，祯符早兆，缵承丕绪，炽大炽昌，皆天意也。

昭陵前石马

太宗文皇帝有二马，一名大白，一名小白，常御以摧坚破阵，凡经百战，屡成大功。今昭陵前二石马，即肖其像。

陆朗夫之忠清

陆朗夫中丞巡抚湖南，初至任，盐商进白金三万两，公问其故。商人曰："此旧规也，先进此金，后当以

时继进。”公不受，并绝其再进。商人曰：“大人不受，则此金无所归矣。”公命以其数平盐价，价为之顿落。时天下督抚皆有贡献，争以珍奇自媚，公所贡者，寻常土宜而已。上知公廉，必受之以慰其意。而和珅方用事，官吏重赂，习以为常，公未尝致一物，闻其能为祸，亦不惧也。故事：巡抚岁决狱，有失入者，部臣以轻重议罪；有失出者，议罚之。会廷臣言失出之罚，使巡抚自议当罚几何。公乃私忧曰：“岁岁决狱，难保无失出之误，自议所罚，则不可从轻，我唯有旧宅一区，田百亩在，将何以胜之？”时湖南亢旱，公已病，日强行求雨，冒暑积劳，却药饵勿御，遂不起。忠清至此，洵足廉顽立懦矣。见公乡人张士元《嘉树山房集》，他书罕述，故采之。

崇文门关吏需索之苛

天下榷税之关，以京师崇文门胥吏为最侈且暴，言官屡劾，谕旨屡诫，而积习如故也。商贾行旅，赴试士子，莫敢或抗矣。凡外吏入都，官职愈尊，则需索愈重，大臣展觐，亦从无与较者。吴江陆中丞以山东布政使陛见，关吏所索过奢，公实不能与，乃置衣被于外，携一仆前行曰：“我有身耳，何税为。”既入，从故人借衾裯，事竣还之而去。时以为异闻，亦见《嘉树山房集》。

卢抱经怜才爱士

乾隆二十二年会试，卢抱经学士与分校，得山东一卷，其辞简淡醇雅，以为非学有元本者不能。既呈荐主司，嫌其寂寥，弗善也。甲乙既定，诸分校者皆退，学士独抱卷上堂，与主司言，不宜失此士，力争再三，竟不能得，学士为之出涕。既撤棘，言颇传于外，急索此卷，阅之称叹，询邑里姓名，则昌乐阎循观也。以故阎虽不遇，而名闻京师。至三十一年会试，学士又与分校之列，揭榜日，唱名至第九，侍郎刘公蒟榆见阎君名，诧于众曰：“此即往年卢某所为抱卷而泣者也，今可为之一鼓掌矣。”满堂闻之，皆大噱。此虽小事，而一片怜才爱士之心，岂复晚近士大夫所有？阎君行修学粹，笃守程朱，官考功郎，持正不阿，盖亦不负知遇。

卢抱经之遗泽

余姚卢抱经先生性嗜古籍，官俸脩脯，悉以购书，雠校刊行，不假人助。先生没，无以为家，其执友有为谋以抱经堂数万卷归有力，有力佽助其家，待先生子孙如约取归，如南阳井公与晁昭德故事。先生子庆钟、庆禄曰：“是先人手泽存焉，虽贫，安忍一日离也。”呜呼！先生之遗泽长矣。

唐确慎绘夏雨驱蝗图

唐确慎公鉴旬宣江南，陛辞时，乞假七日，回山东肥城县（按：公世籍湖南之善化，以其祖知山东平度州，没葬肥城，公父布政公踵葬焉，公遂以父命徙籍，故又为肥城人）。之涧北庄祭扫祠墓。入境，见飞蝗阵阵落地，恻然伤之。涧北庄外有泰山行宫，因默祷焉，蝗一夕尽去，大雨连昼夜不止，泽地一尺有余，邻里欢然称庆。公乃绘《夏雨驱蝗图》，而自为之序，存集中。

断钗吟图题识

道咸二朝名人集中，为《断钗吟图》题识者，余所见不下五六十家。图盖汤贞愍公为其母杨夫人作也。夫人十四岁，随父官昆明，父赐之玉钗，于归后，偕其夫侍翁官台湾，林逆乱，翁殉节，夫亦殄焉。后贞愍奉板舆之官扬州，钗断于琼花馆，夫人作二绝纪之，有“三十九年千万路，鬓丝丝断玉还温”之句，为世传诵。今贞愍复殉粤逆之难，三世贞忠，一门劲节，已足百劫不磨。而夫人母子，复以文藻儒雅著声，断钗一吟，洵绝好传奇题目也。

何文贞进呈讲义

文宗初登极，命翰林撰进讲义，师宗何文贞公桂珍独以朱子《大学讲义》进呈。越日，复续成修齐治平四篇恭进。其分班奏对，亦多粹然儒者之言。出治军旅，困苦艰危，不渝其素，扼于大府帅，卒以身殉，天下冤之。

阎百诗渥承朱邸眷睐之异说

百诗先生养疴朱邸，渥承眷睐，《啸亭杂录》谓所遇乃安郡王玛尔浑，而张石洲作阎氏年谱，谓实系世宗潜邸事，余已纪之《二笔》矣。顷阅何义门集家书摘录中有云：“阎百诗先生扶病赴四府之召，加以炎暑，于初九日谢世，东南读书人又弱一个，惜哉。”又跋《困学纪闻》云：“丙戌春日，皇子四贝勒命为阎氏校勘讹字，重阅一过。”（按：安郡王必无称皇子之理，义门同时在都，必无妄记，益信石洲之考据精核也。）

仁宗以庄敬日强健行不息二语分镌宝玺

嘉庆二十四年，仁宗皇帝圣寿六十，包元履德，惴惴矜矜，乃命以“庄敬日强、健行不息”二语，分镌宝玺，非所谓日慎一日欤？

仁宗注意治河

嘉庆初，海口垫淤，河流每被壅遏，仁宗申谕河臣，设法疏导，并于御园之南，特建惠济祠河神庙，岁时亲诣升香。自此洪流顺轨，淮扬之间，水患以弭，漕艘亦皆克期北达，盖一诚之感也。

宣宗俞允文信国从祀文庙

道光朝，江西抚臣奏请以文信国从祀文庙，其初部议犹以信国豪华自奉，声伎满前，为踌躇久之。议上，成庙谕左右曰：“孤忠劲节如天祥，少年声伎何害？”卒俞其请。

王文贞奏罢张魏公从祀帝王庙

宋张魏公一生恢复，空言未酬，后世论者，多称其

忠义，而掩其丧师辱国之咎，所谓“为有南轩下笔难”也。我朝王文贞公崇简建言：浚三命为将，三致败，且劾李纲，杀曲端，疑岳飞，荐秦桧，虽为南渡名臣，无可纪之功，当罢从祀帝王庙。圣祖允之。五百余年之是非，始论定也（按：此奏《东华录》属之御史顾如华，与王文贞传互歧）。

朱石君太傅之宽仁

朱石君太傅与竹君学士对弈，家人以茶至，误触太傅，衣尽湿。太傅起，顾学士笑曰：“几为兄败矣，赖此一杯水解围。”其宽仁如此，视古人婢污朝衣，仆然髭须二事，何愧焉。

朱竹君视闽学时逸事

朱竹君学士视闽学时，振拔单寒，如恐不及。每试一郡毕，辄游览山水，留翰墨而去，片楮寸笺，闽士至今宝之若球璧。学士又有爱蕉之癖，每至一处，必手植数本，闽士亦以甘棠视之。见张际亮《亨甫文集》。

卢抱经校书之勤

卢抱经学士性好校书，终身未尝废辍。在中书十年，及在尚书房与归田后主讲四方书院，凡二十余年，虽耄孳孳无怠。早昧爽而起，翻阅点勘，朱墨并作，几间缤纷，无置茗碗处。日且冥，甫出户散步庭中，俄而篝灯如故，至夜半而后即安，祁寒酷暑不稍间。生平食禄卖文，不治生产，仅以蓄书。闻有善本，必借钞之，闻有善说，必谨录之。一策之间，分别迻写诸本之乖异，字细而必工。家藏数万卷，无不手勘者。客訾其勤，公正色曰：“吾以学政言事不当左迁，家居无补于世，以刊定之书惠学者，冀稍裨益右文之治也。”

孙文定未贵时逸事

兴县孙文定公家世清贫，少耕且读书，上山斧薪，值大风雪，斧落层崖间，缘迹手探之，几至僵仆，卒不挫其志，遂成硕儒荩臣。

雷宁化视浙学时逸事

故副都御史宁化雷公，以乾隆十八年来视浙学，竿牍不到，清绝一尘。二十一年，请养归于闽，禾中钱文端公赠之诗，有云：“导旌旆，出桐於，何所将，几束书。”其清节可想。公在浙，专以表章正学为己任，尝访《蕺山遗集》于其后人，得而刊行焉。又刊《陆清献年谱》以教士，碣杨园张先生之墓，一再序其遗集，而又为之传。盖自张清恪抚闽，创鳌峰书院，以正学训士，蔡文勤公实主讲席，公少肄业而有得焉，故于吾浙诸儒学术之醇，独能见之真而言之切也。

卷　三

姚端恪之谨慎

姚端恪公文然长刑部日，方更定条例。公曰：“刃杀人有限，例杀人无穷，吾曹可无慎乎？”虚衷详议，去其太甚，剂于宽平。决狱有所平反，归辄色喜。尝有囚误刺字，争之不得，归而长跪自罚。公子堂应会试，为总裁王清所黜。清，公所举士也，撤棘后始知之，来谢过。公笑曰：“此足明我两人无私也，君报我厚矣，何谢为。”其生平谨慎，大都类此。

圣祖休致乞假词臣之用意

康熙五十二年，凡词臣乞假者，部汇疏上，特旨概予休致。时圣祖闻翰林不共官次、干谒滋扰者甚多，故有此严谴也。比世宗嗣位，始悉予起用。

国初准新进士自陈任吏与否之例

常熟陶晚闻太常正靖，以自序代年谱中一则，记庚戌会试云：“再试保和殿，名在第十二，上命中堂传讯诸进士，自度材能堪任吏与否。同年倪紫珍先对曰：有志临民。余继言曰：愿就教职。文肃愕然（按：谓其同乡蒋文肃公），再询之，余对如初。”太常虽仍以翰林用，可见当时进士初释褐，竟可自量才地，上达天聪也。

蔡文勤极言诡随之弊

陶太常初通籍，偕同年数辈，谒漳浦蔡文勤公。公叩以《诗·民劳》篇，太常逡巡未对。公曰：“此诗重戒诡随，八章中独此句不变。”因极言诡随之弊，声色严厉，闻者悚然。后夫人病剧，公以太常知别脉，命之入视。衾帷粗敝，寒士所不堪，太常为之踧踖自愧。见太常所撰公文集跋。康祺按：服御朴素，在公特清德之一端，其引据经谊，牖迪后进，则于先生教弟子、宰相育人材之义，可云兼尽。今之握文衡称座主者，宜取则焉。

隆科多以沈端恪为诤友

沈端恪公初为文选郎，尚书隆科多最专断，曹司莫敢仰视，端恪独侃侃持正议。一日画诺，尚书曰可，端恪曰不可。尚书怒，端恪持之益力。良久，尚书忽曰：“沈选君，诤友也。”改而从之。且曰：“寮友当如此矣。”入告于世宗，遂不次加太仆卿，仍领选司，自此得大用。康祺按：是举不难于端恪之不阿，隆科多乃为选君屈，又从而荐达焉，则尤为难能者也。一节之长，不得以他行掩之。

沈端恪力争耗羡归公之议

沈端恪争耗羡，前笔记之未详。盖耗羡归公之议，创自田文镜、诺岷，世宗已许行，而犹召九卿议之。众以上意所向，不敢争，公独争之。力言：“今日正项之

外，更添正项，他日必于耗羡之外，更添耗羡。他人或不知，臣起家县令，故知其必不可行。"世宗曰："汝为令亦私耗羡乎？"公曰："非私也，非是且无以养妻子。"世宗曰："汝学道人，乃私妻子乎？"公曰："臣不敢私妻子，但不能不养妻子，若废之，则人伦绝矣。"世宗笑曰："朕今日乃为沈近思所难。"是日众皆为公危，然上虽不用公言，而亦不怒也。

世宗嘉浙人自新之速

雍正初年，世宗以浙中累出大逆，为世道人心虑，欲加整饬，于是诏罢浙江春秋贡士，设观风整俗使以训之。时奉命持节至者，为大宗丞奉天王公国栋。未几，公与总督彭城李公卫、学使交河王公兰生，先后上言：浙人感天子教育之恩，洗心涤虑，痛自湔除（以上略见初笔）。而复科一事，尚未得间以请。会武威孙公诏来守吾郡，尝言诸生以立品奉公为尚，有倚托青衿，不急国课，作四民倡，其罪尤甚。因下令于试士时，先使有司核报，苟有此辈，即令停试。已而学使行部至宁，闻孙公所行善之，檄行通省。是岁，浙人之课为天下最。天子已嘉浙人自新之速，闻是事大喜，即降旨准复开科。且以学使训迪有方，敕部议叙。学使曰："孙君之功也。"

李文贞好为坊社选文

李文贞公幼工举子业，好为坊社选文，尝自夸其明文前选之精曰："一乡一国士子，有能熟于此者，可永免兵水之灾。"吾乡谢山先生痛诋之，谓"相公纸尾之学，所以成中和位育之功者，尽在于此"。言虽太苛，然理学经济如榕村，乃戋戋以兔园册子，妄自炫暴，洵不知其命意之何居。

刘孟涂逸事

桐城刘开孟涂年十四，以书谒姚惜抱先生。先生大奇之，因从事先生之门，得其学，世咸称其古文，谓望溪、海峰之传，借以不陨也。康祺读《孟涂全集》，辄以孟涂负不世才，骈文五七言诗，皆包孕闳深，发抒矜慎，卓然自成一家，不独古文足为姚门世嫡。惜才丰遇啬，年才四十，以上舍生终。初孟涂游于浙，过某邑，有人候于门，卒然问曰："君得非桐城刘先生耶？"要至其家，具盛馔。酒半，告以有母孀且老，守志数十年，欲乞能文者为寿；前夕梦其父语之曰，三日有桐城刘先生过吾门，非其文不能传尔母，当固请之。既复与游山，至一古墓所，有碑曰宋处士刘开墓，因目孟涂为处士后身。而孟涂亦憬然自失，知已将终，不能以贵显也。见姚侍郎元之所作《刘孟涂传》，事虽涉诞，亦足悕矣。

世宗慰留朱高安语

朱高安晚岁多病，屡乞身，世宗嘉奖而慰留之。雍正九年，又具折奏请。内阁传出上谕："尔病如不可医，朕何忍留？如尚可医，尔亦何忍言去？"高安感激涕零，从此不复有退志。细绎圣言，与孔子对定公"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二语若相表里也。

世宗谕应试贡士语

雍正丁未试南宫，上以春寒，赐天下贡士棉衣姜茶。试毕，群诣谢恩。吴大宗伯襄宣言于众曰："上有旨，汝辈他日作官，当如张鹏翮、朱轼，方不负朝廷。"两文端之见重如此，见彭端淑《白鹤堂集》。

汪孟鋗初到内阁口号

汪厚石吏部孟鋗，有初到内阁口号云："陈人久叹积薪余，乍许清班学士趋，猎猎西风欹裘帽，东华门外唤车驱。静听阁老马蹄声，侍读诸公白事迎，我自田间来几日，慎教轻易上阶行。六科书吏立如麻，齐下三单卅点加，埽笔纷纷忙注本，日轮眼急下东华（原注：遇启銮封印日，则三日本齐下）。乾清门侧档初交，匣砚看人唤打包，枯坐今朝拚守晚，领归谕折件传抄（原注：领上谕奏折日，直中例派一人候夜，直交代为守晚）。御门闻道特除官，朱笔题名敬奉观，别有改签更式样，传宣票拟细寻端（原注：御笔亲书为朱签，特旨改标为改签）。轮班辰入退过申，来是空言两隶人，莫怪此间无洒埽，禁城清绝不生尘。"又典籍厅任事八首云："六年历俸八年资，又向西厅坐榻移，一转成仙人共笑，瞳回不去待何时"。"寂寞茶房淡泊厨，喧然吏役日高初，各堂上任夸谁似，一饱猪羊祭库余（原注：典籍到任，例以猪羊祭库）"。"画行事细粗能晓，点卯人多猝未详，夜直若非连两夜，军机须去面中堂（原注：供事皂隶纸匠苏喇，朔望日赴厅唱名，汉典籍无囤直，夜直连两日）"。"印单印簿缝钤存，启钥开箱昼继昏，始识相公多摄事，十才一二本衙门（原注：中堂有兼管上谕处、国史馆、三通馆、俄罗斯馆，行部院衙门文，俱用厅印，以印单为凭）"。"掌印帮班等样官，平明满汉一厅攒，考勤簿子亲书押，要送兼厅侍读看（原注：满、汉典籍各二缺，余皆别堂来兼理者，满侍读学士侍读兼厅，则为厅官之长）""北厅章奏南厅案，大库文书小库银，承发散班齐了事，瓣香酹酒祭科神（原注：厅供事南北各十四人，五月十三日醵钱事科神，云是萧、曹也）"。"宝箱例引赴乾清，肃驾年年典据征，接送预行交泰殿，奉盈一念警宵兴（原注：旃檀香宝，交泰殿二十五宝之一，驾出，内阁学士、典籍各一员，赴乾清宫请宝。驾旋，送宝亦如之）"。"办事衔名不自由，背推踵接此勾留，莫将五日轻京兆，尚许筲人唤皂头（原注：吏部选例，中书带办事衔者，题管典籍，撰文则否）"。吏部为乾隆丙戌进士，先以壬午献《龙井闻见录》，召试，得中书。其自注各条，颇足存当时黄扉故实。康祺从父西林先生兆翰以咸丰季年、季弟清瑞以同治间，先后入直，偶谈及阁中规制，则砚北封章，豪端纶綍，省郎职掌，无复旧日清严矣。

吴省钦选馆授职擢侍读诸诗

吴省钦人不足论，其选馆授职、擢侍读恭纪诸诗，

颇足考见当日词林规制，爰并其自注录之。选馆云："觚棱端耸五云间，隔昼传呼法驾还（驾在西苑，引见者俱须祗诣。惟新进士引见，驾特先日还宫，以恤寒畯食宿之费），年贯并翻蝌斗字，趋跄分领橐驼班；名超甲第先排等（自戊辰至是科，除一甲外，皆先命王大臣验，列一等数人，二等者三四倍之，钦在二甲三十名，时列一等之第三），喜送丁奴各候关（从人止中左门外），通籍七年官数月，宫扉初次听金环。尧廷列跽姓名通，诏傍阶墀览下风（引见官跽处，距阶例二丈许。是日，命移近至阶下），誉忝朝元珠错落（新进士试保和殿，第一者谓之朝元，时钦忝此选），迹联馆少玉玲珑（馆选齿最少者，谓之馆少。钦与海宁祝德麟、寿光李铎同列一等，其年皆只二十）；丹豪结体天旋左（名折既下，丹圈者庶吉士，尖者分部额外主事，连点者知县候选。御笔圈处，皆由左而右，丹迹宛然），黄阁凝晖日正中，好与元和征故事，喜欢三十二人同（陈标句，案元和十三年放进士三十二人，今科一甲三人授馆职，庶吉士选二十九人）。引对频烦翰苑司（引见新进士，由翰林院司之），传宣顷出凤凰池，瀛洲虽到官称士，郊殿初旋帝命师（庶吉士例以掌院学士及内阁学士列本候简，俾教习焉。协办大学士刘纶、侍郎德保，未待题本，先膺是命，距北郊后只三四日云）；掌院分书长论齿（云贵川广人免习国书，其余三十岁以下者，多令派习。掌院学士于馆选者数日，以齿分清书、汉书，谓之分书），到门换帖缓需期（后辈谒前辈，初次俱用晚生白帖，例以科分最先之前辈，择期于庶常馆谒报，谓之换帖），山林台阁悬霄壤，勉习唐贤二应诗（唐人以应制、应教作，为二应体）。麟角牛毛命不居，下江只选四中书（江苏庶士四人，俱中书改授，其不由此者，惟修撰秦大成而已），乍支双俸分帮俸（各关额解庶常馆共银三千余两，谓之帮俸），未引单车列后车（庶吉士车入院门，与编修学士无异，惟少单引，而停车亦稍后云）；教养恩兼三殿上，哀荣感及九泉余，卷堂叩假臣何敢，忠信斋心奉玉除（馆选乞假者，只准注病，或卷堂而散，闻将严是令焉）。"授职云："六街新报状元归，西苑薰弦协舜挥，襆被预租金地净，押班齐望火城围；三年教养恩如海，两字贤良德有辉，执卷趋跄敷坐稳，毡茵髹几咫颜威（时尹文端、刘文正以大学士为馆师，率领谢恩讫，入贤良祠散馆）。殿东晴接殿西阴，正大光明仰帝心，丹字分题双捧下，锦袍合跽三思寻；尽（即忍字）求麦陇秋涛壮，莫负花砖书晷沉，一赋五诗真卤莽，愿窥风律破蛩吟（是日试八砖影赋麦浪诗，省钦成五首）。翠辇东来降玉阶，羽林全撤仗双排，平临天步光先近，宣索云笺韵未谐（已刻御辇经殿前，随下上殿，谕诗成者以稿上）；封进阁门重简点，评量枢院鲜参差；二、三等第劳宸览，留馆容看发绿牌（清、汉书皆分一、二、三等，折封后依序缮绿头牌，引对勤政殿）。宵衣勤政仰家传，雁序通名岂论年，职志已完文士业，词章也荷圣人怜；但循资格安时命，蚤托编摩遗俗缘，如此清华难副望，向阳葵藿勉精专（省钦与修《一统志》、《音韵述微》、《续文献通考》，时列一等第二）。"大考擢侍读云："天门詄荡曳青纲，甲第联衔候试差，月旦待题名士重，风仪难信病坊谐（朔日引见应出试差人员，坊缺中有年老者，遂命大考）；六年大比宜循典，三日常雩适致斋，馆吏一时喧走语，笔床砚匣细安排（自壬戌后，届六年即举大考于西苑，时值雩典）。文囿宏开曙色霎，羽林双引翰詹齐，抱从佛脚灵当乞，仰过天颜候渐稽；荐寝拜沾嘉果肠，留田策罢远粮赍，茂先王佐臣何有，惭愧枋榆斥鹖低（试拟张华《鹪鹩赋》、《新疆屯田议》、紫禁朱樱出上阑诗）。白华朱实捧宸赓，草屋标题兆豫成（省钦自号白华，伏闻御制朱樱诗，首联有"白华细结三冬月，朱实纷垂首夏天"之句），新进无资还压卷，故人有分辄连名（省钦列一等第一，褚侍讲廷璋一等第二，自召试朝考，省钦名皆在褚上）；寸心得失终难问，鼎甲回翔暂比荣（一等例止三人），今后好修衷倍矢，敕头何易副亲旌。（历奉谕旨，观其文复观其人，亲定等第）。丹翰迁除宠命新，光明喜遇佛生辰，三升未信由司马，五品先夸不逊人（明张位《词林典故》，"五品不复推逊"，引《虞书》语。人以为笑端）；报主文章徒梦寐，致身富贵孰精神，飞沉时数关前定，少贱惊心四十春。"

科名迟速先后之有定

顺治丙戌会试，魏柏乡卷已拟第一，填榜改十二名，李爽棠本定十二名，改为第一。后柏乡正揆席，而李不甚显。见《柏乡集》。乾隆癸未会榜，第三本定张书勋，以论误斥去，于落卷中搜得秦大成卷补之，秦占大魁，而张随中丙戌状元。见《藤阴杂记》。可知科名迟速有定数，名次先后亦有定数，狗窦马厩中人，枉自营营也。

李文贞密疏甄别归休之学使

初，天下黉序皆隶提学道，康熙四十二年始设学政。越十余年，部议令学使归休者，悉赴城工效力。时李文贞公方家居，曰贤否同辜，非所以示激厉也；密疏：清公之臣若而人，请加分甄。借是多免役者。

高宗褒恤史阁部

前明史阁部以乾隆四十年赐谥忠正，后二年始建祠堂于扬州梅花岭。适铅山蒋侍御得公遗像及家书一通，遂因乡衮彭文勤公奏进，御题五言近体一章，并命刻石于祠堂壁间。圣朝褒恤遗忠，树立臣鹄，如是其至也（按：《南疆逸史》称可法见豫王，王命将宜尔顿伴之，三日不降，乃杀之，宜尔顿为之棺敛。而黎愧曾所记，乃谓史德威寻公尸，胔骸塞路，腐变不可识，真无稽之言）。

施琅为郑成功旧部

施襄壮公琅，少有识度，膂力绝人，通阵法，尤善水战，谙晓海中风候。明末，从军讨山寇有功，授游击，尝隶黄道周麾下，道周不能用，乃谢去。郑成功托故明遗

孽，栖海上，以琅为左先锋，而心忌其能。琅以法诛逃将，成功怒执琅，囚其家属。琅脱身归本朝，父与弟皆遇害(一曰：公随芝龙投诚，遂从大军立功广东。成功踞海岛，诱而囚之舱中，公以计脱，父弟子侄皆被害。一曰：公曾事成功，见苏茂以无罪杀，遂脱身来归。考之诸书，均未核)。成功后悔之，尝曰："楚国之祸，其在子胥矣。"后琅平台湾，成功孙克塽，率其属迎水次。人谓琅必报仇。琅曰："绝岛新附，一有诛戮，恐反侧不安。吾所以衔恤茹痛者，国家事重，不敢顾私也。"宣布诏书，抚纳降附，遣克塽等次第渡海，至内地待命，则非残忍阴鸷之子胥所可比矣。

王文靖请斩吴应熊

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吴三桂反书至，一夕，都城内外所在火起，盖三桂子应熊方以尚主在京师，其党为之也。王文靖公熙疏请将应熊速正法，传首楚、蜀，以寒老贼之胆，以绝群奸之望，以激厉三军之心。应熊寻伏法。始三桂恃鸱张之势，子又戚懿，朝廷必不杀以为之招，及闻应熊死，惊悖气夺，遂底于亡。

张文贞少时之端重

丹徒张文贞公，性颖悟，少端重，寡言笑，尝与宾燕，竟夕危坐。比去，双趺宛然，识者许为台辅之器。

圣祖宠任张文贞

康熙三十五年亲征噶尔丹，至科图，诏汉臣皆止京江。相国独坚请从深入，噶尔丹已破走，复请从至归化城受降。圣祖赐所御衣帽御寒，戒毋露宿，轸恤甚至。嗣是宠任益专，为汉臣冠。

内阁大堂西槐树

内阁大堂西槐树，每会试年，鹊结一巢，则中书得鼎甲一人。乾隆乙未结数巢，状元吴锡龄、榜眼汪镛、探花沈清藻、会元严福，果皆由中书舍人通籍。禽鸟得气之先，殆信然与。

王玉暎女士书画

王玉暎名端淑，山阴王季重次女也，适钱唐贡士丁肇圣，偕隐徐天池之青藤书屋。善书画，长于花草，疏落苍秀，作诗文亦有高致。顺治中，尝欲援曹大家故事，延入禁中教诸妃主，玉暎力辞乃止。卒年八十余，著有《吟红集》，见吴德旋《初月楼续闻见录》。

马江香恽清于二女士书画

常熟马江香，名荃，自父以上，三世皆为画师。江香承其父扶曦画学，晚岁名益高，四方以缣素兼金求画者益众。尝蓄婢数人，悉令调铅杀粉。而琴川多贵游士女，皆来求授指法，称马先生。江香早寡，尤以苦节称。时武进恽冰画以没骨名，而江香以勾染名，江南人谓之二绝。冰字清于，南田草衣族曾孙女也，适同邑毛鸿调。鸿调才高不应举，筑小楼，夫妇吟诗作画以老。

杨大瓢才子孝子

山阴杨宾大瓢，工诗善书，性嗜著述，乡里有杨才子之目。父安城，为友人牵连，戍宁古塔，宾赴阙讼冤。圣祖鉴其诚，谕令之柳条边迎父归养，塞外人称为杨孝子。著有《柳边记略》。宾既归越，乡人亦改称孝子。孝子盖文艺微长，不得掩其堂堂大节也。

沈归愚不答日本人书函

沈归愚尚书晚年诗名日高，日本臣高彝海外寄书千余言，溯诗学之源流，诋諆牧斋持论不公，而以尚书为中正。又赠诗四章，愿附弟子之列，并乞奖借一言，其意甚诚。尚书谓外夷不宜以文章通往还，因师文衡山不予远夷书画意，置不作答。见尚书自作年谱。康祺窃谓国家全盛之际，威棱遐畅，四裔咸宾，士大夫词翰风流，旁溢海表，正足显天朝文物之隆。自顷开关互市，蛮獠趾错，言服无讥，一二筹边巨公，报聘通盟，自不得不姑与酬酢，其余学士文臣，山人墨客，寸素尺缣，固宜自知矜重矣。

阿文勤刘文正识朱文正于初中乡举时

朱文正公年十七中乡举，榜发后，谒座师阿文勤公。公曰："子年少而魄力大，似先师安溪李文贞公。"又谒刘文正公，公亦大叹赏，翼日招至第中。命与公子文清公同题壁间《狻猊噬虎图》，用东坡石鼓诗韵。诗成，公读至"东龙西龙斗赤日，白髯老蛟碎玉斗"句，大叫曰："真长吉语。"有顷，复正色曰："子诗文已成家，留心经济，必成伟人。"文勤、文正二公，以贤宰相生子复为贤宰相，乃于门下之贤宰相，初掇一科，即知为他日宰相之器，衣钵沆瀣之说，殆果有之欤？

朱氏两神童

大兴竹君学士、石君太傅二公，幼负美才。太傅甫成童，受知于府丞石首郑太常其储，擢第一，学士次之，遂同入学，人称朱氏两神童。明年，府尹常州蒋公炳，约其同乡刘文定公纶，程文恭公景伊，钱文敏公维城，侍郎庄公存与、培因兄弟，设筵招两神童面试。文定授题昆田双玉歌，诗成，诸公惊喜。明日，皆先就访焉。前辈之谦光盛德如此，其礼下寒畯可感，其匠成俊髦尤可敬也。(按：文正与其仲兄垣及竹君学士，均受郑太常知。文正作太常墓志，称乙丑冬月，公来予家，坐听事，先君命予兄弟出谒。公大诧曰：君奈何冻裂吾庄。先君愕然，公徐曰：此三进士，吾三庄也，速衣之裘。先君笑诺。珪兄弟自是乃得服羊裘。后文正兄弟，果先后成进士，然冻庄之说，特太常戏言耳。朱氏三君，岂独以进士重与？)

陈文肃少贱习勤之效验

祁阳陈文肃公大受，未达时，家贫甚，耕于山麓。

同舍渔者，每夜出捕鱼，公为候门，则读书以为常。后以冢宰拜协揆，直军机，值金川用兵，高宗忧勤方略，军书如织，虽夜分必达。公一日数被召见，或夜宿直庐，倏卧倏起，出入常见星。偶归邸，则阁部公牍积数寸，刻烛披览，公泰然不觉其劳。盖筋骨夙坚，少贱习勤之效也。

湖南衡州府九厘饷

湖南衡州府有九厘饷，国朝洪经略用兵时拟设额也，后遂沿为例，衡民苦之。乾隆初，休宁黄封君兴仁（辛巳进士御史腾达、辛卯状元洗马轩父）守是郡，上牍请免之，议格不行。不知今如何矣。录之为湖湘大吏告。

雍乾朝官吏迁转不循寻常阶级

石首郑太常其储，以康熙壬辰通籍，癸巳授检讨，世宗初元，改授户部山东司郎中，三年擢工科给事中，庚戌授四川松茂道参议，乾隆戊午擢太常寺少卿，迁左佥都御史，明年改顺天府府丞，丁卯又转常少。按：以检讨改郎中，以郎中不阶御史，径擢给谏，既外任参议矣，忽擢常少，既由少卿迁佥都，再转而仍居故官，其间回翔迁转，皆不甚循寻常阶级，又非有被议降谪之事，今所罕闻也。

梁文定所历官阶之殊异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梁文定相国以国子司业充广东正考官，覆命，奏对称旨，命发往广东，以道员用。二十六年，由惠潮嘉道以卓异引见，特旨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明年，主江西乡试，旋视学安徽、江苏，已擢吏部左侍郎矣。缘署广东粮道失察折色事，落职就勘，事白，授山东冀宁道，洊陟封疆，卒正揆席。按：以考官称职发是省候补道员，以道员入觐超擢卿贰，以侍郎被议仍还道员，亦近今所罕有者。

李芝龄学使力阻颜巡抚丈量黔省地亩

黔中多山少平地，田可耕者寥寥，其陂陀硗确，即丈量亦高下不可准。嘉庆十六年，巡抚颜公检以黔幅员辽廓，而粮数乃不敌一二县于江苏，虑多隐匿，请丈全省田。适山阳李芝龄宗伯宗昉，以中允为贵州学政，闻之骇甚，而颜公锐自任，调属吏设官局，事行有日矣，苦无说以折之。初宗伯甫下车，檄各学校官，访乡士大夫藏图书金石歌谣涉黔事者，最上学政，为记一书，至是，适得御史包承祚丈田奏，知乾隆初贵州学政邹一桂尝请丈田，而包驳之，事获寝。宗伯遂以示颜公，勿复言丈田事，黔民始庆再生。盖网罗旧闻，其有益于人国如此。

宣城梅氏稽古之荣

宣城梅勿庵先生文鼎，岁贡生，子以燕，举人，两世俱通算学。以燕子文穆公珏成，始大其宗。而勿庵父子兆域，圣祖特命江南织造曹頫监工，稽古之荣极矣。

杨至堂之事功学问

清江为南北通道，咸丰间，粤、捻蜂起，浦以南江宁、镇江、瓜洲，西北则庐州，北则河南，贼或据或流，烽火相望不绝。独丽浦郡县，民饮食安乐，商贾高枕熙熙然。不知数百里外为罴虎貔豕战斗之窟，河帅聊城杨公以增力也。公为湖北监司，善治盗，提督罗公思举睆视大吏，独重公。开藩陕西，值大旱饥，巡抚林文忠奏请自代。文忠每曰："杨至堂乃圣贤门中人也。"公性好聚书，其学以宋儒礼法为归，而名物象数、音声训诂，亦勤恳研究，宜树立如斯，其奇伟与（康祺按：今天下藏书家博且精，无出杨氏右者，宋元旧版亦最夥。公子侍讲绍和官京师，余屡约友人登其堂，乞窥秘藏，忽忽不果，而侍讲则下世矣。闻侍讲子已举孝廉，克守先业，足见公遗德之长）。陆立夫制军尝语人曰："吾向以杨至堂好蓄书，今乃知其得一书必阅一书也。"杨公晚年亦自言："古人曰归耕，吾不能矣。若著毡冠，披羊皮裘，课乡里小童经书，吾诚乐之。"其所得之深远可想。

蒋作梅令南川时政绩

灌阳蒋君作梅以进士令四川之南川县，旋督理西藏粮台。时番僧斗杀汉民，君按致其罪，其酋堪布赂金瓶而实以珠，求缓狱，君怒挥之去。乃倍其赂于驻藏大臣强君，君益怒不从，强君者衔。其酋且重赂，遂以监守盗诬君，奏置之法，时嘉庆十五年五月也。呜呼！廉吏果可为乎？然是月，川督常明已疏办其罪甚析，朝旨责其驰奏之缓，不及平反，而君之诬则大白。君治南川敏而勤，狱为之空。县多山溪，患涨溢，君会之成川，田以不败。及官西藏，抚军民有恩，至是且为之死，皆感动罢市，立庙设其像如生。呜呼！廉吏果不可为乎？

南亭老人七世一堂

南亭老人王世芳，浙临海人。康熙丙辰，曾养性犯台州，祖遭贼害，老人随父请兵，夜袭贼营，杀贼无算，口不言功。归而读书，家贫，卖药自给。年四十九入学，八十贡成均，九十六官遂昌训导，百有九岁告休，七世一堂。纯皇帝御赐诗章，赏国子监司业衔，建坊表以旌人端。老人寿百十七岁始寿终。

傅忠毅奏减庆阳府赋税

傅忠毅公宏烈，康熙初年知甘肃庆阳府郡，自闯逆蹂躏之余，重以霜雹大疫，民不堪命。公入境告庙，誓救孑遗，安抚流亡，多方措赈，于是岩疆始有起色。郡之宁州、安化、合水三属，当明初元将平章邠国公李思齐横征加赋，坐困残黎，三百年未经请减。公特疏入告通政司，以知府无上疏例驳回。公不顾罪戾，复遣吏击登闻鼓，以积困上达，荷蒙恩谕查蠲。而平凉、巩昌、临洮三府，带征均得循例题请赐免。所谓子产有辞，诸侯赖之也。庆人感戴，立祠塑像，盖不待公建立大功，成

睢阳、常山之节，而已家尸户祝，永矢勿谖矣。

圣祖加恩傅忠毅生母

傅忠毅公巡抚广西，佩抚蛮灭寇大将军印，屡摧狂寇，律然长城。圣祖鉴公忠赤，特封公生母但太君一品夫人，赐第会城，敕和硕简亲王、两江总督董卫国、巡抚佟国桢、总兵哲尔肯加意颐养。又念侍奉乏人，复命公妹原适镶白旗骠骑将军汪宗宏者，驰驿归里，以代定省。隆恩挚谊，周浃旁皇，凡为人臣，有不愿捐糜以图报者乎？况忠孝如公乎？

卷　四

南陈北李

余姚布衣陈梓古铭，雍正间举孝廉方正，辞不就。私淑桐乡张杨园氏。于其乡先辈阳明之学，棓击极严，撰《四书质疑》以教学者。书体古别，与北地鹰青山人李隐君锴齐名，称南陈北李。

南陈北崔

陈洪绶，号老莲，诸暨人，前明崇祯间召入供奉，不拜。甲申后，名益高，技亦益进。书法遒逸，善画山水，尤工人物，得李公麟法，衣纹圆劲，设色奇古。论者谓笔意在仇、唐之上，与北平崔青蚓子忠齐名，称南陈北崔。

诗家三王画家三王

自昌黎以名次三王为荣幸，而三王二字，遂为雅典。国朝亦有两三王。渔洋尚书与其兄司勋士禄、进士士祐，连床唱和，人各有集，世称济南三王，此诗家之三王也。王烟客太常时敏，为一代画苑开山，四方工画者，得其指授，无不知名。同乡廉州太守鉴，字元照，亦善山水，摹古尤精。及太常孙麓台、少司农原祁，以画侍直内廷，法大痴，浅绛尤为独绝。人称太仓三王，此画家之三王也。太常诸公，又与常熟王翚石谷号四王。石谷亦太常弟子，太常目为画圣。

朱文正与纪文达同赴翰林苑上任诗

大兴、河间二相国，同产畿辅，年少同负异才。乾隆丁卯科乡举，闱中本定文正第一，后易文达，而文正列第六。通籍后，离合不常，晚岁仍同领清要，文达参知之缺，即文正大拜所遗也。嘉庆十年二月四日，同赴翰林院上任。文正诗云："十上瀛洲忝领袖，九成凤翙久回翔。"以文正自戊辰馆选，辛未授职，壬申升侍讲，戊寅升读学，乙未由布政使重授讲学，己未教习庶常，壬戌协办，癸亥掌院事，甲子上幸翰林院，乙丑拜端揆之命，遂为二十七科之首，十番到院。文达则自甲戌馆选，丁丑授职办院事，洊历学士，后谪戍环，召授编修，总纂《四库全书》，开坊再为学士，至参大政，盖九翔凤池矣，见文正诗自注。惜文达入阁甫半月即逝，鹿鸣重宴，尚欠两年，文正挽诗深痛之。

高文良和风拂人之时评

汉军高文良公其倬，以从龙世胄，胚胎前光，少岁即以传人自命。既登第，入馆选，乞假读书，键户不出者数年。研究古今，裁量时务，一一了然于中。以故自词臣至大位，咸有声绩，督抚数省，政尚廉静，祛害栉蠹，外不矜赫赫名，而吏民相安无事，时论譬之和风之拂人。

叶星期初不满于汪钝翁

汪钝翁教授尧峰，门徒数百辈，比于郑众挚恂。时嘉善叶燮星期方罢官，筑室吴县之横山下，远近从学者亦复负笈踵来，廊舍为满。钝翁说经，铿铿素不下人，与星期持论凿枘，互相诋諆，两家门下士，遂各持师说不相让。后钝翁没，星期谓："吾向不满汪氏文，亦为其名大高，意气太盛，故麻列其失，非为汪氏学竟谬盭圣人也。今汪没，谁讥弹吾文者；吾少一诤友矣。"因取向所摘汪文短处，悉焚之。吴下人士，咸服其古道。星期前宰宝应，值三逆倡乱，驿道云扰，黄淮交涨，堤岸屡决，毁家纾难，民赖乂安，盖非仅以文学见者。

黄太常密陈平台湾郑氏方略

国初平海寇郑氏一役，袁随园撰姚公启圣神道碑，谓发踪指示，姚实首功，而提督施琅攘之。顷读沈尚书归愚文钞，则姚督部之功，又多出于漳浦黄太常。方督部奉命入闽，太常谒军门，条平海十便。督部用其策，相与密谋，伺间出奇，先收诸要地，以蹙其势。乃大开修来馆于漳州，来降者予官服车骑，即亡无所问。卒有亡人贼者，皆夸示所有。贼心动，谍至，密使诸营厚款之，谍即以情输。战有日矣，或堁馆舍，盛供具，大书某镇某官公馆，声言某月日某将当来降。贼互猜贰，归者日众，贼党日孤。我师一鼓而下十九寨，遂复海澄，克厦门，澎湖一战，郑克塽面缚求贷死，海寇以平。诸将克金、厦门时议悉诛贼党而以其子女资财犒军，督部申禁令，全活数十万众，亦由太常密请也。太常总藩湖南时，适武昌夏逢龙乱，已陷四府，廷议出京军，上曰："湖南有黄性震在，彼佐平数十年海氛，何愁幺麽跳梁辈。"时抚臣亦拟请兵，太常第主静镇，未几，逢龙果诛死。然则太常亦人豪矣（按：太常以道士自郑氏来降，复入台，以计间刘国轩于克塽，郑氏由是失势。见全吉士姚公神道碑，盖亦唐魏文贞之流亚云）。

武进士胪唱误班降甲

嘉庆二十四年秋，武殿试传胪，上御太和殿，胪唱时，一甲一名武进士徐开业、一甲三名梅万清，均未到班。奉谕：事关典礼，非寻常疏忽可比，本应全行斥革，念其草茅新进，徐开业革去一甲一名并头等侍卫，梅万青革去一甲三名并二等侍卫，俱仍留武进士，再罚停明

年殿试一科，俟下届会试，再与新中式武进士一体殿试。即以一甲二名秦钟英拔补一甲一名，授为头等侍卫，其一甲二名、三名，无庸再补。前笔曾记文进士胪唱误班降甲，不意鹰扬宴中人亦有此一段故事，爰补录之。

周兴岱因规避大考获咎

侍郎周兴岱，以典试江西获咎，部议夺职，特旨用为翰林院侍读学士。次年嘉庆癸亥，大考届期，兴岱以年老有疾，恳请休致。上谕斥其不早陈奏，有心取巧，勒令休致。寻复赏编修，因其父周煌曾任上书房总师傅，而兴岱亦傣直南斋有年也。按：兴岱前官编修，大考尝列四等，垂老遘此，宜其谈虎色变与。

朱竹君之不肯和同

朱竹君学士视学安徽，以事降编修，在四库全书处行走。比归，总办《日下旧闻》纂修事。是时金坛于相国敏中掌院，为总裁，于公直军机，凡馆书稿本，披核辨析，苦往复之烦，意欲学士就见面质。而学士执翰林故事，总裁纂修，相见于馆所，无往见礼，讫不肯往。爱之者强拉之至西园相见，学士持论侃侃，不稍下。金坛间为上言，朱筠办书颇迟。高宗不之罪，曰命蒋锡棨趣之，真特恩也。后学士弟文正自山西归，复入翰林，从容为兄言宜稍和同者，学士曰："子亦为是言耶?"文正愧服。

驳斥钱楷闭门求雨之奏

嘉庆十二年，春夏恒旸，光禄卿钱楷请依《汉书》求雨闭阳纵阴之说，将正阳门石道停工。上谓："五行生克，大率经生傅会。即如《汉书》求雨注内所称，闭南门、禁举火之类，一乡一邑或可偶一为之，京师都会之地，设令正阳、崇文、宣武三门暂闭数日，成何政体？从前窦光鼐惑于此说，竟有不开房门、出入窗牖之事，岂非笑谈？雨泽愆期，惟当勤修实政，敬迓天和，所奏应无庸议。"圣人应天之诚，见理之大，自非儒臣所能几及。即所举窦金都一事，亦可见四聪之毕达矣。

广兴周廷栋因民谣获罪

"周全天下事，广积世间财"，此嘉庆间山东民谣。缘内务府大臣广兴、左都御史周廷栋，奉命往东省审案，广兴黩货营私，周廷栋为之隐饰，众怨繁兴，谤书腾播，此十字遂达天听。谳鞫得实，奉旨，广兴伏法，廷栋屏斥不复用。后之乘传四方者，无谓人言不足恤也。

景德因奏请万寿演戏获咎

仁宗睿皇帝五旬万寿，御史景德奏请于万寿节令城内演戏设剧十日，岁以为例。得旨，以景德冒昧陈奏，照溺职例革职，并发往盛京差遣，充当苦差。考前代每遇庆节，大酺连旬，百戏曼衍，以视圣朝敕几勤政，屏黜侈浮，相去奚啻霄壤哉。

幼女叩阍求赦父罪

嘉庆十七年，四川重庆州十一岁女子余酉州，以其父余长安遣戍湖北，其祖父母年逾八旬，无人侍养，匍匐入京，叩请释放。台臣为之奏请，上以余长安原犯情罪尚非常赦所不原，念伊女年幼至性，加恩释放回籍，是又本朝一缇萦、秦休矣。

高宗加崇学官品级

康雍以前，各省府教授系从九品，学正、教谕、训导均系未入流。自高宗登极，一日，念及学校之官，所以训迪多士，厕居流外，则与杂职无殊，谕吏部议奏，赏给品级。遂议教授加为正七品，学正、教谕加为正八品，训导加为从八品，升转仍照旧例。今年辛未大挑得教职者，偶来问及阶级，因详告之，而并录于此。

特旨免贡长江鲥鱼

长江渔船，每岁四月，向有贡献鲥鱼之例，沿明制也。康熙朝奉谕停止，而地方有司改为折价，向网户征收，解充公用。胥吏因缘苛索，沿江居民捕鱼为业者苦之。乾隆初年，复奉特旨豁免，永著为例。康祺按：《唐书》诏罢贡鲜，史臣以为盛德，然皆由孔戣、元稹辈之乞请。若本朝则边方土贡，恩旨罢免者，代不绝书，长江鲥鱼，特其小小者耳。

言氏谱系之传疑

先贤言子后人，大宗在浙之山阴。康熙辛卯，江南学臣张元臣疏请贤裔宜与世袭，伦叙当及言述子名然。然投状谓："先世以守越留居，久离坟墓，请如前明衢州孔洙让公爵与在曲阜者例。"（按：孔洙让爵在元代，此作前明误）时论高之，见宜兴吴德旋《初月楼见闻录》。惟考江苏抚臣王度昭请恤贤裔疏称，子游七十三世裔孙廪膳生言德坚，实系大宗嫡派，宜予承袭。又《陶晚闻集·五经博士言先生墓志铭》，亦称进谱牒请世职，均出德坚，后遂以德坚承袭。二书并常熟各志，均不言大宗在山阴及述子让职事。岂常熟一支掩其美与？抑德旋之言之无稽邪？大贤支派，典礼攸关，他日终当求言氏宗谱一质证之。

圣祖亲题熊学士闲道录

康熙癸丑冬，上特召孝感熊文端公至起居注，同叶方蔼、张英、韩菼辈试作《太极图说》，公作尤称旨，拔置第一。问平时所著明道之书，公以《闲道录》对，命取进呈。公趋归，取刻本诣弘德殿恭进。次早，入侍讲筵，上霁色谓曰："朕披阅所著《闲道录》，正大精醇，斯诚斯文的派也。"少顷又曰："录中崇正辟邪，极透切，有功圣道不浅。"遂亲题其签曰"熊学士闲道录"，置之御几，宋元理学诸儒臣，无此荣遇也。

周文恭召对语

周文恭煌以乾隆庚辰典闽试，临辞，召问飓风及天

后显应事。上笑曰："尔辈是上佛骨表者，亦信佛耶?"见公所作《海山存稿》。

部曹翰林之出入

今庶常改部曹，满员或有重入翰林者，汉员则回首玉堂，居然天上矣。雍正间，新淦王太守泰甡，捷甲辰会试，读书中秘，用才能转户曹，既跻正郎，复归庶常，散馆列一等，授职编修。其由庶常改户部诗云："岂解度支筹国赋，但能清俭懔官常。"授编修诗云："三载户曹居下考，一时翰苑忝头班。"皆纪实也。

祖孙兄弟分占三头

桐城刘辉祖，康熙庚午乡举第一。同产弟捷，举康熙辛卯乡试亦第一。兄弟解元，世所罕有。而其祖若宰，实前朝崇祯戊辰及第第一人也。《望溪集》纪之。祖孙兄弟，分占三头，是不得不归之堪舆之灵矣。

李孚青十六岁入翰林

合肥李编修孚青，文定相国子也。康熙己未入翰林，年才十六。本朝科第之蚤，惟顺治乙未满洲伊文靖公桑阿，馆选时与之同岁。

世宗伺察之严

相传世宗在位，嫉臣下纪纲之不肃，苞苴之盛行，凡关防风宪衙门，多密遣亲信逻察，以故万里若堂阶。世所述轶事甚夥，以未见纪载，不敢笔也。《海滨人物抄存》，称天津周抚部人骥，雍正丁未进士，以礼部主事视学四川（按：《清秘述闻》作以户部郎中任）三年，操守清洁无苟且。先是，本部堂官荐一仆，甚勤敏，至任满，数请先行。公曰："我即日回京覆命，若当随往。"其人曰："我亦欲回京覆命耳。"公惊询，乃曰："某实侍卫某也，特来伺公。公考试好，某将先期奏闻矣。"公归，果蒙褒旨，公弟人骐为公立传，叙其事甚详。

清汉合璧之殿试策

国初新庶常年少者，多派习国书，盖期其兼综九能，储承明制诰之选也。至殿试对策，则从无以清书入卷者，康熙戊辰科进士仁和凌绍雯，少习清书，廷对日，用清汉合璧体书写，读卷诸臣，靡可位置，乃以之殿二甲。大抵闱场应奉之作，令甲昭垂，不必独为其异。雄才邃学，扬声有期，侧艺偏长，诡遇可耻。如绍雯者，设拘守常格，随众汉体（按：汉体二字，岳倦翁以之称飞白书，盖避鄂王讳也，借用之），岂并此二甲末名亦不得耶。

徐士林兄弟之清操

文登徐中丞士林，居官清洁自励，不名一钱，以贤劳没于苏松巡抚任。同官赙赠千金，其弟士楹却之曰："兄素矢清白，恐拂初心，不敢收。"高宗闻而嘉之。时士楹以孝廉家居，一日，忽奉旨赐进士，授东粤某邑令。人谓中丞兄弟之茂伐贞操，宜其渥承天契也。

李鹤峰有人伦鉴

晋宁李鹤峰中丞因培，有人伦鉴，典学三吴，幕中宾僚如赵光少文哲、张舍人熙纯、陆副宪锡熊、孙抚部永清，皆东南选也。中丞尝语诸公曰："少华（熙纯字）才丰遇啬，清而不华。损之（文哲字）、耳山（锡熊字），当为名侍从，耳山官尤贵，但非封疆才。文渊（永清字）大器，恐晚成，他日必以干济为朝廷倚重，惜余不及见耳。"后果应其言。

孙文靖参幕职时之器识

孙文靖公之尊人文渊中丞，以诸生客游入粤东，应胡偶韩方伯文伯之聘。方伯性严毅，高立崖岸，中丞与抗礼，不少损抑。土司某，以争荫袭相讦，提验照勘，皆前明印玺。幕中执事，拟以私造符信，律法当斩，株连甚众，中丞心冤之。丙夜，私具稿而言之方伯曰："此酋志在争荫，无他肠，且叛逆罪至重，安可妄坐。"方伯曰："大府旨也。"中丞持之力，因曰："君备职旬宣，逊大府一阶耳，何奉令承旨若此。且君素有刚正声，今胡为者。"方伯曰："限迫矣，易稿岂仓猝能办?"中丞乃出袖中私所为稿，方伯读之大喜，以白大府，大府亦喜，竟从其议，活二百数十人。或曰：中丞两世开府，此一事即其阴德也。康祺按：阴德之说，尚属杳茫，以一秀才参幕府，而器识果毅，政治明练，出居停主人上，固知此座之不久将属矣。

张彝叹可谓暗修笃行之士

高淳张彝叹进士为诸生，试必冠其曹，困举场三十载，未尝有愠色。治诗古文，所得皆警迈，而未尝争名于时。年近五十，始登甲科，而不肯试为吏。其既升于礼部也，宗伯韩文懿公昌言于朝，张自超宜在上甲。自超踵门曰："某有母，病且衰，某登上甲，必以职留，公当爱人以德。"可谓暗修笃行之士矣。

吴珂鸣以举人同与新进士殿试

顺治丁酉江南科场之狱，主试房考十人皆伏法，初笔载之矣。其新中举人，章皇帝亲加覆试，江南斥革者方域等十四人，停科者史继佺等二十四人（按：史馆杂记，又有流尚阳堡八人，档案未载），惟武进吴珂鸣以文理独优，特准与新贡士一体殿试，寻改庶吉士，诚所谓塞翁失马也。

康熙癸巳万寿恩科榜之姓氏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为圣祖皇帝六旬万寿恩科，顺天乡试榜发，第一名孙见龙，第二名黄文虎，时号龙虎榜，犹唐贞元间韩昌黎登进士称龙虎榜，元至正间之有麟凤榜也。又是科榜中稀僻之姓，如《南部新书》所谓榜花者，有万承苍、寿致浦、千殊、春台四人，时又号万寿千春榜。传之后人，又添诗赋好题目矣。

破肚将军

康熙间，澎湖之战，漳浦蓝军门实为前茅。贼舰蔽江，迎敌，炮中过腹，肠出矣，血淋漓。公族子法为掬而纳诸腹中，四弟瑗傅以衣，五弟珠持匹练连腹背交裹之，公大呼杀贼，不暇顾也。有红毛医能治之，卒无恙。台湾平后，公入都，抵赵北口，遇圣驾出水围，马凝立不及避，乃舍骑步入粱园中。驾至，遣侍卫问谁骑。公乃出曰："臣蓝理从福建来者。"上问："是征澎湖时拖肠血战之蓝理邪？"公奏曰："是。"召至前，问血战状，解衣视之，为抚摩伤处，嗟叹良久。嗣专阃吾浙，每遇南巡，迎谒圣驾，见公辄语诸王公以拖肠血战状。又引见皇太后曰："此破肚将军也。"康祺按：东汉贾复、北齐彭乐、唐郭琪，皆以临战肠出，力疾杀敌为奇勇。军门澎湖之役，复何减古之骁将哉？

蓝义山诸弟均具文武才

蓝义山军门诸弟，皆以平台功加都督。瑶功最多，未仕卒。瑗至金门镇总兵，与公皆喜书擘窠大字，扬盾一跃三四丈。珠官参将，勇不让诸兄，而性敏嗜学，能背诵《通鉴纲目》，不遗一字。一门英杰，亦近代所希已。

奏免昌化浮粮之始末

广东昌化县，正赋不及二千，而中有浮粮六百余两。盖自前明成化中山水圮城，附郭膏腴，悉就沦没，遂有此无征之额，民间困累百年，至崇祯朝始得悬豁。而本朝定鼎，以明季赋重，悉照万历间旧额，于是薄海欢欣，而昌化独有向隅之叹。康熙间，常熟陶紫笥先生元淳宰兹邑，屡列状申大吏请免。最后撰《浮粮考》一册，迄不得上闻，垂没犹以为憾。令子晚闻太常正靖居言路时，始端牍吁陈，获邀俞旨。呜呼！贤矣。大凡一命之士，存心利济，精神气力之所注，虽时会中梗，必有获申其志之一朝。然而秕政易滋，神君难觏，循良继世，往牒尤稀，如陶氏父子，亦可以风型天下矣。

陈左海之学行

国朝闽大儒，其通经泽古，躬行粹然，必以嘉庆间左海陈先生寿祺为巨擘矣。先生幼而能文，博奥惊其长者。年十七，遗书同县萨君玉衡，自咎不能高行邃学，担荷世宙，如宋广平、范希文；雄节伟略，建树奇勋，如终孺子、班仲升；焠掌苦学，目不窥门，如董广川、何邵公。然自守澹静，力绝征逐，非同志一人弗妄交，而其胸中时有浩浩落落、慷慨郁勃不可告人之意。盖其年少自状如此。既官编修，方直渊雅，重于朝列，以不得迎养二亲，常愀然不乐。父丧奔归，终身以为大戚，服阕，遂乞养母，教授生徒，以供朝夕。谓其门人张岳崧曰："吾惟不屑不洁，不以不廉之财奉甘旨，不以不义之行欺晨昏，差告无罪尔。"母没不复出。呜呼！志行若先生，即无训诂文笔之长，何尝非人伦坊表耶？

陈左海主讲书院之得士

左海先生归田后，门徒若云，贽币叠至。主讲仙游、清源两书院，以学古敦行，率多士重廉耻、尚经学，优其礼貌，严其董戒。士初苦之，而久乃悦服。巡抚上元叶公，坚请移席鳌峰，先生与之约，请先察学行，后考文艺，牒郡县举其孝弟廉洁者、通经学古秀异有才者及岁科试高等若辈举优行者，守令以礼资送，乃扃试而录取焉。作《义利辨》、《科举论》、《知耻说》，揭于讲堂。又为规约，教以正心术、广学问、慎交游、肃礼仪，悉发藏书，使博观而精择之。日稽其课，月考其能，经史文章，因所长而裁成之，不为一格。故游先生之门者，若仙游王捷南之《诗》、《礼》、《春秋》诸史，晋江杜彦士之小学，惠安陈金城之《汉》、《易》，将乐梁文之性理，建安丁汝恭、德化赖其瑛、建阳张际亮之诗古文辞，皆足名家。而惠安孙经世学成蚤世，其名亦在通志儒林传中。先生尝客吾浙，为阮文达公课士，仁和赵坦，德清徐养源、养灏，钱塘严杰，临海洪颐煊、震煊，皆相从问业，多所兴起。传曰：儒以道得民，师以贤得民；先生殆兼之矣。

乾隆四十一年西师凯旋宴

乾隆四十一年，皇太后幸宁寿宫，赐皇帝膳，并以西师功蒇，于阶下赐将军阿桂、丰升额暨从征将领之功绩最著者抡二十三人及军机大臣六人饭食，赉物有差。此旷古难逢之凯宴也。

谢御史陈情疏

全州谢先生之重入台垣也，戆直如初，高宗屡褒之。时先生继母蒋氏家居老矣，先生上疏乞补外，曰："窃惟科道之望内升，甚于外转，而人情即愿外转，不愿左迁。况臣负罪至深，受恩至重，欲图涓埃之报，宜依日月之光，而才熟龙颜，遽辞凤阙，犬犹恋主，蛇亦衔珠，臣独何心，敢昧斯义？伏念臣继母蒋氏，年已七十一岁，臣又系独子。忆自雍正甲辰秋服阕赴补，母子离别，十五年于兹矣。丙午冬从军出塞，母氏含藜藿以弄孙，倚门闾而望子，又十二年于兹矣。臣今虽复朝班，尚违子舍。顷者，母氏书来，道及行动艰难，耳目昏瞶，开缄捧读，愧惧交并。欲归养，则家道贫苦，甘旨不供，不孝有三，其一斯在；欲迎养，则广西至京，水陆七千余里，江湖之风波可畏，车马之颠覆亦可虞；欲归省，则往返动经半年，在家不过数月，乍逢又须告别，既别却难再逢。慈母之涕泪转多，游子之方寸终乱。是则矢忠矢孝，二者难兼，而在官去官，无一而可。臣再四踌躇，惟有外转邻省，庶得迎养数年。但臣才能既不称道府之官，而迁转又从无自请之例，违例干泽，端不可开。伏乞敕部治臣妄请之罪，或知州或知县，降授微员，悯臣将母之忱，或湖南或广东，量予近地。臣亦知风尘下吏，远逊台谏清班，然民社在身，外得竭驽骀之力；母子聚首，内得伸乌鸟之私，虽公庭屈膝于上官，胜往岁荷

戈于荒塞。”寻有旨，授湖南督粮道，旌直臣也，奖孝子也。圣人之曲体人情，诚非前古所有，而先生陈情一疏，至诚恻怛，浩气淋漓，文品尤在李令伯上，故全录之。

李绂谢济世劾田文镜案

雍正间，田文镜劾河南属吏黄振国、汪诚、邵言纶等，直督李公绂言其冤。钦使往按验，还奏文镜所劾是。御史谢公济世又劾文镜贪黩，奏入，与绂语多同，上疑焉，命九卿科道集刑部讯交关状。谢公辨无有，而刑部尚书励杜讷曰：“是当刑讯。”御史永丰陈公学海在班中，忽起走庭中，北向大言曰：“与谢某交通者，我也。”大臣皆愕然。陈公故以部郎从钦使河南，得文镜欺罔状，又为奏争不能得，归尝发愤为同僚言之者也。大臣将以闻，请并讯，俄有旨罢讯，谢公革职，发军前效力，陈得无事。然明年卒以告病验不实，亦遣戍去，盖亦铮铮血性男子矣。

陈法之掺行

贵州陈兵备法，在翰林时，与山西孙文定公、广西谢御史济世友善。三人者，皆清直介立，论事引义，慷慨志相得也。陈公守顺德，引疾归，高宗登极，文定荐起之。陈公官淮扬道，考论河务，为一书曰《河干问答》，文定见而善之，复以之奏御。及文定督湘楚，治谢公狱，稍稍袒巡抚许容，归京师，过陈公，公谢不见，自是交遂绝。乾隆十年，河决江南陈家浦，河督白庄恪公钟山被劾去官，责令赔补。陈公已调大名道矣，念旧与庄恪同事，不可使独受谴，牒部科自引咎，且为庄恪辨析。大臣以闻，下部议，夺职戍军台。公以四骆驼负书数万卷，赴第十六台，日著书，居二年，成《易笺》八卷，多取朱程传义发明之，而异者亦多。自序不欲如前人株守师法，党同伐异之所为也。康祺按：陈公操行贞坦，出处光明，不忝为洛闽之学。孙文定乃有此失，可见义理辨析之精诚，不得有祸福权变之说略参其中也。

时宪书增注六十干支始于乾隆辛卯

钦天监例于时宪书纪年下注一岁至六十岁干支。高宗六十万寿，命监臣增注六十一岁至百二十岁，自乾隆辛卯后，永以为式，盖受祚之延长，圣心若可预必云。

骆文忠平石达开之童谣

粤逆石达开之扰四川也，朝命两湖总督骆文忠公督师援剿。穆宗登极，调公督四川，公方携湘中兵随征，而以记名道黄忠壮公醇熙、记名按察使萧壮果公启江分统之。二公先后阵亡，公率所部，卒以同治元年四月，禽石逆于紫打，蜀乱始平。先是蜀中谣云：“四川地土薄，硝磺用不著，若要太平时，除非马生角。”萧俗书作肖，萧、黄同剿石逆，犹加二字于石旁也。治贼无效，故曰用不著。角各音近，马生角，马旁各字，指公姓也。然则前史所纪诸谣谶，非尽秉笔者之好采异说矣。

卷　五

王东皋操行之清矫

康熙中，王新城论盐法，尝言但以两淮付王东皋，两浙付魏环老，而久于其任，何患不肃清。《陆清献年谱》亦称，王东皋之在吏部，壁立千仞。东皋盖汤阴王御史伯勉字也。少贫，借榻枯寺，忍饥读书。顺治初通籍，谒选，授行人，充山东诏使，却例馈，不干有司一语。迁吏部郎，掌选事，清介日有名。尝语人曰：“岳忠武，吾县人也，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吾生平诵此二语，惟求无愧。”同年范印心自平阳入觐，知其贫也，怀金将贻之，谒其庐，语久之，卒不敢出而退。一羊裘十年，毛尽脱，同官醵金制裘一、帽一遗之；东皋曰：“伯勉生平未尝受人一钱，何敢烦公等。”同官言于尚书，固劝之，乃受。一日，世祖谕旨至部，示满洲尚书韩岱，尚书以无汉字，召东皋至，属书之。辞曰：“译字非郎中职，出上意邪，伯勉不敢不书；大臣意耶，腕虽断，不敢书也。”既改御史，时有赀郎将授正印官，持奏乃已。巡城，豪强屏息，无敢有轻裘怒马洋洋道上者。考满内用，台长将以巡盐两淮荐，力辞不可，曰：“内用之员，例不奉差，必以此事相付，则前此弊窦，吾不敢隐也。”荐者惧而止。丁忧，服除遽卒，朝野惜之，谓斯人再出，其所表见，何遽落魏环老下邪？

姜制军几误劾傅同知

山阴傅公平苗之绩，邵阳魏氏、平江李氏纪之详矣。方公官凤凰厅，用前人雕剿法，战守年余，碉堡林立，苗垂困。兵备成宁忌之，数言于姜制军晟，傅同知不去，苗必大乱。已而吴陈受果扰内地，制军意动，将劾傅召乱。会巡阅至某县驿，方饭，而苗数千环行馆，噪索食，犒之不退。中夜，闻门外惊哄，呼号鼎沸，俄而寂然。一人从数卒人谒，傅公也。制军叹曰：“几误边事。”即委傅公讨贼，一战俘陈受。自后责成，尽用其策，苗祸乃纾。人才之进退、边疆之安危系之。谗口百出，长城立摧，如姜制军者，盖幸有此行馆一惊矣。此事他书未载，惟钱氏《记事稿》称姜公劾疏，赖幕府昆山李以谦而少留，然则苗疆之安堵，以谦功在制军上。

王壮武之军制

王壮武公生曾文正同县，文正识为将才，而义师东征，不甚倚为缓急。湘楚人士，咸谓壮武轻改营制，失文正欢，非也。按：何应祺作壮武传，称公阵法，队左右各百人，鼓之，人鱼贯为两行，左驰右，右驰左，三驰而圜，皆持满外向。再鼓之，则左右驰，复其伍，对向为格斗，左起则右伏，右起左亦如之。三起三伏，士复驰，乃变圜为方。于是后军分出，左右蛇行，绕攻前军，三合而退。其前左右军，亦互为进退。主将鼓角鸣，台上旗周麾，士周驰聚为城郭，城为三门，先聚者为左右行，先

自门出，余亦次第复为队。士惟视听旗鼓，疾走如风雨，无声息可闻也。又宋采蘅《虫鸣漫录》，称壮武督兵剿贼，每三五日集众讲圣谕广训及性理诸书，暇日，令军士习射作字，乃闻令出，众皆旧勇争先。公亲执桴鼓，一鼓而军士排列如墙，再鼓左右翼兜围如张翅，迨贼营炮子落于前，然后三鼓，而驰势如潮涌，无不全胜。据此，则壮武之营制，虽非文正手定，其阵法实参互古意，兼集众长。文正识量恢宏，必不以此苛责。康祺考壮武初从文正，先挫于羊楼，继败于岳州，赖文正惜公材武，以水师密脱而士卒丧亡极多，文正一生谨慎，殆嫌其意气之过锐，故九江之役，不敢挈以偕行。迨公智略益神，勋烈益茂，尽瘁戎幕，湘楚失声，惟文正亦深惜将才之难得，岂复以前事绳之？（按：公卒后，张忠毅运兰、刘忠壮松山，递统其众。后忠壮兄子京卿锦棠，扫清漠北，亦用此军，皆恪守公成法云。）

王壮武张宴九嶷山

咸丰五年春，王壮武由楚边追贼于粤境，假道宁远。张老人者，年百一十八岁，县中不知有老人，饥寒鲜周恤者。公入其县，即遣人存问，为置田宅，资其子使娶妇，且召饮之。比公破贼还，复途过省老人，老人则已抱孙矣。乃邀之登九嶷山，合宾客部曲张宴山上。是日为公封翁生朝，客以次奉觞，遥为寿，且庆公功。酒酣，公起望山东云波浮湘，悲乐故里，怅然曰："鑫常有三恨，恨任事太早、学业太浅、用心太苦而多忤人。身遭时变，以士卒用力，人号为劲军，吾常恐世乱未已，将无以毕三恨，奉养二亲，为将奈何？"老人起执爵，慰以大义，合席举酒极欢。公班师回楚，即乞假幕府省亲，于是离家已四载矣。迹公九嶷张宴一会，觉驱车九折阪，置酒三垂冈，叔子游岘首，梁公陟太行，前史风徽，犹可颉颃也。

通州为潞县旧治

士大夫往来京师，多假道通潞，故其地张家湾、河西务诸名，最熟人口。按：通州城南，旧有潞县，本汉泉州地。辽初为潞阴镇，后升为县。元至元间，改潞州属大都路，明复为县。本朝顺治十六年，各县郑骏以其地狭人稀，申请裁并，遂于是年改并通州。今放棹潞河，无复知潞县旧治矣（甲戌初夏，舟过纪此）。

社稷坛祷雨用玉

本朝典礼，凡社稷坛春秋常祀用玉，惟祷祀不用。乾隆二十四年，社稷坛祷雨，高宗谕旨曰："玉以芘荫嘉谷，使无水旱之灾，传记所称，于义最著。"特敕所司仍用玉将事。大圣人之敬恭禋祀，据经定礼，虽一物之微，其不留觖憾如此。

高宗午门受俘诗

受俘献馘之礼行诸午门，所以钦鸿贶、扬武功也。高宗皇帝威德远敷，疆圉式廓，乾隆乙亥，剿平准噶尔部，一岁而再行斯典。及庚辰底定回疆，讨平攒拉促浸，皆递举盛仪。前代旷数百年所未逢者，今先后六岁中，觚棱金爵之旁，凯歌四奏，可云极盛。乃恭读御制受俘诗，于乙亥则有曰："天德好生还贷死，海滨多蹇又逢屯。"于庚辰则有曰："从今更愿无斯事，休养吾民共乐康。"于丙申诗注则曰："从此益愿洗兵，长不用矣。"我先朝抚顺锄逆，不得已而用兵之微意，万世犹可仰见也。

乾隆朝之正殿朝会

正殿朝会，虽旧典，然率不举行。乾隆二十五年，上以平定金川，又值圣寿四旬之庆，故一举行。后十年西师武成，绥服回部，拔达克山、安集延、哈萨克、布鲁特，咸称臣入贡，兼值五旬万寿，仍命在太和殿朝会宴飨。时将军兆惠自叶尔奇木得回部乐，奏送适至，因命于大飨所陈诸部末肆之。天颜大喜，作歌两章，以纪其盛。

有裨实用之国语

本朝入关以来，从龙旧裔，大都渐习华言，若汉臣则虽号称博雅之人，亦未必谙晓国语。康祺昔尝留意于此，苦无师承，爰取钦定《日下旧闻考》、《译语总目》为宗，参以各种官书，择其有裨习用者录之，以备遗忘。安巴坚，大理也。伊喇，黍也。锡里，选拔也。希达，门帘也。色珍，车也。唐古，百数也。穆济，大麦也。赫德，渣滓也。罕都，稻也。洛索极湿，难耕地也。贝勒，管理众人之称也。尼楚赫，珍珠也。布希，膝也，又去毛鹿皮也。尼堪，汉人也。巴图鲁，勇也。拉里，爽利也。布达，饭也。呼沙呼，鸱鸮也。萨都拉，结亲也。鄂尔多，宫也。图喇，柱也。安图山，阳也。巴延，富也。赫噜，车辐也。斡气，味也。果实，疼爱也。乌珍，重也。舒噜，珊瑚也。霞哩斜，眼也。呼噜，手背也。扎克伞，霞也。伊勒希，副也。按班，大臣也。乌珠，头也。实勒们，鹞子也。爱满，部落也。玛，粗也。苏库，皮也。尼玛哈，鱼也。阿勒锦，声誉也。和勒博，联络也。伊彻，新也；实纳，亦新也。察喇注，酒器也。吉勒展恕泰费音，太平也。纳地也巴纳，地方也。沙克珊，狡猾人也。善延，白色也。索珲姜，黄色也。达勒达，隐避处也。玛鲁，瓶也。聂赫，鸭也。伯特，才力不及也。卓哩，指之也。和卓，美好也。爱新，金也。苏赫，斧也。雅勒呼，肉槽盆也，亦大槽盆也。达，为首之称也。乌达，买也。乌噜，是也。佛伸，柄也。准布提，撕也。达春，敏捷也。尼噜罕，画也。塔哈，客也。达抡，饮马处也。锡津，钓鱼丝线也。博勒和，洁净也。珲楚，冰床也。舍音，色白也。斡罕，袖头也。琉和海，白鱼也。阿达奇，邻也。尼雅满，心也。齐喇，严也。哈蕃，官也。桂齐，善也。阿苏，网也。已上皆满洲语。特里衮，为首之谓也。图鲁卜，形势也。托果，釜也。舒苏，高粱也。索多乌翅，大翎也。道喇，下也。谙达，伙伴也。特哩，齐整也。彻伯尔，廉洁也。保喇，雄驼

也。巴图，坚固也。鄂勒哲，寿也。锡宝齐，养禽鸟人也。集赛，轮流值班也。和尔果斯牧地，遗失也。齐苏，血也。哈喇，黑色也。哈斯，玉也。达尔罕，凡有勤劳者免其差役之谓也。察纳那，边也。伊噜，净也。布哈，犍牛也。果勒，河也。特穆尔，铁也。雅克结，实也。喀喇，黑马也。库库，青色也。齐达勒，勤也。伊克，大也。德勒，衣也。丹，有也；岱，亦有也；台，亦有也。伊苏，九数也。察罕，白色也。博啰，青色也。额森，平安也。阿尔，花纹也。尼格，一数也。纳奇锡，绒线也。罗卜科，淖泥也。博尔济，二辈奴也。和必斯朵，器名也。都哩，式样也。默色，器械也。博果岱，麦也。塔齐儿，瘠地也。和坦，城也。永和尔，绒也。和逊，空也。伊尔，锋刃也。图裂图有，柴也。阿穆尔，安也。乌兰，红色也。准，东也。阿萨尔，阁也。珠古，厚也。摩该，蛇也。博果密，包裹也。玛勒图，有牲畜之谓也。玛勒，牲畜也。鄂齐尔，金刚也。达纳，管也。色辰，聪明也。库鲁克超，众也。布延，福也。格根，明也。特古斯，全也。布尔罕，佛也。察克，时也。蒙古台有，银也。乌德美，送也。多罗岱，七数也。笔且齐，写字人也。札尔古齐，断事人也。赛音，好也。衮，深也。巴克实，师也。济苏，颜色也。特尔格，车也。伊逊，九数也。岱尔，牡鹿也。札达，石也。札拉尔，帽缨也。特穆津，铁之最精者也。奈曼，八数也。索诺木纳木结，有福人也。噶布拉，天灵盖也。诺摩罕，朴实也。苏苏勒巴，敬也。达噜噶齐，头目也。鸿和尔，黄色也。拜珠，存也。索约勒，教化之化也。哈陶，刚也。阿实克，利也。娄，龙也。都尔苏，规模也。台哈长，毛也。图们，万数也。纳琳，细也。阿巴齐，行围人也。多罗，七数也。尼古勒，罪孽也。珠格尔，闲散也。额苏伦，梵天也。拜达勒，形像也。奇塔，汉人也。伯奇，坚固也。萨巴器，四也。呼喇楚，积聚也。浩尔齐，吹笳人也。和斯，双也。茂不，善也。克呼野，外也。哈布尔，春也。克特，火镰也。塔斯，性烈也。伊札尔，根源也。拜，不动也。诺音，官长也。实古纳，审问也。达兰，七十数也。阿噜岱，山阴也。苏噜克，牧群也。奎腾，冷也。都古尔济，盈满也。克埒木，墙也。诺海，犬也。阿固岱，宽也。乌兰巴尔红，虎也。哈喇娄黑，龙也。锡里济，选拔也。已上皆蒙古语详。衮，理事官也。迪里，头目也。萨勒迪，甲也。珠克，房屋也。已上皆索伦语。伊实，智慧也。达什，吉祥也；札实，亦吉祥也。多尔济，金刚也。帕克斯巴，圣也。僧格，狮也。昌，酒也。通，饮也。诺尔布，财也。苏陇，守护也。裕勒，地方也。绰尔济，法师也。鄂特色尔，金光也。敏珠尔，无违之谓也。额琳沁，宝也。佐特，库也。凌，长也。藏布，美好也。云丹，才也。索诺木，福也。策，寿也。贝实勒，琥珀也。众密克，智慧眼也。足克戬，首饰也。古尔，帐房也。嘉勒斡，胜也。扎巴，徒弟也。默，火也。沙，肉也。明埒，好名也。栋，砗磲也。阿，五数也。年，妙也。图沁，大力也。绰斯，法也。安布，不善之谓也。古拉，身也。纳克楚，黑水也。嘉木阳，文殊菩萨也。已上皆唐古特语。夫稽询故实，必先由语言文字入门，今日士大夫苟留心世故，讲求西法，虽习李耳戎言，学郝隆蛮语，亦复何嫌。况煌煌乎中朝国语乎？抉择登载，殆不过千百之什一，宏雅之士，或有以引其绪焉。

林茂之之耐贫

《池北偶谈》：茂之居金陵，年八十余，贫甚，冬夜眠败絮中，其诗有"恰如孤鹤入芦花"之句。方尔止寄诗云："积雪初晴鸟晒毛，闲携幼女出林皋，家人莫怪儿衣薄，八十五翁犹缊袍。"按：茂之林氏，古度福清人，国初移居金陵，嗜客耽吟，远避权要，残毡破榻，读书琅琅。孤鹤芦花七字，渔洋爱其雅韵清才，予尤多其贞操介节也。

王渔洋谒邵潜夫布衣

通州布衣邵潜夫，明万历间已以诗歌名江表。康熙初，年八十余矣，家贫，苦徭役，值渔洋司李扬州，按部抵境，首谒邵。邵所居委巷，乃屏舆从徒，步而入。邵曰："适有酒一斗，能饮乎？"渔洋欣然为引满，流连移晷始别。有司闻之，立除其役。康祺谓，此虽小节，亦晚近贵人所难。

西人受困于嵊县乡民

浙江嵊县有小村落，曰俞家庄。道光壬寅，西人寇吾郡，官兵莫能御，越州震动，嵊尤有唇齿之忧。乡民起相约，捕鱼海上，一日，见有夷船停泊，突入其船，夺其兵仗，杀夷人过半，折毁其船，取其货物以归。意夷人必来报复，乃操小舟十余只，载稻草管索，捕鱼海上如故。不数日，果见火轮船二扬帆来。乡民俟其近，各怀利刃，跃入水中，密以所携稻筐系两轮旁，船不得动。夷人方愕然，乡民已跃火轮上，出利刃击夷，夷尽歼焉，取其货物，防守益固，夷因不敢入嵊县境，而一邑无恙。盖亦静以待动之法也。见陆伊湄大令所著《庚辛日记》，今海防孔亟，录之以俟采择者。

徐时栋《偷头记》

西人之陷吾明州，为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庚戌，其明年三月乙亥，始弃郡城，越二日，并弃镇海。时将军奕经、参赞文蔚辈，张皇战功，以收复告。诏第诸将劳绩，升赏有差。其实宁波之复，偷儿徐保、张小火及其党六十人力也。吾师徐先生时栋集中，有《偷头记》一篇，甚详且确，删节录存，非欲翘将军、参赞之过也。记云："西夷英吉利据宁波府，我师袭攻之不克，时大将屯绍兴，而前鄞令舒君在军中。一日，缚间谍至，将斩之。舒君视其人，则府之善为偷者也，意哀之。曰：'若为偷而死，盍为偷而生，若能窃鬼头来，吾且白将军赏赉汝。'偷诺而去，华人谓夷鬼子，而别其色，谓其国人白鬼，其收刺他部落以为奴、为兵者为黑鬼。既而偷果以夷头献，舒君介之见将军，将军大喜，厚赉之。又既而

献头者纷若，乃与群偷计其直，黑鬼一头钱若干，白鬼倍之，生获又数倍之。自是逾城洞穴，日昏暮，遍府中无非偷者。夷据城，夜必巡街巷，两夷先后行，方格磔笑语，后者忽无声，回视之，已失头而仆。前者大骇，僵立，旋又失其头。或著夷衣冠，持竹仗橐橐然，曳乌皮屐以来，夷人近与语，遽刺杀之。其生致之也，则以布自后扣其头，使不得鸣，而绞布两端，负而趋至幽僻，钳口置诸橐，缒以出城。或为夷所见，追之，则别一偷自曲巷出，并偷追者头。夷巡城上，亦往来通夕，群偷各以长藤为环，暗默候城外，闻巡者过，为怪声惊之；夷倚堞俯视，遽以藤环钩其头而坠，塞其口而反缚之，候如初。城上夷谓坠者误失足，皆伸头下视，思援之，又尽为偷所钩致，乃哗然拥所获以去，疾如风。凡城内外以窃鬼头至者，党日众，计日巧，所获日多。其奇策秘术，莫得而详也。一日，将军复下令，得群夷百不如得酋一，能生致之赏万金，官三品，不者取其首可也。久之反命，酋不可得，盖酋不夜出，其所居邃室，环以夷兵，又一夕屡易其寝，所得酋一，不如得群夷百之速而易也。顾酋虽防护甚谨，而心常惕惕，每日夕即觳觫自惊扰，旦夕以失首报者恒数十，或至百余。由是大惧，尽率其属，登舟他去，而将军以克复府城入告矣。”康祺按：先生所述，吾乡人皆能言之。以余所闻，定海之役，葛、郑诸公之忠骸，亦由群偷窃以回营。偷并于甬江中置小艇，伺西人出，狙击之，所俘获亦不少。前法以静制动，此法以动扰静，偏谋诡计，当为洞晓边事者所鄙夷。然而水陆异形，地学不讲，南北画界，事权不专，武夫狃前功而骄，书生守成法而泥，舟车器械，师其貌而遗其神，玉帛兵戈，决于朝而更于夕。杞人之忧，耿耿在臆，不得已而录此下策，姑備荛询，其亦可流涕长太息矣。

宋尚书平乱之镇静

商丘宋尚书荦，于康熙二十七年六月奉命抚江西，舟次芜湖，闻楚北兵哗，西江震恐，亟鼓棹入南昌抚慰之。莅事未十日，突有奸徒李美玉、袁大相，勾结楚逆，以酉字帖授其党，将以诘朝谋不轨。公侦知奸谋，乘夜计禽二元恶，旦即县首藁街，余党兽散，乱遂平。公自作御变诗纪事。儒雅鼓吹之才，乃有此从容镇抚之策，固知封疆大帅，亦不可不用读书人。

赵恭毅抚楚时微行察事

赵恭毅公抚楚，尝微服偕藩臬之市肆中，问政得失。市人盛称公，而诋两人，两人愧汗，不敢出一语。公偕藩臬去，顷复还，呼其人谓之曰：“若言两司过，两司必怒若，然有我在，无恐。”因以所携扇贻之曰：“持此谒藩司，则无事矣。”明日藩司以扇还公，公徐语曰：“人言可畏也。”其后藩臬亦奉法。属县水灾，公与一仆操小舟抵城下，晨兴，坐县堂，令惊起伏谒。公索米饮一瓯，啜已即去。此二事未见纪载，惟顾述恒为公玄孙亿生题公抚浙时颂德遗册述及之。

福康安威福自恣

大学士公福康安督蜀，势张甚，钤下厮养，凭借搏噬。一日，舆夫入人家攫钗珥，都司徐斐见而诃之，其党伍捽徐挞辱，冠服皆毁。姚方伯令仪方为成都太守，捕治之，毙其魁。公相怒曰：“守敢尔。”诘之，则抗词以对。时姚已奏擢川东道，乃遣骑追前疏还，然姚直声震西川矣，后卒开藩是省。同治间，吾浙吴仲云制军振棫官蜀中，蜀人犹有言其事者，制军为制《太守怒》乐府。又绵州李观察调元《童山诗集》有《清江行》，为福公出征后藏过绵而作。其述当时供张之盛，声势之赫，亦复穷极奢丽，尊若帝天。可见福公虽有功边疆，未免威福自恣，宜仁宗皇帝谕旨，每诫臣工，多以福康安与和珅并举欤。今之身非勋戚，进由武功，国寄锁钥，家对旌节者，幸无忘满盈之戒，开货赂之萌，而使蛮酋獠长，笑中朝宰相之非人也。

李凌汉捐赀平楚蜀险滩

李本忠，字凌汉，汉阳大商也。一日赴归州，请于州牧曰：“州多险滩，本忠之祖死于是，父亦尝濒于死，必窃痛之，愿出赀募能伐石者。”州牧可其请，州滩以平。又走蜀之夔州，一如请于归州者，皆得请。既去诸滩石，又以楚舟溯江而上，必用挽夫数十人，负崱走崱间，恒失足颠坠死，乃凿崖通道以利其行。始嘉庆乙丑，讫道光庚子，凡平险四十有八，所费金二十万，盖旷世义举也。楚蜀有司闻于大吏，以上于朝，本忠及其子孙并膺四品章服之赐。或撰其事颠末，曰《平滩纪略》。至今往还楚蜀者，峨舸大艑中，犹时闻长年老辈啧啧道李凌汉也。贸迁小夫，负夸娥愚公之志，卒溃于成，久官斯土者，咸自愧心力之弗逮焉，亦奇人奇事已。

邓嶰筠奏免颍州妇女随犯答配之旧例

旧例：颍州府属凶徒结党三人以上持械伤人者，不分首从，发极边烟瘴充军，佥妻发配。江宁邓嶰筠中丞抚皖，奏言：“颍属民俗强悍，非此不足示惩，惟佥妻发配，似无深意。此等妇女，本系无罪，一经随夫佥发，如长途摧挫难堪，兵役玷污可虑。或本犯病故，则异乡嫠妇，飘泊无依；或本妇身亡，则失恃孤婴，死生莫保。况颍属妇女，颇顾名节，一闻夫男犯罪，自知例应同发，或伤残以求免，或自尽以全身。在本犯肆为凶暴，法固难宽，而本妇无故牵连，情殊可悯。”疏入，奉旨删去此条。公牍文字，能如此周详恺恻，宜其动圣明之听而造福闺幨也。

唐镜海感化苗民

唐镜海方伯守平乐时，值楚瑶不靖，奉檄防守富川。富川十三源之瑶，以耕作世其业，且有随民籍入庠序者。而宋塘、三辈、龙窝、平市、倒水五源稍粗犷，不改蛮夷故习。方伯授以团练之方，教以坐作进退、长幼尊卑之礼，咸欣欣然。于是五源各建义学，择其子弟之

秀者，予以四子书，村设蒙师而分授之。方伯一至，瑶童绕膝而嬉，捧书而诵，如子弟焉。论者谓当时楚南之瑶，既焦烂于羊泉，粤东之瑶，又跳梁于八排。若皆如方伯之儒服行边，以诗礼化顽梗，可使蛮烟瘴雨之乡，百年不见兵革也。

木龙为治河利器

木龙用以治河，见于《宋史》，曾巩为陈尧佐作传，尝详志其事，然已久失传矣。汉阳李晒双士任泰州通判，偶读南丰文，匠心独运，竟与古合，遂上其议于相国高文定公斌。适清口御坝工险，高公用其法，遂庆安澜。后河东完颜司空仿行之，效更大著。盖木龙能挑水护此岸之堤，而水挑即可刷彼岸之沙，较之下扫开河，事半功倍，防河利器也。今人偶见一物，制度精良，辄归功于西法，不知中国相传，经史中前民利用之具，早有成模。奇伎淫巧之观，本非夙尚，即如木龙治河，何尝假机器分豪之力哉？

黄河水泛之羊报

黄河报泛水卒，有所谓羊报者。河在皋兰城西，有铁索船桥横亘两岸，立铁柱，刻痕尺寸以测水，河水高铁痕一寸，则中州水高一丈，例用羊报先传警泛。其法以大羊空其腹，密缝之，浸以茼油，令水不透。选卒勇壮者，缚羊背，如乘马然，食不饥丸，腰系水签数十。至河南境，缘溜掷之，流如飞，瞬息千里。河卒操急舟，于大溜候之，拾签知水尺寸，得豫备抢护。至江南，营弁以舟邀报卒登岸，解其缚，人尚无恙，赏白金五十两，酒食无算，令乘车从容归，三月始达。按：此即元世祖革囊遗法也。长风巨浪之中，毒龙老蛟之窟，驱血肉之躯，与河伯冯夷争趫捷，其法则奇，其事则险，岂舍此别无良策欤？

李良年之立品

李征士良年，即前笔所称小字阿京者，幼与竹垞太史齐誉，禾中人称朱李。立品尤崭然峻绝，应召入都，诸公贵人多折节下交，征士独高瞩雅步，不肯为翕翕热。先是御试未有期，宝应乔舍人莱语之曰："高阳论海内诗家，首推子矣，他日有谓宜造谢者。"征士曰："诗小技也，穷达命也，相公知吾诗，孰与相公知吾守乎？"坚不往，闻者以为诳，及见放始信。

海兰察有忠勇之子

乾清门侍卫安禄，超勇公海兰察长子也。嘉庆四年川楚教匪之役，追贼阵亡，上深为悯恻。谕称安禄甫至军营，即能奋不顾身，海兰察于九泉下，亦当自喜有子。并命将安禄新生一子，赐名恩特赫默扎拉芬，即袭公爵，而其弟安成袭骑都尉世职。恤忠之典，与大员殉难相同，盖睿皇帝追念公之殊功懋伐也。前笔记公姬人阿芸殉节甚详，公得此深明大义之贞姬，复有此为国捐躯之肖子，洵可含笑九幽。而阿芸劝诫公子之功，益不可没矣。

孙文靖从征缅甸时遇险

孙文靖公从征缅甸，过天生桥，桥崩马坠，已濡足矣，忽跃登岸。又在缅界断饷三日，同官家奴有橐马髀于釜者，公过啖之，适奴觅薪自后至，不知公也，拔刃一挥，已及颈矣，适同官自帐后亟止之，幸而无恙。同官即刘公秉恬也。文靖即以征缅功，受高宗知遇，洊擢大臣，列五等爵。呜呼！白面书生，因缘遭际，年迁岁擢，拥节钺而踞胡床，几谓功名我所自有，抑知前代劳臣，其进身顾如是尽瘁哉？

鄞县阿育王寺忍辱松

吾乡阿育王寺晋松，铁骨霜皮，阅三千载无恙。道光庚子，西人扰其地，松即枯。汉军徐司马荣过而慨焉，名之曰忍辱。忍辱者，不忍辱也。司马与镇海姚梅伯先生燮，均有忍辱松歌。

顾祖禹不愿列名一统志

徐东海之修《一统志》也，开局包山，辟四方知名士为辅。时无锡顾处士祖禹精地理学，名最高，固延之，三聘乃往。书成，将列其名以上，处士不可，至欲投死阶石始已，其自晦如此。或谓处士尝游耿精忠幕中，干以策，不用乃去；或言其客游，尝主胶山黄守中家，恐皆出自忌者之口也。

方舆纪要为人訾议

顾处士所著《读史方舆纪要》，博闻宏辨，囊括古今，宁都魏禧叔子称为数千百年绝无仅有之业。江夏刘湘煃者，尝校顾书十余年，爱其精博而微疵其纵横，著《读史方舆纪要订》若干卷。禧弟子梁份，尝著《秦边纪略》，有书无图，湘煃得图以校，梁书宛合，知即份旧本，顾与处士书颇龃龉，湘煃因合订为《秦边纪略异同考》。士人秉兼人之才，穷老尽气，颛精一书，终不能免后世之訾议，著作之事，真非易言（按：份传，禧学不仕，为西边大帅上客，其书仅存。湘煃受业梅文鼎，以诸生终，所著书多零落，均可慨也）。

周制府刊行晋略

荆溪周君济保绪《晋略》文六十六篇，其所作也。《晋书》繁芜，君文以简核胜，虽叙事间未详实，而大体不失为精当，其风骨尤有不可及者。君以嘉庆戊辰联捷成进士，有盛名，枢相戴大庾迎谓曰："子必得大魁，廷试对策，幸无过激。"君对曰："此乃士人进身之始，敢欺君乎？"大庾失色曰："谨受教。"遂不得上第，归班后数年，选淮安府学教授，与知府论事不合，投劾归。遨游山东诸省，晚客汉上，依其同姓官制府者以老。《晋略》，即制府为之刊行者。

卷　六

严士鋐不畏强御

丹徒严廉访士鋐，令四川华阳时，甫莅任，而西藏廓尔喀兵事起。贝子福文襄公为大将军征之，军事络绎于道，自成都至打箭炉，皆设军需局，公言于布政使英善曰："大兵大役，圣人所以绥远人、靖边陲，内地民人，尤宜爱护。兵部勘合颁行在案，凡有为百姓撙节者，所以仰体皇仁，有借端需索征求无厌者，必痛惩之。"会总督和琳傔从入局苛索夫马酒食，势嚣甚，廉访立擒治，申请递解回籍，众为之肃。潼川商纳赀为职道而负盐课，盐道林俊为之调停，其人抗不服，大府以委廉访，申其罪，请褫革加桎梏焉，别签商人如原议。此非所云不畏强御，不侮矜寡者欤（按：嘉庆间教匪之役，公尝从将军德楞泰大营，请招团练为乡导，募乡勇万人，而以桂涵、罗思举为队长、进讨。比有功，桂、罗皆以剿贼劳，官至提督。然则公之韬略可想矣）。

列圣呼范文肃官而不名

范文肃公文程在盛京时，列圣皆呼其官而不名，以其形貌颀伟。御赐衣冠，皆出特制。盖其时汉臣在班列者尚寥寥，公独受股肱心膂之寄也。

世祖起复劾冯铨诸臣原官

顺治初，睿亲王摄政，凡言官劾大学士冯铨者多降革。九年十一月，范文肃公乃汇原疏进呈，世祖览毕问曰："诸臣所劾诚当，何为以此罢？"公对曰："诸臣疏劾大臣，无非为君为国，皇上当思所以爱惜之。"遂命俱以原官起用。我朝直臣辈出，权贵不敢奈何者，由此举开其端也（按：公平居言：治天下惟在得贤，庶官有才者不以一眚掩，瀚除拔擢，时为奏请焉，真休休宰相之度）。

圣祖书三藩及河务漕运三大事于宫中柱上

圣祖皇帝初亲政，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爰亲书大略，悬之宫中柱上。至三十一年谕旨述及之，犹云至今尚存。圣人之宵旰勤民，即此可见。

靳文襄与廷臣治河议论之异同

汉军文襄公靳辅，任河事最久，其受人倾轧亦最多。康熙二十四年，上念高邮、宝应诸州县湖水泛溢，民田被淹，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龙经理海口。旋召公及成龙至京汇议，成龙力主开浚海口故道，公仍初议，筑长堤束水敌潮。时大学士九卿从公议，而通参成其范、给事中王又旦、御史钱珏，均是成龙。宝应人侍读乔莱，亦奏辅议非是。乃命尚书萨穆哈等勘视，奏称：海口不必开。会汤文正以巡抚入为尚书，独奏下河宜浚。卒以廷臣异议，命侍郎孙在丰往董其役，未尝专从公策也。二十六年谕，又询下河田亩，何策可纾水患，公仍主筑堤减水之说。时成龙抚直隶，上以辅疏示询，成龙仍言下河宜开，重堤不宜筑。诏遣尚书佛伦、侍郎熊一潇与总督董讷、总漕慕天颜、孙在丰会勘，惟佛伦奏应从辅议，天颜、在丰议均与公左。明年正月，御史郭琇劾公糜费帑金，攘夺民田，横取米麦越境货卖。科臣刘楷、台臣陆修祖，复交章劾之。天颜、在丰，亦疏论公屯田累民，及阻挠下河开浚事。公自请入觐，上御乾清门，命辅与成龙、琇各陈所见，卒允九卿议，停筑重堤，革公职。后又命学士凯音布、侍卫马布、尚书张玉书、图纳等先后往勘，均称公治河功。二十八年正月，上南巡阅河，辅从行，上亲见堤工河道，始褒辅实心任事，劳绩昭然，复原品。三十一年，复任河督，而公不久逝矣。逾年，召见河督于成龙、原署河督董讷，责以排抑靳辅。谕大学士曰："于成龙曾奏河岸未见靳辅栽柳，及朕南巡指询，成龙无辞以对。董讷亦曾言之。彼时九卿皆言靳辅当从重治罪，若即诛辅，则死者可复生乎？"成龙、讷皆叩首。自来劳臣任事，异说朋生，因而毁成功、沮大计，或且殄身其中者何限。以圣祖之明，公之忠勤结主知，而汤文正、于襄勤、郭总宪诸公又皆公忠耆硕，非有一豪妨贤害正之心，而时会所遭，乃至千挫百折，含尤忍诟，几几丧生平之实望，而是非功罪，后人亦莫可与明，益叹功名之地之不易处也。

洪稚存奏劾谄事和珅诸人

洪稚存劾窦诸城于身后，小岘侍郎纪之，衎石侍卫辨之，余前卷述衎石之言而疑之，谓小岘与窦、洪皆故交，必不以一言诬两友也。兹恭绎仁宗谕旨，知稚存书内所称谄事和珅者，实孙士毅、窦光鼐、李绶、吴省钦、蒋赐棨、韩鑅、吴省兰、胡长龄、汪滋畹诸人，时孙、李及窦公已物故，此外罗列贪黩诸臣，则谕旨未为宣著，盖上亦嫌其所言之过实之，衎石生平留心掌故，乃遽信洪幼怀之一言，不及详稽档案，何欤？

张文端两次奏请圣祖多留江宁一日

康熙四十四年南巡，驻跸江宁，将启驾矣，以在籍诸臣吁请，允留一日。时桐城张文端公英已以大学士致仕，迎辇淮南，随至金陵，亦以为请。得旨：念老臣恳求谆切，准再留一日启行。四十六年，文端迎于清江浦，仍随至金陵，上亦允公奏，多留一日。初文端予告时，濒行，御书"笃素堂"三字以赐。在淮安则御书"谦益堂"及"葆静"匾额，在江宁则御书对联及"世恩堂"匾额，他所赐赉，不可胜书。黄幄戌校之尊严，止玉辇以片语；绿野午桥之清闲，曜奎章于四隅。史乘传流，有余宠焉。

陈鸿应诏陈言之剀直

宣宗登极之初，下诏纳言，一时上书者多务剀直，而钱塘陈参议鸿所言尤切中。其论听言、用人、理财疏

云："听言有三：曰虚受，曰聪听，曰明辨。用人有三：曰随时保举，曰破格擢用，曰即事考核。"其请复日请以畿辅营田、水利二大端，亦为世所传诵。嗣请复两浙盐制，裁盐政归巡抚，遂为营私者侧目。及稽查银库，筹杜积弊诸私，人尤多不便，屡龄龁之。虽赖圣明曲赐保全，而参议已不安其位。然未几，假照截留之狱起，其弊皆由银库，连染者至千余人。吏临刑有叹者曰："使陈公在，何至此。"亦足见参议之居官，去削棱划崖、隐酿巨祸者万万矣。

圣祖察熊文端遗疏荐熊本之虚伪

孝感熊文端相国引退后，初留京师，嗣疏辞食俸，归老于江宁。康熙四十八年卒，遗疏至京，其同姓编修熊本窜入荐己语。上览疏谕廷臣曰："熊赐履学问既优，人品亦端，此遗疏内荐举其侄熊本，必系虚伪。"命总督噶礼确察。噶礼取其疏草以进，果无是语。下法司鞫勘，论熊本罪如律。或曰：噶礼迎合忮忌，所呈疏草，未可据。然而仁皇帝圣人也，明良一德，与文端相知契久矣，熊本何人，能欺圣人乎？此之谓自作孽，不可逭。

张文端为王敦转世

相传张文端公英母太夫人，尝梦有异人自称王敦至其家，觉而生子，命之曰敦哥。数岁夭，母恸甚，梦异人复至曰，吾终为夫人子，遂产文端，名以敦复，长遂为字。小说家纪述其事，略有异同，康祺以为皆妄诞也。偶见渔洋《居易录》，称文端为梦敦。姬泉姚先生《惜抱轩集》，有《香亭得雄于其去年所失小郎有再生之征识异》一绝，下二句云："正似吾乡张太傅，再招东晋大将军。"自注极详。姬泉恪守洛闽，乃亦信佛家轮回之说，固知兹事之有征。惟敦与文端忠奸不伦，盖在衰世则为乱臣，生熙朝则为良辅，人才代出，仍随气运为转移，此身异性存之一转语也。

姚立德协守东昌府之镇静

乾隆甲午山东王伦之乱，姚公立德方官河帅，值东抚徐公绩剿贼不克，退驻东昌府城，公与之协筹守御。府东门外人烟辐辏，为南北往来水衢，贼传檄某日攻城。先一夕，东厢火起，抚军疑贼至，登城促令放炮。公曰："事未得实，万有一误，则城外生灵涂炭，民心惶变，恐失城不待贼至矣。"相持不已，抚军欲手自然火，公从后掣其肘。未几报至，则民居失火，非贼也。抚军揖谢公，公曰："君志在急灭贼，不暇思耳。"人服其雅量。

毕秋帆力保张回子之不反

毕秋帆制府抚陕时，甘肃回人不靖，阿文成公奉命督师往剿。省垣有张回子者，为内地回人之望，拥赀百万，尚书素知其人。一日，方与两司议筹防，有飞骑传军报至，尚书启视，即置靴中。两司退，召巡捕曰："汝持我名柬，即邀张回子来。"张至，以军报与阅，张皇遽伏地，请收付狱。尚书曰："我欲收汝，不汝邀矣，我固知汝必不反也，我将以全家百口保汝。"张叩头出，后知文成营中获一谍，亲讯之，指张为谋主，谍固尝佣于张，以盗牛逐也。文成已入告，驰书陕抚密收，尚书亦即拜疏，以全家保其不反，事遂得寝。然其时方修城，回人之居内地者，不下数万，张素任侠，为族属所信向，诸回多伺其动静以为从违，设非制府之推诚布公，后患殆不可料也。制府历官之政迹，传闻异辞，是举从容镇定，弭乱无形，盖犹从读书稽古来矣。

邱象升为刑官时之宽恕

山阳邱公象升官止大理寺寺副，仕虽不大显，而其亭平钩考，颇有足述，盖亦本朝刑官之表表者。吴三桂反，有逃人来归，吏以叛逆论，事下三法司，公执定律议减罪二等。江南所上狱，有大盗支家科在逃，而其党五十人皆议斩。公阅卷太息曰："乌有盗首未获，而从皆决，是属岂无冤乎？"明日，昌言于三法司，三法司不能难，遂缓死。时长安为之语曰："邱公为理，民无冤死。"旗人有与父异居而邻人通其后母者，其父病不能制，愤曰："儿代我斩淫人。"旗人受命，杀二淫于床，自归有司，论以大逆，法司奏当。公争之曰："《春秋》书夫人孙于齐，不称姜氏，绝不为亲礼也。夫绝不为亲，即凡人耳。方诸古义，宜以非司寇而擅杀当之（按：孔季彦尝有此议），不得以逆论也。子思子曰：不为伋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旗人从父命，杀父仇，自拘司败而以大逆论之，无乃非《春秋》之义乎？"遂以两议上，诏从末减。大学士高阳李文勤公曰："朝廷须用有经术士。"谅哉！

比翼朝天图

英煦斋协揆以道光三年冬充册封佟雅皇后持节使，其夫人萨克达氏先奉谕旨，径诣后宫行家庭礼。届期，协揆偕夫人同入东华门，观者羡之。程春海侍郎方为编修，举唐权文公与县君同朝兴庆宫故事，取其诗句，请公为《比翼朝天图》，以纪其盛。

邹宏志上拒贼复城图

耿逆反于闽，其党分陷浙之遂安，教谕邹儒与其子宏志，有拒贼复城之功，抑而未上，时康熙十三年也。越三十年，圣祖南巡，宏志于吴江道中具本启奏，并绘图四帧，摹当年战守状，乞请旌表。内侍传呼帮上船来，召见宏志，以图中有宏志冒死救父、逾城断齿事，上亲验视，遂邀褒谕，命入宋金元明四诗馆效力叙官。宏志后官山西岳阳县知县，增补六图，遍征题咏，王渔洋、毛会侯诸君皆有诗（按：渔洋诗不见本集，《国朝诗别裁集》，称为桐城方式济作）。

刘文清姬人精于书法

刘文清公立朝謇谔，风骨棱峭，世几以笑比河清之包孝肃相拟。王惕甫《渊雅堂集》有句云："诗人老去莺

莺在，甲秀题签见吉光。”自注：“石庵相国有爱姬王，能学公书，笔迹几乱真。”惕甫盖尝见姬为公题《甲秀堂法帖》签子也。耆英老辈，偶露风怀，正见理学名臣，其真性情去人不远。

监挑大臣器度之不同

常州举人恽敷，乾隆某科就大挑。监挑大臣某公，以挥音呼其姓，恽复朗声自呼以正之，某公内愧其误，而恶恽之不为掩覆也，屏不人选。越数年，复赴大挑，主事者为成亲王，见恽姓即惊喜曰，是南田先生后人耶，亟予一等。同一贵人，而雅俗之相区至此。

彭兆荪不徒以文字见长

康祺弱冠学为骈体，于本朝则极喜谟觞、卷葹、仪郑三家之文。谟觞诗学尤瑰奇孤秀，世之能文章者，无此兼长也。顾其人亦非文士，少随父官山西，即神隽有声，出应乡试，诸公卿争欲罗致。嘉庆丁卯，所知者主江南试，尤欲得君。君闻之，遂不复应，其集中所为贻友人书者也。父兄没后，家贫甚，债集其门，议斥产以偿。人曰：得彭君一言，毋问旧事。君独破产尽偿所负，而自鞠幼弟，只身客游以为养。诸大吏多资其才，倾身纳交，君未尝有所私请，于义所不可，嶷如也。胡侍郎克家为江苏布政使时，总督以国用不足，议加赋，君力赞侍郎白大吏寝其事。曾侍郎燠转运两淮，尤重君，君一至邗上，诗文外无他语。两侍郎平居议论颇不合，于君皆无间言。道光纪元，例举孝廉方正，太仓以君名应诏，君力辞。未几，赴修文之召矣。康祺历考近人书，始知君盖古畸人贞士之流，其才可能，其品不可几也。君名兆荪，字甘亭，所著集名《小谟觞馆》。

赵清献折狱之神

国朝浙闽总督铁岭赵清献公廷臣，惟良折狱，摘发如神，其最传人口者数事，杭人至今犹能道之。有盲者与屠者善，一日入屠室，虚无人，手簾篨中有钱五百，怀之走，屠者觉而追于途。盲者抚膺叫曰：“天乎！吾辛苦积此钱，乃欺吾瞽而要劫乎?”众皆愤愤，公过，为遮诉焉；屠者亦泣陈。公笑命吏取盆水，投钱其中，浮脂荧荧也，乃断归屠者。法司鞫杀人者，既自承矣，公见所上牍而疑之曰：“伤不及寸而刃盈尺，此必冤。”后果获真盗。夏大旱，山中人相惊以旱魃，赪颜赤鬣，绛衣冠，猝入人家，壮者逸，弱者匿，魃去而财物空矣。公曰：“吾当禳之。”密戒逻者，分伺掩捕，果获暴卒，伏法焉。冯山公记此三事，谓古人有行之者，如张举、余良肱、张田之属，载在前史，公殆学古有获。康祺窃谓清献三事，皆牧令所应为，前史相类，亦不止如山公所援引。且人即不读书，其稍具吏才者，似尚不至妄断斯狱。乃自古迄今，已翕然归以神君之誉也，亦可叹矣。

孙襄武之战功

汉军孙襄武公思克，三等男得功子也。初剿厄鲁特，继平吴三桂，嗣征罗卜藏，皆独领偏师，积功最伟。最后同抚远大将军费扬古进讨噶尔丹，至昭莫多，大败之，奏捷，召赴京，命侍卫迎劳，赐袍褂靴帽等物，御制诗箑，有“膺扬资远略，宿望在西郵”之句。入觐畅春园，赐御书绥怀堂额，及端罩、四团龙补服、花翎、朝帽、朝衣、朝珠、鞍马，命还肃州提督任。康熙三十九年，卒于官。榇还京师，自甘州至潼关，沿途军民无不号哭相送。上闻之，谕曰：“诚可谓将军矣。”晋一等男。雍正朝，入祀贤良祠。乾隆朝，诏予一等男世袭罔替。是亦国朝一名将，其战绩不亚赵良栋、王进宝诸公，而其名稍晦，故载之。

熊一潇停改授并关卡之奏

康熙初，投诚武职，许自请改文职，以参议、佥事、同知、通判等官用。南昌熊大司空一潇，时官台谏，疏言：“巡道寄方伯、连帅之任，同知、通判分兵刑钱谷之司，此等不文不武之辈，一经改授，罔知爱惜功名，觊觎营私，情未可定，请停改授之例。”从之。又其时榷关林立，部曹奉使监税，亦无定员。公奏：“关税原有定例，一持筹记策之人，自可胜任。今员数繁多，恐新员差出、旧员未归之时，将有一司无一官者。且一城数关，亦应酌并。至京师左右两翼，较在外各关钱粮更少，今满、汉兼差，亦可裁汰一员，俾综部务。”部议不准行。得旨：“各省相近之关，应否一处兼管，由督抚察奏；两翼税差著再议。”寻议：“两翼应裁汉缺，江宁西新关并入龙江关，芜湖工关并入户关，广东遇仙桥浛光厂并入太平关。”俱如一潇所议(*按：其时淮安三关先经漕臣帅颜保奏请裁并，从之*)。公所上诸折，有益于官方民命，大率类此。康祺窃谓多设关卡一端，徒累民生，无益国帑，在今日尤当务之亟也。

甘庄恪以强项受知两朝

康熙五十八年，三等侍卫毕里克练鹰至涞水，时知涞水县事者奉新甘庄恪公汝来也。毕里克强宿民舍，殴伤人，庄恪拘讯之。事闻，交部质审，议革知县职，而侍卫仅罚俸。特旨：毕里克革职，汝来免罪。是时庄恪直声闻朝野。雍正三年，迁广西臬司，明年擢巡抚，距部议斥罢仅五载也。受知两朝，遂跻极品，强项令果何惮而不为乎?

直省明伦堂联语

今直省府县学明伦堂，均悬“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联语。按：陆以湉《冷庐杂识》称，系遂宁张文端鹏翮所题。惟原题上联首句有“先圣道并乾坤”，下联首句有“今皇教同尧舜”各六字，不知此联因何通行，更不知首句因何删节。

韩文懿自陈无政事才

韩文懿公以时文受圣祖特达之知，通籍后即奉谕作时文二首进呈，旋奉命悉呈平日文稿。圣祖尝谕大

臣："韩菼天下才，风度好，奏对亦诚实。"又谕："韩菼学问优长，文章古雅，前代所仅有。"又谕："韩菼文能道朕意中事。"至晚年宠眷骤衰。康熙三十九年官大宗伯，自陈无政事才，请解部务。四十三年复以病求免，得旨："韩菼以工于时文，屡经擢用至礼部尚书，前掌翰林院事时，于庶吉士不勤加教习，每日率领饮酒，至九卿会议之处，不为国事直言，惟事瞻徇，所行殊不逮所学。今自知其非，引病求罢，殊属不合，仍留原任，严饬行。"是公之遭际承平，罕所建立，固不能曲为之辞。然自知政事非才，一再引退，谦光让德，恂恂足多。以视今之贵官，所处非康熙全盛之世，所挟并无韩公文字之长，衰病侵寻，久尸大位，尻高项短，颓然若不知妨贤溺职之可羞者，其度量之相去又何如耶？

史文靖奏请溧阳县改隶镇江府

溧阳史相国文靖公，雍正七年以山西巡抚署福建总督，明年调署两江，公以本籍疏辞，诏勿许。案：近年籍隶两江者，惟合肥伯相尝持乡节，然合肥犹地属皖省，不过归制军兼辖，若溧阳则其时正属江宁府，近依马足也。是年六月，公遂奏请以溧阳改隶镇江府，从之。康祺考溧阳唐分溧水县地置，属扬州，后改属宣州、升州，从无属润州者，此举殆出自文靖之避嫌。

曾文正加惠皖中经学大师

曾文正驻师祁门，狂寇环攻，储胥奇困，为其一生行军最苦之境。乃手写遗属，帐悬佩刀，神志湛然若无事。一日，忽忆及皖中多经学大师，遭乱颠沛，存亡殆不可知，遂遣人四出存问，存者贻书约相见戎幕，亡者恤其细弱，索其遗文。如桐城方宗城存之、戴钧衡存庄，歙俞正燮理初，黟程鸿诏伯敷诸家，皆借以得脱于险，公真佛菩萨心肠也。

曲沃裴氏两世以赀郎致贵显

曲沃裴公律度，由附贡捐纳主事，雍正间，官至江西巡抚。子宗锡，由监生捐纳同知，乾隆间，历抚安徽、云南、贵州。两世均以赀进，而均著名绩，盖汉贯世家中所仅有者。

裴中丞增开黔省铅矿

昔裴中丞署贵州巡抚时，黔省每年额办京、楚白铅七百余万斤，铅厂仅三处，开采年久，物力渐绌。中丞察知上下游附近水次，地均产矿，饬属试办，增新厂二：一为松桃厅属巴坝山，岁可得铅二百余万斤；一为遵义县属新寨，岁可得铅百余万斤。分拨京、楚两运，每岁获节省银四万三千八十两有奇。疏闻，得旨嘉允。是二厂不知今何如，仿西法试之，当工省而效倍。其上下游水次之矿，可开者亦当不止二厂也。康祺每论滇、黔二省山川盘亘，矿产必多，在昔日珍奇捐弃，辟如藏富于民，在今日户牖绸缪，转恐慢藏诲盗。况黔为天下瘠，戍防正亟，饷饵无资，地不爱宝，当轴者宜略更成策矣。

高文恪奏进渔户所献玉印

雍正二年十月，高文恪公其位奏进黄浦渔船所网得双夔龙纽、未锈玉印，时公提督江南、驻节松江，渔户诣辕所献也。谕曰："此事若出自他人，非卿奏闻，朕不信也。卿乃忠信老成封疆大臣，断不致捏造虚诞，以阿谀取容。今赐卿数物，以示嘉悦。"世宗是举，既以慰耆臣忠爱之忱，又足杜奸回符瑞之说；至人作用之神，即此可管窥已。

李穆堂阵法枪制之论

临川李穆堂阁学抚粤西时，疏陈练兵事宜五条。第二条云："阵法各有所宜，四门方阵止可施于平原旷野。而广西援剿尝在山溪之间，背山而战用一字阵，山曲用三才阵，夹溪用双龙阵，八面受敌用八门阵，四面合攻用圆阵，亦曰风雷扫地阵，羊肠鸟道用山路连环阵，宜令演习如式。"第四条云："瑶僮土苗所用鸟枪，较营枪更长，可及百五十步，惟炮可以制之。五子炮施放更利，宜增制。"阁学秉性忠直，必非袭陈言，以睎恩眷。其所论阵法枪制，边州山县，皆可仿行，当不止粤西为宜也。采之，以代洴澼洸方。

世宗加恩陈时夏生母

雍正元年，元谋陈阁学时夏以御史授河南开归道，仍带台衔。四年，署江苏巡抚。世宗念时夏母老家居，以道远未迎养，特命云南督抚资送至苏州，复赐人参，以慰高年行役之劳（康祺案：阁学抚苏三年，兴修水利以外，无甚政绩）。恭读雍正六年上谕云："汝自莅任以来，盗不能缉，吏不能察，承追钱粮不及完二十分之一，苏郡大开铜铺而不能禁止，河工迟误而不能劝惩，惟令戏班减少大半，缎铺关闭十家，僧道数千百人还俗，祠庙数处改为书院。在汝意以王道变化风俗，但不知实有益于生民处何在。"旋降授营田观察使。然亦可见阁学之当官，虽儒缓寡效，而志在休养生息，返朴还醇，才不足而德有余，不得谓非留心国是，宜其蚤邀殊眷，宠及慈庭与。

圣祖赐蔡升元葬亲银

大宗伯德清蔡公升元，康熙二十一年一甲一名进士，由修选迁中允后，即请终养。四十二年迎驾嘉兴，奏对御舟；翼日得旨："蔡升元在讲筵甚久，家计甚贫，赐银六百两为葬亲费，事竣即来京。"时行在侍臣，有感泣者。

圣祖加恩范承勋之优渥

汉军镶黄旗范大司马承勋，开国名相文肃公第三子，闽督殉难忠贞公弟也。康熙三十二年冬，以云贵总督陛见来京师，值上谒孝陵，因迎至米峪口。上见公，天颜和霁，谕曰："尔盛京旧人，尔父兄累朝效力，尔兄

又为国尽节，朕见尔，思及尔兄，心为惨切。不见尔几八九年矣，尔须发皓白如此，郊外寒冷，今将貂帽、貂褂、白狐腋袍赐尔。此时更换，恐受风寒，明日可服之来谢恩。"并赐御书"世济其美"额。自古君臣定分，廉远堂高，即轸念贤劳，推恩勋旧，亦必无纶音恺恻，浃沁心脾，至于此极者也。

卷　七

李文恭力持折南漕之不可行

道光末季，户部筹库储，王大臣议，遣使厘积欠、开矿税、折南漕，期在必行；有异议者，以莠言论。两江总督李文恭公力持不可，再上章开陈利害，于折漕尤剀至。宣宗转圜纳之。公久持疆节，遇事敢为，言必上男，行必下究，论者谓是举尤有裨国脉也。

李文恭逸事

湘阴李文恭公星沅，起家孤寒，开敏沉毅，陶文毅公故父执，知公久，招入川东幕，委以书记。每口授大略，援笔万言，曲尽事理，文毅色喜，曰："子经世才也，但当多读书耳。"公感激自力，执弟子礼终其身。又公以编修督学广东时，道州何文安公数主文，所在有清望。公以利弊叩笔识之，文安敛手曰："子能虚心问，实心行，吾不独为粤士庆，为异日封疆幸矣。"凡新进士引见，御笔注名，单朱圈者入馆选，部曹则加尖角。世传公通籍时，宣宗始角公名，垂视久之，涂以圈，盖简在自此始也。观公此三事，是天生命世，风度夙成，圣君贤辅，必有以甄拔而引起之。而康祺所见，庸庸百辈中，则亦有蕴抱宏奇，明练政治，非不登天子之庭，揖公卿之座，而人为枝官，出补末吏，壅阏沉滞，若将听其以闲散老者，岂独一士之不幸欤？粤西盗起，林文忠公殁于军，诏起李文恭公督师大臣。时公以养疴在籍，而太夫人亦春秋高矣，闻命即拜疏登道，太夫人挥涕促之行。浃辰抵桂林，调兵集饷不速办（详见前笔），襄事者意歧出，累月无功。公愤激，动宿疾，密疏请易帅，犹强起，刻期出巡，卒不支。因口授遗疏，至"贼不能平，谓之不忠；养不能终，谓之不孝"四语，声哽咽不可复续，幕僚为足成之。垂绝，犹瞋目曰："粤西宿将，惟向荣可倚。"言之至再三。噫，匪躬尽瘁之节，千载如见矣。

袁厚安编修因考差改官主事

凡翰詹两衙门及甲班中书、部属之已补缺者，皆准考试试差，其愿赴与否听之，亦无因之升官降秩者。咸丰乙卯，袁厚安编修绩懋，以考差引见，忽奉旨改官主事，举朝莫明其故。袁常州人，道光丁未以第二人及第。

孙豹人对于吏部集验之措词

前鸿博科关中孙豹人先生枝蔚，迫于有司，舆疾入都。诸待试阙下者，多务研练为词赋，先生独泛览他书。客询之，则曰："吾侨居广陵，数十口饔飧待我，使我官京师，不令举家饿死乎？"已入试，不中，良喜。会圣祖诏诸布衣处士有文学素著，老不任职者，其授京衔以宠其行。于是及格者数人，而先生与焉。其将以年授官也，吏部集验于庭，主爵者望见先生须发皆白，引之使前曰："若老矣。"先生直对曰："未也，我年四十即若此。且我前以老求免试，公必以为壮；今我不欲以老得官，公又以为老，何也？"众皆目笑。时施愚山送先生归扬州序有云："非崇儒敬老，无以示朝廷之恩；非引分守穷，无以见岩穴之志。"众亦以为得体。康祺案：先生以老求免数语，与冯唐文帝爱老、武帝爱少之言，可云千古绝对。愚山赞语，则又从范文正公《严先生祠堂记》末段脱胎也，而先生愈不可及矣。

于清端在故乡筑堡御盗之议论

于清端家山西永宁之乡僻，明末盗起西疆，里中筑堡于公先垄旁。形家者言，堡成不利于氏，公笑曰："我里千家保聚，独我家不利，害少而利多，堡当筑矣。"堡成，卒无害。此举于公特琐琐，然世有恃一衿半剌之贵，凌压乡里者，闻公言当知愧矣；世有惑星禽壬遁之言沮挠大计者，闻公事益当知悟矣。或曰：此公父时煜事。

吴自高无愧清选

桐城吴自高若山，少婴足疾，键户博通，其乡衮张文和公以章奏繁剧，不能手自缮写，延若山入都，一以任之。世宗尝垂问姓名，高宗在青宫时，因亦稔悉其才品，洎登大宝，遂蒙温旨："吴自高为人慎密，可授翰林院待诏。"异数也。若山益感激自奋，仍为公效笔墨之役。少暇，即丹黄点窜，手不停批，善卷堂四六注其一也。文和尝以前明文徵仲、高廷礼比之，谓其无愧清选（按：《明史》首卷列编纂诸臣名氏，自高已以部属系衔）。

周雨甘讽谕教官不恶而严

钱唐周雨甘修撰霨，视学陕甘，有教官妄希夤缘者，私讽修撰家奴，修撰悯其愚，思曲恕而善全之，然不可不明示惩儆也。乃于覆试诸生日，设磁碗公案上，注水满之，令此教官捧而掷诸堂下。教官愕然。修撰曰："尔惜之乎？尔身弗惜，而惜此区区者乎？"卒使掷之。复谓："尔曰一经败坏，能复全乎？计若行，吾与尔犹是也。忘身徇贿，直鸩酒止渴耳。"教官免冠谢，涕泣悔罪，遂宥之，殆亦可谓不恶而严矣。

陈稽亭之行谊

《明纪》六十卷，初名《明史长编》，为元和陈稽亭工部鹤所辑，而其孙克家续成之者也。余昔从族人家借读，辄叹其博收慎取，文章斐然，于前代贤奸治乱因革得失，尤能深切著明，不愧良史。近日江苏丁抚部修版

印行，已附之司马《通鉴》、毕氏《续通鉴》后，不胫而走海内矣。考姚春木所著工部家传，称工部少出嗣，居本生父忧，瘠甚，降服三年，要绖不除。乡举后，祖母年高，不欲往应礼部试。通籍官部曹，再出再归，卒掌教江宁之尊经书院以老。平居取予尤不苟。同邑吴司臬俊由粤东入觐，将出都，以例馈同乡官。工部谓其使者曰："吾于尔主人未尝有交旧也。"却之。而工部是日日高尚未爨也。在部与栖霞牟昌裕、山阳郑士超交相善，京师谓之工部三君子。然则如稽亭者，观其行谊，亦可信其史笔已。

京师各部院树木之瑞异

国子监瑞柏，仰邀圣藻，前笔纪之矣。翰林院有金槐，数人合抱，瘿磊砢如假山；礼部有寿草，春开红花，缀如火齐，秋结实如珠，《群芳谱》、《野菜谱》均未之载。相传生自国初，岁久渐成藤本，乾隆间已分为二歧，枝格杈枒，挺然老木矣。曹文恪宗伯秀先名之曰长春草，纪文达长礼部时，作木栏护之，公门人陈太守渼时官员外，使为之图。礼部又有连理槐，在斋戒处南荣下，邹小山宗伯官侍郎，尝绘图题诗，藏之库中。盖二百年来酺恩汪濊，和气涵濡，虽一草一木之微，其幸沾雨露而被阳光，亦自能呈奇献瑞也。

准噶尔内属之瑞征

乾隆间平定准噶尔，大兵将至，前一岁八月中旬，番兵夜栖山谷，忽望见沙碛有火光。时西域诸部每互相钞掠，疑为劫盗，登冈眺望，见一巨人长丈许，衣冠华整，侍从秉烛前导，约七八十人，俄列队分立，巨人端拱向东拜，意甚虔肃，知为山灵。时准噶尔乱已微闻，阿睦尔撤纳款塞请兵事，番兵咸疑地当内属，故鬼神预东向，既而果然。然尚不知八月中旬为高宗圣节，归正后乃悟天威震叠山灵，盖遥祝万寿云。见纪文达公《阅微草堂笔记》。文达五种书，说鬼谈狐，寓言八九，是则扬先朝之武烈，述外域之灵奇，时地非遥，见闻有据，闳儒载笔，必非无稽（又乌什回部将叛时，城西高阜，云其始祖墓也。每日暮，辄见巨人立墓上，翘首向东，若有所望，盖示其子孙以回面内向也，亦见公笔记）。

黄叶道人对钱谦益语

国初，黄叶道人潘班，尝与一林下巨公连坐，屡呼巨公为兄，巨公怒且笑曰："老夫今七十余矣。"时潘已被酒，昂首曰："兄前朝年岁，当与前朝人序齿，不应阑入本朝。若本朝年岁，则仆以顺治二年生，兄以顺治元年五月入大清，仅差十余月耳。唐诗曰：与君行年较一岁，称兄自是古礼，君何过责耶？"满座为之咋舌。论者谓潘生此语，太伤忠厚，宜其坎壈终身。纪文达记此事，谓名教所关，不得谓之佻薄，因引所作《四库总目》明代集部，以练子宁至金川门卒龚诩八人，列解缙、胡广诸人前（案：语至云枭鸾异性，未可同编）。又云：纡青拖紫之荣，不得与荷戟老兵，争一纸之先后。词严义正，洵足诛奸谀于既往矣。其所称林下巨公，文达特讳言其姓字，盖即明降臣礼部尚书常熟钱谦益也。

卢宗汉播造岳襄勤谋逆谣言

成都岳襄勤公，雍正三年以一等公总督川陕，望重勋高，又持乡节。五年秋，成都谣言有谓公以川陕兵马反者，公疏闻。谕曰："数年以来，在朕前谗谮岳钟琪者甚多，不但谤书一箧，甚至有谓钟琪系岳飞之后，意欲修宋金之报复者。其荒唐悖谬，至于此极。岳钟琪懋著功勋，川陕兵淳良忠厚，其尊君亲上，众所共知共闻。今奸民乃云从钟琪谋反，是不特诬钟琪，并诬川陕兵民以叛逆之罪矣。特饬疆臣黄炳、黄廷桂，严审造言之人。"旋审系湖广奸民寄居四川之卢宗汉，播造浮言，论斩如律。越二年，复有逆犯曾静者，湖南靖州生员，因考劣等，愤郁谋叛，潜遣其徒张熙，诡名投书于公，劝以同谋举事。公拘熙讯主使者，坚不吐，乃诱置秘室中，许迎聘其师，佯与设誓，始得静逆状，密疏以闻。上奖公忠赤，命侍郎杭奕禄等至湖南会鞫，得静与吕留良之徒严鸿逵往来，妄生异心，并得留良日记叛逆状。王大臣合词请坐静、熙大逆律，诏宥其罪。高宗御极，始将静、熙解京伏诛。康祺窃谓大逆无曲宥理，宪皇帝整纲肃法，亦决不宥及叛民。其时距吴三桂之谋逆，仅数十年，距年羹尧之负恩，尤近在眉睫。以公之纯忠伟绩，必无二心，而以官居极品，爵列五等之大臣，始则辖境至有反侧之谣，继而奸人复以逆谋相试，上岂能漠不动心。是以姑留静、熙二人，将徐察襄勤之心迹。至乾隆初元，而公功益高，公志亦大白矣。苟非遭际圣朝，功臣之以疑罪陨身，史策中何可指数哉。

世宗密训李卫

铜山制府李敏达公开藩滇中，世宗密谕训之曰："汝恃宠放纵，于督抚前粗率无礼，操守亦不能纯，间有巧取，如此行为，大负倚任。嗣后极宜谦恭持己，和平接物，川马古董之收受，俱当检点，两面钦用牌，不可以已乎，是皆小人逞志之态，何须乃尔。"（康祺敬按：恃宠放纵，操守不纯数语，实赅敏达一生）时犹雍正初年，敏达初逞志也，世宗皇帝已明见万里如此，后之隆隆向用，殆古人使贪使诈之说乎？

卢鲁生刘时达伪造孙文定奏稿案

兴县孙文定公历事三朝，丰采严峻，谔谔号敢言。乾隆初年，长吏部，官益高，忌者亦益众。时有伪造公奏稿者，流言密参在朝多人，如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尚书公讷亲、尚书海望，领侍卫内大臣常明，皆在所参之列。事闻，高宗但令步军统领、巡城御史严禁，不以谴公也。旋出公总督直隶，至十八年，公已拜参知矣，始获伪造奏稿之江西卫千总卢鲁生、守备刘时达，解京鞫实，论如律，公亦遂薨。非明良一德，知契素深，直声岂易居哉？

于清端深得罗城县民心

于清端令罗城，拊循残氓，悉除诸禁，诚意恻恻感人。民皆以田赋亲输公手，或留数钱置案上，公问何意。曰："阿耶不要火耗，不谋衣食，宁酒而不买乎？"公感其意，留数钱，计得酒一壶而止。公居罗城久，从仆或散去或死。罗人益怜公，每晨夕集问安否，间敛金钱跪进云："知阿耶清苦，我曹供些少盐米费耳。"公笑谢曰："我一人何须如许物，可持归易甘旨，奉汝父母，如我受也。"民怏怏持去。一日，闻公家人来，罗民则大喜，奔哗庭中，言阿耶人来，好将物安家去，又进金钱如初。公又笑谢曰："此去吾家六千里，单人携赀，适为累耳。"麾使去，民皆伏泣，公亦泣，卒不受。比公迁知合州，罗民遮道呼号："耶今去，我侪无天矣。"追送数百里，哭而返。一眇者独留不去，公问故，曰："民习星卜，度公囊中赀，不及千里，民技犹可资以行也。"公感其意，因不遣去。会霪雨，赀尽，竟借其力得达。公一生得力在罗城，罗城治迹，莫详于公政书中与荆雪涛书。康祺每读是篇，窃谓非公不能感罗城民至此。有友人宦游江南者，慨然曰：非罗城民恐亦不能感公至此也，其然。

畅春苑前小溪内蚌珠

畅春苑前有小溪，直夜内侍每云阴月黑，辄见空中朗然悬一星，共相诧异，辗转寻视，乃见光自溪中出，知为宝气。画计取之，得一蚌，横径四五寸，剖时得二珠，缀合为一，一大一稍小，巨似枣，形似壶卢。不敢私匿，遂以进御，此乾隆初年事也。高宗爱赏之，常用为朝冠之顶。纪河间记此事，谓小溪不能产巨蚌，蚌珠未闻有合欢，斯盖由天命圣人，因地呈符瑞，寿跻九旬，康强如昔。非偶然也。

乌什火铳之及远

阿文成公征乌什时，与勇毅公明公犄角为营，距寇垒约里许，每相往来，辄有铅丸落马前后，幸不为所中。度鸟铳之力，不过三十余步，必不相及，疑沟中有伏，搜之无见，皆莫明其故。破敌之后，执俘讯之，乃知其国宝器有二铳，力皆可及一里外。搜索得二竿，试验不虚，与勇毅公各分其一。勇毅征缅甸，殁于阵，铳不知所在。文成所得，则乾隆末犹藏于家也。亦见纪氏笔记。康祺按：今泰西各国火器最精，几乎日新而月异，亦未闻一铳之力能逾里外者。乌什久内附，盍不令屯戍官兵，求其遗制而仿为之耶？

翰林苑禁忌

翰林院堂不启中门，启则掌院不利。又门前沙堤中，有土凝结成丸，倘或误碎，必损翰林。又原心亭之西南隅，翰林有父母者，不可设坐，坐则有刑克。又左角门久闭不启，启则司事者有谴谪。礼部甬道屏门，不加搭渡（搭渡以巨木二方，夹于门限，陂陀如桥状，使堂官乘车者，可从中入，以免旁绕），加即不利。皆屡试而屡验者，此与初笔所纪刑部各司各有禁忌，如直隶不直、奉天无缝之类，均不知其何理也。惟沙堤土丸，特就嘉、道以前言之，今则编检多至数百人，昔时麟角，已等牛毛，恐富媪有灵，亦只听其自生自落，岂复关有亡之数与？

乾隆再征伊犁时之瑞应

乾隆二十余年，大兵再定伊犁，乌雅氏武毅谋勇公兆惠统兵深入，被围于喀喇乌苏，译言黑水也。相持三阅月，安营处近戈壁，初忧乏薪，忽望见深林，伐木给用。既而铅丸告罄，兵士于林木中觅之，获铁丸数万，遂还以击贼。地本乏水，因贼灌营，反资众饮，而井泉亦随掘辄涌出。至解围前数日，井水骤涸。初被围时，仅余两月粮，缘掘井获粟二十余窖，故官兵意气奋勇，毫无惧色。以三千余人坚守营垒，当贼众番上数十万，而从容有余，高宗御制《黑水行》以纪其瑞，设非威德遐覃，天心佑顺，亦安能百神效命，灵异叠呈如斯之彰彰乎？

高宗赐裘文达继母生母匾额

裘文达公以军机大臣出治河工，自乾隆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周历山东、河南、安徽三省，疏浚修筑，水患粗已，高宗深嘉之。明年，特旨赐公继母郝氏"八旬衍庆"，生母王氏"七秩连祺"匾额，人子显扬，莫荣于此已。

傅文忠身后赠郡王爵衔

察哈尔总管李荣保，傅文忠公父也，殁时官止二品，例不给谥。自乾隆间文忠以大学士平大金川凯旋，特敕照勋臣额亦都、佟国维例，建宗祠祀傅恒曾祖哈什屯、祖米思翰、父李荣保，春秋官为致祭，并追谥李荣保曰庄悫。文忠叠奏边功，殊宠冠代，然生前封爵亦止一等公，异姓之臣，靡可复加也。自公子福康安继世节钺，勤劳尤多，嘉庆元年卒，谕赠郡王爵衔，并推恩伊父傅恒，亦追赠郡王。先圣后圣，教忠教孝，破格之典，以奖有功，非独私于戚畹也。

高宗赐陈文勤予告诗

海宁陈文勤公世倌，乾隆二十二年以首揆予告，陛辞，赐银五千两，命在家食俸，并御制诗赐之。有"老成归告能无惜，皇祖朝臣有几人"之句，同朝旧人奉诵者，咸为感奋。

鄂文恭由笔帖式升至巡抚仅六年

满员升迁之途，较捷于汉贯，以缺多而人少也。曩闻宗室芗林侍郎桂昂言：承平时循例升官，八旗中以鄂文恭公弥达为最速。康祺退稽名臣列传，知文恭于雍正元年犹一笔帖式也，旋授吏部主事，至八年已擢广东巡抚：由微末至疆臣，食俸仅六载，旗员遭际，殆果无出

其右钦，俟再博考。

圣祖察施世纶处事之偏执

漕督施公世纶，康熙四十年方官淮徐道，适湖南按察使阙员，大学士伊桑阿等以九卿保举世纶入奏。谕曰："施世纶朕深知之，其操守果廉，但遇事偏执，百姓与生员讼，彼必护庇百姓；生员与搢绅讼，彼必护庇生员。夫处事惟求得中，岂可偏私？如施世纶者，委以钱谷之事，则相宜耳。"康祺敬绎圣谟，非特足为施公箴规，即宋之包孝肃、明之海忠介，虽一代贤臣，皆未免名心客气之累；其忠直可敬，其执拗究不可训也（少时观剧，见有演杨忠愍者，谬语友人：椒山自是忠臣，倘令得志，必不逮张江陵、徐华亭之通晓时务。先义行公首领之曰：童子毋多言。迄今三十年，读书加多，意气加减，于此一事则犹仍初见也）。

圣祖诏封长白山神

康熙十六年，命内大臣觉罗武默讷同侍卫费耀色塞护礼索鼐瞻视长白山，由盛京东行，抵吉林，询无知长白山路者。偶得猎户岱穆布鲁，言其父曾猎此山麓，负鹿归，道经三宿，似离额赫讷殷不远（按：自吉林至额赫讷殷，陆行十日，舟行几倍之）。于是宁古塔将军巴海运米十七艘于额赫讷殷，武默讷等裹粮前进，伐木开道，行三十里，至一山巅，缘木而望，乃见百里外一山如积玉有光，睹之甚晰。复行二日，大雾莫辨山所向，忽闻鹤唳，寻声往，适遇鹿蹊，循至山麓，仍弥漫无所见。跪诵敕旨，拜毕，雾忽开，峰峦在目，登陟有路。向所睹积玉光，盖 冰雪所凝也。时方六月，恍然悟此山命名之由。诸使臣瞻拜而下，群鹿奔逸，仆其七，若有犄而坠者。时登山正七人，方乏食，乃谢山灵所赐。行未里许，雾复合，亦不复见山光矣。还京奏闻，谕曰："长白山奇迹甚多，宜加封号，永著祀典。"寻礼臣议上，诏封长白山之神秩祀如五岳。明年，即命武默讷赍敕往封，自后岁时祭望无阙。长白山为我朝发祥之地，固宜茂膺神贶，灵异尤昭也。

圣祖诏绘觉罗武默讷像

康熙十九年，召内大臣觉罗武默讷入养心殿，命工绘其像，即以赐之。谕曰："将此像给尔子孙，世世供享，以昭加恩之意。"夫云台麟阁，图画功臣，古有之矣，若诏赐绘像，而仍给其家，则旷古未有也。

李文恭论政语

湘阴李文恭公抚陕西，以平反冤狱，优旨加二级。公谢疏言："国有常刑，法无幸免。自有救生不救死之说，而回惑深；又有失出无失入之说，而趋避熟。乌知止辟之义，即为好生之仁。臣惟以情真罪当四字挽回积习。"又公居恒语经济，尝言"察民莫如察吏，省事不如省官，利不可兴，弊不能去。"康祺诵习公言，窃谓非练于政事者，不能如是之简切。惟前数语，似申韩之学，恐为屠伯借口；后数语，似黄老之学，又恐为踏伯解嘲耳。毫厘千里，不可不辨。

蒋师爚深得士心

仁和蒋库部师爚，馆选后掌教三衢书院，三衢士数百里外，担簦以从。散馆列一等第四，改主事，掣工部。同舍以纷华酬应相耀，君危然入署，或终日不语，画诺径出。旋选授兵部武库司主事，上官为阿文成公，极重君品学。君论部事，数上书文成，遇有升转，辄先引避。文成尝语人："蒋君其昔日之椒山乎？"其见重如此。乾隆壬子典试福建，衡卷不妄黜，黜必详所以斥之故。撤闱日，士有挟落卷颂其公明者。君则告以作文之法，为学之序，士俯听感泣不忍去。归途不受馈遗，复命召见，而下第士罗拜之事已上闻矣。圣心深奖许，因谕之曰："汝考差卷为朕亲拔至前列，撤闱感及下第者，为主试所难。"君旋以继母忧，哀毁卒。今国史列君文苑传，康祺所纪，则君之忠孝大节也（又按：君卒前数日，陈花农琪梦君为颜子后身，都下喧传。疾革日，君子编修诗亦得此梦，纪文达表君墓详述之。夫梦寐诞幻不足称，观君之居官行己，其诸无惭为圣人之徒也已）。

万氏八龙

吾邑万履安先生泰，充宗、季野诸先生父也。一举崇祯九年乡试，入本朝，服道士服，隐处不出，文行为天下模楷。有八子，事余姚黄梨洲，各习一艺，务令精熟。梨洲尝叹浙东门风之雄，莫过万氏矣。八子名斯年、斯程、斯祯、斯昌、斯选、斯大、斯備、斯同，即世所称万氏八龙者。八龙兄弟，季野先生斯同名最高，昆山徐氏之《读礼通考》，华亭王氏之《横云史稿》，皆先生所著书而两尚书攘之者也。其解经论史之书，未经刊布者尚多。余尝于其裔孙后丞处及见之，今不知何似。斯选字公择，沉潜理学，师法梨洲，兼绍蕺山、阳明之绪。年六十卒，梨洲哭之恸，曰："甬上从游，能振蕺山之绝学，公择一人耳。"斯大字充宗，志操介持，邃于《春秋》、《三礼》之学。明忠臣张忠节公煌言、父友陆符死，充宗皆为制服葬之。李杲堂先生邺嗣尝言："说经无双，名擅八龙，昔有慈明，今见充宗。"斯備字允诚，子刘子殉难，其遗书皆允诚为之藏弆，谢山全氏称为蕺山之功臣。斯年字祖绳，少从钱忠节公学，为高第，俄逢丧乱，剑戟弧矢，遍于城市，读书不辍。既而避地屡迁，家具尽弃，悉载书卷以行。晚主桃源书院，随学者资性分经授之，由是来就者日众。祖绳于三党皆有恩意，钱公死海外，收其文集，为之立嗣。斯程力学攻医，当黄宗炎行刑之日，父泰与高斗魁等画策，潜载死囚代之，其负宗炎冥行十里者，即斯程也。斯祯字正符，孝友性成，精研《周易》，旁治《毛诗》、《春秋》，书宗北海，诗有风人之致。斯昌负才早殁。万氏一家，累世通经砥节，其学术行谊，散见梨洲、杲堂、谢山、寒村诸集及郡邑各志中。盖两汉到今，如此门材家法，百不一觏矣。

谈天三友扬州二堂

江都焦里堂循、吴县李尚之锐、歙县凌次仲廷堪，皆邃于经义，尤精天文步算之学，交相契爱，为谈天三友，见阮文达《定香亭笔谈》（康祺按：其时扬州有沈方钟者，尝撰《星球图说》，又歙汪孝婴教谕莱，亦三人至契，而郑兆珏、郑伟、王准皆工推步，皆与里堂游，不知文达品题，何以不及）。里堂与甘泉江郑堂藩，皆以淹博经史，为艺苑所推，世有扬州二堂之目，见王柳村上舍《豫群雅集》。

焦虎玉童年精于算术

焦廷琥虎玉，里堂孝廉子也。读书具慧心，能传家学，知平圆三角八线之法。阮文达公校浙士，以算学别为一科，孝廉方佐公阅卷，虎玉随之来杭，公尝令其步筹推算，以验得数百，不失一时，虎玉年仅十四也。人固乐有贤父兄，然童年精诣若虎玉，亦岂易得？

扬州姚老人

扬州北湖姚老人仁和，乾隆丙午夏六月，乘肩舆于市，一老人负囊从之，囊中皆钱，童子数十人绕其舆，不能前。仁和怒，责负囊老人，负囊老人唯唯。已而入市肆饮，尽肉半斤，曰："吾不耐舆矣。"步行去。负囊老人随之不及，汗浃背。盖是日即仁和百岁诞日，谒沿湖诸神庙，负舆者其两孙，负囊老人其子也，年八十矣。仁和发尚黑，望之止六十许人，于是里人将为之举于有司，而商人某更欲张其事。仁和叩头谢曰："我农人，生平未敢上人，故活至今日，一旦自肆，非农者所宜，天且促我岁。"遂中止，邗上士大夫但赋诗寿之，而焦里堂孝廉补为之序。时老人已百有三岁，尚无恙，亦瑞民已。

卷　八

朱文正与吴重光足为上官属吏之法

吴孝廉重光，江都人，乾隆间令山西之阳曲。时大兴朱文正公方任布政使司，吴善属文，公不以俗吏待之，时招至署，论文赋诗。吴为公搜金石古迹，访修晋祠，树碑石，极欢。一夕，急呼吴，吴趋入，公手一券谓吴曰："吾奉命入朝，计行李资需二百金，特立券向君谋之。"吴唯唯，不敢受其券。公正色曰："不受券，是以贿交我也。"吴唯唯，受券返，明日，以二百金面致公，公欣然。吴治阳曲有声，嗣移知代州。忽一骑自都中来，赍二百金并公手书至，索券去。见《雕菰楼集·书朱文正公神道碑后记》。康祺谓是举足见文正之廉正，吴君之朴诚，而彼此磊落光明，又绝无避嫌远谤之见，为上官、为属吏者，均可法也。且公以一藩司述职，而行囊仅压二百金，并可见当时吏道之醇，中外大僚，盖莫不敦尚名节也。

李孝臣之文行

高邮李进士惇，字孝臣，通《三礼》之学，善天文律算，其名与汪容甫并称，而性行尤纯粹。年十三而孤，事母极孝，居母丧，哀毁瘠墨，痛不欲生。兄卒，事孀嫂唯谨。先世遗田，仅足饘粥，宗族邻里，宜任恤资助者，必竭力行之。乾隆丁酉，例选拔贡，谢金圃侍郎按试扬州，尤注意于容甫及君，时亦以高邮无过君者。贾田祖稻孙，高邮老儒，深于治经，汪、李之学所从出也。试前一日，稻孙殁于旅舍，贫不能敛，君为之经营告助，遂不及与选拔之试，谢侍郎深嗟惜之。时南昌彭文勤公督学两浙，闻其事曰："李君今之古人也。"亟聘诸幕中，使课其子。康祺按：李君博观强记，探赜钩深，卓然有本之学，其内行惇笃，尤非文人浮薄所可几。殡敛贾君一事，倘生际汉京，风义传九州，而辟书且交下矣。文勤称君为古人，文勤殆犹行古之道耳。

汪对琴珍守惠定宇后汉书训纂稿本

惠定宇征君尝病于扬州，需参莫措。时歙人汪对琴比部棣亦侨居邗上，重征士品学，慨然购上品紫团参持赠，费千金。征士病起，举所撰《后汉书训纂》稿本缮本，尽以诒之，比部不欲攘美，什袭珍护，屡思梓行而绌于力。以同里陈氏喜聚书，因付以缮本，而自留稿本。后桐乡冯氏所刻《后汉书补注》，即此本也。康祺按：是书援据博而考核精，《东观汉记》已下，谢、薛、华、袁诸家之书，借以钩沉剔幽，粲然毕还其面目，振古不朽之业，晦久必显，固有其时。然风义若比部，真令郭象辈愧死矣。

戴东原幼时之质疑问难

戴东原编修，生十岁始能言，就傅读诗，过目成诵。塾师授以《大学章句》右经一章，问其师曰："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师曰："此子朱子云尔。"又问："朱子何时人？"曰："南宋。""曾子何时人？"曰："东周。""周去宋几何时？"曰："几二千年。"曰："然则子朱子何以知其然？"师不能答。后读他经书，一字必求其义，塾师略举传注训解之，意不释，师乃取许氏《说文解字》令自检阅，学之三年，通其义，于是《十三经》尽通矣。今人读书，或习其文词而昧其训诂，或泥于一解而阂于全经，或误于蒙师先入之言，或夺于功令速化之习，宜乎丱角则并下十行，白首而不识一字，亦知前辈经师为童子时，便能质疑问难，实事求是如是耶？

王心敬得李二曲理学真传

二曲先生之学，鄠县王心敬实得其传。心敬字尔缉，少为诸生，岁试，学使遇之不以礼，脱帽而出。学问淹通，有康济之志，所著《丰川集》，论选举、饷兵、马政、区田、圃田、井利诸篇，朴实精详，无讲学家迂腐之语，盖非空谈性命，置天下苍生于度外者。朱高安督学关

中，数造庐焉。陕西总督额忒伦、年羹尧，先后上章荐于朝，再征不起。羹尧礼聘入幕，尔缉恶其骄纵，避不见，亦不往谢。世宗闻而益重之。乾隆初，有蒲城新进士应廷试，鄂文端相国问丰川安否，进士不知为何许人，茫无以对。文端笑曰："若不知若乡有丰川，亦成进士耶？"知其望实之孚，不在关中大儒下矣。

孙若群之严正

淄川孙若群，学赡行端，言动有则，乡里称为小圣人。早岁成进士，谒选京师，任少司寇克溥延之课子，坐不易床，食不兼豆，虽盛暑亦衣冠危坐，如见大宾。司寇知其二子应童子试，时山左学使与司寇交善，将为之地，而不知二子名，屡欲问之，惮其严，终不敢发。康熙癸丑，出知交城县，治多异政，秩满，迁四川某州知州。

汤文正许张仲诚为真儒

上蔡张沐，字仲诚，顺治十五年进士。除直隶内黄县，敦教化，重农事，注六谕敷言，反覆譬喻，虽妇孺闻之，亦憬然改过也。朔望集诸生讲学明伦堂，勉以圣贤之道。在官五年，坐事免。复以荐起，知四川资县，治如内黄。一载告归。初汤文正公道出内黄，与语大悦，称其任道甚勇，求道甚切。及文正入京，复与人书云："仲诚脚踏实地，学以主敬为功，治《易》有心得，当代真儒也。"仲诚后主游梁书院，晚辟白龟圃以教学者，时人咸称上蔡夫子云。

白庄恪公请改孔氏族人宰曲阜县之例

山东曲阜县，向由衍圣公保选孔氏子孙中之谙习治体者任知县事，盖前朝旧例(*考唐哀帝天祐二年，孔氏之洒扫户孔末作乱，杀先师四十二代孙光嗣，而自为曲阜令，是圣裔之世令曲阜，自唐已然*)，而本朝因之者也。乾隆二十一年，汉军白庄恪公钟山以河东河道总督摄东抚，疏谓："曲阜知县例用孔氏族人衍圣公保举，每多瞻顾。且邑中非其尊长，即系姻娅，牵制狎玩，在所不免。请改为在外拣选，不必拘用孔氏一家。"下部议，如所请，并令现任曲阜县知县赴部，以外省知县另补。谕曰："我国家尊崇先圣，远迈前朝，延恩后叶，有加无已，岂于此而有靳焉。但与其循旧例而致瘝官，有乖政体，何如通变宜民，俾吏举其职，民安其治，于邑中黎庶孔氏族人，均有裨益。但现任世职知县既已谢事，若归部铨选，不过恩及其身而止，于朕心犹有未惬，著加恩授为世袭六品官，用副重道崇儒至意。"是举也，既修吏治，亦振儒风，损益因时，一无遗憾已。

豫东二省巡抚加提督衔之始

乾隆四年，河南布政使黄平朱抚部定元疏言："豫、东二省，止有总兵，并无提臣，凡队伍之整弛，弁员之勤惰，及墩台营房之防守疏密，抚臣不相统属，难于稽查。若添设提督，未免纷更成例，请照山西例，加抚臣提督衔。"得旨允行。

世宗信任李卫之专

雍正一朝，汉臣中最蒙恩眷者，莫如田端肃文镜、李敏达卫二公，而信任之专，似敏达尤在端肃上。考敏达以康熙末年授云南驿盐道，雍正元年管理铜厂，二年已擢云南布政使矣，仍兼理盐务。三年抚浙江，四年管理两浙盐政，五年授浙江总督。六年，命江苏所属七府五州一切盗案，俱令管理。复因廷议筑松江石塘，上以江南督臣范时绎办理未协，令公查议具奏。奏上，得旨仍令会同江南督抚稽查办理。十二月，上以公留心营务，凡江南军政举劾，命公同范时绎等办理。时适遣侍郎王玑、彭维新往江南清查积欠钱粮，亦令公与闻。七年，加兵部尚书衔。八年，江宁有张云如者，以符咒惑人谋不轨，公遣弁密访，得其党甘凤池等私相煽诱状，令游击马空北赍文往缉。旋以范时绎及臬司马世烆回护失察咎，又曾与云如往来，辗转关查不解，且贿空北禀饰，具疏劾之。上命尚书李永升赴浙会鞫得实，时绎解任，世烆以下论罪如律。十年调督直隶，命节制提督等官。至乾隆二年，犹以奏诚亲王府侍卫库克，于安州民争控淤地案赴州属托，谕嘉其执法秉公，特赐四团龙服。三年疏参直隶总河朱藻挟诈误工贪劣等款，及藻弟蘅干预赈务；奏入，命尚书讷亲、孙嘉淦会鞫，得实，革藻职拟杖，流蘅亦拟杖。公旋卒。公一生政迹如此，虽古遗直，何以加诸。康祺窃谓公锐于任事，屏绝嫌怨，苟有利于君国，岂得复议。其学术之纯驳，心地之公私，惟范时绎封疆世臣，何至交及叛人，贿及末弁。诚亲王天潢近属，何至争及淤地，托及有司。公之轻听人言，恃恩卖直，恐所未免。若会鞫诸臣，殆慑于气焰，未敢平反耳。赵左科场之狱，赃款累累，道路四播，乃重臣衔命两到江南时，犹不令总督会审也。而爰书再成，依然袒噶礼而右清恪，其明证矣。

阮文达之祖德

阮文达公之祖昭勇将军玉堂，尝从大帅征苗，有降苗数千百人，帅将戮之，将军以死请得生。帅怒，百苦之而不悔。嗣没于官，家无储蓄。公父湘圃封翁承信居贫，洁身自守。偶至某渡口获一囊，启之皆白金，而有官牒在其中，怆然曰："此事上关国务，下系人命，宜守俟之。"坐至暮，果有一人来，将投于水。诘之，语以失金，且泣曰："自累累本官，不如先死。"封翁亟出囊付之，不告以名姓。楚有旧家女，窭而鬻于娼，得金二百，时封翁客汉口，竭囊中赀赎之，嫁诸士人。此皆翁贫贱时事。文达既贵，督学浙中，按部驻绍兴，有乡中故人谒封翁于省署，接以礼。故人曰："清贫若此乎？"翁曰："家本寒也。"其人徐出二纸曰："契值千金，为先生寿。"封翁艴然，白髯翕张，立而斥曰："吾生平耻苟得财，故贫耳，君奈何无故而为我寿，不恤千金。若曰有乞于吾之子，吾子受朝廷重恩，清廉犹不足报万一，而以此污之乎？君以礼来，吾接君以礼，君以贿来，恐今不可出

此门阈。”其人愕然，叩头谢罪而退。康祺窃观世家巨族，子孙通显，若其人庸庸无所表见，虽身都令仆，而祖德不必其可稽。至于勋名政迹，学问操持，果足泽当时而传后世，则虽一命以上，其先人积累，必先有以餍乎宗族乡党之心。醴泉芝草，确有根源，观于文达父祖，益可兴起矣。

姜西溟自信可录者三事

吾乡姜西溟太史尝语望溪子：他日志吾墓，可录者三事耳。吾始至京，明氏之子成德，延至其家，甚忠敬。一日进曰：“吾父信我，不若信吾家某人（康祺按：某指安三，明珠宠仆也），先生一与为礼，所欲无不可得者。”吾怒而斥曰：“始吾以子为佳公子，今得子矣。”即日卷书装，遂与绝。昆山司寇，吾故交也，能进退天下士。平生故人，并退就弟子之列，独吾与为兄弟称。其子某，作楼成，饮吾以落之曰：“家君云：名此必海内第一流，故以属先生。”吾笑曰：“是东乡，可名东楼。”昆山闻而憾焉。常熟翁司寇，亦吾故交，每爱吾文，后以攻睢州，骤迁据其位。吾发愤为文，谓：“古者辅教太子，有太傅、少傅之官，太傅审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太子以观太傅之德行而审谕之。今詹事有正贰，即古太傅、少傅之遗。翁君贰詹事，其正实睢州汤公，公治身当官，立朝斩然有法度，吾知翁君必能审谕汤公之德以导太子矣。”翁见之，长跽谢曰：“某知罪矣，然愿子勿出也。”吾越日刊布，翁用此相操尤急。西溟既没，望溪乃述其遗言。余前笔记康熙己卯科场之狱，曾为西溟辨冤，合观此三事，平生之砥节如此，而末路之负累如彼，固知咎由他人，未可责其晚节之不终，细行之不护。然而硗硗易屈，皦皦易污，望溪以是白西溟之诬，吾益以是知西溟受诬之由也（按：东楼之谑，曲在西溟，翁事亦太激切，特气节可取耳）。

三张力争专用捐赀运饷人之议

雍正间，西事方殷，急馈饷，大将军入觐以为言。大臣定议，各途守选及迁补停止，专用捐赀运饷人，事可集已。得旨，始下外廷，韩城张尚书闻其事，谓同列曰：“此关国体，当以去就争。”时九卿会议数四，相视不言。公乃昌言：“惟捐纳所分员缺可避运饷人，其正途及迁补仍旧。”因手奏定议，执政者大骇，使人谓少宰张公廷玉曰：“闻举朝同议，独张公阻之，不识何张公也。”少宰曰：“首议者张公廷枢，然余吏部也，亦同此议。”少司寇张公大有曰：“我亦同议者。”于是士论翕然归三张，遂宁张公鹏翮方长吏部，为不适者久之。

张司寇之鲠直敢言

韩城张大司寇自擢九列，即以明决敢言任事著声。其始长刑部，而罢也以提督九门陶和气势焰方炽，司寇齐世武阿附之，摭其仇人死刑狱，公持不可，因此谮公。逾年，圣祖烛其奸，诛和气，投世武于荒，乃思公以大司空征，既至，改司寇。公感上灼知，益以国是自任，而众亦知上信公，凡部事主断者十之七，九卿廷议待决者亦过半焉。圣祖春秋高，诸王门下人或因缘诡法，有以负债讼淮商及吏民者，命关逮，公正言折将命者，合堂变容，公意色愈坚，事竟罢。诚王属长，以文学信任，朝夕上侧，王府孟尚曾毙甘肃平民事达部，王再三切谕不得上闻，而公具以实奏，众皆危之，公坦如也。河南州县困于岁征黄粮，中家以下，鲜不破产鬻子供挽赁，巡抚杨宗义疏请改折，而仓督及有司阴阻之，户部九卿皆曰毋庸议。公方自阌乡鞫狱还，奏使事毕，慷慨陈民艰，退又具疏，圣祖立斥群议，特改诸州县之远水次者，民困大苏。观此，则公之方鲠伉直，泽被于众，在同时三张中，尤当首屈一指矣。

韩文懿失恩眷之由

康熙中，江南布政司张万禄亏库金三十余万，制府阿山上言，费由南巡，非侵牟。或谓张于制府为姻家，上震怒，下九卿议。众议山大辟。宗伯韩文懿公正色曰：“果有连，其情私，而语则公也，且斯言得上达，所益不细。”忌者增语上闻，公由是恩眷日替。

徐文穆不附明珠

明珠执政，好轻财厚施，以招来新进及海内知名士。时文穆公徐元梦方以庶常夙被召见，讲论经义，因不附索额图，散馆改部属。明氏每与索以权势相倾，用此尤欲致公。公为童子试京兆，与明氏子成德名相次，又同榜选庶吉士，屡招皆不就。公既观部政，时以公事见珠，必遍赞于广众中。及改官中允，迁侍讲，圣祖偶询公之为人，珠以诚实对。选讲官，列荐名先于学士，公终不一至其门。旋奉命为皇子师，珠复使所亲谓公，此非福也，惟归诚于执政，或少安。公不答。一日，上御瀛台，教诸皇子射，公不能挽强。上怒，以蜚语诘责；公奏辨，上震怒，命扑责，被重伤。命籍其父母，皆发黑龙江安置。然上意终怜公，其夜命医二人治其疮。翼日，复召诣皇子书堂，时大雨，裹疮至宫门，跪泥中，见御前侍卫，号泣求转奏：“臣奉职无状，罪应死。臣父廉谨，当官数十年，籍产不及五金，望明主察之。且臣父母皆老病，臣年正壮，乞代父谪戍，尚能胜甲兵尽命力。”众皆掩耳走，有关保者最后至，斥公而入，尽以公言奏，上立赦公父母，则已槛车就道矣。及诸途，观者夹路皆感泣，遂复公官，仍侍皇子。后复以德格勒公私删起居注，下公于狱，几死。圣祖久而察公之忠诚，复自司员擢用至正卿。比世宗登极，倚任益专，尝赐诗称为同学旧翰林（按：《望溪集》记公逸事，谓圣祖晚而信公甚笃，呼为同学老友，盖事在康熙六十一年，误会也）。论者谓康熙一朝，不附明珠、索额图者，汉臣惟潜庵汤公、环极魏公、华野郭公，满臣则德格勒公与公二人而已。

世宗称余甸为直臣

康雍之间，以河官而兼民治，实德在人者，惟诸暨

杨观察三炯、福清余少京兆甸。京兆初试江津令，西事起，泽望破藏，连青海诸番谋窥川陕，年羹尧抚四川，加正赋，通私茶，犹不足以奉战士，多额外急征，檄再三至，京兆不应。乃遣内丁持印文告谕，自朝至日晡不出，使者哗，乃开门坐正堂，命反接，众不敢动。君冯怒，乃共推曳伏之地，投六签，丞簿皆曲跽为请。须臾，士民集堂下者数百千人，耆老数十，升堂以身蔽使者，告哀曰："公何难弃官，但我民自今无怙恃矣，望哀赤子无依，宽使者法。"久之，乃命释缚羁候。越日，使者索原文，斥之曰："还报大人，我无子，闭门待劾，原文已间道付二三执友矣。"旬日，声震京师。羹尧曰："此民所戴也，劾之伤众心；不去，百城玩令。"会行取，遂以应内召。此一事大类武博山之抗和珅（见前笔）。既入为吏部主事，掌选二年，权要富人求速化者，多为所格，长官亦阴患其戆，乃力求退。嗣沧州督河荐，起为兖济道，士民闻其至，讼狱者争赴焉，几夺廉使之政。久之，廉使及巡抚所已弊亦起诉于道，公刺得其情，反覆申列，必大当乃止。沧州没，齐苏勒以工事劾之，士民相随听勘者数百千人，齐巡工至公所部，父老结彩主炷香稽首于舫前，请登岸受万民瞻拜，拥肩舆至广原，升高座，聚者万余人，四面环拜，投香于地，高如丘陵，咸呼还我余公，吾民万世尸祝。河督大惊，许拜疏，众乃散。世宗闻之，立召人，退语政府曰："吾又得一直臣矣。"此一事大类陈沧洲之忤噶礼（亦见前笔）。当日吏尽其职，民遂其私，政治风俗之醇，虽三代两京，何以加兹耶？

高裔之孝行

宛平高大理裔，少有至性，生十二年而父以吏事谪沈阳，公涕泣号呼，欲上书阙下，请以身代，众皆骇笑，以为孺子言，莫与承听者。临行，揽父裾泣曰："儿不能发愤致身，使父生还，十年后当独身依戍所，不复言归。"自是刻苦于问学，昼则从诸昆弟坐列贩鬻，夜中且泣且读书，严冬常服短布单衣，忍寒抱卷不辍。康熙丙辰，果成进士，入翰林。会以地震推恩，宽在法者，公请于朝，天子恻然感至情，诏许赎归。而方是时，家无丝粟，乃流涕曲跪告于同官暨乡人，倾身以营。逾年，而公父得归。公仁孝之声，震天下矣。公侍父至壮且老，容色如婴儿，动静作止，语默之间，所以承意观色而处其宜，皆古礼经所未尝有。退朝，常居于内。问之仆御，则太夫人好公览杂记，陈说其义以为欢乐，率以为常。昔晋王祥以孝子仕至三公，后世不免遗议。公典试秦中，视学江南，号为廉直，由通参五转至冏卿，所司纤细，皆得其理，虽名位不逮祥，而出处两全，声名完粹过之矣。

汤文正得吴民三汤之称

汤文正公抚吴，民间有三汤之目：曰豆腐汤，曰黄莲汤，曰人参汤。谓其清苦而有益元气也，见《汤子遗书》。

朱高安不以疾引去之用意

朱高安晚岁多病，以恩重不得乞身。时望溪侍郎方困于忧虞，屡欲告归，高安固止之曰："譬如巨室虚无人，虽老疾者偃卧其中，盗贼犹有戒焉。吾辈三数人，尚可以疾自引去乎？"言罢欷歔。世之黄发番番，领袖朝列者，有高安之志与其业，则是朝夕，厥辟大臣，义所宜然；否则，尸位妨贤，贪恋爵禄之庸臣，非可以之借口也。

杨文定朱文端临终时天象

乾隆二年，江阴杨文定公薨于位。时天气方清和，公疾将革，忽阴云四起，风沙蒙雾。后浃旬，朱文端公告终，气象复然。中朝正人相继賨丧，宜天心亦为之惨戚也。

彭讱庵在粤东之名绩

南昌彭佑讱庵，国初侠士也。力田养亲，且耕且读。年四十，父母殁，始有四方之志。才略过人，诸大帅争致之幕府，而名绩尤著于粤东。时三藩逆乱，君与宁都魏际瑞以策干平南王，不合，遂游诸方面间，而制府金公光祖雅重焉。刘进忠畔，官兵合围潮州，议绕营掘濠，而近营冢数百，居民汹惧，君询知其俗多深葬，遂献议濠宽上狭下如釜形，斜深丈许，即无伤墓中骨。金公称善，因属役于君，民大喜。未几，城遂下。海寇赵子龙犯肇庆，欲招之降，而难其人，强君往。至则露刃相向，君屹然注视良久曰："若非濠半街赵某乎？"赵屯胄涕泣，立解甲归顺。始赵居广城，众辱之于市，君解之，与白金为生计，故一见而屈云。金公将上功，用君摄监司，君拂袖行。抵广州，傅忠烈公以书币迎。谢曰："公惟伉直轻信人，勿蹈贼计。吾二亲未葬，子幼，不复来分忧矣已。"而傅公果中诡计，入贼营遇害。君在军，诸公所遗白金随手散，至家解装，仅买屋两楹，田数十亩，而葬四世十丧，余皆以恤族姻朋友之贫者。康祺考其时江右多节义之士，如君之济难履险，功成不居，盖又视坐谈策略者加一等焉。易堂诸君子，吾尚惜未睹其实用也。

胡兴仁生有福慧

长沙胡抚部兴仁，起家牧令，洊至高官，其扬历正道光、咸丰之交，世方多故，而公所履多亨衢，在官三十年，未尝一罹谴典。其令陕西也，回氛未炽；其巡西蜀也，嘓匪甫平；其开藩粤西，则洪杨诸逆早窜吴会，而五管粗安；抚吾浙几四年，江皖縻烂，而两浙宴然不知兵革，公去数月，杭州遽陷，代者殉焉。时论谓公生有福慧，殆信然乎？

胡兴仁为守令时之才智

胡中丞久抚吾浙，适在粤寇乱浙之前，或称其保境息民之功，或咎其偷安废事之失，康祺未敢臆断也。其

他省政迹，亦靡所传闻。惟相传公尹西安时，长文襄公凯旋过境，天寒需火炉，仓猝无以具，公命取食案数百，镞其中，置铁镬盛火，而截其足之半，三军如挟纩。又督师牙兵三千索貂缨，公诺而去。从官请折价，需金六千，公购貂裘数袭，命缝人缕裁之，叱嗟立辨。督师大悦，盖公为守令，实非录录无寸长者。

熊少牧之列史

道光十九年，胡文忠公副长白文端公文庆典试江南。文端挈湖南举人熊少牧入闱，襄校试卷，言路劾文端，文忠亦被议镌级。少牧下请室，除名放归。考少牧故名士，缘昔以优贡入成均，文端为祭酒，大激赏，重违知己，勉从之也。少牧负异禀，能文章，作为诗歌，尤雄视湖湘间。劳文毅公備兵山右，尝招之幕府。粤寇犯长沙，骆文忠公檄令江西乞饷，至则慷慨陈大义，闻者感动，得饷金归，适济乏绝。坐是复原资，截取知县，改蓝山学训导。值江西贼犯县，婴守危城二十余昼夜，围解，用内阁中书，旋请告归。初主求忠书院，士喜得师，横舍至不能容。晚年辟草堂，莳花木，问字乞诗文者，接踵于门。著作百卷，躬享大耋。使非中罣吏议，弃绝浮荣，当咸同军兴，殆亦曾、胡诸公夹袋中人物也。

倭门四忠

道光十五年乙未会试，长白倭文端公为同考官，得士最盛，而会稽陶文节公恩培、通州孙文介公铭恩、旌德吕文节公贤基、宿松罗壮节公遵殿，皆出其门，先后殉粤寇之难，世称倭门四忠。

宣宗称罗澹村为本色书生

罗壮节公通籍后，以知县发直隶，屡治剧邑，循绩远闻。在清苑以卓荐引见，宣宗皇帝谕廷臣曰："此本色书生也。"赏加同知衔，公之受知自此始。今天下知县无不系同知衔者，加考进秩如公，殆无愧颜。

曾文正奏复罗澹村恤典

咸丰十年二月，粤贼陷杭州，罗澹村中丞死之。文宗温旨褒恤，予谥忠愍。未几，御史高延祜摭浮议劾公，有旨罢恤典。同治元年，曾文正公讼公清忠大节，穆宗皇帝特谕，仍遵文宗初次谕旨，照巡抚例从优议恤，赠衔赐葬，予谥壮节，并给骑都尉世职，入祀京师及本籍昭忠祠。一人两谥，已为古今所稀闻，而公妻徐氏、孀女陈罗氏、侄妇周氏，同时殉难者，均令配食专祠，并以雇妇金梅氏、家丁顾斌祔祀。赐恤尤为极渥，至今吾浙舆论，谓初次失陷之巡抚，徒以乞援不及，力尽捐躯，其身后之荣，本未可妄议裁彻也（按：咸丰十一年浙江再失，巡抚之子女仆妾先一月已出城渡江，沿途索州县供酒浆，调勇丁护金帛，连樯叠骑，千里驿骚，宁、绍、温、台之民，惊传寇至，稍有识者，盖早知其畏惮刑章，拼死塞责，无复守御之志矣。以视公之受命成仁，一门浩气，相去何啻天渊。其恤典之应复、应销，想后世必有定论也）。

世祖宽容陈名夏

国初于前明臣工之归款者，率仍还其本职，保全始终。大学士陈名夏辗转矫诈，屡贷其死，乃犹与同僚宁完我言："若要天下太平，除非依我两事。"宁问何事，名夏推帽摩其首曰："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宁以其语上闻，世祖颔之，后但治名夏以抹删谕旨、作奸犯科诸款，于前两语置不问。盖定鼎之初，人心未能齐一，朝廷每以宽大处之也。

卷　九

松文清之遗事

松文清相国筠为伊犁将军时，以贫故，未能挈眷。节俸银五十两，已择期迎取夫人，役夫未行而银适他用。公子少宰熙昌，竭力摒挡，始得送其母夫人就道。夫人既至署，居之别院，而日扃其门，供馔而外，月与钱十千，婢媪佣值俱取给焉。公之内召为冢宰也，赴任后始归家，其妾迎于中门，公顾问曰："此谁家戚谊耶？"公子曰："此某姨娘耳。"公乃恍然。前一事见公之操守清严，化及闺闼；后一事见公之贤劳尽瘁，公尔忘私。书之史策，均美谈也。

罗文僖少年时志趣

安化罗文僖公绕典，生而有文在手曰典，因以为名。在词馆，即究心经世之学。湖南瑶变，成皇帝询军事，公图形势扼塞以进。曹文正公振镛言于上曰："有用才也。"未几，上书房员阙，上询于潘文恭公，举公及杜文正以对。上复以二人询王文恪公，对曰："罗某良吏才也。"会召对，垂询良久。谕近臣曰："此人精神满腹，可外任。"遂自平阳知府洊督云贵，历官秦、晋、湘、楚、滇、黔六行省（湖南公本籍，曾奉办理团防之命，力解长沙城围），攘寇安民，功在人口。其乡人称公少读书岳麓凡十二年，岁再归省，必徒行，曰吾以习劳也，则公之志趣可想矣。而成皇帝知人之哲，曹、潘诸公荐士之诚，即公一人，亦可概其余矣。

圣祖垂念沈文恪

沈文恪公荃久值南书房，圣祖数召入内殿，赐坐，论古今书法，凡御制碑版及殿廷屏障，辄命公书之。公每侍圣祖书，下笔即指其弊，兼析其繇，上愈嘉其忠益。其后公子宗敬复以编修入直，上命作大小行楷，犹谕及前事。且使内侍传谕大学士李光地曰："朕初学书，宗敬之父荃实侍，屡指陈得失，至今每作书，未尝不念荃之勤也。"康祺敬读庭训格言，圣祖自言年十七八时，读书过劳，至咯血不肯休，几余游艺，临摹名大家手卷，多至万余，手写寺庙匾榜，多至千余。仰见睿质渊冲，于一艺之微，已勤学好问如此，固宜至德丰功，敻绝千祀；

道统治统，一以贯之也。

石渠宝笈之玺文

乾隆九年，诏编《石渠宝笈》四十四卷，内府所藏书画及款识题跋，与曾邀奎章宝玺者，一一胪载。五十六年，谕撰续编，前后品题甲乙，悉本睿裁，凡九年。入宝笈者，皆用五玺，其上方之左曰乾隆鉴赏，正员白文；右曰乾隆御览之宝，椭员朱文；左下曰石渠宝笈，长方朱文；右下曰三希堂精鉴玺，长方朱文；曰宜子孙，方白文。惟藏乾清宫者，加乾清宫精鉴玺；养心殿、寿宁宫、御书房皆如之。其藏圆明园者，惟五玺而已。迨续编宝笈，乃加石渠定鉴、宝笈重编二玺。间有用石渠继鉴者，则已入前书而复加题证者也。撰续编时，阮文达公直南斋，亲瞻美富，作《石渠随笔》，述之最详。今时隔百余年，或分颁朱邸，或恩赏近臣，且经庚申淀园之变，金题玉躞，亦竟有流落人间者。详晰纪叙，庶博雅嗜古之士，获睹瑰宝，知所慎焉。

湖南士民为谢济世讼冤

乾隆初，全州谢公济世起戍籍，除湖南督粮道，巡抚许容忌其刚直。衡阳令李澎、善化令樊德贻，巡抚私人也，其征粮浮费皆倍蓰，谢公易服为乡民往纳，得实，乃具牒劾之，巡抚格不行。公面陈状，辞过激，巡抚恚甚，反纠公解任听勘。谕总督孙公嘉淦赴南省会鞫，孙故名臣，为巡抚及布政使张璨、按察使王玠等所蛊，科罪谢公，褫其职（*互见卷四*）。于是湖南士民大哗，揭帖讼公冤，御史胡公定采民谣以闻。谕复遣侍郎阿里衮公及胡公往勘，至则士民数万，爇香跽马首称冤，尽得朋谋倾陷状，狱具，督抚两司众守令皆坐免，谢公改驿盐道，天下快之。

胡文忠学问为勋烈所掩

胡文忠公削平全楚，出境督师，中兴大局，赖以旋转，其勋烈之赫赫，海内识与不识，咸震而服之矣。其学问则掩于勋烈，世庸有不尽知者。公在军，治经史有常课，仿顾亭林读书法，使人雒诵，以己听之，日讲《通鉴》二十叶，四子书十叶，事繁则半之，而于《论语》尤十反不厌。敦请耆儒，与之上下其议论，旁征列史，兼及时务。迨病至废食，犹于风雪中讲肄不少休。每问吾今日接某人、治某事，颇不悖于斯义否，其痛自绳削如此。公所著有《读史兵略》四十六卷、《论语衍义》十卷，皆自抒其所心得，而非捃扯以成书者。宜曾文正疏陈劳勋，尤服其进德之猛与。

李肃毅昆季之恩遇

中兴甲子之岁，合肥相国肃毅伯李公既帅师平三吴，由苏抚晋湖广总督，代之抚苏者，公兄瀚章也。未几，相国由湖广摄篆两江，特诏瀚章以湘抚权其缺。又未几，相国旋节，公兄移抚浙江。越二年，相国督畿辅，诏瀚章再权楚督，未几即真，阅十余年不更调。时太夫人迎养在署，兄弟迭侍，以节府为子舍，以大湖南北为汤沐邑，官经四易，而八座起居宴然，坐享如在家庭。考古人兄弟相代，未闻有侍奉之乐，未必极位禄之尊，更未尝覯再三之遇，朝廷于李氏昆季，稠恩挚谊，真乃旷绝班僚矣。

吕敩孚于七龄时割股

国家风教醇美，各行省以纯孝请旌表者，刲肝割股之行，史不绝书。顾未有出之十岁以内者。湖南永定吕茂才敩孚，家贫，父游学未归，母张氏病垂危，思肉食不可得。敩孚甫七岁，出而贷诸屠，屠不可，泣而归。闻母呻吟声，益不知为计。忽念身有臂肉，可割以啖母，乃取菜刀砺之，手揭右股肉，割四寸许，无血，以布裹其创，令五岁妹就炉火炙之以进母。母啖而甘之，病霍然起。逾旬父归，喜张氏勿药愈。然察敩孚足微跛，诘之，诡以疮对。勘其疮，则却走。迫褫其裹，则刀瘢几五寸，方虹溃痂未落也。于是乡人皆嗟异。同治三年，学使吕编修朝瑞取敩孚入县学，有告以前事者，赉之金帛，且旌以联。逾年，食廪饩，学使温编修忠翰特疏举优行，请以训导用，诏许之，异数也（*按：平江李氏《天岳山馆集》，称敩孚父孟卿，尝因母病割股，及父病革口闭矣，乃羹股肉抉齿以进之，病立起。当敩孚救母时，固不知父有是事也。然则孝子之门，必生孝子，固天道之常，而反是者殆已*）。

王武愍公殉节武昌

无锡王武愍公恩绶，年少为苏抚林文忠所赏识，招入节署读书，文忠称为笃实君子。道光二十九年，举北闱，充宗学教习。时惠邸奉命稽察，语人曰："不视此职为具文，孜孜不倦者，王教习一人而已。"年满，以知县拣发湖北。咸丰六年二月抵武昌，值粤贼上犯，城闭不得入。胡文忠方帅勇驻沌口，留公于营，已命支行帐矣。公曰："为楚吏，义当入楚城。"遂缒以入。当是时，饷匮援绝，巡抚以下，皆束手待尽，属吏多借符檄出城。公入谒，抚臣陶文节公及武昌守恭节公多山，皆咄咄惊诧曰："此旦夕死地，人患不得出，君独患不得入，此何时，有此义烈男子耶？"仍令出就胡营，公涕泣持不可。翼日城破，巷战死。公子燮，二仆丁、吴，皆从殉。康祺窃谓公于义可无死，况文忠已留之行营，相与驰驱，而不避艰险，正足以抒平生报国之忱。顾留身待用之说，误人多矣。如公之从容就义，蹈道不渝，盖儒者守经之学也。

朱张对于绅士抗粮案宽严之不同

康熙初，江苏巡抚朱国治疏劾逋粮绅士，前二笔所纪昆山叶文敏公、无锡秦太史松龄，皆同时降黜者也。时修撰徐元文坐族人欠粮，亦左迁銮仪卫经历。是案三吴士大夫削天官、春官之籍者，多至万余人，后起用不及什一二。雍正十年，山东抚臣奏绅士欠粮成习，法应褫，世宗以问部臣。部臣曰："法如此，不褫无以警

众。”时桐城张文和公以大学士综吏部、刑部事，上复问及公。公顿首曰：“绅士抗粮，固当褫，第山东频年荒歉，情可原，乞圣恩宽限一年，倘来岁不完，绳以法未晚。”上恻然曰：“尔言是。”遂有宽限三年之旨。公一言而东人免褫夺者，大小官吏及举贡生监凡一千四百九十七人。或问朱公守法、张公原情，二者孰是。康祺谬谓，皆是也。先王之道，因时而张弛；名臣之治，随地为宽严。山东夙非财赋之地，江苏不由水旱之灾。康熙初政，租税每绌于多逋；雍正中年，纲纪无忧其不肃。二事同罪异罚，是盖两朝圣人大中至正之权衡，非臣下所能意为厚薄也。

张文和办理山左乱事之宽厚

康熙五十九年，山左盐枭焚劫村落，率党横行，南北道几梗。又青州诸生鞠士林，招集无赖，倡邪教，文武大僚捕获百五十余人。事闻，诏侍郎张廷玉、都统陶赖、学士登德驰往按治。圣祖面谕曰：“奸民聚众妄称名号，谋不轨，讯明应大辟者，即在济南正法，应戍者，即发遣。”张文和公细察狱词，廉得其概，昌言曰：“此盗案，非叛案也。贼自称仁义王、义勇王、飞腿将军，观飞腿二字，不过市井绰号耳，无足深究也。”乃手定爰书，作盗案拟结，斩七人，戍三十五人，用肉刑十八人，残废疾病免议七十二人，无干二十五人。初盗魁供党羽二千余人，公念罪在首恶，止就按察司械送之百五十余人讯结，不连染一人，世称其宽厚。按康熙全盛之世，兵力精强，野无伏莽，潢池偶弄，少惩创之足矣。近人以此事明因果，一若公之贵极台辅，子孙其逢，即由于是，抑又惑也。

刘忠壮国尔忘家

咸同之交，湖湘倡义，猛士云兴，桓桓将才，殆难偻数。顾求其结发从戎，转战十四行省，平粤匪、捻匪、回匪，与贼相终始，而功尤独伟者，则湘乡刘忠壮公无与比矣。公自隶老湘营，百战江皖，及保垂危之秦，救不支之晋，又速卫畿甸，以步当马，为天下先，其功在琅书，当与山河日月同悠久，无待述矣。考公从军十有八年，仅归省亲一次。年逾三十聘妇，二十余年未娶，妇家议送女至军中，而公又驰驱无定所，妻父乃携女历西江皖楚，居二年皆弗值。乃后侨中州以待公，既平捻贼，以回乱援陕，道出洛阳，始成礼。会羽檄日数至，居旬日，即投袂行。自是公遂靖节西陲，不复与家人相见矣。读公碑传，觉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古人犹托空言，公则见诸实事也。

张镠奏并大差之惠民

故事：凡恭上列圣列后册宝，必赍送盛京太庙尊藏，实录、玉牒修竟，亦如之。其赍送也，除道千七百里，具警跸如仪，餐宿皆建芦殿，随扈官校数千人，例发帑金十四万，下各州县具供张。而有司或阴以应领之帑贿上官，而自敛于民，数且倍蓰，上官为所饵，弗能禁也。于是上下交征，视大差为利薮，民用重困。咸丰二年，宣宗升祔礼成，有诏以明年三月恭送册宝入陪都。时南皮张太常镠方以奉天丞兼督学政，适岁饥，奉旨煮粥赈，所见饥民仅存皮骨。公太息曰：“是尚能供大差耶？且实录将告成，盍展期至秋间并为一次？”遂草疏约当道会奏，皆掩耳不乐闻。而管尹事者，且来力沮。公愤甚，恐专疏多掣肘者，乃以折稿寄门下士御史李鹤年，未两旬，特旨改期秋八月，与实录同送。当事心知公所为，不敢争也。后显庙实录成，亦援前案，盖公所建白，其利益于关以东者溥且久矣。

陈文恭宦迹图

先辈论本朝阁部大臣宜祀孔庙东西庑者，乾隆已前，惟睢州汤文正、江阴杨文定、仪封张清恪、高安朱文端、桂林陈文恭五公。今汤、张已特旨侑飨矣。五公理学之精粗，治术之纯杂，后生末学，非可妄评。其任事最久，遗泽之最餍人心，则莫如文恭。公外任三十余年，历行省十有二，任督抚二十有一。所至于人心风俗，必有裨益；于其地之大利大害，必有兴革，殆近古所希有者。公抚浙时，绩有宦迹图，康祺尝获见之。章服仪卫，典朴矜庄，令人望而起肃，不知自三抚陕西，至召正揆席，有无续绩也。

湘省大员会劾曾文正

咸丰四年春，粤逆陷湘潭，围攻长沙，曾文正檄塔忠武帅师复潭，复躬率水师及贼于靖港，战失利，投水者三，幕客掖以起。公终以事不可为，遂止妙高峰，草疏及遗属凡二千余言，密令公弟靖毅公贞干市榇，将以是夕自裁。会湘潭捷书至，乃再起视事，然仍以师不全胜自劾。时诟谤丛集，湘省藩、臬、粮、盐诸使者，至会牍上巡抚劾公，公姑忍之。按：公仗钺十四年，九江、祁门（守祁门事略见前）及是役，皆屡濒于死。设当日竟如公志，成仁取义，公则何憾，藩、臬诸君亦所快心，其如东南百万苍生何。录此以晓士大夫之狭中浅识，拘论成败者。

周兰坡令广昌时之循绩

乾隆鸿博科以召试入词馆者，吾浙人中首数堇浦、句山、次风诸先生，而会稽周兰坡学士长发，其才望几与之埒。学士成雍正甲辰进士，由庶常改知广昌县，在县时，久雨山水暴涨，城垂没，士民号泣，声如潮涌。学士乃以黄纸书衔，钤以印，朝服登城，稽首哀吁，愿以一令保阖城民命。纸焚，雨即霁，水亦旋消，县城获亡恙。众以谓平时循绩所致云。

邹小山请罢许容巡抚湖北之风力

乾隆七年，命许容巡抚湖北。时邹小山尚书方转给事中，疏言：“许容诬奏谢济世（按：谢观察被诬事见前），奉旨夺职，总督以下承审官皆罢斥。不特湖南得见天日，天下臣民，罔弗额手称庆，此彰瘅之公，吏治所

由知戒也。昨有旨，仍命抚湖北，中外闻之，莫不惊骇，乞降旨宣示臣民，俾晓然于黜陟之所以然。”疏入，上遂寝其事。邹公儒雅近臣，是举颇见风力，然立言戆直至此，亦难乎圣明之容纳矣。

江左三凤皇

宜兴陈其年检讨，少清癯，冠而于思，须浸淫及颧准，士友号为陈髯。性好雅游，以文章巨丽为海内推重，相与蹴角坛坫者，吴江吴汉槎、云间彭古晋也。梅村祭酒，有江左三凤皇之目。其年未达时，常自中州入都，偕朱竹垞合刻所著，曰《朱陈村词》，流传入禁中，蒙圣祖赐问褒赏。康祺每读《湖海楼集》，辄叹其骈文胎息六朝，固已压到流辈，其填词则湛雄哀艳，独往独来，尤觉元明迄本朝，无与抗手也。吴、彭二君，恐非勍敌。

叶燮与陆清献同列弹章之欣幸

嘉善叶大令燮，知宝应县，修决堤，免无名之税，出诬服杀人者，政声大起。以伉直不容于上官，不二年落职。欣然曰：“吾与廉吏并登白简，荣于迁除矣。”时嘉定令陆清献公亦被劾也。语虽解嘲，而清献之介节忤时，至使同列弹章者引以为重，亦足见人心是非之公已。

三风太守

吴菌次守湖州，多惠政，廉得大猾所在，单舸禽而歼之，欢声动地。凌忠节公未葬，为捐俸卜地葬焉。公暇颂酒弦诗，四方名士往还若鲫。湖人呼为三风太守，谓多风力，尚风节，饶风雅也。既罢归，贫无田宅，购废圃以居。凡索诗文者，多以花木竹石为润笔资，不数月成林，因名“种字林”。世有刘义庆其人，此二事当入《世说新语》。

笔估镌字笔管之原始

苕上笔估，多于竹管镌字，以为徽帜。考此制始于康熙以后。沈文恪公荃家藏法帖，尝蒙圣祖御笔书“落笔风云”四字于卷端。诸城刘文清公亦尝蒙高宗宸题“清爱堂”、“天香深处”匾额。二公感激恩遇，管城镌刻，比之勒鼎铭钟。不意苕估之摹仿为之也。“落笔风云”诸种，今中书君之庸劣者，尚冒其名。

丁娘布

上海棉花之利，起于黄道婆，见陶南村《辍耕录》，近人已建祠以报矣。（按：国初上海又有丁娘者，织布甚新，因名丁娘布。朱竹垞集中，有谢汪舍人丁娘子布诗）。

高宗归政之年与尧相同

高宗内禅，圣寿八十有六。伏读御制诗，五过尧城村一首注云：“昨岁读苏东坡书傅尧咨岳事，时年八十六，计予归政年，正与尧相同，实为厚幸。”仰见圣德巍巍，上符古帝，而天家作述之盛，则远轶唐虞万万也。

张董世以绘画供奉内廷

乾隆丙寅，圣驾巡幸五台山，回銮至镇海寺，积雪在林，天然画意，因命侍臣张阁学若霭写之为图。及庚午岁，又命若霭兄阁学若澄图镇海寺雪景，御笔题诗其上，有“传语示其弟，坚颓踪可师”之句。又辛巳西巡，尝命尚书董文恪公邦达即景图绘雪山。越十余年，文恪子文恭公诰随扈，复奉旨写雪山图进呈。上补题邦达画云：“辛巳西巡携侍臣，雪山即景写嶙峋，今来积玉仍千嶂，图上之人作古人。”又题诰恭进册云：“枚氏皋随跸，雪山因命图，霁情宛可挹，家法未全殊。”桐城、富阳，仍世清华，一家父子兄弟，以常杨供奉之班，擅荆关丹青之技，属车簪笔，荣荷天褒，此承平侍从之奇遭，非特艺林佳话也。

圣祖善射

康熙二十二年圣祖西巡，去台怀数十里，突有虎隐见丛薄间，上御弧矢，壹发殪之。父老皆欢呼曰：“是为害久矣。”銮舆远临，猛兽用殛，殆天之所以除民害也。因号为射虎川（略见初笔）。又易州西南有北魏太武御射三碑，自夸飞矢逾崖，刊石赞功，至于再三。是役御驾过此，勒马而射，连发三矢，直逾峰巅，居民遂呼其地曰三箭山。六艺精娴，在圣人特视为小技，然而皇武威棱，震濯中外矣。

郑际昌注释陶文毅诗之有裨掌故

陶文毅公澍官翰林，恭值仁宗皇帝祗谒祖陵，礼成，公进呈拟上陵歌二十章并序，其弟子郑际昌为之注释。庄诵一过，穆然见本朝家法之善，列圣孝思之隆，觉自周武王祭毕以来，无此祎仪茂矩也。爰择官书所罕见者，敬谨录存，以垂掌固，凡十三则。永陵在兴京西北十里，尊藏肇祖衣冠，兴祖直皇帝居中，景祖翼皇帝居左，显祖宣皇帝居右。太祖高皇帝福陵在盛京东二十里，太宗文皇帝昭陵在盛京西北十里，相距均在三百里间。仁皇帝亲制太祖、太宗圣德神功碑颂，又留宝剑于实胜寺。永陵山周十里，兴祖陵顶上产瑞榆一株，圆荫城匡，顺治十年封其山曰启运，纯皇帝亲制神树赋以纪之。福陵山周二十五里，顺治八年，封其山曰天柱。太祖自兴京迁沈，有鹦鸠群集辽阳，乃外藩归顺之兆。昭陵高六丈有奇，顺治八年封其山曰隆业。昭陵前镌石马二，一曰大白，一曰小白（略见前笔），乃文皇帝御以破敌者。帝体丰硕，乘小白日行百里，大白日五十里。长宁寺尊藏太宗冠服，实胜寺尊奉太祖甲胄，太宗所遗弓，壮士弗能开，矢长四尺有余。国初旧俗，以糠和膏傅蓬梗为烛，曰电绷，又曰葛灯，行宫设之，以示无忘俭朴。凡谒陵礼竣，例宴盛京宗室于笃恭殿，谓之敦叙筵。太祖建太政殿，左右列亭十，近北二亭，为诸王议政之所，以下分列八旗。澄海楼在山海关外，纯皇帝尝登以望海，命从臣联句，仿宋人禁体，凡字涉水旁

者不用。此次睿藻赓吟，仍用此体。十月初六日，万寿庆期，驻跸玉田县之兴隆寺行礼，赐名万寿兴隆寺，并赐寺前河为荣辉河。康祺谨按：此嘉庆二十三年圣驾东巡，再举谒陵大典时所纪述也。文毅方掌吏科，进册后特邀睿赏，将全诗选入南书房诗架图，以供几余丙览。君臣喜起之盛，视唐贤十联诗在御屏风，宠荣尤远过矣。文毅集中又有圣驾南苑大阅恭赋并序，亦经际昌加注，中有足裨考证者十则，附录之。蒙古诸番，岁至热河瞻觐，赐宴万树园。天聪五年，造红衣炮，镌曰天祐助威将军。崇德六年谕：王贝勒大臣子弟习射，壮者角弓羽箭，幼者木弓柳箭，不可荒废。攻遵化城时，小卒萨克哈图先登，太宗亲酌金卮以劳。攻永平时，副将阿山叶臣冒火登城，太宗谕曰：此我国家第一等材勇人也，毋再令攻城，以示爱惜之意。乾清宫尊藏太宗战图八册。顺治十年世祖幸南台，持弓顾诸臣曰："我朝定天下以此弓，今天下大定，机务殷繁，朕身虽不暇，常念兹不忘。"上驷苑初隶御马监，顺治十年置阿敦衙门。圣祖尝以三眼神枪刺虎，又力能挽强，每用十二把长箭，围中射鹿，率贯腋洞胸。乾隆二年，高宗御佶闲骝，猎南苑，射中八兔。

卷　十

刘蓉力辞曾文正荐章

湘乡刘抚部蓉，与同县曾文正为布衣昆季之交，两家集中，举理学、经济互相箴勖之书牍文诗，蚤隐然以第一流自待。兵事起，抚部久客文正幕中，每削荐章，文正欲列其名，辄持不可。文正谓："此古人之常，且幕客皆叙劳，君何得独不尔邪？"抚部谓："汉代萧朱、王贡，以转相汲引为贤，盖踵战国余习，非友道之正；士各有志，奚必以此相强？"文正深然之，由是终身未尝论荐。而抚部卒由胡、骆两文忠公交章引达，骤跻显官，功在秦蜀，天挺人豪，岂忧终屈欤？然而所守之正，可以自主者也，所遇之亨，抑非可以自期者也。

科名佳话

道光十二年，江南通州原任温州镇总兵李景曾，以武科中式之岁，甲子一周，经督抚臣奏请重赴鹰扬筵宴，得旨赏加头品衔。时有寄籍上元原任铜梁县知县武陵贵逢申，距乾隆壬辰通籍，亦已周甲，例得重赴。恩荣筵宴，经礼部奏请，赏加知州衔。同日谕下，文武异科，乡会异榜，吴蜀异籍，而丝纶同被，适在同地同时。李年八十八岁，贵年八十五岁，固三吴之盛事，抑二老之奇缘也。

纪文达砚铭之用意

纪文达公性好砚，尝以九十九砚名其斋。砚必有铭，信手摛辞，皆有深意。如赤石砚云："迂士得之，琢雕为朴。"淄石砚云："刻鸟镂花，弥工弥俗。"螭纹砚云："雕镂盘螭，俗工之式。"仿宋砚云："石则新，式则古，与其雕锼，吾宁取此。"圭砚云："腹剑深藏，君子所恶。"紫石砚云："摭一语于葩经，曰尚有典型。"升恒砚云："作颂称觥，用兹摛藻。"黼斧砚云："黼黻升平，藉有文章，老夫耄矣，犹思拜手而赓飏。"留耕砚云："作砚者谁，善留余地，忠厚之心，庆延于世。"壶卢砚云："虽画壶卢，实非依样。"又曰："既有壶卢，无妨依样。"金水附日砚云："金水二星，恒附日行，天既成象，地亦成形。"月堤砚云："缅想昌黎，百川手障。"挈瓶砚云："守口如瓶，郑公八十之所铭，我今七十有八龄，其循先正之典型，毋高论以惊听。"刘文正公砚云："如郑公笏，千秋生敬。"又一砚云："此是乾隆辛卯岁醉翁亲付老门生。"公殁后，其门人出公所藏砚，各拓一本，用昌黎《石鼓歌》韵，纪之以诗。

仁宗留意微员

嘉庆中，兵马司指挥谢煦，以同知外用，初选登州，上以其地简，特寄谕抚臣，于兖、沂、曹一带对调，遂改兖州。盖谢任中城时，曾以缉捕出力，蒙赏戴翎枝，故上犹识之也。仁宗整饬吏治，虽末秩闲曹，必慎重遴择如此。

陶文毅以敢谏结主知

陶文毅公官台谏日，铮铮有声。奉命巡视南漕，翼日请训，甫入殿侧门，即谕曰："放尔南漕矣，尔尚有良心，肯说几句正经话。"宠任之专，由此其始矣。

上元节调将之故事

京师每遇上元节，五城各设灯棚，宝马香车，极承平岁华之丽。是夕三鼓后，步军统领于正阳门城上，以灯绳曳取城外武营官名帖，谓之调将，二百年来旧例也。

仁宗因得雪加恩朝臣

嘉庆壬申一冬稀雪，岁将阑矣，上犹斋祷深宫，除夕始祥霙普沛，三辅同沾。仁宗喜甚，元日恩旨：大学士庆桂、董诰，由太子太师衔晋赏太保。仪亲王、成亲王、庆郡王，各赏银四千两；定亲王、荣郡王各三千两；且命分赏其下，以布春祺。是日朝贺诸臣，均加一级。

遇雪聚饮陶然亭之雅会

赵味辛司马、洪稚存太史、张船山太守、吴山尊学士，同官京朝，文酒过从，极一时朋戠之盛。预订每遇大雪，不相招邀，各集陶然亭，后至者任酒资。此会绝雅，吾辈知交，酒人多而热官少，大可踵而行之。

本朝钱法源流

我朝初年钱法，屡经更定，始以满汉文分铸天命通宝及天聪通宝钱，幕皆无字。迨铸顺治通宝，则专用汉文。嗣于钱幕之左，铸汉文一厘二字（纪值银之数也，

与古半两五铢等钱，纪铜之轻重者异），其右系户部者铸户字，系工部者铸工字。后又改定京局钱幕，分铸宝泉、宝源二字，皆满文。其各省镇局，亦分铸各地名，江南江宁府局铸宁字，安徽局铸安字，苏州局铸苏字；江西南昌局铸江字，后又铸昌字；浙江杭州局铸浙字；福建福州局铸福字，漳州局铸漳字，台湾局铸台字；湖广武昌局亦铸昌字，后又铸武字，长沙局铸南字；河南开封局铸河字；山东济南局铸东字，后又铸济字；山西太原局铸原字，后又铸晋字；陕西西安局铸陕字；甘肃巩州局铸巩字，后移兰州仍用巩字；密云镇局铸密字，蓟州镇局铸蓟字；宣府镇局铸宣字，大同镇局铸同字，临清镇局铸临字；四川成都府局铸川字；广东广州局铸广字；广西桂林局铸桂字；云南云南府及临安府、大理府、禄丰县、蒙自县各局，俱铸云字；贵州贵阳府局铸贵字，毕节县局铸黔字。皆满汉文各一，满文居左，汉文居右。至雍正初年，又定各省钱幕，俱照京局例，以宝字为首，次铸本地方一字，皆用满文，至今遵守。盖于钱面铸年号，以昭王制；于钱幕铸国书，以示同文。折衷尽善，洵万世不刊之制也。比年民间行用如天命、天聪、户字、工字等钱，已偶一见之，若安字、武字、巩字、密字、川字、黔字，则从未寓目，即康雍乾三朝旧钱，其鼓铸精纯、轮郭完好者，亦复日少一日。而私铸私销，十八行省中，终年无一举发之案。禁令徒县，圜法极坏，职司九府者，亦思挽彼狂流乎？

本朝与前明宫中费用之比较

康熙二十九年，大内发出前明宫殿楼亭门名折子，又宫中所用银两及金花铺垫，并各宫老媪数目折子，令王大臣等察阅。诸臣等覆奏，查得故明宫中每年用金花银共九十六万九千四百余两，今悉已充饷。又故明光禄寺每年送内所用各项钱粮二十四万余两，今每年止用三万余两。明每年木柴二千六百八十六万余斤，今止用六七八万斤。明每年用红螺等炭共一千二百八万余斤，今止用百余万斤。各宫床帐舆轮花毯等项，明每年共用银二万八千二百余两，今俱不用。又查故明宫殿楼亭门名共七百八十六座，今以本朝宫殿数目较之，不及前明十分之三。至故明各宫殿九层，基址墙垣，俱用临清砖，木料俱用楠木，今禁中修造房屋，出于断不可已，凡一切基址墙垣，俱用寻常砖料，木植皆用松木而已。四十九年谕大学士等曰："明季事迹，卿等所知，往往皆纸上陈言。万历以后所用太监，有在御前服役者，故朕知之独详。明朝费用甚奢，兴作亦广，一日之费，可抵今一年之用。其宫中脂粉钱四十万两，供应银数百万两，至世祖皇帝登极，始悉除之。紫禁城内一切工作，俱派民间，今皆现钱雇觅。明季宫女至九千人，内监至十万人，饭食不能遍及，日有饿死者；今则宫中不过四五百人而已。"又谕户部曰："国家钱粮，理当节省，否则必致经费不敷。每年有正额蠲免，有河工费用，必能大加节省，方有裨益。前光禄寺一年用银一百万两，今止用十万两；工部一年用二百万两，今止用二三十万两。必如此，然后可谓之节省也。"我先朝节用爱民，布在方策，万一年运以往，谐臣媚子，有以佃游土木导宫廷侈肆之萌者，二三老成，不难述成宪以相咨儆，庶煌煌祖训，星日长辉矣。

铁面学道

溧阳狄公敬，顺治甲午以文望简授湖广提学道，时方官屯田员外也。单骑之任，毖饬学校，力剔宿弊。每临所部，则集诸生于学宫，讲卧碑不如式者，辄挞之，诸生屏息骇汗，不敢仰视。或訾其过严，公曰："士习颓靡久矣，今敷教在严，惟严而后可以言宽也。"试之日，绯衣坐堂上（按：时服色初定，品官犹或沿明制也），焚香告天，取诸生试卷，当堂面阅，阅毕即发，一切竿牍不得行，而积弊以清。所奖拔士，皆穷巷老儒，足迹鲜入城市者，群号公为铁面学道。公尝识熊文端于乡举时，后文端居金陵，公已告归，复相与讲学谈经，修东林、白鹿之绪。故文端志公墓，其铭词有曰："治称廉敬，功翼典谟（按：公著有《尚书衍义》）。"殆非阿好云。

郝浴出处之恢奇

定州郝巡抚浴，生而机警，负异材，年十四五，能通六籍百家言，尤留心世务，高自期许，讲求古今兴亡治乱，而慕诸葛孔明、李邺侯之为人。顺治初通籍，即上书指陈利弊，娓娓数千言。由御史奉命按蜀，破巨寇刘文秀等，且密陈吴三桂跋扈状。三桂衔公深，一再倾轧，公坐是降调，旋流徙盛京安置。公至铁岭，僦屋潜居，日手《周易》一编，哦吟自得，不知身在冰天雪窖中也。如是者十有八年，三桂反起，补原官，疏论兵事多奇中。巡盐两淮，百废具举，转饷大有赖焉。最后擢抚粤西，汰冗兵，置戍堠，停鼓铸，省邮传，养士择将，通商惠农，疮痍顿起。圣祖尝语左右："粤西善后，朕早知非郝浴不可也。"初王师凯旋，经费不赀，公尝权宜动库帑，又前抚傅公因馈饷不继，亦多所挪移，未及补而公即世，署篆者劾公侵隐，吏议落职追赔。上曰："郝巡抚廉能素著，其所动支，必非入己，著免追取。"公子进士林，复牒上公冤，谕复原官，赐祭葬。康祺按：公躬襄圣运，其所遇时会，与孔明、邺侯不同，而盘根错节，前沉后扬，树立恢奇，卒有以践其生平之志业。亦何怪少年英迈，早如处囊之锥，跃冶之金耶？

宫中祭五祀日期

古者大夫祭五祀，今不论贵贱，但祭灶神。考我朝自顺治八年定制，每岁正月祭司户之神于宫门外道左南向，四月祭司灶之神于大内大庖前中道南向，六月祭中霤之神于文楼前西向，七月祭司门之神于午门前西角楼东向，十月祭司井之神于大内大庖井前南向。中霤门二祀，太常寺掌之；户灶井三祀，内务府掌之。而每岁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又自于宫中祀灶以为常。是五祀之礼，达于上下，而腊月二十三日之祭灶，亦不得议为俗例也。

吴将军父女之风雅

国初吴将军英，莆田人也，幼为海寇所掠，投诚后，以功累迁至水师提督。御赐作"万人敌"匾额，加号威略将军。顾性喜吟咏，有爱女名丝，字黄绢，将军亲课之，亦擅风雅。《闺秀正始集》及《闽川闺秀诗话》，均载其诗。

陈文恭抚吴时逸事

吴俗崇信巫鬼，汤文正公抚苏，攘斥异端，觉牖惛诞，其革除五通神，至今妇稚能道之矣。乾隆间，陈文恭公开府吴中，亦有一二轶事，与文正前辉后光者。郡有北禅寺，僧为坛九成，置佛于颠，号于众曰佛升天，众施金钱亡算，积薪将焚之。公闻之，微服诣坛视佛，乃阴敕有司收寺僧，而自谓吴民曰：吾欲奉养佛，以公舆舆之。数日始能言，则吴江人为僧所闭，绝其饮食，豢以豨膏，使不能言，而状貌肥白瑰异如佛像然也。论僧极刑，火其居。石将军者，吴人以镇不祥，云古之石敢当也。或祷焉如响，士女坌集，奸盗并作。公至，谓吴民曰："吾闻石之灵者，入水不沉，果尔，吾当为立庙，盍从我试之乎？"众忻然从之。公命武夫乘高投诸渊，弗起也。公曰："嘻，是弗灵也已。"众乃爽然尽散。迹公此二举，若出于机谲权变之所为，究其厉俗化民，志除奸宄，则与文正同一作用也（康祺按：活佛升天一事，他书有属之某太守、某县令者，第考顾耕石学士元熙所撰公祠堂碑铭，于公道谊经纶，概从其略，而是举独详哉言之。学士长洲人，且建祠距公殁不远，必非讹传）。

顾学士又纪文恭抚吴日，每鞫吏之舞文者，得其实，则集群吏于庭曰："是不独一人一事矣，某月日某人舞某弊，吾以事小，且不忍发也。今发矣，后有若此者，诛无赦。"由是吏人屏息，其于民之作奸犯科者亦然。按：此即古人所谓勤于察、慎于发，刃其一而仆者百也。有驭下之责者，尚其取以为则。

顾莼奏疏之敢言

吴县顾通副莼，世所称南雅先生者，为词臣三十年，文采照海内，而结主知，崇物望，实以奏疏显。其督学滇也，道河南，以风闻墨吏奸民入告。闻逆匪林清之变，疏称中禁严密，敢阑入肆猖獗，则圆明园距都城远，尤宜备。其擢学士也，适值宣宗初登极，疏称方今所急，惟崇君德、正人心、饬官方三者为尤要。上召见，称所言皆是者凡三，同列羡为殊遇。又公再迁学士时，疏称西域逆回滋扰，不难锄慝于目前，而难弭祸于日后，欲请于喀什噶尔添重兵，控制安集延，俾回人不敢窥伺，且其地密迩英吉沙、叶尔羌，又东南为和阗，皆有水草可耕牧，宜募民屯田，以备战守。更请慎简大僚，无区满汉，务得读书识大体者任之，以廉静寡欲、通达事理者佐之。其迁通政司时，适两湖三江皆大水，疏称饥民与盐枭纠合，易生事。盐枭不靖，终为巨患，缓治之则养祸深，急治之则召祸速，故欲禁其妄行，必先谋其生路，请变通盐法，听民挟赀趋产盐地收买，随时纳课，收课之后，即不必问其所往（按：此即唐臣刘晏就场征课之法，名臣学士言其利者什八九，谓为非宜者亦什二三也）。二疏俱留中。公初以论事左迁，乃冷署回翔，仍侃侃敢言如是，忠爱惓挚，流露简书。然则砥砺学行，养士爱才，于公特小节；书画文赋，凌跨名辈，于公更绪余也已。

孙诏成杖责滋事宫监

孙方伯诏成，康熙壬辰进士，选庶吉士，为甘肃武威本朝甲科之开山。雍正初年解馆，改知直隶某县，会世宗有事先陵，跸经其邑，大雪积行宫门外数寸。故事，凡宫门内外粪除之役，宫监司之。时宫监有所索于方伯，未之允也，辄呼县官来扫雪。方伯拥彗以前，谓宫监曰："县官为天子扫雪，岂辱事耶？"伛偻扫雪不已。宫监怒，将群集而殴之，于是方伯引其魁以出，饬皂隶缚而加杖。是时上官皆伺候宫门外，闻之震栗，遂以其实上陈，且请罪。世宗览奏，欣然曰："此知县好大胆，太监滋事不可赦，著交所司治罪。"召见方伯，慰勉者再。未几，而擢守吾郡矣。旋迁宁绍台道，转两浙盐运使，惠政令望，至今不沫。其杖责阉人，与初笔所述乾隆年间热河巡检张若瀛缚杖滋事太监，若合符契，尤为世所传扬。谢山先生作方伯墓铭云："西凉之域，茂陵所开。晋十六国，继翦蒿莱。历唐宋元，颇称乏才。运际中天，乃起其衰。峨峨使君，破荒而出。如炼石手，以补天阙。花砖绫被，三馆矜式。洊历方面，树藩秉臬。被名与位，有如飘蓬。惟兹令闻，可以无穷。吾家枌社，桐乡之东。甘棠蔽芾，我思召公。"可见方伯之亦侠亦儒，蔚成循卓，固非但金花榜子为凉州群彦之虑无也（康祺幼时，闻公宦浙多年，最慎庶狱。尝曰："吾不能必人之无冤，惟求己之无悔。"此二语，亦刀笔吏座右良箴）。

托硕使俄订约事之驳正

赵瓯北《檐曝杂记》，称康熙中谕遣侍卫托硕至俄罗斯定边界，托硕美须眉，为其国女主所宠，凡三年始得归，所定规约十八条，皆从枕席上订盟，至今犹遵守不变云云。梁茝林抚部《南省公余录》，据《会典》以驳之。略谓自康熙二十八年平定罗刹，命内大臣索额图与俄国使臣费要多罗定议，雍正五年，郡王额驸策凌与俄使萨华等定议，及乾隆三十三年、四十五年、五十七年，三次皆因俄国吁请开市，允准定约五条，从无托硕所定十八条于枕席订盟之事。康祺按：他书纪述俄夷，均谓世传女汗，罗列男侍夫，以穷边岛国，礼教未兴，即果有羁留使臣，昏荒暧昧之行，亦殊不足奇。唯托硕以天朝近臣，衔命万里，何至俯受羁绊，廉耻荡然。人如山阴之面首，迹异子卿之胡妇，当日同行星使，完节归来，有不起而弹之者乎？赵氏之言，殆如郢书燕说矣。

张如绪告养亲之恩荣

张如绪，字绍先，康熙庚辰科进士。为主客郎中，

以父世思百岁告养，蒙召见，并赐家居，得具折附闻世思起居。此郎曹稀世之荣也，见《济宁州志》。

行装佩荷包飘带之原始

今士大夫奉使行役，多著缺襟袍，即《会典》所谓行袍也。行装多佩荷包飘带，亦曰风带，《会典》称为帉。行袍之帉，宜以素布为之，视常服带微阔而短。满洲松湘圃相国，尝于扈从时语同列曰："君等知荷包佩帉所由始乎？我朝初以马上得天下，荷包所以储食物，为中途充饥之用，佩帉所以代马络带，恐带偶断，则以帉续之。其初皆用布，今施之礼服，乃饰以绸耳。"观此，知行装荷包，亦应用布，而开国诸臣，披荆斩棘，栉风沐雨之勤劳，即一物一名，已堪观感也。

乾隆七年置乐部

虞廷分礼乐为二职，至周礼，司乐之职，属之春官。我朝乾隆七年，始置乐部，凡郊庙祠祭之乐，神乐署司之；殿廷朝会宴飨之乐，和声署司之；宫中庆贺宴飨之乐，掌仪司司之；铙歌鼓吹前部大乐，銮仪卫司之；均隶于乐部，而以礼部满尚书一人为之总理，亦曰典乐。盖仿周官遗意云。

张文毅广哀诗

张文毅公芾，以咸丰甲寅罢江西巡抚，侨居玉山，著有《冰溪吟草》（按：冰为溪水玉为山，戴叔伦句也）。首列《广哀诗》四十三章，盖吊军兴以来平生师友贾身寇难，及江西死事诸将吏之作。每章皆以呜呼发端，首章云呜呼林文忠，次章云呜呼李文恭。诗虽止四十三章，然七章呜呼武昌城，十五章呜呼石头城，皆罗列多人，不限于一人一诗也。又七言五诗一篇，题曰："去年七月朔，余在南昌守城督战，奴子郑贵侍侧，与材官哈恩俱毙于炮，血溅余身，今一年矣，感而有作诗曰：去年今日豫章城，我在城头督战兵，贼炮如雨向城击，忽然战血溅我缨。左右骇愕环相顾，中有二人中炮仆，材官哈恩仆郑贵，淋漓血染城头路。哈恩碎颅气仅存，郑贵洞腹犹能言，首问主人受伤否，次言有母乏饔飧。我闻此语心悲切，世人枉自谈名节，此仆二十不读书，临死之言何烈烈。人生忠孝赋于天，今我报国知何年，将母犹荷君恩重，愧汝国殇空泪涟。"康祺按：公力扼豫章，有功于东南者甚巨，是集表扬忠义，激励同仇，亦不朽千秋之鸿制也。其末段人生忠孝数言，即异日以团练使身殉回氛之谶。

钦天监推算历法之乖错

康熙八年，钦天监按古法推算是年十二月当置闰，南怀仁言雨水为正月中气，是月二十九日值雨水，即为康熙九年之正月，不当闰，置闰当在明年二月。因命礼部详询，钦天监官多直怀仁言，乃改为九年闰二月。嘉庆十六年，管钦天监事务定亲王绵恩等奏："嘉庆十八年癸酉时宪书，系闰八月，是年冬至在十月内，为向来所未有，因覆查十九年三月亦无中气可以置闰，应否改为十九年闰二月。"上谓置闰应有一定，非可轻改，恐该监推算讹舛，复令详细通查。嗣据奏称：康熙十九年、五十七年俱闰八月，冬至仍在十一月，与郊祀节气均相符合。今嘉庆十八年闰八月，冬至在十月内，则南郊大祀不在仲冬之月，而次年上丁、上戊又均在正月，不在仲春，且惊蛰、春分在正月，亦觉较早，若改为十九年闰二月，则与一切节气俱属相符。复推算至后二百年，其每年节气及置闰之月，皆与时宪书无讹。"上乃从之。观此，知从前钦天监推算，亦容有愆差，倘非先皇帝奉若敬授，精益求精，将一节偶误，百岁沿讹，何以顺天行而熙庶绩乎？时光绪二年闰五月，客有询置闰之有无舛错者，因举二事告之，而并录于此。

本朝万寿开科原始

康熙五十一年，各省士子以圣寿六十，请开恩科，事下礼部。部臣以旧例所无难之。太仓王尚书掞曰："以万年之圣主，当六旬之大庆，此岂有成例可援乎？若以糜费为嫌，则民间家长生日，子孙僮仆，尚不惜出所有以宴饮娱宾，矧富有四海，而区区计及于此乎？"遂如所请以上，得旨举行。此我朝万寿开科之始，见《潜斝堂文集》，而士林鲜有知之者。

王玉璧中武科三元

本朝三元，乾隆间一钱棨，道光间一陈继昌耳。而有国初天津镇总兵王玉璧者，中顺治辛卯武乡试第一，壬辰会试第一，廷试亦第一，是武科中之三元也。且王于前明崇祯朝，已举武闱第一，入国朝乃弃此重应试，仍连中三元。以今方古，直与《说储》所载崔元翰之四头并驾齐驱矣。视钱、陈二君，尤为难遇。

耆寿得玄孙者古今仅有六人

乾隆四十九年闰三月初八日，上以皇玄孙生，命儒臣检阅《四库全书》，自古耆寿得见玄孙者凡几人。嗣奏：三代以上不可考，隋以前未有其人，惟唐光禄大夫南昌人钱朗（见《山堂肆考》）、宋参知政事饶州人张寿（见周必大《平园续稿》）、元绍兴人吴宗元（见宋濂《潜溪集》）、明国子监博士吉安人罗恢（见明《文衡》）、又常熟人归璿（见《归有光集》，璿即有光高祖）、长洲人文徵明（见徵明《甫田集》），凡臣庶以耆寿得玄孙者，仅有六人，而帝王则未之前闻云云。然其时，据直隶、江西、山东、四川、广西各督抚奏报，百岁寿民五世同堂者六家。又各督抚奏报，五世同堂者一百九十四家，如直隶张璧、湖北李进也、贵州孙月英，各得玄孙自八人至六人不等，尤为蕃衍。盖圣化翔洽，生齿殷昌，同时名列奏章，事登御集，皆先民罕遘之荣也。

世祖能容杨雍建之直谏

海宁杨少司马雍建，为本朝谏官第一，前笔述尚未详。方公初入兵垣时，驾数巡幸南海子，公首上书请养

圣躬，慎出入，毋勤于原兽。世祖震怒，谓国家以武定祸乱，顺时于田，示不忘战，乃宣公跽苑庭，面数其罪，令免冠谢。公但对曰："臣惟知忠爱皇上，无他罪。"上益怒，色变，往返数数过公前，谯让不已。诸臣侍直者，咸股栗，公神色不动。上乃曰："而讵不闻善则归君，过则归己乎？奈何翘翘然沽直声，将谓朕盘于游畋，欲方何代主。"于是公始一顿首曰："此则臣罪。"时世祖固已心重之，后凡有章奏，无不霁颜听纳矣。

杨雍建宰高要时惠政

杨少司马以高要令行取入台。故事，州县内升，历三年方预荐牍。公作令一载，即就征，盖治行尤异也。高要当广右之冲，制府驻节焉，于是师行络驿，供亿甚烦，每羽书至，征民夫累百，絷若犬羊，置隙地。公下车未久，值岁除饮椒酒，忽起立曰："民夫亦人子，何忍使之露宿。"命徙廊庑，彻酒食给之。夫泥首谢，有泣下者。平南、靖南二藩，同镇南海，盐谷丝麻，输官价百倍，而县境羚羊峡产砚，遣其掾采石，日役夫匠无算，篝火入岩穴，多失气死。公力减浮费，掾以砚奉，公力却不受。军中索榕树条为缘绳，以燃炮火，风雨不熄，有百夫长持兵符下县征解，语不逊，公坐而挞之。泣告其帅，帅诉之制府王公国光，王公曰："书生强直，廉吏方刚，是不可犯。"乃杖百夫长而荐公于朝。康祺按：公爱民洁己，风骨峻嶒，自非刀笔筐箧中人物，而护持善类如王公，亦岂易求之世之居高位者？

名臣子贤否之不同

赵恭毅公名臣也，其长子熊诏，用修撰直南斋，虽曾为记注事落职，仍留供奉。嗣从军肃州，出私财济军，圣祖嘉之。公次子凤诏，则于守太原时以墨诛矣。蒋文肃公名相也，长子文恪公溥，继膺台辅，恩礼始终。而次子洲，则于官山西布政使时，以罪诛矣。若满臣则一家骨肉荣悴殊观者，尤不可胜指，此足见圣朝赏罚之公，勋旧后人，宜自惕也（同治癸酉，书示友人）。

卷十一

国初乡会试同考官无定额

国初乡会试房考无定额。顺治十六年己亥会试，庶吉士为同考者九人，皆戊戌进士也。十八年辛丑会试，庶吉士为同考者十六人，内戊戌进士五人，己亥进士十一人。雍正二年癸卯顺天乡试，庶吉士为同考者八人。乾隆九年甲子顺天乡试，庶吉士为同考者十人，皆后来所无也。其同考人数最多者，则康熙乙未会试，至三十二人，内翰林二十一人，部曹十一人。戊戌、辛丑二科，亦三十二人。丁酉乡试，同考至三十六人，内翰林三十一人，给事中二人，部曹三人。而最所鲜遇者，惟乾隆甲午顺天乡试，十八房中，彼此官阶迥相悬绝，如宗丞窦光鼐、太常吴玉纶、光禄吴绶诏、理少周于礼、仆少曹学闵、通参赵佑，皆九列也；中允童凤三、编修管干祯，则翰詹也；司业朱棻元，则国子监也；御史戈源，都察院也；户部许宝善、善聪，礼部施学濂、郑源焘，则部属也。而此外又有助教吴省兰，学正徐立纲、汪如藻，皆举人。大理丞朱衣点，贡生。此四人，皆例所不预开列者，是盖采选清望，不限阶资，睿鉴所加，绝人议拟，殆杜朝臣通榜之弊也。

姚启圣全家之奇特

会稽姚尚书启圣，生而倜傥，以豪闻。少客松江赵太守所，午睡大斛，僮仆窃窥之，则雕虎也。甫冠，以诸生游通州，得权知州事，杖土豪杀之，寻弃官去。游萧山，遇二健儿掠二女子行，有老父随之哭，持牵汹汹，公怒，夺佩刀杀二健儿，纵女子去。亡命，隶汉军，平台一役，公功独多（按：公平台功已详前笔）。夫人何氏，亦绝有力，举石臼如无物。公奇之，娶焉，生长子仪，雄伟与公埒。尝驱驷马，驾奔车，自后掣之，马为之却；挽强弓，百步外可洞四札。以功授知县，擢部郎，出知开封府，谕以京堂用。自请效力从戎，改总兵，终云南鹤庆总兵官。天生奇人，萃于一家，匪适然也。

徐元文在词馆之荣遇

徐立斋相国元文，胪传日，世祖召见乾清门，还启皇太后曰："今岁得一佳状元。"赐冠带服物，视旧典有加。尝从幸南苑，赐乘御马，命学士折纳库为执鞚，馆师也。公逊谢，乃改使侍卫。又尝晚对便殿，夜分赐馔毕，世祖问从者得无饥乎，亦命赐以食。从古词臣荣遇，无叨被如公者。

高宗追念秦文恭

秦文恭公以乾隆二十九年四月乞病，温旨不许。八月复请回籍调治，许之，仍悬缺以待。既成行，疾革，薨于沧洲，讣闻，高宗怆恻。明年南巡至无锡，幸寄畅园，御制诗有云："养疴旋里人何在，抚景愀然是此间。"寄畅园者，公家别业也。高宗追念旧臣，形于翰墨，如此益可见公之居官不苟矣。

高宗赐蔡文恭诗

乾隆四十八年，漳浦蔡文恭相国假满还朝，觐热河行在，上赐以诗，有"年老君臣似友朋"之句。明年御制临新建辟雍诗，中有云："蔡新或备伯兄行。"注曰："若今群臣中，孰可当三老五更之席者，独大学士蔡新，长予四岁，或可居兄事之列。"公既致仕，五十五年以祝釐诣阙，锡宴同乐园，复赐一诗，有曰："八旬幸我犹身健，九望怜卿会膝前。"恭绎奎章，觉伊古明良赓和，《卷阿》矢音，雍容肃穆则有余，悱恻缠绵犹不足也。

梁文庄感激恩遇

雍正间，钱唐梁文庄公入直上书房，获侍高宗皇帝暨诚、和两亲王讲读，以旧学受知遇，回翔馆阁，平陟台

衢，恩礼哀荣，旷绝寰宋。公晚年自言，尝为高宗作擘窠大字，适宪皇帝驾至，诸臣鹄立以俟。宪皇帝命竟其书，以墨渍袍袖，复令高宗曳之，今藏此衣三十年，他时服以就木，庶存殁志君恩也。后公子孙如其言。

梁文庄无愧清秩

内阁、吏部、翰林院，皆京僚极清要地。梁文庄公尝兼领数年，王尚书际华戏谓曰："公可谓三清居士矣。"裘文达公闻之笑曰："兼以上书房、南书房，则五清也。"文庄性俭素，自奉啬于贫士，赀郎热官，不敢因缘造请。每下直，双扉昼掩，门庭阒然。署所居为味初斋，示不忘旧。同时朝论，谓惟公实堪此清秩云。

张学使识拔汪廷玙

镇洋汪少司空廷玙，初名璠，幼而颖悟，丱角补博士弟子员。时学使桐城张公廷璐奇其文，曰："它日名位不在吾下。"遂为易其名，名从玉旁，而中加一廷字，意盖引为兄弟行云。后果以鼎甲历清要，官至亚卿。世谓张公能相士，康祺尤服张公之能爱士也。

殿廷应试词赋之体裁

乾隆壬申，御试翰詹诸臣于正大光明殿，以"纳凉赋"为题，作者多规模《上林》、《子虚》，铺陈宫殿苑囿。汪侍郎廷玙时为编修，独以宵旰忧勤民事立言，特擢一等一名，超授侍讲学士。嗣充日讲起居注官，又充会试同考官，又充武会试副总裁官，一岁之中，恩命频颁，皆一赋为之羔雁也。自来殿廷橐笔，别有体裁，或以颂为规，或即小见大，职在文字者，不可不以前事为师。

翰林大考之黜陟

故事：词臣以大考休官，如外吏之干六法，无仍还原秩者。德州宋蒙泉廉访弼，以编修充《续文献通考》纂修官，同事十数人皆后进，征文献者咸以公为归。乾隆二十八年御试正大光明殿，引见，有旨令以原官休致。当时总裁诸公，合词奏宋弼学问笃实，著述精勤，请留之书局，由是供职如故。后以赞善分巡巩秦阶道，擢甘肃按察使，正身率下，惠在西凉。盖大考一举，不过为文学侍从之臣，借稽勤惰，因材任使，本不必以一朝之得失为凭也。

卢明楷以精于乐律受知

宁都卢詹事明楷，于乐律有宿悟，审辨律吕，清浊高下，不失累黍。为贡生，已预内廷修书之役，会和硕庄亲王、尚书张文敏公奉诏编次《律吕正义》，即荐公为纂修官，公犹未通籍也。本朝乐部，向以王大臣兼领，公官侍读时，特旨令撰拟乐章，兼乐部行走。凡所撰进，皆播之管弦，列于法部。当时同僚叹慕，谓公以钩稽绝学，上结主知，前代蔡中郎、阮仲容辈，无此荣遇也。

尹舍人以清白遗子孙

内阁典籍尹均，云南之蒙自人，内阁学士壮图父也。乾隆五十年，以就养京邸，特旨入千叟宴，与一品大臣列坐丹墀东，赐赉珍异，天下以为至荣。典籍性廉俭，在京师好饮豆汤，月必数设，呼子若孙共啖，曰："此吾乡味，若曹即富贵，慎勿忘。"与阁学同朝，父子入直，常共载一车。诸城刘文清公尝叹曰："尹舍人可谓以清白遗子孙矣。"

李文藻才名

岭南俗多窃牛，牛皮色相似，虽获盗多不承，有司无如之何，往往牵蔓成巨狱。益都李文藻南涧宰潮阳，令有牛之家，各于牛角印烙私记，凡赴墟卖牛者，牙侩以印烙登簿，以印付买主。如告失牛，先以印呈官，官遣役持印验墟簿，无得隐者。大府善其法，下所司行之。潮阳与海阳、揭阳俗称三阳，仕其地多致富，南涧去官之日，囊橐萧然。至番禺，命工摹光孝寺贯休罗汉像以归，曰此广南宦囊也。南涧性好聚书，手自雠校，无晚近俚俗之本；于金石刻搜罗尤富，所至必停骖周览。有仆善椎拓，携纸墨以从。尝乘舟出迎总督，小憩南海庙，命仆拓碑，秉烛竟夜，比晓，问总督舟已过矣。诗古文不傍人门户，过岭后，治公事日不暇给，而诗益工。邮亭僧院，信笔留题，虽舆隶皆知为才子。南涧成乾隆庚辰进士，先一年举乡试第二人，举主则嘉定钱詹事也。詹事尝称为天下才，又谓南涧有三反：长身多髯，赳赳如千夫长，而胸有万卷书，一也；生长于北海、官于南海，二也；湛思著书，欲以文学显，而世称其政事，三也。然而传人无疑已。

钱竹汀识拔邵二云

竹汀詹事以乾隆乙酉典试吾浙，志取奇士，不为俗学。余姚邵二云学士名列第四，五策博洽冠场，闱中传观，咸谓非老宿不辨。及来谒，则学士年才逾冠也。叩其学，渊乎不竭。詹事拊掌曰："不负此行矣。"康祺按：詹事屡握文衡，所取多懿文老学之事，使衡文者识鉴尽如此，制科何患不得士耶？

方望溪为李穆堂讥讪

方望溪侍郎以古文自命，意不可一世，惟临川李穆堂轻之。望溪尝携所作曾祖墓铭示穆堂，才阅一行，即还之。望溪恚甚，曰："某文竟不足一寓目乎？"曰："然。"望溪益恚，请其说。穆堂曰："今县以桐名者有五：桐乡、桐庐、桐柏、桐梓，不独桐城也。省桐城而曰桐，后世谁知为桐城者。此之不讲，何以言文？"望溪默然者久之，然卒不肯改，其护前如此。金坛王若霖尝言："灵皋以古文为时文，以时文为古文。"论者以为深中望溪之病，见竹汀先生《潜揅堂集》。竹汀殆亦不满于桐城者乎？

名臣不讳言科场夹带

阮文达公为学政时，搜出生童夹带，必自加细阅，如系亲手所抄，略有条理者，即予入学；如倩人所抄，概录陈文者，照例罪斥。见曾文正谕子书。文正并云："作时文宜先讲辞藻，欲求辞藻富丽，不可不分类抄撮体面话头。"又云："文人不可无手抄夹带小本，昌黎之记事提要、纂言钩元，亦系分类手抄小册也。"按：夹带为令甲所不容，二公皆名臣，文达则转因夹带而取其人，文正则昌言夹带而谕其子，盖王道不外人情也。

世宗破除官员回避本省之见

国初官员补授之例，回避本省，如江苏之与安徽，湖北之与湖南，陕西之与甘肃，亦称同省，例应回避。雍正七年，世宗以江南之上江、下江，湖广之湖南、湖北，陕西之西安、甘肃，虽同在一省，而幅员辽阔，各设巡抚司道以统辖之，其情形与隔省无异。且既系同省，则于彼处之人情土俗，较为熟悉，未必不于地方有裨。嗣后此数处府州县以下官员，不在本籍巡抚辖下者，不必回避。按：昔贤有分道用人之论，极东之产，不使远官于极西，果从其制，似与圣谕所称熟悉风土，裨益地方者，稍有合也。

圣祖不苛绳赵恭毅仪节

赵恭毅公晚年内任，一日，值圣祖仁皇帝亲试武进士骑射，与诸大臣坐班，瞢腾假寐。同列欲面劾，圣祖笑止之，不加谴责。盖天心仁爱，谅公宣力之久，而精力渐衰，不复苛绳仪节也(敬按：雍正间，川督宪德以成都府知府王澥，于考验武弁之日在座酣睡，特疏纠参。谕旨责宪德之过刻，犹引及恭毅前事云)。

梁文庄有古大臣风

梁文庄公与陈星斋太仆幼同里，长同学，雍正庚戌会试复为同年。至乾隆十五年，文庄方掌院事，太仆以外吏举鸿博，改官检讨，亦久次矣。京察列一等，御史欧堪善以文庄徇私弹奏，辞连上年舟过丹阳被殴事，(详见下则。)圣意稍为之动，即日召见文庄。文庄奏曰："陈兆仑在翰林，前此已四入京察，无不定为一等者，臣虽欲矫情避嫌，其如朝廷公议何。"上亦悟，从容谕曰："自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文庄正色曰："臣领皇上无则加勉之训。"同列者咸叹为得古大臣风(康祺按：是年京察在三月，太仆以十三年七月闻太夫人讣，时尚未服阕入都也。或其时丁忧人员尚无扣除察典之成例与，俟考)。

陈星斋太仆被解役囚徒痛殴之巨案

星斋太仆居忧时，河库道何君聘之课子。乾隆己巳二月赴淮，舟泊丹阳，遇秋审解犯数船，自镇江往苏，两船偶触，解役突率众囚徒入船，各持器械杂手中铁链，指捣劫夺，罄所有以去。太仆方与客对弈，猝被一囚连殴三链，头颅脊背受创极重，流血昏晕。盖每岁秋谳时，胥役囚徒，互相狼狈，以亡命横行为利薮，而不知太仆之为贵人也。痛定鸣官，得其主名，经丹阳县令请抚军雅公具奏，立置重典。嗣是此风稍戢矣。辛未岁，太仆起复入京，上方自南巡还。太仆道旁接迓，犹垂问此事甚详，并霁颜曰："汝何不言鸡肋不足当尊拳耶？"自是每遇召对，必问及焉。高宗睿性之和易，玉音之警敏如此。

陈兆仑三次通籍

乾隆大科，有以进士举鸿博者，两次通籍，已为奇遇。钱塘陈太仆兆仑释褐用福建知县，嗣保奏鸿博，入都候试。适内阁中书阙员，试士东阁。新例，凡征士中科甲出身者，亦得与试。太仆蒙钦取一等一名，授内阁撰文中书，旋入军机处行走。明年，复入鸿词之选，改官翰林。三次通籍，古今仅见。

钱南园劾奏国泰之勇决

钱南园通政为御史时，劾东抚国泰，前笔纪之未详。是时刘文清公偕和珅奉高宗命，往山东讯鞫，并谕御史同讯。方谳狱日，国泰忽起立詈御史曰："汝何物，敢劾我耶！"文清大怒曰："御史奉诏治汝，汝敢詈天使耶？"立命隶人披其颊。国泰惧而伏，珅遂不敢曲庇。狱上，国泰伏诛。初，通政将奏国泰事，诣所善翰林邵南江曰："家有事，需钱十千，可借乎？"邵曰："钱可移用，将何事也，盍告我？"通政曰："子勿问何事，有事欲用此钱，当于吾子取之。"越三日，而弹章宣矣。时国泰声势方盛，人皆为之危，幸高宗仁明，察其忠直，寻擢通政司，而山左去一奸人，朝野歌颂焉。邵于是叩之曰："子前告我需钱十千岂为此事耶？"曰："然，吾自度劾国泰必受严谴戍边，故预备资用耳。"邵曰："若果有此行，十千钱亦不济事。"曰："吾性喜食牛肉，在道可不用傔从，以五千钱市牛肉，日啖此可无饥，其余钱吾自负之，得达于戍所足矣。"闻者悚然。康祺按：乾隆至今，不少敢言之谏官，求如通政之廉俭为体，刚正为用，亦本朝有数直臣也。

汪守和宗伯言动悉遵古礼

乐平汪大宗伯守和，言动悉遵礼法，每食必置菜羹于坐隅，以祭先代始为饮食之人，揖然后坐。

驴车尚书

戴简恪公敦元长刑部日，值大雪，公著雨罩，手抱文书，步至街衢，呼驴车乘之，御者不知公为谁也。及至署，隶役呵殿而人，公下车，去雨罩，帽露珊瑚顶，御者大惊，将弃车而逃。公强留，与之钱而去。都中谓之驴车尚书。公卒之日，乡人往视之，敝衣露肘，布衿一袭，咸叹其俭德为不可及云。

四三麟凤二六鸿鸾

尹望山相国内召后，赞画枢要，退居赐园，公子十

二人，排日至园奉侍，时谓之四三麟凤，二六鸿鸾，盖羡其子多且贤，如荀龙贾虎之比也。

张文和谨身节欲之效验

张文和公幼体弱多疾，精神疲短，步行里许辄困惫，尊长以为忧。公因此谨疾，慎起居，节饮食，时时儆惕。三十通籍，气体稍壮。嗣值南书房，辰入戌出，岁无虚日。塞外扈从十一次，夏则避暑热河，秋则随猎于边塞辽阔之地，乘马奔驰，饮食失节，而不觉其劳。康熙丁亥，圣祖以外藩望幸，车驾远临，遍历蒙古诸部落，公皆珥笔以从，一百余日不离鞍马，亦不自知其鞅掌。世宗朝，委任益笃，以大学士管吏部、户部，掌翰林院，皆极繁要重大之职。兼以晨夕内直，宣召不时。适西北军兴旁午，每奉密谕，筹画机务，羽书四出，晷刻不稽。偶至朝房或公署听事，则诸曹司抱案牍于旁者，常数十百人，环立番进，以待裁决。舆中马上，披览文书，吏人多随行于后，候一言为进止。又总裁史馆书局凡十余处，纂修诸公，时以疑难相质，公为之从容论定。薄暮还寓，则宾客门生，车驾杂沓，守候于外舍者如鲫矣。夜然双烛治事，既就寝，或从枕上思及某疏某稿未妥，即披衣起，亲握笔改正，黎明付书记缮以进。而气体之强健，反过于少壮时，见公所自述澄怀园语。自来天生命世，固多付以龙马之精神，用能为国家任重致远。然公中年以还，谨身节欲，戒慎恐惧之一念，实足以后天补先天之阙也。

顾宁人之强记

王渔洋《古夫于亭杂录》云："近日顾宁人号强记，一日会于京师邸舍，予谓之曰：先生博学强记，请诵古乐府《蛱蝶行》一过，当拜服。顾琅琅背诵，不失一字。"康祺窃谓记诵特学问之一端，座有顾宁人，乃仅仅以《蛱蝶行》相难，其拜服宁人，亦仅在能背诵《蛱蝶行》，此渔洋所以卒为文人与。

王渔洋处置赀郎之意见

国家自滇闽二广用兵，始开捐纳之例，始犹经户部斟酌，不至过滥，其后陕西赈荒、出塞运饷等事，则渐泛滥矣。始商人巴某等初捐即补知府，言官论之，因革去。其后于振甲为运饷都统，则不由户部，及九卿集议，径移吏部铨补。于是佥事方面显官，亦在捐纳之列，初任即得补授矣。后左都御史张鹏翮疏言州县守令教职捐纳冗滥，九卿集议，遂欲通改幕职佐贰等官。王渔洋尚书时贰户部，谓诸公曰："朝廷不可失信于天下，已往可勿论，但当慎之于将来耳。"众以为然，遂罢议。康祺按：渔洋廷议，在当时自是正论，盖捐数本重，捐员亦寥寥无多，若今日则减成折额，展转售鬻，甚至市一牛之赀，可使显贵其二子，而且丱角之岁，隶名天官；胎妊之儿，预营仕牒，朝廷果毅然停捐，采用前议，将此辈尽改虚阶，亦不为过。否则拘守小信，坐视吏道之沦胥，必待至数十年后，而始有澄清之可冀，恐亦非政体所宜也。

梁山舟书名播于日本琉球

梁山舟学士书名满天下，求书者纸日数束。尝言古善书皆有代者，我独无，盖不欲以伪欺人也。其诚笃如此。时日本国有王子好书，以其书介舶商求公评定。琉球生自太学归国，踵公门乞一见。公以无相见仪却之。其人太息曰："来时国王命必一见公而归，今不得见奈何。"因丐公书一纸，曰："持是以复国王耳。"其名盛又如此。

宣南诗会图

吴县潘功甫舍人曾沂，文恭相国冢嗣也。性澹荣利，勇于为善，居京师杜门谢客。文恭门生故旧满天下，识其面者殆不数人。曩尝见《宣南诗会图》，图中九人，皆一时贤士大夫，盖东乡吴舍人嵩梁、新城陈学士用光，泾县朱宫赞珔、长乐梁观察章钜、宜黄谢学士阶树、嘉兴钱侍御仪吉、吴县董太守国华、歙县程侍讲恩泽，一即舍人也。先是与斯会者，有安化陶中丞澍、泾县胡廉访承珙、祥符周观察之琦、嘉善黄太守安涛、侯官林廉访则徐，时舍人尚未入都。逮后长乐观察守楚中，歙县侍讲典黔试，泾县宫赞乞养归，则又益以华亭张舍人祥河、临川汤舍人储蕃、侯官李侍读彦章，仍九人也。朱绶为之记，诸公名位，多就当时叙录。其后腾踔中外，文藻勋烈，皆卓卓有所表树。朱门后起，能皆如舍人之慎于择交，差不愧司马家儿风范矣。

越中四杰

会稽陶篁村征士元藻，少字龙溪，才藻飙发，与同乡刘凤冈豹君、周虎木以词赋齐名，时有龙凤虎豹，越中四杰之目。见梁山舟《频罗庵集》寿篁村七十诗注。

汤鹏铁画

芜湖铁工汤鹏，字天池，煅铁作草虫花竹及山水屏幛，精妙不减名家图画。山水大幅，非积岁月不能成，其流传者，多径尺小景，以木范之，若琉璃屏状，名曰铁画。或合四面，以成一灯，曰铁灯。每幅数金，一时争购之。炉锤之功，前代未有也。相传鹏家煅灶与画家邻，画师自高其技，每相傲睨。鹏意颇不平，闭门构思，铿铮屈曲，遂成绝艺。鹏亡，竟无继者。世咸称鹏所作画，当与张铜、黄锡，并为艺术传人。康祺独谓以彼其人，运镂肝怵肾之沉思，创鬼斧神锥之妙制，盍不移而钻研理窟，藻绘学林，为可惜也。然以视世之宽衣博裒，醉饱嬉娱，百岁如驰，一长莫述者，则又鹏所唾弃不屑道也。

本朝列圣多工绘画

京师慈仁寺僧舍，藏有世祖皇帝御画渡水牛，乃赫蹄纸上，用指上螺纹印成之，意态生动，笔墨烘染所不能到。又风竹一幅，上有广运之宝，王贻上、宋牧仲辈

均见及之，今不知尚存否。康祺敬按：本朝列圣，天才渊雅，几暇多工绘画。近年尝见文宗所画马，醇邸恭摹上石，神采飞舞，雄骏中含肃穆之气，非唐宋专家所能比拟也。

皇史宬之建置

皇史宬建自前明，四周石室，中藏金匮，本朝因其旧制，尊藏实录、圣训、玉牒诸巨编，宝笈琅函，依次排列。嘉庆十二年，高宗纯皇帝实录、圣训告成，卷帙宏富，视旧增倍，仁宗特命所司重加修葺，将金匮分列石台，诹吉尊藏。并谕阁臣云："我国家亿万斯年，笃祜延釐，正未有艾，嗣后石室充盈，即于两配殿仿照石室规制，建造分贮，奕叶遵循，永远无替。"此旨并交内阁存记，今又阅四朝矣。八圣储庆（借用《陆宣公集》），谟烈灿陈，读书中秘者，幸勿为籍谈氏所讥也。

高宗宣宗冲龄时之神武

乾隆辛亥秋，宣宗皇帝侍高宗皇帝行围威逊格尔，引弓获鹿，喜动天颜，黄褶翠翎，宠赉优渥。高宗御制诗，有"老我策骢尚武服，幼孙中鹿赐花翎，是宜志事成七律，所喜争先早二龄"之句，盖高宗以十二岁时，木兰从狝，初围得熊（此事敬载前笔），宣宗则初围得鹿，年十龄也。诗又云："家法永遵绵奕叶，承天恩贶慎仪刑。"则他日圣子承乾，良谋贻厥，若已寓于翰藻中矣。

宣宗临御初年之谨小慎微

嘉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军机大臣敬拟遗诏，中有高宗降生避暑山庄之语。越月余，宣宗检读实录，始知高宗实于康熙辛卯八月十三日诞生于雍和宫邸，而高宗御制诗凡言降生雍和宫者，三见集中，因传旨诘问。枢臣回奏称：仁宗御制诗初集第十四卷、第六卷诗注，均载纯皇帝以辛卯岁诞生于山庄都福之庭。上责其巧辨。谕云："朕恭绎皇考诗内语意，系泛言山庄为都福之庭，并无诞降山庄之句。当日拟注臣工，误会诗意，且皇祖诗集，久经颁行，不得诿为未读。"遂降旨：托津、戴均元退出军机，与卢荫溥、文孚均镌级有差。时宣宗临御甫匝月，其谨小慎微，迩言必察，殆睿性天成已。

李天生之豪侠

李天生检讨，性行伉爽，尚气概而急人患，一秉秦中雄直之气。生平与二曲交最密，天生宗朱子，二曲讲良知，各尊所闻，不为同异。亭林在山左被诬陷，天生走三千里至日下，泣诉当事，而脱其难。在都门，尝与毛西河论古韵不合，西河强辩，天生气愤填膺不能答，遂拔剑斫之，西河骇走。康祺窃谓天生古豪杰，其周旋亭林、二曲，不愧古人之交；其剑劫西河，未免稍失儒者气象。然以西河之利口，喋喋，滑稽不穷，非劲敌如天生，恐亦不足以折其骄横诡诞之气，宜当时传为快事云。

卷十二

任象元之学行

吴江诸生任德成象元，笃于儒行，奉朱子白鹿洞规，因集明以前先正格言与洞规相发明者为一书，曰《洞规大义》。居乡勤施济，置社仓，创义塾；岁饥，煮粥食饿者，乡人德之。一夕步于庭，有偷儿方逾垣下，见象元惊欲窜走。徐语之曰："子毋恐，得无患馁乎？"手量米一斛给之，曰："此危道也，勿更为。"其人叩头负米去，乃遍告其党，相戒勿窃任氏，其言颇闻于人。雍正初，诏举贤良方正，鄂文端公为布政使，欲荐之，固辞乃已。尝浚万顷江，达之太湖，里中无水患。有司以闻，赐八品服。学行如君，东京之彦，与南宋之儒与。今日吴中之士习，安得若君辈三五人，不言躬行，而示之标准与。

士大夫归田后之规范

王兰泉侍郎在京师时，与笥河学士互主骚坛，门人著录者数百人，有南王北朱之目。罢官归田后，往来吴门，宾从益盛，与王西沚、钱竹汀两先生舣舟白公堤下，朋簪杂还，诗酒飞腾，望之者若神仙然。然其时袁简斋以诗鸣江浙间，从游若鹜，侍郎痛诋之，收召门徒，隐然树敌，以至吏胥之子，负贩之人，能用韵不失黏，皆与齿录，颇有惜其太丘之道广者。康祺窃谓，随园之所为，不过假以梯贵游、攫金帛，以自适其园林声伎之好，侍郎何苦诋之。若钱、王二先生之遗荣志古，内介外和，奖掖后贤，不立门户，则诚士大夫归田之规范也。

沈端恪请黜陆王陈从祀孔庙之措词

沈端恪公甫通籍，有上孝感熊座师书，请黜陆象山、王阳明、陈白沙孔庙从祀。其议象山谓："《六经》皆我注脚一语，非圣背经，狂妄自恣。"其议白沙谓："静坐养出端倪，的系禅定一派。"至阳明之学，则以谓："原于象山，而猖狂过之；似乎白沙，而诡谲为甚。若当孔子，难逭两观之诛；如遇孟子，必在放距之列。久窃从祀，万万不可。"其辞而辟之，尤为不遗气力。当时孝感得书，不知若何作答，特未见其有厘正从祀之疏耳。康祺窃考端恪之学，其始浸淫禅窟，则几与姚江之末派相同；其继师应潜斋，友沈士则、凌嘉印，则宗旨尤与陆王为近。即诵法朱学，渐悔前非，其时年仅三十余，亦不必卫道如是之严，论古如是之刻。岂程朱陆王，果如苗莠雅郑，势不两容，必焚其书而铲其名，乃足为紫阳之功臣欤？且静坐二字，似不始于白沙，何以一养端倪，便成禅定。末学浅漏，向读陆清献书而疑之，读端恪书而疑益甚矣。（按，白沙不无遗议，象山未可厚非。若阳明则宏才硕学，伟绩精忠，比肩汉葛亮，接踵宋天祥。彼自独有千古，本不借两字良知，分孔庑特豚之飨也。乃谓其功业不过杜预，学术甚于安石，门户之论，岂可

谓乎?)

陆耳山四子之乖谬

陆耳山副宪卒于奉天校书之役,嫡子四,扶其柩归。如夫人陈,以病留京,抑郁而没,属其遗子及女于冯星石鸿胪,而以第五女为吴侍郎玉纶之义女。后二公为之抚教婚嫁,等于所生,想见前辈友道之笃。而副宪嫡子四人者,殆不知具何心肝也,清门子弟,尚其鉴诸。

吴湛山中丞一岁九迁

固始吴湛山中丞士功,起家部属,自乾隆丁丑暨戊寅,仅一载,由楚臬而护楚抚,升陕藩、护陕抚,既调直藩,再调陕藩,再护陕抚,旋授闽抚,仍留陕抚,兼管陕藩。古所称一岁九迁其官者,蔑或过之。

吴中丞奏请弛私渡之禁

台湾海外上郡也,例禁私渡,而民犯死偷渡者日益众。故台湾令鲁鼎梅修县志略云:"内地穷民在台者数十万,其父母妻子欲就养,格于禁例,于是贿船户,冒水手姓名挂验。妇女则以小船出口,上大船,抵台后复用船接载,率以夜行,名曰灌水。更有客头勾通习水积匪,用漏船收载多人,入舱封闭,遇风则尽入鱼腹。比及岸遇有沙,驱之上,名曰种芋。或潮涨漂溺,名曰饵鱼。穷民迫于饥寒,相率入陷阱,言之痛心。"固始吴湛山中丞抚闽,据志语入告,请旨弛禁,从之。其疏中有云:"内外人民,皆朝廷赤子,向之在台为匪者,悉出只身无赖,若安分良民,既已报垦立业,有父母妻子之系恋,有仰事俯育之辛勤,自必顾惜身家,各思保聚。此从前督抚诸臣所以叠有给照般运之请也。及奉准行过台以后,亦未有在台滋事者,乃因奸民偷渡,致令良民在台者身同羁旅,常怀内顾之忧;在内者怅望天涯,不免向隅之泣。以故老幼妇女,茕独无依之人,迫欲就养,竟致铤而走险,毕命波涛,非所以仰体我皇上如天之覆,一视之仁也。"言简意赅,恺恻入听,中丞之造福海外,闽人至今感颂。若彼鲁令者,殆亦有心人已(康祺尝谓:凡修纂郡邑志乘,以陈述民瘼,钩扬潜德为得体,若乃铺张形胜,攀附人物,皆庸笔也)。

葛世振力辞荐辟

康熙十年,浙抚范忠贞公荐山林隐逸,首列吾邑葛编修世振。世振,明崇祯庚辰一甲第二人也。诏下,以老疾辞,不赴。复奉温旨敦迫,再以疾辞,遂允其请。时吾乡诸先辈,多以诸生布衣起兵死难,其节则奇,其事究近于矫激,若编修者,殆不失箕子之明夷者也。

雍正朝隔省题官之通融

雍正间,湖广总督杨宗仁折荐广东南海县知县□□□升补湖南宝庆府知府,广州守备范宗尧改补湖北汉阳县知县,上特从之。隔省题官,或越等,或改涂,倘施之今日,恐本官荐主,并受讥弹矣。

李天生讥顾亭林好讲古音

亭林先生西游,主李天生家。一日,亭林卧未起,天生谓之曰:"汀芒矣。"亭林愕然。天生曰:"子好讲古音,尚不知天应读汀,明应读芒耶?"亭林为之大笑。盖嗜古之不可泥古也。

董秉纯整理全谢山遗集之风义

谢山先生易箦时,以诗文稿付其弟子董秉纯小钝藏弆,手定凡六十卷,其余残篇剩简,几满一竹笥。小钝泣拜而受,粘连补缀,又汇为七十卷。其中与正集重复,及别见于他作者,几十之四,拟重删定,以多先生手书,不忍涂乙。因手自誊写,课徒之隙,钞得三百余纸。船唇驴背,挟以俱行,竟未竣事。小钝旋判那池州,地僻政简,日课字四千,四阅月始卒业,即今所传《鲒埼亭外编》也。先生殁,无后,著述三十余种,多赖小钝与蒋孝廉学镛、卢教谕镐为之排比雠正,虽书不尽传,而风义足尚。李侍郎之于韩昌黎,方侍读之于宋学士,吾乡前辈,何多让焉。

孙文定阻子应试

益都孙文定公服官居乡,恂恂廉慎。公子宝侗有高才,侍公京邸,每乡试不许入京闱。尝曰:"吾为大臣,汝又薄有文誉,使或以一第相溷,为结纳之资,平生廉隅扫地矣。"宝侗卒为诸生。渔洋《池北偶谈》称文定此一节,有唐贞肃、王忠肃两公之风,洵非阿好。

沈归愚尚书训孙语

沈归愚尚书于本朝儒臣中,最称晚达,尝训其孙惟熙曰:"汝未冠蒙皇上钦赐举人,亦知而翁乡试时,固十七次落第秀才乎?"盖尚书年六十有六,始膺乡举,不自料其后日恩荣至此也。

尹文达对于僚属之谦下

尹文达公老于封疆,凡一督云贵、三督川陕、四督江南,每遇艰巨,纡徐料量,靡不妥帖。而性善谦下,将有张弛,必集监司以下属曰:"我意如是,诸君必驳我,我解说则再驳之,使万无可驳而后可行,勿以总督语有所因循也。"以故公所行,鲜有败事。吁,可法也。

世宗大义灭亲之不得已

圣祖皇帝晚年,阿其那、塞思黑辈妄觎非分,要结羽党,播散流言,至今尚有以管、蔡之不咸,议圣人之有过者。敬考康熙年间,圣祖升遐以前,诸皇子惟世宗已封雍亲王,允祉已封诚亲王,允祐已封淳亲王,余皆贝勒、贝子,且有未受封者。而巡方驻跸之随扈,禋祀巨典之代行,及军国大计从容谘决,惟我世宗为独多。即六十一年南郊大祀,亦以世宗恭代,距圣祖宾天,仅先五日也。圣祖尝谕诸大臣曰:"朕万年后,必择一坚固

可靠之人，与尔等作主，令尔等永享太平。”观此，知天心默定，神器攸归久矣。群凶构扇，图危宗社，大义灭亲，夫复何间。

圣祖生有圣瑞

圣祖生有圣瑞，孝康章皇后在妊时，孝庄文皇后辄见孝康皇后衣裾若有龙绕。逮降诞之辰，异香盈室，经日不散，五色光华，与日俱耀，宫人内侍，咸所瞻仰，见世宗御制景陵圣德神功碑，盖帝王自有真也。

科场加恩大员子弟之成例

科场定例：现任文武一二品大员，及翰詹科道之子孙弟侄，出应乡试，别编官卷，号曰官生，凡二十人取中一名，较寻常觅举者登进差易。又道光以前，凡礼部会试及顺天乡试之主考、房考，其家人族党有应试回避者，每别派试官阅卷，或封卷进呈，择尤录取，获隽益多。皆国家嘉惠臣工之茂典也。考雍正六年，直省乡试后，上谕大学士、尚书、侍郎、都御史、副都御史各大员，有子弟在京闱及本省乡试，未经中式，年二十以上者，著各举文理通顺可以取中者一人，开送内阁请旨。寻开列大学士蒋廷锡子溥、吏部尚书嵇曾筠子璜、都御史唐执玉子少游、吏部侍郎史贻直子奕簪、户部侍郎王廷扬子镠、礼部侍郎钱以垲子鋆、礼部侍郎鄂尔奇子鄂伦、兵部侍郎杨汝谷子绥、刑部侍郎缪沅子檩、工部侍郎张大有子鸿运、侍郎署理仓场事务涂天相子士炳、副都御史谢玉宠子升等具奏，得旨俱赐举人。户部侍郎刘声芳子俊邦，因病未应乡试，亦赐举人，一体会试。此则榜花异瑞，乔木同荣，圣泽汪洋，尤为旷百世而一遇者也。蒋、嵇两相国皆世掌丝纶，沙堤重筑，史奕簪、鄂伦诸人，亦俱洊跻卿辅，益见斯举之得人。

朱文端奏免年遐龄从坐

年羹尧既以大逆诛，父遐龄年八十余，法当从坐，九卿俱画诺矣。高安朱文端公独不署名，宪皇帝责问，公奏：“以子刑父，非法也。臣簿录年氏家书，遐龄训羹尧甚严，羹尧不能从，以陷于罪，罪在子不在父。”上颔之，遐龄竟免。

世宗恩礼鄂尔泰之优渥

文端相国鄂尔泰经略西路，将凯旋，世宗命户部尚书海望为治第，凡什物椸禁盘匜槭窬之属必具，已报竣矣，命异堂上几视之，以为窳败，大怒，召海切责。海叩头请易乃已。乃公入朝，奏事毕，谕曰：“卿勿还旧居，可赴新宅。”复手书“公忠弼亮”四字赐之。侍卫十人，捧宸翰随公入第。上闻第中无园圃，赐以藩邸小红桥园，而中分其半为军机房。呜呼！圣主之优礼至矣，人臣之宠荣亦极矣。

鄂文端公戒弟侈泰之先见

鄂文端公当国时，其弟鄂尔奇亦位跻正卿。一日，公退朝过尔奇书斋，见陈设都丽，宾从豪雄，甫掀帘，不入而去。尔奇急诣兄问故。公庭立责之曰：“汝记我兄弟无屋居祠堂时耶？今偶得志，而侈泰若是，吾知祸不旋踵矣。”尔奇跪泣谢罪始已。嗣后伺公往，先藏珍器屏燕朋乃敢见，然卒为李卫劾奏，以侈败，世方服公先见也。康祺按：宋子京椽烛修史，侍女满前，其兄景文尝有“寄语学士，记得少年读书某寺时否”之语。文端诫弟，政与之同。惜鄂尔奇无小宋之清才，而奢侈过之，宜其富贵之不终。

大理令之戆直

雍正季年，直省祥符骈集，史不胜书。世宗圣量㧑谦，多推美于地方大吏。时鄂文端公督云贵，云南庆云屡见，司道诣节辕庭贺，大理令刘某独曰：“某眼眯，实不见庆云。”公默然，心嘉其直，遂荐起之，人以为两难。

列圣不惑于异端

世宗睿悟渊微，洞彻三教，万几余暇，闻外间炉火修炼之说，深知其非，而聊欲试观其术，因将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置于西苑空闲之地，俳优等视，借以消闲。及高宗践阼，始驱逐各回本籍。又列圣深通佛法，世祖章皇帝时，木陈忞最被恩礼，屡侍内廷。康熙朝，则玉琳国师、筑溪禅师主持法席，亦复饫聆圣训，接引指迷。然诸僧人偶有骄诞越轨之举，则毁书屏斥，严谴随之。世宗慈悲觉世，尤喜召见僧衲，指示提撕，冀其勉力超悟；其未能领会者，必令陆续散出。高宗谕旨尝云：“朕崇敬佛法，秉信夙深，参悟实功，仰蒙皇考嘉奖，许以当今法会中契超无上者，朕为第一。”然高宗自登极后，即禁敕缁流。凡有偶见天颜，借端夸耀，或造作言辞，招摇不法，在国典为匪类，在佛教为罪人，必按国法佛法加倍治罪。又以披剃太众，品类混淆，仍复给发度牒，方准出家之例。盖圣学之邃，无所不窥，故道笈梵函，咸洞明其奥窔，而圣鉴之明，无微不烛，故异端谬种，必预峻其防。维天纵多能，大中至正，可为万世法已。

封印后预用空白之原始

同治癸酉，余官刑部奉天司，封篆之期，曹司毕集。亡友周编修晋麒时为同舍郎，忽语余云：“中外衙门豫用空白，始于何代？”余不能答，既而曰：“必始于本朝。”缘明以前纪载，不见有此也，必始于冬末春初，缘政令有所不便，增设此例也。顷恭读《高宗实录》，载乾隆五年夏四月，始命各省封印后豫用印空白。余所臆说，一验一不验，且仍不知此例因何而开，然则掌故之学，岂易言哉？

南楼老人画册之遭际

禾中钱文端公母陈太夫人，节艺双绝，鬻画养亲，世所称南楼老人也。文端既贵，尝以其画册十帧进呈御览，一帧画一鱼、一黑犬，一帧画一蝶未入花丛时，一帧画一虾、一蟹、一小鱼，一帧花篮，一帧大柏，一帧梅

花仙女，一帧修篁茂林，一帧杨梅、枇杷、二桃，一帧喜雀，一帧萝卜、白菜，皆清华名贵，秀溢人寰。每帧有其夫钱纶光廉江先生题诗二句。乾隆三十一年，高宗于每帧题七绝一首，并御题一跋于后，发还。文端公及其子侍郎汝诚，各作十诗恭和元韵，而侍郎详跋于后，以详庆幸。逮乾隆四十七年，文端父子皆没，高宗因阅钱选所画犬鸟，偶忆陈太夫人原册，遣人至浙，取至京师，再呈乙览，复御制七律一首，长跋一帧，仍归钱氏。今文端玄孙子密枢部应溥，犹宝守之，固海内之名迹，亦旷古之奇遭。而高宗圣性渊灵，寸楮尺笺，偶经睿赏，阅十余年而记忆不忘，即寻常收藏鉴别之名家，恐尚无斯专挚也（钱氏又有文端之《母夜纺授经图》，高宗及诸名臣均有题咏。其《直庐问寝图》，则图文端早朝，先至其母所问安之象，为王荦基所绘，兵后尚存，洵称家宝）。

韩襄毅遗砚之遭际

雷侍郎以诚以一砚赠曾文正公，盖韩襄毅雍之故物。砚刻瓶形，襄毅自题曰韩瓶砚。后归王文成公，题砚背数十字，至本朝归阿文成公，而青浦王侍郎咏题砚匣，复百余言。咸丰中入雷侍郎手，则曲阜孔继铼所贻也。亡弟中书君好蓄古砚，非有诗铭篆刻者不收。余尝相约为砚笺，采录颇广，顾无遭际如斯砚者，二文成、一文正为开辟后有数伟人，韩襄毅之忠勤，雷侍郎之勋伐，兰泉宥涵之博雅，似亦世不多见。荣哉石兄，吾愿具袍笏而拜也。

张清恪申辩擅动仓谷

张清恪公初官济宁道，值岁荒，倾家财运谷以振，并载钱及棉衣数船，分给冻馁者。俄有旨振济，公奉檄振汶上、阳谷等县，以擅动仓谷数万石，将挂弹章。公上书申辩，其略曰："振济奉恩旨，非擅动也。动仓谷以广皇仁，非邀誉也。饥民户口皆可考，非肥己也。使上有特恩，坐视各州县之流离死亡而不救，官有余粟，野有饿莩，本道之罪，其可逭乎？汉汲黯过河内，以便宜发粟，武帝释之，今已擅动仓谷，题参理应顺受。第恐将来山东各官，皆以为戒，视仓谷重、民命轻，害不可言矣。"事得寝，此亦遭逢圣明，得行其志也。今晋豫奇荒，二省官吏，岂无一二志清恪之志者，其能毅然为清恪之所为否邪？

圣祖以张伯行为江南第一清官

仪封尚书通籍，用中书，总河张文端公异其才，题赴河工，以劳绩补济宁道，旋迁江宁按察使。圣祖南巡，以公为江南第一清官，遍问大学士督抚以下，推奖无异词。上大悦曰："汝等何莫保举，朕保之，将来居官好，天下以朕为明君；若贪赃坏法，天下人笑朕不识人。"驾至松江，即擢福建巡抚。康祺按：公以候补中书，三迁而膺节钺，在当日已为特达之遭，迄今士慕民思，巍然孔庑，不益彰仁皇帝知人之明与？

苏闽士民对于张清恪之感情

又公抚苏时，以缉海盗及科场二事，与总督噶礼互讦，廷臣多袒噶者。上谕削噶礼职，而公留原任。此举当载信史，无俟致详。其时江左士民，欢声遍朝野，榜于门曰："天子圣明，还我天下第一清官。"焚香结彩，拜龙亭呼万岁者，至数十万人。复有数万人赴京师畅春园，跪疏谢恩，愿各减一龄，益圣寿万万岁，以申真实感激之忱。而闽省士民，亦不谋而合，若赤子之庆慈父母也。呜呼，此岂易得于小民哉？

葛壮节缉海盗之神算

葛壮节公治吾乡水师时，捕盗最力，以海为家。某年岁除，将士方休息，公忽下令巡海，扬帆掩旗鼓，直捣某山，围其岛，盗方酣饮，尽缚之以归。岁旦，僚属集公署贺岁，闻入海捕盗，皆大惊。已而公至，马前絷大盗数十，付有司诘问，斩之。而以所得器用财货散士卒，皆叩头辕门，欢声雷动而去。或请其故，公曰："海船最细者出某山下，近吾访诸市而无之，此其山必薮盗，故渔舶不敢前。异时捕之，徒多苦我将士，又散走难尽获。岁暮，盗必聚窟中，且料我必不出；不设备，故可掩而尽也。"闻者叹服。公精忠大节，已载前编，即其缉盗谋算之神，时方承平，乃竭忠尽智如此，今之建旄列戟者，能师法公百一否耶？（康祺又闻公恂恂如书生，遇人片长，称扬不辍，而往往谩骂其僚属，常曰：号称武官，乃不能杀一贼，国家设武官焉用此。）

陈文贞得以人事君之道

康熙朝名人文诗集，惟泽州、新城及长洲汪氏之所著，为闽人林佶手写，书法妍雅，尤可宝贵。考新城、长洲，盖即泽州相国所荐达也。公为学士时，上数问公能文之士，公举王士祯以对，王遂以户部郎中改翰林院侍讲。会诏举博学鸿儒，公疏荐汪琬，汪以主事改官编修。后公长御史台，上咨九卿廉守令，公举陆陇其、邵嗣尧，皆得擢为御史。四公者，文学节概，均足衣被天下，振起来兹。然则贤如文贞，岂特儒雅过人，其于以人事君之道，视古大臣复何让焉？

陈文贞格于禽兽

泽州陈文贞公性至孝，始登籍，闻太夫人病，即归省。后庐墓山居，有百鹤飞翔之异，乡人名之为百鹤。阡地多虎，公作饲虎文告之，虎乃避去。

梅定九约束宗族之严

梅定九征君，以历算之学，受圣祖特知，一时大夫群士，皆延跂以为异遇。顾征君行谊，亦自有不可及者。圣祖南巡，李文贞以君书进呈德州行在所，命坐赐食，三接宠光，并御书"绩学探微"四字以赐。朝士敦劝出山，征君乃亟告归。营祠庙、定宗禁，梅氏自北宋家宛陵，征君之先，与圣俞同祖别支。族繁也，自征君为

族长，梅氏无公庭狱讼垂三十年，族属数千，人无敢博戏者。或侮其父兄，辟宗祠扑击之，不少恕。君没，赴吊哭失声。

康熙初年灾异策问之合于古意

对策始于西汉，其时董仲舒、刘向之伦，上书言事，于天人相与之际，尤能致慎致详，使人主知垂象著明，赫然可畏，何其忠也。今制科发策，从无以当时灾异，究其应验之从来者，盖古意之失久矣。考康熙初年，韩文懿公所拟策问，有曰："我皇上以冲龄嗣历服，即位以来，彗星见于翼轸及娄，历十有三宿。京师地震；河北、淮南水暴溢，侵庐舍、坏城郭；陕西元霜降，大雨雪，偃禾稼，杀人民；山东西大饥，人相食；江北旱蝗，都城堕陷十余丈，下视水中若庐舍然，或讹言佛出相惊，盖五六年之间，变故多矣。"又曰："入春以来，白气亘天，长数丈，如匹练，灼烁有光，陕西益饥，民死相枕，河数溃徙，淮上州县被水灾，而畿辅亢旱不雨，五月癸卯，太白昼见，凡三日不灭"云云。康祺详绎其词，以谓颇有合于古谊，且诸所称引，未必尽载史编，爰节录之，以见人事兆于下，则天表应于上，灾异偶征，亦盛世所不免。唯我圣祖敬天勤民，侧身修省，用能扫除僭逆，风雨节而寒暑时，年谷顺成，岳渎效职，变咎征以为休征。康熙一朝，遂远迈于成康、文景之治，殷忧启圣，万世可型，何待弭笔小臣，戋戋顾虑，一若非捃摭谶纬，附会祯祥，不足以称官书之体例也者，惑亦甚已。

孔文謤因奏求蓄发革职

国初入关定鼎，首奠山东，薙发令下，原任知府孔文謤奏："臣家宗子衍圣公孔元植，已率四世子孙告之祖庙，俱遵令薙发讫。但念先圣为典礼之宗，颜、曾、孟三贤起而羽翼，礼之大者莫要于冠服，先圣之章甫逢掖，子孙世世守之，是以自汉暨明，制度虽有损益，独臣家服制，三千年来未之或改。今一旦变更，恐于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备也。应否蓄发以复先世衣冠，统惟圣裁。"得旨："薙发严旨，违者无赦，孔文謤奏求蓄发，已犯不赦之条，姑念圣裔免死。况孔子圣之时，似此违制，有玷伊祖时中之道，著革职永不叙用。"

溧阳松江等处出现玉玺

康熙四年，江南江西总督郎廷佐奏：溧阳县农民顾起龙等，获玉玺，篆文"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遣官赍进。命贮内库，赏起龙等各银五十两，赍玺笔帖式三员各马一匹。考雍正间，松江渔户网得玉玺，经提督高其位奏进，已纪前笔。惟松江、溧阳既非列代肇域之区，又无孱王蒙尘之辙，岂耕渔贱业，亦知诡诈以求荣钦？抑果前朝重器，流转人间，其显晦沉扬，乃亦有前定之时地耶？

圣祖射猎之神武

圣祖晚年，尝于行围幄次谕近御侍卫诸臣曰："朕自幼至老，凡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狲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哨获之鹿凡数百，其余射获诸兽，不胜记矣。又于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读此，知我圣祖大勇大仁，允文允武，均足冠冕百王，宜一时蕃部君长，慑栗天威，咸执梃随鞭之恐后也。

武虚谷之行谊

武虚谷先生至性敦笃，重风义，尝由京师奉兄柩南归，乏资斧，手挽鹿车，不避溽暑泥泞，比达里门，足重趼，数月不能行。族孙有孤贫者，十五年与同爨。闻师丧，千里奔赴。康祺窃谓：此数事，当求之后汉《独行传》中。

武虚谷借警墨吏

虚谷宰博山时，檄治邻邑煤窑狱，窑户介典史某以白金二千进，典史惮其威望，不敢言。虚谷廉知之，因祷雨谓典史："吾祷于神，虽贫不为墨吏也，雷霆实闻之。"时适震雷，典史惊悚，遂获澍雨。合前笔所载擒治番役一事观之，虚谷之为吏，盖所谓无欲则刚。

阿文成遗事

余纪闻中述阿文成事夥矣，顷读孙渊如《嘉谷堂集》，记公遗事，复采一二，以补前阙，愧未能如朱子《名臣言行录》之类次先后，条列整齐也。记云："公承家教，进止温恭，起居有常处。每朝，先五鼓起，入禁廷，坐直房待旦，不假寐。诸曹屏息，室内外如无人。召阁部直事官，询上折记阁本，与岁时应举掌固，及一日所折狱，备顾问，始入内朝。有奏稿，必亲阅无误字乃进御。或上辇经直房，侍者下户帘，公从室内起立，垂手候卤簿过，方复坐。"又云："公画诺至恭慎，每署日稿尾，虽遇仓猝，运末笔如有力千钧。"又云："公管刑部最久，一郎与公议公事不合，公嫌其戆直，而卒予特擢。郎有伛偻而勤政者，公举任剧郡；及入觐，高宗亦曰：人果不可以貌取也。"

烟屿楼笔记

[清]徐时栋撰　阎　钢整理

《烟屿楼笔记》八卷，晚清徐时栋著。该书杂记历代朝野故实、典章旧制、文苑轶事、家世旧闻等，以清朝史实为主，尤详于作者家乡宁波风土世故。另有部分考据文字，自撰诗词楹联等。

据蘧学斋徐氏校印本标点整理。

卷　一

蜀后主号炎兴，而晋武帝兴；唐殇帝号唐隆，而明皇立。而莫奇于宋钦宗号靖康，为十二月立康，果期年而高宗践阼矣。

晋元帝建元永昌，郭景纯以为二日之象。齐废帝建元隆昌，史臣亦以为二日。明光宗曰泰昌，亦二日也。是年天启即继之。此皆以二日为二君也。而齐主延宗号德昌，则以十二月十四日建尊号。不间日而被围，经宿即败。识者以为德昌者，仅得二日耳。二日之谶同而解则异。

晋安帝大亨，为一人二月了。齐文宣天保，为一大人只十。宋太宗太平，为一人六十，卒此年号之奇应者。侯景二字，为小人一百日天子。李顺二字为一百八日川，此姓名之奇应者。

梁侯景废简文帝，而立豫章王，改元天正。事在大宝二年。大宝三年，武陵王僭帝位于蜀。亦改元天正，固不知豫章之改元而与之暗合者也。识者谓天为二人，正为一止，后二人各一年而止。金大定间，辽人耶律窝干称帝，临潢伪号天正，亦一年而灭。我朝顺治五年，东明土贼伪称年号，亦曰天正，亦一年而灭。异哉！

《隋书·五行志》多言离合年号之字，便成谶文。周高祖改元宣政，谓是宇文亡日；周静帝改元大象，谓是天子家。齐后主改元隆化，谓降死。随炀帝改元大业，谓是大苦来此，与后人拆字象义无别，而皆得奇验。

黄巢尝试进士，不第而作乱。故其人知文。其自陈符命，谓唐家建元广明，唐字去丑口而安黄。天意令黄在唐下，乃黄家日月也。

石晋少帝号开运，而降契丹；后梁帝号广运，而入于隋。识者谓运字是军走，故其君皆为军所走也。考年号用运字者绝少。宋时吴曦、李顺两反贼，一僭号曰转运，一曰应运，后皆伏诛。此字真不吉祥耶！

吾前言，以运字为年号之不吉。今又考，北汉刘继元亦建元广运，而后降于宋。惟夏赵元昊两用运字，独不至走降失国。元昊始改元开运，逾月有告以石晋败亡年号者，乃改广运，而不知广运亦后梁败亡年号也。然卒无恙。

吾乡，古越地也。其山、镇曰会稽。《吕览·有始篇》："土有九山，其九山以会稽为称首。"又《上德篇》："太华之高，会稽之险。"注："会稽山名，在吴郡。"按：今会稽山无甚险阻。而吕氏云云，若天下山险，无过此者。盖当时地在海滨，多巨浸。其险在风浪舟楫间，不在山林跋涉也。今则皆桑田矣，故不复见有所谓险者。

《吕览·贵生篇》："越人三世杀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按：四明称丹山，其来已久。所谓丹穴者，岂即丹山耶？

明州，在宋佳郡也。东坡乞守之，不得。其《与子丰正字札》云："外郡虽粗俗，然每日惟早衙，一时辰许纷纷，余萧然，皆我有也。四明既不得，欲且徐乞淮浙一郡。"又朱子状陈正献俊卿云："正献求去，上手札留之。公请不已。上曰：'卿必欲去，朕当勉从。然亦且在四明，或平江，一两月复来可也。'公以平江繁剧，辞。上使自择两浙近地。公因以四明为请。上乃许之。然正献卒。亦不果来。"

高宇泰《敬止录》中载：魏岘《蒋山龙潭庙记》署衔称新吉州，而家居不赴任。余尝疑之。及阅《袁絜斋集》称："曾大父被命守泗，待次于家。"始知宋时，虽除某州，而原官固未去任，被新命者在家待之也。

海中小山，隐于水中不可见者，谓之礁。海船最畏之。先大夫尝于蛟门外，夏太婆礁上，立大木，以为舟人指南。前年，余作先传，述其事。遍考字书，无礁字。遂以吾乡常写字写作礁。后见吴莱《甬东山水古迹记》云："一撞礁石，舟且靡解，不可支持。"似礁字实当作礁。班固《东都赋》："别风礁峣。"左思《吴都赋》："陵绝

嶕嶣。"皆训高貌。又《广韵》:"山巅曰嶣。"与山椒之椒相通。是其义,皆与隐于水中相反。而礁字则始自宋元地志。今则省府州县之志,以至官府文移,民间笔札,无不作礁者。然则吴记,偶然一见,不可以为训也。

古人有埧字,无壩字。今官文无不作壩。且以此字为州县名。则版图所掌,不可改也。吾乡又以土石障水时,其启闭而放纳之者,谓之碶。此字为鄞人所独。非特字书无之,即他乡亦寡有者。然已见之曾子固文中。宋后字书不为收入疏矣。又如礁字已见宋元志乘,则亦应收入者也。

四明世家,莫古于虞氏,而史以为余姚人。按虞氏世居慈溪之鸣鹤场,即所谓山北者。《水经·沔水注》云:"江水又东迳赭山南。"虞翻尝登此山西望,诫子孙:"可居江北,世有禄位。居江南则不昌。"然住江北者,相继代兴;时在江南者,辄多沦替。仲翔之言为有徵矣。盖仲翔所云江北,即今山北。其地虞氏古迹甚多。

乡村间,老翁小儿,并有"罗隐秀才,出口成谶"之语。始以为吾乡俚语耳。壮游四方,则大江以南,时有此言。又阅诸郡县志,凡横目二足之徒,所秉笔者,辄复阑入山川古迹间。可笑也。近阅《宣州志·古迹中》一条云:"金鸡山,在建德寺草堂之北。罗隐过此,戏题曰:'金鸡不向五更啼。'遂迸裂,有鸡飞鸣而去。"云云。谬妄如此,亦俨然著书立说,可谓不知廉耻羞恶者矣。

《宋诗纪事》载苗时中里贯,云甬上人。于是吾乡袁陶轩徵君钧,郑三云同知辰,摭拾《四明诗》,并据收之。吾谓此大误。《宋史》明称,时中其先自壶关徙宿州。则时中为宿州人。而桂胜中载时中磨崖诗刻,自署甬上者,以甬桥为宿州掌故也。《旧唐书·文宗纪》云:"太和七年三月,复于埇桥置宿州。"埇桥即甬桥。通鉴正作甬,其为宿之甬上无疑。且此二字非郡非邑,何得以史传明有里贯之人,漫不考索,遽据其人偶然题署,便当邑里耶?又且临桂县中,苗子居题名不一,雉山及龙隐岩题甬上,叠采山则题符离,白龙洞又题上党。然则子居实宿之符离人。甬上为县之名胜。而上党则先世郡望耳。吾乡先辈,数里中人物,从未及子居者,以正史列传中人物,不应姓氏冷落也。又且甬东,及甬句东,及句甬,见诸经传杂史,其称最古。若题名署甬上,则始自明人。宋元人皆署四明,无署甬上者。孙威敏新治"甬上居闲,逸安暮齿"之句,亦是偶然见之歌咏耳。

《锦绣万花谷前集》引孙仲益尺牍云:"四明二湖之胜,而新筑领其要。"顷见《曾南丰集》记广德湖,俗所谓莺脰者,今垦而为田矣。云云。按此牍不知与何人。所谓新筑者,指所与牍人之居耶?抑自谓耶?仲益似未尝居四明也。

雍正间,李敏达公卫,巡抚浙江。严檄鄞县撤毁王荆公祠。不知何以至今其庙无恙。且荆公祠在鄞者,非一处。愚谓荆公在朝,误国罪不胜言。而令鄞时,则惠政甚多,于吾乡水利尤极整顿。故他处庙可废,而鄞庙独不可毁。此亦改祀于乡之意也。

《荆楚岁时记》所列风俗,多有与吾乡同者。如正月一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魈。五月五日,采艾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又于是日取鸲鹆,教之语。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营盆,供诸佛。注引《盂兰盆经》目连救母事。正月十五夕,迎紫姑,以卜将来蚕桑,并占众事。注引刘敬叔《异苑》云,捉之觉重,是神来也。岁暮留宿岁饭,以及五月禁作诸事,十二月祭灶神等语,并与今大同小异。

《岁时记》云,岁暮留宿岁饭,至新年十二日,则弃之街衢,以为去故纳新也。按此风大恶。稼穑惟宝,忍弃之耶?今北方亦不甚爱惜饭米,食余每任意倾弃之。吾乡人惜饭与惜字等。饭碎落地,小儿亦知拾取。若见粒米狼戾,辄谓其家不祥也。除日亦为宿岁饭,取米蒸之,摊令略燥,名曰饭富。富字取美名,其实盖是饭脯。以干饭比之干肉耳。新岁朔日,以后十余日不复煮米作饭,即以饭富入水,下釜中为食。俟饭富食尽,始依常煮生米也。

周处《风土记》云,蜀之风俗,岁晚相与馈问,谓之馈岁。酒食相邀,为别岁。至除夕,达旦不眠,谓之守岁。又云除夜祭其先,竣事长幼聚饮,祝颂而散,谓之分岁。《东京梦华录》亦云,士庶之家,围炉团坐,达旦不寐,谓之守岁。按别岁即是分岁。记坡老有此三岁诗。吾乡近时风俗略同,馈岁之典,无家不有。合午日九日谓之三节。酒食相邀,谓之吃分岁酒。士庶家多以来岁相邀,作新年饭。而分岁酒则市肆多有之。守岁惟前辈盛行,近稍寥寥。谚曰:"是夕不眠,是修来生爹娘完全。"故俗谓:"彻夜不寐,为修爹娘完全。"不必除夕也。盖前辈守岁之夜,遇有父母无故者,辄以完全相夸尚。后乃误守为修矣。

《旧唐书·明皇纪》:"开元二十六年二月甲辰,禁火寒食。以鸡卵相馈送。"《荆楚岁时记》云:"寒食禁火三日,造饧、大麦粥、斗鸡、镂鸡子、斗鸡子。"又薛能《晚春诗》云:"镂成鸡卵有秋千。"题为"晚春",是亦寒食故事也。

五月五日,以艾为旗,以蒜头为锤,以菖蒲为剑,合而缚之,悬门户上,此吾乡风俗也。日久飘落,即弃之。古人采艾,则以为药。《岁时记》注云:"宗则,字文度。常以五月五日,鸡未鸣时,采艾见似人处,揽而取之,用灸有验"是也。《岁时记》"五月五日,取鸲鹆教之"语注谓:"此月鸲鹆子,毛羽新成,俗好登巢取养之,以教其语也。"按:此注未得其趣,今俗以午日,翦鸲鹆舌,照之以镜,背作人语。鸟,疑是镜中之鸟所语,乃肯从而学之也。是午日为始教语之日,非取鸟之日耳。

《岁时记》云:"夏至节,日食粽。"注云:"周处谓为角黍。"盖《风土记》中语。今俗以五月五日、九月九日、食之前数日,亲友以相馈遗,谓之端午粽、重阳粽也。

五月多禁忌。凡娶妇、迁居、及一切造作,非不得已,皆避之。此甚无谓者,而相沿则久矣。《荆楚岁时记》云:"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曝床、荐席、及忌盖屋。"注引《异苑》云:"新野庾实,尝以五月曝席,忽见一

小儿死在席上，俄失之。其后实子遂亡。或始此。"余谓此注颇奇。庾实之子将亡，而妖兆先见。此事理所恒有者。而即以此故，能禁天下人之曝席。则将以子胥之沈江，而五月忌汲水；以田文之见弃，而五月忌产子矣。古来不幸之事，无月无之，从此将无月不禁忌矣。况云忌盖屋者，又始于何事耶？

纸绘灶神，以除夕供灶上，谓之灶君。岁时献新，焚香拜之。十二月二十三日，谓是灶神上天日。陈饼糕、饧饙祭之，束草为马，列刍豆马前，祭毕，则揭像并马焚之。曰："灶君上天奏事，七日始回来也"。至除夕，乃别供新者。南中风俗，大略如此。《荆楚岁时记》，十二月八日为腊日。其日并以豚酒祭灶神。又汉阴子方腊日见灶神，以黄犬祭之，谓为黄羊。阴氏世蒙其福。俗人竞尚，以此故也。则是古人并以八日，今以二十三日，不知何时所改。俗谓灶神不食酒肉，故吾乡祀灶，率以蔬果。然宗懔谓用豚酒，子方乃以黄犬。又世称醉司命日。而吾乡独尔者，盖先辈俭朴遗风耳。

明人作《遇灶神记》，谓神张姓。许慎《五经异义》云："颛顼有子，曰黎。为祝融火正。祝融为灶神。姓苏名吉利。妇姓王名搏颊。"夫以颛顼之子与妇，而能姓苏姓王，非天下之至奇者乎？俞净意《遇灶神记》云，神姓张氏，似亦有本。《酉阳杂俎》曰："灶神名隗，又姓张，名单。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洽。其属神，有天帝娇孙、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天帝长兄、硎上童子、突上紫官君、太和君、玉池夫人等。"大约道家诞妄之语，莫可究诘。一曰灶神名壤子。《杂五行书》则谓灶神名禅，字子郭。衣黄衣。司马彪又谓著赤衣，状如美女。又《庄子》曰："灶有髻。"司马彪谓髻是灶神。则灶神又名髻矣。然媚灶见《论语》；祭灶，见《礼记》；梦见灶君见《国策》。其神实为七祀之一。至李少君，以祠灶见武帝。于是灶为祈福之祀。其谓上天白人罪过，实始《淮南万毕术》。云灶神晦日归天，白人罪。《万毕术》已亡。多见引《太平御览》中。而陆龟蒙《祀灶解》亦曰："灶鬼以时录人罪过，上白天。当祀之以祈福祥也。"

世俗祭祀，以束草置地上，而酒沃之，谓之灌。此亦有本。《周礼·甸师》云："祭祀供萧茅。"郑兴云："萧字或为莤，莤读为缩。束茅立之，祭前酒沃其上。酒渗下，若神饮之，故谓之缩。"愚按其义恐不必如此，而其仪则古今同也。又按杜解《左传》即用郑说。

世俗祭神，必有神马。祭毕，并楮币焚之。焚时必用爆竹。大者三，小者累累如贯珠。或五百，或一千。此风吾家无有。昔先大夫常谓："神马中皆诸神状貌，既焚以后，未知飘落何所，不已亵乎？至爆竹，古人用之以辟山魈、恶鬼。今光天化日之下，焉有鬼魅？且火星飞散，或偶入柴草中，不更惹事耶？"

纸绘神像多作骑马状。板印出售谓之神马，或曰纸马。谓神乘马自空来降，故曰神马耳。吾乡有阮姓者，好作聪明，尝开设纸劄铺，于招牌上以己意改神马为神模，以为模者象也。俗以音近，误模为马耳。一时不学者，从而效之。每见社会簿中，多写神模。其村妄可笑。神模二字，本自有之。王勃《善寂寺碑》："仙宫之妙匠可寻，卢舍之神模不坠。"李邕《石赋》："鄙宋緎之谬识，嘉禹凿之神模。"后周杜良文："日往月来，就神圣之模。"凡如此等，可解作神像也耶！若马字，则古人记神降，多云骑马。《九歌·湘夫人》云："朝驰余马兮江皋。"又《东君》云："抚余马兮安驱？"又《国殇》云："霾两轮兮絷四马。"社公马，见《后汉书·费长房传》。而泥马、茅马、刍马之属，后人象之，以迎送神者。且有见之纪载者。《辇下岁时记》云："都人年夜备酒果送神，贴灶马于灶上，以酒糟抹于灶门之上，谓之醉司命。"灶马即是纸画灶神。正俗所谓灶君纸马者。然则"神马"二字，典核如此。吾友王稽云，世浚雅人也，尝写神模字，故详言之。

吾乡祭神，遇事稍大者，于神筵之旁，别设一筵。其仪物减等，以享神之从者，名曰下马。谓神马中之下焉者耳。吾尝以此诘友人："彼晓晓然以神马谓神模者，不识可呼下马为下模否？"皆大笑。社无屋。今官府遇祭社之日，率以帐幙架坛上耳。《荆楚岁时记》称："社日四邻并会，为屋于树下，先祭神，然后飨其胙。"据此，是古人祭社，先期为屋于社上，以蔽风雨也。又按：据此，是晋时仍用周秦以来旧礼。一变而尽作庙殿为境神，竟不知其何时改变也。吾乡私社，惟丁湾一社，巍然独存。土人不知，呼为缸盖庙。或复疑是野鬼遗火之类。盖社礼之废久矣，余作《丁湾里社碑》，慨乎言之。嘉兴冯柳东师登府，谓有功世道之文。金华施北林□□谓是经术文字。顾世俗沿习久长，焉得知？礼教之君子，相与考究，而更正之也。

唐韩滉，为子路后身(见《神仙感遇集》)。宋王沂公，为曾子后身。圣门高弟，亦受轮回耶？诞妄殊不足诘。明人有陈士元者，颇事著书，有《孟子杂记》一书，其自叙谓是孟子后身。述妖梦，及释奠至孟子前而烛灭，是年罢官，以为后身之证。可谓慢侮圣贤之甚者矣！

死而为神，古多有之。赵宋说部，纪载尤多。如吕诲为上帝司纠；石曼卿、丁度皆为芙蓉馆主；王平甫为灵芝宫仙官；许收为北斗君；陈康伯为北斗主簿；欧阳仲纯为长白山主；庞籍为王屋山道君；刘沆为九江真人。又庞、刘二相与吕夷简、李迪、富弼同一堂为五相(富郑公为昆仑真人，见古称号。李迪文定，吕夷简文靖，丁度文简，富弼文忠，庞籍庄敏)。清燕堂寇莱公准为浮提王；田画，字丞君，为淮阳上神。又《宾退录》载："陈伯修师锡将殁，梦上帝命进平生所上章疏，披览甚喜，谕曰：'已于第六等授卿官。'下殿谢恩而寤。告其子曰：'丰相之临终，得梦亦如是。'"是则丰清敏公稷，亦死而为神矣。"以清敏正直，自应为神。特其事未有纪之者，仅见陈语。竟不知其为何神也。

先府君家教，不许妇女入寺院烧香念佛。常曰："少年妇人入寺门，此与倚门卖笑者相去几何哉？"近时，大家士族，无不纵其家室拜经礼忏。风俗之坏，深

可痛惘。宋臣朱光庭《请戒约传习异端疏》有曰:"乞今后,应士大夫与民庶之家妇女,并不得入寺门,明立之禁。"呜呼!此非儒生之迂论,乃风教之大防也。咸丰十年春,粤寇犯浙,杀掠甚惨。先是俗以二月十九日为观音大士诞日,凡杭州以至外省郡县妇女,至天竺烧香者至无万数。而是日粤寇猝至,尽被淫杀,或遂掳掠以去。号哭震天,尸血载路。呜呼!劫数之来,或非人力所能挽。而以深闺士女,无故出受其祸,此岂可诿诸气数者乎!记余少时,闻有妇女数千人,至普陀烧香。而海盗蔡牵猝至,淫掠甚夥。又闻某年间,猝遇风飓,沉溺妇女烧香船楫无数。覆辙多不胜纪。而愚夫愚妇,至死不悟。可哀也夫!

鄞东灵峰山,有葛仙翁祠。相传四月十日,其生日也。妇女往拜而买其度牒者,无虑数万人。且有谚云:"有人拜我生,送银一万两。"谓买其一牒,可当冥财万贯也。故贪痴婆子,以至少小闺女,奔走跋涉,较之请买他牒,尤为狂惑。吾姊适李氏者,少年守节,上事翁姑,下抚所后子,至成立,生平未尝不佞佛。然茹素诵经,自在斗室中,不轻出也。尝笑谓诸妇曰:"佛戒贪妄,今以数文钱而思一万两银之暴富,何贪如之!神仙纵不可知,顾安所得几万万银岁作拜生钱(此三字亦吾乡俗语)而用之不竭哉?此而可信,何妄如之!"葛牒谓之灵峰牒,每岁卖牒钱至数千金。地方无赖,衙门胥吏,往与和尚瓜分之。既而海寇思夺其利,往劫牒钱,互相攻击,遂尽焚其宫观梵宇。于是僧人不能重建,搭草屋一间,届期又复卖牒。而愚夫妇往者,仍复不少。灰烬瓦砾中,匍匐泥首,珍重买一牒,以去光景,真不值一笑也(僧云:信男信女,能于瓦砾中虔诚往拜者,则功德倍于他时。以是愚夫妇惑之益甚)。

僧道愚惑平民,无论天神地祇,皆有生日。乃至日月,亦有生日。称日谓之太阳星君;称月谓之太阴星君。明明日月也,再称之以星,庸妄如此!吾见省颁官历,本以十一月十九日,为太阳星君诞日。日之始生,必于十一月十九日!真是无理可诘者!而吾乡乃独以三月十九日,为太阳生日。妇女至太阳殿中烧香、请牒,此固念佛陋习之一端,无足深责。特其必以三月十九日为太阳生日者,我仪图之,盖有故事焉。国家定鼎之初,吾乡遗老,最盛感怀故国,每以庄烈帝死社稷之日,私设野祭,相聚拜献。而事关禁忌,不敢明言,于是姑妄言之曰:"此太阳生日之日也。"日以当君托生日,以代忌日。盖此日未必不召僧道为之追荐,青词黄疏中,亦必托之太阳,以愚僧道。彼僧道者,以其言出自士大夫之口,深信而不惑。至于遗老既尽,野祭无人,而僧道反援为故事,岁以为常。妇女无知,相沿成俗。此太阳生日所以不十一月十九日,而独三月十九日之故也。以遗民《黍离》《麦秀》之悲,转为僧道惑众敛钱之助,末流可痛恨,而其初事甚可感念者矣。

内典宜于山林隐逸。其文字别具一种清空兀奡之气。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听其存留而已,不必废斥也。其教人悔误,亦自具一片婆心。为后世恶俗禅林败坏本旨,遂令儒者疾之已甚耳。惟以帝王之尊,不务政教,而崇奉佛法,至于迎佛骨、供舍利、兴建一切、舍身为弟子,则为天下之害甚大。佛苟在世,必不愿其出此。

吾不佞佛,而颇喜其文字。每欲稍事观览,而至今未读也。少时常读《心经》及《金刚经》。盖《金刚经》是《心经》之传说耳。亦见《心经注释》数家,余辄谓其多谬。偶与友人论其章句,如云:"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罣碍。无罣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云云。注家并以梦想字属上,颠倒为句。究竟字属下涅槃三世诸佛为句。余谓非也。此经大旨,劝人依般若波罗蜜多,故云能依此则此心可无罣碍,此心能无罣碍,故无有恐怖(一)、远离(二)、颠倒(三)、梦想究竟(四)诸境。非特学者能依此有如是功效。即昔者涅槃三世诸佛,亦以依此,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然则梦想究竟四字,自为句。不得分属之上下文也。盖既事之后,则心由境迁。而未事之先,则境由心造。所说四境,皆吾心意中自造之境,忽而恐怖,忽而远离。远离者,《孟子》所谓放心。《大学》所谓心不在焉者也,忽而颠倒。颠倒者,妄念也,恶念也,忽而梦想究竟。梦想究竟者,凡常人闲居时,夜卧时,无论未事、当事、既事,无不坐此四字也。苟能心无罣碍,则心地清净,一片光明。犹吾儒当意诚心正之时。焉得尚有此等心境乎!"梦想究竟"四字最妙,吾最爱之。以为状尽世人心境。无论富贵贫贱,君子、小人,无日无夜皆有究竟之梦想,奈何割裂分散之,使失却妙谛耶!特地拈出,亦足自警。

卷 二

《锦绣万花谷·翰苑门·著撰文名条》云:"五品以上曰诏,六品以下曰敕。"按今制五品以上曰诰命,六品以下曰敕命。唐武后名曌,音照,改诏为制,旋复故称。南宋史嵩之作相时,以家讳改诏曰诰。此事想犹沿之耶?圣朝孝治天下,封生赠死,准其推貤,可谓仁至义尽,毫发无遗憾矣。惟有不可解者,诰敕命词但论品级,不分职掌、科第。至于状元荣贵异常,而一旦封赠先世,则其命词与出数百金六品赀郎,丝毫无别。又且封赠母氏,无论前母、后母、嫡母、庶母,同是此词,一无区别。如后母子之于前母,代世迥隔,毫不相属,而制词盛称其鞠育劬劳。恐九原有知,受之而不安也。翰林最多冗员。院中无甚公事,曷不使分晰拟作,而教习大员删润之,以为定制乎?惜不闻言官入告之也。又卑品封赠一代,例准其本身应得诰敕,封赠祖父母。尤卑者无封赠,亦准其以本身应得敕命,貤封父母。又如伯叔诸兄,舅父母、外祖父母、妻父母皆准以本身貤封。真是曲体下情,广推恩典。愚谓当立条例,凡本身应得恩典,原准貤封旁支,以至姻亲。然凡例无封赠者,或

父母尚未貤封，例封一代者，或祖父母尚未貤封，出为人后者，或本生父母尚未貤封，其应得恩典，皆不准其先貤旁支，与其姻亲。俟父母、祖父母、本生父母既得封赠，始准随意陈请。似亦教孝之一端也。又凡貤封祖父母者，或遇其曾祖父母在堂，似当移其父母封典，貤封曾祖父母。貤封父母者，或遇其祖父母或曾祖父母在堂，似当移其本身封典貤封最高一代之人。盖高年在堂，依然白丁，而子孙则并受国恩，峨冠博带，似于圣朝教孝之义尚或未尽也。若其人本有官爵，不在此例。

侯死，子复为列侯，则其母称太夫人。此古法也。父亡，而母以子官受封典，则加太字。此今制也。近有搢绅家，父在，而其母以子故受封，署衔必欲加太字。或与之争，则曰："岂有因子封而可无太字者？"时余方病中，遣人晓之，始去太字。余谓此不必详引博考也。礼缘义生，王道不外人情。凡云太者，尊称也。家无二尊，岂有其夫或其姑犹在堂，而可凌越而妄自尊大之理？故既死，即无太字。犹子为天子，母曰皇太后。至于既崩，即去太字，曰某皇后以入庙祔主先帝。固在也，上下大小虽迥然殊制，而其义则要自一贯。

古人称公子、公孙、王子、王孙。是谓其人乃公之子，公之孙，王之子，王之孙也。然人之称王孙公子者，则其例如豪宗华胄，令子文孙，贵介弟之属矣。余谓此风实辟。自左氏之女公子，若依古人常例。当云公女。或公子，或公女子。不当云女公子也。

《三国志·袁绍传》注引《汉晋春秋》载，审配与袁谭书曰："先公废黜将军，以续贤兄立我将军，以为适嗣。先公谓将军为兄子，将军谓先公为叔父。"此本生父母不得称父母之证。程子曰："为人后者，谓其所后为父母，谓其所生为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义，生人之大伦，百世不可变易也。"又楼钥《攻媿集承议郎孙君墓志》述其父雪斋，自志云："余祖生四子，次为十三伯父，次先考十七府君。余实十三伯父之子，命以为先考嗣。七岁闻本生伯母及先考之讣。"云云，是虽著本生而仍称伯母也。今人云，本生父本生母亦误。

今人称其祖先，无论仕隐，皆曰公。乃至称帝王亦公之。如吾徐祖偃王，俗称偃王公。赵祖宋太祖，则曰太祖公。是降尊而卑矣。余每笑之。后见《晋书·夏统传》，统作慕歌，歌大禹功德。以己夏姓祖大禹，直称禹为先公。如曰："先公雅寓稽山，朝会万国。"是也。然则俗称亦是古法，未可厚非之也。

古人纪世，数其始，连身数之。其后，离身数之。自上而下，以始祖之孙为三世祖。自后而前，以曾祖之父为五世祖。是皆连身数之者也。后世或于曾祖之曾祖自称六世孙。称曾祖之父为四世祖。是皆离身数之者也。文章家二例互用。阅者或不知其所用何例，遂至颠倒其世次。亦恨事也。或问究竟当用何例，余谓必当连身数之。古人纪世次之文，于史有之。而经无明文，然例有可旁推者。《尚书》纪日，凡称几日，必连本日数之。如曰丙午，越三日戊申；乙卯，越三日丁巳；戊午，越七日甲子；丁卯，越七日癸酉，无不连前所纪之日合之后所纪之日以成数者。今用其例，以纪世数。如曰某甲越三世，某丙；某丁传七世，至某癸。至当不易，无可疑者。梁玉绳瞥记云："古人数世次，有连身、离身二法。而连身数者为多。"云云。然其下证引于连身数，仅引《后汉书·蔡邕传》一证，于离身数，则引颜鲁公《郭揆神道碑》、《欧阳琟神道碑》、《殷践猷墓碣》、及昌黎《薛戎墓志》、及柳州《表父神道》、及香山《李绅家庙碑》、《元微之墓志》、《裴夫人李氏墓志》、及元微之《韦母段氏墓志》、及宋子京《贾令公墓志》、及韩元吉《李文渊墓碑》。然则其前所云连身数为多者，连乃离之讹也。故末引南雷之言云："数世以离身为是。"而已断之曰："史书中二法并用，可不拘也。"愚谓皆非也，必当连身数之。

古人文章，必有所本。《史记》叙先世，往往逆推而上，云父曰某，母曰某氏。某之父曰某，母曰某氏。此法最古，本之《尔雅》者也。释亲云父为考，母为妣；父之考为王父，父之妣为王母；王父之考为曾祖王父，王父之妣为曾祖王母；曾祖王父之考为高祖王父，曾祖王父之妣为高祖王母。

淳熙间，孝宗御书进呈，太上曰："大哥近日笔力甚进。"按：高宗呼孝宗为大哥，是亦父呼其子也。俗呼兄为哥哥。《旧唐书》中有称父为哥者。后世乃以阿哥呼其子，古今相反如此。《广韵》云："今呼兄为哥，唐明皇称甯王为大哥。"是则以之称兄为最古矣。《旧唐书·王琚传》，明皇称父睿宗为四哥。《棣王传》棣王称父明皇为三哥。又高齐诸王，皆呼父为兄兄，母为家家，亦呼为姊。

称尊祖为宗，颇不经见。高注《吕览·音初篇》孔甲，禹后十四世，皋之父，发之祖，桀之宗。

世称族属，自祖父母至兄，皆称家。弟妹以下，则云舍。其来久矣。《颜氏家训》云："子孙不得称家者，轻略之也。"班固书集云："家孙今不行也，然舍亦家也。"不知此义何别。

作文用典，何常之有？但视其上下文气何如耳。即如称谓，一端称男子曰兄弟，称女子曰姊妹。而苟以兄弟称姊妹，则必曰女兄、女弟。然而孟子曰："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此兄弟岂得混于男子耶？妇称婿之父母曰舅姑，婿称妇之父母则必曰外舅外姑。然而《礼记·坊记》曰："婿亲迎见于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婿。"此舅姑岂得混于婿父母耶？父之父曰大父，母之父则必曰外大父。然而《汉书·娄敬传》曰："岂曾闻外孙敢与大父亢礼哉？"此大父岂得混于己之祖父耶？

姜宸英《湛园札记》引《史记·二疏传》之"父子相随出关"，《后汉·蔡邕传》之"如臣父子欲相伤陷"，《晋书》之"谢安自以父子名位太重"。谓皆以叔侄为父子。愚按：此是古人借用简易处，因上下文已明白。固不至疑为真父子也。正与《孟子》之称姊妹为兄弟，《坊记》之称外舅姑为舅姑相似。

《湛园札记》谓："称姑者有二：一为妇于其夫之母，

一为侄于其父之姊妹(按,此侄字姜意专属女子言之)。今以男子而称父之姊妹为姑,何以自别于妇人？古人称谓之间,字必有义。后人日趋便易,不悟其失,良可慨也。"愚按:此说非也。男女称谓必异,则父母、兄弟、姊妹、子孙之属,何以男子全无别于妇人耶？况《礼记》曰:"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左传》曰:"天子求后于诸侯,诸侯对曰:'夫妇所生若而人,妾妇之子若而人,无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则曰:'先守某公之遗女若而人'。"是皆明指男子言之。其他经传称姑者甚众。若男子不得称父姊妹为姑,则当何称耶？湛翁于此论之前,引《左传》无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疏引樊光曰:"若父之姊为姑姊,父之妹为姑妹"。《列女传》梁有节姑妹入火而杀其子。又《左传》季武子以公姑姊妻郑庶,其疏曰:"或曰是父之姊。"云云。下始断以称姑有二,云云。其意似谓女子但称姑,男子则当称姑姊姑妹。此又非也。夫姑姊姑妹者,所以别姑于吾父之长幼也。男子当别,而女子即无庸别,已非通论。况《尔雅》明云:"父之姊妹曰姑。"《左传》明云:"侄其从姑。"皆指男子言之,何尝必称姑姊姑妹耶？且古人称谓,亦有不可用之今日者。假令行文而曰:"某,吾姑姊也。某,吾姑妹也。"人且疑为姑女矣。今俗呼父之姊为姑妈,父之妹为小姑。犹古人姑姊姑妹意。而其称实男女同之。

《辍耕录》云:"娘字当作孃。"《说文》云:"烦扰也,肥大也。"今乃通为妇女之称。子谓母曰娘。而世谓稳婆曰老娘。"余按稳婆称老娘,其来已久。常见唐宋人说部书中。俗复尊称之,呼为外婆。外婆者,俗所以称外祖母。盖欲其珍惜产母,如母之视女耳。而吾乡稳婆,闻呼外婆则喜,呼老娘则以为轻已。其实他乡郡县,称外祖母亦曰老娘。老娘即是外婆。俗尚不同,遂不知二五即一十矣。《慈溪厉荃辑》有《事物异名录》中以踏逐娘为稳婆异名,而引《武林旧事》以为据。按《武林旧事》云:"宫中有娠,则令踏逐老娘。"云云。老娘即是稳婆,而踏逐乃宋人方言,犹言寻觅也。此二字屡见《宋人地志》、《说部》诸书。竟作稳婆别号,弇陋可笑。

生产召稳婆,极当慎重。吾妇从兄朱石亭,有妹嫁洞桥楼小渊。既产子,胞衣已下。而稳婆以为未下也。复手探腹中,摘其肺片许以出。顷刻产母颠蹶死。时石亭母方在。楼氏亲见此肺云:"极似猪肺。"其后家人买肺入厨下,母见之即哭。石亭家遂永不食肺。探腹取胞,事本险甚。故老成人谓胞不下,可以乱发触产妇喉中,产妇呕则胞自下。又谓如急不得他物,可即以产盆中血水,掬入妇口,而使呕恶也。故稳婆须召老成,及世业者。若楼氏稳婆。其事甚惨。特记之以为世戒。

古人称男子为须眉。吾尝问友人:"须为男子所独,而眉则妇女皆有之,何以丈夫曰须眉耶?"佥不能对。按《释名》云:"黛,代也。灭眉毛去之,以此画代其处也。"然后知古妇人皆灭去眉毛,故须画眉。则虽有如无,而丈夫可专其称矣。

今呼宰相为中堂。《国史补》云:"宰相相呼,故曰堂老。"

卢迈自河南簿为补阙;郑余庆自汜水簿为察院;赵宗儒自陆浑簿为右拾遗。三主簿并为宰相。古人不拘资格如此！今世遇主簿、典史之属,目为"夜阴天",谓其有降革而无升迁。"夜阴天"者,无星也。

尝闻诸久宦者云,最难堪是去任交代时。此时胥吏徒役,景象皆迥异寻常。无分升降也。《锦绣万花谷》引《九国志》云:"贾郁为仙游令,受代。有一吏酣。郁怒曰:'吾当再典此邑,以惩汝辈'！吏扬言曰:'公欲再作令,犹造铁船渡海。'后郁果宰旧邑。时醉吏为库吏,盗官钱数万。郁批牍,尾云:'窃铜镪以润家,非因鼓铸;造铁船而渡海,不假炉锤。'决杖徒之。"济此辈意态,古今一律。谚云:"不怕官,只怕管。"信哉。

佐贰卑杂,得数千钱,便为人判事。每鄙而哀之。然元庆为主簿,至取十钱二十钱。时号十钱主簿。则今时诸君,眼孔犹较大也。

《吕览·知度篇》:"赵襄子之时,以任登为中牟令。上计言于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胆胥。已请见之。'襄子见而以为中大夫。相国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为中大夫若此其易邪？非晋国之故。'襄子曰:'吾举登也,已耳而目之矣'"。按计字见《周官》,后世大计本此。而襄子此事,尤与后世保举之法相类。督抚以大计之年,保举贤员送人引见。既引见,不复有所考较,即以荐者之言为信,而官之矣,而升擢之矣。

宋杨宣懿察之母,甚贤,能文,善教子。宣懿省试第二,报至,母大怒,曰:"此儿辱我如此！乃为人所压。若二郎及第时,不教人压。"却后其弟寘果为状元。国朝乾隆六十年,乙卯科,王以铻中会元,报至,揭报条堂左,母命移揭于右,曰:"虚左,以待其兄揭状元报条耳。"既而其兄以衔,果以是年大魁天下。此亦可与杨母并留佳话矣。

今学院试秀才,俗谓之考等第。《摭言》云:"天宝、开元间,有《神州等第录》,以记得人之盛。"

定例,每三年学使视学将毕,举其文行优者,贡入太学,谓之优贡。浙江定额六人,乡试后,取各学官所举者试之学使署中。既取发榜,有正取,有备取,谓之草榜。乡试榜发,遇正取中有中举人者,则以备取补之。重复出榜,谓之正榜。向例只试一场。道光癸卯年,有人奏者,谓当与拔贡一律加试一场。第一场四书文二篇,第二场经解策论、五言八韵各一首。然拔贡人京朝考后,有一等、有二等、有御门之典。一等多以七品小京官用,二等或用知县,或用教官。其出身较举人为易。若优贡朝考,但有二等,不过准作贡生而已。盖上不御门,故无选用也。

国家待拔贡优于优贡。于是士子亦重视拔贡。其实优贡难而拔贡易。拔贡十二年一举,府学贡二人,县学贡一人,即吾浙计之,凡九十四人;优贡三年一举,浙额六人。十二年四举,先后合计不过二十四人。且拔贡每县有之,无论其文风如何,必当依例选拔。若优贡

则非大郡县不易得也。故小州僻县,有自开国以来不得科第者。而辄以拔贡、岁贡为土产。

道光癸卯科,南海罗萝村师文俊,视学吾浙,优贡草榜正取六人。洪章伯昌燕第一,余第二,沈玉士熙龄第三,章采南鋆第四,诸葛榴生寿泰第五,金翰皋鹤清第六。是年,章伯、翰皋中乡举,补以余金坡銮、顾奏云成俊。其后翰皋中道光乙巳榜眼,采南中咸丰壬子状元,章伯中咸丰丙辰探花。草榜六人中,而鼎甲备焉。亦科场佳话也。

萝村师得人之盛,为近来学使所仅见。一经赏识,多掇科第以去。其待士子,一番热肠。真使受者感激不尽。即以余所身受者言之,凡教官举优行于学使,必以苞苴。余恶之,不愿举也。师按临至宁波,岁试毕,即问府学教官:"何以不举徐时栋?"方雪斋成珪诡对曰:"某固举之,以其患病初愈,恐连日应试不能支耳。"师信其言曰:"当为补举之。"及科试,凡向例当连日试者,皆改定日期。余凡应五试,无不间日者。始亦不觉,后闻方言,乃知试期为余而改。其曲体士心如此!癸卯九月,余同弟子舟时梁谒师杭州。师言迩来咳嗽大作,精力不支,还朝后当以病乞休。及还朝召对,圣恩优渥,由通副洊升至工侍。师勉力视事,未敢告退。既而奉命相视陵寝,归后病大作,遂以病告。乙巳冬间事也。明年秋,江南当阅。兵部以在任诸臣名列单请旨。上顾问:"罗文俊病愈否?"答云:"未也。"又问:"何时可痊"? 答云:"久病,恐一时难愈"。乃命周芝台师祖培典试浙江。撤棘后往江南。是时萝村师尚养病京邸也。丁未春,余应礼部试入都,师以病不接一客,而独召余至邸,慰勉甚至。余下第南归,闻师亦以是年夏归里。不数年,遽赴道山。痛哉!师为人真恳笃挚。在浙三载,大得士心。还朝以后,盛被宣庙知遇,一岁数迁。凡遇科场,无不与者。骎骎大用,而以病去。天下惜之。师少年荼苦。髫时里中大疫,师家伯叔群从十余人,死亡殆尽,惟师及太夫人与一妹无恙耳。太夫人教师成立,故师绘《纺灯课子图》以志痛。丁未三月,余谒师京邸,师以是图命题。逡巡不敢下笔,至今以为恨。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科,浙江乡试填榜,填至六十六名,诸公座皆小憩点心。监临语主试,谓浙中有郑训成者(归安人),已曾三中副车,今科得勿又在此数乎?及填六十七名,拆弥封传唱,正是此公,相与大笑。而第一名则嘉兴张庆荣叔未先生、廷济之子也(嘉庆戊午解元),时先生犹健在。时有"乡荐四科郑"、"秋元两世张"之谣。是年试毕,余与李莲史世濂、冯午卿焜同归,舟泊越城,或往神祠中问签。签云:"刀剑之金,利不多有。(第三句忘之矣),文光射斗。"余笑曰:"吾获隽矣。"诸君问故。余曰:"星家者言,壬申癸酉刀剑金,今舟中无此二年生者,故曰不多有。壬申癸酉既不多有,则吾甲戌自当首屈一指。而文光射斗四字,必是名数,岂余应中第七名耶?"后余中二十名。或曰:"斗字从二从十,故二十也。"神亦灵验乎哉!

司马郎十二试经为童子。郎监试者以朗身体壮大,疑其匿年。劾问。然则古时固有匿年之禁,今日就试者无不匿年。究之,甚觉无谓。吾幼时试童子,亦匿三年。后既达籍于部,不能追改。甚悔之。今世以试年为册年,谓填写于册也。吾试童子,匿三年;子舟匿二年。吾以甲戌十一月生,子舟以丙子四月生。及癸卯,余得优贡,子舟中乡举,并刻行卷。书履历年岁,一时未及检点,改年不改月,于是吾以丁丑十一月生,子舟以戊寅四月生。或见而疑之曰:"闻二君同母者也,天下岂有隔四月复生子者耶?"闻之不觉自笑,甚矣作伪之拙也。

吾师程朗岑先生璋令鄞,试儒童,坐厅事,命题不翻四书。误记"仕而优"章上下句,以"则仕仕"三字为题。满场哗然。先生谦谢诸生,谓一行作吏,经学荒疏,勿罪也。乃以"铁铸错"三字为诗题,以志过。及府试日,吕仲英师口以两士字为首题,已冠怀居章,未冠尹士语人章。以两干字为次题,已冠公刘好货章,未冠太师适齐章。于是,吾乡俞西岚广文戏为联云:"程令荒疏,误记四书联仕仕;吕公乖巧,倒填两士作干干"。朗岑师精敏有吏才,怀抱亦极风雅,偶然错误,不必为先生讳也。又《论语》此两句前人往往误记,《金楼子·立言篇》云:"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古人之风也。"云云。亦倒其上下句。偶读《金楼子》至此,却忆往事,漫识之(《玉篇·人部》仕字下,引《论语》此二句亦倒)。

近时试官及村塾师,以"黄花如散金"命题者,官师生徒并以黄花指菊花。盖因菊有黄花,遂无黄花而非菊矣。按此本《张季鹰杂诗》中语。太白《送张十一游东吴》诗,所谓"张翰黄花句,风流五百年"者也。季鹰诗云:"暮春和气应,白日照园林。青条若总翠,黄花如散金。"不应三月中乃有菊花也。

取士,舍诗赋用经术,将使学者穷经明理,以通达乎修齐治平之道。由空言以至实用。其法何尝不美。但必强天下万世学者,奉一先生之说以为程式。则性灵汩没尽矣!近世学者,但须一部高头讲章,几篇时调墨卷,便可历取科第,置身清要,读书真复何用哉?朱光庭疏请诸经论孟各试大义,仍须先本注疏之说。或注疏违圣人之意,则先驳其注疏所以违之之说,然后断以己见,及诸家之说。以义理通、文采优者为上;义理通、文采粗者为次;义理不通,虽有虚文,不合格。按果如此,则士子尚知读书穷究义理,而经学不致尽废也(明人应试之文,尚有纠正旧说者)。

"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道光丁未会试题也。是科,余与张诗农编修庭学同号舍,来相商曰:"此题颇难。"余曰:"无佳文耳,题则何难之有"? 曰:"但说贤贤亲亲,固不难,不知贤贤是说谟烈,亲亲是说统绪"。余惊问:"何出?"曰:"讲章如此。"余笑曰:"讲章何足道?此岂圣经贤传耶!而从之耶?"诗农亦然余言。然是年时文名手,往往为讲章所误,东牵西扯,至于格格不能吐矣。又次题为"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夫子明明说

有之，而讲章必云无之。讲章之可恶如此！

前辈时文家，虽极陈腐，犹知读书。今则周、程、张、朱，尚有知者；汉、唐、宋、元，几不识何代矣。即使满纸典丽奥博，亦不过从经。余必读百子、金丹等摘本，稗贩而来，古书在今日真复何用？尝有“岁寒然后知松柏”，题文用“松耶？柏耶？”四字，子贡曰：“纣之不善”题文用“吾岂知纣之善否哉？”八字，士大夫满座皆瞠目咋舌，不知所云。或曰此必成语，或曰必怪僻子书中语。而不知一用《齐策》中太子建事，一用《晋语》中骊姬之言。《国语》、《国策》竟成僻书，可叹哉。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凡整顿风教，其权必操之于上也。欲正文体，则必自试官始。宋嘉祐初，士好新奇。僻涩语则如“狼子豹孙，林林逐逐。”怪诞语则如“周公伻图，禹操畚锸，傅说负版筑来筑太平之基。”及欧公知贡举，力惩其弊，而士风丕变(见欧公事迹)。盖主持于试官，则其教易而速也。道光季年，试官偶取选体文数篇，其后寻摘剽窃，人人效之。而僻涩怪诞之语，亦复不亚嘉祐矣。时无庐陵，反谓是典博华丽。风趋而上。异哉！

本朝诸家核刊古书，迥胜前代。惟惩妄改之弊习，而过于泥古，亦其失也。又有最失者，凡孔子讳，但缺中直，是大不敬也。谨按圣讳与庙讳，同载在功令，俱宜避写。今刻古书，凡遇庙讳，而知改写。此尚是字同义异，固非真正称犯也。而古书如《庄子》、《墨子》、《吕览》，下至唐人之诗，所云孔某者，是真正称犯之。而可以但缺一笔乎？愚谓凡刻古书者，遇此字如邱陵之类，非正称者，则遵功令写作邱。其正称孔子者当尽改为某字。而欲存其旧，则于书中，第一见注其下云：原本直称圣讳，今悉改作某字，后仿此。如是则敬圣存古两得之矣。避讳之字，有可代者，有必不可代者。世盛称白香山《性习相远近赋》起句之“下自人，上达君，咸德以慎立，而性由习分”，以为发端之佳者。然“下自民，上达君。”则通。今避太宗讳云：“下自人，上达君。”则岂君非人耶？语殊害理！

卷　三

汉《柳敏碑》写天资之资，从鱼旁，作鲼(《隶释》、《汉隶》、《字原》、《隶辨》皆误作馈)。后世拟议纷纷。余谓下是鲠字，盖未写资，先写鲠，半字而悟，不复洗去，即于其旁添资字耳。或疑何至率易如此？余谓古碑常有。想古人书丹时，洗去或不易故也。今见唐人《造像记》，考字从女旁作姱，而下是妣字。盖亦是未写考，先写妣，半字而悟，不复洗去，即于其旁添考字耳。不然天下岂有妇人作父，而考字可从女者？此二字一切字书，及俗字梵典并无。

唐太宗，开国令主。以酷好《兰亭》真迹，至设计画策，亲教其臣赚取之，致为盛德之累。物之不可有所蔽也如此。然虽怒老僧之秘悋，而终赐谷物，厚为支给。以较后世《清明上河图》之类，其厚薄相去亦天渊矣。

梁曜北玉绳瞥记云：“许周生家藏柳书石刻，其辞云：‘囗城，柳神所守。驱厉鬼，出匕首，福四民，制囗丑。’末题元和十二年，柳宗元。其石乃天启三年，得之柳州井中者。”按：此石柳州人谓可以镇妖异。吾友陈子相劢学官广西归，以一本贻余。上有柳州府县官三印。石虽泐而字皆可识。城上是“柳”字，丑上是“群”字。谢启昆《粤西金石略》斥为伪书，不足凭。良然。唐人百家刻《龙城录》，记与稗海本小异。中一条云：“罗池，北龙城胜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辨刻画云：‘龙城，柳神所守。驱厉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丑’。余得之，不详其理，特欲隐我于斯与？”按：此录前人多谓伪作。今观此条，亦不似柳州语。柳本木名，又是其地州名。何以仅据石刻中一柳字，便云特欲隐己于斯耶？彼处人云：“此石乃子厚手书，可以辟邪鬼”。子相赠余一纸文，与此小异。

亭林先生谓：“世人好色，乃至天神地祇，皆为之强立妻女名目。余谓荒唐诞妄，半出道家。”推原其故，顾氏之言实诛心之论也。近余阅其所著金石文字记中之记崔夫人墓志者，有曰：“夫人即今世所传崔莺莺也。此铭得之魏县土中，足辨《会真记》之诬，而志墓之功于是为不细矣。”云云。此亦因张莺郢说，横档胸中，见似为真，不觉形之楮墨。乃窃笑顾氏咎人好色，而不觉已躬蹈之如此也。《旷园杂志》云：“明成化中，淇水横溢，土崩石出，秦给事贯所撰崔夫人志铭在焉。志中盛称夫人四德咸备，乃一辱于元微之《会真记》，再辱于王实甫、关汉卿《西厢记》，历久志铭显出，为崔莺莺洗冰玉之耻。亦奇矣。”董思翁《容台集》亦云：“此碑成化间出于旧魏县废冢。碑立于大中十二年，当以《会真记》岁月参考之，是秦志中之崔夫人，无不谓即《会真记》中之崔莺莺者。”顾余即以其言考之，元记秦志果即一人耶？则元记记其为女子时事，秦志志其嫁后时事。始辱于张，终妻于郑。即使同是一人，为志铭者岂将发其少年中冓之丑，而曰夫人四德未备耶？然则即秦志咸备之语，而谓可以洗耻，固未必得之数也。后又考之秦贯所撰志文，则诸君妄为牵合，非但不足洗元稹记中崔莺莺之耻，而适使阅者滋秦贯志中崔夫人之惑，则诸君妄言之过也。秦志但云夫人博陵崔氏，并无莺莺之名。不识诸君何以牵扯之。其妄一也。志云夫人卒于大中九年，年七十六，逆数之当生于德宗建中元年庚申。至贞元庚辰当二十一岁，乃《会真记》明记莺莺生年月。曰今天子甲子岁之七月，又云于贞元庚辰，生十七年矣。然则宣宗大中九年乙亥，当七十二岁。何得云享年七十六乎？其妄二也。诸君之谓即莺莺者，不过以其夫郑姓耳。夫天下之以崔女为郑妇者，何可胜数？便据为说。已可齿冷。而况莺莺本事可信，莫如《会真记》，而《会真记》中绝无所嫁夫姓。其妄三也。若以董解元、王实甫、关汉卿等所作《西厢记》为据，则《西厢记》是凭空捏造之书，即使姓名全同，亦是偶合，而可据乎？其妄四也。况志文明云，府君姓郑名遇。《西厢记》则

云姓郑名恒，字伯常。真不知其是何瓜葛，而乃确凿牵合之。其妄五也。而不意世多好色狂，且见秦志出土，偶然崔女郑妻，与传奇捏造之说相同，遂乃重刻志文，直改姓郑名遇为姓郑名恒。故或遇或恒，世有两本。《全唐文》注名遇，下云一名恒。而《金石萃编》灼知其妄，则曰是后人妄改，以附于《会真记》者（按：是妄改，以附于《西厢记》，非附《会真记》也，此语尚错）。而诸君既误信传奇，又误信改本。其妄六也。夫作《西厢》者据《会真》，《会真》不言夫姓，作《西厢》者生后莺莺五六百年，何从知莺莺之卒嫁郑恒乎？而可信乎？其妄七也。即使作《西厢》者别有考据，知莺莺实嫁郑恒，则莺莺既为有夫之妇，享高寿，生子至六人之多（秦志如此）。而王实甫者，何得不顾其后日之率德改行，反为追叙其为室女时丑行以为佳话，而董解元、关汉卿者何得强离其完配之夫妇，故捏情节，谓莺莺卒嫁张生，而郑恒乃至强死乎？此虽病狂丧心之人，不敢出此，而谓其言可信乎？其妄八也。然且诸君所以毅然牵合两崔者，吾不知其究据何书。据《会真记》乎？则记中仅仅一崔字相同，虽三尺童子知其不可据也。据《西厢记》乎？则王实甫记并未言崔氏之嫁郑恒，而董解元、关汉卿二记，则直谓崔氏终嫁张生，而郑恒者死矣。然则世必有崔氏女、张珙妇之志石出土，而后可以当《西厢记》之莺莺也。必崔氏女尝与张生有瓜葛，而又必卒大中九年，年七十二，而后可以当《会真记》之莺莺也。以此诘诸君，诸君必自失笑。其妄九也。总之，元稹无赖轻薄，以窃人女子为奇遇，故驾名张生，作《会真记》。后人艳羡此事，谱之歌管，凡传奇必有曲折，于是造一郑恒，以为曲折；凡传奇必有始末，于是抹本事以为始末。此解元弦索《西厢》之意也。王实甫依其情节，为北《西厢》以与《会真》本事不合，乃以一梦作结。关汉卿以其无始末也，复依弦索续完之。而郑恒也者，实为子虚乌有，凭空捏造之人。故去留生死，一任作者之颠之倒之而已。且元稹隐己姓名，捏称张生，则崔之姓，莺莺之名，又焉知非假借者乎？此等文字，听其存留而已，不必深诘也。乃不意成化间，有崔夫人志石出土，偶然一崔字，与《会真记》同，又偶然夫姓一郑字，与子虚乌有之《西厢记》同，好事者遽附会之，以为崔夫人者，即崔莺莺也。意欲为莺莺辨诬洗耻，而不知反为崔夫人含羞蒙垢矣。

皮光业撰《吴越武肃王庙碑铭》，首云："粤以唐长兴七载壬辰春季，蓂凋十三筴。天下兵马都元帅、尚父守、尚书令、吴越国王弃捐宫馆。"施宿嘉泰《会稽志》云："长兴，后唐明宗年号，止于四年。武肃王以壬辰岁薨，壬辰盖长兴三年。《五代史》及刘恕《纪年·开皇纪》、《吴越备史》皆言武肃王以三年薨。则碑为误。然当立碑时，光业为其国丞相，亦不应误谬至此。盖皆不可知。"于是钱竹汀《养新录》解之曰："余读《防风山灵德王庙碑》后题宝正六年，重光单于阏岁（按《尔雅》是辛卯岁），始悟武肃本以宝正七年壬辰薨，实后唐长兴三年。光业以国相制碑，必称宝正，不称长兴无疑。厥后忠懿讳言改元事，乃磨去宝正，易以长兴，一时涂饰耳目，不暇计其事迹之不合耳。"余始见钱说，亦几是之。而山阴杜丙杰重刻《会稽掇英集》，末附札记，引钱说而非之。谓："如钱说，则宝正上宜无唐字，其后磨改必于两格中叠书三字，痕迹较显，施宿等目睹石刻，不应绝不致疑也。"余谓杜说非也，此碑既不可见，焉知原本不作粤以宝正之七载，后磨"宝正之"三字，易"唐长兴"岂必两格叠三字耶？其说不中肯綮。后余重绎碑文，乃知钱说之妄，而杜说亦击之而未中也。按碑文"弃捐宫馆"下即云："以是岁，明宗皇帝降，太常博士段禹定谥，议曰：'武肃'。诏尚书工部侍郎杨凝式，撰神道碑文，宣翰林待诏张季恭至吴越，书于刊石。后二年，岁在敦牂（按，《尔雅》是午岁，盖甲午也）。天下兵马元帅、嗣吴越王，建庙貌于始封之越国。"夫既大书明宗皇帝，历历纪其恩数。又称其主为嗣王，称其国为始封，所以尊朝廷者如此，而文首第一句竟敢书其私改之元，不曰长兴而曰宝正，有是理耶？竹汀遽武断之曰："国相制碑，必称宝正，不称长兴无疑。"何愦愦耶！况既可磨改宝正作长兴，又何难改七为三？碑首一句之中，见上半即不见下半，乖舛甚显。不暇计及，亦岂有是理耶？又况果有磨改，则施宿亲见此碑，何为致疑不决如嘉泰志云云耶？然则何也？曰：此一言可定者。碑文实作长兴三载壬辰，写碑者误作七载壬辰，未及检点，遂以付刻。凡写碑笔误，碑版中恒事。不知施宿以来，何尽纷纷如此？其不误他字，而适误七字者，则是岁方为其国中宝正之七年，盖其国中他件颁发文字，皆是宝正七年壬辰，光业以国相制碑，推崇朝廷，不敢不奉正朔。而写碑者，则以习见七年壬辰，因之致混，遂误于落笔耳。此事极细小，余以古人哓哓而不得其解，故为正之如此。

韩魏公四代祖葬赵州，五代祖葬博野。魏公既贵，始物色得之。而疑信相半，乃命仪公祭，而开圹各得铭志，然后翕然取信，重加封植，而严奉之。事见《魏公集》及费补之衮《梁溪漫志》。补之引此谓志铭之有益。愚按事出大贤，然而不可法也。与其开圹，不如存疑。况久失之墓，而可物色得之，当时必有所据。何妨封植而严奉之，岂忍开先祖久远之圹，以坚孙曾一时之信乎？吾于是而益叹安志石于墓上之为妙法也。

袁翁苇堤万经者，吾月楼同年世恒之父也。世居东钱湖大堰塘。尝以远祖正献公燮墓，县志云在穆公岭，而子孙不知其所。家距岭不甚远，屡率月楼寻觅之。碑版全无，竟不可得。于是设正献位虔祭而哀祝之，以期必获。明日，小憩岭中，以菸干叩泥地上，似击石声。劚土视之，则古之拦墓横石也（俗呼此石为拦土），急起而洗涤之，正正献墓前石之倾埋于土中者。详记墓之基址，且云此处去墓几丈几尺，墓中有男乔所撰圹志，墓上有杨公简所撰墓志。父子大喜，按其丈尺掘之，见砖结小桥，发之得慈湖墓志，遂录其文而还置之，结砖如旧而封之。遍告城南及慈溪、镇海诸袁之同祖者，使共修岁事，因是而叹古人作事精详不苟如此！

先是慈湖撰正献墓志，但见真西山撰正献行状中语及之，而其文不见于慈湖遗书，亦未录于袁氏家乘。至是而杨文亦显。

宋人往往一墓两志，既有墓志，又有圹志。圹志多子孙所作，墓志多出自名人。始吾疑之。以为圹志既在穴中，而复置墓志。一穴宽广曾有几何？可容此重叠耶？一志已足，两之又安需耶？岂圹志固置穴中，而墓志不过求名手撰著，为传世计，不置于墓耶？后闻袁氏修正献公墓，墓上得杨慈湖所作墓志，而后知圹志在穴中，墓志则在椁上，又结砖如桥以覆之，而后封土者也。按此法甚善，盖年久之墓，夷为平地。误掘者必自上而下，一见墓志，即知古墓，可无开圹之患矣。

张樗寮即之《逸老堂碑》朔误写癸，即于癸上改写朔字。而刻者乃以两字重叠，并刻之。余疑当书丹时，既已误写，何难洗去重写，而乃怪诞如此？盖误字始不及检，刻成始觉，不得已乃于已刻字上改写，而使工人复刻之耳。然煌煌碑板，有如草稾，殊不雅观。不如注碑末云，某句某字误写作某。

古例，志墓但书卒年月日，而无生年月日。此古人重忌日之意。后惟大作家犹守此法耳。温公《书仪》载，志石刻文式，但有某年月日终，某年月日葬。至《朱子家礼》始云某年月日生。然则，此法坏于南宋也。

《墓铭举例》云："陈瓘有侍郎邹公埋铭，同朱文公女已埋铭例。"按此语颇可笑。陈忠肃公，北宋人也。而能下同于南宋人朱文公之例也乎？况一有铭无序，一有序无铭。其同者何例也？《举例》又一条云："朱子有女，已埋铭无序，同韩文胡君铭例，题书埋铭，又一例也。"云云。然则其所云陈朱同例者，不过是埋铭二字同耳。而即论埋铭二字，实陈创朱同。今但知尊文公，遂并忘其时代矣。

吕氏坤作《四礼疑》多以己意臆见，猜测古礼，而妄讥议之，往往听其辨难，似乎有理。及至细心考究，则全无是处。即如其论志石条云："志于石示来世也。文其辞，篆其姓名，合而锢之，以铁埋诸地中，将谁示乎？不若志诸碣。"又曰："志石本注云：'虑异时误为人所动，见石而知其姓名，庶能掩之。'谬哉，其为说也！石在墓头，发及石，则见棺也半矣！两石内向，重重铁束，谁复从容为汝钳锤耶？即或开之，岂皆通文辨篆人耶？即知其姓名，死者之德，能致开者之重否？即为掩之，能肯复束此石否，石既不束，能必墓不再动否？此说大可笑也。不如题姓名于碣面，详家世于碣阴。有功德者，表诸神道，使有目者皆得见之，免致误动之尤愈乎？"云云。愚谓吕氏此言，不知古人之所以用心，肆口妄言，以疑后世。不可不急为驳正者也。夫志石之设，为盗贼乎？为常人乎？若盗贼，则以扫大墓为能事，题碣表神道，已是招之使来。何况见志石而望其重掩之，而复束此石乎？若常人，则各有良心，始虽误掘，未有既见志石，知是人墓，而犹下锹锸者，况读其文，知其德行功业如是，而有不为之礼葬者乎？大约墓前碑碣，至久不过二三百年，而古墓久远，未有不夷为平地者。贤子孙未必世有拜扫之典，既阙表揭之石，又亡沧海桑田，辗转易主。世间地师渊源相承，其相法时复相类，故往往有地师指穴，开之而遇古穴者。年代既远，棺骨尽化圹中，空无所有。有疑为迁葬之空穴者矣！有疑为藏金之故窖者矣！惟志石，万无朽理，见其刻石，遂使人人知是古墓。稍有良心，必将为之掩盖。此孝子慈孙所以作志石之遗意。为久远计，非为眼前计也。微旨如此，彼恶知之？

王桃源先生说，字应求，吾乡所称"庆历五先生"之一也。墓在鄞西。《西陾志乘》失载，世无知其地者。道光十九年二月，有江三者，将改葬其父。地师既定穴，开之见古冢甚大，有二志石。一舒学士信道亶所撰《桃源墓志》，一鄞人吴矜撰《夫人墓志》，竟毁其墓，复拓两志示人。于是县中士大夫，及王氏裔孙，纷纷控告，成大狱。久之，官以买地葬亲，误掘古墓定谳，下江三于狱。其罪徒而以其地归王氏，江三以是破家。道光廿三年三月十九日始敛衣冠，改葬故地。官之断是狱也，颇怀偏袒（时舒垩庵同知恭受为县令，而江三者，虹孙之从兄也。其家方为鹾商，与令往来，故袒之），而士大夫操之亦复过蹙。平心论之，其始掘也，固平地也。既无表揭王氏，又失防护，不得以发掘为江三罪。及见墓志，即非桃源，亦岂宜遽毁之而灭其迹乎？故江三之罪，罪在毁墓，而不在发掘。假令江三既见志石，拓本束而还置之，为重掩埋，而加土以封之，且告王氏后人，使来修岁时之祭。如此则王氏子孙，当礼谢之，而县中士大夫，亦当称道之矣。闻江三家，以觅葬地，每掘人墓，瘗骨他所，而私其地。皆以墓无主者，墓中又无识别，遂得任其所为，未尝发觉。桃源墓若非志石，虽复鬼哭，亦谁知之（发墓之夜，王氏祠中鬼大哭）？然则志石为功之大如此。而吕氏乃妄言无用，何谬也！掘地得志石，为重掩之，或为之成冢，或为之立碑。而志文乃复出人间。此等事，古来常有。其见于文集、札记、及志乘、金石书者，多矣。吾独据桃源一事，以驳吕氏者，据所亲见也。桃源先生墓甚大，盖不但二穴，必有祔葬之子孙。以志石不备，不能知耳，冢中有白大碗二，其质甚粗，盖当时明器。亦见古人之质也。至遗骨，或曰有之，或曰无之。历年八百，有无诚不易知。江三对簿时，力辨无有，问官不能究也。或曰，仅有数骨，彼已取而他掩之矣。

元人有《孝烈将军碑记》。孝烈将军，木兰也。云姓魏，亳之谯人。来氏《樵书》谓："隋炀帝时，木兰征辽有功，授尚书，不受。帝欲纳宫中，遂自尽。赠将军，谥孝烈。"董觉轩沛尝作《木兰考》，云姓花。

咸丰四年闰七月，山东青州府诸城县中，山鸣如雷，石裂而得一碑，长三尺，广一尺。其阳刻符，已漫漶，符上篆刻"周氏辟火符"五字。其阴刻隶书铭辞。凡六十五字，辞曰："河出马，洛出龟，诸布严逐守此碑。藏石白贯日，发石青震雷。夏首长福二上纪，三中逢已月满规。增吉半下求我镇木虎，十转重则开。九九城府敢言之，遇員益方人始知。"既而其事传之吾乡，云：

"山左人无解之者。"董觉轩由"木虎十转"推之，谓咸丰四年甲寅者，所谓"木虎"也。逆数而上至十甲寅，则延祐元年也。考《元史·五行志》云："延祐元年三月己亥，白气亘天，连环贯日。"由是而尽得其解矣。"河出马，洛出龟"，发端推数学之祖也。"诸布严逐守此碑"，诸布、诸严、诸逐，皆神名，见《汉书·郊祀志》，是术数家张大之辞也。"藏石白贯日"，谓埋石之日，有白气贯日也。"发石青震雷"，是逆料出石之日，青州将山震如雷鸣也。"夏首长福二上纪"，"夏"大也，"首"元也，"长"延也，"福"祐也，"二上"，二之上元也，"纪"年也。"三中逢己月满规"，"三中"，三月之中也。"逢己"是日逢己亥也。"月满规"，十五日也。由《元史·本纪》他月朔推之，三月己亥，当十五日。此二句言埋石之岁月日，谓在大元延祐元年三月半，己亥十五日也。"增吉半下求我镇"，"增吉半下"谓周字。周字匡廓若吉字下半，而又加吉字焉，是周字也。言周姓人求我镇压。即其阳所刻之符，盖所以辟火者也。"木虎十转重则开"，"木虎"甲寅也。"十转"自延祐元年，至今咸丰四年，适十转也。"则"夷则也，七月也，"重"再也，谓闰也。此句言，发石岁月谓当在第十甲寅之闰七月也。"九九城府敢言之。"九九八十一也，"城"郭也，府守也，"敢言之"敬也。《汉书》云："百寮致敬于三公，丞相用奏记，称敢言之。"故以"敢言之"为敬也。考《元史》，此时精数学者，推郭守敬。其本传云："延祐三年卒，年八十三。则是年，年实八十一旬，言作符者姓名、年纪，谓八十一岁人郭守敬也。""遇员益方人始知"，员之最著者为员半千，以员字当半千。半千，五百也。方，四也。俗呼四为方字。甲寅虽十转而其实只五百四十年。此句是结语，谓当五百四十年后，始有人知其事也。余谓觉轩所解甚当。特尚有数处未尽善者。以增吉半下当一周字，甚属牵强。愚意，当连上半句解之。三中逢己，是谓三月之半。日逢己亥，纪月日已尽，不必再添"月满规"三字。"月满规"者，是谓周字匡廓，既有匡廓，而后增吉字，非周字乎？俗呼周为圈吉，正同半下谓下字之半是卜字也。盖周姓人往卜云："将遇火。"乃求郭守敬为符以镇之也。以敢言之当敬字，太觉典奥。且但叙年岁、姓名，而下更无辞，亦非也。愚意但以敢字当敬字，而言之二字是记事之辞。质言也。犹守此碑，及藏石发石，及求我镇，及开字，及人始知之属，皆质言而非隐语也。又末句"遇员益方"四字，如董解亦复太强。愚意当是人姓名，或诸城县中官吏姓氏，或倡议发石与动工起石人姓名，此不可悬揣者也。其事甚微，而能逆知五百四十一年之后，其碑必出，出时必如雷鸣，数学亦可谓精矣！由此而知蔡中郎之逆料孝女碑，王大令之逆计保母砖，皆异人术数之学也。

圹中志石，必不可少。或棺前后，或两棺之间皆可。但须安放平正，不可使他日倾侧，致伤吾亲骨也。余葬先大夫，安于中左穴之中间墓，以半石椁为之，即俗所云半折衫者。底板上先结砖十余层，然后即砖上加横直石梁，梁上加盖板。安志石处，省去砖数层，留方空，大小与志石分寸不爽。其上横空处，用铁条二擎之。又于砖之下面，划凿二条厚薄广狭与铁条等，使铁与砖平，不致砖下突起也。将葬前一日，余亲指挥匠氏，先安志石。石上下及左右余隙，以水灰补之。而火之使燥。此灰不可加桐油，以油灰性黏，恐砖石胶成一片也。石阔砖狭安正后，视之中穴左旁，左穴右旁，各吐出志石寸余。既不碍下棺地步，又显然见是志石，此法可示后人。故详记之。

志石二：一志文，一篆盖。两字相向而合之，此古人定法也。朱述之同知绪，曾为先大夫及先太夫人两志。文长凡二千数百言。而所具志石，一石长不过四尺有奇。余因以意省去篆盖，盖石亦写志文，亦两字相向，刻成后填丹而合之。虽与古法不同，实无违礼意者。

道光十年，吾伯仲二兄，葬先大夫及先妣太李夫人于锡山之黄隩。一墓三穴，其右为吾母陈太夫人生圹。后二十年遭大故，往视，寿穴多土，不洁。于是拟补纳志石于生圹中。而别葬陈太夫人，乃以状寄杭州求朱同知作志。既而视已葬两穴亦有土，不洁。不得已始定改葬之议。镇海倪芑生公子沣，为定葬地。后旧墓数十步，乃营三穴合葬考及两妣。而同知志文寄到，则作两篇分志之。余复以意乞张米叔同年庆璜，联书两志，而补记改葬月日于后。凡此皆稍异古法者也。

卷　四

墨家有节丧葬之法，本之禹教也。《吕览》取之为《节丧篇》。其云葬浅则狐狸抇之，深则及于水泉。故凡葬必于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湿。余谓避狐狸之患，尚是易事。而欲避水泉，则南方地下多水，便非大易。于是乘风止水，而《葬经》之说起矣。郭璞《葬经》，伪书也，然犹是通人所为，故其言近理。后世诸书峦头理气各执一是，正如蛙鸣井中。即其名书，如曰《堪舆》、曰《地理》。堪舆、地理岂可属之形法耶？《锦绣万花谷》引《相冢书》，此必是古书，惜不传其名。亦较古雅。《相冢书》曰："青乌子称山三重相连，名连伞山，葬之二千石。"此条见引后集中。

吴时，长沙大饥，杀人无数。赵达告权，谓："余干水口暴起一洲，形如鳖，食彼郡风气，可掘去之。"权因遣人断其背，饥遂止。今形家者，往往有治彼救此之举，亦常有验。

余自道光三十年下第南归，不渡钱江者，今十年矣。近自杭州来者，皆言西兴涨沙得八九里，彼岸则去草桥门甚迩。记余渡江时，出草桥门必走沙路将十里，然后可坐江船。若西兴渡口，则江船傍村岸也。今两岸适与相反，沧海桑田，固不可测。而形家者言，亦有未可尽废者。盖凡省会郡县，以至村落市镇，必求其地气凝聚，然后得安堵无恐。若省城之外，曾不数年，而

江水侵蚀其地，至八九里之多，则地气不固，显有明证。然则咸丰十年二月之祸，虽曰人事，岂非天哉！

墓石最好是统板。一底一盖谓之统板。假如三穴则用统石。三块合连处作合笋，放时用油灰胶黏合笋。结砖安梁以后，用统石三块作盖，亦作合笋。用油灰。复以半圆石两条，覆合缝处，所谓覆水者也。于是封之以土，此法吾乡行之已久，亦最坚固。后来不知何人作俑，谓一棺一石，日久必有倾侧高下之虞，乃创为横三底。横三底者，横放三石，以为异棺同石。日后陷则俱陷，无高下矣。不知时日既久，三石但裂一条，便化为六石。倾侧高下，更可忧虑。此无知妄作，害人不浅者也。前伯仲二兄，治先墓时，亦用横三底。及余改葬，拆穴，则中左穴之间，竟作裂缝。一处开裂，凡遇合笋，无不宽松，然后知树根草线，及一切泥土，无不由合笋中而入者。其害事如此。古人造椁之法，有纯以砖结成，圆如桥者，谓之环椁。先兄治先墓，亦用此法。为费较钜，而实无益，且又害之。余启穴时，见穴中多土。其从合缝入者无论矣。两旁砖上，多挂薄土，若燕窝然。此皆从砖中沙眼入者。盖古时砖坯，细腻坚润，但须堆叠镶合，使无罅漏，便成佳椁。今世砖坯既粗，烧之又不如古法，以故一砖沙眼极多，泛视之若无隙可寻，细视则处处皆病。故古法有不可用之今日者，此类是也。若半折衫，下亦用砖，然其砖较环椁砖为大，烧之易于坚润。且结砖以后，必用石灰细细刷托。一切泥土，亦不易入也。

湖州某方伯，殁后，棺用沙方木，葬用糯米沙灰。迨其曾孙贫，无赖，窃发棺售之，遗骸暴弃，事见《冷庐杂识》中。《杂识》谓，葬法以糯米和沙灰为尤坚固。抑知暴殄天物，不可为训。方伯之孽，虽不仅用糯米一端，未始不因此增罪戾云。吾谓：固也！而谓“尤坚固”亦妄。果坚固，彼曾孙者，焉能窃发之？且但欲坚固，则如胶漆树浆，凡性黏之物，无不可和沙土。倡用糯米，亦作俑无后者耶。乃至沙方木，亦殊不必用。往往殡已岁余，及迁葬，而臭闻于外。大凡盖棺之后，恐棺木有细缝，不能察见，必以灯草火照之，则有缝处，风自内出，灯火自尔摇动，可以用漆涂抹之矣。而沙方木，质既广厚，其中或有细裂缝，弯环曲折，虽以灯草照之，风不能径出，则有缝与否终不可知。若臭气，则固能弯环曲折自内而达外也。故不如以燥木多块。如谚所云：“十一合，十三合”者皆可。但使木燥，而合缝密，再加以漆，与全块何异？又何必出巨赀买沙方，而使人掩鼻哉？若如湖州方伯之曾孙也者，则宇内罕闻之事，尚不必远虑至此。

《檀弓》：“孔子之丧，公西赤为志焉；子张之丧，公明仪为志焉。其下皆详。当时饰棺之制，是为志。”云云者，犹后世言办理丧仪耳。而礼家、文章家，乃援以为纳圹志石之祖。一何可笑！

唐人王元感，创丧期三年当三十六月之说。凤阁舍人张柬之，引经据传以驳之，谓三年之丧，二十五月，不刊之典也。时人谓其言，深合礼典。后人亦谓其论，非研精经术者不能。然吾观其驳议，前据《春秋》、次《尚书》、次《礼记》、次《仪礼》。而其引《春秋》者，独以“文二年，纳币”为证。左氏、公羊氏、杜注、何注，并及士昏礼，及杜氏长历，合数书，参互考究，始得申明己意。乃“闵公二年夏，五月，吉禘于庄公”。《公羊传》讥之。有曰：“三年之丧，实以二十五月。”明白简易，可据如此，而反置不引，岂非失之眉睫者乎？

世俗处丧，自父母外，竟谓之“花花孝”（俗呼孝字作服字解）。其语不知始何时。姚旅《露书》云：“京师期功以下，孝帽顶心，皆缀红绒一朵，曰‘花花孝’，莫知所自。而流俗可笑。”

《露书》云：“莆中遇节，皆啖米果。丧家则不然，曰：‘恐眯死者之目。’又不放炮，曰：‘恐弹死者’。此为祸福之言，以愚俗耳。不知为‘食旨不甘，闻乐不乐’意也。使知此意，遂为之已。盖其畏礼不若畏祸也。”余谓此等语，甚有补世道。盖妇孺无知，尊长与之说礼，何能卒解？不得已姑为不经之说，曰：“若不如是，则死者将受痛苦。”妇孺虽不晓礼意，而其爱死者之天良，则人人同具也。于是闻言恐惧，谨守不违。其后互相传说，遂成故事。故说虽庸妄，而较之引经据典，文过饰非者，天渊矣！吾乡妇孺，亦时有此等语。如云：“亲死四十九日内，不可梳头、洗脚。违之，则冥官将以所梳下垢腻，强死者食之；以所洗下污水，强死者饮之矣。”又如云：“丧家不得煎苏木汁。违之，则其汁在冥中，倾入血湖池，强死者入池中，饮所倾水，尽而后已。”余每闻此等语，不惟不驳正之，并为之附会以实之。若必迂拘然告以面垢之仪，及虽孩提不得衣赤之制，则口干舌燥，而解人不易得也。

《放翁家训》云：“每见丧家张设器具，吹击锣鼓。家人往往设灵位，辍哭泣而观之。僧徒衒技，几类俳优。今吾乡初丧首七，如所谓散花十供养之类，几于无贫富无不然者。余丁内忧时，不能禁佛事。而若此等事，几严绝之”。放翁又云：“近世出葬，僧徒引导，尤非敬佛之意。”又王林《燕翼贻谋录》云：“出葬用僧导引，此何义耶？至于铙钹乃胡乐也。胡俗燕乐则击之，而可用于丧柩乎？”又开宝三年十月，诏开封府禁止士庶之家丧葬，不得用僧道威仪前引。观前数条知其来已久，竟不知作俑何人。此风吾最恶之。近时士大夫及富室巨族，其出丧，不用僧道前引者甚少。男丧用之，已为无理之至，若女丧而用僧道前导之，清夜自思，得已乎，其不得已乎？

俞文豹《吹剑录》云：“俗师，以人死日推算。如子日死，则损子午卯酉。生人犯之者，入殓时，虽孝子亦避。甚至妇女皆不敢向前，一切付之老妪、家仆。非但枕藉礌扱不仔细，而金银珠宝之类，皆为所窃。”云云。余向不知有此陋俗。一日，吾友何韵仙琳遭母丧，余往送殓。将盖棺，忽见数人拉韵仙出檐外。韵仙号哭颠撞，欲入视，数人者正色强抑之，使不得入。余大骇，问故。或告余此说。余益骇，急斥拉者，使撒手，然后韵仙得入视。呜呼！此何时也，而忍以祸福避忌之说行

其间乎？回煞之说，他郡多有之，而吾乡独无。往往见小说家言，载之綦详，且甚验。如云煞神足似鸟爪，以灰布地上试之，无不然者。然何以他郡信验如此，而吾乡独无，遂绝不闻有影响？可知妖由人兴，一切皆然。亲丧固所自尽，知礼之君子，宜有以正风俗矣。明张文定公邦奇集云："先大父讳椹，字汝诚，明于幽明之故。鬼怪诞妄之说一无所惑。越俗遭丧，用术士盖棺，必令举家出次于外，谓之避煞（此与他乡回煞之说不同）。否则有鬼物掊击之，或病或死，率有应验。府君治丧，黜之。至今吾乡俗无避煞之扰。孝子慈孙得以致慎终之诚，自府君始也。"余按：文定虽如此说，然此风由明至今未革也。惟文定云盖棺时。今则皆以首七日，当盖棺时，以铁钉钉棺之四隅，稍留其末。至首七日，则术士来咒诵灵文，始敲没其钉。将敲，家人尽避出檐外，谓之塞钉。陋俗虽亦可笑，然于人子慎终之诚无与也。或此风向在盖棺时，后为汝诚先生所黜，故改至首七耶？

《周书·斛斯征传》："高祖山陵还，宣帝欲作乐，令议其可否。征曰：'《孝经》云："闻乐不乐。"闻尚不乐，其况作乎？'内史郑译曰：'既云闻乐，明即非无，止可不乐，何容不奏？'帝遂依译议。"天下有病狂丧心之人，矢口妄言，而尚敢托之经义如郑译者，其罪岂但逢君、长君而已哉？经云"闻乐不乐"，又云"食旨不甘"，若依译议，则亦当云："止可不甘，何容不食？"一切礼法，尽可弃之。人道由此灭绝矣！

世凡未葬以前，朝夕奠。及客至，必使丧帏之内，哭不绝声。主人但欲使哭声达外而已，固不问所哭妇女之于死者亲疏、哀戚果何如也。考《丧大记》及《周礼》挈壶氏，居然有代哭之文。然则作伪固始自三代耶？《南史》王秀之曰："世人以仆妾值灵助哭，当由丧主不能淳至，欲以多声相乱。魂而有灵，吾当笑之。"每读其语，不觉失笑也。

君子不家于丧。古人安贫守礼如此。今士大夫，以赴告索赙赠，竟成风俗矣。舅犯曰："父死之谓何？又因以为利！"读之汗颜。明人《劾严氏疏》中有"以母丧为奇货"之语。噫！达官丁忧，下吏破产。此风久矣。何独严氏哉。

宋莲叔吏部绍棻之夫人卒。其兄仲穆、广文、绍周疑主丧者，以问于余。余曰："莲叔主之无可疑者。"仲穆谓："据礼当以尊长主丧。今有兄同居，而弟主私丧可乎？"余曰："此正礼文也。《奔丧礼》曰：'凡丧妇，在父为主。父没，兄弟同居，各主其丧。'郑注曰：'各为其妻子之丧为主也。祔则宗子主之。'然则同居之兄，不得主弟妇之丧，明矣。而《丧服小记》又曰：'妇之丧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则舅主之。'若依《小记》之言，则今日虽尊大人尚在，亦当使莲叔主之。然愚谓此不可从者，舅得以统子妇，夫兄不能统弟妇。故当以《奔丧》之言为主也。"仲穆又问："然则夫兄得主弟妇之祔耶？"余曰："然妇祔于祖姑。祖姑者，吾大母也。将祔，必告庙焉。得以卑幼主其事。故有兄则必以兄主之，亦礼由义起者也。"

近时西湖有诗僧曰达受者，自号六舟，能诗画，尤善拓金石。十余年前，尝来甬上，主冯柳东师处。师为之吹嘘张罗，为余画红梅于扇头，颇有逸致。先是阮文达公元尝呼之为金石僧，而陈芝楣中丞銮，又曾延主沧浪亭畔大云庵。故齐梅麓太守彦槐赠以联云："中丞教作沧浪主，相国呼为金石僧。"六舟每以是自诧。余谓，中丞、相国赏识高僧可也，高僧口中岂宜常有中丞、相国耶？慈溪郑耐生乔迁，极力诋之，贻书柳东师，哓哓不已。此则耐生之学究也。文达尝以柳东师生平所著书，撰集十六字，书楹帖赠之。此联尝悬之学署斋壁。六舟来宁波，至师处，遍视四壁，独倾倒此十六字。八分书题右联，末云："某年月日某人曾观。"其胸中不能忘相国如此！六舟拓金石文，能拓数尺高铜瓶内底字。凡彝鼎之属，虽极凹凸欹侧，或耳足奇古，或垂环累累，六舟手拓之，纸本与物不爽毫黍，真绝技也！

方治庵絜，能画著色山水，而尤善刻竹器。尝于秘阁上，为人刻行乐子。面仅七八分许，而浅镂深刻，须眉如生。题字数行，虽细如米黍，波磔无少改异。数十年来，所见刻竹者多矣，无能出其右者。治庵，天台人。

裴晋公微时，羁游洛中。一日，策蹇驴上天津桥。时淮西不定已数年。有二老倚柱相言曰："蔡州何时得平？"猝见晋公，愕然而退。仆夫在后闻其语曰："顷忧蔡州，须此人为将，乃平也。"仆遽以告。公曰："见我龙钟，故相戏尔。"此事见《剧谈录》。晋公不信老人语，是常情也。惟不解老人何以知之？知未来耶？何以不知蔡州平日？知相人耶？决其富贵为大将已矣，焉能必其平蔡也？真异人异事。惜不传姓名。

《仇池笔记》载：欧公云："少时有僧，相我耳白于面，名满天下；唇不著齿，无事得谤。其言颇验。"云云。余身不出里巷，即有虚名，亦无足重轻者。而动辄得谤，不减古人。每见六一此语，未尝不自笑也。

《西湖志余》载："耿听声能嗅衣服以知吉凶、贵贱。郭逵为殿帅，耿谒之，知其部中周虎、彭洛、夏震，皆当为节度，后果如所言。"此等事，真出常理之外。十余年前，有一瞽者来鄞，自云能相宅。问："无目作何相法？"曰："但击墙壁、门板，吾闻声即知吉凶。"试之，历历不爽。领之一空宅，使听之，曰："此室八月间，当有产难死者。"时相隔仅两月，尚无居人也。后月余，一候补官来赁此屋，其妇竟以生子殁此室中。又余少时，闻有术士能听锣声而决官之升迁降罢。百不失一。此又事理之更不可解者。官异其人，而所击之锣与击锣之人无异也，不知从何别之。史称，佛图澄能听铃语。岂铃有语，锣亦有语耶？

祝由科能移疮毒于墙壁上。即墙壁上开刀傅药，而身上愈。此亦无理可诘者。一日，有航船泊潮某处。俄顷，有暴客船来与相并。其人皆状貌凶恶，船中并是刀剑。航客悉惴惴惊恐，无计可施。薄暮，忽一暴客以菸干过船尾，来乞火，且窥探舱中物。众客方各皇遽失措。会航头坐客，能祝由科。乃以全红火炭置己掌上，

出船尾，使暴客取火。暴客大惊，扬帆遽去。此则可谓不龟手药之用，得其时者矣！

《晋书》载："桓灵宝以一柳叶绐顾虎头曰：'此蝉所翳叶也，取以自蔽，人不见己。'虎头引叶自蔽，灵宝就溺焉。虎头以为果不见己，大喜。甚珍此叶。"按：此事若信，则虎头庸愚已极，何但痴乎？俗语有云：一人引一枫叶，自障而攫市中之金，以为人不见己也。及为市人所苦挞，其人复曰："汝虽挞我，而实未尝见我也。"向谓不过谐语，不意其有典故如此。白昼攫市上金，吏诘之，曰："但见有金，不见有人耳。"此语出《吕览·去宥篇》。然则吾前所记谐语，固合子史而成者。

唐张文成鷟《朝野佥载》，状士大夫悭吝可笑者数条：荆州长史夏侯处信，常以一小瓶贮醋一升自食，家人不得沾余沥。仆告醋尽，处信取瓶合于掌上，余数滴，因以口吸之，始授直去。广州录事参军柳庆，独居一室，器用食物，并致卧内。奴有私取盐一撮，庆鞭之见血。密州刺史郑仁凯，有小奴乞履。凯曰："阿翁为汝经营鞋。有顷，门夫著鞋至，凯使探取树上鸹巢子（鸹，啄木也）。门夫脱鞋上树，凯令奴著鞋而去。门夫竟至徒跣。凯向奴有德色。安南都护邓祐家巨富。奴婢千人，从未尝设客。孙子将一鸭私用，祐以擅破家赀，鞭二十。韦庄数米而炊，秤薪而爨。炙少一脔，则觉之。一子八岁而卒，妻欽以时服。庄剥取，以故席裹尸。殡讫，仍擎其席以归。其忆念也，鸣咽不自胜。张氏所载甚伙，偶录数则以供笑噱。诸凡此类，盖必士大夫而后能出此。吾观于近世而知之也。

暑月误食蝇则患泄泻。《朝野佥载》云："夏侯彪有奴盗食脔肉，彪大怒，乃捉蝇与食，令呕出之。"按食蝇而呕，未之闻也。

王性之铚《默记》载："曾子固作中书舍人，自恃前辈，轻蔑士大夫。徐德占为中丞，越次揖子固甚恭谨。子固问：'贤是谁？'德占曰：'禧姓徐'。子固答曰：'贤便是徐禧'。德占大怒，曰：'朝廷用某作御史中丞，公岂有不知之理？'其后子固除翰林学士，德占密疏罢之。又攻罢修《五朝史》"云云。余谓子固赠黎安二生序，自谓"以迂得罪于世。"若性之所记果真，是子固以倨傲不逊，为世所指恶耳，岂得为迂耶？

妇人妒忌之性，本自天生。悍酷暴虐之妇，无论矣。稍知自爱者，虽不至于已甚，然亦幽忧拂郁，而不能自主。故以后妃圣女，而诗人乃以不妒忌为颂微之词。固知逮下之难也。唐钱唐主簿夏荣，劝杭州刺史裴有敞纳二姬。裴妻崔夫人大怒。荣谓："使君命有三妇，若不更娶，于夫人不祥。"夫人曰："宁可死，此事不相当也！"夫人情莫不恶死，而妇人尤必信命。今则死亦不足惧之矣。其年，夫人果暴亡。唐太宗以兵部尚书任环妻柳氏妒甚，令上官赍壶酒赐之，伪云："此鸩酒也，饮之立死。环三品，合置妾媵，尔后不妒不须饮。若妒即饮之。"柳拜敕讫曰："妾与环结发夫妻。今多内嬖，诚不如死。"一饮而尽，帝亦无如之何。观此二事，则死生祸福，尚不足以动其心。况寻常劝诫之言乎！

天不能自明，明于日也。月不能自生明，生于日也。吾尝问："天何以明？"问十妇人，而九不知也。吾尝问："月何以生明？"问十男子，而九不识也。然则男子之知去妇人几何哉（温公《功名论》：月有光华，日不照望之，则不能以明）？

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不以人君拟天，而以比日。古人自有深义。统上宇下宙之中，天非日不明，月星非日不生明，地非日不成，万物非日不萌。天至大，地至厚，而必以日为至尊也。故以之喻大君。

人穷则反本。疾病则呼父母。非独人也，物亦有然。即以五行论之，水生木，水黑木青，木焚而炭则其色黑。木生火，木青火赤，火灭而烟，则其色青。火生土，火赤土黄。土坯而陶，则其色赤。土生金，土黄金白。金炼而刚，则其色黄。金生水，金白水黑。水冻而冰，则其色白。大约死水白，鬼火青，朽木黑，炉金黄，灶土赤，物性既穷，子现母色。所谓反其本也。咸丰九年十二月十八夜，慈溪冯鲈乡廷藻宿草堂，翦灯夜话，偶及于此语，颇有理，姑记之。鲈乡曰："木之一叶微乎？微者也。然观其终始，而性理具焉。叶始抽芽，其色黄。黄者土色，木出乎土也。既而渐绿，凡画家著色，必青黄杂而后成绿，绿者，土色而兼木之本色也。及老而赤，赤者火色。火为木之子，则老而传子也。又衰而复黄，象其始生，而返乎土也。既落而黑，黑者水色。水为木之母，则物穷而返本也。"

《春秋繁露》云："琴瑟报弹其宫，他宫自鸣而应之。此物之以类动者也。"余素不谙琴理，然尝试之。陈二几，几上各横一琴，拨东几上第几弦，则西几上第几弦自动，不爽分寸，屡试不异。因是叹古圣人制作之精妙如此！《佩韦斋辑闻》谓："淳景间，郭楚望以月夜鼓琴于郡守赵资政之雁浥阁，有物似鱼非鱼，跳跃池中者再四。皆怪之，他日复鼓前操，跳跃如故。明日涸池水索之，得无射律琯。盖沈埋岁久，适鼓亦无射调声应气求故如此然，亦奇矣。"余谓此盖惟琴能之，若使吹笛，协后世南北曲无射调，恐此琯不能跃也。先圣制器神妙，自有不可测至理在。

枯木得雨露之滋润，皆能生芝。吾家月湖之宅，庭柱忽生一芝。余弟子舟以为不祥。吾笑曰："古人方以为瑞，付史官歌颂不已，汝乃谓为咎徵耶？其实是，此柱上盖瓦不密，常有雨露浸润其端，故日久有生气，并无关于休咎也。"升屋视之，果然。又石上亦能生芝，吾于友人王澹岩昌期家亲见之。盖亦树木浆汁，积聚而成者。

《吕览·知分篇》："白圭问于邹公子夏后启。"高注："夏后启，邹公子之名。"其下数称夏后启，并非误文。是古人命名之最奇者。

吾乡旧有辜姓。嘉庆间，其子姓改之为古。而自镌私印曰："自我作古。"然古姓古有之。古强、古革，不一而足。《广韵》谓："是古公之后。"

俗谓吴姓为口天。《越绝书·后序》云："以口为姓，承之以天。"

古人有名有字而已，无所谓号也。况别号乎？然别号二字，恰见于经注疏中。《左传》："少姜有宠于晋侯，晋侯谓之少齐。"注曰："为立别号，所以宠异之。"尚书疏曰："保衡、伊尹，一人也。异时而别号。"（《左传》莒纪公，注云："纪，号也。莒夷无谥，故有别号。"）

即姓为名，古今少有。辛稼轩之妾，一曰田田，一曰钱钱。然是女子名也。《四库书目》中有沈沈，真仅见者。吾乡旧有郁郁，应童子试，大为学使诟责。即时命改名，始得携卷人场。

人情厌故喜新，几于无所不有，无事不然，以堂堂名堂，以亭亭名亭，以轩轩名轩，以阁阁名阁，人谓之新奇，吾谓之怪诞也。洪洞范鄗鼎，名其集曰：《草草草》此与沈沈、郁郁何异？

史事演义，惟罗贯中之《三国志》最佳。其人博极典籍，非特藉陈志、裴注敷衍成书而已。往往正史及注，并无此语，而杂史小说，乃遇见之。知其书中无来历者希矣。至其序次，前后变化生色，亦复高出稗官。盛传至今，非幸也。乃至周秦列国，东西两汉，六朝五代，李唐赵宋，无不有演义，则无不可覆瓿者。大约列国两汉，不过抄袭史事，代为讲说，而其人不通文法，平铺直叙，惊人之事，反弃去之。隋唐汉周，宋初诸书，则其人并不曾一见正史，直是信口随意捏造妄说，有全无情理，一语不可究诘者。俗语、丹青，以为故事，扮演上场，愚民舞蹈，甚至乱民假为口实，以煽庸流。此亦风俗人心之患也。有心世教者，当禁遏之。

古乐不可作今之扮演。杂剧即古舞乐之流遗也。场上感慨激昂，能使场下人涕泣舞蹈，所谓观感于不自知，今乐犹古乐，孟子信非欺人者。场上窃玉偷香，则观者淫心生；场上巧偷豪夺，则观者贪心生；场上任气力争，则观者斗心生；场上使智用巧，则观者诈心生。反是而演忠孝节义之事，则观者之良心不觉而自动矣！近时陈子相、吾弟子舟诸人，言于官，力禁淫戏，是也。而犹未尽也，余谓禁演不得演之剧，不如定演应演之剧。凡一戏班，必有戏目，取之以来，遇不知者，诘其戏中大略。以忠孝节义为主；次之儒雅之典，奇巧之事；又次之以山海之荒唐，鬼怪之变幻，而要以显应果报为之本。又凡忠臣义士之遇害捐躯者，须结之以受赐恤、成神仙；乱臣贼子之犯上无道者，须结之以被冥诛、正国法。如此教导优伶，如此严禁班主，一切如《水浒传》、《说唐》、《反唐》诸演义，并禁绝之。已习者，不得复演。未习者，不许复学。将来教雏伶，造新戏，即以吾向所言之大意喻说，而使领略之，则人心有不善，风俗有不正者乎？即如宁波一郡，城厢内外，几于无日不演剧。游手无赖之徒，亦无日不观剧也。日日以忠孝节义之事，浸润于其心肝肺腑中，虽甚凶恶横暴，必有一点天良，尚未澌灭者。每日使之歌泣感动，潜移默化于不自知，较之家置一喙，日挞其人，其功效相去无万数也。世有知言之君子，必不以我为迂腐也。

世俗扮演宋太祖，必涂朱满面，不知何所本也。《宋史·本纪》称："初生时，体有金色，三日不变。"然则即据此语，亦当涂黄矣。本纪云："建隆元年三月壬戌，定国运以火德王，色尚赤。"又云："乾德元年以太常议，奉赤帝为感生帝。"俗之颜如渥丹，盖本诸此。又优人扮太祖，必以净为之。本纪云："既长，容貌雄伟。"则脚色为相称矣。

今演杂剧，有武三思斩乖乖事。乖乖女妖名也。此事见《六帖》中。云妓名素娥。

王思质忤以《清明上河图》赝本贻严世蕃，为所觉，寘之死。世所传《一捧雪》传奇，即原本此事也。其簸弄之小人，曰汤裱背，装潢匠也。所以明本事，是图画非玉杯也。易思质姓名曰：莫怀古，所以戒后世，勿溺于玩好以贾祸也。

（贞群案：朱存理《铁网珊瑚》有元杨准跋云："故宋翰林张择端所画《清明上河图》，金大定间，燕山张著谓：即向氏《图画记》中所云选入神品者。卷前有徽庙标题其位置，若城郭、市桥、屋庐之远近高下，草树马牛驴驼之大小出没，居者、行者、舟、车之往还先后，皆曲尽其意态。盖汴京盛时伟观也。京、攸父子权奸柄国，汴之受祸有不忍言者。意是图脱稿，曾几何时，而向之承平故态，已索然荒烟野草之，不胜其感矣！"）

（又案：潢匠之名，《野获编》作苏州汤臣。《秋雨庵随笔》作汤勤。《云自在堪笔记》作汤曰忠。延陵郡人传闻异辞，故详记之。）

卷　五

有天神，有人鬼。文昌自是天神非人鬼，主宰造化，自然成形。凡河岳之神，谓之地祇。此天地间一定之理。详见《周礼》，非怪诞也。必谓文昌是星名，不得塑像、崇宇以奉祀之。此迂说也。

《阴骘文》《觉世经》，盛行于世，不知始自何来。固不能必其为真，然世道日薄，赖此以启发善心，非大有益于世教者乎。

陈子相弟子张秀才世安者，笃实人也。注《觉世经》，乞余序之。其注，以时文家排偶语为之。可晓初学，不为无功。其注"人虽不见，神已早闻。"云："心在我，故人不见。心即神，故神早闻。"简而赅，深而显。压卷语也。

惠定宇栋注《感应篇》，无愧博雅。但必通人始可以阅其书，若以之教童蒙，喻市井，则屠龙之技矣。殊与作书本旨相去甚远。

因果书中有《俞净意遇灶神记》，神指净意之过，几于吾辈中无不犯此病者。每阅一过，令人猛省。他篇所记，见鬼遇神多妄。此似独真。以其言亲切而有味也。即非鬼神来告，亦必是正心诚意之君子，从阅历悔悟后说出真际来。而以神道设教，使人敬信耳。余极爱此记，读之觉语语搔著此心痒处。子弟文理既清顺，便当付之观览，较读经书更易于长进也。《俞净意遇灶神记》非文人凭空捏造之言，语语似从我辈心坎中出。

凡学者无不坐其所说诸病，而高明者尤甚。“口过”一节，尤为真挚，如记云：“使者察君善恶，并无一实善可记。但于私居独处中，见君之贪念、淫念、妒嫉念、高己卑人念、忆往期来念、恩雠报复念，种种意恶，固结于中。”此数语，非鬼神不能道也。余将属能书者写之，刻石拓赠友人，日阅此文，庶几无大过矣。

《有心录》云：“一息尚存，弥天之恶皆可改悔。譬如千年幽谷，一灯才照，则千年之暗俱消。”余谓此言切近情理，可谓善喻。因为之下一转语云：“若善人忽生恶念，行诸恶事，譬如满堂灯烛，遍处光明。一遇狂风吹灭，便成黑暗地狱矣。”

近时刊刻善书，最于子弟身心有益。置案头一部，使于功课余暇，翻阅数叶，积久自不敢妄生邪念。薛敬轩曰：“心每有妄发，即以经书圣贤之言制之。”余谓当妄念滋生时，读经书尤不如看善书。盖经书语奥，或不易明。善书之言，则人人易晓也。

“训童蒙何必博学，但能解习章句，粗晓文义足矣。”余谓此语最是坏人子弟。凡记性，是少年最好。少年闻见，至老不忘。若少时听得村学究言语，后来须费多少淘洗工夫！质地灵敏者，尚能变化，愚鲁子弟，误入歧途，一生受害矣。若能耳濡目染，并是博雅，虽记不得许多，但使略领大意，后来触处，自然融贯也。

东坡作《范文正公文集序》称：“庆历三年，始入乡校，从旁窃观石守道《庆历圣德诗》，遂问乡先生以‘十一人何人？’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按东坡生仁宗景祐三年，至是年八岁矣。《志林》云：“吾八岁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然则乡先生者，张道士也。《志林》又云：“张师独称吾与陈太初范序。”又云：“先生奇吾言，尽告之。”则此道士，亦迥非今时童子师可比也。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此见道阅历之言。与老庄清净无为之旨，迥然不同。由齐家处世，以至治国平天下，不可不知此意。

“布衣暖，菜羹香。”古人格言如此，而衣帛食肉者不知也。我有旨蓄，亦以御冬，犹是民间夫妇备具琐屑之辞。而月令仲秋，乃命有司趣民收敛，务畜菜，多积聚，则先王以之为政令矣，谚曰：“家有咸虀，不吃淡饭。”旨哉言也。

“车骑服饰，夸耀里党。而其室家则未有升斗之储。”世多有此等人，杭俗尤甚。然正惟无升斗之储，故不得不以车骑服饰夸耀里党，其情亦可悯哉。《管子·八观篇》曰：“氓家无积，而衣服修。”读之不觉失笑。

多言必败。古屡戒之。而于今尤为处世至德要道。向在都中，有勖余者，曰：“居京师六字要诀，知之乎？”余曰：“未也。”曰：“勤拜客，懒开口。”《鬼谷子·权篇》引古人之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余欲以此八字易前六字。真是铁铸。呜呼！世道人心可知矣。

以经语为谑，亦侮圣言之一端也。吾辈往往犯之。每自戒之，因以戒人。《因话录》中载：“姚岘见南仲。适有投刺者，曰：李过庭。”南仲问：“过庭之名甚新，未知谁家子弟。”岘曰：“恐是李趋儿。”南仲久方悟，而大笑。是以《论语》为谑也。

余一日赴段镜湖兵备光清饮。时宋思赞县令纯修亦在座，向余言风俗狡狯，屡假搢绅名柬，关说人情。尝有以令昆仲名刺来者，察之伪也。余闻之颇怒。因答云：“岁时馈遗名片，何处无之？尤而效之，伊于胡底？若将来再遇此辈，当执而惩之，以戒后来。愚兄弟生平，固未肯为人说私情者也。”既而复有假章韵堂丈忠型（采南同年之父）名柬，向宋县令情请者。宋君使人往讯章丈。丈答使云：“事实子虚，然其人既能假我名片，必当与我有瓜葛，非姻亲则交好也。望寄语令君，千万勿挫辱之，但不徇情面而已。”余闻其语，极服其盛德，而深悔向者一时意气，至于失言。始叹度量宽狭，性德厚薄，相去甚远。采南之大魁天下，未必非丈之盛德所致者。今夜见楚黄李侍郎梦白，认同姓士子为叔侄事（士人馆汝宁，诡称侍郎之侄。及侍郎道经其地，馆主强士人迎谒。邀至其家，士人不得已以情告侍郎。侍郎笑而从之，竟造其馆，如真者。其实未尝一面也）。因记之，志吾过，且书丈之厚德云。

唐王伾贪浊，为巨匮，裁窍以纳珍宝，使不可出，而寝其上。今市肆皆有桌子或筒子，但可投钱窍中，使不得出。下设锁闭，欲出，则启其下。盖此法始于伾也。

《幽明录》云：“阳羡小吏吴龛，乘掘头船过溪。”作“掘”不作“橛”也。至张志和《渔父词》之“钓车子，橛头船。”始以“掘”为“橛”。后遂不知有“掘”字矣。

王右军《笔经》云：“岭外少兔，以鸡毛作笔，亦妙。”今亦有鸡毛笔。初写之甚难。久之，渐熟，亦与纯羊毫仿佛。今谓兔毫为紫毫。用之多锋芒，出棱角，有似《笔经》所云鼠须笔者，岂古今作法异耶？今书家多用羊毫，能屈曲圆转，随人意。久用紫毫写试卷者。初用羊毫，辄软弱不能用力矣。

《吕览·分节篇》：“卫灵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灶，是以不寒’”。云云。则是兽皮坐褥与火盆等事，早见春秋之世矣（按，卫灵之语，正是后世所谓天气不正也）。

《荀子·正名篇》：“轻暖平簟，而体不知其安。”似簟不必夏施也。张隐《文士传》载：“张纯赋席云：‘席为冬设，簟为夏施。揖逊而坐，君子攸宜。’”然则古人盖不终年设席。而经传纪载，但云坐席，不云坐簟，何耶？

交椅今以皮，古以绳穿。故孟东野诗云：“绳床独坐翁。”而李济翁《资暇录》改为“藤床”，误矣。此语见《学林》。盖以藤穿作床，亦已久矣。

唐人薛令之自悼诗云：“饭涩匙难滑，羹稀筯易宽。”今则以箸用之饭，以匙用之羹。闽夷以匙取饭，盖此犹古法也。

俗呼栉发之物，密者谓之篦，齿稍稀者谓之梳。虽士大夫亦习用之。而不知篦为比之讹，梳为疏之转也。《史记·匈奴传》：“文帝遗单于比余。”《汉书》作“比疏”。“余”“疏”不同，，然实当作疏。《苍颉篇》曰：“靡者为比，粗者为疏。”至颜师古注《急就篇》，则尤显言之曰：“栉之大而粗，所以理鬓者，谓之疏。言其齿稀疏也。

小而细，所以去虮虱者，谓之比。言其齿密比也。皆因其体以立名。"然则非但"篦"为俗字，即"梳"字，亦在汉后起者。《汉书》杨雄《长杨赋》："头蓬不暇疏。"《文选》作"梳"。是其证也。

扬子《方言》云："饮马橐，自关而西或谓之楼篼。按《集韵》"楼"音"娄"。《广雅》云："楼篼，囊也"。今俗语有此二字音，而或妄写作漏斗。见《方言》、《广雅》始恍然矣。今所云"漏斗"者，上大下小，而空其底。置此器于小米袋口上，所以下米；于酒壶口上，所以下酒。下米者以竹为之，下酒者以镴为之。皆欲其不至狼籍也。皆谓之"漏斗"。然则正以其无底，故谓之漏斗。若《方言》所云，饮马橐，谓之"楼篼"者，自是两物。盖天下未有无底之器，而可以饮马者。若其他，如盘、如盂、而以藤，或细竹，或篾为之者，鄞人亦呼漏斗。则必当是"楼篼"而非"漏斗"矣。

吾年四十余，陈子相为刻一私印，相贻文曰："老柳"。吾常用之，朋辈以为称老太早。余引欧阳文忠，号"醉翁"事相答。文忠诗云："我年四十犹强力，自号醉翁聊戏客。"富文忠公寄欧阳诗云："公年四十号翁早，有德亦与耆年同。"则吾岂敢。

"昭君琵琶"，不过石崇意拟之词。后人竟作实事歌咏之。已为不考。乃元人杨元诚《瑞山居新话》云："武库有昭君琵琶，天历太后以赐伯颜太师妻。"按事之可笑如此。此何异于"著原思肘见踵决之衣履，左携孔子叩原壤之杖，右持颜子陋巷之箪瓢，而乞一文太公九府钱乎"？然则古物之传到今时者，恐未必无类此者矣。后人多赋王昭君，皆极为之惜。顾既匹其父，又偶其子，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如此女子，何足惜也。又赋此词者，多用琵琶为昭君本事，不知其何所本也。按石季伦《王昭君辞序》云："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昭君亦必尔也。"云云。然则昭君琵琶，不过石崇教绿珠时，揣拟之耳。竟成典要，亦失实矣。

近时妇人掠薄鬓，号蝉翼鬓。其名始于妇女之流，而乃与古暗合。崔豹《古今注》云："魏文帝所爱宫人，有莫琼树。琼树始制为蝉鬓，挈之缥如蝉翼。"

《朝野佥载》云："赵公长孙无忌，以乌羊毛为浑脱毡帽。天下慕之。"按古人以毡为便帽，其上高出绒毳。今优人扮演杂剧，尚用之。此云浑脱，盖必圆浑，如今所戴乌毡帽矣。

今士大夫，一束带，间佩系刀、箸巾、帨、荷包之属，累累如也。究之终日不见一取用，徒苦累腰腹笨重耳。《三国志注》引《曹瞒传》曰："身自佩小盘囊，以盛手巾细物。"此风盖始于汉魏。

穿细竹为汗衫，织成龟背文，谓之竹衫。盖古人早有之。元人乔梦符，有《咏竹凉衫曲》云："并州翦龙须为寸玉，丝织龟背成文。

凡缝工裁衣，当襟袖之间所裁余者，俗谓之"弯子"，始谓是形如弯弓象形，故呼"弯子"。今知是"帵"子之转。《广韵》："帵，一丸切。帵子裁余也。音帵。"然则帵弯音近，而其字实当作帵。

草履谓之"不借"，始见杨雄《方言》。《中华古今注》以为轻贱易得，人人自有，不假借也。故谓之"不借"。则贱物何独草履，而专其名乎？《致虚杂俎》又谓因仙人凤子，不肯以草履借人，故后世名草履为"不借"。此荒唐附会，与借鬼事以解"蜗居"同一类也。余闻前辈有云："草履之首，有草梁居中。未著时，左右无别也。既著以后，草梁必居拇指与四小指之间。四小指地位实阔于一拇指，由是左履之梁偏于右，右履之梁偏于左，左右遂一定不易。不似他履之可左右通借也。故曰：'不借'。"其说似较轻贱之说为确当也。

杨诚斋诗："不借双高挂，毋追一任欹。"以不借与毋追作对，可谓工绝。特毋追古冠，用之后世诗句中，似嫌不称耳。

《史记·张释之传》："王生顾谓："张廷尉结袜。"时三公九卿并会也。"则是汉时入朝，无不著屦者。唐宋以后，袜制载之正史，无论矣。《左传》："哀二十五年，褚师声子袜而登席"。注："谓古者见君解袜"。或乃谓常朝不解，惟宴会始解者，非也。古人制度，不可以眼前常礼测之。今世著袜、著履，而古人相会，无不脱屦户外者。入朝亦无不脱履。故剑履上殿，乃是异数。至脱袜，仅见《左传》，然以意度之，盖亦非尽赤其足，足上必有别饰。如诗所云："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其证也。然则《韩子》及《吕览》所云："文王袜系解："武王袜系解者，或出于附会，或是尊贵始著袜耳。即如祭祀用尸，以常情测之，亦事理所必无者。故前人疑为夷礼经典具载，不能无信矣。见君解袜，仅见《左传》，而"赤芾在股，邪幅在下。"之诗可以证之。男子穿耳，仅见《庄子》，而"充耳以素，尚以琼华。"之诗可以证之。盖古者必有耳饰，不穿耳无所系之。此前人所未言者。

卷　六

《吕览·尽数篇》曰："轻水所，多秃与瘿人；重水所，多尰与躄人。"高注云："肿足曰尰，躄不能行也。"今酒家酿水，必以山中者，以其重也。而山人多尰疾，俗谓之大脚疯。然多在耕、樵、佣作之夫。其大家儒素，希有此疾。

又曰："凡食，无强厚味，无以列味重酒，是以谓之疾首。"高注："重酒，厚也；疾首，头痛疾也。"按酒之薄者，往往致头痛疾。其厚者，虽多饮甚醉，而头不痛。《吕览》所云，是古今相反矣。盖酿法或异耳。

吾乡以酒之初熟者，为缸面酒，亦曰缸面青。以其色青故也。于酒品为最下。而缸面二字，则自古有之。唐人何延之《兰亭始末记》称："僧辨才初遇萧翼，便留夜宿，设堈面药酒。"又云："江东云堈面，犹河北称瓮头。谓初熟酒也。故辨才赋诗，有"初醖一堈开，新知万里来。"之句。然则，缸面字固吴越中旧称谓。而古贵今贱，则风尚又不同矣。皇甫嵩作《醉乡日月》，谓：

“酒以色清味重而饴者为圣,色浊如金而味醇且苦者为贤,色黑而酸醨者为愚。”今按,酒色黄如金,而味醇厚,略带苦者为上品。饮之,能使人潜移默化,徐徐入醉乡,而不自觉。虽痛饮极醉,既醒,无头痛口燥之病。真可谓之“中圣人”。若味甘如饴,则妇孺与不能饮者好之。盖为穆生所设醴酒类耳,乌得圣乎?故香山诗云:“户大嫌甜酒”,若杜子美之“不放香醪如蜜甜”,韩文公之“一尊春酒甘若饴”,非酒人语也。

店家卖饼,有曰煨炉饼者最佳。以葱油为馅,愈热愈佳。其上有纵横刀切痕。《晋书·何曾传》云:“蒸饼上,不作十字不食”。所谓十字者,想即今刀切痕耳。

汤饼,即今面也。记东坡诗注,明言之。及阅山谷诗:“汤饼一杯银线乱”,益信然矣。又《归田录》云:“汤饼湿面。”又《倦游录》云:“凡以面为食,煮之皆谓之汤饼”,亦见《青箱杂记》。

宋李公甫守荣州。州素无榷盐之禁,而四川茶司马,欲夺荣之盐井而榷之。公甫申省争辨,为偶俪之文,中一联云:“征商自此始矣,必求龙断而登之;作俑其无后乎?谓其象人而用也”,用经语甚妙。“龙”、“象”对得奇绝,“始”与“后”亦工。而仁民之心,更自蔼然言表。

私盐之禁极严,而于肩贩贫民无与也。伏读大清会典(卷五十一,盐法下)有曰:“私贩盐斤,果系贫民肩负易米者,例不禁。又零星肩卖与民家者,毋许缉拿。”功令如此,而蠹商奸吏,朋比以为陵虐而鱼肉之者,尽是此一种人。贫民受其苦毒,不可言状。则未有积久而不反之者也。咸丰初年,巡抚方以事来宁波。乡民忽集万人,哄入郡城,白昼烧毁商屋,及其祠堂,且擒其人以去。巡抚大怒,亦无如之何。乌乎!彼愚民者,藐法已甚。然而怨毒之入人者深矣!国家禁私盐,犯之者非他人,即商人也。凡其所为,无不与定例相反者。顺治十四年,部议有云:“势豪不许占揽引窝商铺,不许自定价值。”在国初时,方以此等为专利害民,御史严禁饬之。而岂知积习渐长,其作恶犯科,更有不可名言者乎?噫!商为之,不独商为之,可慨也!

今僧道称荤酒之类,皆自有别名。其相呼语,人莫能晓。盖恐人诘责,故别为方言以掩蔽耳。吾友冯午卿,颇能知其一二。或可解或不可解。《东坡志林》云:“僧谓酒为般若汤,鱼为水梭花,鸡为钻篱菜。”又云:“人有为不义,而文之以美名者,与此何异?”余见此语,不觉失笑。因叹贪饕狡狯之态,古今不异。而语言雅俗之间,则又今不逮于古矣。

文物制度,后世日盛。而礼失,则求之野。往往于海外诸夷,一遇见之。夷人以手撮饭,核之《礼记》“共饭不泽手”,是三代礼也。夷人往往赤足。核之《左传注》之“见君解袜”,是三代礼也。罗汉佛像多赤足,又多穿耳,系金环。核之《诗》“充耳琼华”,及《庄子》之“天子诸御不穿耳”,是穿耳亦三代礼也。吾乡海国,每有远夷,为风吹至者,或白衣冠,或高帽,或角巾,大约多汉官旧仪。而近时与西夷通商,奇巧之物,如指南车,量地表,日影尺,晴雨表。无非中华遗法,特彼处专以技艺为仕进之阶,致富之术。故殚心竭虑,从而推究之,变通之耳。

早稻最先熟者,曰救公饥,又名六十日。谓自浸秧至收成,不过六十日耳。陆放翁诗曰:“六十日白最先熟,食新且领晨炊香。”又云:“六十日白可续饭。”是当时,山阴人呼“六十日白”,吾乡但呼“六十日”无“白”字。

蔬圃中物,惟茄独称树,曰“茄树”。始甚疑之,以为其干稍象树形,故呼之耳。今知不然。晋嵇含《南方草木状》云:“茄树:交、广草木,经冬不衰,故蔬圃之中,种茄,宿根有三五年者,渐长枝干,乃成大树。每夏秋甚热,则梯树采之。五年后,树老子稀,即伐去之,别栽嫩者”。然则茄实是树,非借名者。吾乡种茄法,一如他蔬,每年换种下子,茄实既尽,尽拔去之。《草木状》所说,非特无行之者,并不知有此法也。余游京师,见茄状与吾乡绝异。吾乡长而圆,大者圆径不过二寸;其长,则小者数寸,大者或至尺余。都中所见,乃如吾乡南瓜,但无间缝耳。其圆径有至尺余者,其高不过二三寸。余疑是瓜类,食之,味实茄也。又吾乡茄色紫赤,与朱李色同,故呼朱李为茄皮李。都中所见者,色白,或微有淡绿者。余意其大如此,或即是三四年大树所结者与?惜未问土人以栽种之方也。

蒜头,俗语也。《古今注》谓之“蒜卵”。又云“胡国有蒜,十许子共为一株,俗人呼为大蒜”。按:今蒜头如橘柚,去其皮,分之凡五六或十许,想本胡种耶!而俗以蒜叶呼为大蒜,其根则谓之蒜头。

林弼《龙州诗》云:“山蕉木柰野葡萄,佛指香圆人面桃。”“佛指香圆”即佛手柑也。本与橼种相同,故其皮亦绝似香橼。今但呼为柑,不呼橼矣。又《本草》云:“海内芭蕉,常年开花结实。有一种曰佛手蕉,小而味甜,则未之见也。”

《湛渊静语》谓:“木芙蓉根,三年不除,误食之杀人。故古诗‘昔为芙蓉花,今为断肠草’以此。”余闻秋葵花,以麻油浸之,治火伤。及滚水所伤等,甚效。而其根则毒,凡男女病鬼祟淫邪之症,取根捣烂,密涂其阴,则邪不敢犯也。

古人有“凭仗幽人收艾纳”之句。或写作联。问其“艾纳”何物?则曰:“想即是艾,收之为印泥耳。”余几信其言。近始知是松皮上藓衣。见《本草》合诸香烧之,其烟团聚,青白可爱。

西夷既与中国通商,多以其土产来内地。一日在花园中,买洋柿一本。其果大小,似柑之小者。始结色白,渐绿而黄,而红,若红柿然。彼人食之,华人但以供玩好,不之食也。其种草本,叶略似菊而碎,小作小花,黄白色。其根遍生丛毛,如其人。又其猫犬亦多与中国小异。谢承《后汉书》称臧民,言西域山川、草木、鸟兽,名种不与中国同。信哉。

燕以春分来,秋分去,其来何自?其去安往?俗人皆曰:“度海而去,春时自海外来也。”然前年吾乡修沈

店桥(在南门外),时方严冬,拆桥则深邃处,有燕无万数在焉。始知燕之归,是蛰也。非往海外也。郑注《月令》"玄鸟归"曰:"归谓去,蛰也。"疏云:"玄鸟之蛰,不远在四夷。而亦不以中国为居者。他物之蛰,近在本处。今玄鸟之蛰,虽不远在四夷,必于幽僻之处。非中国之所常见。"(注云:"凡鸟随阴阳者,不以中国为居,故疏之如此)。然则古人之体物,较今人为审矣。又高注《吕览》亦曰:"玄鸟,燕也,春分而来秋分而去。归蛰所也"。其注《淮南》亦曰:"秋分后,归蛰所也。"《酉阳杂俎》云:"或言燕蛰于井底",是亦以燕去为蛰也。而小说家载,长安富商任宗,妻郭绍兰,能诗。绍兰以诗系燕足,祝曰:"我闻尔海东来,必曾经湘中,为我附书。"云云。是又信俗说燕度海,而附会之也。

宋钱希白易《南部新书》云:"龙嗜烧燕肉,食燕肉人不可渡海。"然则食燕者,尚不可渡。况燕耶?岂生燕未烧,龙不嗜耶?

世俗,闻鸦鸣,辄连唾之。《隋唐佳话》云:"有枭,晨鸣于张率更庭树。其妻以为不祥,连唾之。张曰:'吾当改官'。"云云。鸦鸣、枭鸣,总是以为不祥,故唾之。妇女常态,古今不异也。

鸡无雄而生卵者,俗谓之姑娘蛋。孵之不化。《参同契》曰:"牝鸡不牡而自卵,则无雏必矣。何者?独阳不生,独阴不成也。"一老妪言:"将伏卵时,取此卵向灶门(俗谓入薪处为灶门)呼曰:'雄鸡打水'(俗以雌雄相交为打水),随以釜底心之煤,点卵上,伏之雏即出矣。"又闻故老云:"鸡伏卵时,暗以斧置所伏窠底,则所出之鸡。无不雄者。"以上二事,余久闻之,特未试耳。凡鸡伏卵时,忌闻雷。俗以铁器少许,置窠底,则虽雷无损。余意必因置铁器,或有一家曾置斧,而所出皆雄,后试复验,故得知有此法耳。又闻暗以斧置孕妇所卧枕,下则生男子。此法盖由伏鸡类推之,然颇验。

俗呼卵为蛋,音弹。此村俗文字,不足凭者。前余据宋人杂说,谓是象形,当作弹。《吕览·本昧篇》:"丹山之南,有凤之丸"。高注:"丸,古卵字也。"丹山在南方,丹泽之山也。有凤凰之卵。"然则,本是卵字,后人因古卵字之丸,误通弹人之丸,又因弹人之丸字,误通于弹,复因呼弹者,不知其义,而误造为蛋字。辗转错误,盖如此。晋灵公不君,从台上弹人,而观其避丸也。此丸字音完,古卵字之丸,音卵。字同而音义迥别。

画卵今尚有之。然必是纳徵纳采等事。寻常馈遗,无有也。慈溪人遇喜事,或生子,或入学、中举,则以苏木水,煮鸭卵,送亲戚朋友。其色赤,谓之红蛋。富家一用数十万。吾鄞即无此风矣。《岁时记注》谓:"古之豪家食,称画卵。今代犹染蓝茜杂色,仍加雕镂,递相饷遗,或置盘俎。"按画卵,必画于其壳。食时即剥去之,饷遗尚是人情。至宴客、自食,亦费工力绘画之,何心哉!乃至雕卵,则吾乡所绝无者,他处不可知。《管子》曰:"雕卵,然后瀹之;雕橑(薪也),然后爨之。"注云:"皆富有者所为"。又《洛阳伽蓝记》"河间王琛,语人曰:'晋石崇,是庶姓,犹能画卵雕薪。况我乃不为华侈耶?'"又《岁时记》"寒食镂鸡子。"注云:"画之,而复加雕镂。"及唐人诗之"卵上雕秋千"。皆穷奢极欲之最无理者!以醋浸卵,则卵软可以随意造作。抑之方合中,即为方卵。既方,浸之淡水,出其醋,则卵复坚如故。成方卵矣。《瑯嬛记》:"昔有少年,博洽典籍。其兄远归,携方卵,问弟。弟曰:'鸟卵而方,有白无黄'。破之果然。问:'何以知之?'曰:'见成丁《百鸟志》。'"若以今所造方卵,视此少年,破之有黄,则将谓古人欺余矣。

《汉书·食货志》注云:皆乘父马,有牝马闲其间,则踶啮。""父马"二字,不甚经见。以对《孟子》中之"母鸡"、"母彘",可谓极工。

今人以狗捕鼠为越职。《吕览·士容论》曰:"齐有善相狗者,其邻假以买取鼠之狗。期年乃得之。曰:'此良狗也、其邻畜之数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獐、麋、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则桎之。'其邻桎其后足,狗乃取鼠。"是古者固以狗捕鼠也。不知狗不捕鼠自何时始。吾家一犬,善捕鼠。而人皆怪之。不知固是狗职也。《吕览·功名篇》:"以狸致鼠。"又《贵当篇》"狸处堂而众鼠散。"则捕鼠为狸职。犬之捕鼠,其兼司耶?

谢山尝作《吾乡历朝土贡诗》起于汉之鲒酱。余谓,四明在虞夏为扬州之域。《禹贡》载扬州之贡曰:"厥贡惟金。三品:瑶、琨、筱簜。以至厥包橘柚。锡贡,贡物甚多"。且扬州之域,自淮至海,其地甚广。又焉知何者为吾乡土产乎?特以意度之,则四明此时直是岛夷,而岛夷所贡是卉服。郑玄谓:"地湿衣草服,或谓卉服。如木棉之属"亦不能确指为何物矣。至商,则贡鲗酱。《逸周书》王会曰:"越沤翦发文身,请令以鱼皮之鞞,□鲗之酱,鲛瞂,利剑为献。"注云:"鲗,鱼名。"卢抱经曰:"□疑是乌。"按汤谓伊尹,欲因其地所有献之。则乌鲗实出吾乡。后世尚谓之明府鲞。是时,吾乡不过岛夷,其地实为越沤,则商贡鲗酱,为吾乡土贡,可知也。至周,则贡海盒。王会解曰:"东越海盒。"注曰:"东越,则海际。盒文盒卢。"校云:"盒即蛤字。"李善注《文选》,作东越侮食。形近而讹。按,越地虽大,而至海际,则四明矣。故四明亦号东越。是周贡海盒,为吾乡土贡,可知也。

以鲗为腊,俗称乌贼鲞。本出吾乡,故曰明府鲞。言明州府之鲞也。作《本草》者,不知其义,妄分析之,谓盐乾者名明鲞,淡乾者名脯鲞,已足令人喷饭。而近来市井之徒,并复杜撰名目曰:"螟蛸鲞",更可绝倒者也。

《庄子》:"蚿怜蛇曰:'吾以众足行,而不及子之无足。"《国策》楚舍人画蛇,亦云:"蛇固无足,子安能为之足?"《淮南子》曰:"螣蛇不可为足。"又曰:"蚈足众而走不若蛇。"《北史》:薛浚儿时,见一黄蛇,有角及足。群童无见者。是虽言蛇足,正以蛇无足,而此见足为异耳。坡老《蝎虎》诗云:"跂跂有足蛇,脉脉无角龙。"是亦罕譬之语。正以蛇本无足故也。然余闻之,山人云:

"蛇实有足，且甚多。但微细不可见，若以火炙之，则其足毕现。"此又古人所不及知者。

《锦绣万花谷》云："鲁人有夜迷失道，寄宿一舍。有妇人延入，设酒食，因醉卧。明旦酒醒，见身在田塍上。旁有一大螺如斗，因恶心而吐。吐出皆泥。方知是田螺精。今人谓所居之舍为蜗舍，即田螺也。"余谓此实妄语。蜗是蜗牛，即蜒蚰也。与螺无涉。且偶然怪事，何足据为典要，沿称至今？余尝问友人，物之小者甚多，何必以屋小为蜗居？皆不能答。余后见蜗，始悟。盖凡壳虫不一，大小亦不等。然虫身长大，则壳与之俱长。惟蜗牛，始生时在壳中。及稍长，即脱壳而去。壳不与其身俱长也。以譬人家屋小，不能容多人耳。窃谓此义颇精，尚当考之。吾前解蜗居之义，自谓至当，不可易者。而《中华古今注》则曰："野人为圆舍，状如蜗牛，故曰蜗舍。"按，此语亦与解"不借"同。物之圆者，何独蜗牛？且蜗牛亦何尝圆也。

贞群案：《三国志》注引《魏略》云："焦先及杨沛并作瓜牛庐，止其中。"以为瓜当作蜗。蜗牛，螺虫之有角者也。俗或呼为"黄犊"，先等作圜舍，形如蜗牛蔽。故谓之瓜牛庐，《庄子》："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右角者曰蛮氏。"谓此物也。

南方蝗虫稀少，偶有之，不大害也。咸丰六年，慈溪、奉化皆有之，延及鄞乡。每来如雨，盈千累万。食十余亩稻，顷刻可尽。父老云，此旱故也。凡天大旱，则鱼子在滩沙者，遇风日，已有生意，而不能入水，则尽变为蝗，飞入田间。至天寒，则飞入山穴，蛰处泥土中生子。遇雪，则蝗子尽死。明年不害。不则，暖风惊雷，而蝗子尽起，更无万数矣。

灵桥门外，新河水，遇旱则浅而黑。大雨，水满，清白如他河也。咸丰八年六月，连雨之后，水满而白。二十日辰刻，忽见水中涌出黑水团，大径丈许，甚圆而黑。旋滚水上，片时而没。俄复滚出，如是者三。第二次略小，第三次更大。历一时许，东湖渔户，揭竿而至。将入城，乡勇击之城外，或受伤落水，或泅水被搠死者十余人，皆在此水中。异哉！

故老言，凡水将溺人，必先见黑水。或既入水，泅涌而出，若有黑水泼浪，则其人必不能出。此屡验者。盖黑水是水怪所为，偶然失足，未必致死。一遇鬼怪，不可活矣。道光十二年，吾友朱镜湖祖谟，没于铜盆浦。镜湖自少善泅水，航船既覆，岸上人见镜湖自江心游及近岸，忽见黑水自水中喷出，遂死。又十余年前，汪葵园之儿，溺于其家井中。是日上午，汲井水，烹以供客，茶至而黑，呵使再烹，黑如故，重汲亦然。以为偶有秽物入井中耳。下午而儿溺矣。

《岁时记》云："正月夜，多鬼鸟度。家家捶床打户，捩狗耳，灭灯烛，以禳之。"此俗近所未有，道光二十六年五、六月间，有一事大奇，相类。民间忽谣曰："某日纸人进城，当作乱。"于是蛇弓杯影，草木皆兵。东家谓亲见一鬼，西家谓亲闻鬼鸟，自屋上飞去，遂觉床榻摇动，男女颠倒，有相击出血者，有无故失去头发者，举国若狂。入夜，环守锣声彻旦，灯烛满室，或诵经咒，或读《周易》，或唱文文山《正气歌》。辟邪之符，遍黏户上；治妖之像，高悬堂中。锣锌之肆一空。贫者乱击铜器，或用污秽之物，摇曳房闼间。一夜，适遇地震，几案动摇。皆大声呼噪。东西相闻。谓纸人来矣。俄而天明，细察之，实地动也。不得已，乃舁关壮缪像，遍历城上，以至街巷。盛陈仪仗，大发炕炮。由是人心安谧，讹言不闻。不二三日，而城乡帖然矣。事后细诘，见鬼之家，模糊影响若梦中。而由城达乡，由鄞至慈溪、镇海、奉化诸县，靡不然者，可谓大怪矣。是时吾家最安静。谣言日至，而老母毫不恐怖。家中一切如常。并未置一锣，诵一咒。每闻夜来亲友家怪事，辄笑颔之。惟地初震时，几欲信之矣！俄顷即悟。当纸人大乱时，一乡村家，忽见一鬼，白衣方首。首甚长，两眼巨而碧，光闪闪然。见者大惧而号。会其家多佣工人守夜，中有胆壮者，持杖率众出击之。鬼似惊避者，遂群击之，鬼匿入床下。因大击之，鬼大号乞哀。曳出，则人也。视其首，是以字纸簏蒙之者。簏面挖二孔，各嵌以小儿所嬉戏玻璃绿葫芦，中实萤火十余，故巨眼有碧光耳。讯之，实来为偷儿者。时城厢内外失窃之家，多用此伎。主人畏避，巧偷遂出。愚者疑物为鬼摄去。人情不同，奸诈之与朴诚相去如此。

道光十九年六月，夜中忽梦作诗五六首。醒而忆其二句云："旧国逢新乱，家山遇故知。"时承平日久，忽得此梦，以为大怪。明年是日，英吉利据定海。又明年八月，破镇海，遂及宁波府城。仓卒入它山避地，阅八九月时，遇知交。而前诗之言，一一皆验。梦想究竟不解何故通神如此。

吾友谢鞠堂辅𬙋，中咸丰九年进士，官工部主事。其年冬归里，语余曰：有蔡姓者，以南人冒北籍，成诸生，常往来许滇生尚书乃普旅邸中，自言为冥中判官，屡向人言地下事。许氏颇信之。今年，蔡在许邸，言上帝甚恶安徽人，不许开科。闻人闲议，以浙江省闱，借与江南。秋试果尔，则浙人必受其殃，省城必受祸。云云。虚无杳渺，闻者皆以为妄。又蔡自言今秋必中顺天举人。已而不验，于是前言益妄。乃无何，朝议竟许江南借浙闱试士。九年十月，江南士子集浙闱应试。而十年二月，粤寇犯浙江，遂有二十七日之变，杀掠甚惨。三月三日，始遁去。而省垣被祸，已不可言矣。噫！天者不易明，神者不易测，而奈之何？先时而得言之凿凿如此，彼云中举而竟不验者，其或以妄泄故黜之耶？又言省城受害，其发难始自宁波。故鞠堂云，吾乡人闻此语，尤惴惴焉。然省城之语既验，而吾乡竟无恙。则此言尤不足信矣。吾谓粤贼犯浙，发难始于宁国。同一宁字，而"波""国"二字或系误记。又贼之攻省城，自武康县由句章小道而来。句章为宁波古郡名。或鬼神故作隐语，不欲尽泄之耶。谶纬术数之学，之在后世者，大约事后影响附会之辞。其在事前者，百不一二也。丧乱以来，每闻传说神奇，辄复斥为妖妄。乃惟此语则闻之于去冬。鞠堂归来之日，其时浙省恬嬉如

故。而不意乃速验于百日之内，真令人咋舌也！

吾从兄娶宋氏。故吾家与宋氏为旧姻。后余兄弟与仲穆、莲叔兄弟为密友。仲穆未之官时，几无日不在吾家。及司铎寿昌，粤贼犯浙，闻仲穆有死节之言。余极信之。信之于平日也。丰咸八年四月中旬，贼几入寿昌县中。大小官吏，无不遁逃，惟仲穆以一冷官留署不去。同僚苦劝之，不可，其同年一广文亦来苦劝，仲穆口占示意云："吾年六十一，数适逢大厄，一门老幼凡七人(谓其妾及三子二女，时长者五子皆还鄞)。取义成仁，吾事毕在任。与县人方氏，订为婚姻，方既避地，亦来再三相劝，必不可。"劝其妾，妾亦不可。既而贼犯境，去署十余里而返(寿昌无城)，十三日事也。明日，官吏复至。严州府知府来安民，见仲穆，得其状，大异之。语人曰："此老头儿真真难为他！"于是仲穆以家书来，大约谓决计一死，幸而得免。或者天不欲死我也。今贼已远扬，吾宦情早淡，将从此东归，教授里中子弟，以糊余口。吾屋已鬻诸人，未知家中尚可筹容膝地否？弟试为我商之。莲叔答书亦劝之归。至五月十三日，而贼至矣。时居民迁徙一空，官吏复皆遁去，仲穆安居学署。是日上午，仲穆出探贼耗，且安民心。知贼距县甚远，归入署中，谓其妾龚曰："可煮饭食我。"龚人灶下，闻儿啼，复入室。仲穆自入灶下，忽闻叩门声甚厉。仲穆谓门斗曰："此叩门声大异，当问之明白。"斗出，二贼已破扉入。仲穆自灶下出，遂被执，索金钱。曰："我冷官，焉得钱？即有，岂与贼！"贼欲与俱去见首领。仲穆大怒，曰："我有一死耳，肯降贼耶？"大骂不屈。贼怒，杀之。龚方在室，闻仲穆遇害，奔号而出，挈幼子女，越学后山得脱。第六子宗槼，年十三，贼至内，奔出。贼问曰："汝识字耶？"曰："识。""汝曾读书耶？"曰："曾读。"曰："当随我去作军师。"槼骂曰："我岂从贼者?!"贼缚之去，不知所终。是月二十八日，贼退。段按察使光清，至寿昌，使人访其尸，知为贼所焚。得头颅及两足而已。乃买棺贮之，使使至杭州，市衣服。已而，长子宗棐、三子宗朱、五子宗汇，三人并自鄞奔至。相与殡殓如礼。并其庶母及幼弟之避难方氏者，同扶柩归。六月十八日抵鄞。权殡海会寺中。呜呼！丧乱以来，方面大吏，靦颜求活者多矣。仲穆以一教谕，立志死节，至再至三，百折不回，卒能践其言，以不负所学。非中流之柱石乎?！国史当书曰："五月丁亥，粤贼犯寿昌县，教谕宋绍周死之。"官卑，即未必立传，仲穆亦千古矣！是岁十月，奉诏恤赠国子监助教，子孙世袭云骑尉、恩骑尉，罔替。

古今藏书之家，无不厄于兵火。如江元叔、宋宣献、晁文元、宋缓、周密，前人记之详矣。玉仲言云："叶少蕴藏书于霅川。丁卯，与宅俱焚。而李泰发家书，亦是岁火。同岁罹劫，亦可怪也。"余自弱冠即好购书，二十余年，亦将十万卷。咸丰十一年，遭粤寇。在烟屿楼者，尽为人窃掠。其在城西草堂者，尚五六万卷。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草堂焚如，皆灰烬矣！而奉化人有于乱后出数千金买天一阁书，别为屋藏之，亦以十一月此旬中被火。旁舍无恙，惟书屋独毁，与吾家先后才数日耳。异哉！

卷　七

文家多用"不可"，罕用"不肯"者。若偶一用之，皆以此二字为俗。则甚矣！不读书之陋也。《春秋经》宣四曰："公及齐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正与俗语意丝毫无别。左氏自此传外，如文十六云："请盟，齐侯不肯。"成十一云："秦伯不肯涉河。"

左宣十二，传曰："得臣犹在，忧未歇也。"后人必曰："忧未已也。"亦不敢用"歇"字。

来年、来月、来日，皆有之。往年、往月、往日，亦有之。惟明字，但有明年、明日，而无明月。左昭七年，传云："其明月，子产立公孙泄。"此为仅见，而后人不能用也。

少见多怪，人情然也。见文字中，用"雄风"，皆谓有本。见"雌风"，则怪之。而不知其在宋玉《风赋》也。用"治古"皆谓有本。见"乱今"则斥之。而不知其在《荀子·正论》也。用"臣人"皆谓有本，见"妾人"则妄之。而不知其在《管子》中妇诸子之对也。用"终古"皆谓有本，见"终今"则异之，而不知其在孝文《赐南粤王书》也。

颊上三毫，古人绝技，借此以喻文章。则前惟左氏，后惟史公，真写生妙手也。

古今文家，每以"洁"字称太史公。今取《史记》读之，则重文复句、闲言赘字，不一而足。不知所谓"洁"者何在也。若以"逸马毙犬于道"之法例之，则以意删削，直可去其十之四五。吾尝取《史记》指示诸君，问所谓"洁"字安在？皆茫然也。夫"洁"岂简少短薄之谓乎？譬如画家画人状貌，云其笔下甚洁净。岂貌其人如侏儒而遂谓之简净乎？宜兴吴仲伦德旋，以古文一字诀授慈溪郑耐生；曰"短。"是真以画侏儒为洁净之类也。可笑甚矣！故其《初月楼文钞》，但是枯燥，而生气索然。可叹也！

选家选昌黎文，无集不有《送孟东野序》、《祭十二郎文》二篇，余生平最不喜此。送序拉杂太甚，使事点缀，信口而出，与其篇脑所云"物不得其平则鸣"者迥异。祭文描头画角，装腔作势，而真意反薄。余谓退之作二文，初成时当极得意，后必悔之。此语非门外汉所能知者。

唐人高彦休《唐阙史》载，皇甫湜为裴度作《福先寺碑》一碑三千字，每字酬三匹绢，计九千匹。按《南史·沈庆之传》云："两匹绢八十尺。"然则一匹为四丈。湜以福先寺一碑，得绢三万六千丈。古时文价之贵如此！今则不值钱矣。湜文成时，度以车马、器玩千缗酬之，亦不为薄，而湜大怒掷还。以为待之甚薄，若使为今富儿谀墓，直当焚笔砚也。

欧公语孙莘作文法，亦只是"多读、多做"耳。其云

"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见"。此真阅历知甘苦语也。

永叔谓柳为韩门罪人。此语殊觉过当。昌黎生平不妄许与，而独倾倒柳州。后人顾薄之耶？正犹少陵极力推太白，后人乃盛抑李以尊杜。吾恐杜、韩皆不受此等谀言耳。

欧阳文忠在南京时，陈丞相升之安抚京东。朝廷令审察是非，陈阴访民间，得俚语，谓公为"照天蜡烛"。还而奏之，于是世皆呼公为"照天蜡烛"。按：范镇《东斋记事》称："田元均治成都有声，人谓之'照天蜡烛'。"然则号此者，不独欧公矣。

世盛称《爱莲说》，直是耳食耳。中云："出污泥而不染。"天下有花木不出自污泥者耶？有出自污泥而染之枝叶花萼间耶？只此一语，殊不见切。且世之盛称者，以其文作于濂溪耳。不知是伪托，非濂溪文也。

宋孙何，好古文。读古碑，辨识文字，以爪搔发垢，而嗅之。往往至暮。写看碑时，景象绝肖。

沈约作《郊居赋》，惟恐人读"雌霓"作平声。范蜀公召试学士院，诗用"彩霓"作平声。考官以为失韵。《学林》云："霓字虽有两音，然文士用'倪'音多，而'啮'音少。"若专用"雌霓"，则当音'啮'，若泛用"霓"字则"倪"、"啮"可通用。按以李杲堂之博雅，亦但知霓字平声。而蜀公之考官，乃但知入声，又可怪也。

唐人试赋，韵脚多以四平、四仄。庄宗朝，翰林学士承旨，以"后从谏则圣"为题，以尧、舜、禹、汤，倾心求过为韵。五平、三仄，识者诮之。故唐试赋韵脚，往往以己意点窜经史，如"黄流在中"，改作"黄流于中"之类，不一而足。宋元以来，尚有守此法者。《周南赋》以"言化之自北而南也"为韵。《闻韶赋》以"不图为乐，至于斯也"为韵。一时以为切当，盖不难于以成语为韵脚，而难于成语中，适是四平四仄耳。

古文固不易作，而四六尤不易。盖古文可以气胜，可以意胜。而四六则一句不典，非佳四六矣。古人叙事，或仿前人，或自己出。纪一事，名一物，或古所未有，即可随意下笔。但不宄不俗，便为叙事高手。至为四六，则必须以古人往迹，叙近人新事。古人明明有某事可与今事比附，己不能知，而凿空杜撰，不将为博雅者所笑乎？故四六最易作，而实不易如此。

余尝谓，今人千奇百怪之事，古人无不有之。断无有叙述近事而古事无可引用，并无可比拟者。但苦俭腹，遂致阁笔耳。

宋四六以成句作对，愈出愈奇。尝于说部中，见《馆师辞馆文》一篇，甚长而佳。记其末联云："口说五千言，乘牛出函谷，请从关门令尹游乎？腰缠十万贯，跨鹤上扬州，皆曰闭户先生来矣！"长联至于无字不对，工整如此，可谓有一无两。余见此在少时，至今记之，而竟忘作者之名，并忘所出之书。四十年来，涉猎宋说部多种，竟不复见此文。

近世作骈体文者，专效六朝、初唐。自诩大家，而鄙夷宋四六，以为卑薄不屑效也。吾谓非不屑也，不能效也。宋四六清空一气，胸中无万卷书，而性灵又不能运用之者，断不能造其精微。若六朝、初唐，则但须费数月光阴，剽掠字句，作摘本，便可一生吃著不尽。改头换面，施粉涂朱，不可断之句，不可识之字，不可解之意，高古奥折。自欺欺人而已。

陈西塘鹄《耆旧续闻》载："刘贡父、王介甫同为考试官，以相忿争，皆赎金。而中丞吕公著恶贡父，以为议罪太轻。遂夺贡父主判。贡父谢表云：'在矢人之术，惟恐不伤；而田主之牛，夺之已甚。'"西塘云："《左传》，蹊人之田而夺之牛。'本无主字，语又俗。'惟恐不伤'是全句，'已甚'字外来。盍云：'在伤人之矢，惟恐不深；而蹊田之牛，夺之已甚'。方停匀。"余谓田下加主字，亦无大碍。借用《周礼》，亦不为俗。惟牛非田主之牛，觉鹘突耳。至谓"已甚"字外来，而以不深对之，则深字更嫌杂凑，余拟改之云："在矢人之择术，恐其不伤；而田主之夺牛，罚之已重。"竟改去"惟恐"，全句以"罚"字对"恐"字，"已重"字对"不伤"字，皆本之经传中，似较陈说为稍妥适也。按四六用成语，或句语过长，则属对不能甚工，势使然也。今"惟恐不伤"四字句耳，而以"夺之"对"惟恐"虚实字太不侔矣。贡父出于一时之愤气，不暇精思（二语亦西唐说）。西塘指摘更正之，于书亦不检点。何也？

陈景山《政鉴》："母氏六十时，其祖母尚健饭也。"余代洪舵乡师起焘作寿序，开端即云："太夫人命其诸孙，为母开寿燕。"篇中全以姑妇伴说，而叹美其妇顺之不易得。末则规劝诸孙，宜善事重慈，特稍作宾主耳。此盖与《礼》所云："善则归亲人，子无私财。及国家封典，有尊长在，不加太字。"同一意也。或乃谓此文似乎喧客夺主，此不知体例之言。

先慈陈太夫人，待前外家李氏最厚。李太夫人有三兄，皆老而贫。生于我馆，死于我葬。其侄有鳏者，为之娶妻。侄妇有寡者，赡之以田。及先慈年五十，吾友朱青石文杏，作四六一篇为寿。中一段叙此事云："且夫豆萁则相煎尚急，何论前室之兄；葛藟则托庇犹难，况属从姑之侄？而乃渭阳筑室，命彼诸甥；绵上之田，恤其嫠妇。生于我乎馆，无烦赠马以行。老无妻曰鳏，特助牵羊之聘。"隶事殊典雅可喜。惟"前室之兄"四字，乃是杜撰，与下句"从姑之侄"不敌。然亦未有可以易之者。一日读《颜氏家训》有曰"前妇之兄"与"后妻之弟"，见之不觉狂喜。颜氏所云，原指同父异母兄弟言之。而作文借用，义取断章，则古人常有之。易室为妇，仅只一字，遂尔典赡，与通段相称。益叹不患无典，但患不博耳。青石作四六，微苦材多，而清空之气殊少。所作先慈五十寿序，亦坐此病。余召之来烟屿楼头，相与商榷、删改，及成，则原本已十去其八矣。

生平不多作四六，偶然命笔，则仍以古文法为之。以意使事，而不喜堆垛；以气遣词，而不喜华缛。每用陈语古典，辄择人所知者。即不知，亦可以意想解得之者。故友人见余四六，或疑不用典故，而不知未尝无来历也。

金八姑娘非罪被出，自沉于海，为甬上冤狱。久而慈溪沈亚溪，□□得鹤骨箫，姑遗物也。乞余记之。余怜姑冤，以骈体记其始末。而此事得之传闻，误以其夫懋椒为王姓。叙里居婚姻一联云："惟桑与梓，明州樊榭之乡；以丝附萝，天壤王郎之婿。"后得懋昭所画翎毛、花卉一幅，始知乃黄姓。其名德源，自号铁箫客。问之金氏，果然。因将改正此联，久而不就。一日读《后汉书·郭林宗传》云："司徒袁隗，为从女求婿。见黄允，叹曰：'得婿如是足矣！'"大喜，遂改之云："维桑与梓，在樊榭仙子之乡；以丝附萝，得黄家隽才之婿。"史称允以隽才知名，闻袁隗语，遂黜遣其妻夏侯氏。而懋昭能书画，通音律，亦可称隽才。无罪遣妻事，尤吻合。于是改语实远胜前语矣。吾尝谓，作四六不难，难于隶事；隶事不难，难于工切。然而苦不读书耳。未有今事而无古事可比拟者。若近世所称典博者，大抵依傍影响，初读之甚工，实按之不切也。余既知懋昭黄姓，欲改不能，以告董觉轩。觉轩谓吾："固知其黄姓，特'天壤中，乃有王郎是轻鄙夫婿'之词，用之此记，亦与事称，何必改耶？余谓："上句明州樊榭，既切宁波之地，则下句天壤王郎，焉得不切夫婿之姓耶？况懋昭之姓，不与王字同音。句尚可用，今吾乡传闻，几乎人知此事。而黄王又适同音，不又将自误误人耶？又况金氏初嫁时，琴瑟之好甚笃。今方叙其初婚，而遽用道蕴始嫁不乐之语，亦于本事，嫌未切耳。"觉轩终不谓然。及余既得改正，觉轩始叹服。沈亚溪得鹤骨箫后，广征诗文，以记属余。余为历叙冤讼始末，以四六为之，颇觉不俗。而其中引用，如《杂五行书》、《梦书》之属，今久不传者，多得之《太平御览》中。以故字句多不经见。王稽云读而喜之，强余尽疏出处。余略疏于眉端纸尾付之。既而沈复乞稽云赋诗，稽云懒作，乃即注余所作记，自为小跋，以应亚溪。然其注，翦裁有法，详略不苟，余文实愧之。不欲虚良友雅意，今并以其注附余集中(贞群按，文集刻本无此文)。

咸丰八年二月二十四日，梦与子舟同作四六。醒记二联云："梅摽有实，吉兮其今；桑落既黄，士也罔极？是以西施老去，泛以五湖；嫫母盛年，贮之宫闼。"亦不知是何题也。

前人读杜诗"身轻一鸟度"，适"度"字残缺，因相与猜论，或云"过"字，或云"落"字。及翻阅善本，皆大服。不知杜诗此句，本之虞文懿《侍宴诗》："横空一鸟度，照水百花然。"

昌黎诗："蛙黾鸣无谓，阁阁只乱人。"以阁阁二字加之蛙黾，毋乃拟不于伦耶？

帆字有作仄声者。许浑诗："江风扬帆急，山月下楼迟。"或谓当以扬字作仄，则帆仍平声。然帆本有两音。《广韵》："符炎切，又扶泛切。船使风也。"《释名》："帆，泛也。随风张幔曰帆"。昌黎诗："无因帆江水。"亦非平读之也。

桑柘之柘，之夜切。《唐韵》以三百篇"其檿其柘，与"串夷载路"。路字为韵，乃别音一之怒切，以就之。不知今鱼虞与麻韵，古本同音，无烦迁就也。华读如敷，家读如姑，车读如居。三百篇皆然。故冯驩《弹铗歌》以"无以为家"与上"食无鱼""出无车"为押。至昌黎《盘谷歌》以稼韵土，犹知古音者也。

许浑诗云："野蚕成茧桑柘尽，溪鸟引雏蒲稗深。"以柘作平。仅见此诗。

皮日休云："毛诗'鸳鸯在梁'，又'蝃蝀在东'。即后人叠韵之始。"杨升庵谓："此乃偶合之妙，诗人初无意也。若《文选》宋玉《风赋》'炫焕灿烂'，张衡《西京赋》之'睚眦虿芥'，《上林赋》之'玢豳文鳞'，左思《吴都赋》之'檀栾婵娟'。则词人好奇之始耳。"余谓杨说固然。然其所引《文选》或是通韵。若以通韵论《文选》，则当以古音求《毛诗》。以古音求《毛诗》，则诗中叠韵全句者颇多。鸳鸯蝃蝀尚非全句叠韵者。今且以今韵求《毛诗》，亦得二语"谁其尸之"，"其谁知之"是也。四字全出今支韵中。

咏物诗，固当雅切情状。然必以不脱不黏始为工也。或刻画人细，别无情意，只是俗工绘物耳。《苕溪渔隐丛话》谓刘义《落叶诗》，郑谷《柳诗》，是二物谜。子义诗云："返蚁难寻穴，归禽易见窠。"谷诗云："半烟半雨溪桥畔，间杏间桃山路中。"余谓唐人咏物，似此甚多，不特二君然。要是"声闻辟支果"耳。

"疏影"，"暗香"之联，自为欧苏两文忠所赏，遂脍炙人口。后人千描万写，虽高出数倍。耳食者总谓不如。不知此联，乃唐人江为诗。和靖只易"竹影"为"疏影"，"桂香"为"暗香"耳。耳食者又必回护之云：青出于蓝，云"二语必咏梅花始称"。然科以巧偷之罪，不已伤事主耶？温飞卿诗："醉后独知殷甲子，病来犹作晋春秋。"和靖诗云："隐非秦甲子，病有晋春秋。"刘后村已为曲庇云："和靖非蹈袭者，当是偶然相犯。"至"横斜""浮动"十四字，而十二字无异。恐是后村亦不得谓之偶然相犯矣。且其下联云："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此岂能咏梅花者耶？

国初，吾乡有徐晋公懋昭，尝为沛县令。其诗文集曰《淡园集》，仅数十纸耳。非特名不出闾巷，即近时乡人，亦无有知之者。其文不过小品，而甚工雅似庐陵。《荆舒卖鱼者说》一篇，绝高淡，非苟作者。尝作《孤山说》，谓和靖非真隐者。夫真隐，不求人知。今和靖居西湖之孤山，西湖山水冠绝天下，孤山又西湖最胜处，而又种之以梅，而又养之以鹤。而于是孤山之胜，更绝寰区。而和靖乃隐居其中，岂真隐者耶？朝廷之征聘，官守之访见，以至没后之赐号，皆此孤山之梅与鹤招之者也。持论虽苛，顾使和靖复生，亦觉无言以自解也。和靖书《孤山隐居》壁诗云："山水未深猿鸟少，此生犹拟别移居。直过天竺溪流上，独树为桥小结庐。"然则入山未深，和靖已先自解嘲矣。

欧阳文忠公《日本刀歌》云："徐福行时书未焚，遗书百篇今尚存。"按：史称福载童男女而往，不闻其携书而行。则欧阳此语不过游戏点缀之词，岂可据为典要乎？乃痴人前不可说梦，后世妄男子，竟援此语为故

实，直上封事请遣使泛海，求遗书。而丰南禺妄造古本，居然称得自海外。而海外人复效其尤，居然造《孝经孔郑注》等书入中国，中国竟售其欺纷纷。伪书之祸，实此歌词胎之。则文忠所不及料也。余少时，尝同子舟及徐远香元第作《桃花源诗》。余诗有"尚有秦人未火书"之句，远香戏谓余曰："此语虽佳，然恐累后人又向武陵中觅古本也。"相与大笑。

舒信道赠韦太守诗，有"雌堂水洗火符空"之句。后人不晓，多改为"黄堂"。按平江州治春申君故居，因每失火，乃涂以雌黄（见《锦绣万花谷后集》所引记，与别本少异）。盖"雌堂"即"黄堂"也。钱惟演诗云："画凤仙楹远，图（按当作涂）雌郡阁间。"亦但用雌字。

徐寅《咏钱诗》云："能于祸处翻为福，解向雠家买得恩。"意谓以金钱结交怨家，使涣然释嫌隙而生感。盖即或人以德报怨之说。语已无甚趣味。后人又翻之曰："有于福处翻为祸，已向恩家买得雠。"意似谓向富儿假借钱物，富儿深恨我如仇敌也。不但趣味索然，抑亦晦涩极矣。

作诗好翻用前人语者，往往坐晦涩枯燥之病。即使词明意达，亦常失之刻核浮薄。吾每语子弟曰："且学古人好处，不必效其捧心态也。"

唐诗善作情真语。后世情事几于毕备。余两游京师，每于客邸思家，觉"渐与骨肉远，转于童仆亲"之若出自口。久客新返，觉"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之先得我心。又记宋仲穆秉铎寿昌，余久之未贻一札，仲穆见责。余以张蠙诗之"长疑即见面，翻致久无书"自解。非好辩也，我实与古人同此情也。

李杲堂先生，尝取《史记》语人诗中，亦创格也。然不能全篇集句，不过偶用数语而已。余欲选摘全集之如："壮士行何畏，游子悲古乡。涕泣交横下，为鼓一再行。""风从西北来，仙人好楼居。傍徨不能去，强为我著书。""卮酒安足辞，饮可五六斗。此其家不贫，有田三十亩。""山居耕田苦，辍耕之垄上。与时转货赀，继踵取卿相。"亦颇自然不俗。然不过以胸中所记忆者，偶为之耳。若能翻阅全部，贯穿连缀之，必当有长篇杰构。而匆匆未暇也。

毛大可自谓是坡老后身。又极力排诋之。乃至摘其诗句尽情批驳。皆不自知量之妄语也。坡仙自是古今一人，不可无一，不能有两。王弇州自矜博雅，在明人中亦足为巨擘，而欲拟东坡则天渊矣。

西溟先生古文为书名所掩，前辈表而出之，始称于世。至其诗，则称之者鲜矣。宝应乔念堂崇修有《陶园集》，其《和纵横图诗》独以先生称首。诗曰："姜（苇间）潘（稼堂）秀句艳春山，朱（曝书亭）陆（须云阁）汤（仁和少宰）查（他山编修）亦扣关。璧叠珠联无限好，砌花汀草几时间。"

扬州乔东湖寅著《黄山诗》一卷，康熙乙丑，吾乡万允诚斯备为之序。其《同允诚初至祥符寺诗》云："返照开松径，飞泉洒石门。谷量云不尽，砂伏水常温。采药从吾好，携筇就尔论。相思三十载，今始到仙源。"

江都卓尔堪，字子任，性好游。尝航海来四明，历蛟门、普陀诸胜，著《近青堂诗集》。李文襄以为两汉、三唐之作。其《游招宝山诗》云（自注题下云："时战船出洋，运贺兰炮入都"）："砥柱浮山出，东南入海遥。乱峰撑碧落，绝壑灌秋潮。气肃蛟门见，风高蜃市消。几年无壁垒，估客渐停桡。"又《普陀诗》云："南海今初到，荒凉乱后山。野猿吹佛火，水鸟傍禅关。树以无樵长，僧从入定还。扫除须努力，胜境扼诸蛮。"颇有雄气。遽如文襄所赞叹，则犹未也。

史荀鹤先生鸣皋，自号笠亭，如皋人。乾隆十六年进士，庶吉士散馆，来知象山县。迁广西柳州府。年七十余，卒在象山。有惠政，尝修县志。好作墨竹，自署蓬莱仙吏，以县有蓬莱山也。分校浙闱，为观补亭作墨竹。题句志别云："本是门前雪竹枝，浮筠暂与上林期。虽然偃蹇尘埃里，尚忆清吟月露时。十载金台重问字，三秋锁院镇题诗。离怀愿托琅玕影，座上春风日日吹。"史于观为门生，故云然。

人心之巧，愈出愈奇。朱竹垞集唐人诗为词可谓巧而工矣。而扬州江砚农昉者，乃集宋人七言词句为诗，曰：《晴绮轩集词句》中如"堤上毵毵柳色明，草香沙暖水云晴。江南二月春深浅，初听黄鹂第一声。""楼倚江边百尺高，垂杨慢舞绿丝条。柔肠一寸愁千缕，安得并州快剪刀。""帘幙轻回舞燕风，云屏冷落画堂空。最愁人是黄昏近，一树梨花细雨中。""清簟疏帘一局棋，已凉天气未寒时。玉钩阑外香阶畔，长笛谁教月下吹。""十年香梦老江湖，一斛明珠换绿珠。旧日爱花心未了，相逢还解有情无。""丝丝杨柳丝丝雨，一夜东风一夜深。寒食清明春欲破，重帘双燕语沈沈。"皆绝不似从长短句中抄撮来者。与《蕃锦集》可谓异曲同工矣。每闻世间作手，斤斤区别，词稍板重，辄曰是绝句。词稍秀丽，辄曰是词句。今俨然以词作诗，而不失之纤；以诗作词，而不伤于拙。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有以石榴花相赠者，不甚高大。植之盆盎中，殊复可观。四月始花，至九十月犹复烂然照眼。余大奇之。王稽云曰："常耳，不足奇。"又曰："吾季父笋石先生宗耀，有诗曰：'百计留春春亦住，多栽月季石榴花。'正谓此花能常开也。"元人《草堂诗余》载刘鼎玉铉《蝶恋花》词云："人自怜春春未去，萱草石榴，也解留春住。"已先王丈道之矣。

薛令之为东宫侍读时，官僚简淡，以诗自悼云："朝日上团团，照见先生盘。盘中何所有？苜蓿长阑干。饭涩匙难滑，羹稀箸易宽。只可谋朝夕，何由保岁寒。"此诗大似近时馆师自嘲诗。

馆师自嘲诗有云："不酸便赞开埕酒，绝淡还冲盖碗茶。"凡茶初下叶，谓之泡茶。仍用原叶，谓之冲。吾乡方言也。

有馆师《咏薄粥诗》云："撮米烧成粥一瓯，北风吹去浪悠悠。手持好似菱花镜，照见楼台在上头。"方自吟哦，一丐者闻之，进曰："诗则佳矣，然撮米一瓯，不为薄矣。宜改'撮米'作'粒米'。食粥时，未必适遇北风，

宜改‘北风’为‘鼻风’。食薄粥处未必有楼台，宜改末句作‘照见须眉在里头’。”师大惊，问曰：“汝有此才，何不去作馆师？而乃行乞耶？吾当荐汝。”丐者蹙頞谢曰：“慎勿！慎勿！吾惟不愿吃薄粥，故宁丐耳！”

偶见林初文《春日送别诗》云：“春风自多思，奈与客情违。杨柳频催别，蘼芜不送归。千山独上马，一曲两沾衣。回首河桥道，迢迢看落晖。”第二联用极眼熟字，恰有思致。下半首则全学庾子山，竟似开府集中句矣。初文名章，福清人，万历元年举人。

一士人素以道学自负。解三百篇，辄以陈言腐语。强劳人、思妇尽人之理学中。其友心轻之，而未发也。一日道学友赋《早行诗》有“人语出林端”之句。其友忽问曰：“斯人也，为不失赤子心之大人耶？抑闲居为不善之小人耶？”曰：“能早起，尚是正人。”曰：“然则舜之徒耶？跖之徒耶？”道学友恚曰：“赋诗不过即景，必求其人以实之，则凿矣。”其友笑曰：“顷余所问难者，正足下平日解三百篇中之语。偶然一诘，足下意便怫然。不识三百篇中，劳人、思妇之恨恨于足下者，当复何如？”道学友不能答。

武康徐雪庐举人熊飞，专采当代杂流，若屠、沽、肩贩、皂隶、剃工、纪纲、狱卒诸人诗，为一编，曰《锦囊集》以见昭代人文之盛。吾乡此辈能诗者绝少。惟钟云扉世俊，以熔造锡器为业，而能诗。时人称之镴隐。其《送陈渔珊先生仅之官陕西》诗，有“四千里路相思苦，六十年人再见难”之句，为时流所称道。常来余家，不饮酒，不茹荤，不及生计。自晓至夜，无一语非论诗者。然颇为才薄所苦，故虽寝馈此道中四十年，而不能成家。余尝为刻诗两卷，曰《云扉诗约》，若入之《锦囊集》中，亦高手也。

太夫人年五十时，诸公以诗歌为寿者，多至三百余篇。赵丈鹤田冲九为《长古》一篇，中述大病更生事，有云：“譬彼牛山木，无日不斤斧。忧勤而能生，庸非天所怙？”道出劬劳劳苦，使不肖读之，泪涔涔下也。医者缪艮山坚能诗，其寿太夫人七律二章中，一联云：“诸郎绕膝多名士，阿母持身有古风。”诗极古雅，特不肖不敢当此耳。后数年，汤星崖为太夫人作《小影儿孙列侍图》，陈子相作图记，取赵、缪二诗，摘句入记中。

赋菊便是陶渊明，赋梅便是林和靖，赋莲便是周濂溪。如此等语，必非高手。然应试之作，不得不尔。以试官眼孔小，其胸中仅有此等物耳。

“烹鲤问沈绵”：不云寄书，而云烹鲤；不云病，而云沈绵。“颂椒添讽味禁火”：卜欢娱不说岁节，但说颂椒；不说寒食，但云禁火。此等语吕氏《蒙童训》以为文章之工。余生平不喜此等句，以为用典如此，已入魔道。其流即是“宵寐匪祺”、“札闼洪休”之类耳。

慈溪周开，自号铁山。倜傥不羁，自署其居曰：“天壤片石。”尝同友人登招宝山，一友题诗曰：“乾坤此地能容我，今古何人更上楼？”铁山遽大怒，与之绝。曰：“不知有我在耶？”其狂如此。陈竹人明经掌文说。

唐先侍郎挽程将军夫人诗，落句云：“将军休沐日，谁劝著新衣？”读之，知是时将军尚在。盖作诗体例，固当如此。因忆前年马铭轩知州士龙夫人卒时，铭翁尚无恙也。时其子已登科第为仕宦，因广征挽诗，余草草赋二绝句，未尝存。稿中有“元相营斋已白头”之句，久亦忘之矣。一日铭翁谓吾友陈子相曰：“诸君挽诗皆佳，但皆盛称其相夫、教子、荣贵、考终，而不念及老夫一语。一似我已早作古人者，惟徐君诗云云，使他人读之，知尚有老朽未死。吾未见徐君诗，即此亦见名下之无虚也。”子相以语余。余谓此是诗文定例，无足异者。

吾友冯午卿，二子同时各举一子。余贺之以诗，有“岁月日时悉无易”之句。此是借用经语。所谓赋诗断章，不必依本经训义也。乃崇祯三年，浙江乡试举子龚广生，居然误解时字为时刻之时。居然中第三名，且刻为程文，冠之本经。当时试官、举子皆不读传注，疏谬至此。

余有诗云：“飞云自东来，似月东飞去。”又尝在山中，赋即景词云：“误杀月下人看，举头看月，月似东飞去。明月依然西向，上东是白云来路，那得倒行？奈迷望眼，总被行云误。”其意境颇似真切。后读《隋书·天文志》有云：“仰游云，以观月，月常动而云不移。乘船以涉水，水去而船不徙。”始叹后人新意，未尝非古人陈言也。

余少时，尝作《馈岁》、《分岁》、《守岁》六言诗，而益之以《报岁》。报岁者，即俗所谓谢年，又曰送年。每至岁晚，家家具牲醪报答神祇。下旬，旬日中，爆竹之声，无夜不达于旦也。诗成，又属画师画四小帧，而题诗其上。今图画不知何在，诗稿亦寻失矣。

余少时，作《春阴诗》，有云：“初三夜月逢寒食，第四番风到海棠。”王絅斋先生日章，大加叹赏。谓非寻常吟哦家所易有。每向友人称道不置。今细观之，不过是一联好宋诗耳，不知吾师何以赞叹如此。

昔与同人作柳汀会，课赋五言八韵诗。题为“南阳诸葛庐”。余中二语云：“躬耕妻子乐，游宦弟兄疏。”先师洪舵乡先生以为名句。

余尝戏语友人，毛诗中有回文体。友骇诘余，余谓今三百篇中未之细考，若《左传》所引“翘翘车乘，招我以弓”。倒之则谓“弓以我招，乘车翘翘”。非回文乎？乘“弓”古韵也。而“翘”“招”亦韵，且传所引逸诗是谓“招我也”。倒诵之则有赴招之意。一转换而出两意，非后世回文之所不能及者乎？友为抚掌。

作回文诗者，或五绝一首，倒读之又成一首而已。偶见《中州集》宇文叔通四序回文十二首，其第一、第三句首，皆谐韵是也。而第二、第四句首亦皆谐韵。如《春景》云：“短草铺茸绿，残梅照雪稀。暖轻还锦褥，寒峭怯罗衣。”稀、衣，短、暖外，复韵残、寒。盖初回之“衣罗怯峭寒，褥锦还轻暖。稀雪照梅残，绿茸铺草短。”再回之则“绿茸铺草短，稀雪照梅残。褥锦还轻暖，衣罗怯峭寒。”又其第一、第三句末，绿褥亦谐韵。盖回句不回字，读之云：“残梅照雪稀，短草铺茸绿。寒峭怯罗衣，暖轻还锦褥。”然则一首化为四首矣！惟《夏景》第

一首第一句"翠密围窗竹",第三句"睡多嫌昼永",永字与竹字不谐,不知何故。余十一首无不谐者,至同卷中选张德容回文五绝二首,惟一、三句首有韵,便是回文常法矣。

卷　八

贺秘监知章庙,祀吾乡月湖曰"湖亭庙",分祀于江东曰"贺成庙",又祀于月湖东侧者曰"游仙庙"。余又见东钱湖隐学山下有"湖亭庙",亦祀贺公。谢山题"月湖庙"中长联,脍炙人口。词云:"两命那足荣,为卜含元殿上,六驭匆匆,彼高尚心情,不若投簪竟去;重湖伊可乐,至今偃月堤前,双鱼湛湛,纵凄凉江海,犹能骑马间来。"余尝为友人集唐诏,题云:"器识夷淡,襟怀和雅;衣冠耆旧,词学宗师。"出二语肃宗诏,对则玄宗诏也。又尝于"贺成庙"大书十字云:"风流四明客,清鉴千载人。"出用李供奉诗,对用张长史帖中语也。

鄞西南它山堰旁,祀唐王侯元暐,即作堰者。今千载矣,香火甚盛。盖筑堰以界江河,使斥卤之地变为膏腴。明德为甚远也。道光二十一年,朱云岩丈孝铨,既修庙成,余建议谓,历来修堰筑堤塘诸公,皆当从祀庙中。其后里中援据余说,为位庙之左庑。余集坡老《荔子帖》题一联云:"下无湿,高无干,经石驱流慰我侯兮千秋万岁;堂之中,庙之左,朝猿暮鹤报其人于白水丹山。"去堰稍进六七里,曰桓村,亦曰环村者,有里"它山庙",亦祀王侯。余为之题数联。一云:"远矣水源,呼父老,问来由,如此溪岩那不到;伟哉霖雨,仰古人,重兴叹,果然庙祀已无穷。"略"呼父老,问来由,扁舟直到溪岩畔",唐僧元亮《它山堰歌》中句也。"仰望古人重兴叹,无穷庙祀报元功。"楼攻媿《它山堰诗》中句也。又为童薇研侍郎华撰云:"使吾民,粒千载,平翦波澜。试看利永算长,年年丰稔;为长官,兴一祠,聿新庙貌。从此稚讴农鼓,岁岁春秋。"又为张户部小峰鼎辅撰云:"俯仰丹青,看此间,抱水围山,风景不殊强堰;经营惨淡,想当日,穷源竟委,溯游定到环村。"二联皆运用元亮攻媿及舒信道诗中句也。又撰一长联云:"它山遗庙古哉。远而分祀者:曰慈溪、曰镇海、曰绍兴、曰台州,况环村据强堰上游,敢忘明德?唐室尊崇尚矣。后乃追封之:若乾道、若宝庆、若淳祐、若洪武,至昭代答长官嘉贶,大沛恩纶。"皆为王侯纪实也。

高钱钱氏,奉奉国军节度使康宪公亿,为迁鄞始祖。康宪为吴越王俶之弟。在吾乡极有惠政。宋时有大人堂,祀康宪处也。近时钱氏新修宗祠,属吾友王稽云来求联句。余为题云:"昔吴越保民而王,兹土同在帡幪,洎他年奉国开藩,慈爱犹留节度使;今高钱聚族而居,家庙聿新俎豆,看百世歌功舞德,馨香何止大人堂?"

明余文敏公有丁,以南学士告归。即东钱湖月波寺废址,营"五柳庄"。辟地百亩,园林之胜,甲于两浙。其中楼台亭榭,悉摘《归去来辞》中字名之。详见集中自记。其后神宗书"名山洞府"四字赐之。顾当时营创数年,方构舒啸楼,而入阁之命下,刻期督成,大会亲友,畅饮数日而别。竟卒于位,终不能遂归去来之愿也。其后卉木凋谢,亭榭荒芜。康熙间,余氏归地于寺,重建梵宇,即今"月波寺"也。而于殿侧奉文敏塑像。又久之,寺僧迁像僻处。文敏子孙式微,未有能正其事者。道光十八年十月望夕,文敏忽见梦于湖上忻君鼎铭,谓所居湫隘,盍迁我于西楼。忻君迁延未果。临殁,以命其子自昌。因以二十七年成其事。近时,文敏本支孙承梁者,乃出赀改祀于西楼之下,以家藏画像重雕木相,自神龛以至门宇,焕然一新。吾友芎沚涛,文敏族孙也,属余记其事。复以祠中楹帖见属。余为撰三联语,其一云:"本来相国,菟裘千年佛火;依旧先生,管领一角湖山。"以"菟裘"对"管领"颇奇。一云:"相业溯前朝,别墅有名山洞府;佛天开福地,新祠在明月春波。"又一云:"天上已宣麻,只故乡如此湖山未能抛得;门前曾种柳,看今日依然风景定是归来。"

"义火祠"祀乡厉由来久矣。慈溪"义火祠"中一联云:"咳!谁料穷性命做鬼无依,禁不住地下同声一哭,苦雨酸风馁腹频年衔怨恫(按恫平声,然可押送韵);呸!未必好儿孙各家都有,到不如此间异姓一堂,春霜秋露义田万古荐馨香。"不愧才人吐属,惜忘其作者名氏矣。

(贞群案:此联出于八世族祖次牧征君元仲手笔。其自题"天益山房"联云:"天开无墨画,云袅不炉烟。"又题"清道观·桂花厅"联云:"窗虚五月六月寒,人在冰壶中酌酒;帘卷千山万山碧,客从图画里吟诗。")

鄞之陈氏,本自慈溪来。近年即田舍村作大宗祠,余为题中堂联云:"流派合甬水慈江,继别继宗,列祖衣冠同寝室;服食并先畴旧德,我疆我理,曾孙稼穑在田庐。"亦关合其村名为之也。

徐偃王逃楚之难,隐居翁洲,今定海厅也。见《史记正义》所引《括地志》中。卒葬隐学山,今鄞县地。事详《宋明州图经》及北宋《徐氏谱》中。吾家其支裔也。南宋初始由台州来居鄞之东鄙,先大夫晚年创宗祠于族之大墪。后二十年,时栋撰祠联云:"明州为先王坟墓之乡,汉籍衢州,唐籍台州,至宋代始居兹土;思本即古圣经脩之旨,东塾敦本,西塾崇本,愿宗人无愧斯名。"盖祠堂听事曰"思本堂",而其两旁建"敦本""崇本"两家塾,以教族姓。皆先大夫手创之也。道光三十年,余重至京师,以此联属南皮张子青修撰之万书之。

梁山舟学士同书,尝以"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对"虑善以动,动惟厥时。"皆谓其以经对经,语甚工整。然以"民生"对"虑善",太不工矣。余易之以昭五传之"敬始思终,终无不复。"实较胜也。杨升庵谢华启秀以"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对"农为邦本,本固邦宁",更较山舟为拙。

纪文达公昀,典春闱,作七律,其第三联云:"誓约齐心同所愿,丁宁识曲听其真。"自注云:"戏集十九首

两句，所谓犹有童心也。”余谓原诗本五言，强加上二字，已不得谓之集句矣。且所加二字，又不工。如以“齐心同所愿，识曲听其真”十字作戏台柱联，则雅切也。

何瓦琴溱，集稧帖字属书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亦佳。

何子贞编脩绍基，集争坐位帖为联，语中一联云：“如知者行其所无事，故君子名之必可言。”集字至此，叹观止矣。其他如“纵横百家，才大如海。安坐一室，意古于天；意之所忽，过从此长。众有同欲，功不可居。”“力排众论，乃见独是；心师古人，自为一家。”“见人之过，如己有失；于礼既得，即心所安。”语自己出，无愧名言。

余以“凡物皆有可观”对“读书不求甚解”，记前人曾有此对。子舟则对之以“止谤莫若自修”，属王懒竹丈曰升书之。

子舟尝为联云：“五柳是读书解人，三苏得行文乐事。”

集句成联，古今多矣。子舟又酷好此。如云：“澹无为而自得，独好修以为常。”“结幽兰而延伫，观流水兮潺湲。”“恐修名之不立，与太初而为邻。”“惟此党人其独异，乐夫天命复奚疑？”皆硬语盘空，不落窠臼。此类甚多。

集《易林》者多矣。各出己意，戛戛生新。余集数联云：“饮福千锺，日受其喜；当夏六月，风吹我乡。”“登高上山，云过吾面；举杯饮酒，客入其门。”“小窗多明，为我鼓瑟；芳花当齿，使君延年。”“龙马上山，升擢超等；凤皇来舍，坐立欢门。”“春桃萌生，时雨嘉降；秋兰芬馥，飞风送迎。”

“水流花开”，《诗品》语也。东坡尝用之作罗汉赞曰：“空山无人，水流花开。”余尝集苏语“山高月小，水流花开”八字，为人书作楹联。每思买山作一小园，立一亭于最高处，写此八字镌亭柱中。此等境界，真令人唤绝也。

《庄》、《列》、《鹖冠》、《淮南》诸子，其琢句炼字，可入楹帖。余尝集《鹖冠》一联云：“东西南北形名可信，前后左右古今自如。”

林小屏淳初为“梦园”于城南门外，盆兰百种，奇花异品，并皆佳妙。一日索余撰联。余为集坡老《荔子碑》双钩诒之云：“驱石结山流水自出，飞风团笑高人始来。”出语称其池山之胜，尚平平无奇，对不言兰花，而自然是兰花，颇得意也。

《荔子碑》，去其重字不过九十余言。近余集之得二十余联。五言云：“春山风入柳，秋水鹤乘船。”“秋山高入鹤，春水白于鹅。”“结堂万山下，飞船流水中。”七言云：“方其人世无不笑，是谓高人莫之知。”“我游丹山待之子，世谓黄石无其人。”“山中待我归黄鹤，水北无人飞白鹅。”“乘黄鹤自是出世，吟白驹莫知其人。”“事人不怠千秋愿。与世无违万古风。”“知人知世千秋事，游水游山万树风。”“秋树高吟风结笑，中流飞渡鹤乘船。”“高山流水自朝暮，秋鹤春猿无是非。”八言云：“于以来游福山福水，无不钦羡寿世寿人。”“出入无方愿知其自，是非莫白不与于人。”“游于无方非非自人，进以不杂汩汩其来。”“黄鹤乘船白猿吟树，秋风知我春山笑人。”“无是无非不违于世，以出以入莫知其方。”“春水秋山乘流齿石，朝猿暮鹤吟树飞风。”“人世方人无以自待，愿子是我莫知其非。”“秋鹤入船中流飞渡，春风结笑高人自来。”十一言云：“谓今世无下水船苦吟莫笑，与高人结游山愿飞风自来。”二十一言云：“春水船与秋山鹤与谓子其出游与方事吟笑以朝暮，乾杭进兮杂肴充兮报我始归来兮不知人民之是非。”合前“遗德庙·从祀堂”及题林氏园者凡二十三联，中有颇自然者，而搜索尚未尽也。

除夜换灶门联，风俗然也，鲜有佳者。一日有乞书者，余为题云：“传书定有佳儿跨，听易何妨老子踞。”一座嘉叹。或嫌踞字仄声，然可读作平（见《集韵》）。

吾友陈子相知县，归自广西。读书养亲，高尚不出。自题一联云：“安得万间欢颜，庇天下寒士；不为五斗折腰，向乡里小儿。”

陈艅仙丈福熙，侨居月湖前。年二月，其子桐叔娶妇。余赠联云：“仙子乍登楼，看十丈湖波，二分春色；才人初试笔，是著书时候，索句家风。”出二语，一切地，一切时。对二语，一切事，一切姓，颇为工雅。有老学究，必谓东莱无娶妻著书事，谓不当用。余笑曰：“固也，凡作文字，同用一典，施之此处则可，施之彼处则必不可。如此甚多，未易言罄。亦不能为不知者道。假令今日作考据文字，或因东莱作文字，必不当用此典。故若偶然为人题洞房联，何妨一用之耶？挥戈返日影，借钱娶织女。俗语丹青，古来不经之说。盛传于今者多少？必一一考究指斥之，将取从古及今诗文，大家尽行删削之耶？”满座尽是余言。学究语塞。此事相隔七八年矣，因录联记之。其语颇拂老儒之意，而其说则确不可易也。即如联语一事，以娶妻著书事，题洞房可也。据其说以题明招山人祠堂，必不可也。以借聘钱娶妻事，题洞房可也，而以之题牵牛织女庙中，则更无不可。惟慧眼人知之，不能一一为村夫子饶舌。

乌酿仙尝寿其舅氏某六十生日。以庚寅重阳日生者，联云：“重九日庚寅以降，六十载甲子初周。”余尝代陆半湖寿其友人五十生日，其人与半湖同年，皆以重阳日生者。联云：“唯尔我生同九日，后五十载皆百年。”

吾友王东泽教谕世镇，挽其徒林芸卿联云：“待先生如此其忠，非夫人而谁为恸。”截经为句，属对甚工。而以语意太大，不敢写用。

吾乡孙寄庐景烈，医人也。能诗，尝赠钟云扉诗，有“白发满头雪，黄金何处台”之句，乱后隐居荒江，无疾而卒。余挽以联云：“久不相逢，闻寂寞荒江已成药隐；脱然作别，算解离诸相只剩诗名。”

余尝为范雨叔丈上絅代撰二联，丈极称赏。一挽其兄女嫁李氏者，仅生一女子，君姑犹在堂。而其婿方自外舅（湘云先生上□也）湖南署中归来，联云：“夫子

自外舅所来，路隔五千，为报双亲无恙；君姑抱女孙而泣，年已七十，何堪一老生悲。”一挽其姊嫁林氏者，联云：“有生几七秩，寡妇早歌，孤儿旋哭，幼孙幸底成材。去年四世见曾孙，天留老眼；同怀凡五人，伯兄先逝，季弟又亡，仲氏远羁薄宦（即湘云）。今日一棺悲姊氏，我独伤心。”出数其夫家，对数其外家，无一遗者。长联中亦仅见矣。

余挽外姑方太夫人联，出云：“有孙若而人，有曾孙若而人（一子早卒）。”对以“作婿几何载，作邱婿几何载？”（“邱婿”见《汉书注》邱；空也。亡女之婿，谓之邱婿，谓空有婿也。余室朱孺人之卒八年矣。）

余挽江虹孙均云：“小劫遽坏色身，使我病中挥泪起；大招不销豪气，知君地下忘情难。”雅切其人。舒垕庵同知极叹赏之。

先太夫人卒时，友姻赠联多至百余。舅氏陈笠山先生鸿挽帖云：“孤子已成名，方欣春满月湖，年登周甲；伯兄先逝世，不料书空雷岸，运厄同庚。”太夫人卒年五十九，伯舅敏斋先生卒时亦五十九，故云。　有外姻赠挽联云：“慈线密春衣，看紫凤齐飞，荫浓萱草；梵音凄腊鼓，问青鸾小劫，谶悟莲花。”释家称佛为青鸾，以六十年为小劫（见《莲花经》）。友人何韵仙，谓此联最哀艳（释氏以十二月八日，为腊八日，太夫人卒是日，故云腊鼓）。

仲兄虚斋时桢卒时，诸友亲以联语来挽者甚多。姊夫张芥舟广梂联最长。词云：“始余拜外舅姑来，君方丱角童耳。自彫椿树，旋折荆枝，谓老马识途，二十年酒后灯前，何事不尽情商榷；有弟从先父母去，我亦伤心人哉。幸托婚姻，皆同骨肉。忽浮生若梦，千万种凄端恨绪，无言慰群季悲酸。”凄凉感慨，不可卒读。

蕉轩随录

[清]方浚师撰　盛冬铃　南丽华整理

方浚师，字子严，晚号梦簪，出生于安徽定远炉桥镇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

作者的家族官宦不绝，有收藏邸报、关心朝政的传统。作者本人又长期任职内阁中书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能直接接触许多重要的档案材料，对朝章国典及当时政治、外交的重大事件见闻真切，对已近末世的封建帝国内部官场倾轧、吏治败坏、贪污横行的揭露既深刻又信实可靠。

《蕉轩随录》由方氏退一步斋刻于同治十一年，《续录》刻于光绪十七年，此次以方氏原刻作为底本进行标点整理。

序

自稗官之职废，而说部始兴。唐、宋以来，美不胜收矣。而其别则有二：穿穴罅漏、爬梳纤悉，大足以抉经义传疏之奥，小亦以穷名物象数之源，是曰考订家，如《容斋随笔》、《困学纪闻》之类是也；朝章国典，遗闻琐事，巨不遗而细不弃，上以资掌故而下以广见闻，是曰小说家，如《唐国史补》、《北梦琐言》之类是也。作者朋兴，更相出入，编书者第从其多以归其类，而大纲既定，罕出范围。至于立言垂训，卓然自必其可传，则第视乎其书，而不系乎其体。同年观察方君子严，幼承家训，淬厉于学，自其束发受书，即能翻前人窠臼，抉其幽隐，其心有所得，见有可喜，必笔而录之。既而侍直禁林，橐笔天禄、石渠之地，凡史宬所载大圣人所以擅恩威而昭法戒者，可惊可愕，又备录而归。积之岁月，遂成巨帙。岁戊辰分巡岭西，期年政成，乃尽发其藏，删繁举要，编成如干卷，名曰《蕉轩随录》，而命光廷为序。尝读《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而夫子教人亦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学不贵博乎哉？顾学博矣，而识不足，则无以剖析其精微。识足矣，而才气苶弱，笔不能自达，又无以擅文章而传远近。君搜罗既富，排比皆中法度，可谓善书矣。顾犹有说者，国家混一宇内，以节俭先天下，府库所储，海盈而山积，一遇军兴水旱，则又广筹经费，以实各省之藏。故朝廷日以风节厉天下，而小人即虱其间，侵吞剥蚀，或数百万、数十万，相沿既久，牵染且日众。虽有洁清自好之士，亦趑趄瑟缩，罔敢举发。赖天子神圣，往往于无关章奏，洞烛其奸，雷厉风行，朝发而夕断，骈诛至数十辈。人始知有国法，而司农得以举其籍。今官方澄叙，大法而小廉者，皆列圣整齐严肃之所诒谋也。最陕、甘之冒赈，淮、扬之侵帑，少时父老类言之，而不得其首尾，及君书一出，则当年事之始末，罪之轻重，岁时日月，灿然具在，使后之读者据是以参校国史，实足以传信而祛疑。凡类此者数十篇，其可传无疑也。若夫读书之间，搜典之僻，独抒所见，皆能开拓心胸，而得者既多，争者亦起。昔吴虎臣著《能改斋漫录》，刘兴伯纠其十一事。顾亭林积毕生之力成《日知录》，经阎百诗举正尚五十余条。人主出奴，迄今未经论定。以光廷之谫陋，诚不敢自任折衷，此须俟诸百年，而要不为无补耳。君功名方大起，而著述不辍，是书而外，复笺注其先《玄英集》、《朱子诗集》，及《二程粹言直解》、《随园诗注》、《年谱》，刻以问世。后此所出，当有如昌黎所云大书、屡书、不一书者。故既序以应命，又执笔以俟焉。同治十一年四月八日，治年愚弟番禺李光廷序。

卷　一

汝居稷

《舜典》："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蔡沈集注："后，君也。"按：尧使弃居稷官，更国邰地，遂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刘向撰《列女传》，谓姜源〔嫄〕生子弃，好种稼穑。尧崩，舜即位，乃命之曰："弃，黎民阻饥，汝居稷播时百谷"。其后世世居稷云云。君申命于臣，似不必称其爵土之号。汉去古未远，向必有所据。则后字当作居字为是。且尧之使弃，亦使之居

稷官，后与居字形相仿，其为错误无疑。阅《郑》注亦作居字。阮郎中（福）序向所撰《列女传》最详。

赣州府署楹帖

宝坻李公（光先），吾师滋园先生之尊人也。乾隆戊申科举人，由工部郎出守江西赣州。循声卓著，为政不尚苛刻，尝题赣州府署大门楹帖云："礼防于未然，惟愿人人自化；弊去其太甚，无庸事事更新。"存心如此，宜其炽昌厥后也。

太必兔

康熙丙午，相国冯公（溥）官吏部侍郎，时四大臣欲各省差大臣二员设衙门于督抚之旁，以廉督抚。吏部满尚书阿思哈、侍郎太必兔议设衙门于各省东西，一切书役胥隶人员，听其招募，颁与敕印。先生执不可，谓创造衙门，费将不赀。内之伤度支，外之劳民力，毁房坏屋，势必不免。且国家设立督抚，皆系重臣，今又不信，复遣两大臣实逼处此，东西相望而稽察之，甚无谓也。夫权太重，则势相轧，势相轧，则当之者碎，保无下属仰承左右讥苛为民害者。太必兔蒙古人，性暴无礼，闻先生语大恚，瞋目起立，张拳向先生。先生徐应曰："鸡肋何足安尊拳？尔我等也，既系公议，何必不容吾两议耶？且议之可否，自有圣裁，岂尔我所得而专主。"疏上，上是先生议，其事得止。其后太必兔反修好，每事就先生商酌，然终以夤缘得官伏诛。语详毛西河所撰《冯益都年谱》。

国书十二字头

乾隆十五年五月，奉上谕："我朝创制国书，分十二字头，简而能该，用之无所不备，而音韵尤得天地之元声。惟是汉人初学清字者，辩字审音，每借汉字音注，以便记诵。而汉字不能悉叶，不得已各从俗音，以意牵合，未经校正画一，将恐久而益差，闲尝读汉字《金史》，其用汉字音注国语者，本音几不可晓。谛寻之，则原清语所常悉。又如《元史》之达鲁花赤，以今蒙古音译之，当为达鲁噶齐，不华当为补哈，此类未易枚举。在史氏或以己意为音，或出于当时承习，盖由以汉字而注清语、蒙古语，既非本字，又无一定，是以讹复传讹。以此知官为较定之不可以已也。夫一天也，国书谓之阿补喀，蒙古谓之腾格哩，西番则谓之纳穆卡。至国书之腾格哩，则汉语所谓弦子耳。又如一日也，国书谓之舜，汉文谓之日，蒙古谓之纳兰，西番谓之尼吗。又如国语呼尔者，其音为西，而西方则称斡呼基。此在兼通清音汉文者无所疑义，而通清不通汉者，但知西之为尔，通汉不通清者，但知西之为西，而语之以斡呼基，且不知为何物矣。盖凡物之命名，本属后起。《尔雅》、《释名》，方言土训莫可殚悉，皆假象耳。若夫以汉字注清文，实假象中之假象，而必执此以较是非、定高下、寓褒贬，此特私心妄见耳。爰命大学士傅恒率同儒臣，重定十二字头音训。开章六字，则用直音，如阿、额、伊、鄂、乌、谔；余用二字合音，如阿纳、额讷、伊呢、鄂傩、乌努、谔懦；其余十二〔一〕字头，首六字用二字合音，如衣阿、衣额、衣伊、衣鄂、衣乌；以下俱用三字合音，如阿纳衣、额讷衣、伊呢衣、鄂傩衣、乌努衣、谔懦衣。以分轻重缓急，而国书之元声略可得梗概。是不过同文之一端，无关奥义，然习之于童蒙之始，有不容忽者。用申其义，传示久远，俾知所法守焉。特谕。"谨按：《西域同文志》二十四卷，《增定清文鉴》三十二卷，《补编》四卷，《总纲》八卷，《补总纲》一卷，《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三十三卷，皆经钦定，条分缕析，贯串精详。余官京朝时，曾与满洲友人精习翻译者时加讨论，惜心计粗钝，究未能一一体会也。

习　坎

六十四卦名皆无卦上加字者，《坎卦》独加习字。或云：习上有坎字，盖《坎》卦名，习《坎》卦义也。程子《易传》："习谓重习，他卦虽重，不加其名，独《坎》加习者，见其重险。险中复有险，其义大也。"按：郭雍《易说》孔氏正义云："以《坎》为险难，故特加习名。"王原叔先生引徐氏《新义》，谓习坎字上脱卦名一坎字，而《易》中卦名之下，亦无重言卦者。故《离卦》不曰离、重离，《巽卦》不曰巽、重巽，其重言卦名者，皆孔子彖辞也。或者曰：本无习字，缘《坎卦》六画漫灭，正如习字，故传写者误以漫灭之卦画为习字，又于上添画一卦，是坎字上十二画矣。然虽以习字漫灭，观之仅有六画之象，如此则其误在隶古既出之后，而彖象皆已先言习坎，则此说又非矣。大抵《坎》加习字，学者思虑终不能得，不可更附会穿凿也。《坎》、《离》等六卦，卦辞并彖皆只以三画取义。《坎》以刚中而实，故称有孚。心亨有刚中之德者，未有不能济难也，故行有尚。如《颐》、《大过》、《噬嗑》、《中孚》之类，皆六画取象者也。《坎》以三画取义，是一卦之中，其象再见，故云习坎。岂《乾》、《坤》不可称习，而六子之序始于《坎》，故《坎》独称欤？其义则六卦俱有之矣。疑当阙之，未可深辩也。所论甚当，后之说《易》者，无此明晰也。

木中现进士二字

沈存中笔记云：杭州南新县民家析柿木，中有"上天大国"四字，笔法类颜真卿。并云木中有文，皆是柿木。咸丰辛亥，建德张砚秋刺史子锡康，于柴薪中拾七寸许木，生成阳文"进士"二字。刺史尊人绘《童孙献瑞图》，广征题咏。余在东流时，曾亲见之。兵乱，图木俱付灰烬。刺史赋《满江红》一阕志之。词曰："佳木成文，曾一笑，童孙携到。想个里，奇缘应是，春闱先兆。照眼光生银画细，绘图珍比金钩绕。记同人咳唾落珠玑，皆高调。才认取，奇材好，怎付与，狂灰扫。叹茫茫春梦，去来谁晓。霄汉伫冲雏凤翼，丹青重写科名草。莫轻教韵事就销磨，伤怀抱。"

黄州谢上表

王禹偁为知制诰，坐事责守黄州。《谢上表》有"宜

室鬼神之问，岂望生还；茂陵封禅之书，惟期身后”之语。真宗览表，惊其词之悲，方欲内徙，会黄州境有二虎斗而食其一，占者以为咎在守土之臣，遽有旨移守蕲州，以避其变。敕下而禹偁死矣。此见魏泰《东轩笔录》所记。后见彭文勤公所编《宋四六选》，有禹偁《在黄州谢上表》，并无此一联。或别有一表未传耶？抑节录未全登耶？姑存以志疑。吴处厚《青箱杂记》云是《徙蕲州谢上表》。按蕲州敕下，禹偁已死，焉得有谢表耶？

协办内阁事

协办大学士兼管总督者，不必仍带协办衔，见乾隆十三年邸抄。大学士张廷玉恩准五日一朝，协办大学士陈大受因病调理，汉大学士惟史贻直一人，需员协办，尚书汪由敦暂在内阁署理，见乾隆十四年邸抄。

雷同被黜

乾隆壬子江南乡试，首题为《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桐城家勿庵先生（诸）文格老识高，主司已定元，及搜落卷，得常字四十号，与先生文无一字异，遂被黜。先生始终未得一第，以明经终。惜哉！其同里光君（石均）跋先生文云：“方君墨卿（先生别号）以诗文驰声艺苑，凡吾乡工为文者，咸慕师之，谓足继百川、灵皋两先生。而起家贫，授徒凤、颍间，录窗课十余篇为诸生程式，盖有年矣。壬子省试，因窗课首艺有此文，不复重构，主试亟为叹赏，乃以常四十号复抄袭是文。鲁鼎之投，真伪莫辨，而方君遂被落。同人刻其遗卷，俾世之爱惜斯文者，知衡鉴之公，与先生暴腮之故，故在于此。”云云。昔欧阳文忠任滑州时，宋子京谓公曰：“某大官颇爱子文。”文忠遂授以近著十篇，后文忠知制诰，人或传有某大官极称一丘良孙之文章。文忠使人访之，乃前日所投十篇，良孙盗为己文以贽。而称美之者，即昔日子京所示之某大官也。文忠不欲斥其名，但大笑而已。以赝乱真，古今一辙。科名有命，当付之达观可也。

杨介坪中丞

忆幼时曾记吾师杨壬生先生（若午）言，先生之叔父介坪公（怿曾）以辛酉翰林开春坊，受知仁庙，为大理卿最久。道光初，开府楚北，风骨铮然。薨后犹荷“清名夙著”之褒。尝被召，值天暑，公方掀帘，见上摇扇挥汗，即入跪。上将扇子却在座右，不复用，问公事甚详。良久热甚，上面汗如雨，竟不用扇。又久之，乃出，公已湿透纱袍矣。我朝君臣相见，严重如此。谨恭录而识之。

校对责戍诗

嘉庆间恭修高庙《实录》，校对官吾乡龙子嘉驾部（汝言）、杭州顾渚茶中翰（英）暨某公与焉。每稿本成，必敬谨恭校，恐有讹错。未几进呈御览之本，误落甚多，并将高宗庙号“纯”字亦误书“睿”。皇帝震怒，将以大不敬论。诸校对皆下刑部，总裁为长白英公、江西陈公，俱革职待罪。龙公等三员，旋发新疆效力。适未多日，姚伯昂总宪业开坊，以大考三等降编修，朱咏斋尚书开列名次并不在先，忽擢春坊。京师有好事者合而成诗曰：“这回提调太荒唐，断送英陈两侍郎。出口可怜三校对，碰头空恼八亲王（某王曾为乞恩，故邀宽典）。一封械奏推卿相，五月还官笑伯昂。开列尽先都是梦，咏斋今日竟春坊。”读之令人失笑。

宋明两太祖画像

宋太祖微时游关中，寺僧严老常周之，往来无倦，阴异其骨气，使工人貌之。绘事本褐衫青巾，后易靴袍。明太祖本句容人，迁徙濠州，今凤阳府也。少年穷乏，为皇觉寺僧；神常示兆。御极后，遂改皇觉寺为龙兴寺，在府城外三里。佛堂中供太祖像，幅长丈余，神采勃勃现纸上。寺僧尊藏惟谨，不肯轻出示人。凡游客取观者，皆今画师所摹拟也。近年粤匪破凤阳，僧某负像逃，流离数省，乱后复归，像得无恙。岂高皇帝之阴灵有以呵护欤？惜宋祖之像，未知仍在关中否？（严老名守严，见《邵氏闻见录》）

一生不笑

魏艾陵伯苌一生不笑，虽逢吉庆，未尝开口。见《魏书》。

家玉屏先生

先生讳永，为五世祖奉政公从兄。博学工诗，尤精书法。晚年侨寓江宁，遨游三山二水间，卒遂葬焉。浚师曾在荒肆得先生素纸一书幅，自录《雨斋漫兴诗》，词翰双美。时尚童稚，不识收藏，今不知尚在荒箧中否也。仅记其诗曰：“雨团柳絮成千雪，香绕檐牙堕湿云。又是旧来双燕子，隔年离别语殷勤。”蕉窗忆及，敬录于此。

陈文悫公

潍县陈文悫公（官俊），嘉庆戊辰进士，吾乡杨介坪公会试分校所取士也。入翰林后，侍学三天。时宣宗尚在潜邸，独喜公，公亦知无不言。故登极后，公之恩遇最隆。屡以事罢而复起。道光己亥，公已工部尚书矣。未几复因事罢，旋授通政使。至乙巳，遂拜副相。初，文悫同年钱金粟学士（林）人号为冥官，一日文悫与学士言：“人称君掌冥司职，能预知人富贵。君识我将来为何官耶？”学士应声曰：“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文悫以学士为戏语也。至己酉，文悫果以协揆长吏部，竟终于位。奇哉！文悫入相时，太夫人尚在堂。先世父属先资政代作贺启，中云：“天官掌六卿，持衡聿班三事；帝命协百揆，作相已迟十年。”又云：“衮衣依日月之光，知遇荷九重天子；莱服焕星辰之采，欢欣有八座慈亲。”公喜甚，每于家兄前称述之。

卓椅机凳

周祈《名义考》:"天子诸侯席有黼黻纯饰,凭则设几。今俗言椅以代席也,言棹以代几也。棹椅本无此字,乃俗书。"《正字通》:"俗呼几案曰棹。"李义山《河阳篇》诗云:"忆得鲛丝裁小卓,蛱蝶飞回木棉薄。"此卓字之见于诗者。《宋史·舆服志》有靠背椅,真宗咸平、景德中,主家多造檀香椅卓(椅作倚)。此椅字之见于史者(按《默记》:"艺祖初命徐铉往见李煜,老卒取旧椅子相对。铉谓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顷李主出,下阶引其手以上。徐引椅稍偏,乃敢坐。"此见于宋初者)。《易·涣卦》:"涣奔其机。"《家语》:"仰视榱桷,俯察机筵。"此机字之始。《方言》:"榻前几,赵魏之间谓之椸。"又:"俎,机也。西南蜀汉之郊曰杫(音赐)。杫,肉机也。"《后汉书》:乐崧独直台上,无被杫,食糟糠。又楷亦肉机,音箸。似皆载肉之器。如《诗》"有捄天毕,载施之行",毕亦助载鼎实者,与今之几案不同(《仪礼》:"宗人执毕。"郑注:"状如叉。")《礼记》棜禁,似几属,然无足。斯禁似凳属,亦未能明言其制作。《世说》顾和外孙瞑在凳上。凳一作橙。晋《王献之传》:"魏时凌云殿榜未题,匠人误钉,不可下,使韦仲将悬橙书之。比讫,须发尽白。"此凳字之始(王弇州讥杨升庵孟光举案以为青玉碗为无据。不知宋曾《巩耳目》志载云:"孟光举案齐眉,俗直谓几案耳。吕少卫云:桉乃古碗字,故举与眉齐。张衡《四愁诗》'何以报之青玉桉',即青玉碗也。据此则《考工记》'案十有二寸',亦作此解为当。"曾说如此,岂可议升庵为无据耶?浚师又按:《考工记》:"诸侯享夫人案十有二寸。"注:"十有二列也。"是案字当作碗字解无疑)。

完白山人寄鹤书稿

完白先生有《上樊太守陈寄鹤书》,复自录稿本一通,笔法苍劲,文亦如之。道光庚戌,先生哲嗣少白茂才(传密)以此册请先资政题识,因得抄一副本。先辈文字,获睹为幸。原文甚长,节录于此:

完白山民邓石如顿首,奉书为启,陈寄鹤事。此鹤之主人闲有岁月可证者,已百三十有零岁,历公卿之门四。据宛陵张涵斋太史焘《古鹤行诗》,滇南中丞孙公曰秉刻之金陵藩署中,叙此鹤先在常熟蒋家,次居吴兴沈家,后归德清徐家。京口农部袁礼堂以千金聘归三十六峰山馆中,此百三十有余岁可屈指而计者。其前之岁月,则不可得而考矣。山民游于袁公家有年,农部之子廷极命鹤谓山民曰:"此尔主也。"谓鹤与山民宜,遂以赠山民。山民年垂耳顺,得此为老伴,洵旷事也。嘉庆元年秋,舟过金陵,孙中丞悦之,欲聘山民鹤,兼以灰鹤二赠山民。此海雀也,非鹤也。与鹤为奴,鹤不受也。却之,载吾鹤归:山民家徒壁立,食指甚繁,每一砚四方以活妻子,恐鹤遭野人之厄,遂择地而寄鹤于集贤关僧舍中。虽禅室荒陋,而林木蓊郁,竹树交翠,关隘险固,山石嵯峨,为达天衢之冲要道,又皖城龙脉所特起。僧欲仗佛力创兴之,以扶持行道,培护风水,其志诚深远矣。离山民居遥不三十里,担粮饲鹤,月有常例。虽待此鹤也,亦隐以待僧矣。因向僧唤鹤训而祝之曰:"尔乃胎禽浮丘,著经云门,鼓翅华表,飞声负霄汉凌云之志,恐终非贫家有也。尔有遐心,亦听尔之翱翔寥廓,可不尔羁也。今属尔寄于僧,以修尔龄。僧托于尔,以辅成其名。尔无负山翁寄鹤之意,以徜徉于此。此地有修竹古木,可庇荫尔;有古佛青灯,可忏悔尔;有灵幡宝盖,可威仪尔;有法座经坛,可庄严尔;有蹲狮伏象,可护持尔;有萝月松风,可徘徊尔;有山花野卉,可纾尔步;有溪泉潺湲,可濯尔羽;有积石漫山,可厉尔喙;有苔华绣砌,可逞尔狂;有高梧重重,可张尔盖;有苍藤垂垂,可排尔幢;有钟鼓镗鞳声,可遂尔海峤搏风盘礴乎青云之志;有风雨草木摇撼声,可触尔引领高唳,若有捍卫牧圉之任;有山禽鸣噪声,可助尔群下相融物我,熙熙共乐林泉之度;有车马行迈声,可慨其尘途仆仆,尔则梳翎戢羽,矫首而游观;有冠盖往来,贤士大夫之憩止,可念其干旌在野,载驰载驱,长路迢迢,趑趄日夕,益显尔之清旷劲逸,孑然而孤标。凡山中四时之致,雪月花风之候,阴晴雷雨之辱,尔得默领其常变。尔其钦承吾训辞。"又曰:"僧归尔伴,僧出尔守。月白风清,听经点首。毋徒饮啄,端洁毛羽,他日太清衣裳楚楚,岂不尔驾骑,尔遨游。贯无十万,难上扬州。我居不远,于焉卅里。尔若怀归,龙山风水。尔其谛听吾祝词。"祝毕,鹤四顾惶然,若有逸志。乃慰之曰:"尔来前,尔其安于此矣。"鹤遂皈依于佛。虽皈依佛,鹤仍为山翁之鹤也。僧拟其名,余曰:"是昂藏物,非可以几名辱之也,惟佛可以使之。"遂更其名曰佛奴。寄鹤之地莫此若也,恰鹤之情莫此适也。鹤耶僧耶,其相助为理耶。山民家无担石储,前曾以十金助僧创寄鹤亭,施茶以济行人。昨秋枯旱,犹以钱十千佐僧架此东轩,今修竹万竿,清阴满座,过者可凭涤烦嚣也。今闻僧言,阁下花骢住此,鹤舞阶下,从官称庆,以为官阶一品之兆,直指日事耳。左右不察,爰遣厮卒束缚以去,送至署中。僧号于途,鹤厄于卒,不闻轩车之迎,而有囚系之辱,物之报人以嘉祥者,顾身受如是之困乎?从此莲幕宾朋,竞赏芸窗不聘之禽,而使冷院枯僧,日赧颜于寄鹤之山翁矣。山民知阁下意万不如是,不过近侍之人图此以邀赏赉耳。亦或梅开东阁,暂借娱情,张琼筵以咏花,命羽觞而醉客,不有皭皭之白鸟,其何足以畅此雅怀。乘兴招之,尽兴挥之,则鹤不日仍归山民。亦或政闲遐赏,睹物怀人,慕古人琴鹤之风,以益励其清廉,而光照皖国。山民得为治下之民,亦与有荣焉。若徒手而有之,山民能负袁郎中赠鹤之意乎?亦负惭于此鹤也。且起外议谓太守夺山人鹤之名。若以草野冒渎尊严而罪之,则山民化鹤,鹤化山民,所不辞也。故历陈古鹤之始末,与僧人、山民同此心事,特用缕述上陈,不胜恐惧悚惶之至。山民再顿。

又书后自记一则云:"鹤寿不知其纪,人寿修短,极之不过百年。均宇宙之寄物耳。此鹤寄于公卿,寄于

山民，寄于僧佛，又寄于太守。太守也，僧佛也，山民也，公卿也，皆寄于鹤耳。鹤寄于人耶？人寄于鹤耶？然人鹤之寿虽有长短不齐，亦终当还宇宙也，于我何有哉！余长年仆仆四方，自有此鹤，归时不过以为耳目一瞬之玩，究未尝与鹤性灵相周旋也。作此书成，用鹤、恋鹤、训鹤、祝鹤，吾何得忘情于鹤。顾此虽亦无负于鹤，而心中有不释然于鹤者。存书以存鹤，可谓有鹤而无鹤，无鹤而有鹤也。鹤兮，鹤兮，不待吾他日碧水苍山偕游观于冥漠耶？奚去之遽也？

寝　衣

《寝衣》注："孔安国曰：'今之被也。'"《说文》："被，寝衣也。长一身有半。"《广雅》："寝衣、衾捡，被也。"《毛诗》疏："今名曰被，古者曰衾。《论语》谓之寝衣也。"自汉迄唐，皆以寝衣为被，然从未作谨斋之说。管缄若先生作此文，谓："《鲁论》记夫子必有寝衣，义自系之于寝，而不系之于斋。长一身有半，是谓寝衣之长，视一身有半，而非以半覆足。"议论绝大，足破拘经之习。先生自记云："此论本之钱茶山尚书。"

帝王淫乱

《七修类稿》载《帝王淫乱》一则，仍有未尽录者，爰补记之：如晋文公纳侄妇怀嬴，卫庶子顽烝于宣姜，灵公夫人淫于宋公子朝，宋文公通于祖母襄夫人王姬，卫宣纳伋妻，晋惠烝贾君，郑文公纳叔父妃而生子臧，甘昭公通于隗后，共仲通于哀姜，襄仲通于文公妃敬嬴，宋武帝烝其母路氏，废帝淫其姑，称为谢贵嫔，狎其姊山阴公主，北齐文宣帝高洋污其嫂，且曰"吾兄昔奸我妇，我今须报"，其弟武成帝亦淫之，齐高祖高欢收魏孝帝后尔朱氏为妃，又其妃郑氏生子冯翊王润与妃同寝，有秽杂之声。他若曹丕之收父妾，朱温之奸子妇，北魏张祚烝其叔母马氏及姑姊妹，兄弟之子皆淫之。蒙逊子牧犍淫其嫂李氏，兄弟三人传嬖之。呜呼！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

瀛台设宴

康熙二十年辛酉七月圣祖仁皇帝驻跸瀛台，召大学士以下各部院衙门官员赐宴，命内大臣传谕慰劳，赏赉有差。乾隆十一年丙寅八月，高宗纯皇帝亦设宴瀛台，先宴王公及近支宗亲，次宴大学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并准诸臣中入宴赋诗。盛矣哉！喜起明良之风，于兹再见矣。

魏廓园先生年谱

先生有自谱一册，云："万历三年先孺人将坐蓐，壁栋间火光荧荧。先孺人以为鬼烧不祥，而火光缘栋上升，至脊梁正中。而予生时，先都谏睡梦中则又若见两童子执灯，导一金冠绯衣少年者人卧室。蘧然起，则闻予哭声矣。时十一月十四日亥时也。"先生名大中，官给事中，以劾魏阉事牵连下狱死。忠义贯日月，其前身岂偶然哉！

李仲达先生就逮诗

仲达先生（应升）就逮诗有"臣罪应难赦，君恩本自宽"一联，此正合"臣罪当诛，天王明圣"之意。呜呼！若先生者，可以风矣。

贤母贤相

公父文伯退朝，其母方绩。文伯以为歜之家而主犹绩，惧干季孙之怒，敬姜则以劳逸之论训之。公仪休为相，归见其妻织，谓其妻曰："吾为相食禄，今尔夺百姓之利，使民安归？"乃焚机以为戒。夫敬姜，贤母也。公仪休，贤相也。两人之语孰是孰非？

黄　袍

赵氏因点检之谶，遂有志天下。陈桥议起，黄袍加身。未及十朝，而高宗南渡。再传至绍熙，亲崩不能执丧，临朝一仆，以太后旨立嘉王。当嘉王之将立也，闻命惊惶欲走，宪圣令知阁门事韩侂胄掖持，使不得出。嘉王连称："告大妈妈（宪圣也），臣做不得！做不得！"宪圣命侂胄："取黄袍来，我自与他着。"侂胄从旁以天。命为劝，王乃衣黄袍亟拜（见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祖开国运，孙承大统，上下百六十余年，都被这一件黄衣，若必待强而后可。余谓太祖之黄袍，固是假意造作，即宁宗之黄袍，亦未必真意推辞。顾太祖任用赵普、曹彬诸贤，永绥国祚。惜宁宗只专任侂胄，不免国家倒置，根本剥丧，未始非兆于此。则八世孙诚愧乃祖万万矣。

侧室授封

尹文端公侧室张氏曾蒙特恩，封一品夫人。随园先生有启贺之。恭读乾隆三十七年二月谕旨："于敏中之妾张氏，于例原不应封。但于敏中现无正室，张氏本系伊家得力之人，且其所生次女，已适衍圣公孔昭焕长子孔宪培，系应承袭公爵之人，将来伊女亦可并受荣封。张氏著加恩赏给三品淑人。钦此！"此等旷典，亦本朝所希有也。

三元皆安徽人

平湖徐辛庵少司农（士芬），道光壬午为江南副考官，得解元胡学博（国梁），宁国人。甲辰典礼部试，得会元焦锦江大令（春宇），太平人。是年秋复为江南主试，则解元林远村（之望）也，系怀远人。咸谓少农与安徽人有缘，信矣。

伪稿案

乾隆十七年有伪作孙文定公（嘉淦）奏稿累万言，指斥乘舆，遍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等，传播遐尔。事闻，上震怒，饬各省穷治，久不得主名。复命尹继善来京，随同在京各大臣审办，始讯出卢

鲁生、刘时达等会商捏造实情。奉上谕：

各省传抄伪稿一案，朕屡经降旨，宣示中外。此等奸徒，传播流言，其诬谤朕躬者，有无虚实，人所共见共知，不足置辩。而诪张为幻，关系风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力为整饬。乃各省督抚，仅视为寻常案件，唯任属员取供详解，过堂一审，即为归案了事，以致辗转蔓延，久迷正线。各省就案完结情形，大略不过如此，而在江西为尤甚。即如施廷翰案之张三、施奕度，江西承审各官草率错谬，及到江南，亦不能审出实情，几认为捏造正犯，经朕命军机大臣等审明昭雪。而千总卢鲁生在江西两次到案，俱被狡饰脱漏，又经军机大臣从解京之书办段树武、彭楚白等供词互异之处细加穷诘，始将千总卢鲁生、守备刘时达传稿情节，逐层究出。比卢鲁生、刘时达先后到京，朕督令诸臣虚心研鞫，反覆推求，始则借端支饰，继则混指同寅，既不能推卸传稿实情，又不能供得稿来历。诘问再四，即各委之伊子，忍心害理，莫此为甚。迨情竭词穷，始得其会商捏造种种奸伪情节，并将伪稿条款逐一默写，及其造谋起意、于破案后商同借线掩饰情由，一一吐露，矢口不移。当此光天化日之下，乃有此等魑魅魍魉，潜形逞伪，实出情理之外。今不待重刑，供情俱已确凿。殆由奸徒罪大恶极，传抄贻累多人，好还之道，自无所逃耳。卢鲁生、刘时达著议政王大臣、大学士、九卿、科道，会同军机大臣再行详悉研鞫定拟具奏。至督抚为封疆大吏，不特此等大逆之犯，即寻常案件，孰非民生休戚攸关，而养骄饰伪，妄自托为敦体可乎？此案若查办之始即行竭力根究，自可早得正犯。乃粗率苟且，江西舛谬于前，江南迷误于后，均无所辞咎。江西近在同城，群卫弁腾口嚣嚣，毫无顾忌，串供借线，几于漏网吞舟，厥罪较重于南省。解任巡抚鄂昌、按察使丁廷让、知府戚振鹭俱著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总督尹继善及派往江西同问之周承勃、高麟勋俱著交部严加议处。钱度、朱奎扬等尚与专委承办者有间，俱著交部议处。至卫弁乃总漕专责，瑚宝亦不能辞责，亦著交部严察议奏。当日查办之始，未知根源所在，须披叶寻枝，势不得谓法不及众，畏难中止，以致颟顸了事。朕犹恐拖累者众，屡经密谕各省督抚分别发落，以省拖延，即武弁大员曾经私看者，亦悉置不问。然在伊等食毛履土，见此大逆不道之词，当为痛心疾首，譬闻人詈其父祖，转乐为称述，非逆子而何？然使非有首先捏造之人，则伊等亦无从传阅。是传阅者本有应得之罪，不可谓被所愚弄。而朕则悯其无知，譬子虽不孝，父不忍不慈。今首犯既得，不妨曲宥，除在京人犯已予省释外，著传谕各省督抚通行出示晓谕，无论已未发觉，概行从宽免究释放。凡属此案例应拟罪人众，蒙朕格外宽宥，务宜痛自改悔，动尊君亲上之天良，戒造言喜事之恶习，安静守分，庶不致良苗化为稂莠，永受朕保全爱养之恩。夫谗说殄行，为圣世所不容，奸顽不除，则风俗人心何由而正？而吏治狃于因循，尤关治道。朕宵旰忧勤，与诸臣共相敦勉者，岂肯稍存姑息，致启废弛之渐。将此一并宣谕中外知之。钦此！

先是，御史书成不知大义所在，恐株连多，奏请罢查办。上以书成身为言官，不能备悉原委，远方传说，更难保其必无浮议，褫其职。盖上知外省姑容积习，非明白追究，无以正人心、维风俗也。而斯案始终于文定一无所问云。

惜抱论诗

惜抱先生云："黄仲则诗，读之固亦有才，然未为绝出。若管生，异日当或过之。"管生者，管异之(同)也。

戊辰召试

嘉庆十三年戊辰春，圣驾巡幸淀津，特开召试之典。御制《赋得雨过潮平江海碧诗》云："巨浸涵新涨，洪波浩瀚盈。雨收云雾净，潮卷水天平。大海一泓湛，长江万里晴。翠奁浮潋滟，碧浪晃晶莹。远挹三山秀，遥连四渎清。渊渟接蓬阆，澄澈达沧瀛。透润敷青甸，余霞建赤城。济川欣作楫，继起望群英。"御制诗注："国家辟门吁俊，务博其途。即巡幸所莅省分举行召试之典，颇为得人。今朝列中如戴衢亨，即乾隆丙申我皇考巡幸天津所取一等二名士也。兹伊已渥荷两朝恩遇，荐用至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且每日趋直枢廷，宣纶出谕，堪称任使。兹予以阅视河堤要工，莅临驻此，亦举斯典。惟冀尔多士中有能自砥砺，继起有人，为异日作楫之用。此予命题拈咏以望尔多士之至意也。"是年御试题是《竹箭有筠松柏有心赋》、《损上益下论》，五言八韵诗即御制题。一等共取六人，第一为桐城龙汝言，第二为婺源齐彦槐，第三为含山唐人最，第四为天津李大壮，第五乃臣伯父(士淦)，顺天许椿颐则第六名也。恭识于此，以昭荣遇。

重荣树返魂梅

常熟福山寺中有银杏一株，大可数亩。后寺毁于火，树亦寻枯。未几，僧人募化重修，此树复活。土人美其名曰"重荣树"(见钱希言《狯园》)。道光初，阮(元)总督两广时重修书院，有梅树百余年物也，碍于建屋，命工人移之后院，将枯死矣。一夕大风雨不止，清晨视此树，则依然畅茂。阮因题为"返魂梅"。可与"重荣树"作的对也。

许抑斋

许抑斋少尉(祖益)，华亭人也。少时随其叔父少萼太守宦闽，频游海上。后官安徽，署吾邑主簿，有声。善绘事，尤工松树。其法本于黄金吾，而神韵过之。先世父曾集杜句赠之云："云闲到处观沧海，天下几人画古松。"

半园主人

吾家自顺治初迁定远之炉桥镇。炉桥，古曲阳治也。地平衍，少冈峦。先伯曾祖余斋公归田后卜宅于

曲阳门外后街，饶有花木，题其居曰半园，自号半园主人。今牡丹数十本，桂枝数株，皆六十年物也。公生平以廉洁自持，在都受业于窦东皋先生，能尽得所学。乾隆壬辰，公初捷南宫，东皋先生谓公曰："谢侍郎(墉)慕君久矣，思欲收君门下，君盍往谒之?"侍郎文名藉甚，若得其揄扬，鼎甲可望也。公以为在京十余年，于侍郎从无一面，今方通籍，遂有干谒，殊失平日所守，竟毅然不顾。未几殿试，公卷已置前列，适侍郎亦奉派读卷，以公不愿在弟子之列，颇不喜，独抑置十名外，以朝考第八人馆选。朝殿阅卷者例得为师，公引见后谒侍郎，大加奖誉，赠五古一章，末句云"当时海上琴，大有成连在"，深以不先往谒为公惜耳。公恬然安之。公官编修十三年，始开春坊。纯皇帝知公名，将大用矣。复因不入故相和珅之门为所衔。至己酉京察，授浙江粮道，又缘事忤和相，未赴任即调江西。后授河库道，终以鲠介不谐于俗，引疾辞去。公门下士，蒋相国(攸铦)、玉尚书(保)皆尤著者也。

植桂图

先大父有《植桂图》，徐君怡亭所画也。齐太守梅麓(彦槐)题五古一首云："淮南有珍木，蜿蜒在山幽。上枝栖鸾凤，下根蟠蛟虬。此种月中来，人间安可求?仙人斫其下，丹实落齐州。先生得数粒，偶然植林丘。栽培岁月久，叶茂花复稠。八月秋风来，天香散书楼。楼中读书子，折桂登瀛洲。何必珠作林，何必玉作畴。树德莫如滋，即此良诒谋。郄诜已青云，窦公未白头。会邀姮娥宴，一醉三千秋。"幽秀之语，逼真王孟。

皖省山名

吾皖据江之上游，丛山峻岭，山名同者最夥。今特表出之：安庆府西有黄山，潜山县北亦有黄山(以黄鲁直得名)。太平府西北亦有黄山，庐州府东亦有黄山，而池州府西南黄山，其上三十六垣，实与歙之黄山三十六峰相峙。按：歙之黄山本名黟山，唐改今名，高三千七百余丈，盘亘三百里。人之谭黄山者，歙之外不知仍有五黄山也。安庆之黄山，形如卧象，当冶湖之口，故又名象鼻山。而宁国县之南亦有象鼻山。潜山县北有凤凰山，宋王珪故宅在焉，而休宁县西北亦有凤凰山(一名灵鸟山，金声读书处)。祁门县南亦有凤凰山(南唐谢诠弃官居此)，繁昌县西北亦有凤凰山，铜陵县东亦有凤凰山，石埭县南亦有凤凰山，凤阳府北亦有凤凰山，灵璧县西北亦有凤凰山，和州白云山亦名凤凰山，则已有九凤凰山矣。和州有白云山，而潜山之南、太湖之东北亦有白云山，至东流之白云山，则有洞可容数百人，是白云有四名矣。安庆府东北龙山，其名最著，而太湖之西有龙山(王荆公诗"吾欲鞭龙起，为霖遍九州"是也)。徽州之西有龙山，东流之东有龙山，太平之南有龙山。徽州府之灵山，香烟极盛，每年有会，朝山者以数万计，而池州之灵山、广德之灵山，得此为鼎足矣。宁国府有陵阳山，所属太平县亦有陵阳山。凤阳府有独山，所属宿州亦有独山，而建平、六安两处亦有独山。休宁有东山，元赵汸筑舍于上，虞集为撰记，即此山也，而黟之东山峭绝天半，人迹罕到，巢之东山，相传为许由所居，即古之箕山，盱眙之东山，则旧名马鞍山，是四东山之称，亦与白云同。若马鞍山则更多于东山也，安庆府西北有之，滁州西南亦有之，广德州境内亦有之，而霍山县西北、西南、正西三处并有之，尤奇也。晋裴仙修炼于青山之中，草木秋冬皆青，仙迹昭然，今桐城青山是已，不知桓温、袁宏之游青山，则在太平府东南也，青阳以山得名，故青阳之北有青山也，而与石印山并峙者，又有建德之青山，在古之桃州治者，又有广德之青山。宿松之横山在其北，建德之横山在其东南，合之广德之横山、天长之横山，又四横山矣。桐城浮山为诸山之冠，层峦耸翠，石洞连云，海峰先生文集中《浮山记》详言之，而盱眙之山亦有以浮名者。滁之丰山，昔欧阳文忠所为记丰乐亭者，即指是山也，而和州之山亦有以丰名者。陡山之称，见于定远，而盱眙亦有陡山。泾县之眉台、眉池，著名于眉山者也，而无为连曲如眉之山亦曰眉山。李白诗"筑土接响山，频临宛水湄"，今宁国府南之响山也，而舒城、六安之山亦曰响山。桐城有大凹山，为平地突起，而庐江之大凹山，复以形凹得名。太湖之百药山以白香山命名而盛，庐江之百药山以李百药所游而名。建德有梅山，舒城有梅山，霍丘、含山亦各有梅山。池州有齐山，庐江复有齐山。石埭有历山，东流亦有历山，辨舜之耕历山者，至今纷如聚讼焉。他若凤阳、滁州之并有蒋山，繁昌、来安之并有三山，巢县、凤台、和州之并有八公山，以及得胜、荆山等名，各有所同。我国家统一函夏，地大物博，即一省之山已可概见，况按之天下之大乎?

钟馗

终葵二字见于《考工记》并《玉藻》，不知何时讹作钟馗，《日知录》辨之审矣。今则专以玄宗人梦之事属之终南进士，似更不经也。梁山舟学士有《题董旭终南进士图》云："一人硕且俨，两胫伟而毳。突兀升我堂，白日吠狂猘。咄哉唐进士，入梦要皇帝。科名亦偶然，胡乃为此厉!尔家终南山，捷径一条在。是中鬼所聚，岂独一方外?其鬼多尖头，衣冠而轩骑。不比俾礼多，大可恣一嘬。市区万余鳞，无地著妖魅。公若伸指臂，塞破屋子大。郁郁非汝居，龊龊非汝对。门户床笫间，宵昼守毋怠。状貌各狰狞，伎俩百狡狯。徒为群儿嬲，反受鼠辈绐。莫怪变恼羞，发植齿龂龂。主人亦同袍，愿告钟先辈。尔丑人岂知，作俑画师画。遂令曲江仙，而作鬼伯卖。要当淬长剑，下搜虚空界。先缚鬼董孤(董旭以画钟馗名，而笔墨甚恶)，扑杀此獠快。游戏之笔，足以解颐。(按：诗后学士复成一短序云："吾乡陋俗，遇蕤宾之节，凡高门大户、穷檐近市，无不揭钟进士像于堂壁，以辟恶厉，甚至溷圊之所，亦有进士在焉。其为状也，或嚼鬼肝，吸鬼髓，擢筋监脑，又或刀之、锯之、敲之。扑之，穷极变怪，靡所不至。而鬼实未尝不

时时出没于青天白日之下。岂人见之而犹果者，鬼见之而独不惧乎？吾想天地间，大鬼、小鬼、新鬼、故鬼，鬼生子，鬼又生孙，族类繁夥，不可算数。钟进士欲以一人而食尽天下之鬼，岂不难甚？且所随从者鬼，役使者鬼，跳踉跋扈于左右者何莫非鬼，安知钟进士当蒲觞一醉，不转为若辈所鼓弄哉？亦可为愚且拙矣。吾欲结柳车以送之，而其骨专车不能载，吾欲渍目粽以享之，而其腹彭亨不可饱。无已，则莫若出下策以攻之。斯时钟进士必眦裂发指，掀髯奋袂而去，而妖魔邪魅失所依归，因是望风而遁焉，各鸟兽散，未可知也。吾既举前诗为钟进士解嘲，复张此说于堂室窗户间，候天阴雨湿镫青夜悄时，果有嘻嘻出出嗟嗟魏魏者否，吾将瞪目以伺之"。此一则尤为雅谑也。又唐温庭筠容貌陋甚，时人号为钟馗。《日知录》遗载，并识于此。)

徐太守祭先世父文

先世父莲舫公卒于道光己酉闰四月十二日，五月赴至京师，余兄子箴方拜典试云南之命，徒跣南归，辇下诸公锡以铭诔诗联甚夥。余曾抄录副册，藏之箧衍。兵燹后久已遗失，庚午在岭西，读六合徐彝舟太守(鼒)《未灰斋文集》，中有祭公文一篇，传体颂文，哀终荣始，不减潘安仁之诔杨荆州也。文曰：

维屠维作噩之岁，招摇指午之月，某等谨具牲醪，致祭于方公之灵曰：维兰有芳，焚而逾烈。维剑有芒，折之不缺。英英我公，万人曰桀。幽关洞开，蒙泉清洌。八岁读《雅》，曰周公作。梁山晋望，疑出依托。仁庙巡狩，召试多士。献册河干，天颜有喜。赐列贤书，作官中秘。遂来荆襄，盘错是治。白莲天主，莽戎潜伏。公歼厥渠，弗株其族。帝用嘉之，庸尔车服。咨汝浙西，秉鞭作牧。岁在癸未，民渐于湾。爩鬻以食，产蛙及庐。我公恻然，告诸大府。惩彼吏胥，蠲其全赋。三驳三申，大府积怒。石塘甫修，轮台远戍。祖帐岘南，士民痛心。公独洒然，赋壮游吟。曲涧通马，悬岩挟龙(公游崆峒句)。剑倚绝壁，篆镌崆峒(公有"西至崆峒"篆章)。逆回鸱张，杀我长吏。四城鼎糜，列戍烽燧。二杨桓桓，国之将帅。我公槃槃，军中掌记。诗唱刀头，墨磨盾鼻。伊犁边寒，转饷孔艰。公告将军，后路形孱。大营停运，军实乃完。冰岭千仞，冻裂人肌。天子有命，改道济师。公谓冰岭，天险可恃。准夷窥伺，弃之非计。将军入告，遂格前议。逆回絷辕，论功释愆。玉关生还，优游湖山。有子象贤，翱翔木天。乩义跃酒，群季翩翩。孤臣余生，得此已足。呜乎鬼伯，胡相迫促。敷衽徬徨，敢告巫阳。绝域殊乡，我公所伤。魂兮归来，毋适四方。荷屋药房，我公尚羊。粔籹饫餭，我公卒尝。魂兮归来，欣欣乐康。呜乎哀哉，灵其尚飨！

计吾世父之卒，迩来二十有二年矣。重展是篇，不禁感泣。又先师黄琴士先生(典五)挽公联语云："五年典郡，二载从军，忆只身由绝域归来，教子尽成名，方期书著《蔗余》，坐拥百城夸学富；千里江云，三春淮雨，访先生正落花时节，赠诗偏爱我，讵料舟回菊所，别经卅日痛星沉。"盖先生为先公延至东流学署，浚师从而受业。东流为古彭泽，即渊明作宰处，名菊所。《蔗余偶笔》，先世父所著书也。先生与世父交谊最深，故吐词凄切乃尔。谨附志之。

论耶稣教

魏默深前辈(源)撰《海国图志》搜采极博，其论回教、论天主教详矣。特仅分叙事迹，斥驳其书，而于回教、天主教源流，仍未能一一辨晰。大西洋玛吉士辑著《外国地理备考》，总其目为五大州，曰：欧罗巴州、曰亚细亚州、曰亚非里加州、曰亚美里加州、曰阿塞亚尼亚州。欧罗巴除回回国外，其余各国皆奉耶稣教，大同小异。亚细亚州(西藏、印度等处)。教门分歧，曰儒，曰释，曰道，以及回回、天主、大秦、星德(亦作新德)。那内克，趣向不同。亚非里加教有回回、有耶稣、有大秦等名目。亚美里加原奉古教，自欧罗巴人前往，始有奉耶稣教者，而余教亦复遵奉。阿塞亚尼亚有回教，有释教，有诸神教，有耶稣等教。其说纷纭，究亦莫能详其原始。浚师曾细考之，大要仍不出释、道两途。汉使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过焉耆山，得休屠祭天金人。颜师古注曰："作金人，以为天神之主。"则不必远引袄祠之说，可断为天主二字之始。后《魏书·释老志》："其始修心则依佛、法、僧，谓之三归。又有五诫，去杀、盗、淫、妄言、饮酒，大意与仁、义、礼、智、信同。"泰西人纪犹太古事，示十诫以训民，教以事神天、敬父母、勿杀、勿奸、勿妄证、勿贪财、七日礼拜省过愆，则不必旁征天堂、地狱之说，而断为拾释氏之唾余。唐建中二年大秦寺僧景净述《景教流行中国碑》，有"三一妙身，无元真主"，按《升元经》曰："道有大法，得之立得，是谓三一之道。"《太上素虚经》曰："三一者，一身之虚宗，百神之命根，津液之山源，魂精之玉室。是以胃池体方而受物，脑宫圆虚而适真。"《登真隐诀》曰："太极帝君宝章者，东海青童君授涓子以封掌名山。涓子剖鲤所获，是太上召三一守形也。以朱书素，佩之左肘，勿经履污秽，佩之八年，而三一俱见矣。三一者，三元真一君也，授其封掌之教。"《真诰》："紫阳真人受苏君三一元丹之道。"则不必广穷其开生灭死之说，而断其为窃道流之宗旨。不特此也，《三才图会》载吉慈厄国皆大山围绕，盘山为城，礼拜堂百余所，出金、银、金丝锦，富民居住皆楼台。吉慈厄非即今之千丝蚋转音乎？《建康实录》吴赤乌十年："胡人康僧会入境，帝曰：'昔汉明帝感梦金人，使往西方求之，得摩腾(名)、竺法兰(名)来中国立经行教'。"今法兰西非即本法兰而名其国乎？回教自隋开皇中始入中国，《西域图志》："回人尊敬造化之主，以拜天为礼，每城设礼拜寺，始生教主曰天主。"刘智(明江宁人，回回)。《天方舆地经》："东土、西土、中土，自东至西作一直线，自南至北作一横线，两线相交为十字形，天方当其十字交处。"今天主教十字架非即回教之支流乎？天方经典："凡我域中，不容欧若堂。"

魏氏注："欧若堂，天主教也。"不知亚细亚州各国所奉之教，天主、大秦亦所常有，似欧若堂，绝非天主堂。总之，释教、道教、回教，皆在天主教之前，彼盖变化而出之，以为不立新论则不能耸众，欲耸众则非撇去释、道、回回一切门面语不足以见立论之高，于是曼衍支离，患遂中于人心而莫之底止。和议既定，彼教遍行中国，愚夫愚妇从而习者，滔滔皆是。惟在地方大吏督率牧令，遇事持平，据其理之是非，化其心之畦畛。更以其暇劝农桑，兴学校，野无游手，家有盖藏，所以固结人心者，正不在刑驱势迫也。因阅《海国图志》而一论之，其他书所述未见于志中，及志中所载有于吾意不合并有舛误者，附录于后：

《外国所奉各教名目》：罗马天主公教，加尔威诺修教，路得罗修教，厄肋西亚国修教，德亚古教，痾马尔回教，大秦教，星德教，那内克教，巴拉马教，诸神教。

《地理图考》惟于高丽国志云："士则业儒，俗则崇释。"几内亚国云："或拜山河，或奉禽兽，各从其志。"

《释氏通鉴》云："河州东谷有一天寺，常闻钟声。"当是天主堂之滥觞。

莲池大师《竹窗随笔·天说》一云："老宿言：'有异域人为天主之教者，子何不辩？'予以为教人敬天，善事也。奚辩焉？老宿曰：'彼欲以此移风易俗，而兼之毁佛谤法，贤士良友多信奉者故也。'因出其书示予，乃略辩其一二：彼虽崇事天主，而天之说实所未谙。按经以证，彼所称天主者，忉利天王也，一四天下三十三天之主也。此一四天下从一数之，而至于千，名小千世界，则有千天主矣。又从一小千数之，而复至于千，名中千世界，则有百万天主矣。又从一中千数之，而复至于千，名大千世界，则有万亿天主矣。统此三千大千世界者，大梵天王是也。彼所称最尊无上之天主，梵天视之，略似周天子视千八百诸侯也。彼所知者，万亿天主中之一耳。余欲界诸天，皆所未知也。又上而色界诸天，又上而无色界诸天，皆所未知也。又言天主者，无形、无色、无声，则所谓天者，理而已矣。何以御臣民、施政令、行赏罚乎？彼虽聪慧，未读佛经，何怪乎立言之舛也！现前信奉士友皆正人君子，表表一时，众所仰瞻，以为向背者，予安得避逆耳之嫌，而不一罄其忠告乎？惟高明下择刍荛而电察焉。"

莲池大师《竹窗随笔·天说二》云："又问：'彼云梵网言一切有生皆宿生父母，杀而食之，即杀吾父母。如是则人亦不得行婚娶，是妻妾吾父母也；人亦不得置婢仆，是役使吾父母也；人亦不得乘骡马，是陵跨吾父母也。士人、僧人不能答，如之何？'予曰：梵网止是深戒杀生，故发此论，意谓恒沙劫来，生生受生，生必有父母，安知彼非宿世父母乎？盖恐其或已父母，非决其必已父母也。若以辞害意，举一例百，则儒亦有之，礼禁同姓为婚，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彼将曰：卜而非同姓也，则婚之固无害。此亦曰娶妻不知其为父母、为非父母，则卜之，卜而非己父母也，则娶之亦无害矣。礼云：倍年以长，则父事之。今年少居官者，何限其舁轿、引车、张盖、执戟，必儿童而后可？有长者在焉，是以父母为隶卒也。如其可通行而不碍，佛言独不可通行乎？夫男女之嫁娶，以至车马、僮仆，皆人世之所常法，非杀生之惨毒比也。故经止云一切有命者不得杀，未尝云一切有命者不得嫁娶、不得使令也。如斯设难，是谓骋小巧之迂谈，而欲破大道之明训也，胡可得也？复次，彼书杜撰不根之语，未易悉举，如谓人死其魂常在，无输回者，既魂常在，禹、汤、文、武何不一诫训于桀、纣、幽、厉乎？先秦、两汉、唐、宋诸君何不一致罚于斯、高、莽、操、李、杨、秦、蔡之流乎？既无轮回，叔子何能托前生为某家子，明道何能忆宿世之藏母钗乎？羊哀化虎，邓艾为牛，如斯之类，班班载于儒书，不一而足，彼皆未知，何怪其言之舛也。"

莲池大师《竹窗随笔·天说三》云："复次南郊以祀上帝，王制也。曰钦若昊天，曰钦崇天道，曰昭事上帝，曰上帝临汝，二帝三王所以宪天而立极者也。曰知天，曰畏天，曰律天，曰则天，曰富贵在天，曰知我其天，曰天生德于予，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是遵王制集千圣之大成者夫子也。曰畏天，曰乐天，曰知天，曰事天，亚夫子而圣者孟子也。天之说何所不足，而俟彼之创为新说也？以上所陈，倘谓不然，乞告闻天主，倘予怀妒忌心，立诡异说，故沮坏彼王教，则天主威灵洞照，当使猛烈天神下治之，以饬天讨。"

张尔岐《蒿庵闲话》云："利玛窦，欧罗巴国人，万历辛巳来贡耶稣像、万国图、自鸣钟、铁丝琴。上命冯琦叩所学，惟严事天主，精器算耳。越庚戌，玛窦死，诏以陪臣礼葬阜城门外。刘侗《帝京景物略》云。然又闻玛窦初至广下舶，髡首袒肩，人以为西僧，引至佛寺，摇手不肯拜，译言我儒也。遂僦馆延师，读儒书。未一二年，四子五经皆通大义，乃入朝京师。其所著书，有《交友论》二十五言、《畸人》十篇、《天主实义》。同至诸人，亦各有论著。分言理、言器为二种，刻之曰《天学初函》。又所携书七千余卷，并未及翻译。所言较佛氏差为平实，大指归之敬天主，修人道，寡欲勤学，不禁杀牲。专以辟佛为事，见诸经像及诸鬼神像，辄劝人毁裂。所诋皆佛氏之粗者、诞者，有答虞德口、僧莲池二书，颇令结舌，亦一快事。然其言天主，殊失无声无臭之旨。且言天堂地狱，无以大异于佛，而荒唐悠谬殆过之。甲申后，其徒为耶稣教会者，男女猥杂，几与白莲、无为等，大非利氏之旧矣。以此为辟佛助儒，何异于召外兵而靖内难乎？要之，历象器算，是其所长，君子固当节取。若论道术，吾自守吾家法耳。"

张尔岐《蒿庵闲话》云："耶稣教每月数日祀天主，剪牲陈馔，随其所有，质之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之义，僭甚矣。或曰贵贱虽殊，皆乾父坤母而为之子，先王制礼，乃大有限制，诸侯而下皆不得伸一献以答生成，于心不有歉乎？曰：不然。天子圜丘方泽，所陈者皆四方郡国之筐篚、田野细民之拮据也。贱者修其物，贵者修其仪，普天之下，固未尝一人不祭天地也。譬之事亲，亚旅耕田，牧者豢羊豕鸡豚，庖人司烹宰，妇孺洁

器具、羃酒醴，奉而进之，二人之前者，宗子、方妇而已，余人未尝辄得至前也。苟欲事天，士大夫各勤其职，庶人谨身节用以供王税，于义备矣。因是而推，斯民和乐之气即为德馨，怨恫之声即为腥闻，诸吏朘民自养者，即盗窃天地神祇之牲牷粢盛而食者也。利氏固解人，当时何不以此告之？"

《海国闻见录》："东南洋诸番，惟吕宋最盛。因大西洋干丝腊(即干丝蚋)是班牙(即西班牙)。番舶运银到此，交易岛番，土产云集。西洋立教建城，聚夷族，原系吕宋土番。"按：徐松龛中丞《瀛寰志略》引"吕宋原系土番"句节删不清，黄可垂《吕宋纪略》云吕宋为干丝蚋，当是干丝蚋据吕宋地。观《闻见录》及《纪略》后载可知。

《海国图志》引赵氏翼《檐曝杂记》："天主堂供天主如美少年，名耶稣，彼中圣人也。像绘于壁而突出，似离立不著壁者。"按《建康实录》曰："一乘寺，梁邵陵王纶所造。梁末贼起，遂延烧。陈尚书令江总舍堂宇寺，今之堂是也。寺门遍画凹凸花，代称张僧繇手迹。其花乃天竺遗法，朱及青绿所成，远望眼晕如凹凸，就视即平。世咸异之，乃名凹凸寺。"今洋人用药水映人像于镜中，及一切画册，望之无不凹凸随形者。赵盖未知西竺法耳。

李卫《改天主堂为天后宫碑记》、丘嘉穗《天主教论》、沈大成《读通典职官》，其贬斥与杨光先同。惟赵翼《天主堂说》颇有原委，《海国图志》均未载。

王昶《金石萃编》谓《景教碑》西洋与大秦相距辽远，似不能合。不知其地虽远，其教可传。如亚美里加州亦何尝不因欧罗巴人到其国，遂习耶稣教耶？今之航海来中国者，其相距不更远耶？昶又谓《唐传》载波斯国俗，似与今回回相同。碑称"常然真寂，戢隐真威"等，真字不一而足，回回礼拜寺亦谓之真教寺，似乎回回之教，未始不源于景教。其说更谬。回回入中国，见于《隋书》，景净《述景教碑》在唐时。天主教实从回教变幻而出(前已载明)。昶又谓碑称景教，景字之义与景星、景光流照之义相符，是真三家村学究解高头讲章语。道书具在，言景字者多矣，昶何以不一寓目耶？

国　子

《周礼·地官》："师氏以三德教国子。"此公卿大夫之子弟名曰国子也。《左传·僖二十五年》："卫人伐邢，二礼从国子巡城，掖以赴外，杀之。正月丙午，卫侯毁灭邢。同姓也，故名。礼至为铭曰：'余掖其国子，莫余敢止。'"杜注："邢之正卿国子。"后世以国子名官，殆仿此。冯惟讷《诗纪·古铭词》中遗未收入。

政由葛氏

蜀后主谓诸葛公曰："政由葛氏，祭则寡人。"葛氏之称特奇。

容甫书函

汪容甫先生(中)乾隆丁酉科拔贡，湛深经学，以科名为不足重，遂不求进取。稚存太史诗中所谓"不敢随车试大廷，头衔应许号明经"是也。先生恃才傲物，多所白眼。毕秋帆宫保抚陕西时，知先生名而未之见也。一日，先生忽以尺书报之。宫保拆视，乃笺纸一幅，上仅书四句云："天下有中，公无不知之理。天下有公，中无穷乏之理。"毕公阅竟大笑，即以五百金驰送其家。先生之旷达，宫保之礼贤，时两称之。先生子孟慈太守(喜孙)为先世父丁卯同年，余侍先世父时尝闻斯语云。

管夫人画卷

管仲姬工绘山水人物，人罕知者。先世父曾藏其《海灵朝龙王》纸本卷子，长一丈余。岛屿苍茫，洪涛汹涌，幅中鼋鼍若者，龟鳖若者，鱼若者，虾若者，蚌蛤螺蜃若者，大而至于巨鳌怒蛟、长蛇封豕，(似江豚而圆黑。)出没隐现，神气勃勃。复有鬼怪腾踏波浪间，若金银，若珠贝，若珊瑚、木难，或顶于首，或负于背，或捧以玉盘，或裹以素绡，争作供献状。千变万化，不可思议，令观者目夺神骇。而章法细密，傅染雅洁，实为收藏家不可多得之品。宋三百年，宗室中惟赵仲锐妻和国夫人王氏与仲姬皆称书画名手。王氏真迹传者绝少，仲姬所传者亦只兰竹二种。若此卷，则世所仅见也。世父卒后，卷归先兄子应先生。咸丰丁巳春，兄避兵乱居怀远，犹携以自随。未几兄病殁，怀远亦陷，大约付之劫火矣。高要何叔度(元)《江上万峰楼诗钞》载管夫人墨竹画并自书一绝云："夫君去日竹初栽，竹已成林君未回。玉貌一衰难再好，不如花落又花开。"款署"管仲姬寄子昂君览。"叔度题云："至今见者犹销魂，何况泥里你我人。"颇有风趣，爰附记之。

歙　肩

《后汉书·张衡传》："捷径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进苟容，我不忍以歙肩。"歙肩，即胁肩也。

蟨　领

居蟨，兽名，似猬，毛赤。蟨音橛。《山海经》作居暨。《韩诗外传》："昔者，舜甑盆无膻，而下不以余获罪。饭乎土簋，啜乎土型，而农不以力获罪。麑衣而蟨领，而女不以巧获罪。法下易由，事寡易为功，而民不以政获罪。"

卷　二

龙树寺

京师宣武门外龙爪槐古刹为文人游宴之地。道光初，月亭上人重加修葺，复构小楼，曰蒹葭阁。鲍觉生先生诗所谓"野阔青三面，天空碧四垂"也。汤文端公(金钊)曾题一联云："何处菩提，莫错认庭前槐树；无边法藏，且笑拈阁外芦花。"壬戌夏间，偕沈宝臣比部、薛淮生侍御、黄孝侯编修、孙稼生仪部、夔臣修撰公宴先

师李文恪公(菡)于此。酒罢,公携予散步,亲指文端楹帖,谓予曰:"措词洒脱,用笔飞舞,此联、此书、此人,可称三绝矣。"偶忆公语,谨录识之。

三品小京堂四品少卿

乾隆间奉有谕旨:黄登贤著以三品小京堂用,托隆著以四品少卿用。嘉、道以来,并无小京堂、少卿之称矣。

罔 寖

《淮南子》:"南游罔寖野,北息沈墨乡。"寖,卢当切,音郎,凡物空者皆曰寖寖。

逍遥津

在合肥城东,《三国·吴志》孙权为魏张辽所袭,乘马越渡处,今归王育泉丈(世溥)作别墅焉。曾绘《逍遥津图》征诗,余兄子箴撰联云:"地临飞骑桥边,问当年一船筝笛,万队旌旗,弹指话沧桑,只安排水国逍遥,已是鲲池庄叟境;春到听莺时节,看此日对月题诗,迎风把酒,散怀忘泛梗,且领略画图结构,俨然鹿柴右丞居。"

定时罗

一名日晷,纹理工致,本质端好。《通志》所载惟程宏宇、汪永年二家制者,四方未有比伦。又罗盘称歙县为最,亦以汪、程二姓所造为精。近则日晷、罗盘专以方秀水家著名,并汪、程之名亦不知之矣。

歙 墨

南唐时李超及子廷珪自易州迁南,后主尝用其墨。廷珪父子以歙地多松,故留此造墨。至宋时,以大龙凤墨千斤充贡。仁宗宴廷臣于群玉殿,以李超墨赐之,曰新安香墨。其后赐翰林,皆廷珪墨。双脊龙样品尤佳,《墨谱》称之"上者拈来轻,嗅来馨,磨来清",今失其传。近代制墨者,以程君房、方于鲁为上,吴去尘次之,今亦不可多得,惟曹素功紫玉光为海内所尚。自乾隆六年内廷取墨工于歙,歙令赵本以绩溪汪近圣应诏,给物料,令制十匣,而歙墨之名益著。

柳枝朝云诗

东坡有"不学杨枝别乐天"句,盖反香山鬻骆放柳枝之意,嘉其侍儿王朝云也。梁山舟学士调陶篁村娶妾诗"不学朝云伴老坡",则直用苏诗,而又反坡公之意矣。白、苏有知,当亦相顾失笑。

钱牧斋

钱牧斋宗伯入圣朝后,思欲掌枢要,专史席,二者俱违其意,故郁郁不乐,终为有文无行之人。恭读纯皇帝题谦益《初学集》诗曰:"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为孟八郎。"大哉王言,足以鉴小人之肺腑矣。

钝翁周氏血书贴黄跋

汪钝翁先生《跋周氏血书贴黄》,具附载《碧血录》后。今阅《尧峰文钞》,于前跋小有改窜,较初作更极轩朗。原跋云:"右血书(改作'疏')贴黄一百四十四字,周子佩先生(改'周君子佩')所书,盖将为其父忠介公讼冤,因姚文毅一言,改缮进御(自'盖将'下改'是时愍帝改元,子佩将讼其父忠介公冤,刺两指血写全疏既竟,先以示同乡姚文毅公。公摘贴黄中数字,命改缮以进')。此其所存原本也,子佩自叙及诸公跋之详矣。予独叹忠介莅官清慎,家居数椽,仅蔽风雨,遇公正,辄发愤,为乡人所爱戴。而倪(添'文焕')、李(添'实')两疏敢于诬谰狂噬,几至东西易位,黑白改(易'换')色。如忠介之名,自当与日月相磨,而彼毛一鹭与诸小人(改'彼倪、李诸小人'),则皆东坡所谓蛆蝇粪秽也。谗人罔极,交乱四国,此殆(改本无'殆'字)古今同辙(添'者'字),为之一慨。康熙乙卯春正月,长洲汪琬敬跋于尧峰之皆山阁。"可见前辈作文,不肯一字放松,正古人所谓三易稿而成者。昔欧阳文忠为韩魏公作《昼锦堂记》,脱稿数日,忽走价另易稿本示魏公,公阅之,与前作无一句更改,惟于"仕宦至将相,当贵归故乡。"二句中添两"而"字,魏公叹赏,以为文气始足。文家落笔不苟处如此,因附识之。

邓太史诗

邓元昭太史(旭)有《寿胡节母七十诗》一首云:"海上麻姑信骖然,椒盘十日寿杯前。补天却说烦娲手,掷地难忘述祖编。绣佛香灯归净业,板舆铛饭听胪传。南山静对何曾改,遮莫春风扫翠烟。"今阅《林屋集》中并无此诗。太史之子(焮)跋其集后云:"先公著作甚多,或随手弃置,散佚过多,今四方诗家选本颇有流传,而未见于家藏稿中,亦有前曾刊刻而稿中不载者。"据此则集内所存不过十之八九耳,亟录之以俟搜辑。

屮

《头陀寺碑》文为王简栖著。简栖名屮,琅邪临沂人,今本皆误作"巾"。按《说文》:"屮,木初生也。象丨出形有枝茎也。古文或以为草字。读若彻。凡屮之属皆从屮。"徐氏锴曰:"屮从丨引而上行,音进,草始脱甲,未有歧根。今班固《汉书》多用此为草字。齐有辅国录事参军王屮。"云云。则屮字应作屮字,若书作屮,亦误矣。

官 厅

家衣江兄(若羲)为有堂方伯少子,以名诸生困于家计,报捐县丞,分发江宁试用。尝作《坐衙诗》,尚记其一句云"星斗横天冷眼看",语颇傲兀。昔王梦楼先

生由翰林侍讲出守云南,有"平生跋扈飞扬气,消尽官厅一坐中"之句,读之更怃然矣。

谦 默

华闻修《书绅要语》云:"谦,美德也,过谦者多诈。默,懿行也,过默者藏奸。"此二语非真有阅历者不能道破。

吕泉山庄诗

辛亥秋,董啸庵学博来书,并惠寄其五世祖泽山先生(咸)《吕泉山庄遗草》一卷,仅七十余首。五言如《小楼看雨》云:"山连云影外,人坐雨声中。"《元日》云:"又添新岁月,未改旧须眉。"《幽居》云:"移竹愁春尽,栽花趁雨余。"《喜雨》云:"新秧增活色,枯涧走清泉。"七言如《送汉儒弟之苏州》云:"一棹烟波江上客,五更风雨梦中家。"《洪源鲁斋中小饮》云:"座上清阴先世树,案头缃帙古人书。"《送胡吟菊回里》云:"行踪似月归山远,别梦如云逐水流。"其他绝句有《山窗瞑坐》云:"飞尘难到野人家,暮霭横山曲曲遮。萧寺晚钟鸣未息,墙头月已上梅花。"又:"翻疑世上功名事,不及田家酒一杯。"皆超拔可诵。

鲥 鱼

初夏时出,渔人听布谷声以为候,最爱鳞甲才一挂网便随水而上。予八载菊江,饱餐此味。每谓鲥鱼之美不及稻蟹而胜于河豚,识者恒以予为知言也。向有鱼贡,乾隆初元,恭奉上谕:"闻江南长江一带有贡献鲥鱼之例,至康熙年停止,因而改为折价向网户征收,充地方公用。乃历年既久,或网户改业,或移徙他方,辗转牵连,又加吏胥借端苛索,遂致沿江捕鱼之人,代受追呼之累。朕思当年圣祖仁皇帝停止贡鲜,乃爱惜民力之至意,何用此些须折价烦扰小民?著该省督、抚查明豁免,永以为例。"仰见圣主体恤民情,无微不至云。

詹湘亭秋闱曲

吴苑詹湘亭明府(应甲)七赴春官,艰于一第。官湖北最久,诗文词曲,靡不精妙,其乡试时作《中秋夜闱中望月》北双调一套,尤脍炙人口。其词曰:"(《新水令》)瞭高台上月轮高,悄无声,酸风满号。碧油帘不卷,红蜡烛停烧。银汉迢迢,空隔着土泥墙,望不到。(《驻马听》)木板三条,覆鹿藏蕉。何处找,策题五道,涂鸦满卷未曾交。珠光剑气已全消,青天碧海劳相照。谁喧笑?隔墙老卒声声叫。(《沈醉东风》)猛听得错华灯游龙夹道,汲新泉渴马腾槽。号官儿意气消,号军儿语言妙。检筠篮冷炙残膏,我辈三年共此宵,博一个个团圞醉饱。(《折桂令》)忆秋闺独坐深宵,瓜果中庭,烛烬香烧。有花气濛濛,钗光袅袅,帘影萧萧。盼云阶兰房信杳,卧风檐棘院人遥。望断红绡,梦断蓝桥。只落得数更筹,至公堂静听鼓吹,明远楼高。(《沽美酒》)俺想那跨山塘花市遥,泛秦淮灯船早,竹西歌吹千家闹。同盼上琼楼瑶岛,争一刻是今宵。(《太平令》)堪笑的谱霓裳掷杖成桥,驾星槎折木为瓢。莫须有月斧亲操,想当然玄霜空捣,一种种云翘翠翘,被罡风吹掉,都散做花枝压帽。(《离亭燕》带歌拍煞)素娥掩面何须笑?朱衣点首何曾恼?君不见世上儿曹,有多少玉楼文,有多少金銮草,有多少孙山康了。洗愁肠一尊绿浇,燊心花三条红照,脱不尽书魔旧套。若不是广寒梯跌了脚,蓬瀛路迷了道,《郁轮袍》走了调,因甚价年年矮屋中,唤不醒才子英雄觉?担误着青衫易老,臽一套棘闱秋,要和那吹角声寒唱到晓。"

科名相同

渔洋山人生于甲戌,以辛卯中乡试,乙未中会试,与侯官曹能始先生(学佺)相去一甲子,无不符合。舅氏陈小坪先生(鼎雯)以嘉庆癸酉拔贡,己卯举人,道光壬辰进士,而先伯曾祖余斋观察乃乾隆癸酉拔贡,己卯举人,壬辰进士。舅氏与观察亦相去六十年,科名如出一辙,真奇矣哉!

僧尼匹偶记

振斋先生记僧尼匹偶之事,此吾乡近日一大佳话,不可不全录之。其文曰:"张善,桐城人。父文田佣耕糊口,生子二,善居次。兄某,长善二岁。善四岁时,桐城被水,佃田淹没,无以为生。文田挈妻子赴来安,垦种山地。数年后,夫妻相断殁。时善八岁,与其兄俱幼稚无依,不能自活,乃相与偕逃,信步行去,住无定所。一日坐石磴假寐,及醒,失兄所在,遍觅无踪。由是孤孑一身,往往误入僻径,或就山窟中止宿,见虎狼足迹满地,则骇然以惧。遇水阻,莫测浅深,适有木棒横地上,借得探水以渡,则欣然以喜。八岁儿徒步远行,胆怯腹枵,困惫日甚。道光丁酉八月十七日晚,行至滁州东厢庙门首,卧地不起。庙为三仪阁,老僧智慧乐善好施,有余蓄辄周贫乏。是日早起开门,瞥见,呼之不应,抚之奄奄一息,亟抱入庙,以姜汤频灌之,半日方苏。僧询明来历,知其幼弱无家,怜之,俾削发为徒孙圆来之徒,命名荣发,恩养有加焉。逾年,僧挈其徒移住城中龙兴寺,命荣发从师读书识字,为日后讽诵经卷计。及入塾,颖悟胜侪辈,师喜教之,一如教群弟子,不以其为僧异也。岁壬寅,张善年十三岁,时余奉檄至滁,假馆于龙兴寺之慧照堂,每夜辄闻僧舍读书声。异之,询知为寺中小沙弥,晚归自塾,而温习旧业者。亟召之来,试以对句,应声而对,语甚工,出题命作小讲,文理明顺。僧舍内外粘壁大字,每处皆其所书,颇有笔力。余惜其以有造之质而沦于缁流也,商诸智慧,以为余义子,即蓄发。携之归,延师课读,于今八载。时当授室,适余友合肥王君育泉言其中表寿州孙培元学博有养女及笄,愿为执柯,遂酌给财产,于己酉冬月出赘于孙氏之门。顾事以巧而见奇,人无独而有偶。彼孙女之遭际,则又有可述者。孙女父某,乡居务农,女八岁失恃,继母虐遇之,至不能相容,弃诸尼庵,削发为尼。孙氏

固淮北望族，其大家巨室俱在城内，不知乡间远族有弃女之事。培元亦世居寿城，夙敦族谊，闻之恻然，出赀赎女归，恩养于家，蓄发待字数年矣。王君育泉为之择配，遂以归张。此不奇于两家僧尼之还俗，而奇于王君之适为撮合也。因书其事以记之。北平史积新书于合肥旅寓。"予按：张善后改名允庆，人甚醇谨，已入寿州籍，补博士弟子员。近杨小坡茂才原本此记，演成《鹦鹉媒》传奇二十四折，善得此可以传矣。

家衣江词

衣江兄本名诸生，工诗善画，尤长小令。曾记其数阕，录之可见一斑。《泊舟晚眺》调寄《渔家傲》云："日半衔山天欲暝，一江高卷西风紧。白望茫茫波万顷，谁最稳？老渔撒网撑孤艇。两岸萧萧吹更冷，芦花乱拂篷窗静。忽见团圞明月影，催诗兴，狂吟唤起蛟龙听。"又《钗头凤》无题云："窗纱晓，房栊悄，离情细共炉烟袅。窥妆镜，调铅粉，坐依帘隙，海棠风紧。冷，冷，冷。春光早，音书杳，知他别绪添多少。无聊甚，闲时闷，花朝何日，试猜芳信。近，近，近。"又《虞美人·归兴》云："分明一水还家路，欲渡未能渡。青山怪我不归来，隔着寒江相待影徘徊。离情脉脉无人晓，又被西风恼。吹来满眼是芦花，怕似芦花踪迹绕天涯。"清新之笔，足可嗣响元人。

古铜壶尊

乾隆间有庙祝以铜器一对典入质库，年久未赎。先大父以千钱买归，其形质身口款足，甚古朴。以汉建初尺度之，高三尺四寸，椭圆口，唇厚五分，围三尺四寸五分，颈围三尺二分，腹围六尺五寸五分，腹下足上围三尺四寸六分，足围五尺一寸五分，兽耳径五寸三分，有棱圜，环围一尺九寸二分，合今制重一百五十斤。耳际、腹上、足跗三处，皆雷纹盘夔饰，腹中识云"至大己酉七月，建康路儒学作，大成殿永宝用"十六字，腹下一偏左、一偏右识云"大成殿祭器六百八十一件，至大二年，岁在己酉，建康路儒学"，皆篆文。腹下末行剥蚀莫辨，盖即古铜壶尊也。道光壬午，凤阳教授倪公(模)重修府学，先大父遂献之文庙。考至大己酉至道光壬午，已五百十四年，而此器相传，实系明初中都太学祭器，后改为凤阳府学，我朝乾隆丙子移学东城，竟而失去。数十年来，复归旧地，真一段美谭也(倪学博有记甚详)。咸丰癸丑，粤贼攻陷凤阳，焚掠一空，此器恐亦遭劫火矣，执笔为之怃然。

八叉虫

伊犁有八叉虫，如土蜘蛛，长脚善走，啮人便死。见之者用黄纸收裹，送入庙中，亦有呼为八爷者。外夷人见之，卧于地，任其行走，以为祈福，如见喇嘛然。关门外到处有之，一入关中，绝不见矣。见先世父《伊江诗注》。

凌歊台诗

唐许用晦(浑)《凌歊台诗》："宋祖凌歊乐未回，三千歌舞宿层台。江潭云尽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来。行殿有基荒荠合，寝园无主野棠开。百年便作万年计，岩畔古碑空绿苔。"胡遯叟云："宋二武皆祖，武帝称高祖，孝武称世祖。凌歊在当涂黄山上。《地志》："孝武有凌歊台，置离宫。"《本纪》亦载姑孰较猎一事。今于黄山西望天门，两崖中豁，江水真有巴蜀直来之势。东望牛渚，是为江潭，旧作'湘潭'，字误也。"姚惜抱老人云："用晦此诗，大为杨升庵诋斥，赖遯瘠遯翁伸其屈。然'江潭'一联，与上二句如何接下联，不免有句无章之病，'寝园'二字亦凑用不的当，'百年'句无着。此等诗姑以句取可耳。'按渔洋误以"江潭"一联为赵嘏诗，且依俗解作湘潭字，忽略甚矣。

啖蔗轩寿挽联

先世父所撰寿挽联极多，不自收拾，稿都散佚，兹就(师)所记忆者，敬录之："杖于朝，贵于室，富以文章，阅科第三十年，竟向鲤庭灿桃李；兰有秀，菊有芳，松征寿考，愿春秋八千岁，频添鹤算颂台莱。"(祝朱郁甫先生八十。咏斋尚书、恕斋方伯，皆先生哲嗣也。)"抑戒诗陈，竟喜耄年箴几侧；恩隆日秩，更逢佳节届天中。"(祝凌封翁德舆九十，诞日正端阳节。)"摛藻正三春，容我追随瞻福寿；登堂须十载，愿公耄耋至期颐。"(祝孙绍泉太守七十。时仲君晴轩孝廉方试春官。)"汉室一经传子弟，蜀峰千仞颂台莱。"(祝合肥戴太翁九十，令嗣官四川令最久。)"君家伯仲半雕零，羡珠树挺生，定向庭前延世泽；我有儿孙经拂拭，怅春风既往，只应空外感知音。"(代先朝议挽汪太守霖。浚师按：太守官凤阳，稚通叔父、子箴兄皆出公门。)"江流有声缅高阁，临风怨兴逝水；诗人多感览遗编，怀旧梦绕晨星。"(挽王竹屿都转凤生。都转寄居金陵上河，有《江声帆影楼新著》、《感旧集》七律百首。)"爱客满堂，下榻忆逢秋圃月；别君一载，临风遥怅暮天云。"(挽合肥蔡相侯先生。)"白露咽新声，知有林间鸣鹤警；苍生怀旧泽，何堪天上大星沉。"(挽六安杨兰如先生志信。先生历官山东藩司，署巡抚。)"杜老吟残，空向草堂留画稿；江郎才尽，那堪彩笔痛花飞。"(挽宫庶侯表弟，曾官四川州牧。)"四载谪边陲，赖有令原能急难；只身归净域，未忘冰岭去从军。"(挽徐司马润，殁于伊江，在戍四年，有从弟相随，时司马请于大帅，求逾冰山投营效力。)"杖履忆淮南，贱子曾亲床下拜；星霜瞻冀北，荩臣新自日边来。"(挽朱郁甫先生。时长君咏斋尚书奉旨南来省视。)"贤守能诗，尚有篇章留舞水；荩臣恋阙，那堪风雨感秋声。"(挽凌谦斋太守。曾知镇远府，丁艰服阕，未补官卒于京。)"泪洒春风，感公意殷勤，竟许萝攀松上；泽留楚水，叹我来迟暮，果然仙去楼空。"(代恬庵叔挽庐江前湖北盐道章公廷梁。时叔迎养湖北学使署。)"离怀已届三年，小饮忆花开，万卷楼中齐握手；介寿方

期九月，长淮惊鹤唳，八公山下黯消魂。"(挽寿州孙春墅广文。年甫六十，藏书最富，刊有《琅琊山馆丛书》。)"服佩返仙庄，携手同归，哀惨独遭三日内；交游遍人海，壮心未已，追随犹忆卅年前。"(挽前奉天治中吴公昆。公住居张庄，三日内夫人亦相继仙去，伤哉！)"廿载倍亲情，握手每惊须鬓改；六旬同岁月，怆怀顿觉死生分。"(挽孙陶圃通守。)

书周文忠公遗事

周敬修先生(讳)天爵，山东东阿县人。起家县令，荐至湖广总督，缘事镌职，再起为漕运总督，旋以二品顶戴致仕。文宗御极，被诏入朝。适粤贼犯顺，命公为广西巡抚，屡立战功。年老乞归。癸丑春，贼陷皖城，复命公巡抚安徽，上疏辞职，加兵部侍郎衔，专办团练防剿事。积劳成疾，薨于颍州途次。特旨优恤，追赠尚书，予谥文忠，勿庸内阁撰拟。故事大臣非翰林不得谥文字，公得之，诚异数也。公年登八十，受恩三朝，其服官政绩应胪列国史，兹不具录。择其遗事数则信而有征者，敬识于此：

公由嘉庆辛未科进士，归本班铨选。道光初授怀远县知县，单车赴任。公本寒素，性复廉介，久之，竭力屏挡，始迓太夫人及夫人辈至署。夫人勤于纺织，日课针黹。除奉太夫人甘旨外，布衣蔬食，官舍萧然。时当度岁，同城各官眷向有酬应，而夫人并无命服。怀远地僻，未易购办，公又不欲假诸搢绅之家，适典史孔君，平阳世家也，检笥中所藏旧七品服献之，夫人始得贺岁成礼焉。公之清风亮节，于作宰时已基之矣。孔时可茂才(昭镛)在东流时，亲为余言。

公自怀远调阜阳，政通人和，百废并举，惟捕缉认真，过于严厉。有忌公者，奏参公苛政虐民，得旨命大学士两江制府蒋砺堂先生按治其事。砺堂先生乃先伯曾祖余斋公授业弟子也，道经冶溪，访先叔祖溶川公，首以公事为问。溶川公与公素未谋面，重公为人，以"爱民如子，疾恶如仇"对。蒋公乃援以入告，成皇帝深为嘉许。公之受上知，自此始也。不数年，遂由宿州牧守庐州，备兵凤阳，陈臬百皖。公感溶川公知己，手书订交，通兰谱焉。

公罢官后卜宅于宿州之闵子集，乡居无事，日从事于农圃。课晴问雨，见者多不知为大僚。溶川公尝至公家，时太夫人尚健在，登堂拜母，太夫人率以子侄视之。每食，太夫人居中，溶川公与公东西坐，淆惟四簋，不以客礼待也。岁甲辰，许抑斋丈奉檄署理时村巡检，路过公门，以旧吏修晋谒之仪。阍者辞以出，抑斋遂登舆去。甫数武，遥见公立南亩中，御短布衣，戴大毡笠，正指挥牧童驱犊返也。将下舆伏谒，而公已由别径趋归矣。

公为两湖总督，又有奏公擅用非刑者。特派吴瀹斋宫保审办。随带司员，刑部郎中奎(绶)也，于公事多所挑驳，而公遂罢职遣戍。未及出关，适丁太夫人忧，有诏赐还。癸丑四月，粤贼窜扰凤阳，奎公正观察吾郡，无力堵御，连夜奔至定远。时公方督师，住宿州大营。诸公子素不满于奎，请于公，欲治奎以弃城之罪。公怒斥之，终以兵单饷竭闻。奎竟得末减。公以德报怨，大都如此。

捻匪陆遐林之陆梁于吾乡也，其子聚奎实恿怂成之。初遐林与聚奎父子并定远武生，聚奎弓马娴熟，有膂力，乡试几得复失，以父遐林因案株连入狱，郁郁思逞，武断乡曲，莫敢谁何。皖城既陷，遐林自狱中逃归，自谓时事多艰，官如木偶，起意揭竿啸聚，先寻报复。旬日之间，有众万人，焚烧驿号，抢劫质库，附近村庄，掳掠殆尽。知县郭师泰率乡兵往捕，聚奎三败之。郭抱头鼠窜，申文达公请救。公方部署队伍，闻信亲督兵至，驻扎炉桥。当是时，省垣失守，人心思乱。公不动声色，四面兜围，未十日而渠魁悉授首。凤、颍两郡亿万生灵，得以苟安者，皆公力也。公初出师时，遣署炉桥主簿包曜升随同游击刘玉豹驰往东南一路会剿。曜升，卑鄙小人也，无胆识而妄自夸大。奉委后不俟玉豹，率先领乡勇百余人行，意气洋洋，以为首功可立致。甫至左家店地方，猝遇贼伏，未整队而贼蜂拥进，众寡不敌，曜升胆落，弃舆而奔，乡勇阵亡者十余人。公闻之大怒，立缚曜升至，命即行正法，为临阵脱逃戒。曜升叩头乞哀，公怒不解。适公爱将守备信长庆在侧，跪为缓颊，公意方释，呼舆夫解曜升裈，重责五十逐出。时侍立文武员弁数十，咸股栗，挢舌不下，曰真将军(公向有周将军之名)。自兹出队，遂无敢退却者。或有以公擅责属官为公咎，讵知公之用心哉！此事乡里至今称之。

和相

和致斋公相本文生员，袭三等轻车都尉。乾隆四十九年，由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五十一年授文华殿大学士。嘉庆四年仁宗亲政，以罪赐自尽。张船山太守(问陶)有《己未正月纪事诗》云："金穴铜山意惘然，痴羊人肆尚流连。九泉添个寻常鬼，可惜黄扉十五年。"盖指和而作也。

主臣

《通雅》以此二字乃发语敬谢之辞，犹主在上臣在下，自然敬恐。按《汉书·王陵传》，文帝问右丞相周勃天下一岁决狱几何，钱谷一岁出入几何。勃谢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对。上亦问左丞相陈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为谁乎？"平曰："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耶？"平谢曰："主臣！"注："文颖曰：'惶恐之辞也，犹今言死罪也。'孟康曰：'主臣，主群臣也，若今言人主。'晋灼曰：'主，击也。臣，服也。言其击服，惶恐之辞。'师古曰：'文、晋二说是也。'"吴志伊(任臣)《十国春秋胡进思传》："民有杀牛者，吏按之，引人所市肉近千斤。忠逊王顾进思曰：'牛大者肉几何？'对曰：'不过三百斤。'王曰：'然则吏妄也。'因问进思何能知其

详,进思踧踖曰:'主臣!臣昔常从事于此。'"(进思湖州人,故屠牛为业)牛潜子(奂)于"主臣"旁注"句有疑误"四字,牛岂未读《汉书》耶?

幸不幸偶不偶

"干戈扰乱,凶荒之岁,必有衣锦食稻处安乐之地而不觉者。太平日久,丰年谷贱,必有枵腹败衣遇患难之事而常戚者。此有幸不幸、偶不偶也。"见《无何集》。数语最为肯切。

记蒙斋年谱语

吾宗家桐城者,一门七代官内阁中书舍人,实为本朝佳话。吾炉桥一支,自先伯曾祖余斋公由中书成进士入词馆,世父莲舫公、堂伯悔轩公并以中书一历知府、一历部曹人枢直。迨道光甲辰,伯兄子箴复在中书任内隽礼闱,改官翰苑。后先继美,可谓盛矣。浚师于咸丰乙卯应京兆试,列贤书,滥竽薇省。子箴兄喜谓浚师曰:"吾家最利凤池,弟又以科第进身,庶不负此清班耳。"故浚师有句云:"功名凤阁增新谱,文字《牛山》缔夙缘。"(乙卯乡试三艺命题系"虽存乎人者"一节,道光己亥伯兄乡试三题乃"出入无时"三句,及甲辰会试三题又系"以为未尝有材焉"二句,皆《牛山》章,洵奇事也。)诚纪实云。忆田蒙斋少农(雯)《古欢堂集》中载少农自为年谱,极言中书一官为人侮慢,盖国初尚依明制,此官皆生、监当之,无怪乎不为人所重也。退直暇重检是集,节录于此,以资掌故。蒙斋年谱云:

"康熙丁未五月,奉旨:内阁中书员缺,准以进士考授。乡例内阁撰文办事中书,由监生、生员授职,未有以进士充者。进士秦敬传老,苦选滞,故辟此径。御史李棠上疏:密勿禁地,必进士出身,堪膺是选。俞旨允行。值部议裁推官改知县,同辈恿怂赴考,名列第五。六月十六日补授秘书院办事中书舍人,偕沈胤范、张鹏、张鸿猷、张衡、颜光敏、申穟、朱射斗、李回、梁联馨、纪愈、孙百蕃,共十二人入署办事。是职也,初茫然莫办,及入署,遭同年词林某侮辱,辄自悔,然已无及矣。时与张公鹏、申公穟闲坐叹息,云:"吾辈何日可成正果。"穟吟云:"书生薄命还同妾,丞相怜才不论官。"余吟云:"失路嗟何及,痴怀老渐平。"相对泣下。一日,集一友寓,一客后至,上坐大声曰:"非不揖让也,我词林,尔中书,贵贱别也。"又壬子科,词林山右某、中书张公鹏同典山东试,事既竣,扬语人曰:"此行是吾辈分内事,乃竟与中书下贱为伍,耻孰甚焉!"其轻侮如此。夫狗监马曹,衔亦不恶;柳筋颜骨,役只奴隶。敬传真作俑哉!同年谢櫑龄诗云:"短气平生惟写字,伤心此日是求官。"二语尤真。

按:蒙斋先生德州人,中顺治辛丑进士,历任户部侍郎。此言当为康熙中叶而发,若康熙四十二年以后,列圣巡幸所临,特开召试之典,凡列一等者,赐举人,直薇省,百数十年,鼎甲台辅指不胜屈。彼自诩为严、徐、东、马者,其名实相去果何如耶?是亦无庸置喙也已。

先 友

李萧远《运命论》:"昔吾先友尝从事于斯矣。"铣注:"先友谓孔子,萧远自以老子后,老子与孔子为友,故曰先友。"或谓萧远去孔子远矣,断无称述数百年前裔祖之友而曰先友之理,况圣人乎?家北海先生亦言其意中暗有所指,信然。

武 松

《水浒》、《金瓶梅》二书倡盗海淫,有害于世道人心者不小。按《金瓶梅》载武松、潘金莲等事,其说不一。包倦翁《闸河日记》云:"阿城,古甄治,陈王墓在焉。今属阳谷,唯阿井周围百步属东阿。故东阿有贡胶役,而土人颂之曰:'山东有二宝:东阿驴胶,阳谷虎皮。'虎皮今藏阳谷库,土人传为武松所打死于景阳冈者也。景阳冈在阿城东南二十五里。土人又言明初有阳谷知县武姓者,甚贪虐,有二妻,一潘一金,俱助夫婪索。西门有庆大户尤被其毒,民人切齿,呼之为武皮匠,言其剥割也,又呼为卖饼大郎,言其于小民口边求利也。"据此,似作者不为无本。

西峰寺

尝阅浮槎散人《秋坪新语》中《金岩观》一则,语涉淫污,深蹈文人口过。检书簏所收乾隆间邸抄,乃得悉此案颠末,因全录之:

乾隆五十三年七月,步军统领绵(恩)奏:"西山戒台寺之北有西峰寺一座,内有戴发修行之妇人,自号西峰老祖活佛,能看香治病,请求符药者,服之即愈,动人观听,俱称灵验。京城以及四外之人,男女纷纷前往,竟似城市,殊堪诧异。臣思此处虽非京汛所辖,但附近京畿,似此煽惑人民,于风化有关,不可不速加查办。随于六月二十日,密派臣衙门司员前往。查得西峰寺离京六十余里,此妇人法名了义,俗家张李氏,原系顺义县人,现住西峰寺。殿宇四层,计五十余间,俱系新盖之庙。又离此庙二里许石厂地方,有灵应寺大庙一座,计房六十余间,亦系新盖。张李氏在两庙往来居住,每日午前给人看香治病。该员前往会同宛平县知县查办时,又查出有二十余岁之旗装女子二名。询得一名双庆,年二十四岁,乃原任大学士三宝家使女,系三宝之寡媳因病常往彼处治病,拜张李氏为师,随将使女留于庙中居住,用银一万五千余两修西峰寺一座。又一名玉喜,年二十二岁,系原任巡抚图思德之子、现任户部银库员外郎恒庆家使女,因恒庆之妻患病,亦认张李氏为师,随将使女施舍庙中,并用银二万余两修灵应寺一座。又在该氏屋内搜查,有符咒、丸药、经卷、画像等项,其画像五轴,系张李氏出身源流,均系修庙商人任五觅人绘画。看其情形,似任五有通同授意,传播其名,借以获利情节。又查出金六十四锭,重二百八十两,银二千六百两,金镯四只,重七两零,其余衣服、器皿、什物,间有非该氏应有之物,随交宛平县查封。该

员等当将张李氏及伊长子张明德、三子僧人广月、商人任五等于二十一日拿解到署。臣亲加逐一研讯，将张李氏供词另行呈览外，臣查邪教惑人，有干严禁。今张李氏本系乡野愚妇，并非僧尼，乃来京占踞大庙，戴发修行。从前不过化缘修庙，无甚劣迹，近日以来自称老祖活佛，妄自尊大，以看香治病为名，施舍符药，煽惑人心，从中获利。又令其子张明德置房开铺，以肥囊橐。甚至官员命妇在庙往来，施舍盖庙银至二三万两之多，而现起之金已有二百八十两，银有二千六百两。并该犯擅用黄缎坐褥、靠垫种种情节，实出情理之外。若不即加惩治，积之日久，恐生不法之事。而各犯所供，多有不实不尽之处，必须澈底审明，尽法究治。至大学士三宝之媳，自宜谨守闺门，乃远赴山庙，往来住宿看病，堕其术中，甚至拜师修庙，银库员外郎恒庆系图思德之子，纵令伊妻拜师看病，施舍金银，并各将使女舍人庙中，均属恣意妄为。且该两家现有应赔官项银两未交，何以不行节俭，先完官项，反舍庙中？其居心实不可解。臣见闻既确，不敢隐讳，理合具奏，请旨定夺。至此案一干人犯，及查出经卷，有无违碍字样，均应详加查看，应请旨派大臣会同臣衙门详审定拟之处，伏候谕旨遵行。再张李氏煽惑他人多金，盖造大庙，坐享厚资，虽将伊治罪，所存银两亦未便留于伊子承受，自应入官，已交于地方官宛平县知县逐一查封检点，应由顺天府照例办理外，至张李氏之子张明德、僧人广月所有家产，系伊母诈骗之财，亦应照例办理。至现在查出银两，应先交广储司入官。为此谨奏。”

八月，永（琅）等覆奏：“臣等遵提犯证，逐一研讯。据张李氏供：籍隶顺义县兴周营，嫁与本县民人张国辅为妻，生有三子：长子张明德，次子张新德已故，三子即广月，自幼出家为僧。乾隆三十七年，该氏因伊夫患痰迷病症，闻有瓦子街居住民妇李氏常拉铁练募化，代人治病，即请为伊夫医治。见李氏用手按摩，针扎病处，病即痊愈。该氏从此与李氏往来学习，粗知针扎治病之法。李氏故后，该氏即取其铁练拴系头项，出外化缘治病。走至通州旷野地方，时值隆冬，风雪交作，迷失路径，难以行走。该氏随在雪地，带锁打坐。适有居民路过，见而诧异，随向盘问。该氏即以在此结缘治病为答。随有人延请到家看病，该氏即学李氏按摩针扎，并假念经咒，病即痊愈。自此附近居民共相传播，多请该氏治病，往往有验。该氏借此思欲修庙赚钱，见所住兴周营地方七圣小庙坍塌，随将所得治病钱文修理，给伊子广月居住。其所供延请治病之家，皆彼处附近村民，因年久不能逐一供指。嗣于四十五年，送广月到戒台寺受戒。该氏亦来京，在总布胡同泰山庵拜已故尼僧福山为师，取法名了义。因闻伊夫患病，仍回顺义。伊夫旋于四十七年身故。复于四十八年来京，找见福山，带至潭柘寺受戒。该氏因见女僧受戒，俱系男人代为剃发，心中不愿，未经落发。走至西山西峰寺，依尼僧济广同住。起意将该寺立女常经为女僧传戒，又恐无道法，不足耸动众人，遂用油捻在左右臂膊烧点数处，含痛忍受，借此募化。以致附近居民闻知往视，见其坚忍，致相传播，偕往进香者渐多。有因病求治者，该氏即令跪香，假念经咒，为之求神。又有求药者，该氏无可给与，遂买药铺内五汁丸等药，改成小丸，并假画神符给与。竟有病即痊愈者，因而祈求布施者益众。适值原任大学士三宝寡媳乌佳氏患血气凝结病症，闻该氏素能治病，延至家中。该氏为之按摩，假念咒语，并代为祈祷。病愈后乌佳氏感激，欲向伊重谢，拜伊为师。该氏令其施舍金银，修整西峰寺。乌佳氏允从，当令管事家人许禄招工匠任五即任极盛修盖庙宇，先后给修庙工价银一万七千两，又置办供器银三千两，共计银二万两。其余陆续施给衣服器物，并施金镯及零星银钱不计确数，约亦不下万余金。又送使女双庆至寺，跟随跪香念佛。乌佳氏亦曾赴寺烧香。又现任银库员外郎恒庆之妻宜特莫氏素患痰喘病症，亦请该氏祈祷痊愈。宜特莫氏每月给该氏养赡银三五十两不等，又听从该氏修理石厂地方三教寺，舍银一万七千余两，又添凑金子二百八十两，合计共银二万余两。张李氏即将银两交给伊子广月修庙，金子自行收存，现经起获。宜特莫氏又令使女玉喜跟随服侍。庙修成后，改名灵应寺。该氏随在两寺来往，焚香治病。宜特莫氏亦曾至寺拈香。此张李氏先后跪香治病、惑众修庙之原委也。嗣因西峰寺后塔院工程未完，乌佳氏亦未再给银两。承揽修工之任五无从借工图利，随起意与该氏商允，因该氏曾向说称少时梦见观音菩萨，及在通州坐雪治病等事，即借此画出图像，装点神奇，表白灵异，希图哄骗。众人自必争施银钱，修造塔院，伊可于中取利。遂凭空点缀画成张李氏出身、坐雪、出家，及众人拜求治病各图像五轴，并捏称身能入定出神，且称该氏系菩萨转世。该寺旧有远年住持僧人塑像，原称西峰老祖，村人因该氏治病烧香，亦遂称为西峰老祖活佛。自是远近人民到寺烧香治病者，不一而足，俱有布施，每人自二三两至十余两不等。该氏自此益有蓄积，分给伊三子广月银一千两，修盖圆广寺，长子张明德银一千两，买房一所，开设木铺一座，其次子寡媳崔氏在籍典地一百余亩，俱系该氏前在通州、顺义治病时所得资财。而任五亦得修庙盈余银八百余两。此任五起意为张李氏装点图像惑众，因有老祖活佛之名号也。今步军统领衙门访获搜拿，奏请审办。臣等钦遵谕旨，会同研鞫，并将解任员外郎恒庆及应讯人等传案质审，俱各供认前情不讳。臣等以张李氏系乡愚妇女，胆敢在京畿重地号称老祖活佛，致男女纷纷到寺，甚至大臣官员家属争舍财物至数万之多，平日必有邪术及传徒授教不法等事。虽现在起出经卷详加核阅，均系旧有不全僧人斋诵之《金刚》、《观音》等经，其咒语一纸，俚俗不堪，亦无违悖妄诞字样，但究系传自何人，并治病如何灵验之处，复将该氏严切追究，加以刑吓，令其逐一吐供。据供：‘我素不识字，亦无药方医书，初时不过学李氏针扎按摩的诀，后见请我治病人多，就将买来丸药改做，随意画符。我本无法术，怕人看出破绽，所以混念

几句俗语，编几个佛号，作为咒语，叫儿子广月写就。施药时默念咒语，一心专求观音菩萨。并叫人服药时心心念佛，不料竟有灵验，致大家布施。后因修理塔院未成，工头任五向我商量，欲将我坐雪、出身、治病的原委画出图像，并因我从前梦见观音菩萨教我出家的话，并捏说我是观音转世。我听从他画成图像五轴，传播开去，以致人都称老祖活佛。这原是希图多得布施的意思，是我该死，并无别的邪术，亦无传授与人及别项不法的事。如有别情，现在双庆们俱在案下，这样严审，岂能替我隐瞒。'等语。臣等覆查任五系市侩小民，揽修庙工，希图获利，自属常情，乃辄为该氏装点图像，且妄称身能入定出神，并妄称该氏为菩萨转世，以致该氏有老祖活佛之号，共相煽惑，或该犯传布邪术及另有不法别情，亦未可定。复将任五严加究诘，并用刑吓。据任五供：'我恿怂张李氏绘画图像，替他装点灵异，又谎称自己能入定出神，妄称该氏系菩萨转世，原想教众人敬信，多舍银钱，我借此修庙完工，可以从中得利。那图画俱系我凭空装点作成，总是我该死。并无邪法，亦没另有煽惑的事。'臣等又以张李氏修寺布施银两，除三宝、恒庆两家外，自必另有官员家属至庙施舍，不一而足。即两家所舍银两，亦尚不止此数。且该氏系乡愚下贱，竟敢擅用黄缎坐褥靠背，尤为狂妄不法。覆加严诘，又据张李氏供：'我兴修庙宇，实止三中堂、恒员外两家系大施主。其余人数众多，实在不能记忆，并没另有官员眷属大家施舍的，就是这两家给我银两。有任五、许禄及双庆、玉喜可以质问，并不敢以多报少。至黄靠背坐褥，我因见各庙供佛皆用，所以就做一副，以便做道场时供佛陈设，平时包好藏在屋内。昨有官员拿我时，这黄坐褥等物俱系包著，可见我不敢坐用，现有拿我官员可问求详情。'质之双庆、玉喜并老尼济广等，供俱相符。原拿司员亦称靠垫实系包藏在庙起出，验无坐用痕迹。并诘讯恒庆，以该员系原任总督图思德之子，现有赔项，不思及早完缴，转任听妻子修庙布施至二万余两之多，是何居心？该员惟有伏地叩头，自认糊涂，无可置辩。复将各犯反覆究诘，矢口不移，案无遁饰。查律载'凡师巫自号端公、师婆名色，及妄称弥勒佛，一应左道隐藏图像，烧香集众，煽惑人民，为首者绞监候'，又'官吏军民人等僭用黄紫二色，比照僭用龙凤缎律，拟杖一百，徒三年'各等语，此案张李氏本一民妇，出家为尼，辄假烧香治病为名，念咒画符，煽惑远近居民及官员眷属，舍银多至数万余两，并被人称为老祖活佛，居之不疑。任五本系工匠，乃因修庙图利，辄敢起意为张李氏装点画像，妄称该氏为菩萨转世，哄骗众人，致该氏有老祖活佛称号，又骗得修庙工银八百余两。是张李氏假神画符烧香治病，敛钱惑众，固属为首，而该氏哄动远近，号为老祖活佛，实系任五起意绘画图像播扬所致，厥罪维均，未便分别首从。张李氏除擅用黄缎坐褥等物罪止满徒不议外，张李氏、任五均合依师巫妄称弥勒佛隐藏图像煽惑人民为首律，俱拟绞。但该氏既已为尼，又不剃发，复敢假神治病敛钱，甚至哄动官员眷属，得银数万，任五以修工匠役，希图修工赚钱，胆敢假捏张李氏为菩萨转世，煽惑人心，情罪均重。京畿为首善之地，尤宜肃清此等惑众妄为之徒，未便稍为稽诛。应请旨即行正法，以昭惩戒。张李氏长子张明德、三子僧广月虽讯明无帮同煽惑情事，但分受伊母骗得银两数至盈千，未便轻纵。张明德、广月应于张李氏绞罪上减一等，俱杖一百，流三千里，交与顺天府定地发配，至配所折责四十板。至恒庆系现任职官，任听伊妻入寺烧香，布施数万，并将分赏为奴使女玉喜给与服役。三宝之媳乌佳氏以大家孀妇，因张李氏治病有验，即拜伊为师，施银数万，并给与使女双庆跟随烧香，且均有官项未完，乃恣意滥费，实属妄为。除两家应缴修庙银两，业经该旗遵旨办理外，仍将解任员外郎恒庆交部严加议处，并恒庆之妻宜特莫氏、三宝之媳乌佳氏应遵旨交该旗族长严加管束，不许出门。仍行文各该旗并提督衙门、顺天府五城一体严饬官员人等，毋许纵令妇女人庙烧香，以维风化。张李氏、任五并张李氏之子张明德等所有在京财产，业经步军统领衙门查抄，应将金银房屋交内务府查收。其木头铺一座，交该旗招商认开。其衣服什物，交崇文门照例办理。所有张李氏庙内什物，及原籍房产，亦经顺天府查抄，应听顺天府分别办理。张李氏孀媳崔氏，向住原籍，讯无知情敛钱情事，应毋庸议，给与母家领回。任五所骗银八百两，应照追入官，查该犯家产，业经查抄，应毋庸议。许禄经管修庙，讯系听从主母之命，应与无干之玉喜、双庆、老尼济广等均免置议。但玉喜系同伊兄黄三分赏图思德为奴之人，应照例交该旗另行分赏为奴。双庆系三宝家契买民女，应交该县照例发卖，身价入官。张李氏所修西峰、灵应两寺交僧录司另选妥实僧人住持焚修。至圆广寺现有僧人住持，毋庸更换。再张李氏所供顺义县瓦子街居住之民妇李氏传授针扎治病之法，虽研讯，坚称李氏业已病故，是否属实，以及李氏有无另传他人及招摇煽惑情事，应交顺天府严查明确，照例办理，以净根株。"云云。

旋奉旨："此案工匠任五即任极盛，因修庙图利起意，为张李氏装点画像，妄称该氏为菩萨佛祖转世，惑诱远近民人，是张李氏之种种不法，皆该犯怂恿所致，实为此案罪魁，且骗得修庙工银八百余两，亦应依窃赃满贯例办理。任五著照留京王、大臣等所拟即行处绞。至张李氏假神画符，以烧香治病为名，惑众敛钱，固属不法，但乡村愚妇，不过为图骗钱财起见，究无悖逆词语。张李氏著从宽，改为按例应绞监候，秋后处决。余依议。钦此！"

梅心驿古刹

吾皖舒城县本汉龙舒治，宋时省，至唐开元分合肥、庐江二县置舒城，隶庐州，今因之。去舒城三十里曰梅心驿，近驿二里许有古刹一区，殿宇雄丽，供自来佛，盖大士像也。后楼三楹，尤宏敞，颜曰"仙好"，乌程钮西农明府福畴所修。对面松竹苯蓴，峰峦峢岃，望之

颇豁胸目。道光丁未十月，予随先师黄琴士先生过此，登绝顶瞻拜。先生纪以诗云："闻说灵岩佛自来，虔诚膜拜陟崔嵬。烟霞叠叠仙居好，金碧层层福地开。涌座莲花藏世界，满山枫叶护楼台。钟鱼动我皈依念，一片名心到此灰。""历遍崎岖世路难，朔风吹遣客衣单。征途喜近梅心驿，法雨新沾贝叶坛。立脚初桄原是岸，置身高处不知寒。慈亲愿托慈云庇，紫竹萱花一例看。"予步韵有云"礼佛但将诗供献，对僧翻觉我酸寒"，为先生称赏。呜乎！兵燹以来，名山胜境变为瓦砾之场，而吾师亦骂贼捐躯久矣。展诵是诗，不禁涕泗之盈掬也。

晋中军风于泽

《左传》城濮之战，"晋中军风于泽，亡大旆之左旃。祁瞒奸命，司马杀之以徇于诸侯。"林注："风，牛马牝牡相诱而走失也。"浚师按：左氏言晋中军风于泽，不言晋中军牛马风于泽，林氏误会"马牛其风"及"风马牛不相及"二语，亦遂指风于泽为牛马相诱走失，殊不知牛马相诱，下文则当明言牛马走失，何反接亡大旆之左旃？盖祁瞒奸命，罪在左旃之亡耳。风于泽，风字应如"风乎舞雩"之风解。时当六月(观下"秋七月丙申，振旅恺以入于晋"，可知是六月事。或云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此时河南地不甚热，似风字所解亦不确。按："风乎舞雩"，非莫春时耶？此不必辩周正、夏正而可晓然者也)，中军将士风于泽中，队伍参错，必无纪律，因而旆旃遗失。祁瞒有职掌之责，不能约束其众，故干犯军令，司马执而诛之。《甘誓》云："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临战不用命，固有法，未战不用命，亦当有法也。此奸命即系不用命之证。李恢垣同年解为晋中军先军于泽，因遇大风，旃失军乱，祁瞒因而思变，是以司马斩之。其说亦新创，并录于后。

附录李恢垣同年光廷《风于泽解》

子严观察以《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晋中军风于泽"句，谓风字不当作牛马牝牡相诱解，解如《论语》"风乎舞雩"之风，所见卓绝，然尚有可商者。杜预注云："牛马因风而走，皆失之。"牛马自属增出，而风字似如字，未言牝牡相诱也。故刘炫《规过》以为放牛马于泽(此亦沿杜误)。遗失旆旃，不失牛马。孔氏正义则以为不失牛马，罪不至重，何须杀之以徇？引《费誓》所言"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则有常刑"为证，以驳刘申杜(按："则有常刑"句亦是断章取义，经原云"复则赉，不复则刑"，分两层说也)。此皆误认下文"奸命"之解。杜注以为掌此二事而不修(二事指马牛及左旃之失)故致于杀，而不知其不可通也。按：《僖公四年》召陵之战"惟是风马牛不相及也"，服虔注："风，放也，牝牡相诱谓之风。"风字别解始见于此。杜注则云："牛马风逸，盖末界之微事。"又《费誓》"马牛其风"，孔安国注亦云"马牛其有风逸"而已。孔先于服，亦只作逸解，不云相诱也。夫一二牝牡相诱走失，固理之常至，全军牛马因诱尽失，此岂复可信？且左氏于召陵一役明云"风马牛不相及"，此处既指牛马，当云"晋中军牛马风于泽"，乃脱去"牛马"，与之为隐，尚可以说经乎？鄙意以为晋中军先军于泽，因遇大风，亡其大旆之左旃。军中以旆旆旃为号志，旃失军乱，祁瞒因而思变，是为奸命，故司马用法斩之以徇于诸侯。是奸命自有可杀之罪，非为上两事。若因此风而增出牛马之失，其失也又离却风逸之解，而另云牝牡相诱，是治丝而愈棼，有是注无是传也。经中实字活用，指不胜屈。风字解如"风乎舞雩"之风，理自正大，而有别者：风字注云"乘凉"，以童冠既祓，就荫乘凉，固自不碍，若移军以乘凉，其说虽圆，不如遇风为言，似较直捷耳。

奋伐荆楚

《诗·商颂》："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朱子集传曰："《易》'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盖谓此。"按：《太平御览·四夷部》列荆于南蛮，鬼方于西戎。陈仁锡《潜确类书》云：南蛮即唐虞要服，夏、商之时，渐为边患。暨于周代，党众弥盛。故《诗》曰：'蠢尔蛮荆，大邦为仇。'至楚武王时蛮与罗子共败楚师，杀其屈瑕。楚师复振，遂属于楚。"(本《后汉书》)又云："西羌本出三苗，盖姜姓，其国近衡山。及舜徙之三危，汉金城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即《禹贡析支》)。至于河首，绵地千里，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鄯善、车师诸国。夏太康失国，四夷背叛，及后相立，乃征畎夷(即畎戎)。七年然后来宾。至于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从。后桀之乱，畎夷人居邠、岐之间。成汤既兴，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诸戎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克之。"(亦本《后汉书》)是荆楚在南，鬼方在西，两不相涉明甚(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干宝曰：'鬼方，北方之国。'"亦不确)。且《诗》明言："维汝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郑康成笺云："维女楚国，近在荆州之域，居中国之南方，而背叛乎？成汤之时，乃氐羌远夷之国来献来见，曰商王是吾常君也。此所用责楚之义，女乃远夷之不如。"故苏氏因之。朱子既采苏氏之说，而于前章又引"高宗伐鬼方"为即是荆楚，似未深考。王伯厚援《大戴礼帝系篇》"陆终氏娶于鬼方氏"，《楚世家》"陆终生子六人，六曰季连，芈姓"，谓楚即其后，以证集传。是将季连作为外家之苗裔矣，所说尤舛。《诗地理考》亦伯厚所著，其于荆舒下曾引郑氏"僖公与齐桓公举义兵，北当戎与狄，南艾荆及群舒，天下无敢御"，何独于荆楚之《诗》，又信朱子集传耶？

湛若水钤山堂集序

湛甘泉曰："佛氏初心，躯壳起念即是苦根。尘绝伦理之罪，是同条共贯事。然问罪者，必须按其实迹赃证，乃可诛之也。今只诛其躯壳起念，则彼又有无诸相

之说，必不肯服。”浚师按：今之论甘泉者众矣，大要不出阳明“求之于外”一言，所论犹躯壳也。若其《钤山堂集序》一篇，非赃证之实迹乎？吾即以甘泉按佛氏之赃证，转而按甘泉之赃证焉。《序》曰：

嘉靖三十年三月朔旦，元相大学士介溪严公以其《钤山堂文集》三十二卷，寓甘泉子于天关，授以首简叙之。于时水也以病废文字十余年矣，焚香对书，再拜再拜复再再拜，上以答公礼数之殊也，亦以贺公求言之笃也。曰：推公此念，人将轻千万里来进之以嘉言矣，况受知如水者乎？展而读之，凡为赋、诗古律绝句七百八十，颂、序、记、碑五十有九，内制、讲章二十有七，杂著二十有五，铭四十有三。曰：富矣哉集乎！娴矣哉文乎！有诗不戾乎《风》《雅》汉唐矣，有言不戾乎训诰诏令矣。于是心悦而神悸焉，怳然如入陶朱之室，开宝藏之库，万珍烁灼，文彩夺目，令人应接不暇，又爽然若自失也。乃作而飏言曰：盖尝大观天地间文而已矣，文即道之著也。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故或识其大，或识其小。大小一文也，一道也。道生天地，文在天地，天地生圣人，文在圣人。是故经乎天而文，纬乎地而文，观乎人而文，三才之道，文而已耳。天之覆帱也，地之持载也，日月之代明也，星辰之朗耀也，云汉之为章也，风雨之润贲也，雷霆之轰烈也，山峙之巍巍也，川流之粼粼也，昆虫之嘤嘤也，草木之夭乔也，尧之光被四表也，舜之重华焕乎其文章也，禹汤之文命、之圣谟、之嘉言、之洋洋孔彰也，文武之丕显、丕承也，皆文也。然天地万物所以覆载，所以代明，所以决烈，所以昭章，所以流峙，所以鼓耀夭乔，圣人所以光被，所以重华，所以文命洋洋孔彰，所以显承，其必有所以为之者矣。《诗》曰‘维天之命，于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是故天地圣人文焉尽之矣。知天之所以为天，文王之所以为文，则知钤山之文所以为文矣。或曰：请问其所以。曰：神而已矣。夫神者，道之妙也，文之本也。子不闻钤山之降神乎？吾于留都，已形于咏歌矣。介翁生而神气以灵，疏朗开豁，童言宿生之事，矢口成章之能，应机万变之妙，辛甘调剂之宜，履历于艰难，允媚于天子，良工心苦，人莫与知。然则非公之神之精之为之乎？曰：请问根本之说。曰：子谓参天之木，果外假而为之者哉？所由本根也。得天之气，受地之质，气质合一，生生不测，莫知其然，之谓神。故能申根而干，而枝而叶，而华实以参天。夫华实也者，文之类也。根本也者，所以为华实之神之类也。知木之所以为华实，则知钤山之文所以为文矣。水也年将九十矣，亦伏生言语支离之时，岂复有文乎哉？据案随笔书之，重以报公之礼意之隆也，亦将以来天下之善言。从水也始，巩太平之基，于无穷，而太平一老亦得以安卧于无穷无虞之天也。是故力疾为《钤山堂集叙》。嘉靖三十年，岁在辛亥，夏四月二十一日，赐进士出身、资政大夫、前南京兵部尚书、奉敕参赞机务、国子祭酒、翰林侍读、同修国史、经筵讲官，林下年末八十六甘泉生湛若水顿首谨书。

以钟鸣漏尽之岁，作此寡廉鲜耻之文，宜朱竹垞太史读之目张，以为讲学者不意贡谀若是也。黄宗羲著《明儒学案》，其《凡例》云：“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之所不及。”呜乎！若若水者，前代理学家诚不多觏矣。

狩于河阳

刘知几《史通·惑经篇》曰：“狄实灭卫，因桓耻而不书；河阳召王，成文美而称狩。”浚师按：《春秋·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传曰：“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杜注：“隐其召君之阙，欲以明晋之功德。河阳之狩，赵盾之弑，泄冶之罪，皆违凡变例，以起大义危疑之理，故特称仲尼以明之。”苏氏曰：“明晋侯之德，没其召君，书天子之狩，显其失地，便是褒诸侯、贬天子。所以然者，此亦假其失地之文，欲明王狩所在，非实贬也。若隐其召君，则全没不书，于义为可。必书天王非地之狩者，若全没其文，无以明晋侯尊崇天子之德，故书天子出狩，诸侯往朝。”苏氏之意，与杜氏同。特两家所论，尚有不尽当者。周室既衰，天子微弱，晋文帅九国之师，力图霸业，不合诸侯，不足以取威，不尊天子，不足以正名。其不欲朝周者，非自嫌强大而不敢也，九国聚会于温，设声言朝周，一国不从，便损威重。莫若讽王出狩，以君就臣，遂使各国有不得不朝之势，显示以名义之正，而阴逞其威胁之私。左氏谓非其地，而又继之以明德一语者，盖讽王出狩，而自明其朝王之功德。若曰仲尼既讳为天王狩河阳矣，此而明正其非，不几失夫子修《春秋》之旨乎？故曰“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委婉其辞，褒贬自见。杜氏明晋之功德，与苏氏明晋侯尊崇天子之德，皆不能体会入微也。黄东发引木讷之言，以为河阳之狩非晋文召王，则举三传皆不足信矣。桓谭《新语》：“秦始皇见周室失统，自以当保有九州，见万民碌碌，犹群羊聚猪，皆可以竿而驱之。”襄王之世，非东周以后可比。而齐、鲁、宋、蔡、陈、郑各国，又非晋文所可竿而驱之者，不得已而作挟天子令诸侯之举。河阳一出，有以知晋文之用心矣。善乎伊川先生之言，曰：“晋文公欲率诸侯以朝王，正也。惧其不能，故谲以行之，召王以就焉。人独见其召王之非，而不见其欲朝之本心，是以谲而掩其正也。”

烈风雷雨弗迷

“纳于大麓”，孔安国传：“麓，录也，纳舜使大录万机之政，阴阳和，风雨时，各以其节，不有迷错愆伏。明舜之德合于天。”东坡先生《书传》云：“‘烈风雷雨弗迷’，是天有烈风雷雨，而舜弗迷也。今乃以为阴阳和、风雨时，逆其文矣。”浚师按：孔传阴阳和，风雨时，正以各有其节，故无烈风雷雨之迷错愆伏耳。东坡信《史

记》,又截去"各以其节"二语,便觉孔传所说不圆。安国盖本《孔丛子》孔子答宰我之问,杨升庵《笔记》采之。升庵曰:"今以大麓为山麓,是尧纳舜于荒险之地,而以狂风霹雳试其命,何异于茅山道士之斗法哉?"语谑而虐,其意在驳蔡沈集传,不知蔡沈实从司马公、东坡先生来也。

吴侍郎奏疏

同治甲子秋七月,克复江宁。捷至,霍山吴公有《请加敬惧持以恒永》一疏,得旨嘉奖,并发交弘德殿,俾资省览。一时传抄疏稿,几于纸贵。录其原疏云:

户部左侍郎兼署刑部右侍郎臣吴廷栋跪奏:窃臣恭读本月初三日奉上谕:自古君臣安不忘危,治不忘乱等因,钦此!方今江宁克复,元凶授首,四方指日荡平。普天臣民,同深庆幸。乃圣心犹戒慎恐惧,不自满假。谆戒统兵大臣、督、抚等,及内外大小臣工,慎始图终,无荒无怠。此诚四海臣民万世无疆之福也。而臣窃有虑焉。万方之治乱在朝政,百工之敬肆视君心。事不贵文,贵其实。下不从令,从其所好。敬为皇太后、皇上陈之:夫治乱决于敬肆,敬肆根于喜惧。从古功成志遂,人主喜心一生,而骄心已伏,宦寺即有乘此喜而贡其谄媚者矣,左右即有因此喜而肆其蒙蔽者矣,容悦之臣即有迎此喜而工其谀佞者矣,屏逐之奸即有窥此喜而巧其夤缘者矣。谄媚贡则柄暗窃,蒙蔽肆则权下移,谀佞工则主志惑,夤缘巧则宵小升。于是受蛊惑,塞聪明,恶忠说,远老成。从前戒惧之念,一喜败之;此后肆侈之行,一喜开之。方且矜予智、乐莫违、逞独断、快从容,一人肆之于上,群小煽之于下,流毒苍生,遗祸社稷,稽诸册史,后先一辙。推原其端,只因一念之由喜入骄而已。军兴以来,十余省亿万生灵惨遭锋镝,即倡乱之民,莫非朝廷赤子,大兵所加,尽被诛夷。皇太后、皇上体上天好生之心,必有哀矜而不忍喜者。使万几之余,或有一念之肆,虽纶音告戒,而群臣第奉为故事,多方且视为具文,积习相沿,徒为粉饰;将仍安于怠惰废纵矣。是非坚定刻苦,持之以恒,积数十年之恭俭敬养,有未易培国脉、复元气者矣。夫上行下必效,内治则外安。其道莫大于敬,其几必始于惧。惧天节无常,则不敢恃天;惧民情可畏,则不敢玩民;惧柄暗窃,则谄媚必斥;惧权下移;则蒙蔽必照;惧志易荡,则谀佞必远;惧邪易侵,则夤缘必绝。凡此,皆本于一心之敬。盖惧在敬之始,敬在惧之实。敬则大智愈明,神武益彰。天之明节常顾于目,民之怨咨如闻于耳。一人笃恭于上,盈廷交儆于下。群帅知惧,必协力以靖余氛,残寇无难尽扫;大吏知惧,必竭心以图善后,灾黎得庆再生。而宵旰勤劳仍复其难其慎,曰与二三大臣开诚布公,集思广益,无欲速,无见小,一切抚绥培养之要,无不次第筹其万全。庶几至诚无息,久道化成,绍祖宗富有之大业,开子孙无疆之丕基,是皆由皇心之敬成,而实由皇心之惧始也。要之,存亡决于敬肆,敬肆根于喜惧。唐太宗身平群寇,贞观之治轶于汉文,而以骄矜致侮。明皇亲定大辟,开元之治等于太宗,而以泰侈召祸。若夫帝舜之治,大禹戒以无傲无慢,而《虞书》首曰"钦",此所以成中天之运也。武王之治,太保训以玩人玩物,而《周书》首曰"敬",此所以永八百之祚也。喜而肆者如彼,惧而敬者如此。《易传》曰:"危者使平,满者始倾,惧以终始。其要无咎。"《诗》曰:"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可弗以为承鉴欤?臣不揣冒昧,窃献刍言,披沥渎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按:此疏内阁发抄后,浚师适在倭艮峰相国宅。相国持以谓浚师曰:"足下今日见竹翁所奏否?陆宣公以来有数文字也。"浚师对曰:"程明道王霸之辨,朱晦翁面奏之词,无以过矣。"相国曰:"子以竹翁笃守程、朱,故以洛、闽为比耳。"浚师复对曰:"晦翁面奏劄子内云:'伏愿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则必谨而察之:此为天理耶?为人欲耶?果天理也,则敬以扩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阏。果人欲也,则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滞。推而至于言语动作之间,用人处事之际,无不以是裁之。'吴公奏疏,实本此数语,脱化而出,特当日未闻有诏褒晦翁之忠直,而今则德音下逮,且谓其剀切敷陈,深得杜渐防微之意焉。则圣主之圣,与庸主之庸,又岂可同日语哉?"相国笑而颔之曰:"子言诚然。"

卷三

误截山谷诗首句

"青衫乌帽芦花鞭,送君直至明君前。若问旧时黄庭坚,谪在人间十一年。"此山谷送乡人赴廷试诗,见宋吴坰《五总志》。今山谷诗别集据《西清诗话》截去首句,"十一年"讹"今八年"。青神史季温注云:"近世诗格必欲合联以成章,三句者盖亦罕见。周诗则亦有之,《麟趾》、《甘棠》等篇是也。山谷此诗盖舍近例而援古法。由是推之,山谷不特平生句法奇妙,早年诗格已高古矣。"按:季温不考其讹误,而直夸奖三句诗为高古,颇蹈疏陋。

隔山消

隔山消形似何首乌,又类天花粉。秋冬收买,贯以线,阴于檐下。磨烧酒,涂一切痈疽发背,随涂随消,不可封顶,治疗尤良。予有句云:"词怜小海唱,药觅隔山消。"盖本草所未载。

武职得入文庙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春,令武职得入文庙,与文职一体行礼。先是止许三品以上武员入庙,至是官无尊卑,俱得随班行礼焉。

中饱

晋薄疑谓赵简主曰:"君之国中饱。"简主欣然而

喜，曰："如焉？"对曰："府库空虚于上，百姓贫饿于下，然而奸吏富矣。"

叶仲方

江宁叶仲方（守矩），道光己酉举京兆乡试，入直薇省，久困春官。同治壬戌已擢主事分刑部矣，是科会试竟中式。仲方每言，闱中遇其尊甫同年或监临、或知贡举，矮屋中或遇年老钦赐副榜举人者，则此科必不得中，屡试屡验。壬戌知贡举为桑百斋侍郎（春荣），仲方尊甫遂生先生壬午同榜，自谓又无望矣。榜发，同人戏语之曰："年伯何负于年家子耶？"仲方性不耐静，敝车羸马，日驰逐软红尘土中。好交游，健饭善谈，每宴集，四座但闻仲方喧笑声。顾坐无车，公亦不乐也。官刑部未久，染时疫遽卒，年未五十。惜哉！侯官杨子恂太史（仲愈，本名仲愉，仲方同榜进士），曾为仲方作时文两比，洵一则雅谑。文云："考试几三十回，文章竟七百字。堂上虽有同年之伯，闱中并无寿榜之人。占吉事于龙门，已兆三场之号（仲方乡会中式，皆坐龙字号）。壬戌进士仲方所以有必中之方也，后一名则许星叔，前一名则李勺山（会榜仲方名次与许、李两君联）。官先擢于刑部之中，衔仍列于题名之内（内阁题名甫成）。分余辉于凤阁，居然六子之班（中书是科中式六人）。癸丑中书，老道所以无终老之道也（仲方有老道之称）。"

剑而行

剑字有二义，一作兵器用，一作携挟用。《礼记》"负剑"句，郑注"负"谓"置之于背"，"剑"谓"挟之于旁"。孔疏云："负谓置儿背上，剑谓挟于胁下，如带剑。"欧阳公《泷冈阡表》所谓"剑汝而立于旁"也。颜修来先生作乳母传、鲍觉生侍郎作年谱，皆用"剑而行"句，盖皆本《礼》语。

乌　号

"乌号，桑柘。其材坚劲，乌峙其上，及其将飞，枝必桡下，劲能复巢。乌随之，乌不敢飞，号呼其上。伐其枝以为弓，故曰乌号之弓也。"见《淮南子注》。其说较"鼎湖龙去，臣下抱弓而号"为新。

赵普二女为尼

《宋书·赵普传》："普卒，有二女时皆及笄，普妻和氏言愿为尼。太宗固谕之不能夺，因赐长女名志愿，号智果大师，次女名志英，号智圆大师。"姊妹同时为尼，亦绝无仅有事。

凤阳鼓楼楹联

凤阳郡城有钟鼓楼，东西相向峙，明太祖建以培皇陵风水也。钟楼久圮，惟鼓楼尚存。王文简公（士禛）题楹联云："相阴阳，度原隰，想前朝创业艰难，惟余陵寝盘空，江淮带郭，望离离满眼旧山川，彼何人哉，顿伤心于青袍白马；省刑罚，薄税敛，沐当代深恩浩荡，但见闾阎扑地，舸舰迷津，欣蔼蔼一天新雨露，登斯楼也，岂侈观乎绿树红云。"

重修奎宿楼记

先大夫官太湖教谕时，有《重修奎宿楼记》，无集可归，敬录于此：

邑之有奎宿楼也，创始于康熙戊戌，徙建于乾隆庚午。自是以还，递有兴修。夫奎为西方七宿之一，居戌，为鲁分野，故曲阜圣庙有奎文阁，谓奎璧联辉也。《宋史》："五星聚奎，占者谓主文教昌明，真儒辈出。"《孝经·援神契》："奎主文昌，虽为武库，实文章之府。"故奎宿与文昌，学并祀焉。楼在宫墙左，形家言其向居丙，丙属火，而象文明。邑之获大魁，掇巍科，文运蒸蒸日上者，皆兆基于此。顾自嘉庆壬戌重修之后，将及卅年，风霜久阅，鸟鼠频穿。窗或剥蚀而倾欹，檐或渗漏而脱落，过其下者将有覆压之虞，甚非所以耀文明而肃祀典也。道光丙戌，山阴孙汝舟太史出宰斯邑。甫下车，谒学，见斯楼之颓败，即进前任司铎黄、秦两先生谋所以更新之。因费无所出，越明年冬，侯于邑之好义者劝捐二百余金，已召匠估修，以地冻未果。戊子夏，侯适有分校南闱之役，又以斯楼为一邑文风所关，现届乡试，暂缓鸠工，盖有望于邑之应试者登贤书、捷南宫、获大魁而掇巍科，恐一兴而于文风或有妨焉。则舍其旧而新，是谋必有议其后者，此侯之深意也。己丑八月，余甫抵任，侯即为余言。余曰："一科而得一殿撰、一庶常，盛之极也，可以慰君望矣。仆请为斯楼诹吉兴工可乎？"侯曰："善。"于是以前赀畀余，余乃禀请大宪，择邑之老成廉正者十人为首事，选材庀工，去朽蠹而施丹雘，费有不给，则更首捐倡募。不数月，而檐桷棂槛焕然一新。是役也，邑侯倡义筹赀于始，余与韦君光第、孟君继伟、蒋君劝、雷君之沅、余君启福、李君振焠、振璜、曹君福恒、增茜暨周生廷瓒，则始终其事，以迄用有成者也。夫天下事始创者不易，继修者亦不易。以斯楼之或建或徙，而知前此莅斯土者培植学校之心，不至于极盛之地，必不能已。且此不能已之心，非惟建之、徙之者为然，即今之修之者，亦恐不得其时而或有所妨，将并前人建之、徙之之心全功而尽弃也。则修斯楼者，亦仍建斯楼、徙斯楼之意而已矣。定远方士鼐记。

裁缝旁坐

雍正间陕西巡抚西琳接见属员，有二裁缝旁坐缝衣，不但司道恭揖，二裁缝稳坐，至府厅以下长跪回话，二裁缝稳坐如故。凡地方紧要事件一一听闻，大小官员莫不骇异。见陕西粮盐道杜滨奏折。

洋　呢

今外洋所织羽毛大呢各料，即古之西番褐也。呢字当作尼，黄山谷诗云："饥蒙青精饭，寒赠紫驼尼。"盖指此。

画兰诗

予官京师时，散步厂肆，见旧纨扇一柄，画墨兰数笔，并题一绝于上云："不买胭脂画牡丹，三秋风雨楚江寒。可怜一样瑶阶种，摇落人间当草看。"寄托深情，读之令人生感，惜不著作者姓名。

妓

随园老人谓陈使妇人饮南宫万酒，此妇人当是妓女之滥觞。不知洪涯妓三皇时人，娼家托始，见《万物原始》。又萱草别名妓女，见《本草纲目》。草以妓名，亦新。

镜　诗

"河山历历看来空，万古消沈向此中。便是秦时明月在，可能还照栎阳宫？"此高念东侍郎（珩）咏秦镜诗也。梁晋竹孝廉（绍壬）为人题隋宫镜云："就使隋堤明月在，可能还照玉钩斜？"直袭侍郎语意，未免生吞活剥矣。

頔

頔音狄，好也。唐有于頔，元末绩溪人舒頔字道原，著《华阳文集》七卷。

采　苓

《采苓》，《小序》以为刺晋献公听谗作。毛传："苓，大苦也。"朱子集注从之，谓："叶似地黄，即今甘草。"愚按：既曰甘草，何得言苦？《穆天子传》："天子于是休猎，于是食苦。"注："苦，草也。"不言甘。《诗》："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最明显。故《采菽》传："菽所以芼太牢而待君子，羊则苦，豕则薇。"注："苦，荼也。"蔡卞《毛诗名物解》："苓，所以和百药之性，使之相为用。"然亦泥毛氏之说，以苓为大苦。不知《尔雅》"蘦，大苦"，蘦与苓通，究无据。王雪山《诗总闻》："苓，茯苓也。"按《本草经》曰："茯苓，一名茯神，味甘平，生山谷。"以苓之甘与莱之苦对说，实为恰当。盖就本字解经，较甘草之说尤确。欧阳公《诗本义》曰："采苓者积少成多，如谗言渐积以成惑，与《采葛》同。"陆农师曰："谗人无所不至，其害人也，皆因其事而谮之也。采苓因人之甘而谮之，采苦因人之苦而谮之，葑有时而甘，有时而苦，言因人之甘苦而并谮之。"（逸斋《诗补传》所论与农师同。李樗、黄櫄集解谓陆说穿凿之甚，殊失平允。）近俞氏樾《群经平义》云："苓之为言怜也。"则匪夷所思矣。

南宫真迹

予家所藏米南宫墨迹手卷，长数丈，字近三寸余，笔势飞舞，洵希世宝也。予官京师，请吾师椒生先生补题卷尾。先生题云："米南宫书梁简文帝《梅花赋》卷子，为宋内府物，旧藏太仓某巨绅家。宋牧仲尚书抚吴时，以千金购得之。嗣归亳州梁闻山明府，明府与定远方耐斋赠公（熙）为莫逆交，耐斋精青乌术，为明府先世卜吉壤，明府感其谊，持此为谢。耐斋殁后，屋庐不戒于火，仓猝间是卷为奴子窃去。历数年，耐斋犹子豫圃司马复购归，付其子调臣学博守之。学博工八法，富于收藏，合肥黄季侯中丞欲以宋椠五经见易，学博未许也。岁癸丑，贼氛肆扰，学博所藏金石书画悉成煨烬，独此卷岿然尚存，非冥冥中有神物护持耶？惜卷后赵吴兴、许祭酒、高青丘、李空同、王凤洲、董玄宰、王逊之、王觉斯、龚孝升及王渔洋、汤潜庵、傅青主、笪江上诸公题跋因卷长均失去。学博子浚师携至京，重加装治，乃述其缘起如此。时同治六年秋七月，顺德罗惇衍识。"

书养一斋诗话

余官京师，子箴兄自粤中来书，索潘四农孝廉（德舆）《养一斋集》，京师书肆中无之，偶与何骏卿中翰（其杰）言及。中翰山阳人也，乃致书于其家人，寄以饷予。适予病足请假，秋宵无事，取全集读之。中有《诗话》十卷，详古略今，分唐界宋，可议处甚多。粗举数条，非故蹈文人争执习气，亦凭我之一得质诸世之知诗者，庶不蹈擿埴索涂之诮云。

《养一斋诗话》云："近人诗话有名者，如渔洋、秋谷、愚山、竹垞、确士所著，不尽是发明第一义。"云云。浚师按：严沧浪谓论诗如论禅，禅道唯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潘说盖本此。然作诗发明第一义尚可，说诗而欲发明第一义，不知《三百篇》何篇为第一义也？文衡山叙《都元敬诗话》云："诗话必具史笔，宋人之过论也。元辞冷语，用以博见闻、资谈笑而已，所贵正在识见耳。"此言极当。见闻博则可以熟掌故，识见正则不至谬是非。古人学问各有所得，但当遵守其长处，若一概抹煞，岂非愚妄？

养一斋《题近人诗集》绝句有云："蒋袁王赵一成家，六义颓然付狭邪。稍喜清容有诗骨，飘流不尽作风花。"以六义望蒋、袁、王、赵，似视四公太重；以狭邪加蒋、袁、王、赵，又似视四公为太轻。其实四公长处，潘恐未必能梦到也。乡校俚儒，携《兔园册》，教田夫牧子，而曰吾之议论足以上俪十三经，下包廿四史，廉顽起懦，挽俗振颓。其不为识者所笑，鲜矣。

又云："杜诗一首之中好丑杂陈，然拙处在此，高出千古处亦在此，非丑拙之不可及。盖题无巨细，句无妍媸，一派滚出，所以为江河力量。若着意修饰，使之可人，则近人之作耳。"此论颇有见地，何以又将放翁诗重复句一一指摘，并将押了字韵十数句全行标出，似深以放翁诗近万首不易检寻为憾。果尔，必使放翁着意修饰比于近人乎？周公作《无逸》有七"呜呼"，《麟趾》、《驺虞》有五"吁嗟"，太史公《平原列传》有无数"先生"。诗文理本一贯，重复云乎哉？

又云："退之《雪》诗'随车翻缟带，逐马散银杯'，诚不佳。然欧阳永叔、江邻几所称'坳中初盖底，垤处遂成堆'，亦琐细无味。"予按：退之此等句，系从惠连《雪

赋》"因方为珪，遇圆成璧"脱化而出，特不如其浑成耳。退之工拙却不在此。

又云："予欲世人选诗读诗者，如曹操、阮籍、陆机、潘岳、谢灵运、沈约、范云、陈子昂、宋之问、沈佺期诸乱臣逆党之诗，一概不选不读，以端初学之趋向，而立诗教之纲维。盖人品小疵，宜宽而不论，此诸人非小疵也。"议论亦是，后忽录宋贼刘豫诗"寒林烟重暝栖鸦，远寺疏钟送落霞。无限岭云遮不断，数声和月到山家"一首，为"清光鉴人，竟不可以人品定"。将以刘豫为小疵，可以宽而不论乎？我所不解。

又云："范晞文论七律，谓李、杜之后当学者许浑而已，吾甚不然其说。必求浑之名句，惟'山鸟一声人未起，半床春月在天涯'，'湘潭云尽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平'。"云云。按："湘潭"句系浑《凌敲台诗》。台在姑孰(今太平府)黄山上。胡遯叟云："于黄山西望天门，两崖中豁，江水真有巴蜀直来之势。东望牛渚，是为江潭。旧作'湘潭'，字误。"(详予笔记中第二卷)潘依俗本，未加考核，且不究其命题命意所在，而徒以名语许之。说诗者不应粗率乃尔。

又云："晚宋张泽民有'才放一花天地香'句，似夺胎于晦翁'数点梅花天地心'句，而脱去道学门面语，便可诵。"按："数点梅花天地心"，乃翁森《四时读书乐诗》，非晦翁句也。潘于历朝诗家源流评择无遗，何尚沿俗说舛错如此？

又云："杜紫薇谓李长吉诗：'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夫奴仆命《骚》者，唯《三日篇》耳。长吉为《骚》之奴仆而不足者也。"予按："杜论固非，潘论亦未为得。古人体裁各异，《骚》自《骚》，长吉自长吉也。长吉之可传，自有长吉妙处。使起长吉于九原，而问其可以奴仆命《骚》，长吉敢当之否耶？如谓《三百篇》方可奴仆命《骚》，不知《三百篇》而上若有诗人，亦将奴仆《三百篇》乎？潘之胸总横一朝代界限，窥其意，必以汉魏为《骚》之奴仆，六朝为汉魏之奴仆，唐宋又为六朝之奴仆，方为痛快。噫！过矣。一代著述，必有专家，君子立言，贵乎不朽，诵其诗知其人可矣，奚沾沾焉于朝代求之哉？随园老人谓"唐、宋者，历代之国号，与诗无与；诗者，各人之性情，与唐、宋无与"，潘亦曾称其隽语解颐、一空蔀障矣，何不即随园此言自明其惑，而勿谓随园之滋惑也。

又云："王阳明诗'江流天地变秋声'，宋荔裳诗'江流日夜变秋声'，此袭而善者也。"予按：宋只换得"日夜"二字，以局势言，"天地变秋声"殊雄壮，"日夜变秋声"殊软弱，何所见而以为袭而善也？

又云："汉人乐府'白露变为霜'，杜诗'马鸣风萧萧'，只添《风》、《雅》一字，而别成气格，此唯汉人、杜公可也。"语尤浅陋。昔某作《行路难》诗云："风萧萧兮江水寒，天荆地棘兮行路难。"人讥其上一句只改得一"江"字，下一句除"行路难"题目三字，只做得"天荆地棘"四字，正与汉人、杜公同一毛病。持此为汉人、杜公讳，而谓其别成气格，何异瞽者自号伯明也。曹孟德"对酒当歌"，声调苍凉，其直书《鹿鸣》数言，亦可谓别有格耶？

又云："韦左司'寒雨暗深更，流萤度高阁'，范德机'雨止修竹间，流萤夜深至'，王贻上'萤火出深碧，池荷闻暗香'，巧朴之分也，而时代远近寓之。"予按：贻上诗妙在"出"字，且二语的是一见一闻，境最高，律最细，盖较韦、范当有过之无不及者。即以韦、范论，范句亦迥胜于韦，不知有何巧朴？有何时代远近？此等说诗，洵堪捧腹。又按：刘孝威"栖禽动夜竹，流萤出暗墙"，王子安"复此凉飙至，空山飞夜萤"，笔致皆在左司上，潘何不更以巧朴时代别之耶？

往予与杨小坡表兄、家子箴兄在书塾中坐雨闲话，兄见案上《小仓山房诗集》，指为予曰："随园嗣香亭子，赋诗中一联云'妻妾无功兄弟补'，此句已奇绝警绝矣，下句更推开说，汝记得否？"曰："不记也。"兄曰："何不思为之对？"予与小坡相视久之，竟无以应。亟阅原集，乃"园林有主水云安"也。一收一放，何等气魄，何等性灵。盖即质实兼到之证。予用力于袁诗，实始于此。因论《养一斋诗话》而附及之，讵可为门外汉道哉！

铁公二女诗

明成祖御极，山东布政使铁铉不屈被杀，家属发教坊为娼。铉有二女，誓不受辱。仁宗即位赦出之，皆嫁朝士。二女为诗自述，事详王文恪(鏊)《震泽纪闻》，朱竹垞太史《明诗综》未经收入，特录于此。长女诗曰："教坊脂粉洗铅华，一片闲心对落花。旧曲听来犹有恨，故园归去已无家。云鬟半绾临妆镜，雨泪空流湿绛纱。今日相逢白司马，樽前重与诉琵琶。"其妹诗曰："骨肉伤残旧业荒，此身何忍去归娼。涕垂玉箸辞官舍，步蹴金莲入教坊。览镜自怜倾国貌，向人休学倚门妆。春来雨露宽如海，嫁得陶郎胜阮郎。"

岳王坟诗

明丘文庄(浚)题岳王坟诗云："我闻岳王之坟西湖上，至今树枝尚南向。草木犹知表荩臣，君王乃尔崇奸相。青衣行酒谁家亲，十年血战为谁人。忠勋翻见遭杀戮，胡儿未必能亡秦。呜呼！臣飞死，臣俊喜，臣浚无言世忠靡，桧书夜报四太子，臣构再拜从此始。"《秋雨庵随笔》谓是小说中语，误。

榕　粉

小儿疮痂以榕粉日傅之，则易瘥而无痕。见《汗漫录》。

天子不言有无

《后汉书·朱晖传》中载晖奏疏引《王制》"天子不言有无，诸侯不言多少"，检《王制》无此二语，盖出《韩诗外传》。

军机处

光州吴红生观察(葆晋)曾语予曰："在京师时，有

恨事二:中进士不入馆选,官中书未直军机处。故每遇翰林,未尝与之讲词章;遇军机章京,未尝与之论朝政也。"予曰:"公此言殆亦偏见。某在京,惟知访品学兼优之士师之友之,并不知何者为翰林,何者为军机也。"公笑而首肯。按:军机处设于雍正年间,其初直房章京皆中书为之,后则间用部属,再后则中书少而部属多。予从伯父悔轩先生讳(铭彝),在军机处二十年,官止郎中。盖升迁迟速,亦不尽系乎此。潘木君督部有《圆明园军机直班文》两比,脍炙人口,录之以资谈柄:"寅初入如意之门,流水桥边,唤取衣包于厨子。茶熬几碗,烛剪三条,两班公鹄立枢堂,幸值此八方无事之时,奉朱笔而共商起草。未正动归心之箭,夕阳窗外,频催抄折于先生。开面数行,封皮两道,八章京鹓跄直署,谨遵夫四日下班之例,交金牌而齐约看花。"骈中肆外,属对工整,以此行走枢垣,宜矣。

十年不调

汲长孺老于淮阳,十年不调。马季长滞于东观,亦十年不调,然而人品优劣分矣。

信天阁诗序

夏紫嶷大令著,余曾为之序云:"唐夏鸿客闽中,诗名播远迩,今仅传《赠妙空禅师》七言一首。甚矣,诗之传不在多也。年丈紫嶷先生以名孝廉宰闽之嘉禾,有惠政。公暇惟诗画自娱,洎罢官侨寓,益纵情吟咏,士林争相传诵。顾不自收拾,脱稿辄弃去。嗣遭兵燹,存者更鲜。哲嗣伯音农部检箧中所藏三百余篇,都为一卷,颇以裒集不多为憾。浚师受而读之,古体以遒峭胜,近体以澹远胜,不规规摹拟古人,而能自成一家,动与古合。其间忧时感事,接己待人,隐然以著作寓惩劝,非徒以风云月露为工。诗学至斯,可谓深矣。伯音夙禀庭训,廉介居官,其所以传先生不在是。即以是编论,先生一生品诣,亦可略见一斑也。请速授之梓,俾海内知先生者咸先睹为快,则先生诗名又岂闽中客所可仿佛耶?钟乱千钧,不若仙茅一握。多云乎哉?"按:先生讳(垲),江宁人。集中五言如《题陈少香鸥汀渔隐图》云:"光阴催过客,造物忌才人"。《画马》云:"盐车悲末路,刍枥了浮生。"《题金一山试马图》云:"俸怜仙尉薄,鞭让祖生持。"七言如《岁莫书怀》云:"五计已将蚕作茧,百忙犹似燕衔泥。"《梅花》云:"立干不随人曲折,托根何碍地荒寒。"《张莘田招饮即席和包大令韵》云:"但解赋诗非俗吏,谁知使酒是英雄。"又《蜡梅》截句云:"不嫁东风不姓林,香浓味淡少知音。蜡丸密密封无数,拟向何人寄素心?"

叶中堂

咸丰己未七月,广东藩司毕君(承昭)奏称:"本年四月初间,广东省城传闻已革督臣叶名琛有在五印度地方病故之信,正在饬查间,即于九年四月十三日据英国官巴夏礼等送来照会,内称:'本年三月初八日,贵国前任两广总督叶名琛在印度城内病故。当经装殓妥协,派委向来陪侍之英官阿查利一路护送,于四月十二日晚到粤,本日已将棺柩及所遗银物均交南海县收领。所有上岸停放各事宜,随后妥商办理。'等因。到,臣当即札县查明验收,妥办去后。旋据署南海县知县朱燮亲往洋船,将叶名琛棺柩验收,移至大东门外斗姥宫内妥为停放,并将带回所遗银物,逐一点明,封存县库。讯据随行家人许庆、胡福同供:'咸丰八年正月初三日,小的们与武巡捕蓝镔,跟随叶主人由省坐火轮船到香港,并厨子刘喜、剃头匠刘四一同,携带食物随行。初七日由香港开船,十六日到吗喇国,即新歧坡。十八日由新歧坡到嗌咯喇,即五印度。二月初一日搬上炮台居住,于三月二十五日又迁往相距十五里之大里恩寺花园楼上居住。自到大里恩寺后,洋人预备车马,屡请游玩,主人不允。迨至九年二月二十日后,带去食物已尽,小的们请在彼处添买,主人不允,且云:"我之所以不死而来者,当时闻夷人欲送我到英国,闻其国王素称明理,意欲得见该国王,当面理论,既经和好,何以无端起衅?究竟孰是孰非?以冀折服其心,而存国家体制。彼时此身已置诸度外,原欲始终其事,不意日望一日,总不能到他国,淹留此处,要生何为?所带粮食既完,何颜食外国之物"?屡经翻译官将食物送来,一概杜绝不用。小的们屡劝不从,于二月二十九日得病不食,至三月初七日戌时病故。临绝并无别话,只说辜负皇上天恩,死不瞑目。当时有翻译官阿查利在场料理,于初八日酉时用棺装殓。至二十四日夷人方将棺木运上火船,翻译官带同小的们坐火轮船运回广东,至四月十三日到省。蓝镔已于九年正月二十二日在嗌咯喇病故,寄葬客地。'谨奏。"奉朱批:"览。钦此!"叶公汉阳人,道光乙未进士,由翰林外任知府,荐擢巡抚,己酉年与鹿邑徐仲升制军因办理夷人进城事宜,得旨嘉奖,徐封子爵,叶封男爵。后徐公罢职,叶遂总督两广,晋大学士。丁巳冬,粤城变作,为夷所虏。晚节末路,难矣哉!

张文和公

本朝汉大臣得配享太庙二百余年,唯桐城张文和公一人。恭读乾隆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内阁奉上谕:"大学士勤宣伯张廷玉,先朝耆旧,宣力有年,光辅端揆几三十载。上年陈情请告,朕以其神明不衰,尚可从容襄赞,皤皤黄发,领袖班行,当以匪躬之节为群臣先,讵可恝然动林泉之兴,是以未允所请。复申明大义,布告在廷。自是而大学士弗复以此为言,盖亦深知于义有所不可也。乃自今年秋冬以来,精采矍铄视前大减,盖人至高年,阅岁经时,辄非曩比。每召见之顷,细加体察,良用恻然。朕思鞠躬尽瘁,固臣子致身之谊,而引年尚齿,亦圣人安老之仁。在为臣者,预存一奉身而退之念,则将匪国是恤,惟身是图,始而营心干进,则策励奉公,迨志愿满而荣宠备,则乞身强健,乐志林泉。举若是其工于自谋,国家将何赖焉?此在三之义,矢以毕生,实分固然也。然自为君者视之,则壮用

其力，老息其劳。使臣以礼，事君以忠，斯为各尽其道。朕之前旨乃谓人臣不当存此心，大学士尤不当存此心，初非欲著为成例，即至年迈力衰，不能任职，必不令其归荣故里也。昨召对尚书梁诗正，偶论及此事。梁诗正奏云：'故乡为祖先坟墓所在，桑榆莫景之人，依恋弥笃。'此言虽属宛转，亦与情理未协，盖离乡远宦者早已不能岁时瞻扫，岂待迟暮方知？设当荣宠少壮或五六十时，溘先朝露，又将奈何？梁诗正亦无辞以对。第朕既体察及此，安能无动于怀。唯是大学士在皇祖时值内廷，陟卿贰，皇考优加柄用，荣冠臣僚。朕在书斋，即所敬礼。御极至今，眷倚隆重。夫座右鼎彝古器，尚欲久陈几席，何况庙堂元老，谊切股肱。然朕亲见其老态日增，强留转似不情，而去之一字，实又不忍出诸口，用是踌躇者久之。既而念大学士养疴暂告，已屡赐医存问，因令军机大臣等同往省视，传谕朕旨。大学士感激涕零，谓：'受恩至深，无可图报，何敢以孱躯动履，日烦轸念。因遵前旨，不敢自陈，仰蒙体恤垂询，实出望外。请得暂辞阙廷，于后年江宁迎驾。'大学士既陈奏恳款如此，应加恩遂其初愿，示朕优老眷旧，恩礼始终之意。著准以原官致任，伯爵非职任官可比，仍著带于本身，俟来春冰泮，舟行旋里。届期朕当另颁恩谕。南巡时即可相见，至朕五十正寿，大学士亦将九十，轻舟扶鸠人觐，成堂廉盛事，不亦休欤！钦此！"

旋以不亲至谢恩，次日复面陈宪皇帝遗诏，许其身后配享一节，经九卿议奏，蒙恩仍留大学上衔，削伯爵回籍。十五年，值上巡幸，复以随众送驾，未曾道傍叩首，且时遭皇长子丧，甫过初祭，即奏回南，特旨罢其配享。至二十年，文和在籍薨逝，奉上谕："致仕大学士张廷玉历事三朝，宣力年久，勤劳夙著，受恩最深。前以其年届八旬，精神衰惫，特加体恤，准令退休，实朕优念老臣本怀。至于配享太庙一事，系奉皇考世宗宪皇帝遗诏遵行，而恩礼攸隆，则非为臣子者所可妄请。及朕赐诗为券，又不亲赴宫门谢恩，自不得不示以薄谴，用申大义。今张廷玉患病溘逝，要请之愆，虽由自取，皇考之命，朕何忍违？且张廷玉在皇考时勤慎赞襄，小心书谕，原属旧臣，宜加优恤。应仍谨遵遗诏，配享太庙，以彰我国家酬奖勤劳之盛典。其余应得恤典，并著该部察例具奏。朕于满汉诸臣，从无歧视，赏罚予夺，一准乎情理之至当，以孚天下后世之大公。并将此谕通行传谕知之。钦此！"仰见圣人用心仁至义尽，岂特文和一身衔结于九泉哉。

累世同居

乾隆二十四年陕西巡抚钟音题报乾州民宁尔强八世同居，又乾隆三十年陕西巡抚和其衷题报泾阳县贡生张璘七世同居，均蒙高宗纯皇帝御赐诗章并上用缎匹。按乾隆间山西巡抚觉罗石麟题报翼城县生员李煊七世同居，安徽巡抚准泰题报桐城县监生钱云凤七世同居，福建巡抚陈宏谋题报漳州府贡生陈茂椿六世同居，直隶总督方观承题报任丘县民徐岱七世同居，陕西巡抚和其衷题报朝邑县民薛务本八世同居，洵为熙朝盛事，张公艺不得专美于前矣。

羿

唐时羿为诸侯，河伯溺杀人，羿射其左目，风伯坏人屋室，羿射中其膝，又诛九婴、窫窳之属，有功于天下，死托祀于宗社。今人但知有穷后羿。

壁虱

壁虱状如狗蝇而黑，臭秽之虫。惟畏班鸠，闻声则化为水。人多养鸠避之。见《暖姝由笔》。

记建文事与正史异

新城邓徵君(元锡)编《皇明书》，其录建文帝事曰："《大逊记》内载：正统五年思恩知州岑瑛出行部，有僧当道坐，呵不起，曰：'我建文皇帝也。自蜀历滇南，今游方至此。老矣，欲送骸骨归故乡。'瑛大骇，闻巡按御史，令传至藩台。长身巨鼻，音如洪钟，曰：'我朱允炆也。'御史诘曰：'老和尚，事真伪未可知，即真也，天下事今大定，若至此，欲安所为乎？'辄应曰：'天下大定，吾尚欲何为？顾吾今老矣，此一把骸骨，当付何地？欲归葬父祖陵旁耳。'御史为奏上，驿送赴京师，号老佛，寓京大兴隆寺。京城内外僧拜谒无虚日，曰此海外高僧也。言官恐惑众，请下于理。天子终不忍，以太监吴亮尝经侍建文君，使探视。老佛见亮曰：'汝非吴亮耶？'亮曰：'非也。'老佛曰：'我昔御便殿，时汝尚食。食子鹅，弃片肉于地，汝时手执壶，据地餂食之。何乃云非是也？'亮伏地哭，不能仰视，复命毕，自经死。于是取老佛入西内，后不知所终。或曰以寿终，葬西山，不封树云。"(此《明鉴》之所本，惟添入自称九十余，御史诘以建文生洪武十年，至正统五年，当六十四岁，乃建文帝左趾有黑子等语。王鸿绪《明史稿建文》、《正统》两本纪皆不载。)按徐兼山(充)《暖姝由笔》载："无锡盛都宪(颙)言：为御史在北台日，鸿胪寺忽报各官明日宜早至午门议事。命吏访之，云捉一假皇帝。明早文武咸集，一僧颀然而长，跏趺向北坐，问之不应。欲议诛之无名，众亦疑焉。有题本请发安乐堂老内官辨认，得四十三人，一一令人夹持经过，认之，皆以不识对。过毕，老僧遽指一老宦者曰：'你这老奴也不认得我？某年月日某殿打碎一玉盏，不曾杀你。'始知为建文也。安置凤阳皇陵，后不知所终。"又云："太祖问诚意伯刘基国家祸患，不答，久之进一白木匣，置宫中，待有急则开，闲时开者不验。传至建文，北兵至南京，建文乃开匣，内有袈裟僧帽并剃刀度牒而已。时有五百僧在内诵经解厄，急落发混众从洪武门出。后游至陕，九十余矣。因卖玉带，人疑，执至察院。御史后进不知前事，考掠不伏，故械送京。人言曾至交趾，有弟子二僧带回。盛亦不曾说，亦不曾见其作诗。"据此，与《皇明书》所纪取入西内不符。然则天下大师墓果谁为之耶？予考明张太后临终语杨士奇曰："我有一二事未

行，建文之号宜复，孝孺之禁宜开。"安知不因建文之归而有动于中也。

戴文进

恬庵先叔祖家藏戴文进绢本山水大幅，千岩万壑中风雨忽至，竹树枝叶俱作披拂势，山涧中一桥横跨，有两人过桥，共持一伞，逆风而前，神气勃勃纸上，洵妙品也。遭粤匪之乱，付诸兵燹。惜哉！按：文进在明宣德间行取至京考试，令戴画龙，戴本以山水擅名，非其本色，随常画龙皆四爪呈御。上大怒曰："我这里用不得五爪龙？"着锦衣卫重治，打御棍十八发回。盖为昆山画士谢庭循所轧（见李诩戒《庵漫笔》）。宣德时文进画法实高于等辈，顾以谗毁屏弃。一技尚然，矧其大者。

出口入耳

"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此张孟谈说韩、魏二君而败智伯也。"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尚未可以言欤？"此刘琦谋于诸葛公而请外守也。

鹊 巢

内阁古树极多，浓阴老干，皆数百年物也。每遇会试年，有鹊架巢，则是科必得鼎甲，历验不爽。咸丰辛酉夏间，予入直，甫至后门，忽满票签墙外大树一株无故自倒，围墙尽塌，屋瓦碎如齑粉。次日命工伐作薪，枝叶堆积，几与檐齐。未几，协办大学士宗室肃顺缘事伏法。

拟 谥

本朝大臣准予谥者，内阁侍读酌拟十六字呈大学士阅定八字，缮单请旨。孔绣山（宪彝）官侍读时，最喜拟谥，又独出心裁，力求新异。如华亭张诗舲司空（祥河）奉旨圈出"温和"二字，亦绣山所拟也。同治丁卯，商城周芝台相国薨于位。相国生平于谥法爱"敏"字，每为人言，将来得附赵吴兴、董华亭之称，于愿斯足。予谥之旨下，予适司其事，遂以"文敏"列第一。同人知予与商城为姻娅，而黄县师相又商城儿女亲家也，满侍读锦绣谷（成）亦感商城知遇，催缮奏折。缮定送黄县阅看，黄县忽变异，以为必须另拟。绣谷争之再四，执不可，竟以"文勤"作首。奏上，奉旨圈"文勤"二字。事有定数，非可强求。信然！

父在观志解

明朱近斋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先意承志，继志述事之教，非孔子观人也。若曰父在子不得自专，而志则可知，是启后人以阴蓄叛父之志也。"

东坡兄名景

欧阳文忠作《苏明允墓志》云："生三子：曰景，早卒；轼、辙，为某官。三女，皆早卒。"据此，东坡行二之说不诬。

柳如是戴雉尾冠

福王僭位南都，起钱谦益、陈子壮、转黄道周各礼部尚书。谦益之起也，以家妓为妻者柳如是自随，冠插雉羽，戎服骑入国门，如昭君出塞状（见《五藩实录》）。呜呼！廉耻道丧，至于斯极，欲不亡，得乎？予有《咏拂水山庄》句云："两朝青史千秋恨，一个红妆万事空。"

黄 山

黄山三十六峰，曰浮丘，曰飞龙，曰叠嶂，曰天都，曰芙蓉，曰松林，曰翠微，曰紫石，曰掷钵，曰圣泉，曰仙都，曰轩辕，曰九龙，曰棋石，曰紫云，曰青鸾，曰上升，曰云际，曰桃花，曰炼丹，曰云外，曰望仙，曰清潭，曰石门，曰云门，曰容成，曰石柱，曰狮子，曰丹霞，曰石人，曰仙人，曰布水，曰石床，曰采石，曰朱砂，曰莲花。

朝臣真人

长安初，日本遣朝臣真人粟田、副使仲满贡方物。朝臣真人犹唐官尚书也。

知县加衔

嘉庆八年九月，御史花良阿奏："外省知县身膺民社，时有祭祀典仪，请仿照赞礼郎加衔之例，准戴六品衔顶，挂用朝珠。"等语。奉上谕：所奏殊属不通。向来恭遇坛庙大祀，朕亲诣行礼，赞礼郎等官因在朕前执事，是以准换六品衔顶，挂用朝珠，并赏穿貂褂，以崇体制。外省知县，虽有承祭礼仪，只系寻常祀典，获与执事，何得援引此例，辄请一体换用衔顶朝珠，变更旧例乎？原折折掷还。钦此！"军兴以来，捐例日增。各官有准捐虚衔之条，近则知县无不捐戴同知、知州衔顶，七品冠服，十百中不过二三人矣。名器之滥，是宜省也。

山 胡

粤中有鸟名山胡，或云即桑扈，形类百舌，善鸣。予曾购一头，能学人言，尤奇。东坡《涪州得山胡次子由韵》诗云："谁知声嗰嗰，亦自意重重。"

御园侍游

玉将军（明）有《侍游御园记》，成竹坪同年（林）曾属予代作跋语，恭书于后。按，《记》云："咸丰六年秋七月二十一日，奉旨：本日散朝后，著玉明、肃顺自备鞍马，午初一刻进西南门，在山高水长伺候。有顷，上从内乘船，至山高水长后阁扇下船，出前门，谕玉明、肃顺暨珠勒亨、西拉布、托云、德勒格尔、伊勒东阿等脱去外褂。上乘马，命七臣随行。自山高水长游藻园，至厂地，过汇芳书院，复由紫碧山房至鱼跃鸢飞少坐。过蕊珠宫门，至黄花磴进茶毕，往西洋楼海宴堂，至转马台，过小角门，至狮子林清淑斋赏饭。左右四桌，命七臣

坐，并奉温谕可饱食，非外边筵宴比也。上命膳房先给七臣面各一器，上进面，复进饭，颁赏御用菜蔬，七臣叩头谢。上进粥，复赏粥毕。随驾起行，由宝相寺、法慧寺、谐奇趣过明春门，至雷峰夕照马头，坐如在天上船，游福海。上命笔砚作诗毕，至渊渟镜澈马头下船。进丽春门骑马，由旧园东墙根过敷春堂，游西大堤汉城关，至含辉楼下马，命七臣散归。玉明自道光十一年由侍卫擢厕御前二十余年，仰邀优渥，得遍瞻御园盛景。欣感之余，谨作记以纪荣遇。"

衙参倚几

圣祖仁皇帝试武进士骑射，尚书赵公（申乔）与诸臣坐班，不觉睡去。圣祖知其笃老，但训诲之。雍正七年成都府知府王箴年近七旬，侍巡抚宪德考验武弁，在座酣睡不醒。经宪德参奏世宗谕旨援引赵申乔旧事，宽其处分，令补用京职。仰见两朝圣人矜怜衰迈臣工，不加谴责至意。道光间故相耆英总督两广，值衙参之期，有同知某进见，以手倚茶几而坐。耆大怒，斥其不敬。命巡捕扶出，将勒令休致。某挽司道力为缓颊，始免参劾，而所费已三千金矣。

寿　数

《洪范》五福，以寿居首。然亦有幸有不幸者。周太公以八十而遇文王，汉申公以八十而应征聘。蜀谯周年登大耄而亲捧降表，宋夏贵七十又九而降作元臣。

题程枕山画

全椒程枕山（章）精绘花卉，名与江宁张白眉（逌耆）相伯仲。道光癸卯，吾师黄琴士先生曾以枕山所绘《馈岁图》见赐。枕山题诗于上云："才经馈岁又迎年，篮果瓶花各样鲜。料得山中春最早，南枝开在雪霜前。"诗既清新，画尤鲜艳。南船北马，恒以自随。戊午、己未遭兵燹，敝庐悉成灰烬，此幅垂亡，思之恻然。甲寅冬，予题七言古云："一瓶纸上光陆离，非铜非石非花磁。旁写一篮复不俗，编就筼筜数竿绿。篮中三五花枝横，牡丹色艳玉兰清。胆瓶旁列大如斗，松竹缤纷岁寒友。老梅一枝吐奇香，蛟脊冻破含冰霜。果蔬罗列得兼味，渲染丹青亦名贵。连朝腊鼓冬冬催，屠苏酒泛流霞杯。闭门对画且枯坐，壁间已觉韶华来。韶华瞥眼太匆遽，尺幅犹存画工去（枕山久归道山）。曾记吾师手赐时，悬向书斋最深处。读书无用徒迍邅。名场叹息十三年。床头金尽食客散，唯与斯幅相周旋。昨日祭诗殊潦草，今日题诗转懊恼。豺狼逐队荆榛多，孰把烽烟尽挥扫。春风吹暖寒气除，催耕陇畔闻提壶。但愿桑麻遍野干戈息，岁岁年年视此图。"

清语官职

予直史馆，校雠之暇，与鲍子年丈康语及本朝翻译音义，并考清语官职有今废者，有换汉字者。如五大臣（今无此官）、八大臣（与今之议政大臣同）、十六大臣（八大臣后所增）、左翼总理（今无此官）、一等昂邦章京（今无此官）。一等总兵官世职（今废）、一等副将世职（今废）、固伦额驸（固伦，国也。额驸即驸马）、和硕（一隅也）、多罗（作内字解）、固山贝子（贝子，爵名）、固山额真（又名固山昂邦。凡固山读如姑色，昂邦读如按班，下同。此即今之都统）、梅勒额真（又名梅勒章京。凡章京读如瞻依，即今副都统）、墨勒根虾（即蒙古侍卫）、驻防昂邦章京（今之驻防副都统司）、八门总管（即盛京步营司协领）、纛章京（纛读如推，即护军统领）、扎尔色齐（即游牧主事）、牛录章京（即佐领）、噶喇昂邦（即左右翼前锋统领）、戈什昂邦（又名郭齐哈昂邦，即御前大臣）、包衣昂邦（即总管内务府大臣）、一等精奇尼哈番（即子爵）、一等阿思哈尼番（即男爵）。又达海者，造国书之人。额尔德尼者，即喇嘛。墨尔根代青及额尔克楚虎，皆蒙古也。

苕溪小景题册

嘉庆庚辰，先世父守湖州，年丈周芸皋观察（凯）绘《苕溪十二小景》册子以赠。设色雅洁，置之元人画品中，几不可辨。为先资政公所藏，兵乱失去。咸丰丁巳冬，予在怀远荒肆，复购得之。重加装制，携至都，乐初长公（长善）见之，爱不能释，每幅题短古一章，音韵高古，读之如挫糟冻饮，飘飘乎有清凉之致。因录于后，亦一段翰墨缘也。

附录长公诗

《箬溪草阁》

灌木排云护，清溪绕屋流。飒然风雨夕，五月寒如秋。不觉客怀寂，出居深自幽。

《华峰晚翠》

一雨众峰霁，落照绚霞壁。层峦蔚回合，叠翠浓如滴。白云不相招，怅望浮岚人。

《月汀夜泛》

湖光清我心，山色悦我颜。荡舟明月汀，月照山水间。愿为泛宅翁，苕雪相往还。

《烟坞村居》

迢迢山半村，郁郁云中树。参差隔樵径，缭绕疑无路。不闻鸡犬声，但见炊烟互。

《桐院秋声》

中庭百尺桐，叶叶战寒绿。西风一以至，似听瑶琴曲。鹤梦凉初醒，清冷洗幽独。

《松林读易》

达人爱松风，抱经偶结庐。霜筠见晚节，道心穷太初。百年松荫长，好著名山书。

《荷风玩暑》

清风不可买，烦嚣避人境。北窗一枕余，诗茗消日永。曲榭环柳塘，坐挹荷香静。

《夕阳亭子》

落日澹疏林，小亭绝尘块。萧然对远山，天外诗情爽。独立苍茫间，抱琴结孤赏。

《古木新篁》

亭亭一林石，点衬有深意。老干写婆娑，嫩玉抽青翠。同沾雨露恩，各抱风云气。

《空山萧寺》

青山深复深，路转三百曲。隐见云木中，丹碧横闪倏。数声钟磬音，沈沈度空谷。

《秋湖帆影》

秋风动乡思，远水逼霜晓。片帆舟去遥，隐约如飞鸟。多少未归人，梦断江湖杳。

野渡溪光

渡头秋水落，沙岸平如掌。老屋两三家，当门晒鱼网。时见白鹭飞，倒影沿溪上。

鼓儿曲

怀远杨筱坡茂才（组荣）于丙辰、丁巳间遭粤匪、土匪之乱，只身飘泊，目击时艰，作《西山鼓儿曲》以寄感愤。词旨哀艳，可泣可歌，本宋安定郡王赵令畤商调鼓子词、金董解元挡弹词之意而变其声调。侯官老友林芗溪征君采入《海天琴思续录》中，或有谓征君滥收俚语，有乖风雅者。浚师按：王圻《续文献通考经籍》中列《西厢记》、《琵琶记》各种。陈晋之《乐书》二百卷，凡雅俗胡部音器乐舞，下及优伶杂戏，无不备载，《四库全书提要》称其"包括历代，总述前闻"。既欲备悉源流，不得不兼正变。盖诗自五代后流而为词，词自金、元后又流而为曲。词乃诗之余波，曲又词之变格。支派虽分，源流则一。以故杨升庵挽双丫髻，涂抹脂粉，身登氍毹场，作《天魔舞》，奋其笔舌，编成《十七史弹词》，迄于今家弦户诵。本朝毛检讨四河全集有《拟连厢词》，尤西堂杂组〔俎〕有《序周星曙试言》，郑板桥作道情，袁随园《诗话》收徐灵胎《嘲时文俳曲》，可知古人或作或述，皆非无本。浚师与芗老相处久，于经史诗文亦颇有议论不合，未敢附和者，然其读书之多，见闻之博，实今近所罕见，讵可持此而轻议其体裁不合耶？

瀚海赋

《大清一统志》："唐贞观中，回纥来朝，以其部置瀚海、燕然、金微、幽陵、龟林、寘颜七州，以部长为都督、刺史、长史、司马，即故单于台置燕然都护府统之。龙朔中，以燕然都护府更号瀚海都护府，以碛为限，今属喀尔喀地。"（《外藩蒙古统部·突厥故城》下载："麟德初，改燕然为瀚海都护府，领回纥，徙故瀚海都护府于古云中城，号云中都护府。碛以北蕃州悉隶瀚海。"）宝佩蘅尚书（宝鋆）出使时，作《瀚海赋》云："咸丰四年，宝鋆衔天子命，出使喀尔喀三音诺彦部。八月癸亥，行抵喀尔沁穆哈里哈顺境，译者曰：'此瀚海界也。'尔乃冈陵渺绵，沙黄际天。乍起乍伏，将断将连。闻走轮而响石，思饮马而无泉。讶出没于前旌，红低斜日；合空濛于大野，碧冷荒烟。远路迢迢，川原寂寥。至牧羊处，节著名标。云有苏武，传自汉朝。称霍尼契（译言牧羊）。或金元辽。地宽平而坟衍（有土坟起如列冢，可千百计）。刹俶诡而岧峣（有刹二，塔五六，皆番僧所经理）。凡百五十里而戾止，亦可谓远哉遥遥矣！李陵居之，固应腕扼；江淹闻此，当亦魂销。嗟乎！若苏子卿者，洵所谓豪杰之最也。十九年中，八千里外，毡嚼冰霜，心坚松桧。非管敢所得同，岂单于所能害。勋戚如卫霍，可云幸窃躬桓，阀阅若金张，亦止滥叨冠盖。鸿雁书神，麒麟阁绘，迄今千余载，而地以人传。于以见景慕之深，于以见声名之大。羌一望兮无涯，谁九原兮可作。驰骤锋车，居停毳幕。忽大风之怒号，恍洪涛之绎络。况玉雪之纷飞，又银朝之腾跃。倘疑海藻，时见夫扎噶诸丛（若扎噶，若布达拉噶那，皆木类，拂地而生。若德勒苏，色白，若贺勒苏，色红，皆草类，多成丛薄，时断时续，互相萦带）；何处海鸥，徒忆夫伽陵等雀（内大臣马思哈《行军瀚海纪程》颇详。据云鸟有吉溜抓蓝，如伽陵之鸟，具百鸟音。又有白灵一种。今则白灵有之，余未之见）；迨毕勤格库以及塞尔乌苏诸台，无非砂砾纵横，山原盘错。横绝北溟，是名大漠。钦惟我圣祖仁皇帝平三汗之难，奠四部之居。万年带砺，一统车书。列朝屡加以恩泽，皇上复广其储胥（不忍外藩捐输，以示体恤。见驳庄亲王封奏之旨），联各盟而情达，币爱曼而欢胪。小臣载持旄节，如在里闾。昼驱驺从，夜稳穹庐。虽来异域，益感德舆。惭武库之无闻，时羡勋名于费扬古（平准噶尔时费扬古为大将军）；幸词林之忝附，敢忘著述于木元虚哉！"尚书天才雄迈，故下笔亦汪洋恣肆，卓尔不群。符南樵《诗话》中称其考核精详，为千古未有之作，洵非溢美。赋中所纪扎噶、德勒苏诸草木皆一《统志》所未载也。过张遂宁《使俄罗斯记》远矣。

居居究究

《唐风·羔裘章诗序》："刺时也。晋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故曰："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毛传："居居，怀恶不相亲比之貌。"郑笺云："羔裘豹祛，在位卿大夫之服。役使我之民人，意居居然有悖恶之心，不恤困苦。"其笺"岂无他人，维子之故"、"岂无他人，维子之好"云："岂无他人可归往，乃念子故旧之人。"又云："我不归往他人，乃念子而爱好之。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遗风。"朱子诗传"居居"、"究究"均注"未详"，并云"此诗不知何谓，不敢强解"。盖不信《诗序》，遂并毛、郑之说而删去之。浚师按：《尔雅》："居居、究究，恶也。"郑渔仲注谓"相憎恶"，实与《诗》义合。李、黄《毛诗集解》疑《尔雅》出于汉世，以居究为恶，未甚显然明白。而但是郑氏笺"维子之故"句，不知居究字义，不作憎恶解，则下文"维子之故"、"维子之好"亦解释不明。张横渠先生曰："自我人居居，自我人而晏安之。自我人究究，言得我民而察察作威。皆怨其反不恤己也。"其说虽迂曲，究从《诗序》中体会而出，非凭空穿凿。集解谓其难晓，亦属非是。惟黄实夫解曰："桓叔既修其政，而卿大夫乃不恤其民，是为曲沃驱民。"本欧阳公"国人将叛而归沃，未尝适他国，而其心已离"数语，实亦从《诗序》中"不恤其民"四字体会而

出也。实夫《总论》又曰:"《诗》美是人,则言其车马衣服之美盛;而刺是人,亦复以是言之。此当观其爱恶之情,不必辨其物之等差也。"是真善言《诗》者矣(逸斋《补传》云:"作《诗》者与在位有旧,故曰我以不恤民之事语子,与子故旧相好,是以不嫌强聒也。"是又一解)。

唐捐

《法华经》:"若有众生,礼拜恭敬观世音菩萨,福不唐捐。"又《维摩经》:"诸有所作,亦不唐捐。"注:"唐捐,虚设也。"

长风沙

李青莲诗云:"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注:"池州雁汊下八十里,名长风沙。"今繁昌县境也。

人蓡

王荆公曰:"平生无紫团蓡,亦活到今日。"按:《本草》:"人蓡生潞州太行山上,谓之紫团蓡。"六朝以前诗文集中见者颇少。《尔雅翼》云:"蓡如人形,有神,出新罗。三桠五叶,背阳向阴。"故《高丽人蓡赞》引之。陈修园援《神农本草经》,以为人蓡乃甘寒之品,其温补回阳之说,倡自宋、元而大盛于薛立斋、张景岳、李士材辈。而李时珍《本草纲目》尤为杂沓。并云:"回阳方中绝不加此阴柔之品,反缓姜附之功。"议论颇透。《鹖冠子·道端篇》:"白参明起,气荣相宰。"盖谓参能明起于上,为气荣之主宰。言气而血在其中,言荣而卫在其中也。陆佃所释,君臣同体之况,未明豁。

日月合璧五星联珠

本朝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凡三见:一为雍正三年秋,一为道光元年四月初一日,一为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

四柏轩雅集启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设也,正值军书旁午,洋务轇轕。长乐初将军为领班章京,实终始其事。维时各务创始,文移笺奏,均各章京分任之。供事数人,抄胥而已。两班诸君子趍事日久,艰难困苦,相与共尝,盖不独同僚,亲若弟昆。即堂官,亦视诸章京如左右手也。乐初旋授副都统离署。癸亥十月,乐初约同人雅集四柏轩中,而属予为之启,想见友朋交谊之笃,录之留为后来一段佳话。启云:"译署趍公,寒暄屡易。京旗承乏,韬略未娴。虽跻鹓鹭之班,愧领貔貅之师。螭坳侍从,忆陆机入洛之年;马策追随,值魏绛和戎之岁。缅昔山云招我,出岫无心;何图宦海劳人,飞鸿印迹。自维樗散,幸缔兰盟。火急官书,挑灯共草;潮平估舶,环海安澜。素餐而旬儆《风诗》,十二时矜严一饭;刊谱而数侪烟阁,廿四人考证三生。兹者仕途易辙,尘俗填胸。言念同舟,亟思把袂。则有夺魁佳客,久佐金迢(成竹坪林);载笔仪曹,将拖银绶(志克庵刚,时以知府待铨);名传商岭,采芝久羡黄公(夏伯音家镐);谈继梦溪,搦管常披青简(沈彦征敦兰)。蔡端明擅书中之妙,墨染池鱼(蔡乂臣世俊);陈曲逆宰天下之才,刀分社肉(陈子敬钦)。苏门君子,长啸干云(孙稼生家谷);黟国公孙,雄思画日(方子严浚师)。试邀明月,影成李白之三(李叔彦常华、李村衢亨、肖良汝弼);好挹仙风,肩拍洪崖之右(洪子球绪)。有豢龙真好,珠许探骊(叶仲方守矩);开逐鹿先声,囊看脱颖(毛升甫鸿图)。部司武库,双璧堪珍(齐敬斋克慎、成子鹤孚,皆官兵部);阁近文渊,七贤并美(锦绣谷成、瑞麟侯玮、庆景辰云、舒春舫文、联星五恩、恩笠农霖、长久山恒)。风流学士,欣叨鸾诏之班;星使皇华,甫晋鸿胪之秩(阿竹坪昌阿、文俶南硕)。爰萃群僚簪组,式联异姓埙箎。静爇炉烟,蜗居频扫;归谋斗酒,蚁酿新藏。输北海之豪情,续东坡之雅集。晚菘霜韭,属付园丁;野鹜家禽,安排厨子。重阳负约,登临怀萸菊之觞;五夜消寒,歌咏结芝兰之友。届时入座,分日开筵。敢凭短札以催君,愿速高轩而过我。"按:乐初斯会,梁稚香(承光)已以同知赴山西,黎召民(兆棠)为沈幼丹中丞奏调江西差委,均未与。六七年来,乂臣观察常、镇,敬斋改官四川,子鹤观察开、归,绣谷一麾出守,俶南远镇边陲,予亦分巡岭西,克庵、稼生使西洋各国,稚香、仲方墓且有宿草矣。大苏诗云:"人生聚散知何似应? 似飞鸿印雪泥。"读之惘然。

退一步斋

古人云:"退一步行安乐法,道三个好欢喜缘。"予有悟斯旨,因以"退一步"名斋。贾运生方伯(臻)起病入都,为予书额,并加以跋语云:"退之时义大矣。《易》曰:'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又曰:'洗心退藏于密。'记有之:'君子难进易退。'是不仅如老氏所云以退为进之说也。臻自早岁登朝,即以退厓自号,虽仕途偃蹇,历官中外三十余年,危疑震撼,中得力于退者居多。子严五兄年未强仕,才气兼人,又所历皆顺境,宜其踔厉无前,而亦兢兢焉以'退一步'颜其退食之室,此其熟于身世之故为何如? 而子严深远矣。"是跋作于癸亥十月乙丑夏间,方伯奉命督办畿辅团练,旋授黔藩,中道复内召,旧疾举发,留滞汴梁,未几竟卒。追念良朋切磋之言,不胜今昔之感。又方伯赠予五古诗云:"凤池地清切,挑灯日起草。书生报国心,岂在文字好。即以文字论,亦自非时藻。吏能复殊众,岂合中书老。元方我旧游(谓子箴),大笔千军扫。解后复见君,孤秀擢林表。我惭退院僧,衰落木已槁。君才待发挥,星月中天皎。图艰赖有人,筹策裕宜早。敢谓答高吟,聊藉纾夙抱。"萧颖士好推引后进,予未免滋愧矣。

汉鸡鸣戟

胡书农先生(敬)有《咏汉鸡鸣戟诗》,其《序》云"戟铜为之,援广八寸,胡六寸,内四寸,皆稍杀。内间铭文三,曰'采阿左'。按:古文闻作埀,闰作埀,皆从采。则

采为古门字无疑。门阿，见《左传》。古门戟列门两旁，故以左右别之。其名鸡鸣戟者，据郑君《冶氏》注谓：‘戈，今句孑戟，或谓之鸡鸣，或谓之拥颈。’古戈戟名散文可通。郑氏言之，举汉法以晓俗。其实戟有刺，戈无刺。《方言》：‘凡戟而无刃，吴、杨间谓之戈。’《说文》：‘戈，平头戟。’刃即刺，无刺即平头，此无刺，乃是戈，通谓之鸡鸣戟耳。”云云。浚师按：《释名》：“戟，格也，旁有枝格也。”《周礼·考工记·冶氏》：“戈，胡三之。”“戟，胡四之。”三之谓，长六寸；四之谓，长八寸。今曰胡六寸，则是戈而非戟矣。《正字通》：“锋之曲而旁出者曰胡。胡，戈颈也。”鸡鸣戟三字见于张敞《晋东宫故事》。郑氏注举汉法以晓俗，而汉纪载中不闻明言鸡鸣之义者。惟《汉官仪》云：“宫中不畜鸡，卫士候朱雀门外，专传鸡鸣。”卫士居执戟之班，或鸡鸣由此而起欤？铭文“采阿左”，采字先生定为门字，引《左传》“门阿”为证，不知王宫门阿之制五雉，已见《周礼·冬官匠人》章。门旁列戟，不必天子为然，大官家亦有之。此“采阿左”，愚意当是“太阿左”。王莽时以王舜为太傅左辅，甄丰为太阿右拂。公卿列戟于门，或即以官名纪之。如河间献王子名阿武，后有藏其所造之戈铭曰“阿武”者。古来制器，记官记名最多，似不必拘定汉廷故物也。姑存之以俟博物君子。

馘

《诗·大雅》：“执讯连连，攸馘安安。”郑笺：“讯言也。执所生得者而言问之。”毛传：“馘，获也。不服者杀而献其左耳，曰馘。”《礼王制》：“以讯馘告。”注：“讯是生者，馘是死而截耳者。”故《说文》馘字以“军战断首”为解。《唐书·隐太子传》：“尝循行北边，遇贼四百出降，悉馘其耳而纵之。”是以馘作截字解矣。

元旦瑞雪

雍正十二年正月元旦雪，恰遇甲寅年、丙寅月、戊寅日、甲寅时，占者以为嘉祥之最。

朱椒堂先生诗

嘉庆戊寅，先世父由中书佐郡德安，将出都，同人公饯于汪孟慈丈宅中，即席多有赠句。朱椒堂先生为弼作七律二首最佳。诗云：“忽当春半唱骊歌，把酒临歧意若何？先领莱衣乡国景（君先乞假回定远），再移画舫楚江波。薇花纵使仙风好，棠树由来化雨多（时写棠花便面为别）。那用依依苦回首，他时五马待重过。”“春明饯别自年年，旧侣分飞各一天。君是丝纶称好手，我惊霜雪到华颠。云期作雨迟归岫，材已成舟望济川。屈指秋风多得意，定从黄鹤访神仙。”至庚辰，世父被荐入都，旋拜湖州之命。先生复叠前韵送行云：“何妨对酒便高歌，那用当前唤奈何。已见拜恩趋凤阙，更欣得意泛鸥波。爱山愧我心难至，为政如君绩甚多。他日扁舟寻旧雨，道场绝顶一来过。”“宜蚕宜稻足丰年，巢结高林有信天。螭负残碑莘老癖，鸦涂醉墨米家颠。好风拂面过三伏，朗月当心照万川。记取熊轓重见访，金台延伫会群仙。”四诗皆书于扇，词翰双绝，惜兵燹遗失矣。

锦瑟

义山《锦瑟诗》，或谓“梦蝶”指当时之牛、李，“望帝”指宪、敬二宗之被弑，“珠有泪”指悼亡之感，“蓝田玉”指龙种凤雏。盖总五十年世事身事言之。细按究觉牵强。《缃素杂记》云：“山谷读《锦瑟诗》，不晓其意，以问东坡。坡曰：‘此出《古今乐志》。锦瑟之为器也，其弦五十，其柱如之。其声也，适怨清和。以中间四句配之，曲尽其意。’”是说较诸家为长。

私意撰字

南唐刘龑初名岩，采“飞龙在天”之义，改名龑，音俨。以私意而撰成俗字也。明末怀宁阮大铖，铖字亦字书所无，不知何所取意，而妄自杜撰。奸邪之性，实与人殊与？

太极图石

姜绍书《韵石斋笔谈》载：“孙石云过鬻古肆，见一圆石，莹润精采，摇之则中空而有声。孙疑以为璞，以数镮易之。命玉工剖开，乃天成太极图也，黑白分明，阴阳互位，边萦红线，绚若明霞。后石云子龙池以百金售于杨文襄之孙。杨以袭荫请旨，馈于分宜严相。严氏籍没，入内府。”按：“《天水冰山录》中仅登其石屏风、玩器等若干，此物惜未曾详记也。

龙攫泷冈碑

欧阳永叔作《泷冈阡表》，相传龙王欲读公此文，遣龙攫之而去，旋为公立于墓所，故碑旁有爪角痕不磨灭。沈归愚宗伯断为妄语不可信。按：曾敏行《独醒杂志》载：“公罢政，出守青社，自为阡表，刻碑以归。江行过采石，舟裂碑沉。舟人曰：‘神如有知，石将出。’有顷，石独见，遂得以归。”敏行庐陵人，与公为同乡，所纪必确。或者后人因碑石曾沉于江，讹为龙王攫取耳。

取灋

灋音臬，与法字同。见《路史》。

仉姓

王渔洋《池北偶谈》载新城旧事云：“邑有仉姓、俳姓、其姓、见姓。”按：仉，止两切，音掌。孟子母仉氏，梁四公一姓仉，名肾。

卷　四

古今诗句下字之妙

古今诗句下字之妙，有不可移易者。如：杜少陵

"苦遭白发不相放",放字妙。刘文房"欲买云中若个峰",买字妙,钱仲文"已觉轻寒让太阳",让字妙。戎昱"虫声竟夜引乡泪",引字妙。李长吉"鱼拥香钩近石矶",拥字妙。李文饶"月中清露点朝衣",点字妙。杨万里"荒荒瘦日作秋晖",作字妙。陆放翁"丁丁残漏伴斜河",伴字妙。蔡端明"陌头霏霰与风俱",俱字妙。王禹偁"海门山色滴吟窗",滴字妙。宋子京"箫声催暖卖饧天",催字妙。刘公茂"栖鸦不动寒偎树",偎字妙。雷希颜"雪压池塘惨不波",惨字妙。元遗山"千首新诗工作祟",祟字妙;又"杨柳搀春出新意",搀字妙。黄溍"百虫专夜故秋声",专字妙。倪云林"帘钩半怯杏花风",怯字妙。予曾有句云:"漫把蟛蜞比司马,恐教馋煞卓文君。"未知于古人何如也。

地名节称

何子贞撰其先文安公行状,列文安在府尹任奏疏,动称"顺属",人讥其陋。谨读乾隆间高庙谕旨:"内外各衙门题奏事件,遇有地名字面,理应遵照全写。向来章疏只图省便,每将地名节称一字,其谬不可枚举。如热河之但称为'热',多伦诺尔之但称为'诺',则其尤甚者。此皆幕友吏胥相沿行文陋习,形之奏牍,殊非敬谨入告之体。昨户部进蠲免海州、沭阳积欠本内,辄照原题写作'海属'字样,内阁亦即照依票签,经朕指示改正。今杨应琚奏开渠增垦一折,称巴里坤为'坤城',亦令增改发钞矣。前因各该衙门有称满洲、蒙古作'满、蒙'者,曾经降旨训饬。此等字面,皆可类推,何竟不知举一以例三耶?嗣后凡遇地名字面,一概全写,不得竞趁简易,致乖体制。钦此!"按:割裂地名字义,最为鄙俗。予曾见无为州公牍称"无邑",尤可笑。近日粤东罗定属邑每称"三罗",亦无谓也。

觉　罗

肇祖原皇帝曾孙为兴祖直皇帝。兴祖直皇帝有六子,第四子即景祖翼皇帝。其第一子、第二子、第三子、第五子、第六子五支即玉牒内所称觉罗大祖、觉罗二祖、觉罗三祖、觉罗五祖、觉罗六子也。景祖翼皇帝有五子,第四子为显祖宣皇帝。自显祖宣皇帝本支以下,俱为宗室。第二子慧哲郡王,第三子宣献郡王俱无嗣外,第一子武功郡王、第五子恪恭贝勒二支因属景祖翼皇帝之子,景祖行次居四,即称为觉罗四祖。咸丰丁巳,予充玉牒馆校对,特恭录而记之。

司　马

《尧典》、《舜典》无司马官名。《文献通考》载鹍鸠氏为司马,又尧时弃为后稷,兼掌司马。此外无闻。《淮南子·齐俗训》:"尧之治天下也,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大田师,奚仲为工。"按:契为司马,不知何据,大田师之名并未见于经籍。《史记·周本纪》:"帝尧举弃为农师。"腐迁最好奇,亦不闻有此称谓。奚仲岂即羲仲耶?姑识之以俟博雅者(传曰:奚仲为车正,封于薛)。

骨鲠方

鄱阳汪友良因食辣蹄,误食骨如指大,鲠于喉间,累日不下,家人忧之。汪昏睡间,如见朱衣人来告曰:"闻汝骨鲠苦痛,吾有一药可治,乃南硼砂,最妙。"即觉,索砂一小块,净洗噙化。食顷,脱然消融。见明张子正(谊)《宦游纪闻》。

徐文诰案

文人欺世盗名,古今一辙。泾县包慎伯大令(世臣),先世父戊辰同岁生,所著《安吴四种》,隐然以兵、农、礼、乐自任,兼有杜陵许身社稷之想,其实迂谬不通。所谓待腰袅飞兔而驾之,则世莫乘车也。集中书三案始末,陆名扬一案以司刑名者强改名扬为明扬,以耸观听。按:陆名扬本多年包漕积匪,地方官必应惩办。慎伯若许其为义侠者,颇夸直笔,妄矣。至记徐文诰案,事主名字颠倒错误,而于大小承审官员隐匿其名,直笔更不应若此。兹阅静海张君某(历官山东、浙江知县,著《宦海闻见录》,未刊)所记一则,实为详审,特录之以见慎伯掉弄笔头之陋。张君记云:"汪梦楼(汝弼)为泰安令。泰安徐家楼徐文诰者,家素富有,盗瞰之,以徐昆季皆善鸟枪,不得近。嘉庆乙亥,徐深夜闻盗警,兄弟持枪出。徐宅门南向,周宅外皆甬道,外周皆佃屋,外周之西南隅为木栅门。徐兄弟偕立宅门首,蓦见二人自西甬道出,趋而东。徐兄弟揣为盗,二枪并发。既察之非盗,一为族人徐士朋,一为佃人某,皆徐氏防夜人也。徐士朋伤稍轻,调理旋愈。佃某左前胁、右后肋皆有枪子伤,立死。则以盗劫杀人控县。县诣验查勘情形,徐宅门左右壁上无形迹可查,其木栅门内泥壁上有烟火痕,并嵌有枪子。诘以盗曾入室否,则以砸毁楼窗越入对。察其楼,凡上下两层,窗居上层,去地丈余,势不能飞而出入。诘其所失何赃,则以查点未清对。乃谕令查清补报。徐文诰旋呈失物单衣服二十五件,诘其颜色表里领袖,多与失单不符。询其故,则皆文诰弟衣也。询其室,则文诰所居。诘以文诰衣何所在,则在弟室。诘以储藏何必互相异,不能对。越数日,文诰忽具呈曰雇工柏永柱室中有三眼神枪一具,请问诸柏。讯之,柏果以疑贼击毙引服。月余,柏妻忽喊控,谓伊夫初无击贼事,乃主人以五百千赂令顶认也。说事某,过钱某,言之凿凿,以赂未全付,故不甘。提讯柏,柏亦翻异。饬传徐,徐遁赴省垣。当是时,历城捕役获贼犯杨进忠,供有在徐家楼枪毙事主语。而徐随以杨进忠供认上控,委历城令赴泰安查勘,与汪原勘同,乃委济南守胡(祖福)、候补守钱(俊)、候补令周厚田(承宽)会讯,而厚田实主之。讯杨进忠,坚不承其前供,则历城捕役以百金诱之也。讯捕役,亦坚不承。历城令郭春卿(志青)与厚田同里闬,谓厚田曰:'此事情伪灼然,君必欲研讯捕役,将置予何地乎?'厚田诺,乃专讯徐文诰,具得疑贼击毙,赂柏顶认状。狱

成，徐兄弟皆拟徒。厚田嫌过轻弗署稿，随以胡、钱衔名上。臬司程鹤樵（国仁）贯文诰弟，文诰乃独当罪。旋奉部驳，谓一枪不能伤两面，且鸟枪杀人例同故杀，何得拟城旦？饬复讯。济南守委候补牧李（冈）讯之。徐语戆，李怒曰：‘尔恃尔为事主耶？现奉部驳，将论故杀，决尔首，尔事主奚足恃！’徐大惧，乃以盗毙事主，委员周刑求事主，委员李妄拟事主大辟控都。奏闻，上大怒，旋严谕，略曰：‘国家设立州县，本以戢盗安民，乃平日疏防，以致盗贼横行，已属不职。及事主被贼伤毙，贼已供认，不向贼犯严鞫，乃反刑求事主，逼令伐贼认罪，且欲置之大辟。此等情节，较之盗贼，尤为可恶。交东抚立即严办。’等因。谕旨‘尤为可恶’旁奉朱笔添注曰：‘益觉可恨，直同唐之来俊臣矣。此李委员竟应正法，断不可恕。’谕至，人人惴栗，汪亦虑祸及。时直督温景侨（承惠）降为东臬，汪故英相高足，温亦英相门下也，乃属汪以原勘、原讯情形通禀。抚军遂据禀覆奏，奉朱批：‘秉公研讯，勿枉勿纵。’批折返，众心少安。严缉逸贼，获九人，皆供系未获之王大壮、王二壮施放鸟枪，击毙事主。诘其鸟枪所自来，则窃自历城宋姓。查历城果有宋姓报案，而无鸟枪。讯诸宋姓，则曰：‘鸟枪实被窃，以系军器，不敢呈报。’讯以伤人后枪置何所，则贼已潜置馆陶县界河畔淤泥中。饬委员赴馆陶查起，甫至河，则有以鸟枪来献者。诘所自，则得自渔人。诘以渔人何在，则丛人中应声出。谓得自河畔淤泥中。持以示宋姓，良不谬。济南守胡（祖福）已升登莱青道，趋至省。时温讯办颇严切，然初无意与原审诸君相仇也。胡如作乞怜语，温亦自有解免术。胡至省未晤温，辄谒抚军和舜武曰：“此案皆徐文诰银钱买出，仍用柏永柱顶凶故智耳。’和然之，谓委员赵盥溪（毓驹）曰：‘尔讯泰安案乎？’赵唯唯。和曰：‘胡弗为子孙计耶？’赵怒，诉诸温，温亦怒，则具禀诸假，锐意严鞫之，贼供认如初。余王古渔（殊渥）、高初亭（泽履）覆鞫，均称不谬。二人皆胡密友也。乃以印禀申抚宪，而于次日上谒。和曰：‘闻此案系徐姓买成者。’温曰：‘有买必有卖，委员鬻狱耶？本司鬻狱耶？果有确据，盍参办？’和曰：‘案多疑窦。’温曰：‘请指驳之，本司能顶覆。’和曰：‘胡弗用印详？’温曰：‘此案系奉旨交抚臣督同臬司审办，故弗详。此固易事，明日当以印详来。然既用印详，则各官处分便当叙入矣。’和曰：‘盗首未获，应监候待质。’温曰：‘无庸也。获犯过半，且先后拿获，隔别研讯，如出一口，例得先决从罪，何必待质？如必欲以待质，请宜先以本司无庸待质之言奏。’和依言奏请，奉上谕，待质以一年为限，如一年不获，先决从罪。而温随悬重赏捕逸贼，尽获之，皆供认不讳。和抚感疾卒，程鹤樵由浙抚调东抚，程知温老于吏事，惧弗敌，乃引兖沂道童（槐）为助，携至省。童于温、程两公子皆同年友，而程相知最深，与温素不协。程以原转官奏请回避，奉旨毋庸。程曲意结欢，温偃蹇遇之。程无如何，惟于温详册籍细故驳饬，为延宕时日计，如是者屡矣。时山左当大比，程入为监临，藩司为提调，适以东昌河事，程属温往勘视。温曰：‘此藩司事，臬司奚能往？’程具奏曰：‘乡试，大典也。臣监临，藩司提调，均不能分身，东昌河事急，须大员前往勘视，臣愚以为人臣事君，惟力是视，不宜过分畛域，坐视误公。乃臬司温承惠屡经敦促，坚执不往。臣窥其意不过以曾为总督，不肯受人驱使耳。臣坐困闱中，奋飞无术，焦急万状，呼应不灵。臣实无可如何。’云云。奏入，上褫温职，以童槐司东臬，并饬查温在东省有无劣迹。童列款上告，并于折尾声明：‘臣与温某之子温启鹏本系同年，断不敢瞻徇年谊，上负天恩。’旋奉旨：‘温启鹏革职，温某戍边。从此吴越一家，可冀指挥如意矣。’而徐文诰又以抚军回护原转，有心苛驳控都。钦差帅仙舟（承瀛）赴东讯办。东省至都九日程，急足不三日可达，乃伪为弗知也者。据实驰奏，各官均拟褫职。奉旨：‘童槐甫经到任，乃能不避嫌怨，秉公办理，甚为可嘉。’既得旨，星使亦不敢异同，惟各官褫职无一拟戍者，疑未协。而各官中汪乃英相高足，钱乃抚军（臻）介弟，李亦奥援胡与卢冢宰（荫溥）为世讲，与总宪吴（芳培）为亲家翁，而胡以故父尚书（高望）在日侍学书房，屡承眷问，唯厚田无凭借，乃决意戍厚田。而徐氏以厚田承审时穷追研究，不遗余力，衔恨甚，乃属徐士朋捏称厚田曾令跪炼数昼夜、掌责三十五下逼供入罪，提验跪炼疤痕，士朋以左足呈，果有疤痕如豆。乃熬讯厚田三日，厚田百喙不能解。事急，厚田愤然曰：‘参员虽昏愦糊涂，何至使受伤人跪炼？然既遭毒噬，无以自明，请验其右膝，如亦有疤痕，参员认罪可耳。’验其右膝，实完好。厚田曰：‘世亦有屈一膝跪炼者耶？’时讯供者满汉二司员，满员某顾戴姓汉员曰：‘前议不可用矣。’而士朋诬执，掌责愈力，厚田不敢复辩，乃诬服。时各官皆照原奏，而厚田独科以任性妄断请发新疆。奉旨：‘胡祖福、钱俊、李冈、周承宽、汪汝弼均革职，其任性妄断之周承宽，著发往新疆效力赎罪。’盗犯首从分别斩枭，发遣有差。圣鉴渊深，明见万里，一经转移，铢两悉称。异哉！厚田亲供，本出孙良炳手，予以戊寅至东，厚田持示予。予曰：‘误矣！细绎供意，皆归罪徐文诰。今各盗供认甚坚，而君力与严旨抗，祸且不测。君只以‘同奉司委，并未会衔画行’十字为护身符，其案情之是非，置勿辩可也。’厚田是之，予随为改拟。潘丽槎至，复为笔削。丽槎去，予又加以改窜。厚田乃以此呈星使。时胡祖福欲诿罪厚田为承审，而自承率转，故以同奉司委破其说云。厚田既具亲供，赴臬司禀知。童阅其供，曰：‘尔欲牵涉抚军耶？’厚田曰：‘臬札具在，则司委非捏饰。原详具在，则未会衔画行可覆核也。何牵涉之有？’童弗应，移便坐观书。厚田起曰：‘参员来禀知，礼也。大人乃以非礼相加乎？参员去矣。’不顾而出。童追送之，拊其肩，慰藉甚至。此案盗与事主之枪同时并发，各伤一面，两不相蒙，亦两不相知。迨积重难返，乃仅以盗伤定案耳。不然，事主之枪不能伤及两面，岂盗犯便能一枪而伤两面耶？”

醮字作尽字解

予过高邮州，有句云："短棹摇波烟醮碧，长堤垂柳叶搓黄。"或疑醮字系蘸字之误。按：《尔雅》"水醮曰厬"，醮，尽也。《荀子》"利爵之不醮也"，亦作尽字解。予诗中用醮字，本此。

星陨如雨

《前汉书·五行志》引《春秋·庄公七年》"星陨如雨"，如字作而解。刘歆、杜预、范宁均本其说。按：刘敞曰："如雨者，言众多不可为数也。《春秋》记星陨为异耳。夜中而雨，何足记乎？"《御纂》采之，以为其义甚精。吴中朱师晦(元英)《左传拾遗》云："以星陨如雨为与雨偕，则辞拙矣。谓天方雨而星偕之以陨乎？谓星方陨而雨偕之乎？雨则必云，星陨于云，贯云而后按于地，则何以知其为星也？偕之辞不得设也。星陨于先，雨于后，则亦书星陨而已矣。偕之辞尤不得设也。以偕训如，其义不类。若以如读为而，是又后儒不得夫偕之义，而迁经以就传之失也。"此说盖原本刘氏。

昌　羊

退之《进学解》云："訾医师以昌阳引年，欲进其豨苓。"东坡曰："不知退之即以昌阳为昌蒲耶？抑谓其似是而非，不可以引年耶？"按：《淮南子·说林训》："昌羊去蚤虱而来蚙穷。"注："昌羊，昌蒲也。"韩文引用不误，后人传写或以羊作阳耳。

自署其字

管异之孝廉(同)题王悔生先生文集，中有云："恽氏《大云山房文集》动于篇中署'恽子居曰'四字，意甚以为不典。恽氏孤学无师，无足怪耳。桐城王悔生从海峰游，于此等宜素讲，今其集首《孟献子论》亦自署'王悔生曰'，是岂合古人之义法哉？"不知张河间《髑髅赋》起首云："张平子将目于九野，观化乎八方。"西汉文字已如此，不得谓之不典也。

帐

帐，计簿也。《前汉书·武帝纪》："明堂朝诸侯，受郡国计。"注："若今之诸州计帐也。"唐时有户帐，《北史》苏绰有六条之奏，周文置诸坐右，令百司习诵，其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计帐者，不得居官。

好恶倒置

二叔以周公将不利孺子；盗跖以孔子为伪；马季常为梁冀奏诬太尉李固；刘歆为王莽定西京郊社之礼；扬子云献《美新》文；蔡中郎表荐董卓；荀文若阿附曹操；孔北海论汉高祖过于周武王；路粹奏杀孔北海；殷仲文谄桓玄；田承嗣以安史为圣；永贞八司马皆茂材异等，乃结党王叔文；钱氏因私怨诬欧阳公帷薄之丑；曾公亮力荐王安石；孔文仲攻伊川，谤为"五鬼"之魁；东坡目程颐为奸邪；胡安国信游酢言，谓秦桧似荀文若，贤于张浚；朱晦翁攻苏氏之学，以为害天理，乱人心；陆放翁为韩侂胄作《南园记》；张度劾奏高季迪为苏州府魏观作上梁文；王阳明比朱晦翁如洪水猛兽；本朝李穆堂力争严嵩不应入《奸臣传》。彼小人无论已，贤哲中亦复蹈此，怪哉！何好恶倒置，若斯之甚？

王子怀侍郎

咸丰丙辰夏，予在圆明园直班，是日为万寿圣节，礼成，王子怀侍郎邀周芝台相国(时官尚书)。车意园侍郎来予直庐小憩。予问公："未饭否？"甫呼庖人，公曰："勿庸，我代君作主人，可乎？"遂出酒肴相款。公健饭，每食必三碗。相国戏之曰："今日尚能三碗耶？"相与大笑。予赋诗有句云："白头依寿母，青眼到狂生。"公颇称赏。引疾后，不复出矣。今上登极，命恭亲王及军机大臣传公至，询病状，并奉"志虑忠纯，直言敢谏"之褒。公感激两朝知遇，再起为吏部侍郎。谳狱山西，丁太夫人艰，归皖江。一日予午睡，梦公入，手一纸示予，阅之乃七律一章，醒仅记其一句，云"报来霜信故迟迟"。未几讣至，公已捐馆舍。奇哉！予挽公诗记其事，载集中。

何　波

吕东莱有"惊起何波理残梦"之句，波字多不知何解。按：范石湖《吴船录》载王波渡，波者，尊老之称。祖及外祖皆曰波，又有所谓天波、日波、月波、雷波者，此王波或王老或王翁也。宋景文尝辨之，谓当作皤。鲁直贬涪州别驾，自号涪皤，或偶从其俗也。

读胡文忠遗集

胡文忠公(林翼)勋业彪炳，今读其遗集，乃知经济皆从学问中来，非寻章摘句辈纸上空谈比。择其议论之卓然可传者录之。昔谢秘书爱《沈约集》，行立坐卧，靡不讽咏。予于公之文章，殆庶几矣。

读《小宛》之五章，疑传笺释义盖未尽也。传曰："交交，小貌。"应释为群飞貌。笺曰："窃脂无肉，食粟失其性，不能自活。"亦未尽当也。"交交桑扈，率场啄粟。"喻今人之差胥，周围民居所在啄食之人也。交交，喻群党之义。窃脂，喻贪朘之状。"哀我填寡，宜岸宜狱。"诗人自知孤弱无可诉，而以岸狱为宜，其忠厚悱恻，哀而不怨，亦可伤矣。呼长上而冤莫能伸，即卜之鬼神，亦无善兆。诗旨尤为沈痛。

徒曰俭以养廉，尚未足尽司牧之责。必能除一切苛政，胥吏皆设法箝制之，使无舞弊。并採风问俗，去其害马，以安驯良。泯雀角鼠牙之衅，不惊不扰，民得宽然。而尽地力，时兴之课勤警惰，讲信修和，则教养兼施，可以召庥祥而除夭札。

昔汉光武于兄齐武王之惨死，枕边时有涕泣，而平时言笑如常。以其时密创大业，另树鸿基。英雄作事，以大志为尚，不可作儿女子涕泣。且天下之贼多，而乱

亦日甚，涕泣悲伤可以止贼耶？

贵而无位，高而无民，则虽以诸葛公之才，亦必一事无成。此古今不易之定局。

兵事以气为主，譬之孺子之戏，猪脬缚以绳而鼓以气，闭其外而实其中，方其气之盛，满千锤不破，一针之隙，全脬东然。

兵事以攻城为下策，得一坚城，破数十巨垒，杀贼不多，贼氛仍炽，而士卒伤残，元气不复，非用兵之至计。又当逼城攻垒之时，如雀之伺蝉，志在于蝉，而不知弋人之又伺其后。攻坚不克，志懈力疲，他贼旁援，往往误事。

求才如相马，得千里马而人不识，识矣而不能用，方且乐驽骀之便安，而斥骐骥之英俊。使韩、彭、英、鄂不遇沛公与秦王，亦奚自展使？韩、彭、英、鄂更易姓名，即日在人前，而人亦不识人才，奚以振拔哉！日坐厅事，门无留宾，专意询访，集思广益，即使纵横说士射利营私，而明镜在胸，本无成见，正未可因噎废食也。

自来西域、台湾、达州起事，均因官吏贪污，会匪得以借口。川省之恶戴如煌而誉刘青天，近年新宁因贪吏李博平粜勒价二千文一石，次年差役讹诈雷再浩之妻党，以致李元发又复倡乱。桂平韦正因谬悬登仕郎匾额，叠次讹诈，因而倡乱，伪称为王。前此固羡慕登仕郎而不可得者也，铤而走险，谁为厉阶？是会匪极多之地，如得廉吏主持，必不致酿成事端。即无会匪之地，而以贪吏混迹，则平民亦可酿乱。明季张、李之乱，岂尽拜会者乎？

富郑公言："凶险之徒，读书应试无路，心常怏怏，因此遂生权谋，密相结煽。此辈散在民间，实能嫁祸，要在得人而縻之。"苏子瞻云："穷其党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明丘濬亦言："纷纷扰扰之徒从无定志，所虑者粗知文义识古今者耳，平时宜有以收拾之。"观诸公所论，实切今日之务。盖驾驭人才，即以消弭隐患。先为布置，使得生养，授以羁勒，范我驰驱。内蠹不生，外侮自息。故用士用民，乃今日之先务（浚师按：凤台诸生苗沛霖颇有胆识，贼氛起时，请于署寿州知州金光箸，求入团练局。光箸不许，复轻侮之。沛霖怒归，乃揭竿啸聚，卒酿大患）。

操之太急，是晁错峭直之弊；委心任运，是胡广中庸之诮。

祸积于萧墙，势处于危急，而不能不资成案、秉旧例。条侯之乞怜于胰背，魏尚之见屈于刀笔吏，古今同慨。必至决裂，不可收拾。

兼弱攻昧，取乱侮亡，言道学者疑之，而英雄贤相之方略，实不外此。自强者，天道之所取；自弱者，《洪范》之谓极。帝王驭世之微权，必取强桀之人预为驾驭，为我用而不为人用。

军旅之事，以一而成，以二三而败。唐代九节度之师溃于相州，其时名将如郭子仪、李光弼亦不能免。盖谋议可资于众人，而决断须归于一将。

团练之弊，此中过误不在民，而在吏。州县苟师法子羽、子贱，以得人为先，有兄事、师事之人，则亦未始不可戢奸谋而清内患。三代以下，官与士民相隔绝，所与处者役耳。事奚由理？今日之事，当进君子之真团，而退小人之伪团。团练可张虚声、杜奸细、追败贼、绝掳掠。

大抵用人之法，总须用苦人。心思才力，多出于磨练，故遇事能知其艰苦曲折，亦能耐劳。膏粱纨绔，皆下材也。

财用如人身气血，弱必自保，强或妄为。但肢体有疾，如痈疽疮疖之类，病在一肢一胫，而周身之血脉皆阻。

军士伤，尚可完；大将亡，不可赎。

军事必有所忍，乃能有所成；地方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

佐杂必不能不循资格，否则司吏胥高下其手，而撞骗万端。司中于循资序补、挨补之余，访拔其声名之尤美，参劾其贪鄙之太甚者，即可以整饬。惟州、县有民社之寄，断不可仅守资格，要缺必须遴员差委，例得酌量。昔年从政，见天下之督、抚、藩、臬，一差一缺，无一不照例而行，即无一不挟私以徇。其瘠苦烦难，人所弃者，则尚有轮补、轮委之人，而肥美滑甘则皆捷足者所得。悬一例而预谋于例先更变一说，以圆通于例外，实足以快其私，而不足以杜一切之弊。盖轮补、酌补、轮委、酌委，本有两端之趁避，而颠倒之心、上下之手，则仍在督抚藩臬耳。昔在黔湘，见藩臬某某，动辄言例，无一事不照例，实则无一事真照例。京官有所嘱托，或吏有贿求，如鼓答桴，其应如响。京信朝至，司牌夕悬。苞苴夜行，委札晨发。甚有一出省而获盗数十名，专意请托，而记功十次、数十次者。故曰循例适足以快其私，而某愿破格，以一人执咎也。

祸福有定命，显晦有定时，去留有定数，避嫌怨者未必得，不避嫌怨者未必失也。古人忧谗畏讥，非以求一己之福也。盖身当其事，义无可辞，恐谗谤之蜚腾，陷吾君以不明之故。故以悄悄之忧心，致其忠爱之忱耳。至于一身之祸福进退，何足以动其毫末哉？

富国之道，须先利民，乃有根本。欺民者，诈也，自愚而以之愚人，智者不为也。剥民者，自剥其身也，割肉充饥，腹未饱而身已残，仁者不为也。

去冗官，裁额兵，是节饷之大政，富国强兵之远谋。顺治初年，御史林起龙即奏言："本朝兵多，必贫必弱。"又乾隆年间；阿文成力争不复名粮，嘉庆圣训称文成老成谋国。若去塘汛，专交地方官护解饷鞘、人犯，亦可节去兵额十分之三。惟以出缺悬粮，永不补额为汰兵至法。

果决人宜兵，柔懦人不宜；直爽人宜兵，修边幅人不宜也。自古无不上当之圣贤豪杰，不因此而别有所趣向，乃算志气。

自来义士忠臣于曾经受恩之人，便终身奉事惟谨。韩信为王，而不忘漂母一饭之恩。张苍作相，而退朝即奉事王陵与陵之妻如父母，终身不改。此其存心正大

仁厚,可法可师。

时事艰难,吾辈所做之事皆是与气数相争,然成败之数、盈虚之效,有天命焉。非忧思所能稍减。

时事艰危,宵小满天下,所望仁人君子广大宅心,敬贤包荒,以扶持元气。若先自同事猜疑,则谗慝之口即乘隙而来。凡道府州县每好谗谤客官绅士,以投本省长官之嗜好,不可不察也。昔年涤帅治兵长沙,专衔参中协清德,而不会抚衔,骆帅容之、忍之,至今湘人贤者不多涤帅之抗直,而多吁帅之有容也。

程子称司马公为九分人,又称为脚踏实地人。盖经天纬地之才,并非骛高远、谈奇妙之谓,不过踏实二字,便是奇才。

官先事,士先志。志在为好官,必无不好之理。尝笑近年官吏,若以小学生作八股之勤苦施于政事,事无不办,若以岁得束脩之数为自奉,于官场则虽瘠苦,亦沛然有余。

朝廷之设官,其禄养固较束脩为优矣。近数十年,凡蠹国病民之吏,其子孙至今有昌炽者乎?

吾辈既忝颜而居民上,便不当谋利。如欲谋生,则天下可以谋生之途甚多,何必借官而谋及其私。此一说也。又大乱之后,必须明其政刑,姑息因循,实足误事。

进贤退不肖,太守之职也。昔楚有严公乐园先生宦秦,作守令几二十年,宦迹循声,治行第一。尝曰:“长官之于属吏,必当扬善公廷,规过私室。”仁哉斯言,可为法守。

昔年未入仕途,不复关心晴雨,近年则忧患乃深。杜老所谓“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者,诚为切至之言。治乱安危之数,天也,而实本于人心。人苟获罪于天,则祸且立至,人苟未绝于天,则福亦可求。词讼案牍,日与士民相亲,亦须苦口婆心,以正人心、厚风俗为先务。

东坡谓牧马者“马瘠则添一人以牧之,添一人而马愈瘠”,此可悟用人行政之法。

王文成龙场之行,于清端罗城之事,一生功勋,皆从苦境中磨练而成。惟百折不回之志气,则万万不可稍挫稍松耳。

世俗不杀人以阴骘,为说忍于善人,而不忍不善人,且不论人之善恶,而以为杀人则必受殃咎。昌黎不云乎?“凡有殃咎,宜加臣身。”我愿执其咎矣。且姑息养奸之古人,莫如吴下老公,终为侯景所制,其子孙又各自戕贼。今人则有郑巡抚祖琛之在粤西,杀一盗必念佛三日,遂以贻祸天下,涂炭至今。不知所谓阴骘者安在。

然则好杀不好杀,均非物理之平。惟其生杀之当而已矣。以杀人之政行其不嗜杀人之心,而归于生道,杀人而已矣。

予守黎平,延见士类及椎结苗头,以保甲册籍为团练张本。自朝至莫,口不绝音。其士类来见,或坐或立,其苗头来见,或赐以酒食,令其据地席坐,均详询以民情地势,使各得尽其意而去。俗人畏见士民,疑其请托,否则谓亵尊失体耳。夫公事准其直陈,私情嘱托,假公言私,何难立破其奸,坐堂皇以申法律。至亵尊失体之说,尤为鄙俗,吾视天下公卿至于黎庶,其贵贱亦正相等(浚师按:白香山《王夫子诗》:“吾观九品至一品,其间气味都相似。紫绶朱绂青布衫,颜色不同而已矣。”公所言盖本白诗)。不因亲民而贱,不因简傲不亲民而贵也。

荔枝草

荔枝草又名虾蟆草,方茎尖叶,枝节对生,叶上起点如荔枝,故名荔枝草。其草二月生苗,八月萎。如被猘犬伤,即起根叶,不拘多少,佐以五爪叶草,入臼捣烂,取汁对酒饮,或用酒熬浓汁服,拥被厚盖,如得汗出,即愈。七日一服,三服即瘥。此乃起死回生之方。

驴

朱梁遣使致书于蜀。命诸从事韦庄辈具草,皆不惬意,因使冯涓修复,一笔而成,大称旨。召诸厅同宴,饮次,涓曰:“偶记一语。涓年少多游谒诸侯,每行必广赍书策,驴亦驮之,马亦驮之。初戒途,驴咆哮跳踯,与马争路而先,莫之能制。行半日抵一坡,力疲足惫,遍体汗流,回顾马曰:‘马兄,吾去不得也,可为弟搭取书。’马兄诺之,遂并在马上。马却回顾谓驴曰:‘驴弟,我谓你多少伎俩,毕竟还搭在老兄身上。’”蜀主大笑。又梁人遣使至辽,求辕轴材。耶律铎臻语太祖曰:“名为求材,实觇吾轻重。宜答之曰:‘凡材所生,必深山穷谷,有神司之。须白鼻赤驴祷祠,然后可伐。’如此则其语自塞。”已而果然。又宋兵与辽战于高梁河,休哥、斜轸横击,大败之。宋主至涿州,乘驴车去。金世宗尝按鹰高桥,见道侧醉人堕驴而卧,即命左右扶而乘之,送至其家。此四事《渊鉴类函》所未载。

诞先登于岸

“诞先登于岸”,朱注:“岸,道之至极处。”毛传:“岸,高位也。”郑笺:“岸,讼也。”按:此诗以密人不恭,敢违天命,而擅兴师旅,故设为天命文王之辞。若曰:“不意密人如此之畔道援取,如此之歆动羡慕,且诞妄欲先登高位也。今既侵阮徂共,是敢拒大邦之命矣。文王于是赫怒,整兵往遏其众。当此征伐之始,爰以笃周祜,而布告于天下。不然,天既命文王伐密矣,乃先告以不可如此畔援歆羡,岂非赘话?朱子又斡旋“畔援”、“歆羡”二语,而谓文王无是二者,独能先觉先知,以造道之极至,更属赘话中之赘话矣。何以故?密人违天兴师,文王之德足以代天讨罪,安所用其先知先觉而造道之极至乎?是岸字当以毛传作高位解为长,至郑氏谓阮、徂、共三国犯周,徂字不作往字解,则又汉儒之臆论耳。

葛纱夏布

明正德四年镇守江西等处太监王某,差吏龚新赍

银一百两,收买庐陵葛纱。时王文成公官庐陵令,备文乞免。又太仓夏布贡,弘治间由张国舅始。孝宗见而悦之,遂定贡御,细者至用官价银三两。惜当时无阳明其人者为之蠲除,以苏民困也。

新罗王诗

唐高宗永徽初新罗国王织锦为颂,遣使来献。颂曰:"巨唐开洪业,巍巍皇猷昌。止戈成大定,兴文断百王。统天崇雨施,治物体含章。深仁谐日月,抚运迈成康。幡旗既赫赫,钲鼓何锽锽。淳风凝幽显,遐迩竞呈祥。四时和玉烛,七曜巡万方。维岳降宰相,维帝任忠良。三五成一德,昭我皇家唐。"按:《唐诗纪事》载此《颂》,"巨唐"作"大唐","成大定"作"戎衣定","治物"作"体物","迈成康"作"迈陶唐","何锽锽"作"亦锽锽";"淳风凝幽显"上添"外夷违命者,翦覆被天殃"二句。

黄氏翰林不寿

罗仲芳(莱)为予言:顺德黄家凡入翰林者皆不寿。如侍御(玉衡)、编修(统)、廉访(经),皆四十余即卒。《五代史》唐臣赵凤家世无五十者,此理殊不可晓。

记游四松园事

道光甲辰,予年十五,初应江南乡举。试毕,戴君豫庭拉游四松园(即陶文毅所建印心石室)。适会稽潘少白先生(谘)寓此,延予入,询里居姓字,复询铁君太史是何辈行。予曰:"叔父也。"先生问予读何经,从何师,予俱详答。因与予纵谈辛丑、壬寅间海氛不靖事,如林少穆、牛镜堂、伊莘农、裕鲁山诸公皆有褒贬语。予童子无知,唯唯而已。濒行,先生持新刊诗文全集见赠。予随手翻阅一卷,见五律诗有"坦坦平平地,青青白白天"一联,请曰:"先生此诗,得毋非大家数耶?"先生惊喜曰:"足下知诗乎?"予曰:"初学耳。"时夕阳西坠,月光初上,门前一池水,秋荷尚有残花,四山云起,峰峦在若隐若现间。先生指以示予,曰:"何不即景一吟?"予即口占云:"波静月疑动,云多山转孤。"先生点头者再,摩予顶谓戴君曰:"后生可畏也。"是年冬,先生在扬州晤铁君叔父,曰:"阿买才可爱,惜未从吾游,但宜做实在工夫,勿务浮华,他日未可量矣。"叔父归为予述之。予感先生意,自是用力于学,一知半解,未始非先生有以启之也。

戊午科场案

戊午顺天乡试,监临为梁矩亭(同新),提调为蒋霞舫(达)。甫入闱,即以供应事议论不合,互相诋諆。八月初十日,头场开门,蒋贸然出。各官参奏,蒋褫职,梁亦降调,识者已知其不祥。榜发,谣诼纷起。天津焦桂樵(祐瀛)时以五品卿充领班军机章京,为其太夫人称寿湖广会馆中。大僚半在座,程楞香(庭桂),本科副主考也。谈次,叙及闱中正主考柏公(葰)有改换取中试卷之事,载垣、端华、肃顺皆不满于柏,思中伤之,以蜚语闻。适御史孟(传金)奏第七名举人平龄素系优伶,不谙文理,请推治(后庾死狱中)。上愈疑,饬侍卫至礼部立提本科中式朱墨卷,派大臣覆勘。诸臣签出诗文悖谬之卷甚多,载垣等乘间耸动,下柏公家人靳祥于狱。旋褫柏职,特派载垣、端华、全庆、陈孚恩会讯,又于案外访出同考官浦安与新中式之主事罗鸿绎交通关节,鸿绎对簿,供吐不讳。而居间者乃鸿绎乡人兵部主事李鹤龄也,于是并逮鹤龄。时罗织颇严,都城内外,无敢以科场为言者。未几察出程楞香子(炳采)有收受熊元培、李旦华、王景麟、潘敦俨并潘□□(祖同)代谢森墀关节事。程父子亦入狱。讯程时,程面语孚恩曰:"公子即曾交关节在我手。"孚恩嗒然。次日具折检举,并请回避。得旨逮孚恩子(景彦),孚恩勿庸回避全案。孚恩以儿子事甚不乐。潘□□(祖同)者,□□(工部)侍郎□□(曾莹)子,孚恩知潘与程往来密,遂以危词挟侍郎自首。侍郎恐,如其教,而□□(祖同)亦赴狱中矣。李古廉(清凤),告病在籍侍郎也,程供牵连其子旦华,解京审办,古廉忧惧,病益剧,竟死。其余牵连者惟彭祖彝查无实据。己未二月,狱成,请先结柏与鸿绎等一案,上御勤政殿,召诸王大臣入,皆惴惴。麟公魁竟至失仪。旨下,柏与浦安、鸿绎、鹤龄同日弃西市。刑部尚书赵公(光)偕肃顺监视行刑。是日,柏公坐蓝呢后档车,服花鼠皮褂,带空梁帽,在半截胡同口官厅坐候谕旨。浦安等三人皆坐席棚中,项带大如意头锁,番役数人夹视之。肃顺自圆明园内阁直庐登舆,大声曰:"今日杀人了!"钱揆初中翰(勖)在直庐亲聆之。抵菜市口,即下舆至官厅,与柏携手,寒暄数语出,会同赵公宣旨,意气飞扬。赵惟俯首而已。秋七月,庭桂父子案结,载垣等以刑部定拟未平允,奏称送关节无论已中、未中,均罪应斩决。孚恩先乞怜于两王,乃先开脱送关节之陈、潘、李诸人,而以程父子拟斩决。赖上圣明,决庭桂子(炳采),发庭桂军台效力。庭桂出狱,暂寓彰仪门外华严寺中,孚恩飞舆来候,一见即伏地哭不起。庭桂曰:"勿庸,勿庸,你还算好,肯饶了我这条老命。"孚恩赧颜而去。此案主考柏正法,程发遣,惟朱公(凤标)仅罢职,旋即以侍讲学士衔仍直书房,盖清名素著也。同考官、内外监试及收掌、对读、弥封、誊录等官,处分殆遍。前有星变,此其验耶?后三年,肃顺缘事籍没,亦弃西市。昔周太祖枭苏逢吉头,适当李崧被刑之所。呜乎!异矣。

绿 蛾

"闽县绿蛾能引客,泉州乌药好防身",施肩吾诗。人谓绿蛾,酒也。然酒但名绿蚁,并无绿蛾。按:王子年《拾遗记》:"西王母与燕昭王游于燧林之下,谈炎上钻火之术,取绿桂之膏,然以映夜。忽有飞蛾衔火,状如丹雀,来拂于桂膏之上。蛾出于员丘之穴。"此绿蛾之出典也。

李白二孙女

白有孙女二，一归陈云，一归刘劝。元和中观察使范传正访得之，召见问所由，答曰："父伯禽不禄，有兄一人，出游不返，俪于农夫，救死而已。"请改瘗白于青山之南。传正相与泣下，劝二女另适。曰："不可。孤穷失身，仗威改配，非所愿也。"范奇之，复其家。见《太平府志》。宋子京《唐书》不载陈云、刘劝二人名。

咏　镜

"万般物象皆能鉴，一个人心不可明"，唐僧若虚《古镜诗》也。随园先生《咏镜》云："望去空堂疑有路，照来如我竟无人。"可谓空前绝后。

掘得金山

乾隆丙戌，甘肃高台县民胡煖、杨洪得等于武威县山中掘得金山一座，经山西民任天喜引验缴官。

华　尔

华尔，美国部落钮要人，充该国武弁。咸丰十年来游中土，经苏松太道吴煦雇令管带印度兵。十一年冬十二月，逆匪扑吴淞镇，扰及东西摆渡，窥伺上海。英、法文武各员，挖濠筑墙，筹防剿，并会合官兵攻击，军威甚壮。华尔请于吴煦，愿隶中国籍伍，更易中国服色。煦许之，令带洋枪队。迎旗浜贼营势猖獗，华尔带队轰击，毙贼千余人，擒斩数百人，贼众惊溃。同治元年春正月，官军进攻天马山、辰山贼营，华尔首先冲阵，所向辟易，踏毁贼营十一座。江苏巡抚薛焕奏闻，得旨赏给四品顶戴、花翎，仍令在松江教习兵勇，并著传旨嘉奖。嗣是，洋枪队兵勇甚得力，名常胜军，即以华尔管带，归吴煦暨道员杨坊督率。逆匪自受惩创，退踞天马山后及陈坊桥等处，副将李恒嵩挑选兵勇，乘胜攻破。贼退入青浦城，松江情形稍松，惟浦东贼踪遍地，距沪、城只一浦隔。其大股蟠踞高桥镇，欲断我吴淞要隘。薛焕饬吴煦飞调华尔带常胜军来沪，华尔愿告奋勇，邀英提督何伯，假扮西洋打猎商人，亲入贼巢，察看周围形势。归与杨坊同至松江，选勇五百六十名，驾轮船抵沪，泊高桥之天灯港口。预约英提督何伯、法提督卜罗德各带枪炮队伍，并炮船、轮船十一只，齐抵该处。以炮船排泊浦滨，华尔率队登岸，首先冲入高桥，英、法二国队伍列阵于镇之西路。贼在环镇各村，分筑巨垒六座，炮台五十余处，西面一村，为贼首巢穴，遂以常胜军径扑该村。贼开枪炮拒敌，我军以洋枪连环轰击。华尔同时分攻镇东第二村，杀贼三百余名，转至第三村，贼党且拒且退，击杀尤多。尚有居中一大村，环筑土垣，炮台分列四门，内匿贼万余，凭险坚抗。经英提督何伯带队驰至，与常胜军易地而战，常胜军转至镇西，对准贼之炮台，隔濠力击。鏖战两时许，华尔冒烟直进，破贼营，与贼巷战，杀贼一千五百余名。转至镇北一村，贼负隅抵拒，亦经常胜军攻入，砍杀二百余名，余皆溃。另镇东一大垒，共屯贼三千余，因见各村皆破，贼势穷蹙奔逃。华尔督队会英、法将士，向东南穷追，叠有斩馘。追出三十余里，沿村搜捕，已无一贼。是役也，华尔与英、法两提督所带兵勇，并计不过一千五百余人，而敌悍贼二三万之众，并将贼首吉庆元刺伤堕马而死。浦东以高桥为扼要之区，我军攻破高桥，而浦西之警稍纾。浦南以萧塘为进兵之路，贼负隅萧塘，而浦北之势愈迫。华尔邀同英提督何伯，酌带队伍，由闵行镇渡江查探贼营，周视萧塘镇，见该处贼垒坚固，挖濠两道，外濠坚排鹿角，内濠密布竹签，大路各筑炮台，小路砌墙塞断。贼观望未敢出巢。华尔故作疑兵，从容收队，旋约英、法提督各带车炮，齐抵闵行镇。二月朔黎明，渡过浦南，率队登岸，近逼贼卡。外国兵列于该镇西北，常胜军列于西南，对准贼营，火器齐发。贼凭垒抵拒，枪炮子落如雨，华尔屡扑贼濠，叠受枪伤七处。贼坚伏不出，幸英、法车炮猛列西北，贼势渐靡。华尔分队涉濠而过，攻破西南炮台，外国兵亦乘势扑入会合，与贼巷战，斩馘千余名。华尔仍率队焚烧贼巢，踏毁炮台五座，杀贼不计其数，并阵斩助贼夷匪十余名。贼再三回扑，常胜军以洋枪直前奋击，并先于东南路大屋中埋伏枪勇两队，齐起截杀，贼始大败。讯据生禽逆匪供称：萧塘逆首李姓，南桥逆首享天安王姓，均被我军杀毙。华尔正与英、法将士会商进攻南桥，适松江、宝山各贼分股四出，扑犯泗泾、七宝、月浦，野鸡墩等处，而平湖之贼水陆并进，意图窜犯泖泾。薛焕因饬华尔率常胜军暂回松江，并饬各军均回原防，徐图进取。奏入，赏华尔三品顶戴，青浦大股逆匪，东自桐石村，西自朱家角，水陆并进，图犯松江。自二月初间窜扑泗泾各营，华尔领洋枪队八百名驰抵泗泾，即由中路进攻，首先冲入贼阵，枪毙骑马黄衣贼目二名，夺取绣龙黄绸大旗一杆。贼众惊惶扰乱，常胜军一拥而上，连环施放洋枪，毙贼无算，生擒一百二十余名。余匪大败，夺路奔逃，踏断浮桥，淹毙尤多。中路之贼，靡有孑遗。华尔复助水军夺获炮船十二只，烧毁炮船十余只，小船百余只，立解泗泾之围。三月，奉上谕："华尔率队剿匪，迭著战功，前经赏加三品顶戴，此次冲锋陷阵，尤属异常奋勉，著加恩赏加副将衔，以示破格优奖。等因。钦此！"贼于屡经击败后，复盘踞王家寺、龙珠庵等处，华尔与都司王步云等会同英、法提督及新到俄国兵会防局炮勇，由上海驰至七宝，诸军会合，直攻王家寺之贼。齐出拒敌。中外队伍三面环列，先之以洋枪，继之以炸弹、火箭，贼营六座同时火起。贼大乱，常胜军与英、法各兵当先冲入烟焰中，大呼奋击，擒斩甚多。贼益不支，向北奔溃，沿途击杀及落水淹毙者，不可数计。追至诸翟、华漕等处，踏毁大小贼卡十余，余匪向南翔而窜。华尔复带小队欲赴泗泾与李恒嵩乘夜攻击，何伯偕往。甫近龙珠庵贼营，贼即施放枪炮，阻截去路。华尔督勇迎击，无不一以当百，贼凭墙坚拒，我军连放炸弹。华尔率领中外士卒，冒烟扑进，立将贼营九座攻毁。两日之战，均获全胜。共计生擒长发悍贼八百余名，夺获战

马百余匹,旗械、伪印等物一千一百余件。泗泾、七宝之路既通,松江、上海之严骤解。逆贼在王家寺、龙珠庵连营数十里,深沟高垒,与嘉兴联为一片,意在步步为营,直薄上海城下。华尔每战必先,所向披靡。其部领队法尔师等四人,均受重伤,裹创力战,出力异常。四月,薛焕奏曰:"华尔约同英、法两国将士,攻破高桥、萧塘贼垒,力辞官军协助,独显其功。臣仍令各营出队,为之声援,截贼兜抄之路。王家寺、龙珠庵之役,各营呈验俘馘,及受伤士卒,均经查明属实。故法国提督卜罗德回军抵沪,曾为臣言:在防兵勇,不乏能战之人,华尔陷阵冲锋,实为诸军之冠。臣屡戒其恃勇轻敌,每战必饬官军策应。其所教习之常胜军,初止二百余人,以次渐至千余人,操练实极认真。臣先已就各营兵勇陆续选派,吴煦亦有添募壮勇,一并交令教练,约计共有三千余人。察其才力,亦止于此,过多即恐不能尽精。抑臣更有鳃鳃过计者:华尔由吴煦与杨坊雇募教习中国兵勇,若第令练成劲旅,归我调遣,其法实为尽善。窃窥华尔近日渐觉志满气骄,隐然以常胜军为己任,所部进止,自为主持。每遇出队,不能如官军之令下即行,大有不受羁靮之意。且每战必求重赏,溪壑亦未易盈。外国人嗜利好胜,积习固然,但性与人殊,心尤难测。臣本不敢保其始终如一,惟当默为裁制,化其桀骜不驯。万一所部过多,恐有尾大不掉之虑。时人见其五战五捷,交口称扬,而吴煦等信之过深,以为长城可恃。臣窃谓驾驭外国之人,似应操纵在我,庶可得其用,而不受其害。"疏入,谕曰:"现在李鸿章所带湘勇到沪,即可将沪上各营,力加整顿,不必专借华尔之军,方能剿贼。著薛焕、李鸿章酌量情形,如果兵力已敷堵剿,即可无须再添,以杜后患。等因。钦此!"五月,华尔上书总理衙门,略云:"去冬浙宁失守,粤匪盘踞至今。华尔探得该逆意图,造办轮船,置备各式精工枪炮,为此熟商英提督何伯,前往剿除。华尔当经拨派常胜兵勇,复先驰赴浙宁之江北岸防剿,随时接应。我军甫及半途,英、法二国已经规复宁郡。我军闻捷星驰,随同各门防守,共计常胜兵军七百名。但宁郡地近海隅,潮通歇浦,最为扼要。须得就地添募壮丁五百名,合力固守,方可无虞。伏思宁郡原系浙江,未奉宪檄,本不当越疆进剿,窃念志切同仇,不遑请令,会同官弁协力汇攻,致干罪戾。嗣今规复地方渐多,而攻守兵勇不足,可否恩赏微权,随时各防调堵。"旋经总理衙门以中国定例,凡属员弁如有禀陈,必须先行禀知专阃大员,代为申呈。军中体制,一切军务均归管辖之统兵大臣调度,纪律綦严。该副将率具禀呈,殊于体制不符,应恪遵中国法度,不得遽行越禀,咨行上海通商大臣、江苏巡抚转饬遵照。嘉定、青浦二城克复后,中国兵勇三千、外国兵三百协守嘉定,华尔所部专守青浦。乃援贼大股骤至合围,洋人苦守旬日,力不能支,挟中国兵退回。是月洋兵会剿南桥,法提督卜罗德阵亡。华尔带西兵三千余名,会合官军,克柘林、奉贤二城,并踏毁贼营。七月,华尔率常胜军会同李恒嵩攻青浦城南门,以轮船驰进城河,安放大炮,轰倒城垛数处。贼不敢接仗,全退入城。华尔复将门南城墙轰裂十余丈,喷筒、洋枪并放,城头悍贼纷纷倒地。我军一拥而进,贼众拚死由西北两门夺路而逃。青浦县城自四月间复被贼踞,至是又克。华尔先于七月随同官兵收复余姚县城,八月念五日余姚复陷。华尔仅带常胜军一百四十二人往攻,正在督队登城,遽被贼枪击中胸腕殒命。署江苏巡抚李鸿章督令吴煦等为改中国冠裳,买棺收殓,葬于松江城外,奏请优恤,为之丰碑高冢,表扬事迹。而常胜一军允华尔遗嘱,饬白齐文管带云(此系传体,故于薛公、李公皆书名)。

五　斗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王无功嗜酒,饮至五斗不乱,乃作《五斗先生传》。皆隐逸中具真性情者。

五十以学易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刘聘君见元城刘忠定公,自言尝读他《论》,"加"作"假","五十"作"卒",朱子是之,且引《史记》"假我数年"为证。按:何晏注云:"《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读至命之书,故可以无大过。"此论甚明晰。又按:《说文》:"加,语言加增也。"即曰增我数年解,亦无不可。

杨六郎

宋杨业子延昭以善战著,在边二十年,契丹惮之,呼为杨六郎。此《杨家将》小说之张本。

乱　字

乱字作治解,惟《书经·皋陶谟》、《盘庚》、《梓材》、《洛诰》,此外无闻。马融注"予有乱臣十人",亦训乱为治。朱子虽引马氏解,而下复注曰:"乱本作乿,古治字也。"似朱子亦颇疑之。按:《论语》二十篇,凡用乱字者,如"不好犯上而好作乱"、"子不语怪力乱神"、"勇而无礼则乱"、"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关雎》之乱"、"唯酒无量不及乱"、"巧言乱德"、"恶郑声之乱雅乐"、"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皆从本字,何独于"乱臣"乱字别有假借?明系乿字错书耳。至《关雎》之乱,郑康成曰:"周道衰微,郑、卫之音作。正乐废而失节,太师挚识《关雎》之声,而首理其乱者,故洋洋盈耳,听而美之。"是乐之卒章解,亦不确。

粤东舟人挽篙

屈翁山《广东新语》曰:"江自凌、浈、湟、武诸水以下至清远,一路滩高峡峭,水多乱石。其船食水浅,率以樟木为之,底薄而平,无横木以为之骨。放之顺流,遇砐硪大石,一折而过,势如矢激,故曰纸船。其逆崩流而上者,触崖牴礐,随石回旋,撑者、钩者数人,牵者数人。牵者在限岸或怪石间,为深林密箐所蔽,前后不

相顾。舟子虑其或过、或不及，冲陷石棱，则终日大叫。叫且如哭、如相杀声，一一凄酸郁怒，或于石告哀，或与石拒敌。其船乍前乍却，前者如暴虎，后者如搏熊。一篙失势，舟破碎漂没，入于涡盘矣。故舟子非强有力者不能胜，故曰铁船。”张瘦铜中翰诗曰：“群山万壑峡门通，一路沿洄地势穷。小杜无心诗宛合，人歌人哭水声中。”予往来西、北两江，方知此诗之妙。

自娱儿戏

“老臣妄窃尊号，聊以自娱。”此南越尉佗语也。辽道宗咸雍三年，有司奏新城县民杨从谋反，伪署官吏。上曰：“小人无知，此儿戏耳。”僭号而曰自娱，谋反而曰儿戏，大奇。

和凝衣钵

《宋书·范质传》：“和凝典贡举，重质文，遂以自昔登第名在十三，即擢质第十三，贡闱中谓之传衣钵。盖五代时故事如此。”按：《五代史》云：“唐故事，知贡举者所放进士，以己及第时名次为重。凝及第第五，是科第五范质也。”一作十三，一作第五，未知孰误。

苋陆

《易》“苋陆夬夬”，子夏传：“木根草茎，刚上柔下也。”马氏、郑氏、王氏皆云苋陆一名商陆。方密之《通雅》：“《尔雅》‘蓫薚’，毛曰恶菜，郑曰商陆”。查毛、郑笺注，司农并无以薚为商陆解。按：《玉篇》：“蔏陆，蓫也，募也（募即所谓枝枝相对，叶叶相当者）。薩亦作陆。程传：“苋陆感阴气之多，九五当决之时，为决之主，而又不为暴合于中行。”此正合刚上柔下义，特专以今马齿苋属之苋陆，恐亦未当。不如正义直以草之柔脆者为断，较更精确。盖苋有白苋、赤苋、人苋、五色苋等名，种于园圃，生于野田，随处有之，似不必拘定马齿苋一种。董遇独谓：“苋，人苋；陆，商陆”。分为二物。按：苋之名见于《本草》，有六。而《博雅》之蔏，《尔雅》之蒉，皆为苋。至莱名连虫陆，草名薰陆，又陆之实证也。鄙意浑苋、陆而统名之，则“草之柔脆者”五字最明豁。别苋、陆而分名之，则董氏之说亦不为无见。毛检讨《仲氏易》以苋为菜，以陆作高原，究涉牵强。若惠定宇本《虞氏易》苋读如莞尔而笑之莞，陆为和睦之睦，且引汉、《唐扶颂》、《严举碑》、《郭仲奇碑》作陆字的据，穿凿附会，以之解经，入魔道矣。

驱鳄

伯益掌火烈出泽而焚之，但云禽兽逃匿耳。禹治水，掘地而注之海，但云驱蛇龙而放之菹耳。韩昌黎作《鳄鱼文》，运其雷霆斧钺之笔，而鳄鱼竟徙。盖浩然中存，足慑丑类。《易》所谓“信格豚鱼”也。宋陈文惠（尧佐）判潮州，有张氏子随其母濯于江，鳄鱼尾而食之，母弗能救。尧佐命吏拿小舟操网捕鳄。鳄至暴，非网可得，及是竟弭首受网。因作文，肆诸市而烹之。明夏侍郎（原吉）时鳄鱼复出，夏令渔舟五百只，各载矿灰，以击鼓为令。闻鼓声，渔人齐覆其舟，奔窜远避。少顷如山崩龙战，至暮寂然无声，鳄鱼种类，皆死于海滨。此二事，夏之殄除，容或有之，陈能使鳄鱼俯首就网，恐未必然。自来为贤哲作传，多傅会其奇行异闻，以为不如此不足表其气概。然而为益、禹所窃笑矣。

外江

寇莱公谓晏元献为外江人，真宗顾元献曰：“张九龄非江外人耶?”今广东转称各省人为外江老。

仙词

杨升庵曰：“世传《沁园春》及《解红》二词为吕洞宾作。按：《沁园春》词宋驸马王晋卿初制此腔。解红儿则五代和凝歌童，凝为制《解红》一曲，初止五句，见陈氏《乐书》，后乃衍为《解红儿幔》。焉有洞宾在唐，预知其腔而填为此曲乎?”此论驳得极痛快。近侯官林芗老辑《海天琴思录》，载关帝降乩《西江月》词一阕，亦无稽之甚也。

水神

明编修戚澜为鄱阳湖水神，曾见梦于丘文庄公夫人，得免溺舟之厄。文庄有文祭之。乾隆间，新建裘文达公卒，托梦其家人，云为燕子矶水神。故随园老人有诗云：“江神如识我，应送好风多。”

晚晚

吾皖桐城人呼叔曰椒椒。按：明史惇《痛余杂录》：“辰州俗呼叔曰晚晚，言晚得也。有称父为晚晚者，认为伯之子，言易长养，无刑克也。”

瓦氏兵

明石砫秦良玉屡立战功，夫人而知之矣。嘉靖时倭寇作乱，有田州瓦氏兵甚骁勇。瓦氏，土司岑彭妾也，以妇人将兵，颇饶纪律，所至秋毫无犯。

王振

永乐末，诏许学官考满乏功绩者，审有子嗣，愿自净身入宫中训女官辈。时有十余人，后独王振官太监。正统初，居中得宠。至张太后崩，权倾中外。岁己巳，也先犯边，劝上亲征，乃没土木之难。世莫知其由教职，故识之以示后。见明黄溥《闲中古今录》。今《明史·宦官传》亦不载。

使穷百姓有饭吃

汉申公曰：“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明崇祯间，昆山蔡忠襄（懋德）巡抚山西，召对时思陵问致治之要，对曰：“天下变乱，皆由民穷为盗。臣任抚绥，当使穷百姓有饭吃耳。然爱民先察吏，察吏莫先臣自察。臣不公不廉，何以服僚属心？愿正己率属，俾民不为

盗，而臣无可见之功。不愿杀害百姓，以成一己之名。”云云。呜呼！如忠襄者，可谓言行相符者矣。按：《明史》忠襄事迹颇多脱略，当以魏叔子所撰《忠襄传》为详。

土　墼

墼，古历切，又吉历切，音激。《说文》：“瓴适也。”一曰：土墼，未烧砖坯。宋群牧司，领内外坊监使、副、判官，比他司俸入最优，又岁收土墼钱颇多，以充公用。见欧阳文忠《归田录》。

不弃盲妻

钮玉樵《豫觚》载项城韩埛不肯毁婚戚氏盲女，以为宋之刘廷式再见。吾郡凤台刘公（志本），其夫人亦双瞽也。初，夫人之父以其女无目，招刘公之太翁欲辞婚。太翁意未决，问公，公毅然对曰：“是何言欤？儿与若结发为夫妇，使我瞽，若亦将辞婚耶？”太翁首肯，遂迎娶如礼。未几，公成进士，出宰剧邑。今孙曾绳绳，皆夫人之所出也。公为先世父戊辰同年。

果然　怪哉　虽

交州以南有果然兽，其鸣自呼，身如猿，犬面，通身白毛，体不过三尺，而尾长四尺余。见《南州异物志》。汉武帝幸甘泉坂，驰道有虫，蟠而伏地，赤如生肝，头、目、口、鼻、耳、齿尽具。东方朔曰：“此虫名怪哉，秦始皇拘系无罪，幽杀无辜，众庶愁怨，咸仰首叹曰：‘怪哉！怪哉！’愤气所生，此必秦故狱处。”公孙弘按地图，果秦狱地。见《东方朔别传》。傅弘业宰天台县，有人得一兽，形如豕，仰鼻，长尾有歧，谓之怪。傅识之，曰：“虽（以醉反），非怪也，雨则悬于树，以尾塞鼻。”后验之，信然。见唐于逖《闻奇录》。

七十二岁中试

宋绍兴间，黄公度榜第三人陈修，福州人。唱名时，高宗问：“卿年几何？”对曰：“臣年七十三。”问：“卿有几子？”对曰：“臣未娶。”乃诏出内人施氏嫁之，年三十，赀奁甚厚。时人戏为语曰：“新人若问郎年几，五十年前二十三。”云云。见罗大经《鹤林玉露》。同治庚午，余提调粤闱，填榜时第二十四名顺德县恩贡生刘枢，阅其年七十二矣。李恢垣吏部与之交好，据云：“刘精神强健，犹航海北赴春官。”孰谓古今人不相及耶？

记慧能生卒之误

《七修类稿》载：“六祖姓庐名慧能，唐贞观戊戌生，年七十六，开元三年八月十三日没。”《广东通志》载：“慧能生贞观十二年二月八日子时，先天二年八月初三日端坐至三更迁化，春秋七十有六。”《肇庆府志》所载与《通志》同，惟生于贞观十二年作二十年。按：贞观十二年戊戌，至先天二年癸丑，实七十六年，与寿七十六之数相符，当以生于戊戌，卒于癸丑为断。若云开元三年，则不止七十六岁矣。至五祖以达摩所传衣钵付慧能，中宗时诏内侍薛简驰迎，慧能不肯奉诏，遂送百衲袈裟及钱帛等，以供奉养。《七修类稿》谓玄宗赐织成淡山水衣，《志》亦不载，惟记上元二年肃宗遣使请衣钵供奉。永泰元年代宗梦师衣钵，敕制史杨缄曰“朕梦慧能禅师请传衣袈裟却归曹溪（即韶州宝林寺），今遣镇国将军刘景崇顶戴而送，可于本寺如法安置”云。其没时，《类稿》作八月十三，《通志》又作八月初三，应考。嘉庆戊寅，阮文达总制两广，增修《广东通志》，至道光壬午告成，编纂悉委之扬州监生江藩，舛误甚夥。惜咸丰辛酉重镂板时，陈兰浦诸君亦未能细加较正也。

杨妃体弱

玉环体肥，而香山居士诗一则曰：“贵妃宛转侍君侧，体弱不胜珠翠繁。”再则曰：“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蓝　面

唐卢杞面蓝，宋丁大全面亦蓝色，皆奸臣也。

彭祖寿

《寰宇记》：“殷贤臣彭祖，颛帝玄孙，至殷末寿七百六十七岁。”据此，则世称八百岁者，亦举成数而言之耳。

不通时务

金兵再下，唐恪请驾西幸洛，连据秦、雍，以图兴复。开封尹何桌入见，引苏轼所论周之失未有如东迁之甚者，帝遂决计死守，已而城陷。明甲申之变，李建泰请驾南迁，大学士范景文等请先奉太子抚军江南，兵科给事中光时亨以诸臣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景文等不敢复言，已而国亡。读书不通时务。足致误事，彼何桌、光时亨者，非宋、明之罪人耶？

卷　五

杨赐碑

刘舍人《文心雕龙》云：“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观杨赐之碑，骨鲠训典，陈、郭二文，词无择言。”按：中郎集中《杨公碑》凡三首，一题曰《司空文烈侯杨公碑》，一题曰《汉太尉杨公碑》，一题曰《文烈侯杨公碑》，两书公讳赐字伯猷，而《后汉书》赐字则作伯献。

处　士

《荀子》云：“古之所谓处士者，德盛者也，能静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今之所谓处士者，无能而云能者也，无知而云知者也，利心无足而佯无欲者也，行为险秽而强高言谨悫者也，以不俗为俗、离踪

而跂訾者也。"此言切中士弊。昔三士以二桃自杀，秦散三千金而士斗，叔孙通以五百斤金赐诸生，诸生喜谓叔孙先生真圣人。甚矣，虚声之可鄙也。

归鹿放虎

《武成》："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宋袁文《瓮牖闲评》作"归鹿华山之阳，放虎桃林之野"，不知何据。

大　风

乾隆乙丑，袁简斋先生宰江宁。五月十日，天大风，白日晦冥。城中女子韩姓者，年十八，被风吹至铜井村，离城九十里。其村氓问明姓氏，次日送其还家。女婚东城李秀才子，李疑风无吹女子至九十里之理，必有奸约，控官退婚。先生曰："古有风吹女子至六千里者，汝知之乎？"李不信，先生取元郝文忠《陵川集》示之。其诗云："黑风当筵灭红烛，一朵仙桃落天外。梁家有子是新郎，芊〔芈〕氏负从钟建背。争看灯下来鬼物，云鬟欹斜倒冠佩。"又云："自说吴门六千里，恍惚不知来此地。甘心肯作梁家妇，诏起高门榜'天赐'。几年夫婿作相公，满眼儿孙尽朝贵。"李无以应。先生复晓之曰："郝文忠一代忠臣，岂肯诳语？但当年风吹吴门女，竟嫁宰相，恐此女无此福耳。"李大喜，两家婚配如初。制府尹公闻之曰："可谓宰官必用读书人矣。"又纪文达《滦阳消夏录》载："辟展土鲁番地有风穴，在南山，其大如井。风不时从中出，每出则数十里外先闻波涛声，迟一二刻，风乃至。所横径之路，阔不过三四里，可急行而避。避不及，则众车以巨绳连缀为一，尚鼓动颠簸如大江浪涌之舟。或一车独遇，则人马辎重皆轻若片叶，飘然莫知所往矣。风皆自南而北，越数日，自北而南，如呼吸之往返也。余在乌鲁木齐，接辟展移文云：'军校雷庭，于某日人马皆风吹过岭北，并无踪迹。'又昌吉通判报：'某日午刻，有一人自天而下，乃特纳格尔遣犯徐吉，为风吹至。'俄特纳格尔县丞报徐吉是日逃，计其时刻，自巳正至午，已飞腾二百余里。此在彼不为怪，在他处则异闻矣。徐吉云：'被吹时，如醉如梦，身旋转如车轮，目不能开，耳如万鼓乱鸣，口鼻如有物拥蔽，气不得出，努力良久，始能一呼吸耳。"（按：韩女被风吹九十里，徐吉一时许二百里，此中国与沙漠形势不同。古称风灾鬼难之域，信然。又按：辽开泰七年，节度使勃鲁里至鼻洒河，遇雨，忽大风飘四十三人飞旋空中，良久堕数里外，勃鲁里幸免。时一酒壶在地，竟不移。袁、纪二公均未曾引及也。）

潘墨仙

怀远潘墨仙（纪），少霞明府（绣）之兄也。六岁目双瞽，长而读书，一过即能熟记，兼工吟咏。性极孝，母殁，庐墓数年如一日。有《墓下作》云："老母冢中藏，瞽儿冢边呼。倦极依冢卧，梦见醒又无。"后二语一字一血，汉、魏以来作者无此沈痛笔墨，乃于不识字之瞽人得之。觉《三百篇》"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仅止道著一面也。陆放翁云："乃知母子意，更远未尝隔。"呜呼！如墨仙者，可谓孝矣。

李文姬

东汉李固女名文姬，嫁同郡赵伯英。当固遭梁冀之难，三子两死狱中，文姬匿其弟燮，托固门生王成保全之。入徐州界，变姓名为酒家佣。冀诛，桓帝诏求固后，燮得还乡里。姊弟相见，悲感路人。《范史》叙其事于《固传》中而不入《列女》。彼陈留董祀妻蔡文姬被掳胡中十二年，曹操以其为蔡邕之女，金璧赎归，重嫁于祀。吾不知十二年在虏中，节耶？烈耶？觍然登诸《列女》之间，不几为李文姬窃笑欤？

随任应试

康熙十一年壬子科，广西乡试，中式第十二名贾锡爵，满洲人，是时作宦者子弟随任准其与省试也。见《广西历科题名录》。

郢中九老

歙鲍双五先生督学湖北，按试安陆时，府县学校官十人：钟祥县教谕蔡（理元），蕲州举人，年七十六；潜江县教谕徐（洲），兴国举人，年七十三；安陆府教授潘（恒月），兴国举人，年七十三；天门县训导胡（学洙），郧西岁贡，年七十；潜江县训导萧（协中），嘉鱼岁贡，年六十八；天门县教谕李（如筠），江夏举人，年六十七；京山县训导丘（齐孟），武昌优贡，年六十五；京山县教谕柯（光澍），大冶举人，年六十二；安陆府训导杨（万炳），松滋岁贡，年九十一；惟钟祥县训导萧（燴），竹溪廪贡，年四十四为最少。自杨君以上九人，合六百四十三岁，连闰扣去虚日，共阅甲子三千九百一十有羸。先生有《郢中九老歌》，亦嘉话也。

顺治年搢绅

纪文达公（昀）家藏顺治间《搢绅》一部，按其序文，始于顺治丙戌。盖自甲申定鼎，至丙戌年方有刊本，见吴香亭侍郎文集。（宋赵升《朝野类要》："搢绅，仕宦之称，指其笏带而言也。"）

宁甯二字通用

慕陵圣讳下一字今改作"甯"字。按：此二字古本通用。《史记·酷吏传》有宁成，《汉书·》作甯成；广宁县《汉书·地理志》作广宁，《晋书》作广甯。盖皆本于《左氏传》公孙宁仪行父《公羊传》乃作公孙甯仪行父也。改字敬谨避讳，适与古合。

竹夫人

编竹如圆枕，空其中，长三四尺，夏月抱以卧，可以清暑，名之曰竹夫人。东坡诗："留我同行木上座，赠君无语竹夫人。"是送竹几与谢秀才，俗呼竹几亦曰竹夫

人也。

灭　明

澹台子羽名灭明，莒展舆之党有公子灭明，见昭公元年《左氏传》。

禅悦寺神钟

溆浦东门外禅悦寺，有钟一口。相传初铸成时，叩之无声，僧某自海上来，云："钟失魂，故不鸣。"乃使人入海招魂，再叩之，声闻数十里矣。

僧道加显秩

魏僧法果、昙证并加老寿将军，唐武后加僧怀义左卫大将军、梁国公，中宗除道士史崇恩国子监祭酒，加道士叶静能金紫光禄大夫，睿宗时长安浮屠慧范封上庸郡公，与诛张易之，擢三品御史大夫。又代宗加不空和尚开府仪同三司、萧国公，辽太平五年加道士冯若谷太子中允，重熙十九年加僧惠鉴检校太尉，咸雍二年加僧守志、五年加僧志福并守司徒，宋钦宗靖康元年以僧赵宗印为参议官。元刘秉忠、明姚广孝、陶仲文可以有偶矣。

舆　机

《曾子问》"舆机"，疏："以木为之，如床，先用绳系两头，谓之杩。"

姻

妻父曰婚，婿父曰姻。定公十三年冬，晋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左氏传》曰："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荀寅之子娶吉射之女云。

兰花卷子词

杨小坡茂才(组荣)工填词，有为王谦斋茂才题秦淮女史吴瑞云《兰花卷子》南北曲一套，声调苍凉，借题感兴，置之《曲谱》中，不减玉茗风韵也。词曰："《正宫端正好》莽天涯，人何处？望江南，榛棘荒芜。花心更比人心苦，(是一篇)着色(的)《离骚赋》。《滚绣球》(想当初)十二栏干帘影疏，三五中秋月影孤。看楼外垂杨一树，把长桥遮得模糊。甚文章大小苏，甚神人大小姑，乔珠娘烟花寨主，俊王郎旷代才无。(那管他)桃花竟日随流水，(端的是)寒雨连江夜入吴，(对画兰)媚影亲摹。《脱布衫》你是个阮藉穷途，他是个卓氏当垆。(钟情的)梦儿中阳台遇雨，(传神的)画儿中空山泣露。《小梁州》(那时节)院落沈沈日影晡，(他为你)滴翠调珠，(还有个)可人捧砚，(是)掌中珠，回眸顾花也病难扶。《么篇》(怎)地中隐隐鸣金鼓，眼睁睁断梗江湖。(血染了)石头城，(尸填了)桃叶渡。(你尚有)生绡一幅花，不共人枯。《上小楼》(一霎时)香帘绣幕(都变了)几堆黄土，(再休提)风雨秋灯，烟波画船，诗酒狂徒。看栖鸟，听啼蛄，野花无主。(享一点)画兰名，天还嫉妒。《么篇》(则为你)名魁花谱，花为香祖，(俺也曾)裘典鹔鹴，裙泼胭脂，帐掩珍珠。倡家雏，酒家胡，缓歌慢舞，(只落得)郁苍苍斜阳满树。《耍孩儿》(王郎呵，你)当年筝笛鸣秋浦，劚一片芦花舞絮。抽刀杀贼竟何如？破青衫依旧寒儒。(留得个)一丛香草三生石，(最伤心)满地飞灰万卷书。吃紧的相思谱。(虽则是)无人可赏，(却怎生)有口难糊。《五煞》(深惜你)倦吟花诗句香，醉谈兵胆气粗。大人藐视终难遇，祢衡不肯游江夏，西子何曾去五湖？目断台城路。(似你这)深山小草，(怎难忘)野水残蒲？《四煞》(最爱你)乱排场不让人，风头衔众口诬，薰莸杂处心良苦。(这壁厢)八公草木新烽火，(那壁厢)六代江山旧画图，一卷朝和暮。(猛想起)悲欢离合，(涂抹些)也者之乎。《三煞》(堪笑你)谒涂山眼界空，吊荆人独自哭。兰魂吹入琴堂幕，(说甚麽)黄衫倾倒真名士，(他也曾)红拂私奔莽丈夫，一瓣心香炷。(怎当日)飘零荡子，(又做了)勇敢狂奴？《二煞》(可恨你)破蒲团坐得拘，旧青毡守得愚。(怎)十家姊妹将人误？江淮才子名虽重，脂粉娇娃骨已枯，大劫皆天数。(可记得)红巾揾泪，绿酒提壶？《一煞》(俺劝你)谢风情多读书，觅生涯且滥竽，黄金杜牧人争铸。(只为你)深深香雾迷蝴蝶，(因此上)苦苦春风叫鹧鸪，一唱君当悟。(似这般)情苗恨蕊，(到不如)永断根株。《尾声》知君牵梦魂，代君诉肺腑。可怜曲误无人顾，(我待要)请正兰花，花不语。"

王世贞庸妄

知人论世，士君子之责。然须实有见地，方不没是非好恶之公。若逞一己笔舌，轻议古人，则谬之甚者也。吾祖玄英先生遁隐会稽鉴湖之滨，渔钓为乐，时称逸士。广明、中和间江南为律诗，未有及先生者。玉赞序先生诗为入钱起之室。唐末宰臣张文蔚、中书舍人封舜卿奏名儒不遇十五人，请赐一官以慰其魂，先生其一。孙郃作传，亦推许极当。《唐诗纪事》所云："先生为人野质，每见人设三拜，曰：'礼数有三。'识者呼方三拜。"不过述名贤风韵，初无贬词也。王世贞《弇州四部稿》中以先生之三拜，比之宋朱元晦孙之号朱万拜者，断为人妖。浚师按：晦翁曾孙浚当贾秋壑柄国时官浙漕，每有札子禀事，必称"某万拜覆"，时人谓浚为朱万拜。夫先生之三拜，自鸣其高；朱之万拜，谄事权相。一名儒，一巧宦，谓巧宦为人妖则可，谓名儒为人妖，则世贞自居何等耶？《四库全书提要》称："世贞初羽翼李攀龙，后岿然独存，为时耆宿，其声价遂出攀龙上，而摹拟剽袭，流弊万端，其受攻亦甚于攀龙。"洵属确论。归熙甫目世贞为庸妄子。信然哉！信然哉！

享国之久

尧舜以后，人主享国之久者：夏履癸(即桀)。五十二年，商太戊七十五年，武丁五十九年，周昭王五十一年，穆王五十五年，宣王四十六年，平王五十一年，敬王四十四年，显王四十八年，赧王五十九年，汉武帝五十

四年，蜀后帝四十年，梁武帝四十八年，唐玄宗四十六年，宋仁宗四十二年，理宗四十年，明世宗四十五年，神宗四十八年。其间夏桀昏暴，周昭溺楚，平王东迁，蜀后主出降，梁武饿死台城，唐玄宗遭禄山之乱，宋理宗局于南渡之后（按：辽圣宗在位四十九年，究非正统可比）。若我大清圣祖仁皇帝在位六十有一年，高宗纯皇帝在位六十年，尊太上皇帝四年。祖孙相承，垂衣裳而治者百二十余岁，万邦协和，中外臣民悉被太平之福。盛矣哉！足以方驾三、五，超迈汉、唐矣。

荤桃茢

《礼·玉藻》："膳于君有荤、桃、茢，于大夫去茢，于士去荤，皆造于膳夭。"郑注："膳，美食也。荤、桃、茢，辟凶邪也。大夫用荤、桃，士桃而已。荤，姜及辛菜也；茢，菼帚也。"按：《檀弓》："君临臣丧，以巫祝桃茢执戈恶之。"桃是桃枝，茢是萑苕，所以扫除不祥，若君用膳，何必用此辟凶邪之物，且不知有何凶邪之可辟？殊觉牵强不近理。鄙意荤即葱、蒜等物，释家以大蒜、小蒜、兴渠、茖（音格）、葱为五荤，道家以韭、蒜、芸台、葱、薤为五荤。桃即桃诸，王肃云："诸，菹也。"茢即《尔雅》勃茢，注："一名石芸。"《说文》凡草之可食者皆曰菜，芸草似目宿菜。《急就篇》注："芸蒿生熟皆可啖。"则石芸当即芸台。范石湖诗："菘心青嫩芥台肥。"可证芸台、芥台皆食品所必需。

省中诗

吴潘歔庭前辈（曾绶）《省中杂诗》云："秋高万籁静无声，官烛名花照眼明。不见薰香双侍史，窥人只有月多情（徐中丞士林，康熙癸巳进士，初官中书，有句云：'归来惹得山妻问，侍女薰香近有无？'）。中书典故费探研，画省簪毫二十年。闭户著书人海里，至今一序共流传（杭州王峨山正功出入省闼二十年，每入直，辄搜考档案，勒成一书，名《中书典故汇纪》，其目有六，曰：《官制》、《职掌》、《仪式》、《恩遇》、《建置》、《题名》，而以《杂录》终焉。杭世骏为作序）。人分四值共趋班，辰人申归仆仆间。齐下三单忙注本，一鞭恰趁夕阳还（遇启銮封印日，则三日本齐下）。领归折件写分明，守晚亲听玉漏清（圣驾进宫日，早班领每日上谕、奏折，候夜直交代，为守晚）。更有改签新式样，除官朱笔自题名（凡御笔亲书者，为朱签。特旨改票，为改签）。楮阴缭绕北垣前，妙笔鸿胪点缀妍。日影参差人久坐，相公真是地行仙（内阁北垣下有老楮一株，岁久成阴，相国泽州公机务之暇，时一憩焉。泰州禹之鼎绘成《楮窗图》，公自题二诗，查慎行和之云：'洵知黄阁异人间，独树能高便不硕。萧洒坐看移日影，婆娑行爱绕苔斑。堂餐撤后仍开卷，赐杖携来正押班。为报官居如邸第，太平机务有余闲。'）"。余傫直十年，校书三馆，诵歔庭诗，觉此身犹在五云深处也。

耳 衣

唐李廓《送振武将军诗》云："金装腰带重，锦缝耳衣寒。"按：耳衣即今北地冬月所用耳套。

九 说

董酝卿尚书有《九说》一篇，兹录之。《说》云："岁乙丑，总税务司赫德言数之中惟九最奇。详叩其说，曰：'一九自成为九，及十九、百九、千万九、亿九、凡无奇零，与一九同者，不必言也。至如二九一十八，一八，九也；三九二十七，二七，九也；四九三十六，三六，九也；五九四十五，四五，九也；六九五十四，五四，九也；七九六十三，六三，九也；八九七十二，七二，九也；九九八十一，八一，九也。又如十一九为九十九，九九即一十八，一八，九也；十二九为一百八，一八，九也；十三九为一百一十七，一一七，九也；十四九为一百二十六，一二六，九也；十五九为一百三十五，一三五，九也；十六九为一百四十四，一四四，九也；十七九为一百五十三，一五三，九也；十八九为一百六十二，一六二，九也；十九九为一百七十一，一七一，九也；二十九为一百八十，一八，九也。又如二十一九为一百八十九，一八九即一十八，一八，九也；二十三九为一百九十八，一九八亦即一十八，一八，九也；二十二九为二百七，二七，九也；二十四九为二百一十六，二一六，九也，推而至于二十九九，为二百六十一，二六一，九也，又推而至于九十九九，为八百九十一，八九一即一十八，一八，九也。又如一百一九为九百九，九九即一十八，一八，九也；一百二九为九百一十八，九一八亦即一十八，一八，九也；一百三九为九百二十七，九二七亦即一十八，一八，九也；推而至于一百九九，为九百八十一，九八一亦即一十八，一八，九也，又推而至于九百九十九九，为八千九百九十一，八九九一即二十七，二七，九也，又推而至于九千九百九十九九，为八万九千九百九十一，八九九九一即三十六，三六，九也，又推而至于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九，为八亿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一，八九九九九一即四十五，四五，九也。又如八亿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一减一九，余八亿九万九千九百八十二，八九九九八二即四十五，四五，九也；再减十九，余八亿九万九千八百九十二，八九九八九二亦四十五，四五，九也；再减百九，余八亿九万八千九百九十二，八九八九九二仍四十五，四五，九也；再减千九，余八亿八万九千九百九十二，八八九九九二亦仍四十五，四五，九也。又如八亿八万九千九百九十二减九千九为八万一千，余八亿八千九百九十二，八八九九二即三十六，三六，九也；再减八千九为七万二千，余七亿三万六千九百九十二，七三六九九二亦三十六，三六，九也；再减七千九为六万三千，余六亿七万三千九百九十二，六七三九九二仍三十六，三六，九也；再减六千九为五万四千，余六亿一万九千九百九十二，六一九九九二亦仍三十六，三六，九也；再减五千九为四万五千，余五亿七万四千九百九十二，五七四九九二仍三十六，三六，九也；再减四千九为三万六千，余五亿三万八千九百九十二，五三八九九二仍三十六，三六，九也；再减三千九为二万七千，余五亿一万一千九

百九十二，五一一九九二即二十七，二七，九也；再减二千九为一万八千，余四亿九万三千九百九十二，四九三九九二即三十六，三六，九也；再减一千九为九千，余四亿八万四千九百九十二，四八四九九二亦三十六，三六，九也，推之而再减九十九九为八百九十一，余四亿八万四千一百一，四八四一一即一十八，一八，九也；又推之而再减九百九十九九为八千九百九十一，余四亿七万五千一百一十，四七五一一亦即一十八，一八，九也；又推而再减九千九百九十九九为八万九千九百九十一，余三亿八万五千一百一十九，三八五一一九即二十七，二七，九也。离之而九，合之而九，益之而九，损之而九，纵之而九，横之而九，盖随意所之，回环往复而无不然也。由是而兆、而京、而垓、而秭、而壤、而沟、而涧、而正、而载，亦无不然也。此惟九为然，八以下皆不能然也。覆按之，信。恂惟《六经》言数，莫详于《易》。而《乾》元用九，未著此义。畴人书汗牛充栋，号九九术，而目所经见，亦未有此者。恂生五十九年矣，今乃以至浅至近者，而竟闻所未闻，则终身由之而弗之觉，此外正不知凡几也。噫，可惧也。”

惠刘戣瞿锐

《周礼·司兵》之掌，以戈、殳、矛、戟、牟夷为五兵。《司马兵法》以弓矢、殳、矛、戈、戟为五兵。樊文渊《七经义纲》格论车上五兵，戈、殳、车、戟、酋矛、牟夷；步卒五兵戈、殳、车戟、酋矛、矢。是《司兵》所掌，乃车上之器；司马所云，乃步卒之器也。古兵器體异名殊，形制难于稽考。《书·顾命》执惠、执刘、执戣、执瞿、执锐，他经传中皆无闻。郑氏云“惠，状斜刃，宜芟刈”，“刘，今镵斧”，“戣、瞿，今三锋矛”，与孔安国注“惠，三隅矛”，“刘，钺属”，“戣，瞿，皆戟属”不同。按：惠本通锪。《集韵》：“锪，音叡。侍臣所执兵器。”瞿通戳。《唐韵》：“古四出矛为戳，又作镼，《说文》：‘兵器也。’”锐当即《左传成二年》“锐司徒免乎”之锐。盖司徒主锐兵者也。然则郑、孔所注，不如王肃“皆兵器之名”五字为简截了当。

应元佳谶

宝应王补帆中丞（凯泰）官广东布政使时，倡设孝廉书院，择地于粤秀山麓之应元宫。宫祀雷神，岁久倾圮，爰移雷神于后山颠，而讲堂成焉。应元之名出道书，中丞即因“应元”二字为书院名，实为会试、殿试之佳兆也。中曰乐育堂，右曰红杏山房，左曰仰山轩、曰奎文阁。堂之下又堂三楹，东偏为监院，院东曰十三本梅花书屋。中丞五世伯祖楼村先生（式丹），康熙癸未会、状，尝以所居十三本梅花书屋绘图征诗，故中丞植梅题额如之，不特述祖德，亦仍以佳名为之兆也。书屋西偏为董事所，外出为中门，又出为大门，门外为莲池。自大门至乐育堂累数十级，西邻菊坡精舍，距学海堂不半里许，皆课士地。中丞题仰山轩楹联云：“岳峙层霄，海内斯文尊北斗；雷鸣昨夜，天公有意属南州。”又题十三本梅花书屋楹联云：“开阁集群英，到处宛如逢旧雨；和羹期异日，诸君何以对名花？”己巳秋，书院落成，延冯展云少詹主讲。中丞复筹备经费，手订规条，彼都人士皆欣欣然相告曰：“阮文达建学海堂后，此其继矣。”庚午科，予提调粤闱，与中丞共事月余。适中丞奉命开府八闽，濒行约予遍行游览，予有诗纪之。越明年辛未，殿试一甲一名进士果顺德梁耀枢，书院中肄业孝廉也。中丞狂喜不禁，复撰一联寄题讲堂云：“瑞兆岂无因，不负隔年弹柳汁（书院首课曾以‘柳汁染衣’命题）；科名原有定，适逢佳会种梅花。”盖培植士林之盛心，不仅使八百孤寒下泪矣。昔宋广平投《梅花赋》于苏味道，而得列闻人之目，今中丞种梅花于书院，而遂兆大魁之祥，是所望于安排状元宰相之人哉！又汀州童贰尹（源润）精青乌学，曾为梁君之祖卜吉壤，许葬后可得鼎甲。不二十年，其应如响。术亦神矣。爰连类书之。

记台湾渡海开禁事

台湾自古不通中国，名曰东番。明天启中红毛荷兰夷人居之，属日本。本朝顺治六年，郑成功据而逐荷兰夷，伪置承天府，名东都，设二县，曰天兴、万年。其子郑锦改东都曰东宁省，升县为州。康熙二十年，用姚启圣议，授施烺为靖海将军征之。二十二年，烺率舟师，由铜山进人八罩，直抵澎湖，歼其精锐，郑克塽穷蹙归命。台湾平，改置府治，领县三。雍正元年，复添设一县。初，私渡之禁严，闽、粤人利其土地肥美，辄偷往开垦。久之，欲归则不忍弃业，归则干例禁，其父母妻子之在内地者，亦不得往。大吏悯焉，曾奏宽其禁，未几复停罢。乾隆己卯，光州吴湛山先生（士功）抚闽，特以情上闻，其疏曰：“凡有渡台人民，禁绝往来，不能搬移。现在台地汉民已逾数十万，其父母妻子身居内地者，正复不少。若弃之而归，则失谋生之路；若置父母妻子于不顾，更非人情所安。故其思念父母，系恋妻孥，实有不能自已之苦衷。以致急不择音，冒险偷渡，百弊丛生。伏查乾隆十七年原任台湾县知县鲁鼎梅纂修《台湾县志》云：‘内地穷民在台者数十万，其父母妻子俯仰乏资，急欲赴台就养，格于例禁，群贿船户，顶冒水手姓名挂验，妇女则用小渔船夜载出口，私上大船。抵台复有渔船乘夜接载，名曰灌水。经汛口觉察，奸梢照律问遣，固刑当其罪，而杖逐回籍之民，室庐抛弃，器物一空矣。更有客头串通习水积匪，用湿漏船只收载数百人入舱，将舱盖封钉，不使上下，乘夜出洋，偶值风涛，尽入鱼腹。比到岸，恐人知觉，遇有沙汕，辄赶骗离船，名曰放生。沙汕断头，距岸尚远，行至深处，陷没泥淖中，名曰种芋。或潮涨漂溺，名曰饵鱼。穷民迫于饥寒，相率入陷阱。言之痛心。’《志》言如此，臣思愚民之被害，奸梢之肆恶，鲁鼎梅身莅台湾，见闻自确，载诸邑乘，考订非虚。臣一载以来，留心察访，实属确有之事。然卒未有因陷溺而告发者，缘在汪洋人迹罕到之地，被害者既已溺于波臣，幸免者亦缘自干禁令，莫敢控告。故例禁虽严，而偷渡接踵。臣计自乾隆二十三年十二

月至二十四年十月，一载之中，共盘获偷渡民人二十五案，老幼男妇九百九十九名口，内溺毙男妇三十名口。其已经发觉者如此，其私自过台在海洋被害者，恐不知凡几。伏念内外民人，均属朝廷赤子，向之在台为匪者，悉出只身无赖，若安分良民，既已报垦立业，有父母妻子之系恋，有仰事俯育之辛勤，自必顾惜身家，各思保聚。此从前督抚诸臣所以叠有给照搬眷之请也。及奉准行过台以后，亦未有在台滋衅生事者。乃因奸民偷渡，致令良民在台者身同羁旅，常怀内顾之忧，在内者怅望天涯，不免向隅之泣。以故老幼妇女，茕独无依之人，迫欲就养，竟致铤而走险，毕命波涛。非所以仰体我皇上如天之覆，一视之仁也。合无仰恳敕部定议，嗣后除内地只身无业之民，及并无嫡属在台者，仍遵例不许过台，有犯即行查拿递回外，若在台有业良民，果欲迎其祖父母、父母、妻妾、子女、子妇、孙男女及同胞兄弟过台者，许赴台地。接管官报明籍贯眷属姓氏年岁册，移原籍核覆，给照回籍搬接。其在内地眷属，欲过台完聚，报明该管地方，移台核覆，申督、抚给照亦如之。过台时验照放行，如人照不符而放行，及滥给路照，各当该官司均分别议处。其余偷渡人，仍如旧例严禁。"疏入，下部议行。从此渡海良民，感颂皇仁，咸有室家之庆矣。

张　说

汉安丘懿侯张说（师古曰："说读曰悦"），以卒从起方与，属魏豹。二岁五月以执盾入汉，以司马击项羽，以将军定代侯，二千户。唐张燕公盖袭其名。是古今有两张说也。

蒋太史答随园书二首

蒋心余先生《藏园文集》，文孙云樵太守（立昂）重刊于广州，持以饷予，独缺《答随园老人》二书，特为录出，并属太守补刊于后也。

附录《答随园书》

士铨顿首，随园先生：士铨生于贫贱，又少师承，天性所发，遂恣肆为诗，问质之时贤，所赞皆不中窾。窃以自厌乳臭之子才知平仄，便掉一帙，邀名于盲瞽之大人先生，心窃非之，故行年四十，无一句镌板者。意欲得大知识正法眼论定，然后自信。读公来札数千言，如久痼之人得和、缓砭针，始而肌肉慓慓然，继则筋骨融融然，终之以畅然、熙然，而疾霍然大起。公才冠一代，乃于区区之后生，片长薄技，苦心鞭策之。珍爱若斯，使公为宰相，则三百六十之官，皆得其能者而用之，天下宁有弃物？士铨何足重轻，而公之心乃斯文命脉所关，此士铨所以为天下不遇知己者哭，更为天下幸获知己者狂舞欢笑而不能自止也。拙诗断自甲子，甲子以前一火了之，后至壬申。才汇草稿，得公震撼之，今年当于会稽卒其业。士铨昨日服七品官服，拜祖先毕，即躬走谒，盖欲面叩千百，求为先公存数字。不料公以校勘拙集之故为我谢，我感泣何似？否则贺前辈年，正不必如此其至诚也。先公事实无诬罔，公酌收之，不拘体制，并不必拘立传与铭墓也。覆书方去，诗册遽来。就老母炉火光中急读之，觉天云下垂，海水斗立。此气乃孟子之气，岂贲、黝所能万一，而云学某体何也？士铨感激汗颜，不知所措，宝之拜之，所针砭处字字确当。怅得师之晚，悔失路之多，怦怦不能自已，收之桑榆，不敢不勉。

公文海涵地负，岳峙渊停，为四五百年来第一作手。大抵以《史》、《汉》为根柢，而沉浸于欧、柳之文，其风趣隽妙，又兼《南》、《北史》、《晋书》之神。真气鼓荡，刻画忠孝，标绘奇诡，使读者或哭或笑，狂叫跳舞，不能自止。一代巨公元老，传之史册者，不能详其轶事，非滞则板，未足尽其人生平。两夕以来，朗诵二过，老母、山妻、掩泣者累，歔欷不胜。而幼子闻角黍蘸朱，及戴石臼而舞、书佛顶罗汉身上诗，皆笑跃不止。季者问曰："当更觅题佛身上诗来一读之，必惊倒阿爷也。"然则公文之传百世而入肌骨，于此已见其端矣。方知公文在人间，乃天地鬼神假公巨手以发灵秘，定非寻常生一才人可比，铨又何足以少益高深乎？铨遍观时贤所为古文，无十分满意者。魏叔子失之杂，侯壮悔失之空，汪钝翁间露时文气，若灵皋乃枯骨槁木，不足言简洁，文钠隶凑成句，至气满纸，阅之不能终篇。公才大心细，识超学醇，故宏放中顿挫剪裁，掩出诸公之上，铨惟有五体投地而已。彼规摹古人而自命者，不能骗苕生一长揖也。饶舌狂言，死罪死罪。

凤凰来仪

雍正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天台山中有凤凰，高五六尺，毛羽如锦，五色俱备，立处群鸟环绕，北向飞鸣。八年正月二十日，房山县石梯构〔沟〕山中凤凰集于峰顶，文彩烂然。工匠樵牧民人等千有余人，无不共见。

春宫允遗诗

长白春玉峰先生（春铬）与其兄都护公（春熙）同举京兆，同隽礼部，复同入翰林。历官中允，工诗、古文辞，惜稿多散佚。哲嗣南星同年（瑞昌）检书簏中所藏遗诗数首见示，各体均有唐音，亟登之，俾读者尝鼎一脔，亦足珍也。五古如《冷家庭院海棠盛开答德临皋前辈》（德兴）云："入门春正赊，蜂蝶喧晴昼。花开如有约，客至适云觏。红酣春睡足，环燕较肥瘦。卯醉晕朝霞，午薰堆锦绣。天心夸旖旎，美景良难售。此行已清暇，况复名花就。将军镇古易，清风冠宇宙。虎帐运韬钤，玉堂钦夙旧。赠我锦囊什，语隽夺山秀。馈我盆中花，异香散衿袖。闻说镇署前，春事尤繁茂。富贵乃天成，神仙亦邂逅。香霏敞高阁，清宴开觞侑。雅音谢殷勤，芜词愧荒陋。借此杯酒欢，愿为将军寿。"七古如《新店早发》云："荒鸡喔喔啼未已，野店晨光催客起。出门宿霭散苍茫，日华涌出扶桑紫。忽闻人语出烟中，春耕力作千家同。麦苗绿润蜻蜓雨，菜甲黄翻蛱蝶风。马行缓辔摇珠勒，领略岚光与水色。倪迂画本辋川诗，

万变云烟争顷刻。心安不知途路长，邮亭驿堠遥相望。安得闲游恣登眺，芒鞋踏遍春山苍。"《临皋前辈招饮赏花赋谢》云："将军招客开琼筵，锦屏绣幕春风妍。春光九十风廿四，等闲花里逢神仙。神仙偏欲留春住，秾华天遣春阴护。将军家在香国中，富贵风流本天赋。今我来思赏此花，举杯何惜醉流霞。旧雨重逢欣促膝，芝兰臭味无纤差。对酒频将既醉歌，今年花事赏心多。晓钟未动春犹在，明日寻春奈去何。"近体如《暮宿陶家屯》云："野店人来少，幽闲慰客情。饼香初识味，腐美早知名（相传此地小底麦饼、酱煮豆腐最佳）。远树斜阳尽，深林暮霭横。绳床安卧后，宵梦有余情。"《督工易水呈文孔修师》云："京国春光九十时，轻车遄发载驱驰。庀材细检《冬官》记，尚匠重寻夏后规。敢以粗才卑末伎，须知善事有先资。机宜指画凭遵守，窃喜晨昏近绛帷。""鹊华秋色蓟门烟，次第星轺奉使旋（乙酉、乙未，师皆入闱校士）。虎榜昔罗多士盛，鸠工今构众材全。移将玉尺供裁度，别有金绳界曲拳。毕竟矩规资哲匠，古来板筑属名贤。"《游张氏园林》云："几日黄沙扑面迎，喜从别墅解行旌。到门山色还相引，映户花光倍有情。市近不愁沽酒远（出门数武，即半壁店街），泉高偏爱煮茶清。尘劳顿息天机适，静听时禽自在鸣。"《文孔修师见示赠答德临皋总戎招饮赏花诸作赋诗纪事》云："秾香满纸赋新诗，风雅骚坛仗主持。旧雨联吟开画阁，春阴著意护花枝。幽怀畅叙空前哲，胜日芳菲订后期（原作有"开到牡丹期后约"句）。我读瑶章频往复，欲摹高格愧芜词。"《和临皋前辈海棠诗韵》云："瞥眼韶华已十分，淡红香白一群群。绣屏高敞霏香阁，锦阵横排细柳军。客里看花春似醉，公余遣兴气如云。羡君坐镇饶清福，徙倚朱兰对夕曛。""谁家金屋贮相当，深锁东风绝世妆。蝶梦有痕寻旧约，驹阴如驶惜流光。邀来名友诗兼酒，谱定神仙色是香。回首昔年鸿爪印，国花犹记咏禅房。""群芳管领付诗人，又结三生未了因。金谷园中春似海，碧鸡坊里艳如神。柔丝莫遣风相妒，瘦影偏依月作邻。开到牡丹期后约，敢辞下里和阳春。"《谢文公分赐南鲜》云："登盘珍果许分尝，也抵南丰奉瓣香。吟罢不愁诗思苦，好调冰雪润枯肠。""芳园小聚一樽开，伻到刚逢佳客来（是日方留文晴轩水部便饭）。春橘猩红梨雪白，主宾花下侑衔杯。"又《咏海棠花》云："一抹朝霞晕晓妆，猩红艳绝碧鸡坊。从来有色香原淡，何必春深恨海棠。"

鸡犬飞升

《神仙传》：八公与淮南王安临去时，余药器置在中庭，鸡犬舐啄之，尽得升天。故鸡鸣天上，犬吠云中。又《水经注》：唐公房学道，得仙合丹服之，白日升天，鸡鸣天上，犬吠云中。唯以鼠留之，乃感激，以月晦日吐肠胃更生，故时人谓之唐鼠。是鸡犬得仙事有二。吴梅村诗："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予谓梅村晚节不特有愧刘安之鸡犬，并不能效感激之唐鼠也。

食　鼠

岭南好为蜜唧，取鼠胎未瞬者饲之，以蜜饤之。筵上以箸挟取啖之，唧唧作声，故曰蜜唧。见《朝野佥载》。岭南人食鼠，号为家鹿。见《倦游录》。予官岭西，同年李恢垣吏部以番禺乡中所腌田鼠见饷，长者可尺许，云味极肥美，不亚金华火肉。予究有所嫌，未敢入口也。

模木楷木

模木生周公冢上，楷木生孔子冢上，见淮南王《木谱》。

称　公

《尔雅·释诂》："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汉晁错父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别疏人骨肉，外议多怨公。"此父称子以公也。文帝问田叔："公知天下长者乎?"对曰："臣何足知长者"。上曰："公长者，固宜知"。叔顿首曰："孟舒其人"。此君称臣以公也。宋何偃呼颜延之公，颜曰："身非三公，又非田舍公，又非君家阿公，何见呼为公?"偃惭甚。今人尊显位及长辈为公，而于平辈曰君、曰侯，颇有轻重之别矣。

梦在君边

道光戊申，铅山熊筱泉（存汉）在扬州寄牙章见赠，篆文曰"梦在君边"。章法古逸，云是旧鹾商某家物。携之箧中十余年，余弟浚益甚爱之，遂举以付弟，嘱善守勿失。或问于余曰："君边二字俗否?"余曰："'君边云拥青丝骑，妾处苔生红粉楼'，李青莲《捣衣篇》也。"或始恍然悟。

不探虎穴焉得虎子

见《吴志·吕蒙传》。蒙十五六，随邓当击贼，母欲罚之。蒙曰："贫贱难可居，不探虎穴，焉得虎子!"

尹侍郎

博野尹元孚（会一），少孤贫，读书励志，笃信程、朱，所著述有《君鉴》、《臣鉴》、《士鉴》、《女鉴》、《增定洛学编》、《北学编》。事母孝，乾隆八年，高宗特赐太夫人御制诗及楹联，天下荣之。官江南学政时，莅金陵，徒步造清凉山下潭亭，谒吾宗望溪先生，执弟子礼恭甚。旋卒于官，先生曾为志墓。少宰子嘉铨由举人官部曹，荐历方伯，擢任京卿。乾隆四十六年休致在籍，忽遣其子赍折，为少宰请谥，并请将少宰从祀孔子庙廷。上震怒，命英公（廉）、袁公（守侗）检查嘉铨京寓及本籍所著各书，其中颇有悖谬处。恭读上谕，中云："朋党为自古大患，我皇考世宗宪皇帝御制《朋党论》，为世道人心计，明切训谕。乃尹嘉铨竟有'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教衰，君亦安能独尊于上哉'之语。古来以讲学为名，致

开朋党之渐，如明季东林诸人讲学，以致国是日非，可为鉴戒。乃尹嘉铨反以朋党为是，颠倒是非，显悖圣制，诚不知是何肺肠？且其书又有'为帝者师'之句，则竟俨然以师傅自居。无论君臣大义不应如此妄语，即以学问而论，内外臣工各有公论，尹嘉铨能为朕师傅否？昔韩愈尚言'自度若世无孔子，不应在弟子之列'，尹嘉铨将以朕为何如主耶？又其书有《名臣言行录》一编，将本朝大臣如高士奇、高其位、蒋廷锡、鄂尔泰、张廷玉、史贻直等悉行胪列。无论此诸臣居心行事不能及古名臣，且以本朝之人标榜当代人物，将来伊等子孙恩怨，即从此起，门户亦且渐开，所关朝常世教均非浅鲜。即伊托言仿照朱子《名臣言行录》，朱子所处，当宋朝南渡式微，且又在下位，其所评骘尚皆公当，今尹嘉铨乃欲于国家全盛之时，逞其私臆，妄生议论，变乱是非，实为莠言乱政。又尹嘉铨在山东藩司任内，面求赏戴花翎，且敢于朕前肖述伊妻言状，称'不得赏，即无颜相见'等语。彼时伊毫不知耻，而朕之深鄙其人，实从此始也。然尚欲全伊颜面，从未宣示廷臣。昨日廷讯，伊自述不愧。此种行径，岂讲学者所宜为耶？至其托言梦中神人告以系孟子后身，当传孔子之道。又朕御制《古稀说》颁示中外，而伊竟自号古稀老人，且欲娶年逾五十之处女为妾。所行种种乖谬，出于情理之外。其他狂悖诞妄，见于所著各书者，尚不一而足。正所谓少正卯言伪而辩，行僻而坚，为所必诛者。伊从前经朕屡次保全，休致回籍，本可终其余年，幸逃法网，乃恶积罪盈，自行败露，此实天理昭彰，可为天下盗窃虚名、妄生异议者之戒。等因。钦此！"旋即处绞。自来讲理学者不失迂曲，即失执拗，此圣人所以重体用兼备也。

双　生

《扬子方言》："东楚间凡人兽乳而双生，谓之厘孖。秦、晋间谓之健子。自关以东谓之孪。"孪，双生也。殷王祖甲之一嚚一良，许厘庄公之一姝一茂。若周八士一母四乳，陆终氏娶鬼方氏之女一产六人，尤为奇特。《左传·昭公十一年》："孟僖子会邾庄公，盟于祲祥。泉丘人有女，梦以帷幕孟氏之庙，遂奔僖子，其僚从之。僖子使助薳氏之簉，生懿子及南宫敬叔。"杜预集解谓似双生。果尔，以一奔女诞生两贤，且并及孔子之门，亦罕见也。

我观周道

诸城刘燕庭先生（喜海）性喜谐谑，官浙藩时，有周君者以观察需次浙中。一日衙参，司道毕集，周不至。先生问之，旁有告者曰："周君病痢甚剧，已请假，是以不果来也。"公笑顾同官曰："'我观周道，幽（忧）厉（痢）伤之'矣。"合坐为之捧腹。

生谀死讪

王述庵侍郎（昶）致袁简斋先生书，一则曰："执事以科第耆英，文章老宿，作鲁灵光，岿然为东南士人所仰止。此固圣朝人瑞，微独坛坫增辉而已。"再则曰："弟选《湖海诗存》已断手，亦作诗话以发明之，中论大作，谓'如香象渡河，金翅擘海，足以推倒一世豪杰'。明岁勒成，当以呈教。"云云。今阅《湖海诗传》中《蒲褐山房诗话》，称其："太丘道广，无论贵郎、蠢夫，互相酬答。又取英俊少年，著录为弟子，挟之游东诸侯。更招士女之能诗画者共十三人，绘为《授诗图》，燕钗蝉鬓，傍花随柳，问业于前。而子才白须红舄，流盼旁观，悠然自得。"又云："谢世未久，颇有违言。吴君嵩梁谓其诗人多指摘，今予汰其淫哇，删芜杂，去纤佻，清新隽逸，自无惭于大雅。"云云。及观所选随园诗，仅二十首，随意编录，似未尝经心者。不特"香象渡河"数语，全行删去，且藉存其诗而大肆讥讪。以为随园可议也，生前不应作谀词。即曰谀之于前，而后有悔心，何不并其诗删除之，置之不论不议之列。乃既佩其才华，复妒其声望，而又不敢涂抹其盛名，遂故作抑扬语，欲掩前此贡谀之丑。至拉出吴嵩梁，谓其诗人多指摘。夫嵩梁少时依傍随园门墙，希冀一语奖励，以耸动公卿耳目，固人所共见共闻者。何于随园身后，竟尔逞其狂吠，等于今之鸟噣兽触辈耶？嘉庆庚辰，先世父出守湖州，嵩梁赠诗，末云："我识碧澜堂下路，愿为六客继清游。"推尊极矣，亲书短轴以送，即索百金去。嗣刊诗集，此首不存，先世父曾笑为势利之交。予录出，属林芗溪广文收之《海天琴思续录》中。昔张商英作《元祐嘉禾颂》、《司马文正祭文》、《上吕公著诗》求进，移书苏颍滨求入台，多谀词，有"老僧欲住乌寺呵佛骂祖"语，后乃乞扑司马公、吕公神道碑。呜呼！朝野小人，此物此志也。

腰　舆

腰舆以手挽之，别于肩舆也。《南史》："张宝积乘腰舆诣萧颖胄。今汉大臣中有赐紫禁城骑马者，或年已衰老，或不善骑马，许用小椅一，托以平板，两旁设短木杆，以二人舁之入。满大臣非年七十者则否。盖即腰舆之遗制。余官京朝时，见汪啸庵总宪（元方）、谭竹岩（廷襄）、董酝卿（恂）两尚书，皆能策骑而行。合肥李节相（鸿章）赏马时，年甫四十有六，据鞍振辔，缓踏玉墀，又吾江北人所常习也，歙王子怀少宰（茂荫）以南人乘骑不惯，又不欲添舆夫之费，仍步行入朝。一日，与余相遇东华门，余笑谓曰："公俭不中礼，敢委君贶耶？"公亦笑，无以答。至肩舆人直者，如长文襄（长龄）、曹文正（振镛）、富文诚（富俊）、潘文恭（世恩），皆出特恩。咸丰、同治以来，惟惠端亲王、恭亲王乘轿进内，则又两朝圣人敬长酬庸之旷典矣。

觉生先生遗稿

余既搜辑鲍觉生先生未刻诗四卷，复从子年太守处得先生零星手稿，无集可人，虑其久而散佚也，爰登之《随录》中，以志景仰：

《蒋韦玉先生（炜）遗墨赞》（为程乐静泰题）

古也有志，民生于三。犄师教之，君亲义参。薄俗日颓，《礼经》畸肄？去故即新，生而倍弃。款款程生，昔于蒋师。蓝染荆琢，念兹在兹。手泽弗谖，矧曰提耳。遗墨是珍，况云遐轨。高义古情，迈于等侪。披观枨触，实感余怀。黄海云归，紫泉月冷。思我哲人，涕下如绠（谓先师吴澹泉夫子）。

《张杨园先生像赞》

前身仁山，曰张杨园。幅巾道袍，倚风禁寒。樗龕写之，晓沧继焉。侍御陈君，见而睪然。倩野云氏，摹之素缣。呜呼先民，邈矣九原。不有好事，馨欬曷存？冰由水成，火以薪传。我为赞词，以诏后贤。

《宋平遥（竹芭）祷雨赞》

放勋遗封，曰古陶邑。有崇山焉，飚出电入。英英宋侯，来绾邑符。时值暵干，走望而趋。侯跻厥巅，穆与神对。神俯而答，吾膏汝逮。油云草兴，惠风徐徐。侯未还邑，甘澍已濡。岂惟濡之，又滂沛之。讴抒叟呼，曰永赖之。翳神之灵，翳侯之爱。敬告后贤，芳徽无沫。

《宋忻州（竹芭）伏狐赞》

公昔祷雨，神惠伊溥。公兹伏妖，神感匪遥。惟公与神，以两而化。惠岂公私，感岂公借。古阳曲地，今公桐乡。父老相告，轶事能详。治谱克传，象贤斯在。铺此赞词，永怀遗爱。

《徐晴圃方伯同年（炘）从军图赞》

府设掾史，军有咨谋，记室典签，风誉炳彪。晋唐以降，实存名改，请侯宾客，心膂斯在。堂堂徐卿，修武纬文，入赞密勿，出参雄军。终南之山，峻与天际，螺旋鸟伸，疲茶万骑。以一书生，慨慷其间，盾墨四飞，影羽而还。桅欃暮沈，偃伯朝告，西望陇云，宿障如扫。图之烟楮，被以声诗，壮哉斯游，谈者色飞。弃繻请缨，吾少也志，鬓霜已秋，掩卷吁嚱！

《陈定斋先生玩易图为闻之同年（若畴）题》

玉门演，铁挝折。十言宣，一画泄。汉宋竞，理象歧。犄先生，一贯之。起边隅，官中外。《震》无咎，《乾》知退。万山中，手一编。俯孳孳，服拳拳。犄先生，不可作。天地心，圣贤躅。嗟末学，向纷如。高山仰，在斯图。

《云门六叟图赞为乔鸥邨先生》

昔唐九老，有狄兼谟。涑水踵之，耆英是俱。乔公六二，论年犹少。以道则尊，名高德劭。偕彼五叟，萃为六逸。秀眸丰颐，其气冲谧。凫舄倦飞，鸥邨独还。双浆碧溆，一筇青山。绘之画图，申以歌咏。千载风流，霞奔玉映。

《晋江杜贞义姑赞》

不男而庭趋，不妇而治厨，不娶而抚孤。集蓼茹荼，撤环瑱者七十年有余。以敉厥居，以增厥庐，阅再世而将六雏，以光启其门闾。伟哉乎！杜氏之姑。

《读书图赞》（为殳虞卿作）

维春之韶，丽哉皇京。玉河始清，群芳载荣。靡靡绿杨，关关流莺。书帷既褰，琴和酒清。抚卷长啸，四无人声。落花不言，新诗偶成。羁怀浩然，何羡组缨。

《诗龛图赞》（为法梧门先生）

猗猗长松，下荫高竹。天风临之，振响如玉。中有诗人，积卷盈屋。不知冬春，何论荣辱。落花微红，晓月初绿。诗怀浩然，如水赴谷。斯龛斯图，惟千载独。

《诚一先生像赞》（为吴锡泰作）

学诚心一，貌清而颀。伯阳知足，蘧子觉非。生不入东林党，没而祀淮海祠。鸿之冥冥耶？凤之师师耶？非夫乐天知命而不疑者耶？

《爱石图赞》（为王石如作）

金之将将，不如石之硁硁；玉之琭琭，不如石之硌硌；卉木之便娟，不如石之坚顽。惟介斯贞，惟不才斯寿，惟嵚崎而怪丑，斯不为万物垢。噫！嗟嗟！夫是之谓石友。

《训儿语》

道光初元，辛巳孟夏，余将解组，儿也牵衣。有惭康成，无慕靖节，倚装书此，示庚、廙两儿：

一曰：慎起居。劳惫之躯，当惩既往，稚弱之质，宜戒将来。正心以清其源，窒欲以遏其流。如是而已。

一曰：省思虑。传箴越畔，礼慎出谋。悠悠我心，耿耿不寐，此大惑也。昔余覆辙，作尔 前车。

一曰：澹荣利。穷通有数，富贵在天。荣者辱之媒，利者害之薮。匪能外之，姑云澹之。

一曰：择交游。益友辅仁，燕朋废学。交流不慎，害不胜言。亲君子，远小人，是谓能择。

《题徐晴圃同年拈花行看》

同年徐晴圃方伯以行看子属题，问何名，曰"拈花"。余展观之，画凭槛执兰状，余谓方伯曰："此宜名采兰，不当名拈花也。"方伯曰："有说乎？"余曰："有。方方伯之为此图也，时在闽。闽兰甲天下。方伯旬宣来此，布德意，申条教，则崇兰扇芬也。式古训，肃官箴，则纫兰为佩也。培善类，伸士气，则滋兰九畹也。进君子，退小人，则艺兰十步也。而且室有同心，则兰言可诵焉。庭有佳树，则兰荑争翘焉。其于兰也，登坂而寻之，披榛而采之，不其汲汲矣乎？若夫世尊拈花，迦叶微笑，乃释氏超悟之说，非所语于方伯。斯时也，又况绮窗独凭，琼尊在手，庐山面目宛然矣。"方伯笑曰："有是哉！请更其名曰'采兰'。"

《题司空表圣诗品》

碧月堕水，梅花不知。万籁萧然，其中有诗。耳受则窒，□滕益离。咄哉司空，乃拾得之。元气在手，溢而为辞。珠零锦粲，不著一丝。清琴罢弹，好风徐吹。后有作者，其曰□□。

《鞍毁说》

觉叟市一鞍以饰骑，骑自秦中来，被而骋于郊。骑惊，叟堕伤股。叟惜鞍之新也，幂而庋之西室之隅。一日移几下，几长十尺，局两足，纳鞍绰有余也。是夕叟不寐，起凭几作书罢，归东室卧。少选，鼻端有烟气。疑之，四顾无所见，复就枕。俄闻击柝者呼，遽起趋西室，则火赫然。然遏于几，未炎。且急沃以水，火灭而

鞍毁焉。叟俯而思，盖作书时误投烛烬于鞍上也。或曰："异哉！叟惜物而物毁，物固不宜惜欤？"或曰："鞍不移不毁，是毁于移也。"或又曰："幸也，鞍之移才一日，其毁，数也。设不移，则其地逼，他物所毁将愈甚。"叟笑曰："然哉，诸子之言也。抑日者谓予六十将大厄，曩骑而堕，厄矣，岂鞍祟耶？今鞍毁则祟者去，吾其免于厄矣。且乌知鞍之祟非为我德乎？"作《鞍毁说》。

《拟朱子毁秦桧祠檄》

窃见故丞相秦桧，虺蜴为心，蛛蝥无智。头能压日，威震主而窃自北庭；德果格天，议和戎而迫成南渡。举天下志士仁人之气，销作佞柔；极古来乱臣贼子之奸，无其伦比。冤哉赵相，空归绝徼之魂；痛矣岳侯，竟抱奇冤而死。其他毒害，不可殚原。幸而潜伏冥诛，未尽忠良于一网；何得滥叨血食，徒贻唾骂于千秋！亟予毁除，用申彰瘅。

三后群后

仪征阮氏叙刘向《列女传》，谓"汝后稷"作"汝居稷"，汉去古未远，必有所据。予颇然之，已载于《随录》中。因思《毕命》之"三后协心"，指周公、君陈、毕公，《吕刑》之"三后成功"，指伯夷、禹、稷，《泰誓》"群后以师毕会"，指大会孟津之诸侯。古人用字甚宽，似于君后等字亦不甚分别。"后稷"或是"居稷"之误，若"三后"、"群后"，其辞显然，断无讹舛也。《四子书》："干戈，朕；琴，朕。"《离骚》："朕皇考曰伯庸。"臣下自称尚如此，安见后之不可称臣下耶？

连敖票客

《功臣表》载韩信入汉为连敖票客。师古曰："以其票疾而宾客礼之，故云票客。"票音频妙反。

洪武追封纪信为王

汉高祖即皇帝位，八载而天下乃平，论功定封，讫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功臣表》共百四十七人，周吕、建成在《外戚》，羹颉、合阳、沛、德四人在《王子》，凡百五十三人。论者每谓纪信、周苛同困荥阳，一以守城被烹，一以诳楚被烧，苛之子成以父功封高景侯，而信独无闻。读高祖诏："吾于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负"一语，竟不为舍身救主之乘黄屋左纛者一动念，汉于功臣负耶？否耶？信墓在荥泽县，《魏书》及《水经注》并详之。宋真宗景德四年幸西京，经信冢，赠位太尉。明正统三年敕重建纪信庙，追封荥阳侯，谥忠烈，命有司致祭。皆见于《大清一统志》中。河南固始县城隍忠佑王庙有洪武五年五月五日诏敕一道，云："咨尔纪信，汉代忠荩。秉捐躯之节，命如叶轻；甘蹈火之惨，心比丹赤。约会固陵，君方避威漆井；围困荥阳，臣竟赴难东阙。孤忠兴刘，开四百年之运；大节诳楚，成千万载之名。何蹑足以封雍，忍大肚而忘纪？幽魂沈沦，千秋遗恨。朕因阐扬，以慰忠灵。维彼荥阳，尔信升遐之区，特祠之祀之；乃若固陵，尔信从龙之地，亦祠之祀之。爰追封尔纪信为护国翊汉幽明显应本县城隍，忠佑王，永镇两邑。尔妻董氏为护国翊汉辅忠一品夫人，尔父纪百栋为护国翊汉忠佑王，尔母黄氏为护国翊汉辅忠一品夫人，子纪潼为护国翊汉辅忠世子。呜呼！移孝作忠，贞心凛凛如在；取义成仁，浩气耿耿常新。鉴投水之韩成，波捍白浪三千；思入火之纪信，焰结红光万叠。事出两人，行同一辙。前后辉映，若合符节。汉荩明禋，颜尔庙额。有志景从，敬畏奇烈。钦哉！念哉！特敕。"按明高帝与陈友谅战鄱阳，时友谅骁将张定边前犯上舟，舟适胶浅沙，贼围迫几殆。亲兵总制韩成曰："事急矣，古人有杀其身而成君者，臣何敢辞！"遂服上袍冕，对贼众赴水中。贼众欢呼万岁，战遂懈。而常遇春从旁舟射定边，上舟得脱。破友谅后，诏封成高成侯，因汉之未封纪信，乃追封之。此元至正二十三年事。盖至洪武五年始颁敕建庙耳。英宗正统去洪武已五十载，岂不知高皇帝追封诏旨，何以复赠为荥阳侯、谥忠烈？夫先侯而后王，可也；既王矣而又赠侯爵，绝无是理。礼臣不应疏忽乃尔。明丁自申《纪侯庙碑记》、本朝吴香亭侍郎（玉纶）《固始县城隍忠佑王序》皆未加考证。惟《姓氏谱》载信立庙于顺庆，曰忠祐，诰词云："以忠徇国，代君任患，实开汉业。后世知君为重、身为轻，虽糜捐不避者，侯何有焉。"云云。"忠祐"二字，却与洪武诏旨合，而诰词亦未详何人所作也。

九仙公主

唐王建《九仙公主旧庄诗》，杜紫纶（诏）谓《唐公主列传》无九仙之名，惟《方伎传》载玄宗时有夜光者，因九仙公主召见温泉。予按：刘禹锡亦有《经东都安国观九仙公主旧院诗》云："仙院御沟东，今来事不同。门开青草日，楼闭绿杨风。将犬升天路，披云赴月宫。武皇曾驻跸，亲问主人翁。"据此是武皇驻跸，当在会昌年间。然武宗七女并无号九仙者。禹锡于会昌中加检校礼部尚书，卒年七十二，岂宣宗时禹锡尚在耶？姑存以竢考。

钱以瑛条奏

雍正间知县钱以瑛行取入都，补授御史。条奏三事：一请饬各省督抚，勒令尼姑还俗。一民间养女至二十岁外者，请饬督抚谕令速行择配。一民间斗殴每起于数十文之微，请令有司于境内查明，需用数十文钱之穷民，赏给钱文，济其缓急，以息争端。奉上谕："甚属鄙琐不通，著以主事原职衔勒令休致回籍。"其条奏亦著发还。

告　状

今民间控诉于官衙者，曰告状。按：状，札也，又牒也。《北史魏秦王翰传》："翰子仪，道武数幸其第，如家人礼。仪矜功恃宠，遂与宜都公穆崇伏甲谋乱。崇子遂留在伏士中，道武召之，将有所使，遂留闻召恐发，逾墙告状。帝秘而恕之。此殆告状二字之始。

供　养

《礼月令》:"收禄秩之不当,供养之不宜者。"供养,下奉上也。《诗》"有母之尸饔",《笺》:"己从军而母为父陈饮食之具,自伤不能供养也。"供亦作共,养音恙。后汉章帝建初五年春二月朔日食,诏曰:"朕新离供养,愆咎众著,上天降异,大变随之。诗不云乎?'亦孔之丑'。又久旱伤麦,忧心惨切。公卿已下,其举直言极谏、能指朕过失者各一人,遣诣公车,将亲览问焉。其以岩穴为先,勿取浮华。"按:帝母马太后崩于四年六月,故有"新离供养"语。李密《陈情表》"臣以供养无主",亦此义也。

乡试增五言诗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科裁去表、判,增用五言八韵诗。随园老人《送香亭乡试诗》云:"圣主崇诗教,秋闱六韵加。今年得科第,比我更风华。"按:六韵当作八韵。是科先伯曾祖余斋公讳(炜)由癸酉科拔贡隽京兆,其试帖实五言八韵也。

拟筹积贮书

管异之孝廉(同)有《代人拟筹积贮书》,是一篇绝大经世文字,非寻常纸上空谈者也。书云:"臣闻京师者,天下之大本,积贮者,国家之大务。今海内飞刍挽粟,岁至京师,意京仓所积谷,多备数十年,少亦宜支数岁。而以臣所闻,不过仅支一岁而止。臣甚骇之,记曰:'国无六年之畜曰不足,无三年之畜曰急。'以国家之全盛,积贮止此,设不幸东南有水旱,漕不克继,或淮、徐、兖、济之间有大盗如王伦者阻于途,俾不得达,或畿辅仓卒有事,用谷倍常时,三者有一焉,虽有研、桑,不知计所从出矣。且夫一州一县之大,仓库空虚,则事至而无以办,况于煌煌帝都,宗庙乘舆之所在者乎?以国家之威,皇上之仁圣,曩所云三患,固万万不当有,然而思患预防,势之所及也,患既至而后为之所,势之所不及也。此臣之所以大忧也。臣窃惟国家富强,本逾前代。当乾隆中岁,京仓之粟,陈陈相因,以数计之,盖可支二十余岁。乾隆之去今时,既未远加以数十年,内未阙一州,未损一县,未加一官,未增一卒,何以曩者备二十岁而有余,今则仅支一年而不足?论者皆谓迩年以来,苗贼迭起,水旱间作,高宗皇帝屡施豁免之恩,皇上数沛停征之惠,坐是积贮亏缺,不能复旧。臣以为是固然矣,而抑犹未尽。伏查京仓所放米,曰官俸,曰兵粮,二者去通漕不过十分之六,其一养工匠岁赐之粟,名曰匠米。匠米在当时去京仓百分之一,今则人数百倍于前,而米去京仓十分之一矣。其一国初定鼎,宗臣封亲王者六,曰豫、睿、礼、郑、肃、庄,封郡王者二,曰顺承、克勤,世宗皇帝之弟封亲王者一,曰怡贤。此九王者,皆世袭罔替。七亲王之世子,世封亲王,其他子则封公,公之子封镇国将军。二郡王之世子世封郡王,其他子亦封镇国将军。凡镇国将军之子封辅国将军,辅国将军之子封奉国将军,奉国将军之子封奉恩将军。凡俸,亲王万斛,郡王五千,公一千,以次降,合而名曰恩米。夫九王之初封,其子孙不过数人,后则愈衍愈众,至于今枝繁叶盛,盖其人已数倍于前矣。而国家封爵赐米必一一如其人数,是以国初恩米去京仓不过百分之一,今则不啻十之三四矣。以通漕十分,官俸、兵粮去其六,匠米去其一,恩米去其三四,是故一岁之漕,仅敷一岁之用。漕一不足,则必抽旧积。旧者日绌,而新者无赢。然则京仓之粟,日减日虚,二十年而大变于前者,无足怪也。夫国家之大,所赖以办事者官,所赖以捍患者兵。官俸、兵粮,势不可减。而我朝于满兵尽人而养之,自乾隆时论者已忧焉,无善计耳。至于工匠,则事不同矣。经曰'既廪称事',又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然则古之工匠,食称其事,初无虚养之时。今之匠役,无事而食者盖过众。为今日计,莫若裁汰散遣,仅留其魁若干人。俟有兴造,然后及时召募,计其工而赐之食。如此则下无游食之民,上无虚縻之赐,而所谓匠米者可以复减如前矣。九王之子孙,爵禄丰厚,此自国家追念前勋,恩德至渥。然臣闻之,亲亲有杀,尊贤有等。以人臣之嗣,世同皇昆弟、皇子之封,其酬勋已至极,而其他子孙又人人食王公之禄,则待之毋乃过优乎?国家享祚亿万年,诸王子孙日众,海内物力必有不给之时。人臣与国同休戚,主上匮乏,而私室丰盈,诸王之灵抑恐未安于地下也。为今日计,爵则仍之,禄则减之。彼其人果才贤,自可为国当官,别受在官之俸,而愚不肖者,不得滥叨厚赐。如此则宗室皆知奋励,而所谓恩米者可以复减如前矣。夫匠米、恩米复减如前,则京仓所积岁已有余,以数计之,盖三年则可余一年之食,九年则可余三年之食,然则不出十年,而京仓之积贮已多矣。论者或谓匠米可减也,减恩米恐非圣世所宜行。臣请有以折之。昔周之初,大封同姓,而武王昆弟五叔乃无官,矧其子孙?岂容不辨别贤否,而概以王公之禄予之?宋相王安石议减宗室恩例,宗室伺其出群哗马首,安石厉声斥曰:'祖宗亲尽则祧,何况贤辈!'诸人遂无辞而退。至哉言乎!不可以人废也。臣愚以为此事也行,有五利焉:京师积谷有余,一利也;匠民散于民间,畿辅谷贱,二利也;诸王子孙不骄惰,三利也;积谷有余则径可停运一二年,而用其间以大治河工,四利也;旗丁但予坐粮,则所云帮费者省,而州县之亏空可弥矣,五利也。变一事而兴五利,补救之谋无加于此。若夫兴水利,议屯田,裁减满兵粮额,事体重大非旦夕所可行,臣今未敢议焉。"

卷　六

宋牧仲六境图

商丘宋牧仲尚书(荦)有《六境图》。盖宦辙所至,取名胜之最者,绘为图。凡六册,乌目山人王翚手笔也。王渔洋、尤展成、朱竹垞诸公均有题咏。尚书裔孙

备恪作令皖江，携以自随。粤贼乱后，闻此图归怀远人某，嗣屡遭兵燹，不知尚存否。予与备恪有一面之识，惜未向其索观也。

梁闻山先生小牍

黄虎痴（本骥）编《明人尺牍墨华》，其自叙云："短柬片札，亲手自书，或言国政，或言交情，或言家常，琐屑极细极微之事，大抵皆仓卒濡毫，不假修饰。寥寥数语，流落人间，而其人品之醇驳，性情之邪正，往往于无意中流露而出。则以言观人，莫尺牍若也"。浚师先世由休宁迁定远县之炉桥，自五世祖兼山府君以来，多以文章品谊相砥砺，一时名辈，交往最多。如查公（士标）、李公（东榱）、龚公（朝聘）、梁公（𪩘），皆久馆吾家，先资政公所藏诸公墨迹，曾汇为数帙。兵燹之后、荡然无存。兹匣中尚有闻山先生小札一卷，皆与碧岑、庶咸两伯曾祖往还手毕也。先生书名冠海内，当时有"南梁北孔"之目。今观此卷，不特书法超妙，而措词用意，楚楚有致，展玩之余，恍如对面也。谨登于后，吾子孙其世宝之。

附录书札八通

前月一晤，足慰渴怀。惊扰竟日，谢谢。本拟由桥上赴淮，闻南路不甚好走，仍由北路行矣。幸致敝同年龚公，晤期当在来夏也。庶老四兄。弟𪩘顿首。

前月芙园赴炉桥时，以方到书院，诸务匆忙，未暇修候，曾属代致鄙意，并候近安。归时得手函，深蒙关注，感谢感谢。令郎夜课不倦，将来何可限量。小儿幼而失学，尚未明白，刻下已打点应试观场，断无侥幸万一之想也。附上仿本二卷，又临颜书一卷，百不如人，只此事少有进境耳。碧岑大哥。四哥不另札。愚弟梁𪩘顿首。

前小儿投府谒见取扰，谢谢。令侄册子一本附便奉缴检收。日前一晤，颇为畅聚，别后想近履安和。此谢。并候。庶老四哥。愚弟梁𪩘顿首。四月十五日。

顷得手函，谂令兄得二甲，亦不为低。安徽此番无多出色者，令兄馆选可必也。金五哥鼎元原意中事，然究竟是命。如金五哥而不得一第者，岂少哉！承惠芋麻子油，谢谢。附上拙书四张，聊供补壁。此复。并候。庶老四哥。愚弟梁𪩘顿首。鱼门信便中有人入都，烦为寄去。又行。

去岁得令兄大哥手函，临行匆匆，未及作答。刻下到寿，始为书就册页，并覆书，便中望为寄上。舍舅在府，诸蒙青照，感感。兹有渠家信，望转致。此候近好。不一。庶老四哥如手。愚弟梁𪩘顿首。三月廿二日。

客秋一别，匆匆至今。诸承盛情，铭感何既。去夏至寿，仅两月即返舍安葬先灵，地尚平妥，因道远概未讣报，想四哥定见原也。久未通候，则心绪不佳，又多俗冗之故。今春闻龚澄庵兄罢官，或言其尚有亏空，仍有余情，未见的确。四哥必得其详，望便中示知，以免悬念。大哥想久进京，老弟及世兄所养已裕，秋闱在迩，当翘听佳音也。兹碑客曹兄之便，顺布数行，并候近祉。不既。庶老四哥如手。愚弟梁𪩘顿首。六月初三日。

今春服满，已具病呈，命运不佳，不敢复出山矣。又行前俞奎兄归，弟正在病中，不及作札致候。顷承手翰，兼大哥都中见惠书帖，感谢感谢。兹来人回桥，率笔奉复，并帖二本、书一封，祈便中寄京。匆匆不多及。庶咸四哥如手，愚弟梁𪩘顿首。

闻四哥有姑苏之游，故久未通候。比想回府矣，迩祉增胜。拙书册页二本，为令弟及世兄作贺。真所谓秀才人情也。并候，不一。庶老四哥如手，愚弟梁𪩘顿首。

张仲雅诗

张仲雅（云璈）有《飞来峰访清凉居士翠微亭题名诗》，中云："我思南朝国计方苦贫，主和之说非无因。长城莫坏且休甲，沿边之镇烦重臣。养精蓄锐一朝举，韩、岳具在皆天人。欲教南北各疆域，莫使文武分畦畛。朝廷不知此，中丞弹章更御史。宰相不知此，大将吞声书一纸。将军亦复不知此，尘土经年行不止。幸有韩王早见机，岂是武臣真惜死。"语语沈卓，史识诗才两兼之矣。（浚师案：秦桧力主和议，尝言今日当南人自南，北人自北。高宗谓之曰："朕北人，亦当归北乎？"桧无以应。李纲之召也，中丞颜岐五上章，言纲为金人所恶，虽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罢之。高宗谓之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语塞。呜呼！若高宗者，亦未始非有为之主，特无知人之明耳。）

朱学士采访遗书条奏

四库馆之开，始于安徽学政朱公（筠）条奏采访遗书事宜一疏。余曾于邸报中检出大学士刘公（统勋）等会议奏稿，兹全录之，以征昭代同文之盛。

"一，据称：'汉、唐遗书，存者希矣。而辽、宋、金、元之经注、文集，藏书之家尚多有之。顾现无新刻，流布日少，其他九流、百家、子余、史别，往往卷帙不过一二卷，而其书最精，宜首先购取，官抄其副，给还原书，用广前史《艺文志》之阙。'等语。查古今书籍，其梓印行世者固足广资传播，而名山著述或因未经剞劂，抄帙仅存，亦可备储藏而供研讨。伏读原奉上谕：'在坊肆者，量为给价；家藏者，官为装印；其有未经镌刻，只系抄本存留，不妨缮录副本，仍将原书给还。钦此！'钦遵通行在案，是抄本一项应与刻本一体搜罗。圣训煌煌，自无不恪遵办理。现在各该督、抚等奏到书单内，于抄本书籍亦系兼为甄录，果能实力从事，妥协访求，将来裒集日多，则所称辽、宋、金、元之经注、文集及九流、百家、子余、史别等部，自当并归收录，不致有虞挂漏。至官抄其副，给还原书之处，久经钦奉谕旨，遵照办理，不

必另定章程。应将该学政所奏之处,毋庸再议。

一,据称:‘宋臣郑樵以前代著录陋阙,特作《图谱》、《金石》二略以补其失。欧阳修、赵明诚则录金石,聂崇义、吕大临则录图谱,并为考古者所依据。请于收书之外,兼收图谱一门,而直省所在现存钟铭碑刻,悉宜拓取汇送。’等语。查自古左图右史,经纬相资,原可互为订证。其金石文字垂世最久,尤可借以考古,而不失其真。惟阮孝绪作《七录》,始不专列图谱一门,而马氏《经籍考》于诸经部内无不咸归甄录。自不便因其与诸书体制稍殊,竟致听其沦轶。应如该学政所奏,令各该省于收书之外,凡有绘写制度名物,如聂崇义《三礼图》之类,均系图谱专家,宜并为采辑。其有将古今金石源流裒叙成书,如欧阳修、赵明诚所著者,亦宜一体汇采。仍开入书目,先行奏明,以便甄择取进。至古来金石刻文,现经流传可考者固多,其有僻在山林荒寂之所,一时难以搜寻者,若必令官为拓取,恐地方有司办理不善,转滋纷扰。所有该学政请将钟铭碑刻悉宜拓取汇送之处,应毋庸议。

一,据称:‘汉臣刘向校书之例,外书可以广中书,中书亦用以校外书。请先定中书目录,宣示外廷,然后令各举所未备以献,则藏弃日广。’等语。备查汉代藏书有中禁、外台之别,又有太常、太史、中秘之分。品目本自纷歧,是以彼此必须互为校定。至我国家,稽古右文,表章经籍,凡十三经、廿四史、三通等部可以嘉惠艺林者,俱久经厘订,颁行中外,无不周知,无庸另为宣示。至现今采访遗书,业经奉旨令各督、抚等先行叙列目录奏闻,俟汇齐后令臣等详加检核,再行开单行知取进。如其中查系内府现有之书,臣等即可声明扣除,不必列单移取。是该学政所奏先定书目宣示之处,毋庸再行置议。再该学政又称:‘前明《永乐大典》其书虽少伦次,然古书之全者具在,请择取其中若干部,分别缮写,各自为书,以备著录。’等语。查《永乐大典》一书系明永乐初年所刊,凡二万二千九百余卷,共一万一千九十五册,最称浩博,旧存皇史宬,复经移置翰林院典籍库。收贮既久,卷册又多,既官隶翰林者不得遍行检阅,今该学政所奏亦只系约略,大凡于原书未能悉其梗概。臣等因派员前往库内逐一检查,据称此书移贮之初,本多缺失,现存在库者共九千余本,较原目数已悬殊。复令将原书目录六十本取出,逐细阅看,其书大指系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统事,将平上去入韵字为纲,依次编序,凡经史子集等部,或依其音,或从其类,随字收载,多系割裂琐碎。但查原书采取各种为数甚夥,其中凡现在流传已少,不恒经见之书,于各卷中互相检勘,有足裨补缺遗津逮后学者,亦间有之。若一概摒为陈册,不为分别拣查,殊非采购遗书本义。惟是卷帙繁多,所载书籍又多散列各韵之中,非一时所能核定。相应奏明,容臣等就各馆修书翰林等官内,酌量分派数员,令其陆续前往,将此书内逐一详查。其中如有现在实无传本,而各门凑合尚可集成全书者,通行摘出书名,开列清单,恭呈御览,伏请训示遵行。

一,据称:‘前代校书之官,如刘向、刘知几、曾巩等,并著专门之业,列代若《七略》、《集贤书目》、《崇文总目》,其书具有师法,请诏下儒臣,分任校书之选。每一书上,必校其得失,撮举大旨,叙于本书卷首。伏查武英殿原设总裁,纂修、校对诸员,即择其尤专长者俾充斯选。’等语。查古人校定书籍,必缀以篇题,诠释大意。《汉书·艺文志》所称‘条其篇目,撮其指意’者,所以论次得失,使读者一览了然,实为校雠良法。但现今书籍,较之古昔,日更繁多,况经钦奉明诏访求,著录者自必更为精博。若如该学政所奏,每一书上必撮举大旨,叙于卷首,恐群书浩如渊海,难以一一概加题识。查宋王尧臣等《崇文总目》、晁公武《读书志》皆就所有之书,编次目录,另为一部,体裁最为简当。应即仿其例,俟各省所采书籍全行进呈时,请敕令廷臣详细校定,依经史子集四部名目,分类汇列,另编目录一书,具载部分、卷数、撰人姓名,垂示永久,用昭策府大成,自轶唐、宋而更上矣。以上各条,臣等谨就意见所及,逐加核议。是否有当,统候命下,交与礼部行知,各该督、抚、学政一体遵照。”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六日奉旨:“依议。钦此!”

佟渊若尚书

佟渊若司马(法海),元舅忠勇公(国纲)之次子也。中康熙癸酉乡举,联捷成进士,历官兵部尚书。雍正间命往西宁搬取塞思黑家口,未请训即行,追抵保定,复独自进京。上责以前此既不请训旨,今又何必渎奏。公闻谕又回保定,将塞思黑家口带领来京,交内务府收管。上怒,革公职。究以公为勋戚故旧,不加罪,听公闲居,所以保全之者至深切也。公时寓居古寺,终岁不还私室,疏布羊裘,从者老仆一人,翛然若有以自得者。高宗嗣位,大司空来公(保)掌教咸安宫官学生,引公与赫司空自助。家望溪侍郎时直武英殿,与公交最密。侍郎尝称其诗忠孝发于至诚,非虚誉也。初公馆选时,即荷圣祖特达知,由检讨迁讲学,侍从皇子,讲读十年,直辞正色,以不欺闻。中废复起,荐至粤东巡抚,特参大吏更盐政。粤人至今思之。曾奉命巡察海疆,历粤、闽、两浙、江南诸省,而督学江南,尤为士林称颂。其诗集予曾得之,惜兵燹遗失矣。

异 端

天主教弛禁以来,中外交涉事件不能持平办理,往往激成事端,识者忧之。谨记雍正五年四月宪皇帝谕内阁九卿等曰:“今日为佛诞之期,恰遇西洋国使臣上表称贺。两事适然相值,故于在廷诸臣奏事之暇,偶将朕意宣谕尔等知之。向来僧道家极口诋毁西洋教,而西洋人又极诋佛老之非。彼此互相讪谤,指为异端。此等识见,皆以同乎己者为正道,而以异乎己者为异端,非圣人之所谓异端也。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孔子岂以异乎己者概斥之为异端乎?凡中国、外国所设之教,用之不以其正,而为世道人心之害者,皆

异端也。如西洋人崇尚天主，夫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故曰万物本乎天，此即主宰也。自古以来，有不知敬天之人乎？有不敬天之教乎？如西洋教之敬天，有何异乎？若云天转世化人身以救度世人，似此荒诞之词，乃借天之名，蛊惑狂愚率从其教耳，此则西洋之异端也。朕意西洋立教之初，其人为本国所敬信，或者尊之如天。倘谓立教之人居然自称为天主，此理之所无者也。释氏原以清净无为为本，以明心见性为功，所以自修自全之道莫善于此。若云必昧君臣之义，忘父子之亲，弃置伦常，同归寂灭，更有妄谈祸福，煽惑凡庸，借口空门，潜藏奸宄，此则佛教中之异端也。儒者守先王之道，读圣贤之书，凡厥庶民，奉为坊表，倘或以《诗》、《书》为弋取功名之具，视科目为广通声气之途，又或逞其流言邪说，以动人之听闻，工为艳词淫曲，以荡人之心志，此则儒中之异端也。即如巫、医二者，虽圣人之所不弃，然亦近于异端。而巫以祀神祇，医以疗疾病，皆不得不用者。至村巫诱人为非，庸医伤人之命，此即巫、医中之异端也，安可因其异端有害于人而不用药乎？不独此也，即一器一物皆以备用，乃位置不得其宜，或破损失其本体，便成异端矣。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某之祷久矣。'盖子路之祷，异端也；夫子之祷，正道也。同一事而其中之是非邪正分焉。是者、正者即为正道，非者、邪者即为异端。故所论只在是非邪正之间，而不在人己异同之迹也。凡天下中外设教之意，未有不以忠君孝亲、奖善惩恶、戒淫戒杀、明己性、端人品为本务者，其初创设之人，自然非寻常凡夫俗子，必有可取，方能令人久久奉行也。至末学后人敷衍支离，而生种种无理悖谬之说，遂成异端矣，与其教有何涉乎？中国有中国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彼西洋之教不必行于中国，亦如中国之教岂能行于西洋。如苏努之子乌尔陈等愚昧不法之辈，背祖宗，违朝廷，甘蹈刑戮而不恤，岂不怪乎？西洋天主化身之说尤为诞幻，天主既司令于冥冥之中，又何必托体于人世？若云奉天主之教者即为天主后身，则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者，皆尧之后身乎？此则悖理谬妄之甚者也。西洋人精于历法，国家用之。且其国王慕义抒诚，虔修职贡，数十年来海洋宁谧，其善亦不可泯。蒙古之人尊信佛教，惟言是从，故欲约束蒙古，则喇嘛之教亦不轻弃。而不知者辄妄生疑议，乃浅近狭小之见也。总之，天下之人存心不公，见理不明，每以同乎己者为是，以异乎己者为非，遂致互相讥诽，几同仇敌。不知人之品类不齐，习尚亦不一，不能强之使异，亦不能强之使同。且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惟存其长而弃其短，知其短而不昧其所长，则彼此可以相安，人人得遂其用，方得圣帝贤王明通公溥之道，而成太和之宇宙矣。"嗣因乌尔陈等私入西洋教，经王大臣等议奏，奉上谕："乌尔陈、苏尔金、康尔陈等不遵满洲之正道，崇奉西洋之教，朕令伊等悛改，屡次遣王大臣等降旨分晰，开导询问。乃伊等固执己见，坚称不愿悛改。如此昏庸无知，与禽兽奚别？其心固已先死，何必加以诛戮。乌尔陈等非鄂伦岱、阿尔松阿、阿其那、塞思黑等力能摇动政事，断不可姑容于世者可比，此等人正法与否，并无关系。今王大臣等因苏努父子从前所行大逆不道，请将乌尔陈等即行正法，所奏虽是。但朕从前已将伊等之罪暂行宽宥，今复将伊等正法，西洋人不知其故，必以为伊等因入西洋之教被戮，转使伊等名闻于西洋。著将乌尔陈等交与步军统领阿齐图，择一地方牢固锁禁，俾得用力穷究西洋道理。伊等如知西洋敬天之教，自然在朕前奏请改过也。"恭读一过，足征大圣人议论周详，具兼容并包之盛量也。

河泊所

广东番禺县有河泊所，所官一员。按：河泊所吾皖亦有之，属无为州。民池所在州南五十里刘家渡，明正德七年裁。官池所在州东门龙潭湾南，明隆庆元年裁。

籧篨戚施

《尔雅·释训》："籧篨，口柔也。戚施，面柔也。"《黄氏日钞》："雪山云：'籧篨。今龟胸。戚施，今驼背。'"

宿　昼

"孟子去齐，宿于昼。"注："齐西南近邑。"孔本、韩本皆作"画"。《史记》："燕兵入齐，闻画邑人王蠋贤，令军中曰：'环画邑三十里无入。'以王蠋故。"刘熙注亦曰："齐西南近邑。画音获。"按：《括地志》云："戟里城在临淄西北三十里，春秋时棘邑。"又云："澅邑，蠋所居即此邑，因澅水为名。"《水经注》："临淄惟有澅水，西北入沛。"又："水出时水东，所谓蠋中也。俗以澅水为宿留水，一作澅。"据此，澅字亦不应作昼字，况孟子去齐归邹，邹在齐之西南。刘熙及朱子注皆云"齐西南近邑"，不特孟子宿昼不得作宿画，即王蠋亦不得作画邑人。《风俗通》"昼邑大夫之后，因而为氏"，最为可据。予所藏明赵维寰《读史快编》其录《田单传》"画"皆作"昼"，赵必有善本，毛氏汲古阁刊本在赵后也。

大声疾呼

辛幼安既没，其墓傍僧舍，时有大声疾呼堂上，若鸣其不平者。此悲壮之气有以激发之也。韩昌黎《上宰相书》亦欲大声疾呼，较之幼安何如？

太老师

明郑仲夔《冷尝》云："云间杨太史汝成，癸酉典豫章试。榜放，诸门生执羔雉来谒，一无所受，但语之云：'余曩出眉公陈师之门，赖其提训，以至于兹。诸君计偕日，盍迂途一见，胜馈遗我多耳。'夫眉公博物，比之张茂先、杨用修，真堪鼎峙，固属一时人豪。然自流俗观之，犹然一布衣耳。太史不视为云泥分隔，而称师不置，又能率其门人，以溯蜿蜒之自，师生之谊，真当于古人求之。"予按：今日叙述师生之谊者，皆属乡会试座主。门生门下，夸示渊源。若平素之授业师，从无过而

问者。戊辰会试，赵君(曾向)与分校，家兄芰塘比部出赵君房，赵君乃太湖赵岵存观察(昀)壬子本房所中也。岵存子子方(继元)是科亦中式。子方宴客于松筠庵，赵君与余皆在坐。或谓兄弟之师例称师，余傲然不顾，或颇讶之。饮酒间，赵谓子方曰："曾令敝门生到世兄处谒见，未知去否？"子方唯唯，余他视而笑。盖赵君实不知其房师岵存为先公授业弟子也，余亦终席绝不提及。世道不古，若岂独师生一事耶？闽林芗溪学博为陈恭甫太史门生，恭甫己未座主为阮文达相国，芗溪每称文达，必曰太老师，自以得列文达门生门下为荣。一日予邀芗溪及李恢垣同年(光廷)、林子隅太守(直)小集，芗溪又谈其阮太老师经学若何，诗学若何，本朝《儒林》、《文苑》中，似舍文达外无能并驾者。予不能耐，因对芗溪曰："子亦知文达出身之地乎？文达在翰林时，故相和珅适掌院事，文达执弟子礼甚谨。值大考翰詹，纯皇帝以眼镜命题。和珅知上高年不用眼镜，先漏泄于文达，故文达诗有'四目何须此，重瞳不用他'句，暗合圣意，置高等，开坊。以今日言之，子固不能不以沆瀣一气相夸，恐当日贵老师恭甫先生断不肯认和珅作太老师耳。合坐鼓掌。芗溪知予好戏言，亦不以为忤。既而思之，毕竟芗老能不忘其师，究胜于视师门如陌路也。

名手虚心

文待诏称沈启南为先生，每谓人："吾先生非人间人也，神仙人也，百文某安敢望。"王廉州荐石谷于奉常，奉常曰"此烟客师也，焉复能师烟客耶？"前辈谦抑乐善之心，即一技之微，不肯稍形满假。今文章家动以讥讪加人，闻二公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肉　树

弇州山人《艺苑卮言》载："肉树，端溪猪肉子也。大如杯，炙而食之，味如猪肉而美"。检《高要县志》，并无此名。

李涉称弟曰李渤

相传刘文清公寄其父文正公家报，下书"男刘墉百拜"。按唐李渤乃李涉之弟，涉有《与李渤新罗剑歌》，所谓"我有爱弟都九江，一条直气今无双"也。称弟曰李渤，亦奇。

新妇生子

尹文端公在翰林时，未司文柄，至乾隆丙戌，始奉命为会试考官。上戏之曰："汝可谓新妇生子矣。"是科监试刘松台侍御，亦从未分校，自谓似未字之女。时人传为佳话。文端有二截句云："杏苑悬弧典故新，每因生子忆生身。凌云老树枝分后，可念当年手种人(予之座师、房师俱已辞世)？宫花彩映绣衣新，半老依然未字身。自笑殷勤还学养，宜男却是让他人。"

零　丁

戴良字文让，《失父零丁》曰："敬白诸君路行者，敢告重罪。自为(《续古文苑》下有'祸'字)，积恶致灾，交(《续古文苑》无'交'字)天困我。今月七日失阿爹，念此酷毒，良可痛伤。当以重币(《续古文苑》无'币'字)赠用相偿，请为诸君说事状：我父躯体与众异，脊背伛偻芒如戴，唇吻参差不相值，此其庶形何能备。请复重陈其面目，鸱头鹄颈獦狗眼(《续古文苑》无'眼'字)，眼泪鼻涕相追逐，吻中含纳无牙齿，食不能嚼左右蹉，似西域骆驼。请复重陈其形骸：为人虽长甚细材，面目芒芒如死灰，眼眶白陷如米(《续古文苑》无'米'字)羹杯。"按：零丁即今之招帖也。

郭子兴

滁阳王郭子兴，其先曹州人。父郭公，以日者术游定远，言祸福辄中。元末子兴与其党孙德崖起兵，据濠州，称元帅。明太祖初至，子兴厚遇之，因得成大业。及即位，子兴久没，洪武三年追王建祠。按：滁阳王据濠时，麾下有郭子兴，与王同姓名。太祖在甥馆，子兴归心焉，军行尝备宿卫，累功进统军元帅。后随徐达取中原，克汴梁，守御河南，移镇巩昌，卒赠陕国公，谥宣武。

记甘肃收捐监谷案

甘肃产米较少，边地仓储，必须充裕，故藩库有收捐监谷之条，藉所收粮石以资裒益。行之日久，官幕家人竞视为利薮，因缘滋弊。乾隆四十六年阿文成公(桂)剿办甘肃逆番诸事，李相国(侍尧)再起为陕甘总督，有旨饬阿、李二公实心查办。文成覆奏称："系王亶望任藩司时怂恿勒尔谨奏请开例，且一面奏立规条，一面即公然折色包捐，亶望得拥厚赀而去。"上震怒，提讯勒尔谨，并将亶望拿交刑部审讯。复令阿、李二公将历任道府何人，如何冒销赈济，如何勒买分肥，逐一查明参奏。旋据奏称："按察使福宁供：'开捐之始即系折色，并未交粮。其时王亶望将实收总交兰州府存贮，给发各州县，或多或少，俱系藩司主政。至折色银两，并未见买补归仓，多系放银抵粮，盘查结报，皆系具文。'又据知府宋开煌供：'前因敦煌、玉门两县册结以未经盘查，详请展限，王亶望不准，只得在省出结。'又据福宁供：'各属报灾分数，俱由藩司议定具奏，复补行取结，并未亲往勘验，放赈亦不监视。'且各州县多捐者赈恤必多，无灾者报捐亦少。王亶望竟若预知被灾轻重，定发实收多寡，其为侵蚀浮销，毫无疑议。再王亶望于每名监生公费四两外，又加杂费一两。王廷赞复任后，又加银一两。至此事总不过首府、首县数人经手，请将兰州府知府蒋全迪、前任皋兰县知县捐升刑部员外郎程栋革职提审，并王亶望任内假捏结报之历任道府王廷赞、秦雄飞、福宁等现任官二十一员革职审讯。又丁忧事故之潘时选等十三员由吏、刑二部查明，将现在者

一并革职解审。"得旨:"先将蒋全迪、程栋拿解兰州,其曾任本道、首府及首县者,一体拿解审讯。王廷赞解交行在,俟王亶望等解到,再行会讯。"廷赞又供出馈送王亶望银两之武威县知县朱家庆、固原州知州郭昌泰、泾县知县丘大英、西宁县知县詹耀璘,分别提取讯供。行在大学士、九卿会审,按律定拟,请将勒尔谨、王亶望、王廷赞即行正法。上赐勒尔谨自尽,亶望立斩,廷赞改绞监候。旋将全案拟定罪名奏入,奉上谕:"侵冒赈银三万两以上之程栋、陆玮、那礼善、杨德言、郑陈善、蒋重熹、宋学淳、李元椿、王臣、许山斗、詹耀璘、陈鸿文、黎珠、伍葆光、舒攀桂、丘大英、陈澍、伯衡、孟衍泗、万人凤等二十犯,又冒赈不及二万两,而任内有侵欺建仓银两之徐澍栴、陈韶二犯,改为应斩监候,入于本年勾到情实官犯内办理。今各省官犯已经勾决,著派刑部侍郎阿扬阿驰驿前往甘肃,会同该督李侍尧传旨晓谕,监视行刑,其侵冒银一万两以上之闵鹓元、林昂霄、舒玉龙、王万年、杜耕书、杨有澳、李本楠、彭永和、谢桓、周兆熊、福明等十一犯,又冒赈不及一万,而任内有侵欺建仓银两之钱成均、王旭、陈金宣、宋开煌等四犯,从宽免入本年秋审,仍牢固监禁。其侵冒银自九千至一千两以上之韦瑗、尤永清、万邦英、丁愈、赵元德、顾汝衡、宋树谷、黄道煛、蒲兰馨、章汝楠、俣作吴、董熙、沈泰、墨尔更额、善达、华廷飏、贾若林、庞柼、史堂、觉罗承志、李弼、申宁吉、谢廷庸、叶观海、麻宸、张毓林等二十六犯,俱依议应斩监候。其余拟流各犯,除夏恒一犯另有谕旨解部审讯外,余俱照所议完结。等因。钦此!"四十七年,上念兰州逆回苏四十三肆逆时谢桓、宋开煌、万邦英、董熙、黄道煛曾有微劳,免谢桓等死,发黑龙江充当苦差,遇赦不准援释,所生亲子亦不准应考出仕。并饬查通案有无似谢桓等情节,曾经阿桂等折内声叙出力者,许其自行陈诉。经李公查奏,蒙恩将舒玉龙等二十四犯,照谢桓等一体免死发遣。惟闵焜系告病之员,并未在甘,所陈随同守城竟系虚捏,仍予正法云。

万年庵

湖北蒲圻县港口驿有万年庵,明崇祯三年邑令林增志重建。中供旃檀佛像,乃蜀僧松隐赴吴募造,载往峨眉,以路远乏资,遂留供於此。庵初建,林君名曰万年,甫落成而佛像适至。时吴之方伯张余峰《送松隐序》文有"万年安堵"语,越人吴元昌曾记其异。法堂题额"歇心处"三字,董文敏(其昌)所书。雍正癸卯,吴荆山尚书(士玉)奉使过庵,重修文敏题额,并成五律一章云:"桥外双溪合,奔流触石喧。荒庵喜夜寂,高枕听涛翻。洗钵持清课,看碑识旧恩。思翁题额在,长与镇山门。"嗣后和韵者至数百首,刊有《谐余录》一帙。先伯曾祖竹村通守(烨)乾隆戊戌官楚北时,曾宿庵中,其步韵诗云:"古寺苍崖里,那闻车马喧。泉声穿石响,鸟语杂花翻。残楮留新句,野僧述旧恩。我来聊小息,属尔守宗门"。"劳人心渐歇,无复问尘喧。山径松阴合,溪清竹影翻。有时参佛法,何日报君恩。此地如重过,还敲不二门。"竹村公为余斋公之兄,诗文均有宗法,兵燹散失,无从搜辑,何幸於兹录得之,亦吉光之片羽也。

虞筐

《礼·丧大记》:"君里椁虞筐,大夫不里椁,士不虞筐。"郑注以为虞筐未详。按:《士虞礼》"报虞讣丧,虞,安也。筐,床名。"《庄子齐物论》:"丽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晋国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与王同筐床食刍豢,而后悔其泣也。"注:"司马云:'筐床,安床。'崔云:'筐,方也。一曰正床。'"据此,虞筐当即安床之别名。

烟草 鼻烟

烟草出吕宋国,一名淡巴菰,中国惟闽产佳。万历末有携至漳、泉者,马氏造之,曰"淡肉果"。渐传至九边皆衔长管而火点吞吐之,有醉扑者。崇祯时严禁不止。见方氏《物理小识》。本朝则到处有之。王阮亭先生所谓"今世公卿士大夫,下逮舆隶妇女,无不嗜烟草者"。乾隆以前,尚系用木管、竹管,镶以铜烟锅吸之,名曰旱烟。后则甘肃兰州产水烟,以铜管贮水其中,隔水呼吸,或仍以旱烟作水烟吸。而水烟之名,又有青条、黄条、五泉、绵烟诸目。旱烟袋大小不等,以京师西天成家为最。水烟袋用白铜制者,惟苏州汪云从著名,湖北汉口工人亦专精制造。近年来又有铜制二马车水烟袋者,以皮作套,空其中,一安烟袋,一安烟盒,两旁有烟纸筒二,可以息火,制作益精,且便于携带,于北地车中最宜。洋人复制烟叶,卷束如葱管,长仅三四寸,以口衔之,火燃即吸,其味烈易醉,又于马上最宜。若鸦片烟之流毒天下,实非旱烟、水烟比矣。献县纪文达公好吸旱烟,每一次烟锅中可装二两,自内城至海淀尚不尽,都人呼为纪大锅。吉林文博川宫保吸水烟,一次可二三十袋。予每遇作诗文时,亦手不肯释然。不过时吸时止,不能如宫保之吸而不歇也。烟草之外,复有制为鼻烟者,细如粉末。《香祖笔记》云:"可明目,有避疫之功。以玻璃为瓶贮之,瓶之形象种种不一,颜色亦具红、紫、黄、白、黑、绿诸色,白如水晶,红如火齐,极可爱玩。以象牙为匙。"云云。不知近日鼻烟壶专尚翡翠、白玉、玛脑、蜜蜡诸品,一壶有直数十金、数百金者。昔司马温公携茶,以纸为贴,范蜀公用小木盒子盛之,温公见而惊曰:"景仁乃有茶器也。"盖不知后来茶器精丽,极世间之工巧者。古今时势,如出一辙。今之烟壶,非即昔之茶器欤?升勤直公(升寅)《戈壁道中竹枝词》云:"皮冠冬夏总无殊,皮带皮靴润酪酥。也学都门时样子,见人先递鼻烟壶。"可见此物流传之远矣。

李广文

南海李葆初广文(恺畴)以名孝廉秉铎高要,训课有程式,人亦朴实,不愧校士之官也。著《海楼吟草》。录其佳句,五言如《登镇海楼》云:"河山分一角,天地豁

双眸。"《春暮》云:"落花红满径,飞絮白随波。"七言如《帆影》云:"一片夕阳芳草渡,六朝烟雨落花洲。"《水仙花》云:"漱石已无烟火气,还丹全换绮罗身。"《春郊》云"桃叶渡头双桨去,杏花村外一筇来。"《野望》云:"半竿红日衔珠勒,一路香风趁酒旗。"《浈江》云:"薄宦头衔清似水,暮年心事懒于云。"《长夏》云:"饮水自知同我淡,栽花翻比应官忙。"又五绝一首云:"鱼子荡轻舟,打鱼水深处。满天风雨来,掉入芦花去。"皆清微淡远,饶有唐音。

记望溪先生事

康熙五十年辛卯,左都御史赵公(申乔)劾编修戴名世所著《南山集》语多狂悖,吾宗望溪先生以集序列名,牵连被逮,下江宁县狱。旋解至京师,下刑部狱。其序文实非先生作也。五十一年正月,刑部等衙门题:"察审戴名世《南山集·孑遗录》内有大逆语,应即行凌迟。已故方孝标所著《滇黔纪闻》亦有逆语,应剉尸。汪灏、方苞为名世作序,应立斩。方正玉、尤云鹗闻拿自首,应发宁古塔安插。编修刘岩虽不曾作序,然不将书出首,亦应革职。癸巳二月狱决,蒙圣祖矜疑宽宥,免治出狱,隶籍汉军。盖狱词具于辛卯冬,五上〈五〉折本,至是章始下。圣祖素知先生文学,三月二十三日朱谕:"戴名世案内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下武英殿总管和素。"翼日特旨召入南书房,命撰《湖南洞苗归化碑文》,越日,又命作《黄钟为万事根本论》,越日又命作《时和年丰庆祝赋》。上告诸翰林:"此赋即翰林老辈中兼旬就之,不能过也。"嗣是,每以御制诗文宣示南斋诸臣,辄问曰:"方苞见否?"与诸大臣论本朝文学,必曰:"视方苞何如?"白衣侍直,实异数也。既而移直蒙养斋,与徐公蝶园承修乐律。上命诸皇子与之游,自诚亲王以下,皆呼之曰先生。世宗嗣位,覃恩赦归原籍。而《滇黔纪闻》案内先生近支族人之隶汉军者,亦肆赦。上曰:"朕以方苞故赦其合族,苞功德不细也。"先生旋蒙恩眷,特擢中允,历官侍郎。乾隆初罢职,复赐侍讲衔归里,年八十二卒。按:先生以文章名久直禁廷,迁擢卿贰,然从未一掌文衡云。

程明道袭贾岛诗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贾岛诗也。明道先生《九日访张子直诗》云:"下马问老仆,言公赏花去。只在近园中,丛深不知处。"直袭岛语,何耶?

祀鼠　鼠嫁女

汉昭帝元凤元年九月,燕有黄鼠衔尾舞于宫端门中。往视之,舞如故。王使夫人以酒脯祀鼠,舞不休。按:近俗每于除夕备酒果,置空室中饲鼠,谓可免鼠啮,盖有所本。又相传除夕为鼠嫁期,小儿女用馒头插通草花于上,散置僻处,谓之送嫁。某人曾有句云:"追吉宛同人有礼,于归谁谓汝无家。"真妙绝也。

先黟侯传

先黟侯讳(储),字圣明(《艺文类聚》八十八卷作圣明,《歙县志》则作圣公,《家谱》作胜明)。《太平御览》三百四十五卷引谢承《后汉书》曰:"丹阳方某为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公正住中,曰:'臣文武兼备,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云云。《歙县志》:"公精《孟氏易》,通图谶。建初四年举孝廉,又举贤良方正,对策为天下第一。五年春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诏举极谏之士,丹阳太守周歆以公进,公极言天降灾咎之由,上召见公等,试解棼丝,众莫能理。公拔剑断丝,对曰:"反经任势,临事宜然!'上深伟之。除郎中,寻出为句曲令。六年,迁阜陵令。遭母丧,奠土成坟,种松柏嘉木数十本,致鸾鹤白兔之瑞。元和初,转洛阳令。和帝永元五年六月,将郊祭,以公善天文,问之。劝帝毋往。其曰天晴明,帝遂行,诏责其欺。公曰:'臣受书先师,推步萌兆,今咎时且至,愿乘舆亟还。'使者去,公叹曰:'为人臣耻蒙不忠名。'遂自杀。比驾还,雨雹大如雁子,卤簿后乘士皆疾驰去。帝大惊,使召公,公已死。帝甚伤之,追赠太常、尚书令,封黟侯,诏护其丧还葬。世皆言圣公仙去,于是民庙祀之。兄侪,南郡太守;俨,丹阳太守。刚果皆类公。"按:建初五年二月日食,永和五年六月雨雹,皆与《范史》合。惟《方氏宗谱》载公由洛阳令授太常卿,言天变不报,自杀;夫人包氏,大鸿胪咸之女孙,亦以死殉。《志》所称赠太常、尚书令,不知何据。汉《百官志》:"太常卿,中二千石。尚书令,千石。"注:'蔡质《汉仪》曰:'故公为之者,朝会不陛奏事,增秩二千石。''"品秩较异。既赠太常,不应又赠尚书令,当以《家谱》为正。然《家谱》书官至尚书、《黟县开国公》亦误。尚书止六百石,秩尤卑也。《谱》又称公夫人王氏,或先娶于王,后娶于包欤?公三子,长讳睹,次讳觌,次讳洪。

试士废八股文

康熙三年,以八股文多剿袭,乡、会试改用策论。甲辰会试,丙午直省乡试,皆照改定章程行。至八年己酉科,复用八股试三场(前科改三场为二场)。乾隆九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疏请废科目,大学士鄂尔泰等议驳,迄今遂仍其旧云。

令　狐

令狐,地名也,又复姓也。令音零。唐令狐绹以其姓氏少,宗族有投归者,多荐之。远近趋走,至有胡氏添"令"者。温飞卿曾戏为词曰:"自从元老登庸后,天下诸胡悉带令。"

古文辞类纂序目

本朝论文章者,必以桐城三家为正宗。望溪侍郎开其先,海峰学博继之,姬传郎中又继之。邓嶰筠尚书谓:"学庐陵而兼子固者,望溪也。学庐陵而兼长公者,

海峰也。姬传文师庐陵而上溯子长，与熙甫皆神似而不以貌。"此论甚确。余则谓侍郎文，今之布帛菽粟也。学博文，今之锦段组绣也。郎中文，才高识广，理境澈透，于方、刘两家外又别出机杼。近人颇有以薄弱少之，非知文者矣。郎中撰《古文辞类纂》七十五卷，首刻于兴县康氏，再刻于金陵吴氏，兹录其《序目》，俾后学行文知有正鹄，不致流于邪派。

附《序目》

鼐少闻古文法于伯父姜坞先生及同乡刘耕南先生，少究其义，未之深学也。其后游宦数十年，益不得暇，独以幼所闻者置之胸臆而已。乾隆四十年，以病请归，伯父前卒，不得见矣。刘先生年八十，犹喜谈说，见则必论古文。后又二年，余来扬州，少年或从问古文法。夫文无所谓古今也，惟其当而已。得其当则六经至于今日，其为道也一。知其所以当，则于古虽远，而于今取法，如衣食之不可释。不知其所以当，而敝弃于时，则存一家之言以资来者，容有俟焉。于是以所闻习者，编次论说为《古文辞类纂》。其类十三：曰论辨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诏令类、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箴铭类，颂赞类、辞赋类、哀祭类。一类内而为用不同者，别之为上下编云。

论辨类者，盖原于古之诸子，各以所学著书诏后世。孔孟之道与文至矣，自老庄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今悉以子家不录，录自贾生始。盖退之著论，取于六经、《孟子》，子厚取于《韩非》，贾生、明允杂以苏、张之流，子瞻兼及于《庄子》。学之至善者，神合焉。善而不至者，貌存焉。惜乎！子厚之才可以为其至而不及至者，年为之也。

序跋类者，昔前圣作《易》，孔子为作《系辞》、《说卦》、《文言》、《序卦》、《杂卦》之传，以推论本原，广大其义。《诗》《书》皆有序而《仪礼》篇后有记，皆儒者所为。其余诸子或自序其意，或弟子作之，《庄子·天下篇》、《荀子》末篇皆是也。余撰次古文辞，不载史传，以不可胜录也。惟载太史公、欧阳永叔表志叙论数首，序之最工者也。向、歆奏校书，各有序，世不尽传，传者或伪。今存子政《战国策序》一篇，著其概。其后目录之序，子固独优已。

奏议类者，盖唐虞三代圣贤陈说其君之辞，《尚书》具之矣。周衰，列国臣子为国谋者，谊忠而辞美，皆本谟、诰之遗，学者多诵之其载《春秋》内外传者不录，录自战国以下。汉以来有表、奏、疏、议、上书、封事之异名，其实一类。惟对策虽亦臣下告君之辞，而其体少别，故置之下编。两苏应制举时所进《时务策》，又以附对策之后。

书说类者，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春秋之世，列国士大夫或面相告语，或为书相遗，其义一也。战国说士说其时主，当委质为臣，则入之奏议，其已去国或说异国之君，则入此编。

赠序类者，老子曰"君子赠人以言"，颜子、子路之相违，则以言相赠处，梁王觞诸侯于范台，鲁君择言而进，所以致敬爱、陈忠告之谊也。唐初赠人始以序名，作者亦众。至于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绝前后作者。苏明允之考名序，故苏氏讳序，或曰引，或曰说，今悉依其体，编之于此。

诏令类者，原于《尚书》之誓、诰。周之衰也，文诰犹存，昭王制，肃强侯，所以悦人心而胜于三军之众，犹有赖焉。秦最无道，而辞则伟。汉至文、景，意与辞俱美矣，后世无以逮之。光武以降，人主虽有善意，而辞气何其衰薄也！檄令皆谕下之辞，韩退之《鳄鱼文》，檄令类也，故悉傅之。

传状类者，虽原于史氏而义不同。刘先生云："古之为达官名人传者，史官职之。文士作传，凡为圬者、种树之流而已。其人既稍显，即不当为之传，为之行状上史氏而已。"余谓先生之言是也。虽然，古之国史立传，不甚拘品位，所纪事犹详。又《实录》书人臣卒，必撮序其平生贤否。今《实录》不纪臣下之事，史馆凡仕非赐谥及死事者，不得为传。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赐谥，然则史之传者亦无几矣。余录古传状之文，并纪兹义，使后之文士得择之。昌黎《毛颖传》嬉戏之文，其体传也，故亦附焉。

碑志类者，其体本于《诗》，歌颂功德，其用施于金石。周之时，有石鼓刻文，秦刻石于巡狩所经过，汉人作碑文，又加以序。序之体，盖秦刻琅邪具之矣。茅顺甫讥韩文公碑序异史迁，此非知言。金石之文，自与史家异体。如文公作文，岂必以效司马氏为工耶？志者，识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圹中，古人皆曰志。为之铭者，所以识之之辞也。然恐人观之不详，故又为序。世或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志。及分志、铭二之，独呼前序曰志者，皆失其义。盖自欧阳公不能辨矣。墓志文录者尤多，今别为下编。

杂记类者，亦碑文之属。碑主于称颂功德，记则所纪大小事殊，取义各异，故有作序与铭诗全用碑文体者，又有为纪事而不以刻石者。柳子厚纪事小文，或谓之序，然实记之类也。

箴铭类者，三代以来有其体矣。圣贤所以自戒警之义，其辞尤质而意尤深。若张子作《西铭》，岂独其理之美耶？其文固未易几也。

颂赞类者，亦《诗·颂》之流，而不必施之金石者也。

辞赋类者，《风》《雅》之变体也。楚人最工为之。盖非独屈子而已。余尝谓《渔父》及《楚人以弋说》襄王、宋玉《对王问遗行》，皆设辞无事，实皆辞赋类耳。太史公、刘子政不辨而以事载之，盖非是。辞赋固当有韵，然古人亦有无韵者，以义在托讽，亦谓之赋耳。汉世校书有辞赋略，其所列者甚当。昭明太子《文选》分体碎杂，其立名多可笑者。后之编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余今编辞赋，一以汉略为法。古文不取六朝人，恶其靡也，独辞赋则晋宋人犹有古人韵格存

焉。惟齐梁以下则辞益俳而气益卑，故不录也。

哀祭类者，《诗》有《颂》，《风》有《黄鸟》、《二子乘舟》，皆其原也。楚人之辞至工，后世惟退之、介甫而已。

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于退之。尽变古人之形貌，虽有摹拟，不可得而寻其迹也。其他，虽工于学古，而迹不能忘，扬子云、柳子厚于斯盖尤甚焉，以其形貌之过于似古人也。而遽摈之，谓不足与于文章之事，则过矣。然遂谓非学者之一病，则不可也。

阳童阴童

童，未冠者之称，女子在室亦曰童子。颛顼子号老童。《礼杂记》："于殇，称阳童某甫，不名神也。"阳童谓庶殇，宗子则曰阴童。见郑《注》。

存　存

元冯山人号存存，本朝亦有李存存。

弇州妄语

王元美《卮言》云："得姓之贵者，无过于我朱及刘、李、赵也。明朱姓自高祖于今十三帝矣，真王代传，前后不下四百，郡王将二十倍之矣。又有闰帝，则梁太祖父子也。"浚师按：明高定鼎后，撰《朱氏碑记》，叙述本支高曾以前无考者，悉付阙如。此盖帝王之有真识见处，不似李唐之冒认玄玄皇帝为始祖也。元美以梁氏父子比明高得姓之贵，将欲明高与乱臣贼子作同宗乎？可为谬妄。

冶溪故里吟

先六世祖公衍府君讳（景蕃），避明末兵乱，于顺治八年迁居定远县西乡炉桥镇，遂家焉。二百余年聚族而居，今已七八传矣。咸丰癸丑，粤匪陷皖，淮北土匪蜂起，吾乡屋庐田产，荡焉无存。子箴兄官南韶连道时，曾作《冶溪故里吟》，兹择录五十三首，逐句注释，付臻哲、臻喜两儿收之。缅祖宗缔造之难，阅人世沧桑之变，且以验物情、纪服食，抚今追昔，感慨系之，可当一编周处《风土记》读也。诗曰："铸铁熔金事有无，传闻故老定非诬。曲阳古治今雄镇，漫把南炉较北炉（原注：吾乡为北炉桥，炉塘寺为南炉桥，相传皆魏武铸军器地）。鳞鳞千野傍肥河，清洛西流卅里多（浚师注：清洛涧属定远县治，即苻坚屯兵为晋师追败处）。岂止寿州街接壤（浚师注：寿州街去炉桥西门三里），远邻保信近平阿（浚师注：保信系乡集名。平阿，怀远县也，与炉桥接壤）。牵车服贾度闾关，铃铎郎当三里湾（浚师注：三里湾去炉桥三里，为往来贸易通衢）。除却水乡平似砥，眼前突兀舜耕山（浚师注：舜耕山系怀远西乡）。海阳聚族鄣源地，三十三都旧有村（浚师注：予家先世住休宁三十三都鄣源村，休宁乃古海阳治也）。白岳雨中真人画，飘零无复雪泥痕（原注：先大夫曾至鄣源省墓，归倩施丈墨痴绘《雨中望白岳图》，今已不存）。清白家风六代传，渡江卜筑庆绵延。泮芹化出科名草（浚师注：予家自五世祖秉山府君康熙壬申入定远籍，补博士弟子员，自壬申至同治己巳，入泮者一百十人，中乡举者十六人，登进士者六人，五贡十余人，皆秉山府君本支），瑞兆佳城十里边（浚师注：公衍、秉山两府君暨五世伯祖子闻府君均葬炉桥之河头郑堡，俗名十里庙）。北堂种德毓孙枝（浚师注：先曾祖龙坡府君早世，曾祖母陈太夫人苦节抚孤，蒙恩旌表），想见津门献赋时（浚师注：嘉庆戊辰，仁宗巡幸淀津，世父莲舫府君献赋行在，拔置一等，赏给举人）。苦节冰霜天不负，'筠心'两字表崇祠（浚师注：津门召试，系《竹箭有筠松柏有心赋》题，曾祖母陈太夫人节孝坊成，即建支祠于后，因以"筠心"颜堂额）。说史谈经骨相癯，含饴膝下乐喁喁。《九河》一赋波澜阔（原注：予少作《禹疏九河赋》，先大父甚赏之），毕竟还堪覆瓿无（浚师注：先大父豫圃府君晚年率先公暨八叔父稚通公及子箴兄读书于半舫，子箴兄十四岁时曾作《禹疏九河赋》，先公手为点定，大父阅之甚喜。今此稿尚存浚师匣中）？玉关生入喜何如？恬退甘为林下居。鹤发婆娑雁行肃，芝兰吐秀满庭除（浚师注：先世父效力伊江，道光戊子蒙恩赐环，归筑抚松草堂，侍先大父。暇与诸伯叔父谈经讲艺，棣棠之雅，实近今所希）。柳骨颜筋腕底分，研池镇日长烟云（原注：先大夫有《涤研图》小照，今亦不存）。愧予无笔传家学，孤负芸窗指授勤（浚师注：先世父与先公并工八法，临池染翰，淮南北有'二难'之目。兵燹后浚师搜罗先世父、先公手迹，双钩寿诸梨枣，题曰'二方合璧'，俾吾子孙世守焉）。阿叔爱侬如爱儿，琢磨许到凤凰池（原注：三叔父课予诗文）。即今双鬓消磨日，难忘垂髫问字时（浚师注：子箴兄自数龄至入泮，皆先公亲课之）。浓淡清奇细讨论，无私化雨沐深恩（原注：予制举业，受益于叔祖采卿公居多）。残笺剩墨归何处（原注：当年所笔削文字，无一存者），肠断梅花山畔村（浚师注：采卿公讳玉璪，嘉庆丙子举人，己卯进士，制艺最为座主萧山汤文端公推许。卒葬梅花庄）。瞻榆望杏向平梁（原注：先大夫与诸叔父在庐州公置筠心堂祭田），欲仿吴中范氏庄。莫谓前贤难接武，今人亦自有晁（六安）、张（华亭）。接灶迎神祀天地，炷香默祷矢虔诚。尊卑娴习元辰礼，家庙返来天未明（浚师注：吾家沿徽州旧俗，腊月廿四日送灶，除夕五鼓迎灶神后，设香案在厅事中展拜，谓之接天地。礼毕，尊长率卑幼赴宗祠拜祭）。清明冬至典交崇，华胄遥遥元老公。少小青衿司祝版，也能朗朗达神聪（浚师注：吾家宗祠定期清明、冬至两祭，请年长登仕版者主祭，子弟之在黉宫者司献帛、献爵及读祝文等事。祭毕，设席堂中，所以享馂余也）。年年除夕架松盆，肃拜堂前笑语温。六篡家风仍

不改，二更守岁便封门(浚师注：除夕用铁盆架松枝、松叶于阶下焚烧，谓之架松盆。二更用红纸封门守岁，年节饮馔，惟六盘六碗，以示节俭)。迢递泷冈展孝思，每逢佳节益凄其。龙钟祭墓人犹健，几辈儿童策马随(浚师注：先曾祖父母暨先大母宣太夫人葬丘家岗，先大父暨先大母徐太夫人葬高塘寺，先大母庞太夫人葬吴家湖。每值年节，伯叔父偕子侄等祭扫，并次第拜各先世墓)。中馈羹汤手自调，机声轧轧到寒宵。庭帏慈俭垂型久，每饭恒思陋巷瓢(原注：吾家自先曾祖母每日以粥饭之余施乞丐，数十年遵行不改云)。博士龙眠奉女宗(原注：谓桐城女师吴先生)，深闺展卷习雍容。书声忽地琴声和，窗外蟾辉分外浓(浚师注：桐城吴夫人钟文贞馆予家十年余，予母陈太夫人、叔母宣太宜人暨诸姑祖母、诸姑母咸受业焉。吴夫人刊有诗集行世，即《随园诗话》中所称钟睿姑是也)。浑坚朴素立规模，养拙唯期守敝庐(原注：旧居厅西小轩额曰'养拙')。底事琼瑶炫珍异，斑斓独爱古錞于(浚师注：先世父所藏古錞于，高三尺许，五色斑斓，希世宝也。先公亦藏有诸葛铜鼓一器，今铜鼓尚存，而錞于已付劫火矣)。漫同阮氏分南北，休戚相关俨一家(原注：先世十房，东西分居)。泽底冈头洵鼎盛，铜盘会食不须夸(浚师注：予曾祖辈共十三人，存十人，皆同胞、同祖兄弟。后分东南两房居之。东门皆高祖厚斋府君支派，南门则叔高祖存斋府君支派也)。茏葱烟霭河塘畔，老圃经营十几秋(原注：豫圃为先大父所筑，其后八叔父居之)。拳石盆花自料理，登临不用杖扶鸠。令名恰称陶嘉月，迤逦房栊曲沼隈。好景教人忘不得，绣球如雪傍檐开(浚师注：豫圃西偏有船房一区，先大父颜之曰'陶嘉月'，檐傍绣球一株，大可合抱，百余年物，开时晶莹一片，足称雅观)。爱竹山房藕正花，倚云轩内绿阴斜。夕阳雨过登高看，天外一峰横镆铘(浚师注：豫圃中爱竹山房、倚云轩皆歙鲍双五侍郎所题。镆铘山为定远最幽险处，游踪不断)。池心亭子榜新辛，楼角花枝簇簇匀。四面为嫌山色远，嵌空平地起峻峋(浚师注：新辛亭建于道光辛巳，先大父所亲署也。大父以曾伯祖余斋河库归田后亦曾建亭起园，栽花种竹，此亭之建，恰又值辛年，故名新辛云。假山在亭之左，登之可瞰十数里)。甲第纷如列戟排，编茅别创读书斋。海棠烂漫春风后，月写孤松影上阶(浚师按：予家分东南两门居住，宅第均闳厂，先之以土匪，继之发贼，千檐万瓦，都付焚如，可胜浩叹)。台榭玲珑数望园(原注：四叔父所居)，红牙低唱夜开樽。出门乘醉归犹懒，且去敲棋柏荫轩(原注：子祥、子健两弟书室。浚师按：叔父芝山公筑望园于东门外，饶花木之盛。柏荫轩在望园对门，二伯父俊叔公宅也)。花意都随笑口开，朱朱白白艳重台。半园击钵联吟日，惆怅玉堂人未回(浚师按：余斋河库归田后，于曲阳门外后街卜宅。弛其地数亩，叠石种树，颜曰半园。后归世父莲舫公。道光甲辰，半园牡丹开至三百余朵，世父邀杨体之大令、黄琴士先生、汪杏池丈及先公、先叔辈饮酒赋诗，极文宴之乐。子箴兄即于是年登词馆)。烟波渺渺集帆樯，汇入淮流匹练长。一夜五桥春水漫，鹭丝飞到月牙塘(浚师按：月牙塘在东门外后街，塘形如月，其源直通长淮)。高田下隰绿油油，塘坝虽多旱尚愁。两季午秋需雨泽，老农都说望天收(浚师按：吾乡田地以麦为最，有'一麦抵三秋'之谣。望天收言雨旸应时，自获丰稔，盖亦乡谚也)。田将牛计休论种(原注：吾乡田百亩则曰一具牛)，佃倩人耕只问租。大户村庄难考核，入仓升斗尽模糊。庄收麦子隔年陈，老米偏呼稻粒新。粥饭三餐兼饼饵，纵然鲑菜也调匀。蒸和菽乳配晶盐，芥子葫芦不用添(原注：吾家居南街者以市酱得名，其秋油可匹镇江醋)。自古八珍推是主，玫瑰羞说富家甜(浚师按：吾家南门三房有酱园一所，开设一百余年)。麦黄豆绿均堪酿，拇战分曹酒国降。谁道五香(酒名)供软饱，白波终不敌封缸(浚师注：吾乡五香酒最有名，封缸酒则以糯米酿成者，味甜而醉人较五香甚。又去炉桥九十里，地名龙冈，酿大曲酒亦佳，足敌山西汾酒)。飞罗密糁白于霜，牢丸堆盘肉贯汤。羡煞如酥寒具薄，陶家制作最精良(浚师按：炉桥有陶允谦者，制油酥饼绝妙。其薄如纸，二文一枚。陶死，其子复袭其业)。白鱼入馔嫩于鲥，紫蟹红虾伴玉卮。更有面条殊脆滑，冰鲜北地漫称奇(浚师按：黄瓜鱼出淮河，极鲜美，即京城之冰鲜也)。雏鸡鸭都名笋，到口浑疑玉版鲜。割取一脔圆若盖(原注：猪尾肥美，不亚于金华火肉)，老饕相对欲流涎(浚师按：吾乡以雏鸡、雏鸭名曰笋鸡、笋鸭，言其嫩也。猪尾远近呼曰桥尾，他处屠人无能仿效者)。不似江瑶圆柱撑，却侔花蛤要姜烹。蠙珠本入天家贡，渔父如何唤作蛏(浚师按：淮河蛤蜊俗呼蛏子，壳不甚大，渔人剥其肉，以木棍鞭其四围极薄，肉贯于中，清炖红烧，异常鲜美。扬州醉蚶、广州蠔食，皆不及也)。新摘马兰甘类荠，筠筐甜菜(原注：即枸杞苗)卖长街。厨娘秋末饶风韵，满架垂垂红绣鞋(原注：扁豆名。浚师按：马兰头其甘如荠，淮南北有之。红绣鞋子大而皮薄，味异他种)。似闻番舶爱金针(原注：菜名)，马齿丛生石磴阴。早韭晚菘齐减味，担来霜里菊花心(原注：菜名。浚师按：金针菜、马齿菜、菊花心白菜，皆吾乡所出，贾人捆载赴各处售卖)。靓客频婆貌不同，芬馨远过麝香红(原注：形大如李，俗名曰柰，由青而黄、而红，其味皆美)。怜渠未入诗人咏，埋没钟离片壤中。徽歙龙孙裹冻芽，六安栗子霍山茶。丹砂万颗(原注：石榴)淮滨熟，亲串分投酒兴加(浚师按：'一夜四山雷起雨　满林无数长龙孙。'放翁诗也。吾乡少笋，冬月自徽、歙来者绝佳。怀远石榴子小而肉厚，味甜如蜜，不亚白马寺种也)。朱家郭解人推重，已伏兵机歌舞场。一片鱼鳞寒似雪，春灯影里护红妆(浚师按：凤阳乡俗每值灯节前后数日，率以花鼓灯为戏，往往纷争构衅，雕青恶少，率带刀剑护持之。沿及后来，强梁愈甚，遂遇事即白刃相向矣)。姑息因循可奈何，无端蛮触起风波。四门帅主分雄长，不是当年安乐窝(浚师按：炉桥初团练乡兵，以主簿统之，颇有约束。后则官势日蹙，而刁民肆起，邀结东西

南北四门，自称帅主。官绅拱手，莫可如何）。持筹握算剧艰辛，孤立何曾德有邻。一自皖江驰羽檄，虎狼权当保家人（浚师按：匪乱时各家皆募勇丁为之保家，稂莠不齐，后即由保家者串通外匪，强劫财物，受害益深）。酾酒椎牛户户忙，秃襟短袖太猖狂。意园（原注：铁君叔父别业）花木含愁甚，蜡屐无人三径荒（浚师按：铁君叔父意园经始于咸丰元年，园甫成而寇乱作，楼台花竹，折毁一空。园中堆石有极绉、透、漏之巧，系自半园移来，为余斋河库所亲置者）。清淮楼下拥貔貅，百里冲寒虎帐投。两度留兵卫桑梓，书生岂为室家谋（浚师按：炉桥一带外侮内讧，朝不谋夕，先公属铁君叔父及子箴兄两赴临淮大营，商之袁午桥漕帅，拨一军专驻炉桥，撑拄三年，贼不得入。追先公与铁君叔父先后避嚣寿州，子箴兄携余与弟侄辈北上，肩事无人，遂遭蹂躏）。泉刀散尽总无厌，蚕食鲸吞祻已占。碧血横流筝笛浦，满腔愁绪万重添（浚师按：江中丞守庐州城，兵饷两乏，时舒兴阿拥兵八千人，去庐八十里驻扎，坐视不救，以致失陷。庐州破而淮南北事遂不可问矣）。南北诸军壁上观，老师縻饷共偷安。雄才半入莲花幕，傲骨羞将剑铗弹（浚师按：淮南北兵溃后，贼焰愈炽。金壬宵小，方且以军营为得计。予家虽南北奔驰，无一人投营者）。文字无灵骨董灾，盗非有道令人哀。探囊胠箧寻常事，万卷图书付劫灰（浚师按：先世父与先公收藏最富，金石书画插架盈箱。癸丑以来，迭遭兵燹，所存者百中之一二矣）。书来沪渎快开函，浩渺重阳稳挂帆。流寓他乡终计左，好寻大蜀（山名）赋长镵（原注：子祥昨有书来，已由上海返兴化，予甚望其归庐州，并可探吾乡消息。浚师按：子祥兄浚履，官桐城训导，庚午丁艰，尚留滞桐城）。僦宅楼桑近日边（原注：友兰兄全家居涿），吾宗孝友独称贤。伶仃异地同齐赘（十弟尚在山左，依其岳家），未敢轻登泛海船（浚师按：友兰兄名汝翊，大挑知县，官直隶最久。兵乱后徙家涿州，今复作归来之计矣。十弟浚观以署正供职京师，丁卯夏遽尔疾殁。其孤臻樍，予携之赴粤，惟望其读书成立耳）。半百光阴荏苒过，时艰无补忽蹉跎。白头贡叔相思否？独向西湖理钓蓑（原注：闻闵文献之居颍州。浚师按：闵文名士暄，戊子孝廉，官天长训导。其尊人超亭先生，先世父业师也）。幻影泡光感不禁，闲中屈指去来今。淮山淮水都无恙，可许他年拄杖吟？"

买卖入诗

东坡诗："一枕清风直万钱，何人买向北窗眠。"此翻用太白"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意也。若施希圣"兰缸如昼买不眠，玉炉夜起沉香烟"，不特东坡句不及，即太白句亦不及。庐陵诗："梅穷独我知，古货今难卖。"此翻用工部"尽捻书籍卖，来问尔东家"意也。若梅宛陵"欲卖蟾蜍一寸魄"，不特庐陵句不及，即工部句亦不及。录之以质世之分唐界宋者。

文庙行礼仪节

汉高祖过鲁，以太牢祀孔子。读史者谓汉家四百年精神命脉，全在于此。我朝雍正四年八月，上亲诣文庙行礼。祭毕，谕礼部侍郎三泰、太常寺卿孙柱曰："仪节内开献帛、进酒皆不跪，朕今跪献，非误也。若立献于先师之前，朕心有所不安。尔衙门可记档案，以后照此遵行。"仰见圣主崇儒重道至意，谨恭识之。

乌　什

洪北江太史著《乾隆图志》，载乌什在库车西北千里，亦汉时城郭诸国。乾隆四十年赐乌什名永宁城。城周数里，移参赞大臣驻此。其东二百里，为阿克苏回城；又东四百五十里，为拜城；又东八十里，为赛里木回城，皆统于乌什参赞。长白春介轩先生（春熙）曾镇斯土，有《书怀诗》四首云："难得亲朋雁讯通，易收骏骨渥洼中。听歌犹是伊凉调（前任甘凉道七年），问俗谁移郑卫风？场藿园蔬清有味，刍粮蒲酒户常丰。柳泉更称梭梭木（土人呼炭曰梭梭木），且试新茶拨火红。春深亦有好桑麻，白板红桥翠影遮。几讶尉头非绝域（乌什，汉为尉头国），却从天外望中华。云霞艳艳笼山庙（山庙为本地一景），杨柳依依荫使衙（署左右柳树成行）。堪羡前贤楹帖好，暂留只看一时花（厅事有麟梅谷前辈楹联云：'且少憩，从万里程来；莫久留，看一时花去。'）。晚上城楼独抚阑，苍然云物望中宽。地当一面崇墉壮，堞倚层峦六月寒。边镇事真成杂霸，河山局本是偏安。参军莫讶多蛮语，半属夷官半土官。一隅浑似隔尘寰，阊阖天高绝仰攀。远宦倍思乡国好，专城偏有簿书闲。长驱士马谁称霍，久镇边疆却忆班。惆怅年来轮铁尽，陇云湘月又关山（予由甘凉道陈臬湘南，今复拜领乌垣使节）。"按：柳树泉在乌什城南五里，柳树中有泉水涌出。回人呼为哈喇插起，译言灵泉也。多水则丰，少则岁歉，甘则太平，苦则灾祲。见《西域闻见录》。梭梭木及山庙等故实，又他书所未载也。先生以名翰林曾分校春秋闱，出任监司，历官都护，风流文采，倾倒一时。读其诗，可以想见其人矣（李恢垣光廷《汉西域图考》："乌什城，乾隆三十年重建。赐名永宁，始住办事，是岁移为参赞治所。五十二年移参赞于喀什噶尔，乃设办事大臣一员、帮办大臣一员、满营佐领一员、八旗换防兵百四十名、城守都司、守备各一员、绿旗换防兵百八十五人、屯田参将一员、兵二百五十人。嘉庆二十一年，裁绿旗兵六十名，拨阿克苏。"据此与洪氏《图志》作乾隆四十年建，赐名永宁异，应考）。

石棺铭

《史记·秦本纪》："蜚廉生恶来，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是时蜚廉为纣石北方（作石椁于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死，遂葬霍太山。"按：此铭北海冯惟讷《诗纪》中漏载。

公主再嫁

汉光武以湖阳公主寡，欲妻宋弘，隋文第五女兰陵

公主初嫁仪同王奉孝，卒，再适河东柳述。此公主再醮之见于史册者。《唐书》专撰《公主列传》，其间高祖十九女，高密嫁长孙孝政，后嫁段纶；长广嫁赵景慈，又嫁杨师道；房陵嫁窦奉节，又嫁贺兰僧伽；安定嫁温挺，又嫁郑元敬。太宗二十一女，襄城嫁萧锐，又嫁姜简；南平嫁王敬直，又嫁刘元意；遂安嫁窦逵，又嫁王大礼；晋安嫁韦思安，又嫁杨仁辂；城阳嫁杜荷，又嫁薛瓘；新城嫁长孙诠，又嫁韦正矩。高宗三女，太平嫁薛绍，绍死，又嫁武承嗣，会承嗣小疾，罢昏，武后杀武攸暨妻，以配主。中宗八女，安定嫁王同皎，又嫁韦濯，又嫁崔铣；长宁嫁杨慎交，又嫁苏彦伯；安乐嫁武崇训，崇训死，主素与武延秀乱，即嫁之。睿宗十一女，薛国嫁王守一，守一诛，又嫁裴巽；鄎国嫁薛儆，又嫁郑孝义。玄宗二十九女，常山嫁薛谭，又嫁窦泽；卫国嫁豆卢建，又嫁杨说；贞阳嫁源清，又嫁苏震；宋国嫁温西华，又嫁杨徽；齐国嫁张垍，又嫁裴颍，又嫁杨敷；咸宜嫁杨洄，又嫁崔嵩；广宁嫁程昌胤，又嫁苏克贞；万春嫁杨朏，又嫁杨锜（太华公主亦嫁杨锜）；新平嫁裴玢，又嫁姜庆初。肃宗七女，肃国嫁郑巽，又嫁薛康衡，乾元元年降回纥英武威远可汗；部国嫁萧征，又嫁萧升。自代宗后公主无再嫁者。宣宗时诏夫妇教化之端，其公主、县主有子而寡，不得复嫁。所以维持风化者，深且远矣。又按：睿宗女玉真公主号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师，天宝时乞去公主名号，宝应时卒。玄宗女万安公主未嫁，天宝时为道士。楚国公主嫁吴澄江，后亦为道士。代宗女华阳公主未嫁，丐为道士，封琼华真人。顺宗女寻阳公主太和三年与平恩、邵阳二主并为道士。宪宗女永嘉公主、永安公主、穆宗女义昌公主亦均为道士。李唐家法，真不可解（《三国志》吴大帝二女，长曰鲁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后配全琮。少曰鲁育，字小虎，前配朱据，后配刘纂）。

楹　联

林芗溪征君谓：“作长联如悬绳千尺崖，坠而不断。又如骑五花快马，奔山绝涧，一勒便转。”王补帆中丞在福州寄浚师书曰：“吾弟作长联尤雄健，兄于斯事亦有癖，但不为长句，每以为楹帖只可一二行，若太长，则似一幅挂屏，非楹帖也。又似文章后、束二比，或又似一阕《满江红》。”云云。观林、王两公之言，皆拈出此中三昧。何地山侍郎则曰：“长联、短联皆要有法。能脱去文章语、词曲语，即长联亦自超妙，若为之不合法程，即五字、七字，直两句律诗耳。”所言亦深切著明。然补帆、地山作实均简净名贵。如补帆题浙江臬司署大堂云：“堂前草木新栽，春色自留生意在；门外湖山不远，清光先照我心来。”又福州新修《绘春园》，其地相传为耿藩别业，现改劝桑局，并为同人游宴之所。题云：“如此园林，志乘无名谁是主；不妨冠盖，游踪偶驻且看花。”又题云：“水石为邻，况有桑阴连十亩；云霞出海，可无榕荫在三山。”又题江西省新建江安会馆云：“联袂集群贤，都看五色云中，恩迎日下；停骖逢盛会，犹忆百花洲上，春到江南。”又题浙江孝廉讲院，时已量移粤藩，云：“云路及时登，盼诸君同咏霓裳，传来南海；风帆随处好，许他日重携文酒，泛到西湖。”又题福建抚署大门云：“舟行瀛海南头，正三岛风清，十洲云朗；人在嵩山顶上，看庭前草色，门外榕阴。”又寄题京城重修扬州新馆云：“海峤望京华，五朵云开，共沐恩光迎北斗；珠巢良宴会，二分月到，更饶春色胜江南。”馆在珠巢街，为高邮、宝应、兴化、泰州、东台五属乡会士子所居者。以上数联，笔势飞舞，一气相生。地山所谓合法程者，断推此种。若广东应元宫东厅补帆题云：“绕廊云烟收一览，出山雷雨慰群生。”则予早卜其有封疆之度矣。地山在粤东题新建阳江厅试院大堂云：“万里下征轺，从羚峡南来，见此邦民物山川可跻列郡；千间开广厦，对鼍峰西峙，愿多士文章事业胜似前贤。”又题廉州试院余园欣赏楼云：“辟地无多，却分广厦数椽，门径不容人迹到；论文有暇，试上层梯一望，海山胜向画图看。”又题廉州府署还珠亭云：“太守昔称廉，千载还珠传盛事；使君重起废，一亭流水喻澄怀。”又题龙川县通衢司景韩书院云：“此乡为闽峤通衢，前朝战垒犹存，宜以《诗》《书》回犷俗；其地有昌黎遗庙，多士讲堂新立，固应山斗奉名贤。”又题江西省江安会馆云：“俱是宦游人，从大江南北来，追忆昔贤，犹传鹿洞学规，蠡滨政迹；曾为持节使，登匡庐左右望，瞻言故里，如见白门烟树，黄海云涛。”又挽蒋朴山中丞云：“同馆十六年，内参侍御，外历封圻，遗爱在人，应憩棠阴歌召伯；隔君一万里，远望函关，近瞻庐阜，招魂何处，空怀竹径哭元卿。”又挽吴竹庄方伯云：“君为百皖福星，武能戡乱，文足经邦，忆昔年驿馆停骖，曾听乡人歌子产；我念双江旧雨，案有遗书，箧藏赠稿，待他日蠡滨返擢，定攀墓树吊徐公。”忆戊辰冬，浚师之官粤东，道出皖江，与竹庄畅聚数日，民生吏治，悉力讲求，非寻常庸庸碌碌者比。乃年未六旬，遽捐馆舍，读地山挽语，可以尽竹庄生平矣。地山所撰楹联最夥，此则录其尤著者耳。浚师曾题岭西道署仪门云：“重门洞开，要事事勿负寸心，方称良吏；高山仰止，莫矜矜不持一石，便算清名。”昔包孝肃守端，一砚不携，予有见于今之官场积习，故更进一层言之，非于孝肃有异同也。又端州北门外宝月台，四面荷花，星岩拱峙，为名胜之最，台已颓废，浚师鸠同人重兴之，亦题一联云：“对面即星岩，七朵芙蓉呈绮丽；赏心倾露盏，一池菡萏正芬芳。”谬为诸君夸赞，附录于此。视补帆、地山手笔，正如叶公之好伪形，见真龙而失色矣。

卷　七

王文成寄弟书

王文成公有《寄诸弟书》一通，《阳明全集》中所未载也。黄虎痴先生于收藏家见之，刊入《尺牍墨华》中。书云：“乡人来者，每询守文弟，多言羸弱之甚，近得大

人书，亦以为言，殊切忧念。血气未定，凡百须加谨慎。弟自聪明特达，谅亦不俟吾言。向日所论工夫，不知弟辈近来意思如何，得无亦少荒落否？大抵人非至圣，其心不能无所系著，不于正，必于邪，不于道德功业，必于声色货利，故必须先端所趋向，此吾向时立志之说也。趋向既端，又须曰有朋友砥砺切磋，乃能薰陶渐染，以底于成。弟辈本自美质，但恐独学无友，未免纵情肆志，而不自觉。李延平云：'中年无朋友，几乎放倒了。'延平且然，况后学乎？吾平生气质极下，幸未至于大坏极败，自谓得于朋友挟持之力为多。古人蓬麻之喻，不诬也。凡朋友必须自我求之，自我下之，乃能有益。若悻悻自高自大，胜己必不屑就，而日与污下同归矣。此虽子张之贤，而曾子所以犹有堂堂之叹也。石川叔公，吾宗白眉，虽所论或不能无过高，然其志向清脱，正可以矫流俗污下之弊。今又日夕相与，最可因石川以求直谅多闻之友，相与讲习讨论。惟日孜孜于此，而不暇及于其他，正所谓置之庄、岳之间，虽求其楚，不可得矣。守俭弟颇好仙，学虽未尽正，然比之声色货财之习，相去远矣。但不宜惑于方术，流入邪径。果能清心寡欲，其于圣贤之学犹为近之。却恐守文弟气质通敏，未必耐心于此，闲中试可一讲，亦可以养身却疾，犹胜病而服药也。偶便灯下草草，弟辈须体吾言，勿以为孟浪之谈，斯可矣。长兄守仁书，致守俭、守文弟，守章亦可读与知之。"

婆 婆

张齐贤母入大内，上曰："婆婆万福。"见《长编》。

续 断

续断一名属折，一名接骨，皆以功命名。蒙古人谓之绰尔海。谨按：圣祖《庭训格言》曰："药品不同，古人有用新苗者，有用曝干者，或以手折口咬，撮合一处。如今皆用曝干者，以分量称合，此岂古制耶？如蒙古有伤损骨节者，则以青色草名绰尔海之根，不令人见，采取食之，甚有益。朕令人试之，诚然。验之，即内地之续断。由此观之，蒙古犹有古制。药惟与病相投，则有毒之药亦能救人；若不当，即人参人亦受害。是故用药贵与病相宜也。"后数语，知医者当奉为圭臬。

子孙肖祖

唐薛用弱云："三五世后，子孙必有一人肖祖者。"予从叔祖讳（玉涛，行十一）面貌与五世祖兼山府君绝似。忆予八九岁时，年节至宗祠拜祭，先公携予至兼山府君真容前曰："汝知尊长中有面貌相似者乎？"予对曰："南门十一叔祖可谓逼肖矣。"（予家分东南两宅居，故有东门、南门之称）先公笑而颔之。迄今追忆，益信薛言为不诬也。

庶吉士列京察

乾隆三年京察，教习庶常馆保送一等，修撰、编修共五员，庶吉士共九员。嗣于乾隆五年吏部议定，初任未及三年，俱不准保列一等。其历次所保修撰庄培因，编修赵翼、韦谦恒，庶吉士褚廷璋等，俱系中书出身，积算前俸。庶吉士景福系壬申科进士，甲戌科未经散馆，至丙子历俸已满三年，是以循例保列。至三十六年四月，奉上谕："本日引见京察各员内，翰林院庶吉士亦有列入一等者，该员尚未散馆授职，不应遽膺荐剡，著撤去。嗣后庶吉士保列一等之例，著停止。钦此！"

王亶望

王味陇（亶望）官浙藩时，集诸名刻中米书，检其尤精者命工双钩上石。后有二集、三集、四集之刻。梁山舟学士曾作跋语，亦公卿中风雅也。后官浙江巡抚，适丁忧，应回籍，高宗以海宁改建石塘，王在浙肯担当事务，令其在工督办。王与李质颖共事，意见不合，李赴京入对时，奏王居丧携家属仍住杭州安然聚处。上疑之。旋奉谕旨，中有云："从前伊父王师品行甚正，无负读书，不应有此等忘亲越礼之子。"褫王职，仍留塘工效力。未几甘肃收捐监粮案发，伏诛。

居德则忌

潘子善问朱子曰："'居德则忌'，传曰：'则，约也。忌，防也。谓约立防禁，则无遗散。'某于此义不能无疑，更乞批报。"朱子答曰："未详。"王弼注："《夬》者，明法而决断之象。忌，禁也。法明断严，不可以慢，故居德以明禁，施而能严，严而能施，健而能说，决而能和，美之道也。"《虞氏易》："阳极阴生，德不久居。阳当忌阴，故居德则忌。"毛检讨《仲氏易》谓："泽升于天，则降泽及下，居则不得矣，故禁之。禁，忌也。言禁使勿居也。凡此，皆于卦名外别是一义。"愚按：泽上于天，敷润及下。施禄之君子，功德昭著，自然健而能说，决而能和。若以功德自居，则失刚正明信之公道，转无以见孚，号有厉矣。此德字当如《左传·成三年》"然则德我乎"德字解。不自居功德及下，正老子所谓"功成而弗居"也。《仲氏易》"居则不得矣"，语意颇合，特未能明显耳。至谓"凡此，皆于卦名外别是一义"，殊费解。

定远村舍诗

潘功甫前辈（曾沂）有《经定远村舍诗》，云："客入定远县，野趣不可画。杂豆聚作花，长葵列为界。丝瓜露筋倒，大匏拖藤挂。稻柴驾驴走，菜把杂鱼晒。一羊角触篱，逸出与犬邂。一鸡俯而啄，一爪拨沙块。一鸡趋与叫，一斗强作快。一牛伏树根，叱起状甚懈。两豕杂色毛，未秃苦癞败。老翁敲火立，招入灶下话。老妇削姜皮，石板摊饼卖。小妇理麻绳，客至结不解。弃去拾马粪，出门耙柄坏。看奴驱车去，笑言负饼债。投钱复饮马，颇遭老妇怪。求益虽不多，恶其遽颗龄。老翁颇解事，贵客爱脱洒。顾妇莫作瞋，以杖指欲拜。"予定远人也，诵之，觉家乡光景如在目前。兵燹之余，不堪回首矣。

袁太翁律例条辨

邹蓉垞诗曰："生我无闻鬼叫冤，藏园有父胜随园。"以为茗生先生为其父作行状，随园老人尤之，此迂陋之见也。庸德庸行，皆世之常，不烦人子称述。若逞文人笔墨，铺张扬厉，又实蹈诬亲之咎。孔子圣人，《礼经》仅记合葬于防，不闻别有纪载。盖至敬无文耳。然随园尊人精于刑名之学，其议论见随园《答金震方问律例书》，有考核数条，足以信今传后。兹录于后，使读者知随园表彰先人事迹，不在区区一行状、一墓碣也。

袁先生滨《律例条辨》

一，"调奸不成，本妇自尽者拟绞"。此旧律所无，而新例未协也。事关风教，无可宽弛，然和与调无异。调者，和之未成者也。其调者，和在意中；其自尽者，变生意外。其意内之杖尚在难加，而意外之绞忽然已至，诚可哀怜。夫调之说，亦至不一矣。或微词，或目挑，或谑语，或腾秽亵之口，或加牵曳之状。其自尽者亦至不一矣，或怒，或惭，或染邪，或本不欲生而借此鸣贞，或别有他故而饰词诬陷。是数者全在临时详审，分别办治。若概定以绞，则调之罪反重于强也。强不成，止于杖流；调不成，至于抵死。彼毒淫者又何所择轻重而不强乎？彼殴詈人，人自尽者罪不至绞，则调人，人自尽者亦罪不至绞。何也？殴詈与调，均有本罪，而其人之自尽，皆出于意外。孟子曰："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其不受调本无死法，律旌节妇，不旌烈妇，所以重民命也。调奸自尽，较殉夫之烈妇，犹有逊焉，而既予之旌，又抵其死，不教天下女子以轻生乎？俗传有年少某，悦邻女，揖而自媒，女拒之，再揖而谢，女归缢死，某竟拟绞。合郡之人以为三揖三让而死，莫不掩涕。愚以为羞忿自尽者，照骂殴人而人自尽之条，饬有司临时按阅作何调法，以为比拟，其情重者，别请圣裁。

一，律注内"始强终和者，仍以和论。"此本律所无，而增例未协也。按：注曰："裂衣损肤，及有人闻知者为强。"此说是也。然既以裂衣毁肤、有人闻知为始强之据，又何所见衣破复完、肤创仍复为终和之据耶？夫相爱为和，女既爱之，又何恨之而诬以为强耶？在被奸者必曰以强终，在强者必曰以和终。信彼乎？信此乎？事属暗昧，讯者茫然，势必以自尽者为强，而不自尽者为和，是率众强而为和也。夫死生亦大矣，自非孔子之所谓刚者，谁能轻死？女果清贞，偶为强暴所污，如浮云翳白日，无所为非。或上有舅姑，下有孩稚，此身甚重，先王原未尝以必死责之。而强者之罪，则不可不诛也。今之有司，大抵宽有罪、诬名节，以为阴德。然则不肖之人逆知女未必能死，将惟强之是为，而到官后诬以终和，则其计固已得矣。或曰："终和之据，以叫呼渐轻，四邻无闻者为和。"不知啼呼之声果闻四邻，则奸且不成，而强于何有？强者大率荜门蓬户，四邻无闻，而后敢肆行者也。四邻之人即或闻之，又谁辨其声之始终乎？又谁质证之以陷人于死地乎？然则始强终和，亦终于无据而已矣。律曰："强者斩，未成者流。"语无枝节，何等正大。注中增以"终和"二字，而行险徼幸者多。按：律文强者诛，和者并杖，凌暴之徒既已辱人，而又引与同杖以众辱之，恶莫甚焉。就使妇志不坚，自念业已被污，而稍为隐忍，以免传播，其心亦大可哀矣。较夫目挑心与，互相钻逾者，罪当末减。是始强终和，就使确鉴有据，而男子拟杖犹轻，女子拟杖已重。愚以为律重诛心，强者女当死，调者女不当死，然而或死或不死，则其所遭者异也。在强者之心，业已迫人于死，虽女子不自尽，其罪重。调者之心本不迫人于死，虽女子自尽，其罪轻。今例注重其所轻，轻其所重，似有可疑。

一，"犯罪存留养亲"，载在《名律》，始于北魏太和五年，金世宗引"丑夷不争"之礼以除之，极为允当。然律称奏请上裁，是犹未定其必赦也。今刑部或不上请，但依例允行。愚以为杀人者死，虽尧舜复生，不能通融。孔子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可见三代无留养之文。若此者，非圣人之所矜也。夫杀人者之父母，何与于被杀者之冤魂？忘其亲杀人，其不孝宜诛；恃其亲杀人，其心术宜诛。按：律内"知有恩赦而故犯者，加本罪三等"，恶其有所恃也。彼恃有留养之例而故犯者，何以反得宽其本罪乎？父母不能教子，致陷于恶，虽老而冻馁，亦所自取。或圣王仁政，务出万全，则按其情罪，临期请旨亦可。

一，尊长杀卑幼，律无明文，尊名分故也。考史册亦颇不然。汉贾彪不按盗贼，而先按母杀子者，曰："盗贼杀人，事之常有，母子相残，违天悖理。"竟按致其罪。是母不得杀子也。赵广汉以丞相夫人杀婢，曳夫人跪庭下受讯。是夫人不得杀婢也。唐敬宗时姑鞭妇至死，有司请偿。是姑不得杀媳也。马端临曰："子有罪，父不得而生；则子无罪，父不得而杀。"世宗宪皇帝特斩胡璁芳奸子妇者，皇上特绞徐某烹家奴者，此皆圣明独断，非凡所及愚。窃以为父母之于子女，家长之于奴婢，俱不应非理而杀。其尤甚者，姑杀妇，妻杀妾也。妇与姑本非天属，或待年之女幼住夫家，受姑凌逼，力难抵拦。或悍妻严妒，动用非刑。地方官拘于名分，拟以杖赎。费金钱，许人命，较之鸡狗所值尤微。不知服制妇死姑报以期，是杀妇者，即杀期服亲也。士妾有子而为之缌，是杀妾者，即杀夫缌麻亲也。在民家为妇、为妾，在国家皆为百姓，在天地皆为苍生，皇上不忍杀一无辜之百姓，而恶姑悍妻乃能杀无罪之苍生，其得罪于卑幼者小，其得罪于天地、皇上者大。请嗣后将尊长非理杀卑幼者，别将冤酷情形，分别治罪，所保全者实多。

林德阳霁山集

"珠亡忽震蛟龙睡，轩敞宁忘犬马情。亲拾寒琼出幽草，四川风雨鬼神惊。""一抔自筑珠丘土，双匣犹传

竺国经。独有春风知此意,年年杜宇泣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前几吠鸦。水到兰亭转呜咽,不知真帖落谁家。""珠凫玉雁又成埃,班竹临江首重回。犹忆年时寒食祭,天家一骑捧香来。"世皆传为唐珏作,而林德阳(景熙)集中亦载之。按:德阳《霁山集》五卷,纪文达撰提要云:"札木杨喇勒智(原作杨琏真伽)发宋诸陵,以遗骨建镇南塔。景熙以计易真骨葬之。其忠义感动百世,然诸书或以其事归唐珏。今考此集载《梦中作》四诗,与诸书所载珏作同。珏他诗不概见,而此四诗词格实与景熙他诗相类,且'双匣亲传竺国经'句,与景熙葬高、孝两陵之说合,与珏同葬诸陵之说不合。考集中有《和唐玉潜》一诗,玉潜即珏之字,则二人本属旧友,或当时景熙与珏共谋此举,其事秘密,传闻异词,遂讹为珏作也。"浚师按:徐沁《金华游录》注云:"杨琏真伽发陵事,诸书纪载,岁月不同。按:《元史》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九月丙申,以江南总摄杨琏真伽发宋陵冢所收金银宝器修天衣寺。又按:宋文宪《书穆陵遗骼事》及丘文庄《续资治通鉴》,皆云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嗣占、妙高上言欲毁宋会稽诸陵,江南总统杨琏真伽与丞相桑哥表里为奸,明年乙酉正月奏请如三僧言。盖其谋始于甲申,而成于乙酉,与周草窗密《癸辛杂识》年月正同。是时会稽唐玉潜珏、永嘉林景熙德阳、郑宗仁朴翁与皋羽咸主王监簿家,协谋收掩陵骨。故唐玉潜作《冬青树引》以纪其事,而景熙答皋羽诗亦有'夜梦绕勾越,落日冬青枝',岂非诸公共事之明证乎?又郑明德《遂昌杂录》云:'当发陵时,林景熙故为丐者,背竹箩,挟竹夹,遇物夹投箩中。潜铸金牌系腰间,贿西僧求得高、孝两陵骨,贮两函,葬东嘉。'故梦中作诗有"双匣亲传竺国经"之句。厉太鸿孝廉编《宋诗纪事》,谓六陵遗骨《癸辛杂识》、《辍耕录》俱云葬兰亭,若云高、孝两陵林携葬东嘉,则诗中所云'水到兰亭'句又何谓耶?当以周草窗、陶南村所纪为是,而景熙则共事人也。梦中诗系唐玉潜作,云景熙作者非。"此论亦确,特并存之(浚师又按:王监簿名英孙,号修竹,郑宗仁号朴翁,亦号即翁,曾著《易说》若干卷,俱见诗集。本朝全祖望所著《六陵祠祭议》、《冬青义士祠祭议》等篇尤详)。

王安石乖僻

王莽有五均、六管之条,王安石新法中青苗取息,类所祖述也。人谓安石事事学周公,不知但拾新莽唾余耳。安石《诗经义》成书,比神宗于文王,亦俨然以周公自命。其用事时,富郑公罢政过南京,谓张文定公曰:"不料其如此,亦尝荐之。"文定操南音曰:"富七独不惭惶乎!"公曰:"吾丈待之何如?"文定曰:"某则不然,初见其读书,亦颇有意于彼。既而同在试院,见其议论乖僻,自此疏之。"可见乖僻自是者,必误人家国也。

皇后称朕

辽景宗八年二月壬寅,谕史馆学士:书皇后言亦称"朕"暨"予",著为定式。

汪容甫先生传

宝应刘端临先生(台拱)遗书第八卷二十叶《竹邻张君家传》十一行后接刊"死节之臣,作《广陵对》凡三千言"云云,细阅乃是汪容甫明经传也。此篇后又刊《竹邻张君家传》,盖前之十一行刊刻舛误,先生外孙阮恩海未曾校出。兵燹后不知先生家尚有藏本可以补入否,亟录于左,以待搜辑。

刘端临先生《容甫汪君家传》(阙前十一行,读其文义,实家传体)。

死节之臣,作《广陵对》凡三千言。君少作诗,上规汉、晋,下追韩、杜,三十以后,遂不复作。古文辞醇茂渊懿,义例谨严,根柢经史,熔式汉、唐,不入欧、曾、王、苏之室。所为六朝骈体文,哀感顽艳,志隐味深,无近人规模汉、魏,排比奇字之失。尝自序生平,以为比迹孝标,四同五异。又撰《哀盐船文》、《吊黄祖文》、《狐父之盗颂》、《吊马守真文》、《汉上琴台之铭》,并著于世。晚年颛治经术,举其大者,释以义例,纵横贯穴,博大淹通,卓然成一家言。承学之士,初若创获,及反复考订,乃知依古。以来经师大儒所未发明者,自君抉其精奥,所谓县诸日月不刊之书也。好《左氏春秋》,作《春秋释义》数十条,又采定、哀之后列国之事,撰《春秋后传》未成。病后人之诬左氏、疑《周官》也,作《春秋左氏释疑》、《周官征文》。病女子未嫁守贞之非礼,作《女子许嫁而婿死从死及守志议》。病近世立家庙有不为妇人作主者,作《妇人无主答问》。又谓"媒氏中春会男女",读若司会之会,作《释媒氏文》。凡所为文,并有益经术,维持风教。君于史学,贯穿勃窣,尝取宋氏宗室之见于《纪》《传》者,为《宋世系表》,补沈约书之缺。撰《宋世系表序》,又撰《广陵曲江证》、《答钱少詹事问》、《江淹墓辨》、《江都县榜驳义》,并根据列史,辨证地理之误。荀子、墨子之书,皆所卒业,以今世所行贾谊书篇次失序,依《汉书》本传校录,次为内外篇。所撰《荀子通论》、《年表》、《墨子序》、《墨子后序》、《贾谊新书序》、《年表》,并著于《述学内篇》。君搜辑三代、两汉学制,以及文字、训诂、度数、名物有系于学者,分别部居,为《述学》一书,属稿未成。更以平日读书所得,及所论撰之文,分《述学内外篇》。又仿大事记之例,撰《广陵通典》十卷,次及杨行密本事而止。君藏书多善本,朱墨烂然,横列座右,杂以金石彝器之属,凡数十年未尝去手。王侍郎昶、拟广师谓君有扬、马之文。孙粮储星衍作传,谓"解经有神识,于古文书翰,振笔千言,不加点窜,无不如人意所欲出。"阮抚部元叙录《述学》,谓"心贯九流,口敝万卷,鸿文崇论,上拟汉、唐"。此皆足以语君之问学者。君与毕尚书沅书云:"某少日问学,实私淑顾宁人处士,尝推《六经》之旨,以合于世用。及为考古之学,实事求是,不尚墨守,以此不合于元和惠氏。其所为文,恒

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不专一体。”此非君自道其实，能若是之亲切有味与？君所著有《春秋述义》、《春秋后传》、《知新记》、《述学》、《广陵通典》、《金陵地图考》若干卷，诗一卷，选经史子及汉、魏、六朝、三唐人之文为《喜诵》十卷，又选届、宋以下哀艳之文为《伤心集》未成。君以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卒于杭州葛岭园。君生平刚肠疾恶，遇事便发，以故人多嫉之。然君孝事寡母，同出姊妹二人，母邹太孺人爱怜少女，君待之有加礼，抚外甥如己出。每至一地，披荆棘拜师友之墓，遗金赠其后人。尝读《阮嗣宗传》，谓“外坦荡而内淳至”，以例君之行事，其殆千秋之公评也夫(浚师按：传中所云王侍郎昶、拟广师、孙粮储星衍作传，阮抚部元叙录《述学》，子篋兄于同治己巳重刻《述学内外篇》，仅登王观察念孙一序，余均未刊入。兄跋语谓容甫著述尚有《广陵通典》、《大戴礼正误》、《经义知新记》并诗集，而传中所记《春秋后传》、《金陵地图考》、《喜诵》各种，大约久经散失矣)！

倒退虫

南海黎棠村(国琛)《连山学署杂咏诗》云：“岂知倒退虫相似，蹲伏虚堂一样闲。”按：连山有虫，在屋内地作穴，穴形如臼，光滑异常。穴有广狭，因虫之大小为之。虫伏泥中，终日不出，以手引之，状类肥蚰，仍卷伏不动。土人呼为倒退虫，以其从地上旋转而上也。

天行健

俞文豹《吹剑录外集》云：“《易》诸卦大象皆言卦名，《乾》、《坤》类也，《坤》曰‘地势坤’，《乾》亦当曰‘天行乾’，而乃曰‘天行健’，何也？说者谓《乾》不可以象求，然《说卦》谓《乾》为天、为君、为父、为金玉，非象而何？李子美云：‘集韵曰健字即乾字，以乾为健，传写误。’此说差近之。”(按：李子美名隆，临安人，楼攻愧之客)。

杨龟山被荐

杨龟山(时)以宰相王黼荐，除秘书郎。召至阙，迁著作郎，累迁给事中。绍兴初为工部侍郎，卒。志铭及《言行录》皆讳言所荐。按《宋史》张觷(音学，亦音确)《传》，蔡京求善训子弟者，或荐张觷。一日顾谓诸生：“汝曹曾学走乎？”诸生骇问。觷曰：“今天下被若翁破坏，旦夕大乱起，贼至，必先入汝家，汝曹惟善走，庶可逃死耳。”诸子告京，京问计。觷曰：“宜亟引耆德老成置诸左右，以开导上心，此为第一义耳。”京叩所知，因荐杨时。据此，龟山固首受蔡京荐也。呜呼！京父子素以爵禄钓知名士，而独不能致者，惟潘良贵一人而已。

前　身

郑愚醉眠，左右见一白猪，是愚前身为白猪也。钱武肃前身为蜥蜴。徐知诰前身为赤蛇。欧阳文忠闻榆笑香，悟前身为鹳鹆。刘沆守陈州，梦登谯楼，抱鼓而卧，明日吏告夜将四鼓，有蜈蚣长三尺许，盘旋鼓上，乃知沆前身为蜈蚣。本朝袁随园先生前身为点苍山白猿，纪文达协揆前身为蟒精，吴香亭侍郎前身为虾蟆。

生　台

李洞诗：“禁院闭生台，寻师别绿槐。”生台乃浮屠施食之处。袁清容(桷)所谓“哀猿依讲席，饥鸟下生台”也。

文昌帝君

吴荷屋中丞(荣光)《吾学录》载：“文昌之祀，其说有二。一以为天神，《天官书》斗魁戴匡六星，一上将，二次将，三贵相，四司命，五司中，六司禄，是为文昌宫，文昌之称始于此。一以为人鬼，在周为张仲，在汉为张良，在晋为凉王吕光，在五代为蜀主孟昶。在姚秦之世，又为越嶲人张恶子立庙梓潼山，唐明皇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封顺济王，宋咸平中改封英显，元延(祐)初加封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帝君，帝君之称始于此。”按：《潜确类书》：“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如筐形，天之六府也，主集计天道。一曰上将大将军，建威武；二曰次将尚书，正左右；三曰贵相太常，理文绪；四曰司禄司中，隶赏功进爵；五曰司命怪太史，主灭咎；六曰司寇大理，佐理宝。占光色明润，大小均齐，则天瑞臻，百职理。”云云。所云“六曰司寇”，与《天官书》“六曰司禄”不符。《寰宇记》：“济顺王本张恶子，晋人，战死而庙存。唐广明二年僖宗入蜀，神见于利州桔柏津，封为济顺王，亲幸其庙，解剑赠之。时王铎扈从，因题诗云。”《舆地纪胜》：“灵应庙即梓潼庙，在梓潼县北十八里七曲山。”《明一统志》：“按《图志》，神姓张，讳亚子，其先越嶲人，因母报仇徙居是山。自秦以后，世著灵异。宋建炎以来累封神文圣武孝德忠仁王。”所记济顺王与吴录作顺济王不符。又《寰宇记》：“张恶子昔至长安，见姚苌，谓曰：‘却后九年，君当入蜀。若至梓潼七曲山，幸见寻。’至建元十二年，苌随杨安南伐，未至七曲山，迷道。游骑忽见一鹿，逐至庙门，鹿自死，追骑共剥之。有顷，苌至，悟曰：‘此是张君为吾设主客之礼。’烹食而去。”据此，梓潼灵应庙似专为张亚子立。余家旧藏梓潼县七曲山文昌帝君像石拓，所乘骑或曰白特。特，雄也，牡马亦曰特，《周礼·夏官·校人》“凡马，特居四之一”是也。朱文正公(珪)自以前身为文昌宫之盘陀石，因号盘陀老人。有扶乩者谓文正系文昌二世储君，名渊石，故字石君，奏加文昌封号，行九拜礼。虽传闻异词，然既列于祀典，而举业家求科名者遂崇奉罔替。吾邑文昌祠据形家言地势最佳，为合邑人文所关，以故香火较他处极盛。道光间先资政公曾捐赀重修，复书楹帖云：“人间文字无凭，惟行阴骘；天上主司有眼，但看心田。”不沾滞考据文昌是星、是人，而专就读书进取者勉其存心立品，宜吾师黄琴士先生叹为超脱

也。

作事相类

老聃至西戎，效夷言，卫侯亦效夷言。东方朔射覆，尹方（王莽时人）亦射蜚虫荚射。公冶长解鸟语，侯瑾亦解鸟语。李广射石，李远亦射石。苏武在匈奴牧羊，韩延徽亦在契丹牧马。曹操呼刘景升子为豚犬，朱温亦呼其子为豚犬。韩退之谏佛骨，李尉亦谏佛骨。

苏迈诗句

苏伯达（迈）有句云："叶随流水知何处，牛带寒鸦过别村。"此袭先玄英先生"鹤盘远势"一联语意，然而"蝉曳残声过别枝"，千古无偶，岂后人所能摹拟耶？

小　侄

今人于尊长世交前自称曰小侄。《侯鲭录》："钦之作中丞，言刘仲冯。一日贡父逢之，曰：'小侄何过，致起台章？'"

徐渭寿严嵩生日启

徐文长（渭）在胡宗宪幕府，藉势颇横。及宗宪下狱，渭惧祸，遂发狂，引巨锥剚耳深数寸，又以椎碎肾囊，皆不死。已又击杀继妻，论死系狱，里人张元忭力救得免。其为人盖狂荡不羁流也。曾作《代寿严公生日启》一篇云："门弧县月，俨依赐胜之图；卮酒流霞，满逗传柑之液。年年此节，在在回阳。伏念某官，河岳储精，凤麟协瑞。生缘吉梦，盛传孔、释之微；出遇明时，绰有皋、夔之望。历几迁而入相，同一德以格天。四海具瞻，万邦为宪。恭惟华诞，爰属首春。八帙初跻，同尚父遇君之日；一年以长，多潞公结社之时。蓂荚征舒，已含元气；支干更始，载历二旬。兼齿德爵而全之，天为独厚；积岁月时而值此，人所希逢。某夙侍讲筵，幸承余教；自叨节镇，几动浮言。曲荷保全，尚充任使。知我比于生我，益征古语之非虚；感恩图以报恩，其奈昊天之罔极。遥思旭旦，宾从如流；自阻修途，心摇若旆。是用致水土之薄物，敢窃比于珍从；述功德以片词，不自知其芜陋。托之百拜，驰以寸衷。伏愿保固台严，膺绥福履。年高德邵，永调伊、傅之盐梅；主圣臣贤，远迈乔、松之呼吸。就车舆以应召，赐几杖而乞言。寿考百年，讵止武公之睿圣；弼亮四世，永作康王之父师。"谀词满纸，且有"知我生我"、"昊天罔极"等语，可谓廉耻丧尽。按：严公乃介溪，其生日在正月。嘉靖二十一年壬寅介溪入相，年六十三，至辛酉政八十，实嘉靖四十年也。录之足为文人无行者戒。

李雯烧香曲

摄政睿亲王致明大学士史可法书，相传为李雯所作。雯，江苏人，顺治初曾官内阁中书舍人。予见其《中秋夜烧香曲》一首，轻盈浏亮，置之温、李集中，几可乱真。沈归愚《别裁集》、张南山《诗人征略》皆未收李诗，盖湮没不传久矣。兹录其《烧香曲》云："金闺秋净天如水，桂花坐落凉风里。东墙云叶吐明蟾，绣户鸾屏临夜起。翡翠瓶高金博山，隔窗云母香盘盘。细劈犀纹怜素手，斜分麝月弄青烟。凭将桂火沈沈力，吹散行云袅空碧。各存密意对秋风，共展芳襟礼瑶席。江南画阁复重重，欲卷珠帘怨不逢。莫愁堂上无消息，几度香销明月中。"

记睿亲王事

摄政睿亲王以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戌时薨于喀喇城，年三十有九。未几，苏克萨哈、詹岱、穆济伦首告王谋篡逆迹，罢追封，撤庙享。十年，谕工部："睿王坟园，因伊罪恶，竟行废坏，似属不忍。其房屋门墙，俱著修理，柱用黑色。仍命信郡王看守。"十二年，副理事官彭长庚言："诸王俱树勋劳，而睿王之功为冠，当其初薨，尚无异议，乃为时无几，朝议纷起，论事削爵，毁灭过甚。方今水旱相继，似同风雷之警，或其中不无冤抑，乞赐昭雪。"又一等子许尔安言："睿王罪固难辞，而功亦不可泯。乞笃亲亲之谊，隆敬大臣之典。"均奉旨密议，经王、大臣等议，彭长庚欺诳妄言，许尔安与长庚无异，均应斩决。蒙恩改徙宁古塔。迨乾隆四十三年正月初十日，内阁奉上谕："睦亲彰善，王政宜先。继绝昭屈，圣经所重。朕自临御以来，间日恭阅列祖列宗《实录》一册，因得备知祖宗创业艰难，及尔时懿亲荩臣，勤劳佐命，底定中原，伟伐殊功，实为从古所未有。而当时策勋锡爵，荣号崇封，所以酬答者，本从优厚，迨其后或有及身缘事，旋被降削者，或有子孙承袭，更易封号者。迄今平情准理，若不为之溯述阐扬，追复旧恩，于心实有所未惬。因念睿亲王多尔衮当开国时，首先统众入关，扫荡贼氛，肃清宫禁，分遣诸王追歼流寇，抚定疆陲，一切创制规模，皆所经画。寻即奉迎世祖车驾入都，定国开基，以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顾以摄政有年，威福不无专擅，诸王大臣未免畏而忌之，遂致殁后为苏克萨哈等所构，授款于其属人首告，诬以谋逆，经诸王定罪除封。其时我世祖章皇帝实尚在冲龄，未尝亲政也。夫睿王果萌异志，则方兵权在握，何事不可为？且吴三桂之所迎，胜国旧臣之所奉，止知有摄政王耳，其势更无难号召。即我满洲大臣心存忠笃者，自必不肯顺从，然彼诚图为不轨，无难潜锄异己，以逞逆谋。乃不于彼时因利乘便，直至身后以敛服僭用明黄龙衮，指为觊觎之证，有是情理乎？况英亲王阿济格，其同母兄也。于追捕流贼回京时，诓报李自成自死，且不候旨班师，睿王即遣员斥责其非，并免王公等往迎之礼。又阿济格出征时，胁令巡抚李鉴释免逮问道员，及擅至鄂尔多斯、土默特取马，会议其罪，降为郡王。平日办理政务，秉公持正若此。是果有叛志、无叛志乎？又《实录》载睿王集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等，遣人传语曰：'今观诸王、贝勒、大臣，但知谄媚于予，未见有尊崇皇上者，予岂能容此！昔太宗升遐，嗣君未立，英王、豫王跪请予即尊位，予曰："尔等若如此言，予当自

刎，誓死不从。”遂奉皇上缵承大统。似此危疑之时，以予为君，予尚不可，今乃不敬皇上而媚予，予何能容！自今以后，有尽忠皇上者，予用之、爱之，其不尽忠、不敬事皇上者，虽媚予，予不尔宥也。’且云：‘太宗恩育予躬，所以特异于诸子弟者，盖深信诸子之成立，惟予能成立之。’每览《实录》至此，未尝不为之堕泪。则王之立心行事，实能笃忠荩，感厚恩，深明君臣大义，尤为史册所罕覯。使王彼时如宋太宗之处心积虑，则岂肯复以死固辞而不为邪说摇惑耶？乃令王之身后，久抱不白之冤于泉壤，心甚悯焉。假令当时王之逆迹稍有左验，削除之罪果出于我世祖圣裁，朕亦宁敢复翻成案？乃实由宵小奸谋构成冤狱，而王之政绩载在《实录》者，皆有大功而无叛逆之迹，又岂可不为之昭雪乎？昨于乾隆三十八年，因其茔域久荒，特敕量为缮葺，并准其近支以时祭扫。然以王之生平尽心王室，尚不足以慰彼成劳。朕以为应加恩复还睿亲王封号，追谥曰忠，补入玉牒，并令补继袭封，照亲王园寝制度修其茔墓，仍令太常寺春秋致祭。其原传尚有未经详叙者，并交国史馆恭照《实录》所载，敬谨辑录，添补《宗室王公功绩传》，用昭彰阐宗勋至意。又如豫亲王多铎，从睿亲王入关，肃清京辇，即率师西平流寇，南定江、浙，实为开国诸王战功之最，乃以睿亲王之诬狱株连，降其亲王之爵，其后又改封信郡王，虽至今承袭罔替，但以王之勋绩超迈等伦，自应世胙原封，以彰殊眷，岂可以风影微眚，辄加贬易乎？朕以为应复其原封。又诸王中披坚执锐，拓土开疆，共成一统之业者，如礼亲王代善，后改封康亲王；郑亲王济尔哈朗，后改封简亲王；肃亲王豪格，后改封显亲王；克勤郡王岳托，后改封平郡王；当时俱茂著壮猷，克昭骏烈，载在宗盟。今其子孙所袭，均非始封之名，外人不知，妄疑宗藩当国家缔造时有大勋劳，而后裔均不得长延带砺，似为阙典。即其本支承家袭庆，亦以去祖渐远，几忘其先世锡封之由，弗克顾名奋效，所系于宗室子孙者甚重。况功臣封内，如扬古利之英诚公，费英东之信勇公，额亦都之果毅公，俱以本号相传，其子孙承袭者，各能溯勋阀以宣伟绩，不失故家乔木之遗。今以亲贤世胄，竟改其初封嘉号，何以垂诒奕祀，示酬庸追本之义乎？朕以为应复其原号。著交军机大臣会同宗人府悉心妥议具奏。其余宗室诸王、贝勒等，如有显著功绩，其封爵后经降夺者，除本人身罹重愆，自不当复邀优典，若系承袭之子孙获咎议处者，仅当斥其本身，而不当追贬其祖宗世爵，方为平允。亦著一并会查议奏。再配享太庙诸王，仅有通达、成功、慧哲、宣献四郡王，其太祖、太宗、世祖时戮力行间，栉风沐雨之亲藩，如向所举数人皆未之及，盖由当时议礼诸王各怀私意，遂尔湮没其勋伐，不得同侑馨香，岂足以彰公道？所有睿亲王、礼亲王、豫亲王、郑亲王、肃亲王、克勤郡王俱著补置牌位，配享太庙，用以妥功宗而昭渥典。至通达郡王系显祖之子，武功、慧哲、宣献三郡王系景祖之子，当时虽身与配享，第以宗支而论，已在觉罗之列，是以宗室王公表传内未经列传，但思宗室传既限于支派，国史传又以属在宗潢，令此四王无所附丽，亦觉欠缺。著并交国史馆查明四王事实，补为立传，列于国史诸大臣传之前。即或当时纪载简少，其功绩无由稽核，无妨不拘详略，各立一传，以征信实。并将此通谕知之。钦此！”大哉王言，所以笃念亲藩、表扬忠绩者，至深且切。盖我纯皇帝之心，即列祖、列宗之心也。浚师备员薇省，校修玉牒，曾阅王之事迹，退而笔之于书。复检家藏邸报，谨恭录之，俾览者有所考焉。

泰否拔茅

《泰》之初九，三阳同志，拔茅茹以其汇，征吉。假外物以明义也。《否》之初六，三阴同道，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假外物以明事也。故君子处泰而不可失辅相之宜，处否而不可有卑谄之相。

居官勿矫情饰貌

叔孙昭子所到，虽一日，必葺其墙屋。程伊川衣冠必整，蔬饭必洁。朱子谓王荆公节俭恬退，皆不合乎中。如《谈往》所载：“万历间宦局世风，崇尚朴素，贪索名高。寓此馆者，初则门槅为薪，继则椽槛佐爨，前人苇席遮穿，后人则拆三并两，更为一，至于广筵长夜之器用，主以情借，仆以奸卖，空空如也。清谈简率，俭啬鄙陋，官于此屋争品，屋亦因此官而告颓。”实道尽当时之弊。乾隆八年冬，奉上谕：“朕君临天下，勤求治理。小民生养之源，无日不为深计。而劝谕之术，尤在久道化成，是在督、抚诸臣董率群吏，日就月将，实用其心于兴化致治之要，以骎骎于上理，非徒奉文守法，循分苟安，遂谓无忝厥职也。朕闻雅尔图之在河南，官署鞠为茂草，许容之居湖南，至以文书废纸糊窗，此即孙樵所谓以官为传舍，醉醲饱鲜，笑与秩终而已。雅尔图、许容尚称勤于职事者，而犹有此，则推而至于他省，等而至于州县，其在官无异一驿耳。古之人臣处官事如家事，试问今之为官者，其料理家务，果肯若此之草率简陋，漫不经心乎？此虽细务，可见其心不在官，欲望其曲体民情而代谋家室，此必不可得之数也。张九龄云：‘县得良宰，万户息肩。州有贤牧，千里解带。’盖吏数变易，则下不安业；久于其任，则民服教化。若当官而存苟且之心，将百事皆从废弛矣。汉时治尚循良，玺书勉励，增秩赐金，储以公辅之用，意在久安以安民也。虽朝廷用人，量才审器，必酌人地之宜，自不能一无更调，而欲吏与民相接，俾气协而情通，究以久任为常法。居是职者暂不忘久〔久〕，即一日而为数十年之计，久不生倦，数十年仍当如一日之心，则训俗型方，自必视为切己事也。今亲民之官，不至苞苴肆行，而多竞竞职守，然仅惕于功令，以遏其贪饕，迫于考成，以策其勤敏。簿书期会之外，岂真有以民心之淳薄为念者欤？此闾阎之所以不尽驯良，而化导之未洽也。夫身膺民社，即为其父母师保，官之视民如子弟，则民之视官若父兄。官民同其休戚，而情意相浃，斯叩之而即应，感

之而易从。今之州县，于黎元之身家性习，视同膜外，平时不相联属，而诫谕俱属具文。浇漓溺于其心，陵竞狃于所习，此则所谓痼疾，外视若无所苦，而病隐中于本根，愈久愈大，治之甚难，诚不可不亟为究心者。试思身为牧令，若但司簿领、事承接，则一书吏之能事，何以官为？昔韩延寿闭阁思过，而民自悔悟，吴佑以身率下，而民不忍欺，是民非无良，而权操之在上。惟教深于隐微，故其树绩益显。为督、抚者，果以此为课最，使有司提撕警觉，百姓观摩渐渍，日计不足，月计有余，将见官与民相习，情与事相通，一气感孚，不致扞格，于以兴教化而移风俗无难也。倘任其波流，无以发其孝弟廉让之至性，岂能使之奉长吏之命，而群然相从乎？朕闻驷马不驯，御者之过也。百姓不治，有司之过也。有司与民漠不相关，咎在督、抚；不能使有司化诲其民，咎即在朕。今吏多玩愒而风不古，若朕实愧之。国家承平日久，治具毕张，虽久道化成，未易骤至，而整吏治以戒因循，正人心以除积习，凡有莅民之责者，皆当审时务之急，先思致治之根本，而加之意焉。其各遵奉毋忽。特谕。钦此；"恭读一过，凡百在位者，其亦憬然于民生吏治之大端，而勿徒矫情饰貌，以博虚誉也。

蛤庵禅师

蛤庵禅师名本圜，自云出身无姓，年十六谒戒行僧明然，削发入空门。久之，参报恩通禅师。会报恩赴世祖章皇帝召，携师入京，侍万善殿。每上前问答，稍稍及师名，师微言承应，辄当上意。时报恩侍者多湖人，师年最少。章皇帝以"小湖广"呼之。康熙乙丑，圣祖仁皇帝幸柘潭，召见师于玉泉行在，赐饭，命赋诗，撤所荐含桃食之。是年疾，赐医诊视。及卒，命侍臣吊问奠茶。师临终作偈云："屙了吃，吃了屙。百万人天嗅不多，香臭十分原有价，莫教后代有诮讹。"洵古之无上士也。有诗集，沈归愚选国朝诗，未收。

停进牡丹

东坡《荔支叹》云："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洛中贡牡丹，自钱惟演始。乾隆二十九年军机处行知山东巡抚崔应阶，奉上谕："山东巡抚向来有岁进牡丹之例，此等花卉，京师皆能莳植，何必远道进献。嗣后著停止。钦此！"仰见圣主不好玩物至意。迨道光间，闽、粤荔支亦停止入贡云。

李穆堂文集

君子不以人废言，明钱谦益降志辱身，进退无据，实为小人之尤。然纯皇帝御选《唐宋诗醇》，于工部诗中亦尚采其评语。圣度恢阔，非凡庸所可仰企也。康熙间两江总督噶礼参奏陈公鹏年《游虎丘诗》多含讥刺，摘印下狱，蒙圣祖宽释不问，即擢鹏年霸昌道。乾隆戊子，江西巡抚吴绍诗奏李绂诗文集语句愤嫉，又李任漠、傅占衡集内亦多狂悖不法，请将李绂等子孙革审，查封家口房屋，并请将李茹口、冯咏、冯谦、万承仓、吴名岸、黄石麟等查办。旋奉谕旨："检阅各签，如李绂所作诗文，其间诚有牢骚已甚之词，但核之多系标榜欺人恶习，尚无悖谬讪谤实迹。即其与戴名世七夕同饮，原在戴名世未经犯案以前，且坐中不止一人，无足深究。至李任漠之于吕留良语多推许，然其所指不过专为讲章时文而言，彼时该犯罪案亦未发觉，初非甘心附会逆恶。若傅占衡狂吠之语，其人生于明季，濡染末流无知妄作之风，当时类此者恐不独傅占衡一人，且其人久经物故，子孙又阅世辽远，如一一跟究，滋扰蔓延，于事体既为未协，并恐无识之流或疑其文字获罪，转得遂其诡激沽名之隐，甚属无谓。该抚所奏，一并无庸置议。但此等纰谬语言，既已刊刻成书，倘仍听其谬种流传，其于世道人心贻误不浅，所有各项书本板片，该抚可逐一查明，即行销毁，无令留遗。等因。钦此！"初，吴公参奏时，通省惴惴，以为必兴重狱。迨谕旨下，而人心乃定，靡不感颂仁恩。此事江西人至今尚有能道之者。

二五

梁五与东关五皆晋献公时嬖大夫，《晋语》所谓骊姬赂二五也（按：予家所藏《左氏传宋》槧本，"二五耦"句无"五"字，阮氏仿宋槧本亦然）。

租庸调

唐初赋敛之法曰租庸调，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至德宗建中元年杨炎建议作两税法，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二月，视大历十四年垦田数为定。马端临曰："随田之在民者税之，而不复问其多寡，使于商鞅。随民之有田者税之，而不复视其下中，始于杨炎。三代良法，坏于鞅；唐租庸调良法，坏于炎。"

汉学宋学

灵皋侍郎主宋学，仪征相国主汉学，一诋康成，一笃信康成，故《皇清经解》中凡侍郎著作皆不载。愚谓读经者之于汉、宋两家，犹之说诗者之于唐、宋两派，但须择取精华，归于至是，不可稍涉门户之见也。黄东发平生服膺程、朱，而遇有他说之胜于程、朱者，亦未尝不兼收并录，经学家之最为平允者。纪文达《笔记》曰："宋儒之攻汉儒，非为说经起见也，特求胜汉儒而已。后人之攻宋儒，亦非为说经起见也，特不平宋儒之诋汉儒而已。平心而论，王弼始变旧说，为宋学之萌芽。宋儒不攻《孝经》，词义明显，宋儒所争只今文古文字句，亦无关宏旨，均姑置弗论。至《尚书》、《三礼》、《三传》、《毛诗》、《尔雅》诸注疏，皆根据古义，断非宋儒所能。《论语》、《孟子》，宋儒积一生精力，字斟句酌，亦断非汉儒所及。盖汉儒重师傅，渊源有自，宋儒尚心悟，研索易深。汉儒或执旧文，过于信传；宋儒或凭臆断，勇于改经。计其得失，亦复相当。惟汉儒之学，非读书稽古不能下一语；宋儒之学，则人人皆可以空谈，其间兰艾

同生，诚有不能尽餍人心者。"此论出，虽起郑、孔、程、朱、于九泉问之，当亦心折也。毛大可专攻考亭，江藩著《汉学师承记》，据除〔干〕窥井，何如借鉴见睛也哉？

黄勤敏公

李次青同年撰《国朝先正事略》，于吾皖黄勤敏公事迹颇不详审。公之品节，以不入故相和珅门为最著。初公之为诸生也，即有名。乾隆癸巳，高宗五巡江、浙，公献赋行在，列二等，文誉日起。和珅思罗致之，公不应。迨庚戌成进士，未殿试，和又使人招之，公笑而不答。和衔甚，遂未与馆选。公试卷实前十本云。官部曹，未几即假归，主讲书院，课徒自给。家无储粟，晏如也。曾有句云："藏身人海日憧憧，沈谢何刘亦难记。驰驱九陌逐下风，不肯轻投一人刺。"其孤标如此。嘉庆己未，和相伏法，睿皇帝亲政，召公入都，赐对便殿。谕曰："朕在藩邸，即知汝名。"旋以主事在懋勤殿行走。甲子，特旨授赞善，入直南斋。视学山右，屡典春秋闱，荐历正卿。成皇帝登极，命公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丙戌，以户部尚书予告回籍，赏食全俸。在政府时，最为成皇帝倚任，遇事侃侃，不避嫌怨。好汲引后进士，有一技长，必称道不去口。而民生吏治，每造膝敷陈，多所启沃。公懔温树不言之训，人莫之知。顾或者但以诗画目公为文人，实不知公者也。辛巳，公配邵夫人卒，上遣军机章京赵光禄赍朱谕宣慰，中云："伉俪之情，自难强抑，然卿已年逾七旬，气质初非十分强壮者可比，矧天时暑热，只可于无可如何之中节之以礼，切勿有过哀伤。总之，国事为重，倚任方深，务加意自重，永保康强，佐朕以襄上理。"盖眷注之隆，近今罕见。上尝幸万寿山玉澜堂，锡十五老臣宴，并命扈从静宜园诸臣随游香山，公皆预焉。先是七十时，蒙仁庙赐额锡庆。至八十，又蒙宣庙赏寿。公谢折有云："以臣庸陋，自揣平生，进不足以酬知，退难言乎补过。徒以遭逢圣世，终始成全。壮不如人，乃奉'尽职趋公'之谕；老将及耄，犹荷'学优人谨'之褒。惟天地之包涵，终无弃物；俾江南之散秩，永保荣名。此臣刻骨镂心，感深涕出者也。"又云："夕阳无限，敢云已近黄昏；湛露方浓，窃喜长依化雨。"一时遍传大江南北。丙戌、戊戌，两赐人蔘。复奉谕旨："江湖阻隔，倏尔数年矣，想精力自必如常。知卿原不假蔘苓之力，聊伸眷念耳。转瞬明秋，特颁庆赐卿，其善自静摄，朕欣待之也。"浚师惟人臣遭际，若梁武帝之与陶弘景，诏书稠叠，可为荣矣。然而弘景位不过奉朝请，年不过八十一，以视公之开百秩，跻极品，宣猷枢密，养望林泉，富贵神仙，远愈于山中宰相矣。著有《壹斋集》、《画友录》、《泛浆录》、《夜航琐语》及奏疏若干卷。公原名戊，字左君，后改名钺，字左田。目有微眚，又自称井西盲左。

平王之孙齐侯之子

《诗序·何彼襛矣》："美王姬也。虽则王姬，亦下嫁于诸侯，车服不系其夫，下王后一等，犹执妇道以成肃雍之德也。""平王之孙，齐侯之子，"毛传："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孙。"郑笺则不言文王、武王，后人或指平王即宜臼，引《鲁庄元年》"王姬归齐"为证，以为平王之孙嫁齐襄公子。朱晦翁并存其说，无所折衷。本朝顾亭林谓："平王而附于《召南》，其与《文侯之命》以平王之事而附于《书》一也。东周以后诗得附《二南》，惟此一篇。"撤去毛传"武王女，文王孙"六字，直定为东周以后诗，似以毛传所云康成亦未曾牵就欤？宋袁絜《讲义》云："平王之孙，平王以德而言，以平王之孙而适齐侯之子，以齐侯之子而娶平王之孙，等而言之，不敢自大也。"此论最与《诗序》合，但仍以齐为齐国。愚按：《诗序》言王姬下嫁于诸侯，不过统言王之女嫁侯之子，能执妇道成肃雍之德，并未指明齐国。犹之《采蘩》"夫人不失职"，《采苹》"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不过统言夫人及大夫妻，若必考其系何姓夫人，系何姓大夫之妻，恐吾夫子删《诗》时，亦不能为之详核也。《尔雅·释诂》："平，成也。"《白虎通》："妻者，齐也。与夫齐体也。"盖明言成德之王孙，妻侯之子，而能执妇道耳。是齐字作妻字解，于义颇洽。呜呼！《诗序》废而《诗》义微矣。

玉臂峰金莲峰

王禹卿太守（文治）《观无夜居士张士荦题断腕将军（将军姓朱名士鼎）墨迹歌后书野史一则有感》云："楚人鹅掌宴嘉宾，惨报须臾便及身。玉臂金莲两峰峙，只今说着尚惊人。"野史云："献贼陷湖广，断男女手足如冈阜，男曰玉臂峰，女曰金莲峰。先是，汉阳诸府盛行鹅掌宴客，非此为不敬。庖人煅地极红，令鹅履其上，须臾，掌肿厚加倍，鹅渴甚，食以醯酱，乃断其足，以为上品。后遭献贼断截手足之惨，咸以为食鹅之报也。"浚师按：南唐僧谦光无拘检，尤嗜鹅鳖，常曰："但得鹅生四只服，鳖著两重裙。"佛法慈悲，何缘生此败类。玉臂峰头，正少斯人不得耳。

陈先生绛雪堂稿

贵池陈信吾先生（之瑞）以选拔贡生官教谕，荐升知县。乙卯在京需次，过从无虚日。先生为人胸无城府，每发一议，必倾倒其座人。与先资政公订忘年交，爱浚师尤甚，每折辈行相视，浚师不敢也。先生作字宗山谷，作诗近玉溪，而于经学则博取两汉以来诸家笺疏，参互考证，不尚宋儒空谈，亦不染汉儒穿凿附会之习，期于理不背经，经从理出。著《绛雪堂集》，汤文端称其文笔矫健，洵非溢美。录其《阴阳一太极论》、《书人字解后》二篇，俾学者读之，可以窥见一斑也。

《阴阳一太极论》

"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二语本周子《太极图说》。然夫子系《易》则曰："易有大极，是生两仪。"是言大极生两仪，非大极一两仪也。如两仪乃阴阳之呈形，亦不得谓阴阳即两仪也。且大字固包太字义，泰、太通，经书无太字，亦不当直加点作太也。凡物皆

有极，易之极，乃大极也。当物未有极，易之极，乃太极也。周子之学纯粹，为后儒法，本不当议，然亦有不可不辨者。汉儒讲学往往实事求是，宋人则不免有空谈，此风气然也。既名为图说，则当言图之所以然。《易》注："极者，无称之称，不可得而名也。"又诸家皆曰："太极者，其理也。"此空谈之明征也。何以画○？古圜字也。此圜惟《易》有之，《易·乾》圜周，《易·乾》为天、为圜，日月周天皆圜象，故为圜先为君、为父而言之也。《说文》诂极曰："栋也。"诂栋曰："极也。"丨读若衮，引而上行，读若囟（信，）引而下行，读若退。丨画自下而上，易之例。①，《易·乾》圜下极至北极，上极至南极。极，至也。下画而上，当中央位，是栋极象，此为"易有大极，是生两仪。"丨在中央，便将○分为两列。《易》曰："《乾》、《坤》成列，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之道，左阳仪，右阴仪，从丨画分出，此大极生两仪也。一至而二分，南北为至，冬至、夏至言至，东西为分，春分、秋分言分。古人称谓之间，一丝不容假借也。《乾》一即《乾》乙。易大极始《乾》西北亥，《大过》下天一本，乃栋极也。《大过》"栋隆吉"是也。丨为极，易立其中，乙为极，易行其中。一，乙也。②，行乎其中，则阴阳盈虚消长从此而生。此盈则彼虚，此虚则彼盈，间不容发也。易大极为天地干，贞者，事之干也。贞在北，木生自下，而上干天干也。何以知之？《坤》"畅于四支"，地支也。《乾》干立极，有《坤》。乙，两仪所自出。②，乙是也。天地之数从一而二，即一二，渐而四，而八，《渐卦》"可用为仪"是也。⊖，极横画，是一二之一，《说文》："惟初大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易》曰："天地设位。"即此位也。⌓，卯酉地平，上皆天也。故曰天道犹张弓也，又曰天形如覆笠。⌓，卯酉天平，下皆地也。是以日出地值卯，日人地值酉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分阳形而上者天，分阴形而下者地。此极南北一至，仪东西二分，从直丨画为横一，上下位定，先天《坎》、《离》，日月行乎其中矣。曰建首，实也，从⊖，又从[乙]。月建首，阙也，从☽。明字从○☽，皆不离乎本也。本即大极图也。一横一竖，合而为十。⊞，两仪生四象也。极者，还而至之之辞，四象从两仪于中央，春分、秋分、冬至、夏至，极还为四时也。从此四时生八卦，生生不已，无物不有，无时不然。"皇建有极"，极，栋也。故言建说云：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极。亟字从二五，是十方，则亦有训诂之义焉。他如仁义善恶，理固能包，而非大极图说也，姑弗论云。

《书人字解后》

余同里国子学正王先生（有《书经正讹》，载《皇清经解》）著《人字解》，大文也。大意谓：人字一撇，轻在上，阳；一捺，重在下，阴。篇中畅论阴阳五行之理，余窃以为未从其朔也。字学先篆，隶次之，又次之为隶变。书家上乘皆寓篆、隶，意不忘本也。人字大篆从冂，此《道德经》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也。其画自下而上，易之例也。一阴一阳之谓道，谓之一画，不可也，谓之二画，不可也。是一是二，一生二，二生三，《乾》之三爻《艮》，《艮》寅，人生于寅，冂字即☶卦《艮》，覆碗是也。《艮》为人三，是以隶书从𠆢，不忘三也。先儒云："读书先要识字。"余进一解曰："识字先要读书。读书不通，亦无从识字。"识字总以圣经之有左验者为可据。如欲识《四书》字义，非明于《易》理，不可闻一以知二，闻一以知十。一，数之始；十，数之终。一者，《乾》之初九一画也。初九一画勿用，大衍之数五十，衍从水行，其用四十有九，一勿用也。《乾》初九一画，位《坎》，《坎》子，深潜勿用。勿用一而用二，勿用子而用丑也。故曰：万事万物起于牵牛。牵牛，丑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一，《乾》；地二，《坤》。《乾》者万物资始，《坤》乃万物资生也。《易·咸》无《恒》有，《坎》子一至《兑》酉十，八月为地十终。岁从步、戌，九月岁功成，草木黄落。戌，无也。咸之字从戌、口，兑口入戌，无。故咸，无也。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然夫子序《易》但云受之以《恒》，不云受之以《咸》。无，佛教也，夫子不以佛教教人也。学《易》者学之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学之于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则思过半矣。袁简斋先生云："甲乙丙丁无可推，如一二三四之无可推。"此真早年科第者之言也。学字从子，子《坎》一，由一以贯十，则学博矣。教官之称曰学博，非学之博，不足以言教也。余作教有年，用是乃惶然矣，用是乃复留心于《易》矣。学字篆文上从爻，下从子，由子之初爻以通三爻、通六爻、通三百八十四爻，成天下之亹亹，乃可言学。学字又从彐，亹亹是也。博从甫、寸，从十。甫，始也。自一之始，至十之终，皆以寸心通之，乃可言博，自子一以贯酉十。《兑》卦兑为言、为羊。羊者，养也。详从言、羊，说从言、兑，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说当读悦，即"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之说。说后朋来，《兑》卦"君子以朋友讲习"，博学而详说之，所以反说约也。约者，一也，一二易简。十者，数之终。无一理不详，即无一理不说，说详即是说博，知十之详，本一之约，所以反说约也。庠字从羊。羊，养，培养也。非学之博，有不愧为上下庠之先生者乎？天地间事事物物，皆不用子，用丑，事字从彐，一中贯丑，事从丑。事虚而物实，物故从牛，牛实。物从牛之理易明，物从勿之理难明。不知物即"潜龙勿用"之勿，勿用子，用丑，勿用子而犹存子之虚位也。物有本末，上《兑》下《巽》，《大过》☱，《大过》下天一本，故曰本末弱也。"事有终始"，"大明终始"，皆《乾》一用九以终始之也。终始与先后不同。《易》凡言先后，皆先天后天卦往来象也。知止，《艮》止之也。《序卦》"物不可以终动"，止之二字特笔也。止于至善，善亦从羊，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极，大极。极，栋也。《大过》"栋隆吉"。《乾》初《坎》，《乾》二天地中《震》、《兑》。《兑》。庚酉辛。九二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谨。"庸从庚、用，《兑》口庸言，《震》足庸行，是以庸言、庸行不系之九三，九三非其位也。位从立、人，《易》例一圣人，二庸人，三君子。《乾》，君；《震》，子，君子。圣从壬，壬，善之始。壬子《坎》，《坎》又为耳，《兑》为

口、为圣。圣道一以贯之,一贯始子丑一二。子一,《坎》中心,丑二如心,如《坎》中心。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一而十,十而复一,终始西北《艮》。《乾卦》山天,《大畜》多识蓄德,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非也。予一以贯之,皆《易》一贯道也。《乾》九四应初"或跃在渊",渊水回旋,复圣名回,故字渊也。《乾》为圜,往而屈者,左回而入渊;来而信者,右回而出渊。阴阳相薄,如用薄纸画回,自左而右旋,背面视则自右而左旋也。《乾》三"君子以自疆不息",《乾》二"在田",九二重田,故《乾》三为畺,引而伸之为疆。"夕惕若",夤。夤从夕、寅,夕日终戌,夤日始寅。夤,敬也,寅宾出日,乾三上《艮》爻,"艮其限,列其夤。"寅有始,则戌不至无终。"终日乾乾",行事恃夤,脊骨疆不息也。《乾》初九,天一勿为首。道字从首,《乾》一不为首,《坤》二为首,首从巛。☷为文,文以载道,《坤》为载。地二,阴无《乾》首而先,"先迷"是也。天地二七数,《离》方。离,麗。麗,旅行也。麗从鹿,鹿旅行。鹿天七数,鹿以夏至天七《姤》一阴生,鹿角解。地二数,《坤》迷。迷,麋也。鹿之大者曰麈,群鹿皆随麈(晋人挥麈,今称麈教)。"先迷后得主",麈也。"乃终有庆",庆从鹿省。吉礼以鹿皮为庆是也。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艮》,止之也。思从囟,头脑会盖也(凡人思往事,眼返视脑)。《艮》上爻是《乾》,《乾》首囟而上兼山,《艮》不止《兑》,《兑》上引,兑☱成《咸》。《兑》朋,"朋从尔思,憧憧往来",《咸》卦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帝,褅也,从示。《艮》为掌,示诸掌。爪,古文掌字。颜渊、季路言志,自称曰"愿"。《履》初:"素履之往,独行愿也。"《履》初天一,是《复》小。《复》:"中行独复。""独行愿",愿小而志大也。又"愿为小相焉",曰"愿闻子之志",志大也。《复》小而《临》大,《临》上,志在内也。内〔六〕五"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四隅之卦,自东北隅《艮》始,反复西南隅,《坤》、《艮》、《乾》三爻,二反复道也。观天察地,是用地方矩仰观天,回;用天圆规俯察地,◎。子午卯酉四正,天圆;《艮》《坤》《乾》《巽》四隅,地方。"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坎》为心,从心所欲。《乾》圜往不逾《坤》方矩,《坤》方来也。夫子一身,盖于《易》彬彬矣。《易》旨数千,文数万,略举大概,谓之一隅之举也可。

卷 八

柳子厚语

柳子厚曰:"退之病余与浮屠游,予与之游者,非必能通其言也。凡为其道者,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安闲。吾病世之逐逐然惟印组是务以相轧也,则舍是其奚从?"其言如此。吾不知党韦、王时凭藉势权,排挤士类,是不爱官、不争能、不务印组之本心否?古文家动以柳配韩,实千古不平事。

捣 网

唐参寥子《阙史序》:"或预闻长者之论,退必草于捣网。"捣网,疑即简牍之属。

蔡薿陈自强

蔡薿附蔡京,叙族属,尊京为叔父。京命其子攸、修等出见,薿遽云:"向者大误。公乃叔祖,此诸父行也。"陈自强系韩侂胄童子师,恒居称侂胄为恩王(每谓人曰"吾惟一死以报恩王")、恩父,而呼堂吏史达祖为兄、苏师旦为叔。《管子》曰:"礼义廉耻为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此辈岂非国之妖孽乎?叶梦鼎怒贾似道,曰:"吾断不为陈自强!"抗章求去。其识见远矣。

沈确士先生

长洲沈确士先生晚年登第,荐历卿贰,复优游林下者十余年,寿九十有八。自古诗人遭际,罕有其比。恭读纯皇帝《御制诗注》曰:"沈德潜与钱陈群余尝称为江浙二老,施恩则同,而守分承恩则沈不逮钱远甚。德潜,吴中诸生,久困场屋。乾隆戊午举于乡,年已七十,其成进士、选词林,皆由物色而得之。授职甫三年,即擢至詹事,再迁礼部侍郎,命在尚书房授诸皇子读。戊辰秋,引年乞休,准致仕。濒行呈所作《归愚集》,吁赐序文。德潜早以诗鸣,非时辈所能及,余耳其名已久,频年与之论诗,名实信相副。矣俞所请,因云:'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遇。德潜受非常之知,而其诗亦今世之非常者,故以非常之例序之。'盖异数也。辛未南巡,命在籍食俸,丁丑加礼部尚书衔,乙酉赐其孙维熙为举人。嗣复时予存问,冀跻百龄,寻以己丑秋卒于家,闻而赠阶优恤,以示轸惜,并入祀贤良祠。生前身后,宠荣至矣。顾其辛巳来京,以选刻《国朝诗别裁集》乞序,阅之则以钱谦益辈为本朝之冠,其人皆士类所不齿,德潜首列之,离忠孝而言诗,乖于正道。其他序次,亦多踳误,意德潜耄荒,或其门下士依草附木者流所为,而德潜未及检。因命内廷翰林重为精校,以定去留,并序示大义而还之,犹包容不加责也。戊戌秋,徐述夔逆词案发,沈德潜曾为作传,称其品行文章皆可法,直视悖逆诗句为泛常,转欲为之记述流传,则良心澌灭尽矣。使其身尚在,获罪不小,虽已死,亦不可竟置不论。因下廷臣议,佥云应削夺所有阶衔祠谥,并仆其墓碑,以为众戒。并从之。今作《怀旧诗》,仍列词臣之末,用示彰瘅之公,且知余不负德潜,而德潜实负余也。徐述夔家饶于赀,德潜为之作传,不过图其润笔,贪小利而谀大逆,不知有耻,并不知畏法矣。德潜无子,其嗣子种松不知何所来,人甚不肖,狎邪作恶,曾命该抚就近约束之,幸而未致生事抵罪,而德潜末年所得谀墓财,皆被其荡费罄尽,娶妾至多,养子至十四人,其因德潜赐举人者,不久即夭,其余无一成材者。实德潜忘良负义之报也。"

飞天神图

直隶曲阳县北岳正殿两画壁，相传为唐吴道子真笔。西壁最高处画有飞天神，貌极狰狞有威。明万历间邑令赵岱刻诸石，其图几传遍海内，所称曲阳鬼者即此，非招福门壁唐人刘伯荣画也（北岳庙招福门壁上唐人刘伯荣画鬼尉像，毛骨森奇，神采飞动，世称为妙技）。摹拓既久，漫灭已甚。殿壁原图现尚完全无缺。道光二十七年，署邑令邓廷梅恐石刻既漫灭，泥壁终必毁坏，倩善绘者依壁钩摹，重刻诸石，其较旧为大者，旧图乃缩小，此则原迹也。语详《定州志》。家子言兄（汝嘉）权令高邑，卸事后侨居曲阳，曾拓以见饷云。

椒花雨

杨诚斋自酿酒，曰椒花雨。见《南湖集》诗注。

秦梓林桷

秦桧之兄名梓，曾官直学士。其孙婿（熺之女夫）。林桷，字子长，一字景安，长溪人，绍兴二十一年进士，官右司郎中，有《横堂小集》。

宋朝李杜

李韶五岁能赋梅花，杜范亦以廉直显时，并称李杜。

吴侍郎手札

吴香亭侍郎（玉纶）有致先伯曾祖耐斋公书云："三月初五日，接四兄手翰，猥以亡室任夫人葬事重承枉奠，指示周详，舍其旧而新是阡，绘图以寄。玑祥之说，我不敢知，所慰者平安两字。向例作碑板文字，不讳言谢，重其事也。岂亡者之体魄赖以封且安而忘之乎？弟与君家素托姻好，自庚子春假省还朝，踪分南北。抵闽后，与诸郎君判袂京华，不得觇所学进境者久矣。已往之光阴如掣电，后生之期望如置邮，想阿翁同此情怀耳。弟邵武试竣，按临汀州。汀为牛、女分野，其水南流入于海，出丁位，利科甲，故以汀名郡。闽重形家言，而汀为甚。诸所见墓门安置，备极精整。前由邵而汀也，在清明之后三日，翠华、莲峰间，冢上挂纸钱者累累矣，颇触春露秋霜之感。因思《礼经》载卿以下有圭田，《四牡》之《诗》曰'不遑将母'，古圣王恩明意美，不啻入其室家，代为筹画。予以祭而丰，念其禄之养，皆本至性至情所推及，非以发其天地生成之感，为奔走公、孤、卿、尹、百执事之具也。然上所以慰劳而逮恩者，既如《礼》与《诗》之详且至，百尔君子，载驰载驱，自不容一刻缓。所谓士重报礼，忠尤性生者乎！况余奉冰鉴于九重之训，历星轺于三载之间，月旦从容，按期葳事，非若遗大投艰之况瘁也。以视四兄，乐天伦于诵读，望佳气以登临，逸者忘其逸，犹劳者忘其劳也。君子素位而行，易地皆然，要以东坡'若过七十年，便是百四十'之说，思之所得较多，健羡何似。"按：耐斋公讳（熙），别字庶咸，精青乌术，书中故有汀为牛、女分野一段。纸用桃花笺，凡八叶，每叶六行，为先资政公所藏。癸丑贼乱，付诸煨烬矣。重读一过，不禁怃然。

论书如树梢挂蛇

东坡尝论山谷书曰："鲁直字虽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山谷曰："公之字固不敢轻议，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虾蟆。"二公大笑。先资政公曾有句云："牙签落架因生蠹，秃笔临书挂死蛇。"

六六七七八八

冯六六，元之名妓也。殷七七，能开顷刻花者也。陶八八，以丹授颜鲁公，肃宗时道士也。

排冲

傜类不一，大者为排，小者为冲。见《连山志》。

广东地暖

广东地气温暖，冬月蟋蟀满阶，蚊虫飞扰，无异夏时。花木四时皆开放。东坡诗云："静看月窗盘蜥蜴，卧闻风幔落蜉蝣。"又正月与数客野步，杂花盛开，云："涓涓泣露紫含笑，焰焰烧空红佛桑。"袁文《瓮牖闲评》以为蜥蜴、蜉蝣非冬间所有之物，含笑、佛桑夏中所放，盖未到岭南，读苏诗而疑之也。

礼义信足以成德

东坡试制科《形势不如德论》，不知出处，《礼义信足以成德论》（《吹剑录外集》作"礼知信"，误）。知子由记不得，乃厉声索砚水，曰："小人哉！"子由始悟出樊迟学稼注。按：何晏《论语集解》"焉用稼"下注："包曰：'礼义与信足以成德，何用学稼以教民。'"朱注未曾采入（宋张根《吴园易解》："《坎卦》'王公设险'注：'形势不如德，非大人莫能守也。"本《史记·吴起传》）。

游龙杖

汤文端公（金钊）《游龙杖歌》云："休闲老人栖蓬庐，荒园日涉成清娱。散步瓜畴与芋区，秋花错杂烂漫敷。鸡冠凤仙紫白朱，豆荚羊眼葵叶凫。映带游龙十数株，丹珠璎珞垂流苏。中有一株高丈余，花叶峻茂与众殊。老人对此三踌躇，上循其顶下至趺。叮咛园僮慎勿锄，当老其材为杖扶。天寒霜肃百卉枯，兹材玉立苍珣玗。深根拔出污泥涂，夭矫头角张虬须。暴以杲日芟繁芜，直节外挺中心虚。神物变化来仙都，轻逾邛竹堪风趋，坚比鹤胫铿庭除。老人腰脚忘疲劬，摆杖低头起长吁：世间良材何处无，不遇知己粪土如。薅以镈赵同朽荼，谁信功与灵寿俱。芦帘梅帐竹几铺，陪以朱履行于于。寄语水国多选储，上之伊耆养老须。杖国杖朝尔与吾，延年绘入《香山图》。"按：《诗》"隰有游龙"，传："游，枝叶放纵也。龙，红草，一名马蓼，叶大而色白，生水泽中。"文端择其干之老者制为杖，质坚而体

轻，甚适于用。今粤东山中老藤，色似黄杨，或留本色，或施以朱漆，制杖亦可手。李太白诗所谓"手中万岁胡孙藤"也。唐、宋诸公，多有吟咏。若文端此诗，实开山弟一章矣。

人臣存心当敬

唐宣宗即位于太极殿，宰臣李德裕行册礼，退。上谓宫侍曰："适行近我者，非太尉耶？此人每顾我，使我眉发森竖。"后二日，遂出为荆南节度。明神宗冲龄在讲筵，读《论语》"色勃如也"，误读作背。张居正忽从旁厉声曰："当作勃字。"上悚然而惊，同列皆失色。身后卒致削夺之祸。呜乎！霍光骖乘，汉宣帝若有芒刺在背，及安世代光，而帝乃从容肆体。传曰："为人臣止于敬。"何二公之见不及此也！

手无斧柯

"欲伐而不得，生斧柯。欲鸟而不得，生网罗。"《汲冢周书》语也。手无斧柯，盖本此。

读经流涕

晋王褒以父死非罪，每读"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则流涕。北齐赵郡公高献生三旬而失父，及数岁，读《孝经》则流涕。

官　年

今之履历，年岁每增减若干，谓之官年。不知此风自宋已然。岳珂《愧郯录》："世俗便文自营，年事稍尊者率损之以远垂车；襁褓奏官者，又增之以觊速仕。士夫相承，遂有官年、实年之别。间有位通显者，或陈情于奏牍间，亦不以为非。珂考之，治平四年五月二十八日，诏勑内殿崇班郭继勋增加岁数情罪以闻。以其陈乞楚州监当，自言出职日实尝增十岁也。"按：《北史》傅修期年逾八十，犹能驰射盘马奋稍，常讳言老，每自称六十九。是可作今之官年论矣。

吕留良论南雷文案

吕留良卒于康熙二十二年，后四十余年而有湖南人曾静之案牵及留良，世宗查阅留良所著诗文日记，语多狂悖，并其子葆中戮尸枭示。相传留良之戮尸也，开棺时面如生，颈受刃尚血痕缕缕（详纪文达《笔记》）。按：留良字用晦，号晚村，为我朝诸生十余年，忽自以淮府仪宾之后，追念胜朝，弃青衿而为僧。平生笃信程、朱，又负重望，遂敢肆意讥讪，卒罹国法，识者嗤〔嗤〕之。余在京师，于荒肆中见有《晚村文集》数十叶，鼠啮蠹蚀，破碎不堪读，惟答张考夫与魏方公两书尚完备。考夫者，杨园先生也，馆留良家，故有"虚席以待伊、洛临讲"语。其与魏方公书则专论《南雷文案》者。书云："惠示《南雷文案》，雨中无事，卒阅之。其议论乖角，心术锲薄，触目皆是，不止如尊意所指摘，仅《旦中》一首也。《旦中志铭》固极无理，而莫甚于与李杲堂、陈介眉一书。其意妄拟欧阳《论尹师鲁墓志》之作，词气甚倨，俨然以古作者自居，教二生以古文之法及为志铭之义。夫不论法与义，则愚不得而知，若犹是法也、义也，则某窃有词矣。凡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原与史法不同。称人之恶则伤仁，称恶而以深文巧诋之，尤不仁之甚，然犹曰不没其实云尔。未闻无其实而曲加之，可以不必然而故周内之，而犹曰古志铭之法当然也。所引昌黎铭法为证，犹可笑。李虚中、卫之玄、李于〔千〕之方术烧丹，其平生他无足传，而实以好异死，法固不得而易也。王适之谩妇翁，所以状侯高之骏与适之负奇耳，如《史记》称高祖贺钱万，实不持一钱，岂为谤高祖哉？至柳子厚之志铭，则更不然。子厚之党叔文辈也，事关国史，其是非既不可移，而为子厚志，则此其一生之大事，又非细故琐语之可隐而不必存者也。然至今读其文，淋漓悲痛，但致叹于无推挽与排挤下石之人，盖已深为之湔祓矣。今谓旦中工揣测人情于容动色理之间，巧发奇中，不必纯以其术。试取此数语思之，其人品心术为君子乎？为小人乎？谓旦中之医为下品，某不敢知；谓旦中之人品心术为小人，此某之所决不敢信也。若太冲本意，止叹惜旦中驰骋于医，而不及从事太冲之道，则亦但称其因医行而废学，亦足以遣词立说矣，何必深文巧诋之如此。是昌黎一志而出子厚为君子，太冲一志而人旦中于小人，其居心厚薄何如也？乃欲以猘獒之牙，拟触邪之角哉？且昌黎立身皭然，未尝与子厚同党，故可以叹惜不讳。若旦中之医，则固太冲兄弟欲借其资力以存活，故从臾旦中提囊出行，其本末某所亲见具悉。今太冲书中亦明云'弟与晦木标榜而起矣'旦中果有过乎，则太冲者旦中之叔文也，使叔文而叹惜子厚，天下有不疾之者欤？又谓：'宁波诸医，肩背相望，旦中第多一番议论缘饰耳。'太冲尝遣其子名百家字正谊者（*后托贵人为二子百家、百学援阅例，贵人偶误记，纳百家、正谊为二，今改百学名百家以应之，非昔之百家矣*），纳拜旦中之门学医矣。夫以旦中之术庸如此，其缘饰之狡狯又如此，旦中于太冲其归依相知之厚也又如此，不知太冲当时何以不一救止之，而反标榜之，又使其子师事之，及其死也，乃从而掎摘之。驱使于生时，而贬驳之身后，则前之标榜既失之伪，今之志铭又失之苛，恐 太冲亦难自免此两重公案也。即'身名就剥'句引欧阳铭张尧夫例，亦属不伦。欧阳所谓昧灭，叹年位之不竟其施也，太冲所云，讥其不学太冲之道而抹摋之也。旦中生平正志好义，才足有为，其大节磊落足传者颇多，固不得以医称之，又岂遂为医之所掩哉？世有窃陈、王之余涎，掇杂流之枝语，簧鼓聋瞶，建孔招颜，藉讲院为竿牍之阶，饰丹黄为翰苑之径，一时为之哄然。然而山鬼之技终穷，妖狐之雾必散。此及所谓'身名就剥'者耳。旦中身无违道之行，口无非圣之言，其生也，人亲之，其没也，人惜之。然则旦中之日虽短，而身名固未尝剥也。太冲虽欲以私意剥之，亦乌可得耶？夫德不如曾、史，功不如禹、稷，言不如迁、固，即曰身名就剥，然则太冲之必不如曾、史、禹、

稷、迁、固，已万万可信也，日空长而名蚤剥，方自悲之不暇，而遑及悲旦中乎！所云'是是非非，一以古人为法，言有裁量，毁誉不淆'，古文之道，岂复有出于此。然拔太冲之茅〔矛〕以刺其盾，其志铭中如降贼后遁者，授职伪府、贼败惭死者，劝进贼庭、归而伏诛者，概称其忠节，而愤其曲杀，以国论之大，名教之重，逆迹之昭然，不难以其私昵也而曲出焉，一故人阴私之未必然者，则必钩抉而曲入焉，是非毁誉淆乎？否乎？言之裁量谬乎？否乎？当道朱门，枉辞贡谀，纨袴铜臭，极口推尊，余至么麽鬼琐，莫不为之灭瘢刮垢，粉饰标题，独取此贫交死友，奋然伸其无稽之直笔，而且教于人曰此为古文之法、志铭之义当然也，世间不少明眼，有不为之胡卢掩鼻欤？太冲有云：'昔之学者，学道者也；今之学者，学骂者也。'观《南雷文案》一部，非学骂之巨子乎？骂人之骂而自好骂人，此楚围之转受僇于庆封也。夫骂焉而当，则曰惩曰戒；骂苟不当，则曰悖曰乱。今以悖乱之骂，而横加诸人，曰此古法也，岂惟古文之道亡，将生心害事，其为世道人心之祸，又岂小小者乎？旦中临绝有句云：'明月冈头人不见，青松树下影相亲。'此幽清哀怨之音也，太冲改'不见'为'共见'，且训之曰：'形寄松下，神留明月。神不可见，即堕鬼趣。'夫使旦中之神共见于明月冈头，真活鬼出跳矣。旦中之句以鬼还鬼，道之正也。如太冲言，即佛氏大地平沉有物不灭之说耳。青天白昼，牵率而归阴界，太冲之云，无及正堕鬼趣乎？即'不见'、'共见'以诗家句眼字法而论，孰佳孰否，老于诗者皆能辨之。此文义之失，又其小者矣。飘风自南，青蝇满棘，本不足与深辨，但念旦中畴昔周旋，今日深知而敢辨者，仅某一人而已。若复闵默畏罪，是媚生贵而灭亡友也。故欲直旦中之诬，则不得不破太冲之罔耳。又念信旦中之审者，莫如贤叔侄兄弟，故敢唠叨及之。至太冲所以致憾旦中而必欲巧诋之死后，其说甚长，亦不欲尽发也。昨吴孟举兄亦深为叹惜，寄示此书。后有续集《吾悔集》四卷，则此本犹有未全者。谨纳上，幸视至。不宣。"《南雷文》为黄黎洲(宗羲)著。黎洲列蕺山门下，又为忠端之子，见赏于虞山钱牧斋，伪鲁王监国时擢至副都御史。海上之变，不能一死塞责，迨尘氛靖后，圣祖如天之德，不复根究伪朝从亡诸人，黎洲乃俨然自居明之遗逸，草间苟活，年逾八旬，忠节两字我不敢知也。今所刊《南雷文定》，盖晚年删定之本，如《高旦中墓志》等篇均削去不复存，或亦自知其短，冀身后之掩覆欤？江藩《汉学师承记》殿黎洲、宁人于八卷之末，而褒贬究未允当。予之录留良文，盖欲后人知黎洲为人，亦不以人废言之义也。

学而时习

"学而时习之"，何晏集解："王肃曰：'时者，以时诵习。诵习以时，学无废弃，所以悦怿。'"皇侃疏引《白虎通》，云："学，觉也，悟也。言用先王之道导人情性，使自觉悟而去非取是，积成君子之德。时者，凡学有三时，一就人身中为时，二就年中为时，三就日中为时也。一就身中时者，受学之道择时为先，长则捍格，幼则昏迷；二就年中者，夫学随时气，则受业易入；三就日中，前身中、年中二时而所学并日日修习，不暂废也。"李季可《松窗百说》云："所学者道，而道不可见，散而为事业，在学者时时习而行之，知其为善有益而非难，故悦。时者，不欲尽拘以渐进之之意。"按：朱子分先觉、后觉，而解时习如鸟数飞，似不若王氏等论切当也。

施全葛诚

宋小校施全刺秦桧不中死，人呼为施将军。明吴人葛诚以蕉扇招市人杀税监参随，人呼为葛将军。

谢表沈痛

明陈假崇祯十五年拟《蠲赋清狱群臣谢表》，中云："民穷则盗起，为民清盗，而驱民于盗者更多；法玩则奸生，用法除奸，而借法行奸者益众。"语语沈痛，实能道出衰时弊政，不徒赏其文字之工也。

给暹罗檄谕

乾隆四十年秋间，广东船商陈万胜带投暹罗国郑昭文禀一件，内称平定打马部落，人众投归，内有滇省赵成章等十九名附商船送回，并情愿合击缅匪，乞赏给磺铁炮位等语。时大学士李公(侍尧)总督两广，据郑昭所禀奏闻，并拟檄谕一道，意欲准其合击缅匪。奉上谕："中国当此全盛之时，如果欲征剿缅甸，何必借助于海外小邦。况抚驭外夷，亦自有道，若借其力翦灭叛蛮，彼必恃功而骄，久且效尤滋甚，更难驾驭。此乃一定之理，李侍尧等盖见未及此也。现令军机大臣代拟檄稿发去，李侍尧接到后，即照向例缮写发往。等因。钦此！"自来借助外族，必有后患。我高皇洞悉隐微，力持大体，实非臣下所能企及于万一者。附录檄谕于后：

两广总督李　为檄谕事：本阁部堂接阅来禀，并开列名单送回滇省兵丁十九名，具见小心恭顺。所请磺铁铳仔，前经驳饬，今除铳仔一项，关系军器，定例不准出洋，未便给发外，其需用硫磺铁锅，准照上年请买之数，听尔买回，以示奖励。至所称'若以缅匪凶顽，罪在不赦，欲加天讨，昭愿率兵合击，但昭统摄初安，军需缺乏，冒乞恩赐磺铁铳仔，并恳据情呈奏'等语，所言已悉，但天朝统驭寰宇，中外一家，国富兵强，势当全盛，前此平定准噶尔回部，西北拓地二万余里，今因两金川狼狈为奸，负恩抗拒，官兵征剿，现已捣其巢穴，大功指日告成，献俘行赏，西南诸番部亦可永庆安全。德威所布，遐迩莫不震摄。至缅匪顽蠢负嵎，甘弃生成之外，实为覆载所不容，亦属贯盈所自取。迩年因伸讨金川，遂将滇兵暂撤。今策勋在迩，或阅一二年稍息士卒之力，再行厚集兵力，将缅匪一举荡平，此时自难预定。若果欲扫除缅匪，则以百战百胜之王师，奋勇直前，所向无敌，视攻捣阿瓦，不啻摧枯拉朽，何借尔海外弹丸，聚兵合击。或尔欲报故主之仇，纠约青霾、红沙诸邻

境，悉力陈兵，尽除花肚，亦尔自为之。设或尔志得伸，据实禀报，本阁部堂覆核无异，自当代为奏闻。大皇帝为天下共主，亦必鉴尔忠诚，予之嘉奖。至于中国之欲平缅匪与否，圣主自有权衡，固非我守土之臣所敢料，亦非尔之所当请问也。为此详悉檄谕知之。须至，檄者。"

郑司农

郑玄字康成，桓、灵时遭党锢十四年，蒙赦，大将军何进、袁绍等皆辟，不起，征为大司农，以病乞还，故称郑司农。郑众字仲师，郑大夫兴之子，亦称郑司农。康成学本马融，而参取杜子春、郑大夫、郑司农之说。

尔雅非周公作

葛洪《西京杂记》曰："茂陵郭威好读书，以为《尔雅》周公所著，而《尔雅》有'张仲孝友'，张仲，宣王时人，非周公所制明矣。余尝以问扬子云。子云曰：'孔子门徒游、夏之俦所记，以解释六艺者也。'"家君以为《外戚传》称史佚教其子以《尔雅》，又记言孔子教鲁哀公学《尔雅》，《尔雅》之出远矣。世父莲舫先生髫龄时，先大父授以《尔雅》，并引《西京杂记》告之。世父对曰："昨读'梁山，晋望也'，按成王封弟叔虞为唐侯，至子燮乃改国号曰晋。周公时安得有晋耶?"大父惊异，谓非常儿所能。

地中有水

《易》取对待。师，众也，故象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比，辅也，故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疏："地中有水，欲见地能包水，水又众大，是容民畜众之象。若其不然，或当云地在水上，或云上地下水，或云水上有地，今云地中有水，盖取容畜之义也。"愚按：行师之处，水草为先。地中有水，方足供民众之用。《管子》："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岸，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其用意正同。

梆

今官衙中，知府以上早晚发鼓，州县发梆。《正字通》："斲木背穿孔，官衙设之为号召之节。"或以竹作筒，两头留节，旁穿小孔，击之有声，似古之用柝。若《宋史》官舍击梆自守，则近于今之支更巡夜者。

阎百诗

阎百诗于康熙元年游京师，依托合肥龚端毅公为之延誉，由是知名。其卒也，相传世宗宪皇帝亲制祭文并挽诗以赐，然恭阅世宗御集均不载。仪征阮文达公(元)撰《儒林传稿》，称其所著《孔庙从祀末议》十一事，乾隆十二年检讨山阳阮学浩上其议，部议未准。浚师恭读高宗纯皇帝谕旨曰："翰林院检讨阮学浩所奏贡生阎若璩《孔庙从祀末议》十一条，朕粗加披阅，大概多前人所已经议，及非有卓然至当不易之论有裨典制，必当见之施行者。即如议乐舞宜用八佾，笾豆宜用十二一条，其意谓尊崇祀典宜用天子礼乐，夫孔子道德高厚，与天地参，即备天子礼乐以奉之，亦未足以昭崇报。我朝列圣隆礼致敬于先师至矣，尽矣，而乐舞仍用六佾，非略而未讲也。朕谓季氏八佾舞于庭，孔子斥其'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顾以孔子所非者祀孔子，是得为敬孔子乎？在他人则议之，在己则受之，于圣人之心安乎？谓孔子生未尝为诸侯，六佾亦岂所固有，此乃本之宋臣王安石谓《史记》不当列孔子于世家，不过文人翻新立说，岂足据为定论。且天子尊师，所贵宣明德化，敦叙彝伦，实能行圣道以端治理，明圣教以淑人心，坐而言，起而行，使天下无一人不与被圣人之泽。至于乐舞之仪文，笾豆之度数，其末节耳。而以此为尊师首务，岂所谓能知轻重者乎？又所称两庑先贤、先儒位次凌躐，宜请厘正一条。两庑从祀诸人，累朝互有出入，盖书生习气，喜呈臆断而訾典章，就其一偏一曲之见，言人人殊，考之前史，甚至有迎合时事，党护乡曲者。汉臣议礼如聚讼之议，良有以也。阮学浩所信者，阎若璩之说。而阎若璩此条，如何厘正，若者宜先，若者宜后，在阎若璩即可定论？况孔庙祀典，于雍正二年奉皇考世宗宪皇帝谕旨，令廷臣集议，所有应增祀、复祀之先贤、先儒，已经一一厘正，阎若璩所谓西多于东者，盖未厘正以前之旧。今定从祀东庑六十二人，西庑六十一人，位次秩然，初无凌躐，现载《大清会典》。阎若璩固未及见，阮学浩何备官而亦未之闻耶？祀典关系重大，若只凭其私心浅见，率议更张，忽进忽退，忽东忽西，成何政体？以朕观之，此二条即不可施行。是以明切晓谕，令众知之。其余各条，或有应议之处，大学士会同该部详议具奏。钦此!"谨绎天语，足破儒生迂腐之见也。

正一真人

正一真人本承袭一品，宣城梅文穆公(瑴成)奏请裁抑，经大学士会部议降五品，奉旨改视三品职，著为例。此乾隆三十一年事。

使鳖长而后食

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谓之饕餮。甚矣，饮食之人则人贱之也。鲁公父文伯饮南宫敬叔酒，以露睹父为客。羞鳖焉小，睹父怒。相延食鳖，辞曰："将使鳖长，而后食之。"遂出。酒食所以合欢，文伯与敬叔两贤相合，不知何以添此恶客，真令人败兴。

胜古者三

毛大可检讨撰《沈君益园遗状》，中云："予尝谓今人不及古，而胜古者三：古祭不及祧，而今则四亲以上同堂共祀，于礼为黩。赠君曰：'吾宁为其黩者。'古一姓而分数氏，一氏而分数族，族愈烦则分愈远。而今则上联遥胄，下通疏属，不无太滥。乃赠君修谱，偕族兄

度支员外名振豪者统宗而合族，自晋、唐至今，异地散处者，纤悉不漏。曰：'吾宁为其滥者。'古父子异宫，兄弟远房室，故缌麻之服不及五世，至六世而亲服俱绝。而今则两世共财，三世共爨，甚至七世、九世、十八世犹然同居而合处，谓之畸行，亦谓之异节。而赠君与两弟公财共居，垂老不分爨，曰：'吾宁为其畸且异者。'"此一段，读之令人油然生孝悌之思。

画像

画像二字见于《周礼》，但专指旂旃等名。《论衡》称俗画女娲像为妇人形，《吴越春秋》称覆釜山禹庙有神姑像，《图画见闻志》后汉光武明德马皇后尝从观画，见娥皇、女英，帝指之，戏为后曰："恨不如此为妃。"又前见陶唐之像，后指尧曰："群臣百僚恨不得为君如是。"是画像由来已久。今之绘衣冠者曰影、曰真容，图行乐者曰小照、曰行看子。为人子孙，岁时伏腊，悬其祖若父影像于堂，相率展拜，亦如生如存之意。程子谓："今人以影祭，或画工所传一髭发不当，则所祭已是别人，大不便。"是说也，予不谓然。手泽杯棬随在，皆若吾亲之降临左右，何独于影像而疑之？画之逼似者，固俨然吾先人之遗貌也，即画之稍不似者，以吾之精诚，与吾之先人神气息息相关，不犹愈于设尸立主耶？

两淮提引案

乾隆戊子德州卢雅雨先生以告病在籍运使，因两淮提引事发，政府亦有中伤之者，遂革职下狱死。此乾隆间一大案。予于家藏邸报中，觇缕记之，特录于此。尤拔世之初任两淮盐政也，奏称："上年普福奏请预提戊子纲引目，仍令各商每引缴银三两，以备公用，共缴贮运库银二十七万八千有零。普福任内所办玉器古玩等项，共动支过银八万五千余两，其余现存十九万余两，请交内务府查收。"上以此项银两、历任盐政并未奏明，私行动用，检查户部档案，亦无造报派项用数文册。且自乾隆十一年提引之后，二十年来银数已过千万余两，显有濛混侵蚀情弊。密派江苏巡抚彰宝会同尤拔世详悉清查。旋据彰宝等查奏："节年预行提引，商人交纳余息银两共有一千九十余万两，均未归公。前任盐政高恒任内查出收受商人所缴银两至一十三万之多，普福任内收受丁亥纲银私行开销者已八万余两，其历次代购物件借端开用者，尚未逐一查出。"奉旨槪奉宸院卿衔黄源德、徐尚志，王履泰、布政使衔江广达、按察使衔程谦德、汪启源职，解现任运使赵之璧任，前任运使卢见曾、盐政高恒、普福并褫职。押见曾赴扬州审讯，谳成，得旨交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经大学士公傅恒等覆奏云："查两淮商人叠蒙皇上赏给卿衔，厚加赐赉，受恩至为优渥。乃于历年提引一案，将官帑认为己资，除自行侵用银六百二十余万两外，或代购器物，结纳馈送，或借称差务，浪费浮开。又复冒销银至数百余万两，于法于情，均属难宥。今既败露犯案，又蒙格外天恩，免其治罪。所有查出各款银两，自应尽数追缴，以清国帑。查历年提引应行归公银一千九十二万二千八百九十七两六钱，此内除奉旨拨解江宁协济差案，及解交内务府抵换金银牌锞，与一切奏明动用，并因公支取，例得开销银四十六万一千七百六十九两九钱二分五厘，又现贮在库归款银二十六万二百六十五两六钱三分六厘二，共银七十二万二千零三十五两五钱六分一厘，应如该抚等所请，免其追缴外，所有各商节年领引未完纳银六百二十五万三千五百八十四两一钱六分六厘，又总商借称辛力膏火银七十万三千六百二两，又楚商滥支膏火银二千两，又总商代盐政等购办器物浮开银十六万六百八十七两零，又各商借差动用银一百四十八万二千六百九十八两八钱，并办差浮开银六十六万七千九百七十六两八钱，以上商人名下共应缴完银九百二十七万五百四十八两七钱七分九厘。其各商代吉庆、高恒、普福购办器物，作价银五十七万六千七百九十二两八钱二分一厘，又各商交付高恒家人张文学及顾蓼怀等经收各项银二十万七千八百八十七两八钱五分二厘，又各商代高恒办做檀梨器物银八万六千五百四十两一钱四分四厘，均系该总商等有意结纳，于中取利，以致浪费无节，亦应照该抚等所请，高恒、普福名下无可追抵之项，均着落总商名下赔完，通共计应追缴银一千一十四万一千七百六十九两六钱。至普福自向运库支用并无档册可稽之丁亥纲银四万二千八百五十一两四钱三分九厘，该抚等既称虽非各商经手，但正项亏缺，未便无着，若普福不能追抵，在于通河众商名下均摊赔补，亦应如所奏办理。其卢见曾婪得商人代办古玩银一万六千二百四十一两，例应于卢见曾家属名下勒限追缴。但查此项代办古玩银两，原系各商有意交结运使，滥行动用，如卢见曾家属名下不能全完，亦应在商众名下着落分赔。至该抚等所称商众情愿于本年戊子纲一年限内先缴银一百二十七万五百四十八两七钱七分九厘，其余应完之八百万两，可否分限完纳，按纲带完一百万之处，查应完银两，自应酌与限期，俾伊等得以从容完缴，不致有碍运务，应如所请，本年先完银一百二十七万五百四十八两七钱七分九厘，其余八百万两，自明年为始，每年完银一百万两，分至八年全完。至代盐政购办器物，及交付张文学、顾蓼怀，并办做檀梨器物，应行着赔之八十七万一千二百二十两八钱二分一厘，又普福自支取丁亥纲银四万二千八百五十两四钱三分九厘，亦着落众商赔完。又代卢见曾办古玩银一万六千二百四十一两，如伊家属名下不能完抵，并于各商名下著追。俟伊等本身应缴银两全完后，所有各项应行追赔银两，亦限一年完缴。通计分作十年全完，应请交与盐政、运使等分年按数催缴，每年如数交库。仍令该盐政附折奏闻，倘逾限不完，除将该商从重治罪，盐政、运使即照承追不力例议处。再查乾隆十一年提引以后，历任运使系朱续晫、舒隆安、郭一裕、何煟、吴嗣爵、卢见曾、赵之璧，除卢见曾业已定议治罪外，其余各员既经该抚等讯无馈遗染指、与商人结纳情弊，除已故之朱续晫、舒隆安、郭一裕三

员均应如该抚所请，毋庸置议外，其现任河南布政使何煟、江苏淮徐道吴嗣爵不能详请早定章程，革除盐务隐弊，均属不合，应将该二员俱照不应重私罪降三级调用。查何煟现任有纪录十二次，应销去纪录十二次，抵降三级，免其降调。吴嗣爵任内有加一级，应销去加一级，仍降二级调用。已经解任之运使赵之璧，在任五年之久，目击盐政妄行，库内收贮银两任职普福提用，不能阻止。及护盐政时，又不能据实具奏，殊属有心徇隐，应照溺职例革职。所有赵之璧现袭世职，交与兵部照例办理。至于现任总督高晋，从前署任盐政四十余日，不能据实具奏，前任总督尹继善在任最久，且有统理盐务之责，乃竟全无觉察，均难辞咎，应一并交部严加议处。"得旨："吴嗣爵从宽改为革职留任，余依议。"是狱也，盐政高恒、普福、运使卢见曾均伏法。而刑部郎中王昶、内阁中书赵文哲、徐步云因私行送信与见曾，获严谴。纪文达公亦牵连责戍焉。

垂老遇仙

吴山尊学士续配孙恭人，渊如观察之妹也。学士年四十一入赘兖州，胡城东(唐)镌小印赠之，文曰"垂老遇仙"。观察催妆诗云："他时泲上传佳话，更指南楼作凤台。"张船山太守亦有诗云："莫倚元龙湖海气，须妨谢女弟兄才。"盖调之也。

陆机真迹

二陆俱以书名，王僧虔云："陆机书，吴士书也，无以较其多少。"《宣和书谱》："机能章草，以才见掩。"成哲亲王藏有士衡真迹一卷，乃孝圣宪皇后所赐。王精于八法，著有《论书管见》。

行　露

《诗序行露》："召伯听讼也。衰乱之俗微，贞信之教兴，强暴之男不能侵陵贞女也。"晦翁《诗传》："南国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乱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礼自守而不为强暴所污者，自述其志，作此诗以绝其人。"此说实与《诗序》合。戴岷隐溪谓："男有强委聘者，女不从而讼。"引《列女传》为证。家望溪侍郎谓："《行露》之诗，世儒多引韩婴及刘向《列女传》以谓申人之女许嫁于酆，夫家不备礼而欲迎之，虽致狱讼，女终不行。诬矣哉！婴与向胡为而传此乎？盖此诗既女子所自作，则失怙恃，且无兄弟之依可知矣。曰嫁则许之者，必父兄也。遭家之变，莫为之主，虽自归于舅姑，不得谓非义，况其夫就而迎之乎？既有狱讼，以召伯之明，则必开以大义，而官为之配。其诗曰'谁谓汝无家'，信如所传，是故有室家之约也。以一礼未备，而终不肯行，则将转而之他乎？此害义伤教，不近于人情，而可列正始之风，以为教于闺门、乡党、邦国欤？婴、向之蔽，良由未达于室家不足之云，而以辞害义。不知设诈以求偶，即此已不足为人夫，此贞女所以疾之深而拒之决也。"愚按：侍郎此说极透辟，惟"设诈求偶，不足为人夫，贞女所以疾深拒决"数语，虽驳汉儒，仍未脱汉儒窠臼。《诗序》明明以"强暴之男，不能侵陵贞女"为断，即朱子"以礼自守，不为强暴所污"意。一添入强委聘、不备礼等词，便枝节横生，了无情理。袁絜斋《毛诗经筵讲义》曰："女以贞信自守，惟恐少有点污，冰清玉洁，克保其身，岂容强暴之男得以侵陵？明于听讼者，视其貌，察其言，观其理之然否，固知其大节无亏。"是真善于说《诗》者矣。若王雪山《总闻》云："暴男侵贞女，乱世容或有之，而召公分壤，被美教，成雅俗，不应如此。女固可尚，男为何人，岂文王之化独及女不及男耶？"云云。雪山与郑、朱诸公均不宗《诗序》，吾得而驳之曰："轩辕之化，何以有蚩尤耶？虞舜之化，何以有四凶耶？文王之化，何以有管、蔡耶？此诸人较之强暴者何如？"呜乎！废《诗序》而言《诗》，何异瞽者之无相哉！

何少司农

宁晋何赓卿先生(彤云)浚师试京兆座主也。弱冠登科第，供奉南斋，问学渊博，心气和平，与人语从无疾声厉色。门生属吏侍其侧者，终日无倦容，以故皆乐亲近之。丁艰回籍，殁于成都旅寓，年甫四十。惜哉！故事，值内廷卿贰，赴衙门办事者鲜。先生官户部侍郎，一日文宗召见，问："汝常到部否？"先生奏："臣今日即去。"人服其应对之敏。忆乙卯、丙辰间，浚师在圆明园直庐，每散后过澄怀园，先生必留饮书室中。偶呈一诗，作一文，深蒙奖掖。迨先生出都时，濒行执浚师手不忍别，且谕之曰："贤好为之，非翰苑中无以位置也。"呜乎！氋氃之鹤，不飞不舞，实为羊公辱矣。谨识数语，亦足征先生爱士之一端云。

海洋记略

《扬子法言》云："君子避碍则通诸理。理，势所在有，未可一概论焉。"浚师官京朝十年，从事于洋务者七年，每于官文书中择其事理之当否，审乎时势之艰难，或存于心，或记于简，其机密者不敢言，而其可言者要不外理、势之两途。昔程子谓宋世有不可及者数端，而其一曰待夷狄以礼。礼者，理也。我有理以通之，亦何患乎彼之无礼哉！尊周攘夷之义，无日不在士大夫心也。而所以尊之、攘之之道，又非徒士大夫空言塞责也。兹就见闻所及，录于后，俾质诸世之讲经济者。

"粤东准外国通商以来，惟英吉利国生理较大。向经该国设有公局，派令大、二、三、四班来粤经理贸易，其公司船每年于七八月间陆续来粤兑换货物，至十二月及次年正二月内出口回国。该大班商人等，于公司船出口完竣之后，请牌前往澳门居住，俟七月八月间该国货船至粤，该大班人等复请牌赴省料理。嗣因公司散局，大班不来，现值该国来船络绎，商船人等实繁有徒，亟资钤束，以期绥靖。今洋人义律领有该国公书文凭，派令经管商梢事务，虽核与向派大班不符，但不别有干预，似可量为变通。查照从前大班来粤章程，准其

至省照料。"(道光十七年正月,广督邓廷桢奏折)此英领事义律住广东省城之始,今则建领事官署,尽河南沙面地基盖造洋楼。而各省海关均有领事官署,且于京城设驻京全权大臣。

中外诸洋,以老万山为界。老万山以外汪洋无际,是为黑水洋,非中土所辖。老万山以内如零丁、九洲等处洋面,是为外洋,系属广东辖境。其逼近内地州县者,方为内洋,如金星门其一也。(道光十八年正月,广督邓廷桢奏折)

太常寺少卿许公乃济奏请收鸦片烟税。道光十八年闰四月,鸿胪寺卿黄公爵滋奏请严禁,引余文仪《台湾志》云:"交留巴本轻捷善斗,红毛制造鸦片烟诱使食之,遂疲羸受制。"此禁烟之始。今鸦片烟仍弛禁而收税。黄固正论,许官粤东监司久,所议亦不为无见。事激则变,《易》之戒履霜,信然。

英义律之在粤也,曾言马化伦系英国官目,来粤稽查贸易,令伊进省代具呈词,免写"禀"字。道光十八年七月,广督邓公廷桢奏闻。此洋官致督抚书函不称"禀"之始。今条约中全权大臣等与部院督抚用照会,领事官以次用申呈。

粤东陆路各口岸人烟稠密,良莠杂处,以潮州府澄海县属之汕头、潮阳县属之达濠为最。今汕头建有官署,惠潮嘉道往来于其间,而洋人入潮城之举,迄未能阻。署粤东巡抚郭公嵩(焘)有言:"议款以后,内地府县各城听从游历,载在和约,诸君子严拒之之义,而先违谕旨。是彼之欲入城,其势顺;我之阻其入城,其势已先处于逆。洋人通商汕头,距潮州咫尺,商贾觑其余利,而与之交易,工匠夫役受其雇值,而为之奔驰,徒恃一二学者持不准入城之议,以求相胜,其言诚正,其气已孤。"数语实为颠扑不破。

道光十九年三月,林公则徐等奏:"趸船鸦片销除净尽,乃为杜绝病源。臣则徐当撰谕帖,责令各洋人将所有烟土尽行缴官。即于二月十三日据领事义律禀覆,向各洋人名下追究呈明,共有二万二百八十三箱。"此查缴鸦片烟土之始,以后复陆续令其呈缴,并严定夹带罪名。或者曰:"禁内地之吸烟,即不能不杜绝外地之卖烟,禁果行矣。内地无吸食之人,外来之烟土从何售卖?今乃勒缴烟土,彼商原为谋利而来,利不获而并其本没之,激之甚而反相陵者,势也。文忠斯举,不无遗憾。

"番船初到时,先于虎门口外寄碇,如担杆山、铜鼓洋、大屿山、零丁洋、尖沙嘴、仰船洲、琵琶洲、上下磨刀、沙湾、石笋、九洲沙、沥潭、仔鸡颈等洋,皆向准洋船寄泊之所,此等洋面虽在老万山以内,而老万山并无口门,洋船必雇引水小船,报明引入虎门口内,停泊黄浦,始得开舱验货,按则报税互市。其在虎门以外寄泊中路各洋者,皆未入口之船。"(道光十九年七月,广督林则徐奏折)据此,虎门乃天险也。险而能守,是在人事。

"广东水师大鹏营所辖洋面,延袤四百余里,为海船经由停泊之区。其尖沙嘴一带,东北负山,西则有急水门、鸡踏门,东则有鲤鱼门、佛堂门,而大屿巨岛又在其西南。四面环山,藏风聚气,波活浪静,水势宽深。就粤省海道而论,凡东赴惠、潮,北往闽、浙之船,均不能不由该处经过。尖沙嘴山麓有石脚一段,其形方长,官涌偏南一山,前有石排一段,天生磐固。两处各建炮台一座,声势既相联络,控制亦极得宜。"(道光二十年四月,广督林则徐奏折)

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七日,定海镇臣张朝发与英人接战,此洋人攻城之始。

"定海、镇海相距仅止百有余里,一帆可到。镇海口直通内地,其要隘全在笠山外障,与招宝山及金鸡山对峙,作为钤口。"(道光二十年七月,浙抚乌尔恭额奏折)

钦差大臣左公宗棠曰:"泰西诸国以奇巧著闻,自唐以来,载籍详之矣。惟火轮船之制,从前未有所闻。据彼中人言,近四十余年乃始造成。以西历推之,则道光初元前后也。"浚师按:道光二十年七月,广督林公则徐奏称:洋人先后来有车轮船三只,以火焰激动机轴,驾驶较捷。此项船只前曾到过粤洋,专为巡风送信。"盖彼中历千数百年研精覃思,发其奇秘,父以是嘱之子,师以是望之弟,不至于极诣不止。黠哉!人巧乃夺天工。

钦差大臣左公宗棠曰:"学习西洋制器,内地工匠执柯伐柯,所得者不过彼柯长短之则,至欲穷其制作之原,通其法意,则固非习其图书算学不可。故请于船局中附设艺局,招十余岁聪俊子弟,延洋师教之,先以言语文字,继以图书算学。学成而后,督造有人,管驾有人,轮船之事始为一了百了。如果有成,则海防、海运、治水、转漕,一切岁需之费,所省无数。而内纾国计利民生,外消贼患树强援,举在乎此。"善哉言乎!同文馆学习西洋文字之八旗俊秀,予曾历试以各国洋字文件,均能通晓译写,此非其明效与?考试之奏,出台臣、阁臣,发明《春秋》正论,事虽未罢,而有名无实矣。予尝有句云:"局外是非谈似易,个中筹画解原难。"知我乎?抑罪我乎?

"杭州省城东面清泰等门,近临钱唐江岸,江水南来北流,至银〔艮〕山门之东北转而向东,由凤皇山鳖子门下注于海。两岸涨沙,时坍时长,平日止通小船,遇有潮汛,微大船只亦可乘潮而人。查得水面较窄,枪炮易施之潮神庙地方,为咽喉要路。"(道光二十年七月,杭州将军奇明保等奏折)

道光间英人马里逊能书汉字,义律亦英人,十余岁时前来澳门,有马里臣者教以汉洋言语文字,管理贸易、带兵等事,后为英国领事官,告示文字,悉出其手。英国兵船向泊离粤二万余里之孟甲喇、万打喇沙等处,皆听义律调遣。

直隶总督琦善公奏折中有云:"该洋人呈阅所谓全句,其式圆而上有斑文,近似符篆。"不知全权者,乃彼国之全权大臣,洋人所谓保其自主之权而可以代其君主发号施令也。外国印信,或圆、或方、或长、或大、或

小,无一定。从前止有洋字,今则加以汉字。凡和约等件,用蜡饼印成,堆出纸上。有斑文而似符篆者,实印信耳。当时未能考核。陶弘景所以致慨于一事不知也。

嘉庆二十一年英国官罗斗何、美士德等自北遣回,由内河逐站护送回粤,予曾遍访其成案,竟未得见。

《宋史·邓肃传》肃尝言:"外夷之巧在文书简,简故速;中国之患在文书烦,烦故迟。"今之制轮船、修铁路、设铜线,欲其速耳,不仅在文书一端也。署广东巡抚郭公嵩焘曰:"鄙意欲仿宋、元遗制,稍加变通,于通商各口,设立市舶司,由督抚择本地士绅为之,达其名于部,令海关量给经费,三年一更置而授以官。凡商民制造轮船,司其籍而稽其贸易之盈虚,其赴各国贸易者,由市舶司给照而移知各国领事,加勘合焉。凡与洋人贸易交涉事宜,悉听理处。大者白于督抚,而课税仍责之监督,市舶司不得干预,有营私者罪之。其余出海各船,皆听稽查。从前文武各官稽查海船出入旧例,悉罢除之。去官吏烦苛之政,而稍通以情;司海船修废之籍,而务课以实。而后中国商民得以渐服官之约束,乃可推类以及洋人。其与修铁道、铜线之属,皆责成中国商民主之。而于所过关津市镇卸载货物,依课则征税。闻南海伍氏借修花旗铁道银一百万两,为花旗商民所推重。若一切由中国商民主持,则洋人之助工者,亦伍氏帮修铁路之类也。中国之实情,计无有逾于是者。故各省官置轮船,一时之利也,可以议行;而使商民得公置轮船,永远无穷之利也,一切皆可以是推行。官商各船运载货物,沿海畅行,其有裨于国家之经费,亦必多矣。"予每读之,辄为击节。惜此议迄未有成。郭公又曾致予一书,亦经国之要务,藏之匣中,未敢宣播云。

江苏巡抚李公鸿章曰:"西士出入中国,其书之译行者,天算之外,有《奇器图说》诸书。佛郎机各火器图式,载于戚继光兵书。佛郎机即法兰西,以国名其炮也。而其数术,终明之世,抑不见用。我朝定鼎,确有见于中法之不合天行,首以西术列于台官。顺、康之初,西士肩臂接于京师,仁皇帝特爱其术,童而习之。逮吴三桂之变,南怀仁时官钦天监监正,奉谕多造西洋轻便铜炮,以便攻伐,卒削平三藩。嗣以平定准部、攻金川、征缅甸、剿川、黔土司,皆以炮火随征,所向克捷,于是有八旗火器营之设。耿光大烈,有自来矣。西人既受中国宠任,倡行耶稣之教,几遍海内。物忌太盛,乾隆中乃有杨光先者著《不得已》一书,极言天主教之害。其言谓宁可天算违行,不可任用西士,学士大夫亦交口丑诋,于是严行驱禁,毁其堂宇,西士绝迹于中土者近百年。然台官循其法不能变,军火利器依旧式制造,亦无奇巧变幻之方。孰意智巧之士,伏于海外,殚精竭虑,日新月异,其锋驯致不可当,而中国未知也。然其法既出,亦必不能深自藏匿。某考道光初年英吉利犹入贡,间有小巧火器,载在《礼部则例》。揆其意,盖隐然以此相炫耀。其时识者已为海洋抱隐忧,假令昔日体会仁皇帝圣人学于万物之意,去短取长,则天主教自不妨禁,西士自不妨留。梯航踵接,必有如南怀仁能为中国效力制造,尽其思之所至,变化出之,安见轮船、硼炮、洋枪、铜帽之独为外国擅绝也。至今日而杨光先《不得已》之论果何如哉?某每一念及,未尝不叹一孔之儒,贻误至此。是故火器之亟宜精学,非谓剿除贼盗少此不可,实则自强之道舍此莫由。"

江苏巡抚李公鸿章曰:"购买外洋各种军火,尽心研究,略知端倪,又雇募精巧匠人,留心仿制,近来稍有把握。试将各局制造施放之有成效者,约略言之:一曰长炸炮,大者吃子至百余磅,小者吃子至十余磅。造炮之法,先铸一实心大铁块,头大尾小,外如塔形,铸就后锉削炮质,先定何处为炮耳,何处为浮线,外面锉磨光滑,然后用铁车对准中线,车空炮腹,由小而大,由浅而深,至近头之处,铁皮极厚,缘此处药气紧闭,其力甚猛,比药在空地然者其力约加三十倍,愈近尾则力愈松,是以近口处铁可稍薄。降而至受二十四磅弹、三十二磅弹之炮,则铜铸、钢铸者尤妙。弹有空腹者,有实心者。空腹之弹,先制内模,搏沙为球,蒂系铁丝,炭焙令沙燥,则内模成。次制外模,和泥为之,揉以稻穗,底盖如一,刳其中令空,宽过内模二三寸,盖端穿小穴,置内模于底而加盖,则蒂端铁丝贯出穴上,匠人将镕就铁汁斜倾入穴内,俟满,然后决去弹心内模之泥,而弹以成。弹口必用螺旋,冒以锡盖,以免潮湿。弹口用引,或以铜,或以黄杨木,外国人击远敌用铜引,击近敌用木引。中国仿制则用木引,较灵木引长二寸至四寸不等,首尾皆平圆,形如锥柄。引首圆径约一寸,尾圆约七分,引首中镟陷二分许,外备轮廓,中通而不到底。中通处入缓药,陷深处施药线。引旁穿细眼,或九、或十七、或二十一。其及远之可稽算者,以二百步起,至二千一百步止。弹入炸药后,木引配好舂紧.其口朝外。炮药然时,其火焰包出弹子之外,初而然及木引首之药线,继而然及木引中之缓药。如击近,则就靠上之细眼钻穿,火力行至此斜穿,然及炸药,而弹炸矣。击稍远,则就中间之细眼钻穿,再远则就靠下之细眼钻穿。时时较试,自有效验。凡长炸炮之弹,皆下施木座,络以马口铁,出口时势才直而不偏。一曰短炸炮,身短而口哆,炮耳在后,形如怒蛙,俗名田鸡炮,其口斜昂向天,故外国人又名天炮。分周天三百六十度八分之一为四十五度,炮口测准四十五度,不可时高时低,但以药之多寡,定弹之远近。从高坠下,落地开花。内地炉所制短炸炮,有受十八磅之弹,炮重不满五十斤,用药仅三两许,远及千余步,最为轻便。其次有受四十八磅之弹,有受一百零八磅之弹,用药递加,弹迹递重。大约轰坚城,破炮台,则用长炸炮,雷奔电击,累累贯珠,击厚攻坚,殆同摧枯。惊敌心,散敌阵,则兼用短炸炮,砉然中坠,势若下石,洞垣穿墉,虽趋莫避。炮有不同,而用弹则一律,惟以莹滑合膛为主。大约炮口径一寸,弹必径九分六厘,所争不过一皮纸厚,药气不外泄,弹方能及远有力。其余各弹,有椭圆者,有顶锐而底平者,有首尾俱尖如橄榄形者,有双层上实药而下实子,

中间以铁皮者，又有洋铁盒内藏群子者，又有菩提子弹，用绳络大子，涂以漆，击远则四散者，又有腰包锅中施铁柱，内藏自来火，触物而机自发者，又有三眼喷火子，用以烧物者。以上各种炸弹，皆可仿铸。至如英、法近来新出之炮，有炮尾开门，决去螺旋以受弹者，其炮腹亦有螺旋药，然则弹子旋转而出，势最猛烈而击远，名曰来福炮。又炮腹有火药房，比长炮较短，而比短炮较长，名曰蔼勿惹炮。又有无双耳，腹下有一圈，此乃击近所用，名曰加鸾力炮。此皆妙品，最难仿制。某曾购有西人汽炉，镟木、打眼、铰螺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拨动铁轮，轮绾皮带，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旋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之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也。”

《万国公法》，美国丁韪良所译，予与陈子敬、李叔彦、毛升甫三君竭年余之力，为之删削考订，其中于中外交涉事宜，颇多可采。惟以钩辀格磔之谈，律以中华文字，不无勉强牵就，并有语气不合处。有心者分别体会，未始不可据理论辩，因势利导也。全书具在，披览可知。

《乘查笔记》斌君（斌椿）著，予曾为之校订。所至者九国，但叙其程途之远近，服御之奇巧，大要仍不出《瀛寰志略》范围。验游踪则可，无甚关系处，故不具录。

无可大师

桐城家密之先生（以智）鼎革后削发为僧，居粤中，改名无可。康熙初年，其子陪翁（中通）迎之归里，舟次万安卒，停柩月水山中。其法嗣弟子将建塔以葬，次子素北（中履）质诸当事，以爪发付僧家瘗诸塔，肉身仍归方氏，素北乃扶榇回桐城，葬于浮山枭花冈。朱笥河先生过浮山拜先生墓诗云：“万安好住师须住，骨肉儿孙仍乞还。”

鱼　鹰

鸬鹚食鱼，入喉则烂，其骨主鲠及噎。峡中人称鸬鹚为乌鬼，蜀人养此鸟使捕鱼，得鱼则倒提而出。杜诗“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盖言此鸟捕鱼而人得食也。《禽经》：“王雎、雎鸠，鱼鹰也。”注：“《毛诗》曰王雎，鸷而有别，多子，江表人呼以为鱼鹰。江干渔户驯养极多，捕鱼出，不令食，鹰饥则捕鱼愈力。”或亦乌鬼之类欤？吾师黄琴士先生有《鱼鹰诗》云：“江上有鱼鹰，赋性贪且狡。终日波浪里，攫拿恣翻搅。大鱼惊逃避，小鱼供餍饱。岂知老渔翁，网罗遍围绕。将汝笼致之，生涯在是了。予汝三日饿，肠空目深窅。皮环扼汝喙，麻绳缚汝爪。纵汝入水中，泅身没头脑。鲂鲜亦何仇，张口吞多少。纵汝复擒汝，倾囊得鱻薨。赖汝口中物，换得米盐好。善哉用汝贪，汝不如人巧。”借题发挥，足为贪婪之吏下一针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涉世者可勿戒哉！

唎　喇

诗家多有作《唎喇词》者，按《帝京景物略》，唎喇者，掏拨数唱杂剧之名。

卷　九

古文不宜减字换字

家望溪侍郎尝以所撰《大父马溪府君墓志铭》就正于李穆堂先生，先生书其后云：“篇首三句‘家于桐’及‘副宪公迁金陵’似俱未稳。散体文自明嘉靖以后伪体盛行，谬为减字换字法以示新异，而文理实未可通。相沿至今，贤者不免。桐城止言桐，则嘉兴有桐乡，严州有桐庐，南阳有桐柏，四川有桐梓，后之读是文者，乌知其非桐乡、桐庐、桐柏、桐梓耶？此减字法必不可用也。副使道易以副宪，则世俗于副都御史亦有此称，后之读是文者，乌知其非副都御史耶？此换字法必不可用也。”又云：“金陵古无此地，秦始置县，旋改秣陵。自秦至今千六百年，惟唐初曾复此名，亦二年即改，不可用也。”按：今《望溪文集》刊本已改为“苞先世家桐城，明季曾大父副使公以避寇乱之秣陵，遂定居焉”云云。愚意“秣陵”二字仍不若改称江宁为得耳。

让探花

明李瓒原中一甲三名进士，以让会元陈澜，改二甲第一。我朝雍正癸丑，殿试十卷进呈，上阅第五卷字画端楷，策语恳挚，置一甲三名。及拆号，乃大学士张廷玉子若霭。上遣人往谕，廷玉再三恳辞，遂改若霭二甲一名，而原拟二甲一名沈文镐改探花。古今事竟有相同者。

宇　宙

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夫人而知之矣。子华子曰：“太古之时，澹泊恬愉，鹿聚而麕居，其知徐徐，其乐于于，夫是之谓宇。有无以相反也，高下以相倾也，盛盈衰息以相薄也，庞洪芦符以相形也，由是以生，由是以死，由是以亏，由是以成，夫是之谓宙。宇者，情相接也。宙者，理相通也。”此说特奇。

胞衣紫色黄色

齐射阳王敬则生时胞衣色紫，明晋江蔡黄卷生时胞衣色黄，敬则历官三公，黄卷仅以教职止。然一为叛臣、一为名儒，相去远矣。

若　卢

王弇州《赠孙一谦》诗云：“青衫白马帝城西，祖道无人日欲低。犹有若卢方亩地，赭衣能作数行啼。”一谦，温府人，万历戊子、己丑间为南都司狱有名。按：若卢、狱名，属少府黄门内寺，见《王商传》。

受有亿兆夷人

予读《泰誓》"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于夷字不能无疑。传训夷为平人、凡人。《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刘子谓苌弘曰：'甘氏又往矣。'对曰：'何害？同德度义，《太誓》曰："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杜预注言："纣众亿兆，兼有四夷，不能同德，终败亡。"孔颖达驳之曰："亿兆夷人，则受率其旅若林，即曾无华夏人矣。"按：《左氏》成公二年《传》曰："大夫为政，犹以众克，况明君而善用其众乎？《太誓》所谓'商兆民离，周十人同'者，众也。"林氏注引《书》云"受有亿兆商人"，然则"夷人"必"商人"之误矣。

逃雨

《黄忠端文集》有《逃雨道人舟中记》。按：《淮南子·齐俗训》云："譬犹逃雨也，无之而不濡。"忠端值板荡之会，以此自名，亦可哀也。

崔清献诗

崔清献公与之《峡山飞来寺》诗云："万里星槎海上旋，名山今喜得攀缘。猿挥孙恪千年泪，月照维摩半夜禅。磴长荒苔人迹少，崖攒古树鹊巢悬。江流上溯曹溪水，时送钟声到洞前。"按清献字正子，广州增城人，宋理宗朝累除广东安抚使，拜参知政事、右丞相，致仕，卒封南海郡开国公，著有《菊坡集》。近南海伍崇曜刊清献诗文五卷，独遗此诗。

学道可怪

康熙间浙江学道程汝璞每于按临考试，私带姬妾，或以七相公乳母为名，或以阅文相公为名，用轿抬人试馆。嘉兴府等处有十可怪之谣，如"一可怪，增廪人学一齐卖；二可怪，吓诈教官骂奴辈；三可怪，到处出巡带奶奶"等语，见魏环溪尚书奏疏。

蒙斋笔谈

宋湘山郑景望著《蒙斋笔谈》上下两卷，曾收人《稗海》中，《学海类编》仅录其九则刻之，误以景望作景璧。按：《笔谈》叙杜杞治广西贼欧希范事，以欧与其党蒙干来降云云，《欧阳文忠集·杜杞墓志》则书为蒙趕也（谨案：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载此书，全录叶梦得《岩下放言》之文，但删其十分之三四，而颠倒其次序。景望名伯熊，登绍兴十五年进士，累官太子侍读、宗正少卿，谥文肃，见陈傅良《止斋集》中。厉鹗《宋诗纪事》既载伯熊诗于四十七卷中，又据此书于三十七卷别出一郑景望，亦殊疏舛也）。

酒胡子

唐卢注《酒胡子》诗云："同心相遇思同欢，擎出酒胡当玉盘。盘中皞皝不自定，四座清宾注意看。可亦不在心，否亦不在面，徇客随时自圆转。酒胡五藏属他人，十分亦是无情劝。尔不耕亦不饥，尔不蚕亦有衣，有眼不能分黼黻，有口不能明是非。鼻何尖，眼何碧，仪形本非天地力。雕镌匠意若多端，翠帽珠衫巧妆饰。长安斗酒十千酤，刘伶平生为酒徒。刘伶虚向酒中死，不得酒池中拍浮。酒胡一滴不入眼，空令酒胡名酒胡。"按：《墨庄漫录》："饮席刻木为人而锐其下，置之盘中，左右攲侧，僛僛然如舞状，力尽乃倒，视其传筹所至，酬之以杯，谓之劝酒胡。"

嫁树

元日五更以火把照树，果木等树则无虫；以刀斧斑驳敲打树身，则结实必多，名曰嫁树，《齐民要术》云是嫁枣。见《家塾事亲》。李冠卿扬州所居堂前杏一株，花多而不实，一媒姥曰："来春与嫁了此杏。"冬忽携酒一樽来，云婚家撞门酒，索处子裙一腰，系杏上，已而奠酒辞祝再三，春果结子无数。见《文昌杂录》。茄子欲其子繁，待其花时，取叶布于过路，以灰规之，人践之，子必繁，俗谓之嫁茄子。见《酉阳杂俎》。

宇文护母阎氏家书

明张天如溥辑汉、魏、六朝诗文多至一百三家，本张燮七十二家集，而补缀以梅氏《文纪》、冯氏《诗纪》，可谓勤矣。特嫌其于正史中及各家说部中所载零篇断简，未能广搜博采。如后周宇文护母阎氏遗护一书，读之令人增慈孝之感，实古今有数文字，不徒赏其情词怆恻也。书曰："天地隔塞，子母异所，三十余年，存亡断绝，肝肠之痛，不能自胜。想汝悲思之怀，复何可处。吾自念十九入汝家，今已八十矣。既逢丧乱，备尝艰阻。恒冀汝等长成，得见一日安乐。何期罪衅深重，存没分离。吾凡生汝辈三男二女，今日目下，不睹一人。兴言及此，悲缠肌骨。赖皇齐恩恤，又得汝杨氏姑及汝叔母纥干、汝嫂刘新妇等同居，以故行动饮食，幸无多恙。但为微有耳疾，大语方闻。今大齐圣德远被，特降鸿慈，既许归吾于汝，又听先致音耗。积稔长悲，豁然获展。忆汝与吾别时，年尚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镇生汝兄弟，大者属鼠，次者属兔，汝身属蛇。鲜于修礼起日，吾阖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将欲向左人城，行至唐河之北，被定州官军打败。汝祖及二叔，时俱战亡。汝叔母贺拔及儿元宝，汝叔母纥干及儿菩提，并吾与汝六人，同被擒捉入定州城。未几间，将吾及汝送与元宝掌。贺拔、纥干，各别分散。宝掌见汝云：'我识其祖翁，形状相似。'时宝掌营在唐城内。经停三日，宝掌所掠得男夫、妇女，可六七十人，悉送向京。吾时与汝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同乡人姬库根家。茹茹奴望见《鲜于修礼》营火，语吾云：'我今走向本军。'既至营，遂告吾辈在此。明旦日出，汝叔将兵邀截，吾及汝等，还得向营。汝时年十二，共吾并乘马随军，可不记此事缘由也？于后，吾共汝在受阳住。时元宝、菩提及汝姑儿贺兰盛洛，并汝身四人同学。博士姓成，为人严恶，汝等四人谋欲加害。吾共汝叔母等

闻之,各捉其儿打之。唯盛洛无母,独不被打。其后尔朱天柱亡岁,贺拔阿斗泥在关西,遣人迎家累。时汝叔亦遣奴来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时著绯绫袍、银装带,盛洛着紫织成缬通身袍、黄绫裹,并乘骡同去。盛洛小于汝,汝等三人并呼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当分明记之耳。今寄汝小时所着锦袍表一领,至宜检看,知吾含悲戚多历年祀。属千载之运,逢大齐之德,矜许相见。一闻此言,死犹不朽。禽兽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与汝分离,今复何福,还望见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苏。世间所有,求皆可得,母子异国,何处可求。假汝贵极王公,富过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飘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暂见,不得一日同处,寒不得汝衣,饥不得汝食,汝虽穷荣极盛,光耀世间,于吾何益?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养,今日以后,吾之残命,唯系于汝。尔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负。汝杨氏姑,今虽炎暑,犹能先发。关河阻远,隔绝多年,书依常体,虑汝致惑,是以每存款质,兼亦载吾姓名。当识此理,不以为怪。"按:《周书》护母阎姬与皇四姑并没人齐,被幽系。护求弗得,及护作相,周、齐议和,因并许归,已复先归皇姑,而仍留其母,故阎作书遗之。或曰齐令人为阎作,护性至孝,得书悲不自胜,左右莫能仰视云。呜呼!庾信、王褒之外,复有此巨手,宇文氏亦有人哉!

隐

《左传》:"初,斐豹,隶也,著于丹书。栾氏之力臣曰督戎,国人惧之,斐豹谓宣子曰:'苟焚丹书,我杀督戎。'宣子喜曰:'而杀之,所不请于君焚丹书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闭之,督戎从之。逾隐而待之。督戎逾入,豹自后击而杀之。"杜预注:"隐,短墙也。"按:诸经无以隐为墙者,宣子出豹而闭其门,督戎见豹,出门从之,拒战,豹逾墙隐蔽以待,督戎逾入,遂自后击杀。当以"逾"(*名*)"隐而待之"(*句*)语气便合。宣子出豹而闭之,不言闭门,则斐豹逾亦不必言逾墙,自然知逾墙待于隐处也。古人文章减字法,大都如此。或曰:何所凭而断隐非墙也?曰:《襄二十四〔五〕年》吴子伐楚,牛臣隐于短墙以射之,卒。何不曰"待于隐而射之"耶?

金史

《金史》修于元顺帝至正三年,丞相托克托(*原作脱脱。*)等分撰,仍据刘祁、元好问原本稍为增益,体裁颇称严简,惟稽诸《辽》、《宋》、《元》诸史,其中尚有异同。乾隆丁酉八月,奉上谕:"顷阅《金史·世纪》云:'金始祖居完颜部,其地有白山、黑水。'白山即长白山,黑水即黑龙江。本朝肇兴东土,山川钟毓,兴大金正同。又史称金之先出靺鞨部,古肃慎地,我朝肇兴时,旧称满珠,所属曰珠申,后改称满珠,而汉字相沿讹为满洲,其实即古肃慎,为珠申之转音,更足征疆域之相同矣。又《后汉书三韩传》谓辰韩人儿生欲令头匾,压之以石。夫儿初堕地,岂堪以石压头?其说甚悖于理。国朝旧俗,儿生数日,置卧具,令儿仰寝其中,久而脑骨自平,头形似匾,斯乃习而自然,无足为异。辰韩或亦类是。范蔚宗不得其故,曲为之解,甚矣其妄也。若夫三韩命名,第列辰韩、马韩、弁韩,而不详其义,意当时三国必有三汗,各统其一。史家不知汗为君长之称,遂以音同误译,而庸鄙者甚至讹韩为族姓,尤不足当一噱。向曾有《三韩订谬》之作,惜未令人尽读之而共喻耳。若唐时所称鸡林,应即今吉林之讹,而新罗、百济诸国,亦皆其附近之地,顾昔人无能考证者,致明季狂诞之徒,寻摘字句,肆为诋毁。此如桀犬之吠,无庸深较,而舛误之甚者,则不可以不辨。若夫东夷之说,因地得名,如孟子称舜东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此无可讳,亦不必讳。至于尊崇本朝者,谓虽与大金俱在东方,而非其同部,则所见殊小。我朝得姓曰爱辛觉罗氏国语谓金曰爱辛,可为金源同派之证。盖我朝在大金时未常非完颜氏之服属,犹之完颜氏在今日皆为我朝之臣仆。普天率土,统于一尊,理固如斯也。譬之汉、唐、宋、明之相代,岂皆非其胜朝之臣仆乎?又有云我祖宗时曾受明龙虎将军封号,亦无足异。我朝初起时,明国尚未削弱,因欲与我修好,借此以结两国之欢,我朝固不妨为乐天保世之计。迨我国声威日振,明之纲纪日隳,且彼妄信谗言,潜谋戕害,于是我太祖赫然震怒,以七大恨告天,兴师报复。萨尔浒、松山、杏山诸战,大败明兵。明人欲与我求和,斥而不许,彼尚安能轻侮我朝乎?且汉高乃秦之亭长,唐祖乃隋之列公,宋为周之近臣,明为元之百姓,或攘或侵,不复顾惜名义。若我朝乃明之与国,当闯贼扰乱,明社已移之后,吴三桂迎迓王师人关,为之报仇杀贼,然后我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统一寰宇。是得天下之堂堂正正,孰有如我本朝者乎?至若我国家诞膺天眷,朱果发祥,亦如商之玄鸟降生,周之高禖履武,纪以为受命之符。要之,仍系大金部族。且天女所浴之布勒瑚里,地即在长白山,原不外白山、黑水之境也。又《金世纪》称唐时靺鞨有渤海王,传十余世,有文字礼乐。是金之先即有字。而本朝国书,太祖时命额尔德尼、巴克什等遵制通行。或金初之字,其后因式微散佚,遂尔失传,至我朝复为创造,未可知也。他如建州之沿革,满洲之始基,与夫古今地名同异,并当详加稽考,勒为一书,垂示天下万世。著派大学士阿桂、于敏中、侍郎和珅、董诰悉心捡核编辑,以次呈览,候朕亲加厘定,用昭传信,而辟群惑。并将此通谕知之。钦此!"谨按: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四十六卷,以满洲语正《金史》凡十二卷,首君名,附以后妃、皇子,次部族,次地理,次职官,附以军名,次姓氏,次人名,附以名物,共六门,著其名义,详其字音,辨析精微,折衷至当。是书出,而前代之谬讹,足以湔洗一空矣。

陈霸先墓

陈霸先墓在高要县治五十里,《舆地纪胜》及《广舆记》并载之,此谬妄之谈也。按:《隋书·王颁传》:颁为

王僧辨子，僧辨为陈武帝所杀。及隋灭陈，或为颁计，请发武帝丘垄。诸人具锹锸，一旦皆萃，于是剖棺，见武帝须并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遂焚骨取灰，投水饮之。据此，霸先墓在隋初已遭毁掘，何得于岭外更有墓耶？《大清一统志》削而不书，有以哉。

和肩字韵

卓文端公（秉恬）真除揆席，赋《纪恩诗》，一时和者麕集。惟肩字韵，皆押“及肩”、“仔肩”，作寻常套语，无出色者。余母舅陈小坪先生有句云：“此时饮马长城窟，也和新诗一耸肩。”时先生正官代州刺史也。公叹为绝调。余官中书，公犹在相位，晋谒时曾为余述之。

孙稼生书

同治丁卯冬，以洋人换约期近，选可以使外国者，得旨遣记名海关道志刚、礼部郎中孙家谷为辨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加二品冠服，前往各国宣布德意。所以云联络，而兼可观采风谣也。浚师时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领班章京，一切章程体制，与夏奉常（家镐）、毛户曹（鸿图）手自核定，呈堂分别奏咨而行。原以一年为期，乃因事耽延，志、孙两君迟至庚午冬始回京复命。辛未之春，浚师在岭西，得孙君书，悉其安稳归舟，为之喜而不寐。兹录其来书云：“家谷顿首，致书子严姨弟妹丈同年足下：仆自戊辰二月初旬行抵沪渎，由大东洋放碇，茫茫前途，水天一色。洋船四十余丈，入沧海中，仅一粟耳。漂流两月有余，任其所之，始抵美里坚合众国京都。国无君长，公议立一统领，四年一更，择贤而立。亲递国书后，遨游山水，伊邦风土，略见一斑。秋后渡西洋，抵英吉黎岛国，见其女君，礼节不过进退三鞠躬而已。彼此立谈，无拜跪之文。赞以美词，循旧典也。住英三月，西行赴法兰西巴里都邑。法人喜夸诈，急功利，市廛繁富，甲于欧洲。其君又专以诈伪交邻国，愚黔首，而见中华使臣，未尝越礼焉。同事有一美国人，蒲姓，名安臣，充我国领事使臣，歆羡法邦繁华，一住半年，致我等羁留阻滞，而一年之奏限逾矣。直至己巳冬初，始克成行，由法之瑞。瑞，小国也，处北海之滨。由瑞之丹，丹与瑞邻。由丹之荷兰。荷兰，旧国也，与中国通商最早，近亦日削矣。由荷之布，布路斯昔为日耳曼一隅，今则并吞而并盟会，居然富强，与英、法并峙而三。犹袭日耳曼余风。彼都人士，竞谈礼貌，其君善待远人，自谓与中华人相处甚厚。惜无人以孔、孟之道化之耳。今春第二日，北行抵俄罗斯国，正直天寒地冻，海立冰凝，行人涉冰而度。国都在欧洲北鄙，而疆宇直包括新疆、回疆而东抵黑龙江岸，南抵印度回城，近日蚕食一萌，英、法即从而遏之，恐其纵横无敌也。而我疆我界，往来于胸中，卧榻之旁，岂能容此酣睡乎？杞人之忧，未免耿耿。俄事一毕时，维三月，顺道比利时小住十余日，仍回法都。正直天津衅起，彼族视我等为鱼肉，我以静镇处之，彼亦无如之何。五六两月，先赴义大利，继赴大吕宋，两国向来著名，今成新造。吕宋尤当大乱之后，新政一切草创，人物无足取，而地方名胜详于前人记载中，尚属不诬。七月初又回法都，复值布与法哄，危邦不可久居，亟觅归槎。于八月初旬东驶，由地中海入红海，由红海入印度海，由印度海入大南海，经印度、暹罗、缅甸、越安诸海口，一水直抵广东之香港，由香港换船循粤洋、闽洋而抵沪渎。陆居十日，又挂征帆而驶至津门。连遭风波之险，舟不没者仅一篙耳。仰伏圣天子洪福，百灵效顺，俾家谷等暨随从员役，全数生还，无不吁叩上苍，欢欣鼓舞。十月念六，重谒都门，雉堞巍巍，街衢攘攘，风景犹昔，如醉初醒。因忆三年艰难困苦，无不备尝，虽身体尚可支持，而内伤已深，一发即不可遏。所幸老母康强，眷属均适，悲喜交集，乐事方殷。仆虽病在膏肓，何敢稍露病容，致老母又添一层心事。上月初七日具折请安，仰蒙召见，温语褒嘉，劳使臣所以柔远人也。仆抚躬循省，才识疏迂，在外三年，惟知谨慎，周游十有一国，往返十余万程，奉命而往，抱节而归，未敢陨越，上贻君父之羞。博望遭际，为古今第一福人，仆何人斯，不敢设想。而苏子卿苦节十九年，位亦不过典属国，公道自在人心，惟听其自然，庶可无毁无誉耳。日来奔走热尘，朝饮暮醉，朔风骤寒，病体承受不起，而旧病触类而长，头眩心悸，气逆痰阻，左臂麻木，两肋凝痛，百种缠绵，二竖愈虐，卧床旬日，饮食莫进。却喜疾终牖下，胜于留鞾异域。幸而天怜苦人，得遇扁鹊，饮以上池，渐有生机，而疲弱不堪，几成废物。延迟至今，未能以近况上闻者，非敢缓也。西洋风土，惟《瀛寰志略》一书尚堪尽信，但未详耳。仆于公牍之外，私有记载，意欲别立体裁，不落近人日记习套。拟明春请假数月，整理成帙，再行寄呈雅政。缕此奉达，不尽区区。庚午腊月中浣，家谷顿首。”

抱老寿石荣通室

魏御史中尉王显奏言：“风闻前洛州刺史阴平子石荣、积射将军抱老寿，恣荡非轨，易室而奸，臊声布于朝野，丑音被于行路。即摄鞫问，皆与风闻无差。犯礼伤化，老寿等即主。谨案：石荣籍贯兵伍，地隔宦流，处世无入朝之期，在生绝冠冕之望。遭时之运，逢非次之擢，以犬马延慈，簪履恩念，自微至贵，位阶方岳。不能怀恩感德，上酬天施，乃咎彰遐迩，向秽京墟。老寿种类无闻，氏姓莫纪，丐乞形余之家，覆养阉人之室。蒙国殊泽，预班爵序。正宜治家假内，（疑）教诫闺庭。方恣其淫奸，换妻易妾。荣前在洛州，远迎老寿妻常氏，兵人千里，疲于道路。老寿同敝笱之在梁，若其原（疑）之无别，男女三人，莫知谁子。人理所未闻，鸟兽之不若。请以见事，免官付廷尉理罪，鸿胪削爵。”诏可。晋祁胜与邬臧通室，为祁盈家臣所杀。抱、石之罪，等于胜、臧，得逭诛，幸矣。惜乎祁盈之不能如王显也。

请　安

《仪礼·乡射礼》：“西阶上，北面请安于宾。”注：“传

主人之命也。"《左传·昭公二十七年》:"公如齐,齐侯请餐之。子家子曰:'朝夕立于其朝,又何飨焉?其饮酒也。'乃饮酒,使宰献,而请安。"杜注:"献,献爵也。礼君不敌臣,晏大夫,使宰为主献宾。今齐侯此献,比公于大夫也。请安,齐侯自安,不在坐也。"此"请安"二字之始。

咏端砚诗不考

作诗好堆典故、讲考据,固不可与言诗,然不审事物之原,落笔便有舛误。端砚以水坑为上,而水坑分上中下三层,又以第三层水归洞为上。一石而能备青花、蕉白、冰纹、鱼脑诸美,非水归洞断无此品。盖水归洞极水岩之尽处,与海相通,得天地絪缊之气,凝结温软。端人精辨砚材者,于三层中尚微分上下两层,往往得数寸之材,即珍如珙璧。管缄若(世铭)《咏响泉砚》诗云:"本出端溪最上坑,苍烟软玉韬光精。"非知砚者矣。

司经局正字

中书舍人例有一人兼司经局正字,乾隆中议裁。见赵损之(文哲)诗注。

三朝要典

沈归愚先生《咏三朝要典》诗云:"熹庙御极颓干纲,疏远保傅亲貂珰。茄花委鬼互蚪结,薰天势焰何披猖。守原、之问史贬斥,况令妇寺紊朝常?顾命老臣半诛戮,朝衣血裹投圜墙。清流白马祸更惨,一纲尽矣空岩廊。颠倒是非著秽史,手翻三案词侜张。词云梃击陷国戚,追论可灼诬先皇。移宫哕鸾肆迫胁,康妃八妹奔苍黄。更云笔削继孔圣,大书持书明王章。永为人臣不忠戒,冠以御制文煌煌。党与秉笔乱忠佞(顾秉谦、黄立极、冯铨等),霾闭日月无精光。同文馆狱书党籍,元祐君子遭摧戕。二蔡二惇恣儿戏,竟使二帝幽穷荒。此书千古同缪戾,力钼忠耿扶奸疆。从来事往有定论,青绳白璧终显彰。刑余死骨断身后,正士祀典修烝尝。所惜国本既剥丧,再传宗社旋沦亡。小人勿用著圣训,承家开国须周防。"按:明季梃击、红丸、移宫三案,夏允彝《幸存录》持论最为平允。余官京师,曾于厂肆中购得《要典》一书,大致以梃击归罪于王之寀,红丸归罪于孙慎行,移宫归罪于杨涟、左光斗等要结内侍王安。其书遵嘉靖时《明伦大典》例,以年系月,以月系日。梃击始万历乙卯五月,红丸始泰昌庚申八月,移宫始庚申九月,迄天启丙寅,每一奏疏议揭,后加史臣论断。总裁为顾秉谦、黄立极、冯铨,副总裁为施凤来、杨景辰、孟绍虞、曾楚卿,纂修为徐绍吉、谢启光、余煌、朱继祚、张翀、华琪芳、吴孔嘉、吴士元、杨世若,誊录为乔炜、李桐、张载征,收掌为张承爵、姜云龙。首列熹宗御制序文云:"朕惟自古帝王,莫不有徽猷巨训,以迪众庶而信来兹。矧纲常万古为昭,故父慈子孝,君令臣共,其道光明,无纤芥可疑之隐,其事平实,无非常可喜之功,其行之为一时赏罚,定之为万世是非,则确然直截,无依违可借之影响。循此则忠良,悖此则奸贼,独奈何使奸贼得窃忠良之号哉?诚折纷而定论,当据事以直书,亦觐扬陟降之善物也。本朝家法,炳如日星。仰惟我皇祖神宗显皇帝建元良以系海寓之心,真慈夙注;我皇考光宗贞皇帝体先志而舒云雨之泽,纯孝丕彰。迨龙驭之上宾,肆冲人其缵绪,名正言顺,猜忖曷庸。不意群奸巧于构疑也,疑梃击,则托护东宫者进矣;疑红丸,则援不尝药者进矣;疑移宫,则造为垂帘者进矣。总三案之奸凶,皆一堂之衣钵。将使皇祖、皇考抱疑不白,而朕躬亦几陷于不孝,深用痛心。幸正论时闻,业已区分陟斥。犹虑遐方耳目,缘簧鼓而渐致沦胥;来祀汗青,杂狐疑而罔知断案。又以事历三朝,或多挂漏,特降手谕,俾史臣仿《明伦大典》故事,将前后明旨、章奏编缉成书。其总裁、副总裁及纂修等官,俱朕慎简,自兹岁丙寅春正月开馆纂修,迄今编成,爰定其名为《三朝要典》,以其专为三朝慈孝作也。斯编行且颁天下矣,朕复自序其首曰:嗟乎,小人之祸人国甚哉!指宫闱为攘功之地,则翼戴莫出其先;诬君父以不美之名,则定策肯居于后?且事极常而故张之,踪本杳而故文之,或十余年,或五六年,几成蜩螗沸羹之世宙。藉非皇祖、皇考默牖朕衷,则真是真非,其何结局之有?当我世宗肃皇帝时,虑统嗣混而不得尊其亲,故其书主于定大统;在朕今日虑贞邪淆而将不免于诬其亲,故是书主于剖大疑。令天下万世,睹是书而悟曰:前星立矣,藩封遣矣,即有风癫,立付市曹,于国本无恙也,其无容疑者一。鼎湖之悼,实慕缘孝,笃疾以慕深,孰得以一月天子,掩其为千秋圣人哉?其无容疑者二。茕疚集蓼,此何时也?遗言未往,封号在心,宫自当移,宁俟逼而后移?其无容疑者三。虽朕中兴之业,不敢望与世宗媲美,或庶几可免于戾乎?然朕览斯编,愈惕然于阴阳消长之际也。方三案之鸣也,其时邪与正互猗,今心术各揭于青编,断案亦章于白日,讵非阳长阴消之一会?第邪虽芟而能保无伏莽?正虽显而能保无遗珠?万一倚伏贞胜之几,稍不审而至于误用,将奚以为先德光继?自今尚赖尔诸臣,靖乃志以佐澄清,竭股肱而襄祇遹,庶在天之灵,于兹降格,而斯编亦不徒托诸空言矣。是为序。天启六年六月十九日。"卷末则顾、黄、冯三序,而冯序中有云:"不特可以继《春秋》之绝笔,而并可以绎《孝经》之微言。何者?《春秋》,刑书也,其德为夬,其道为权,故读之而乱臣贼子惧。《孝经》,生理也,其德为萃,其道为恒,故读之而忠臣孝子感。"尤为丧心病狂。呜呼!门户分而宵小遂得乘隙以肆其毒,盈庭聚讼,十余年不休,口舌未干,社稷亦已丘墟矣。可胜道哉!

官　常

彭春洲明经(泰来)有绝句四首云:"灵峰山是小蓬莱,天上将军避寇来。战舰如云无用处,龙舟听令夺标回。千尺风鸢上碧虚,放鸢军赏顶车渠。可怜前日苍黄际,不送围城一纸书。珠江片月出云西,多少人家掩

面啼。玉帐宝刀生喜气，素娥流照饼师妻。史书灾异不无端，物祸人妖一例看。叵奈市儿工狡狯，沿街犬戴进贤冠。"按：道光辛丑，粤东海氛不靖。夷兵退后，靖逆将军住雨帽街邓家祠，参赞大臣住观音山蓬莱仙馆，日以龙舟、纸鸢为乐，无耻者至有以美女媚之。第四首则专刺名器之滥，是时羊头关内，羊胃骑都，六品功牌一纸，售洋钱六圆。明经此作，实诗史也。然犹曰一时变异耳，粤西逆寇之兴，穷天下兵力，竭天下财赋，仰赖庙谟广运，将帅成功。十余年间，得以底定东南，虽西北一隅，尚烦天讨，而贼势穷蹙，不难指日荡平。惟宦途流品混杂，兰艾同升，以余耳闻目睹者，如由一布衣费百余金报捐县丞，荐牍一次则知县，蓝翎矣；二次则同知、直隶州，花翎矣；三次则知府矣；四次则监司且加至两司衔顶矣。不特此也，地方官自方面至丞簿，或因挂误，或经甄别，或犯六法之重，辄以军营为开复地，弹章朝挂，军营夕投，此方劾以贪婪，彼旋奖以清直。圣明在上，万不敢稍涉欺朦，第一人之身，或毁或誉，一官之授，或升或降。加之捐输费减，无人不官。即以现在一省论之，佐杂得优差、优缺一二年者，便捐升丞、倅矣；州、县得优差、优缺一二年者，便捐升道、府矣。及时自效，岂乏贤能，但铨政既鲜添注之法，长官亦无位置之方，设钻刺夤缘者虱其间，吏治安得不坏，风气安得不偷耶？近日参劾章疏中，屡有不准投效各路军营之请，封疆大吏，力挽颓波，似乎可以稍息。至饷糈仍亟，捐例难停。愚谓去其泰甚，莫若立止捐纳道、府一条。查一岁之中，各省分发道、府者多不过三五员，以三五员约计之，即一岁十八省中多亦不过六七十员。此六七十员或半捐半保，或签掣指留，尚不能平地楼台，全倾囊橐。现在捐数较从前十分之一二，即以一员五千金计之，统计六七十员，每年亦仅收三十余万金。江、浙为财赋重区，河之南北，山之左右，以及川、湖、闽、广民力渐纾，厘金未撤，此数省中每年但须稍为节省，另筹一款，足抵一年所捐道、府银数。况海关、盐务，颇有赢余，疆臣、监司受恩优渥，但能裒多益寡，不必居掊克之名，区区数十万、百万之费，亦何难料理哉？为政在人，苟能是，岂仅去捐纳道、府之弊，即协饷、月饷、京饷，皆可从容挹注也。或曰："子之说似矣，捐例势不能尽停，独斤斤争止道、府两途；不禁延路之鄙歌，而专遏阳阿之高唱，可欤？"余曰："恶，是何言也！君子务其远者、大者。道，观察使也，刑名、钱谷，分布、按之权。府，方面也，察吏、安民，具表率之责。定例京职非膺京察截取，外吏非由大计卓荐，均不得与用。非其人，僚属轻之，绅民侮之。古人讥尸位素餐，矧加以簠簋不饬耶？停其捐而人之视道、府重，视之重而丞、倅、牧、令必竭其心力，修其政事，期洊跻其位以为荣。人皆可以为尧、舜，讲学家空谈也。人皆可以为道、府，吾斯之未能信矣。吴黄盖为石城长，置两掾，分主诸曹，教曰："令长不德，徒以武功得官，不谙吏事。"刘宋时淮西北长吏，悉叙劳人武夫，多无政术。嗣临川王义欣请敕选部任得其人，庶不劳而治。以黄盖之勋迹，尚谦抑未遑，以刘宋之偏隅，尚求材佐治。赫赫圣朝，居位者可勿长思远虑乎？记乾隆三十九年吏部奏已革广东龙川县知县汪承霈捐复原官一折，奉上谕："汪承霈系汪由敦之子，汪由敦为国家得力大臣，朕每追念惋惜。今汪承霈因衙役徐海诈赃毙命，将白役张五一刑求诬服，所犯非但私罪，且以酷被劾，其情尤重。朕之恶酷吏，甚于恶贪官，贪官既永不叙用，岂酷吏转可复令登进乎？且汪承霈今春在盘山接驾，业已查阅原案，使其尚可弃瑕录用，朕彼时即可加恩，何待彼自行捐复？其案情具在，酷虐显然，在外在内，俱难令其复行供职，岂能以汪由敦之故，废公义而曲徇恩施？至汪承霈原拟杖流，论理本不应捐赎，彼时尚因念及伊父汪由敦，又以其母年老，特予矜怜，允从其请。朕办理已未免失之姑息，此时再欲加恩，亦只可令其捐一职衔，俾得顶戴荣身足矣，岂可复令重列仕途，贻害地方？又何以惩酷暴而肃吏治乎？吏部堂官前此为衍圣公孔昭焕奏请开复一案，办理即属错误，仅予传旨申饬，理应稍知儆畏，何得复有此奏？汪由敦系舒赫德业师，今为汪承霈具奏，显系周旋世谊，其余众堂官又从而随同瞻顾，吏部堂官着交都察院严加议处。至现在捐复人员，并著吏、兵二部查核，如有私罪，即奏明扣除，勿任冒滥。等因。钦此！"呜呼！一县令耳，我高宗准理衡情，不惮反覆周详，谆谆训戒，所以整饬官常者良非浅鲜。有民责者，宜何如愧悚也哉！

历代帝王庙祀

"大唐前修礼令，无祭先代帝王之文。礼部尚书许敬宗等奏：'谨按《礼记·祭法》云："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人，以死勤事，以劳定国，能御大灾，能捍大患则祀之。"其汉高祖祭法无文，但以前代迄今，多行秦、汉故事，始皇无道，所以弃之，汉祖典章，法垂于后。自隋以上，亦在初例。今请聿遵故实，三年一祭，以仲春之月。'天宝六载正月，制：'三皇置一庙，五帝置一庙，有司以时祭享。'至七载五月，诏：'三皇以前帝王，宜于京城内共置一庙，仍与三皇、五帝庙相近，以时致祭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其祭料及乐，请准三皇、五帝庙，以春秋二时享祭。历代帝王肇迹之处，未有祠宇者，所在郡置一庙享祭，仍取当时将相德业可称者二人配享。'"此杜佑《通典》所载也。宋太祖诏修建先代帝王庙，自女娲至石晋高祖共四十人。是时吴、蜀未平，故六朝帝庙阙而不载。其中如秦始皇，以李斯、蒙恬配，庙在长安；魏武帝，以钟繇、荀攸、程昱配，庙在相州；朱梁太祖，以刘鄩、敬翔、葛从周、袁象先配，庙在河南府(详《挥尘前录》)。始皇暴虐无道之主，曹操乃汉贼臣，生前并无伪号称尊，至朱温则篡逆大憝，不知当日议礼诸臣，何以将其滥入祀典？明洪武六年建历代帝王庙于南京，崇祀者三皇、五帝、夏禹、商汤、周文、武、汉高祖、汉世祖、隋高祖、唐高祖、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凡十九帝。已而罢周文王、隋、唐两高祖之祀。嘉靖九年罢南京庙祀，另建历代帝王庙于北京。

二十四年又罢元世祖之祀。我大清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因明代祀典，顺治二年增祀辽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明太祖凡五帝。康熙六十一年圣祖谕旨凡帝王在位，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外，尽宜入庙崇祀。礼臣议增祀夏、商以来诸帝王一百四十三位。乾隆五十年高宗亲诣庙祀，先敕大学士、九卿等更议增祀晋元帝以来二十五帝，撤去汉之桓、灵，并蒙御制诗文，垂示中外。仰见瘅彰旌别，协公论于千秋矣。

夏桂洲

夏桂洲就逮，实缘严嵩修怨，代仇鸾草奏，讦夏纳曾铣金，交关为利。夏抵通州，再疏讼冤，谓嵩静言庸违似共工，谦恭下士似王莽，奸巧弄权、父子专政似司马懿。世宗已先入嵩谮，竟弃市。贵溪、分宜，盖乡人也。夏直率，严阴险。夏为先达，援严自代，辄以门客畜之。嵩始而谨事，继而蓄怒，终而倾陷，虽奸邪狠毒，亦夏之有以召之矣。尝阅《钤山堂集》，其与桂洲酬赠唱和之什，盈篇累幅。如"殿头鹄立知元辅，亲佐唐尧致太平"，乃《和桂翁郊坛喜晴奉天殿捧诏》诗也；"商岩先梦说崧岳，会生申乃祝少师"，《桂翁寿辰》诗也。至《赠桂洲作宗伯序》，以马周之奏疏、苏轼之文章，皆不足为桂洲道。撰《严州夏公祠碑》，以宋欧阳观任绵州推官，为死狱求生，实生文忠公修为宋宗臣，比夏鼎之生桂洲，可谓推崇到极处。顾执笔如此，设心如彼，殆小人之所以为小人欤？余曾读《保孤记》，知桂洲死后，妾崔氏遗腹生一子，托赵金五护持，中更患难，至十五岁崔氏已卒，乃复归于桂洲继妻苏夫人所。而吴学愚(春，桂洲婿)与夏少洲一书，极言保孤始末。少洲疑即桂洲从子主事克承，克承先削籍为民。遗孤名先承，从其序也。《明史》谓夏妾有身，妻忌而嫁之，当时未见《保孤记》耳。又记中附载：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五日陕西澄城县界头岭山吼，至二十七日劈裂一半，东西移走三里，南北移走五里，分宜乘隙趣陶仲文以楚昭王军中见赤云如鸟，夹日而飞，周太史占移祸福于楚将相之说上，故夏及于难。并云：夏生于壬寅年丁未月丙寅日壬辰时，江西星士王玉章者，于其少时预批命书云："如今还是一书生，位至三公决不轻。莫道老来无好处，君王还赠一车斤。"车斤者，合之为"斩"字。是说也，余盖存而不论云。

泰誓十有三年辨

闽方子向迈曰："《尚书·泰誓》曰'唯十有三年春'，十三者，连文王九年言之，武王在位止四年，蔡传以为武王之十三年，夫武王安得有十三年乎？武王自诸侯为天子，前后不过十年而殂。《大戴礼》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则文王殂时，武王已八十三岁，又明年八十四岁而即位，若又十有三年而后伐纣，合武王九十三年计之，已死四年。然而文王受命改元称王之说，宋儒力辟其谬。夫受命之说，本出后人推原，或未必然。惟改元则于事理皆未尝谬。盖文王自幽囚羑里以来，死生存亡，皆未可必。失国再复后改元年，三代以下天子、诸侯多有之，何独疑于文王？若武王宜改元反不改元者，正唯文王已改，故武王不必复改。孝子之道，不忍忘亲，亦以历年未久，无容屡更也。观后有天下尚不改元，则改元非古人所重明矣。《多方》曰：'天唯五年，须假之子孙，诞作民主。'则武立五年而即伐纣，其所谓十三年者，果武合文年无疑。"云云。此拾毛西河之唾余也。文王生于祖甲二十八祀甲寅，帝乙七祀丙子嗣位，年四十七岁。自丙子嗣位至纣二十祀丙寅，五十一年而薨。武王生于帝乙二十三祀壬辰(以时计之，文王二十三岁。与《大戴礼》"文王十五而生武王'不合)，纣二十祀丙寅嗣位，年七十四岁，次年改元，至纣三十三祀恰十三年。蔡传曰："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最为确当。自《汲冢书》以文王受命九年春在鄗，而改元之说兴，自马迁有受命之年称王，而称王之说兴，皆由不推详时历，而后人议论纷起，并将文王九十七而崩，武王九十三而崩二语一概抹却。宋陈经《尚书详解》、钱时《融堂书解》与蔡沈间有异同，而于称王、改元，亦无一言议及。欧阳公《泰誓论》尤为千古名论，盖宋学可议者多，此则不当置喙也。善乎黄东发之言曰："经解惟《书》最多，至蔡九峰参合诸儒要说，尝经朱文公订正，其释文义，视汉、唐为精，其发指趣，又视诸家为的。《书经》至是而大明，如揭日月矣。"今之哓哓于《尚书》古文、今文者，其亦可以废然思返哉。

王定国笔记之妄

蔡确，奸臣也，尝从吴处厚学作赋。确作相，处厚通笺乞怜，确无汲引意，遂相仇怨。后处厚得确《车盖亭诗》引郝甑山事，乃笺释上之云："郝处俊封甑山公，会高宗欲逊位武后，处俊谏止。今乃以比太皇、太后，且用沧海扬尘事，尤非佳语，讥谤切害，非所宜言。"确遂南窜。王定国(巩)《随手杂录》以为文潞公处置确过当，且云潞公因司马康不质证邢恕言确社稷臣事为不肖，于确不无偏护。邢恕本为司马文正客，给文正子康手书，取信于确。会确得罪，恕亦被谪。阴险小人，康何必为之讳耶？定国不以己意短潞公，而以潞公目康不肖，形潞公之短，其居心尚可问哉？纪文达公《四库全书总目》中未曾论及，特拈出以明定国之妄(按：定国《闻见近录》潞公与张后事，亦与《碧云騢》同)。

哄 士

李义山谓花间喝道为杀风景之一。按：《隋书》尚书令给哄士十五人，左右仆射各十二人，殆即今之喝道欤？

麦 鱼

麦鱼生东流县卧虎潭一带，麦熟时出，其形似麦，上至石人山濑则形渐大，过此则化蜻蜓。又君鱼产贵池，绿鱼产石埭，鲫鱼产青阳之九华山，皆水鲜之最美者。

仰

今公牍中上行下之文曰仰。按：隋开皇三年诏："有志节高妙，越等超伦，仰使人就加旌异，令一行一善，奖劝于人。"可见用仰字相沿已久也(《香祖笔记》引孔平仲《杂说》始于北齐《孝昭纪》)。

掌胶

禅家合掌作礼曰和南，又曰合十。黄滔《丈六金身碑文》："檀信及门而膝地，童髦遍城而掌胶。"掌胶二字，较和南、合十尤新。古人下语之妙如是。

挐公

李墨庄前辈(鼎元)《使琉球记》云："嘉庆庚申闰四月十六日戊辰，黎明至冯港，恭请天后行像并挐公登舟，祭用三跪九叩首礼。命道士举醮祭桅，行一跪三叩首礼，取旗祝之，噀以酒，合口同言顺风吉利。海船以鸦班为重，每舟三人，人管一桅，各披红执旗，缘一绳而上，疾如飞鸟，不负鸦班之目。挐公者，闽挐口人，常行贾舟，卧闻神语某日当行毒某地，公谨伺之，至期果见一人抛毒水中，公投水收取，尽食之，遂卒，以故面作靛色。土人感其德，祀之。以为挐口人，故曰挐公。或曰公卜姓，以业挐舟得名。按：林芗溪《砚耕绪录》："挐公，邵武挐口人，姓卜，得异人授仙术仙去，明季尝化舟子而救人者。《挐公碑》今在省垣藩署，邵武府、县志皆失载。"云云。余曾托闽友拓《挐公碑》文，至今尚未寄到也。

刘三妹

清溪小姑祠祀汉蒋子文妹，所谓蒋三妹是也。广东阳春县北八十里思良都铜石岩东之半峰，相传为李唐时刘三仙女祖父坟，今尚存，春夏不生草。刘三仙女者，刘三妹也。《寰宇记》、《舆地纪胜》均载阳春有三妹山，以三妹坐岩上得名，今不知何在。正可与清溪小姑并作文人诗料矣。

不肯

不肯二字，《韵藻》只载《隋书·柳述传》及《梦溪笔谈》二事，不知先见于经传也。《左传·文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齐平公有疾，使季文子会齐侯于阳谷，请盟。齐侯不肯，曰：'请俟君间。'"(又"莒人不肯"，见《宣公四年》)

安哉

李尤《安哉铭》曰："安哉令名，甘旨是盛。埏埴之巧，甄陶所成。食彼美珍，思此《鹿鸣》。"见《太平御览·器物》七百六十。明张溥编《李伯仁集》，仅注云"陶器"，究不知系何器也。

西伯戡黎

"《西伯戡黎》不叙戡黎事，专记祖伊告王之词。盖西伯既专征伐，德业日盛，纣恶不悛，必有覆亡之虑。故祖伊不避忌讳，沈痛道之，冀纣改悔，洵不愧直言敢谏之臣。读经者念祖伊之忠良，恨受王之不晤可也。乃抛却正文，但辨戡黎为武王，非文王，而蔡氏复谓周家初无利天下之心，又谓殷之亡初无与于周，究竟为文王讳乎？为武王讳乎？苏东坡曰：'祖伊之谏，尽言不讳。汉、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纣虽不改，而终不怒，祖伊得全。则后世人主不如纣者多矣。"此言实为透辟。观《东坡书传》中，绝无一语及周不利殷，而直本《史记》，断西伯为文王。呜呼！祖伊之心何心哉？恐而奔告，所恐者谁哉？"《北轩笔记》(元陈世隆著)所论，仍是争辩西伯一面，于祖伊心事似尚未明了。顾其说有洽于愚衷，因附录之。考亭云："《西伯戡黎》看来只不伐纣，其他事亦都做了。若说文王终守臣节，何故有此？只是后人因孔子'以服事殷'一句，遂委曲回护如此。其说然否？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其中有多少道理，多少忠孝，多少诚心。委曲至此，便是至德。其伐崇戡黎，只因纣赐弓矢铁钺，得专征伐，故不道之国西伯得而伐之耳。然则祖伊之奔告谓何？盖臣子之心有见于兴亡之会，故因戡黎之事恐而奔告，虑纣之必亡，欲其改过以图存。非谓文王取纣之天下也。观其奔告之词，只称殷之不德，而不及周，则其本情可知矣。若曰文王伐崇戡黎都做了，只不伐纣，是谓曹操东征西讨都做了，只未取汉是一样，然则孔子何私于文王，特为溢美？后人何私于孔子，曲为回护？若以孔子之言未可信，则天下更有可信之言乎？或曰武王继文王为西伯，戡黎者武王也。纣使胶鬲视师，而曰西伯何来？盖武王将欲伐纣而先戡黎也。若然，则文王之心事愈益明白。使西伯而文王也，则祖伊之恐徒以其理，使西伯而武王也，则祖伊之恐明见其势。可恐而卒不如所恐，文之所以为文也，可恐而即如其所恐，武之所以为武也。"而考亭于武之伐纣，则曰"武王于此自是住不得"，于文王以服事殷，却曰"只不伐纣"，是以文王之伐纣反不如武王之伐纣为直截也，失之矣。

昭君

王嫱字昭君，齐武明后娄氏(高欢妻)亦字昭君。

楚材

"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语婉而劲，恐管夷吾亦当心折。《左氏》不著语自何人，《谷梁》以为屈完语。余观屈完盟于召陵，其方城、汉水之对，亦复刚健婀娜，绝无畏葸之态。前此使与师言，必完无疑。惟楚有材，信矣。

族人之仇

《礼》："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白虎通》："父之仇，不与共天下。兄弟之仇，不与共国。朋友之仇，不与同朝。族人之仇，不共邻。"

讽诗愈疟

《太平御览》载道士舒道云病疟比年，吴猛授以《三皇诗》。使讽之，顿愈。《三皇诗》无可考，惜未能与杜子美"子章髑髅"之作同传千古也。

鞞罗萨埵

乌场国有鞞罗放儿之所，萨埵投身之地。鞞罗、萨埵，名均未详。(僧肇曰："《菩萨正音》云：'菩提萨埵。菩提，佛道名也，萨埵，秦言，大心。众生有大心，入佛道。'")

钞　径

《真诰·协昌期第一》云："求道要先令目清耳聪，为事主也。且耳目是寻真之梯级，综灵之门户，得失系之而立，存亡须之而办也。今钞径相示，可施用也。"注："此谓《宝神经》中要径之事。"按：今行路之捷速者曰钞径，作事之简截者曰钞径，方言俚语盖无一字无来历者。

禹贡直解

言有不可以人废者，余读严介溪集中《禹贡直解》五条，简洁明畅，不作一穿凿傅会语。撇去汉、宋诸儒固习，真善于说经者。呜呼！钤山十载，学业不为不深。奈之何用力于文章，而不尽心于政事，使天下后世目为佥壬之首耶？

附录《禹贡直解》

"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

这是史臣记禹浚川的事，西海之山有水，散涣无力，不能负芥，故名弱水。万水皆能载，此水独弱而西流，其性异矣。禹则导其正派，至于合黎之山，余波入于流沙之境。

"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汾关之山有水名黑水，万水皆清，此水独黑而南行，其色异矣。禹又导其经流，至于三危之地，入于南海之中。此水之在外国者，禹皆导之。

"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底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泽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

水之在北者，莫大于河也。积石在金城河阙县西南羌中。龙门，山名，两岸石壁峭立，河出其下，奔放喷薄如雷。禹则因积石导河至于龙门，自北而南，至于华阴，已而自南而东，至于底柱，又东所经，则至孟津、过洛汭，以及于大伾焉。自东而北，又过泽水，至于大陆，又北所经，播为九河，同逆河以入于海焉。九河，《尔雅》一曰徒骇，二曰太史，三曰马颊，四曰覆釜，五曰胡苏，六曰简洁，七曰钩盘，八曰鬲津，其一则河之经流也。俱在古沧、德、棣州之境，海水沦没，今迹不存矣。

"嶓蒙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

水之在南，莫大于江、汉也。嶓蒙，山名，在陇西郡氐道县，漾水所出也。源发嶓蒙为漾，至武都为汉，又东流为沧浪之水。盖水之经历，随地得名。禹自嶓蒙导漾，由是东流为汉水，又东流为沧浪、三澨之水，则过于大别之山，南入于江，东汇为彭蠡之泽，东为北江，而其流入于海矣。

"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

岷山在蜀郡茂州文山县，江水所出也。禹自岷山导江，由是东流为沱水，又东至澧泽，过九江，至于巴陵之地，由东迤逦来，而北以会于汇，东为中江，而其势已趋于海矣。九江即今之洞庭沅水、渐水、元水、辰水、叙水、酉水、澧水、资水，湘水，皆合于洞庭，是名九江也。夫弱水、黑水，外国之异水也。河、汉、江水，中国之大水也。禹浚诸水，各有所归，其功用先后之序如此，无非行所无事，为中国之民除害也，夫岂骋其私智而为之耶？

太白楼楹联

太白楼在采石矶上，回阑杰栋，高出层霄。四壁有萧尺木先生绘《四大名山图》，游人登眺，颇豁胸目。楼中楹帖甚夥，或以为仙，或以为狂，或谓到此不敢题诗，千手雷同，绝少佳构。更或专赋太白，不切楼，或但赋楼景，不切太白。虽吴山尊学士所作脍炙人口，究亦非完璧也。吾师黄琴士先生道光丙午秋泊舟翠螺山下，曾制联云："侍金銮，谪夜郎，他心中有何得失穷通，但随遇而安，说甚么仙，说甚么狂，说甚么文章，声价上下数千年，只有楚屈平、汉曼倩、晋陶渊明，能仿佛一人胸次；踞危矶，俯长江，这眼前更觉天空地阔，试凭栏远望，不可无诗，不可无酒，不可无奇谈，快论流连四五日，岂惟牛渚月、白纻云、青山烟雨，都收来百尺楼头。"气机雄宕，脱去畦町，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挐

挐薄，卫臣，姓挐，见《国策》。《左传僖元年》："莒人来求赂，公子友败诸郦，获莒子之弟挐。"韩昌黎第四女名挐。按："挐、拿二字，经史传注多通用，女加切，又音如。"

咨　脉

明万安刘咸栗(玉)著《执斋集》，有咨脉一篇，云："天以二气五行化生万物，灵而为人。然察其虚实、寒温、燥湿、死生，存乎脉尔。自《素》、《难》抉其微，王叔和萃为《脉经》，世所传《脉诀》，盖六朝高阳生所缵。其为言曰："左心、小肠、肝、胆、肾、右肺、大肠、脾、胃、命。"又曰："妇人反此，背观之。尺脉第三同断病。"褚澄为之论曰："男子阳顺，自下生上，右手之尺为受命之本。既受命矣，万物从土而出，惟脾为先，故尺土之关

为脾。脾土生金，故关上之寸为肺。肺金生水，故自右手之寸越左手之尺为肾。肾水生木，故左手尺上之关为肝。肝木生火，故关上之寸为心。"其言如此，可谓察于理而得其要矣。然又谓："女子阴逆，自上生下，左手之寸为受命之本。万物从土而出，惟脾为先，故左手寸下之关为脾。脾土生金，故关下之尺为肺。肺金生水，故左手之尺越右手之寸为肾。肾水生木，故右手寸下之关为肝。肝木生火，故关下之尺为心。"其言又如此，则可谓惑于人而不察其理也。人禀天地之气，以生四体百骸，男女无不同者，岂独至于脉相反如此哉？窃尝考之；心，火也。火旺于南，故心之脉见于左寸。肚，木也。木旺于东，故肝之脉见于左关。肺，金也。金旺于西，故肺之脉见于右寸。脾，土也。土旺于四季，中无定位，寓于西南，故脾之脉见于右关。肾，水也。水旺于北，故肾与命门之脉皆见于左右尺。以人身而言，心与肺在膈膜之上，其气至清。肝与脾在脏腑之中，其气次浊。肾与命门在丹田之下，其气至沉。以五行之数而言，火数二七，金数四九，阳胜乎阴也。木数三八，土数三八，土数五十，阴阳相近也。水数以六，阴胜乎阳矣。故心与肺同居于寸，肝与脾同居于关，肾与命门同居于尺。然心、肝、肾，阳属也，故同居于左；肺、脾、命，阴属也，故同居于右。此自然之理，不可得而易也。《难经》所谓男子尺脉常弱，女子尺脉常盛，盖以男女阴阳有盛衰之别尔，岂谓脉之相反男女殊绝？上者下而左者右，十二时将安属？证何以察而治何以处乎？然则反此之说，其义何居？曰：《脉经》所言是已。《脉经》不言者，《素》、《难》未尝言也。《素》、《难》未尝言，《脉诀》何自而言之邪？纂之者务简而不精，申之者承讹而愈失。明于《难》、《素》、《脉经》者，必有审于斯。按：郑樵《通志·职官略》中载："唐武德中关中多骨蒸病，得之必死，递相传染。许胤宗每疗皆愈。或谓曰：'何不著书以贻将来？'答曰：'医乃意也，在人思虑。有脉候幽微，苦其难别，意之所解，口莫能宣，求之名手，唯是别脉，然后识病。病之于药，有正相当者，唯须单用一味，直攻彼病，立即可愈。今人不能别脉，莫识病源，以情意度，多用药味。譬之于猎，不知兔处，多发人马，空广遮围，或冀一兔偶然逢也。如此疗病，不亦疏乎？既不可言，故无著述。'"观刘、许二家之论，足征深于医学者，必以脉理为先，世有和、缓其人乎？请以此说质之。

鸣锣开道

外官仪仗，有锣、有红帽、黑帽喝道役，皆《会典》所不载。《周礼·鼓人》："以金镯节鼓，形如小钟，军行鸣之，以为鼓节。"镯，钲也。钲即今之铜锣。《正字通》："筑铜为之，形如盆，大者声扬，小者声杀。"《乐书》有铜锣，自后魏宣武以后有铜钹、沙罗。沙罗即钞锣。《洛阳伽蓝记》："于阗国王头着金冠，似鸡帻，头后垂二尺生绢，广五寸，以为饰。威仪有鼓、角、金钲，弓箭一具，戟二枝，槊五张，左右带刀不过百人。"唐《百官志》："节度使掌总军旅，颛诛杀。初授，具兵仗，诣兵部辞陛。辞日赐双旌、双节，行则建树大纛，中官祖道，次一驿辄上闻。入境县筑节楼，迎以鼓、角，衙仗居前，旌旛居中，大将鸣珂，金钲、鼓角居后。"盖金声皆用于军旅，不知何时并入衙仗中。今则文武各员无不开锣矣。督抚出则十三击，司道十一，知府、丞、倅九，州、县七，各省皆然。武职视文职之品级相当者。至红黑帽，书籍不恒见。《潜确类书》云："褚亮诗'彤驺出禁中'，盖伍伯戴红帽以唱驺。"杨维桢《铜将军诗》："高纱红帽铁篙子，南来开府称藩臣。"殆自唐以来即有之欤？若鸣驺驺唱，见于史册，舆隶唱，见于皮日休诗。则今之京师各堂官人署亦有皂役喝道，并不似外官之必用红黑帽也。

用致夫人

《礼》不王不禘，成王赐鲁以天子礼乐于周公之庙而禘文王，故周公之庙亦称太庙。《僖八年》："禘于太庙，用致夫人。"杜注："致者，致新死之主于庙，而列之昭穆。夫人淫而与杀，不薨于寝，礼不应致。僖公迟历三禘行之，嫌异常，故书。"据此，《左氏》谓禘而致哀姜，毫无疑义。黄东发亦云："先师谓哀姜之恶，僖公不敢致其主于庙，迟之八年，大举禘祭，因而致焉。《公羊》以为僖公娶楚女为嫡，齐女为媵，齐大先至，胁公立为夫人。不知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阳谷，僖娶于齐审矣。毛西河谓其不知何据，安得借大禘时杂行其礼？亦有断制。《穀梁》谓是立妾母成风为夫人。夫妾子为君，其母自应为夫人，母以子贵，何必再立（毛西河亦本杜氏《释例》）？宋萧楚《春秋辨疑》断为《穀梁》能得其实，盖本胡氏、孙氏、张氏、崔氏祖董、刘之说。而孙莘老谓：'《春秋》之法，祭祀失礼者，书其祭名。书曰"禘于太庙"，非所宜禘而禘也。圣人以不宜用、不宜致之辞，加之夫人之上，则夫人不足道也。《春秋》没去其姓氏，但书夫人，以谓凡夫人者皆不可也。'直欲删去《三传》，自为立论，颇为武断。"浚师按：前此"夫人氏之丧归自齐"，不书姓氏，此之"用致夫人"，不书姓氏，亦同一例耳（杜氏云有阙文，不必从）。则哀姜之死也，书葬、书夫人、书小君，历历可验。今之禘祭，而致称夫人，亦犹称夫人氏也。或曰："子不信《穀梁》是已，《成九年》：'夏，季孙行父如宋致女。'注：'女嫁三月，又使丈夫随加聘问，谓之致女。'《公羊》以为公娶齐女，立为夫人，则书致夫人'，非与书'致女'同乎？"曰：不然。"致女"者，送诣也。焉有僖公禘庙而齐人送女之理？程子有言："看《春秋》若经不通，则求之传，传不通，则求之经。"余之信传，正以信经也。信《左氏》则不必疑杜注矣。惜抱老人以夫人非哀姜，且云："哀姜之亡久矣。《春秋》于君之妻生曰夫人，死则称谥与姓。"不知"夫人氏之丧归"，亦何尝称姓耶？

鸟鼠同穴

《东坡先生书传》"西倾、朱圉、鸟鼠"下注："鸟鼠同穴山，在陇西首阳县西南。"不言䳬鼵共处之事，诂经最

为有体。然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杜宝《大业杂记》、李吉甫《郡县志》均言之凿凿。蔡沈集注以为孔安国之说怪诞不经，不足信，盖本之程氏。不右程氏所云"鸟鼠共为雌雄，其说甚怪，而本之《尔雅》，不敢遽言其非"，蔡截去"本之《尔雅》"二语，遂目为不经耳。明袁仁《尚书蔡传考误》："蔡谓鸟鼠为同穴之枝山，误矣。鸟鼠、同穴既是二山，导山必自本而枝，岂有先导枝山之理？又孔氏鸟鼠共为雌雄，同穴而处，蔡斥为不经。按《释文》云：'鸟鼠同穴，其鸟为鵌，其鼠为鼵。鸟鼠之名共处一穴，天性然也。'郭璞云：'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似鵽而小，黄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内而鸟在外。'今人有人是山而亲见之者，宇宙之间，何所不有，安得以己所不见而遂疑其怪也。"本朝胡渭《禹贡锥指》云："鸟鼠同穴四字为一山之名，上文从省曰鸟鼠，此全举四字，盖属辞之体，详略各有所宜。"颇与《东坡书传》合。至谓宋儒不信鵌鼵共处之事，浚师按：宋傅寅《禹贡说断》云："余曾询曾官陇西者，曰鸟鼠各有雌雄。"胡盖未见傅氏《说断》之书也。

观　音

观世音菩萨，始见于《法华经》。观音大士，始见于《禅林实语》。陈后主沈皇后讳婺华，常遇岁旱，自暴而诵佛经，应时雨降。陈亡入隋，及炀帝崩，自广陵过江，于毗陵天静寺为尼，名观音。

智惠经语

严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为卜筮者贱业，而可以惠众人，有邪恶非正之问，则依著龟为言利害，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人臣言依于忠。《智惠经》曰："与人君言则惠于国，人父言则忠于子，人师言则爱于众，人兄言则悌于行，人臣言则忠于上，人子言则孝于亲，人友言则信于交，人妇言则忠于夫，人夫言则和于室，人弟言则恭于礼，野人言则劝于农，道士言则止于道，异国人言则各守其域，奴婢言则慎于事。"比君平语尤详晰，而笔致雅近史迁，绝无道流玄虚气习。

卷　十

郕　邽

《左传·文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太子以夫钟与郕邽来奔。"注："郕邽，邑名。"《太平御览皇亲》十二云："郕邽，一曰郕邽之宝圭。太子父在而自安于夫钟，国人以为不顺，故郕伯卒而更立君，太子以其国宝与地夫钟来奔也。"按：杜预《春秋释例》："郕在濮州雷泽，武王封季载于郕。"杜祐《通典》："唐制雷泽县属濮州，古郕伯国。"邽字他书不多见，《汉书·地理志》注："秦武公伐邽戎置，当在冯翊、陇西间。"所谓上邽、下邽，与郕地殊远，仍以杜注"邽邑名"为是。盖太子自安于夫钟，窃邑而来，邽必在夫钟左近也。若以邽为宝圭，文义不能联贯矣。

吴征君

歙吴澹泉征君(定)为诸生，久困场屋，受学桐城刘海峰学博，得文章宗派。平生法守程、朱，尤邃于《易》。《周易集注》一书，用力四十年，贯穿理数，为唐、宋以来所罕见。著有《紫石泉山房》等集，鲍双五侍郎为之刊刻。诗宗子美，继乃刻意汉、魏、六朝五言，诸体之工，置之古人集中，几不可辨。侍郎所刊者惟五言三体诗如干首，此外各体未曾搜辑。录其古意十首。其一云："峨峨城南山，其下路逶迤。春风方浩荡，桃花忽已萎。人生气所化，盛衰日推移。寝兴不自觉，时至方知之。登高览中原，云霞绚华姿。祥飙荡楼台，罗缨纵横飞。身世非胶漆，旦暮不可知。王侯与编氓，奄忽皆等夷。及今崇令德，没世扬光辉。"其二云："娟娟楼上女，灼灼池中蕖。清风从何来，芬芳相有余。峨冠者谁子？下马立中衢。对之喜还叹，咄咄捻髭须。私怜咫尺间，无由通素书。苟合非所宜，欲进还趑趄。美人默无声，上马独踌躇。"其三云："高楼广百尺，思妇居中央。漠漠不闻语，歌声连华堂。纤指逐高徽，随风自低昂。曲半忽呜咽，节促不能长。云中有灵鸟，人称为鸾皇。十年无俦侣，羽翮将摧伤。终焉守故巢，日夕遥相望。此情奚由已，因风发中肠。"其四云："贱者忽以贵，富者有时贫。登高何所见，江上水沄沄。长安佳丽地，豪贵驰雕轮。头上玳瑁簪，腰佩双玙璠。势位一朝失，鹑衣不复温。黄鹄东南来，中道遇浮云。裴回草泽间，偃卧辄经旬。美人方娱乐，何由达殷勤。"其五云："原野直复斜，山川相倚伏，翱翔未终朝，杨柳黄以绿。蓬莱有仙人，金银为楼屋。招我从之游，授以长生录〔箓〕。盛衰互迁代，天地有不足。吾生会有归，明德为禔福。"其六云："改弦不成音，冶容非绝姿。多谢世间人，吾其从此辞。愿将青青柏，赠汝长相思。有客为予言，君言毋乃乖。芬芳盈路隅，自古谁致之？愿君执高节，惠我以无私。念此不能寐，鸡鸣来海沂。"其七云："结发行事君，垂老伤乖离。携手立长衢，依依复累累。仓卒难为言，羲阳忽已移。出门非故乡，微躯安可知。亲戚隔层云，饥渴当告谁？保君千金躯，欢会未有期。愿将霜下兰，长托琼树枝。"其八云："疏星不成列，中夜起傍徨。俯仰无所为，但见沙禽翔。我行逾千里，岁月未可量。水中无萍实，何以充饥肠？登高望旧林，六翮不得长。思为金与石，欢爱长不忘。"其九云："翩翩梁上燕，秋风旋北归。栖栖远游子，来去不自知。盛年难久留，芳草亦已萎。有亲亲相怜，无亲私自悲。浮云忽飘飏，为我东南飞。"其十云："世路多艰险，出门始怀忧。层云蔽大陆，黄河滔滔流。中有沉溺人，哀鸣如有求。浮生易位置，对此增绸缪。太息舍之去，访我旧林丘。潜身以立命，天地良悠悠。"又律诗如《之金陵》云："年荒为客苦，亲老别家难。"《送姚姬传比部归桐城》云："野阔风驱雾，秋深月带霜。"《泊金山》云："金银浮夜气，江海接秋声。"《过新岭》云："日随众峰隐，人与乱云寒。"《余忠宣

墓》云："纲常支一代，骨肉痛全家。"《春感》云："蘼芜江上绿，杨柳陇头黄。"皆卓然可传之句也。

西倾因桓是来

阎百诗《尚书疏证》云："'西倾因桓是来'，朱子亦从康成书注，曲为之说，宋叶氏曰：'雍言织皮昆仑、析支、渠搜'，非中国之贡明矣。疑西倾即西戎之境，'熊、罴、狐、貍、织皮'与'西倾因桓是来'相属，四兽、织皮，西倾之戎因桓水而以此来贡也。"明袁良贵(仁)《尚书蔡注考误》亦引叶氏说，并云："西倾必系西戎之国，因下导山有西倾，故以为山。然西倾之山自在雍州，于梁无与，且梁在帝都之西，岂有贡道乃从雍州之山而来者乎？况各州贡道，皆以浮字起，若割'西倾'句属上，而以'浮于潜'起，则九州一律矣。"梁玉绳《瞥记》谓"倾"字是"戎"字之讹，仍有改经之疑，当以袁说为正。

人　螭

汉崔琦《外戚箴》云："初为天子，后为人螭。"言商纣暴虐无道，卒以亡国也。按：螭与魑通。《左传·昭公九年》："先王居梼杌于四裔，以御螭魅。"注："山神，兽形。"

改国号

著述家搜罗宏富，而于眼前经籍，往往漫不省记。梁曜北《瞥记》云："辽自太宗始建国号，圣宗统和元年忽去之，称大契丹，至道宗咸雍二年复称辽号。历代以来，未见有改国号者。"余尝举以问友，猝不能答。余曰："子未读'盘庚迁于殷'乎？"友乃抚掌。

金银铜轻重

金立方一寸重十六两八钱，银立方一寸重九两，铜立方一寸重七两五钱。

炀　东昏

陈后主入隋后，仁寿四年十一月卒，谥之曰炀，而杨广后陈主十三年为宇文化及所弑，亦谥曰炀，金海陵王大定二年亦谥曰炀。萧衍入建康追废萧宝卷为东昏侯，金海陵降前帝熙宗为东昏王，可称同类(魏帝纥那亦谥炀)。

万寿图记

康熙三十二年癸巳，我圣祖仁皇帝六旬万寿，内直诸臣，纂录《万寿盛典》一百二十卷，分列六门，其五曰《庆祝》，有图有记，以及名山祝厘、诸臣朝贡之仪，罔不备载。书中图二卷，媛本为宋骏业所创，后王原祁等重加修润。兹录临川李穆堂先生(绂)撰《万寿图记》，以征巷舞衢歌之盛焉。记曰："图以臣民北面仰瞻摹绘而成，故始神武门而竟于畅春园。记以御辇所经次第先后而作，则始畅春园而竟于神武门。义各有取尔也。由畅春园花洞迤东，过双闸，至宫门前，直南五色锦缯大彩墙一坐，结'万寿无疆'四字，左右大彩坊各一。过小东门，东偏有寺，曰清梵，诸皇子于内建万寿经坛，演剧彩台一，幡竿二，寺外结大彩坊一，有联曰：'普天共效三多祝，大地齐呼万岁声。'左右彩坊一，坊外鼓亭各一。先是有乾清宫太监等亦如清梵寺建庆祝经坛，寺前结彩坊，坊外夹道为彩廊各八楹，中悬百老图，南头仍蔽以横坊。既诸王经坛建，乃撤所设于西厂，今图兼，仍其旧也。由清梵寺前径南稍折而东，曰太平庄，为直隶九府臣民庆祝界。道旁有通州进鱼回民百余，民陈鱼于道左。稍前过街大彩坊一进，坊左右鼓亭一。又前路左演剧彩台一台，前有淮、扬、徐沿河耆民及河兵千余人建黄幛彩坊，上书'圣驾临视河工，指示方略，小民丰衣足食，感戴天恩'等语，前列万寿亭，左右旗仗、宫灯、黄伞，中陈进上冠服及土宜食物。又前路右有漕运旗丁数百人庆祝陈设，与淮、扬耆民同。又前夹路彩廊，左有耕图，右为织图，用绢为田夫、红女，按农桑事次第，各录御制诗一篇，凡四十楹。又前路左竹式演剧台一，木质而竹理。又前折而南，为葡萄长亭，以绿彩为葡萄，横荫数亩，中设御座，旁翼以百蝶小轩，外周以花篱。前有小桥，过桥稍折而东，路右连像歌台一，歌始北方，以童子结束，歌甘、凉西音，和以弦索。过台为小关帝庙，有膳房诸臣庆祝经坛。庙前为龙棚，棚前有彩坊，曰'寿齐天地'。坊左右为鼓亭，循鼓亭折而前，过街彩坊二，左曰'鸾翔凤翥'，右曰'日升月恒'，前立表棚一，幡竿五。出日升月恒坊，路右演剧彩台一。稍前路左有庵，曰兴隆，有算法人员庆祝经坛。庵前灯坊一，坊有联曰：'百生逢此日，万寿愿齐天。'坊左右灯楼各一，直坊路右表棚一，幡竿三，又前为节节高歌台。节节高以童子结束，耸立人肩，从高歌舞，颇类连像，尤加恢诡云。又前连像歌台一，路左雕木演剧台一，前接杏花林，周遭花阑六十丈，内十番平台一，颜曰'清音'。长草亭一，曰'酒市'，方草亭一，曰'松峰'，六角亭一，曰'团瓢'。又前路右有包衣昂邦庆祝龙棚，前建彩坊。又前路右有庙，曰皇庄关帝庙。庙旁为松亭，又前松墙百余丈。路左鳌山重台一座，高四丈五尺，周二十一丈，下演剧，上节节高歌台。前为牡丹圃圃，下为荷池，池底以板为之，清波潆洄，锦鳞翔泳。台后石山矗起，林木蔚然，皆绘茧结撰者。又前为直隶臣民接驾处，路左有坊，曰'多士嵩呼'，路右有坊，曰'老人华祝'。又前为万寿宝阁，阁三层，高五丈五尺，绝巨丽。阁前有彩坊，曰'日华云烂'，坊左右为彩屏，屏下彩狮六，各高丈二尺。直坊路右，大彩墙一座，结'天子万年'四字。墙左表棚一，又前有包衣人庆祝龙棚。棚外幡竿二，左右鼓亭前立彩坊，坊曰'万年有道'。坊下有彩桥，过桥幡竿四。又前路右演剧彩台一，鼓亭二。又前夹道彩坊二，右坊曰'万国咸宁'。自太平庄至此，夹道灯墙彩廊，曲折凡三里。经万国咸宁坊稍前，有彩坊，曰'民和年丰'，进坊为苏州臣民庆祝界。坊左鼓亭一，路右有演剧棕台，曰'云中天乐'。台脊棕结'衢歌巷舞'四字。又前为皇棚，彩帘四，映周裀为黄幔三层，

下绕以朱栏，中设御座。座旁大理石屏二，后设红哆啰呢幔金书《天保》九如诗。棚后辟小轩五楹，陈设文玩盘花，左右园林小景，曲廊横亘。竟左有松亭，曰'云生松栋'，竟右有柏亭，曰'翠柏长春'。亭外杂植桃李，掩映飞动。前建大彩坊，曰'圣寿同天'，有联曰：'万年人庆长生节，三月天开四海春。'坊左右为灯廊，中设庆祝表屏。坊前有耆老贡献土物百盘，坊下彩桥一，左右小红桥二。过彩桥路左大彩墙一座，广四丈，彩结大寿字五，左右为抱角灯棚。又前路右有演剧棕台，曰'万国欢声'，台脊棕结'民安物阜'四字。直台路左为耆老接驾棚，前设龙亭、御仗、旗伞，后张百寿黄幔，长三丈，绣寿字百。图中御辇直皇棚前，羽葆翠华，照耀云日，臣民皆跪，衣冠万众，鱼鳞相切，弥望无际。耆老执爵上万岁寿，天颜有喜。又前过街彩坊一，曰'四海升平'，坊右鼓亭一。自民和年丰坊至此夹道彩廊四百楹，花槛灯墙，缤纷浩闹，计长一里半。过四海升平坊为江南江、常等十三府庆祝界。路右有候选、候补官员建黄棚一，内设万寿图屏，金书寿字各体者万，左右鼓亭各一。又前路左为松江府在籍诸臣及耆民庆祝皇棚一座，左右彩廊。直棚路右为表棚，又前夹路彩坊二，右曰'六合同春'，右曰'万年一统'。又前路右为演剧彩台，又前为小景棕亭，亭前为花篱，骇绿纷红，蔓延二十余丈。又前路左为十三府庆祝皇棚，中设御座，前陈古鼎、蟠桃、长生花、万民宴、万民衣，左右彩廊，木施陛楯，右平左墄，高数尺。棚前大彩坊，曰'天子万寿'，有联曰：'皇极建而岁月日时无易，圣德大而禄位名寿并隆。'棚左右松柏亭各一，花架四，外周以彩廊，廊外左右鼓亭。直坊路右为表棚，棚左右灯楼各一。又前路右演剧台一，又前夹道彩坊二，左曰'舜日光华'，右曰'尧天浩荡'。径两坊间折而东，路左有庵，曰百祥。自四海升平坊至此，灯廊花槛数百楹，红桥二十一，花树数百，计长一里半。百祥庵前有彩坊，曰'敷天湛露'，过坊为浙江臣民庆祝界。坊左有通州坐粮厅庆祝龙亭，设大鼎一，龙烛二，烛长丈。又前有通漕七省旗丁陈设庆祝龙亭、香亭，又有一统万年青亭。万年青，草名，高尺余，叶青葱可爱，四时不雕，一名千年运。又前有过街彩坊，曰'天长地久'。过坊路右演剧彩台一，又前有过街彩坊，曰'皇州春色'。过坊路右有扮演故事台，演海上群仙。又前有过街彩坊，曰'万寿同天'。过坊路左为皇棚，颜曰'太和元气'，中设御座，旁引两廊，杂陈古玩。廊外左右鼓亭，前建彩坊，曰'瑞现星枢'。直坊路右灯棚一，棚左右故事台二，左三星，右五老。又前有过街坊，曰'海晏河清'。过坊路左为浙江耆老接驾棚。又前路右故事台一，演《瑶池仙乐》。又前有四角击壤亭，中设玻璃屏，书《击壤颂》。又前有过街彩坊，曰'一人有庆'。过坊稍折而东，路右有庙，曰茶棚关帝庙。庙前为江宁、苏州、杭州三织造庆祝经棚。棚前有彩坊，曰'圣寿齐天'，左右为鼓亭，直坊路右为表棚。又前路左有彩坊，曰'瑞叶青阳'，过街彩坊、曰'增辉紫极'。过坊路左有演剧彩台，曰'万国讴歌'，又前香亭一，夹道鼓亭二。自百祥庵至此，曲槛花廊，计长一里半。由茶棚关帝庙东行，有过街彩坊，曰'万福攸同'。进坊为福建、山东、江西、河南、广东、广西六省臣民庆祝界。路左为耆老接驾棚，路右演剧彩台一。又前路左木龙亭一，亭八角，前柱金龙对蟠，鳞爪腾攫飞动，中设御座，左右灯廊双引，前辟卷棚五楹。棚前有大彩坊，高三丈余，木干彩章，流苏璎珞，藻绣纶连，下接于地，颜曰'万寿'，有联曰：'两地参天，日月冈陵开寿域；锡畴敛福，凤麟河岳献贞符。'匾联皆铜质，洗磨如镜，光闪烁夺目，丽日烛之，不可迫视。坊下彩狮二，尤狰狞。亭左右各辟小园，花阑周数亩，阛窗曲径，沓窔相通，牡丹、荼蘼、丁香、桃李，诸名花颖发条竖，各建小轩，珠灯密布，与花柳掩映争妍。出花阑，由万寿坊前过小桥，直坊路右为表棚，棚左右鼓亭各一。又前路右有重楼，曰'金声玉振'，上悬名灯，下奏十番清乐。又前松亭一，亭下三面周以花阑。又前路左有彩坊，曰'厚德无疆'。又前路左八角演剧台一，有联曰：'天乐动南薰，彩凤高临青玉案；瑶池供寿酒，彤云轻护紫霞杯。'路右六角演剧台一。又前路左牡丹棚一，路右柏亭一。又前路左有灯楼，曰'光被四表'，过楼稍折而东，地名大柳树，有古柳树一株，万丝拂空，垂荫盈亩。自万福攸同坊至此，彩廊数百楹，间以荔墙，绣错绮分，计长三里。过大柳树，有过街彩坊，曰'风动时雍'。进坊为四川、陕西、山西、湖广、贵州、云南六省臣民庆祝界。路左五彩重台一，上以绢制群仙，下陈设古玩。过台稍折而南，有彩坊，曰'羲轩风景'。路左有彩坊，曰'德洋恩溥'。又前路左柏亭一，路右棕亭一。又前路左有灯楼，曰'万物皆春'，路右演剧台一。又前路左为皇棚，棚据高地，俯视平畴，澶漫靡迤，陛楯郁律，历级而上，三阶重轩，镂槛文橑，干霄蔽日，中设御座，前列粔妆如寿桃者数千。棚外大彩坊，曰'万邦维庆'，有联曰：'天申命用休，四方来贺；皇建其有极，万福攸同。'左右鼓亭一，直坊彩桥一，桥三洞，经以彩阑，雁翅参差，望之屹然，如偃月垂虹，蜿蜒数丈，观者讶为神速。盖木质施以丹绘，俨然石梁也。棚左右龙旗二，竿绝高，缥缈拂霄汉。直坊路右十番彩台一，台前表棚一。又前路左有灯楼，曰'光华复旦'。又前有演剧彩台，曰'钧天广乐'。又前夹道彩坊二，左曰'三台玉烛'，右曰'八表金瓯'。又前有清音台，曰'万籁和鸣'。又前有过街彩坊，曰'华渚神光'。出坊有寺，曰慈献。自大柳树至此，彩廊数百楹，绣楣云棍，曲折参差，长三里。过慈献寺，有寺曰隆昌，有长芦众商人于寺前建庆祝皇棚。棚前有彩坊，曰'万年景运'。直坊为榜棚，棚左右鼓亭一。又前路右故事台一，演木公、金母诸仙。又前路左节节高歌台一。又前路右为小花园，园中六角亭一。又前夹道演剧台二，鼓亭二，过街彩坊二，左曰'六龙时御'，右曰'大地同春'。又前路左有寺，曰广通，有五旗诸王建庆祝经坛于内。寺前彩坊三，中曰'德配乾坤'，左曰'寿同悠久'，右曰'福并升恒'。稍前过街彩坊左右各一，右坊外路为诸王接驾处。直中坊路右榜

棚一，幡竿五。棚后迤右演剧彩台一，又前路左有庙，曰天仙。过天仙庙为真武庙，有巡捕三营将校建庆祝经坛于内。庙前为龙亭，亭中以童子演八仙，陈《蓬瀛仙乐》。左右彩坊各一，左曰'万年玉历'，右曰'三祝华封'。直亭有彩坊，曰'悠久无疆'。稍前有庵，曰五圣，庵旁榜棚一。又前路左有演剧彩台，曰'万年欢'。又前路右有西直门市民建彩坊，曰'共乐尧天'。径南有彩坊，曰'天子万寿'。近坊折而东，有彩坊，曰'万年景福'。出坊过石桥，有过街大彩坊，曰'普天同庆'。过坊进西直门，有过街大彩坊，曰'万国来朝'，则皆提督九门步军统领臣隆俄多所建也。图中大驾卤簿竟此，迤逦夹道，直接太平庄。进西直门，过万国坊，路左桦皮厂胡同内有庙，曰西三官庙，有吏、户二部尚书以下诸臣建庆祝经坛于内。临街设龙亭一，亭前有彩坊，曰'天成地平'。坊左右鼓亭，循亭折而前，过街彩坊各一，左曰'华祝三多'，右曰'嵩呼万岁'。路右直两坊间彩坊一，坊后灯楼一，楼下为榜棚，棚后幡竿五，棚左演剧彩台一。又前路右马香儿胡同内有庙，曰关帝庙，有西四旗前锋统领、护军统领以下诸臣建庆祝经坛于内。临街结彩坊三，中曰'天人胥庆'，左曰'金阙垂光'，右曰'瑶池献寿'。坊前彩结须弥座，座上为万寿景命亭。亭后设金书百寿字围屏，左右堆纱屏各一。屏外为鼓亭，亭外周以彩墙，广十有七丈。循墙折而前，为过街彩坊二，左曰'德迈古今'，右曰'道参天地'。直中坊路右榜棚一，幡竿五，棚右有五彩重台，曰'祝尧歌舜'，台高六丈，广称之，下演剧，上放飞鸟。棚后有皇十四子结彩坊二。又前路右有寺，曰崇寿，有宁寿宫太监等建庆祝经坛于内。寺前皇棚一，棚外有大彩坊，曰'庆洽天人'。坊左右鼓亭，循亭折而前，过街彩坊二，左曰'运献长庚'，右曰'天开寿域'。路左榜棚一，幡竿五。又前路左北草厂内，有庵曰万福，有宁寿宫老福金建庆祝经坛于内。临街建皇棚，棚外彩坊三，中曰'建中锡福'，左曰'雨顺风调'，右曰'日升川至'。左坊外鼓亭一，折而前有过街彩坊，曰'尧天舜日'。右坊外鼓亭一，折而前有过街彩坊，曰'景星庆云'。坊路右榜棚一，幡竿五，棚左右有彩坊，左曰'春台'，右曰'寿域'。出尧天舜日坊，有放生彩台，日放鸟雀无算。厂内又有寺，曰万寿，有内务府正黄旗包衣参领以下、护军以上建庆祝经坛于内。临街建皇棚一，棚外八字彩墙，中辟圜门，门外彩亭一，左右鼓亭、幡竿各一，前结大彩坊三，中曰'允执厥中'，左曰'群黎欢庆'，右曰'列圣鉴临'。左右折而前过街，彩坊各一，左曰'祥洽万方'，右曰'寿同南极'。直两坊间路左榜棚一，幡竿七。出祥洽万方坊，演剧彩台一。又前路左有庙，曰东三官庙，有大理寺、太常寺卿以下诸臣建庆祝经坛于内。临街建八角万寿松楼，左右松棚各一，棚右演剧彩台一，楼前鼓亭二，过亭彩坊三，中曰'万寿尊亲'，左曰'庆集三辰'，右曰'德周八表'。左右折而前，过街彩坊各一，左曰'七曜腾辉'，右曰'五云绚彩'。直两坊间路右榜棚一，幡竿七，棚左右松棚各一。又前路左有观，曰崇正，有正黄旗满洲、蒙古、汉军都统以下建庆祝经坛于内。临街为经棚，棚左右为鼓亭，前建彩坊三，中曰'圣寿无疆'，左曰'庆衍同文'，右曰'光昭大象'。左右折而前，为过街彩坊，左曰'道超九圣'，右曰'德覆万方'。直两坊间路右榜棚一，幡竿五。出道超九圣坊，过石桥，路左演剧台一，台左右彩结海山，如赤城霞起，嵚岏可观。又前路左有寺，曰北广济寺，有礼部、刑部、国子监、光禄寺、鸿胪寺尚书、祭酒、卿以下诸臣建经棚于内。寺外左右鼓亭一，前结彩坊三，中曰'寿节天开'，左曰'咸歌舜日'，右曰'同祝尧天'。稍前左右过街彩坊二，左曰'百禄是荷'，右曰'万福来同'。直两坊间路右榜棚一，幡竿五。出万福来同坊外，演剧彩台一，过此为新街口。折而南，路右有寺，曰祝寿，有兵、工二部尚书以下诸臣建庆祝经坛于内。寺外左右鼓亭，前结彩坊三，中曰'文武圣神'，左曰'宝历弘长'，右曰'金瓯永固'。左右稍前，过街彩坊二，左曰'皇仁广运'，出坊演剧彩台一，右曰'帝德覃敷'。直两坊间路左为榜棚，棚前上谕龙亭一，棚后幡竿五。又前路右有寺，曰龙泉。有都察院、通政司、大仆寺、顺天府、六科及大、宛二县、五城兵马司诸臣建庆祝经坛于内。寺外左右鼓亭，前结彩坊，曰'日丽星辉'。坊前大彩坊三，中曰'天开寿域'，左曰'九龙洽圣'，右曰'□□□□'。折而前为过街彩坊，左曰'瑞霭千门'，右曰'五纬联光'。折而前为过街彩坊，曰'春明九陌'。直两坊间路左榜棚一，幡竿五。出春明九陌坊，路左演剧台一，又前路右有东四旗满洲、蒙古、汉军都统以下建百老献寿台，颜曰'南天门'。台九级，扮百老人各执金寿字层累而上。又前路右帽儿胡同内有庙，曰关帝庙，又东四旗前锋统领、护军统领以下，护军以上建庆祝经坛于内。胡同口有彩坊，曰'同登仁寿'，出街有彩坊，曰'太平有象'。坊前鼓亭二，右有彩坊，曰'金轮现采'，左有彩坊，曰'宝历呈祥'，又左有彩坊，曰'翠柏长春'。左右过街彩坊二，左曰'乾坤交泰'，右曰'宇宙同春'，幡竿各二。直两坊间路右榜棚十六楹，棚前彩亭二，棚后幡竿十四。出乾坤交泰坊，路右演剧台一，路左彩坊三，中曰'集圣大成'，左曰'大地山呼'，右曰'钧天雅奏'。又左有过街彩坊，曰'日丽天衢'。又前路右有寺，曰宝禅，有九门步军统领以下将校建庆祝经坛于内。寺前彩坊一，曰'卿云五色'。稍折而左，有彩坊，曰'宝历万年'。出街大彩坊一，曰'九州向化'，坊前鼓亭二。左右周街彩坊各一，左曰'瑞辑共球'，右曰'祥开景庆'。直两坊间路左榜棚一，幡竿五。瑞辑共球坊外路右演剧彩台一。出祥开景庆坊又前，路右有寺，曰普庆，有内阁、翰林院、詹事府、中书、科诸臣建庆祝经坛于内，有彩坊，曰'圣人首出'。寺外为经棚，左右鼓亭。棚前彩坊三，中曰'化日舒长'，左曰'德辉三五'，右曰'道焕古今'。过街彩坊二，左曰'就日瞻云'，右曰'参天赞地'。直两坊间路左榜棚一，幡竿五。出参天赞地坊外，演剧彩台一。又前路右石碑胡同内，有寺曰西方，有镶红旗满洲、蒙古、汉军都统以下建庆祝经坛于内。寺前有彩坊，曰'万年

鸿祚'。稍前有彩坊,曰'南极呈祥"。出胡同左右鼓亭,前结彩坊三,中曰'与天齐寿',过街彩坊二,左曰'九天花雨',右曰'万国衣冠'。直两坊间路左榜棚一,幡竿五。出万国衣冠坊外,路左演剧台一。又前路右有庵,曰般若,有镶蓝旗满洲、蒙古、汉军都统以下建庆祝经坛于内。庵前彩坊一,左右鼓亭,前结彩坊三,中曰'乘乾景运',左曰'玉历凝休',右曰'皇图永固'。左右折而前,过街彩坊二,左曰'圣德光华',右曰'皇仁浩荡'。路左两坊间为榜棚,棚内万寿诗屏二,棚后幡竿五。出皇仁浩荡坊,路右演剧彩台一,又前为毛家湾,路左有副都统赖都母吴苏氏接驾龙亭一。又前为街心观音庵,有大市街北小民建庆祝经坛于内。庵外经棚一,幡竿二。又前路右有庙,曰真武,有正红旗满洲、蒙古、汉军都统以下建庆祝经坛于内。庙前彩坊三,中曰'寿域巍峨',左曰'万年永命',左曰'九德当阳'。坊前彩门一,左右为彩墙,墙左右为鼓亭。循鼓亭折而前,过街彩坊二,左曰'四海腾欢',右曰'六符御极'。路左面北演剧台一,台以五色缯帛结为流苏网户,当目辄嵌小镜,灿若千星,亦奇观也。又前路右有庙,曰双关帝庙,有直省督、抚、提、镇率所属来京诸臣建庆祝经坛于内。庙前彩坊曰'万方仁寿'。坊前设鼓亭、幡竿,左右为彩墙,近墙彩坊一、彩亭二。左右过街彩坊二,左曰'河山永固',右曰'云日增辉'。直两坊间路左为榜棚,棚后幡竿五。出云日增辉坊,路右演剧彩台一。又前路左有寺,曰栴檀。有庄亲王建庆祝经坛于内。临街为皇棚,棚外彩坊三,中曰'云开兜率',左曰'花连上苑',右曰'乐应中和',坊左右鼓亭。折而前,过街彩坊二,左曰'天衢耀彩',右曰'辇路呼嵩'。直两坊间路左为榜棚,棚后幡竿五,左右彩坊二,左曰'圣德凝图',右曰'鸿庥协极'。出天衢耀彩坊,路左演剧彩台一。又前为四牌楼,图中旗手卫乐器自此陈设,直至西安门。四牌楼径南,市民夹道为灯廊百余楹,有过街彩坊,曰'庆洽无疆',竟南头有坊,曰'恩光普被'。近坊折而东,有过街彩坊,曰'如日之升'。图中陈设卤簿始此。巨象神驹,与御辇间列,望之如山岳、如云霞然。又前过街彩坊,曰'物被仁风'。过坊路左有庙,曰关帝庙,有西安门外小民建庆祝经坛于内。庙前有彩坊,曰'九州同庆'。直坊路右有彩坊,曰'万灵效顺'。又前为皇城西安门,进西安门路左西十库口内,有上三旗三十家包衣人目天王殿旧址建寺唪经,庆祝万寿,奉敕赐名慈云,寺前夹道新植松柏百余株。临街为彩坊,曰'福禄来同',坊左右鼓亭,亭外济贫钱棚。循棚折而前,过街彩坊二,左曰'八方寿域',右曰'一气鸿钧'。直两坊间路右为演剧彩台,台左为济贫饼棚,右为榜棚,棚后幡竿六。出一气鸿钧坊,路左有包衣妇女千百人于此接驾。又前有包衣三旗广储司人员庆祝彩坊,曰'卜年兆亿',左右鼓亭一。循鼓亭折而前,过街彩坊二,左曰'乘六御乾',右曰'兼三出震"。右彩坊内路左演剧彩台一,出左坊,稍前路左有内务府官学教习及官学生庆祝彩坊,曰'五福陈畴',左右鼓亭。循亭折而前,为过街彩坊,左曰'大德曰生',右曰'至诚无息'。直两坊间路右为榜棚,棚后幡竿三。出大德曰生坊,稍前路左有古北口大粮庄头等建演剧彩台一。左右为过街彩坊,左曰'人寿年丰',右曰'时和世泰'。出人寿年丰坊,稍前路左有二月分新选诸臣建庆祝皇棚,棚为六角,饰以五彩,左右六角鼓亭,前结大彩坊,曰'太平景象'。过街彩坊二,左曰'亿万斯年',右曰'受天之祜'。直两坊间路右榜棚一,幡竿五。出亿万斯年坊,又前为金鳌玉蝀桥,过桥由团殿后折而北,登堆云积翠桥,望隔河西北有寺,曰栴檀,有上三旗内大臣延喇嘛千众建庆祝经坛于内,梵声殷地,旛影拂空,缥缈隐现间。过桥有寺,曰白塔,有上三旗包衣佐领等建庆祝经坛于内。坛前有大彩坊,曰'健配天行',坊外左右鼓亭。由堆云坊北折而东,路左为经棚,棚左右为灯棚。折而前,过街彩坊二,左曰'瑞叶斗枢',右曰'光流华渚'。直两坊间路右为演剧彩台。出瑞叶斗枢坊,稍折而北,路右有太监等设接驾龙牌、仪仗。又前有过街彩坊,曰'菁葱佳气'。过坊路右有演剧彩台。遥望西岸团殿东,有镶黄、正白二旗包衣护军、参领以下将校演剧彩台,若相应和焉。又前过石桥,进雪池红门,夹道灯廊数百楹,半道左右鼓亭各一。又前有过街彩坊,曰'诞膺多福'。过坊夹道彩坊二,左曰'翠箓凝庥',右曰'紫苞肇泰'。又前僧道经棚各一,夹道彩墙,直接景山。南瞻禁城,双阙耸出霄汉。北顾五龙亭,波光森动周遭。绣幕相连,笙歌互起,金石千声,云霞万色,盖莫能殚述焉。是时京城内外,金碧相辉,锦绮相错,华灯宝烛,霏雾氤氲,弥漫周匝。其辇路所经,既已绘图,系之以记。至于翠华未历之境,庆祝同心,几无隙地。若海淀则有上清正一嗣教真人张继宗建金箓醮坛于永宁观,翰林院编修高舆率领浙江耆老三百余人建千佛道场于万寿寺。地安门外则有养心殿、武英殿、御书处、景山玻璃厂各监造诸臣建经坛于药王庙。正阳门内则有太医院诸臣,外城则有提督四译馆、太常寺少卿以下诸臣,行人司司正以下诸臣,各建经坛于衙门内,候补候选诸臣三百九十二员,建经坛于仁威长寿观。正阳门外士民商贾万余人建经坛于珠市口。郊畿则有两淮商人集黄山僧众,建经坛于西顶广仁宫。莫不树坊立木,张乐然灯。宝榭层楼,成于俄顷,宫墙绮陌,忽改常观。至于溢巷阗街,肩摩毂击。琳宫梵宇,缮琼签贝叶之篇;火树银花,放铁锁星桥之禁。周遭百里,延历数旬。万户千门,繁丝脆竹,深坊小巷,绣阁珠帘。虽游骑轻车,莫能穷际,诚非丹青所及详,毫翰所胜载矣。"谨按:乾隆五十四年高宗纯皇帝八旬延庆,亦有盛典之刊。猗与休哉!两朝圣人,祖武孙谋,实为千古帝王所未有也。

王大令进书诀表

孙氏《续古文苑》载大令《进书诀表》云:"臣猷之顿首言:臣年二十四隐林下,有飞鸟左手持纸,右手持笔,惠臣五百七十九字。臣未经一周,形势仿佛。其书文章不续,难以究识。后载周以兵寇充斥,道路修阻,乞

食扬州市上。一老母姓沈，字光姜，惠臣一餐，无以答其意。臣于匙面上作一夜字，令便市货。近观者三，远观者二，未经数日，遂获千金。所有《书诀》，谨别录投进，伏乞机务燕闲，留神披览，不胜万幸。臣献之顿首。”乃从《墨池编》中录入也。按：飞鸟授书，迹涉怪诞，即匙面之字价值千金，尤觉夸大。此何等语，而登之奏牍耶？《宣和书谱》只载大令游名山间，有授其书五百七十九字，而不言飞鸟，亦不载为沈光姜书匙面上作一夜字事。明张天如辑大令诗文，亦无此表。天如谓大令简帖，颇多伪笔，然则《书诀表》亦后人伪作欤？

望溪文阮亭诗

“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诗。”袁随园老人论诗绝句也。朱心池大令赠袁云：“灵皋健笔渔洋句，才力输公尚十分。”先世父莲舫公题袁集云：“望溪文字渔洋句，果否先生胜一筹？”朱诗太直，不若世父之婉言有味。

珠搭当

钱象祖尝献珠搭当于韩侂胄，迨其致仕，词臣草诏，封为珍国公。见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按：《风俗通》：“耳珠曰珰。”李义山诗：“玉珰缄札何由达，万里云罗一雁飞。”珠搭当盖即玉珰也。

书用外国银两事

咸丰间长白恒祺公为粤海关监督。时值粤氛正炽，需用浩繁。商人伍崇曜有借用美国银两之举。事平，未筹给。同治初，美国缮递总理衙门照会，索还原款。余以天朝之待外国，首重诚信。此项既归官用，自应由官给还，请于堂官，一面奏闻，一面分咨户部暨广东督、抚妥为筹画。顺德罗椒生师方领司农，具疏密陈，持论极正。第事本在官，未便推脱，为外人口实，故所陈仅奉旨抄交该衙门查核而已。庚午粤闱中凉秋公暇，与李星衢中丞道及，中丞亦颇以余论为然。并云乾隆丁酉奉有谕旨一道，曾托院幕友人抄稿存匣中，实为今日所当法守。出闱后余向中丞索取稿本，谨录于此。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上谕：“刑部奏驳李质颖咨称革监倪宏文赊欠嘆咭唎国夷商嗡等货银万余两无还，问拟杖责未协，议将倪宏文改拟杖流监追一案，已依议行，并明降谕旨，将李侍尧申饬，李质颖交部察议，令将倪宏文查产变抵，仍勒限一年监追，再照部议发遣，如该犯限满不完，即令该省督、抚、司、道及承办此案之府、州、县官于养廉内照数摊出，并传朕旨，赏给该夷商收领归国，以示体恤矣。此等夷商估舶，冒越重洋，本因觅利而至，自应与之公平交易，使其捆载而归，方得中华大体。若遇内地奸民，设局赊骗，致令货本两亏，尤当如法讯究。乃李质颖仅将该犯拟以薄惩，而欠项则听其自行清结，所谓有断无追，竟令外洋孤客负屈无伸，岂封疆大臣惩恶绥遐之道？幸而刑部奏驳，朕始得知其详，为之更正。若部臣亦依样葫芦照覆，其错谬尚可问乎？中国抚驭远人，全在秉公持正，令其感而生畏，方合政经。若平时视之如草芥，任听地棍欺凌，而有事鸣官，又复袒护民人，不为清理。彼既不能赴京控诉，徒令蓄怨于心，归而传语岛夷，岂不轻视督、抚，鄙而笑之？且或虑粤商奸恶，至呼吁仍复成空，将来皆裹足不前，洋船稀至，又复成何事体？且朕此番处置，非只为此事，盖有深虑汉、唐、宋、明之末季，多昧于柔远之经，当其弱而不振，则忽而虐侮之，及其强而有事，则又畏惧而调停之。姑息因循，卒致酿成大衅而不可救。宋之败，明之亡，皆坐此病，更不可不引为殷鉴也。方今国家全盛，诸属国震慑威棱，自不敢稍生异志，然思患预防，不可不早杜其渐。嘆咭唎夷商一事，该督皆以为钱债细故，轻心掉之，而不知其关系甚大，所谓涓涓不息，将成江河者也。朕统御中外，一视同仁，如内扎萨克诸藩恭顺诚服，其辈行本小，朕皆抚若儿孙，每至必欢欣踊跃，与旧满洲、蒙古之执役无异。而新附之准夷、回部年班来者，朕亦必联之以情，待之以礼，厚其饩赉而遣之，众亦莫不怀德戴恩，几与内扎萨克相等，皆内外臣工所共知者。即如伊犁与哈萨克易马一节，辨理亦须妥善。或哈萨克所驱至者，本不皆善马，原不妨如法择而取之。若既是可用之马，即当按其所值，与之市易，始能经久无弊。设或所给缎匹轻薄，暗减其价，致所得不偿所售，哈萨克贸易已非一日，皆能悉其底里，口即不言，而心岂能允服？即违立法通市之本意，其流弊且无所底止。朕每以此廑怀，该伊犁将军不可不实力妥办，以裕永远之规。若听其日趋日下而不知返，朕一有所闻，惟该将军是问，恐不能任其咎也。又如朝鲜、安南、琉球、日本、南掌及东洋、西洋诸国，凡沿边、沿海等省分，夷商贸易之事，皆所常有，各该将军、督抚等，并当体朕此意，实心筹办。遇有交涉词讼之事，断不可徇民人以抑外夷。即苗疆、番境诸省，亦当推广此意妥行。若仍视为具文，再有此等事件，一经发觉，或经朕访闻，及为言官纠劾，必将该将军、督、抚重治其罪。不能似此案之仅予议处也。将军、督、抚皆朕委任之人，惟当善体朕意，毋怠毋违，自可寓久安长治之计。即我世世子孙，敬体朕训，守而勿失，亿万年无疆之庆，讵不在是耶？此旨著传谕各将军、督抚一体遵照，并著入于交代，令各后任永远遵行，勿稍玩忽。并另录一分，交上书房，俾皆恪循罔懈。钦此！”恭绎天语，知圣人用心周密，得长驾远驭之方，非庸愚所能管窥蠡测也。余从事洋务有年，遇事禀承堂官，每拟一奏疏、一公牍，惴惴焉惟恐稍失其平。不知者或以措置太弱，论事过琐诮之，然而臣之心在《扬水》卒章之四言矣。

烹鱼雅趣

邵暗谷太守夫人善烹鲟鳇鱼头。张瘦铜中翰与赵云松观察半夜买鱼，排闼喧呼。太守夫妇已寝，闻声出视，不得已属夫人起而治庖。鱼熟命酒，东方明矣。三人为之笑乐。中翰有句云：“昔年邵七同街住，半夜打

门索煮鱼。"想见前辈风流洒脱。道光间徐稼生庶子与张星白侍郎同年至好,一日庶子饮侍郎斋中,大醉,径趋内室。适侍郎夫人在玻璃窗下倦绣,庶子隔窗戏谑,夫人大怒,呼舆至庶子宅,立将庶子姬人携归,且告徐曰:"此非汝妾,乃张星白之妾矣。"迨夜深仍不放归。徐姬人眼雨首蓬,几至构衅,同人力为排解乃罢。凡戏无益,此则不如暗谷夫人烹鱼雅趣也。

蒙　求

《蒙求集注》据《四库全书提要》,定为晋李瀚著,宋徐子光补注,颇便初学。明萧汉冲(良有)仿其意作《龙文鞭影》,龙眠杨古度(臣诤)复为增订。近番禺李子良(晖吉)、徐兰畦(愦)又同辑二集上下卷,较《蒙求》更精,不特为童稚之课程,亦足资文人之獭祭矣。

五　鬼

宋真宗时五鬼媚上横行,王钦若、丁谓、陈彭年、刘承珪、林特也。其后党祸兴。刘器之论程颐、欧阳棐、毕仲游、杨国宝、孙朴交结执政子弟,搢绅之间号为五鬼,将以程、欧阳诸公等于王、丁辈耶?器之乃司马公门生,抑知文正曾荐伊川否?

倭文端公

蒙古倭文端公(倭仁)道光辛巳与先叔祖勉亭公(玉达)、先叔父铁君公(锴)同举乡试,己丑复与铁君公同成进士,入词馆,故交谊最笃。铁君公尝集诸同年于京邸,殿撰李海初先生(振钧)性通脱,不拘小节,公则践履笃实,不妄发一语。铁君公戏之曰:"今日之宴,可谓风流才子、理学名臣并萃于吾榜矣。"公入阁后,浚师官侍读,侍公独久。请于公,不循年家子例,照阁中师生称谓,公笑而许之(公长子福咸又与浚师己酉同年)。当公之侍学弘德殿也,春冬日必未刻,夏秋日必午刻乃散。内阁公事率俟公散值后,在景运门外朝房呈回。遇有撰拟文字,会议奏疏,及派审案件,公搦管商酌,虽严寒酷暑不稍倦。一日,公事毕,问浚师曰:"外间颇有目我为迂者,汝意云何?"浚师不敢对。再问之,浚师曰:"公宗宋儒,某又公门下士也。愚见揣之,惟朱光庭辈能知程明道之非迂,惟吕陶辈能知苏东坡之非迂。范景仁之学术,司马君实之政事,异地则皆然耳。"公默然首肯,出语吴霍山侍郎:"方某见解甚透,未可以书生待之。"丁卯京察,浚师列一等。周商城相国顾而谓曰:"倭艮峰以足下不愧方面之选矣。"窃念浚师性情与公似不甚同,而公之揄扬如此,良可感也。公见人极谦谨,商城与公有通家之谊,大学士行走班次,公在商城前,而晏见必让商城居上。尝公选玉牒馆校对等官,公至朝房,又与商城让。商城笑推之,曰:"二哥,你又同我让了。此何地耶?"公乃就坐。贾黄县师相以足疾行最缓,公与黄县入朝,必随其后,无逾越,从不失尺寸云。公佩带之物,率铜质、硝石,无贵重品。朝珠一串,价不过数千,冬夏均不更换。袍惟用蓝,绝不用杂样花色。一生寒素,至无余资乘轿。罗顺德尚书辄叹为操守第一人。戊辰,浚师外擢,濒行,辞公于邸,且乞训言。公曰:"汝无他,心直口快,亦君子之一病。昨汝属老夫书楹联,已加墨。"手持以示,阅之,乃"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十六字。浚师拜而受之,愿终身记公之诲焉。今者,公往矣,浚师学不加进,又奉职无状,徒抱兹孤直之衷,恐不克副公期许也。噫!

尚书疏证中论状元

阎百诗《尚书古文疏证》六卷中一条云:"有杭州人至局中(时设局洞庭东山,撰辑《一统志》),首问余曰:'闻新志人物项别立一状元项,有是事否?'余笑曰:'俗不至此。'越两月,偶阅景泰间陈循撰《寰宇通志》,果有状元一项,传讹以此。语局中诸公曰:'状元三年一人,何啻车载。循当日曷不立状元兼宰相者一项,以自位置,不尤夸乎?所谓"姚涞、杨维聪只会中状元,更无余物",今世岂复有道著耶?"姜西溟曰:'此说见钱氏《列朝诗集》,诬罔之甚。某亲遇姚氏后人,授《明山存集》刻本,中有《赠衡山先生南归序》,曲尽向往之志,揄扬之词。其知衡山也深矣,乌得有相轻语?'亟呼仆'取我箧衍此序来。'既至,余读其首幅云'自唐承隋后,设科第以笼天下士,而士失自重之节者几八百余年。然犹幸而有独行之士出,其时如唐之元鲁山、司空表圣、陆鲁望,宋之孙明复'云云。指曰:'《新唐书·卓行传》元德秀少举进士擢第,司空图咸通末进士,岂不从科第者耶?有明状元,乃不读《新唐书》!'胡朏明从旁赞曰:'惟不读《新唐书》,方中状元,若读《新唐书》,状元中不得矣。'哄堂大笑。"浚师按:此一则直是骂状元,骂《明山文集》,并骂姜西溟耳,于《尚书》古文有何疏证?有何干涉?令人不直一噱(序引元鲁山、司空表圣不过谓此二人虽得科第,而犹为独行之士。即陆鲁望亦何尝不应进士科而未第者?以此当考据,且讥其不读《新唐书》,岂非迂谬)。

相如四壁

司马相如以訾为郎。师古注曰:"以家财多,得拜为郎也。"病免游梁,归而家贫。不过宦游后家渐清贫,不如前之多财耳。观其赴卓王孙之召,亦复车骑雍容,闲雅甚都,何至与文君归成都,竟家徒四壁立耶?即曰家真四壁,更无资产,不知其从人车骑作何安置?及其再至临邛,卖车骑,买酒舍,自著犊鼻裈与佣保杂作。稍知自爱者不为,而谓长卿为之乎?此与颜子在陋巷箪食瓢饮,而有负郭五十亩田,同一谎语。吾于此等处,不能无惑。

明　堂

解明堂者众矣,或曰九室,或曰五室,或辨其户若干,牖若干,上如何圆,下如何方,东西南北如何殊位,太庙、世室如何同异。自汉迄今,纷如聚讼。讲考据者

矜其渊博,作时文者奉为秘本。究竟古人不曾留下图样,当日建造之工匠,又不曾以其建法贻之子孙。身未亲历其地,目未亲见其制,而于数千年后凭其臆断,曰"我之说实确切不易"焉,是何异瞽者谓与离朱同眼,而不知己之不能视也。林芗溪学博《三礼通释》叙明堂始末至数千百言,独推阮元《明堂图说》、江藩《明堂议》为确得古人规制。余读《孟子·明堂》章,果周天子明堂耶,诸侯安得居天子明堂?国人请毁,独孟子对以欲行王政则勿毁,是将启齐宣行天子之政矣。果诸侯不应有明堂耶,齐本侯国,擅建明堂,国人请毁,独孟子对以欲行王政则勿毁,是不特启齐宣行天子之政,直将使齐宣居天子之位矣。孟子大贤,何至出此。赵岐注:"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东巡狩朝诸侯处,齐侵地得而有之。"盖泥于诸侯不应有明堂,齐之明堂必是侵周地而有。朱子集注引赵说,添入"汉时遗址尚在"六字,又泥于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愚意明堂之当毁不当毁,与齐宣之可毁不可毁,应以诸侯当有明堂不当有明堂为断。齐之明堂,鲁之明堂也。孟子所对,指诸侯而言,非指天子而言也。其义吾征诸《礼》矣。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郑注:"周公摄王位,以明堂礼仪朝诸侯。"此言最当。至"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注:"天子,周公也。"则误。周公摄政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公虽居摄,臣也,成王虽幼,君也。故建明堂之仪,而使成王负斧依南乡而立,所以尊天子也。若云周公以天子自居,岂不谬甚)。七年致政,成王以公勋劳,封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故太庙如天子之明堂,而"鲁公之庙,文世室也,武公之庙,武世室也。"郑注:"此二庙象周文、武之庙。世室者,不毁之名。"是故,鲁王礼也,凡四代之服、器、官,鲁兼有之,岂仅明堂一事哉(王石梁云《明堂位》多诬,尤谬)?田氏,其先田常割安平以东至琅玡自为封邑,已大于平公所食。及为诸侯,齐疆日辟,楚、宋、魏、赵诸地,悉为邻壤,鲁地尽入于齐,鲁之明堂,遂为齐有。观宣王击魏后,三晋之王皆因田婴朝齐王于博望,其势颇张,明堂一问,夸大可知。故孟子对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吕氏谓王者不专指天子,凡诸侯能行王政者便是,极有见地。欲行王政,明明告以善行诸侯之政。夫善行诸侯之政,孰有如鲁之先公乎?鲁先君周公,相王室,有勋劳于天下,得备王礼,立明堂,今者归于齐国,王诚居鲁之明堂,思周公之善政,则必晓然于不行王政,虽毁无益,苟行王政,虽勿毁无伤矣。文王治岐,公刘好货,太王好色,皆就诸侯布政出令,一一透发,见得行王政在此,励臣节亦在此。正假明堂一问,隐抑其急功好利之心。《左传·文公二年》彭衙之役,狼瞫曰:"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正与孟子所言事异而义同,未可以杜预之注为然也。考据家不知命义所在,哓哓不休,徒争论于屋宇之方位,尺寸之广狭。呜乎!何举世之多工匠哉!至杨氏谓孟子之对,有以识其非曲学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复礼之端,则又迂儒腐论,无足道矣。

附录李恢垣同年书

阅大著谓孟子之言明堂,当指诸侯,不属天子。其言创获,有关世道。今为详考地理,以复左右。按:《论语》闵子对使曰:"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注云:"如若再来召我,则当去之齐。"是齐、鲁以汶为界也。考今图经,汶水出山东泰安府莱芜县,西流右合泮河,折而南,新泰县之水从东来,合而西南流,经汶上县西北,又南入于运河。而《春秋》时汶自入济。《水经注》:"汶水所经,出自莱芜县原山,西南流径嬴县、奉高,右合北汶,径徂徕山、博县龙乡亭、亭山、巨平至鲁国汶阳县,径蛇丘、冈县至东平、章县、桃乡、寿张至安民亭,入于济。"大抵今泰安以东逾汶即为齐,而泰安之西汶阳仍为鲁地。故《鲁颂》曰:"泰山岩岩,鲁邦所詹。"毛传以为鲁境所至,孔疏则云泰山在齐、鲁之界,故云所詹。是泰山之东北为齐,西南为鲁。今之莱芜、泰安、宁阳、肥城、东平、汶上,皆鲁境也。《史记封禅书》云:"天子封泰山,泰山东北址古时有明堂处,处险不敞。"《汉书·武帝纪》:"元封元年夏四月癸卯,上还,登封泰山,降坐明堂。"此即注所云"汉时遗址尚在"者。此泰山之址,地属奉高,为今泰安县,正属鲁地。其后得济南人公玉带《明堂图》,令奉高作明堂汶上。《汉书》亦云:"二年秋,作明堂于泰山下。"此特汉之明堂耳。又程春海《国策地名考》:"战国之齐,南至徐、泗,邻楚;西南至曹县,邻宋;西至阳武,邻魏;东北至天津,邻燕;北至任丘,邻赵。"疆土日辟,已全举鲁地。盖楚虽灭鲁,而地入于齐,故明堂亦在其境。窃疑明堂本周初东巡之所,昭王以后,久废不治。鲁自惠公得请于朝,用天子礼乐追周公所自出,上祀文王。既于境内建为周庙,又见《诗》有宗祀之文,即巡守明堂,稍复故观,以祀文王而配上帝;与许田为周公祊同其夸大,此固事理所有也。齐既并鲁,文王之祀废,堂亦虚悬,故人以为可毁。孟子告以法文王,皆据事迹为言,不同臆说。不然齐方据十二之雄,西向思逞,而故导以问鼎兴甲之举,如梁武之襄阳,神尧之汾晋,启篡弑而勤战伐,岂复成孟子语哉?若夫巡守必有明堂,说不可废,幸为详论,以定折衷可耳。

记田督事

田文镜,汉军正黄旗人,由福建长乐县县丞历官巡抚、总督,雍正元年以内阁侍读学士告祭华岳,回京时面奏山西荒歉情形,直言无隐。命赴山西赈济平定等四州县,即授山西藩司,旋调河南。久之,特授河南、山东总督。眷遇之厚,同时疆吏罕有其比。及卒,赐谥端肃,于河南省城建立专祠,并准入祀豫省贤良祠。文镜在豫治吏严,一疏参劾辄十数员。临川李绂方为直隶总督,过河南,见文镜,一揖未毕,即厉声问曰:"公身任封疆,有心蹂践读书人,何耶?"文镜即密以绂语奏。绂入觐,亦首劾文镜负国殃民,又连疏纠劾。文镜复劾绂乖张数事,下绂于司败议斩。两次决囚,上命缚绂诣菜

市口，刀置于颈，问："此时知田文镜好否？"绂奏："臣愚，虽死实不知田文镜好处也。"乾隆五年，河南巡抚雅尔图奏："文镜在豫，百姓至今怨恨。豫省贤良祠不应列入"。奉上谕："此等事，何须亟亟为之。若行撤去，岂不有悖于前旨乎？使田文镜尚在，朕不难去之、罪之，今已没矣，在祠与不在祠，何碍于事？况今日之在祠，将来应撤者正不知其几何也，何必亟亟于一田文镜。若出于识见之迂，尚可；若出于逢迎与彼不合之人之意，则朕所望于汝者又成虚矣。朕观雅尔图此奏并不从田文镜起见，伊见朕降旨令李卫入贤良祠，其意以为李卫与大学士鄂尔泰素不相合，特借田文镜之应撤，以见李卫之不应入耳。当日王士俊请将田文镜入贤良祠，系奉皇考谕旨允行者，今若又将撤出，是翻从前之案矣。试思田文镜留于祠中，于国计民生有何关系？而此时必欲行此翻案之事乎？又如前日查克旦奏请弘暐迎养嫡母一事，弘暐系获重罪之人，朕所以给与红带子者，诚恐日久之后，漫无分别，多有未便，乃事之不得不如此办理者。至于迎养伊母之奏，朕若允行，在伊一家自必感激朕恩，然以今日之迎养为恩，必以从前之治罪为怨，似此市恩翻案之举，朕必不为也。当日鄂尔泰、田文镜、李卫，皆督抚中为皇考所最称许者。其实田文镜不及李卫，李卫又不及鄂尔泰，而彼时三人素不相合，亦众所共知。从前蒋炳条陈直隶裁兵一事，又有人条奏直隶总督应改为巡抚者，外间皆以为出于鄂尔泰之意。前日李卫之子李星垣初到京师，即具折奏称伊父李卫平日孤身独立，恐不合之人欲图报复。朕命讷亲严行申饬云：'汝不过一武职小臣，即有与汝父不合之人欲图报复者，朕乾纲独揽，洞察无遗，谁能施其报复之私心？汝系新进之人，即存此念，甚属糊涂，将来岂能上进？'李星垣陈奏时虽未明言，朕即知其指大学士鄂尔泰也。从来臣工之弊，莫大于逢迎揣度。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简用之大臣，为朕所倚任，自当思所以保全之。伊等谅亦不敢存党援庇护之念，而无知之辈妄行揣摩，如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不独微末之员，即侍郎、尚书中亦所不免。即如李卫身后无一人奏请入贤良祠者，惟孙嘉淦素与鄂尔泰、张廷玉不合，故能直摅己意，如此陈奏耳。朕临御以来，用人之权，从不旁落。试问数年中，因二臣之荐而用者为何人？因二臣之劾而退者为何人？即如今日进见之杨超曾、田懋，皆朕亲加简拔，用至今职，亦何尝有人在朕前保荐之乎？若如众人揣摩之见，则以二臣为大有权势之人，可以操用舍之柄，其视朕为何如主乎？但人情好为揣摩，而返躬亦当慎密。即如忒古尔德尔因派出坐台，托故不往，朕加以处分。又刑部承审崔起潜一案拟罪具题时，鄂尔泰曾为密奏，后朕降旨从宽。而外间即知为鄂尔泰所奏，若非鄂尔泰漏泄于人，人何由知之？是鄂尔泰慎密之处不如张廷玉矣。嗣后言语之间，当谨之又谨。又额驸策令到京，曾奏忒古尔德尔年老，请令回京。又法敏、富德、常安辈，策令亦曾在朕前奖以好语，又谓富德宜补随印侍读。此必鄂尔泰曾向伊言之，故伊如此陈奏也。今鄂尔泰奏辩并未向伊言之，夫向伊言之而奏，固属不可；若未向伊言，而伊揣摩鄂尔泰之意，即行陈奏，则势力更重。额驸且然，何况他人？鄂尔泰亦能当此语乎？朕于大臣，视同一体，不但欲其保全始终，且于疑似之际，亦每为留意，以杜外人之议论。即如前日刑部侍郎缺员，朕原欲批用张照，因彼时鄂尔泰未曾入直，而张廷玉在内，朕恐人疑为张廷玉荐引，是以另用杨嗣璟。又如励宗万人不安静，钻营生事，朕因其小有才具，尚可驱策，令其在武英殿行走，亦足满其分量矣。而外人以为张廷玉所劾，不得起用。其实当日励宗万保举受贿一节，果亲王曾经奏闻，并非出于张廷玉也。朕之用舍，悉秉至公。朕之继述，期于至当。若谓皇考当日所用之人，不应罢黜，当日所退之人，不应登进，如大学士鄂尔泰岂非告退闲居，而朕特用之大臣乎？又如前日吏部为恒德袭职事具折请旨，朕因折内奏称"虽与销减之例相符，而与奉有特旨多颇罗之案似同一例"等语，恒德系讷亲一族，不应如此措辞。朕不准行，且面加训谕。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与朕久用之好大臣，众人当成全之，使之完名全节，永受国恩，岂不甚善。若必欲依附逢迎，日积月累，实所以陷害之也。朕是以将前后情节，彻底宣示，深欲保全之。二臣更当仰体朕心，益加敬谨，以成我君臣际遇之美。钦此！"按：纯皇帝谕旨国史馆于《文镜列传》中仅摘叙数语，今谨全录之，仰见圣心措置周备，不特于文镜一身曲示成全，即鄂、张二公，当日所以成全之者，亦深且切也。

明辽王取外舍儿事

明张太岳《王承奉传》云："王承奉大用者，霸州人也，逮事敬皇帝，为奉御，侍慈寿皇太后于仁寿宫。毅皇帝时升御马监太监，赐蟒衣，内苑乘马，通显矣。然性刻廉刚直，弗能下其俦辈，以是不得久内庭，出为辽府承奉。是时辽庄王病，不能视事，委政国妃毛氏。国妃贤，通书史，沉毅有断，而承奉从内佐之，所厘正国家事，不可胜道。顷之，庄王与国妃相继薨，嗣王立。王聪敏辩给，而嗜利刻害。及长，多不法，常出数百里外游戏，有司莫敢止。故无所惮，然心独惮承奉。承奉好直谏，王积弗能忍，乃曰：'承奉老矣，宜免朝请。'于是承奉希得见王。王少无子，所幸乐妇生子置外舍。久之，王有痿病，度终无子，乃取外舍儿内宫中，时儿已八岁，诈曰宫人某氏子，欲以闻于朝。故事，王子生，承奉司郎具所生母姓名及产媪状，关相长史，乃得奏附玉牒。王以其事下承奉，承奉曰：'王安得有子？承奉乃不识何宫人有娠及产子状，不敢奉令。'王大怒，曰：'老奴！敢尔者死邪！'于是尽捕承奉诸用事者，皆榜笞数百，被重罪，欲以迫胁承奉。承奉终不为动。王乃召承奉，缪为好语曰：'而不知予之为病耶？事成而后，有主而富贵可长保，独奈何为他人忠？'承奉伏地叩头，流涕曰：'老奴受国厚恩，死无以报。顾此事涉欺罔，法例严甚。王子非真子，外悉知之。后有发者，祸且不测。老

奴死不敢奉命。'王谬谢曰:'承奉言是也。'乃以计给夺其印,而自署承奉名行之。承奉既见欺,无可奈何,怼,以首撞壁,大叫曰:'生不幸为刑余,又弃外藩。今王所为如是,吾弗能匡救,祸且及矣!诚不忍老见刑狱。'即闭户自经,绳欲绝,会有救者,得苏。日夜涕泣,竟至失明以死。国人悲焉。太史张氏曰:'余在史局,好问先朝事。诸老阉语及孝庙时,辄流涕有哽咽者。及归楚,见王承奉,忆往事犹能历历道也。语具别录中。夫地之美者善养禾,君之仁者善养士。何敬皇帝时人物之茂,乃其厮隶亦莫不有大臣风节焉!观其临议执正,毅然不为利回,不为威惕,虽壮夫哲士,何以加焉。第令久内庭筦枢密,如近时兴安、怀恩辈,讵足多哉!余以是知敬皇帝之泽入人深矣。"王承奉盖弘治间人。浚师按:《明史》辽庄王名致格,嘉靖十六年薨。子宪𤇥嗣,以奉道为世宗所宠,赐号清徽忠教真人,予金印。隆庆初,先以不法事夺真人号及印,旋以巡按部光先劾其大罪十三,命刑部侍郎洪朝选往勘。副使施笃臣诈称王反状,朝选实王罪,不言王反。大学士张居正家荆州,与宪𤇥有隙,属巡抚劳堪罗织之。后居正死,宪𤇥讼冤,籍居正家。并无取外舍儿内宫中事。或居正以宿憾诬之欤?存以俟考。

西藏

西藏在四川、云南徼外,东西六千四百余里,南北六千五百余里,东至四川界,东南至云南界,西至大沙海,北至青海界,至京师一万四千余里。其地有四,曰卫(所属诸城自拉萨至盆多,共三十一城),曰藏,所属诸城自札什伦博至圬阿木凌,共十九城)。东境曰喀木(所属诸城自达尔至努布尔,共十城),西境曰阿里(所属诸城自《布朗达克喀尔》至毕底,共十二城),统计所辖七十二城(魏源所记六十九城,误)。卫与喀木皆属达赖喇嘛,藏与阿里皆属班禅喇嘛,别设驻藏大臣镇抚之。凡封爵承袭及入贡事宜,隶于理藩院。置互市于四川打箭炉,贡道由打箭炉分为二班。凡喇嘛道行最高者曰胡土克图,转世者曰呼毕尔罕。其秩之贵者曰国师、曰禅师,次曰札萨克大喇嘛、曰札萨克喇嘛,又次曰大喇嘛、曰副喇嘛。自札萨克喇嘛以上,皆颁给印信。其徒之分处喀尔喀即内札萨克部落者,皆为蒙古所尊奉,仍遥属于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余见《皇清文献通考》。姚惜抱笔记所载前后藏道里远近甚详,魏氏源《绥抚西藏》两《记》及《西藏后记》多未采入,今并录之,以资掌故。姚记云:"中国至西藏有南北二道,北道自甘肃西宁出口,西南行,由青海至前藏四千一百余里,南道自成都西九百二十里至打箭炉出口,西六百八十里至里塘,西五百余里至巴塘,西千四百里至察木多,四千五百里至拉里,西千里至札什城。札什城者,前藏也。南道别一途自打箭炉稍北行由草地至察木多,由察木多复稍北又由草地,亦至札什城,其路近于里塘、拉里之路,然与北道皆寒苦尤甚,故行者由南道里塘为多。昔汉欲求大夏,四道并出,其北方闭氐、筰,南方闭隽、昆明。计今通藏之南道,汉氐、筰所闭道也。自札什城南行九百里,至札什伦布,所谓后藏也。自札什伦布又南行,则至怒江,接云南域外西夷之境。自前后藏东至里塘,司其地者皆以僧与民长杂治之。而僧尤重,在前藏者曰达赖喇嘛,在后藏者曰班禅喇嘛此其尤尊者,呼曰胡土克图。胡土克图者,师也。其弟子曰班弟,班弟所任职曰仓储巴者,主其财,任其烦事。其分居他部为喇嘛之长曰堪布,而民长曰碟巴,又有堪布兼碟巴者。盖西夷所敬惟僧也。喇嘛者,皆于佛法修夙命通,死而知所往生之所,然亦间有死而失其通者。其班弟辄讳之,迎民间子择其慧者一人,以谓即其先师。曰先师受生数十余世矣,而犹一人也。其寺宇极华盛,然禁妇女入甚严。胡土克图出,则班弟驱少妇不使见,盖恐其心乱而失道。乾隆四十五年,高宗寿七十,班禅自后藏来觐为祝,上礼敬之甚隆。而西山一僧直至其前,斥责甚厉,以谓入中国见繁丽盛美,非其宜也。班禅闻而伏首,愧服之甚。未几,果死于京师,不能言所往生。其后后藏犹立所谓班禅者,而实迎异人子当之而已。"

卷十一

北君太傅

释氏称孔子为儒童菩萨,自称比丘,而女子之入空门者称比丘尼,狂诞极矣(莲池大师《竹窗随笔》中辨比丘非比孔,亦不确)。《真诰》载炎帝为北太帝君,夏启为东明公,周文王为西明公,武王为鬼宫北斗君,尤属无稽。至谓曹操为北君太傅,北君者,武王也,乱臣贼子乃作圣王之师!陶贞白学仙好奇,不应收此谬妄之语。

再论改国号

梁曜北《瞥记》载辽改国号为古今所无,前卷已论之矣。李恢垣同年复举齐次风侍郎所撰《历代帝王年表》,谓东晋成帝咸康四年,代王翳槐卒,弟什翼犍立,仍称代,孝武帝太元元年代亡,地入秦。十一年,代拓拔珪徙都盛乐,改号魏,为登国元年。女真自辽天祚帝乾统时兵始满千,至天庆四年,女真阿骨打立,始强,仍称女真,天庆五年,女真改号曰金,为太祖收国元年。金熙宗皇统七年(宋高宗绍兴十七年),蒙古始称帝,金章宗泰和六年,蒙古铁木真灭乃蛮部,为太祖元年,仍称蒙古,灭金后,元世祖至元八年改国号曰元。以为改国号者,不仅殷商。浚师按: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正月,拓拔珪即代王位,二月幸定襄之盛乐,五月改称魏王,是为登国元年(魏又兼称代,魏崔浩所云"我国家兼称代魏"是也)。以代易魏,可为改国号之证。然时尚称王,并非即帝位。女真至阿骨打称皇帝,国号大金,改元收国,此实称帝定国号之始。元熬罗极烈,绍兴十七年自号大蒙古国,称祖元皇帝,改元天兴,宋宁宗开

禧二年(金泰和六年),蒙古铁木真称帝于鄂诺河,宋度宗咸淳七年为蒙古至元八年,十一月建国号曰元,诏书云:"谓既成于大业,宜早定于鸿名。"盖至此始建号,其前之称蒙古,犹金之前称女真耳。明太祖先称吴王,后建国曰明。我大清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登极诏中有:"仍建有天下之号曰大清。"皆此例也。然则盘庚之改殷,辽之先称契丹,后改辽,又称契丹,复改辽,实为独有千古矣。

钻　头

鐕音簪。《礼·丧大记》:"君裹棺用朱绿,用杂金鐕。"注:"鐕,兹甘切,钉也。用金钉以著朱绿著棺也。《太平御览》引挚虞《决略录要注》曰:"小会殿,就席皆鐕头而坐。"鐕头,伏地也。欲起亦先鐕头。按:《湘山野录》:"契嵩师以著《辅教编》携诣阙下,大学者若今首揆王相、欧阳诸巨公,皆低簪以礼焉。"低簪即鐕头之称。

活　罗

《金史·世纪》景祖时有叛去者,遣人谕诱之,叛者曰:"汝主,活罗也。活罗,吾能获之。"按:活罗,汉语慈乌也。《佩文韵府》收入罗字韵下,今译活罗为和銮。

以望复关

《诗》"乘彼垝垣,以望复关。"毛传:"复关,君子所近也。"朱子集注从之。王伯厚《诗地理考》云:"《寰宇记》:澶州临河县复关城在南黄河北阜,复关堤在南三百步,自黎阳下入清丰县界。"按:顿丘、复关皆卫地名,故前章言涉淇至顿丘,此章言乘垣望复关也。

崔浩论诸葛武侯

毛修之入魏后,官位居崔浩之次。浩以其中国旧门,虽学不博洽,而犹涉猎书传,每推重之,与共论说。言次遂及陈寿《三国志》有良史之风,其所著述,文义典正,皆扬于王廷之言,微而显,婉而成章,班史以来无及寿者。修之曰:"昔在蜀中,闻长老言,寿曾为诸葛亮门下书佐,被挞百下,故其论武侯云'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浩乃与论曰:"承祚之评亮,乃有故义过美之誉,案其迹也,不为负之,非挟恨之矣。何以云然?夫亮之相刘备,当九州鼎沸之会,英雄奋发之时,君臣相得,鱼水为喻,而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诱夺刘璋,伪连孙氏,守穷踦岖之地,僭号边夷之间。此策之下者,可与赵他为偶,而以为管、萧之亚匹,不亦过乎?谓寿贬亮非为失实。且亮既据蜀,恃山崄之固,不达时宜,弗量势力。严威切法,控勒蜀人;矜才负能,高自矫举。欲以边夷之众,抗衡上国。出兵陇右,再攻祁山,一攻陈仓,疏迟失会,摧衄而反。后人秦川,不复攻城,更求野战。魏人知其意,闭垒坚守,以不战屈之。知穷势尽,愤结攻中,发病而死。由是言之,岂合古之善将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者乎?"修之谓浩言为然。浚师按:武侯功业,震古铄今。浩何人斯?乃敢肆意污蔑!国书事发,宜其身陷刑戮,姻戚悉被诛夷也。赵氏维襄《读史快编》节录修之数语,末添"浩不以为然",误甚。

古欢堂湖堤绝句

赵秋谷(执信)《谈龙录》曰:"德州田侍郎纶霞(雯)行视河工,至高家堰,得诗三十绝句。南士和者数人,余适过之,亦以见属。余固辞,客怪之。余曰:'是诗即我之作,亦君作也。'客曰:'何也?'曰:'徒言河上风景,征引故实,夸多斗靡而已。孰为守土?孰为奉使?孰为过客?孰为居人?且三十首重复多矣,不如分之诸子。'客怃然而退"。据此,知秋谷不特薄渔洋,并薄山姜矣。兹录山姜绝句于后,以待后之论定,不复为两家骑驿焉。

附录　田山姜《湖堤绝句》三十首

二月淮南春事无,马蹄不惜蹋寒芜。可怜杏白饧香日,风雨潇潇叫鹧鸪。　汉水春风唱《柘枝》,"大堤"一曲写乌丝。今番应笑无佳句,合付孙郎仗下儿。　卢家风物那堪论,漠漠湖光断客魂。沙鸟一行弄烟雨,不知何处莫愁村。

垂柳贪眠傍水涯,小红桥外路三叉。湖村村畔多游女,日暮溪头弄菜花。　昨趁夕阳芳草归,鞭丝帽影雨霏微。可堪三月春风老,到处桃花燕子飞。　棱棱堤作双眉绿,瑟瑟波如一镜明。片片辛夷惜花尽,朝朝布谷喜春晴。　落日芜城一抹霞,竹西水调乱昏鸦。樊川不作扬州梦,孤负唐昌玉蕊花。　重到淮南少拍张,牵船岸上亦无妨。分明半笏维摩室,只少天花作道场。

张旗打鼓放江船,负弩人来忆往年。莫怪一番花寂寞,春深老柳不吹绵。　客愁还借诗排遣,往事都从梦破除。何逊清吟狂熊作,樽前沈范两尚书。　一间草屋狩篙扉,鸬鹚相狎来依依。移家已上桃花岸,更有鸬鹚无数飞。　大堤荦确小堤平,狡狯春风故故生。谢絮沈钱填马路,蜂须粉蝶碍人行。　朝朝暮暮浪花中,闲立沙头水勃公。不分鸳鸯菱叶上,奢云艳雨浴衣红。

烟中艇子柳边楼,消得愁人几许愁。唯有一条袁浦上,酒家帘影落春流。　衣叠苔钱将入夏,钗分燕尾已过春。莺梳一段烟丝缕,织作蕉衫付酒人。　四月八日佛生日,野色湖光妙谛参。几啭粟留代清磬,一枝麦穗当优昙。　湖边芍药二三种,白糁红酣山寺开。料得无人相谑赠,僧雏折献水神来。　柳接隋家帝子栽,长条尽作马挝材。黄鹂应是精灵使,勾引双柑斗酒来。

枇杷颗颗黄将尽,桑椹离离鸟啄残。可笑多情白翎雀,满身烟雨恋江干。　颠顿江潭落照斜,子山多病未还家。愁听小谢轻埃雨,半湿新桐抱凤花。　食法严龟太琐细、天教馋口养粗才。长

须解办花前酌，买得芦芽蛤蜊来(《唐书》有《严龟食法》二卷)。　罗含宅废情无赖，王粲楼荒魂黯销。未卜梁鸿何处住，绿槐深巷是皋桥。　一局丁东入夜阑，三条蜡泪玉虫残。此行不比羊玄保，愿作宣城太守官。　老夫多痒倩谁爬，鸿爪留痕病转加。闲读《汉书》过戌夜，神仙不到蔡经家。　绝少当垆买酒钱，孤村小肆麦风前。故人为解相如渴，汲尽春申涧底泉。　病马龙钟似瘠竹，短鬣那复森开张。杜陵野老作浪语，苦试明年春草长。　便欲结茅湖上住，屋旁鸭嘴小渔船。惯掺思话纤腰鼓，不费君平卜卦钱。

诗思刁骚爨下琴，短吟弹出又长吟。十三徽碎钟期少，不向人间更铸金。　渺渺鸿陂白练铺，芋魁豆饭野风呼。它时两鹄歌声歇，似得浮山一格无(鸿陂见《汉书》。荆山为上格，浮山为下格，见《南史》)。　沿溪鸦髻数儿童，倒接篱来指老翁。休唱白鞮矜醉态，须教拍手笑山公。

记程总兵事

高要彭春洲明经不肯为其乡人张国梁作传，持论甚正。浚师窃有议焉。重臣大将，从事戎行，一旦失利，辱身降志，其罪实无可逭。若乡曲愚氓，被贼裹胁，而能力持大义，杀逆投诚，其卒也复以死报国，秉笔者方当为之涤荡瑕秽，表录勋绩，使仍执从贼之说，苛责而屏弃之，几何不阻人以自新之路哉？吾皖程学启者，其终始与国梁等投诚，后迭著战功，蒙恩擢至江西南赣镇总兵，遇缺题奏提督，给云骑尉世职、勃勇巴图鲁名号。同治三年督兵攻嘉兴府城，枪子贯入头脑，医治无效，遂死。江苏巡抚李公(鸿章)奏闻，得旨照提督阵亡例优恤，予谥忠烈。一介乡氓，得此可以不朽矣。学启，桐城人，英逆四眼狗之扰皖省也，学启为所掳，屡思逃去，贼拘禁之，不得脱。四眼狗知其勇，极为笼络，加以重用。学启见其荼毒百姓，颇不喜。咸丰十年四月，曾公(国荃)军逼安庆，学启乘隙纳款，曾公壮之，遂留营带队，旋克复安庆省城，叙功得保官职。同治元年三月，李公有上海之命，仅带学启所部两营往。半年之间，连获虹桥、北新泾、四江口之捷，军威大振。先后收复青浦、嘉定、太仓、镇洋、昆山、新阳、吴江、震泽各州邑。二年七月，进逼苏州。学启由娄门外节节进剿，历将城东之宝带桥、五龙桥，城北之华口、黄埭，城西之浒关、虎丘各处贼卡悉数扫平，派兵屯扎，又分队剿退嘉兴、湖州等路援贼。学启不甚通文字，而每战辄出奇谋制胜。十月，苏垣恢复，降贼部云官九人率二十余万众，谋踞城要挟，管带洋兵之总兵戈登又受贼愚，多方代为乞请。学启毅然不为动，请于李公，于猝不及妨时立斩部云官九贼首，悬竿示众。二十余万贼无一敢逞者，顿时解散。人服其勇敢决断云。学启死，年甫三十有五。戈登闻之，痛哭流涕，向李公索学启打仗时随身长旗，携回本国，留作记念。呜呼！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粤贼本小丑，乃跳梁潢池，蔓延至十数省，穷凶极恶，即穴中妇孺，亦应歼戮靡遗。学启一蚩蚩氓耳，律以窃国之义，罪何所辞，然而画计献城，身经百战，嘉兴之役，碎脑捐躯。我国家如天之仁，优其饰终之典，死而有知，宜如何感激耶？说者曰：李公沪上之功，半成于学启之手。是不特不知李公，并不知学启矣。夫学启之勇，非李公善用之，不足显；李公之功，非善用学启，与学启之感李公知，尽心为其用，亦不能底成。追杀兔兽，狗也；发纵指示，人也。汉高祖论功臣，惟萧相国食邑独多，有以哉！浚师官总理衙门时，洋人持学启及戈登照像来，视之修眉方口，两颧微露，恂恂然中人资。用是知以貌取人之所失多也。

表章学庸不始程朱

李恢垣吏部曰："《大学》、《中庸》二书，表章自二程子，朱子为之章句，始并《语》、《孟》为《四书》，户知之矣。按《中庸》一书，《汉·艺文志》有《中庸说》二篇。又戴氏《中庸传》二卷，梁武帝《中庸讲疏》一卷，见《隋·书经籍志》。司马光《大学广义》一卷，《中庸广义》一卷，见陈氏《书录解题》，均在二程之前。是不过因程、朱而显，非程、朱始能表章也。宋郑景望《蒙斋笔谈》阐发尤显，其论韩退之、李习之二人优劣，谓退之《原道》出于《大学》而未至，习之《复性篇》出于《中庸》而不胶。其论曰：'今世言三代周公、孔子之道，详者莫如《礼记》。《礼记》之传驳，而真得孔子之言者惟《中庸》与《大学》。'其言固深切著明矣。按：景望为徽宗时人，距二程稍后，而斯时三党相轧，程子之说未行。《笔谈》中所引文、富、杜、王诸公逸事，绝不及二程，且其言谓'古之至理有不谋而冥契者，吾儒之言《易》，佛之言禅是也'，又言'老子正今所谓禅者，但名不同耳'，是以三教归一为说，与程子迥殊，岂肯袭其言者？则此亦有识皆同之见，无容恃为绝学也。又按：《论语》自汉已立博士，而《孟子》一书虽有注疏，实表自王荆公，而苏辙《孟子解》、张九成《孟子传》、余允文《尊孟辨》，皆在朱子之前(石𡼖《中庸辑略》亦在朱子前，序所云'取石氏书，删其繁乱，名曰辑略者'也)。今人第知《四书》为朱子之功，不知《集注》而外，诸家尚不可胜数耳。"

御屏风

宋真宗时田锡请约略四部，别为《御览》三百六十卷，万几之暇，日览一卷，经岁可毕。又采经史切要之言，为《御屏风》十卷，置扆坐之侧。真宗善其言，诏史馆以群书借之。较太宗选杨徽之诗十联在御屏风，相去远矣。

日本舆地

予得日本赖襄(安艺人，字子成)所著《新策》六卷，首载六略，曰《舆地》，曰《封建》，曰《官制》，曰《兵制》，曰《财用》，曰《法律》。其叙彼邦舆地颇为明备，历朝史册及我《皇清四裔通考》、顾亭林《天下郡国利病书》、魏默深《海国图志》皆未得其详细。今为觇缕记之俾读者

有所考焉。

赖襄曰:皇和之邦,处于大海之心,东西六百余里,南北二百余里,其形如磬折(魏氏图志注云:"尝见日本所刻《和汉纪年》,其国本曰和,华人讹称曰倭也。")其地脉起于中而左右降,中最隆,东北亚之,西南最纤。故东北以连山斜限,连山外弃之毛夷。景行天皇使皇子日本武尊逾连山东征而辟之,成务天皇隔山河而分国县,随阡陌以定邑里。东西为日纵,南北为日横,凡为国百有四十四。尔后相继,竟有四裔。至文武天皇因山海形势,分为六十六国(顾书:"国王一姓,历世不易。初号天御中主,居筑紫宫。其子号大材云尊,自后皆以尊为号。传世三十二,至彦瀲尊第四子号神武天皇,徙太和州强元宫。传至守平天皇,凡四十一世,复徙都山城国。两汉时始通中国。魏、晋以后得五经、佛教于中土,于是沙门之教盛行。唐贞观间遣使往谕。宋初遣国僧奝然浮海贡献,太宗赐紫衣,厚存抚之。其传国已六十四世。"浚师按:梁玉绳《元号补遗》云:"同里王觐宸自日本归,得其国人新刻《大成年代广纪》,凡百二十代,起周惠王十七年,至我朝嘉庆五年。上纪本国年代,黑字,下记中国年代,朱字,瞭若指掌。"今考《新策》所纪年号次序,与《广纪》正合。四十一世系持统,唐垂拱三年立,至万岁登封元年,在位十年。六十四世系圆融,宋开宝三年立,至雍熙元年,在位十五年。顾氏谓太宗赐以紫衣,当是六十六代一条、六十七代三条时事。魏氏图志谓顾书所云六十四世,溯之当在商、周,其国王一切名号,当系通华文后增饰为之。盖未见《广纪》而凭其臆说耳)。畿内凡五州,曰山迹,曰山背,曰河内,曰和泉,曰摄津(顾书谓是山城、太和、河内、摄津、和泉),地拖于尾西北海中。其南滨七国,曰播磨,曰备前,曰备中,曰备后,曰安艺,曰周防,曰长门,合称山阳道。北滨九国,曰丹后,曰丹波,曰但马,曰因幡,曰美作,曰伯耆,曰出云,曰石见,曰隐岐,合称山阴道(山阴一曰景背,山阳一曰景面。景,日景也)。山迹之南一国,曰纪伊。纪伊西北海中一国,曰淡路。其西南四国,曰阿波,曰赞岐,曰土佐,曰伊豫,合称南海道。南海之西、山阳之西南海中九国,曰丰前,曰丰后,曰筑前,曰筑后,曰肥前,曰肥后,曰日向,曰大隅,曰萨摩,合称西海道(肥前西北有二岛,曰壹岐,曰对马。对马、萨摩管朝鲜、琉球二蕃。二蕃与毛人,景行以来皆服日本,经源氏、足利氏而浸倨,丰臣氏而降服,故皆贡方物,萃于征夷府。朝鲜之地倍毛人,琉球三分毛人之一,最纤软易制,故其执礼尤恭。顾书谓日本三岛,一伊岐,一对马,一多袛。误壹岐为伊岐,而添出多袛一岛。魏氏图志谓日本三岛英人图萨摩于对马西为大误,并云萨摩即萨峒岛,居日本之南,皆误于各纪载耳食之谈。如萨摩在日本南,则不得称之为西海道矣)。日向为神武天皇兴起之地,神武都山迹,仁德都摄津(神武、仁德二君当在唐贞观以前)。天智都近江(天智为三十九代君,立于唐龙朔二年,至咸亨二年,在位十年)。元明都山迹之平城(元明为四十三代君,立于唐景龙二年,至开元二年,在位七年),五帝因之(五帝当是四十四代元正、四十五代圣武、四十六代孝谦、四十七代废帝、四十八代称德、四十九代光仁,其六代而曰五代者,或废帝不列入欤)。至桓武天皇(五十代,唐建中三年立,至永贞元年,在位二十四年)乃定都山背。自山背之背缘北海而东北上七国,曰若狭,曰越前,曰加贺,曰能登,曰越中,曰佐渡,曰越后,合称北陆道。自山迹缘南海而东上十五国,曰伊贺,曰伊势,曰志摩,曰尾张,曰参河,曰远江,曰骏河,曰甲斐,曰伊豆,曰相模,曰武藏,曰上总,曰下总,曰安房,曰常陆,合称东海道。南海、北海之间八国,曰近江,曰美浓,曰飞弹,曰信浓,曰上毛,曰下毛,曰陆奥,曰出羽,合称东山道,东山谓其多山也。而信浓与东海之甲斐,所谓连山斜限者。东山道一曰中山道。南北遭运由于河(遭运当是漕运),东西之运由于海。桓武之世改山背曰山城,都曰平安。东左京,西右京,各领三十坊,南北九条皇城在中。四面十四门,置六关,曰相坂(在近江),曰铃鹿(在伊势),曰不破(在美浓),曰清见(在骏河)曰须磨(在摄津),曰赤间(在长门)。清见以上控其东,须磨、赤间扼其西也。以六关制七道。道以统国,国六十有六(南怀仁《坤舆图说》所记同)。国以统郡,郡六百有四(《潜确类书》作五百七十二郡。顾书作五百八十五郡,朱竹垞《静志居诗话》作六百一十三郡、八十二浦,皆与《新策》不符)。郡以统乡,乡一万三千。国有五等,曰大、上、中、下、小,郡亦如此。七道之驿三百九十三(东山八十余,南海二十余,西海九十余,山阳、东海合五十,山阴、北陆各三十余)。建太宰府于西海,以备西蕃(朱竹垞《静志居诗话》谓:"日本国俗无冠,国王但著乌帽"。皆不确。按:赖襄《官制略》云:"天智、文武之际,官制大定。盖比推古、舒明始通隋、唐简质者,渐趍于文。以冠服采色定其位级,推古帝创十二阶冠,孝德帝制七色十三阶冠,天武帝改爵位号,定朝服采色。至称德帝变官名,光仁帝即位,尽复其旧。其大定至今,自一位至三位,各分正从,为六阶;自四位至八位,各分正从,而正从又各分上下,为二十阶;从八位下之下有大少、初位,各分上下,为四阶;凡三十阶,以叙诸臣。别有一品至四品四阶,以叙亲王。别有勋十二等,第一等准正三位,第十二等准从六位下,凡位、阶皆以少者为贵)。四边之塞,四十里一堠。凡海内形势、风气、民俗,畿内以西之民勤农而少熟,东北民惰农而多熟,皆无鱼盐蛤蠃之利。畿内及阿波、赞岐、播磨以东,伊势以西,其风气同,其地小险小沃,其民柔软,好机利,其言语浮俐,其产纤工奇技,其港泊或多任侠,而要之非用武之地。甲斐、信浓、越后、越中,其地大险,其民沈毅精悍,业及蚕丛,其言语深重,其产金、铁、文绢、佳鹰。关八州尾张以东诸国,其地大沃,其人爽达,果断喜武,其言语斩截,其产竹箭、利刀、善马。常陆、陆奥、出羽,其地大险大沃,其人似关八州而朴挚,其言语前卑后高,其产巨牛、善马。其朴挚愈北愈甚,毛人乃其极者。毛人之国固(疑是涸)。泽咸卤,不生五谷、桑

麻、六畜，其民茸毛，妇人黥面文身，男子挟弧插毒矢于头，射熊罴猎虎，攫鲑鱼以为食，无文书，刻木结绳以为约束，独知敬日景，曰是天皇所宗也。毛人北与鲁西亚夹海相望，自鲁西亚西南缘海与北陆、山阴、西海千里相望。山阳、山阴、西海及伊豫、土佐其风气相同，地小险小沃，其民鄙琐，言语卑贱，产荐席、致布，特肥前、土佐以西颇有大险大沃者，其民颇类信浓、陆奥。陆奥、西海其人长大，山阴、山阳其人短小。朝鲜、琉球与毛人间北海而相去者四百余里云。

是书前有大和菊山骢序，谓伊藤氏之唱古义，物氏之唱古文辞，皆立不朽之业，又谓此录可补常藩之史志、表未具之阙。惜均未获睹也。

胜克斋

胡文忠致曾侍郎书有云："胜帅以招降为得计，盖亦今之熊文灿耳。"胜帅者，克斋（胜保）也。以庚子举人、外班翰林，存至内阁学士。文宗登极初年，上疏论南北形势颇切，上嘉之，迭加拔擢，任以军务。丰县之役，战绩甚伟。迨至督兵数省，渐跋扈。在皖北时招抚逆捻张潍。潍妻有姿首，出入辕门，毫无顾忌，用是丑声达内外。四眼狗就禽后，余孽不多，胜不肯遏击，安坐颍州，遂致入关肆掠，而陈得才山南之祸烈焉。苗沛霖骚扰江、淮，逞其一枭破獍之心，罪无可逭，胜则一意纵容保护。其间劣绅某某及臬司张某、总兵博某等幸灾乐祸，甘为苗逆牙爪，风承痔舐，靡恶不为。厥后凶焰日张，虽受苗胁制，听苗指挥者不仅胜一人，而生灵荼毒，推原祸始，皆胜之养痈贻患也。胜由皖而豫，由豫而秦，凡用兵处，所贪污欺饰，不可悉数。同治初元，奉旨革职拿问。胜供词狡辩，案未定。给事中赵君（树吉）复严劾之，御史某君因赵君疏加以申救，为同台刘君（其年）所纠，并陈其悖谬有八。中云"该御史自知强词夺理，清议不容，所以挟制朝廷者，尤在'将帅寒心，衅人藉口'二语。臣谨按：《春秋》之法，人臣无将，将则必诛。今该御史为此诬罔诞妄之言，意存禁吓，律以无将之义，何所逃罪？盖该御史之兄，前在咸丰年间因案革职，得入胜保军营。效命私门，甘心鹰犬，原折流布，举国哗然。若犹觍颜与之同列，臣甚羞之"等语。疏入，上为动容，旋赐胜自尽。胜之缳首也，大学士周文勤奉派传旨。文勤赴狱中，胜直前牵其衣，曰："中堂，许某效临刑呼冤乎？"文勤窘甚，退至门外，曰："我不管！我不管！"论者谓周延儒自尽时，语剌剌不能休，监视者急，在外大声呼周曰："老师，天明矣！天明矣！"胜此举可谓确肖。京师相传，无不发噱云。胜尊人戊辰乡举，先世父同岁生也，人极笃厚。胜官京朝时，亦颇爽直不阿，晚节不终，惜哉！石埭杨朴庵（搞藻）负理学名，胜执经问业者有年。朴庵屡以书规之，卒不省，其及于罪也固宜。初外省督抚、统兵大臣交章劾胜，而首先举发者实光禄寺卿潘君（祖荫）。潘乃文恭相国（世恩）之孙，晏敦复峭直敢言，无忝厥祖矣。

祭 神

《大清通·礼》："元日恭祭堂子，飨殿内奉，朝祭神位于东，夕祭神位于西。舆前设案各一，每案陈香碟，朝夕守堂子人上香。除夕内务府官诣圜殿焚旧楮钱，总管大臣率诸王长史诣圜殿县新楮钱。总管大臣于殿内高案下杉柱县楮钱二十有七，诸王长史、护卫等依次各县楮钱二十有七。有司陈香镫，司俎官上香。其祭堂子前一日，所司立杆于圜殿南正中石座，祭日县黄幡，系采绳，缀五色缯百缕，楮帛二十有七，备香镫。司俎官由大内恭请神位，安奉于祭神殿内，南向，陈馐饵盘九，酒饯三。圜殿陈馐饵盘三，酒饯一，楮帛如数。"谨按：堂子之祭，为我朝敬事天神令典。乾隆十九年四月，谕礼部等衙门：王公等建立神杆，按照爵秩等差设立齐整。寻议神杆立座每翼为六排，每排为六分，皇子神杆列于前，其次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各按排建立，从之。以故满洲士庶家均有祭神之礼，亲友之来助祭者，咸入席分胙，谓之吃肉。浚师官京师时，曾屡与斯会。兹录麟丈见亭河帅《鸿雪因缘图记》中祭神一则，以资考证焉。记曰："道光二十有五年，岁次乙巳，麟庆年五十五岁，蒙恩家居调理腿疾。秋八月，夙恙就痊，发愿祭神于宅内五福堂。其名五福者，则以官总督时叠邀御书'福'字之赐，汇摹其五，永迓嘉祥也。爰蠲吉日，选牺牲，前期命长媳造醴酒、打洒糕，届期在杆前供糕、酒，命长子崇实告祭。屋内西炕悬镶红云缎黄幪，粘纸钱三挂，前设红棹，供糕十三盘，酒十三盏，香三碟。免冠叩首，易酒三次，焚纸钱一，移南一香碟及第三糕盘于版上，请牲（称曰黑爷）入，提耳灌酒，省之，（避杀字）取阿穆孙（肯也）供棹北。俟肉熟，奉俎以献，首向上，振鸾刀插之。免冠叩首，撤幪受胙。夕祭设幪架于北炕，系小黄幪，仪如朝祭。惟糕、酒数各十一，请牲不取血肯。献熟时息香撤火，布幔遮窗，主妇叩首，谓之背镫，呼烛后撤幪分胙。次早在杆前祭天，先置大铜海，设高棹，陈五碟，实以米、盐、香、水，一空，留贮阿穆孙。洗斗升旧骨于屋上。免冠叩首，撒米三次，请牲省之，盛血以盆，衅杆尖，脱衣（避剥字）解节，俟肉熟，跪切细丝，盛以碗，配粺米饭同供。免冠叩首，取碟中物贮斗内，剔项骨共贯于杆立之，转俎分胙。午后掇骨燎牲衣，礼毕。余家旧有萨玛，（译言祝辞）今则乐设不作。其器有神箭、桦铃、拍板、手鼓、腰铃、三弦、琵琶、大鼓，凡八具。"谨按：满洲所祀神有画像者，坤宁宫系佛菩萨，关帝、穆哩罕，又相传祝词所称丹珲珲即七星，鄂谟锡玛玛即保婴，尚锡即田祖，纽欢台吉武笃本贝子，皆有功德者，余无考。盖自金天兴以后文献无征，世远年湮，国语惟凭口授，不能尽详始末。考《礼记·文王世子》"释奠于先师"，郑玄注不能举先师为谁。以《周礼》瞽宗为例，知古人于相传祀典皆不妄实其人，故我纯庙修祭神祭天典礼，亦阙所不知，正合祭法所谓"有其举之，莫敢废"也。至祝文"鄂罗罗"诸字，有声无义，亦如汉乐府《临高台》之收中吾有所思之"妃呼豨"

尔。

田巴对齐王

《新序》:"齐有田巴先生者,行修于内,智明于外。齐王闻其贤,聘而将问政焉。田巴先生改制新衣,髇饰冠带,顾谓其妾曰'何若?'其妾曰'佼'。将出门,问其从者曰:'何若?'从者曰:'佼。'过于淄水,自窥丑恶甚矣。遂见齐王,齐王问政焉。对曰:'政在正身,正身之本在于群臣。今者大王召臣,臣改制髇饰,将造公门,问于妾,妾爱臣,谀臣曰佼。将出门,问从者,从者畏臣,曰佼。臣临淄水而观影,然后自知丑恶也。今齐之臣妾,谀王者非特二人也。王能临淄水见己之恶,过而自改,斯齐国治矣。'"此与《国策》邹忌谏齐威王同一意致,而寥寥数语,了无枝蔓。可见古人胎息之善。

虞美人

"项王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此一段写英雄末路,有声有色,千载而下读之,犹为感慨。龙门之笔,所以高出寻常万万也。司马温公作《资治通鉴》,独删去之,岂以美人、骏马不足纪乎?浚师按,虞美人有答项王楚歌云:"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辞旨悲惋,实开汉以后五言之先声。"美人名虞",注:"一曰姓虞。"《后汉书·灵帝纪》熹平四年拜冲帝母虞美人为宪园贵人,是古今有两虞美人也。

色斯举矣翔而后集

何义门《读书记》曰:"'色斯举矣'二句,集解中本不与下'雌雉'相属,朱子亦据胡氏谓:'雉之飞也决起,其止也下投,无翔集之状。'故虽与下通为一节,注中仍谓二句上下必有阙文。其谓色举翔集即雉,移山梁一句冠于首,则辞意尤明,始于陈定宇。"浚师按:《程子外书》云:"'山梁雌雉,时哉时哉!色斯举矣,翔而后集。'子路闻之,竦然共立,后乃三嗅而作。文如此顺,恐后人编简脱错。"又云:"'山梁雌雉,时哉时哉!'此圣人歌雉在山梁得其时,而民不得其时也。子路不察,乃共之,三嗅而作,使子路知我意不在是也。"朱子之说实出于程子,未必以胡氏为据。马融注色举,但曰见颜色不善则去。周生烈(仍有周氏,未详其名)注翔集,但曰回翔审观。故正义曰:"此言孔子审去就也。谓孔子所处,见颜色不善,则于斯举动而去之,将所依就,则必回翔审观而后下止。翔而后集,以飞鸟喻也。"宋儒于汉学最多攻驳,独此节不肯轻发议论。如蔡节《论语集说》则曰:"色,谓人之容色也。举,谓飞而去之也。"张南轩《癸巳论语解》则曰:"此非止为事君而言。色斯举矣,炳先见于几微也。翔而后集,从容审度而后处之也。若是则悔吝何由而至?"真西山则曰:"色斯举矣,去之速也。卫灵公问陈而孔子行,鲁受女乐而孔子去。翔而后集者,就之迟也。伊尹俟汤三聘而后幡然以起,太公、伯夷闻文王善养老而后出。后世如汉穆生以楚王戊不设醴而去,诸葛武侯必待先主三顾而后从之,皆有得乎此。"朱子知上下必有阙文,又谓不可强为之说,而于马注"见颜色不善则去"添出"言鸟之见人颜色不善则飞去",似乎拘泥"翔集"二字,不知《礼记》"行不翔",《论衡·定贤篇》"大贤之涉世,翔而后集",翔字皆属人说。近时高头讲章有云:"一说注明指鸟下,单指雉。"于朱注"人之见几而作,审择所处,亦当如此"句全不体会矣(《韩诗外传》引"色斯"三句证接舆辞楚王之招,西山先生之所本也)。

放炮

年羹尧官总督时,自以曾佩大将军印,威福独擅,不准同城巡抚放炮。按:王弇州《觚不觚录》:"先朝之制,惟总兵官列营始举炮奏鼓吹,而吾苏韩襄毅公(雍)以右都御史总督两广,开府梧州最盛,自是三边、宣大之总督,以至内地带提督者皆然,若巡抚则不尔。先君代杨襄毅总督驻密云,晚堂则不举炮奏鼓吹,云杨公固如是。得非密云迩京辇,当稍从裁省耶?然自后巡抚无不举炮奏鼓吹矣。倭变以来,巡江御史亦行之。五六年前,吾州兵道亦行之。"云云。我朝官制,半沿明习。今各省同城将军、督、抚、学政,及部差、监税、织造等官,皆出入举炮奏鼓吹,巡道之驻扎外府者亦然。广州满洲、汉军两副都统,出门向只奏鼓吹,不举炮,长乐初将军莅任,属其一体举行,嗣后必沿以为例云。

储贰金鉴

高宗纯皇帝命诸皇子同军机大臣及上书房总师傅等,将历代册立太子事迹,有关鉴戒者,采辑成书,名为《古今储贰金鉴》,是书外间罕有见者。谨案:乾隆四十八年九月三十日,内阁奉上谕:"朕阅馆臣所进《职官表志》,詹事府一门,其按语内称'詹事为东宫官属。我国家万年垂统,家法相承,不事建储册立,詹事府各员留以备词臣迁转之阶'等语,是书馆臣因朕前降谕旨,于建储一事之断不可行,明切训示,故于按语内特为揭出。其实书生拘迂之见,岂能深计及此。且使是书留传后世,安知不又訾议馆臣为无奈迎合谕旨,非其本怀耶?用是不得不再为明白宣谕。夫尧授舜,舜授禹,唐虞固公天下,即禹之传启亦非于在位时有建立太子之事。三代以后人心不古,秦、汉预立太子,其后争夺废立,祸乱相寻,不可枚举。远而唐高祖立建成为太子,至于兄弟相残,建成被害。近而明神宗朝群臣奏请预立国本,纷纭扰乱,大率皆为后来希荣固宠之地。甚至宵小乘间伺衅,酿为乱阶。如挺击等案,神宗召见太子,泣为慰藉,父子之间,至于如此,阅之真可寒心。可知建储册立,非国家之福,召乱起衅,多由于此。即以我朝而论,皇祖时理密亲王亦尝立为皇太子,且特选

公正大臣如汤斌者为之辅导。乃既立之后，情性乖张，即汤斌亦不能有所匡救。群小复从而蛊惑，遂致屡生事端，上烦皇祖圣虑，终至废黜。且即理密亲王幸而无过，竟承大统，亦不过享国二年。其长子弘晳纵欲败度，不克干蛊，年亦不永。使相继嗣立，不数年间，连遭变故，岂我大清宗社臣民之福乎？是以皇祖有鉴于兹，自理密亲王既废，不复建储。迨我皇祖龙驭上宾，传位皇考，绍登大宝，十三年励精图治，中外肃清。我皇考敬法前徽，虽不预立储位，而于宗祏大计，实早为筹定。雍正元年，即亲书朕名，缄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扁内，又另书密封一匣，常以随身。至雍正十三年八月，皇考升遐，朕同尔时大臣等敬谨启视传位于朕之御笔，复取出内收缄盒密记，核对吻合，人心翕然。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也。朕登极之初，恪遵家法，以皇次子孝贤皇后所生嫡子为人端重醇良，依皇考之例，曾书其名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扁额后。乃禀命不永，未几薨逝。遂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将其名撤出，追谥为端慧皇太子，是未尝不立嫡也，但不以明告众耳。嗣后皇七子亦孝贤皇后所出，秉质纯粹，不久亦即悼殇。其时朕视皇五子于诸子中觉贵重，且汉文、满洲、蒙古语、马步射及算法等事，并皆娴习，颇属意于彼，而未明言，乃复因病旋逝。设依书生之见，规仿古制，继建元良，则朕三十余年之内，国储凡三易，尚复成何事体？是以前于癸巳年复书所立皇子之名，藏于匣内，常以自随。是年南郊大祀，令诸皇子在坛襄事，曾以所定皇子，默祷于上帝。若所定之子克承堂构，则祈昊苍眷佑，俾得年命延长。倘非天意所属，则速夺其算，朕亦可另为选择，毋误我国家宗社生民重寄。本年恭诣盛京，只谒祖陵，亦如告天之言，默祝于太祖、太宗之前，仰祈灵爽式凭，永垂昭鉴。朕非不爱子也，诚以宗社为重，若朕之子孙皆以朕此心为心，实大清国亿万斯年之福也。今日召对诸皇子及军机大臣等，面降此旨，即朕前所默告上帝、祖宗之言，岂容有丝毫虚饰耶？朕于天下一切庶务，无不宵旰勤求，悉心筹画，宁于继体付托之重，转不早为定计乎？秋间朕于避暑山庄河岸御枪打鸡鹊，失足落水湿衣，其时不特御前王公大臣等闻知，俱即趋至问安，即汉军机大臣亦接踵前赴该处。朕仍率伊等谈笑而行，并未有因内廷禁地，太监等敢于阻止者。设朕起居偶有违和，大臣等俱可直诣寝所，此皆由朕平日君臣一体，无日不接见，诸臣面承谕旨，何至有若前代'夜半禁中出片纸'之语，为杞人之忧乎？总之，建储一事，即如井田、封建之必不可行，朕虽未有明诏立储，而于天、祖之前既先为斋心默告，实与立储无异，但不似往代覆辙之务虚名而受实祸耳。故现在詹事官属虽沿旧制，而其实一无职掌，只以备员为翰林升转之资耳。因明切宣谕，我子孙其敬承勿替，庶几亿万年无疆之休，其在斯乎！总之，此事朕亦不敢必以为是，其有欲遵古礼，为建立之事者，朕亦不禁。俟至于父子兄弟之间猜疑渐生，酿成大祸，当思朕言耳。并谕馆臣将此旨录冠是编之首，俾天下万世咸知朕意。钦此！"恭读一过，仰见圣主近承祖宗家法，远鉴历代弊端，议论崇闳，巍巍乎度越千古矣。

奔者不禁

《周官·媒氏》："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钱竹汀少詹述德州梁鸿翥解曰："会字读如'惟王不会'之会。谓会计其未嫁者，令其及时嫁娶。古者女子有罪为人妾，而《内则》云：'奔则为妾'，以其六礼不备卑之也。仲春奔者不禁，谓不禁其为人妾耳。圣人岂导民以淫奔哉？"林芗溪《三礼通释》云："万氏谓奔者不禁，是作《周官》者见周末时俗有男女相诱，如《溱洧》诗所云，而官不禁者，遂以为《周礼》固然，而遂笔之。案：孙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杀止。'谓九月即有昏娶，至冰泮农业起，则昏礼杀也。毛公《诗》传多用其说。据此，则仲春正昏娶杀礼之时，故有故而迟至于此，礼虽不备，官可不禁。叶氏亦谓奔非《桑中》所谓奔。万氏以为即《诗》所刺之奔，误。"临海洪颐煊《读书丛录》云："《礼记·内则》：'聘则为妻，奔则为妾。'郑注：'奔或为衒。'《说文》'衒，行且卖也。'重文作衒。奔者不禁，亦谓卖者不禁，疏义失之。"以上三说，皆似是而非。梁主不禁为人妾之议，不知有罪为人妾，与六礼不备之为妾，皆无所用其禁。林之有故而迟，礼虽不备，官可不禁，较梁说差胜，然有故而迟解下"无故而不用令"句则可，乃明明指为"仲春之月，令会男女"，而必强谓仲春正昏娶杀礼之时，插入"有故而迟"四字，颇不圆到。（何异孙《十一经问对》："会男女于仲春者，顺时令阴阳交也。周正建子，即今十二月，故《诗》曰'士如归妻，迨冰未泮'，独奔者不禁。注疏郑解不通，聘为妻，奔为妾，淫奔之事，安有不禁乎？尝谓全《礼》非周公之全书，必末世添入者。"）洪录以《说文》衒字拉到卖字，亦属牵强无味，近于改字陋习。浚师按：宋乐清王东岩（名与之，一号次点）《周礼订义》引郑锷云："或谓是时令会男女之当嫁娶者，使得以及时，则奔者宜禁，反不禁之。郑康成以谓'重天时权许之'是否，余以为康成一语之谬，伤败风教，至今牢不可破。周人立法之本义，言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与今律文言若之若同。若之为言，及也。谓不禁男女之奔及无故不用令者，俱有罚耳，奈何以'重天时权许之'耶？"此论未经人道，盖贾公彦已有"权许之实，实非正礼"之语也。颍州连叔度《周官精义》于"仲春之月"至"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三十七字，谨遵御案，断为莽歆增窜，群儒强为之说，皆不足辩。所见实正大。其注"娶判妻"谓已出之妇人，"子"谓他人之子，书之虑其有悔，亦原本郑锷《订义》（俞氏樾《群经平议》谓"娶判妻"判字系衍文，谬）。浚师又按："司男女之无夫家者。"注："无夫家是鳏寡之人。"寡可以称无夫家，鳏亦可以称无夫家乎？是真不得其解矣（王开祖曰："奔者不禁，示天下无礼。复仇而义，示天下无君。盖疑《周礼》削于六国，焚于秦，出诸季世，所存者寡，圣人不作，无从而取正也。"）

置闰

嘉庆十八年癸酉，时宪书系闰八月。是年冬至在十月内，为向来所未有。因推算十九年三月亦无中气，可以置闰，经管理钦天监定亲王（绵恩）等奏闻，奉旨："详细再行通查。"旋据奏称："康熙十九年、五十七年俱闰八月，是年冬至仍在十一月，与郊祀节气均相符合。今嘉庆十八年闰八月，冬至在十月内，则南郊大祀不在仲冬之月，而次年上丁、上戊又皆在正月，不在仲春之月，且惊蛰、春分皆在正月，亦觉较早。若改为十九年闰二月，则与一切祭祀节气均属相符。复将以后推算至二百年，其每年节气及置闰之月，俱与时宪书无讹。"上从之。时宪科五官正王嵩龄、何元泰、陈恕、何元海蒙恩各加一级云。

音韵

宁都曾青藜（灿）选辑国初诸家诗，名《过日集》，其凡例有云："诗以道性情，音韵相近，声律自谐。《三百篇》至汉、魏、六朝、初无一定之韵。自沈约《韵谱》一出，唐人稍加增损，取以设科，名曰《礼部韵略》，遂使千余年间学诗者奉为刑书。余考：沈韵东、钟、真、文、支、微、鱼、模、寒、删，萧、豪，庚、青，覃、盐，应分也。今不分东、钟，鱼、模，而以东、冬，鱼、虞，分为二韵；支、微，真、文，寒、删，萧、豪，庚、青，覃、盐，数韵虽分，而微韵之惟、危、眉、悲，删韵之残、阑、餐、珊，文韵之春、纯、屯、轮，青韵之清、情、精、莺，混入支、寒、真、庚诸韵；真、文又分为真、文、元，庚、青分为庚、青、蒸，萧、肴分为萧、肴、豪，覃、盐分为覃、盐、咸；江、阳本一音也，分而为二；麻、遮本二音也，合而为一。种种舛谬，不可殚述。明初宋文宪等正讹订谬，定为《正韵》，虽东、钟，支、齐，庚、青，真、文，诸韵间有混淆，然尚不失《中原音韵》之正。至韵谱之舛，则在唐李涪已极言之矣。况唐时多有不拘沈韵者，又或谓古风不拘，律则未有不严者。不知少陵五律《雨晴》'从西万里风，久雨不妨农'，《摩诘》五排《禊饮应制》'宜春小苑东，灞浐亦朝宗'，《扈从温汤》'旌旗渭水东，词赋属文宗'，襄阳《元日》'今朝岁起东，无禄尚忧农'，岂非东、冬二韵乎？襄阳五律《省觐》'劳歌涉海涯，亲望老莱归'，岂非支、微二韵乎？少陵七律《崔氏东山草堂》'落日更见渔樵人，饭煮青泥坊底芹'，岂非真、文二韵乎？善夫夏洪基曰：'学唐者宜学其品格之高古，气韵之浑厚，学李、杜者又宜学其才情识力，学其清新俊逸，卓炼沈雄，不徒拘拘于韵谱也。若必韵谱之拘，则三唐悉用沈韵，而诗如李、杜者有几？今人知依唐韵而诗如唐者复有几？其所重概可知已。况音有古今、异读，盖运会使然，不可强合。纵使孔子复生，恐不能以《三百》之韵比今人，而同之以故。沈韵之不合古者多矣，今韵之不合沈者又多矣。岂沈不用古则是，而今不用沈则非哉？'宋濂溪曰：'《国风》、《雅》《颂》四《诗》，以位言之，则上自王公，下逮小夫贱隶，莫不有作。以人言之，其所居有东西南北之殊。故所发有剽疾重迟之异，四方之音，万有不同。孔子删《诗》，皆堪被之管弦者，取其音之协也。楚、汉以来，《离骚》之辞，《郊祀》、《安世》之歌，以及于魏、晋诸作，曷尝拘于一律？亦不过协比其音而已。明末云间陈大樽选近诗，凡用《正韵》者，诗虽佳弗录。甚矣夫，其舍父而庙别祖也！今余所选，率多唐韵，习尚既久，不能厘正。而用《正韵》者，亦并存之。若一律兼用两韵，则不敢收入也。"按：此论极精确，讲韵学者宜三复之。

角门

辕门见于《周官》，其名最古。《唐·张仲方传》："两省官入朝宣政，衙门未开，百官错立于朝堂。"此尚是朝门，非若今之官署也。国初任葵尊（宏嘉）为御史，疏定朝服，三品以上乃得衣貂及舍利狲。渔洋先生戏为诗曰："京堂铨翰两衙门，齐脱貂裘舍利狲。昨夜五更寒透骨，举朝谁不怨葵尊？"是可为后来衙门典故。《明史》沐昆袭黔国公，初喜文学，自矜厉，其后浸骄，陵三司，使从角门入。盖外官衙署正门左右各有门一，谓之东角门、西角门，属官参谒，均由角门入也。

程孟阳诗

朱竹垞先生谓程孟阳诗近体多于古体，七律多于五律，格调卑卑，才庸气弱。就其集中稍成章者录得八首，入《明诗综》中。其实孟阳诗未可厚非也。《渔洋诗话》云："明末七言律诗有两派，一为陈大樽，一为程松圆。大樽远宗李东川、王右丞，近学大复。松圆学刘文房、韩君平，又时时染指陆务观。此其大略也。松圆警句如：'爪步江空微有树，秣陵天远不宜秋。''梅残烛烬西窗雨，雪冻香浓小阁云'。'古寺正如昏壁画，层湖都作水田衣。''梦里楚江昏似墨，画中湖雨白於丝。''远雁如尘飞水面，乱帆随月下吴头。''回峰冻雨皆成雪，出雾危峦半是云。''多年华发丝相似，三月春愁水不如。''硐饮断虹明积翠，湖飞片雨乱斜阳。''雨声变后寒风急，虹影消来白日过。''城上雪声游子屐，县南风色酒人家。''岳寺夜眠春硐雨，浦楼寒醉雪山风。'皆不愧古作者。"沈归愚先生《别裁集》云："孟阳诗亦娟秀少尘。自钱牧斋訾謷李、何、王、李诸人，推孟阳为一代宗主，几与高季迪、李宾之前后相埒矣。而阳羡邵子湘有心矫枉，摘其累句，谓其秽亵俚俗，几于身无完肤。予录其气清格整，去《风雅》未远者四章，见孟阳自有真诗，勿因牧斋之过许，而毛举其疵以掩之。"浚师按：竹垞于嘉定四君子诗，皆若有不满之意。《明诗综》为一代传书，未敢轻为议论。然所收曾传灿诸人，实皆食圣朝之粟，不得比于前代之遗民也。兹特记王、沈两公之说，并择录孟阳古体诗四首于后，明眼人自能辨之，且以明区区非阿好乡人焉。

附录　程孟阳(嘉燧)诗

孙履正履和北上予同舟送之入郡舣舟白莲桥信宿临别题赠长句

凉风一杯酒，明月万里心。双帆飞度吴苑树，澄江远挂秋河阴。君过三山向京阙，扬子津楼秋涨没。广陵豪士邀醉君，期我不来意超忽。君不见梁园归弄黄河舠，惊沙刮地哀鸿高。又不见吴都走马来观试，霜叶覆阶稚满寺。壮心跅荡功名疏，剑歌萧条风雨至。逐君兄弟岁月深，寸心匪石千黄金。脱衣贳酒君酌斟，君胡不饮心沈吟。沈吟欲言向余久，旧时好事还能否？黄罗峰头搔首问青天，逸句惊人落杯酒。此中二月梨花明，绿莎锦湍飞羽觞。千林皑皑雪照夜，踏冰响屧空岩声。玉屏门西初罢射，挥鞭半醉归侵夜。将军开阁遮马迎，琉璃烛晃金盘炙。别来耕商甘隐沦，此日感叹伤精魂。令弟胸怀万人略，结束弓矢干金门。仲今落魄向侯邸，食鱼有无那可论。送君江边天迢迢，月明青天生夜潮。我醉仍眠为君侣，起看日暮阳山雨。朝来移艇游村南，碧梧苍翠藏精蓝。龙鳞古木不见日，菱花演漾开风潭。卷帷散发荫深樾，此时赋诗思清发。忽然二子就我来，手指月出浮云开。溪桥石路皎霜雪，顾影踏月心徘徊。徘徊不眠欲至曙，预愁明日还归去。白莲桥西题赠君，千载知余送君处。

宿牛首

城南遍兰若，兹山何穹窿？鞍马上几盘，迫察势犹雄。崖昃日半倾，光射东南峰。阑干倚峻壁，毫末纷玲珑。路回见塔寺，到门罗杉松。积翠扶层堵，暝色带远江。高殿夜突兀，古木枝茏炊。尚骇仰睇睐，未觉俯历崇。细路绕殿角，欲上闻鸣钟。扪萝踏深影，林幽径难通。悄然心神凄，却顾来惊风。下归白云梯，微月光朦胧。明当上绝顶，冥搜恣所穷。兴剧耿无寐，清宵殊未终。

赠张翁茂仁二丈

达士志匡时，经纬随弛张，小儒竞枝叶，雕绘攻词章。张翁磊落人，所思济时康。上下数千年，抵掌如倾囊。治乱本代兴，史乘记多方。搜罗到根源，补苴见周防。贾生著《过秦》，荀卿法后王。阿扮述元经，斟酌惟行藏。惜哉时命违，白首徒栖遑。材大不谋身，仅饱核与糠。伊余为童儿，见翁吾师旁(年十四，与唐叔达同受经徐师门下)。开口据上坐，大声论兴亡。斯岂古人欤？自分不得当。何图卅年闲，折节夷辈行。扣门来相求，令我神扬扬。谓余可与言，勖之以自强。云堪托子孙，怀此何能忘。萧萧伯通庑，峨峨德公床。过从风雪晨，斗酒激中肠。相彼岁寒松，摧颓阅冰霜。孰知岩壑姿，可以栋明堂。

题画雪景送炤师归黄山喝石居　去年除夕师以余疾出山，兹感旧作歌

莲花峰腰三丈雪，飞鸟无声人迹绝。山僧冒寒晨出山，触踏层冰踃拆裂。远来问疾刚一笑，寒缸结花如吐屑。纸窗竹屋岁聿除，驹隙光阴催电掣。故人游山恨不俱，愁我无缘上巖岦(海虞公曾语炤师云云)。八十衰翁老亡力，贾勇扳跻强得得。前推后挽赖炤师，攞肘牵裾抱腰襋。穿崛渡壑扪确荦，十步回头五步息。忽然坐我天门间，自怪凭空生羽翼。此时日下千崖赤，相去半鸣望碣石。崖松龙拿亘相引，林石人形如欲沫。庵前矮垣齐及肩，道上清泉才没跖。仰头天都五千仞，俯瞰莲沟十万尺。瞳瞳檜松树羽盖，羃羃枫林排画壁。廿年茅斋落梦境，方丈香厨共禅席。床下地炉火长活，龛里灯明磬方寂。八月山寒苦风雨，有客夜投同软语。山芋煨来手自剥，秋芽焙出还亲煮。老人拥衾日偃卧，小师《莲经》晨夕课。开门忽报下方晴，唶唶空中灵鹊过。

三　余

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晴之余。此董季直所云三余也。梁武帝时童谣有云"王气在三余"，武帝于余干、余姚、余杭为压胜之法。不知长兴有余干山、余罂水、余鱼浦，陈武帝实生其处，卒应谣辞也。

自有留人处

"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二语熟在人口。偶阅六朝诗，乃知为陈后主所作。后主宠张贵妃，每御沈后处，暂入即还，谓后曰："何不见留？"遂赠以诗云："留人不留人？不留人也去。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后答之云："谁言不相忆，见罢倒成羞。情知不肯住，教遣若为留？"

王敬作所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孔安国传曰："敬为所不可不敬之德，则下敬奉其命。"本作一句读，《东坡书传》曰："作所者，所作政事也。既敬其事，又敬其德，则至矣。"薛季宣《书古文训》曰："推之以往，实赖王者敬为之所。"胡士行《尚书详解》曰："以敬作所，止其所止。"皆作实字读。朱子本孔传。蔡沈集注以所字为句，不可不敬德为句。真氏以蔡说为长。独林之奇《尚书解》是孔传，谓其不可以不敬德，王当敬作之。黄东发亦谓古注作一句读，不费力。后来攻蔡氏者益多。魏子才云："关西方言，致力于一事曰所。迩言而义远。"李献吉云："西土人谓着力于此事，则呼为所，今作处所解之，便悖。"袁良贵(仁)《蔡传考误》云："'君子所其无逸'，注训所为处，本吕东莱之说，当时朱晦翁亦讥其太巧。按：《说文》引《诗》'伐木所所'，训所为用力。杨用修云：'所犹勉也。西士人谓用力于有事为所。《召诰》"王敬作所"，与此义同。'似觉明顺。"浚师按："所其无逸"，所字在上。"王敬作所"，所字断不可连下读。是所字在下作实字解为当。

宋、元以来，但知引“所其无逸”证“王敬作所”，不知《大诰》“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极卒宁王图事”，此所字焉能作虚字读耶？林之奇驳王氏、苏氏于所字强生义理，其辞为费，而注“成功所”则云“此正我戡定祸乱以成功之所也”，是亦未之思已。

蟒襄壮公

廖柴舟文集有《蟒将军传》，云：“公名蟒吉图满洲人（满俗不尚姓，故蟒亦称名）。年十九，袭父职，随征云、贵，夺铁索桥，复征楚之毛鹿山，功俱称最。康熙十三年，逆藩吴三桂、耿精忠相继叛，公奉命随镇南将军尼某援粤东。后某卒，将军舒恕署公副都统，护总督金光祖守肇庆。未几，尚之信复以粤叛。我军退保赣州，伪帅马雄率众围肇急，公念与其坐困穷城，孰若背城借一，尚可死地图存。遂突围出，贼分道追蹑，复行伪檄，沿路要截。且军无乡导，公以指南车谕众东北走，间关险阻，转斗二千余里，凡九十日，经大小七十余战，始达信丰。被困已久，城将陷，贼众号数万，我军出肇庆时计七千有奇，至此仅六百余人。饥疲之余，多不堪命，佥曰：‘惫矣，况众寡不敌，不如疾走赣州，会大军以图再举。’公曰：‘城中数万生灵，不救将尽毙。我军虽疲极，然屡战屡克，余勇犹堪再鼓。况遇敌而避，非丈夫也。’诸将士咸感泣，奋起一战，围解。旋会大军于赣，复击走贼之寇南康者。捷闻，上惊叹曰：‘蟒吉图以数百之疲师，当数万之强寇，突围陷阵，所向靡前。虽三国赵云当阳长坂之战，何以加此！’持节拜公镇南将军。将军舒恕以下皆听节制。随题恕安南将军，留镇赣州，而与各都统收复南安，降伪帅严自明、王虎等。逾梅关，传檄南、韶、广、肇，尚之信旋复归正，全粤遂定。时公以韶与楚邻，为粤咽喉，命都统穆成格驻守，为犄角计。自提大军赴省会，商进取机宜。十六年六月，伪帅马宝、张星耀等复陷韶州，公闻驰还，登城审视，正北当冲，急筑土围以防。贼用大炮攻城，城墙崩陷，赖土围得存。贼复乘夜由北而西，渡河东踞莲花山，绝我饷道。先是，公檄将军额楚来援，至是骤至，方下营，贼乘虚来攻。公以五十骑出城遮道赴敌，并檄绿旗援军夹击，遂大破之。贼因遁去。佥谓使全粤复得安枕者，公解韶围之力也。寻进征粤西，围平乐。将下，同事有龃龉者，移营渡河而南，意欲截贼上流，值霖雨二十余日，江水暴涨，贼乘舟直冲其营，我军以河阻，救援不得，遂失利，暂旋军苍梧。公引罪上疏自劾，温旨三慰谕焉。是岁冬，贼复来犯，公率师败之，乘胜复浔、横、永淳诸要地。时南宁郭义潜约内附，为伪帅吴世琮所觉，围之急。公方卧病，闻之跃起，曰：‘岂可以我一人误国事！’力疾趋战，大败贼于八尺江。世琮为贼之骁勇善战者，全军覆没，而桂林、柳、庆等郡知失援难守，遂相率请降。上闻奏，喜曰：‘真将军也！’诏加公诸路总统将军。初，马承荫之降也，公觉其诈，密令将军额楚驻永淳防变。后承荫果叛，公往征，败贼于陶邓，得象、马、军器无算。进击三江口，与提督军会，直抵柳城，而承荫就擒，粤西复平。方拟进伐滇、黔，而公于是岁戊午七月，以疾卒于军，年四十有七。公忠孝根于天性，早孤，事母最孝，每食必侍立，亲进所奉。军行之日，母谕诫酒，遂终身不饮。问候书必跪拜而后遣使传。母命至，亦如之。伪将张星耀家口在韶，所积甚多，公毫无所取。有一妾殊色，召其父还之。公御军严肃，然亦不多杀戮，其下畏之如神明。性谦让，不伐能，与士卒同甘苦。尤善于筹画，以故战无不克，所在立祠祀。公卒之先，有巨蟒见于柳之山麓，公一矢中其项而毙。次日公项发肿，大如斗，寻卒。人以公名蟒，故蟒为之先兆云。曲江廖燕曰：滇逆变起，粤、闽继之，而西南遂成战区。公能奋不顾身，卒以偏裨而膺大任，克复两粤，厥功大矣。且公忠诚罔贰？而内行凛然，似将才不足以尽之，殆古君子之流亚欤？呜呼！何其贤也！予韶人，公守韶之功居多，不可忘，因摭其巅末而为之传如此。”浚师按：蟒吉图当作蟒依图，廖传中所载，与国史馆大臣传悉合，而叙其战功较国史尤详。惟蟒卒于康熙十九年八月，此作十七年戊午七月，误。蟒于乾隆初元曾蒙恩赐谥襄壮云（镇南将军尼某者，尼雅善也，穆成格当作穆成额）。

龟言鹤讶

庾开府《小园赋》：“龟言此地之寒，鹤讶今年之雪。”注引符〔苻〕坚建元十二年高陆县民穿井得龟事，及刘敬叔《异苑》晋太康二年（《广博物志》作大兴二年）南州白鹤语桥 下事。浚师按：《法苑珠林》佛告比丘过去世时阿练若池水边有二雁与一龟共结亲友，后时池水涸竭，二雁作是议，言今此池水涸竭，亲友必受大苦。议已，语龟言：‘此池水涸竭，汝无济理，可衔一木，我等各衔一头，将汝著大水处，衔木之时，慎不可语。’即便衔之。经过聚落，小儿皆言：‘雁衔龟去！雁衔龟去！’龟即嗔言：‘何预汝事！’即便失 木，堕水而死。”又孙吴时永康之龟人言，韩昌黎《杂说》：“谈生之为《崔山君传》，称鹤言者，岂不怪哉！”注未详其出典。崔山君当是崔文子，昔李浮丘以《相鹤经》授王子晋，王子晋授崔文子，崔文子藏嵩山石室中，淮南八公得之。

王　翁

桓谭《新论》称王莽为王翁。

金井龙神祠碑记

湖州山川幽险，以金井为最，在弁山之东麓。梁贞明初有黄龙见，故又名黄龙洞。宋真宗时祷旱灵应，赐金简于龙神祠。明初道士潘桂源铸铁牌以实之，旧藏郡署内库，鼎革后失去。乾隆己酉夏，不雨者两月，郡守雷轮率属致祷，复于郡圃爱山台下得潘铸铁牌。土花剥食，隐现五星灵文，割牲涂衅，悬洞中。不数刻，甘霖如注，岁以有秋。先世父莅湖时重建神祠，并为之碑记，敬录于此。记云：“粤自高闻天语，重峦分苍弁之支；寒出地根，石窟闼神龙之穴。春祈秋报，旸雨无愆；捍患御灾，潜灵斯妥。膏泽因之畅遂，品汇赖以华滋。

秩祀之兴，由来尚矣。则有吴兴福地，金井名区，列丹窦于岩间，簇云檐于天半。虹梁百尺，界石扇而中开；鳞爪千年，破危崖而飞去。奔腾绝壑，忽走雷声；萧瑟平林，常含雨气。是知仙灵窟宅，弥增洞壑之幽深；风雨均调，悉借神功之布濩。固宜翠屏华盖，侈述灵踪；桂庑松楹，肃将祀典。在昔宋熙宁间，孙州守祈旸而应，遂建祠于洞之右偏祀龙神焉。尔其烟扉豁达，雾道萦纡，傍碧嶂而开基，缘丹梯而结宇。崄岈一径，疑接珠宫；盘曲千寻，还凭石阙。虚堂掩冉，遥闻笙鹤之音；灵驾趁趯，直扶风云之气。加以凭陵奥壤，嘘噏重渊。扬馨而罔象潜驱，触石而丰隆远震。铁牌高揭，云阴陡起于天边；金简初投，涛响俄奔于地底。虹垂碧涧，即拟腾虚；雨洗空坛，无劳说法。斯则辉煌宝篆，不惭显利之名；窈窕崇祠，深慰闾阎之望。无何沧桑屡易，躔度载更，残碑志兴废之年，灵驭失回翔之地。飞仙络绎，犹认三茅；古洞苍茫，空留双柱。一田芝草，寻遗础而无存；万壑松涛，讶长吟而不返。栋宇由其倾覆，肸蚃奚以昭虔。士淦绾绶山墟，探幽灵穴。苍精毓秀，神镵鬼削之多奇；绣野胪欢，阴伏阳愆之罔告。胥邀神贶，合奉明禋。特标像设之区，用展雩宗之礼。虽重甍迢递，有待经营；而正殿崔嵬，先从缔造。由是凭高构址，据险分楣，崇楹界缥缈之中，飞宇出青冥之表。晨曦流景，晖画栱而高悬；怪石昂霄，簇虬檐而竦峙。千钟石乳，净滴苔阶；四壁银涛，寒生绣座。雕帘浸月，骊珠含的皪之光；藻井栖烟，鱼牍结联翩之影。岂直钩连角尾，上应星躔；错落丹黄，下方鳞屋。昔者苇萧传火，莘老写其游悰；神井流云，坡翁酬其雅什。并因祈祷，各著篇章。爰于殿庑之旁，合奉吉蠲之祀。飘飖神驭，游碧汉而初回；寂寞吟魂，入清都而宛在。从此荐馨仲夏，纪胜灵湫。话旧迹于朱梁，访神踪于秘府。庶几云车风马，千秋昭显应之奇；物阜年丰，四境享康平之福。工既竣，书年月于石，并作神弦之曲以乐神曰：贝阙兮金堂，实庑门兮芳香。灵连蜷兮徕止，扬华绥兮纷旖旎。弭云盖兮翠旌，灵既留兮中庭。历秘岩兮迢递，通林屋兮杳冥。分龙兮吉日，坎鼍鼓兮絙瑶瑟，灵殷殷兮远翔，锡祉福兮乐且康。烂杨光兮煜爚，灵之归兮赴幽壑。沛施泽兮年年，长雨旸兮时若。大清道光三年，岁次癸未，清和月初吉，郡守定远方士淦撰。"

择虱扪虱采虱

晋王导在扬州，辟顾和为从事。月旦当朝，未人，停车门外。周顗遇之，和方择虱，夷然不动。桓温入关，王猛被褐而谒之，一面谈当世之事，扪虱而言，旁若无人。南宋卞士蔚居贫多病，萦寝败絮，采搔蚤虱，日不替手，乃作《枯鱼赋》以见意。

卷十二

载华岳而不重

家望溪公文集中，指《金縢》、《大诰》大《周官》等书多王莽时改窜伪作，于是桐城文章家攻汉学者，每读经传，吹毛索斑，往往于一字一句，直疑为汉儒之伪。浚师尝举以告李恢垣同年曰："叶书山庶子（酉）谓圣贤引用，皆指所近而言。如孔子曰'泰山其颓'、'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曰'泰山之于丘垤'之类。《中庸》'载华岳而不重'，明是以长安之人指长安之山，其为汉儒伪托无疑。此论君以为然否？"恢垣曰："圣言且不论，孟子所引乃有若之言（应引'挟泰山以超北海'句）。此已一误。而泰山河海尚近于鲁（按：语气与凤凰麒麟为类，不举泰山而何举耶）？若执'载华岳而不重'一言，指《中庸》为汉儒所作，不知尚有'振河海而不泄'句也。按《周礼·职方氏》：'河南曰豫州，其山镇曰华山。'郑注云：'在华阴。''正西曰雍州，其山镇曰岳山。'郑注云：'岳，吴岳也。'《尔雅·释山》：'河南，华；河西，岳。'郭璞注与郑合，而皆本诸《汉书》。《汉书·地理志》京兆尹县十二，其五华阴，班氏自注云："太华山在南，有祠，豫州山。'右扶风县二十一，其十五汧，班氏自注云：'吴山在西，古文以为汧山，雍州山。'（《后汉书·郡国志》有吴岳山，注曰：'别名吴山，《周礼》所谓岳山。'即郭注也）。核以今之舆图，华山在同州府华州，岳山在凤翔府宝鸡县，皆隶陕西，是固西京三辅之地，河流亦径华阴，此无可疑。而海则远矣。考西北潴水之泊，如蒲昌、青海、居延之类，亦名为海，而陕西并无。是海则非东海，即南海，相距数千里，犹可指为近地乎？一孔之儒，固多目论，存之徒起争端，非所取耳。"

林文忠赠联

泾县潘芸阁先生（锡恩），子箴兄辛丑考取中书座主也。先生由嘉庆辛未翰林，大考试《澄海楼赋》，蒙拔置高等开坊，洊至南河总督。侯官林少穆尚书赠以联云："三策治河书，纬武经文，永作江淮保障；一篇《澄海赋》，掞天藻地，蔚为华国文章。"先生乞病家居，咸丰间值寇乱，以团练捐输事，被张小浦中丞（芾）参奏罢职。嗣乡试周甲，重宴鹿鸣，特恩加太子少保衔。其卒也，张子青制军（之万）疏其河工政绩，请宣付史馆，并邀易名之典。小浦中丞为先生殿试阅卷所取传胪，子青制军亦先生丁酉拔贡门生云。

邯郸龙王庙铁牌

《一统志》载："圣井在邯郸县西北二十里高阜上，水与井平，其深莫测。水溢出北流，汇而为池，祷雨多应。"《邯郸县志》："元祐二年，乡人董社长辈建龙王庙，井居庙中神像前，遇水旱于此取祷，屡有征验。"井周径九尺有奇，井底堆铁牌，祷雨者请铁牌供奉之，雨应时而至。同治丁卯京师亢旱，会稽张霭堂农部（霞）在总理衙门行走，言于恭邸及各堂官，遂属霭堂亲往邯郸请铁牌至京，奉安都城隍庙中。未至时即阴云密布，礼成而甘霖大沛。畿南千有余里，旬日之间一律沾足。官绅士庶，罔不额手称庆。恭邸奏闻，皇太后、皇上圣心悦豫，命内务府制造金牌一面，龙旗、彩仗各一分，交该

庙道士永远陈设。并派万藕舲尚书赴庙报谢，尚书时兼尹顺天也。

雨土雨毛

殷纣时十日雨土于亳。汉武帝时天雨白毛。隋开皇二年二月庚子，京师雨土；六年七月乙丑，京师雨毛如马鬃。京房《易传》曰："内淫乱，百姓劳苦，则雨土。"又曰："邪人进，贤人逃，天雨毛。"天象明验如是，可不畏哉（《诗》"终风且霾"，注："霾，雨土蒙霾也。"）！

时节始置

伏羲初置元日，神农初置腊节，轩辕初置二社，巫咸始置除夕节，周公始置上巳，秦德公初置伏日，晋平公始置中秋，齐景公始置重阳、端午，楚怀王初置七夕，秦始皇初置寒食，汉武帝始置三元，东方朔初置人日，见《事物纪原》。

安积信叙梅村诗

"早年坛坫各相期，江左三家识力齐。山上蘼芜时感泣，息夫人胜夏王姬。"洪北江先生论诗截句，为吴祭酒咏也。日本刊有《梅村诗钞》，其国人安积信（姓安积，名信，字思顺）。序云："清朝右文，作者蔚兴，而王阮亭为一代冠冕。先阮亭而鸣者，为吴梅村，后阮亭而鸣者，为袁子才，并皆卓然成一家矣。近儒抄王、袁二家集，即刊行于世，而梅村不与焉。柳田仲静惜之，就《吴诗集览》录数百首，厘为三卷，将以与二家并行，而为学诗者之准也。征予序，予非知诗者，何足以品藻之？然其请不可拒，乃漫叙所见曰：梅村溯源《风》、《骚》，陶治六朝、三唐；其高者直闯李、杜之室，次亦可以参长庆一席。镂金错采，出天入渊，纵横变化，不拘常套，要皆从胸臆间流出，而风格之高超，法度之齐整，悉具其中矣。谁谓之非大家耶？若阮亭专以神韵为主，诗品固已夐乎无上，而其才学又足以振之，是以气格高古，风骨清遒，几当与王、孟、韦、柳并驾而齐驱焉。而至于鲸鱼碧海，牢笼千古，则恐未能摩少陵之垒。子才天分极高，学问极博，才华飘逸，惊心动魄，颇有李青莲之风，而其间未免纤巧奇僻之习，要皆不若梅村之具众美也。故赵耘松《诗话》推梅村为大家，不取渔洋，实为卓见。然则后学所宜取准，其不在乎梅村耶？第梅村受知于庄烈帝，南宫首策，莲烛赐婚，不十年累迁至宫詹学士，负海内重名久矣。当都城失守，帝殉社稷时，不能与陈卧子、黄蕴生诸贤致命遂志，又不能与顾亭林、纪伯紫诸子自放山林之间，委蛇优游，遂事二朝，是则不及尚书之峻整、随园之清高远矣。向使梅村能取义成仁，或隐身岩穴间，其节概文章，皆足为后学标准，而天下所推为一代冠冕者，亦将不在阮亭而在梅村矣。岂不尤可惜哉！"浚师按：倭奴小邦，其议论精严如此。祭酒有知，能毋九泉汗下耶！

听松看月诗

姚惜抱老人曰："盛唐人诗固无体不妙，而以禅家妙悟论诗，当以王、孟为最。"今之学王、孟者，不失之弱，即失之浅。番禺陈兰浦学博（澧）五言古近体是真得王、孟神髓者。记其《听松看月》一首云："草堂东面开，最好看明月。谁云海上生，乃似池中出。池水大圆镜，环以万林樾。月出水底明，万树影皆活。须臾月渐高，亭榭尽如雪。其中恰三人，清光见毛发。瑶台白玉京，此境不可说。却忆渡江人，夜潮鸥梦阔。"极清微淡远之致，绝无浅弱流弊，置之渭川、南亭诸什中，几不可辨也。

求其生不得

《孔丛子》书曰："若保赤子。子张问曰：'听讼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听讼者，恶其意，不恶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与众共焉。今之听讼者，不恶其意而恶其人，求所以杀，是反古之道也。'"浚师按：欧阳文忠《泷冈阡表》述其太夫人之言曰："汝父为吏，尝夜烛治官书，屡废而叹，吾问之，则曰：'此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则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此一段全从《孔丛子》运化而出，不知者专以"求生不得"二语属之文忠先人矣。宋以来作者，于文章传注引用古人言语，往往作为己意，虽考亭亦不免。韩昌黎云词必己出，宜三复之焉。

三萍船

吾宗密之先生（以智）《七星岩分韵》诗云："兵戈秋兴几曾经，怪得笙箫谷口听。乱后天容人择地，洞中石指客为星。郡斋载酒开山径（注曰：子暇时守端州）。幕府停旌问草亭（注云：巢友新构，瞿年伯留此，为之落成）。独喜牵船岩下住，随风飘泊号三萍（注云：时予造一舟）。浚师按：顺治三年，故明桂王由榔从兵部侍郎瞿式耜等请，称尊号，改元永历，以肇庆府署为行宫。未几，广州破，桂王出奔，命朱治㭎总督两广，守肇庆。子暇者，治㭎之号。时密之与瞿稼轩、林六长、徐巢友均在端。四年，大兵克肇庆，桂王复奔桂林。密之与吴炳并为大学士，同瞿公入阁办事。此诗盖作于三年春也。三萍船，人无知者，《肇庆志》亦不载。

官场称谓

大人二字，见于《周易》、《孟子》。魏道武帝登国元年，以长孙嵩为南部大人，叔孙普洛为北部大人，尚是官长之名。唐回纥见郭子仪，喜曰："初发本部日，巫师云：'此行大安，稳见一大人，即归。'"此则近于今之称大人者。我朝文武各官相见仪注，载在《会典》，惟平行官及僚属见上司称谓，并无明文。明王弇州《觚不觚录》云："京师称谓，极尊者曰老先生，自内阁以至大小九卿皆如之。"又云："两司自方伯至佥宪，称抚台曰老先生，称按院则曰先生。大人其语虽不雅，而相承已

久。二十年来，凡宣大之守巡与吾南直隶之兵备，皆以老先生称按院矣。"据此，似终明之世无大人之称。蒲留仙《志异》云："康熙四十余年中，称谓之不古，甚可笑。举人称爷，二十年始。进士称老爷，三十年始。司院称大老爷，二十五年始。"浚师分巡岭西，尝游七星岩，憩水月禅林，是崇祯时广督熊文灿开创建置，康熙时广督石琳增修而扩充之，有石公塑像，案前供铁香炉一，镌云"两粤兵民铸造香炉一副，恭献钦命总督两广部院大老爷石长生座前，永远供奉。大清康熙，岁次庚辰，仲冬吉建。佛山隆盛炉造。"按：庚辰乃康熙之三十九年，与《志异》所记称大老爷自二十五年始适合。若文职内而六部、大小九卿、翰林院侍讲以上、詹事府赞善以上，外而督、抚、藩、臬、运、道，武职都统、副都统、口外大臣及绿营提督、总兵称大人，则必在雍正以后(梅文穆公曰："康熙中非钦差中使即督抚亦不称大人"，可为雍正后之证)。至中堂、将军之称，由来已久，尚觉雅道。嘉、道间，外省风气较前稍异，然尚不离其宗。府、厅以下称督、抚、司、道皆大人，督、抚加宫太保、宫少保衔者，均称宫保。惟裕庄毅公(裕泰)总督湖广，晋太子太傅，皆称之曰宫傅(杨侯芳亦然)。京官仍无此称。如曹文正、潘文恭生前加太傅，亦但称中堂，迄今不易。浚师官京朝，堂官中贾筠堂、周芝台、瑞芝生、文博川、宝佩蘅诸公，均曾加宫衔，亦只称中堂大人。军兴以来，卿贰、督抚总理军务者，营员悉尊之为大帅，是又加乎大人之上也。大老爷之称，变而为大人，故移而称知府为大老爷。后则同知、通判与府为同僚，遂亦如称知府者称之。知州官从五品，亦称之。知县只称太爷。佐贰杂职不过统名之曰老爷耳。今亦不然，知府有加至二品、三品职衔者，无不"大人"矣。知县有加至四品弁五品职衔者，无不"大老爷"矣。弇州所谓"谄谀阘冗，流秽人目"者，非耶？又按：属官之自称者，京官则有司员、章京、笔式帖等目(惟内阁系师生称谓，遇公牍则称侍读、称中书。侍读学士以上见中堂称晚生。中书、侍读、侍读学士、内阁学士相见皆平等称谓)。外官三司则称司里(公牍称本司)。道称职道(近有称道里者，僭矣)。府称卑府。同知以下称卑职(盐运司运同亦称卑职)。凡属官初见长官，及有迁调者，均递履历。司、道由巡捕官呈递，府以下皆自行面递，递履历则必着蟒衣(浚师曾见恩朴庵制军与其妹夫某观察书曰："道员初到省，禀谒院宪，例上三日衙门，皆蟒袍补服。第二三日院宪有请道台宽蟒袍者，则即遵谕宽去，只着补服。"此嘉庆末、道光初事，近则无此举矣)。盖二百余年尚未变异也(道、府同城，府来见，迎送均开暖阁门，所以示谦也。省城司、道则不然。此就粤省而言)。其平行者，巡抚之于总督，遇有公、孤衔者，或用教弟，或曾为属官者，用旧属，大学士兼总督者，则必用晚生道于两司皆教弟，同、通于知府用晚生(称之曰堂翁或堂台)。司、道首领官照《会典》，见知府用晚生帖，近则皆用手版，以分府者须知府差委也。州、县于同、通向用手版，捐例日开，同、通之赀轻于州、县，故州、县视同、通亦平等，往还持一名片而已。官场之大略如此。此固综同治以前之事言之也。

太监读书

刘若愚《明宫史》载："内书堂读书(宣德间创始，命大学士陈山教授之，后以内臣任焉)。凡奉旨收入官人，选年十岁上下者二三百人，拨内书堂读书，本监提督总其纲，掌司分其劳，学长司其细，择日拜圣人，请词林众老师，初则从长安右门入，北安门出，后则由北安门出入。每生一名，亦各具白蜡、手帕、龙挂香，以为束脩。至书堂之日，每给《内令》一册，《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千家诗》、《神童诗》之类，次第给之。又每生给刷印仿影一大张，其背书、号书、判仿、然判仿止标日子，号书不点句也。凡有志官人，另有私书自读，其原给官书故事而已。派年长有势力者六人或八人为学长，选稍能写字者为司房。凡背书不过，写仿不堪，或损污书仿，犯规有过者，词林老师批付提督责处之。其余小事，轻则学长用界方打手，重则于圣人前罚跪，再重则攀着几柱香。攀着者，向圣人前直立弯腰，用两手扳着两脚，不许体屈，屈则界方乱打如雨。或半炷香，或一炷香，其人必眼胀头眩，昏晕僵仆，甚而呕吐成病。此最酷不近理之法也(凡强凌弱、众暴寡、长欺幼者，每贿托学长借公法以报私怨)。遇令节朔望，亦放学一日。每日暮临散则排班题诗，不过'云淡风轻'之类，按春夏秋冬，随景而以腔韵。题毕，方摆列鱼贯而行。误乱搀越者，必群打诟辱之。别衙门官遇学生摆列行走，必拱手端立让过，即司礼老公遇之亦然。凡各衙门缺写字者，即具印信本奏讨，奉旨拨给若干，即挨名给散。若已拨散将完，无人读书，该监题知，于二十四衙门官占官下及监工，改读书以补之。"浚师谨按：我朝万善殿向派汉教习一员，专课年幼太监。乾隆己丑冬，高宗纯皇帝谕内阁曰："太监职在供给使令，就使读书，不过教之略识字体，何必派选科目人员与之讲授，令其通晓文义乎？在前明阉竖擅政，司礼秉笔，惟所欲为，因使若辈通文，便其自利之计，甚至选词臣课读，交结营私。此等秕政，朕每深非而痛斥之。我朝宫府肃清，太监等从不令干预政事，即不识字何碍？或伊等间有登记档册之处，但能粗辨字画足矣。现今读清书之太监等，在长房一带派内务府笔帖式课之，此等读汉书之人，原可附近该处，另选内务府笔帖式之曾读汉字书者授之句读，又何必为之专设一汉员教令读书乎？所有万善殿派用汉教习之例，著永远停止。其如何酌拨房屋、选派人员各事宜，交总管内务府大臣定议具奏。钦此！"即此一端，亦足征宫掖肃清，杜渐防微之至意焉。特恭录而志之。

冰冷吴野人

"好好一个苍头，被东坡教坏了。"此司马君实语也。王渔洋先生笑吴嘉纪曰："一个冰冷吴野人，被君辈弄做火热，可惜！"趣语解颐，谑而不虐。乃知名贤偶

尔吐属，都有所本。

黄皮果

将叔起观察（超伯）《咏黄澹》诗曰："香意空濛真佛界，樛枝蟠郁本王坛。"注："黄皮果世称黄弹子，非也，当作黄澹，见张世南《游宦纪闻》，其实仍是王坛之讹。此树因生仙人王霸坛侧，故名王坛子。"浚师按：世南《纪闻》云："果中又有黄澹子、金斗子、菩提果、羊桃，皆他处所无。黄澹大如小橘，色褐，味微酸而甜，本草载于橘柚条，岂橘中别有名黄澹者？《长乐志》曰王坛子，旧记又云相传生于王霸坛侧。明董斯张《广博物志》云：'关桃子，其味酸；士翁子，如漆，子大，熟时甜酸，其色青黑；拘槽子，如指头大，正赤，其味甘；鸡橘子，大如指，味甘；永宁界中有之。猴总子，如小指头大，与柿相似，其味不减于柿；多南子，如指大，其色紫，味甘，与梅子相似；出晋安。王坛子，如枣大，其味甘，出侯官，越王祭太乙，坛边有此果，无知其名，因见生处，遂名王坛，其形小于龙眼。"董盖据《临海异物志》所载也，与世南《纪闻》异。予在岭西，喜食之，平肝理气，胜于化州橘红，浸酒饮尤佳。

放心章

《韩诗外传》："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弗由，放其心而弗求，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其于心为不若鸡犬哉！不知类之甚矣。悲夫！终亦必亡而已。故学问之道无他焉，求其放心而已。'"与今《告子》章不同。

不瑕有害

"遄臻于卫，不瑕有害。"毛传："瑕，远也。"毛以为我思欲出宿于干，先饮饯于言，而归卫国耳，则为我脂车，则为我设牵，而还回其车，我则乘之以行，而欲疾至卫，不得为违礼远义之害，何故不使我归宁乎？王肃云："言愿疾至于卫，不远礼义之害。"《黄氏日钞》："郑曰：'瑕，过也。'严曰：'归卫未过有害也，何为不可乎？'张曰：'不大有害。'愚按：近人〈情〉逸斋《诗传补》：'自谓虽不瑕疵，而未免有害于礼。'王雪山《诗总闻》：'亦欲亟至卫，虽无瑕，然有害。言夫必以为罪，故不敢言归。'"朱子集注以为瑕、何古音相近通用，然不何有害，似语句不甚明晰。明陈衎《槎上老舌》："瑕，玷也。若曰虽无有玷，得无有害？朱子改瑕作何。'假以溢我'，注：'假，大也。'义颇顺，朱子又改假作何。"浚师按：训瑕为何，自黄东发以来，均不以为然。而《诗》中瑕字及遐字，集传皆作何字解。或云：《表记》引《隰桑》诗"遐不谓矣"，郑康成以何训遐，此朱子之所本。第朱子不从康成注本诗，训瑕为过，而独取康成注《礼记》训瑕为何，亦尚是后人臆见，不可为据。《诗序》："卫女嫁于诸侯，父母终，思归宁而不得，故作是诗。'嫁于何国，不得其详。《左传·哀公六年》："春城邾瑕。"《七年》："季康子伐邾，师宵掠，以邾子益来献于亳社，囚诸负瑕。"注"负瑕，鲁邑，高车南。平阳县西北有瑕丘城。"又《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随，使薳章求成焉，军于瑕以待之。"注："瑕，随邑。"《泉水》四章，曰泉水、曰淇、曰泲、曰祢、曰干、曰言、曰肥泉、曰须与漕，皆指其地而言。则"遄臻于卫，不瑕有害"，安知非卫女嫁于瑕，今思归宁于卫，又恐去瑕有害，如雪山所云夫必以为罪，故不敢言归耳。以本字解本字，不愈于近日拘拘许氏《说文》者谓某字通某字，妄为揣测耶？

亿 秭

北周甄鸾《五经算术》载："《诗·伐檀》毛、郑注不同法，云：'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特兮？'注云：'万万曰亿，兽三岁曰特。'笺云：'十万曰亿，三百亿，禾秉之数也。'甄鸾按：黄帝为法，数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谓亿、兆、京、垓、秭、壤、沟、涧、正、载；三等者，谓上、中、下也。其下数者十，十变之，若言十万曰亿，十亿曰兆，十兆曰京也。中数者万，万变之，若言万万曰亿，万万亿曰兆，万万兆曰京也。上数者，数穷则变，若言万万曰亿，亿亿曰兆，兆兆曰京也。据此而言，郑用下数，毛用中数矣。又《诗丰年》毛注数越次法，云：'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毛注云：'丰，大。稌，稻。廪所以藏盉盛之穗，数万至万曰亿，数亿至亿曰秭。'笺云：'丰年，大有之年。万、亿及秭，以言谷数多也。'甄鸾按：毛注云'数万至万曰亿'者，此即是中数万万曰亿也。又云'数亿至亿曰秭'者，或有可疑，何者？按黄帝数术云中数者，万万曰亿，万万亿曰兆，万万兆曰京，万万京曰垓，万万垓曰秭，此应云'数亿至垓曰秭'，而言'数亿至亿曰秭'者，有所未详。"浚师于《九章》法从未留意，阅甄论，颇觉明显易晓。宋以来攻毛、郑者多矣，恐未能如甄之精实也。录之以俟讲盈不足者。

注鸣旁鸣

《考工记》："外骨，内骨，却行，仄行，连行，纡行，以脰鸣者，以注鸣者，以旁鸣者，以翼鸣者，以股鸣者，以胸鸣者，谓之小虫之属，以为雕琢。"郑康成注："外骨，龟属。内骨，鳖属。却行，螾衍属。连行，鱼属。纡行，蛇属。脰鸣，蛙黾属。注鸣，精列属。旁鸣，蜩蜺属。翼鸣，发皇属。股鸣，蚣蝑动股属。胸鸣，荣原属。"浚师案：螾音寅，又音引，神蚓也。精列，蜻蛚也，即蟋蟀，见《唐风诗》疏，一名促织，亦名趣织。蜩，蝉也。蜺，寒蜩。发皇，蛂蛂蟥、蟦属。《尔雅释虫》："蛂蟥，蛂。"注："甲虫也，大如虎，豆绿色，今江东呼黄蟦（音屏）。《说文》：'蟠蟥以翼鸣。'"蚣蝑，蚣本作蜙（音淞），一名蜙蜙，一名蜻蛚。陆玑云："蜻箕即蜻蛚，蝗类。"荣原，俗名蛇脚，扬雄以蛇医或谓之荣原。蟋蟀与蝉皆翼鸣，从未闻注鸣、旁鸣。蟋蟀有所谓哑翅者，翅虽拍张而无声，此明验也。宋林鬳斋（希逸）《考工记解》以翼鸣为蟋蟀之属，甚当，而云："注，口也。注鸣，鸟之属。旁鸣，蜩蝉之属。"《记》本言小虫，何得言鸟？蜩蝉旁鸣，

仍沿康成之旧，至以茱原作荧原，亦误。虫鱼笺注，岂易事耶？

履帝武敏歆

“履帝武敏歆”毛传：“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歆，飨也。”郑笺：“帝，上帝也。敏，拇也。有大神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满履其拇 指之处，心体歆歆，如有人道感己。”朱子集注因之，而复引张子、苏氏之说，以释先儒之疑。故叶贺孙录云：“帝王之兴，受命之祥，如《河图》、《洛书》、《玄鸟》、《生民》之诗固有是理，学者推之过详，流入谶纬，而后人举从而废之，过矣。”浚师按：欧阳公《诗本义》云：“秦、汉之间学者，喜为异说，谓高辛氏之妃陈锋氏女，感赤龙精而生尧；简狄吞鳦卵而生契；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后稷。郑学博而不知统，又特喜谶纬，故于怪说尤信。洪驹父曰：‘尧、舜与人同耳，血气之类，父施母生，耳听目视，二足而行，是圣智、愚不肖之所同也，何必有恢奇诡谲之观，然后为圣且神哉！’”《古今考》紫阳方氏（名回，字万里）曰：“帝王之生，固不偶然，好事者多从而附益之，则怪以传怪。《生民》之诗谓姜嫄之生后稷也，履大人之迹，歆然身动而孕，不假人道而生。《列子》、《史记》皆有是言。朱文公则疑‘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歆字在上下句之间，皆不成文，盖心不然之也。文公又按毛公之说不过谓姜嫄出祀郊禖，履帝尝之迹而行，将事齐敏而已，然无如郑玄之笺本诸《列子》、《史记》之妄何。文公谓诸儒多是毛公而非郑，亦谓郑非臆说，以其有所本也。回则谓《列子》、《史记》皆不足信，惟诞寘之隘巷、平林、寒冰一章，若姜嫄尝弃后稷而不子者，故或者得以神其说。回谓姜嫄当时恐不无郑庄公寤生之惊而恶之，故有不举之意。厥初祀郊禖以求子焉，得无人道而虚求之？《诗》有‘先生如达’一句，足证也。盖以其生之时，忽然而堕，故其家异之耳。以敏字训为足大指，岂非好怪而至于此欤！回断然以为稷之名弃，不过有如庄姜之恶而弃之，所以招此怪说也。《玄鸟》之诗‘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毛公止谓春分玄鸟时降，有娀氏女简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与之祈于高禖而生契，无他异也。又不幸而郑玄为笺，亦本《史记》等书，谓玄鸟遗卵，简狄吞之而生契。又玄之为人，酷信哀、平间谶纬之书，当是暗引谶纬，而隐其所本。近世吕成公《读诗记》但存毛传，尽删郑笺，良以人类生育，决无吞一燕卵而能生子之理也。此二说者既明，则刘邦之生决无梦与神交而生之理。《史记》书曰：‘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父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上，已而有娠’。然则媪之所梦者，神也，而非龙；太公之所见者，交龙也，而不见其神。交龙恐是两龙相交于大泽之上，而媪适偃息其下，两不相关。今医家言梦与鬼交，男子妇人独宿而有淫思，则必梦中有之，皆梦人也，非梦鬼也。此媪之非心邪念，梦中所见，亦必人而已矣。龙交陂上，自有其偶。好事之人，喜奇嗜怪，见刘邦起于亭长，为王为帝，则相与扶合附会，以诧其异。苟如是言，则汉高非太公之子，乃龙之子也。龙之精血，合交于其类而生卵，然后卵中出龙，今托于人体而变为人，无是理也。太公、吕后求汉高所居，上常有云气。范增谓吾使人望其气，皆为龙，成五色。汉儒陋习，惑于俗传，而司马迁尤好奇，采以成史。班固因之，不能改。知道君子于此等诡妄，皆一切扫除而勿信可也。”以上诸说，力排《列子》、《史记》、郑康成之说，未可轻议。元东阳许《谦诗集传名物钞》云：“姜源者，姜姓之处女，其性好事鬼神，能精意享祀，正犹陈大姬好巫觋祷祈鬼神之类。为其能禋祀也，故鬼神依之而生神子，于是因出郊履大人之迹而生稷焉。‘克禋克祀’，非求子也。‘以弗无子’，神之异也。”据此，则姜嫄是一无夫处女，后稷实一无父之儿，较之他说，尤为荒谬。谦乃宗王鲁斋（柏）一派，鲁斋之所不敢言者，谦敢笔之于书，何诞妄一至于此，善乎逸斋《诗补传》曰：“后世因祷而生，如尼丘之类固多矣，不可谓无人道而生。当知圣贤之生，出于天命，故神灵异于常人，而去其无人道之说，庶乎通论也。”玩此数言，真得说经之旨矣。客阅至此，谓浚师曰：“子盍取明以后及本朝诸讲经学者著作，再观之，尚有别出新议否？”浚师笑答之曰：“我岂有工夫为俗人拭涕耶？”客亦一笑而罢。

明末佚事诗

江宁夏子俊先生书《明末佚事诗》，其一云：“秦夫人，堂堂白杆兵。刘夫人，弯弓射贼宁武城。游击将军沈云英，锦袍金甲道州营。宫中夜半刀光横，刺虎谁假徽媞名？呜呼妇人乃若此，视贼区区不如蚁。一声杀贼双蛾喜，宝剑轻提莹秋水，桃花万片飞纤指。不闻声嘶股栗危城里，不闻楚囚相对泣弗止。骂贼死，鸩贼死，何况琼枝曼仙两妓耳。呜呼彼丈夫，请看诸女子！”其二云：“陈典史，如母慈。阎典史，如严师。江阴死守八十日，万家併命无所悲。卵石不敌心已知，残民奋臂将何为？开门突斗奇兵奇，雷火不爇孤延眉。白虹一道森旌旗，男儿死耳安足辞。城头秋苦月如水，五更转曲哀歌起。两公大笑刀光里，浴血裹创人似蚁，短兵巷战鼓声死。十万人头跃向天，冤血平沈三百里，帝曰顽民真义士。吁嗟乎！好男子！吁嗟乎！两典史！”其三云：“桂林开，定南来。粤兵散，镇兵回。红灯惨澹临堂皇，督师制府瞿与张。高冠大袖岸然坐，舌端如剑飞锋铓。绝命诗词盈百纸，慷慨从容乃如此。此身免作钱虞山，此膝不屈毛家子（孔有德幼为毛文龙养子）。六龙南遁五虎奔，湘中王死天昏昏。刚虫入海相尸出，孱王欲哭声先吞。一堆碧血重泉闭，戴头同诉高皇帝。赭砼收拾费弓弦，还待圆圆好夫婿。吁嗟乎！东风回首雪交亭，何处残山海外青？”浚师按：石砫土司，献贼终不敢犯。宁武之役，周萃庵都督偕其夫人同以身殉，使有救援，闯逆岂能长驱直入？山阴沈至绪以武进士为道州守备，高、紫二源傜贼犯州城，至绪战死，其女（名宫弟，字云英）知书，通兵法，年甫十五，闻信出战，大获胜，夺父尸还。贼遁，而州得全。云英后嫁四川贾

万策。京师陷,宫人费氏被掳,怀利刃断罗贼之喉。忠孝节列〔烈〕得之巾帼中,难矣。陈明遇、阎应元守江阴八十余日,城亡与亡。瞿公留守桂林,从容就义,不愧“精忠贯日”之褒。而张别山业已南走,中道折回,誓与瞿公同死,风洞山头,英灵宛在,我圣朝优加美谥,载在史官。彼绛云一叟,与毛姻家奴者,究竟何为也哉?呜乎!吃缅人咒水之孱王,卒收拾于圆圆夫婿之手。先生三作,洵诗史也。先生讳堧,道光乙未与家子箴兄同榜乡举。著有《篆枚堂诗集》,癸丑兵燹,遗失过半,其犹子伯音同年(家穑)属浚师为之校订,尚余五卷,当已付筑氏云。

陈 七

张太岳苍头游七入赀为官,勋戚文武之臣多与往还,通姻好,七具衣冠报谒,列于士大夫。严惟中家奴严年与罗龙文交关为奸利,年最黠恶,朝士至以萼山先生呼之。我朝政治肃清,大小臣工恪遵体制,即一二权奸如明珠、隆科多辈,事败后亦尚未闻其奴仆有横恣如游七、严年者。福隆安家人在金陵会馆酗酒殴人,纯皇帝明正其罪。和珅秉政时,其仆坐车,见巡城御史不避道,立被重刑。和虽衔之,亦无如何也。惟外官督、抚中此辈往往恃其主势,擅作威福。道光丙午、丁未间,清苑王晓林侍郎巡抚吾皖,门丁陈七小有才干,侍郎信任之,不肖文武贝弁中多仰其鼻息。先公官东流,因事在郡,郡守仇公(恩荣)招饮,都司某亦在座。仇公问曰:“足下在省城,何耽阁许久?”某曰:“我本欲早回,缘王抚台生少爷,须随同各官禀贺,不意抚台门公陈七爷亦生少爷,既贺抚台,不得不贺陈七爷,故回署稍迟耳。”仇公正色曰:“抚台生子,汝可贺。抚台门丁生子,汝贺之,不畏人骂乎?”某唯唯,尚欲解说。仇公笑谓先公曰:“且食蛤蜊。”仇公官池州,十年不调,后引疾归曲沃原籍,殉贼乱。观公所云,可以知公之刚直焉。侍郎莅皖久,陈七所入甚厚,咸丰初混迹京华,冒捐官职。癸亥正月,王笑山侍郎(发桂)赴同乡某宅庆贺,见有一人与之同席,蓝顶貂褂,亟询之,旁有告者曰:“此陈小山,不识耶?”盖陈七自号小山,俨然以官宦自居矣。次日为御史孟君(传金)奏参,奉旨交部办理,后不知所终。

宋贺契丹正旦

宋仁宗朝贺契丹正旦书,称:“伯大宋皇帝致书于侄大契丹圣文神武睿孝皇帝”。英宗朝贺契丹正旦书,称“兄大宋皇帝致书于弟大契丹圣文神武睿孝皇帝”,贺契丹皇太后正旦,称“侄大宋皇帝谨致书于婶大契丹慈懿仁和文惠纯孝广爱宗天皇太后。”神宗朝贺辽正旦,称“侄大宋皇帝致书于叔大辽圣文神武全功大略总仁睿孝天祐皇帝”,贺辽皇太后正旦,称“侄孙大宋皇帝致书于叔祖母大辽慈懿仁和文惠纯孝显圣昭德广爱宗天皇太后”。见王珪《华阳集》。

尸 温

刘公是先生(敞)集载:“广陵蒋生死十四年矣,尸犹温。其妻与其女闭门守之,未尝与邻里通水火。或者疑其有道,而杜君懿实之,盖尝有自远来者,以书一封畀其家,视之,蒋生迹也,故俗以为仙。因作五言赠君懿诗云:‘仙翁弃妻子,往为壶中客。玉棺竟未掩,人世已成昔。白云无回期,三径灭余迹。犹传有青鸟。往往寄消息。’”浚师按:《文子》有云:“人之生气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盖气一散,断不能复聚。蒋生而仙也,必不死,若既死矣,留此躯壳累其妻若女相守十四年之久,岂非怪事?是宜速朽之为愈耳。

菊 名

《燕门百菊咏》,不著作者姓名。陶丈凫芗侍郎曾为署签,其诗序:“宋刘克庄题建阳马君《菊谱》,言菊之名著于《周官》,咏于《诗》《骚》,植物中可方兰桂,人惟灵均、渊明似之,而致谨于伯始之为辱,相期于韩崔之为荣,可谓彰瘅淑慝者矣。虽然,犹未能察物理、揆人风也。曾端伯以菊花为佳友,张敏叔以菊为寿客,此亦推尊之至,未尽鉴别之详。夫天地之气,春为发生,木气应之;秋为收敛,金气应之。发统乎万,敛归于一。随生随敛,故万物之于四序,各有一秋;随敛随生,故四序之于万物,各有一春。乘木序者生于春,乘火序者生于夏,乘金序者生于秋,乘水序者生于冬。菊于秋为春,故当敛而生也。《埤雅》云:‘菊从鞠,穷也,花事至此而穷尽也。’生于生之序者,不穷则不变;生于敛之序者,一穷而百变。然则观变之几,莫大于是矣。世称菊有九百种,若《群芳谱》所汇至三百余种,犹不过三之一。此其变又乌可穷哉!高人逸士,遗世绝虑,静观两仪之运,默验往复之故,以为此物体秉日精,德备阴成,足以挽回气数,横塞天地。然而以一统万,则奇正参焉。以万归一,则纯驳寓焉。反之,天道通之人事,盖不可不审也。京师寺僧多以种花为业,如天宁、花之诸刹,卖菊至数千盎,他处所鬻,辄复相等。爰购集之,而为之定其品有九,辨其名有百。夫数究于九,具于十,十十而百,亦云备矣。渊明晋代高士,托兴南山,固非楚灵均忧愁幽思、泽畔行吟之比迹,其躬耕训子,有本业焉。而予以田园荒芜,弃而不治,于红尘中闭户养疴,沓若附赘,方之古人,岂不愧甚?顾乃沿袭昔尚,搜剔今情,啸侣命俦。动劳虎仆。孔子云博弈犹贤,为无所用心者戒也。且反覆以尽其态,合离以穷其神,苟长于讽,何绌于言。庄子云:‘以指喻指,不如以非指喻指之为得也。以马喻马,不如以非马喻马之为得也。’世有知者,当共喻之。”诗多不具录。其名曰黄云捧日,曰榑桑晓日(即大洋红莲)。曰朝阳素(红、白、粉红三种)。曰夕阳秋水,曰夕阳斜照,曰金盘拓月,曰月镜,曰紫云盘,曰云涛,曰雨过红,曰金盘桂露,曰小天霞,曰霓盖(即大桃红针)。曰青山挂雪,曰水天一色,曰玉楼春晓,曰雪塔,曰冰壶,曰紫泥封诰,曰金蕤琳琅,曰

紫电青霜，曰老君眉，曰仙人玉蝶，曰仙人鹤鹭，曰金佛座，曰佛前灯，曰伽蓝袈裟，曰老僧衣，曰潇湘妃子，曰飞燕新妆，曰醉杨妃，曰桃花人面，曰藕色衣裳（有红、白二种）。曰觞咏，曰兰陵酒，曰一品冠，曰大金盏（另有渗金盏一种）。曰真紫钩，曰铁笛横秋，曰方金印，曰金钩挂玉，曰金如意，曰金缕衣，曰金连环（又有蜜连环一种）。曰金钩，曰玉珮曰玉扇（有黄、白二种）。曰桃花扇，曰玉梅，曰白玉枝，曰珊瑚枝，曰水晶盘，曰蜜腊盘，曰霞环（有紫、黄二种）。曰米金管，曰黄神管，曰泥金管朱（即泥金万点，又名玉匙调红）。曰泥金钵，曰粉屏，曰朱砂尖，曰朱砂盖雪，曰胭脂瓣，曰软金素，曰玉女针（又有大银针一种，桃红针、银红针、水红针三种）。曰粉毛球（即毛菊）。曰珍珠绣球，曰紫芝，曰玉笋长，曰秋禾（有三季秋禾一种，又有红、白二种）。曰素富贵，曰国色天香，曰粉红牡丹（又有银红、泥金二种）。曰金莲花，曰红莲（有桂红莲、海红莲、洋红莲三种，又有朱瓣湘莲一种，二色莲一种，又有紫莲花一种）。曰青莲紫，曰出水芙蓉，曰落红万点，曰镫草管，曰金凤翎，曰金凤衔珠，曰绿鹤毛（又有黄绿鹤毛一种，青鹤翎一种）。曰杏林春燕，曰玉燕投怀，曰紫燕（即徐家紫）。曰平沙落雁，曰芙蓉秋雁，曰金鸡报晓，曰寒鸦铺锦，曰鸥影，曰鹅翎管，曰鹦哥抱子，曰墨麒麟，曰玉狮子，曰虎须（有大、小二种）。曰金虎爪，曰玉蝙蝠，曰紫龙开爪，曰苍龙须，曰金龙尾，曰蟹爪金钩，曰金螺蛳。按：菊之名夥矣，是编所载与各谱不同，录之以待广续《群芳》者之鉴别焉。又按：菊花无蓝色，小蓝菊（即俗名江西辣）。无黄色，化工之妙，若于二种中特各留缺陷，以表异。是真格物家百思而不得矣。

曹武惠王刀

同治戊辰，萍乡文树臣观察（星瑞）在海、陆军营得一刀，云自广西来者，长二尺五寸，广九分，棱镌一虎，作下坡势，足踏三鞭，面背各有铭，共二十四字，一曰"宽猛从心，操纵在手"，一曰"千载藏锋，一朝戡乱。君子佩之，为国桢干"。又一行云"开宝六年制"。下小印一，作"臣彬"二字。开宝为宋太祖年号，树臣定为曹武惠王故物，作诗纪之。

侍　读

唐明皇读书无从质疑，卢怀慎荐马怀素、褚无量更日侍读。此侍读名见史传之始。本朝官制，内阁设汉侍读二员，翰林院设汉侍读三员，编修、检讨或大考，或循资，得侍读尚易，惟中书、典籍得侍读者最难。同治甲子，浚师以保荐补侍读缺。未几，歙鲍子年丈（康）亦升授侍读，而翰林侍读三缺，一为定远何地山（廷谦），一为寿州孙燮臣（家鼐），一为旌德吕寿棠（锦文）。同时馆阁五侍读，皆安徽人，凤阳一府竟得其三，实前此所未有。戊辰秋，浚师奉观察粤东之命。继浚师而得侍读者，又婺源江蓉舫（人镜）也，尤属难得。浚师曾绘《馆阁六侍读图》以志盛。

貤封外祖及姑姊

唐权德舆、刘总均请貤封外祖。宋枢密副使王尧臣请封其亲姑王氏为寿安县太君。吏部尚书陈执中请封其姊为安康郡太君。

杨士奇　高士奇

明杨士奇由儒士荐举，历官大学士。本朝高士奇由布衣为纳兰太傅记室，荐授詹事府录事，旋擢中书侍讲，而至礼部侍郎。两人皆名士奇，皆非科目出身，可谓巧合。

朱尔墨特那木札尔

魏默深前辈撰《国朝绥服西藏记上》云："朱尔墨特者，颇罗鼐之子也。乾隆十二年袭封郡王，以驻藏大臣不便于己，先奏罢驻防之兵，阴通书准噶尔，请兵为外应。旋袭杀其兄，扬言准部兵至，聚党二千谋变。驻藏都统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觉其逆芽，欲先发，而左右无一兵，乃以计诱至寺中，登楼手刃之，旋害于贼党。时第五世班禅已卒（乾隆四年卒）。达赖剌麻使番部公爵班替达（班替达当作班第达），摄藏事，禽逆党以闻。我将军策楞、班第至藏。诏以二臣先事靖变，赠一等伯，即以其地立双忠之祠，永禁唐古特及准夷往来之使。至是，西藏始不封汗、王、贝子。以四噶布伦分其权，而总于达赖剌麻。"浚师按：乾隆十五年，朱尔墨特那木札尔（《记》作朱尔墨特，非）之变，其始皆驻藏大臣纪山酿之。初，纪山之在藏也，性怯懦，惟知顺从朱尔墨特那木札尔，任其妄为，并与之盟誓。令兵丁演戏，名自乐班，时与朱尔墨特那木札尔宴会观剧。又送八轿一乘，派轿夫前往教演番奴抬轿。迨傅清、拉布敦至，示以体制，朱尔墨特那木札尔不遵，积成嫌衅，遂自立名号，潜遣其心腹坚参札锡等通款准噶尔，称策旺多尔济那木札尔为汗，求其发兵至拉达克地方，以为声援。值准夷内溃，所遣使人回藏被获，得其逆书及馈献诸物，其事遂败。该逆就擒后，将军策楞等据实入奏，而纪山先已拿交刑部治罪，上怒甚，念其父曾经出师阵亡优恤，不忍肆诸市，命刑部尚书阿克敦、内大臣嵩春赍旨往狱中，令其自尽。详见乾隆十六年邸钞。

伊川错引论语

番禺陈兰浦学博腹笥最富，曾与浚师评本朝人物，谓袁简斋先生不喜考据之学，而《随园随笔》一书实考据家所不能及者，因举《随笔》一条示浚师曰："《郊特牲》云：'郊之日，丧者不哭，不敢凶服，敬之至也。'宋哲宗贺明堂礼成，温公薨已六日，群臣是日往吊。伊川不引《郊特牲礼》以折东坡，而乃引《论语》'是日哭则不歌'，致为东坡所戏，坐经学之疏。"又云："梁左军将军冯道根卒，是日上春祀二庙，帝问朱异曰："吉凶同日，可乎？"异引《檀弓》卫侯祭庙，即日往吊柳庄为证以答，是吉凶可以同日之证。东坡知戏伊川，而不引此事以

折伊川，亦坐史学之疏。”以上二说，七百年来曾有人道过否？学博有《读书记》，较亭林《日知录》尤多。近与李恢垣诸君谋为刊刻之，亦他日必传之作。《随园随笔》中如辨盘庚迁殷非改国号；古人自称其字，但引匡衡、王右军数人而不引王褒《僮约》、张平子赋、李遐叔文皆尝称字；铁氏二女诗引钱牧斋谓为沈愚，朱竹垞谓为范宽，而未见《皇明文征》所载甚明（《皇明文征》，竹垞亦未见者）。拙录中皆未敢从同，盖见解各有心得，正不必一一符合也。

时宪书纪年

浚师髫龄时，在家塾书厨中检有雍正十三年时宪书一本，刊刻工致，后叶纪年只刊六十甲子，与今所颁之体式不同。询于人，亦无知者。嗣阅家藏邸报内载高宗谕旨云：“国家熙洽化成，薄海共跻寿宇，升平人瑞，实应昌期。是以每岁直省题报老民、老妇年至百岁及百岁以上者，不可胜纪。因思向来所颁时宪书后页纪年，只载花甲一周为断，殊不知周甲寿所常有，而三元之序数，本循环成例，拘墟未为允协，著交钦天监自乾隆三十六年辛卯为始，于一岁下添书六十一岁，仍按干支，以次载至一百二十岁。则开帙犁然，期颐并登正朔，用符纪岁授时之义。钦此！”谨按：每年钦天监题本恭进次年时宪书，用粉白纸细书，亦系一月一叶，字迹端整，无一挖补，无一俗体字，可谓精妙之极。浚师直内阁屡见之，进呈后仍发内阁，归满票签收。二百余年，未知能不缺失否（赵云松观察《陔余业考》云：“向来时宪书后止追列一甲子六十年，近日吾乡刘文定公奏请再列一甲子，以便检阅，遂著为例。按：此本宋初故事也。《春明退朝录》：‘至道二年司天杨文镒建言历日六十甲子外，请更留二十年。太宗谓支干相承，虽止六十，然本命之外，却从一岁起首，年老者并不见当生年数，宜存两甲子，使期颐之人犹见本生年号。饬司天生议行之。’是宋时原列两甲子。王棠云近代只列一甲子，不知何时更定。”按：刘文定纶卒于乾隆三十八年，史馆列传并无奏请再列一甲子事。谕旨中亦未提文定所奏，或文定在枢垣久，曾经面陈，断自圣裁欤？）

黄山摄影录

予中表兄筱坡杨君（组荣）著《黄山摄影录》，文甚长，不及备载。其自记云：“新安山水堪游览者，在在有之。今就黄山合评之：他山如蓬门女子，裙布荆钗；黄山如天仙化人，靓妆艳服。他山如瓶花盆树，差堪娱目；黄山如牡丹万朵，芍药千枝，与玉树琼林互相照耀。他山如蔬食菜羹，萧然寒素；黄山如人五都之肆，左顾右盼，金碧辉映，但知为宝，莫指其名。他山如茆舍竹篱，自成村落；黄山如建章宫万户千门，使人者迷其所向。他山如初拓《黄庭》，恰到好处；黄山如岣嵝古碑，钟鼎奇字，虽笔笔耐人领会，而未许后学轻摹。他山之片石孤林，只如倪、黄小景；黄山则长松倚天，奇峰拔地，纯乎荆浩、关仝大家风范。总之，黄山之妙，非亲到不知。若详细写之，则合此万言，只足画遥山一角耳。”又云：“余游白岳；则记之，而黄山之游初无心以记者，何也？盖白岳一丘一壑，游人罕至，故不惜三千余言为名山点染，且志中诸作佳者亦复寥寥。若黄山则不然，试观本志所载，不下百余家，正如三十六峰各具妙相，虽欲另辟一境，别开一面，实无从措手也。第诸公文字虽佳，究未深穷乎六法，惟曹钤一篇，深合画理，洵杰作也。闻钤游山归，其尊人太守公谓曰：‘凡人胸中无丘壑，不能结山水因缘，笔墨无灵气，不能为名山写照。’余谓此公能作是语，宜其公子是一代作家。因就原记合余之所见而改创之，成此万言，以贻世之爱黄山者。即或未能身到山中，不啻先睹黄山之影，何快如之？”浚师按：筱坡精绘事，性喜游山，足之所至，笔亦随之，发为文，汪洋恣肆，不落前人窠臼。观其文之工，可以知其画之工矣。自总角时，先资政公即携之左右，日与解释经史，旁及金石书画，独能悉心领悟。先资政公每语人曰：“吾读书三十年，成就一子一甥，实足乐也。”呜乎！浚师谫陋，不克仰承先训，而筱坡饥趋廿载，终困一衿，竟郁郁以死。近为搜其遗稿，将刊以问世，披览之余，不胜于邑矣。

长友诗

后汉时莋都夷作《慕化归义诗》三章，犍为郡掾田恭讯风俗，译辞语，梁州刺史朱辅上之，东观记载其歌，并重译训诂为华言。范史所载是也，注则本之东观所录夷语。其《远夷乐德歌诗》曰：“大汉是治（提官隗构），与天合意（魏冒逾糟）。吏译平端（罔译刘脾），不从我来（旁草〔莫〕支留）。闻风向化（征衣随旅），所见奇异（知唐桑艾）。多赐缯布（邪毗堪绣），甘美酒食（推潭仆远）。昌乐肉飞（拓拒苏便），屈申悉备（局后仍离）。蛮夷贫薄（偻让龙洞），无所报嗣（莫知度由）。愿主长寿（阳雒僧鳞），子孙昌炽（莫稚角存）。”《远夷慕德歌诗》曰：“蛮夷所处（偻让被尼），日入之部（且交陵悟）。慕义向化（绳动随旅），归日出主（归〔路〕且俫雒）。圣德深恩（圣德渡诺），与人富厚（魏菌度洗）。冬多霜雪（综邪流藩），夏多和雨（莋邪寻螺）。寒温时适（藐浔泸漓），部人多有（菌补邪推）。涉危历险（辟危归险），不远万里（莫受万柳）。去俗归德（术叠附德），心归慈母（仍路孳摸）。”《远夷怀德歌》曰：“荒服之外（荒服之仪），土地墝埆（犁籍怜怜）。食肉衣皮（阻苏邪犁），不见盐谷（莫砀粗水〔沐〕）。吏译传风（罔译传微），大汉安乐（是汉夜拒）。携负归仁（踪优路仁），触冒险陕（雷折险龙）。高山歧峻（伦狼藏憧），缘崖磻石（扶路侧禄）。木薄发家（息落服淫），百宿到洛（理沥髭洛）。父子同赐（捕莒菌毗），怀抱匹帛（怀稿匹漏）。传告种人（传室呼敕），长愿臣仆（陵阳臣仆）。”按：原作多不可晓，故范氏谓“远夷之语，辞意难正，草木异种，鸟兽殊类”也。英吉利使臣威妥玛尝译欧罗巴人长友诗九首，句数或多或少，大约古人长短篇耳。然译以汉字，有章无韵，请于甘泉尚书，就长友底本，裁以七言

绝。尚书阅其语皆有策励意，无碍理者，乃允所请。兹录之，以长友作分注句下，仿注范书式也。徼外好文，或可为他日史乘之采择欤？诗曰："莫将烦恼著诗篇（勿以忧时言），百岁原如一觉眠（人生若虚梦）。梦短梦长同是梦（性灵睡即与死无异）。独留其气满坤乾（不仅形骸，尚有灵在）。天地生材总不虚（人生世上，行走非虚生也，总期有用），由来豹死尚留皮（何谓死埋方至极处）。纵然出土仍归土（圣书所云人身原土，终当归土），灵性常存无绝期（此言人身，非谓灵也）。无端忧乐日相循（其乐其忧，均不可专务），天命斯人自有真（天之生人，别有所命）。人法天行强不息（所命者作为专图，日日长进），一时功业一时新（明日尤要更有进步）。无术挥戈学鲁阳（作事需时，惜时飞去），枉谈肝胆异寻常（人心纵有壮胆定志）。一从《薤露》歌声起（仍如丧鼓之敲），丘陇无人宿草荒（皆系向墓道去）。扰攘红尘听鼓鼙（人世如大战场），风吹大漠草萋萋（如众军林下野盘）。驽骀甘待鞭笞下（莫如牛羊无言，待人驱策），骐骥谁能辔勒羁（争宜勉力作英雄）。休道将来乐有时（勿言异日有可乐之时），可怜往事不堪思（既往日亦由已埋已）。只今有力均须努（目下努力切切），人力殚时天祐之（中尽己心，上赖天祐）。千秋万代远蜚声（著名人传，看则系念），学步金鳌顶上行（想我们在世，亦可置身高处）。已去冥鸿犹有迹（去世时尚有痕迹），雪泥爪印认分明（势如留在海边沙面）。茫茫尘世海中沤（盖人世如同大海），才过来舟又去舟（果有他人过海）。欲问失风谁挽救（船只搁浅，受难失望），沙洲遗迹可探求（见海边有迹，才知有可解免）。一鞭从此跃征鞍（顾此即应奋起动身），不到峰头心不甘（心中预定，无论如何，总期有济）。日进日高还日上（日有成功，愈求进功），肯教中道偶停骖（习其用工坚忍，不可中止）。"按：道光间西洋人汗得能汉语，略解《鲁论》文义，介通事杨某谒高要苏赓堂河帅，（廷魁）河帅示以诗云："宣尼木铎代天语，一警愚聋万万古。圣人御世八荒集，同文远被西洋贾。窄衫高帽款门至，碧眼停观若心醉。谁教奇字访扬雄，岂购新诗识居易？通辞不减叶河王，就书《鱼论》三两章。自言孝弟是五宝，更慕有朋来远方。日本朝鲜重文籍，于今益知素王力。鲸鲵穴伏溟渤青，翘首神州日华赤。在昔康熙正《三统》，象牙龙脑却珍贡。节度争称沂国李，都督时来广平宋。岛夷怀德二百年，楼馆鳞比城西偏。中朝不改《旅獒》册，绝域应焚《亚孟编》。（彼国经文。）"孔子作《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读尚书及河帅之诗，可以见两公用心矣。

女贵男贱女多男少

郑渔仲《通志》："女国在葱岭之南，其国代以女为国主。其地女贵男贱，妇人为吏职，男子为军士。女子贵者则多有侍男，男子不得有侍女。虽贱庶之女，尽为家长，有数夫焉，生子皆从母姓。""吐火罗在乌浒河南，即妫水也，与挹怛杂居。多男子，少妇人，故兄弟通室。妇人五夫，则首饰戴五角，十夫，戴十角。男子无兄弟者，则与他人结为昆弟，方始得妻。不然，终身无妇。生子属其长兄。

元泰定帝诏

元泰定帝即位诏曰："薛禅皇帝可怜见嫡孙、裕宗皇帝长子、我仁慈甘麻剌爷爷根底，封授晋王，统领成吉思皇帝四个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都付来。依著薛禅皇帝圣旨，小心谨慎，但凡军马人民的不拣甚么勾当里，遵守正道行来的上头。数年之间，百姓得安业。在后，完泽笃皇帝教我继承位次，大斡耳朵里委付了来。已委付了的大营盘看守著，扶立了两个哥哥曲律皇帝、普颜笃皇帝，侄硕德八剌皇帝。我累朝皇帝根底，不谋异心，不图位次，依本分与国家出气力行来；诸王哥哥兄弟每，众百姓每，也都理会的也者。今我的侄皇帝生天了也么道，迤南诸王、大臣、军上的诸王、驸马、臣僚、达达百姓每，众人商量着：大位次不宜久虚，惟我是薛禅皇帝嫡派，裕宗皇帝长孙，大位次里合坐地的体例有；其余争立的哥哥兄弟也无有。这般，晏驾其间，比及整治以来，人心难测，宜安抚百姓，使天下人心得宁，早就这里即位提说上头，从著众人的心。九月初四日，于成吉思皇帝的大斡耳朵里，大位次里坐了也。交众百姓每心安的上头，赦书行有。"云云。诏文由蒙古语译汉，俚俗太甚，本朝重为校正，改云："朕考晋献武王，色辰皇帝之嫡孙，裕宗皇帝之长子也。圣慈眷爱，封授晋王，统领青吉斯皇帝四大鄂尔多及军马、达勒达国土。就国以后，恪遵色辰皇帝圣旨，小心谨慎，凡军马人民一切事宜，咸由正道而行。故数年之间，群臣各敬其事，百姓得安其乐。嗣后谔勒哲图皇帝命朕继承藩服，仍统领四大谔尔多及北边军马，翼戴朕兄库鲁克皇帝、布延图皇帝，朕侄硕迪巴拉皇帝，历事累朝，无贰尔心，以继朕皇考固让之志，恪恭厥职，屏卫王家。朕之行事，诸王宗室臣民皆所素知。今大行皇帝上宾，迤南诸王、大臣、军士及诸王、驸马、臣僚、达勒达百姓等，咸谓天位不宜久虚，乾纲固有专主，近属之中，惟朕为色辰皇帝嫡曾孙，裕宗皇帝嫡蒙孙，以长以亲，于义皆无可让。况大行晏驾，事变非常，及今加意抚绥，犹恐皇皇未定，宜早正宸极，镇安百姓，使天下人心得宁。朕以臣民劝戴之故，俯顺舆情，九月初四日，即位于青吉斯皇帝之大鄂尔多。布告中外，咸与维新，可大赦天下。"云云。按：此诏邵学士《宠简录》略而不书，其识见过宋金华远矣。

英雄作用

詹伯劝礼重耳，否则杀之；声子劝复椒举，否则赂盗使杀；施伯劝杀管仲，而以其尸授鲁；范增劝项王杀沛公；平林诸将劝更始杀刘縯兄弟；英雄作用，大抵略同。若王夷甫识胡雏之不凡，杨国忠决猪龙之必反，卒致排墙殒身，马嵬授首，虽奸邪有以自取，殆亦天意存乎其间也。

绍兴酒

山阴县西有投醪河，一名箪醪河，亦名劳师泽。相传句践栖会稽，有酒投池，民饮其流，战气百倍。今绍兴酒遍天下，殆权舆于此。郎北轩(廷极)《胜饮编》记酒之出产甚详，而不及绍兴酿法。

奶奶庙

毛西河《送曼殊》诗，其序云："曼殊病中梦阿母促之归，乃貌以木，衣装送奶奶庙。"

头可断诗不可选

毛西河与李天生(因笃)论古韵，不胜天生，大怒，始而恫喝，继将加以拳勇。汪苍霖与汪容甫在舟中叙宗谊，受容甫侮，苍霖欲推容甫于江中，同人力救得免。林芗老不喜南海李子虎诗，作诗话时，人有以李集示之者。则曰："吾头可断，诗不可选也。"名士性情坚韧，似乎太过，然而其狷不可及也。

好音休去声

明陈季立(第)《毛诗古音考》："好音休，去声。"证《羔裘》之诗，旁引《九章·惜诵》云："晋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谗而不好。行婞直而不豫兮，鮌功用而不就。"浚师按：《九章》又云："自前世之嫉贤兮，谓蕙若其不可佩。妒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此好字若作休去声读，使与佩字不协矣。抑佩字另当一音读耶?

病　证

病症，症字诸书所无，当作证字。《列子·周穆王篇》："秦人逢(音庞)氏有子，少而惠，及壮，而有迷罔之疾。杨氏告其父曰：'鲁之君子多术艺，将能已乎，汝奚不访焉?'其父之鲁，过陈，遇老聃，因告其子证。"

五　黄

王逸《荔枝赋》："润侔和璧，奇喻(一作逾)五黄。"人无解者。按《本草》，人参在五参中色独黄，属土，故有黄参之名。逸赋所用，当是此典。

经　筵

浚师在内阁，恭阅《圣祖仁皇帝实录》，自康熙十年辛亥御经筵始，至六十一年壬寅，共御经筵五十八次。迨后列圣嗣统，监于成宪，缉熙典学，日有孜孜，实从来史册中所未有者矣。

奖忠盛典

乾隆乙未冬，奉上谕："崇奖忠贞，所以风励臣节，然自昔累朝嬗代，凡胜国死事之臣，罕有录予易名者。惟我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初，于崇祯末殉难之大学士范景文等二十人，特恩锡谥。仰见圣度如天，轸恤遗忠，实为亘古旷典。第当时仅征据传闻，未暇遍为搜访，故得邀表章者止有此数。迨久而遗事渐彰，复经论定，今《明史》所载可按而知也。至若史可法之支撑残局，力矢孤忠，终蹈一死以殉；又如刘宗周、黄道周等之立朝謇谔，抵触佥壬，及遭际时艰，临危授命；均足称一代完人，为褒扬所当及。其他或死守城池，或身殒行阵，与夫俘擒骈僇，视死如归者，尔时王旅徂征，自不得不申法令以明顺逆，而事后平情而论，若而人者皆无愧于疾风劲草。即自尽以全名节，其心亦并可矜怜。虽福王不过仓猝偏安，唐、桂二王并且流离窜迹，已不复成其为国，而诸人茹苦相从，舍生取义，各能忠于所事，亦岂可令其湮没不彰? 自宜稽考史书，一体旌谥。其或诸生韦布，及不知姓名之流，并能慷慨轻生者，议谥固难于概及，亦当令俎豆其乡，以昭轸慰。尝恭读我《太祖实录》，载萨尔浒之战，明杨镐等集兵二十万，四路分出，侵我兴京。我太祖、太宗及贝勒、大臣等，统劲旅数千，歼戮明兵过半。一时良将，如刘綎、杜松等皆没于阵。近曾亲制书事一篇，用扬祖烈，而示传信。惟时王业肇基，其抗我颜行者，原当多为弥薙。然迹其冒镝撄锋，竭忠效命，未尝不为嘉悯。又若明社将移，孙承宗、卢象升等之抵拒王师，身膏原野，而周遇吉、蔡懋德、孙传庭等以闯、献蹂躏，御贼亡身，凛凛犹有生气。总由明政不纲，自万历以至崇祯，权奸接踵，阉竖横行，遂致黑白混淆，忠良泯灭，每为之切齿不平。福王时虽间有追谥之人，而去取未公，亦无足为重。朕惟以大公至正为衡，凡明季尽节诸臣，既能为国抒忠，优奖实同一视。至钱谦益之自诩清流，靦颜降附，及金堡、屈大均辈之幸生畏死，诡托缁流，均属丧心无耻。若辈果能死节，则今日亦当在予旌之列，乃既不能舍命，而犹假语言文字以自图掩饰其偷生，是必当明斥其进退无据之非，以隐殛其冥漠不灵之魄。一褒一贬，衮钺昭然，使天下万世，共知朕准情理而公好恶，以是植纲常，即以是示彰瘅。所有应谥诸人，并查《明史》及《辑览》所载，遵照世祖时之例，仍其原官，予以谥号。其如何分别定谥之处，著大学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集议以闻，并通谕中外知之。钦此!"次年丙申二月，大学士、九卿等将明季并建文时殉节诸臣，查核史乘，参互考证，分册开具姓名事实，进呈御览。得旨命名为《胜朝殉节诸臣录》，计十二卷，交武英殿刊刻颁行。谨按：录内专谥共三十三人；通谥较著者曰忠烈，共一百二十四人；曰忠节，共一百二十二人；其次曰烈愍，共三百七十七人；曰节愍，共八百八十二人。至微官末秩，诸生韦布，及樵夫市隐，名姓无征，不能一一议谥，并祀所在忠义祠，共二千二百四十九人。合共三千七百八十七人。若杨维垣等附和逆阉，杨文骢为马士英党，张家玉、傅鼎铨等曾降闯贼，马吉祥、蒲缨、马雄飞等朋奸误主，虽一死足以自赎，究于公议难逃，并屏斥不录云。

保　辜

史游《急就章》："疻痏(音纸洧，疻又音支)。保辜谑(啼)呼号。"颜师古注曰："殴人皮肤肿起曰疻，殴伤

曰痏，保辜者各随其状轻重，令殴者以日数保之，限内致死，则坐重辜也。谑呼号者，被殴之人称痛酷也。”

骟马宦牛

骟马、宦牛、羯羊、阉猪、镦鸡、善狗、净猫，见《臞仙肘后经》。又接树曰骟树，《月令广义》有骟树法，一作扇。《五代史郭崇韬传》：“谓继岌曰：‘当尽去宦官，至于扇马亦不可用。’”

袁子正书

唐魏征等奉敕撰《群书治要》，首六经，讫《袁子正书》、《抱朴子》，共六十七种。日本刊之，其凡例云：“此书距今殆千年，而宋、明诸儒无一言及者，则其亡失已久。”云云。谨阅《四库全书·目录》，亦未载有此书，知日本所云不谬。内《袁子正书》下注袁准著。按：汉以前无袁准其人，惟晋袁准字孝尼，袁瑰从祖，以儒学知名，注《丧服经》，官至给事中，见《晋史·袁瑰传》后。则袁准或即袁准也。袁书中多精粹语，有益于人心治道不浅。如云：“不急之官，则有不急之禄，国之蟊贼也。明主设官，使人当于事，人当于事，则吏少而民多。民多则归农众，吏少则所奉寡。使吏禄厚则养足，养足则无求于民，无求于民，奸轨息矣。禄足代耕则壹心于职，壹心于职则政理，政理则民不扰，民不扰则不乱其农。”又云：“服物不称，则贵贱无等，于是富有逾侈，贫者不及，小人乘君子之器，贾竖袭卿士之服。被衣绣，佩银黄，重门而玉食，其中左右叱咄，颐指而使。是故有财者光荣，无财者卑辱。”书多不备载，偶录二则于此。有心风俗者，其念之哉！

陈同甫书

陈同甫与朱子书，略云：“因吾眼之偶开，便以为得不传之绝学，三三两两，附耳而语，有同告密；画界而立，一似结坛，尽绝一世之人于门外，而谓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点；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无，世界皆是利欲；亦过矣。”浚师按：此数语道尽当时流弊，不廑为讲学家下一针砭也。

蕉轩续录

[清]方浚师撰　盛冬铃　南丽华整理

卷　一

匪直也人

《诗·鄘风·定之方中章》:"匪直也人。"毛传曰:"匪徒庸君。"训匪直为匪徒,训人为庸君。朱子辑传曰:"非独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诚实而渊深,盖其所蓄之马七尺而牝者,亦已至于三千之众。"又《答刘平父书》曰:"'匪直也人'云云,非特人化其德而有塞渊之美,至于物被其功,亦至众多之盛。"谓可以补横渠之遗。浚师按:朱子此说,较辑注尤为精审。不然,"騋牝三千"一句,岂非赘设?读者不悟上下文义,辄于逐字间求之,愈索愈远。王伯申《经义述闻》以毛传为失,信杜预注,匪作彼字解(预注《左传·襄八年》子驷引"如匪行迈谋")。言彼正直之人秉心塞渊。后言说者皆训匪为非,其义不可通。如王氏云,吾不知上下文通耶?否耶?

孙适斋先生

幼时读《聊斋志异》所纪毛文简事,末附任城孙公(扩图)跋语,不知孙公为何人也。洎官京师,与驾航前辈(梓)同直薇省,乃悉公为寄圃节相之父,实驾航之高祖。而软红驰逐中,亦未尝询公仕履及其著述。后十余年,予与驾航复同官粤东。丙子,同事秋闱。公暇驾航出公家传并其遗稿见示,然后公之生平始了然于心目间。亟录之以识高山仰止之思。按:公字充之,号适斋,举乾隆元年丙辰科乡榜。初官掖县教谕,巡抚杨(应琚)特疏保荐。历浙江乌程、缙云、嘉兴、钱塘等县知县,发奸摘伏,人莫敢欺。秉性方耿,不曲承上官意旨,为忌者所中,以微事落职。辛卯入都祝嘏,蒙赏还职衔。公宦情素淡,自是绝意仕进,主莱州北海、温州东山两书院讲席,门下士多所成就。为古文辞,下笔泉涌,法律一归严谨。著《莱游草》、《东山吟草》、《于京集》、《钓雪集》、《秋柳集》、《田园杂诗》、《一松斋古文》。年七十一卒。集中五言如《渡河》云:"刷黄诚善策,顺性岂陈言。"《晚泊》云:"雨声秋晚叶,灯影夜深船。"《正月初二日雨》云:"江梅方笑靥,塞雁总归心。"《京口怀太白》云:"第一江山景,无双诗酒人。"七言如《枫桥晚泊》云:"邻舟歌尽《懊侬曲》,夜雨滴残孤客心。"《咏蜡梅》云:"美人迟暮曾非病,名士风流可带酸?"《秋柳》云:"金堤月细双蛾敛,玉帐风高一箭新。""未许风流随逝水,可堪摇落倚残阳。"皆息胎王、孟、韦、柳诸家,别具一种悱恻缠绵怀抱。闻诸稿遗失过半,见凤一毛,殊可惜也。公又有《秋柳诗》,用上下平韵三十首,自序云:"少陵《柳边》一首,独步千古,仅称'叶叶自开春'一句,著题精刻,自难多耳。逮刘宾客、白太傅、温方城之属,好为《柳枝辞》,动至如干首,大概以柳为缘起,如医家饮剂,庖人羹汤,凡朝市、村园、江山、楼店,一切风景之地,无不可借端设措者。于人则主言情,虽不专在别离,总以哀艳为宗。余衍为三十首,亦犹渔洋衍《柳枝》为长律耳。予生平无一适意,感悼伤怀,复不减于昔人,诗中亦间及之,非专咏一物核切为主者。"云云。诗多不具录。其后章有云"仆本恨人无好况,更逢楚客话江潭。"极牢骚语,却以蕴藉出之,尤不愧风人之旨矣。

渔樵对问

《四库全书存目》载《渔樵对问》一卷,云旧本题宋邵子撰,晁公武《读书志》又作张子,刘安上集中亦载之。三人时代相接,未详孰是。中论杨慎所驳"有温泉而无寒火"一条、"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一条,不足为是书病;并因其书所论皆习见之谈,疑后人摭其绪论为之。浚师谨案:朱晦翁《答吕伯恭书》云:"康节所著《渔樵对问》,论天地自相依附,形有涯而气无涯,极有条理。当时想是如此说,故伊川然之。"云云。据此,则是书实为邵子手著无疑也。

侍读名不始于唐

刘友益以唐明皇读书无从质疑,卢怀慎荐马怀素、褚无量更日侍读,为侍读名见史传之始,予前录十二卷中引之。嗣阅《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晋王绍宗迁秘书少监,仍侍皇太子读书。此侍读之始也。他如《齐明帝纪》溧阳令钱唐杜文谦尝为南郡王侍读,江泌为南康王侍读,梁晋安王纲以侍读东海徐摛为家令,东魏高澄欲用荀济为侍读,北齐国子祭酒张雕以经授齐主为侍读。又《隋恭帝纪》代王在东宫,左右奔散,惟侍读姚思廉侍

侧。是侍读之名，不自唐始，刘氏陋矣。予因刘氏之陋而据以笔之于书，陋更甚于刘氏也。记以志愧。

九 江

程大昌《禹贡论》曰：谓江至荆而九者，自孔安国始。其后班固之志地理，应劭之释《汉志》，皆谓江至庐江寻阳分为九派。（胡三省《资治通鉴注》曰："余按：秦并天下，置九江郡，项羽封黥布为九江王，都六。《汉地理志》所谓'九江在浔阳县南'。沈约《宋志》：'寻阳，本县名，因水名县。水南注江。二汉属庐江。吴立蕲春郡，寻阳县属焉。'此时寻阳之地在江北。晋乱，立寻阳郡。后郡治于柴桑，而寻阳之名遂移于江南。晋惠帝置江州，治豫章。成帝移江州治寻阳。时人盖因《汉志》所谓'九江在寻阳县南'，而寻阳又为江州治所，遂谓寻阳为九江。若《禹贡》之九江，其地实难考见。若必以夷陵为西陵，遂以巴陵为《禹贡》之东陵，摭取会洞庭之水为九江；考之前《志》，会洞庭者不止九水，而郦道元《水经注》谓庐江郡有东陵乡，江夏有西陵县，故是言东，《尚书》云'江水过九江，至于东陵'者也。西南流，水积为湖，湖西有青林山。又考《水经注》，自沔口以下有湖口水、加湖江水、武口水、乌石水、举水、巴水、希水、蕲水、利水皆南流，注于江，而后至青林水口。亦可傅合九水之说，但未敢以为是。九河之迹，至汉已不可悉考，而欲强为九江之说，难矣。"）至张僧监《寻阳记》方列九名：曰申、曰乌蜯、曰乌白、曰嘉靡、曰畎、曰源、曰廪、曰提、曰菌。乐史《寰宇记》、李宗谔《九江图经》亦皆本僧监所记，而张须无、贾耽所记，名又特异。耽曰："江有八洲；曰沙、曰人、曰九江、曰葛、曰象、曰乌、曰感、曰蚌，此八洲者，曲折而与江为九。"其说之无定如此。又曰："《经》之九江，叙次岷源之下，彭蠡、洞庭之源，不与岷源相人。《水经注》所叙洞庭受水，有微、资、湘、沅、澧、涟、漉、沫、渊、沩、溰，不止九派，不可以损多就少。"又曰："汉世近古，其谓江分为九，则经语无之。而谓寻阳之江为九江者，以其时世考之，则近古；以九州疆境考之，则寻阳向隶荆、不隶扬，岂可于去古甚远之世，易其地而他之乎？"浚师按：蔡沈集传寻阳记九江之名，一曰乌江，二曰蜯江，三曰乌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廪江，八曰提江，九曰箘江。陆氏《经典释文》曰："九江，《寻阳地记》云：一曰乌白江，二曰蜯江，三曰乌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廪江，八曰提江，九曰箘江。张须无《缘江图》云：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乌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乌江，七曰箘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廪江。"陆氏所引，与程氏所引申江、乌蜯江，蔡氏所引一曰乌江、三曰乌白江已自不符。张氏之三里、五州、乌土白蚌、沙提，尤与前二说异。贾耽八洲，更无论矣。《初学记》引《寻阳记》：一白乌江，二蜯江，三乌土江，四嘉靡江，五畎江，六浮江，七禀江，八提江，九菌江。源作浮，廪作禀，箘作菌。历来说经者但知据《释文》诸书，而于《初学记》均不之及也。尝询之李恢垣吏部，吏部以为次序不同，故见闻互异。然同引一书，不应舛误如是。惜《寻阳记》今无其书，不能考订耳。至以九江不在浔阳，而在洞庭，始于宋初胡旦，嗣是晁以道、曾彦和皆从其说。曾氏谓："九江一曰沅，二曰渐，三曰无，四曰辰，五曰叙，六曰酉，七曰湘，八曰资，九曰澧。"朱子考定九江，去无、澧二水，而易以潇、蒸："一曰潇江，二曰湘江，三曰蒸江，四曰资江，五曰沅江，六曰渐江，七曰叙江，八曰辰江，九曰酉江。"胡渭《禹贡锥指》引郦道元、《湘中记》诸说，谓古无潇水。恭读《大清一统志》云："潇、湘虽自古并称，然《汉志》、《水经》俱无潇水之名。唐柳宗元《愚溪诗序》始称谪居潇水上，然不详其源流。宋祝穆始称潇水出九疑山。今细考之，唯道州北出潇山者为潇水，其下流皆营水故道也。至祝穆所谓出九疑山者，乃《水经注》之泠水，北合都溪以入营者也。"又蒋本厚《零陵山水志》云："潇水一支出江华，一支出永明，一支出濂溪，惟出濂溪者犹为近之，出江华者乃以沲水为潇水，出永明者以掩水为潇水，盖后人以营水所经统谓之潇水，而遂不知有营水矣。故《广舆记》据此谓潇江在永州府城外，原出九疑山。不得谓古无潇水，遂于朱子有所疑也。"又按：沅水、湘水、资水，《太平御览》并载于江南诸水，下并引《郡国志》云"资水岸有石头城，即吴将周瑜筑也"之语，则按之曾氏所云，资水出零陵都梁县，东北入沅，《水经注》资水出武陵郡无阳县界，皆地名迥殊矣。总之，地势久远，未可强通。孔安国传曰："江于此州界分为九道，甚得地势之中。"言江水至荆州地界之中，分作九道，止此两语，免得多少葛藤。汉儒经义，绝不穿凿傅会，正不必争浔阳、争洞庭也。胡渭以甚得地势之中，谓孔安国传"孔殷"二字费解，直不知读孔传矣。若张须无一有作须元者，渭引作张须，尤谬之甚焉。

周仪伯

山阴周凤翔死甲申之难，南都僭号，赠礼部侍郎，谥文节。我世祖章皇帝追恤前朝殉难诸臣，特谥文忠。按：《烈皇小识》载文忠三月二十一日死，二十二日逆闯始得崇祯帝遗魄于后苑山亭，二十三日殓于东华门，与《殉难录》文忠赴哭帝梓宫东华门外，归寓自缢不符。毛西河《文忠传》云："京师陷，有传驾出狩者，凤翔思扈跸，仓皇奔探。见贼据殿坐，而魏藻德、陈演、侯恂、宋企郊等各帅百官人朝贺。凤翔至殿前，视之大哭，急从左掖门趋出。百官皆惊怖不知所为，而贼第顾之，不为问。"毛与文忠同乡，其所纪述必详审。侯恂商丘人，崇祯戊辰进士，官兵部尚书，坐汴城失陷事下狱。闯贼入都，恂从逆，授伪工政大堂。其子方域，复社有名，亦两中我朝乡试副榜。张船山诗所谓"两朝应举侯公子，忍对桃花说李香"也。彼藻德、演、企郊辈固狗彘不食其余矣，若恂者亦复如此，不知后日见文忠于地下，作何面目？倘遇马士英、阮大铖，当一笑而解前憾欤？

出塞诗

钱竹汀宫詹跋纪文达公（昀）《乌鲁木齐杂诗》，谓

其叙次风土人物，历历可见，无郁轖愁苦之音，有春容浑脱之趣。林芗溪学博题林文忠诗云："塞外之作，如寒月霜鸿，闻声泪下，尤妙在怨而不怒，得诗人温柔敦厚之旨。"从叔芸圃先生谓先世父天山之役，塞雨边云，弥增奇气。自古名人负文章经济，所历之境，绝不以穷通得丧为累。唐之昌黎，宋之东坡、山谷，胸襟阔达，千载下读其诗文，犹可想见其为人也。先世父效力伊犁时，曾建开垦屯田之议。厥后文忠在戍，力任其劳。塞土荒凉，顿成美壤。故先世父怀文忠诗云："沙场我欲无闲土，题向天山有数行。"文忠亦有句云："但期绣陇成千顷，敢惮锋车历八城。"今则盗贼纵横，干戈满地，昨闻甘肃肃清后，大兵业已出关，是所望于桓桓虎貔之将帅哉。余抄文忠公及先世父诗之有关边疆风俗掌故者，附录于后，复检洪稚存太史《伊犁纪事诗》，并录之，以到戍先后为次，亦足以征我圣朝威德广被，拓土开疆，实从来所未有也。若文达诗中之"无数红裙乱招手，游人拾得凤凰鞋"，文忠诗中之"无端万斛黄尘里，偏著一枝含笑花"，则又广平赋梅，不碍其心肠铁石矣。

洪稚存太史（亮吉）《伊犁纪事诗》四十二首（录十首）：

橐笔频年上玉墀，虎贲三百笑舒迟。书生亦有伸眉日，独跨长刀万里驰（废员见将军，例佩刀长跽）。

熟客先惊问姓名，记曾跃马入咸京。当时书记疏狂甚，亲屈元戎作骑兵（谓张总兵廷彦。余辛丑岁客西安节署，张时尚在抚标学习，亲导至曲江镇看花）。

谁跨明驼天半回，传呼布鲁特人来。牛羊十万鞭驱至，三日城西路不闻（布鲁特每年驱牛羊及哈拉、明镜等物至惠远城互市）。

坐来八尺马如龙，演武堂前夹路松。谪吏一边三十六，尽排长戟壮军容（四月一日随将军演武场角射，时废员共七十二人）。

凿得冰梯向北开，阴崖白昼鬼徘徊。万丛磷火思偷渡，尽附牛羊角上来（冰山为伊犁适叶尔羌要道，常拨回户二十人日凿冰梯以通行人。浚师按：二十人句错，此地岂二十人足用耶？徐星伯《西域水道记》云是达巴齐人七十户尽借此役，应据此为妥）。

瓯脱宵寒忽异常，行辕门外橐它僵。堂期纵过天中节，明日仍冠骨种羊（将军一月内以二五八为堂期，诸废员咸入办事。又伊犁夏日即换季后，每天寒则仍戴暖帽）。

城西连日雨昏黄，急溜先倾羊马墙。夜半老兵惊起叫，皂雕如虎扑人忙。

将军昨日射黄羊，亲为番王进一汤（时哈萨克王子以承袭王爵来谢，因照例设宴）。百手尽从空里举，更凭通事贡真香（外番以藏香为贵，有所敬则献之）。

伏流百尺水潺湲，地势斜冲北斗垣。高出长安一千里，故应雷雨在平原（伊犁地形高出西安八百余里）。

五月天山雪水来，城门桥下响如雷。南衢北巷零星甚，却倩河流界画开（四月以后即引水入城，街巷皆满，入家间作曲池以蓄之，至八九月始涸）。

先世父莲舫公《伊江杂诗》十六首（录九首）：

浩浩伊江水，春来浪拍天。南山插云里，北岸近城边。沃土原宜谷，疏流可溉田。岂烦权子母，多费水衡钱（伊犁水土肥美，雪山春融，泉流甚旺，若筑坝分渠，开垦无数，何必河工岁修款算生息也）。

义烈媲睢阳，英风镇异方。三朝膺钱券，两代沥忠肠。碧血山河壮，丹霄日月光。辉煌天语渥，读罢泪沾裳（扎义烈公乾隆年间在叶尔羌殉难，褒封世袭罔替。公子保宁谥文端公，孙庆祥字云峤，两世镇守伊犁，有政绩。庆公帅于道光丙戌，在噶什喀尔殉难。天语褒嘉，恤典尤重）。

雪海冰山路，开疆赖伏波。鹰声偏善引，（见《西域闻见录》。）马骨却怜多。唯有天垂险，能教地不颇，南方资保障，改道究如何（冰岭，神山也，从不伤人，但马匹倒毙太甚耳。近年屡有改道之议，究未知于险易如何耳）？

承平五十载，耕凿六千家。回纥常栖寺，汾阳此建牙。独将苛政去，尤沐圣恩加。绳武推英嗣，勋名讵有涯（阿文成公移回民六千户于伊犁，另筑回城，立庙曰金顶寺，以栖之。每岁交粮十万石，以供军食。服教畏神，至今不辍。丁亥，公之曾孙容静止参帅到任，革除弊政，抚恤无微不至）。

草泽浩无边，山环大海圆。驻师李广利，留碣汉张骞。路可移瓜戍，川敷引马泉。巡防两无碍，经画仰前贤（伊犁西南卡伦外曰那林河草地，有大海，万山围绕，距喀什噶尔千余里。向例伊犁派赴喀城换防兵三百名，因冰岭行走甚难，奏改由此路缘海沿行至喀城，经行外夷哈萨克、布鲁特地面，寓巡边于换防之中，立法最善。近因军务，停止两年矣。相传海沿有张骞碑一座。又案：哈萨克即汉之大宛也。浚师按：霍罕是汉大宛观《陈汤传》可见。哈萨克是唐突厥王庭，即康居地也）。

有鸟能知气，飞从两地分。冬来同白雪，春至似乌云。星月还栖树，风霜自乐群。防边依圣世，真不愧鸦军（十月白鸦自南路飞来，乌鸦换去。春二月亦然，名曰换班）。

恶湿偏宜燥，孤高性独成。托根从石骨，结缕挂雕楹。野烧不须畏，春风应有情。爱居下流者，污辱总偷生（草名湿死干活，人家从石上采来，系于窗户间，开花颇好）。

尔岂通黄教，偏将祸福兴。圆身工宛转，捷足任骞腾。爱极称如父，清修或偶僧。关门未许入，砂碛竟何能（八叉虫如土蜘蛛，长脚善走，啮人便死。见之者用黄纸收裹，送入庙中。亦有呼为八爷者。外夷人见之，卧于地上，任其行走，以为祈福，如见喇麻一样。关门外到处有之，一入关门，绝不见矣。纪文达公《滦阳消夏录》言："乾隆中京师相惊以虫，圆形相示，然究未见虫也。逮至乌鲁木齐，见所谓八蜡虫，乃即昔所图者。每逐人。噀之以水，则伏而不动。亟嚼茜草根敷伤口即愈，迟则不救。南路每移文北路，取茜草以备秋获者

救急。"盖即此虫也)。

安得赵充国,边屯尽力筹。稼通秋塞迥,水引雪山流。烽燧虽云息,仓箱尚可忧。荒垣多旷土,使者亟须谋。

《登天仙绝顶》:

匹马西来万里游,飘飘心迹似轻鸥。才探蒲海千寻浪,又度阴山五月秋。星落天中半天外,水穿沙底挟沙流。停车东望频搔首,漫学题诗付上头。

拔地苍松几万重,凉飙吹到白云峰。登临欲放乾坤眼,得句能消魄礌胸。石有灵碑奠风雨,山留古雪守蛟龙。何当尽挽西流水,开遍沙场好力农。

林文忠公(则徐)《出嘉峪关》四首(录一首):

一骑才过即闭关,中原回首泪痕潸。弃繻人去谁能识,投笔功成老亦还。夺得胭脂颜色淡,唱残杨柳鬓毛斑。我来别有征途感,不为衰龄盼赐环。

《塞外绝句》十首(录六首):

裨海环成大九州,平生欲策六鳌游。短衣携得西凉笛,吹彻龙沙万里秋。

雄关楼阁倚云开,驻马边墙首重回。风雨满城人出塞(重阳前一日出关)。黄花真笑逐臣来("黄花笑逐臣",太白流夜郎句也)。

路出邮亭驿铎鸣,健儿三五道旁迎。谁知不是高轩过,阮籍如今亦步兵。

天山万笏耸琼瑶,导我西行伴寂寥。我与山灵相对笑,满头晴雪共难消。

古戍空屯不见人,停车但与马牛亲。道旁一饭甘藜藿,半咽西风衮衮尘。

仆御摇鞭正指挥,忽闻狂吼慑风威。前山松径低迷处,无翅牛羊欲乱飞。

光禄寺厨役

《汉旧官仪》:"太官、汤官,奴婢各三千人,置酒皆缇鞲蔽郄,上食用黄金口器。"奢侈之习,自古已然。明光禄寺职上膳馐及宴享诸务,与阉寺交涉,蠹耗至不可纪极,稍正色其间,辄怨侮丛集,谴祸随之(见欧阳旦文集)。其上供品物,皆榷之长安中贾人,不时予其直,积负万计,贾人多破产者。南京光禄寺岁进酒十万瓶,由军民转运,遇有稽延,属吏往往获罪。杨峻在官时,始请改归巡仓者监之。徐文贞(阶)有《清查光禄寺厨役疏》云:"臣等看得该寺厨役,嘉靖九年议准不足四千名方许收补,盖本以四千名为额数。后虽加添一百名,揆之事理,总当不过四千一百名。伏乞敕下该寺堂上官,逐一清查明实,以四千一百名立为总额,而酌量各署事之繁简,分派某署若干以为细额,庶该寺不致动称缺乏,有误供应。"云云。观厨役一项,人数之多如此,无怪乎万历以后宫中脂粉钱开销至四十万两,马口柴、红螺炭需用至数千万斤也。我朝光禄寺,一切用度,俱有定制。惟御膳房属之内务府衙门。恭读《会典》内载:"膳房属下庖长四名,副庖长四名,庖人五十名,厨役二十八名。"又内膳房厨役六十七名。通计不过一百五十三名。缅维祖宗昭俭防奢,实足为万世法守矣(又按:明太常寺厨役嘉靖间亦多至一千三百六十三名,经徐阶等议准,以一千名作为定额,以三百名供续增差拨及备临时事故,可谓冗滥。又按:沈德符《野获编》载:"嘉靖十年,光禄寺厨役王福力请迁兴献王梓宫葬于北京,上命会议。尚书李时等极论不可,乃寝。"厨役上封事,议大礼,诚亘古仅见事。又按:正统时奈亨以光禄寺厨役得官本寺卿,历户部侍郎,亦奇)。

瑚琏

杜少陵《水宿遣兴奉呈群公》诗:"嶷嶷瑚琏器,阴阴桃李蹊。"翟灏谓:"琏,力展切。今俗读音连,谬。少陵作平音,为贤者之责。"按:陆德明《明堂位音义》"四琏"作"四连",虽亦注力展切,然古字多通,既作连字,即用为平声,似无不可。如"夏后氏之两敦",敦音对,黄东发《日钞》则平、上两收矣。至《论语》"瑚琏",自汉、魏以来注者皆曰夏瑚殷琏,与《明堂位》不符。或云有误,或云别有所据。林芗溪《三礼通释》以朱子因《论语》作"瑚琏",《左传》"仲尼曰胡簋之事",皆"瑚"字在上,故以夏、殷、周为叙,疑《明堂位》文有倒置,亦有见也。

冰鉴七篇

操姑布子卿之术者多矣。《四库》所收《月波洞中记》、《太清神鉴》二书,皆称美备。楚南何镜海观察(应祺)藏有《冰鉴》七篇,不著撰人姓名,议论微妙,宛似子家。予曾向观察借抄之,因世无刻本,特录于此。镜海极精相法,其《神骨章》二注,《须眉章》、《声音章》各一注,并为列入。荀卿《非相篇》"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数语,固千古不磨之论,然视察焉廋,听观不掩读书者,能神而明之,未始非甄识人物之一端也。

附录《冰鉴》:

《神骨章》第一

语云:"脱谷为糠,其髓斯存。"神之谓也。"山骞不崩,惟石为镇。"骨之谓也。一身精神具乎两目,一身骨相具乎面部。他家兼论形骸,文人先观神骨。开门见山,此为第一。

相家论神,有清浊之辨。清浊易辨,邪正难辨。邪正先观动静,静若含珠,动若火发,静若无人,动若赴敌,此为澄清到底。静若荧光,动若流水,尖巧喜淫。静若半睡,动若鹿骇,别才而深思。一为败气,一为隐流,均之托迹二清,不可不辨。

凡精神,抖擞时易见,断续处难见。断者出处断,续者闭处续。道家所谓收拾入门之说,不了处看其脱略,做了处看其针线。小心者从其做不了处看之,疏节阔目,若不经意,所谓脱略也。大胆者从其做了处看之,慎重周密,无有苟且,所谓针线也。二者实看向内处,稍移外,便落情态矣。情态易见。

骨有九起:天庭骨隆起,枕骨强起,顶骨平起,佐、

串骨角起，太阳骨线起，眉骨伏起，鼻骨芽起，颧骨若不得不起。顶骨平起，在头以天庭、枕骨、太阳骨为主；在面以眉骨、颧骨为主，五者备，柱石器也。一则不穷，二则不贱，三动履小胜，四贵也（何镜海曰：相有骨格，有骨气。骨格者，已成事也，手可揣。骨气者，未成者也，验于将来。惟持目力，此非碌碌者所知也）。

骨有色，面以青为贵，少年公卿半青面是也（何镜海曰：青面者，深思而无情，心忍而志坚）。紫次之，白斯下矣。骨有质，头以联为贵，碎次之。总之，头无恶骨，面佳不如头佳。然大面缺天庭，终是贱品。圆而无串骨，半为孤僧。鼻骨犯眉堂，主不寿。颧骨与眼争，子嗣不立。此中贵贱，有毫厘千里之辨。

《刚柔章》第二

既识神骨，当辨刚柔。刚柔即五行生克之数，名曰先天。种子不足，用补有余，用泄消息，直与命通，此其皎然易见。五行有合法，木合火，水合木，此顺而合。顺者多富，即贵亦在浮沉之间。金与火仇，有时合火，推之水土皆然，此逆而合。逆者其贵非常。然所谓逆合者，金形带火则然，火形带金则三十死矣；水形带土则然，土形带水则孤寒老矣；木形带金则然，金形带木则刀剑随身矣。此外牵合，俱是杂格，不入文人正论。五行为外刚柔内，刚柔则喜怒、伏跳、深浅者是。喜高怒重，过目辄忘，近粗。伏亦不伉，跳亦不扬，近蠢。初念甚浅，转念甚深，近奸。内奸者功名可期，粗蠢各半者胜人以寿，纯奸能豁达者功业终成，纯粗无周密者半途必弃。观人所忽，人得八九矣。

《容貌章》第三

容以七尺为期，貌合两议而论。胸、腹、手、足，实按五方；耳、目、口、鼻，全通四气。相顾相称则福生，如背如凑则林林总总，不足论也。容贵整，非整齐之谓，短不豕蹲，长不茅立，肥不熊餐，瘦不鹊寒，所谓整也。背宜圆；腹宜突坦；手宜温软，曲若弯弓；足宜丰满，下宜藏蛋；所谓整也。五短多贵，两大不扬，负重高官，鼠行好利，此为定格他。如手长其身，身过于体，配以佳骨，定主封侯。罗纹满身，胸有秀骨，配以妙神，不拜相即鼎甲。

相貌家有清古奇秀之别，总之不必，须看科名星、阴骘文为主。科名星十三岁至三十九岁随时而见，阴骘文十九岁至四十六岁随时而见，二者全大器也，得一亦贵。科名星见于印堂眉彩，时隐时见，或为刚针，或为小丸，尝有光气，酒后及发怒时易见。阴骘文见于眼角，阴雨便见，如三叉样，假寐时易见。得科名星早发，得阴骘文迟发，二者全无，前程莫问。阴骘文见于喉，又主子贵，杂路不在此格。目者面之渊，不深则不清；鼻者面之山，不高则不灵。口阔而方，禄千钟；齿多而圆，不家食；眼角人鬓，必掌刑名；顶见于面，终身钱谷；此贵征也。舌锐无官，橘面不显，文人不伤；左眼鹰准，动便食人；此贱征也。

《情态章》第四

容貌者，骨之余，常佐骨之不足；情态者，神之余，常佐神之不足。久注观人精神，乍见观人情态。大家举止，羞涩亦佳。小儿行藏，跳叫愈失。大旨亦辨清浊，细处兼论取舍。人有弱态，有狂态，有疏懒态，有周旋态。飞鸟依人，情致婉转，此弱态也。不衫不履，旁若无人，（此）狂态也。坐止自如，问答随意，此懒态也。饰其中机，不苟言笑，察言观色，趋吉避凶，此周旋态也。皆根其情，不由矫枉。弱而不媚，狂而不哗，疏懒而真诚，周旋而健举，皆能成器。反此，败类也，大概亦得二三矣。前者恒态，又有时态，方与对谈，神忽他往，众方称善，此独冷笑，深险难近，不足与论情。言不必赏，极口称是，未交此人，故意诋毁，卑庸可耻，不足与论事。漫无可否，临事迟回，不甚关情，亦为堕泪，妇人之仁，不足与谈心。三者不必定人终身，及此以求，可以相天下士。

《眉须章》第五

须眉男子，未有须眉不具可称男子者。少年两道眉，临老一林须，此言眉主早成，须主晚运也。然而紫面无须自贵，暴腮缺须亦荣。郭令公半部不全，霍嫖姚一副寡脸。此等间逢，毕竟有须眉者十之九也。眉尚彩，彩者，杪处反光也。贵人有三层彩、有一二层彩者，所谓文明气象，宜疏爽不宜凝滞。一望有乘风翔舞之势，上也；如泼墨者，最下倒竖者，上也；下垂者，最下（何镜海曰：下垂一语不确，仅有下垂而大贵者。大抵必兼斜视，所谓杀星当令也）。长有起伏，短有神气，浓忌浮光，淡忌枯索。如剑者掌兵权，如帚者赴法场。个中亦有微茫，不可不辨。他如压眼不利，散乱多忧，细而带媚，粗而无文，最是下乘。

须有多寡，取其与眉相称。多者宜清、宜疏、宜缩、宜参差不齐，少者宜健、宜光、宜圆、宜有情照顾。卷如螺纹，聪明豁达；长如解索，风流荣显；劲如张戟，位高权重；亮若银条，早登廊庙；皆宦途大器。紫须剑眉，声音洪壮，蓬然虬乱，尝见耳后，配以神骨清奇，不千里封侯，亦十年拜相。他如辅须先长，终不利；人中不见，一世穷；鼻毛接须，多晦滞；短髭遮口，饿终身；此其显可见耳。

《声音章》第六

人之声音，犹天地之气，轻清上浮，重浊下坠。始于丹田，发于喉，转于舌，辨于齿，出于唇，实于五音相配。取其自成一家，不必一一合调。闻声相思，其人斯在，宁必一见决英雄哉！

声与音不同：声主张，寻发处见；音主敛，寻歇处见。辨声之处，必辨喜怒哀乐。喜如折竹当风，怒如阴雷起地，哀于击薄冰，乐如雪舞风前。大概以轻清为上。声雄者，如钟则贵，如锣则贱（何镜海曰：亦有如锣而大贵者，气必出于丹田，然一生劳苦不免也）。声雌者，如雉鸣则贵，如蛙鸣则贱。远听声雄，近听悠扬，起若乘风，止若拍瑟，上也。大言不张唇，细言若无齿，上也。出而不返，荒郊牛鸣，隐而不达。深夜鼠嚼，或字句相联，喋喋利口，或齿喉隔断，啫啫而谈，市井之夫，何足比数。音者，声之余也，与声相去不远，此则从细

曲中见。贫贱者有声无音，尖巧者有音无声，所谓禽无声、兽无音是也。凡人说话是声，其散在左右前后是音，开谈若含情，话终多余响，不惟雅人，兼称国士。阔口无溢出，尖舌无窕音，不惟实厚，兼获名高。

《气色章》第七

面部如命，气色如运。大命固宜整齐，小运亦当亨泰。是故光焰不发，珠玉与瓦砾同观；藻绘未扬，明光与布葛齐价。大者主一生祸福，小者亦三月吉凶。

人以气为主，于内为精神，于外为气色。有终身之气色，少淡、长明、壮艳、老素是也。有一年之气色，春青、夏绿、秋黄、冬白是也。有一月之气色，朔后森发、望后隐跃是也。有一日之气色，早清、昼满、晚停、暮静是也。

科名中人，以黄为主，此正色也。黄云盖顶，必掇大魁；黄翅人鬓，进身不远；印堂黄色，富贵逼人；明堂素静，明年及第。他如眼角霞鲜，决利小考；印堂垂紫，动获小利；红晕中分，定产佳儿；两颧红润，骨肉发迹。由此推之，足见一斑矣。

色忌白、忌青，青尝见于眼底，白尝发于眉端。然亦有不同：心事忧劳，青如凝墨；祸生不测，青如浮烟；酒色惫倦，白如卧羊；灾晦催人，白如傅粉。又或青而带紫，金形遇之而飞扬；白而有光，土庚相当亦富贵；又不在此论也。最不佳者，太白夹日月，乌鸟集天庭，桃花散面颊，颓居守地阁；有一于此，前程退落，祸患再三矣。

徐锡之鼓山诗

《鼓山志》朱竹垞先生题名云："鼓山去福州府治东三十里。康熙壬子六月，偕歙人郑埕乘竹轿往游。晨曦射人面，扇以障之，手指皆流汗。既而行松阴三里，达涌泉寺。寺创自梁开平二年，闽王审知所建，延国师神晏居之。入门，山僧迎客，饭香积厨，寻挟之出，探灵源洞。下岩磴数十级，中裂一涧，跨以石梁，下视乏水。山僧语予：'此喝水岩也。国师安禅于是，恶涧水之喧，喝之，水乃倒流，遂涸。'予为怅然。旁多宋人题字，有徐锡之者，刊诗于石云：'重峦复岭锁松关，只欠泉声入座间。我若当年侍师侧，不教喝水过他山。'辞颇清拔，先得吾心言之矣。郑子登另崱峰，予纳凉僧廊。日既暮，留憩廊下，爱青松架壑，信宿乃还。用苕帚拂尘，题名于壁。"按：《志》称锡之淳熙时人，此诗作于己酉。历太鸿《宋诗纪事》遗之，可谓失诸眉睫间矣。

李卓吾

《四库存目》云："李贽所著书皆狂悖乖谬，非圣无法。其《藏书》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尤为罪不容诛。"按：《明史·耿定向传》："定向学本王守仁，尝招晋江李贽于黄安，后渐恶之。贽亦屡短定向。士大夫好谈禅者，往往从贽游。贽小有才，机辨，定向不能胜也。贽为姚安知府，一旦自去其发，冠服坐堂皇，上官勒令解任。居黄安日，引士人讲学，杂以妇女，专崇释氏，卑侮孔、孟。后北游通州，为给事中张问达所劾，逮死狱中。"黄宗羲《明儒学案》谓："定向因贽鼓倡狂禅，学者靡然从风，故每每以实地为主，苦口匡救。然又拖泥带水，于佛学半信半不信，终无以压服卓吾。"又谓："焦澹园笃信卓吾之学，以为未必是圣人，可肩一'狂'字，坐圣门第二席。"予观《焦氏笔乘》载方思善（扬）《怀李姚安诗》，中云："寥寥千载后，师圣当何因。彼岸久未登，姚安识其津。一振士风变，再振民风醇。"可见当时推许之盛，非孟子所谓相率而为伪者欤？休宁汪廷讷（字无如）。与贽赠答，称其"著书皆了义，评古善诛心"，一时习染之深如此。贽编有《开卷一笑》前、续集，猥鄙淫亵，污秽满纸。屠隆等从而夸赞，阅之令人欲呕。贽诗亦复不佳，如《初到石湖》云："鱼游新月下，人在小桥西。"《九日极乐寺喜袁中郎至》云："时逢重九花应醉，人至论心病亦苏。"《江上望黄鹤楼》云："九秋槎影横清溪，一笛梅花落远天。"皆平常语，了不异人，宜《明诗综》削而不录也。

民呼故官

明华亭顾文僖（清）《书感》诗云："民力既已纾，赋入乃有常。公家无阙事，帑廪有余藏。后来诸君子，率由如旧草。至今乡父老，稽首周侍郎。"注："周文襄以侍郎巡抚，后升尚书，而民止呼其故官。"吾皖道光初东阿周文忠（天爵）为怀远令，调阜阳，擢宿州牧，皆未离凤、颍两郡，爱民如子，善政不可殚述。公荐历至总督，凤、颍人仍称之曰周太爷。咸丰癸丑，公督师莅临，至一村，有老妪奉鸡子数枚、麦饼一盘，跪公马前曰："太爷饥乎？敢以为献。"公问："汝何人？"对曰："我子昔为仇家所陷，赖太爷廉察，出之于死也。"公笑而受之，且啖且话，不里许而饼尽矣。《诗》曰："恺弟君子，民之父母。"文忠有焉。乃伧父目公为酷吏，亦何妄哉！

天后

李墨庄先生《使琉球记》据徐澄斋太史（葆光）《中山传信录》，谓天后莆田湄洲屿林氏第六女（录云："张学礼记云：'天妃蔡氏，猴屿人。'非是"）母王氏。生于宋建隆元年庚申三月二十三日，升化于雍熙四年九月初九日，室处三十有八岁（徐录云："一作生宋哲宗元祐，又云生于甲申之岁，以升化年考之，皆非是"）。徽宗宣和五年始赐庙（徐录云："宣和五年给事中路允迪使高丽，八舟溺其七，独允迪舟见神朱衣坐桅上，遂安归。闻于朝，赐庙额曰'顺济'"）。绍兴二十有六年始封灵惠夫人，历代加封至天妃（徐录："绍兴三十年，加昭应；乾道二年，加崇福；淳熙十一年，回善利"皆仍夫人封。绍熙三年，特封灵惠妃。庆元四年，加助顺；嘉定元年，加显卫；十年，加英烈。嘉熙三年，封灵惠助顺嘉应英烈妃。宝祐二年，封助顺嘉应英烈协正妃。三年，又封灵惠助顺嘉应慈济妃。四年，封灵惠协正嘉应慈济妃。是年，又封灵惠协正嘉应善庆妃。景定三年，封灵惠显济嘉应善庆妃。元至元十八年，封护国明著

天妃，为封天妃之始，又进显佑。大德三年，封辅圣庇民明著天妃。仁宗加封护国庇民广济明著天妃。天历二年，加封灵感助顺福惠徽烈，共二十二字，庙额灵慈。明太祖封昭孝纯正孚济感应圣妃。永乐七年，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崇祯年封天仙圣母青灵普化碧霞元君，已又加青贤普化慈应碧霞元君。有明一朝，凡四封也）。我朝康熙十九年收复台湾，提督万正色奏请加封天后。父名愿，字惟悫，宋时官都巡检，渡海覆舟，赖后救免。宝祐五年，教授王里请于朝，封父积庆侯，母显庆夫人，女兄以及神佐皆有锡命。浚师按：毛西河《重修得胜坝天妃宫碑记》云："神名天妃，旧传秦时李丞相斯于登封之顷，出玉女于岱山巅，至今祀之，所称神州老姆是也。特以地祇主阴，故妃之，而以所司河海为职土之雄。逮宋元祐中，俗称莆田女子契玄典而为水神，则后人所附会。"云云。不知西河所云神州老姆出自何典。徐、李二公亦未曾考及。林舍人（麟焻）充册使时，献长联于天后宫楹，款署裔侄孙某敬题。林，闽人，不容漫无考核而沿俗说也。（谨案：吴荣光《吾学录祀典门》载："国朝康熙十九年，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二十三年，加封天后。乾隆二年，加封福佑群生。二十二年，加封诚感咸孚。五十二年，加封显神赞顺。嘉庆五年，加封垂慈笃祜。六年，追封神父为积庆公，母为积庆夫人，祭于莆田清口天后庙后殿。"）

李不器

岳襄勤公（钟琪）督川、陕时，有湖广奸民卢宗造言诬其谋反，寻又有郴州谋叛逆犯曾静遣徒张熙投书，劝以同谋举事，具详国史《襄勤传》中。惟李不器一案，本传未载。恭读雍正六年十二月初十日世宗宪皇帝谕旨："据将军常色礼转奏，道士李不器诬捏岳钟琪谋叛一事，甚为荒谬。李不器向年因隆科多之荐，在内庭行走。圣祖仁皇帝广大包涵，天地覆载，无所不容，如喇嘛、西洋人以及僧道等类，畜养者甚多，圣祖仁皇帝皆不过以工匠杂艺人等视之。其中不肖之人，或借供奉名色，在外多事，而李不器尤为妄诞之甚，招摇不法。至圣祖仁皇帝宾天后，朕因李不器本籍陕西，故令发回原籍，交与年羹尧拘管。不意年羹尧将伊送往终南山内，厚加供养，每月给以多金。后闻李不器在彼怙恶不悛，仍肆为大言，希图惑众，且捏造朕旨有'只要他在，不要他坏'之语，鄙俚妄诞，不知从何而来。今春朕向岳钟琪问及李不器，岳钟琪奏称'李不器在陕，其每年供给，仍在通省存公银两内支给'等语。朕批谕云：'此事当日办理，甚为错误。李不器本系有罪之人，留其性命，已属宽典，岂可复加厚待！'随谕令岳钟琪将伊看守，每日量给饮食。讵料李不器因此怨恨岳钟琪，竟敢造为无影之词，肆行诬蔑，深可痛恨。据李不器以西藏用兵为岳钟琪妄启边衅。夫西藏之用兵也，当日平定藏地之时，康济鼐效力甚多，蒙圣祖仁皇帝封为贝子，令其与阿尔布巴等总理西藏事务。乃阿尔布巴等因妒忌争权，心怀背向，擅将康济鼐杀害，其叛逆之罪，实不容诛。正欲声罪致讨，适颇罗鼐率众为康济鼐复仇，具奏恳请发兵，是以特遣大臣统师进剿，未烦一矢之劳，凶渠授首，西藏安帖。此事皆由阿尔布巴等逆天背命，自取灭亡，是以国家不得已而用兵。事事皆出于朕亲指授，岳钟琪遵奉办理，而谓岳钟琪为启衅藏地，其诬妄甚矣！又李不器以岳钟琪广造军器，心怀不测。夫枪炮系军中必需之要器，朕令内外大臣屡行详议酌定，行令各省督、抚、提、镇增添炮位、鸟枪，不时演习。车阵乃自古战守之良法，是以朕行令北方诸省商酌制造，募召兵丁，令其操演。此不独陕西一省为然，而乃以岳钟琪为私造私演，包藏异谋乎？又李不器谓岳钟琪滥费国帑。夫岳钟琪办理军需，购买骡头，一一俱经奏明，造具清册，送部查核，从无一毫浮冒。不知李不器何所据而指为滥费也。又李不器谓岳钟琪交结党与，讹言频兴，乃指奸民张熙投递逆书一事。前岳钟琪一见逆书，即严加审讯，穷究根株，张熙坚不吐供，岳钟琪百计询问，甚至设誓以诱之，伊始将谋逆党类尽行供出。今行文湖广、江、浙缉捕，无一漏网。且岳钟琪深知逆书中语诞幻已极，于朕毫无影响，无容隐讳，直将逆书陈奏。朕前嘉其识见远大，心地光明，为古大臣所莫及，即如王国栋、海兰等搜得逆书原稿，奏称书词悖逆，断不敢陈奏，其识见卑鄙无知，去岳钟琪何啻霄壤哉！且岳钟琪不将张熙严行监禁者，亦系奉朕密旨。而李不器乃以为岳钟琪交结党与，此醉梦中呓语也。又李不器以西安省城开挖街道，系雍州地方，与雍正年号干碍，谓是岳钟琪之咒诅公行。夫街道为居民出入之所必由，地方官修理平治，乃为政之要务。雍正四年有人条奏戊午系朕本命之年，京城不宜动土。朕谕以此等拘忌，皆庸夫俗见，毫无关系，仍令照常盖造房屋，修治街道。朕于辇毂之前，尚不以俗见为拘忌，况雍州之与雍正，有何干碍，而为此谬妄不经之语乎！至李不器所称岳钟琪搜伊居室时，有圣祖神牌，不知供奉何处等语。夫圣祖神牌，至尊至重，虽诸王之家亦不得私行供奉。李不器何等卑微下贱之人，乃敢以圣祖神牌供于私室，即此亵越僭逆，万死不足蔽其辜，何得以此诬加岳钟琪之罪？尤属狂悖之至矣。岳钟琪身任封疆，实心办事，公忠义勇，敬慎无私，精诚可贯金石，勋业著于旗常。朕素所深知笃信，朝野内外，无不共悉。李不器架空诬捏之词，原不足以损其毫末，但李不器所以敢肆诬蔑者，想因延信向为西安将军，平素溺于道教，习为妖邪，与李不器必相往来。西藏之事，延信推诿不愿前往，故李不器遂有擅启边衅之谤，亦未可定。至于捏造妖言，以反叛重罪污蔑国家柱石大臣，逞其私忿，如此丧心蔑理，乃天地神明所不容。是以自行败露，公然投递呈折，大干法纪。常色礼容此奉旨拘禁之人逃入将军署内，并令乘坐轿车，于辕门之外肆其狂悖之言，骇人观听。常色礼甚属无知，著常色礼会同巡抚西琳将朕此旨宣播于众，再将李不器严加刑讯，其种种妄言，是何意见。审明按律定罪，交三法司核拟具奏。钦

此！”窃惟人臣功高震主，一经谣诼，鲜克令终。襄勤以大将专征，屡遭宵小播惑，非赖圣明洞鉴，其身顿成齑粉矣。于此益征大圣人保全勋庸，实超出寻常万万也。

微子面缚衔璧之诬

“微子去之”，朱注：“微子见纣无道，去之，以存宗祀。”本何晏集解。《书》“我旧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颠跻。”孔安国传：“今若不出逃难，我殷家宗庙乃陨坠无主。”故东坡先生于“人自献于先王”句注云：“人各自以其意贡于先王，微子以去之为续先王之国，箕子以为之奴为全先王之嗣，比干以谏而死为不负先王。”蔡沈集传，据《左传》逢伯答楚子问，许男面缚衔璧，衰绖舆榇，以武王克商，微子启如是，断为微子适周在克商之后。浚师按：成王既杀武庚，封微子于宋，以奉汤祀。是微子受封在成王时，安得有面缚衔璧等事？观《武成》所载释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闾，并未语及微子，可知其早已行遁也。当纣之荒淫，微子痛殷将亡，谋于箕、比，其辞悱恻，千百世下犹想见其忠君爱国之忱。得父师片言，而其志始决。何则？前之数谏，既不听从，今之民心，已成仇敌，惟有遁之一法，冀存殷家一线之遗。设当时民无离德，旅不倒戈，我知微子必能复煽王烬；声周武以不臣之罪，安九鼎而中兴。夷、齐何人乎？奋其孤忠，尚扣兴王之马，岂忠如微子甘为降卤，贻偷生隐忍之羞？盖天时人事，无可如何至此，实有不得不去之势矣。陈同父曰武庚之叛为孝子，吾亦曰微子之去为忠臣。迨其后作宾王家，宏乃烈祖，马仍殷旧，鹭振西雍，作《诗》者固以客礼待之，而明其非周之臣子也。抑更有说者，《左传·僖公六年》：“楚子围许，许男面缚衔璧，大夫衰绖，士舆榇。”微子，殷之宗室，位实子爵，无论不敢以君自居，即使面缚衔璧，而衰绖与舆榇，孰为其大夫、士而相从以适周也？逢伯之说诬，蔡沈信逢伯之说，不愈诬耶？揖让之局，变而为征诛，虞宾之位，变而为衔璧，窃恐后世乱臣贼子，必有藉以为口实者，故不得不辩。若司马氏持祭器至军门之辞，则更不足论矣。

钱竹汀跋望溪集之谬

李巨来督部书望溪侍郎《大父马溪府君墓志铭》后文，予已载入《随录》九卷中。近阅钱竹汀《研潜堂文集》跋侍郎文云：“望溪以古文自命，意不可一世，惟临川李巨来轻之。望溪常携所作曾祖墓铭示李，才阅一行，即还之。望溪恚曰：‘某文竟不足一寓目乎？’曰：‘然。’望溪益恚，请其说。李曰：‘今县以桐名者有五：桐乡、桐庐、桐柏、桐梓，不独桐城也。省桐城而曰桐，后世谁知为桐城者？此之不讲，何以言文？’望溪默然者久之，卒不肯改，其护前如此。金坛王若霖言灵皋以古文为时文，以时文为古文，论者以为深中望溪之病。偶读望溪文，因记所闻于前辈者。”云云。此一则谬之极矣。《穆堂文集》与侍郎论文辨难者不一而足，桐城之议见于集中，且尚有论及所称副宪官阶、金陵地名者（已见九卷，不具录）。何钱于李集绝未寓目耶？跋中既曰“偶读望溪文”，何又不知《马溪府君墓志》起首一句即云“苞先世家桐城”耶？末以王若霖之言谓中侍郎作文之病，是犹王昶忌随园先生名，作《蒲褐山房诗话》拉吴嵩梁为证也。钱之经学、史学，较王为胜，不应轻率落笔如此。吁！可怪矣。

贬张留侯诗

袁随园《咏史》云：“子房非正士，可传惟一椎。自见黄石公，阴险靡不为。为韩非其心，灭韩皆其计。不肯立六国，韩宗遂陨地。野雉幸辟阳，夫妻义已绝。立贤不立长，殷周有成迹。胡为召四皓，为之张羽翼？老人见厚币，来如飞鸟捷。龙准木强人，伤哉为所劫。长陵骨未寒，杀子及其妾。北门夺军时，四皓骨已朽。借使木未拱，能安刘氏否？报韩既不成，报汉复何有？所以子辟疆，竟请诸吕王。谁能为此谋？贻谋自子房。”后人读者都以为深文周内，于留侯尚如此，真三代下无完人矣。不知此议发于朱子也。朱子曰：“子房为韩报秦，撺掇高祖入关。及项羽杀韩王成，又使高祖平项羽。两次报仇，皆不自做。后来定太子事，他亦自处闲地，又只教四老人出来定之。”（见《御纂朱子全书》卷五十八）据此，则随园诗实为有本。予在京师，一日侍椒生先生座中，谈及之，先生曰：“随园亦喜读朱子书耶？”余对曰：“大约随园笃信程、朱处却在此等。”先生笑而不答。

张玉父子夺门

明成祖靖难兵起，首用燕山左护卫张玉策，夺北平九门，抚谕城内外，三日而定。嗣进攻东昌，玉被创战殁。成祖即位，论靖难功第一，追封荣国公，谥忠显。洪熙中改谥忠武，与朱能、王真、姚广孝侑享成祖庙廷。子𫐐，当景泰帝不豫时，与石亨、曹吉祥迎英宗于南城，复以夺门功封太平侯。于谦、王文、范广之死，𫐐颇有力。纳贿乱政，亚于石亨。天顺二年卒，赠裕国公，谥勇襄。予尝谓成祖窃位，其罪浮于唐太宗，英宗复辟，其名亦不及唐太宗之正。何也？唐太宗杀建成、元吉，高祖尚在，陕以东建天子旌旗，夫固父命之矣。若成祖与建文帝，君臣分定也，分定则篡逆而已。庐陵王逼于牝朝，母子义绝，天复唐祚，诸武遂歼。若英宗北狩，祸由自取，轻弃其天下，而犹觍然谋复大位，兄弟有市行矣。善乎李贤之言曰：“如景帝不讳，群臣谁不愿请，门何必夺？且内府之门何可夺？而‘夺’之一字，何可训也！”若张玉父子，先后五十年间，均以夺门得爵，联姻帝室，富贵绵长，天道实有不可知者。后世臣工，与人国家，处人骨肉，使皆如张氏父子居心，三纲不几几沦灭耶（英宗用岳蒙泉为内阁，𫐐与石亨见之愕然，卒阻其吏部侍郎之擢，小人肺肝如见。𫐐兄辅、从兄信并著贤声，一门邪正不同如此）。

刘鲁田六流

《六流》一首，济宁刘鲁田孝廉撰。其文云：“盖闻

射必有的，行必有归，志倡于前，行与之随。志之所趋，不勉而习，习之所熟，不期而开。譬犹决拾将施，中否未判，轮蹄初发，南北可之。终谬千里，始差毫厘，及乎已误，虽悔何追！农工力作，商贾负贩，良楛纵殊，相去非远。唯清门绪余，儒林苗裔，成则登天，败则入地，睹之生悯，言之斯畏。用是品骘履行，章别流辈，总其阡陌，区为六格，贻彼童蒙，使自择执。一曰圣贤之流。昭事上穹，同胞下民，洗心致知，修辞检身。穷十三经，涉廿一史，旁究百氏，折衷孔子。访畎亩之利病，明廊庙之张弛，得志则膏泽大行，处约则著书乐志。桑枢绳床不为绌，衮衣华毂不为侈。斯其上也。二曰英彦之流。细行出入，大节确然，古人可作，吾何畏焉。文事则祖圣宗贤，滋条沃根，迁、固、董、贾为之师，扬、马、崔、蔡为之邻。武略则太公、孙、吴寝处揣摩，驱万众如疾风，摧强敌若朽株。譬鸾凤之羽毛，貔虎之爪牙，或御侮于疆场，或为仪于天家。斯其次也。三曰方伎之流。聚精殚思，执艺不迁，心愤而通，巧生于专。是以虢国起死，成都下帘，弄丸解纷，调弓泣猿，鼓琴飘瓦，画龙御天。与没世而无称，宁小道之可观？抑亦为次，此其选也。四曰温饱之流。与俗浮沉，随世唯诺，盘篮愿丰，衣服耻恶。利田宅则钩考锱铢，贪仕宦则依违台阁。同草木而甘心，唯富贵之是乐。是古之所谓凡庸，而今之所谓卓荦也。五曰樗栎之流。长爪丰肌，啜茗薰香，牙签饰架，素琴挂墙。微舆马不出郊，非庆吊不下堂。生事雪消于几筵，精神蚁漏于姬姜。此犹禽息与鸟视，形虽存而若亡也。六曰粪壤之流。正人则疏，宵小是比。仇雠篇翰，诋讪术艺。鹌鹑促织，华灯纸鸢，走狗斗鸡，挟弹持竿，性命与依，忘眠废餐。又或品竹弄丝，乞灵贱优，掷骰斗叶，摹肩厮流，追欢曲巷，金尽床头。九陌前行，十手后指，曳履顶冠，植发含齿。彼丈夫也，奚如至此？凡此六流，何地蔑有？三益三损，唯人所取。若乃父兄据津，亲戚当涂，承庇嘉荫，容容于于，食客仰其膏光，窭子希其吹嘘，谁不投以甘饴，而肯进之苦荼哉？于是日削月剥，时流岁迁，及乎景暮而市空，水涸而鱼穷，身名瓦裂，凭籍荡然，受恩者付之太息，而他人坐视而不怜。非后事之失图，乃初志之已愆也。《诗》不云乎？'言念君子，载寝载兴。'《易林》有言：'跬步不已，跛鳖千里。'夫寝兴念之，跬步斯勉，不良之足，可以致远，而况骙哀与骐骥，固绝尘而追电者乎？"按：鲁田名汶，号叔子，父毓秀从何姓，顺治间副榜，官至山东按察使，卒留葬济宁，遂家焉。鲁田以复州卫籍中山东乡举，旋隶旗籍，蒙圣祖恩复原姓，归济宁守墓。世祖在潜邸时，特见优礼，多所咨询，赐其读书室曰"士林芝蕙"。鲁田又著有《原命》、《原性》及《诚者圣人之本论》，惜皆未之见也。

郑介夫解考槃诗

《考槃》三章，郑笺："弗谖者，长自誓以不忘君君之恶。弗过者，不复入君之朝。弗告者，不复告君以善道。"朱晦翁诗传云："诗人美贤者隐处涧谷之间，无戚戚之意。虽独寐寤言，犹自誓不忘此乐。永矢弗过，自誓所愿不逾于此，若将终身之意。弗告，不以此乐告人也。"晦翁抹却小序，但就贤者自己身分而言，较郑氏似为得体。然郑介夫侠《言行录》云："暇日闻子侄诵《诗考·槃》之义，叹曰：是何言欤！古之人在畎亩不忘君，况于贤者？一不见用，而忿戾若是哉！盖弗谖者，弗忘君也。弗过者，弗以君为过也。弗告者，弗以告他人也。其存心如此，故虽流落顿挫之余，一话一言，未尝不在君父。"云云。浚师按：介夫不以说经著称，而所论断恰具一种忠君爱国之慨。后之攻驳郑氏者，恐无此直截也。晦翁《三朝名臣言行录》曾采之，何于辑传转置之耶？

牵

牵者，伣挽也。挽舟索一名百丈牵。《资治通鉴晋安帝纪》："魏人以数千骑缘河随裕军西行，军人于南岸牵平百丈。风水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辄为魏人所杀略。"胡三省注曰："百丈者，所以挽船。今南人用麻绳，北人以竹为之。"并引陆游《入蜀记》为证。按：《入蜀记》云："倒竿樯立艕床，盖上峡惟用艕及百丈，不复张帆矣。百丈以巨竹四破为之，大如人臂。予所乘千六百斛舟，凡用艕六枝，百丈两车。杜工部在云安《十二月一日三首》诗中，有云"一声何处送书雁，百丈谁家上濑船"，仇沧柱辑注引程大昌《演繁露》及《南史·朱超石传》，而不及《通鉴》，以朱超石作朱超，误矣。浦二田《读杜心解》引白香山诗"荏苒竹篾签"，签即百丈也。《康熙字典》牵字注谓百丈为牵船之筏。按：筏乃编竹渡水者。《扬子方言》云："泭谓之䉢，䉢谓之筏。"似于牵无涉，当是篾字之讹。苏子由《河冰复结》诗云："引纤低徊疑上坂，打凌辛苦甚攻城。"牵亦作纤也。（又按：天宝十三载，安禄山乘船沿河而下，令船夫执绳板立于岸侧，十五里一更。胡三省注曰："凡挽船夫，用板二尺许，斜搭胸前，一端至肩，一端至胁，绳贯板之两端，以接船纤而挽之。"）

硕　妃

明成祖为高皇后第四子，史有明征。朱竹垞撰《静志居诗话》，信嘉兴沈元华《敬礼南都奉先殿纪事诗》云："高后配在天，御幄神所栖。众妃位东序，一妃独在西。成祖重所生，嫔德莫敢齐。一见异千闻，《实录》安可稽"云云，定成祖为硕妃生。按：明《太常寺志》载奉先庙制，高后南向，诸妃尽东列，西序惟硕妃一人。硕音公，《康熙字典》注明祖妃硕氏，据《太常寺志》也。《明会典·庙祀门》载奉先殿仪节，但列帝后忌辰，自仁祖起，至穆宗帝后止（此系万历间所修《会典》），并无各妃。其陵寝所载，亦仅云孝陵四十妃嫔，惟二妃葬陵之东西，余俱从葬，亦未叙妃嫔姓氏。如果成祖为硕妃所生，当即位时何未闻尊崇谥号，仅于奉先殿西序位次别之？揆之情理，殊属牵强。沈元华诗集，竹垞明言为其玄孙传弓摭拾，而传弓早夭失传，此诗盖得之高工部寓

公家。必好事者假沈名而作，竹垞不察，辄登录之。且以高后从未怀妊，即懿文太子亦非后生为证，抑何谬耶(元至正十五年，明祖渡江，定太平。马后念滁、太平阻江，脱东西急，势不能相为，即率诸将士妻妾从，挈家至太平，太子标于是年生于太平陈迪家。时太平城初下，太子生之报至，明祖喜，镌其山曰“到此山者不患无嗣”。据此，则懿文太子生年确凿，其为马后所出无疑。按：明祖二十六子，马后生太子标、秦王樉、晋王㭎、成祖、周王橚，胡充妃生楚王桢，达定妃生齐王榑、潭王梓，郭宁妃生鲁王檀，郭惠妃生蜀王椿、代王桂、谷王橞，胡顺妃生湘王柏，韩妃生辽王植，余妃生庆王㮵，杨妃生宁王权，周妃生岷王楩、韩王松，赵贵妃生沈王模，李贤妃生唐王桱，刘惠妃生郢王栋，葛丽妃生伊王㰘，而肃王楧母郜无名号，赵王杞、安王楹、皇子楠皆未详所生母。史册班班可考，曷尝有硕妃之名？沈元华以明臣又曷敢如此妄言乎？此不辨而自明也)。

兔吐生

退之《毛颖传》：“其先明视，佐禹治东方土，养万物有功，因封于卯地，死为十二神。尝曰：‘吾子孙神明之后，不可与物同，当吐而生。’已而果然。”云云。浚师按：东方房宿，正卯宫，水土既平，生养万物，故曰“佐禹治东方土，养万物有功”。张茂先《博物志》：“兔舐毫望月而孕，口中吐子。旧有此说，余目所未见。”故曰“当吐而生”。朱文公答蔡季通书曰：“《毛颖传》云‘其先明视，佐禹治东方，吐养万物’，又云‘吾子孙当吐而生’，恐兔之得名，以吐之故。但吐养未知所出耳。”又答季通书曰：“兔者，吐生光。昨日闲思此语，忽记《毛颖传》有‘吐养万物有功’之句，意此等语必先有出处，故二书各用之。”又答季通书曰：“荷垂示，但《本草》亦止说吐生，而不言其得名之自此也。”严有翼注韩文，但举《博物志》而不及《本草》，不知《博物志》明言“旧有此说”，则亦非出自茂先所志矣。文公以“土养万物有功”作句，误以土为吐耳。兔吐而生子可也，兔岂能吐养万物乎？

杜茶村

随园先生《与邵厚庵书》曰：“枚前席间贬茶村文，太守色不许。我以见彼文绝少，未敢争之固，辨之疾。今赐《变雅堂集》读之，文之未是，又安论其古不古也。然茶村至今尚不至于草亡木卒者，亦有故焉。当鼎革时，诸名士流离江湖，结社群居已，而不学。其诸老先生多晚节不臧，欿然病乎己，遇胜国士人，争罗致噢咻之，冀免其清议。而其时冒称逸民者，遂乘其虚而劫焉，往往蹝破履，登高座，居之不疑。以为李、杜、韩、苏，摇笔便是，既无刿怵之苦心，又无畏友之劘切，借国家危亡，盗窃名字。盖不止茶村然也。使生今日文教覃敷之时，荆楚一伧，技止此乎，久没没矣。”又陈锡路《黄妳余话》曰：“杜于皇咏坡公云：‘堂堂复堂堂，子瞻出峨眉。少读《范滂传》，晚和渊明诗。’此四句都用山谷语。按：山谷《赞东坡真》有‘堂堂子瞻，出于峨眉’之句。又诗有‘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云云。杜故不免撏扯。钝翁《说铃》及渔洋《诗话》并称之，亦不可解。”浚师于茶村诗文皆未寓目，近得《变雅堂全集》，方信随园之言不谬。其集中有《祭龚太夫人》文一篇，以欧阳修、严延年之母为比，谓：“修得母训，遂以文章、气节、经济，名当时而传后世；严母之言，其子不能用，以及于祸。”又云：“由欧母而后，惟太夫人一人。”按：龚端毅曾降李贼，作北城御史，复归大清。维时甫当鼎革，我圣朝恢阔大度，不咎既往之辜，端毅得以扬历台省，其人实无足取也。茶村受端毅恩，贡谀则可，何至谓欧母后仅得一龚氏之母？直将七八百年贤母、节妇、忠臣、孝子一齐抹煞，安乎？不安乎？至与屈大均书，许为鲁仲连不帝秦，言尤狂妄，桀犬吠尧，奚足污人齿颊。第逞其曲笔，未免颠倒是非。沈归愚选茶村诗，目以颓唐，尚不能定茶村之品诣也。吾家望溪公垂老之年，亲铭其墓，毋亦偏于私谊欤？

中　统

欧阳圭斋《慰文廷国博丧母书》云：“‘中统’若干，聊为雇车之资。”按《元史》，世祖中统元年十月，造‘中统元宝’钞，其文以十计者四，曰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计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贯计者二，曰一贯文、二贯文。至元二十四年又改造‘至元钞’，自二贯至五文，凡十有一等。其后虽有更易，而终元之世，中统、至元二钞，常行钞也。而以国号称之，直可与“朱提”作的对矣。

郭铦以沈氏子为嗣

《沈下贤(亚之)集》有《驸马都尉郭公墓志铭》云：“府君讳某，大父汾阳王子暧尚升平公主，生子男三人、女二人，长今为皇太后(按：宪宗在潜邸，暧女为广陵王妃，生穆宗)。府君即其少子。今上即位，皇太后(穆宗立，尊郭妃为皇太后)。昆弟皆宠锡尊官，而府君最少，益蒙隆念。自邠州刺史入为殿中监，尚西河公主。岁余，改宫苑闲厩使。府君宽柔和易，不守刚决。长庆三年七月五日，暴疾卒于主家，享年三十七。太后闻之，惊悼悲哀，使者自中宫出，按问发疾之状，月余乃解。以其年十二月十九日，葬于京兆某原之上。初，西河主前降吴兴沈氏，生子男一人。及郭氏之丧无后，而以沈氏之子为之主。”云云。浚师按：《新唐书》暧生四子，铸、钊、鏦、铦，铸袭封。《旧唐书》则云暧子钊、鏦、铦，无铸名。《新唐书》：“铦性和易，累为殿中监，尚西河公主。鏦卒，代为太子詹事、宫苑闲厩使。长庆二年(与墓志作三年不合)暴卒，太后遣使按问发疾状，久乃解。初，西河主降沈氏，生一子，铦无嗣，沈氏子嗣。”《旧唐书》无铦传，似宋子京本《下贤集》中墓志而添入也。顾《新唐书》专立《公主传》，其宪宗诸女，载汉阳公主降郭鏦，西河公主降沈翚，薨咸通时，不言再降郭铦。且《公主传》自代宗后皆无再降者，子京不应漫无考证。国朝

邵氏撰《宏简录》，序于宋氏新书颇著其失，而于此等处亦未经指出。其《公主传》中于西河公主叙人先嫁沈，后嫁郭，盖亦以下贤墓志为本耳。独怪令公有子八人，其孙曾之多，至不可数记。铦没无子，何不择昆弟之子为嗣，而竟以妻之前夫子异姓主丧。世禄之家，鲜克由礼，吾于郭氏，不能无惑。

撰拟文字

武进李申耆太令（兆洛）编《皇清文典》七十四卷，皆翰林、詹事撰拟大令，序云："其于掌故，以当中郎《独断》；资之遣翰，或同伯厚《指南》。"诚文章之大观也。同治丁卯，鲍子年太守官阁读时，搜辑内阁撰拟文字，自康熙以来，仅得诏十六篇，制七篇，敕谕八篇，祭文四篇，谕祭文四篇，贺表七篇，奏折二十一篇，谢折三篇，附会议折四篇，不过存十一于千百。盖道光二年直庐不戒于火，档册悉付焚如，无从纂集耳。偶阅华亭章荀俦（鸣鹤）《谷水旧闻》载："顺治时逢端敬皇后丧，中书张宸撰御祭文中有'渺兹五夜之箴，永巷之闻何日；去我十臣之佐，邑姜之后谁人'等语，上阅之堕泪。"今内阁题名中并宸之名亦失之矣。按：《上海县志·文苑传》："宸字青绚，博学工诗文，由诸生入太学，选中书舍人。时端敬皇后宾天，上命词臣拟撰祭文，三奏草而上不怿。最后属宸云云。寻迁兵部督捕主事。康熙六年求直言，宸疏请撤本邑客兵二千四百人并巡海章京，以苏民困，邑用安堵。旋罢归病卒。有《芦浦庄诗》、《北征使粤草》行世。《谷水旧闻》又载其《均编粮务议》，其乡百姓得免赔累之苦，远近咸感颂云。

禋于六宗

"禋于六宗"，《祭法》曰："埋少牢于泰昭，祭时也。相近于坎坛，祭寒暑也。王宫，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东坡先生从之，朱文公亦以《祭法》为主，蔡沈集注遵师说也。浚师按：胡氏三省《资治通鉴》注云："《尚书》'禋于六宗'，而诸儒互说不同。王莽以《易》六子，遂立六宗祠。王肃亦以为《易》六子。挚虞以为《月令》'孟冬天子祈来年于天宗'，天宗，六宗之神也。刘邵以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六宗者，太极冲和之气为六气之宗者也，《虞书》谓之六宗，《周书》谓之天宗。孔颖达曰：'王肃六宗之说，用《家语》之文，以四时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水旱也，为六宗。孔注《尚书》同之。伏生与马融以天、地、四时为六宗。刘歆、孔晁以《乾》、《坤》之子六为六宗。贾逵以为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今《尚书》欧阳、夏侯说六宗者，上及天，下及地，旁及四方、中央，恍惚助阴阳变化，有益于人者也。古《尚书》说天宗日、月也，辰、岱、河、海也，日、月为阴、阳宗，北辰为星宗，河为水宗，岱为山宗，海为泽宗。郑玄以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风师也，雨师也，为六宗。虞喜《别论》曰：'地有五色，太社象之，总五为一，则成六。六为地数，推校经传，别无他祭也。'刘昭以为此说近得其实。张髦曰：'父祖之庙六宗，即三昭、三穆也。'魏文帝以天皇太帝、五帝为六宗。杜佑取之。郑氏曰：'禋之言烟，周人尚臭，烟气之臭闻者。'"此一则胡氏荟萃诸家，叙而不断，今之说经者罕有其匹。

混　号

赵瓯北先生《陔余丛考》曰："世俗轻薄子互相品目，辄有混号。《吕氏春秋·简选篇》：'夏桀号移大牺，谓其多力，能推牛倒也。'此为混号之始。"因历记史策以来，至于明季，人士之有混号者，可谓博矣。愚按：混号之称，不始于桀也。驩兜为浑敦，共工为穷奇，鲧为梼杌，三凶为饕餮。他如京城太叔（《隐元年》）斗谷于菟（《庄三十年》，《僖二十年》）。封豕（《昭二十八年》），皆明著于经传者。不特此也，殷纣之为独夫，周灵王之为髭王，百里奚之为五羖大夫，非混号而何？蜀冯继先曰："三凶、封豕，所有异呼，皆天下之民，各据其恶目之也。"邵阳魏默深撰《武事余记》，于教匪冉天元、王国贤皆书其本字（不改书添、帼）。高天升、马学礼、魏学胜书其本名（不书高二、马五、魏棒棒）。并以明季流寇各有本名，如罗汝才（混世王曹操）、惠天相（过天星）、刘国能（闯塌天）、李万庆（射塌天）、高迎祥（小闯王）、李锦（一只虎）、刘体纯（二只虎）、王辅臣（马鹞子）、刘哲（蝎子块）、高杰（翻山鹞）、王光恩（小秦王）、马进思（混十万）、张光璧（黑煞神）、杨光甫（一连鹰）、贺一龙（革里眼）、孟长庚（点灯子）、贺宗汉（活地神）、高加计（显道神）、刘浩然（乡里人）、刘洪启（一把沙）。吴梅村《绥寇纪略》不加核实，王横云《明史稿》亦不加厘正，遂以一丈青、摇天动、不沾泥等形之纪传，以正史而同《水浒》小说，谓之鄙倍，是亦谬论。《汉书·王莽传》："青、徐贼众数十万人，迄无文号、旌旗、表识，咸怪异之，曰'无文号者'。"正以其乱书名目，如市俗之所谓混号耳。东汉张角之乱，所在盗贼并起，博陵张牛角、常山褚飞燕及黄龙、左校、于氐根、张白骑、刘石、老髭文八、平汉大计、司隶缘城、雷公、浮云、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眭固、苦蝤之徒，大者二三万人，小者六七千人。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引"《朱隽传》曰'轻便者言飞燕。'于氐根，贤注曰：'《左传》曰"于思于思"，杜预云："于思，多须之貌。"'骑白马者为张白骑。大声者称雷公。大眼者为大目。'老髭文八'作'左髭丈八'"云云。以故隋盗之王簿为知世郎，王须拔为漫天王，魏刁儿为历山飞；宋盗之杨天王、透手滑、武胡、一窝蜂；元盗之芝麻李、定光活佛、戕命官、破头潘、大刀敖；明成化时荆、襄盗之刘千斤、李胡子；正史中彰彰如此，乌得谓吴祭酒、王尚书为鄙倍耶？

望溪先生楹句

家望溪公生平不甚作诗，戴蓉洲孝廉曾从其裔孙处搜得十五首刻之。浚师按：吴江王北溪（元文）有《过望溪读书处》五古三章，注："公有句榜于堂中云：'急务莫如存夜气，衰年尤在惜分阴。'颇似晦翁集中语。持

躬立品，足见一斑。”又顾侠君太史(嗣立)《寒厅诗话》云：“丙子春，寓宣武门外三忠祠，小屋数间，萧疏可爱，因颜之曰‘小秀野’。时海宁查德尹(嗣瑮)、嘉善柯南陔(煜)、桐城刘北固(辉祖)、方灵皋(苞)、江浦刘大山(岩)、泰州宫友鹿(鸿历)、武进钱亮功(名世)、徐学人(永宁)、嘉定张汉瞻(云章)、常熟蒋扬孙(廷锡)、大兴王昆绳(源)、方拱枢(辰)俱集京师，乃举逢十之集，率以赋诗饮酒为乐。倩禹鸿胪尚吉(之鼎)绘《小秀野图》，余自题四绝句，和者百余人。余诗有云：‘绕墙新插翠芭蕉，根护蔷薇粉欲消。试听雨声催叶响，秋来无限可怜宵。’是科无一人受知者。德尹曰：‘此首殆诗谶也。’”以上两则，苏厚子编辑公年谱，皆未收入。然则公之遗事湮没不传者多矣。

染蓝鹭鸶翎

《大清会典》载崇德元年定戴翎之制，贝子戴三眼孔雀翎，根缀蓝翎；镇国公、辅国公戴双眼孔雀翎，根缀蓝翎；护军统领、参领戴单眼孔雀翎，根缀蓝翎；护军校戴染蓝鹭鸶翎，盖即今之蓝翎也。余在京师厂肆得国初顺治间无名氏画册一本，所画人物皆本朝衣冠，其戴花翎及蓝翎者，悉无玉石翎管，蓝翎如花翎之绿色，但无眼耳，亦不似今之乌色。凉帽用片金里，非今之全红里者，与《会典》所载四品以上凉帽用片金里合。帽上无顶戴。又妇人袍褂皆若男装，袍长褂短，不似今之袍褂一齐。随事皆关学问，即我朝冠服，历今二百数十年，非得此画册较证之，无从尽悉也。又按：顶戴之别，始于雍正五年。其时二品、三品官咸起花珊瑚顶，至八年，始改三品为蓝宝石顶焉。

宋丘浚

宋丘浚，黟县人，官殿中丞，因读《易》悟《损》、《益》二卦能通数，知未来兴废。尝谓家人曰：“吾寿终九九。”后果八十一卒(见《明一统志》，本朝萧氏《氏姓谱》中亦仅录此数语)。按：《江南通志》载：“浚，天圣中进士，为句容令，历官至殿中丞。多宦绩，尝上《感事》百篇，往往刺讥权贵。执政请诛之，仁宗曰：‘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古有郇谟哭市，其斯人之徒欤？’”云云。据此，浚之品学必有大过人者，惜其著作不传。明丘琼山姓名与之适同，岂无心暗合耶(尤展成《明艺文志》误以浚所撰《牡丹荣辱志》为明丘琼山作，《四库存目》中讥之)？

西　湖

雍正二年六月，福、浙总督满保、浙江巡抚黄叔琳疏称：“杭城地当省会，附郭之县仁和在东北，钱塘在西南。自仁和而迤东，则为海宁三县，田亩数万顷，全藉省城上下两塘河水灌溉。而两河之水源，则皆自西湖所流注者也。湖居省城之西，聚南北诸山之水，汇七十二泉之源，潴而为湖。《旧志》：周围三十余里，水由涌金门入城，纡回环曲，而出于钱塘、武林、艮山诸门。其出艮山门者，入上塘河，由临平而达于海宁。出钱塘门者，由三闸而至松木场、桃花港，与武林门之水共注响水闸，凡湖墅、支河与古荡、西溪沿山十八里之田，皆资其利，有余之水，归入下塘河，而仁和北乡以及钱塘之下八乡实沾荫焉。此西湖水源出入之大概。唐臣白居易所谓‘每放湖水一寸，可溉田十五顷。每一复时，可溉五十顷。若蓄泄及时，则濒湖千顷可无饥岁’者，此也。然西湖之所以灌溉利溥者，由湖界直接山脚，沿湖诸山之水，畅流入湖，而无所壅遏。一由山水所来要口，俱设小闸，以阻浮沙，使之不能淤塞，一由上塘五十里外临平镇之西南有东湖，即古临平湖，以为之停蓄。故其来也有源，其去也有归，含泓蕴涵，而无涸竭之患，无泛滥之虞。则西湖与上河、东湖，其利害实相为表里者矣。自明季来，各闸废坏，而沙土多淤，继且并其淤者而听佃于民，则山与湖隔绝，而西湖之源不能充裕。上河淤浅，东湖壅塞，则水无容纳，而西湖之流不能停蓄。源流既损，而湖利遂微，三县之田，旱不兼旬，即忧枯槁，由来久矣。我皇上宵旰忧勤，凡利益民生之事，无一不廑圣怀，况开浚水利，所关甚大。(臣)等奉命详慎查勘，谨按《西湖旧志》，三十余里有先被民人占为田荡，于康熙三年丈入鱼鳞图册者，计四百四十二亩零，每年共征粮银二十两七钱零，共征粮米一十五石五斗零，其田埂内种植桑柏树，共一万九千三百三株，并荡内栽荷蓄鱼等项管业之家，每年约收租息银三百四十四两零。又未经丈入鱼鳞图册者，计二百一十八亩。若较额征之数，每年亦止银十余两，米七石余斗，其田埂内种植桑柏树共八千四百二十七株，并荡内栽荷蓄鱼等项管业之家，每年约收租息银一百二十三两零。此项田地，原属官湖，渐为民占，在亘塞湖心者，固为妨碍水道，即去湖较远者，亦皆阻遏水源。况所纳于官者，每年仅银三十余两，米二十余石，即所利于民者，每年亦止花息银四百九十三两零。其为官民利益者甚微，而所损于三县民田者实不止于巨万。今荷圣恩，轸念民生，修复水利，所当仰请皇仁，豁除粮额，照西湖旧址尽行清出归湖，去其梗塞，开通水源，以贻万世无穷之利。其从前所种桑柏等树，或移植于附近提岸，或移植他处，以收花息，各听民便。至现存湖址二十二里四分有奇，通计里外湖面一万一千三百一十五亩零，淤浅、硬沙、葑滩共三千一百二十二亩，应将浅涸者挑深，淤塞者开浚，芟除葑草，以复故址，而畅湖流。其次序则先里湖而后外湖，先硬土而后葑滩。其深浅则或五六尺、三四尺，各就湖面形势，分别挑浚。其淤泥、葑草则雇用小船，搬运帮筑于各旧堤之上，加阔加高，以坚堤址。其保护则沿堤钉桩编竹，不使淤泥坍入湖中。里湖各桥建闸启闭，不使沙土流入湖内。其委任则令盐驿道率同府、县、佐贰，实心料理。其工费则令布政使会同盐驿道将府、县原估，再加丈勘，节省确估，造册详送抚(臣)核明，具题请旨酌动海塘捐监银两，于今年秋成后兴工。抚(臣)就近不时查看督率，俟工成之后，即交于盐驿道每年查看照管，俾永远不致淤塞。如此

则西湖之水无忧涸竭，而仁、钱、海三县民田旱涝有备，亿万小民受益无穷，于国计民生实有裨益矣。”全疏载《西湖志》中。谨按：乾隆二十二年，复奉谕旨，不许民间侵占，经疆臣亲历相度，将占垦及淤浅之滩，逐段勘明，分别有无妨碍水道，酌量办理。计展复小有天园迤西、一天山脚下、金沙港庙后、锦带桥内湖、钱塘门迤南、清波门西首长桥等处，共清出有碍水道之地荡淤滩约一里有零，悉刨挖归湖。其已成田者，概免刨挖，其小民栽荷蓄鱼之荡，止许用竹箔拦隔，以通水道，不许私筑土埂，为日后占垦张本。内将小有天园门前圈占之水荡清出，建筑马头，又于柳浪闻莺处即将开挖圈占之土方筑堤一道，计长一百余丈，直至涌金门马头，以作界限。其余不齐之处，悉行裁直，淤滩开浚深通。现在实丈湖面已有二十一里二分，较前清出一里有余。于湖之四面，立石永禁，不许再行侵占。每年责令地方官查丈一次，如有侵越，立押刨废，照例治罪。所有免其清出之田亩地荡，分别酌量征租，解盐驿道存贮，充岁修西湖之用。其清出之堤岸，悉照苏堤之式，沿岸栽种柳树，以杜小民侵占。二十七年，又经委员查丈具奏。仰见两朝圣人仁恩覆载，民隐时廑，绵远湖流，实为东南利赖。兵燹以来，名胜之区化为灰烬，有心水利者，当能修复而还厥旧观也。

玉户开种

《后汉书襄楷传》襄上桓帝疏云：“前者宫崇所献神书，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亦有兴国广嗣之术，其文易晓，参同经典，而顺帝不行。”章怀太子注：“《太平经典〔兴〕帝王篇》曰：‘问曰：“今何故其生子少也？”天师曰：“善哉子之言也！但施不得其意耳。如令施其人欲生也，开其玉户，施种于中，比若春种于地也，十十相应和而生。其施不以其时，比若十月种物于地也，十十尽死，固无生者。真人欲重知其审，今无子之女，虽日百施其中，犹无所生也。不得其所生之处，比若此矣。是故古者圣贤不妄施于不生之地也，名为亡种，竭气而无所生成。今太平气到，或有不生子者，反断绝天地之统，使国少人。”云云。按：开其玉户，施种于中，语已近于淫亵，至云无子之女，日百施其中，犹无所生，又云不得其所生之处，又云圣贤不妄施于不生之地，试问如何得所生之处？如何得不妄施之地？此是何等事，而欲人君行之？不几几乎讲容成之术耶？且楷疏中一则曰“陛下嗜欲不去”，再则曰“陛下淫女艳妇，极天下之丽”，既以嗜欲淫艳为当戒，而复劝以读宫崇之书，谓之可以广嗣，然乎？否乎？楷习天文阴阳，历陈天象，使桓帝恐惧修省可也，乃杂以不经之言，则真妖妄不经矣。

双　双

《春秋·宣五年》：“冬，齐高固及子叔姬来。”《左》曰：“冬来反马也。”《公羊》曰：“其诸为其双双而(俱)至者与？”孔颖达曰：“法当遣使，不合亲行，故经、传具见其事，以示讥。”浚师按：高固胁而求昏，书逆叔姬，讥其不当逆而逆也。书及子叔姬来，讥其不当来而来也。双双而至，不过曰固何为而夫妇偕来耶，与《左氏》“来反马也”四字，皆于言外用其讥讽，辞极明显。乃唐徐彦疏曰：“旧说双双之鸟，一身二首，尾有雌雄，随便而偶，常不离散，故以喻焉。”盖因何休注“双行匹至，似于鸟兽”，遂附会言之。然旧说出自何人，彦未尝著明。考之《山海经》，有云：“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东，有三青兽相并，名双双。”郭璞注云：“言体合为一。《公羊传》所为‘双双而俱至’者。”彦所本如此。然《山海经》与彦说不同，以之解经，真荒唐奇怪之极。国朝刘氏逢禄、凌氏曙皆深于《公羊传》者，于此等处绝无一语驳正，何耶？刘安世曰：“读《春秋》者，以为《公》、《穀》、《左氏》三家皆不可信，非三家之不可信，实不善解经者之起人不信耳。”苏氏谓何休为《公羊》之罪人，愚谓徐彦亦何休之罪人矣。（按：星家衍心星为狐，《二十八宿真形图》心星有牝牡两体。《异物志》：“灵狸一体，自为夫妇，故能媚人。”《山海经》：“有鸟焉，其状如乌，五彩而赤文，名曰鹌鸰，自为牝牡，食之不疽。有鸟焉，其状如雌雉，而五彩以文，自为牝牡，名曰象蛇。”又丛“亶爰之山有兽焉，状如狸而有髦，其名曰类，自为牝牡。”又《唐韵》注：“有鸟名鵁鶄，能自为牝牡。”又《物理小识》云：“《庄》注言类自为牝牡，犹藏经之言半变也。”今广东所产有一兽，予曾亲见之，遍体斑毛，名不求人，自为阴阳，殆即灵狸也。天下之大，何所不有，存之以广异闻。若解经引以为证，其污秽圣人著作，可胜诛耶？因论双双而附记于此。）

八　蜡

《礼·郊特牲》：“蜡之祭也，主先啬而祭司啬也。祭百种，以报啬也。飨农，及邮表畷、禽兽，仁之至，义之尽也。古之君子，使之必报之。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与水庸，事也。”《黄氏日钞》：“八蜡：一先啬，二司啬，三农，四邮表畷，五猫，六虎，七坊，八水庸。”山阴陆氏读为“祭坊与水，(句)庸事也”。(句)谓如“民功曰庸”之庸。按：徐师曾曰郑氏去百种而增昆虫（郑注并无此语）。方氏亦去百种而分猫、虎为二，张子用百种而序之于末，以为学者不信经而信注；定为先啬一，司啬二，百种三，农四，邮表畷五，猫虎六，坊七，水庸八，似矣。然以愚见度之，孔疏云：“邮若邮亭屋宇处所；表田畔；畷者，谓井畔相连畷。”是邮表、畷、实三事也。“古之君子”以下数句，乃申明上文诸祭之义，坊与水庸似包入表、畷内。莫若以主啬为一，司啬为二，百种为三，农为四，邮为五，表为六，畷为七，禽兽为八，较为平允。孔疏不云乎？“禽兽即下文猫、虎之属”，则助田除害者皆悉包之，今但合猫、虎为一，或分猫、虎为二，则禽兽二字为无著矣。王白田谓集说仍载旧说而不取张子为非，近人俞荫甫引《周礼大司乐》注谓禽兽之所包者广，而不敢明断禽兽即八祭之一，似均于“古之君子”一段未曾

体会入微也。究之蜡祭一事，古今迄无定论。乾隆十年十二月十二日，奉上谕："国家崇报之文，明禋肇荐，考议周详。凡祀典所关，群神咸秩。即如雩祭诸礼，事系农桑，近复议行。有举无废，皆以为民也。迩年以来，诸臣工每以蜡祭为请，朕追维旧制，酌古准今，有宜于详慎者。考大蜡之礼，昉于伊耆，三代因之，所以报万物之成也。虽咏于《诗》，详于《礼记》、《周官》，而古制复远，传注参错，难以折衷。所谓八蜡，配以昆虫，后儒谓其害稼，不当与祭。《月令》：'祈年于天宗，蜡祭也。'注云：'日月星辰则所主。'又非八神。至谓合聚万物而索飨之，其神甚多，尤难定位。且蜡与腊冠服各殊，有谓腊即蜡者，有谓蜡而后腊者，是古制已不可考，终无定衡。至于后世，自汉腊而不蜡，此礼已湮。魏、晋以降，迄于唐、宋，时行时止，或溺于五行之说，甚且天帝、人帝及于龙、麟，朱鸟，多至百九十二座，议者以为失先王之礼远矣。苏轼曰：'迎猫则为猫之尸，迎虎则为虎之尸。'近于倡优所为。是以子贡观于蜡，言一国之人皆若狂，以其沿习日久，迹类于戏也。盖祀于南郊，已不合古制，而蜡于四郊，则惟顺成之方始祭。较量区别，丛杂琐细，于义有乖，于礼未洽，于神为亵。自元、明以来停止此典，实有难于举行之处。况蜡祭诸神，如先啬、司啬，日月、星辰、山林、川泽，今皆祀于各坛庙，原于典文无缺。即民间秋成之后，休息农功，祀神报赛，大抵借蜡之遗意，以尽其间井欢洽之情，犹有吹豳击鼓之风，亦皆听从民便，未尝禁止。是蜡祭原行于民间，但田夫萃处，杂以嬉戏，各随其乡之风尚，初不责以仪文。若朝廷议祀，洁蠲虔享，必严肃整齐，何至有一国若狂之论。可知此祭即古亦闾阎相沿之旧俗，讵可定以为郊庙典礼？如以为有祈无报，则方春而祈谷，冬又有事于圜兵，《礼》谓郊之祭为大报天，又云万物本乎天，大报本也，岂得谓之有祈无报乎？况二仲荐馨，并崇社稷，班固所谓为天下求福报功者，具在陈祥道，所谓大社、国社，农之所报在焉。今社稷坛春秋两祀，祈报之礼已备。至义近于重复，事涉于不经者，即下之礼臣，亦难定议。因诸臣但泥古制，多未深考，是以特降此旨，俾共知之。钦此！"恭读一过，儒生纷纷之说，可以不攻自破矣。

瓶　瓦

《大清会典》惟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府第得用筒瓦。谨案：筒应作瓶，音同，赵宋太祖尝命有司为洺州防御使郭进治第，凡庭堂悉用瓶瓦。有司言惟亲王、公主始得用此。帝怒曰："郭进控扼西山逾十年，使我无北顾忧。我视进岂减儿女耶？亟往督役，勿妄言！"帝宠异将帅类此。又王世懋《闽部疏》："泉、漳间烧山土为瓦，皆黄色，郡人以海风能飞瓦，奏请用瓶瓦，居民皆俨似黄屋。"今粤东民家亦因畏海风，多用瓶瓦者，但不敢黄色耳。粤屋向覆以蒲，自唐李齐物及杨于陵为节度使始教民陶瓦，以备火患云。

二分明月

徐凝诗："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元萨雁门《寄李溉之》诗云："天下三分秋月色，二分多在水心亭。"溉之名泂，济南人，所居在大明湖上，雍土水中而为亭，可以周览其胜，名之曰"天心水面"。然则济南亦有二分明月之典矣。

梦观集

余从海舶贾人购得《梦观集》六卷，《释如兰》编次。按：梦观禅师名守仁，富阳人，发迹四明延庆寺，住持灵隐。洪武十五年，征授僧录司右讲经，甚见尊礼。三考升右善世。母殁，赐镪殡殓。二十四年，主天禧，示寂。方正学先生撰其诗序云："五谷所以疗饥，而水所以御渴。人皆知五谷之用重于水也，不知五谷非水则不能成，生物之功反有急于五谷者。有水而无谷，则鸟兽之毛血，草木之肤实，或可治以养生，未有无水之地，能久存而不死者也。惟文与道也亦然。天下皆知道之贵于文也，宁知道非文则无所寓、而文有急于道者乎？周衰以来，老、庄诸子发其术，著书者以百计，惟佛氏入中国稍后，而其术最奇。其闳诡玄奥，老、庄不能及之。然而世之学者，常喜观诸子之书，至于佛氏之说，非笃好者，多置不省。何哉？岂非诸子之文足以说人，故人尤好之邪？佛氏之意盖亦深远矣，惜其译之者不能修其辞也。以其所言之详，使有能文者译其辞，命文措制与诸子相准。虽阻遏诸子而行于世可也。其动物诱民，奚止若斯而已哉！盖知道而不能文，其失芜昧，而道不章；能文而不知道，其失荒鄙，而不足以立教。兼通而并至者，非奇杰之士不能也。余行四方，与学佛者游颇众，其以知道自名者，则缀缉俚俗之说，以诳诬其徒，污秽烦亵，近于俳戏之语，谓道当若是，而不必乎文，或病其然，则绝去其教不省，而雕斵丽语曼辞以取容于世，心甚厌而非之。人咸诮余不喜佛氏，亦有以致之耳。今年道钱塘，遇普福大师仁公一初，于其道甚习，出其文若诗，览之持论深醇而不杂以他说，为辞富丽而不流于诡异。吾儒之工于言者，殆不能过。余喜与之值，师亦乐与余言，逌然相宜，犁然相谐，犷然忘其所从之殊、所居之远也。夫道固无穷，文亦无穷，能言斯道者，岂特古之人哉！暗乎而非隐也，茫乎而非诞也，杳乎微乎而非昧也，试归而求之，余不有得焉，则师得之矣。"此叙《逊志斋集》中无之，盖先生文章遗失者多也。梦观曾从东维子(杨维桢)游，故《题铁崖崊山诗后》云："世无扬子云，千载徒为尔。"又《铁崖挽诗》云："旧业门生今几在，下车空拜马陵坟。"亦可知其渊源所自矣。集中各体均具清新俊逸之致，无元季纤巧结习。同时宗泐、道衍诸人，相与酬唱，雄壮逊泐、衍而风韵过之。五言如："雨壑龙随卧，晴林鹤共蜚"；"山川壮齐鲁，河汉入青徐"；"烟村人语寂，雪径虎蹄深"；"松风清客枕，花雨洒僧袍"；"画意沧洲外，乡心落照边"；"溪云千顷雪，松籁一庭秋"；七言如"云销碧海天无际，波撼金山地欲

浮";"百宝不如燕石贵,一钱谁买越江清";"人因病久交游绝,士到名成出处难";"汉室将军双玉斗,郭家天马五花文";"岩僧扫月千峰净,山鬼吟风万壑哀";"故人消息双鱼素,游子衣裳寸草心";"瘦驼袅袅随燕草,归马萧萧识汉旌";"谪仙浩气临青海,贺老清风满鉴湖",嵚奇超拔,不似衲子口吻。其和御制《安南云水僧》诗六首,有云"兹行岂敢辞艰险,一叶轻舟出浪堆",御笔为改"一叶帆飞白浪堆",易三字而上句艰险之义始贯。明高天纵之英,足使梦观心折。是集《四库》正存目中均不载。朱竹垞《明诗综》但存如兰,而无梦观,殊令人不解。五百余年复于海外得之,洵可宝也。

四库装函

《四库》书每部用香楠二片,上下夹之,约以绸带,外用香楠匣贮之。其书面皆用绢,经用黄,经解用绿,史用赤,子用蓝,集用灰色,所约带及匣上镌书名,悉从其色。见王葑亭通政(友亮)《双佩斋诗》注。

嘉 鱼

"南有嘉鱼",朱子集传注:"鲤质,鳟鲫肌,出于沔南之丙穴。"袁仁《毛诗或问》云:"《埤雅》:'嘉鱼,鳟鳞,肌肉甚美。'谓其鲤之质,鳟之鳞,而肌肉甚美也。今乃以鳞为鲫,而以肌属上。"浚师按:《大清一统志》:"大丙山在略阳县(陕西汉中府属)东南,《蜀都赋》'嘉鱼出于丙穴',注:'丙,地名也。'《寰宇记》:'大景、小景二山,景字本为丙,唐讳改,并在顺政县(顺政,唐属山南西道,宋属利州路,即今略阳)东南七十里。其山峻崖,南北相对,高百余丈。山衣石发,被于崖阴。北有穴,方圆二丈余,其穴有水潜流,土人相传为丙穴。沮水经穴门而过,或谓之大丙水。每春三月上旬,有鱼从穴出跃,相传名为嘉鱼。'《府志》:'大丙、小丙二山在沔县西北八十里。'《册说》:'大丙山在略阳县南二十里,又丙水在褒城县西北。'《水经注》:'丙水上承丙穴,出嘉鱼,常以三月出,十月入地。穴口广五六尺,去平地七八尺,泉悬注,鱼自穴下透入水,穴口向丙,故曰丙穴,下注褒水。'《寰宇记》:'丙水源出褒城县西北牛头山。'《舆地纪胜:'大丙水源出黄崖岭下。'《明统志》:'水在沔县北八十里。'"据此,则今之论丙穴当云陕西,不当云蜀矣。广东肇庆府首邑为高要,亦出嘉鱼,《一统志》不载。《岭表录异》云:"嘉鱼形似鳟。"《广东通志》云:"其头如鼠,鳞中有脂,以豕膏炙之,光明如珠。"《岭南杂记》云:"为鱼中第一,广鱼无味,此鱼出自石穴,盖食乳水,故肥美。"《广东新语》云:"孟冬大雾始出,出必于端溪、高峡间,其性洁,不入浊流。尝居石岩,食苔饮乳以自养,霜寒江清,潮汐不至,乃出穴嘘吸雪水。在粤中大、小湘峡者(大、小湘峡皆高要县属),以十月出穴,三月入穴,西水未长,则四五月犹未入穴。"《粤中见闻》云:"四会地方(肇庆府属)白荡,有柔鳞肥甲如水晶者,亦谓嘉鱼。"《虞衡志》云:"梧州火山嘉鱼状如小鲥鱼,皆与高峡者异。"详《高要志》中。《云南记》:"雅州丙穴出嘉鱼。"盖产不一地,而解丙穴者,或以为丙日,或以为地名,或以谓其穴向丙,亦迄无定论。产高峡者,其白如玉,肉亦腴嫩,入口若豆腐。然美则美矣,但不耐咀嚼耳。浚师又按:《诗九罭》"之鱼鳟鲂",传:"大鱼也。"《尔雅》注:"鳟似鲆子,赤眼。鳟音蹲,上声。"《毛诗陆疏广要》:"鳟似鲲鱼,而鳞细于鲲,赤眼,多细文,鱼之美者。"《埤雅》以嘉鱼之鳞比鳟,颇不谬。若鲫,色黑,体促,腹大,脊隆,与嘉鱼绝不相似矣。至朱子所引,山阴陆氏亦引之,特云:"鲤质鳟鳞,肌肉美。"并未有鲫字。其原实出任豫《益州记》,见《文选》注。袁氏之驳晦翁仅知陆佃《埤雅》,亦失之不考也。

凌廉使

先世父《燕余偶笔》曰:"王子安《滕王阁序》、范文正《岳阳楼记》,胜地高文,江山生色。我朝凌泉庄廉使、翁覃溪阁学书《序》,张文敏书《记》,皆刻诸屏风,信三绝也。"浚师按:"汪师茗太宰(由敦)《松泉诗集》有《题凌观察课耕祷雨二图》截句云:"东阡西陌亩纵横,布谷声中长吏行。谁识霜威廉使重,荷锄童叟笑相迎。""珠帘秀句银钩笔,胜事流传杰阁中。砚沼还飞作霖雨,不须作记拟坡公。"第二首即指屏风《序》刻。廉使讳焘,康熙癸巳举人,由内阁侍读擢御史,巡按北直,出为陕西粮道、江西按察使。善书,直逼晋人,诗文亦具有宗法。兵燹后所存者鲜矣。道光壬寅,浚师在邑城,往来公家。绮园姑丈(树藻),廉使玄孙也。案头有廉使旧镌"凤阁侍读"印章一方,昌化血沁石,光润如玉,一日持以见赐,并佐以廉使在江西自制鸡雏待饲酒杯四器,今所称凌磁者,质地莹洁,鸡之花冠、金爪,奕奕有神,俨似瓯香馆设色,藏之箧衍,不啻金璧。乙卯入都,此箧独忘携出,竟毁于贼。至今思之,犹为愤懑。厥后浚师滥竽侍读,曾仿廉使印章,属栩斋镌刻,石既不佳,篆法更迥不能及。吾邑自国初以来官阁读者,廉使后,惟浚师继之。窃叹姑丈持赐之时,若预为区区兆者。异哉!

蒙古吉林风土

高宗纯皇帝《御制诗》二集,有《蒙古》、《吉林土风杂咏》各十二首,于蒙古则谘诹部落之习俗,于吉林则敬念兴京之旧规,随事命题,各疏短序,非仅供吟咏、备考证已也。诗多不具载,敬录其目,俾乡曲儒生不获仰诵全集者,知我国家臣服之地,与开创之邦,不特远过刘、李,抑且上迈豳、岐矣。蒙古诗目一曰《乳筒》,序云:"以皮为之,平底丰下,而稍锐其上,挦乳盛之,于取携为便。"二曰《荒田》,序云:"农作非蒙古本业。今承平日久,所至多依山为田,既播种则四出游牧射猎,秋获乃归,耘耨之术,皆所不讲,俗云靠天田。"三曰《鄂博》,序云:"蒙古不建祠庙,山川神示著灵应者,累石象山冢,悬帛以致祷,报赛则植木为表,谓之鄂博,过者无敢犯。"四曰《革囊》,序云:"以革为之,用代筐筥罂盎,

食用巨细，无所不纳，行汲或以贮水，涉川则挟之肘间，乱流以济。或谓之皮馄饨，盖俗呼也。”五曰《柴车》，序云：“取材于山，不加刻斫，轮辕略具，以牛驾之，行则鸦轧有声，如小舟款乃。”六曰《骨占》，序云：“炙羊肩骨，视其兆以觇吉凶，犹古龟卜。”七曰《马竿》，序云：“生驹未就羁勒，放逸不可致，以长竿系绳縻致之，蒙古最熟其技。”八曰《儿版》，序云：“儿生在襁褓中，令卧版上，韦束其两臂，倚毡庐壁间，啼则摇之，徙居则悬之驰装之后。”九曰《灰简》，序云：“木削两简，编韦联之，稍刳其中，涂油而布以灰，作字毕，则拭去而更布之，有古漆驼之风。”十曰《竹笔》，序云：“蒙古产毫颖而未得缚笔之法，削竹木渍墨作书。”十一曰《口琴》，序云：“制如铁钳，贯铁丝其中，衔齿牙间，以指拨丝成声，宛转顿挫，有筝琶韵。”十二曰《转经》，序云：“蒙古奉佛惟谨，木轮中贯铁枢，可转动，集梵经于轮间，大者支木架，以手推之，小者持而摇之，旋转如风。谓一转功德，与持诵一过等。”吉林诗目一曰《威呼》，序云：“刳巨木为舟，平舷圆底，脣锐尾修，大者容五六人，小者二三人。剡木两头为桨，一人持之，左右运棹，捷若飞行。”二曰《呼兰》，序云：“因木之中空者，刳使直达，截成孤柱，树檐外，引炕烟出之。上覆荆筐，而虚其旁窍以出烟，雨雪不能入，比室皆然。”三曰《法喇》，序云：“似车无轮，似榻无足，覆席如龛，引绳如御，利行冰雪中，俗呼扒犁，以其底平似犁。盖土人为汉语耳。”四曰《斐兰》，序云：“弧矢之利，童而习之，小儿以榆柳为弓，曰斐兰；剡荆蒿为矢，翦雉翟、鸡翎为羽，曰钮勘。”五曰《赛斐》，序云：“古人食皆以匕，羹则以勺。国俗旧用木匕，长四寸许，曲柄丰末，犹古制也。”六曰《额林》，序云：“度横板楣栋间，以贮衣箧瓶罂诸器具，兼几案匮椟之用。”七曰《施函》，序云：“斫木为筒，因其自然，虚中以受物，贮水酿酒，皆用之。视束铁编篾攒木片为器者，天质为胜。”八曰《拉哈》，序云：“土壁堵间缀麻草，下垂缘以施圬墁，此国初过涧芮鞫间故俗也。”九曰《霞绷》，序云：“蓬梗为干，抟谷糠和膏傅之，以代烛。燃之青光荧荧，烟结如云，俗呼糠灯。”十曰《豁山》，序云：“夏秋间捣败苎楮絮，入水沤（去声）之成毳，沥芦帘匀暴为纸，坚韧如革，谓之豁山。凡纸笺胥以是名之。”十一曰《罗丹》，序云：“鹿蹄腕骨也。旧俗以蹄腕骨随手摊掷为戏，视其偃仰横侧为胜负。小者以獐，大者以鹿，莹泽如玉，儿童妇女围坐，掷以相乐。以薄圆石击之，则曰帕格。”十二曰《周斐》，序云：“桦木之用在皮，厚者盈寸，取以为室，上覆为瓦，旁为墙壁户牖，体轻而工省，逐兽而频移。山中所产不可胜用也。”又恭读《赋板升》七古一章，序云：“蒙古语音以毡庐为格尔，以土瓦屋为拜牲。板升者，盖拜牲之讹也。毡庐其旧俗，而土瓦屋则近代始有之。内地流民至此，率仍屋处。明季因以是为苦，盖视板升俨如畏瓯脱矣。”谨并著之。

家音姑

《诗·豳风》“予未有室家”，与上据、荼、租、瘏叶；《小雅》“复我邦家”，与上樗、居叶；并音姑。《左传·襄四年》魏绛对晋悼公述虞人之箴曰：“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家与夫亦叶也。陆德明《经典释文》不载。

郭元登

临淮（今改乡，属凤阳县）郭登字元登，武定侯英之孙，正统时立，功麓川，历官都督佥事，镇大同，封定襄伯。英宗复辟，戍甘肃。宪宗成化初复爵，八年卒，赠侯，谥忠武。事详《明史》本传。登七岁能诗，及为将，拊循士卒，廉洁尚谋。也先之寇京师也，登率所部并纠集忠义，从雁门入援，先以蜡书驰奏，略云：“敌马长驱，三关失险，贼留连内地，为患匪轻。臣今悉起官军民壮，入护阙庭，京兵击于内，臣兵击于外，使贼有腹背受敌之患，首尾不救之虞。”又曰：“忠诚切己，敢亡报国之心；成败在天，不负为臣之节。”奏上，贼已退。登复上疏曰：“敌人虽回，离边不远。传报有云黄河已冻，且向延绥，青草渐生，再侵京阙。事虽未信，情亦可疑。”又曰：“推诚待下，侧席求贤。扩天理、克人欲以成圣学之功；亲君子、远小人以收天下之望。”景帝曾优诏褒之。尝愤赃吏病民，疏云：“承平日久，人心骄逸。在官者既无廉耻之心，莅政者惟肆贪婪之志。酿成污浊之风，致有边疆之祸。”所言皆不愧古良将云。著有《联珠集》。《咏枭》一首，朱竹垞称其直兼张、王、韩、杜之长。浚师读其“岂有鸩人羊叔子，可怜忧国贾长沙”句，当时事艰难，慨然许身社稷，方之《小雅》，实未为过。李东阳但谓明之武臣能诗，无逾定襄，试取登诗较之，岂东阳诸人所能企及哉！兹就浚师所知者，略记于此，以补《明史》未备。郑晓《吾学编》不为登立传，亦殊忽也。

康斋出处

竹垞先生《静志居诗话》曰：“龟山之出由蔡氏，未足为龟山玷也。康斋荐自石亨，于康斋何损焉！独是鹤书一至，亟令弟子表迎恩之桥、彩云之山，建皇华天使集庆之亭，焚芰裂荷，惟恐不速，而又跋石亨族谱，自称门下士，则龟山义不屑出此也。诗亦俗劣，非惟不及白沙，方之定山亦不逮。”浚师谨案：《明史·儒林列传》：“吴与弼字子傅，崇川人。正统间山西佥事何自学、御史涂谦、抚州府知府王宇均经疏荐，景泰间御史陈述复荐，均不就。于是出处间审之详矣，何忽于年垂七十一，闻石亨汲引，欣然命驾，不顾猿惊鹤怨耶？《四库提要》称：“与弼物论颇有异同。尹直作《琐缀录》诋之尤力，虽不免恩怨之口，然为石亨作族谱跋，称‘天顺戊寅七月二十一日，门下士崇仁吴与弼拜’，观其文今载十二卷中，决非尹直所窜入。陈维新序引薛瑄受知王振为解，刘世节序又引孔子欲见佛肸为解，究不能厌天下之心也。其讲学之功，备见于日录。第一条即称乙巳梦见孔子、文王，第二条又称梦见朱子，后又称丙子三月初一日梦访朱子，五月二十五夜梦孔子之孙奉孔子之命来访，辛巳食后倦寝，梦朱子父子来枉顾，此犹可

云向慕之极,因心生象,于理亦或有之。至称新居栽竹夜归,其妻亦梦一老人携二从者,云孔夫子到此相访,则无乃其妻戏侮弄之,而与弼不觉欤?观其称随处惟叹圣人难学,又称一味学圣人,克其不似圣人者,其高自位置,真可谓久假而不归,乌知其非有也。"何乔远《名山藏》称:"与弼有弟嗜酒不饬,祖父田数亩尽为夺去。既归,用其赐金垦田荒山下,以为祭资,弟复谋斥卖。与弼讼之守,守张璜傲物人也,致与弼于庭。与弼免冠束腰,以庶人礼见。张元祯闻而作书,将告之素王,鸣鼓其罪,虽止不达,然与弼寻悔之矣。"其词婉而微,所谓不著一论,而褒贬自见。黄宗羲《明儒学案》以康斋褒然举首,力辟诸说之诬,而娄谅作《康斋行状》,直欲比朱晦翁后一人。谅固申其师生之谊,宗羲何为而亦曲护之哉(康斋父名溥,字德润,建文二年会元,官编修,永乐初升修撰、国子监司业,历二十年不迁,有《古崖文集》。娄谅作《康斋行状》,叙其父但云司业,不言出身,毋亦有惭于革除之际,为溥讳欤?又按:元顺帝时杞人范孟谋不轨,执大都路儒学提举归旸,俾北守黄河口,旸力拒不从。旸同里吴炳尝以翰林待制征,不起。贼召司卯酉历,炳惧,不敢辞。时人语曰:"归旸出角,吴炳无光。"若康斋者,当亦吴炳流亚也。吴氏何多虚士乃尔!陈迈《敬学录》云:"康斋之应石亨荐,所谓不由其道也。顾至京而三疏辞官,何如不赴之更高。"云云。亦可谓婉而严已)!

卷　二

日月五星右旋

朱子谓:"天道与日月五星皆是左旋,但历家以右旋为说,取其易见日月之度。"又谓:"历家只算所退之度,却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此乃截法,故有日月五星右行之说,其实非右行也。横渠云:'天左旋,处其中者顺之,少迟则反右矣。'此说最好。"蔡沈《书集传》其原出于朱子也。明洪武时以夏僎《尚书解》与蔡传并行取士,后乃黜夏而专用蔡传,沿至国朝,不复改易。然洪武十年时,曾命儒臣撰《书传会选》六卷,考正九峰之失凡六十六条(详《提要》)。今《四库》中收之,惜未之见。竹垞《曝书亭集》跋《会选》一篇,亦未申明驳订蔡传之旨。偶阅明《高皇帝集·七曜天体循环论》云:"蔡氏所注《尚书》言乾旋之道,但知其肤,不究其肌。不格其物以论天象,是以己意之顺,乱乾道之顺,以己意之逆,乱乾道之逆。朕自起兵以来,与知天文、精历数者昼夜仰观俯察,二十有三年矣。知天体左旋,日月五星右旋,非此一日之辩辩,非寻常之机。所以非寻常之机何?因与群雄并驱,欲明休咎,特用心焉。故知日月五星右旋之必然也。今蔡氏以进曰退,以退曰进,朕谓诸儒曰:'何故?'典籍黄邻代蔡氏曰:'以理若是。'曰:'理者何?'曰:'首以天疾行,昼夜三百六十五度,行健也。次以理,日当继之,不及天一度,末以太阴之行,不敢过太阳,特不及天十三度。'此因意僻著而为理,所以顺乱逆、逆乱顺是也。所谓蔡氏之僻者,但见日月在天,周流不息,安得不与天顺其道而并驰?既驰,安得不分次序而进?此蔡氏之机,理不见也。吾以蔡氏之说审虑之,知其不当。其蔡氏平昔所著之书,莫不多差矣。夫日月五星之丽天也,除太阳阳刚,人目不能见其行于列宿之间,所行舍次尽在数中分晓。其太阴与夫五星,昭昭然右旋,纬列宿于穹壤。其太阴之行疾而可稽验者,若指一宿为主,使太阴居列宿之西一丈许,若天晴气爽,正当望日,则尽一夜知太阴右旋矣。何以见?盖列宿附天舍次,定而不动者,其太阴居列宿之西一丈,比月未人地时而行过列宿之东一丈晓然。今蔡氏所言不过一昼夜一循环,为之理说,差多矣。且天覆地,以地上仰观平视,则天行地上,所以行地上者,以十二方位验之,定列宿之循环是也。其日月附于天,以天上观之,以列舍不动之分,则日行上、天右旋验矣。故天大运而左旋,一昼夜一周三百六十五度,小运之旋一昼夜西行一度,一年一周天,太阳同其数。太阴一昼夜行十三度,一月一周天。此日月细行之定数也。其日月一昼夜一周天,日月未尝西行也。乃天体带而循环,见其疾速也。此即古今历家所言蚁行磨上的论。吾为斯而著意,因蔡氏不穷稽于理。以郭传、黄邻务本蔡氏之谬言,意在刑其人以诫后人,特敕三番入禁,而又权释之,使习知天象,而毕来告,故遣行焉。"(论系节录)浚师案:高帝此论,确有证见,非经生家一知半解者比。顾亭林《日知录》谓右旋之说本之陈祥道,不知实出高帝独断也。

一松斋随笔

济宁孙适斋先生,(扩图)有《一松斋随笔》,卷帙不多,予为择录二十四条于此。先生平生品诣,亦可略见一斑也。

太白楼在济宁州南城上,下瞰杜工部南池。登此楼者,题句如林。本朝陆复佳灵萃以一弱女郎题廿八字云:"南池池水足清涟,池上酒楼高插天。鸥鹭相呼楼下过,纷纷残雪扑秋烟。"一时为之搁笔。

童时家君课对句甚严,一日以"云气香流水"为问,盖唐句之孤行者。终日不能成,求教于湘姝陆灵萃,笑答云:"诸郎念书不熟,何不对'烟光紫暮山'耶?"

湘姝陆复佳最善对句,应声即得,不烦叉手举步。故是天然妙境,非由思致。《纳凉》对句云:"轻轻团扇翻花影,剪剪宵衣缀露纹。""梧叶惊风喧急雨,竹梢带月剪轻烟。""萤火飞来帘似水,鸦黄描就鬓垂青。"与成句工力悉敌,且有意外巧妙,岂非宿慧?

余少时最爱东坡《水调歌词》,和韵中有"秋削孤桐叶,影坠月明间"之句,或亦庶几于"流水孤村"之亚耳。

壬戌重阳日过莱州,温焕章有赠。阅五年,予为掖县教谕,再以是日过焕章,见其少子、长孙皆弟子员。酒酣,招毛孝廉式玉来,相对欢甚。已复慨然花影雁声中,不觉沈醉,遂以竹枝代笔,和旧韵而题其壁云:"壬

戊之秋曾此醉，今来重与问黄花。主人五载须全白，客子三旬鬓有华。愧汝兰芽尽桃李，输他玉树倚蒹葭。平生感慨非关酒，不见长空雁影斜。”

庚午岁在莱州，《九日游赵氏小平远别墅》云：“山势东南纵复横，节临霜降倍凄清。秋凉似水随时态，花澹如人少宦情。拂壁空怜陈迹杳，倚阑直到暮云平。牛羊下尽雅成点，风里忽闻羌笛声。”末二句王扶九写为图。

余珍南珩诗笔巧秀，尝从仆赏雪莱子城南，有句云：“对岸山村人望遥，寒林五里酒帘飘。模糊不辨零沽字，但见行人过野桥。”意思妙在语言之外。因忆己未十月，自高鱼归里，路遇大雪，有句云：“雪势猖狂风势骄，行人索索马萧萧。前溪何处寻沽酒，不见商家旧板桥。”此诗又以直说为妙。旧板桥，商辂状元所建并书。商曾阻雨于此，后贵为之也。高鱼即郓城，唐有兖郓节度，即此。

余珍南有《元宵绝句》十首，如：“家家灯火摇春色，知道风光在那边？”次日，仆在某绅家叹赏之，遂家有其作。而闺秀某者闻之向慕，或以珍南家岷州，距莱子城五六千里，女意不回，遂归焉。时珍南十七龄，未几以拔贡入太学，最有声十堂中。

前辈为砚铭者多矣，或致文墨之妙，或为蓄德之端，未有比之闺阁中人者。仆尝为及门陈生映千铭云：“砚有三长，惟才德色。兼者为上，其次去色。有才无德，乃同砺石。有德无才，非砚何责？君子观于砚，而益研其才与德。”

景于周以老幕名江、浙间，甲戌岁，余延入乌程署。干周出其《爱枫图》卷子索题小诗，公冗未暇，置行箧中。孟冬下旬，有事于杭州，舟泊塘西。天气乍寒，推篷窗四望，雪意垂垂，寒林病叶如雨，乃以杯酒暖手，检箧适得图，遂题其端曰：“樵径酣红托素毫，时怀画意两争高。清霜一样能烘染，不向春风借剪刀。”“一车书卷一林春，秋叶春花总未真。试与西来参大意，旁观早有冷吟人。”

龙将军廷臣好画，多所藏。戊辰春，出一册属为题句。余览其册，用笔有法，可题也。旋以寒嗽之疾，长夏炎天，日坐冰雪窖中，不能把笔。秋九月，有事于会城，棹返桐江，篷窗弄墨，为书十绝如右：矗矗峰尖远近分，青林红树拥寒云。风泉遥落平桥晚，疑有清音隔岸闻。风雨萧萧芦荻秋，一行雁影落湘流。渔翁鼓棹拖帆去，不羡长风万斛舟。跨桥策蹇傍岩行，下有奔湍风雨惊。到此令人愁逼仄，崎岖过尽倘能平。小米襄阳京口笔，千钧力量在毫端。临摩勃勃犹生气，烟雨长同北固寒（此临米虎儿京口画壁）。贵盛山王孰与俦？曾同稽阮数公游。黄垆重过清风杳，水自潺湲竹自修。白塔红楼入望遥，梵王宫殿锁松涛。赞公房里应留榻，独自携琴觅断桥。精庐结构倚岩隈，屋后悬流殷夏雷。散作前溪千顷碧，林边时见小舟来。瀑布匡庐天下闻，银河遥向九霄分。卷中也有三千尺，指点何人对夕曛。碧玉为山水绿萝，玉篸罗带更如何？年来著遍仙都屐，约略溪山似此多。衡宇天然带水湾，素秋红叶点烟鬟。归云翁处闲窗暝，更出门前看远山。

武康尤大令有佳纪纲曰赵荣，余向为乌程时，尤使来谒。余见其状貌如雅士，固已奇之。丙子孟夏入觐，过武康，与大令谈诗，荣因以诗请益，则又诗人之诗，而非士大夫习为之诗也。嗟夫！荣殆疾夫士大夫习为之诗，并疾夫所谓士大夫者，以自托于武康欤？按：其诗清而婉，丽而不靡，感慨怀思，得意语言之外，可以为难矣。既与大令别，携其卷而北，是秋莅缙云，荣有书促作序，未暇以为。丁丑春日，从大吏迎銮江南，舟中适把其卷，遂为题记，以归大令。大令名锡章，最工诗，余尝读之云（浚师按：《唐诗纪事》综一代之诗，仅得咸阳郭氏童、池阳门子朱元明、俞汝成，《明百家诗》仅录青衣李英一人，朱竹垞《明诗综》亦仅录青衣胡梅、吴忠二人。惜荣诗先生未载耳）。

及门陈生映千，于己卯仲春朔日，自湖来杭，送余之行。同寓十三日，遂同舟北发，由嘉至苏，中历常、镇以及扬州，自杭指计，凡六郡，为地几千，为日几月，自古送行无如此之远者，不但两省人士也。顾犹依依不忍别，余坚辞，乃归。因作廿八字赠之，志余感也：“两省中过六郡城，居然千里共扬舲。前头已是扬州郭，无数垂丝水驿青。”右诗既脱稿，而映千复请曰：“诗意诚深，不敢忘。顾师归弗能即面，更求所以遵循者。”予弥重其意，遂再成一律云：“追随六载久相于，我有赠言君听诸。平生看我少投刺，终始愿君多读书。一举成名及早早，多能余事姑徐徐。荣亲正尔双亲在，莫使千金岁月虚。”题毕，映千深相然可，舟已抵扬州南门矣。夜，航船人促别，检箧中素笺，书以与之。

昔白香山久游江、浙，作《江南好》词三首，所谓“风景旧曾谙”者是也。余于乾隆戊寅春，以缙云令因公一至温州，是冬外艰去官。庚辰岁，复应太守李公之招，主东山书院讲席，孟夏莅止，冬杪北归，瓯江舟中回忆所谙风景，有不释然于怀者。爰用香山词调，谱作十阕，寄温之相知者。调名因白词，一名《忆江南》，又名《望江南》，或衍为双调。云：“温州好，丰乐太平时。海有鱼盐无寇盗，民安耕织保妻儿。帝力少人知。 温州好，别是一乾坤。宜雨宜晴天较远，不寒不燠气恒温。风色异朝昏。 温州好，地势旧称雄。山接天台来雁宕，地连甬上控闽中。胜据浙西东。 温州好，水土甲东南。游遍千山无瘴疠，汲来千井尽清甘。久住使人贪。 温州好，城郭画图间。渠引千街同一水，精临九斗孕群山。潇洒出尘寰。 温州好，火艳有杨梅。蜜橘垂枝怜色嫩，黄柑带露擘香开。冰雪荔枝来。 温州好，士女太缤纷。净履鲜衣来个个，观灯竞渡一群群。香气晚氤氲。 温州好，贾客五方民。吴会洋船经宿到，福清土物逐时新。直北是天津。 温州好，宦长政清闲。入郭江鱼烹石首，跻堂春酒醉华颠。幕府俨神仙。 温州好，书院讲堂开。邹鲁当年曾媲美，山川何地不生才。小别惜追陪。”

“莫笑乖龙无左耳，须知瘦虎有雄心”。偶然得之

肩舆中。

"薄衾小枕凉天气，乍觉别离滋味。展转数寒更，起了还重睡。毕竟不成眠，一夜长如岁。　也拟抛却回征辔，又争奈已成行计。万种思量，多方开解，只恁寂寞厌厌地。系我一生心，负尔千行泪。"落句的是名句。康熙间闺秀林以宁《寄外》云："我为尔挂肚牵肠，尔为我提心在口。"湘君亦云："我分难消尔，渠言不负侬。"

跋宋拓《九成宫醴泉铭》云："凡古拓皆肥壮有神彩，可以辨昔人用笔之意。否则，石损而瘦，索然无气耳。此拓与《北海岳麓寺碑》一日同获，皆宋、元物，为可贵也。"又云："辨帖原是用眼力事，有神彩而完善，为俗本所不及者为古本。或记某字偏旁，及纸色墨霜，皆皮相也。"又云："唐人楷法如林，而推率更第一，率更又以《醴泉帖》为第一。予所见又以此帖为第一，岂易言耶？"又云："此帖乃自古楷法帖中之大罗天仙也，下视尘寰，抑何肯屑屑矫枉乎？自来论者，谓其险峭过甚，又惜其藏器未优。吁！岂知率更哉！"又云："虞永兴书余所深爱，然每与率更对，辄为意夺。夫其高标胜概，两俱诣极，特永兴尚有迁就及作态处耳。"

为及门陈生映千跋《东阳兰亭》云："予在东省，闻东阳何氏《兰亭》刻本之妙，殆廿年矣。甲戌孟春，乌程前辈吴青然先生惠予数本。及门陈子映千习赵文敏者，见此刻，爱其骨气洞达，倘即文敏《十三跋》中所谓定武本者乎？玩之不释手，遂以一本赠之。乙亥仲冬，予将以入觐，去乌程。映千信宿于予寓馆，从容为予言，自得何氏刻，觉向来所见，有楚臣衣冠之感，无怪文敏好之若性命也。予惟老友郑板桥有言：'古人作字，未有不神寒骨重，可以传后世者。飘浮荡漾，虽盛行一时，必不能久。故学书当先炼骨。'板桥之论，与映千兹之所见，何其不谋而合耶！予之转赠，信不虚矣。遂书以付映千。"又云："论书如论文，须要芒寒色正，布帛菽粟。飘浮荡漾，虽盛名一时，必不能久。故弇州之文，华亭之书，老而自伤也。"又云"赵承旨跋《兰亭》云：'右军人品甚高，功夫又到，故书入神品。'余谓右军以修仙了道功夫，用于笔墨，以此自鸣，实以此自晦也。故腕下无一点世俗语言意思。"又云："《大学》圣功曰知止，曰定、静、安、虑、得，尽之矣。其实凡事皆然。书法一道，亦有功候，丝毫不可假借，不可勉强。试问谁肯用此功者而妄希速化耶？"

跋赵文敏《七观帖》云："文敏书形神并妙，直入晋人之室者，以《七观帖》为第一。乙亥新秋，在杭州城隍山买归此本，喜其摹刻微妙，气韵生动，不减原拓。未几，陈生映千以所藏一本索题。事忙，置箧笥中。仲冬下旬将东归，觅其本不得，即以此本与映千。映千刻意学书，得于文敏甚深，由此益求其微妙处，则升堂入室，为文敏后劲不难矣。"又云："《七观》是文敏垂老得意笔，严古中愈见明莹辉媚之致。"

偶游小有天园，一僧问："作诗如何便佳？"余笑答曰："不作便佳。"又一生如僧问，余答曰："常作便佳。"

邢太仆子愿(侗)以书名，人多假之以获利。太仆因取古墨重炼用之，故真迹墨色精彩夺目，人并其墨亦假之。太仆女弟慈净以手戏抟墨，纹独异，不复可假。尝得半丸于莱州，今无矣。

京邸月夜与木舟王太史携手天街，余曰："'大丈夫当如此矣'，索对句。"木舟曰："美妇人何必是也。"余曰："何如'万户侯安足道哉！'"

渔洋结绿砚为予得之，背铭云："非结绿也，何以沿结绿之名？殆如虎贲之似中郎耶？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型。渔洋老人铭，漫亭珍藏，中书舍人林吉人隶古书。"沈椒园为作《得砚记》，文甚工，项城令刘彤书。

茌平旅次，寓书与陈映千云："十月十九日，送令弟回南，曾附手书。至廿八日，吏部传挑钱塘县缺，恐受规避处分，扶病而往。廿八日引见补授。忆嘉、湖两首邑之授，并此而三，皆出自特恩。东坡《海市诗》'信知人厄非天穷'，余亦同此感也。省会首邑，称职匪易，将来顺逆得失，殊非所计，而亦不能预计也。只老母可以乘舟迎养为喜，且得与吾贤不时相聚，而湖山未了之缘，亦得借此消结耳。晤对匪遥，余不尽。"

海上生明月诗

先师宝坻李文恪公曾语浚师曰："唐人以诗赋取士，士之工此者多，故韵语必推唐人为第一。我朝自乾隆间乡会试增五言八韵，一时应试者妥章适句，钩心斗角，几于家隋珠而户卞璧。嘉、道以前，献纪文达公启之，钱塘吴谷人祭酒继之，歙鲍双五侍郎、大兴王楷堂员外又继之，类皆撷三唐之精英，而上承汉、魏、六朝风旨，融会法则，谨严格调。盛矣哉！足以空前而绝后矣。"浚师识之，间尝遍览唐人应制诸作，或夸典重，或尚气韵，似已无美不备。然细按之，有起结未见超迈者，有开合未见生动者，求于全首之中无懈可击，不数数觏。不得以下土秋风，巧为假借，曲终江上，别具风神，遂一例而奉为圭臬也。丙子广东乡闱，主司以"海上生明月"命题，诸当道以次各有拟作。浚师在闱中，亦复效颦学步。出闱后偶检阅《全唐诗》册，方知朱华曾有是题六韵诗，其诗云："皎皎秋中月，团团海上生。影开金镜满，轮抱玉壶清。渐出三山上，将离一汉横。素娥尝药去，乌鹊绕枝惊。照水光偏白，浮云色最明。此时尧砌下，蓂荚正敷荣。"六十字中，惟"金镜"、"玉壶"一联尚称出色，而究嫌合掌。若"将离一汉横"句，意为词掩，素娥窃药，凡涉明月皆可通用，绕枝乌鹊，亦衰飒无味，第九第十句近于油腔滑调，收句尤觉宽泛。华平生著作，仅此一诗，竟流传千余年，而莫之敢议者，奇矣。兹择录秋闱拟作数联，如长乐初将军(长善)起首四句云"沧海来天上，光明大地生。怀人良夜月，作客异乡情"，能吸题之神髓。中云"水云联一色，风露夐双清"，第二首云"圆灵含水镜，浩淼接蓬程。素魄心同濯，寒光手可盈"，精采夺目，疑置身十洲三岛间。张友山中丞第一首云"星河涵有影，波浪涌无声"，又云"当头光正满，濯魄意俱清"，细致熨贴，格律深稳。第二首

起句云"月近人偏远，空明到处生。曲江添别绪，沧海寄吟情"，开口五字，得未曾有，"曲江"、"沧海"，属对天然，不同小巧。而两首结句，一则曰"愿将金鉴录，持以答升平"，一则曰"春晖同眷恋，归思绕东瀛"，忠孝之忱，溢于简外。吴子实学士首作云"浴波双镜射，出水一珠擎。三山高不夜，万顷渺无声"，次首云"万重波影荡，三五月华生。此夕停琴待，何人挂席行。牛斗争环拱，鱼龙若送迎。路直青云接，纹回碧浪平"，清词丽句，兴会淋漓，妙能于题理题神，面面均到。果杏岑都护（果尔敏）首作云"浪添千顷白，潮涌一轮清。镜自磨云母，盘如漾水晶"，次首云"团圞开桂殿，次第度蓬瀛。玉浪东隅涌，银河左界迎。大地寒辉迥，长安远梦萦"，寄托遥深，别成机杼，"大地"、"长安"一联，尤道出张文献望月怀远心绪。孙驾航观察（楫）首作云"冰丸涵蜃采，玉宇静鼍更。朗照三山峙，光凝万派平。紫澜回皎洁，碧汉共澄清"，次首云"日边身是客，海上句移情。轮欹孤岫涌，镜澈断云擎。槎浮侵露气，琴罢遏潮声"，不泛写海月，处处于"生"字著想，清华朗润，愈唱愈高。楼次园太守（震）首作云"天容涵鉴影，夜气激涛声。初魄芒犹敛，前身骨本清"，次首云"飞镜丹霄下，停琴白露横。蚌胎珠有耀，蟾魄玉无声。路怅蓬山隔，人从桂府迎"，顿挫缠绵，颇有瞻望玉堂，如在天上之感。他若蔡大令（逢恩）之"一轮扶水出，万里照潮平"，岑大令（傅霖）之"镜奁云叶捧，珠颗水花擎"，胡大令（鉴）之"东斗寒芒吐，南溟远涨平"，张大令（坤）之"赏来同此夜，修到岂今生"，彭大令（君谷）之"扶桑新浴出，斫桂早修成"，王大令（煦）之"一丸空际漾，万象此中呈"，李大令（青培）之"涛头来一线，月魄浴三更"，汤大令（献祥）之"客心归岭峤，秋色满寰瀛"，并精心结撰，意远思沈，不愧诗人吐属。以此较彼，古今人何遽不相及耶？惜诗多不克具录，略采一二，质之世之号为五字长城者，或不以为谬耳。浚师八载监司，三充提调，追陪大府，借助寅僚，举凡点名之拥挤，题纸之漏泄，供役多传倩之徒，饮食鲜洁精之品，均经剔除积弊，加意整顿。多士颇感颂，而自计尚多抱愿焉。余事作诗，唐之李氏景，宋之苏氏轼固已先之，风尘中似不可无此雅兴也。因书以示客，客问曰："子之拟作何不并登之？"浚师曰："钟繇、王朗视王粲高才，皆阁笔不能措手，况区区敢与诸君子争衡乎？虽然，客知我者，能道我中肯句否？"客曰："'古人曾共照，今夕倍分明。凉魄随潮长，秋心入梦清。'此两联得不谓之佳句乎？浚师曰："其然，岂其然？"

华戎鲁卫信录

宋元丰中神宗谓苏颂曰："欲修一书，非卿不可。以北虏通好八十余年，盟誓聘使，礼币仪式皆无可考据。朕欲成一书，但患迩来修书者迁延岁月，不肯早成。"颂曰："恐须一二年可矣。"上喜曰："果然。"及书成，赐名《华戎鲁卫信录》，奏篇上。上读序引，大喜曰："正类序卦之文。"谨按：我朝咸丰十年，与外洋通商，互换和约以来，案牍几于等身。余在总理衙门时，文博川师相曾属余检视道光后文移奏稿，编成一书，名之曰《洋务纪事本末》。时公事尨杂，终日治官文书，数人分理，尚无暇晷。余惟于归寓或留宿署中，执笔为之，分门别类，渐有头绪，甫年余而余外擢，此书闻迄未成帙，可惜也。赵饴山文集中《原山考》云："学术日疏，文章扫地。本朝奉谕旨修《一统志》，六十年而不成，借使郦道元者主之，胡渭佐之，于钦以上者为之缮阅奔走，则煌煌大观，立见于盛世矣。"饴山之狂，固不可一世者，然今日而能留心时务，勤于笔砚，实不可多得。世有苏子容其人乎？余日望之矣。

朱子谓汉儒善说经

朱文公答张南轩书曰："平日解经，最为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义。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说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将注与经作两项功夫，做了下稍，看得支离，至于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汉儒可谓善说经者，不过只说训诂，使人以此训诂玩索经文，训诂、经文不相离异，只做一道看耳，直是意味深长也。"据此，文公亦深知汉学之精矣。

八　公

晋武帝时有八公：太宰司马孚，太傅郑冲，太保王祥，太尉司马望，司徒何曾，司空荀顗，大司马石苞，大将军陈骞。所谓"八公同辰，攀鳞附翼"也。魏道武被弑，太子嗣即位，是为太宗。诏长孙嵩与北新侯安同、山阳侯奚斤、白马侯崔宏、元城侯拓跋屈等八人坐止车门右共听朝政，时人谓之八公。温公《资治通鉴》自嵩以次，姓名可知者仅得五人，其三人则无从稽考也。

论竹垞读书诗

金风亭长于汉学、宋学，《曝书亭文集》及《经义考》中言之详矣。予幼时阅其晚年所作《读书》五言古十二首，设词不无过激，然未敢以为是，亦未敢以为非也。又二十年涉猎宋五子书，稍稍有得，偶以质侯官老友林芗溪学博。学博曰："微子言，吾亦几不敢出诸口。子知宋儒之学极精也，至论五行，则未免失之粗率。子知宋儒之学极实也，至论太极，则未免近于玄虚。子试于精粗虚实间求之，思过半矣。其他人人能道之，吾不复重为子告也。"予乃取竹垞诗，略加注释，参以鄙见，附录于此。非推波助澜，为竹垞干城焉。

附录　朱竹垞（彝尊）《读书》十二首

《周官》掌《三易》，以通天下志。卦名或不齐，旅占本一致。岂有先后天，佤离异方位。斯言伪且坚，足以乱神智。演为方圆图，申以河洛义。仪象卦已陈，相错六十四。图中迭相生，十六三十二。请问安乐翁，正名名焉寄？（浚师按：朱子发震叙图书授受，谓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更三传而至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更三传而至刘牧云云。朱晦翁作《易学启蒙》，多发邵氏《先天图》义。至于袁枢论后天《易》，则谓尝

以卦画纵横反覆求之，竟不得文王所以安排之意，是以有畏惧，不敢妄为之说。至税与权从魏了翁讲明邵氏诸书，于《观物篇》得后天《易》上下经序卦图，证以《杂卦》传及扬雄所称文王重易六爻互用两卦十二爻、孔颖达所称六十四卦二二相偶、非覆即变之说，知《乾》、《坤》、《坎》、《离》、《颐》、《中孚》、《大过》、《小过》不易之八卦为上下两篇之干，其互易之五十六卦为上下两篇之用。即其图反覆观之，上下经皆为十八卦，始终不出九数，以明羲、文之《易》，似易[异]而实同。盖阐邵氏之说，以补《启蒙》之未备云云。《四库》论胡方平《易学启蒙通释》云："朱子因程传专主明理，故兼取邵子之数，以补其偏，非脱略《易》理，惟著此书以言数也。后人置本义不道，惟假借此书以转相推衍，至于支离轇轕而不已，是岂朱子之本旨乎！"又按朱子谓门人曰："《先天图》非某之说，乃康节之说；非康节之说，乃希夷之说；非希夷之说，乃孔子之说。但当日诸儒，既失其传，而方外之流，阴相传授，以为丹灶之术。至希夷、康节乃反之于《易》，而后其说始得复明于世。"云云。此诗专讥康节先生耶？抑不仅为康节先生发耶？《宋史》康节从事北海李之才，受河洛图书、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图像。之才书今不可考矣)。

太极非有象，一元气浑沦。阴阳至精数，义由道士伸。列图自下上，三五理具陈(陈子昂诗："太极生天地，三元更废兴。至精亮斯在，三五谁能征？"又见道家《洞真玄妙经》)。番番希夷叟，以此勒贞珉。元公一丁倒，遂为席上珍(陈抟《无极图》倒易，即为周子《太极图》)。后来费朱陆，往复辞纷纶。仲尼不可作，谁与别伪真？(浚师案：周子《太极图说》，朱子以毕生精力，逐一思索，所注洵精密矣。象山非之，致朱子与象山书反覆数千百言。竹垞以道家贬之，朱子不云乎："老子曰'复归于无极'，柳子曰'无极之极'，康节《先天图说》亦曰'无极之前阴含阳'也。是周子以前，已有无极之说矣。但其主意各不同，老子、柳子、康节以气言，周子则专以理也。"又曰："今人多疑濂溪之学出于希夷。某曰：'濂溪书具存，如《太极图》，希夷如何有此说？'"然朱子曾谓《先天图》非希夷之说，乃孔子之说，是直以希夷上接孔子矣，如独以太极之说为非希夷所能？似但尊濂溪，而忘却论《先天图》之言，自相矛盾耳。以濂溪袭道家门面，固不足服濂溪之心，若云濂溪得千古不传之秘，恐亦未必然也。善乎黄鲁直之称濂溪曰："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只此数言，学濂溪者终身奉之，断不至流于放僻邪侈，奚沾沾焉冥心于《太极图说》哉！)

书名达四方，掌之周外史。曷言乎书名，毋乃小序是？马郑注漆经，大义已及此。古文虽未见，序先畅厥旨。云何宋诸儒，深文共排毁(《书序》非孔子作，其说始林之奇)。吾闻国史言，序书自孔子。哀哉秦火后，未亡亦仅尔。苟属圣人言，亦当存其似。不见小戴文，礼家以取士。何独诗书序，攻者后先起(浚师按：竹垞《经义考》曰："朱子疑《诗》小序，而并疑《书》小序，疑孔安国所传之古文，而并疑古文之有小序。然《百篇》之序，实自汉有之。窃谓《周官·外史》'达书名于四方'，此书必有序，而今《百篇》之序，即外史所以达四方者，其由来古矣。又按：程子曰：'《书序》夫子所为，逐篇序其作之之意。'朱子不遵守程子说，而断以为非孔门书，何耶)？

九畴一五行，《洪范》义先具。伯鲧一汩陈，维帝乃震怒。启贤能继禹，天罚行有扈。桑门易地风，其说本舛互。奈何洛下儒，侮圣不知惧。用三革其二，变一成百悟。既与《洪范》殊，宁免彝伦斁。百世而可欺，君子亦有恶(浚师按：《皇极经世》一书，《四库提要》引明何瑭之论详矣。竹垞《经义考》曰："明初编《性理大全》，与《通书》、《正蒙》并列。崇祯间帝幸太学，议礼者欲跻周、程、张、朱于七十子之上，康节亦与焉。然五行为《洪范》九畴之首，传称'天生五材，废一不可'，康节乃去木、金而益之以石，是威侮五行也。庶征为《洪范》九畴之八，《书》称'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康节乃去旸燠寒而易之以露雷，是一极无凶也。五官去心，则不成大人矣。五经去《礼》，则无以别于禽兽矣。不知诸儒何故而神明其说，争推演之，此蒙之所不识也。"又曰："康节之水火土石，仿诸佛氏之地水风火也。色声气味，取诸佛氏之色声香味也。遇数之五，率去其一，若夫天有五星，地有五服、五沟、五涂，人有五藏，教有五典、五礼，祭有五祀，目有五色，耳有五音，口有五味，鼻有五臭，手有五指，绘有五章，律有五度、五量、五权、五则，康节亦安能悉为减损？其说亦窒而不可通矣。"浚师谫陋，于《邵子全集》亦尝略加研究，不知日月星辰何以变为寒暑昼夜，水火土石何以变为风雨露雷，乾何以不为天而反为日，离何以不为日而反为星，坤何以不为土而反为水，坎何以不为水而反为土，举伏羲之卦象、箕子之《洪范》一扫而空之。程子之所以不敢传其学者，得毋有不安于中乎？竹垞所言容有过当，然儒者好奇，实有以启人议论耳)。

孔门善说《诗》，子云商起予。流传大小毛，授受大小序。纵有齐鲁韩，见之色斯沮。夹漈一后生，攻以列火炬。先儒误听信，凿枘生龃龉。微言忽中绝，太义不复举。闻人左丘明，著书秦相吕。其言虽近诬，其事颇足取。国侨赋《褰裳》，晋为退师旅。《木瓜》美齐桓，情岂系男女。《诗》教厚人伦，诲淫何独许。可怪上蔡师(鲁斋王氏为上蔡书院师)，为力亦太巨。芟弃郑卫篇，窜改《雅》《颂》所(王氏擅删《郑》、《卫》诸篇，又退《召南野有死麕》入《王风》，而以谭大夫、卫武公诗改入《国风》)。谁为辨异同，复遵笺传语(浚师按：郑樵《通志》卓然成一家之言，惟力攻《诗》序，颇不满人意。朱子因之，而淫奔之章遂不一而足。竹垞此诗合下一首，可谓大声而疾呼矣。至王鲁斋删改经文，无所忌惮，此实孔门之鸱枭，殊不屑污人齿颊。竹垞曾云"宁不食两庑特豚，不删《风怀二百韵》"，殆有激而言之欤)。

男女一相悦，情迫莫自持。不闻桑中契，先以定情

诗。国史明得失，輶轩别醇疵。如何历郑卫，专录淫人辞。鸡鸣风雨夜，奔者亦可危。执袪遵大路，岂不畏人知？丘中有麻麦，两雄共一雌。双双李树下，宁免相诟訾？立言讵可训，说者宜再思。无邪尼父教，用告童子师。

《诗》亡王迹熄，百国有《春秋》。鲁叟乃笔削，实书肆旁搜。晋《乘》楚《梼杌》，《郑志》亦见收。斯为天子事，邦国合九州。大书王正月，恐疑于孟陬。胡氏逞私智，谓以夏冠周。岂其一布衣，斧钺威诸侯？美恶同其辞，此言尤谬悠。当其在讲幄，君臣意绸缪。经义月经进，讽谏同转輈。是时十将存，可复二帝雠？奈何戒黩武，惟知安是偷。得毋桧所荐，知己士当酬。流传误后学，乖舛难悉纠。曷不废其书，述事准左丘(浚师按：胡传立于学官，诸家之说几于尽废。章氏潢曰："安国之作传也，总三家纷纭之说而录其似，汇诸家后出之论而采其长，义例炳然，衮钺斯备。然以为不诡于圣人之教则可，以为尽得圣人之意则未也。"云云。此论极平允。至"文定于成公十五年仲婴齐卒传曰：'婴齐者，公子遂之子，公孙归父之弟也。归父出奔齐，鲁人徐伤其无后也，于是使婴齐后之。故书曰仲婴齐。'此可谓乱昭穆之序，失父子之亲者。以后归父，则弟不可为兄嗣；以后襄仲，则以父字为氏亦非"，数语义正词严。故《御纂》首著之，所以昭万古伦常法戒。嘉庆间段玉裁作《明世宗十论》，乃竟肆其狂哮，且欲以世宗为武宗之子，拾毛西河唾余，而西河之所不敢言者，玉裁复侈然言之，其有关于人心风俗不小。因阅竹垞议文定诗而附录之。周正、夏正辨者多矣，固无庸竹垞哓哓也。又按：文定仲子寅著《读史管见》，三代以下几无完人，较之乃翁《春秋传》颇为可议。总之，安国之学似未可厚非也)。

素王六经外，《论语》其总龟。纪者六十四，义取《春秋》辞。同门有不善，一一具书之。由求予亢寮，言失不可追。揆诸朋友义，情得徇其私。宁形弟子短？但以尊先师。试观孟子徒，克丑亦若斯。后儒不晓事，吹毛务求疵。倡论辍从祀，平反者为谁？不若乡愿人，非刺无可施。瞽宗祀此辈，众口庶不訾。吾思屋上乌，爱由丈人推。云何七十子，一眚罢其祠？何年复旧典，俎豆敕有司。

汉士守一经，其义或驳踳。真儒起北海，卓哉郑司农。博综六艺旨，叩之等木钟。于时内外学，罔不罗心胸。用以释仪象，明堂暨辟雍。初非尚怪异，专一谭鱼龙(纬书《河图鱼龙》最怪)。至于五帝名，亦惟祀典从。德业既日尊，弟子争攀逢。黄巾拜车下，后儒翻不容。一朝辍栗主，俎豆何由供？嗟彼黎丘鬼(谓王通也)，乃以祀瞽宗(浚师按：明世宗嘉靖九年，罢申党、公伯寮、秦冉、颜何、荀况、戴圣、刘向、贾逵、马融、何休、王肃、王弼、杜预祀孔庙，而祀林放、蘧瑗、郑众、卢植、郑康成、服虔、范宁于其乡。我朝雍正二年，复林放、蘧瑗、秦冉、颜何、郑康成、范宁祀。王通之祀也，亦嘉靖九年诏旨。竹垞目通为黎丘之鬼，虐矣哉)。

秦延君说《书》，敷文太支蔓。《尧典》仅一篇，为言且三万。博士卖骑驴，亦费三纸券。吾思吉人辞，终与躁人远。辞苟足以达，其义自缱绻。勿徇买菜求，第抒心所愿。不见陆士衡，才多反为患(浚师按：《汉书》："张山拊长宾，平陵人。事小夏侯建，为博士，论石渠，授同县李寻、郑宽中少君、山阳张无故子儒、信都秦恭延君、陈留假仓子骄。无故善修章句，守小夏侯说文。恭增师法至百万言。由是小夏侯有郑、张、秦、假李氏之学。宽中授东郡赵玄，无故授沛唐尊，恭授鲁冯宾。"桓谭曰："秦延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日若稽古'，三万言")。

诗篇虽小技，其源本经史。必也万卷储，始足供驱使。别材非关学，严叟不晓事。顾令空疏人，著录多弟子。开口效杨陆，唐音总不齿。吾观赵宋来，诸家匪一体。东都导其源，南渡逸其轨。纷纷流派别，往往近粗鄙。群公皆贤豪，岂尽昧厥旨。良由陈言众，蹈袭乃深耻。云何今也愚，惟践形迹似。譬诸艻蔗甘，舍浆啖渣滓。斯言勿用笑，庶无乖义始(浚师按：宋诗非不可学也，别流派，去粗鄙，由宋以上沿波溯源，自无流弊。不齿唐音固非，然如前后七子专学唐人腔调，改头换面，毫无神韵，亦未免生厌矣)。

群雅日凋谢，后起靡有涯。奇觚累百人，各自名其家。吾衰尚有志，道古闲诐邪。有明三百祀，揽秀披春华。青田与青丘，二美洵无瑕。吾乡数程贝，双珠握灵蛇。自从永宣来，其辞正且葩。洎乎嘉靖季，七子言何夸。钩金纵可拣，莫披黄河沙。一咻众楚和，是后尤卑畦。先公闻鴃舌，顿生亡国嗟(先太傅初闻袁中郎、钟伯敬论诗，叹曰："安得此亡国之音！"惨然不怿)。吾欲返正始，助我者谁耶(浚师按：《静志居诗话》曰："王、李教衰，公安之派浸广，竟陵之焰顿兴。一时好异者，诪张为幻。关中文太青倡坚伪离奇之言，致删改《三百篇》章句。山阴王季重寄谑浪笑傲之体，几不免绿衣、苍鹆之仪容。如帝释既远，修罗、药叉交起搏战，日轮就暝鹏子、鸦母四野群飞。"云云。此论真透骨髓，不为太詈。高、刘两家洵无瑕之壁，若程、贝，似尚逊一筹也)。

翰詹外转

余阅明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一甲三人，状元吴伯宗授礼部员外郎，榜眼郭翀、探花吴公达及二甲十七名均授主事，三甲一百名均授县丞，无所为翰林也。皇朝顺治三年，题准于二甲、三甲进士内选取送翰林院读书，满、汉学士教习，俟学业有成，复行考试，优者用编修、检讨，其余除科、道(皆七品)、部属等官。十年，世祖特谕翰林各官，内外扬历，方见真才，钦定少詹事以下二十一员，外转司、道。十八年，著令停止。至康熙二十五年，吏部议准翰林院、詹事府，于每年八月内，将庶子、侍读、侍讲以下各官开列具题，候钦定数员外转。庶子以同知用，侍读、侍讲、谕德、洗马以盐运司运副、盐课司提举用，中允、赞善、修撰以通判、布政司经历、

理问、都司经历、断事、盐运司运判用，编修、检讨以按察司经历、布政司都事、盐运司经历用。至才力不及、不谨，及所行不端者，照例降级、革职。载康熙二十九年所编《大清会典》。按庶子、讲、读，较同知、运副、提举，品级虽均五品，而贵贱相去，不啻天渊。若布、按各司首领官，不过佐贰末职，更非同知、运副、提举等比。乃以为中、赞、修撰、编、检外转之阶，且恐其不谨，定以处分，足见圣祖时吏治之重胜于文学也。予历充粤闱乡试提调，副典试者皆编修、检讨，迎帘公宴，亲见布政司首领官叶某加五品衔，顶戴用蓝翎，为之捧茶。惜其未知康熙《会典》中有此一段公案耳。捐例长开，同知而下，朝珠蟒服持手版者，几塞破院司屋子，幸而外转例停，不然翰愧詹诸公能毋惴惴耶？

报恩寺塔

张岱《陶庵梦忆》载金陵报恩寺塔为四大部洲所无。按：北魏胡灵太后时作永宁寺，又作石窟寺于伊阙口，皆极土木之美，而永宁尤盛，有金像高丈八者一，如中人者十，玉像二，为九层浮图，掘地筑基，下及黄泉。浮图高九十丈，上刹复高十丈。每夜静，铃铎声闻十里。佛殿如太极殿，南门如端门。僧房千间，珠玉锦绣，骇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国，塔庙之盛未之有也（本《资治通鉴》）。据此，则永宁塔与报恩塔亦正相等耳。报恩寺在江宁县城南一里，乃长干寺旧址，明永乐初撤而斥大之。塔高百余丈，国朝康熙三年及三十八年，皆重修。道光甲辰，予在江南，登其巅，遥望江潭，舟樯一片，俯瞰城阙，烟火万家。时当八月，秋气逼人，老仆以棉衣进，著之颇觉高处不胜寒也。咸丰辛亥，予寓镀子巷，去寺甚近。一夕赴友人召，四鼓归，见塔灯高者如繁星，下者如明月，烟云缭绕，金碧辉煌，又觉置身琉璃世界中。归取所储雨华台水烹松萝香茗，快饮数瓯，形神为之酣适。迄今垂三十年，一追忆之，犹依依魂梦也。粤贼跳梁，据城十二年，名区胜境，悉付劫灰，而此塔亦拆毁无片瓦矣。可胜叹哉！

听言则对

《柔桑》之诗“听言则对，诵言如醉”，郑笺：“对，答也。贪恶之人见道听之言，则应答之。见诵《诗》、《书》之言，则冥卧如醉。”朱注：“王使贪人为政，我以其或能听我之言而对之，然亦知其不能听也，故诵言而中心如醉。”朱公迁曰：“无可与语，故自诵其言耳。诵言犹云独语也。任小人而不听善言，念君子而不见信用。”钱饮光《田间诗学》曰：“听言之言，与诵言之言，皆同时言者。一听之则对，其所言者中听之言，与言利也。一诵之如醉者，其所诵者《诗》、《书》之言，与利相反也。”愚谓公迁之说为长。胡三省注《通鉴》（一百五十卷）则从郑笺云。

孱主敕书

北魏平阳王脩为高欢所立，既而逆谋大露，行路皆知。魏主使舍人温子升为敕赐欢曰：“朕不劳尺刃，坐为天子。所谓生我者父母，贵我者高王。今若无事背王，规相攻讨，则使身及子孙，还如王誓。近虑宇文为乱，贺拔应之，故戒严，欲与王俱为声援。今观其所为，更无异迹。东南不宾，为日已久，今天下户口减半，未宜穷兵极武。朕既暗昧，不知佞人为谁。顷高乾之死，岂独朕意！王忽对昂言兄枉死，人之耳目何易可轻！如闻库狄干语王云：‘本欲取懦弱者为主，无事立此长君，使其不可驾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废之，更立余者。’如此议论，自是王间勋人，岂出佞臣之口！去岁封隆之叛，今年孙腾逃去，不罪不送，谁不怪王！王若事君尽诚，何不斩送二首！王虽启云‘西去’，而四道俱进，或欲南度洛阳，或欲东临江左，言之者犹应自怪，闻之者宁能不疑？王若晏然居北，在此虽有百万之众，终无图彼之心。王若与旗南指，纵无匹马只轮，犹欲奋空拳而争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无知，或谓实可。若为他人所图，则彰朕之恶；假令还为王杀，幽辱齑粉，了无遗恨！本望君臣一体，若合符契，不图今日分疏至此！”云云。唐高骈之跋扈也，上表指斥，僖宗使郑畋草诏切责之，其略曰：“绾利则牢盆在手，主兵则都统当权，直至京北、京西、神策诸镇，悉在指挥之下，可知董制之权；而又贵作司徒，荣为太尉，以为不用，如何为用乎？”又曰：“朕缘久付卿兵柄，不能翦荡元凶，自天长漏网过淮，不出一兵袭逐，奄残京国，首尾三年，广陵之师，未离封部，忠臣积望，勇士兴讥，所以擢用元臣，诛夷巨寇。”又曰：“从来倚仗之意，一旦控告无门，凝睇东南，惟增凄恻！”又曰：“谢玄破苻坚于淝水，裴度平元济于淮西，未必儒臣不如武将。”又曰：“宗庙焚烧，园陵开毁，龟玉毁椟，谁之过欤？”又曰：“‘奸臣未悟’之言，何人肯认！‘陛下犹迷’之语，朕不敢当！”又曰：“卿尚不能缚黄巢于天长，安能坐擒诸将！”又曰：“卿云刘氏复兴，不知谁为魁首？比朕于刘玄、子婴，何太诬罔！”又曰：“况天步未倾，皇纲尚整，三灵不昧，百度具存，君臣之礼仪，上下之名分，所宜遵守，未可堕陵。朕虽冲人，安得轻侮！”云云。明桂王之入缅甸也，我朝已度外置之。吴三桂贪擅兵权，具三患二难之疏，而桂王殒于三桂之手。三桂驻兵旧晚坡，桂王亦遗书责之曰：“将军新朝之勋臣，旧朝之重镇也。世膺爵秩，藩封外疆。烈皇帝之于将军，可谓甚厚。讵意国遭不造，闯贼肆恶，突入我京城，殄灭我社稷，逼死我先帝，杀戮我人民。将军志兴楚国，饮泣秦庭，缟素誓师，提兵问罪，当日之本衷，原未泯也。奈何凭借大国，狐假虎威，外施复仇之虚名，阴作新朝之佐命。逆贼授首之后，而南方一带土宇，非复先朝有也。南方诸臣，不忍宗社之颠覆，迎立南阳，何图枕席未安，干戈猝至。弘光殄祀，隆武就诛，仆于此时，几不欲生，犹暇为社稷计乎！诸臣强之再三，谬承先绪。自是以来，一战而楚地失，再战而东粤亡，流离惊窜，不可胜数。幸李定国迎仆于贵州，接仆于南安，自谓与人无患，与世无争矣，而将军忘君父之大德，图开创之丰功，督师入滇，覆我巢穴。仆由是

渡沙漠，聊惜缅人，以固吾圉。山遥水远，言笑谁欢，只益悲矣。既失世守之河山，苟全性命于蛮服，亦自幸矣。乃将军不避艰险，请命远来，提数十万之众，穷追逆旅之身，何视天下之不广哉？岂天覆地载之中，独不容仆一人乎？抑封王锡爵之后，犹欲歼仆以邀功乎？第思高皇帝栉风沐雨之天下，犹不能贻留片地，以为将军建功之所，将军既毁我室，又欲取我子，读《鸱鸮》之章，能不惨然心恻乎？将军犹是世禄之裔，即不为仆怜，独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独不念二祖列宗乎？即不念二祖列宗，独不念己之祖若父乎？不知大清何恩何德于将军，仆又何仇何怨于将军也。将军自以为智，而适成其愚，自以为厚，而反觉其薄。奕祀而后，史有传，书有载，当以将军为何如人也？仆今者兵衰力弱，茕茕孑立，区区之命，悬于将军之手矣。如必欲仆首领，则虽粉身碎骨，血溅蒿莱，所不敢辞。若其转祸为福，或以遐方寸土，仍存三恪，更非敢望。倘得与太平草木同沾雨露于圣朝，仆纵有亿万之众，亦付于将军，惟将军是命。将军臣事大清，亦可谓不忘故主之血食，不负先帝之大德也。"合而观之，其词皆极愤激，可为千古孱弱之君一哭。彼乱臣贼子，寻亦自斩其宗，无复遗类，究竟何为也哉！

岳容斋诗

相传岳襄勤公（钟琪）《题邯郸壁》诗云："只因未了尘寰事，又作封侯梦一场。"今《容斋诗集》无之。惟《自题画像》云："肘后仙方即睡方，双桐高荫日华长。尘根尽断黄粱熟，又作封侯梦一场。"前句当是传闻之讹。按：襄勤诗有《蛩吟集》、《姜园集》、《复荣上下二集》。五言如《风岭》云："鸟去岐云暗，山空渭水流。"《军中杂咏》云："日寒川上草，松冷雪中山。"《韩皋挽诗》云："黄壤埋诗骨，青山失醉侯。"《沙州》云："沙寒春草白，风劲暮云黄。"《新竹》云："翠引干竿玉，虚分一寸心。"《送春》云："一帘飞絮白，三径落花红。"《烈女》云："生辞秦岭月，死裹蜀山烟。"《尹大司马过村舍》云："樽倾花市酒，脍斫藕塘鱼。"七言如《武侯祠》云："汉土蚕丛天一角，草庐龙卧鼎三分。"《西藏口号》云："天连塞草迷征马，云拥沙场冷战袍。"《军中闻笛》云："塞上梅花翻古调，军前杨柳送边声。"《答高夫人见寄》云："胡蝶绣衾空有梦，芙蓉锦水好谁看。"《感兴》云："弓蛇毕竟成疑影，斗米何曾惯折腰。"《述怀》云："盖棺论待千秋后，大觉迟醒一梦中。"《九日》云："人因久客贫非病，菊不趋炎淡亦香。"《山居》云："柳堤沙暖朝调马，竹院人闲午饲鸡。"《都门述怀》云："黄金又筑招贤馆，白首重经督亢城。"《老夫》云："烧烬烛灰犹有泪，老残姜性尚余辛。"《万流驿雨舟即事》云："稚子慰寒频劝酒，老妻怜病强披裘。"《小酌成咏》云："汲泉试煮新砻米，把酒旋罾下泽鱼。"诗仅一百四十一首，美不胜收。时而悲歌慷慨，如闻金戈铁马之声，时而对景流连，宛同香草美人之叶。而辱居士《品诗》曰："返虚入浑，健积为雄。"又曰："空山无人，水流花开。"观襄勤诗，可以当之无愧。

记五色线引雀离语

《五色线》二卷，毛子晋刊入《津逮秘书》。据《四库存目》云："《中兴馆阁书目》有此书名，然是书杂引诸小说新诞之语，或不纪所出，割裂舛谬，不可枚举。至谓楚襄王梦神女事出《史记》，其庸妄可知。未知果出宋时旧本否也？《续百川学海》中亦载此书，仅钞录二十八条，则系奸滑书贾所为，尤不足一嚎。"谦按：《佩文韵府》四支离字韵下载："《五色线》云：'金翅鸟王，银角犊子。地名鹿苑，塔号雀离。'"《五色线》盖本唐段成式《续酉阳杂俎》五卷中《寺塔记》征引兽中事切对，"雀离"句下注"善继"二字，又成式之所本也。《资治通鉴》一百七十卷载北齐执太尉赵郡王高睿送华林园雀离佛院，令刘桃枝拉杀之。胡三省注曰："《释氏西域记》：龟兹国北四十里，山上有寺，名曰雀离，大清净，故仿以建佛院。"《五色线》不引《北齐书》而但引段氏续书，何耶？愚谓是书随意摘录，绝无考证，文士案头，聊供獭祭而已。明季善造伪书，子晋为人所蒙，谓之出宋人手，诬矣。

系于苞桑

隋文帝诏曰："魏末丧乱，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包桑。"胡三省曰："包桑多根，植桑至于根多，民安其居之义。"明徐㶿《笔精》："张氏曰：'苞桑，今之解者以为固结之喻，非也。苞桑岂固结之物？盖古人朽索六马、虎尾春冰之类。陆宣公《收复河北后请罢兵状》云："邦国之杌陧，绵绵联联，若苞桑缀蔬，幸而不殊者屡矣。"此得其解'"云云。浚师按：宣公此状乃收复河中后所陈，非收复河北。苞桑缀蔬，系作包桑缀旒。宣公取以为譬者，若曰缀旒于包桑之上，易致危落耳。盖苞，本也。荀爽本作"包"，凡物系于桑之苞本，则牢固，孔疏甚明。张氏所引，误苞桑为一事，缀旒为一事，又以旒作蔬，忘却"系于苞桑"系字矣。

吕元膺诸医家评骘

吕复字元膺，浙江鄞县人，生元末，至明初卒，以医名世，取效若神。《明史·方伎传》述其于古今医书，皆有辨论，前代医家，皆有评骘。后读戴叔能（良）《吕沧洲传》，始悉其论诸医曰："扁鹊医如秦鉴，烛物妍媸不隐；又如奕秋，遇敌着着可法，观者不能测其神机。仓公医如轮扁，斲轮得心应手，自不能以巧思语人。张长沙医如汤武之师，无非王道，其攻守奇正，不以敌之大小，皆可制胜。华元化医如庖丁解牛，挥刀而肯綮无碍；其造诣自当有神，虽欲师之，而不可得。孙思邈医如康成注《书》，详于制度训诂，其自得之妙，未易以示人；味其膏腴，可以无饥矣。庞安常医能启扁鹊之所秘，法元化之可法，使天假其年，其所就当不在古人下。钱仲阳医如李靖用兵，度越纵舍，卒与法会；其始以颅

颐方著名于时，盖犹扁鹊之因时所重而为之变尔。陈无择医如老吏断案，深于鞫谳，未免移情就法；自当其任则有余，使之代治则繁剧。许叔微医如顾恺写神，神气有余，特不出形似之外，可模而不可及。张易水医如濂溪之图太极，分阴分阳，而包括理气；其要以古方新病自为家法，或者失察刚欲，指图为极则，近乎画蛇添足矣。刘河间医如橐驼种树，所在全活；但假冰雪以为春，利于松柏，而不利于蒲柳。张子和医如老将对敌，或陈兵背水，或济河焚舟，置之死地而后生，不善效之，非溃则北矣；其六门三法，盖长沙之绪余也。李东垣医如狮弦新絙，一鼓而竽籁并熄，胶柱和之，七均由是而不谐矣；无他，希声之妙非开指所能知也。严子礼医如欧阳询写字，善守法度，而不尚飘逸；学者易于摹仿，终乏汉、晋风度。张公度医专法仲景，如简斋赋诗，每有少陵气韵。王德肤医如虞人张罗，广络原野，而脱兔殊多；诡遇获禽，无足算者。"自来评文、评诗、评书、评画者最多，独评医颇罕。元膺此作，可谓别开生面，不特词旨华赡，并可见其医理精妙，非三折肱不能道也。所著《内经或问》、《灵枢经脉笺》、《五色诊奇眩》、《切脉枢要》、《运气图说》、《养生杂言》、《脉绪脉系图》、《难经附说》、《四时燮理》、《方长沙论》、《伤寒十释》、《运气常变释》、《松风斋杂著》若干卷，《四库正目》、《存目》均未收，恐已湮没矣。

六　笑

明桑怿民（悦）诗云："《四愁》自比张平子，《六笑》堪怜范茂明。"按：《六笑诗》云："我笑支道林，远移买山书。巢由古达士，不闻买山居。我笑贺知章，欲乞鉴湖水。严陵钓清江，何曾问天子？我笑陶靖节，自祭真忘情。胡为托青鸟，乃欲长年龄？我笑王无功，琴外无所欲。当其恋五斗，乃独不知足！我笑杜子美，夙昔具扁舟。老大意转拙，欲伴习池游。我笑韩退之，不取万乘相。三黜竟不去，触事得谗谤。客言莫谩笑古人，笑人未必不受嗔。螳螂袭蝉雀在后，只恐有人还笑君。回头生愧不能语，嘲评（去声）从今吞不吐。訾尧非桀亦何为，讪周讥禹终无取。"宋范浚作也。浚字茂明，兰溪人，有《香溪集》。举绍兴间贤良方正，当秦桧枋政，夷然不起，人服其高卓。朱晦翁注《孟子》，载其《心箴》。

纪公误记

"禾麻地废生边气，草木春寒起战声。"元戴岷源元表诗也。纪晓岚先生《笔记》引王执信语，以为唐彦谦诗，误。又金张子信《大节同新进士吕子成辈宴集状元楼》诗云："鹦鹉新班宴杏园，不妨老鹤也乘轩。龙津桥上黄金榜，三见门生作状元。"（见《中州集》）先生《笔记》引介野园侍郎事，略易数字，以为野园诗，亦误。又《笔记》载周书昌记一人梦古妆女子，谓曰："我隐公七年归纪庄公，二十年归酅，相距三十四年，已在五旬以外，以斑白嫠妇，何由知季必悦我，越国相从？"云云。按：叔姬归酅在庄公十二年，不应作二十年。隐公七年至十一年，共五年，中间桓公十八年，再加庄公十二年，共三十五年，不应作三十四年。皆先生一时忘检也。

同怀五寿

宋景濂撰《罗氏五老图诗卷序》云："明之慈溪罗氏，多以耆寿称。其讳絅者，年八十有四。絅之子善卿卒之年如絅。善卿娶某氏，生五男子，其一曰明远，年八十又三；次二曰明杰，其年如明远而少二岁；次三曰明德，其年如明杰而少十又三岁；次四曰明纯，次五曰明叔，明纯如明德而少二岁，明叔如明纯而少三岁。惟此五老人者，高迈八袠，卑逾六旬，皓发庞眉，照耀后前，华帨彩衣，给事左右。见者惊诧，不曰此人世之上瑞，则曰是国家之休贞。昔者睢阳固尝以五老闻，其系非一姓，其生非一门。今罗氏连弟若兄，同出一父母，揆于睢阳之所闻，不为尤异者欤？"景濂所述如此。光绪戊寅春阅邸报，署湖南巡抚崇（福）奏称："湘乡县儒士胡朝瑜兄弟五人，长朝瑜现年八十九，次朝瑞现年八十七，次朝琇现年八十五，次朝珠现年八十三，次朝环现年八十一。同怀昆季，共享耄龄，抑且世业《诗》、《书》，家传孝友，实属熙朝人瑞，宜邀旷典褒荣。"浚师按：罗氏兄弟同时并存，惟最长者八十三耳。今胡氏一门，皆逾八十，其长且将开百，盖古今所罕见，岂仅为湘乡盛事也哉！

浮　山

桐城县东九十里浮度山，一名符度山，又名浮山，有奇峰七十二，有岩三百五十，最著者三十六，有洞六，有华严寺，详《一统志》中。刘海峰作《浮山记》，章法全仿《禹贡》，每读之，辄如身履其地。明钟伯敬（惺）所谓"无岩不树，无径不竹，无石不苔，无涧不花"也。姚惜抱《游浮山》五古长篇，尤为详赡。近有许奉恩者，语子箴家兄曰："其山僻处江乡，古今骚人墨客，鲜有游览及之，不若龙眠之啧啧人口。"真村夫梦呓，不足一噱。因阅《梦园丛说》，特记于此，并函致家兄亟宜削去。

不　如

宋神宗时司马光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下。先见不如吕诲，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颐，敢言不如苏辙、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今群臣许归，乞依例致仕。"明崇祯时黄道周亦有七不如疏，以为品行不如刘宗周，至性不如倪元璐，远见深虑不如魏呈润，犯颜敢谏不如詹尔选，老成足备顾问不如陈继儒，朴心醇行不如李如灿、傅朝佑，文章气节不如钱谦益、郑鄤。愚谓光之所指诸人，皆正人也。揄扬诸贤之美，谦尊而光，颇为允洽。若道周所云不如者，陈继儒不过装点山林，附庸风雅，不知有何经济，足备顾问。郑鄤甫以罪诛，亦似不当陈之奏牍。钱谦益顺治二年豫王入江南，首捧降笺，文章气节扫地以尽。此论虽出之道周，然后世非皆无耳目人，究不敢为贤者讳也。本朝尹文端公继善受知世宗，尝召对，世宗谕："汝知督、抚中李卫、田文镜、鄂

尔泰有可学者乎?”继善对曰:“李卫臣学其勇,不学其粗;田文镜臣学其勤,不学其刻;鄂尔泰大局好,可学处居多,然臣亦不学其愎也。”呜呼!有圣主,斯有贤臣。吾每三复继善之言,匪特远迈漳浦,抑且上驾涑水矣。

小辋川诗钞

合肥王公受虚(运咸)为先大父石交,公有子育泉先生(世溥)长先公七岁。嘉庆癸酉,先大父携先公寓居合肥,先公时年十一,与先生过从若昆弟。王氏与吾家累世姻戚,浚师妻孙夫人又先生舅氏习之孙公(克仪)女孙,自垂髫即蒙先生齿牙奖借,不亚谢玄晖之于孔觊也。先生为人不立崖岸,胸中无城府,见义必为,拯人患难,甚于饥渴,至代受诬谤不顾。而家庭以内,孝友慈爱,更为常人所难。辛亥制科,荐举孝廉方正,都人士佥谓惟先生当之无愧。发、捻纵横,时事孔棘,先生团乡兵剿歼逆首,并招抚淮团之反侧者。练营镆邪山,三围凤阳,再援怀远,卒以庸帅骄将贻误事机,皖江以北糜烂遂不可收拾。先生竟抑郁死。曾以剿匪功擢知州,其卒也,赠知府,赏祭葬银两,荫子入监。位不当才,年不称德,呜乎唏矣!犹忆丁巳冬,浚师奔先公丧于寿州,先生时在寿州乡间。闻浚师至,不远数十里冒雨来唁,执手失声哭,至今感不能忘焉。去年乞养归,将买棹淝津,拜先生之墓,适哲嗣谦斋先来见访,并示以先生所著《小辋川诗钞》,焚香展读,如对典型。集中诸体,美不胜收。如《宝剑篇》、《采兰曲》,借题摅兴,寄托遥深。《李贞女词》胎息《骚经》,有关风化。《愁城谣》三首,兵荒食乏,咏叹长言,乐府遗音,不仅似杜陵野叟也。其他佳句,五言如《柘皋山行》云:“落日行人少,飞花小店扃。”《雨中答蔡静远》云:“兰香清若茗,苔印厚于泥。”《田家》云:“赛神田鼓乐,隔牖纺灯新。”《自固镇至宿州即事》云:“蟹河春雨歇,虹县夕阳多。”合无功、摩诘为一手,奄有本家风味。七言如《游逍遥津别墅》云:“残花病雨羞低首,怒笋惊雷喜脱苞。”《饮嵇氏园》云:“黄衫乌帽红尘倦,绿树青山白日低。”《犹子用宾秋捷》云:“万卷楹书怀旧德,十科衣钵赖传人。”《读史有感》云:“庙堂无剑诛张禹,草野陈书咎马周。”《清凉山访姚石甫》云:“著书志定千秋业,报国天留百炼身。”《寿城北楼晚眺》云:“当年草木藏兵气,此日烽烟误麦秋。”均极慷慨激昂之致。至其挽先公诗云:“冷落一官羁异地,烽烟千里盼孤儿。”情真语挚,一字一泪矣。

遂园诗钞

太湖赵屺存观察(昀),介山先生之季子。先公司铎太湖,观察方为诸生,以文为贽。先公一见称赏,乃与其兄晋生茂才畯同授业焉。故事,诸生举优行必岁试前,先公于科试时请于学使,破例补举之。遂以道光辛卯贡成均,乙未售京兆,辛丑成进士、入翰林,屡司文枋,侍直上书房,外任知府,历官广东高廉道,署惠潮嘉道,复署广东臬司。丁内艰归,服阕不出,晚年主讲敬敷书院,年七十卒。文章经济,未竟厥施,可惜也。观察长子子方(继元)与予为己酉同年。庚戌朝试在都,观察适充实录馆总纂,辰入酉归,然间一二日,必抽暇至凤阳会馆视予,呼予以弟,所以奖掖之者颇厚,不作寻常交态,盖笃于师门如此。予匣中存观察诗文最多,其和先公《消夏》八律,年甫二十三岁,用殿试卷,庄楷书之,至今犹在,而《遂园诗钞》中已删去不存。《遂园诗》为观察自订稿,取去颇严,如题先公《藕榭书声图》本二首,今仅存一首也。观察诗不名一体,古作力摹李、杜,亦染指坡、谷,近体则雍容华贵,风雅兼擅。《道旁苦李行》、《芦包厂栈道行》诸作皆语有包孕,亦史亦箴。《太白酒楼歌》奇气勃勃纸上,直可把臂青莲。五言如《春阴》云:“暗雷盘远势,凉雨阁微阴。”《避雨道旁僧寺》云:“佛闲如笑客,僧野不迎人。”《送侄南归》云:“气盛休陵物,才多总累身。”《阅天宝遗事》云:“一红花姊妹,五季莽江山。”藩镇之祸迄于五季,皆安、史肇其衅也。《东阿道中》云:“乱山争返照,远树带残秋。”《郎岱山行》云:“众泉争曲壑,远树让斜阳。”七言如《月下登大观亭》云:“天风到树和檐铎,山气留寒湿梵钟。”《泊燕子矶》云:“峭壁月明危石动,平沙水落大东滨。”《落花》云:“风雨不禁缘脆质,繁华太过近收场。”《偶成》云:“还家梦逐花胡蝶,得仆人呼郭橐驼。”《读陶隐居传》云:“白云有幸栖真逸,黄阁无才惜少微。”《归舟望海幢寺》云:“幢经难觅阿罗汉,铃语惟闻替戾冈。”《李邺侯》云:“误我神仙缘富贵,保人骨肉是功名。”《寓楼望月》云:“域中兵气销难尽,乱后人才出已多。”《剑关驿怀古》云:“主孱甘作降王长,天险轻抛蜀道难。”《登昆明大观楼》云:“托地愈高天更近,入秋已半水先寒。”并超脱可诵。至其题子箴家兄诗集云:“哀丝豪竹中年感,绿酒红灯旧梦过。”则的是名场耆旧语,读之喟然矣。

赵子方楹联

同治戊辰各直省军务敉平,合肥李少荃相国入观天颜。退朝之暇,同乡诸公宴相国于江蓉舫,前辈宅。因议买后孙公园孙侍郎旧居,设立安徽会馆。时予方奉观察粤东之命,相国遂倩蓉舫总司其事。次年吾兄芰塘以书寄予,则楼台池馆一律告成,兼示太湖赵子方太史(继元)所撰楹帖云:“结庐挹退谷,风流胜迹重新,应续《春明梦余录》;把酒话皖公,山色乡心遥寄,难忘江上大观亭。”笔情飞舞,雄跨古今。兄书中亦属予题联,读之不觉搁笔矣。子方作楹帖,别具匠心,而能挥洒自如,不落前人窠臼。其题莫愁湖胜棋楼云:“赌棋得墅,胜棋名楼,问江左风流,今古英雄同一局;蒋家小姑,卢家少妇,借美人点染,湖山佳话各千秋。”清凉山诸葛武侯祠云:“一战定三分,功在东南,公瑾甫能成霸业;二难羁异国,名齐龙虎,子瑜端合祔祠堂。”秦淮鸥波小榭自题云:“不雩何虹,有雁齿双桥,青舫绿波相掩映;在眉为黛,指螺鬟一角,霏云卷雨总空濛。”又云:“我亦倚楼人,邀笛已成千古事;谁为载酒客,开尊同看

六朝山。”刘省三河楼云：“山围故国，潮打空城，邀月到楼头，尽六代沧桑，都分付一声长笛；画栋云霏，珠帘雨卷，凭栏望江北，指千重烟树，最难忘三径吾庐。”薛慰农雪庐云：“清凉居士，安乐先生，看问字车停，东阁初开且延客；吴郡诗新，杭州酒旧，喜环滁山近，西湖虽好不如归。”慰农官杭州时，亦构薛庐也。他所撰甚夥，不及备载。尝鼎一脔，愿与知味者道之。

絮香吟馆诗

《絮香吟馆诗》一卷，长白马佳太夫人所著。太夫人名龄文，字竹友，幼随尊人嵩中峰总戎游宦湖南、安徽。生有夙慧，博通坟典，尤工于诗。归侍卫忠公善亭，未一载而寡。嗣兄公之子为后，躬亲教养，即荣帆观察（吉顺）也。予在岭西，曾搜罗诸名媛著作，属老友林芗溪征君（昌彝）登之《海天琴思录》，亦间附载于拙著《蕉轩随录》中。养亲归田，复有续录、三录之刻，经史掌故外，旁及诗文，采取甚夥。丁亥夏初，重入都门，旋拜永定河防之命，适与荣帆同官一省，然未面也。荣帆知予抵任，缄太夫人诗集寄示。庄诵数过，温柔敦厚，得杜、韩风格，兼具坡、谷丰神。闺阁中才力如此，吾见亦罕矣。谨择其尤佳者，五言如：“露菊花开紫，霜枫叶落黄。”“世情今更薄，知己古犹难。”“新愁怜鬓秃，旧事话心酸。”“心情随逝水，身世等飘蓬。”可想见寒檠夜纺时辛苦零丁光景。至《自遣》云：“穷通有造化，人生奈若何？一望天涯远，青青芳草多。忧抑从中来，慷慨发以歌。安命自康乐，胡为叹逝波！”四十字节操凛然，风人之旨。七言如《夜坐闻孤雁声感赋》云：“煮茗焚香静坐时，一灯相伴正凝思。忽闻孤雁声如泣，独唳遥天意可知。哀切只缘心念侣，凄凉惟有影相随。月明莫向边关去，恐惹征人苦别离。”全如自家写照，而以比体出之，可称隽永。其他如《舟中扶榇》云：“愁封衡岳云千岫，梦冷潇湘月一川。”《登车北行值炎热》云：“直似热官趋蚁釜，不同秀士仞鹏程。”《白梅花》云：“闻来东阁香犹在，写出西湖雪未干。”《白桃花》云：“三月东风嗟命薄，一溪流水见情真。”《生日有感》云：“持家久积红盐累，览镜新添白发忧。”皆能不粘不脱，独出机杼。昔毕秋帆尚书母张夫人诗名籍甚，以节妇兼贤母，吾于荣帆卜之矣。

韵香阁诗

“猿啼两岸夕阳催，江上何人赋落梅。山影漫随烟霭去，钟声时杂雨风来。鸟穿叠嶂阴云合，舟人重岩石壁开。到此蓬莱知不远，我今新自蜀东回。”孔齐贤（祥淑）《巴东舟中作》也。隽雅宏拔，不似闺阁口吻。齐贤为衍圣公（祥珂）从姊，幼工吟韵，及长归刘景韩观察（树堂）著《韵香阁诗草》一卷，曾随其尊人蔼亭先生宦游蜀、黔，得江山之助，年甫四十而卒。夏绿霜凋，宜观察悲之深焉。集中《读史》十八首，具有真识。近体五言如：“春溪群鹭饮，红杏乱莺啼。”“稻香中妇馌，豆熟老农忙。”七言如《偶成》云：“月下理琴寒有韵，灯前课子喜无瞋。”《咏菊》云：“有品皆清真富贵，虽香不俗亦神仙。”方之元、白，殊不多让。柳州序严公贶云：“脱略富美，服勤儒素。”予于齐贤亦云。然齐贤又有句云：“开轩时远眺，白云出岫迟。悠悠布天际，林深鸟不知。”大有亭皋陇首之概，倘遇王融，愿书团扇矣。

师竹轩诗

保山为云南永昌府附郭之县，去京师一万一千余里，本古哀牢国，今为西南徼外重镇。人物繁庶，诸葛武侯所谓敦直者也。乙卯、丙辰间，余官中书，在吾师何赓卿侍郎家，尝闻侍郎称保山刘君景韩，惜未一识其面。后三十余年，予权臬直隶，刘君适观察清河，昔日神交之友，同官一城，真前生香火因缘，喜可知矣。公暇出《师竹轩诗集》见示，沈静酝藉，语语从性情中流露。明发眷怀则有省亲之什，缠绵骨肉则有寄弟之章，而当戎马倥偬，室家迁徙，感时纪事，坦平练达，借讽咏以见其抱负不凡，此大较也。录其五言古云：“子云颂剧秦，灵均骚怀楚。文藻并眩曜，心迹难俦伍。士行苟不亏，一节自千古。涉世由正路，立身终有主。载涂诵《皇华》，来谂歌将母。临风念往事，思仁以为辅。”“长途何漫漫，悠悠我心伤。中夜独展转，揽衣下匡床。徙倚步前庭，寒风吹我裳。徘徊将何之？明月辉高堂。音响西北来，比翼云中翔。延伫怀所思，感物摧衷肠。”七言古《蜀中吟》云：“西蜀地形天下险，层峦叠嶂画难染。雄才割据多偏安，成由忠良败谗谄。”允为历来君臣龟鉴。《汉江阻风》云：“物理静观各有得，茫茫天意难窥测。安排喜雨赋新诗，翻见皓月照颜色。”盖有慨乎世态推移，人情冷热，忽雨忽月，境迥不同焉。其他律诗中如《雪霁出三峡》云：“云横千树短，雪压万山低。”《白帝城》云：“千山齐拱卫，万壑判阴阳。”《雨后偶成》云：“篙添三尺浪，帆趁半江风。”《宝鸡道中》云：“千涧陡悬人影直，万峰倒入马蹄尖。”《凤县》云：“花落无言知俗俭，草深不薙觉官清。”《过五丁关竹丛》云：“山围四壁天成斗，河溉千畦水作云。”皆能脱去凡近，饶有大历十子风调。又《登黄鹤楼》一律云：“滔滔流日夜，鹤去景还新。树拥楼头月，梅开笛里春。朝宗三楚水，旷代一诗人。纵有登高兴，留题莫效颦。”乾隆间黄仲则咏黄鹤楼用崔颢韵，人以为胆大，及读其“坐来云我共悠悠”，咸相惊服。景韩此作，不在两当轩下也。古今咏杨妃者最多，或曰“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或曰“自从妃子入深宫，大被长衾冷如水”，或曰“姚宋不亡妃子在，胡尘那得到中华”，卓著人口。景韩《经马嵬驿》云：“直到蒙尘无一策，捐躯还让美人先。”是则古今诗人见之，定当点首矣。景韩名树堂，历官卓具循声，年未六十，好学不倦，老去篇章应更进而愈上，欲《骚》俪《选》，岂过誉哉！

菜根香室诗存

闺秀诗不能尽工，但取有风致，清婉可诵而已。其卓然可传者，吾见盖罕。善化杨仲霖（国俊）出其母氏

吴孺人《菜根香室诗》一册示予。予读之，诚所谓有风致而清婉可诵者。《送春》云："落花如雨柳如烟，画里春光欲暮天。何处飞来双燕子，呢喃犹绕绣帘边。"《题落花胡蝶图》云："飞花片片落枝头，红到溪边水共流。谁道多情惟蛱蝶，任他春去不知愁。"《咏雪罗汉四绝句》云："玉戏搏成清净身，是空是色悟前因。花开仿佛无人境，流水空山自写神。宝相庄严绝点瑕，玉楼银海拟无差。东风吹堕寒梅瓣，一笑拈花又散花。冰霰为肌玉作胎，聪明一点澈灵台。云阶权当蒲团坐，记向峨眉顶上来。尘埃何处许相侵，幻相参将五蕴深。夜色寂寥天地净，惟留明月证前身。"断句如《春夜》云："人静徘徊惊月影，酒阑惆怅莫诗魂。"《寻梅》云："横琴此地偏迷路，吹笛谁家又隔林。"《七夕》云："如何修到神仙侣，更比人间离恨多。"《对菊》云："虽喜黄花拂径开，那堪红树催人老。"《送春》云："无知小鸟不解事，犹带夕阳上柳枝。""可恨千条万条柳，系愁曾不系春光。"皆洒落可喜。他如《咏雪》云："人抱此心同一洁，天留片月照双清。"《对菊》云："霜信任催风任紧，此花偏耐晚香时。"《春阴》云："石砯入水日低树，山寺开门云蔽僧。"此数联即置之名集中，亦不多让矣。仲霖言其母氏谦挹，不欲梓其诗。予故录之以见梗概，且以志仲霖之孝思云。

附　退一步斋楹联

题岭西道头门云："獬豸一官清，朗洁岭云知我意；羚羊双峡迥，澄泓江水鉴臣心。"岭西道二门云："重门洞开，要事事勿负寸心，方称良吏；高山仰止，莫矜矜不持片石，便算清名。"岭西道大堂云："曾踏软红尘，只不忘药砌薇阶，十载文章纶阁静；勉为清白吏，好记取韶山端水，两番兄弟绣衣来。"岭西道署花园云："胜地近七星，看云影岚光，公暇却宜邀客赏；好春当二月，喜风和日暖，我来刚值课农时。"岭西道头门春联云："十三年忝掌丝纶，曾赋早朝诗，尚余袖底炉烟，囊中银管；万千家共跻仁寿，愿斟元日酒，好劝农勤稼穑，士乐弦歌。"肇庆府署晚香亭云："亭台位置不仅优繇，要知贤太守心，方得山水真乐；花木栽培略如农圃，请与都人士约，毋忘稼穑艰难。"肇庆迎恩亭云："驿路界东西，直远通万里牂江，千盘庾岭；鸿泥谁主客，且坐看春帆细雨，秋水文波。"肇庆披云楼云："举头天外，高处不胜寒，看修雉骈罗，几叠云山开画本；倚槛风前，壮心殊未已，问元龙在否，千秋湖海共襟期。"又题云："此间为锁钥雄关，下环湘峡，上溯苍梧，对雉堞巍巍，敢云坐镇；难得是春秋佳日，亭近晚香，台邻宝月，喜鸿泥处处，留证登临。"端州宝月台云："对面即星岩，七朵芙蓉呈绮丽；赏心倾露盏，一池菡萏正芬芳。"端州桂林书院云："小山旧近使君居，望月思乡，正香满蟾宫，可许八公移桂种；广厦新成多士庇，临风作赋，愿学宗鹿洞，好凭五子证薪传。"扬州平山堂云："自张唐民偕梅宛陵游，斯堂乃因人重；有苏长公和王巨卿作，吾曹毋以诗鸣。"又题云："冈形似蜀，山色连吴，极目对峰峦，已胜一窗供谢眺；江上飞云，槛前修竹，高吟忘主客，有谁七字继苏髯。"寿州珍珠泉云："卅年治水竟难归，看丛桂依然，霜雪盈头怜我老；一勺贪泉差免污，试烹茶坐此，薏珠到眼有人知。"永定河道署宜春园云："心共绿波平，池上晓风鸥梦稳；手栽红杏满，檐前新雨燕泥香。"宝应寄寓门联云："作唐一经，读宋五子，观风十稔，爱日三春。"祝长乐初将军四十开九寿云："介石论交，持山作寿；自天锡嘏，与佛同生。"又祝五十正寿云："生当浴佛佳辰，介寿酒斟金琥珀；公是坡仙知己，吟诗花对玉盘盂。"祝张午桥太守尊慈李太夫人八十开六寿云："长吾母六龄，奉杖承欢，愿分莱彩；乐贤侯三釜，称觞介寿，刚展花朝。"挽李文恪公菡云："帝眷卅二载耆臣，宣劳冬部，久羡盛名垂，况爱士欧阳，泽流皖水，焚香清献，誉遍巴江，报国效驰驱，最堪钦醇谨老成，宠贲丝纶邀定论；我是十三龄弟子，记领春风，颇惭虚坐了，念飘零王粲，兵燹无家，牢落杜陵，文章憎命，抚棺余涕泪，只赢得感恩怀旧，愿传衣钵到来生。"挽孙筱楚太守家珏云："以秀才官二千石，遇诚荣哉，曾记得风檐共草、水榭看花，何等豪情逸兴，蓦地里乡关频战伐，羡书生投笔，入参幕府，元戎赏鉴，争列剡章，抚字正劳心，讵梦中旗鹤先迎，可怜嵇阮深交，长笛一声添旧恨；随名王获数万俘，功亦伟矣，怎禁他蜣蛣转丸，蚍蜉撼树，竟教换羽移宫，荷天恩甘陇再驰驱，奈贺兰山险，藏遍幺麽，灵武城空，荒连沙漠，弥留难瞑目，况堂上金萱垂暮，顿使崔卢增恸，素琴三叠发新吟。"挽张勇烈公树珊云："识面我无缘，名在江淮，百战功勋万人敌；出师公未捷，气吞云梦，一生忠勇九重知。"挽李星衢中丞福泰云："棘院幸追随，登楼赏月，把酒论文，忆五夜秋风，回首可怜成梦里；桂林移使节，坠雨才歌，落星遽赋，对一江春水，伤心犹自盼公归。"挽罗文恪公惇衍云："自濂洛关闽而后，罕证薪传，惟公东粤挺生，本儒术，作名臣，体用兼赅，六子阶梯堪并足；哭倭曾朱吴以来，又惊木坏，顾我西州增感，省孤衷，惭末学，渊源空托，卅年门馆最伤心。"挽瑞文庄公麟云："两朝元老似公稀，况年届欧苏，难得古今同齿德；六载监司容我拙，愧才非繇岱，空教兄弟爇心香。"挽李叔彦观察常华云："服官阅二十余年，宣勤象译，奉使驼山，画策济艰难，梅录闻风称景略；判袂在五千里外，方握豸章，遽骖鹤驭，吟诗挥涕泪，枫林落月梦青莲。"挽黄蜀庵明府以慎云："素交惟我最伤心，廿年车笠，两世葭莩，同是宦游人，对秋水羚羊，酹酒风前空有泪；绵惙料君难瞑目，近恋严亲，远思娇女，漫云生死别，托芳洲鹦鹉，招魂泉下岂无知。"挽王文勤公凯泰云："山色苍凉，两点金焦虚旧约；天恩稠叠，八闽俎豆有新祠。"（挽）何镜海观察应祺云："一事最伤心，检匣中矮札长笺，敢忘良友；七言成谶语，问世上封侯登第，岂尽传人。"挽叶穆如大令大同云："西岭知君，屡有荐书惭许郭；南交摄宰，何堪治谱失龚黄。"挽何地山侍郎廷谦云："节院最辛劳，定知五省孤寒，瞻望使星齐洒泪；草堂归未得，默数卅年交谊，从今人日怕题诗。"挽晏彤甫中丞端书云："惟公是南极一星，记

御李膺车，三载屡陪文字饮；许我作东还七友，曾留裴楷象，九秋怕展画图看。”挽鲍花潭中丞源深云：“清望在三天，内登台省，外重疆圻，倾心一代名臣，屡进谠言焚谏草；寄居同八宝，正喜结邻，遽悲捐馆，回首卅年交谊，空余老泪奠生刍。”挽冯展云中丞誉骥云：“持节莅公乡，记斟绿蚁论心，早安排十载东山，千秋北海；盖棺悲客馆，那要青蝇作吊，只惆怅二分明月，一点文星。”挽吴子健中丞元炳云：“我怀桑梓，公念葭莩，烹鲤感殷勤，咫尺之书前日到；门第金张，词臣颇牧，骑鲸游汗漫，十三此夜大星沉。”挽孙仲珊观察传樾云“停云京国，听雪章门，更经话雨秦淮，往事怕重论，老我空挥双眼泪；湛露鸾纶，观风豸绣，正展凌霄鹏翼，降年胡不永，知君难忘七旬亲。”挽孙稼生廉访家谷云：“君曾奉使西洋，历十四万里行程，海上御长风，宣布皇仁，乌弋黄支咸受吏；我忝提刑北地，值三五中秋佳节，樽前延皓月，忽惊噩耗，苍葭白露倍伤神。”挽家友兰二兄云：“钩緡末耜，未遂归田，展往复遗书，我伤昔者应散骑；孝友和顺，见称合族，壮生平笃行，公乃今之徐赞皇。”挽家子箴伯兄云：“四朝耆旧，一代文人，有诏拜原官，海内竞传唐介起，十载清风，五更晓月，寄诗怀阿弟，匣中留与惠连悲。”挽家仰昕大侄云：“君目瞑乎，蜀道啼鹃空洒血；我心悲矣，端江烹鲤正来书。”挽家少屏侄孙云：“人生至此竟难论，心伤万里鱼书，敢使而翁沧海寄；地下招魂知恸否，指引两行鸾旐，好随吾母故乡归。”挽张振轩中丞尊慈李太夫人云：“卅年恭俭，邻里钦崇，记当矛马纵横，煮粥活鸿嗷，到处烽烟惊战鼓；八座起居，门闾光大，成就杜羊节概，生天来鹤吊，满城风雨送铭旌。”挽梁檀圃京兆尊慈凌太夫人云：“子为京兆不疑，爱日陈情，方欣福备林壬，八秩萱帏绵后叶；我愧南州徐孺，临风遥奠，刚值节过端午，一樽艾酒当生刍。”挽张午桥太守尊慈李太夫人云：“板舆未莅，鹤吊俄来，德媲范夫人，转瞬百枍兼五福；简牍陈情，雁行先断，诗吟孟贞曜，伤心寸草报三春。”挽刘树君太守德配宋夫人云：“紫诰仰天题，最难二品崇封，生平眉展；青琴余物在，料得五羊贤守，死别心悲。”挽张友山中丞尊慈宋太夫人云：“郑魏国画荻兼父师，九重纶綍，备荷恩荣，阡表待雕镌，南峙泷冈同不朽；庾叔褒刘荆诫兄女，十载葭莩，多蒙奖掖，《薤歌》挥涕泪，北随郏水一齐寒。”挽杨振甫方伯尊慈沈太夫人云：“文母有恩言，教扶鸠杖，毋急骁征，淑景记梅关，照眼万花迎爱日；词臣承懿训，正展鸿猷，遽来鹤吊，《风诗》诵谖背，伤心寸草恋慈云。”挽何子永侍读尊慈朱太夫人云：“齑盐中馈，纺绩长宵，贤母独劳心，最难教子清廉，一代鸿儒表风轨；芝诰五花，萱龄百秩，文孙齐绕膝，讵意消寒时节，九天凤吹迓云軿。”挽李少荃傅相尊慈李伯太夫人云：“桑梓久蒙庥，遽惊萱草霜凄，辍社停春，遍皖水十三州士女；棣棠同秉节，更见兰芽日茂，承家报国，偏箕畴九五福荣哀。”挽仰昕侄媳王夫人云：“在粤勤定省，寓湘敦节俭，赴甘陇历辛劳，宗族称贤，更难忘六载京华，绕膝最为吾母爱；事亲尽孝诚，相夫著敬庄，教儿孙兼顾复，死生顿隔，且撰就一篇家传，伤心怕遣阿翁知。”挽倪豹岑中丞德配桐城方夫人云：“闻君留得荆钗，卅载瘁身心，遗范定传家内外；顾我恸深萱荫，两行余血泪，招魂分洒粤东西。”挽孙稼生尊慈从母陈太夫人云：“与吾母同气连枝，筹开九秩，膝长九男，九五福备在一身，正九月霜华，伤心九日樽前，尚插茱萸悲阿姊；教儿孙登科及第，学富四《诗》，誉全四德，四三年寄居八宝，证四时佛果，含笑四禅天上，定拈薝蔔礼空王。”挽亡室孙夫人云：“扶病侍灵舆，幸携佳婿佳儿，茶汤手奉，含敛躬亲，只伤心丹药难凭，竟尔仙乡迎孝妇；方春惊噩耗，倘见先公先母，兰膳如生，清温犹昔，但道我白头无恙，莫教泉壤念衰孤。”杨泰海学博以辛未之春，为尊甫爱堂先生及尊慈张孺人百龄冥寿属撰联语，俾设祭追祝。殁而称寿，礼经所无，援弇州山人集中有《为顾孝廉追寿父母序》例，得一联云：“有子作经师，九京含笑；焚香追寿考，百岁如新。”又代刘伯士明府题肇庆披云楼云：“刚逢素月流天，更上一层，尊酒有谁邀太白；拟种碧桃满树，登兹四望，名花知我是刘郎。”代长乐初将军挽王补帆中丞云：“两首赠别诗，缅羊城交谊曾联，何日同舟，此语伤心成绝望；千秋表忠观，念闽海讴思倍切，临风奠斝，知君含笑慰生平。”代张午桥观察挽李伯相太夫人云：“以首揆奉耄耋亲，汉廷视冯勤，唐室视赵隐；颁手诏表珩璜德，义方征《左氏》，淑慎征《毛诗》。”代林竹溪太守挽李伯相太夫人去：“香雨暮春，初怅瑶池琼岛，鸾鹤齐迎，遽驾仙軿归碧落；福星中夏，仰愿玉友金昆，麒麟双画，大书阡石奠黄封。”代胡云楣观察题天津浙江会馆戏台云：“箫管庆升平，演来《水调歌头》，唤鹦鹉衔杯，联袂衣裳评北谱；楼台新结构，最好金灯花下，看氍毹贴地，淡妆浓抹说西湖。”代毛升甫观察鸿图祝杨石舫封翁夫妇双寿联云：“福相荷丝纶，忆龙门校士，虎帐谈兵，廿年听齐鲁讴歌，至海至河称父母；寿星躔轸翼，羡鸿碗相庄，凤毛继起，一曲和潇湘云水，鼓琴鼓瑟庆神仙。”题译署大堂联云：“帝泽如春，正寰海波恬，瀛洲日丽；太平有象，喜灵台伯偃，《王会》图成。”又集东坡句悬直庐云：“试草尺书招赞普，谁能斗酒博西京。”

先大夫所作联语甚多，其佳者久已脍炙人口，而遗轶者亦复不少。今就所知者录之，不复诠次，谨附于《蕉轩续刻》之后。手泽所存，不敢失坠，且以见翰墨余事，亦原本学术云。光绪辛卯男臻喜谨识。

德宗承统私记

[清]罗惇曧撰　袁克平整理

《德宗承统私记》,清末民初罗惇曧(一八七一——一九二四)撰。罗氏早年与梁启超等并为康有为高足,中年屡任要职,晚年纵情鞠部,与梅兰芳等过从甚密,有梨园掌故巨著《鞠部丛谈》。罗氏亦为清代野史掌故方面的大家,有关著述近二十种,《德宗承统私记》为记述光绪帝即位的稗史名作,民国年间被编入《满清野史续编》中,现据此本标点整理。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穆宗大渐。两宫皇太后御养心殿西暖阁,召惇亲王奕誴、恭亲王奕䜣、醇亲王奕譞、孚郡王奕譓、惠郡王奕详等人。孝钦后泣语诸王曰:"帝疾不可为,继统未定,谁其可者?"或言:"溥伦长当立。"惇亲王言:"溥伦疏属不可。"后曰:"溥字辈无当立者,奕譞长子今四岁矣,且至亲,予欲使之继统。"盖醇亲王嫡福晋,孝钦后妹也,孝钦利幼君可专政。倘为穆宗立后,则己为太皇太后,虽尊而疏,故欲以内亲立德宗也。诸王皆愕,不知所对。醇亲王大惊哭失声,伏地晕绝,恭亲王奕䜣叱之,令内侍扶出。诸王不敢抗后旨,议遂定。是日穆宗崩。帝入居宫中,遂即位,用两宫太后旨:"皇帝龙驭上宾,未有储贰,不得已以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嗣,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改元光绪。"醇亲王愤郁成疾,疏言:"臣侍从大行皇帝十有三年,时值天下多故,尝以整军经武,期睹中兴盛事,虽肝脑涂地,亦所甘心。何图昊天不吊,龙驭上宾,臣前日瞻仰遗容,五内崩裂,已觉气体难支,犹思力济艰难,尽事听命。忽蒙懿旨下降,择定嗣皇帝,仓猝间昏迷罔知所措。追舁回家,身战心摇,如痴如梦,致触犯旧有肝疾等病,委顿成废。惟有哀恳皇太后恩施格外,洞照无遗,曲赐矜全,许乞骸骨,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使臣受帡幪于此日,正丘首于他年,则生生世世,感戴高厚鸿施于无既矣!"谕令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会议具奏。旋诏准开去各差使,以亲王世袭罔替。醇亲王具疏恳辞,诏不许。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

初,穆宗寝疾,时谓宏德殿行走侍讲王庆祺导之冶游,致疾不起。御史陈彝假他事劾之:谓其为河南考官,撤棘之后,微服冶游,汴省人多知之。并谓街谈巷议,无据之词,未敢渎陈,要亦其素行不孚之明证。臣久思入告,缘庆祺系内廷行走之员,有关国体,踌躇未发,亦冀大行皇帝聪明天亶,日久必洞烛其人。万不料遽有今日!悲号之下,每念时事,中夜忧惶,如斯人者,若再留禁廷之侧,为患不细,非独有玷班行而已。诏褫庆祺职。封穆宗皇后为嘉顺皇后。李鸿藻、徐桐、翁同龢、广寿,请开去弘德殿行走,许之。罪总管太监张得喜等戍黑龙江。内阁侍读学士广安奏:"窃维立继之大权,操之君上,非臣下所得妄预。若事已完善,而理当稍为变通者,又非臣下所可缄默也。大行皇帝冲龄御极,蒙两宫皇太后垂帘励治,十有三载,天下底定,海内臣民,方将享太平之福。讵意大行皇帝皇嗣未举,一旦龙驭上宾,凡食毛践土者,莫不吁天呼地。幸赖两宫皇太后,坤维正位,择继咸宜,以我皇上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并钦奉懿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仰见两宫皇太后宸衷经营,承家原为承国;圣算悠远,立子即是立孙。不惟大行皇帝得有皇子,即大行皇帝统绪亦得相承勿替。计之万全,无过于此。惟是奴才尝读《宋史》不能无感焉。宋太祖遵杜太后之命,传弟而不传子。厥后太宗偶因赵普一言,传子竟未传侄,是废母后成命,遂起无穷斥驳。使当日后以诏命铸成铁券,如九鼎泰山,万无转移之理,赵普安得一言间之?然则立继大计,成于一时,尤贵定于百代。况我朝仁让开基,家风未远,圣圣相承,夫复何虑?我皇上将来生有皇子,自必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接承统绪。第恐事久年湮,或有以普言引用,岂不负两宫皇太后诒厥孙谋之至意?奴才受恩深重,不敢不言。请饬下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会议,颁立铁券,用作弈世良谟。"奉两宫懿旨:前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业经明白宣示,中外咸知。兹据内阁侍读学士广安奏请饬廷臣会议,颁立铁券等语,冒昧渎陈,殊堪诧异。广安著传旨申饬。穆后本失爱于孝钦后,穆宗病,孝钦后以穆后不能防护,掌责之。又以考钦不为穆宗立后,以寡嫂居宫中,滋不适,乃仰药殉焉。

二年四月，命翁同龢、夏同善授读毓庆宫。御史潘敦俨请表扬穆后，以光潜德。诏称孝哲毅皇后，已加谥号，岂可轻议更张？该御史逞其臆见，率行奏请，已属糊涂；并敢以无据之辞登诸奏牍，尤为谬妄。下吏议夺职。五年三月庚午，大葬穆宗毅皇帝，孝哲毅皇后于惠陵。吏部主事吴可读，先以御史请诛乌鲁木齐提督成禄，言过赣直，落职。穆宗登极，起废员用主事，可读虑大统授受之间，类多变故，鉴宋太宗、明景帝之故事，思以尸谏，而坚为穆宗立后之信，乃请于吏部长官，随赴惠陵襄礼。还次蓟州马伸桥三义庙，于闰三月五日夜间，饮毒毕命。遗疏请吏部长官代奏。疏去："奏为以一死泣请懿旨预定大统之归，以毕今生忠爱事。窃罪臣闻治国不讳乱，安国不忘危。危乱而可讳可忘，则进苦口于尧舜，为无疾之呻吟；陈隐患于圣明，为不祥之举动。罪臣前因言事忿激，自甘或斩或囚。经王公大臣会议，奏请传臣质讯。乃蒙我先皇帝曲赐矜全，既免臣于以斩而死，复免臣于以囚而死，又复免臣于以传讯而触忌触怒而死。犯三死而未死，不求生而再生，则今日罪臣未尽之余年，皆我先皇帝数年前所赐也。乃天崩地坼，忽遭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之变，即日钦奉两宫皇太后懿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未有储贰，不得已以醇亲王之子，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特谕。'罪臣涕泣跪诵，反复思维，以为两宫皇太后一误再误，为文宗显皇帝立子，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既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则今日嗣皇帝所承大统，乃奉我两宫皇太后之命，受之于文宗显皇帝，非受之于我大行皇帝也。而将来大统之承，亦未奉有明文，必归之承继之子，即谓懿旨内既有承继为嗣一语，则大统之仍归继子，自不待言。罪臣窃以为未然。自古拥立推戴之际，为臣子所难言。我朝二百余年，祖宗家法，子以传子。骨肉之间，万世应无间然。况醇亲王公忠体国，中外翕然，称为贤王。观王当时一奏，令人忠义奋发之气，勃然而生。言为心声，岂容伪为？罪臣读之，至于歌哭不能已已。倘王闻臣有此奏，未必不怒臣之妄，而怜臣之愚，必不以臣言为开离间之端。而我皇上仁孝性成，承我两宫皇太后授以宝位，将来千秋万岁时，均能以我两宫皇太后今日之心为心。而在廷之忠佞不齐，即众论之异同不一。以宋初宰相赵普之贤，犹有首背杜太后之事。以前明大学士王直之为国家旧人，犹以黄竑请立景帝太子一疏，出于蛮夷而不出于我辈为愧。贤者如此，遑问不肖？旧人如此，奚责新进？名位已定者如此，况在未定？不得已于一误再误中，而求一归于不误之策，惟仰祈我两宫皇太后再行明白降一谕旨，将来大统仍归承继大行皇帝嗣子。嗣皇帝虽百斯男，中外及左右臣工，均不得以异言进。正名定分，预绝纷纭。如此则犹是本朝祖宗以来以子传子之家法。而我大行皇帝未有子而有子，即我两宫皇太后未有孙而有孙。异日绳绳揖揖，相引于万代者，皆我两宫皇太后所自出，而不可移易者也。罪臣所谓一误再误而终归于不误者此也。彼时罪臣即以此意拟成一折，呈由都察院转递。继思罪臣业经降调，不得越职言事。且此何等事，此何等言，出之大臣、重臣、亲臣，则为深谋远虑，出之小臣、疏臣、远臣，则为轻议妄言。又思在廷诸臣忠直最著者，未必即以此事为可缓言亦无益而置之，故罪臣且留以有待。洎罪臣以查办废员内，蒙恩圈出引见，奉旨以主事特用，仍复选授吏部，迩来又已五六年矣。此五六年中，环顾在廷诸臣，仍未念及于此者。今逢我大行皇帝永远奉安山陵，恐遂渐久渐忘，则罪臣昔日所留以有待者，今则迫不及待矣。仰鼎湖之仙驾，瞻恋九重；望弓剑于桥山，魂依尺帛。谨以我先皇帝所赐余年，为我先皇帝上乞懿旨数行于我两宫皇太后之前。惟是临命之身，神志瞀乱，折中词意，未克详明。引用率多遗忘，不及前此未上一折一二。缮写又不能庄正。罪臣本无古人学问，岂能似古人从容？昔有赴死而行不复成步者，人曰：'子惧乎？'曰：'惧。'曰：'既惧，何不归？'曰：'惧，吾私也；死，吾公也。'罪臣今日亦犹是。'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罪臣岂敢比曾参之贤？即死其言亦未必善。惟望我两宫皇太后及我皇上，怜其哀鸣，勿以为无疾之呻吟，不祥之举动，则罪臣虽死无憾。宋臣有言：'凡事言于未然，诚为太过；及其已然，则又无所及。'言之何益？可使朝廷受未然之言，不可使臣等有无及之悔。今罪臣诚愿异日臣言之不验，使天下后世笑臣愚；不愿异日臣言之或验，使天下后世谓臣明。等杜牧之罪言，虽逾职分；效史鰌之尸谏，只尽愚忠。罪臣尤愿我两宫皇太后、我皇上，体圣祖、世宗之心，调剂宽猛，养忠厚和平之福，任用老成。毋争外国之所独争，为中华留不尽。毋创祖宗之所未创，为子孙留有余。罪臣言毕于斯，愿毕于斯，命毕于斯。再罪臣曾任御史，故敢昧死具折。又以今装不能专达，恳由臣部堂官代为上进。罪臣前以臣衙门所派随同行礼司员内，未经派及罪臣，是以罪臣再四面求臣部堂官大学士宝鋆，始添派而来。罪臣之死，为宝鋆所不及料，想宝鋆并无不应派而误派之咎。时当盛世，岂容有疑于古来殉葬不情之事？特以我先皇帝龙驭永归天上，普天同泣，故不禁哀痛迫切，谨以大统所系，贪陈缕缕。"自称罪臣以闻。吏部以其疏上，朝野惊愕。

诏言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嗣后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此次吴可读所奏，前降旨时，即是此意。着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吴可读原折会同妥议具奏。"可读甘肃皋兰人。遗命葬于蓟州。谓出蓟州一步，即葬死所。并遗书诫其子曰："先皇宾天时，即拟就一疏，欲由都察院呈进。彼时已以此身置之度外。嗣因一契友见之，劝其不必以被罪之臣，又复冒昧上言。且疏中援引近时情事，未尽确实，故留以有待。今不及待矣，甘心以死，自践前日心中所言，以全毕生忠爱之忱。我所以迟至今日者，以国家正有大事，岂可以小臣扰乱宸听？故不遽引决，正为俟朝廷大事竣耳。"徐桐、翁同龢、潘祖荫连衔一疏，宝廷、黄体芳、张之洞、李端棻各一疏，均付王公大

臣并议。四月，礼亲王世铎等奏："遵旨于本月初一日齐赴内阁，将吴可读奏折公同阅看。据奏内有'仰乞我皇太后再降谕旨，将来大统，仍归承继大行皇帝嗣子'等语。臣等恭查雍正七年上谕有曰：'建储关系宗社民生，岂可易言？我朝圣圣相承，皆未有先正青宫，而后践天位。乃开万世无疆之基业，是我朝之国本，有至深厚者，愚人固不能知也。钦此！'"跪诵之下，仰见我世宗宪皇帝诒谋之善，超亘古而训来兹，圣谕森严，所宜永远懔遵。伏思继统与建储，文义似殊，而事体则一。建储大典，非臣子所敢参议，则大统所归，岂臣下所得擅请？我皇上缵承大位，天眷诞膺。以文宗之统为重，自必以穆宗之统为心。将来神器所归，必能斟酌尽善。守列圣之成宪，奉天下以无私，此固海内所共钦，而非此时所得预拟者也。况我皇太后鞠育恩深，宗社远虑，前者穆宗龙驭上宾时，业经明降谕旨：'俟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懿训煌煌，周详慎重，是穆宗毅皇帝将来继统之义，已早赅于皇太后前降懿旨之中，何待臣下奏请。吴可读以大统所归，请旨颁定，似于我朝家法，未能深知。而于皇太后前此所降之旨，亦尚未能细心仰体。臣等公同酌议，应请毋庸置议。"又徐桐、翁同龢、潘祖荫奏："臣等于四月初一日赴内阁公同集议。窃思吴可读所陈预定大统，此窒碍不可行者也。我朝家法不建储贰，此万世当敬守者也。臣等恭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懿旨，于皇子承嗣一节，所以为统绪计者至深且远，圣谕煌煌，原无待再三推阐。今吴可读既有此奏，而懿旨中复有即是此意之谕，特命廷臣集议具奏。若不将圣意明白宣示，恐天下臣庶，转未能深喻慈衷。臣等以为诚宜申明列圣不建储之彝训。将来皇嗣繁昌，默定大计，以祖宗之法为法，即以祖宗之心为心。总之绍膺大宝之元良，即为承继穆宗毅皇帝之圣子。揆诸前谕则合，准诸家法则符，使薄海内外，咸晓然于圣意之所在，则诒谋久远，亿万世无疆之休，实基于此。"

又宝廷奏："窃以为大统之归，固已早定，本无异议，无须再降懿旨，请命皇上。惟当引伸前旨以喻天下臣民。恭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懿旨之意，盖言穆宗毅皇帝未有储贰，无可承继，将来即以皇上所生之皇子，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非言生皇子即时承继也，言嗣而统赅焉。矣引伸之，盖言将来即以皇上传统之皇子，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也。因皇上甫承大统，故浑涵其词。含意未伸，留待皇上亲政日，自下明诏。此皇太后不忍歧视之慈心，欲以孝悌仁让之休，归之皇上也。而惜乎天下臣民不能尽喻也。广安不能喻，故生争于前，吴可读不能喻，故死争于后。既可读遗折意亦如此，而词意未克详明。可读不自云临命之身，神智瞀乱乎？不然我朝夙不建储，可读岂未之知耶？奴才窃痛可读殉死之忠，而又惜其遗折之言不尽意也。可读未喻懿旨言外之意。而其遗折未达之意，皇太后早鉴及之，故曰前降旨时即是此意也。且皇太后之意，亦即皇上之意也。就令无当日懿旨，皇上亲政，自必首降将来传统之皇子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之谕，况明有懿旨在前乎？皇上天生圣人，入缵大统，岂忍负皇太后抚育深恩，穆宗付托之重，而自私神器哉？遗折以忠佞不齐，异同不一为虑，此固可读之忠心，而实过虑者也。宋太宗背杜太后，明景帝废太子见深，虽因佞臣妄进邪说，究由二君有私天下之心，故谄佞之言，得乘之而入。伏读高宗纯皇帝御批《通鉴辑览》，谓太宗传子私念，不待赵普赞成，而早定于胸中。见深之立，旨由太后。至于废之之际，则不复请命东朝，是并蔑视其母。圣智深远，独见微隐。推而论之，明世宗之于兴献，忘所后而重本身，任私恩而弃大义，亦不得专咎张桂诸臣也。我朝圣圣相承，迥迈前代，纵有赵普、黄竑之辈，皇上仰遵祖宗彝训，远鉴宋、明，不惟其言不能入，且必重加之罪。况两宫懿旨，悬之于上，孤臣遗疏，存之于下，传之九州，载之国史。皇上若竟信佞臣谄媚之语，违背慈训，弃置忠言，何以对天下后世？背义自私之事，乡党自好者不为，而谓圣人为之乎？此固可读之忠心，而实过虑也。此次廷臣议上，皇太后降旨时，但请将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懿旨之意，详为伸引，俾天下臣民，永无疑义。我皇上孝弟仁让，必能以皇太后之心为心，无须谆谆申命。并请将前后懿旨与广安、吴可读及此次与议诸臣奏议，存之毓庆宫。俟皇上亲政日，由毓庆宫诸臣，会同军机大臣，恭呈御览，自必明降朱谕，宣示中外。将来传统之皇子，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俾天下后世，咸知我朝家法，远越宋、明。皇太后至慈，皇上至孝、至悌、至仁、至让。且以见穆宗至圣至明，托付得人也，岂不懿欤？如是则纲纪正，名分定，天理须，人情安，伦常骨肉，无嫌无疑，又何至违我朝家法，蹈前代覆辙，遗憾于母子兄弟君臣之间哉？本月初一日，恭赴内阁集议，因意微有不合，事关重大，未敢迁就，谨另折具陈，以备采择。"又奏："再王大臣所议，亦非不得体，惜未尽妥。前降懿旨，因词意浑涵，致有吴此请。此事不议则已，既下廷议，岂可仍复浑涵其词？廷议谓穆宗毅皇帝继统之议，已早赅于皇太后前降懿旨之中。将来神器所归，皇上自能斟酌尽善，固也。然懿旨意深词简，意存言外，拘泥于其词，难免害意。不及此时引伸明晰，异日皇上生有皇子，将即承继穆宗为嗣乎？抑不即承继乎？不即承继，则似违懿旨；若即承继，又嫌迹近建储。就令谨言继嗣，不标继统之名，而天下臣民，亦隐然以储贰视之，是不建之建也。而此皇子贤也，固宗社之福；如其不贤，将来仍传继统乎？抑舍而别传乎？别传之皇子，仍继穆宗为嗣乎？抑不继乎？就令仍继穆宗，是亦不废立之废立也，岂太平盛事乎？至此时即欲皇上斟酌尽善，不亦难乎？廷议之意或以皇上亲政，皇子应尚未生，不难预酌一尽善之规。然国君十五而生子，设皇子诞育，如在撤帘之前，又何以处之乎？与其留此两难之局，以待皇上，何如及今斟酌尽善乎？且皇太后懿旨，非皇上所当擅改，此时不引伸明晰，将来皇上虽斟酌尽善，何敢自为变通乎？窃谓诸臣既奉命会议，当将前降懿旨之意，引伸明晰，预拟一尽善之

策，留以备异日皇上御览，即以释今日天下臣民之疑。若仍浑涵其词，则何取此盈廷一议乎？此未妥者一也。廷议又谓继统与建储，文义似殊，而事体则一。似也。然列圣垂训，原言嗣统之常，今则事属创局，可读意在存穆宗之统，与无故擅请建储者有间，文义之殊，不待言矣。今廷议不分别词意，漫谓我朝家法，未能深知，则日前懿旨即是此意之谓何？天下闻之，不更滋疑乎？四海九州，莫不观听，立言似未得体。此未妥者又一也。奴才非有心立异，因廷议实未能详明允洽，故不顾烦渎，附片觊陈。"

又张之洞奏："窃谓为穆宗毅皇帝立嗣，继嗣即是继统，此出于两宫皇太后之意，合乎天下臣民之心，而即为我皇上所深愿也。此乃万古不磨之义，将来必践之言，臣敬吴可读至忠至烈。然谓其于不必虑者而过虑，于所当虑者而未及深虑也。恭查为穆宗继嗣之语，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光绪元年正月十七日及本年闰三月十七日，三奉懿旨，炳如日星。从来人君子孙，凡言继嗣者，即指缵承大统而言。天子诸侯，并同一理。盖人君以国为体，诸侯不得祖天子，公庙不设于私家。苟不承统，何以嗣为？下至三代之世卿大夫，汉魏以至本朝之世爵世职，但云以某为嗣，为即是绍封袭荫，故继统毫无分别。遍稽群经诸史，从无异说，其分继统继嗣为两事者，乃明代张璁、桂萼之怪妄谬说。高宗纯皇帝钦定仪礼义疏，早已辞而辟之矣。今懿旨申命，至于再三。金匮宝录，何待他求？设有迷妄小人，舞文翻案，则廷臣中凡读书识字者，皆得执简而争，所谓不必虑者一也。前代人君受授之际，事变诚多，然就该主事所举二事论之，宋太宗背太祖而害其侄沂王德昭，非太宗子也。明景帝背英宗而废其侄太子见深，非景帝子也。若皇上以皇子嗣穆宗，名曰先朝之继体，实则今日之麟振，有何嫌疑？有何吝惜？以皇上仁孝之圣质，受两宫皇太后高厚之殊恩，起自宗支，付之神器，必不忍负皇太后，必不忍负穆宗。且夫遵慈命，孝也；笃天显，友也；使皇子广孝思于不匮，慈也；躬膺宝祚而使大统名分归之于先帝，让也。无损于实，而四美具焉。中主亦能勉为之，况圣主乎？所谓不必虑者二也。该主事所虑赵普、黄竑之辈，诚难保其必无。然忠佞不齐，数年前曾有请颁铁券之广安矣，大小臣工，岂遂绝无激发？明宗紊大统而昵私亲者，以兴献王已没，故得藉亲恩恣为越礼，群臣不能抗也。假使兴献而在，必尚能以礼自处，少加裁制。今醇亲王天性最厚，忠直恪恭。该主事既知其贤，万一果如所虑，他日有人妄进异言，醇亲王受累朝之厚恩，必能出一言以救正。所谓不必虑者三也。然竟如该主事所请明降懿旨，将来大统仍归穆宗之嗣子，意则无以易矣，词则未尽善也。缘前奉懿旨：谓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为嗣。若参以该主事之说，是一生而已定为后之义，即一生而已定大宝之传。合并为一，将类建储。我朝家法，以立储为大戒，高宗九降纶音，万分剀切。今若建之，有违家法。所谓未及虑者一也。前代储贰，谗构夺嫡，流弊已多。今被以绍统之高名，重以承继之形迹，较之寻常主器，尤易生嫌。所谓未及虑者二也。然此尚非弊之最甚者也。天位授受，简在帝心。所以慎重付托，为宗社计也。帝尧多男，非止一索。圣意所属，知在何人？此时早定，岂不太骤？所谓未及虑者三也。今者奉命集议，伏读此次懿旨，'即是此意'四字。言简意赅，至坚至确。天下万世，谁敢不遵？无可移易者也。独是圣意宜尊，家法亦宜守。今日之事。约有二说：浅之为穆宗计者，则但如诸臣之议，并请一浑涵懿旨。略谓屡次懿旨，俱已赅括。皇上孝友性成，必能处置尽善。似乎无所妨矣。然而生即承继，即是此意一语。字字当遵。托诸文辞，则可避建储之名。见诸实事，则俨成一建储之局。他日诞皇子，命承继，廷臣中为公为私不可知。皆必将援祖训以争之，则承继之事中止。此日以恐类建储，而承统之名不能定。异日又以恐类建储，而承统之旨不能宣，是令皇上转多难处矣。然则深之为穆宗计，而即为宗社计，惟有因承统者以为承嗣一法。皇子众多，不必遽指定何人承继，将来缵承大统者，即承继穆宗为嗣。此则本乎圣意，合乎家法。而皇上处此，亦不至于碍难。伏请两宫圣裁，即以此意明降懿旨。皇上亲政之初，循览慈训，感恻天怀，自必仰体圣意，再颁谕旨，祗告郊庙，宣示万方。则固已昭于天壤，坚于金石矣。如此约有五利：守彝训一也，待宸断二也，无嫌疑三也，无更变四也，精择贤五也。至于精择贤而利宏焉。在两宫慈爱之念，惟期于继嗣继统，久远遵行。岂必急急焉指定一承继之人而后慰？即穆宗在天之灵，当亦愿后嗣圣德，永绥洪祚，又岂必斤斤焉早标一嗣子之目而后安？此固为我国家亿万年之至计。即使专为穆宗嗣子策之，似亦无善于此者矣。或谓礼制精深，动关名义，由此以承统为承嗣之说，安保日后无泥古聚讼者？臣请得条举其说而预辨之。一曰：礼为人后者为之子。三代人君，凡继先君之统者，即为先君之后，虽无父子之名，而用父子之礼。皇上承继穆宗之统矣，何以又别立后？不知父子之说，汉唐来久已不行。且皇上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已有明文。文宗有子，则穆宗无子矣。岂有御宇十三年，功德溥四海之先帝，而不为立后者？其不足辨一也。一曰：礼嫡子则不得后大宗。不知此为臣庶言之，非为天家言之也。古来择取亲属，入承大统，则本宗不敢私其嫡子，尊尊也。若后君为先君立嗣，则嗣君亦不得私其嫡子，盖嗣君与先君当日固有君臣之分者也，亦尊尊也。然入承大统者，既承累朝之大宗，则本支应自为继别之宗，并不得以小宗论。于礼于法，当别立嗣者也。嗣君既为大宗，则虽以子为先君后，于礼于法，不能别立嗣者也。然则就今日事势论之，将来皇子虽为穆宗之嗣子，仍无妨为皇上之嫡子。尊尊亦亲亲也。皇朝律令对承继之文，则曰本生父母。他日称谓区别，圣心自有权衡。两宫以圣而行权，皇上以圣而制礼，一举而忠孝慈友之人伦备焉，尊尊亲亲之礼义赅焉。义协而礼起，何为不可？其不足辨二也。一曰：《春秋传》云：'君子大居正。'故兄弟叔侄，辗转受

授,每难帖然。不知从父从子,乃生衅隙。若皇子承继先朝,但存名义,岂判亲疏?其不足辨三也。凡此皆群经之精言,而实不切于今日之情事。设有迂儒引之以挠夫国是,佞夫藉以文其莠言,大智聪明,岂能惑哉?今者往事已矣,惠陵永闳,帝后同归。既无委裘遗腹之男,复无慰情胜无之女,伤心千古,夫复何言!承继承统之说,不过于礼制典册之中。存此数字空文。俾穆宗在天之灵爽,虽远而不远,几忘而不忘,庶可稍慰两宫蘼闵之恩,且伸皇上友于之爱。夫吴可读区区一贬谪小臣耳,尚且昌言以发其端,致命以期其许,何况子道、弟道兼尽之圣主哉?昔汉景帝欲悦窦太后之意,至有千秋万岁后传梁王之语。梁王非有应嗣之分者也。宋高宗以太宗之后,乃闵太祖子孙零落,而以太祖七世孙为嗣。孝宗非有承统之约者也。皇上圣明,远在二君之上,窃谓今日者惟在责成毓庆宫侍学诸臣,尽心辅导,培养天心,开陈至道。皇上孝悌之心,油然而自生。尊尊亲亲之等,秩然而不紊。任贤去佞,内修外攘,则所以仰体两宫上慰穆宗者,固不仅在继嗣承统一端而已也。即此一端而论,其沃心正本之方,亦在彼而不在此。伏维皇太后与皇上名分已定,恩谊日笃,皇太后视皇上所生皇子,无论承继穆宗与否,同为己子。君臣一德,共济艰难,此宗社之福,而臣民之愿也。臣恭绎懿旨中,即是此意。妥议具奏。二语文义,是者是其将大统宜归嗣子之意。议者议夫继嗣继统不并行言悖之方。臣工应命陈言,岂敢以依违两可之游词,贻庙堂他日之筹虑?"

又奏:"此次懿旨中'即是此意'一语,乃此议之紧要关键。天地神祇,实所共闻。朝野臣民,咸所共喻。诸臣心知其意,而苦于恐涉建储,不敢发挥。故不便述此四字之文,而专驳吴可读之折。以为如此便可不类建储矣。岂知圣意已经宣播,若不善为会通,乘此时画一长策,究其时势,转恐终必类于建储而后已。且懿旨上言预定,下言即是。语意相连,今不为之疏解分明,以妥议具奏始,以无庸置议终。传之四方,实骇闻听。虽其所谓'无庸议者',系指原折而言。诚恐迂儒以文害辞,误疑两宫有游移之意。更恐他日谗佞附会,正藉此议为翻案之端。一言之微,语病甚大。窃谓此事关系至重,伏望两宫圣裁熟思,权衡至当,再降懿旨。臣愚不胜大愿。"又黄体芳奏:"窃维此事重大,本难置词,及伏读懿旨中'即是此意'一语,明白无疑。只有恪遵,更有何议。乃申论不一,激烈者盛气力争,巽畏者嗫嚅不吐。揆其情状,一似穆宗遗有所生皇子于皇上为侄,将来必不能缵承大统者。且又似穆宗嗣子,若承大统,则皇上不得以为子者。在激烈者以为言非悚切,则说不行,说不行则无以报先帝,人将谓不为穆宗计也。在巽畏者以为言之详尽,则似僭越,则将来必干圣怒,人将谓不为皇上计也。夫激烈忠也,巽畏谨也。忠与谨皆人臣之盛节,而惜其未深明乎今日之事势也。臣诚陋,敢敬为皇太后皇上持平以论之,浅说以明之。譬诸士民之家,长子有孙,次子亦有孙,自其祖父母视之,并无区别。然承袭爵职,必归长房之孙。即长房无出,以次房之孙承继,而承袭亦必归长房之嗣孙,不能归次房之他孙。何也?嫡长与嫡次之别也。而况皇上与穆宗,不惟有兄弟之伦,且有君臣之谊乎!此两宫之意,所以许大统归于穆宗嗣子之说也。又譬诸士民之家,大宗无子,次宗仅有一嫡子。然小宗以嫡子承继大宗,不闻有所吝者,以仍得兼承本宗故也。惟人君与臣民微有不同者,民间以嫡子继大宗,则大宗为主,本宗为兼。天潢以嫡子继帝系,则帝系为主,本宗可得而兼,亲不可得而兼。若人君以嫡子继长支,则固以继长支为主,而本宗亦不能不兼。盖人君无小宗,即称谓加以区别,亦于本宗恩义无伤。此两宫意在嗣子承大统,慈爱穆宗,亦即慈爱皇上之说也。今日吴可读为是之懿旨,不敢不遵;不许建储之家法,不敢不守;而奉命会议,又不敢不议。若非合两统为一统,以不定为预定,就将来承统者以为承嗣,似亦无策以处之矣。试思此时即不专为穆宗计,既正名为先帝承继之嗣子,岂有仅封一王贝勒者乎?即不专为皇上计,古来天子之嗣子,有以不主神器之诸皇子当之者乎?即仅为穆宗计,承继皇子之事,皇上可如民间出继之子乎?即仅为皇上计,承继皇子之称,穆宗可如前明称为皇伯考乎?事理至显,敢敬缕陈。两宫圣明,无难立断,其应如何明降懿旨,自有圣裁。夫奉祖训,禀懿旨,体圣意,则非僭;先帝今上,皆无不宜,则非悖;明其统而非其人,则非擅;论统系,辨宗法,正足见我国家亿万年无疆之庥,则非干犯忌讳。此即综前计后,侃侃而陈,固无意气之可逞,亦无功罪之可言。而诸臣之偏于激,偏于畏,臣窃有所不解也。臣所以不能已于言者,诚恐皇上亲政以后,披览臣工章疏,谓此等浅显平常之事理,何盈廷诸臣,竟无一人见及者,以致如此纷纭,则忝参末议之臣,与有责焉。"

又李瑞棻奏:"臣于本月初一日,赴内阁会议,诸臣之意,以继统似涉建储,不敢参议,不得擅请,不能预拟,以毋庸置议复奏。诸臣盖以为于此固有难于置议者也。然臣谓议者诚难,未若两宫今日筹此之难,与夫皇上他日处此之难也。初次懿旨,即谓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为嗣。此次懿旨,则谓吴可读请颁定大统之归,前降旨时即是此意。夫继嗣非建储,然合两次懿旨而绎之,则有类乎建储矣。建储非祖训也,此一难也。议者力避建储之迹,于是立一说曰:懿旨既有'即是此意'之文矣,然则两宫确有大统归于嗣子之意矣。若即以将来继统者为继嗣,自可两全。但如此则承继之皇子,不能指定,又恐两宫为穆宗立嗣之心,未能早慰也,此二难也。议者则又立一说曰:欲定承继,又非建储,惟有俟皇子众多以后,由皇上择定一人,秘禀慈闱,宫禁外朝,仍不宣播,以符不建储之旧制。然而神器所归,最宜慎重。若定之亟,则无以协择贤之义;定之缓,又无以惬两宫之心。此三难也。且即使承继承统,合而为一,为先帝谋者尽善矣。我皇上大宝躬膺,亦必无别择宗子之理。若不筹计及此,则两宫惓念穆宗之心,与

慈爱皇上之心尚未能交慰也。此四难也。此时两宫若不再申一命,群臣若不更赞一词,专待亲政之年,自行裁度,皇子即生,而即宣承嗣之旨,廷臣必争之曰:此违建储祖训也。皇子既生,而不闻承继之旨,廷臣又必争之曰:此违初次懿旨也。此五难也。诸臣知其难,惟以斟酌尽善,昭示无私,望之于皇上,微臣虑其难,则以为筹及两全,折衷一是,惟在乎两宫。伏愿皇太后详思远虑,并责令王大臣再四思维,如何而圣意可必行,如何而祖训可不背,如何而穆宗之大统垂于久远,如何而皇上之孝友利于推行,必在此时。先求一会通无碍之策,以待圣裁。臣知圣虑深渊,不惟有两全之道,并可贻百世之谋。"奏入,奉两宫懿旨:"前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原以将来继绪有人,可慰天下臣民之望。第我朝圣圣相承,皆未明定储位,彝训昭垂,允宜万世遵守。是以前降谕旨,未将继统一节宣示,具有深意。吴可读所请颁定大统之归,实与本朝家法不合。皇帝受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将来诞生皇子,自能慎选元良,缵承统绪。其继大统者为穆宗毅皇帝嗣子,守祖宗之成宪,示天下以无私。皇帝亦必能善体此意也。所有吴可读原奏,及王大臣等会议折,徐桐、翁同龢、潘祖荫联衔折,宝廷、张之洞各一折,并闰三月十七日及本日谕旨,均著另录一分,存毓庆宫。至吴可读以死建言,孤忠可悯,著交部照五品官例议恤。"

清光绪帝外传

[清]恽毓鼎撰　杨世彬整理

《清光绪帝外传》，又名《崇陵传信录》，清末恽毓鼎撰，恽氏事光绪帝“十九年，侍螭头，领阑台，所居皆史职”。故所记光绪皇帝佚事较一般朝野所闻者更为慎审可靠。

据民国《满清野史丛书》本标点整理。

自忌讳排比之法行，而国史为官书，朝野所传闻，其轶事时见诸野史。虽或爱憎发于恩私，是非生于党议，而朝局真相，亦颇存焉。毓鼎事先帝十九年，侍螭头，领阑台，所居皆史职。《起居注》，名《记言动第录》，排日谕旨，而以《懋勤殿内记注》附益之。史馆作本纪，根据《实录》，稍变其体裁；大臣列传，则缀拾邸抄公牍，不得有所采访，申己意，盖太史南董之风坠地尽矣。缅维先帝御宇，不为不久，幼而提携，长而禁制，终于损其天年，无母子之亲，无夫妇、昆季之爱，无臣下侍从宴游暇豫之乐，平世齐民之福，且有胜于一人之尊者。毓鼎侍左右，近且久，天颜戚戚，常若不愉，未尝一日展容舒气也。弃臣民之后半月，冲主御法驾，升正殿，行即位礼。毓鼎侍班御座前，默思先帝生平遭际困厄，心酸鼻辛，欲制泪不禁涔涔被面矣。后之人稽光绪一朝事，所见者懿旨耳，上谕耳，奏疏耳。先帝一多病柔懦之主而已，庸讵知天挺英明，豁达大度，奋发欲有所为，处万难之会，遵养时晦，以求自全，有大不得已之苦衷哉！监国醇亲王以河间东平之亲，居明堂负扆之重，窃谓继志述事，为先帝吐气，此其时矣。荏苒二年，东海逋臣，交章荐之而不召；西市沉冤，遗孤言之而不雪，毓鼎知其无意于先帝矣。乃始反袂吮毫，举十九年所见所闻，纂为此录。无恩私，无党议，可以告先帝而质鬼神。扃之箧笥，传诸子孙，他日陵谷变迁，函开心史，三十四年之朝局，庶有大明之一日乎？至若赤凤之谣，杨华之歌，怨口流传几成事实，宫廷隐秘，姑从阙如。宣统三年辛亥四月湖滨旧史恽毓鼎。

德宗景皇帝为宣宗之孙、醇贤亲王之长子，母曰叶赫那拉氏，以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诞于宣武门内西太平街醇王府之槐荫斋。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穆宗上宾，前星未曜，慈安太后、慈禧太后宫中定策，以初六日夜半具法驾迎上，入承大统。时年四岁，初七日始发丧。两宫垂帘听政，以每岁七月朔日孟秋时享太庙，致斋三日，二十八日为斋戒期，乃移上二日，以六月二十六日为圣诞节。

光绪十五年正月大婚，皇后叶赫那拉氏，满洲桂祥长女，孝钦显皇后之内侄女也。纳侍郎长叙二女，册为珍嫔、瑾嫔，上始亲裁大政。

上读书之所为毓庆宫，常熟翁同龢、寿州孙家鼐、仁和夏同善、孙诒经，先后充师傅，以松溎充满文教习。故事，授清文者不名师傅，其体亦杀。夏公出为学政，薨于外；仁和孙公以失旨出书房；翁相国以罪去；独孙相国恩礼始终无间云。

惠陵上仙，实系患痘，外传花柳毒者，非也。甲戌十二月初四日痘已结痂，宫中循旧例谢痘神娘娘，幡盖香花鼓乐，送诸大清门外。是日太医院判李德立入请脉，已报大安，两宫且许以厚赏矣。夜半忽急诏促入诊，踉跄至乾清宫，则见帝颜色大变，痘疮溃陷，其气甚恶。德立大惊，知事已不可为，而莫解其故。未久即传帝崩矣。嗣后始有泄其事者。孝哲毅皇后为侍郎崇绮之女，明慧得帝心，而不见悦于姑慈禧太后，待之苛虐。初四日，不知何事，复受谴责。后省帝疾于乾清宫，泣诉冤苦。帝宿宫之暖阁，屋深邃苦寒，中以幕隔之。慈禧侦后诣帝所，窃尾之。宫监将入启，摇手令勿声，去履袜行，伏幕外听之，适闻后语。帝慰之曰：“卿暂忍耐，终有出头日也。”慈禧大怒，揭幕入，牵后发以出，且行且痛挟之，传内廷备大杖。帝惊恐且悲，坠于地，昏晕移时始苏，痘遂变。慈禧闻帝疾剧，始释后，而诬以房帏不谨致圣躬骤危云。德宗嗣祚，上徽号曰“嘉顺皇后”。后悲郁不欲生，遂于次年二月二十日吞金以殉。崇侍郎亦因此忤旨闲废者二十余年。

光绪辛巳三月十一日，孝贞皇后崩时，慈禧病甚剧，慈安固健康无恙。凶信出，百官皆以为西圣也。既而知为东后（时两太后分居东西，即以东太后、西太后别之，宫中则呼曰“东佛爷”、“西佛爷”），乃大惊诧。相传两太后一日听政之暇，偶话咸丰末旧事，慈安忽语慈禧曰：“我有一事，久思为妹言之。今请妹观一物。”在

箧中取卷纸出，乃显庙手敕也，略谓：叶赫氏祖制不得备椒房，今既生皇子，异日母以子贵，自不能不尊为太后，唯朕实不能深信其人。此后如能安分守法则已，否则汝可出此诏，命廷臣传遗命除之。慈安持示慈禧，且笑曰："吾姊妹相处久，无闲言，何必留此诏乎？"立取火焚之。慈禧面发赤，虽申谢，意怏怏不自得，旋辞去。十一日，慈安闲立庭中，倚缸玩金鱼，西宫太监捧盒至，跪陈曰："外舍顷进克食（满洲语，牛奶饼之类），西佛爷食之甚美，不肯独用，特分呈东佛爷。"慈安甚喜，启盒，拈一饼对使者尝之，以示感意。旋即传太医，谓东圣骤痰。厥医未入宫，而凤驭上升矣。慈安沈默寡言笑，守家法，知大体。同治初年，戡定海内大计，慈安主持于上，恭忠亲王文相国翊赞于下，以成中兴之功。慈禧素严惮之。辛巳后，土木游宴之风始盛（或传咸丰时，大学士肃顺曾密疏请文宗行钩弋故事，故孝钦听政，首除肃顺，而摭拾跋扈罪状，以成其狱）。

德宗既理万几，有意右文之治。元和陆相同时值南斋，上语之曰："《天禄琳琅》初集之书，向储圆明园，庚申毁于兵火。二集各书，闻在宫中，汝可诣宫中藏书处试检之。"陆相往检，书虽多，俱与二集目录不合。覆命，上沉吟良久曰："昭德殿尚有书数屋，恐是矣。"昭德殿，宫中最后殿也。常熟翁师傅在侧，请于上，愿与陆润庠同往。殿扃镭久，凝尘数寸，无从措手足。二公共出银十两，给守殿太监为扫除费。次日复往，则宋元明镌本颇多，且有精抄本，然以二集目录证之亦非也。有旧阉知其事者，谓闻诸前辈，此盖嘉庆初欲编《天禄琳琅》三集而未行者。翁、陆乃择最精数种呈上，置玉案备乙览焉（有乾隆朝翰苑分书袖珍《昭明文选》一部，皆词臣工书者。第一册首页，有纯皇御容。闻德宗以此书置案头，时展览，颐和驻跸，亦携以自随）。

癸巳甲午间，上习闻翁师傅之说，颇究碑版目录之学，翁亦时以新出版本进上。犹忆甲午五月初，毓鼎因考试翰詹，由编修擢赞善召见。上首问翰林院藏书及《永乐大典》所存册数，又问近有新出金石否，谕毓鼎在家宜多看书，不可专习诗赋，此足以觇圣学矣（明修《永乐大典》凡二部，一置乾清宫，一赐翰林院。明亡后，宫中一部不知存否。其储院者，一万二千余册，国初开《四库》，馆臣就《大典》所录，搜辑佚书甚夥，其后渐有亡失。毓鼎初入词馆，犹见有八千余册。光绪庚子，兵攻使馆，翰林院后墙正界英馆，亦毁于火，《大典》散入英馆，焚毁遗失者过半。院中所存，仅八百余册。最后由院移送学部，则仅数十册。金题玉笈，散在好古者之家。煌煌巨编，无复能窥全豹。此亦书林一大掌故也。壬寅年闻厂肆有《大典》十余册出售，每册价三十两、二十两不等。毓鼎急往求之，则已为捷足者所得，至今思之犹耿耿）。

上幼畏雷声，虽在书房，必投身翁师傅怀中。大婚后迄无皇嗣，或谓有隐疾，宫掖事秘，莫知其详也。体气健实，三十四年无疾病，未尝一日辍朝，郊庙大祀必亲临，大风雪，无几微怠容，步稳而速。扈从诸臣，常疾趋追随。性宽厚，侍臣或偶失仪，不究也。

故事：廷试贡士，阅卷大臣拟前十本进呈候钦定，然后拆弥封姓名宣布，往往如所拟名次，不更动也。乙未殿试，上念国步多艰，思得气节之士而用之。四川骆成骧名在第十，上见其卷中有"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二语，大赏之，拔置第一。

上既亲政，以颐和园为颐养母后之所，间日往请安，每日章疏，上阅后皆封送园中。丁酉年，毓鼎附片劾太监牛姓在外招权纳贿，请严惩以符祖制。牛姓者，颐和园亲近小阉也。上谓翁师傅曰："此疏若为太后见，言官祸且不测，朕当保全之。"乃撤去附片，仅以正折呈园。翁师傅后语毓鼎，感激圣慈，至于流涕。

是时权操于上，亦颇有通内营进者。玉昆者，木厂商人也，以入资助园工，得道员，忽授四川盐茶道。召见日，上见其举动粗鄙，心恶之，因询其曾否读书。玉对曾读《百家姓》及《大学》。上授以笔，命书履历，良久仅能成"玉昆"二字，上怒斥出，即日罢之。一日，苏松太道缺员，枢臣列单请简。上海道兼管海关，膏腴甲天下，上命授鲁伯阳，且申之曰："是李鸿章所保。"枢臣闻命，相顾错愕，遍稽旧籍，始得其人。尝以微劳列保案，李所奏也。先是鲁以道员需次金陵，制府及司道皆轻之，鲁颇不平，乃辇巨金输幸门，期必得斯缺。既有成说，扬扬意得甚，预夸示同僚，咸嗤其妄。命下果然，制府刘坤一大惊诧。奏改常镇通海道，旋劾降为通判。方请谒之言得入也，未尝不以人才可用欺上，迨觉其不称，立斥之，而不稍一护前。此如日月之食，何足为圣明之累耶？

甲午辽东丧师，上愤外难日迫，国势阽危，锐欲革新，庶政致富强。环顾枢辅大臣，皆庸懦玩愒，无动为大，无足与谋天下大计者。南海康有为，甲午公车一再上书，上固心识之。戊戌四月，常熟罢去，朝局渐变，张阁学百熙、徐学士致靖先后疏荐有为。召见，以日本改制维新之说进，上大悦。是时二品以上大员黜陟，皆须诣颐和园取进止，上不得自专，故康仅以工部主事在总理事务衙门行走。其门人举人梁启超，仅领译书局，而枢辅阁部大臣，固无力去之也。其时广开言路，庶民皆得实封言事。礼部主事王照疏陈四事，请上游历东西洋各国。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抑不为代奏，堂司交哄。事闻于朝，上正思藉事黜一二守旧大臣，以厉威而风众，闻之震怒，特诏革礼部六堂职，破格拔少詹事王锡蕃、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署左右侍郎。举朝知上意所在，望风而靡。怀之妻素侍颐和宴游，哭诉于太后，谓且尽除满人，太后固不善上所为矣。会上特擢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参赞军机事，专理新政，时谓之"四贵"，枢辅咸侧目。谭、杨愤上之受制，颇有不平语，上手诏答之，大略谓：顽固守旧大臣，朕固无如之何，然卿曹宜调处其间，使国可富强，大臣不掣肘，而朕又上不失慈母之意，否则朕位且不保，何有于国（此诏宣统元年，杨锐之子缴呈监国，命付实录馆）？于是蜚语寖闻，西朝御史杨崇伊、庞鸿书揣知太后意，潜谋之

庆亲王奕劻，密疏告变，请太后再临朝。袖疏付奕劻，转达颐和园。八月初四日黎明，上诣宫门请安，太后已由间道入西直门，车驾仓皇而返。太后直抵上寝宫，尽括章疏，携之去。召上，怒诘曰："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上战栗不发一语，良久嗫嚅曰："我无此意。"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遂传懿旨，以上病不能理万几为辞，临朝训政，凡上所兴革悉反之(政变各节，凡已见官书及外间记载者，概略之，以此录非政纪也)。谭、杨、刘、林及康广仁之死，御史黄桂鋆实促之，疏谓该员罪状已明，可无事审讯。说者谓桂鋆恐对簿时牵及圣躬也。于是士大夫畏新政如虎，谈之色变。八月前内外所保人才，不能不入都，至者犹召见，见后皆报罢云。

两宫之垂帘也，帝中坐，后蔽以纱幕，孝贞、孝钦左右对面坐。孝贞既崩，孝钦独坐于后。至戊戌训政，则太后与上并坐，若二君焉。臣工奏对，上嘿不发言。有时太后肘上使言，不过一二语止矣。迁上于南海瀛台，三面皆水，隆冬冰坚结，传闻上常携小阉踏冰出，为门者所阻，于是有传匠凿冰之举。上常至一太监屋，几有书，取视之，《三国演义》也。阅数行掷去，长叹曰："朕并不如汉献帝也！"

己亥十月，毓鼎自江南回京销假日，召见于仪鸾殿。太后偶语及豫省疏报雹灾事，而忘其县名，顾上曰："皇帝记为何处"？上即应曰："巩县也。"时马家埠抵永定门，新设电车，太后问及焉，复顾上曰："此何国所为？"上应曰："德使海靖也。"因叹虽一循例报灾之折，数年前所兴之工，上犹留心不忘如此。常熟罢相为四月二十七日，常熟诞辰也，黎明尚入朝，寂无消息。上冲龄典学，昵就翁师傅，或捋其髯，或以手入怀抚其乳，故常熟在书房二十五年，最为上所亲。尝乞假回虞山省墓，上雅不愿其去，不得已，始允一月假。陛辞日，坚与约曰："下月今日，朕与师傅相见于此矣。"先是，钱塘汪侍郎鸣銮奏对当圣意，屡召见，有所陈，太后闻而恶之。忽传懿旨，以迹近离间，褫汪职。因此尤忌翁，猝用朱笔逐之，盖不欲其在上左右也。八月政变，复坐以举康有为之罪，下诏编管。是年四月二十四日，新进士传胪状元为贵州夏同龢，恰与常熟同名，未三日，而常熟罢，亦异事也。

懋勤殿在乾清宫西廊，屋五楹，列圣燕居念典处。咸丰中叶，何秋涛福建主事，以进《朔方备乘》(原名《北徼汇编》，文宗赐今名)，诏在懋勤殿行走。同治后，殿久虚，惟南书房诸臣时就其中应制作书，以其与南斋毗连也。戊戌六月，上有意复古宾师之礼，将开懋勤殿，择康有为、梁启超、黄绍箕等八人待制，燕见赐坐，讨论政事。闻者谓为二千年未有之盛举，竟未及开而罢。

八月以后，内外籍籍，谓将有桐宫之举。每日造脉案药方，传示各衙门，人心汹惧。于是候选知府经元善在上海联合海外侨民，公电西朝请保护圣躬。虽奉严旨名捕元善，而非常之谋竟寝。次年己亥，上春秋三十有九矣。时承恩公崇绮久废在私第，大学士徐桐觊政地綦切。尚书启秀在枢廷与徐殊洽，咸思邀定策功。而大学士荣禄居次辅，虽在亲王下，最为孝钦所亲信，言无不从，大权实归之。三公者，日夕密谋，相约造荣第，说以伊霍之事。崇、徐密具疏草，要荣署名，同奏永宁宫。十一月二十八日，启朝退，先诣荣达二公意。荣大惊，佯依违其词，速启去，戒阍者毋纳客。二公至，阍者辞焉。次日朝罢，荣相请独对，问太后曰："传闻将有废立事信乎？"太后曰："无有也。事果可行乎？"荣曰："太后行之，谁敢谓其不可者。顾上罪不明，外国公使将起而干涉，此不可不慎也。"太后曰："事且露，奈何？"荣曰："无妨也。上春秋已盛，无皇子，不如择宗室近支子建为大阿哥，为上嗣，兼祧穆宗，育之宫中，徐承大统，则此举为有名矣。"太后沈吟久之曰："汝言是也。"遂于二十四日召集近支王贝勒、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南上两书房、翰林部院尚书于仪鸾殿，上下惊传将废立。内廷苏拉且昌言曰："今日换皇上矣。"迨诏下，乃立溥儁为大阿哥也。康熙末年，诸皇子阴谋夺嫡，理密亲王再立再废，诸子各树党羽，互相倾轧，圣祖因此忧愤而殂。泰陵既以智数登大宝，有鉴于前，遂垂永不建储之谕，臣下有请者立斩。晚年，金盒缄嗣皇帝名，藏正大光明匾上，凭几末命，乃启镉，传遗诏立之，继此传为家法。穆宗之崩，不嗣子而立弟。光绪戊寅，惠陵奉安，吏部主事吴可读在陵次疏言：异日今上有皇子，当后穆宗。草疏后，即仰药死。懿旨下廷臣，即当日所称大礼议也，且予可读恤赠。德宗储贰久虚，至是乃立大阿哥，兼祧穆宗，以符前议。溥儁者，宣庙之曾孙，惇慎亲王之孙，父为端郡王载漪。其时恭亲王溥伟、贝子溥伦，依伦次皆可当选。而载漪平日得太后欢心，故立其子，年十五矣，入居阿哥所(在景运门外，即青宫也)。辟弘德殿，西苑则在万善殿。命崇绮充师傅，召陕西陕安道高庆恩入京，与翰林院侍读宝丰、崇寿俱授读，命徐桐照料弘德殿。大阿哥素不悦学，有所喜二犬，次日即宣索入宫，识者早有以虑其不终。徐相是日适考校八旗官学，遽以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命题盖隐寓推戴之意云。

义和拳之为邪教，即八卦、白莲之支流苗裔，劳玉初京卿考证最详。顾朝廷所以信之者，意固别有所在。邵陵高贵之举，两年中未尝稍释，特忌东西邻责言，未敢仓卒行。载漪又急欲其子得天位，计非藉兵力慑使臣，固难得志也。适义和拳起，诡言能避火器，以仇教为名，载漪等遂利用之，以发大难。故廷臣据理力争，谓邪术不足信，兵端未可开，皆隔靴搔痒之谈也。甲午之丧师，戊戌之变政，己亥之建储，庚子之义和团，名虽四事，实一贯相生，必知此而后可论十年之朝局。

京师演拳，始于三月间，不一月，其势渐盛，涞水至戕弹压武官杨福同。朝廷虽屡严谕拿办，复命枢臣赵舒翘往涿州，名为宣旨解散，实隐察其情势也。舒翘见其皆市井无赖，乞丐穷民，殊不足用，回京揣太后意向之，不以实对。五月十五日，戕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于马家埠，日日毁教堂，杀教民，株连无辜。二十日，复纵

焚正阳门西，火及城楼，二百年精华，一朝而尽。其时使馆街西兵擐甲实枪，严守东西街口，如临大敌。午刻忽传旨召王大臣、六部、九卿入见于仪鸾殿东室，约百余人，室中跪满，后至者乃跪于槛外。殿南向，上及太后背窗向北坐，枢臣礼亲王世铎、荣禄、王文韶、赵舒翘跪御案旁，自南而北，若雁行，诸臣皆面南。枢臣刚毅，则出京察看拳民未归。既跪行一叩礼，上首诘责诸臣不能弹压乱民，色甚厉。翰林院侍读学士刘永亨跪在后，与毓鼎相接，默语毓鼎："适在提督董福祥处，据董自任，可驱拳匪出城外。"毓鼎促其上闻。永亨膝行而前，奏云："臣顷见董福祥，欲请上旨，令其驱逐乱民。"语甫半，端王载漪伸大指，厉声呼曰："好！此即失人心第一法。"永亨慑，不能毕其词。太后默然。太常卿袁昶在槛外，高呼："臣袁昶有话上奏！"上谕之人，乃详言拳实乱民，万不可恃。就令有邪术，自古及今，断无仗此成事者。太后折之曰："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太后又曰："今京城扰乱，洋人有调兵之说，将何以处之？尔等有何见识，各摅所见，从速奏来！"群臣纷纷奏对，或言宜剿，或言宜抚，或言宜速止洋兵，或言宜调兵保护。随而派侍郎那桐、许景澄出京，劝阻洋兵，一面安抚乱民，设法解散。遂麾群臣出。毓鼎与光禄卿曾广汉、大理少卿张亨嘉、侍读学士朱祖谋见太后意仍右拳匪，今日之议，未得要领，乱且未已也，乃行稍后，留身复跪曰："臣等尚有言。"亨嘉力言拳匪之当剿，但诛数人，大事即定。张闽人，语多土音，又气急，不尽可辨。祖谋言："皇太后信乱民，敌西洋，不知欲倚何人办此大事？"太后曰："我恃董福祥。"祖谋率然对曰："董福祥第一即不可恃。"太后大怒，色变，厉声曰："汝何姓名？"对曰："臣为翰林院侍读学士朱祖谋。"太后怒曰："汝言福祥不足恃。汝保人来！"祖谋猝不能对。毓鼎应声曰："山东巡抚袁世凯，忠勇有胆识，可调人京镇压乱民。"曾广汉曰："两江总督刘坤一亦可。"军机大臣荣禄在旁，应曰："刘坤一太远，袁世凯将往调矣。"毓鼎复言："风闻銮舆有西幸之说，根本重地，一举足，天下摇动矣。"太后力辩并无此说。四臣遂起。太后于祖谋之出，犹怒目送之。

二十一日未刻，复传急诏入见。申刻召对仪鸾殿。上先诘问总理事务衙门大臣尚书徐用仪，用仪奏辨，语细不可闻，惟闻上厉声拍案曰："汝如此搪塞，便可了事耶？"太后随宣谕："顷得洋人照会四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一、代收各省钱粮；一、代掌天下兵权。今日衅开自彼，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群臣咸顿首曰："臣等愿效死力！"有泣下者。惟既云照会有四条，而所述只得其三，退班后，询之荣相，其一勒令皇太后归政，太后讳言之也。其时载漪及侍郎溥良力主战，语尤激昂。太后复高声谕曰："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群臣复叩首言："臣等同心报国！"玉音一则曰诸大臣，再则曰诸公，群臣咸震动。于是命徐用仪、立山、联元往使馆，谕以利害，若必欲开衅者，可即下旗归国。立山以非总理衙门辞，上曰："去岁各国使臣瞻仰颐和园，非汝为之接待乎？今日事亟，乃畏难乎？"太后怒曰："汝敢往，固当往；不敢往，亦当往！"三臣先出，即谕荣禄以武卫军备战守，复谕曰："徐用仪等身入险地，可派兵遥护之。"群臣既退，集瀛秀门外，以各国照会事质之译署诸公，皆相顾不知所自来。或疑北洋督臣裕禄实传之，亦无之。嗣乃知二十夜三鼓，江苏粮道罗某遣其子扣荣相门云："有机密事告急！"既见，以四条进。荣相绕屋行，旁皇终夜，黎明遽进御。太后悲且愤，遂开战端。其实某官轻信何人之言，各国无是说也。故二十五日宣战诏，不及此事。

二十二日申刻，复传入见，筹议和战，少顷即退。二十三日未刻，再召见于仪鸾殿，太后决定宣战，命许景澄等往告各国使臣，限二十四点钟内出京，派兵护行。上雅不愿轻开衅，搴景澄手曰："更妥商量。"太后斥曰："皇帝放手，毋误事！"侍郎联元谏曰："法兰西为传教国，衅亦启自法。即战，只能仇法，断无结怨十一国之理。果若是，国危矣！"言且泣，额汗如珠。闻有与辩论者。即派载润等加意捍卫宫墙，备不虞。赏内膳房饭食，不必下班。诸臣皆退，旋传谕二十四日辰刻更入见。次晨俱集瀛秀门外，使臣来照会，要庆、端二王往议。召二王及枢臣先入见，刚毅适还朝，亦召入。二王旋出，命译署复使臣：有言但以书来，二王不能往也。须臾枢臣下，传旨撤全起（内呼召见曰叫起）。盖战议成，无事谘谋矣。是为庚子御前四次大会议。方事之兴，庙谟盖已预定，特藉盈廷集议，一以为左证，一以备分谤。始也端王主之，西朝听之。厥后势寖炽，虽西朝亦无可如何。亲昵如立山，视其骈诛，莫能阻也。当宣战之日，固逆计异时之必归于和，使馆朝夷，皇位夕易矣。大事既成，盲风怪雨，不转瞬而月星复明，虽割地以赎前愆，亦所不恤，无如一胜之不可幸邀也，天也。

六月诏庄亲王载勋、大学士刚毅提督义和团，褒团为义民，月赐太仓粟，在虎坊桥湖广馆发米。拳民益发舒，红帕首腰刀，游行街市，莫敢谁何。一纸书可启内城门，王公府第皆设坛，势张甚。擒翰林院侍读学士黄思永囚庄王府三日，送刑部狱。杀编修刘可毅。京朝官纷纷南遁，曹部阒无人。武卫军大掠东城，入东单门楼头条胡同寿州相国宅，剽劫一空。相国衣短衣舁出，居安徽会馆。侍郎陈学棻朝回，马惊而驰，甘军枪击之，弹穿车中过，舆夫立毙。荣相遣材官持令箭弹压，兵以枪拟之，跳而免。使馆皆在东交民巷，南迫城垣，北临长安街，武卫军、甘军环攻之，竟不能克。或云荣相实左右之，隆隆者，皆空炮，且阴致粟米瓜果，为他日议和地也。法国天主教堂在西安门内西什库，刚相尝督兵攻之，亦不能破。拳实不敢前，哗噪而已。拳匪既不得志，无以塞后意，乃噪而出永定门。乡民适趋市，

集七十余人，悉絷以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下刑部一夕，未讯供，骈斩西市。有妇人宁家，亦陷其中，杂诛之，儿犹在抱也。是日风霾晦冥，见者冤痛。毓鼎上疏力争之，谓谋乱当有据，羸翁弱妇，非谋乱之人，优装玩具，非谋乱之物，而不分首从，不分男女，尤非我皇上好生如天之德，应饬刑部详谳，分别以闻。疏入，狱已具，时赵舒翘长秋官，未鞫囚，遽罗织附成其狱，法司为失职矣。

二十日下户部尚书立山于狱。先是立山眷西城口袋底一妓，庄亲王载勋争之不能得。立山久长内务府，家豪于财，载勋贷巨资，亦不能得，积忿，遂诬奏立山家有地道通西什库，潜为接应，故教堂久不下。矫诏率拳匪至酒醋局第中，大索无所获，乃囚之。诏文荒诞鄙俚，官文书所不载，特录存之，以为此诏非出宫廷之证。其文曰："钦命义和团王大臣奉懿旨，闻户部尚书立山藏匿洋人，行踪诡秘，着该大臣查明办理。该大臣至该尚书宅，搜查并无洋人，当将该尚书拿至坛中，焚香拜表，神即下坛，斥以勾通洋人，行踪诡秘。该尚书神色仓皇，着即革职交刑部牢圈监禁。倘有疏虞，定惟该王大臣是问。"

孝钦顾立山厚，虽下狱，犹谕赵舒翘曰："立山素吸洋烟，汝其善视之。"故立山不自意遽死也。七月初三日，逮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初四日，诏数其办理洋务，各存私心，莠言乱政，语多离间，大不敬，斩西市。袁太常诋拳匪最力，致书庆亲王奕劻，请其劝载漪勿为祸首，中有云："端郡王所居势位，与醇贤亲王相同，尤当善处嫌疑之地。"书为载漪所得，遽上闻，谕旨所谓离间，指此也。外传太常有谏止信拳开衅三疏，或云疏虽草，为侪辈所阻，实未上。许侍郎则帝党也。十七日辰刻，逮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申刻并立山皆斩于市。徐以办理洋务，贻患甚深，立、联皆以离间罪之。自十五日至是日，沉阴惨雾，微雨时作，正阳、崇文、宣武三门俱昼闭，气象萧条，士民愀然，知大祸之将至矣。徐、许、袁皆浙人，立山内务府旗人，本姓杨。联阁学既廷阻战事，退与朝臣言，激昂不平，往往流涕，又为帝所信，故及于祸。先是载漪力主外攘，累攻战，不得逞，欲袭桓温枋头故智，多诛戮大臣，以示威而逼上，将以次及大学士王文韶、尚书廖寿恒、侍郎那桐等。诸大臣咸岌岌自危，未三日而联军陷京师，乃免，复矫诏杀已革侍郎张荫桓于新疆。荫桓广东人，因小吏致位九卿，才捷有机变。有清沿明制，吏、礼二部，汉堂上官，非科甲不得预。荫桓独以监生贰宗伯。戊戌新政，康有为时住其家，密疏藉以上达，孝钦深恨之，谪戍伊犁。初，荫桓尝以西药进御，事颇闻于外，至是载漪讼言上奉天主教，宫阉多人教者。率大师兄（拳匪呼团长曰大师兄）入宫大索，几及圣躬，卒无左证，追坐荫桓罪赐死（按庚子御前会议及杀五大臣事，公私记载，皆不得其详。余故悉著其实，备后世秉史笔者取材焉）。

拳匪攻使馆久无功，法亦不效，日妄言乾字团将至，或谓山东老团且至，以诳上而欺众。太后寖厌之。六月十七日，天津失守，寇氛日迫，朝廷始有讲和意。二十二日，诏保护教堂教士，除战事外，所杀洋人及焚毁房屋什物，均俟查明办理，以全权大臣畀李鸿章。诏已具，会有言李秉衡自清江入援，待其至，徐议和战者，后意稍移。七月初一日，李督师到京。朱学士祖谋、马编修吉樟先要诸途，述京师乱象，宗社之危如累卵；公入见，当力为太后言拳匪恣谩状；苟议和，大祸纾矣。督师深以为然。追入朝，徐相首迎之，大声曰："鉴翁，万世瞻仰，在此一举！"鉴翁者，督师字鉴堂也。复见刚相，知太后旨所在，意遂变，奏言："外国多不可灭，异日必趋于和。然必能战而后能和，臣请赴前敌决一战。"太后大喜，命统率武卫全军及陈泽霖等各营。武卫军实不成军，十五日始出都，至通州，闻敌将至，师溃。督师吞金自尽，随员王编修廷相投河死之，皆藁葬通州东关外。

二十六日，上三旬万寿，犹御乾清宫受贺。东华门不启，群臣皆入神武门。冠裳寥落，仅成朝仪。红巾满都市，服饰诡异，持刀汹汹杀人，诸臣入贺者，咸有戒心。

七月二十日，英军陷京师。翌日，联军继之。两宫黎明仓皇乘民车出德胜门。甫出门，白旗遍城上矣。太后御夏衣，挽便髻，上御青绸衫，皇后及大阿哥随行，妃嫔罕从者。濒行，太后命崔阉自三所出珍妃，（三所在景运门外）推堕井中。初，珍妃聪慧，得上心。幼时读书家中，江西文廷式为之师，颇通文史。廷式以庚寅第三人及第，妃屡为上道之。甲午大考翰詹，上手廷式卷授阅卷大臣，拔置第一，擢侍读学士，充日讲官。廷式感奋，骤言事。辽东败闻亟，廷式合朝臣联衔上疏，请起恭亲王主军国事。太后素不善恭王所为，上力请而用之。内监或构蜚语，谮妃干预外廷事，太后怒杖之，囚三年，仅通饮食。妃兄礼部侍郎志锐谪乌里雅苏台，上由是悒悒寡欢。联军入，日本军护禁城，内庭晏然，乃出妃尸于井，浅葬京西田村。（朱学士祖谋、王给谏鹏运赋《落叶词》以纪其事。余亦赋诗云："金井一叶堕，凄凉瑶殿旁。残枝未零落，映日有辉光。沟水空流恨，霓裳与断肠。何如泽畔草，犹得宿鸳鸯。"）

徐相宅在使馆街，与法馆对宇，兵事起毁焉，迁居故相国宝文靖园中。联军入城日，徐相谓其子承熊曰："我为首辅，遭国难当死。汝三兄位卿贰，当知所以自处。我死，汝可归隐易州丙舍，课子孙耕读，勿仕也。"三兄指刑部侍郎承煜也。老仆于屋梁结两绳，一左一右，徐相就其左，既承颈犹以目视右结，意固在承煜。承煜竟不死，且不敢行服，草草殓其父。承煜刻深矫情，五大臣之死，承煜实主之。徐尚书等刑西市，承煜监斩有得色。或请用诛大臣礼，怒斥曰："此汉奸，杀之犹轻，何恤？"为此，数姓孤儿衔之甚。或告日本军官发其奸，与尚书启秀同被囚。启秀愤自经，承煜呼人救之。次年议和条约惩祸首，诏俱斩西市，就刑日，西人用快镜摄影去。

京师既陷，承恩公崇绮走保定，其子葆初在宅作大坑，自瘗死，并老母幼子皆生葬土中。崇公闻变，自缢莲池书院，竟绝嗣。兵部主事安徽王铁珊，跌宕有奇气，愤时事危乱，七月十八日赋《绝命诗》，自缢于所居六安会馆。遗书曰："吾不忍见白旗也！"御史江苏宋承庠，二十一日睹北城火发，疑为宫禁，旁皇终夕，亦缢死。前侍郎景善朝服将投井，徘徊井栏旁，子恩某自后推之堕，或谓将以邀恤荫也。事为日本军官所闻，枪毙之。祭酒山东王懿荣投井死。祭酒熙元、大阿哥师傅宝丰、崇寿皆自经死。熙祭酒，直隶总督裕禄子，父子俱死国难。崇公谥文节，王谥文敏，熙谥文贞，宝谥文洁，崇谥文勤（城内旗官，恐受戮辱，阖门自焚者颇多）。

戊戌新政，各国盛称上英明刚断。拳匪之乱，皆知非出帝意。使联军入时，上独留，出而与西帅相见，治首祸诸臣罪，事当易了。孝钦虑帝留之不为己利也，挟之俱西。既达西安，惴惴然恐天下不直其所为，颇有意复辟。已而鄂督张之洞、在籍侍郎盛宣怀贡使首至，所以媚兹者甚备。太后乃大悦，知天下未予叛也，意潜辍然。上视在京日稍发舒矣，议和缔约，用平原函首故事。刚毅已病死中途，遣尚书葛宝华诛庄亲王载勋于蒲州。载勋读诏讫，从容再拜，谢罪毕，阖户自经。命布政使何福坤杀毓贤于长安市。命巡抚岑春煊赐赵舒翘自尽。舒翘故健实，吞金不死，服洋药不死，春煊迫待覆旨，有老刑卒献策，以桑皮纸浸烧酒闭口鼻，气始绝。安置端郡王载漪于宁夏，镇国公载澜于安西。载漪既谪，大阿哥法不当立，遂宣诏废之，襆被出宫门，居八旗会馆，士民无怜之者。时辛丑四月也。盖至是而戊巳之局始结。

辛丑和议成，中外交章请回銮。太后踌躇未敢归，召尚书敬信赴行在，询知宫廷无恙，十月始启跸，驻跸开封者十余日。十一月二十一日入永定门。正阳门经拳匪纵火后，楼堞残缺，垣栋倾颓，无复承平旧观。太仆少卿陈璧管将作，皆粉垩而新之，识者谓虽足安圣母之心，而河北芜萎之意则稀矣。次日上告谢太庙，三品以上进名起居。先是车驾在保定，诏询礼部谒庙服色。曹郎议当素服，而尚书徐桐主朝服。上阅奏，怒掷诸地，乃改常服行事。乐设而不作，并祀太庙后殿。上还宫，即召见乾清宫。太后曰："我不意犹能见尔等！"失声哭，诸臣伏地痛哭。太后历数出都日途中艰苦状，泪与声俱，又曰："予闻尔等在危城中，多有损失，不知尔等近状如何？家口均平安否？"诸臣对曰："皇太后、皇上垂询及此，真天地父母之恩，臣等托赖宏福，得保余生，感激无可言报。"上复温谕数语而退。随传谕给事中、御史暨各衙门实缺司官，排日入见。见之日，诸臣辄先哭数声，若举哀焉，慈颜则稍霁矣。

光绪初年，承穆庙中兴之后，西北以次戡定，海宇无事，想望太平，两宫励精图治，弥重视言路。会俄人渝盟，盈廷论和战，惠陵大礼议起，一时棱棱具风骨者，咸有以自见。吴县潘祖荫、宗室宝廷、南皮张之洞、丰润张佩纶、瑞安黄体芳、闽县陈宝琛、吴桥刘恩溥、镇平邓承修尤激昂喜言事，号曰清流。而高阳李文正公当国，宝为之魁，疏入多报可，弹击不避权贵，白简朝入，鞶带夕褫，举朝为之震竦。松筠庵、谏草堂，明杨椒山先生故宅也。言官欲有所论列，辄集于此，赤棒盈门，见者惊相传，次日必有文字。南皮畏见客，惟同志四五得入门。丰润喜着竹布衫，士大夫争效之。侍郎长叙、布政使葆亨以国忌日嫁娶，镇平素服往贺，座客疑且诧。俄而弹章上，两亲家罢官矣。尚书贺寿慈演皇杠，过琉璃厂宝名堂茗话，诸公合数人之力倾之，至摭拾暧昧为罪案，率罢去。二张蒙眷注特厚，南皮以阅学抚晋，丰润以庶子摄都堂，知癸未科贡举，骎骎大用矣。当是时，法兰西窥安南，中朝怀柔藩服，锐用兵，丰润以钦差大臣视师福建。闽县会办南洋，镇平使桂定边界。丰润过上海，中外人士，仰望丰采。既而海疆不竞，丰润主持重，为敌所乘，闻炮声先遁，狼狈走乡村，赖海军学生炮击法师孤拔，歼之，敌始退。丰润犹疏辨，朝廷震怒，削职戍新疆。闽县、镇平，相继谢病去。宝侍郎典闽试，归途纳江山船女为妾，上疏自劾罢官。言路名望锐减。孝钦知诸臣好大言，实不足用，自此遂轻视言官矣。

甲申以后，群臣务为慎重，以奉公守职为贤，论事更张者多报罢。自圣祖提倡理学，持宋明诸儒学说范围天下，名臣多出其中，士重廉耻知自爱，女子葆名节，风俗盖蒸蒸焉。常熟辅政，绍明汉学，号复古，吴县潘文勤、钱塘汪侍郎治之尤勤。场屋，士不明小学，不能中程式，鄙夷程朱之学，斥为迂陋，屏不谈，道德之防渐弛。岁甲午，日本攘我朝鲜。当是时，国家练海军垂二十年矣，岁糜金钱无算。孝钦修复圆明故事，营颐和园。水衡钱不供，醇贤亲王乃移海军费奉之，库帑大虚。辽事起，常熟用游客言，力主战。合肥李文忠久镇北洋，知海军军容虽盛，实窳弱不可恃，力主和，顾无如枢府何，不得已而战。群帅渡鸭绿江，莫相统一，又不戢士卒，韩人离心。日本窥朝鲜久，地理军谋皆夙备。大军屡挫，总兵左宝贵死之。湘抚吴大澂早官词林，有才名，负大志，心慕李合肥，欲以边功邀封拜，上疏请缨。常熟力荐之，命领一军出关助战。吴携书画古玩自随，日与掾属雅歌投壶，示整暇。提督宋庆兵败田庄台，吴军望风溃，军资辎重尽弃之，枪械有未启封者。吴遁入关，诒仍回湘任。军法不举盖如此。恭王起当国，授两江总督刘坤一督师，尽护诸军。刘耄而怯，久之始出关。时海舰皆熸，沿海城岛戒严。道员龚照玙守旅顺。旅夙称天险，水雷炮台甚严备。照玙悉毁之而遁，日人自不意得之。旅顺为北洋门户，京师大震。时十月初十日，正孝钦后六旬万寿也。辽沈尽失，王师不能军，烽火迫三辅，乃弃朝鲜，割台湾，以银三百兆两议和，度支大困。中国无海军，处列强间，贫弱几不国，于是有心者视为奇辱，知闭关自封，不足以自立也，稍稍讲救亡之策。而公卿大臣，犹多株守敝法，视日影朝暮，仅息图存。上乃毅然伸乾断，更新庶政矣。

上雅不善八旗所为，颇思黜满人，倚汉人，又欲革

旧习，冠汉姓，融洽无间，为子孙久远计。满人多怨之，萋菲之言日闻。改制才数月，遽遘仲秋之变，上几蹈不测祸，新政悉废。因钩稽党人，朝野讳言西学，时局为之一变。当丁戊之际，士大夫讲改革者，皆学具根柢，有士君子之行，一二激烈者流，愤沦胥之日深，亦皆志在救亡而已。诛锄之后，或逋伏海外，或戢影荒江，俊彦宿儒，摧折殆无生气。厥后步趋东瀛，以新政之名，揭橥天下，而党锢诸贤，终帝世不复召，论者不能不为人才悲也。孝钦后当同治时，倚汉大臣削平大难，故特重汉臣，敬礼有加，而满臣则儿子畜之。亲贵中，恭忠亲王重汉人，醇贤亲王则反之，章皇初入关，朝廷大政事，皆范文肃、洪文襄所定，惩奇渥温氏以蒙古、色目人压汉人之害，制为满汉双行之法。阁部卿寺，分缺若鸿沟，不相侵越，惟将军都统专属焉。而王公不亲吏事，阳尊之，阴为汉人保登进之路。辛丑回銮，孝钦内惭，始特诏天下议改革，定新官制。少年制进，不深维祖宗朝立法本意，第觉满洲人士，以八旗区区一部分，与我二十一行省汉人对掌邦政，其事太不平，欲力破此局以均势。满汉之界既融，于是天潢贵胄，丰沛故家，联翩而长部务，汉人之势大绌，乃不得一席地以自暖。先是诸皇子读书之所曰上书房，选翰林官教之，其制较弘德、毓庆稍杀。光绪中叶，师傅阙不补，书房遂无人，近支王公，年十五六，即令备拱卫扈从之役，轻裘翠羽，日趋跄清乾景运间，暇则臂鹰驰马以为乐。一旦加诸百僚上，与谋天下事，祖制尽亡，中外侧目。于是革命排满之说兴矣。二十年前，嘉定徐侍郎致祥尝语毓鼎曰："王室其遂微矣。"毓鼎请其故，侍郎曰："吾立朝近四十年，识近属亲贵殆遍，异日御区宇、握大权者，皆出其中，察其器识，无一足当军国之重者。吾是以知皇灵之不永也。"其言至是而信。综计光绪三十四年，朝局凡四变，而甲午、庚子，尤为变局所从出。夫垂裳万里，束手于三岛，楼橹十重，不能以一战，临朝发愤，乌能已乎？南宫坐锢，骨肉之情益乖，相激相乘，遂构滔天之祸，蒙尘之耻中于上，岁币之繁穷于下，大势所趋，立宪之名以上。孝钦自顾倦勤，畏后世之议己，姑以涂饰耳目，幸免及身，岂真为子孙苞桑计哉！语曰："殷忧启圣，多难兴邦。"德宗之世，固殷忧多难矣。圣非不启，若或尼之，邦不足兴，适以敝之，且虚名实祸。孝钦大渐时，亦悔之矣。神器至重，遂遗大投艰于我冲主。

孝钦后为叶赫那拉氏。天命朝，大兵定叶赫，颇行威戮，男丁罕免者。部长布扬古临没愤言曰："吾子孙虽存一女子，亦必覆满洲！"以此祖制宫闱不选叶赫氏。孝钦父任湖南副将，卒官。姊妹归丧，贫甚，几不能办装。舟过青江浦，时吴勤惠公棠宰清江。适有故人官副将者，丧舟亦舣河畔，勤惠致赙三百两（或传二千两非也），将命者误送孝钦舟。覆命，勤惠怒，欲返璧。一幕客曰："闻舟中为满洲闺秀，入京选秀女，安知非贵人，姑结好焉，于公或有利。"勤惠从之，且登舟行吊。孝钦感之甚，以名刺置奁具中，语妹曰："吾姊妹他日倘得志，无忘此令也。"既而孝钦得入宫，被宠幸；诞穆宗，妹亦为醇贤亲王福晋，诞德宗。孝钦垂帘日，勤惠已任知府，累擢至方面，不数年督四川。勤惠实无他才能，言官屡劾之，皆不听。薨于位，易名曰惠，犹志前事也。或传副将尝系狱，孝钦以眷属入视，故沈少司寇家木召见，太后询狱中情状甚悉云。孝钦年七十余，望之如四十许人，发无一茎白者。闻同治年间李阉连英曾得大何首乌，献于孝钦，制蒸不如法，融化类粥糜，并汁啜之。相传千年何首乌，九蒸九晒，服之能延年。

历史载伪太子事，若汉，若明，多有之；至出亡之建文帝，则故主也，从未有伪托万乘者。若庚子武昌之事，真人妖矣。己亥年，湖北有巡检某，赴内阁验看，出东华门，误触中贵车，争持久不解。倏一骑自门出，仪观甚伟，中贵执礼维谨，其人指挥数语，立散去。巡检心异之。逾岁黄州忽来一男子，自诣府廨，骄倨不可一世，问姓名不答。知府惊异莫测，传致武昌。其时上困瀛台，或传有遁荒说。总督张文襄自光绪初出镇山右，历拥旄节，未入朝，初不识天颜，迟疑不敢决，始羁禁江夏狱，阴嘱守令善视之。遍征各官辨识，巡检一见则大惊，即东华门策骑人也。驰告文襄，于是各官皆入狱瞻仰。男子微示意为光绪皇帝，避太后凶威而出，巡检、典史深信之。日朝服往起居。男子书一纸："巡检可守武昌，典史可守汉阳。"此二人则诣督署传恩命，文襄已疑之。无何，男子复书一纸谕张之洞："吾在狱困甚，速致银三千两。"文襄决知其伪，会两司严鞫，乃供为御前侍卫，北京汉人也，贫甚，谋假托，攫金遁耳。文襄不敢上闻，阴毙之狱中。别摭他事，革巡检、典史职。

上天表静穆，广额丰下，于法当寿。颖悟好学，有以圣学叩翁师傅者，则以鲁钝对，盖知太后忌之，不敢质言也。上素俭，衣皆经浣濯缝纫，声色狗马之好泊如也。孝钦嗜梨园曲，上不能不预。或传上善挝鼓，事亦无征。畏太后甚，上本口吃，遇责问，益战栗不能发语。归自西安，尤养晦不问事，寄位而已。左右侍阉，俱易以长信心腹。上枯坐无聊，日盘辟一室中。戊申秋，突传圣躬不豫，征京外名医杂治之。请脉时，上以双手仰置御案，默不出一言，别纸书病状陈案间。或有所问，辄大怒，或指为虚损则尤怒。入诊者佥云六脉平和无病也。七月二十一日，日初夕，有大星从西北来掠屋檐过，其声如雷，尾长数十丈，光烁烁照庭宇，至东南而陨。都市喧传紫微星堕，群讶其不祥。十月初十日，上率百僚晨贺太后万岁寿。《起居注》官应侍班，先集于来薰风门外。上步行自南海来，入德昌门。门罅未阖，侍班官窥见上正扶阉肩，以两足起落作势，舒筋骨为拜跪计。须臾忽奉懿旨：皇帝卧病在床，免率百官行礼，辍侍班。上闻之大恸。时太后病泄泻数日矣。有谮上者，谓帝闻太后病，有喜色。太后怒曰："我不能先尔死！"十六日，尚书溥良自东陵覆命，直隶提学使傅增湘陛辞。太后就上于瀛台，犹召二臣入见，数语而退。太后神殊惫，上天颜暗淡。十八日庆亲王奕劻奉太后命，往普陀峪视寿宫，二十一日始返命。或曰有意出之。十九日，禁门增兵卫，稽出入，伺察非常，诸阉出东华门

净发，昌言驾崩矣。次日，寂无闻。午后传宫中教养醇王监国之谕。二十一日，皇后始省上于寝宫，不知何时气绝矣，哭而出奔告，太后长叹而已。以吉祥轿舁帝尸，出西苑门，入西华门。吉祥轿者，似御辇而长，专备载大行，若古之辒辌车也。皇后被发，群阉执香哭随之。甫至乾清宫，有侍阉驰告太后病危。皇后率诸阉踉跄回西苑。李莲英睹帝尸委殿中，意良不忍，语小阉曰："盍先殓乎？"乃草草举而纳诸梓宫。时礼臣持《殓祭仪注》入东华门，门者拒不纳；迨回部具文书来，乃入乾清门，则殓事久毕矣。故事，皇帝即位数年，即营寿兆，上御宇三十四年，竟无敢议及者，鼎湖既升，始命溥伦卜地。西陵附近旧有绝龙峪，孝钦曾指以赐醇贤亲王为园寝，嗣乃置之。至是仓卒择吉壤不得，欲用之，改名"九龙"，有谓自世祖至德宗，恰九世，疑于数终，似不祥，遂定名"金龙"，上尊号曰崇陵。逾年三月十二日，奉移梓宫于去陵六里之梁格庄暂安殿，以时致祭焉。帝崩之明日，太后乃崩。

栖霞阁野乘

[清]孙静庵撰　徐　鸿整理

《栖霞阁野乘》二卷，清末民初孙静庵撰。静庵别号寰镜庐主人，室名栖霞阁。书中对清代政治内幕及文坛轶闻多有记载，重在揭秘彰隐，故颇有引人入胜处，是当时很有名的一部野史笔记。初版于民国二年，后多次再版。今据民国七年版标点整理。

卷　上

康熙六次南巡始末记

康熙南巡始于二十三年甲子十月二十六日，御舟抵浒墅关。先于廿四日过扬州，将由仪徵幸江宁府，忽遇顺风，可以速达京口，遂乘沙船，顺流而下。次早上金山，晚而登舟，扬帆过丹阳、常州、无锡，俱未及泊，一昼夜行三百六十余里。时汤文正公斌为巡抚，务俭约，戒纷华，御舟已入邑境，县令犹坐堂皇决事也。上骑马进阊门，士庶夹道，至阗塞不得前，上辄缓辔。至接驾轿南行，幸瑞光寺，巡抚前导，由盘门登城，穷檐蔀屋，极目无际。遂从齐门而下，幸拙政园。晚达葑门，驻跸织造府。

第二次南巡，是二十八年己巳二月初三日。御舟抵浒墅关，苏州在籍诸臣汪琬、韩菼、归允肃、缪彤等接驾。日晡时，上入城，衢巷始结灯彩。次日，幸虎丘，登万岁楼。时楼前有玉蝶梅一株盛开，芳香袭人，上注目良久，以手抚之。出至二山门，有苏州士民刘廷栋、松江士民张三才等伏地进疏，请减苏松浮粮，上命侍卫收进，谕九卿科道会议。至十九日，车驾自浙江回苏，合郡士民进万民宴，上领之，命近侍取米一撮曰："愿百姓有饭吃。"士民复请，上又取福橘一枚掷下曰："愿尔等有福也。"

第三次南巡，是三十八年己卯，奉慈圣太后以行。三月十四日，驾抵苏州，在籍绅士耆老接驾，俱有黄绸旛，上标明都贯姓名，恭迎圣驾字样。自姑苏驿前，虎丘山麓，凡属驻跸之所，皆建锦亭。联以画廊，架以灯彩，结以绮罗，备极壮丽，视甲子己巳，逾十倍矣。十八日，逢万寿圣诞，凡百士庶，献康衢谣若干帙，颂圣诗若干帙，万寿诗若干帙，分天、地、人、和四册，以祝万年之觞。又于诸山及在城名刹，广列祝圣道场，百姓欢呼塗路。十九日，召苏州在籍官员入见，赐赏各有差。又赐彭孙遹、尤侗、盛苻升御书匾额。二十日辰刻，御舟出葑门登舟，幸浙江。时两江总督为遂宁张鹏翮、江苏巡抚为商邱宋荦也。上问云："闻吴人每日必五餐，得毋以口腹累人乎？"鹏翮奏云："此习俗使然。"上笑云："此事恐尔等亦未能劝化也。"四月朔日，驾由浙江回苏。初二日，传旨明日欲往洞庭东山。初三日早，出胥门，行十余里，渔人献银鱼两筐，乃命渔人撒网，又亲自下网，获大鲤二尾。上色喜，命赏渔人元宝。时巡抚已先到山上，少顷，有独木船二，拨桨前行。御舟到岸，而随从者未至，巡抚备大竹山轿一顶伺候，上升舆笑曰："倒也轻巧。"有山中耆老百姓等三百余人执香跪接，又有比丘尼艳妆跪而奏乐。上云："可惜太后没有来。"其时翠峰寺僧超揆，步行先驱，引路者倪巡检、陈千总也。在山士民老少妇女观者云集，上吩咐众百姓："你们不要踹坏了田中麦子。"是时，菜花已经结实成角，上命取一枝细看，问巡抚何用，奏云："打油。"上曰："凡事必亲见也。"是日，有水东人民告菱湖坍田赔粮，收纸付巡抚。上问扈驾守备牛斗云："太湖广狭若干？"奏云："八百里。"上云："何以县区志上称五百里？"奏云："积年风浪冲坍堤岸，故今有八百里。"上云："去了许多地方，何不奏闻开除粮税乎？"奏云："非但水东一处，即如乌程之湖溇，长兴之白茅嘴，宜兴之东塘，武进之新村，无锡之沙潡口，长洲之贡湖，吴江之七里港，处处有之。"上云："朕不到江南，民间疾苦利弊，焉得而知耶？"初四日，由苏起銮北发。

第四次南巡，是四十二年癸未二月十一日，驾抵苏州。时巡抚宋荦尚在任，一切行宫彩亭，俱照旧例。荦扈从时，见上勤于笔墨，每逢名胜，必有御制诗，或写唐人诗句。荦从容奏云："臣家有别业在西陂，乞御笔两字，不令宋臣范成大石湖独有千古。"上笑曰："此二字颇不易书。"荦再奏云："臣曾求善书者书此二字，多不能工，倘蒙出自天恩，乃为不朽盛事。"上即书二字颁

赐。顷之，又命侍卫取入，重书赐之。

第五次南巡，是四十四年乙酉三月十八日，驾抵苏州。是日为万寿圣诞，奉上谕："江南上下两江举监生员人等，有书法精熟、愿赴内廷供奉抄写者，著报名齐集江宁、苏州两处，俟朕回銮日亲加考试。"四月十四日，命掌院学士揆叙赴府学考进呈册页，取中汪泰来等五十一人，同前考过郭元釪等十人，俱赴行宫引见，各蒙赐御书《孝经》一部。是年驾又幸昆山县，登马鞍山。旋往松江，阅提标兵水操。

第六次南巡，是四十六年丁亥二月二十六日，上幸虎丘山。三十日，幸邓尉山，圣恩寺僧际志迎驾。午后传旨宫门伺候，赐人参二斤，哈密瓜、松子、榛子、频婆果、葡萄等十二盘。上云："吾见和尚年老也。"六次南巡中，天恩温谕，莫可殚述。初，吾邑惠山寄畅园，有樟树一株，其大数抱，枝叶皆香，千年物也。上每幸园，尝抚玩不置，回銮后又忆及之，问无恙否。查慎行诗云："合抱凌云势不孤，名材得并豫章无。平安上报天颜喜，此树江南只一株。"后此树不久遂枯。

福康安舆夫之暴横

福康安行军时，遴选舁夫，皆壮狡者，四班更替，日驰百里。即监阵督战，亦仿韦虎故事，不乘骑也，故舆夫尤横。嘉庆初，以廓匪不靖，经理藏卫，方以地险寇逋，纡筹乏策。一轿夫头素暴横，入苗人家，强夺藏丫头簪珥，巡视都司徐斐禁之，即捽徐下马，裂其衣殴之。时随营为川北道杨荔裳，姚亦如副之。姚刚直喜任事，闻，赴辕禀福。司阍林姓，即林臬台之叔，颇解事，曰："将军以尊劳心，少不豫，此等琐屑，两君决之可耳。"遂遣多役捕至，犹肆咆哮。怒呼用棍，众愤既深，痛予击扑，手掴至四十，放起已毙。复往禀知，福亦不怒，曰："抢夺斗殴，军政固应加重。"但饬阍人急为选充。越数日移营，舆已驾而舆夫不集，严督之，则环跪崩角曰："役等舍命奔走，原止供奉贵人，今随员均可专戮，役辈恐无遗孑，惟将军主之。"福赧然。即询谁毙役者，姚昂然曰："姚令仪也，与杨揆无与。"福曰："何不告我?"曰："琐事贱人，何敢上渎。"福不得已曰："责之固当，毙之太过。"遂撤姚差。时姚已保升川东道，折已缮，并撤之，改用李銶，则怒其对之戆也，久之乃得迁。时云间许小欧先生在都门闻之，为赋小乐府一章纪之云："杨干仆，叔向戮，泾水兵，段尉刑。书痴白面太憨生，一怒能使三军惊。上公罽帐醉眠热，狐鼠凭陵窃威福。就中舆皂尤狰狞，日日肩公作公足。入市手掣幼妇钗，毁垣刀掑门官腹。监纪咨嗟军尉愁，忌器情多空蹋促。闯然一骑来，意气颠如雷。法令先贵近，何物此重台。呼吏捽之下，倔强奚为哉? 赤棒掴盈百，血肉飞尘埃。上公惭谢首频俯，实应且憎谓予侮。从此蛾眉谣诼多，鹦雀纷哓鸩鸟诉。片语何缘解忤公，三年终竟难淹我。岩廓传说作奇闻，想象须眉争起舞。君不见曹黄门纠刘秃子，几辈寒蝉羞欲死。不分茸城强项多，二妙同岑照青史。"

某制军

旗人某制军，庚子年方官刑部郎中，会拳匪乱作，两宫西狩，某欲避难津门，苦不得川资，仓猝间为日军所虏，命作苦工。某自承系职官，不耐操作，旁有人曰："是满人可使牧马及扫除粪矢。"黎明而起，操作綦苦，少辍则鞭棰从之。适某大尉欲觅汉人能书写者，制军遂为书自荐，大尉录之。未几，联军去京城，大尉以某善伺人意，频行荐之于其国公使，仍充书写。会某公使与庆王晤谭，庆邸徐言外交人才之不易，公使乃曰："人才自有，惜无用之者，即如现在我处之某部郎才，亦可用也。"庆默记之，言于枢臣，谓某人为公使所赏，必非凡品，枢臣又以庆言或有所假借也，争欲罗致。未几，擢海关道，三迁而至总督矣。

金圣叹之死

庚午哭太庙狱，吴下名士同时就戮者十八人：曰金人瑞，曰倪用宾，曰沈䎀，曰顾伟业，曰张韩，曰来献琪，曰丁观生，曰朱时若，曰朱章培，曰周江，曰姚刚，曰徐玠，曰叶琪，曰薛尔张，曰丁子伟，曰王仲儒，曰唐尧治，曰冯郅。家施财产，籍没入官，同时株连军流禁锢者无算。初，明之亡也，吴下讲学立社之风犹盛，各立门户，互相推排。金圣叹以惊才绝艳，遨游其间，调和之力惟多，其名尤著。所至倾倒一时，遇贵人嘻笑怒骂以为快，故及于祸。朝廷之初起是狱也，意欲罗织诸名士以绝清议，苦无以为辞，乃以哭庙事剪除之，以为悖逆莫大于此，骈而戮之，人当无异言。先是国丧，各省抚按率官绅设位哭临，市禁婚乐，妇孺屏息。爵愈崇者，尤必备极其哀，诚重之也。苏亦举行哭临大典，当事者战兢惕厉，礼有弗备，明法随之。然当此所谓人神乏主，亿兆靡依之际，亦罔敢颠越弗恭者。而圣叹即以是率诸生抢人，进揭帖，继至者千余人，群声雷动，盖以吴县非刑，预征课税，鸣于抚臣，因民忿也。哭临者大骇，命械之，众议哗然。金于狱中上书千余言，为民请命，语多指斥一切。抚臣朱某密疏具奏，有"敢于哀诏初临之下，集众千百，上惊先帝之灵，似此目无法纪，深恐摇动人心"等语。朝廷深恶诸名士之诽语也，命大臣讯狱于江宁，以耸观听。谳成，诸人不分首从，凌迟处死，没其家孥财产，一时夺气。吴下讲学立社之风，于是乎绝。

军机领袖

满清公卿贵至大拜，而未尝值军机者，不得谓之真相。军机大臣有时多至六七人，而权实操于领袖，新进者画诺奉行，徒拥虚名也。荣禄在军机势焰尤甚，军机同在值庐，有事绝不商榷，荣以为如是即如是矣。荣雅善王仁和，有疑难事，稍就商议，仁和但能为之推阐，不敢别抒所见也。荣于汉文不甚通晓，遇有草拟诏旨，非仁和莫属。仁和甫拟就，荣反覆详示，即袖以上闻。其余诸军机，互相揣度，窃窃私议而已。军机向例，凡京外章奏，发交军机建议者，各件必先置领袖军机案前，

领袖军机阅竟，传观某军机者，亦只某军机一人阅之，他人不能聚观。领袖军机偶发一议，诸人纵不谓然，但在值庐时，决无有反对者。惟同入奏对时，尚能各抒己意，略事补救。然其人已不可多得，而为领袖所不悦矣。

挑帘子军机

军机大臣次序，一按入值之先后为断，最后入值者，谓之“挑帘子军机”。盖军机入对，领袖者手捧折盒章奏等件首行，余以次从之。将及乾清宫奏对处，则领袖者行稍缓，最后之军机趋前，将帘卷起，让诸军机以次行毕而后入。及奏对毕，领袖行至竹帘，则最后之军机又趋前卷帘让诸军机行毕而复出，如是者习以为常。

旗人生计之窘迫

咸同以降，北京旗人生计之窘，难以言喻，舆台厮养，大有人在矣。某部郎，辛丑回銮后，新录一圉人，曰三儿，其人面目黧黑，健饭善斗。每当驾车疾驶，或与他车角逐，三儿肆口谩骂，或以鞭慑行道之人，人亦稍稍让之，似审三儿者。某度系圉人侪辈，亦不之疑。一日赴友人宴，车至大栅栏，忽有怒马自后来，锦鞍玉勒，望而知为贵介。三儿车横亘在前，不之让，骑者自后叱之。三儿略一回顾，故缓车行。骑者大怒，策马绕出车前，方举鞭欲击，三儿忽笑语曰：“咦，老七，汝想露脸，便不怕裁我耶？”骑者熟视，即下马屈一膝曰：“原来是三爷，匆促间开罪，幸乞见恕！”言毕，牵马旁立，为状甚谨，车去乃行。某大骇怪，归寓穷诘所以，三儿曰：“吾固宗人府籍，骑者吾侄辈行耳。”复诘其名及世职，坚不肯言，翌晨善言遣之。

齐周华救吕晚村疏

齐周华为齐召南之侄，以刊印吕氏书籍受极刑，其生平行事及诗文，均因忌讳不传。兹觅得其救吕晚村疏草稿，为世人所欲亟见者，亟录之以供论世者览焉。其救吕晚村疏云：

臣齐周华，奏为遵旨议复，以抒独见，以广皇恩事。钦维君臣之义，亘古为昭；书契之传，有目共睹。惟圣王不以一己之好恶为好恶，而公论必以天下之是非为是非。浙省吕留良，生于有明之季，延至我朝，著书立说，广播四方。其胸中胶于前代，敢妄为记撰，托桀犬以吠尧。夫尧不可吠，而不吠尧，恐无以成为桀之犬，故偏见甘效顽民，而世论共推义士。又以其书能阐发圣贤精蕴，尊为理学者有之，实未知其有日记之说匿于家也。所以浙省历任诸臣，甫下车辄表扬吕氏，以敦崇儒重道之风。即今总督臣李，皇上所称为公正刚直之大臣，亦曾赠匾致祭，况下此者乎？前者伪朱三太子一念和尚之事，明明败露，羽党株连，赤族之祸，万无可逃，而圣祖仁皇帝寝息不究，使其一门得保首领于光天化日之下。则吕留良者，固我圣祖之所赦宥者也。今因逆贼曾静波及吕留良一门，夫吕留良所大不足于人世者，谓其子孙既受我朝厚恩，身叨仕籍，冥中亦宜绝口不言，自尽亡国之礼如其生也。更必勉其子孙，素位而行，竭心尽力，以仰报朝廷覆载之鸿恩。即吕留良冥顽莫回，身殁之后，子孙亦当毁板焚书，以灭其迹。乃吕留良自明社已墟之后，日怀幸灾乐祸之心，讪詈之词，无所不至。其子孙又不思盖愆之不及，反若扬厉之不宏，《书》所云“自作孽，不可逭”者，使处他朝，吕氏其无遗类也久矣。幸叨日月之光华，不以秽土而不照，虽肆为诋毁，其于我朝列圣之积德累仁，初何毫末之损乎？查逆贼曾静，生于今，长于今，既非明帝之故黎，复非仪宾之末裔，践土食毛，久享太平之福，乃顿起无良，谋为不轨。及事败祸临，将罪尽嫁吕留良。夫吕留良以先朝遗氓，华夷之辨，托诗书以见志，固属鄙陋之私，实未尝教曾静以叛逆也。吕留良产于浙，浙之信从者，宜视楚人犹深；而浙之人，皆知天经地义之所在，尊君亲上之极诚，未尝有向陕西总督投以叛逆之书也。今逆贼曾静，嫁祸吕留良，供云：“误读吕书所至。”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兵固杀人之器，遇志士仁人，则杀身以成仁；遇贼子乱臣，则篡弑以流祸，顾视操兵者何如耳。吕留良之书，即为吕刃，安可为乱臣贼子作替身乎？伏读上谕，日以改过望天下之人，故宽曾静于法外。臣思吕留良、吕葆中逝世已久，即有《归仁说》作于冥冥中，臣已不得而见。第其子孙以祖父余孽，一旦罹于狱中，其悔过迁善，趋于自新之路，必有较曾静为尤激切者。夫曾静现在叛逆之徒，尚邀赦宥之典，岂吕留良以死后之空言，早为圣祖所赦宥者，独不可贷其一门之罪乎？（下略）

高江村以探宫内隐秘得异宠

康熙丁巳、戊午之际，入资得官者甚众。继复荐举博学鸿词，于是隐逸之士，尽趋都下。后己未试鸿博科，高江村进三不如之说，以毁百四十三征士。在上者，虚意始倦，一时哗然，以为与李林甫表贺野无遗贤无异，在朝在野疾之甚。然高方以文墨得上宠，地既亲近，权势益崇，无如何也。方江村之入都，自肩被进彰义门，书联扇遍赠朝贵干仆，以谋朝夕。明珠司阍见其善书也，延课子。一日，明珠急欲作数函，仓卒无人，司阍以高对，即呼入，援笔立就，明珠大喜，遂属掌书记。后入翰林，直南书房，皆明之力也。江村有小慧，既置身势要，橐日益以富，则结欢近侍，探宫内起居，报一事酬金豆一。每入直，金豆满荷囊，日暮，率倾囊而出。以是内廷隐秘事，皆得闻。或觇知上方阅某书，即抽某书翻阅，偶询及，辄能对大意，故益得异宠。上尝曰：“在廷博雅，可与道古者，莫士奇若。”而忌之者益深矣。高初因明进，至是明转向之访消息。每归第，则九卿之肩舆塞其巷，明亦在焉。江村直视，踏步入门，若弗知也。诸贵客皆使仆从侦探：盥面矣，晚饭矣，少顷，则传呼延明相国入，必语良久始出。其余大僚，或延一二人晤，不能遍，则令家奴出告曰：“日暮不能见，请俟异日也。”诸肩舆始摩击而散，明日俟于巷者复如故。声势

赫奕，上下侧目。或有谮之者，谓士奇肩襆被入都，今但问其家资，即可得其招权纳贿状。上一日问之，高跪进曰："督抚诸臣，以臣蒙主恩，多有馈遗，其实圣明威福不旁落，臣何能参预一字。在彼诚无益，在臣则寸丝粒粟，皆由恩遇中来也。"上笑置之。后以排之者众，放归。

皖抚阿克达春之笑史

阿克达春署皖抚，亳州牧某来见。阿延入，坐定，问曰："毫州去省城若干里?"某答曰："卑职任亳州，非毫州。"阿讶曰："卜州？咱们城里人都念他作'毫'字，怎么安徽人念作'卜'字，这相差岂不太远了吗?"

内务府某郎中妻之历史

德馨任江西巡抚，酷好声剧，署中除忌辰日，无日不箫管氍毹也。其女公子有国色，嗜好尤过乃父，且极喜观演男女淫媟事，《翠屏山》、《也是斋》之属，无日不陈眼帘也。时官新建县者为汪以诚，汪故有能名，以武健严酷得大吏欢，历任优缺。至是，则益遣丁役，持重币，走四方，聘名伶来赣，躬为戏提调，日在抚署中。任内一切大小事，悉倩同僚代之。是时赣中有一联曰："以酒为缘，以色为缘，十二时买笑追欢，永朝永夕酣大梦；诚心看戏，诚意听戏，四九旦登场夺锦，双麟、双凤共消魂。"额曰："汪洋欲海。"四九旦、双麟、双凤皆伶名也。后德败，汪亦褫职。德女当德宗选后时，亦被选入宫，孝钦极赏之，将正位中宫矣。德宗以其举动轻浮，深不喜之，竟落第。后为内务府某郎中妻。

圆明园内发现之房中药

丁文诚官翰林，一日，召见于圆明园。公至时过早，内侍引至一小屋中，令其坐，俟叫起。文诚坐久，偶起立，忽见小几上有蒲桃一碟，计十余颗，紫翠如新摘。时方五月，不得有此，异之。戏取食其一，味亦绝鲜美。俄顷，觉腹热如火，下体忽暴长至尺许。时正著纱衣，挺然翘举，不复可掩，大惧欲死。急俯身以手按腹，倒地呼痛。内侍闻之，至询所苦，诡对以暴犯急痧，腹痛不可忍。内侍以痧药与之，须臾，痛益厉。内侍无如何，乃饬人从园旁小门扶之出，而以急病入奏。公出时，犹不敢直立也。

京员以八行书为入款之大宗

满清官场社会最为黑暗，贿赂公行，毫无顾忌，人多知之。乃苞苴请托，竟有无孔不入，且须旁敲侧击以出之者。取而录之，亦一异闻也。余戚某尝为予言，有其友某为京师某府大臣书启文案，月束仅十二两，而车马、宫室、衣服、饮食甚为豪侈，有月非数百金不能办者。予戚问焉，则曰："予入款全在作八行书耳。"八行书者，请托之函件也。凡官吏出京，如系小员，则必向各大官求得荐书，携之任所，以投于其上司。如系大员，则其属必使人运动京中大官，致函于彼，为之关说。其书限以八行，故称为八行书。求之者非先纳金为寿不能得，故京中大员，无不以写八行书为入款之一大宗。然求八行书者，尤必探所求之人，其所聘书启文案为谁，袖金遗之，文案乃视其所遗之多寡，而为之轻重其辞。此项赠金，以有大员由京之任时，所入为尤厚。盖求荐书者，多彼此竞争，不得藉金钱之力以取胜也。惟某府大臣一席，在政界中亦非甚有权力者，而其署中之区区一文案，竟有人竞以金输之，则势焰薰灼之辈，其门庭如市之况，更当何如!

铎洛仑之笑柄

旗人铎洛仑者，光绪中官山东粮道，以征粮苛急，民怨次骨。一日，铎因公出省，至齐河，渡河而北。日暮，行旷野中，土民忽结队百余人，持刀棍来，从者以为劫贼，皆踉跄走。独铎一人坐舆中，当喝问："你们都是干什么来的?"民不答，径捽铎舆中出，叱使伏地，褫其裤，选隶役所执大杖杖之八十，臀肉尽脱。杖毕，委之去。铎以是革职十余年，复夤缘官某省盐道。值书院月课，榜发，监院官以奖赏银请，铎援笔径批第一人十两。故事盐道缺最瘠，月课第一人，奖银不过二两，监院以旧例告，请减。铎哑然曰："咱们在城里时，偶向石头胡同口袋庭听姑娘们唱一支小曲，也要赏他个四两头，这人花花绿绿的写了这七百多字，请师爷们念与我听，也怪有调门儿的，难道就不值十两头吗?"

山东巡抚国泰之笑史

乾隆末，国泰为山东巡抚，年才逾弱冠，风姿姣好，酷嗜演剧。在东日，与藩司于某，在署中演《长生殿》，国扮玉环，于扮明皇。每演至《定情》、《窥浴》诸出，于以为上官也，不敢过为媟亵，关目科诨，草草而已。演既毕，国正色责于曰："君何迂阔乃尔？此处非山东巡抚官厅，奈何执堂属仪节，以误正事？做此官行此礼之谓何？君何明于彼而暗于此耶?"于唯唯。自此遂极妍尽态，唐突西施矣。国乃大快曰："论理原当如是。"后国被钱南园所参，高宗即令钱随和珅往勘。使节抵济南，署中剧尚未阕，国闻报，仓皇易妆往见，而上脂粉痕犹隐隐也。

潘云阁之轶事

当北捻之莅清江浦也，总南河者为潘云阁，时正演剧未终，仓皇出走。议者率诟病之，以其仅耽声伎，初无戒备也。至其琐事，有足令人失笑者。盖潘于五十以前，受制于妻，无后房之宠。失偶后，始大纵所欲，称如夫人者四，又各蓄艳婢四人，其余仆婢佣妇少艾者尤夥，悉昵之。不足，每于出巡时，睹民人妇之美好者，归辄遣仆妪托词如夫人召入署，信宿而出，赠以朱提廿两，如是者月更不可以指数。其总南河时，年几七十，而精神矍烁，逾壮年人。性豪纵如昔时，颇有严世藩美人双陆之概。其如夫人率南部名倡，极精音律，所育艳婢十六人，歌舞极娴习，署中演剧装服砌抹咸备。时或

命酒，展红氍毹，令诸婢扮演，其爱妾即在后场理丝竹，己则著短绿袄及膝，冠便帽，红线成握，长尺有咫，斜披肩背。时便帽结红线，必附以绥缨，今久不行矣。白须如帚拂胸，支颐叠股而观，遇剧中关目可噱者，则起至场中，与诸婢狂嬲以为乐。辕下官属咸令之旁观。适演《挑帘裁衣》诸院本，备极妖冶，遂群起狎嬲诸婢，丑态毕露。旁有掩口嗤者，为所闻，由是遂禁男子不得予观矣。更闻其于理事室中，另辟一房，妇女装饰针黹所需之品悉备。每于午后，即莅其中。凡署中妇女欲市各物，不令出购，需各自来交易，必一一亲与论值，故靳之，以索群雌笑骂。甚且捋其白须，以掌掴其颊，而后以为快。夫昔人体魄宏富，日御数女者，亦所恒有，初无足异，独其演剧设肆，其可与乞食诸姬之韩熙载后先媲美。且能不令门下客有"最是五更留不得，向人枕畔著衣裳"之咏，则又韩熙载所不若矣。倘能稍稍移此精力，以治理一方，则清淮一带数千百万之生命财产，又何至沦陷哉？悲夫！

穆彰阿势倾中外

道光时，穆彰阿当权，势倾中外，无敢撄其锋者。蒲城王鼎欲劾之，恐不胜，乃以死争，草长奏怀之，闭阁缢死。时陈孚恩领军机章京班首，闻之趋视，得其疏，挟以揭穆。穆瞰以重贿，令毁之而以暴疾闻，且趣陈遍白于朝。当是时，陈仓皇奔诣，且眩于重报，亦未熟计事之利害。及奏上，事定。穆一日于军机谓陈曰："王尚书前日之变，顷闻人有异言，兄首见其状果云何？"陈不意穆遽有是问也，逡巡无以对。在坐诸王公相顾愕眙，知其事者左右视，踢踖作呃逆声。陈归，知穆欲其灭口，然举发而苦无左证，己亦不免惴惴然，欲死以自白，眷于爱妾弗能决。正迟徊间，忽传有晋秩命，于是走穆称谢。方入帘长跽，穆大笑曰："昨者我正为君分谤，君苟一言，则众口塞矣。"陈曰："某谓中堂有意督过之，故唯唯者亦欲为中堂分谤也。"各相顾会意而罢。当此之时，无不知王之死者，然皆漠不以为意。而北人之宦于京者，尤相戒不言此事，惧及于祸也。至孙衣言铭张芾基，始有"额额蒲城，深膑太息。闭阁草奏，忠奸别白。疏成在怀，遂缳以绝。或匿不闻，闻以暴疾。"之语，于是载笔家皆道其事云。

铁路车手之道台

天津探访局总办杨以德，庚子前在天津火车剪票，拳乱时颇得意外之财。乃官兴勃发，捐一杂职，夤缘人探访队。工谄媚，善迎合，苟可以邀功者，虽诬其父为贼，亦所不顾。知袁之注意革命党也，乃出其傥来之财物，广布耳目，凡稍有疑似者，必逮捕罗织，以成其狱，被害者不胜枚举。杨藉此遂得直接于袁之门下，捐知府、保道员矣。组织探访队，杨为管带，特设探访局，杨为总办。其恶之最著者，如炸弹案之诬捕张榕，马贼案之逮捕丁汝彪，立宪降谕之日，密捕吴道明，致毙于毒药。其室中罗列孙、康及梁启超、麦孟华、章炳麟、邹容诸肖像，日夕谛视，自谓捕得其一，京堂可操左券矣。忽一日密禀徐世昌，谓邹容到京。徐大惊，飞饬内外厅戒严，并搜各客寓及庙宇寺院。时距邹容之死已一年半矣，其诬妄率类此。

徐健庵之招权怙势

徐健庵柄政时，一时名士咸出其门下，招权纳贿，无所不至。每届科举，其前列者，率徐党人。有某名士者，投刺其门，日馈阍者十金以为常，而不求见，但属以名上达而已。阍者怪之，以白于徐。徐留见之，其人故作踖踧状，谓："吾诚意未至，不敢求见。"强之始入。徐问："足下有深仇未报乎？"曰："无有也。""然则何为逡巡不敢言？"固问之，乃长跽曰："欲得来科状元耳。"徐曰："已有人，可思其次。"某名士谓他非所望，宁迟一科，徐许之。后徐不久罢去，此人亦懊恼以终。

又徐健庵被议归，欲延潘次耕于家。顾亭林以书尼之云："彼之官弥贵，客弥多，便佞者留，刚正者题。今且欲延一二学问之士，以盖其群丑，不知薰莸不同器而藏也。吾以六十四之舅氏主于其家，见彼蝇营蚁附之流，骇人耳目，至于徵声发色而拒之，仅得自完。"读此知当日昆山怙势，其气焰实不可近，故亭林先生痛嫉之也。

五华山永历故宫之题壁

云南五华山，永历故宫在其上。顺治丁亥，洪承畴督师，由贵筑大路取滇，李定国拒战曲靖。吴三桂由广西、四川旁捣其虚，至黄草坝，入省城。永历遁至阿瓦，三桂重购得之，缢于贵阳府。三桂以功封平西王，遂据山上故宫，增修二十余载，备极崇丽。康熙癸丑，三桂反，出攻长沙，乙卯称尊号，戊午病死。伪周洪化，其孙也。戊午，诸王、贝勒讨贼，驻军曲靖。赖将军平耿精忠，由福建进征西粤，亦由四川黄草坝直薄省城，俘伪洪化斩之，滇南大定。康熙癸亥，金陵邵子为章赴幕楚雄，访其父老得实，题四截句于壁，一时争相傅和。诗曰："百万雄师睥睨间，先朝一脉绝南蛮。擒人即是人擒路，谁道天公不好还？""军威南朔敢称雄，转眼兴亡一瞬中。他日龙门成纪传，君臣父子总无公。""行营历历草萋萋，铜柱摩崖手自题。虎豹无睛威尚在，老军犹说旧平西。""岧峣天半起觚稜，不尽亭台取次登。心力刚枯人事去，秋风谁与哭西陵？"邵子诗笔敏妙，惜有濡头之癖，落魄寡俦，故不堪显于时。

俺达公之酗酒嗜杀

俺达公之信，尚可喜之长子也。酗酒嗜杀，壶樽杯斝，与弓刀矛戟之属，随其所至，必兼携以行。坐则辄饮，饮醉则必杀人。深宫静室，无以解酲，即引佩刀刺其侍者，虽宠仆艳姬瘢痏满体。性喜畜狗，筑狗房，设狗监监之，下隶以健儿数十人，闲旬必纵之出府，所过屠肆，例应各给豕肉饲之。街中人狗塞途，行者辟易。一夕闻有哄声，亟呼监往视，监遇瘈狗而奔，不敢复往。

之信大怒，命左右割监肉啖狗，肉尽而止。又取民间子十五以下为把竿之戏。竿长二丈，以筼筜为之，砻节莹皮，其光可鉴，教之攀缘上下，盘舞竿头，之信把盏观笑以为乐。其习技未熟者，多至颠殒，或穿腹折肢，恬不介意。

世臣以诗稿见斥

高宗驻跸盛京，祗谒陵寝，以祭器潦草，革盛京礼部侍郎世臣职。又以世臣诗稿有"霜侵宾朽叹途穷"之句，谕谓："卿贰崇阶，有何穷途之叹？彼自拟苏轼之谪黄州，以彼其才其学，与轼执鞭，将唾而棰之。"世臣诗又有云："秋色招人懒上朝。"谕谓："寅清重秩，自应夙夜靖共，乃以疏懒鸣高，何以为庶寮表率？"诗又云："半轮明月西沉夜，应照长安尔我家。"谕以盛京为丰沛旧乡，世臣不应忘却，严旨斥责。即令满员官盛京者，各书一通悬之公署。

潘柽章之遗诗

潘柽章著述甚富，悉于被系时遗亡，间有留之故人家者，因其罹祸甚酷，辄废匿之。如《杜诗博议》一书，引拟考证，纠讹辟舛，可谓少陵功臣。朱长孺笺注多所采取，竟讳而不著其姓氏矣。近得其古近体诗数篇，亟录之以俟能表章者。其《读五代史》云："唐室乱天纪，鸷猛化侯王。健者夜一呼，万乘起彷徨。取守既同道，贻谋安得良？遂令燕云地，化为狼与羊。倒受太阿柄，失势还自戕。有宋鉴其弊，居重御四方。矫枉失之过，国威遂不强。善哉府兵制，作法贵于凉。"《卜居》二首云："每爱西山好，烟霞无早昏。茶香晴送鹤，果熟晓争猿。得意花颜色，会心鸟语言。幽寻偏得性，独往志空存。""极望草萋萋，春原肥乳羝。青桐谁见实？朱凤尔何栖？短褐晨霜重，征尘夕照低。浣花溪有约，杖履不应违。"《关山月》云："绣衣金匼匝，宝马铁连蜷。出身誓向边场死，那能宛转妻儿前？离家复见故乡月，见月思乡情不歇。天山飞鸟却向南，陇头流水分呜咽。幕前健儿歌且悲，霜寒风劲胡马肥。闺中远不闻吹笛，塞上愁谁听捣衣？可怜夜夜关山月，只照从军不照归。"《丁亥春与文心兄理平川旧业归途有感》云："草堂幸已赋归来，别业蓝田且共栽。废驿旧经征战尽，野花初向别离开。数通画角连笳起，一树斜阳带鸟回。照水独怜华发改，诗棋两事老余才。"《忆戊子秋过外家东衡里因寄表弟章伯升》云："数载烽烟隔渚限，清溪野色望中开。山将落日排云去，水抱孤帆拂岸来。巷口燕巢春绕树，门前虎迹晓冲苔。援琴四壁贫何恨，孙叔当年不治财。"《奕隐赠云间谢绎之用枰字》云："扁舟问我溪山行，坐觉九峰秀色生。当局尽从疑处失，先机谁向败中争？白云侵户明书几，红叶当阶覆石枰。身世渔樵何处隐？独能蝉蜕任浮名。"《酬王云顽夕坐有感见寄》云："虚无映卷帘，林壑尚余炎。露咽蝉高树，风吹月短檐。雄谈曾压胆，怪事几张髯。郑重瑶华赠，聊从紫气占。"《灵岩怀古》云："半空塔影回参差，入眼兴衰欲问谁？麋鹿有情伤地僻，草花无主恨年移。溪山尚倚吴王剑，江月空弯西子眉。薄暮老僧为指点，白云封处六朝碑。"《和陶乞食诗赠乞食诸公并序》云："辛卯秋，村民十百为辈，望门投食。予谓救灾恤邻，谊也。况上无所呼号，下不为剽掠，而俯首一饭，尤良民也。渊明旧谷既没，新谷未登，日月尚悠，为患未已。乞食贤者之事，乃众人优为之，慨然有作：沟壑势所迫，贸贸行安之？促步望烟火，低头好言辞。善悉主人意，高义无嗟来。升斗竭所余，满腹辄废卮。感激话畴昔，内热咩羊诗。同里无赈恤，曷云济世才？愧客供给薄，强饭以相贻。"《移居诗赠人》云："近知卜筑到江滨，遁迹聊依水岸分。波底白鸥渔有国，天边苍葭雁为群。故乡回首桑麻接，曲径通人鸡犬闻。吾亦经营苍海计，乘槎浩荡一从君。"

粤民之横被荼毒

读梁药亭《养马行》，而知国初粤民之横被荼毒，盖倍甚于他省。耿尚藩之镇粤也，广州城内外三十里，民间所有庐舍坟墓，悉令夷为平地，俾藩兵筑厩养马。其中居民窜徙流离，为之一空。药亭哀之，为作是诗。诗云："贤王爱马如爱人，人与马并分皇仁。王乐养马忘辛苦，供给王马王之民。马日龁水草百斤，大麦小麦十斗匀。小豆大豆驿递频，马夜龁豆仍数巡。马肥王喜王不嗔，马瘦王怒王斩人。东山教场地广阔，筑厩养马凡千群。北城马厩先为坟，马厩养马王官军。城南马厩近海滨，马爱饮水海水清。西关马厩在城下，城下放马马散行。城下空地多草生，马头食草马尾横。王谕养马要得马性情，马来自辽左马不轻，人有齿马服以上刑。白马王络以珠勒，黑马王络以紫缨，紫骝马以桃花名。斑马缀玉锁，红马缀金铃。王日数马点养马丁，一马不见，王心不宁，百姓乞为王马王不应。"

辽阳杨某以能歌免杀

顺治间辽阳杨某总督松江，偶与无锡进士刘果远会饮观剧。酒酣，杨忽拍案呼曰："止，止！音节误矣。"刘异之，问杨亦解音律乎？杨曰："余命实赖是获存也。初，清兵破辽东，恐贫民为乱，先拘而屠之。又二年，恐富民聚众谋不轨，复尽杀之。惟四等人不杀：一皮工，能制快鞋不杀；二木工，能作器用不杀；三针工，能缝裘帽不杀；四优人，能歌汉曲不杀。其被杀者，尤以秀才为最惨，以其不能工作，而好议论也。时余为诸生，被获，问曰：'汝得非秀才乎？'余曰：'非也，优人耳。'曰：'优人必善歌，汝试歌之。'余遂唱《四平腔》一曲，竟释去，此余命所以获存也。"述竟，即于筵间亲自点板，歌一阕而散。明季辽阳之兵燹，观此可见一斑矣。

满洲亲贵得于畿辅五百里内跑马占圈

国变后，满洲人关诸亲贵，得于畿辅五百里内跑马占圈，以酬佐命之功绩，黎民苦之，蠡县庞果庄，有嫠妇贫且老，挈一稚孙以居。一日，其宅忽被圈去，迫令即

日移出，嫠妇惶急无措，抱其孙倚门哭。乡人闻而哀之，然皆无如之何。有边大有者，慷慨好义，里中少年怂恿之，使出为理论其事。大有慨然往，不得许，且受侮而归。怒甚，径返其室取短刀出，其妻问之，不顾。时来此跑马占圈者凡五骑，大有持刀至，悉歼之。众大惊怖，劝之逸。大有呼曰："边某岂畏死者？若逃去，必累此孤儿寡妇，则哀之者适以害之矣。丈夫有罪不逃刑，死何足惜？"卒自首论死，时称为义侠云。

《红楼梦》包罗顺康两朝八十年之历史

《红楼梦》一书，说者极多，要无能窥其宏旨者。吾疑此书所隐，必系国朝第一大事，而非徒记载私家故实，谓必明珠家事者，此一孔之见耳。观贾政之父名代善，而代善实礼烈亲王名，可以知其确确明珠矣。今略举所臆见诸条于后，以谂世之善读此书者。林、薛二人之争宝玉，当是康熙末允祀诸人夺嫡事。宝玉非人，寓言玉玺耳，著者故明言为一块顽石矣。黛玉之名，取黛字下半之黑字，与玉字相合，而去其四点，明明"代理"两字。代理者，代理亲王之名词也（废太子后封理亲王）。理亲王本皇次子，故以双木之林字影之。尤虑观者不解，故又于迎春，名之曰二木头，迎春亦行二也。宝钗之影子为袭人，写宝钗不能极情尽致者，则写一袭人以足之。而"袭人"两字拆之，固俨然"龙衣人"三字，此为书中第一大事。

此书所包者广，不仅此一事，盖顺、康两朝八十年之历史，皆在其中。海外女子，明指延平王之据台湾。焦大盖指洪承畴，承畴晚年罢柄权闲居，极侘傺无聊，曩曾于某说部中得其遗事数则，今忘之矣。大醉后自表战功，极与洪承畴事符合，妙玉必系吴梅村，走魔遇劫，即记其家居被追，不得已而出仕之事。梅村吴人，妙玉亦吴人，居大观园中而自称槛外，明寓不臣之意。参观《桃花扇·余韵》一出，当日官府方点派差役，持牌票访求前代遗民，可知梅村之 出，必备受逼迫也。

王熙凤当即指宛平相国王文靖，康熙一朝，汉大臣之有权衡者，以文靖为第一，书中固明言王熙凤为一男子也。

一万八千金之烟泡费

内廷凡遇庆节演戏，召王大臣入座听戏者，时间以六小时为限。王大臣之有烟癖者，瘾发辄不自禁，内监乃得因以为利，度其瘾将发，即送茶一杯至，媵以烟泡三枚。犒赏之额，视官缺之肥瘠为等差，自十金至百金不等。光绪庚辰，俄人以索还伊犁事，几启衅。于时办理海防，召固原提督雷正绾入卫，驻山海关。雷抵都，适孝钦万寿，得拜入座听戏之命。雷烟瘾极大，闻命深以为忧，乃浼人与内监商明，每小时必送茶一杯，每日六茶，每茶索犒千金，雷不得已从之。计听戏三日，而茶赏乃至一万八千金，都下谓为第一阔烟茶也。

虎林军营唱和诗

吴愧庵名炎，潘力田名柽章，才望相埒。康熙癸卯二月，同以史事株连，逮系虎林军营。吴有《营中送春》诗云："一半春光缧绁过，唾壶敲缺待如何。莺声啼老听难到，柳絮飞残扑转多。晼晚斜阳连雉堞，朦胧短梦绕岩阿。不堪往事成回首，总付钱塘东逝波。"潘漫成四首，其一："抱膝年来学避名，无端世网忽相婴。望门不敢同张俭，割席应知愧管宁。两世先畴悲欲绝，一家累卵杳难明。自怜腐草同淹没，漫说雕虫误此生。"其二："吴关一路作羁累，棘木庭前听五词。已分残形轻似叶，却怜卫足不如葵。下堂真愧先贤训，抱璧几同楚客悲。纵使平反能苟活，他年应废蓼莪诗。"其三："圜土初经二月春，薰风又到絷维身。流萤夜度绨袍冷，采蕨朝供麦饭新。敢望左骖归越石，还期长佩拟灵均。多情最是他乡侣，闲谱龟兹慰苦辛。"其四："阅历风霜只自疑，难将身世问时宜。穷愁只合吾侪事，姓氏羞为狱吏知。见说成书刑铸鼎，不闻有梦召胥靡。南山此去躬耕好，未可重题酒后诗。"吴《怀古》四首，《咏岳忠武》云："将军野战最知名，半壁山河一力撑。义在春秋臣节殚，法过韬略阵云明。运移宋历终江海，功就蕲王敢弟兄。痛饮黄龙千载恨，钱塘夜夜有潮声。"《咏伍相国》云："阖闾行歌未身死，一言投契作宗臣。报仇莽日忘荆国，抉眼衰年看越人。罗刹江头潮最怒，姑苏台畔草长新。虫沙猿鹤无穷化，愿向波涛问大神。"《咏苏文忠》云："杭州刺史最风流，箫鼓楼船春复秋。讥诮每撄丞相怒，判书常应老翁求。六桥花柳蒙遗泽，两岸湖山纪胜游。当日怜才岂无意？峨眉夜月照高丘。"《咏于忠肃》云："开元城外黑云屯，土木营边日月昏。手挟六龙群喙定，身担一线国威尊。战争有几禁南牧，缯币无多返北辕。两字狱成明主惜，高名赢得并乾坤。"《与美生对酌》绝句云："平生恨不学屠沽，输与高阳一酒徒。此日尊前须尽醉，黄泉还有卖浆无？"是岁五月，吴与潘俱磔于杭之弼教坊，同死者二百余人。先一日，吴语其弟曰："我辈必罹极刑，血肉狼藉，岂能辨识？汝但视两股上，各有一火字者，即我尸也。"闻者无不流涕。

陈鹏年得免通海之案

康熙时，陈恪勤公鹏年，为苏州府知府。春日偶游虎丘，题二律云："雪艇松庵阅岁时，廿年踪迹鸟鱼知。春风再拂生公石，落照仍衔短簿祠。雨后万松全合沓，云中双阙半迷离。夕佳亭上凭栏处，红叶空山绕梦思。"其二首云："尘鞅删余半晌闲，青鞋布袜也看山。离宫路出云霄上，法驾春留紫翠间。代谢已怜金气尽，再来偏笑石头顽。栋花风后游人歇，一任鸥盟数往还。"总督阿山，与公不协，得其诗，乃句疏字解，指为咒诅诽谤而奏之。大意谓陈与郑氏通，故有鸥盟往还之语，盖鸥为海鸟，而郑氏居海中，故以为喻也。疏奏，上谓诗人缘情遣兴之作，何得辄加罗织，所奏不准，恪勤竟无恙。然当时通海之案，江浙名士富室赤族者数百家，恪勤独得免，可谓天幸。

八旗贵胄多不通文理

八旗贵胄，多不通文理，有绝可笑者。忆某岁初春

在京师，一日，之北城，道经板厂胡同。路北一巨室，丹雘方新，盖甫落成者。门内悬荆州将军官衔封牌，而门联则为"明月三更沉塞北，将星一夜陨江南"。朱笺墨字，书亦颇圆整，大惑不解。询之知者，乃知为现任荆州将军之子，浼门客作春联，门客尝有求不遂，私衔恨，欺某不识字，故为是以诅之也。然未逾月，荆州都统奏报将军出缺矣。

纪文达不没人长

纪文达公以乾隆丙子扈从，道出古北口，偶见旅壁一诗，剥落过半，中有"一水涨喧人语外，万山青到马蹄前"二句，公奇赏之。壬午顺天乡试，公充同考官，得朱子颖孝纯投诗作贽，则是联在焉。因叹针芥之契，果有夙因。后公出督闽学，严江舟中赋诗云："山色空蒙淡似烟，参差绿到大江边。斜阳流水推篷望，处处随人欲上船。"尝语子颖，谓此首实从万山句脱胎，人言青出于蓝，今日乃蓝出于青。此固骚坛佳话，亦可见前辈之虚心盛德，不没人长也。

米汉雯之放浪江湖

完平米紫来先生汉雯，为王文贞公崇简之婿，能诗善画，时呼为"小米"，性放浪不羁。康熙间举博学鸿词，授编修，典云南乡试。故事：试差复命，不得过一年。先生六月朔赴云南，事竣，浪迹江楚，到处流连，至十二月犹未还归。兄王瞿庵遣人敦迫，乃就道。及至都，见人辄言曰："我乃被人押解来京耳。"众咸笑之。有命在身，而浪游如是，虽近于放纵者之所为，然世之奔走京华，热心利禄者视之，能无愧否？

黄叶道人

清初黄叶道人潘班，尝与一林下巨公连坐，屡呼巨公为兄。巨公怒且笑曰："老夫今七十余矣。"时潘已被酒，昂首曰："兄前朝年岁，当与前朝人序齿，不应阑入本朝。若本朝年岁，则仆以顺治二年生，兄以顺治元年降清，仅差十余月耳。唐诗云：'与君行年较一岁'，称兄自是古礼，君何过责也？"满坐为之咋舌。论者谓潘生此语颇伤忠厚，宜其坎壈终身。纪文达记此事，谓名教攸关，不得为之佻薄。因引所作《四库总目》明代集部，以练子宁至金川门卒龚诩八人列解缙、胡广诸人前，按语至云："枭鸾异性，未可同编。"又云："纡青拖紫之荣，不得与荷戟老兵争一纸之先后。"词严义正，洵足诛奸谀于既死。其所称林下巨公，文达特讳言其姓氏，盖即明降臣礼部尚书常熟钱谦益也。

朱竹垞咏史诗

朱竹垞先生官翰林时，《咏史》诗云："汉皇将将屈群雄，心许淮阴国士风。不分后来输绛灌，名高一十八元功。""海内词章有定称，南来庾信北徐陵。谁知著作修文殿，物理翻归祖孝徵？"当时或因天禄秘书，编纂不预，防局华选，荐擢不公，故先生借此抒感。而读是诗者，谤议横生，不久遂湖山放废矣。

龚尚书之怜才下士

合肥龚尚书，怜才下士，嘉惠孤寒，海内文流，延致门下。每岁暮各赠炭资，至称贷以结客。马世俊未遇时，长安过夏，侘傺特甚，袖文质公。公读竟，叹曰："李峤真才子也。"赠金八百，为延誉公卿间。明年辛丑，马遂大魁天下。公卒，竹垞挽诗有云："寄声逢掖贱，休作帝京游。"盖深惜之也。

季给谏狱中

泰兴季天中给谏，为苍苇侍御之兄。五六岁时，观演《苏子卿持节牧羊》剧，惝恍离席，拊几太息曰："噫，十九年矣！"座客咸奇之。后弱冠登第，由庶常改给谏，以建议谪辽左，姜西溟称为本朝第一谏臣，盖其卓尔不群之概，已于筵前一叹征之矣。迨赐环时，给谏已殁，特旨归葬。榇达里门，适苍苇以监察御史巡按山西盐课，弹章数十上，忤旨系狱。在狱中梦与兄絮语，醒而述为长歌，寄天中柩前以代酒。诗中有云："呼兄兄呼弟，相见甚相喜。携持各一手，分明见十指。颜色非生平，无复旧冠履。长跪问我兄，胡为瘦至此？兄云尔不知，我今长已矣。形骸关塞外，日闭黄泉里。朋友宿草尽，爷娘四千里。爷喜精神健，娘食无甘旨。三妹又长逝，白发将谁倚！汝嫂目失光，石英觅燕市。从来敬寡嫂，青鸟化童子。莫我儿饥寒，我儿方生齿。我闻泪下雨，长跪不能起。我欲有所启，收泪复长跽。白马真死友，弟曾无钱纸。磷火连破家，托足兄焉恃？兄云汝不知，夜台无晓理。虽行我自行，欲止我自止。圣人复我官，旅榇归桑梓。所遗七八口，汝当速经纪。寄语掌史官，慎勿挂青史。"幽禁之余，精神想感，而忠孝友悌之情，缠绵固结若此，可以为阋墙者风矣。

林上珍满清有国论

伪朝之有天下也，唐虞揖让耶？岂吾君桀纣，天与而人归耶？抑彼能东荡西除，勘平祸乱，乘我金汤失守，取而代之耶？余曰：皆非也。彼盖胡元丑类，铜桥驾海，未殄之与孽，穴居野处，腥羶之禽兽也。彼既非帝天之肖子，吾君亦非亡国之独夫，乃竟不费一矢，而窃取神器。若此其易，改正朔，易服色，僭位承统，而莫敢谁何者，其故安在哉？此其罪盖在明一代庸臣。非庸臣误国，则内患不作，而国必不至于乱；即至于乱，苟乱自我平，则外患无由乘间而入，而国亦必不至于亡。其亡也，虽曰天命，亦由人事也。盖向者眇贼(即李自成)猖狂，惟知掳掠，即胡兵不至，以我先帝在天之灵，亦无难驱除而歼灭之。胡为盈廷梦梦，不克肩重任，以扫除元恶，为国家奠磐石之安？致使狼子野心，矜其人卫之德，冒为逐寇之功，强行僭窃，遂至于此。祖宗三百年之大业，社稷生灵之所系，弃同敝屣。君死未寒，忽然北面臣虏。食禄之家，祖若父悉受朝廷厚恩，夫亦奚忍而甘心哉？假如寇去之日，多以金帛赠之，速返虏

骑，然后立君以匡国家，国本以固，徐行讨伐，其谁曰不宜？而卒无有能之者，盖诸臣无有报国之忱，否则智鲜及而谋不臧。加以诱虏之徒，忍心悖理，怙宠贪荣，不顾引狼入室，相率而胥与为夷，不亦深可为痛恨哉！苟使忠义之臣未尽，智谋之士犹存，则力扶残局，反危为安，生灵未必左衽，社稷未必丘墟，祖宗大业，亦断不至为逆虏所有。吾故曰罪在庸臣。误吾君而不能复立吾君，诱虏来而不能驱虏使去，忠良尽绝，不遗一老，夷狄乃蹂躏中夏。自是而犹忍心害理，谓为天心有在，尚得之谓人类乎哉？虽然，吾有疑焉，天心无久乱之理，虏运无百年之长，惟其来也，天实为之，故窃国之罪，在所不宥。其灭也，亦可以天之福善祸淫卜之。况夷狄之为中国患，历代所不能免，如猃狁、犬戎、单于、匈奴、吐蕃、突厥、契丹、女真之属，甚而至于五胡之乱，虽时惊北鄙，贼我疆场，然亦未尝统有四海也。即元胡僭乱九十余年，为从古所未有。而皇明勃起，扫灭妖氛，中国圣人，屡屡应运而出，可知天地之心，不欲夷狄之久有吾土也。况今天下虽属伪朝，稍有知识者，亦审其徒窃名器，难享永祚，速祸败而取灭亡，指顾间事耳。中国之大，吾固莫得而知之。然闻诸道路，川陕、云贵、巴蜀、崤函之险，已为伪职吴平西王白霸之一隅矣。沔阳汉水，荆襄楚地，自古为富强之国，十年以前，尚辖于孙可望矣。由岭以南，义帜遮天，青兖之区，王帝几何？是则伪朝之所有，不过金陵吴会，蕞尔微区耳。况金陵吴会，飞航可达，诚难逆料其不溃，而保其必全也。且古之君天下者，远方无不庭之臣，玉帛贡于京师，故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今其赋仅得于蕞尔之地，可征收者微，而岁币西戎，以百万计；边海穷兵馈饷之需，糜耗无算。费用不足则横征，横征而民怨，民怨而盗起，干戈四出，亡不旋踵，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盖至是而后知人心之不可易，而信予言之不诬矣。不但此也，凡一国之立，必具大体。今虏廷政事不兴，宫廷秽乱，主后其姑，母狎其臣，以此而治，自古未之有也。昔大理少卿康澄疏上唐明宗曰："国有不足惧者五，深可畏者六：贤士藏匿为可畏，四民迁业为可畏，上下相徇为可畏，廉耻道消为可畏，直言不闻为可畏，毁誉失实为可畏。有一于此，国必灭亡。若伪朝者，已兼而有之。而所谓不足惧者，殊无一焉，其能久乎？"珍前代遗民，稚年而当革命，废兴之运，抚时感事，愤不欲生，诚有不忍言者。但恭承明问，用敢略抒鄙怀，言之不详，实由寡学，伏惟洪恕。

宣宗微服出宫事

道光间，有某贰尹者，蜀产。赴部铨选，名在第二。居久之，第三者被选，又久之，第四第五者以次外放，而己名迄未揭晓。某故寒士，旅居久，窘迫万状，初犹冀部胥偶误，真除之期，终亦不远，百计借贷，以待好音之至。继则春明好梦，悟彻黄粱，世态秋云，亦无有为绨袍之赠者。羞愧之余，独至西城外丛林中谋自缢。蓦闻弹声发于林隙，带悬而绝者再。惊讶间，突有伟男子自林后出，龙颜虎步，顾视非常，叱问胡遽至此，某告之故。伟男子笑曰："是何难？"语已，出白玉鼻烟壶一，曰："明日持此至吏部大堂求缺，不得者不出也。"某恍惚间，唯唯而已。明日，敝衣褴褛，如约赴吏部。部中人疑其疯也，将执付有司，喧扰间，忽有翎顶辉煌者数人出，瞥睹其手中之烟壶，则敬受而置堂上，下拜甚恭。旋语某曰："此今上之物，若何以得此？"某具白其由，诸人争以好言抚慰，某亦悚然，知昨遇之伟男子，即为宣宗，天颜咫尺，祸福正未可必。旋诸人入朝，宣宗首询此事，且曰："其人现居何职？道耶，府耶？抑曾膺首剧之知县耶？"诸人嗫嚅答曰："实一微秩之贰尹耳。"宣宗笑曰："是人亦太福薄，如许琐事，乃亦扰乃公 游猎清兴，无已，其姑择一最肥美之缺畀彼乎？"诸人唯唯退。明日，某遂扬扬然，挟牒出都门矣。

乾隆六次南巡

乾隆六次南巡，跸路所经，道由四省。计行宫之在直隶界内者七：曰涿州，曰紫泉，曰赵北口，曰思贤村，曰太平庄，曰红杏园，曰降河。山东界内者九：曰德州，曰晏子祠，曰灵岩寺，曰岱顶，曰四贤祠，曰古泮池，曰泉林，曰万松山，曰郯子花园。在江南界内者九：曰顺河集，曰陈家庄，曰天宁寺，日高旻寺（以上江北），曰钱家港，曰苏州府，曰龙潭，曰栖霞，曰江宁府（以上江南）。浙江界内者二：曰杭州府，曰西湖。此皆各省大吏临时建筑者。而旧族名园，灵山古刹，其增饰修葺以备翠华临幸者，犹不与焉。物力之雄厚如此，呜呼盛矣！

甘凤池

康熙、雍正间，大江南北以拳勇名鸣者八人，甘凤池其一也。王葑亭给谏尝为之传。凤池，金陵人，短小精悍，须髯如戟。手握锡器，能使熔为汁，从指缝中流出。然在八人中，尚居末座。第七人为白泰官，常州人，技不如甘，而纵跳矫捷，如飞猱疾隼，人不能近。第一人为僧某。第二人为吕四娘，实晚村孙女也。僧淫暴无行，荼毒良懦，七人咸恶焉，思除之以救一方。然自度艺皆不能胜，恐转为所戕，乃相约以六人合围之。斗方酣，白忽从空飞下，以刃刺僧首。僧若弗知者，斗如故，白又飞去 。六人者，复进相搏，如是者三，乃歼僧于地。七人皆散去，各以技雄一方，又誓不作纤毫非礼事。约有犯者，六人共诛之，如僧例。以故海内莫不称其义侠。闻此诸人者，皆抱有种族主义，半出郑延平门下。而吕四娘迫其家难，图报愈急，其浪迹江湖，盖将以结纳豪杰，共图大事，非徒博侠客之名而已。世宗御极，屡严斥天下督抚捕逮甘凤池等甚急，雍正朱批谕旨中，犹可见其厓略。其至竟弋获与否，则不可得而考矣。八人中相传尚有曹仁虎、路民瞻、周玙诸人。曹仁虎不知系顾庵学士与否。民瞻工画鹰，得意之作，每常自题曰"英雄得路"。玙工画龙，为国朝第一手，后竟伏法死，此则见于《画徵录》者。或谓《聊斋志异》非纯出

留仙手，尚有后人羼入之作，其“侠女”一条，即隐指吕四娘。而所谓须发交而模糊之头颅，即当时某贵人也。疑莫能明，志以俟考。

纪大烟袋

河间纪文达公，酷嗜淡巴菰，顷刻不能离，其烟房最大，人呼为“纪大烟袋”。一日当直，正吸烟，忽闻召命，亟将烟袋插入靴筒中趋入。奏对良久，火炽于袜，痛甚，不觉呜咽流涕。上惊问之，则对曰：“臣靴筒内走水。”盖北人谓失火为走水也。乃急挥之出。比至门外脱靴，则烟焰蓬勃，肌肤焦灼矣。先是公行路甚疾，南昌彭文勤相国戏呼为“神行太保”，比遭此厄，不良于行者累日，相国又嘲之为“李铁拐”云。

吴三桂婿王永康

苏州王永康者，逆藩吴三桂婿也，初，三桂与永康父同为将校，曾许以女妻永康，时尚在襁褓。未几父死，家无担石，寄养邻家。比长，飘流无依，至三十余犹未娶也。一日，有相者谓永康云：“君富贵立至矣。”永康自疑曰：“相者言我富贵立至，从何处来耶？”有亲戚老年者知其事，始告永康。时三桂已封平西王，声威赫奕。永康偶检旧箧，果得三桂缔姻帖，始发奇想。遂求乞至云南，无以自达，书子婿帖诣府门，越三宿乃得传进。三桂沉吟良久曰：“有之。”命备一公馆，授为三品官，供应器具，立时而办，择日成婚，妆奁甚盛。一面移檄江苏抚臣，为其买田三千亩，大宅一区，在今郡城齐门内拙政园，相传为张士诚婿伪驸马潘元绍故宅也。永康在云南，不过数月，即携新妇回吴，终未接三桂一面。永康既回，穷奢极欲，与当道往来，居然列于公卿之间。后三桂败，永康先死，家产入官，真似邯郸一梦。

郑板桥之受骗

兴化郑进士板桥，善书，体兼篆隶，尤工兰竹，人争重之。性奇怪，嗜食狗肉，谓其味特美。贩夫牧竖，有烹狗肉以进者，辄作小幅报之。富商大贾，虽饵以千金不顾也。时扬州有一盐商，求板桥书不得，虽辗转购得数幅，终以无上款不光，乃思得一策。一日，板桥出游稍远，闻琴声甚美。循声寻之，则竹林中一大院落，颇雅洁。入门，见一人须眉甚古，危坐鼓琴，一童子烹狗肉方熟。板桥大喜，骤语老人曰：“汝亦喜食狗肉乎？”老人曰：“百味惟此最佳，子亦知味者，请尝一脔。”两人未通姓名，并坐大嚼。板桥见其素壁，询其何以无字画，老人曰：“无佳者，此间郑板桥虽颇有名，然老夫未尝见其书画，不知其果佳否？”板桥笑曰：“汝亦知郑板桥，我即是也。请为子书画可乎？”老人曰：“善。”遂出纸若干。板桥一一挥毫竟，老人曰：“贱字某某，可为落款。”板桥曰：“此某盐商之名，汝亦何为此名？”老人曰：“老夫取此名时，某商尚未出世也，同名何伤？清者清，浊者浊耳。”板桥即署款而别。次日盐商宴客，丐知交务请板桥一临。至则四壁皆悬己书画，视之，皆己昨日为老人所作。始知老人乃盐商所使，而己则受老人之骗，然已无可如何也。

万氏八龙

万履安先生泰，统宗、季野诸先生父也，举崇祯九年乡试。鼎革后，服道士服，隐处不出，文行为天下楷模。有八子，事余姚黄梨洲，各习一艺，务令精熟。梨洲尝叹：“浙东门风之雄，莫过万氏矣。”八子名斯年、斯程、斯祯、斯昌、斯选 、斯大、斯备、斯同，即世所称“万氏八龙”也。

季野先生名最高，昆山徐氏之《读礼通考》，华亭王氏之《横云史稿》，皆先生所著书，而两尚书攘之者也。其解经论史之书，未经刊布者尚多。

斯选字公泽，沉潜理学，师法梨洲，兼绍蕺山阳明之绪。年六十卒，犁洲哭之恸，曰：“甬上从游，能振蕺山之绝学，公泽一人耳！”

斯大字统宗，志操介持，邃于《春秋》、《三礼》之学。明忠臣张忠节公煌言：“父友陆符死，统宗皆为制服葬之。”李杲堂先生邺嗣尝言：“说经无双，名擅八龙者，昔有慈明，今见统宗。”

斯备字允诚。子刘子殉难，其遗书皆允诚为之藏□。榭山全氏称为蕺山之功臣。

斯年字祖绳，少从钱忠节公学，为高弟。俄逢丧乱，剑戟弧矢遍于城市，读书不辍。既而避地屡迁，家具尽弃，悉载书卷以行。晚主桃源书院，随学者资性，分经授之，由是来就者日众。祖绳于三党皆有恩意，钱公死海外，收其文集，为之立嗣。

斯程力学攻医，当黄宗羲行刑之日，与泰兴高斗魁等画策，潜载死囚代之，其负宗羲冥行十里者，即斯程也。

斯祯字正符，孝友性成。精研《周易》，旁治《毛诗》、《春秋》。书宗北海，诗有风人之致。

斯昌负才早殁。

万氏一家，累世通经砥节，其学术行谊，散见梨洲、杲堂、榭山、寒村诸集，及郡邑各志中。盖两汉到今，如此门材家法，百不一觏矣。

渔人网得汉印

归善张翰生都督玉堂，为道光儒将，防海有功，官新会参将。时渔人网得汉印，刻“玉堂之印”四字，都督闻之，即以重价购取，佩之不去身，爱其与己名适符也。孙渊如先生旅居长安，一日游市上，得一小汉印，文曰“孙喜”。先生小名喜，急购归，而赋诗以张之，曰：“土花斑驳掩真珠，不在秦残亦汉余。一代识君非澒漠，千秋得我是相如。随身便抵腰悬绶，压卷新排手订书。莫笑百年人似客，后来人爱倘因予。”相传龚定庵以五百金购得之赵飞燕玉印，实为赝物，乃某氏负定庵博债，伪作此印以偿之耳。定庵后亦微闻其事，此印亦前偿博债，不复居宝艺阁中矣。

纪文达医瘤

纪文达公生平喜诙谐，朝士常遭其侮弄。有某太守入都，通刺来谒，公见其左额有赘疣，大如核桃，讶然曰："君坐黄堂典剧郡，而此疾未除，观瞻不雅。将来洊蒙超擢，开府对圻，尤不足以威僚属，盍亟疗治之乎？"某对以历经数医，均未奏效，公曰："烂面胡同，有刑部郎中某，蒙古人，善治瘿疣，屡著奇验。第自秘其术，不轻为人医，君以厚币而往，庶无靳矣。"某唯唯。越日，备重礼往见。某郎中者，怪其无因而至，衣冠出迎。某见其右额亦有一疣，大小相若，始悟公与之戏，不觉哑然失笑。而所馈之物，已不能返璧矣。

红豆书庄

东吴惠氏红豆书庄，在苏城东南冷香溪之北。先是东禅寺有红豆树，相传为白鸽禅师所种，老而朽，复萌新枝，周惕移一枝植阶前，生意郁然，因自号"红豆主人"。僧目存为绘《红豆新居图》，主人自题五绝句，又赋《红豆词》十首，属和者数百家。客过吴门，必停舟瞻赏。传至子孙，数十年来，铁干霜皮，遂有参天之势。惠氏三世研经，蔚然为东南耆硕，风流余事，洵令人追慕不置。

传是楼

昆山徐健庵先生，其私家藏书，曰"传是楼"，向不得其解。后阅汪钝翁《传是楼记》云："先生召诸子登楼而诏之曰：'吾何以传汝曹哉？尝慨为人父祖者，每欲传其土田货财，而子孙未必能世富也；欲传其金玉、珍玩、鼎彝、尊斝之物，而又未必能世宝也；欲传其园池、台榭、歌舞、舆马之具，而又未必能世享娱乐也。吾方鉴此，则吾何以传汝曹哉？'因指书而欣然笑曰：'所传者惟是矣。'遂名其楼为'传是'。"

梁文庄有古大人风

梁文庄公与陈旬山先生同年相善，文庄为掌院，先生时为检讨。京察列先生于一等，御史欧善劾其徇私。上召文庄面问之，公奏："陈某在京察，前此已四人一等，臣虽欲矫情避嫌，如公议何？"上知其无他，谕曰："自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公叩头曰："臣敬领皇上无则加勉之训。"同列惊叹，咸以为有古大臣风。

易实甫之滑稽玩世

龙阳易实甫观察，少负异才，滑稽玩世。为骈体文，写景处神似洪北江，诗尤瑰丽。往年王之春方用事，易适在京，乃著《王之春赋》，呈之荣文忠。荣览而笑曰："他在京里也这样的胡闹吗？"其起联云："石头长巷，绳匠胡同，帽儿变绿，顶子飞红。"石头绳匠，皆妓女集合之所。又云："门多带马之人，新交寿老；座有吹牛之客，绰号眉公。"寿老指余某，眉公则指陈某也。

梁山舟之钱癖

山舟先生家世、人品均第一流。第有浚仲之癖，曾以阿堵故，致遭小人之辱。虽事出意外，而责备贤者，不得谓非白璧微瑕也。先是谢少宰墉在京师捐馆时，诸子均在家，惟三郎杨镇视含敛。存历年廉俸及修贽赠赙得万五千金，五股各授三子，均存山舟先生处，渐次归还。独四郎一股，系孤儿寡妇，屡索不给，谢之长子恭铭，乃至批先生之颊，登门坐索，诟厉万端。时先生已老，或劝其勿为已甚者，先生曰："吾受生平未尝之辱，何颜更为若辈作调人？"客曰："夫己氏无忌惮若此，故公受此横逆，不可不令辇下诸公共闻之。且他日钟王石刻中，多一老拳帖，亦为翠墨异闻。"先生始解怒为笑，诺之。且封入三千金，令转付三郎以了纠葛。后谢家昆季，棣萼参商，致遗状尸控，上达天听，谴责有加，先生始服客之先见。然不久仍以其侄积逋事，遭细人诟辱。或谓先生一生，皆为富所累，信然。

沙河堡逆旅之谋杀案

有甲乙二人者，贩布于外，得厚利，携资以归。途遇一卖花者，与同行。夜宿沙河堡逆旅之西偏屋内。卖花者一担荷两箱，无余物。先有贩沙壶客，与一瞽者同宿东偏屋。瞽者中夜醒，忽闻西屋斧声甚厉，继以人呻吟声，已而寂然，第闻窸窣声而已。大疑，悄呼贩壶客醒，告之故，客不知所为。瞽者曰："我试碎君壶，君即起与我争，伪喧以观其变。"西屋三人闻喧争，果出劝。二人争益力，瞽者谓失钱，三人指贩壶客窃，客不服，遂起相殴。逆旅主人亦来劝，请搜贩壶客之橐，搜之，迄无所得。瞽者则大哭曰："我无目而赤贫，卖卜积得两缗，大不易。今中夜失之，安知非西屋客所为？凡寓此者，当悉索其囊橐，否则以性命相搏，誓不出此门矣。"西屋三人曰："我好劝汝，乃诬我耶？"瞽者曰："汝不来，吾那得相诬？既入我室，则不得不搜验矣。"逆旅主人悯其无告，又虑有意外事，乃婉劝三人，启箱以释瞽惑。三人固不可，且神色仓皇，众益疑之，谓瞽钱必为所窃。尽集寓中诸客，迫三人启其箱。则油纸包各一，血渍殷然；解之，支解二死人也。盖每箱预藏一人，俟甲乙眠熟，潜出而砍杀之，分置箱中，拟未晓即启行，人数相符，逆旅主人必不疑也。不意为瞽者所觉，遂败。缚送官，一讯而服。赏瞽者而置三人于法。此光绪初年北京事。

苏门三贤

清初容城张果中、蠡县彭了凡、西华理鬯和，并著奇节，皆与孙奇逢友善，王渔洋谓之"苏门三贤。"果中少任侠，明季左光斗、魏大中被逮，皆主其家。了凡明诸生，乱后游河朔，依奇逢以居。贞介绝俗，士人馈之粟，不受，饿死啸台旁。奇逢题曰"饿夫墓"。鬯和本姓李，耻同闯贼，遂复大理之理（按：兴化李嘉兆即南岳上人退翁父，甲申后贻其子书，命复姓理氏，时尚未知鬯

和事也。适与之合，天下传为二理)，奇逢称为鲁连后一人(按：二理复姓创古人所未有，不愧豪杰。而崇祯壬午，闯围承天，乃有迎降通谱之李振声，恐寸磔其躯，不足喂理门犬豕也)。

潘文勤之好士

吴县潘文勤公，喜诱掖后进。己丑会试前，吴门名孝廉许某薄游京师，文名藉甚。一日，文勤治筵邀许及同里诸公聚饮，酒阑，出古鼎一，文曰"眉寿宝鼎"，铭字斑驳可辨。顾语座客曰："盍各录一纸，此中大有佳处也。"客喻意，争相传写而出。迨就试时，文勤总司阅卷事，二场经文有"介我眉寿"一题，先期则将眉寿鼎文刷印若干纸，遍致同考官，令有用铭语入文者，一律荐举，各房奉命惟谨。而某房独与文勤忤，有首场已荐，因二场用铭文而摈弃者，则许某是也。而江西学使王胜之太史，乃因是高捷南宫矣。先是，太史馆吴大澂家，主宾颇相得，太史公车北上时，吴无以为赠，出所著《古器图考》一卷授太史曰："潘某好金石，此届又必为总裁，姑以此作敲门砖何如?"及期，太史见铭文在《图考》中，乃悉援引入文。填榜日，文勤坐堂皇监视，见同里名下士皆入彀中，掀髯自喜。顾许某独不与，疑焉。记有一卷，置之魁选，或当在是。及拆视，知为太史，乃大恚。科举之时，佹得佹失，其流弊有如此者。然文勤当时，犹有爱才之意，固不可与夤缘关节者比。闻太史乡举时，试卷中未录诗题，出闱后，遍语同人，必登蓝榜。顾乃未验，榜发且获隽。后以磨勘赴部换卷，始知文结处，适在上半页之末行，誊写吏书至此，即于转页先录诗题，而后徐徐录诗，故竟未知其脱漏也。会试时，太史诗中押某字出韵，以用铭文故，亦竟无恙。昔高心夔以误用十三元韵，两列四等，有"平生双四等，该死十三元"之句，视太史所遇，盖有幸有不幸矣。

禾中巨富

乾隆中江浙殷富至多，拥巨万及一二十万者，更仆难数，且有不为人所知者，惟至百万，则始播于人口。洞庭山富室尤多，席氏居首，而禾中王氏、江泾陶氏与之埒。两姓皆婚媾。一日陶至席所，自泊舟处至席宅，约二里许，夹道皆设灯棚，夜行不秉烛，至则张乐欢宴累日。席谓陶曰："我所居有未尽善乎?"陶曰："无他，惟大厅地砖，纵横数尺，类行宫之物，书室窗外池塘，欠荷芰耳。"席默然。两时许，复邀过水榭，则已荷芰盈目，送客出厅事，地砖皆易为及尺矣，陶乃大惊服。偶至苏，阅绝秀班，优者厌其村老，戏诮曰："尔好观，何不于家中演之? 但日需风鱼、火腿方下箸耳。"是时戏价需二百金，陶归，遽定一百本，闭之厅事，使其自演，无人阅者。一日两餐，舍风鱼、火腿外无他物。十日后，诸伶大窘，乃谢过始罢。禾中陶氏外，以查氏为巨富，陶约数百万，查则天津盐务败归，本逾千万，返里犹一二百万也。所居有内外二园，林壑幽旷，内室尤宏丽，皆仿内式。主人官侍御，归里几二十年而殁。闭门不与人通，起居服食，皆拟王者。其外岸派夥更动，皆手书某人去，盖仿邸抄云。查小山有圻，即声山，宫詹之曾孙，在天津以盐务起家，祖父亦为御史，家门鼎盛，与朝贵皆至亲，一时煊赫无比。少年以一子承两房，计产三千万，年甫四十遽卒。计平生挥霍，殆不下六七千万，故俗呼曰"遮半天"。其母丧时，三相国并集，为之知宾，致花侍御参奏戴大庾，即此事也。中外大寮困乏，无不资之，如陶文毅、白文敏，每贷银率以万计，取之如携也。其最著名，乃四鼓开正阳门一事。禁门非特旨不能夜开，查在城外宴客，忽有事急于还宅，时已三鼓，乃使其幸客道地，门遂独启，以三十万犒守门兵。此事一时哄传，以为豪举。其出京归浙省墓，出国门时，直督差材官十数辈，护行至山东，而东抚弁已至矣。至河漕两督及江督苏抚处，亦如之。过关舟在三里外，开关候过，其十八站尖宿铺、张房屋皆一式，盖每站预派数家丁供帐也。侍妾数十人，皆乘舆，后车几百数。至禾，边闽督阅伍，泊南岸，太平巨艘十数艇，用红旗；查泊北岸，船之巨而多如之，用蓝旗。其声焰几出疆吏上。其叔父以侍御在家，与之假二百万，叔以五十万与之，不欲而去。

鲁颠子

鲁颠子者，无名字。尝居平湖，盛暑或衣绵絮，雪中则赤体游行，嬉笑自得，亦尝遇人家索酒饮，数斗不醉，自言当在云间脱壳。遂往松江，遇知府方禹修出，作醉颠状，大呼斥其名，且曰："当不良死。"方怒杖之，立毙。后二年有人见之吴阊门，有《醉歌》一首云："掷杖下丹丘，寒花点石楼。十年残醉里，不见海山秋。"

翰墨香

闽荔枝有翰墨香者，产铜山黄氏圃中，石斋之祖别墅也。石斋之圃生荔枝一，结实三百六十五枚，每岁实如之。乡会试入翰林，实倍之。石斋死，树亦枯。

王一翥

王子云一翥，云泽尚书曾孙，崇祯庚午举人，楚名士也。乱后隐庐山，讲学五老峰下。一日，与诸生同观瀑布，忽发问曰："'逝者如斯夫'，汝等作何解?"诸生不能对，遂拂衣归。素与龚鼎孳善，龚使东粤，过黄州，相见赋诗极欢。

大宁洞黄冠

谢南衡者，武昌人，本姓朱。尝游黔蜀间，至大宁洞，洞有一黄冠，兀坐如枯枝，问之不答，试手触其冠，应手堕地为灰。旁有一印，文曰"大宁巡简司"。盖此人明世为是官，鼎革后，避地修真于此坐脱。印故所佩，虽人定未尝舍也。洞深处石壁，有罗念庵题一绝云："海门千丈浪如山，一转千年瞬息间。洞里闻雷催雨急，作龙争似作鱼闲。"道流言念庵先生住静处，皆不可知也。

噶礼真烧坯

康熙末年，江督噶礼办事勤敏，喜著声威。尝以南闱号舍逼窄，请旨增建，而贪婪不法，无敢言者。辛卯岁，江南科场事发，噶袒护之，得银数十万两。又大纵估客，粜米出洋，米价一时腾贵，以至军民交怨。时仪封张清恪公伯行，为江苏巡抚，密饬查拿，果得总督令箭，并访获张元隆等交通海贼情状，以实参奏。圣祖震怒，正钦差张鹏翮出京审办科场，兼讯噶礼。而噶礼权势甚盛，遂以反诬革张伯行职。事闻，上曰："朕素知张伯行为天下第一清官，著加恩免议。"旋调仓场侍郎，而罚噶礼修热河城工以赎前愆。五十一年九月，上知城工未完，懈于督办，遂将噶礼拿交刑部。适噶礼之母，诣都察院讼礼忤逆，令家人进毒弑母等事，奉旨廷讯确实，发部议以凌迟处死。上命先将噶礼眼珠挖出，又割其两耳，籍没其家，妻子同谋，法皆斩首。其母恨礼甚，又诣刑部，请照陶和气例，凌迟后，焚尸扬灰。有旨赐帛，而噶礼又贿嘱帛系未绝时，即行棺殓。监绞官候至夜分，忽闻棺中语云："人去矣，我可出也。"闻者大骇，劈其棺，噶礼遽起坐，因耳目俱无，不知所之。监绞官惧事泄，一斧劈倒，连棺焚化，始行覆命。上笑曰："这奴才真烧坯也。"此案见康熙五十一年邸钞。

明哲保身

汤潜庵先生抚苏时，尝诣东林讲学。有邑绅某，曾委蛇阉逆而脱归者，于座讲明哲保身之义，缕缕不绝。潜庵厉声云："比干谏而死，亦是明哲保身！"邑绅面发赤，无地可入。然先生实不知其旧事也。

文与也之廉洁

文点，字与也，长洲人。文氏累世儒雅，待诏法之书，三桥之篆刻，世宝贵若球璜。至文肃公震孟，复以经纶气节，领袖东林，事载前史。鼎革后，文肃之孙点，又负盛名。诗古文辞、书画金石，咸不失高曾矩法。执亲丧三年，止酒撤肉，昼夜居庐。服除，祀事惟谨，朔望，肃衣冠拜宗祠，祭日，虽风雨必返祭。兄然，为逋赋所累，转贷亲懿，输之官，薄游京师，有贵人欲以国子博士荐，力辞引去。富人子具兼金求画，期以三日走取，恚曰："仆非画工，安得受促迫？"掷金于地，其人再请不顾。尝舍莲经慧庆寺。汤斌抚苏，屏骑访之，问为政之要。曰："爱民先务，在去其害。如虎丘采茶，府县吏络绎征办，积弊有年，公能除之，即善政矣。"斌乃伐其树。斌尝语曰："闻先生存田三亩，何以给饘粥？"对曰："贫者，士之幸也。"斌称善。一亭户拥厚赀，以千金为寿，请通姓名于斌。曰："汤公以道义交我，我岂负之？若既伤惠，吾复伤廉，奚取为？"亭户惭而退。

尤西堂之和易

汪钝翁尧峰，以古文自矜异，少可多怪，见俗子议文章者，恒面斥之。同时尤西堂以检讨告归家居，距尧峰不百里，延接后进，以诗文缣素请者盈庭户，有求必满其意。年少略能弄翰，奖饰不倦。故人咸畏缩尧峰，而乐西堂之和易也。

严荪友之画凤

严荪友宫允《秋水集》诗文，与竹垞、次耕辈埒名，书法亦入晋唐之室。善绘山水仙佛、花木虫鱼，靡不曲肖。尤精画凤，翔舞竦峙，五色射目，观者叹美，以为古画家所无。

赵芥堂之惠政

钱塘赵芥堂，令长洲，多惠政。民有诉子不养赡者，赵鞫问未竟，曰："尔辈久候当饥。"各予百钱，令食而后鞫。既至，问父食乎？曰："食已。""百钱尽乎？"曰："尽矣。"问诸子，则兢兢然献其余钱八十余，仅食十数钱耳。赵怒其父曰："尔小民，生理几何，一食而尽百钱，则非子之不养力，不遂汝欲也。"呼左右予杖，其子叩头乞哀，词色迫切，胜于己之将受杖者，赵两谕而释之。自是民父子以慈孝闻。冬月有乡民担粪，而倾于衣肆之门，主人怒其不祥，欲褫其衣拭之。乡民乞哀，左右劝解，皆不听。赵适至，叱乡民曰："尔自不谨，即褫衣拭地固当，不从将重责。"时大寒，风雪交作，乡民解衣，裸体伛偻，战栗从地上浣涤污秽。市人窃窃怜之，谓县官助富贾欺穷民。拭既净，公问主人："尔意释乎？"主人喜而谢，公曰："穷民无衣，冻死奈何？"主人曰："惟公所命。"即使民自就衣架取之。民踧踖取衣衫一，赵曰："单衣不足御寒，易之。"易絮袄，曰："絮不如裘。"遂取一羊裘，值十余金。赵使民披裘担具先行，主人之徒目送之，俯首而入。

郭琇有墨吏声

汤文正公斌抚苏时，闻吴江令郭琇有墨吏声，公面责之。郭曰："向来上官要钱，卑职无措，只得取之于民。今大人如能一清如水，卑职何敢贪耶？"公曰："姑试汝。"郭回任，呼役汲水洗其堂，由是大改前辙。公善，特保举卓异。而前任苏抚余国柱方掌纶扉，征贿巨万，闻之，衔恨刺骨，嗾人劾奏。虞山翁铁庵司寇从而和之，赖上稔知郭无他，故得以保全。时常州贡生何义门在京考选，为铁庵门生，遂登门攘骂不已。索还门生帖，否则改称，不认为师，义门由是知名。康熙二十六年，郭内升御史，于半年中参罢三宰相、两尚书、一阁学，直声振天下，称为"铁面御史"。旋以吴江张令亏空举发旧案，株连落职，拟遣戍。幸上以郭琇居官尚有风力，免其治罪，二十八年擢两湖总督。

顾亭林轶事

亭林先生，貌极丑怪，性复严峻。鼎革后，独身北走，凡所至之地，辄买媵婢，置庄产，不一二年，即弃去，终已不顾。而善于治财，故一生羁旅，曾无困乏。东海两学士宦未显时，常从贷累数千金，亦不取偿也。康熙

丙辰，先生偶至都，两学士设宴，必延之上座，三醑既毕，即起还寓。学士曰："甥尚有薄蔬未荐，舅氏幸少需畅饮，夜阑张灯送回何如？"先生怒声而作曰："世间惟纳贿淫奔二者，皆于夜行之，岂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学士屏息肃容，不敢更置一词。陆舒城尝言："人眼俱白外黑中，惟先生两眼，俱白中黑外。"非习见不知其形容之确。

左文襄之绝大经纶

左文襄在甘肃时，一日值盛夏，解衣卧便榻上，自摩其腹。一材官侍侧，公顾之曰："汝知此腹中所贮何物？"对曰："皆燕窝、鱼翅也。"公笑叱曰："恶，是何言！"则又曰："然则鸭子、火腿耳。"公乃大笑而起曰："汝不知此中皆绝大经纶耶？"材官出语其曹曰："何等金轮，能吞诸腹中，况又为绝大者耶？"闻者咸捧腹。

妇人因男奸自尽

山阳富室陈某，夙有断袖癖，其娈童徐容，陈最嬖幸之。因为之娶妻，而后庭之爱，仍未之断也。成婚甫两浃旬，徐妇乘舆归宁，陈即往徐室续旧。不意妇忘携礼物，返轮归取，径入卧房，乍见陈与徐状，愤气填膺，奔赴厨下，取菜刀自刎死。世有因妻不安于室，羞愤自尽者矣，从未闻因夫被人男奸，而羞愤自尽者，事诚奇绝。然妇之节烈，可以风矣。

韩仲琦之美人计

尝闻父老言韩仲琦中丞，用美人计捕获张三一事，可助酒阑茶热时之一谈，爰记之。张，太湖剧盗也，骁勇有膂力，聚党数百人，横行水上。韩抚吴时，欲捕之而无其人，会东山武士朱某在苏，效毛遂所为，慨然以捕盗自承，韩许之，与之以计。张素有声色之好，朱因亲结其党人某，佯为求入党，有奉千金为张寿，并以艳妓莲芬、武伶沈某进。张大喜，乃招朱至幕下，张乐开饮，醇酒巨觥，不觉颓然大醉。沈复作女装，与莲芬左右劝饮，张醉益不支。朱预令勇士伪作童仆，更番进肴馔。沈见张已醉，急出袖中索系其颈，诸勇士竞前缚之，星夜解辕正法。其党骇散。而湖中匪类，自此稍敛迹。

诗人骤博高名

诗人崔不雕，居太仓之直塘，性孤洁寡合，吴梅村目为"直塘一崔"。《居易录》称崔诗清异出尘，有句云："丹枫江冷人初去，黄叶声多酒不辞。"人目为"崔黄叶"。又历城王苹能诗，尝有句云："乱泉声里才通屐，黄叶林间自著书。"又云："黄叶下时牛背晚，青山缺处酒人行。"渔洋亦目之为"王黄叶"。考自来谢胡蝶、郑鹧鸪、袁白燕、鲍夕阳、红杏尚书、三影郎中之类，多以诗词断句，骤博高名。即渔洋赋"郎似桐花，妾似桐花凤"一词，亦有"王桐花"之号。

江郑堂令后世难于位置

甘泉江郑堂，淹贯经史，博通群书，旁及九流二氏之学，无不综览。诗古文豪迈雄肆，才气无双。尝作《河赋》，以匹郭景纯、木元虚《江》、《海》二作。其为人，则权奇倜傥，能走马夺槊，狂歌豪饮，好游好客，至贫其家。儒林、文苑、游侠三传，令后世难于位置。

吴三桂为前明武举

清藩臣平西王吴三桂，明之武举也，出江南某公之门。某公殁，其子奉母以居，贫无以供菽水。一日，于故书中得《武举试录》一册，见吴名，始悟出父门下。时吴镇云南，方贵盛，欲往谒之，以告母。母初不可，既而贫困日甚，乃许之。鬻田质簪珥治装以行。比至滇，旁皇歧路，不克自达。卖字市中，聊给朝夕。忽遇藩下护卫，询其籍贯，知为江南士人，邀至家塾。既半载，宾主颇洽，因从容言欲一见王可乎？询其愿见之故，乃为叙述师友渊源所以然者，护卫诺之。一日，吴大会僚佐，酒间历言少年时起家科目，夸示座客，护卫适侍侧，即跪启曰："王当日出江南某公之门乎？"吴惊曰："然，汝安从知此？"护卫曰："某公有子贫困，万里上谒，至此无由自通。今寄食某所，故知之耳。"吴大喜，立召之，使预宾筵为重客，留府第中数月。某以母老告归，吴又大集宾僚祖道，赠以二万金，别扃镭一箧为母寿，皆珠宝也。某归江南，遂为富人，惜不知其姓氏。

琅琊王若之诗

若之字湘客，前明户部尚书基之孙也。历官参议，孤清绝照，清谈如晋人。服官留都，放情山水，买舟游武林，穷湖山之胜。三忤阉寺，罢官居金陵。乙酉避乱姑熟，干戈崎岖，独载三代古鼎彝、法书、名画，兼两连舳，寝食与俱。其答人书云："正惟草莽之中，当守坚一之节。"遂死。所与游者，邹南皋、冯少墟、钟龙渊、张藐姑、李懋明、左萝石诸公，皆一代伟人。湘客诗清，无启祯气习，最工尺牍，卑辞片语，逼似晋宋间人。绝句云："素宇流孤月，清光照雁声。似从千里外，寄与故乡明。""驴背肩似山，笠下眼如海。偶见渔樵人，行歌互相待。""恰遇青山白水，忽来细雨斜风。俗驾还多高寄，便止宿于此中。""若言造物劳人，那得伯师遮道？清凉是大药王，一拂一濯甚好。""片时眼界澄清，鼻观与之俱省。脱巾解带匡床，消受荷花百顷。""图书蓑笠载轻舲，雨雨风风去不停。疑是烟波垂钓者，居然呼吸有樵青。""三十寒香绕屋栽，果然林下美人来。狂夫自许非寥落，眷属妻孥总是梅。"联句如："风雨松堂集，灯残经不明。""风烟无市色，时令属山秋。""半将春事负，始有故人来。""户外惟罗雀，林间复斗牛。""如何横白雨，忽已失青山。""雨余春尚冷，江上柳初眠。""正是春潮长，还当暮雨时。""登高逢九日，不速恰三人。""扁舟乘晓霁，归棹作浮家。""学语儿呼汲，消闲妇斗茶。""林端秋露滴，草际候虫鸣。""壁藻浮沉处，白□三两枝。"

皆非凡语。

徐元直尚在人间

崇祯九年，汉中人刘一真，入终南山采药，遇仙人自言徐元直，令一真奏事。有旨下抚按察访，成都费经虞有诗云："传闻徐元直，尚在南山云。我欲从之去，高峰麋鹿群。"

王公贵臣以拒客为礼

士相见礼，自古有之，未闻有拒客为礼者。大凡王公大臣，越富贵则宾客越多，宾客越多则越拒客，其势然也。王梦楼侍讲出为云南太守，参见督抚，始到官厅，至于腹饥口渴，欠伸倦坐，终不得一见。尝有诗云："平生跋扈飞扬气，消尽官厅一坐中。"诵之令人齿冷。昔苏子瞻为凤翔判官，陈希亮为府帅，以属礼待之，人谒或不得见。子瞻《客位假寐》诗云："同僚不解事，愠色见髯须。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亦此意也。

裘文达无不见之客

相传裘文达公为尚书时，最喜提奖后进，体恤寒畯，是以宾朋日多，车马日盛，无有不见之客者。每日朝回，请宾朋聚于一堂，而自居末坐，一一问语。或有未饭者，辄留饭，使宾朋鼓腹欢欣而去。而私谒之辈，从此杜绝，爱士贤声，亦从此益著矣。

刘忠诚祠联

刘忠诚祠落成时，各官均送联语以致敬意。外务部左丞某公，时充江南乡试副考官，亦有一联云："可托六尺孤，可寄百里命，公无愧焉，君子欤？君子也；因保半壁地，遂妥九庙灵，功诚伟矣，如其人，如其人。"款署头品顶戴外务部左丞江南乡试副考官某某。或袭其语句嘲之云："本是外务部，来充副考官，运亦佳哉，头品欤？头品也；硬写论语句，挂在忠诚祠，胆莫大焉，笑死人，笑死人。"

乌中丞

道光时，乌中丞巡抚浙江，但留意海塘及考试书院二事。浙人作对讥之曰："毕生事业三书院，盖世功名一海塘。"又乌尝至某书院，适见院中诸生争食，乌笑曰："好一群老鼠！"未几，瞥见一纸在公案，上书一联云："鼠无大小皆称老，龟有雌雄总姓乌。"

蔡木龛布衣

蔡木龛布衣，钱塘人，居于武林门内之斜桥河下。身为鹾务司会计，而往来皆文士。家贫，爱客若性命。室无应门五尺之童，惟一老妪给事，门悬竹梆一事，客至击之，则此妪启扃而出。内门设题名簿，凡访者先书姓氏焉。登其堂，修洁无尘，茗碗熏炉，位置贴妥，酒谈茶话，客便是从。性不爱花而爱草，墙阶盆盎悉植之。所植之种，芊绵娟秀而莫呼其名者，不知凡几。则寻常种类，一经是翁浇灌培植，鲜媚迥异凡恒。尤酷爱翠云草，卧榻之院，宽可数弓，贴地平铺，一碧无隙。每当夕阳新雨，望之如西洋翠罽，盖贮水之筒，扫叶之帚，去秽之沙囊，无一时离手也。翁不作诗，而善谈论，腹笥极博，嫉恶如仇，所有白眼者，出一语必刺入骨。又好游谈，一丘壑之胜，必穷其境而后已。性尤耿介，不妄取与。而待人接物，则仍煦煦作春气，殆市隐之流欤！

毛西河拒奔女

毛西河少与兄万并知名，人呼"小毛子"。性恢奇，负才任达，善诗歌乐府填词，所为大率托之美人、香草，以写其骚激之意。缠绵绮丽，按节而歌，使人凄悦。又能吹箫度曲，游靖江，当垆冯氏者，悦其词，欲私就之。西河谢曰："彼美不知我，直以我为狂夫也。"径去。见施愚山所作《毛子传》。按西河少年落拓江湖，无复绳幅，《鲒埼外集》痛诋之，他书亦多訾议。是举拒奔女于旅肆，尚不失为君子之行。特蒙难出亡，对酒家妇吹箫按节，其人去狂且几何。况既知引避，又复以彼美之姓氏里居，播告朋辈，则仍西河之所以为西河也。

杭堇浦负谢山于死后

徐先生《烟屿楼文集》，有记杭堇浦一篇，节录之。曰："始二人以才学相投契，最为昵密，客京师维扬，无一日不相见。谈笑辩论，相服相称叹，数十年无间言也。既而谢山膺东粤制府之聘，往主端溪书院，堇浦同时为粤秀书院山长。谢山自束脩外，一介不取，虽弟子馈时物，亦峻拒之。而堇浦则捆载湖州笔数万，乞粤中大吏函致其僚属，用重价强卖与之。谢山遗书规戒，谓此非为人师所宜，不听。谢山归，以告扬州马氏兄弟。他日堇浦至，马氏秋玉昆季甚诘责堇浦，堇浦不敢辩，而怨谢山切骨，而谢山不知也。谢山既卒，其弟子如蒋樗庵、董小钝诸君，念其师执友莫堇浦若，乞之铭墓。堇浦使来索遗集，与之，久无报章，屡索还遗集，终不报。而堇浦《道古堂文集》雕本出矣。诸君视其目，有《鲒埼亭集》序，欣然检读，则若誉若嘲，莫解所谓，细绎之，又似谢山有败行者，皆大惊怪。又遍观其他文，则窜谢山文为己作者六七篇。于是知堇浦卖死友，而不知其卖之之故。既而有自维扬来者，道其详于樗庵，始恍然大悟。其后樗庵弟子，有抄《鲒埼亭集》，而以杭序冠首者，樗庵见之大怒，乃手记堇浦负谢山始末于序后。"而此书后归徐先生，故先生详述之如此。樗庵固不妄语，徐先生亦不轻诋前辈者，且堇浦《粤游集》，每有以湖笔馈某官诗，其文集中考据论辨之作，颇与《鲒埼》相出入。然则才如堇浦，竟有文无行至此，亦可唏矣！

严铁桥之落拓

归安严铁桥可均，博综群籍，精校雠，辑书甚富。顾性跌荡，少时家居，殊落拓。喜食肉，欠肉资甚多，屠某催索甚急。一日，严过屠肆，屠人又向索钱，严怒，遽

夺屠刀砍之，屠踣。严惧，挪刀只身走京师，匿姚文僖公宅中，姚闭诸室不使出。因发藏书读之，遂成名。

纪文达奉旨纳妾

河间纪文达公，为一代巨儒。幼时能于夜中见物，盖其秉赋有独绝常人者。一日不御女，则肤欲裂，筋欲抽。尝以编辑《四库全书》，值宿内庭，数日未御女，两睛暴赤，颧红如火。纯庙偶见之，大惊，询问何疾，公以实对。上大笑，遂命宫女二名伴宿。编辑既竟，返宅休沐，上即以二宫女赐之。文达欣然，辄以此夸于人，谓为"奉旨纳妾"云。

盐商之繁华

扬州繁华以盐盛，两淮额引一千六百九万有奇，归商人十数家承办。中盐有期，销引有地，谓之纲盐。以每引三百七十斤计之，场价斤止十文，加课银三厘有奇，不过七文。而转运至汉口以上，需价五六十不等，愈远愈贵，盐色愈杂。霜雪之质，化为缁尘，乡曲贫民，有积日累旬，坚忍淡食者矣。此非正课致之，而商人积弊累之也。诸商所领部帖，谓之根窝。有根窝者，每引抽银一两，先国课而坐收其利，一也；运脚公用，额定七十万，近年十增其五，而用不及半，二也；汉口岸价，每引又派一两有奇，三也。即此三项，已倍正课而过之。加以盐院供亿，各大宪缉捕犒赏，又豢养乏商子孙，月支万计。最奇者，春台、德音两戏班，仅供商人家宴，而岁需三万金。总商谒见盐院，一手版数十文耳，而册载一千两。率由总商妄立名目，取诸众商。委员王凤生查请裁革。其浮冒无忌类如此。由是侈靡奢华，视金钱如粪土，服用之僭，池台之精，不可胜纪。而张氏容园为最著，一园之中，号为厅事者三十八所，规模各异，夏则冰绡竹簟，冬则锦幕貂帷。书画尊彝，随时更易，饰以宝玉，藏以名香。笔墨无低昂，以名人鉴赏者为贵；古玩无真赝，以价高而缺损者为佳。花史修花，石人叠石，水木清湛，四时皆春。每日午前，纵人游观，过此则主人兜舆而出，金钗十二，环侍一堂，赏花钓鱼，弹琴度曲，惟老翁所命。左右执事，类皆绮岁俊童，眉目清扬，语言便捷，衣以色别，食以钟来。其服役堂前，而主人终世茫然者，不知凡几。梨园数部，承应园中，堂上一呼，歌声响应。岁时佳节，华灯星灿，用蜡至万数千斤，四壁玻璃射之，冠钗莫辨，只见金碧照耀，五色光明，与人影花枝，迷离凌乱而已。其埒于容园者，若黄、若程、若包，莫不斗靡争研，如骖之靳。不数年而资本日绌，亏及公款，朝廷借帑助之。定法两年三运，后则一运两年。积习既深，外腴中瘠，愈斫愈深，而敝坏不可为矣。

邹小山轶事

吾乡邹一桂少宰小山，以文学受主知，尤工绘事，至今零缣尺素，得者人争怀宝。相传其微时好作狭邪游，尤喜挟邃，与梨园诸弟子相征逐，度曲填词，乐此不疲。封翁某，性最严正，屡戒勿悛，逐之出，不复承为子。少宰飘泊里门，久之困甚，倩人哀其父，少加怜悯，游说万端不为动。时少宰已为诸生，因以携资应试请，封翁曰："子弟贤，贫贱何害？不贤，即富且贵者，宁遂免若敖氏之馁耶？"少宰乃只身北上。仅携一布被与俱。途间去被中絮，乘夜实草根败叶于内，压背隆然，诣旅邸求宿。翌晨，倾被中物于地，置被怀袖间，悄然扃门出。邸中人意负物在室中，必无他虑，不知少宰已赚得一夕膳宿资，扬长去矣。长途转徙，悉用此术。抵都无所事事，仍溷迹于歌场舞馆间，豪竹哀丝，一时并奏，见者固不知其为失路之王孙也。都中声伎居天下最，时昆曲盛行，好事者又率自置鞠部，引商刻羽，细入毫芒。少宰之术，不足以并驾侪辈，渐遭是中人白眼。一日高宗传旨进乐，酒酣以往，粉墨登场，自演《李三郎羯鼓催花》剧。宸衷偶惬，试一为之，未必能一一协律，主器者苦不能称旨。独少宰能随其意为节奏，抑扬顿挫，无不合拍，高宗大悦。供奉既频，询及家世，急使纳监入北闱，并授意于主试者，联翩获售，遂以一甲第三人及第。胪唱后，捷音抵家，其封翁犹严词致拒，谓小冠子夏，或有同名之误也。少宰既登第，高宗每闲居奏乐，不复以前事相浼，且时藉他事督责之。少宰乃益刻励图报，卒以致身清要，长为文学侍从之臣。而高宗当日驾驭人才之雄略，亦于此可见一斑矣。

卷　下

记赵舒翘之轶事

光绪庚子五月，拳祸作。六月，联军集大沽。时端王、庆王、荣禄、刚毅、赵舒翘皆值军机，大沽失守后，孝钦召见军机，传谕单叫起，问战守之策。首端王力陈战利。次庆王，请圣明决断，依奴才愚见，则和利；次荣禄，力陈和利；次刚毅，力陈战利。最次为赵，奏对最久，有不如先战，战北再和，亦未为迟之语。且谓现在大军会集京师，各省勤王之军亦将到，即使战败，外人亦决不能长驱直人，慷慨激昂，语极动听。孝钦意遂决，卒致两宫西狩，赵亦赐死。至今论国是者，追原祸始，犹叹息痛恨于赵之一言几丧邦也。然赵自凤阳府洊升刑部尚书，历任皆有声。客有自皖公山来者，为言赵守凤阳时之遗事甚悉。于捕治蠹胥卫虎事，尤称颂不置。

先是，某县东西乡有甲乙二姓者，家富百万，各为一乡冠。甲有女许与乙子，年及笄矣，以迷信甚深，姻期屡阻。乙憾之，自择一日，谓再愆期者，当为其子别娶。甲惧，乃亲送女于归。两家相距数十里而遥，时值溽暑，中道已疲乏不胜，天复骤变，雹雨大作，乃休于一古庙而息。会他家亦有迎娶，遇雨而人庙暂避者，两家新嫁娘各出舆坐憩。蓦闻枪声骤发，识为盗警，仓猝间灯火尽熄，昏黑中乘舆竟去。甲以疾作先返。比甲女至乙家时，乙父正衣冠延客，女突于舆中跃出，大声诟

厉，出利刃刺乙父毙，旋亦自刎。新郎见酿祸，奔县呈诉，翌晨而女尸竟失所在。于是纵女弑翁，移尸图赖之罪，甲百口不能自辩。爰书一定，秋决且有日矣。顾两家虽因婚期事稍龃龉，初无宿怨致相残杀理，且移尸之举，亦疑莫能明。甲仆某，老而任侠，微行四访，竟得女于盗船中。盖女在古庙中，误登他人舆，而此娶妇者非他，即著名之蠹胥卫虎。是虎盘踞公门数十年，拥资巨万，枭匪盗贼，皆往来其门下，权势薰天，邑宰亦慑其名不敢问。顾无子，瞰佃人之妇美，强夺之。妇矢必死，预嘱其夫远飏避祸。既与甲女误登彩舆，入门，见衣冠而主人者，即手刃之，初不知其误杀也。虎见甲女，知为误投，以美胜于妇，大喜。劝之不从，强之不可，胁之以刃不为动。既审知妇刃乙父事，急使其羽党深夜移尸灭迹，而扃女于别室。至是拟载往他处，货作钱树子。乃适为甲仆所得，因偕奔至县，为其父鸣冤，且讼虎之暴横。讵邑令已先入虎言，转诬女为行刺私逋，下诸狱，榜掠无算。甲仆忿甚，赴府控告，而令不知也。一日，令强女画供，不从，将治以一品衣之极刑。一品衣者，以铁片作衣，烙火成红色，而加诸囚身，痛等凌迟，惨逾炮烙，一用而囚无不屈供。问官可因是高迁，故名之曰一品，亦虎新发明之利器也。方威逼间，有人报郡守至，惊愕间，赵已入。笑谓："老兄太忙，今日姑由兄弟代理案件何如？"登堂数语，即释甲父女，并恺切劝谕乙子，甲女贤淑，服阕后必仍娶为室。旋械系卫虎返署，明日而邑令去任，委人代理矣。虎入狱后，坚不署诺，且百计请托官绅为之说项者，日凡数至。赵预计其数，一度请托，则掠虎若干。一夕，夜半坐堂皇，笞虎臀数千，虎惘然不解所以，则是夜赵宿宠姬处，姬言及"卫虎"两字也。后赵卒以是去凤阳，而先一日虎已瘐毙狱中，阖境颂神明焉。赵治此狱殊有风节。

管韫山之论诗

管韫山为时文大家，诗名为文所掩。尝读其集中论诗之语，有极隽妙者，谓五言古诗，琴声也，醇至淡泊，如空山之独往；七言歌行，鼓声也，屈蟠顿挫，如渔阳之怒挝；五言律诗，笙声也，云霞缥渺，疑鹤背之初传；七言律诗，钟声也，震越浑锽，似蒲牢之乍吼；五言绝句，磬声也，清深促数，想羁馆之朝闻；七言绝句，笛声也，曲折嘹亮，类羌城之暮吹。

陆春江之受眷

陆春江中丞初官上海县，任满以道员召见。孝钦后问曰："闻人言，汝在上海做官，名声颇好，洋人交涉，都很得法，到底怎样对付？"对曰："臣在上海，遇有洋人交涉，臣不去欺他，却也不去怕他。"孝钦大悦。尝告枢臣："陆元鼎办事，我可以放心。"由是而监司方伯，不十年而抚三吴。人见其端谨持重，粥粥若无所能，而不知其受眷实有由来矣。

王西庄自掩其贪

王西庄未第时，尝馆富室家。每入宅时，必双手作搂物状，人问之，曰："欲将其财旺气搂入己怀也。"及仕宦后，秦诿楚诿，多所干没。人问之曰："先生学问富有，而乃贪吝不已，不畏后世之名节乎？"王曰："贪鄙不过一时之嘲，学问乃千古之业，余自信文名可以传世。至百年后口碑已没，而著作常存，吾之道德文章，犹自在也。"故所著书，多慷慨激昂语，盖自掩其贪也。

祁文端门生问补服

祁文端公在京时，忽一甘肃门生至，怪其无故远来，姑出见之。所著衣冠甚古，且缀补于袍上。公因问其缘何来此，曰："因缘例得服知县品服，未识今所用当否？以乡中人不能决，思不如入都询问老师，较为有据。"文端审视之，果七品服也。曰："是矣。"又问是否缀在袍上，文端忍笑告之曰："应缀在外套上。"此人谨受命，辞而去。文端念此人以小故远来，良可念，命仆封四金至旅店馈之，则此人已行矣。若此人者，真可谓太古之民也。

查明回报

德清蔡尚书启僔，康熙庚戌状元，公车入都。山阳令某，公同年也，往拜之。名纸既投，令于纸尾制曰："查明回报。"蔡大怒去。明年及第，书一绝于扇寄之曰："去年风雪上长安，举世谁怜范叔寒？寄语山阳贤令尹，查明须向榜头看。"令大惭，百计修好焉。事见渔洋山人《池北偶谈》。后苏州彭大司空启丰，雍正丁未大魁，假归，偶有粮欠，吏以公名申县，遽差票追纳，真书公名，以朱点之。公以诗贻令，有"自从御笔亲题后，又被琴堂一点红"之句，令大窘谢，事颇相类。是二令者，可谓无独有偶矣。

季、亢二家之富

江南泰兴季氏，与山西平阳亢氏，俱以富闻于天下。季自沧苇以御史回籍后，尤称豪侈。其居绕墙数里，中有复道周巡，健儿执铃柝者共六十人，月粮以外，每夕犒高邮酒十瓮，烧肉三十盘。康熙九年，霖雨连旬，恐霉气浸浼，命典衣者曝裘于庭，张而击之，紫貂、青狐、银鼠、金豹、舍利猻之属，脱毛积地，厚三寸许。蓄伶甚众，又有女乐三部，稚齿韶颜，服饰皆值巨万，开宴宾筵，更番佐酒，珠冠象笏，绣袍锦靴。及笄，或自纳，或赠人，而骄憨之态，未能尽除。日至高春，晨睡方起，即索饮人参、龙眼等汤，梳盥甫毕，已向午矣。制食必依精庖为之，乃始下箸。食后，辄按牙歌曲，或吹洞箫一阕。又复理晚妆，寻夜宴。故凡娶季家姬者，绝无声色之娱，但有伺候之烦，经营之瘁也。有修撰某得其一姬，涕泣废飧，为弗若其主家厮养，乃遣之。亢家园在山西平阳城外，中设宝座，盖康熙时尝临幸焉。园大十里，树石池台，幽深如画，婢媵皆作吴中装束。相传亢先世得李闯所遗辎重起家。康熙中《长生殿》传奇新出，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费镪四十余万。雍正末，所居火，凡十七昼夜，珍宝一空。今则荡然无人，园亦鞠

为茂草矣。

江艮庭之篆字药方

苏州江艮庭先生声，精小学，善篆书，兼知医理。性奇癖，尝为人开药方，辄书篆字，药肆每致错误，先生怪之。或曰："药肆人不识篆字，无怪其误。"先生恚曰："不识篆隶，那便开药肆耶？"迂癖如此，真可谓不达世情者矣。

河工之积弊

南河岁修银四百五十万，而决口漫溢不与焉。浙人王权斋熟于外工，谓采买竹木、薪石、麻铁之属，与夫在工人役，一切公用，费帑金十之三二，可以保安澜；十用四三，足以书上考矣。其余三百万，除各厅浮销之外，则供给院道，应酬戚友，馈送京员过客，降至丞簿、千把总、胥吏兵丁，凡是职事于河工者，皆取给焉。岁修积弊，各有传授：筑堤则削坝增顶，挑河则垫崖贴腮，买料则虚堆假垛。即大吏临工查验，奉行故事，势不能亲发其藏。当局者张皇补苴，沿为积习，上下欺蔽，瘠公肥私，而河工不败不止矣。故清江上下数十里，街市之繁，食货之富，五方辐辏，肩摩毂击，曲廊高厦，食客盈门，细谷丰毛，山腴海馔，扬扬然意气自得。青楼绮阁之中，鬓云朝气，眉月夜郎，悲管清瑟，华烛通宵，不知其几十百家也。梨园丽质，贡媚于后堂；琳宫缁流，抗颜为上客。长袖利屣，飒沓如云，不自觉其错杂而不伦也。

某县丞禀辞

军兴以后，直省候补人多，缺少事稀，贫苦不堪言状。一日，有县丞某求见方伯禀辞，号吏曰："非期也。"不为通报。某曰："我有公事，不见则今日死于是矣。"号吏大惊，白诸阍者而见之。方伯曰："君有何事，禀辞将何往？"某曰："将往阴司。"方伯亦诧曰："何至于此？"曰："某自到省伺候大宪者十数年矣，无缺无差，父母冻饿，儿女啼号，除死更无善策。又虑身死而大宪终不见知也，敢辞！"方伯曰："勿尔，吾且赠君二十金，暂为糊口，以待差事。"越三日，委以优差而去。

记某伶事

某伶者，色艺工绝，游于陕。陕尚秦声，无解南音者，困甚，无所得衣食。时某部为秦声冠，不得已投焉。部中人共揶揄之，亦不甚令登场。会抚署宴方伯，某部当值，属僚咸集。方伯者，平阳中丞也，数折后，厌秦声，问有能昆曲者否？部中无以应。某伶独趋进自承曰："能。"曹长愕然欲止之，则堂上已呼召某伶矣。登堂请命，甫一发声，平阳色喜，满座倾耳听。歌一阕，平阳曰："止，笛板工尺相左，他乐器亦无一合者，是乌足尽所长？"趋呼藩署家乐和之，使演《扫花》一出。伶既蓄技久，思欲一逞，又多历坎坷，愤郁无所泄，至是乃尽吐之，浏离顿挫，曲尽其妙。平阳不自觉其神夺而身离于席也。平阳号知音，举座见倾倒如是，莫不啧啧称羡。曲终，自抚军以下，缠头以千计，明日某伶之名噪于长安。部中人承顺惟谨，已持平阳书入都，都下贵人争爱赏之，宴集非某郎不欢，由是名益著。

阅数岁，平阳擢陕抚，冒赈事发，被逮下刑部狱，家产籍没，眷属羁滞京邸，衣食不给，终日相对惨怛。忽一苍头问讯而至，言主人命致意，已为夫人觅得一安宅。趣呼舆马送至，则屋宇精美，米薪器用，下至箕帚之类，一一完好，顾不知主人为谁。时平阳已论大辟，系狱久，生平故旧，无一左右之者。一日晨起，突有人直至系所，哭拜不能起。视之则某伶，已去其业，居京师作富人，夫人宅即所置也。于是即狱中置酒，复为平阳歌《扫花》出，甫半阕，平阳大哭，即止不歌，而相对泪下如绠縻。自是朝夕至，视寒暖，调饮食，有甚于孝子之事亲者。弃市日，具棺椁厚敛之，送其榇与妻子归里，又恤其度日费，度足用乃止。后不知所终，天下惟知己之感，没世难忘。若平阳者，仅足知某伶耳。"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回首望崖州。"呜呼！彼何人哉？

吴卿怜

顷见吴卿怜《感遇诗》，询其始末，不得，第闻卿怜吴人，善歌能诗词，色艺兼胜。平阳中丞得之，宠幸备至，所云"色即是空空是色，卿须怜我我怜卿。"为吴赋也。平阳既败，流转归和相，和又嬖之，《感遇诗》即咏和事。顾其有"马上王嫱，玉笋敲残"等语，和虽籍没，眷属未尝流徙。当时萨彬图承命查办，请鞫使女，朝廷降旨切责，初无刑及妇女之事。诗述十年中惊魂骇魄，迁徙流离之苦，花悲月惨，涕泪沾衣，意固何所指耶？卿怜屡擅专房宠，不能一死报主，逊堕楼人远矣。然自古才色绝世之人，遭遇艰难，所归辄败，往往而然，薄命耶？祸水耶？天既赋之以丽质，而又使不得其所，抑独何哉？平阳名位虽不终，既得某伶感恩，又为卿怜知己，呜呼！死而有知，可以自娱矣。

天下大师墓

京师西山天下大师墓，朱竹垞以为是房山僧塔，后人附会之为建文帝墓也。清初，沈方舟用济诗云："曾闻近迹入禅关，身似浮云到处闲。解到龙蛇潜草野，何年弓剑傍桥山？缁衣那有中官识？御马谁迎老佛还？一自樱桃无荐地，肯留青树在人间！"曰"曾闻"，曰"解道"，曰"那有"，曰"谁迎"，曰"肯留"，皆故作疑词，以著致身从亡、随笔等书之伪，真诗史之笔也。方舟又有《咏思陵》句云："一剑割将公主爱，九门报道寺人开。"语极悲壮。

王蕴斋夫人之拘执

北人王蕴斋，曾为两淮草堰大使，其夫人性拘执，有大可噱者。慕古人相见如宾义，与其夫旦夕相与如外宾酬酢。少生二子，以为男女居室既至秽，且足戕身，年三十即断欲，与夫对室居。每清晨起，必子妇亲

侍栉沐，妆竟，出至中堂。俟夫起，盥洗讫，分庭偕坐，子若妇立伺两侧，仆媪进茗，寒暄数语，子若妇亲进早餐，相与对食讫，率子若妇送其夫出庭前治事，及中门而后返。迨晚，其夫治事竣按时入，必率子若妇恭迎于中庭，复偶坐，几上设洋灯二，进茗，子若妇侍如故。相慰劳，进晚餐。食罢，略论家事。及二鼓，乃徐谓其夫曰："昼日治公，宜请早将息否?"夫必谦谢曰："时尚早，略谈无碍。"少选，乃亲启执灯，送夫至寝室，相对少坐，夫亦起送之归寝，复少坐，则又亲送夫回。子若妇均随侍焉。略话俄顷，夫力请其归寝，始率子若妇返室，又训以家事。久之，乃令子若妇去而后卧。常年如一日。其夫为盐官时，已均五十余，夫以其如是拘执也，苦之，遂以同室居、置少妾、吸阿片三事请听其择而许一焉。乃筹计再三，仅许以吸阿片，而同室居、置妾，均不愿也。初，妇各产一男，即令子与妇异室居，且监之严，以为男女配偶原为宗嗣计，既得子矣，而仍同室居，男既有碍于学，女亦有碍于工，不可也。会冢妇归宁，子同舟而往，少年夫妇，久旷忽逢，因而复妊。及归，不敢以闻。迨产，又一雄也，始报之知。乃盛怒赴产室，饬妇佻儇，而重辱之。妇不堪其恚，自经死，弗悔也。未几，次子复送妇归省，亦于舟次怀妊。鉴于冢妇之难，归挽亲知诉于父，相与合谋，妇将弥月，其夫先密函告其家，设辞迎之归，俟妇产后而后还。并使人密语其妇，谓姑性如是，纵有挫辱，无介介也。传者止此，后不知其究竟。

杜生轶事

杜生名衡，字子牧，桐邑世家子。生而颀，广额，颐颊而下，小削，目瞳清荧，骨爽气俊。江浙敝俗，纨袴子弟，出必鲜怒锦衣狐裘，舞于车上，童子骈肩而随，短发鬖鬖，覆额角，效妇女装。生见之，辄内愧，肉动豪杰，障面去，惟恐浼。居恒敝衣布履，与诸少年颉颃游，遇贵人则欠抑唯诺，阳嗛不敢言。众以为是生也，寒酸不上人眼，意轻之，生乃快。或坐客小觉，则拂衣疾趋出，挽之逝矣。性嗜书，博极典籍，能跳梁于翰墨间，有才子致。客非韵，斥门者不入，人必割炙或瀹茗，纵谈天下事。谈既酣，辄彻夜不欲寐，往往庭前月落，屋下鸡鸣，犹闻鼓琴落子声，或醉而啸者。至是四方之客日益至，子牧恢张心胸，厚往薄来，故杂宾亦稍稍得进，而未几芸娘之事起。芸娘者，妓女也，以风态擅名，慷慨言笑，自题女侠。与子牧一遇于武林，目成久之，退而执手叹曰："吾两人得死所矣。君胜情拔俗，妾亦侠气笼霄，他日枕骨而葬西河之滨，誓令墓中紫气，射为长虹。羞作腼腆女儿，下指鸳鸯，上陈双鹄。"言次呜咽。众惊其不祥，而二人之情，乃益胶结不可解。嗣后淹系旬月，无复顾礼，废辍家政，毁顿精神。家人既刻责之，而诸客中复有具其罪状，布诸广众者。子牧为两方所激，若圆石遇坂，转触转下，势不得不与俱尽。会太守窘芸娘，出辱之庭，子牧忍愧，以身左右翼，多卑词。太守徘徊不令下鞭，然终不许生以一妓女自诎。判卖芸娘为贾妇。生佯许，而阴使人赝山西贾得之，以藏于别室，俄载而与俱长安。居长安不三月，子牧病肺死。芸娘亦不哭，敕家人装其丧归，而以身从。既入舟，忽忽微叹，间杂吟笑，若无意偿生者。至江心，命具浴，浴罢更衣，左手提子牧宣和砚，右手提棋楸，一跃入水，左右惊视不能救。初见发二三尺许，浮沉旋澜中，已复飏起紫衣裾半褶，复转睫间，而芳魂渺然，与洛神为伍矣。

端午桥好为联语嘲人

端午桥最好为联语嘲人。其官工部时，同官有赵有伦者，京师富家儿也，目不识丁，以其舅张翼之援，入资为郎，不数年，历得要差，且充会曲馆纂修。常以千钱购一妓归，大妇妒甚，立驱之出。赵不得已，赁别舍居之。妇知其谋，乃靳赵自由出门，归少宴，辄诟谇不已，赵甚苦之。一日，与端相遇于署中，端呼与语曰："菊曾（赵字），吾昨日偶作一联一额，君试为吾评骘之。"联云："一味逞豪华，若非暗地弓长，未许人称富有；千金买佳器，除是明天弦断，方教我去敦伦。"额曰"大宋千古"。赵极口称赞不已，出遇人，犹为人述之，似自诩其通文者。人匿笑之，弗顾也。

灵石何润夫乃莹，庚子岁官副宪，以拳匪头目革职。戊戌八股之复，何所奏也。何本庚辰庶常，散馆改部，签分工曹。夫人某氏，闺威甚厉，以何失翰林，怒甚，何长跪以谢，乃得释。既入工部，赀百金往拜满尚书某为师。某嫌其菲也，怒斥之。端为撰一联曰："百两送朱提，狗尾乞怜，莫怪人嫌分润少；三年成白顶（庶吉士七品金顶，改部属则六品须换白顶），蛾眉构衅，翻令我作丈夫难。"额曰"何苦乃尔"。又"妻为翠喜干姑嫂，儿是朱纶表弟兄"之联，亦端所撰也。何故山右世家，而生平耻为晋人，常自诡为江苏人，与人言，必操苏语。一日在某处宴会，座有苏人某就询籍贯，何答曰："江苏。"某欣然曰："同乡也。"询至蒲州杨编修天麟，杨应声曰："吾与何前辈同籍。"某曰："然则亦同乡也。"杨摇首曰："不然，吾本老西，何前辈亦老西，渠不愿居老西之名，故每冒贵省人耳。实则渠足迹未尝至大江以南也。"何愧甚，面颈俱赪，然又无可置辩，亟匆匆上车遁去。

戊戌政变后，端亦极自危，赖进《劝善歌》得免，且获擢陕臬，其事人人知之。端尚有一诗，亦咏此事，诗云："误矣公羊学，危哉死鹿音。侧闻诛正卯，谁实纵佥壬。智识羞葵足，劬劳感棘心。朝廷故可改，寇盗漫相侵。"人称其属对之工。然音字去声，系荫之通假字，诗作平声用，不惟失粘，且出韵矣。

吴白华之赌饭

乾隆时，吴白华侍郎素善饭，有宗室某将军，亦善饭，与齐名。一日侍郎谓将军曰："夙仰将军之腹，量可以兼人。若某者，虽非经笥之便便，至于酒囊饭袋，略有微长，但不知孰为优劣耳，请一决胜负如何?"将军笑应之。侍郎命左右持筹侍侧，每啖一碗，则授一筹，饭

罢数之，将军得三十二筹，侍郎得二十四筹。侍郎不服，约明日再赌。将军笑曰："败军之将，尚敢战乎？"侍郎曰："明日与君白战，不许持寸铁，只设饭而无肴，若再不胜，愿拜麾下。"于是复计筹而食。将军食至三十碗而止，侍郎竟得三十六筹。

陈建升都督义马记

道光辛丑，英兵寇广州，都督陈建升战死于沙角炮台。坐下马为英军所得，饲之不食。弃之，悲鸣而死。三水欧阳双南为赋《义马行》云："有马有马，公忠马忠。公心唯国，马心唯公。公歼群丑，马助公斗。群丑伤公，马驮公走。马悲马悲，公死安归？公死无归，马守公尸。贼牵马怒，贼饲马吐。贼骑马拒，贼弃马舞。公死留铐，马死留髁。死所死所，一公一马。"今之人腆然衣冠，而甘为紫髯碧眼之奴隶者，愧此马多矣。

板桥图章

板桥图章，皆出沈凡民凤高、西园凤翰之手，如"板桥道人"，如"十年县令"，如"雪浪斋"，如"郑大"，如"爽鸠氏之官"，如"所南翁后"，如"心血为炉，溶铸古今"，如"然藜阁"，如"所好在六经"，如"畏人嫌我真如恨，不得填满了普饥债"，如"直心道场"，如"思贻父母令名"，如"乾隆东封书画史"，如"潍夷长"，如"鹧鸪"，如"无数青山拜草庐"，如"私心有所不尽鄙陋"，如"扬州兴化天"，如"燮何力之有焉"，如"樗散"，如"以天得古"，如"老画师"，如"敢征兰乎"，如"七品官耳"，皆切姓、切地、切官、切事。又有云："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亦别开生面。近见某太史仿其意刻一章云："院试第一"、"乡试第二"、"殿试第三"，则不特牵强凑合，且竟然惟以科名为荣，益觉俗不可耐矣。

吴大嫖再住九天庙

皋兰吴柳堂侍御，少时颇倜傥，好狎邪游，不修边幅。初，计偕入都，日遨游北里中。会试被摈，乃留京候再试，实则恋某妓，不忍言别也。数月后，资渐罄，其座师某公，劝使出城，僦居九天庙，谓地僻远城市，可一意读书也(九天庙在广宁门外，为关中会馆公产)。侍御从其言，襆被往。甫三宿，郁郁不自得。俄然起曰："人生实难，何自苦如是！"即日入城，仍宿其妓所。久之，金已尽，妓亦稍不礼之，渐至衣食不给。乡人士始资以金，而要以仍居九天庙，否则不与金。侍御不得已，始怏怏去。都下人皆呼侍御为"吴大嫖"。初京师鞠部，向推四喜三庆，咸丰中叶，四喜渐不振，诸伶谋散去。余三胜自江南归，乃悉橐中金重新之，都人为撰联曰："余三胜重兴四喜班。"而难其对，至是或曰："得之矣！"则"吴大嫖再住九天庙"也。

归奇顾怪

清初昆山归庄，与亭林齐名，时有"归奇顾怪"之目。后华亭陆吻工画，与同里严载齐名，亦称"陆痴严怪"。盖士大夫浮沉里闬，其制行稍岸异者，未有不使流俗人鱼瞵鹗睨者也。

孙奇逢

容城孙奇逢，讲学夏峰，四方才俊，留门下请业者，廊庑为满。汤文正以监司乞养归，方授徒梁宋间，闻孙名，造门问道，执弟子礼甚恭，读书十年复出。笃志谦光，非可望之今世士大夫也。

士大夫之踵事增华

京朝士大夫舆服之侈，踵事增华，有加靡已。庚子以前，什九皆雇车，贫者则徒步入署。今则无不自养车者，且车前无不有引骑者，而各部丞参及红司官，殆无不车马矣。昔道、咸时，虽两书房翰林，亦止一车，仆人跨辕以从，未常独骑。泾阳张文毅在南书房供奉，典试江南归，谒王文恪于同寓。文恪送之出，至门外，一俊仆牵健骡侍车旁。诧曰："君何处得此俊物？"文毅对曰："江督某公所馈耳。"文恪太息曰："少年狂妄！"不顾而入。文毅愧汗木立，移时始登车去。阎文介由东抚乞休，侨居运城，其中表弟李某，故富家，以盐官需次河东。一日往见文介，适以三百金购一骡，令其仆骑之以从。文介送至门，惊问曰："君驾车之骡，以若干金购之乎？"对曰："二百金。"文介骇然曰："君何昏瞆至此，乃以二百金买一瞽骡。"某力辨非瞽，文介徐曰："审非瞽者，车前何须又用一骡导之耶？"拊掌大笑而入。

汤文正之洁己奉公

汤文正公斌抚吴莅任时，夫人、公子皆布衣，行李萧然如寒士，日给惟菜韭。公一日阅簿，见某日市双鸡，愕问曰："吾至此未尝食鸡，谁市此者？"仆以公子对。公怒，立召公子责之曰："汝谓苏州鸡贱于河南耶？汝思啖鸡，便可归去。世无有士不能咬菜根，而能作百事者。"并笞其仆而遣之。又公抚吴时，有司报湖荡有莲芡，公驳还。吏固以例请，公曰："例自人作，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惠。且莲芡或不岁熟，一报部，即为永额。欲去之，得乎？"常熟某氏奴，讦告其主国初时得隆武伪札，迫主远遁，欲据其主母。公曰："国家屡更大赦，此草昧事，何足问，而逆奴乃以胁其主乎？"焚其札，毙奴于杖下，中外快之。近时颇有人诋文正诸人为伪学者，使士大夫人人如汤之洁己奉公，又何致天下事不可收拾哉？

记雏伶杨花事

杨花，长安伶也。年十四时，江右孝廉徐某，以大挑试用长安，一见目成，以三百金售焉。逾年教匪起，徐捧檄催趱粮运，杨花能左右之。畜青骡一，日行三百余里，常乘以从。丁巳寇乱方炽，徐催运至郃阳驿，猝遇高均德股匪。杨乃教徐伪作贼探马状，持箭乘青骡逸去。杨乃下马往馆舍，贼目有识之者，谓杨掌班闻已跟官，何忽在此，答曰："吾代主催饷，俟此数日矣。"贼

目顾其党曰："聆其言，似饷尚未来，且遇旧知，今晚当留此。"即置酒聚饮，令杨歌曲。杨略不抗拒，尽献所长，且流目送媚以醉贼目。度已沉酣，猝掣贼佩刀刺之，应手而中。贼党惊，群起刃之。贼亦败兴，逡巡委去。居人重其义，筑土葬之，拊碣曰："义伶杨花救主处。"孟九我廷烺曾为作记，并写《杨花救主图》。云间许元仲作长歌记之曰："诗人孟浩然，示我杨花传。为写《杨花救主图》，贞心侠骨千秋见。每从花底说秦宫，墓底青油变态工。自向梨园传艳节，不教断袖没英雄。杨花旧隶华林部，小队梁州按歌舞。垂杨婀娜不禁风，落花飘泊还无主。破镜徐郎意气豪，量珠携得郑樱桃。当筵独谱秦风壮，倚帐同看塞日高。一朝忽唱从军乐，细马驮来增绰约。射虎晨随绣纛驰，飞鸣暮逐金丸落。那知记室走孤城，正值风高夜劫营。子弟八千人散尽，眼前惟见贼纵横。可怜生小娇无力，手挽徐郎出荒驿。牵到青骡让主骑，幸郎得免依何惜。战场生缚献诃摩，千队偻俉一笑哗 。满面怨愁双雨泪，争教掩得貌如花。轩眉嗔目呼狂贼，身坠片泥心白璧。只愿魂依厉鬼碓，久拚血化苌宏碧。叹鱼无情渭水寒，吊花鸳冢泪阑干。怜他捍刃真情种，殉主还输脱主难。君不见如荼如火军千屯，望尘拜寇何殷勤！国殇独有汪锜在，一片杨花气薄云。"

梅巧玲轶事

梅巧玲字丽芬，貌极丰艳。演青衫花旦，皆极尽能事。工汉隶，略能诗画。咸丰末，有某太史者，故世家子，以挥霍倾其资，极眷巧玲。尝负巧玲债二千金，未能偿，以病卒僧寺中。其同乡某君者，为折柬召诸乡人，集殡所，谋集资送其丧。诸乡人各道贫苦，无肯先下笔者。日晡，所集不及百金，某君舌几敝矣。忽门者报巧玲至，诸人相顾愕眙曰："是殆为索逋来欤？彼若见吾辈醵资状，或即向吾辈索取，可若何？"言未竟，巧玲已素服入，哭尽哀。移时，始辍涕向诸人曰："太史生前，尝负我二千金，今既亡矣，母老子幼，吾尚忍言旧债耶？"即出券怀中，向柩前一揖，就烛焚之。徐又出一纸授某君曰："闻太史丧归尚无资，谨赙金二百，为执绋之助。恨所操业贱，未能从丰，以报知己耳。"语毕，拭泪而去。诸人者，乃相顾无人色。巧玲卒于光绪辛巳、壬午间，生平以姓梅，故酷嗜梅，葬于京东某村。墓上树梅三百株，其遗命也。巧玲少子肖芬，亦工画兰，今都下诸伶，色艺以梅兰芳为冠，即肖芬子也。

道光甲申高家埝河决案

道光甲申十一月大风霾，致高家埝十三堡溃决，洪泽湖全行倾注，淮阳二郡，几成鱼鳖。宣宗震怒，特派大学士汪廷珍、尚书文孚至江南查办。乙酉正月，星节甫临，万柳园者，清江浦北岸之邮亭也，凡南北往来大官，皆于其地请圣安。是日自总督、漕督、河督及合属文武百余员毕集，旗盖车马，街衢为之填咽，诸大府于辕门外坐胡床以俟。少选，先见一材官飞骑至，朗呼曰："中堂请漕督魏大人请圣安。"惟此一语，而江督孙安圃相国、河督张莲舫司空皆知褫职矣。相国即呼清河县某至，询曰："各事预备乎？"盖其时震怒不测，凡桎梏银铛刑具，皆不可少也。司空家丁，以空梁帽及元青褂献，相国遽止之曰："姑稍俟。"未几，两星使人行馆，漕督入请圣安毕，暂退。旋呼三人听宣谕旨，随带司员四人，自中门出。手捧朱谕于香案前，雁行列，三督皆跪。司员居首者，持谕旨，朗宣至"孙玉庭辜恩溺职，罪无可逭"下即止。复徐徐曰："皇上问孙玉庭知罪不知罪？"相国乃免冠连叩，敬答曰："孙玉庭昏愦糊涂，辜负天恩，惟求从重治罪。"语毕，又连叩崩角。始传谕著革去大学士、两江总督，再候谕旨。两江总督著魏元煜署理，漕督乃九顿谢恩。再传谕："张文浩刚愎自用，不听人言，误国殃民，厥咎尤重。皇上问张文浩知罪不知罪？"河督时已易冠服，乃伏地痛哭，自称罪应万死，求皇上立正典刑。续又宣曰："上谕张文浩，著革职，先行枷号两个月，听候严讯。"遂呼清和县取枷至。枷乃薄板所制，方广尺余，以黄绸封裹，荷于河督颈，拥之而去。是时内外官民，观者万人，莫不悚惧。复传道厅营各官罗跪庭中，传旨后，又云："钦差临行，面奉圣谕：自古刑不上大夫。张文浩至河督，而特令枷号河干者，实因民命至重。设官本以卫民，今乃荡析离居，实为朝廷之辱，是以特予严谴，乃为慎重民命起见。凡淮阳士民，其皆仰悉上意。"云云。汪文二星使既复命，谕令张文浩发往伊犁。当起解时，亦一大观也。时江督为琦善，河督为严烺，皆集于制府行辕，张荷校囚服引至大堂，宣旨后，疏枷谢恩毕，二督乃邀张入内，饯其行，固让始入，酒三行即出。二督各呼己所乘舆送张，张固辞，二督乃互挽张臂，挥泪慰之。并告以出行后，当代养老父，张痛哭跪谢。仍呼小竹舆由旁门入，步行欲出，两督亟止之。乃饬闭侧门，促舆由中门鼓吹出。两督皆至万柳园，伺张登舟，良久不至。旋报以由僻路渡黄矣。两督乃至张宅中，请其封翁出，慰勉再四始去。不旬月致赆万金，送其家回浙。严、张本旧友，琦则与张仅泛交，且素有刻核名，而死生患难之际，独慷慨如此。盖当时清议极重，而冷暖之际，好名者多。虽非出自本心，尚有友朋局面在，所谓告朔之饩羊也。由今思昔，可胜慨哉！

罗台山逃儒入墨

读恽子居《大云山房集·台山外传》云："台山少好技击，兼治兵家言，嗣学于赣邓元昌，修儒者之业。于书无所不窥，精思入微，遂喜佛法。自京师归，忽登楼纵火自焚，救之得不死，遂狂走入山，服沙门服，不下发，趺坐与人言孝弟，而歌泣无时。下扬子，渡钱塘，过甬东，多托迹佛寺中。奉化快手怪其服，令侪辈篡台山。台山徒手御之，不可近。因诣县，趺坐县庭为禅语。同年生主事邵君洪时家居，识台山，乃释之。遂游普陀，寓西湖，已复走京师，乃归而卒。"恽氏此文，似台山之入墨，亦似有托而逃。譬如病榻呻吟，聊自缓其痛

苦,否则何所为而甘弃其饮酒食肉之身,昏瞀叫号,靡所胁驱,而遽自沦溺耶?

士大夫之谄媚　三则

乾隆间,某太史谄事豪贵,其妻某氏,始拜金坛于相国妾为母。嗣相国势衰,又往钱塘梁阶平尚书家,拜梁为义父,踪迹昵密。时相传冬月严寒,梁早朝,某妻辄先取朝珠,温诸胸中,亲为悬挂。自来谄臣媚妾,悦人惟恐不工,至为婢妾娼妓之所不为,而未有甚于此者也。

又闻某妻拜梁为义父时,执贽登堂,拜毕,出怀中珊瑚念珠,双手奉之。梁面发赤,疾趋而走。某妻持念珠,追至厅事,圜系其颈。时坐上客满,皆大惊失措。越日,有人题诗于门外云:"才从于第拜干娘,今拜干爷又姓梁。热闹门墙新户部,凄凉庭院旧中堂。翁如有意应怜妾,奴岂无颜只为郎。百八念珠情意重,临风几阵乳花香。"

又道光朝一翰林,夙出潍县陈官俊门下。陈丧偶,翰林为文以祭之,有"丧我师母,如丧我妣"之句。翰林妻又尝为许乃普之义女,有诋之者,集成语作联,揭之门外云:"昔岁入陈,寝苫枕块;昭兹来许,抱衾与裯。"二事略同。一诗一联,皆为言官登白简,至今有余臭焉。

舆中揭帖

同治中,某公附肃顺,得湖南巡抚。既至,恶绅与官事,某尽去之。凡骆秉章、左宗棠所有官绅,皆披提督过。于时湖南诸将,方经营江浙,为天下倚重。闻某所为,则大怒。巡抚所劾,皆奏调赴军,且日求某阴事,将共奏之。会巡抚以国丧娶民女,为属吏所讼,乃大窘。更诣诸绅谢,任以事,又加礼焉。是岁乡试,主考官得揭帖于舆中,词甚工丽。有句云:"当其始,真除由墨敕,初无宝玺缄封;追其后,半路赶私书,遂使奸徒漏网。慕南园之火热,甘列门墙;见东厂之烟销,又夸气节。朝秦暮楚,妾妇亦觉羞颜;鼠伏蛇行,衣冠为之短气。是即改行于调停之日,潜身于傀儡之场,已属无补前愆,难逃清议,乃敢作威由己,径参三品监司;拣缺调人,只顾一乡亲友。验裁缝之针迹,妄用鞭笞;减卒伍之饷糈,发修城堞。即而签判之狂言恐吓,畏其威而铃阁增兵;铁工之券契强收,迫于势而圜扉谢罪。西曹对簿,枯淑女之双波;东市吞声,愧先皇于九地。人但见其犯色荒之戒,而自速其辜,吾则谓其有无君之心,而后动于恶。"

诸襄七之古拙

诸襄七先生锦,学问淹贯,而性古拙。当典试福建,巡抚馈正副考官瓜各五十,而先生之瓜少送一枚。先生大怒,请巡抚面问之。巡抚曰:"此系误数,即当再送。"先生益大怒曰:"我岂为一瓜争乎?膰肉不至,而孔子行;醴酒不设,而穆生去。瓜虽微,亦可见礼意之衰也。"一时传为笑谈。

记长麟相国轶事

长麟相国巡抚浙江时,闻仁和令某有贪墨声,乃微行访察之。一夕遇令于途,直冲其卤簿而过。隶役方呵叱,令识为公,急降舆谢罪。公问何适,以夜巡对。公哂曰:"时仅二鼓,出巡无乃太早?且夜巡所以诘奸,今汝盛陈仪卫,奸人方引避不暇,何巡察为?无已,其从吾行乎?"乃悉屏从人,笑谈徐步,过一酒肆,曰:"得无劳乎?与子且沽饮。"遂入据坐,问酒家迩来得利如何?对曰:"利甚微,重以官司科派,动多亏本。"公曰:"汝一细民,科派何以及汝?"酒家颦蹙曰:"父母官爱财若命,又不论茶坊酒肆,每月悉征常例。蠹役假虎威,且取盈焉,小民何以聊生?"因历述令之害民者十余事,不知即座上客也。公曰:"据汝言,上官犹无觉察乎?"曰:"新巡抚闻颇爱民,然初到,一时何能俱悉,小民亦胡敢越诉?"公略饮数杯,付酒钱出,笑语令曰:"小人言多已甚,我不轻听,汝亦勿怒也。"行数十武,忽曰:"此时正好巡夜,盍分道行?"令去,公复返,至酒家叩门求宿,对以非寓客处。公曰:"固知之,我此来非为求宿,特为护汝来耳。"酒家异其言,留之。夜半有剥啄声甚厉,启视,则里胥县役,持朱签汹汹来拘卖酒者。公出应曰:"我店东也。有犯我自当,与某无涉。"胥役固不识公,叱之曰:"本官指名拘某,汝胡为者?"公强与俱至署。令即升堂,首唤酒家。公以毡笠蒙首,并缩登堂。令一见大骇,免冠叩首。公升座,索其印去,曰:"省得一员摘印官也。"

顾秋碧之迂癖

江宁顾秋碧先生,为钱竹汀高弟,学问渊博,著作甚多。其所著《补后汉书·艺文志》,卷帙甚富。赵㧑叔刻入丛书中者,乃节本也。性迂癖,尝自题其门曰:"得过且过日子,半通不通秀才。"其风趣可想。生有异禀,体气过人,每夕必御妇人。指爪甚有力,可以排墙。怀奇不遇,卒客死于清河之海神庙中。

某老翁负债诗

吾邑某老翁,生平多负欠,乃子乃孙,殆有甚焉。翁尝咏《欠债祖师三首》以解嘲,其诗曰:"自从出世债缠身,旧欠才偿又转新。恰喜儿曹尤胜我,堪称欠债老乡绅。""如今当道有良图,国债堪将危局扶。怪煞区区先欠债,收来如许令高徒。""思量欠债最难过,国债如何不怕多。我债却无田产抵,想来国债有山河。"以诙谐之笔,寓讥刺之意,冷隽可诵。

曾文正与王壮武芥蒂

曾文正与王壮武素有芥蒂。壮武之死也,其父自撰联挽之曰:"不死于贼,必死于小人,今而后吾知免矣;虽竟其才,未竟其大志,已焉哉天实为之。"所谓小人者,盖有所指也。

宋牧仲才能应变

商丘宋牧仲抚江苏时，专以提倡风雅为事。有人以抚署外两辕门署额“澄清海甸，保障东南”八字，衍为联句嘲之云：“澄清海甸沧浪水，保障东南伯虎坟。”似其治行无甚足传，不知其才能应变，亦有度越寻常者。当公抚江西，未莅任，值楚中夏色子变起。贼氛逼近，即兼程驰赴，申军令，严守御，民心少定，而富室尚有迁移者。或禁止之，公不可，曰：“禁之人将以我为怯，百姓且散走矣。”幕下士请去，公又不可，曰：“人恃抚军耳，抚署人出，则人心散。果欲去，吾即以军法从事！”时江右亦有裁兵三千，期朔日诣官集抚署，杀以应楚。公先期密擒为首者二人，就辕门震爆斩之，张文告数十纸，示以渠魁已歼，胁从散者不治。是日薄暮，城门吏报，无籍之潜出者二千余人，乱遂定。方讯斩贼首时，贼指总兵之奴曰：“是亦吾党也。”公急命批颊。异日密语总兵去其奴，总兵愤曰：“公真为我通贼耶？”公曰：“岂有是哉？日者，贼甫启口，而奴立君后，佩刀已出鞘数寸。吾即命笞贼，奴乃纳刀，不然，事正不可知之数，君特未之见耳。”总兵乃大感服，其弥患于无形若此。

孙豹人先生之轶事

关中孙豹人先生枝蔚，举鸿博时，迫于有司，舆疾入都。诸待试者多务研练为词赋，先生独泛览他书。或询之，则曰：“吾侨居广陵，数十口饔飧待我，使我官京师，不令举家饿死乎？”已入试不中，良喜。会诏诸布衣处士，有文学素著，老不任职者，其授京衔以宠其行。于是及格者数人，而先生与焉。其将以年授官也，吏部集验于庭，主爵者望见先生须发皆白，引之使前，曰：“若老矣。”先生直对曰：“未也，我年四十即若此。且我前以老求免试，公必以为壮。今我不欲以老得官，公又以为老，何也？”众皆目笑。时施愚山《送先生归扬州序》有云：“非崇儒敬老，无以示朝廷之恩；非引分守穷，无以见岩穴之志。”按愚山赞语，从范文正公《严先生祠堂记》末段脱胎而出，在当时亦颇得体。

范道人

范道人者，德州人，居卫河西琵琶村。生于明嘉靖三十年辛亥，程正夫以康熙庚戌见之，年一百二十岁矣。起居如平时，五官之用，未尝少衰。平生不知服食修养之术，少贫不妻，事母最孝谨。鼎革后，入九子祠为香火道人。祠有祭田数亩，躬耕而食，与人无忤。正夫赠以诗云：“颇闻爱日依慈母，直数生年到肃王。业仿逍遥游广莫，身余浑沌属中央。”

郭绍仪悟坎离之义

郭绍仪字丹葵，平湖人，明御史也。尝雪夜读书，地涌汞盈尺许，因悟坎离之义。又尝饮酒肆，见一人古貌倏然，遍身丝缕如牛毛，红类丹砂。异之，就与语，自言是靖难时人，遂从受养生之术。鼎革后卒，年八十四。

都门八古迹

乾嘉间，诗人多赋都门八古迹：一为法源寺砖塔，相传安禄山、史思明建。一为太医院铜人，在署内药王庙，作于宋天圣时，世谓从海涌出，非也。一为报国寺窑变观音像，高尺余，宝冠绿帔，手捧梵字轮。一为潭柘寺妙严公主拜砖。公主元始祖女，削发居寺中，持观音文礼大士，拜痕入砖，额手足五体皆具，岁久砖坏，独留两足痕。明万历壬辰孝定太后，匣取入览藏之。一为觉生寺大钟，明永乐间铸，万历间从经厂移置万寿寺，乾隆八年移觉生寺。一为崇国寺姚少师影堂，露顶袈裟趺坐。一为慈寿九莲菩萨像。九莲菩萨，明孝定皇后梦中授经者也，觉而一字不遗，因作慈寿寺，建九莲阁，塑菩萨像，跨一凤而九首。相传菩萨为孝定前身。又长椿寺有黄绫紫轴，绘九朵莲花，题曰九莲菩萨之位，即孝定也。一为刑部杨忠愍公手植榆，在北所（按：都门古迹，唐以后明以前见之，记载者甚夥。此八者殆偶然寄兴，或当时尚在者也）。

张石州以狂放见摈

平定张石州先生，渊博无涯，世以东京崔蔡目之，然狂放使气。道光己亥应顺天乡试，携瓶酒入，监搜者呵曰：“去酒！”石州辄饮尽而挥弃其余沥。监者怒，命悉索之，破笔砚，毁衣被，无所得。石州扪腹曰：“是中便便经笥，若辈岂能搜耶！”监者益忿。乃摭笔囊中片纸，有字一行，谩曰：“此怀挟也。”送刑部。谳白其枉，然竟坐摈斥。

邵潜夫

邵潜夫，通州人，明万历间，已以诗歌名江表。康熙初年八十余矣，家贫，苦徭役。值渔洋司李扬州，按部抵境，首谒邵。邵所居委巷，乃屏舆从，徒步而入。邵曰：“适有酒一斗，能饮乎？”渔洋欣然为引满，流连移晷始别。有司闻之，立除其役。

刘石庵之轶事

刘石庵立朝謇谔，风骨棱嶒。王惕甫《渊雅堂集》有句云：“诗人老去莺莺在，甲秀题签见吉光。”自注：石庵相国有爱姬王，能学公书，笔迹几乱真。惕甫盖尝见姬为公题甲秀堂法帖签子也。耆英宿学，偶露风怀，正见理学名儒，其正性情去人不远。

尹文端之虚己纳言

尹相国文端公继善，虚己纳言。封疆数十年，每有张弛，必集僚属谓曰：“我意如是，有不可，诸君必驳我。我若能说，则再驳，万无可驳而后行。勿以总督语迁就也。”世宗皇帝尝谓公曰：“汝知督抚中有宜学者乎？李卫、鄂尔泰、田文镜是矣。”公奏曰：“李卫，臣学其勇，不学其粗；田文镜，臣学其勤，不学其刻；鄂尔泰，宜学处

多，然臣亦不学其愎也。”上以为善。其督两湖，尝一月间兼将军、提督、巡抚、河漕盐政、上下两江学政等官，九印彪列。又尝充丙戌会试总裁，先一年而降旨，皆异数也。

孔东塘得汉玉羌笛及唐制胡琴

孔尚任东塘，精于音律，尝得汉玉羌笛，唐制胡琴各一枚，形制古雅。自为跋刊之云：“康熙壬申官京师，获玉笛，吹孔之下，止具三孔，世无识者。考之马融《笛赋》，称笛出于羌，旧四孔，京房加一孔于后，以备五音。所云四孔者，乃连吹孔数之，其底原有洞孔，故加一孔而五音备焉。后之长笛，又加二孔，以应七律。许慎《说文》注：笛七孔，筒羌笛三孔是也。其曲有《落梅花》、《折杨柳》，古爱其曲，多为玉笛吹之。此笛色如柳花，盖古之缃黄玉也。双钩碾制，肖形竹节，顶节二寸，中节八寸，尾节五寸，较以汉尺，分毫不爽。应劭《风俗通》载汉武帝时，丘仲作笛，长尺四寸。今长尺五寸，且无后孔，当在深之初年矣。噫，古器存而古音莫解。笛之三孔，亦犹文字之一画也，与胡琴本北方马上乐，亦谓之二弦琵琶，盖琵琶所托始也。《南部新书》载唐韩晋公滉入蜀，伐奇树，坚致如紫石。匠曰：‘为胡琴槽，他木不能并。’遂为二胡琴，曰大忽雷，小忽雷。后献德皇。《乐府杂录》云：‘文宗两朝，忽雷犹在内库。内侍郑中丞特善之，训注之乱，始落民间。’康熙辛未予得自燕市，盖其小者。质理之精，可放良玉，雕镂之巧，疑出鬼工，今八百余年矣。频经丧乱，此器徒存，而已无习之之人。俗艺且然，伤哉！”

戴舍人善于解纷

乾隆中钱箨石宗伯，素不喜戴东原太史。一日同乡会饮，有言次及戴者，宗伯力排之。言者往返辩论，宗伯排之愈力，且谓诋斥前辈，无后进礼，言者不能争。数日复会，言及抗堇浦太史，宗伯亦言其非，前言者在坐，又与之争，宗伯不服。时戴忍奈观察姚成为中书舍人，居席末，宗伯以其言质之。戴逊谢曰：“先生评骘人物，非小子所敢知，第有一语不解。”宗伯惊问何不解？戴曰：“前日闻先生云：‘东原排斥前辈为无礼’，然则前辈不可非也。今堇浦先生非先生之前辈乎？于此而非之，是以不解也。”宗伯爽然揖戴曰：“君言是。”曰：“教我多矣。”由是不复诋戴。一时服舍人善于解纷，而亦多宗伯能自屈也。

年大将军延师

年大将军威震内廷，势倾中外，庶司百僚，莫不拱手听命。适其幼子需师教读，与公卿言及，众皆唯唯。时有江南沈孝廉，因不第流寓都中，觅馆糊口，已托其座师某侍郎，允为推荐。冬至朝贺之期，百官咸集，大将军复理前言，某侍郎即举沈生以应。大将军曰：“为童子师以品行为要，俾幼而习见师范，则长可观矣。此生端方否？”侍郎对以有儒者气象，大将军欣然许可。侍郎归，召沈生嘱令小心谨慎，不仅安砚有方，若得大将军清目，则功名未可限量也。沈感谢而退。新正，大将军遣从官以名柬邀沈生至第，大将军躬迎于堂，专席南向。命公子盛服拜师毕，大开筵宴，声伎杂奏，宾主尽欢而止。送先生入西园，书室三楹，峰峦周匝，林木青苍。室内书籍充盈，陈设精雅。公子年甫六龄，不过指教数字而已。其供奔走者，苍头四人，俊童八人。晚入卧室，牙床绛帐，绣褥锦衾，并皆佳妙。次日，苍头带长髯者至，约视沈生体段趋出，未几进貂裘全袭，服之，长短适宜。每日晨兴，则八童齐侍。其一首顶银盆，跪而请盥，一执具漱，一执巾帕，一则镜奁，一执香皂，余皆撩衣摄裳，环伺左右。沈生平所未经者，意甚不安，谕之曰：“其以盥盆置架上，恐沾尔等衣也。”童曰：“某等受大将军命，曰：‘事师如事予。’大将军盥沐皆如是也，敢不勉效执事，以速重愆。”沈曰：“我所命，与尔无碍。”童不敢违，以梓楠雕架承之。沈正沐，大将军至，见童不顶盆，怒目视之，向随带护卫一颠首，护卫喻意，带指童出。未几，献首阶前曰：“某童不敬先生，已斩之矣。”沈大惊骇。视大将军色转和，心始安。大将军喜古玩，每得禹鼎、汤盘之属，与沈共赏鉴，沈若赞叹，则曰：“先生欲之，留此为玩。”虽千金所得者，未尝顾惜。一日，大将军来与沈共膳，饭中有完谷，沈出之。大将军见，回首示护卫意，护卫去，未几，献首阶前，曰：“庖人拣米不净，已斩之矣。”沈不胜惊愕。视大将军谈笑自若，不得不勉强承欢。逾月，沈忆家中所需，欲支脩金，与苍头商之。苍头曰：“需若干，请作书呈大将军。”沈请数十金，连家书送去，苍头回曰：“已如命寄江南矣。”未几，大将军奉旨征西夷，来辞沈曰：“先生之品学，予所敬佩。今予承命西征，未稔何年蒇事，敬以幼子属先生，有不率教者督责之，勿弃之而去。予旋师之日，当有以报先生也。”沈唯唯。大将军去后，沈欲出访友，阍者拒曰：“府中出入，皆有载籍，按月录报。大将军在时，先生足不出户，今忽有是，恐贻奴辈性命之忧，可已则已，乞哀怜之。”沈知大将军家法严，遂不果出。次年应会试，亦为阍者哀祈而止。沈愤欲告归，又不敢拂大将军命。所幸四季衣服，屡为更新，而小衣十日一新。至肴馔，则翻新出奇，总无恒品，不第丰腆而已。若闷时，苍头望见颜色，即传府中男女名优，赴园演剧，为先生排遣，则又乐而安之。荏苒三年，屡有信致家中，未得一回书，深以父母妻子为念。委婉致意大将军，得大将军还书，意甚款洽，言亦谦退，惟云：“予报捷在迩，请先生姑俟晤商可也。”又半载，大将军献俘还阙，圣驾郊迎。公事毕，入视先生，欢然道故，并谢勤劳之意，沈未敢骤辞。一日登假山闲步，忽闻哀痛之声，问童曰：“此声何来？”童曰：“大将军凯旋后，在厅事考功过，定赏罚耳。”沈曰：“得窥探否？”童不敢违，引之往，潜伏厅后视。见大将军高坐，庭下甲士森列，所执刀斧之光耀目，两旁司官按籍论功过。其功多者，立易以应升之品服，酌酒赐坐；其过多者，大将军面数之曰：“某战，汝失机宜，某事，承办不力，应斩。”任其哀吁不

顾也。护卫即洗剥其衣，推出门外，砍首以献。惟是大将军严刻，罚多赏少，悲嚎不绝。沈观之惨甚，不觉首触门屏而倒。大将军微闻之。事毕，退视厅后，见先生倒卧于地，数童扶之不起。大将军亲挽之入室，慰令安卧，唤仆速取安神丸，以参汤服之。从容问曰："谁告先生，俾惊怯也？"沈思大将军威严，不敢实告。因徐曰："闻公子之言。"以其爱子之心，则无所责罚。大将军唯去，忽有仆妇怆惶入室，跪告曰："公子干犯先生，大将军裸而鞭之，将毙矣。奉夫人命求先生速救之。"沈愕然曰："我不能入内室，其奈之何？"妇曰："只须先生命苍头往唤公子，则大将军不能不释。"沈如教，苍头负公子来，恹恹欲绝。沈抚之遍体皆伤，泣曰："我冤汝矣。"命苍头携公子卧具来，与之同榻，虑大将军怒犹未息也。逾月，乘大将军欢悦，沈复以归宁为请，大将军曰："先生孝思，予曷敢阻？"择日盛饯，大将军欲亲送出关，沈力辞，犹依依不舍，命公子代送。登程之际，后车数十乘，从者数十人，卿相咸设饯。行则卫士前驱，止则馆舍盛备。所历之都邑，自节使监司以下，迎送惟谨。至河干，则巨艘十余。沈意谓一肩行李，何用如许舟车，始问苍头，则以单纸进。默数之，凡几年所备之衣笥，及书室中所陈之物，无论书籍古玩，无不载来。沈笑谓苍头曰："误矣，是皆大将军之具，何可携归？"苍头曰："大将军命，恐先生思念旧物，故悉举以赠。"沈感甚。意谓虽不得财，诸物犹值万计，半生无虑饥寒矣。及抵苏，则都督率百官迎于舟中。沈再拜以辞曰："予小子其敢劳上官。"众曰："夫子为大将军上宾，我等其何敢亵？"辞众归，卫士拥护至第，则旧宅全非，门第轩昂，居然巨室，沈徘徊不敢入。是时观者如堵，邻叟谓曰："封翁望郎君久矣，何不入室？"沈曰："我家何在？"叟笑曰："郎君开创大宅，而诿为不知也。"沈始敢入。迎于门者皆干仆，登堂则诰命辉煌，入室则父母衣四品服，俨然命卿。沈趋跪膝下，问所由来，其父母诧曰："汝自为之，何不自知？"沈实对以不觉之故。其父北向揖曰："大将军成全汝，可谓再造之天矣。"因云某年方伯来，谓老夫曰："奉大将军命，为翁改宅。"遂去旧而廓充之。老夫曰："宅大人稀，得毋寥寂。"方伯即送仆婢若干人，并良田质库，以及陈设诸物，无不毕具。旋得捷报曰："汝从大将军西征，以军功得县令，屡次荐升，今为观察，老夫妇皆膺封典。惟虑汝在军前，悬悬而望。今汝归来，举宅大庆矣。"沈感极涕零。出见诸仆数十人，以次叩谒。一老苍头捧椟跪陈数籍以告曰："是皆田宅人丁契券之属，大将军命置者，老奴已经理数载矣，请郎君检收，以便老奴带卫士等回都覆命也。"沈慰劳之。受籍计点，其值百万，乃启谢大将军。自此寂然，亦无回音。

沈思大将军权势过甚，虑罹党祸，不敢出仕，称疾家居。不数载，闻帝愠大将军，迁谪吴地。百官交章劾其肆横状，帝震怒，命削职拿问。过苏郡，沈贿通缇骑，潜入舟中，抚大将军而泣。大将军笑曰："大丈夫视死如归，予即不法，实无悖逆。第上怒不解，予固不望生还。况予以儒生起家，权势倾百僚，享用逾万乘，得无盈满之诛乎？惟幼子托先生青目。"沈唯唯。纳赆千缗，不受。入都帝廷鞫之。皆承，赐缳首，籍其家，诸子弟皆遣戍远方，为怨家所灭。其幼子因无职，始得以脱漏，沈闻之不胜悲感。是夜，突有北来流丐二人，入宅求见。阍者与之钱不受，丐曰："但得一晤主人，死亦无憾。"沈出视之，即老苍头与公子也，相对恸绝，遂匿以为子，以存大将军之后。

毕秋帆之胆小

毕秋帆督陕甘时，尝登华山苍龙岭。岭壁削直上，昔韩昌黎曾投书于此。毕舍乘舆攀援而上，尚不觉其险也。及至其巅，俯视无垠，意甚悚惧，不敢下，谓此生当死于此，大哭，作书别家中。同游者劝云："勿视两旁，即可从容而下。"毕终不敢。后诸人私议，劝毕饮极醉，以毡裹缒而下。毕既还，乃慷慨谓幕僚曰："老夫今日得生还矣。"乃筹款开广其道，使稍可登。余谓生计之逼仄，小民之无死所，一如毕之登苍龙岭。毕身为大员，不为小民筹生，乃为苍龙开路，惜乎所见之不广也。

朱竹垞轶事

朱竹垞先生客太原，留布政使王公显祚官廨。公出白玉碗饮之，崇五寸，深四寸六分，径七寸，举以映宵烛，皎若冰雪，黄点如粟者数十余缀焉，云献之晋恭王府者也。先生大喜，连引满，遂大醉。碗及于石案有声，颓然隐几而卧。坐客色骇，亟持碗奉公，笑曰："子诚小人，碗为良友所赏，即碎庸何伤？"先有月官愿易以千金，公不可。至是，以先生之爱之也，俾留书斋，饬厨人月致桑落酒二瓮。

枇杷无核

秀水朱竹垞与某道士善。观中有枇杷二株，熟时每饷朱，俱无核。朱诘其故，道士以仙种对，朱终不信。道士素喜啖，尤嗜蒸豚。一日，朱邀之，命仆市一彘肩，故令道士见，不逾晷，即出以佐餐，融熟甘美，饱啖而罢。因问朱以速化之法，朱曰："偶有小术，欲以易枇杷种耳。"道士低语曰："无他，于始花时，镊去其中心一须耳。"朱曰："然则吾之馔亦无他，昨所预烹者耳。"相与抚掌。

顾莲塘

道光六年，回酋张格尔煽逆，诏以陕甘总督杨遇春为钦差大臣，统陕甘兵会剿。杨公有幕友曰顾莲塘者，精越人术。初杨公属下，有以艳姬献者，居于别室，公尚未之授也。越日而病且剧，历试诸医，罔谂所患。公恐其遂死，闻顾名，而顾适在兰州，遂邀入署，诊候毕，公迎问之，顾笑曰："恭喜大帅，如夫人病非他，乃石燕投怀之兆。"公嘿然，疾趋而出，与材官耳语久，乃复入。张具饮客，议论风生。阅须臾，而健儿二人，各以利刃挟一血孩至矣。顾大骇，手内象牙箸，铿然落地。公止

之曰："客勿尔，客诚名医，余乃错怪。倘勿以蠖屈见弃，愿稍勾留。"顾感其情重，诺之，大见信用。乃未几而回疆之事起，公转战塞外，顾常随在幕府中，参与机密。七里河之役，贼十倍我，枪炮如雨下。公与顾并马立阵前，顾马忽惊蹶，即堕地，公方下马扶之，而隔河已炮碎其鞍矣。此外如横冈，如柴关，公屡濒于危，而皆以顾得脱，公大感激。及上召问，叹为真福将。公谦逊以为顾功，因有明威将军之号。史传公毕生无姬侍，或即以兹一事，有遗恨者欤！

顺、雍间两大异事

文道希学士生平所见有两异事：一为顺治二十八年进呈时宪书，乃学士于厂肆旧书摊买得者；一为雍正间陈文勤世倌所奏本，乃报其六岁幼女夭逝事。学士官中书时，于内阁档案中得之。

淮商宴客记

鹾客洪姓者，淮商之巨擘也。曾助饷百万，赐头衔二品。其起居服食，有王侯不逮者。戊辰之岁，某君幕游淮上，仲夏洪商投刺约消炎会，偕同事数友诣其宅。堂构爽垲，楼阁壮丽，姑无论矣。肃客入萧斋，委婉曲折，约历十数重门，入一院。小山玲珑，供素兰、茉莉、夜来香、西番莲数十种，以白石琢盆，梓楠为架，排列成行，咸有幽致。正南小阁三楹，前槐后竹，垂荫周匝。阁中窗户尽除，悬水纹虾须帘箔，望之，洞虚缥渺。卷帘入内，悬董思白雪景山水，配以赵子昂联句。下铺紫黄二竹，互织卍字地簟。左右棕竹椅十六，磁凳二，磁榻一，以龙须草为枕褥。棕竹方几一，花栏细密，以锡作屉，面嵌水晶，中蓄绿荇，金鱼游泳可玩。两壁皆以紫檀花板为之，雕镂山水人物，极其工致。空其隙以通两夹室，室中满贮香花，排五轮大扇，典守者运轮转轴，风从隙入阁中，习习披香，忘其为夏。未几，肃客入苑囿，丘壑连环，亭台雅丽，目不暇给。于是绕山穿林，前有平池，碧玉清波中满栽芙蕖，红白相间，灼灼亭亭，正含葩欲吐时。缘堤而东，千树垂杨之下，别有舫室。渡板桥而入，为头亭，为中舱，为稍棚，宛然大平艘。窗以铁线纱为屉。延入，荷香清芬扑鼻。其椅桌为湘妃竹镶青花磁而为之。舱中两筵已具，肃客就坐，筵上榴、荔、梨、枣、苹婆果、哈蜜瓜之属，半非时物。其器具皆铁底哥窑，沉静古穆。每客，侍以娈童二，一执壶浆，一司供馔。馔则客各一器，常供之雪燕、永参以外，驼峰、鹿脔、熊蹯、象白，珍错毕陈。妖鬟继至，妙舞清歌，追魂夺魄。酒数行，热甚，主人命布雨。未几，甘霖滂沛，烦暑顿消。从窗隙窥之，则池面龙首四出，环屋而喷，宴毕雨止。潜察龙之所在，则洋人制皮为之，掉入池中，一人坐其背，鼓水而上。嗟乎！鹾侩耳，而享用逾王侯，何德堪此？后之疲乏，有以致之，执业者其戒之哉！

顾生咏醋诗

朱兰坡宫赞珔主讲钟山书院时，以柴、米、油、盐、酱、醋、茶七律试诸生，有顾生诗最佳，其《咏醋》一首尤妙。起句云："书生风味美人心。"结句云："我亦醯鸡感身世，半瓶羞涩到而今。"宫赞激赏之，遂擢冠一军。

某大臣之冤死

咸同间，某大臣以亲王受遗命辅政，爱才下士，一时如江西高心夔、湖南王闿运、江苏尹铭绶，皆归之。后以宫闱事秘，罗织成狱，某大臣竟以法死，人罕有知其冤者。

李高阳之无行

李高阳当国时，势焰煊赫，有往谒者，向不答拜。当李未达时，以无行称，与徐、潘诸人，有四公子之目。既任军机，犹不改旧习。其表侄妇某氏，有殊色，李悦之，因占为己有，使居媵侍行。某氏族人耻之，呈控于都察院。方控词之未入也，李已先侦知之。一夕，忽命趋往拜某侍御。某侍御于李为同乡，素未一通谒，阅刺大讶之，姑延入。既坐，李谓侍御曰："不日将有某氏族人控我，届时烦君将全案送我宅中也。"侍御莫名其旨，唯唯而已，李遂起身去。越日呈词上，果派侍御裁判此案。侍御受李旨，为之极力洗刷。狱既结，得朝旨，侍御已简为某省布政司，盖李之所以报也。

记李治安、彭桂森之死节

李治安闽人，台湾中学堂电班毕业生也。割台时，刘渊亭守台南，李赴营投效，自言善安设地雷、水电及放发等术。刘录用之，使守彰化。与日人战，以地雷没其全军。当雷轰发时，李之营下，亦多击死，仅以数十骑遁归。台人习惯：凡败北兵士，必褫其衣服，衣以草苫。李归时，台人误以为败兵，亦去其衣服，衣之草苫。李负苫归见刘帅，刘知其无罪，与兵二百名，仍使守彰化。迨彭桂森八卦山失守，李知势不可为，侦日军麇集时，放雷轰之，并率兵士共死，年仅二十二岁。彭桂森者，年三十，文武全才，刘倚为心腹。所守八卦山，为台南锁钥，八卦山失守，则台南全府均去，故刘命彭守之。相持三载，彭兵仅五百名，卒为日军所夺，全军尽覆，彭亦殉节死。

毕秋帆之傲物

达官贵人，往往睥睨一切，以盛气凌人。受者亦俯首不敢一较，奴颜婢膝，视为固然。独村野间人，或尚能以微词相辨诘，则以无利禄之观念歆羡于中也。礼失在野，求之今日，恐亦如凤毛麟角之不可多得矣。毕秋帆抚三秦，道经某刹，驻轩随喜。一老僧迎入，毕曰："尔亦知诵经否？"僧答以曾诵，毕曰："一部《法华经》得多少阿弥陀佛？"僧曰："荒庵老衲，深愧钝根，大人天上文星，作福全陕，自有夙悟。不知一部四书，得多少子曰？"毕愕然深赏之。遂捐俸置田，为香火资，并鼎新其寺。此僧固可谓具善知识者，然非毕之傲物于前，怜才于后，则贵人一怒，祸福亦正不可测耳。

计甫草之逸事

吴江计甫草东，读书讲学，风趣异人。尝客邺中，访谢茂泰葬处，为封土三尺余，立碣表志。至顺德，忽忆归震川常佐此郡，有厅记二首，求其遗迹不可得，西向再拜流泪被面。游泰山，至日观峰，见丰碑屹立，大书"人子不登高，不临深"，即杖策而下。还吴，见黄孝子向坚，自称弟子。逸事尚多，此特其最著者。

曾文正知政体

六朝金粉之遗，只剩秦淮一湾水。逮明季马湘兰、李香君辈出，风情色艺，倾动才流。迄今读板桥之记，画舫之录，纸墨间犹留馨逸。自兵燹十年，而一片欢场又复鞠为茂草矣。金陵克复数月，画船箫鼓，渐次萌芽。时六安涂廉访守郡，亟飞牒县厉禁。次日谒曾文正公，公笑谓曰："闻淮河灯船，尚落落如曙星，吾昔计偕过此，千艘梭织，笙歌彻宵，洵承平乐事也。"又次日，公先约幕府诸君，买棹游览，并命江宁上元二邑令，设席款太守。一时士女欢声，商贾麇集，河房榛莽之区，白舫红帘，日益繁盛。寓公土著，闻信来归，遂大有丰昌气象。公真知政体哉！

瞿鸿机排去王仁和

善化瞿子玖与仁和王夔石同值军机。善化实为仁和门生，其入军机也，仁和实援引之。向例大臣初入军机，除画诺外，不敢妄建一议，若在师门，此例尤严。瞿欲排去仁和，即可居汉军机领袖，苦不得间。会仁和有耳疾，又年迈，拜跪稍艰。瞿当同人召见时，于仁和步履，扶掖备至，及退出时，又挽之使起，故显其老态于两宫之前。瞿又以其间语仁和曰："师患耳疾，设上以要政询问者，门生右顾可勿答，左顾则诺。"仁和然之，方私幸为门生之关切也。会北洋筹练新军，两宫以仁和曾任北洋，召询可否，仁和见瞿右顾，不以应。孝钦后曰："汝于此等事，竟不置可否耶？"瞿即在旁婉奏曰："王某近患耳疾，且已衰迈，恳两宫恕之。"孝钦又询王曰："汝耳疾若是其甚耶？"仁和未闻所以，第见瞿左顾也，遽对曰："然。"孝钦怫然，即命起去。未五日而开去军机差使之命下。

刘文清轶事

刘文清任外吏时，清勤刚正，一时有阎罗包老之称。黄霸入相，声名顿减。时和珅方炙手可热，文清委蛇其间，唯以滑稽悦容而已。一日，会食军机处，同列有征唐宋宰相堂餐故事者，文清忽朗吟曰："但使下民无殿屎，何妨宰相有堂餐。"一座为之喷饭。

寿序多谀词

寿序谀词，自前明归震川始入文稿。然每观近今名人集中，偶载一二，亦罕有不溢美者。惟潘次耕耒《亭林先生六十序》，颇有关系。其言曰："汉自党人议起，海内名德，网罗殆尽。而郑康成独全于禁锢之余，黄巾不入其里，徒众数千人，昭烈修弟子礼，所注经籍，百代宗之。隋季，纲纪文章荡然。文中子挺生其时，慨然有宏济之志，献策不用，家居著书。河汾之间，才俊如云，卒赞贞观太平之治。"以此比拟亭林，非先生莫能当此也。今世文士，识力若潘次耕者，容或易遇。而所撰题目，内多肉食贵官，即词赋名士，或竟录札记之儒者，以及多牛足谷之富翁，碑铭传志，无一人可传文之人。但求文能传人之文，执笔浩叹，又岂独寿序然欤？

李映碧侍御

前明李映碧侍御鹤书，史局初开，屡征不赴，坚不出山。一时名辈多以诗文投赠，有七律一章，最切合，能写出侍御身分。诗云："考献征文重石渠，蒲轮远贲竟何如？班彪自昔能编史，范粲终知不下车。北部姓名钩党后，东京人物梦华余。惟应独拜江边榻，公论凭开井底书。"

金石家之笑话

光绪初，潘伯寅与翁叔平、盛伯希诸人，研索钟鼎篆隶，往来笺翰，率用籀分，遂以金石学家驰名都下。潘有弟子某，颇腹诽之。偶行市中，见饼肆炉上，有所谓马蹄烧饼者，其底缺，形似古钱孔，购其一以归，濡墨印于纸上，以呈潘曰："原钱价昂，不能即得，今以墨迹呈上，乞为推考。"潘颔之。已而熟视良久，乃曰："是为殷某帝钱，希世之珍物也。"某大笑，出饼以进，且言其实。潘乃大惭，自是不复敢自诩。右见近人某氏笔记，因忆儿时闻父老言阮文达制《金石索》，属汪容甫辈助之搜罗。某日，汪袖一石以进，古色斑斓，细辨之，隐约似有款识，篆法奇古。阮问汪所自来，汪曰："是即公所购求之某石器，虽残破，其值犹千金也。吾竭数月之力，仅乃得此，公其审之。"阮又谛视再三，曰："良是。"遂以千金偿汪值，而列其器于集中。他日集出，汪又问曰："吾为公搜获之某器佳否？"阮曰："良佳。"汪笑曰："吾更为公求之。"乃相携至某河滨茶肆，汪指临河之乱石示阮曰："公视此，孰与某石器佳？"阮见而大愕曰："君奈何戏我？"汪曰："偶留为金石家一噱耳，何怒为？"阮喻其意，复致数千金，乞勿泄言此事。故《金石索》中之赝鼎，迄今罕有知者。观此两事，金石家之作伪，可见一斑矣。

李文魁遗事

马关之役，台湾自立为民主国，奉巡抚唐景嵩为大统领，七日而灭。盖景嵩文吏，无远略，七日间之兴废，实李文魁左右之也。文魁，湘人，为抚标管带，驻台北。先是和议垂定，景嵩示所属，誓与台湾共存亡，台民信之。已而有官将渡厦门，载运行李颇多，无赖遏而夺之。中军王某，率兵驰救，枪杀十余人，众大噪，持械互斗，中军被杀，兵皆溃走。众遂蜂拥至抚署，署兵开枪，又击死十余人。景嵩闻变而出，适文魁自外至，拔刀历

阶而升。景嵩惊问何为？文魁曰："来护大帅耳。"景嵩以令授之曰："速召守兵六营来。"文魁持令出，号于众，提督杨岐珍及各统领俱率兵至，众乃散，文魁遂驻狮球岭。及闻基隆破，率左右数十人，挟快枪，突入抚署，大呼曰："狮球岭危在旦夕，请大帅督转。"景嵩悚然起立，举案上令箭掷之曰："军令俱在，好自为之。"文魁俯首拾取。及起，而景嵩已杳矣，遂捧之出。景嵩退而叹曰："诸公误我，我误台民。"竟携巡抚印，乘德商轮船而遁。各军闻之，悉溃散。文魁亦蹑景嵩后，至厦门，图杀之。寓福升旅馆，召妓侑觞，既醉而出。以景嵩与杨篑轩善，径往其家迹之，不得。营官印宝昌率兵巡警，遇之，诘其姓名，不答，邀往提署，又不肯行，纵兵擒之，皆辟易。某弁素有力，进与斗，众又助之，文魁乃被缚。搜其身，则刀枪俱在。提道会讯，始知为李文魁也，竟置之法。

仇十洲《史湘云春睡图》

仇十洲工人物，其名虽妇孺皆知之。某骨董肆悬一幅仇十洲《史湘云春睡图》，有赏鉴家甲、乙二人，过而见之。甲曰："此的是真迹，其用笔非十洲不办，且题字与图章，无一不绝佳，而缣纸亦非近百年物。"乙曰："君言诚然，但布景散漫，余不能无疑，恐自高手摹本耳。"二人津津致辩。忽背后一人大言曰："明朝人画本朝小说故事，大是奇谈。"言罢，悠然而去，二人面赤不能作一语，继而徐叹曰："吾辈赏识，乃在牝牡骊黄之外。"

彭芸楣考试之趣事

彭芸楣尚书，督学浙江，考试至某府。该处文风僻陋，无一卷可入目。有三人抄袭刻文，一人一字不易，二人颠倒其文而抄之。案发，其不易一字者第一、余二人第二、三名，群议先生之未见刻本也。发落时，先生召三人谓之曰："汝以髫年所诵习，不遗一字，记性却佳，故首拔之，为勤读者劝。汝二人卷中脱讹太多，想此调不弹久矣。今后当再加温习功也。"按先生此举，可谓趣甚矣。

记崔提督被刺事

崔名大同，咸丰初为广东记名提督。会洪杨难发，粤中土匪四应，省会戒严，制府檄崔督师东门外。时崔方篆某镇，奉檄返省，制府授以方略，畀以军械，乃辞出东城。崔性疏狂，尤豪于饮，日必吸汾酒数斤，醉则据座大骂曰："跳梁小丑，乃足扰吾酒兴耶？"将校禀事，偶不慎，辄遭笞责，其军令然也。既辞制府出，乃告将校，诘朝首途，命弁勇束军械，先舁出东郭。一将校曰："贼氛甚恶，恐将要截，宜使弁勇执械，以备不虞，不宜捆载以往也。"崔大怒曰："若辈何如？乃敢乱我军令，贼果要截，我当奋臂捉之，若辈多备铁索，伫看缚贼可矣。"将校太息而退。翌晨，使军官押械先行，崔则扶醉乘马，十余亲兵随其后。既出东门，崔忽仰天大笑，顾谓从者曰："大好江山，殊足供我凭眺，顾安得有贼乎？"复前行。未及一里，忽有数田夫，手持锄锸，直趋马前，疾声曰："贼在前途要截提督，其锋甚锐，不可当也，请速回。"崔大骇，亟勒马返。而数田夫忽要其前，举锄锸力击之，崔不及备，亲兵以无军械，皆溃散，崔遂遇害。死时骂贼犹不绝也。贼去，亲兵乃徐集，负崔尸而返。各官大惊，驰往验之，鳞伤百余处，脑浆迸裂，血涔涔透重衣，死状惨极。顾以其使酒愎谏，咎实自取，又未及抵营视军，不能援死于王事之例以议恤，故仅由家族备殓而已。其遇害之地，距东城不一里，盖即温生财刺杀孚琦处也，抑又巧矣。

白莲教之初起

乾隆末年，白莲教初起，蔓延极广。当刘之协之徒张正谟、聂人杰辈，聚众倡乱于枝江县时，当阳县令闻变，坐厅事，传集书役，语之曰："白莲教已反，贼踞枝江之灌湾脑，与本邑界连，邑中习教者宜先严捕，以防内讧。"书役齐声曰："我等即白莲教也，更谁捕？"令拍案怒骂曰："汝辈反乎？"曰："反即反耳，何怒为？"令拂袖起，群役争先拉杀之，遂据当阳县城。

豪奢、吝啬之不同

虞山县东五十里有徐市，为前明徐大司空栻聚族处，族大众多，并擅厚资。相传其族中一名钦寰者，性最豪奢。尝于春日市飞金数斛，登塔顶散之，随风扬去，满城皆作金色，好事者，有"春城无处不飞金"之咏。又尝从洞庭山买杨梅数百筐，于雨后置桃源涧，遣人践踏之，涧水下泻，其色殷红如血，游人争掬而饮之。一名启新者，性最吝啬，其书室与灶仅隔一垣，尝以缗系脂，悬于当灶，而缗之操纵，悬于书室中。每菽乳下釜，闻执爨者呼曰："腐下釜矣。"乃以缗放下。才著釜，闻油爆声，则又收缗起，恐其过用也。所畜雨具，有革履三只，一留城，一留乡，一随身带之，恐为人借用也。又尝以试事至白门，居逆旅月余，所记日用簿，每日止腐一文，菜一文。同学魏叔子冲见之，为谐语曰："君不特费纸，并费笔墨矣，何不总记云'自某日至某日每日买腐菜各一文乎'？"启新方以为然，初不知其谑己也。其可笑多类此。王东溆《柳南随笔》，谓坊间所刊之《一文钱》传奇，即其族人所作，以诮启新者。闻启新与钦寰，于族谊为昆季行，乃不为埙篪之应，而为参商之乖，其事甚奇，不特足资谈助已也。

惇邸杖刘赶三

刘赶三者，京伶中丑角第一人也。光绪初，禁中演戏，扮《思志诚》一出，赶三为鸨母，客至，则引亢高叫曰："老五、老六、老七，出来见客呀。"盖都下妓女，以排行相呼，而是时惇、恭、醇三邸，皆人坐听戏，惇行五，恭行六，醇行七，故以是戏之也。恭邸故脱落，喜诙谐，闻之大噱。醇贤亲王故恭谨，虽不悦，然以在太后侧，未敢言。惇邸夙严正，则大怒，叱曰："何物狂奴，敢无礼

如此！”立叱侍者，擒之下，重杖四十。

《鲒埼亭外编》

谢山先生易箦时，以诗文稿付其弟子董秉纯、小纯藏弆，手定凡六十卷，其余残篇剩简，几满一竹笥，小纯泣拜而受。粘连补缀，又汇为七十卷。其中与正集重复及别见于他作者，几十之四。拟重删定，以多先生手书，不忍涂乙，因手自誊写，课徒之隙，抄得三百余纸。船唇驴背，挟以俱行，竟未竣事。小纯旋判池州，地僻政简，日课字四千，四阅月始卒业，即今所传《鲒埼亭外编》也。先生没，无后，著述三十余种，多赖小纯与蒋学镛、卢镐为之排比雠正。虽书不尽传，而风义足尚矣。

北京清凉庵楹联

北京清凉庵为庚子拳匪立坛之所，乱事后，有人仿滇南大观楼楹联体，为作一联云：“五百石粮储，助来坛里，上名造册，乱纷纷香火无边。看师尊孙膑，技演毛遂，乩托鸿钧，礼崇杨祖，伸拳闭目，何嫌大众讥评？趁古刹平台，安排些席棚草铺，便书符念咒，遮蔽那铅子钢锋。莫辜负腰缠黄布，首裹红巾，背绕赤绳，手持白刃； 数千人性命，丧在团头，熟睡浓眠，明晃晃刀枪何用？想焚毁教堂，搜劓民舍，秽污佛地，威吓官衙，张胆欺心，一任旁观笑骂。况劫财杀客，值自同疯狗贪狼。纵作怪兴妖，今已化飞禽走兽，只赢得律犯天条，身遭法网，神归地府，魂赴阴曹。”

汪容甫之诞率

汪容甫少狂放，肄业安定书院。每一山长至，辄挟经史疑难数事请质，或不能对，即大笑出。孙志祖、蒋士铨皆为所窘。时侨居扬州者，程晋芳、任大椿、顾九苞，皆以读书该博负盛名，容甫众中语人，扬州一府，通者三人，不通者三人。通者高邮王念孙、宝应刘台拱与己是也。不通者即指程、任诸人。适有荐绅家居者请容甫月旦，容甫大言曰：“君不在不通之列。”其人喜过望。容甫徐曰：“君再读三十年书，可以望不通矣。”其诙谐皆类此。

稚存与容甫同肄业扬州书院。一日，偕至院门外，各跨一石狻猊，谈徐氏《读礼通考》得失。忽一商人冠服贵倨，肩舆访山长。甫投刺，适院中某生趋出，足恭揖商人，述连日趋谒状，商人微颔不答。容甫愤甚，潜往拍商人项，大声曰：“汝识我乎？”商人逡巡曰：“不识。”“识向之趋揖者乎？”曰：“亦不识也。”曰：“我汪先生，趋揖者某先生，汝后识之乎？”曰：“识之矣。”曰：“汝识之，即速去，毋溷吾事。”商人大懊丧，登舆去。夫商人谒山长，某生之趋出足恭，自取辱也，于石狻猊上谈《读礼通考》者何与？讲学家闻之，必以容甫为诞率。然今之讲学家，一遇冠服贵倨之商人，吾甚憾其不诞率也。

阮云台之考释钟鼎

阮文达为浙江巡抚时，其门生有入都会试者，偶于通州逆旅中，购一烧饼充饥。见其背面斑驳成文，戏以纸拓之，绝似钟鼎，即寄与文达，伪言某于北通古董肆中见一古鼎，因无资不能购，某亦不知为何代物，特将铭文拓出，寄请师长与诸人共相考订，以证其真赝。文达得书，即集严小雅、张叔禾诸名士，互相商参，诸人臆为拟议皆不同。最后，文达乃指为《宣和图谱》中之某鼎，即加跋于后，历言某字某字，皆与图谱相合，某字年久，铭文剥蚀，某字因拓手不精，故有漫漶，实非赝物云。某门生见之大笑。

《明僮小录》序

京师伶界之盛，为四方所无。盖日与士大夫亲近，其吐属举止，自能有名隽气，非徒侈色艺之工而已。咸丰中，有浙人余不钓徒者，著《明僮小录》一书，载当时诸伶遗事甚悉，词笔亦极雅隽，今已无有能举其名者矣。记其自叙一首云：

软红十丈，珠温玉暖之乡；拾翠三春，蝶醉蜂迷之候。道枇杷之门巷，室尽如兰；住杨柳之楼台，人原似璧。人时梳裹，西家返而效颦；绝世丰神，南威望而却步。尔乃歌场雅集，广座姗来，染翠黛于楼中，散芳红于帘外。貌婵娟之故事，犹在人间；谱霓舞之新音，自应天上。目招屡屡，青眼伊谁？耳语匆匆，黄昏有约。于是招邀胜侣，荟萃良朋，帘影泥人，楼头迟汝。双行押字，命鸩鸟以迎来；一笑褰帘，倏惊鸿之至止。省识庐山真面，裙屐风流；争看虢国修眉，铅华净洗。松醪挹注，无妨大斗之斟；鞠斟兴辞，更屈高轩之过。同车有美，氤氲奉倩香留；隔巷停骖，依约秦宫花底。指儿家兮是处，绛蜡迎门；偕妹子以登堂，银蟾在户。曲房窈窕，人窥小有之天；绣榻横陈，花种长生之地。密密翔鸾之字，补壁画工；疏疏待燕之帘，临窗镜启。笔床砚匣，观涂乙于新诗；绣履香囊，衍秘辛之杂事。数遍檀栾位置，东鲽西鹣；埸来萃聚因缘，南鸿北雁。三蕉战拇，从看钓弋张拳；百万回眸，莫负杯行到手。兰缸背却，一握情赊；莲漏摧残，三通鼓遍。缓须臾之命驾，且住为佳；听嘈杂以呼灯，不留也去。是知桃花洞秘，曾无易问之津；山木枝遥，每有闻歌之感。未使琅琊情死，颠倒难忘；奈何溱洧思空，迷离莫辨。仆都门印爪，驿路濡豪；目限窥蠡，腹惭饮鼹。舞衫歌扇，长安之旧雨无多；柳宠花妶，出谷之新雏自贵。聊就见闻所及，粗为梗概之陈，藉慰牢愁，非矜藻饰。所愿花宫月窟，争传千佛之名；会看酒国诗坛，更践三年之约。

谢芗泉之豪宕

谢芗泉侍御，性豪宕。尝蓄万金，遨游江浙间，抛弃殆尽。尝曰：“人生贵适意耳，银钱常物，何足惜也？”嘉庆初，和珅当权时，其奴隶抗纵无礼，无敢忤者。谢巡南城，遇其妾兄某，驰车冲驺从，公立命擒之，杖以巨杖，因焚其毂，人争快之。王给谏钟健，希和意，劾罢谢官。管御史世铭笑曰：“今日二公各有所失。”有问之者，答曰：“谢公失官，王公失名。”失官之患，不过一身，

失名之患，至传千古矣。

年羹尧德不胜威

年羹尧镇西安时，广求天下才士，厚养幕中。蒋孝廉衡应聘而往，年甚爱其才，曰："下科状头，当属君也。"盖年声势赫耀，诸试官皆不敢违故也。蒋见其自用威福，骄奢已极，因告同舍生曰："年公德不胜威，其祸立至，吾侪不可久居于此。"其友不听，蒋因托疾辞归，年以千金为赆，蒋辞不受，减半与之，乃受以归。未逾时，年以事诛，幕中皆罹其难。年素奢侈，费用不及五百者，不登诸簿，故蒋辞千而受百者此也。

北方之浑浑

南方称市井游手曰"流氓"，北方称市井游手曰"浑浑"。顾流氓以诘诈胜，浑浑以剽悍不畏死胜。浑浑中约有二等，下者为鸡鸣狗盗之流，其次者力则排难解纷与杀人越货兼而有之。盖其气质有类戏剧中英雄好汉行径，求吾心之所安，不问是非也。浑浑中有领袖，俗称曰"大哥"。大哥一语，咸视为命令，无敢违。大哥行于市间，偶一謦咳，徒党立集。顾闻彼中人言，为领袖者，殊无他长，但能忍耐诸种苦痛，任人鞭棰剁击，夷然任受而已。浑浑势力，亦有界限，如前门大街及驴马市者为最。

纪晓岚真胜人一筹

乾隆中，每岁巡幸热河，必于中秋后一日进哨，即木兰围场也。重阳前后出哨，跸路所经，有所谓万松岭者，为重九日驻跸登高之所。岁庚戌，上驻此，顾谓彭文勤公，令将旧悬楹贴，悉易新语。公构思甚苦，偶得句云："八十君王，处处十八公，道旁介寿。"苦无对，因驰一纸书，属纪文达公成之。文达笑曰："芸楣又来考我乎？"立就余纸写对句云："九重天子，年年重九节，塞上称觞。"公得报，叹曰："晓岚真胜我一筹矣。"

正大光明殿试题

嘉庆中，某岁翰詹大考，赋题为"正大光明殿"。试后，有部郎数人小集，偶论及此题之难，而忘其韵脚，方仰首凝思。龚定庵适在座，曰："吾当忆之，乃'长林丰草，禽兽所居'八字耳。"

陆稼书之高风亮节

稼书先生，清风亮节在人耳目，详载于阿崇朴所选《公行状》，及钮玉樵《觚賸》。汪韩门太史有《陆公行状书后》一篇，末附二事，状所未及者，事虽细，而公之高风已不可企矣。公将去京师，相国那拉公明珠欲接纳公，昆山徐尚书乾学为订期往谒，公诺之，而先期就道。人或咎公失信，公曰："告以不往见，则无以拒有力者，必不免于见矣。"又居乡时，值高学士士奇亲丧讣闻，不欲显然往吊，乃乘小舟赍香楮，杂众宾入拜，拜已径出。比学士知，亟款留之，而棹已返矣。又闻先生作宰时，尝作《劝盗》文遣吏往狱中诵读。大略谓一念之差，不安生理，遂做出此等事来，受尽苦楚。然人心无定，只将这心改正，痛悔向日的不是，如今若得出头，从新做个好人，依旧可以成家立业等语。一时狱中痛哭失声。

一技必有师承

康熙时重建太和殿，有老工师梁九者，董将作，年七十余矣。自前明及本朝大内兴造，梁皆董其事。一日手制木殿一区，以寸准尺，以尺准丈，不逾数尺许，而四阿重室，规模悉具，殆绝技也。初，明之季，京师有工师冯巧者，董造宫殿。自万历至崇祯末老矣，九往执役门下数载，终不得其传，而服事左右不懈，益恭。一日九独侍，巧顾曰："子可教矣。"于是尽传其奥。巧死，九遂隶籍冬官，代执营造之事。一技之必有师承，不忘授受如此。柳子厚作《梓人传》，谓画宫于堵，盈尺而曲尽其制，计其毫厘而构大厦，无进退焉，殆类是欤？

吴枚庵所选国朝人诗

吴枚庵翼凤所选国朝人诗，近时始有刻本，门户较沈选稍宏大，有正集、外集。蒙叟、梅村诸家，皆入外集。蒙叟之姓名，则易为彭执，字曰六吉，谓为浙江常山人。屈翁山姓名，则易为翁绍隆，字曰骚余，谓为广西临桂人。想见当时法网之密。然虽易姓更名，而诗仍多脍炙人口之作。姓名既异，遂无人过问者，斯所以为中国之法禁欤？

记名军机章京王某

泰州王某者，记名军机章京，将传到矣。忽一日呈请回籍，携眷出京，众皆大愕不解。有知其事者，谓王无意中得罪一人，其人持刀，日夜伺于途，将得而甘心焉，故宁弃官归耳。先是某日，署中派王递折件，时王已移居外城，夜半，倒城而入。将至东华门矣，忽摸索车中，忘携朝珠，大窘。时已不能出城往取，因忆有汪某者，住东华门左近，盍往假用之？遂驱车至汪宅。汪已寝，闻王半夜至，披衣起，问何事。王以情告，请借用之，汪沉思曰："我躯体较尔长大，我珠恐不合用，我将内人珠借尔用之可也。"匆匆取珠出，即挂于王项。王戏吟曰："百八牟尼珠一串，归来犹带乳花香。"汪登时面色大变，怒气勃勃，返身入内。王亦异之，不俟其送，即出而登车。甫扬鞭，汪已赶至，手白刃大骂曰："尔蹧踏人太甚，不杀尔，誓不干休！"追斫其车尾，急驰不及而免。及事毕，欲遣人还珠，又见汪怒目持刀，立门外以俟，大惧而奔，汪追及大街而返。自是每出，必遇汪挟刃以俟，故决计弃官归也。后有知者，谓汪即乾隆间某夫人拜梁相为义父者之曾孙也。王不知其为汪某之后，误揭其曾祖之短，宜乎汪某之恨入骨髓也。汪王二名姑讳之。

都下消寒会

都下有作消寒会者，以《闺怨》命题，而限溪、西、

鸡、齐、啼五韵，中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丈、尺诸字。其冠军一首云："六曲围屏九曲溪，尺书五夜寄辽西。银河七夕秋填鹊，玉枕三更冷听鸡。道路十千肠欲断，年华二八发初齐。情波万丈心如一，四月山深百舌啼。"

申涵光之抱负

申涵光字和孟，永年人。少抱大志，弃举子业，肄力于诗，以此知名。尝谒孙征君奇逢，执弟子礼，归来大书于堂曰："真理学从五伦做起，大文章自六经分来。"又自题书室曰："学古之志未衰，每日必拥书早起；千世之心久绝，无夕不把酒高歌。"其抱负如此。卒年五十九，所著有《聪山诗钞》。

张映玑之雅谑

浙江转运张映玑，山东人，性宽和，善滑稽。一日出署，有妇人拦舆投呈，则告其夫之宠妾灭妻者也。张作杭语从容对曰："阿奶，我系盐务官职，并非地方有司，但管人家吃盐事，不管人家吃醋事也。"笑而遣之，可谓雅谑矣。

漕　弊

漕政首禁浮收，而浮收之原，由于旗丁之索加帮费，又于沿途公用，及通仓胥役，催趱员弁，索费于旗丁。故历届兑漕，州县有协济之款，积久视为应得，更思逐渐加增，以倡率停兑，为挟制之端；以措勒通关，为刁难之具。水手出入淮境，不虎而鼠，首尾帖然。及到江南，则玩易官府，欺凌民船，霸道横行，莫敢正视，旗丁之牙爪也。官卫在淮，奉法惟谨，不率则漕督褫其章服而扑之。及到江南，挑米色，促兑期，互为狼狈，又旗丁之羽翼也。此辈既托词多于州县，州县亦必借口浮取于小民，加五加三，风筛雨耗，蠹书差保，朘削无艺，此在民之害也。州县一年支用在此，通省摊捐在此，又奏明弥补，津贴各款，漕米一石，协济银三四钱不等，合计已及数万，此在官之累也。在颟顸之州县，未必谅百姓之苦；在颛愚之百姓，亦无由悉州县之难。下怨上尤，互相诟病，而皆不为无因，其病民蠹官，大为漕害者，则相沿之陋规是已。或田无一亩，包至数十百石；或米无升合，索费至数十百金。人数多者三四百名，陋规竟至二三万两。沿习已久。殊骇听闻。

《儿女英雄传》

《儿女英雄传》说部，燕北间人著。全书所记，皆侠女何玉凤事。其人有无，不必论，惟据其记载，则玉凤故大家女也，奉老母，辟地青云，且隐其名曰十三妹。则以有一功名盖世，炙手可热之人，陷其父于死，立志不与共戴天也。功名盖世者为谁？曰纪献唐也，即间人所谓天大地大无不大者。然本朝二百六十年中，有纪献唐其人不乎？吾之意，以为纪者年也，献者，《曲礼》云："犬名献羹，"唐为帝尧年号，合之则年羹尧也。年氏用兵西陲，转战万里，为本朝勋臣第一，后以跋扈诛，人尽知之矣。其事迹与本传所记悉合，故吾谓其书虽传何玉凤，实则传年羹尧也，纪献唐特变幻其字耳。虽然，年以罪诛，直书其名，述其事，当不至于犯禁网，何须委曲乃尔？意者，年氏之死，出于同僚诬蔑，而非其罪，燕北间人特隐约其词，记之小说，以表明之耶？不然，何玉凤为全书主人，而开宗明义第一章，反叙安骥救父，玉凤正事，直至全书将完，始行述及，何也？安氏籍贯，惟著者之意所欲云，必曰旗人，又何也？夫阿里吗一武夫耳，且忌之如眼中钉，必杀之而后快，不以其为满人故稍宽假之，况年羹尧以汉儿而拥重兵，目无余子者乎？燕北间人，盖言之有余痛矣。试谂知博闻者。

慈仁寺书摊

京师书摊，皆设琉璃厂火神庙，谓之庙市。考康熙朝，诸公皆称慈仁寺买书，且长年有书摊，不似今之庙市，仅新春半月也。相传王文简晚年，名益高，海内访先生者，率不相值，惟于慈仁寺书摊访之，则无不见，亦一佳事。

冯已苍为狱吏所杀

虞邑冯舒，字已苍，尝以议赋役事，语触县令瞿西达，瞿深衔之。已苍集邑中亡友数十人诗为《怀旧集》，自序书太岁丁亥，不列本朝国号年号，又压卷载顾云鸿《昭君怨》诗，有"胡儿尽向琵琶醉，不识弦中是汉音"之句，卷末载《徐凤自题小像诗》，有"作得衣裳谁是主，空将歌舞受人怜"之句，语涉讥谤。瞿用此下已苍于狱，未几死，盖属狱吏杀之也。又闻已苍在狱中，梏拳而桎，友人往候之，已苍自顾笑曰："此特冯长作戏耳。"盖已苍颀然长身，人以"冯长"呼之，"冯长"与"逢场"同音，故云尔。

宋故宫德寿基旧池

高宗第六次南巡，有司于凤凰山宋故宫址，葺治行宫。掘地为池，下锸数尺，适得旧池，栏杆皆白玉石琢成，雕镂精绝，盖德寿旧基也。池底泥土中，获鲫鱼十余头，长巨尺余而无目，大约埋于地下六七百年之故。工人烹食数尾，顷刻皆暴死，乃惧。举余者弃之江，浮至中流，风浪陡作，有大鱼数十翼之去，人皆异之。今此池又没为平地，不知何时再得理而出之也。

国初之满债

顺治十六年，海寇作乱。苏郡有驻防兵来守，将军祖大寿圈封民居以为驻防之所，号大营兵，自娄门至桃花坞宝城桥而止，独不及后板厂一隅。缘后板厂有李灌溪，曾任前明兵备。时祖为微员，有事当刑，幕友劝李解救，李适掷色，曰："此人有福，当得全红。"一举而得六红，遂救之，得免，祖故以此报之也。康熙三年，抚军韩心康，奏请以驻防兵移至京口。去之日，恐兵有

变，预与将军谋，先备船于城外，令兵一时尽行出城，不得停留一刻，违者斩首。盖当时民间有借兵银者，偿之无已，名曰“满债”。韩深知其意，预令欠户远逃，贴抚军封条于门，兵来索债，见之舍去，民赖以安。吴人感其德，立祠于虎丘半塘，今韩公祠是也。公抚吴时年未三十，俗呼为小韩都堂。

朱鸣虞与赵虾

康熙初，有阳山朱鸣虞者，富甲三吴，迁居申衙前，即文定公旧宅。其左邻有吴三桂侍卫赵姓者，混名赵虾，豪横无比，常与朱斗富。凡优伶之游朱门者，赵必罗致之。时届端阳，若辈先赴赵贺节，饮酒皆留量，赵以银杯自小至大，罗列于前，曰：“诸君将往朱氏，吾不强留，请各自取杯一饮而去何如？”诸人各取小者立饮，赵令人暗记，笑曰：“此酒是连杯借送者。”其播弄人如此。朱曾于元宵，挂珠灯数十盏于门，赵见之，愧无以匹，命家人碎之。朱不敢与较，商于雅园顾吏部予咸，顾唯唯。乃以重币招三桂婿王永康来宴饮。席散游园，置碎灯于侧，王问曰：“可惜好珠灯，何碎不修？”朱曰：“此左邻赵虾所为，因平西之人，未敢较也。”王会意，耳语家人，连夜逐赵出城另迁，一时大快人心。鸣虞之子后入翰林，常与王往来，王居北街拙政园，俱先三桂死。今申衙前尚有阳山朱弄之名，问所谓朱鸣虞、赵虾之号，竟无有知者。

题壁诗

康熙十八年，三藩为乱，调兵四出。有卒过横泾，宿关帝庙，题二绝句云：“昔为典兵司，今反在兵列。十载从军行，太阿混凡铁。”“四海男儿志，沙场得得行。深闺今夜月，同此照凄清。”此人亦奇士也。

高房山《春云晓霭图》

高房山《春云晓霭图》载于《消夏录》。乾隆间，苏州王月轩以四百金得于平湖高氏。有裱工张姓者，以白金五两，买侧理纸半张，裁为两幅。以十金属翟云屏临仿，又以十金属郑雪樵摹其款，印用清水浸透，实贴于漆几上，俟其干再浸再贴，日二三十次，凡三月而止。复以白芨煎水，蒙于画上，滋其光润。墨痕已入肌里，笔意宛似。原画用绫装成绫边，上有烟客江村画记，以八百金售于毕涧飞。又装第二幅，携至江西，为陈中丞所得，价五百金。真本仍在吴门，无人过问，鉴藏家之眼力如此。

王、吴二人之绝交

大痴《陡壑密林图》，峰峦浑厚，草木华滋，本王奉常物。王石谷借与吴渔山，索之，数年不肯还。渔山语人曰：“石谷吾友也，陡壑密林吾师也，去吾师不如断吾友。”竟绝交。按今之假人书画而不还者，莫不借口于渔山矣。

龚定庵轶事

龚定庵为道光朝一大思想家，所为文诗，皆廉悍伟丽，不立宗派，思想尤渊渊入微。生平治学颇博杂，惟近时坊刻《定庵文集》，只六册，其所自定之二十四卷本，已无地可寻。定庵生平性不羁，善作满洲语，嗜冶游。晚岁学佛，平居无事时，非访伎，既访僧。遇达官贵人，辄加以白眼。生平不善书，以是不能入翰林。既成贡士，改官部曹，则大恨。乃作《干禄新书》，以刺执政。凡其女、其媳、其妾、其宠婢，悉令学馆阁书。客有言及某翰林者，定必哂曰：“今日之翰林，尚犹足道耶？我家妇人，无一不可入翰林者。”以其工书法也。生平所得金，皆随手尽，京师人以怪物目之，夷然不顾也。在京日所欢甚多，与某贝子福晋谊最笃。旧例，凡满蒙王公贵人诸内眷，例不许外出，惟每季可游庙一次。游庙有定期，某福晋于游庙时，与定庵遇，既目成，以蒙语相问答，由是通殷勤。未几，为某贝子所知，大怒，立逼福晋大归，而索定庵于客邸，将杀之。贝子府中人素受福晋惠，侦知其事，告定庵，定庵孑身走至江淮间，几乞食。其集中纪行诗，有留眷于京，单身外出，及文集中《重过扬州记》，皆此时作也。

龚定庵官京曹时，得赵飞燕印，狂喜赋诗，诗载入集中，而不详其缘起及印之形状，李黍伯因谓龚为人欺。昨观《吴石华集》中，有题此印诗，所记甚详，特录如下，以为艺林添一故实。其序云：“玉印径寸厚五分，洁白如脂，纽作飞燕形，文曰：‘倢伃妾赵’四字。篆以秦玺，似独以鸟迹寓名。嘉靖间，藏严分宜家，后归项墨林，又归锡山华氏，及朱竹垞家，最后为嘉兴文后山所得。仁和，龚定庵舍人，以朱竹垞所藏宋拓本《娄寿碑》相易，益以朱提五百，遂归龚氏，此册乃何梦华所拓也。”诗云：“碧海雕搜出汉宫，回环小篆字尤工。承恩可似绸缪印，亲蘸香泥押臂红。不将名字刻苕华，体制依然复内家。一自宫门哀燕后，可怜辜负玉无瑕。黄门诏记未全诬，小印斜封记得无？回首故宫应懊悔，再传重问赫递书。锦裹檀薰又几时，摩挲尤物不胜思。烟云过眼都成录，转忆龚家娄寿碑。”闻此印后归潘德畬方伯，今不知流落何所（按：赵氏位倢伃凡三人，一钩弋，一宣主，一合德也）。偶见近人笔记，载龚与明善堂主人事。按主人名奕绘，号太素，为荣恪郡王绵亿之子，封贝勒，著有《明善堂集》。侧福晋者，即太清西林春，著《天游阁集》者也。太清姓顾，吴门人，才色双绝，贝勒元配妙华夫人殁后，宠专房。贝勒由散秩大臣管宗人府及御书处，又管武英殿修书处，旋改正白旗汉军都统。性爱才，座客常满。其管宗人府时，龚方为宗人府主事，常以白事诣邸中。贝勒爱其才，尊为上宾，由是得出入府第，与太清通殷勤，时相倡和。龚杂诗中所谓“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即指此事。闻太清好著白衣，故云云。太清貌绝美，尝与贝勒雪中并辔游西山，作内家妆，披红斗篷，于马上拨铁琵琶，手白如玉，见者咸谓王嫱重生。又闻贝勒所作词，名《西山

樵唱》，太清词名《东海渔歌》，当时特取其对偶云。

顷于某说部中，见有龚某外诗一首，此诗旧藏蒋剑人家，后归王紫佺。蒋与王皆与龚子孝拱相友善，决为龚作无疑。诗云："未定公刘马，先宰郑伯羊。海棠颠末已，狮子吼何狂？杨叛春天曲，蓝桥昨夜霜。微云才一抹，佳婿忆秦郎。"又《题友人扇》一绝云："女儿公子各风华，争羡皇都选婿家。三代以来春数点，二南巷里有桃花。"情辞惝恍，他人断无此想，无此笔墨也。

龚以奇才会试举春官，不得入翰林大恨，因为《干禄新书》以讽世。其所著诗，亦多讽世之作，如《咏史》诗，则为曾宾谷而作也；如《小游仙诗》，则为不得军机章京而发也。龚为主事时，其叔方为尚书。一日，龚往谒，甫就坐，忽阍人报有小门生求见，其人固新入翰林者，龚乃避入耳室中。闻尚书问其人以近作何事，其人以写白折对，尚书称善。且告之曰："凡考差，字迹宜端秀，墨迹宜浓厚，点画宜平正，则考时未有不入彀者。"其人方唯唯听命，龚忽鼓掌曰："翰林学问，原来如是。"其人惶遽去。尚书大怒诃之，由是废往还礼以自绝。

定庵以道光十九年，年四十八乞休。二十一年，五十岁殁于丹阳。其殁也，实以暴疾，外间颇有异词。初，定庵官京曹时，常为明善堂主人上客。主人之侧福晋西林太清春，慕其才，颇有暧昧事。人谓定庵集中游仙诸诗，及词中《桂殿秋》、《忆瑶姬》、《梦玉人引》诸阕，惝恍迷离，实皆为此事发也。后稍为主人所觉，定庵急引疾归，而卒不免。盖主人阴遣客鸩之也。或又谓定庵晚年所眷灵箫，实别有所私。定庵一日往灵箫处，适遇其人，因语灵箫与之绝，箫阳诺之，而踪迹则愈密。半岁后，定庵一日又见其人从灵箫家中出，因怀鸩以往，语灵箫其人倘再至者，即以此药之。药方固出禁中，服之不即死，死亦无伤痕可验也。灵箫受药，即置酒中以进，定庵饮之归，即不快，数日遽卒。

定庵子孝棋，为英人巴夏礼客，导英法兵焚圆明园，世多以为诟病。然此时民族主义尚未发达于吾国，且孝棋用意固别有在，不得以中行说之流概之。世传孝棋晚年轶事一则，颇有任侠风。孝棋晚年，流寓江表，岁入不丰，而挥霍无异于昔。偶值岁暮，其故人子某，以卒岁无资，谒孝棋，谋称贷。孝棋颦蹙曰："吾亦处窘乡，爱莫能助，奈何？虽然，子已到此，不可不尽地主之谊也。"次日，即开筵大宴，且召梨园两部，灯火氍毹，讫漏尽始罢。故人子私询龚氏仆，昨日之宴，所费几何？对曰："二百余金也。"故人子私念，吾仅贷百金，而不之许，而张筵演剧，费乃若此，但分其半以与我，吾事济矣。因见孝棋，微以言讽之，孝棋诧问汝欲贷几何？答曰："百金足矣。"孝棋怒叱曰："吾与汝父交契数十年，有无常相通，未尝有千金下者。今汝乃以百金之细，来向我称贷，辱乃父，且污我矣。"亟呼仆至曰："速封二百金付某少爷，令其速去，毋溷我也。"故人子出不意，喜甚，再拜辞归，孝棋竟弗顾。

龚定庵尝詈其叔不通，父为半通。定庵子孝棋，喜改定庵文稿，每置定庵木主于案，凡改一句一字，则以竹杖击木主曰："某句不通，某字不妥，若为我父，故为改易，不敢欺饰后人也。"人传孝棋于英夷烧圆明园事，为之谋主，海内群指为汉奸。岂知当时英人欲径攻京城，孝棋力止之，言圆明园珍物山积，中国精华之所萃，毁此亦可以偿所忿矣。是保全都城，孝棋与有功焉。

孝棋平生于公羊学最深，著述甚多，不自收拾。为人豪放，不修边幅。恃才傲物，世人以此忌之。晚年家日益落，鬻其先人金石书画殆尽。李合肥爱其才，月佽二百金以糊口焉。

方孝棋客上海时，英人威妥玛延之入幕府。先是月馈数百金，后礼赠日减，孝棋境益窘，所宠二姬，竟先后求去。人有言孝棋以其女为威妥玛妾，孝棋虽行薄，亦不至此，忌者之口可畏也。

半伦传

龚半伦，仁和人，初名公襄，字孝棋，继更名曰刷刺，曰橙，曰太息，曰小定，曰昌匏，晚号半伦。半伦者，言其无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而尚爱一妾，故云曰半伦。为阇斋方伯孙，定庵先生长子，生于上海道署中。先是携李三塔寺未建时，其前有潭，广亩许。土人言其下为乱穴，曩有高僧过其前，结坛潭侧，诵经三昼夜，龙现于梦乞恩，僧曰："汝能使潭水立涸，得建寺基，即舍汝。"龙颔首去。明日，潭果无水，因即其地建三塔寺。定庵中年乏嗣，其夫妇皆好佛，乃诣寺求子。夫人入门，恍见一龙首人身者扑其身，惊而返，归即有妊。将产之夕，定庵适旅京，梦一龙入室。越日得家书，适于是日获一子，知非凡品。初堕地，啼声甚宏，有薄膜蒙其面，剥之，面目乃见（*以上本《王韬笔记》所述，王与龚为至交，知其家世甚详，语虽无征，姑存其说*）。定庵少好藏书，富甲江浙，多《四库》未收本。半伦幼好学，天姿绝人，于藏书无所不窥，为学浩博无涯涘。既长，随定庵入都，兼识满洲、蒙古、唐古忒文字，日与色目人游，弯弓射马，居然一胡儿矣。尝入粟一，应京兆试，不售，则大恚，由是弃举子业。居京师日，与灵石杨墨林善，杨素豪富，爱其才，所以奉之者无不至，日挥千金无吝色。杨死，半伦失所恃，又性冷僻，寡言语，俦人广众中，一坐即去，顾好为狎邪游。中年益寥落，至以卖书为活。旅居沪上，与粤人曾寄圃稔。是时，英使威妥玛方立招贤馆于上海，延四方知名之士佐幕府，曾以半伦荐，威与语，大悦之。旅沪西人，由是呼半伦为龚先生而不名。凡半伦所至，辄饬捕者护卫之，月致万金为脩脯。庚申之役，英以师船入都，焚圆明园，半伦实同往，单骑先入，取金玉重器以归，坐是益为人诟病。曾国藩督两江，闻半伦才，思羁縻为己用。某岁入觐，道出海上，设盛宴邀半伦至。酒酣，国藩以言饵之，微露其意，半伦大笑曰："以仆之地位，公即予以官，至监司止耳。公试思之，仆岂能居公下者？休矣！无多言。今夕只可谈风月，请勿及他事。"国藩闻其语，噤不能声，终席不复语。未几，威死，半伦益颓放不自振。居恒好漫骂人，视时流无所许可，人亦畏而恶之，目为怪物，往往避

道行。旧所藏书画古玩,斥卖略尽。始纳一姬,宠之专房,继又购二姬,则其宠渐移。久之,二妾竟同遁去。居海上十数年,与妻未尝一相见。有二子,皆读书自好,来沪省亲,辄被斥逐。同母弟念匏,以县令需次苏省,亦不睦。庚申后,其家人在内地者,亦无敢与往也。年五十三,发狂疾死。濒死,出其所爱帖值千金者碎剪之,无一字存。所著述甚多,有《元志》五十卷,《雁足灯考》二卷,《时文集》四十卷,均散佚不传。

所闻录

[清]汪诗侬撰　韩文红整理

《所闻录》，清末汪诗侬撰，记述清初洪承畴、毛文龙、汤潜庵，清中期和珅及后期李鸿章等人轶闻趣事。其中"孔林遗裔"记康、乾、雍时期孔氏家族人才之盛，《王文勤》一条记王文韶"为人透亮圆到……故有玻璃球之号"等皆可补正史之不足；而"李鸿章笑史"中有关李氏出使欧洲所闹笑话，曾不无夸张，但却广为后人所称引。据民国《满清野史》丛书本标点整理。

洪承畴

清入关，明经略洪承畴不死，被获。良心未昧，尚不屈，后惑于清之美姬乃降。时传扬州史阁部可法并未死。当时就义者，伪也。承畴与阁部交最密，初欲救不及，常引为憾。当时扰乱之际，义兵纷起，吴中孙公兆奎，其一也。孤军被陷，执送南都。时承畴当国，知孙至，与谈旧侣，并盛奖新君，便问史阁部事曰："公在兵间，审知故阁部史公，果死耶，抑未死耶？"孙答曰："经略从北来，审知松山殉难，故督师洪公，果死耶，抑未死耶？"洪大惭，惟面色不红。时人谓洪之脸皮，乃革制者，诚不诬也。孙卒遇害。

毛文龙

清初毛文龙不屈，奔鞋岛，后守漳州。满酋多尔衮，命师围之，数月不下。相持既久，粮为之绝，城内致有屠人为食者。时某士人，惧祸及己，闭门不敢出谋食。久之，箱皮檐草皆尽，子女相继死，妻恸绝，士人无可为。会有绐之者，云："清兵退，围已解，众皆出城谋食，汝何独守耶？"士信之，蛇行出，卒为强者屠而作食。当命刀际，士瑟缩不堪言状，遂一痛而绝。又某甲，亦饥甚，因穴墙觅邻尸之肉食之，不十日死，又一卒被屠，肠中皆败絮碎纸。又某孝妇，甘屠身易斗米全姑，姑不忍，妇自刭死，姑亦恸绝。私家记载，故老遗传，记不胜记。顺治三年事定，城中白骨撑天，沟渠皆满。每当夕阳在山，阴气笼罩，尤为伤心惨目，视嘉定三屠，为如何耶！

汤潜庵

睢州汤斌，号潜庵，字孔伯，又字荆岘。清初顺治九年，应选入二甲，十三年授翰院。为明抗节致命诸臣，纪实入国史，文字直书，毋少顾忌。阁臣金之厚、冯铨两劾之，福临召至，原奏与观，并温加慰谕，汤秉笔曾不因之少屈。抚苏时，福临南巡至，江督几欲毁屋修御道，汤力争不可。福临至，奖曰："是事颇合朕爱民之意。"并撤御馔赐之。盖是时国基甫定，欲要结民心也。会苏城上方山五通祠淫掠妇女，祠丁能以术祟人，世无敢撄其锋者。汤厉然火之，并尽收其丁，置诸法，卒无恙。慕范文正、周忠介之行，集资修二公祠，并泰伯庙。汤不媚神祷鬼，苏州师巫为绝，玄妙观罕妇女足迹，奢淫之风，为之一变。吏有报菱芡熟，援例收税者，汤嗤之曰："尔知今年熟，明年熟否？且援以为例，试问尔菱芡能有多大出息？尔辈亦不欲小民稍事糊口，必使喘气不得而后可，汝之肉不足食矣。"下吴县，重治之，例亦免。一日阅食用账，见载"购鸡两只"，大骇。自忖曰："我自临民以来，常餐未敢食肉，况鸡乎？"因诘厨役，役以公子对。汤立召至，责之曰："汝不读书，不知世间艰苦，动讲豪华，汝其以苏州之鸡，贱于河南耶？"因命跪庭读《朱子家语》，并重呵厨役。汤夫人五十，未尝投机衣帛。入阁去苏，竹箧数事，书籍满车而已。死谥文正。后人有病汤者，疵为假道学。予叹曰："汤之假道学，即令今人聊效之，国势不至如此矣。"

和　珅

清乾隆时，和珅当国，权倾一世，明阉宦魏忠贤，亦不是过。结党营私，道路侧目，朝士莫敢撄其锋者。时诸城刘文清公崇如（名墉），总制百揆，亦无以挫其焰，心常衔之。癸未春首，侦知和应召入宫。值风雪载途，泥泞遍地，乃故著敝衣，迎之于路。和至，命人持刺，高谒于前曰："中堂亲自过府贺年，不遇，今降舆矣。"和无法，下轿。比欲寒暄，而刘已跪地与贺，和急答之。玄裘绣袄，已污秽满身，拖泥带水，恰如斗败鸡公矣。哭诉宫闱，卒莫奈刘何。

可 儿

清乾隆晚岁，极事纵游，于热河特建避暑山庄，圈地数十里，广筑围场，杂植时花，分置亭榭。游其地者，忽而青枝蓊郁，忽而竹篱茅舍，凿池引水，杰阁高凭，实天下一大观也。河间纪晓岚先生，扈随多年，《滦阳歌唱集》中，尤多讽颂，今不暇录矣。维纯庙在庄时，游至苍石，四顾茂林修竹，绿草如茵，清风习习，几不知暑之盛至矣。不觉顾而乐之，笑谓从者一武臣曰："此地气候温淑，大胜京师，洵无愧避暑山庄也。"某武臣对曰："诚是。此陛下就宫内言耳。若外间城市极狭，房屋亦低小，人民半多蜗处其中，兼之户灶衔接，炎暾之盛，十倍京师。故民间有谚曰：'皇帝之庄真避暑，百姓仍是热河也。'"乾隆愠然，挥之使出，一番清雅，大被扫兴，闻为之三日不快。传者云，该武臣系满人，故未遭祸，若汉人，鲜有幸免者。然该满人亦可儿矣。

孔林遗裔

清康、雍、乾间，人材辈出，文章之盛，实辟一代宗风。惟翰苑诸人，恃文傲物，亦颇令人有所难堪。如汪容甫辈，尤其中之强项者。随园之雍容风雅，可称文坛中老成练达者矣，然卒亦不能免此，可见人之锋芒难敛也。传闻简斋居翰院时，有客不肯示姓名，力请求见。袁令阍人三拒之。已而大疑，因语司阍者曰："客如明日至，可诘其所以，并请其书明事故。"阍诺。客明日果又至，阍者诘之不答，曰："非汝辈所知也。"奉以笔，请书示，客从容袖出一册，授仆曰："尽于是矣。希达汝主，予三日后来取。"袁急视之，不觉惶然，盖册上分询百二十事，尽属僻典，十之八九皆生平所未寓目者。徘徊阶下，苦思良久，仅得二十条。乃奔座师尹文端处，尹亦不能增一字。因折柬尽招词林诸子，会于院署。萃众人所得，尚只五十条。纷检《图书集成》，得百条。余廿条，无觅处矣。次日客至，索卷阅之，笑曰："词林衮衮诸公，技亦止此耳。"索笔按条补之，须臾而就，字法苍劲秀古，不类时家。袁大骇，以呈文端，文叹赏不及。因究阍人客之情状，阍具对，并曰："聆其吐言，乃山左口音。"遂遍访山左同僚，始悉乃孔林遗脉，《图书集成》，寓目七遍矣。一时翰宛锋棱，为之大敛。观此，世有以文自命者，可以鉴矣。

满帝拜偶像

满洲地处东夷，本女真遗种，行为野蛮，风俗乖谬，多有为汉人梦想不到者。如若祖若父，七十不死，子孙则不顾赡，自亦无颜于世。即倩喇嘛念经，经毕，乃备丰馔与食，名曰飨神。食终，或坐空斋饿死，或赴舍身崖，坠崖而死。又有一俗，人死后，赤尸露体，敷以牛油，悬之林杪，投之幽谷，以招鸟兽之食。食尽，则戚族相贺。剩有残余，谓此人生前罪恶大，上帝不收，必再倩喇嘛念经，再敷牛油，务求食尽乃已。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及人关之后，始被圣教泽化，此风稍戢。然闻之故老传言，尚有所谓拜堂子者。据云，堂子系一狰狞牛鬼蛇神偶像之庙，满洲官书记载，其大沦可汗，出师必拜之。神作兽形，人身，圆眼，头有支角如鹿状。口衔足踏皆人，项悬髑髅珠，腰缠髑髅带，长约二丈余，状极可怖。华幔低垂，庄严无比，实邪教中压胜术也。可汗往拜，致为恭谨。嗣见《风俗考》，记多尔衮、福临尚拜之。诚化外蛮族，不可以礼语也。凡满洲、蒙古、天山南北，及口子外归者，咸能言之。又述伏腊，帝祭灶，亦维谨。观音、达摩，尤为该族所酷奉。每于日中竖一竿，向之膜拜不已，口并喃喃作诵，则不知是何取义矣。呜呼！此所以有庚子之谬举也。

松 筠

松筠，亦有清一代，满大臣中，群雏之鹤也。抗直可风，不阿权势，事当言者，虽鼎镬当前，无所畏。又好使酒，醉后奏事，益无所避忌。故筠撤大学士，夺宫保衔，收回黄马褂，销去紫禁城骑马，不准穿貂褂，革尚书职，降本旗骁骑校，至再至三。兔起鹘落，升沉无定，几如串戏俳优，亦政治中，及前清康、雍、乾间，不多之事也。松筠字湘浦，蒙古正蓝旗人，姓玛拉特氏（见先正事略）。然筠为人，虽无城府，但所奏之事，亦每有为人所难索解者。如嘉庆五年，在湖广总督署任时，闰月召还，于奏对际，请弛私铸私盐之禁。上怒，撤宫衔并一切封典，降伊犁领队大臣。后复宫衔，并赐额，又赏黄马褂。又道光二年，以理藩部不应与蒙古争地为奏，遂尽夺其职，寻遣戍，时年七十余矣。嗣以员外郎，在上书房行走。诸如此类之奏，不可枚举，岂私铸可行，地可让耶？又乾隆时，劾骁骑校溺职。上怒，开其副都御史，即以骁骑尉降补。筠亦尽职。三月迁去，旋升内阁学士，兼副都统，赏黄马褂云。松筠字法仿右军，善书"虎"字，劲拔有势，几超右军"鹅"字而上之。京有故明杨继盛先生之松筠庵，乃有清一代台谏会议所，其亦秉杨忠愍先生抗直不徇亲故之遗意乎？

葛将军

道光辛丑，英师寇浙定海，山阴葛将军云飞，率师拒之。力战三昼夜，援军不至，遂战死于东岳宫。将军有妾，容止闲雅，而富有胆略。闻将军死耗，集他侍妾辈及残卒数百人，乘夜入英垒夺将军尸，归葬之。故里人以比明季之沈云英。汪芙生孝廉为制《葛将军妾歌》云：

> 舟山潮与东溟接，战血模糊留雉堞。废垒犹传诸葛营，行人尚说张巡妾。共道名姝越国生，苎罗村畔早知名。自从嫁得浮云婿，到处相随却月营。清油幕底红灯下，缓带轻裘人隽雅。月明细柳喜论兵，日暖长楸看走马。一朝开府海门东，歌舞声传画角中。不问孤军悬渤海，但思长剑倚蛮峒。新声休唱丁都护，金盒牙旗多内助。虎幄方吹少女风，鲸波忽起蚩尤雾。一军如雪阵云高，独凿凶门人怒涛。谁使孝侯空按剑，可怜光弼竟抽

刀。凄凉东岳宫前路，消息传来泪如注。三千铁甲尽苍黄，十二金钗齐缟素。绣旗素钺雪纷纷，报主从来岂顾勋。已誓此身拚一死，顿教作气动三军。马蹄湿尽胭脂血，战苦绿沉枪欲折。归元先轸面如生，杀贼庞娥心似铁。一从巾帼战场行，雌霓翻成贯日明。不负将军能报国，居然女子也知兵。归来肠断军门柳，犀铠龙旗亦何有？不作孤城李侃妻，尚留遗恨韩家妇。还乡薯取旧时裳，粉黛弓刀尽可伤。风雨曹娥江上住，夜深还梦旧沙场。

按：将军谥壮节。妾亦山阳人，惜其姓氏已不可考矣。

西人洪氏谈

辛亥初夏，余处汉阳，炎暾如炽，临夜不懈。余苦之，乃移榻松子湖际，枕山临廓，颇不亚苏子守黄州，月夜西山之乐也。余友惟父，出所译之《太平天国事略》见示曰："子试观此，则知洪氏之外交，尚有差强人意者。"时余正愤前清政府之外交失败，亟阅之。见载云："洪氏既下金陵，忽有火轮一艘驶至，太平军疑其助清也，拟举炮轰之。船主急升白旗。时军中有曾游香港者，识升旗例，爰以小艇抵火轮，问来意。船将答曰："我国商人云集上海，南京既下，恐君逼近。此日之来，两不相助，只为保护计耳。"兵士以其言告东王，东王转达天王。天王乃遣使延船将，与历览各营。且曰："彼此通商，理所应然。今我驱苛暴异族之满虏，救人民于苦难之中。将来事定，只有洋烟再勿来吾中国，其余自由贸易，无所禁止。"船将大称洪氏开通。后船将归上海，天王使弟洪仁玕，同行报聘，见英、法、美各领事。美领事曰："敝国正以解放黑奴，有南北州之战，天王为人民争自由，实东方大革命也。天王曷遣使敝国，一通交好？"仁玕反江宁，呈美领事书，天王即遣仁玕使美。时美领事归国，赍天王国书同行。书曰：

> 太平天国天王告美国大民主：前上海贵国领事，以贵民主意上书。书达金陵，经东王阅过，呈朕览。以贵民主，远居海外，音问不通，翩然肯来，实洽朕意。特遣朕弟仁玕，远使贵国。朕闻贵国重人民，事皆平等，以自由为主，男女交际，无所轩轾，实与我朝立国相合，朕甚嘉赏。一切交涉事件，可以朕弟仁玕往还。凡贵国人民来我国者，皆上帝之子孙，必以兄弟间相待。以后两国永久和好，朕有厚望焉。

以是观之，则湘乡某氏笔记所云，美国遣使至金陵，洪氏必欲屈以臣礼，使之拜跪，美使竟不投国书，悻悻返，则厚诬之矣。某氏故媚清之尤者，其作此言，或亦媚清之一助乎？惟洪氏行为，等于乡妇，天父天兄，尤其劣性之尤者。且私心用事，帝制自为，既乏世界知识，又不采纳说论，坐使大汉民族再遭蹂躏八十年。世或誉其为革命者，何所取焉？

吴文节死事

吴文节公文镕之殉难于武昌也，人皆知为巡抚崇纶所齮龁，而莫详其始末。偶读方先生宗诚《师友言行记》，始悉其事。初楚督张石卿制府亮基既罢，朝旨以文节代之。崇纶任巡抚久，自谓当代总督，洎文节至，则大怼。文节既履任，简军实，明赏罚，锐以平定发军自任。崇纶不得有所为，益憾之。发军攻田家镇甚急，崇纶谋督兵出御，实欲与文节分权也。然不能单衔陈奏，面请文节主稿会奏。疏上，奉批曰："尔等竟皆欲出城耶？"崇纶遂不果行。及田镇既陷，发军进逼武昌，崇纶复欲出，谋诸文节。文节怫然曰："往时敌兵在田家镇，故可分兵出剿。今敌垒近逼省垣，守城之不遑，而乃分兵远出乎？君殆欲逃耳。君欲行，吾不能阻。君若带一官一兵相随者，吾必以军法从事。"崇纶计不遂，则益为蜚语倾文节。会文节疏报守城状，奉朱批，又曰："尔等竟皆不出城耶？"崇纶知上意已不悦文节，乃草密疏劾之。谓其"拥兵自守，不肯分身出剿，致失田镇。寇既围城，又不计画守御。臣欲有所为，而无权无勇，徒扼腕而无可如何"。上得疏，益震怒，数严旨责文节拥兵玩寇。文节不得已，将孤军出城，遂战殁。文节既殉，崇纶尚欲以不知下落入奏，藩司新繁严渭春中丞树森，力持不可，始以实上。醉渔曰："观此，可见非我种族，其心必异，良非诬也。"

洪杨琐事

洪秀全据江夏，曾开科选拔人才，应之者颇众。惜时方逐鹿中原，汉家疆土尚未界于鸿沟，故所取乏通达之士，应者悉蝇营狗苟之徒耳。湖北麻城县某夺解，赐筵之日，天王试一联，某对曰："三皇不为皇，五帝不为帝，我主方是真皇帝。"洪大喜，几欲以女妻之，为东王杨秀清所阻，不果。如此之属联，则文章可知。惜言者忘其出联矣。洪氏粗率，可见一斑。

又洪氏南京称帝时，日期既久，士心洽服，且当时俨有南北分治之态，故颇有文人应之者。当其修复前明故宫时，某士人代撰一联云："独手擎天，重整大明新气象；丹心誓国，扫除外族旧衣冠。"亦可见其吐属不凡矣。又云，系出傅善祥手笔，事惟存疑而已。

张勤果畏妻

前清张勤果公曜，效忠咸、同间，为一时名将，勋名赫然。然其轶事，少有知者。公少贫，为人赁舂，有奇力，负米累数石。性刚侠，闻不平事，怒眦欲裂。一日负米出，见众围观，一少妇哭欲求死。询之，则夫死不肯嫁，而姑逼之也。公奋曰："天下宁有此事理者？"时姑方在旁，公即以所负米压其上，毙之。众哄然大快。公乘间遁，亡命河南。时河南捻寇起，民多团结自保。公以武勇，为众所服，推为团长，群以其行次，呼之曰张大哥。张大哥之名，著汴宋间。适捻围固始，其令某，儒者也，有女美而才，度城且破，随死无益，乃榜于众

曰："有能守此城者，吾以女妻之。"当是时，寇张甚，咸莫敢应，以推张大哥。且曰："此艳福，非张大哥无可消受者。"公笑而起，进谒令，筹守御。阴念贼众我寡，非出奇不足取胜。乃以壮士三百，出伏城外。夜三鼓，突起潜袭贼营，城上鸣鼓角应之，呼声震天地。贼大惊，溃，终夜汹汹不绝。时忠亲王僧格林沁方以大军来援，未至数里，遥见火光中，来往搏战甚力，惊曰："是何壮士？"及至劳问，乃公也，大加叹异。因奏署县事，并为公作伐，令遂以女归公，即夫人也。夫人博古通今，娴吏事，为公阅案牍，批窍导窾，咸惊为老吏。公固不知书，任河南布政时，御史刘毓楠劾公目不识丁，遂改总兵。公愤甚，就夫人学，执业如弟子。夫人时诃骂之，公怡然也。后遂通知文史。公自改官，颇不平，数偃蹇朝命。左文襄公督师剿回，奏请公领兵，公不应。时严旨趣公，门下客多方说公，皆不应。夫人乃谓公曰："汝以功自负，数逆上命，将谓朝廷不能杀汝耶？"公闻言蹶起，即往从左。公咋舌曰："夫人言可畏，夫人言可畏。"文襄复奏改公文职，后遂巡抚山东。与属吏辄言其夫人之能，且曰："汝等畏妻否？"或答以不畏者，公正色曰："汝好胆大，妻乃敢不畏耶？"盖公之畏夫人，为世所罕见也。

鲍超求救书

鲍超，字春霆，由担水夫从戎立功，至专阃。贵后犹不知书，自姓名两字外，更无所识。方被围于九江也，将遣人赴祁门大营，诣曾国藩求援。嘱幕客某撰禀牍，移时不至。鲍焦极不能耐，自往促之。见幕客方握笔构思，鲍顿足曰："此何时耶？安用此文绉绉为者？"呼亲兵，以白麻一幅至，自操管于幅中，大书一"鲍"字，旁作无数小圈围绕之，亟封函递去。众不识其意，问之。鲍曰："大帅自能知其故。"递至祁门，曾之幕中人拆视，亦莫知何事。持示曾，曾大笑曰："老鲍又被围矣。"乃急檄多隆阿往援，围始解。

陈右铭劝玉梅效忠文

陈右铭中丞之未达也，以举人留京师。倜傥好奇计，人以为狂。庚申之变，咸丰出狩，圆明园被焚。右铭方一人饮酒楼上。酒酣，忽抚膺大恸，楼下人悉骇，逡巡避去。右铭之密友曰田玉梅，方将兵在河南。乃作书告之曰："方今国家多难，正忠臣义士顶踵图报之秋。足下之所以自信，与二三知己之所以信足下者，皆不诬也。迩者英人犯顺，再扑津门，抚议迁延，坐耗士气，遂至寇氛充斥，进薄都城。至尊靡垂堂之戒，已于月之八日，巡幸木兰。六飞仓皇，口不忍道。所幸恭邸留守，人心大安。朝议翕然，咸以湔雪仇耻为亟。欲羁俘囚以中其忌，假和议以款其兵。暗设守备，檄召远近勤王之师，以制死命。彼族不满万人，悬军深入，师无后援，已蹈绝地，且其不利趋走。若得惯战步卒，犄角相抗，设伏置疑，出奇袭击，彼见援师四集，势将惧而谋归。然后以蒙藩铁骑，与津通应募义兵，四面夹攻，乘其自溃。夷虽狡焉思逞，其能以一甲生还也哉？况彼贪我愤，彼骄我忍，彼曲我直，胜负之形，妇孺亦皆共喻。向为和议所牵，以有今日。今则一意用兵，更无犹豫。反败为功，此其时矣。计传檄抵豫之日，必有所闻。足下久历戎行，虎符在握，宜速诣大府，脱颖自荐，迅部麾下，星夜北来，以成捍卫宗社之勋。此千载一时，不朽之盛业也。勤王之举，先至为荣，若稍徘徊观望，让他人以独为君子，牛后之讥，得无为天下笑耶？中丞庆公，物望所归。忠义之忱，必无瞻顾。所可虑者，豫省军兴，方资保障，不无牵制之虞。然见在张朗斋等，俱有盛名，足任防务。少此一军，未必遽有疏失。矧利择其大，害取其轻？失河南数州县，于国家安危，无关至计。况未必至是乎？且三军之士，披坚执锐，以共守此土者，为天子耳。今乘舆下殿，警跸蒙尘，乃置元首而事股肱，舍根本而图枝叶，千秋万世，何所逃于春秋之义哉？倘有以二三之说，阻挠大计者，当泣叩上台，以死争之。争而不得，即以颈血溅地，亦足以少酬知遇之恩。七尺之躯，可告无憾矣。足下方今豪杰，趋义急公，何劳激劝。所以不惮辞费者，亦以国步方艰，血气之伦，莫不各有所当尽。若隐情恤己，自比寒蝉，是自薄也；不以责善于朋友，是薄友也。某夙以豪杰之士待足下，亦不敢以世俗自待，区区之愚，幸垂察焉。旌麾到日，请先以五尺躯，执鞭赴敌，以劳执事。借得一泄此中郁郁不平之气，实所至愿。"云云。观此亦书生本色耳。

三圣七贤

湘乡曾涤生国藩重督两江时，中江李眉生鸿裔，游其幕中。眉生年少倜傥，不矜细行，文正特爱之，视如子侄。文正秘室，惟眉生得出入无忌。时文正幕中，有三圣七贤之目，皆一时宋学宿儒，文正高其名，悉罗致之，然第养以厚糈，而弗责以任事。一日文正方与眉生在室中坐谈，适有客至，文正出见之。眉生独在室，翻几上案牍，得《不动心说》一首，为某老儒所撰。老儒即所称圣贤十人中之一也。文之后幅有"使置吾于妙曼蛾眉之侧，问吾动好色之心否乎？曰不动。又使置吾于红蓝大顶之旁，问吾动高爵厚禄之心否乎？曰不动"。眉生阅至此，戏援笔题其上曰："妙曼蛾眉侧，红蓝大顶旁；尔心都不动，只想见中堂。"题讫，掷笔而出。文正送客去，归书室，见之，叹曰："必此子所为也。"因呼左右召眉生，则已不在署中，盖又往秦淮河上冶游矣。文正即饬材官数人，持令箭大索之，期必得。果得诸某姬舟中，即挟以归。文正指所书诘之曰："此子所为耶？"曰："然。"曰："此辈皆虚声纯盗之流，言行必不能坦白如一，吾亦知之。然彼所以能猎得厚资者，正赖此虚名耳。今汝必揭破之，使失其所以为衣食之资，则彼之仇汝，岂寻常睚眦之怨可比？杀身赤族之祸，伏于是矣。盍戢诸？"眉生悚然受教。自此遂深自敛抑，卒成名儒云。

李秀成

予尝感慨太平天国时，李秀成、石达开、傅善祥辈不为用也。设当日洪氏不暴戾恣横、私心用事，一听忠王、翼王之主张，非特女真遗孽不能再毒汉族七十余年，即所谓曾、左、胡、李诸巨公祠，又何在耶？甘心异族，因人成事，予每引为心恫。兹予老友，以咸、同时笔记见示，中载一条云：

忠王李秀成，太平天国贤王也。多才艺，好文翰，不事争夺权利。光复三吴，力尤居多。及镇苏郡，遥顾南都，作为犄角势，而苏人亦颇悦之。暇则泛舟虎邱，引杯觅句，借酒消愁。恸于内讧之烈，大业将灰，常欷歔泣下。赋一章云："鼙鼓轩轩动未休，关心楚尾与吴头。岂知剑气升腾后，犹是胡尘扰攘秋？万里江山多筑垒，百年身世独登楼。匹夫自有兴亡责，肯把勋名付水流？"时鄂湘失利，三吴乏旦夕之安。而杨秀清、韦昌辉辈，犹复燕处焚巢，尚谓画堂春暖，日事争权攘利，残杀无休。故秀成吟咏中，有是讽慨也。追念往事，不觉回顾今之民国。

石达开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被磔于成都，见诸骆秉璋奏报。其实石固未死也。数年前浙人李君游幕蜀中，一日雇舟往他处，将解缆矣，突有一老者请与附载，舟子固拒之。李君见其鹤发童颜，须眉甚伟，因许焉。老者既下舟，谓舟子曰："顷刻当有大风起，勿解维也。"舟子亦老于事者，仰视太空，知所言不谬。谈次，狂飙陡作，走石飞沙，历一时许始息。少焉云散月明，命酒共酌，老者饮甚豪。酒半酣，推篷眺望，喟然曰："风月依然，而江山安在？"李心疑之，叩其姓名。老者慨然曰："世外人何必以真姓名告人，必欲实告，恐致骇怪耳。"李遂不敢再诘。而老者已酣然伏几，鼻息雷鸣矣。破晓，欠伸而起，谓李曰："老夫将行告别，同舟之谊，备荷高情，后如有缘，尚当再会。"遂举足登岸，其行如风，瞬焉已远。李既送客，比返舟，则一伞遗焉。防其复来携取，为之移置，则重不可举。异之，视伞柄，系坚铁铸成，傍有"羽翼王府"四小字，始恍然知为翼王也。茫茫天壤，今不知尚存在否耳。

彭玉麟

彭刚直虽忠于清廷，为人疵病，然其书法超伦拔萃，颇为一时士大夫所称道。前游秣棱玄武湖中，见"秋水伊人"四字，遒劲端庄，出曾、左上。惜其墨迹不可多得，坊间更少拓本。其书款以衍字"彭玉"二字混成一字，"麟"字又成一字，见者几不能辨。

李鸿章笑史

相传李鸿章使美时，美人慕其功，多敬之。李尝欲一登美伯理玺天德坐，不可得，一日赴美官某宴，李乘间至座，息片时，如愿相偿，美人亦无如之何。又尝以翰林名刺，投美某大臣（翰林名刺字向大）。某见其字之大也，以为凌己，还以愈大者。李怒曰："此欺我也。"更以长五六尺之名刺复之，一时传为笑话。又李坚忍多谋，临事不动声色，美人尝以之拟中国人之性格。又李喜食烧羊肉，美人为设烧羊肉街以媚之，街至今犹存美京。李之节概权望，亦云奇矣。

又李至伦敦时，于英故将军戈登之纪念碑下表敬意，将军之遗族感激之，以极爱之犬为赠。此犬盖于各地竞犬会中得一等赏者也，以此赠李，盖所以表非常感谢之意。不意数日后，得李氏谢柬，中有云："厚意投下，感激之至，惟是老夫耄矣，于饮食不能多进，所赏珍味，咸欣得沾奇珍，朵颐有幸。"云云。将军之遗族得之，大诧。报纸喧腾，传为笑柄。合肥之贻国羞，尚不尽此，据予所知者，尚有在英赴某贵族宴。李素多痰，席次见地皆毡毹，无处吐痰，乃以盛酒之玻璃盏作痰盂，绿浓滋滑，状至不堪。一班贵女，皆掩口欲呕，逃席去。

又在美，思中国饮食，嘱唐人埠之酒食店进馔数次。西人问其名，华人难于具对，统名之曰杂碎。自此杂碎之名大噪，仅纽约一埠，杂碎馆三四百家，偏于全市。此外东方各部，如费尔特费、波士顿、华盛顿、芝加哥、必珠卜诸埠皆是。全美国华人衣食于是者，凡三千余人。每处此业，所入可数百万。中国食品本美，而偶以合肥之名噪之，故举国嗜此若狂。凡杂碎馆之食单，莫不大书曰李鸿章杂碎，李鸿章饭、李鸿章面等名。因西人崇拜英雄性，及好奇性，遂产出此物。合肥丰功伟业，迄今铜像巍峨者，勋劳尽在于是矣。或曰："中俄之密约，马关割台湾，非其功乎？子何云尽在是矣？"予几瞠目不能答，惟俯首应曰："不错不错。"

太平战史

辅王杨辅清，自徽州败后，知事不可为，间道至上海，乘西洋船，居美洲旧金山，为美洲三合会开幕之祖。光绪十年，只身返国。先是，罗大春在太平朝与杨最善，后降清，积功任福建陆路提督。杨往见之，大春以旧交，款以上宾礼，大春左右武员，多由太平军降者，识辅清，求辅清珍宝。辅清曰："余昔在太平朝固多财，今居海外数十年，国破家亡，孑然一身，来依罗提督，有则任尔等取之。"诸人不悦，阴告闽浙总督某。浙督行文大春，必欲得辅清。罗争之不得，即与辅清同往。及辅清入，某督留之，罗再四求见不得。辅清居某督署半年，令草其生平状略及太平战史，书成，即杀之。大春闻之，奔往抚尸痛哭。呜呼，史称太平，汝不太平矣！

中国用洋将之始

洪杨之役，左、李二人藉洋将之力，肃清江浙，美人华尔且阵亡焉。当时啧啧称异，殊不知从前已有行之者。明天启间，东事方急，部臣议招寓居澳门精明火器之西洋人，请其协助攻御，事不果行。及崇祯元年，龙

华民(西洋人)等奉命前往。于是葡人陆若汉、公沙的劳率领本国人,携带铳炮入京效力宁远、涿州等处,屡次退敌。后登莱之役,公沙的劳与其属数人殁于阵,陆若汉亦受伤。兵部题请赐恤公沙的劳,遣官祭赐,陆亦优语褒奖。观此又非特创矣。

甲午余痛

清日初开战时,日本舰队在朝鲜仁川港。丁汝昌电达总理衙门,请封其港。总理衙门议论两日始覆电,令相机行事。丁统军到仁川,日本舰队已出口,见我军迟至,大为庆幸。此余痛一。

北洋海军虽被困于威海港内,然陆路炮台未失。且离荣城三十里有一小山,为军港后路要地,乃山东巡抚李秉衡派一典吏,仅带兵二十名守之。故日人登岸,从此进兵,丝毫不费力。夺我炮台,以我之炮,攻我之舰,全军覆没。此余痛二。

我海军定远船管带邓壮节公,身短发秃,军中呼为"邓小辫子"。平日言笑不苟,爱一猎犬。黄海之战,定远沉没,公落海死。犬跳入海中,衔公辫,及尸身捞出,尚未放。何以人而不如犬乎?此余痛三。

张佩纶得妻

张佩纶入会闱,适李文忠为主考。榜发后,张谒师至李宅,文忠喜其才华,酬奖极至曰:"汝才气与我女同。"张即伏拜称婿,谢不已。李迫于势,无能辞,因纳取焉。小人之善于迎结权贵,其术实有可畏者。然文忠以一语之失,遂巍巍成了一座丈人峰,殊为不值。

龚照玙

庚子联军入京时,刑部狱所系职官龚照玙、何隆简、徐致靖、黄思永等并出狱。龚照玙,当甲午中日之役,以道员为旅顺营务处。旧日营制,大帅节制各军,而营务处尽护诸将,隐若统制,恒以道员充之。提镇皆持手版,执礼甚恭。大帅之下,营务处最尊,大帅若不知兵,则权恒在营务处。盖湘淮军兴以来,恒以书生立功,皖湘书生,慕曾、左、李之风,谈兵者尤重。新军未成立,行省营务处皆道员也。照玙代刘含芳驻旅顺,诸将争媚事之。旅顺形势雄固,军储甚丰。日兵将至,诸将争觅舟作逃计。照玙闻金州陷,遂逃至烟台,赴天津,谒李文忠。文忠大斥之,返旅顺。已而日兵至,乘鱼雷船先遁。六统领不相属,乃共推姜桂题主之。桂题庸材失措,旅顺遂陷。照玙夺职,絷刑部六年。联军来,照玙逃出,回銮后,贷死为民。

王文勤

王文韶在枢府,慈眷始终不衰。为人透亮圆到,以其遇事不持己见,故有"琉璃球之"号。然独于废科举一事,则坚持到底,人多以为异。其时张之洞由鄂督入觐,留京师,竭力图废科举,结袁项城以自助。时当国为荣文忠,自以非科举出身,不敢极力主废。文勤乃谓:"老夫一日在朝,科举一日不得废。"之洞无术以易之,太息而已。及决废科举时,文勤已罢枢务。袁项城谓朝中无能沮之人,遂力请罢之。项城尝为朝士所诋,此亦一原因也。或谓文勤以部曹入相,后充翰林院掌院,为清代希有,极自喜。遂以全力护持翰林院之权利,或不谬也。

伊藤博文

甲午马关议和,李与日大臣伊藤博文述论高丽,龃龉过甚。伊谓李曰:"今日之事无他,仅割与不割四字。"李参以他语,伊他顾不应者久之,旋以怒相加,俾速决。李亦奋退,谓人曰:"李某名在全球,决不受此奇辱,必报之!"遂潜至京师,与俄使相商,怂恿备至。俄使密与法国出而干涉,辽东卒不能割。故李再至马关遇刺客。闻日人至今尚引以为大耻,日俄之战,远因亦系为此。

崇礼

崇礼以载淳内戚,由内务府司员,不数年官至大学士。卒谥文恪,优恤之隆,时不多觏。崇又常任崇文门优差,积资极厚。优游饱暖,遂尔纵事贪淫。其渔色之点,及防范之密,有至愚极可笑者。崇年七十余,已不能御女,犹复征选妙龄艳妾四、五人,皆春笋纤纤,足不盈掬,汉家碧玉也。其御之之法,传者谓倩五将军出阵,仍不能兴,则咬姬之臂肉以杀恨。其防闲之法,乃囚置一室,男仆不准越龙门一步。又为诸姬置粉底弓鞋,出则易之,勒令如老僧坐禅,不许履地一步,旧者藏之椟。崇返,方准易旧鞋,步此一室中也。粉底鞋,又必须亲加察验,若无纤尘乃可。后迁步军统领,出更频,诸姬实不胜其苦,因丐崇至戚某说项。崇益疑曰:"此予内政,汝为若辈说项,将何为?"某知不可直取,乃讯曰:"公能禁得人心不变幻乎?设各置私履换之,或所欢串通侍者就之,公能禁得否?宫帏密地,在所不免,公休矣。试问聚此一班怨女,公能无后患乎?"崇目瞪口呆,愚状可掬,卒弛是禁。

崇绮

世传崇文山殿撰绮,当朝试未唱名时,上亲揭试卷,见殿撰名为文山。例旗人向不列鼎甲,然既已开卷,又难复改,因将鼎甲三名,复入简中。三举三人,皆文山名,因不改,事亦奇矣。

郭意诚

郭意诚为湘中名儒,中兴诸老,咸与交好,各欲罗致于幕下。意诚极爱其妇,不能远离,力辞不就。曾文正尝寄书谑之,中有云:"知公麋鹿之性,不堪束缚,请屈尊暂临,奉商一切,并偕仙眷同行,当饬人扫榻以俟。"迨郭至,曾乃命遣返。书曰:"则燕雁有代飞之候,鸳鸯无独宿之时,此亦事之可行者也。"郭得书,一笑置之。

刘坤一

刘忠诚公坤一之督师出关也，总兵杨金龙、陈凤楼、申道发皆从。初以金龙为中军，金龙忠实，多忤近侍，而道发便佞连近侍，谗金龙，去之。道发代将中军，金龙统步兵屯于外，凤楼统骑兵。凤楼当为马兵时，从忠诚父军，军溃，凤楼独负之出。历功保专阃，忠诚最厚遇之。以抗直故，亦不得中军。其时日兵尚未至，夜半有北洋运粮兵轮来，施号炮，全营惊溃，人相践多死，势汹甚。金龙、凤楼皆久历行阵，闻声，审为营溃，严阵赴中军。忠诚左右无一人，自登望楼，见笼灯一队，来甚迅，谓日兵果至。复见笼灯两队，夹之而趋，将合，乃突过其前，行益迅。忠诚已决自裁矣，前行兵至，凤楼骑兵也。至营门觅中军，道发已先逃，忠诚自应之，审所部，呼之入，使列队自卫。更一队至，则金龙兵，以步队故，后骑兵也，亦留之。迟明而道发还，伏地待罪，忠诚大痛斥，命斩之。金龙、凤楼力为乞免，不从。请益力，乃贷死，候参革。金龙等复力请念旧，乃逐之，而道发遂归徐州镇任矣。当师行时，选精锐五百为亲军，使道发统，至是晚溃散。翌晨，并归伏罪，忠诚斥之长叹，给资遣还江宁。金龙复将中军。迨忠诚还镇，力拔金龙、凤楼皆专阃。后并以抗直忤众，有谗于忠诚者，忠诚不为动，盖深德之也。

贪官污吏传

[民国]佚 名撰 崔玉华整理

《贪官污吏传》，记清权臣明珠、和珅等贪赃枉法事。共收贪官污吏二十余人，有瘅恶戒世之意。其中记清末焦滇因私通日本旅馆女而沦为高级间谍一事，极有史料价值。

据民国《满清野史丛书》本标点整理。

明 珠

明珠，字纳兰，于康熙戊午迄戊辰，十余年间，权势最盛。是时镇定三藩，干戈将靖，明珠为满首相，与汉首相杜定德等同尽赞襄之力，故世祖恩眷颇优。尝以御书大轴赐之曰："朕万岁余暇，留心经史，时取古人墨迹临摹，虽好慕不衰，然未窥其堂奥，岁月既深，偶成卷轴。卿等佐理勤劳，朝夕问对。因思古之君臣，美恶皆可相劝，故以平日所书者赐卿，方将勉所未逮，非谓书法已工也。"又于壬戌上元节，因海内乂安，时当令序，特宴大小臣工于乾清宫，赋诗纪盛，明珠亦与焉。次年上元节，复赐宴，且获赏马匹。甲子冬，世祖初下江南，明珠为扈从，凡苏州之虎丘、镇江之金山、江宁之雨花台，皆为踪迹所至，故其遗闻轶事，江南人犹有能道之者。

盖明珠之为人也。性狡猾，貌慈善。见人辄用甘语柔颜，以钩探其衷曲，当时为所笼络者不鲜，满臣如佛伦、葛思泰、傅塔腊、席珠，汉臣如余国柱、李之芳、熊一潇等，皆是也。其纳贿之铁证：凡督抚等官出缺，必托人辗转贩卖，满其欲壑而后止。故督抚等官愈剥削，而小民愈困苦矣。又康熙二十三年，学道报满后，应升学道之人，率往论价，九卿选择时，必承明珠之风，任意派缺，缺皆预定，由是学道亦多端取贿，士风文教为之堕地矣。顾明珠之贪婪如是，世祖未尝不知之，曾语珠曰："居官清廉，如于成龙者甚少。全才未易得，但能于性理一书，稍加观览，则愧怍之处甚多。虽不能全依此书以行。亦宜勉强研求，明晰理义。"盖因其嗜利无餍，故言于成龙以励之也。惟明珠卒不悟，未几，言官郭琇弹劾之，遂罢大学士职。

或曰：明珠虽以贿罢，而生平驭下极严，以故手操政柄时，凡属家奴，无敢为城狐社鼠之行者。其法，广置田产，命诸奴分主之，厚加赏赉，使人人自足，而严禁其干预外事。又立主家长一人，综理家政，诸奴有不法者，许主家长立毙杖下，即幸免而被逐，亦无他人敢容留者，曰"伊于明府尚不能存，况他处乎？"故其下皆戢戢奉法惟谨。明珠之后嗣，尝以奕世富豪，为满洲世家冠。至裔孙成安，因忤和珅坐法，籍没，所庋珍宝，有为天府所无者。世人以此事证《红楼梦》一书为演明珠之家事，则误矣。盖成安籍没时，距明珠执政已及百年，其时代迥不合也。

和 珅

和珅，籍隶满洲正红旗，以官学生至銮仪卫当差，为舁御轿者。会高宗将出，仓猝求黄盖不得。高宗云："是谁之过欤？"各员瞠目相向，不知所措。和珅应声曰："典守者不得辞其责。"高宗见其仪度俊雅，声音清脆，乃曰："若辈中安得有此解人？"问其出身，则官学生也。

和珅虽学问浅薄，而四子、《五经》，则尚能记忆。于舁轿行走时，高宗详为询问，凡所答，俱不谬，遂派总管仪仗，升为侍卫，擢副都统，寻迁侍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专宠用事。旋由尚书授大学士。盖自乾隆四十二三年以后，向用益专，其子丰绅殷德，复借尚公主，而权势愈薰灼矣。

和珅性贪黩，征求货贿，皇皇如不及。各省督抚、司道，畏其倾陷，不敢不輂货权门，以为奥援之结。虽是时阿桂以元勋上公为枢府领袖，然十余年中，恒奉命赴各省，或治河，或赈灾，或查案，南北奔驰无虚日，和珅得潜移政柄，行文外省。凡有折奏，并令具副封，先白军机处。专政既久，吏风益坏，酿成川楚教徒之变。和珅复任意稽查军报，并令各路统军将帅虚张功级，以邀奖叙，而己亦得晋封公爵。且于核算报销，严索重贿，以致将帅不能不侵克军饷，教徒且愈剿愈多，几有不可收拾之势。

嘉庆四年春，高宗殂，和珅被言路广兴王愈孙等列款纠参。越五日，即夺职下狱。又十日，赐自尽。厥后

查抄家产，由定亲王绵恩奏呈，查出朝珠一挂。仁宗阅之，谓正珠，朝珠，为乘舆服用珍物，岂臣下所应收藏？深为骇异。据奏称曾询之和珅家人，供称和珅日间不敢带用，往往于灯下无人私自悬挂，临镜徘徊，对影谈笑，其语言声息低，即家人亦不得闻悉等语。此种情况，竟有谋为不轨之意。若此事败露于正月十八日以前，即不凌迟处死，亦当予以大辟。今已赐自尽，幸逃显戮，姑免磔尸。伊子丰绅殷德着革去伯爵，赏散秩大臣衔，当差行走。绵恩等能细心查出，使和珅逆迹不至掩覆，办理甚为认真，均著交部议叙。未几，广兴由给事中擢左副都史，旌其纠劾和珅之功也。

和珅伏诛时，谕旨谓其私取大内宝物，此实录也。当孙士毅(谥文靖)归自安南，待漏宫门外，与和珅相值。珅问曰：公所持何物？士毅曰：一鼻烟壶耳。索视之，则明珠一颗，大如雀卵，为雕琢而成者。珅赞不绝口，曰：以此见惠，可乎？士毅曰：昨已奏闻矣，少选，即当进呈，奈何？珅微哂曰：与公戏耳，公何见小若是。阅数日，復相遇直庐，和珅语士毅：昨亦得一珠壶，不知视公所进奉者为若何？持示士毅，即前日物也。士毅方谓由大内转颁，徐察之，实无其事。乃知和珅出入宫禁，遇所好者，径携之出，不復关白也。其得宠之专如此。

宫中某处陈设有碧玉盘，径尺许，高宗所钟爱者。一日，为七阿哥所碎，其弟成亲王曰：盍谋诸和珅，必有以策之。于是同诣珅，述其事。珅故作难色曰：此物岂人间所有？吾其奈之何。七阿哥益擢，失声哭，成邸知珅意所在，因招至僻处，与耳语良久，珅乃许之。谓七阿哥曰：姑归而谋之，成否未可必，明日当于某处相见也。及期往，珅已先在，出一盘相示，色泽尚在所碎者上，而径乃至尺五寸许。成邸兄弟感谢珅不置，乃知四方进物，上者先入珅第，次者始入宫也。

江苏吴县有石远梅者，业贩珠，恒怀一小箧，锦囊緼裹，赤金为丸。破之，则大珠藏焉，重者一粒值二万金，次者值万金，最轻者犹值八千金。士大夫争赎之，惟恐不得。问所用，则曰：将以献和中堂也。中堂每晨起，恒服珠，故心窍通明，过目即记，虽一日之内，诸务纷沓，而胸中了了，不少遗忘。珠之旧者与穿孔者，服之，皆无效。故海上采珠之人，不惮风涛。今日百货，无如此物之奇昂者也。

富勒浑

世皆称旗人无廉耻，恒为劫盗以掠人物，或为娼妇以诱人财，盖由八旗生计日蹙使然耳。观礼亲王《啸亭杂录》云："近日王室蕃衍，人仕者少，食指繁多，每患贫窭，为不法之事，累见奏牍。"噫！宗室犹如此，而非宗室者更可知矣。然未有始为显宦，终为乞丐者；有之，自富勒浑始。

富勒浑，旗人也，乾、嘉之际，任某省制府时，僮仆姬侍服饰饮食好玩之物，日费不赀。及和珅败，制府亦牵累罢官，居京师数年，穷窭不堪，至乞食市上。王公贵人，皆严绝之，惟大兴朱文正公珪戒阍人勿却，每旬日必一至，文正辄手持青蚨二百赠之。一日，制军又至，适书室无人，遂窃取小镜怀之而出。值室之仆人，遍索不得，乃问他仆，他仆喧言制军顷实来此。文正命勿索，且戒勿声，如再至者，惟伺候侍茶，毋令独在室中而已。或曰："人生实难，古人奢侈逾度，势穷则死。"若富勒浑之寿，不如其速死也，尚苟延残喘何为哉？

牛 鉴

牛鉴于道光戊戌(十八年)五月以服阕为江苏布政使，已亥(十九年)六月擢河南巡抚，辛丑(二十一年)九月又升两江总督，二三年间，官阶叠晋，势位崇隆，而其贪财误国之罪，亦于是时始。

盖英人义律，以要索香港不成，于南洋沿海岸一带，已大肆骚扰，陷广东之虎门，而关天培等阵亡，陷浙江之定海，而葛云飞等阵亡。所恃者长江下游之宝山，或能善为筹防，聊以固我圉耳。乃至壬寅(二十二年)四月，驻守吴淞口之淞江提督陈化成闻乍浦失守，江浙骚然，飞告牛鉴，请益兵，以资严备。时牛鉴驻师上海，答言有河南、徐州、江宁兵三千，藤牌八百，陈提督遂恃以无恐。迨五月初旬，英舰由外洋探水而入，牛鉴方自沪至淞，见之，作惊疑状。陈提督亟慰藉曰："毋恐，外洋所恃，不过枪炮。某经历海洋五十年，此身在炮弹中人死出生者屡矣。今日火攻，颇有把握，愿以身当之。苟得挫其锋，援兵一鼓而进，英兵不足平也。"牛鉴意稍定。次日，英舰果入口，陈提督麾令开炮，首击沉其火药舰一，又中其象鼻头桅之战舰三，毙其兵凡三百余。英舰势却，绕出小沙背。适牛鉴统兵赴较场，军士皆呼跃，战益奋。须臾，英司令官由桅顶瞭见牛鉴舆，突飞炮注攻，逐其左右队而击之。徐州兵先溃，河南参将陈平川遂以藤牌八百拥牛鉴回城。牛鉴弃冠遁走，令一卒坐其舆，伪为制军状。英兵遂登陆，绕东炮台而西。时守备韦印福等守西炮台，力死战。陈提督见军无后援，抚膺顿足曰："垂成之功，败于一旦，制使杀我矣！"遂中弹，喷血死，是时江浙士民为之谣曰："一战甬江口，督臣死，提臣走(督臣谓裕谦，提臣谓余步云)。再战吴淞口，提臣死，督臣走(提臣谓陈化成，督臣谓牛鉴)。"盖丑牛鉴之不如裕谦也(陈化成死后殓于嘉定之关帝庙)。

英兵既陷吴淞，乘胜溯长江而上，复陷京口(镇江之旧名)，驻防旗人，无男女少长皆被屠，遂逼金陵之下关。此六月间事也。时牛鉴方自沪逃回，沿江告警，一日数惊。牛鉴不谋江上之守，惟假危言以胁朝廷。观其奏词谓形势万分危急，呼吸即成事端。既铺张钟山架炮之事，又言事若不成，即遣人前挖高家堰。道听之语，不知传自何人，而任意指称，以效腐鼠之吓。牛鉴之罪，上通于天矣。迨白门和议既成，耆英、伊里布皆署名，独牛鉴屏不与，其故不可深长思耶？

世称牛鉴甫至上海时，即有为英人作说客者许酬以重金，而撤邑淞之防，牛鉴密允之，惟惧为陈化成所

觉，故佯出视师。及见炮弹逼近坐舆，乃亟走。当时虽有百陈化成且无能为力，而况仅一陈化成乎？及英舰既抵观音门，将士等犹愤愤请决一战。牛鉴止之曰：“虎须未可捋也。”洎乎廷旨令耆英由浙赴宁，商议和约。牛鉴惟引领东望，日遣人探问耆相到未，盖其心已沈溺于间金中，而封疆重事，已置之度外矣。语云：“贪人败类”，殆牛鉴之谓欤？

厥后文宗但责其毫无准备，糜饷劳师，褫其职，置之法，而不及于贿，故后人无知其贪者（牛鉴自宝山逃至嘉定，其仆从尚多，曾向嘉定人言牛鉴得赃事甚详）。

崇勋

崇勋，清光绪初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也。受任未久，即人言藉藉，有谓其凡遇城坊诸事，多所干预者；有谓其于城坊公事，每唤司坊官到其私宅授意者；并有令司坊官将所托之事转达巡城御史，经巡城御史拒绝者。空穴来风，非同市虎，崇勋之请托干求，其不职可概见矣。

虽然，以贫苦旗断一跃而列诸台谏，安得不嗜利？既嗜利矣，安得不干预外事？此殆居京之旗人所同然，不必专责崇勋也。惟有一事，为他人所不屑为，而崇勋竟靦颜为之，不顾旁观之齿冷者，则如为开张之店铺挂红事。

盖正阳门外之鲜鱼口，亦一热闹处也。有某巨商，创永顺乾洋货铺于此，崇勋知之，谬与殷勤，于是永顺乾之匾额招牌皆为崇勋书，见者已斥为不类。迨光绪七年时，永顺乾开张之第一日，崇勋为之褂红矣；有顷，又往贺喜张罗矣。以风宪大臣而甘侪于商肆，台班扫地，实自崇勋始焉。

时有给事中邓承修者，性亢爽，尤敢言，见崇勋之所为，心实耻之，乃胪举其卑鄙之状陈于朝廷。因命广寿、阎敬铭按之。得实，遂褫其职，以为不守台纲者戒。

奎俊

水旱偏灾，何处蔑有？灾告，则督抚以下各官急筹款以赈之，甚则国家发帑开捐以赈之，所以重民命也。食赈者，类皆极贫之民与乞丐等耳。稍好，粜之而已。夫稍好尚不食赈，岂有以总督大员而食赈者乎？有之，则自奎俊始。奎俊之督川也，以成都知府阿麟为鹰犬，多行不义，阴济其贪。驯至吏治不修，酿成拳匪巨患。迨壬寅秋，开缺回京，食赈银至五千两，派船价银五千两，而贪乃显著。先是，光绪戊戌、己亥间，山东大灾，天下奉旨筹赈，四川官绅集捐甚巨，其时赈款解司，不收入库，皆交山西巨商蔚长厚代收，除汇往山东外，存赈款六千数百两。奎俊将启行，数以己之贫苦状告新任川督及藩臬两司。臬司曹穗，奎俊之私人也，与藩司员凤林、藩幕宾沈荫余商之，乃提山东赈款五千两作为新任川督司道等之赆仪，又令成都、华阳两首县，函派沿江自彭山至巫山二十州县共出船价五千两，合成万金，以与奎俊，奎俊笑纳焉。由是人咸知奎俊之贪，且于其握督篆时，阳令阿麟为首府，阴实恃为爪牙之故，益昭然若揭矣。虽然，曹穗等之提山东赈款也，其计亦甚巧，先于西商协同庆借红票银赠行，后于蔚长厚拨赈款银还之，即其派州县船价也，不用藩臬出名，而令两首县一方函派，一方垫送，以为如是则弥缝无迹，当不复有发其覆者。岂知借红票、提赈款有簿可稽，派船款、收银两有函可证，此断难一手掩天下人耳目也。自庚子以后，海内困穷，半由顽固疆臣酿成巨患、赔赏兵费所致。乃奎俊既酿巨患，又吞赈款，可谓贪馋无耻之尤矣。

崇礼

崇礼本姓蒋，由郎中贿充粤海关监督，缺之肥者也。期将满，肆其夤缘手段，得连任，括银数百万两（其仆王姓且拥资数十万，其主可知）回京。数迁，得大拜。其居处之宏丽，都中人皆见之。

光绪庚子，北方拳乱作，联军入京师。崇礼之宅，为奥军所据。崇礼不敢出都，日在宅之后院哭泣，目尽肿，其心不独以鹊巢鸠占为忧，盖恐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故耳。

已而和议成，两宫返，崇礼居然以临难不逃，获宫眷颇优，旋以予诰大学士卒。予谥文恪，入祀贤良祠。某日，行入祠典礼，世续、荣庆、载涛、载搂咸与其役，观者至为之啧啧称异不置。然迹崇礼一生事业，他无所长，惟善搜括，粤人谥之曰“贪夫”，如清廷祀之为“贤良”，此当时之为大臣者，所以日奉崇礼为师，而国亦几于不可救也。

瑞洵

瑞洵曾充驻藏大臣，不能得藏众心，英人多鄙夷之。旋以赃败，革职，寓居京师之得胜门内，拥多金，挟美姬，泰如也。

诸姬中有玉燕者，最幼而最宠，其母王李氏旦夕入瑞宅，名为探女，实则销纳赃物，与门者贿通，已非一日，而瑞洵不知也。无何，王李氏与门者不谐。某日，氏自内出，门者搜之，得股票字画等物，禀于瑞洵，指为私窃。瑞洵命拘至内城警厅幽之。事为玉燕闻，大发雌威，批瑞洵颊，哭詈曰：“何物老糊涂，敢指吾母为窃！是区区者，余畀之也。汝既送彼至厅，吾亦从此逝矣！”披发曳衣出。瑞洵惧，跪而留之。怒未已，瑞洵又呼告密之门者至，痛挟之，按其项作叩头伏罪状。别传一门者令至厅出王李氏于狱，车载以归，事始寝。语云：“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瑞洵必遇玉燕，则赃物始可销亡，亦此理欤？

刚毅

刚毅一生，外任封疆，内入军机，主眷优隆，一时罕见，卒以拳乱之事，列入罪魁。其行事为世人所知，予故不传，独志其轶事焉。

自甲午战后，赔款大增，财政奇绌。荣禄一意练

兵，苦军需之无所出也，密奏派刚毅赴两江、两湖、两广、闽、浙等省大肆搜括，除常款外，无公私悉取之，岁得千数百万，海内骚然。

虽然，此犹托为公家所取者耳。而饱入私囊者，乃不可胜数。盖回京之时，箱笼等物，至数千件。道旁观者皆曰："此中悉累累黄白物也。"其贪鄙无耻盖如此。

方由京南下也，正在戊戌政变后，是时各省所设公私学堂，皆由热心兴学者组织而成。惟刚毅以仇视康梁之故，凡见学中有迹近新党者，务摧锄之，不遗余力。车辙所至，弦诵寂然，豪杰为之夺气。其顽固不化又如此。

尤可笑者，张之洞时任江督，刚毅至，南皮延入花厅。升座，与谈论，刚毅方口若悬河，吐其胸中之腐气，而南皮已鼾声大作矣。在春秋高者类如此，而刚毅以为侮已也。暂报之。故复命时，备言南皮老惫不任事状，盖犹廉颇"三遗矢"之意耳。由是罢南皮江督职，又不令赴鄂督任。盖恩眷之衰者凡几年。

至刚毅在军机时，适四川奏报剿番获胜。一折中有"追奔逐北"一句，刚毅览之，拍案大怒，谓川督非胸无宿墨者，何荒谬至此，奏折可任意错误耶？拟请传旨申饬。众诧而问之，则曰：此必"逐奔追比"之讹。盖因番人奔逃，逐而获之，追比其往时掠得汉人之物耳。若作"逐北"，则安知奔者之不向东、向西、向南，而独向北耶。常熟翁同龢时未出军机，忍笑为解其义，刚毅终摇首不为然。嘻，满人识字本有限，然未有不学无术如刚毅之甚者。以是人而跻显要，其不偾事者几希。

苏元春

苏元春，武职中之贪者也。为广西提督时，恒孳孳于滇之盐井、粤之盐田、湘桂之田亩房屋，若军事如何，有所不暇计者。迨光绪壬寅、辛卯间，广西之乱作，而元春乃不免于罪。

初，驻于龙州之军凡二十五营，营各五百，统计万二千五百人，岁糜饷五千余万金，以边防重要，清廷亦不之惜也。迨元春至，遂以缺额克饷，为自饱私囊计。饥军乏食，有脱巾狂噪势甚汹汹者。元春无以应之，则潜令恃打单而生活，而广西益以多盗闻。

盗之起也，始犹明火执仗，继则白昼横行，其穿军衣者不可胜数。匪党知其治军无状，于是以饥荒为藉口，而乱亦从此兴矣。

虽然，发难之初，亦仅零星小股，非有金田洪、杨之胸怀大志者也。设握兵之臣迅扑灭之，亦甚易易。惟元春以克饷之故，不得不纵兵；以纵兵之故，不得不庇匪，遂使祸作于边军。毒流于全省，兵匪既无所分，剿抚两难得力。周树模闻而劾之，清廷令岑春煊严查，廉得其实，始革元春职。旋又械至京师，欲诛之，法人为之请求，乃处禁锢。

庆宽

庆宽，本名赵小山，幼即研究画术。及长，益工，尝绘《颐和园全图》，为醇贤亲王奕譞所赏，即进献孝钦后，后亦以为美，赏给二品顶戴，与管幼安之绘孝钦相而得奖同。

已而投旗籍，以郎中司柴炭库。故事，每交冬令，内监俱向司库者索柴炭以御寒，至是，循例向庆宽索。庆宽靳不与，群谮之于德宗前，又授意某御史列款纠参。庆宽惧，浼人说项。内监知其多金，必欲献三十万方寝事。庆宽无策，而革职查抄之旨下矣。是时，庆宽以吝小费而兴大祸，自分必入囹圄，被永弃，乃哀求于某相。某相颔之，乃入请于德宗，谓庆宽为醇贤亲王赏识之人，父功之，子罪之，毋乃不可乎？且彼实无大罪也。德宗以朝旨已出，万难收回成命，乃许为徐图之。

未几，庆宽以极意夤缘得复职，出任江西盐法道。江西为著名产瓷地，庆宽至此未久，即遣人采购瓷品多种，价值约十余万金，运入京华，分赠于邸第相府，以为酬劳之具。庆宽之为人也，小有才，善运动，喜逢迎，都人士类能道之。第观其蹶而复起，概可见已。

贻谷

贻谷工心计，善殖财，家本素封，光绪壬寅、癸卯间，为绥远城将军，兼督办垦务大臣。尝以能为蒙旗开辟利源自负，故其扩充办法之奏词，有曰："清旧垦，招新垦，恤蒙艰，定限期，筹经费，预储备"者，罗陈二千余言，听之，真若可信。迨为归化城副都统，文哲珲弹劾其败坏边局，欺朦取巧，蒙民怨恨状，而贻谷之贪残始尽情毕露。盖清廷之放垦于蒙地也，意在开荒备边，非攘夺蒙民之地而图其利。乃自贻谷既视为利薮，凡藩部边民大局，悉置不顾，惟日用斌仪、景褆、通泰等诸小人，苛索巧取，以官地垦局，而假立公司之名，辗转渔利，饱其私囊，于是垦局之名誉堕地。不宁惟是，有丹丕尔者，内蒙古之台吉也，贻谷既纵兵焚杀其一家五命，复罗织成狱，以丹丕尔置诸重辟。狼心毒手，世无其伦。且又需索蒙旗，扣留荒价，拣放官缺，批索银两，开设店铺，与民争利，剋扣兵饷，几激成变，此皆贻谷贪残之实事也。顾发觉以后，查办之鹿传霖绍英，既廉得其实，山西巡抚宝棻复奉命派员至绥远，收取公司之私产，店铺之货物，以备抵浮收蒙民及报销不实之数百万金。按诸国法，非将贻谷诛戮之，亦当永锢狱中，以为天下后世之贪残者戒。不意羁绁仅三年，而于宣统辛亥春，喧传贻谷有出狱事。

或曰，贻谷之出狱，郭祥林之力也。祥林本一伶工，往来贻谷宅有年，尽悉其家事，嗣见贻谷被羁久，终不免于一死，遂为之运动权要，以开一线生机。及贻谷出狱后，不念其生我之恩，反以串人劫财为言，而下祥林于狱。要之，祥林之果否劫财，亦为一时疑案。惟贻谷既负赃而出狴犴，复抗旨而敢逗留，明系出于贿赂之力无疑也。嘻！目无国法之一贻谷如此，无数之贻谷，遂接踵而起，宗社安得不墟哉！

焦滇

焦滇原籍山西，其父贾于云南时所生，故名曰之

滇，昆池其字也。性阘弱，寡廉耻，一见即知其非佳士。光绪乙巳八月，山西陆军学堂考选出洋学生，滇亦与其列，乃派送至日本，由驻日公使保送入振武学校。卒业后，以私通旅馆女（此女姓松本，名铃子，其父名松，居东京王子町一百四十二番地，日本对清实业家男爵涩泽荣一氏之花匠也。其妹荣子，为王子制工社会之女工。焦滇与此女通后，生一子，时山西同乡以人言啧啧，名誉攸关，乃劝作为正妻），不愿升入士官学校（因陆军士官学生，不能在外留宿），乞监督改送测量学校。焦滇固深于算学者，遂得优等卒业。厥后，由同学陈锦章介绍赴奉天，充东三省测量总局科员，同事均无不识之。惟焦滇汉文稍通，故往来密函，均出其手。

焦滇由日本濒行时，曾寓陆军省勋章局官陆军大尉某日人家约半月，及为东三省测量总局科员后，某日人托其代觅东三省详细地图，并函催其迅为之。焦滇即函覆云："去岁所言者，现已略具端倪。惟长春地图，正在修理之际。其他地图，不日亦可告竣。"并谈及东省时局及东督把持政策，洋洋数千言，遣人送至讲武堂某日人处。某日人适外出，由督队官代收。嗣因信纸过多，私启阅视，大惊骇，随将原函交讲武堂刘总办核夺。刘以此事关系重大，又须保守秘密，随至督练处请示办法，并将原函呈阅。参议刘一清阅毕，大震怒，给焦滇至督练处，追询此事。焦滇始犹坚不承认，刘将原函宣读之，焦滇即变色，随由管云臣总办令下于狱，而亲赴锡督处请示办法。闻焦滇在狱中，有绝命词数首云："悔觅封侯绝塞边，燕京西望恨绵绵。而今何处堪埋骨，梦到榆关马不前。""吟卷长歌偶曲肱，依稀儿女笑同衾。窗前鬼卒一声叱，剩得残灯半灭明。""辽海胥涛夜夜来，灵魂凄绝断头台。将吾恨骨埋东土，东土虽亡骨不灰。""历尽风波数十年，飘蓬断梗几辛艰。沈阳偶印泥爪迹，祸变无端降自天。""宴罢归来笑语嬉，娇妻稚子一庆围。鹃啼惊破鸳鸯梦，谁识今朝诀别时。""阴风冷雪逼寒衾，巡更窗前叱咤声。项羽歌残垓下曲，囚人永夜卫兵营。"

嗣锡良以事关泄漏军情，关系颇大，一面飞咨陆军部请示，一面札交特别审判厅严讯。旋经军法会议，研讯确实情形，录供呈由锡良咨部，请示定罪。旋得部覆，准就地正法，正法之后，日妇将其所有尽行捆载，携带其子飘然而去。仆人吴玉昆哀求某总办赏给葬费银二十元，缝其首级，葬于山西庙后义冢，率同焦滇五岁子亚江、三岁女英儿痛哭坟前。事后，张人骏暨江南军界曾请将焦滇之身装于玻璃药水瓶内解至上海，陈列博物院，以供众人浏览，且藉以寒卖国奴之胆云。

梦蕉亭杂记

[民国]陈夔龙撰　周　琪整理

《梦蕉亭杂记》,清末民初陈夔龙撰。陈氏为晚清重臣,历任河南巡抚、江苏巡抚、四川总督、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职,洞悉朝政机要。该书所记,多系"事变所经,纪载翔实",其中"于光、宣两朝朝章国故与其治乱兴衰之数,言之綦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据民国刻印本标点整理,参考了其他版本。

卷　一

虫声四壁,皓月在天,庸庵居士与儿辈纳凉于梦蕉亭。花阴深处,默数年华,忽忽已六十八甲子矣。后此之岁月如何,天公主之,诚不敢自料。而前此一生之经历,暨耳所闻,目所见,虽无可述,亦有足资记忆者。爰成随笔若干条,命儿子昌豫录之,名曰《梦蕉亭杂记》。宣统三年后甲子年七月十三日也。

余生平百无一长,所堪自信者,律身惟一"俭"字,治事惟一"勤"字,待人惟一"恕"字。克勤克俭,大禹所以传心。"恕"字,终身可行,又吾夫子自勖,并以勖弟子者。圣贤功业非所敢期,但得其绪余,亦可以饬躬行而经世变。小子识之。

自惟由少而壮,由壮而老,无日不在怵惕惟厉中。甫届八龄,严亲见背,茕茕在疚,惟孀母是依。是为余孤苦时代。弱冠幸登贤书,南宫累次报罢。幸而获售,已近中年。埋首郎潜又十余载。自分冯唐白首,巷遇无期。是为余沉滞时代。厥后遭际时会,擢授京尹。督漕一稔,遂抚汴吴。未绾蜀符,旋移湖广。今上初元,复拜北洋之命。不知者群诧官符如火,实则受恩愈重,报称愈难。夫变每生于不测,而祸旋中于所忽。积薪厝火,岂敢谓安?是为余忧患时代。国变以来,侨居沪渎,乡关万里,欲归不得。末疾纠缠,已逾十载。桐悲半死,杨岂生稊。是为余衰病时代。自兹以往,未之或知。佛法谈过去身与未来身,究不若现在身迹象可寻,非同向壁虚造也。

辛丑简任漕督,移抚汴吴,升督湖广,遂领北洋,前后十年。时抱栗栗之惧,而不愿居赫赫之名。所可以自慰者,厥有三端:一不联络新学家;二不敷衍留学生;三不延纳假名士。衙斋以内,案无积牍,门少杂宾,幕府清秋,依然书生本色。连圻僚友,有讥余太旧者,有笑余徒自苦者,甚有为以上诸流人作介绍者,均一笑置之,宁守吾素而已。

人生科名为一事,禄位又为一事。余年十九捷贤书,业师谭紫垣先生(讳元奎,道光甲午举人),精子平术,谓余乙年既中乙科,丙年必中甲科,连捷可卜。讵丙子会试榜发,荐而未中,沉沦十载。至丙戌,岁仍逢丙,始克释褐。当殿试之前,李苾园少詹(后官礼部尚书)约集同乡诸同年,于寓斋习书大卷,虽不能工,较诸君子未敢多让。讵传胪日,赵仲莹同年居然大魁,苾园之从弟小洲同年(名端棨)、家松珊兄,均列二甲,入翰苑,而余以一字之误,竟置三甲,以主事用,签分兵部。京师习惯,以吏、户二部为优选,刑部虽瘠,补缺尚易,工部亦有大婚、陵工保案,以冀捷获,惟礼、兵二部为最苦。礼部尚无他途杂进,依然书生本色,最次莫如兵部员司,以常年测之,非二十年不能补缺。苾园少詹深惜余不入词馆,又以戎曹无可展布,叹余有才不遇。良朋知己,迄今铭感。讵事出意料之外,甫十年,余已补缺,又五年,遂升京兆,持节漕河。匪特同乡赵、李诸君望尘不及,即丙戌一榜同年,置身青云,亦未有如余之早者。然余仕途升阶,仍系拾级以进,初无躐等之获、捷径之干。此无他,时会不值,则一第如登天之难;遭际适逢,则八座如拾芥之易。其中殆有天焉,非人世恒情所能揣测者也。

京官得缺早迟,均有定数。丙申年五月,随荣文忠公(时为兵部尚书)赴津查办事件。公余茗话,公问余年几何,补缺约计何时。余对曰:"行年已四十,到部亦十年,叙补名次第八。即每年出缺一次,亦须八年始能叙补。恐此生以冯唐老矣。"公云:"观君骨相气色,五年内必有非常之遇。而部中补缺例须计俸,未可躁进。"相与吁叹久之。讵五月杪,事竣还京,司吏来告,余名已列第三。迨至七月杪,竟列第一。八月缺出,居

然顶补。缘同曹诸友此数月中，有丁艰病故者，有请假告养者，并有改官外省者，纷纷离部，不啻为我前驱，宁非奇事！讵不一月，又有缺出，各堂以余升补，为他友巧于营谋，以势力攫取去，余姑让之。厥后，某友一帆风送，洊升苏藩，而余适由汴州调抚江苏，转临其上。某友来谒，追维往事，颇有惭色。余则下车一揖，倾盖如常。前尘昔梦，久已忘之矣。

吾乡丁文诚公宝桢督蜀时，唐鄂生中丞炯以道员在川候补，一见待以国士，倚任极专。薛云阶尚书允升，时升任成绵道，未履本任，改署建昌。尚书不悦，且疑中丞甚之。不数年间，中丞超擢云南布政，洊升巡抚，尚书亦入为刑部侍郎。甲申法、越之役，中丞防边失利，拿交刑部治罪，部定斩监后，秋后处决。合肥李文忠、湘阴左文襄暨文诚公，均密保人才可惜，请旨弃瑕录用。不报。丙戌冬至前二日勾决，届期同乡亲友预为中丞备办身后各事。是日，天未黎明，余往行刑处与中丞诀，深虑天威不测也。时张文达公之万为刑部尚书，薛为左侍郎，仁和许恭慎公庚身为右侍郎。恭慎现官军机大臣。定例，每逢勾决，由右侍郎监刑。恭慎驰往菜市口候旨。中丞蒙恩免勾，发往云南，交岑制军毓英差遣。尚在菜市口席棚，静候发落。比时部中司员，以事非恒有，无旧例可寻，竟乏办法。恭慎谓，左堂系刑部老司员出身，必谙例案。所居老墙根，又与菜市相近，嘱往请示。尚书亦依违其间，故作不解，所司不得要领，回白恭慎。姑令带回刑部，再作区处。中丞惊魂甫定，久识狱吏之尊，只有随从到部。讵至狱门，提牢厅不肯收受，谓系加恩发遣之员，岂能再行入狱？而此外无栖身处。中丞在狱已二年余，狱中房间颇精洁，坚欲进内居住。纷纷扰扰，日已将夕。所司各员由丙夜将事，至于日昃，疲惫不堪，均不顾而去。卒徇中丞请，暂宿狱内。刑部司员办事卤莽至于如此。翼日余到兵部，忽见刑部差役持公文解送中丞来署，听候发遣。余商之所司诸友，作何处置，佥云："军流等犯，例由兵部发遣。中丞系交滇督差委，并无罪名，兵部不能过问。"余本此意，晓谕刑部差役，令持原文回部销差。并伴送中丞回其世兄住宅。中丞谓："薛云阶为刑部老吏，此事一定手续，彼岂不知？乃故作痴聋，任所属司员作弄，使我难堪。渠不过挟前在蜀中未经到任之嫌，以为是我作祟。其实彼缺为丁道士彬占据，与我何干！"言极悻悻。厥后，由刑部六堂具一公函，交中丞赍往滇省投递。中丞行至中途，奉旨赏巡抚衔，督办云南全省矿务，持节入滇。前项公函大可付之洪乔已。

京师为官产地，王侯第宅、文武衣冠足为软红增色。第有三种人不易浃洽，余敬而远之：一曰翰林院，敝貂一著，目中无人，是谓自命太高；二曰都察院，风闻言事，假公济私，是谓出言太易；三曰刑部，秋审处司员满口例案，刺刺不休，是谓自信太深。姑以刑部论，犹忆大凌河马厂舞弊一案，上驷院员司受贿，经言官参奏，旨交刑部严审。该部以案情重大，请派大臣会讯。奉派兵部尚书荣禄、工部尚书许应骙，会同刑部审讯。文忠公派余与濮君子潼、裕君厚筠；庵师派端君方、何君乃莹、丁君象震为随带司员，前往刑部会讯。刑部承审此等钦案，均在秋审处。该处设提调四员、坐办四员，由堂上点派数员，与他部随带之员公同办理。彼等自谓熟谙刑律，动目他人为隔教。余到部后，调集全案卷宗，逐细研究。案中牵连拖累不下数十人，锒铛满庭，景象极惨。而最要关键，则全在上驷院受贿之某司员，一经承认，全案即可结束。讵熬审十数次，该革员挟有护符，一味狡展，坚不吐供。秋审处部案累累，每日提审时许，即须带回收禁，腾出法庭，办理部中案件。计奏派到部已月余，讯供毫无端绪，心窃忧之。四月初八日，余到秋审处，所司阒无一人，仅有茶房、皂吏看守。询知是日佛诞，阖署司员例放假一日。正徘徊间，端君午桥亦至。余谓："来此会审，业已月余。刑部员司问案，专讲例牌子，吾辈不便多发言。盍乘今日诸君不在坐，提出该革员一讯，剀切权劝谕，或可得其口供。"午桥谓然，立命皂役带案。往日均系跪讯，兹特设矮坐。告以吾辈同在部院当差，均有寅谊。不幸执事偶缘疏纵，致罹法网。但应得罪名，决无死罪可科，至重亦仅军流。明岁即逢恩诏，应赦条款即须颁出。此日一经承认，案即议结。虽须往军台一次，转瞬即援恩诏释回，于执事为甚便。而此案拖累之数十人，即可先行发回，免使瘐毙诏狱，是执事之阴德，尤可为子孙造福。倘坚不承认，借以拖延岁月，万一颁发赦诏后始行结案，机会一失，永无遇赦之日矣。该革员初仍狡执，继沉思不语，卒乃慨然曰："今日蒙承审大人格外优待，不视我为阶下之囚。谕我之言，准情入理，令我感激。看在承审大人面上，我招了罢。勿论斩、绞、军流，我不怨就是了。爰命承办吏录供，交彼画押讫。积月难取之供，顷刻而定。余与午桥私幸今日不虚此行。讵翼日晤刑部诸公，谓此案得两君劝令画供，甚好；惟供中所叙情节种种，与例不符，难以入奏。须重加审讯，录取正供。所言甚辩，只好听之。宁知渠等以犯供由吾辈取出，未经参预，于面子攸关，故作挑剔之语。卒之，并未提审，即照原画口供结案，只奏稿由渠等拟定，余亦不愿主此稿也。刑部积习，于此可见。此后余由郎中径升四品京卿，幸不与科道较资俸。庚子考差，临点不到，亦不愿与翰苑竞骁征。始终对此三等人，敬而远之而已。

余不入翰林，与玉堂诸君绝少往还，知其难于应付也。第有一事极琐细而颇足增阅历者；平远丁文诚公宝桢，与朝邑阎文介公敬铭道义论交，老而弥笃。光绪乙酉，余在文诚西川幕府，以计偕北上。文诚谓京师众正盈庭，朝邑尤副物望，到京必须往见。余遵谕拜谒，极蒙奖借。未几，文诚在蜀病逝。公子慎五观察（后升粤藩，护理桂抚）嘱余往谒文介，乞为文诚作墓志铭。文介允之，并谓可请曹竹铭殿撰篆盖，王可庄殿撰书丹。均各允诺。文介墓志稿撰就，由余持交可庄书楷。迩时京师刻工以琉璃厂西门翰文斋为第一，文介嘱交翰文镌刻。讵可庄忽来言，昨到翰文斋，见彼所刊成之

字，与其笔意不合。凡所书铭石，必须厂东门龙云斋刻工方好，可否改延龙云刊刻。如不照办，请将所书者撤回，另请竹铭书丹，自改篆盖。谈次极其激烈。当徇可庄之请，商之翰文，令转交龙云刊刻。翰文不允，谓此碑石见方二尺六寸，京师少见，此石运入铺内，费十余人之力，哄动全厂。今若送往他铺，面子上殊为难堪。复往龙云，令其派人往翰文取石。龙云亦不允，谓与翰文交好，同在厂中营业，迹近攘夺，不便径取。此项生意，虽承王修撰照顾，情愿谢却。两方面所言，均有至理，余几穷因应。商之文介，文介笑曰："文人争名，商人争利，转费君调处矣。"继而曰："此事不难处分，我有一同乡在琉璃厂碑帖铺，可令其派人往翰文搬取碑石，即将碑石交龙云，岂不两便？将来碑文刊成，即令彼椎拓以酬其劳，君谓何如？"余曰："谨遵命。惟此琐屑细事，致劳中堂调停，心颇歉悚。"公笑曰："他人能调鼎，我调石，有何不可？"维时文介为同官忌嫉，已开去枢廷差使，请假家居。故作此诙谐之语，以示旷达。然词人遇事拗执，不易应付，亦可见一斑矣。

李文忠公高掌远蹠，才气横溢，中兴名将，三朝元老。然功满天下，谤亦随之。当甲午之役，冒天下之不韪。余时译署任差，日译公北洋所发电稿，折冲规画，煞费苦心。和议告成，公奉使出洋，联络欧西各邦。丙申回国，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余始谒公于署中，极荷赏识。大臣留心人才，识量诚不可及。然余赋性硁硁，公谒外无私觌也。戊戌六月，直督荣文忠公奏调余往北洋差遣。余以公为译署长官，北洋又其久经驻节地，爰往辞公，并询直省地方情形。公一见即谓余曰："荣相爱才若渴，君又在部宣勤，为渠器重，奏调固意中事。但我意可以勿庸。直隶我曾任二十年，地方辽阔。君在部任差，不谙民事，贸然前往，恐未见长。若以邦交而论，北洋交涉虽多，岂能多于总署？不如仍在署中效力，藉资熟手。"余唯唯。公又云："君恐辜荣相盛情，不便辞乎？果尔，吾当为君函辞之。"余三复公言，明决可佩。如贸然而往，于地方民事不能胜任，而交涉事诚不如译署之重要。但若由公代为函辞，亦嫌突兀。天津距京咫尺，不如自往，婉言辞谢，因将此意告公，公亦谓然。翼日，莅津谒荣文忠公，聆余转述公之言，即告余曰："合肥真爽直人，意良可感，不可负之。但奏调已奉旨允准，若不前来，势须译署奏留。君速回京谒合肥，并述我意，请合肥具折奏留可也。"即日回京谒公，公曰："即刻奏留。惟此事之原委，我尚不周知，署中僚友亦恐不悉底蕴，不如君自拟一稿送来，较为简捷。"余遵拟稿送去，公即入署饬承办司缮折呈阅邸枢各堂。翼日具奏，奉旨俞允，余仍为京曹矣。事后本部尚书刚相谓余曰："君留部，余亦得所臂助。余早拟留君，惧干荣相之怒。合肥竟能任此，诚为吾所不及。然合肥亦因人而施也，此意君不可不知。"

传曰："一人定国。"此言岂不谅哉！当戊戌政变后，宫闱之内，母子之间，盖有难言之隐矣。而一班薰心富贵之徒，致有非常举动之议。东朝惑之，嘱荣文忠从速办理。此已亥冬间事也。公谏阻无效，忧惧成疾。适合肥李文忠外任粤督，行有日矣，来辞公，见公容貌清癯，曰："何忧之深也？"公谓文忠曰："南海虽边远，实一大都会，得君往，朝廷无南顾之忧。君行将高举远引，跳出是非圈外，福诚无量。而我受恩至渥，责备亦最严。近数日来，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将何以教我？"因密语："非常之变，恐在目前。"文忠听未终，即大声起曰："此何等事，讵可行之！今日试问君有几许头颅，敢于尝试！此事若果举行，危险万状。各国驻京使臣，首先抗议。各省疆臣，更有仗义声讨者。无端动天下之兵，为害曷可胜言！东朝圣明，更事最久，母子天伦岂无转圜之望？是在君造膝之际，委曲密陈成败利钝。"言尽于此。公闻之，悚然若失。翼日，以文忠语密奏，幸回天聪。闻某相国、某上公颇拟藉端建不世之勋。某上公并手拟一稿，开编公然有"废立"字样，公急诃止之。上公意颇怏怏，是诚不知是何肺肠已！余事后亲闻之公者，爰书之于简端。光绪庚子正月，朝廷举行京察大典。顺天府府丞高燮曾、通政司参议张仲炘，奉旨休致。二君湖北籍，翰林出身，在京薄有清望，不知缘何事罢斥。旨下日，都人士极为惊骇，至谓枢府不能力争，戕贼善类。长白荣文忠公首赞枢廷，颇为清议所不满。查吏部则例，府丞出缺，例由内阁侍读学士及五品京堂共列入题本叙补，名曰正本。另咨取都察院四科人道衔名，列为副本。一并请简。迩时余为内阁侍读学士（学士二人，一为张翼，非正途出身，例不开列），通参业已被黜，光少尚未补人，鸿少某亦非正途出身，若论宪纲，应余升授。一日，谒文忠公邸第。公云："高、张两君特旨休致，余不能挽救，有惭清议。可若何？"余谓："往事勿论矣。"鄂籍科道中，雅负物望者，尚有京畿道御史胡孚宸一员。此次吏部题本，请简府丞员缺，正本中只余一人，照例升授。胡孚宸名在副本中，余情愿让之。如胡孚宸朱笔圈出，楚弓楚得，匪特慰鄂人望泽之心，并可杜谏院多言之口。文忠极以为然。未几，吏部题本上达，文忠面请以胡孚宸升授。讵本内列名在胡之前者，乃工科给事中王培佑，日前因事召见，奏言拳民忠勇可用，颇蒙记注。两宫忽见其名，谓此人甚好。文忠承旨出，王培佑遂升府丞矣。到任未及三月，府尹出缺，竟邀特擢。所遗府丞一缺，仍归余顶补。适培佑奉差出京，府尹一缺即以余兼署。迨其差竣回任，上以余承办接济四恒巨款暨督理前敌转运事，正资熟手，命帮办顺天府尹事务。卒以王君办事竭蹶，调署太仆寺卿，以余署理京尹。再辞不获，强起任事。时仅两月，王君奉饬回任，余署仆卿。缘端邸不慊于余，几为彼所中伤，不得不辞烦就简，暂避凶焰。然此两月中，身所经历，颇多可惊、可愕之事，另有记载。未几，翠华西狩，余派充留京办事大臣。适两全权大臣入京议款，复令襄办和约。旋奉旨实授京尹，支持危局一年有余。窃幸两宫回銮，余亦蒙恩简任漕督，厥后调任湖广。谂知高君燮曾掌教乡邦，张君仲炘侨居白下，几经盘错，素志不渝。余以其才堪起用，专折奏保，奉旨甄录。未

及来京预备召见,不幸国体改革,两君亦先后物故。悲夫!

功名迟速,原有一定。即服官内外,亦丝毫不能勉强。余在部当差,积资劳充职方司总办,亲友均以道府相期许。迨兼总署行走,又以记名海关道相推重。余均一笑置之。每日惟勤慎趋公,他非所计。总署大臣张侍郎荫桓,由佐杂起家,向在山东,为丁文诚公所卵翼。后趋附北洋李文忠公,洊升今职。侍郎颇自负才望,亦雅重人才,欲余入彼彀中。余自维拘谨,难酬所望。侍郎不怿,扬言于众曰:"陈章京不愿作海关道乎?何对我落寞如此!"余仍一笑而已。会英公使函请会晤,余随文忠接见,并录记两方问答。文忠年纪高,不耐久坐。而英使又哓哓不已,日将夕始辞去。未去一钟以前,侍郎亦入坐。文忠送英使返,即索观问答簿。余即呈上,约二千余字,叙要案甚多。文忠笑曰:"何其速也。然稍迟我亦不能候矣。"略看一过,书"阅定"二字,交供事缮正,赶于夜半交进内章京,呈请邸枢各堂阅看,以免隔阂。文忠去后,余亦疲惫,匆匆下班,偶忘于问答簿内添注"某钟某刻,张侍郎续入坐"字样,本一时之疏忽,未始不可谅也。讵侍郎调簿重阅,见无声叙"入坐"字样,登时怫然,谓:"此等问答连我衔名已忘,其余英使所说之事,更不可靠。"甚谓文忠年老,所答之话,我亦不放心等语。恣睢情概,旁人亦觉过当。实则原叙问答,均系根据条约驳复,一字亦不能改也。越日,余上班闻之,仍一笑而已。瞬届两年列保之期,定例记名,海关拟保几员及应保何员,由堂上酌定。其余保举升阶、升衔,事属寻常,均由章京自行酌拟,呈堂汇保。余时系实缺员外郎,因请俟得郎中后,以四品应升之缺开列在前,请旨升用。侍郎阅之,谓他友曰:"陈章京朝夕趋公,总算辛苦,何以保此虚而无当之升阶,不知有何益处。"厥后题升郎中,适逢内阁侍读学士缺出,职系四品,为郎中应升之阶。余遂缘此保案,得邀简任,诚始愿所不及。方侍郎之获谴也,时在戊戌八月十五日,由刑部解赴兵部,遣戍打新疆。刑部司员押解侍郎者,为其同乡区君。此君夙与侍郎不相能,匿怨已久。特在部求派押解差使,计由提牢而司而堂,经历五、六处。区君均坐堂点解,不肯稍留面子。侍郎亦无如之何。当解到兵部时,余适在职方司,此案应由武库司办理。因系秋节,司中阒无一人,余急往库司与区君周旋。区君守取回文,悻悻而去。怨毒之于人甚矣,可不惧哉!余送区君出,即往司堂东偏屋内慰问侍郎。侍郎满面流泪,并云:"我非康梁一党,不知何以得此重谴。余惟以圣恩宽大,早晚必可赐环安慰之。"侍郎谓,日已过午,腹中饥甚。讵是日秋节,饭庄未经开市,仅买得月饼少许,为侍郎充饥。侍郎甘之如饴,谓一饭之谊,将来必报。余送侍郎署外,看其上车。饬五营承解弁兵,沿途小心伺候,不准稍有大意。后谒李文忠公,公曰:"不料张樵野(侍郎号)也有今日!我月前出总署,几遭不测,闻系彼从中作祟。此人若不遭严谴,是无天理!"相与嗟叹者久之。

侍郎获谴后,又三日,吾乡李尚书端棻亦遭严谴。尚书学问渊雅,性情笃厚,徒以为人所累,致罹党祸。都人士莫不怜而谅之。新会某孝廉,乃尚书典试粤东所得士,继之以婚姻。戊戌会试,寓尚书宅,地近则言易人。当变政之前数月,新政逐日举行,朝野震骇。尚书时为仓场侍郎,封奏独伙,均系变法维新,与平素旧学宗旨大不相符。门生故旧,纷纷訾议。余目睹党祸已成,窃代忧之。七月杪,礼部堂官不为司员王照代奏事件,奉旨六堂同日褫职,尚书超擢礼尚。八月朔,由通还京,余谒之于邸第,谓公曰:"交非恒泛,不作谀词。今日为公贺,恐明日将为公吊耳。"公愕然。时公门人贻司业毂亦在坐。公曰:"然则何以教我?"余曰:"时局如此,成败利钝,未能逆料。只有谢病辞官,尚是保身一法。"公曰:"初三日到任,已传知阁部曹司,并发谕帖,此事岂能中止?"余谓:"从前乾嘉时代,和珅擅权用事。闽中某中丞时为苏抚,与和素通声气。后知和将败,恐罹党祸,亟思请疾,而又无词可措。爰于大朝会时,观瞻所系,故作失足昏晕状,具折请假开缺,卒免于祸。"公盍仿而行之。公踌躇未决。贻君曰:"此计甚妥,师座若肯弃此官,门生亦愿弃微职,从公优游林下。"越日,公赴部履新,部中土地祠祀唐韩文公愈,例须行礼。公于行礼时,故为失足不起,众目共睹,匆匆扶归。即缮折请病假二十日。贻君亦同日请假,风义可佩。此假期内,波谲云诡,幸在旁观。迨十五日,张侍郎荫桓奉旨遣戍。南城外士大夫群相议论,全集矢于公。公不得已,具折自行检举。奈是日适有内监他案发生,东朝震怒,阅公奏疏,谓为有心取巧,仍从重论,发往新疆,效力赎罪。余以公咎虽应得,而情有可原。从前原系托病,经旬日中之激刺震撼,公真病矣。而发遣不能缓期。窃不自揣,欲急友生之难。翼日,独诣军机处,面谒刚相,述尚书患病实情,求代展期起解。刚相意不谓然。余复谓尚书原请病假在未获罪之先,并非获罪后方始请假,希图逗留。刚相谓:"此系旨意,我不能代请旨。"声色微厉。余亦忘却此乃密勿重地,小臣不能在此任意喋喋,几成僵局。幸荣文忠公出而言曰:"君等所谈何事,何尚未解决也。"刚相色稍霁,谓文忠曰:"君瞧筱石为人太好,现为同乡李苾园遣戍事,求我展假。此何等事,你我何能擅便!"文忠略一沉思,笑谓余曰:"发遣系奉严谕,即日启行,岂能展缓?刚相之言甚是。惟有一通融之法,尔速到部传谕,即日起解。官员遣戍,首站多宿天宁寺,已算遵旨出京。如实病,再具呈城厢司坊官吏,请假一二日,未尝不可。公义私情,岂不面面俱到?"语未竟,刚相拍手赞成曰:"此计甚好,尔即照此办去。"余到部不移时,尚书已到,敬候发遣。余送尚书至天宁寺,情话一夕,又为通融请假二日,部署行装。自惭京员清苦、无力厚赆。越日,车声辚辚,尚书竟赋西征。此戊戌八月事也。迨庚子七月,某邸参中外大员情通外洋十五人,余竟附骥尾。折虽阁下,上忽询及余。刚相先言曰:"陈某曾在臣部当差,人极正派,且有血性,能办事,天颜亦为之霁。"文忠

出语余曰："此数日内，我与庆邸亦犯嫌疑，说话不灵。刚相说你好，尤足以动天听。"后知刚相谓余有血性，盖指当日尚书遣戍，余与彼在军机处门外争持之事云。

光绪戊戌政变，言人人殊。实则孝钦并无仇视新法之意，徒以利害切身，一闻警告，即刻由淀园还京。维时皇上尚在勤政殿接见日相伊藤博文，宫中、府中不暇传宣警跸，慈驾已回西苑。越日，允皇上之请，出而训政。步军统领、五城番役拿获案犯康广仁、刘光第、杨锐、谭嗣同、林旭、杨深秀六人，世所称"六君子"者。奉旨以案情重大，著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会同刑部，严行审讯。嗣复命御前大臣督同审讯。定例，御前班次在军机内阁之前，众推庆邸领衔(时官御前大臣)。天尚未辨色，邸堂忽命材官来余寓所，促入府商议要件。余遵谕赶往。铁君良亦至(时为工部司员，后官江宁将军)。邸云："康广仁等一案极为重大。吾忝领班，不能不借重两君，速往刑部会讯。"并谓："同案六人，情形亦复不同。闻杨君锐、刘君光第均系有学问之人，品行亦好。罗织一庭，殊非公道，须分别办理。君等到部，可与承审诸君商之。"余等趋出，时甫上午九钟。爰往译署，先行片文咨照刑部，略述奉派会审缘由。讵余车甫至西交民巷口，部中番役来告，此案因今早某京堂封奏，请勿庸审讯。即由刚相传谕刑部，将六人一体绑赴市曹正法。缘外间讹言孔多，有谓各公使出而干涉，并谓一经审问，恐诸人有意牵连，至不能为尊者讳。是以办理如此之速。余不曾亲莅都堂，向诸人一一款洽。过后思之，宁非至幸。时戊戌八月十三日之事也。

已革端亲王载漪，少不读书，刚愎自用。自己亥冬间，其子溥儁立为大阿哥，朝中视线均集于该邸。满大臣中竟有先递如意，希冀他日恩宠者。所管虎神营，于神机营外独树一帜。庚子拳匪乱起，一意提倡之。维时某相国、某上公均授溥儁读，皆笃信拳匪，恃以仇教灭洋。漪遂深信不疑，谓拳可恃。步军统领已革庄亲王戴勋，右翼总兵其弟载澜，复附和之。凡拳民入京，赴庄王府挂号，即为义民。旬日之间，乱民集都城不下数万。均首缠红布，手持短刀，杀人放火，昼夜喧嚣，有司不敢过问。各公使馆由天津调兵入京自卫，苦于兵数无多，仅于东交民巷东、西巷口设卡驻兵，与我相持。董福祥一军经调扎正阳门、东安门一带，保护内廷，严饬不准与洋兵冲突。董福祥带武卫后军归荣相节制。讵载漪暗相结纳，引为己用。福祥亦以灭洋自任。荣相再三戒饬，竟不听命。实则福祥虽号知兵，仅与西域回匪结过硬仗，而泰西节制之师，彼实未经尝试。因之相持数月，拥数万之众，乘势攻取，竟无如千余守使馆洋兵何。朝廷亦以攻使馆为非计，特叫大起三次，凡近支王公大臣、内阁六部九卿，均蒙召见，面询方略。许侍郎景澄、袁太常卿昶力言衅不可开。言次激烈，竟触载漪之怒，当面申饬。杀身之祸，即肇于此。嗣闻天津不守，外兵行将入京救护公使、侨民，盈廷士夫均意在从速议和。漪怒甚，遂矫旨先将许侍郎、袁京卿正法，以箝诸臣之口。未几，而徐尚书用仪、立尚书山、联阁学元相继弃市。时距洋兵入城甫三日也。比时朝野震撼，人心皇皇，几有朝不保暮之势。总缘彼有恃而不恐，盖欲早举非常之事。而事与心违，大欲未遂，矫而出此。倒行逆施，致成两宫西幸之局。而国事危如累卵，已亦身败名裂。哀哉！

当载漪恣睢用事时，余适署顺天府尹，有安抚地方之责。五月十八日，拳匪火烧前门外大栅栏某洋货铺，延烧广德楼茶园，竟召燎原之祸。大栅栏以东珠宝市为京师精华荟萃之地，化为灰烬。火焰飞入正阳门城楼，百雉亦遭焚毁。此诚我朝二百年未有之变。炉房二十余家均设珠宝市，为金融机关。市既被毁，炉房失业，京城内外大小钱庄、银号汇划不灵，大受影响。越日，东四牌楼著名钱铺四恒，首先歇业。四恒者，恒兴、恒利、恒和、恒源，均系甬商经纪，开设京都已二百余年，信用最著，流通亦最广。一旦停业，关系京师数十万人财产生计，举国皇皇。余适入内奏事，忽奉旨，令于召见军机后入见。向例臣工叫起，均在军机之前，此次忽命留后，不知上意所在，心切惴惴。亟趋诣朝房祗候，晤庆邸，略谈数语。忽苏拉来报，端郡王已到门。余素无一面之缘，无从款叙。渠入门横目以视，故为不屑之状。庆邸亟谓彼曰："此是顺天府尹陈某，在此预备召见。是我们衙门旧同事，署任京兆，现在地面上事全亏他。"渠唯唯。余甫与周旋，内监已传旨命余入见。两宫问地方安靖否？后问所管近畿各州县有无民教相仇之案续行发生？末谓昨日四恒因炉房被毁，周转不灵，呈请歇业。四恒为京师金融机关，岂可一日闭门？我命步军统领崇礼设法维持。他与四恒颇有往来，又系地面衙门，容易为力。讵彼只有叩头，诿为顺天府之事。尔是地方官，本难卸责。此事究应如何办理，我想四恒本非无钱，不过为炉房所累，一时不能周转。如以银根见紧，官家可先借银给他，从速开市，免得穷民受苦。尔可回署，传谕该商等妥筹办法，以三日内办好为妥。承旨出，刚相候于门外，对余曰："四恒事太后曾向我谈过，我谓非君不办。但奉托一言，勿论如何，切勿牵累当铺。至嘱至嘱。"余奉命已觉毫无办法，聆刚相言更不知其意何在。当即回署，传见大、宛两县。讵两县均系油滑老吏，不献一策。治中王君系忠厚长者，询之，亦不得要领。此事关乎民生市面，又奉特派，讵能任意延宕、空言搪塞？经历邢君进而言曰："尹署有事，治中、两县、经历同见。接济四恒，先须筹款。京师城厢内外，当铺约一百十余家，均系殷实股东。若命两县传谕，每家暂借银一万，共有一百十余万，可救暂时四恒之急。且当铺均有殷实股东，闻刚相亦有当铺三处。"始悟刚相切托，毋牵累当铺者以此。余谓："市面如此恐慌，当铺与四恒风马牛不相及，岂可以官势硬借？邢谓四恒局面恢阔，各家当铺均借有四恒之款，此时不过借官面，为渠筹划拔耳。余谓："君言甚善，惟早间奉上面谕，允拨官款佽助。既有官款，何必累及当铺？现与诸君但商此时如何承借，将来如何归还，暨如何分配，如何抵押种种手续耳。自维一介穷京曹，与四

恒素少往还,不知该商等内容底细。今奏借官款,勿论内帑,勿论部帑,责任均由顺天府一人担负。万一四恒将来不能归还,又将奈何?”佥云:“此属可不必顾虑,京中大宗商务,如木厂、洋货庄、山西票庄、粮食铺、当典铺,均借有四恒银两,必有借券为据,即以借券作抵押品。如奏请一百万官款,即令四恒将各商借券一百万,存入府库备抵,岂不切实?”余以为可行,斟酌再四。票商殷实,并有山西老号为根据,当商纵令关闭,架上有货,亦较他商为切实,卒以二者借券为抵。议定,余挑镫自行削草,漏夜缮折。翼早奏上,奉旨允行,人心为之大定。

查原奏系请官款一百万两,计内帑五十万两、部帑五十万两。内帑五十万,越日即行发出。部款五十万,余请于王文勤公文韶(时官户尚),比时户部为董福祥驻兵,司员星散,部库亦被封锁,无从领取。而四恒需款甚急,文勤亦无所措手。适遇戎曹旧僚友某君告余曰:“闻君处分四恒事甚好,商民莫不感诵。户部现驻董军,部款未能领出,自系实情。但该部有内库在东华门内内阁后门东偏,闻之先辈言,庚申文宗幸热河,濒行,敕户部提银一百万存入内库,此时当尚存在。何不一查。”翼日,入见文勤,备述始末。文勤曰:“微君言,吾亦忘之。”立时传谕所司,开库发款,分交四恒领讫。厥后,两宫西幸,洋兵入京,东华门为日兵佐守护。全权入京,百事待理,部库五百万余款,均由某国捆载东去(赫德为余言)。而全权办事处设立,需款孔亟,余犹密令陶君大均权商日官,将内库剩存五十万两联车运出,以济急用。事后思之,诚为始愿所不及云。

端邸挟贵倚势,盛气陵人。汉大臣中稍有才具者,必遭忌克。当拳匪火烧正阳门,中外衅端已启,朝廷犹不忍毅然决裂,特于五月廿一、二、三等日连叫大起,召见王公、贝勒、军机、内阁、六部九卿,面询方略。每日两次召见于西苑仪鸾殿东暖阁。两宫背窗北面坐,门由西进。座前设御案一,与门相距咫尺。臣工揭帘入,由御案前经过,均往后跪。案前数尺地,由近支亲王、军机重臣环跪,便于参赞密勿,他臣不敢越过。讵是日早起,嘉兴许文肃公景澄进门稍迟,视阁内人数拥挤,无从退后,乃跪于御座旁。军机大臣仁和王文勤公文诏,首言外衅万不可开,使馆尤宜保护。端邸当面呵斥,文勤汗流浃背,俯首不敢再言。皇上紧握文肃之手,谓:“尔出使外洋多年,现又在译署当差,必有处置善法。”文肃对如文勤所言。近支王公群相责备,人多言杂,不得要领而退。迨午后二次叫起,各大臣咸在仪鸾门外朝房伺候。袁忠愍公昶忽谓濂公(名载濂,端王兄)曰:“围攻使馆,此系野蛮办法,德使已被戕,倘各使再有伤害,各国岂肯干休?弥天大祸,即在目前。请向端邸切说,不可孟浪。”言时声泪俱下,顿失常度。濂公怫然曰:“此事我不能管,尔可径向端王说话。”未几,两宫叫起,各大臣慑于天威,咫尺不敢进言,但静候上头处分而已。连叫三日大起,仍不得要领而散。从此端邸切恨许、袁二公,杀机即伏于此。七月初三日,两公菜市正命,举国衔哀。

越数日,余谒荣文忠于邸第,商酌弹压地面方略。董福祥排闼直入,谓文忠曰:“此事从何说起?顷间端邸传见,令我添兵攻取使馆。我兵已损伤不少,岂可再调。”言次悻然。文忠漫应之。余料其尚有他事,先辞出。福祥告文忠曰:“我看陈府尹狠好,不知端邸何以大说渠闲话。”文忠曰:“陈府尹与端邸各办各事,如风马牛不相及,闲话从何而来?我见端邸可代为疏通。”越日,文忠入直,两宫发下端邸封奏一件,共参十五人。首李文忠,次王文勤,均请即行正法。余第十五,折中不言余由兵部出身,但言余由总理衙门出身,意余与洋人办过交涉,因以罪余。时文勤甫入直房,文忠即将端折置入匣内,不令文勤阅看。少焉,内奏事太监传旨入见,诸事承旨毕,参折尚存御案上。太后无语,皇上视文忠,冀有转圜之策。文忠奏曰:“中外决裂如此,全系载漪作成。今日又有封奏,不知载漪愿将祖宗天下,闹坏到如何地步,方始罢休!”太后矍然曰:“我亦不以彼为然。今日封奏,著即阁起,勿庸议。”文忠碰头,回顾王文勤曰:“可速碰头谢恩。”文勤重听,此呈全不知底细,尚以为获邀赏赐上方珍件也。迨退入直庐,文忠以原折交其阅视,文勤惊喜交集。

余以署任人员,日在枪炮林中,力顾考成,代人受过,太觉不值。言于文忠,请令王君培佑回府尹任。文忠初不允奏,嗣以端邸与余有意见,恐蹈危机,因奏饬王培佑回本任。太后谓:“陈夔龙署事以来,百废俱举。且经手承办要件甚多,何能听其交卸?”文忠谓:“陈夔龙奉办各要件,已有端倪,既有本任人员,似应令其到任历练,俾免旷职。”太后始允。既而曰:“陈夔龙办事得力,无端令其交卸,未免面子下不去。”文忠谓:“诚如上言,查王培佑现署太仆寺卿,亦系三品大员,可否即令陈夔龙署理?”旨曰:“可。”余遂于七月十二日卸府尹任。迨二十一日北京不守,两宫西狩,余无守土之责,获免清议。惟有渐汗而已。

董福祥围攻使馆,相持日久。一日,端邸忽矫传旨意,命荣文忠公以红衣大将军进取。红衣大将军者,为头等炮位,国朝初入关时,特用以攻取齐化门者。嗣后并不恒用,弃藏至今,形式仅存。即访当年谙习演放炮弹兵弁之子孙,现存亦属寥寥。炮身量极重大,非先期建筑炮架,不适于用。以地势言,此项炮架,须建立于东安门内东城根,城外即御河桥,桥南西岸迤逦数十步,即英使馆。统计由城根至使馆不及半里,各国公使参随各员并妇孺等均藏身于馆内。该馆屋宇连云,鳞次栉比,倘以巨炮连轰数次,断无不摧陷之理。不知该邸何以出此种政策。此炮放出,声闻数里,宫中亦必听闻,亦断不能演而不放。文忠心颇忧之。继得一策,以炮弹准否,全在表尺。表尺加高一分,炮位放出必高出一尺之外。密嘱炮手准表尺所定部位略加高二三分。轰然发出,势若雷奔电掣,已超过该馆屋脊,视线出前门直达草厂十条胡同,山西票商百川通屋顶穿成巨窟。该商等十数家环居左近,一时大惊,纷纷始议迁移。越

日，收拾银钱帐据，全数迁往贯市暂住。厥后，洋兵入城，各种商号均遭损失。西号独克保全，不伤元气，未始非此炮之力。各使经此番震撼，益切戒心。当议约时，各使犹复提及此事，意颇悻悻。余私谓李文忠公曰："当日演放炮弹时，尺码若不加高，恐使馆已成灰烬，各使亦难幸存。不过肇祸愈烈，索款愈多。求如此时之早定和局，戛戛乎其难矣！"文忠亦以为然。

海城李鉴堂督部秉衡，以川督奉命巡阅长江。维时拳教相讧，沿江各督抚会电略谓，内地拳民不可恃，各国战事不可开，洋洋千余言，推督部领衔。朝廷虽不尽从，亦尚未显示决裂也。自日本书记生山杉彬、德公使克林德先后被杀，战事已起。某相国、某上公奏保督部知兵，电召来京。时维七月初三，正许、袁两大臣授命之日。督部入景运门，某上公迎之于九卿朝房。余适有他事，与马军门玉昆酌商（军门奉命驰往天津督战），同在朝房。督部昌言于众曰："前次沿江督抚电奏，我不知情，系张香涛窃用我名领衔。李中堂在广东亦有电奏，朝廷任用此种人，焉得不误大事。"某上公闻之，趋奉惟谨。亦若督部一到，前敌指挥裕如。督部亦沾沾自负，不惮顿翻沿江联衔前议。迨其后请训赴津，夤夜驰往荣文忠公邸第，屏退侍从，密谓文忠曰："洋兵如此利害，战事哪有把握？我此番往前敌，但拚一死。可速电召李文堂迅即来京办理和议。"文忠愕然曰："君早间请训，吾辈一同入见，君谓民气不可拂，邦交不可恃，战事必有把握，颇动两宫之听。何一日之间，所言自相矛盾如是之甚也。"督部默然，匆匆辞去。讵甫至杨村，所带部曲半已哗溃，督部亦遂吞金自尽。倘于请训之时，以对文忠之语密陈于两宫之前，未始不可回圣意。比时舍战言和，各使适困馆中，转圜较易为力，条款亦何至如后此之虐，西狩之行更可中止，国计民生保全甚大。督部不此之务，始以大言欺世，继以一死塞责。毕命疆场，诚得所矣，而君子不取焉。

余由庚子五月十七日署顺天府尹，七月十二日卸任，为时不及两月，承办要件极多，而奉旨督办京津一带转运事宜，尤为重要。时以衅端已启，成败未定，特命府尹筹备大车二百辆，以备万一翠华西幸之用。爰假转运军需之名，以镇人心而备缓急。都下风鹤告警，京员眷属纷纷南下，日需车马为数不少。既经出京，一时不能遄回，辇下车马更形缺少。而董福祥、余虎恩所带之兵，到处抢掠。京员自有之车马，大半被劫。总以上情形，一时骤办二百辆大车，甚非易事。因思京通十七仓，花户约数十家，夙为仓蠹。彼等气魄甚大，每户以少数计，约有大车数十辆或百辆。若假以词色，令其急公奉上，仍从宽给价，彼既享优价之利，而又得报效之名，宁非所愿。爰令大、宛两县剀切晓谕，该仓户等均各乐从。不三日间，车辚马萧，辐辏于尹署左近。余为编号，暗以兵法部勒，五车为一起，二百车分为四十起。遇有前敌各军应需，车辆更番转运，限七日为来回。然勿论前途所需如何紧急，必留车三分之一，不准拔动，专备内廷临时之用。讵余甫卸任，后本任王君不甚解事，遇有各军需车，尽数支取。而通州一带败兵充斥，掳掠横行，此项车马一去不能复还，三日之间署为一空。余时犹居署内，偶一出门，只见署之左近，空诸所有，不似日前肩摩毂击景象，心窃异之。

讵十五日八钟，军机处苏位传信，谓赵堂请即刻前去谈话。赵堂即赵尚书舒翘，时以刑尚入直军机，兼管顺天府尹事。余疾趋入内，尚书谓余曰："顷间两宫有西行意，问君前办之车马尚存若干？"余谓"前办大车二百辆，因前敌各军转饷孔急，截至十二交卸日止，计发出一百二十辆，留存八十辆，均专案移交后任收讫。"顷进内时，目睹府署前后左右，并无车马。不知王府尹如何办法，竟尔一辆无存。尚书愕然，嘱余回署转告本任，从速预备。余回告王君，渠惊惧之下，手足竟无所措，但有涕泣。余亦无可如何。讵十六日八钟，苏拉又来，谓尚书请我仍到军机处说话。余谓："是否并约现任顺天府尹偕往？"答曰："并不请王府尹。"余心颇不谓然，第不能不往。余谓昨嘱预备车马一事，已转告王府尹，渠焦急万状。今日公何不约渠商办，而又促我前来，讵另有他事相委。公谓上西行意甚切，非车马不行。此事保之（王府尹字）如何办得来。我意请君不分畛域，助予一臂。前雇车马既已转运无存，烦君另行代购二百辆以供上用。余云："此事此时，万办不到。从前人心未去，号令能行。各仓户尚在京中，车马在家，徒费膏秣。一经官家收用，咄嗟立办。今则人心皇皇，仓户避乱，转徙一空。勿论二百辆，即二十辆亦无从雇用。此层请公原谅。尚有为公申明者，从前奉旨命顺天府尹筹备车马，余固顺天府也，自应遵旨承办。今余已交卸，负责自在顺天府尹。第恐两宫不察，谓余系承办之员，此时既有延误，应余执咎。余虽不敢分辨，倘因而获重罪，讵非冤甚！乞公于召见时，代为分别婉陈，免滋余咎。"并谓："余今日即移家南城，不复寓署内。明日公若为此事，尽可向保之商办，勿再约我。即约我亦不能来。"故示决绝，以免纠缠。实则尚未移家也。

讵十七日八钟，苏拉又来传信，谓礼亲王在军机处即刻候余说话。是日，正值徐、立两尚书、联阁学授命之期。昨夜拿交提署，已有所闻。举家正深惶惧，今忽闻礼邸请余说话。妻女相对愁惨万状，不知此去是吉是凶。继而余妻许夫人慨然曰："事已如此，势难托故不去。君但放心前往，倘有意外不测，家中事我自任之。"余不顾而去。讵知一到军机处，仍系尚书出见。乃知尚书虑以己名约余不来，故特假称礼邸相约也。余疑虑顿释，谓公今约余，又系何事？尚书执前说，谓上问究竟能预备若干？但有数十辆亦可济用，不必二百辆之多。两宫体恤如此，君敢不相助为理乎！余故询公曰："今日顺天府来否？"公谓他不能办事，未曾约他。余至此不能不急，且不能不怒矣。因敛容对曰："此乃顺天府应办之事件，我现在并非顺天府，一切事权不属。公舍现任顺天府不问，而独向余责难，岂以余为可压制，而将坐余以诿谢之罪耶？"正彼此争执间，荣

文忠忽由宫门趋出，谓车马之事，上知一时无从预办，太息曰："既无车辆，我们决计不走便了。"尚书闻之喜甚，余数日忧惧为之顿释。正拟退出，适徐侍郎承煜趋进，与文忠密语。余从旁窃听，大约监斩徐尚书诸人事，顾盼自适。文忠默然不发一言，侍郎喋喋不休。文忠厉声曰："我尚有事，不必再谈！"掉头回北屋。余亦乘车归寓。许夫人及吾女，已望眼欲穿。越四日黎明，两宫竟西行矣。余不能麻鞋间道奔赴行在，迄今思之，较深内疚。

西林岑制军春煊以门荫官水部，洊升京卿，因缘时会，出任粤藩。戊戌政变为康梁牵累，几遭严谴，从宽改调甘藩。庚子勤王，带队由蒙古草地驰廿余日夜达京师。各省勤王兵无一至者。制军一旅不啻从天而降。两宫褒奖逾恒，承恩遂由此始。余适为京兆尹，任京津前敌各军转运事。制军诣余索取车马，意在驰往前敌助战。维时李鉴堂督部甫出京，督带余虎恩、张春发各军驰往杨村等处。军事孔棘，督部惟拚一死以塞责。大局已不可收拾。制军亲率材官、健儿，由草地来京，仅百数十人，余军尚驰驿需时。余言之荣文忠公曰："杨村已将不守，通州势成岌岌。李鉴帅全军恐致覆没。若令制军继往，不过同归于尽。人才难得，须爱惜之。"文忠曰："君意云何？"余谓："某奉旨办理转运事宜，阳为接济前方战事，实则专备两宫西幸，不至临时周章。查昌平地近南口，为入宣府、大同要道，不如姑令制军驻兵此地，藉资休息。徐观世变，为异日之用。"文忠谓然。制军不知底细，临行意颇怏怏。余亦不便明告之。未十日，都门飞牡，翠华西狩，道出南口，制军就近首先迎驾。旋扈跸由晋而秦，极蒙恩赍，遂跻开府，总制川粤，官符极其煊赫。后为项城所尼，不安其位。辛亥铁路风潮，全国震骇，特起督蜀。甫至鄂中，武汉已发大难。余时任北洋，电保制军移督湖广，责以规复鄂垣。讵知已微服扁舟，潜回沪渎。卒徇党人之请，首先列名，电迫朝廷逊位。臣节不终，识者惜之。当制军肬仕时，凭恃恩宠，嫉恶如仇，颇有赫赫之名，与南皮、项城相鼎峙。时论南皮屠财，项城屠民，西林屠官。三屠之名，流传几遍中外。又谓南皮有学无术；项城有术无学；西林不学无术。此言殊不尽然。制军幼承庭训，雅负权略。余官京曹时，曾见其受业于吾乡李苾园尚书之门，执弟子礼甚恭。部务之暇，辄手持一卷，拳拳服膺云。

两宫西狩为七月二十一日。余时尚在尹署，当与京尹王君培佑商酌，谓："和议即在目前，府尹为地面官，衙署局势极宏敞，洋员必来寻问。君若不远引，余愿偕君同洋员向机应付，徐图补救之法。"王君无远略，但思逃避。余谓："君若离此地，余无守土之责，不得不先君行矣。"适前敌运输车马遄回数辆，余急乘之，偕妻女出署。许夫人不令余车先行，自为前驱，谓迎面倘遇敌兵，拚作一死，留余身为国家效力。友人胡砚孙观察延，因乱回秦，所寓在黑芝麻胡同，仅派家人看守。当即驱车暂寓胡宅。所见沿途避乱平民，万人如蚁，均往西行，鸦雀无声，景象极为凄惨。困处胡宅三日，一无所知，但闻洋员并无恶念，亟觅庆邸议和。偶思译署总办舒君文，在署资格最深，与总税司赫德颇有交谊，所居东四牌楼九条胡同，与余宅望衡相对，中仅隔于甬道，爰命仆向彼探问各方消息。维时敬尚书信、裕尚书德、那侍郎桐均在彼处（后均升任大学士），苦不知余之住址。闻余尚在京，均各欣然约余速往，会商要事。缘舒与赫德已经浃洽数次，又得日兵驻宅保护，隐然成为办事机关。诸公述赫德言，各公使寻觅庆邸甚急，意在出而议款，甚至邸宅探寻多次。不如据此联衔具奏，请饬令庆邸回京议约，便宜行事，与各国公使浃洽。余谓此论良是。但各国指名请庆邸还京，万一两宫不谅，庆邸亦在嫌疑之地。不若据情奏请钦派亲信大臣，会同庆邸来京开议，较为妥善。佥谓为然。由余拟就奏稿。时圣驾已抵山西大同，庆邸因病留滞怀来行馆。稿虽拟定，无人赍投。译署旧友吏部郎朴君寿（后官福州将军，殉辛亥之难）亦在坐，平时颇以白首冯唐为感。余谓朴君曰："君欲建功立业，此其时矣。"盍冒险一行。众亦怂恿之。朴遂允。由余另拟上庆邸公函，详述原委，所具奏折，即请庆邸专弁径达行在，守候恩命。折中具衔者八人，昆中堂冈领衔，以次叙列。庆邸接见朴君后，即将原折派弁驰递大同行在。时两宫正启銮幸太原，接到此折件，即命庆邸迅速入京，并未另简他人，但电催李文忠迅速到京会同办理。第驾幸太原时，竟将庆邸眷属全行携去，亦可以测上意矣。此八月初三日事也。同日，并派会衔入奏之八人为留京办事大臣，汉大臣仅余一人，实为惭幸。

初十日，庆邸入京，传谕明日午后一时，同在北城广化寺会面，并约赫德同来（庚申恭邸接见洋员即在此寺），余与诸大臣均到。河山风景，举目悬殊，不禁相对饮泣。款议须俟文忠莅京始能著手。先商之赫德，转告各兵官，先行开放各城门，俾四乡粮食、菜蔬照常入城，以维生计。并戒各国军队强占民房，抢掠奸淫，以保人格。赫德一一允诺。浃旬阴霾，已见一线曙光。此会诚大有造于商民也。赫德谓城内有外兵驻扎，可保无虞。附畿各州县镇市，闻尚有议和团勾串土匪、溃兵，肆行杀掠外人，啧有烦言。此事中国地方官应负责任。倘外兵出而剿洗，玉石俱焚，所伤实多。庆邸谓余曰："尔可行知顺属各州县，一律设防自卫。"儿忘却余已卸京兆任。余谓现任府尹王君培佑，不知逃匿何处。大、宛两县消息，亦复寂然，容即托人探访。庆邸莞尔曰："我以为尔尚是顺天府。但虽卸任，此事总得帮忙。"余唯唯。邸又嘱将此次会晤情形，详细拟稿，即日六百里驰奏（时电线已断）。昆相起而言曰："徐中堂桐以身殉国，从容就义，拟请附奏请恤。"庆邸勃然变色曰："徐相已死，可惜太晚了。倘早死数日，何至有徐小云尚书论斩之事。"因言十七日早间，徐尚书诸人已拿交军署。军机入见，传旨片交刑部，即行正法。荣相碰头吁恳，谓外边消息甚紧，京师岌岌可危，不宜骈戮大臣。即令有罪，亦须审讯明确。况本日系文宗显皇帝

忌辰，例应停刑，可暂交刑部狱中，讯明再办。上不允，而徐侍郎承煜已承命监斩。文忠退出殿外，与我相遇，即曰："今日又杀小云，骇人听闻。此人必须保全，他日议和亦得一臂助，拟与君再行请起，代为乞恩。"又曰："此数日间，吾二人亦犯嫌疑，恐难动听。不如邀同荫轩（徐桐字）、文山（崇绮字）四人请起，力量较大。君在此少候，我立约彼等即来。"先商文山，谓与小云虽无深交，亦无意见，可以同往。追约荫轩，渠冷笑谓文忠曰："君尚欲假作好人？我看此等汉奸，举朝皆是，能多杀几个，才消吾气。吾子奉命监斩，不能代乞请。"文忠废然而返，曰："事不谐矣。冥冥之中，负此良友，奈何！奈何！"此七月十七日事。小云诸人之命，实断送于此人之手。假使小云尚在，今日议事，多一解事之人，岂不甚善。渠死事遗折，我不能代奏。庆邸谈次，意极愤。余等闻之，均各怃然。此为全权入京第一次会晤洋员，商办和议之肇端，余故详为之记。

拳民虽恣睢暴戾，寻仇擅杀，然亦尚知敬重长官。余署京兆尹时，各城门、闹市均设神坛，虽亲贵大臣经过，喝令下舆行礼，不敢不遵也。独余车过时，知为顺天府，谓系父母官，转学西人举一手为礼。一日，余正在宅中与仲山尚书茗谈，仆人来言，有大师兄求见。延之入，立于阶下，持刚相名片一纸，谓现因会中人数太多，饔飧不给，所寓某寺与府中所设平粜局相近，拟借拨京米二十石备用。俟筹有钱米，即行奉还。余尚迟徊，尚书谓，彼等亦君之子民耳，不如给之。当即缮发谕帖，令其持向局中早该局委员浃洽，如数拨用。时天际浓云密布，大雨将至。该拳民仰天太息曰："我等亦系好百姓，倘上天早半月降雨，四野沾足，早已披蓑戴笠，从事力作，那有工夫来京作此勾当。"所谓"盗亦有道"也。翼日谒刚相，手出军机处交片一纸，系交仓场拨米三百石备用，嘱余就中划还，余谓将来平粜事竣，于报销册中声叙数语可耳，此时勿庸汲汲拨还也。

古语有之："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此言良信。当拳匪肇祸时，崇尚书礼时任步军统领，责司地面，与右翼总兵载公澜臭味差池。载公言之端邸，意欲甚之而未有间。适四恒歇业，两宫召尚书维持市面，尚书诿之于余，上意颇不怿。端邸以有间可乘，遂谋去公。言旨开去步军统领，以庄亲王载勋补授。勋固谄事端邸惟谨，而迷信拳教者也。步军统领又名九门提督，即古之执金吾，管理京师地面，权势重要，驺从尤极煊赫。公卸任之次日，以理藩院尚书入直，遇余于东华门，一同下车进内。尚书往昔入直，材官、箭手、左右侍从约数十人，每过九陌，软尘飞扬十丈，朝野群相艳羡。至是入内，侍者仅仆役二人，与余相似，意颇萧索。顾谓余曰："今日太不成局面。"余谓京师拳民充斥，弹压非易。提督一官，尤难称职。公已轻轻摆脱，岂不甚善？尚书默然。厥后，载勋任事，一味纵容拳匪，杀人放火，靡日无之，卒造成蒙尘之祸。各国公使在京议约，惩办罪魁，载勋首罹其殃，适为尚书替人。犹忆洋兵入城时，以尚书曾任提督，祸几不测。邸第为东城之冠，已为洋兵占据。原存四恒银七十万两，无从索回，只身寓西北城穷巷养疴。余曾往存问，尚书惟有太息。余曰："当日公若久任提督，则今日罪名恐不属之载勋矣余方为公贺，公何戚戚为？"

庆邸入京后，各官民避难离京渐次来归。大、宛两县由京西来谒。探知王京兆培佑尚在固安，函约来京，与余同见庆邸。王君贸然曰："此时北京太不成局面，各国弁兵纷纷占据，幸得邸堂到京，请令各公使速将洋兵全数移扎城外，不得在城内居住。"庆邸无词以对，旋即送客。继谓余曰："此人太不晓事，如何能作府尹！"即日专折，请以余补授。疏入允准，并令随同全权办理议款。又旬日，李文忠抵京，余遂秉承两全权襄办和议。京师每届冬令，贫民众多，顺天府向设粥厂，兼放棉衣。兵燹之后，库帑无存，不得已，电寄山东袁慰亭中丞、上海盛杏荪京卿，请各助棉衣裤五千套，即日运京。一面商之日本军官，索回禄米仓小米两廒，分设粥厂十余处。孑遗之民免受饥寒，私心稍慰。维时公约未定，俄使请另订俄约，先行结束东三省要案。各使不谓然，日本公使争之尤力。而俄政府不顾也，速电俄公使催促文忠办理。文忠亦以为可，速电行在，乞先允俄所请。虽两全权列名会电，每于发电后，始知照庆邸。一日将夕，庆邸忽令材官促余到府说话。时洋兵分据地段，下午七钟以后不能通行。翼辰往谒，邸以电奏阅看，并谓李中堂任意坚执，竟徇俄人之请，我可耽不起此项罪名。我拟奏劾之，尔可代削一稿。余沉思良久，笑谓邸曰：""急脉似宜缓受。此项电奏到西安，必难邀允，不过仍饬令两全权合并公约，和衷商办。今贸然奏劾，两宫必疑两全权先不和衷。文忠虽系重臣，究是外臣，邸则皇室懿亲。倘因全权不能和衷，生出枝节，贻误议款，朝廷责邸必较责李相为严。且目前正在用人之际，李相又为中外安危所系。邸纵奏劾，试想两宫能允许乎？既不邀允，试问两全权随时与各使议约，相见之下，何以为情。"邸云："然则如何？"余谓可将此案详细曲折情形缮函密寄西安枢府备查。此间仍和衷办理公约事宜。俄约一事，各国既不允另案先结，行在亦断不允许。于公义私情，庶几两全。事遂中止。李相亦微有所闻。辛丑三月，余奉简河南布政使。李相告邸，议约需才，会电留余，俟和议告成，再赴本任。五月，各国撤兵，交还驻兵地面。顺天府为日本军官驻地，该军官意颇留恋，不肯即时让出。余故使其长官闻知，饬令交还。甫经接收，即日移寓署中。督同两县查看屋宇，均尚完好。各房档案文卷，一无所有。署外照墙，日官告示张贴层叠。体制攸关，爰饬两县以修理墙壁为辞，漏夜洗刷净尽。翼日，余出署，即有原驻署中之日官带领兵士以拜谒为名，径至署内，逐一查勘。继见甬壁上彼等所出示谕均已除去，颇为惊异。盖彼不料余进署如是之速，办理各事又如是之整肃也。旋奉修理跸路工程之命，同被命者张都御史百熙（后升尚书）、桂侍郎春、景侍郎沣。从事匠作者又三月余。时两宫已由西安启銮，初拟由潼关北渡。继改道先至汴梁，俟万寿后

再行回京。庆邸忽奉电旨，速往开封祝厘。意恐各使尚有违言，须庆邸到汴面询底细。邸意迟疑，嘱余往商李相，代为一决。时李相已移居私第，病莫能兴。闻余来，延入卧屋相见。余谓："庆邸现奉召入汴，人心颇为惊皇。"李相谓："两宫召邸，大约不放心来京，庆邸不可不去。"余故谓现在中堂抱病，庆邸倘再离京，若大京师，何人主持，似多未便。公强起曰："可告之庆邸，京中议约及译署事，我任之；地方事，尔任之。庆邸可放心前去。总之，庆邸不去，两宫不来。"言尽于此。余转告庆邸，遂定期就道。讵启行之日黎明，各官均在西车站齐集恭送。倏见杨莲甫观察神色仓皇，就余言曰："昨夜外部侍郎徐进斋忽焉病逝。中堂三更呕血盈碗，神智昏迷。邸堂将行，此后外交事何人承任？"少焉，庆邸到站，即将侍郎病故、中堂呕血升余一一告知。庆邸颇惊诧。火车开行有定时，难以久留，匆匆上车去。但嘱我辈小心办事而已。先是，李相宣言："陈筱石外放藩司，我不赞成。目今外交才少，此人应留京大用。"余闻之，切切私虑，以汴藩夙称优缺，京僚获简，不啻登仙。若改京职，依然清苦，讵穷命应如是耶。今进斋病故，外部侍郎一席，佥谓非余莫属，姑且听之。讵事有出意外者，武进某京卿，外交、财政均其所长，而尤醉心督抚。一闻进斋之耗，恐被特简，特密电西安政府，谓那琴轩侍郎曾任斯职，必堪胜任。进斋遗折上，琴轩果奉简矣。适跸路工程将次竣工，命余赴汴藩新任，在中途迎銮。未即启行，李相骑箕仙去，两宫震悼。庆邸甫抵汴，即命迅速回京。余闻邸将回，不能不在京稍候。又虑邸到京后，留我襄办俄约。未几，又奉署理漕运总督之命，位列封圻，庆邸亦不便强留。爰即南行，在河南宜沟驿迎銮。两宫召见，嘉劳有加，即日真除。送驾至直隶磁州，跪安后，折回汴梁。取道徐州，赴淮浦接篆任事。余遂为外吏矣。时辛丑年十二月事也。

辛丑和约，肇于庚子之乱，条款之酷，赔偿之巨，为亘古所未有。当时主款议者，几为众矢之的。旁观不谅，责备之严，诚不足怪。庸讵知当局之负诟忍尤，艰难应付，有非楮墨所能罄者。当庚子七月廿一日，两宫西行，各国军队入京，庆邸随扈，因病留滞怀来县。适奉全权之命，八月初十入京。合肥李文忠早经奉命来京议约。甫卸粤督任，权寓沪上，直至闰八月十八日始到京。先行传见税务司赫德，遍拜各国公使。各国统兵大臣，尚未能接见也。此为议和之始步，各公使与各军官先行商酌条款。有此国以为是，他国以为非者，有各公使以为然，而各军官否认者。类如驻兵及防护使馆，拓充守卫使馆汛地，并营建炮台、兵房等事，均由军官主议者，各使不得干预。纷纷扰扰，三月有余。迨议款粗有成局，各使遣员来告，并出示草案，谓向各军官苦口商酌，竭力争执，始允如此定议。明知条款之酷虐，但中国铸此大错，亦实无可如何。现有一言奉告，将来条款送到，中国政府万不可一字驳复。须知我等公使责任在重修旧好，各军官则穷兵黩武，意在直捣西安。中国政府若允照款议，自奉旨之日起，战事即为结束。各军官但办交地、退兵等事，军费大宗，即于此日截止。随时再由中政府与各使妥商节目，徐图补救大纲之所不及，岂非轻而易举。若一时嫌条款酷烈，不允照办，各军官闻之，群相起哄，诚恐兵事一起，动员令一发，为害胡可胜言。比时各公使竭尽能力重订议款，原有各条款自难删去，不知又增出几许条件。试问中国尚能领受乎？即幸而仍照原款定议，但经此波折，不知又费几许时日。即以兵费一项而论，恐又加增数百万以上。两全权以各使所论各节，意在关切而非恫喝，爰即密电行在备案。开议之日，先期由领袖日斯巴尼亚公使来照，谓该使馆廨宇狭隘，坐位无多，来宾请以十人为限，意极骄蹇。维时李文忠公病卧贤良寺寓所，不能莅会。庆邸约余及那琴轩相国（时官户部侍郎），并法、英、俄、德、日五翻译偕赴日馆。各公使与参随各员咸集。首由领衔日使将约文节略朗诵一过，面交庆邸。邸答以今日承各公使面交和约一件，容即电奏西安行在，俟奉有电旨，即行恭录知照，随将来件交余收存，辞各公使出。各使亦不远送，意谓此乃中国求成也。庆邸谓余曰："端王等迷信拳匪，肇此大祸。今日会议席间令我难受。我为国受辱，亦复何说。尔速将各使交来条约，送请中堂阅看。即日会衔电奏行在，冀邀俞允。此事今日必须办竣，电奏稿不必送我酌定；但于发电后抄稿送阅可耳。"辞甫毕，匆匆乘舆去。余回顾那相，讵知感受他项激刺，兼在使馆中为炉火蒸薰，出馆复经朔风扑面，寒热大作，登时患病，不能偕往。余只身往贤良寺，始知文忠病迄未愈，不能见客。当以此事紧要，讵能延误？商之杨莲府同年（时以道员充文忠幕，后官直隶总督），先将条件呈文忠一阅，再行请示方略。莲府笑谓余曰："中堂此时沉沉昏睡，约件集三寸许。讵能一一过目？不如由老先台代拟电奏稿，呈中堂阅定，即行电发，较为便捷。"余以事体重大，讵可擅便，莲府复曰："军机迅急，间不容发。今日不办，万难推到明日。此稿宪台不拟，试问何人敢拟？"余正踌躇如何下笔始能动两宫之听。文忠之四公子季高世兄出谓余曰："家君昨日曾经说过，此次奏件须用重笔。"余笑答曰："如用重笔，只好请出宗庙社稷，方可压倒一切。"爰即本此意拟一电奏稿，交季高送入卧内，请文忠阅定，即刻电发。迨电讫，余抄稿持送庆邸阅看，时已午夜。化干戈为玉帛，此其发端。至今思之，阅时已二十五年，情事犹如在目前也。

当和约电奏寄到西安，两宫逐一阅视，以偿款数目太巨；惩办罪魁太重；德使克林德建碑京师，有关体制；防护使馆，将六部、翰林院划入界内，堂子祀天重地，亦须迁移，其他各款种种苛求，坚不允行。荣文忠公婉言力陈，以事机迫切，非俯允不能弭患。慈禧愠甚，谓请皇上斟酌，我不能管。次日，北京全权电催，以各使专俟准驳确信，以定师行进止。文忠复据以上陈。慈禧谓："两全权但知责难于君父，不肯向各使据情据理力与争辩。我既不管，皇上亦不管，由你们管去罢！"言毕，将电稿掷地。文忠皇恐万状，不敢再陈，惟有伏地

碰头。皇上徐曰:“尔等亦勿庸著急,明日再说。”文忠回邸,私议视此情状,明日上去亦无结果,惟时全权电信又到,情形迫切。文忠喟然叹曰:“此事责任在我,惟有淡中著笔,从权办理,庶几有济。默视慈禧之意,未尝不知非允不可。不过允之一字,难以当面说出。”越日入见,此事暂不提及。先将他事请旨讫,继云:“前日两全权电奏之件,已阅数日,刻间又有电来催,前已面请圣旨,可否由奴才等下去酌拟一稿,呈请改定,再行电发?”慈禧默然,继而曰:“如此亦好。”文忠退出,即与枢府诸公查照来电之意,大致以宗庙社稷为言,姑为允准。拟具电旨,不敢再请起面呈,即交内奏事处总监,呈请睿鉴。旋传旨:“知道了。文忠得旨后,即行电发,京中即日接到。知照各国公使,和议遂由此定局。此系庚子十二月杪之事。迨辛丑十一月,余奉命迎銮,在河南彰德行在,获见文忠,文忠为余缕述之。并云:“尔等在北京应付各公使,所处极难。我在西安于两宫前委曲求全,得以了结此事,所处更难。今幸回銮在途,河山如故。然一思去年纵拳诸公铸此大错,其肉岂足食乎?”

和约第二次开议,惩办祸首。各公使订期在英馆齐集。该馆屋宇轩敞,并不限定中政府预会人数。维时李文忠公病愈,与庆邸同入坐。随往者仍那相与余及翻译各员,与上次相埒。全权中坐,各使环坐。余与那相坐于全权之后,各使对我情谊较为联络,礼貌亦较前次恭谨。英使首先发言,谓:“今日特议严办祸首一条,有名单一纸在此。但某意此案罪魁,确系端王一人。若能将端王从严处置,其余均可不论。不知全权之意如何?”庆邸谓:“端王系皇室懿亲,万难重办。各国亦有议亲议贵之条,此事断不能行。我前日于私邸曾对诸君说过,诸君亦无他议,何以今日又复申此说?”英使笑曰:“我亦知其办不到也。”言次将单开各员名及所拟罪名,逐一朗诵,请中国照办。单内人多,难以备录。中如庄王载勋、右翼总兵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山西巡抚毓贤,均请从重论,余以次递减。全权告以庄王、毓贤诚有罪,总兵英年当时并无仇洋实权,不过联衔出有告示,原难辞咎,但讵能正法?至重不过斩监候罪名。至赵尚书舒翘,仅随刚相往近畿调查情形一次,所居地位亦无仇洋之举,更无罪之可科。即谓其不应附和刚相,革其任亦足蔽辜,讵可重论?各公使亦唯唯。文忠复谓:“前数日诸位所言罪魁,并无启尚书秀、徐侍郎承煜在内,今日忽将二人加入,此是何意?”词未毕,义公使起而言曰:“某前日谒中堂于贤良寺,曾问徐侍郎为人如何?中堂告余曰,此人不好。七月初三,监斩许侍郎景澄、袁太常昶,即是他;十七监斩徐尚书用仪等,也是他;二十一日,两宫西狩,逼令其父徐相国桐自尽者,又是他。此种人,中国不办,各国只好代办。”至启秀之罪,日公使亦获有凭据。文忠愕然曰:“我不过随便一句话,尔竟据为实录。”庆邸以他语乱之,义使始无词。时已傍夕,各使谓,今日开议此案,未能议结,殊为可惜。请先散会,明日再具照会。庆邸出馆时,私谓余曰:“看此情形,英年、赵舒翘或可减罪。”讵越日,各使联衔照会送到,坚执如故,不能丝毫末减。而德使复怂恿其统帅瓦德西,以急下动员令相恫喝。厥后均如来照办理,罚如其罪者固多,而含冤任咎、舍身报国者,不得谓无其人,只有委之劫数而已。

戊戌变政后,慈禧临朝训政。电召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文忠公入辅,命以大学士管理兵部事务,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所有近畿各军统归节制,责任优隆,仿佛惠邸之于咸丰朝,恭、醇两邸之于同治朝。公以余为兵部司员,素谙兵制,特派赞襄戎政一切事宜。余受知最深,谊应赞助。顾有不得不长虑却顾者,窃以枢臣既操用人之权,不宜更预征伐之柄。地近则侵官,功高则震主。虽云殊遇,实蹈危机。爰具呈谨辞特派差使,并请公具折力请收回节制各军成命。呈中有句云:“此日之责成既重,他日之责备必严。九重之威福无常,四海之人心难餍”等语,其他则余忘之矣。文忠接呈后,即谓余云:“君所言于理甚正,爱我尤深,极可佩感。奈余昨奉命时,两宫谆谆付托,不准固辞。并拟特赏佩遏必隆刀,以肃纲纪而慑群慝。余已碰头力辞。今若再行陈奏,复何说之辞。”上意谓近畿各军,如宋庆毅军,辈行最老;聂士成淮军,勤于操练;董福祥甘军,骁勇好斗;袁世凯新建陆军,专尚西操。各有所长,而均各不相下。非有人督率而鼓励之,不足以集其长而收厥效。嗣复命名武卫军,分为五军,聂士成前军、董福祥后军、宋庆左军、袁世凯右军,公自统中军。训练十年,庶几缓急有备。余复密上一呈,略谓:宋庆、聂士成、董福祥均系百战骁将;袁世凯兵事阅历较浅,然意重西操,亦足于湘淮各军暮气之后力求振作。该员等专以练兵为责,固可日起有功。若中堂所处地位与彼等不同,晨参密勿,午理部务,夜见僚属,傀焉日不暇及,试问尚有何时得以细柳立营,都堂肄武?似不若中军但立一最高幕府,仿前代旧制,更番调各军入卫。凡调京操练者,即为中军。彼服其劳,我享其逸;彼分其任,我合其群。相习相亲,庶可收指臂之效。文忠初亦谓然。嗣以武职员弁多所干求,同事者又各利其用。董君福祥复荐其挚友张君俊充任翼长,而中军遂立,日与各军相周旋。文忠间数日一临位,卒以事冗神疲,适形其苦。余偶一谒见,公辄云:“悔不用尔条陈之言。”

文宗晚年,肃顺用事,专权纳贿,盈廷满汉大臣,均仰鼻息。新城陈子鹤尚书尤谄事之。荣文忠之先德,以总兵殉金田之难。公以羽林孤儿,服官工部。一日,内廷某殿角不戒于火,文忠适进内,随同驻门侍卫、护军等,抢先救护。文宗遥见一衣绛色袍官员,询是何人。御前大臣查明,以公名对。即蒙召见,并询家世。知三世为国捐躯,嗟赏久之。未几,户部银库郎中缺出,由各部保送人员候简,遂蒙朱笔圈出。尔时肃顺任户部尚书,与陈尚书均与文忠先德有世交。肃顺喜西洋金花鼻烟,京城苦乏佳品。尚书侦知文忠旧有此物,特向文忠太夫人面索。太夫人以系世交,儿辈亦望其嘘拂,因尽数给之。尚书即转赠肃顺,并以实告。肃顺

意未餍，复向文忠索取，瓶之罄矣，无以应付。肃顺不悦，以为厚于陈而薄于己。文忠无如何也。文忠好马，厩有上驷一乘，特产也。肃顺亦命人来索，公复拒之。综此两因，肃顺大怒，假公事挑剔，甚至当面呵斥，祸几不测。公请于太夫人曰："肃顺以薄物细故，未遂所欲，嫉我如仇。此官不可做矣！"遂援筹饷例开银库优缺过班，以道员候选，闭门闲居以避之。未几，八音遏密，肃顺由热河护送梓宫回京，内外臣工参奏，奉严旨论斩。行刑之日，文忠先赴菜市口候之。肃顺下车仰天大骂，咆哮不休。狂悖如此，可想见当权时之气焰。公目睹其就刑，公愤私怨，一旦尽释，特往酒市一醉。厥后陈尚书因肃顺牵累，为御史奏参，查抄发遣，借寓三藐庵僧房。文忠往视，讵寺僧势利，仅给破房一大间，四方风动。时已冬令，尚书犹著棉袍。谓文忠曰："肃顺获罪，与我何干。不料亦为人陷害。往时至亲密友不少，迄无人来看我。难得世兄雪里送炭，感激之至。天气渐寒，身边尚无皮衣，即日须往新疆，川资全无所出，世兄能为我一谋乎？"文忠慨允之。尚书所住房，以敝帏隔成内外间，尚书夫人在内嘤嘤而泣。文忠请见，夫人曰："我无颜面见世兄。我早知肃顺凶狠，必贾大祸，力劝尔伯父不可与之交往。弗听我言，至有今日。现在悔已无及，不特家产尽绝，尚要充军万里。"言讫泪随声下。文忠黯然不乐者数日。尚书后抵伊犁戍所，卒为回匪戕害，论者惜之。文忠又谓，以相法言，肃顺长身玉立，鸢肩火色，头部上锐下丰，全系火形，五行火形最少，亦最贵。但忌声嘶，肃顺豺声，是以不克善终。并谓满司员后官一品某君，形貌与肃顺相似云。

国家大政有二：曰行政，曰治兵。综光绪一朝，荣文忠公实为此中枢纽，文忠没而国运亦沦夷。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斯言岂不谅哉。穆宗崩逝，德宗入承大统，圣躬仅四龄耳。文忠时以工部侍郎、步军统领兼总管内务府大臣。内务府一差，权位与御前大臣、军机大臣三鼎峙。御前班列最前，但尊而不要；军机则权而要；内务府则亲而要，武侯出师表所谓"宫中府中，俱为一体"也。文忠负权略，敢于任事。当穆宗上宾时，夜漏三下，两宫临视，痛哭失声。内务府诸臣均在殿前屏息伺候。少顷，慈禧语慈安曰："事已如此，哭亦无益。我们回去歇歇罢。"文忠跪奏，谓："此间尚有宗社大事，须两宫主持，万不能回宫。请召军机、御前并近支亲贵入见。"两宫命文忠传旨。适恭邸已到，贸然云："我要回避，不能上去。"不知其用意所在。枢臣文文忠祥扶病先至，宝文靖鋆、沈文定桂芬、李文正鸿藻继到；同入承旨，德宗嗣立。醇邸闻之，惊惧失常度，昏扑倒地。懿旨令扶出，横卧殿角，无人看顾也。登时凄皇惨状，迨不如庶民家。御前大臣夤夜迎德宗入宫。恩诏、哀诏，例由军机恭拟。文定到稍迟，由文文忠执笔拟旨，因病不能成章。文忠仓卒，忘避嫌疑，擅动枢笔。文定不悦，而无如何，思以他事陷之，文忠亦知之，防御尤力，两端遂成水火。文正与文定不相能，颇右文忠。党祸之成，非一日矣。某月日黔抚出缺，枢廷请简，面奉懿旨：著沈桂芬去。群相惊诧，谓巡抚系二品官，沈桂芬现任兵部尚书，充军机大臣，职列一品，宣力有年，不宜左迁边地，此旨一出，中外震骇。朝廷体制，四方观听，均有关系，臣等不敢承旨。文靖与文定交最契。情形尤愤激。两宫知难违廷论，乃命文定照旧当差，黔抚另行简人。文定谢恩出，惶恐万状。私谓："穴本无风，风何由入？"意殆疑文忠矣，然并无影响也。南中某侍郎（后官至尚书）素昵文定，与文忠亦缔兰交，往来甚数。文定嘱侍郎，侦访切实消息。侍郎遂诣文忠处种种侦视。文忠虚与委蛇。一日，侍郎忽造文忠所曰："沈经笙真不是人，不特对不起朋友，其家庭中亦有不可道者。我已与彼绝交。闻彼甚君甚，因外简黔抚事，谓出君谋，常思报复，不可不防。"文忠见其语气激昂，且丑诋文定至其先世，以为厚我，遂不之疑，将实情详细述之。侍郎据以告文定。从此结怨愈深。

会京师大旱，谣言叠起，谓某县某村镇邪教起事，勾结山东、河南教匪，克期入京。九门遍张揭帖。贝子奕谟据以面奏。两宫召见醇邸，询问弭患方略。醇邸因德宗嗣服，开去一切差使，闲居日久，静极思动。奏请电调北洋淮军驻扎京师，归其调遣，以备不虞。文忠为步军统领，方在假中，醇邸所陈方略，一切不得知也。以讹言孔多，力疾销假，出任弹压。两宫召见，谓京师人心不靖，浮言四起，诚恐匪徒生心，拟调北洋淮军入卫。文忠力陈不可，略谓京师为辇毂之地，旗、汉、回、教五方杂处，易播流言。臣职司地面，近畿左右，均设侦探。如果匪徒滋事，讵能一无所知？倘以讹言为实据，遽行调兵入卫，迹涉张皇，务求出以镇定。事遂寝。醇邸闻之怒甚。文忠后知前议出自醇邸，亟诣邸第，婉陈一切。而醇邸竟以闭门羹待之，交谊几至不终。内务府大臣一缺，亦遂辞退。文定知有隙可乘，商之文靖，先授意南城外御史条陈政治，谓京师各部院大臣兼差太多，日不暇给，本欲藉资干济，转致贻误要公。请嗣后各大臣勤慎趋公，不得多兼差使。越日，文靖趋朝，首先奏言宝鋆与荣禄兼差甚多，难以兼顾。拟请开去宝鋆国史馆总裁、荣禄工部尚书差缺。时慈禧病未视朝，慈安允之。时论谓国史馆与工部尚书一差一缺，繁简攸殊，讵能一例？文靖遽以朦奏，意别有在。然文定意犹未餍，复摭拾文忠承办庙工，装金草率，与崇文门旗军刁难举子等事，嗾令言官奏劾，交部察议。照例咎止失察，仅能科以罚俸，加重亦仅降级留任，公罪准其抵销。所司拟稿呈堂，文定不谓然。商之满尚书广君寿，拟一堂稿缮奏，实降二级调用。文忠遂以提督降为副将，三载闭门。未几，文定病逝。醇邸笃念旧交，欲奏请起用。文忠笑却之。适德宗春秋已富，试习骑射，醇邸备有上驷八乘，作为文忠报效。奉旨赏收，加恩开复处分，旋补授京旗都统，骎骎大用。又为枢臣礼亲王世铎等所裁抑，外任西安将军。甲午万寿庆典，特令来京祝嘏。维时中日战起，京师震动，居民纷纷迁徙，流言遂多。步军统领福相国锟病不治事，人心皇

皇。恭邸重领枢廷,扬言于众,谓:“九门提督非借重仲华不可。”公谓提督一差,十年前曾任过,方今国家多难,本不敢辞。但昔为宝、沈媒蘖朦奏,先开去工部尚书。今如以尚书兼差,始能承命。否则,愿回西安本任。迩时无尚书缺出,不得已奏请以步军统领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翼年乙未,遂任兵部尚书。丙申四月,以协办大学士驰往天津查办事件,兼阅小站、芦台军队。凡袁世凯新建陆军、聂士成淮军,均归节制,戊戌新政之前文忠奉命以大学士署直督兼北洋大臣。

八月,慈禧训政,召文忠入辅,兼督武卫五军,宋提督庆豫毅军、董提督福祥甘军,亦归节制。督练甫年余,庚子拳教启衅,翠华西幸。文忠初命议款,继命赴秦,仍直军机。和约签字,固由两全权因应咸宜,而文忠造膝密陈,委曲求全,厥功尤伟,外廷不得而知也。回銮后,奏设政务处,百废待举。不幸鞠躬尽瘁,希踪武乡。窃尝论之:甲戌德宗入承大统,仓卒之际,文忠实预其谋。己亥大阿哥几干大位,危疑之际,文忠能寝其议。综计一身仕止存殁,实与光绪一朝相终始。文忠逝后不数年,两宫龙驭上升,国体亦遂改革。白发老臣,荒江卧病,追维昔款,不知涕之从何出云。再以上所言,半系亲闻之文忠者,不敢一字假托也。

荣文忠公精柳庄术。光绪丙申五月,余随公赴天津查办事件。公谓余,五年内必邀大用,时尚未补主事缺也。迨庚子升京兆尹,辛丑持节淮浦,适符五年之数。嘉定廖仲山尚书,余娅兄也。丁酉七月由仓场侍郎升任左都御史兼总理各国事务行走,与公同署办事。一日,公忽谓余曰:“昨见仲山额上紫气透顶,相书主外简封疆,内升清要。昼日三接,恩遇优隆。然其驿马并未发动,或者入直军机。不出数日,定有分晓。”甫及五日,尚书果奉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公与许筠庵师应骙(时官都御史),奉派密云查办事件。奏调余及恩君良(号骏叔,时官兵部职方司掌印),筠师奏调刑部司员左君绍佐(号笏卿,后官御史,外简广东南韶道)、陈君昭常(号简墀,后官吉林巡抚)为随带司员。治事之暇,公谓:“左君性情正直,遇事不肯迁就人,人亦不乐就之,与侍御一官最宜,必任监司。”谓陈君相貌丰腴,将来可望大用,财运尤佳。余谓:“骏叔何如?”公曰:“骏叔才气开朗,满洲人员中亦少见。论其作为,虽那桐、端方亦不过如是。惟紫须黄目,与相不称,将来命运,究不及那、端”等。后恩君洊升副都统。庚子之变,赍志以没。又本司同事某君已记名一等,以道府用,佥谓指日必邀特简。公谓此级人面部下半瘦削,且左偏,相法最忌。能保首领,已属万幸,且运行已终,讲不到外任之事。未几,值庚子之变,其父某侍郎拟殉国难,正犹豫徘徊间,某君叱之曰:“不死何待!”急推其父入井中。邻人深恶之。后洋兵入京者,驻侍郎宅内,知其不孝,竟遭枪毙。公有先见之明,历历不爽又如此。

国朝官制,军机处为最要,始设置于雍正朝,历五世至咸丰。尔时天子当阳,乾纲独断。任是差者不过秉承意旨,撰拟诏谕,靖共夙夜,即为尽职。文宗末造,洪杨倡乱,糜烂至十六行省。每遇疆吏奏报及统兵将帅六百里加紧奏牍纷至沓来,日不暇及。文宗每日召见枢臣,询问方略。佥云:“敬候皇上训示,不敢妄参一议。”闻某中堂年已衰迈,造膝时久,俯伏青蒲,竟至鼾声大起。文宗闻之太息,但令内侍扶出,不忍加以责备。卒由上当机立断,某事如何处分,某股贼匪责成某大臣剿办;某疆吏有意推诿,力加申饬;某将领剿匪出力,破格奖励。一一处分讫,枢臣承旨而出。当时圣躬忧劳如是。厥后两宫垂帘,亲贤夹辅,一国三公,事权不无下移。各有声援,党祸遂因之而起。同治末年,穆宗亲政未久,龙驭上宾。德宗冲幼,仍请两宫垂帘。比时恭邸领班,长白文文忠、宝文靖、吴江沈文定、高阳李文正,均一时贤辅。第和而不同,虽为美政,卒至群而有党,未克协恭。文忠多病,文靖但持大端。当时推吴江主笔,高阳不肯附和。吴江势孤,急召门人湘抚仁和王文勤相助。仁和赋性圆融,不敢为左右袒。吴江病逝,高阳柄政,意在延纳清流,以树羽翼。南皮张香涛阁学(后升大学士)、丰润张幼樵侍讲(后升学士署副宪)、宗室宝竹坡学士(后升侍郎)、瑞安黄漱兰侍读(后升侍郎)均以清流自居,慕东汉士风,辄以平章国故,摩厉群僚为己任。文正一一延揽。假借讲官之力,排斥异己,仁和竟不安其位而去。当时清流横甚,文正亦为所挟持,声望顿为之减。法越事起,朝野佥责枢府处置失宜。甲申三月,适奉严旨,枢廷五大臣全行退黜,降罚有差,北屋为之一空。诚百余年来未有之事。另简礼亲王世铎、阎丹初、额小山两相国、张子青尚书(后升大学士)、孙莱山侍郎(后升尚书)同直军机。诸臣均不谙内廷规制。越日,复命前充军机处领班章京仁和许星叔侍郎(后升尚书)入直。时内政清明,八方无事,饶有太平气象。然借海军为名,营建园居,糜款至数千万,亦枢臣将顺之过也。

朝鲜事起,中日失和,时则许尚书已物故,阎、张、额、孙诸大臣先后退出。甲午冬,仍起用恭邸暨高阳李文正、常熟翁文恭两相国。丁酉,高阳病殁。戊戌春,贤王薨逝,常熟被逐,朝局又为一变。八月训政,特召直督荣文忠公入京柄政,并统武卫五军。庚子民教启衅,两宫蒙尘,卒能钟簴无恙,法驾回京,固由两全权因应咸宜,而文忠造膝密陈,默回天听,其功为尤巨。盖枢府得其人则治,不得其人则乱。此中机括,间不容发。迨文忠病逝,继任非贤,争权纳贿,伐异党同。不及十年,大盗窃国,阳借共和之名,暗窥神器。国既不存,而军机处三字,亦遂无人过问矣。

从来报施之说,儒者不废。无心求报,其报愈神。前在蜀幕中谈及文诚在籍治乡兵办贼、毁家纾难事。公慨然曰:“昔年袍泽效命疆场者,不下数千人。久思奏请优恤,立祠飨祀,曾倩王壬秋孝廉代拟一稿,不合奏疏体裁,搁置未用。忽忽又数年。久窃高位,无以慰死者于地下,言之心怛。尔时公并未命余削稿,即余亦无心见好于死绥诸君子也。”第年少好事,特就公所述大概情形,率成一疏呈阅。公谓中后段文义悱恻缠绵,

微嫌前段叙事尚与当时事实未能符合，因略加改窜。并将唐中丞炯前在川所带援黔各军阵亡将士，一并叙人。另行清稿交缮折处缮发。由拟稿至封发，时甫三日。折弁回，已奉旨：准于死事地方建祠。昔日黄沙白骨悉化青磷，诚宇宙间至惨之事。至是而春秋享祀，获以升俎豆而荐馨香，公心为之大慰。继余辞公北上，适经某逆旅，夜中梦至一官廨，堂上设公案，中虚一位，余旁坐，案左右陈列各名册，高可盈尺。堂下武装军士累累，群向余叩首讫，欢欣鼓舞而去。醒后语计偕马君柘村。马君曰："君殆积有大功德，故得此梦兆，今科必中无疑。"到京应试，首场第一日，夜三鼓，接到题纸，首题为"子张问行"，全章节目层出，头绪纷烦，略一构思，竟无从著手。自维久惯落第，恐又虚此一行矣。姑假寐，忽梦中有人告曰："速起。"天甫明，正拈毫属稿，第觉笔尖飞动，不假思索，汩汩其来，三艺一气呵成。冥冥之中，殆有神助。二、三场亦如之。榜发果获售。后二十六年余升授川督，请假回籍省墓。戊申元日敬谒文诚公祠，昭忠祠即在其右。入祠虔拜，不觉百感交集。时唐鄂生中丞丈致仕家居，约余于文诚祠相见。余述兹事始末，中丞亦为嗟叹不已云。

余与嘉定廖尚书寿恒，先后随任黔中，同为泰和周氏婿。嗣缔姻钱塘许氏，又系尚书作伐。许夫人为尚书夫人之胞妹，重重姻娅，交谊弥敦。尚书由翰林洊升卿贰，扬历遍六曹。第宅东华门外，东偏有余屋数楹，约余同居。地近觚棱，远隔南城十余里，可谢绝一切酒食征逐。散衙之暇，得以半日读书，尚书之赐也。以文字受主知，凡春秋二试暨殿廷考试读卷、阅卷各差，无役不从。第尚书不专以文学擅长，尤能洞达政术，力持大体。丁文诚前官蜀中，改订鹾章，剔除中饱，百余万尽数归之公家。奸商不便，屡嗾言官条列细故，冀翻旧案。适蜀中另有他事，上烦圣虑。甲午夏，命尚书与满洲某尚书驰驿查办。溯川盐改章之初，文诚但持大纲，其间恤商便民，酌盈剂虚一应事宜，均前四川建昌道升任滇抚唐中丞炯力主其事。中丞先德湖北布政使威恪公树义，与某尚书父某巡抚同官鄂省。维时武昌不靖，滇督吴文节公移节湖广，奉命督师，檄威恪另领偏师杀贼。时兵饷未集，应展师期。某巡抚惎文节，兼嫉威恪，连檄催战。文节愤甚，径往黄州授命，威恪亦殉节京口，军势为之一挫。曾文正公为文节弟子，腾章上诉，并陈某巡抚种种陷害状。严旨责问。某巡抚畏罪自裁。此咸丰初年事。不图某尚书今日乃积矢于中丞，检查旧案，吹毛索瘢，全案几为翻覆。尚书力持不可，谓此案如铁铸成，久经风雨，迄不动摇，后之人惟须率由旧章。公家已收无穷之利，即有一二承办之员奉行不善，但当补偏救弊，济法之穷，而不可首先坏法。议遂寝。虽触满尚书之怒，不顾也。尚书官译署久，一领京仓，旋升台宪，遂擢礼部尚书。甲午中日一役以后，政府意见不无差池。常熟逐去海盐，特保尚书人枢襄助为理。刚相惎之。戊戌夏，常熟被逐，尚书势遂孤。时仁和在政府，与尚书情谊甚笃，而旨趣不同，每语人曰："吾党中人，仲山火气太重。可想见正色立朝之概矣。"变政事起，荣文忠公入领枢垣，一意扶持善类，尚书安于位者年余。迨文忠有事东陵，刚相遂以他事中之。枢、译两差，先后开去。庚子中外肇衅，董军与拳匪大逞淫威，东半城尤甚。徐相国桐、孙文正家鼐第宅，悉遭抢掠。余适任京尹，移居府署，第与尚书同居十二年，岂可不顾而去，遂约尚书暂时同寓署内，以避凶锋。二忠授命，谣传尚书亦有嫌疑，几遭不测。两宫西幸，尚书避乱昌平。两全权入京议约，余再为府尹。爰派弁持护照，迎尚书来都，相见怃然。扁舟南下，获遂莼鲈之愿，亦云幸已。年华荏苒，尚书久骑箕尾，余亦衰病侵寻。刻以公子君时避兵来沪，枨触余怀，昔梦前尘，历历在目。不觉其词之芜而感之深也。

尝读《论语》，于令尹子文之忠、陈文子之清，低徊往复，不能置之于怀。求诸近世，于吾乡丁文诚公，如或遇之。公起乡兵，毁家纾难，厥后率师勤王，褒奖之诏凡六下，惩办私出内监安得海，中外震惊，勋名尤为赫赫。侯家林、贾庄两次合龙，省费以数百万计，均东抚任中事。督蜀时奏改盐法，剔除中饱，百余万悉数归公。虽奸商勾结言官，腾章奏劾，谣诼繁兴；至钦派大员查办，初革职留任，继以三品顶戴署任，继以四品顶戴署任，卒赖朝廷鉴公无他，始终倚畀，绩用有成，可谓忠矣。以上数大端，彰彰在人耳目，勿庸覼叙。至公之清，有非他人所能及，亦非他人所及知者。余谒公于蜀中。蜀为天府，地大物博，总督名位煊赫，宜其取精用宏矣。讵知公一清如水，夔关每岁例解公费一万二千两，川盐局筹定每年公费三万两，均一介不取。所入者仅恃养廉一项。官虽制府，每年止养廉一万三千两，不及江苏、河南巡抚养廉之数（两省巡抚廉银每年万五千两），自奉部章减成发给，实计所得仅一万一千两。藩司按月分解不足千两，一切幕僚薪工，均取给于斯。加以公自奉甚俭，待人甚厚，亲戚故旧所识穷乏，希冀恩泽者不计若而人。公日在窘乡，曾备衣箧一，用印文封固。每值缺乏，命材官赍入质库，质银二百金济急。俟廉银收到，即行取赎。曾见厨役向公索帐，出言不逊。公忿甚，欲驱遣之，而又无钱清还旧欠。正拟持衣箱付质库，适成绵道王莲塘观察源来见，审公气色改常，徐谓曰："公何忧之深也？"公谓："实不相瞒，刻与厨役淘气。藩司本月廉俸尚未送来，我又不便函催，是以窘耳。"观察回署函知藩司，立将廉银送到，乃得解此纠结。合署幕僚佩公清风亮节，均能敦品，各自刻苦。每值年节及公诞辰，群相趋贺，至不能备官衣，但以双靴一帽，支应典礼而已。公自奉每食四簋，而宾、祭独丰。平生嗜好与和峤适相反，身后一棺，萧然几不能自给。呜呼！晚近以来，沽清名以欺世者多矣。实励清节如公者，吾未之见也。乃叹公之忠不可及，公之清尤不可及。

仁和许恭慎公，武林望族，科第传家，一时乡里有"五凤齐飞入翰林"之誉。公以壬戌进士殿试，高列二甲第二名，例用庶常，时充军机章京。南天烽火，飞书

羽檄。沿江各将帅一切进止征调，均取决于中枢。公仰承旨意，俯筹方略。邸枢各堂，倚为左右手。公亦感激驰驱，虽列上第，仍呈请归中书本班兼军机处行走。仲父文恪公以公不入玉堂为憾，公弗顾也。甲子五月，简放福建乡试副考官，时八闽未靖，疆臣疏请暂停考试。继而兵事粗定，仍请如期举行。得旨：正考官仍著原派之员去，副考官另简他员。而公留京不遣。翼日入直，恭邸一见即道歉曰："昨福建副考易人，惭无以对君。只因江南军事得手，金陵省城即日可望克复，论功行赏，枢府必有许多应办之事，非君莫属。故特奏留君襄赞一切；典试学差，下科再行倚重。"公无如何也。未几，南京克复，捷音到日，时已过午。公与直班王大臣均未敢直，遥见外奏事处司员，手捧鸡毛檄文，由景运门入乾清门，面交内奏事处宫监，恭呈御览。公等从旁窥看，系八百里加紧公文一件，缀以夹板，大书"克复南京省城"六字。露布风驰，万民称庆。公自谓任差南北两屋垂三十年，每日在忧勤惕历中；所称心适意者，只此"克复南京省城"六字耳。惟时枢臣恭候召见。公急问恭邸曰："此番召见，皇太后、皇上必询问金陵省城共若干门，何门濒江，何门倚山，暨东、南、西、北各方向。似须先有预备，免使临时张皇。"邸云："我未到过南京，一切茫然。上如问及，凭何以对?"意颇焦灼。公袖出一书曰："此乃高宗南巡盛典第几卷，详绘金陵省城地图。曾中堂攻取金陵已非一日，何处驻兵，何处挖濠，何门包围，何门进取，屡次奏报，曾经叙明。某均于此图中拈有红签，并列小注，阅之一目了然。请携带手旁，以备顾问。"恭邸大悦。迨召见趋出，对公一揖曰："今日召见，全仗君先有预备。敏练之才非某等所及。"指枢垣中坐谓公曰："将来此坐定属君矣。"既而果然。此系公亲告余者，遂笔诸书。

丙戌正月，余由伯兄毂城县署北上应试，道出光化，与马孝廉柘村偕行。马君为伯兄乙酉湖北乡试分房所得士也。行经河南荥泽口渡河。南省公车纷纷竞渡，车多船少。由辰至午，竟难击楫中流，势须头批船只运达彼岸，回空船到，方可成行。维时朔风肆虐，尘沙扑面，重裘几不能支。遥望渡旁，数十武有一小村落，驱车往询，知为邵家庄，同居一姓，为康节先生后裔。当令仆夫暂将车骡卸下，以惜马力。余与马君坐于车箱避风候船。庄内一老翁悯余等劳苦，特约至宅内烘秫秸火，并以小米粥相饷，意极可感。左屋设一药肆，司事者另一翁，工柳庄术，顾谓余曰："君等上京求名，不辞辛苦。观君额角满现黄气，此番到京，定卜高中。异日名位，不可限量，可为预贺。"询柘村能联捷否，笑而不答。自维潦倒风尘，匆忙十载。此来河干待渡，徘徊渡口，但有憔悴可怜之状，敢诩鸢肩火色，希冀宾王?闻翁所言，亦姑听之。少顷，舆人来告，黄河中流泊有一船，当辞邵翁，立即驱车唤渡。日已向夕，匆匆上船，但闻河冰东下，打船有声。仰视半轮残月，掩映天际。迨登北岸，夜漏已交亥矣。舟中以梅村"一鞭夜渡黄河宿"诗句为题，与柘村各赋试帖诗一首。礼闱榜发，果然获售。马君暂时铩羽，均如所言。后十八年来抚中州，驰往河上查工，道出荥泽口，为昔日停骖同渡之地。邵翁之子来见，询其父，已委化多年；药肆善相之某翁，早经他适，若存若没无从问讯。枨触前尘昔梦，不觉感慨系之。俯仰之间，如同隔世矣。爰于工次为邵翁之子位置一事，藉资饘粥。大河南北，一时传为佳话。今忽忽又二十年矣，拈笔述此，不尽怃然。

宁乡刘忠诚公坤一，以军功起家，历任封疆垂三十年，惠政甚多。庚子拳匪之变，公适任两江总督，倡议与沪上各国领事，互签保护东南长江一带之约。不动声色措天下于磐石之安，其功尤伟。而虚怀雅量，尤有不可及者。余与公素无一面之缘。辛丑冬，奉命督漕，甫抵徐州，公侦知，即由南京来电，谓脾弱多病，两江地大事烦，实难胜任。徒以时艰恩重，未敢恳辞。江南地方自揣可照料，江北地面辽阔，界邻数省，伏莽最多，实难遥制。特请余迅速到任，督率镇道府县严办冬防，以慑贼胆而镇人心。如镇道有不率教者，尽可先行会衔奏参。缘同官一方，均有地方之责，切勿稍存畛域。一面严札镇道，所有江北一切剿匪、治河方略，就近请示漕帅办理，不必远道请示，辗转需时，徒滋贻误。公如此推诚相与，匪特镇道服从维谨，即余亦不敢以客卿自居。莅任一年，盗戢民和，为淮上积年所未有。未几，而公在江督任内病故，余亦调任中州。回忆同舟共济之雅，讵可复得。而继任者，遂难乎其人矣。

庚子京师拳匪之乱，正阳门城楼化为灰烬。辛丑两宫回銮有期，余奉命承修跸路工程。以规制崇闳，须向外洋采办木料，一时不能兴工。不得已令厂商先搭席棚，缭以五色绸绫，一切如门楼之式，以备驾到时藉壮观瞻，然费帑已数万金。余旋外任，此项工程无人过问。漕督岁支养廉约九千五百两，公费亦有万两。余素崇节俭，不尚奢靡。当节省岁入一万两，作为报效重修正阳门城楼之需，以为各疆吏倡。计全国二十一行省，大省报效二万，小省报效一万，可凑集数十万，何难克日兴修。讵皆置若罔闻。迟之又久，某督入觐，面奉懿旨，谓门楼为中外观瞻所系，急须修建。漕督曾报效银一万两，各省督抚受恩深重，而竟置之不理，不知是何居心。太息久之。某督承旨后，始行电商各省，多方凑集，得银三十余万两，克期兴工。经岁而工告竣，都城百雉顿复旧观。惟查各省所筹之项，均系提用正款，并求一解私囊而不可得。南省某督素负盛名，至谓如此巨款，可惜徒事工作，何不移作兴学之用，较有实际。宁知学堂之害，于今为烈。试问今日革命巨子，何一非学生造成?弃礼蔑义，无父无君，恐非某督九京之下所能预料者耳。

米粮私运出洋，为江南一大漏卮。余官京朝时已有所闻。抵漕督任后，凡僚友至维扬来谒者，昌言不讳。奸商勾串官吏，通同作弊。由某人过手，由某口出洋。舳舻衔接，一季运出米石难以数计。而扬州守令阴主持之，以致不能穷诘。余派员驰往，密为侦察，获有实据。漕督有管辖淮扬地方之责，原可直接参办，第

江督刘忠诚待我厚，谆谆以江北诸事相委托，知而不知，公义私交，均有未协，况此事应由彼主持，当即咨请查办。忠诚接阅后，登时震怒。以私运米石出洋为地方大害，扬州府县胆敢庇纵；江宁仅隔一水，院司道府盲然无知，致烦漕督来文询问，尚复成何事体，于面子上亦多未便。初拟命材官持大令至扬，将守令拿往于江宁，严行处治。嗣恐人心震骇，姑从宽先行撤任，即交运司程雨亭都转仪洛，归案审讯。霹雳一声，贪吏震慑。一府两县同时撤革，官方为之一肃。讵扬州府石守与鄂督张文襄系属至戚，文襄欲为缓颊，已来弗及。但诿过于余，谓漕督多事。厥后忠诚仙逝，文襄继任。检阅案牍，历历有据，无从与该守开脱。复谓人曰："即令实有其事，惟系江督责任，与漕督何干？仍不免多事"云。不图公忠体国之大臣，竟出此等论调，窃所不解，而忠诚之遗泽远矣。

卷　二

常熟翁协揆，学问家世冠绝班行。两充帝师，名高望重，而祸亦随之。当戊戌廷试后，德宗御太和殿传胪礼成，驾还宫，召见军机，谓协揆曰：今科状元夏同龢与师傅同名，诚为佳话。足见君臣一德，遭际攸隆。翼日，为公揆辰，两宫先期赏赉，亦极优渥。讵公入直谢恩，忽奉严旨，驱逐回籍，即日出京，不准逗留。霹雳一声，朝野同为震骇。公到籍后，闭门谢客，日在山中养疴。迨八月政变，康梁获罪。刚相时在枢府，首先奏言："翁同龢曾经面保康有为，谓其才胜臣百倍。此而不严惩，何以服牵连获咎诸臣。"维时上怒不测，幸荣文忠造膝婉陈，谓康梁如此横决，恐非翁同龢所能逆料。同龢世受国恩，两朝师傅，乞援议贵之典，罪疑惟轻。上恻然，仅传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协揆奉严旨后，始知夏间获谴，系由刚相构成。因谓人曰："子良（刚相号）前充刑部司员，由余保列一等，得以外简。厥后以粤抚入京祝嘏，适额相奉旨退出军机，余即力保子良继入枢垣。虽不敢市恩，实亦未曾开罪。不知渠乘人之危。从井下石如此！"嗟叹久之。客有告协揆曰："刚相识汉字无多，闻在直时，每称大舜为舜王；读'皋陶'之'陶'字，从本音；并于外省奏折中指道员刘蕭为刘鏞。"经公当面呵斥，渠隐恨，思报复久矣。公熟思良久，曰："是吾之过也。"

甲午中日之役失败后，军务处王大臣鉴淮军不足恃，改练新军。项城袁君世凯，以温处道充新建陆军督办。该军屯兵天津小站，于乙未冬成立。当奏派时，常熟不甚谓然，高阳主之。讵成立甫数月，津门官绅啧有烦言，谓袁君办事操切，嗜杀擅权，不受北洋大臣节制。高阳虽不护前，因系原保，不能自歧其说，乃讽同乡胡侍御景桂，摭拾多款参奏。奉旨命荣文忠公禄驰往查办。文忠时官兵尚，约余同行。甫抵天津，直督王文勤公文韶传令，淮练各军排队远迓，旌旂一色鲜明，颇有马鸣风萧气象。在津查办机器局某道参案毕，文忠驰往小站。该军仅七千人，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肃精壮，专练习德国操。马队五营，各按方辨色，较之淮练各营，壁垒一新。文忠默识之，谓余曰："君观新军与旧军比较何如？"余谓："素不知兵，何能妄参末议。但观表面，旧军诚不免暮气，新军参用西法，生面独开。"文忠曰："君言是也。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迨参款查竣，即以擅杀营门外卖菜佣一条，已干严谴；其余各条，亦有轻重出入。余拟覆奏稿，请下部议。文忠谓，一经部议，至轻亦应撤差。此军甫经成立，难易生手，不如乞恩姑从宽议，仍严饬认真操练，以励将来。覆奏上，奉旨俞允。时高阳已病，仍力疾入直，阅文忠折，拂然不悦。退直后，病遂增剧。嗣后遂不常入直，旋即告终。足见其恶之深矣。袁逾年升直臬，仍治军事。戊戌四月，文勤内召，文忠出领北洋。袁君夙蒙恩遇，尚能恪守节制。

维时新政流行，党人用事，朝廷破格用人，一经廷臣保荐，即邀特简。袁热中赋性，岂能郁郁久居。倩其至友某太史入京，转托某学士密保，冀可升一阶。不意竟超擢以侍郎候补，举朝惊骇。某学士以承筐菲薄，至索巨款补酬。辇毂之下，传为笑话。袁君遵旨来京，预备召见。入见后，传闻有旨，以文忠大逆不道，令赴津传旨，即行正法。所有直督一缺，即以袁补授；并带兵入京围颐和园。袁谓天津尚有芦台聂士成一军，曾经百战，兵数倍于新建陆军，围园之事，万不敢办。至传旨将直督正法，亦恐办不到。或俟九月两宫赴京阅操，相机进行。八月初三，袁探知朝局将变，惘惘回津。文忠佯作不知，迨其来谒，但言他事，绝不询及朝政。袁请屏退左右，跪而言曰："今日奉命而来，有一事万不敢办，亦不忍办，惟有自请死。"文忠笑谓："究系何事，何匆遽之甚？"袁袖出一纸呈阅，并观文忠气色行事。文忠阅竣，正色告曰："大臣事君，雨露雷霆无非恩泽。但承旨责在枢臣，行刑亦有菜市。我若有罪，其愿自首入京，束身司败。岂能凭尔袖中片纸，便可钦此钦遵。"袁知事不谐，乃大哭失声，长跪不起。文忠曰："君休矣，明日再谈。"因夤夜乘火车入京，晤庆邸，请见慈圣，均各愕然。越日，奉朱论以朕躬多病，恭请太后训政，时局为之一变。首诏文忠入辅。慈圣以袁君存心叵测，欲置之重典。文忠仍以才可用，凡作乱犯上之事，诿之党人，并以身家保之。袁仍得安其位，慈圣意不能释，姑令来京召见。袁最机警，谄事东朝，前事不惮悉诿之主坐。而宫闱之地，母子之间，遂从此多故矣。上用非其人，转蒙其害。一切无以自白，遂郁郁以上宾。冲皇御宇，监国从宽，褫职放归，不能锄恶务尽。武昌难发，特起督师，犹以为长城可恃。卒至一人国门，遂移汉鼎。恶贯虽满，竟获善终。匪特天道难知，抑亦文忠所不及料者已。

淮安关监督署在板闸，距清江浦十五里而近，榷收运河南北商货，税率为内地各关之冠。例由户部奏请简命满员充作监督，大都内务府得力司员任之。榷斯

关者，随任笔帖式一员，作为副关。遇监督有丁艰、病故，就近由漕督委副关先行代理。每于代理时间，勾串该关书吏、番役，朋比勒索，舞弊分肥。病国病商，几至莫能究诘。余任内，适监督某君因病出缺。余维该关经收税款每年约数十万，现值洋商三联货单内河行船，每因各厘卡刁难勒阻，各国领事屡有责言，致烦辨论。笔帖式职司奔走，不谙交涉约章，断难当此巨任。爰电商署江督张文襄公，会委淮扬道沈观察瑜庆署理，檄令先行到任。诚恐该副关大失所望，暗中勾同书役人等，朦蔽阻挠，复严札训迪而申儆之。观察署理三阅月，力除弊端，征收较前为旺。文襄闻之，谓僚友曰："陈漕督初膺外任，不图处理淮关一事，竟能洞达政体如此。余并非故违成例，不过审度时势，权衡事之轻重与人之胜任否。但使于公家有济，虽身为怨府，所不敢辞。区区淮关用人一事，乃其小焉者耳。"辛丑冬，迎銮河北。适有人奏淮扬运河高、宝交界处马篷湾，年年淤塞，亟应疏凿。奉旨命余酌办。余到任后，扬州堤工局总办丁观察葆元来谒。观察熟习河工情形，此项要工，甚愿效力。第须开岁秋汛后，始能筑坝动工，估计需帑银十万两。余函商江督刘忠诚公，极以为然。但苦经费难筹，意在延宕。惟系奉派交办之件，该地三十里河身淤浅，每届冬令，有碍舟行，万难置之不办。漕署又无他款可资挹注。正深焦虑，适淮关监督某榷使来谒，知余主办此工，而又无款可筹，密谓关署尚存不动杂款六万两，可以济用。但须奏经俞允，即可照拨。两淮盐运使程君仪洛因公来浦，谈及此项工程，允筹二万两。余急电商忠诚，略谓淮得关监督、盐运司不分畛域，以公济公。此项工程需款十万两，有著之款已有八万两，札饬两藩司各筹一万，适符前数。忠诚复电照办。当即会衔奏请分拨，并派丁观察驻工督办。此壬寅春夏间事也。入秋水落，正在赶办筑坝、放水、开引河各事宜，备夫购料，逐日兴工，讵忠诚于九月初间病逝，江督一缺，以张文襄署理。观察闻之，惊惧万状，星驰来署辞差。意若文襄一到，功名即不能保，不如早避为是。问以何畏文襄如此之甚，答云："文襄前经某京卿参劾，特旨交忠诚查办。忠诚派员赴鄂，同班中无人敢往，卒令观察往查。案虽奏结多年，文襄至今犹憾之。"余谓："南皮乃君子人也，前事或已忘之矣。君承办此项工程，乃系忠诚会衔奏派，现已开工，年前必须竣事，岂能遽易生手。君但放胆办去，如文襄假公济私，遇事挑剔，致使承办之员不能放手办事，贻误要工，此责必文襄负之，我亦岂能无言。"观察意终不释，勉强赴工，神形极其委顿。未几，文襄莅任，果有严札前来督责。一般迎合者，又复布散谣言，谓观察购料不实，用人不当。观察乃功名之士，利害切身，忧与劳积，身膺重病。此项要工几败垂成。时沈敬裕公瑜庆为淮扬道，本有治河之责。余亟檄敬裕驰往工次，代观察简料一切。并使转达文襄曰："两江总督参一道员，若摧枯拉朽耳。公果与丁道有憾，何时均可劾罢。目前要工正在吃紧之际，不应横加责备，使彼无可措手。"文襄笑曰："我不过聊示儆戒耳。请告漕台放心，决不牵动公事。"厥后工程事竣，文襄已回鄂督任，余亦调任中州，奏调观察赴豫差遣。迨余移任苏抚，观察复随来苏，以资深道员，不数年亦补徐州道缺，可谓幸已。

丰润张幼樵学士，庚午乡试中式，出番禺张兰轩师之房（*名清华，乙丑翰林*）。乙亥，兰轩师典试黔中，余获售，与学士为前后同门。丙子入京会试，曾见于上斜街番禺会馆兰轩师邸，匆匆未交谈。丁丑春，师病没密云，学士往吊，并撰挽联云："成一代史不可无公，岂期积蠹丛残顿惊绝笔；封万户侯何如知己，剩有素车白马为赋招魂。"措词极其哀痛，余心折之。学士遇事敢言，扶摇直上。癸未奉命驰往陕西查办事件（*陕抚冯展云中丞，被劾罢*），于原参之外，复论列多人。寻常查办，无此认真。学士有句云："往还五千里，咒骂十三家。"可想见其崖岸。厥后马江一役，自有公论。学士自军台释回，一至北洋，旋作金陵寓公。饱经忧患，绝口不谈时事。庚子两宫西狩，李文忠公入京议款，特约学士入幕。时余以府尹充留京办事大臣，襄办和议，与学士哲嗣仲昭，同为平远丁氏婿。学士行辈居长，讵晤余时，即谓与余先后出兰轩师门下。同门之义甚古，琐琐姻娅不足计也。学士天资英挺，自经迁谪，学养愈复深邃，与余倾盖如故。谓文忠幕中，晦若可谈掌故，而盲于时势。其他某某，委琐恶劣，不直一噱。其月旦峭刻如此。朝廷议行宪政，行在政府奏设政务处，派某某充提调，某某充总会办，学士亦在奏派中。电信传来，文忠喜甚，谓可徐图大用。学士怫然不悦。时仁和王文勤、善化瞿文慎均直军机，充政务处大臣。于君晦若、孙君慕韩，并在会办之列。学士拟就辞差电稿，嘱余代达荣文忠公，稿中有句云"某亦曾近侍三天，忝居九列，岂能俯首王、瞿，比肩于、孙"等语。笔锋犀利，咄咄逼人，犹是当日讲筵气概。和局未经签字，学士已请假回宁。余督漕淮上，犹时通书札。壬寅，哲嗣仲昭入汴乡试，道经清淮，手持学士亲笔函，托余派弁沿途护送。仲昭以世丈称余，谓出自学士意。余万万不敢当，专叙姻谊。而学士之风义为不可及矣。今读《涧于集》，回忆二十四年前，贤良寺内挑灯煮茗，如昨日事。不禁人琴之痛云。

光绪癸卯科河南乡试，余入闱监临，见院中厅事上悬匾一方曰"月华纪瑞"，细审为雍正壬子吾乡平越王犀川先生士俊所题。时以河东总督监临河南乡试。八月十五日夜，目睹月华，先生以诗纪事，主司以下各有和章；复手书此四字以留雪爪。诚科场佳话也。余亦撰一联悬之楹间，文曰："后百十三年雪苑衡才，公赋月华，我书云物；合万一千人风檐奏艺，昔吟桂子，今占梅魁。"是年顺天借闱乡试，本省试期改迟，十月举行，故用梅魁以作佳兆。昔闻科场巨典，神鬼实司纠察，此言颇信。当点名入场后，夜漏三下，监临应至内帘，与主司相见，请发题纸。见时仅作寒暄语。题纸发出，率同提调监试两道暨任差官吏、文武员弁约百余人，赍送此项题纸到至公堂。由余升堂，督饬应差官吏，逐号分给

讫。比时场内人数以万计,灯笼火伞以数千计,堂上堂下火光烛天。而凡百执事视动俱寂,几若衔枚战士,万马无声。亦似有文昌魁斗,临在上而质在旁者。此无他,功令本极严肃,人心先存敬畏。奋多士功名之路,实隐寓天人感召之机。末世不察,至薄帖括为小技,而未审先朝驾驭英雄之彀,即在乎此。科举一废,士气浮嚣,自由革命,遂成今日无父无君之变局。匪特增余感想,亦犀川先生所不及料者已。

黄河大工,自郑工合龙后,当事者减少秸科,多筑石垛。一望金堤,河流顺轨者十余年。厥后裁撤河督,责成河南巡抚管理,事权专一,收效尤易。余于光绪癸卯秋,抵豫抚任。省中有大王庙四,曰:金龙四大王庙、黄大王庙、朱大王庙、栗大王庙。将军庙一,群祀杨四将军以次各河神。巡抚莅新,例应虔诚入庙行礼。越日,黄大王到,河员迎入殿座。余初次瞻视,法身长三寸许,遍体著浅金色。酷嗜听戏,尤爱本地高腔。历三日始去。后巡视南北各要工,金龙四大王、朱大王均到。朱与黄法身相似,金龙四大王,长不及三寸,龙首蛇身,体著黄金色,精光四溢,不可逼视。适在工次,即传班演戏酬神。在工各员佥谓,金龙四大王不到工次已二年余;此次出见,均各敬异。余回省后,时值乡试届期,入闱监临。夜中不寐,偶思河工大王有四,已见其三,不可谓非至幸。独栗大王尚未见过,不识有一面之缘否。讵至诚竟能感神?翼日,内帘值役之老兵禀报,栗大王已在闱中第几房之窗下,当即率同提调、监试两道,齐集至公堂,派员入内帘,用彩盘贲出,安坐堂上,焚香行礼。并用余所乘大轿全副彩仗,启门奔往大王庙中供祀如礼。初疑何以径至闱中,询之老吏,始知大王系嘉庆朝河南即用知县,曾充乡试某房同考试官。兹之贲临,或亦重证文字因缘乎。因忆前在蜀中,丁文诚公言,昔官山左,于贾庄工次挂缆堵口,亲见栗大王到工,大工即日合龙。翼日,敬诣神位拈香,忽见法身颈上围绕白线一条,为前日所无。正深疑虑,不两日接到礼部蓝印公文,惊悉穆宗毅皇帝龙驭上升,薄海臣民,同服缟素。始知大王精气为神,犹是本朝臣子。哀诏未到,实已先知,缟服临工,示人色相。其神不隔夫幽明,其忠亦无间于存殁矣。各大王、将军姓氏履历,均有专书,兹不备录。

甲辰会试借豫闱举行。余以豫抚派充知贡举,总裁为长白裕文恪德相国、长沙张文达百熙尚书、吴县陆文端润庠总宪、南海戴文诚鸿慈侍郎,满知贡举为长白熙阁学瑛,其余同考、监试、提调等官,均由京奉派来豫,赞襄其事。揭晓日,余与诸公齐集至公堂升座,拆卷填榜。陆文端手持一卷语余曰:"此卷书法工整,为通场冠(时已废誊录)。廷试可望大魁。"揭封,知为肃宁刘君春霖。其同乡阎太史志廉,亦系同考官,谓刘君平日所书大卷不下数百本。正欣羡间,张文达又执一卷示余曰:"吾乡本朝二百余年,三鼎甲俱备,独少会元。场中得湖南一卷,写作俱佳,以正大光明次序而论,我班次居二,例中会魁。科举将停,机会难得,情商裕相,恳将此卷作为会元,庶使吾乡科名免留缺陷。承裕相允让,即此卷是也。"揭弥封,乃茶陵谭君延闿,为前粤督谭文卿制军之少子,咸庆主司得人。迨殿试胪唱,刘君果获大魁,谭君亦以高第入词馆。私揣两君异日文章位业正未可量,讵不数年间,时局日非,国步已改。而此两人者,一则憔悴京华,仍效牛马之走;一则驰驱岭表,徒为蛮触之争,已忘其为故国词臣,先朝仙吏。国家二百余年养士之报如此结局,尚何言哉!

余外任时,每月应奏折件交文案缮写后,必逐一检阅无讹,方始封发。至题本则由幕中拟稿,阅定后恭书题字,即由承办书吏翻清缮汉,即日拜发,不必再行检视。豫抚任内,恭值乙巳年十月慈禧万寿,先期例进贺本,钱榖友人某君以稿呈画。当以循例文字,匆匆一阅,即行书题。第贺本中有恭值"七旬万寿"字样,心窃疑之。以为本年系慈圣七十一岁寿辰,何以叙为七十,减去一岁?询之某君,谓历次贺本均系照上届题本抄录。当检七十万寿贺本阅视,与此稿同。而疑终不释,复检六十九年万寿本阅视,则与七十悬殊。更检五十年、六十年万寿贺本与各前一年贺本比对,亦复不同。计五十年、六十年贺本标明"五十、六十"字样,与七十年贺本标明"七十"字样同。其各前一年贺本文字从同,并不言年数,系属通同颂语。复检阅五十、六十万寿后一年之贺本,文字均与五十、六十万寿前一年同。反复研究,恍然大悟。缘寻常万寿庆典,礼部拟就普通贺表一通,先期颁行各省,临时缮写具题,以照画一。独至整庆之年,部中另拟特别表文,标明五十、六十、七十字,仍先期颁行各省照式缮题,以昭郑重。准是以推,本年七十晋一,仍应遵用普通贺表,毫无疑义。当将原稿涂销,仍烦某君另照普通贺表缮稿呈画讫。此事若于初画题稿时,稍不审慎,贸然发缮,直待各省表章一齐到京,经内阁看出,发回另缮,已赶不及。疏忽咎小,贻误咎大。即科以大不敬,亦复何说之辞!犹幸登时看出,从速改正,获免愆尤。始知凡百执事,不得掉以轻心,此特一端耳。某君经此周折,卒不安馆席而去,虽欲留之,亦无从已。

河南省赋税额每年三百十余万。开封府祥符一县税额十万零,已逾贵州全省之数(共九万余)。自黄河决口后,河占沙压。但以祥符一县论,报荒已及八万余两,岁仅征税一万数千两。习之既久,几成定额。实则数十年来,民间垦荒逐渐成熟。小民但知一己之利,罔计国家维正之供,匪一朝一夕之故矣。余到任后,接准部咨筹饷原奏,严核各省钱粮一条,内开:河南一省,共报水占沙压地亩停缓银十六万七千余两。内多指南中工、郑工、兰仪工等处决口所致。其实决口堵塞以后,昔年漫决之地,早经涸复,半属膏腴。而承此业者,多系巨室富商,久踞无粮地亩,官不过问等因。当即设立清源局,札委司道切实整顿。以祥符欠额最多,先从该县入手。凡有已垦荒地隐匿未报者,悉令和盘托出,不究既往。报明以后,分别全熟、半熟、轻荒、重荒、废荒五等,酌定升科减免去后。讵有县属东乡薄镇、治台等

村回民李沅庆，借端抗阻。在该村礼拜寺内煽惑聚众，约近万人，扬言抗粮罢市，拦阻米粮柴草，不准入城。并将茶冈、小黄铺、招讨营等处电杆砍毁约十余里。人心皇皇，风谣四起。当饬常备军翼长袁道世廉，拣派该军分统杨副将荣泰，带兵会同县委驰赴东乡弹压解散。杨荣泰进至该村，忽闻撞钟集众，又见四面火起。该匪等愍不畏法，首先放枪击伤弁兵数名，并抢去砸毁毛瑟枪一杆，势颇汹汹。我兵不得已，放枪还击。登时格毙四五人，余匪始相率溃退。该分统召集乡董开导，旋即一律解散。匪首李沅庆已乘间脱逃，嗣因捕拿甚急，逃至陈留县韩冈白马庄村外，旷地桑树上畏罪自缢。经督认明确，将尸身押解来省，饬令戮尸，传首犯事地方示众。经此惩诫后，各乡纷纷开报地亩，极为踊跃。仍饬该县从轻升科，以示体恤。当事起之时，河南同乡京官，以隐粮为绅衿之耻，而输将又非所乐从，不责愚民作奸犯科，反责官府办事操切。虽不敢胜章参奏，而责言之书，雪片而来。余一概置若罔闻，但知绥靖地方，徐图善后。直督某制军，豫产也，贻余书曰："汴民玩法久矣。经公少加惩创，不至纵成无父无君之局。公之造福于豫民至矣。"余方叹某制军为知礼，岂料阅时未久，某制军行与言违，至成为无父无君之人。可胜叹哉！

戊戌变政，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太仆寺一应事件，应归并兵部，事隶车驾司。刚相以承办司员不能了此，特派余专办此事。余力辞不获，又不愿结怨同僚，爰会同驾司犯印稿诸君公同办理，当往该寺查看情形。讵寺中自奉旨后，群焉如鸟兽散，阒其无人。匪特印信文件一无所有，即厅事户牖，均已拆毁无存，一切无从著手。因思太仆寺管理马政，与兵部时有公文往来，部寺书吏消息时时相通，乃饬部吏特约寺中得力之书役来见，善言晓谕，以安其心。谓："太仆寺官虽裁，而吏万不能裁。此时遵旨归并兵部，不过于部中另设一科，仍责成尔等旧人办理。寺中堂司多系满员，余等无从浃洽，尔等可回明堂上，速将信印文件交出，以便接收覆奏。一面即妥筹附设机关，俾尔等不致流离失所。"该吏等谓："昨奉裁官之旨，堂司等官一哄而散，信印文卷无人过问，已由吏等暂行收存。今日特携带到部，静候区处。"余闻而嘉奖之。一面回明刚相暨各堂，即于车驾司五科之外，特设马政科一科。甫十日，东朝训政。所有裁撤各官署，均复其旧。太仆寺衙门亦在光复之列。此戊戌秋间事。迨庚子七月，余奉命署理该寺正卿，衙署在东城根，已为使馆占据，不能前往，仅假内阁汉本堂到任。不数日，两宫西狩。次年举行新政，太仆寺仍在裁撤之列。兵部衙署亦划入使馆区域。迄今思之，如同梦寐。

自来名父之下，难乎为子。朱、均均称不肖；而能承继禹之道，启独称贤。盖善作犹贵善述也。吾乡丁慎五方伯体常，为宫保文诚公之子。方伯尝谓："吾父之高勋伟略，诚不敢望希万一，而其清风亮节，虽未之逮，窃有其志。"当作郡三晋时，南皮张文襄公适为晋抚。窃疑大员子弟习于纨袴，御方伯独严，多方裁制。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启处。卒以克勤克俭，卓著循声。文襄雅重之，深羡文诚有子。长安薛云阶尚书，前授四川成绵道，原缺为固始丁价藩观察署理，文诚正资熟手。檄令尚书外署建昌道。尚书不悦，而无如何。未几，升晋臬以去。履晋日，方全以署首府参谒，即遭尚书讽刺。谓："自维才识庸暗，成绵道一缺，已不胜任。不意天恩高厚，洊升法司，尚祈时加照拂"等语，迨署臬使时，长白刚子良协揆来作晋抚，谓前随恩露圃中堂、童薇研总宪入蜀查办事件，事竣后，以宫保系一代伟人，竭诚拜谒，竟不蒙传见。言次意颇悻悻。方伯均婉语谢之，而奉公维谨，夙夜匪懈。刚无可挑剔，卒膺上考。方伯以外补潞安府知府，名不列军机记名单内，卒升河东盐法道。其简在帝心如此。后擢甘臬，坐升甘藩，莅任未久，适粤藩某方伯牵涉康梁一案，从宽改调。上以方伯夙著清操，堪以坐镇雅俗，特调广东藩司，旋护广西巡抚，骎骎大用。方伯蒿目时艰，急流勇退。于卸抚篆后，抗疏乞病，还我初服。闻者莫不羡之。余居文诚甥馆数年，代司笺奏。方伯两次述职来京，又复朝夕与共。乡情亲谊，交非泛常。尝谓："文诚值大可为之日，不恤鞠躬尽瘁，以身许国，方伯值无可为之时，不妨莼鲈寄兴，以病乞身。"匪特乡邦哲人，即求之各行省，如此门望，具此雅量清操，亦恐不多见者矣。

庚子七月廿二日，两宫西狩。八月全权大臣庆邸、李文忠公先后入京主持和议。京畿内外，人心渐定。余再尹京兆，徇顺直商民之请，两次吁恳回銮，均蒙优诏褒答。逾年五月，和约签字，洋兵一律撤退，交还京师地面。适奉旨，定期十月还宫。维时京城残破不堪，急须修理。全权大臣先期电奏，请派大员承修跸路工程。行在枢府拟定长沙张尚书百熙、长白桂侍郎春，奏请派充。慈圣笑谓："此次工程须由在京大员中拣派，情形熟悉，较为得力。我意中已有两人：一兵部侍郎景沣；一顺天府尹陈夔龙。不如一并派充，四人合办。"枢臣承旨后，即刻电京遵照。桂侍郎前在庄王府任差，有庇拳嫌疑，不果前来，张尚书一时不能赶到，先由余与景侍郎召匠选料，赶速开工。初次入东华门，蓬蒿满地，弥望无际。午门、天安门、太庙、社稷坛等处，为炮弹伤毁。中炮处所，密如蜂窠。想见上年攻取之烈，不寒而栗。披荆斩棘，煞费经营。此外如天坛、先农坛、地坛、日月坛暨乘舆回时经过庙宇，大半均被焚毁，急须修理。工程浩大，估计实需工款约百万两。而堂子全部择地移建，与正阳门城楼之巨工尚不在内。景侍郎狃于从前习惯，凡工程估定价目后，堂司各员例取二成节省经费。拟照前例，借工帑余润，以偿拳乱损失。余不以为然。谓此次拳祸之烈，为二百年所未有。九庙震动，民力艰难，此项工程不得以常例论，应核实一律到工。即所派员司，一律自备夫马，洁身任事。将来大工告竣，准给优保以酬其劳。侍郎意不怿，谓余有意

与彼作梗。适张尚书到京，颇以余所论为是。侍郎无如何，始允会同人奏立案。余等分期就同司员督理工作，历经三月，工程大致完竣。当即电知行在。奉旨：跸路工程现已修竣，陈夔龙著即赴河南布政使新任，在中途迎銮。讵在京尚未启程，复奉旨署理漕运总督。即日驰往行在，于河南汤阴县宜沟驿接驾。次日扈从至彰德府，复奉实授漕督之命。次日复扈从至直隶磁州，恭谢天恩，送驾讫。数日之间，三次召见，赏赐优渥，并赏白金一千两。旋面谕即行折回河南，取道淮徐赴漕督任。逾年壬寅，接张尚书等函，知堂子业已兴建讫。余复于漕督任内捐廉银一万两，倡修正阳门城楼。各省均提公款助修，计一年余，始行工竣。承修跸路工程之案，乃告一结束。特备书以谂来者。

蜀为天府国，川东最富繁，川南次之，川北又次之。川西出成都百里，至灌县止，尚属内地景象。灌以西，一望沙砾，广漠无垠。光绪乙酉春，丁文诚公松、建阅武，约余同行。曾经茂州达松潘夷地，为唐时维州一道，李卫公筹边楼、安戎城遗址尚存。穷荒戍卒，犹能谈当日绥边伟略。盖昔贤之规模远矣。嗣由松、茂折回邛、雅，地接打箭炉，乃入前藏要道，明正二十余家土司头目来谒，文诚一一传见，宣以天朝德意，继复慑以幕府军威。该土司等诚惶诚恐，匍匐战栗，谨遵约束，奄有赞皇当日治边才略。继仍诣灌县查勘都江堰工程。按岷江发源岷山，滔滔东注，直趋灌口。秦李冰为守，特凿山穿埠，名曰离堆。俾江水流入内地，中分内、外二江，资以灌溉成都左近三十六属州县田亩。设立人字堤，并筑分水鱼嘴，约以内六外四为率。春间放水入堰，灌溉农田。秋成以后放水，堰内所积泥沙，淘汰务尽。并铸铁柱三，深埋土中。凡挑治泥沙，以见铁柱为止，所谓深淘滩也。当夏间江水入堰，颇虑冲决，沿堤多用竹笼，中实巨石，横列堤间，层累而上，然亦不可过高，以便内江水漫过堤，流入外江，不致为害田亩。所谓低作堰也。前贤为民大兴水利，惨淡经营，具有苦心。千百年来，不能改易。川民富庶，实亦半系于此。

余随文诚莅止时正春初，亲临该堰，早经官吏率同夫役挑挖净尽。第见李冰所制铁柱以为标准者，一律横卧地上，径约二丈，围五寸余，中经沙水剥蚀，铁质适成龙蛇之势，斑驳陆离，古意盎然。曾命拓工椎拓数十纸，以备稽考。时逾四十寒暑，几经世变，重检敝簏，惜已无存。丁未七月，衔命督川，满冀旧地重来，再访陈迹。讵回黔扫墓，尚未入蜀，复奉移督两湖之命。西望锦江春色，如在天上。忆于贵阳城南雪崖洞丁文诚公祠中载瞻遗像，曾有联云："南来重拜祠堂，是葛相一流，如瞻北斗；东去忽挝鞭策，别谢公廿载，怕过西州。"盖纪实也。今日者，病卧沧江，倏焉一纪，夜凉不寐，前尘如梦。不觉触上心来，爰挑灯强记，拈笔书之。

长沙张文达公百熙、善化瞿文慎公鸿禨，余官京师时，均有一日之雅。文达因其乡人杨勤勇、岳斌子嗣争承袭世职事，曾介同年陆文慎宝忠言之于余，恳为斡旋。余执例案力却之。虽不悦，卒亦不忤。辛丑入京，同修跸路工程，力除积弊，意见尤相投，遂结金兰之契。文慎前官翰林，曾于同乡黄再同编修处屡晤之。辛亥以后，同居沪上，文酒往还，把晤尤数。两公同岁举于乡，先后入翰苑，均为高阳李文正公高弟。文正每与长白荣文忠公禄谈宴，极称许两君，不置诸口。文忠爱才若渴，戊戌夏出任北洋，专折奏保人才，曾列举之。庚辛之际，两宫驻跸西安。枢臣端邸载漪、刚相毅、赵尚书舒翘、启尚书秀，因庇拳获严谴，枢府乏人。文忠密荐于朝，特旨令迅速来陕，预备召见。时文达任广东学政，文慎任江苏学政，相约交卸后会于汉口，联辔入秦。文达先到，谂知文慎莅鄂需时，爰纡道回湘省墓。讵文慎到汉，接秦中友人密函，星驰而去。文达由湘返汉，乃知文慎已著先鞭，竟不稍候，有孤前约，意颇不怿。追赴行在，定兴鹿文端公传霖，已先入政府（亦文忠所保），只须再简一人充数。两宫无所可否，转询文忠择一委任。文忠密奏，圣驾计日回銮，举行新政，可否令张百熙、瞿鸿禨各抒所见，缮具节略，恭呈御览。再求特旨派出一员，较为得力。上颇然之。奉谕后，文达力论旧政如何腐败，新政如何切用。并举欧西各国治乱强弱之故，言之历历，何止万言。文慎不逞辞华，但求简要，略陈兴利除弊四端。两宫阅竟，谓文忠曰："张百熙所言，剑拔弩张，连篇累牍，我看去不大明晰。还是瞿鸿禨所说，切中利弊，平易近情，不如用他较妥。"文慎遂入直军机，公推主笔，夹辅七年，恩遇独渥。嗣因议改官制，与同直诸君意见不合。北洋某制府复遥执政权，横加干预，文慎遂不安其位而去。时文达业经物故，不读逊位诏书，尚系全福。国变后，文慎不克家居，避兵海上。余适由北洋谢病来沪。乱后相见，偶话先朝遗事，几如白头闲坐，同说开、天。文慎骑箕，忽已七载，思之黯然。余亦老病颓唐，非复数年前之意兴矣。

李文忠公文通武达，出将入相，早依香案，晚博侯封，勋名位业，藉藉都人士之口；独终身不预皇华选士之役，不无缺陷。岂真文昌魁斗不入命宫？抑或珊网玉衡无关鼎鼐？否则，范衣和钵，别有因缘。未种前世之因，自未结今生之果也。公最喜衡文，前充总理衙门大臣，适同文馆学生年终考试。中文一场，试卷多于束笋，各大臣请公校阅，公喜甚，扃门三日，亲手点定甲乙，其勤于衡鉴如此。岁在丁酉，顺天乡试将届。七月杪，公诣朝亲造署刑部侍郎内阁学士瞿文慎鸿禨之门，排闼而入。文慎称公为阁师，平昔绝鲜往还。闻公来，不识何事，急肃衣冠出见。公屏退左右，密告曰："闻今科北闱乡试主考已经内定，我与君均在选中。但我数十年戎马奔驰，久荒笔墨，不知能胜任否？君年优学富，久掌文衡，确系科场熟手。届时务祈主持一切，格外偏劳。"文慎闻公出言突兀，不胜骇异。而又未便辩驳阻其兴致，姑漫应之。讵翼日，八月朔，值简任各省学政之期，文慎得放江苏学政，知公所言不尽确实，然犹盼公仍得充北闱考官也。迨初六日，礼部题请简顺天乡试主考，奉旨圈出四人，公迄未预。始觉前言全无根据，不知何人凭空捏以饵公，公亦贸然信以为真，致

向文慎肫肫告语也。此乙卯年逸社席上闻之文慎者。群叹科场选举主司一席或预与否，均系前定，不能妄有希冀云。

湖南湘潭王壬秋太史丈，余久耳其大名。甲申入蜀就姻，居丁文诚公幕府。太史时掌教成都尊经书院，往来较数，获益又较多。太史论经不主宋学，论文力追秦汉，诗五言崇尚选体，七言奄有李、杜、苏、黄之长，洵为咸、同、光三朝作手。然议论亦有太过者。一日，过我书斋，见案上《吴梅村诗集》，笑谓余曰："此乃天雨花弹词，君胡好之甚?"实则太史所作圆明园宫词，大半摹拟梅村，不能脱彼窠臼也。太史得名最早，睥睨一世，喜作灌夫骂座。中兴诸将帅，半系旧人，均敬而远之。独与文诚公臭味相投，申之以婚姻。文诚逝世，太史所作诔文，哀感顽艳，其遒丽处，恐六朝人无此手笔。性情极坦率，不拘小节。余督湖广时，太史忽由湘中致书，词颇滑稽。略谓："昔岁端午桥抚湘，曾与彼约，但荐绅不荐官。午桥唯唯。今君督鄂，余拟翻前议，但荐官不荐绅。君意云何?"因胪列多名，纷纷请托。余稔太史久，知其笔已到而意先忘，一概束之高阁。太史卒亦不忤也。辛亥以后，一莅沪江，为余题《水流云在图》长句。适奏议刊成。并为制序。诗笔在樊山、止庵之上，序文较之散原、蒿叟，另辟一格，余宝而藏之。未几，应纂修民国史馆之聘。乙丙之际，不恤徇乡人之请，首先列名劝进。晚节不终，识者惜之。然太史亦老态龙钟，不久即归道山。倘早没数载，宁非全福。昔查初白吊钱蒙叟云："生不同时嫌我晚，死无遗憾惜公迟。"余与太史生幸同时，而太史没后，诚不能谓无遗憾。惓怀亲戚故旧，不觉怃然。

辛丑公约签字后，两宫回銮。维时李文忠公积劳病逝。项城继任北洋。荣文忠居首辅，项城夙蒙恩遇，尚受节制。迨文忠逝世，遂以疆吏遥执政权。一意结纳近侍，津署电话房可直达京师大内总管太监处，凡宫中一言一动，顷刻传于津沽。朝廷之喜怒威福，悉为所揣测迎合，流弊不可胜言。癸卯，张文襄内召，两宫拟令入辅，卒为项城所挤，竟以私交某协揆代之。文襄郁郁，仍回鄂督任。继复推举某某入直枢廷，辇下号称三君，均为其所亲昵。厥后议改官制，北洋所练六镇，应归陆军部直辖。不得已拨出第一、第三、第五、第六四镇归部。以直隶地方紧要，暂留二、四两镇自为督率。朝廷姑允之。以粮饷处嬴余关系，与某尚书意见相违，竟尔凶终隙末。荣文忠殁后，善化主持枢政。项城初颇结纳之，嗣因商定中日和约，善化以外务部大臣资格先与日使交际一次，项城不悦，凡事阳推让，而阴把持，善化几无发言权。迨和约告成，两方遂成水火。善化得君最专，一意孤行。适内阁官制成，力排项城援引之某某等，一律退出军机；嗣以枢廷乏人，复召桂抚林赞虞中丞为助。项城暨某某等闻之哗然，思有以报复。善化恃慈眷优隆，复拟将首辅庆邸一并排去。两宫意尚游移，讵讹言已传到英国，伦敦官报公然载中国政变，某邸被黜之说。适值慈圣宴各国公使夫人于颐和园，某使夫人突以相询。慈圣愕然。嗣以此事仅于善化独对曾经说过，并无他人得知，何以载在伦敦新闻纸中？必系善化有意漏泄。天颜震怒。项城探知原委，利嗾言官奏劾。善化薄有清名，言路不屑为北洋作鹰犬，一概谢绝。重贿讲官某，上疏指参。善化竟不安其位而去。枢府乏人主笔，特旨召张文襄入辅，项城亦夤缘同时奉诏。时庆邸年老多病，屡经请假，复诏令醇邸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然事无巨细，均由慈圣主持，诸臣但唯唯承旨而已。昊天不吊，两宫龙驭先后上升，今上入承大统，醇邸以摄政王监国。项城因事获咎，几遭严谴，赖文襄多方调旋，得保首领以归。文襄亦以国事日非，亲贵用事，屡谏不听，赍志以殁。辛亥八月，武昌发难，沿江各行省纷纷独立，复特旨起用项城，冀以支撑危局。讵项城甫出，清祚即因之而告终。辛亥以后之事，余不忍言，实亦无可言之价值已。

定兴鹿文端公传霖，其先德简堂太守，与先光禄公同官黔中。太守殉难都匀，全家尽节。文端只身逃出，获归故里。先光禄公以知县告休，黔乱道棘，致未及归，即捐馆舍。余兄弟时仅数龄，零丁孤苦，惟母氏是依。久之，遂占贵阳籍。厥后抚豫、督川，两次入京陛见，获遇文端。询及往事，公谓："我与张香涛、廖仲山均随宦贵州，旋即回里，忝列科名。君何以久恋黔中，不回本籍?"意以久堕边方，代余扼腕者。余谓："公等去黔日，年已及冠。比时南中驿路，尚未全阻，故获成行。迨先光禄弃世，余甫八龄。苗匪遍地，生存已属万幸，何能如公等高举远引。且今日博取功名，确系由黔发迹。黔不负余，余亦不可负黔。"公为嗟叹者久之。公昔开府中州，锐意清理粮赋，大拂汴绅之意，特绘《中原逐鹿图》。卒以未竟厥施。量移秦中而去。迨总制西川，苦心经营藏卫，以招抚瞻对番众内附一事，与中枢意旨不合，开缺另简。迨公入居政府，余两谒公于京邸。公道及前事，未尝不悼惜痛恨也。公操守清廉，意见不无偏倚，而于满汉之间界限尤严。然闻善则喜，改过不吝，为他人所不及。当荣文忠以都统外任西安将军，公适为陕抚。将军莅秦之始，巡抚例须出郭跪请圣安，并通款洽。是日公以病辞，仅令藩司恭代行礼。文忠诣抚署拜谒，复托病不接见。将军、巡抚同处一城，时已半载，彼此迄未谋面，文忠亦姑置之。嗣因旗、汉互讼，文忠持平办理，不袒旗丁。又以旗营兵米折价事，一照市价，不为畸轻畸重。公闻之幡然曰："吾过矣，吾过矣。曩误听他人之言，谓荣公夙有城府，不易缔交。不图处分旗、汉交涉之事，持平如此。"嗣后陕民不受旗丁欺陵，皆所赐也。即日命驾诣军署拜谒。军署材官久不见大储旌旆，至是大为惊诧，即速报知文忠。文忠拟闭门称谢，而公已排闼直入。相见之下，公首先伏地引咎。自陈误听人言，多时未通款洽，此来负荆请罪。并以文忠夫人为宗室芗生相国云桂之女，相国充壬戌会试总裁，公出门下，以世谊请见，直入后堂存问，交谊弥敦。秦士大夫两贤之。未几，文忠奉命祝厘，改就京职，骎骎大用。言之恭邸，公遂擢升川督。

卒以藏事棘手，不安其位。戊戌政变，文忠入辅，承旨起用公为粤抚。维时粤督茶陵谭文卿制府，辈行在先，公乃再传弟子，俗所谓门下门生。谭公挟长，意颇陵公。公复求援文忠，改调江苏巡抚，旋署两江总督。庚子京师拳匪之乱，率师勤王。嗣闻两宫西狩，公遂驰往西安。文忠复援引入枢，同心辅政。未几，文忠骑箕以去。公支持危局者数年。余三次入京，获侍清宴。公提及文忠，尤时抱人琴之痛云。

庚子拳匪之役，余署京兆尹，两月适冒三大险，而卒化险为夷。端邸奏参中外大臣十五人，不才竟附骥尾。倘非圣明保全，几遭不测。此一险也。承办前敌转运军辆，备西狩之用。乃因后任不善酌剂，两宫临时传差，竟缺车马之供。倘因此竟触上怒，责难原办之人，获咎匪浅。卒邀圣鉴，不加罪谴。此又一险也。以上二险，余已载入笔记中。更有一险，言之尤为可骇。当中外开衅之初，总署照会各公使，限二十四点钟一律离京。各使以限期促迫，万来不及，纷纷函请展限。德公使克林德径往总署面商，中途遇害。狙击者乃虎神营旗兵。端邸等以大错业已铸成，不恤倒行逆施，围攻使馆之事起。各使困处使署，水、米、果蔬均各缺乏，具一公函，请查照总署前议，即行离京。但须求兵队保护，并烦得力大臣一员伴送到津，乘轮回国。此函到后，枢译两府公同商酌，事属可行，第派兵恐生枝节，而伴员尤难其选。刚相忽宣言曰："我意中有一人，如令伴送各使，定能胜任。不知渠肯去否？"众询何人，刚相云："陈府尹曾在总署当差，与洋人素相识。现署京尹，又系地面官。京通一带，均其管辖地，呼应较灵。"荣文忠谓："陈府尹现兼武卫中军差使，军事与民事均资熟手，一时恐难离京。"刚相谓："各使来函请派军队护送，陈某现在武卫军，若奏令率同军官偕往，讵不更善？"文忠语塞，但云："姑与彼商之。"乃谓余曰："伴送洋员出京，此事诚险。刚相言非君莫属。我看各公使困馆中，实非了局。彼等愿离京，不如送往天津，搭轮返国，留他日相见地步。君如愿往，可令董福祥派兵一营随同护送。"余谓："董军前戕害日本书记官山杉彬，各使恨之切齿，万不能派往。"文忠谓："武卫中军右翼统领田总兵玉广，与君同乡交好，派其带兵偕往何如？"余思各使多疑，虽来函自请离京，特故作无聊之词，为希冀缓攻之计。岂肯自寻荆棘，冒此危险。第默察枢府之意，甚愿将计就计，令洋人全数出京。府尹一官，职司地面，倘奉命伴送各使，在我亦复无词可诿，姑作依违之语，以观其后。讵两日后，各使复来一函，果如余所逆料。略谓"前函请贵王大臣派员伴送我等出京，继思由京至津二百四十里，火车已断，沿途溃兵拳匪，谅复不少，节节阻止。试问贵王大臣，有何十分把握，能保护我等一律平安抵津？虽有伴送大员，恐中途若遇险阻，无从为力。我等公同商酌，惟有力守使馆，专俟大兵来援。万一竟遭不幸，各国政府岂肯干休？迩时大军来华，定惟贵国枢廷首辅大臣是问"云云。前事遂寝。余于无形中消除一大苦厄，各公使自为一身计，实不啻兼为我计。否则，一出国门，溃兵拳匪相逼而来，余与各公使同归于尽。他日议款，不知从何说起。第就余而论，率能化险为夷，诚幸事已。

光绪甲辰冬，中州苦旱，大河南北数千里，望雪孔殷。余率司道府县，设坛虔诚祈祷，消息寂然。时已仲冬，春麦亟须布种，尤切焦盼。忆前署京兆亲见本任王府尹培佑，奉命至邯郸县龙井，恭请铁牌到京。越日，即降大雨，成效昭著。当派道府大员，虔诣直隶邯郸县，恭请铁牌。维时文武寅僚佥谓，隔省祈祷，豫中向无办过成案，意在阻止此行。余谓天人一理，罔分畛域。但求精诚之感召，何必例案之拘牵。仅用一纸公文，咨行直督备查。时则京汉火车已经合轨，往来甚便。铁牌请到之日，于渡黄河南岸后，距省约十余里，祥符令驿马来报，于夜戌时入城，应先往龙神庙恭候。余出署时，默观天象，第觉微云点缀，淡月朦胧，私念天色如此，恐难立沛祥霙。讵舆甫至庙门，朔风扑面，异常栗冽。嗣将铁牌恭奉神龛，率属行礼讫，已有薄片雪花，纷披满地。众皆惊异。由夜达旦，历一日许，雪厚八寸余。四野沾足，人心为之欢汴。越日，谢降。余率襄祀各寅僚，咸集二曾祠瓣香楼公宴，赏雪赋诗纪事。诗载《松寿堂大梁集》中，赓和者廿余人。曾书楷刊石，嵌于祠之石壁，以留雪爪。余旋别大梁，复丁世变，早已付之过眼烟云。岁在丁巳，豫中使者田焕亭中丞，椎拓远寄，细加审览，已经风雨剥蚀，损缺不完。今又数年，中经兵燹，不知梁园片石劫后尚存在否。客有自夷门来者，拟访问之。

平远丁文诚公，清风亮节，冠绝一时。平生赋性鲠直，不谙世故。持节二十年，与连圻诸将帅有公义而无私交。独于合肥兄弟，深鲍子知我之感。癸酉冬，由东抚请假回黔修墓，道出汉皋。时李勤恪公总督湖广，闻公至，班荆道故，把酒言欢。濒行，谓公曰："我知君官清如水，不名一钱。此番回珂里，亲戚故旧所识穷乏，均须解囊分润。特备银三千两，聊托缟纻之义。藉壮行色，不敢谓豪举也。"当以情词剀切，未便固辞，暂为收受。继思携带现银，诸多不便，且行囊尚可自给，即以原封嘱张樵野观察代存鄂寓。俟回任时就便奉还，遂匆匆往黔中而去。甲戌九月扫墓事竣。遵旨回东，仍出汉皋，拟将原件送还。观察谓原封不拆，显见未曾动用，于交情上说不下去。不如全件拆封，另为封固，再行归还。总算领彼人情。乃拆视原银，平短色低，想系司帐者当时作弊，勤恪不知也。但既经拆动，何说之词，代补足平色三百余金，由观察送还，以全交谊。丙子冬升任川督，入京陛见。驰驿不过天津。文忠专函迎途邀约，坚请至津门一叙。在津盘桓两日，别时，文忠谓现今督抚陛见到京，应酬大于往时数倍，知君两袖清风，一无所有，已代筹备银一万两，存京某号。君到京时，可往取用。迩时公囊中羞涩，以文忠高义薄云，不忍负之，竟尔收受。讵到京正值某邸某相生日，外吏入京，所望甚奢，手笔不能寒俭。又同乡举子百数十人，留京待试，群望所属，更须从丰佽助。综计一应支

出，前款万不敷用。公筹维再四，笑谓一客不烦二主，复函致文忠，再行代筹万金。文忠毫无吝色。公到川后，屡思筹还，而力终不逮。乙酉秋间，公子子美比部在京病逝，公闻之哀痛，百感交集，谈及文忠借银事，自忖归赵无期。乃嘱余代拟函致文忠，略谓："前荷盛情，久铭肝膈。屡思返璧，力不人心。自维此生无报琼之期，而又不愿贻子孙之累，我借我还。息壤在彼，衔环之义愿矢来生"云云。此函发讫，余亦辞公北上。谅文忠接阅后，必有好词以慰公也。当日文诚之清操绝俗，勤恪、文忠二公之重友轻财，均不可及。特述之，以为后世交友者劝。

余抚汴，承某公后，虽不敢谓百废俱举，而凡河务、警务、戎务、农工、商务一切新政，次第举行。历任三载，精神为之疲惫。省中又乏佳山水，足以爽心悦目，意窃苦之。迨调任姑苏，久稔富庶之邦，又系湖山之窟。省会开通较早，文明为各行省冠。官斯土者，第一切出以镇静，狱市不扰，即可培养元气，上理徐臻。爰于公暇先访名刹寒山寺，近而虎丘、山塘、石湖、黄天荡诸名区，远而灵岩采香径、天平白云泉、司徒庙古柏、邓尉梅花，一一均揽其胜。太湖距省仅百余里，东西洞庭七十二峰，尤具天然形势，稽之案牍，前使者安化陶文毅公澍旌节曾经莅止。东山古雪居，公曾赋诗《泐石歌咏》，传为盛事。文毅至今八十余年，使者亦屡易人，而足迹罕经，望洋兴叹。余于丙午秋，闻湖中私枭不靖，因决计带队巡湖，藉以建威销萌。乘坐枪划，用汽船拖带。自胥口放舟，先至东山。湖中父老由童而髦，久不识汉家旌旗为何物。瞥睹棨戟遥临，拥道欢呼，顿觉失荫童儿一旦获依慈父母。枭匪远闻，骇为师从天降，霎时为之敛迹。凡古雪居、莫厘峰，登临几遍。道山鼋山，乃上年枭匪肆虐，击败官军，歼毁师船多只处。劫灰历历，犹可搜寻。嗣舟发西山，虽未登缥缈峰绝顶，而石公山一笑迎人，为之低徊不能去。石公为西山最佳处，乾嘉诸老宿登高作赋，雅韵犹存。摩挲碑石，惜半为风雨剥蚀。江山胜迹，我辈登临，不禁感慨系之。计住湖中三日，每晨传集舟师将领兵士而申儆之。嗣由马碛山，经独山门，进内河口，已达无锡境。遂寻惠麓访第二泉，一品竹炉风味。自维平生仕宦，竟日抗尘走俗，何幸承乏吴会。虽为时不及二稔，尚有雅人深致。俞曲园先生曾赋诗志羡，并云昔岁曾随侍曾文正公，一上天平；至太湖东西之胜，文正亦有志未逮也。至省中沧浪亭、拙政园、网师园、顾园、留园诸名区，已习见不鲜，旦暮遇之矣。

平生自惭无才，而爱才若命。上任五行省，所共事寅僚不下数百人，就中才识，推平湖朱竹石观察之榛为冠。观察家学渊源，早岁官丞倅，已有能名；积资洊升，以江苏道员候补，于苏省内政、外交、刑名、榷税尤为熟悉，计署臬司十三次，署藩司二次。历任巡抚倚如左右手，连章优保，徒以病于目，未能骎骎大用。识者惜之。观察虽短于视，一应公牍，但令书记朗诵一过，即能贯彻于心，一一裁决，无不恰中肯綮。任刑名久，总司厘务数十年，遇州县来谒，观察御之严。谓某县钱漕进款若干，某卡税厘入款若干，除去应解公家若干，某缺余若干，某差剩若干，均饱尔等私囊。倘再不知自爱，贻误公事，白简具在，不能为尔辈恕矣。所言洞见症结，吏不敢欺，吏不能欺。余遇大事，决大疑，每商之观察。一经擘画，咸就条理。适淮扬道缺出，江南官多如鲫，负大力者咸存希冀心。余昌言于众曰："苏省外补道缺甚少，每有缺出，由督抚会商遴员奏补。但商之云者，以其人之可否，尚须斟酌。若朱道才望资格，均推第一，有缺即补，何须互商？倘淮扬一缺，不以朱道请补，勿论另补何员，巡抚不能画稿，即请总督专衔陈奏可也。"某督以难违公论，落得顺风使帆，分宁道员纵多，而分苏道员获补，群相觖望，至讥余谓专揽政权。余惟扶持善类，力主公道。悠悠之口，一笑置之。迨余去苏，观察迄未莅新任，旋即病逝。岂暗中犹有阻扼者乎？不得而知已。

德清俞曲园先生，东南硕学，以翰林罢官归，侨居吴下。所著《春在堂全集》，脍炙人口。湘乡曾文正至有"李少荃拚命作官，俞荫甫拼命著书"之语。内兄许子原观察，为先生婿。先生文孙阶青太史，又出余门下。余抚苏莅新时，出《大梁留别诗》七律八章示阶青。先生见之，即日和成。马工枚速，两擅其胜。余为之惊服。寒山寺古刹，为姑苏名胜。兵燹后失修，公暇往游，蓬蒿地满，即所谓"夜半钟声"者，亦归诸无何有之乡，琳宫宝刹悉付劫灰。爰捐俸醵赀，重建殿宇，并范钟泐石，以存古迹。寺中旧有文待诏草书唐张继七绝一首，碑已半圮，字亦经风雨剥蚀几尽。爰请先生重画。先生谓张句固佳，但"江枫"二字不甚可解。考之《中吴纪闻》，所载系《江村渔火》。因赋一绝辩正，与原诗共书诸石。今尚兀立寺中。余辛亥解组，侨居沪渎，曾至姑苏，偶过枫桥小泊，重寻雪爪，摩挲片石，为之低徊而不能去。先生丙午十二月病逝前一日，余往视疾，时已昏厥，犹强语余曰："《春在堂集》烦多印行。"余允之，临没口拈一绝云："茫茫此恨竟何如，但恨粃糖未扫除。七尺桐棺三尺土，此中了却万言书。"可想见其风致。余奏请入《国史儒林传》，奉旨俞允。《春在堂全集》两次捐资印行，以偿夙诺而广流传，期不负九原知己而已。

丁未七月，余在江苏任内，升授川督。所遗苏抚以浙抚张君晓飒曾扬调补。川黔接壤，余去乡已廿六年，爰于具折谢恩时，附片奏乞赏假三月，回籍省墓。时张君以办理秋瑾一案，不无操切，大拂江浙人士之意，抚苏命下，江南士绅专电阻其来苏。张亦请假就医。余入觐情殷，归思正切，专电枢廷，请以苏藩陈君伯平启泰（戊辰翰林），护理抚篆，以便克期交代，入京祝嘏（时值慈禧太后万寿），奉旨俞允。电音传来，讵江督端忠敏公以事前未经知照，意颇不怿。而又无从与余作梗，乃密电枢臣张文襄公，谓伯平嗜好甚深，不堪封疆重任。力保鄂藩李君岷琛，堪以升补。递遣鄂藩，请以鄂臬梁君鼎芬补授。维时文襄新入政府，李、梁二君，乃

其旧僚。端意在迎合，希冀动听。文襄持端电传观枢垣诸公，项城袁君世凯笑曰："伯平是否吸烟，尚在疑似之中，若少东(岷琛字)之痼疾甚深，余在津亲见，讵午桥(忠敏字)竟不知耶？目前已有电旨，令伯平护理苏抚，实任应简何人，俟升任川督陈筱石制军到京，面询伯平精神如何，再行请旨办理。"文襄意亦谓然。其后伯平果拜真除。在余原不敢居功，而江左诸君群起与之为难。伯平忠厚长者，何堪八面受敌，卒之遇事拂逆，赍志以殁。灵榇回湘时，余适在武昌。曾亲诣舟中祭奠，挥泪送之。而与彼作梗者，不数年间，大而祸国，小而杀身，意无一令终者。伯平有知，当亦含笑于九原已。

在昔后夔典乐，百兽率舞；大汉西京朝会，盛呈百戏；唐则霓裳羽衣，传之天上；欧公《五代史》，至特编《伶官传》。戏之由来久矣。我朝恭遇万寿，王公大臣入坐听戏，载于会典，诚重之也。余以外吏两次入京陛见，均值庆辰，恭逢巨典，耳聆仙乐，不可谓非荣幸。癸卯六月，以汴抚入京，适值德宗景皇帝万寿。在颐和园随班行朝贺礼。先期传令入坐听戏。上驻跸颐和园，即于园中德和园排演。台凡三层楼，北向，规制崇闳。两宫正殿坐，南向。东西各楹，诸王公大臣以次坐。凡近支王、贝勒、贝子、公、满汉一品大臣，暨内廷行走者均预；在外将军、督抚、提镇适在京者亦预。其京中一品之各旗都统，及二品满汉侍郎，均不得列入。东第一间，近支王公，次军机大臣、大学士、各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等。西第一间，御前大臣，次内务府大臣，南书房、上书房翰林。将军、督抚、提镇之在京者，居于西末一间。此其大较也。计获亲盛典者，约五十余人。由内务府大臣即时传单知会，共凑集银二千两，为赏犒内监之需，人约派五、六十金，缴呈御览后分给。辰九钟，诸臣先到，各依次跪。少焉，乐作。内监传呼："驾到。"皇上在慈圣舆前步行，后妃、公主、福晋等随舆后。慈圣下舆，升殿坐。诸臣行三叩首礼。传命脱补褂，去朝珠，赏赍雪藕、冰桃、瓜果等物，人各一黄龙盒。由内监亲赍呈，慈圣一一过目，始依次递交。各敬谨领讫，行一叩首礼谢恩。内监承旨，命张大幕二：一由北而东；一由北而西，名曰隔坐。三面各不相见。仅见者，台上歌舞耳。诸臣可于其时休息谈论，各适其适。两宫体恤臣僚，无所不至。余居西第六间，同坐者，为湖广总督张文襄公之洞、安徽巡抚诚中丞勋。维时正演吴越春秋范蠡献西施故事。当范蠡造太宰嚭府第时，投刺二次，司阍不之理；嗣用门敬二千金，阍者即为转达。阅至此，文襄忽失声狂笑曰："太恶作剧，直是今日京师现形记耳！"声振殿角，余亟以他语与周旋，免再发言，致彻天听。时交午正，内监传呼："赐宴。"宴设于仁寿殿东偏殿，凡八席，诸臣随意饮啖。大官厨琼浆玉粒，非复人间风味也。酉正撤幕，各大臣仍须衣冠如礼。未几，乐止。复朝北行三叩首礼，各趋出。翼日，亦如之(皇上万寿戏二日)。又四年丁未，升任川督，十月到京，恭遇慈圣万寿。先期赏紫禁城骑马，赏西苑门内骑马，赏坐船只赐垫，并赏初九、初十、十一三日听戏(慈圣万寿戏三日)。时交冬令，即在西苑举行庆典。于丰泽园左另制戏座，广设帷幕，规制较淀园为狭，以其可御严寒也。适余与马提督玉昆、姜提督桂题、夏提督辛酉，同在西末间。南皮与项城，甫直军机，二君均不喜观戏，辄至西间外房，命苏拉约余出外闲谈，询庚子拳乱事。犹忆台上正演《长生殿》传奇，帘幄之外雪花纷披，想见琼楼玉宇高寒景象。曾有诗云："长生一曲怆心神，凝碧池间百戏陈。乐府旧人谁尚在？不堪回首说庚辛。烟波一舸任游行，三海风光画不成。为报来年丰已兆，雪花飞上御帘旌。"盖纪实也。今则沧桑陵谷，事变日棘，昔时钧天广乐，只好付之一梦。尚何言哉。

天下大镇四：曰河南朱仙，曰江西景德，曰广东佛山，曰湖北汉口。自丰工决口，河流横啮，朱仙化为一片沙砾场，不成商市。景德但营业陶工一部分。佛山近海，市场较大。然据武汉上游，推内地商埠第一，莫如汉口。凡西南若滇、若蜀，西北若秦陇、若豫晋，五方百货，均奔辏于此，以灌输于东南。该镇背湖枕江，一线长堤廿余里，廛市鳞集。惟限于地势，凡细民无力居肆者，咸于肆旁设摊贸易，不下千余家，均借此谋生活，由来旧矣。余戊申四月抵湖广任，前任某制军称交案件，约数百起。穷日夜之力，悉加判决。某制军辞赴蜀任，舟维汉上，拟拜答各国领事官。适巡警道冯观察启钧锐于市政，早欲将镇中摊市一律肃清。而又未曾预择广漠之场，为移此就彼之计。遽闻某制军来镇拜客，将计就计，传谕阖镇一律拆摊清道，以备大府贲临。摊商以为暂时拆卸，不得不遵。时已三日，群拟回营生理，冯观察又传谕，摊经拆去不准再设，另各择地谋生。于是大拂商情，群执香向有司衙门请求复业。某制军是日仍复拜客，易舆而骑，正驰驱市中，众商遮拦马首呈诉。某制军倘能妥加晓谕，令其仍旧贸易，移摊一事，从缓解决，该商等无不乐从；即不然，而诿之后任，亦可谕知该商等，谓已经卸事，应候后任酌办，该商等亦无如之何。乃均不出此，一见众商拦阻，勒回马头，拚命狂奔，竟驾扁舟而逸。众商见其飞奔示怯，一时人声鼎沸，相率穷追。镇中无业游民最多，所谓大拢队、二拢队者，不下千余人。附和滋事，焚烧抢掠，纷扰昕夕。某制军甫离汉镇，而该镇之大乱将作矣。余远在武昌，闻警后立派张统制彪、黎协统元洪，各带军队驰往。先保护铁路、电杆，及一码头等处与租界联属之地，恐匪徒拦入界内，致烦交涉。又虑夜间军队入市，易滋惊扰。夙谂镇中商办救火会最得力，札令该会夜巡逻，以防未然。部置甫定，适盛侍郎宣怀来谒。侍郎胆素怯，谓所办汉阳铁厂与兵工厂毗连，合计约数千人，汉口有警，必遭影响，恳派兵弹压保护。余谓君可无虑，此案乃巡警道办事操切，激变商情。既经准其复业，收拾至易。其余不法之徒，乘机扰乱，已派队弹压，绝不至大起风潮。并闻沿江某制军幸灾乐祸，越境欲建奇功，已在下关简纠师船，武装待发。余指挥虽定，

究以鄂省人心浮动，使者莅新未久，恩信未孚。以将士能否用命，均难意测。外虽持以镇定，私衷不无惴惴。乃荷天公做美，由宵达旦，大雨时行，延至次日午后始止。连江烽火乃为一雨洗净，兵气无光。事定后，派员查勘，仅焚毁洋商一二家，华商四五家，洋妇亦有受伤者，略加抚恤，各无异辞。某制军督鄂甫半载，不能为鄂造纤芥之福，几至为鄂酿滔天之祸。清夜以思，何以自解？至冯道之办理不善，咎实难辞。第查其平日勇于任事，并非不堪造就者，薄加谴责，以励将来。此余抵鄂渚接任后第十日之事，特备述之。

武汉据天下上游，夏口北倚双江，武汉屏蔽。龟蛇二山，遥遥对峙。岷江东下，汉水西来，均以此间为枢纽。地势成三角形，屹为中流鼎峙。余服官鄂渚，适英、美水师提督乘兵舰来谒，谓："游行几遍地球，水陆形势之佳，未有如兹地者，推为环球第一，不仅属中国奥区，窃兴观止之叹。"地利关系一国之强弱如此。军兴以后，南皮张文襄公服官最久，于省垣分建丝、麻、纱布各厂，以塞漏卮而扩利源。并建甲、乙、丙、丁四栈，奄有碣石招贤、平津东阁遗意。汉阳立铁厂、兵工厂，规模尤为雄阔。惜但能举其大纲，承办者不尽得人，至有美哉犹憾之叹，然一个臣之遗泽远矣。夏口当轮船、铁路之要冲，百货云骈。洋商茶市交易，不集于沪渎，而君趋于汉上，所系顾不重欤。余承乏二载，萧规在望，有愧曹随。第前贤施之博者，辄守之以约，昔日资为利者，颇思救其弊。此无他，意指本不相符，而今昔之情形，亦有所不同也。曾过汉阳，登晴川阁，凭览江山形势。文襄有联云："洪水龙蛇街循轨道，青春鹦鹉起楼台。"想见元臣风概，固自不凡。独武昌黄鹤楼久毁于火，迄未修复。窃怪文襄督鄂廿余载，经营建设，不惜浪掷多钱以亿万计，区区一楼，估值仅需十万金，何以靳而不举？得毋文人结习，嫉"崔颢题诗在上头"乎？每与鄂绅柯巽庵侍郎逢时宴集，倡议重修，十万之数不难筹办。甫定议，适奉移节北洋之命，继任者恣睢暴戾，欲盖翻前人成案而刍狗之。坐镇非才，群焉一哄。不一稔而方、召中兴之地，忽易为胜、广发难之区。江汉横流，罔有其极。乃知保邦制治，不惟其地惟其人。后之论者，可以观其变而会其通已。

国家龙兴辽沈，定鼎燕京。援照明制，特开科举，以系人心而光国典。顺治丙戌会试，为开国第一科，选山东聊城傅君以渐为状元。由丙戌截至光绪甲辰废科举之日止，计共得会试一百十三科（乡试同），状元共一百十三人：内蒙古一人，顺天一人，直隶三人，山东六人，河南一人，江苏五十人，浙江二十人，安徽九人，江西三人，福建三人，陕西一人，湖北三人，湖南二人，四川一人，广东三人，广西四人，贵州二人。余东三省、山西、甘肃、云南均无人。江苏一省几得半数。苏州一府计廿三人，几得一半之半。苏、浙文风相埒，衡以浙江一省所得之数，尚不及苏州一府。其他各省或不及十人，或五六人，或一二人，而若奉，若晋，或甘，若滇，文气否塞，竟不克破开荒而光巨典，岂真秀野之悬殊哉？窃尝纵观而知其故，自言游以文学专科，矜式乡里，宣尼有"吾道其南"之叹。南方火德，光耀奎壁。其间山水之钟毓，与夫历代师儒之传述，家弦户诵，风气开先；拔帜匪难，夺标自易，此一因也。冠盖京师，凡登揆席而跻九列者，半属江南人士。父兄之衣钵，乡里之标榜，事甫半而功必倍，实未至而名先归。半生温饱，尽是王曾；年少屐裙，转羞梁灏。不识大魁为天下公器，竟视巍科乃我家故物，此又一因也。综此二因，沿成积习。至国朝，三元仅得二隽。苏州钱君棨三元坊高竖黉宫道左，余抚苏时犹及见之。而广西边远省分，亦有陈君继昌。其人崛起遐荒，如骖之靳。始知文章同此报国，人才不限方隅。笃生非偶，人贵自立，科名一事，特其小焉者耳。通计圣清一代，自博学鸿词科、特保经济科出，而翰林却步。自援例纳粟、军功、保举兴，而正途减色。至广方言馆、宪政编查馆、督办政务处立，而科举遂废刻苦不复存。状头之名，从此中绝。一朝之国运，亦从此告终焉。重检馆选录，为之太息不置也。至由状头登揆席，所谓状元宰相者，有清一代，仅得一十四人（协揆不预）。曾闻之元和陆文端相国所云，爰缀于篇末。

光绪戊申秋，江鄂两省会操，地在安徽太湖县。江南第九镇统制徐镇绍桢，与湖北第八镇统制张镇彪为南北总司令官。张镇辞赴皖境，余告之曰："张中堂经营缔造，不惜糜巨饷，练成此军。"故鄂省成军在江南之先，一切军械较他军为完备。壮哉此行，可以实地练习，为将来敌忾疆场之用。张去后，所有武汉守卫事宜，责成独立协黎副将元洪、署巡警道金道鼎和衷办理。讵皖省新军统带熊成基，乃著名老革命。乘秋操时，皖抚朱经田中丞驰往太湖弹压照料，省垣空虚，煽动阖营兵变，围攻省城。余闻警报，飞电经田中丞立即旋省，并电饬张统制彪速命王协统得胜带队折回安庆，力保邻疆。经田中丞亟图捍御，苦于无兵。该叛军熊成基势张甚。援军一时未到，殆哉岌岌。适鄂省载兵赴皖之楚材兵轮，停泊皖江城外，管带孟宪德首先开炮，击毁叛军营垒炮台。霹雳一声，山鸣谷应。熊成基知事已败，始逃往集贤关北去。余党纷纷溃散。适王得胜军到，省城得以保全。营中未叛者，尚有数百人，即由王得胜率队住扎该营中，暗为抵制。阅五日而大局粗定，张统制始督率全镇回鄂。当皖中兵叛之时，不幸适逢二次国恤，全国震惊。武汉地方人心浮动，论言四起。余不动声色，密饬黎协统、金观察多方镇压，得以转危为安。厥后皖省奏报，由江督某制军主稿，铺叙该军靖难情形。而鄂兵轮首先开炮，击走叛兵；暨王协统暂守皖垣，力服降卒，一字不提。但据皖抚来咨，谓："鄂省出力人员，亦应列奖，请开具衔名，咨皖具奏。"鄂军将弁闻之大哗，相率不愿列保。余一面善言抚慰，并专折声叙当日鄂军代为靖乱情形，并称鄂省援皖各将弁，食禄忠事，于义当然，鄂军历年奉派援湘、援汴、援苏、援桂，幸示陨越。此次以兵剿兵，与平时剿匪不同。且发难即系皖省陆军，首犯熊成基迄未弋获。省界虽

殊，军界则一。方以军人名誉攸关，引为愧咎。何敢仰邀奖叙，致抱不安等语。疏上，奉朱批，饬余查明得力人员，择尤保奖。江督、皖抚闻之，均各惭惶。爰遵旨叙保十九员，楚材兵轮管带首先开炮之孟宪德，业已病故，不及身邀显擢，仅得从优议恤。余深惜之。时张文襄公尚在政府，来电云："君真能为鄂军吐气。"余复电谓："吾辈激励军士，应如是耳。"并非与江、皖连帅闹意见也。

国家整军经武，原以自强之道首在练兵。第此事非可纸上空谈。即以屯营而论，首须查勘地势。省会之区建置营房，宜于郭外择一二高原旷野，或背山，或临水，分营驻扎，不宜专驻一处；但取消息灵通，于同袍同泽之中，隐寓相维相制之意。在昔棘门、细柳，未知若何。以近时而言，凡目所经者，不下十数处，此其大较也。戊申莅鄂督任，下车伊始，首以鄂省屯军处所询之。第八镇统制张君彪、混成协统黎君元洪佥谓，所统各标营，大半在武昌城内蛇山左近。心窃诧之。嗣率同张等前往查看，所有营房一律仿照西式建置，规模极其崇闳。续查镇营与协营同在一区域，望衡对宇，形势峥嵘。余心更为诧异。省垣繁庶之地，但须警察得力，足以建威销萌。无端聚此赳赳勇士，多则万人，少亦数千人，杂居共处，易滋群哄。万一变生肘腋，为患何可胜言。况此营与彼营，并不同一部分，无端强与合并，意见不免纷歧，接触尤易龃龉，逞私愤而昧公义，诚恐在所不免。不审文襄当日经营构造，何以贸然出此。将欲力加改作，又恐摇动军心。兼之习惯既久，亦虑迁地弗良。展转筹度，无术补救。未几，余调任北洋，继任者恣睢暴戾，变遂生于肘腋之间，无从防御。适作成武昌起义之名，玉步因之遽改。谁使神州陆沉？恐夷甫诸人不得不执其咎也。论语有之，"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诚哉是言，可深味已。

光绪元年岁纪乙亥，举行恩科乡试，余获售，是为承恩之始。其间服官京师，外任各行省，由藩而抚、而督，均在光绪三十四年中。不幸龙驭上宾，冲皇嗣统，摄政甫经三载，国体更变。余亦因病弃职。旧制新主即位，例须奉卜万年吉地。不知何以当时未经懿旨施行。直至大行之后，仓卒于西陵建造山陵，梓宫暂奉杞于梁格庄享殿。余己酉十月由鄂调直，入京陛见。翼日敬谨斋戒，驰往西陵，虔叩梓宫。追维圣德神功，泽流中外。微臣渥蒙殊遇，答报无从。辄不禁感激流涕也。大工未集，忽值国变，一切匠作，因而停止。幸南海梁文忠公鼎芬，痛哭陈书，严责当事。拨给巨帑，得以乘时兴工。并函致海内外诸遗臣，量力报效，集成巨款，为山陵种树之需。余报效四千元，内子许夫人报效二千元备用。文忠于事竣后，曾影崇陵种松图见寄；承修此项钦工之前直隶布政使凌方伯福彭，复以崇陵寝殿拓印成图寄阅。荒江孑遗，老眼摩挲，不知涕之从何出也，至孝钦显皇后菩陀峪定东陵，前为万年吉地，年久重修，余亦曾任此役。目诸规模崇丽，不比崇陵仓卒兴办，诸形简陋。时会所值，无可如何，惟有委之气数而已。

直隶为各省领袖，屏蔽京师。自五口通商，特设北洋大臣，以直督兼任。形势较他行省为要，体制亦较他行省为肃。李文忠历任廿余年，庚辛议款，上相骑箕。时奉永远停捐之旨，捐输异常勇跃，北洋实总其成。文忠殁后，存款不下千余万金。继任某制军藉以为练兵之用，不三年，支销殆尽。复奏准由各省合筹练兵经费，岁约数百万，竭天下之脂膏，供一己之挥霍，而宝藏竭矣。厥后继任某制军，复踵事增华，取携任便。岁入只有此数，出则层出不穷。余由鄂调直，未到任前，某藩司护篆，一意徇情见好，计一月内札委差使至一百五十余人，闻之殊为震骇。公帑有限，岂能长此滥支。乃破除情面，一笔勾之。并将前有兼差者，一律厘剔，以昭核实。开怨同僚弗顾也。旧制北洋大臣履新，各国领事先来拜谒。某藩司护院，力崇谦抑，先往拜各领事。余莅任后，领事团欲援以为例。余笑谓："中外通商，凡交际与交涉厘为二事。交际以私交言，余与各领事素无交情，何必令其来见。交涉事关两国公件，关道与领事平权，载在条约，尽可互相商酌。渠亦勿庸见余，听之可也。"适美国新任总领事抵津，不以领事团为然，首先来见。德国领事以德商与华商交易，多历年所，华商亏欠德商银至一千一百万两，历前数任，迄无办法。时值岁暮，急求余一言解决，竭诚请谒。其余各领事，目见团体已散，遂亦相率来见。法领事并托译员转述，渠等一时误会，致拜谒稍迟，请勿介意云云。余一一应付之。并允德领事所求，商之度支部，为设保商银行，以纾华、洋各商之困。各领事见余此举，均为满意。嗣后交涉不烦言而自解。此余甫履新一月内之事。开岁庚戌正月，枢臣南海戴文诚逝世。辇毂之下，喧传余将内召入辅。惎余者，嗾使言官某侍御，以不根之言，妄行参劾。仰荷圣明垂鉴，令该御史明白回奏。卒以妄行诬蔑，不称言职，从宽饬回原衙门行走。余以时艰莫补，方幸借此乞身，腾章引疾。卒蒙温旨慰留。碌碌滥竽，胸经两载。会逢辛亥之变，适方卧病治事，不能中流击楫，挽东南之厄运，仅克保我疆土，还之朝廷。迨逊位诏下，余亦蒙恩给假。家居海上偷生。匆匆又十三载，追维往事，感激涕泣，不知所云。

宣统初元，设立宪政编查馆，宪法期以九年成立。于第九年特开国会，新政逐年举行。立法未尝不善，奈一般急进派嫌其过迟，訾议政府有意延宕，阻挠宪政。东三省新学家，首先入京，乘机煽动，革党一倡百和，伏阙上书，请立时开国会，并至摄政王府拦舆陈请。朝廷以议定年限，未便遽行允许，而又不能剀切晓谕，以崇国体而戢众嚣。终日纷扰，举国若狂。监国至避居大内阿哥所，未敢公然回邸，以避其锋。正相持间，天津无赖某君，出身寒微，庚子后和议成，外人归还津地，某君乘时崛起，以创办学堂为名，联络当道士绅，居然自命为维新人物。闻奉人在京请愿，事未果行，乃勾串来津请愿，嗾使各学堂各派代表。登时聚集千余人，断指喋血，群向督署陈恳入奏，早开国会。一面力阻各学生

上课，借示要挟。并通电各行省各学堂，同时罢学请愿，期宪政即日成立。言之虽亦有故，实则假公济私，意存叵测。津地人情浮动，影响所及，殊于治安大有关系。余不动声色，传令为首代表来见。谕以朝廷预备立宪，决无更改。第有一定秩序，势必分年办理，岂可一蹴而成？今众情既形亟亟，亦系爱护国家，力图早日富强之意，使者亟为嘉许。惟恃众罢课，甚至通电全国，震骇观听，实属大干法纪，亦不得为尔等宽恕。当严饬各学堂校长，传谕学生一律上课。由使者据情具奏，以九年立宪为期较迟，难孚众望，吁恳朝廷提前赶办，期于五年成立。所有奉省各员一律资遣回籍，静候谕旨，不得在津逗遛，另生枝节。疏既上，荷蒙俞允，分别晓谕，群情极为贴服。并电知各省晓谕各学堂教员、学生一体遵照。穷三日之力，大海风潮为之顿息。继思析津开学最早，学规本极严肃。自某君混入学界，恃有护符，迹其平日不安本分，已非一端。此次竟敢挟众罢学，通电全国，几至激成巨变，不可收拾，此而不惩，何以端士习而肃法纪。律以两观之诛，亦属罪不容辞。只念立宪时代，姑从宽典。饬署巡警道田君文烈密拿到案，即日电奏发往新疆安置。奉旨后，立派妥役押解起程，不准少有稽延。津门士绅，有为之关说缓颊者，已望尘不及。颇诧使者办理此案之密而且速，而为地方除一巨蠹，则又未尝不心悦而诚服。此宣统二年庚戌十月事。迨辛亥十二月逊位诏成，国体更变，余亦乞病获允，万事不关。而某君何时旋津，是否改过迁善，能否为民国效力，惟有付之不论不议之列而已。

丙戌同年杨莲甫制军向官京师，所居相距穹远，不常把晤，仅于春秋期会，樽酒言欢。君以编修改官直隶道员，庚子随李文忠公来京议款。余时官京尹，襄办和议，与君时相过从。患难论交，情非恒泛。岁杪，通永道出缺，藩司周玉山方伯言之李文忠，请以君奏补。张幼樵学士时在幕府，亦为君说项。文忠终以君到直资格太浅，未经允诺。犹记小除夕日，君匆遽造余，详述前事。以余系府尹，此项奏件例须会衔。并述周、张二君语，谓非余力向文忠陈说，难冀有成。且时甚促，一过新年，正月初五文忠寿辰，保定署臬司某君来京祝厘，资格较深，恐文忠意有所属。语次情形极为迫切。余以同年至好，又系分内应办之事，允于除日往见文忠。讵到时，文忠正会晤德公使，以惩办祸首。未满各使意，德帅瓦德西欲下各动员令，径往陕西与枢府面商。文忠极为劝阻，一面电奏行在。迨德使去后，文忠拟暂休息。余揆此情势，恐难进言，而莲甫守催不已，只好姑为开说。文忠谓，莲甫虽系翰林出身，第官直日浅，此缺尚有尽先应补之人，长官亦须稍存公道，余谓："公言诚是。直省候补人员虽多，但从公于患难中者，目前仅莲甫一人，劳绩亦不可没。公昨谓行在诸公，均蒙优叙。然而从公于贤良寺者，不应得优叙乎？"公笑曰："我已知莲甫托君前来说话。君与彼为同年，又系大京兆，例须会衔。我若奏补他员，恐君不肯画诺矣。请如君议。"余亦笑对曰："某所言，实系力崇公道，并非专顾私交。"比时窗外环而听者多人，知事已谐，玉山方伯趋而前曰："稿已办就，即请书奏。"余亦列衔书奏讫，与方伯退入莲甫室。适吏部尚书嘉定徐颂阁先生在坐，闻之谓余曰："莲甫得缺太便宜。但须说明，如何应酬我。否则，交部议奏时，我必议驳。"余笑曰："公喜食福全馆，莲甫治具尤精，多备盛筵饫公，余亦得叨坐末，何如？"均各大笑。宁知莲甫官符如火，奏到，竟邀特允，不交部议。尚书挟持一饭而不可得。厥后余抚汴，莲甫任直臬，拟保升豫藩，为余臂助。项城阻之。不数年，莲甫已继项城为直督，而余督直转在其后。功名迟速，庸有定乎？莲甫归道山，未经国变，可谓全福。公子辈承其余荫，各自成立。长者尤恭谨，克世其家。故人有子，为之欣喜不置。

辛亥八月，武昌发难，总督出走。余适在病中，警报传来，以鄂系旧治，深悉彼中情势。密电枢垣，谓川督岑君春煊带队入蜀，计时已在鄂中，请旨褫鄂督职，以岑调任，责令收复省会。鄂垣兵变，仅一小部分，速电饬带兵统领督率南湖一带各军，并汉口驻扎军队，力图规复。陆军第二镇第一协全部，现驻保阳，即时下动员令，京汉快车两日一夜可达汉口，直逼武昌，以壮岑军声势。彼系乌合之众，人心未定，收复不难。而枢府不报也。但责令陆军部编一混成镇，有此军步队参以彼军马队者，有彼营辎重配以此营马匹者，混沌杂糅，故缓师期。卒之兵与兵不相习。将与将不相识，迟之又久，始报启程。迨抵汉口时，鄂中叛党，布置完备。羽翼已成，公然誓师抗顺，大局不可问矣。项城赋闲已久，乘机思动。其门生故旧，遍于京津等处，不恤捐集巨款，输之亲贵，图谋再起。监国以彼从前废斥，其咎非轻，不敢贸然起用。该党以监国素重视余，谓得北洋一保，必生效力。某君夤夜来谒，极为关说。余严词拒之，谓："项城前系一品大员，此时起用与否，朝廷自有权衡；不宜由疆臣奏保，致涉植党之嫌。倘贸然上疏强令出山，不特无以尊朝廷，亦非所以厚爱项城也。"其人嗒然而去，复运动连疆某督、某抚，即时电保。谓非任用项城，不能收拾危局。监国惑之，未能一意坚持。项城一出，而清社遂屋矣。当其奉命督师也，徘徊于豫楚之间，不肯直入鄂境。卒以夤缘组阁，遄回京师，大权独握，修前日之怨，力排监国去之。政由己出，东朝但司用玺而已。嗣复授意前驱各将领，联衔力请逊位。沪上僦居某督等和之；商界各巨子亦和之；英国公使某君，亦复为之声援。十二月廿五日，逊位诏书颁出，二百六十八年之天下，从此断送。哀何可言。甲子十月，复有冯军入京之举，病中惊起，无泪可挥。瞻望阙廷，神魂飞越。虽纠合海上诸遗老，连电津榆，作包胥秦廷之哭，究何裨于大计。悠悠苍天，谓之何哉！

壬午冬会试北上，以车道艰苦，改由海船入京。先在武昌度岁。比时黄鹤楼未毁于火，旅寓即在其下，时往登临，纵览长江上流形势。觉中兴曾、胡削平大难，即以此为基础，凭吊久之。厥后张文襄公督鄂垂二十年，百废俱举，规模宏肆。第鄂系中省，财赋只有此数，

取锱铢而用泥沙，不无积盛难继之虑。觇时者颇心忧之。余辛丑外简漕督，旋调中州，遂临吴会。积资既久，署中宾僚佥以吴楚一家为言，冀为升迁预兆。付之一笑而已。丁未夏，两广总督出缺，枢府拟奏请以余承乏。鹿文端昌言，谓豫抚张安圃中丞曾任广东抚藩，熟悉地方情形，遂邀简任。不数月，川督出缺，余蒙恩升授。为昔年赘姻作幕之地，旧游重来，一时传为佳话。且川黔接壤，风土攸宜。不比五羊滨海之区，新党横行，难以驾驭。迨入京陛见，文襄适以鄂督内召入直枢廷，与继任某制军臭味差池，颇思易人而治。余循例往谒，文襄谓："四川地方遥远，交通不便。如君才地，似与长江一带为最宜。"余漫应之，不识其意云何。嗣陛辞还寓，行有日矣。文襄于丙夜遣价来言：翼日早十钟散直后，即来寓有话面谈，当在寓静候。讵文襄到后，项城亦来。甫入座，文襄拂然对项城曰："君言我所办湖北新政，后任决不敢改作。试观今日鄂督所陈奏各节，其意何居？且其奏调各员，均非其选，不恤将我廿余年苦心经营缔造诸政策，一力推翻。"意极愤愤。项城婉言代某制军疏通，以余行将过鄂，嘱传语某制军，谓文襄所办兴学、练兵、理财、用人各大端，极宜萧规曹随，不可妄行更易。余笑应之。项城以文襄盛气相陵，不便久坐，告辞而去。余送之门外，暗忖似此情形，某制军必难终鄂任。文襄今日来寓，有事面商，或恐意将属我。第闻该省财政枯窘，债台高筑，较之川省财力丰富，不啻天渊，岂可以此易彼。爰重入坐，假他事与文襄款洽。文襄意所欲言，一时未便直吐，但云："君此次远别，不知何日再见。可在京多住数日，不必汲汲西行。"余复温应之。翼日，恐文襄再来絮烦，匆匆乘京汉火车而去。抵汉时，将项城之言，转达某制军。适余先请假三月，回籍省墓。戊申二月届满，正拟由黔持节入川，先驱已到渝州，己亦束装待发，适奉上谕，某制军与余互相调补。未经西上，仍复东行。边远劳臣，诚不知圣意所在。嗣悉督办四川藏卫边务事宜某大臣现护川督，为某制军介弟，稔知余将莅蜀任，特预条陈藏事。谓藏与川相为表里，一切筹兵筹饷，责在川督。总督与边务大臣休戚相关，源源接济，藏事自易奏效。否则，无从办理云云。文襄因持原奏，力陈于两宫之前，谓边务大臣之意，恐川督非所素识，不肯为力。查鄂督与该大臣系胞兄弟，合办川、藏事宜，公议私情，更属责无旁贷。不如即将鄂、川两督互相调补。制曰："可。"余回抵鄂省接篆后，即速某制军入川。逾年，江督缺出，政府请以余调补。文襄独谓："方今时势，鄂省据天下上游，轮船铁路，四通八达，较南北洋尤为重要，不宜轻易总督。"事遂中止。逮余调任北洋，已在文襄殁后。此公若在，恐余须久任楚疆。但不知武昌发难时，余倘尚督是邦，又是如何景象耳。

当项城之由鄂北上也，行使内阁职权，前方军事责成冯都护国璋督办。冯军先占据汉阳赫山，拊龟山之背，汉郡收复指日间事。项城京寓电话处学生，与津署电话学生，本系素识，私电传来，余喜甚。以正式电话询之项城。讵复电云："未得鄂中确息。"其志不在恢复，可为骇异。迟之又久，始悉汉阳业已克复。余急电冯都护，请其率得胜之军，直捣武昌。冯覆电谓："汉口江岸缺少船只，不能径达省城。"且奉京电，已有英国公使出任调和。北军暂在汉阳驻扎，不得越雷池一步。余闻之，愤甚。急电项城，略云："所谓调和者，两方居同等地位，始各有开议资格。现今革党，皆我臣民，作乱犯上，自取屠戮之戚。我军已得汉阳，与武昌仅一江之隔。党人已闻风丧胆，汉江沿岸船只何止千艘，顷刻即可飞渡。武昌若复，中外人心大定；沿江下游各行省，亦得所屏蔽，不至望风而靡。即为应酬调人起见，何妨俟武昌收复后，再行开议。声势既壮，折冲尊俎，尤易为功。"项城无从置喙，但云："既经英使调处，不宜径行用兵。事机一失，连江若赣、若皖、若苏、若宁、若沪，纷纷独立，遂至不可收拾。"又以监国临朝，不便为所欲为。贿通贵戚，迫胁东朝，勒令摄政王退位。以余现任北洋，凡事作梗。密遣使以甘言相饵，谓余坐镇津地，于各省独立之会，独能捍卫疆土，最著勤劳，行将有宫衔黄褂之锡。但大势群趋共和，一方岂能立异。与余交谊最敦，近因政见稍歧，各行其是，不能相强。所虑津沽一带，党人密布，手枪、炸弹防不胜防，窃代为忧之。余谓与项城比肩事主，回忆孝钦在日，项城受恩独渥。现值国家多难之秋，正我辈竭忠授命之日。内阁关系全国，项城任之。北洋领袖各行省，余任之。项城谓与余政见不同，诚为知言。余始终惟知有国家，期不负三朝恩遇而已。项城虽日以暗杀为能，侦骑密布，卒亦无如余何也。迨至逊位诏成，余已病莫能兴，奏蒙赏给三月假，而国事不可问矣。

奉军张绍曾占据滦州车站，威胁朝廷立宪。结纳新授晋抚吴禄贞，带领第六镇全军驻扎石家庄，据直晋交界之道，拟俟前驱赴太原受事讫，即回戈直赴北京；绍曾亦由滦赴京，两道夹攻都城，图不世之大举。石家庄军队并可阻截项城入鄂之师，不能北上，以免后顾之虑，用计诚为狡毒。幸天夺之魄，禄贞忽为队下乱兵戕害，一说为项城遣人暗杀。后虽奉旨命余查办，卒莫得其实在情形。然先除此一害，绍曾势孤，气为之夺。余乘机遣通永镇田君文烈，以犒师为名，驰抵滦城，代通情款。绍曾谓，夙隶北洋部下，决不敢犯扰天津。与田君有故，联床话旧，中宵以后，忽以一剑置榻上，若隔鸿沟，竟夕不寐。田君知其气怯，决不能成大事。翼日，旋津覆命，请余勿庸过虑。田旋升任陆军部侍郎，通永镇缺，余檄令王君怀庆先行署理，并奏请实授。王甫到滦，绍曾密令党人，乘其不备，包围斗室中，迫令独立；一面派死党潜来天津，四处埋伏，散布谣言。一闻滦事得手，津郡同时响应。维时津沽猿声鹤唳，租界各国领事，纷纷来署探取消息。余虽连电王君，设法出险，苦难达到。幸王素有权略，阳徇彼党之请，偕往校场行受任礼。匹马当先，乘其不备，一鞭叱咤，风起云扬，驰骤廿余里，群相追逐，望尘弗及。顷刻突围而出，还入军中，带队反攻，生擒数十人，学生居其大半。电禀到津，

批令悉数歼除，以示惩儆。陆军部亦派兵援应。滦乱平，曾赋《飞将军歌》以策王君之勋。绍曾兵柄既解，踉跄带数十人，夤夜来天津。以咨议局议员素通款洽，径诣局中止宿。合局大惊。某巨绅及议长阎君仓皇来报，请余饬令所住卫队移宿他所。余笑应之曰："君等昔以张某为义师，不惜为之道地，今竟何如。"爰命材官持令箭传谕，以津地华洋杂处，《辛丑条约》：二十里以内不得驻兵。可速将所带卫队解除武装，暂住旅馆，以免人心疑惧。倘因此另生交涉，咎将谁执。绍曾唯唯听命。咨议局全体局员及某巨绅等，均各满意而去。翼日，绍曾来谒，携其六岁子同来，藉明心迹。余侦知其近日举动乃父亦不谓然，因嘱其早归养亲，徐观世变，此事遂告结束。然此数日中，运筹决胜，咸资文武各僚友悉心勖助，获免愆尤，不可谓非幸事已。

光绪末造，新党散布长江流域。第与军队互不相习，致不能揭竿起事。监国时代，亲贵用事，军咨大权掌于纨绔之手。部中主要人员，新旧淆列，习染既深，一朝发难，其祸至不可收拾。余于宣统己酉腊月，履直督任，所辖北洋第二、第四两镇，兵力甚强，足以建威销萌，新党不便，怂恿京师权贵，收归部中直辖。监国贸然允之。疆臣职司疆土，直隶尤屏蔽京师。一旦骤失兵柄，其何能淑？疏凡再上，以去就力争。卒未能收效果。欲另立一镇，苦于财力艰窘。不得已暂编混成一协。以资控制而济缓急。辛亥八月，奉军人关，与部中直辖之某镇，于直属滦州会操。军咨处某贝勒奉命前往校阅，道出天津。余扶病往谒，闻新党已向奉军接洽，约于开操日起事。讵期尚未到，适鄂中某督以严缉党人，办理操切，激变军心，先于十九日在鄂省起义，某督仓皇出走，武汉重地突归党人之手。警报到京，秋操停止。奉军某协统遂占踞滦州车站，公然兵谏。乃以所拟宪法十三条，胁朝廷允行。枢府无人主持，不得已交宪政编查馆，拟定十七条，筮日告庙。帝位虽存，大权业已下移。时则武昌已失，沿江各督抚闻风而靡，不降即走，粤、湘、齐鲁亦复纷纷独立，仅直隶安堵如常，不为所动。余病疡已数月，强起治事。激励文武寅僚，多方镇抚。党人有煽乱滋事者，一经侦察属实，拿获到案，严惩不贷。奉军驻滦某统领，扬言率师入京，并来津与余商举大事。析津士绅与咨议局议员等，闻之生惧，诚恐奉军一到，扰乱地方，相率数十人来署求见。余适与天津镇张君怀芝、督练处总参议舒君清阿筹议兵事，闻彼等已集前厅，即请一体入见。某巨绅首倡言，余坐镇天津，军民爱戴，地方蒙福。但自武昌起事，曾不几时，各省均已独立，直隶首善之区，乃各省领袖，闻风兴起转在他省之后，如人格何。请余俯顺潮流，从权独立。不过易一名义，一切治军行政，仍由余主管，决不干预。但求提高直省人格，兼免党人攻击等语。一倡百和，情形激烈，有立待解决，迟则生变之势。余笑应之曰："君等所言，余亦熟思至再。武昌起义，各省独立，潮流所届，亦岂不知。但直隶情形与各省不同，岂能独立？"某巨绅大为诧异，诘余不同之故。余谓："各督抚管理该省之事，独立与否，能自主之。直隶范围最广，包括北京在内。北京现有皇上，如此大事，必须秉承谕旨，岂能效各省，私自独立？"某巨绅云："此层我等何尝不知。"余曰："君言是也。前日已奉旨，将来国体应否更改，俟开国会时公诸舆论。煌煌诏谕，中外皆知。此事稍迟，必有办法，目前尚谈不到。余忝任直督，当此人心不靖之秋，惟以保卫地方为宗旨。勿论新党旧党，或官或绅，遇有作乱犯上，扰害地方者，杀无赦。他非所知。"张总戎起而言曰："予系武人，只知带兵，不知宪法为何事。'独立'二字，更不知从何说起，某作天津镇，津地治安系某之责。制台本驻保定，近二十年来改驻天津，保护制台，尤我之责。有人破坏天津，侵害制台，某惟以兵力制伏。"《天津条约》：租界附近不得驻兵。二十里以外已严阵以待。该绅等以目相视，默然不语。复晓之曰："余与张镇台之言，诸君想已听悉。刻间，惟有官绅一体，妥筹保卫地方之事。津地华洋杂处，毗连租界，无险可扼。党人倘无知妄逞，诸君一味盲从，难免匪徒不乘机肇衅。余责在守土，惟力是视。万一力有不继，何惜一死以报国。总督为一省长官，不幸以死塞责，试问津郡治安，何人担负？势必纷纷扰扰，戈刃相寻。诸君不获党人之利，先受党人之害。回忆庚子一役，津民受虐最酷，创深痛巨，窃恐再见于今日矣。"言未竟，某巨绅矍然曰："效死一节，于今非宜。惟求大公祖政躬康复，保艾津民。即事到危急之时，文信国成仁取义之言，亦可不必拘泥，千祈以地方为重。"遂相率嗒然而退。日已向夕，津桥南段巡警已被煽惑，袖缠白布，乘机思动。所幸北段巡警，由练军改编，管带刘君锡钧系江苏旧属，忠事于余。得以互相箝制，不至生变，然已殆哉岌岌。直隶一省，于全国分崩离析之秋，卒能烽火不惊，诚属徼天之幸。直至逊诏将下，余适乞病获请，得以完全疆宇还之朝廷。痛定思痛，有余恫焉。一卧沧江，岁序忽周一纪。海桑陵谷，万事皆非。衰病余生，不图于劫火灰中，重温旧梦。自今以往，为元遗山之忧愤欤？为杨铁崖之旷达欤？抑求为文信国不获，而姑以仁义两言留作千秋正气欤？余不能自知。今之人亦不我知。后世倘有知我其人乎，则其我知视我之自知，为较真切已。

辛亥十二月，余在直督任内乞假得允，移寓津沽德租界养疴。越岁八月，就医南来，既在沪上作寓公。闭门却埽，万事不关。迄今岁甲子，匆匆已十三年。此十三年中，约计上至总统及阁员，外而督军、省长，非当年部曲，即旧日寅僚，从不愿以尺牍往还，借通情愫。一切目见耳闻，离奇怪异，几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不屑笔之记载，污我毫端。盖三纲五常之沦斁久矣。本年十月，忽有冯玉祥反戈入京，废斥总统，波及皇室，冒大不韪，致有仓卒逼宫之事。恶耗传来，无中外，无男女，无少长，均斥其荒谬绝伦。余卧病沧江，闻之尤为愤懑。时段芝泉徇各方之请，入京执政；张雨亭躬率劲旅，战胜人关。主持公道，于两君是赖。爰会合海上诸遗老。公电京榆两处，作秦庭包胥之哭。其文曰："报载，京政

府以阁令擅改优待皇室条件，迫迁乘舆，逼索宫禁；众情皇骇万状。辛岁逊政，优待本属国民公意。此项条件昭告中外，为民国成立公据，屡更政变，恪守不渝。若一二人可任意推翻，则何法可资遵守？影响极大。芝公群伦属望，综领机钤；雨公倡义兴师，奠安畿辅。必先坚守盟约，俾天下信其可恃，大局方易维持。切盼先行电京，速复优待皇室原状，免致根本动摇，人心疑惧。全国幸甚。夔龙等庚叩"等语。嗣得雨帅覆电云："庚电诵悉。优待条件载在盟府，本诸舆情，凡属国人，同此心理。敝军行师讨贼，不愿干政，夙有宣言。前驱甫及津沽，距京尚远。都门近日举动，事前毫未预闻。辱承垂诿殷拳，颇苦无从置喙。不日海内明达群集论政之时，当能主持公道也。作霖佳叩。午印。"言外之意可耐寻绎。段虽无覆电，闻对天津遗老言，自任力为保护。迨入京后，首先撤退防守醇邸卫兵，一切得以自由。第阅昨日各报，圣驾已驻跸东交民巷日本公使署中，脱险难而入坦途。此后惟祈各友邦之共同保护而已。余草笔记讫。不忍载辛亥以后之事，仅载此条以增余痛。而夫己氏之肉，讵足食乎！甲子十月十五日记。

曹野人先生传

[清]易顺鼎撰　杨　止整理

《曹野人先生传》，清代易顺鼎撰，记明末清初益阳民间学者曹宗先(号野人)生平事迹。当时学高识远而又名声不显如曹氏者当不在少数，由易氏此传可见其梗概。据《虞初近志》本标点整理。

曹野人先生，名宗先，字述之；野人其号也(《益阳县志》)。远祖官益阳，占籍焉。曾祖某，迁龙阳之鹿溪，遂为龙阳人。五世祖某，尝为明显宦，多藏书；先生诵其清芬，记睹淹博(《通源集曹氏序》)。性敏慧，下笔成文。蔡忠烈公为长沙推官，见其制艺，以为古岸奇特(《益阳志》)。入益阳县学，甫冠，即食廪饩。席先业，资甚丰，一旦叹曰："士君子立身何等，乃驰逐于宗贵之场而已乎?"遂弃家资，薄举子业，避地读书，殚心濂洛，作乐饥之文以自勉。乐饥者，非以饥为乐也，乐其所乐，虽饥而乐自在也。其文云云，大抵皆言刻苦自修，淡名利，寡嗜欲，以蕲及于'乐天知命'者之所为(《曹氏序》)。又好读仙佛家书，久之，自谓有得(《益杨志》)。见于行事，多意料所不及，乡里目为异人。然志在用世，言事深中时弊，上邑令张际熙书数千言，穷治乱之原，具忠爱之志，蔡忠烈尤重之(《曹氏序》)。谓其理论至是，欲为下拜(《益阳志》)。盖生平知己，忠烈一人而已。事亲孝，以天下大乱，患无以其全母，每囊沙于足而行，人或以为狂(《曹氏序》)。崇祯癸未，流贼张献忠至，负母急走二百里外，得免(《湖南通志》)。色养慎终(《通源集沈求序》)。后自髡其顶(《通志》)。初先生美风度(《曹氏序》)。无须，遇髯道人，脱其须赠之，遂美髯焉(《益阳志》)。顺治甲申仲春卒。山东人许尚忠者，好道，与友，隐居鲁山之丹霞洞，以是年遇髯僧奇其语，师事之。僧深穆寡言，问姓氏里居，不答，居三年始去。以所说经为一书，授尚忠(《通源集》)；复留一褐，署"楚益阳曹氏行尸"。康熙甲辰，尚忠官常德，以丈量役至鹿溪，宿曹氏，初不知即先生家，见案头有稿本，署"曹宗先野人著"，与《通源集》无异也。大惊，讯之，始知所师事者，即先生化身矣(《通源集》许尚忠序)。

易顺鼎曰：先生书未显于世，世亦莫知先生；顺鼎尝取其书而读之，所推究性命之原，万物之理，精微奥衍，非深造自得，不能言也。旧志载先生事，自崇祯癸未负母避流贼后，遂无可考；但云晚年髡其顶而已。余考许序而知先生卒于甲申明亡之年。又考沈序而知先生之母亦必没于癸未甲申之间；先生之卒，即在母没之后。乃叹先生之髡也，其忠也；死也，其孝也；死而不死也，其仙也。盖纪载不详，其奇迹彰，而庸行反隐矣。嗟夫！古无神仙而不忠臣孝子者；而忠臣孝子又何必不神仙乎？忠孝者大节，儒墨者假名；但论忠孝，何分儒墨？旧志与其家乘，乃斤斤焉以其奇迹为讳，而又不深求其庸行大节之所存，抑何左哉？

费太公传

[民国]钱基博撰　杨　止整理

《费太公传》，民国学者钱基博撰。费太公名允嘉，清末著名的义侠之一。清末民初，学者爱颂红妆，喜写侠客，从而存留了许多社会下层的珍贵史料。《费太公传》即其中的一篇。据《虞初近志》本标点整理。

费太公，讳允嘉，字大猷，南通县人也，兄弟五六人，皆拳勇有气力，而公次居，长壮，竟魁于诸弟，拄两臂，能举重八百斤。以贩海蜇赴吴门，单舸棹扬子江，中流遇盗舟数十，猝傍公舟，跃入各为隐语，如俗所传古水盗，叱喝曰："汝啖过刀面，抑落汤馄饨耶?"过刀面者，杀之之词；落汤馄饨者，溺之之词也。于斯时也，凡稔公者皆不意公之能力败诸盗也矣；而公则大呼曰："吾鱼盐贩也，安所得金宝累累，为诸君寿？愿悉所有海蜇，献以买吾生。"海蜇厥形如钟，肉柔美可食，欧儒所谓腔肠动物海味也，俗称之曰"海月"。滨海渔人捕之，渍盐盛木桶，致远地贸十一利，公实资之以为生焉。诸盗闻公言，不理，攒公手足，骈缚置舱，争舁其桶。桶巨于牛腰，高四五尺，度可重五六百斤，即尽数盗力而不能胜。公以面贴舱板，仰首言曰："诸君释我，请为举之，幸无以劳诸君。"言未已，辄潜气鼓运，并力撑拿，缚绳寸寸截。起，从容举桶，移盗舟如移几案，盗相顾嗒愕，叩问公姓氏居所，公乃曰："吾江北费大猷也。"盗则连顿首抵地，乞贳死，公笑移桶，还己舟，麾之曰："去去！毋溷我！"诸盗莫不惮公之勇，而感其仁而惠也，伺公归来，谒谢里中。缄儿相率诬公为窝盗，公曰："是不过涎吾赀耳，全吾赀于盗，而失诸里子弟，何害焉！"厚赂遗之，乃已。盖公视里子弟亦犹之其视盗，不欲以力胜而以度胜焉耳。呜呼！公亦可谓人杰矣哉！

无锡钱博基曰，如公兄弟，所谓雄武魁杰人也。然吾闻公兄弟服义自持，恂恂友于生小，家贫，不能具好服，每置一袭，弟兄递互易著，融融怡怡，退然如恐相伤也。呜呼！是可以愧世之士大夫读书谈道而反至于阋墙者，其好勇斗狠者又勿论也。

钱基博又曰：公生距今，百余年矣。乙卯之冬，公玄孙师洪持状来乞传，计当胜清乾嘉间人也。师洪，通州张謇弟子，亦恂恂孝友人也。父殁，能遍致鸿儒硕学，为撰传志，以垂美于无极。且抚教稚弟，极有恩礼，为之介，请业于余，是可以觇师洪之为人也。呜呼！公之遗泽远矣哉！

义盗记

[清]吴沃尧撰　杨　止整理

《义盗记》，末清吴沃尧撰。专记清末山东发生的一桩"义盗"事件，资料来源于当事人亲口所述，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据《虞初近志》本标点整理。

山东向多剧盗，《水浒传》载宋江等驻梁山泊；虽小说家言，而宋江名在正史，非虚构也。曹州一带，至今仍为盗薮，表兄祥符王幼安学曾，曾游其地，归为予言，曹州民盗无可区别；盖无一人非盗，亦无一人非民也。耕作陇畔，俨然农夫也，有孤客过，则辍耕挥刀杀人，以取其财，藁覆死者，而耕作如故；盖相习成风矣。呜呼！岂民尽甘为盗耶？教育之不及，殆尸其咎矣！虽然，盗亦有可传者。

江阴张笙繁直刺文凤，于乙巳之冬，归自山左。余于武进汤禹臣大令诰座中遇之，笙繁知予有小说之作，为予言一事，人名地名年月，纤悉具详。年来为衣食囚，楮墨劳形，记忆力尽失，已都遗忘矣，仅记其崖略而已，爰先记之如左方。姓氏里居，俟函询笙繁，当再补录。非亟亟也，将记之以愧今之士大夫也。

山左某邑，获一盗，既递案，即直供无所隐，县令例详省会。时汉军尚会臣方伯其亨，陈臬山东，得详，檄笙繁往覆勘。笙繁奉檄往，与邑令会讯，盗曰："某同母兄弟凡三人，某其次也。兄某犯案屡屡，于某年月日，由某案破获，已正法矣。弟某犯案屡屡，于某年月日，由某案破获，亦正法矣。某今始递案，盖已晚矣。吾某年杀某人，某年劫某家，得财若干；某死犹有余罪，乞速正法可也！"笙繁廉知其为积年剧盗，若使之为眼线，破获必多；因谓之曰："若反正，当充练勇，以缉盗自效，非独免罪，且可立功，汝愿乎！"则泥首曰："敬谢公，凡盗皆吾兄弟也，卖兄弟以求富贵，某宁死不为。"笙繁曰："盗，民患也，法当诛，诛有罪而立功，何不为？"又泣曰："盗罪固当诛，然某非诛盗之人，卖兄弟，不仁，贪功以偷生，不义，伪为投诚而无可破获，不信，某宁死不为也。某明知行多不法，终当显戮，故就案即供，不敢烦长官刑讯，乞明公速决之！"而笙繁益重其义，反覆譬解，至再至三，矢口不移，惟求速死。及夜覆讯，烛尽见跋，供如前。明日遂定谳，当就地正法。传至案下，语以就死，则顿首泣曰："死吾罪也，小人有母，年八十余矣，乞公施法外仁，得归别母，死无憾矣。"笙繁将许之，邑令不可，曰："虑其遁也。"笙繁曰："是岂图遁者之所为耶？若遁罪在我。"邑令不得已，以干役二人，严其桎梏，押使往。盗归，见母，拜于堂下曰："儿不肖，不能奉母天年，今就法矣，谨辞。"母笑曰："汝兄弟所为，吾固知必有今日，汝所遗，足以供吾终老，速往就汝法，毋以我为念。"再拜曰："母不悲戚，儿心慰矣。后院某处有窖藏金，乞母取五百以畀儿也。"母闻言，入内，少顷，复出曰："窖藏不少哉，前此何以不语我，取五百金何为？"曰："儿别有所用，余以为母天年之奉可也。"母曰："老身年八十有一矣，谩藏诲盗，须多金何为？汝其以千金去，吾当别以百金酬二役也。汝好往就法，毋以我为念。"盗泣谢。以百金酬二役，怀千金复至案，呈于官，启曰："盗之物，皆赃物也，赃获案，例归主人；虽然，小人此赃，积有年矣，不复忆记从来，无主可归，仅以呈案，以表区区报效之忱，望明公速以此创设警察。警察严则盗自匿迹，无烦缉捕矣。数年前，官捕小人急，乃孑身逃之南洋，以为天地之大，何处不足以试吾技者？讵至其地，巡逻者无间昼夜，技不得展，乃废然返；然后知警察之足以弭盗也。东省捕务废弛，于平日则漠不关心，迨出一案，然后签差焉，购线焉，而所获不无冤者，似非恺悌君子爱民之道，明公苟以小人之言为然，举行警察，使民惮于法网之严，相率改行，东民受赐多矣。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惟明公鉴之！"笙繁大感动，仍劝之反正，开导再三。盗瞋目曰："公犹以狗彘目我耶？"自是不复再语，乃挥涕斩之。

趼人氏曰：叔季之世，道德沦亡，富贵热中，朋友道丧，以吾所见，盖多多矣！如此盗者，吾尝求之于士大夫中而不可得，不图于绿林豪客中见之，天壤间其犹有人乎？何以草莽中崛起此义侠爽快之人也？吾记此篇，不觉又有所感焉？吾感夫近日上海范高头之递案，获范者为范之同盟也。夫范罪当死，而同盟者非可死范之人，则此同盟者视彼山左之盗为何如也？虽然，若此者吾于冠裳中转屡见之矣，又乌能独责此同盟者哉？君子读此，当亦为世道人心一恸，而表我之同情也。

书丘大刀

[清]张 謇撰 杨 止整理

《书丘大刀》，清末张謇撰。丘大刀为晚清江湖名侠，声震大江南北。张謇为晚清状元，与丘大刀往来甚多，故此篇传记可为实录，非道听途说者可比。据《虞初近志》本标点整理。

邱尊谦，徐州丰人也。本名某，后从军积功，列荐牍时，人为易此名，而字之曰益亭，遂弃本名不自道。大刀，其所用武器，重八十余斤，自尊谦为盗，至从军立功，皆用之。著名燕、齐、晋、豫、皖、苏六省之交，故人呼之为邱大刀，遇而呼，辄应，不必名字也。身长几营造尺六尺余，广膊、修臂、浓眉、大眼、圆颧、哆口，足长一尺。自十四岁时，即能骑怒骒，杀人为盗。丰与山东菏泽邻，县人常争界田，相聚众砺械斗杀，其大姓富家下至贫民，皆世仇。大刀之伯父，尝以争田，恶死于菏泽某姓之斗。大刀年已十六，思报之而无计，闻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奉朝命剿东匪，前锋已入东省界，大刀则与其徒数十人，突夤夜北走，无一人知。大刀怨家，故菏泽某庄圩董，圩近孔道，一日得僧王檄，令亟备糗粻刍豆，候大军过。诘朝，委员乘新蓝舆，从数百骑，飚忽驰至，圩董出迎道左，名版甫递，舆帘揭，大刀超跃出，手提仇人刃之，率众疾驱破圩，屠其人殆尽，旋逸四散。比僧王前锋至，大刀已不可踪迹矣。怨家戚讼之官，大刀知所犯重，捕急，益远扬，狎盗，盗奉为魁。是时捻匪纵横，肆扰六省之交，小阎王任柱，尤剽悍不易制，僧王且剿且抚，阴求能制柱者，大刀领众投王部某帅，请战柱自效。某岁之役，大军合围柱，大刀、柱交锋剧战，柱妾骁武，能马上使矛戟，驰至助柱，柱转战他将，大刀乃生擒柱妾，俘戮王军前，由是大小百战，大刀靡不与，功积叙保。大刀不识字，不知交欢幕僚，故守备都司职，皆一再复。东匪肃清，荐擢总兵提督，空扎而已；所得俸，挥霍随尽，不赢一钱。

庐江吴武壮公统所部驻防宿迁时，招致大刀为先锋官，轸其濩落，时厚恤之，大刀亦倾心相依，謇客武壮，见大刀于浦口军次。是时，大刀年已四十许，酒酣气作，犹能舞刀；强之舞，广场大庭，解衣卓刀，立左右上下，撇掠刺斫，起落盘旋，声霍霍有风；或触砖、砖碎、足顿，则旁案上杯碟踬跳戛戛作响；舞止，微汗不喘，置刀太息曰："吾负此刀，未使成大名于世。"问刀所从得？曰："得之山东某所，本重百斤，吾自度力用之或不利战，去环与柢，得今数，吾愧刀旧主人也。"泰兴朱曼君时狎侮之，谓若何能者？时十月衣棉，语已，大刀忽出曼君背，撩其两臂，当腰而横举之，举过顶，曼君狂叫谢过，乃缩手徐下之，曰："朱先生重不足百斤。"

江宁候补某，亦与有仇杀怨，大刀至浦口，犹欲报之。某寓承恩寺楼，尝以黑夜逾墙上，缘壁摸索门窗不得，再往如故，疑某不当死，违天不祥，乃止；事过，昌言告人，不稍讳。

大刀亦好色，顾不耐妇人纤侧作态。少时醉后，尝裂清江浦妓踝，又尝掐妓阴膣。又自言："生平为盗时，不汙人妇女，战阵擒得者，虽横挟马上不动心，非畏神鬼，畏人言劣种非汉子。"大刀有美妾，生子女，少者白皙而温顺若处女，大刀亦爱之，谓儿子胜老子识字，亦时教之技击；惜二子继大刀后不久皆卒，今不知其犹有后否也。

己卯，謇贡成均。明年，须入都应朝试，与友商道所从，大刀适在坐，曰："若陆行，设遇响马，可为语'风筝儿上朋友，我从浦口邱大刀处来'。以此二语，行尽中原六省，无恐也。"风筝儿上朋友"，盖盗夥隐语，今盗术与世移变，此语恐亦如广陵散，不传于人间矣。大刀殁，不知大刀复落何处？世岂复有人能用之者乎？

甘疯子传

[清]何曰愈撰　周　琪整理

《甘疯子传》,清末何曰愈撰,记清代义侠甘疯子生平轶事。据《虞初近志》本标点整理。

甘疯子,江苏上元人。逸其名,有神勇,力能斗虎,逾高绝远,捷疾如飞。淡嗜欲,不事家人生产。遨游名山,足迹半天下,性任侠,道遇不平,辄为人排难解纷,故人以"疯子"名之。

尝游报国寺,坦卧檐际,适故人至,疯子佯寐不与语;故人倦,亦鼾睡柱下,疯子乃以右手抱柱起,镇发其中,遂出。少顷,卧者醒,不能转侧,曰:"必甘疯子所为也。"日且晡,疯子始至,故人詈曰:"何恶作剧,亟出我!"疯子仍以手挟柱,殿屋皆震,,故人乃得起;而疯子色自若,见者皆惊。

游黄山,喜其幽邃,虽人迹所不至,肆意冥搜,必穷历乃已。至莲花峰,峰高数丈,四面陡削如壁,上平如砥,疯子遂飞身登其颠,见梵宇一区,类落成者,疯子喜,以为斯峰猨狖所不到,必非人居,自诧为武陵之遇。遂整衣入殿宇,虽不甚华藻,而幽敞精洁,花木萧骚,鸟声上下,落英糁径,草碧无尘,迥异人世。步至禅房,见床帐几案,陈设焕烂,颇怪之。乃偃息榻上,见帐隅悬小木鱼,一戏击之,俄闻门声呀然,二丽人自屋后出,修眉皓齿,雾鬓云鬟,见疯子,惊顾错愕,却行欲避,疯子趋前揖曰:"某东西南北之人,不意唐突,幸示迷途?"二女曰:"君何人,乌得至此?"具告之,女曰:"余本良家子,被恶僧掳至此,同难十余人,皆幽闭窟室中,已数年矣,不能自脱,故强颜偷生。悯君孤旅,宜速行,迟则齑粉矣。"疯子诘其故,女曰:"贼膂力绝伦,猛兽不敢近。朝出暮归,上下如集,行且至矣,君宜疾行。"疯子哂曰:"某虽惊,若欲归,请为若除之。"女曰:"君得毋夸乎?倘能相救,是起死而肉骨也。虽然事若不济,是祸君也。"曰:"若无我虑,贼往来径路,若为我告之,某自能办。"女乃引疯子出,指峭崖曰:"贼往来皆道此,君当慎之,勿视为等闲也。"遂退。疯子乃翳身丛薄间,凝神以俟。少焉,红日衔山,杳无踪兆。潜探首下视,遥见一人,缘溪而来,行且近,谛视之,僧也,熊腰虎体,躯干修伟,背负一囊,步履如飞。及崖下,乃紧带撩衣,耸身而上,疯子出其不意,腾足踢其胸,僧颠,略一喘息,乃解其囊,复贾勇而登,立未定,疯子又飞足蹴之,僧以手力格,僧颠而疯子亦仆。有顷,疯子起,僧亦抖擞跃上,疯子俟其甫登,竭力踹之,僧两手握其足,二人遂俱坠崖下。僧伤已重,而互相挽结,犹兽斗山足,疯子坠时,幸僧为之垫,伤稍轻,乃乘间击其要害。僧瞋目曰:"某称雄数十年,未逢其敌,今遇子,命也。"乃三跃而卒。疯子复跃而上,为女贺曰:"幸不辱命,贼已毙矣。"于是尽出窟中女子,燔其舍宇,缒诸女子下,讯诸里居,一一送之归。自兹疯子之名益震。

至岭南,有巨室某,富甲一郡,剧盗数十辈,谋往劫之。疯子适至,微闻其事,漏初下,乃先登巨室屋,隐身潜伏。夜未半,忽闻门外人马沸腾,火光烛天,巨室举家惊惶,不知所措,疯子知盗已至,屏息俟之。少焉,有盗飞立屋檐,疯子歼之,继至者十余辈,皆击坠庭中。群盗见屋内寂然,无敢复登,天将曙,群盗相谓曰:"入者吉凶未卜,孰往探之?"一盗应声起,倏登墙际,见先登者尸相枕藉,仰见一人,踞坐楼脊,知为异人,哀之曰:"某等唐突,自贻伊戚,自兹以往,不复相犯矣。"疯子曰:"若知悔,且舍若。"群盗遂鼠窜。东方既明,疯子乃下,巨室踞谢曰:"与君素昧平生,忽蒙高义,拯某于厄,敢以家赀之半为谢。"疯子不答。拂衣而行。巨室挽之曰:"君义士也,既不受谢,而死者累累奈何?"疯子曰:"来!偕诣邑宰。"白其事,遂飘然而去。其排难解纷多类此!

尝乘驴渡河,水深没腹,驴不能涉,乃蹇裳挟驴而过。

其子某,亦有父风,疯子虑其及于祸。一日,召子至,以手抚其顶,背遂偻。子跪泣请教,疯子曰:"与其勇而危,孰若无勇而安。今若体虽残,祸其免矣。"后年八十余而卒。

或曰:疯子本儒生,曾登进士第,任某邑令,缘事赐帛东市,夜半而苏,遂匿其名,隐于黄冠云。

四巧工传

[民国]黄　质撰　杨　止整理

《四巧工传》，民国黄质撰，记新安四位工匠技巧事。史家立传，上者往往着眼于名臣硕彦，下者往往留意于青楼画舫，此篇则专门为工匠立传，可以补他史之不足。据《虞初近志》本标点整理。

江东诸县，数百年来，人文荟萃，甲于他省。新安僻处山郡，土地隘瘠，生殖繁庶，而士大夫起家盐筴，尤操赢余。华盛之族，席履丰厚，器物材用，务求粹美，以故艺能日进。片长薄技，新巧相尚，争自揣摩，蕲于尽善，志乘所载，实繁有徒。四巧工者，最为后起，著声当世，艺有端长，代远年湮，不有表彰，耆老旧闻，无所称述，余因慨焉！

有蟹钳者，初不详其姓氏，尝往来于黄山白岳之间。性善制铜，右手仅存食将两指，以指钳物，伸屈自如，若蟹螯然，以故得名。夫骈拇枝指，彼余于数者，蒙庄之寓言也；至曾子宣、魏道辅，家世男女，皆少指之一节，而又不必以艺名，名以指传，指以艺著；枝山而后，仅有其偶。其为技也，熔液镂采，各擅精妙，逾于他工。尝仿汉制，有雁足镫，作烛座，鹤形跂足，高数尺许，独立不仆。歙多墨工，造墨之法，取范为印。其最著者，如程君房之墨谱，图画精细，多出自丁南羽手笔。或镌以铜，山水花鸟，细入豪芒。昔赵恒夫称工绝技者，谓有能于筋头刻十八渡海罗汉，须眉毕现，鬼斧神工，诧未曾有！而墨范精绝，近之良工，必推蟹钳，以方古人，无多让也。

歙工制墨，尤多砚材。汪氏复庆，号善琢砚。自南唐李氏，于歙州置砚务官，歙守以荐工人李少微，由是而龙尾之名大著。宋僧令休琢风砚，东坡称之，则砚形益紧，而制者益伙。拙工牟利，日即侈窳，复庆一本古法，尤善度材，磋然奏刀，迹浑象脱，能就石块，而得模形，异样天成，素质弥焕，不假琱琢，而边幅整严，可谓善矣。砚之佳品，必贮以椟，文房器用，髹漆最雅。歙故产漆，漆工之妙，尤有足称者已。

善制漆者，为程以藩。器之精品，有银胎嵌蚼，红黑退光诸目。寻常器具，亦必竹木为骨，络以丝枲，五色绚烂，琱镂井井，采泽鲜研，腠理坚韧，器无钜细，至能载人其上，而不摧裂，缀补旧物，无迹可寻。先是歙之开黄里有谢氏者，在明中叶，能以本衣裔处，褪出绒纱，一经一纬，织而补之，了乏线迹。后效之者，不绝如缕，以藩之技，可与媲美，而今不传。其仅见者，漆匣琱刻，雅多精技，而张立夫昆季为尤著云。

立夫家于歙之虬村，村之人以剞劂为业者甚多。立夫角逐其间，无与俦匹！上而籀篆钟鼎之古，下逮花、鸟、鱼、虫之细，书画摹刻，不爽豪发。新安巨室，建筑宗庙，享堂两楹，必撰联语，名人书法，涂金镂炭，穷极华丽，劫灰零落。时或一见，盖多立夫昆季手工也。立夫不惟精刻，而又兼通书法，故其字画波磔，神采飞动，无不如志。出其余暇，间镌竹杖笔格诸铭，人尤珍之。子振之，世其业，艺事精能，不坠家学。洪杨之乱，曾佐湘乡曾公于戎幕中，传刻露布，尝以其技山人寮佐。贤士大夫为谈艺事，恒与分庭抗礼，苟非其人，位虽显赫，多金弗顾。傲岸自喜，人欣其艺，尤高其行。四方向风来从学者，亦不乏人。今言手民，犹推张氏矣。

论曰：予来新安，意其山水清绝，必多奇桀异能之士。及与游乡邑之间，而睹人民之凋敝，器物之呰窳，又未尝不慨夫人事迁移，何古今不相及也！故时值其盛，不特名臣硕彦，功业非常，焜耀当世，即一技一能，具有偏长者，莫不争为第一流人。虽经造物之摧折，支体缺陷，而卒成其巧。若蟹钳者，可谓难矣！汪程诸人，各以其艺，著名于时，往役于公卿之间，而不肯稍贬其节，以终老于牖下。其视世之伈伈俔俔，无所短长，躬庳谄而心富贵者，其贤不肖为何如耶？今之视富贵者愈重，其视工艺也愈轻，余惧其轶事之不传，无以为新安述也，因连类而书之，以俟后之有采择焉。

我佛山人传

[清]李葭荣撰　何　成整理

《我佛山人传》，清末民初李葭荣撰，记晚清著名文学家吴趼人生平事迹甚详。据《虞初近志》本标点整理。

君姓吴氏，名沃尧，字小允，又字趼人，广东南海县人也。其先卜居佛山，凡所撰述，因署端曰：我，佛山人。自士夫以及贾竖，有不能名君字君者，称我佛山人，未尝不颔之若稔识。曾祖讳荣光，以翰林出抚湘中，金石掌故，所诣至精。嘉道之世，海内号为收藏家，学者宗之，曰：荷屋先生。祖莘畬，工部员外郎。父允吉，浙江候补巡检。巡检公侍工部公京师，工部公得如夫人氏刘者，而贤之，顾谓家人，吾子娶必刘。寻为巡检公取于怀来县八里村刘氏，如夫人兄弟之子也，诞君分宜故第。工部公卒于官，巡检公奉丧以归。君犹襁褓。逾数岁，巡检公筮仕浙中，亦卒于官，以后事属弟，则君季父也。季父挟金数千，求得为郡佐，维时以临民为业者皆大赢，始稍稍恤君母子，然君劬力养亲，亦已苦矣。与君同所生者仅一女弟，母夫人珍畜之，以逮寝长。君为遴婿，如母夫人意，女弟既得婿，母夫人就养婿家。婿家生活艰，君又有妇及子，职宜定省，乃逆母夫人归。已而季父偿逋于母夫人，所获良厚，君自立已久，初无须此，遽请于母夫人，资婿家以财，母夫人甚然之。婿家德母夫人及君，敬养母夫人，乐与君以时承直。母夫人居婿家，日躔星房虚昴，君必远道起居，备进甘旨，有疾则皇遽失度，医药之事，不恃婿家贷责。君早岁食贫，岸然自异，无寒畯卑琐之气，佣书江南制造军械局，月得直八金，闻仲父客死于燕，电告季父取进止，三请不报。逾月得书曰："所居穷官，兄弟既析爨，虽死何与我？"则大戚！乞哀于主会计者，假数月佣直，襆被北行，至则诸姬皆以财逸，双雏处窭人间，君拊心自疚，拯以俱南。君有兄幼殇，瘗都门义冢，巡检公尝谓君，异日能归其骨者，殆惟汝是望，至是榛莽没碣，不复能辨，为诗志悼，恻人心脾。君生新旧蜕嬗之世，恫夫国势积弱，民力寖衰，赞翊更革，数见于所为文辞，惟方寸取舍，分际綦严，无时流盲从之患。

近十年间保持国粹之思，如怒芽暴潮，有故轩他族以轻我者，至起而批其颊，其人始而怒，继而惭，终且涕出而陈悔，君之具体，如洪钟之能发大声，挺击则动，动则闻于遐迩，盖所禀受然也。华工禁约之争，君方主《汉报》笔政，《汉报》实美人所营业，君念侨民颠沛，若婴焚溺，遽谢居停，遄归海上，与爱侨人士，共筹抵制。君固善言语，所至演坛，皆大哄曰吴君来，君每一发语，必庄谐杂出，能瞭见人心理，不爽豪发，听者舞蹈歌泣，诸态皆备。职是佣于美商，由君引去者，不可更仆，其以血诚感人类是者甚繁。粤人之旅沪者数万众，亦数万心，团结之地，曰广肇公所。治所事者曰董事。董事皆昏耄气衰，粗犷无学之流，尸居其间，又互为汲引，不由众举。二三小人，辄傀儡诸董事，无益乡人，或滋病焉。君论公所事，往往大愤，且曰："粤人踪迹满五洲，相视罔不亲昵，居沪粤人，独彼此若秦越，此公所之罪也。"因谋于卢君伟昌郭君健霄，及余立两广同乡会。复闵乡人子弟无教，开广志两等小学，隶同乡会。君手定学程，聘丹徒名士杜君纯长教务。卢君岁以私财输学，有教育之志者，咸慨然捐金补助，广志得至今存，甲班且毕业。惟同乡会未及君之亡而离散，沪俗重势利，文人举事，附者良希，有不可告人之隐者。又畏君辞锋，既猜且悻，不欲成其志以利人，虽有善者，末如之何也已。君平易近人，忌者辄谓君不可测；然世俗以机括相市，坠其术中者，如入陷阱，动必予人以叵测，自爱其身者，又曷从而剃此祸苗。是故经营人事，而曰无往而不推诚相与者，皆罔人之大者也。善夫君之言曰："君子道消，小人道长，衰季何莫不然？泾渭既析，则吾之所以自处者，殆非无道。"君恶宋儒之学，于朱氏熹尤多所诟病。夫其所谓诚者，乃至纯伪，宜其为君所诟病矣。

君生负盛气，有激辄奋，顾能善处骨肉，以暨朋侪之交相爱者，于学问门径，无所不窥，独不治经生家言。居恒慨然曰："愚黔首者必此物也！"夙志廉退，不竞荣利，天下之士，靡然赴制科，君不治功令文如故。所为文章，大半隶于说部，方言书实，则所尤长。每状一事。类以委蛇之笔，尽淋漓之致。耳闻目见，孺人稚子所能喻者，出君之手，必蔚为巨观。平生著小说，都数十万言，为世所同嗜者，曰：《二十年目睹之怪见状》，曰：《恨悔》。《怪见状》盖低回身世之作，根据昭然，读者滋感

喟！描画情伪，犹鉴之于物，所过现影，君厌世之思，大率萌蘖于是，余尝持此质君，君曰："子知我！虽然，救世之情竭，而后厌世之念生，殆非苟然。"闻者惜之！《恨海》写儿女幽怨，风之振箫，方其呜咽，事之有无不可知；然泪尽成血，亦伤心之奇史也。君又邃于探理，作《新石头记》，多逆揣世界未来，具能表里科学，随笔驰骋，而文不受范者，且莫之能逮，古体文宗桐城，意在浅而离俗，卒以叙述胜。所作诗、不务工而能巧。兴至则长言不倦。主沪汉诸报事，于政教风俗，多所绳纠。光绪乙巳，休宁汪君维甫，创刊《月月小说》于上海，以改良风俗，慕君名，聘君主持撰述，并聘上海周君桂笙主持译述，撰述之文，君及周君什居六七。间亦资购名稿，体例精严，辞华斐美，风行海内外。先是湘乡曾慕陶侍郎饫耳君名，疏荐君经济，辟应特科，知交咸就君称幸。君夷然不屑曰："与物无竞，将焉用是？吾生有涯，姑舍之以图自适。"遂不就征。特科揭晓，乃以楷法品第人材，于世无所轻重，奔竞之徒，相率觖望，人始多君远识。君崇尚气谊，与世不能苟合，寻常一言，必超然自成识解，于其所不知者，则默尔退听，不为饰辞矫说，以耸动人群。朋类过从，商榷古今，兴会飚发，间以谐谑，亦醰醰有回味。与周君交垂二十年，以道德文章相切劘，偶形枘凿，曲直未尝面争。退而为书，批却导窾，累千万言而无伤于数。又虚心降志，旁求事理，富有材艺，自金石篆刻以至江湖食力之伎，无所不能，亦无所不精。在制造军械局时，尝自运机心，构二尺许轮船，驶行数里外，能自往复。旅居多暇，辄于阶前隙地，莳药种竹，藉以自遣。斗室之中，位置彝鼎图书，井井有序。客至则衔杯共醉，恒以余不能饮，周君不能诗为恨。君神宇轩然，望而信为高明之士，唯逊于目力，必增镜助光。有所著述！伏案下笔，无所旁骛。著纸万言，不加点窜。然恒以静夜为之，昧爽乃少休。日出更起治事，以酒为粮，或逾月不一饭。君之自陨其生，未始不由于是。庚戌初春，余恒就君夜话，君语余尝肆星士之术，举以自律。今岁十二晦朔，于法必不免，余曰："达士之言，当如是耶？"君笑曰："子疑我，殆真非达士。"乃竟致喘疾，是年九月十九日卒于上海旅寓，得春四十有四，得秋四十有五。呜呼！其心理之作用与？不然，何前知之神也。君取冯氏，笃于伉俪，得丈夫子一，早殇；女子子一，甫六龄。卒之日，家无余财，杜君治其丧，而朋旧各以赙至，匝月，于君所创立广志学堂，集会追悼，远近与吊者数百人，心丧之士，亦数百人，竞述君行谊，相与欷歔雪涕！周君暨山阴任君堇皆为诔。

李葭荣曰：吾闻之周君，曩岁日本酒家陈列古书画，以俟名流可否？君及周君偕往，入户请释屦，君蹙頞曰："吾宁以眼福就岛人范！"艴然遽舍去。兹事至细，然君之声音状貌，可以冥想得之。君盖文章气节之士，虽或矫枉过正，而并世志士之摧残根本，自矜学植者，对之当有惭色！光明磊落如君，顾令不得志以终，非社会之咎而谁咎哉？

李文忠公事略

[民国]梁启超撰　李国恩整理

《李文忠公事略》，清末民初梁启超撰，共十二章，分别记述了李鸿章的军事、外交、洋务诸事及其投闲生活、轶事琐闻等。梁氏为晚清学术大家，长于史识，而所记皆为耳闻目睹，故极具史料价值。该书版本甚多，现据民国《满清野史四编》本标点整理。

第一章　绪论

天下惟庸人无毁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语曰："盖棺论定。"吾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曰：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以此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谓非常人矣，其为非常之奸雄欤？为非常之豪杰欤？姑勿论。而要之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知此义者，可以读我之李鸿章。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李之历聘欧洲也，至德见前宰相俾斯麦，叩之曰："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力，而满廷意见与己不合，群掣其肘。于此而欲行厥志，道何由？"俾斯麦应之曰："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李鸿章曰："譬有人于此，其君无论何人之言皆听之，居枢要、侍近习者常以威福挟持大局，若处此者，当如之何？"俾斯麦良久曰："苟为大臣，以至诚忧国，度未有不能格君心者，惟与□□□□共事，则无如何矣。"李默然云（此语据西报译出，寻常华文所登于《星轺日记》者，因有所忌讳不敢译录也）。呜呼！吾观于此，而知李鸿章胸中块垒，牢骚郁抑，有非旁观人所能知者。吾之所以责李者在此，吾之所以恕李者亦在此。

自李鸿章之名出现于世界以来，五洲万国人士，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一言以蔽之，则以李鸿章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夫以甲国人论乙国事，其必不能得其真相，固无待言。要之，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来第一紧要人物。读中国近世史者，不得不曰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者，亦不得不手中国近世史，此有识者所同认也。故吾今此书，虽名之为"同光以来大事记"可也。

不宁惟是，凡一国今日之现象，必与其国前此之历史相应。故前史者，现象之原因，而现象者，前史之结果也。夫以李鸿章与今日之中国，其关系既如此其深厚，则欲论李鸿章之人物，势不可不以如炬之目，观察夫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暗潮，与夫现时中外交涉之隐情，而求得李鸿章一身在中国之位置。孟子曰："知人论世。"世固不易论，人亦岂易知耶？

今中国言论家，往往以平发平捻为李鸿章功，以数次议和为李鸿章罪。吾以此为功罪，两失其当者也。昔俾斯麦又尝语予曰："我欧人以能敌异种者为功，自残同种以保一姓，欧人所不贵也。"夫平发平捻者，是兄与弟阋墙，而吸弟之脑也，此而可功，则为兄弟者可惧也。若夫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身，其事固非无因，然苟易地以思，当夫乙未二三月、庚子八九月之交，使以论者处李鸿章之地位，则其所措置，果能有以少胜于李乎？毋亦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故吾所论李鸿章，为功罪于中国者，正别有在。

李鸿章今死矣，外国论者皆以李为中国第一人。又曰："李之死也，于中国今后之全局，必有所大变动。夫李鸿章果足称为中国第一人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今五十岁以上之人，三四品以上之官，无一可以望李之肩背者，则吾所能断言也。李之死于中国全局有关系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在政府失一李鸿章，如虎之丧其伥、瞽之失其相，前途岌岌，愈益多事，此又吾之所敢断言也。抑吾冀夫外国人之所论非其真也，使其

真也，则以吾中国之大，而惟一李鸿章是赖，吾国其尚有瘳耶？西哲有恒言曰："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若李鸿章者，吾不能谓其非英雄也，虽然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时势所造之英雄，寻常英雄也。天下之大，古今之久，何在而无时势？故读一部二十四史，如李鸿章其人之英雄者，车载斗量焉。若夫造时势之英雄，则阅千载而未一遇也。此吾中国历史所以陈陈相因，而终不能放一异彩以震耀世界也。吾作此书而感不绝于余心矣。

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孟子曰："放流饭歠，而问无齿决，此之谓不知务。"殆谓是矣。李鸿章之晚年，著著失败，皆由于是。虽然，此亦何足深责，彼李鸿章固非能造时势者也。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李鸿章不生于欧洲，而生于中国；不生于今日，而生于数十年以前。先彼而生，并彼而生者，曾无一能造时势之英雄以导之翼之，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惟李鸿章一人咎也。而况乎其所遭遇，又并其所志，而不能尽行哉！吾故曰：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但此后有袭李而起者乎？其时势既已一变，则其所以为英雄者，亦自一变，其勿复以吾之所以恕李者，而自恕也。

第二章　李鸿章之位置

中国历史与李鸿章之关系
本朝历史与李鸿章之关系

欲评骘李鸿章之人物，则于李鸿章所居之国，与其所生之时代，有不可不熟察者两事。

一曰：李鸿章所居者，乃数千年君权专制之国，而又当专制政体进化完满，达于极点之时代也。

二曰：李鸿章所居，乃满洲人入主中夏之国，而又当混一已久，一切权利恢复之时代也。

论者动曰："李鸿章，近世中国之权臣也。"吾未知论者所谓"权臣"，其界说若何。虽然，若以李鸿章比诸汉之霍光、曹操，明之张居正，与夫近世欧美日本所谓立宪君主国之大臣，则其权固有迥不相侔者。而使李鸿章果为权臣也，以视古代中国权臣专擅威福，挟持人主，天下侧目，危及社稷，而鸿章乃匪躬蹇蹇，无所觊觎，斯亦可谓"纯臣"矣。使鸿章而果为权臣也，以视近代各国权臣，风行雷厉，改革庶政，操纵如意，不避怨嫌，而鸿章乃委靡因循，畏首畏尾，无所成就，斯亦可谓"庸臣"也矣。虽然，李鸿章之所处，固有与彼等绝异者，试与读者，燃犀列炬，上下古今而一论之。

中国为专制政体之国，天下所闻知也。虽然，其专制政体，亦循进化之公理，以渐发达，至今代而始完满，故权臣之权，迄今而剥蚀几尽。溯夫春秋战国之间，鲁之三桓、晋之六卿、齐之陈田为千古权臣之巨魁。其时纯然贵族政体，大臣之于国也，万取千焉，千取百焉，枝强伤干，势所必然也。洎夫两汉天下为一，中央集权之政体，既渐发生，而其基未固。故外戚之祸特甚，霍、邓、窦、梁之属，接踵而起，炙手可热，王氏因之以移汉祚，是犹带贵族政治之余波焉。苟非有阀阅者，则不敢觊觎大权。范晔《后汉书》论张奂、皇甫规之徒，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盼，则天命可移，而犹鞠躬狼狈无有悔心，以是归功儒术之效，斯固然矣，然亦贵族秉权之风未衰，故非贵族者不敢有异志也，斯亦为权臣之第一种类。及董卓以后，豪杰蜂起，曹操乘之，以窃大位，以武功而为权臣者自操始。此后，司马懿、桓温、刘裕、萧衍、陈霸先、高欢、宇文泰之徒，皆循斯轨，斯为权臣之第二种类。如秦之商鞅，汉之霍光、诸葛亮，宋之王安石，明之张居正等，皆起于布衣，无所凭借，而以才学结主知，委政受成，得行其志，举国听命，权倾一时，庶几有近世立宪国大臣之位置焉，此为权臣之第三种类。其下者，则巧言令色，献媚人主，窃弄国柄，荼毒生民，如秦之赵高，汉之十常侍，唐之卢杞、李林甫，宋之蔡京、秦桧、韩侂胄，明之刘瑾、魏忠贤，穿窬斗筲，无足比数，此为权臣之第四种类。以上四者，中国数千年所称"权臣"，略尽于是矣。

要而论之，愈古代则权臣愈多，愈近代则权臣愈少。此其故何也？盖权臣之消长，与专制政体之进化成比例，而中国专制政治之发达，其大原力有二端焉：一由教义之浸淫，二由雄主之布画。孔子鉴周末贵族之极敝，思定一尊以安天下，故于权门疾之滋甚，立言垂教，三致意焉。汉兴，叔孙通、公孙弘之徒，缘饰儒术，以立主威。汉武帝表六艺，黜百家，专弘此术，以化天下，天泽之辨益严，而世始知以权臣为诟病。尔后二千年来，以此义为国民教育之中心点，宋贤大扬其波，基础益定。凡缙绅上流，束身自好者，莫不兢兢焉。义礼既入人心，自足消其枭雄跋扈之气，束缚于名教，以就围范。若汉之诸葛，唐之汾阳，及近世之曾、左以至李鸿章，皆受其赐者也。又历代君主，鉴兴亡之由，讲补救之术，其法日密一日，故贵族柄权之迹，至汉末而殆绝。汉光武、宋艺祖之待功臣，优其厚秩，解其兵柄。汉高祖、明太祖之待功臣，摭其疑似，夷其家族。虽用法宽忍不同，而削权自固之道则一也。洎乎近世，天下一于郡县，采地断于世袭，内外彼此，互相牵制，而天子执长鞭以笞畜之。虽复侍中十年，开府千里，而一诏朝下，印绶夕解，束手受制，无异匹夫。故居要津者，无所几幸，惟以持盈保泰，守身全名相劝勉，岂必性善于古人哉？亦势使然也。以此两因，故杰黠者有所顾忌，不敢肆其志，天下借以少安焉。而束身自爱之徒，常有深

渊薄冰之戒，不欲居嫌疑之地。虽国家大事，明知其利，当以身任者，亦不敢排群议、逆上旨以当其冲。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者，满廷人士，皆守此主义焉。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渐矣。逮于本朝，又有特别之大原因焉。本朝以东北一部落，崛起龙飞，入主中夏，以数十万之客族，而驭数万万之主民，其不能无彼我之见，势使然也。自滇闽粤三藩以降将开府，成尾大不掉之形，竭全力以克之，而后威权始统于一。故二百年来，惟满员有权臣，而汉无权臣，若鳌拜，若和珅，若肃顺、端华之徒，差足与前代权门比迹者，皆满人也。计历次军兴，除定鼎之始不俟论外，若平三藩，平准噶尔，平青海，平回部，平哈萨克，布鲁特，敖罕巴达克，爱乌罕，平西藏廓尔喀，平大小金川，平苗，平白莲教，平天理教，平喀什噶尔，出师十数，皆用旗营，以亲王贝勒或满大臣督军。若夫平时内而枢府，外而封疆，汉人备员而日于政事无有所问。如顺治、康熙间之洪承畴，雍正乾隆间之张廷玉，虽位尊望重，然实一弄臣耳。自余百僚，更不足道。故自咸丰以前，将相要职，汉人从无居之者(将帅间有一二，则汉军旗人也)。及洪杨之难发也，赛尚阿、琦善皆以大学士为钦差大臣，率八旗精兵以远征，迁延失机，令敌坐大。至是，始知旗兵之不可用，而委任汉人之机，乃发于是矣。故金田一役，实满汉权力消长之最初关头也。及曾、胡诸公起于湘鄂，为平江南之中坚，然犹命官文以大学士领钦差大臣，当时朝廷不得不倚重汉人，然岂能遽推心于汉人哉？曾、胡以全力交欢官文，每以军议奏事，必推为首署。遇事归功，报捷之疏，待官乃发，其㧑谦固可敬，其苦心亦可怜矣。试一读《曾文正集》，自金陵克捷以后，战战兢兢，若芒在背。以曾之学养深到，犹且如是，况李鸿章之信力犹不及曾者乎！吾故曰，李鸿章之地位，比诸汉之霍光、曹操，明之张居正，与夫近世欧洲日本所谓立宪君主国之大臣，有迥不相侔者，势使然也。且论李鸿章之地位，更不可不明中国之官制。李鸿章历任之官，则大学士也，北洋大臣也，总理衙门大臣也，商务大臣也，江苏巡抚，湖广、两广、直隶总督也，自表面上观之，亦可谓位极人臣矣。虽然，本朝雍正以来，政府之实权在军机大臣也(自同治以后，督抚之权虽日盛，然亦存乎其人，不可一例)。故一国政治上之功罪，军机大臣当负其责任之大半。虽李鸿章之为督抚，与寻常之督抚不同，至若举近世四十年来之失政，皆归于李之一人，则李固有不任受者矣。试举同治中兴以来军机大臣之有实力者如下：

第一	文祥、沈桂芬时代	同治初年
第二	李鸿藻、翁同龢时代	同治末年及光绪初年
第三	孙毓汶、徐用仪时代	光绪十年至光绪廿一年
第四	李鸿藻、翁同龢时代	光绪廿一年至光绪廿四年
第五	刚毅、荣禄时代	光绪廿四年至今

案：观此表，亦可观满汉权力消长之一斑。自发捻以前，汉人无执政者，文文忠汲引沈文定，实为汉人掌政权之嚆矢。其后李文正、翁师傅，孙、徐两尚书继之，虽其人之贤否不必论，要之同治以后，不特封疆大吏，汉人居其强半，即枢府之地，实力亦骤增焉。自戊戌八月以后，形势又一变矣。此中消息，言之甚长，以不关此书本旨，不具论。

由此观之，则李鸿章数十年来共事之人可知矣。虽其人贤否、才不才，未便细论，然要之皆非与李鸿章同心、同力、同见识、同主义者也。李鸿章所诉于俾斯麦之言，其谓是耶？其谓是耶！而况乎军机大臣之所仰承风旨者，今别有在也，此吾之所以为李鸿章悲也。抑吾之此论，非有意袒李鸿章而为之解脱也。即使李鸿章果有实权，尽行其志，吾知其所成就，亦决无以远过于今日。何也？以鸿章固无学识之人也。且使李鸿章真为豪杰，则凭藉彼所固有之地位，亦安在不能继长增高，广植势力，以期实行其政策于天下？彼格兰斯顿、俾斯麦，亦岂无阻力之当其前者哉？是固不得为李鸿章作辩护人也。虽然，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钺，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此吾于李鸿章之地位，所以不得不断断置辩也。若其功罪及其人物如何，请于末简纵论之。

第三章 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

李鸿章之家世　欧力东渐之势　中国内乱之发生　李鸿章与曾国藩之关系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人。父名进文，母沈氏，有子四人。瀚章官至两广总督，鹤章、昭庆皆从军有功，鸿章其仲也。生于道光三年癸未，西历一千八百二十三年正月五日。幼受学寻常塾师，治帖括业，年二十五成进士，入翰林，实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也。

李鸿章之初生也，值法国大革命之风潮已息，绝世英雄拿破仑窜死于绝域之孤岛。西欧大陆之波澜既已平复，列国不复自相侵掠，而惟务养精蓄锐，以肆志于东方。于是，数千年一统垂裳之中国，遂日以多事：伊犁界约，与俄人违言于北；鸦片战役，与英人肇衅于南。当世界多事之秋，正举国需才之日，加以瓦特氏新发明汽机之理，艨艟轮舰，冲涛跋浪，万里缩地，天涯比邻。苏彝士河开凿功成，东西相距骤近，西力东渐，奔腾湃澎，如狂飓，如怒潮，啮岸砰崖，黯日蚀月，遏之无可遏，抗之无可抗。盖自李鸿章有生以来，实为中国与世界始有关系之时代，亦为中国与世界交涉最艰之时代。

翻观国内之情实，则自乾隆以后，盛极而衰，民力凋敝，官吏骄横，海内日以多事：乾隆六十年，遂有湖

南、贵州红苗之变；嘉庆元年，白莲教起，蔓延及于五省，前后九年，嘉庆九年，耗军费二万万两，乃仅平之。同时，海寇蔡牵等，窟穴安南，侵扰两广，闽、浙诸地，大遭蹂躏，至嘉庆十五年，仅获戡定；而天理教李文成、林清等旋起，震扰山东，直隶，陕西亦有箱截之警；道光间又有回部张格尔之乱，边境扰动，官军大举征伐，亘七年仅乃底定。盖当嘉道之间，国力之疲敝，民心之蠢动已甚，而举朝醉生梦死之徒，犹复文恬武嬉，太平歌舞，水深火热无所告诉，有识者固稍优之矣。

抑中国数千年历史，流血之历史也。其人才，杀人之人才也。历观古今已往之迹，惟乱世乃有英雄，而平世则无英雄，事势至道、咸末叶，而所谓英雄，乃始磨刀霍霍，以待日月之至矣。盖中国自开辟以来，无人民参与国政之例。民之为官吏所凌逼，憔悴虐政，无可告诉者，其所以抵抗之术，只有两途：小则罢市，大则作乱。此亦情实之无可如何者也。而又易姓受命，视为故常。败则为寇，成则为王。汉高明太，皆起无赖，今日盗贼，明日神圣，惟强是崇，他靡所云。以此习俗，以此人心，故历代揭竿草泽之事，不绝于史简。其间有承平百数十年者，不过经前次祸乱屠戮以后，人心厌乱，又户口顿少，谋生较易。或君相御下有术，以小恩小惠，徼结民望，弥缝补苴，聊安一时而已。实则全国扰乱之种子，无时间绝，稍有罅隙，即复承起。故数千之史传，实以脓血充塞，以肝脑涂附，此无可为讳者也。本朝既龙兴关外，入主中华，以我国民自尊自大蔑视他族之心，自不能无所芥蒂。故自明亡之后，其遗民即有结为秘密党会，以图恢复者，二百余年不绝，蔓延于十八行省，所在皆是。前次虽屡有所煽动，而英主继踵，无所得逞，郁积既久，必有所发。及道咸以后，官吏之庸劣不足惮，既已显著，而秕政稠叠，国耻纷来，热诚者欲扫雾氛以立新猷，桀黠者欲乘利便以觊非分。此殆所谓势有必至，理有固然者耶？于是，一世英雄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等，因之而起；于是，一世英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因之而起。

鸿章初以优贡客京师，以文字受知于曾国藩，因师事焉。日夕过从，讲求义理经世之学，皆生所养，实基于是。及入翰林，未三年而金田之乱起。洪秀全以一匹夫，揭竿西粤，仅二年余，遂乃蹂躏全国之半，东南名城，相继陷落，土崩瓦解，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时鸿章在安徽原籍，赞巡抚福济及吕贤基军事。时庐州已陷，敌兵分据近地为犄角之势。福济欲复庐州，不能得志，鸿章乃建议先取含山巢县，以绝敌援。福济即授以兵，遂克二县，于是鸿章知兵之名始著。时咸丰四年十二月也。

当洪秀全之陷武昌也，曾国藩以礼部侍郎丁忧在籍，奉旨帮办团练，慨然以练劲旅靖大难为己任，于是湘军起。湘军者，淮军之母也。是时，八旗绿营旧兵，皆窳惰废弛，怯懦阘冗，无所可用 其将校皆庸劣无能，暗弱失职。国藩深察大局，非扫除而更张之，必不奏效。故延揽人才，统筹全局，坚忍刻苦，百折不挠恢复之基，实始于是。

秀全既据金陵，骄汰渐生，内相残杀，腐败已甚。使当时官军得人，以实力捣之，大难之平，指顾间事耳。无如官军之骄汰腐败，更甚于敌。咸丰六年，向荣之金陵大营一溃，和春、张国梁之金陵大营再溃，驯至江浙相继沦陷，敌氛更甚于初年。加以七年丁巳以来，与英国开衅，当张国梁、和春阵亡之时，即英法联军入北京烧圆明园之日，天时人事，交侵洊逼，盖至是而祖宗十传之祚，不绝者如线矣。

曾国藩虽治兵十年，然所任者仅上游之事。固由国藩深算慎重，不求急效，取踏实地步，节节进取之策，亦由朝廷委任不专，事权不一，未能尽行其志也。故以客军转战两湖江皖等省，其间为地方大吏掣肘失机者，不一而足，是以功久无成。及金陵大营之再溃，朝廷知舍湘军外，无可倚重。十年四月，乃以国藩署两江总督，旋实授，并授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于是兵、饷之权始归于一，乃得与左、李诸贤，合力以图苏皖江浙，大局始有转机。

李鸿章之在福济幕也，福尝疏荐道员。郑魁士沮之，遂不得授。当时，谣诼纷纭，谤讟屡起，鸿章几不能自立于乡里。后虽授福建延邵建遗缺道，而拥虚名，无官守。及咸丰八年，曾国藩移师建昌，鸿章来谒，遂留幕中。九年五月，国藩派调湘军之在抚州者，旧部四营，新募五营，使弟国荃统领之，赴景德镇助剿，而以鸿章同往参赞。江西肃清后，复随曾国藩大营两年有奇。十年，国藩督两江，议兴淮阳水师，请补鸿章江北司道，未行。复荐两淮运使，疏至，文宗北行，不之省。是时，鸿章年三十八，怀才郁抑，抚髀蹉跎者，既已半生，自以为数奇，不复言禄矣。呜呼，此天之所以扼李鸿章欤？抑天之所以厚李鸿章欤？彼其偃蹇颠沛十余年，所以练其气，老其才，以为他日担当大事之用，而随赞曾军数年中，又鸿章最得力之实验学，而终身受其用者也。

第四章　兵家之李鸿章上

李鸿章之崛起与淮军之成立　当时官军之弱及饷源之竭　江浙两省得失之关系常胜军之起　李鸿章与李秀成之劲敌淮军平吴之功　江苏军与金陵军江浙军之关系　金陵之克复

秦末之乱，天下纷扰，豪杰云起。及项羽定霸后，韩信始出现。汉末之乱，天下纷扰，豪杰云起。及曹操定霸后，诸葛亮始出现。自古大伟人，其进退出处之间，天亦若有以靳之，必待机会已熟，持满而发，莫或使之，若或使之。谢康乐有言："诸公生天虽在灵运先，成佛必居灵运后。"吾观中兴诸大臣，其声望之特达，以李鸿章为最迟，而其成名之高，当国之久，亦以李鸿章为最盛。事机满天下，时势造英雄，李鸿章固时代之骄儿哉！

当咸丰六七年之交，敌氛之盛，达于极点。而官军凌夷益盛，庙算动摇无定，各方面大帅，互相猜忌；加以军需缺乏，司农仰屋，惟恃各省自筹饷项，支支节节，弥东补西，以救一日之急。当此之时，虽有大略雄才，其不能急奏肤功，事理之易明也。于是乎出万不得已之策，而采用欧美军人助剿之议起。

先是，洪杨既据南京，蹂躏四方，十八行省，无一寸干净土。历经十年，不克戡定，北京政府之无能力，既已暴著于天下。故英国领事及富商之在上海者，不特不目洪秀全为乱贼而已，且视之与欧洲列国之民权革命党同一例，以文明友交待之，间或供给其军器弹药粮食。其后，洪秀全骄侈满盈，互相残杀，内治废弛，日甚一日。欧美识者，审其举动，乃知其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因确断其不可以定大业。于是英法美各国，皆一变其方针，咸欲北京朝廷，假借兵力，以助戡乱。具述此意以请于政府，实咸丰十年事也。而俄罗斯亦欲遣海军小舰队运载兵丁若干，溯长江以助剿，俄公使伊格那面谒恭亲王，以述其意。

案：欧美诸邦，是时新通商于中国，其必不欲中国之扰乱固也。故当两军相持，历年不决之际，彼等必欲有所助，以冀速定。而北京政府之腐败，久已为西人所厌惮，其属望于革命军者必加厚，亦情势之常矣。彼时欧美诸国，右投则官军胜，左投则敌军胜，胜败之机，间不容发。使洪秀全而果有大略，具卓识，内修厥政，外谙交涉，速与列国通商定约，因假其力以定中原，天下事未可知也，竖子不悟，内先腐败，失交树敌，终为夷僇，不亦宜乎？而李文忠等之功名，亦于此成矣。

时英法联军新破北京，文宗远在热河，虽和议已定，而猜忌之心犹盛。故恭亲王关于借兵助剿之议，不敢专断，一面请之于行在所，一面询诸江南、江北钦差大臣曾国藩、袁甲三及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等，使具陈其意见。当时，极力反对之，谓有百害而无一利者，惟江北钦差大臣袁甲三（袁世凯之父也）。薛焕虽不以为可，而建议雇印度兵，使防卫上海及其附近，并请以美国将官华尔、白齐文为队长。曾国藩覆奏，其意亦略相同，谓当中国疲敝之际，外人以美意周旋，不宜拂之。故当以温言答其助剿之盛心，而缓其出师来会之期日；一面利用外国将官，以收剿贼之实效。于是朝廷依议，谢绝助剿，而命国藩聘请洋弁任训练新兵之事。此实常胜军之起点，而李鸿章勋名发轫之始，大有关系者也。

华尔者，美国纽约人也，在本国陆军学校卒业，为将官，以小罪去国，潜匿上海。当咸丰十年，洪军蹂躏江苏，苏、常俱陷。上海候补道杨坊，知华尔沈毅有才，荐之于布政使吴煦，煦乃请于美领事，赦其旧罪，使募欧美人愿为兵者数十人，益以中国应募者数百，使训练之，以防卫苏沪。其后屡与敌战，常能以少击众，所向披靡，故官军敌军皆号之曰常胜军。常胜军之立，实在李鸿章未到上海以前也。

今欲叙李鸿章之战绩，请先言李鸿章立功之地、之形势。

江浙两省，中国财赋之中坚也。无江浙，则是无天下，故争兵要则莫如武汉，争饷源则莫如苏杭，稍明兵略者所能知也。洪秀全因近来各地官军声势颇振，非复如前日之所可蔑视，且安庆新克复，咸丰十一年辛酉八月，曾国荃克复金陵之势益孤，乃遣其将李秀成、李世贤等分路扰江浙，以牵制官军之兵力。秀成军锋极锐，萧山、绍兴、宁波、诸暨、杭州皆连陷，浙抚王有龄死之，江苏城邑，扰陷殆遍，避乱者群集于上海。

安庆克复之后，湘军声望益高。曩者廷臣及封疆大吏有不慊于曾国藩者，皆或死或罢，以故征剿之重任，全集于国藩之一身。屡诏敦促国藩移师东指，规复苏、常、杭失陷郡县，五日之中，严谕四下。国藩既奏荐左宗棠专办浙江军务，而江苏绅士钱鼎铭等，复于十月以轮船溯江赴安庆，面谒国藩，哀乞遣援，谓吴中有可乘之机，而不能持久者三端：曰乡团，曰枪船，曰内应是也；有仅完之土，而不能持久者三城：曰镇江，曰湖州，曰上海是也。国藩见而悲之。时饷乏兵单，楚军无可分拨，乃与李鸿章议，期以来年二月济师。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有旨询苏帅于国藩，国藩以李鸿章对，且请酌拨数千军，使驰赴下游，以资援剿。于是，鸿章归庐州募淮勇。既到安庆，国藩为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楚军营规以训练之。

先是，淮南迭为发捻所蹂躏，居民大困。惟合肥县志士张树声、树珊兄弟，周盛波、盛传兄弟，及潘鼎新、刘铭传等，自咸丰初年，即练民团以卫乡里，筑堡垒以防寇警。故安徽全省糜烂，而合肥独完。李鸿章之始募淮军也，因旧团而加以精练，二张、二周、潘、刘咸从焉。淮人程学启者，向在曾国荃部下，官至参将，智勇绝伦，国藩特选之，使从鸿章。其后以勇敢善战，名冠一时。又淮军之初成也，国藩以湘军若干营，为之附援，而特于湘将中选一健者统之，受指挥于鸿章麾下，即郭松林是也。以故淮军名将，数程、郭、刘、潘、二周、二张。

同治元年二月，淮军成，凡八千人。拟溯江而下，傍贼垒冲过，以援镇江。计未决，二十八日，上海官绅筹银十八万两，雇轮船七艘，驶赴安庆奉迎，乃定以三次载赴上海。三月三十日，鸿章全军抵沪，得旨署理江苏巡抚，以薛焕为通商大臣，专办交涉事（薛焕，原江苏巡抚也）。此时常胜军之制，尚未整备。华尔以一客将督五百人守松江。是年正月，敌众万余人来犯松江，围华尔数十匝，华尔力战破之，及鸿章之抵上海也。华尔所部属焉，更募华人壮勇附益之，使加训练，其各兵勇俸给，比诸湘淮各军加厚。自是常胜军之用，始得力矣。

松江府者，在苏浙境上，提督驻扎之地，而江苏之

要冲也。敌军围攻之甚急,李鸿章乃使常胜军与英、法防兵(当时,英法有防兵若干,专屯上海自保租界)。合攻松江南之金山卫及奉贤县。淮军程学启、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诸将,攻松江东南之南汇县。敌兵力斗,英法军不支,退却,嘉定县又陷,敌乘胜欲进迫上海。程学启邀击大破之,南汇之敌将吴建瀛、刘玉林等开城降。川沙厅(在吴淞口南岸)敌军万余又来犯,刘铭传固守南汇,大破之,遂复川沙厅。然敌犹雄劲不屈,以一队围松江青浦,以一队屯福广塘桥,集于泗滨,以窥新桥。五月,程学启以孤军屯新桥,当巨敌之冲,连日被围甚急。鸿章闻之,自提兵赴援,与敌军遇于徐家汇,奋斗破之。学启自营中望见鸿章帅旗,遽出营夹击,大捷,斩首三千级,俘馘四百人,降者千余。敌军之屯松江府外者,闻报震骇,急引北走,围遂解。苏防解严。

淮军之初至上海也,泰西人见其衣帽粗陋,窃笑嗤之,鸿章徐语左右曰:"军之良窳,岂在服制耶? 须彼见吾大将旗鼓,自有定论耳。"至是欧美人见淮军将校之勇毅,纪律之整严,莫不改容起敬,而常胜军之在部下者,亦始帖然服李之节制矣。

当时,曾国藩既已独力拜讨贼之大命,任重责专,无所旁贷,无所掣肘。于是以李鸿章图苏,左宗棠图浙,曾国荃图金陵。金陵,敌之根据地也,而金陵与江浙两省实相须以成其雄,故非扫荡江苏之敌军,则金陵不能坐困;而非攻围金陵之敌巢,则江苏亦不能得志。当淮军之下沪也,曾国荃与杨载福(后改名岳斌)、彭玉麟等,谋以水陆协进,破长江南北两岸之敌垒。四月,国荃自太平府沿流下长江,拔金柱关,夺东梁山营寨,更进克秣陵关、三汊河、江心洲、蒲包洲。五月,遂进屯金陵城外雨花台,实李鸿章解松江围之月也。故论此役之战绩,当知湘军之能克金陵,歼巨敌,非曾国荃一人之功,实由李鸿章等断其枝叶,使其饷源兵力,成孤立之势,而根干不得不坐凋。淮军之平全吴,奏肤功,亦非李鸿章一人之功,实由曾国荃等捣其巢穴,使其雄帅骁卒,有狼顾之忧,而军锋不得不挫顿。东坡句云:"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同治元、二年间,亦中国有史以来之一大观矣。

李秀成者,李鸿章之劲敌,而敌将中后起第一人也。洪秀全之初起也,其党中杰出之首领,曰东王杨秀清、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当时号为五王。既而冯、萧战死于湖南。杨、韦金陵争权,互相屠杀。石达开独有大志,不安其位,别树一帜,横行湖南、江西、广西、贵州、四川诸省。于是,五王俱尽。咸丰四五年之间,官军最不振,而江南之敌势亦寖衰矣。李秀成起于小卒,位次微末,当金陵割据以后,尚不过杨秀清帐下一服役童子。然最聪慧明敏,富于谋略,胆气绝伦,故洪氏末叶,得以扬余烬,簸浩劫,使官军疲于奔命,越六、七载而后定者,皆秀成与陈玉成二人之力也。玉成纵横长江上游,起台飓于豫、皖、湘、鄂。秀成出没长江下游,激涛浪于苏、杭、常、扬,及玉成既死,而洪秀全所倚为柱石者,秀成一人而已。秀成既智勇绝人,且有大度,仁爱驭下,能得士心,故安庆虽克服,而下游縻烂滋甚。自曾军合围雨花台之后,而于江苏地方,及金陵方面之各战,使李鸿章与曾国荃费尽心力,以非常之钜价,仅购得战胜之荣誉者,惟李秀成之故。故语李鸿章者,不可不知李秀成。

李鸿章自南汇一役,根基渐定,欲与金陵官军策应,牵制敌势,遂定进攻之策。是岁七月,使程学启、郭松林等攻青浦县城,拔之。并发别军,驾汽船渡海,攻浙江绍兴府之余姚县,拔之。八月,李秀成使谭绍洸拥众十余万,犯北新泾(江苏地,去上海仅数里)。刘铭传邀击大破之,敌遂退保苏州。

其月,淮军与常胜军共入浙江,攻慈溪县,克之。是役也,常胜军统领华尔奋战,先登,中弹贯胸,卒,遗命以中国衣冠殓。白齐文代领常胜军。

是岁夏秋之交,江南疠疫流行,官军死者枕藉。李秀成乘之,欲解金陵之围,乃以闰八月选苏州、常州精兵十余万,赴金陵,围曾国荃大营,以西洋开花大炮数十门,并轰击十五昼夜,官军殊死战,气不稍挫。九月,秀成复使李世贤自浙江率众十余万,合围金陵,攻击益剧。曾国藩闻报,大忧之,急征援于他地。然当时江浙及江北各方面之官军,皆各有直接之责任,莫能赴援。此役也,实军兴以来,两军未曾有之剧战也。当时,敌之大军二十余万,而官军陷于重围之中者,不过三万余,且将卒病死、战死及负伤者过半焉。而国荃与将士同甘苦,共患难,相爱如家人父子,故三军乐为效死,所以能抗十倍之大敌,以成其功也。秀成既不能拔,又以江苏地面官军之势渐振,恐江苏失而金陵亦不能独全,十月遂引兵退,雨花台之围乃解。

案:自此役以后,洪秀全之大事去矣。夫屯兵于坚城之下,兵家所大忌也。向荣、和春既两度以此致败,故曾文正甚鉴之,甚慎之。曾忠襄之始屯雨花台,文正屡戒焉。及至此役,外有十倍强悍之众,内有穷困决死之寇,官军之危,莫此为甚。乃敌军明知官军寡单如此,其疮痍又如彼,而卒不敢肉薄突人,决一死命,以徼非常之功于俄顷。而顾亏此一篑,忽焉引去,遂致进退失据,随以灭亡,何也?盖当时敌军将帅,富贵已极,骄侈淫佚,爱惜生命,是以及此,此亦官军所始念不及也。曾文正曰:"凡军最忌暮气,当道咸之交,官军皆暮气,而贼军皆朝气。及同治初元,贼军皆暮气,而官军皆朝气。得失之机,皆在于是。"谅哉言乎! 以李秀成之贤,犹且不免,若洪秀全者,冢中枯骨,更何足道? 所谓"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殷鉴不远,有志于天下者,其可以戒矣! 洪秀全者,市井无赖,一朝崛起,不数岁而蹂躏天下之半。不能以彼时风驰云卷,争大业于汗马之上,遂乃苟安金陵,视为安乐窝。潭潭府第,真陈涉之流亚哉! 株守一城,坐待围击,故向荣、和春之溃,非洪秀全自有可以不亡之道,特其

所遇之敌，亦如唯之与呵，相去无几，故得以延其残喘云尔。呜呼，曾、洪兴废之间，天耶？人耶？君子曰人也。

又案：此役为湘淮诸将立功之最大关键。非围金陵，则不能牵江浙之敌军，而李文忠新造之军，难遽制胜。非攻江浙，则不能解金陵之重围，而曾忠襄久屯之军，无从保全。读史者不可不于此著眼焉。

李秀成之围金陵也，使其别将谭绍洸、陈炳文留守苏州。九月，绍洸等率众十余万，分道自金山、太仓而东。淮军诸将防之，战于三江口、四江口，互有胜败。敌复沿运河设屯营亘数十里，驾浮桥于运河及其支流，以互相往来进攻黄渡，围四江口之官军甚急。九月廿二日，鸿章部署诸将攻其本营，敌强悍善战，淮军几不支。刘铭传、郭松林、程学启等身先士卒，挥剑奋斗，士气一振，大破之，擒斩万余人。四江口之围解。常胜军统领华尔之死也，白齐文以资格继其任。白氏之为人，与华氏异，盖权谋黠猾之流也。时，见官军之窘蹙，乃窃通款于李秀成，十月谋据松江城为内应，至上海协迫道台杨坊，要索军费巨万，不能得，遂殴打杨道，掠银四万两而去。事闻，李鸿章大怒，立与英领事交涉，黜白齐文，使偿所攫金，而以英国将官戈登代之。常胜军始复为用，时同治二年二月也。此实为李鸿章与外国办交涉第一事，其决断强硬之概，论者韪之。

案：白齐文黜后，欲杀之，而为美领事所沮，遂放之。复降于李秀成，为其参谋，多所策画，然规模狭隘。盖劝秀成弃江浙，斩其桑茶，毁其庐舍，而后集兵力北向，据秦晋齐豫中原之形势，以控制东南，其地为官军水师之力所不及，可成大业云云。秀成不听，白齐文又为敌军购买军械，窃掠汽船，得新式炮数门，献之秀成。以故苏州之役，官军死于宝带桥数百人。其后不得志于秀成，复往漳州投贼中，卒为郭松林所擒死。

先是，曾国藩获敌军牒者，得洪秀全与李秀成手谕，谓湖南北及江北，今正空虚，使李秀成提兵二十万，先陷常熟，一面攻扬州，一面窥皖楚。国藩乃驰使李鸿章，使先发制之，谓当急取太仓州，以扰常熟，牵制秀成，使不得赴江北。鸿章所见适同，同治二年二月，乃下令常熟守将，使死守待援，而遣刘铭传、潘鼎新、张树珊率所部驾轮船赴福山，与敌数十战皆捷。别遣程学启、李鹤章攻太仓、昆山县以分敌势，而使戈登率常胜军，与淮军共攻福山，拔之，常熟围解。三月，克复太仓、昆山，擒敌七千余，程学启之功最伟，戈登自此亦敬服学启焉。

五月，李秀成出无锡，与五部将拥水陆军数十万，图援江阴，据常熟。李鸿章遣其弟鹤章及刘铭传，郭松林等，分道御之。铭传、松林与敌之先锋相遇，击之获利，然敌势太盛，每战死伤相当。时敌筑连营于运河之涯，北自北涸，南至张泾桥，东自陈市，西至长寿，纵横六七十里，垒堡百数，皆扼运河之险，尽毁桥梁，备炮船于河上，水陆策应，形势大炽。

鹤章与铭传谋，潜集材木，造浮桥，夜半急渡河袭敌，破敌营在北涸者三十二。郭松林亦进击力战，破敌营在南涸者三十五。周盛波之部队，破敌营之在麦市桥者二十三，敌遂大溃，死伤数万，河为不流。擒其酋将百余人，马五百匹，船二十艘，兵器、弹药、粮食称是。自是，顾山以西无敌踪，淮军大振。六月，吴江敌将望风降。

程学启率水陆万余人，与铭传谋复苏州，进破花泾港，降其守将，屯滩亭。七月，李鸿章自将，克复太湖厅，向苏州进发。先使铭传攻江阴，敌之骁将陈坤书与湖南、湖北、山东四大股十余万众，并力来援。鸿章、铭传亲觇敌势，见其营垒大小棋列，西自江滨，东至山口，乃定部署，猛进攻之。敌抵抗甚力，相持未下，既而城中有内变者，开门纳降。江阴复。

时，学启别屯苏州附近，连日力战，前后凡数十捷。敌垒之在宝带桥、五龙桥、蠡口、黄埭、浒关、王瓜泾、十里亭、虎丘、观音庙者十余处皆陷。而郭松林之军亦大捷于新塘桥，斩伪王二名，杀伤万余人，夺船数百艘，敌水军为之大衰。李秀成痛愤流涕，不能自胜。自是淮军威名震天下。

敌军大挫后，李秀成大举图恢复，使其部将纠合无锡、溧阳、宜兴等处众八万余，船千余只，出运河口。而自率精锐数千，据金匮，援苏州，互相策应，与官军连战，互有胜败。十月十九日（二年），李鸿章亲督军，程学启、戈登为先锋，进迫苏州城。苦战剧烈，遂破其外郭。秀成及谭绍洸等引入内城，死守不屈。既而官军水陆并进，合围三面，城中粮尽，众心疑惧。其裨将郜云官等，猜疑携贰，遂通款于程学启，乞降。于是学启与戈登亲乘轻舸，造城北之洋澄湖，与云官等面订降约，使杀秀成、绍洸以献，许以二品之赏，戈登为之保人，故云官等不疑，然卒不忍害秀成，乃许斩绍洸而别。

李秀成微觉其谋，然事已至此，无可奈何，乃乘夜出城去（十月廿三夜）。廿四日，谭绍洸以事召云官于帐中，云官乃与骁将汪有为俱见绍洸，即刺杀之，并掩击其亲军千余人，遂开门降。廿五日，云官等献绍洸首，请程学启入城验视，其降酋之列衔如左：

一、纳王部云官　二、比王伍贵文　三、康王汪安均　四、宁王周文佳　五、天将军范起发　六、天将军张大洲　七、天将军汪环武　八、天将军汪有为

当时，八将所部兵城中者尚十余万人，声势汹汹。程学启既许以总兵副将等职，至是求如约。学启细察此八人，谓狼子野心，恐后不可制，乃与李鸿章密谋。设宴大飨彼等于坐舰，号炮一响，伏兵起而骈戮之，并杀余党之强御者千余，余众俱降。苏州定。鸿章以功加太子少保。

先是，八酋之降也，戈登实为保人。至是闻鸿章之食言也，大怒，欲杀鸿章以偿其罪。自携短铳以觅之，鸿章避之，不敢归营。数日后，怒渐解乃止。

案：李文忠于是有惭德矣！夫杀降已为君子所不取，况降而先有约，且有保人耶？故此举有三罪焉：杀降背公理一也，负约食言二也，欺戈登负友人三也。戈登之切齿痛恨，至欲剸刃其腹，以泄大忿，不亦宜乎？虽彼鉴于苗沛霖、李世忠故事，其中或有所大不得已者存，而李文忠生平，好用小智小术，亦可见其概矣。

苏州之克复，实江南戡定第一关键也。先是，曾国荃、左宗棠、李鸿章各以孤军东下，深入重地，彼此不能联络策应，故力甚单而势甚危。苏州之捷，李鸿章建议统筹全局，欲乘胜进入浙地，与曾、左两军，互相接应，合力大举，是为官军最后结果第一得力之著。十一月，刘铭传、郭松林、李鸿章进攻无锡，拔之，擒斩其将黄子漋父子。于是鸿章分其军为三大部队：其(甲)队自率之。(乙)队程学启率之入浙，拔平湖、乍浦、澉浦、海盐、嘉善，迫嘉兴府。左宗棠之军(浙军)，亦进而与之策应，入杭州界，攻余杭县，屡破敌军。(丙)队刘铭传、郭松林等率之，与常胜军共略常州，大捷，克复宜兴、荆溪，擒敌将黄靖忠。鸿章更使郭松林进攻溧阳，降之。

时，敌将陈坤书有众十余万，据常州府，张其翼以捣官军之后背。李鸿章与刘铭传当之，敌军太盛，官军颇失利，坤书又潜兵迁入江苏腹地，出没江阴、常熟、福山等县，江阴、无锡戒严，江苏以西大震。李鸿章乃使刘铭传，独当常州方面，而急召郭松林弃金坛，昼夜急赴，归援苏州。又使李鹤章急归守无锡，杨鼎勋、张树声率别军扼江阴之青阳、焦阴，断敌归路，时敌军围常熟益急，苦战连日，仅支。又并围无锡，李鸿章坚壁固守，几殆，数日，郭松林援军至，大战破敌，围始解。松林以功授福州镇总兵。

先是，程学启围嘉兴(此年正月起)，极急。城中守兵，锋锐相当，两军死伤枕籍。二月十九日，学启激励将士，欲速拔之，躬先陷阵，越浮桥，肉薄梯城。城上敌兵死守，弹丸如雨，忽流弹中学启左脑，部将刘士奇见之，立代主将督军，先登入城。士卒怒愤，勇气百倍，而潘鼎新、刘秉璋等亦水陆交进，遂拔嘉兴。

程学启被伤后，卧疗数日，遂不起，遂以三月十日卒。予谥忠烈。李鸿章痛悼流涕。

嘉兴府之克复也，杭州敌焰大衰，遂以二月二十三日(十九嘉兴克复)，敌大队乘夜自北门脱出。左军以三月二日入杭州城。至是，苏军(李军)与浙军(左军)之连络全通，势始集矣。

程学启之卒也，鸿章使其部将王永胜、刘士奇分领其众，与郭松林会至福山镇，进击沙山，连战破之，至三河口，斩获二万人。鸿章乃督诸军合围常州，使刘铭传击其西北，破之；郭松林攻陈桥渡大营，破之；张树声、周盛波、郑国魁等袭河边敌营二十余，皆破之。败军溃走，欲还入城。陈坤书拒之，敌死城下者不可胜数。三月二十二日，李军进迫常州城，以大炮及炸药轰城，城崩数十丈，选死士数百人，梯以登。陈坤书骁悍善战，躬率悍卒出战拒之，修补缺口。官军死者数百人，鸿章愤怒，督众益治攻具，筑长围连日猛攻，两军创钜相当。经十余日，李鸿章自督师，刘铭传、郭松林、林士奇、王永胜等，身先士卒，奋战登城，，敌始乱。陈坤书犹不屈，与其将费天将共率悍党，叱咤巷战。松林遂力战，擒坤书，天将亦为盛波所擒。铭传大呼传令："投兵器降者赦之。"立降万余，官军死者亦千数，常州遂复，时四月六日也。至是，江苏军(李军)与金陵军(曾军)之联络全通。江苏全省中，除金陵府城内，无一敌踪矣。

自同治元年壬戌春二月，李鸿章率八千人下上海，统领淮军、常胜军，转斗各地，大小数十战。始于松江，终于嘉兴、常州，凡两周岁，至同治三年甲子，夏四月平吴功成。

案：李鸿章平吴大业，固由淮军部将骁勇坚忍，而其得力于华尔、戈登者实多，不徒常胜军之战胜攻取而已。当时，李秀成智勇绝伦，军中多用西式枪炮。程、刘、郭、周、张、潘诸将，虽善战，不过徒恃天禀之勇谋，而未晓新法之作用。故淮军初期与敌相遇，屡为所苦。李鸿章有鉴于是，故诸将之取法常胜军之利用其器械者，亦不少焉。而左宗棠平浙之功，亦得力于法国将官托格比吉格尔之徒甚多。本朝之绝而复续，盖英法人大有功焉。彼等之意，欲藉以保东亚和平之局，而为商务之一乐园也。而岂料其至于今日，犹不先自振，而将来尚恐不免有瓜分豆剖在其后乎？

先是，曾国荃军水陆策应，围金陵既已二稔。至甲子正月，拔钟山之石垒。敌失其险，外围始合，内外不通，粮道已绝，城中食尽。洪秀全知事不可为，于四月二十七日，饮药死，诸将拥立其子洪福。当时，官军尚未知觉，朝旨屡命李鸿章移江苏得胜之师，助剿金陵。曾国荃以为城贼既疲，粮弹俱尽，歼灭在即，耻借鸿章之力，而李鸿章亦不愿分曾之功，深自抑退，乃托言盛暑不利用火器，固辞不肯进军。朝廷不喻李鸿章之旨，再三敦促。国荃闻之，忧愤不自胜，乃自五月十八日起，日夜督将士猛攻地保城(即龙脖子)山阴之坚垒，险要第一之地也。遂拔之，更深穿地道，自五月三十至六月十五，隧道十余处皆成，乃严戒城外各营，各整战备，别悬重赏，募死士，约乘缺先登，时李秀成在金陵，秀全死后，号令一出其手。秀成知人善任，恩威并行，人心服之，若子于父。五月十五日，秀成自率死士数百人，自太平门缺口突出。又别遣死士数百，冒官兵服式，自朝阳门突出，冲入曾营，纵火哗噪。时官军积劳疲惫，战力殆尽，骤遇此警，几于瓦解兽散。幸彭毓橘诸将，率新兵驰来救之，仅乃获免。

六月十六日正午，隧道内所装火药爆裂，万雷轰击，天地为动，城壁崩裂廿余丈。曾军将叱咤奋登，敌兵死抗，弹丸如雨。外兵立死者四百余人。众益奋发，践尸而过，遂入城。李秀成至是早决死志，以所爱骏马赠幼主洪福，使出城遁。而秀成自督兵巷战。连战三日夜，力尽被擒。敌大小将弁，战死焚死者三千余人。城郭宫室连烧三日不绝。城中兵民久随洪氏者，男女

十余万人,无一降者。自咸丰三年癸丑,秀全初据金陵,至是凡十二年。始平。

案:李秀成真豪杰哉!当存亡危急之顷,满城上下,命在旦夕,犹能驱役健儿千数百,突围决战,几歼敌师!五月十五日之役,曾军之不亡,天也。及城已破,复能以爱马救幼主,而慷慨决死,有"国亡与亡"之志,推古之大臣儒将,何以过之?项羽之乌骓不逝,文山之漆室无灵,天耶?人耶?吾闻李秀成之去苏州也,苏州之民,男女老幼无不流涕。至其礼葬王有龄,优恤败将降卒,俨然有文明国战时公法之意焉。金陵城中十余万人,无一降者,以视田横之客五百人,其志同,其事同,而魄力之大,又百倍之矣!此有史以来战争之结局所未曾有也。使以秀成而处洪秀全之地位,则今日之域中,安知为谁家之天下耶?秀成之被擒也,自六月十七日至十九日,凡三日间,在站笼中慷慨吮笔,记述数万言。虽经官军删节,不能备传,而至今读之,犹凛凛有生气焉。呜乎!刘兴骂项,成败论人。今日复谁肯为李秀成扬伟业,发幽光者?百年而后,自有定评。后之良史,岂有所私?虽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曾、左、李亦人豪矣。

金陵克复,论功行赏,两江总督曾国藩,加太子太保衔,封世袭一等侯。浙江巡抚曾国荃,江苏巡抚李鸿章,皆封世袭一等伯。其余将帅恩赏有差。国荃之克金陵也,各方面诸将,咸嫉其功,诽谤谗言,蜂起交发。虽以左宗棠之贤,亦且不免,惟李鸿章无间言,且调护之功甚多云。

案:此亦李文忠之所以为"文"也,诏会剿而不欲分人功于垂成,及事定而不怀嫉妒于荐主,其德量有过人者焉。名下无虚,非苟焉已耳。

第五章　兵家之李鸿章下

捻乱之猖獗　李鸿章以前平捻诸将之失机　曾李平捻方略　东捻之役　西捻之役

金陵克复,兵气半销,虽然,捻乱犹在,忧未歇也。捻之起也,始于山东游民,及咸丰三年,洪秀全陷安庆、金陵、安徽全省大震。捻党乘势起于宿州、亳州、寿州、蒙县诸地,横行皖齐豫一带,所到掠夺,官军不能制。其有奉命督师者,辄被逆击,屡败衄。以故其势益猖,及咸丰七年冬,其游骑遂扰及直隶之大名府等地,北京戒严。

今将捻乱初起,以迄李鸿章督师以前,选次所派平捻统师,列表如下:

人	官	任官年分	屯驻地
善　禄	河南提督	咸丰三年	永城县
周天爵	钦差大臣	同	宿州
吕贤基	工部左侍郎	同	安徽
陆应谷	河南巡抚	同	开封府
舒兴阿	陕甘总督	同	陈州
袁甲三	钦差大臣	同	宿州(周天爵卒代之)
英　桂	河南巡抚	咸丰四年	开封府
武隆额	安徽提督	咸丰五年	亳州
胜　保	钦差大臣	咸丰七年	督江北军
史荣春	提督	咸丰八年	曹州兖州
田在田	总兵	同	同
邱联恩	同	同	鹿邑
朱连秦	同	同	亳州
傅振邦	同	咸丰九年	宿州
伊兴额	都统	同	同
关　保	协领	同	督河南军
德楞额	同	同	曹州
胜　保	都统钦差大臣	咸丰十年	(督河南军,关保副之)
穆腾阿	副都统	同	安徽(副袁甲三)
毛昶照	团练大臣	同	河南
僧格林沁	蒙古亲王	同	
曾国藩	钦差大臣	同治三年	

庚申之役,文宗北狩热河,捻党乘之,侵入山东,大掠济宁。德楞额与战,大败,始以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督师,追蹑诸捻,号称骁勇。同治二年,发党诸酋陈得才、蓝成昌、赖文光等合于捻。捻酋张总愚、任柱、牛落江、陈大喜等,各拥众数万,出没于山东、河南、安徽、湖北各州县,来往倏忽,如暴风急雨,不可捉摸,官军疲于奔命。同治三年九月,捻匪一股入湖北,大掠襄阳、随州、京山、德安、应山、黄州、蕲州等处。舒保死战,僧王之师屡溃。僧王之为人,勇悍有余,而不学无术,军令太不整肃,所至淫掠残暴,与发捻无异,以故湖北人民大失望。

其时金陵新克复,余党合于捻者数万人,又转入河南、山东掠城市。四年春,僧王锐意率轻骑,追逐其酋。一日夜驰三百里,至曹州,部下多怨叛。四月廿五日,遂中捻首之计,大败,力战堕马死。朝廷震慑。忽以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督办直隶、山东、河南军务,而命李鸿章署两江总督,为国藩粮运后援。

先是,官军之剿捻也,惟事追蹑,劳而无功,间讲防堵,则弥缝一时耳。要之无论为攻为守,非苟且姑息以养敌锋,则躁进无谋以钝兵力,未尝全盘打算,立一定之方略,以故劳师十余年而无所成。自曾国藩受事以后,始画长围圈制之策,谓必蹙敌一隅,然后可以聚歼。李鸿章禀承之,遂定中原。

曾国藩,君子人也。常兢兢以持盈保泰,急流勇退自策厉。金陵已复,素志已偿,便汲汲欲自引退。及僧王之亡,捻氛逼近京畿,情形危急。国藩受命于败军之际,义不容辞,遂强起就任。然以为湘军暮气渐深,恐不可用,故渐次遣撤,而惟用淮军以赴前敌。盖国藩初拜大命之始,其意欲虚此席以待李鸿章之成功,盖已久

矣。及同治五年十二月，遂以疾辞，而李鸿章代为钦差大臣。国藩回江督本任，筹后路粮饷。

鸿章剿捻方略，以为捻贼已成流贼，逼之不流，然后会师合剿，乃为上策。明孙传庭谓："剿流贼当驱之于必困之途，取之于垂死之日。如但一彼一此，争胜负于矢石之间，即胜亦无关于荡平。"鸿章即师此意，故四年十一月，曾奏称须蹙之于山深水复之处，弃地以诱其入，然后合各省之兵力，三四面围困之。后此大功之成，实由于是。其年五月，任柱、赖文光等深入山东。鸿章命潘鼎新、刘铭传尽力追蹑，欲蹙之于登、莱海隅，然后在胶、莱咽喉，设法逼扼。使北不得窜人畿疆，南不得蔓延淮南。六月，亲督师至济宁，相度形势，以为任赖各股，皆百战之余，兼游兵散勇，裹胁之众，狡猾剽悍，未可易视。若兵力未足，兜围而迫之过紧，画地过狭，使其窥破机关，势必急图出窜，稍纵即逝，全局又非。于是定策：先防运河，以杜出路；次扼胶、莱，以断咽喉。乃东抚丁宝桢，一意欲驱贼出境，于鸿章方略，颇多龃龉。七月，敌军突扑潍河，东省守将王心安，方防驻岱庙，任敌偷渡，而胶莱之防遂溃。是时，蜚谤屡起，朝廷责备綦严，有罢运防之议。鸿章复奏，以为运河东南北三面，贼氛来往窜扰，官军分路兜逐，地方虽受蹂躏，受害者不过数府县之地。驱过运河西，则数省流毒无穷。同是疆土，同是赤子，而未便歧视也，乃坚持前议不少变。十月十三日，刘铭传在安丘、潍县之交大战获胜。二十四日追至赣榆，铭传与马步统将善庆力战，阵毙任柱。于是东捻之势大衰。二十八日，潘鼎新海州上庄一战，毙悍贼甚夥。十一月十一、二日，刘铭传、唐仁廉等在潍县、寿光抄击一昼夜，敌众心携，投降遂多。郭松林、杨鼎勋、潘鼎新继之，无战不捷。至廿九日，铭传、松林、鼎新等蹑追七十里，至寿光、弥河间，始得接仗，战至十数回合，又追杀四十余里，斩获几三万人。敌之精锐、器械、骡马、辎重抛尽。鸿章奏报中谓：军士回老营者，臣亲加附慰，皆饥惫劳苦，面无人色云。赖文光在弥河败后，落水未死，复纠合千余骑冲出六塘河防。黄翼升、刘秉璋、李昭庆等，水陆马步衔尾而下，节节追剿，只剩数百骑，逼人高室水乡。鸿章先派有统带华字营淮勇之吴毓兰，在扬州运河扼守。诸军戮力，前截后追。十二月十一日，毓兰生擒文光。东捻悉平。东、苏、皖、豫、鄂五省，一律肃清。

鸿章奏捷后，附陈诸将剿捻以来，驰逐数省，转战终年，日行百里，忍饥耐寒，忧谗畏讥，多人生未历之苦境。刘铭传、刘秉璋、周盛波、潘鼎新、郭松林、杨鼎勋，皆迭乞开缺，稍为休养，勿调远役，并以刘铭传积劳致病，代为请假三月。乃七年正月，西捻张总愚大股，忽由山右渡河北窜，直逼畿辅，京师大震。初七、初八日，叠奉寄谕，饬催刘铭传、善庆等马步各营，迅赴河北进剿。鸿章以铭传疲病，正在假期，不忍遽调，乃率周盛波传马步十一营，潘鼎新鼎字全军，及善庆、温德克勒西马队，陆续进发。由东阿渡河，饬郭松林、杨鼎勋整饬大队，随后继进。

西捻之役，有较东捻更难图功者。一则黄河以北，平坦千里，无高山大河以限之，张总愚狡猾知兵，窜扰北地平原，掳马最多，飙忽往来，瞬息百里，欲设长围以困之，然地势不合，罗网难施，且彼鉴于任、赖覆辙，一闻围扎，立即死力冲出，不容官军闲暇，次第施功。此一难也。二则淮军全部，皆属南人，渡河以北，风气悬殊。南勇性情、口音，与北人均不相习，且谷食面食，习惯不同，而马队既单，麸料又缺。此二难也。鸿章乃首请饬行坚壁清野之法，以为前者任、赖捻股，流窜中原数省，畏墟寨甚于畏兵。豫东淮北民气强悍，被害已久，逐渐添筑墟寨，到处与城池相等，故捻逆一过即走，不能久停。近年，惟湖北、陕西被扰最盛，以素无墟寨，筹办不及，贼得盘旋饱掠，其势愈张。直、晋向无捻患，民气朴懦，未能筑寨自守。张总愚本极狡猾，又系穷寇，南有黄河之阻，必致纵横驰突，无处不流。百姓惊徙，蹂躏讵有已时？可为浩叹。（中略）自古用兵，必以彼此强弱、饥饱为定衡，贼未必强于官军，但彼马多而我马少，自有不相及之势。彼可随地贼粮，我须随地购粮，贼常饱而兵常饥，又有不能及之理。今欲绝掳粮，断贼马，惟有苦劝严谕河北绅民，赶紧坚筑墟寨，一有警信，收粮草牲畜于内。既自固其身家，兼以制贼死命云云。西捻之平，实赖于是。

四月，奏请以刘铭传总统前敌各军，温旨敦促起行，使淮军与直东民团沿黄河、运河筑长墙、浚濠以蹙敌，拣派各军轮替出击，更番休息。其久追疲乏，须暂休息之军，即在运河东岸，择要屯驻，俟敌窜近，立起迎击，以剿为防。派张曜、宋庆分扎夏津、高唐一带，程文炳扎陵县吴桥一带，为连防遮护。左宗棠亦派刘松山、郭宝昌等军，自连镇北至沧州一带，沿河东岸分扎，与杨鼎勋等军就近策应。布置略定，然后进剿。五月捻股窜向西北，各军分头拦击，叠次获胜。鸿章乃趁黄河伏泛盛涨时，缩地围扎，以运河为外圈，而就恩县、夏津、高唐之马颊河，截长补短，划为里圈，逼贼西南，层层布置。五六月间，各军迭次大捷，敌势衰蹙，降散渐多。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等日，乘胜尾追，每战皆捷。二十三日，张总愚涉水向西南逃窜。二十四日，由平原向高唐。二十五日，潘鼎新追百二十里，冒雨至高唐，敌已向博平、清平一带，图扑运河，而官军早于马颊河西北岸筑长墙数百里，足限戎马。敌方诇知，已人彀中，窜地愈狭，死期近矣。是时，各军已久追疲乏，鸿章乃派刘铭传生力马军助战，军势大振。二十八日，将敌圈在徒骇、黄运之间，铭传调集马步迎击追剿数里，值郭松林东来马步全军拦住去路，又兼河道分歧，水溜泥陷。刘郭两军马队五六千人，纵横合击，擒斩无算。张总愚仅带数十骑北逃，旋自沈于河以死。西捻肃清，中原平。八月，李鸿章人觐京师。

鸿章之用兵也，谋定后动，料敌如神，故在军中十五年，未尝有所挫衄。虽曰幸运，亦岂不以人事耶？其剿发也，以区区三城之立足地，仅一岁而荡平全吴。其剿捻也，以十余年剽悍之劲敌，群帅所束手无策者，亦

一岁而歼之，盖若有天授焉。其待属将也，皆以道义相交，亲爱如骨肉，故咸乐为用命，真将将之才哉！虽然，李鸿章兵事之生涯，实与曾国藩相终始，不徒荐主之感而已。其平吴也，由国藩统筹大局，肃清上流，曾军合围金陵，牵制敌势，故能使李秀成疲于奔命，有隙可乘。其平捻也，一承国藩所定方略。而所以千里馈粮，士有宿饱者，又由有两江督在其后，无狼顾之忧也。不宁惟是，鸿章随曾军数年，砥砺道义，练习兵机，盖其一生立身行己，耐劳任怨，坚忍不拔之精神，与其治军驭将，推诚布公，团结士气之方略，无一不自国藩得之。故有曾国藩，然后有李鸿章，其事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不亦宜乎？

第六章　洋务时代之李鸿章

洋务之治绩　北洋海陆兵力
李鸿章办理洋务失败之由

"洋务"二字不成其为名词也，名从主人，为李鸿章传，则不得不以"洋务"二字，总括其中世廿余年之事业。

李鸿章所以为一世俗儒所唾骂者，以洋务。其所以为一世鄙夫所趋重者，亦以洋务。吾之所以重李、责李，而为李惜者，亦以洋务。谓李鸿章不知洋务乎？中国洋务人士，吾未见有其比也。谓李鸿章真知洋务乎？何以他国以洋务兴，而吾国以洋务衰也？吾一言以断之，则李鸿章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洋人之所务者，仅于如彼云云也。今试举其平定发捻以后，日本战事以前，所办洋务各事，列表如下。

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于上海。同治二年正月。
设江南机器制造局于上海。同治四年八月
设机器局于天津。同治九年十月。
筹通商日本并派员往驻。同治九年闰十二月。
拟在大沽设洋式炮台。同治十年四月。
挑选学生赴美国肄业。同治十一年正月
请开煤铁矿。同治十一年五月。
设轮船招商局"同治十一年十一月。
筹办铁甲兵船。光绪元年十一月。
请遣使日本。同　年　同　月。
请设洋学局于各省，分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学诸门，择通晓时务大员主之，并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光绪元年十二月。
派武弁往德国学水陆军械技艺。光绪二年三月。
派福建船政生出洋学习。同年十一月。
始购铁甲船。光绪六年二月。
设水师学堂于天津。同年七月。
设南北洋电报。同年八月。
请开铁路。同年十二月。
设开平矿务商局。光绪七年四月。
创设公司船赴英贸易。同年六月。
招商接办各省电报。同年十一月。
筑旅顺船坞。光绪八年二月。
设商办织布局于上海。同年四月。
设武备学堂于天津。光绪十一年五月。
开办漠河金矿。光绪十三年十二月。
北洋海军成军。光绪十四年。
设医学堂于天津。光绪二十年五月。

以上所列李鸿章所办洋务，略具于是矣。综其大纲，不出二端：一曰军事，如购船、购械造船、造械、筑炮台，缮船坞等是也。二曰商务，如铁路、招商局、织布局、电报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等是也。其间有兴学堂，派学生，游学外国之事，大率皆为兵事起见，否则以供交涉翻译之用者也。李鸿章所见西人之长技如是而已。

海陆军事，是其生平全力所注也，盖彼以善战立功名，而其所以成功实由与西军杂处，亲睹其器械之利，取而用之，故事定之后，深有见夫中国兵力，平内乱有余，御外侮不足。故兢兢焉以此为重，其眼光不可谓不加寻常人一等，而心力之瘁于此者，亦至矣。计中日战事以前，李鸿章手下之兵力，大略如下：

北洋海军兵力表

主战舰队

船名	船式	吨数	马力	速力	炮数	船员	进水年分
定远	铁甲	七三五五	六〇〇〇	一四五	二二	三三〇	光绪八年(一八八二)
镇远	同	七三五五	六〇〇〇	一四五	二二	三三〇	同
经远	同	二九〇〇	三〇〇〇	一五五	一四	二〇二	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
来远	同	二九〇〇	五〇〇〇	一五五	一四	二〇二	同

防守舰队

船名	船式	吨数	马力	速力	炮数	船员	进水年分
致远	巡洋	二三〇〇	五五〇〇	一八〇	二三	二〇二	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
靖远	同	三二〇〇	五五〇〇	一八〇	二三	二〇二	同
济远	同	二三〇〇	五五〇〇	一八〇	二三	二〇三	光绪九年(一八八三)
平远	同	二二〇〇	一五〇〇	一四五	一一		
超勇	同	一三五〇	二四〇〇	一五〇	一八	一三〇	光绪七年(一八八一)
扬威	同	一三五〇	二四〇〇	一五五	一八	一三〇	同
镇东	炮船	四四〇	三五〇	八〇	五	五五	光绪五年(一八七九)
镇西	同	四四〇	三五〇	八〇	五	五五	同
镇南	同	四四〇	四四〇	八〇	五	五五	同
镇北	同	四四〇	四四〇	八〇	五	五五	同
镇中	同	四四〇	七五〇	八〇	五	五五	光绪七年(一八八一)
镇边	同	四四〇	八四〇	八〇	五	五五	同

练习舰

康济	同	一三〇〇	七五〇	九五	一	一二四	光绪七年（一八八一）
威远	同	一三〇〇	八四〇	一二〇	二	一二四	光绪三年（一八七七）

补助舰

泰艾	同	一二五八	六〇〇	一〇〇	五	一八〇	光绪二年（一八七六）
镇海	同	九五〇	四八〇	九〇	五	一〇〇	同治十年（一八七一）
操江	同	九五〇	四〇〇	九〇	五	九一	同治五年（一八六五）
湄云	同	五七八	四〇〇	九〇	四	七〇	同治八年（一八六九）

附：水雷船

船名	船式	吨数	速力
左队一号	一等水雷	一〇八	二四
同二号	同	同	一九
同三号	同	同	一九
右队一号	同	同	一八
同二号	同	同	一八
同三号	同	同	一八

直隶练军淮勇表

当中日战事时代，直隶练军、淮勇二万余人，其略如左：

军队	营数	人数	将领	驻地
盛军	一八	九〇〇〇	卫汝贵	小站
铭军	一二	四〇〇〇	刘盛休	大连湾
毅军	一〇	四〇〇〇	宋庆	旅顺口
芦防淮勇	四	二〇〇〇	叶志超、聂士成	芦台、北塘、山海关
仁字虎勇	五	二五〇〇	聂士成	营口

合计四十九营二万五千人之间

李鸿章注全副精神以经营此海陆二军，自谓确有把握。光绪八年，法越肇衅之时，朝议饬筹畿防，鸿章覆奏，有“臣练军简器，十余年于兹，徒以经费大绌，不能尽行其志，然临敌因应，尚不至以孤注贻君父忧”等语，其所以自信者，亦可概见矣。何图一旦中日战开，艨艟楼舰，或创或夷，或以资敌，淮军、练勇，屡战屡败，声名一旦扫地以尽，所余败鳞残甲，再经联军津沽一役，随罗荣光、聂士成同成灰烬，于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三十年所蓄、所养、所布画，烟消云散，殆如昨梦。及于李之死，而其所摩抚卵翼之天津，尚未收复，呜呼！合肥，合肥，吾知公之不瞑于九原也。

至其所以失败之故，由于群议之掣肘者半，由于鸿章之自取者亦半。其自取也，由于用人失当者半，由于见识不明者亦半。彼其当大功既立，功名鼎盛之时，自视甚高，觉天下事易易耳。又其裨将故吏，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转相汲引，布满要津，委以重任，不暇问其才之可用与否，以故临事偾机，贻误大局，此其一因也。又惟知练兵，而不知有兵之本原，惟知筹饷，而不知有饷之本原，故支支节节，终无所成，此又其一因也。下节更详论之。

李鸿章所办商务，亦无一成效可睹者，无他，“官督商办”一语累之而已。中国人最长于商，若天授焉，但使国家为之制定商法，广通道路，保护利权，自能使地无弃财，人无弃力，国之富可立而待也。今每举一商务，辄为之奏请焉，为之派大臣督办焉，即使所用得人，而代大匠斫者，固未有不伤其手矣。况乃奸吏舞文，视为利薮，凭挟狐威，把持局务，其已入股者，安得不寒心？其未来者，安得不裹足耶？故中国商务之不兴，虽谓李鸿章“官督商办主义”为之厉阶可也。

吾敢以一言武断之曰：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此近日举国谈时务者，所异口同声，而李鸿章实此一派中三十年前之先辈也。是所谓：无盐效西子之颦，邯郸学武陵之步，其适形其丑，终无所得也固宜。

虽然李鸿章之识，固有远过于寻常人者矣，尝观其同治十一年五月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云：

> 臣窃维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中国向用之器械，不敌彼等，是以受制于西人。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中略）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一二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此停止轮船之议所由起也。臣愚以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

光绪元年，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云：

> 兹总理衙门陈请六条，目前当务之急，与日后久远之图，业经综括无遗，洵为救时要策。所未易猝办者：人才之难得、经费之难筹、畛域之难化、故习之难除。循是不改，虽日事设防，犹画饼也。然

则，今日所急，惟力破成见，以求实际而已。何以言之？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庚申以后，夷势骎骎内向，薄海冠带之伦，莫不发愤慷慨，争言驱逐。局外之訾议，既不悉局中之艰难，及询以自强何术，御侮何能，则茫然靡所依据。臣于洋务涉历颇久，闻见较广，于彼己长短相形之处，知之较深，而环顾当世饷力人才，实有未逮。又多拘于成法，牵于众议，虽欲振奋而末由。《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

又云：

近时拘谨之儒，多以交涉洋务为浼人之具；取巧之士，又以引避洋务为自便之图。若非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

由此观之，则李鸿章固知今日为三千年来一大变局；固知狃于目前之不可以苟安；固尝有意于求后千百年安内制外之方；固知古方不可以医新症；固知非变法维新，则战守皆不足恃；固知畛域不化、故习不除，则事无一可成；甚乃知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以中国之大，而永无自强自立之时。其言沉痛，吾至今读之，则泪涔涔其承睫焉。夫以李鸿章之忠纯也若彼，其明察也若此，而又久居要津，柄持大权，而其成就，乃有今日者，何也？则以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日责人昧于大局，而己于大局，先自不明；日责人畛域难化，故习难除，而己之畛域故习，以视彼等，犹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也。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殊不知泰西诸国，所以能化畛域、除故习、布新宪、致富强者，其机恒发自下，而非发自上。而求其此机之何以能发，则必有一二先觉。有大力者，从而导其辕而鼓其锋，风气既成，然后因而用之，未有不能济者也。李鸿章而不知此，不忧此，则亦已耳。亦既知之，亦既忧之，以彼之地位，彼之声望，上之可以格君心，以臂使百僚；下之可以造舆论，以呼起全国。而惜乎李之不能也，吾故曰李之受病，在不学无术；故曰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虽然，事易地而殊，人易时而异，吾辈生于今日，而以此大业责李，吾知李必不任受。彼其所谓"局外之訾议，不知局中之艰难"，言下盖有余痛焉。援春秋责备贤者之义，李固咎无可辞，然试问今日四万万人中，有可以造世界之资格者几何人哉？吾虽责李，而必不能为所谓拘谨之儒，取巧之士，囿于章句，狃于目前者，稍宽其罪，而又决不许彼辈之随我而容喙也。要而论之，李鸿章不失为一有名之英雄，所最不幸者，以举国之大，而无所谓无名之英雄，以立乎其后。故一跃而不能起也，吾于李侯之遇，有余悲焉耳。

自此章以后，李鸿章得意之历史终，而失意之历史方始矣。

第七章　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

中日战事祸胎　李鸿章先事之失机大东沟之战　平壤之战　甲午九十月以后大概情形　致败之由李鸿章之地位及责任

中国维新之萌蘖，自中日之战生。李鸿章盖代之勋名，自中日之战没。惜哉！李鸿章以光绪十九年七十赐寿，既寿而病，病而不死，卒遇此变，祸机重叠，展转相缠，更阅八年之至艰极险，殊窘奇辱，以死于今日。彼苍者天，前之所以宠此人者，何以如是其优？后之所以厄此人者，何以如是其酷耶？吾泚笔至此，不禁废书而叹也。中日之战，起于朝鲜，推原祸始，不能不谓李鸿章外交遗恨也。朝鲜本中国藩属也。初，同治十一年，日本与朝鲜有违言，日人遣使问中国，盖半主之邦，其外交当由上国主之，公法然也。中国当局，以畏事之故，遽答之曰："朝鲜国政，我朝素不与闻，听贵国自与理论可也。"日本遂又遣使至朝鲜。光绪元年正月，与朝王订立和约，其第一条云：日本以朝鲜为自主之国，与日本之本系自主者相平等云云，是为日本与朝鲜交涉之嚆矢。光绪五年，英、美、德、法诸国，相继求互市于朝，朝人惊惶，踌躇不决。李鸿章乃以函密劝其太师李裕元，令与各国立约，其奏折谓：藉此以备御俄人，牵制日本云云。光绪六年，驻日使臣何如璋，致书总理衙门，倡主持朝鲜外交之议，谓中国当于朝鲜设驻扎办事大臣。李鸿章谓：若密为维持保护，尚觉进退绰如，倘显然代谋，在朝鲜未必尽听吾言，而各国或将惟我是问，他日势成骑虎，深恐弹丸未易脱手云云。光绪八年十月，侍读张佩纶复奏，请派大员为朝鲜通商大臣，理其外交之政。鸿章复奏，亦如前议。是则鸿章于属邦无外交之公法，知之未悉，徒贪一时之省事，假名器以畀人，是实千古之遗恨也。自兹以往，各国皆不以中国藩属待朝鲜也久矣。光绪十一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订约，载明异日朝鲜有事，中日两国，欲派兵往，必先互行知照，于是朝鲜又似为中日两邦公同保护之国，名实离奇，不可思议。后此两国，各执一理，轇轕不清，酿成大衅，实基于是，而其祸本，不得不谓外交遗策胎之。此为李鸿章失机第一事。

光绪二十年三月，朝鲜有东学党之乱，势颇猖獗。

时袁世凯驻朝鲜，为办理商务委员。世凯者，李鸿章之私人也，屡致电李，请派兵助剿，复怂恿韩王来乞师。鸿章遂于五月初一日，派海军“济远”、“扬威”二舰，赴仁川、汉城护商，并调直隶提督叶志超，带淮勇千五百人，向牙山。一面遵依天津条约，先照会日本。日本随即派兵前往，至五月十五日，日兵到仁川者已五千。韩廷大震，请中国先行撤兵，以谢日本。中国不允，乃与日本往复会商一齐撤兵之事。盖是时乱党已解散矣。日本既发重兵，有进无退，乃议与中国同干预朝鲜内政，助其变法，文牍往来，词意激昂，战机伏于眉睫间矣。是役也，在中国之意，以为藩属有乱，卑词乞援，上国有应代靖乱之责任，故中国之派兵是也。在日本之意，则以既认朝鲜为自主，与万国平等，今中国急派兵而代平等之国靖乱，其意不可测，故日本之派兵，以相抵制亦是也。此二国者，各执一说，咸曲彼而直我，皆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焉。但其中有可疑者。当未发兵之先也，袁世凯屡电称乱党猖獗，韩廷决不能自平。其后韩王乞救之咨文，亦袁所指使。乃何以五月初一日始发兵，而初十日已有乱党悉平之报？其时我军尚在途中，与乱党风马牛不相及。然则韩乱之无待于代剿明矣。无待代剿，而我无端发兵，安得不动日本之疑耶？故我谓曲在日本，日本不任受也。论者谓袁世凯欲借端以邀战功，故张大其词，生此波澜，而不料日本之蹑其后也。果尔，则是以一念之私，遂至毒十余万之生灵，隳数千年之国体。袁固不能辞其责。而用袁听袁者，得不谓失知人之明哉？此为李鸿章失机第二事。

日本屡议协助干预，而华不从。中国屡请同时撤兵，而日不允。李鸿章与总理衙门，方日冀俄英出为调处。北京、伦敦、圣彼得堡函电纷驰，俄英亦托必为出力，冀获渔人之利。迁延经日，战备未具。及五月下旬，而日本之兵调到韩境者，已万余人矣。平时兵力，既已不能如人，而临时战备，又复着着落后，使敌尽扼要冲，主客易位，盖未交绥而胜负之数已见矣。此为李鸿章失机第三事。

三机既失，战事遂开。六月十二日，李鸿章奉廷寄筹战备。乃派总兵卫汝贵统盛军马步六营进平壤，提督马玉昆，统毅军二千进义州，分起由海道至大东沟登岸。而饬叶志超军移扎平壤，皆淮军也。所派往各兵，雇英商三轮船分运，而以“济远”、“广丙”二兵轮卫之。廿三晨，为日兵轮袭击。“济远”管带方伯谦见敌近，惶恐匿铁甲最厚处，继遭日炮毁其柁，即高悬白旗，下悬日旗，逃回旅顺。“高升”击沉。我军死者七百余。二十七日，布告各国，饬驻日公使汪凰藻撤旗归国。二十九日，牙山失守。叶志超退回平壤，捏报胜仗，称于二十五、六、七等日，迭次歼毙倭兵五千余人。得旨赏给军士银二万两，将弁保奖者数十人焉。自兹以往，海军、淮军之威望，始渐失坠矣。

方五、六月间，日本兵船麇集朝鲜，殆如梭织。而各华舰避匿于威海卫，逍遥河上。迨京外交章参劾，始佯遣偏师，开出口外，或三十里而止，或五十里而止，大抵启碇出口，约历五六点钟，便遽回轮。即飞电北洋大臣，称某船巡逻至某处，并无倭兵踪迹云云。种种情形，可笑可叹。八月初旬，北洋叠接军电，请济师以壮声威。遂以招商局船五艘，载运兵丁银米，以海军兵舰护送。凡铁甲船、巡洋船各六艘，水雷船四艘，合队同行。中秋日安抵鸭绿江口，五运船鼓轮直入，浅水兵船及水雷船与之偕。余舰小住于离江十里或十六里之地，炉中之煤未熄也。十六晨，瞭见南方黑烟缕缕，知日舰将至。海军提督丁汝昌传令，列阵作人字形。“镇远”、“定远”两铁舰为人字之首，“靖远”、“来远”、“怀远”、“经远”、“致远”、“济远”、“超勇”、“扬威”、“广甲”、“广丙”及水雷船，张人字之两翼。兼以号旗招鸭绿江中诸战船，悉出助战。俄而敌舰渐近，列阵作一字营，向华军猛扑，共十一艘。其巡洋船之速率，过于华军。转瞬间又易而为太极阵，裹人字于其中。华舰先开巨炮以示威。然距日船者九里，不中，宜也。炮声未绝，敌船麇至。与“定远”、“镇远”相去恒六里许，盖畏重甲而避重炮，且华炮之力不能及，日兵之弹已可至也。与人字阵末二舰相逼较近，欺炮略小，而甲略薄也。有顷，日舰圈入人字阵脚，“致远”、“经远”、“济远”三艘，皆被挖出圈外。“致远”失群后，船身叠受重伤，势将及溺。其管带邓世昌，开足汽机，向日舰飞驰，欲撞与同沉，未至而已覆溺。舟中二百五十人，同时殉难。盖中日全役，死事者以邓君为最烈云。其同时被圈出之“经远”，船甫离群，火势陡发。管带林永升发炮以攻敌，激水以救火，依然井井有条。遥见一日舰似已受伤，即鼓轮追之。乃被放水雷相拒，闪避不及，遽被轰裂，死难者亦二百七十人。呜呼！惨矣！至管带“济远”之方伯谦，即七月间护送“高升”至牙山，途遇日舰，逃回旅顺者也。是日两阵甫交，方伯谦先挂本船已受重伤之旗，以告主将。旋因图遁之故，亦被日船划出圈外。“致”、“经”两船与日苦战，方伯谦置而不顾，如丧家狗，遂误至水浅处。时“扬威”铁甲先已搁浅，不能转动，“济远”撞之，裂一大穴，遂以沉没。“扬威”遭此横逆，死者百五十余人。方伯谦惊骇欲绝，飞遁入旅顺口。越日，李鸿章电令缚伯谦军前正法云。同时效方伯谦者，有“广甲”一舰，逃出阵外，未知其受伤与否，然以只防后追，不顾前路，遂误撞于岛石，为日军发水雷轰碎之。阵中自“经远”、“致远”、“扬威”、“超勇”沉，“济远”、“广甲”逃，与日舰支持者，仅七艘耳。是役也，日舰虽或受重伤，或遭小损，然未丧一艘。而华军之所丧，盖五船矣。

海军既在大东沟被夷，陆军亦在平壤同时失事。平壤为朝鲜要镇，西南东三面，均有大江围绕，北面则枕崇山，城倚山崖。城东江水绕山南迤西而去，西北隅则无山无水，为直达义州之孔道。我军叶志超、聂桂林、丰升阿、左宝贵、卫汝贵、马玉昆六将，共统勇丁三十四营，自七月中会齐此地，皆李鸿章部下也。当中国之初发兵于牙山也，副将聂士成曾建议，以为当趁日兵未入韩地之先，先以大兵渡鸭绿江，速据平壤，而以海军舰队扼仁川港口，使日本军舰不得逞，牙山□□之兵

与北洋海军，既牵掣日军，然后以平壤大军，南袭韩城云云。李鸿章不能用。及七月二十九日，牙山败绩，此策遂废。

虽然，日兵之入韩也，正当溽暑铄金之时，道路险恶狭隘，行军非常艰险。又沿途村里贫瘠，无从因粮。韩人素慑我威，所至供给，呼应灵动。其待日兵则反是。故敌军进攻平壤之际，除干粮之外，无所得食。以一匙之盐，供数日云。当此之时，我军若晓兵机，乘其劳惫，出奇兵以迎袭之，必可获胜。乃计不出此，惟取以主待客，以逸待劳之策，恃平壤堡垒之坚，谓可捍敌。此失机之大者也。李鸿章于八月十四日所下令，精神全在守局，而不在战局。盖中日全役，皆为此精神所误也。

时，依李鸿章之部署，马玉昆率所部毅军四营，绕出江东，为犄角势；卫丰二军十八营，驻城江南岸；左军六营，守北山城上；叶聂两帅居城中。十二、三、四等日，日兵已陆续齐集平壤附近，互相挑战，彼此损伤不多。至十五日晚，敌部署已定。以右翼队陷大同江左岸桥里之炮台，更渡江以冲平壤之正面，而师团长本队为其后援，以左翼队自羊角岛下渡大同江，冲我军之右。十六日，在大同江岸与马军相遇剧战。敌军死伤颇多，炮台卒被陷。时左宝贵退守牡丹台，有七响之毛瑟枪及快炮等，鏖战颇力。敌军连发开花炮，宝贵负伤卒，兵遂大乱。午后四点半钟，叶志超急悬白旗，乞止战。是夜，全师纷纷宵遁，从义州、甑山两路为敌兵截杀，死者二千余人，平壤遂陷。是役也，李鸿章二十余年所练之兵，以劲旅自夸者略尽矣。中国军备之弛，固久为外国所熟知。独淮军、奉军、正定练军等，素用洋操，鸿章所苦心经营者，故日本慑其威名，颇惮之。既战胜后，其将领犹言非始愿所及也。其所以致败之由。一由将帅阘冗非人，其甚者如卫汝贵克扣军饷、临阵先逃，如叶志超饰败为胜、欺君邀赏。以此等将才临前敌，安得不败？一由统帅六人，官职权限皆相等，无所统摄，故军势散涣，呼应不灵。盖此役为李鸿章用兵败绩之始，而淮军声名，亦从此扫地以尽矣。

久练之军，尚复尔尔，其他仓卒新募，纪律不谙，器械不备者，更何足道。自平壤败绩以后，庙算益飘摇无定，军事责任，不专在李鸿章一人。兹故不详叙之，仅列其将帅之重要者如下：

一、依克唐阿　奉天将军　满洲马队　以光绪二十年八月派为钦差大臣。

二、宋庆　提督　新募军　以光绪二十年○月派总统前敌各军。

三、吴大澄　湖南巡抚　湘军　以光绪二十年十二月派为帮办军务大臣。

四、刘坤一　两江总督　湘军　以光绪二十年十二月派为钦差大臣。

其余先后从军者，则有承恩公桂祥（慈禧太后之胞弟），副都统秀吉之神机营马步兵。按察使陈湜，布政使魏光焘，道员李光久，总兵刘树元，编修曾广钧，总兵余虎恩，提督熊铁生等之湘军。按察使周馥，提督宗德胜等之淮军，副将吴元恺之鄂军，提督冯子材之粤勇。提督苏元春之桂勇，郡王哈沐之回兵，提督闪殿魁新募之京兵，提督丁槐之苗兵，侍郎王文锦、提督曹克忠奉旨调团练津胜军，某蒙员所带之蒙古兵，其间或归李鸿章节制，或归依克唐阿节制，或归宋庆节制，或归吴大澄节制，或归刘坤一节制，毫无定算，毫无统一。识者早知其无能为役矣。

九连城失，凤凰城失，金州失，大连湾失，岫岩失，海城失，旅顺口失，盖平失，营口失，登州失，荣城失，威海卫失，刘公岛失，海军提督丁汝昌以北洋败残兵舰降于日本，于是中国海陆兵力遂尽。兹请更将李鸿章生平最注意经营之海军，重列表，以志末路之感：

经远	铁甲船	沉	黄海
致远	钢甲船	同	同
超勇	同	同	同
扬威	同	火	同
捷顺	水雷船	夺	大连湾
失名	同	沉	旅顺口外
操江	木质炮船	夺	丰岛冲
来远	铁甲船	沉	威海卫
威远	练习船	同	同
福龙	水雷船	夺	刘公岛外
靖远	钢甲船	沉	同
定远	铁甲船	降	刘公岛中
镇远	同	同	同
平远	同	同	同
济远	钢甲船	同	同
威远	木质船	同	同

其余尚有康济湄云之木质小兵船，镇北镇边镇西船中之四蚊子船，又水雷船五，炮船三，凡刘公岛湾内或伤或完之船，大小二十三艘，悉为日有。其中复有广东水师之“广甲”、“广丙”、“广乙”三船，或沉或降。自兹以往，而北洋海面数千里，几乎无有中国之帆影轮声矣。

当中日战事之际，李鸿章以一身为万矢之的，几于身无完肤，人皆欲杀。平心论之，李鸿章诚有不能辞其咎者。其始误劝朝鲜与外国立约，昧于公法，咎一。既许立约，默认其自主，而复以兵干涉其内乱，授人口实，咎二。日本既调兵，势固有进无退，而不察先机，辄欲倚赖他国调停，致误时日，咎三。聂士成请乘日军未集之时，以兵直抵韩城以剿敌，而不能用，咎四。高升事未起之前，丁汝昌请以北洋海军先鏖敌舰而不能用，遂令反客为主，敌坐大而我愈危。综其原因，皆由不欲衅自我开，以为外交之道应尔，而不知当甲午五六月间，中日早成敌国，而非友邦矣。误以交邻之道，施诸兵机，咎五。鸿章将自解曰：“量我兵力不足以敌日本，故惮于发难也。”虽然，身任北洋，整军经武二十年，何以不能一战？咎六。彼又将自解曰：“政府掣肘，经费不足也。”虽然，此不过不能扩充已耳，何以其所现有者，

如叶志超、卫汝贵诸军,素以久练著名,亦脆弱乃尔?且克减口粮,盗掠民妇之事,时有所闻,乃纪律而无之也。咎七。枪或苦窳,弹或赝物,弹不对枪,药不随械,谓从前管军械局之人皆廉明,谁能信之?咎八。平壤之役,军无统帅,此兵家所忌,李乃蹈之,咎九。始终坐待敌攻,致于人而不能致人,畏敌如虎,咎十。海军不知用快船快炮,咎十一。旅顺天险,西人谓以数百兵守之,粮食苟足,三年不能破,乃委之于所亲昵阘冗恇怯之人,闻风先遁,咎十二。此皆可以为李鸿章罪者。若夫甲午九、十月以后,则群犬狂吠,筑室道谋,号令不出自一人,则责备自不得归于一点。若尽以为李鸿章咎,李固不任受也。

又岂惟不任受而已。吾见彼责李罪李者,其可责可罪,更倍蓰于李而未有已也。是役将帅无一人不辱国,不待言矣。然比较于百步五十步之间,则海军优于陆军,李鸿章部下之陆军,又较优于他军也。海军大东沟一役,彼此鏖战,五点余钟,西人观战者,咸啧啧称赞焉。虽其中有如方伯谦之败类(或谓伯谦实为救火保船,海军兵机当尔云),然余船之力斗者,固可以相偿,即敌军亦起敬也。故日本是役,惟海军有敌手,而陆军无敌手。及刘公岛一役,食尽援绝,降敌以全生灵,身殉以全大节。盖前后死难者,邓世昌、林泰增、丁汝昌、刘步蟾、张文宜,虽其死所不同,而咸有男儿之概,君子愍之。诸人者,皆北洋海军最要之人物也。以视陆军之全无心肝者,何如也?陆军不忍道矣。然平壤之役,犹有左宝贵、马玉昆等一二日之剧战,是李鸿章部下之人也,敌军死伤相当云。其后欲恢复金州、海城、凤凰城等处,及防御盖平前后几度,皆曾有与日本苦战之事,虽不能胜,然固已尽力矣。主之者实宋庆,亦李鸿章旧部也。是固不足以偿叶志超、卫汝贵、黄仕林、赵怀业、龚照玙等之罪乎?虽然,以比诸吴大澄之出劝降告示,未交锋而全军崩溃者何如,以视刘坤一之奉命专征,逗留数月不发者何如。是故谓中国全国军旅皆腐败可也,徒归罪于李鸿章之淮军不可也。而当时盈廷虚骄之气,若以为一杀李鸿章,则万事皆了,而彼峨冠博带,指天画地者,遂可以气吞东海,舌撼三山,盖湘人之气概,尤咻咻焉。此用湘军之议,所由起也。乃观其结局,岂惟无以过淮军而已,又更甚焉。噫,可以愧矣。吾之为此言,非欲为淮军与李鸿章作冤词也。吾于中日之役,固一毫不能为李恕也。然特恶夫虚骄嚣张之徒,毫无责任,而立于他人之背后,摭其短长,以为快谈,而迄未尝思所以易彼之道,盖此辈实亡国之利器也。李固可责,而彼辈又岂能责李之人哉!

是役也,李鸿章之失机者固多,即不失机而亦必无可以幸胜之理。盖十九世纪下半纪以来,各国之战争,其胜负皆可于未战前决之,何也?世运愈进于文明,则优胜劣败之公例愈确定。实力之所在,即胜利之所在,有丝毫不能假借者焉。无论政治、学术、商务,莫不皆然,而兵事其一端也。日本三十年来,刻意经营,上下一心,以成节制敢死之劲旅,孤注一掷,以向于我。岂无所自信,而敢乃尔耶?故及其败,然后知其所以败之由,是愚人也。乃或及其败而犹不知其致败之由,是死人也。然则徒罪李鸿章一人,乌乎可哉?

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已。乃至最可笑者,刘公岛降舰之役。当事者致书日军,求放还"广丙"一舰,书中谓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云。各国闻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也。若是乎,日本果真与李鸿章一人战也。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自是而李鸿章兵事上之声誉终,而外交上之困难起。

第八章　外交家之李鸿章上

天津教案　法越之役　中日天津条约　议和日本　停战条约及遇刺　中日和约及其功罪

李鸿章之负重望于外国也以外交,李鸿章之负重谤于中国也亦以外交。要之李鸿章之生涯,半属外交之生涯也。欲断定其功罪,不可不以外交为最大之公案。故于此事特留意焉。

李鸿章办外交,以天津教案为首。时值发捻初平,内忧甫弭,无端而有津民戕教焚法国领事馆之事起。同治九年,法人借端要挟,联英美以迫政府,其欲甚奢。曾国藩方任直隶总督,深察此事之曲在我,而列国蹊田夺牛手段,又非可以颟顸对付也。乃曲意弥缝,镇压津民。正法八人,议罪二十余人,而法人之心犹未餍,必欲重索赔款。且将天津知府、知县置诸重典。国藩外之应付西人,已极竭蹶,而内之又为京师顽固党所掊击,呼为卖国贼(京师湖广会馆将国藩匾额拔除摧烧,即此时也)。白简纷纭,举国欲杀。于是通商大臣崇厚,恐事决裂,请免国藩,而以鸿章代之,明诏敦促赴任。是为李鸿章当外交冲要之滥觞,实同治九年八月也。

彼时之李鸿章,殆天之骄子乎,顺风张帆,一日千里,天若别设一位置以为其功名之地。当其甫受任督直隶也,普法之战顿起,法人仓皇自救,不复他及。而欧美各国,亦复奔走相顾,且汗且喘,以研究西方之大问题,而此东方小问题,几莫或措意。于是天津教案,遂销沉于若有若无之间。中国当时之人,无一知有世界大局者,以普法一役,如此惊天动地之大事,固咸熟视无睹,以为是李鸿章之声望韬略,过于曾国藩万万也。于是鸿章之声价顿增。

天津教案以后,日本战事以前,李鸿章所办交涉事件以十数,而其关系最重者,为法国安南之役、日本朝鲜之役。光绪八年,法国有事于安南,耽耽逐逐,思大

有所逞。与中国既定约，而复借端毁弃之，于是中法战事开。法水师提督格鲁比预定战略，其海军先夺海南，次踞台湾，直捣福州，歼我舰队。其陆军则自越之东京，出略云南、贵州。如是则水陆两者，必大有所获，将来东方权力，可以与英国争衡。于是格鲁比一面电达本国，请给军需，并增派军队；一面乘福州之无备，轰我船厂，坏我兵船；一面以陆军迫东京。当时南方之天地，大有风云惨淡之观。李鸿章乃行伐谋、伐交之策，思嗾英德以牵制法人。时曾纪泽方充英使，受命办此事，虽未能成，而法政府因之有所顾忌。增兵筹饷之案，在议院否决。格鲁比时方攻台湾之淡水不能下，安南之陆兵，又为黑旗所持，不得行其志，忽接此案否决之报，大愤几死。法人乃请和于我。李鸿章此役以后，其外交手段，始为欧人所注视矣。

当法事之方殷也，朝鲜京城，又有袭击日本使馆之事。盖华兵、韩兵皆预有谋焉。朝鲜之为藩属为自主，久已抗议于中日两国间，轇轕未定。日本乘我多事之际，派伊藤博文来华交涉，及方到而法人和局已就。李鸿章本有一种自大之气，今见虎狼之法，尚且帖耳就范，蕞尔日本，其何能为？故于伊藤之来也，傲然以临之。彼伊藤于张邵议和之时，私语伍廷芳，谓前在天津，见李中堂之尊严，至今思之犹悸。盖得意时泄宿憾之言也。伊藤此行，亦不能得志。仅约他日朝鲜有事，甲国派兵往，须先照会乙国而已，所谓天津条约者是也。虽然，此约竟为后此中日开衅之引线矣。

李鸿章对朝鲜之外交种种失策，前章已言之矣。然因此之故，天津条约，遂至变为马关条约。呜呼！庄生有言：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善奕者每于至闲之著，断断不肯放过。后有当此局者，可无慎欤！战事至甲午之冬，中国舍求和外，更无长策。正月，乃派张荫桓、邵友濂讲于日本。日本以其人微言轻也，拒不纳。乃更派李鸿章，二月遂行，随带参赞李经方等，以二十四日抵马关，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开议。翌日首议停战条件。日本首提议以大沽、天津、山海关三处为质。辩论移时，不肯少让。乃更议暂搁停战之议，即便议和。伊藤言既若尔，则须将停战之节略撤回，以后不许再提及。彼此磋磨未决。及二十八日，第三次会议，归途中突遇刺客，以枪击鸿中左颧，枪子深入左目下，一晕几绝。日官闻警，来问状者络绎不绝。伊藤、陆奥亦躬诣慰问，谢罪甚恭，忧形于色。日皇及举国臣民，同深震悼。遂允将中国前提出之停战节略押画。口舌所不能争者，借一枪子之伤而得之。于是议和前一节，略有端倪。当遇刺之初，日皇遣御医、军医来视疾，众医皆谓取出枪子，创乃可瘳。但虽静养多日，不劳心力云。鸿章慨然曰："国步艰难，和局之战，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宁死无割。"刺之明日，或见血满袍服，言曰，此血所以报国也。鸿章潸然曰："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其慷慨中愤之气，君子敬之。

遇刺后奉旨慰劳，并派李经方为全权大臣，而李鸿章实一切自行裁断。虽创剧偃卧，犹口授事机，群医苦之。三月初七日，伊藤等将所拟和约底稿交来。甫一日，李备复文，将原约综其大纲，分四款：一朝鲜自主，二让地，三兵费，四通商权利。除第一朝鲜自主外，余皆极力驳议。十五日，复另拟一约底送去，即拟请赔兵费一万万两，划奉天南四厅县地方等。日本亦条条驳斥。十六日，伊藤等又备一改定约稿寄来，较前稍轻减，即马关条约大概也。是日鸿章创已愈，复至春帆楼，与日本全权大臣面议，刻意磋磨，毫无让步，惟有声明若能于三年内还清偿款，则一律免息，及威海卫驻兵费减一半耳。

观李鸿章此次议和情状，殆如春秋齐国佐之使于晋。一八七〇年法爹亚士之使于普，当戎马压境之际，为忍气吞声之言，旁观犹为酸心，况鸿章历其境者。回视十年前天津定约时之意气，殆如昨梦。嗟乎，应龙入井，蝼蚁困人，老骥在枥，驽骀目笑，天下气短之事，孰有过此者耶！当此之际，虽有苏张之辩，无所用其谋，虽有贲育之力，无所用其勇，舍卑词乞怜外，更有何术？或者以和议之速成为李鸿章功，固非也。虽无鸿章，日本亦未有不和者也。而或者因是而丛诟于李之一身，以为是秦桧也，张邦昌也，则盍思使彼辈处李之地位，其结局又将何如矣？要之李之此役，无功焉，亦无罪焉，其外交手段，亦复英雄无用武之地。平心论之，则李之误国在前章所列失机之十二事，而此和议不过十二事之结果，无庸置论者也。

第九章　外交家之李鸿章下

三国代索辽东　中俄密约　李鸿章历聘欧洲　任外交官时代　胶州之役　旅顺大连威海广州九龙之役　李鸿章出总署

十九世纪之末，有中东一役，犹十八世纪之末，有法国革命也。法国革命，开出十九世纪之欧罗巴，中东一役，开出二十世纪之亚细亚，譬犹红日将出，鸡乃先鸣，风雨欲来，月乃先晕，有识者所能预知也。当中日未战以前，欧人与华人之关系，不过传教、通商二事。及战后数年间，而其关系之紧密，视前者骤增数倍。至今日则中国之一举一动，皆如与欧人同体相属，欲分而不能分矣。此其故，由于内治之失政者半，由于外交之无谋者亦半。君子读十年来中外交涉史，不禁反面掩袖泪涔涔下也。战事之前，中国先求调停于英俄，此实导人以干涉之渐也。其时日人屡言：东方之事，愿我东方两国自了之，无为使他国参于其间。顾我政府蓄愤已甚，不能受也，惟欲嗾欧人以力胁日本。俄使回言，俄必出力，然今尚非其时。盖其处心积虑，相机以逞，固早有成算矣。乙未三月，李鸿章将使日本，先有所商于各国公使。俄使喀希尼曰："吾俄能以大力拒日本，保全中国疆土，惟中国必须以军防上及铁路交通上之

利便，以为报酬。”李乃与喀希尼私相约束，盖在俄使馆密议者数日夜云。欧力东渐之机，盖伏于是。

案：当时，中国人欲借欧力以拒日者，不独李鸿章而已，他人殆有甚焉。张之洞时署江督，电奏争和议曰：“若以赂倭者转而赂俄，所失不及其半，即可转败为胜。恳请饬总督及出使大臣，与俄国商订密约，如肯助我攻倭，胁尽废全约，即酌量画分新疆之地以酬之，许以推广商务。如英肯助我，报酬亦同”云云。当时所谓外交家者，其眼光手段，大率类是。可叹！

马关定约，未及一月，而俄国遂有与德、法合议，逼日本还我辽东之事。俄人代我取辽，非为我计，自为计也。彼其视此地为己之势力范围，匪伊朝夕，故决不欲令日本得鼾睡于其卧榻之侧也。故使我以三十兆两，代彼购还辽东于日本之手，先市大恩于我，然后徐收其成。俄人外交手段之巧，真不可思议。而李鸿章一生误国之咎，盖未有大于是者。李鸿章外交之历史，实失败之历史也。还辽事毕，喀希尼即欲将前此与李私约者，提出作为公文，以要求于总署。值物议沸腾，皇上大怒，鸿章罢职，入阁闲居，于是暂缓其请，以待时机。丙申春间，有俄皇加冕之事，各国皆派头等公使往贺，中国亦循例派遣。以王之春尝充唁使，故贺使即便派之。喀希尼乃抗言曰：“皇帝加冕，俄国最重之礼也，故从事斯役者，必国中最著名之人，有声誉于列国者方可。王之春人微言轻，不足当此责，可胜任者，独李中堂耳。”于是乃改派李为头等公使。喀希尼复一面贿通太后，甘诱威迫，谓还辽之义举，必须报酬，请假李鸿章以全权，议论此事。而李鸿章请训时，太后召见至半日之久。一切联俄密谋，遂以大定。李鸿章抵俄京圣彼得堡，遂与俄政府开议。喀希尼所拟草约底稿，及加冕之期已近，往俄旧都莫斯科，遂将议定书画押。当其开议也，俄人避外国之注目，不与外务大臣开议，而使户部大臣当其冲。遂于煌煌巨典，万宾齐集之时，行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而此关系地球全局之事，遂不数日而取决于樽俎之间矣。俄人外交手段之剽悍迅疾，真可羡可畏哉！时丙申四月也。

密约之事，其办订极为秘密，自中俄两国当事之数人外，几于无一知者。乃上海《字林西报》，竟于李鸿章历聘未归之时，得其密约原文，译录以登报上。盖闻以重金购之于内监云。

中俄密约以前为一局面，盖近年以来列国之所以取中国者，全属新法：一曰借租地方也，二曰某地不许让与他国也，三曰代造铁路也。而其端皆自此密约启之。其第九条借租胶州湾，即后此胶、威、广、旅、大之嚆矢也。其第十条旅顺、大连不许让与他人，即各国势力范围之滥觞也。而铁路一端，断送祖宗发祥之地，速西伯利亚大路之成，开各国觊觎纷争之渐者，固无论矣。呜呼！牵一发，动全身，合九州，铸大错，吾于此举，不能为李鸿章恕焉矣。

或曰：此约由太后主之，督办军务处王大臣赞之，非鸿章本意云。虽然，莫斯科草约，定于谁氏之手乎？此固万无能为讳者也。自此约原文既登报章后，各国报馆，电书纷驰，疑信参半，无论政府民间，莫不惊心动色。鸿章游历欧洲时，各国交相诘问，惟一味支吾搪塞而已。其年七月，莫斯科画押之草约达北京，喀希尼直持之以与总署交涉。皇上与总署皆不知有此事，愕怒异常，坚不肯允。喀希尼复贿通太后，甘言法语，诱胁万端。太后乃严责皇上，直命交督办军务处速办，不经由总理衙门。西历九月三十日，皇上挥泪批准密约。

李鸿章之贺俄加冕也，兼历聘欧洲，皆不过交际之常仪。若其有关于交涉者，则定密约与议增税两事而已。中国旧税，则凡进口货物，值百抽五。此次以赔款之故，欲增至值百抽七五。首商诸俄国，俄允之。次商诸德、法，德、法云待英国取进止。既至英与宰相沙士勃雷提议，其时英与中国之感情甚冷落，且以中俄密约之故，深有疑于李鸿章，沙氏乃托言待商诸上海各处商人辞焉，此事遂无所成。

李之历聘也，各国待之有加礼，德人尤甚。盖以为此行，必将大购船炮枪弹，与夫种种通商之大利，皆于是乎在。及李之去，一无所购，欧人盖大失望云。李之至德也，访俾斯麦，其至英也，访格兰斯顿，咸相见甚欢，皆十九世纪世界之巨人也。八月，鸿章自美洲归国。九月十八日，奉旨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自兹以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七月，实为李鸿章专任外交时代，而此时代中，则德据胶州，俄据旅顺口、大连湾，英据威海卫、九龙，法据广州湾，实中国外交最多事最危险之时代也。

还辽之役，倡之者俄，而赞之者德、法也。俄人既结密约，得绝大无限之权利于北方，踌躇满志。法人亦于光绪二十二年春夏间，得滇、缅、越间之瓯脱地，又得广西镇南关至龙州之铁路。惟德国则寂寂未有所闻。二十三年春，德使向总理衙门索福建之金门岛，峻拒不许。至十月而胶州之事起。

是役也，德国之横逆无道，人人共见。虽然，中国外交官，固有不得辞其咎者。夫始而无所倚赖于人，则亦已耳，既有倚赖，则固不得不酬之。能一切不酬，则亦已矣，既酬甲酬乙，则丙亦宜有以酬之。三国还辽，而惟德向隅，安有不激其愤而速其变者？不特此也，中俄密约中声明将胶州湾借与俄人，是俄人所得权利，不徒在东三省，而直侵入山东也。方今列国竞争，优胜劣败之时，他国能无妒之？是德国所以出此横逆无道之举者，亦中国有以逼之使然也。岁十月，曹州教案起，德教士被害者二人。德人闻报，即日以兵船闯进胶州湾，拔华帜，树德帜，总兵章高元掳焉。警报达总署，与德使开议，德使海靖惟威吓恐喝，所有哀乞婉商者，一切拒绝。欲乞援他国，无一仗义责言为我讼直者。迁延至两月有余，乃将所要挟六事，忍气吞声，一一允许，即将胶澳附近方百里之地，租与德国九十九年，山东全省铁路矿务归德国承办等事是也。

胶事方了，旋有一重大之波澜起焉。初，李鸿章之

定马关条约也，约以三年内若能清还，则一概免息，而前者所纳之息，亦以还我，又可省威海卫戍兵四年之费，共节省得银二千三百二十五万两。至是三年之期限将满，政府欲了此公案，议续借款于外国。二十三年十一月，俄人议承借此项，而求在北方诸省设铁路及罢斥总税务司赫德二事。英人闻之，立与对抗，亦欲承借此项，利息较轻，而所要求者：一、监督中国财政；二、自缅甸通铁路于扬子江畔；三、扬子江一带，不许让与他国；四、开大连湾为通商口岸；五、推广内地商务；六、各通商口岸皆免厘金。时总理衙门欲诺之，俄法两国，忽大反对，谓：若借英国款，是破列国均势之局也。日以强暴之言胁总署，总署之人，不胜其苦。正月，乃回绝各国，一概不借。而与日本商议，欲延期二十年摊还，冀稍纾此急难，不意日本竟不允许。当此之时，山穷水尽，进退无路，乃以赫德之周旋，借汇丰银行、德华银行款一千六百万磅，吃亏甚重，仅了此局。

胶州湾本为中俄密约圈内之地，今德国忽攫诸其怀而夺之，俄人之愤愤，既已甚矣，又遇有英、德阻俄借款一事，俄人暴怒益烈。于是光绪二十四年正二月间，俄国索旅顺、大连湾之事起。李鸿章为亲订密约之人，欲辨无可辨，欲诿无可诿，卒乃与俄使巴布罗福新结一约。将旅顺口、大连湾两处及邻近相连之海面租与俄国，以二十五年为期，并准俄人筑铁路从营口、鸭绿江中间接至滨海方便之处。

俄人既据旅顺、大连。英国借口于均势之局，遂索威海卫。时日本之赔款方清，戍兵方退，英人援俄例借租此港，二十五年为期，其条约一依旅顺、大连故事。时李鸿章与英使反复辨难，英使斥之曰："君但诉诸俄使，勿诉诸我！俄使干休，我立干休。"李无词以对焉，狼狈之情，可悯可叹。所承其半点哀怜者，惟约他日中国若重兴海军，可借威海卫泊船之一事而已。

至是，而中国割地之举，殆如司空见惯浑闲事矣。当俄、法与英为借款事冲突也，法人借俄之力要求广州湾，将以在南方为海军根据地。其时英国方迫我政府，开西江一带通商口岸，将以垄断利权。法人见事急，乃效德国故智，竟闯入广州湾，而后议借租之，以九十九年为期，中国无拒之之力，遂允所请。

英国又援均势之说，请租借九龙以相抵制，其期亦九十九年。定议画押之前一日，李鸿章与英使窦纳乐抗论激烈，李曰："虽租九龙，不得筑炮台于其山上。"英使愤然拍案曰："无多言。我国之请此地，为贵国让广州湾于法，以危我香港也。若公能废广州湾之约，则我之议亦立刻撤回。"鸿章吞声饮泪而已，时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七日也。

至五月间，尚有英俄激争之一事起，即芦汉铁路与牛庄铁路事件是也。初盛宣怀承办芦汉铁路，于二十三年三月，与比利时某公司订定借款，约以本年西正月交第一次。及德占胶州后，该公司忽渝前盟，谓非改约，则款无所出。盛宣怀与李鸿章、张之洞等，商另与结约。而新结之约，不过以比利时公司为傀儡，而实权全在华俄银行之手。华俄银行者，实不啻俄国政府银行也。以此约之故，而黄河以北之地，将尽入俄国主权之内，而俄人西伯利亚之铁路，将以彼得堡为起点，以汉口为终点矣。英人大妒之，乃提议山海关至牛庄之铁路，归英国承办，将以横断俄国之项路。俄公使到总署，大争拒之。英俄两国，几于开战，间不容发，而皆以中国政府为磨心，万种难题，集于外交官数人之身。其时皇上方亲裁大政，百废俱举，深恨李鸿章以联俄误国，乃以七月二十四日诏鸿章，毋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于时，外交之风浪暂息，而李鸿章任外交官之生涯亦终矣。

案：义和团时代李鸿章之外交于第十一章论之。

西人之论曰："李鸿章大手段之外交家也"，或曰："李鸿章小狡狯之外交家也。"夫手段狡狯，非外交家之恶德。各国并立，生存竞争，惟利是视。故西哲常言：个人有道德，而国家无道德。试观列国之所称大外交家者，孰不以手段狡狯得名哉？虽然，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者，又非平时而结之，不过临时而嗾之。盖有一种《战国策》之思想横于胸中焉。观其于法、越之役，则欲嗾英、德以制法；于中、日之役，则欲嗾俄、英以制日；于胶州之役，则又欲嗾俄、英、法以制德。卒之未尝一收其效，而往往因此之故，所失滋多。胶州、旅顺、大连、威海、广州湾、九龙之事，不得不谓此政策为之厉阶也。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泰西外交家，亦尝汲汲焉与他国联盟，然必我有可以自立之道，然后可以致人，而不致于人者。今日之中国，而言联某国联某国，无论人未必联我，即使联我，亦不啻为其国之奴隶而已矣，鱼肉而已矣。李鸿章岂其未知此耶？吾意其亦知之，而无他道以易之也。要之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以中国今日之国势，虽才十倍于李鸿章者，其对外之策，固不得不隐忍迁就于一时也，此吾所以深为李鸿章怜也。虽然，李鸿章于他役，吾未见其能用手段焉。独中俄密约，则其对日本用手段之结果也。以此手段，而造出后此种种之困难，自作之而自受之，吾又何怜哉！

案：胶州以后诸役，其责任不专在李鸿章，盖恭亲王、张荫桓皆总理衙门重要之人，与李分任其咎者也。读者不可不知。

第十章　投闲时代之李鸿章

日本议和后入阁办事
巡察河工两广总督

自同治元年以迄光绪二十七年，凡四十年间，李鸿章无一日不在要津。其可称为闲散时代者，则乙未三月至丙申三月间，凡一年；戊戌八月至庚子八月间，凡

两年而已。戊庚之间，鸿章奉命治河，旋授商务大臣，总督两广。在他人则为最优之差，而按之李鸿章一生历史，不得不谓为投闲也。其闲之又闲者，为乙丙之间。入阁办事，及戊戌八月至十一月退出总理衙门，无可论述。至其治河、治粤，固亦有异于常人者焉。附论及之，亦作史者之责任也。中国黄河，号称难治，数千年政论家，皆以之为一大问题。使非以西人治密西西比河之法治之，则决不可以断其害而收其利。当戊戌八月以后，李鸿章方无可位置，于是政府以此役任之。此亦可为河防史上添一段小小公案也。今录其奏议，所用比国工程师卢法尔勘河情形，原稿如下：

一、雒口至盐窝沿河情形：

河身：黄河自河南龙门口改道以来，水性趋下，由北而东，奔流山东，入大清河，遂取道入海。其始东奔西突，人力难施。至两年以后，河流已定，方筑堤岸。河流曲折，其堤岸亦因之而曲折，迨河流变迁，堤岸不能俱随之变迁。临水远近不等，然堤岸全无保护，任水漂刷。现在小水，河面约宽九十丈至一百五十丈，河底则深浅不一。有河面宽处，水深仅四、五尺，不便行船者。有河面忽窄，水深至三丈者。河流朝夕改道，旋左旋右。临流之岸，即为冲刷，至流缓之处，又淤为滩。官民则任水所为，向无善策，惟于险处救急，决处补苴。而沿河常见岸土，于四五尺高处，塌陷入水。际此隆冬，水小流缓，尚且如此，化冻之后，大泛之时，水大流急，更当如何？下游低岸如此，上游土山一带，不问可知。无怪黄河泥沙之多，为五大洲河流之最也。大汛时堤内沙滩，全无漫淹，因河底浅深不一，河身亦俯仰不一，故流水速率，处处不同。且下游之地极平，每里高低，不逾五寸，河流甚缓，容水之地，日益以隘，淤垫日高。年复一年，险上加险。职此之故，堤外之地，较堤内之滩，有低一尺者，有低至七尺、八尺者。监工路过杨史道口时，曾将河面测量，计水面宽一百三十八丈河底最深二丈三尺，流水速率，一秒钟约四尺。按此推算，每秒钟过水之数，约五万七千四百五十六立方尺，容水面积，约一万三千六百八十方尺。又在盐窝上游测量，计此处水面，仅宽一百零二丈，河底最深一丈二尺，容水面积，约九千一百八十方尺。斯时杨史道口，尚未合龙，大溜半归决口，不走盐窝。理合声明，至盛涨时，过水数目，言人人殊。按照两处地方文武官员所指示水志，计杨史道口，容水面积，应系三万六千一百八十方尺，盐窝容水面积，应在二万四千四百八十方尺。因大小速率，无从探询，致过水之数，不能核计，然不知过水之数，断难定河面宽窄，堤岸远近之数也。计自雒口至盐窝，约三百七十里。

民埝：滨河之堤，谓之民埝，系民所修，官所守，为现时束水最要之堤也。民埝距水，远近不等，有即在水滨者，有离水至三四里者。当时修造，任意为之，并无定理，甚至其弯曲有令人不可解者。其高低厚薄，亦各处互异，有高于现时水面九尺者、有高至一丈五尺者，高逾沙滩五尺至八尺不等，高逾堤外之地，亦九尺至一丈五尺不等。其堤顶有宽二丈四尺者，有宽三丈六尺者，新筑之埝则较厚，忽高忽低，忽厚忽薄。其收坡亦斜直不同，良可异也。看守民埝，未甚周密，为水挖刷之处颇多，并无随时修理，积年累月，不至于决陷者几希。民埝皆以极松淤土为之，并无焦泥，入地不深；即有焦泥，不难挑取。埝顶可行大车、坐车、手车，轨道甚深，过路处或缘坡而上下，或截堤而低之。堤上筑盖民居，并不加宽培厚。凡此皆易损。查泰西各国堤工，坡上种青草，不惮讲求，不惜巨费，盖草根最能护堤也。此处之堤，都不种草。一、二处偶尔有草，亦为民芟除净尽，甚至连根拔起，据云系取以烧锅，或喂牲口。殊不知无草则堤难保，堤难保则水患不旋踵矣。愚民不思，甚属可嗤。耙草之器，最能损堤，应悬厉禁，不准行用，此亦保堤之一道。盖草既拔去，堤复耙松，大风一起，堤土飞扬，堤顶遂逐渐而低，堤身亦逐渐而薄，此器为害，不亦大哉！沿河之堤有种柳已成荫者，有初栽仅盈尺者。柳根最能固堤，应于沿河堤岸，一律遍栽，设法保护，不准攀折。并行种藤，更为坚实。柳条、藤条，俱可编埽，其质较诸秸料坚固远甚，且可随处就近取材，毋须更出资采买。一举两得，莫妙于此，何惮而不为之耶？

大堤：大堤系公家所修。距民埝甚远，而远近处处不同，且多弯曲，殊不可解。现在此堤，虽有如无，大不可恃。堤上民居，鳞次栉比，全成村落，即取堤土以筑其居，致堤残缺不全。且过路之处，切与地平，竟成大口。堤上坡上，亦多种麦，颇能损堤，盛涨时民埝倘决，大堤未有不溃者也。该堤宽处，其顶尚有三丈六尺，高一丈二尺至一丈六尺不等，然完整者绝少。闻杨史道口大堤民埝竟能走溜入小清河淹溺村落，贻害居民者，良以大堤旧日未修，使水有隙可乘耳。询诸河官，何以大堤之口不堵？据答“百姓不愿，今若修大堤，则千余村之居民，必环起而攻”等语。可见修大堤非特无益，且不洽舆情也。大堤之外，居民甚多，有数百十户成村者，有四五家自立门户者。或筑围堤自护，或建高阜而居，大抵皆预作防水之计。村外周围之地，颇属膏腴，居民即以之耕耘，以供俸啄。此外尚有斜堤拦坝，皆以保此村田者也，然残废亦与大堤同，若民埝出险，不足恃也。

险工：沿河一带，险工最多。凡顶冲之处，或已决之处，皆有工程。其工程磨盘埽居多以秸料复土，层垒为之，形如磨盘。或紧贴于岸，或接连于堤，其形势纷歧不一，即高低厚薄，亦每埽不同。每埽错落参差，绝不相连，中仍走水，以使三面受敌。不知何意？鄙见数埽应一气呵成，不存罅隙，既省料土，更形坚固。且料埽入水，削如壁立，不作斜坡，适足以当冲，不能使水滑过，似非得法。至秸料亦非经久之物，因其中有心，质如灯草，最能吸水，使料易于腐烂，料烂则与沙土同，毫无劲力矣。监工曾见旧埽数处，虽形势相连，而根基已坏，一经盛涨，必即漂流，民埝定为所累。或云秸料为本地土产，用广价廉，舍此别无他料。诚能如监工前篇

所言，多种藤柳，数年之后，便可足用，更毋须以巨万金钱，造此不经久之事。或又云料埽原以挑水，一两年后，水已收道，料埽虽烂，亦复何虑。监工殊不谓然，若不改弦更张，恐抢险不过养疽耳。为今之计，虽无他料可用，其埽工应先行改式。傍岸者使之联成一片，作斜坡入水，以导其流，并须多用木桩，牵连于岸，以坚固麻绳系之，其护埽所抛之石，亦宜加粗加多，位置得法，方可御冲刷之力。监工曾见有以石块排于埽上者，镇压秸料，不使为风吹去，抑何可笑。此外尚有石堤，如北镇一带，尚称稳固。而盐窝石堤，则已根底全虚，所未及坍记者，赖尚有石灰粘凑，然不能久矣。

一、盐窝至海口尾闾情形。

黄河尾闾：已由盐窝改道三次。首次向东北，由铁门关入海。二次向东，由韩家垣入海。三次向东南，由丝网口入海。今仅将三处情形，次第言之，尚有新挑引河一条，亦并论及。

铁门关海口：此系大清河尾闾。黄河改道由东以来，由此入海，历三十余年，至韩家垣决口，舍东北而向正东。今铁门关一道，前半已淤垫甚高，河身成为平地，莫可辨识。左右两堤，尽成村落。铁门关以下，堤已尽矣，一派黄沙，地极瘠苦。约距铁门关下游八里，河形复见，有水直通于海。河边之地，虽系沙滩，而沙下不深，便有泥土。河中之水，平时约深二尺，大潮可涨至三四尺，可至萧神庙。若东北风大作，可增至五、六尺不等，由三沟子起，有船只可以出海，往来烟台。此次因河冻地潮，不能出海察勘，仅至三沟子以下十里，满地苇草，大潮所经，遂返辔不复前进。据土人言，往下八里，已见寻常潮汐，再往下十二里，便为海滨。海口有拦门沙，潮退时，仅深二尺，此沙共长宽若干，未曾履勘，揣度必不甚小。计自盐窝自铁门关海口约一百一十里。

韩家垣海口：自韩家垣决口，黄河尾闾，取道于此，垂八、九年。近复改道东南，韩家垣一带，已无黄河踪迹。惟自新萧神庙以下，距海约六十里之遥，复见河形，中亦有水，系最低之地，积水不消。闻距海约十一里，此河分为两溜，状如燕尾，然亦不深。海口亦有拦门沙，潮退时，直塞口门，不容河水泻出。此拦门沙，露出水面，宽约二里。查韩家垣一道，并未筑堤。计自盐窝至韩家垣海口，约一百里。

新挑引河：此河系于韩家垣决口之后，特于口门之下，挑挖一道，以便引水至萧神庙旧槽入海。然当时深仅四五尺，宽仅三丈，现在尚无此数，弯曲甚多。此河计长四十里，若取直共有二十五里，大约系循原有水道挑挖，节省工费之故。河底以萧神庙、韩家垣两处，挖深三尺，便有泥土，亦有泥土竟见于地面者。周围各村，均有井，深一丈一尺，即可见水，泥在水中，不甚深也。铁门关附近，有烧瓦器之窑，该处土质，概可想见。

丝网口海口：现在黄河之由此口入海，漫散地上，并无河道，小水时分为多，溜底均不深，中有沙滩正溜，水底深仅三四尺，有一两处，最深亦不过一丈。将近海口，则只有一尺四、五寸，此处水面甚宽，约有三百丈之多。闻海口并无拦门沙，想系流缓溜浅，其沙已于地上停淤，无可再送入海也。查北岭子决口之时，尚有上游三处，同时开口，故丝网口水流不猛。北岭子门之树，至今犹竖水中，古庙一座，亦巍然独立，是其明验。若谓辛庄等处房舍漂流，则系土屋不坚之故，非水力汹涌有以致之也。北岸于北岭子以下，并未设堤，惟以铁门关南堤为北岸，以护村落而已。南岸则由盐窝起，新行接筑一堤，距水约远二里。计自盐窝至丝网口，海口约九十里。

一、酌量应办治河事宜。

治河如治病，必须先察其原，欲察其原，必须先按脉理，方知其病原之所在，然后施药，不特厥疾可瘳，而且永无后患。若但按疮敷药，不问其毒发于何处，非良医之所为也。黄河在山东为患，而病原不在于山东，若只就山东治黄河，何异于按疮敷药，虽可一时止痛，而不久旧疾复作矣。盖其毒未消，其病根未拔也。夫水性犹人，初水善也，若不导之教之，性乃迁矣。天之生水，原以养人，何尝以害人。乃人不知其性，而防其迁，遂使肆为暴虐，生民昏垫，国帑虚縻，终无底止。推原其故，良因治水仅就一隅，不筹全局。今若一误再误，恐徒劳无功耳。欲求一劳永逸，宜先竟委穷原。由山东视黄河，黄河只在山东，由中国视黄河，则黄河尚有不在山东者，安知山东黄河之患，非从他处黄河而来，故就中国治黄河，黄河可治；若就山东治黄河，黄河恐终难治。请详言之：溯黄河之源，出于星宿海，取道甘肃，流入蒙古沙漠，改道多次，始至山西，已挟沙而来矣。流至陕西又与渭水汇流，其质更浊，再穿土山，向东而出，拖泥带水，直入河南，所至波靡，水益浑矣。此即黄河之病原矣，下游之病良由此。主治之宜在病原加意，盖下游停淤之沙，系从上游拖带而来，上游地高，势如建瓴，且两面有山约束之，水流极速，沙不能停。迨一过荥泽，一派平原，水力遂杀，流缓则沙停，沙停则河淤，河淤过高，水遂改道，此自然之理，证诸往事，已有明征。惟一河改道，万姓遭殃，转于沟壑，死于饥寒，从古迄今，不知凡几。而黄河则南迁北徙，畅所欲为，以开封为中心，自辟半径之路于扬子江北中间，千五百里扇形之地，任意穿越，虽齐鲁诸大峰，亦难阻制，河水所经之处，沙停滩结，民叹其鱼，防不胜防，迄无良策，补偏救弊，劳民伤财，其祸较疾病刀兵尤为猛烈。然天下无不治之水，虽非易事，尚非人力难施，其法为何？曰：求诸算学而已。

治法：夫治法岂易言哉！黄河延袤中国境内，计一万余里之长，地势之高低，河流之屈曲，水性之缓急，含沙之多少，向未详细考究，并无图表。问诸水滨，亦鲜有能答之者。今欲求治此河，有应行先办之事三：一、测量全河形势，凡河身宽窄深浅，堤岸高低厚薄，以及大水小水之浅深，均须详志；一、测绘河图，须纤悉不遗；一、分段派人，查看水性，较量水力，记载水志，考求沙数，并随时查验水力若干，停沙若干，凡水性沙性，偶

有变迁,必须详为记出,以资参考。以上三事,皆极精细而最关紧要者,非此无以知河水之性,无以定应办之工,无以导河之流,无以容水之涨,无以防患之生也。此三事未办,所有工程,终难得当,即可稍纾目前,不旋踵而前功尽隳矣。若测绘既详,考究复审,全局在握,便可参酌应办工程,以垂久远。犹须各省黄河,统归一官节制,方能一律保护,永无后患。但照此办理,经费必巨,然欲使一劳永逸,宜先筹计,每年养河之费若干,堵筑之费若干,蠲免钱粮若干,赈济抚恤若干,财产淹没若干,民命死亡若干,并除弊后能兴利若干,积若干年,共计若干,较所费之资,孰轻孰重,孰损孰益,不至于犹豫矣。按照图志可以知某处水性地势,定其河身,由河身即可定水流之速率,不使变更,水面之高低,不使游移。凡河底之浅深,河岸之坚脆,工料之松固,均可相因,无意外之虑,此皆算学精微之理,不能以意为之。定河身最为难事,须知盛涨水高若干,其性若何,停沙于河底者几多,停沙于滩面者几多。涨之高低,速率不同,定河身须知各等速率,方能使无论高低之涨,其速率均足刷沙入海。

河形弯曲,致生险工,亦须酌改,然大非易事,非详慎推算不为功。盖裁弯取直则路近,路近则低率增,低率增则速率亦增,速率增则过水之数亦增。于盛涨时,尤宜并上下游通行筹算后,方可裁去一弯。盖裁弯能生他险,不可不虑,此亦非但凭眼力可为之事。河堤所资以束水者也。须并河身一同推算,即入水斜坡,统须坚固,以御异常盛涨,方不至误事。至堤之高低厚薄,则视土性之松实,料质之坚脆耳。至应如何造法,亦须视水线高低,水力缓急。所需材料,总以能御水为妙,不必尽用石堤,亦毋庸尽用料埽。盖土堤筑造坚实,护以柳树草片,亦足以御寻常水力。查各国护河之堤,多以土为之,并无全用石工者,但须推算合法,位置得宜,看守不懈,勿任糟蹋耳。其石堤料埽,只于险处用之。总而言之,可省者宜省,不可省者,必不宜省,然非测算精详不可。监工兹绘堤式两种,似与黄河合宜,何处应用何式,则俟临时查勘,因地制宜,非谓全河均应改用也。惟无论需用何种材料,均须采择上品者,方能坚久。大水时河流至堤根,小水时河流在两岸之中,而堤与岸均系松土,常为急流挟之以去,即化为沙,至流缓处,淤成高滩,积渐遂生危险。此固可虑,而尤可虑者,上游各土山,随时坍塌入水,流至下游,为患甚烈,应行设法保护。于过水两岸,尽筑斜坡,先护以泥,再种草片,并多栽树木,以坚实之。有险之处,则宜于岸根打桩,以树枝编成筐,以泥土填成块,再叠石为墙,或砌石为坡,并抛大石块于水底,方足以御水力。其土山两旁,亦须抛石水底,再筑石墙于其上,以阻塌陷。如此则岸土不致为水拖带,河流可以渐清,河患自然日减。此系治河应办紧要之工程。大溜应教常走河之中间,宜在何处设法,此时不能预定。大约须于弯处水底,多筑挑水坝,以导其流,挑水坝应用树枝,或用石块,则俟随时斟酌情形办理,惟秸料不能经久,且无劲力,则不可用。

减水坝亦应讲求,以防异常盛涨,宜即设在堤边。应先测量地势,察勘情形,以河流之方向,定坝口之方向。此坝须以大石并塞门德土为之。坝后所挑之河,或已有之河,应筑坚堤约束,庶所过之水,不致以邻国为壑。此河亦须宽深,不甚弯曲,且低于黄河,其河身实有容水之地,始能合用。黄河尾闾,海口高仰,复有拦门沙,致河水入海未畅,应用机器挖土船以挑挖之,然先筑海塘,再用机器,或可事半功倍。此海塘接长河堤入海,则水力益专,能将沙攻至海中深处,为海口必不可少之工程。再用机器于拦沙挖深一道,俾水力更激。可以自刷其余。此项工程,需费颇巨,然各国海口均有之,黄河何独不然?美国密西西比海口,奥国大牛白海口,前亦堵塞,今大轮船可以往来,是其明验。法国仙纳海口,前此亦有拦沙阻碍,行船最为险恶,旋经以大石填海,筑造海塘,高出大潮水两岸,塘相距九十丈。塘成之日,海口竟深至二丈,至今船只称便。比国麦司海口,亦曾兴此大工。此外尚有多处,不胜枚举。黄河延袤数省,关系国计民生极大,现时上游水至,下游不能即知,下游出险,上游事后方觉,声气不通,防范未能周密。应照永定河办法,沿河设立电线,按段通电,随时随事,报知全河官弁,俾患可预弭。此为刻不容缓之事。治河之工程,既已举行,守河之章程,亦宜厘定,俾一律恪遵,永远办理,方不致前功尽隳。查现在河防员弁,虽能克己奉公,而百姓糟蹋堤埽,挑土、砍柳、拔草诸恶习,并未广为禁止,应按定律例,严行厉禁,周密巡查,犯者惩治。堤上不准搭盖房屋,如须行车,必专筑马路之处,格外培厚,方不至于损堤。官弁随时稽查,稍有残缺不整,即为修补,如此则工程可永远完固,不致生意外之虞。黄河上游,应否建设闸坝,用以拦沙,或择大湖,用以减水,亦应考求。治河有此办法,理合声明。上游之山,应令栽种草木,以杀水势。泰西国因山水暴发,屡次为灾,饬令于源头及濒水诸山,栽种草木,水势遂杀,偶有一二处树木被人私砍,水势即复猖狂,政府严行禁止,并设官专管树木,西人重视此事,是有效验之明证。查山水暴发,其故有二:一因山上土松,不能吸水。一因山势陡峭,无以阻水。若遍种树木,则树根既能坚土,又复吸水,且可杀其势,从容而下,不至倒泻。倘山土不宜种树,亦应种草,其功虽不及树木之大,亦终胜于无。法国颁行亚尔伯诸山种树律例以来,成效已大著矣。

一、现时应办救急事宜。

前篇治河应办各事,既非旦夕之功,必俟全河详细测量,估计工料,妥筹办法,方臻美备。诚恐河流汹涌,迫不及待,亟应先办救急事宜,庶几现时灾患不生,将来治理较易。救急之事为何?曰:培修堤岸,固筑险工,并疏通尾闾而已。至于更改河形以畅其流,展缩河身以顺其性,保护堤岸以阻其倾,各工程应俟日后从容办理,此时无暇及此。培修河堤之法,前篇已详言之,毋庸再赘。惟应以埝为堤,若大堤则相距太远,有河面

过宽之患，又复残缺不整，修无可修，即修亦无益。各处险工，宜全行固筑，应派员同工察勘，估计工程。凡当冲之堤，已朽之埽，务即一律保护，其过低过薄之堤，亦应加高培厚。堤内临水之坡，应加泥一层，以种青草，并于堤根，遍栽树木，设法禁人糟蹋，此为最急之务，速办为妙。有险处之堤根，或抛石，或编坝以固之，亦须因地制宜。凡堤有所开过路之道，应即行修补，并于堤顶，筑造石子马路，以便车马往来，不至损碍。尾闾海道，最宜妥定，以铁门关、韩家垣现均淤塞，丝网口则水势散漫，并无河槽。查此项尾闾，择地者主见不一：有谓铁门关淤垫处应挑通，使水仍复旧道者；有谓宜仍由韩家垣旧道者；有谓应由十六户挑引河直至铁门关，以避盐窝险工者；有谓应由盐窝挑一直河，仍出丝网口者，有谓应于蒲台县三岔河引水入海者；有谓黄河应于大马家挑河至孔家庄，并入徒骇河，使之入海者。大马家在利津上游八里之地。查徒骇河形颇弯曲，孔家庄河面约宽九十丈，小水水面约六十丈，两岸颇高，并未筑堤，大水约离岸尚低八尺。其上游于禹城以下，全已淤塞。海口约距孔家庄七十里，并无拦沙。鄙意黄河未治之先，其水不应走徒骇河，盖恐浊流入清，即使清者亦变为浊，未免可惜。如欲酌定一处，必须于各处详细测量，品地势之高低，察流水之方向。查现在武备学堂，测量生颇具聪明，又复勤奋，四散测量，不遗余力，惜时日太促，未能详备，所绘之图，只能阅其大概。况各段河中过水之数，以及地之低率，无从查考。至引河河形，惟按海口之地甚平，引河以愈短愈直愈妙，盖河短势直，即低率可增，流水较有力也。河身则以能容盛涨为度，两堤则以能束水为度，又复格外坚固，以防冲决。大约海口所有旧河槽，以不用为妙，以旧槽形皆曲折，堤亦不周备，不如另择新地，酌量形势办理以为愈。今无论引河挑在何处，其海口必须有机器挖沙，不能恃水自刷。因河病未除，河沙未减，到处停淤之病，仍不能免，恐新挑之河，不久亦如旧日，为沙堵塞不通也。鄙意引河河形，以能容水畅流为度，庶无意外之虑。减水坝为必不可少之件，应设何处，尚未详考。有人指示济南府城下游十八里，原有滚坝之处，似可合用。监工于归途便道履勘，见此坝距黄河尚有五里，原造之意，系引济南诸山清水入黄，以助攻沙。然向未启用，坝门甚小，只有一丈四尺，又与诸河不通，若欲用之，尚须另挑引河，以通小清河。查小清河河身，仅足自容，盛涨时水已漫岸，又无河堤约束，若再将黄河灌入，势必漫浸，即济南省城，亦恐遭溺淹。鄙意如欲减水，以入徒骇河为宜，然仍须测量筹算，方可定议，惟徒骇河亦须加宽，添筑河堤，方可合用。

以上四大端，皆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是否有当，均候裁夺示遵。监工此番奉委勘河，常与司道大员，及地方官会同查勘，虽各人看法稍异，而和衷共济，为国家宣劳，为中堂效命，以国计民生为怀，作一劳永逸之想，则不约而同。盖无分中外，咸欲赞成利国利民之大功，其胸中则毫无成见也。（卢法尔）谨上。

李鸿章之督粤也，承前李瀚章、谭钟麟之后，百事废弛已极，盗贼纵横，萑苻遍地。鸿章至，风行雷厉，复就地正法之例，以峻烈忍酷行之，杀戮无算，君子病焉，然群盗慑其威名，或死或逃，地方亦赖以小安。而其最流毒于粤人者，则赌博承饷一事是也。粤中盗风之炽，其源实由赌风而来，盗未有不赌，赌未有不盗。鸿章之劝赌也，美其名曰："缉捕经费"，其意谓以抽赌之金，为治盗之用也。是何异恐民之不为盗，而以是诲之，既诲之而复诛之，君子谓其无人心矣。孟子曰："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夫不教而刑，犹谓罔民，况劝之使入于刑哉！扬汤止沸，抱薪救火，其老而悖耶？不然何晚节末路，乃为此坏道德、损名誉之业，以遗后人也？或曰：鸿章知赌风之终不可绝，不如因而用之，以救政费之急。夫淫风固未易绝，而未闻官可以设女闾；盗风未易绝，而未闻官可以设山泊。此等义理，李鸿章未必不知之，知之而复为之，则谓之全无心肝而已。

鸿章莅粤，拟行警察法于省城，盖从黄遵宪之议也，业未竟而去。粤中华洋杂处，良莠不齐，狡黠之徒，常借入教为护符，以鱼肉乡里。而天主教及其他教会之牧师，常或袒庇而纵恣之。十年以来，大吏皆阘冗无能，老朽濒死，畏洋如虎，以故其焰益张。李鸿章到粤，教民尚欲逞故技以相尝试。鸿章待其牧师等，一据正理，严明权限，不稍假借，经一二次后，无复敢以此行其奸者。噫嘻！以数十年老练之外交家，虽当大敌或不足，然此幺麽者，则诚不足以当其一嘘矣。今之地方官以办教案为畏途者，其亦太可怜耳。

鸿章之来粤也，盖朝旨以康党在海外，气势日盛，使之从事于镇压云。鸿章乃捕系海外义民之家族三人焉，无罪而孥，骚扰百姓，野蛮政体，莫此为甚。或曰：非李鸿章之意也。虽然，虎兕出柙，是谁之过？吾实不敢为李讳焉。

自中东开战至是，可谓剥极矣。

第十一章　李鸿章之末路

义和团之起　李鸿章之位置　联军和约
中俄满洲条约　李鸿章薨逝　身后恤典

李鸿章最初之授江苏巡抚也，仅有虚名，不能到任。其最后之授直隶总督也，亦仅有虚名，不能到任。造化小儿，若故为作弄于其间者然。虽然，今昔之感，使人气短矣。鸿章莅粤未一年，而有义和团之事。义和团何自起？戊戌维新之反动力也。初，今上皇帝既以新政忤太后，八月之变，六贤被害，群小竞兴，而康有为亡英伦，梁启超走日本，盈廷顽固党，本已疾外人如仇雠矣。又不知公法，以为外国将挟康、梁以谋己也，于是怨毒益甚。而北方人民，自天津教案，以至胶州割据以来，愤懑不平之气，蓄之已久，于是假狐鸣篝火之术，乘间而起。顽固党以为可借以达我目的也，利而用

之。故义和团实政府与民间之合体也，而其所向之鹄各异。民间全出于公，愚而无谋，君子怜之。政府全出于私，悖而不道，普天嫉之。使其时李鸿章而在直隶也，则此祸或可以不作，或祸作而鸿章先与袁许辈受其难皆未可知。而天偏不使难之早平，偏不令李之早死，一若特为李设一位置，使其一生历史，更成一大结果者。至六月以后，联军迫京师，于是李鸿章复拜议和全权大臣之命。当是时，为李鸿章计者曰：拥两广自立，为亚细亚洲开一新政体，上也；督兵北上，勤王剿拳，以谢万国，中也；受命入京，投身虎口，行将为顽固党所甘心，下也。虽然，第一义者，惟有非常之学识，非常之气魄，乃能行之。李鸿章非其人也。彼当四十年前方壮之时，尚且不敢有破格之举，况八十老翁，安能语此？故为此言者，非能知李鸿章之为人也。第二义近似矣。然其时广东实无一兵可用，且此举亦涉嫌疑，万一廷臣与李不相能者，加以称兵犯阙之名，是骑虎而不能下也。李之衰甚矣，方日思苟且迁就，以保全身名，斯亦非其所能及也。虽然，彼固曾熟审于第三义，而有以自择。彼知单骑入都之或有意外，故迟迟其行，彼知非破京城后，则和议必不能成，故逗留上海数月不发。

两宫既狩，和议乃始。此次和议，虽不如日本之艰险，而轇轕亦过之。鸿章此际持以镇静，徐为磋磨。幸各国有厌乱之心，朝廷有悔祸之意，遂于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定为和约十二款。

和约既定，尚有一事为李鸿章未了之债者，则俄人满洲事件是也。初，中俄密约所订，俄人有自派兵队保护东方铁路之权。至是义和团起，两国疆场之间，有违言焉。俄人即借端起衅，掠吉林、黑龙江之地，达于营口北，东方有联军之难，莫能问也。及和议开，俄人坚持此事归中俄两国另议，与都中事别为一谈，不得已许之。及列国和约定，然后满洲之问题起。李鸿章其为畏俄乎？为亲俄乎？抑别有不得已者乎？虽不可知，然其初议之约，实不啻以东三省全置俄国势力范围之下，昭昭然也。今录其文如下：

第一条　俄国交还满洲于中国，行政之事，照旧办理。

第二条　俄国留兵保护满洲铁路，俟地方平静后，并本条约之枢要四条，一概履行后，始可撤兵。

第三条　若有事变，俄国将此兵助中国镇压。

第四条　若中国（疑指满洲铁路）铁路未开通之间，中国不能驻兵于满洲。即他日或可驻兵，其数目亦须与俄国协定，且禁止输入兵器于满洲。

第五条　若地方大官处置各事，不得其宜，则须由俄国所请，将此官革职。满洲之巡察兵，须与俄国相商，定其人数，不得用外国人。

第六条　满洲、蒙古之陆军、海军，不得聘请外国人训练。

第七条　中国宜将在旅顺口之北金州之自主权抛弃之。

第八条　满洲、蒙古、新疆伊犁等处之铁路、矿山，及其他之利益，非得俄国许可，则不得让与他国。或中国自为之，亦必须经俄国允许。牛庄以外之地，不得租借与他国。

第九条　俄国所有之军事费用，一切皆由中国支出。

第十条　若满洲铁路公司，有何损害，须中国政府与该公司议定。

第十一条　现在所损害之物，中国宜为赔偿，或以全部利益，或以一部利益，以为担保。

第十二条　许中国由满洲铁路之支路修一铁路以达北京。

此草约一布，南省疆吏士民，激昂殊甚，咸飞电阻止，或开演说会，联名抗争。而英、美、日各国亦复腾其口舌，势将干涉。俄使不得已，自允让步，经数月然后改前约数事如左：

第一条　同

第二条　同

第三条　同

第四条　中国虽得置兵于满洲，其兵丁多寡，与俄国协议。俄国协定多少，中国不得反对，然仍不得输入兵器于满洲。

第五条　同

第六条　删

第七条　删

第八条　在满洲企图开矿山、修铁路，及其他何等之利益者，中国非与俄国协议，则不许将此等利益许他国臣民为之。

第九条　同

第十条　同　并追加“此乃驻扎北京之各国公使协议，而为各国所采用之方法”字样。

第十一条　同

第十二条　中国得由满洲铁路之支路修一铁路，至直隶疆界之长城而止。

至是，而李鸿章病且殆矣。鸿章以八十高年，久经患难，今当垂暮，复遭此变，忧郁积劳，已乖常度。本年以来，肝疾增剧，时有盛怒，或加病狂，及加以俄使助天为虐，恫吓催促，于邑难堪，及闻徐寿朋之死，拊心呕血，遂以大渐，以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廿七日，薨于京师之贤良寺。闻薨之前一点钟，俄使尚来催促画押云。卒之此约未定，今以付诸庆亲王王文韶。临终未尝□及家事，惟切齿曰：“可恨毓贤误国至此。”既而又长吁曰：“两宫不肯回銮。”遂瞑焉长逝，享年七十八岁。行在政府得电报，深宫震悼，翌日奉上谕：

朕钦奉懿旨。大学士、一等肃毅伯、直隶总督李鸿章，器识渊深，才猷宏远，由翰林倡率淮军，戡平发捻诸匪，厥功甚伟。朝廷特沛殊恩，晋封伯爵，翊赞纶扉。复命总督直隶，兼充北洋大臣，匡

济艰难，辑和中外，老成谋国，具有深衷。去年京师之变，特派该大学士为全权大臣，与各国使臣，妥定和约，悉合机宜。方冀大局全定，荣膺懋赏。遽闻溘逝，震悼良深。李鸿章著先行加恩，照大学士例赐恤，赏给陀罗经被，派恭亲王溥伟带领侍卫十员，前往奠醊。予谥文忠，追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入祀贤良祠，以示笃念荩臣至意。其余饰终之典，再行降旨。钦此。

其后复赏银五千两治丧。赏其子李经述以四品京堂承袭一等侯爵，李经迈以京堂候补。其余子孙，复赏有差，赐祭两坛。又命于原籍及立功省分，及京师建立专祠，地方官岁时致祭，列入祀典。朝廷所以报其勋者亦至矣。而此一代风云人物，竟随北洋舰队、津防练勇同长辞此世界、此国民。吾闻报之日，成一挽联云：

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

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

第十二章　结论

李鸿章与古今东西人物比较
李鸿章之轶事　李鸿章之人物

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虽然，其人物之位置，果何等乎？其与中外人物比较，果有若何之价值乎？试一一论列之。

第一、李鸿章与霍光。史家评霍光曰："不学无术。"吾评李鸿章，亦曰"不学无术。"然则李鸿章与霍光，果同流乎？曰，李鸿章无霍光之权位，无霍光之魄力。李鸿章谨守范围之人也，非能因于时势，行吾心之所安，而有非常之举动者也。其一生不能大行其志者以此，安足语霍光？虽然，其于普通学问，或稍过之。

第二、李鸿章与诸葛亮。李鸿章，忠臣也，儒臣也，兵家也，政治家也，外交家也。中国三代以后，具此五资格，而永为百世所钦者，莫如诸葛武侯。李鸿章所凭借过于诸葛，而得君不及之。其初起于上海也，仅以区区三城，而能奏大功于江南，创业之艰，亦略相类。后此用兵之成就，又远过之矣。然诸葛治崎岖之蜀，能使士不怀奸，民咸自励。而李鸿章数十年重臣，不能辑和国民，使为己用。诸葛之卒，仅有成都桑八百株，而鸿章以豪富闻于天下，相去何如耶？至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犬马恋主之诚，亦或仿佛之。

第三、李鸿章与郭子仪。李鸿章中兴靖乱之功，颇类郭汾阳，其福命亦不相上下。然汾阳于定难以外，更无他事，鸿章则兵事生涯，不过其终身事业之一部分耳。使易地以处，汾阳未必有以过合肥也。

第四、李鸿章与王安石。王荆公以新法为世所诟病，李鸿章以洋务为世所诟病。荆公之新法与鸿章之洋务，虽皆非完善政策，然其识见规模，决非诟之者所能及也。号称贤士大夫者，莫肯相助，且群焉哄之，掣其肘而议其后，彼乃不得不用佥壬之人以自佐，安石、鸿章之所处同也。然安石得君既专，其布画之兢兢于民事，局面宏远，有过于鸿章者。

第五、李鸿章与秦桧。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焉。法越、中日两役间，此论极盛矣。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

第六、李鸿章与曾国藩。李鸿章之与曾国藩，犹管仲之鲍叔，韩信之萧何也。不宁惟是，其一生之学行"见识"事业，无一不由国藩提撕之而玉成之。故鸿章实曾文正肘下之一人物也。曾非李所及，世人既有定评。虽然，曾文正儒者也，使以当外交之冲，其术智机警，或视李不如，未可知也。又，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而李则血气甚强，无论若何大难，皆挺然以一身当之，未曾有畏难退避之色，是亦其特长也。

第七、李鸿章与左宗棠。左李齐名于时，然左以发扬胜，李以忍耐胜。语其器量，则李殆非左所能及也。湘人之虚㤭者，尝欲奉左为守旧党魁，以与李抗。其实，两人洋务之见识，不相上下。左固非能守旧，李亦非能维新也。左文襄幸早逝十余年，故得保其时俗之名，而以此后之艰巨谤诟，尽附于李之一身。文襄福命，亦云高矣。

第八、李鸿章与李秀成。二李皆近世之人豪也。秀成忠于洪氏，鸿章忠于本朝，一封忠王，一谥文忠，皆可以当之而无愧焉。秀成之用兵、之政治、之外交，皆不让李鸿章，其一败一成则天也。故吾求诸近世，欲以两人合传，而毫无遗憾者，其惟二李乎？然秀成不杀赵景贤，礼葬王有龄。鸿章给八王而骈戮之，此事盖犹有惭德矣。

第九、李鸿章与张之洞。十年以来，与李齐名者，则张之洞也。虽然，张何足以望李之肩背。李鸿章实践之人也，张之洞浮华之人也。李鸿章最不好名，张之洞最好名。不好名故肯任劳怨，好名故常趋巧利。之洞于交涉事件，著著与鸿章为难，要其所画之策，无一非能言不能行。鸿章常与人云："不图香涛作官数十年，仍是书生之见。"此一语可以概其生平矣。至其虚㤭狭隘，残忍苛察，较之李鸿章之有常识有大量，尤相去霄壤也。

第十、李鸿章与梅特涅。奥宰相梅特涅，欧洲十九世纪第一大奸雄也。凡当国四十年，专出其狡狯之外交手段，外之以指挥全欧，内之以压制民党。十九世纪前半纪，欧洲大陆之腐败，实此人之罪居多。或谓李鸿章殆几似之，虽然，鸿章之心术，不如梅特涅之险，其才调亦不如梅特涅之雄。梅特涅知民权之利而压之，李鸿章不知民权之利而置之。梅特涅外交政策，能操纵群雄，李鸿章外交政策，不能安顿一朝鲜，此其所以不伦也。

第十一、李鸿章与俾斯麦。或有称李鸿章为东方俾斯麦者,虽然,非谀词则妄言耳。李鸿章何足以望俾士麦?以兵事论:俾士麦所胜者敌国也,李鸿章所夷者同胞也。以内政论:俾斯麦能合向来散漫之列国,而为一大联邦,李鸿章乃使庞然硕大之支那,降为二等国。以外交论,俾斯麦联奥、意而使为我用,李鸿章联俄而反堕彼谋。三者相较,其霄壤何如也?此非以成败论人也,李鸿章之学问、智术、胆力,无一能如俾斯麦者,其成就之不能如彼,实优胜劣败之公例然也。虽李之际遇或不及俾,至其凭借,则有过之。人各有所难,非胜其难,则不足为英雄。李自诉其所处之难,而不知俾亦有俾之难,非李所能喻也。使二人易地以居,吾知其成败之数,亦若已是耳。故持东李西俾之论者,是重诬二人也。

第十二、李鸿章与格兰斯顿。或又以李、俾、格,并称三雄,此殆以其当国之久,位望之尊言之耳。李与格固无一相类者。格之所长,专在内治,专在民政,而军事与外交,非其得意之业也。格兰斯顿,有道之士也,民政国人物之圭臬也。李鸿章者,功名之士也,东方之人物也,十八世纪以前之英雄也。二者相去,盖远甚矣。

第十三、李鸿章与爹亚士。法总统爹亚士,在巴黎城下盟时之议和全权也。其当时所处之地位,恰与李鸿章乙未、庚子间相仿佛。存亡危急,忍气吞声,诚人情所最难堪哉!但爹亚士不过偶一为之,李鸿章则至再至三焉。爹亚士所当者只一国,李鸿章则数国,其遇更可悲矣。然爹亚于议和后,能以一场之演说,使五千兆佛郎立集而有余,而法兰西不十年,依然成为欧洲第一等强国。若李鸿章则为偿款所困,补救无术,而中国之沦危,且日甚一日。其两国人民爱国心之有差率耶?抑用之者不得其道也?

第十四、李鸿章与井伊直弼。日本大将军柄政时,有幕府重臣井伊直弼者,当内治外交之冲,深察时势,知闭关绝市之不可,因与欧美各国结盟,且汲汲然欲师所长以自立。而当时民间尊王攘夷之论方盛,井伊以强力镇压之,以效忠于幕府。于是举国怨毒,集彼一身,卒被壮士刺杀于樱田门外,而日本维新之运乃兴。井伊者,明治政府之大敌,亦明治政府之功臣也。其才可敬,其遇可怜,日人至今皆为讼冤。李鸿章之境遇,殆略似之,然困难又较井伊万万也。井伊横死,而鸿章哀荣,其福命则此优于彼焉。然而日本兴矣,然而中国如故也。

第十五、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李鸿章与日相伊藤,中日战役之两雄也。以成败论,自当右伊而左李。虽然,伊非李之匹也。日人常评伊藤为际遇最好之人,其言盖当。彼当日本维新之初,本未尝有大功,其栉风沐雨之阅历,既输一筹,故伊藤之轻重于日本,不如鸿章之轻重于中国。使易地以处,吾恐其不相及也。虽然,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此伊所以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但日本之学如伊藤者,其同辈中不下百数,中国之才如鸿章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则又不能专为李咎者也。

李鸿章之治事也,案无留牍,门无留宾,盖其规模一仿曾文正云。其起居饮食,皆立一定时刻,甚有西人之风。其重纪律,严自治,中国人罕有能及之者。

不论冬夏,五点钟即起。有家藏一宋拓兰亭,每晨必临摹一百字,其临本从不示人,此盖养心自律之一法。曾文正每日在军中,必围棋一局,亦是此意。

每日午饭后必昼寝一点钟,从不失时。其在总理衙门时,每昼寝将起,欠伸一声,即伸一足穿靴,伸一手穿袍,服役人一刻不许迟误云。

养生一用西医法,每膳供双鸡之精汁,朝朝经侍医诊验,常上电气。

戈登尝访李鸿章于天津,勾留数月。其时,俄国以伊犁之役,颇事威吓,将有决裂之势。鸿章以询戈登,戈登曰:“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权以大加整顿耳。君如有意,仆当效犬马之劳。”鸿章瞿然改容,舌挢而不能言。

李鸿章接人常带傲慢轻侮之色,俯视一切,揶揄弄之。惟事曾文正如严父,执礼之恭,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李鸿章与外国人交涉,尤轻侮之,其意殆视之如一市侩,谓彼辈皆以利来,我亦持筹握算,惟利是视耳。崇拜西人之劣根性,鸿章所无也。

李鸿章于外国人中,所最敬爱者惟两人,一曰戈登,一曰美国将军格兰德,盖南北美之战,立大功者也。格兰德游历至津,李鸿章待以殊礼。此后接见美国公使,辄问询其起居。及历聘泰西时过美国,闻美人为格兰德立纪功碑,即赠千金,以表敬慕之情。

李鸿章之治事最精核。每遇一问题,必再三盘诘,毫无假借,不轻然诺,既诺则必践之,实言行一致之人也。

李鸿章之在欧洲也,屡问人之年,及其家产几何。随员或请曰:“此西人所最忌也。宜勿尔。”鸿章不恤,盖其眼中,直无欧人,一切玩之于股掌之上而已。最可笑者,尝游英国某大工厂,观毕后,忽发一奇问,问于其工头曰:“君统领如许大之工场,一年所入几何?”工头曰:“薪水之外无他人。”李徐指其钻石指环曰:“然则此钻石从何来?”欧人传为奇谈。

世人竞传李鸿章富甲天下,此其事殆不可信。大约数百万金之产业,意中事也。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其股份皆不少。或言南京、上海各地之当铺、银号,多属其管业云。

李鸿章之在京师也,常居贤良寺。盖曾文正平江南后,初次入都陛见,即僦居于此,后遂以为常,云:“将来此寺,当为《春明梦余录》添一故实矣。”

李鸿章生平最遗恨者一事,曰未尝掌文衡。戊戌会试时在京师,谓必得之,卒未获。虽朝考阅卷大臣,亦未尝一次派及,李颇怏怏云。以盖代勋名,而恋恋于

此物，可见科举之毒人人深矣。

以上数条不过偶所触及，拉杂记之，以观其人物之一斑而已。著者与李鸿章相交既不深，不能多识其遗闻轶事，又以无关大体，载不胜载，故从缺如。然则李鸿章果何等之人物乎？吾欲以两言论断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呜呼，李鸿章往矣。而天下多难，将更有甚于李鸿章时代者，后之君子，何以待之？

吾读日本报章有德富苏峰著论一篇，其品评李鸿章有独到之点，兹译录如下：

支那之名物李鸿章逝，东洋之政局，自此不免有寂寞，不独为清廷起乔凋柱折之感而已。

概而言之，谓李鸿章人物之伟大，事功之崇隆，不如谓其福命之过人也。彼早岁得科第，入词馆，占清贵名誉之地位。际长发之乱，为曾国藩幕僚，任淮军统帅。赖戈登之力，以平定江苏。及其平捻也，亦禀承曾国藩之遗策，遂成大功。及为直隶总督，办天津教案，正当要挟狼狈之际，忽遇普法战起，法、英、俄、美皆奔走喘息于西欧大事，而此教案遂销沉于无声无影之间。迩来二十有五年，彼总制北洋，开府天津，综支那之大政，立世界之舞台，此实彼之全盛时代也。

虽然，彼之地位，彼之势力，非悉以侥幸而得之者。彼在支那文武百僚中，确有超卓之眼孔、敏捷之手腕，而非他人之所能及也。彼知西来之大势，识外国之文明，思利用之以自强，此种眼光，虽先辈曾国藩，恐亦让彼一步，而左宗棠、曾国荃更无论也。彼屯练淮军于天津，教以洋操；兴北洋水师，设防于旅顺、威海、大沽；开招商局，以便沿海河川之交通；置机器局，制造兵器；办开平煤矿；倡议设铁路及军事、商务、工业，无一不留意。虽其议之发自彼与否暂勿论，其权全在彼与否暂勿论，其办理之有成效与否暂勿论，然要之导清国使前进，以至今日之地位者谁乎？固不得不首屈一指曰李鸿章也。

世界之人，殆知有李鸿章，不复知有北京朝廷。虽然，北京朝廷之于彼，必非深亲信者，不宁惟是，且常以猜疑憎嫉之眼待之，不过因外部之压迫，排难解纷，非彼莫能，故不得已而用之耳。况各省督抚，满廷群僚，其不释然于彼者，所在皆是。盖虽其全盛时代，而其在内之势力，固已甚微薄，而非如对外之有无限权力，无限光荣也。

中日之役，是彼一生命运之转潮也。彼果自初蓄意以主战乎？不能深知之。但观其当事机将决裂之际，忽与俄使喀希尼商请其干涉弭兵，则其始之派兵于朝鲜，或欲用威胁手段，不战而屈日本，亦未可知。大抵自视过高，视中国过大，而料敌情颇有不审者。彼盖未知东亚局面之大势，算有遗策，不能为讳也。一言蔽之，则中日之役，实彼平生之孤注一掷也。而此一掷不中，遂至积年之劳绩声名，扫地几尽。

寻常人遭此失意，其不以忧愤死者几希。虽然，彼以七十三岁之高龄，内则受重谴于朝廷，外则任支持于残局，挺出以任议和之事，不幸为凶客所狙，犹能从容不辱其命，更舆榇赴俄国，贺俄皇加冕，游历欧美，于前事若无一毫介意者，彼之不可及者在于是。

彼之末路萧条甚矣。彼之前半生甚亲英国，其后半生最亲俄国，故英人目彼为鬻身于俄廷。以吾论之，彼之亲俄也，以其可畏乎？以其可信乎？吾不得而知之。要之彼认俄国为东方最有势力之国，宁赂关外之地，托庇于其势力之下，以苟安于一时，此其大原因也。彼之《中俄密约》、《满洲条约》等事，或视之与秦桧之事金，同为卖国贼臣，此其论未免过酷。盖彼之此举，乃利害得失之问题，非正邪善恶之问题也。

彼自退出总理衙门后，或任治河而远出于山东，或任商务而僻驻于两广，直至义和团事起，乃复任直隶总督，与庆王同任议和全权，事方定而溘然长逝，此实可称悲惨之末路，而不可谓耻辱之末路也。何也？彼其雄心，至死未消磨尽也。

使彼而卒于中日战事以前，则彼为十九世纪之一伟人，作世界史者，必大书特书而无容疑也。彼其容貌堂堂，其辞令巧善，机锋锐敏，纵擒自由，使人一见而知为伟人。虽然，彼之血管中曾有一点英雄之血液否乎？此吾所敢断言也。彼非如格兰斯顿，有道义的高情。彼非如俾斯麦，有倔强的勇性。彼非如康必达，有爱国的热火。彼非如西乡隆盛，有推心置腹的至诚。至其经世之识量，亦未有能令我感服而不能已者。要而论之，彼非能为鼓吹他人，崇拜英雄心之偶像也。

虽然，彼之大横著，有使人惊叹者。彼支那人也，彼大支那人也。彼无论如何之事，不惊其魂，不恼其心。彼能忍人所不能忍，无论若何失望之事，视之如浮云过空。虽其内心，或不能无懊恼乎？无悔恨乎？然其痕迹，从何处求之见之？不观乎铁血宰相俾斯麦乎，一旦失意退隐，其胸中瞋恚之火，直喷出如焰，而李鸿章则于其身上之事，若曾无足以挂其虑者。然其容力之伟大，吾人所尊敬膜拜而不能措者也。

若使彼如诸葛孔明之为人，则决无可以久生于此世界之理，何也？彼一生之历史，实支那帝国衰亡史也，如剥笋皮，一日紧一日，与彼同时代之人物，凋落殆尽。彼之一生，以前光后暗而终焉，而彼之处此，曾不以扰动其心。或曰，彼殆无脑筋之人也。虽然，天下人能如彼之无脑筋者有几乎？无脑筋之绝技一至此，宁非可叹赏者耶？

陆奥宗光尝评彼曰："谓彼有豪胆、有逸才、有决断力，宁谓彼为伶俐有奇智，妙察事机之利害得失也。"此言殆可谓铁案不移。虽然，彼从不畏避

责任，是彼之不可及也。此其所以数十年为清廷最要之人，濒死而犹有绝大关系，负中外之望也。或曰，彼自视如无责任，故虽如何重大之责任，皆当之而不辞。然此之一事，则亦彼之所以为大也。

彼可谓支那人之代表人也。彼纯然如凉血类动物，支那人之性也。彼其事大主义，支那人之性也。其容忍力之强，支那人之性也。其硬脑硬面皮，支那人之性也。其词令巧妙，支那人之性也。其狡猾有城府，支那人之性也。其自信自大，支那人之性也。彼无管仲之经世的识量，彼无孔明之治国的诚实，虽然，彼非如王安石之学究。彼其以逸待劳，机智纵横，虚心平气，百般之艰危纠纷，能从容以排解之，支那近代人物，殆未见有其比也。

以上之论，确能摹写李鸿章人物之真相，而无所遗，褒之不过其当，贬之不溢其短，吾可无复赞一辞矣。至其以李鸿章为我国人物之代表，则吾国四万万人不可不深自反也。吾昔为《饮冰室自由书》，有《二十世之新鬼》一篇，今择其论李鸿章者，附录如下：

呜呼，若星氏格氏，可不谓旷世之豪杰也哉！此五人者，指域多利亚、星亨、格里士比、麦坚尼、李鸿章于其国皆有绝大之关系。除域多利亚为立宪政府国之君主，君主无责任，不必论断外，若格里士比，若麦坚尼，皆使其国一新焉。若星亨则欲新之，而未能竟其志者也。以此论之，则李鸿章之视彼三人有惭德矣。李鸿章每自解曰："吾被举国所掣肘，有志焉而未逮也。"斯固然也，虽然，以视星亨、格里士比之冒万险、忍万辱、排万难，以卒达其目的者如何？夫真英雄，恒不假他之势力，而常能自造势力。彼星氏、格氏之势力，皆自造者也。若李鸿章则安富尊荣于一政府之下而已，苟其以强国利民为志也，岂有以四十年之勋臣耆宿，而不能结民望以战胜旧党者？惜哉、李鸿章之学识不能为星亨，其热诚不能为格里士比，所凭藉者十倍于彼等，而所成就乃远出彼等下也。质而言之，则李鸿章实一无学识、无热诚之人也。虽然，以中国之大，其人之有学识、有热诚能愈于李鸿章者几何？十九世纪，列国皆有英雄，而我国独无一英雄，则吾辈亦安得不指鹿为马，聊自解嘲，翘李鸿章以示于世界曰："此我国之英雄也。"呜呼，亦适成为我国之英雄而已矣！亦适成为我国十九世纪以前之英雄而已矣！

要而论之，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彼非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心，然彼弥缝偷安，以待死者也。彼于未死之前，当责任而不辞，然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中国朝野上下之人心，莫不皆然，而李亦其代表人也。虽然，今日举朝二品以上之大员，五十岁以上之达官，无一人能及彼者，此则吾所敢断言也。嗟乎，李鸿章之败绩，既已屡见不一见矣，后此内忧外患之风潮，将有甚于李鸿章时代数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复睹焉。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栗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张文襄公事略

[清]佚　名撰　李国恩整理

《张文襄公事略》，清末人撰。记晚清重臣张之洞生平事迹，对其政绩、学问、用人、育才、洋务、新政等皆多褒扬之辞，不甚客观，但其评张氏曰："张之洞之得名也，以其先人而新，后人而旧，十年前之谈新政者，孰不曰张之洞、张之洞哉？"则为知世之论。

据民国《满清野史四编》本标点整理。

第一节　绪　言

噫，是书也，胡为乎而作哉？曰张公之洞也。夫张公之洞之得名，以其先人而新，后人而旧。十年前之谈新政者，孰不曰张公之洞，张公之洞哉？近年来之守旧见，又孰不曰张公之洞，张公之洞哉？以一人而得新旧之名，不可谓非中国之人望矣。然至今日而誉张公，誉之者以为改革之元勋；今日而毁张公，毁之者以为宪政之假饰。不知誉者固非，而毁之者亦未剧得其真相也。彼其胸中，岂真有革新守旧之定见？特见于时势之所趋，民智之渐开，知非言变法不足以自保其名位，而又虑改革过甚，而己益不能恣其野蛮之自由，亦出于万不得已而为此一新一旧之状态，以中立于两间。虽然，一新一旧之张公，今为过去之人物矣，而环顾满朝，衮衮诸公，其能与一新一旧之张公并驾而齐驱者，竟何人耶？吾是以回顾茫茫，不禁有一新一旧之概也。

第二节　张文襄之事业

体仁阁大学士张公之洞，二十一日亥时薨于位，盖本日方有"再行赏假，无庸拘定日期，安心疗养，病痊即行销假入直，并赏人参二两"之优诏，而公即于其夕逝溘也。公之德业勋望冠于当时，且为孝钦显皇后手擢之人，由词臣而学官，出膺疆寄，入赞纶扉，以迄于今。夫其人之生也，与近数十年政局关系尤切，是不可无一言以记其生平也。

公讳之洞，字孝达，又字香涛，一字香严。中年以后，自号壶公，又号无竞居士（公署此号时，方督办广东海防，会有谅山之捷，公主进与法战，而不主曲和。彭刚直、鲍忠武皆赞成其谋。当时不能用，且龉龁之，而阴沮其所为，故取张曲江诗"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之意，而号曰无竞居士），晚年则号抱冰老人。直隶南皮县人。南皮即魏文帝射雉，一日而获三十六头之地。当北魏时，有刁雍者，寿至百岁，谥曰简公；从子遵，谥曰惠公，官至三公，为渤海蓚县人。惠公墓志，推为海内北碑第一，在南皮刁家楼出土，藏于公之族兄文达公家，盖南皮即北魏之蓚县也。

公生于黔，父讳锳乙，久官贵州，与胡文忠林翼同官雅，故公幼时，亦尝受学于胡公。年十七举咸丰壬子乡试第一。斯时胡文忠与公父书曰："闻四贤郎获解，吾与南溪相视，开口而笑。"盖公行四，故称四郎。南溪者，蒋公超表字，为公之业师，其后死于国事，赐谥果靖者也。公父官遵义知府，捍贼有功，擢署贵东道，方用兵剿苗，尽瘁以卒，赠太仆卿。

公以同治癸亥一甲第三进士及第，授职编修，所知制诰文多典雅有则。当时公为学颇慕阮文达，于经义多沈思穿贯。又好兵家言，尝自署于座曰："兵家尽补能康世，经义咸明乃著书。"可以知其志事矣。

方公未通籍时，以父清廉，家无积蓄。尝佐豫抚、鲁抚幕，又尝代给事中陆秉枢作奏言事，其文光采震动，为上所惊，荷旨奖问。及官翰林，而论事之章，尤多中于历物之意，往往传诵海内。己卯，官国子监司业，曾上惠陵《大礼疏》，援据《仪礼》、《公羊》，平定陶濮国兴献诸议，折永伊川两之争，植义至当。章上，天下翕然从之。

第三节　张文襄与政治之关系

国家之隆替，视乎当世之人才，此吾国人所夙知也。然立宪与专制，其人才之资待不同，则其国运之消长，乃不能不绝然殊异。诚以立宪者有道揆，有法守，循序而臻，有进无退，势若祈的者之迎的而行，愈迎而愈至焉。专制之国，其势反是，以其有私意而无证见，有当权者之喜怒，而无举国之公是公非也。故其安危之辙，为途绝隘，往往系于一人焉，或系于一事焉，甚或系于一言焉。景运之来，蓦如一接，而即旋入于否塞，

竟至每下愈况,此则政体为之,而祸福遂至相反也。故居今日而欲以专断政事,其不适于国家之生存者,审矣。试以近数十年中日两国之事例,比类观之,尤可见矣。日本维新以后,当年手康屯难之元勋,至今犹生存者,亦殊无几。然而比国朝野上下之人才,则若往者过而来者续,前水后水,混混不穷。甚或后来之人,假前人之经验,其智识俨如积薪之后来居上,曾不见其因一二人之死亡,而国运因之而替。试更观于欧美,所见情状,亦皆相类。而反观吾国,其现象乃正与之相反。同光以还,丧一中兴之旧臣,往往国运因以堕落,其例久已昭著矣。至于今日,虽颁立宪之大号,而此种情状,固犹未之或改。但观昨日南皮出缺之信一布,而人人心中莫不深惜其逝,而生前人既逝,后人难以继续之感慨,即此足以见专制政体之不适,而不能存立于今,其情益大显矣。则欲假立宪之美名,以行专制之实例者,其不可以五稔存焉,尤可见也。

何者?立宪之所造成、所养育者,实为科学上之人才,故科学进一步,而人才亦进一步。专制国之所希冀、所侧席者,乃为善伺上意之奴才,故虽有人才杂出于其间,而其数实居至寡。纵或得人才之力,以济一时艰难,然以人才之数,终不敌奴才之数之万一。此所谓一人既死,而一时之政局事功往往而隳,一世之人心亦往往以变。所谓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熄,正为专制之国历史上一成不易之公例也。

由是以观,诚使吾国前途而能确然自强也,则今丧一南皮何伤?若其不能自强,而犹依违于专制,以图偷息视肉,保全少数人不正当之权利,胥一世之人,而常纳于奴才之一冶,则如南皮之辈,因为跃冶之魔邪,在势难以数得。故今南皮之丧,遂不能不令人生其栋折之感矣。

至若南皮一生之事功学业,与其是非毁誉之得失,当今盖棺论定之日,识者苟潜察而深讨之,将有以见彼之真相,而无待乎不佞之喋喋。吾今所为不得不一言者,则在立宪专制人才与奴才之间也。

第四节 张文襄督两广

呜呼!三十年身都将相之南皮相国,乃遽舍斯世而入天国也耶?论南皮之人格,以吾国现时政界人物论,自不能不以此公为巨擘矣。校其扬历中外之始末,大略可分为三时期。辛巳以前,为声誉最隆之时期。同光以来,京朝士大夫朴学之风,实自南皮开之。当其未登第时,已早负天下深源苍生之望矣。既入翰苑,声称藉甚,释褐十年,始转坊局例得专摺言事,生平所学,至是乃一发抒。当是时,孝贞显皇后垂帘听政,侧席求言,于是瑰伟直谅之士,争上疏言天下利病,抵斥权贵,抟击权贵,辇下有清流六君子之称,而南皮实为之领袖。其封事之最脍炙人口者,为劾奏四川东乡县屠杀乡民一案。数年冤狱,一旦昭雪,激变之县令,专杀之武弁,皆明正典刑,置诸显戮。都人士至相诧,以为景星庆云,而南皮之声誉,乃赫然遍天下矣。此一时也。辛巳以后,为回翔方镇之时期。是岁冬,以内阁学士出抚山右。时朝邑阎文介方长户部,锐意欲裁省浮费,南皮承其意旨,甫下车,即厘定差徭章程,严禁境内栽种罂粟,且大修太行山道。三晋士民,以为数十年未有之好巡抚,朝廷始骎骎向用,以为可付大事。俄而法越事起,圣心眷念南服,以为非南皮无可任,虽擢署两广总督,未几竟即真其在粤也。军事专于彭刚直,南皮在其间,惟调度诸将,筹发饷械而已。天幸法船未犯虎门,亦竟无赫赫功可言。兵罢未久,亦遂离粤,故南皮于粤,无甚感情。然其粤督任时,实始奏开赌禁,而征其博进若干成以充军饷,粤东赌祸,遂于今为烈,粤人至今恨之。当时有为联语以嘲之者,出语云:"八表富经纶,也不过山右禁烟,粤东开赌。"盖纪实也。而南皮之声誉,自此亦渐退化矣。己丑之春,移督湖广,盖是时南皮方奏请兴办铁路,朝廷以汉鄂为境内中心点,铁路当于是兴工,故移南皮以镇之也。此公之侈谈洋务,自兹役始。路政虽中遭挫折,迟十年然后兴工,而汉阳铁政局,湖北机织器纺,皆其所手创,以故善谈时事者,皆归之。然南皮之为人也,好大喜功,造端宏大,而不顾其后。财力不足以供,则乞灵外人,以恣其挥霍。在鄂二十年所借洋款,以千万计。今日督抚之恣借外债,以贻害于国与民,其端实自南皮启之,此则爰书所不能末减者矣。

第五节 张文襄之参预新政

方德宗皇帝之发愤谋变法也,以南皮号称通中外情势,故深倚任之,言无不从。杨锐之以京卿而参预新政,实所荐剡。杨故其门生,生平所最识拔者也。当时上意欲召之入都,俾长枢廷,以有尼者,竟不果。上之所以信南皮者如此,乃八月政变之际,首先奏请速杀四参政者,非他人,即南皮也,此已不足以对先帝矣。己亥立储之议,宫中尚虑诸疆臣不服,乃电询江楚两督,其实在张一人。倘使南皮执祖宗家法,严词抗拒,则荣刚端庄之徒,自必恭然心折。立储之议不行,则拳祸自可不作,其所保全者不已大乎?乃南皮只知为保全利禄之私计,而社稷之安危,竟不暇顾,贸然允之,而溥俊公然拥大阿哥之位号矣。微刘忠诚抗疏力争,则废立之事早成,其贻祸之烈,更何堪设想也哉?贤不肖之相去,固如是其甚耶!

噫嘻!何天之不祚我国?比年以来,内政外交,困难极点。朝廷方锐意于维新之治,而一切列枢桓,参部务者,大都贵胄亲王,耆年硕辅,其一二少年新进,又或血气优而声望浅,才具足而资格轻。求其学识长而资望重者,意惟张枢相一人,差足当之,而不谓其遽有因病出缺之惨事也。

张枢相参枢密也,为时亦无几耳。自世宗朝设立军机之制,国家大事,由枢臣定议,内阁反不与焉。其制以汉满人分任之,而握政权者,大率满人居其多数。迩年朝廷变法,首除满汉之见,非不以重人才,公天下为心乎?乃自当年袁项城退职以来,军机之缺,悬而未

补，鹿相虽居首揆，而年老事烦，双耳重听，殊有顾此失彼之虞。所恃以任事权，系人望者，汉人中惟张相一人而已。奈之何天不慭遗，梁摧栋折，此记者所以又不能无忧者也。

且夫三代下之论相臣也，其设施视乎才，其根柢则视乎学。彼顽固性成者，可无论矣，即有荦荦不可一世之概，与夫通权达变之能，苟学识未纯，则其所蕴为抱负，而见诸世者，必将窒碍而不可行。即行矣，或得乎此而失乎彼，或利于始而害于终，以之发挥事业，宏济艰难，窃恐操切之祸，甚于迁延，刚愎之忧，终于破坏，而无本之治之必不可以久也。三代以还，若汉之霍光、唐之李德裕、宋之寇准、明之张居正，相业彰彰在人耳目，而卒不满人意者，孰非不学无术，有以致此弊哉？我中国当二十世纪之秋，群雄虎瞰，稍窥时局者，亦知非变政不足以图强。然而新理灌输，旧制糟粕，因革损益，折衷綦难。朝内通才，大半粉饰张皇，相与附和立宪之名，而于政治上，民族上，所谓若者退化，若者有余，若者当取法他人，若者当保守故辙，皆不审其控纵驯御之原，徒以扰攘纷纭，为目前自救之举。呜呼！天之方蹶，毋然泄泄，论者徒归咎于无才之患，而不知诸人平素之所学，是古则非今，喜新则厌古。其抱持之宗旨既误，故虽盈庭聚讼，而亦等诸道旁之筑室也。张相之行事为人，海内自有公论，但观其驻节两广，移督两湖，理财兴学数大端，已为晚近疆臣所仅见。庚子之变，联络各省，保障东南，非胸有定识者而能为之乎？迩者立宪之事，期以九年，监国殷殷，以先帝之心为心，开诚布公，常资顾问。而张相每事酌中西之宜，防偏倚之害，徒以权非专属，似不克卒竟其功。然求诸在廷诸臣，有如是之学有本原，而才有范围者，恐亦寥寥不数觏矣。乃当宪政预备之始，而先夺一不可少之人。噫嘻！此不惟张相之不幸，抑亦监国之不幸者欤？

抑记者更有感焉，中国兴学以来，每事皆张相主之，议者每以学务之废弛，咎办理之非人。然试平心论之，以今日各省人民之程度，之人才，之心术，其果能负新学之责任否耶？吾恐自兹以往，放弃之弊，更甚于前。否则抑中扬西，变而愈厉，所谓保存国粹之主义，消归于无何有之乡也，此学务之可虑者也。

粤汉铁路，张相以全力争之，自粤省所用非人，演成怪剧。朝廷思以大臣为镇慑，而张相又为铁路经手之人，故畀以督办大臣之命，盖将使剔除弊窦，俾路工早蒇也。今弊未绝而张相先亡，又当新易总董之时，设继任者稍欠精明，此后弊端，恐更有不堪设想者。窃幸记者之所言不中也，此铁路之可虑也。

呜呼！神州非旧，已伤世纪之陵夷；大厦难支，况痛老成之凋谢。所冀监国以知人之特识，俾继起之多才，庶几宪政修明，能终竟张相之遗志乎？

第六节　张文襄之兴贤育才

辛丑回銮，国步日艰，两宫宵旰焦劳，知非变法维新不足自强也。环顾疆吏之行新政最力者，莫若文襄。先于述职来京之便，奉命留都，订定学堂章程，继于丁巳七月，遂以协办大学士宣召入京，晋参枢机，管理学部事务。近日朝廷之大规画，俱出公手。然公于此时，已由春华而进秋实，骎骎焉持保存国粹主义，为天下倡，举朝野所引领跂踵、喁喁属望者，文襄悉以镇定处之。用人则新旧杂糅，而以老成人为典型；设学则中西并贯，而以十三经为根柢。遇人之以祖制相诘难者，则曰："唉，彼辈一班小竖子耳，遇人言东，则蓬蓬然随之而东；遇人言西，则泛泛然随之而西；今苟能用彼而就我也，庸何伤？"以故近日颁行诸新政，往往惧吾民之日及于嚣张，而亟亟焉访求东西成法以防维之，阳示以采取，而阴施其钳制之术。新进之以宪政进质者，则曰："东西各国宪法之精意，已悉具于四子六经中矣，特患吾人不知返求耳。"嗟嗟！公之所为先天下而开通风气者，大率类此。去岁十月，两宫先后宾天，薄海震惊。公独与诸大臣膺受顾命，不震不腾，奉摄政王监国，拥立今上，承嗣毅庙，兼祧景皇帝，植腹委裘，安如磐石。德宗之志事于以终，公之心志亦于是乎瘁矣。

综计公之生平，辛巳以前，是为德宗之黼黻升平时代，而公于其时，则为文学侍从之臣。辛巳至辛丑二十年间，是为德宗之殷忧启圣时代，琉球去，越南亡，高丽失，而台、澎、旅、大、胶、威诸地以割。骎至八国联军之役，神京沦陷，两宫蒙尘，大局之败坏，几几不可收拾。公则以其时扬历封疆，抚晋督粤，三督湖广，两权三江，御灾捍患，辑治军民，固赫赫乎一好疆臣也。迨乎辛丑以后，乃德宗立宪图强之时代，公乃参密幄，赞宪政，膺承顾命，辅弼新皇，则又俨然顾命臣矣。虽粤汉铁路力主借款，未免为高年之失德，然始终一节，翼赞景皇。缵绪有人，大星遽陨，论者至拟之鄂文端之于世宗，阿文成之于高宗云。

文襄生平，好延揽，喜汲引，孜孜求贤，如恐不及，慕甘泉阮文达之为人，所至以兴学育才为亟。其任督学时，立"经心书院"于武昌，建"尊经书院"于成都，刻《輶轩语》、《书目答问》以教士，造就人才，惟日不足。迨任封疆，而志意益发抒矣。在广东则有"广雅书院"，在湖北则有"两湖书院"，兴学务虽经戊戌政变，矫诏毁学，而志不稍衰。迄庚申间而成效大著，一时士大夫之谈学务者，莫不以两湖三楚为开风气之先，而翕然奉之为准则焉。公复于其时忧世教之横流也，则殷然有《劝学篇》之作；忧大雅之陵替也，则毅然有"存古学堂"之设。懿欤铄哉！甘泉相国，愧斯宏玮矣。

第七节　张文襄在鄂行政

文襄之为人也，性和易而不滞于物，其于贤达，则倾心结纳，萧曹规随。而与当代声势赫奕之妄人居，则又和而不流，浑然有古大臣之度。其抚晋也，继曾忠襄之后，步武名贤，日孜孜求吏治不懈。三晋之舆论，靡不曰张之与曾，如骖之靳。迄今数十年，流风余韵，犹在人间，道及公姓名，则莫不啧啧叹好巡抚不置。洎乎督粤，衡阳彭刚直时适督军岭峤，与鲍武慎、左文襄锐

意主战，公乃承其意旨，同德一心，主持清议，而南皮之声誉，踔然起矣。其在鄂也，适值新宁刘忠诚统制三江，老成硕望，为海内所倚重，公独虚心晋接，三江两湖，指臂相联。戊己、庚辛之间，朝廷谋大政，决大议，两人辄联衔会复，抗疏力争，时时有以慑群小而回天听。庚子拳祸，扬子江流域，晏然无鸡犬之惊者，惟公及新宁之力是赖。又常以其间悉索敝赋，筐篚壶浆，以供行在之求，两宫鉴其忠贤，而公亦于是大用矣。至若丁丑之应召入京也，则实与项城袁尚书偕。项城气焰熏灼，好用事，喜自负其才。公则翛然物外，时至琉璃厂搜购旧书以避之，而于朝端时局，则一不过问。迨项城被谴，而公乃端忠尽能，以与诸枢臣偕，一时朝列，莫不钦公之量，而嗤袁之妄也。呜呼！此虽小节，然苟有则而行之者，迨亦所谓于近世诸臣中，开风气之先者矣。

要之，公实中国近代之伟人，亦德宗朝所不可少之人物也。若斤斤取以与二十世纪世界诸伟人比，则公既未尝沉潜新学，所猎取者，不过东西之鳞爪耳；所稗贩者，不过得自东西留学生耳。一代之伟人，虽足以造一代之时势，然必执东西洋渺不相涉之名贤，刻以相绳，殊失平情论事之旨，与夫当世论公之功德，知文襄之长而不知文襄之短者，庸有异乎？

南皮相国，以卓识干才，闻于天下。当总督湖广之时，其所行之新政，不特为中国人所注意，即世界各国，咸仰其声望，视为维新之领袖。当时南皮之势力，由武昌以达扬子江流域，靡不遍及。拳匪一役，南皮所处之地位，不啻为南方各省之总统，南方各要省之得庆无事，中国之不遭糜烂，皆公一人之力也。

第八节　张文襄兴办路政

南皮于铁路之利益，知之甚早。任两广总督时，曾上封奏，谓各国兴办路政，其初皆先筑干路，公之铁路政策，即根据于此。彼知铁路展至通州，与军略有碍力，主自汉口筑至芦沟桥之议，旋奉旨依允，迁擢湖广总督，并谕即行开工。公又知如此巨工，断非中国工程司所能胜任，乃创设汉阳铁厂，以为制造铁轨之预备。迨中日战后，公益研究战务，知干路之设，与军务事上大有关系，且为南北交通之关键。即于一八九五年，重申旧议，并将线稍行扩张，一面具摺奏请设立公司，招集股本，管理之权，悉操自华人之手。并力拒借用洋债，深望能募集于中国人，不意应者寥寥，不得已仍借用外款。一九零五年之夏，向香港政府商定借款英金一百三十五万磅，以两湖及广东之鸦片税为抵。其经营路政之成效，吾人业已耳熟能详，固毋庸记者赘述也。

公虽为旧学界之英杰，而能晓然于西学之利益，虽天性笃信中国之旧学，而能提倡国民之教育，是其见识诚非他人所及也。朝廷蓄志改革，调公入京，公乃于此时入军机，兼任大学士。当时朝中僚佐，似与不和，加以与声势赫赫之某宫保互相对峙，张相大有为其压服之势。迨孝钦显皇后驾崩，今上御极，摄政王正资倚畀，将以公为中国之长城。不意遽为二竖所困，竟不能于近今国事之上，展其未尽之才。而铁路借款之争端，复苦其心志，垂暮逢此，乌能自支哉？要之张相国实为一大政治家，惟不免稍形固执耳。

第九节　张文襄之勋业

中法缔和，时公已补粤督，乃建广、潮、钦、廉、琼州等处沿海炮台，又遣将平琼州黎乱，议开辟尼母山十字大路，惜功未成而罢。复于其间，建银圆局、铸钱局，中国之有银圆者，自公启之。又于广州设广雅书院，延朱御史一新主讲。而复增广粤中海军。以此入不敷出，不获已乃收赌税，于是赌之害粤，遂贻留以到今矣。或者为澳门以收赌税，市面日形发达，自广州开赌禁，而澳门遂衰落，公之主张赌税，即以暗制澳门之故，兹姑存其说，然究未可以为公宽责备也。戊子移督湖广，睹内政之荒废，乃悟李文忠所为之不谬，遂复与李交好。由是以讫戊戌，天下咸以公为言新之魁杰。方公抵湖广也，首创芦汉铁路之议，其时醇贤亲王，与公往复电商十余次，虑黄河中梗为难，公议建铁桥以济。又请开晋矿，醇王伟公任事迈往，其复电有云："纵使志大功迂，成功与否难预必，然存此精卫远大之志，足以痛洗畏葸不任事者之肺肠"云云。会是时有诏以铁路事下廷臣议，旋由王大臣复奏请缓办芦汉，先开奉吉，盖彼时笃旧之习尚胜故也。及甲午战役，朝野始悔不早用公言，乃计日程功，以修芦汉，迟之又久而后成焉。公睹外患日急，物质文明缺乏，不足以济巨变，乃奏开大冶铁矿，设汉阳铁政局、枪炮局、织布局，其余织麻、银圆各局，咸由官设立，以图自强计，官款不足则借外债以济之。又于其间修荆州大堤，复汉魏之障，民田永赖者数百万顷。更建两湖书院，以兴国学；建自强书院，以开新学。甲午东祸作，方萌蘖时，公即密陈海防策，且主率师船，疾捣日本三岛。主者复不能用，公乃日孜孜督造枪炮，不足，则借款外购。其后各路防军，多于公取济。是岁十月，刘忠诚督师出关，廷命公署南洋大臣，公闻命即行，于十六日莅任，越日即周巡江阴、狼山、吴淞、崇潋、川沙、大台、海防，复力筹济北军。时公府物力不给，乃奏加盐引、米厘以济急。又请以冯子才帮办南洋防务，以彭楚汉署长江水师提督，冯、彭皆宿将之投闲者，然威望素重，至是为公起，民心以固，沿江会匪不敢动。马关议和割畀舍那，畀敌，其民不服，起戴巡抚唐景崧，图自立。公急赞助之，密输饷银数十万，并潜输军火相助。唐景崧者，固公弟子，公欲唐能保台，抒海内忠义之气，则飞电以规之曰："君为国尽忠，吾可为君尽孝，勿以老母为念。"盖当台民发难，公即密迎唐母至江宁，赡养备至，欲以纾其内顾忧也。及唐不能保台，舍军而逃，并干没军饷数百万，公由此薄其为人，终身不与通焉。是时旧军挠败，国内空虚，公乃募德将来春石泰练自强军，改良军制，以钱德培、沈敦和等绾其事，由是中国始有新军。复于其间辟江宁

城内马路，排百难而为之，群力阻公，公皆径行不顾。又议修复金山文淙阁，招四方名贤为强学会，以去任中止。

丙申正月，公复回湖广任，旋奉诏与北洋大臣规画芦汉铁路。盖中国兴事赴公之顷，往往败于浮议，及事机已失，众心始觉，观此重可概也。公既返湖广，知人心僿陋，无以应世变，乃遣才俊赴日本留学。日本之有留学生，亦自公发之。当时国势至岌，外则有瓜分之议，内则群不逞之徒觊觎窃发。海内维新之士，知旧习之不适，始出而竞言变法。南海康氏出，立“强学会”，逞言词、鼓动机以求维新，复有《时务报》出现，为开新之祖，公实力助其成。当此之时，海内人士，殆皆以公为托命之原，而公亦广厦宏开，延揽多士，以缔造新国自许，日夕谋兴革矣。

第十节　张文襄历任封疆

呜呼！南皮相国逝矣，蒙优旨，谥文襄，追赠太保，入祀贤良祠，四十年来之事业功名，今而后得盖棺以论定矣。综其毕生之扬历，回翔馆阁，珥笔精华。迨其后而出任封疆，入赞枢垣，政绩之脍炙人口者，往往排众疑，决大议，能以一身开天下之风气，而不为风气所转移。誉之者则曰讲尔新旧，立宪元勋；毁之者则曰骑墙中立，天性执拗。然窃尝平心论之，毁者庸或过情，即誉之者亦未尽得其真。天生文襄，为德宗也，先德宗而兴，后德宗而死。凡德宗三十四年之事实，磊落轩天地，危疑亘古今，而文襄张公，实惟有以辅之翼之，疏之附之，患难与共，而左右朝局也。继湘淮诸勋臣之后，声施烂然，超出于李高阳、孙济宁、阎朝邑、王仁和之上，固卓乎近数十年汉大臣中不可多得之人才，抑亦光绪朝三十四年有数之人物也。

方德宗嗣位之年，正文襄张公声誉踔起之日，抵击权贵，声震一时，有清流六君子之目，而文襄实冠其曹。尤难者，吴可读以一死泣请懿旨，预定他大统之归，廷臣奉旨，阐明圣意，内阁集议，各执一说以上闻，类皆模糊影响之谈，文襄独援引经旨，侃侃谔谔，辨明继嗣继统之懿旨，以吴可读谓于不必虑者而过虑，于当虑者而尚或未及深虑。海内士夫读之，始景然于经术之可以黼黻文治也，几疑高邮王文肃、金匮秦交恭诸大儒复生今日，而翕然以湛深经术目之，谓足以继曾文正遵议大礼一疏之后。自是以来，京朝风气丕然一变。士大夫始知朴实之可宝，一扫咸同以来拘虚空疏之习。此文襄之学问，有以牢笼于一世，而卓然开风气之先者也。若沾沾以平反东乡冤狱归美文襄，此其浅焉者矣。

洎以领节钺，镇封疆，三晋为其发迹之地。承丁戊大祲之后，锐意以辑流亡，振吏治为事，截抵摊捐也，办理清查也，抵补铁价也，禁止水礼也。他若大修太行官道，奏减五路差徭，凡足以苏民生之疾困者，无不惟日孜孜，与民更始。见之者以为林文忠之抚吴，潘敏惠之抚皖，不是过也。而其烛照利弊，能先天下而痛除毒害者，则犹在于严禁境内栽种罂粟。使朝廷诚于此时，著为令甲，颁行天下，其流毒何至如此之烈！尤足以动人之悲思者。俄而擢任两广，迁移两湖，即又毅然以开通风气为天下先。请两广铁禁，试造浅水兵轮，筹设华侨领事，创办水陆师各学堂，奏开汉阳铁厂，创办机器纱织局，兴办京汉、川汉铁路，赎回粤汉铁路，争议澳门界约，凡其所设施、所规画，无非于端倪未著之秋，洞烛机先，造端宏大之，力辟当世之震撼危疑，而坚定不摇，卒底于成。当其事机盘错，万口噤声，人方虑文襄无下手处，而文襄独纡徐料量，如置器平地，靡不贴妥，又如东风吹枯，顷刻变色。由是海内之谈时务者，翕然归之。有识者至比之于鄂文端公开辟苗蛮，傅文忠之经略金川，谓其公忠体国，能为人之所不敢为，为国家树久远之计，不规规于近功，有过之靡不及矣。所微不慊于人意者，规模过大，更事过多，而用度或不免习于奢侈，举动或未免涉于固执，在粤时至开赌禁以充军饷，在鄂二十年，所贷洋款以千万计，悉以供行政上所糜之费，而抵抗舆论，力主压抑，时于晚年之行政上，微露其机。论者往往以是为文襄惜，然要而言之，三代以下，卒少完人，有大醇者不能无小疵，理或然耳。

第十一节　张文襄征调入京

张公之洞负中外重望久矣，今日之死，国民之觖望，政府之失援，庸讵初料所及耶？监国为大势所迫，将起用袁世凯，使张之洞而在，亦必力主此议。当一九零七年七月，孝钦显皇后实行新政，首调张大臣入京，同时袁世凯亦由直督之任，征调入京。外间虽有袁张交恶之谣传，然两大臣行事，虽偶有微异，而其宗旨则如出一辙也。近者新主即位，张大臣迭经选调，舍总理路政各务外，稍见失意。至其对于粤汉债款一事，以张大臣一生正直之人，而忽前后矛盾若是，似可毋庸深底。顾就张大臣督办铁路以来，观其所行各事，张大臣固极知中国路政亟应发达，第因国人不肯出资助之，遂不能竟其硕画耳。

张大臣之行事，忽若深谋远虑，无不洞烛，忽若浅识短见，靡有定向；忽若聪敏，忽若愚蠢；忽若维新，忽若守旧；忽若友好邻国，忽若抗拒外人，论者且疑其持极大之排外主义。然于极易达此主义之时，而竟不出此，则此言亦殊难信。试观中日之战，上海之中立，能安然无动者，固伊谁之功也？汉口海关十年总报告册曾谓：一千九百年，北方拳匪之祸，至今印入人心。寓海外人，时为惴惴然，皆颂感谢鄂督张之洞出其毅力禁遏排外之举，以保护外人之生命财产云云。然则张之洞亦何尝排外哉？张公之洞一生最盛之勋望，系在一八九五年至一九零三年出督湖广之际。此数年中所成之巨业，如汉阳铁厂为京汉铁路制造铁轨，湖北纱织局之挽回利权，以及振兴该省各项商务，皆无可以訾议之处。而设立造币局一举，尤未可轻忽视之。惟论理财问题，则张大臣未见出色，彼仅知纸币可以济财政之窘迫，而不顾道理之合否。观其与德国公司所结之合同，足见张大臣于钱价之贱，为中国最易中毒一层，固识力

之未逮也。

张公之洞之政才，已纵论如前。尚有一最大之美德，今日政界之各员所不能望其项背者，则廉洁是也。彼曾历居要任，不患不能积财，然乃一介不取，恐身后仍不免济贫而已。闻彼在武昌时，曾因需款孔亟，出其珍品付诸质库。且张大臣学问，颇占声誉，著作甚富，今日选为今上将来之师傅。要之张之洞实为一机敏难测之人物，为中国旧世界之政才。其思想随时变动，今当朝政紊乱之时，正可展其长才，而忽出世以去。吾人对此，惟有一言可以抒钦佩之忱曰："公何不迟生五十年耶？"

第十二节　张文襄之政绩

戊戌之初，朝廷改革已见萌蘖。其时康有为复设保国会于京师，未几即被御史劾散。今学部侍郎严修方，为贵州学政，奏请开经济特科，以求得人应变，朝议从之。公遂保举知名之士三十余人，康之弟子梁启超与焉（外人讹为保康者，非，盖梁其时方于公前称弟子也）。其后康复疏言国危，工部堂官不为达。给事中高燮曾乃上章荐之。故相翁同龢，复面保康才可大用。徐致靖复力保之。斯时德宗皇帝已下诏变法，而先期降旨召公入都，以公为孝钦皇后手擢之人，且为言新者领袖，既可弹压群伦，且能调和两宫故也。公闻召行抵上海，翁同龢诸公谓不可恃。值湖北有小教案出，遂有廷命，命公还任。公既窥见朝端水火，新旧之隙侵深，遂变节而有阿附容身之举。盖以是年四月二十三日，方有变法之诏，而二十七日即有朱谕，令翁同龢开缺回籍。同日复降旨，令在廷臣工及文武大员补缺受赏，必诣皇太后前谢恩，或具折，又以荣禄为北洋总督，皆四月二十七日事之扼兵权。公盖逆知变法无成，而大祸将作，故遂不得不急求自保矣。及政变后旧党之焰，如鼎镬之逼人，李端棻、徐致靖父子、陈宝箴父子及他言新之士数十人，或杀或逐，天昏地暗。或谓公因自保，故实与其事。盖当时湖南有新公羊学说出，大肆衍播，以为改制度，而公则为《劝学篇》以遏之。又有湘人王廉之徒，立论排牴公羊，仇新政，议者谓出公意旨。由是党人益仇公，几欲将其向日声名，堕之于涂炭，舆论亦稍稍抨击，公之闻望乃有一落千丈之势矣。

相推相激，遂有己亥立嗣之变。方是时，惟刘忠诚上章切谏，公则援吴可读以自解，不敢稍立异同。庚子北方大乱，拳祸滔天，浸至五忠被杀，袁、许皆公门弟子，有声于政界者。闻公此时，惟日啜泣，曾遣恺军北上勤王，然道梗不达。先是李文忠由粤督应召入都，逡巡于沪上，力持保东南策，刘忠诚亟赞成（刘于此时曾告人曰："仍是李中堂有魄力，张香涛不免随风而靡。"）。公鉴于大势，亦力主其议，遂由江鄂共派陶森甲到沪，与各国领事结东南互保之约，所全实多。顾当时有党人据于沪汉，不乘虚蹈瑕，戮力于北，而转欲于东南完全之地，举兵起事以勤王召号，计疏事泄，遂有唐才常、傅良弼等流血于武昌之案。微闻案发，公对幕友叹息云："今日动辄杀人，大非佳兆。"其意欲出唐等于死罪，鄂抚于荫霖执不可，公亦不敢固争。辛丑和约后，公府物力，亦萧然扫地。然朝议方欲再练新军，以镇畿辅，遂复遣大臣南下搜括，与己亥刚毅南下之情事略等。顾此两次，公皆力拒之，以此湖广财政，终不似苏浙之缺，则公之力也。湖北担任辛丑赔款，其始分取各州县，其后公于土膏捐中求得之。乃令挹原款以兴地方学务，故湖北地方小学，不忧费绌，亦公之力也。

第十三节　张文襄之学问

使南皮而生于乾嘉全盛之时，论思献纳，润色鸿业，则必能于阮纪两文达之间，占一席之位置。即不生于太平时代，而终其身为文学侍从之臣，亦必能于潘文勤、翁常熟而后，主都门风雅之坛坫，可无疑也。昔人恨王荆公不作翰林学士，而惜褚彦回之作中书而后死，以为名德不昌，遂有期颐之寿，吾于南皮其殆同此感情矣。

南皮生长世胄，少时即有神童之誉，壬子领解时，年甫十五龄耳。其后踬礼部试者十年，而后捷南宫，擢高第。庚申会试，嘉定徐侍郎致祥即套袭南皮领解之文，竟魁多士，而南皮反落孙山，艺林至今传为佳话。其癸亥殿试对策，独能屏去一切格式忌讳，畅论时事，洋洋数千言，识者以拟苏长公、陈同甫，阅卷官初拟大魁，及进卷拆封，两宫忽抑置第三。盖是时翁文端公心存方领弘德殿事，授穆宗读书，而其子同书，以败军下狱拟辟，两宫欲安文端之心，故擢其孙为状元以慰之也。实则翁曾源之文学，出南皮下远甚。南皮学术，好立异于人，初由旧而之新，复由新而返于旧者也。其先倭文端、唐确慎诸公，方主辇下牛耳，以程朱之学，提倡后进，而朴学渐即衰替，北方士大夫，更不知汉儒家法为何事。南皮生于世族，富有藏书，独博览经史，以马、郑、贾、孔之学为天下倡，文衡所至，必拔取渐闻殚见之士，一时士习为之丕变。所著《书目答问》、《𬨎轩语》两种，至于家有其书，辇下书值为之奇涨。厂肆书贾，悉颂南皮德不置，亦可见其势力之伟大矣。其督粤时，甄录国朝儒者考证史学诸书汇刻为《广雅丛书》，欲以配阮文达之《学海堂经解》，为乙部巨观，而取富卷帙，别裁未当，榛楛勿剪，琐碎已甚，读者竟弗之重也。

南皮之以新学名世也，在既持节开府以后。平心论之，非真有见于变法之不可缓，特以举世之所不为，欲独辟非常之境界耳。故其于西学也，即以汉学家章句训诂之法治之，博而不精，知其所当然而不究其所以然。其由新而复返于旧也，则在戊戌变政之时。其宗旨具见所为《劝学篇》。盖康氏之进用，由于南皮之荐剡，迨其后深窥宫廷龃龉之情与新旧水火之象，以彼料事之明，逆知后来必有大祸，因授意门下士某君作为此书。

第十四节　张文襄之奇才

方毅皇大婚，乐章房中三奏，及《钦定平粤平捻方

略》书成，两次表文，悉出公手笔，上览之称为奇才，下诏加衔，是为公结主向用之始。光绪庚辰进官侍讲。斯时使俄大臣崇厚，赴俄议收伊犁，顾为俄人厚结所给，竟割极边要害与敌。公即上疏力争，凡十余上，陈论战守方略甚悉。是时，左文襄公方乘战胜之威，驻兵乌鲁木齐。公欲乘间张国威，力主战，且云："战即不胜，犹可以天山南路畀英，连兵复战。"其言虽堕书生策士之见，然俄卒震慑，曾惠敏公得以折冲坛坫，而尽毁崇约，争回帖克斯川之险要，并拓阿尔泰承化寺北界线。朝廷复治崇厚罪，公之向用乃益殷，两宫皇太后乃敕译署，令遇事与张之洞商矣。辛巳进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逾年遂擢山西巡抚矣。先是，丁卯公承命为浙江考官，得士尤众，拔茅连茹，称盛于世。其后成名者，如陶制军模、沈布政镕经、许侍郎景澄、袁忠节昶、孙刑部诒让、王山长棻、谭大令廷献，均著伟业盛名于世。余如沈吾士善登，则邃于算术，钱孝廉丙奎，则深于律吕；两君尤近代绝学，皆公所罗得者。及官湖北学政，则立经心书院课士，成就尤众，刻有《江汉炳灵集》。迨癸酉典蜀试，旋为学政，复建尊经书院，刻《辅轩语》、《书目答问》以教士，所得高才生，如杨锐、廖平、宋育仁、王光棣、王秉恩、吴德潇等，皆尊经书院受学者也。又如名宿之士，为公收置门下者，如蒯观察光典、缪京卿荃孙、樊方伯增祥、王侍郎文锦、王祭酒懿荣、郑贡生知同、易观察顺鼎、左口部绍佐、袁刑部宝璜、林太史国赓；咸使之相与切磋，以通经致用期许。曾文正尝嗟异之，以为洪北江、朱笥河、阮文达督学，所以搜岩采干者，不过如此云。盖公于是时固以朱阮自许也。

公之抚晋也，首以禁种罂粟为务，而于差徭尤急意清理，且修井陉大道，以便商贾，晋民承灾沴之余，以苏其困。时阎文介长户部，以公所为有古大臣疏通知远之风，故遇事多乐赞之。会法越事起，应诏密陈战守机宜十七事，又密举中外文武人员五十九人。甲申春，内召密奏越事，遂命署两广总督。时值桂抚徐延旭、潘鼎新，溃军于镇南关外，越之北宁、山西、高平、谅山连陷，法水师提督孤拔，方率师船，纵横于闽广海上。台湾尤岌岌，仅赖淮军宿将章总兵、高元，肉薄夺取基隆炮垒，歼敌无算，祸用少。时公与彭刚直公，规画粤中战守，修虎门、横档大角沙炮台，形势稍固。彭刚直以公机敏达事，每推重之。公遂疏荐桂臬李秉衡办理粮台，旋擢署桂抚。又密保前广西提督冯子材，北海镇总兵王孝祺，募钦、廉、材、武敢死之士，将以出关，遂有谅山之大捷，为近世中国战史上第一奇功。法提督亡于阵，法之议院大哄，遂起攻其政府，首相茹连斐里告退。公与彭刚直以敌可乘也，请因势进兵，规取北宁河内。会马江师覆，朝议方羁于缔和，不许公奏。公与彭公抗疏力争，言至痛切，海内读者皆感动。然庙谋已定，弃越不可挽回，惜哉！而公因是与李文忠有隙矣。公为疆吏，颇师胡文忠之救邻，无畛域见（公移节湖广，日谒胡文忠祠，有诗云："敢云驽钝能为役，差幸心源早得师。"可以见其志矣）。其在粤也，尝遣师船以援福州中岐马尾，复筹饷数十万，济台湾帅刘铭传。又用厚饷招保胜州，孤军入关，此军即世所称"黑旗兵"，刘永福所部，法人所畏者也。迨公去粤，当事疑刘而遣散之。甲午之败，诸军无一足恃。公言及此，尝扼腕不置也。

第十五节　张文襄之敢言极谏

张相续假未满，遽闻出缺，全国臣民必视为重大之变故。朝廷失一老臣，于政治之设施，其影响亦甚多。而张相平生，足以表见于国中者，或毁或誉，至此当有定论。窃思古之致身事君者，苟其宅心忠正，致为国用，则其一身之存亡，必关系于邦国，而况老成练达，受先帝之顾命，为贤王所倚重如张相者乎？独是尚论古人，卓然称为贤臣者，如汉之贾山、汲黯，唐之李泌、郭子仪，宋之范仲淹、司马光，彪炳史册，后先辉映。然迹其平生，各行其志：或以诤臣称，或以能臣称，或则以良臣称，其遭际不同，操术亦异，固未可强而并论。即近世宰辅，如胡文忠、曾文正、沈文肃、李文忠辈，亦莫不始终如一，各有独志之行，传之后世。以类相绳，可以知其若为诤臣，若为能臣，若为良臣者，而独可以论张相。

张相当文学侍从时，即以敢言极谏闻于辇下。朝上封奏，夕发弹章，意气粗疏，昌言无讳。内而宫廷帷幄之机宜，拨乱反正之深计；外而疆臣职吏，尤多掊击；京师均目为清流。同时并称者，有黄体芳、张佩纶、刘恩溥、陈宝箴、宗室宝廷、邓承修诸公，而张相实为之领袖。夫以朝野无事，举国熙恬，而远见先识，已肃然私忧，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致贵近侧目，皆欲得而甘心，曾不稍挫其志，直声震天下。而变法自强之议，亦即萌芽于此时矣。是此一时代也，张相固俨然诤臣也。

既而以巡抚辞京阙，扬历南东各省。所至之处，一以提倡新事业为志，而新学业之最著称者，则两粤两湖为尤盛。如路，如矿，如农林，如工厂，如学校，罗致人才，筹划款项，不足则借债以赶建设，虽地方实力，或有不及，而致讥于挥霍失度者。然当此过渡时代，民智屯塞，政治变革之际，能以雷厉风行之手段，措置锐敏，实足趋物质文明之进步。今东南数省，经营稍易，而路矿汽机之业，得以举轫先发，未始非食张相之赐也。是其中年精壮，力任艰难，旦夕兼营，不辞劳苦者，实可以能臣称者。

洎乎丁戊之间，国事已定，下诏立宪，先帝勤求治理，畀倚老臣，征之入阁，而政治益繁，交涉频起，舆论亦稍稍兴矣。张相则一为持平之论，盖已深知政事改革，不可操切，新政未纾，民气易溃。加以年老体政，时复多病，益无更端之建议，惟雍容坐镇而已。然内外筹备，悉循秩序，未尝延误者，未始非将相之威望，可以率属百僚，虽坐而论道，而群治易于奉行，所谓朝有良臣为国柱石者。则今日之张相，又忽以良臣终矣。

是以综观张相之一生，实可为三大时期之区划。而其所以随时通变者，一则其秉质之不滞于物，一则其好名之心，有以战之耳。京官偷息，则以言论为清高；

疆吏阘茸，则励行事为干练。即至弥留疾革之时，犹自以为借款不容于舆论，而欲商各使以罢之。三代下惟恐不好名，若张相者，固犹晚近所不可多觏者也，以视彼好爵厚禄，自植其私者远矣。

第十六节　张文襄维持大局

当国步艰难，外患逼迫之秋，所赖以维持大局，镇慑朝野者，其惟我一二重臣乎？其惟我一二重臣乎？乃昊天不吊，倾我柱石。大星陨州治，而韩魏公薨；红光烛山谷，而诸葛武侯逝。天崩地裂，风号雨泣，朝廷多故，老成凋谢，南皮相国之噩耗，忽惊传至吾耳，呜呼，痛哉！国家之重臣，上下所倚畀，一旦溘逝，其关系讵不大哉？盱衡现势，默揣往古，吾对于相国之出缺，盖有无穷之感焉。

庚子以前，中国之贫弱，犹不如今日之甚。相国身膺疆寄，政声卓著，记者在髫龄时，已饫闻其功业。庚子之季，拳匪酿祸于西北，乱民蠢动于东南。大臣如刚毅之辈，又不胜一朝之忿，激怒强邻，轻启兵端，联军入京，大局瓦解。时相国总督鄂湘，独能与刘忠诚协力一致，以敦睦邦交，保全治安，东南半壁，赖以无恙。其后两宫回銮，各国缔约，李文忠为议和全权大臣，凡机密要政，又多咨询相国。而相国则献替靡遗，尽力臂助。长江流域地，不致悉入于列强势力范围内者，要未始非相国之威权硕望，有以戢强邻之野心，而使之不敢稍逞。此则相国之丰功伟烈，亘千万世而不朽，造福吾民，亘千万世而不忘者也。微特此矣，中国戊戌之后，热心志士，群起而谈变法，执政者类皆苟且偷安，置新政于不顾。相国独能审时量势，兴办学堂，派遣留学，为各省倡；改良兵制，广征新军，鄂省防务，冠于天下。推原厥本，又何独非相国之功乎？微特此矣，宪政之预备，咨议局之成立，各省自治之筹办，种种新气象，皆相国入军机后，所讦赞而成者。异日国民之强盛，政治之完固，则又未始非相国造就之也。更微特此矣，两宫升遐，贤王监国，相国以垂暮之年，垂绅正笏，能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使异族不敢乘隙而思逞，则又他人之难能者。呜呼！谢太傅功业烂然，碑铭至不着一字，以伟绩隆勋，不胜纪也。相国从政五十年，上利国下利民者，更仆难数。前列之数端，特东鳞西爪，片羽吉光，实不足以概相国之万一也。

夫新主当阳，庶政之待举者，如千缕万丝。相国一身，关系于外交内政者，不知其几许事。今不幸而相国往矣，则萧规曹随，力能竟相国之志者，当不乏人。而远大之识量，灵敏之手腕，坚心毅力如相国者，则吾恐如凤之毛、麟之角也。痛哉！天生一伟人，忽忽数十年驰驱于政界中，遗大投艰，政事鞅掌，而犹未能竟其全功，赍志以没，则其他之伈伈伣伣者，又何足道耶？

呜呼！际万国竞争之时，人才消乏之秋，又谁能摘斗摩天，目空今古，指挥中外，继相国而起者乎？吾故曰有无穷之感也。

第十七节　张文襄之举贤

张相遗折举贤，以继其位。闻所举者，首为吏部尚书陆润庠，次为法部尚书戴鸿慈，谓此两公皆可以继其相位。又举川督赵尔巽，前两广总督岑春萱，继其军机大臣，盖赵、岑二督，不能举以为相，以皆未入翰林故也。惟闻政府意度，大约邮传部尚书徐世昌，可望入军机，陆润庠将继南皮相位。又见遗折中并有立宪为维新之本，不可视为缓图云。

第十八节　张文襄之病状

南皮相国病势增剧，数星期以前，获闻噩耗者，已不胜其耿耿。南皮于西八月间，延日本医生诊视，日本医生以所患为腹痈，殆将不治，并以此戒其家人。顷复力疾从公，清理重要案牍数起，遂至疾革。据最近消息，病虽至危，神经绝不瞀乱，中国大臣若南皮者，不得谓非海内之柱石也。南皮起家科目，早登上第，文雄一时。一八六三年，遂渐向用，旋擢山西巡抚。一八八四年擢两广总督，政声著于百粤。一八八九年量移湖广，浚发国家铁道事业之思想，拟以汉口为中国路线之中心点，经营支干，分达北燕、南粤、西蜀诸要区。任湖广时，因事微有扞格，厥后久任，至易十八寒暑，获观京汉之成。复续议建筑粤汉川汉之要道。一九零七年入直枢廷，又值两宫宾天，竭忠尽智，上赞皇室垂统之大计。曩以粤汉借款之故，既殚心力，复历艰难，尚不致有所破坏。平日政策，虽不能人尽满意，然卒能持以镇定，务达目的，殆非易易。重以学问渊懿，于教育之振兴多所擘画，学部专章，大半为手所定。废科举，兴学校，舍旧谋新，类非他人所能逮。而于学务路政，殚精竭虑，宏此远谋，尤足令人永矢勿谖者也。

第十九节　张文襄之盖棺定论

张中堂因病出缺，海内人士，料必同深哀悼。中堂政躬违和，两月未曾入值，际此高年，重以久病，其谢世也，本在众人意料之中。但以中国时局而论，失此足以倚赖之老臣，环顾朝中，再求一学识兼优如中堂者，仓猝间实难其选。仆虽外人，亦不能不为中国忧也。

张之洞之得名也，以其先人而新，后人而旧，十年前之谈新政者，孰不曰张之洞张之洞哉？近年来之守旧者，又孰不曰张之洞张之洞哉？以一人而得新旧之名，不可谓非中国之人望矣。然以骑墙之见，遗误毕世，所谓新者不敢新，所谓旧者不敢旧，一生知遇虽隆，而卒至碌碌以殁，惜哉！

张文襄幕府纪闻

[民国]辜鸿铭撰　周　琪整理

《张文襄幕府纪闻》二卷，清末民初辜鸿铭（一八五七——一九二八）著。辜氏为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早岁游学欧洲，学成后归国，入清末重臣张之洞幕府近二十年，颇受信用，参予机密。此书即为辜氏追忆幕府旧事而作，记载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史料价值较高。据《清人说荟》本整理，参考了其他版本。

卷　上

南京衙门

余同乡李忠毅公之文孙龙田司马，名惟仁，尝诋论曾文正公曰："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余谓曾文正功业及大节所在，固不可轻议；然论其学术及其所以筹画天下之大计，亦实有不满人意者。文正公日记内自言曰："古人有得名望如予者，未有如予之陋也。"或问："于何处可以见曾文正陋处？"余曰："看南京制台衙门规模之笨拙，工料之粗率，大而无当，即可知曾文正公之陋处也。"

不排满

或问余曰："曾文正公所以不可及处何在？"余曰："在不排满。当时粤匪既平，兵权在握，天下豪杰之士半属门下；部曲及昆弟辈又皆枭雄，恃功骄恣，朝廷褒赏未能满意，辄出怨言。当日情形，与东汉末季黄巾起事，何大将军领袖群雄，袁绍、董卓辈飞扬跋扈无少异。倘使文正公稍有猜忌，微萌不臣之心，则天下之决裂，必将有甚于三国者。天下既决裂，彼眈眈环而伺我者，安肯袖手旁观，有不续兆五胡乱华之祸也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我今亦曰："微曾文正，吾其剪发短衣矣。"

虎门轶事

前哲有言，人必有性情而后有气节，有气节而后有功业。余谓当日中兴人材，其节操风采，最足动人景慕者，莫如彭刚直公。犹忆庚申年，中法构衅，刚直公以钦差大臣守粤省虎门，时余初入张文襄幕，因识刚直公左右，得闻其轶事。当时，孝钦皇太后垂念老臣，不时赏赐参貂食物等品。每逢赏品赍至，刚直公一睹天家物，辄感激涕零，哭失声。庚子年，辜鸿铭部郎名汤生，撰西文《尊王篇》，有曰："当时匪踪蔓延十三省，大局糜烂，又值文宗龙驭上宾，皇太后以一寡妇辅立幼主，卒能廓清祸乱，盖皇太后之感人心、系人望者，不徒临政之忧勤也。三十年来迭遭变故，伦常之间亦多隐痛，故将相大臣罔不体其艰难，同心爱戴。"云云。据闻辜部郎《尊王篇》之作，盖有感于当日所闻刚真公虎门哭失声一事。

曹参代萧何

梁启超曾比李文忠为汉大将军霍光，谓其不学无术也。余谓文忠可比汉之曹参。当咸、同间，中兴人材除湘乡曾文正外，皆无一有大臣之度。即李文忠，亦可谓之功臣而不可谓之大臣。盖所谓大臣者，为其能定天下之大计也，孟子所谓"及是时，修其政刑者"也。当时粤匪既平，天下之大计待定者有二：一曰办善后，一曰御外侮。办善后姑且不论，至御外侮一节，当时诸贤以为西人所以强盛而狎侮我者，因其有铁舰枪炮耳。至彼邦学术、制度、文物，皆不过问。一若得铁舰枪炮即可以抵御彼族。此文正公所定御外侮之方略也，亦可谓陋矣。洎文忠继文正为相，一如曹参之代萧何，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如此，又何怪甲午一役，大局决裂，乃至于不可收拾哉？

大臣远略

余同乡故友蔡毅若观察，名锡勇，言幼年入广东同文馆肄习英文，嗣经选送京师同文馆肄业。偕同学入都，至馆门首，刚下车卸装，见一长髯老翁，欢喜迎入，慰劳备至。遂带同至馆舍，遍导引观。每至一处，则告之曰："此斋舍也，此讲堂也，此饭厅也。"指示殆遍，其

貌温然，其言蔼然，诸生但知为长者，而不知为何人。后询诸生曰："午餐未？"诸生答曰："未餐。"老翁即传呼提调官。旋见一红顶花翎者旁立，貌甚恭。诸生始知适才所见之老翁，乃今日当朝之宰相文中堂也。于此想见我朝前辈温恭恺悌之风度也。余谓文文忠风度固不可及，而其远略亦实有过人者。中国自弛海禁后，欲防外患，每苦无善策。粤匪既平，曾文正诸贤筹画方略，皇皇以倡办制造厂、船政局为急务。而文忠独创设同文馆，欲培洋务人材，以通西洋语言文字、学术制度为销外患之要策。由此观之，文文忠之远略，有非曾文正诸贤所可及也。

上流人物

国朝张缙《示张在人书》曰："凡人流品之高下，数言可决者，在见己之过，见人之过；夸己之善，服人之善而已。但见己之过，不见世人之过；但服人之善，不知己有一毫之善者，此上流也。见己之过，亦见世人之过；知己之善，亦知世人之善，因之取长去短，人我互相为用者，其次焉者也。见己之过，亦见世人之过；知己之善，亦知世人之善，因之以长角短，人我分疆者，又其次焉者也。世人但见人之过，不见己之过；但夸己之善，不服人之善者，此下流也。余昔年至西洋，见各国都城，皆有大戏园，其规模之壮丽，装饰之辉煌，固不必说。但每演一剧，座客几万人，肃然无声。今日中国所创开各文明新舞台，固欲规仿西制也。然每见园中观剧座客举止嚣张，语言庞杂，虽有佳剧妙音，几为之夺。由此观之，中国比西洋各国之有教无教，即可概见。尝闻昔年郭筠仙侍郎，名嵩焘，出使西洋，见各国风俗之齐整，回国语人曰："孔孟欺我也。"若郭侍郎者，可谓服人之善，而不知己有一毫之善，是之谓上流人物。

书生大言

甲申年，张幼樵在马江弃军而遁，后又入赘合肥相府，为世所诟。余谓好大言原是书生本色，盖当时清流党群彦之不满意于李文忠，犹如汉贾生之不满意于绛侯辈。夫绛侯辈固俗吏也，贾生固经学儒生也，然当时若文帝竟能弃其旧而谋其新，命贾生握兵符为大将，果能系单于之颈而不为张佩纶马江之败衄者几希。至入赘相府一节，此犹见合肥相国雅量，尚能爱才，若汉之绛侯、陈平辈，试问肯招贾生入赘为婿耶？

五霸罪人

庚子拳匪肇衅，两宫巡狩西安。李文忠电奏有曰："毋听张之洞书生见解。"当时，有人将此语传入张文襄。文襄大怒曰："我是书生，他是老奸巨滑。"至今文襄门下论及李文忠，往往痛加诋詈。余曰："昔孟子有言：'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余谓今之李文忠，曾文正之罪人也。今之督抚，又李文忠之罪人也。

清流党

或问余曰："张文襄比曾文正，何如？"余曰："张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也。当同、光间，清流党之所以不满意李文忠者，非不满意李文忠，实不满意曾文正所定天下之大计也。盖文忠所行方略，悉由文正手所规定。文忠特不过一汉之曹参，事事遵萧何约束耳。至文正所定天下大计之所以不满意于清流党者何？为其仅计及于政而不计及于教。文忠步趋文正，更不知有所谓教者，故一切行政用人，但论功利而不论气节，但论材能而不论人品。此清流党所以愤懑不平，大声疾呼，亟欲改弦更张，以挽回天下之风化也。盖当时济济清流，犹似汉之贾长沙、董江都一流人物，尚知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是以文襄为京曹时，精神学术，无非注意于此。即初出膺封疆重任，其所措施，亦犹是欲行此志也。洎甲申马江一败，天下大局一变，而文襄之宗旨亦一变，其意以为非效西法、图富强，无以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以保名教。虽然，文襄之效西法，非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吾谓文襄为儒臣者以此。厥后文襄门下，如康有为辈，误会宗旨，不知文襄一片不得已之苦心，遂倡言变法，行新政，卒酿成戊戌、庚子之祸。东坡所谓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此张文襄《劝学篇》之所由作也。呜呼！文襄之作《劝学篇》又文襄之不得已也，绝康梁并以谢天下耳。韩子曰："荀子大醇而小疵。"吾于文襄亦云然。

孔子教

一日，余为西友延至其家宴会，华客唯余一人，故众西客推余居首座。及坐定，宴间谈及中西之教，主人问余曰："孔子之教有何好处？君试言之。"余答曰："顷间诸君推让，不肯居首座，此即是行孔子之教。若行今日所谓争竞之教，以优胜劣败为主，势必俟优胜劣败决定后，然后举箸，恐今日此餐，大家都不能到口。"座客粲然。《传》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孔子六经之所谓道者，君子之道也。世必有君子之道，然后人知相让。若世无君子之道，人不知相让，则饮食之间，狱讼兴焉；樽俎之地，戈矛生焉。余谓教之有无，关乎人类之存灭，盖以此也。

新算学

辜鸿铭部郎云："日本故相伊藤侯，甲午后解职来游中国。至武昌，适余所译《论语》英文告成付刊，即持一部赠之。伊藤侯谓余曰：'闻君素精西学，尚不知孔子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不能行于今日之二十世纪乎？'余答曰：'孔子教人之法，譬如数学家之加减乘除。

前数千年其法为三三如九，至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亦仍是三三如九，固不能改如九为如八也。'"云云。予闻此言，谓辜部郎曰："君今尚不知目今二十世纪数学之改良乎？前数学谓三三如九，今则不然。我借洋款，三三如九则变作三三如七；俟我还洋款，三三如九则变作三三如十一。君尚不知此，无怪乎人谓君不识时务也。"

孟子改良

陶靖节诗云："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此言诗书自遭狂秦之火，至汉代真读书人始稍能伸眉吐气，然亦老矣。检收残编，亦多失其真。且当时守旧党如董仲舒辈，欲售其顽固之奸，恐亦不免改窜原文。近有客自游日本回，据云在日本曾见有未遭秦火之《孟子》原本，与我今所谓《孟子》七篇，多有不同。譬如首章，其原本云："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仁义之说可得闻乎？'孟子对曰：'王何必仁义，亦有富强而已矣。'"云云。又如"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一章，其原本云："孟子道性恶，言必称洋人。"云云。

践　迹

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朱子解曰："善人质美而未学。"又引程子言曰："践迹，如言循途守辙。善人虽不必践旧迹，而自不为恶。"余窃以为"践迹"一解，盖谓行善事不出诸心，而徒行其外面之形迹，即宋儒所谓客气。如"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此皆所谓践迹之孝也，故孔子不谓之孝。曾子论子张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朱子谓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务外自高。务外自高，而欲学为圣人之道，其学必不能化，其弊必至于践迹。故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此孔子对症下药也。盖学圣人之道而践迹，即欲求为善人而不可得，况圣人乎？后有荀卿，亦学为圣人之道者。其学终至于大醇而小疵，盖亦因务外自高所致。东坡论荀卿曰："其为人必也刚愎不逊，自许太过。"是亦自高之一证也。今日张文襄亦出自当日清流党，夙以维持圣人之道自任。而其门下康梁一出，几欲使我中国数千年来声明文物，一旦扫地净尽。东坡谓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噫！学为圣人之道不化，而至践迹，其祸之烈，一至于斯。然其致病之原，乃由务外自高所致。禹对舜之言曰："无若丹朱傲。"傅说之对高宗曰："惟学务逊志时敏厥修乃来，傲与逊之间。"此圣学纯粹与不纯粹之所由判也。

务　外

荀子《儒效篇》云："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向也，混然涂之人也，俄而并乎尧禹，岂不贱而贵矣哉？向也，效门室之辨，混然曾不能决也，俄而原仁义、分是非，图回天下于掌上而辨白黑，岂不愚而智矣哉？向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举在此，岂不贫而富矣哉？"按：荀子劝学不可谓不勤，然犹不免歆学者以功利。荀子讥墨之言曰："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余谓荀子亦蔽于用而不知学。何谓学？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夫明道者，明理也。理有未明而欲求以明之。此君子所以有事于学焉。当此求理之时，吾心只知有理，虽尧禹之功不暇计，况荣辱、贫富、贵贱乎？盖凡事无所为而为则诚，有所为而为则不诚，不诚则伪矣。为学而不诚，焉得有学？此荀子之学所以不纯粹也。犹忆昔年张文襄赀遣鄂省学生出洋留学。濒行，诸生来谒。文襄临别赠言慰之，曰："生等到西洋，宜努力求学，将来学成归国，代国家效力，带红顶，作大官，可操券而获。生等其勉之！"云云。此与荀子《儒效篇》勉励学者语，又奚以异？余谓文襄之学本乎荀子者，盖为其务外自高，故未脱于功利之念也。昔孔子有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知此，则可以言学。

生　子

袁简斋言，昔方望溪先生有弟子某，年逾商瞿，戚戚然以无子为虑。先生曰："汝能学禽兽，则有子矣。"先生素方严，忽作谩语。其人愕然问故，先生曰："男女構精，万物化生，此处有人欲而无天理。今人年过四十，便有为祖宗绵血气意，将天理搀入人欲中，不特欲心不炽，难以成胎，而且以人夺天，遂为造物所忌。子不见牛羊犬豕乎？其交也如养由基之射，一发一中，百发百中，是何故哉？盖禽兽无生子之心，为阴阳之鼓荡，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遂生乎其所不得不生。"余谓此无关乎天理人欲也，斯即《中庸》所谓"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其为物不贰，不贰则诚，诚则有功"。吾人当求学之时，不可存有国家之念。犹如人欲生子，不可存有祖宗之心。董仲舒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余曰："正其谊，不谋其利，则可以生子；明其道，不计其功，则可以得真学问。"

为　人

《牡丹亭》曲本有艳句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此原本于《大学》"如好好色"之意。余谓：今日人心之失真，即于冶游、赌博、嗜欲等事，亦可见一斑。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余曰："古之嫖者为己，今之嫖者为人。"

公利私利

余随张文襄幕最久，每与论事，辄不能见听。一日，晤幕僚汪某，谓余曰："君言皆从是非上著论，故不能耸听。香帅为人，是知利害不知是非。君欲其动听，必从利害上讲，始能入。"后有人将此语传文襄耳，文襄大怒，立召余入，谓余曰："是何人言余知利害不知是非？如谓余知利害，试问余今日有偖大家事否？所谓利者安在？我所讲究者乃公利，并非私利。私利不可讲，而公利不可不讲。"余对曰："当日孔子罕言利，然则孔子亦讲私利乎？"文襄又多方辩难，执定公利私利之

分，谓公利断不可不讲。末后余曰："《大学》言：'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然则小人为长国家而务财用，岂非亦系言公利乎？"于是文襄默然让茶，即退出。今日余闻文襄作古后，竟至囊橐萧然，无以为子孙后辈计，回忆昔年公利私利之言，为之怆然者累日。

权

张文襄尝对客论余曰："某也知经而不知权。"余谓文襄实不知所谓权者。盖凡所以运行天地间之物，惟理与势耳。《易传》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者，理之全体也；器者，势之总名也。小人重势不重理，君子重理不重势。小人重势，故常以势灭理；君子重理，而能以理制势。欲以理制势，要必知所以用理。权也者，知所以用理之谓也。孔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所谓可与适道者，明理也；可与立者，明理之全体而有以自信也；可与权者，知所以用理也。盖天下事非明理之为难，知所以用理之为难。权之为义，大矣哉！譬如治水，知土能克水，此理也。然但执此理以治水患，则必徒为堵御之防。如此，水愈积愈不可防，一旦决堤而溢，其害尤烈于无防也。此治水者之知经而不知权也。知权者，必察其地势之高下，水力之大小，或不与水争地而疏通之，或别开沟渠河道而引导之，随时立制，因地制宜，无拘拘一定成见，此之谓知所以用理也。窃谓用理得其正为权，不得其正为术。若张文襄之所谓权，是乃术也，非权也。何言之？夫理之用谓之德，势之用谓之力。忠信笃敬，德也，此中国之所长也；大舰巨炮，力也，此西洋各国之所长也。当甲申一役，清流党诸贤但知德足以胜力，以为中国有此德必可以制胜于朝廷，遂欲以忠信笃敬敌大舰巨炮。而不知忠信笃敬，乃无形之物也；大舰巨炮，乃有形之物也。以无形之物，攻有形之物，而欲以是奏效于疆场也，有是理乎？此知有理而不知用理以制势也。甲申以后，文襄有鉴于此，遂欲舍理而言势。然舍理而言势，则人于小人之道，文襄又患之。于是，踌躇满志，而得一两全之策，曰为国则舍理而言势，为人则舍势而言理。故有公利私利之说。吾故曰：文襄不知权。文襄之所谓权者，乃术也，非权也。

廉吏不可为

有客问余曰："张文襄学之不化，于何处见之？"曰："文襄自甲申后，亟力为国图富强。及其身殁后，债累累不能偿，一家八十余口，几无以为生。《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又曰：'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身本也，国末也。一国之人之身皆穷而国能富者，未之有也。中国今日不图富强则已，中国欲图富强，则必用袁世凯辈。盖袁世凯辈欲富其国，必先谋富其身。此所谓以身作则。《传》曰：'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文襄帅天下以富强而富强未见，天下几成饿殍。此盖其知有国而不知有身，知有国而不知有民也。即此可见其学之不化处。昔阳虎有言：'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君子既欲行有教之政，又欲务财用，图富强，此其见识之不化，又不如阳虎。"

爱国歌

壬寅年，张文襄督鄂时，举行孝钦皇太后万寿，各衙署悬灯结彩，铺张扬厉，费资钜万。邀请各国领事人开筵宴，并招致军界、学界，奏西乐，唱新编爱国歌。余时在座陪宴，谓学堂监督梁某曰："满街都是唱爱国歌，未闻有人唱爱民歌者。"梁某曰："君胡不试编之？"余略一伫思，曰："余已得佳句四句，君愿闻之否？"曰："愿闻。"余曰："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座客哗然。

半部《论语》

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朱子解"敬事而信"曰："敬其事而信于民。"余谓"信"当作有恒解，如唐诗"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犹忆昔年徐致祥劾张文襄折内，有参其起居无节一款，后经李翰章覆奏曰："张之洞治簿书至深夜，间有是事。然誉之者曰夙夜在公，非之者曰起居无节。"按：夙夜在公则敬事也，起居无节则无信也。敬事如无信，则百事俱废，徒劳而无功。西人治国，行政所以能百事具举者，盖仅得《论语》"敬事而信"一语。昔宋赵普谓："半部《论语》可治天下。"余谓：此半章《论语》亦可以振兴中国。今日中国官场上下果能敬事而信，则州县官不致于三百六十日中，有三百日皆在官厅上过日子矣。又忆刘忠诚薨，张文襄调署两江。当时因节省经费，令在署幕僚，皆自备伙食。幕属苦之，有怨言。适是年会试题为《道千乘之国》一章，余因戏谓同僚曰："我大帅可谓敬事而无信，节用而不爱人，使民无时。人谓我大帅学问贯古今，余谓我大帅学问，即一章《论语》，亦仅通得一半耳。"闻者莫不捧腹。

理　财

昔年沪上报章纷传，盛杏荪宫保补授度支部侍郎，余往贺。及见，始知事出子虚。坐谈间，余谓宫保曰："今日度支部为财政关键，除宫保外，尚有何人胜任愉快？"宫保欲然自抑曰："理财我不如张宫保。"余曰："不然，张宫保不如宫保。"宫保曰："于何见之？"余曰："张宫保属吏至今犹是劳人草草，拮据不遑；而宫保僚属，即一小翻译，亦皆身拥厚赀，富雄一方。是以见张宫保之不如宫保多多。"宫保闻之，一笑而解。

王顾左右而言他

辜鸿铭部郎云："昔年余至上海谒盛杏荪宫保，宫保闻余《中庸》译英文一书刊成，见索，谓余曰：'《中庸》书，乃是有大经济之书，乞君检送一本，为子辈读。'余对曰：'《中庸》一部要旨，宫保谓当在何句？'宫保曰：

'君意云何?'余曰:'贱货贵德。'宫保乃顾左右而言他。"云云。

官官商商

曾文正《覆刘印渠制军书》云:"自王介甫以言利为正人所诟病,后之君子,例避理财之名,以不言有无、不言多寡为高。"实则补救时艰,断非贫穷坐困所能为力。叶水心尝谓仁人君子,不应置理财于不讲,良为通论。余谓财固不可不理,然今日中国之所谓理财,非理财也,乃争财也。驯至言理财数十年,其得财者,惟洋场之买办,与劝业会之阔绅。昔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余谓今日中国欲得理财之道,则须添二句曰:"官官,商商。"盖今日中国大半官而劣则商,商而劣则官,此天下之民所以几成饿殍也。《易传》曰:"损上益下谓之泰,损下益上谓之否。"知此,则可以言理财。

爱 官

近年朝廷整理财政,注意在绝中饱。然此犹治标,非治本也。今日民困固深,而官贫亦迥异寻常,如刻核太至,其害将甚于中饱。曾文正所谓爱其赤子而饿其乳母,则是两毙之道。张殿撰季直曾谓余曰:"中饱固不可,而中饿更不可。"余曰:"中饱则伤廉,中饿则伤仁。两不免皆有所伤,宁可伤廉而不可伤仁。"昔国朝蔡漳浦先生《复郑鱼门书》曰:"士子廉隅不饬,欲启其羞恶之心,不若发其恻隐之心。恻隐者,仁也。恻隐之心一挚,则己私自消,亲亲仁民爱物,一以贯之,羞恶辞让是非,相因而有。"此谓知本之论。

亡八蛋

学部侍郎乔君谓余曰:"君所发议论,皆是王道。其如不行于今何?"余曰:"天下之道只有二端,不是王道,就是亡八蛋之道。孟子所谓'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

禁嫖赌

余尝谓客曰:"周之末季,自荀卿以后无儒者;今自张文襄以后,亦无儒臣。"客曰:"现在南洋大臣张安圃出示,禁止官界、学界、军界嫖赌,以维持风化自任,岂不岿然一儒臣乎?"余答曰:"孔子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出示禁嫖赌,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也。此行政也,非行教也。然行政亦须知大体。盖嫖赌是伤风化之事,唯礼教可以已之,非刑罚所能治。刑罚所能治者,作奸犯科之事耳。小民嫖赌,易于聚众滋事,扰害地方。此作奸犯科之事,得以刑法治之,故出示禁止,犹可说。至出示禁止职官嫖赌,即以行政大体论,亦乖谬已极。古人刑不及大夫,盖欲养其廉耻也。夫以刑政施于小民,孔子犹惧其无耻。小民无耻,尚可以为国;至使职官士大夫而无耻,吾不知其何以能为国耶。今日职官放浪冶游,有失威重,固足以伤风化。若督抚不明大体,乃至将督部堂煌煌告示黏贴妓馆娼寮,以为维持风化,不知其败坏风化,实有千百倍于士大夫之冶游放浪者。君谓张安圃为儒臣,安圃如此不明大体,是焉得为儒臣?"张安圃是幼樵胞侄,当时亦清流一派,幼樵入赘合肥相府,而安圃亦与袁世凯结儿女姻亲。所谓清流者如是如是。昔班孟坚论西汉诸儒,如张禹、孔光辈,曰:"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以古人之迹见绳,乌能胜其任乎?"

倒马桶

丁未年,张文襄与袁项城由封疆外任,同入军机。项城见驻京德国公使曰:"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我是讲办事的。"其幕僚某将此语转述于余,以为项城得意之谈。予答曰:"诚然。然要看所办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

贱 种

有西人问余曰:"我西人种族有贵种、贱种之分,君能辨别之否?"余对曰:"不能。"西人曰:"凡我西人到中国,虽寄居日久,质体不变,其状貌一如故我,此贵种也。若一到中国,寄居未久,忽尔质体一变,硕大蕃滋,此贱种也。"余询其故,西人答曰:"在中国,凡百食品,其价值皆较我西洋各国低贱数倍。凡我贱种之人,以其价廉而得之易,故肉食者流,可以放量咀嚼。因此到中国未久,质体大变,肉累累坟起,大腹庞然,非复从前旧观矣。"余谓袁世凯甲午以前,本乡曲一穷措无赖也。未几暴富贵,身至北洋大臣,于是营造洋楼,广置姬妾。及解职乡居,又复构甲第,置园囿,穷奢极欲,擅人生之乐事,与西人之贱种一至中国辄放量咀嚼者无少异。庄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机必浅。"孟子曰:"养其大体为大人,养其小体为小人。"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

贵 族

尝考英吉利立国,原始宋真宗年间。有北族人据法兰西西北郡,适英国内乱,北族王率大众渡海平之,遂立为英王。于是国内北族为贵人,土族则概为平民。后有平民中俊秀者,乃得脱平民籍为士类,故至今英民分三等:曰贵族,曰士类,曰平民。近英国名下士艾诺尔德氏论其国风俗,谓"我英人平民耐劳苦,尚力行;士类好学尚智;贵族本北方之强,好勇尚气节"云云。余谓今日满人,即我中国之贵族也。满人亦如英之北族,以武功立国,故至今犹以气节称,我汉人实逊焉。即以近年学西文学生观之,亦可略见一斑。其回国旧班学生不得意者不必论,其得意者无不身拥厚赀,以豪侈自雄。惟前外务部侍郎升任荆州将军联春卿留守名芳,前在北洋为李文忠僚属十有余年,历办要差。文忠门下之凡谙西文如罗丰禄辈,皆腰缠巨万,作富家翁。独联留守至今犹家如寒素,清操可风,真不愧为贵族人。

翩翩佳公子

国朝张履祥论教弟子曰："凡人气傲而心浮，象之不仁，朱之不肖，只坐一傲而已。人不忠信则事皆无实，为恶则易，为善则难。傲则为戾为很，浮则必薄必轻。论其质，固中人以下者也。傲则不肯屈下，浮则义理不能入。不肯屈下则自以为是，顺之必喜，拂之必怒，所喜必邪佞，所怒必正直。义理不能入，则中无定主，习之即流，诱之即趋。有流必就下，有趋必从邪。此见病之势有然者也。余谓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其病往往犯傲；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其病往往犯浮。傲则其学不化，浮则其学不固。其学不化，则色庄；其学不固，则无恒。色庄之至，则必为伪君子；无恒之至，则必为真小人。张文襄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真小人。昔曾文正曰："督抚考无良心，沈葆桢当考第一。"余曰："近日督抚考无良心，端午桥应考第一。"或曰："端午桥有情而好士，焉得为无良心？"余答曰："朱子解善人曰：'质美而未学。'端午桥则质美而未闻君子之道者也。聪明之人处浊乱之世，不得闻君子之道，则中无定主，故无恒。无恒人虽属有情，亦如水性杨花之妇女，最易为无良心事。吾故谓督抚考无良心，端午桥所以当考第一也。至其好士，亦不过如战国四公子、吕不韦之徒，有市于道，借多得士之名以倾动天下耳。岂真好士哉？虽然，既曰质美，端午桥亦可谓今日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

庸言庸行

英国名宰相论用人有云："国家用人，宜重德行而不宜重非常之才。天下之人既不可无君长，而君长之事有大小轻重，即寻常之识量，亦未尝不可以胜任。盖造物于经理天下之事，未尝秘有玄妙之理，一若非一二圣智之人，不可求解。惟忠信、廉正、俭约诸庸德，此固人人之所能。人果能行此，且加以阅历虚心，于从政何难之有？若无德行，虽恃绝等高才，焉能有济？故凡有才无德之人，断不可以任用。盖秉性敦厚而才识不足者，固能遗误事机，然其害岂若彼心术邪僻，且有大才足以铺张扬厉、粉饰其邪僻者之能败坏国家，至于不可补救耶？"云云。此言庸德也。余尝撰联以自勖曰："不忮不求，淡泊明志；庸言庸行，平易近人。"即此意云。

不吹牛毵

壬寅年张文襄在鄂，奉特旨入都陛见，余偕梁崧生尚书随节北上。时梁尚书得文襄特保，以候补道员奉旨召见。退朝告余曰："今日在朝房，闻锡清帅对客言曰：'如咱们这种人，如何配得作督抚？'君试志之。此君子人也。"后有客谓余曰："今日欲观各督抚之器识才能，不必看他作事，但看他用人；不必看他所委署差缺之人，但看他左右所用幕僚，即可知其一二。"余答曰："连他左右幕僚亦不必看。欲观今日督抚之贤否，但看他吹牛毵不吹牛毵。人谓今日中国将亡于外交之失败，或亡于无实业。余曰：中国之亡，不亡于实业，不亡于外交，而实亡于中国督抚之好吹牛毵也。《毛诗》有云：'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今日欲救中国之亡，必从督抚不吹牛毵作起。孔子谓：'一言可以兴邦。'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锡清帅其人者，可谓今日督抚中佼佼者矣。"

颂　词

管异之尝谓中国风俗之敝，可一言蔽之曰："好谀而嗜利。"嗜利固不必论，而好谀之风，亦较昔日为盛。今日凡有大众聚会及宴乐事，必有颂词，竭力谄谀。与者受者，均恬不知怪。古人有谀墓之文，若今日之颂词，可谓生祭文也。犹忆张文襄督鄂时，自庚子后，大为提倡学堂。有好事者创开学堂会，通省当道官员、教员、学生到者数百人，有某学堂监督梁某特撰长篇颂词，令东洋留学生刘某琅琅高读，兴会淋漓，满座肃然。适傍有一狂士，俟该留学生读毕，接声呼曰："呜呼哀哉，尚飨。"闻者捧腹。

马　路

有某省某中丞奉旨办新政，闻西洋有马路，即欲仿照举办。然又闻外洋街道宽阔，中筑马路，两边以石路厢之，以便徒步人行走。今省城民间街道狭隘，碍难开辟。后闻南京、武昌业经举行，民亦称便，遂决意办马路。既成，又在上海定购洋式马车。出门拜客皆乘马车，不用肩舆，亦觉甚适意焉。一日，有某道之子，在马路上驰马，忽于人丛中冲倒一老媪，几毙命。行路人皆为不平。道台之子停马，鞭指而骂曰："抚台筑此路本要给马走，故不叫作人路，而叫作马路。你们混帐百姓敢占了马路，我不送你到警察局惩办，已算你们造化，还敢同我理论呢。"有一乡人应曰："哎哟，大少爷如此说来，如今中国惟有官同马有路走，我们百姓都没有路走了。"后某中丞得闻此事，遂即停办马路，并不坐马车。出门拜客，仍乘肩舆。韦苏州诗云："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某中丞亦可谓难得矣。

大人有三待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余曰："今日大人有三待：以匪待百姓，以犯人待学生，以奴才待下属。"或问曰："何谓以匪待百姓？"曰："今如各省城镇市以及通衢大道，皆设警察巡逻，岂不是以匪待百姓耶？"曰："何谓以犯人待学生？"余曰："今日官学堂学生之功课，与犯人所作苦功同得一苦字耳。至于大人待下属一节，今日在官场者，当自知之，更不待余解说。袁子才曾上总督书，有曰：'朝廷设州县官，为民作父母耶？为督抚作奴才耶？'"

不问民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今日地方一

有事故，内外衮衮诸公，莫不函电交驰，亟问曰："伤羊乎？"不问民。噫！窃谓今日天下之大局，外人之为患不足畏，可畏者，内地思乱之民耳。民之所以思乱者，其故有二：一曰饿，一曰怨。欲一时即使民不饿，谈何容易？故入手办法，当先使民不怨。今民之饿者，新政使之也；民之怨者，非新政使之也。民非怨新政，怨办新政之衮衮诸公之将题目认错耳。我朝廷今日亦知新政累民，然有不得不亟亟兴办者，无非为保民而已，非为保外人，以保衮衮诸公之禄位也。上下果能认清题目，凡办理新政，事事以保民为心，则虽饥饿以死，民又何怨？孟子所谓"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是也。

卷　下

真御史

昔司马温公论言官，当以三事为先：一不爱富贵，二重惜名节，三晓知治体。三者具而始可称谏官，然兼之者难矣。国朝陈黄中《与王次山论谏臣书》云："御史之职本无所不当言，而其要在裨主德、肃纪纲、持大体而已。"近日江春霖御史因参权贵褫职，遂翛然去官归乡。由此直声震朝野，人皆曰真御史。余谓江御史不畏强御，此顾名节也；翛然挂冠而去，此不爱富贵也。然今日国事如此之陵夷，岂是如前代朝有大奸大慝，窃政柄以抑扬威福所使然耶？特以上下皆以顽顿无耻为有度，以模棱两可为合宜，不学无术，以自是其愚，植党干没，以自神其智。此真患得患失之鄙夫，而皆足以亡人家国也。而今日言官即贤如江春霖者，亦未闻上一言以裨主德，建一议以肃纪纲，能使朝野上下革面洗心；徒亟亟攻讦一二贵人琐屑之阴事，愤愤不平，一若与之有深仇积恨而不能自已。是尚得谓之明大体哉？

西洋议院考略

西洋自古罗马后皆胡俗，胡人有事，其酋长则集群胡以决可否。后西洋分列邦犹循旧俗，国有大造大疑，国主集群酋议决之。群酋之会曰国会，此西洋中古通例也。宋季嘉定间，英吉利主约翰好讲兵，征赋无厌，英群酋怨之，逼与盟曰："后欲征赋，必集国会议可，然后行。"遂立册书，永为国典。英人谓此盟书曰《大盟册》。初，西洋俗皆以战猎为事，强有力者立为酋长。故民分曰世族，曰平民。世族者，酋长族也。当英吉利之立国会也，惟集世族，平民不与焉。久之，郡邑平民之有贤望者，或由群酋举，或由国主召，亦入国会，于是国会乃分为上、下议院。上院世族居之，下院平民望士居之。及有明中季，英俗罢战猎，民间皆以耕织懋迁为事。于是国饷皆赖商贾富户捐输，乃许钜镇大埠有捐输者，各公举素封之家一人入下议院。至是，议院势渐盛焉。国朝初，英吉利主嘉罗斯第一朝用佥人，国用空乏，英主集国会，令下议院派捐，议院不允。英主兴兵将诛梗命者，议院亦募民兵与主战，胜，遂弑之。国大乱。议院望士之统兵者名格朗宓，废议院，乱乃定，遂秉国政，称曰护国主。卒，子庸弱，国人复故主嗣嘉罗斯第二。与盟，复立议院。每年一集，议政事不复关白。盖前国主欲征饷，始集国会，至是议院之势弥张焉。嘉罗斯第二卒，弟嗣，又失民望，国人逐之。议院召其女与婿。婿，荷兰国主也。议院复与盟。至是，议院之势盛矣。此西洋议院之所由来也。乾隆四十一年，英吉利属地在亚美利加洲各部落，叛英官会盟，遂立为亚美利加合总邦。法亦多仿英制，设上下议院，且国主由民举，所谓民主国是也。乾隆五十四年，法兰西人弑其主，亦仿英制设议院，国遂大乱。那坡伦起，执兵柄，闭议院，乱乃定。后西洋各国皆设议院，惟俄罗斯不置。夫西洋自议院盛，国主遂比诸饩羊，政皆由国人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议。"信哉（近年俄罗斯亦创开国会矣。噫！西洋之乱，于斯已极。近有俄著名学士笃斯堆氏新著一书，名曰《世界末境》，盖亦有所见而慨乎言之也）！

国会请愿书

余尝谓诸葛武侯之《前出师表》，即是一篇真国会请愿书。何言之？武侯谓后主曰"宜开张圣听"云云，此即是请开国会。又曰"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云云，此即是请立宪。盖西洋各国当日之所以开国会立宪者，其命意所在，亦只欲得平明之治耳。今朝廷果能开张圣听，则治自明。如此，虽无国会，亦有国会；不如此，虽有国会，亦如无国会也。朝廷能视官民上下贵贱俱为一体，陟罚臧否，无有异同，则治自平。如此，虽不立宪，亦是立宪；不如此，虽立宪，亦非立宪。吾故曰：武侯之《前出师表》，是一篇真国会请愿书。若今日各省代表之所请者，乃是发财公司股东会，非真国会也。盖真国会之命意，在得平明之治。得平明之治，则上下自为一体，然后国可以立。股东会之命意在争利权，一国上下皆争利权，无论权归于上、权归于下，而国已不国，尚何权利之有哉？噫！

马拉马夫

昔年余至上海，见某国领事，谓余曰："今日中国督抚凡办一事，辄畏惧本省绅士，并且有畏惧学生者，尚复成何政体？"余答曰："此岂不是贵国所谓立宪政体？"领事曰："是非立宪政体，恐是马拉马夫政体。"《书》曰："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余谓民情固不可咈，然至违道以干百姓之誉，则乱之阶也。

夷狄之有君

辜鸿铭部郎云："甲午后，袁项城为北洋练兵大臣。时守京师者多北洋兵队。适张文襄奉特旨陛见，项城特派兵队守卫邸寓。余随张文襄入都，至天津，见项城。谈间，项城问余曰：'西洋练兵，其要旨何在？'余答

曰：'首在尊王。'项城曰：'余曾闻君撰有西文《尊王篇》，尊王之意，余固愿闻。'余答曰：'西洋各国，凡大臣寓所，有派兵队守卫者，乃出自朝廷异数。今张宫保入都，宫保竟派兵守邸寓，是以国家之兵交欢同寅。兵见宫保以国家之兵交欢同寅，则兵将知有宫保而不知有国家。一遇疆场有事，将士各为其领兵统帅，临阵必至彼此不相顾救。如此，虽步伐齐整，号令严明，器械娴熟，亦无以制胜。吾故曰：练兵之要，首在尊王。'"予闻是语，谓辜部郎曰："君言今日兵不知有国家，君抑知各省坐官厅之黼黻朝珠者，其心中目中亦皆知有督抚，尚知有国家耶？君于行伍中人又何责焉？"辜部郎曰："信如君言，中国未经外人瓜分，而固已瓜分矣。"

烂报纸

国朝朱竹垞先生《秦始皇论》云："当周之衰，圣王不作，处士横议。孟氏以为邪说诬民，近于禽兽。更数十年历秦，必有甚于孟氏所见者。又从人之徒，素以摈秦为快，不曰嫚秦，则曰暴秦；不曰虎狼秦，则曰无道秦，所以诟詈之者靡不至。六国既灭，秦方以为伤心之怨，隐忍未发，而诸儒复以事不师古，交讪其非。祸机一动，李斯上言，百家之说燔，而《诗》、《书》亦与之俱烬矣。嗟呼！李斯者，荀卿之徒，亦尝习闻仁义之说，岂必以焚《诗》、《书》为快哉？彼之所深恶者百家之邪说，而非圣人之言；彼之所坑者乱道之儒，而非圣人之徒。又谓邪说之祸，其存也，无父无君，使人陷于禽兽；其发也，至合圣人之书烬焉。然则非秦焚之，处士横议焚之也。"余以为秦始皇所焚之书，即今日之烂报纸；始皇所坑之儒，即今日出烂报纸之主笔也。势有不得不焚、不得不坑者。

读书人

袁简斋《原士论》曰："士少则天下治，何也？天下先有农工商后有士。农登谷，工制器，商通有无。此三民者，养士者也。所谓士者，不能养三民，兼不能自养也。然则士何事？曰尚志。志之所存，及物甚缓。而其果志在仁义与否，又不比谷也、器也、货之有无也，可考而知也。然则何以重士？曰：此三民者，非公卿大夫不治，公卿大夫非士莫为。惟其将为公卿大夫以治此三民也，则一人可以治千万人，而士不可少，正不可多。舜有五臣，武王有乱臣十人，岂多乎哉？士既少，故教之易成，禄之易厚，而用之亦易当也。今则不然，才仅任农工商者为士矣，或且不堪农工商者亦为士矣。既为士，则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妄冀公卿大夫。冀而得，居之不疑；冀而不得，转生嫉妒，造诽谤，而怨上之不我知。上之人见其然也，又以为天下本无士，而视士愈轻，士乃益困。嗟乎！天下非无士也，似士非士者杂之，而有士如无士也。"余谓今日中国不患读书人之不多，而患无真读书人耳。乃近日上下皆倡多开学堂、普及教育为救时之策，但不知将来何以处如此其多之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妄冀为公卿大夫之人耶？且人人欲施教育而无人肯求学问，势必至将来遍中国皆是教育之员，而无一有学问之人，何堪设想！

督抚学堂

昔年京师拟创办税务学堂，余适在武昌，见端午桥，因谈及是事。午桥谓余曰："现在中国亟须讲求专门学问，鄙意欲在鄂省亦创设厘金学堂。"余曰："既有厘金学堂，则州县官亦不可无学堂。"午桥曰："诚然。"余正襟而对曰："如此，督抚亦不可无督抚学堂。"午桥闻之，乃大笑。窃谓学问之道，有大人之学，有小人之学。小人之学，讲艺也；大人之学，明道也。讲艺，则不可无专门学以精其业。至大人之学，则所以求明天下之理，而不拘拘以一技一艺名也。洎学成理明，以应天下事，乃无适而不可。犹如操刀而使之割，锋刃果利，则无所适而不宜，以之割牛肉也可，以之割羊肉也亦可。不得谓切牛肉者一刀，而切羊肉者又须另制一刀耳。

女子改良

西人见中国市招有"童叟无欺"四字，尝讥中国人心欺诈，于此可见一斑。余闻之，几无以置喙。犹忆我乡有一市侩，略识之无。为谋生计，设一村塾，招引乡间子弟，居然拥皋比为冬烘先生矣。为取信乡人计，特书一帖黏于壁右，曰："误人子弟，男盗女娼。"其被误者盖已不知凡几。内有一乡董子弟，就读数年，胸无点墨，引为终身恨。尝语人曰："我师误我不浅，其得报也，固应不爽。"人谓："汝师之报何在?"曰："其长子已捐道员，而其女公子现亦入女子改良学堂矣。"至今我乡传为笑柄。

高等人

昔有一身子极胖大之某教官，颇留心新学，讲究改良。闻新到学宪亦极讲新学，初谒见，称学宪为高等人。学宪大怒，以为有心侮己。某教官即逡巡谢曰："高等人明见：晚生以为中国几千年来连用字都多欠稳切，极应改良，故如今大学已改为高等学，缘学问之道，只有高等阶级，并无所谓阔大者。即如目前，宪台身子比晚生身子并不大，不过宪台官阶比晚生官阶高一等耳。故对宪台不称大人，而称高等人。"

费　解

袁简斋晚年欲读释典，每苦辞句艰涩，索解无从，因就询彼教明禅学者。及获解，乃叹曰："此等理解，固是我六经意旨，有何奥妙？我士人所喜于彼教书者，不过喜其费解耳。"余谓今日慕欧化、讲新学家好阅洋装新书，亦大率好其费解耳。如严复译《天演论》，言优胜劣败之理，人人以为中国数千年来所未发明之新理，其实即《中庸》所谓"栽者培之，倾者覆之"之义云尔。

不　解

昔年陈立秋侍郎名兰彬，出使美国。有随员徐某，

夙不谙西文。一日，持西报展览颇入神，使馆译员见之，讶然曰："君何时已谙悉西文乎？"徐曰："我固不谙。"译员曰："君既不谙西文，阅此奚为？"徐答曰："余以为阅西文固不解，阅诸君之翻译文亦不解。同一不解，固不如阅西文之为愈也。"至今传为笑柄。

狗屁不通

近有西人名轨放得苟史者，格致学专门名家。因近年中国各处及粤省常多患瘟疫之症，人民死者无算，悯之，故特航海东来，欲考究其症之所由来。曾游历各省，详细察验，今已回国，专为著书。其书大旨，谓中国疫症出于放狗屁，而狗之所以病者，皆因狗食性不相宜之杂物。盖狗本性凉，故凡狗一食杂种凉性之物，则患结滞之病。狗有结滞之病，脏腑中郁结之秽气，既不能下通，遂变为毒，不由其粪门而由其口出。此即中国瘟疫之毒气也。总之，此书之大旨，一言可以蔽之，曰：中国瘟疫百病，皆由狗屁不通。噫！我中国谓儒者通天地人，又曰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故儒者是无所不通。今若轨苟得史者连放屁之理都通，亦可谓之狗屁普通矣。

看　画

昔有人与客谈及近日中国派王大臣出洋考究宪政，客曰："当年，新嘉坡有一俗所谓土财主者，家资巨万，年老无子，膝下只一及笄女儿。因思求一快婿入赘，作半子，聊以自慰。又自恨目不识丁，故必欲得一真读书、宋玉其貌之人而后可。适有一闽人，少年美丰姿，因家贫，往新嘉坡觅生计，借寓其乡人某行主之行中。土财主时往某行，见美少年终日危坐看书，窃属意焉。问某行主，知是其里人欲谋事者，遂托某行主执柯。事成，美少年即入赘，作土财家娇客。入门后无几何，土财主召美少年曰：'从此若可将我家一切账目管理，我亦无须再用管账先生。'美少年赧然良久，始答曰：'我不识字。'土财主骇问曰：'曩何以见若手不释卷，终日看书耶？'少年答曰：'我非看书，我看书中之画耳。'"噫！今中国王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亦可谓之出洋看洋画耳。

华　侨

《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载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治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余谓范蠡者，即当日之华侨也。想当日，齐国穷无聊赖之一般官绅大开欢迎会时，必定要请招待员，挂国旗，奏军乐，吃大餐，有一番大热闹。惜太史公纪陶朱公事，未曾将此热闹情形以龙门之笔描写之，至今犹令人费三日思云。

照　像

辜鸿铭部郎云："昔年初到英国，寓学堂教授先生家。一日诣通衢，见道旁驻一高轮马车，乘坐其上者为美男子，衣服丽都，花簇簇缀冠上，衣缘边悉用金缕蟠结，似显者状。旋见一旧服者，自市肆出，升车，接缰在手，扬鞭而去。余归告先生曰：'今日见一贵官。'并言其状。先生曰：'汝误矣，彼冠簪花、衣金缕衣者，仆也；服旧服者，此仆之主，贵人也。'余曰：'贵人何以不自著金缕衣，而反以施之于仆，胡为耶？'先生曰：'不然，凡贵人欲观人者也，故衣朴素；贱者欲取观于人者也，故衣华丽。汝谨志之。'"此与吾《中庸》所谓"衣锦尚絅，恶其文之著也"同义。我中国风俗向贱优伶，固谓其欲取观于人也。不谓今日中国号称士大夫者，事事欲取观于人，即如摄影小照，亦辄印入报纸，以夸眩于人，是亦不知所谓贵贱之分也。噫！陋矣。

发财票

国朝张尔岐先生《蒿庵闲话》云："荀子曰：'国法禁拾遗，恶民之惯以无分得也。'此语有味。人偶有所得于分之外，必不能复力于分之内，其得失常相敌，而用之也必侈。侈于用而不力，则立尽之术也。原其始，则无分之得为之祸也。"余谓无分之得足以祸民，本国法所宜禁，此乃言礼教之常耳。如近今禁售彩票，盖亦恶民之惯以无分得也，然亦须观时局如何。若今日天下多穷无聊赖之人，有时购买一纸彩票，得者无论矣，即不得者，亦尚可作旦暮希望，聊以博生人之趣。今并此生人之趣而亦绝之，吾不知穷无聊赖者以后更作何聊赖耶？

卖　穷

袁简斋《诗话》有句云："若使桑麻真蔽野，肯行多露夜深来。"此仁人之言也。我中国江、浙两省素号繁华富庶之区，倚门卖笑者固有其人。然昔年所谓苏班妓女，其声价甲于天下，未闻肯跋涉他省作卖笑生涯者。今则不然，凡行省商埠无不有苏班妓女，展转营业，托足其间。观于此，今日中国尚有教养之道耶？可慨也！有西人曾谓余曰："今日上海卖娼者何如此其多？"余曰："此非卖娼也，卖穷也。"

不枉受穷

国朝张尔岐《蒿庵闲话》云："邹吉水曰：'世人相见诉穷，便是贪欲影子。这"穷"字断送多少豪杰。试看先辈赫赫者，大段穷人。如何他便耐的，今人便不耐？'此处不可不思，先生此言，真我辈药石。又念耐穷如何得赫赫出来，此中大有事在。不得所事，只知耐穷，一懒惰无能之人而已。要之知所从事，遇穷便自增长气骨，开通识见。不然富贵枉受富贵，穷亦枉受穷也。勿求增财，但求减用，减欲斯减用矣。"余谓吾人居今之世，当以"增长气骨，开通识见"八字书诸绅以自儆。

叶君传

辜鸿铭部郎曾撰《叶澄衷传》，其文曰：

太史公作《游侠传》曰："余悲世俗不察其意，

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云云。近世自我中国弛海禁，沿海编氓，因与外人通市，而暴起致赀财者，不一而足。然或攻剽椎埋，或弄法买奸，宗强比周，侵凌孤弱，类皆鄙琐龌龊不足道也。我独见沪上富人叶氏，当初赤手，自掉扁舟以治生，而卒起富至巨万，又慷慨好义，清刻矜已诺。此犹是古之任侠而隐于商且隐于富者也。叶氏名成忠，字澄衷，先世居浙东之慈溪县，后迁镇海沈郎桥，遂家居焉。父名志禹，世为氓之邱氓，后因成忠，三世皆邀追赠荣禄大夫。成忠生六岁而孤，母洪氏抚诸幼弱，居一椽蓬屋，刻苦仅以自给。成忠九岁始就学，未几，仍以家贫故，从母兄耕。年十一，就佣邻里。居三年，主妇遇之无状，成忠慨然曰："我以母故，忍受此辱，然丈夫宁饿死沟壑耶？"遂辞去，欲从乡人往上海。临行无资斧，母乃指田中秋禾为抵，始得成行。至上海时，海禁大开，帆船轮舶麕集于沪渎。成忠自黎明至暮，掉一扁舟，往来江中，就番舶以贸有无。外人见其诚笃敦谨，亦乐与交易，故常获利独厚。同治元年，始设肆于虹口，乃迎母就养。初肆规甚微，然节饮食，忍嗜欲，与佣妇同苦乐，又能择人而任事，故数年间肆业日益远大。乃推广分肆，殆遍通商各埠。又在沪北汉镇创设缫丝厂、火柴厂以兴工业，且以养无数无业游民。既饶于赀财，自奉一若平素，绝无豪富气象，若搆洋楼、集珍物之类。遇人固肫肫，言必信，行必果，交友必诚。见显贵士大夫，言犹訚訚如也，毫无谄谀意。又好引重后辈，善体人情，各如其意之所欲，故人乐为用。性好施予，无倦容，无德色。客外虽久，戚鄙有缓急厄困者，苟有请，罔不佽助。待族人尤笃，捐金置祠田，又建忠孝堂义庄，以赡族之贫苦无告者；附以义塾、牛痘局。蒇事则曰：是我母之志也。凡里中之善举，必力任其成。在沪北购大地立蒙学堂，以教贫穷子弟，拨充十万金经费。又特倡捐二万金，建怀德堂。凡肆业中执事，身后或有孤苦无告者，岁时存问，俾免饥寒。至各直省遇有水旱之灾，则必出钜资以助赈济。封疆大吏高其义，尝请于朝，屡邀宠锡，并传旨嘉奖。光绪己亥年十月在沪病笃，召其子七人曰："吾昔日受惠者，各号友竭诚助吾任事者，汝曹皆当厚待勿替，以继吾志。"卒年六十。先是，由国子监生加捐候选同知，赏戴花翎；荐升候选道，随带二级，赏加二品顶戴。余谓王者驭贵驭富之权，操之自上，日渐凌夷，则不驯至一商贾之天下而不已也。悲乎！然世之贤豪不能立功名、布德泽于苍生，若富而好行其德者，此犹其次耳。故司马迁曰："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云云。余谓辜部郎此作乃讥世语，非谀墓之文也，故录之。

英将戈登事略

戈登，英国名将，名查里斯若耳治，道光十二年春，生于乌利剌城。父为御军炮队大将，娶妇宴德庇氏，名以利撒毕。生四子，戈登为季。戈登之先，出于巴克邑之名族，即今英国侯爵亨特利氏之支派也。戈登初在塘墩就学。年十四岁，进乌利剌武备馆。十九岁，授御军工营校。咸丰五年，英人伐俄罗斯，始从征。至俄国，围西拔斯拖浦海口，在此昼夜守城濠督战，自咸丰五年春，至城陷始罢。尝受微伤。先城南既陷，戈登即调赴梗盘，寻仍回西拔斯拖浦。城陷，令毁城中炮台、船厂。英、俄事平，从勘定俄突新界。咸丰十年，中外搆衅，英人犯我顺天。戈登从英军陷京师，焚圆明园。事平，适中国粤匪乱。同治二年，江浙两省上游在沪设洋枪队，将校皆用欧美人，乃向英官商使戈登领之。戈登遂与贼转战于江浙两省，二年间凡三十三战，克复城邑无算。江浙为中土最富繁之地，数年经贼蹂躏，至是两省强寇始悉歼平。是役经时一十八月，仅费军需一百万金。人皆以为奇功，称戈登为当时名将。戈登谦逊曰："平此乌合之贼，岂足称耶？但缓以时日，中国官兵亦可以平贼也。然中国上官急奏肤功，遂在上海招募外洋无业亡命之徒，欲借以平贼。不知此辈既以利应，反复无常，几将贻害中国，较土匪之祸尤烈耳。鄙人得统此辈，严加约束，事后设法遣散，不使为患。此则鄙人所以有微功于中国也。"当时苏州克复，江苏巡抚今相国李公杀降贼，戈登不义之。中国赐戈登万金，戈登辞之，曰："鄙人效力中国，实因悯中国百姓之荼炭，鄙人非卖剑客也。"同治三年，自中土回国，游橐索然如故。寻擢补格列弗司恩海口军领工程队。居此六年，每于公余之暇，筹给贫乏，遇有病疾者施医药。民间流离无依小儿，皆为收养，教之读书，或荐至各船佣工，不使失所。先英、俄诸国，议开漯扭河，准各国商船出入，各派使守河口。同治十三年，戈登解任，简赴渤波勒卡利亚国，为漯扭河河口使。光绪元年，戈登应埃及王之聘至苏丹。先是，埃及国沿尼罗河南边近赤道之境，总名曰苏丹，皆沙漠荒野之地。然此域土地宽阔，极南近又寻得大湖数处。埃及王曾令英人伯客沙谬往开辟，二年未竣事，辞职去。王聘戈登，仍令往接办其事。戈登在此烟瘴绝域三年，竭力任其事。凡地理之险阻，天时之恶劣，以及土人之悍梗，皆以坚心毅志胜之。沿尼罗河一带，皆设汛兵，又自埃及定造轮船，使上驶尼罗河。遇滩水浅，即将船折为数段，过滩后，仍再全拢。于是，苏丹南境大湖曰亚勒伯坭恩舍，始有轮船行走。戈登在此苦心竭力任事，其意不在徒得土地之利，盖此域土人之强者，向劫掠人口，贩鬻为奴，戈登至此，即欲化其俗，禁贩奴事。然苏丹西境有二省，曰哥尔多番，曰达尔夫，此皆为贩奴者泽薮。两省不归戈登一人统辖，则贩奴之事实不能禁绝。埃及王及不授此两省，故于光绪二年，戈登遂辞职回国。光绪三年春，经埃及王再三重请，戈登乃复至埃及，授苏

丹全境总督。凡北自尼罗河之第二滩，至南境之大湖，东自红海，至西境义特湖诸水发源之处，皆归戈登统辖。三年之间，遍巡诸地，居无定所。时或至东境，与哑比西尼亚国诸部勘定疆界；时或轻骑减从，骤至西境达尔夫省，捕拿贩奴暴客，并以慑服部酋之倔强者。常竟月在骆驼背上，未尝解鞍。政令一出，志在必行。境内强暴虽多，沙漠烈日虽酷，皆不能稍抑其坚力锐志。又四出无常，土人视之犹鬼神出没，无所不至，故诸部蛮夷皆为震服。而苏丹境至此始有王法政令行焉。当时外人在埃及献说，干预政事，王大臣不能镇定，遂听外人游说，纷纷更改法制，以致政令朝出而暮改。于是戈登在苏丹，觉事事掣肘，于光绪六年，遂又解职回国。此年英国简命子爵黎本为印度经略大臣，黎本辟戈登为参军记室，同至印度。无几，戈登觉经略幕僚意见与己不能合，即请解任。适中国与俄国为伊黎事牴牾，中国洋关总税司赫德迳电请戈登至中国商量事件。戈登此行，英国政府因戈登系英国职官，干预中俄事，恐贻俄人口实，故电止戈登，令即时回国。戈登复电曰："我至中国为排难而已，如朝廷因我系职官，恐贻口实，请悉除衔职，则万无误事。"戈登至北京，见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力陈中国武备不修，战无策，不如迁就护大局。大臣问曰："如事决裂，肯相助否？"对曰："事如决裂，皇帝肯迁驾内地，鄙人当为中国效力任疆场事。"后事遂解。当时戈登行至天津，见中国北洋大臣李文忠。文忠对外人怨北京诸大臣主战误国事。有某国公使劝中国李文忠借戈登力，拥兵至京师，黜诸大臣，废皇帝，自立为皇帝。戈登闻之叹曰："鄙人虽一武夫，作事何肯卤莽至此耶？"戈登回国。是时英国阿尔兰岛富豪世族兼并贫户，私敛重于公税，民庶困穷，乱人充斥。戈登因往。遍历阿尔兰诸郡，目睹田畴荒芜，农夫冻饿，遂条陈变田租法，朝议不可，然所建白皆切时弊。后数年，英廷竟改阿尔兰田租法，本戈登意也。戈登条陈多忤朝臣意，自知在朝必不得大用。适英属地毛里西亚岛统兵大将出缺。毛里西亚在印度洋大海中，一孤岛也。英人置戍兵，英官畏远戍，皆不愿往。戈登遂自请往署焉。戈登官斯岛一年，军民称之。会阿非利加洲极南有英属地曰岌朴(或曰好望角)，英人建埠头，辟地利。英民与邻境番部时有争斗，官吏不善处置，各部遂叛英国。驻岌朴大臣因请英廷特派戈登往，调停其事。戈登即由毛里西亚航海至岌朴，检察情由，即上书大臣曰："番部之叛，皆由官吏不能约束本国人，使侵害番人。今拟先简严正之员，令其约束本国人，然后可以服番众而保无虞也。"乃条陈处置法。然所议皆为大臣幕僚梗阻不行，戈登遂请解任回国。戈登既在闲散之列，请假往游犹太国。犹太，昔西人教主耶稣生育行教之地，多古名胜。戈登至此，感古今兴衰沧变之迹，遍历流览一年始回国。是时埃及国南境之地，自戈登去后，官吏贪酷虐民，各属回部皆叛起，杀官吏，攻官兵，有大酋自称救世主，奉天命复回教，诛无道。埃及官兵竟被困在嘎墩城。于是埃及王乃请于英廷，借一大将，使救出困兵。英廷仍派戈登随带将校二员，至嘎墩城。时围尚未迫，戈登即欲率被围官兵出城；然城中避难官吏及家属老弱妇女万余人，戈登不忍弃之，故留守。先将妇女二千余人护送出境。逮及城围既重，英廷有电催戈登率部曲弃城。戈登复电曰："军民为我抗贼守城，今事迫及弃之，此岂丈夫之所为耶？"戈登在围已五阅月，外援已绝，粮食将尽，然犹从容督率军民拒守。于是英廷乃拨兵，合埃及官兵溯尼罗河赴救。两月后，救兵始至，然城已陷。戈登卒被害，时年五十三岁。丧耗至英国，官民皆哀伤之。英廷赐其家属十万金，并为铸铜像于都城，以志其忠烈云。

赠日本海军少佐松枝新一氏序

光绪二十三年岁次丁酉，日本国海军少佐松枝氏新一领其国战舰，来游长江。时余差次武昌省垣，蒙松枝君，屈驾来访，余亦诣战舰答礼。遂即在汉皋邀集东客六七人，借西人酒市，命酒叙谈。主客萍水相逢，欢若平生，余心感焉。余少游西洋各国，习其语言文字，因略识其沿革立国缘由。夫西洋近百年来，风气盛开，讲智术，精造器。惟生齿日繁，故航海东来，于是东洋诸国，因亦多事。我中国自古圣人教民重道不尚器，故制造器械，皆远逊西人。兼以近来中国民俗苟安，士气不振，故折冲御侮，常苦无策。惟日本与我华义属同族，书亦同文，且文物衣冠，犹存汉、唐古制，民间礼俗，亦多古遗风，故其士知好义，能尚气节。当西人之东来，皆慷慨奋起，致身家国，不顾性命。当时又有豪杰如西乡诸人辈出，皆通古今，能因时制宜，建策修国，制定国本。噫！日本今日之能振国威，不受外人狎侮，其亦有以夫！然尝闻日本国人近日既习西文技艺，往往重西学而轻汉文经书。余私心窃疑焉。今得识松枝君，谘询底蕴，乃知其不然也。松枝原日本士族，幼年习西人兵略航船之术，然尤好中国文学，故能荷其国家重任。余于是益信日本所以致今日之盛，固非徒恃西洋区区之智术技艺，实由其国存有我汉、唐古风，故其士知好义、能尚气节故也。余不能操东语，前日与松枝晤谈，用英语以酬对，未尽欲言，今聊书数语，以志景仰云尔。

士　说

张文襄曾问余曰："外国各领事本文职而佩刀，何故？"余答曰："此士服也。西洋本以封建立国，一国之中，有贵族，有平民。平民脱民籍后，武者为士，文者为史。其服制：史则宽衣博带，如今在中国牧师、神父所服者是；士则短衣佩刀。领事虽文职，亦属士类，故遇大典礼则短衣佩刀，服士服也。"窃谓今日我中国有史而无士。考古制、通六书者为史，在行伍者为士，故有甲士、士卒之称。两汉、三国时，宰相犹以剑履上殿，为当时朝廷特赐异数，然于此见古制尚存。是时，为士者亦尚知士之本义。自唐以后，古制渐泯，乃以能文章应科第者为士。于是名则为士，实则为史，士之本义全失

矣。吾故曰:今日中国有史而无士。

在德不在辫

近有英人名濮兰德者,曾充上海工部局书记官,后至北京为银公司代表。著一书曰《江湖浪游》,所载皆琐屑,专用讥词,以揶揄我华人。内有一则曰《黼黻为厉》。大致谓:

五十年来,我西洋各国因与中国通商,耗费许多兵饷,损失无数将士,每战辄胜。及战胜以后,一与交涉,无不一败涂地。是岂中国官员之才智胜我欧人耶?抑其品行胜我欧人耶?是又不然。若论其才智,大概即使为我欧人看门家丁,恐亦不能胜任。论其品行,亦大半穿窬之不如。如此等无才无品之人物,何我欧罗巴之钦使领事遇之,便觳觫畏惧,若不能自主,步步退让,莫之奈何?其故安在?余于此事每以为怪。研究多年,始得其中奥妙。盖中国官之能使我西人一见而觳觫恐惧者,无他谬巧,乃其所服之黻黼为之厉也。鄙人之意,以为今日我西洋各国欲图救交涉之失败,亟宜与中国商订新约:以后凡外务部及各省与我交涉之大小官员,不准挂朝珠穿黼黻,逼令改用窄袖短衣、耸领高帽,如我欧制。如此,黼黻即不能为厉于我,则我西人交涉庶不致于失败矣。中国果能遵此新约,我西人即将庚子赔款全数退还中国,犹觉尚操胜算也。

云云。按:如濮兰德以上所言,其藐视我中国已极。然君子不以人废言,其言我中国黼黻衣冠能使西人畏惧,虽系戏言,亦未尝无至理寓乎其中。孔子不云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且尝揆之人情:凡遇人之异于己者,我不能窥其深浅,则有所猜忌,故敬心生焉。遇人之同于己者,我一望而悉其底蕴,则无所顾畏,故狎心生焉。今人有以除辫变服为当今救国急务者。余谓中国之存亡在德不在辫,辫之除与不除原无大出入焉;独是将来外务部衮衮诸公及外省交涉使除辫后,窄袖短衣,耸领高帽,其步履瞻视,不知能使外人生敬畏心乎?抑生狎侮心乎?

自大

光绪十年,日本名下士冈千仞振衣氏来游中国,曾撰《观光纪游》一书,内载其友人樱泉氏论中国弊风一则。谓樱泉游学中土,其论弊风极为的切。曰:

所贵于中土士大夫,重名教,尚礼让,志趣高雅,气象温和;农工力食者,忍劳苦,安菲素,汲汲营生,汲汲治产,非我邦所能及也。而士人谓经艺,耗百年有限之力于白首无得之举业。及其一博科第,致身显贵,耽财贿,肥身家,喜得忧失,廉耻荡然,不复知国家之为何物。而名儒大家负泰斗盛名者,日夜穿凿经疏,讲究谬异。金石、说文二学,宋明以前之所无。顾炎武、钱大昕诸家以考证为学以来,竞出新意,务压宋明;纷乱拉杂,其为无用,百倍宋儒。其少有才气者,以诗文书画为钓名誉、博货贿之具,玩物丧志,无补身心;风云月露,不益当世。此亦与晋时老庄相距几何?吏胥奴颜婢膝,奉迎为风,望门拜尘,欺己卖人,自为得计。商贾工匠,眼无一丁,妆貌炫价,滥造粗制,骗取人财。此犹可以人理论者。其最下者,狗盗鼠窃,不知刑宪为何物;立门乞怜,不知秽污为何事。其人轻躁扰杂,喧呼笑骂,此皆由风俗颓废,教化不行者。呜呼!政教扫地,一至此极,而侮蔑外人,主张顽见,傲然以礼义大邦自居。欧米人之以未开国目之,抑亦有故也。

云云。此日人樱泉二十年前语也。犹忆道光末年徐松龛中丞名继畬,撰《瀛环志略》,当时见者,哗然谓其张大外夷,横被訾议,因此落职。自来我中国士大夫夜郎自大,其贻讥外人固不足怪。惟今日慕欧化者,又何前倨而后恭也?孔子曰:"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所谓廉者,无他,但知责己而不责人,但求诸己不求诸人而已。

依样葫芦

子曰:"学而时习之。"朱子注谓:学之为言效也。余窃谓学之义甚广,不当作效字解。如仅作效字解,使后之为学者,只求其当然,而不求其所以然,所谓依样画葫芦者是也。犹忆中国嘉、乾间,初弛海禁,有一西人身服之衣敝,当时又无西人为衣匠者。无已,招华成衣至,问:"汝能制西式衣否?"成衣曰:"有样式即可以代办。"西人检旧衣付之,成衣领去。越数日,将新制衣送来,检视剪制一切均无差,惟衣背后剪去一块,复又补缀一块。西人骇问故,成衣答曰:"我是照你的样式做耳。"今中国锐意图新,事事效法西人,不求其所以然,而但行其所当然,与此西人所雇之成衣又何以异与?噫!

学术

宋陆象山云:

为学有讲明,有践履。《大学》致知格物,《中庸》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孟子》始条理者,智之事。此讲明也。《大学》修身正心,《中庸》笃行之,《孟子》终条理者,圣之事。此践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学》言之,固先乎讲明矣。自《中庸》言之,学之弗能,问之弗知,思之弗得,辨之弗明,则亦何所行哉!未尝学问思辨,而曰吾惟笃行之而已矣,是冥行者也。自《孟子》言之,则事盖未有无始而有终者。讲明之未至,而徒恃其能力行,是犹射者不习于教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谓吾能至于百步之外,而不计其未尝中也。故曰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讲明有所未至,则材质之卓异,践行之纯笃,如伊尹之任,伯夷

之清，柳下惠之和，不思不勉，从容而然，可以谓之圣矣。而《孟子》顾有所不愿学，拘儒瞽生，又安可以硁硁之必为，而傲知学之士哉？然必一意笃实学，不事空言，然后可以谓之讲明。若谓口耳之学为讲明，则又非圣人之徒矣。

云云。余谓宋代学者，偏在践履，而不知讲明，故当日象山乃有此论。今之学者，不特不知讲明，而亦并不知士之所业何事。不以国无学术、无人材、无风俗为忧，而断断以国无实业为急务，遂至经生学士负赫赫山斗之名者，亦莫不将毕生精神注意于此。顾名思义，尚得谓读书人耶？昔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

风　俗

管异之《拟言风俗书》云：

臣闻之，天下之风俗，代有所敝。夏人尚忠，其敝为野；殷人尚敬，其敝为鬼；周人尚文，其敝也文胜而人逐末。三代已然，况后世乎？虽然，承其敝而善矫之，此三代、两汉俗之所以日美也；承其敝而不善矫之，此秦人、魏、晋、梁、陈俗之所以日颓也。而俗美则世治且安，俗颓则世危且乱。天下之安危系乎风俗，而正风俗者必兴教化。居今日而言兴教化，则人以为迂矣。彼以为教化之兴，岂旦暮可致者耶？而臣谓不然。教化之事有实有文，用其文则迂而甚难，用其实则不迂而易。夏、商、成周之事远不可言，臣请以汉论之。昔者汉承秦敝，其为俗也贪利而冒耻。贾谊所云"孳孳嗜利，同于禽兽者"也。自高帝、孝文困辱贾人，重禁赃吏，遂不久而西汉之治成。其后中更莽祸，其为俗也，又重死而轻节。逮光武帝重敬大臣，礼貌高士，以万乘而亲为布衣屈，亦遂不久而成为东汉之治。由是言之，移风易俗，所行不过一二端，而其势遂可以化天下不为难也。

云云。我朝咸、同以前，科场弊窦百出，买枪手，通关节，明目张胆，习为故常。及咸丰初年，某案出，朝廷震怒，将当朝宰相柏俊治以重典，天下悚然。由此科场舞弊之风少减。可见风俗之转移，操之自上。朝廷能肃纲纪，实行不过一二端，即足以使上下悚然，洗心革面耳。

政　体

国朝潘耒上某学士书云：

某闻善为治者，不务为求治之名，而贵有致治之实。孔子曰："其人存，则其政举。"后儒亦言有治人无治法。衰弊之世，法制禁令与盛世无殊，而不能为治者，法意不相孚，名实不相副，上下相蒙，苟且成俗也。若徒恃科条以防奸，藉律令以止慝，有立法之名，无行法之实，窃恐弥缝掩护之弊，更有甚于前也。假如今制督抚地方官与在京大臣交通者革职，此其所得而禁者，辇下拜往之仪文耳。使在数千里外，私人往来，潜通货贿，能知之乎？官吏坐赃满十金者即论死，审能如法，则人人皆杨震、邓攸矣。度今之作吏者，能如是乎？夫立法远于人情，则必有所不行。而法故在，则必巧为相遁，掩覆之术愈工，交通之迹愈密，而议者且以为令行禁止，中外肃清也。夫天下未尝无才，其才未尝不能办事，特患无以驱策而激励之。于是以其才智专用之于身家，以其聪明专用之于弥缝掩护。设也一变其习，以其为身家者为朝廷，以其弥缝掩护为拊循保障，则何事不可为？何功不可立？所赖二三大臣为皇上陈其纲领，辨其本末，以实心实意，振起天下之人材，以大机大权，转移天下之积习，开诚布公，信赏必罚，正朝廷以正百官，以正万民，纪网肃而民生安矣。

云云。窃谓中国自咸、同以来，经粤匪搅乱，内虚外感纷至迭乘，如一丛病之躯，几难着手。当时得一时髦郎中湘乡曾姓者，拟方名曰"洋务清火汤"，服若干剂未效。至甲午，症大变，有儒医南皮张姓者另拟方曰"新政补元汤"，性燥烈，服之恐中变，因就原方略删减，名曰"宪政和平调胃汤"。自服此剂后，非特未见转机，而病乃益将加剧焉。势至今日，恐非别拟良方不可。昔宋苏轼当哲宗初年，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云："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兹姑撮录前篇，为正本清源之论。倘有医国手出，或有取于此，庶不无小补云尔。

看招牌

昔有一洋行主人作军装生意者，尝与中国官场酬应，不时宴请各省委员以为招徕。每宴会饭罢，出雪茄烟供客，概用上品，价值不赀。而华客每每食未半，辄轻掷之。行主人性素吝且黠，以后宴客，即暗易以最劣品之烟，而袭以最上品之烟盒。一日，有某省办军装之道员，素自名为熟悉洋务者，至该洋行主人家晚膳。食罢，主人出烟供客，道员瞷其所装之盒，讶然曰："咦！我知此品一盒当值十洋。"即抽取一枝含嚼之，喷其烟，扬扬自夸曰：'吾说十洋，味道果不错。'"主人惟掩口胡卢。噫！西商在中国售洋货，最重招牌，凡有仿冒其招牌者，必请官惩办。盖知中国不论货之优劣，而但看招牌耳。孔子曰："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盖有以夫！

爱　才

国朝沈归愚尚书有曰："昔欧阳文忠公之好士也，士有一言之合于道，不惮数千里求之。甚至过于士之求公。良以国家得一人，则转相汲引，至于数世犹享其利，故好之如此其笃。"犹忆昔年张文襄督鄂时，督署电报房有留学生梁姓者，领袖电报房诸生，专司译电报事。向例，朔望行礼，署中文案委员与电报学生分班行礼。梁学生固与电报房诸生同立一处，文案委员无一

与交语者。一日，文襄出堂受礼，见梁学生与电报诸生同立，则亲携出班外，置诸文案委员班，曰："汝在此班内行礼。"大众愕然。此后文案委员见梁学生，则格外殷勤，迥非昔日白眼相待可比。昔日之梁学生，即今日之外务部梁崧生尚书也。余记此非特藉以著官场炎凉之世态，亦以志文襄之知人爱才，真有大臣风度也。

不自贵重

国朝张尔岐先生《蒿庵闲话》云："赵宣子囚叔向，乐王鲋欲为之请，叔向弗应。室老咎之，曰：'祁大夫必能免我。'祁大夫卒免之。"其知人之明、处变之度不待言，至一段守身经国远识更不可及。鲋，小人也，小人不可与作缘久矣，况受其脱囚之惠乎？受其惠而与之为异，彼必有辞；徇其所欲，又将失己。君子之受制小人，身名坐隳者，皆自一事苟且阶之。叔向宁不免其身，必不肯受小人之惠而为所制，大臣之识也。"余谓"小人不可与作缘"一语，最有关系。昔柳子厚因附和王叔文党，身名坐隳，遗恨千古。韩文公谓子厚少年时不自贵重，顾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夫以子厚之品之学，一不自贵重，卒不能自展其才以裨世用。至如今日以夤缘奔竞为能，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尚望其挽回大局，宏济时艰，得乎？

不拜客

唐李习之《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书》云：

凡贤人奇士皆自所负不苟合于世，是以虽见之，难得而知也。见而不能知其贤，如勿见而已矣；知其贤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贤而已矣；用而不能尽其才，如勿用而已矣；能尽其才而容谗人之所间者，如勿尽其才而已矣。故见贤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尽其才，而不容谗人之所间者，天下一人而已。兹有二人焉皆来，其一贤士也，其一常常人了。待之礼貌不加隆焉，则贤者行而常常人日来矣。况其待常常人加厚，则善人何求而来哉！

丁未年，余随张文襄入都，得识瑞仲兰京卿，彼此契合，恨相见之晚。京卿问余曰："君今入都已拜乎？"余曰："我不拜客。"京卿曰："久闻君才学之名冠侪辈，余意君当久经腾达，乃至今犹屈抑在下，令人不解。今闻君言，余乃恍然悟矣。君竟不拜客，正无怪其然也。"彼此相视而笑。

自强不息

"棠棣之华，偏其翻尔。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余谓此章即道不远人之义。辜鸿铭部郎曾译德国名哲俄特《自强不息箴》。其文曰："不趋不停，譬如星辰；进德修业，力行近仁。"卓彼西哲，其名俄特。异途同归，中西一辙。勖哉训辞，自强不息。可见道不远人，中西固无二道也。

犹　龙

孔子适周，将问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余谓虞舜，圣人也，而大禹犹戒之曰："无若丹朱傲。"孔子圣人也，而老聃亦戒之若此。谁谓孔子之所以成为万世纯粹之圣学者，非爱老子此一番诰诫也耶？

述庵秘录

[清]王无生撰　杨止　郑敏整理

《述庵秘录》,清末王无生撰,所记多为晚清宫闱辛秘,如"同治帝之轶事"、"孝贞后之暴薨"、"珍妃坠井"等。

据民国《满清野史丛书》本标点整理。

热河行宫之宝藏

清帝耽安逸,多离宫。冬春居大内,夏处热河,秋处奉天,平时处圆明园。园去城远,驻园中阁员奉事者,夜半起,乘骑达园,鸡犹未鸣耳。阁臣省其事具奏,奉谕毕,阁员驰回城,日尚未午。后园焜,中原多故,遂不北巡。奉天热河,设满员驻守之。二宫多宝藏,热河尤多。某殿壁嵌桃树,高逾丈,根柯悉宝石,叶皆翠玉,枝上百余桃,累累下垂,尽红霞洗也,每桃约重四五两。又壁嵌明皇坠马图,悉玉制,肉色须发袍带靴骑,大越数尺,精及毫末,莫不妙肖若天成。然最精则明皇黄袍丹里坠状,袍角掀起,丹略露,有云谲波诡,颊益三毫之致。一案中虚,藏机械,悉秘戏图,手按人物皆动,须发若活。光绪末,宫中兴土木,慈禧思移热河行宫物入大内,共载一百八十巨车,计二万数千具入京师。热河藏异,自后半入内廷。呜呼!中国美术文艺,固印度、罗马匹也。国粹所在,藏于何有?安得隆裕后建博物院,出宝藏实之,俾中外得有观感兴起,阅资留中央为教育费,一举两善,而乃违老氏多藏之戒也?悲夫(意大利每年得游览古物资五六千万金)!

同治帝之轶事

载淳,慈禧子,长大颇殊趣,好冶游及蹴踘撅张诸戏。清制,宫中内监有职业,服役外,如弄舟舁舆演剧等,悉内监为之。载淳喜舞剧,尤喜掼交。掼交须身体灵活,年稍长辄不能。载淳亲教小内监为之。初习用板凳,小内监横卧其上,而上以手按其腹,俾圜转如连环。体稍偃,用手强按之,死者比比。其精者掼交数十度,铮然有声而弗息。一时风尚,自梨园供奉,讫各行省,无不喜演剧掼交,自载淳始也(今则其风已熄)。与贝勒载澂尤善,二人皆好著黑衣,娼寮酒馆暨摊肆之有女子者,遍游之。其病实染毒疮,头发尽脱落(言因发疥疮致命者误)。甲戌十二月初五夜,载淳死,召恭邸入内,时外间无知者。王入,侍卫及内监随掩关,越十数重悉然。至则见陈尸寝宫。慈禧手秉烛谓恭邸曰:"大事至此,奈何?"旋手诏载湉入宫,载湉尚幼,舆中犹酣睡也。翌晨,宣告帝崩(载淳小敛怀纸中,尚余银盈握,盖零用未尽者),人始知焉。时风尚攘外,中外臣工,悉耻言外事,道遇侧目睨之。朝臣略知外情唯恭邸。时掌管总署,人讥为鬼使(时奕䜣好顺众议,以攘外称能,管神机营,人称为神差)。郭侍郎嵩焘,倡言非是,群竞屏之。载淳居宫中,抵排极力,常命内侍缚藁人,衣冠若洋装,自弯弓射之,以为笑乐。故攘外之说,留存通国,至辛丑约成而始息。

孝贞后之暴薨

光绪庚寅冬,慈禧病,御医诊无效,诏行省督抚进良医。直督李鸿章、江督刘坤一、鄂督李瀚章,皆有进。故事,两宫坐朝,东西位南向,慈禧既病数月,孝贞后独视朝。辛亥春,三月十日晨,召见军机(王大臣在枢府者恭亲王奕□、大学士左宗棠、尚书王文韶、协办大学士李鸿藻等),御容和怡无疾色,但两颊微赤。军机退,午后四钟,内廷忽传孝贞崩,命枢府诸人速进。向例帝后疾,传御医,先诏军机悉其事,医方药剂悉由军机检视。时去退直五小时,宫廷暴变,诸臣皆大惊。抵宫见孝贞已小殓,而慈禧坐矮凳,言东后向无病,日来未见动静,何忽暴变至此?诸臣仰慰顿首,出议丧事。曩时后妃薨,即传戚属入内瞻视后小敛,历朝以为常。孝贞薨,椒房无预其事者,众叹为创闻。时有伶工金某者,得慈禧宠,出入宫闼。慈禧疾久未愈,孝贞往候,至见慈禧与伶卧榻上,孝贞痛数责之。慈禧跽谢,逐金伶出宫,寻赐死。孝贞故喜小食,薨日,慈禧以糕饼进御,逾数时薨。慈禧亡,金家人备述之如此(此次慈禧之病,系因生育血崩所致,医治均无效,得吉林贡人参四枝甚巨,煎服始愈)。

刚毅之贪诈

满人生性好财,其故由馈赠宫闱亲贵。包衣人严

主仆之谊，主家贫困，包衣虽官宰辅，主至其家，则尊事若父母，有欲取辄携去，弗能较也。故满人应官多贪鄙，靡足言者。刚毅由清文翻译，历官部郎巡抚。不识汉文，好琐屑，自谓精能。巡抚广东，以甲午入都祝嘏（慈禧六旬寿），希大用。时内地通用银，广东独制银币。刚谓总办某道曰："为我制银币三万，携入都。"某曰："诺。"制成赍往，刚默然。至都，因内侍献慈禧，且言刚毅知万寿赏号繁，特铸币以表敬意。慈禧故喜，誉币新色可喜，遂饬收。刚寻入军机，某道亦不敢索偿。

李莲英之机警

李莲英受慈禧宠眷，世多知之。庚寅岁，尝晤一内务府人，备述莲英为人有机智，能先知后意，故眷注特隆。莲英直庐逼后宫，后尝往视之，直庐坐椅凡十，而经后坐者八。椅经后坐，用黄缎蒙其上，故可数云。慈禧暮年好静默，不乐言语，莲英先意承志，余汤药饵器玩服御，皆先时备置靡少差。莲英假日，代事内监必鞭挞无完肤，至有泣求其销假以弭祸者。故慈禧在日，莲英无数时去左右。他监给事宫中，虽嫉之亦无如何也。一日慈禧至奕䜣邸，道见门帖"总管李寓"四字，侧观久之。至邸，莲英乞数时假，旋舍还，禀命慈禧曰："某在内廷当差久，小内监不谨，妄帖总管等字，某旋舍已痛笞，乞交内务府严办，警余者。"慈禧笑曰："尔已办，甚善，何必再交该府乎？"莲英故给事奕䜣邸，奕䜣眷戚尤亲密。咸丰末，奕䜣颇恶慈禧，与肃顺言有钩弋之语。莲英知其意，夜由犬穴往奕䜣妻所，达上言。奕䜣妻次晨携载淳问安，笑排解之。慈禧终身感奕䜣夫妇之惠，故一立载湉，再立溥仪。而莲英给事宫中，垂五十载，恩眷弗替，固由机警使然，亦由投报钩弋语以致之也。

慈禧后致疑于奕䜣

慈禧与奕䜣福晋为女弟，自解释钩弋语后，尤亲厚。载淳死，立载湉为帝，所以报也。然慈禧常致疑奕䜣夫妇。载湉御极，非奉诏弗与一面，奕䜣妻常饮泣，自叹以为恨。载湉大婚数稔，无嗣息，屡有离间者，言醇邸有古柏，长干被阴数亩，堪舆言王气，当更出皇帝。慈禧一日驺从往经邸，奕䜣跽迎。后问："闻尔宅有老柏，信乎？"奕䜣曰："诺。"后径至树下，徘徊瞻望，良久始去。越数日复至，又如之，谓奕䜣曰："吾园中构巨殿，中梁无佳材，此柏修直可数丈，用以为梁，诚美选矣。"奕䜣叩首曰："唯太后命。"乃具酒张宴树下，命工师伐之。未半，树崩出飞蛇数十，其一堕后前。后惊，罢酒，乘舆还宫，数日弗视朝，奕䜣病亟，直督李鸿章荐医往视，奕䜣弗与诊脉。诏医曰："君归致言少荃（李鸿章字），予病弗起矣。太后顾念予，日倩御医诊视数次，药饵医单，悉内廷颁出，予无延医权。而病日深。"旋泫然问曰："有壮盛男子，多所娶而不育者，曷故？"医惊问王谓谁，奕䜣枕畔精竖擘指曰："今上。"于是知载湉永无嗣续信矣。奕䜣病，后往视，必携载湉，暮必携载湉偕返。载湉归，必怒杖内监，击宫中什具几罄。人多讥载湉失狂，不知实有以致之。专制之灭等人道如此。

清宫大贿赂场

慈禧时，宫中贿赂风行，为历史罕见。皇帝每日问安一次，索贿五十金，后妃以次各有差。宫眷苦之。家素封辄与津贴，贫瘠有因以致命者。近侍词臣，讫行者督抚司道等，有进献或赐膳观剧悉纳之，称宫门费。清介无蓄资者，每不屑为。南书房翰林，本内廷文学供奉，至清苦，且为翰林高选。宫廷赏赉宝翰及代拟应奉文字，内侍传旨缴进，则文件与贿赂偕往（此经手内监所得），即邀御赏。否则沉没其物，恩眷亦渐疏焉。太后帝生辰三节，王大臣督抚等例进如意（督抚现任者有此制，开缺不能）及贡物，由内务府内监等递进。甲午刚毅入枢垣，制铁花屏风十二面进御。时中外馈献多，太后年高懒阅之。刚毅赂近侍，置屏风宫中御道侧。辇驾过，内侍奏刚毅进屏风，铁花殊精奇，老佛爷曾赏览否？后命置寝宫。刚毅自此眷遇益隆。

刚毅之筹国

刚毅既入枢府，慈禧殊重之。戊戌新党败，载湉幽瀛台，朝廷颇欲搜罗各省库藏，充挥霍。刚毅喜事挑剔，以为能也，命查各省库藏，节冗费。刚毅既至江宁，调查盐务厘金及地方行政簿，昏昧弗省，但勒令运司五岸督销盐厘掣验，各认增若干，多者赞称之。其实该管官增数方，私橐殊无加损，长官督之于属僚，属僚督之于吏役，最瘠唯行坐商人而已。私增查仓编港上号等名目，向以十金取给者，此后须增五六金甫了之。吏役横暴，目无法纪，谓朝廷加税，不得不尔，其实彼等私橐累累也。厘金总办缺人，赣人某道允月增十万金，觊得差。既诺焉，而某道言月可增十二万金，遂夺彼与此。江宁五方杂居，颇患盗，县捕不足供任使，设保甲局助之，岁费才六七千金（光绪末设警察局费岁约二十万，而此时犹以保甲局岁费六七千金为多），刚毅径裁之。后盗贼横佚，白昼行劫。抵粤东，设施一如江宁。藩司弗审刚意，闻刚至，日督员吏会计钩核。时盛暑，刚将入都复命，谓曰："君奚苦？天下事殊易办，日只须两句钟著坎肩（北人谓背心之称），挽将辫子，一小童掌扇，则诸事毕焉。"藩司会其意，因润色了之。刚毅此行殊得意，归装颇丰富云。

光绪帝之几废

载湉之立也，实以慈禧独断。其母福晋，慈禧女弟，至相得，继颇疑之，福晋常引为憾。载湉既长，奕䜣时诫之，谓一家百口，皆老佛爷之赐（宫中称慈禧为老佛爷，沿蒙古俗也）。载湉戆直如故。上书房总师傅翁同和，亦频以民间疾苦外交之事，诱勉载湉。载湉尝言我不能为亡国之君，语侵慈禧，而废立之说兴焉。时坤宫与载湉弗睦，频以谗间达慈禧，故事机益迫。甲午清兵溃，军舰被掳。吴大澂、魏光焘督师关外，刘坤一督师关内。李鸿章议约多丧失，几定约焉。翰林学士文

廷式习闻宫中诸事，知内忧外患交乘，国将覆，往见坤一，请力争约款。坤一未会意，谓弱国无权利可言。廷式请屏左右，以废立之说相告，且谓宫中蓄谋久，荣禄以疆臣督兵将不应恫之，慈禧有所作，每询疆臣等意思若何，是宫中滋忌者疆臣，疆臣资高负宿望者今唯公，某知争约必不成，俾内廷因断断争约，知废立之难实行，则曲突度秦之效见焉。坤一嘱廷式代起草，而废立之谋因止。次年又有立溥儁为大阿哥之事。先是将废立事询荣禄，荣禄谓须探外人暨疆臣意见。乃命李鸿章探外使，而法使首弗允（时外报屡腾废立之说即指此）。电询刘坤一，覆称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扶危定倾，责任公等。而废立之事遂不成（是时华侨及沪商经莲珊、陈梦坡悉有电争）。

恭忠亲王谏复建圆明园

圆明园起雍正朝，事成于乾隆，闳敞壮丽冠中国。清制宫中祖制严，兴居有时，饮食服御有常度，帝恒苦之，时巡幸热河。林清变后，则罕幸热河，而常驻园，后暨妃嫔皇子悉侍焉。咸丰末，园焜。载淳御极，洪金田事败，张乐行、濒汶光先后毙，内外颂承平。慈禧、载淳思所以为乐者，于是重建圆明园之说起。时交涉日棘，库无储蓄，谏言不行，恭忠亲王坦然力争之。一日叩宫门请见，载淳知为园事也，问曰："尔来为阻建园乎？朕志久决，亦何必拂太后意（太后谓慈禧）。且朕居彼，与尔等讨论国是亦甚善。"恭王叩首言："当今内患虽平，外难日亟，库藏无存蓄。圆明园宪、纯两庙所修，当时财力远过今日。且纯庙谕旨：后世子孙勿得踵事华饰。今建园简陋，无以备翠华之临幸，复旧则国币不足。以某之愚，不若少缓便。"载淳默良久，卧榻上。王更言祖制不可失，历数所以训俭者。时载淳好著黑色衣，谓曰："尔熟祖训，于朕事尚有说乎？"王曰："帝此衣即非祖制也。"（宫中制色衣无黑色）因诫载淳勿微行，引白龙余且事释之。载淳曰："朕此衣同载澂一色，尔乃不诫澂而来谏朕（载澂，王之子也）。尔姑退，朕有后命。"旋召大学士文祥入，且坐正殿曰："朕有旨，勿展视，下与军机公阅，速行之。"文祥知其怒，拆视则杀王诏也。文祥碰头再三请，终弗怿。文祥退，叩太后宫，泣诉之。太后曰："尔勿言，将诏与予。"杀王之事乃寝。

瓦德西考试书院生

庚子联军入都，君臣皆遁，闾阎悚惧，罔知所届。乃招本国绅士助理事，设警察巡逻等。军政仍联军自掌之，绅士备顾问而已。或谓瓦，满清搜人材，在八股试帖，将相悉取给之。瓦乃考试金台书院，示期悬榜如昔，文题以"不教民战"，诗题"飞旆入秦中"。试日，人数溢额，瓦为评判甲乙之。考得奖金者，咸忻忻有喜色。

慈禧于满族及内侍

满清自开国，重用满而轻视汉人，不曰汉儿庸懦喜名誉，即曰吾满勿沾染汉人习气。洪金田起，曾、胡、左、李次第荡平之。满员具武功者，塔齐布、多隆阿外，无稍露头角者。慈禧秉政，封疆重寄，治兵提镇，汉员所擅位置约十分之九，满员唯占海关、监督、织造等，以多包供宫中而已。甲申后，兴海军，建衙署于天津，奕䜣统之，李鸿章为副，实则奕䜣无所知，听鸿章规画如傀儡然。甲午清师溃，承恩公桂祥，仅命其巡边，阅月召还。慈禧故威重，宫中内监过误辄杖殪，一岁不可数计，次给杖谪弗少贷。李莲英之入宫也最久，最能审慈禧意，先充梳头房内监，继以服勤加总管二品顶带。故制内监通外事，宫中杖毙，锡职勿得越三品。莲英以谨事承慈禧宠眷，论者辄不得直，实为内监异数云。

珍妃坠井

载湉有二妃，曰瑾，曰珍，瑾妃性婉悬而珍妃急切。时宫中娄索无艺，凡问安听剧赏物悉有费。二妃本姊娣，载湉宠瑾妃，时津贴之。珍妃不能耐，一日叩慈禧宫，极陈宫中使用巨，种种扰害，偶侵内监。及拳匪事起，七月念夜诏见军机毕，两宫暨后妃易微服将行，慈禧谓珍妃曰："予将率尔行，拳众如蚁，土匪渐起，尔年尚韶稚（其实二妃年相若，诚莫如所谓），倘遭污，莫如死。"时宫中扰攘，内监总管崔某，遽牵珍妃毡裹推诸井。次年回銮，崔犹充内监总管。慈禧怆然曰："予向言珍妃遭乱莫如死，非必死珍妃，乃一时之言，而崔某遽堕之井，予今见崔某，辄心怦怦动。"（时外间传言宫中常见鬼，非也）因谪崔海子某处内监，调李莲英内监总管。戊申，慈禧死，李莲英出宫。崔求内用，监国载沣曰："崔某系太后宸断，屏斥远处，今大丧在殡，予不忍召还，崔某自省其愆可矣。"事遂寝。

八旗兵

清师入关，，谓满人武健，非汉儿比。于边要暨腹省设驻防，房舍园圃具，月给饷糈逮子孙，编马甲，命将军统之，督抚弗得过问，诉讼由理事同知专掌。而京师八旗兵，则专设步军统领神机营，由王大臣督之，汉官无与其事者（壬午，左宗棠以汉大学士领神机营是特制）。庚子，清帝及太后等西行，亲率八旗兵道关外。数日，师驻不肯行，慈禧后问，曷不行，众以饷糈之缺对。后曰："易事耳，第扈驾，朕当给尔。"翌日师驻又不行，后问，众言吾等有饷糈，而妻子留京师，生机全丧，将饥死，愿回京与共命。温旨勉之，六师行。时陕甘总督魏光焘勤王，名甘军，藩司岑春煊督领之，由草地（关外总名）至。御驾过，忽满兵飞弹中后舆，玻璃悉震。后怒，命春煊率兵擒数人斩之，饬八旗兵退五里外，勿得近乘舆，而命春煊督甘军导从达西安。次年北旋，先遣八旗兵回都，驾后行。禁城禁卫军，以提督姜桂题统之，法军官乘醉闯禁门，兵士向阻弗应，反用枪拟兵，兵举枪毙之。事闻，慈禧大惊。姜桂诉法使，导指其处实证之，使命舁尸返，而仍谢姜。慈禧喟然曰："此八旗兵所不能，而姜军优为之，汉人终胜于吾满也必焉。"

清室轶闻

清隆裕后之丧也，内外人士皆表哀悼崇敬之意，此亦亡朝史中所未有也。记者历访通习清宫中情事者，汇志于左，其所言，敢保证其八九皆实也。

清隆裕后为西太后之内侄女，西太后自以由西后出身，故必欲以家人为德宗后。德宗最先已有专宠珍妃，又颇不属意于后，顾以西后强迫指定，遂勉奉之。末路之帝王，其家庭悲惨之运命，乃至非普通寻常人家所有。德宗既不见悦于西后，自戊戌变政后，囚置瀛台，身同俘虏。隆裕既非其所悦，一日盛怒，乃至亲将其发簪掷碎。簪盖乾隆时遗物，隆裕乃以苦诉于西后，西后亦无多语，但令移居，己之别室。自此一事以后，隆裕盖与光绪隔置，其年月虽不可考，盖终帝之身亦十年矣。

隆裕入宫之后，几同离异，又值西后淫威四极之下，故隆裕之轶闻遗事，莫可得闻。惟光绪被虐之惨况，则颇有闻于外者。昔汪君穰卿，与一宫中修电线者相识，此人历述禁闻，汪君之笔记，乃至一大册子，中有二事，颇骇听闻。一日城内某牙医家，忽有一人以脱齿一枚令其镶配，医谓非面见脱齿之人，无法镶治，此人乃携以偕往。至宫中一极远极深之处，见一人服青布袍，独坐座上，面色惨黑，痛苦之状，目不忍见。口齿上津津血液溢露，医乃为之镶配而出。初意但以为宫中太监不知其为谁某也，翌日此导引之人来访，谓昨镶牙甚善，今已无苦，命我予君以一荷包，及四两银子。医谢而受之。至又翌日，忽另有一人仓皇来访，谓汝某日曾入宫镶牙信乎？导引者我兄也，今已以此获祸，被扑杀矣，尸骇掷露，无钱买棺，如何如何，言已痛哭。医乃知牙痛者即为光绪皇帝，乃系被西后打脱，后又怒此监私引医人，为之已痛，故扑杀之也。又一日兴绪往请西后安，后方食汤圆，问汝已食乎？不敢云已食，则谨跪对曰："尚未。"后即赐食若干枚，问已饱乎？不敢云已饱，亦谨对曰："尚未。"乃更赐食。如此者数四，腹胀不能尽食，乃尽以私匿之于袖口中。归而汤圆满袖，淋漓满于其身。乃命太监换小衫，而其私服尽为西后搜去，此时乃无衫可换，因忍其狼藉而著之。后由监展转以外间小衫进，乃得易衣。溥伦曾有一次见西后，时亦遇后进食，所受之窘如光绪帝，归而腹满气塞，大病四十余日而后愈。盖西后极饕餮，若赐食不食，则震怒矣。黑暗专制之下之帝子王孙，其被荼毒有如此者。

光绪既被西后之虐禁，不得与臣工交语，其近支王公，亦无敢私谒者。帝乃久喑思语，秘置一小箱于南书房中，私与其弟醇王书，令彼此以书面交换。通信钥匙，则二人各一，外人不得开之。其书面大抵言外间琐屑事，以此笔谈而已。此事后亦为西后所知，怒而禁止。此后并此笔谈之自由，亦剥削矣。

光绪逝时，有人见其病室中陈列极陋，睡一大床，安置北京泥土火炉，裱糊之壁纸破裂霉烂，盖下等百姓家所居也。

西后崩时，即指定立隆裕为太后，其遗诏中有"军国大事，摄政王当秉承后意办理"之语，故中间曾有垂帘复活之说，然实并无其事。但隆裕颇以摄政所为不当，诏令入宫申斥，则颇有之，其语亦秘不可闻矣。盖隆裕尚非有野心者也。

小德张之宫中关系，颇为外间腾播。但据闻小德张确系真正太监，其设法骗取宫中之钱，则实有之。先此宫中有佛殿数座，自西后时已旷废，小德张乃怂恿隆裕修理，报销至二百余万。其时之内务府大臣奎乐峰自请处分，谓报销太不实在，隆裕以经手者为小德张，默然不问，则其深得宠眷可知。又隆裕服阕时，须换青轿，改坐黄轿，制轿之费，至七十余万，亦小德张所经手。其时势焰薰赫，今日民国大官中，盖多有与之结义为兄弟者，其姓名尚可历历数也。然颇闻自共和宣布后，小德张颇谨饬改过，世续既渐，不能约束一切。一日议裁减宫中炭费，而内监及内务府人员，抗不遵命，竟至宫中无炭可烧。小德张乃云不碍，咱们可到外边买去。

隆裕病笃时，溥伦荐曹某入诊。其时后盖被三四重而冷如冰，而房中炉火甚炽，重幕四周，溥伦与医生汗流如注。溥伦谓屋内如此，即好人亦须病，何况病人，乃稍开放窗幕。曹医开方，中有一药，与御医意见不合，曹争之甚烈。其宫中故事，御医与内医均结合一致。溥伦恐有意外，小德张乃云："无碍，我自煎之。"盖非复前此之跋扈贪冒矣。余亲闻某当局者言，共和宣布后，宫中小监，颇持小德张短长，甚至以宗社党相吓，其囊橐颇为此辈所掠夺。及隆裕后逝，瑜妃命小德张往见，小德张称疾不往焉。

隆裕后之生平，既半生归于潜废，及共和宣布时，言论丰采，乃稍为外间所知。后既力主共和（*后之所以力主共和者，中间自有种种秘密，历史今记者既不能尽知，即知之亦尚未能发表，姑略焉*），故对于维持大局，排斥万难，确有大功劳于我国家，不可没也。先是皇族会议时，恭王溥伟反对最力，翌日乃请独见，后大怒曰："国家没有事的时候，被他们闹得如此之糟，今日糟到这宗地步，他们又来闹了，我是不愿意见他们的。"遂斥不之见。观此，则后亦甚知其家亲贵诸公之罪恶矣。召见其时之内阁时，谭学衡（*其时海军大臣*）力谓"德宗首创宪政，功德在民，其志未终，隐恨而没。今太后赞成共和，则上足以继德宗之遗志，流芳万世"云云。后慨然而道，谓我亦知天下系公产，并非满洲私物。但满洲既已遗传二百余载，我只求德宗陵寝可以修造，皇帝地位不至坠落，则亦无恨。至于皇帝虽小，将来大时自有我担责任。因此乃有优待皇室条件之发生。及条件既上，隆裕颇以大清皇帝仍称皇帝，以外国君主之礼条下，无永远勿替字样为言，其态度甚果决，谕旨亦极明了云。

自共和宣布后，清室宫中，虽仍依样执行故事，其仪注体例，并发布上谕等，亦一律照旧。顾其近支王公，多纷纷迁居安乐之乡。醇王自摄政被革，颇积恨于

后，至其死之先，未尝入宫。甚至陵祭庙等差，被派之王公，多一律请假。陵差有值，以时代休，新派者不去，旧派者遂永不得归，以是有私逃者。盖帝王子孙原则上不得有心肝，不只一陈叔宝也。

自共和宣布后，后居宫中，少与外间人相接。故北京兵变时，亦隐隐只闻炮声，不知何事。以其父家被劫三、四日后，乃有家人报知，颇为流涕。其先则宫中人秘不使闻知也。又闻后与溥仪(宣统)颇疏隔，养侍之事，一以委之按班(即奉派服侍之太监)，故颇起居无节，饮食不时。按班常挟水果袋相随，日食水果无数云。后之病始于去年冬间，为膨胀病。前此寿诞，勉强出御，退后遂至不起。逝世在午前二时，故时方深夜，世续、溥伦及醇王皆随侍。今外间颇传醇王曾奉其遗诏，有掌管宫中事务之权，而宫中人则有云无之者，以是颇为彼等一大问题。据闻其时确由溥伦等拟议如此，但须照旧例述旨，而其时后已昏瞀不知人事，续等大声云云，皆不之省。乃由小德张在枕侧大声而言，谓今世续等以太后欠安，宫中事务，请旨命醇王管理。如是者三，后乃微微点首。良久良久，出一语云："叫皇帝来。"及抱溥仪至，后乃指之而言曰："太小，你们不要难为他。"如是遂殁。

后逝世后，大总统之优祭，参议院外交团之悼唁，国务院之决定丧服，民国派员之会办丧事，各党会团体之议追悼及铸铜像，并见报章，不须汇述。今宫中丧礼，每日由江朝宗报告，据其所报告之各王公会祭者如下：

那王、睿王、阿王、庄王、朗贝勒、涛贝勒、忻贝子、振贝子、博贝子、伦贝子、阿贝子、倬公、佶公、泽公、麟公、达公、桂公、载树、志公、熙贝勒、醇王、衍圣公孔令贻，清臣除太保师傅外，亦有旧南书房人、都察院人及与内务府有关系者入祭。二月二十八日为祭奠之期，国务总理总统代表荫昌、各国务员、各局长，并各部代表四人，均入祭。而陆海军人尤多，共计有三百余人，中间颇有前清部员。此次随班入祭，享有外国使臣资格之礼遇。入宫时，禁卫军举枪敬礼，前摄政王殷勤答礼。归而谈述，为希有之荣者，亦一趣事也。此中惟前武昌太守梁节庵最为出色。太守公之辫，既在汉口被剪，此次垂假辫，服反穿皮马褂入宫，抚棺痛哭，哀不欲生，乃得清旨派为守护工陵大臣，竟其庐墓之志。劳乃宣自改革后，即躬耕涿州，口不言政事，此等人物，似比梁为高一等矣。

归庐谭往录

[清]徐宗亮撰　杨世彬整理

《归庐谭往录》，清代徐宗亮撰，杂记咸丰、同治诸朝文武名臣事迹。所记质朴平实，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据民国印本标点整理。

文忠公律己甚严，于宗族戚党，不少假借。在黄州时，族人某来谒，饮食之者数月。一日辞赴前敌，问其故，以营官某奉调银钱所，荐与偕行。文忠勃然，乃奉呼银钱所委员调营官面谕曰："吾有族戚，力岂不能庇之？尔辈藉以结纳，风气一开，伊于胡底？姑记过一次以儆。"因饬银钱所给族人归资，并通饬各台局营员，用人一事，胥秉至公，不得徇上司同僚情面，滥为汲引，若经访出，即立参处。时颇有议文忠刻者，然琐琐姻娅，则无朊仕。诗人致慨甚深，文忠所虑非过也。

文忠公权谋机警，当楚皖危急，发逆陈玉成纠合捻逆张落行等十余万人围扰太湖诸军，公念前敌无统率，号令不齐，而自驻英山后路，兼筹粮运，势难前行，特奏派都统多隆阿公为总统。曾文正公时驻宿松，甚不然之，以书力争者，日凡三四，文忠卒持之。严饬诸军统领，遵多调度，违者有功亦罪。时统领鲍镇超尤骁悍，唐道训方、金守国琛，才望亦不相上下，卒赖多四面经营，大破发、捻于太湖潜江一带，迫至安庆、桐城两路。分驻重兵，皖事大定，楚边始得稍息。文正亦甚服焉。文忠尝笑谓僚友曰："涤帅之意，恐多骄而失众心。实则事定后，行止在吾，吾假此济急耳。"其后多驻桐城，仍统所部，与诸军绝不相关，然憾文忠刺骨。

安庆之复，为东南一大转机。曾文正公报捷疏，推文忠公之谋，多隆阿公之勇，洵为定论。而两公注意，不撤安庆之围，则同老谋。虽值淀园之变及汉黄之警，仍复坚持如故，所谓智深勇沉者，此也。古来办大事者，譬如着棋，一子落盘，全局胜负因之。近时军事，如胡文忠之注重安庆，左湘阴之注重衢州，李合肥之注重上海，皆谋之于豫，持之以恒，卒皆收其全功。若枝枝节节为之，如向、张二帅之在金陵，终归一败而已。

文忠公关心时事，遇四方之使，虽小吏末弁，引坐与谈，举所述闻见，随笔记之，以备参考。若稍有志意者，则必问所见人才，所学何方，已效安在，且令指实事一二证之，兼注考语。故几席所在，手折数十。诸如此类，或不知其故，以为公何厚我而殷勤若是，则愚也。文忠荐举人才，往往非宿昔相知，尽由博采慎取，默具权衡，信乎大臣之用心也。

文忠公在鄂抚时，于州县等官最为慎重，督府官文恭亦未能主之。一日文恭予所亲署鹤峰知州，文忠以山州僻壤，未甚注重。而荆州知府刘章侯者，审署州人材，不足胜任，于过谒时，留迟其期，密揭于两府，请易员代。适两院望日祠祀相见，文恭谓曰："昨一大怪事，君知之乎？督抚委缺，本府不许履任，有是理乎？"文忠答曰："此吾辈过也。知府举止，吾辈当谢之耳。"文恭复曰："虽然，当留吾面目。"文忠颔之，令署州视事三月引退。及文忠薨后，刘竟坐事降荆州同知，刘亦安焉。后合肥相国督楚时，为刘年家子，欲力为之地，刘辞曰："公意极厚。然职年七十余矣，精力万不足任事，闲曹薄俸，稍可自给。他不敢求。"相国太息而止。刘奇人，惜失其里居名字。文忠公晚年，专以荐贤为务，知人善任，海内交推。顾或疑其力荐叶兆兰之误。故叶令潜山，创天堂团练五营，为官军应援，厥后潜太告警，多隆阿公总统诸军，大破发捻诸逆，半由金守国琛全军草山而出，以收夹击之效。然非天堂旧有练营，习知道里险易、民情向背，则不敢出此险著。叶之见重，有自来矣。惟疏中比之王阳明之在龙场，于清端之在□城，不无稍过耳。叶后在皖南道任，值徽宁遗民忍饥待死时，左帅赈之于前，叶乃敛之于后，大拂众心。左帅将飞章劾之，曾文正公以为劾叶固当，且稍留荐主地，令其引疾何如？谓文忠也。时文忠薨未一年，左帅怅然而止。

文忠公少年有公子、才子之目，颇豪宕不羁。改官黔中，始励治政事。军兴而后，益以名节励世，颇似信国少保，然口体之奉，未能如曾、左诸公啬苦也。予从营英山，无三日不小宴者，末坐叨陪，厌饫极精。外间

遂有粮台供应，日五十金之谣，其实非也。曾公蔬食自甘，幕府诸人，咸以为苦。左公则尤甚，遇事卒方食，即取七箸同餐，尽饱而止。仁和范郎中尝言赴衢州请兵时，大风雪，左公布衣羊裘，坐夹帐中，留一饭，白肉数片，鸡子汤一盆而已。后经略西边犹如此。

文忠公理财之法，冠出一时，其饷银概发湘平，起自咸丰九年，所收库平，每百申出三两六钱，另储备拨，积少成多，遂成巨款。然湖北银少钱多，其时收款大宗，专在厘金，通以十足制钱为定。江北转输，无非钱者，于是对放，如放饷十两，以五两实银，十千实钱为率。时市银易钱，每两千有五百，粮台涨价，竟至五百。人多乐之，不厌其重也。文忠之意，以钱易银，徒为商贾谋利，不如暗益员勇，员勇薪资不宽，藉以津贴，俾无滋生弊端，实文忠微权。其后深入皖境，转运浩繁，粮台以折阅过多，请一律放银，文忠犹未许焉。当时制钱极多，粮台以出入重累，置江船数艘于省河内口，厘金船到，就水次运收，择老成牧令专司其事。积而久之，全船满载，不复通底扫清，随收随放，相沿成习，即牧令遇有交替，亦不过按尺估计，出具收结而已。后十余年，遇粮台旧人询之，水次收放，一仍旧章，主者颇以为忧，恐上官有时清查，朽蠹亏折，不知起自谁手，将成巨案耳。夫良法美意，展转数手，胥成敝政，如船钱积多当新旧交替，澈底盘清，纵有亏折，亦易区处。积至一二十年，则意外丛弊，尚可问哉？

人生功名德业，皆有定分，先几所触，不觉形之于外，既往追思，靡不验者。文忠公志在天下，方出境剿贼，辄谓人曰："安庆若复，吾事毕矣。"又尝属如冠九观察摹内府舆图，指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以为保此足以自豪。及辛未八月，安庆报捷，而文忠遂薨。湘勇有二派：一为罗、李所部，佐曾、胡二公立功，安庆克后，四散不振。一为王壮武鑫所部，与曾公初不相惬，自成一队，左文襄常左右之。壮武没于乐安，王开化、张运兰分统，王旋病没，张复归曾部，援剿江西皖南最久，所谓老湘营也。张后赴闽，军分为二，易开俊、刘松山两镇统之，易又病归，刘从曾公剿捻后，遂入甘陕剿回，开至三十余营。文襄督师，恃以为重。刘战没金积堡，从子锦棠代任，竟收西边全功，至以京师帮办军务。按，壮武著有《练勇刍言》，与南塘戚氏《新书》相表里。阅其临阵部置，不主故常。每当贼至，先一日传各营将席地坐，出舆图指示，某路宜迎，某路宜伏，某路宜守，某路宜抄，各听其意自任之，明日无一违者，往往获胜。开化，其从子也，最得其传。文襄初在江皖之交，与贼鏖战，极赖之，惜未久病卒。开化年十七即从壮武军，审敌之明，临阵之勇，当时推为第一云。

湘军之兴，创于罗忠节公，至李忠武公始大，而勇毅公继之，楚、皖赖以光复。胡文忠公视为奇宝，饷项百事，较诸军为优。以予所见，庚申而后，诸帅谋勇，究推多忠武公第一，鲍军门次之。陈逆裕成至为凶狡，卒扼于多鲍，走死寿州，勇毅尚未能制其死命也。勇毅诸部，多讲边幅，胡文忠公尝忧其后起难继，可谓卓识。勇毅卒后，所部分驻皖北，漫无统纪，曾文正公奏派金观察国琛监其军事，亦未能复称劲旅也。金为江西浮梁县之子，李在江西时，金以千金助饷投营，其人豪迈有智，善驭人，入营年余，遂总理营务。湘军门户之见最重，金以吴人而入湘军，竟超诸文武而上，无不服者。三河败后，文忠与勇毅重整湘军于黄州，仍奏以金总理抚湘两军营务，兼带选锋一营。勇毅归省日，文忠诏湘将举所愿统，佥以金对。嗣有天堂大捷，即多武忠公总统时事也。后以统军徽州所部闹饷，被劾家居，复起为广东臬司而卒。盖自勇毅之卒，而湘军精锐竭矣。吉字全军，得曾爵帅统之，再起而盛。老湘全军，得刘忠壮统之，三起而殿，前后凡三十年，实与兵事相终始焉。

吉军之兴，始于黄观冕时。曾文正公在江西，事亟，征援兵于湘。黄以吉安知府募兵自效，而不之官，遂以"吉"字名军。及归曾部，举曾沅浦爵帅领之。爵帅时以同知候选，由此增开多营，连克瑞州、景德镇，沿江而下，卒收安庆、江宁两省。所部浸至五万人，皆以吉营肇其基也。当江宁合围时，黄以东征局总办创议盐米互市之举，由安庆便赴下游，爵帅率全军将领迎于江滨。黄顾而言曰："吾知福薄，不足为诸军前导。得九帅为主，可共取富贵。今何如？"言已，握爵帅手大笑。诸将领俯首声谢而已。黄初任江南知县，见知陶文毅公，后以夷寇事谪戍，遇赦归。其人善以势动人，才气纵横，见者倾心。创办东征局以济江南之饷，为功甚巨，而物议纷腾，遂有贪横恣肆之语见于弹章，后以迤东道开缺终于家。

湘军定制，按月发饷，初无扣折，其勇籍不甚杂乱。大抵湘乡、宝庆、长沙，各为一类，皆有尺籍可寻，久征远战之勇，月食计食用若干，到期按发，余则分哨记注，存于公所。或因事裁革，或有故假归，核其所存之饷，酌付川资，则由粮台给一印票，至后路给清，如此有三利焉：营哨员不能私侵暗蚀，一也；勇不能任意开销，出营流落，二也；回籍余资，尚可营生，三也。若淮军则不特勇无宿储，即统领十数营者，赋闲稍久，扫地无遗，当卸任之时，债务累累，尚须接替者为之弥缝，可叹也。

类聚群分，盖有莫之为而为之者，在军尤甚。江忠烈公原募之勇，名曰楚军。曾文正公继募之勇，名曰湘军。同一省也，而不免畛域之分。湘军人材众矣，楚军后起，如刘公长佑、刘公坤一、江公忠义，亦彪炳一时。然自大帅视之，已不免亲疏有别矣，而莫甚于川之与楚，湘之与淮。川、楚之隙，自广西军兴，已成莫解之势。其后鲍军门超，以川人统三四十营，归于湘部，卒皆湘人为多。初为分统时，胡文忠公即以川楚不和，不宜用川告戒之。湘、淮则本系一家，淮由湘出，尤有水

源木本之谊，而自捻逆猖獗时，曾文正公督师北剿，湘军已大半遣散，全倚淮军为用。淮军既富而骄，夙乐合肥相国宽大，视文正公儒将约束颇以为苦，遇有调度，阳奉阴违者颇多。文正时与所亲书，有撤湘军一事，合九州铁不能铸一错之语。部下气类，由此愈分矣。厥后湘军渐远渐散，南北驻防，悉皆淮军。此之声威弥著，彼之嫌隙益深，履霜坚冰，盖非一朝一夕之故已。

左文襄初以举人居骆文忠公幕府，事无大小，专决不顾。文忠日与诸姬宴饮为乐，文襄尝面嘲之曰："公犹傀儡，无物以牵之。何能动邪？"文忠干笑而已。尝夜半创一奏草，叩文忠内室大呼。文忠起读叫绝，更命酒对饮而去。监司以下白事，辄报请左三先生可否。一日樊提督诣文忠，延文襄出共谈，意大龃龉，遽起批樊颊大诟。樊不能堪，致为互揭查办之举。文襄回籍，樊亦奉旨罢任。樊归谓子增祥曰："一举人如此，武官尚可为哉！若不得科第，非吾子也！"增祥卒入翰林，甚有才名。

文襄公长女，为陶文毅公子妇。其缔姻时，文襄年少而贫，与胡文忠公夙故。文忠，文毅婿也。省文毅江南督署，文襄与偕，文毅奇赏之。一日传优人治盛筵堂上，文襄为宾，文忠为介，而文毅为主，凡三人，众莫测其故。酒酣，文毅命子桄出拜，指谓文襄曰："吾一子无可托者，观君志意出吾上，愿乞贤女配之，俾成立。"文襄慨然允诺。文毅薨，桄始八岁，文襄乃就文毅家主持内外，岁备三百金，如是十年。文毅多藏书，国朝掌故之类尤备。文襄日夕讨论，遂以成业。文襄后出入将相，岁寄家人，亦以三百金为率。戒其子曰："吾昔受人重寄，岁入止此。汝辈安坐享之，何厚乎！"文毅家号巨富，文襄佐湖南抚幕时，饷事有急，辄令陶氏输重金为倡，不少顾惜。其长女极贤干，有父风，能任家政焉。

西疆之役，以老湘营为首功，故提督刘忠壮公，松山旧部，其犹子今新疆巡抚锦棠所统者也。忠壮伤亡后，所部出战，辄著灵异。回贼尝目击公临阵指挥，以故见湘军旗帜，辄狂走。左文襄公尝出巡，忽一卒攀舆大哭，舆不得前。遂言曰："吾日助若战，军士寒饿不堪，须衣粮，并西洋枪炮子药勿迟。"审其音，即忠壮也。文襄颔之。卒昏去，有顷乃苏，文襄觅匠制冥器相生焚之，亦奇事。新抚亦将才，有权略，尝与金将军顺等择地度岁，歌舞酣宴甚乐，而密使四出侦贼所至。既元夕后，谓将军曰："吾辈乐亦足矣。曷一出剿贼？"牵师即日行，不数日大捷闻矣。而将军等方集麾下，议论未定也。故改建行省诸大政，文襄粗立其基，经营部署，率皆新抚成之。然回孽未尽，俄众相逼，求其百年无事，殆未易言。天欲成文襄之名，独为其难，卒如所愿，亦伟矣哉！闻出关以后，无大战事，老湘一军，号称无敌，实在甘凉一带著绩云。

左文襄公在西疆时，湘部而外，旗营、勇营林立其间，遇有饷项支绌时，无不立予协济，以是人服其公。然意气甚盛，虽官秩相等，而言语酬酢，书函往复，皆自处于卑下，则遇有所求，无不如志。英果敏公任乌鲁木齐都护，一见倾倒，派兵派饷，以供使用，概辞不受。嗣奏陈边事艰难情形，极推文襄之功，遽得月协八万巨饷，情好以是日密。时将军金顺颇不能事，将奏荐代领其众，未及而英卒矣。英病亟时，以寸纸手书告诀。文襄为之痛哭，告僚友曰："西边少一替人，吾且伤一知己矣。"飞草表其夙勤，为理身后事甚备。文襄向论旗员习气重，解事少，遇金将军犹以部曲等之，至果敏则称为有用才，近世督抚罕有其比云。

淮军之兴，由前山东布政使六安李公元华。当咸丰四年，发逆踞庐州，李以抚部门生带团勇助剿，张制府树声、潘抚部鼎新、刘抚部铭传、周提军盛传昆仲皆奔走其间。如是数年，虽未有成效，而战阵之事，练习日精。时合肥相国在籍办团，或居帅幕，或领军事，尚无专主，殆庐州事亟，由间道投曾文正公。江右李亦随赴吴清惠公淮安矣。张、潘诸公乃保境自守，徘徊俟时。及咸丰、同治之交，楚军日盛，由西路径克安庆。刘抚部族子东堂与韩提督殿飏侦知其事，诸公乃使谒合肥相国请计，于是有创立淮军之举。时江苏官绅乞师者踵至，合肥相国慨然请行。先立鼎、铭、庆、树四营，益以湘军亲兵一营，林字一营，开字二营，共为九营，陆续赴援上海。铭营始以东堂主之，东堂力推其叔抚部。庆营则吴提军长庆主之，向从军庐州，与潘、张诸公又别，亦未尝归李部下。林营则湘人滕镇军嗣林主之，亲兵营则湘人韩太守正国主之，开营则程提军忠烈主之。通名淮勇，实则湘军三营，淮军六营也。其后林营未尝著绩，亲兵营年余败散，惟开营功业先著，而忠烈殉后，遂以不振，于是树、鼎、铭、盛各成一军，自一营至数十营不等。盛军者，即周氏兄弟抵上海后所主者也。庆营正、副二营，历十数年，至海防议起始增六营。而铭、盛两军，叠为畿辅拱卫之师，遂称两大，较诸军为久长云。说者以淮军创于李，成于刘、韩，大于刘、周，皆所以佐合肥相国成中兴伟烈，盖有天焉。

淮军之赴上海也，由江苏官绅至安庆乞师，备极哀恳，倡其议者，为三官三绅，吴观察煦、吴太守云、应太守宝时，及冯中允桂芬、顾观察文彬、潘郎中曾玮，而庞侍郎钟璐主之，以书陈于曾文正公。议定后，颇难其使。钱中丞鼎铭时避居崇明，为文正年家子，因招使往，钱颇难之，强而后可。及合肥相国东下，钱任采办军米，督治后路转运，荐保道员，皆由乞师基之。其由道员而至豫抚，则由曾文正公。文正初不甚知钱，及移督直隶，过清江，钱在转运局迎送，先后历十余日，官厨供应而外，日备精馔三五器，文正颇以为甘。既辞复进，流涕再三，述举贤平吴之德，文正大感动，以为公谊切如此，必有忠诚报国。适奏调两江官绅，为直隶仕途

矜式，举钱首列，未及五年，而开府矣。所谓三官、三绅者，应以苏臬历署藩司终养；二吴则被劾废归；顾再任宁绍道台，归治园林自娱；潘亦保道员，家居不出；惟冯乡望最重，吴士言必称冯先生，不道其字，有大政事，当路就与商而行。其人工心计，寓上海，购地数百亩于洋泾浜，及苏垣克复，斥卖殆尽，复购地数十区于阊门市，一出入间，获利无算，吴人类能道之。苏杭之陷，两省绅民麇聚上海，恃西人为之护持，贼近咫尺而不敢逼。薛尚书焕以巡抚兼通商大臣，新任僚吏，皆工趋避，媚耳目者，军事殆不可问。知府李庆琛为统将，部兵数千，皆衣锦绣，排刀斧，出入自耀，有同优孟。淮军入境，则皆芒鞋短衣布帕，皆笑指为丐。然合肥相国，意气甚盛，不受薛节制。初以敌体相见，薛颇不能耐，与李庆琛定计，乘淮军未动，先复一二城，以夺其气。益募至万余人，剿贼太仓，不二日，全军覆败，李走津浦。又追至上海，西人论和而退。当警报四至，薛乞援于合肥相国，报以奉旨保城，不关战事。既贼大集，亦登陴固守，贼遂漠然视之。已而薛蒙入召，合肥相国兼代其任，贼大举围营，合肥相国与程忠烈计分两路，迎伏以战，大败贼于虹桥，连克嘉定、宝山，贼狂走昆山而逃，军声彪起。收队时，西人相顾，至以拇指示之。嗣又有七宝之捷，四江口之捷。于是各营增军，分道以收浦东，而贼自迎降者，络绎不绝矣。识者谓薛部剿贼不足，滋乱有余，向非轻进溃散，亦殊未易遣撤。且贼非骤胜而骄，未必一无顾忌，淮军转难操必胜之权，以此知成败之机，有天有人，不可以逆料也。合肥相国于虹桥战时，坐胡床桥头督战，贼氛甚恶，春营张遇春败回，及桥，相国顾左右：“取其首！”遇春驰马反趣贼，各营并奋勇直前不可当，而程忠烈所部绕贼后冲入贼阵，截贼为二，遂获全功。是役也，贼数近十万，淮军留守坐营外，不过数千人出队耳。自余载事，不甚关全局，惟常州守贼极悍，破城后巷战尤亟，兵将伤亡者颇多。

发逆之乱，以予所见诸将帅，料敌之密，布阵之密，无过多忠武公，后惟程忠烈公足俪之。当忠烈既复青浦、南汇诸县，局势渐拓。太仓贼蔡胡子者，忽遣人投合肥相国介弟观察军中约降，观察遣随员入城坚订而出。至期，观察率小队百余人，按辔徐进。及城桥，伏贼突出，观察回辔而驰，贼因分门齐出，直扑大营。仓卒间，观察不及调御，各营为之哗乱。忽贼阵内溃，纷走入城，则忠烈督军入援，追至城桥而止。盖忠烈初闻约降之信，知其有诈，飞书合肥相国，属观察慎重。观察疑之，秘不使预谋。忠烈侦闻，乃出偏师备援，观察各营，竟赖以无恙。蔡后降浙军，保至总兵。

程忠烈公初归曾部，从克庐江三河，声绩已著。一日合肥相国，将援上海，议招忠烈同行，属吾乡孙太守云锦探之。忠烈慨然曰：“某受曾公厚恩，义当终始。然下游亦国事，且熟习下游情形，无如某者。曾若允行，愿从之。”随密谓太守：“吾辈皖人，入湘军终难自立。丈夫当别成一队，岂可俯仰因人？”太守颔之。合肥相国遂商于曾文正公，举为前锋。相国问入吴方略，答曰：“下游水乡多桥，有一河即是一营，有一桥即是一将。得营得将，何功不成？”及功绩大著，或问其学何兵法，答曰：“先有事，后有法，何今何古，在相地势得士心而已。”其军法极严，入苏城时，禁当街驰马，犯者立斩，即合肥相国亲军亦不恕之。其谋斩苏城降将，合肥相国踟躇，三昼夜不能决，忠烈以去要之，始定。性颇嗜杀，论者少之。然苏城降将所约三事：曰留半城屯其余众，曰编定百营照给饷，曰受翎而不剃发。此何可从？盖有取死之道，杀之固当。后忠烈临危，若有鬼物乘之，忠烈告以“杀降负盟，为国无私，此心可质鬼神”等语，真英雄也。忠烈不识字，然文义轻重得失，一闻便了。在浦东时，乞合肥相国以克城余米赈恤难民，某友于函牍中用“哀鸿遍野”字，忠烈诧曰：“李公名岂可犯？且太夫人在，亦岂可用哀？”此小事亦见过人处也。同乡某初入翰林，忠烈饷以重金，戒勿赴他营干乞，且约以时资给之。某不听，几陷乱军中，闻者愧之。

程忠烈公攻围苏城时，所部三十余营，不足二万人数，而发逆在城，盖及二十余万。忠烈于城外诸山联翩立营，树以旌旗，令各营将士分番出入，或分日移驻，时见灶烟突火。发逆瞭望，不知多寡，震慑约降。往来其间者，提督郑国魁也。发逆必欲要忠烈面订，忠烈慨然而往；要以三事，亦姑允之，降计始定。合肥相国期以五日后纳忠烈别营龚副将营中。至期，忠烈密布方略，逮逆首五人至营，合肥接以温语。将入宴矣，左右报有廷寄，相国起曰：“速请程军门陪客。”相国去，忠烈入，麾勇士直前擒斩；其一纵步出帐，追至濠边，始获之。忠烈旋鸣鼓统师入城，守定各门，派诸卒分走街衢。谕逆众曰：“逆首诈降已伏诛。胁从无罪，各闭门守，出即杀。”令下，无一人探首出声者。旋呼男子投器械分门出，各以兵将监之，留营者入伍，归籍者资遣，悉从其便。未逾三日，满城无一贼踪，所余者，妇女五六万人而已。当逆首五人之伏诛也，计甚秘，郑国魁亦不知。洋将戈登者统常胜军在营，以忠烈杀降不义，将率洋兵攻忠烈，赖苏绅潘郎中辈和解之。戈登故敬忠烈，回洋时，向合肥相国乞忠烈帅旗，赍之去，以示其国人云。忠烈既战伤嘉兴城下，而部属骁将何安泰相继阵亡，开军遂不振，苏人感忠烈甚至，妇孺至今称程大帅不绝。

开军之后，推铭军为劲，西捻之役，功冠诸军，号淮军第一大支。其始赖唐忠壮殿魁、刘廉访盛藻二人为之左右，唐之调度，刘之训练，合为两美。又得刘省三中丞为帅，以故虎步一时。其部下骁将著名者颇多，大率苏沪降将，更事老练。忠壮阵亡于鄂，铭军夺气，然后亦未有大敌矣。忠壮之亡，事由廉访。时各统一军，分左右两翼，捻氛甚恶，忠壮请以守为战，力主持重。帅意不然，廉访又急求见功，帅益怒忠壮为怯。及战，刘军先驰，遽败走，帅随之。忠壮急往援，深入贼中，不

见帅，复出至河干，有误报帅亡者。忠壮奋勇冒阵死，一军尽覆。赖鲍军门超率霆军继至，帅以下得收军立营云。

忠壮弟定奎，以忠壮故，旋统铭字、武毅等军，积功至福建提督。予参其军府，闻诸老将言，忠壮身长八尺余，威猛可畏，终日不言笑，坐帐中，所部出入，无敢直行者。与部将议事，是则温言慰，非则怒目斥，顷刻间恩威互变。然洞悉艰苦，体恤隐微，人以是畏而感之。日巡视诸营，或马或步，不拘早晏，至则将弁勇夫杂坐同餐，有如家人。见枪炮刀矛器械，必反复省视，损者立修补，不齐者立责斥，或自为磨治以导之，其勤干如此。将弁有临阵勇往者，立言于帅，超拔之；暇日与谭家事，时其缓急则资之，不留私财。初充营官，合肥相国督诸军围常州，值程忠烈初亡，悍贼麇聚，分数营奔牛以遏贼援。忠壮任其事，而洋将白齐文忽反助贼，以轮船入内河，攻奔牛营。忠壮固守十数日，粮米子药几尽，募健卒泅水乞救。合肥相国派营将黄桂兰裹粮携药，与忠壮会合，亦入围不得出。忠壮悬重赏得死士，乘夜怀巨钉潜赴轮船，钉炮眼，随大出队，以火箭喷筒环烧之。白齐文不知所为，弃轮舟而遁。贼惊退，不数日常州克矣。合肥相国奏褒其功，以唐、黄百战之将并称。然黄非唐比也。忠壮大略，与多忠武相似。予友朱明经景照习其人，谓忠壮愚不可及，见贼若私仇，不报不止；其战没始末，误于同事，当时为帅讳，多不及详。明经在帅府，备知之。

军饷定制，向无额数，内扣者有之。自淮军始岁支九关，遇闰酌加；余则目为欠饷，粮台分别记注，裁撤时酌发三五关不等。或历年过久，通计成数报效，为本籍增文武学额，勇卒亦竟安之。闲询老辈，则初赴上海时，饷项匮乏，食米而外，竟酌给盐菜资。及接仗克城，人人有获，每向夕无事，各哨聚会，金钏银宝，堆案高数尺许。遇发饷时，多寡不较也。合肥相国知之，明订九关，杜营哨虚冒，遂为成例，入于奏案。其时米价极昂，石值银五两，各军克城，辄封存贼所囤米，据为私有。合肥相国出示收买，定价石银三两，出入一律，亦为成例定案，淮军统将往往以此致富云。厘金之起，由雷副都御史以諴，帮办扬州军务，时江北大营都统琦善为钦差大臣，所支军饷，皆部解省协。雷部分拨甚寡，无计请益。钱塘钱孝廉江适在雷营，为谋立厘捐局，抽收百货，奏明专供本军。行之数月，较大营支饷为优。金运使安清继之，总理江北筹饷局，为法益密，各省闻风而起仿之。然上不在军，下不在民，利归中饱，军事益无起色。胡文忠公精思熟虑，法刘晏专用士人理财一语，加以章程课法详明周至，遂立富强之效，全局赖以振兴。东南各省继起日盛，大率皆秉其法，民亦相与安之，几若丁田之有赋役矣。文忠尝言厘金之设，专取于商，不取于农，较加赋为优。予思商贾货物，必合计本利。今农家所需，举承平时，价增十三，未尝非厘金之由，特不尽资农，自较加赋为病稍轻耳。今承平已数十年，而厘局林立如故，论者谓全裁势有不能，举日用所需布粟油薪之类，贫富所同，概予蠲免，而重税富家大户独用之物，或亦酌盈剂虚之道也。钱创此议，雷甚敬信之。而钱故放纵不羁，狎侮备至，雷积不可耐，使部将以计戕之，奏称钱语不逊，恐生逆谋，世颇冤之，观顾亭林《陈遘论》，可慨也。

庚申淀园之变，曾文正、胡文忠二公皆议入卫，而诸军深入皖境，分驻大江南北，进退均难。集文武参佐，各立一议，多以入卫为主。合肥相国时在文正幕中，独谓夷氛已迫，入卫实属空言，三国连衡，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当按兵请旨，且无稍动。楚军关天下安危，举措得失，切宜慎重。二公是之。既而事定，奉毋庸入卫之旨，均如合肥相国所议，二公益交重之。当时幕中辑有《北援议》一册，参互而观，可见两府人材之盛。

尚书肃顺以夷寇入犯，倡为热河之行，与怡亲王载恒、郑亲王端华，罪坐误国，列名三奸，海内所共切齿者也。然荐举曾文正公，有功社稷，不可不知。当江浙失守，东南数省，沦为鬼域，文宗皇帝日接警报，亦倦勤矣。两江总督何桂清既以逃死拿问，而代任殊未定人，肃首以曾某为请，得旨即行。湖口高刺史心夔时在肃幕，左右其事。肃败后，高亦颇蒙讥议。然推曾一节，所关甚大，即肃且当从末减矣。独山莫孝廉友芝，时亦在都，与二三清流，实始倡议，知高为肃所重，邀与密商，高毅然以此自任。殆奉俞旨，肃下直趋高馆曰："行矣！何以谢保人？"握高手大笑，置酒极欢而散。肃矜权嗜利，而骙不晓事，或以为意图非望，则冤也。两宫皇太后由热河旋京，而声留肃部署后务，已定谋去之。肃仍拥子女行宫旁，纵姿为乐，缇骑至，直于寝所缚系同犬马焉。当肃权势正炽，颇留意人才，京官有文学者，多傅翼之，不独高也。败后家甚零落，故人无过问者。高官江苏时，分俸周馈之，君子用心，可以风矣。尚书崇绮为郑王婿，郑与肃兄弟也。初婚时，恶其为人，不相依密，且禁妇不时归宁，群颇怪之。后亦经纪二家，始终不替焉。

应廉访习练政事，第赋性明察，为之上下者，不甚易易。其在苏藩任时，饬各州县储常平仓谷，以备凶荒，合计百余万石，交卸时专案结报，不能蒙混丝毫，至今著为令焉。高刺史心夔需次落拓，廉访知其才，拔署吴县两次，甚著名迹。常熟、吴江两邑，漕事号难治，选干吏往，曲为扶持之，事遂立办，一时监司中莫其比。其心迹事功，与严中丞树森相类。中丞初任州县，颇苍滑，自受胡文忠公知遇，力争上流，廉为廉明。廉访则受曾文正公及合肥相国知遇，历上海道，晋至两司，亦皆卓卓可称。吴江沈相国桂芬，雅不善焉。当鄂藩出缺，政府议代，恭邸遽言资格才望，应臬司自当首指。

相国起应曰："应臬司外正中邪，害吴人不足，又令之害楚人乎？"次日有来京候简之旨，廉访遂告养归。廉访夙工结纳，吴中绅士，多相契好，未知吴江相国，以何事龃龉也。

同时与廉访齐名，有杜观察文澜。始以钱谷幕游入仕，曾文正公至金陵，颇不然之。适由行台移使府，见内外楹联，于人地事事切合，奇尝之。询为观察手笔，延与深谭，至盐务、洋务，尤指画详明，并条上利害，灼然可行，叹为奇才。旋奏署江宁藩司，由是遍历三司五道，未曾引对入都。沈文肃公莅任后，以嗜好太深，特参去职。马端愍新贻之被刺也，郑尚书敦谨、张漕督之万，先后遵旨查办，均以刺者张文祥为洋盗复仇，定律凌迟结案。而中外议论，颇多异同，其谓事涉暧昧者，固不足辨。究考其实，复仇一说，亦在疑似之间。时王少常家璧督学陕西，奏称丁中丞日昌主使以报私恨。袁侍郎保恒适办西征粮台，亦主其说，请饬使臣，切实根究。廷寄将原摺抄给阅看，中有既有此说，亦不可不使郑敦谨等知之之谕。先是，丁中丞之子以挟妓斗殴，致酝人命，中丞请旨交端愍查办，坐凶人抵罪，亦未及丁，实两无所嫌也。主使之说，不知何来。大抵中丞于属吏，颇近操切，衔恨者多。世传《百韵诗》，至污辱不忍卒读，传授增加，何所不至。王、袁两公，素重端愍，悼此惨祸，仓卒据以入告，初不察其虚实重情，有关国是。幸赖朝廷宽大，不欲兴起大狱，卒就使臣议结。王、袁之奏，亦等诸台谏风闻耳。端愍在江南，恪守曾文正公遗规，俭以维俗，勤以励治，亦称其职，而舆情则不甚惬焉。

上官入境，属吏供应酒食器具，亦人情应酬之宜，坚却不纳，似近于矫，盖先期传牌已储备矣。往吴文节公督云贵时，于到省先二日，传单内载柴炭若干、米肉蔬果若干，余概不必备，并亲笔标识，到馆亲验。到日，公坐四人舆在前，凡馆内外各室供张，一一检视，次至厨，按单内载物一一收讫。次晨将行，饬所随员役，皆先出，复至馆内外各室及厨，覆视一周，无短失，乃登舆出。计一宿所费，不过三数十金而已。先太常公牧黄平，曾亲承之，叹为得中。自经兵乱，大府沽以惠下者居多，然承平既久，纷华渐起，虽以彭尚书玉麟刚方自厉，而每一巡阅长江，水师各营派费供应，亦颇不赀。尚书自棹小舟，携食具往来，固未尝饮一勺云。

网庐漫墨

[清]昂 孙撰 杨止 王伟整理

《网庐漫墨》，清末民初昂孙撰。全书分清前杂谈和清代野史掌故两大类，所记朝野掌故轶事，多为作者亲历亲闻，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其内容曾在民国初年《民权素》杂志上连载，今据此标点整理。

余于丁未之秋，偕友人游于淮。淮之北有奇人焉，年古稀，能辨钩画，衣冠古拙，若农家流。居傍淮水，能述沿革之历史，自周秦起以迄当代，记忆不少紊。与之谈时事，则精神矍铄，几忘其倦。而若人良，若人恶，某事成，某事败，是非所及，如水之濯物，镜之鉴形，与麟经狐笔以不朽。每日暮，农者辍其田，工者歇其作，相率而聚于社，必强老者纵谭今古事，藉以刷新其耳鼓。老者雄于辩，且素以开通民智，改良社会为己任，故亦乐与村人共话。时清廷惑于汪盛言，将苏浙路权，抵借外债若干万，业有成约矣。爱国之士，联袂而兴，"拒款"、"拒款"之声，奔腾澎湃于钱塘、扬子之潮流。朝野抵触，函电交驰，成命尚未收回也。是日，老者方剖谈是事，村中人环坐于地，予适经其处，屏息而听之。老者之言曰："一国犹一家然，家用拮据，向其戚友商借时，或有操契券及金饰以为抵者，是款非不可借也。所以为害者，则在款项到手，不审量其用途，而任意挥霍之。今日所抵款项，某署所营造洋房耗去若干万，某军队改壮观瞻耗去若干万，曾不转瞬而不办一事，而此大宗之借款已消归乌有矣。地方生财，只有此数，计惟陆续商借，方能因应自如，初则百万万，还增至千万万，外人仅就此区区路权而没入之，岂其苛哉？譬之荡子破家，有出无入，此亡国之道也。"又曰："南方人物，距政府较远，富有保国保家之思想，故能群起而攻。其在皇帝较近之地，则噤若寒蝉，不敢出声。尔辈不闻某宦者言，北京人民譬若牛马，非压力猛重，必不进行乎？"言已，环而听者阒然，老者亦引去。噫，此老也，愚鲁类乡农，蠢鄙似化外，而其政治之常识有如此者，孰谓中国人逊于欧美哉！予闻其言，峭然而悲，肃然而敬，思有以传之，为诘其姓氏于顷之环听者，佥曰，若姓秦，不知名，以能道故事，里中人咸呼之为秦古董云。

后汉关羽一武夫，以好读《春秋》，博军界微誉，读史者从而褒扬之。满清窃汉，人心久未定，思假神道以为笼络之计，遂崇其祀于通国，非礼也，而民国遽因以为典。羽之生平，足以矜式者，仅秉烛达旦一事，然陈氏、裴氏俱略而不载，惟阳节潘氏则凛乎言之。余以为此必稗官之说，潘氏故摭拾之以自矜其奇，非可据之事实也。曹瞒虽奸，必不鬼计陷人至于此极，是时瞒之涎羽，如恶渴然，若无礼遇之，予以轻视矣。况乎男女授受，自古不亲，稍知自爱，便多谨慎，人非禽兽，宁有越墙而搂其嫂者？此村夫犹能为之，果足以窃万古之馨香乎？且羽之好读《春秋》，以《吴志·吕蒙传》，蒙谓鲁肃之言证之，则仅读《左传》，略皆上口云云，而又不详其谋略。今之颂羽者，至以经生儒将目之。胸无点墨，固无怪其误会也。

蒲留仙志庚娘一事，后之读者多惊其神奇。以纤纤之弱质，玩巨寇于股掌，卒能刃仇出险，诚哉其不可几也。虽然，妇女机警，岂出丈夫下哉？以予所闻，楚女英英，殆有过之。盖巨盗之患，不过劫一家，其巢穴亦未深固，巧谋脱险，事尚可为。至于地方变乱，匪徒四扰，抢掠奸淫，良家妇女鲜有免者，不能死节，则杨花飘泊以终。欲求一保全贞节，远窜匪窝，如英英者，非特仅见仅闻，且仅所传闻已。英英，楚中大家女也，美而慧，少泽诗书，具有须眉气。年十七，订婚有日矣。时满清嘉庆初年，白莲余党顺流而下，骚扰川楚间。民不安其居，罹其灾者，金玉财帛殆不可数计。匪魁好渔色，遇妇女必掳而奸之。英英家遭难，父母兄弟流离失所。不得已，随邻妇奔匿，为盗魁所见，艳其色，欲留以为匹。英英慨言曰："得为将军妻，妾之愿也。但妾生诗礼之家，将军亦阀阅之族，虽乱离之中，不得父母命、媒妁之言以证婚约，燃花烛合卺，大礼昭然，妾非私奔，岂可草草？倘蒙天眷，将军大事成功，王侯将相，意中事耳，妾以堂堂配偶，晋阶王妃夫人，既无苟合之嫌，为妾终身之玷，且有倡随之谊，以为将军之光。事出万全，幸将军熟思之。"匪魁闻其言，颇以为情理，曰："微子言，吾且唐突矣。"乃下令，择衣饰之美与脂粉之佳者，送与新夫人改装。英英入内室，笑语莺莺，浓浓装

艳服，益增妩媚。既成礼，匪魁派他妇数名，入伺其左右。英英悉退之，且传令曰："今夕何夕？初见良人，不愿与俗妇共笑语也。"匪魁以其含羞为处女常态，乃遣散诸妇。时鱼更已二跃矣，英英凝妆怀利刃，以待匪魁入。匪魁得英英，乐甚，其党羽复设筵相庆，酒力已不支，而营内亦十有八九玉山颓倒矣。既入室，见英英傍灯坐，光彩射目，遽前拥抱之。英英曰："天鹅落狗口，何躁急为也。"起身阖双扉，亲为匪魁去外衣，乘其不备，出利刃直刺心窝，匪魁应手倒，登时气绝矣。英英乃卸装抹血，复搬尸于床上，以己之装饰饰其尸，为之傅粉而涂朱焉，且剪已发贴贼首，又加之钗钿，己则衣匪魁衣，雄冠剑佩，执令以出，仍闭其室门，若相与安寝者然。次日午刻，大营检查失将军马匹，始疑为将军骑去。遂入室而询诸夫人，则夫人犹浓睡焉，待者不敢骤近，方欲转身出，而一股血腥气自罗帐透出，乃呼众而验之，则知装夫人者为已死之将军，扮将军者固已不知去向矣。全营乱，徒惊骇无措，欲出追捕之，则去时已久，无从踪迹矣。自是白莲余党咸有戒心，不复如曩时掳掠妇女留宿营内矣。

温公作训俭文，极诋莱公奢侈，史家多和之，余独以为不然。公为枢密时，赏赐优厚，乳母泣曰："太夫人殓时，求一缣为衾襚不可得，岂知今日富贵哉。"公闻之恸哭，终身不娱声色。由是观之，温公之言，似未尽实。或谓公欲变须发取宰相。是说也，余更疑之。公年十九举进士，时年少者多罢退，或教公增年，公曰："吾初进取，可欺君乎？"其立朝气节，毕露于此一语中。史又称公殁后，子孙丐江南。以史考之，公又无子，然则史之诬公者多矣。

陈师道谓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非他人所能望其项背。余以为秦七尚已，黄九不足取也。山谷词中，语多亵咩，如《两同心》、《丑奴儿》之第二首，《好事近》之第四首，更秽琐不作冠冕语。且其喜造新字，如《鼓笛令》第三首之"鬓"字，第四首之"冢"字，皆莫名其来历。虽间有别具慧心之句，然师道以拟秦七，毋乃有所私淑欤。

杨宗元字菊泉，居鉴水之旁。父霖，操奇算，资产累钜万。生五子，宗元其次焉。家世素贱，不齿于乡里。宗元之兄名宗诩，生而韶秀，霖延师课以读，督责备至，能工举子业。年十四，游于庠，而成室而夭，霖痛至丧明。其自宗元以下，则皆蠢鲁顽软，不宜于诗书。逾年，霖亦死，而宗元兄弟固已次弟成年矣。霖将死之年，为宗元娶于同邑沈，沈固劣董也。其子某，贿典试者三千金，得举于乡，而沈翁之势遂咄咄逼人。当时宗元之父逆知诸儿之不保，以重金攀为姻娅，盖欲为子孙筑长城焉。然水炭相剥，薰莸不人。沈氏所交尽显宦，视宗元若豢养物，不令子伍。逮霖死，翁之威势更炎炎不可近，时而鄙薄，时而呵斥，一不顺意，则怒目厉色，童仆不如焉。以故宗元视沈翁一若行人之逢狼虎，胆战心悸，栗栗不能声。每罹此苦况，辄暗怼其父，甚至于啜泣。沈女粗知义，亦不直翁之所为。然以宗元之村野不文，非其所匹偶，虽逆来顺守，安其分命，而郁郁之积，经久成奇疴，于归甫二年，香销玉碎矣。大凡幼妇之死也，其母家无贫富贵贱，非富有道德心者，必纠率多人，以与其婿为难，此越中之陋习也。况当是时，翁之势如烈火巨浪，浩漫不可制。而逢其恶者，又如蚁之附膻、蝇之集臭乎。乌乎杨家子，以顺局之姻缘，贷无妄之灾晦，东贿西赂，仅受薄惩，而遗赀已耗去大半矣。世之人以攀亲而酿子孙之患者，独杨霖一人哉？可以鉴矣。

世传陈寿撰《三国志》，多回护司马氏而短孔明。是说也，可谓知一而不知二者矣。寿隶于晋，为司马氏讳，亦固其分。至于折服孔明，有非常识所几者。观其校定诸葛集，表言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吏不容奸，人怀自励，至今梁益之民，虽甘棠咏召，不是过也。又亮传后评曰："亮之为治，开诚布公。刑政虽峻而无怨者，用心平而劝戒明也。"表扬孔明纯从大体，至将略非所长一语。寿于孔明，亦见有独到处，不能引为短亮之证。瓯北史谈殊为武断。

陈英如女士，闽县螺江人。父建侯，满清孝廉也，宦游于德安。母龚氏，早卒。女士与弟依外祖居，年十二，始之德安省。其父性通敏强毅，意度超迈，精小篆文辞，凡一切什技，稍稍经意，靡不能，且工。在德安时，祖母邱得危疾，得女针铁灸立愈。女士心好之，学尽得其术。旋归叶氏，夫诚笃嗜读，不问他事。女士佐其翁治禹筴，驭下有法，门内外肃静如庙堂。顾心实慈祥，贫乏以病谒，必留之治，至愈乃遣，或从而周之。富家请治疾，多峻却。若曰："力足致名医，何溷我为？我岂以医市者？"数请乃往，视已遽归，封药遣之曰："饮此病可愈。即不信，宁勿服。毋问吾方。"或服之果愈，则相与疑怪，女士漠不为动，仍独行其意，数十年如一日也。女士悯闽之女红劳而廉获，闽以机刺绣纂组，力省而利优，因设女子机绣局，聚课之，不取费，数月，成绩渐著。当时学生，有绣刘诚意伯行草，生动如真书；或绣女士所书小篆，圆劲秀丽，不遗其神者。性亲爱，学生数十人，依之若慈母。然力行不求人知，其热心时局，问之当道罕有知者。尝欲尽出所蓄，倡办医学专科校，适林万里议建左海大学，女士窃喜曰："吾闻外国大学，医必居一。林君之议若成，则所造宏博，宁独医欤？"取房产契券值万金，以授万里。且曰："此区区数，当有资力志愿十倍于我者，吾无所德也。"其急公好义类如此。嗟乎，富贵之子，恒置时事于度外，吾无责于巾帼焉。中国地广人众，芸芸万类，以创学垂不朽者，独叶澄衷、杨斯盛诸人耳。然出身微贱，愤乎己之所不得学，乃推其利于后人，所谓有所激而发也。女士本膏粱之族，何乐而不得，而乃急斯人急、忧天下忧？其心

慈，其愿宏矣。是殆女界之模范欤。

南唐李后主，以工词传。据余所知，则后主其一指也。唐庄宗成功马上，深娴辞令，尝制自度曲云："曾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鸾歌凤。长记别伊时，和泪出门相送。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细腻妩媚，讵让后主哉？惜风流造孽，声色为灾，豪气销沉，令人不制，可慨也！

吾乡有忏悔僧者，本王姓子，屠户也。少不读书，而性甚烈。及壮，喜豪酒，一日必五饮，一饮必数斗，日行才中，而僧已沉没醉乡，不复知人间事。其父屡戒之，卒不悛，至以拳足相抵抗。逾年，饮益豪而性益烈，路遇不平事，必为之昭雪。有时醉过甚，则不暇辨皂白，或里人有口斗，则痛骂痛殴，消自己之块垒。甚有以曲为直，以是为非者。旁观者与之辩，则尽两造挞之，犹喃喃曰："问尔狗男女，欲再哓哓否也？"乡中以是故，目之为禽兽，遇其醉而迎面来，则群起奔避，不与交一语。而僧犹未自厌也，必疾行尾之。既入其家，则论三道四，东扶西倒，逐之亦不出。其规避者，或紧闭其门，而僧且尽力撞毁之，盖每日必造恶三五次。其父怒之甚曰："是儿已灭其天理，吾不早为之所，是自赤其族也。"乃声之于县，令邻族聚而逐之。僧漠不介意，犹曰："吾无父母，吾更自由矣。"某年冬，僧之东邻某甲妻久通于某乙，甲侦其来，持刀将斫之，乙与其妻狂喊救命，僧适经其地，飞奔而前，则双扉扃焉。乃逞其酒力，破扉而入，至则怒甲之凶恶，拼命夺其刀，至伤其脑部，甲负伤而倒，气息已奄奄，乙乃唆妇诬僧以杀人，己则逍遥法外也。是时邻里之来观者，已排若山海，而僧犹愤愤不绝口，若甚怒甲之凶暴者。未几，甲尽命，其妻乃大哭，当首之于官。左右虽悉其底蕴，然以其横行乡里，多欲得而甘心之，不为之代白，卒以凶酒杀人论罪。僧既入牢，酒醒乃解，而手足已在缧绁，不复能自由行动矣。惊讶不已，乃问禁卒曰："吾何由至此？"禁卒曰："嘻，异哉，子杀人犯罪，而自犹未之知耶？"僧曰："吾不记杀人，吾惟知醉梦耳。"于是禁卒具以告，僧闻其言曰："果尔则吾之罪有应得也。但不知吾父作何状？"禁卒曰："逐尔久，尚何感情乎？"自是冷坐囹圄，凄怆欲绝，而十余年之恼海，澎湃心潮矣。逾年，满后寿，大赦天下狱，僧以酗酒论罪，与故杀不同，且其父虽已逐其子，犹心冀其改悔也，复出数百金以关说地方官，得援赦以免。僧既出狱，迳入己宅，见其父，跪而大哭，且曰："儿以非人行为累亲忧，何颜复立于人世？吾将绞烦恼丝人空门，为吾父祷福寿，以忏悔半生之罪恶也。"言已，起而叩，叩而别，父坚留，卒不可，飞行而去。后有识者谓其隶相国寺，自号忏悔僧云。

曹子建作《洛神赋》，几及于祸，后之读者不察其文义，竟以感甄二字注之。书生造谣，可恶已极。其实植以盛才，为世大诟，当日之媒孽其短者，欲得而甘心之，故以此相诬，冀耸君听耳。植于手足间之变故料之已审，《七步诗》可以知之。即令才子美人，果有同病之惜，或其父以甄赐丕，为大不满意事，亦决不愿放诞至此，自入罗纲。况以名分论，亲则嫂叔，义则君臣，篇中"赠以明珰，期以潜渊"等句，将置丕于何地乎？其自序中明是说洛神，与甄后何与也？总之逢君者于骨肉之间，亦敢轻为尝试，险矣哉小人也。

侂胄揽国权，最爱四夫人，美其名曰满头花，索名士题之。吮放翁以诗冠天下，献词谀之，有"飞上锦裀红皱"之句，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具载其事。然侂胄不以放翁贵，而放翁卒为侂胄污。此文字之祸，易于失身，子云其大戒也。放翁晚年，颇自知其误，弃其稿不复存，然卒不能禁流传，狡也何益欤？

王哑儿，名长龄，富家子也。父某为满清某权贵人幕宾，亲信逾恒，凡夤缘于权贵者，莫不奉之若神明，而权贵财政之出入，某又司其管钥焉。越数年，私囊累累，精力亦就衰，乃作归田计。然财旺丁弱，年近花甲，膝下犹虚，纵小星三五，不绝孕珠之望，而老夫既耄，无能为也。某于是自计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有财无子，若敖之鬼，不其馁而。夫螟蛉可负，式谷似之，吾未见其畛域也。"乃出钱五十贯，鬻市儿而养之，取名长龄。甫能解啼笑，眉目已清秀，咿哑之声，动人怜爱。某既爱之如己出，而姬妾之戏弄，则鹦哥百灵不啻也。稍长，性灵敏，善窥人意，或父母稍有不豫，必以一啼一笑，为之解颐。年七岁，延师课以读，记诵能兼人，某钟爱尤甚，尝谓人曰："是儿果若此，无忧门楣矣。"读三载，已能句读，邻里戚友咸器之，争相论婚焉。王氏本居蠡城西，越俗喜佞佛，每年春夏之间，各村迎神赛会，沿为成例。是年秋，城西人循例赛老包会，先声颇夺人。届日，观者如堵，长龄心艳之，请于父。某曰："热闹场所，有自相践踏者矣，儿体薄弱，其能堪此乎？"长龄坚不服，悲啼交作。某不得已，乃曰："儿毋哭，吾当令谨健者为尔护，或无失足乎。"言已，谓女婢曰："诏王升来。"升至，某曰："护汝幼主观会去，小心失足，归当尔奖惩也。"王升唯唯去，某犹倚杖立门首，远目而送之。长龄本幽居府第，少闻而寡见，虽天性颖悟，卒不辨山邱，东西南北何能记忆？况当人声鼎沸，摩肩而过哉。升心地本谨慎，随某已久，主仆甚相得，是日携幼主手行至某桥侧，远见其戚属，欲就与晤谈，行过急，撒手不自知，比及觉时，而长龄已杳矣。王升经此大吓，手足无所措，谓其亲属曰："吾不愿生矣。主人只此珍宝，吾罪莫大焉。"戚属曰："毋急，此间保甲与吾昵，当为子访之。"甫至局，谆托尚未已，见一保甲携一孩人，则长龄焉。王升骤见之，惊喜过望，念声佛曰"天不绝予，天不绝予。"长龄见王升，无一字半句，惟潸然涕下而已。王升固问以何往，保甲曰："是哑儿也，乌能强以言？"王升曰："明明吾家小主人，分手才二小时耳。"保甲曰："余行经荒僻，是儿席帅乱跳，问其故，则以手指

口。疑其为人诱拐者，携之入局，将以招领也。今既为尔小主人，想必中仇家毒物矣。”王升闻言，呆立半晌，卒不得主意。其亲属性颇狡，谓升曰：“速具状告主，遂幼主入门，己即远扬去，此两全之道也。”升然之，如言以行。王氏虽不绝嗣，而灵活敏干之小儿固已成为废人矣，惜哉！

今之稍有资财与稍有声望者，人必呼其女为小姐，若以为非常尊贵者。其实小姐乃贱者之称。《玉堂逢辰录》：“营王宫火，起于茶酒宫人韩小姐。”是小姐者，宫婢也。《夷坚志》：“傅九者好狎游，常与散乐林小姐绸缪。”又：“建康倡女杨氏死，现形与蔡五为妻，一道士仗剑逐去之，谓蔡曰：‘此建康倡女杨小姐也。’”是妓女称小姐也。惟陆次云《湖壖杂记》载有银瓶小姐字样。余以初意推之，宋时实有小籍之称。《嬾真子》云：“文枢密所居私第名东田，有小姬四人，谓之东田小籍。”疑籍即“籍录”之籍，无论官妓家妓，必有簿籍载之，因呼其稚者为小籍。小籍之为小姐，盖声之转。而银瓶小姐，疑非岳武穆女，当为岳氏之小籍无疑。然满清以前，如宋周密《癸辛杂识》，元郑元祐《重建精忠庙记》，明张应登修《汤阴县志》，田汝成《西湖志余》，皆称银瓶娘子，或银瓶女，并无小姐字样，于此可以见二字之不典矣。

同邑王孝子，佚其名，世居鉴湖滨，论定之日，乡人以智烈谥之，并上其事于大吏。孝子于同治某年犯难死，年仅十四龄耳。先是，孝子之父绅于乡，筹保甲以卫民。贼既至，力不支，仰药死。孝子年虽幼，颇勇悍，衷甲负母逸山中，久之不得食，母垂毙矣。孝子出觅食，为贼所获，胁之去。孝子挟利刃，欲刺其魁，不得间，乃窃出其父余药。置之食中，毙贼二十余人。贼魁推所自，孝子惧事泄将不免，亦食之，仆草间，贼亦不之审，竟委以去。时有充保甲者在侧，孝子泣谓之曰：“我已不起，以一人而死二十余人，尽得直！所哀者老母耳。”乃啮指为书别其母，且谓其人曰：“倘生老母，当含环以报。我死能以衣冠入土中，不使暴露足矣。”俄而毒发竟卒。其母之存否，则乡人无知者。此事与曲园所载冯福基事略同。盖患难之中，方见真才。若孝子者，使其处太平之时，则亦饱食终日，好行小慧而已。

张巡于开元末举进士第三，博通群书，为文操纸笔立就。其守睢阳时，谢金吾一表，悲壮劲逸，传诵千古。又有诗，城陷身殉，稿亦尽毁。《全唐集》只载二首，以资后学探骊，大可哀也。然如“不辨风尘色，安知天地心”，又“裹疮犹出阵，饮血更登陴”数句，英魂浩气，跃跃纸上，文山之歌《正气》，远乎未逮。所谓佳句，奚求其多欤？

政体新更，凡恶劣习惯，例在扫除。纪元而后，天子之声浪已不入余之耳鼓，时之所趋然也。古人命名，意取代表，后者不察，习于阿谀。天子之称，以是为贵，非国君必尊为天子也。前后汉时，有称国君为县官者矣。《东平王宇传》：“今暑热，县官年少。”《霍光传》则曰：“县官非我家将军，不得至是。”《刘盈子传》：“当为县官，何故为贼。”按：县官皆指天子，是国君称谓，不单独天子也。唐韦坚唱《得宝》歌，有“三郎当殿坐”之句。按：三郎指玄宗也。李辅国罢相，愤谢代宗曰：“老奴事郎君不了。”是又呼天子为郎矣。梁武纳余氏，颇妨于政事，范云谏未纳，王茂曰：“云言是，公必以天下为念。”是又呼君为公也。汉武见西王母，事虽不经，王母命侍者四非答哥哥，是又呼天子为哥哥矣。按：县官之说，是不便直指而言，不足为国君之确称，至于呼君为郎为公，而又呼之以哥哥，以古事证之，天子与庶人同贵贱，非有所区别于其间也。自专制之毒日积，而国君乃贵，而天子之称谓乃不更。顾自其最大者考之。《左·僖九年》：“凡在丧，王曰小童。”则与庶人又何异？爰举而述之，以资博古家一助，并以告之世泥古不化者。

世传清乾隆为海宁某相国之子，雍正帝伪言己亦生子而易之者。其后三下江南，即水源木本之意。其说吾甚信之。最妙者元时亦有易传之说，则顺帝为宋瀛国公之子是也。《符台外集》云，宋幼主北迁，降封瀛国公。一夕，元世祖梦金龙舒爪绕殿柱，明日瀛国来朝，立所梦柱下，世祖感其事，欲除之，谋诸臣下。瀛国公知之，大惧，遂乞从释号合尊大师，往西天受佛法，事获免。而《庚申外史》中又载瀛国为僧白塔寺，已而奉诏居甘州山寺，有赵王者，因嬉游至其地，怜国公年老且孤，留一回回女子与之。延祐七年，女子怀娠，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子，明宗适自北方来，早行，见其寺上有龙文五彩气，即物色得之，乃瀛国所居室也。因问子之所居，得无有重宝乎？曰无有，固问之，则曰：“今朝五更，舍下生一子耳。”明宗大喜，因求其子并其母归。而《元史·顺帝本纪》亦有“延祐七年四月丙寅生”之文，其年月日固符合也。余应有诗云：“皇宋第十六飞龙，元朝降封瀛国公。元君诏公尚公主，时蒙赐宴明光宫。酒酣舒指爬金柱，化为龙爪惊天容。元君含笑语君臣，凤雏宁与凡禽同？侍臣献谋将见除，公主夜泣沾酥胸。瀛国晨驰见帝师，大雄门下参禅宗。幸脱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时明宗在沙漠，缔交合尊情颇浓。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壁闻笙镛。乞归行宫养为嗣，皇考崩时年甫童”等句，其言与外史虽有参错，至为瀛国子则已无疑义。杨铁崖谓太宗之德至矣，帝业不传子而传弟，而末孙卒承大统。既为元灭，而瀛国阴篡元绪，世为漠北主，天之报太祖亦厚矣。余为胡种最杂，而其气运亦最促。元祀不及百载，而顺帝已非真传。清祚虽有二百七十年，真觉罗氏仅三传耳。天道好还，又何为者也。

今之文人偶能操笔，辄放浪不羁，以唐寅自命，至有用唐寅后身之印章者，其实轻薄浮浪，所谓风流者安

在？起唐寅较之，则一麟一鸶耳。要知寅之风流，纯以蕴藉出之，虽为乞儿，虽佣奴，颠倒梦幻，滋人物议，然亦大丈夫不得于时者之所为也。寅家起屠贾，轻财好施，此其侠也。年长于衡山，而倾服其品，此其谦也。以寅其才，使稍稍贬节，何患无人奥援，出入朱紫，"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作孽钱"，此其介也。若夫逆料宸濠之叛，佯狂却聘，得圣贤归洁其身之义，古之隐士，且有愧之。其生平造诣，可谓卓绝千古，渊明而后当为第一人。而轻薄者乃群起效之，不几令四百年前之名士屈煞。

果报之说，既疑似迷信，而主宰之者，且有时或爽，箴风规俗，理无取焉。以予观之，善人获福，淫者构祸，当为一定之理。其有修德而不获报，与行不义而不自毙者，必其善之不诚，而恶之未贯耳。苟不然，则范围人心，维持风俗，抑亦何赖乎？余友自保定来，为予道故事一则，颇耐人寻味。嗟乎，拾金不昧，天壤曾有几人？善人是富，经典垂为名训。爰笔述之，以告世之务善者。余友自沧州旋保定。道出河间，时惊沙夕起，金乌西沉，倦鸟归林，炊烟笼树，乃叩农庄而投宿焉。行李既息，出庄眺览，遥见荒烟中隐约之古墓，墓周围有松树八株，大可数抱，郁乎苍苍，宛若张盖者然。心甚异之，奔其前，抚视墓碣，仿佛有义士二字，而姓氏已不可辨识。盖天色渐昏黑色，既回庄，询之旅主人，主人告曰，此有明义士之冢也，不谂何年代，何姓名。相传义士在生之日，开张旅舍，生涯颇不恶。东西南北，万商云集，客之投止者晨夕如穿梭。一日，有一客匆匆出门去，扫其卧榻，于尘埃中得布缚一囊，启视之，贮白金五百。义士自忖曰："是必行客之所遗也，吾其秘藏之，以待其来索。"并检布囊之记号，及白金整数，一一登记之，人莫之知也。越年余，有客莅止，入夜哭不已，义士骇而问之，客曰："我某省之布商伙也，客岁将阑，仓卒之间，拥三千金驰回乡里，比及点交主人，则失其五百。主人怒我不慎，自思无以对，乃变产以偿之，不足则质其妻孥，又不足，愿效力五载，主人素信我，亦怜而允之。今岁又将阑矣，回忆往事，此余之所以悲也。"义士曰："银有囊否？"客曰："有。"曰："有记号否？"客曰："有。"曰："银数若干？"客曰："五百。"曰："是整是零？"客曰："整宝一枚。"义士闻至此，笑容谓客曰："然则客毋悲，原物犹在也，待予取来，请客验收之。"客见囊金如故，惊诧不已，意若曰："天下安有此拾金不昧者？"载欣载拜，愿以半数为寿。义士曰："客所为，是污我也。"乃拜谢而去。去数日，其主人偕来，愿结识义士，曰："我阅人多矣，从未见有寒俭士，而五百金不足以动其心者，愿兄事义士，请言所欲焉。"义士笑曰："予年老无儿，多金何为？纵天意富我，且愿却之。足下幸毋枉劳心也。"商主曰："敬闻命矣。"遂拜辞，遍觅女子温厚端庄者，以重价鬻之，载以赠义士，且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此区区非敢言报，将以绵善人之后也。"义士之妻亦谆谆劝留，义士不得已，乃纳之，连举丈夫子，七旬而有八男，俱敏于诵读，先后登进士，义士夫妇盖犹及亲见之也。年九十余，以上寿终。适商主之子过其墓，欲表颂德之意，乃购异松八株，植于墓之左右，至于今三百余年，而松木有盛而无衰也。或曰有神物护之，故采樵者不敢弄斧云。由是言之，天道之福善，固如是夫。

书社兴谗，薏苡召谤，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其理固不爽也。《野获编》载给事中戴凤翔疏参海忠介云：为南京卿寺时，妻妾相争，二人同日自缢。又云瑞出京师，用夫三十余名，德州而下，用夫一百余名。昨年差祭海神，假称敕访民事，恐吓当路，直至本乡，虽柴烟亦取足云云。其《补遗》中又载给事中房寰劾忠介一疏，亦有居家九娶而易其妻，无故而缢其女等语。夫以忠介之刚正清介，当时犹负此谤，然则浊世之毁誉，又安足凭耶？或谓公有五岁女，方啖饼，公问谁与，女曰："僮也。"公怒曰："女子岂能漫受僮饵？非吾女也。能即饿死，方称吾女。"女即不饮啖，家人百计进食，卒拒之，七日而死。以是言推之，杀女之说，尚有影响，特非缢死而已。

姚强，会稽人。父某官赣臬，强其庶子也。强之母嬖于父，子以母贵。计五六岁时，珍绣玩好之费，日需数十金，父宠弗之禁。先是，强父任机要，往来多权贵，一般蝇营狗苟者，争隶于其门，得太太公子欢，千金勿较也。以是欧美之新玩，悉供于其前。强虽好之，而不耐久弄，逾时必破之。翌年秋，某以疾卒于官，亏负巨万，赖某当道力，始交替任务。既毕丧，强母载其私积万余金，挈强回京师，冀得享受如曩时。然从前政客已各鸟兽散，绝足不登姚氏门，所谓人在世情在者非欤？强母犹未老，喜有所征逐，而强之暴殄天物，视金如灰，又性成而未可悛也。今仅十龄耳，再阅十年，有不为窭人子乎？

会稽刑钱为他方所不及，而绍兴师爷之魔力，遂足以颠倒官僚。其实呈详报略，亦犹是人，其势力至于如此者，乃汲引为之。譬之一人得意，则所亲所知悉隶其门下，由一而二三，由二三而十数。过数十年，举国之公门遂无一无绍兴人，绝非专门之学也，顾其间亦有一二事可传者。余戚家章姓，精于折奏者也，以年老目昏，归养里第。其门人某，则为浙抚王有龄办折奏。当粤军入境时，王手疏报状，大略谓匪势如何猖獗、战守如何进行云云。不期咸丰帝妙想天开，密旨慰问，有"全省存亡，该抚臣能否早有把握"之语。旨到之日，王抚无所措手足，令幕友具稿，数易不得当。其章姓之门人恳于王抚曰："以予见，惟吾师能草此稿，以贽行何如？"王抚曰："善。"令其星夜行，行之越，师大惊，谓之曰："现在军书仓卒，子胡得来此，敢有别故乎？"某乃语以故。章幕曰："余老矣，属稿事大难，子如有已成者，予当为子笔削之。"某乃以其未定草就正之。章幕曰：

"诚无一当。如通体易稿者，又费时日，以予见，无论何人手笔，只要增入八字便绝无而仅有矣。"某请何字，章幕曰："'城在臣在，臣在城在'八字也。"王抚为之叹服。卒以殉难完其节，此其识大体者也。

会稽潘子珍以幕世其家，据言传至己身，已九代矣。越人恒谓刀笔之业，历祚必不久，至有碍于论亲者，潘氏何幸而若此？余尝诘子珍，君先世必有大功德者。子珍曰："余高祖行璋公，乾隆时人和珅幕，时和揽权怙势，公亟谏之，和卒不悟，以致于败。晚年以老归，立遗嘱教子孙云：'兵可定国，亦可乱国；药能生人，亦能杀人。刀笔之业犹是也，操之也其难其慎。'又云：'居心忌贪，处事忌便。勿为方所欺，勿为威所迫；勿为私所牵，勿为得所诱。则操吾业者，佛菩萨不啻焉。'又云：'余入权贵幕垂二十年，常供所入，可在数十万金以上，然已为济人活命诸端，挥霍罄尽。和公治其属，恒有妻子流离者，余既谏不听，则又阴遣其妻子，俾有故乡团聚之乐。人谓吾拥护权贵，必位尊而多金，而不知吾之入权贵门，乃以守吾德也。'读此数语，其行概可以想见。吾祖兰成公，年三十许时，游幕丹阳。当粤军犯境时，县令以赀遣公去，且曰：'君辈不食王家禄，守此胡为者。'公愤然曰：'余虽不食王家禄，然已受公之厚养矣，安其常而背其变，非丈夫之所为也。'卒佐公战守，以及于难。"云云。余闻其言，甚敬服之。好务德而知大义，殆幕僚之仅见者也。

时蓬莱守绍兴时，行李多至三百数十号，其三百零五号乃太夫人之经堂陈设品也。中贮金质观音、香炉、念珠诸事，直价颇不赀。当其入署时，形势甚匆促，亦不暇检点，接篆而后，方按号开视之，则最宝贵者竟剩一空箱矣。太守怒甚，凡供差者无不比。时办刑名者，乃一本城人，姓钱，字郁斋，老手也。谓太守曰："严比徒苦人耳，新官之声势，何如吓吓，必非供差者所为。行李失已久，又不能知其何日何地，吾意非剧盗不办，请给假三月，当为公访之。第公来此邦时，行程若何，须详告我。"太守曰："吾自苏省奉调来者，昼夜兼程不少停，惟棠栖镇遇风，才留一宿耳，然行李不丝毫动也。"钱乃携健役二人，按程逆行，一路究察，终不得少异。惟嘉禾市上有操齐鲁口音者三人，类北人之营商于是者，心颇疑之，踪其行迹，乃某宿店之旅客焉。钱挈装与之俱，更不获少异。且此三人性恬静，从不为夜游。与之谈，则亦能操文墨语。暗询之店役，则曰："鲁商也，来兹两月矣。"数其期，正时守过境时也。钱乃大惑，深夜向窗隙窥之，则此三人者，一据案观书，两履陈床下，覆其帐，似已熟睡矣。如是者三五日，无日不如是。会事当败露，一夜三人越窗出，竟忘覆其帐，惟观书者则依然如昨。审之，乃木偶人也。钱乃诏两役曰："事得矣。余今作一书，尔二人以情恳之，勿作强硬语败乃公事也。"其明日，二役如言行，盗固承不讳，且曰："来者系何人？"役曰："师爷也。"一盗曰："幕友能如是，亦谅不易才，为我等言之，归向尔太守索巨酬可也。"钱得其情，即日治装归，讵未报命，而所失物，早妥设于太夫人之经堂矣。太守嘉其识，以三千金赠之，钱只受千金，分赏两役，且曰："此何足奇，不过小施其技耳。"余谓西洋侦探家，亦不过尔尔。

会稽章某绰号皮老鼠，小人也。宰四川某县时，邑中某富绅物故有年矣，其妻与某寺淫僧通。会伏暑日，僧来参欢喜缘，遽以暴疾卒。邻族觊其富，群起而攻之。妇不得已，乃倪别绅与县令商，且曰："未亡人纵不德，薄有遗产百万，如能为掩者，当与官平分之。"章艳其财，顾牵于公论，又无所为计，乃商之幕僚，幕僚曰："易易耳。妇之不德者，奸也。邻族之所控者，通僧也。僧已死，欲证其实，非开验不可。公盍隐承差役，以尼尸代之？"章韪其言。乃当堂谕邻族曰："妇不德，诚可恶。证不实，胡以服？今以开棺验，果僧也，则逐妇，其家产悉由尔等处分之。如不然，尔辈当认一诬告罪，本县不负责任也。"邻族以其明，各各签不悔，讵验之，则尼也。按诬告律一一减惩之，而五十万竟不翼而来矣。章之幕僚亦会稽人，以其刁诈甚，非朋辈所尚，隐其名。

有明名士徐文长，世居越城之东，其读书处曰"青藤书屋"，至今虽没入他姓，遗迹犹赫然如昨焉。文长以狂疾死，正史备载之。而父老之传说，则又与正史互异。越中太守署，在龙山之麓，署后古有龙山寺，位置较府署稍高，禅房花木阴深处，贴对署内妆阁。时太守某有女，年已及笄矣。文长与寺中方丈友善，饮食必过从。方丈能诗文，邑中绅士争檀施之，气居体养，极一时之福。一日服参丸，为价盖不赀，文长则据而啖之。方丈恶其贪，隐以羊溺代之。文长知味变，遂深衔方丈，伺其化缘去，则僧帽僧衣，向太守署妆阁作种种简亵不恭状。女不堪其扰，乃亟请于父。太守虽怒其无礼，然又不能明治之，暗嘱某绅嫁祸于方丈，以妖言惑众罪置之狱。方丈含冤莫白，翌年竟毙。未半载，文长夜醉归，陡见方丈与其妻同枕睡，急操刃而杀之，妻毕命于刃下，而所见之方丈乃文长之醉眼也。自是得狂疾，或以针自刺其耳，或以刀自截其指，至易箦之时，则体无完肤矣。此亦文人轻薄之结果也。报应之说，甚不足信，总之惟心造境，做亏心事者耐不过长夜。信然。

吾乡先达孙公嘉猷，明代之名孝廉也。嘉靖时，选授山西孝义县知事，清慎勤廉，邑之人奉若神明焉。其裔孙孝侯，为钱唐诸生，迁居武林，已三世矣。癸卯夏，余与二三友人避暑于西子湖畔，孝侯是时尚肄业诂经精舍，与予朝夕过从，久之益相得，恒述其家世，故孝廉之政绩，余闻之綦详。据言，孝义县负山而城，郭外高庙、孤歧诸山，虎穴甚多，采樵为之裹足。乡民李攸，贫而孝，家有老母，双目尽盲，攸善事之。然生计困难，隔日不举火。不获已，乃采木贸薪米，出入高庙以为常。

一日朝行菁丛中，举足偶不慎，误堕入虎穴，魂定省视，则两小虎卧穴内。穴如覆釜然，三面石齿犀利，前壁稍平，高约丈许，藓苔肥滑，殆虎径也。攸再跃再蹶，自分必死，惟念死亦有数，所痛者老母无人奉养耳。始焉而悚，继焉而悲，终乃大恸，号啕之声，山谷为震。一豁目间，则虎已逾壁入，口衔生麋，分饲乳虎，见有人在，蹲伏张爪，势将奋搏。攸惊骇无措，骨战不能声。不意虎熟视者再，一若有所动者，敛爪拾残肉，示攸以饱食状，自是人抱小虎卧，不复以怒目相向矣。攸私忖曰：是必虎腹已果，而延予一夕之残喘也。诘朝起视，则虎已远出，整午始归，口衔一鹿，饲其子已，复分食攸，攸竟得不死。然心念老母不已，惟默默祷天而已。如是者月余，渐与虎狎，而二小虎亦渐壮，虎尝负之出游。攸忽会意，曰："出险与否，在此一举。"一日虎复负小虎出，攸紧攀虎足，若哀求者然。虎点首，复入穴内，俯身拳足，示攸跨其背，俄而一跃腾壁上，得复见天日。既出穴，虎置攸携子，周行阴崖。风声猎猎，声势万险，攸心益急，乃踵虎而跪哀之，虎会意，导攸入熟路。攸别虎曰："我一西关穷民也，家有老母，不知生死，一别之后，当不复再见。感荷厚德，无以为报，倘得母子重圆，当宰一豚，候于西关外三里邮亭下，届时过飨，无忘吾言。"言已，攸泣，虎亦泣。迨归家，则其母依邻人食，闻其子来，且惊且喜，攸具告以故。至期具豚，方事宰割，而虎已先至邮亭，不见攸至，乃闯入西关，居民奔呼，猎者生擒之，将以献邑宰。攸哀告曰："虎有大恩于我，愿无伤！"众不听，攸乃击鼓自首。孙公怒，诘其状，攸曰："令若不信，乞一验真伪。如谎，愿受笞，虽死不惜也。"孙公曰："姑从所请。"攸遂奔于虎前曰："救我者非子耶？"虎点首。又曰："子以赴约入关耶？"虎复点首，攸曰："然则当为子请命，不得，以死从。"言未讫，虎泪坠地如雨，攸亦相抱而泣，观者几千人多为之泪下。孙公大骇，下堂释之，并令衙役送至于邮亭。攸复报以豚，虎背负而去，去数十步犹频频顾攸。役以报孙公，孙公甚义之，遂榜其亭曰"义虎亭"。

谋刺宋教仁之洪述祖，字荫芝，北江之曾孙也，世居阳湖，以文学名其家。述祖不肖，未克承先志，性放浪，好与无赖交，乡人多齿冷。年既壮，从刘铭传入台湾。时法人内犯，防务分崩，述祖以能英文，参预军事，动中刘意，刘颇倚任之。述祖遂骄侈无忌，侵吞国款巨万，事为刘察知，将治以军法，述祖不得已，乃破其私囊，贿刘之私人斡旋之，得不死，仅下狱三年。既而由台流沪，运动得律师翻译，舞文弄墨，藉端勒索，沪之人恨之刺骨。述祖自知为怨府也，复挟策北上，游说名公世卿。适李经芳使英，百计充随员。将行，李辞于军机瞿鸿禨，瞿备询参随，李以名单呈，阅至述祖。瞿惊然曰："此巨犯也，国人声罪而致讨之，君与同事，独不虑腾笑外人，贻君一生之玷乎？"李深韪瞿语，归即辞述祖，述祖固诘其所以，李乃以瞿言告，述祖由是深衔瞿，谋倾其所短。时奕劻老病，议政多不预，瞿之承独对非一日矣。满清西后，时以刻财訾奕劻，而御史赵启霖复抗疏严劾之，后颇有违言。瞿喜甚，归以语夫人，辗转而入于曾广铨之耳。曾时方官部丞，又充《泰晤士报》之访事，以谋缺不遂，久甘心于奕，乃以其情腾播于伦敦报界。会后以新春召各国公使夫人入宴，席间提询奕劻出军机事，后颇滋疑，既而曰："出予之口，入瞿之耳，无第三者也。"立召奕女入，严斥其老父，而奕与瞿之恶感，遂不可解矣。奕子载振，私语其幕僚，事为述祖所得，奔告学士恽毓鼎。恽与述祖同乡，而亦不慊于瞿者，乃周内四大罪，上疏严劾之。后盛怒，将下旨褫瞿职，奕又力赞之，铁良独不可，乃以开缺回籍之旨下。述祖之心，阴险甚矣。嗟乎，满清之天下，破坏于小人；民国之江山，断送于铁血。述祖亦可以死矣。

《悼凤集》中古近体数十章，芬芳悱恻，倍耐咀嚼。集为山阴王生所著，盖悼其情人张凤玉者。凤玉为武林珠商未娶妇，性谨慧，面目亦可人。本蠡城世家女也，祖某知河南某府事，薄积宦囊，晚岁告病归，逾年逝。父柱庵，幼不喜读，长无恒业，家业日就衰。凤玉年二九，犹未匹焉，从其从兄读，虽未成文而记忆甚强，凡诗词歌赋，粗能成句豆。时邑中名士王生，赁张氏余屋而居，与凤玉早夕尝相见，各有所会意。会柱庵以贩卖珠饰，束装渡江去，恒经月不返，凤玉慕生切，蹈隙辄就之，示以终身之托，且曰："此清白者一副骨，勿以碎香断玉例也。"生本潇洒士。然红丝早系，琴瑟既赓，意为始乱终成，君子犹訾其非德，若玷辱白璧，中道捐弃之，既坏礼教，更昧良心矣。乃婉词却之曰："卿虽无偶，我已成双。侍妾之班，非敢辱命。若云三妻四妾，愧未生隶朱门，以私欲而溃大防，岂士人之所为乎？天下不少美男子，以卿佳人，宁无佳士，好自物色之可也。"初凤玉睨生少，料必不完娶，故含垢而就之，及闻生言，如冷水灌顶，怏怏若有所失，乃徐徐言曰："郎既坚执，姑缓图之。"赧颜回家，意态懒懒，茹荼不苦，食饴不甘。嗟乎，自古名媛，爱才若渴，绿珠碧玉，不我让也，奚争名分为？一再思量，若疑若决，无精打彩，寝食为魔。时方秋凉，蛩心絮絮，更钟破梦，冷月钩魂，老地荒天，烂石枯海，人世间曾不复有欢喜事矣。凤母本诚笃，观凤玉行动，疑为侵冒寒邪，延医诊治之，亦不审其谁何。而凤玉则茶铛为朋，药垆作伴，绝粒者盖不知几日也。旋柱庵自武林归，言于凤母曰："吾为汝招得贤婿矣。"母因诘其实，始悉凤玉已受聘于武林丁氏。先是柱庵集遗赀，卖买珠饰，往来沪杭间，亿恒不得中。杭有丁某者，业是有年矣，与柱庵齿相若，柱庵昵交之，丁乃授以识别真伪之法，柱庵奉以行，年占微利焉。积五六年，颇能赡衣食。深德之，图报不得间，会丁某有子，年已冠，自荐于柱庵，求为东床选。柱庵义不可却，乃允之。其性情之浇厚，与夫品格之高下，急不暇择焉。凤母以颠末告凤玉。凤玉佯闻之，夜既半，自忖曰："商臭余生，宁解风流乎？生为女子，一终身之计且不得自主，何生为？"自是谢绝饮食，不数日而香销玉碎

矣。

吾乡有杨三者，世家子也。从幼不喜读，过邻家书房，必从而非笑之，谓其他人曰："此呜呜者得无和声鸣盛乎？然而国家从此已矣。"语为一长老所闻，怪其有别解，诘之曰："然则如子言，苟效秦皇之焚书也，国家其庶几强焉。"杨三曰："不然。庄子有言曰：'哀莫大于心死。'今若辈之从读也，读者固不审为何所用，第闻有报入学者，则群而羡之；有报中举者，则骇而远之。即其父之培其子，兄之植其弟也，亦殊不于书上有所责报者，仅金钱问题，仿佛注一种大财者然。以予言之，中国之求学者皆无心者也，非惟无心，且死心者也。死其心而后读书，则读书者愈多而心且愈死矣。吾不忍国家之亡，所以不愿读书也。"后闻杨三卒为通儒。

古之君主，虽残戾睢忍不可一世，然亦有网外之恩，如以嬴政之横而赦茅焦，以刘季之雄而封雍齿，皆不可多得事也。古史所传者，犹有高祖为韩信收殓并爵其孥之两说。《吴志》：诸葛恪已死，尸弃石子冈，临淮臧均表乞葬恪，有"昔项王受殡葬之地，韩信获收殓之恩"之句，论者谓高祖葬羽，见于《史记》、《汉书》，殓韩信则二书未载，疑臧均为臆造。然《唐书·李怀光传》云，怀光死，德宗为立后，诏曰："昔蔡叔圮族，周封其子；韩信干纪，汉爵其孥。"帝王出言，必有其章，非如臣工敷饰，可以臆造。则韩信之获收殓而子孙得爵，当为可稽之典矣。吾于今多一奇异之感想，观夫党祸株连，穷治无已，大总统之度量，曾不君主若也。若曰，大总统以是尝自疚，必待登基之日，则网开四面云云。若然，毋怪李燮和、胡瑛以帝制为媚品也。

四明虞姓者，父商于沪，置产数十万，顾年久不归。子某美丰仪，固翩翩年少也，慕西泠风景，挟巨资作名士游。既抵杭，则为友人嬲至拱宸桥，值某妓昵焉。历久赀且尽，衣饰亦零落，妓以相爱深，竟不变其好，即鸨母亦以所输多，且素知某父为申江巨商也，亦未忍遽加白眼。某自知非久处计，欲归而又苦无颜，密谋于妓，妓曰："姑暂止，有客则避他室宿，无则昵如故，何如？"某允之。妓更刻意谋私蓄，拟得一千或五百金为之壮行色，以图重聚。一日，妓家忽来一客商，操吴音，亦不辨其为四明人，服御暄赫，神采奕然，谓慕妓名来。一见如故，日必两设宴，而又不邀他客，招群妓环饮之，谓恐外人扰清趣也。有所求，无勿应，如是者累日。然人夜辄去，或强留之，必托故谢。妓私心自喜，以为倘与客能定情，无虑不多所贻赠，则某之成行易易事耳。顾来客少交际，心窃以为异。然审之，绝无江湖气，则又泰然置之。一日，某不知客之来也，误入妓室，与客遇，即退出。客谓妓曰："彼年少而貌美者何人也？"妓以戚属对。客坐近妓，密语之曰："欲有所白，必许我。"妓诺之。客曰："仆有断袖癖，能令渠与我一通情素，当不惜以重资酬，且别有以厚报卿。"妓曰："此事当缓商。渠固良家子，允否未可必。君且去，妾试以意探之。"人夜，妓以客意告，某嗫嚅甚。妓曰："君亦通人也，此事仅三人知，倘得给千金，即不妨试为之。世之人表显扬而里暧昧者多矣，岂但君？"某曰："唯命。"明日客来，妓故作难色，曰："妾固谓其良家子。"客曰："然则未谐乎？"妓曰："其初怒甚，继而曰，客有甚旅囊，而乃垂涎美男子？能千金，则戏之。"客笑曰："谚不云乎，以巨金填粪窟，非我作俑者。我不惜金，渠亦不能反约。卿作特别之中保，以五百金为酬。即当并携以来。"及夕，客果以金至，妓屡促某侍客寝，某不得已，乃登床俟之。客起阖扉，以手拍案大声呼某曰："汝真不孝子，识我否？"某迷离正无所主，闻呼名声，顿觉声素稔。谛视之，非他人，乃年久不见之尊翁也。始而惊，继而惧，终且泣。妓闻声至，得其情，则亦代为之乞哀，客始敛威挈其子而去。

萧山朱文正公，荡家子也。父在时，家产数十万，为公论婚于同邑汪姓。汪固邑巨族，时公已为诸生矣。逾年父殁，公溺于声色，日与无赖伍，盘剥者过众，而世业以凋。年弱冠，将议娶，然房屋田产已没入他姓。汪憎其贫而邪，有悔婚意。所牵掣者，朱氏亦邑中旧族，而与汤文端公家则世谊尤挚，朱汪联姻谁不知之？故蓄之而未敢行。顾汪女殊懊丧，日作难于父母，谓不为儿女终身一着想。汪父曰："悔婚事殊难，必不直于人口。既吾女不慊于心者，则试以婢代之。阳遂周旋，隐无后患，此一举而两得者也。"佥曰"可"。遂选一极有姿色之婢，衡其年，与汪女不相上下者，伪为己女以遣之。新婿来，则招待如恒，朱氏固未知，即外人亦莫得而知之也。公家中落后，颇受尽揶揄，既缔新姻，声势稍稍复，曩时之掉头而去者，今复笑颜而来。公乃恣饮浪游，抑且寻人家衅以为常。汪父虽鄙不与齿，然其中有暧昧事，亦不得不少少敷延。公则误为翁爱我甚，益肆无忌惮。汪家婢见其如此，自计曰："言之诚有罪，又不能知其志气若何；如不言也，是将误其终身，且并误余之终身也。且余入汪家作一假姑奶奶，亦殊乏味，不若揭其内幕，如不良者必仇视汪家，余当以死阻之。"计较定，夜绩以待公。四鼓时，颓然归矣，谓其夫人曰："东邻某甲，屡无礼于我，我明日必商诸尔父，处治之。"夫人笑曰："大丈夫处世，贵所以自立，倚仗亲势，亦已可羞。且尔知汪姓者，是否尔之真岳丈也？"公急问曰："尔明是他女，胡为而有真假之别？"夫人益笑曰："即令吾是他女，靠亲久，亦必变心，吾今语汝以实。吾非他女，乃他婢也。"公沉思良久，宿酲都解，既而曰："炎凉世态，大都如是。尔既不必自悲，我亦不须自怨。所惜者，不与我早言之，辜负光阴多多矣。"遂屏绝朋辈，闭户苦读，以次年膺乡荐联捷南宫。时汪女尚未他字，拟请公补娶。公曰："余誓不二娶，仍以假姑爷来往可也。"宰相之度量有如此者。

清初，会稽沈文魁，以军功膺尚书及都统要职，《满

汉名臣传》具载其历史，视之年、岳，不啻也。少之时，逾闲荡检，无所不为。与其嫡亲孀婶通，为里党公逐，乃匿身于曹娥庙。沈固曹娥江人也，庙之后楹，为曹娥神香闺，每年只洒扫一次，其他无敢入者，恐亵神，此俗例也。文魁逃至此，里党人之执梃而来者，踵且至，无已，姑掩入神榻以避之，来者遍搜不可得，疑为远去矣，遂一哄而散。后其婶踪迹得之，赠以金，令远去，不十年且衣锦归矣。曹娥庙本不宽丽，今之屋宇宏壮，金碧辉煌者，皆文魁所重建，以谢神赐也。文魁貌如美女子。或谓尚满清某郡主，以微行被卫兵所杀。又一说，谓文魁之花烛即其婶也。宦场之秘秽，今不可得而据矣。

涂西沈修之茂才，好施与，而又极器妇女之有德者。自述乙酉年自省中秋试归，渡江后，为暴风所阻，就西兴镇宿焉。生榻孤枕，受风雨之击撞，更阑不得寐，忽闻喁喁之声，自壁缝刺入，屏息而听之，男音者曰："余父病，仅一发之间，不能厚所入，延良医以治之，为人子者殆愧死矣。"女音者曰："子一舆夫耳，日三餐犹虞不给，盗贼非可为也，余寻常服饰亦已典质净尽，家中无他物可鬻，无已，其鬻我乎?"男音者曰："余欲行孝而谋救父，若鬻汝，是重余罪矣。且老父素德汝者，使知之必怒斥余，是不能救余父之病，而适以速余父之死也。此种灭理丧伦事，余必不为，子毋言。"女音者又曰："事有轻重，子宜权之。余能鬻身以救翁，是玉成余之孝名也。且余于万不得已中，亦有唯一之计较。君财可得也，妾节不可毁也。"男音者曰："然则奈何?"女音者又曰："余俟君署券泣别后，则死耳。"男音者泪声曰："不可，不可。"言未已，雄鸡已一声矣。斯时风雨之恶，若助孝子孝妇以切切者。旋闻启门声，少顷，复闻男音者曰："今日天色恶，所得必倍于他日，余去矣，午前后必归，子善视老人，犹有残粥也。"女音者吞声曰："子请释怀，余何人也?"茂才听之备，窃叹此一对夫妻，为世界所罕有。殆吾越山川之灵秀，钟毓于此耶，吾今必有以慰善人。其次日询之逆旅主，则曰比邻张成者，镇上之名孝子，而其妇李氏，亦近世中绝无仅有者。茂才乃招张妇至，馈以百金而去。今闻张父寿至七十余，所谓张成者，则家已小康矣。作善必昌，其定理也。茂才尝言，余必上其事于大吏，采入越志，以为世之为儿媳者榜。

曲园典试河南时，以命题干廷议，卒罢官。其一为"君夫人阳货欲"，又其一为"速出令反"，盖不满于合肥相公也，文人之好弄，可谓极矣。余自幼即习闻其说，然胡寿清少司成典浙试时，亦以游戏法命题。胡固刚直门下士，而绝不满意于合肥者，试某某两县时，其一首题为"老彭"，次题"社稷之臣也"，其一首题为"有李"，次题"国人皆曰可杀。"似乎比曲园分外有棱，而胡独得以免祸。盖曲园一编修，其脚根固不足以方少司成也。州官放火，百姓点灯，信然哉。

浦阳陈某，壮年徒手，里党咸鄙之。一日忽发奇想，谓其母曰："男儿当自强，老死牖下奚为者? 纵不能官，亦当以远贾得利，乃不负此七尺耳。"母本爱其子，而又不愿其终弃也，为之游说于戚党间，得二百金。有谓酒利可十倍者，乃贩而之沪。时租界新辟，北里中之招徕屈如也，陈所昵妓徐娘矣，本愿嫁作商人妇，相陈貌，许为诚悫一流，顾陈此时已阮郎羞涩，不复能从诸王孙后，久之益不支，流为茶居执壶者。一日妓舆行过，见陈讶甚，命舆止，嘱侍者询其何以至此，陈乃伪言营业失败状。妓曰："营业失败，常事耳，君不亏余一钱者，胡不来?"陈忸怩曰："衣衫落拓甚矣。"妓曰："此区区事，胡乃自苦如此?"当出三十金，嘱其华服来。盖是妓在风尘中，亦富有经济者。未半载，竟嫁陈。庚子之变，陈复悉出所本以贷宫饰，得奇利，今则大腹便便，压倒一般王孙矣。前世因造成今世果，若陈某者，其运命之谓欤?

老泉之斥王安石，总以不近人情断之。余谓安石之立言欺世，殆无一不近人情者。老泉之论，其牛后也。如《上仁宗书》，意在法先王之政。而其所由法先王者，在于褡人才，修教养，因人力，足财用，一归于至诚恻怛之心。果如其言，虽二帝三王之政莫逾于此。又如《议茶法》一篇，引桑弘羊权酤之利，霍光屈其论，罢其法，以为义能胜利之鉴。绎其立言，皆当乎理而近乎人情者。安石之意，将以此种言说坚大臣之信，蛊人主之心。迨乎得君既专，羽翼已布，即尽反向日所言而行之，后日之不近人情，正其前日之近人情。故余以老泉之论为牛后也。安石乱宋，尽以《周礼》，世之说者，类能言之。其实《周礼》之不可复行，安石岂不知之? 特以富强之说，必为儒者所排击，于是附会经义，以钳儒者之口，即乡人所谓藤牌阵也。即古维今，可谓一辙。欲为帝则为之，必假数次之誓言以昧本心者，坚国人之信，此其近人情也。欲主张复帝则主张之，必假数千年之历史以箝反对者之口者，此其近人情也。有今日之近人情，必有后日之不近人情。俟其不近人情而痛斥之，则与老泉之牛后同讥矣。所谓论时事者不可不几也。

嵊县金某，传者讳其名，皮匠也，为豪族王氏司阍。娶妇某，有姿色，通于王之子。金知之，惧王势，不得逞，怒而责其妇。妇笑曰："子真盲人哉。如为尔子孙万世计者，毋怒我，我当为尔谋。"金嗒然曰："咦，子试言之。"妇曰："彼奇货也，纵余与之欢，得万金或不难。今尚非其时，子第伪为不知可也。"又数月，金请于妇曰："时至乎否?"曰"至矣。尔明日扬言入城执业去，必三日始归，夜半时，打门入，无论若何要求，必得遂。"金如其言去，妇乃招王子来，至三更时，皮匠归矣。金既入门，见王，故作欲杀状，王哀求不已，妇阴为之曰："彼贪财，子力能为也。"王乃许以三千金，不允，益以五千

金，又不允，乃增至万金。署券已，纵之去，金谓妇曰："嗣后当绝彼。"妇笑曰："子又来矣。子爱财，我之所爱者却不在财，得陇望蜀，独不虑署券者以勒写罪乎？非我妇人口，一场空欢喜耳。"金无可奈何，遂远商于沪，不问中蒿事。今则开设茶号钱庄等，已累累钜万矣。其乡人有老年者，犹谓人曰："我的皮鞋，乃金大人之大作也。"余载此事，因记余邑有韩姓者，绸商也，其起家事，与金某相类，而宦途中又有藉妻女以为夤缘者，则无廉耻之尤甚者矣。

曾闻某公典试蜀省时，遇一绝奇异事。公弱冠时赴礼部试，道经蜀省某县，寓于同年孙姓家。蜀中乡俗，以年谊为最贵，无论天下同年，相待如一家人。其时孙孝廉已赴修文，妻李氏绝色也，一身缟素，越显得十分娇媚，公颇艳之，偶涉于戏谑，则李氏殊矜持，并以儒者之品行为勖，公为之赧颜，不敢复起邪念。越数年，公奉朝命典试蜀省。阅城时，闻道路传说，有某县孙李氏谋死原奸夫者，颇以为疑，阴令人往某县探之，使者归，则谓孙氏已犯命案，其事确也。询其颠末，则云孙氏初与一书生通，后又昵屠夫，杀死书生耳。公闻之诧甚，私念孙家年嫂，乃冰霜节操者，以余曩日之风流，尚不足以勾致之，胡为而犯是案？得毋邻左右之不良，而长官懵于辨察耶？试事既竣，乃移提是案而讯之。传犯妇至，果孙李氏也。公和颜谓之曰："你是孝廉之妇，何以不顾廉耻？此案有无受冤之处，速供上来，本院当据情究办。"妇乃固承不讳，且曰："小妇人也认得堂上大人，此乃前世事。为屠夫死，心所甘也！"云云。公为之愕然，至今谈此事，尤怀疑不止。所谓孽缘，其信然耶。

温公政绩，昭昭史册，而独于《资治通鉴》一书，则颠倒过甚，盖政治家非历史家也。其最谬之点，如帝曹魏而寇蜀汉，君朱梁而寇河东，系武后之年、黜中宗之号，屈原、四皓之见削，扬雄、荀彧之见取。既诡乎正，复轻乎节，殊于《春秋》惩劝之法，大相背戾。此今古学者类能言之。而余最不满于温公者，则推重扬雄端是也。扬雄何人？直千古第一之叛臣耳。安石奸邪也，方以类聚，尊之也宜焉。温公自命为一代伟人，而乃以扬为大儒，孟荀都不足拟，且作《潜虚》以拟《太元》，采诸儒以注《法言》，名臣之丢丑甚矣。至于雄之文章或訾为曼衍，或短为夸大，姑不具论。第观《法言》篇云，周公以来，未有如安汉公之懿。又《元后诔》曰火德将灭，曰属在圣新，曰赤传于黄，其为美新，可怜极矣。此种祸世文章，直当付之一炬。而温公乃孳孳焉味之，非朱子"莽大夫"三字，后世尚有大义哉！如屈原，如陶潜，皆奇节之士也，以文章论，何者不及扬雄？而皆不得书于《通鉴》。温公温公，今古之黑白，被尔淆乱甚矣。今日者，扬雄之辈多于牛毛，吾料温公尤在，必将作一篇《复帝以拟国体论》，采东西洋以注《君主论》也。可惜后数年，出了一个朱紫阳，一部《资治通鉴》被酱瓮笑道，你也来了。

都门识小录摘录

[民国]蒋芷侪撰　赵京宝整理

《都门识小录摘录》一卷，清末民初蒋芷侪撰。记晚清及民初北京市井百态、风俗人情，多为作者耳闻目睹，颇足采观。

据民国印本标点整理。

军机大臣那桐，现在内城金鱼胡同扩张住宅，胡同内外之居民铺户地址，全为收买。聘日本某测绘生相度工程，闻将建一极优美之西式园亭，估价五十万金，已鸠工庀材矣。此宅落成，不特石崇之金谷、贾似道之半闲堂不得专美于前，即此胡同之名，亦可与外城之丞相、魏染鼎足千秋。所可惜者，"金鱼"二字，不知又易谁何耳？（按，宣武门外丞相胡同，系严嵩住址，后人恶嵩，改丞相为绳匠，近又改为丞相，想有人崇拜嵩贼也。骡马市路北魏染胡同，系魏忠贤住址，后即名为魏阉，本朝某名士以阉字秽目，改为染，今尚仍之。或问："金鱼胡同将来改何名称？"余笑曰："幸则名'那相胡同'，不幸则名'那像胡同'，寄语相公，好自为之，他年可为京城舆图上添一段典故也。"）

十二日午后，摄政王退朝，将出地安门，适有一玻璃马车西来，甫入城，闻警跸声，车遽止。道差军人，忽以枪头刺马口，马惊退，猛触人力车，后窗玻璃碎焉。车中人冠后翎尾亦被折断。急呼马夫回车，加鞭逸去。近年玻璃马车，在途横肆，屡起衅端。盖乘此车者，非达官富人，即阔少也，不图亦有今日，车中人何不出而与道差军人较也？

都城西山旁之翠微山，有八寺焉，惟焰光、灵光两寺，鞠为茂草。今灵光已修复，改名重兴寺。或告余，庚子联军既入，拳匪余孽，匿两寺内，无所得食，勒近村富人韩某出万金，请减，不许，竟杀之。韩妻子拟控诸有司。或曰："不如迳入城控诸洋人。"果以兵队至，匪犹高卧未知也，闻枪声惊起，仓皇出御，尽被杀。两寺亦随毁，有一塔甚宏壮，亦为火药轰去，今惟存瓦砾矣。

联军将至，驻通州之将领惧，顾无计遁。皖人方长孺者，将领之戚也，愿代任斯职。将领大喜，弃军去。方领军则奸掠极无状，居民恨甚。洋兵至，咸赴诉，乃围而歼之。此亦吾国人自相残杀之一证也。

外国银行常例，每日午后三点钟下钥，虽有大汇款至，不顾也。近日海军部将汇购舰费于英，其数为四万磅。部员至汇丰银行，已过时矣。商之买办，不见。无可如何，惆怅返署，则该行之大班某适至，询何事，曰："为贵署汇款事也。今日金价稍平，过是恐益高，请速汇。"部郎告以故，曰："误矣。所谓三点钟限者，指寻常事也。若要事不定以此限，实则吾辈终日办事也。"部郎乃与之接洽竣事。而华人之为买办者，尚未之知也。

卫生巡警之笑柄，屡书不一书。顷闻西城粉子胡同某姓宅，妇以产难亡，巡警来询明，饬收殓。殓后，巡警忽询其宅主曰："此亡者是妇人，抑是姑娘？"主者啐曰："是汝家姑娘！"又崇文门外高外家营丁姓，有人死，报知南营参将卫门，领有收殓执照。忽有巡警来，诘其何以不报，丁姓言已报参署，领有执照。巡警又曰："以后如再死人，须报知本区。"丁姓怒詈曰："以后即死汝一家人！"二事哄传于市。卫生巡警原系一种文明办法。乃若辈如此出言唐突，致惹讥评，可笑抑可叹已。

大栅栏厚德福酒馆，前日有讲新学者三五辈，与一四十余岁之老先生聚饮，谈及外洋各报纸，姗笑我辈发辫为豚尾，遇辄以手提之为戏，故我辈将其剪去。老先生醉后闻此言，愤形于色，立呼堂倌以小刀来，将辫割断，合座拍掌呼万岁。老先生在顺治门外上斜街某部郎宅设帐，酒后回宅，学生见其首蓬蓬然，相与哗笑。老先生怒，喝止之。课罢，举以告其家人，某部郎大为不怿。次晨，即具衣冠赴塾，正色告曰："余功名从旧学得来者，不知新学为何物，阁下既讲新学，是与我意见不合，余子亦不敢请教！"老先生嘿然，遂检点行李他去。嘻！"断去烦恼丝，转使添烦恼，"其老先生之谓乎？

大栅栏福寿全洋货店，去冬店主死，欠债极多，店遂倒闭。商会禀官，将其存货及店屋器具出售彩票，其票数及得彩之号数，悉依湖北签捐票。有锡嘏者，满洲人，陆军部司员，亦店中股东之一。商会如其股分之数，以票与之，请其代售。且言如尽售即以抵股款；有余，则作君自购。锡遍托人售去若干，尚余若干。及签捐票号码出，头彩为锡得。系该店全基估值十万元，是夕有人愿以十万两转购，锡不允。次日至商会言："吾

与店主，朋友也。今人死店闭，家无以为养，吾不忍坐视，愿举头彩所得者悉以与之。”此事一传，锡之义声震京师。时山西提学使亦名锡嘏，适于是时死，年已七十矣。或乃为语曰：“锡嘏福寿全归，福寿全归锡嘏。”以命对，莫有能对者。

阅学务鉴定博物教科书，有云：“崔者，山里之留鸟也。”吾既不解其语，乃发愤骂曰：“如学部者，自尚侍以下及各司长，盘踞不去，败坏全国教育，真乃一种留鸟！”

近有自署“南腔北调人”戏作北京清吟小班《竹枝词》二十首，诗云：“长林富贵松瀛墅（皆班名），为访名花镇日过。个个大人充都（去声）少，韩家潭畔马车多。”“辰光蛮好是新年，恩客来哉开果盘。喜听阿姨解颐语，果然蜜蜜又甜甜。”“檀香瓜子碟装来，敬客香烟三炮台。自拨琵琶自家唱，一声声是呀都歪。”“茶园日日携朋友，去去来来总一淘。临出门时呼走好，丁宁相会是明朝。”“春宵一刻原无价，破费千金也便宜。只要销魂果真个，洋钱念块啥稀奇。”“怪煞宵来发异香，梦中惊醒好鸳鸯。罗襦襟解闻芗泽，头上方邻马子房。”“迎宾门面对金台，更有中西旅馆开。喊得东洋车一部，阿侬要好自家来。”“几花家具皆洋式，该搭房间色色新。弗许碰和许吃酒，摆来牌饭也开心。”“短主窄袖时髦样，天足蹁跹踏软尘。出局今朝啥场化，上林春更胜琼林。”“清馆阿是普通名，真个销魂岂未曾。勿要当心防鼠疫，大人原本是瘟生。”（以上南班）“佳人燕赵古来多，余韵流风今若何。八大胡同闲走遍，几回慷慨发悲歌。”“坎肩马褂套长袍，三尺横拖白札腰。小小坤鞋尖又瘦，行来一步一魂销。”“干妈大了又跟妈，枯瘦痴肥黑且麻。堪叹扶持无绿叶，枝枝辜负牡丹花。”“跑厅喊道几爷来，款步相迎笑靥开。打骂真成见面礼，暗中上劲要人猜。”“住局八元盘子一，北洋不及站人优。若干牌子亲查过，算到明天是帐头。”“纵非小白也多情，缺德何妨竟碰钉。好脸子儿那里摆，娇喉如啭上林莺。”“姑娘要莱客心欢，纸片飞来叫过班。唱罢二簧还大鼓，老师多赚两元钱。”“几帮茶客纷纷去，一点钟敲半夜过。换上座灯落保险，圆成好事要张罗。”“开销处处要洋钱，端午中秋又过年。生客偏多熟客少，下车容易上车难。”“南朝金粉野鸡窝，北地胭脂唤奈何。雾里看花云里说，贾家妹妹胜哥哥。”（以上北班）荣林班宝玉，游客多称之。顷福仙班有贾玉文下车，一时趋附者众，故末首及之。其实都门花事，匪特北班不堪寓目，即南班亦无美材，而王公贵游，日夕结驷连骑于其间，蜻蜓转丸，可厌亦复可笑已。

顺天府前在民政部领防治鼠疫费三万两。立局所，派医员，约耗三千余两；购药水，备器具，约耗千余两。刻下比户稽查，病而死者，逐日减少，而存款尚多，拟用之于各州县，乃近据检疫员报告，仅三河境内一二家有疫，其余各处，均无传染。治中骆某，检点药物十存八九，蹙然曰：“这大的地方，何以竟无病人？”闻者诧为奇谈。或曰：“此不足奇也。请看他日将三四千报销，膨胀而达于三万金，始足奇耳。”

昨饮于大栅栏厚德福河南酒馆，隔座有两人聚谈。甲云：“近日各报纸，明目张胆丑诋政府，而政府亦忍受之，真有娄师德唾面自干风度。我若当权，必借端将各报馆全行封禁。”乙笑曰：“此足下所以不能当权也。”甲诘其故，乙曰：“做官须要懂官诀，始能希荣固宠。入政府者有十二字诀，所谓‘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甲为浮一大白，又言：“移奖实官，度支部前次奏准本年二月初一截止，现忽又请展限，其意恐失却大宗利源。倘此次满限，再请展限，未免有同儿戏。”乙笑曰：“度支部神通广大，听说目前因鼠疫经费太巨，无法筹拨，不久要奏请开办耗子实官捐。”甲又为浮一大白，又言：“京城内外，大街小巷，各部院衙门前后，骡马粪随时遍布，一遇雨雪，调成泥糊，臭不可闻，俨然一片大粪厂。”乙笑曰：“足下只知道京城地面上像大粪厂，可知道这般大老官肚皮里，装的是甚么？”甲正举杯，又欲浮一大白，闻乙言，不禁喷酒满案。

近有一士人状类痴颠，尝在后门大街一带，演说“十可恨”，其言曰：“外务部外交失败，一可恨；法部各级审判不清，二可恨；军机大臣不负责任，三可恨；资政院议员乞怜，四可恨；陆军部兵士腿快，五可恨；大臣卖国，六可恨；外人强硬，七可恨；钱铺坑人，八可恨；国民不知自强，九可恨；巡警管洋车不管马车，十可恨。”

客有谈及中俄交涉者，痛心疾首，喟然而叹曰：“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未闻下乔木而入幽谷也。今者吾国之外交，适成一下乔入幽之象，恶在其能取胜也？”余叩其故，客曰：“子不忆道、咸间京师设有抚夷局乎？泰西各国，吾概以夷视之，居高临下，非所谓迁于乔木耶？及圆明园被焚，抚夷局消灭，而同、光间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虽不敢夷视诸国，犹有居中驭外之雄心。及拳匪乱作，总理衙门消灭，外务部成立，于是向之居高临下、居中驭外之余威扫地尽矣，非所谓下乔木耶？驯致奉令承教，驯致喧宾夺主，近一二年来，非所谓入幽谷耶？”余曰：“昔之抚夷局、总理衙门，乃自大之过也。今之外务部，则主宾敌体，正当之办法，未可厚非。”客曰：“昔之自大，且日见馁败。今之敌体，能有以取胜乎？下乔入幽，此其时矣。”余无以难之，相与太息而已。

劝业场三层楼上，玉楼春茶室悬一联云：“有客皆书序，无腔不是谭。”上句指都中煤铺、米庄、饭馆等处匾额，皆有“王序”二字（现充政务处提调，字极恶劣，而好书匾额，人多讥之），下句谓都中王公走卒，皆喜学谭鑫培声调，盖纪实也。

给事中诚寿，寓内城中一区马嘎拉庙内，有仆王富、张顺二人，十八夜三更，该区巡长锡珍、恩昌等，带警兵多人，哄入庙内，将王富用绳缚去，俄而释回，又缚张顺去，良久亦释回。诚异之，诘两仆，据称并未犯罪，彼等无故拘去，拷打多时始释回。次日诚具呈肃邸，请究办。奇哉此事，诚仆即有罪，理应先告后拘，否则何至野蛮以逞，是能保卫治安乎？余百思不得其解。

西便门外望海楼迤西某处，近忽哄传有鬼，每日午后即现形，行者为之裹足。有好事者勇于胆略，欲觇其异。廿一日雪后初晴，怀短刀往伺之，果见有白衣冠如庙内走无常状者，披发吐舌而前，好事者于短垣内跃出执之，出刃欲刺。鬼忽大叫曰："我人也，非鬼也。"诘其何故作此狡怪，乃言迫于饥寒，无术作盗窃，特假此诈路人财耳。问有家乎？曰："有母在。"好事者出二银元予之，属改行，且戒之曰："再如此，杀无赦！"此好事者可谓义士矣。告者忘其姓名，惜哉！

京师佛学研究会成立（宣武门内象房桥观音寺内），余有友亦善知识者，举以告余。余曰："方今吾国世道坏极，人心坏极，佛菩萨以何慈悲方便救济？"友因述明季觉浪和尚语谓曰："国初之时，譬如一锭大元宝，斩碎来用，却块块是精的。人见其太好，乃过一炉火，惨一分铜，便是九成了。九成银还好用，再过第二炉火，又掺一分，是八成了。八成后又掺第三、第四，乃至十余次。到如今只见得是精铜，无银气矣。必须一并付与大炉火，烹炼一番，铜、铅、锡、铁都销尽了，然后还他十分本色。然则如此世道人心，造物亦须下毒手矣！"余闻之豁然领悟，急合手颂曰："善哉！善哉！"

已故予告大学士崇礼，奉旨赐谥文恪，入祀贤良祠。二月二十七日，举行入祠典礼。上午九钟由礼部衙门，舁出黄亭一座，中供谕旨，又朱书黄牌四对："太子少保"、"予谥文恪"、"文渊阁大学士"、"奉旨入祀贤良祠，"并有龙旗御棍，鼓乐提炉等，翼以行武官四员，骑马前导。礼部尚书荣庆肩舆以随，至六条胡同崇宅，升炮奏乐，公子跪迎于大门之外，荣尚书捧旨入宅。载涛、载搜、世续、李经迈等肃入大厅。荣宣读上谕毕，捧至垂花门外焚化。公子九叩首起，即传膳。世荣先行，候于祠。午后一钟，移崇主供黄亭内，涛、搜等随送入祠安位。道路观者啧啧称异弗置。按崇本姓蒋，内务府人，由郎中充粤海关监督，连任两次括银数百万两（其仆王某刻尚拥资数十万，其主可知）。回京数迁即大拜，庚子拳乱作，联军入京，崇宅闳丽，为奥兵占据。崇每日在后院哭泣，闻者哀之。迹崇一生事业，惟善括财，粤人谥之曰"贪夫"，而朝廷祀之为贤良，然则今之为大臣者，可以知所取法已。

长沙张文达公（百熙），怜才好士，管学部时，尝有广厦万间之志，嗣因绌于经费，又为忌者所厄，遂中止。殁后，门弟子醵金七千两，欲为公范铜像，因其家馆粥不继，此款权储京号义善源生息，以资存活。上月义善源倒闭，此款亦被干没。文达清风亮节，自堪千古，而是区区者，非不义之财，其后人亦不克享有，可慨也！

都中名人所书市招匾对，庚子拳乱，毁于兵燹，而严嵩所书之"六必居"三字（前门外粮食店北口路西），严世蕃所书之"鹤年堂"三字（菜市口路北），巍然独存。分明父子，淫贪误国，罪通于天，与桧贼齐名，至今三尺童子皆羞之，乃其恶札亦几经沧桑而不毁，倘所谓贻臭非耶？（按嵩本有才名，初仕南京礼部，人多称之。后因议大礼案，附和张璁、桂萼，热中富贵，始坏心术。世蕃才更优于嵩，不能干蛊，转以济恶，故父子俱败。嵩著有《钤山堂集》三十五卷，明人曾毁其板，遂少流传，顷闻琉璃厂一书贾，谋得原刻本，将付铅印。此书出，又必有人争购也。王凤洲《钤山堂歌》云："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信然。因记所书匾字，而并及之。）

旅京西人，于初十日午间赛跑马，第一次乘马跑，二次驴跑，三次妇人乘跑，四次骆驼跑，五次妇人乘跑，六次跳涧，男女竞乘，殊可观也。沪、汉西人赛马，予皆见之，皆无西妇与赛。北方风气强劲，男妇均能驰乘，且多骡、驴、骆驼，不仅马也。西人旅京久，习与俱化，故举行赛马，亦与南方不同。因地制宜，谁谓西人不善变哉？

扶二自纳黄三、苏宝宝之馈，各报痛诋，丑声载道，老庆严责数次，不准入邸。扶力辩系外间谣传，左右亦为之掩饰，庆曰："此刻我不管，倘有什么参案发现，我再与你计较！"扶大惧，初匿该妓于西河沿客栈，后又匿于城北某宅，均为各报揭载。扶恐蹈乃兄振大之覆辙，连累乃父，致演家庭恶剧，只得割爱，暂避风潮，商之刘十，代为划策。刘为乐亭著名富户，与扶为嫖友，因允将苏妓寄刘宅暂住。上月二十四日，刘命其侄某迎苏妓于北城某宅，乘京奉快车赴乐亭，扶送之登车，苏妓盈盈含泪，扶亦泣下沾襟，何其哀感至于斯也。说者以扶比明末吴三桂，而以苏宝宝比陈圆圆。盖吴昔领御林军，扶现充禁卫军训练大臣也。天道好还，可不惧哉！

权阉李莲英，秽迹腥闻，纪于各报者，已彰彰在人耳目。自监国摄政，惧罹不测，退居闲散，求保首领。然已富有多金，无他欲望矣。月前死去，群阉瞰其私蓄累累，筹思篡取，各遣心腹，四处调查，闻除大城原籍，及各银号金店存款外，其储于宫内者，尚有现银三百余万之多，因共谋瓜分，较量锱铢，遽起争斗。小德张大受夷伤，面奏隆裕太后，现已交内务府大臣查办，所有存款，概予充公，故日来宫内大兴土木，购置西式器具。交民巷各洋行生意兴隆，或谓皆出于李莲英死后之报效也。

淫伶李春来，在沪出狱，不敢操伶业，遁至津，津人诟之。近又遁至都门，诟者亦众。时值廊房头条胡同新开大舞台戏园，缺武生，李得以承其乏，奏技数日，观者尚餍望。然终以其人不轨，致其技亦不能大受欢迎。李欲回复名誉，每出竭全力以赴之，一日演《白水滩》，扮十一郎，至"忍气吞声是君子，见死不救是小人。"说白后，将头上所载之圆笠，向后一掷，讵用力过猛，掷落右楼上某女客怀内（都中戏台极恶劣，地面又狭，楼座几与台连，非如沪园宽敞，足以回旋，故李有此失），观者大哗，某女客亦怒（或言系某宅眷，又言系妓女）。次日赴警厅控告，李惧，即遁去。

八大胡同名称最久，当时皆相公下处，豪客辄于此取乐。庚子拳乱后，南妓麇集，相公失权，于是八大胡同，又为妓女所享有，酒食之费，征逐之多，较之昔年，奚啻十倍。客有初来京者，乘人力车告以赴八大胡同，

车夫拉至，客遍观木匾，无八大胡同名目（近日都中各胡同口，皆标名于木匾上），以诘车夫。彼此言语不通，几起冲突。后警兵至，为言八大胡同，即此处纵横毗连之八条路巷总名称，非单独有此一胡同，客始恍然。有人咏八大胡同诗一首，将胡同细名包括在内，录之以为一般游客指迷。诗云："八大胡同自古名，陕西百顺石头城（陕西巷口百顺胡同、石头胡同），韩家潭畔弦歌杂（韩家潭），王广斜街灯火明（王广斜街）。万佛寺前车辐辏（万佛寺湾系一小横巷，西通陕西巷，东通石头胡同），二条营外路纵横（大外郎营、小外郎营系一巷，折为二条，北通李铁拐斜街，南通韩家潭），貂裘豪客知多少，簇簇胭脂坡上行（胭脂胡同）。"按八大胡同，又名十条胡同，以该处大小巷计之，有十条也。

近凡放交涉使者，皆拜外务部堂官为老师，亦如从前部曹得京察者，拜堂官为老师，外官得保举者，拜督抚为老师也。老师名称之滥如此，则门生品格之卑可知。又从前京官习气，不如外官之重，惟户、工两部部曹，事堂官颇卑谄，工部尤甚，至有站班请安之举。潘文勤长部时，厉禁之。然各官除对潘外仍如故，殆生成一副贱骨也。庚子后，新衙门成立，而风气愈趋愈下。初立商部，堂官为振贝子，司官乃自称章京。后陈璧为侍郎，至天津见项城，亦自称章京，盖趋利伺便之心盛，他皆不顾矣。

或于某酒馆壁间题一联云："世仆不为家所齿，续貂真与狗谋皮。"乍阅之不解所谓，醉后再观，上两字已了然，中两字指某侍郎也。昔年萍乡文芸阁学士，喜诙谐，尝呼某侍郎为"家狗"，以其名之第三字，形似狗也，或之意殆本此。

驻四川德领事，献驯熊两头于万牲园，由驻京德使照会外务部具奏，奉旨赏收，并电川署督王人文派员解熊来京。一微物耳，而如此郑重其事，意者亦外交上应有之礼节耶？

昨饮于上林春，言及近日员外郎之有别才者，皆戴红顶，名器之滥，莫此为甚。有客笑曰："此中却有分别。"余曰："不过一二品之间耳。"客曰："非也，乃红色名称之分别，由私函请托而得者名笺红，贿保及捐得者名银红，诬盗杀民者名血红，办交涉者名洋红，襄办大婚典礼者名喜红，循资格而得者名老红。"余赏其名称之层出不穷，戏问曰："近有充大帅娈童及妻拜亲贵为干女，妾与亲贵荐枕席而得者，当名何红？"客半晌跃然曰："此可名之为肉红。"

偶与友饮于韩家潭某郎处，友言都门花事，狼藉不堪，惟此等处尚可消遣。醉后为述往事数则，录之以供谈助。友尝携诸郎游天宁禅寺，指佛出句云："者和尚长伸手，只想要钱。"某郎略解文意，对而不对，为润色之云："那相公瞎淘神，不会冤斗。"又有某郎能属三字对，友举"十三旦"，某郎应声曰："六一翁。"友异而诘之，某郎词穷，则曰："系从前某太史对也。"卢陵有知，得无干笑。又有嘲黑相公五言律一首云："万古寒渗气，都归黑相公。打围宵寂寂，下馆昼匆匆。飞眼无专斗，翻身即转篷（京谚剃头篷子是也）。陡然条子至，开发又成空。不图此中亦有苦海也。又有七绝一首云："捐班新到快嬉游，戏旦连宵闹不休。博得黄金买歌舞，终归潜夜渡芦沟。"则为一般漂帐者言也。有秋芙者，诸郎中翘楚也，金溪朱春舫昵之，赠联云："九串空花，春舫依然漆黑；三拳潦草，秋芙到处褒红。"（意谓花去条子钱九串，潦草三拳即去也）有自谓与某郎交厚者，后察之悉伪，或嘲之曰："君真不让古人。"诘之则曰："君不读明文乎，所谓'相公厚我，我厚且虚，'言状者也。"其人大惭。又有客与某郎作象棋戏，郎局将输，友旁观谑之曰："象过河可免。"郎拟不可。友曰："他人不可，汝可。"客问故，友曰："佛经云：象马兔三兽渡河，即此注脚也。"客轩渠不已，而郎勃然有怒色。诸郎间有诙号，如霞芬名为"小表嫂"、筝秋名为"老同年"，最奇者朵仙名为"山楂糕"，盖取其又红又甜也，闻者莫不绝倒。

有客自章丘来言，该县城外靖家庄、李家庄、辛家庄一带，本月初四日午后严寒骤雨，中有白虫甚多，俄顷满地，长二三分许，蠕蠕然若厕内之蛆。土人互相骇怪，询之老农，皆云未见此异。

总商会团拜，众商毕至，有熟史事者相夸曰："我辈中出色人物，要推胶鬲老板，鱼盐起家，作到宰相。"一曰："要算弦高老爹，用十二头牛，保全郑国。"一人摇首曰："不算，不算，要看吕不韦老爷，用半个女人，做了皇帝的干爷。"忽一人大笑曰："你等眼孔太小，要算冯道老宰相，造一座半闲堂，快乐逍遥的把四个朝代、十位主子全都卖了，方是好汉。"有人辩冯道不是商人，其人答曰："卖国的不是商人么？"

有湖北某主事，签分礼部，误赴吏部报到。该部司务厅员因近得吏部裁撤消息，丧心失魄，不暇检查，竟予分检封司行走。已一月矣，忽于发给津贴之日，查册籍无其人姓名，细核报到文书，始知为礼部人员，于是婉词令去。闻者无不绝倒。

初四日都中有《镜报》发现，每日一纸，粤人杨君笑讴创办。该报未发现时，《帝国日报》曾揭载该报为政府之机关报，由军机章京华世奎之弟主持，众起诟詈。及出版，刊函诘《帝国日报》经理陆君咏宜。陆覆函称得自《北京日报》经理朱君季针面告。朱与杨师弟，大难为情。初六日，朱又刊函自辨，此事不知何日了也。又该报第二号新闻中，有《陈大人邦瑞之称呼》，殊为以前华字官民各报未有之特色。惟该报余已阅至第四号，"大人"二字，仅于陈邦瑞一见，意者此"大人"者，别于小人而言，非如下级官吏及奴隶辈，对于上级官长之通称也。不然，陈不过一度支部右侍郎耳，官阶之高于陈者，尚有尚书、大学士在，何独于陈而巍巍然称为"大人"也？又不然，陈在度支部，实不胜侍郎之任，不足称为侍郎，该报援春秋之例，故以"大人"二字贬之也。陈躯干本极臃肿，大者，庞然大物；人者，轻之之词，该报或意在斯乎？敢以质之法言家！（或曰，该报系援西字报例，未可厚非。然则三品以上官，当一律称为大人，

何以该报于其他则称尚书侍郎，而独于陈称为大人，殊不可解。）

郭祥林者，老伶工也，往来贻谷宅有年，尽悉其家事。去冬郭拟于煤市街某公司废址建筑戏园，仿上海新舞台式，包工与段某，计银六万两，订立合同，声明今正十六日动工，违者罚三千元；郭中悔，亦如之。郭付段公益银行六万两期票一纸，段往取银，不可得。后以该票朦抵与他人，逾期不能开工，郭欲议罚，段借口银票不能兑款，系郭自误，亦欲议罚。郭怒，索还银票，段无以应，大窘，匿于李妇处。妇曰："是尝往来贻宅之郭某耶？"曰："然。"曰："速约彼来，吾有以处之。"时正贻谷出狱，报纸喧传其私回本宅，妇谓郭曰："贻将军生还，汝知之否？"郭曰："是吾力为之谋。"曰："谢汝几何？"曰："彼此交情，何谢之有？"妇曰："痴哉，老奴！此死狱也，而汝生之，力莫大焉？当索重酬。将军家资千万，夫岂靳此区区？汝奈何以'交情'二字坐失大利？将军出狱矣，行见六万两之银票、三千元之罚金，将置汝于狱也。"郭语之故，且告之悔。妇曰："吾当为汝报不平。"遂谋致内监数人，掩入贻宅，冀执贻以劫财，庸讵知贻早闻而避之，其谋不中，酿成此案，现在郭亦被厅收押。妇又牵步钟仑（贻之子，吏部考功司郎中）、钟岳（贻之侄，吏部文选司郎中），词意纠纷，不可爬梳，终必有水落石出之一日也。贻谷生平长于殖财，家本素封，初则以财发官，继则以官发财，绥远一任则以财致祸。在狱三年，则又以财脱祸。李、郭之案，是否出于串谋劫财，尚不可知。要之，贻谷此次负赃出狱，抗旨逗留，其为得于贿赂之力无疑也。李、郭虽狡，其能以毫无意识之举动施于目无国法之小人哉！

地安门内之景山，一名煤山。天安门内之广庭，一名炭海，恰与作对。相传辽金时，在此二处积煤与炭，以备不虞，故得名。七百余年来，炭海之名，知者鲜矣，而煤山二字，妇孺皆能称道弗衰，盖因明思宗于此山殉国也。此山踞皇城中央，屹然耸峙，本为禁地，不许闲人登临凭吊。顷闻内监传说山麓下时有鬼哭，声甚厉，夜间常见五色火光出没山顶，不知主何朕兆。

庚子拳乱后，四库藏书，残佚过半。都人传言，英、法、德、日四国运去者不少。又言洋兵入城时，曾取得书之厚二寸许、长尺许者，以代砖支垫军用等物，武进刘葆真太史（可毅）拾得数册，阅之皆《永乐大典》也（刘时充大学堂总教习，后为乱兵所戕）。此真斯文扫地矣！今者学堂林立，学者非"哀皮西替衣"，即"阿伊屋扼我"，而外人日以重价搜罗我旧板书籍。琉璃厂书肆常有日本人踪迹，闻日本某教习言，敝国现正为贵国造就华文教习，预备他日延聘。此言虽谑，默观近日学者风气，或恐不能出彼所料也。虽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粹消沉，则其国亦必与之俱尽矣，尚安得有延聘教习之事耶？哀哉！

大内旧有赃罚库，所储皆五金之属。据管库老吏言，其中宝物甚多。庚子初夏，一夕忽见有红光自库内出，且有声如爆烈状。疑为火警，急起巡视，无恙也。未几，拳乱作，联军入城，库被毁，所储者悉为西人卷去。

近十余日来，都中有一最奇之事发现，即警厅取缔担粪夫是也。警厅为卫生起见，饬五城内粪厂，悉移至五城之外，且抽收粪捐。粪夫以城外道远，已不乐从，又闻抽捐，遂相率罢工。五城内大小住宅，粪无所出，积秽不堪，而警厅无如何也。日前某相府遣丁片请厅官除粪，厮闹不休，经多人解劝始免。且闻有夜间私以粪倾于路者，警兵见之，亦不敢干涉。倘再相持十余日，则都中将变为黄金世界矣！嘻其异已！

有老京曹述穆宗及孝哲后轶闻数则，亦他年野史资料也。

穆宗尝便衣由后宰门出游，湖南举人某居会馆，与湘乡侯寓斋相对。一日，在床摊饭，见有少年人就案翻视其文，以笔涂抹殆遍，匆匆即去。怪而询诸仆，仆曰：此曾大人之客也，曾大人出外未回，故信步至老爷处耳。曾归，举人白其状。曾大惊曰：此今上也。举人骇甚，竟不敢入春闱，即日束装归去。

穆宗又尝至琉璃厂购玉版宣，以瓜子金抵其值。掌柜见非通用物，辞不受，乃嘱店伙随往取银，至午门内，店伙不敢入，弃纸仓皇遁。翌日遣小内监如数偿之。

穆宗喜出游，偶避雨僧寮，遇一人穷愁殊甚。询其所执何业，乃某姓家厮养卒也，为主人所逐，故托钵香积厨，以图果腹。又问，如尔辈以何处出息最优，则以粤海关对，遽假纸笔作一函，嘱交步军统领衙门，代为位置。时某亲贵执大金吾，得函即予金治装，赴粤海关承役。其人遂以起家焉。

巨珰安得海不法，穆宗冲龄，已稔其奸。尝以小刀断泥人首，内监请其故，则曰杀小安子。后同治八年，安伪称奉旨差遣织办龙衣，过德州，知州赵新禀鲁抚丁宝桢，奏闻，即奉旨就地正法。

孝哲后为承恩公崇绮之女，同治十一年与凤秀之女同选入宫。时后年十九，凤女年十四，孝钦后欲女凤立，孝贞后欲立后，相持不决。召穆宗自定之，如孝贞旨。于是立后为中宫，封凤女为慧妃。孝钦意大不怿，谕穆宗曰：慧妃贤明，宜加眷遇。皇后年少，未娴礼节，皇上毋辄至中宫，致妨政务。而阴使内监监视之，穆宗意亦不怿。昼常出游于外，夜则独宿乾清宫。既而有疾，孝钦召孝哲训责备至。穆宗崩，无嗣，德宗入承大统，孝哲痛不欲生，旦夕悲啼，两目尽肿。崇公入视，因奏曰：皇后如此悲痛，即可随大行皇帝去罢。崇公出未移晷，而孝哲崩。时光绪元年二月二十日，年二十二。距穆宗崩未百日也。

大学堂工科图画教习某（西人，美国）居华有年，能操极熟之京语，日征逐于八大胡同，遍索名妓像片，回堂授课时，则陈列于讲台上，用铅笔临摹，转赠各妓，以相取乐。工科学生恶之，面禀监督刘廷琛，冀其必有以处之也。数日来，毫无消息。学生不堪其忧，该教习不改其乐。意者刘太史以该教习绘像赠妓，比诸郑风之

采兰赠芍，殆亦有合于礼教耶？

外城电话，机关初不甚灵捷，自改良后，消息益多阻碍，居人苦之，屡诘电话局，迄不得其要领。畴昔之夜，有客宴于同丰堂，总厅丞某君亦在坐。酒半，相与赌说笑话。客曰："某留学生不能诗，而酷好吟咏，日久成一巨册，刊印遍赠友朋。闻某名士诗学功深，持以求教。名士阅其诗，声韵且不晓，更无论优劣。然亦不便指摘，援笔书'改良电话'四字于册上以归之。"某君曰："此四字何所取义？"客曰："此贵厅之新历史也。"某君益茫然。客笑曰："即所谓不通、不通、又不通也。"某君始知其致讽意，甚歉仄，而座中人已为之绝倒。

赵次珊制军奉召入都，将拜东督之命，涇阳往拜。贺曰："三哥恭喜！帖子已写好否？"赵愕然不解所谓，涇阳笑曰："即'谨具满洲三省奉申某某笑纳'之帖子也。"赵摇首曰："此事恐怕我还做不到。"涇阳喜诙谐，昔年在工部当差，侍郎桂祥粗鄙无文，一日书"开"字，中间忽少一横，众皆笑之。涇阳曰："他是叫咱们到他门儿里去造二十。"众为绝倒。二十者，都中旧日极卑贱之士窑名目也。又督两江时，王壬秋侍讲来，欲借三万金，涇阳正与幕友斗牌即取牌中三万予之，侍讲亦为莞然。

某邸生日，某督之夫人献天津女优，演剧三日，福晋、格格等，顾而乐之。某邸忽发奇想，拟购雏姬数十人于南府设女优传习所，教成，进呈大内，以娱左右视听。此语传出，闻竟有赴南中采办者；且有条陈西洋女优跳舞者，《玉树后庭》之曲，《临春结绮》之游，又将见于今日矣。

太监李义春，某日潜入中和殿，窃取槅房上之铜什件，为景运门值班大臣查见，奏交大理院审办。经刑科四庭讯明，查太监混入西华门内，至中和殿行窃铜什件等物，律无治罪专条，拟依偷窃大内乘舆服物者，绞立决例，减一等，拟以流三千里，交顺天府尹定地发往配所，收入习艺所，工作十年，限满释放，奉旨依议。闻李义春与小德张积不相容，前次发见死阉李莲英藏金，小德张欲据为已有，李义春与之争殴，故衔之尤甚，闻者早知李义春之不免矣。

昔吴梅村宫詹，尝于席上观伶人演《烂柯山》（即《买臣休妻》），某伶于科白时，大声对梅村曰："姓朱有甚亏负于你？"梅村为之面赤。又甲申之变，大司马某，迎降闯贼，后入本朝，官浙中。偶赴宴西湖，伶人演《铁冠图》（即《闯贼入京》），手执朝笏，匍伏匿道旁大呼曰："臣兵部尚书吴年齿（无廉耻）迎接圣驾！"某惭沮，不终席而去。畴昔之夜，余赴广德楼观剧，有小丑名小百岁者，雏伶也，扮《法门寺》出内之小监，问赵廉曰："我怕你只识洋文，不识中国文。"又于《五花洞》科白："做官不论大小，识得洋文便好。管他什么东西，也是出身三考。"信口寄讽，其言在有意无意之间，一般洋翰林、洋进士、洋举人闻之，亦面赤否？亦惭沮否？

伊犁将军志锐，瑾妃之兄也，曾受业于萍乡文芸阁学士。文喜诙谐，尝以铳手呼之，因其锐字形似铳也。志爱唱《打金枝》剧中之"金乌东升玉兔坠"，又能作狂草，皆不工。有人以四六偶句嘲之云："忽然高唱，金乌玉兔之声；偶尔挥毫，牛鬼蛇神之字。"今春志在京，闲逛八大胡同，兴来时，故态犹未改也。

镶白旗蒙古都统芬车，人极贪鄙，每月除支领大饷、收受私贿外，一事不办，且一事不知，都人皆呼之为"粪车"（都中粪夫除粪，以车载之，名曰粪车）。

有友自新疆来，为言吐鲁番一带，近日发现唐时雷音寺古迹及唐人写经本甚多。开缺藩司王树柟、监理财政官梁玉书等，提倡收买，而缠回愚顽，宁售之日本人，不愿售与王、梁，殊可恨也。

十二夜，外城左二区巡警守卫分驻所，有警兵名全德者，为贼胠箧，急报巡长张德元。张摇手曰："勿声张，恐报纸揭载，损失名誉不小也！"嘻！巡长但恐损失名誉，不顾损失衣物，正如程伊川所云："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而全德既恨损失衣物，又虑损失名誉，正如俗语所谓"哑子吃黄莲，有苦说不出"。虽然，其如保卫治安何哉！

京营有某目兵，奉主帅谕，将脑后长发，削去一半，以便藏辫于帽。归而谋诸妇，竟全落其发。兵大怒曰："是濯濯者，何以对主帅？"妇通文墨，作诗二首曰："以此贻主帅，必无谴。"诗云："堂堂丈夫，表表人物。心存国耻，何惜发贼！况此豚尾，藏垢纳污。研究卫生，须急剪除！置身军界，更宜早图。振刷精神，讲求经武。妾虽女流，颇识时务。目睹时局，不可执固。夫为国民，岂同碌碌！拔去凶邪，方称职守。切肤之患，安肯与久。若留孽种，贻羞外族。故假斧斤，为君一斫。堂哉皇哉，此举非忽。至理所在，其谁曰不？"又云："落手惊将短鬓搔，三千发匪黯然销。愿为天下除烦恼，都付并州快剪刀。"妇女中有此才识，彼须眉者对之增愧矣。

朱某者，京东宝坻人，在都某学堂肄业。去冬，随众剪发，聘韩氏女，亦乡人也。年假归，韩翁见其髡而恶之，谓媒者曰："吾女不能配秃厮，请退婚。"女闻其事，恚曰："吾一女子，不能事二夫。亦剪发请为尼！"翁大窘，媒者复为撮合，亟涓吉成礼。合卺时，贺客多以"思凡"谑之者。一学究曰："此正所谓结发夫妻也。"或曰："彼此无发可结。"曰："彼结果了头发，始做夫妻，非结发夫妻而何？"

贻谷明安泰两案，皆牵涉有法部受贿状，或改"司法独立"为"私法独利"以谑之云。有三贾者，因分余利一千金不均，请厅丞裁判。丞曰："速以千金来！"三人呈上，丞即饬具结了案。三人异而诘之，丞曰："汝等岂不知本厅系'私法独利'之新衙门乎？"对曰："吾侪小人，实不知'私法独利'此何解？"曰："吾为汝解之。私者，私弊也。法者，枉法也。利者，利益也。汝等有钱财案，请本厅判断，本厅只知道枉法营私，独得利益，不管两造谁是谁非，就如此具结了案。"此言虽谑，而实为今日法部之真相云。

邹嘉来自擢任外务部尚书，无声无臭，至于今日。新内阁官制发表，与邹同任之满尚书，且至协理大臣，

而邹乃不免于解任。好事者遂谓邹有口臭疾，每办交涉，外人皆为之掩鼻，故去之。此真儿童之见也。邹素为那桐所卵翼，任事年余，毫无表见，一惟那言是听，那去则邹不能独留。譬彼傀儡，无牵丝者，立见其倒地而已矣。

某都统日前递销假折，监国朱批"欣悦览之。"昔年雍正朱批，曾有此四字，盖以嘉奖功臣也，后遂仅见，闻某系国戚，烟癖极深，前此禁烟大臣，即因某不敢认真调验，后自行请假戒吸。今奏报戒断，监国览折欣悦，故特以此四字嘉奖之。

某大员赴禁烟公所调验，搜检时确无夹带，惟照章须更衣。司员畏其势，不敢强也。至午后，该大员入厕，巡警密伺之，见其玩视马褂上之钮良久，弃地而去。检察其钮，较寻常式加大，类日本人所售灵宝丹之圆盒，能启闭，中藏烟泡。遂禀明陆、唐两大臣，亲解其钮验之，果然。或谓即副都统良泰也。

京西三山，有"山前鬼王、山后魔王"之谚。闻明天启间，有海袖禅师，行脚至北，在西山(三山之一)宝珠洞挂单。流贼陷京师，山前死人极多，洞中僧皆逃去，惟师独留。每夜静，即闻梵音喃喃，为诸魂超度。迨世祖入关，嘉其功行，加封赐紫，后圆寂于此。檀越为塑金身，以志信仰，土人因呼为山前鬼王云。至魔王历史，则众口一词，谓即章庙。相传于二十七岁冬间，忽潜往天泰山(三山之一)寺，落发修道，剃度时，作诗数首，有"来时鹘突去时迷，空在人间走一回。"又"我本西方一佛子，缘何流落帝王家"等句。土人谓像为肉体金装，寺内有巨缸一具，斗大石球二枚，每年四月初一日开寺，远近进香者云集，城内中西人往游者亦夥。寺前有碑数方，皆檀越题名，毫无记载。按明人《双槐岁抄》，有妖僧煽乱一则云："英宗亲征也，先败于土木(今直隶怀来县西)，太后命郕王监国，改元景泰。是时有天泰山妖僧，四处揭帖，言其师景泰禅师于某年圆寂，曾示今年今月，当出世为君。并邀集土人，往揭藏骨缸，果见法身未坏，即舁出装金设坐，称为景泰菩萨。乡愚迎赛，举国若狂。后为顺天府封禁，将妖僧拿办，以山名及巨缸证之，则今之所谓魔王者，即景泰菩萨，非章庙也。"章庙为僧事，余曩阅某说部书曾载之，以其显违实录，不敢信。乃都人对于魔王，竟称为章庙，年年开寺进香，昌言不讳，而朝廷亦不之禁，殊可异已。

前门外五道庙，相传明季阉等为客魏所建，以祈福者。庙成，求某名士撰碑文，某不敢却也，为书数语曰："夫五道庙者，五道之神也。人以为树在庙前，我以为庙在树后。何则？请列芳名。"阉等不通文义，因出某手必佳作，即命工镌而立之。今碑尚存庙中。

双喜班妓姜宝玉，有"白面张飞"之称，最为某公爵所赏识。三月二十八日召饮于煤市街某酒楼密室，秘议三小时，即跟局之大丫亦屏去，不使与闻。楼上有饮者，诇得其事，遍举以告人，而谥某公爵为单料阳虎，盖谓其仅盗宝玉也。以野蛮之张飞，遇奸诈之阳虎，将来必为新《今古奇观》中添一段材料也。

江西盐法道庆宽，顷派人运来名瓷各种，分赠某邸某相，昨过崇文门税关报税，据称此项瓷品约值十万余金。庆宽本名赵小山，工画，尝绘颐和园全图，由醇贤亲王进献孝钦后，赏二品顶戴以奖之。后投旗籍，以郎中司柴炭库。故事：每交冬令，内监俱向郎中索柴炭御寒，庆宽靳不与，群谮之于德宗前。又授意某御史，列款纠参。庆宽惧，浼人说项。内监知其多金，必欲献三十万。庆宽无策，遂革职查抄，自分入囹圄矣。某相为请于德宗，谓庆宽为醇贤亲王赏识之人，父功之，子罪之，毋乃不可乎？且彼实无大罪也。未几夤缘开复，得居今职。其为人小有才，善营运，喜逢迎，都人皆能道之。

有外国大马两匹，一紫色，一梨花色，鬃尾皆剪拂，姿式雄杰，昨日由京奉车来京，人言为涛贝勒购者，共值银九千元。因忆昔年某提督有爱姬，吴产也，某革职，姬逃至都门为妓，其人躯干魁梧，冶游者谥之曰："外国大马。"余有友曾识之，戏以外国大马为题，拟乐府体三章。其一云："外国大马，得时则驾。青丝笼头金络背，燕台一旦高声价。磬控纵送，好整以暇。秉烛夜游，四月维夏。春风门巷自迢迢，他日相逢为君下。"其二云："外国大马，有意腾骧。肉陵峨峨，酒池汤汤。满其脑，肥其肠，南天有卉如佛桑。金刀一割澄琼浆，银床冰簟流芬芳。耽耽虎视有其旁，有人及腹夸鞭长。"其三云："外国大马，筡电穿云，冀北一顾空其群。何不相随故将军，桃花汗血标奇勋?"录之以寄一时之影事。

旧刑部狱中别院，有杨椒山祠，祠侧有槐一株，为椒山手植，下枯上荣，形状古异。相传椒山入狱时，归直隶司审判定谳。本朝追悼忠愍，恶直司徇枉，因将正门堵塞，别开旁门以出入。其塞门坎下，埋有椒山枷锁。至今都中人尚有直隶司不直之谚云："礼尚荣庆，前长学部时，左丞为乔树楠(绰号乔壳子)，右丞为孟庆荣(号黻臣)。有人撰一联云：'壳子并吞双御史，黻翁倒挂老中堂。'双御史为高楠、高树，皆川人，乔名树楠，故曰并吞。荣为协办大学士，孟名庆荣，故曰倒挂中堂也。"因忆昔年内阁中书，有名吴鋆者，见堂官宝中堂亦名鋆(即文靖)，因改己名为均金以媚之。后其婿某，得内阁中书。有人撰联云："女婿头衔新内阁，丈人腰斩老中堂。"两以老中堂为谑，而壳子一联，尤为穿插入妙。

又闻端湮阳为人言："余昔督两江时，恨未使翁延年(号笠渔，湖南人)令山阳县。"数日，叩其故，则言："余顷闻一联云：'铜山县，山阳县，阳湖县，湖南从九，做过四五年知县；铁宝臣，宝瑞臣，瑞鼎臣，鼎足而三，都是一二品大臣。'上联即指翁令也，下联字字的对，以铁对铜，尤为巧合。惟翁实未令山阳，故余引以为恨耳。"

王右军为江上老妪所书之"羊肉半斤"四字真迹，庚子年闻那邸藏之，今不知尚在否？明姚广孝为僧时，所削之发，闻在今郑邸某殿梁上，用铁匣封锁。邸中人

为余言之。

京《宪报》纪高道士一则，颇足供人研究。录如下：“白云观（西便门外迤西路北）高道士，今已羽化，供职上清矣。稽其生平功行录，实以神仙中人兼政治中人者也。观奉长春真人，正月十九日，真人诞辰，都中达官贵人、命妇闺媛，皆趋之。礼真人者，必拜高道士，言应酬者，遂以是日为高道士生辰，拜时或答或否，答者必其交疏，或名位未至者也。若直受之而不报，则顶礼者以为荣。昔阅《石头记》，心异张道士事，谓以史太君之贵、王熙凤之骄、贾宝玉之卑视一切，何至与一老道周旋若此？比来都客为述高道士事，乃知黄冠中真有此不可思议之人物也。客曰，往者吾就道士谈，旋有一人来，与道士最稔者。道士谓之曰：“昨有某君属予，为道地欲得海关道。”余谢之曰：“且慢。今朝廷方征捐于官。海关缺肥，监司秩贵，属望奢，恐所得不足以应上求，恁可犯不着也。”此人曰：“仆有友某君，以知县分发山东，闻师父与中丞有旧，欲求一八行书栽培可乎？”道士欣然曰：“此易耳！中丞新有书来，疏懒未及复，复时附数语足矣。”他日遇道士于南城酒肆。谈次，道士语一人曰：“某侍郎之女公子，明日出阁，予几忘之。适前日侍郎之夫人来谈及，匆匆不及备奁物，即以箧中所藏某总管贻我缎二端，乃大内物总管所受上赐者，又以某总管赠我珍物二事，亦御赐品，备礼而已。”此皆客述道士言，而覼缕以语余者。南城酒肆，即杨梅竹斜街万福居。道士入城，每以是为居停。其肆东偏一院，境颇幽寂，凝神炼气，或无防焉。故客欲以杯酒结道士欢。及道士饮人以酒，悉于是肆。肆善治鸡丁一品，其烹割术，为道士秘授，肆人名之曰“高鸡丁”云。余著《燕京杂咏》，独少方外一流，今得以高道士补之。诗曰：“修到神仙出世难，白云苍狗蔽长安。赤符不造中兴业，我作文成五利看。”呜呼！是亦近三十年来政治史中之小言也。

有法国资本家，拟由北京建筑铁道，通法、德、俄三国。预算程期，由北京至巴黎，需九日半，至柏灵九日，至彼得堡七日。昔者唐太宗欲合天下为一家，此世界殆近之矣。

祸福报应之说，近于迷信，知者弗道。然而左氏有言：“人谁不死，凶人不终。”则确为理论之信而有征者。当光绪戊戌时，赵舒翘为刑部尚书，六君子案作，孝钦后震怒，召见赵，命严究其事，赵对：“此等无父无君之禽兽，杀无赦，不必问供。”孝钦颔之。赵有门生某君任提牢厅，与杨锐、刘光第为同乡，稔知其冤，求赵按律审讯。赵初唯唯，越数日，闻将处决，某大骇，谒赵，力陈杨、刘与门生同乡至好，此案稔知其冤，请老师奏请分别审讯，声泪俱下。赵悍然曰：“汝所言者，友谊也。我所执者，国法也。南山可移，此案不可动。汝速出，旨即下矣。”某恸哭而去，闻者莫不谓赵之残忍。越三年，庚子拳乱作，赵一言丧邦，两宫西幸，到西安后，命左右拟旨，赐赵自尽。旨拟就，呈孝钦阅，因他事搁置未发。已逾数日，忽左右有人问赵事如何处置。孝钦怒曰：“此事还未办么？”日已向晦，使左右速宣旨，限今夕四钟复命。前任提牢厅某君及大同县令张鸿龄均在侧，张亦赵之门生也，为赵具衣冠，北面叩头领旨谢恩毕，服鸦片不死，服鹤顶血、服金均不死。时夜将半，使者催益疾，赵呼“取汾酒来”，连饮数巨觥，亦无恙。最后以黄蜡涂耳、目、口、鼻殆遍，后以汾酒、石灰喷厚纸封其面（俗谓开加官），气仍未绝。使者催速以帛勒之，讵赵闻言，犹呼曰：“请稍缓须臾，即死矣！”然卒不得死。使者曰：“时限已届，恐获严谴。”急以帛勒之，复以数人力缚其手足，良久始宛转就毙。呜呼，惨矣！先是张等闻赵有赐死消息，密电顺天府尹何乃莹，求合肥援救。何得电，谓人曰：“我不能以一官徇彼。”置不答。未几，何罢职。盖何亦赵之门生，赵虽不贤，而何亦太无心肝已。

二十日各国驻京公使之夫人觐见，隆裕太后居中座，皇上居左座。行礼毕，皇上忽问曰：“若辈之服饰，何以与我国不同？”太后为解释之，皇上大笑。

某贵人谓其妇曰：“外间皆说咱们内里要钱。要是这样胡闹，国家大事，如何能办？”其妇蹙然曰：“看现在的局面，若不积下些钱，将来如何是好？”某贵人顿足曰：“你好糊涂！将来大局如果不好，咱们不比平民百姓，难道有钱就会好了不成？”其妇艴然曰：“我只知道有钱就好，不管什么大局好不好。我不糊涂，你才糊涂。我不胡闹，你才胡闹！”某贵人懦夫也，太息而罢。

某京员以一万金庄票贿某贵族，许调优差，该票已送某贵族之妻收入矣。一日某贵族索款，某员以已送府对，某贵族怒曰：“这差事，你也去找府里要！”某员惶骇，长跪请罪。久之，某贵族始曰：“这款你全送他用。难道我就不用了。”某员悟其意，退而再送一万金，次日公事到手矣。

都中自今正以来，正城内外，盗贼横行，赴厅报案者，日有所闻，大概以中下户为最多。报案拿获者，十无一二。此辈又无势力如崇宅能使长官限期破案。而长官日扰扰于奔走伺候金钱宴乐运动中，亦无暇顾及若辈或数百元、或数十元、或数元之小损失。日复一日，盗风滋长，势不至易首善之地为众恶之墟而不止。张仪曰：“今者盗汝璧，继且盗汝城。”有治盗之责者，当三思此言。

民政部今正传谕道衢各商涂饰市屋，继则乐户，继则官署。两月以来，赭壤飞文，金壁动色，外观其有耀矣。而市廛之生意，婆娑殆尽，乐户之游客，欺骗时闻，官署之政事，丛脞弥甚。譬彼病夫，虚阳外浮，嗟大命之将届也！

自禁烟令下，凡官员之吸烟被参者，皆革职永不叙用，不可谓不严矣。京师设禁烟公所，以亲王领之，专司调验各烟员之是否禁断，不可谓不严矣。乃数年以来，烟员中革职自革职，吸烟自吸烟，一若渺不相涉者。即以京官论，举吾所知，沈云沛，侍郎也，恽毓鼎，学士也，乔树楠，左丞也，皆朝廷左右侍从之臣，悍然狂吸而不顾，更何论其他之烟员与无知之烟民哉！（或曰，朝

廷果认真禁烟，必先至大员始。凡一品至三品京外官实缺有烟瘾者，许陈明赏假自禁，以一年为限，限满由禁烟大臣调验。如仍未禁断，则开缺革职，何时禁断，则何时开复，署缺候补者亦然。如此则赏罚明而禁令易行矣。否则革职自革职，吸烟自吸烟。且有因烟瘾深，而规避取巧者，如沈恽等是也。又一品官无禁烟调验明文，是官至一品者，可以放胆吸烟矣。凡事不整齐画一，赏罚严明，而能收效者，未之有也。）

杨家骧惧妻逼妾自尽一则，已详前录。顷有友言，前编修吴荫培（现任贵州镇远府），亦惧妻之尤者。吴，苏人，得第后，至扬州打抽丰，陡患外症甚危，其友以旅店非养病所，谋穆寓某娼寮，属某妓为之服役。妓手调汤药，目不交睫者七昼夜。吴病愈，感妓之义，纳为妾，携赴苏州，寄居老仆所。盖其妻素凶悍，恐遭毒手也。后被诇知，以诘吴，惧不敢承，乃流涕以请曰："吾非不能逮下者，君既纳妾，即宜同居，奈何诡秘，而使我受妒妇名？吾当诉诸亲族，以洗此辱！"吴至是始吐实，且以情告。其妻曰："是贤妇也，吾当优礼之。"入门颇相安，吴心窃喜。所以逢迎其妻者，无所不至。比入都供职，寓某胡同内，一日，其妻密予仆银十两，令破晓立姨太太房门外，仆从之。遂诬妾与仆有暧昧事，絷而送诸兵马司，己则号泣申庭，如丧其夫然。吴退值归，且泣且詈，吴不敢赞一词，觳觫如就死地，良久泣已。问："汝妾如何发落？"吴嗫嚅曰："请解回籍。"立呼仆持名帖赴兵马司，请照办，吴惟饮恨吞声而已。有人馈吴惠泉酒二巨瓮，朋辈自治具饮其宅，仆捧三小壶出，饮罄，众请益。吴匆匆入内，逾时自捧一壶出，神色沮丧。众知其惧内也，故嬲之，再请益。吴踌躇不语，忽闻屏后厉声曰："何来此等恶客，不知老娘固吝啬者耶！"众纷然散。翌日诣吴宅取杯盘，其妻曰："此留偿酒值可也。"吴对人昂首向天，有富贵骄人之色，独与其妻遇，则惶恐殊甚。其妻性褊急，有不如意事，或以掌掴其面，或捽其发而殴之。吴听其所为，植立地上，状如木偶，都人多举其事以为笑柄云。

甜水井胡同翰林院杨家骧，浙人也，前数年，因无子纳一妾，生子已六龄矣。其妻童氏（皖劝业道童祥熊之女）不准杨再入妾室。今春童氏归宁，严嘱心腹女仆监守。迨其反也，而妾又有孕，大怒，痛殴之。且令女仆以足踏其腹，而胎不坠。不堪荼毒，遂服毒自尽。当气未绝时，童氏外出，杨延西医救治。医至，杨又惧童氏撞遇寻闹，有失体面，踌躇未决。童氏已回，逐医去，不准救治，亦不准妾子成服，且为着红衣以志喜庆。杨之同乡，闻其事皆不平。邻居恶童氏之淫凶，拟请巡警干涉，杨为叩头求免。斯亦家庭之怪剧已。

安定门外旗民名鄂诚者（系药行商人），其妻杨氏，三月二十七日夜间产一物，有三肉角，口生于顶，而额际另生一直眼，有手无指，长腿大脚，产后一小时，母子俱毙。次日，鄂出其物以示人，莫不骇异，皆劝其送入西医院，用药水收藏，以资研究。而鄂不愿，已筑埋之。此亦妖孽之一种也。

顷有人上农工商部条陈，略称近来各大商埠，大率有人满之患，现某已筹得地中起屋之法，请准专利云云。伦贝子诧为奇谈。余曰："此人果有此手段，则诸公之福也。不妨急请一试。他年诸公将中国地皮卖尽时，无地自容，即可窟藏其中，以寻生活，岂不大妙。"

相传仁庙征噶尔丹，于厄鲁特御营献俘时，有老胡能汉语，善吹笳。赐之酒，命其奏技，乃掩抑而歌曰："血花如雪扑战袍，夺取黄河为马槽。灭我名王兮，虏我使歌，我欲走兮无骆驼。呜呼！黄河以北奈若何？呜呼！北斗以南奈若何？"仁庙大笑，因手书此歌，以告皇子。迄今外蒙古一带，又有噶尔丹其人，密附强邻，狡焉思逞，朽索六马，岌岌可危，重诵此歌，真有奈何之叹已。

府学胡同内有西式楼房一所，昔日某君僦寓，花木盆景，位置天然，现为盛尚书之居。楼前遍挂妇女衫裤，且有无数兔皮错杂其间，状至芜秽。此楼与陆军部署内之楼遥遥相望。一日某司员哗传盛宅有四条腿之裤，众不信，登楼纵目，果有一白色物，似衣非衣，下垂四袖，皆言此老取法和珅，为祸不远。后有黠者以远镜测之，乃女衫裤两件，连缀晾于桁上，故有四条腿之异。语曰："相士以居，盛官一品。"非士比矣，而其居之不洁如是，启人疑骇，虽非和珅之裤，亦差等於伯有之蒡矣。

顷见《帝京新闻》载，有蒙古巴里克杏芬女史所辑京师地名对，颇为新颖。录如下：天妃宫（东四牌楼马大人胡同），地藏寺（广渠门内东南角）。天喜庙（皇城外西北隅），地安门（俗称后门）。天神坛（先农坛内），地藏洞（京西万寿寺内）。天圣宫（北新桥三条胡同），地祇坛（永定门内迤西）。天师庵（东安门外草厂胡同今圮），地藏殿（右安门外九莲慈荫寺后殿）。天齐庙（朝阳门外元时建），地藏庵（前门外排子胡同）。色空天（京西海淀明米万钟勺园内有此三字），欢喜地（都中寺庙墙上皆贴此三字）。小有天（京西畅春园思永齐东别院），摩偷地（京西清漪园西）。雹子（胡同西四牌楼北，明代汉经外厂也），云儿（胡同广宁门大街）。冰窖（东华门外南池子景山西雪池，地安门外什刹海，其余城外甚多），雪池（注见上康熙时赐蔡升元第，饬内务府司员水雪施工于此）。云洞（京西玉皇山之东瓮山顶屋名，今大报恩寺延寿寺地），烟郊（京东三河县西五十里有行宫）。烟阁（广宁门内，即南北燕角，俗讹今名），月墙（前门东西二洞子门外至正阳桥，形如扇面，列肆居之，皆有夹道）。甘雨（胡同灯市口迤南，镶白旗蒙古都统署在焉，又名干鱼），朝阳（胡同灯市口西头）。夏甸（京东），春亭（西苑北海内白塔东面）。甘露殿（西苑内），太阳宫（左安门内法藏寺西，顺治年建祀太阳日君）。霞公府（东安门外南夹道，即理藩院后胡同左翼，节孝祠在焉），斗母宫（西便门外白云观内，有匾曰"大至宝光"，圣祖御书）。

都门习俗自五月初一日起，各宅结艾蒲于门旁，悬黄纸朱符于门首。其符或绘钟进士，或绘张天师，或绘五毒虫，奇形怪状，极为可哂，至初六日始揭去。《都门

纪略》诗云："樱桃桑葚与菖蒲，更买雄黄酒一壶。门外高悬黄纸帖，却疑债主怕灵符。"盖讥之也。近来惟官宅及西式楼房无此点缀，或曰革除迷信；或曰此辈门无债主，无须借重此符。二说均各有理。

有人馈西城新街口铁匠营胡同德宅节礼两盒。其门丁启视，均肠腊也，乃私窃一串，预备午觞佐酒。熟而剖之，中皆墨汁，嗅之，有异味。细察，知为大土烟膏。复出以献主人。主人大惭，随探怀出银元数枚充赏，且摇手禁勿声。而其事已喧传殆遍矣。

京外各衙门前照壁，向皆画一非龙非蛇之怪物，张口向日，传说以儆贪也。近来都中新建之衙门，如外务部、度支部、邮传部等皆仿西式，不画此物，有人言此亦维新之一端。一客曰："此所谓守秘密主义也。试观今之大员，贪婪无厌，贿赂公行，曾有犯一查抄巨案，降一惩办严旨，如昔日者乎？虽曰维新，然实成其为贪维新而已矣。"

总布胡同某炭厂内，有老椿一株，四月二十七日午后六时，被雷击折一干。道路传言，中有大蝎毙于地，长二尺许，身作花斑色。于是观者麇集。警厅且派员调查，椿折有之，大蝎则未之见。致厂中人扰攘累日，可知天下事之真怪者，十不获一二，而人为之怪，则十居八九，此类是也。

御史瑞贤奏参新疆藩司王树楠贪鄙各款。宣统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旨交陕督长庚查奏，至今年五月初二日，始有旨将王开缺。一查奏之案，动经年余，何等郑重，而结果乃不过开缺，谁谓贪吏不可为也？

某京卿援明人议论，例时事三则，极为有识，录之以儆在位者。明人论思陵有云："中官朝士，疑信参半，卒之两相碁间，两相诿诿，国家事如无舵之舟，无锤之称，浮沉下上，莫知适从。一二郎署小臣舆谔疾号，横流一叶曾何救乎败亡？"此数语可以状今之新内阁。其论东厂有云："委寄严密，疑鬼疑帝，伯州犁之上下其手，孰知其状？华合比之坎牲埋书，孰为之征？武安侯之蜚语，王长君之乘间，改形易貌，旁行侧出。阁卫之狡者参居其间，抽偃师之机，而收渔人之利。"此数语可以状今之邮传部。其论辽事有云："蕞尔东边，何异疥癣，剪此朝食，岂无老谋？悠悠忽忽，如醉如痴。彼急则视之太难，彼缓又视之太易。难既不得刻期之奏功，易又妄思侥幸于一掷。甚至中外不和，文武不和，将士不和，杀气戾气，团凑一局，一柄众持，两臂互袒。彼无庸其善间善攻，我毕露其无谋无勇。"此数语可以状今之东三省。

东交民巷英使馆前，初八日午间有拖木车之骡折伤一足，势已垂毙。协和医院西医见之，急入使馆携枪出。时车夫已载骡入车，行数武矣，追而毙之，巡警力阻不听。西医曰："此骡受伤太重，必无生理，将其击毙，免其多受痛苦，实仁慈之事也。"然以中国人心理观之，则此等举动，实为残忍之尤。《庄子》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此类是也。

大理院推事李方，前娶英国妇拍尔利为妻，现在顺天府尹衙门，呈请离婚事，为吾国前此所未闻。特将其原禀录下："具呈大理院推事李方遣抱家丁李兴，为呈请启行事。窃职系广东长乐县人，自幼留学英国，于光绪二十五年在甘别立与英国人拍尔利结婚。三十一年，毕业回国，遂将拍尔利带回。现因拍尔利不守妇道，复于三十四年一人回英国，至今不归，来信言伊不返，实系彼此情愿离异。为此理合取具同乡京官印结并拍尔利亲笔信，一并呈请尹堂大人查核，照例咨行外务部转咨英国公使馆办理。伏乞准予施行，实为德便"云云。今之娶外妇者，尚其鉴兹。

有人以京城街巷地名集对甚夥，择其佳者录下：五道庙，十间房。牛角湾，驴蹄巷。天仙庙，地藏庵。娘娘庙，姑姑寺。甘石桥，苦水井；白马坑，黑龙潭。穷汉市，富贵街。又集胡同上两字为对者：银碗、瓦盆。喇叭、铃铛。银闸、铁门。秤勾、扁担。黑塔、白庙。牛街、马道。掣膀、穿心。洋洋、戛戛。亦颇巧合。

南城陶然亭之东有黑龙潭者，一潴水小泊也。故事，京师大旱，百祷不雨，朝旨必命大官赍铁牌掷潭中，则大雨立降，俗谓之召黑龙。屡试辄效。有人咏其事云："民事为天格九重，要将甘澍慰三农。未闻六事桑林祷，诏下金牌召黑龙。"亦志怪之言也。

近来赀郎入官，皆由昭信股票移奖，限至本年二月底永远停止。适江皖巨灾，盛宣怀奏请开捐，凡捐五千两者专折奖以实官；比以捐生不踊跃，又减为七折，较昭信移奖，尤为便宜。昭信股票者，甲午年后，赔款过巨，国用大绌，朝廷用侍讲学士黄思永奏议，仿外国公债例，制定此票，令各督抚分饬府、州、县设特派员，始则劝购，继则勒购，且有因逼毙命者。台臣亟以为言，乃诏罢之。当制定股票时，有"按时还款，永不充公"之语。商民咸言："将来此款无着，必以虚衔嘉奖了之。"购此票者，多贬价辗转售出。及诏罢后，准此票移奖实官，其先以一二成售人者，因而获利。自实官捐停止，此票遂成为奇货，有反恨当时不知多购者，诚笑柄也。

旧例钦天监每年二月初一日进次年历样，十一月初一日颁历于百官。其进呈御用者，有上位历、七政历、月令历，又上吉日十二纸，每月粘一纸于宫门。御赐诸王有中历，各布政司则皆礼部颁。钦天监印造历遍及于民间，无钦天监印者，为伪造，律处斩，法至严也。近数年来，民间多用中西月份牌及石印，官商便览，钦天监印造之历已不多见，朝廷无法禁止，以其无"时宪书"之名也，亦犹今之新内阁仍旧专制，民间不得谓非维新，以其无军机处之名也。上下相市以名，而实则各行其欺谩，贼民兴，丧无日矣。

都门旧俗，元夜妇人连袂出游，蹈月天街，夜分必至正阳门下，暗摸门钉乃回，相传为走百病，又云为求子之谶。海宁陈世倌之夫人徐湘蘋曾有词纪其事，中有三句云："丹楼云淡，金门霜冷，纤手摩挲怯。"最为风韵。今则城门已换，钉物全非，旧俗亦不复举矣，思之慨然。

俗传京师商情诈伪，至有卖纸靴者，今之晓市是

也。晓市以宣武门外者称最，又名黑市。市中百物杂陈，尤以衣饰为夥。入市者必辨色而往，于晨光熹微中，选物论值，值至廉。然检视不慎，则受纸靴之绐矣。日影曈曈，市集即散。昔范蠡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晓市之设，岂有取于候时之义欤？虽然，巧取诈人，非经商之正轨也。

初九日午后二时，正阳门外东珠市口有一老道士，身著花衣，足踏草履，口操南音，手持黄纸条，上书红字符咒，自言普救万万生灵等语，为巡警拘住。老道大骂："尔系汉奸，尔归外国矣。"观者如堵，后拘入警厅，不知如何发落。

安定门外迤南有积潦一区，名曰南汀，京音讹为南顶，有庙市，每年五月初一开市，至十五日闭止。市中茶棚栉比，履舄交错，伊其相谑，比诸溱洧，实诲淫所也。旧有天桥跑飞车之习，近更拓辟广场，供人跑马，竞夸身手，迭起争端。初九日，有太监沈柳亭者在场驰骋，复有王姓者(天津盐商)扬鞭追逐，超沈而过。沈马不进，引为大辱，啸聚篾片，执王鞭之。时辅国公溥善在茶棚瞥见，大呼"王某吾友也！请释之！"众不听，奋身往救，沈太监连呼："打！打！打！"众即舍王而鞭溥。助溥者亦相继而起，众寡不敌，全场鼎沸。南营参将袁德亮力为劝解，至两小时之久，日薄西山，两造乃悻悻然去。约诘朝再见，次日沈募集本厂工人，各执斧柯，编成队伍，溥亦号召贵胄子弟军，午前十二时，各至跑马场，预备战斗。沈参将及游缉队管带振某，匍匐于两造之间，肉袒牵马议和，且言："此皆我等之罪，俟十五日闭市后，肆筵上寿。"两造始各罢兵。闻溥不甘此辱，已陈于肃邸前，请治沈罪。余以为沈太监诚不法矣，而溥公爵为皇室懿亲，乃下与茶棚之娼优隶卒杂坐，且引不知谁何之王某为友，殊属不知自爱。是役也，所谓楚固失之，齐亦未为得也。

都人有"九门八点一口钟"之谚，询诸老者，云："都中八城门启闭，皆以点为号，惟崇文门以钟为号。相传崇文门地址，系一海眼，有巨鼋覆其上，此门即就鼋背建立，鼋示梦于司门者曰：'吾负此重任，何时始去？'门者语以'汝闻点鸣则可去。'故此门独以钟为号，此齐东之言也，然实有为而发。闻昔年某相揽权纳贿，寓崇文门内，民疾恶之，造为此谣，以鼋喻某相，以门喻朝政，以点鸣喻典刑，意谓此等权贪，非自罹法网，不能去位也。至其鸣钟启闭，或以国初摄政王常由此门出入云。"

西便门城左以白石为基，高下参差。每于雪后，自远望之，宛如群羊起伏，都人呼为"万羊城"，颇类粤之"五羊城"故事，亦问俗者所当知也。

东安门内奶子府，本前明奉金夫人客氏旧居也。客氏与魏阉煽构，流毒海内，尽人皆知。庚子夏，拳匪即于奶子府某邸内设坛，卒致惨变。先后四百年间，此地两为乱阶，亦一奇矣。近日都人纷纷更易地名，如"蝎虎"改"协和"，"臭皮"改"受壁"，"驴肉"改"礼路"，"烂面"改"烂缦"(皆胡同名)，而奶子府三字仍旧不改，其意何居？

东西娼女杂居内城，昉自壬寅癸卯间，其时和议甫定，一以绥靖宽大为本，故听之。东单牌楼二条胡同第一楼者，初系日本娼寮，今为西娼所居，楼名亦不存矣。日娼新巢，都人所最称道者，为长春亭，银瓶卖酒，当垆之妇，皆娼也。《燕京杂咏》云："金纷飘零燕子丽，空梁泥落旧乌衣。如何海外鹈鹕鸟，还傍华林玉树飞？"即纪其事。

偶过琉璃厂某书铺，见有抄本前明小说四十种，索价四百金，略一翻阅，即上海国学扶轮社新印之《顾氏四十家小说》也。中多宋元明三朝佚事，足补正史之缺。如明仁宗以阴症崩，景泰帝为宦者蒋安以帛勒死，读史皆不知也。友人沈芝芳寄示新印本，暇时披读，择其与时事极相类者数条，录于下：

(一)吴兴石茂良《避戎夜话》云：宋靖康丙午仲冬，金人再犯京师，有郭京者，乃殿前司龙卫营兵耳，自言能用六甲法生擒金鞑子，其法用兵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尝自试于内廷，君臣深信不疑，授以成忠郎，锡以金缯。使自募兵，皆市井游惰，不问骑射善否，但择其年命能合六甲，举卖线者刘六儿授以将令，又举街市卖药道人刘无忌及还俗僧杨某为统制，取丘浚诗、郭京、杨式，刘无忌，皆在东南卧白云之谶也。金兵围攻甚急，郭开宣化门出师，前置天王旗，每壁分三面，以镇四壁，按五方为旗色，或书天王，或书北斗。城楼上望捷者数千人，郭遣人禁止观望，言六甲法能使人隐形。一霎时，金兵两两翼翼，鼓噪而入，城中人犹以为郭捷也，竞出迎，皆被杀，全城遂陷。帝后被掳时，闰十一月二十五日午刻也。今庚子之义和团，状亦如是，幸两宫西巡，卒得回銮，不如是之甚耳。

(一)衡郡文林《琅琊漫抄》云：明宪庙时，太监阿丑善诙谐，每于上前作院本(即演剧)，颇有方朔谲谏之风。时汪直用事，势倾中外，丑作醉汉酗酒状，一人佯曰："某官至。"酗骂如故。又曰："皇上至。"仍如故。又曰："汪太监至矣！"醉汉惶恐屏息侧立。一人曰："汝不惧皇上，而惧汪直，何也？"曰："吾只知有汪太监，不知有皇上也。"直由是宠衰。直既去，党人王钺、陈钺尚在，丑作太监持双斧乱砍状，或问故，答曰："吾生平惟恃此两钺。"问钺何名，曰："一王钺，一陈钺也。"后二人以次坐谪。保国公朱永掌十二营，役兵治私第，丑作儒生诵诗状，高吟曰："六千兵散楚歌声！"一人曰："汝何故改'八千'为'六千'？"曰："汝不知耶？此二千兵留在保国公处造房子。"上大惊，遣人私查，后以重贿免罪。成化末年，刑政颇弛，丑于上前作六部差遣状，命精择之，既得一人，问其姓名，对曰："公讼。"主者曰："公讼于今无用。"次一人曰："公道。"曰："公道亦难行。"最后一人曰："胡涂。"主者首肯曰："胡涂于今可去得。"宪庙为之太息。今京伶刘赶三，颇复相似，惜乙未春，为忌者杖毙，倘得见庚子以后事，其谈言微中，当不亚于阿丑也。

(一)《漫抄》又云：阁老保定刘公，屡为台谏所弹

劾，而上宠眷不衰，人因称为“刘棉花”，谓其越弹越好用也。今之庆内阁，去冬被资政院三次弹劾，而朝廷乃畀以新内阁总理大臣之任，允宜锡此嘉名。

（一）盘石山樵朱承爵《存余堂诗话》云：近世大臣之家，往往崇构室宇，巧结台榭，以为他日游息宴闲之所。然而宦况悠悠，终不获享其乐，是诚可悲也。白乐天诗云：“试问池台主，多为将相官。终身不曾到，惟展画图看。”乃知乐天真达者也。今之庆、那把持朝局，大启私第（庆大修海甸别墅，那圈占金鱼胡同），毋乃不达而至可悲耶？顾氏小说，蒐采繁富，意在备史料，资劝惩。语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观于此而益信。

玉泉山以泉得名，在西郊颐和园之右，登山俯瞰，则名园胜景，一览无遗。其泉纯庙题为“天下第一”，上横石额，勒“玉泉趵突”四字，并举海内名泉，与斯泉较轻重，分斤析两，详志下方，皆御笔也。昔元相耶律楚材晚年自号玉泉老人，想流寓燕京日久，爱其山水，故以为号焉。

都城有四水为镇之说，西北德胜门右之鸡狮潭，东北地安门左之后海，西南宣武门西之太平湖，东南崇文门右之泡子河是也。想传此四水各据一隅，名义各殊，金元后建城者为之，其详不可考矣。

地安门外之钟鼓楼，旧为都中最高之楼。相传此楼初建时，常有火患。后有人建议，梁柱均易木为铁，始得无恙。铸钟时，工久不就，工师将获咎。后其女跃入冶中，钟乃成。每至风雨夕，鸣声甚异。纯庙南巡至芦沟桥驻跸，闻其声，以问左右，具陈其故，因封此钟为侯。今楼下有废钟一，铁质高丈余，不知封侯者，即此物否？

土人相传文信国被絷入燕，居一古刹内楼上，三年不践燕土。元人逼其下楼，劝降不可，即于刹内就义。柴市者，即其地名也，后改为信国祠。在大兴县南境，阶石上至今犹有血痕，天雨则见，土人以是卜阴晴焉。又有谓柴市即菜市者，则未免过于附会。

德胜门内鸡狮潭，一名积石潭。潭旁有寺，寺后有一巨石矗立，相传为陨星所化，石上有鸡狮二形相对，狮形模糊，鸡形最肖，因以名潭。余甚异之，昔日偕友过访，石则犹是也，而鸡狮不可辨识。潭水作深碧色，浣女渔翁，都无所见。延伫片时，清云动袿，夏日招凉，殊不恶也。

阜成门外慈惠寺，殿后壁有孔，可透天光，反映人影于壁上，皆倒立。余曾验之，即光学折光之理也。

国子监大成殿前阶下，有古槐一株，一枝下垂向地，皇帝临雍，不扶自上，人谓为“孔子笔架”。周景王石鼓，在大成门内；韩文公石鼓，在大成门外。元明以来，碑碣甚多，好古者不可不一游也。

吴梅村祭酒旧宅，在魏染胡同，康熙时汤少宰若曾居之，集联榜于门云：“旁人错比扬雄宅，异代应教庾信居。”致讽深矣。然其宅址，今不可考。

有和兰国新闻记者两人，环游地球，沿途演唱，以取游资。刻已到京，外交团颇致欢迎。十九日晚，在六国饭店演技唱曲，所得馈金甚丰。一二日即他行。彼无资而远游者，可以取法。

廉希宪万柳堂，在广渠门内东南隅，地本拈花寺，康熙中更建大悲弥勒二殿，昔日之莲塘花屿，渺不可寻。闻国初开博学鸿词科，海内应征之士，尚就其地为文酒之宴。今则台榭荆榛，衣冠凌替，徒存一万柳堂旧名，供一二览古者感喟而已。京师起筑宫室，其定方无或用正子午线者，虽皇居亦须少斜。俗传正阳门城西数武，埋有石兽，地安门外桥下有石猪，即为京师之正子午线。

护国寺为元时脱脱丞相府，内有土殿无砖石，元建筑物也。相传脱脱死后，奉敕即其府建庙，在今庆王府西偏。

京师地方审判厅刑科预审第三庭，顷判一案，至为奇特。有彭新义者，控王少唐诓骗其妹之金刚钻石一颗，涉讼两年，其控词大致谓此石于光绪三十一年，由王姓带往美国赛会，归来掉换赝品，此石值银二十四万元至三十万元左右，佩于身边，能避枪炮，石之坚性，用铁锤砸击，毫不损破。至掉换之赝品，一砸即碎等语。厅官诧为奇谈，层层批驳，颇为明晰，乃后段忽云：“查以赦前事告言人罪者，即以其罪罪之。此系光绪三十一年之案，即使所控属实，亦在两次恩赦以前”等语。然则凡在恩赦以前，所控属实之案，不得不准理，且将科告者以罪，是恩赦不足以示德意，实所以纵诡随枉善良耳（此批甚长，已载入某日京报）。说者谓有此奇特之控词，不可无此奇特之批语，否则官与民之程度，大有迳庭，不遇人情，其何以出治哉？

六月二十三日，都城内外骡车夫皆醵钱以祭马王，是日车价昂至数倍，向客婪索，名曰：“乞福钱”。其祭品用全羊一腔，不用猪，谓马王在教，不享黑牲肉也。其像则四臂三目，狰狞可怖。其神牌则书“水草马明王”字样。或告之曰：“汝辈车皆御骡，宜祭骡王。”则答曰：“骡本马种。现在骡族虽强，名居马上，几于自忘其种，然毕竟不能独立为王，故我辈仍祭马王也。”此言虽小，可以喻大矣。

二十五日，则为祭虫王之期，四郊农民，焚香顶礼，受胙饮福，极求虔敬。有叩以虫王之义者。老农曰：“蝗虫额上有‘王’字，虫王即蝗虫，祭乃祝其勿害苗也。”叩者曰：“非也。虎名大虫，又名百兽之王，虫王即猛虎也。扑杀之惟恐不速，祭于何有？”老农曰：“蝗害苗，虎害人，二者皆巨害也。虽然，虎害犹可，蝗害杀我。今天下虎害多矣，习见不以为畏。若蝗害则不可思议，故先祭而禳之。”异哉此老农，不患虎而惟患蝗，意者蝗之害，更有猛于虎耶？

六月二十五日，内阁会奏典礼院官制一折，有客读而献疑曰：“折中屡称掌院大学士，而是日上谕，惟称掌院学士，此大字，如为监国摄政王抹去，则政治官报次日录此折，即宜刊落大字，如为抄奉谕旨时漏写，则次日亦宜更正，此一疑也。”折中有“隆朝会郊庙之典，协沿袭损益之宜”二句，“沿袭损益”四字连用，语虽可解，

而义实不通。五帝不相袭礼，三王不相袭乐，载在经典足征也。礼之不贵袭也，原文与朝会、郊庙对举。朝会、郊庙系四项，沿袭损益系三项，文义亦不相对。沿者袭也，袭者，沿也，谀之则曰沿用，斥之则曰抄袭，足征袭之一字，非美词也。而隆重之典礼，居然以沿袭为协宜，此又一疑也。清单内第一条云："典礼院掌朝廷坛庙陵寝之礼乐及制造典守事宜，并修明礼乐，更定章制。"此条意在包括全体，而制造典守四字，又为蛇足。制造神牌，本礼中所有事也。典者，常也；典守者，即常守也，简言之即所谓掌也。既以礼乐并举，而又特出制造一层，既以掌字冠前，而又系典守于下，此又一疑也。"余笑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不观秋辈之翰林（留学生某检讨致书何秋辇中丞，误辇为辈，闻者已作联语以讥之），怀卵之进士乎（留学生某进士，解《诗经》'有女怀春'为"怀卵"，力诋孔子不删此淫词，盖粤人呼卵为春也）？此而可疑，则将有不胜其疑者。至掌院大学士一节，是日谕中本有协办大学士字样，掌院学士无大字，或者省文也。沿袭损益，本为因革损益，撰稿者虑庆内阁畏革字，故改为沿袭，此与魏奄之干儿以巍巍颂奄，而虑山厌太师头，移书于下，同一心理。子力诋其不通，而彼益引为谨慎周密，且以希荣固宠矣。"

老妓绿香仙馆，近携一雏来，名小绿香，居西河沿金台旅馆二十一号，日以电话通李伯行侍郎处，由十数起至数十起不等。有知其事者云："李初以千金纳妓为妾，后不安于室，复以五百金遣去，与之约曰：'汝去，一切可许自由，惟不能与我同处一地。'妓诺之，此十年前事也。李出使欧洲，妓往来京张间，艳名藉甚。今垂垂老矣，色衰爱弛，门前冷落车马稀，而李已由京堂而钦差而侍郎，位尊而金多，意欲此公再收覆水，否则再赠巨资。两者如俱不可得，即出其雏应客，而已为房老，将与此公角逐名利于辇毂之间，不复顾前约矣。闻李对于此事，颇为踌躇，都中人言啧啧，恐未能以不了了之也。"

某录事贵族也，尝伪造公文，派某甲、某乙等差缺，招摇纳贿，或一二百元，或五六百元不等。甲乙等以某炙手可热，不之疑也。及持公文禀到，始知被骗，大哗，将与某为难。当事者既不能准此伪公文，又不敢开罪于某，遂出其恫吓之手段，谓甲乙等曰："此事咎由自取。若照例惩办，则行贿与受贿者，厥罪惟均。"一面出示晓谕诸色人等，勿受书吏伪造文件之愚。甲乙等惧再受累，亦相率罢休，而某仍洋洋如平时也。相传某之父最跋扈，能制其最豪贵之孀嫂。尝与其嫂借钱，不遂，则乘其出，伪作疯状，褫衣相向溺，其嫂大惭沮，后见辄避之。而某又悍然以伪公文骗钱，当事者莫敢谁何。有是父乃有是子，信然。

都中骗术，愈出愈奇。一月前，闻有甲乙两人，衣裳楚楚，行至珠市口，雇一最新之骡车出广渠门外。车夫某丙索价一元，许之。众车夫在旁，皆羡丙之遇，而笑甲乙之愚也。拟俟丙返，索其酒食，后屡觅丙不得。越十余日，众见丙之骡车而不见丙，心疑之。就御者询丙踪迹，致生口角。警兵干涉，众告以故，警亦生疑。拉赴厅，诘其购自何人，遂获甲乙。严讯，供称当时实利其骡车，出东渠门外五里许，共将车夫谋毙，于是觅得车夫尸而置甲乙于法。

《北京日报》云：美国人李某，上议院内极年少之议员也。其妇有病，为医所割，血亏病剧。医云："非得生人血补救，不可复活。"李某慨然当流血之任，以救其妇。医遂割开两人之血管，以抽气机联之，计一小时许，李某之血，输入其妇之身，约有四十余两。李某遂昏晕不省人事，医乃止。后数日，李某平复如旧，其妇亦获更生。李某伉俪之情笃，而医术之神奇，亦不可思议矣。

偶与客谈内务堂十二日传懿旨申斥事。客笑曰："无他，不过破费四百两耳。"因言邮传部初立时，旨简张百熙为尚书，唐绍怡为侍郎。张谢恩后，即拜唐，备致谦词。唐竟居之不疑。张以其侮己，衔之。次日唐答拜，并请奏调各员，交上衔名单一纸。张唯唯。及奏案发表，单中无一人入选，唐大怒谒项城（时任军机大臣，此次两人皆其保荐）告以故。项城曰："野秋是余亲家，当为排解。"即赴张处。张见面，大骂唐不置。项城知不可劝，怅然而回。由是两人交恶，具折揭参，俱留中，又互请病假不到部。御史某严劾之，两人均着传旨申斥。唐暗贿太监银四百两（按：此项谕旨，京官向由太监传宣，被申斥者，跪聆宣旨毕，太监破口辱詈，状至不堪，是谓申斥，纳贿者免詈。外官则由督抚代宣，无此状），张不知也。曾传张跪聆宣旨毕，太监顿足大骂："混帐王八旦，滚下去！"张叩首起立，面无人色。次传唐申斥，无此状态。张益恚愤回宅，真成病矣。未几以忧郁卒。戊申十月，孝钦、德宗相继宾天，照例十九日内，不准各官递封奏。编修刘廷深（大学堂监督）忽破例递折（似是调停表礼），传旨申斥。刘一穷翰林，安有此四百两私贿，又不能堪辱詈，意大窘，浼人关说纳半数，临时申斥，仅叱："混帐，下去！"亦所谓半骂也。刘退而告人曰："士可杀，不可辱。吾初不料国家有此恶例！"

慧因室杂缀

[民国]佚　名撰　赵京宝整理

《慧因室杂缀》，清末民初人撰，记清代朝野杂事轶闻，如“顾亭林先生之轶事”、“滇官之卖身文契”、“黄豆抚台”、“京师食米”、“论左文襄”等，皆富史料价值。

据民国印本标点整理。

天南遁叟之诗

康熙中，益都赵执信工于诗。其论诗也，谓当指事切情，不宜作虚无缥缈语，使处处可移，人人可用，论者谓足矫正王新城末派之弊。后官编修，同馆中有以诗集及土物馈者，执信答柬云：“土仪谨领，大稿璧还。”某大恨。犹记前二十年，明天南遁叟王韬，好吟咏，以主持海上骚坛自命。顾诗格不高，通人不许也。一日宴于某处，王诗兴勃然，索纸笔立成一律，持示某名士。某名士瞠目久之，曰：“可惜，可惜。”同座者询以何惜，则曰：“可惜绝好一张薛涛笺耳。”王汗颜甚，不终席遁去。

顾亭林之轶事

顾亭林先生，为明季一代巨儒，学问经济，卓然千古，而又长于理财之策。少年时往来南北，所经历之处，辄留治耕牧，或作贸易，致数千金，则纳小家女为外室，为之谋衣食日用之计。逾时弃去，更至一处复如之，人莫测其用意。晚岁始笃意著书焉。胡光墉雪岩盛时，商业遍于各埠，每埠必有胡氏外室一二处，起居豪侈。后胡氏虽不过问，而其人鬻其所有，足以自给。若胡氏于既富之后为之，不过豪商纵欲之一端，亭林先生到处创业，如计然之三致千金，不得不服其魄力之伟。

齐召南补脑

吾国旧日，谓人之智愚属于心，西人则谓属于脑。近今科学发明，亦知属脑之说为确。予试以一事证之。乾隆时，齐召南侍郎，坠马伤脑，髓出几死。上命蒙古医往视，医杀牛取脑髓合之，敷以珍药，数月始愈。齐本颖悟，过目不忘，自此后神智顿衰，读书亦不能记忆矣。

梁山舟之钱癖

予于前清书家，独不喜梁山舟，以其未脱甜俗之气。山舟生平，亦多不足取者。此老素有钱癖，吞没故人子谢三郎存款，遭其兄谢恭铭批颊。贪而受辱，言者齿冷。山舟一生不近妇人，娶妻别室而居，朔望会于中堂，交揖而退。人疑其为天阉也。

顾宪成先生之后裔

明季顾宪成先生，蹇谔不阿，以言事忤旨，受廷杖。比曳出，已血肉模糊，奄奄一息。门人海忠介瑞，伺于朝堂外，见状，急刲活羊一口，裹附公身，百方调护，幸得不死。而自此羊毛絨絨，遍于肌体矣。公无锡人，迄今数百年，凤光桥下顾姓，凡属公之嫡派，其身上必有白毛一簇以为标记。予数闻此说，近年寓无锡，获与顾姓交，亲询验之，不爽也。

太湖渔舟

太湖一带渔舟，大小千余艘，乘风势扬帆出港，聚泊无定所。每当夕阳西下，苇花深处，停棹晒网，此往彼来，熙熙皞皞，是中固别有岁月也。闻彼辈相聚而处，有规则，有首领，群受约束，秩然不紊。其富厚者，拥资数千，饮食服御亦颇精洁。且延师设塾，课同辈中子弟。友人王君，以与彼间塾师相谂，介往一游。据云船身外观隘陋，人其中豁然开朗，位置楚楚，拂拭亦甚清洁。有瓶花供于几，有铁床设于舱隅。男妇老幼，均朴质可亲。据塾师言，彼中课程，仍读《四子书》、《千家诗》、《诗经》等类，略习珠算。不论男女，年届十二三，辄缀读从事生计，能读毕以上数书者，即为卒业。待先生甚恭谨，餐必有酒、有蔬、有鱼虾。浑浑噩噩，俨然中古气象，所谓礼失而求诸野也。王君等所登之舟，为彼中绅户，与之相等者有十余舟。再上则为总头目，统辖各舟，对内对外，一切听其处理。惟渔舟中人，均奉天

主教，各埠如此，不仅太湖一隅为然，不知始于何时。而外人传教之势力，亦殊可怖矣。

滇官之卖身文契

平西王吴三桂，镇守滇中，久蓄异志，拥有关市、榷税、盐井、金矿、铜山之利，不惜金钱，网罗羽翼。凡其时文武官之铨选到滇者，辄阴遣私人诱令鬻身王府，领身价银，为其效用。多者数万，少亦万余，视其才为等差，官吏趋之若鹜，可谓名节扫地矣。南昌刘崑官云南同知，初到省，吴令其婿胡国柱往谒，乘间道意，袖出冯某卖身文契一纸。刘检视之，中云立卖身婚书，楚雄府知府冯苏，本籍浙江临海县，今同母某氏，卖到平西王藩下，当日得受身价银一万七千两，媒人吴国柱，卖身人冯苏云云。刘见之大骇。凡卖身藩府者，例拜国柱为师，故当时人言滇中有三好：吴三桂好为人主，士大夫好为人奴，胡国柱好为人师是也。

袁子才之身后

随园生前，才名遍海内外，高丽琉球，争购其诗。其实借名诗话，以结纳公卿，招致权贵，颇有一种狡猾手段。当时同辈，如赵瓯北等，已多诋諆之。至其身后，诟之者尤众。袁之门生某，尝刻私印曰："随园门下士。"后受舆论攻击，乃复刻印曰："悔作随园门下士。"张问陶初亦崇拜子才，名其诗曰《推袁集》。袁殁后，更名《船山诗钞》。

厨子翰林烟波钓徒翰林

兴化刘熙载，咸丰朝以编修入直上书房，徒步而往，大风雪未尝乘车，衣履垢敝，诸王子窃笑之，呼之为厨子翰林。海宁查慎行，以编修扈跸南海子，群臣赋诗，慎行有句云："笠檐蓑袂平生梦，臣本烟波一钓徒。"上称善。须臾内侍传旨云："宣烟波钓徒翰林。"夫厨子翰林，不失其为穷翰林而已。若既为翰林，而又自居于烟波钓徒，既称烟波钓徒，而又靦然自列于翰林。帝之以此相呼，殆于嘉美之中，而有轻薄之意矣。

龙汝霖之戆直

湖南龙汝霖，作宰江西。巡抚沈文肃葆桢，尝荐一家奴，奴故吸鸦片烟，汝霖难之。众见时，直言曰："某用人有约，不博、不歌、不吸烟，此奴苟不吸烟，惟公所命。"文肃惭谢之。其令高平时，藩司文某过境，仆徒需索不遂，尽取器物载之以行，汝霖遣役追而絷之，搜其行李，得所失物以归。王壬秋赠诗有云："戆搜文布政，狂斗沈尚书。"盖纪实也。

二　董

咸丰末年，户部失慎，火三日夜不息，卷牍荡然。先是董韫卿先生恂，观政户曹，检旧案之有关系者，抄存于家。比毁后重修则例，吏以无从检补为辞，先生乃从旧日节抄中补成之。吾乡董授经先生康，目短视，喜读书，有邵荀慈捧书而读，面目尽黑之风。通籍后，久官刑部，一意研求刑律，终日伏案。凡部中旧案则例，手自摘抄，成数巨帙。后又派赴东瀛，考查新律，于中西刑律，能会其通。民国成立，任为大理院院长。至今老于京华，言及留心部务者，辄推二董焉。

清宗室命名行派之缘起

乾隆间，皇六子永瑢绘《岁朝图》进呈孝圣皇后，高宗御题，有"永绵奕载奉慈娱"之句，随命取"永绵奕载"四字，为宗室命名行派。至道光丁亥，续定"溥、毓、恒、启"四字，其时溥字辈已命名奉字，谕令改之。咸丰丁巳，又续定"焘、闿"，增其四字。

侍卫魁某之花翎

予前记清初重视花翎，施琅以五等之封易之，卒格于部议不允。至后捐例大开，花翎一枝，仅值白银三百，可为浩叹。又有一事堪发噱者，国初热河出狩，寓讲武于从禽之中，意至深远。自道光以后，此典久废，羽林卫士，鲜有娴射击者。逮同治初年，四方多难，穆宗发愤图强，亲畋南苑，以习武事而作士气，侍从惴惴如临行阵。御前侍卫魁某，至贿通左右，预购獐鹿雉兔之属数十对，插矢献之。帝方愤禁军之不竞，思借以激劝，遽奖魁以花翎。市井小儿知其事者，故于魁外出时，以雉毛插于兔后，擎之游行。魁虽恚，亦无如何也。

毛西河之与龚孝琪

毛西河狂放不羁，喜说经，挟博纵辩，诋宋儒尤力。尝缚草为人象朱子侍立，读朱传稍有勿善者，诘难扑责，以为快意。龚定庵子孝琪，狂过于父，晚年自号半伦。半伦者，言无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而尚爱一妾，故曰半伦也。半伦喜改定庵文稿，每置定庵木主于案，以竹杖击之曰："某句不通，某处不妥，若为我父，故为改之，不敢以此欺饰后人也。"若毛、龚者，真可谓世间怪物，无独有偶者矣。

圆　光

圆光之术，市井间多信之，然亦确有灵验者。以予所闻，常州某布店，贷款于某庄，以货物相抵押。某庄因无余地堆置，商之恒庆正绸庄代为收存。比某店还款取物，则已缺布两捆，恒庆正中人乃召圆光者来。向例圆光施术，必令童男视之。时恒庆正隔邻为一饼肆，肆主一子年方十一二，性极聪颖，业于冠英小学，召之使视。童曰面貌若何，衣履若何，初出时两手各提其一，至史家衖憩地少息，乃肩负之以行。据其所言，则出店某也，诘之果吐实。顾此圆光者手术乃未娴熟，书符时挟一册为蓝本，童乘间窃之，所诵数语，亦一一默识不少遗忘。一日童在校失铅笔一，愤甚，抵家后，戏效前法，书符诵咒讫，注视图中，为同学某生所为。童私念某生无行，乃窃吾物，吾当有以创之，遽于其左颊上画一十字，以为报复。比晨抵校，则某同学之面部肿

起，有十字痕，阅三星期始愈。童心知其故，嗣后遂不敢轻于一试矣。

张 医

常州观子巷张某，精岐黄，以末秩听鼓山右。会抚帅太夫人有疾，群医束手。人有荐张者，帅使召之，不至，以礼延之，亦不至。帅无如何，躬自往请，张始勉强应诊。比入署，则太夫人喘痛呼暑，寝处不宁。众医隅处，窃窃议方药。张诊毕大言曰："疾可为也，是名肺痴。可速召数十人，至大明湖担水，叠几案高丈余，下盛巨盆，令人登几巅，以水下注。周而复始，历数小时，视水已泡沫，取以煎药。药成入杏仁一两，凤仙花子二十粒，进于太夫人。"药再进，而太夫人霍然，帅喜甚，委张为巡捕，不数年补某令。夫肺痴之名甚新，其治法亦甚奇。张之为此，故神其术欤？抑实有其术欤？当质之明医者。

单贝勒府

近人孙静庵《栖霞阁野乘》，有《七额驸》一条，内载嘉庆时，成德行刺七额驸姓名，殆亦缀拾旧闻耳。考七额驸名丹巴多尔济，蒙古人。当成德挟刃突至御前，诸侍卫不知所为，七额驸直前抱之。德不得逸，反刃刺其腹，肠出流于地，额驸仍不释，侍卫始前缚之，贝勒乃仆。上亟命蒙古医纳其肠，舁归第，赐上方珍药。初本封公爵，至是加封贝勒。其府第在今灯市大街，俗称单贝勒府，即明时严分宜旧第也。

刘文清之书法

文清书雄健沉著，包孕一切，予最爱之。康南海《广艺舟双楫》，谓公书集帖学之大成，洵不诬也。文清好书蜡笺、高丽笺，笔则惯用紫毫，虽联匾亦然。瑛梦禅与公交最笃，瑛居勾栏胡同，公居驴市胡同，相距咫尺，时相过从。瑛曾辑公手札二百通，由壮至老，体格悉备。瑛喜效公书，时为公代笔，真迹绝少。其但署石庵二字，及用长脚石庵图章者，皆代笔也。

沈文定之俭德

予戚沈治臣，为吴县沈文定公桂芬之从孙。性慷慨好交游，千金一掷，以是常处窘乡。予曾作书规之，谓文定一生以俭德著称。闻故老言，其为相日，驱驴车入值，至东华门，门者呵止，公下车而进，众乃大惊，传为驴车宰相。俭德宜世守也。

麟见亭富贵神仙

满洲旧族，簪缨累代勿替，福德兼备者，莫如麟见亭河帅，故当时有富贵神仙之目。见亭为完颜氏，系金世宗之嫡派。清初时，阿什坦学士以理学著，顺治帝称为我朝大儒，其后世有闻人。见亭上承祖父之荫，下享儿孙之福，及身仕宦，又复一帆风顺。晚年修葺园林，优游颐养，其弓弦胡同内半亩园，结构精雅，蜚声都下。尤著称者，园内一处专陈一物，如琅环妙境专藏书，退思斋专收古琴，拜石轩专陈怪石，永保尊彝室专陈彝鼎。徜徉终老，福寿康宁。袁随园辈相衡，殊嫌寒俭矣。

某太史

都中士大夫，徜徉于像姑之门，好色不淫，自矜风雅。若马樱花下，胭脂坡前，偶有所眷，辄复笼灯夜走，讳莫如深。一则习尚所趋，众醒我醉，不免为人所讥。一则挟妓冶游，例须革职，巡城骢马，时有走避之虞，故咸、同以前，女闾营业极不发达。光绪中叶以后，禁网渐驰，趋之者众。于是北班、南班，艳帜高张，生涯鼎盛矣。旧例，于娼寮中为巡城御史械系以去者，无敢言真姓名，张三、李四，随口混供。诘朝模糊取保，或遣人顶替以出，否则朝上闻，夕褫职矣。同治季年，江西某太史，少年科第，翩翩自喜。又新自某省典试归，宦囊充物，恣意冶游，哀丝豪竹，作长夜之欢。适某侍御巡城过之，见其服饰诡异，以为市井间浮薄少年，笞之三十。太史为保全功名计，隐忍受辱，讳不敢自承。比释归供职，则昨宵街头袒衣受杖者，固依然木天清秘之选也。太史虽受挫折，尚幸其事隐秘，外人莫知，比相黄粱一梦。而其近仆挟持其短，恣为需索，稍不遂意，则隐词廋语，侵陵及之。太史无可如何，愤郁辞职去，不知者方誉太史之襟期高尚也。

市 侠

晚近以来，士大夫浇薄成风。翻云覆雨，眨眼若不相识。而市井间屠沽卖浆之流，转以气节相矜尚，毅然孤往，行其心之所安，所谓"礼失而求诸野"也。大刀王五者，京津间之盗魁。光绪庚辰岁，刑部檄五城御史往捕，不得。越数日，五自诣部投到，侃侃自陈，不少隐讳。时部中司谳事者，为溧水濮文暹，简南阳知府，贫不能成行，五贷款送之抵任。安侍御维峻，以言事忤旨，谪戍军台（按：安当日所上摺，指参李文忠，语极可笑，至谓经方为日本驸马，李之财产均寄顿日本，一派无稽之谈，而直声震天下，朝野仰望丰采。当时士大夫之心理如此，谪戍之命既下，恭王适趋朝。语枢臣曰："此等奏摺，实之字簏可耳。如此小题大做，是欲成小安之名也。"此老毕竟眼光较好），五慕其直节，资以车驼，护之前往。顾王五事世多知者，至伶人五九及十三旦，几湮没不传矣。五九以色艺鸣于都中，南海张樵野司农昵之甚。比司农获罪，门生故吏，无过而问者，五九独弃所业，追送至西安。朱古薇《强村词》、王佑遐《半塘词》中，各有氐州第一一首，实隐赋此事。十三旦亦京伶，为立山所赏。立山任内务堂司二十余年，以是饶于财，性豪侈不吝挥霍。十三旦往来门下，颇得其资助。立山与载澜，因征逐欢场，故有夙嫌。及拳乱起，澜矫命杀之，门客星散，十三旦往收其尸，而经纪其丧。呜呼！彼三人者，可以传矣。

广东两提督

光绪初年，粤中有两福之称，一谓陆路提督郑绍宗，一谓水师提督方曜也。郑本洪氏中人，为陈金刚手下健将。金刚有军师孙某，诡谲多智术，极为陈所信任（陈破广西贺县后，以李氏宗祠为王府，门前署联云："王者命自大，谁敢化蛇当道；英雄居此地，何妨扪虱谈兵。"即孙某之手笔），与绍宗素不睦。城破后，争一女子，卒为绍宗所有，愈不能平，时媒蘖之。绍宗屡立战功不得赏，心已快快。曾因言事争执，孙嗾陈鞭之，绍宗益愤，遂乘间刺杀陈，并杀孙以降于官军，隶金统领麾下。主将爱之甚，乃易从主将姓。绍宗长身广膊，孔武有力，口大几容二拳，食量至伟，能尽粟二斗，彘肩一双，时称大口金刚。积功官至提督，始奏请归宗。在粤东久，立功绩甚多，尤长于捕盗。练兵一营，名曰绥靖营，约束极严。绍宗尤能与士卒同甘苦，故士卒乐为所用。时水师提督方曜之部下，多潮勇，无纪律，时出肆扰。然其勇悍善战，乃与绥靖营同，粤中赖以保障，盗匪敛迹。论者比之李广、程不识焉。方秉赋奇特，精力绝人，日必御女以资排泄。向例，谷埠妓艇，每日以四人入值，缴费则免。方在任时，定为二人缴费，二人入值，轮流当夕无虚者，与海兰察事相同（海事见某笔记）。方又能在水中伏三昼夜，取鱼虾以为粮。临阵身先士卒，所至披靡，洵异人也。

记黄某遇骗事

赣人黄某，仕宦中人也。年来退居沪上，客中无俚，暇辄作北里游，品柳评花，闲情略寄。某日于席间遇一客孙姓，年五十余，团龙之袍，方袖之褂，一望而知为前清士大夫。黄以其同类，略与接谈，颇相洽。孙固笃信善举，持佛家言者，与黄生平宗旨尤合，以是踪迹渐亲。数月后，谈及目前生计，孙谓曩时本营五金业，后因出仕，始交弟辈经理。光复以来，百凡损失，倘有资本，惟此尚为轻车熟路，可以著手。黄察其诚笃，似非沪上浮滑之流，意为之动。允各以三千金，合设某某五金号。经营匝月，始于垃圾桥河下赁屋开张。开市之日，黄乘车至号，见铜牌玻橱，装饰华丽，布置周妥，心极欣慰。于是每逢暇日，辄往小坐。偶翻帐目，觉交易往来，尚不清淡。荏苒半载，黄适小有感冒，家居养疴，愈旬不出。逾后心念孙某近已久睽，宜往探视。比至原处，不见所谓五金号焉。徘徊数过，风物顿非，急询邻人，人曰："尊店门牌若干号？座落何处？"黄瞠目噤口，不知所答。盖前此虽屡往过，迄未留意及此。且惭且愤，汗流浃背。归托探捕侦之，则所谓某某号者，仅租器具若干，陈设品若干，妆点外观，固未进丝毫货物，亦未作一户生意也。三千金入手，乘间逃脱，飘然竟去。沪上人心之险，设计之奇，洵可畏哉！

相　术

沪上三阳道人，精于相法之名，久脍炙人口。有江西富人黄某，以调查商业，偕其戚汪君来沪，偶与店中司事者谈及星相之学，司事者盛称三阳之神异，汪君意不之信，互相论难。汪曰："请于今日偕往一试，惟君辈二人须依予之计画。"时黄某貌固不扬，衣服亦朴素，司事者久处于沪，丰度翩翩，颇具豪华之概。遂相将过三阳道人之居，汪先就教，黄与司事者隅坐一方，互谈商业，一作颐指气使之形，一则唯唯诺诺，奉令惟谨之态。比汪相毕，二人依次进，则誉司事者无所不至，谓黄某依人成事，机遇平平而已，三人乃大笑出门。友举以告余，顿忆吾乡庄培因殿撰一事，与此极类。庄在京时，与某上舍自裘文达斋中饮归，同诣千佛寺，访一江西相士。上舍与庄易帽同车行，是时业有人报之相士矣。将抵寺，殿撰谓易帽恐涉轻薄，仍各冠进。相士遂言上舍为台阁中人，位历尚书巡抚，而诋培因贫贱不列于仕籍。此辈伎俩，可见一斑矣。

黄豆抚台

东三省之贸易，以黄豆为大宗。业此者每于数月之前，抛价定货，订一期限，货款两交，名为期粮。其涨落之数，双方取决于眼光，有近于买空卖空。致富者固不赀，因而倾家者，亦往往而有。浙抚某中丞，本东省知县，以结欢某权贵，不数年荐任封圻。顾久于东省，知彼间营运黄豆，为大利所在，遂官而兼商。集资本家数人，设某某公司于哈尔滨，操奇计赢，颇有所获。某岁之秋，某洋商至公司定货五十万石，时黄豆市价，每石五两，而洋商抛价乃至八两，计超过市价半倍有余（此为假定之数），限期三月付款交货。公司中主计者，默念市价纵有涨落，当不至相悬如此，其获利可操左券，欣然署约。洋商既定货后，哈尔滨附近一带，陡有负贩团数十人，以洋伞香皂手巾之类，分赠各店户。店户惊讶不敢受，则曰："姑留此，吾货列有价目，俟今年黄豆之价，涨至十两一石时，吾来索还货本，否则不取值也。"群以有利而无害，则姑受之。不十日市中沸沸传播，谓今年黄豆必且奇昂，外人已预言之。盖吾国商场，向有崇拜外人之习，以为外人所料，百无一失。于是各肆中积有黄豆者，居奇以待善价。本无黄豆者，乘机收入以博微利，而黄豆市价逐渐增高。转瞬三月，洋商运货之舟已至，某某公司虽出重价，无货可交。洋商执约相要，谓所受损失至钜，索赔偿之款且及百万，无可如何，允以分期归偿。洋商不信，势将控于领事。某抚窘甚，不得已，以浙抚印钤之于据付之，外间轰然。一二好事者，遂有"黄豆抚台"之谣焉。

姜西溟之与沈归愚

名人通籍之迟，以沈归愚、姜西溟二人为最。归愚举乡试，年六十六，西溟举乡试，年七十，皆联捷成进士。顾归愚以诗名外，平生行事，无特殊之表见。溟尝自言："以身后列入文苑传为恐。"一生风骨峻然。初入京，主明太傅家，课纳兰成德读。一日成德进曰："吾父信我，不若信吾家某人，先生一与为礼，则所欲无不遂

矣。"西溟勃然，即日束装去。徐大司寇健庵之子作楼成，招西溟往落之，曰："家君云：名此必海内第一流，敬以属先生。"西溟笑曰："此东乡可名东楼。"徐大恚愤，因是垂老不得志。其品格在归愚之上矣。

吴白华之与宝竹坡

乾嘉时，吴白华侍郎省钦党附和珅。后逆料珅将败，恐牵率受祸，乃荐其门人王仲瞿昙从军西域，谓昙能作掌心雷。吴遂落职，王亦侘傺死（按：珅败后，吴省钦恃势妄为，亦为钦问罪状之一）。光绪初，宝竹坡侍郎廷视学福建，关防疏阔，纳浙之江山船女，载与俱行。女汪姓，美人麻是也。比任满，舟抵清江浦，遽上疏揭纳妓事以自劾。宝有自嘲句云："微臣好色诚天性，只爱风流不爱官。"同一借端免官，而胸襟之真率巧诈，不可同日语矣。

发 史

清人入关，士民以不剃发诛者累累。相传剃发匠担有旗杆一株者，当时实令之巡行各处，逼人剃发，违则随时杀之，以首系杆际号令，此因不剃发而获祸者也。乾隆戊辰，孝贤纯皇后崩，其时总督瑟尔臣，巡抚周学健，以违制剃发被诛。锦州知府金文淳，以禀命府尹然后剃发事闻于朝。帝大怒，立命正法。刑部尚书盛安，以小臣不识国体，代为乞恕，亦触帝怒，几同受戮，此因剃发而获祸者也。咸、同间，洪、杨起事，称为发匪。光宣间，剪发易服，疑为革党。有清一代，何乃与发结不解缘耶？

咏吴梅村诗句

吴梅村之入清再仕也，侯朝宗曾遗书力阻，故吴后吊朝宗诗云："死生总负侯嬴诺。"临没时，贺新一阕云："论龚生夭年，竟夭高，名难没。"又云："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问偷活。"又云："竟一钱不值。"怨艾之意深矣。遗命以僧服殓，题碣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心事照然。此《郎潜纪闻》所以云吴梅村有难言之隐也。顾其所为诗，多隐寓时政，后世称为"诗史"。梅村亦自云："吾诗虽不足以传远，而是中之寄托良苦。后世读吾诗而知吾心，则吾不死矣。"其殆欲以一卷之诗，赎前愆而图晚盖，求恕于清议耶？读梅村诗者，题咏极多，惟定金绳武云："两代诗名元好问，毕生心事沈初明。"吴江王载扬云："百首淋漓长庆体，一生惭愧义熙民。"最为精严确当。赵云崧《咏元遗山》曰："无官未害餐周粟，有史深愁失楚弓。"梅村出处，较之遗山固逊一筹矣。

印 刘

清慈禧后所宠用之内监，其先为安得海，后则印刘、李莲英、小德张三人。印刘之宠眷，实在张李以上，以其早死，声名遂不甚昭著。刘为直隶河间府人，性机警，略通书史，于时局形势，颇能知其大凡。后在宫内，无可与语者，李、张辈不过承意旨，供使令而已，故尤乐与印刘谈。后素猜疑，且守历朝内监不得干预朝政之训，遇有疑难，辄借端论列，刘亦默喻其旨，为之罕譬曲喻，以彼证此。以是多所启沃，后甚倚重焉。刘初患石麻症，延西医割治得愈。比再发而医谢不能治，以是竟死。时方侍慈禧在万寿山，后命以竹舆舁之下山，亲自送之，赐坐小舢板出园（按：颐和园各船有平头船、望江南小舢板种种名式。小舢板即洋划子，非王公亲贵不蒙赐坐，与紫缰黄缰等赐，同为异数）。临别时，后殷殷慰谕，因而下泪。其时予友吴某，供差颐和园，曾亲见之。刘死后，后郁郁不乐者逾年，莲英侍侧，亦屡因事受呵叱。莲英尝告人曰："小刘在日，咱屡次受他的气，到今日死了，还要连累咱家，真正可恼。"故宫中当日有"死刘气煞活李"之谣。

一日五饭

清高庙南巡返跸后，曾语侍臣曰："吴俗奢侈，一日之中，乃至食饭五次，其他可知。"其实上达天听者，传之过甚也。吾乡如苏、常两处，早餐为粥，晚餐以水入饭烫之，俗名泡饭，完全食饭者，仅午间一餐耳。初疑此等习俗，或者易自近年，乃阅宋文本《心典》，淮郡谢贾相似道启云："人家如破寺，十室九空；太守若头陀，两粥一饭。"则此风固由来旧矣。

咸同光宣四朝钱法之变更

清代制钱，以康、乾两朝所铸为最，皆取给于滇铜。逮咸丰初，军旅数起，国库匮乏，滇铜亦因道梗不至。于是刑部尚书周祖培、大理卿恒春、御史蔡绍洛先后请改铸大钱，以裕度支。时祁文端隽藻，方长户部，力赞成之。三年三月，先铸当十钱一种，重六钱。八月增铸当五十一种，重一两八钱。十一月复增铸当百、当五百、当千三种，名曰钞钱。当千者重二两，当五百者重一两六钱，铜色紫。当百者重一两五钱，铜色黄。而减当五十钱为一两二钱，当十钱为四钱四分，继而又减为三钱五分，再改为二钱六分。四年正月，增铸当五钱一种，重二钱二分。三月铸铁当十钱，六月铸铅制钱。其时盗铸钞钱之案蜂起，严刑不能禁，官中既艰于收兑，民间亦不复流通，先后奏请废止，惟留铜铁当十钱。后铁当十亦废，仅留铜当十一种，谕令大钱与制钱并行，而京城乃不用制钱。出城数十里，又复不用大钱。纷纷扰扰，圜法大坏。至光绪十四年，阎敬铭为户部尚书，请废当十，仍用制钱。遂奉旨以三年为期，所以有交官之项，以制钱出，以大钱入，期于三年内收尽。然大钱在市，虽当十，仅作制钱二文，相沿已久。此令既下，市肆大扰，贫富交困。

先是咸丰初年，银一两易钱七千余，同治初易至十千，光绪初至十七千，十四年以后，渐减至十二千，二十三年以后，更减至十千零，大钱渐绝，市面稍定。二十八九年，鄂省首铸当十铜元（按：粤省最初设银元局，张文襄莅鄂，招粤工匠来铸铜元）。各省艳于大利所在，相率继起，间有铸当一、当二、当五，及当二十者。以利

率不厚,迄不多见。于是铜元充斥,圜法又坏。当铜元未行时,东南各省洋价,每元八百余文,后逐渐增高至一千二三百文。所铸银元,虽标明每当十铜元百枚,易银一元,然市间迄不遵从。其有以铜元作七折八折行使者,各处互异,上下骚然,漏卮外溢,而币制遂成一极大问题,迄今无从解决补救矣。

京师食米

自创设漕运以来,国家岁糜千万之款,设官置局,辗转兑运,输入京仓,以为天庾正供。京曹禄俸,皆仰给于此。而按之事实,有大相迳庭者。京师贵家,向以紫色米为上,不食白粇。惟南人居京者,始购食白米。是以百官领俸米券,入手辄以贱价售之米肆,而别籴肆米以给用。固由习尚相殊,亦以京仓花户,巧于弄法。领官米者,水土掺和,必使之不中食。而米肆所售,实高出官米数倍。故凡得券者,大率不愿自领,米肆遂得与花户辈操其奇赢。惟光绪甲辰乙巳间,桂月汀春为仓场侍郎,京官俸米皆可食,一时颂之。至京师人喜食紫色米,此种习惯,损米至巨。盖所谓紫色米者,皆各仓陈腐变色之米,上层蒸成紫色,下层已成灰米。以南中上白之米,艰难运至,必俟灰其半而后食之,无怪京师粮储常虞不足。考光绪庚寅以前,南人在京,皆食粮米(俗呼津米)。此米乃李合肥所部淮军,在天津西北隅地名火仓,开辟屯田之所出。庚寅顺天大水为灾,合肥奏请平粜,专运芜湖、常熟、无锡米以继之,嗣遂成常供,京人呼为包米。庚子之变,仓米皆为日本人搜罗一空,京津一带不忧乏食者,推究根原,未始非拜合肥之赐也。

京师正阳门内之关庙

关帝封号祀典之盛,以清代为最。相传清康熙帝为刘先主转世,关帝屡次显灵翊卫,故一再加封,尊崇备至。至京师正阳门内之关庙,数百年来,居民游客,无不啧啧道其灵异,然其神像实造自明代。天启间,宫中塑关像二尊,一大一小。时有日者术极神,熹宗指二像令其推算。日者称小神福寿绵远,香火百倍大者。熹宗乃将大像供俸宫中,而以小者置之正阳门侧破庙中,以厌术者之说。比闯逆入都,蹂躏几遍,宫中之像被毁,置城外者至今香火不绝,如日者言。

一国五公

京师街巷,皆有堆铺,总以官厅,立一官司之。凡有水火盗贼,及人家细故之或须闻之官者,皆可一呼即应,立法甚善。顾日久弊生,厅中员役,皆与盗贼通气,或代盗偿值,或取资于盗,互为利用。以故混混小捞(皆都中指匪类之称,犹南中谓之青皮流氓也)之流,遍于阛市,奸宄百出。然亦由事权不一,政出多门,民莫知所适从,而宵小转得寄迹也。按京师旧制,司地面者不一,曰步军统领,所以司内城者也。曰外营汛,所以司外城者也。曰五城巡城御史,所以司闾阎词讼者也。曰街道厅,所以平治道途者也。曰顺天府尹大宛两县,职在郊垧,城内初无其责,然相沿既久,渐至侵官,亦复受人赴诉,或出差拘捕。盖以上五机关不相统率,得各自行使其职权,故京中往年有一国五公之谣。民国成立后,分曹授职,此风当稍稍整革矣。

施公案与彭公案

坊间小说,所传《施公案》者,为靖海侯施琅之次子漕督施世纶。世纶历守扬州江宁,所至民怀。将去任,士民遮道乞留,不得请,乃人投一钱,建双亭以志去思,名一文亭。生平不畏强御,不侮矜寡。奉命勘陕灾时,陕省常平储谷多不实。总督鄂海,知公素正直,乃以公子知会宁事讽挟之。公曰:"吾为国不知有身,遑知有子?"卒据实疏陈。其他惠政甚多。《彭公案》为彭刚直玉麟,巡行长江日,诛戮奸宄,秉正不阿。妇孺闻公名,莫不肃然相戒。最奇一案,为安庆副将胡开泰召妓饮而使其妻行酒,妻不从,胡抽刀破其腹,街市汹汹。事闻,院司集议处置,公至,曰:"易耳。"召之来,询姓名毕,即牵出斩之。虽小说所载,多附会架空之作,而两公行事,遗爱在人,社会讴思,盖有由也。

论左文襄

薛叔耘《庸庵笔记》力诋左文襄,谓其入阁时,骄矜之气,不可向迩。适有摺交阁员会议,左每阅一行,则自陈其平回疆之功绩,余则力诋文正不止。如是者数日,而阅未及半,同列者皆厌之,为藏去其摺。乃阅近人震钧氏《天咫偶闻》,则云:"公初入军机,颇锐意欲有为,而成例具在,丝毫难于展布,陈奏发行,急于星火,无暇推敲。且有明日拜章,而今日甫定稿,了无更正之暇。有所建白,亦多牵掣,所以入直未几,即力疏求去。"与薛书大相迳庭。予意两说皆非虚构,大抵左初入京,意气必盛,都中书吏,遂用此法箝制之,左亦无可如何矣。此可见纯才之难得,而国事之不易为也。

宝文靖之风趣

宝文靖鋆,出身寒畯,备知民间疾苦,通显后,尤能持正不阿。咸丰庚申之变,公奉命守城。时肃顺侍上于热河,欲尽提户部存饷至行在备用,公抗疏力争,以是忤肃,啣之次骨。会内务府失印,肃遂奏请降公五品顶戴,开去守城之任。旨到,公适在署,自摘其冠大言曰:"冠下之物且不顾,遑计冠上区区者哉?"一时直声震野。然平时性和易,偶作诙谐语,辄令人解颐。山东尹编修琳基,官翰林,久不迁,郁郁不自得。乃纵酒自遣,醉则谩骂座客,至与乡人郑侍御溥元龃龉。郑摭其阴事劾之,人皆不直郑。旨下,尹、郑俱休致。枢臣述旨退,公顾语同列曰:"'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此二语可移赠尹、郑两君矣。"公与李高阳同值军机,时高阳新娶姬人曹姓,顾宠幸。一日退值出,高阳曰:"吾近来精力锐减,老境骎逼奈何?"公默然不答,再询之,则曰:"吾适诵《孟子·陈仲子章》,心有所注

耳。”盖取“井上有李”句以相戏也，高阳为之莞然。

邪 术

咸丰季年，洪、杨之乱正炽，其时苏、常一带，比户汹汹，谓有妖人来剪辫，或甫出户而秃其发，来踪去迹杳如也。惟井隅篱落间，偶有长数寸之纸人发现，决为妖人剪纸撮豆之术。按洪、杨举事，终于失败，而光复剪发，实告成于辛亥一役。此术如用之辛亥，方为恰当，岂亦先机之兆与？予查康熙时，滇黔一带，盛传妖人抹脸之术。其人衣服言语，与人无异，时隐时现，来去莫测。或结队入城市，或散行郊野，或戎马乘服，驰驱于峻岭危崖间。甚有时变成弹丸，从屋漏而下，旋转渐大，变成人形。人过其侧，卒然仆地，验之则面目已失其半，仅存后枕颅骨而已。作祟八九月，被害者数千人，官弁昼夜巡逻，偶遇数人，舁大木桶入城，遮留之，忽然不见，弃其桶。启视则人面百余具，以石灰腌之。迄未搜得其党，亦不知其何用也。

诙谐决狱

某乡人入城担粪，偶不慎，倾粪汁于某衣肆之门，肆中人汹汹以为不吉，必欲褫乡人身上衣拭之，且叩头服礼，相持不下，聚而观者益众。邑令行经其处，诘问故，众以实对。令乃假坐店中，叱乡人跪于前，而数之曰：“汝担粪而不谨慎小心，致粪泼出，罪一；粪泼出而不择地，乃敢适污巨肆之门，罪二；既犯重罪，犹敢不自揣身分，龂龂与贵商抗争，罪三。速如主人言，拭去粪秽，本县恕汝，否则重责不贷。”乡人不得已，脱衣拭之。时届严冬，朔风凛烈，乡人单衣露体，觫缩不堪。令顾谓店主曰：“已如汝意处罚矣，惟彼离乡数里，身上破袄，污不能著。因此而冻毙路中，谅汝亦所不忍，汝可畀以一衣。”店主唯唯。随谕乡人自往检取，乡人不敢，令曰：“本县命汝，店主许汝，何疑虑为？”卒检壁上绸袄使著之去，观者称快。又有一乡人担粪，误触某武生，污其衣。武生固虎而冠者，扭乡人至县署，必欲官痛抶之。官询得其情，佯怒曰：“你小人乃粗心擅污秀才衣，自当重责。”乡人惶恐乞免，官曰：“姑宽你。”令生坐堂隅，饬乡人叩头百以谢罪。叩至七十余，官忽矍然询武生曰：“汝之秀才，文乎，武乎？”曰：“武。”官曰：“然则误矣，文秀才应叩一百，武则半之。今多叩二十余头，你应还彼。”令乡人高坐，而促武生还叩。生不肯，令隶役强按其首叩二十余始释。武生且羞且怒，官抚掌大笑，观者无不大笑。此二事同以权变出之，极有风趣，故汇录焉。

记曾忠襄语

湘乡曾氏昆弟数人，握兵柄，转战数省，削平发乱，清廷虽阳为优礼，而隐微之间，不能无疑虑之见。加以满人之蠢暗者，媒孽其短，于是侦查之使，时有所闻，曾氏亦岌岌可危矣。国荃破南京，俘获不赀，最为众矢之的，言者藉藉。国藩惧甚，乃逼国荃使移疾归，而急疏言湘兵暮气不可用，精锐不如淮军，冀以自救。国荃既抵湘，出其所得，广置田宅，蓄姬妾，豪侈逾恒。国藩遗书让之，谓人言可畏，弟犹不自敛，抑是速亡也。国荃阅竟，抵书于几，语客曰：“吾兄真书痴不解事，然宁不读汉《萧何传》乎？”盖萧何从客言，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遂释高祖之猜疑。人臣当功高震主之际，非以智术相辅，不能自全，千古一辙也。

名人轶事

[清]佚　名撰　杨世彬整理

《名人轶事》不分卷，杂记清初至清末诸多名人的轶事琐闻。其所记内容翔实、生动，且大多为他书(如《清代名人轶事》)所无，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据民国《满清野史四编》本标点整理。

赖塔与郑经书

郑经之初立也，清廷遣疆吏贻书招之，经请如琉球、朝鲜例，不登岸，不剃发，不易衣冠，议遂中辍。至三藩既平，赖塔复与经书曰："自海上用兵以来，朝廷屡下招抚之令，而议终不成，皆由封疆诸臣，执泥削发登岸，彼此龃龉……(删八字)足下父子自辟荆榛，且眷怀胜国，未尝如吴三桂之僭妄，本朝亦何惜海外一弹丸地，不听田横壮士，逍遥其间乎？今三藩殄灭，中外一家，豪杰识时，必不复思嘘已灰之焰，毒疮痍之民。若能保境息兵，则从此不必登岸，不必剃发，不必易衣冠，称臣人贡可也，不称臣不人贡亦可也。以台湾为箕子之朝鲜，为徐福之日本，与世无患，与人无争，而沿海生灵，永息涂炭，惟足下图之。"经报书请如约，惟欲留海澄为互市公所，而姚启圣持不可，议复寝。启圣督闽，务欲灭郑氏收台湾为功，数遣刺客谋暗杀，事皆无效，经亦寻卒。于是王位继承之争起，郑氏遂败。

李马奔与西班牙之战争

明室叔季时代，中国国民有以一私人之势力，与欧洲雄国为敌者，后则郑成功之与荷兰，而前则李马奔之与西班牙是也。郑成功海外之经营，史乘已略而不详。若李马奔者，三百年来，姓名久已湮没，亦可想见吾国民族，对于艰苦卓绝之殖民家，崇拜思想殊形淡薄也。余故亟述之，以告来者。李马奔者，泉州人，故海贼渠魁，数出没远近，从事劫夺。会海上有帆船来自马尼剌者，为马奔所掠，马奔即以捕虏为向导，率帆船武装者六十二艘，水陆兵各二千，妇女千有五百，进征菲律宾。万历二年冬(一五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舰队达马尼剌湾，马奔使部将日本人庄公(Seaco)将兵六百先人。时暴风起，舟多覆者，溺杀几二百人。庄公以残兵薄马尼剌城外，进殪西班牙副将，西兵走保桑的亚哥(Santiago)。会援军一队至，庄公以为大军也，稍稍引退。西兵乘势追击，血战亘数时。庄公收败卒，退合李马奔之本营。时勒迦斯比已死，其孙温萨尔塞特，方经略吕宋北部。及中国兵迫马尼剌，急还谋防御之策，两军战备已就，马奔集部将，下进击之令。庄公引兵千五百人登岸，纵火市街，围其堡垒，而舰队自港外发炮助攻。庄公遂以所部人城，西军殊死战，庄公阵殁。马奔复发兵五百继之，终无功而退。于是马奔收余众，航吕宋岛西岸，数日至亚格诺(Agno)河口，降服土人，得河上四里地，筑城居焉。温萨尔塞特闻之，复大举来薄。马奔知不敌，乃留兵城中，牵制敌军，而乘间出海遁，其留者走匿深山间。至今菲律宾有伊哥罗德支那人种(Igarrots Chinese)者，其苗裔也。近日无知少年，拾外人余唾，动诋吾国民族，无尚武性质，观于郑李之故事，当亦爽然若失矣。

林文忠之说论

龚瑟人名振都下，朝贵倒屣交迎，而口若悬河，每及当世事，纵横陈说，四座皆暗，与之讦难，鲜不辟易者。一日觞于某贵人第，座有林文忠。定盦席次，谈天雕龙之辩，风起泉涌，众唯唯，而深厌苦之。酒数行，坐客有言部胥多奸人者，长喟不已。文忠笑曰："君何易视奸人乃尔？而以若辈当之。"某曰："何谓也？"公曰："子真未之知乎？吾与子言奸人。夫奸人者，言人所不敢言，为人所不忍为，如公孙宏期年化俗，尚以为迟，安石万书言自拟伊傅，秦桧我有二策可以耸动天下之类是也。盖辇毂之前，人文所聚，而彼辈乃大言不忌，自信之坚如此，亦非真有过人之材也。不过见当时人材脆薄，学识猥陋，故肆无忌惮，挟其术以沽名猎位，眩其学以动众惊俗，一日得志，殃民生而败国是。如此辈者，心逆而险，行伪而坚，老成谋国在所必诛者是也。此之谓奸人，君恶得以区区刀笔吏为奸人哉？"言已，满座改容称善。定盦颇自矜持，闻者谓非文忠森严耸切之论，未易折服之云。

兔园

毕秋帆沅开府秦中，幕下时彦，各挟龙阳，多负宠而骄，时与皂隶龃龉，仆从遂动辄得咎。公闻之，不胜其扰，而无如何，诸食客知公之同所好也(说部《品花宝鉴》中之田春航与苏蕙芳即叙毕公与李伶事也)，各纵之交争而不问，且阴观其赌胜以为乐。一日公怒甚，于座上正色曰："快传中军兵将来。"众不知其故，郑重以请。公曰："署中兔子太多，唤中军与我全行打出，为诸君图清净也。"众默然，断袖之争因以小戢。后公移镇汴梁，幕下男风复竞，公怒如前。有老宿在座，徐曰："是间恐非大帅兵威所能奏凯也。"公曰："何故？"客曰："此处本梁孝王兔园也。"语未终，举座哗然，公怒亦霁。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是故居高位者，不可以不慎。

日本诗人题《郑延平焚儒服图》诗

明末遗臣力图恢复，捐躯殉国者，先后相望。求其才略冠世，战功卓著，其事业道德，犹足垂法千古，当首推郑延平王郑成功。成功者，芝龙之子，而其母故日本肥前田川氏之女也。唐王之立于郑氏也，成功以年少材武得幸，赐国姓，世谓之国姓爷。唐王曾抚成功背曰："惜无一女配卿，卿当尽忠吾家。"因改姓朱，仪同驸马，寻封忠孝伯。芝龙之降也，成功痛哭而谏，芝龙不听，成功母抗节死。成功初以读书为事，未曾预兵柄，至是慷慨募兵，焚所著儒服，拜辞孔庙，乘巨船而去。后成功竟以台湾之役，使国姓爷(Roksing Koxiga)之名，显于欧洲。近见某书馆所编英文法中有海盗郑成功一语，吾国新学少年，于国史素未研究，拾西人余唾，以为独得之秘，无识可嗤。日本人以康公我之自出，故艳称之。至谓中国四万万人，不能为明室报仇雪耻，独赖半个日本人，具此赤心血性，以点缀明室三百年之结局。成功母，日本女，故云。近见日诗人藤森大雅有《郑延平焚儒服》诗，慷慨激昂，特采之以勖吾国民焉。诗曰："朱火欲熸国步难，杀气腥膻白日昏。万岁山头哭龙髯，延秋门外哀王孙。党祸纷纷击且掊，四海士气斫丧久。草章偷活何奄奄，崩角稽首惟恐后。延平郡王真男儿，忠义之心确不移。一死酬恩无反顾，一木欲支大厦欹。慷慨倡义意激烈，先师庙前矢立节。脱却儒衣付焚如，仰天低回沥心血。昔为孺子今孤臣，向背去留异所遵。旁人乍听心潜动，呜咽无声气自振。呜呼志业虽不遂，足为万世鼓忠义。君不闻此子受生日域中，山川钟秀胆气雄。又不闻母氏清操亦奇特，泉城烈死惊异域。母教自古贤哲多，何况男儿性所得？莫怪金陵丧败气犹刚，直取鸡笼作金汤。戈铤一挥紫飓息，鳄鱼远徙鲸鲵偃。三世供奉明正朔，衣冠堂堂四十霜。永为臣子示仪表，昭回并悬日月光。"

郑成功遗诗

明季郑成功氏，明末汉种中一奇男子也。虽事之成不如其志，然当神州陆沈之后，犹得据海南一片土，其所建树，亦足以表白于天下矣。近有人见其手书诗一律，诗字皆佳绝。良稀世之宝也。其诗曰："破屋荒畦趁水湾，行人渐少鸟声闲，偶迷沙路曾来处，始踏苔岩常望山。樵户秋深知露冷，僧扉昼静任云关。霜林犹爱新红好，更入风泉乱壑间。"嗟乎！英雄所留剩之遗迹，一鳞一爪，无不可珍，况其发自性灵，而形之声律，见于文字者乎？近人林廉访鳌云，台北避乱内渡，返厦，谒江口郑氏庙，题诗云："海山苍莽水泱泱，二百年来旧战场。赐姓延平有遗庙，草堂诸葛尚南阳。望断燕云十六州，书生涕泪海天愁。重瀛缔造披榛昧，同抱东南半壁忧。扶襟海砦大王雄，富贵还乡不负公。凭吊沛中诸父老，登台如见旧歌风。"气象沉郁，词意悲壮，抚今怀古，不尽低徊矣。

李秀成感事诗

李秀成亦工翰墨，喜亲文士，据苏州后，常月夜泛舟虎丘，引怀觅句。金陵被围已久，李恒西望咨嗟，忧形于色。或有劝进者，则怫然拒之。有感事诗两律云："举觞对客且挥毫，逐鹿中原亦自豪。湖上月明青箬笠，帐中霜冷赫连刀。英雄自古披肝胆，志士何尝惜羽毛。我欲乘风归去也，卿云横亘斗牛高。""鼙鼓轩轩动未休，关心楚尾与吴头。岂知剑气升腾后，犹是胡尘扰攘秋？万里江山多筑垒，百年身世独登楼。匹夫自有兴亡责，肯把功名付水流？"其睥睨一切之气象，真不让翼王答曾文正四律也。

曹振镛之误清

清世大官谥文正者七人：汤斌、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七人中汤斌以理学，朱珪以学问，曾国藩以勋业，皆无人訾议。李鸿藻、孙家鼐皆以师傅得之，则成惯例矣，其人盖尚无大过。杜受田以文宗师傅，相从最久。受田卒，文宗哭失声，故恤典亦至渥。若曹振镛则拘牵文义，挑剔细故，箝制天下人心，不得发舒，造成一不痛不痒之天下。洪杨猝发，几至亡国，则曹振镛之罪也。初宣宗倦于大政，苦于章奏不能遍阅，振镛在枢府，乃献策曰："今天下承平，臣工好作危言，指陈阙失，以邀时誉，若遽罪之，则蒙拒谏之名。此后中外章奏，皇上无庸遍阅，但择其最小节目之错误者谴责之，则臣下震于圣明，以为察及秋毫，必无敢肆者。"宣宗从之。其嗣后章奏中，有极小错误，必严斥罚俸降革，中外震悚。皆矜矜小节，无敢稍纵，语多吉祥，凶灾不敢入告。及洪杨难作，互相隐讳，莫敢上闻。至于屡陷名城，始为奏达，皆曹振镛隐蔽之罪酿成之。阙风濡染，以至晚清之将亡，在政府者尚循斯辙。当其得谥文正时，当世已有不文不正之谤，则振镛之罪恶可知也。乾嘉以前，应制书虽工，仍满纸碑帖字，诗亦有拗体者。其时虽号台阁体，亦尚有雅气也。自曹振镛在枢府，挑剔破体帖字，不问之工拙，但作字齐整无破体者，即置上第，若犯一帖字，即失翰林。海内承风，殿体书直成泥塑，上习阘茸，厌厌无生气，皆曹振镛

所造成也。名臣谥法，古以文正为最荣，今人亦踵其说，而不知其所自始。按《梁溪漫志》云："谥之美极于文正。司马温公尝言之，而身得用之。"清代谥文正者七人，远过宋、明(宋只三人)。然考清《鸿称》册中，所载群臣得之用谥，以忠为第一字，而文为第五字，正为第四十一字，则竟以文正为佳谥之首称，亦似无所据矣。

总戎佳论

项城于大海，永历时予铁券封伯。清质其母而招之，乃降，改授总兵。顺治中，由滇南还，椎牛设宴，大会故乡父老曰："向者捐亲戚，背井闾，藐是一身，远游万里，一旦躬擐甲胄，出入戎马间，兵刃雪飞于前，炮石雷斗于侧，当是时余岂复有生之心哉？战必受伤，伤必重创，甚则洞胸穿腹，自期必死，而卒未尝死也。懦夫弱卒，锋镝未交，心怀退缩，而枕尸于疆场者不少矣。避死者顾反得死，忘生者顾反得生，是有天焉，无容逆计也。"因袒其体遍示坐客，瘢痏之痕如绣，见者无不惊叹。彝陆总兵张忠孝，贤而好文，待文人尤有礼貌，降阶握手，备致谦仰，酒酣自述其生平曰："仆固武昌一守城卒耳。犹忆少时，与亡妇栖止茅舍，岁暮绝粮。乞恩主帅之阍，赐钱二百，易面一斗，将藉为夕餐。而腹枵心棘，趋蹶仆地，斗面遂失其半。归而告妇，相对垂涕，以为无复伸眉之日也。惝恍出门，负暄东墙，偶以柳枝画土，晃然若有物耀于目者，手坎之得白金三两。是年进百夫长，家亦不阜。幸今上拔擢，建牙于兹，而糟糠之侣，久游泉下，念之未能辄忘。仆举此以告人者，要知困极则亨，理有必然。凡人遇小不如意，动生怨尤，此自绝于天耳。彼苍仁而爱人，俟命者乃知天之君子也。"二公虽武人，然其言皆当于理，可为偷生疾贫之鉴。

淄川小圣人

淄川孙先生名若群，学赡品端，言动有则，乡里咸称为小圣人。早岁成进士，谒选京师，任少司寇克溥延之官邸，训其子彦方。处以广厦，坐不易床。供以丰肴，食不兼豆。虽隆冬盛暑，衣冠襜如。司寇知孙有二子，已就童试。适是时山左学使者与司寇有旧，将为之地，而未详二子名，屡欲请之，惮其严正，终不敢发。先生端居缄默，遇有问难，辄指画谈议，滚滚滔滔，竟晷不倦。凡及门与辇下诸子，以制艺就正者，一一评骘，务惬其隐。而运之菀枯，年之修短，皆能于文预决之。康熙癸丑，出为交城令，携家以行。既而遣其长子归淄就婚，课其书艺，忽惊叹曰："嗟乎，吾子其不返乎！"泫然而别。归未匝月，忽无故自缢死。治交多异政，秩满迁蜀中州牧，卒于官。迄清中叶过其故里，询孙姓名，或不尽识，询小圣人，无不识也。

年羹尧轶事一

年大将军羹尧，怙宠鸱张，目无朝贵，然独重同年。雍正元年，平青海归，黄缰紫骝，绝驰而行，王公以下，膝地郊迎，年不之顾。史文靖公贻直，独长揖不拜。将军望见大惊，翻骑而下曰："是吾铁崖同年耶？"扶之上马，并辔入章益门，一时传为佳话。将军军法极厉，一言甫出，部下必奉令唯谨。尝舆从出府，值大雪，从官之扶舆而行者，雪片铺满手上，几欲坠指。将军怜之，下令曰："去手。"盖欲免其僵冻也。从官未会其意，竟各出佩刀自断其手？血涔涔遍雪地。将军虽悔出言之误，顾已无可补救。其军令之严峻，有如此者。然亦可见其平日性情之残酷矣。

年羹尧轶事二

年羹尧征青海日，营次，忽传令云："明日进兵，各人携板一片，草一束。"军中不解其故。比次日，遇塌子沟(淤泥深坑也，满语云然)，令各将束草掷入，上铺板片，师行无阻。盖番人方倚此为险，不意大兵骤至也，遂破其巢穴。又年征西藏时，一夜漏三下，忽闻疾风西来，俄顷即寂。年急呼某参将，领飞骑三百，往西南密林中搜贼，果尽歼焉。人问其故，年曰："一霎而绝，非风也，是飞鸟振羽声也。夜半而鸟出，必有惊之者。此去西南十里，有丛林密树，宿鸟必多，意必贼来潜伏，故鸟群惊起也。"其兵法之灵变，实不愧一时名将，而卒罹大谴，惜哉！

田文镜恶科目中人

雍正间，李卫、田文镜历任督抚，素恶科目，田抚豫时，一疏劾科甲牧令数十人。适李穆堂制府过汴，相见揖未毕，即厉声曰："明公身任封疆，有心蹂躏读书人，何也？"田不能堪，遂劾李牵连入蔡珽案拟辟。乾隆初，始奉特旨湔雪，寻令佐户部。按：穆堂先生再起，后复以多保鸿博镌官。先生立朝刚鲠，其屡起屡踬，皆为维持国体，不独怜才爱士之私心。然蹭蹬终身，未竟其用。然观田、李二公，固有别矣。相传田文镜为豫督，平越王少司马士俊适令祥符，庭参日，田问出身，王攒眉嗫嚅，故作羞愧状，良久始对曰："士俊不肖，读书出身，某科散馆翰林也。"田以为刺己，怒斥之。王知不免，回署即详请免河南碱地税，冀见忤放归。田果疏劾。时杨中丞文乾方为布政使司，入谒曰："王某请免税邀誉耳，公不欲成孺子名，盍少缓？"田诺之。未几杨巡抚广东，即保荐同往，以道府用，荐升两司。田卒，代其任。以田文镜之严苛明察，而王则面加讪诮，杨则诱以巽言，刚柔抑扬，若弄孺子，其才岂在文镜下欤？

清世宗信任李卫之专

雍正一朝，汉臣中最蒙恩眷者，莫如田端肃文镜，李敏达卫二公。而信任之专，似敏达尤在端肃上。考敏达以康熙末年授云南驿盐道。雍正元年，管理铜厂，二年，已擢云南布政使矣，仍兼理盐务。三年，抚浙江。四年，管理两浙盐务。五年，授浙江总督。六年，命江苏所属七府五州一切盗案，俱令管理。复因廷议筑松

江石塘，上以江南督臣范时绎办理未协，令公查议具奏。奏上，得旨仍令会同江苏督抚，稽察办理。十二月，上以公留心营务，凡江南军政举劾，命公同范时绎等办理。时适遣侍郎王玑、彭维新往江南清查积欠钱粮，亦令公与闻。七年，加兵部尚书衔。八年，江宁有张云如者，以符咒惑人谋不轨。公遣弁密访得其党甘凤池等私相煽诱状，令游击马空北赍文往缉。旋以范时绎及臬司马世炣回护失察咎，又曾与云如往来，辗转关查不解，且贿空北稟饰，具疏劾之。上命尚书李永升赴浙会鞫得实。时绎解任，世炣以下论罪如律。十年，调督直隶，命节制提督等官。至乾隆二年，犹以奏诚王亲王府侍卫库克于安州民争控淤地案，赴州属托，谕嘉其执法秉公，特赐四团龙服。三年，疏参直隶总河朱藻挟诈误工贪劣等款及藻弟蘅干预赈务。奏入，命尚书讷亲孙家淦会鞫得实，革藻职，拟杖流。蘅亦拟杖。公旋卒，其一生政绩如此。

华亭令戏惩武秀才

江苏人尚文学，习武者少，然武科不能废。当岁试之年，辄 搜罗充数，往往不及额而止。无赖者幸博一衿，不求上进，每横于一乡，不特闾里苦之，即地方官亦苦之。阅近人笔记，至前清华亭令许云梦治鞫一事，不禁为之失笑。一日者，有武生扭一乡人至县喧诉，许讯其故，则乡人入城担粪，误触生，污其衣，已经途人排解，令代为浣濯及服礼，而生不可，必欲痛挟之而后已。许询悉其情，亦拍案大怒曰："尔小人，乃粗心擅污秀才衣，法当重责。"乡人惶恐乞怜，许良久曰："姑宽尔。"令生坐于堂侧，而饬乡人向之叩头百以谢罪，叩至七十余，许忽曰："我几忘之，尔之秀才，文乎武乎?"对曰："是武。"则又輾然曰："我大误，文秀才应叩一百，武则一半可矣。今多叩二十余头，尔应还之。"复令乡人高坐，而捉武生还叩，生不肯，则令皂隶挟持而抑其首，叩还二十余乃释。生大怒，走出，许抚掌大笑，邑人观者、闻者亦无不大笑也。是举虽非正直，然松人咸啧啧以为美谈。

纪晓岚逸事

纪文达公性机警敏给，好滑稽，与和珅同朝，恒隐相嘲谑，而和辄不悟。一日和乞书亭额，纪为作擘窠"竹苞"二大字，和喜而张之。偶值高宗临幸，见之，笑谕和珅曰："此纪昀詈汝之词，盖谓汝家个个草包也。"和珅闻而甚衔之。未几，两淮运使卢雅雨见曾以爱士故，宾至如归，多所馈贻，遂至亏帑。事闻，廷议拟籍没。纪时为侍读学士，常直内廷，微闻其说，与卢固儿女姻亲也。私驰一介往，不作书，以茶叶少许贮空函内，外以面糊加盐封固，内外不著一字。卢得函拆视，诧曰："此盖隐'盐案亏空查抄'六字也。"亟将余财寄顿他所，迨查抄所存赀财寥寥。和珅遣人侦得其事，白之。上召纪至，责其漏言，纪力辩实无一字。上曰："人证确凿，何庸掩饰乎？朕但询尔操何术以漏言耳?"纪乃白其状，且免冠谢曰："皇上严于执法，合乎天理之大公，臣惓惓私情，犹蹈人伦之陋习。"上嘉其辞得体，为一笑，从轻谪戍乌鲁木齐。未几赐还，授编修，晋侍读。四库全书馆开，为总纂焉。

花老虎

花连布，满州人，以世职荐至南笼镇总兵官。性质直，与人交，有肝胆。少时读书，曾习《左传》，故于战法精妙。值铜仁红苗杀官吏反，福康安以总督进剿，檄公随营。素稔公勇，令首先解永绥围。公率百余骑长驱直入，破毁苗寨数十，苗人皆乌合众，未见大敌，大惊曰："天人神兵至耶?何勇健乃尔?"因远相奔溃，永绥之围立解。时公著豹皮战裙，故苗人呼为花老虎云。福大军至，令公结一营当大营前御贼，悉以剿事委之。福日置酒宴会，或杂以歌舞。公则昼夜巡徼，饥不及食，倦不及寝。苗匪既知福持重不战，乃豨豕突，或一日数至，公竭力堵御。贼已退，乃敢告福知。如此百昼夜，须发尽白，而旁有忌其功者，互相肘掣，故不及成功。小竹山贼匪叛，黔督勒保檄公督兵往剿，公御贼山梁上，转战益奋，中鸟枪三，堕入深涧中，诟骂不绝口。贼欲钩出之，乃自立转入岩石中折颈而死。事定，诸将弁百计出其尸，颅骨皆寸寸断矣。

杨胡子歌

成都杨忠武公遇春，嘉道时名将也。以武举从征教匪起家，身经百战，无不克捷。官至提督，改文阶为陕甘总督，晋封一等昭勇侯。予告年逾八十而薨，临终自知死期。会四川总督同安苏公廷玉往访之，公出见，手交遗摺，托其代奏。时固无恙也。苏公不得已，带之归，公即于夜间逝世。岂非生有自来者耶。仁和马秋药太常履泰有杨胡子歌，人奇而诗亦甚奇，读之觉公之精神意气犹跃跃纸上也。诗云："贼怕杨胡子，贼怕胡子走脱趾。不怕白胡大尾羊(时有总兵姓羊)，只怕黑胡杨难当。贼正苍黄疑未决，瞥见胡子掷身入。刀嫌太快矛太尖，只使一条铁马鞭。逢人挝人马挝马，血肉都成瓮中鲊。须臾将士风涌波，纵横步骑从一骡。贼忽乘高石如雨，胡子鞭已空中举。贼忽走险奔如蛇，胡子骡已横道遮。森森贼寨密排垒，胡子从外陷其内。重重贼队围如带，胡子从内溃其外。胡子鞭骡绕贼走，吞贼胸中已八九。瞋目一叱胡槎枒，贼皆扑地为虫沙。相传失路曾问贼，贼指间道教胡出。贼宁不怨胡子鞭，颇闻胡子为将贤。胡子待士如骨肉，蚁大功劳无不录。拔擢真能任鼓鼙，拊循含泪吮疮痍。噫嘻！贼中感服尚如此，岂有官军肯惜死。"写得生气勃勃，彷佛听鼓鼙之声，而思将帅之臣矣。然此诗作于嘉庆年间，犹未睹道光七年公征西域时之伟绩也。

武夫不知文字

张璧田军门玉良，起于行伍，目不识丁。陈太守子壮，于兰溪军次见之。适有急牒至，军门拆阅，点首攒

眉者良久，乃举付从兵，令送文案处。陈询牒中何事，笑而不答，以为秘不肯宣也。越日，又见持一札颠倒观之，大惑不解。既乃知其本不知书，特为此以掩饰人之耳目。尝与程印鹊太守换帖，三代中有名蚤者，陈以为怪。见其一帖，则是早字矣。因询其文案某君，答曰："渠不能指定一字，第随其口语而书之，是以如此。"同时有吴总戎再升者，眇一目，每战必先登，贼畏之，呼为"吴瞎子"。尝延僧追荐先人，僧请三代讳氏，张目不能答。急召文案委员，令撰一好名字与之，闻者捧腹。此与侯景之托王伟撰七庙讳者何异？清初马惟兴，以孙可望将来降，官至福建总兵。顺治之季，尝赐诸将三代封典，惟兴久之不上。抚臣问之，愀然曰："某少时为寇虏，相从作贼，今幸际会风云，实不知父何名，母何氏。若私撰之，不惟欺君，亦自诬其先人矣。愿公以此语上闻，但恩荣及身而已。"一时皆是其言，惜无人以是说告之军门及吴总戎也。

记吴六奇将军

海宁查孝廉培继，字伊璜，才华丰艳，而风情潇洒，常谓满眼悠悠，不堪酬对，海内奇杰，非从尘埃中物色，未可得也。家居岁暮，命酒独酌，顷之，愁云四合，雪大如掌。因缓步至门，冀有乘兴佳客，相与赏玩。见一丐者，避雪庑下，强直而立。孝廉熟视良久，心窃异之，因呼之入，坐而问曰："我闻街市间，有手不曳杖，口若衔枚，敝衣枵腹，而无饥寒之色，人皆称为铁丐者，是汝耶？"曰："是也。"问能饮乎，曰："能。"因命侍童，以壶中余酒，倾瓯与饮，丐者举瓯立尽。孝廉大喜，复炽炭发醅，与之约曰："汝以瓯饮，我以卮酬，竭此醅乃止。"丐尽三十余瓯，无醉容，而孝廉颓卧胡床矣。侍童扶掖入内，丐逡巡出，仍宿庑下。逮旦雪霁，孝廉酒醒，谓其家人曰："我昨与铁丐对饮甚欢，观其衣极蓝缕，何以御此严寒？亟以我絮袍与之。"丐披袍而去，亦不求见致谢。明年，孝廉寄寓杭之长明寺。暮春之初，偕侣携觞，薄游湖上。忽遇前丐于放鹤亭侧，露肘跣足，昂首独行。复挈之归寺，询以旧袍何在，曰："时当春杪，安用此为？已质钱付酒家矣。"孝廉奇其言，因问曾读书识字否，丐曰："不读书识字，不至为丐也。"孝廉悚然心动，薰沐而衣履之。徐诘其姓氏居里，丐曰："仆系出延陵，心仪曲逆，家居粤海，名曰六奇。只以早失父兄，性好博奕，遂致落拓江湖，流转至此。因念叩门乞食，昔贤不免，仆何人斯？敢以为污。不谓获遘明公，赏于风尘之外，加以推解之恩。仆虽非淮阴少年，然一饭之惠，其敢忘乎？"孝廉亟起而捉其臂曰："吴生固海内奇杰也，我以酒友目吴生，失吴生矣。"仍命寺僧沽梨花春一石，相与日夕痛饮。盘桓累月，赠以衣屦之资，遣归粤东。六奇世居潮州，为吴观察道夫之后，略涉诗书，耽游卢雉，失业荡产，寄身邮卒，故于关河孔道，险阻形胜，无不谙熟。维时天下初定，清兵由浙入广，舳舻相衔，旌旗钲鼓，喧耀数百里不绝。凡所过都邑，人民避匿村谷间，路无行者。六奇独贸贸然来，逻兵执送麾下，因请见主帅，备陈粤中形势，传檄可定。奇有义结兄弟三十人，素号雄武，只以四海无主，拥众据土，弄兵潢池。今大兵南下，正燕庶徯苏之会，豪杰效用之秋，苟假奇以游札三十道，先往驰谕，散给群豪，近者迎降，远者响应，不逾月而破竹之势成矣。如其言行之，粤地悉平。由是六奇运筹之谋，所投必合；扛鼎之勇，无坚不破。征闽讨蜀，屡立奇功，数年之间，位至通省水陆提督。当六奇流落不偶时，自分以污贱终，一遇查孝廉，解袍衡门，赠金萧寺，且有海内奇杰之誉，遂心喜自负。获以奋迹行伍，进秩元戎，尝言天下有一人知己，无若查孝廉者。康熙初，开府循州，即遣牙将持三千金存其家。另奉书币，邀致孝廉来粤，供帐舟舆，俱极腆备。将度梅岭，吴公子已迎候道左，执礼甚恭。楼船箫鼓，由胥江顺流而南，凡辖下文武僚属，无不愿见查先生，争先馈赠。箧绮囊珠，不可胜纪。去州城二十里，吴躬身出迎，八驺前驰，千兵后拥，导从仪卫，上拟侯王。既迎孝廉至府，则蒲伏泥首，自称昔年贱丐，非遇先生，何有今日？幸先生辱临，糜丐之身，未足报德。居一载，军事傍午，凡得查先生一言，无不立应，义取之赀，几至巨万。其归也，复以三千金赠行曰："非敢云报，聊以志淮阴少年之感耳。"先是苕中有富人庄廷钺者，购得朱相国《史概》，博求三吴名士，增益修饰，刊行于世，前列参阅姓氏十余人，以孝廉夙负重名，亦借列焉。未几，私史祸发，凡有事于是书者，论置极典，吴力为孝廉奏辩得免。孝廉嗣后，益放情诗酒，尽出其橐中装，买美婢十二，教之歌舞。每于良宵开宴，垂帘张灯，珠声花貌，艳彻帘外，观者醉心。孝廉夫人亦妙解音律，亲为家伎拍扳，正其曲误。以此查氏女乐，遂为浙中名部。昔孝廉之在幕府也，园林极胜，中有英石峰一座，高可二丈许，嵌空玲珑，若出鬼制。孝廉极所心赏，题"绉云"，阅旬往视，忽失此石，则已命载巨舰送至孝廉家矣。涉江逾岭，费亦千缗。今孝廉既没，青娥老去，林荒池涸，而英石峰岿然尚存。聊斋志《大力将军》，蒋心余《雪中人传奇》，皆记吴将军军事焉。

淮军后起之三名将谈

《善铠笔记》云：自甲午、乙未战败，国人顿失向日一战而霸之根据心理，乃欲偃武修文，以求存立于此竞争世界。时至今日，三尺之童，皆有以知其不可矣。顾自东事败后，不知急求恢复于申儆训练之中，而终吐弃武事，不敢复挂诸口，以转竞于文靡。甚至举前人辉耀之历史，精能之经验，大足以为后事师者，而亦任其埋葬于流俗之口，不复为之表扬。凡此衰败之征，至可痛也。就近事言之，中外交绥以来，吾国之兵，非不能战，患在事前无作战之备，临事乏调度之方，斯为致败之由耳。然虽如是，而良将之杂出其间者，亦往往有可纪之奇绩。特国家不知汰楛留良，混骐骥于驽马，致令人心无所景慕，斯亦不振之由焉。其战功昭著中外，可为军人之模范者，如淮军后起之三名将，一王孝祺，一章高元，一聂士成，固皆身摧强敌，以立奇功，其事足以振顽

干也。"聂亦厚自期许,欲以一战雪国耻,振国徽。庚子春初,北方义和团勃起,所过焚掠,聂氏时官天津镇,发兵讨之,一击而败。拳匪走散,转集于京师,结连宫庭。端、刚遂构聂,降旨严斥,聂奉旨扼腕叹息,谓其下曰:"吾无死所矣。"有劝其避往保定者,聂喟然曰:"死吾分也,特患不得其名,且举吾数年辛苦所成之精锐,误供凶暴,投诸一烬,为可惜耳。今国衅既开,天津首当冲,以吾奉命镇兹土,吾目未瞑,必伸吾职,不许外兵履斯土。然充吾力,讵足以拒八国联军乎?吾死必矣。特如斯以死,吾其终不瞑也。"斯时内扼于端、刚,外迫于裕禄,聂氏穷无所之。五月十八日,大沽失守后,聂前军驻守紫竹林,日师首至,聂军一举而败之,死者累累。他国联军继进,聂与苦战累日,以一当百,杀伤过当。联军知聂军不易胜也,乃破公法用绿气炮攻之。聂知无幸,先一日诫所部曰:"惟吾先自蹈死,汝曹退守他所,或能稍完吾精锐,备他时国家一用,无俱从也。"明日,张阵复战,聂氏独身扼守一桥,联军来攻,力斫数十人,忽一榴弹飞至,聂氏并其骑俱化灰烬死。事至惨烈,殆过于所谓三忠者远甚。顾今日三忠犹有表彰之者,独此叱咤风云,孤忠殉国之良将,讵可等于虫沙乎?是则表扬之谊,固吾人后死者之责也。清季某公,尚论晚明人物之盛,并举当世人材可比拟者,曾举聂比黄得功,由今思之,殆不谬也。呜呼!聂氏用非其时,以死伸职,岳岳良将,而为奸回所断送,其死至可痛惜。顾当吾国挫败之余,乃忽有此不可侮之一军,巍然与列强搏战,使列强知我国人终不可侮,而少生其戒惧(按:当时西人述及聂军之强矫任战,莫不惶然变色,沪上诸西报可按覆也),则其功施于国,亦至大矣,此又吾人所宜知也。按兵者,危苦之事,非享幸福之民所乐为。凡其民之生事薄者,其兵之名额转多,日本固其例也。以吾民质朴勤勉,百折不挠之恒性,实宜于兵。当今之世,尤应发挥斯旨,但使得良将为之帅,吾敢断言吾国之兵,将强于天下,是在能者勉力为之耳。故稍述淮军三将,以风励吾国人。

岳威信兵法

岳威信公征青海,行至崇山,见野兽群奔曰:"此前途有放卡贼,蓐食速驱。"果擒百余人。自此探信贼断,敌不及备,大军直抵其帐,敌众仓皇惊溃,丹津衣番妇衣遁,降者数万。自出师至北,前后仅十余日,古来用兵塞外,未有如此神速者。

阿文成兵法

阿文成征金川,一日安营已定,忽传令迁移,诸将以天晚力阻,公随发令箭云:违者立斩。合营虽从之,而不免怨诽。迨昏夜大雨,前此营基,水深丈余,几为漂没,咸诧为神奇。公曰:"我有何异术,特见群蚁移穴,知地热将雨耳。"按文成此举,不难于先见,而难于实言。稍有权术者,必又以为遁甲奇门矣。健儿虽莽,肯受吾绐?

海兰察之将略

乾隆朝名将,以超勇公海兰察为冠,边功战略,炳裔旗常,无待述矣。其行军实由天授,有为自古名将所未尝到者。自结发从戎,每临阵,微服率数十骑绕出贼后,知何处有暇可蹈,辄冲入贼队,左右疾射,使其阵乱,而我兵乘之。又能望云气决贼势之盛衰、此战之胜负;察山川脉络,知安营汲水之宜;听地窖,识贼马之多寡;验马矢,料敌去之远近。即仓猝间手弹弓弦,亦能预测利钝。以故进必歼敌,退亦全师,操纵神奇,不可殚述(按:望气之说,屡见史策古名将皆能之,北齐时斛律金行兵,用匈奴法,望尘知马步多少,嗅地知军远近。超勇蒙古人,或得秘传,不知今尚有传者否)。魏氏《圣武记》称天生海公,以成就福康安之功名(按:福康安以椒房贵戚得专阃,军略非其所长,所谓因人成事者也)。

阿桂之将略

阿文成公立功绝域,将材相业,冠绝一朝。相传公在行营,每军务倥偬,帐中独坐,饮酒吸淡巴菰,秉烛竟夜,或拍案大呼,或凄然长啸,拔剑起舞,则次日必有奇谋。尤善拔擢人材,每散僚卒伍,一二语即知其器识,辄登荐牍,故人乐为用。尝识兴奎于军校,奇其状貌,令攻某塞,即日授副将。海超勇权奇自负,同时无一当其意,独服公驱使,辱骂惟命,遇他帅虽礼下之,不乐为用。文成洵不愧名将矣。

罗壮勇少时逸事

罗壮勇公思举初征白莲教,后平永州苗,为嘉、道两朝赫然名大将。籍四川之东乡,少亡赖,数行窃,令捕之,杖毙弃诸野,中夜而苏,匍匐至一老妪家,周之。乃改行投身军营,骁勇冠绝侪辈,遂历保至专阃,封子爵。当赵金龙之乱,罗受命与总督卢公坤往平之,贼已困将擒矣。时清宣宗以尚书宗室禧恩来督军,未至,诸公议待禧至,罗曰:"围久师怠,贼必遁,糜帑可惜。"遂违众一战歼贼且尽。禧公为亲信重臣,督抚以下皆降屈为礼,怒罗之不待也,盛气陵之。罗不为屈,且面折之曰:"诸公贵人多顾忌,罗思举一亡赖耳,受国厚恩至提督,惟以死报,不知其他。"禧甚怒而无如之何。罗每对人言生平作贼事不少讳,并请文人历叙其事,洵奇男子也(按:魏氏《圣武记》云:"思举忠孝人也。其始军中莫知所自来,及为副将,自檄川、陕、湖北各州县,销积案数十,云所捕剧贼罗某,今已为宣力,其母复株连,世始知其前事。"与此少异)。

黄翼升识拔鲍超

长江提督黄翼升,初从曾文正游。夔州鲍超夫妇来长沙,以贫故,谋生计不就,久之赀罄,存钱止数百。鲍故烈士,以钱市酒肴,置鸩,将与其夫人饱饫以死。邻妪知之,以告公,公亟往叩门,则户键矣。毁门入,鲍夫妇方对饮举箸,公问何为,以实对。公喟曰:"壮士奈

何效匹夫匹妇死沟渎！”鲍曰：“奈绝食何？”公曰：“子从我隶名军籍中，岂惟不死，且可图进取。王侯将相，庸有种耶？”鲍泣拜。公遂挈以归，进之曾文正。不数年，鲍由步卒起，战比有功，官浙江提督，封一等子，与公对树旌节，列爵苴茅，海内识与不识，争以郭、李、韩、岳相比拟。然则鲍固人杰，公亦巨眼矣哉！

黄翼升始任长江水师

同治三年，洪杨平，长江奏设经制水师，以一提督节制五镇官兵，首膺此选者，三等男长沙黄公翼升也。公起家材官，隶曾文正戏下，久任军事，力济巨艰，功与彭、杨埒。初隶水军，方监造船，有龙降其舟，色正青，长五六寸，隐见倏忽。或曰：“此黄河庙中常示现者也。”文正偕幕僚往观之信，嗣是公每战，龙见则必捷。戊辰秋，官军蹙捻寇于燕齐接壤之运河，时河水浅，跃马可渡，公虑贼之潜遁也，祷于龙神庙，祷毕，龙复见，水不雨而涨。贼突围不济，遂尽歼焉。公忠忱耿耿，战绩洸洸，训士则以匈奴未灭为激励，论功则以雍齿且侯为慰藉，其厚得神助，有由来矣。

顾亭林母

顾亭林先生之母，崇祯时旌表节孝，即《明史·列女传》所称王贞女也。先生有与叶讱庵书辞荐举云：“先妣国亡绝粒，以女子而蹈首阳之烈，临终遗命，有无仕异代之言，载于志状，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记曰：‘将贻父母令名必果，将贻父母羞辱必不果。’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一死而先妣之大节，愈彰于天下，使不类之子，得附以成名，此亦人生难得之遭逢也。”盖其辞决而其志弥可哀矣。

顾亭林严拒夜饮

亭林先生貌极丑怪，性复严峻。鼎革后，独身北走，凡所至之地，辄买媵婢，买庄产，不一二年。即弃去，终已不顾。而善于治财，故一生羁旅，曾无困乏。东海两学士宦未显时，常从假贷，累数千金，亦不取偿也。康熙丙辰，先生至都下。两学士设谯必延之上座，三爵既毕，即起还寓，学士曰：甥尚有薄疏未荐，舅氏幸少需，畅饮夜阑，张灯送回何如？先生怒色而作曰：世间惟淫奔、纳贿二者，皆于夜行之，岂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学士屏息肃容，不敢更置一词。陆舒城常言，人眼俱白外黑中，惟我舅祖两眼俱白中黑外，非习见不知其形容之确。

史阁部后嗣

明末，史忠正阁部可法殉节时，相传尚无嗣息，弟可程官北京不返，其后裔无有问之者。雍正初，邓东长宗伯钟岳，督学江左，有童生史姓，年四十余，其祖书可法名，心异之，询之则阁部孙也。盖督师赴扬，寄孥白下，有孕妾于沧桑，后生一子，延史氏之脉，因家焉。邓公遍询诸老生，对无异词，及阅其文，疵累百出，邓公曰：“是不可以文论。”录之邑庠，而刻石署壁，以记其事，俾后之视学者，毋凭文黜陟也。故史生得以青衿终，而家亦稍裕焉。天之祚忠节不绝其后，洵非偶然，而邓公恤孤苦心，亦不愧古人也。按《靳茶坡集》有《送史愚庵梅花岭展墓诗》，愚庵道邻子，鼎革后流寓山阳。又《扬州志·名宦传》，载史公死后，养子直求其尸不得，招魂葬衣冠焉。愚庵当即直耶？

记河帅二则

栗恭勤公毓美，字朴园，山西浑源州人。幼贫而孤，师某同邑明经，老名宿也。同学某甲，年少家裕，有纨绔风。师子女各一，子二十余，略不辨菽麦。女及笄，婉淑明慧，父母爱如掌珠。素器朴园，欲以归之。彼此皆有意，女亦微闻其说，特未明议聘耳。朴园以贫故，常宿于斋，师之子伴焉。一夜，师子曰：躁甚，不能寐，愿与子易位。朴园难之，强而后可。俄自屋上坠一物，铿然有声，师子大呼，视之，铁戈贯胸，气已绝矣。朴园惧而号，师出，见子惨死，谓朴园谋杀，朴园哗辨：屋上有洞。然以易位故，疑不能释。某同学亦质赞之，鸣于官。以文弱书生，严刑逼讯，遂诬服以谋杀。寄囹圄，延颈以待决矣。女既无所归，同学某遣冰人来，愿养夫妇老。许之，既合卺弥月，某甲饮微醺，告女曰：费尽心血，乃能娶汝。女诘之，曰：汝兄之死，乃我买盗某为之，本欲杀栗某，何期误伤汝兄。然栗某得罪，我始得与汝合，亦天缘也。女佯欢笑，益劝之醉。某酣卧，女藏刃于怀，彻夜不眠。向曙出，至县署击鼓，为兄雪冤。官廉得情，以某甲并盗抵法，而释朴园。女大言于堂曰：我以误归某，今为兄故出首本夫，前生孽缘也。出刃自刎死。朴园以由女得释，哭不成声。后以拔贡由县令荐至河督，养师夫妇终其身。奉女木主，朝夕申办香焉。

黎襄勤公世序，河南罗山人，初以进士令西江。上官命稽案至某县，羊角风旋舆前不散，黎曰：“汝冤魂耶？导我行，为汝雪之。”风果前导，至冢而没，问里甲，云某甲新以瘵卒。问其家，继妻少艾，无子女，以饶于财，未嫁也。唤其妻至，美而艳，问若夫以何疾死，答以瘵。曰：“是有他故，吾欲验之。”某氏甚辩曰：“验有故，当我以罪，无故，奈何？”黎曰：“我当其罪。”棺既开，骨瘦如柴，验无据。某氏喧号索命，黎无以难，姑悬待访。某氏迭控于廉访中丞，檄下如星火，至省垣，大吏咸谓黎疯颠，将参处。黎曰：“固也，请赐一月限，世序访不得实，罪无悔。”宪许之，辞出。作星士装，周行县四境，二十余日，迄无朕兆，心甚郁郁。一日微雨，奔至一村，避柴门下，老媪出阖扉，问之，曰：“卖卜之人，暮无所归，乞投宿焉。”媪曰：“我齿已暮，无所避嫌，家有三楹，客可宿东偏屋。”出脱粟饭之。问其家人，云有子某乙，日游荡不归，言之絮絮泣。俄有叩门声，一男子入，携酒肴饼饵甚多。乎母曰：“今日博大胜，母可饱餐。”媪

告以有客在，导以见，因列酒馔。某乙曰："汝财星也，今日来，我博即大胜。明日勿去，我再往博。"明日去，至午归，负赤仄累累。曰："汝真财星。"因更买酒食以饷，饮既酣，某乙曰："欲与君结为兄弟如何？"黎亦欣然，因劝之曰："观子意气不凡，何甘于下流？况有母，宜务正业，蓄妻子，不宜自弃如此。"某乙曰："我虽赋闲，然奉养老母外，一身无挂碍，得钱多，即乐一日，否则忍饥，要妻子何为？"天下妇人最毒，某村某甲，家资巨万，身不得其死，今且他人入室矣。要妻子何为！"黎曰："闻有县官为检验矣。"某曰："此事除我知之，虽武侯复生，安能测其底蕴？县官且由此得罪，他官更莫敢问矣？"黎曰："盍为我言之？"某曰："他人是非，言之何益？"黎曰："我两人交同手足，保无漏言，闲佐酒，庸何伤？"某曰："我梁上君子也。一旦入某甲家，掘后墙，探首入，见某甲卧床上，其妻与一男子，各持烛持剪，自瓷盎中出小蛇一，置某口，以剪剪蛇尾，蛇痛极，入腹中，某甲大呼，气已绝矣。妇人与男子收蛇尾并剪，置盎中，埋牖下，然后同饮同卧。我观至三鼓，怒发上指，不复窃，遂归。县官何人，遂能测耶？"既而曰："我明日仍往博，子毋去卖卜村市，晚归同饮可也。"黎曰："我卜子三日内有奇祸，无出门，过此以往，当交好运，终身吃著不尽矣。汝在家坐守，我出卖卜。约晚，仍会于家。"黎出，暗会人骑驰至省垣，见廉访请复审。拘某乙来，跪堂下，视堂上，卖卜人也。黎曰："第吐实，保无害。"某乙供如前，从牖下掘得瓷盎、蛇尾、剪刀并存。再验棺中，半蛇亦出。供证确凿，某氏无所遁。乃供在室时，通于表兄某。既嫁，夫有瘵疾不能满其欲，与表兄计，夫死无迹，赀既饶，与表兄昵，不嫁终其身。案定，抵某氏及其表兄于法，群以为龙图复生也。后黎官至河帅，迎某乙母去，奉养若母。约某乙不为盗，日给钱一缗，任其游瞩，以终其身云。

郑孝子

郑孝子立本，萧人，父相德，坐事戍西域。立本稍长，知痛哭，废寝食。及年十八，辞母寻父。家故贫，誓以丐往。母初止之，不听，临行哭而戒之曰，"汝父左手小指缺一节，中有横纹，幸而相见，以此为验也。"历半年，行抵库车，查军籍无父名。流寓数月，未知所往。边徼人稀地广，又无可乞食者，困甚。会军将高魁元，闻立本操中土音，问之，具以告。魁元惊曰："汝父我友也。曩昔戍乌鲁木齐之绥来县，虽然，别八年矣。去此三千里，中隔雪山，往大不易也。"馈赀而别。立本既知父耗，心益急，时张格尔余党未靖，官道梗塞，乃裹粮走小路。攀崖越岭，误入深山，前临陡涧，深不见底，立本旁皇无策。忽有兽自南来，大如象，疾行如电，黄光闪铄，举步作金声，瞥然北去。因念此物来处，当有途径。黑夜探行，转折至天明，乃回库车之路。惝恍道旁，气息仅属，惟呼天吁父而已。差官赵弁者，从山脊过，问而怜之曰："我转饷回，即赴绥来，当携汝行。道路险巇勿自往，往亦不识也。"托立本于回务主事奇氏家，奇礼遇之。居逾年，赵不至，亦无他伴，乃复潜去。行人戈壁中，绝水。时夏日酷烈，掬路旁马溺饮之而呕，呕而复饮，如是数日，惫极而仆。适番众骑马过，抚之未绝，负至泉饮之，逾时始苏，又以饼饵食之。复起行数十里，见天山雪水，汹汹迎来。自念有进死，无退生，褰裳涉之，寒若层冰，中挟砂石如碗如拳，击胫骨痛不可忍。良久得岸，始达土鲁番大道。由是历蒙古塔，白洋河，至乌鲁木齐，急奔绥来县访问，则父已病殁数年矣。立本长号过市，恸不欲生，濒死者再。先时相德抵戍，西人筵请教读，隶门墙者颇多，卒之日，共营葬焉。及闻立本至，告以墓所，争筵致之。立本既告，患病二年，同门轮视不少怠，以故得不死。他日启墓，门人悉会。中国人流寓西域者，咸来设祭。祭毕开棺，体肤悉化，惟左手独存，缺指横纹宛然，远近骇异，以为天留只手，以待孝子辨认也。立本益哀哭不能止。众上其事于都统，沿途具夫役，给驿马，护孝子负骨以归。时鸦片战争之前四岁也。盖往返二万余里，时历八年。立本抵家拜母，相持悲泣。葬之日，父老士女，奔走往观，咸呼为郑孝子云。按清代孝子寻亲，若益都冷秀才升之远走龙州，昆山曹君起凤之跋涉酉阳，难哉不多遘已！然或资历有余，犹有赖焉。郑孝子乞食绝域，备历荼苦，卒能辨认指节以归，至诚感神。信夫！世之日侍庭闱，而奉养疏略者，岂不痛哉！

记杨勤勇夫人

嘉、道间名将，首推二杨，功业威名，彪炳一世。而勤勇侯夫人龙氏，临机应变，卓识鸿才，则有世所不尽知者。夫人为蜀之华阳县人，广东佛山同知廷泰女也。勤勇任宁陕总兵，夫人归焉。初婚三日，终南教匪渐炽，侯即率兵搜贼，明年调署固原提督，夫人方怀妊未行。及秋，宁陕镇兵以停饷两月，啧有叛言，镇将不善驾驭，势岌岌不可终日。或请夫人乘夜速行，夫人曰："叛否不可知，若行而后叛，是通贼也。不然何以先知？"卒不行，乱作，杀营官，肆焚掠，阖城扰攘。官民眷属，昏夜惊窜，反依夫人为逃死薮。方是时，未叛者拒于内，曰："夫人勿死，我辈受恩重，誓御贼以卫夫人。即不敌而死，主将闻之，亦见我辈心也。"已叛者拒于外，曰："夫人勿惊，我辈受恩重，情急而叛，无与夫人事，诚虑外寇，惊及夫人，主将闻之，无以明我辈心也。"先是镇署司饷朱之贵者，性吝刻，众欲杀之。夫人藏于复壁中，佯令追捕，众意乃释。黎明，叛众请见夫人，奴婢及避难妇女，仓皇号涕求勿放入，夫人怒曰："生死有数，敢涕泣者，惩之。且朽墙薄壁，脱有他意，谁能御之？请见则见，何畏之有？"命左右启门而出，端坐堂上。叛首数十人，血臂淋沥，伏地痛哭，请送夫人出城。夫人曰："谁则戕官杀人者抵命，于汝众人何尤？速擒首逆，绝妄念，主将或可申奏朝廷，予以生路。"众曰："我辈结盟，誓同生死，不能遵夫人命，谨备舆马以俟。"诸妇女又曰："夫人行，我辈死矣。"夫人曰："此辈皆我故旧，须随我行，不得伤残。"即出婢媪衣履与官眷结

束，次启行。而已乃乘舆殿后。甫出署，叛众发号传队以送。夫人呵曰："止，此何时，而犹循此虚文耶？除现在署前者，余皆不得露面。"众唯唯，送至涧沟，哭拜而返。适遇之贵于途，举刃拟之曰："汝今日亦入我辈手耶？"之贵曰："我藏复壁，夫人计也。夫人忘盥盆，命我送往，汝等欲杀我，即转赍盥盆去。"众审视良久曰："且为此盆，饶汝。"明日，行抵石泉县，石泉百姓方迁徙，县令不能止。闻夫人至，公服攀辕，留守城池越六日，始就兴安免身。时典郡兴安者，夫人从兄夔堂也。初勤勇于固原闻变，遣属将选剿，而自帅亲丁四人，冒雨急驰千二百里，三昼夜而至周至。得夔堂书，知夫人已往兴安。即驰往石泉抚贼，解鄠县围。贼首蒲大芳，公旧部也，素得众心。公又素得大芳心。乃单骑入贼垒，谕以顺逆利害，说令投诚，仍同入宁陕镇城，约束归伍。而大芳心怀反侧，意颇悔降，遂以愿赴兴安，迎致夫人为请，实以试主将心也。勤勇立允所请，不增一奴。或谓夫人明哲，必托辞不行。比大芳至，天大风雪，夫人冒雪抱子，泰然登程。越日，道过汉阴厅，大芳与同行王奉者相哄，夫人入厅署，讯知曲直，棍责大芳四十，械系而行。将至镇城，降众代求免系，更乞勿使主将知，夫人许之。及见勤勇，询问公私，悲喜交集，独不言途责大芳事。居十日，各帅遣都守驰候勤勇，见左右役使皆叛党，神情炯炯，相视无一言。少顷，请间密白曰："各帅得汉阴禀函，知夫人途责大芳，恐降众离心，故遣某等探候。"勤勇曰："不知也。"入询夫人，曰："有之。"曰："何无一言？"夫人曰："是不必知，知而不诛则废法，知而加诛则失信，我见不彻，不敢行，既行保其贴服，勿劳探也。"勤勇出语都守，叹服而去，其智略英果类如此。方叛兵之就抚也，廷议以勤勇在镇，驭兵不严，削职戍伊犁，自谓立功赎罪，或可免行。夫人曰："卒伍为逆，而主帅无罪，国家无此法度。所望君恩高厚，不久戍耳。"后一月，果蒙赐还。勤勇籍贵州，褫职自犍为南归，舟子怂恿籴盐，谓至沿河必可获重利。夫人曰："居官不宜重利，况数奇，始罢官之时，财禄可知。"力谏而始止。行抵黄瓜漕，前舟撞损。以载轻急驶近岸，人免而船沉。夫人善画兰，喜弹琴、读书，尤识大义。尝曰："方寸静洁，则理胜欲。念虑牵滞，则欲胜理。人生最忌情流为欲，则百事不得其正。"闻者尤敬服焉。

记勒保事

勒襄勤相国保督四川时，待僚属以礼，即不歉意者，亦未尝不饮人以和也。尝语人曰："我始由笔帖式官成都府通判，不得上官欢，时遭呵谴，同官承风旨，置之不齿。每衙参时，无与立谭者，抑郁殊甚。又以贫故，不能投劾去，含忍而已。会闻新任总督某来，十年前故交也，心窃喜而不敢告人。总督将至，身先郊迎，辞不见，愠矣。抵城外上谒，又不见，更愠甚。乃随至行辕，大小各官，纷纷晋谒，皆荷延接，而我独不得见。手版未下，又不敢迳去。天气甚暑，衣冠鹄侍，汗流浃背，中心忿恨欲死。正踌躇间，忽闻传呼请勒三爷，不称其官而称行辈，具见旧时交谊。此一呼也，恍如羁囚忽闻恩赦。爰整衣冠捧履历疾趋而入，则见总督科头裼衣，立于檐下，指而笑骂曰：'汝太无耻，乃作此等形状见余乎。'我禀请庭参，则掖之起曰：'不要汝磕狗头。'回顾侍者，令代解衣冠曰：'为勒三爷剥去狗皮，至后院乘凉饮酒去。'我于斯时，越闻骂越欢喜，比至院中把酒话旧，则此身飘飘然若登仙境。较今日封侯拜相，无此乐也。时司道众官犹未散，闻之俱惊。我饮至三更归，首府县官尚伺我于署中，执手问总督意旨。从此遇衙参时，逢迎欢笑，有进而与右师言者，有就右师位而与右师言者矣，而勒三爷之为勒三爷如故也。官场炎凉之态，言之可叹！故于今日待属官有加礼以此，而不肯轻意折辱属官，亦以此也。"方伯尝举以告人，自谓一生历官，不敢慢易忽略人者，勒侯之教也。

顾吴优劣

吴梅村祭酒为一代诗人，直绍唐贤之学，而身为贰臣，名为之杀。当时身复出仕，涕泣谓人曰："余非负国，徒以有老母，不得不博升斗供菽水耳。"当国变之初，吴平西为圆圆被虏，愤怒借兵复仇，祭酒作诗刺之。有"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痛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等句。作此诗时，设心未尝不佳，及身历其境，未能随遇而安，乃推诿以文其诈。若谓家贫亲老，则昆山顾亭林先生境非富饶，堂上亦有老亲，何以数诏不赴？且观其《日知录》、《郡国利病书》，经济宏深，岂不肯为世用者？先生尝勖其甥徐立斋相国曰："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有济世安民之略，而后可以考古论今。"何等抱负，胜梅村远矣。

彭雪琴轶事

湘阴彭雪琴宫保玉麟幼时，玉貌风流，丰姿俊雅。邻女梅仙见而悦之，托妪致意，愿委身以从。宫保感其意，颇首肯。后格于势，事遂寝。女因而致死，宫保伤之，誓愿画梅花十万幅以报。故其题《采石矶太白楼》诗云："诗境重新太白楼，青山明月正当头。三生石上因缘在，结得梅花当蹇修。""到此何尝敢作诗，翠螺山拥谪仙祠。颓然一醉狂无赖，乱写梅花十万枝。""姑熟溪边忆故人，玉台冰彻绝纤尘。一枝留得江南信，频寄相思秋复春。""太平鼓角静无哗，直北旌旗望眼赊。无补时艰深愧我，一腔心事托梅花。"或谓此事未确，可以不必流传，然儿女英雄，多情一辙，无庸为贤者讳也。

烧车御史

和珅柄国时，其家奴多乘高车，横行都市，无所惮。湘乡谢侍御振定方巡城，遇焉，捽而鞭之，火其车于衢，世称烧车御史。后二十余年侍御子兴峣，以固始县令膺卓荐召见，上从容问曰："汝即烧车御史之子乎？"不数月，特旨擢成都知府。

管侍御拟劾和珅

武进管侍御世铭在台垣负抗直声，一日与友人酒

坐，时和珅以伯爵官大学士，众詟伯揆无虚口，侍御被酒大言曰："诸君奚为者？吾方有封事。"众皆骇愕。是夕，侍御归邸舍遽卒。见姚椿所作《管侍御唐诗选》书后。姚闻之洪稚存太史子符孙，符孙得诸太史。太史与侍御同里友善，其言当不谬（按：姚文云钱通副沣以劾和珅，奉上命稽察军机处，为权幸所困，衣食不豫，寒悴以死。世皆疑其被毒，惜翁独明其不然。惜翁指姬传先生也）。

吴园次之风义

清代骈体，自以陈检讨为开山。由其才气横逸，泽古渊醰，而笔力又足以驾驭之，故隶事言情，具有六朝家法。一二俗调，不能为全集疵也。降而思绮林蕙，气息茶弱，浪得名矣。顾闻吴园次慷慨义烈，敦尚友谊。长沙赵洞门总宪当柄用时，车马辐辏，及罢归，出国门，送者三数人，园次与焉。其召还也，宾客复集，园次独落落然，踪迹阔疏。合肥龚芝麓尚书提倡风雅，门生故吏遍九州，殁于客邸，两孙茕茕孤露，无过存者。园次则哀而振之，抚其幼者如子，而字以爱女，至于成立。使名家子孙，无西华葛帔之叹，风义如是，文章余技已。章检讨行谊亦纯粹，见省府志本传。

严武伯之义侠

虞山钱宗伯下世，其族人夙受卵翼者，妄意室中之藏，纠合亡赖少年，嚣于宗伯爱妾所谓河东君者之室，诟厉万端，河东君遂自杀。同县严生武伯，不胜其愤，鸣鼓草檄，以声厥罪，宗伯之家始安。夫宗伯以一朝魁硕，宗匠儒林，晚节摧颓，至尽丧其数十年谈忠说孝之面目，其人诚不足论。第其生前奖惜孤寒，陶成后进，一旦声华澌灭，而平日依草附木之辈，遂反唇而肆其訾謷。迄于家室漂摇，姬妾毕命，葛裙练帔，孤雏可怜，亦未始非人情之过薄。河东君一死报主地下，老尚书不知相对作何语。若严生者，可不谓古之义侠欤！

张廷玉驭吏之严

张文和公性宽厚，而驭吏特严。长吏部时，知有蠹吏张某者，舞弄文法，中外官屡受其毒，人呼为张老虎。公命所司重惩之，朝多为营救，公不为动，时称公"伏虎侍郎"。一日坐堂上理事，曹司持一牒来，曰："此文元氏县误书先民县，当驳问原省。"公笑曰："若先民写元氏，外省之误，今元氏作先民，乃书吏略添笔画为需索计耳。"责逐黠吏，而正其谬，同官服其公敏。清代部吏弄权舞文，外官有事于铨部者，为吏所持，辄至质衣装，货车马，举债出国门，甚或蹭蹬终其身。如文和之察弊，亦中人才智所易及，乃画诺坐啸，目击狐鼠之横行，而噤不一诘，委蛇庸懦，岂复有人心耶？

鄂尔泰警世之言

文端尝语人曰："大事不可糊涂，小事不可不糊涂，若小事不糊涂，则大事必至糊涂矣。"见张文和澄怀园语。按文端生平识量渊宏，规画久远。此数语大有阅历，足以警世之积谷把柁者。若夫胸无远猷，疏阔偾事，辄藉口于不拘小节，则转不知谨守绳尺之士，犹不至祸人国而害及苍生也。

谢芗泉之疏阔

谢芗泉先生焚车事，世多称之。其人大节不苟，然性疏阔。其居处几榻尘积数寸，不知拂拭，院中花草纷披，殊有濂溪不除阶草之意。财物奢荡，一任仆人侵盗，毫不介意。性复多忘，尝新置朝衣，借法时帆祭酒著之，罢官后，遂不得取。及官仪部，当有祭祀，复欲市取。时帆闻之，故意问之曰："吾记君尝于某时新置朝衣，去日未久，何得遂无？"谢茫然曰："此等物弃诸敝笥，安可索取？"法复曰："或君曾假诸人乎？"谢仍不复记忆。法笑曰："君于某日曾假余著之，今尚在余笥中，君果忘乎？"谢乃恍悟。其不屑细故若此。参观烧车御史节。

刘文清晚岁改节

刘公墉为文正公子，少时知江宁府，颇以清介持躬名播海内，妇人女子无不服其品谊，至以包孝肃比之。及入相后，适当和相专权，公以滑稽自容，初无所建白。召见新选知府戴某，以其迂疏不胜方面，因问及公，公以也好对之，为上所斥。谢芗泉侍郎颇不满其行，至以否卦象辞诋之，语虽激烈，公之改节亦可知也。然年八十余，轻健如故，双眸炯然，寒光射人。薨时毫无疾病，是日犹开筵宴客，至晚端坐而逝，鼻注下垂寸余。殆亦释家所谓善解脱者欤？

彭雪琴画梅

雪琴母太夫人山阴王氏女，其外王父游幕皖北，太夫人行年三十有五矣，犹然待字。时封公为其地巡检司，适丧偶，县令为作合，遂成二姓之好。其后封公先卒，太夫人守节抚孤，备尝辛苦。及其殁也，雪琴犹为诸生，不及见其贵显也。然雪琴天资忠孝，功业烂然，称中兴名臣，足以慰节母地下矣。雪琴以诸生从戎，在军中二十年，战功卓荦，中外共见。然其人实温温儒雅，善画墨梅。时俞荫甫主讲杭州诂经精舍，彭借寓湖楼，许画梅花一幅，以当屋租。俞赠之诗，所谓"一楼甘让元龙卧，数点梅花万古春"也。后果践斯言。俞于如冠九处，见其所书楹帖，有小印云："儿女心肠，英雄肝胆。"又闻勒少仲言其一小印云："古之伤心人。"贤者多情，即此可见矣。参观彭雪琴逸事一节，即可知彭伤心之由矣。

曹文恪之健啖

清中叶大臣善啖者，首推曹文恪公，次则达香圃椿。人言文恪肚皮宽松，折一二叠以带束之，饱则以次放折。每赐食肉，王公大臣，人携一羊乌叉，皆以遗文恪，轿仓为之满。文恪坐轿中，取置扶手上，以刀片而

食之，至家，轿仓中之肉已尽矣。故其奏中有微臣善于吃肉之句，道其实也。香圃家甚贫，每餐或不能肉食，惟买牛肉四、五斤，以供一饱。肉亦不必甚烂，略煮之而已。人极儒雅，惟食时见肉至，则喉中有声，如猫之见鼠者，又加厉焉。与同食者，皆不敢下箸。都城风俗，亲戚寿日，必以烧鸭烧豚相馈遗。宗伯每生日，馈者多，是日但取烧鸭切为方块，置簸箕中，宴坐以手攫啖，为之一快。伤寒病起，上问尚能食肉否，对以能食，于时赐食肉，乃竟以此反其病而终。

王文端之守正

公高不逾中人，白发数茎，和蔼近情，而时露刚坚之气。其入军机时，和相势方薰赫，梁文定公国治为其揶揄若童稚，公绝不与之交，除议政外，默然独坐。距和相位甚远，和相就与之言，亦漫应之。一日和相执公手笑曰："何其柔荑若尔？"公正色曰："王杰手虽好，但不会要钱耳。"和赧然退。然乾隆帝深倚任之，和亦不能夺其位。嘉庆亲政，公为首辅，遇事持大体，竭诚进谏，上亦优待之。其致仕归日，上赐以诗，有"清风两袖返韩城"之句，命皇次子亲为祖饯以荣之。癸亥春，成德之事，公时已致仕，急入内请安，谓礼亲王昭梿曰："德为庖厨之贱，安敢妄蓄逆谋？此必有元奸大憝，主贿以行，明张差之事，殷鉴犹存。吾见上时，必当极力言之，以除肘胁之患，聊以尽老臣报主之心可也。"后上召见，公应对如前，上深然之。会某相国恐株连其戚，急治其狱，草率完案，致癸酉秋有林清突入禁门之变。上深思其言，命有司特赐祭焉。

吉庆之清廉

粤东制府，为天下繁华之区，居是官者，无不穷奢极欲，搜括明珠翡翠珍奇宝玉，载满海舶而归。惟觉罗吉庆督粤几十年，不名一钱，几榻萧然，浑如儒素。壬戌冬，博罗之变，公率提督孙全谋，极力剿捕，业已蒇事，而抚臣某素暴戾争柄，公屡宽假，而某恐为公所害，因先发制之，密劾公疲软失机数事，上命其究谋。某乃坐高座呼公至，宣上谕毕，即命公改囚服，并去仆从，锒铛絷颈，吏隶诋呵以辱之，并詈以谰谩之语。公愤然曰："某虽不才，曾备位政府，不可甘受其辱，有伤国体。"因引佩刀欲自刎，某素多力因扼其左腕，公情急，遂取烟壶吞之，逾时而死。某遂以轻生上闻。公子寿喜，袭祖荫散秩大臣，其家荜门圭窦，初不知为曾任封疆者，则公之清介可知也。

杨天相之冤狱

乾隆末，海盗渠魁某横行江浙洋面，下诏书命捕之，为崇明副将杨天相所获。提督陈大用飞章入告，仓卒未会总督衔。总督某，髦而贪，且衔提督之独奏也，思有以中之。已而有上旨命两江总督审明正法，盗因以十万金贿总督，总督受之。适扬州某太守自侍御外擢至江宁，上谒，总督语以是案，尚有可疑。太守遽曰："绿营习气，往往诬平人为盗，以自邀功，宜详察之。"总督大喜，即以此案属之，竟以诬良为盗定案，出盗于狱，而杀杨天相于海口，提督亦坐戍军台。杨天相死之明日，总督出行香，若有所见，即日死。逾年，盗忽至山东巡抚衙门自首，历言在江南被获行贿得脱状。东抚不欲兴大狱，诛盗而讳其事。当天相死时，提协两标兵皆呼冤击鼓，愿罢伍归农，几成大变。而上海之民，为天相焚纸钱灰如山阜。至清季邑中父老，犹能言之。乾隆朝自和珅秉钧以后，政以贿成，以横行江海之大盗，得贿则任其逍遥法外，而反置擒贼之将士于极刑，吏治之黑暗腐败，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顾当时幸免危乱者，因国家承平日久，小民安生乐业，准回衰亡，外无强敌，得以粉饰太平耳。无识之士，辄颂乾隆朝为极郅治之隆者，其亦曾一考其事实否耶？

王阎罗

汉军王侍郎国安，康熙初抚浙，勤敏强记，所部吏民贤不肖及奸宄姓名，各有记籍，摘伏如神。尝晨坐听事，官属以次晋谒，复延见乡里耆老，问疾苦。甫阖扉，遽微服行阛阓间。或单骑出入山谷，访诸不逞者，立擒至官，远近骇服。会朝议欲弃舟山，徙民内地。公上疏力言不可，乃止。即今之定海厅也，浙人呼公曰"王阎罗"。

郭琇勇于改过

湖广制军郭琇令吴江时，簠簋不饬。抚军汤文正将劾之，郭立誓痛改，令役担水洗县堂及内室，示民以更新。后果操行峻介，卒称直臣。康熙二十五年，文正于抚苏任内，尝荐琇居心冲澹，莅事精锐，宜行取。部以催征未完，议格，特旨允行，授御史。又三十八年春，圣祖南巡，至德州，见琇跪道旁，谕阁臣曰："郭琇前令吴江，百姓至今感颂，其人有胆量，无朋比，可授湖广总督。"知郭制军之在吴江，其改辙以后，必有循良慈惠，深餍人心者。至于居台垣时，劾河臣靳辅治河无功，劾大学士明珠、余国柱结党营私，背公纳贿，少詹高士奇、都御史王鸿绪等，招摇依附。一时方严抗直之声，几使辇下栗然，朝贵侧目（详见公所著《华野疏稿》）。其丰裁气骨，作令时必已不凡，特年少阔疏，人言偶惑，宜文正儆厉而奖掖之。不然，士大夫一命甫膺，甘为墨吏，素丝已黦，白璧难磨，尚何晚节立功之可冀乎？命世如郭公，仍不能掩其生平之一节，有位君子，庶知惧焉。

杨谧之治行

杨公謐静山，康熙朝循吏也。知固安，预修永定河。故事，秋汛毕即兴工。时永定河道黄某，赋役钱不均，迟延及冬，朝涉者股战，公意怜之，许日出后下镘。黄巡工，迟民之来，欲笞之。公力争不得，乃直前牵马至冻处曰："公能往，民亦能往，此时日高出，公重裘尚瑟缩，乃责此赤胫者戴星来耶？"黄大恚，将缮牒劾。会巡抚李文贞过柳家口，闻其事，召谓曰："汝年少能然，

古之任延也。"劳以酒,解裘衣之。事得释,调宛平。圣祖巡畿南,固安老幼争乞留。圣祖曰:"别与汝固安一好官何如?"一女子对曰:"何不别以好官与宛平耶?"圣祖大笑,以为诚,许食知州俸,仍令固安。寻迁云南丽江府,丽江故苗地,新归版籍。公乃召土官为典史,诸里魁以头目充。令人树榆一本,亩蓄水一沟,建文庙,定婚丧之制。期年岁熟,俗为一变。民饰庙以祀,号为"第一太守祠"。累迁至四川巡抚。乾隆初,缘言事罢,再起,以光少告归。

洪文襄款客

洪文襄晚年,既谢事,复独居侘傺。有其同乡士人往谒,公拒不见。士人归旅邸,无聊甚。晚间相传相国回拜,已至门矣。士人趋出,公降舆握手,故作寒烨温泛语。久之入,则四庭肴馔备陈,珠帘绣幕,华灯辉熠。公延客入,首席陪座者,皆一时名士。既而笙管缤纷,伶工毕集,演剧数出,酒数行罢,公起告辞,士人送出,公又辞让,须臾乃登舆去。士人返舍,依然寒灯如豆,破壁颓垣犹如故也。盖公久蓄将略,无所施为,聊借款客以展其怀抱耳。

简谦居之守正

蜀中简公谦居,天资绝人,凡有记览,过目不忘。康熙辛亥视学江南,江南财贿所都,前学使者无不藉营金窟。公至力反其弊,势挟利诱,屹不为动。每发榜后,进诸生而面诲之。某某解题中款,某某用古人化,并不拥卷于案,皆能背诵其文。试苏州,题中有"上"字,一生因公名上,遂写上为尚。公呼是生问故,生曰:"宪名未敢正书耳。"公怒曰:"汝将以此求媚耶?士人行己,贵乎立品,即小可以见大,即穷可以征达,推此意也,他日侥幸立朝,则婢膝奴颜,汝必安为之矣。"跪生于庭,立命改正。又数年,公补粤西右江道。北地崔维雅者,倾险人也,向与公同官,屡有干请。公薄其为人,不甚应之。是时升任粤藩,护理院事,遂以故巡抚郝公与公有交,借事诬奏,系公于狱。公无以自明,吞金而殁。其明日之午,维雅方启门视事,忽狂呼曰:"简公来矣!"仓皇亟趋下阶,伏地叩颡不已。复起立,脱帽脱衣,反手面缚,左右扶入内室,乃绝。维雅疏下部议,白公无罪,而公已殁,天下莫不冤之。

汤文正之清介

睢州文正潜庵先生,以江南巡抚内迁大司空。其殁于京邸也,同官唁之,身卧板床,上衣敝蓝丝袄,下著褐色布裤。检其所遗,惟竹笥内俸银八两。昆山徐大司寇赙以二十金,乃能成殡。其清介若此,而生前犹有以伪学劾之者。独为君子,不其难乎!

跛 金

金光字公绚,浙江义乌人,知书有权略。尚可喜从辽阳入关,得光甚喜,置之幕下,凡有计议,必咨于光而后行。然光颇自负,意不欲屈人下,乘间潜逃。可喜遣健卒追还,抉其足筋,令不可走,而礼爱益加,于是跛金之名遂著。顺治中,可喜入粤,进爵平南王。其长子俺达公之信酗酒暴逆,王之宫监,适有事于公所,偶值其醉,忽指监曰:"汝腹何大也?此中必有奇宝,我欲开视之。"以匕首刺监腹,应刃而毙。王之堂官王化者,年已六十余,盛夏苦暑,袒而立于庭。之信憎其年老,笑谓化曰:"汝须眉太白,我当黑之,遂缚化曝烈日中,自巳至酉,百计求免,始得脱。王大忿恚,呼之信杖之三十,而峁恣益甚。光因乘间言俺达公刚而多虐,勇而寡仁,若以嗣位,必不利于社稷,请废而立次子固山。王深然其说,因复犹豫,终未即行。光窥王无废立意,恐谋泄见疑,遂曲顺之信所为。凡凿山开矿,煮海鬻盐,遣列郡之税使,通外洋之贾舶,无不从光擘画。是以藩府之富,几甲天下,而光之富亦拟于王。丙辰二月,郑锦下东管,马雄入南海,赵天元、谢厥扶俱以舟师迎降。之信计无所出,乃死光以辞于敌。谓向之抗衡上国,久持弗下者,皆此人之为也,遂纳款伪周。时可喜屏居旧府,闻之,深悔不用光言,以速光之死,流涕太息者累月,不久亦殁。

谦语成谶

陈桂林文恭,性谦下。尹文端居首揆,素所推仰。一日文恭病,文端往视曰:吾辈均老,不知谁先作古人。文恭拱手曰:还让中堂。盖习于㧑谦,初不觉也。文端默然。及文恭予告归,方戒途,传闻文端骑箕之信。欲回京一吊,家人力阻,行至韩庄而薨。

于文襄之敏

乾隆初,军机大臣入参密勿,出览奏章,无不屏除奔竞,廉直自矢。如果毅公讷亲,其人虽溪刻,不近人情,而其门庭阒然,可张罗雀,其他人可知矣。惟汪文端公由敦爱惜文才,延接后进,为世所訾议。然所拔取者,皆寒畯之士,初无苞苴之议者。于文襄敏中承其衣钵,入调金鼎,初尚矫廉,能以蒙上眷,继则广接外吏,颇有簠簋不饬之议。再当时傅文忠、刘文正诸公相继谢事,秉钧轴者,惟公一人,故风气为之一变。其后和相继之,政府之事益坏,皆由公一人作俑,识者讥之。然其才颇敏捷,非人之所能及,其初御制诗文,皆无预定稿本,上朗诵后,公为之起草,而无一字之误。后梁瑶峰入军机,上命梁掌诗本,而专委公以政事,公遂不复留心。一日上召公及梁入,复诵天章,公目梁,梁不省。及出,公待梁誊默,久之不至。问之,梁茫然。公曰:"吾以为君之专司,故老夫不复记忆,今其事奈何?"梁公愧无所答。公曰:"待老夫代公思之。"因默坐斗室中,刻余录出,所差惟一二字耳,梁拜服之。故其得膺天眷在政府几二十年,而初无所谯责者,有以哉!

张文襄遗事

光绪某年,文襄以鄂督入朝。公余,偶遨游琉璃

厂,瞥见一古董店,装潢雅致,驻足流览。庭中陈一巨瓮,形制奇诡,古色斓斑,映以玻璃大镜屏,光怪陆离。绚烂夺目。谛视之,四周悉篆籀文,如蚓如蚌,模糊不可猝辨。文襄爱玩不忍释,询其价则某巨宦故物,特借以陈设,非卖品也,怅怅归。逾数日,又偕幕僚之嗜古者往观之,亦决为古代物,文襄愈欲得之。肆主允往商,未几偕某巨室管事至,索值三千金。文襄难之,询其家世不以告。往返数四,始以二千金获之。舁至鄂,命工拓印数百张,分赠僚友。置之庭中,注水满中,蓄金鱼数尾,仆从或以刀试之,似受刃。一夕大雷雨,旦起视之,则篆籀文斑驳痕,化为乌有矣。盖向之苍然而古者纸也,黝然而泽者蜡也,骨董鬼伪饰以欺人者也。文襄为之不怡者累日。文襄督两广时,倪公文蔚为巡抚,文襄以倪新进,颇慢易之。倪亦负气不稍让,二人意见日深,时相龃龉。一日倪以事谒总督,文襄拒不纳,三谒三拒之。倪问何时可见,期以旦日日中。倪先期往,日过午,仍不获见。倪私问仆从:"大人有客乎?"则对曰:"无之,签押房观文书耳。"问何不禀报,则曰:"大人观文书,向不许人回话。"倪愈不怿,大步闯然入,戈什大声言巡抚至。瞥见文襄执书坐安乐椅中,若为弗闻也者。倪忿然作色曰:"督抚同为朝廷命官,某以公事来,何小觑我也?"拂衣竟出,欲辞官,将军出调和之。为置酒释嫌,二公皆许诺。届期倪先至,文襄日旰不来,将军强致之。至则直入坐上座,将军起奉卮,文襄立饮之。将酌以奉倪,文襄又饮之。倪大怒,推案起,脱帽抵几,径回署,即日谢病。政府知之,乃调倪他所。倪既去任,文襄获理巡抚,两署悬隔,往返颇不便。思空中构铁桥,沟通两署,召工雇值约二十余万金。款无出,颇踌躇。忽接港电,有候补县某,持总督印札,借某事向港澳华商募捐,已集得银十万余,未审有之乎?文襄愕然,已即复电言有之。适某兵轮以事至港,即命管带诱其人偕来,毋使逸。既至署,命闭之空室中。某知败露,首领将不保,彷徨无所措,欲自裁。窗外环伺者众,不得隙。夜二鼓,文襄自内出,某愧汗伏地,叩头请罪,文襄不顾,但曰:"汝胆大至此,不可赦,不可赦。"良久良久,乃命之起,赐坐,加以颜色曰:"吾今赦汝,汝能更为此乎?"某惶恐曰:"愿尽力。"于是更给以札,使往南洋群岛,又募得十数万金,而铁桥以成,桥成后,每夕阳欲下时,姬妓辈或靓妆炫服,逍遥其上,人望之如天半神仙云。后某督至,始拆去之。

张文和之才

张文和公辅相两朝,几二十余年,一时大臣,皆出后进。年八十余,精神矍铄,裁拟谕旨,文采赡备。当时颇讥其袒庇同乡,诛锄异己,屡为言官所劾。然其才干实出于众,凡其所平章政事及召对诸语,归时灯下蝇头,书于秘册,不遗一字,至八十余书。尝颠倒一语,自掷笔叹曰:"精力竭矣。"世宗召对,问其各部院大臣及司员胥吏之名姓,公缕陈名姓籍贯,及其科目先后,无所错误。又以谦冲自居,与鄂文端公同事十余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语。鄂公有所过失,公必以微语讥讽,使鄂公无以自容。暑日鄂公尝脱帽乘凉,其堂宇湫隘,鄂公环视曰:"此帽置于何所?"公徐笑曰:"此顶还是在自家头上为妙。"鄂神色不怡者数日。然其善于窥测上意,每事先意承志,后为高宗所觉,因下诏罪之,逐公还家。致使汪文端于文襄辈,互相承其衣钵,缄默成风,朝局为之一变,亦公有以致之也。

彭刚直之知遇

彭刚直公不能作楷书,试卷誊正,往往出格,九应童试,皆坐是被斥。时浙人高某,视学湖南,尝微行物色佳士不可得。最后过刚直故里,闻读书良苦,循审所习,似非制艺,异焉。再视屋宇甚陋,门有联曰:"绝少五千柱腹撑肠书卷;只余一副忠君爱国心肝。"书势雄杰,不颜不欧,似未曾学者。叩邻右得刚直名姓,及其家世,知必应试,遂心志之。是岁按临长沙府属,得一卷,书势雄杰,似曾经眼,恍然有所感触,竟拔置第一。迨揭晓,果系刚直,大悦。参谒时,历述所见告之,刚直感恩知己,请列门墙,执师生礼。高致仕后,子若孙倦读淫博,不能世其家业,而彭已贵,为择地筑园墅报之,即今高庄是也。

袁爽秋

袁爽秋之夫人薛氏,学问宏深,博通经史,有不栉进士之誉。爽秋学问,夫人攻错之力居多,故爽秋有季常之惧,然实另有原因也。传闻爽秋本姓某氏,为袁某乞养子,故冒其姓。幼时家贫,为人牧牛,常戏登桐庐塔顶。乡愚野老,谓其必发达,以该塔素名有鬼黝人,爽秋登之无恙也。及十二三岁,某戚携之北上,流落都门,薛慰农收养之,执杂役焉。后因某事对答数语,慰农大奇之,使伴诸子读,遂妻以女。有谓爽秋实为养父挟之北上,适值薛慰农择婿,爽秋预其选。盖尔时慰农所注意者二人:一为杨廷甫,一为袁爽秋。薛慰农之夫人亲相之,并阅二人文,谓杨廷甫必可点翰林,袁爽秋不过进士而已。且杨貌优于袁,欲婿杨,薛慰农则谓杨虽可入词苑,终不过翰林而已。袁虽不能入词苑,必有督抚之望,为一代名人,遂决婿袁云。庚子之难,爽秋从容就义,实其夫人薛氏所主持也,可谓巾帼英雄矣。不栉进士,岂虚誉哉!

吊袁爽秋诗

桐庐袁爽秋先生,文学治行,并世无匹。庚子事变,抗疏严劾端、刚,身遭骈戮。张文襄过芜湖,赋诗三章吊之云:"七国联兵竟叩关,知君却敌补青天。千秋人痛晁家令,曾为君王策万全。""民言吴守治无双,士道文翁教此邦。黔首青衿各私祭,年年万泪咽中江。""西江魔派不堪吟,北宋新奇是雅音。双井半山君一手,伤哉斜日广陵琴!"吊太常者夥矣,如此诗之情文双挚,未之见也。

记宝竹坡父子

前清之季，宗室中最明达者，无若宝竹坡父子。竹坡君名宝廷，痛朝政不纲，于浙督学任内，娶江山船妓女，复上疏自劾，部议落职。竹坡往来西山，以诗酒自娱，洒然有遗世之念。尝有句云："微臣好色详天性，只爱风流不爱官。"其侘傺可想。其子寿富字伯福，官庶常，告八旗子弟书，中有句云："民权起而大族之祸烈，戎祸兴而大族之祸更烈。"所谓大族者，即指八旗，亦若逆知庚子之变与去年革命之事者。当时八旗人士詈伯福者盈耳，指为妖妄者，十人而九也。伯福既为书告八旗子弟，又与吴彦复君保初创"知耻学会"于宣武城南，奔走叫号，所至强聒，而一般士大夫，率掩耳而走。戊戌政变后，徐荫轩指为妖人，以宗室故得免诛戮，而令其妻父联元严加约束。伯福既常居岳家，以诗酒自晦，间为联元陈说时局大势，联元甚韪之。拳乱起，联元力陈拳不可恃，遭骈戮。伯福痛其外舅为己而死也，则大恸。联军入京，遂与其弟富寿仰药偕殉，濒死为绝句二首云："衮衮诸王胆气粗，竟轻一掷丧鸿图。请看国破家亡后，到底书生是丈夫。""薰莸相杂恨东林，党祸牵连竟陆沈。今日海枯见白石，两年重谤不伤心。"玩其词踌躇满志，真有视死如归之乐。伯福为人，勇于自任，虑一事，发一言，千人非笑，不顾也。通州张季直赠诗中有句云："坐阅飞腾吾已倦，禁当非笑子能雄。商量旧学成新语，慷慨君恩有父风。"可以为伯福写照。

同光枢臣之消长

同光之际，当国枢臣，分数时代。同治初元，为文祥、沈桂芬时代。时大乱初平，疮痍未复，正可改革政体，以固国本。文祥虽不学无术，犹知引沈桂芬自助，实为汉人掌握政权嚆矢。故李鸿章、翁同和亦联袂而起，时封疆大吏，汉人居半。即枢要之地，实力亦渐加增。同治中叶，宇内得以少安者，职是故也。光绪初，变为孙毓汶、徐用仪时代。然孙名为汉人，实仰满人鼻息，尤与李莲英狼狈为奸。徐用仪则唯唯诺诺，听孙指挥。十年至二十年高阳、常熟又携手人，然高阳守有余而才不足，常熟极思振作，而掣于西后之肘，亦不能大展其长，且触满人之忌，故收场尤落寞。二十年后，则刚毅、荣禄时代，纯为满人猿臂伸张之日。继之者奕劻、世续、那桐沆瀣一气，固守藩篱，如瞿鸿禨、徐世昌、林绍年皆在奕劻之下。如张之洞等，虽权力稍增，而为日无多，不能发展矣。

百文敏轶事

百文敏菊溪总制两江时，阅兵江西。赣抚某中丞初与之宴，百严厉威肃，竟日无言，自中丞以下，莫不震慑。次日再宴，演剧。有优伶名荷官者，旧在京师，色艺冠伦，为百所昵，是日承值，百见之色动，顾问："汝非荷官耶？何以至是？年稍长矣，无怪老夫之鬓皤也。"荷官因跪进至膝，作捋其须状曰："太师不老。"盖依院本貂蝉语，百大喜，为之引满三爵，曰："尔可谓'荷老尚余擎雨盖'，老夫可谓'菊残犹有傲霜枝'矣"。荷官叩谢。是日四座尽欢，核阅营政，亦少举刻，不知此承值者适然而然耶？抑中丞预储以待耶？预储以待，则与江南主之待陶谷，文潞公之待何剡，王铁之待韩璜等事绝类。丁卯，百以两粤开府乞病内用，入都时，或谒之于道次，百蹙然曰："吾以刑部尚书用，汉员为金兰畦光悌，其人张汤郅都也，吾不与衡，如民命何？"客曰："昔径山示童子案云：'汝进一步则死，退一步则亡，作么生？'童子曰：'吾旁行一步何妨？'"百颔之者再。陛见时，乃力陈病尚未痊，乞闲散自效，遂改总宪。庚午以两江节钺底定李家楼漫口，合龙后，至龙王庙行礼竣，僚属以至卒徒，均叩谢且贺。百忽一例遵跪，众大骇曰："卑职与小的曷敢？"百喟然曰："当在坝上时，何所分大人、卑职、老爷、小的也，惊涛一刷，贵贱同流，诸君不顾身命为朝廷事，皆吾好朋友。"指帽上红顶曰："永矢此心，诸公毕可戴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众均崩角，至有泣不能起者。百晚节颇有墨名，然干练能任事，亦满大员中之能臣也。

施青天

施漕帅世纶有权术，任京兆尹时，金吾帅托公和诺，以宠幸冠一时，轿前常拥八驺，施遇诸涂，乃拱立道旁，长揖以俟之。托惊骇下轿问之，施忽厉声曰："国制非王公不设驺马，吾以为诸王至此，拱立以俟，孰意其为汝也？"欲立劾之，托谢之乃已。俗呼曰"施青天"云。

施世纶政绩

清代循吏，为庸俗妇孺所最称道者，莫如施世纶。院曲盲词，盛演唱其政绩者，盖由小说中刻有施公案一书，比公为宋之包孝肃，明之海忠介，故俗口流传，至今不泯也。按公当官实廉强，能恤下。初知江南泰州，值淮安下河被水，诏遣两大臣莅州督堤工，从者驿骚闾里，公白其不法者治之。湖广兵变，援剿官兵过境，沿途攘夺，公具刍粮以应，而令人各持一梃列而待，有犯者治之，兵皆敛手去。守扬州江宁，所至民怀，以父忧去（按公为靖海侯琅次子）。乞留者万人，不得请，乃人投一文钱建双亭于府衙前，名"一文亭"。累迁督漕运，奉命勘陕西灾，全陕积储多虚耗，而西安凤翔为甚。将具疏，总督鄂海以公子知会宁也，微词要挟，公笑曰："吾自入官，身且不顾，何有子？"卒劾之，鄂以失察罢。公平生得力在"不侮鳏寡，不畏强御"二语。盖二百余年茅檐妇孺之口，不尽无凭也。

洪承畴母

洪经略入都后，其太夫人犹在也。自闽迎入京，太夫人见经略，大怒骂，以杖击之，数其不死之罪，曰："汝迎我来，将使我为旗下老婢耶？我打汝死，为天下除害。"经略疾走得免。

沈百五

明末，崇明有沈百五者，名廷扬，号五梅，家甚富，曾遇洪承畴于客舍。是时洪年十二三，相貌不凡。沈以为非常人，见其穷困，延之至家，并延其父为西席，即课承畴，故承畴感德，尝呼沈为伯父。后承畴已贵，适山东、河南流贼横行，淮河粮运辄阻，当事者咸束手，于是洪荐百五。百五乃尽散家财，不请帑藏，运米数千艘，由海道送京。思陵召见，授户部山东清吏司郎中，加光禄寺卿。不数年，承畴已降清朝，百五独不肯，脱身走海，尚图结援，为清兵所获，洪往谕降。百五故作不识认曰："吾眼已瞎，汝为谁？"洪曰："小侄承畴也，伯父岂忘之耶？"百五大呼曰："洪公受国厚恩，殉节久矣，尔何人斯？欲陷我于不义乎！"乃揪洪衣襟，大批其颊。洪笑曰："钟鼎山林，各有天性，不可强也。"遂被执，至于江宁，戮淮清桥下。妾张氏，收其尸，尽鬻衣装，葬之虎丘东麓，庐墓二十年而死。初，百五结援时，有死士五百人，沈死后，哭声震天，一时同殉，殆有惨于齐之田横云。

吴留村

吴留村名兴祚，字伯成，其先本浙之山阴人。中顺治五年进士，时年十七。其明年，即选江西萍乡县知县。迁山西大宁县知县，升山东沂州府知府。以事镌级，左补江南无锡县者十三年。政通人和，士民感戴。忽有奸人持制府札，立取库金三千两，吴疑之，诘以数语。其人伏罪，乃告之曰："尔等是极聪明人，故能作此伎俩，若落他人手，立斩矣。虽然，看汝状貌，尚有出息。"乃畀以百金，纵之去。后数年，闽寇日炽，吴解饷由海道至厦门，忽逢盗劫，已而尽还之。盗过船叩头谢罪曰："公，大恩人也。"询之，即向所持札取库金者。由是其人献密计为内应，将以报吴，时闽浙总督为姚公启圣，与吴同乡，商所以灭寇之法。康熙十五年冬，八闽既复，姚上闻，特擢福建按察使，旋升两广总督。留村在无锡，既膺殊遇，夙驾将行，锡之父老士庶，被泽蒙庥者，自县治以至河干，直达于省城之金阊门。八九十里，号泣攀留，行趾相接，不下数万人。其搢绅及受知之士，则操舟祖道，肆筵设席，鼓吹喧阗。或有执卮酒以献于道者，亦连樯数十里，依依不舍。使君为之泫然，士民之感德如此。

李敏达逸事

康熙末，各省钱粮多亏，世宗诏清查，天下震慑。李敏达公卫，总督浙江，闻之，诣内幕问策，皆瞠不语。公曰："不请朝臣来，天子弗信。朝臣至而督抚无权，事败矣。宜速缮一疏，极言浙省废弛久，诚得内大臣督治甚善。但内臣初至，未得要领，臣身任地方，需臣协理，事裁办。"疏成，驰奏。即诈称生日，开筵受贺，浙中七十二州县，无不麇集者。公张灯陈百戏，止而觞之，召诸州县至密室，语曰："清查使者至矣，汝库亏丝毫勿欺我，我能救汝，否者发露被诛，勿我怨。"皆泣谢曰："如公教。"归皆核册密呈，其无亏者，具状上。亡何奏下，许公协理，清查大臣户部尚书彭维新实来。先至江南，江南督抚不敢阑语，一听彭所为。彭天资险鷙，钩考烦密，民吏不堪，州县拟流、斩、监、追者无算。毕，到浙，气骄甚。公迎见，即持朱批示之曰："朝廷许卫与闻，公勿如江南办也。"彭气沮，稍稍礼下于公。公置酒宴彭，半巡执怀叹曰："凡共事者，未有不争者也。某性粗，好与人角，屡蒙上诲。今誓与公无争而后可，但不知如何而后可以无争。"彭曰："分县而办何如？"公曰："善。"呼侍者书州县名若干，揉小纸如豆，槃盘盛与彭，起分拈之，暗有徽记，彭不知也。其亏者，归公，其无所亏者，归彭。彭刻苦辜较，手握算，至胼起，卒无所得。而公密将赃罚闲款，盐课赢余，私摊抵矣。故使人问曰："有亏否，何如？"彭曰："无之。"彭问公，公阳为喜出意外者，而应曰："亦无有也。"遂两人同奏浙省无亏。世宗大悦，语人曰："他人闻清查多忧愁，独李卫敢张灯宴，彼教督有素，自信故也。"晋秩太子太保，赏赐无算，各官俱加一级。江南之人，望如天上。河东总督田文镜柄用时，忌公，暗劾公，上不为动。田惧，转结纳，伺公居太夫人丧，遣人以厚赙吊。公骂曰："吾母虽馁，不饮小人一勺水也。"麾使者于大门之外，而投其名纸于溷中。然性极服善，一日坐堂上，命吏胥田芳作奏，请封五代。田不可，曰："封典止三代，无五代，芳不能作此奏。"固命之，对如前。公大怒，骂曰："畜产，例自我创，何干汝而逆我？"田遽起立，勃然曰："公大误，公怙天子一时宠，忘王章。芳故晓公，公当谢芳，乃辱及其亲何也？且公为人子孙，封三代而犹未足，芳亦人子孙，未封一代。而公以畜产宠秩之，何用心逆人道耶？芳殊不服！芳殊不服！"公素负气，忽公堂为吏所折，窘不知所为。强复怒曰："便是我误，汝不服，奈何？"曰："公大人也，芳小吏也，岂特公詈芳，芳无如公何，即公杖死芳，芳亦无如公何。所可惜者，大人之威，能申于小吏，而小吏之理，殊直于大人耳！"言毕竟走出。公默然，顾左右，乱以他语而罢。是晚召芳，芳疑公蓄怒，将阴祸之。入，色如土。公握其手，笑曰："汝有胆识而辱为吏，可惜！吾贷汝千二百金，纳县丞，他日事上官，亦以直道行之。"田泣谢，得富平县丞，选凤翔令，以贤闻。

傅卓园者，名魁，公标下卒也。少无赖，以材武入勇健营。涿州大盗李自洪，力敌千人，匿大邵村牛四家，公命卓园往擒。卓园请标下李昌明及韩景琦俱。公笑曰："汝往，能擒此贼。昌明往，非昌明杀贼，则贼杀昌明。韩景琦往，必误乃公事。不信，如汝意试之。"卓园夜至牛村，自洪方谋劫冉贡生家，未发。卓园破门入，昌明舞双锤先登，贼暗中斫之，伤，大呼仆地。卓园继进，门小，器无所施。弃其戟，手掐贼阴而曳之，小肠出矣。贼抱卓园，刃其背万千，幸衷甲不死，然骨入者寸许。卓园绕贼肠于臂，至三匝，贼犹能运刀。韩景琦急来助，昏黑不辨，捧傅足，以为贼而缚焉。傅自念受两人敌必败，不得已，逆而踆之，绳三重皆断。韩仆出

数步外。天渐明，三人共缚盗，献之辕。公大笑曰："吾所料何如？"盗且死，顾行刑者曰："吾为盗三十年，杀人如草，官兵屡捕，无敢格斗，今擒我者壮士也，愿一见而死。"或指卓园，盗运目久之，叹曰："我久当死，死于足下，值矣。我所遗宝刀，知足下来，哀鸣三日，宜赠子佩之。我死不悔为盗，悔不知天下之尚有人也。"

陈恪勤轶事

陈恪勤鹏年，字沧州，以康熙辛未进士，知衢州府西安县，有善政。大学士张鹏翮荐之，移知山阳，迁知海州，再迁知江宁府。清圣祖南巡，总督阿山借供张名，欲加税，公不可，乃以他事中之，落职。按验，圣祖赦之，命入武英殿修书，起知苏州府。公廉干有才，民爱之如水趋壑，每褫职按问，老幼罢市聚哭，持糒醪相遗。满州驻防兵亦率男妇踏门入，牵袍嗅靴，求见陈青天状貌。闻赦诏下，焚香跪北呼万岁者，其声殷天。系江宁狱，或绝其食，狱卒怜之，私哺以饼，为守者李丞侦知，怒杖卒四十。日通一勺水，入狱者如之，公自分命绝矣。忽闻外有贵人驺唱声甚高曰："狱官来，我浙江巡抚赵申乔也，入觐时皇上命我语江南督抚'还我活陈鹏年'，不知汝等可知否？"言毕去，不与公交一语。未十年，公总督南河，李为邳睢同知，大惧，来谒公。公无言，李心稍安，疑公忘之矣。居亡何，黄河南岸崩，刍茭翔贵，治者竹楗石菑，需金万。公张饮，召河官十余人入，酒行，叹曰："鹏年饿江宁狱几死，不意有今日。"自贺一觥，且饮且目李，目闪闪如电，须髯翕张，李色变，客亦瞠视，不知所以。公笑曰："诸君不贺我乎？盍尽一觥？"合席诸声如雷，不能者强毕之。俄奴捧饕餮樽出，磁而鸽金者也，状狞恶。公起手斟之，偏示客曰："满乎？"曰："满矣。"持行至李所，曰："某年月日为一饼故，杖狱卒，欲饿我死者，非他人即足下也。今河岸崩，百万生灵所关，不比老陈性命不值一钱也。罚汝饮，即往办治，放一勺水入民田者，请敕书斩汝，亦使群公知鹏年非报私仇者。"李长跪，色若死灰，持樽，樽堕地碎，两手自博，叩头数百。满席客咄嗟回首，无一人忍睇其面者。李出，倾家治河。河平，来验工官，缨帽小车，所杖江宁狱卒也。既李竟惭恨死。公于故人子弟，孤寒后进，汲引如不及。宾从欢饮，而公目览手答，沛然有余。每用人，则其家之一蹄一缕，必为资送，称善广座，训过密室，人衔感次骨。入狱逌然，自忆未了事曰："杜茶村未葬，某僧求书未与，布衣王安节缺为面别。"从容料量，承锁而行。在苏舁郁林石于郡学，游焦山，遣人泅水，取瘗鹤铭，为亭护之，其标奇如此。所著诗文若干卷，其被逮入京也，除夕，市米潞河。主人问客何来，曰："陈太守。"曰："是湘潭陈公耶？"曰："然。"主人曰："是廉吏安用钱为？"反其直，问住某所。次日户外车声辚辚，馈米十石，书一函，称天子必再用公，公宜以一节终始，毋失天下望，纸尾不著名姓。问担夫曰："其人姓魏。"访之，则闭户他出，竟不知何许人也。

于清端政迹

于清端成龙治术，为清循吏之最，以州牧屡迁至福建按察使。福建当耿忠精乱后，公抚绥遗民，多惠政。巡抚直隶，总督两江时，官吏望风改操。知公好微行，遇白髯伟貌者，群相指震慑。士民有欢笑，无管弦，游惰不空手，柜坊无锁。公清介绝俗，重门洞开，白事官吏，直入寝室。左姜豉，右簿书，状如乡里学博，而用兵如神，尤善治盗。知黄州时，闻张某者，盗魁也。崇墉高垣，役捕多取食焉。虑少辽缓，奸不得。乃半途微服，佣其家，诡名杨二，司洒扫谨，张爱之，使为群盗先。居亡何，尽悉盗之伴侣、胠箧、机密、绰号乃遁去。鸣钲到官。一日，集健步约曰："从吾擒盗，具仪仗兵械，称娖前行。"至张所，排衙于庭，大呼盗出。张错愕迎拜犹抵拦。公曰："勿承，可仰面视，我杨二也。"张惊，伏地请死。公取袖中大案数十掷与之曰："为办此足以赎矣。"张唯唯。公留健役助之。不数日，群盗尽获，其杀人者活埋之。武昌营弁某弟素无赖，适远归，是夜军饷尽劫，弁告弟所为，被刑诬服，连引十余人。狱具献盗，公破械纵之。抚军惊问，曰："盗冤。"曰："真盗何在？"公指堂下一校曰："是真盗也。余党进香木兰山，今晚获矣。"未几获盗，赃尚在校家，封识宛然。江宁盗号鱼壳者，跻捷，倚驻防都统为解，有司莫能擒。公抵任时，官吏惮公，远迎公，日旰不至。方惊疑探刺，而逻者报公早单车入府矣。群吏饰厨传，不受；馈饩牵，不受，一郡不知所为。按察使某，公年家子也，从容言公过清严，则上下之情不通，某意欲具一餐为雅寿。公笑曰："以他物寿我，不如以鱼壳寿我。"按察司喻意出，以千金为募。雷翠亭者，名捕也，出而受金。司府县握手嘱曰："我等颜面寄汝矣，勉之！"翠亭质妻子于狱。侦知鱼方会群盗，张饮秦淮。乃伪乞者，跪席西，呢呢求食。鱼望见疑之，刃肉冲其口。雷仰而吞，神色不动。鱼咋曰："子胡然？子非丐人，子为于青天来擒我耳，行矣，健儿肯汝累乎？"翠亭再拜。群役入，跪而加锁，拥之赴狱。司府县贺于衢。是夕公秉烛坐，梁上砉然有声，一男子持匕首下。公叱何人，曰："鱼壳也。"公解冠几上，指其头，曰："取。"鱼长跪笑曰："取公头不待公命也，方下梁时，如有物击我手，不得动，方知公神人，某恶贯满矣。"自反接，衔匕首以戏。公曰："国法有市曹在。"呼左右，饮以酒，缚至射棚下，许免其妻子。迟明狱吏报失盗，人情汹汹，司府县相贺者转而相尤，趋辕将跪谢告实。而公已命中军将鱼壳斩决西市。

左文襄轶事

左文襄公，天资豪爽，圭角毕张，一切睥睨视之。治军新疆，廷命所谕，辄以为不是，必加驳辨，诋军机为无才。文文忠劝上召左入赞甚力。左既入枢垣，凡事必不以为然，及请旨俞允后，左又无言。始知天下事之难，固不能尽如一二人意。又左尝轻视大臣踧踖鞠躬者，以为天威不若是之可畏。初入京召见毕，退谓人

曰:“吾今而后知天威咫尺之森肃矣。”于是始不敢为大言。

文襄刚毅强果,已届耆年,精力不衰,虽日历兵间疾苦,未尝以况瘁形于颜色。边塞苦寒,雪压行帐,拥絮著缁,据白木案,手披图籍,口受方略,自朝至夕,不遑暇食。军事旁午,官书山积,日必次第治理。遇将士不尚权术,惟以诚信相感孚,贪夫悍卒,一经驾驭,罔不帖然。副将某在麾下,颇能用命,后至江西,未久即伏法。公曰:“若始终属我,何至亡其首领?”公雅喜自负,与友人书,恒末署老亮,以诸葛自况。砥砺刚介之操,老而益力。

刘忠诚与连文冲轶事

刘坤一之三下江南也,西太后之意,初不属之。时当国者为荣禄,荣不学无术,诏令批摺,一切委连文冲。连本军机处帮领班章京,小有才,又善谀媚,以此得荣欢。刘坤一欲回任两江,不得不奔走荣门。荣门不可得而入,乃结纳荣之幕友连章京。曾谒二次失值,不得已,求见连西席某,间接以适于荣。西席某黠甚,比连归,某言刘来谒状,而不言其他,连亦略颔之。翌日,西席某探连今日所办之事,连大言曰:“荣相奏请,以刘坤一回任,竟得俞允,余无他事。”翌日,刘又来,西席某向刘贺云:“事已谐矣。”翌日,清谕出,刘又来,并挟白金二万两之券,袖交西席某手云:“乞为连君寿。”西席某竟以金入囊,而缄其口。比请训出,照例拜客,刘与连始觌面,连未道谢前贶,刘亦未便明言。又疑连藐二万,翌日又馈送白金二万,仍以券交西席某手。西席某又蚀金一万,仅回连云:“刘某今送万金来。”连遂援十成提二成例,以二千金酬西席某劳,已得八千金,而不知已为西席某所卖。越半月,西席某忽借他故辞馆,竟怀挟三万二千金去。比庚子拳祸,政府纵匪殃民,五月清载漪伪谕有云:“与其苟且图存,同归于尽,曷若大张挞伐,以决雌雄,彼恃战力,我恃人心。”一时传诵,而不知祸我东南赤子,皆此数语酿成之,而连文冲与有力焉。连以庇拳故,为外人所指索,必欲痛惩之。荣禄知连不可留京,遂外放江西某府知府,连亦竭力设词解免,而外人率持不可。适刘坤一督两江,连以属吏礼参谒,私冀刘不忘前惠,或为怙恶。刘以连罪通天,外人尤不可掩饰。连疑刘负义不为力,遂自诉生平未敢妄取一钱,而为人谋则无不忠,何以今日患难,人竟不我援手? 语侵刘,刘曰:“余前以二万金馈君,君犹以为未足,必欲再得余二万金乃餍。君曰:‘不妄取一钱’毋乃自戾其说乎?”连闻堂,瞠目不解所谓。刘反复详述当日种种情状,连如梦初觉,自悔堕入西席某彀中,然已无及矣。

丁汝昌

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当甲午之役,与日本海战,全军尽没,至于舰队亦降,以一死代全舰官兵之命。其志极可哀,而无损于军人之名誉。日本人以丁之手书公牍,用铜片印成一册,大乌圭介为之跋语,极称道其为人。东西洋学者,研究丁之行为,谓有伦理学上之价值。而当时统将有道员戴某,则实临阵退缩,邂逅为敌所毙,而滥厕忠义之林,清朝为之赐恤。是非赏罚之不明,未有甚于清之季世者。即张佩纶马尾之役,见敌不走,气象伟异,自王壬秋、林琴南辈,均鸣其冤,而言者至今不已。故法越、中日诸战役之真是非,久莫能明矣。

胡文忠之风流

陶文毅督两江,严禁僚属冶游。时胡润之亦在文毅幕中,僚属之冶游者,皆借润之为名,而文毅则独责诸僚幕,而不责润之也。曰:“润之他日为国勤劳,将无暇晷以行乐,今之所为,盖预偿其后之劳也。”已而润之果勤劳国事至死矣。观此则以文毅之严正,而独能恕润之。以润之之跌宕风流,而一操事权,则顿改前态,刻苦励行,英雄之所为,固迥异寻常人矣。

沈子敦先生传略

先生名家本,浙江吴兴人。髫年毕群经,于周官尤多神悟。后阅郎氏《周官古文奇字》一篇,知多舛误,锐意纠正,成《周官书名考古》一卷。咸丰己未,其父某由御史出守黔中,时苗气正恶,道路艰阻,黔垣戒严,先生间关省父,屡濒于危。庚子客游闽峤,居潘方伯蔚署中,得观闽本《四库书纂跋后》一卷。同治甲子,援例以郎中分刑部,肆力于经学、小学及掌故考据。都下得书易,精心玩索,故所纂述,以是时为最多。光绪癸未成进士,补官后充主稿,兼秋审处,自此遂专心于法律之学。纂有《读律校勘记》五卷,《秋谳须知》十卷,辑有《列案汇览》一百卷,《刺字集》二卷。复病近人治律之陋,及搜讨典籍,考订汉、晋、唐、宋历代律令,期成一家之学。癸巳后历守天津、保定,公余纂述,曾不少辍。癸卯秋开馆修订法律,绵历十载。日延接中、外法家,研究各国法律,穷其堂奥。先后订成民律、刑律、商律、民刑诉讼律及其他附属法,共数十种。稿本盈屋,每本眉批签注,动累万字,同馆少年皆叹服。创办法律学校,育才逾千人。其有异者,奖成倍切。教习学员有所质疑,为文以答,娓娓千言。少暇仍事著述,纂有《历代刑法考》若干卷,《历代刑官考》二卷,《奇簃文存》二卷,又二编二卷。平日除从公外,即静坐室中,手一卷,漏深灯炧,了无倦容。庚戌秋兼任资政院副议长,值法律馆纂订各稿将告成,日与馆员逐条细究,议院事又需兼顾,四阅月终会期。除循例休息,无一日缺席。任刑部侍郎最久。及丙午修官制,改大理院正卿,旋调任法部侍郎,荐升法部大臣。清廷逊位,先生乞病。逊位诏未副署,先期请假。及改为法部正首领,并未到署。杜门谢客,一意著书。项城以司法部长商请,先生作书婉谢之。项城谓此系南京政府之意,如不列名单内,恐失人望。乃于寄去阁员名单内,列先生名,而注明以病坚辞,此第一次内阁事也。第二次组织内阁,项城复请其

出任司法，先生乃荐章宗祥自代，参议院未通过。殁年七十四岁，临殁前四日，尚伏案著书，前十日尚写日记。好学不倦，敬爱文士，布衣蔬食，除购书外，别无他好。近两年中杜门谢客，董理旧作，编定《枕碧楼诗稿》六卷，《枕碧楼偶存稿》八卷，《日南随笔》八卷，《日南读书记》十八卷，《说文引经异同考》八卷，《文选注引书目》若干卷，《三国志琐言》四卷，《三国志校勘记》八卷，《古书目》三卷，又刊《沈碧楼丛书》十二种亲自校勘，皆梓行。

郭嵩焘

郭嵩焘尝奉使泰西，颇知彼中风土，以新学家自命。还朝后，缘事请假，返湘中原籍。时内河轮船犹未通行，郭乘小轮回湘。湘人见而大哗，谓郭沾染洋人习气，大集明伦堂，声罪致讨，并焚其轮。郭噤不敢问。观此可见当时内地风气未开之怪象也。

彭刚直轶事

彭刚直公，刚直之名满天下，然亦多情人也。未达时，悦其乡女梅花，欲取之，未果而夭。尝作梅花诗数章以志感，缠绵悱恻，固与刚直之性不类。此殆如宋广平之赋梅花欤？洎乎暮年，持节长江，与瓜州镇总兵吴家邦，江防统领王之春最昵。时镇江有名妓，曰大乔、小乔，家邦纳大乔，之春纳小乔。皆献大乔、小乔为彭刚直义女，过从甚密，尤宠爱小乔。之春因之获膺上荐，官至安徽巡抚。此殆如东山暮年，赖丝竹陶写欤？或以欲焉责之，则过矣。

彭刚直之刚直

彭刚直公刚介绝俗，然至性过人。幼而失怙，事母至孝，居贫奉养，先意承志。外祖母居怀宁，无子孙，公时恃佣书为活，岁不足衣食。以太夫人忧念艰难，跋涉往返五千里，迎至衡阳。太夫人得奉母终天年，所谓孝思不匮者也。邹夫人以朴拙失姑爱，终身无房室之欢。自太夫人卒后，遂不相面。其弟某游客秦豫，遭乱隔绝廿年。及公授安徽巡抚，见邸钞，识其名，始间关至军中相见，哭失声。护爱甚笃，与共寝食。而弟久客州县，服药烟成瘾。公军中犹严禁烟，以情告，公大怒，立予杖四十，斥出之曰："不断烟瘾，死无相见。"弟感愧自恨，卧三日夜濒死，竟绝不更服，复为兄弟如初。以其习商业，令行盐，致赀巨万，公一无所取。弟亦豪迈挥霍，恤贫笃义，乡人流落江淮者，悉收恤资之，岁散数金，亦先卒。遗妾女与公子妇同居，以孤孙见绥。后之公自领内湖水军，及后总全军，军饷无所出，不以烦公家，前后惟领银十七万两作盐本。军饷外所应得公费，悉出以佐义举。凡出资助本县学田银二千，宾兴费银二千，育婴公费二千，修县志书独供笔札刻资银五千，独建船山书院银万二千，衡清试馆银一万两。其濂溪墓、昭忠祠、京师及各直省湖南衡永会馆，凡募助公举者，动以千计。所部有功者，凯撤时及疾笃时，均举赠各万金，凡费银十万两。族中老者，岁有馈，以计丁口遍资给之，凡数万金。计其兄弟所散财几满百万，而当轴要人，无一字之问，十金之遗，以孤洁无援自喜。至于对于朋友，协和群帅，煦煦恂恂，未尝有倾轧骄倨之心。五十以前，有气陵之者，必胜之而后已。其后望重年耆，人皆推敬，亦深自敛抑。诱接文士，尤能折节。素工画法，兰入妙品，而尤喜画梅，全树满花。所至辄奋笔泼墨，海内传者过万本，藏于箧者，一牛车不能载。尤恶浮华，厌绝馈遗。治军广东时，民士恐饷不继，共辇银十七万送军中，谢不受。及归，众以金排万人姓名，列二伞志感颂，其直万金，悉谕令各还其主，且戒其奢焉。其绣字颂功者，送海幢寺中。治军严肃，恒得法外意，所诛者必可以正民俗。安庆候补副将胡开泰，召倡女饮，而使妻行酒，其妻不可，遂抽刀剖其腹。街巷汹汹，事闻院司，方聚议谋所以处。公适至，闻之曰："此易耳。"遣召之来，但询名姓居止，便令牵出斩之，民大欢。湖北忠义前营营官总兵衔副将谭祖纶，诱劫其友张清胜妻，清胜访之，阳留居密室，出伪券索偿债。得遁去，诉营将，州县皆为祖纶地，置不问，因诉于公。公先闻黄州汉阳道路藉藉，欲治之无端，得清胜词，为移总督，先奏劾祖纶，且遣清胜赴武昌质之。诏公与总督即讯，祖纶令人微伺清胜于轮船，挤之溺水死，饵其妻父母及妻刘氏反其狱。忠义营统将方贵重用事，总督昌言诱奸无死罪，谋杀无据。公揣祖纶根据盘固，不可究诘。适总督监临乡闱，即骤至武昌，檄府司提祖纶至行辕，亲讯。忠义营军倾营往观，祖纶至，佯佯若无事。公数其情事，支离狡诈及谋杀踪迹，祖纶伏罪，引令就岸上正军法，一军大惊，然已无所及。夹江及城上下观者数万人，欢叫称快。故公之所至，老幼瞻迎。长江闻其名字肃然相戒，牧令辑其隶役曰："彭宫保至矣。"非独威声使然，所行事深感民心，庶乎不侮瘝寡者也。

书阿文成公遗事

文成公阿桂，满洲正白旗人，其勋簿官阀生卒岁月，具载史籍。兹特录遗事数则。方公之为定西将军，剿金川酋索诺木也，已百战抵其巢，索诺木震慑，业约别日尽室出，将其木城木栅悉为毁撤。是日晚，参赞以下谒公曰："事机叵测，今日必生缚索诺木致帐下，方可安枕。"公不答，亦不待语竟，已入帐中卧，诸将弁待命不敢退，而公已鼻声如雷，彻帐外矣。诸人者旁皇达旦，甫日出，索诺木已自缚，率诸酋跪帐外，公次第以属吏，因进参赞以下告曰："诸君昨日之语，盖惧索诺木他窜，或畏罪先死耳。我已据扼要，窜将何之？渠若能死，又岂待今日哉？吾故以为不若高卧待旦日当自来也。"诸将弁诺诺。皆曰："非某等所及。"又木果木失事后，公代统大军，一日，日欲昳，公忽率十数骑升高阜，觇贼屯扎处，不知阜数折已逼贼砦。贼望见，即率犷骑数百，环西南阜驰上，公顾从骑曰："下马。"复曰："解衣。"衣不足，复曰："解里衣。"解毕，曰："衣悉寸寸裂。"

急分走高阜,杂桂林木上,挂毕,曰:“无衣者悉束带。”曰:“上马。”曰:“向阜南缓辔下。”适贼骑已驰至,距向所立阜,仅二十步。时暝色已上,忽见冈缺处旗帜飘忽,络绎不绝,疑援骑从山后至,勒马不遽进。方遣骑四出觇伺,而公已率从骑回大营矣。公曰:“此兵机也,不尔则贼马十倍于我,宁得脱耶?”乾隆末年,和珅横甚,公业知不能制,凡朝夕同入直,必离立十数步外。和珅知公意,故就公语。公亦泛答之,然卒未尝移立一步。公尝病卧直庐,军机章京管世铭入省之,公素所厚也。忽呼语曰:“我年八十,可死。位将相,恩遇无比,可死。子若孙皆已佐部务,无所不足,可死。忍死以待者,实欲俟皇上亲政。犬马之意,得一上达,如是死。乃不恨。”然竟不果。洪亮吉登第日,公为读卷官,拟第一进呈。洪素不习书,独公赏之。尝谓刑部郎孙星衍曰:“人皆以洪编修试策该博,不知字亦过人,余首拔之者,取其无一毫馆阁体耳。”

书裘文达遗事

裘文达公名曰修,江西新建人。公赐宅在内城石虎胡同,购一轩名“好春”,退直所憩。宾客门下士往来者,于阍人悉不关白,径入此轩。若已退直,则公必坐轩左右,若待客矣。一日值岁小除,诸人咸诣轩与公饯岁,忽司阍者至公侧耳语,公大笑曰:“户部堂官岁尽分饭食银两,亦不可告人耶?”即呼挈一囊至,泻出之,皆库贮大锭,两五十。公数坐中客若干,令各怀其一曰:“诸君年事大窘,聊以分润耳。”数不足,复命人取之,遍给乃止。公食指既广,又宾客常满坐,值窘乏,亦时时断炊。一日过午,尚未具食。坐客有愠者,公觇知之,即出语曰:“诸君他日皆饫天厨颁尚食之人,岂矜矜于裘某之一餐乎?且主人亦尚未食,不独客也。”客意乃解。乾隆帝眷公,时得召见,公奏事毕,则必言各衙门人材,曰:某人勤,某人干事,某人擅文笔。是以公在部及掌院日,翰林诸曹司迁转最速,由公推毂勤也。时公房师大学士蒋文恪公溥亦极爱士,肯为寒素地,有揭荐牍来者,悉馆门下,未尚拒一人。其掌书记者,即公所引入。一日,公入朝遇文恪公,公曰:“有一孝廉在都候选,所学极优,师留之乎?”文恪唯唯。公知文恪性阔达,宾客多寡,皆不甚措意。明日遣一仆径送孝廉入文恪邸第,属仆曰:“第送诣某书记厅,云昨已面语相公,相公属留客耳。”仆致公命出,书记某即挈孝廉巡历厅事侧两廊,见屋比栉,悉客馆。内一室,门独启,遂径入,见榻上亦有卧具。遽命仆撤出,贮厅事中,语孝廉曰:“君行李至,即安置此,但出必须键户,慎勿启也。又一要语相属,君虽馆此,实无一事,不妨日出游行,然必须饭毕始出。日两饭,亦无邀客者,但闻长廊口有高唤者曰:‘饭具矣。’即速诣厅事食,迟则不及。”孝廉遵其约,每日饭毕,即键户出游。约计复当饭,则又归。岁值五日中秋日,及岁尽前数日,即有老仆从三、四辈挟巨囊至。遍入客馆,见一卧榻,即置朱提一封,标其函曰岁脩,为数五十。若旁有卧榻,则贮一小封,为数四,以犒从者。孝廉居文恪邸二年,选湖北一县令始去。在邸日,未尝一为事,亦未尝一面文恪,盖疏节阔目如此,然无碍其为太平宰相也。

裘文达长于行军治水

乾隆二十一年,清王师征伊犁,公面奏军务机宜,乾隆帝大悦,以其才似舒文襄,即赐御衣冠,乘传至巴里坤,传宣圣意。会逆酋莽阿里克遣其弟诡称押送诸番,探信卡伦。公与哈密镇臣祖云龙缚界总督,发其奸。哈密兵少,有赴巴里坤种地者七百人,公请暂留为卫,拨沙洲五卫麦石添备支放。其剩余者,公散各塘路站平粜之,上皆奖许。公以一书生冒矢石行万里外,与陕甘督抚满洲诸将军计议机密,而能下协边情,上符睿算,近代儒臣,所未有也。公听视机警,受大任举重若轻。上爱其才敏,倚若股肱,凡有事于四方,与大学士刘文正公先后奔走,前命未复,后命又至。半途回车,埸埸东西,虽侍内庭领六部,而英荡款关,足迹常遍天下。公所谳决,无苛严,亦无纵舍。尤善治水,常奏治水当先审其受病之由,再论治病之法。就一县一府而言,病有其处,合一省而言则不然。就一省言,病有其处,合数省而言,又不然。若仅于一处受病处治之,而下流之去路未清,则为患滋甚。上深然之。所治黄、淮、肥、济、伊、洛、沁、汜等共九十三河,疏排浚瀹,贯穿原委,俱有成效,可为后法。凡遇政事诸大臣或探圣意,噤龄不前,而公独抗声有犯无隐。上鉴其诚,虽忤旨时加严训,不逾时恩礼如初,亦与舒文襄公相似。年六十二,病噎。上赋诗存问,医药不绝于道,加太子少傅。薨时,赐谥文,入贤良祠。

裘文达公课子之严

裘文达公充磨勘大臣时,某省士子用社稷镇公子,众以为应议,公心知非杜撰,而一时忘其出处。归第问公子麟,对以句出《国语》,后于《左传》检得之,遂长跪受责。时公子已官编修矣。公课子之严,待士之宽,一举而两善备焉。

汤司空逸事

睢州汤文正公,自翰林出为监司,年四十,从孙徵君讲学夏峰,质行著河漳。其治绩,吴淞十郡儿童妇女,皆耳熟焉。立朝之节,同时士大夫多知之。惟受特知于圣祖,而卒困于金壬,其致怨之由,相构之迹,虽门人子弟,或不能详也。公巡抚江苏时,执政明珠有家隶言事多效,公卿震慑,所至大府常郊迎。过苏,畏公威声,弗敢谒。自监司以下,朝夕候其门。公闻使召之,将命者用故事以客礼请,从骑数十至辕门,顾谓左右,主人出迎何迟也?久之,辟大门传呼,大惊窘迫,脱厮舆服被之,入至阶下,见公南面坐,乃跪而听命。公曰:“汝主与吾同朝,闻汝来,故以酒饮犒汝。”命门卒为主人,其人惭沮,即日去苏,归诉之,谋致难于公。而公声绩甚焯,上方响公,念公在外无从得事端。会东宫出阁

读书，乃为上言，汤某以理学为时所崇，辅教太子，非某不称。上然之，遂以詹事徵。公之内召也，比郡士民，争以农器什物塞水陆，道不可行。公示谕："吾在外，不能为父老德，往者屡请核减浮粮，并为廷议阻，今入见天子，且面陈之。"余相国国柱者，执政私人也，得此以告曰："曩议皆上所可也。善则归君，过则归己。而市于众以为名，使上知此立蹶矣。"比公至，语已上闻，而公未之知。进讲东宫，首《大学》"财聚民散"数则，毕讲，东宫入侍。上问所肄，具以闻。上曰："此列国分疆时语也，若海内一统，民散将安之？"试询之，公具陈秦隋土崩状，且言一统而民散，祸更烈于分国时。会灵台郎董汉臣上书，指斥时事及执政大臣，下内阁九卿廷议，执政惶悚，不知所为。议与同列囚服待罪。王相国熙继至，貌甚暇，徐曰："市儿妄语，立斩之则事毕矣。"执政曰："上阅奏至再三，亲点次，类嘉与之，奈何君言若是？"王笑曰："第以吾言入，视何如？"时公为宗伯，最后至，余相国述两议以决于公，公曰："彼言虽妄，然无死法，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吾辈当自省。"国柱曰："此论可上闻乎？"公曰："上见问，固当以此对。"执政入奏，国柱尾其后，而与之语。命下，董汉臣免议。自是上滋不悦公。戊辰，余国柱宣言，上将籍公内府，为旗人表率。时公以兴作度材于通州，某月某日日下晡，忽返，招乡人某官与语，客退，独坐一室。向晦语家人，吾腹不宁，夜半遂歿。既歿逾月，上与诸大臣语曰："吾遇汤某特厚，而怨讪不休，何也？"众曰："无之。"上曰："廷议董汉臣，彼昌言朝无善政，君多失德，大臣不言之，故小臣言之，尚不为怨讪乎？"众乃知公为执政及国柱所倾也。

刘文正公塞阳桥决口

刘文正公临事虽颇刚急，然实有厘剔奸弊，人受其福而不知者。乾隆辛巳岁，河决阳桥，公奉命往塞决口，时夺流者数百丈。埽工薪木，皆数百里内村民车载而来，县丞某掌收料物，欲藉以营利，留难百端，有五、六日不得交纳者。人马守候，刍粮皆告竭。公一日易服微行，见薪车千百辆环列河干，私问之，得其故，乃大怒。至公馆，亟请巡抚奉王命旗牌至，使伍伯缚县丞来，欲先斩然后入奏。巡抚及司道以下，为之长跪良久，始释。而数千辆料物一日尽收，民皆驱车返矣。此虽细事，亦可见公察弊利民之一端也。

来文端善相马

乾隆时大学士来文端公保善相马，闻嘶即能辨其优劣。尝路见负煤老冀，以重价购之，涤以入贡。上因文端夙有伯乐之称，命蓄以上驷。会降酋阿睦尔撒纳来朝，上临滦阳万树园，阿酋素以骑射著名，上欲觇其技，辄以无马辞。侍臣出戈什哈马示之，绝不当意。文端令圉人牵所贡之负煤老骥，使之乘，甫振辔而坠，三试皆然。阿酋大惭，尚未之异也。殆阿酋叛，大为西陲边患，侍臣有忆万树园驰射时事，以良马先知其叛逆，故怒掷之，请加三品俸料焉。文端之目力，又出伯乐上矣。

汤文正之清廉

汤文正公斌，抚吴莅任时，夫人公子皆布衣，行李萧然如寒士，日给惟菜韭。公一日阅簿，见某日市只鸡，愕问曰："吾至此，未尝食鸡，谁市此者？"仆以公子对。公怒，立召公子责之曰："汝谓苏州鸡贱于河南耶？汝思啖鸡，便可归去，世无有士不能咬菜根，而能作百事者。"并笞其仆而遣之。又公抚吴时，有司报湖荡有莲芡，公驳还，吏固以例请，公曰："例自人作，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惠，且莲芡或不岁熟，一报部，即为永额，欲去之得乎？"常熟某氏奴，讦告其主国初时得隆武伪札，迫主远遁，欲据其主母，公曰："国家屡更大赦，此草昧事，何足问？而逆奴乃以讦其主乎？"焚其札，毙奴于杖，中外快之。近时颇有人诋文正诸人为伪学者，使士大夫人人能如汤之洁己奉公，又何致天下事不可收拾哉？

戴简恪轶事

戴简恪公敦元，官刑部尚书。一日大雪，公著雨罩，手抱文书，步至街衢，呼驴车乘之，御者不知公为谁也。及至署，隶役呵殿而入。公下车去雨罩帽，露珊瑚顶，御者大惊，将弃车而逃，公强留与之钱而去，都中谓之"驴车尚书"。卒之日，乡人往视之，敝衣露肘，布衾一袭，其俭德为不可及云。

张文达之爱士

庚子回銮后，惟京师学事办理差强人意。先是京师本有大学堂，庚子之乱，生徒星散，至是长沙张百熙被命管学。公夙负学界重望，苦心孤诣，锐意兴学。礼聘桐城吴挚甫先生为教长，阳湖张鹤龄副之，网罗一时名流殆尽。开师范、仕学、译学、医学四馆，继又开进士馆，豫备科。自是五方秀士，鳞集横塾，文学彬彬振朝野矣。文达后因清廷疑忌，不得展其怀抱，乃辞学务一切差使，改任邮传部尚书。与侍郎唐绍仪因用人事不相能，遂郁郁一病不起。张为人宏达爱士，能容纳众流。没后士林争悼惜之。如皋冒广生挽以联云："爱好似王阮亭，微闻遗疏陈情，动天上九重颜色；怜才若龚芝麓，为数揽衣雪涕，有阶前八百孤寒。"盖纪实也。论者谓文达离学务而任邮传，本非素愿。推文达之心，始终不能忘情于苦心缔创之全国学务耳。

余诚格之好谑

余诚格补湖南巡抚，到任未逾月而武昌起义，黎元洪为鄂军都督。谭组安方自京归，进谒诚格，诚格即拱称大都督。盖逆知湖南响应，谭为人望所归，必推谭为都督也。九月一日，仓卒起事，诚格挈其老父遁出，家财多有遗失。焦循又悬赏千金购其头。诚格逃至安庆，始请朱家宝代奏，既乃之沪居焉。与书延闿，大意

谓:我到湘月余,自问无开罪湘人之处,家中财物,均多遗失,民军举动,固应如是乎? 又言:湖南财政极为困难,龙念仙身当其局,以今视昔,抑又何如? 缄面大书中华民国湘军都督翰林院谭大人云云。延闿登一广告于长沙日报云:余寿屏君鉴:财物悉封存府中,毫无遗失,请派妥员来领。湘都督谭延闿白。

记立山联元

养心殿者,前清御朝之所也。严冬窗破,北风吹面,景帝不能自支,因语立山,以纸糊之。时立山方有宠于那拉后,悯景帝苦寒,遂不请诸那拉后,糊之以纸。明日那拉后大怒,召景帝切责曰:"祖宗起漠北,冒苦寒立国,汝乃听朝而畏风耶?"午后召立山,批其颊,祸且不测。李莲英素厚立山,即大呼曰:"立山滚出。"立山悟,因仰跌地上,果翻转数四,直出帘外,那拉后为之莞然。

庚子拳匪祸作,浙西三君以抗拳骈戮,而满洲联元、立山继之。联元本崇绮门下士,向亦空谈性理。其婿寿伯福与言欧美治术,始渐开通。拳事起,联官内阁学士,抗疏劾拳。捧章至东华门,遇崇绮于途,具道所以。崇厉声曰:"君满人,亦效汉儿卖国耶?"联不顾,拂衣而入。少顷崇入对,严劾联,奉旨著步军统领衙门拿捕正法。方联之就刑也,忽有数骑自顺治门冲出,迳赴菜市,其一骑马足缚一人,拖曳数里,面目皆损败不可辨,盖即立山也。立山内务府旗籍,汉姓杨,为内府堂郎中二十余年。饶于财,性豪侈,凡菊部名伶,北里歌伎有声誉者,皆为之脱籍。有妓绿柔者,名噪都下,立山与镇国公载澜同昵之。澜虽公爵,然处闲散,绌于财,以故绿柔恒善立山而绌载澜,澜大恨之。至是拳变作,适立山有请毋攻使馆之奏。澜即矫朝命缚赴市曹,哲妇倾城,亦可畏哉! 然立山之死,门客星散,独所善伶人十三旦往收其尸,经纪其丧事。彼虽伶也,愧士大夫多矣。但不知种祸之绿柔君,能如绿珠之坠楼否?

朱文端公救舒文襄

乾隆乙亥,阿酋既投诚。舒文襄公赫德时任定边将军,请将其家属分置苏尼特等近地,以为羁质。纯皇帝大怒,谓其分散骨肉,有伤远人之心,命近侍封刀斩之。朱文端公闻命,排扉而入,请召对,力言人材难得,舒某虽一时过虑,然平日办事勤慎,请援议能之典。上曰:"命已下逾日,恐难追转。"公奏曰:"即命臣子成麟追之。"上可其请。公出谓其子曰:"追不及,汝勿返也。"成麟故勇往,即于马前割袍前襟,驰骑而往,甫至潼关,卒追前命而归。时傅文忠公告人曰:"朱公诚仁者之勇。"是日虽恒百辈,终无济于事也。

盛司寇之持正

盛司寇安满洲人,以科第荐至卿贰。欣然岳立,须眉苍然,以古大臣自命。戊辰春,孝贤纯皇后崩,时有周中丞学健,瑟制府尔臣等以违制剃发伏诛。有锦州守金文淳者,禀命于府尹,然后剃发。事发,纯皇震怒,命立诛之。公叩首请曰:"金小臣罔识国制,且请命大僚,然后剃发,情可矜恕,请上宽之。"上怒曰:"汝为金某游说耶?"公曰:"臣为司寇,尽职而已,并不识金某为若何人。如枉法干君,何以为天下平也。"上大怒,命侍卫反接公赴市曹,与金文淳同置于法。公施然长笑,惟曰:"臣负朝廷之恩而已。"后上悔悟,命近臣驰骑并金赦之。公施然叩谢如常时。市曹万目共睹曰:"此真司寇也。"次日,上即命公入上书房,传导诸皇子曰:"盛安尚不畏朕,况诸皇子乎!"真师保之妙选也。

洪承畴有功汉族

周同谷《霜猿集》:"松山战骨未全枯,再建功名佩虎符。终是风沙容易老,白头南渡又南都。"此讽洪承畴之背明归清也。洪功成归里,称觞林下,坐客如云,乃有朗诵烈皇帝祭文,以代祝嘏之词者,此其隽快,不在渔阳三弄之下。当辽阳兵败,洪氏生降之日,微特宫廷不知,亦举朝所不敢信者也。及江南克捷,洪以内院大臣出抚江宁,始知其尚在人间。石斋起义,事败,逮至江宁。见洪,佯责之曰:"若岂洪承畴耶? 洪大将军为国捐躯,天子且赐祭九坛矣。若等从北方来,独不见穹然道左之御碑,而今冒其名耶?"是时洪汗簌簌下,不能仰视。考洪以万历丙辰释褐。时满洲天命帝方有众一旅,崛强于三韩以北,蛟龙初起,而佐命元勋,偏在南朝。当满汉一家之日,洪承畴密室造请,竟建以汉人养旗人,不令旗人营生计之策。从此满汉分居,汉人得安其农工商贾之业,二百七十年来,免受其扰。虽出租税以养之,犹有利焉。此则洪承畴之有功于汉族,抑若善于补过者也。驯至八旗之人,一物不知,仰恃汉人,犹婴儿之于乳母。民军一起,数月之间而亡其族矣,盖彼早已亡于洪氏矣。

博尔奔察之诡谏

乾隆帝待臣下,极为严厉,然有时加以狎谑,以联上下之情。有内大臣博尔奔察侍上最久,善嬉谑。辛未春,扈从南巡,至镇江口,上放烟火,有被烟熏嗽者。博笑曰:"此乃素被黄烟所熏怕者,故望而生畏也。"时黄文襄公督责过严,故公寓言之。又有较射而弓落地者,上震怒,公在旁曰:"此皆因引见故,昨日射箭良多,以致臂痛不能引弓也。"上乃释然。又上一日较射多不中,侯人皆畏惧,时修髯人至,公望而笑曰:"汪都统之弟至矣。"汪都统札尔故修髯如戟,上抚掌大笑。上尝行窄巷,有步军校积石为山于其厅侧者,上望而问之,公骤马奏此步兵花园也,上大笑。又上书"福"字,公立于侧,上笑谓曰:"汝亦识此中佳否?"公应声曰:"知之,上所书'福'字,黑且亮也。"上大笑,其谲谏皆若此者,亦东方朔、简雍之流也。

李恭勤公逸事

清代名臣中其以赀郎进者,以李敏达公卫,李恭勤

公世杰为最。敏达逸事，具详于前。恭勤公贵州黔西州人，少入赀为江南某司巡检。乾隆南巡，公司船跳木，时雨后泥滑，上登舟时，偶失足，公遽起扶之，督抚恐，缚公请命。上笑曰："微员中有如此忠爱者。"命立擢知州。后官至四川、江南总督，以廉能称职。乾隆帝屡欲以为阁臣。有尼之者，言公不由科目，例不可官内阁，乃中止。公督川时，蜀中自金川用兵以来，府库空竭。又承福文襄王积奢侈后，征调赋敛无艺，州郡皆疲敝。公设厉禁，凡府州县无事不复入成都郡，即以公事来者，不过数日。不得畜音乐，侈宴会，不得饰舆马衣服，朝珠之香楠犀碧，蟒服之刻丝顾绣者，皆有禁。公官总督数年，未尝宴一客。成都将军新莅任，公思不为置酒则缺情，置酒则破禁，遂乘其家口抵任时，馈一蒸豚，一烧羊，使标下武弁婉告曰："本欲屈入署，适闻眷属至，谨以此佐家宴。"属吏于布政使以下，亦未始具一饭。元日则先饬厨为毕罗十数斛，有下属谒见，公遣人告曰："知君等劳苦，盍饷以食?"遂设食饷之。毕，公然后出坐堂皇受礼毕，即令府厅州县等递谒司道府厅礼。毕，告曰："元日俗例上司属员虽不接见，亦必肩舆到门，道有远近，必日昃始归，徒苦傔从无益也。况若曹亦有父母妻子，岁首例得给假，诸君何不早归，令若曹亦放假半日乎!"属员皆应曰："诺。"于是元日虚文始革。其风趣也如此。及督两江时，福文襄王征台湾，檄调各督抚府库饷银，他人无不应命，惟公力持不与，曰："不见部文征拨，暂不敢发此饷，有亏朝廷之府库也。"福亦无如之何。其严厉又如此。

方望溪记姜西溟遗言

余为童子，闻海内治古文者数人，而慈溪姜西溟其一焉。壬申至京师，西溟不介而过余，总其文属讨论，曰："惟子知此。吾自度尚有不止于是者，以溺于科举之学，东西奔迫，不能尽其才，今悔而无及也。"时西溟长余以倍而又过焉，而交余若侪辈。其后丙子同客天津，将别之前夕，抚余背而叹曰："吾老矣！会见不可以期，吾自少常恐为文苑传中人，而蹉跎至今。子他日志吾墓，可录者独三事耳：吾始至京师，明氏之子成德，延至其家，甚忠敬。一日进曰：'吾父信我不若信吾家某人，先生一与为礼，所欲无不可得者。'吾怒而斥曰：'始吾以子为佳公子，今得子矣。'即日卷书装遂与绝。昆山徐司冠健庵，吾故交也。能进退天下士，平生故人，并退就弟子之例，独吾与为兄弟称。其子某作楼成，饮吾以落之。曰：'家君云：名此必海内第一流。故以属先生。'吾笑曰：'是东乡，可名东楼。'健庵闻而憾焉。常熟翁司寇宝林，亦吾故交也。每乞吾文，曰：'吾名不见子集中，是吾恨也。'及翁以攻汤司空斌，骤迁据其位，吾发愤为文，谓："古者辅教太子有太傅、少傅之官，太傅审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太子以观太傅之德行，而审谕之。今詹事有正贰，即古太傅、少傅之遗也。翁君之贰詹事，其正实惟睢州汤公，公治身当官立朝，斩然有法度，吾知翁君必能审谕汤公之德行，以导太子矣。'翁见之抚然长跽而谢曰：'某知罪矣，然愿子勿出也。'吾越日刊而布之，翁用此相操尤急，此吾所以困至今也。"时西溟年七十余，始举于京兆。又逾年成进士，适翁去位。长洲韩公菼荐于上，得上甲，己卯主顺天乡试，以目昏不能视，为同官所欺，挂吏议，遂发愤死刑部狱中。西溟之治古文也，其名不若同时数子之盛，而气体之雅正实过之，至不能尽其才，则所自知者审矣。平生以列《文苑传》为恐，而末路乃重负污累，然罪由他人，人皆谅焉。而发愤以死，亦可谓隘狷而知耻者矣。西溟之死也，其家人未尝以志铭属余，而余困踬流离，与其家不通问者，计数已十有九年。姑传其语，俾众白于其本志之所蓄云。

岳钟琪纪成斌冤狱

岳威信公佩抚大将军印入觐时，命提督纪公成斌权其篆。会准夷入寇，掳马驼万余，纪不时奏，乃为总督查郎阿所发，遂褫岳公爵，斩纪于营。然据当时遗闻，与清史所载，颇有出入，兹录之以示此狱之真相也。岳之入朝也，纪以满人强劲，因以驼马命副参领查廪领卒万人驱牧，廪性懦葸，畏边地寒，因以马驼付偏裨，以五十人放牧而已。率众避寒山谷间，日置酒高会，挟娼妓以为乐。会夷人寇，偏裨报廪，廪笑曰："鼠盗之辈，不久自散。"因按兵不往，及马驼被掳，廪闻信乃先弃军去。过曹总兵勷垒，呼曹救之。曹性卞急，因率兵往，为其所败，单骑而奔。赖樊提督建率本标卒追之，转战七昼夜，始却其敌。廪见纪公，皆委罪于曹勷。纪笑曰："满人之勇固如是耶?"将收缚斩之。会岳公至，纪告其故，岳公惊曰："君今族矣，满人为国旧人，党类甚众，吾侪汉臣，岂可与之相抗，以干其怒也?"因解廪缚，以善谕之。因皆委罪于曹，斩之以徇，而以捷闻，廪乃恨公次骨。会查郎阿巡边，故廪戚也，廪因娇控岳公诸不法事，以及纪公掩败为功诸状。查故怒岳公，因诬实其言以闻。上大怒，斩纪公于营，置岳公于诏狱，而廪官固如故也。呜呼！岳公之于清世宗，可谓尽忠竭力矣。因一卑贱满人之蔑诬，乃使青蝇之谗，为祸若尔，汉人之尽忠清室者，当亦爽然若失矣。见礼亲王《昭梿笔记》。至于柴大纪以福康安之嫉忌，张广泗因讷亲之牵率，皆以奇绩而被极刑。其事具载清史，冤抑人多知之。非如杨天相、纪成斌二狱，百余年来，虽绩学之士，尚多据官书为信谳，则甚矣是非之失实矣！

端方之滑稽

端方之抵美也，船傍岸，即为人用汽车迎入三藩息旅馆，美洲之大旅馆。其门大都为旋叶，凡旅客出入，侍者必推动旋叶，以随旅客之意。端方降汽车后，旅馆侍者亦照例推动旋叶，以待端之入门。端进叶中后，忽见四叶同时推动，目眩头晕，随叶环转二周，依旧旋至门外。端不敢甫入，摇手曰："我不图无锡人之江尖嘴上团团转，今于外洋身临之。"《秋星阁笔记》云："端午桥小有才，充名士，好嘲弄人。犹忆有上海某中书者，

发起一拒赌会，网罗名人不鲜，而尤企大力者为之作登高呼。时端正开府两江，某中书趋谒节辕，痛陈赌害。端太息曰：'诚如君言，此花骨头亦唐丧余不少，向者余亦嗜此，一行作吏，兹事废矣。惟近日盛行麻雀牌，闻士大夫皆嗜之如性命，君亦能之乎？'某君曰：'中书向于各种赌经，均未入其藩篱，殊为门外汉也。'端曰：'我犹仿佛忆之，麻雀牌中，他牌均四，惟白板则五。'某君急辩曰：'大帅误矣，白板亦四也。'端熟视某中书半晌。笑曰：'咦，足不亦个中人也，能正我之误，大佳。'又周视在座诸僚曰：'君辈皆亦深知白板之数非五也。'语已大笑，端茶送客矣。"

端方好联语嘲人

端午桥最好为联语嘲人。其官工部时，同官有赵有伦者，京师富家儿也，目不识丁，以其舅张翼之援，入赀为郎，不数年，历得要差，且充会典馆纂修。尝以千金购一妓归，大妇妒甚，立驱之出，赵不得已，赁别舍居之，妇知其谋，乃靳赵自由出门，归少宴。辄诟谇不已，赵甚苦之。一日，与端相遇于署中，端呼与语曰：菊曾（赵字），吾昨日偶作一联一额，君试为吾评骘之。联云：一味逞豪华，原来大力弓长，不仅人夸富有；千金买佳丽，除是明天弦断，方教我去伦敦。额曰：大宋千古。赵极口称赞不已，出遇人，犹为人述之，似自诩其通文者。人匿笑之，弗顾也。灵石何润夫乃莹，庚子岁官副宪，以拳匪头目革职。戊戌八股之复，何所奏也。何本庚辰庶常，散馆改部，签分工曹。夫人某氏，闺威甚厉，以何失翰林，怒甚。何长跪以谢，乃得释。既入工部，贽百金往拜满尚书某为师，某嫌其菲也，怒斥之。端为撰一联曰：百两送朱提，狗尾乞怜，莫怪人嫌分润少；三年成白顶（庶吉士七品金顶改部属则六品须换白顶），蛾眉搆衅，翻令我作丈夫难。额曰：何苦乃尔。又，"妻为翠喜乾姑嫂，儿是朱纶表弟兄"之联，亦端所撰也。何故山右世家，而生平耻为晋人，常自诡为江苏人，与人言，必操苏语。一日在某处宴会，座有苏某，就询籍贯，何答曰：江苏。某欣然曰：同乡也。询至蒲州杨编修天麟，杨庆声曰：吾与何前辈同籍。某曰：然则亦同乡也。杨摇手曰：不然。吾本老西，何前辈亦老西，渠不愿居老西之名，故每冒贵省人耳，实则渠足迹未尝至大江南也。何愧甚，面颈俱赪，然又无可置辩。亟匆匆上车遁去。

戊戌政变后，端亦极自危，赖进《劝善歌》得免，且获擢陕臬。其事人人知之。端尚有一诗，亦咏此事。诗云：误矣公羊学，危哉死鹿音。侧闻诛正卯，谁实纵金壬。智识羞葵足，劬劳感棘心。朝廷故可改，寇盗漫相侵。人称其属对之工，然音字去声，孙荫之通假字，诗作平声用，不惟失黏且出韵矣。

端午樵死事始末记

清宣统三年辛亥四月，铁路国有之旨下，起长白端方为候补侍郎，督办川粤汉铁路事。先是己酉秋，端由两江总督调直隶，正慈禧太后梓宫奉安之日，于隆裕后行礼时，端之左右，有以摄影器摄行礼状。后大怒，以大不敬褫端职，抵任甫百日也。至是以亲贵及诸大臣荐遂起用，岂料祸机即伏于此邪？端既受命，于六月九日抵武昌，建行台于平湖门外，勘路召匠，期于九月朔兴工。而川人以川汉铁路已奉先朝谕旨，归商集赀承办。川督王人文奏请收回成命，未允。川人大愤，全川罢市、罢学力争，王人文去职。以赵尔丰继其任，风潮愈炽。朝旨趣端方带兵三百人川查办，端指调鄂军三十二标一营管带董作泉（字海南，四川人，由鄂军将弁学堂出身），令其选兵三百，护卫入川。作泉以川人办川事，不便，力辞，端不允。遂于七月十九日由鄂乘楚裕兵轮起程，二十三日抵宜昌。时川乱愈不可收拾，因赵督妄捕川绅蒲殿俊等，幽系一室，川民顶先皇牌泣跪辕门请释，愈积愈伙，遣之不去。尔丰遽令开枪射击，断脰洞胸者，狼藉载道。于是川民益愤不可遏，附省州县，闻耗奔赴省垣，不期而至者数万人，围攻省城甚亟。端方抵宜后，始悉颠末，逗留不进，思有以卸责。奏请另派明白大员往查，朝旨不准，且促其前进甚力。乃加派陆军第十六协邓成拔率三十一标曾广大随端入川靖乱。端不得已，八月一日由宜旱道兼程前进，其他辎重及大队由水道进行。八月十五抵万县，改乘蜀通上驶，十八日至涪州。接湖北电告革命军败露被捕情形，来电始半遽止。端向电局索其后段，云无，疑之。二十日抵重庆，接汉口电，武昌已独立。二十一日汉口电不通，而沙市、宜昌仍通行如故。二十三以后，沙、宜电亦阻。北京往来之电，均经安南、云南绕达。查参周、王、田路诸人，均系抵重庆后发生。端与赵之隙，由此构成。重庆风潮，日加激，端在渝候鄂军到齐。九月十五日由渝首途，二十二抵资州。时四川同志会布满各属。会有余大鸿者，奉赵尔丰命，东下办理边防。至资州，与端值。余与端谊本师生，因密语端云："赵意如有朝廷一日，则以礼相待，如无朝廷，则以干戈相见。"端获此消息，遂止而不前。十月一日，端乃亲作长函，外附礼物多件，命其弟端锦暨文案夏寿田、译员关平生、营务处董海南（是时董已交卸管带职升授营务处）诸人，赍函物谒赵，以释嫌怨。初三日抵南津驿，闻赵尔丰已与川绅定独立条件，择期宣布独立。端、夏、关诸人闻成都独立，去亦无益。初四日仍折回资州，惟董海南只身赴成都省亲。端、夏、关诸人返资后，时文案刘光汉为端画策云："周、田、王、路已参，则查办川事，即已了结，可取道陕西，回京复命。"端从之。十月五日假资州城东湘园开军官会议，提出取道陕西回京复命条件，以付表决。三十一标军官等否之。是夜鄂军下级军官及兵士开秘密会议，提出条件三：

（一）在资州先行独立。

（二）将端方弟兄及反抗者，均处死刑。

（三）将以前军官全行推倒，另举临时各级司令。

此议提出，众皆赞成。曾广大闻知前往阻止云："诸君所议均可，惟端方兄弟一条，宜再酌，当知此次系

政治革命，非种族革命。端方在鄂对我军人提倡学校，扩张军队，不无微劳。我等害之，似觉不可。”众不谓然，曾向众哭求无效，始率管带以上军官，往行辕哭述，劝端逃避。端笑云：“死生二字，我视之甚轻，尔等众公过于着急，有朝廷则有我身，朝廷既无，我身留之何益？事既不能挽回，任伊等施为便了。”众闻失色，各退出。曾广大等见事不可救，乘夜遁去。初七晨，举三十一标第一营督队官陈正藩为鄂军总司令。其余各级军官，均由兵士内推出。即以资州城内天上宫为司令部，陈当派队将端方行辕包围，将端弟兄捉至天上宫处以死刑。鄂军由地方绅士担任川资。初八日整队回鄂，端弟兄首级携以从行。

蔡乃煌气死陈启泰

当蔡乃煌任沪道时，陈启泰适任苏抚。蔡恃枢眷轻陈，陈不平。适因某事下札严诘，蔡怒，亦腾书丑诋，以陈吸鸦片，又嗜赌，故书中有“横一榻之乌烟，叉八圈之麻雀”之语。陈益不堪，严章参劾，事下江督查办，故事，督抚参劾司道无不查办者，陈以枢府袒蔡，气厥遂死，案亦渐消。当端方奉查办命时，语幕府此事可作灯谜，打四书一句，幕僚不解所谓，端徐笑曰：“厄于陈蔡之间耳。”

清代名人趣史

[清]佚　名撰　韩文红整理

《清代名人趣史》一卷，杂记清代名人趣史佳话二十二则，内容多为他书所无，有一定史料价值。

据民国《满清野史四编》本标点整理。

曹学士之扮神

当途曹学士洛禋，为诸生时，放诞风流，不拘小节，博场酒肆，时寓迹焉。邑中春秋赛社，例以一人扮为神，金朱涂面，舆行通衢。妇女倾城出观，略无隐蔽，曹心艳之，遂任是役。妖姬艳女，贵妇名姝，任其评视。且预嘱舆夫于钗光钿影中，故迟迟我行。既而学博知之，欲申之于学使褫其衿，适捷乡试报至，乃止。

王于一之夸妓

江西王于一，博学而文，才名卓著。尝宿妓于塔山之息柯亭，禾中朱锡鬯晓过于一，时于一尚未起。锡鬯隔幔坐待之，于一不知也。向妓夸平生贵介任侠，且曰："吾虽老，犹将金屋藏汝矣。"锡鬯哑然大笑，于一惊起，惭责几成大隙。次日有举此事以问毛西河，于一当时该作何语者，西河诵张鹤门《醉公子词》应之云："佯醉许佳人，千金赎汝身。"一座大笑。

张船山之艳福

张船山先生问陶，诗才超妙，性格风流，四海骚人，靡不倾仰。秀水金筠皇孝廉，忽告所亲，愿化绝代丽姝为船山执箕帚。又无锡马云灿题赠诗云："我愿来生作君妇，只愁清不到梅花。"以船山夫人有"修到人间才子妇，不辞清瘦似梅花"之句也。其倾倒之心，爱才而兼钟情，可谓至矣。先生戏成二律以谢云："飞来绮语太缠绵，不独青娥爱少年。人尽愿为夫子妾，天教多结再生缘。累他名士皆求死，引我痴情欲放颠。为告山妻须料理，典衣早蓄买花钱。""名流争现女郎身，一笑残冬四座春。击壁此时无妒妇，倾城他日尽诗人。只愁隔世红裙小，未免先生白发新。宋玉年来伤积毁，登墙何事苦窥臣?"亦词坛雅话也。

朱竹垞之一词千金

秀水朱竹垞，善诗文，而填词尤有元人雅致。龚芝麓夫人顾眉生，尝见竹垞词。"风急也潇潇雨，风定也潇潇雨。"倾奁以千金赠之。清初宏奖风流，不特名公巨卿为然，即闺中好尚亦尔尔也。

张映玑之雅谑

浙江转运张映玑，山东人，性宽和，善滑稽。一日出署，有妇人拦舆投呈，阅之，则告其夫之宠妾灭妻也。张作杭语从容对曰："阿奶，我系盐务官，并非地方有司，但管人家吃盐事，不管人家吃醋事也。"笑而遣之，可谓雅谑矣。

福文襄之大轿

福文襄出行时，其轿甚大，须夫役十六人始能举之。每用轿夫三十二名，轮替值役，轿行若飞。其出师督阵亦坐轿。轿夫每人须良马四匹，凡更役时，辄骑马随从。其轿内有小童二人，伺候茶烟，可谓空前绝后之大轿矣。

祁文端之门生问补服

祁文端公在京时，忽一甘肃门生至。怪其无故远来，姑出见之。所著衣冠甚古，且缀补于袍上。公因问其缘何来此? 曰："因援例得服知县品服，未识今所用当否。以乡中人不能决，思不如入都询问老师较为有据。"文端审视之，果七品服也。曰："是矣。"又问是否缀在袍上? 文端忍笑告之曰："应缀在外套上。"此人谨受命辞而去。文端念此人以小故远来，良可慨，命仆封四金至旅店馈之，则此人已行矣。若而人者，真可谓太古之民也。

丁药园之短视

仁和丁药园先生，工诗，尤善香奁艳句。家有揽云楼，读书处也。客乍登楼，药园伏案上，疑昼寝，迫而视之，方观书，目去纸才一寸。骤昂首又不辨某某。客嘲之曰："卿去丁仪凡几辈。"药园戏持杖逐客，客匿屏后，

误逐其仆。一夕纳妾,药园逼视,果艳丽,心喜甚。出与客赋定情诗。夜半披帏,芗泽袭人,妾卒无语。诘旦视之,爨下婢也。盖药园妇欺其短视,故以婢绐之。

陈其年之风流

阳羡陈其年,工骈体,尝言胸中有数万骈体文,只未写也耳。未遇时,游于如皋。冒巢民爱其才,延致梅花别墅。有童名紫云者,儇丽善歌,令其执役书堂。其年一见神移,赠以佳句。适墅梅盛开,其年偕紫云徘徊于暗香疏影间,巢民偶登内阁遥望见之。佯怒,呼二健仆缚紫云去,将加以杖。其年傍徨无计,乃趋赴巢民母宅前,长跪门外,启门者曰:"陈某有急,求太夫人发一玉音,非蒙许诺,某不起也。"因备言紫云事。顷之,青衣媪出曰:"先生休矣!巢民遵母命不罪云郎,然必得先生咏梅花诗百首,成于今夕,仍送云郎侍左右也。"其年大喜,摄衣而回,篝灯濡墨,苦吟达曙。百咏既就,亟书送巢民。巢民读之击节,笑遣云郎。真可谓风流逸韵者矣。

陈其年之贺新郎词

其年馆于冒氏,昵其童紫云。后紫云配妇,合卺有期矣。其年惘惘如失,赋《贺新郎》词赠之,云:"小酌荼蘼酿。喜今朝、钗光钿影,灯前滉漾。隔着屏风喧笑语,报道雀翘初上,又悄把檀奴偷相。扑朔雌雄浑不辨,但临风私取春弓量。送尔去,揭鸳帐。六年孤馆相依傍。最难忘,红蕤枕畔,泪花轻飏。了尔一生花烛事,宛转妇随夫唱。努力去做藁砧样。只我罗衾浑似铁,拥桃笙难得纱窗亮。休为我,再惆怅。"此词竞传人口,闻者无不绝倒。

顾秋碧之指力

江宁顾秋碧先生,为钱竹汀高弟子,学问渊博,著作甚多。其所著《补后汉书艺文志》卷帙甚富,赵㧑叔刻入丛书中者,乃节本也。性迂癖,尝自题其门曰:"得过且过日子;半通不通秀才。"其风趣可想。生有异禀,体气过人,每夕必御妇人。指爪甚有力,可以排墙。怀奇不遇,卒客死于清河之海神庙中。

诸襄七之古拙

诸襄七先生锦,学问淹贯,而性古拙。尝典试福建,巡抚馈正、副考官瓜各五十,而先生之瓜少送一枚,先生大怒,请巡抚面问之。巡抚曰:"此系误数,即当再送。"先生益大怒,曰:"我岂为一瓜争乎?膰肉不至而孔子行,醴酒不设而穆生去,瓜虽微,亦可见礼意之衰也。"一时传为笑谈。

励自牧之典客裘

励太史自牧,以世家子官词林,落魄不羁,索逋人常满户外。一日天气甚寒,设盛馔宴客。客皆衣紫貂海龙而来,室中多设火炉,劝酒甚挚。客皆汗出,解衣畅饮。先生潜令家人取赴质库,酒罢始以情告。众皆无可如何,次日各送还质券而已。

毛西河七十八岁望生子

越中骨董铺中,有毛西河先生命册,乃康熙戊寅年,京口印天吉推演,时先生年已七十八矣。又先生姬人命册,亦同时推算,时年三十二,殆即曼殊也。姬人命册中殷殷以子息为问,术者言今年不育,则终无子矣。七十八老翁尚望生子,亦可发一笑也。

计甫草之糟糠妾

计孝廉东,善文,性迂癖。或问暇日何以自娱。答云:"赋诗,弹琴,俱增恶业,但能日诵《楞严》两卷,便足了一生事。"可以知其风趣矣。晚年极贫,尝置一妾,晨夕设食,惟粗粝而已。张夫人谑曰:"古闻糟糠之妻,今乃有糟糠之妾。"按,张夫人,甫草先生正室也。

朱竹垞醉卧炉下

秀水朱彝尊先生,诗才隽逸,文尤跌荡可观,然性好饮酒。尝与高念祖入都,每日暮泊舟,辄失朱所在。及高往求之,朱已阑入酒肆中,醉卧炉下矣。晋代风流,去人不远。

一边伊尹半截周公

杜于皇先生濬,既入清朝,隐居鸡鸣山下,足迹不入城市,四壁萧然,爨烟常绝。偶有远友过之,欲供一饭而无所措,以案头《叶龙泉集》易炊对食。口占一绝,有"看君咀嚼叶龙泉"之句。王于一尝询其近状,答云:"昔日之贫以不举火为奇,今日之贫以举火为奇。"高风峻节于此可以想见。一日,有友人语之曰:"某虽未必一介不取,却是一介不与,可谓一边伊尹。"先生应之曰:"某无周公之才,使骄且吝,岂非半截周公?"

盛此公之三愿

南陵盛此公先生于斯,性豪迈。尝云:"愿此生得一少年,如张绪、卫玠、王子晋,能饮一斗不醉。得一老缁黄,能痛饮说天宝遗事。得一迟暮佳人,能歌《离骚》,舞三尺剑,醉读南华《秋水篇》。"先生满腔奇怀,无所泄泻,虽居常郁抑,而心中之耿耿未尝一日或释也。观其所愿,则其怀抱可知矣。

乔山人之知音

清初乔山人,精于弹琴,尝得异授。每于断林荒野间,一鼓再弄,凄禽寒鸦,相和悲鸣。后由郢楚,旅窗独奏洞庭之曲,一邻媪闻之,咨嗟惋叹。曲既阕,山人曰:"吾抱此技半生,不谓遇知音于此地。"款扉扣之。媪曰:"吾夫存日以弹絮为业,今客鼓此,酷类其声耳。"山人默然而返。

顾栋高裸体读经

顾栋高先生复初,清康熙辛丑进士,性倨慢不合

时，仅三载即归田。深于经学，自幼至老，未尝一日不读书，于五经皆有发明。掌教淮阴时，夏月坚闭重门，解衣裸体，寸丝不挂，手执一卷，高读不辍。客至，自门隙窥之，大笑。先生仓皇著衣而出。谈者传为笑柄云。

陈文恭谦而失礼

桂林陈文恭公，黄阁雍容，执帷持下。尹文端公时居首揆，素所推抑。文恭病剧，文端往视曰："吾辈均老，不知谁先作古人。"文恭拱手曰："还让中堂。"盖习于㧑谦，初不自觉也。

米汉发之放浪江湖

宛平米紫来先生汉发，为王文贞公崇简之婿。能诗善画，时呼为小米，性放浪不羁。康熙间举博学宏辞，授编修，典云南乡试。故事试差，复命不得过一年。先生六月朔赴云南，事竣浪迹江楚，到处流连，至十二月犹未还归。兄王瞿庵遣人敦迫乃就道。及至都，见人辄言曰："我乃被人押解来京耳。"众咸笑之。有命在身而浪游如是，虽近于放纵者之所为，然世之奔走京华，热心利禄者视之能无愧乎！

吴白华之赌饭

乾隆时，吴白华侍郎素善饭。有宗室某将军，亦善饭，与齐名。一日侍郎谓将军曰："夙仰将军之腹量可以兼人，若某者虽非经笥之便便，至于酒囊饭袋，略有微长，但不知孰为优劣耳。请一决胜负如何？"将军笑应之。侍郎命左右持筹侍侧，每瞰一碗，则授一筹。饭罢数之，将军得三十二筹，侍郎得二十四筹，侍郎不服，约明日再赌，将军笑曰："败军之将，尚敢战乎？"侍郎曰："明日与君白战，不许持寸铁，只设饭而无殽。若再不胜，愿拜麾下"。于是复计筹而食，将军食至三十碗而止，侍郎竟得三十六筹。

彭芸楣考试之趣事

彭芸楣尚书，督学浙江，考试至某府，该处文风僻陋，无一卷可入目。有三人抄袭陈文：一人一字不易，二人颠倒其文而抄之。案发，其不易一字者第一，余二人第二、三名，群议先生之未见刻本也。发落时，先生召三人谓之曰："汝以髫年所诵习不遗一字，记性却佳，故首拔之，为勤读者劝。汝二人卷中脱讹太多，想此调不弹久矣，今后当再加温习功也。"按，先生此举，可谓趣甚矣。

钱竹汀与王西庄赌胆

嘉定钱竹汀宫詹，与王西庄光禄，本系至戚，博闻强记，不相上下。一日竹汀与西庄偕行旷野，见道旁一空棺，西庄笑谓竹汀曰："子能于今晚在此中高卧乎？"竹汀曰："能。"比夜分，竹汀果至。将登，忽有手自棺出，紧握其臂，竹汀从容谓曰："吾自与人赌胆，与汝无干，偶尔相扰，幸勿见责。"遂捉其腕，始知非鬼乃人也。盖西庄恐其诳己，故先卧以待，乃跃而出，相与一笑。

严铁桥之杀屠夫

归安严铁桥可均，博综群籍，精校雠，辑书甚富，顾性跌荡。少时家居殊落拓，喜食肉，欠肉资甚多，屠某催索甚急。一日严过屠肆，屠人又向索钱。严怒，遽夺屠刀砍之，屠踣，严惧，掷刀只身走京师，匿姚文僖公宅中。姚闭诸室，不使出，因发藏书读之，因成名儒。

朱竹垞之骗道士

秀水朱竹垞与某道士善，观中有枇杷二株，熟时每饷朱，俱无核。朱诘其故，道士以仙种对，朱终不信。道士素善啖，尤嗜蒸豚。一日朱邀之，命仆市一彘肩，故令道士见。不逾晷，即出以佐餐，融熟甘夹，饱啖而罢。因问朱以速化之法，朱曰："偶有小术，欲以易枇杷种耳。"道士低语曰："无他，于始花时镊去其中心一须耳。"朱曰："然则吾之馔亦无他，昨所预烹者耳。"相与抚掌。

清代名人轶事

[清]葛虚存撰　李国恩　张友臣整理

《清代名人轶事》十六类五百七十三则,清末民初葛虚存编撰。全书分学行、气节、吏治、科名、闺阁、杂录等十六类,分类系事达五百七十三则,广泛收罗记载了清代学者文人、循吏名将的轶闻杂事。"琐闻轶事,大雅椎轮",故该书所载,正可补正规史书之不足。该书民国年间多次印行,今以民国十一年会文堂书局本为底本标点整理,参校了民国十七年本等。

序

编《清代名人轶事》既成,有客过存,见而问曰:"子何为而作是书也?"应之曰:"吾欲使新国民取法乎近也。"客曰:"嘻,异哉! 子之迂也。今之新国民,神驰乎五洲之表,思穷乎百科之精,方鄙夷汉唐为不足道,而奚屑问及前清,矧乎况而愈下,降至于琐事遗闻?"余曰:"不然。人类进化,必循矩矱,一蹴莫几,躐等难越。前有所承,后乃可续;好高骛远,劳而无获;能近取譬,见闻斯确。且子何徇世俗之见,而轻视前清为也? 我国文化,清最发皇,人才辈出,轶汉超唐。自更国体,大改故常,一例推倒,余地莫商。先民典型,力决其防,既无恶之不摘,虽有善而不扬。余为此惧,故先节取其小者、浅者,以示表彰。其间异闻奇迹,均足动人兴趣,增人智慧,以引其入德之方。"客曰:"子之宗旨诚是,而子之书则非也。里巷之谈,不登大雅,以此迪民,毋乃风马。若子所言,何等宏大,委琐如此,奚裨进化? 引人以正,犹惧不暇,宏编巨制,充塞屋瓦。不此之图,而求诸野,自相矛盾,吾见亦寡。"余曰:"不然。嗜奇好怪,人之常情;即小见大,无粗非精;一归于正,令人厌生。钟鼓是响,海鸟反惊;竹头木屑,功乃可呈。琐闻轶事,大雅椎轮;见仁见智,比类而亲,我思古人,謦咳如闻。余为此书,区类十六,分而观之,沧海一粟。鼹鼠饮河,期于满腹;学行文章,万彙亭毒;政体吏治,官方整肃;节气薄云,节操似竹;先德留贻,俾尔戬谷;文采风流,针砭尘俗;将才蔚起,风云叱咤;境遇所遭,无剥不复;科名佳话,文哉彧彧;惟才怜才,益广乐育;宽大之量,足以载福;旁及异征,藉新耳目;信命与数,知足不辱;有妇人焉,须眉巾帼;类而不类,乃入杂录。其事其人,浩如海陆,仅此区区,因限片幅。一隅三反,是在善读。读而有得,无异鸿博,循途践迹,进化之橛,因流溯源,先民可作。"客闻言,竟不再问驳。弁此间答,岑楼寸木。

中华民国六年八月编者识。

学行类

顾亭林好学

亭林先生自少至老手不释书,出门则以一二羸马捆书自随。偶边塞亭障,呼老兵诣道边酒垆,对坐痛饮。咨其风土,考其区域。若与平生所闻不合,发书详正,必无所疑乃已。马上无事,辄据鞍默诵诸经注疏,遇故友若不相识,或颠坠崖谷,亦无悔也。精勤至此,宜所诣渊涵博大,莫与抗衡与!

勖　甥

亭林先生尝勖其甥徐立斋相国曰:"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有济世安民之略,而后可以考古论今。"此正先生自道其抱负。一部《郡国利病书》,胥在是矣。自汉以下,堪当此语者,殆无几人。

拒夜饮

亭林先生貌极丑怪,性复严峻。鼎革后独身北走,凡所至之地,辄买媵婢、置庄产。不一二年,即弃去,终已不顾。而善于治财,故一生羁旅,曾无困乏。东海两学士宦未显时,常从假贷,累数千金,亦不取偿也。康熙丙辰,余在都下,而先生适至。两学士设宴,必延之上座,三爵既毕,即起还寓。学士曰:"甥尚有薄蔬未荐,舅氏幸少需,畅饮夜阑,张灯送回何如?"先生怒色而作曰:"世间惟'淫奔'、'纳贿'二者,皆于夜行之,岂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学士屏息肃容,不敢更置一

词。陆舒城常言："人眼俱白外黑中，惟我舅祖两眼俱白中黑外。"非习见不知其形容之确。

狱　事

顾亭林狱事，志乘未详。见于《与颜吏部光敏书》，特录其略。先是苏州沈天甫、施明、夏麟奇、吕中伪造《忠节录》，托名已故祭酒陈仁锡，讥毁本朝，罗列江南北之名士巨室，以为挟害之具；又伪造原任阁辅吴甡一序，诈其子中书吴元莱银二千两。事发，刑部定谳，即将沈天甫等斩决，此康熙五年中事也。次年，莱州即墨黄指挥培之仆姜元衡删易此书，增入黄氏唱和诗，控其主与兄弟子侄作诗诽谤本朝，又与顾亭林搜辑诸人诗，皆有讪语。处士于七年二月在京师闻之，即出都抵济南，幽絷半年，因援沈天甫故牍，谓姜元衡所控之书，即沈天甫等陷人之书，事旋解，株连二十余人均得开释。处士赋诗六章纪其事，有"伟节不西行，大祸何由解"之句，又末章云："天门诶荡荡，日月相经过。下闵黄雀微，一旦决网罗。平生所识人，劳苦云无他。骑虎不知危，闻之元彦和。尚念田书言，此举岂足多。永言失一心，不变同山阿。"诗集中皆不载，详见颜氏家藏尺牍。

广师篇

亭林先生《广师篇》云："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锡阐；读书为己，探赜洞微，吾不如杨雪臣；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尔岐；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山；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容；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任臣；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彝尊；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宏撰；精心六书，信而好古，吾不如张弨。"百诗先生论人物，尝称吴志伊之博览、徐胜力之强记，自问不如。吾乡李杲堂先生，最心折万氏家学，尝云："粹然有得，造次儒者，吾不如公择；事古而信，笃志不分，吾不如季野。"杭太宗太史亦自谓："吾经学不如吴东壁，史学不如全谢山，诗学不如厉樊榭。"数公皆经术湛精，文章淹贯，尚乐集思广益，㧑谦自下如此。今乡里晚学粗识径途，便谓朋辈中莫可与语，志高气溢，宜其尽矣。

傅青主卫生堂药铺

太原古晋阳城中，有傅先生卖药时立牌"卫生堂药铺"五字。乃先生书也。青主善医而不耐俗，病家多不能致。然素喜看花，置病者于有花木寺观中，令善先生者诱致之，闻病人呻吟，僧即言羁旅无力延医耳，先生即为治剂，无不应手而愈。

识中气

诗文字画，皆有中气行乎其间，故有识者即能觇人穷通寿夭。王椒畦文学浩，尝述傅青主征君一事。征君偶于醉后作草书而卧，其子眉亦能书，见而效之，潜以己书易置几上。征君醒而起，见几上书，愀然不乐。眉请其故，征君叹曰："我昨醉后偶书，今起视之，中气已绝，殆将死矣！"眉惊愕，跽白易书事。征君曰："然则汝不食麦矣！"后果如言。盖征君精于理气数之学，故能识微知著如此。

徵君有子

傅山，字青主，一字公之他，太原人。母梦老比丘而生，生不复啼。一瞽僧至门云："既来，何必不啼？"乃啼。六岁食黄精，不乐谷食，强之乃复食。读十三经、诸子史，如宿通者。崇祯中袁临侯（继咸）督学山西，为巡按御史张孙振诬劾，被逮，山橐饘左右，伏阙上书，白其冤。马君常（世奇）作《义士传》，比之斐瑜、魏劭。乱后，梦天帝赐以黄冠衲衣，遂为道士装。医术入神，有司以医见则见，不然不见也。康熙己未，征聘至京师，以老病辞，与范阳杜越君异，俱授中书舍人归。山工分隶及金石篆刻，画入逸品。子眉，字寿毛，亦工画，作古赋数十篇。常粥药四方，父子共挽一车，暮抵逆旅，辄篝灯课读经、史、骚、选诸书，诘旦成诵乃行，否即予杖。

不应博学鸿词

傅征君山，字青主，山西人，擅皇甫元晏之重名，秉司马子徽之高节，兼以笔精墨妙，为世所珍。康熙己未，诏求博学鸿儒，当事竞为推荐，青主以老病辞，强之再三，乃令其子执鞭，乘一驴车至崇文门外，称疾荒寺。八旗自王侯以下，及汉大臣之在朝者，履满其门。坚卧不起，朝廷遂听其还乡。是年应试中选者，俱授翰林院检讨，然其人各以文学自负，又复拓落不羁，与科第进者，前后相轧，疑谤旋生，多不能久于其位。数年以后，鸿儒扫迹于木天矣。天下莫不叹征君贞志迈俗，而有先见之明也。

二曲讲学

二曲主讲关中，康熙中，初以隐逸荐，后以鸿博征，皆称病力辞。自谓不幸有此名，乃学道不醇，洗心不密，不能自晦所致。遂杜门断交接，朋友诣之者绝不得见。一日，白昆山顾炎武、元和惠周惕至，倒屣迎之，谈宴极欢。一时门外瞻望颜色、伺候车骑者骈肩累迹，几如荀、陈会坐，李、郭同舟，东汉风流，再见今日也。

阎百师幼钝

百诗先生为清代经学大师，记诵精博，而其天质实奇钝。幼受书，读百遍始略上口，性又善病，母禁之读。遂暗记，不复出声。如是者十年。一日，自觉豁然，再观旧所研究本，了无疑滞。盖积苦精力之应也。世之以下愚自诿或托词因病废学者，观于先生，愧可知已。

金陵三布衣

康熙中年，金陵诗人有三布衣，一马秋田，一袁古香，一芮瀛客。古香最老，夙馆康亲王府。芮年少后至，意颇轻之，常短袁于王前。一日，王命宦者出一纸

付客，乃贺新婚诗，韵限阶、乖、骸、埋四字。外银二封，轻重各一。能作诗者取重封，留邸；不能者持轻封，作路费归。芮辞不能，袁独咏云："裴航得践游仙约，簇拥红灯上绿阶。此夕双星成好会，百年偕老莫相乖。芝兰气吐香为骨，冰雪心清玉作骸。更喜来宵明月满，团圆不为白云埋。"王大称赏，芮惭沮，即日辞归。

严绳孙布衣

康熙大科，四布衣之一严绳孙方被荐，初贻书京师诸公曰："闻荐举滥及贱名，某虽愚，自幼不希无妄之福。今行老矣，无论试而见黜，为不知者所讪笑，即不尔，去就当何从哉？窃谓尧舜在上，而欲全草泽之身，以没余齿，讵有不得，惟幸加保护。"时有司奉诏敦趣，引疾不许。既抵京，赴吏部，自陈疾不能应试状，至再四，终不允。御试之日，发题赋诗各一首，中允仅赋"省耕诗"一首而出，冀被放也。圣主素稔其姓字，谕阁臣曰："史局不可无此人。"仍用翰林。在职五年，尝侍宴保和殿，和圣制升平嘉宴诗，称旨，特命撤御前金盘枣脯以赐，又从容语左右："严某好人，中外皆知。"时论谓旦夕当大用，而中允拂袖遽归。此固圣天子知人之明，爱才之笃，而难进易退，若中允，真不改布衣面目者矣。

淄川小圣人

淄川孙先生名若群，学赡品端，言动有则，乡里咸称为"小圣人"。早岁成进士，谒选京师，任少司寇。克溥延之官邸，训其子彦方，处以广厦，坐不易床，供以丰肴，食不兼豆，虽隆冬盛暑，衣冠襜如。司寇知孙有二子，已就童试，适是时山左学使者与司寇有旧，将为之地而未详二子名，屡欲请之，惮其严正，终不敢发。先生端居缄默，遇有问难，辄指画谈议，衮衮滔滔，竟晷不倦。凡及门与辇下诸子以制艺就正者，一一评骘，务惬其隐，而运之菀枯、年之修短，皆能于文预决之。康熙癸丑，出为交城令，携家以行。既而遣其长子归淄就婚，课以书艺，忽惊叹曰："嗟乎！吾子其不返乎！"泫然而别。归未匝月，忽无故自缢死。治交多异政，秩满迁蜀中州牧，卒于官。迄今过其故里，询孙姓名或不尽识，询"小圣人"无不识也。

扁舟访隐

徐俟斋，不出山者几四十年。巡抚汤公慕其品望，悉屏驺导，止从一小僮，驾扁舟访焉。鹤迹满径，松影在门，候之良久，竟不获见，叹息而返。吴人两高之。

附辨汤文正致徐俟斋先生伪札

汤文正公抚吴时，尝屏驺从，再访俟斋先生于山中。先生避不见面，传之载籍，世已久知。乃嘉庆年间，忽有人伪造文正致俟斋手札，有"幸得拜见颜色"等语，其事绝奇。考先生《居易堂集》中，有《偶书侯嬴事后》一篇，文中论姜肱及寡妇人二段，即可证其必无见汤公之事，况集首答王兵备、田汪二知县等书，少年志节已如此，岂六十外遇汤公而反毁节乎？造此札者，何至《居易堂集》未曾寓目。揆其意，不过以文正墨迹，世所宝贵，俟斋而曾见文正，尤人所创闻，借此以炫异谈而欺浅识，更难保无射利之思，而不顾厚诬高贤已甚。余见此札，已得售其伪，而刊刻流传，恐后人信为真有其事，故特辨之。吾友陆方山嵩《意苕山馆集》中有《涧上草堂诗》云："萧然廿载闭柴荆，过眼沧桑自变更。千古高风追泄柳，一生心事托侯嬴。采薇得食何忧饿，却聘无书为晦名。谁似山阴戴处士，死生不忘故人情。"其论正与鄙见相同。附记于此，可与天下后世有识者印证也。

名士近在吾家

季野先生为万氏八龙之殿，少未知名，父以为痴，闭之空室中。窥架上书，有杂缀明代事者，题曰《明史料》，凡数十大册，先抽读之，数日而毕。伯兄斯年察知之，惊曰："名士近在吾家耶！"遽白诸父，为易衣履，使从余姚黄太冲学，遂成名儒。《明史》稿本实出季野先生，而华亭王氏攘之，承学之士，无不知其源委矣。先生在史局时，周旋诸贵人间，不肯稍自贬抑，其题刺则曰"布衣万斯同"，其会坐则摄衣登首席，岸然以宾师自居。故督师之姻人，方居要津，请先生少宽假，先生噤不答。有运饷官遇贼，走死山谷，其孙怀白金请附《忠义传》后，先生曰："将陈寿我乎？"斥去之。后先生兄子言与修《明史》，独成崇祯长编，故国辅相家子弟，多以贿入京求减其先人之罪，言峻拒曰："若知吾季父事乎？"其父子狷介如此。万氏一门，经学史才冠绝当代；其操行之奇卓，亦复不愧古人，此则蕺山南雷道学之绪余，不仅以文章藻耀振起门第者也。

万钱同修明史

初修《明史》之时，徐东海延万季野斯同至京主其事。时万老矣，两目尽废，而胸中罗全史，信口衍说，贯串成章。时钱亮工尚未达，亦东海门下士，才思捷敏，昼则征逐朋酒，夕则晋接津要，夜半始归静室中。季野踞高足床上坐，钱就炕几前执笔，随问随答，如瓶泻水。钱据纸发书，笔不停缀，十行并下，略无罅漏。史稿之成，虽经数十人手，而万与钱实尸之。噫！万以老诸生系国史绝续之寄，洵非偶然；钱之才亦曷可少哉！

计东陈其年性情各异

计改亭东云："予与陈其年，同读书于宋司业德宜家，其年居西舍，予东舍，灯火相照。予不能夜坐，而喜早起；其年吟咏必至夜分，而起每迟。其年好为惊艳绝丽之文，予嗜苍凉古质之作，两人性不相易，然至相契。"

侯方域魏禧轶事

侯方域，字朝宗，商邱人。祖执蒲，官太常卿。父

恂，崇祯间官户部尚书。方域既世家子，幼从其父宦京师，习知中朝事，而于君子小人门户始终之故尤熟悉。喜结纳名士，与贵池吴应箕、宜兴陈贞慧最善。阮大铖者，故魏阉义儿，屏居金陵，谋复用。诸名士共为檄于大铖罪，应箕、贞慧主之。大铖愧且恚，然无可如何。诇知方域与二人者相善也，私念得交侯生，因侯生以交于二人，事当已。乃属其客阳交欢方域，方域觉之，谢客不与通。时大铖家有伶一部，以声技擅名，能歌所演剧，号燕子笺者。又值诸名士以试事集金陵，朝宗置酒高会，趣征阮伶。大铖心窃喜，立遣伶往，而令他奴诇之。方度曲，四座称善。奴走告，大铖心益喜。已而抗声论天下事，箕踞叫呶，语稍及大铖，遂戟手骂詈不绝口。大铖闻之乃大怒，而恨三人者尤刺骨。后数年，南都拥立，大铖骤柄用，兴大狱，将尽杀党人，捕贞慧人狱。应箕亡命，方域夜出走渡杨子，依俊帅高杰得免。方域倜荡任侠使气，好大言，遇人不肯平面视，然一语辄合，吐出肺肝，誉之不容口；援友之厄，能不吝千金，然亦喜睚眦报复，居乡时抒文网。崇祯末剧寇李自成围汴，急诏侯恂出督师援汴，方域曰："大人受命讨贼，庙堂议论牵制，奏请不应，征调难集，愿彼文法，以赐剑首诛一甲科令守，而晋帅许定国师噪，当斩以徇。军事办，威立，疾驱渡河，就左良玉于襄阳，约陕督孙公传庭，犄角于秦，贼乃可图也。"恂叱曰："是跋扈也，小子多言！"辄遣归。方域既负才名，以明经累举于乡，辄报罢，寻邑邑致疾卒，年三十有七，是岁顺治十一年也。明季古文辞，自嘉隆诸子，貌为秦汉，稍不厌众望，后乃争矫之，而矫之者变逾下，明文极敝，以迄于亡。朝宗始倡韩欧之学，于举世不为之日，遂以古文雄视一世。末年游吴下，将刻集，集中文未脱稿者，一夕补缀立就，人益奇之。既没，而文章乃大著。初，陈贞慧就逮人诏狱，锻炼久之，会大铖败，脱归，后十余年，卒于家。王师下金陵，吴应箕谋起兵被执，不屈死。方域著有《壮悔堂文》十卷、诗六卷、遗稿一卷，板行。

魏禧稍后出，其文章与方域并名于时。魏禧，字叔子，一字冰叔，赣之宁都人也，生以天启甲子，后方域六岁，然不相识。方域既早没，而禧名继起，与埒之，故世或称侯魏云。禧年十一补邑弟子员，试辄冠其曹。后十年，会甲申之变，愍帝死社稷，禧闻号恸，从博士后日哭临县廷，居则愤惋叱咤，如不欲生。谋从会给事应怜倡义复仇，不果。已乃谢弃诸生服，隐居教授。禧负才略，善擘画理势，终干微髭，目光奕奕射人，每事前决成败，悬策而后验者十常八九。方流贼之炽也，承平久，人不知乱，且谓寇远，猝难及。禧独忧甚，移家翠微峰居焉。翠微峰距宁都西十里，四面削起百余丈，中径坼，自山根至顶若斧劈然，缘坼凿磴道，梯而登，出其上穴，如瓮口，因置闸为守望，士友稍稍依之，而彭士望、林确斋亦至。士望南昌人，字躬庵，遭乱，喜结客，立义声，公卿间与禧立谈定交，遂偕林挈妻子来家翠微。林故南昌宗室子，变姓名为林确斋，世所称易堂诸子也。其后数年，宁都中寇，被屠掠，而翠微独完。禧既谢诸生，益肆力为古文辞，授徒穷山，弟子著籍者常数十人。喜读史，尤好《左氏传》及苏洵文。其为文主识议，凌厉雄健，不屑屑抚拟如世之貌似大家者。遇忠孝节烈事，则益感慨激昂，摹画淋漓，故其所为《新乐侯刘文炳传》及《姜垛江天一诸传》尤工。年四十乃出游，涉江逾淮，游吴越，思益交天下非常之人。闻有隐逸士，不惮千里造访。于吴门交徐枋、金俊明，西陵交汪沨，乍浦交李天植，常熟交顾祖禹，毗陵交恽日初、杨瑀，方外交药地槁木，皆遗民也。康熙十七年，诏中外举博学鸿词，禧亦在举中，被征，以疾辞。郡太守县令更督辄就道，不得已舁疾至南昌，就医药。抚军某疑其诈，以板屏舁之至门，禧絮被蒙头，卧称病笃，乃放归。后二年，赴维扬故人约，舟至仪真，暴心气病，一夕卒，年五十七。著有文集二十二卷，诗集八卷、左传经世若干卷。兄详，字善伯；弟礼，字和公，并有集行世。

论曰：侯方域、魏禧，操行不同，予论次两家文乃合传之。方域才气踔地，似陈亮，其遭大狱濒死亦似之。然亮犹登第，一夕而卒；而方域竟妖（夭）诸生，悲夫！明宣德中，周文襄忱荐龚诩为太仓学官，诩辞不就，语人曰："吾仕无害于义，恐负金川门一恸耳。"而禧之论，以谓诩一门卒，非有知己之恩、国士之责也，既已更立三朝，身逢圣贤之主，而皭然不肯少污其志，贤已。呜呼！禧倘自谓与。

毛西河负才

毛西河少与兄万并知名，人呼小毛子。性恢奇，负才任达，善诗歌、乐府、填词，所为大率托之美人香草，以为其骚激之意，缠绵绮丽，按节而歌，使人凄悦，又能吹箫度曲。游靖江，当垆冯氏者悦其词，欲私就之。西河谢曰："彼美不知我，直以我为狂夫也？"径去。见施愚山所作《毛子传》。按西河少年落拓江湖，无复绳幅，《鲒埼外集》痛诋之，他书不多訾议。是举拒奔女于旅途，尚不失为君子之行。特蒙难出亡，对酒家妇吹箫按节，则仍西河之所以为西河也。

姜西溟梦梨诗

西溟先生性行敦敏，诗文集中叙述家事，多缠绵恳挚之言。尝客中州，梦食大梨而甘之，欲遗母不果，怅然而醒。因作《梦梨诗》寄两弟，追溯月日，正其母病黄思大梨，遍觅不得时也。陆橘孟笋，事异情同，纯孝至此，犹不获完发肤以终牖下，天乎！

西溟遗言

余为童子，闻海内治古文者数人，而慈溪姜西溟其一焉。壬申至京师，西溟不介而过余，总其文属讨论，曰："惟子知此。"吾自度尚有不止于是者，以溺于科举之学，东西奔迫，不能尽其才，今悔而无及也。时西溟长余以倍而又过焉，而交余若侪辈。其后丙子同客天津，将别之前夕，抚余背而叹曰："吾老矣，会见不可以期。吾自少常恐为文苑传中人，而蹉跎至今。子他日

志吾墓，可录者独三事耳。吾始至京师，明氏之子成德延至其家，甚忠敬，一日进曰：'吾父信我，不若信吾家某人。先生一与为礼，所欲无不可得者。'吾怒而斥曰：'始吾以子为佳公子，今得子矣。'即日卷书装，遂与绝。昆山徐司寇健庵，吾故交也，能进退天下士，平生故人，并退就弟子之列，独吾与为兄弟称。其子某作楼成，饮吾以落之，曰：'家君云名此必海内第一流，故以属先生。'吾笑曰：'是东乡，可名东楼。'健庵闻而憾焉。常熟翁司寇宝林，亦吾故交也，每乞吾文，曰：'吾名不见子集中，是吾恨也。'及翁以攻汤司空斌，骤迁据其位，吾发愤为文，谓古者辅教太子有太傅、少傅之官，太傅审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太子以观太傅之德行而审谕之。今詹事有正贰，即古太傅、少傅之遗也。翁君之贰詹事，其正实惟睢州汤公，公治身当官立朝，斩然有法度，吾知翁君必能审谕汤公之德行，以导太子矣。翁见之怃然，长跽而谢曰：'某知罪矣，然愿子勿出也。'吾越日刊而布之，翁用此相操尤急，此吾所以困至今也。"时西溟年七十余，始举于京兆，又逾年成进士，适翁去位，长洲韩公荄荐于上，得上甲。己卯主顺天乡试，以目昏不能视，为同官所欺，挂吏议，遂发愤死刑部狱中。西溟之治古文也，其名不若同时数子之盛，而气体之雅正实过之，至不能尽其才，则所自知者审矣。平生以列文苑传为恐，而末路乃重负污累，然罪由他人，人皆谅焉。而发愤以死，亦可谓隘狷而知耻者矣。西溟之死也，其家人未尝以志铭属余，而余困踬流离，与其家不通问者，计数已十有九年。姑传其语，俾众白于其本志之所蓄云。

西溟之冤

姜西溟太史，与其同年李修撰蟠同典康熙己卯顺天乡试获咎。时盖因士论沸腾，有"老姜全无辣气，小李大有甜头"之谣风闻于上，以致被逮，姜竟卒于请室。第前辈多纪述此事，而不能定其关节之有无。昔读鲒埼亭先生墓表，称满朝臣僚皆知先生之无罪，而王新城亦有"我为刑官，今西溟以非罪死，何以谢天下"之语，知同时公论，早以西溟之连染为冤。嗣闻先师徐柳泉先生云："小说《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金钗十二，皆纳兰侍御所奉为上客者也。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即影西溟先生。妙为少女，姜亦妇人之美称，如玉如英，义可通假。妙玉以看经入园，犹先生以借观藏书，就馆相府。以妙玉之孤洁，而横罹盗窟，并被以丧身失节之名；以先生之贞廉，而瘐死圜扉，并加以嗜利受赇之谤，作者盖深痛之也。"徐先生言之甚详，惜余不尽记忆此编。网罗掌故，从不采传奇稗史，自污其书。惟《红楼梦》笔墨娴雅，屡见称于乾、嘉后名人诗文笔札，偶一援引，以白乡先生千载之诬，且先师遗训也。

刘海峰

刘海峰先生讳大櫆，桐城人，古文名家。少以文谒李穆堂侍郎，惊曰："五百年无此作者，欧苏以来一人而已。"其见重如此。举博学鸿词科，鄂文端公业经首选。张文和恶其才，因曰："此吾乡之浮荡者。"因易以刘文定公，先生遂落拓终其身。居京邸，其弟馆于明太傅家，先生恶其权贵，乃避居朱都统沦瀚宅，破壁颓垣蔼如也。先恭王重其品，终身执弟子礼甚恭，而先生归乡后音书杳然，其高傲也如此。

田山薑之清操

康熙朝，初开大科，一时名士率皆怀刺跨马，日夜诣司枋者之门，乞声誉以进。德州田山姜侍郎，方以工部郎中膺荐辟，屏居萧寺，不见一客。比督学江南，舁以肩舆，从两驴，载衣裳一箱，五经子史两方底，苍头奴二人，踽踽行道上，戒有司勿置邮传、给供张，自市蔬菜十把、脱粟三斗，不为酒醪佳肴，惟日孜孜以文章为事。

施愚山讲学

施愚山先生讲学白鹭书院，一日，讲"长幼有序"，因自言少年孤露、中鲜兄弟，至于啜泣。座中有阋墙者，为之悔感。愚山实儒者，其道学转为词章掩耳。

施愚山造诣

吾乡全太史尝云："愚山造诣，殆与魏敏果、汤文正、陆清献同道而德。魏、汤二尚书，扬历槐棘，多所发舒；清献遭摧折而愈显。愚山于其中最为暗淡，又以工于诗古文词，反掩其学问之大原。世有合作韩、范、文、富、欧、马六公年谱者，其必班而齐之。按宣城施先生提学山东时，取士先行后文，敦重儒术。过邹平，拜伏生墓，以经学日微，授受宜亟，至于垂涕而示诸生。分守湖西，作《劝民急公歌》；历山谷间，悉穷民状，作《弹子岭》、《大坑叹》、《竹源坑》诸篇，以献上官，时比之元结《舂陵行》。先生少孤露，事叔如父。已贵，叔少不悦，犹冠服长跪。母马，夙失欢于大母，抑郁而卒，先生请大母命，循例乞褒封，据地哀陈，始获焚黄祔庙。顺孙孝子，循吏通儒，实兼有之。"谢山之言，信而有征已。

史立庵疏请终养

史立庵先生大成，顺治乙未首魁天下。贰宗伯时，同人议裁孝子节妇廪给，曰："彼分内事，何与朝廷。"先生毅然曰："为子不孝，为妇不贞，亦何与朝廷？必以法绳之耶！"议遂寝。先生性至孝，会其父思之，绘己容以寄，亦令先生绘己容寄父。先生闻命警怵，晨夕不安。故事，京察六年俸满，方得请假归。先生仅四年，不合例，乃上疏自陈曰："臣父思子不见，思见子之仪容，呼子不来，频呼子之名字。臣而忍此，不可以为人子，亦何以为人臣？"世祖览奏恻然，特许终养。及中途而父凶闻至，哀毁成疾，遂以养母家居。（按《今世说注》，称先生以母病乞养，为当事所格，曰："吾岂以一官易一日之养乎！"遂家居十年，例应削籍，遇赦免。误也。）先生充讲官，主贡举，皆有建白，忠孝大节，彰彰如是，讵以一甲进士、二品京堂为轻重欤？

胡稚威既瞑复视

胡稚威，蹭蹬不遇，晚依蒲州田侍郎懋，以太原志属焉。偶撄疾，太守周西鲸来视，稚威已撤帐，盛服殜殗，举手曰：“别矣。”既瞑，气蒸蒸若腾烟，须臾复张目曰：“不能不再生人间，为南人乎，北人乎？”周泣下曰：“南人归南。”曰：“然。”遂气绝。

杭世骏逸事

杭检讨名世骏，钱塘人，少举于乡，乾隆元年，以鸿博科官翰林院检讨。先生性伉爽，能面责人过，同官皆严惮之。乾隆中叶，上思得直言及通达治体者，特设阳城马周科试翰林等官，先生预焉。日未中，已得数千言，语过戆直，末又言满洲人官督抚者过多，触上怒，抵其卷于地者再，已复取视之。时先生试毕，意得甚，方趋同官寓邸食，忽内传片纸出，言罪且不测。同官恐，促先生急归。先生笑曰：“即罪当伏法，有都市在，必不污君一片地也，何恐？”寻得旨放归。先生家故不丰，以授徒自给。主扬州安定书院者几十年，以实学课士子，暇即闭户著书，不预外事。又疏懒甚，或频月不衣冠。性顾嗜钱，每馆俸所入，必选官板之三者，以索贯之，积床下，或至尺许，其么麽破碎及私铸者方以市物，两手非墨污即铜绿盈寸。然先生虽若有钱癖，尝见一商人获罪鹾使，非先生莫能解，夜半走先生所乞救，并置重金案上，先生掷出之不顾。最不喜读邸报，里居二十年，同岁或积官至大学士、尚书、总督，先生不知也。岁戊子，刘文定纶适服阕，特旨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内召，过扬州访先生。先生见其服冠，诧曰：“汝今何官？”曰：“不敢欺，参预阁务者已数年矣。”先生谑之曰：“汝吴下少年耳，亦入阁办事耶？”哄堂笑，乃别。先生一岁必两归钱塘，归后无事，或携钱数百，与里中少年博左近望仙桥下。时钱文敏维城视学浙中，词馆后进也。一日盛暑张盖往访先生，头踏过桥下，文敏已从舆中望见先生短葛衣、持蕉扇，与诸少年博正酣。文敏即出舆，揖曰：“前辈在此乎？”时先生以扇自障，业知不可掩，即回面语曰：“汝已见我耶？”文敏曰：“正诣宅谒前辈耳。”曰：“吾屋舍甚隘，不足容从者。”文敏固欲前，先生固却之，始寻道反。文敏去，诸少年共博者始从桥下出，惊问曰：“汝何人？学使见敬若此。”曰：“我衙门中后辈耳。”遂不告姓名去。

旧货摊

乾隆癸未，杭大宗以翰林保举御史，例试保和殿，下笔为五千言，其一条云：“我朝一统久矣，朝廷用人宜泯满汉之见。”是日旨交刑部，部议拟死。上博询廷臣，侍郎亲保奏曰：“是狂生，当其为诸生时，放言高论久矣。”上意解，赦归里，原疏留禁中。当日不发钞，又不自存集中。越七十年，大宗外孙之孙丁大，抱大宗手墨三十余纸，鬻于京师市，有茧纸淡墨一纸，半乃此疏也，大略引孟轲齐宣王问答语，用己意反复说之。此稿流落琉璃厂肆间。乙酉岁，纯皇帝南巡，大宗迎驾，另见，问：“汝何以为活？”对曰：“臣世骏开旧货摊。”上曰：“何为开旧货摊？”对曰：“买破铜烂铁，陈于地卖之。”上大笑，手书“买卖破铜烂铁”六大字赐之。癸巳岁，纯皇帝南巡，大宗迎驾，名上，上顾左右曰：“杭世骏尚未死么？”大宗返舍，是夕卒。大宗自丙戌迄庚寅，主讲扬州安定课院，索诸生肄“四通”。杜氏《通典》、马氏《文献通考》、郑氏《通志》世称三通，大宗加司马光《通鉴》云。

顾栋高治经

顾复初栋高，以经学授司业，年逾七十，不复出山。丁丑春迎銮，献所著诗书两义，蒙恩加祭酒衔。又数年而终。复初，康熙辛丑进士，性倨慢、不合时，官中书，与堂上官龃龉，仅三载即归田。生平以穷经著书为事，自幼至老未尝一日不读书，于五经皆有所发明。掌教淮阴，从游甚众。夏日不见一客，坚闭重门，解衣脱袜履，至寸丝不挂，匿帷后，手一卷不辍。辛未经学，惟祭酒无愧色耳。

朱竹垞析产券

仁和宋小茗广文所辑诗话中，载朱竹垞先生两孙析产券。清风俭德，可为世法。录之，曰：“竹垞老人虽曾通籍，父子只知读书，不治生产，因而家计萧然，但有瘠田荒地八十四亩零。今年已衰迈，会同亲族分拨付桂孙、稻孙分管，办粮收息。至于文恪公祭田，原系公产下，徐荡续置荡七亩，并荒地三分，均存老人处，办粮分给管坟人饭米，孙等须要安贫守分。回忆老人析箸时，田无半亩，屋无寸椽，今存产虽薄，能勤俭亦可稍供饘粥。勿以祖父无产遗，致生怨尤，倘老人余年再有所置，另以续析。”此可与苏文忠公“马券”、香光居士“鬻田契”，同为千秋不朽矣。

尤西堂自营生圹

尤西堂侗，晚年尝言“不讲学而味道、不梵诵而安禅、不导引而摄生，此吾所以异于人也。”筑生圹官山，自为之志，构丙舍于两旁。年八十时，偕老友二三人往来觞咏于其中，风流近代所少。

洪稚存轶事

洪稚存亮吉，负才傲物，清狂自喜。尝游陶然亭，遇素不相识者宴客，洪入座，浮一白，曰：“如此东君如此酒，老夫怀抱几时开。”一笑迳去。盖袭用杨廉夫句也（廉夫为张士诚强止于宏文馆，以指写尘桌一绝云：“山前日日风尘起，海上年年御酒来。如此风尘如此酒，老夫怀抱几时开。”）。一日访张船山，适船山生女，赋一律，成三联矣。洪见之，续云：“可怜一队痴儿女，惯替人家做老娘。”后洪以编修言事褫职。

顾祭酒之笃学

无锡顾祭酒，少治《春秋》，笃好左氏学，昼夜研诵，

辄未暂辍。偶怀忿懥，家人以《左传》一卷置其几上，怡然诵之，不问他事。自壮至老，勤勤订述，常若不及。夏月闭户不见一客，卸衣解袜，据案玩索，膝摇动不止，每仰视屋梁而笑，人知其一通毕矣。

抢铛图

调元，世称弢甫先生，著述宏整。为工部郎，忽弃官遍游五岳，人竞高之。先生父文侯，真孝子也。家贫，粥角黍于市，亲病关鬲，合羊脂和粥以进，终不痊，抱铛而哭，人为绘"抱铛图"。万征君光泰赠诗云："羊脂数合米一掬，病父在床唯啖粥。父能啖粥子亦甘，粒米胜于五鼎肉。升屋皋某无归魂，束薪断火铛寡恩。床前呼父铛畔哭，抱铛三日铛犹温。恨身不作铛中米，临没犹能进一七。"谓铛不闻铛有耳。丁卯冬初，同友乘轮北上，狂飚巨浪中，泪涔涔下，同舟以为性惮波涛，其实见有携铛煮粥者，偶触万诗也。是编鲜录寻常诗词，以此首音节哀恻，足发至性，登之。

历樊榭之拙率

历樊榭徵君，意制拙率，不修威仪。尝曳步缓行，仰天摇首，虽在衢巷，时见吟咏意。市人望见，遥避之，呼为"诗魔"。

钱辛眉之博

钱辛眉先生大昕，江南嘉定人，中甲戌进士。幼聪敏，过目成诵，凡天文、地理、经史、小学、算法，无不精通，所著《经史答问》数卷，其畅发郑贾之学，直接嫡乳，非他稍知皮毛之可比。又习蒙古语，故考核金、元诸史，及外藩诸地名。成王言其在上书房时，质庄王尝获元代蒙古碑版，体制异于今书，人皆不识，因询诸章嘉国师，倩其翻译汉文，因命吾题跋端末。吾方挥毫，先生过而见之曰："章嘉固为博学，然其译汉文某字句有错误者。吾有收藏元时巙巙所译汉文，可取而证之。"因归寓取原文出，章嘉所误处毕见，故人皆拜服云。闻其归后，曾著《元史续编》，采择颇精当，惜未见其本焉。其所著《小学诸书翻切》，颇为精当，惟所讲字书，株守许氏《说文》，别解者，皆遭排斥，故取择颇褊窄焉。

姚姬传主讲钟山

姚姬传主讲钟山，时袁简斋以诗号召后进，先生与异趋，而往来无间。简斋尝以门人某属先生，愿执贽居门下，先生坚辞之。及简斋死，人多劝先生勿为作墓志，其人率皆生则依托取名，殁而穷极诟厉。先生曰："设余康熙间为朱锡鬯、毛大可作志，君许之乎？"曰："是固宜也。"先生曰："随园正朱、毛一例耳。其文采风流有可取，亦何害于作志？"按秀水、萧山二先生，其学问有根柢，其立身处世亦未肯随逐波流，随园似微有不类。然而姚先生之言，公言也。

姚姬传在京师

姚姬传在京师，与辽东朱孝纯子颖、丹徒王文治梦楼，最称深友。一日天寒微雪，偕过黑窑厂，置酒纵谈，咏歌击节，旁若无人，明日盛传都下。既而王自云南罢官旋里，朱为两淮运使，闻姬传归，三人者相约复聚于扬州。朱特修书院梅花岭侧，一夕植梅五百株，延姬传主讲席，即梅花书院所自始（按：江阴亦有梅花书院，在君山顶）。

袁子才行事暗与古合

袁简斋先生一生不言释氏，每游寺中，僧人辄请拜佛，先生以为可厌。乃自书五言四句于扇头云："逢僧必作礼，见佛我不拜。拜佛佛无知，礼僧僧见在。"似深通佛法者。又，先生一生不讲《说文》，一日宴会，家人上羊肉，客有不食者，先生曰："此物是味中最美，诸公何以不食耶？试看古人造字之由，美字从羊，鲜字从羊，善字从羊，羹字从羊，即吉祥字亦从羊，羊即祥也。"满座大笑，似又深通《说文》者。皆可以开发人之心思。

潘次耕学行

潘次耕耒，幼时与人赌记，取历日试之，首尾过目，不遗一字。徐俟斋没，无尺寸之产，举孀妇孤孙以托，次耕恤之终其身。

张文端养心法

桐城张文端尝云："五六年来得一法，一身五官百骸，听其与忧喜烦苦相缠绵，独守方寸灵府之地，制为一城，坚闭四门，不许忧喜、荣辱、进退、升沉、劳苦、生死、得失一切之念，阑入其中。或稍疏虞，打入片刻，即忙驱逐，仍前坚守。若此外之声音笑貌，惟有听其波委云属，与忧喜相浮沉而已。更有安心一法，非理事决不做，费力挽回事决不做，败坏生平、不可告人事决不做。衙门中事一切因物付物，一事当前，只往稳处想，不将迎于事前，不留滞于事后，用以每卧辄酣，当食辄饱，视斗室如千岩万壑。烛下浊酒一杯，以解饥劬；清琴一曲，以调心气。此则一二年来之又一进境，较之昔时急于进退，以致形神交困者，则差胜也。"

华豫原

无锡有奇士，曰华豫原。方岁乙未，抚吴仪封张公坐事逮，部使者偕制府即讯于润州，而羁管公城隍庙中，甲而守之，生狞如乳虎，非著门籍，不得辄出入，门生故吏，无敢嚮迩者。豫原闻难，自无锡疾驰，一昼夜逾三百里，至京口唁焉。既抵庙门，不得入。而顾见有官人传呼来，带弓鞬，骑而从者数人，至门，门焉者皆却立。官人下马入，从者皆入，豫原则闯然随之入，数折而达。张公请室门外，即又不得入。徘徊往来，所以属其门者方故万端，然卒不得入。门者曰："客何为者？始吾以客为从官人来，故不谁何客，乃今知妄男子耳。不去且得罪，制府怒不可犯也。"豫原大笑应曰："若乃以制府吓我耶！向令吾惴惴制府者，吾安得至此？且天下事不可知，往者张公尝与噶礼讼矣，部使者按事至

再，无直张公者。赖天子明圣，张公抚吴自如，而噶礼卒抵罪。今张公虽就逮，万一上复有后命如异时事，若等何面目复见张公?”言已，索笔大书其爵里姓名，付门者达张公所，曰：“可达，达之；不可，则以此纸上制府言状，惟制府死生。”当是时，日渐西夕，而豫原语侵制府益急，门者缩颈。既已无可奈何，则入白守者，而守者亦颇闻余语色动，为言于张公。张公命之入，豫原乃入，相劳苦如平生欢，良久乃去。越数日，部使者之祠报毁矣。初，部使者视学江左有声，吴中人士为祠于江阴，歌舞之。当张公之与噶礼交讼也，部使者按事至吴，吴中自士大夫下，遮马首以千万数，愿无夺我张公。而部使者颇不直张公，吴中人固怒甚。及是役也，部使者与制府劾张公欺谩不雠，罪且至殊死，吴中人咸涕泣不知所为，而会豫原自京口来，具言张公就逮良苦，则益汹汹然，顾无所发怒。豫原遂言曰：“狄梁公之有祠魏州也，其子景晖弗类，魏州人毁之，不复祠。今日之事，得复有香火情耶?”于是众数千人奔部使者祠下，争撤屋瓦投之，以臣牛东西曳，榱栋尽折，或焚烧其余，呼声动天，埃起涨数十里。明日，制府闻状，大骇，阴使人廉问主名，疏以去，然竟无如何也。当是时，豫原几不免，亦以此名闻江淮间。豫原名希闵，著有《广事类赋》等书行世。其人敛退就懦，粥粥若无能者，而遇公正发愤乃若此，上卒不用部使者议，而驿召张公，命以白衣领仓场职(见方棨如《集虚斋古文》)。

曲园居士曰：所云部使者，乃张文端公鹏翩也，曾以兵部侍郎视江苏学政。文端亦一代名臣，而此事不能无遗议云。

郑先生回光续卦

武进宿儒郑先生环，乾、嘉之际以经学名宇内，躬行峻节，志在经世。自以学成不得用，常与当路言民间疾苦，于兵政海防屯田尤详切。人或倦且厌，先生嚣嚣不已，盖冀其偶一听用也。嘉庆十一年，卒甘泉训导官署。客或往唁，见先生朝衣冠端坐，持笔疾书，客大惊，问先至者，则曰：“先生以丑初疾革，浴毕敛以公服，天始曙，忽起索纸笔曰：‘吾注《易》有四卦未卒业，是以回光续成之。’”客坐候至酉，先生始掷笔长叹而瞑，急舁上床，身已僵冷，而卦注毕矣。见包世臣慎伯《艺舟双楫》，慎伯即往唁之客之一也。按兹事奇诞骇闻，为讲学家所弗道，然慎伯非妄言者，且细思其故，儒者读书一生，时时以济人利物为志，当耄期进德，欲净理纯，其耿耿不昧之精灵，收摄片时，原可去来自主。此仍圣贤临深履薄之功，非二氏羽化、涅槃之幻也。

张船山身后事

船山太守自莱州引疾，客游吴中，未及三载，以甲戌三月卒于虎丘山塘寓馆，即所谓“乐天天随邻屋”者。说者谓其《过常州舣舟亭》句云：“回首大峨天万里，此中曾有未归人。”皆诗谶也。逾年，其家人扶柩旋里，后有自都门来者，言船山故人某公，梦其索助资斧还蜀。余初未信其说，后见吴山尊学士手书“题《船山诗集》即寄鲍树堂太仆”之作，落句云：“身后更传元伯梦，石交肯让古人完。”自汪君卒后，见梦于树堂，树堂命子以千金归君榇，始知实有是事。太仆真不愧通幽范巨卿矣。学士别有句题《船山集》云：“盛名未弭无年憾，生气恒如现在看。”自注“上用王珣语，下用庾道季语。”王椒翁曰：“此确是挽船山诗。”(按二语见《世说新语》。道季名龢，庾亮子也)。

张芑堂南瓜作贽

印印川言，海盐张芑堂征君燕昌，少年曾受业于丁敬身先生。初及门时，囊负南瓜二枚为贽，各重十余斤。丁先生欣然受之，为烹瓜具饭焉。浙中至今传为美谈。

姚镜堂清贫

归安姚镜堂兵部学塽，学问赡博，品尤高卓。官京师数十年，寓破庙中，不携眷属，趋公之暇以文酒自娱，朝贵罕识其面。曾典贵州乡试，门下士馈贽金者力却之，惟赠酒则受。因是贫特甚，出不乘车，随一僮持衣囊而已。所服皮衣冠，毛堕半，见其鞹，每彳亍道中，郡儿争指笑之，兵部夷然自若也。尝赋《梅子》诗云：“臭味偏于吾辈近，风怀莫遣女郎知。”一时推为绝唱。其他佳句如《谢人送菜》云：“但使斯民无此色，愿教我辈味其根。”《送闵贡甫之扬州》云：“养志未须嫌禄薄，读书大好是官闲。”皆清妍绝俗。

黄莘田笃师生谊

福州黄莘田任，诗才淹雅，为八闽巨手。辛四会，以耽砚劾归。许谨斋壬午典试所得士，师弟谊笃，往来淮南十数年，与乡先生皆相契。乾隆丙戌，紫坪游闽中，莘田年逾八十矣，谈及师门后嗣凋零，园林荒落，太息失声，老泪盈把。因述生平知遇及当日门廷宾客之盛，紫坪即席赠以诗云：“给谏声华一代才，珊瑚网向八闽开。千秋盛业传衣在，不负当年玉尺来。珠湖一曲水云偏，四十年前泊画船。燕子归飞门巷改，伤心莫问旧平泉。秋满寒原宿草繁，故家文献几人存。谁知瘴岭千重外，白发门生话旧恩。”莘田读之凄咽，为之罢酒。莘田礼闱下第，垂翅南归，资脯告匮，附舟至淮，为同舟子所窘。时许方远宦，不得已走谒吴中允西李。时吴与黄未识面也。中允一见云：“君即赋某诗黄莘田耶？念中言子久矣。”商之夫人，举钗环尽付质库，得百金，为偿舟中逋。居久之，资送归闽，亦莘田为紫坪言。

邵学祉之清苦

鄞县邵学祉先生基，为康、雍、乾三朝近臣，久以卿贰参匦司，先后侍直两书房，出抚江苏。方贵盛时，妻不衣帛，旁无姬侍；客至，鱼菽萧然，人多议其矫。及公卒，谕祭使者至门，隘巷不容肩舆，则步以入；矮屋不足以容广筵，则毕事于檐溜之下。中外知交，始叹公贞操

不可及。公子检讨铎，早卒；孙洪，官至礼部侍郎，克绳祖诰，清恐人知。

陶紫笥之志节

陶紫笥进士元淳，昆山、常熟两尚书之乡里也。年少入都，能文章，尚志节，季野、百诗皆忘年交之。昆山领史局，季野为之任考索，而颇委紫笥以文。已而为忌者所排，与昆山绝。紫笥甫通籍，一日在翁邸，翁之子，妄人也，辱何义门于众中。紫笥愤甚，请翁出，以正谊责之。翁护其子，甚不直紫笥。紫笥长揖出，且谓之曰："明公之力，不过使陶生不为翰林，请从此辞。"已而果不与馆选。出令粤之昌化，有惠政。呜呼！紫笥设当时稍依违其间，骥尾青云，宜可旦夕致通显。然而冰山一颓，西江莫濯，安得复与万、阎诸老宿追逐于文苑、儒林二传中哉！

朱高安之学行

朱高安少好学，用志不纷。塾师尝会饮，公不与，读书不辍。师命爨夫遗以酒肉，置座间，若无睹也。每见古大儒名臣循吏之行，辄笔记之。读公年谱，此乃公年十八读书龙城寺事也。公以康熙三十二年癸酉领江西解，长洲宋太史大业拔之落卷中，评语嘉赏极至，末云："旷世逸才，伯祥大士之后一人而已。"拔冠多士，以为振靡起衰之式。宋为大学士文恪公子，揭晓相见，叹曰："河目海口，昔惟先公，今见吾子"，是太史又不仅文章巨眼矣。高安抚浙，崇俭奖廉，谕民嫁娶之节，里党宾蜡燕会，止五簋，俱有常品，浙人呼为朱公席。道见一妇人盛妆，问其夫，卖菜者，命入署，至厨下，问谁为夫人。时夫人与女奴杂作，妇人莫之辨。公指示之曰："此炊者，夫人也。"命留侍夫人午饭，馔惟疏菜。食毕，命之出。自是浙俗一变。（按童通副师槐《过庭笔记》载：高安抚浙，见署前屠户妻，艳饰倚门，召入署，至厅屏后，指一织妇曰："此我之一品夫人，试观被服何如、所作何事？汝夫杀生命养家，骄侈乃尔，不速改当杖惩。"于是闻者悚然，益相勉以勤俭，盖同一事而传闻互异也。又按袁随园亦记此事，隐其名，而大肆讪诋。随园亦通品，其非笑正人、得罪名教，不知是何肺肝？）

江慎修之术数

江慎修，安徽歙县人，好穷经，尤精卜筮之学。著《周易释义》十六卷行世，其析理颇精，创三十六宫之说，谓易中乾、坤、坎、离、大过、小过、中孚、颐八卦，皆无反正，余可反正者五十六卦，其实只二十八卦，合之成三十六数，其说甚新。又谓河图顺生，洛书逆克，按之皆确有见。馆同里某富家三年，兀坐一编，喜愠不形于色，一起居曰定数、一饮食曰定数，富家厌之，辞焉，慎修欣然去。明年重九日，富家集客为茱萸会，慎修适过，主人邀入席。慎修尽三爵、食二馒首，遂起辞。富家挽留，慎修曰："定数也。"引富人至书室厨后，见有径寸贴，书云："三年宾主欢，一日遽分手，尚有未了缘，明年九月九，邀我赏茱萸，酌我三杯酒，数定且归休，只啖两馒首。"众大讶。慎修平生不妄交，惟与同村程翁善。程亦精奇门者，一日同醉归，程曰："月色大佳，盍乘兴入城乎？"慎修曰："夜二鼓矣，入城且十里，倘不及返，奈何？"程指道旁石曰："此石今夜亦至城，何云不及也？"慎修笑曰："诚然，但此石明日始返耳。"旁观异二人言，坐石旁验之，俄有担酒者以担后轻，载石去，明午果载回，弃旧处，于是村中咸仙慎修矣。村有戴正者，负异才，过目不忘，闻慎修名，担簦往学。慎修适他出，戴径入室，据案翻阅，三日尽读所藏书。慎修归，戴师事唯谨，慎修问读此间书未，戴言尽熟矣。慎修曰："能用否？"戴曰："未也。"异日偕戴游陇上，见黄牛与黑牛触，慎修问戴曰："牛孰胜？"戴曰："黄土也，黑水也，土克水，黄当胜。"慎修曰："不然。今于令为孟冬、于日为壬子，水旺，土斯废矣，此理不可拘于一定，而学所以贵于化也。"已而黑者果胜，戴大悟，学业日进，名遂与慎修埒。雍正初，大吏荐慎修于朝，上召见，慎修战栗不能对，乃荐戴。戴口如泉涌，剀切详明，上大悦，问："卿与师孰优？"对曰："臣劣于师。"上曰："师优不对，何也？"对曰："师年耄，患重听，若所学固胜臣万万也。"上嘉其让，赐翰林。同治中，曾文正公搜遗书，得慎修《周易释义》，为梓之，行于世。

西台笃行

李伯熙名化龙，自号木洲居士。生时踟跌从母胎出。幼常夜见光明无际，有大士于光中现，提命伯熙甚殷，顷之乃失，自是可以不燃灯烛，能昏坐读书。其家在波罗南海神庙之西，名曰西台，年十三偕诸小儿往来庙前，题二绝句，人争传颂，遂俨然有诗名矣。后以明经入成均，归教子于家塾，分人禽二门，稍不率则令之从禽门出入。至人家，多命子执雨盖随侍，或其子不在，遇雨假盖与屐，晴辄委弃途间，不琐琐以小信为意。日以一驴负薪而炊，家人父子相与折葵煨芋食，虽耕夫渔父即留共餐，执手语，终日无倦容。偶以苦吟，行人一少妇家，思不属，遽入其帏卧，鼾声如雷，少妇为具飧以待，比其夫及翁媪还，伯熙尚抚枕推敲，成篇乃起，索笔题之，相笑语，各无嫌猜也。朋友有过，则直言切谏，见通家故人子弟，则坐而诏之，不肖者诲之，相与流涕，甚至杖挞交下，无不跪而受命。晚年卧病西台，有刘生者，见其盛衣冠入学宫，问之笑语如常，而伯熙已于此日逝矣。其笃行遗风，至今不衰，过西台者，哦其壁间诗，如见木洲先生焉。

高先生轶事

高螺舟先生鉴，杭人也，彭雪琴侍郎乃其门下士，为言其轶事云："道光间，先生奉命封琉球国王。礼成，散步于馆外，见一屋中有棺焉，前和有题识曰'天朝参将某公之柩'，异而询之，则乾隆间护送封王之使，至彼国而以病死者也。问何不归，曰：'海船忌载柩。'先生曰：'是俗忌耳，何足虑。吾当归之。'谋于副使，副使不

可，先生曰：‘吾两人犹彼也，万一死海外，亦无归乎？请以吾舟载之，虽沉溺无悔。’而一舟之人亦皆执不可。先生怒曰：‘此吾舟也，吾为政！’卒载之行。未一日，风浪大作，舟中人咸归咎，崩角于先生之前者数十人，请弃柩，先生不可，而风益暴，求者益众。其势汹汹，殆不可止。先生叹曰：‘彼在外国，固幸无恙；吾载之归，反弃之海。吾何以对死者乎？汝曹可为设祭，吾祝告死者以不得已之意。’众闻之踊跃从事。数人舁柩至船头，又数人为陈设祭品，又数人告具于先生。先生衣冠而出，登木而坐，谓众曰：‘速投之海。’众愕然，请先生下，先生曰：‘吾不下矣，吾与俱投于海耳。’众大惊，争前挽先生，先生叱曰：‘何敢然！吾意决矣。吾以一柩故，累尔众人，不投之海无以对生者。然吾不与同投于海，又何以对死者？吾意决矣。’众人环顾，罔措手足。正相持间，风浪亦息，先生笑曰：‘舟平如常，汝曹何纷纭乃尔？姑徐之，风作，再议可也。’于是仍舁柩下。而自此风恬波静，安抵粤东。参将故粤人，访其家而归之。”仁者必有勇，先生之谓欤，而忠信之可以涉波涛，益信矣。先生曾视学广东，时海警初起，先生屡上封事，且劾粤督甚切，俄授先生衡州府知府。侍郎其部人也，方应童子试，先生见而才之，招至署中，教以读书作文之法，衡阳一县应童试者千余人，入学颇不易，侍郎是岁县试，正场及初二复，不出前三名，咸拟正案第一，侍郎亦自谓然。及终复之日黎明，麇集县前，忽府吏持柬来请县令，令乘轿去，未久即反，点名给卷如常，至正案发，乃第三。越数日，召而语之曰：“以文论，汝宜第一矣，亦知不得之故乎？”谢不知。曰：“府尊意也。终复之日来召我，即为此。府尊曰：‘彭某他日名位未可量。一衿之得失迟早皆可不计，今岁在吾署读书，若县试第一人必谓明府推屋乌之爱耳，是其终身之玷矣。’”是岁侍郎竟不入学。后数年，始隶诸生之籍。侍郎以此感先生知遇益甚。余谓先生与侍郎皆有古人风也，因并记之。

段金坛之行谊

金坛段若膺大令，七十丧亲，如孺子哀，八十祭先，未尝不哭泣。八十时读书，未尝不危坐，坐卧有尺寸，未尝失之。见其外孙龚自珍定庵续集。可见士大夫非至性天植、操行不瑕者，必不能壹志殚精，成千古绝业也。

石韫玉之卫道

吴门石琢堂殿撰韫玉，以文章伏一世，其律身清谨，实不愧道学中人。未达时，见淫词小说一切得罪名教之书，辄拉杂摧烧之，家置一纸库，名曰孽海，收毁几万卷。一日阅《四朝闻见录》，中有劾朱文公疏，诬诋极丑秽，忽拍案大怒，亟脱妇臂上金跳脱，质钱五十千，遍搜东南坊肆，得三百四十余部，尽付诸一炬，可谓严于卫道矣。是年南闱发解，庚戌魁多士。夫因果之说，儒者不道，然以一穷诸生，毅然以辟邪说、扶名教自任，其胸襟气节，岂复第二流人物所有。

吴和甫之清贫

泰兴吴和甫少宰存义，直南书房时，文宗偶临幸，见其貂褂黯敝，笑询之，叩首对曰：“臣自授编修至今，已二十年矣。”上太息，次日即蒙黑貂之赐。后少宰督滇学还，奉命兼署顺天府丞，召对时，谕之曰：“朕闻顺天府丞，每逢考试，卖卷可得千金，聊偿汝在滇之清苦。”少宰视学吾浙，每述及先皇厚恩，未尝不潸然泪下也。

孙洪之气节

阳湖孙渊如先生星衍、洪稚存先生亮吉，丱角订交，并负才望，世称“孙洪”。乾隆丁未、庚戌两科，皆以一甲进士授编修(孙丁未科第二，洪庚戌科第二)。孙散馆，厉志赋用《史记》“匔匔如畏”语。和珅指为别字，抑置二等。盖和方当国，朝官多趋走其门，先生独不往来，和衔之，故有是举。顾旧例鼎甲散部，可奏请留馆，即改官亦可得员外郎。时和掌院事，欲先生面谒，先生卒不往，毅然曰：“天子命，何定不可为？某男子不受人惠也。”卒以主事分刑部，出为兖沂曹济道，权臬事，告归。洪留馆，后一视黔学，以言事谪戍伊犁，逾年特诏放还。夫际乾、嘉全盛之时，卓卓如两先生者，幸捷巍科，犹不能久于馆职，岂天上玉堂果不许文人厕足与？然而两先生文章经术，衣被士林，其出而服官，一则力避权门，一则昌言主德，清操亮节，体用兼赅。彼拾许、郑唾余，窃班、杨貌似，通儒自命，气节靡然者，岂能望其肩背哉！

吴菌次之节义

吴菌次慷慨义烈，敦尚友谊。长沙赵洞门总宪当柄用时，车马辐辏，及罢归，出国门，送者三数人，菌次与焉。其召还也，宾客复集，菌次独落落然，踪迹疏阔。合肥龚芝麓尚书，提倡风雅，门生故吏遍九州，殁于客邸，两孙惸惸孤露，无过存者，菌次则哀而振之，抚其幼者如子，而字以爱女，至于成立，使名家子孙无西华葛帔之叹。风义如是，文章余技已。章检讨行谊亦纯粹，见省府志本传。

吴书呆

吴江吴苣堂先生名燮，乾隆丙辰，尝举博学鸿词科，不遇，浮沉诸生中。年七十余，无家室，宿食紫阳书院，后辈轻薄，肠肥脑满，视苣堂如怪物，无与言者。一日书院课期，苏州太守孔公名传炣，点名及苣堂，苣堂趋而前，与太守执手问好，太守怒曰：“汝一老诸生，太无礼节，敢与我抗礼耶！”苣堂遂挺立谩骂曰：“汝父与我同举鸿博科，汝尚在子侄行，岂有孔门子孙而轻视长者乎？”太守大骇，询之他人，知其实，踢踖谢罪。人称为“吴书呆”。

何义门请削门生籍

常熟翁铁庵司寇，受要人旨，劾汤文正而据其位，何义门请削门生籍，屡见前人纪载，唯《履园丛话》称："即墨郭公琇令吴江时，前抚余国柱方掌纶扉，征贿巨万，不与，嗾人劾奏，虞山司寇从而和之。长洲贡生何焯在京考选，为司寇门生，遂登翁之门嚷骂不已，索还门生帖，否则改称，不认为师。义门由是知名。"与他说稍异，未知孰是。

钱月江学士

国初十郡大社，以宋既庭、尤西堂诸君执牛耳，华亭钱学士金甫与焉。金甫字月江，人颇伉爽，会行觞于千人石，有中翰邵君延龄，猝然问月江曰："松有钱芳标，岂君族耶？"月江对曰："无服族叔。"邵君即曰："此乃非人，前欲补我缺。再三挽我许金五百，我昨往索，转令阍人饰词拒我。"盖国初铨政，尚沿明例，科中需次，若今之候廪截缺，可上下其手也。因大诟。月江时亦被酒，攘臂而起曰："不知我叔而詈之，是詈叔也，已不可；知我叔而詈之，即詈我也，乌乎可！"势将用武，幸十郡士交为之解，乃罢去。未几有鸿词之举，月江被征，而举主则殊未谋面，促迫就道。至都，进谒，修师生礼，谛视其人，似曾相识，握手问曰："君知仆相攀之意乎？"对曰："必有行卷流传，谬尘青目。"曰："非也。"曰："然则知交扬诩乎？"曰："亦非也，君之得举，以老拳得之，仆即千人石上作鸡肋者。《国策》云：'昔为人妻，则不欲其詈我也；今为我妻，则欲其詈人也。'君为族叔，几不反兵，兹幸结衣簪缘，庶友朋之詈仆者寡耳。"时征车未齐，许以庠生人北闱，举秋试，明年南宫复第殿试二甲，选庶常，宏词榜发，复列上卷，免其散馆，即授编修。居官不改儒素，足不登要人之堂，与竹垞最莫逆，朱归后亦引退。有老友刘君最狎，刘君业医，月江病，药之，竟卒。刘君大恨，录其方，置书中，以志戒，不复为人治病。后妻方妊，梦月江来而生，因名曰"梦金"，字曰"甫来"，与月江生平性情言语无一不肖。月江素工弈，梦金四五岁时立足榻上，观父与客弈，指点胜负，不爽主撮，品入第二。后父病，仓卒间叩父何方可服，指书中方遂用之，既服，乃大惊曰："孽矣！此即月江所误也。"翌日而殁。窃叹密友关切，而粗工自用，即以卤莽报之。好谈歧黄者，尚慎旃哉。

潘德舆之气节

山阳潘解元德舆，所著《养一斋诗文集》与李申耆集同名，其学行亦原本经术，负时令望。阮文达公及朱庄恪公桂桢、周文忠公天爵督漕运时，皆愿与纳交。文忠至，欲微服往郊外相访，潘以义无所居，徒骇流俗，力辞。文忠喟然有望尘之叹。世两贤之。

阎正衡之苦学

石门阎正衡，字季蓉，少喜读书，所居僻陋，书不可得，从友人假得《文选》并注，读之数月，皆能记。同里某翁家有《史记》，请借不许，请就其家读之又不许。翁所居少薪，正衡家有山场，请日馈肩薪，乃许之。正衡朝食荷薪携笔札往读之，且读且写，数月乃毕。后补诸生，应省试，益鬻产购书数千卷，日夜读之，其学益充。苦下县寡陋，复游学长沙，与黄文琛、龙汝霖、朱克敬相师友，好事者闻其名而访之，皆谢不见。学政顾云臣，将以优行贡，巡抚某以是科多乞巡抚恩，正衡独不知乞恩，持不与。学政以博通古今，孤介绝俗，特疏荐之，旨授训导。正衡喜抄书，九经、三史、老、庄、管、荀、韩非、墨子、韩文、杜诗莫不手抄。为文章峭劲雄悍，略如半山老泉，然不多作。尝曰："文以达理，理不足则气不充，修辞何为？吾学未至，十年内方当读书，四十后乃谋著作耳。"谢绝声华，专精绍述，后来学者，仅见斯人。王闿运以为船山之畴，朱克敬尤推重之，尝赠诗曰："閒气蟠湖曲，开荒毓俊英。经心穷汉宋，文笔扫元明。旷代闻知业，空山独往情。旂常同一吷，何暇论时名。"

金海住之诚朴

金海住尚书姓，中壬戌状元，值上书房，质庄亲王为其弟子。公善时文应制诗，王善学之，卒以名世。公性直鲠，遇诸皇子有嬉笑者，即面折之；体肥伟，夏日裸体园中，初无忌惮。时禁庭词臣，皆有所贡献，公遇万寿节，贡莱石菊花一枚，号曰东篱。寿友同事者诮其鼻陋，公曰："天子富有四海，何所不备？奚赖吾辈措大所贡献。其所收纳者，联君臣之情故尔。此物吾所珍惜，故贡诸丹陛，亦野人献芹意耳。"人皆服其诚朴。

高愈之清窭

明季讲学诸家，入国朝后，东林高、顾两家子弟，颇能不陨其家学。攀龙从孙愈，世仍廉白，守静不苟，晚岁清窭至极，啜粥七日矣，方挈其子临城瞩眺，不改其乐。尝曰："士求自立，当自不忘沟壑始。"人有仇忿，至愈前，辄自愧曰："是可令紫超见乎？"乡人以道学相诋娸，至于愈，佥谓此醇备长者也。同县顾栋高，事愈谈经，海诱不倦，栋高每叹曰："便便之腹真五经笥，但不为孝先之假卧耳。"仪封尚书抚吴，尝请主东林会讲，愈以疾辞。

刘端临之学行

宝应刘端临先生台拱，学宗康成，行仪紫阳。举乡试后，两上公车，不复出。为丹阳训导，课士之暇，闭门著书。事继母至孝，常家信来，辄目瞤先觉。一夕，忽心动，请急归视，母果病且剧，亟营医药以进。母爱之曰："如吾子不过所生耶。"连遭二亲丧，哀毁过情，蔬菲四年，人以为难。

湘阴张力臣

湘阴张力臣名自牧，喜读书，日尽四万字。少从其父受毛诗、春秋、左氏传，既长，尤务博览，九流百家之

书无不读。喜通宾客，老儒、悍将、文士、浮屠、老庄之流，弹琴、击筑、剑客、医师以至达官、富商，无不延接，宴饮酬答无虚日。夜二鼓乃读书，晨起略能背诵。尝有游士呈诗数卷，次日复往，阍人难之。游士怒，叫骂索诗，自牧急出留坐，因诵所呈诗，某章有心得、某章学古太似、某章率意宜删，竟卷不遗一字。因赠以金，使归勤学，游士惊谢而去。

气节类

朱文正

朱文正公讳珪，大兴人，年八岁即操觚为文，文体倔聱苍古，与兄竹君学士筠齐名。年十九登进士，为乾隆戊辰科。时大雨连绵三日，盖即为公霖雨兆也。纯皇帝深重其品，刘文正公复荐于朝曰："北直之士，多椎鲁少文，而珪、筠兄弟与纪昀、翁文纲等，皆学问渊博，实应昌期而生者。"上曰："纪、翁文士，未足与数，朱珪不惟文好，品亦端方。"数年，外擢山西布政使。时抚军为黄检，文襄公之孙也，少年纨绔，贪黩骄奢，公时匡正之。黄以公为腐儒不足与谈，因劾公为迂滞，纯皇帝优容之，改公以学士，入直上书房。时为甲午春季，盖已为豫教今上计，公欣然就职，日导上以今古嘉猷。侍讲幄十年余，无一时趋之语，今上甚重之。后以孙文靖公荐，纯皇帝曰："联故知朱珪通晓吏治事。"遂授安徽巡抚。公以清介持躬，自俸廉外毫不沾取。余业师吴修圃驷，为公所取士，尝谒见公，时夏日酷热，公饲吴以瓜，亦必计价付县隶，其不苟也如此。公经学纯粹，爱惜人才，所保荐如荆道乾、王秉韬等，其后皆为名臣。掌己未、乙丑二春闱，所取张惠言、鲍桂星、陈超曾、汤金钊、孙原湘、孙尔准、谢崧等，皆一时知名士。尝于闱中子夜，搜得吴山尊鼒卷，再三咏读，大呼曰："山尊在此！"因披衣叩阮中丞元扉，命其秉烛批点，曰："其佳处在某处，老夫眼方倦，不能执笔，君可代为之书，此吴山尊文也。"榜发果然，其赏鉴也若此。故其薨日，上甚震悼，亲临奠醊，世共惜之，以为刘文正后一人而已。然性纯厚，易为人欺诈。贪吏某知公嗜好，故为衣服蓝缕状以谒公，竟日皆谈安贫之论，公深信之。其人以罪遣戍，及赦归，公掌铨日，力为超雪，欲复其官。彭文勤公元瑞言其贪状，公艴然曰："若其人者，可谓忠于朝、友于家，为今世之闵颜，安可辱之以贪名也。"又取文尚引据经典，士多为盗袭獭祭之学，文风为之一变。素嗜许氏《说文》，所著诗文皆用古法书之，使人不复辨识。晚年酷嗜仙佛，尝持斋茹素，学导引长生之术，以致疽发于背。时对空设位，谈笑酬倡，作诡诞不经之语，有李邺侯之风。余尝与共宿郊坛，时鲍双五病剧，余向公惋惜，公岸然曰："彼禄命方长，安得骤死？"若实有先知者，然双五果病愈，致位通显，则公之仙伎，亦未易窥测也。

孙文定

孙文定公嘉淦，字懿斋，太原县人。公父以侠闻，杀人，公年十七，与其兄日行三百里，出奇计脱父于狱。中康熙癸巳进士。雍正元年，公以检讨上封事三，曰："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宪皇帝壮之，立召对，授国子监司业，累迁吏部侍郎，仍兼祭酒事。荐教习某，宪皇帝不用，公争益坚，上掷笔与之曰："汝书保状来！"公持笔欲下，大学士某呵之曰："汝敢动上笔耶！"公方悟，捧笔叩头。上大怒，反缚置狱，拟斩。已而谓大学士曰："孙嘉淦大戆，然不爱钱，可银库行走。"公出狱，不抵家。迳趋库所。果毅亲王疑公故大臣，黜必慊于怀，不屑会计事，又闻蜚言，谓公沽名，收银有缩无盈，乃出不意，突至库视公。公方持衡伛偻称量，与吏卒杂坐，劳劳均共，问所收银有不足乎，公曰："某所收别置一所，请覆之。"王搴榷良久，无丝毫盈绌，如衡而止。王大奇之，即为转奏。

方灵皋

方灵皋先生受世宗知，以罪累而致卿贰。性刚戆，遇事辄争。尝与履恭王同判礼部事，王有所过当，公辄怒拂袖而争。王曰："秃老子敢若尔！"公曰："王言如马勃味。"王大怒，入奏，上两罢之。公往谒查相国，其仆恃相公势不时禀，公大怒曰："狗子敢尔！"以杖叩其头，血涔涔下，其仆狂走告相公，相公迎见，公云："君为天子辅臣，理宜谦冲恭敬，款待下僚，岂可纵豪仆以忤天子卿贰？公误多矣。"卒怫然去，查长揖谢之，乃已。后复至查邸，其仆望之走曰："舞杖老翁又来矣。"其惮公若此。公立朝甫一载，政事多有匡裨，尝密荐来相公保、魏尚书廷珍、方敏悫公观承、顾河帅琮、方中丞世俊于朝，后皆卒为名臣，而世人皆以文士待公，初不知其直鲠，故表出之。

方侍郎勉李文贞

李文贞公光地，以直抚入相，桐城方侍郎苞叩之曰："自入国朝，以科目跻兹位者凡几？"公曰："屈指得五十余人。"侍郎曰："甫六十年而已得五十余人，则不足重也明矣。望公更求其可重者。"以文贞名儒名相，媲迹皋夔，侍郎犹勉之如此，后之人侻经纶理学，不逮文贞万万者，复以谀言日至，谠论无闻，或纯任权术，或曲谨小廉，依恃宽大，自命贤相，恐鼎折覆餗之讥，不待终日矣。可不危与！

甘庄恪

甘庄恪汝来，吴江人，少任涞水令，有德政。时有御前侍卫某往放御鹰，蹂躏田苗，公即命锁至庭，大杖数十。大吏闻之惊曰："某令疯耶！"因共劾之。圣祖笑曰："不畏强梁，真民父母也。"因擢其官，后迁至吏部尚书。乾隆初，纯皇坚意复三年丧，诸臣莫详其制，公时任礼部，依据经注，参定大礼，繁俭常理，后皆遵之。后

暴薨于署，同事者为相公讷亲，因亲送其丧归。讷先入，见老妪缝纫于庭，讷误以为奴婢，因呼曰："传语夫人，相公暴薨于署矣。"妇愕然曰："汝为谁?"讷备告其故，老妇汪然大泣，始知即夫人也。讷因问有余赀否，夫人曰："有。"启囊出银八金，曰："此志书馆月课俸也。俸本十六金，相公俭，计日以用，此所余半月费也。"讷因感泣，代以衣衾殓之。归奏于上，上亦感动，命内务府代理其丧，入贤良祠。

施青天

施漕帅世纶，有权术，任京兆尹时，金吾帅讬公和诺以宠幸冠一时，轿前常拥八驺。施遇诸途，乃拱立道旁，长揖以俟之。讬惊骇下轿问之，施忽厉声曰："国制，非王公不设驺马。吾以为诸王至此，拱立以俟，孰意其为汝也!"欲立劾之，讬谢之乃已。同时于襄勤公成龙，二公皆名盛一时，俗呼曰"施青天"云。

陆清献值丁祭

陆清献公稼书作宰时，值丁祭，先期斋戒，恪遵礼经，躬自洒扫庙廷，洗涤祭器，品物丰洁，俎豆维新，升降献酢，必诚必敬，忽香烟凝结不散，篆成"使仲由来享"五字，肸蠁真不爽哉!

陈鹏年

沧州陈公鹏年，康熙辛未进士，以大学士张鹏翮荐，出知江宁府。四十二年，圣祖南巡，总督阿山借供帐名，欲加赋税，公力争曰："官可罢，赋不可增!"阿衔之。公尝逐群娼，建亭其上，月朔宣读圣谕，阿乃劾公大不敬，以此落职，下之狱，绝其食。狱卒怜之，私哺以饼饵。为守者李丞侦知，杖卒四十。曰："与一勺水如之。"公自问命绝矣。适浙抚赵公申乔过之，叱狱官，得以生。圣祖赦其罪，命入武英殿修书，寻起知苏州府，《重游虎丘》诗云："雪艇松龛阅岁时，廿年踪迹鸟鱼知。春风再扫生公石，落照仍衔短簿祠。雨后万松全遝匝，云中双塔半迷离。夕佳亭上凭栏处，红叶空山绕梦思。尘鞅公余半晌闲，青鞋布袜也看山。离宫露出云霄上，法驾春留紫翠间。代谢已怜金气尽，再来偏笑石头顽。楝花风后游人歇，一任鸥盟数往还。"时总督噶礼以为诽谤，句句旁注而劾奏之，摘印下狱中。圣祖诏曰："诗人讽咏，各有寄托，岂可有意罗织以人人。"命复其官，寻擢霸昌道，旋升江宁布政使。

庄侍郎之廉鲠

武进庄侍郎存与，性廉鲠。典浙江试，巡抚馈以金，不受；遗以二品冠，受之。及途，从者以告曰："冠顶真珊瑚也。直千金。"公怒曰："何不蚤白!"驰使千余里返之。为讲官日，上御文华殿，同官者将俟上起，讲仪毕矣，公忽奏讲章有舛误，臣意不谓尔也，奉书进讲，琅琅尽其旨，同官大惊，上为少留颔之。

管侍御之抗直

武进管侍御世铭，在台垣负抗直声。一日与友人酒坐，时和珅以伯爵官大学士，众誉伯揆无虚日，侍御被酒大言曰："诸君奚为者? 吾方有封事。"众皆骇愕，是夕侍御归邸舍，遽卒。见姚椿所作《管侍御唐诗选书后》，姚闻之洪稚存太史子符孙，符孙得诸太史，太史与侍御同里友善，其言当不谬(按：姚文又云：钱通副沣以劾和珅，奉上命稽察军机处，为权幸所困，衣食不豫，寒悴以死，世皆疑其被毒，惜翁独明其不然。惜翁指姬传先生也)。

烧车御史

和珅柄国时，其家奴多乘高车，横行都市，无所惮。湘乡谢侍郎振定，方巡城遇焉，捽而鞭之，火其车于衢，世称烧车御史。后二十余年，侍御子兴峣，以固始县令膺卓荐召见，上从容问曰："汝即烧车御史之子乎?"不数月，特旨擢成都知府。

王渔洋之风骨

渔洋先生以诗鸣海内，而风骨亦自不可及。内大臣明珠之称寿也，昆山徐司寇以金笺立幅请于先生，欲得一诗侑觞。时先生未大显贵，怫然曰："曲笔以媚权贵，君子不为也。"遂力辞之。先生殁后，门人私谥为文介，洵不愧云。见《柳南随笔》。康祺按，新城得谥出乾隆间特旨，自易名文简，而私谥无人复举矣。

刘文正公之直

刘文正公，当乾隆中久居相位，颇为上所倚任。公性简傲，不蹈科名积习，立朝侃然有古大臣风。尝有世家子任楚抚者，岁暮馈以千金，公呼其仆入，正色告曰："汝主以世谊通问候，其名甚正，然余承乏政府，尚不需此，汝可归告汝主，赠诸故旧之贫窭者可也。"有赀郎昏夜叩门，公拒不见，次早至政事堂，呼其人至，责曰："昏夜叩门，贤者不为。汝有何禀告，可众前言之，虽老夫过失，亦可箴规也。"其人嗫嚅而退。薨时，上亲奠其宅，门闾湫隘，去舆盖然后入，上归告近臣曰："如刘统勋，方不愧真宰相，汝等宜效法之。"

盛司寇

盛司寇安，满洲人，以科第洊至卿贰，颀然岳立，须眉苍然，以古大臣自命。戊辰春，孝贤纯皇后崩，时有周中丞学健、瑟制府尔臣等，以违制剃发伏诛。有锦州守金文淳者，禀命于府尹，然后剃发，事发，纯皇震怒，命立诛之。公叩首请曰："金小臣罔识国制，且请命大僚然后剃发，情可矜恕，请上宽之。"上怒曰："汝为金某游说耶?"公曰："臣为司寇，尽职而已，并不识金某为若何人，如枉法干君，何以为天下平也。"上大怒，命侍卫反接公赴市曹，与金文淳同置于法。公佯然长笑，惟曰"臣负朝廷之恩"而已。后上悔悟，命近臣驰骑并金赦

之，公施然叩谢如常。时市曹万目共睹，曰："此真司寇也。"次日，上即命公入上书房，傅导诸皇子，曰："盛安尚不畏朕，况诸皇子乎？真师保之妙选也。"

伍弥泰

文端伯相伍弥泰，乾隆四十八年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明年七月，授东阁大学士，越二月，和珅亦以家宰拜参知矣。世多以伍相为和珅外祖，以年辈论之似不甚符，或文端女为和珅继母耳。相传文端家有急需，公子辈贷二千金于珅，公闻之，语诸公子云："既已向贷，退还不情。"命取田契价值相当者，署券偿归，珅力辞，使者三返，始勉受。珅之贪污，殆公所素嫉，故以之示意欤。

李漱芳

李侍御漱芳，四川人。巡视中城，有傅文忠公家奴栾大，恃公之权势，招徕无赖辈肆行市衢间，无人敢过而问者。公慨然曰："傅相以忠谨传家，故能奕祀而保大。其家奴游荡，非公所能知者，不可使其风日滋，反贻累于椒房，其攸关甚巨。"乃命捕大，审得实，立登白简。纯皇大悦，立遣戍栾大，傅公罚锾有差，而擢公为给事中，以旌其直焉。

徐文穆

徐文穆相国本，予告归杭州，适里中社事正盛，昼夜相竞，立戏场数处，各以台上灯联求书，却之不可，乃大书曰："防贼防奸防火烛；费钱费力费功夫。"复书一匾曰："戏无益。"众喻其意遂止。是真士大夫居乡之轨范也。

任葵尊

《池北偶谈》记同时御史，敢言惟荆元实、任葵尊二人。葵尊名宏嘉，钓台宗丞族兄也，钓台《清芬楼稿》称：康熙中，某御史噤不言，人诮为"鹰解角"。自公入台垣，而言路始振，章数十上，咸有益国计民生。巡视北城，亲王诸府公侯第宅多在辖下，骄悍尤难治。公偶出，有锦衣骏马突其前，公叱呵之。众不敢曰："此某王所嬖千金旦也。"公大怒，身逐之，隶走卒奔，抵王府，坐其门呼，必得旦乃已。王曰："是申申者何也？即出，敢若何！"旦出，公叱缚之，予杖四十。王大恚，入奏，天子曰："非凌汝，行者吾法，汝庇优，亏吾法。"王觳觫稽颡出。马三爷者，戚畹某弟，登城私，公执而鞭之。告其兄，兄面谢过，已而谋龁龁公。公廷发其奸，某矫辨，天子命掌其颊三十。又声九门提督罪，诏立斥罢。公尝慨然流涕曰："宏嘉之得保首领，天子赐也。"盖信而后谏，其遇不可及云（又，渔洋诗："翰林科道两衙门，齐脱貂裘猞猁狲。昨夜五更寒彻骨，满朝谁不怨葵尊。"此虽戏言，亦足见公风骨矣）。

德格勒

德格勒，镶蓝旗人，康熙朝官侍讲。李安溪尝荐其学行，屡召见，论经义。德性骨鲠，不附权势。偶扈驾巡行，时相明珠见其将向用也，使人累千金为装，却不受。会天久不雨，圣祖命德格勒筮之，遇夬，曰："泽上于天，将降矣，一阴居上，天屯其膏，决之即雨。"上愕然曰："安有是？"以明珠对，明珠闻而大恚。二十六年冬，坐私删起居注，论死，遇赦，以谪藉终。按侍讲志节贞亮，芥视千金，因事效忠，志除奸慝，其敷陈经义，盖汉之刘更生，而非明之蓝道行，事虽不成，于荐主有光矣。爱贤如安溪，汲引于先，乃不能昭雪于后，岂亦畏明珠气焰，恐罹党祸，姑听怀忠抱悫之士老死穷荒与！

海鹿门

海保字鹿门，裔出自襄阳孟氏，先世忠毅公乔芳，以从龙勋，隶旗籍，累代有显宦。君幼侍尊人，宦游三吴，容止玉立，风神恬定，读书过目辄了了。弱冠从李申耆先生兆洛游，极爱赏之。兼精骑射击刺，拳勇超跃诸艺。性喜任侠，负气好义，见不平事不惜以身殉之。姑苏玄妙观者，一郡游观之薮也，士女日集恒万人。无赖恶少，见游女少具姿首必环而尾之，甚至一人唱呵，万声应响，四方攒裹，将只身妇女迫困重围，恣意戏侮，手摩足弄，无所不至，既将巾履簪珥分劫携去，名曰打圈。在妇女之寡廉鲜耻者，不以为辱，反以为荣，以为必己之色貌过人方应斯选，且常夸述于人，自鸣得意；而少知自爱者，不幸遇此，亦不免羞愤欲绝。缘陋俗相沿既久，浸习成风，都人士视为惯常，恬不为怪，是以荐绅闺阁有事至观祈祷，必乘肩舆，从健仆左右护持之，非示夸也，实畏打圈耳。君少时尝同人救一雏女，得免打圈之辱，其事甚快，故为志之。先是女郎偕一童游观中，猝遇众无赖，窥其意不善，亟携童踉跄反走，无奈众麇集要遮，女东亦东，女西亦西，评头论足，肆口秽谑，涎视眈眈，不少宽纵，愈逼愈紧，丑态百出。女郎不堪其嬲，宛转娇羞，气急败坏，仓皇四顾。正无计得以幸脱，适君同人至此，目击其状，义气填膺，忿焰莫遏，慨然谓同人曰："承平世宙，岂有人家弱息，而听强暴公然肆虐于光天化日之下！我辈不救护，谁救护者？诸君其谓之何？倘激于义愤，惠然御侮，抑暴扶良，仆不敏，愿助一臂。"同人笑曰："君又选事也耶？人家儿女，何预卿事？"君白眼争曰："谁家无儿女，奈何受狂且窘辱若此？诸君既忍心袖手，不肯向前，仆当独身任之。"言讫，攘臂跃入人丛，横身要截，厉声叱曰："止，止！鼠子不得无礼！"众无赖正猖狂畅意，闻君言怒答曰："吾侪逢场作剧，若何人，敢败乃公事？"彼此硬语牴牾，一人遽前以掌掴君面，君佝身疾出腋下，反掌搏其背，复以趾跤之颠；一人踵而前，又颠之，连踣四五人，余乃不敢继起，始纷纷鸟兽散，女郎之围以解。于时旁观如堵墙，初以君文弱卤莽，恐难撄众锋，今幸君胜，欢喜雷动，咸色喜耳语，窃谓"何处少年，重义气作此快举？"啧啧称道不置。同人从而虑之曰："君但快心于一时，懋建义举，然群儿溃窜，怒形于色，必号召以图报复，倘众寡不敌，奈何？"君曰："实逼处此，讵容中馁，惟今之计，

为德不可不卒。请与诸君约，毋短气、毋贰心，当同卫送两小归，纵与若曹遇，共击无不利。"佥曰："诺。"盖君所同来五人，皆好身手，中有陈叟者素号"万人敌"，年近七十，精神矍铄，犹能手格虎豹，余四人亦各矫捷有胆略。因询知两小固同怀姊弟，女郎年才及笄，含睇腼腆，意甚德君，告明居址。君领两人作前导，女郎姊弟居中，陈叟率两人殿后。行至饮马桥，众无赖果召集百数十人，执梃当路，决眦向君，欲得而甘心焉。陈叟须髯怒张，大声嘱君与四人第拥其姊弟从间道急行，勿却顾，若曹来，有老夫在，当以老拳饱之。君既送女郎至家，其父母审悉颠末，感涕称谢，款洽甚殷，然匆促间两忘问姓氏，至今君不知其父母为某某，其父母究亦不知君为何许人也。众无赖见君等护送女郎去且速，又以陈叟独作后劲，咄咄逼人，料非恒流，气为之夺，竟不敢犯。君尝笑谓人曰："是役也，固儿时选事，但其时亦恃有陈叟在，故吾敢向前。假令尔时吾亦袖手，则陈叟不肯为力，女郎危矣。"其少时负气好义类如此。里橥子曰："君从李申耆先生游，肆力于诗古文词，向同在高淳营次，相得甚欢。丁巳冬，君摄事巴城，予特造访，时当岁暮，风雪凄然，封篆无事。君素嗜酒，命童燃炉烧烛，手巨觥，捻髭纵谈往事，精悍之色犹见眉宇。今阔别且有十余年矣，每一忆及之，殊令人神往于苏长公遇方山子时也。"

蔡文恭

陈绮石言回里时，谒蔡文恭公，年逾大耋，丰颐方瞳，精神爽健，接人温和谦抑，如老诸生。尝有少时同砚友某，乞文恭嘱邑令一事，公婉谢之，转贻老友番钱数十圆。守正不渝，而又善体人情如此。

秦李两巡按

顺治庚寅、辛卯间，秦公世桢巡按江南，多所除剔，有铁面之称。继之者李成纪，安静无为，惟日饮醇而已，人目之曰"糟团"。有改崔护"人面桃花"句粘于墙云："去年今日此门中，铁面糟团两不同。铁面不知何处去，糟团日日醉春风。"

雷翠亭

闽中自李文贞、蔡文勤二公重振龟山考亭之绪，薪尽火传，理学大畅。继之者宁化副宪雷翠亭先生鋐也。先生随计入都，寓文勤邸，朱高安方居比邻，文勤语先生曰："高安素知子，子可一见。"先生以陆清献不见魏蔚州为比。后高安礼先焉，乃往见。又一日，孙文定过文勤，文勤语先生曰："孙公实为子来，当一往以答其意。"先生曰："不敢也。将有保举，恐近自媒。"文定终荐之，补国子监学正。乾隆初元，以庶吉士蒙特召，侍阿哥书房讲读，严正恪勤，于中贵不假辞色。嗣丁忧，编修余栋以皇太子薨入京，被命留侍诸皇子。公奏："皇子侍奉之人，必明大义、笃伦理，方于学术性情有助，余栋父丧未葬，若隐忍行走，则讲书至'宰我问三年章'，何以措口？于天下风化有关。"于是编修得终制。按公之学，出自漳浦蔡文勤公，文勤则为文贞嫡传也。公劾奏夺情，侃侃如此，于安溪一脉，不能不谓之青冰（《鲒埼亭集》杨文定公行述，称余编修夺情时，文定力言其不可，而上收还成命。文定亦安溪高第）。

何世璂

何文端公（按谥法考，无何文端者。雍正初，吏尚何世璂，谥端简。何实出身翰林，而不得文字，故文端误记与）居京邸时，一同年诣之，日晏未起，久之方出。客问曰："尊夫人亦未起耶？"答曰："然。"客曰："日高如此，内外家长皆未起，一家奴仆其为奸盗诈伪，何所不至耶？"公瞿然，自此至老不晏起。见桐城张文端《笃素堂集》。读此，可见何公进德之勇，并可见前辈处朋友间，规过责善，如是其严也。

铁面御史

汤文正公斌莅任江苏，闻吴江令即墨郭公琇有墨吏声，公面责之。郭曰："向来上官要钱，卑职无措，只得取之于民。今大人如能一清如水，卑职何敢贪耶？"公曰："姑试汝。"郭回任，呼役汲水洗其堂，由是大改前辙。公喜，特保举卓异。而前任督抚江苏者，余公国柱也，方掌纶扉，征贿巨万，闻之衔恨刺骨，嗾人劾奏，虞山翁铁庵司寇从而和之。赖圣祖皇帝英明，稔知郭无他故，得以保全。时长洲贡生何义门焯在京考选，为司寇门生，遂登翁之门，攘骂不已，索还门生帖，否则改称不认为师，义门由是知名。二十六年，郭公内升御史，于半年中参罢三宰相、两尚书、一阁学，直声震天下，称为"铁面御史"。旋以吴江张令亏空，举发旧案，株连落职，拟遣戍，幸蒙圣明洞鉴，以郭琇居官尚有风力，免其治罪。二十八年，擢两湖总督。

秋帆尚书

镇洋毕秋帆先生，负海内重望，文章政绩，自具国史。乾隆五十二年，先生为河南巡抚。六月廿四日夜，湖北荆州府江水暴涨，堤陨城决，淹没田庐，人民死者以数十万计。七月朔日，得襄阳飞信，先生即于是日先发藩库银四十万两，星夜解楚赈济；一面奏闻。高宗皇帝大加奖赏，以为有督抚才，不数日即擢授两湖总督，兼理巡抚事务。先生为人仁而厚，博而雅，见人有一善，必咨嗟称道之不置。好施与，重然诺，笃于朋友，如蒋莘畬、程鱼门、曹习庵诸公身后事，皆为料理得宜，虽千金不顾也。家蓄梨园一部，公余之暇便令演唱。一日，客同坐观剧，谓先生曰："公得毋奢乎？"先生笑曰："吾尝题文文山遗像有云：'自有文章留正气，何曾声妓累忠忱。'所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客始服其言。时和公相声威赫奕，欲令天下督抚皆欲奔走其门以为快，而先生澹然置之。五十四年夏，和相年四十，自宰相而下皆有币帛贺之，惟先生独赋诗十首，并检书画铜瓷数物，为公相寿。人曰："公将以此诗入冰山录

中耶?”先生默然,乃大悟,终其身不交和相。六十年二月,贵州苗民石柳邓、湖南苗民石三保第聚众劫掠,人民震恐。先生闻之,即驰赴常德,筹办灭贼之计。事既平,尚驻辰州,以积劳成疾,卒于当阳旅馆,年六十七。后二年,和相果伏法。

魏廷珍

魏廷珍,字君弼,直隶景州人,康熙癸巳探花,精于算法,赋性骨鲠,累遭世庙训饬,而向用不衰。总督漕运时,上命国师文觉往南朝山,仪卫尊严等王公,所过地方官员膜拜如弟子,至淮督关,年希尧首行此礼,大学士河督嵇曾筠不得已从之,魏独植立徜徉,且上疏言“臣不能从佛法”,上亦不之罪也。

陈恪勤

陈恪勤之被逮入都也,除夕市米潞河,主人问:“客何来?”曰:“陈太守。”“是湘潭陈公邪?”曰:“然。”曰:“是廉吏,安用钱为?”反其值,问寓何所。次日门外车槛槛馈米十石,书一函,称:“天子必再用公,公宜以一节终始,毋失天下望。”纸尾不署姓名,问担夫,曰:“其人姓魏。”访之,则闭户他出矣。盖隐君子也。

佛典属

蒙古典属佛尔卿额,顺义王俺答裔也。其祖锡拉被掳,至隶上驷院牧马,仁皇帝于内苑阅马,见其竟日无怠容,曰:“此金日磾俦也。”因擢侍卫。宪皇帝御极,廉亲王允禩等觊觎大位,拉公首发逆谋,宪皇帝悦之,擢内大臣,其子孙皆膺朊仕。公其长孙也,年十六,即擢宿卫。尝擎盖于马上假寐,误惊御骑,纯皇帝恶之,以贵臣子不即责,倘佯禁闼三十余年,未逾一级。公性滑稽作谑语,时上最喜赞礼郎,多有至大位者,公曰:“蜩蝉辈亦足贵耶?某虽不肖,实能揣摩其调,秋娘纵老,犹可献倚门技也。”因与擢其选,上大喜曰:“尔亦能作是耶?”立擢鸿胪卿,未逾年,授副都统。时和相擅权,旨未下,时有贺之者。公告人曰:“余之升擢,犹弈者反着,其子尚未定也。”人争笑之。公素不信佛,谓世无轮回事,病革时呼子孙环列榻前,众以为有遗嘱,公忽张目曰:“此时目前尚无一鬼,至是终无鬼矣。寄语世人,莫信浮屠说也。”语罢,瞑目逝。是临终尚作笑柄也。

陈鹏年

姚石甫《识小录》云:“衢州人言,院总陈鹏年始为西安令。行乡征粮,至徐忠庄公言祠,徐氏子孙张公像,陈为之避坐。更至留氏祠,留氏亦张梦炎像,陈见之大怒,仆像于地,杖之二十。先是留氏子孙犹盛,多兴者。自杖后,留氏遂败,乃无入庠者。”按恪勤此举,未见他纪载,其嫉邪崇正足为士民劝惩。墨绶翩翩,已绰有名臣风范矣。

李侍御

掖县李侍御森先,巡按江南,诛锄豪右,有海忠介之风。中谗被逮(按,李自选御史两经革职,俱起原官,后又以言事谪戍尚阳堡,寻赦还,至是已四黜矣)。吴民号泣攀送者数万人,既登舟,僚属相顾挥涕。松江知府李正华最后至,携一酒瓢,满酌送侍御曰:“吾曹期不愧天日,不愧朝廷,不愧百姓耳。成败利钝,造物司之。今日不行,荣于登仙,诸君何至作楚囚相对耶?”侍御为掀髯大笑。正华,献县人,守松多惠政,王渔洋称为近日廉吏之冠,宜其与侍御臭味相孚与。

赵恭毅

赵恭毅申乔登第后,以古道自居,人争厌之,公托疾归。曾买妾媵,其家故族女以负债故卖之,公觇知之,慷然曰:“吾奈何乘人之急,以污其节?冯商之举,不可为之继乎!”乃立送女归家。事渐闻于朝,仁皇帝知之曰:“此古谊之士也。”公闻命出,洊至公卿,以廉直著。任司冠时,廉邸伶人杀人,欲倩公出其罪,公谢曰:“天子之法,不能为王屈也。”宪皇帝重其人,登极后屡奖誉之,以为人臣之式云。

伏虎侍郎

张文和公性宽厚,而驭吏特严。长吏部时,知有蠹吏张某者舞弄文法,中外官屡受其毒,人呼为“张老虎”,公命所司重惩之,朝贵多为营救,公不为动,时称公“伏虎侍郎”。一日坐堂上理事,曹司持一牒来,曰:“此文元氏县误书先民县,当驳问原省。”公笑曰:“若先民写元氏,外省之误;今元氏作先民,乃书吏略添笔画,为需索计耳。”责逐黠吏,而正其谬,同官服其公敏。每见外官有事于铨部者,为吏所持,辄至质衣装、货车马,举债出国门。甚或蹭蹬终其身,如文和之察弊,亦中人才智所易及,乃画诺坐啸,目击狐鼠之横行,而噤不一诘,岂有所却顾与。

汤萧山

汤萧山初入史馆,朝贵争罗致之,谢不往。而时时徒步从大兴朱文正公游,请业督过,如古圣贤相为师友。前后大庾戴公、铅山熊公延馆其家,虽居门下后进,诸国老大人皆严惮之。

郭嵩焘

郭侍郎嵩焘,家居时好危言激论,龙汝霖作《闻蝉诗》规之曰:“商气满天地,金飚生汝凉。撩人秋意聒,忤梦怨声长。畏湿愁霜露,知时熟稻粱。隐情良自惜,莫忘有螳螂。”嵩焘和曰:“饱谙蝉意味,坐对日苍凉。天地一声肃,楼台万柳长。杳冥通碧落,惨澹梦黄粱。吟啸耽高洁,无劳臂引螂。”又:“树木千章暑,山河一雨凉。阴浓栖影悄,风急咽声长。秋气霑微物,天心饫早粱。居高空自远,尘世转蜣螂。”

许景澄

浙右老儒某君者，与许竹筼侍郎为布衣交，自侍郎持节欧西，即入其幕中，十余年未尝一日去左右。某君尝为人言：侍郎下狱之日，晨起，都市尚平安，寂寂无所闻。日晡饭罢，方坐书室中与某君闲谈，一面令从者驾车，云将赴总署。未及整衣冠，忽阍人持一名刺入，云有客求见。侍郎审其名，非素所识，令阍人辞以即赴总署有要事，不暇接见。阍人出，须臾复入，则来者自云系总署听差武弁，奉奕劻命，请许大臣即入署，两邸诸堂已先在，云有要事待商也。侍郎乃出见之。立谈数语，某弁即辞出。侍郎乃入具衣冠，语某君曰："昨晚散署时，未闻有何要事，何今日两邸诸堂同时俱集耶？"某君曰："想必有事。公出，我亦欲至城外，看外间消息如何？"言已遂去。俄复入，云请公之某弁尚未去，方在门外，顾盼非常，甚可疑诧，且总署武弁数人吾备识之，未尝见此人也，公可多带数人去，有不测当饬其还报也。侍郎笑置之，不以为意。及驱车出胡同口，则尚有提署番役数人俟焉，某弁一指挥，争蜂拥侍郎车，不东向而北驶。问何故，则曰："今日议事在提署，不在总署也。"有顷至步军统领衙门，某弁即扶侍郎下车，而尽斥其从者使还，曰："此间有人伺候大人，不须汝等矣。"侍郎入，引至一小室内，即反扃其门而去。侍郎闻隔壁室内有一人叱咤声，审之，即袁太常也，然亦不得相见。从者既归，某君大惊愕，急诣王文勤宅探问消息，并请其论救。文勤尚不信曰："顷散直时，并未奉旨，安得有此事耶？"某君奔走终夜，卒不获要领。三鼓后，始闻侍郎及太常皆送刑部。次早，又得刑部某部郎密书，谓顷者堂官从内出，即饬预备红绒绳，恐目前即有不测。故事：大臣临刑，必用红绒绳面缚也。某君得书，欲诣文勤乞援，甫出门，闻人言囚车已出城，急奔赴西市，则二公皆已授命。监刑者徐侍郎承煜，已驱车入城复旨矣。

治术类

刘文正值军机

刘文正公丰范严正，如对神人。数十年中，目中并未见有此等气象者。每直军机处，闭目坐，闻人言事偶误，张目侃侃直陈。内侍传赐食物，谢恩只领，从不与内侍交一言。后高云从案，大臣多罹罪者，独不及公。其端严慎密如此。

姚制府

姚制府启圣，从良亲王平耿逆有功。《随园文集》载其任南海令，前官有亏空数万，公尽任之，解其囚使去，而己铸十万弹，往谒良亲王。王与之语，大奇之，因檄两广有司均其所亏云云。余闻姚氏子云：公为亏空事已罢官，解送归旗，抵扬州，暂寓于两淮商程氏家。次早，公起沐面，程氏子窥其貌伟然，语其父曰："某县令非久在人下者，昨闻其为前官代认亏空罢斥，吾家广蓄赀财，何不可借彼以偿国帑，使彼得复其官，他日必获其报也。"其父从之。公因得复官，及后大用，以十倍偿程氏子，程氏因而致富。

汤文正抚吴

汤文正斌抚吴时，有司报湖荡莲芡，公驳还，吏固以例请，曰："例自人作，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且莲芡或不岁岁熟，一报部即为永额，欲去之得乎？"常熟县奴讦告其主父，国初时得隆武伪札，迫主远遁，欲据有主妇。公曰："国家屡更大赦，此草昧事，何足问，而逆奴以协其主乎？"追札燔之，毙奴杖下。常州守祖进朝有惠政，落职，公奏留之。祖制衣靴欲奉公，久之不敢言，乃自著之。人谓公之廉直似海忠介，而去其烦苛，精敏似周文襄，而行以方正，若其学识纯粹，世惜其用之未尽者，又非二公之所得而比矣。公学宗孙夏峰先生，自言为方面时，居官行政，只遵宁陵吕叔简《从政录》，行之不尽。惜文集不全，今所刊《汤子遗书》数种，皆失本来面目。

其　二

汤文正抚苏，奏毁上方山五通神庙，世以比之狄梁公、程明道，至今啧啧。考同时汉军郭尚书世隆督浙闽时，闽俗信鬼，多淫祠，黠者敛钱民间，辄数十万，尚书檄诸州县毁之。离省治八百里，有山奉五显神，庙貌壮丽甲闽中，一日野火自起，烬无寸椽，火熄而檄适至，仁廉刚直之气震慑淫昏。公是举可质文正矣。

其　三

汤文正公抚苏，步访徐枋，枋避而不见。任潼关道副使时，朝邑雷子霖以理学显，文正治事之暇时造其庐，以志景慕。考后汉陈蕃守豫章，礼下徐稚；守乐安日，亦特设一榻，以待周璆。自来贤者莅官，固无不以访隐求贤为汲汲也。当文正赴岭北道任时，雇一骡，载襆被出关去，及移疾受代，衣物了无所增。文正之奏革淫祀，投五通神像于湖中，世多纪之。先是，上方山民，掘地得碑，其文曰："肉山酒海，遇汤而败。"可知淫昏气焰，必待正人得位而始衰，亦早有定数也。

汤文正内召去苏，其夫人乘舆出，有败絮堕其舆前，老少见者为泣下。至京，贫益甚，赁居委巷，御寒只一羊裘。冬月入朝，卫士识与不识咸目之曰："此羊裘者，即汤尚书矣。"先义行公，最喜谈于清端、陆清献及文正遗事，尝训人曰："清俭未必皆名臣，名臣未有不清俭。"

陆稼书先生

稼书先生权直隶平山时，偶入都，同年徐健庵司寇来会，具述时相明珠仰慕意，劝先生往投刺。先生以县务倥偬，不敢久留京师为辞，越日束装行矣。先生作宰时，尝作《劝盗文》，遣吏往狱中诵读，大略谓："一念

之差，不安生理，遂做出此等事来，受尽苦楚，然人心无定，只将这心改正，痛悔向日的不是，如今若得出头，从新做个好人，依旧可以成家立业"等语，一时狱中痛哭失声。呜呼！今之从政者，特患无先生用心耳。清献以康熙壬申十月归道山，明年冬，会推直隶江南学院，廷臣咸拟翰詹大僚，上皆不允，特旨直隶著李光地去、江南著陆陇其去。相国王文靖公熙奏称，陆某已经身故，上曰："何不启奏？"对曰："七品官在籍身故，无启奏例。"上嗟叹久之，曰："本朝如这样人，不可多得了。"清献贞廉忠鲠，没后犹受知君王若此。

纪文达奏对

纪河间性坦易，喜滑稽，名言隽语流播最多，相传其奏对之敏捷，亦为一时朝士所深佩。嘉庆初，实录馆请议叙，或言其过优，仁宗以问公，公不言可否而对曰："臣服官数十年，无敢以苞苴进者，惟戚友浼臣为其先人题主或铭墓，虽厚币辄受之矣。"上恍然曰："然则朕为先帝推恩，何嫌其厚？"遂如所请行。此犹小事也。乾隆某年，考试差后，有宣布前列诗句者，台臣密以告。将兴狱矣，高宗召公问之，公顿首曰："如臣即泄漏者。"问何故，曰："书生习气，见佳作必吟哦，或记诵其句，欲访知为何人手笔，则无意中不免泄漏矣。"天颜大霁，遂寝其事。

于成龙政绩

时于清端公成龙总督两江，素清介，抵任时，群吏饰厨传不受、馈饩牵不受，一郡不知所为。按察使某公，年家子也，从容言公过清严，则上下之情不通，某意欲具一餐为雅寿，公笑曰："以他物寿我，不如以鱼壳寿我。"按察使喻意，出以千金为募。雷翠亭者，名捕也，出而受金，司府县握手嘱曰："我等颜面寄汝矣，勉之。"翠亭质妻子于狱，侦知鱼方会群盗张饮秦淮，乃伪乞者跪席西，呢呢求食。鱼望见疑之，刃肉冲其口，雷仰而吞，神色不动。鱼咋曰："子胡然？子非丐也。子为于清天来擒我耳。行矣，健儿肯汝累乎！"翠亭再拜，群役入，跪而加锁，拥之赴狱，司府县贺于衢。是夕，公秉烛坐，梁上砉然有声，一男子持匕首下，公叱何人，曰："鱼壳也。"公解冠几上，指其头曰："取。"鱼长跪笑曰："取公头不待公命也。方下梁时，如有物击我手，不得动，方知公神人。某恶贯满矣。"自反接，衔匕首以献，公曰："国法有市曹在。"呼左右饮以酒，缚至射棚下，许免其妻子。迟明，狱吏报失盗，人情汹汹，司府且相贺者转而为尤，趋辕将跪谢告实，而公已命中军将鱼壳斩决西市。

阿文成治河

阿文成公持节堵青龙冈工，副将李荣吉以为进占得占，大工所深忌，宜缓之，得实而后进，以防陡蛰。文成斥其挠众，急趣之。既合龙，文武皆贺，惟荣吉不至。召之，则于坝上再拜使者曰："为荣吉谢公相，坝实未稳固，荣吉不敢以贺公相故。"离工致疏虞，督土料追压，阅两日竟不守。文成中夜闻坝蛰，驰至，荣吉已挂缆落水。文成令曰："能生之者，官擢三等，兵吏赏千金。"未几，舁荣吉至，文成垂涕，亲去其湿衣，以上赐黑狐端罩护之，良久乃苏，文成遂自劾而荐荣吉。窃谓李副将胆识过人，不阿贵近，其才岂独可以任河工；而文成忠实勿欺，不肯屈人材以怙己过，震无咎者存乎悔。宗臣器量，洵乃可法可师。

徐文定

徐文定公元梦，舒穆禄氏，杨武勋王裔也。公父生公时，梦一老叟至，自云徐姓，因以命名为志。公中癸丑文进士，与韩慕庐同榜。高不逾人鼻，觥然为紫缨络。性和霭，遇大节侃侃。雍正中，廉王允禩、贝子允禟以觊觎大器，世宗命诸大臣议其罪，公首言："二王之罪，诚不容诛，愿皇上念手足之情，暂免一时之死"等语。情词肫挚，上为之动容，寻以罪谪为中书舍人。公即抱案牍、持铅管，从事诸同侣有逊之者，公曰："否，此仆之职，敢不黾勉从事。"退与诸舍人讲寅谊，其不苟也如此。其孙舒文襄公，复以勋业见称于世。

德大冢宰

德大冢宰瑛，由伊犁披甲，官参佐领，经阿文成保举改授京卿，清慎勤恪，名德老成人也。官司寇时，会同宗令、宗正、亲王等，审讯府库失银一案。众欲坐两库丁罪，开释原窃主，以全宗室谊。公云："国有常刑，案从其实。果宗室人犯窃，罪无可贷，尚有议亲典在，只圈禁耳。若卸坐库丁，则妄杀两无辜矣。"执不从，众不能强。又本部失银一案，审究数月，库丁时认时翻，不得赃据。承审官请用大刑，众堂官并总理之大学士蔗林先生均已画诺，公执不画，责承审者云："未有时值热审，尚敢擅请大刑，且并无赃据，安得妄用此以求赃耶？"众色沮，蔗林先生亦甚钦服。刑部堂官，每月得饭食银八十金，长牧庵麟来摄事，知公苦况，嘱所司者以此分移送公，公云："我苦自有我所应得，长公即无需此，此非私物也，乃国家豢养之费，安得强为我有耶？"其操行办事，岂寻常具臣所可比哉！闻公精翻译，在新疆时，曾将朱子《通鉴纲目》翻译一过，其根柢有自来也。

鄂尔泰

西林鄂文端公尔泰总督云贵时，云抚江阴杨文定公方获谴，新巡抚朱纲多方罗织，至欲用刑讯。兵民汹汹，为文定颂冤，谋群起击纲，公好言抚慰之，复厉声责纲曰："过汤阴岳忠武庙，见铁人乎？"狱得解。高宗即位，首召文定，文定旋奏公处置苗疆非善策，公不以为忤。文定没，公经纪其丧，哭之哀。世宗时，合河孙文定公被诬有婪赃，据以入告者，亲王也。上询之鄂文端公，公曰："孙嘉淦性或偏执；若操守，臣敢以百口保之。"上意解，即命公弟讯问，事白，抵诬者罪。公弟名

尔奇，时与文定同以少司空兼祭酒，亦贤者也。

甘庄恪官粤

甘庄恪官粤西臬司，平反一冤狱。宣化县有武举黄国宁家失盗，陆续缉获九人，府县审明，定招解司。其首犯某，则黄国宁之妇翁也。公疑之，示期亲审，唤首犯某至，但痛哭呜咽不能出一语，公曰："尔以妇翁行劫女婿，良心丧尽，自作自受，尚有何词？"因诉曰："天下岂有此人情哉？小人女儿现在，亲戚往来无少异，何为邀外人行劫女儿家？求爷细察之。不然，小人死不见天日矣。"公曰："汝既非真盗，府县审时，何为输服乃尔？"泣曰："三木之下，何求不得？等死耳，较犹缓须臾也，何惮而不招哉！"公令言其情，供曰："女婿家失事之次日，闻而往视，时盗已远飏，小人为潜行踩缉。今所获在官之黄必正等，皆小人所缉获者。各盗衔恨，遂诬以招邀为首。府县不察，夹打成招。"又审至一廖日恒者，察其状貌，为朴实农民，不类盗，又疑之。诉曰："小人冤无可辨，惟现有一证求验。"视之，乃织布所用之扣，以分析经丝者。诘："此何为证？"答曰："盗凭赃定，所以指为盗，以家有白布一疋，此布乃小人母所织，即用此扣经而成之者，共几千几百几十扣，试取验之。"细数赃布，不爽一丝。诘："尔既非盗，县役何为至汝家起赃？"答曰："盗等诬扳也。小人与武举村邻，因往某山取竹备用，见黄必正等五人在山中偶语，怪之。次日，闻黄家失盗，因思必某等所为，遂语泄，诸盗乃以此弋获。盗等衔恨，遂诬扳受累。"徐审至黄必正等，反复究诘，乃合供此内九人，惟必正与某某等五人实同伙行劫，其武举之妇翁及廖日恒等四人，皆诬扳者也。由是四人始得昭雪。呜呼！听断之际，不能平心静气，揆情度理，徒使三木以从事，其不至天陨霜而鬼夜哭者几希。

桂林陈文恭

桂林陈文恭公，以翰编改文选司，盖由特达之知，信文恭之清正，特简以清铨政耳。我朝设协办大学士，亦由文恭始，盖一时乏缺出，特设此衔以明眷重之意。其抚江苏时，值旱饥，遣官至湖广买米数十万石，被风阻停泊。公驰诣泊所，虔祷风转，米艘迅到江南，饥民欢声动地，此政迹之一端耳。幕中有一葛姓，昆山人，布衣随公，宦游至老，赞助甚多。公子孙至今蕃衍，科第不绝，虽贫族细民，从未有涉官讼者，可信名德贻谋之远。

蒋攸铦任滇藩

乾末嘉初，滇省运铜为最苦之差，一经派出，即身家不保。推原其故，凡全滇属员中有亏短者、有才具短绌者、有年迈者，本管道府即具报委令运铜。于承领运脚时，即禀明藩司，将所短各数扣留藩库，以至委员赤手动身，止有卖铜一法，所短过多，或报沉失，或交不足数至参革而止，此数十年弊政也。自蒋砺堂相国攸铦任滇藩，查得铜碱内有提拉水泄一项，每年应发银二十万两，八成给发，扣存二成，得四万两。于四正运每船津贴银八千两，副运减半，于起运时给发一半，船至湖北，全给之。保举运员，须本管府道加考，以并无亏空、年力正强为合格。此法行至道光年，尚无更变，人不以为畏途矣。见崇庆杨袭侯国桢自定年谱。杨亦道光初藩云南者。今滇铜久不采运，旧章未必遵行，录此以为讲铜政者之一助。

张文和与阿文勤

张文和与阿文勤最相得。文勤子文成公初在朝列，文和视之如子弟。一日，见文成疾趋，谕之曰："汝远到之器，当持以凝重，君子不重则不威。"文成终身诵之。刘文正与兴县孙文定（清代咸丰以上，孙文定有三人，一康熙朝大学士益都孙廷铨，一道光朝户部尚书济宁孙瑞珍，一即兴县相国，其最著者）亦最相得。文定子孝愉，官秋曹，为文正属吏，文正待之尤严，曹事悉以委之，至废寝食。文定偶以为言，文正曰："此姑息之爱也。"文定语塞。观此，见前辈公卿之交谊，不以科场通榜、馆阁派差为厚其通家子姓也。

庄廉访出巡

陈康祺《燕下乡脞录》笔记云：曩于东华门外酒家晤一老吏，自言作幕二十年，作官三十年，游历九行省，极论兵乱以前各省吏治之坏，滔滔汩汩，口若翻澜。且云，当时知府、知县幸不甚知，知则劫富民，噬弱户，索土产，兴陋规，百姓更不堪命；巡抚、巡道幸不常巡，巡则搅驿道，折夫马，斥供张，勒馈赆，属吏更不堪命，仍苦百姓耳。其言殊太激切。天下之大，百官之众，小廉大法，岂繄无人？钱塘袁枚令沐阳，南靖庄廉访耒阳，以淮徐海道来巡，就馆，馈餐蒸受之，止袁共饮，问沭水原委簿领利病甚悉，旁及山经、地志、星象、乐律甚辨。翌日，会诸生于学，讲《中庸》卒章，款款尽意，闻者色动。翌日，校丁壮发矢，矢旁决；爇火器，器闭。诸丁伏地请罪，袁亦起谢。廉访乃弛外衣，手弓而前，教如法，矢发，十八人无不当鹄者，火器亦如之。毕就坐，笑谓袁曰："而奚慊慊耶？专心治民，吾职在巡，年年来为子教之可也。"从苍头二人、僮一人，皆自饮其马。临去，犒以金，坚不受。后公卒于官，民为罢市号哭，赙以钱，一日至六千缗。呜呼！巡道如公，民方恐其来巡之暮也。

为政不相师友

雍正间，朱文端公轼以醇儒巡抚浙江，按古制婚丧祭燕之仪以教士民，又禁灯棚、水嬉、妇女入寺烧香、游山、听戏诸事，是以小民肩背资生如卖浆、市饼之流，驰担闭门，默默不得意。迨文端公去后，李敏达公卫莅杭，不禁妓女，不擒樗蒲，不废茶坊酒肆，曰："此盗线也，绝之则盗难踪迹矣。"公虽受知文端，而为政不相师友，一切听从民便，歌舞太平，细民益颂祷焉。人谓文

端是儒者学问，所谓齐之以礼；敏达是英雄作为，所谓敏则有功也。

牧庵相国

牧庵相国长麟，以部曹洊至督抚。性聪敏，历任封圻，以廉明称，任吴抚时，擒获强盗，禁止奢侈。尝私行市井间，访察民隐，每就食于面馆，吴人传为美谈。抚晋时，和相觊觎上公之爵，乃因市人董二诬告逆匪王伦潜匿晋省某家，和相因公陛见至京，握手宫门柳下，嘱托再三曰："无论其真伪，务坐为逆党，吾与公偕得上赏矣。"公至晋访之，皆无实据，某实董仇家，故欲倾陷。公慨然曰："吾发垂白，奈何灭人九族，以媚权相也？"因坐董二以诬告，大忤和相意。后因闽中事牵连，谪戍西域，盖为之报复也。

董文恭居忧

董文恭公居太夫人忧，常徘徊一室，若有所甚忧，或执象笏击几，笏为之裂，人疑公与和珅同居枢密，必有所甚不得已者。嘉庆初元，珅势益张，外而封疆大吏、领兵大员，内而掌铨选、理财赋、决狱讼、主谏议、持文柄之大小臣工，顺其意则立荣显，稍露风采，折挫随之。太傅朱文正公，以德行文学受两朝知遇，扬历中外垂五十年，时以内禅礼成，例得进册，珅多方遏之。既上，珅又指摘之。纯皇帝谕曰："师傅之职，陈善纳诲，体制宜尔，非汝所知也。"旋召公，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仁宗作诗寄贺，属藁未竟，珅取以白上皇曰："嗣皇帝欲市恩于师傅耶？"上皇色动，顾董文恭公曰："汝在军机刑部之日久，是于律意云何？"公叩头曰："圣主无过言。"上皇默然良久曰："卿，大臣也，善为朕以礼辅导嗣皇帝。"乃降旨，朱圭仍留两广总督之任，旋又改巡抚安徽。是时直内庭者，无不色变震恐，文恭独从容谢过，书旨而退。

董曹两相国遗事

董文恭相国诰、曹文正相国振镛，嘉、道两朝名臣也。文恭盛德伟望，朝野钦仰。嘉庆十八年，天理教匪林清遣贼入禁城为乱。时上幸热河，闻变，近臣有以暂行驻跸之说进者，文恭请回銮，继以涕泣；而文正在京师，于乱定后镇之以静，畿甸遂安。时有无名子撰一联嘲之云："庸庸碌碌曹丞相，哭哭啼啼董太师。"二公闻之，笑相谓曰："此时之庸碌、啼哭，颇不容易。"文恭初加太子太师衔，人有尊以太师之称者，公辄笑辞曰："贱姓不佳。"后二公皆加太傅衔。文正讦谟远猷，小心翼翼，历相两朝，福寿近世罕比。余于二公皆姻家，故熟闻之。

安顿穷人

治国之道，第一要务在安顿穷人。昔陈文恭公宏谋抚吴，禁妇女入寺烧香，三春游屐寥寥，舆夫、舟子、肩挑之辈无以谋生，物议哗然，由是弛禁。胡公文伯为苏藩，禁开戏馆，怨声载道。金阊商贾云集，宴会无时，戏馆、酒馆凡数十处，每日演剧，养活小民不下数万人，此原非犯法事，禁之何益于治？昔苏子瞻治杭，以工代赈，今则以风俗之所甚便，而阻之不得行，其害有不可言者。由此推之，苏郡五方杂处，如寺院、戏馆、游船、青楼、蟋蟀、鹌鹑等局，皆穷人之大养济院，一旦令其改业，则必至流为游棍，为乞丐、为盗贼，害无底止，不如听之。潘榕皋农部《游虎丘冶坊浜》诗云："人言荡子销金窟，我道贫民觅食乡。"真仁者之言也。

姚毕二公胆识

地方猝遇有事，全在大吏持重不扰，以全民命，然此非有绝大胆识者不能。余尝闻姚小坡、毕秋帆两公逸事，云：乾隆甲午，山东王伦滋事，抚军徐剿贼不克，在东昌堵御；姚公时官河帅，亦在东昌府城。东门外人烟稠密，南北往来水衢，一都会也。贼传檄将于某日来攻城。是夜抚军及河帅俱在城上，见东门外火起，抚军疑贼至，促令放炮，姚公曰："事未探实，万一误放，则城外生灵涂炭矣。"相持不已。抚军欲手自燃火，姚公从后掣其肘。未几报至，果民居失火，非贼也。东门外居民幸得保全，姚公之力也。秋帆尚书抚陕时，甘肃回人不靖，阿相国奉命率师往剿。省垣有张回子者，系内地回人之首，家赀百万，素与尚书往来。一日，方与藩臬议事，司阍者传进军报一封，尚书启视，即置靴内，神色自若。藩臬出，令传巡捕进，谓曰："汝以我名柬请张回子来。"张至，以军报与阅，张皇遽伏地，请收付狱。尚书曰："我欲收汝，不请汝来矣。我固知汝之必不反也，我将以全家百口保汝。"张叩头出。后知阿相国于军前擒得活口，讯之，词连及张，阿相已入奏，特札知陕抚令密收之。尚书即具疏以全家保其不反，事遂得寝。此二事昔得吴昙绣光禄师所言，观此可以知大臣坐镇之功矣。师谓姚公之事，犹详慎者所能为；若毕公者处置尤难，保全尤大。盖是时西安方修省城，回人之居内地者不下数万，以张之豪富，诸回皆其族属，若非毕公推诚开示如此，则省中数万回民，其能安坐无事哉？

呼名批颊

佟中丞凤彩巡抚河南，年已老，每日五鼓燃烛治文书，或坐倦假寐，少顷辄矍然起，自呼其名曰："佟某，汝为朝廷大臣，封疆之重皆汝肩之，奈何老不任事若此？"辄以手批颊数四，侍者为之悚栗。中丞在豫，如论罢修河夫役，协济柳梢，及调剂西征大兵，秋毫无犯。豫人感其德者，犹绘像祀之。

李恭勤

清代汉名臣中，其以赀郎进者二人，一为李敏达公卫，一为李恭勤公世杰。公贵州黔西州人，少入赀为江南某司巡检。纯皇帝南巡，公司船跳木。时雨后泥滑，上登舟时偶失足，公遽起扶之。督抚恐，缚公请命，上笑曰："微员中有如此忠爱者。"命立擢知州，后官至四

川、江南总督，以廉能称职。纯皇帝屡欲以为阁臣，有尼之者，言公不由科目，例不可官内阁，乃中止。公督川时，蜀中自金川用兵以来，府库空竭，又承福文襄王积奢侈后，征调赋敛无艺，州郡皆疲敝。公设厉禁，凡府州县，无事不复入成都郡，即以公事来者不过数日，不得蓄音乐、侈宴会；不得饰舆马衣服；朝珠之香楠犀碧、蟒服之刻丝顾绣者，皆有禁。公官总督数年，未尝宴一客。成都将军新莅任，公思不为置酒则太恝，置则破禁，遂乘其家口抵任时馈一蒸豚、一烧羊，使标下武弁婉告曰："本欲屈入署，适闻眷属至，谨以此佐家宴。"属吏自布政使以下，亦未始具一饭。元日，则先饬厨为馎饦十数斛，有下属谒见者，公遣人告曰："知君等劳苦，当饷以食。"遂设食，饲之毕，公然后出坐堂皇，受礼毕，即令府厅州县等递谒。司道府厅礼毕，告曰："元日俗例，上司属员虽不接见，亦必肩舆到门。道有远近，必日昃始归，徒苦傔从，无益也。况若曹亦有父母妻子，岁首例得给假，诸君何不早归，令若曹亦放假半日乎？"属员皆应曰："诺。"于是元日虚文始革，其风趣也如此。及督两江时，福文襄王征台湾，檄调各督抚府库饷银，他人无不应命，惟公力持不与，曰："不见部文征拨，誓不敢发此饷，有亏朝廷之府库也。"福亦无如之何。其严厉又如此。

尹文端

尹文端公继善，字元长，姓章佳氏，世居盛京。其父文恪公泰，罢祭酒家居，宪皇居藩邸时，命祭三陵，天会雨，因宿于公家，与文恪公语，奇之，问"有子仕乎？"曰："第五子举京兆。"曰："当令我见。"及公试礼部，将谒雍邸，而宪皇已践祚，乃中止。公亦登雍正元年进士，引见，上喜曰："汝即尹泰子耶？果大器也。"选入翰林，未逾年，即授广东按察使。甫抵任，迁副总河，未半年，迁江苏巡抚，去释褐甫六载耳。公白晰，少须眉，丰颐大口，声清扬远闻，著体红瘢如朱砂鲜，目秀而慈，长寸许。年三十余即任封疆，遇事镜烛犀刻，八面莹澈，而和颜接物，虽素不善者，亦必寒暄周旋之。公屡任中外，先后督两江几三十年，民相与父驯子伏，每闻公来，老幼奔呼相贺，公亦视江南为故乡。渡黄河，辄心开，不侵官，不矫俗，不蓄怨，不通苞苴，严肃傔从，所莅肃然。将有张施，必集监司下属曰："我意如此，诸君必驳我；我解说，则再驳之，使万无可驳而后可行，勿以总督语有所因循也。"以故公行鲜有败事。所理大狱：雍正间，江苏积欠四百余万，乾隆间，卢鲁生伪槁及各省邪教等案，皆株连万千，而公部居别白，除苛解娆，不妄戮一人，人皆服之。公清谈干云，而尤长奏对，宪皇帝尝告公曰："汝知督抚中当学者乎？李卫、田文镜、鄂尔泰是矣。"公应声曰："李卫，臣学其勇不学其粗；田文镜，臣学其勤，不学其刻；鄂尔泰大局好，宜学处多，然臣不学其愎也。"其敏捷也若此。公貌类佛，而不喜佛法。闻人才后进，则倾衿推毂，提训孳孳，如袁简斋太史、刘绳庵相国、秦涧泉状元，皆公所提倡者也。后拜文华殿大学士，仍督江省，次年召还。临行时，吏民环送悲号，公不觉凄怆伤怀，过村桥野寺，必留连小住，慰劳送者。其再督江时，吴民有"吉甫再来天有眼"之谚云。年八十余，卒于位。其家三代宰辅，世人荣之。

李文定

李文定公天馥，昔所称合肥相国者也。廉静宽和，尤慎刑辟，每预庭议，务持平，同官或厉声辞色，公笑语之曰："君何至是？凡事平其气而可也。吾初亦尔，后既熟，渐平也。"昔宋韩魏公与范文正公同朝，偶论西事不合，文正拂袖欲去，魏公从其后呼之曰："希文，事岂不容商量耶？"休休之度，公实同之。文定以母丧归，结庐墓侧，有双白燕翔于舍前，久之不去。公性好施予，至是穷民归之，遂成聚落。岁旱，乡民忧愁，公为坛墓前，斋三日，祷于天，方蒲伏，雨立沛。及秋，飞蝗蔽天，众复强公出祷如前，而蝗尽去。比卒于位，乡人哭之，如丧所亲。夫瑞燕来巢，饥蝗避舍，及甘霖应候一事，讥祥之感召，容或适然，而乡望允孚，必非幸致。士大夫发名成业，安得不从家庭里党间一言一动始哉！

陆中丞

陆中丞讳耀，字朗夫，吴江芦墟人。生即端悫，六岁受《孝经》、《论语》，以古贤圣自期。乾隆壬申举京兆，补中书，入军机房，傅文忠公倚为左右手，屡迁州郡，以廉直称。公风骨秀整，静气迎人，虽恂恂谦谨，造次必于儒者，而临大事，则屹不可动。甲午，寿张王伦作乱，距运河甚近，人情汹汹，有欲闭城者，公不可，曰："寇未至，先闭城门，是示之怯也。且乡民争入城，何忍弃之？"乃募乡兵拒守，而身坐城闉弹压稽察。贼知济南有备，乃不敢南向。已而官兵奏捷，一城鸡犬不惊焉。后屡迁至湖南巡抚。公事母孝，初选守大理府，再迁甘肃监司，俱以亲老调近省。抚楚时，见属吏有笃老亲，犹来赴补，恻然悯之，奏："官员凡亲年七十，虽有次丁，俱许终养。"一时中外人归养者千余人。临终前一月，犹奏河南社仓谷业已敷用，其息谷请免征收。奉旨允行。批到日，方伯秦承恩捧札子，启告柩前，慰公泉下爱民之心，时公已殁二十余日矣。公所著《切问斋丛书》，皆选本朝诸名臣奏疏见诸施行者，各分门类。其注疏尤详备，为后世之绳墨焉。

徐中丞

徐中丞讳士林，山东文登人。父农也，公幼闻邻儿读书声，乐之，跪太母前曰："愿送儿置村塾中。"许之。遂中康熙癸巳进士，累迁至福建汀漳道。漳俗斗杀人，捕之辄聚众据山。或请用兵，公曰："无庸。"命壮士分扼要隘三日，度其食且尽，遣人探入，怵以好语曰："垂手出山者免。"如其言，果逐对出。乃伏其仇于傍，仇大呼曰："为首者某也。"立擒以徇，众惊散。嗣后捕犯，犯无据山者。迁江苏布政使，丁父忧，诏夺情不起。服阕入都，纯皇帝问山东直隶麦何如，曰："旱且萎。"问得雨

如何,曰:“虽雨无益。”问何以用人,曰:“工献纳者虽敏非才,昧是非者虽廉实蠹。”上深然之。寻迁江苏巡抚,公于要路不通一刺,而于乡会师门惓惓不忘,曰:“此人生遇合之始也。”治狱如神,有宿松民孀田氏,事姑孝,兄某利其产,逼嫁之,与群匪篡焉;妇刎于途,诬以坠水。公坐堂上,见黑衣女子啾啾如有诉,召兄某质之,则毛发析洒,口吐实情。公深愧以鬼道设教,而满庭胥吏皆有见闻,不能掩也。凡狱决宪于辕垣,绝人影射,守令来谒,命判试其才,教曰:“深文伤和,姑息养奸,戒之哉!夫律例,犹医书本草也,不善用药者杀人,不善用律者亦如之。”性廉信而绝不自矜,尝贺长至节,天寒裘秃,按察使包括以貂假公,公披之如忘,涕唾交挥。家人耳语曰:“此包公衣也。”公大惭谢过。少顷论公事快,挥洒如故。听讼饥,家人供有黍,且判且啖,少顷髭颐尽赤,盖误朱为饴糖,笔箸交下,不能复辨也。晚坐白木榻,一灯荧荧然,手披目览,虽除夕元辰勿辍。幕下客怜之,治具邀公,公猛啖,不问是何膳饮。其平素精神瘠痱,偃仰唾涕,知爱民忧国,惟日不足而已,故于服食居处,人以是供,公以是受,不容心于丰,亦不容心于俭也。抚吴未逾年,以疾乞归养,舟次于淮安卒。其遗疏云:“愿皇上除弊政,毋示纷更;广视听,而中有独断。爱民勿使之骄,用人先求其直。”章上,人以比朱文端公。上云悼惜,赐祀贤良祠,年五十八。

左文襄

左文襄公,天资豪爽,圭角毕张,一切睥睨视之。治军新疆,廷命所谕,辄以为不是,必加驳辨,诋军机为无才,文文忠劝上召左入赞甚力。左既入枢垣,凡事必不以为然,及请旨谕允后,左又无言,始知天下事之难,固不能尽如一二人意。又左尝轻视大臣踧踖鞠躬者,以为天威不若是之可畏。初入京召见毕,退谓人曰:“吾今而后知天威咫尺之森肃矣。”于是始不敢为大言。文襄刚毅强果,已届耄年,精力不衰,虽日历兵间疾苦,未尝以况瘁形于颜色。边塞苦寒,雪压行帐,拥絮著缁,据白木案,手披图籍,口授方略,自朝至夕,不遑暇食,军事旁午,官书山积,日必次第治理。遇将士不尚权术,惟以诚信相感孚,贪夫悍卒一经驾驭,罔不帖然。副将某在麾下颇能用命,后至江西未久即伏法,公曰:“若始终属我,何至亡其首领?”公雅喜自负,与友人书,恒末署老亮,以诸葛自况,砥砺刚介之操老而益力。左文襄官甘肃时,一日值盛夏,解衣卧便榻上,自摩其腹,一材官侍侧,公顾之曰:“汝知此腹中所贮何物?”对曰:“皆燕窝、鱼翅也。”公笑叱曰:“恶是何言。”则又曰:“然则鸭子、火腿耳。”公乃大笑而起,曰:“汝不知此中皆绝大经纶耶。”材官出语同曹曰:“何等金轮,能吞诸腹中,况又为绝大者耶?”闻者咸捧腹。

彭雪琴

湘阴彭雪琴宫保玉麟,幼时玉貌风流,丰姿俊雅。邻女梅仙见而悦之,托妪致意,愿委身以从。宫保感其意,颇首肯。后格于势,事遂寝,女因而致死。宫保伤之,誓愿画梅花十万幅以报,故其《题采石矶太白楼》诗云:“诗境重新太白楼,青山明月正当头。三生石上因缘在,结得梅花当蹇修。到此何尝敢作诗,翠螺山拥谪仙祠。颓然一醉狂无赖,乱写梅花十万枝。姑熟溪边忆故人,玉台冰澈绝纤尘。一枝留得江南信,频寄相思秋复春。太平鼓角静无哗,直北旌旗望眼赊。无补时艰深愧我,一腔心事托梅花。”或谓此事未确,可以不必流传,然儿女英雄多情一辙,无庸为贤者讳也。

其　二

彭刚直公刚介绝俗,然至性过人,幼而失怙,事母至孝,居贫奉养,先意承志。外祖母居怀宁,无子孙,公时恃佣书为活,岁不足衣食,以太夫人优念艰难,跋涉往返五千里迎至衡阳,太夫人得奉母终天年,所谓孝思不匮者也。邹夫人以朴拙失姑爱,终身无房室之欢,自太夫人卒后遂不相面。其弟某游客秦豫,遭乱隔绝廿年,及公授安徽巡抚,见邸钞,识其名,始间关至军中,相哭,哭失声,护爱甚笃,与共寝食。而弟久客州县,服药烟成瘾,公军中犹严禁烟,以情告,公大怒,立予杖四十,斥出之曰:“不断烟瘾,死无相见。”弟感愧自恨,卧三日夜濒死,竟绝不更服,复为兄弟如初。以其习商业,令行盐,致赀巨万,公一无所取,弟亦豪迈挥霍,恤贫笃义,乡人流落江淮者悉收恤资之,岁散万金。亦先卒,遗妾、女,与公子妇同居,以孤孙见绥后之。公自领内湖水军,及后总全军,军饷无所出,不以烦公家,前后惟领银十七万两作盐本,军饷外所应得公费,悉出以佐义举,凡出资助本县学田银二千、宾兴费银二千、育婴公费二千、修县志书独供笔札刻资银五千、独建船山书院银万二千、衡清试馆银一万两,其濂溪墓、昭忠祠、京师及各直省湖南衡永会馆,凡募助公举者动以千计;所部有功者,凯撤时及疾笃时,均举赠各万金,凡费银十万两;族中老者岁有馈,又计丁口遍资给之,凡数万金。计其兄弟所散财几满百万,而当轴要人无一字之问,十金之遗,以孤洁无援自喜;至于对于朋友、协和群帅,煦煦恂恂,未尝有倾轧骄倨之心。五十以前,有气陵之者,必胜之而后已,其后望重年耆,人皆推敬,亦深自敛抑,诱接文士尤能折节。素工画法,兰人妙品,而尤喜画梅,全树满花,所至辄奋笔泼墨,海内传者过万本,藏于箧者一牛车不能载。尤恶浮华,厌绝馈遗。治军广东时,民士恐饷不继,共萃银十七万送军中,谢不受。及归,众以金排万人姓名,列二伞志感颂,其直万金,悉谕令各还其主,且戒其奢焉,其绣字颂功者送海幢寺中。治军严肃,恒得法外意,所诛者必可以正民俗。安庆候补副将胡开泰召倡女饮,而使妻行酒,其妻不可,遂抽刀割其腹,街巷汹汹。事闻院司,方聚议谋所以处,公适至,问之曰:“此易耳。”遣召之来,但询名姓居止,便令牵出斩之,民大欢。湖北忠义前营营官、总兵衔副将谭祖纶,诱劫其友张清胜妻,清胜访之,阳留居密室,出伪券索偿债。得遁去,诉营将,州县皆为祖纶

地，置不问。因诉于公，公先闻黄州汉阳道路藉藉，欲治之无端，得清胜词，为移总督，先奏劾祖纶，且遣清胜赴武昌质之。诏公与总督即讯，祖纶令人微伺清胜于轮船，挤之溺水死，饵其妻父母及妻刘氏反其狱。忠义营统将方贵重用事，总督昌言诱奸无死罪，谋杀无据。公揣祖纶根据盘固，不可究诘，适总督监临乡闱，即骤至武昌，檄府司提祖纶至行辕亲讯。忠义营军倾营往观。祖纶至，佯佯若无事，公数其情事，支离狡诈，及谋杀踪迹，祖纶伏罪，引令就岸上正军法，一军大惊，然已无所及。夹江及城上下观者数万人，欢叫称快。故公之所至，老幼瞻迎，长江闻其名字，肃然相戒。牧令辑其隶役曰："彭宫保至矣！"非独威声使然，所行事深感民心，庶乎不侮鳏寡者也。

刘忠诚

刘坤一之三下江南也，西太后之意初不属之。时当国者为荣禄，荣不学无术，诏令批摺，一切委连文冲。连本军机处帮领班章京，小有才，又善谀媚，以此得荣欢。刘坤一欲回任两江，不得不奔走荣门，荣门不可得而入，乃结纳荣之幕友连章京，曾谒二次失值，不得已，求见连西席某，间接以通于荣。西席某黠甚，比连归，某言刘来谒状，而不言其他，连亦略颔之。翌日，西席某探连今日所办之事，连大言曰："荣相奏请，以刘坤一回任，竟得俞允，余无他事。"翌日，刘又来，西席某向刘贺云："事已谐矣。"翌日清谕出，刘又来，并挟白金二万两之券，袖交西席某手，云："乞为连君寿。"西席某竟以金入囊，而缄其口。连请训出，照例拜客，刘与连始觌面，连未道谢前贶，刘亦未便明言。又疑连藐二万，翌日又馈送白金二万，仍以券交西席某手，西席某又蚀金一万，仅回连云："刘某今送万金来。"连遂援十成提二成例，以二千金酬西席某劳，已得八千金，而不知已为西席某所卖。越半月，西席某忽借他故辞馆，竟怀挟三万二千金去。比庚子拳祸，政府纵匪殃民，五月清载漪伪谕有云："与其苟且图存、同归于尽，曷若大张挞伐，以决雌雄。彼恃战力，我恃人心。"一时传诵，而不知祸我东南赤子，皆此数语酿成之，而连文冲与有力焉。连以庇拳故，为外人所指索，必欲痛惩之。荣禄知连不可留京，遂外放江西某府知府，连亦竭力设词解免，而外人卒持不可。适刘坤一督两江，连以属吏礼参谒，私冀刘不忘前惠，或为怙恶。刘以连罪通天，外人尤不可掩饰。连疑刘负义不为力，遂自诉生平未尝妄取一钱，而为人谋则无不忠，何以今日患难，人竟不我援手。语侵刘，刘曰："余前以二万金馈君，君犹以为未足，必欲再得余二万金乃餍，君曰'不妄取一钱'，毋乃自戾其说乎？"连闻言，瞠目不解所谓。刘反复详述当日种种情状，连如梦初觉，自悔坠入西席某彀中，然已无及矣。

张文襄

同、光间某科会试场后，潘文勤、张文襄两公大集公车名士，宴于江亭，先旬日发柬，经学者、小学者、金石学者、历算学者、骈散文者、诗词者，各为一单，州分部居不相杂厕。至期，来者百余人，两公一一纡尊延接。是日天朗气清，游人亦各兴高采烈，飞辨元黄，雕龙炙輠，联吟对弈，余兴未尽。俄而日之夕矣，诸人皆有饥色，文勤问文襄："今日肴馔令何家承办？"文襄愕然曰："忘之矣，今当奈何？"不得已饬从者赴近市酒楼唤十余席至，皆急就章也。沽酒市脯，重以馁败，饭尤粗粝，众已惫莫能兴，则勉强下咽，狼狈而归，有患腹疾者，都人至今以为笑谈。文襄自言夙生乃一老猿，能十余夕不交睫。其督蜀学时，一日出城，游浣花草堂，偶集杜诗二语为楹帖，欲系以跋，因坐而属思，稿数十易，终不惬，然已三日夜不寐矣，侍者更番下直犹不支，困而僵者相属也，而文襄从容如平时，及挥毫落纸，则仅集本集句四字而已，书成始欣然命驾归。光绪某年，文襄以鄂督入朝，公余偶遨游琉璃厂，瞥见一古董店，装潢雅致，驻足流览，庭中陈一巨瓷，形制奇诡，古色斓斑，映以玻璃大镜屏，光怪陆离，绚烂夺目。谛视之，四周悉篆籀文，如蚓如蚌，模糊不可猝辨。文襄爱玩不忍释，询其价，则某巨宦故物，特借以陈设，非卖品也，怅怅归。逾数日，又偕幕僚之嗜古者往观之，亦决为古代物，文襄愈欲得之，肆主允往商。未几偕某巨室管事至，索值三千金。文襄难之，询其家世不以告，往返数四，始以二千金获之。舁至鄂，命工拓印数百张，分赠僚友。置之庭中，注水满中，蓄金鱼数尾，仆从或以刀试之，似受刃。一夕大雷雨，旦起视之，则篆籀文斑驳痕，化为乌有矣，盖向之苍然而古者纸也，黝然而泽者蜡也，骨董鬼伪饰以欺人者也，文襄为之不怡者累日。文襄督两广时，倪公文蔚为巡抚，文襄以倪新进，颇慢易之，倪亦负气不稍让，二人意见日深，时相龃龉。一日，倪以事谒总督，文襄拒不纳，三谒三拒之。倪问何时可见，期以旦日日中。倪先期往，日过午仍不获见。倪私问仆从："大人有客乎？"则对曰："无之，签押房观文书耳。"问何不禀报，则曰："大人观文书，向不许人回话。"倪愈不怿，大步闯然入。戈什大声言巡抚至，瞥见文襄执书坐安乐椅中，若为弗闻也者。倪忿然作色曰："督、抚同为朝廷命官，某以公事来，何小觑我也！"拂衣竟出，欲辞官，将军出调和之，为置酒释嫌，二公皆许诺。届期倪先至，文襄日旰不来，将军强致之，至则直入坐上座。将军起奉卮，文襄立饮之，将酌以奉倪，文襄又饮之。倪大怒，推案起，脱帽抵几，径回署，即日谢病。政府知之，乃调倪他所。倪既去任，文襄护理巡抚，两署悬隔，往返颇不便，思空中构铁桥，沟通两署，召工雇值，约二十余万金，款无出，颇踌躇。忽接港电，有"候补县某，持总督印札，借某事向港澳华商募捐，已集得银十余万，未审有之乎？"文襄愕然，已即复电言有之。适某兵轮以事至港，即命管带诱其人偕来，毋使逸。即至署，命闭之空室中。某知败露，首领将不保，彷徨无所措，欲自裁，窗外环伺者众，不得隙。夜二鼓，文襄自内出，某愧汗伏地，叩头请罪，文襄不顾，但曰："汝胆大至此，不可赦，不可赦。"良久良久，乃命之起，

赐坐，加以颜色，曰："吾今赦汝，汝更能为此乎？"某惶恐曰："愿尽力。"于是更给以札，使往南洋群岛，又募得十数万金，而铁桥以成。桥成后，每夕阳欲下时，姬妓辈或靓妆炫服，逍遥其上，人望之如天半神仙云。后某督至，始拆去之。

书刘文正遗事

刘文正公名统勋，山东诸城人，其行事在国史，生卒年月在家乘，不更述。述其遗事数则，信而有征者。乾隆二十有六年，河决开封杨桥，公以大学士奉命临视，决口久不得塞。一日日昃，公张秋毡笠、御大茧袍，微行出公廨，至决河口，见数十步外秸料山积，牛马杂遝，系车辕下，人则或立或坐，或卧或起，皆戚戚聚语，甚有泣者。公讶之，招老成者问故，则并云："来已数日，远者四五百里、二三百里不等，一车或四牛、或三两牛、或杂骡马，一日口食及牛马麸草，至减得银两许，日久费无所出，复不知何日得返，是以惧且泣耳。"曰："何不交官？"则杂曰："此岸秸料，某县丞主之，每车索使费赊，众无以应故也。"公怒甚，回廨，即谕传巡抚恭请王命并缚某县丞，限时刻至决口。谕一出，河堤使者亦失色。夜将半，巡抚仓皇缚某县丞来，跪辕外。公怒甚，出坐堂皇，受巡抚礼谒，因声曰："口一日不塞，则圣心一日不安，河南北万姓亦一日不宁。塞口所恃者秸料，今秸料山积，某县丞以勒索不遂，稽留要工，罪死不赦！今先斩若，徐专摺参抚司道耳。"巡抚股栗，叩首堂皇下不止，天且曙不解。同公出使满尚书某，起为缓颊，久乃释，即命褫县丞职，枷示决口。甫半日，南北岸秸车无一在者，又三日而决口塞。公临事刚断，不假借若此。犹忆乾隆四十二年，睢州河亦决，时余客河南，以事数至河上，见老柳下一苍白叟叹咤不止，旁系两牛一车。叟荥泽人，距决口三百里外，问其故，曰："十日前，以两牛一车驼秸料抵工所，某主簿监收，索重费不得遂，痛抑秸料，云斤两止九十七斤，余不敢争也。"叟故诙谐，因指二牛曰："豢养若数年，日食料数升、秸数束，不意尪弱至此，驼不及百斤也。"盖河员之肆横藐法至此，而重臣视河，及河堤使者又类皆养威重，不轻出，一任其惨肆荼毒，及縻费国帑以为固然，甚或借以渔利。老人年七十八者，述文正视河时事，为余泣也。公屡奉使远出，所挈只二奴，用驿马不过六七匹。抵行馆，即使二奴居后廨，公处其前，卧亦如之。公食毕，呼二奴食，奴退，御者乃入，不使见一人。有所需，则州县之承应者，传以出入焉。乾隆中叶后，亲信重臣出使，无逾公者，然究未尝于令甲外有所加也。厥后奉使者不然，空驿马不足给之，遂有役民骡民马者矣，有数州县津贴一县者矣，有站规、有门包、有钞牌过站礼，州县官惴惴惕息，谨厚者费以千计，稍厉威严，及侈舆马、厨传者以万计、以数万计矣。大率一方仓库亏缺，多由驿站，驿站縻费，多由重臣出使。州县官窘急无计，则大吏为调剂法以救目前。于是调腹内州县，叠处冲途；又告乏，则又调员，不十年而州县仓库无有不亏缺者矣。使皆如公挈二奴、用马六七，又事事不过令甲，则民生吏治，困坏岂至此哉？方金川之用兵，每当召对，公屡主护兵议，纯皇帝颔之，然不遽撤也。一日，纯皇帝在热河，公留京办事，兼上书房总师傅上行走。天暑甚，公适在三天中，检视诸皇子日课。忽廷寄至，令公一日半驰热河。公至澄怀园，索肩舆即行。驰到，日已过午，即召对，曰："昨军报至，木果木偾事，温福已阵亡，朕烦懑，主意不定，用兵乎？撤兵乎？"公即对曰："前兵可撤，今则断不可撤。"复问曰："谁可任？"公又对曰："臣料阿桂必能竣事，乞专任之。"纯皇帝良久曰："汝言是，朕意决矣。留京事重，汝即日回可也。"盖公晚年，纯皇帝眷注益隆，信任益笃，或有待公而决者，即此一事可见。公自奉极俭，所服朝珠无值千金以上者，故缏断即弃之，不更拾取。卒之日，肩舆已诣东华门，忽闷而仆。额附福隆安以闻，纯皇帝急临视之，及门闻已卒，哭而入，盖始终倚畀之厚，朝臣无有过者。实公之悫诚有以致之也。

书李恭勤遗事

李恭勤公名世杰，贵州黔西人，自少以父官江北盐场大使，遂入赀为巡检，由巡检官至四川及江南、江西总督，内擢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纯皇帝屡欲以为大学士，有尼之者，言公不由科目，例不可官内阁，乃中止。然治行实有绝出流辈者，以此钦纯皇帝知人。余素不识公，岁戊申四月，在河南巡抚毕公沅幕府，值毕公病亟，公适自江南总督调回四川，道出开封，素厚毕公，欲入省之。毕公知余与公次子为同岁生也，属余迓公入，坐床侧，数语，毕公惫甚，余遂延公入就近厅事。将饭，公坐次，余颂公江南治绩，公蹙额曰："子过矣。余为江南总督非所长，为四川总督庶可耳。"请其故，则曰："两江地大事剧，主持者非一人，三巡抚、一漕督、一河督、两织造、一鹾使，巡漕榷关复在外，动皆可具摺上达，以一人居十数大吏中，迁就不可，径情直行又不可，余故不能为也。四川不然，举十一府、九厅、九直隶州与诸边内外事，皆一人专之，事权不分，号令画一，故可为也。"余又请其故，公曰："饭未至，姑为子述一二事可乎？"余唯唯。曰："四川自两金川用兵以来，又承制府福康安后，征调赋敛无艺，仓与库皆若洗，譬若中落之家，非有一人率先蚤夜操作、减省衣食、裒聚丝粟，则元气不复。余既与司道以下，设厉禁，凡府州县无事不复入成都，即以公事来者不得过日限，不得畜音乐、侈宴会，不得饰舆马衣服，朝珠之香楠犀碧、蟒服之刻丝顾绣者皆有禁。余官总督数年，未尝宴一客。成都将军者新莅任，不为置酒则太恝，置则破例，乘其家口抵任日，馈一蒸豚、一烧羊，使标下守备婉告曰：'本欲屈入署，适闻眷属至，谨以此佐家宴。'属吏自布政司以下，亦未为具一饭。惟届岁除，则先饬子妇及婢妪为饽饦至十数斛。岁首，五鼓朝贺毕，布政司以下皆集辕门，督府制严重，属吏至，恐不及见。自正印以上，廨左右皆有官厅，余因遣巡捕官递告曰：'汝曹为朝廷出力久，

行且迁擢，今总督为汝发兆也。'遂令佐杂官坐州县官厅，以次上，令府厅坐司道官厅，皆食以饽饦。余则出延司道，至署共食。食毕，出堂皇先受司道谒贺，即令府厅州县等递谒，司道府厅礼毕，告曰：'元日俗例，上司同官虽不接见，亦必肩舆到门，道有远近，必日昃始归，徒苦傔从无益也。况若曹亦有父母妻子，岁首例得给假，诸君何不早归，令若曹亦放假半日乎？'皆应曰：'诺。'于是元日虚文往来俗例始革。迨调任江南日，仓库缺额者渐以填补，布政司王站住，力亦居多焉。"公尚欲语，而饭适至，遂饱餐去。后六年，余奉命视学贵州，尝道黔西，公先以病告归，足疾不得行，然入州境后，见书院、学舍、义田、义冢等，无不井井，李氏先陇封树亦倍修整，询之，皆公归里后一一所缮造也。未抵城数步，公令两仆扶掖，出迓于道左，余急下舆揖曰："何敢劳公。"公笑曰："非迎学使，迎不徇情面之贤者耳。"余逊谢，别去。试竣，复过公，留话半日。时公相福康安，由四川调督云贵，将入境，语次，公颦蹙曰："闻近日办督抚行馆，竟有以顾绣贴地者，侈风一启，他日伊于胡底耶？"因叹息执手别。未几，公亦谢世矣。书此以为官大吏者劝。

将略类

阿里玛

国初有骁将阿里玛者，能自握其发，足悬于地，又能举盛京宝胜寺之石狮，重逾千斤。战功甚巨。入京后，所为多不法，世祖欲置于法，恐其难制。有巴图鲁占者，其勇亚于阿，因命其擒之。占至阿邸，故与之语，猝握其指，阿怒，以手拂占掷于庭外数十武，因数之曰："汝何等人，乃敢与吾斗勇耶！"占以上命告，阿笑曰："好男儿安惜死为？何须用绐计也。"因受缚，坐车中，赴市曹。至宣武门，阿曰："死则死耳，余满洲人，终不使汉儿见之，诛于门内可也。"因以足絓城门瓮洞间，车不能行，行刑者从其语，阿延颈受戮，其颈脉如铁，刀不能下，阿自命占以刀割其筋，然后伏法。亦一奇男子也。

费扬古斩番僧

费武襄公扬古，勋业丰隆，平噶尔丹功第一，其胆识亦正不可及。公尝从圣祖皇帝之番僧寺，番僧中号为活佛者，见上傲睨不为礼，公即挥刃斩之。上尤其鲁莽，公徐奏曰："番僧虽贵，亦人臣也，岂可使无礼于君前，乱我国法？使有异术，臣抽刃时应早令伽蓝按捺，不延颈就戮矣。"扈从者争服其言。自此番僧见大皇帝，弥益恭顺。

费武襄知大体

费武襄公扬古，以戚畹故封伯爵，为抚远大将军。征噶尔丹，既奏凯，众皆欲露布扬功绩，公却之。其奏摺惟言兵至某处，失迷道路，宛转山径中数日；又于某处败绩；又于某处绝粮数日，皆臣失算之故，赖圣天子洪福得以无虑，今侥幸成功实出意外之语。幕客或咎其失体制，公曰："天子深居九重，如见奏功之易若此，必长其好大喜功之志；军中士卒劳瘁，不可不令上闻之，以消异日穷兵黩武之患也。"人皆服其言得体云。

费直义死魂为蟒

费直义公英东，瓜尔佳氏，为苏完部长，清初时首先归顺，高皇帝任为五大臣。公病终时，有侍卫某乞假归里，回兴京时路遇大风霾，某乃下马伏地，见风中火焰烈然，有数百小蛇附风而行，已而见巨蟒，其径如瓮，某憯栗无人色，闻巨蟒作人语呼曰："汝非某侍卫乎？吾乃费英东之魂，本由翼宿所降生，今事毕归本垣位，汝可归奏聪睿贝勒，慎勿以吾为念也。"语毕蜿蜒而去，已而风息。侍卫归时，公已薨二日矣。

秦将礼客

张靖逆侯、赵勇略将军皆秦人，勋望相埒，而气度各殊。靖逆驻军甘州，客有往谒者，所次旅舍，必细询姓名，注簿送驿，每日飞骑入报，比至州城，候吏前迎曰："某非从某地来者乎？"随导入馆舍，饮馔供帐，莫不腆备。客入见，多在宅内书堂，丽僮八人，肩舆载靖逆而出，辞以足疾不拜，捧手延坐，寡于词对，然宴币稠叠，虽疏交必饫意而返。勇略功懋性刚。其入成都时，浙人王某弃伪职来归，勇略知其夙负文望，置幕下掌书记，凡削稿进览，必候其升坐，面无忤色，始从屏后转出，逡巡捧纸置案，肃然退立，勇略小不当意，遽拂纸于地，亦不言，应有点窜处，王蒲伏取藏袖中，仍从屏后嘿嘿归馆，易稿再呈，率以为常，故士人每惮从之。平滇后，家居，身被宽袖直领之衣，首冠黑绒帽，以帕围额，虽王公至不为改服，唯故旧寒素，款门求谒，则礼接有加。是知风尘延揽，即功盖天下者，未常不留意也。

年羹尧轶事

年大将军羹尧，怙宠鸱张，目无朝贵，然独重同年。雍正元年，平青海归，黄缰紫骝，绝驰而行，王公以下膝地郊迎，年不之顾。史文靖公贻直，独长揖不拜，将军望见大惊，翻骑而下曰："是吾铁崖同年耶？"扶之上马，并辔入章益门，一时传为佳话。将军军法极厉，一言甫出，部下必奉令唯谨。尝舆从出府，值大雪，从官之扶舆而行者，雪片铺满手上，几欲堕指，将军怜之，下令曰："去手。"盖欲免其僵冻也，从官未会其意，竟各出佩刀自断其手，血涔涔遍雪地。将军虽悔出言之误，顾已无可补救。其军令之严峻有如此者，然亦可见其平日性情之残酷矣。

其 二

幼听野老谈年大将军羹尧轶事，或谓其祖籍本安徽怀远县，后隶汉军。父遐龄，初为驻防都统。母极悍

妒，都统私婢有身，母知之大怒，以婢给仆，生羹尧，术者相其必贵，复收育之。儿时性黠犷，力复过人，入塾不肯读书，师偶威以夏楚，反受其侮，齿已舞勺，尚不识一丁字。都统患之，遍托人物色名师，有能教化其子者不吝厚俸。有叟突然不介来谒，自称愿为公子师。都统出见，叟年可七十许，白发布袍，举止不俗，心异之，因谓叟曰："豚儿蠢劣异常，先生惠然肯来，敢问教化当用何法？"叟曰："如公不弃老朽，请择乡村僻地筑花园一所，池沼山石、竹木花草毕具，备设经史图籍及一切兵器日用各物。园中惟居师弟二人，不用仆从。四围高其墙垣，不必设门，仅留圭窦，按时以进饮食。比及三年，老朽自有以报公也。"都统如言部署。叟与羹尧居园中，日自兀坐观书，听羹尧所为，绝不过问。羹尧日浚沼填池、移山运石、种竹木、栽花草，嬉戏自得，亦与叟从不通一语。自春徂秋，园中池沼、山石、竹木、花草，或自东迁西，或由南徙北，迁徙既遍，羹尧颇自厌烦。一日饭毕，见叟观书孜孜不倦，旁观良久，似有羡心，卒然问曰："先生竟日看书，其中果有味耶？"叟漫应曰："书味极好，非汝所知也。汝第戏耳，勿来相嬲。"曰："然则我亦可学乎？"叟曰："有何不可？但恐汝不肯用心耳。"曰："我若用心，汝肯教否乎？"叟笑曰："汝如肯用心，我有何不肯教？"羹尧喜曰："请从今天始，愿师有以教我幸甚。然究竟读书有何好处？敢请。"叟正色曰："书之好处甚多，上焉者为圣贤，其次立功名，又其次取富贵，不知汝欲自居何等也？"曰："敢问何谓为圣贤？"曰："则古称先躬行不倦，明体达用，可仕可隐，道重一时，教垂百世，是谓为圣贤。"曰："何谓立功名？"曰："贯通天人，经纬文武，伐罪戡乱，拓地开疆，带砺山河，勋铭钟鼎，是谓立功名。"曰："何谓取富贵？"曰："简练揣摩，务趋时尚，弋获科第，雍容华朊，妇嬉子笑，温饱自甘，是谓取富贵。"羹尧沉吟久之曰："圣贤非所敢望，寻常富贵又非所屑，愿师教我以立功名者可乎？"叟曰："汝果真心从学乎？"羹尧乃拔剑斫树誓之曰："如不真心从学，有如此树！"叟知其志已决，大喜，于是先取经史，日与讲论，又教其攻习举业，暇则谈论兵法，早晚或习射、或舞刀剑干戈，相与为乐。羹尧天资固优，凡事一学即精，三年学果有成，其齿甫成童也。会仆由窦进馔，叟笑谓曰："烦寄语若主人，公子学成，可以开门矣。"仆告都统开门，宾主相见，执手庆慰，都统见羹尧恂恂如礼，不似从前跳荡，知其学果有得，大喜，乃设筵款叟，酬以千金。叟固辞曰："俟公子功成名立，再来索谢。"言毕与辞，再三留之不可。羹尧雅不忍舍，独送一舍之地，师弟相对，依依难别。叟赠诗一首，令谨识之，洒泪挥手，飘然而去。诗曰："海水摇青云四垂，瞳昽晓日照旌旗。愿君熟读淮阴传，毋忘低头胯下时。"

年羹尧征青海

年羹尧征青海日，营次忽传令云："明日进兵，人各携板一片、草一束。"军中不解其故。比次日遇塌子沟（*淤泥深坑也，满语云尔*），令各将束草掷入，上铺板片，师行无阻。时贼人方倚此为险，不意大兵骤至也，遂破贼巢。又年征西藏时，一夜漏三下，忽闻疾风西来，俄顷即寂。年即呼某参将，领飞骑三百，往西南密林中搜贼，果尽歼焉。人问其故，年曰："一霎而绝，非风也，是飞鸟振羽声也，夜半非（飞）鸟出，必有惊之者。此去西南十里，有丛林密树，宿鸟必多，意必贼来潜伏，故鸟群惊起也。"年虽罹大谴，其兵法之灵变，实不愧一时名将之称。

阿文成用兵

乾隆辛丑夏，撒尔回民叛，上命阿文成公征之。时阿文成公视中牟决口工，未即趋赴，上命和相往摄其篆。和固自负其才，欲于公至前先时驱灭，乃刻期进师，卒为所败，又所调至将帅俱不为所用，和每发一议，众辄阻之，亦不能难也。及公至，和出迎，公问其失机状，和赧然曰："将帅皆傲慢，不为吾用，公请试之。"公曰："然则斩耳。"和复问进兵状，公笑不答，令诸将帅于次日晨集辕前，公每呼一将入，辄命和坐其侧，公有所调拨，及命屯戍处，其人辄应如响，如是者数。和坐上甚恚愤。公部署毕，问和曰："诸将初不见其慢，尚方剑不知诛谁之头也？"和战栗无人色，公乃命和即日衔命归。和于是恨公入刺骨，故终身与之龃龉，盖构衅于此也。

其 二

阿文成征金川，一日安营已定，忽传令迁移，诸将以天晚力阻，公随发令箭云："违者立斩！"合营虽从之，而不免怨诽。迨昏夜大雨，前此营基水深丈余，几可漂没，咸诧为神奇。公曰："我有何异术？特见群蚁移穴，知地热将雨耳。"按文成此举，不难于先见，而难于实言，稍有权术者，必又以为遁甲奇门矣。

阿文成将略

阿文成公立功绝域，将材相业冠绝一朝。相传公在行营，每军务倥偬，帐中独坐饮酒、吸淡巴菰，秉烛竟夜，或拍案大呼、或砉然长啸、拔剑起舞，则次日必有奇谋。尤善拔擢人材，每散僚卒伍，一二语即知其器识，辄登荐牍，故人乐为用。尝识兴奎于军校，奇其状貌，令攻某寨，即日授副将。海超勇权奇自负，同时无一当其意，独服公，驱使辱骂唯命；遇他帅，虽礼下之，不乐为用。文成洵神人哉！

阿文成在金川

阿文成公在金川时，曾被岳大将军参劾获咎。嗣文成总督云贵，岳适降补云南提督，心常惴惴。文成偶咏诗示岳云："鸣镝一声山响答，长空飞鸟漫相疑。"岳始释然。

张总兵

张总兵芝元，川中人，少为小校，隶宋总兵元俊麾

下。宋抚恤甚厚，公感其德。后宋公以枉获罪，侘傺而卒，其二子皆遣戍，公复随明参政亮征大金川。有番僧某为贼侦，凡军中事无不泄漏，公进言明将军曰："军中机宜，动为贼觉，兵家大忌也。今番僧某受我封号，乃阴为贼谍，非剪除之则贼无灭日矣。"明公韪其言。会大风雪，乃命公率数十人，故为出差状，投宿寺中。公故通番语，自取囊中脯鲊，与僧僚煮酒痛饮，情甚欢洽，番僧皆醉饱眠去。公出寺聚柴焚之，风火酷烈，番僧辈皆爇死，贼谍乃断。后公屡立战功，洊至参将。丙申春，金川平，凯旋时公书宋总兵战状，抱一册哭陈军门。阿文成公讯之，公曰："非宋公芝元无以致此，敢不报其大德？况宋公所以获罪者，乃触怒阃帅，罗织其愆，天子不知其功也。故今陈其战绩，乞公转奏于朝，若犹以功微罪重，则赏罚出自朝廷，芝元心无憾矣。"文成公笑曰："壮士也。"因代为奏闻，邀恩赦其子归，人皆以为宋公知人，公能报德云。辛亥冬，廓尔喀再乱，抢掳扎什伦布，公率数百孱卒转战山崖中。时大雪弥漫，山谷皆平，而公手挥大刀，指挥番卒，皆感激用命，卒御贼归巢。孙文靖公曰："达赖喇嘛之杵，转不如张总阃之刀灵也。"时人传为笑谈。公以劳瘁卒，傅(福)文襄王奏于朝，上甚悼惜之。

杨胡子歌

成都杨忠武公遇春，嘉、道时名将也，以武举从征教匪起家，身经百战，无不克捷，官至提督，改文阶，为陕甘总督，晋封一等昭勇侯，予告，年逾八十而薨。临终自知死期，会四川总督同安苏公廷玉往访之，公出见，手交遗摺，托其代奏，时固无恙也。苏公不得已带之归，公即于夜间逝世，岂非生有自来者耶？仁和马秋药太常履泰，有《杨胡子歌》，人奇而诗亦甚奇，读之觉公之精神意气犹跃跃纸上也。诗云："贼怕杨胡子，贼怕胡子走脱趾，不怕白胡大尾羊(时有总兵姓羊)，只怕黑胡杨难当。贼正苍黄疑未决，瞥见胡子掷身入，刀嫌太快矛太尖，只使一条铁马鞭，逢人挝人马挝马，血肉都成瓮中鲊。须臾将士风涌波，纵横步骑从一骡。贼忽乘高石如雨，胡子鞭已空中举。贼忽走险奔如蛇，胡子骡已横道遮。森森贼寨密排垒，胡子从外陷其内。重重贼队围如带，胡子从内溃其外。胡子鞭骡绕贼走，吞贼胸中已八九。瞋目一叱胡楂枒，贼皆仆地为虫沙。相传失路曾问贼，贼指间道教胡出。贼宁不怨胡子鞭，颇闻胡子为将贤。胡子待士如骨肉，蚁大功劳无不录。拔擢真能任鼓鼙，拊循含泪吮疮痍。噫嘻！贼中感服尚如此，岂有官军肯惜死？"写得生气勃勃，仿佛听鼓鼙之声，而思将帅之臣矣。然此诗作于嘉庆年间，犹未睹道光七年公征西域时之伟绩也。

鄂西林用人

鄂西林相公，节制滇南七载，一时智勇非常之士多出幕下。公尝命张制府广泗征花苗，开筵设乐，谈笑竟日，而不及用兵事。及薄暮，张不得已请公将略，公愀然曰："老夫误用人矣。夫转运糗粮，备整甲仗，有不备者惟老夫是问。至于兵机难测，转瞬间已自变易，惟在为将临事处决，安有预定机谋而能胜人者哉？"张慑服其言。其他如哈军门元生、董将军芳，皆出其幕下，卒为一代名臣。此数人至其家，皆执洒扫贱役，而其家亦佣仆视之，如郭汾阳之于李西平、马北平也。

伊将军

伊将军勒图，少贫窭，几不能举餐。充侍卫，尝代人持豹尾枪，以食其赁赀，人争贱之。从征西域有功，阿文成公尝与论伊犁疆域，公言其要隘某某处，如聚米为山状。阿文成异其人，及归，即荐公代其任。公抚绝域，先后二十余年，驾驭得宜，抚恤番夷，辄以至诚怵其天良，番夷感激用命，外藩如安集延哈萨克等处，皆畏威怀德，至呼为父。公性廉洁，馈羊至十数，即不收取，而赏赉倍优渥。又定开屯田、练士卒、犒夷众诸制，至今遵之。纯皇帝喜其守边宁谧，尝赐诗比之赵充国、班定远焉。后卒于任，番夷悲恸，至有剺面文身者。上悼惜之，封其子为一等伯以旌之。

海兰察

海兰察，索伦人，幼从征西域，以步卒射巴雅尔，殪之，纯皇帝特赐侍卫。其后每经战阵，以勇力显。生平惟服阿文成公，任其驱使辱詈，听命唯谨。尝告人曰："近日大臣中知兵者，惟阿公一人而已，某安敢不为其下？其余皆畏懦之夫，使其登坛秉钺，适足为殃民具耳，某安能为其送死也？"后南征台湾，福文襄王趋拜下风，公始为之尽力，三日攻破鹿洱港，贼人以为天人从空而降，自相践踏以毙。后征廓尔喀回京，未匝月即以病殂，上深悼惜。后川楚教匪叛，上浩叹曰："使海兰察在此，贼不足平也！"公善知兵，每遇战阵，兵既接，公乃敝衣布帽，骋骑绕自贼队后，观其瑕可乘者，然后集兵攻之；或以数十余骑阑入贼队左右射之，使贼队紊乱，我兵因以致胜。又能枕弓卧地听之，知贼马之众寡；及嗅马矢，知敌去之远近，皆与古人暗合。其长子安禄随征川楚教匪，殉节川中。其次子安成少年白皙，美如冠玉，喜声伎，日游狭巷中，然勇干有父风。

海兰察之战略

超勇公海兰察，索伦人，即伊彻满洲也，少以军功累晋公爵。闻公出征时，沿途供亿，必遣心腹偏将某甲前驱预备。公平日嗜好唯某甲能知之，凡启节，每到驿馆，下马即顾某甲，问所需各物俱备否，某甲鞠躬对曰："诺。"公色然喜曰："好孩子，很会办事。"甫入门，某甲手捧髹漆红盒一，屈膝以献，去其盖，内盛径寸大蜘蛛百枚，螂蛆、蝾螈、虿蝎等物称是，公一一去其钳爪，生啖毕。某甲侍公登堂，梁左右悬两巨蛇，粗如戕、长丈有奇，公睨而嬉笑，拔金错刀寸断大嚼，如咬甘蔗。食讫，某甲屈单膝告退，公独入后室，内有蠢胖村妇八人，年皆二十以来，裸体以待，公一一递接已，乃呼从者具

汤沐，进冠服，出见客。客退，又呼某甲来，赞之曰："好孩子，很会办事。"凡沿途供亿必如此，方惬公意，不则竟日忽忽不乐，戏下部曲，诃责鞭棰，无所不至矣。又闻公过戈壁瀚海等地，常数百里无人烟，村妇难致，则以肥壮水牛代之，故出征必多带水牛听用，按日轮交四牛，牛辄不能与公敌。公恨其不能胜任，则手刃剐而生飨之。观公所为，可谓奇人，彼樊舞阳之生食豚肩、常开平之与虎豹交，以公较之皆不足为奇矣。

其　二

乾隆朝名将，以超勇公海兰察为冠，边功战略，炳裔旗常，无待述矣。其行军实由天授，有为自古名将所未尝到者。自结发从戎，每临阵，微服率数十骑，绕出贼后，知何处有瑕可蹈，辄冲入贼队，左右疾射，使其阵乱，而我兵乘之。又能望云气，决贼势之盛衰，比战之胜负，察山川脉络，知安营汲水之宜，听地窖识贼马之多寡，验马矢料敌去之远近，即仓猝间手弹弓弦，亦能预测利钝，以故进必歼敌，退亦全师，操纵神奇，不可弹述。（按望气之说屡见史策，古名将皆能之。北齐时，斛律金行兵，用匈奴法，望尘知马步多少，嗅地知军远近。超勇蒙古人，或得秘传，不知今尚有传者否？）

马　彪

马壮节公彪，固原人。少无赖，尝冲突固原提督仪仗，提督命杖于辕门，公问人曰："提督品最高，究竟何如人始为之？"人告以由行伍起者，公奋然曰："吾以提台皆天人耳，若由行伍进，吾犹能力致之。"乃誓曰："吾不致身此官，终不入此城也。"遂仗剑从军。时大兵进讨回部，公奋身用命，积功至总兵官。路由固原，有邀其入城会饮者，公力辞之曰："此尚非吾入城时也。"后以平撒拉尔回民功，果授固原提督。公至城门，挥去侍从，步入其阛。至衙中，首命置前提督神主，公朝服祀之，然后接其众乡里父老，设酒欢宴终日，指其牌曰："吾非为此公所激烈，何能致身至此？此聊所以报德也。"

杨诚斋军门

杨诚斋军门芳，贵州人，少贫窭，读书应试未就，乃充行伍，藉军粮以赡其家。乾隆乙卯，楚苗窃发，毗连黔境，铜仁诸苗亦乘时蠢动，攻铜仁寨。时游击为孙总兵清元，欲弃寨避贼，公奋然曰："芳闻咫地寸土，莫非为天子所守者，奈何委之于贼？"孙壮其言，因与贼战，乃至败绩。时福文襄王督师，命诸将移寨，闻兵败，怒欲置孙于法，孙叩首曰："非裨将之过，皆杨芳一人意也。"王命缚公至，诘曰："汝何人，乃敢抗吾法？"时兵卫森严，堂宇深邃，公大声曰："芳幼读圣贤书，惟知忠孝字。今寨虽小，为天子所畀付，若轻弃是违君命也。故芳欲一战，以扬士气，其胜之与否，自有主之者，非芳之罪。如使芳执殳效命，早裹尸马革矣。"言既终，愀然长啸。王壮其言，命为亲军，日见委任，不数载官至专阃。公与杨时斋军门为布衣交，遂至通谱。公善谋，时斋善战，二公如左右手，不可须臾离者。其守陕安镇，政令宽洽，民感其惠。公尝入陛见，其署篆者暴虐，激变营兵，乱军蒲大芳揭竿而起，然感公旧德，曰："杨夫人在，慎勿杀害也。"因共舁夫人轿，送出南山，共拜叩去。其善驭士卒也如此。

明春二公论战

人臣死绥，古今通谊，然必有济于国，始为可贵，若如赵括、邱福之徒，非不舆尸殉死，不为世所重也。闻明相公言木果木之战，海超勇公实预其事。甫交绥，海公即大呼曰："军气颓败，此溃师之兆也。吾马首欲东，诸君努力冲围，悉会师于美诺可也。"因策马归，故身不预难。其后卒以灭敌，盖留身有待也。春将军宁，亦世代拥旄者，言"对敌如角牴，然稍觉势异即放手，再与之扑，不然，必颠仆矣。自古如邲鄗之役，九节度之败，皆师老之故也。"二公皆久经军旅者，其置论乃如是，此与杨存中舍淮守江之论相似，非亲身经历者，必以其言为懦矣。

额勒登保得力于三国演义

罗贯中《三国演义》，多取材于陈寿、习凿齿之书，不尽子虚乌有也。太宗崇德四年，命大学士达海译《孟子》、《通鉴》、《六韬》，兼及是书，未竣。顺治七年《演义》告成，大学士范文肃公文程等，蒙赏鞍马银币有差。清初，满洲武将不识汉文者，类多得力于此。嘉庆间，忠毅公额勒登保，初以侍卫，从海超勇公帐下，每战辄陷阵，超勇曰："尔将才可造，须略识古兵法。"以翻清《三国演义》授之，卒为经略三省，教匪平，论功第一，盖超勇亦追溯旧闻也（明末，李定国初与孙可望并为贼，蜀人金公趾在军中，为说《三国演义》，每斥可望为董卓、曹操，而期定国以诸葛，定国大感曰："孔明不敢望，关、张、伯约，不敢不勉。"自是遂与可望左。及受明桂王封爵，自誓努力报国，洗去贼名，百折不回，殉身缅海，为有明三百年忠臣之殿。则亦传习郢书之效矣）。

额经略用兵

额经略尔登保，吉林人。少以侍卫，从福文襄王征台湾、廓尔喀、苗疆诸部落有功，洊至护军统领。楚苗之役，公受瘴得疾，时福文襄和宣勇相继卒，亦有传公已故者，其家已为之设位祭，久之始知其讹。嘉庆己未冬，授经略，督办三省教匪。公虽武人，为富尚书德甥，故夙知兵法，待下过严厉，然遇有功者，必亲为抚视。又延胡学士必显为幕客，凡出师皆请其参酌，故每战必胜，贼皆畏惧。闻庆总宪溥言，公行师川楚时，如数日不遇贼，则抑郁不乐，鞭挞士卒不已；闻鼙鼓声，即踊跃据鞍，指挥三军，欣然从事。及凯师归，公必命烹肥羊，呼众将士至，邀与同食，公亲持刀为之割削，视诸将如骨肉。言语质朴，如违其制，则当筵谩骂，初不少贷。一日，游总兵云栋违公节制，至败衄，公骂之曰："汝何

畜产，乃敢违乃公令！以致败辱，如杨遇春小儿，断不致若此。”时杨方在坐，而公初不顾忌，其真率也若此，故人皆为之用命。然性好杀戮，擒贼至，无论老稚尽皆歼灭，尝曰：“毋留此贼种，致他日更生事变也。”故卒无嗣，人皆为之惜云。

花老虎

花军门连布，满洲人，以世职洊至南笼镇总兵官。性质直，与人交有肝胆。少时读书，曾习《左传》，故于战法精妙。乙卯春，方入觐，半道值铜仁红苗杀官吏反，福文襄王以总督进剿，檄留公随营，素稔公勇，令首先解永绥围。公率百余骑长驱直入，破毁苗寨。数十苗人皆乌合众，未见大敌，大惊曰：“天人神兵至耶，何勇健乃尔？”因远相奔溃，永绥之围立解。时公着豹皮战裙，故苗人呼为“花老虎”云。王大军至，令公结一营，当大营前御贼，悉以剿事委之。王日置酒宴会，或杂以歌舞；公则昼夜巡徼，饮不及食，倦不及寝。苗匪既知王持重不战，乃鲁骇豕突，或一日数至。公竭力堵御，贼已退乃敢告王知，如此百昼夜，须发尽白，而旁有忌其功者，互相肘掣，故不及成功。小竹山贼匪叛，黔督勒公保檄公督兵往剿。公御贼山梁上，转战益奋，中鸟枪三，堕入深涧中，诟骂不绝口。贼欲钩出之，乃自力转入岩石中折颈而死。事定，诸将弁百计出其尸，颅骨皆寸寸断矣。事闻，上震悼，特赐祭葬云。

罗提督

东乡罗提督思举战功，见于魏默深州牧源《圣武记》者详矣。偶阅周芸皋观察富阳凯所述逸事，其智能亦自可韬，非徒以武力雄一时也。公尝率兵入南山，搜余贼，村人苦猴群盗食田粮，晨必发火器惊之。公问故，令获一猴来，剃其毛，画面为大眼诸丑怪状，衔其口，明晨俟群猴来，纵之去，皆惊走。猴故其群也，急相逐，益惊，越山数十重，后不复至。官夔州游击，夔关临峡，山水迅急，瞬息千里，盐枭及贩鬻人口者，至则鸣金叫呼，越关以过，船皆设炮械，两旁系大竹，弯如弓，他船追及，断系发之，船必覆，人莫敢撄。公募善泅者，持利锯匿上流水中，俟船过，附而锯其舵，抵关适断，船不能行，触石破，尽获之。又有巨恶某唆讼，守欲得之，以属公，公佯不悦曰：“是文官事，何语我？”夜逾垣入其室，见为草状及稿匿所，出使数人候于门外，复入启扃，人稿俱获，曰：“昨所以不许者，彼耳目众，欲令不为备也。”

其　二

罗壮勇思举，初征白莲教，后平永州苗，为嘉、道两朝赫赫然名大将。籍四川之东乡，少亡赖，数行窃，令捕之杖毙，弃诸野。中夜而苏，匍匐至一老妪家，周之，乃改行，投身军营，骁勇冠绝侪辈，遂历保至专阃，赐封子爵。当赵金龙之乱，罗受命，与总督卢公坤往平之，贼已困，将擒矣。时宣宗以尚书宗室禧恩来督军，未至，诸公议待禧至，罗曰：“围久师怠，贼必遁，縻帑可惜。”遂违众一战，歼贼且尽。禧公为亲信重臣，督抚以下皆降屈为礼，怒罗之不待也，盛气陵之。罗不为屈，且面折之曰：“诸公贵人，多顾忌，罗思举一亡赖耳，受国厚恩，至提督，惟以死报，不知其他。”禧甚怒而无如之何。罗每对人言生平作贼事，不少讳，并请文人历叙其事，洵奇男子也。壮勇改行后，始娶妻，忽患奇疾，百方不治，一道人过门曰：“有方可救，但得钱三十千乃能配药。”罗自念贫窭，安得三十千钱，语其妻曰：“吾病且死，汝亦饿死耳。苟鬻汝，得钱买药，则两活矣。”妻不可，强之再三，泣而从之，病果瘳。罗既官游击，乃遣人访其妻。以重金赎还，为夫妇如初，报其鬻身救夫之义也。此事不足训，然以视少共艰苦，既贵而厌弃其糟糠者，其厚薄之区，殆不可以道里计。天生豪杰，磊磊落落，安得以道学家之律绳之？

罗思举救缢投军

罗军门思举，少失怙恃，家徒四壁，因寄食于舅氏家。身有膂力，性嗜樗蒱，夜归，舅辄痛詈，然嗜赌终不能悛。因欲赚醉致之死，一夕具酒肴饲甥曰：“今夜可多呷几杯以畅尔所欲。”夜分，舅先酩酊大醉，鼻有鼾声。舅妗知其故，告之使逸去。行至某县，苦无资斧，不得已偷匿人室，跃上高楼，撬开承尘偷窥，见一红衣妇人愁坐妆台，手作支颐状，俄而背后来一女鬼，披发吐舌，手搦一圈作套项势。罗急跳下，拚夺鬼圈，相持良久，适渠夫婿回来，诘何故夜入，罗具述真情，告以乏费，致行苟且，因夫人被鬼逼，故跳下救之。主感援救之恩，酬以白金三十两。会有反寇滋事，罗投军得首功，递升提督。罗尝在蒋制军席间自述生平如此，朱明府半塘时在蒋幕中，渠侄稼轩上舍为余言之。

葛壮节公诗

葛壮节公绩学能诗，不愧儒将，佳句如《游赵氏园》云：“生机三径草，风味半床书；夜登金山云，鹤鸣山月悄。鼍吼海天空，商山遇雨云；水声归壑健，雨气入林昏。”又《登第诗》云：“事业人皆争一第，功名我自励千秋。”异日致命遂志，此语已为之兆矣。

葛壮节骈语

葛壮节公以水师起家，擒斩海盗不遗余力。尝伪作商舟以诱贼，屡获巨寇。贼惧，为之谣曰：“莫逢葛，必不活。”官镇海总兵时，巡洋劳瘁感暑，卧病甚剧。时闻闽省盗船百余，拦入浙海，大府檄公率三镇兵船总巡，公力疾前往。先以书驰告曰：“寸心自誓，期尽瘁以事君；一息尚存，敢偷安而负国！”时道光戊戌年也。公官瑞安副将时，会稽宗涤楼侍御稷辰赠联云：“武穆两言，不爱不怕；文成一诀，即知即行。”公尝手书一联，揭于治事之堂曰：“持躬以正，接人以诚；任事惟忠，决机惟勇。”并自作擘窠大字，颜其堂曰“威惠”，论者谓能不负所言。

葛壮节擒海盗

葛壮节公云飞，为水师名将，尝伪作商舟以诱贼，东南海盗，擒刈极多，贼中为之谣曰："莫逢葛，必不活。"公子以敦，征粤寇有功，能以匹马出入贼阵，贼屡披靡，呼之曰"银枪小葛"，后亦殉难。

葛壮节父子

葛壮节公父子，继世忠节，前已纪之。顷读先师徐柳泉先生文集，有书公年谱后一篇，尤为详晰。公自号凌台，分字二公子，长曰以简，字小凌；季曰以敦，字小台。公殉节后，宣宗震悼，始用一品例赏世职，复以文武二举人分赐二公子，及岁召见，并命入官，小凌官甘肃同知，小台官湖北守备。二公子皆骨鲠有父风，小凌以不肯媚上官，被劾护陵，念公忠烈，寝其奏不行。小台以安陵营守备擢都司，击河南溃贼有功，文宗赏花翎，咸丰五年，与贼力战，殉难随州，上命以游击例优恤，即前之所称"银枪小葛"者也。先是，山阴宗侍御稷辰，为公建专祠既成，请匾额，上书"忠荩可风"四字赐之，至是请祔以敦祠中，上复俞允。国家轸念死事之臣，若斯其厚，凡为臣子者所当观感而奋发矣（又，公自赞小影云"外貌桓桓，中心烈烈，智勇兼资，万人之敌"，亦见先生书后中。先生盖谓惟公实克践其言云）。

塔忠武之战绩

塔忠武公之战绩载在琅书，诸葛大名垂宇宙矣。公性忠勇，亦最慈祥，统兵岳州，即于左臂涅"忠心报国"四字。洪山之捷，麾军逼贼于沙湖塘角间，贼争赴水死，中多幼孩，公见之大哭，传令拯救，得数百人；群贼因而乞命者，又七百有奇，诛其极悍者，余尽释之。一日力战归，左右以海燕窝进，公曰："吾母夫人在都，不知能给朝夕否，忍甘此耶？"德化令进莞席，以士卒皆卧草土，却勿受，其笃孝贞廉又如此。从古名将秉气之纯，如公亦少觏也。

江忠源活打虎将

浙江知县江公忠源，以知兵任战著。赛大臣调赴广西，所练楚勇，初至敝衣槁项，诸军皆窃笑。侍卫开隆阿者，善骑射，发无不中，尝射猎山中，毙虎十数，军中号为"打虎将"，开亦深自负。公過诸公所，长揖过之，意颇不怿。他日督队出战，猝遇贼众，围之数重，矢尽，左右冲突，不得出。公登了台望之，曰："必开君也。"急率亲兵数十人，介马驰救之，卒挟开出，并辔而归。开下马拜公曰："活开隆阿者先生也。人言楚军弱，今竟何如。"握手饮欢，遂为至交。

张国梁轶事

张国梁年十八作盗魁，任侠结客，跳刀拍张，能以勇略慑侪辈。其党李某为土豪所困，国梁怒率众往劫，破其家，卒挟李某以归，时为之语曰："拯弱锄强张嘉祥。"嘉祥，公初名也。前广西巡抚劳公崇光，闻而异之，遣将招抚，改今名。忌者恒欲假事杀之，周文忠公天爵爱其才，保护备至。及随向大臣追贼东下，每一战捷，辄加一官，年二十八而声威远著，为国虎臣矣。向大臣桂林、长沙、武昌之捷，皆与公俱，相倚如左右手，而公之立功，尤以克复太平著。贼据江宁，以精锐扼守太平为犄角计，向公欲取之，问诸将谁敢往者，众不应，公独慷慨请行，向公喜而抚其背曰："吾固谓非弟无能破此城者。"即率所部五百人往。贼初修砦、掘重濠以备死守，闻公比至，不战而遁。公徐入城，安市廛、察死丧、抚残疾，归报向公，往返仅七日。及向公薨，公已拜总统诸军之命，北自瓜镇至浦口，南自芜湖至镇江，上下数百里间，闻警必赴。一身如龙，涉长江如履平地，而大要尤以保固苏、常为首策，时为之歌曰："杀贼江上江水红，向公黑虎张公龙；钟山大战疾风雨，张公生龙向公虎。"公与向公共平钟山贼垒，炮伤中指，蒙恩赏给御用药散，谕以勇猛之中，宜加慎重。中间尚方珍玩，赐予络绎，且命图形以进。公自念远方武臣，受殊眷、膺重寄，日夜感泣图报，抉齿寄归，示无生还期。自偏裨擢至大将，所得禄俸，不以一钱自私，军中豪杰士或有负俗之累，需用数百金，公立予之，故人人愿致死力。洎乎丹阳之变，力竭捐躯，而公年三十有八矣，丧归无以葬，得劳公赙，始克成礼。钵池山农曰："粤贼自据金陵，盖无一日忘苏省垣，诸公得以高枕而卧、匕鬯不惊者，向、张之力也。"当夫和营瓦解，呼吸存亡，待饷孔迫，司财者从而靳之，倘所谓杀其生己者与？总统既殁，贼遂恣肆而无所忌，逾月之间，州县十丧八九。呜呼！不有今日，谁念前功哉。

其　二

高要张忠武公年十五，贾广西贵县，为土豪所辱，怒率众毁其家，官名捕，亡命江海，伺奸商墨吏夺其赀，羁孤旅客，戒其曹不得辄犯，人为之语曰："济弱锄强张嘉祥。"嘉祥，公原名也。忠武公驻师金陵，大小数百战未尝挫衄，一日偶伤指，向忠武以闻，文宗轸念，驰赐御用药散，公深感焉。自向公卒，和帅骄愎，忌公功，遇事龃龁。公度不济，誓以身殉，抉一指寄家，示无还意。盖是指即用御药医痊，不欲使落贼手也。

黄翼升鲍超轶事

同治三年，粤匪平，长江奏设经制水师，以一提督节制五镇官兵，首被命膺此选者，三等男长沙黄公翼升也。公起家材官，隶曾文正麾下，久任军事，力济巨艰，功与彭杨埒。初隶水军，方监造战船，有龙降其舟，色正青，长五六寸，隐见倏忽，或曰："此黄河庙中常示现者也。"文正偕幕僚往观之，信嗣。是公每战，龙现则必捷。戊辰秋，官军蹙捻寇于燕、齐接壤之运河，时河水浅，跃马可渡，公虑贼之潜遁也，祷于龙神庙，祷毕龙复现，水不雨而涨，贼突围不济，遂尽歼焉。公忠忱耿耿，战绩洸洸，训士则以匈奴未灭为激昂，论功则以雍齿、

且侯为慰藉，其厚得神助，有由来矣。黄公初从曾文正游，夔州鲍军门超夫妇来长沙，以贫故，谋生计不就，久之赀罄，存钱止数百。鲍故烈士，以钱市酒肴，置鸩，将与其夫人饱饫以死。邻妪知之，以告公。公亟往扣门，则户键矣。毁门入，鲍夫妇方对案举箸，公问何为，以实对，公唶曰："壮士奈何效匹夫匹妇死沟渎！"鲍曰："奈绝食何？"公曰："子主我，隶名军籍中，岂惟不死，且可图进取，王侯将相，庸有种乎？"鲍泣拜，公遂挈以归，进之曾文正。不数年，鲍由步卒起，战比有功，官浙江提督，封一等子。与公对树旌节，列爵苴茅，海内识与不识，争以郭李、韩岳相比拟。然则鲍固人杰，公亦巨眼矣哉。

王壮武之行军

王壮武公鑫，由湘乡团练起，剿贼楚、粤、江西，纪律整严，机神敏妙，屡建大功，贼众骇惧，至有"出队莫逢王老虎"之谣。公幼英毅，自隶罗忠节门下，始折节读书，治军以训练为急。所部壮丁，习刀矛火器之暇，以《孝经》、《四书》转相传诵，每营门夜扃，书声琅琅出壕外，不知者疑为村塾也。军麾所至，辄以忠义风动其民，能使顽懦感悟。江西抚建各属士民，称为恩人，呼为青天。临战，则自相纠集，负戈裹粮，候公指㧑，盖儒将之效至此。嗣公以绩劳，卒于乐安军中，年仅三十三，天下痛之。

刘松山轶事

松山字寿卿，湘乡人，王壮武部下，军行特著精整，壮武兴乡兵最早，故号"老湘营"，向以三百人为一旗。自壮武殁后，松山接统十余年，名闻天下，不忍易营制。松山长身瘦削，谋勇兼备，行军虑事，尤识大体，有唐李愬之风，战胜则让功，临财则让利，故同时骄兵悍将，见之皆驯伏。同治八年，左侯西征逆回，自督大军由中路泾凉进，檄松山统三十营由北路榆绥进。陕边北山，千里无人烟，土贼扈彰、董福祥等，拥众十余万，梗塞军行。松山筹饷转战，抚定土贼，得其死力，克回砦数百，抵灵州回巢，与左侯会于金积堡，分军攻马八条寨。回酋伪降，伏地暗枪中之，松山负创，诫侄锦棠曰："速攻之，毋反吾骸，吾魂当督军灭贼。"言毕而绝。锦棠屠马八条寨，抚柩而祝曰："凶酋已寸磔，叔父忠骸盍归乎？军中胜负未可知，金积老巢非旦夕可下，叔父盍归乎？"选壮夫四十人为长夫，舁之不动，再哭而祝之，增二十人，重如前，柩有声如泣，将士皆哀号，知忠魂之不欲返也。越日，移营逼金积，八人舁之，轻如中空，将士悲感，战胜。九阅月，卒拔金积堡，宁灵悉平，剐回酋马化龙祭之。其时帷幄辄自动，弓刀皆鸣。十年七月，始返其丧。

李文忠轶事

李文忠鸿章，为红羊劫时中兴名将。时沪警正急，邑绅某冒险径投曾帅大营，请兵平乱，曾难之。某效申包胥号哭秦庭故事，曾勉允之，然苦无领兵者，李欣然以肃清自任。曾笑曰："少荃去，我高枕无忧矣，惟此间少一臂助，奈何？"李坚请赴申，曾乃命勇将程学启副之。率师到沪，约束兵士极严，转战浦左，所向克敌。一日与匪战于北高桥，前敌药弹将罄，匪犹支撑不退。正在为难之际，李立马桥背，以远镜窥敌，讵为匪中伪王某所见，暗行遥击；而李所骑之马，忽而奔驰入阵，羁勒不住，卫队三百名围护冲下，势如潮涌，敌竟披靡，蓦见藤牌队长某甲，已枭伪王头献于马前，李不禁悚然，温语抚慰而赏功焉。盖伪王举枪瞄准时，已被某甲所见，滚牌入阵，从马后跃起，挥刀砍之，众不知也。李深知其勇而重视之。乡邻杜某，为李洋枪卫队，言之最详，并夸述卫队中，有大半能飞跃屋背力敌数人者云。

丁汝昌甲午之役

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当甲午之役，与日本海战，全军尽没，至于舰队亦降，以一死代全舰官兵之命，其志极可哀，用无损于军人之名誉。日本人以丁之手书公牍，用铜片印成一册，大乌圭介为之跋语，极称道其为人。东西洋学者研究丁之行为，谓有伦理学上之价值。而当时统将有道员戴某，则实临阵退缩，邂逅为敌所毙，而滥厕忠义之林，清朝为之赐恤，是非赏罚之不明，未有甚于清之季世者。即张佩纶马尾之役，见敌不走，气象伟异，自王壬秋、林琴南辈，均鸣其冤，而言者至今不已，故法越中日诸战役之真是非，久莫能明矣。

彭侍郎题句

彭雪琴侍郎，以水师克复小孤山，凯旋后摩崖题句云："书生指挥战船来，江上旌旗一色开。十万雄师齐奏凯，彭郎夺得小孤回。"

彭侍郎轶事

彭侍郎玉麟，湖南人，其未贵时，曾寄迹某质库。粤匪事起，曾侯奉旨练民团，以乏饷劝捐各大姓，质库首先出资。彭往谒，愿代办军储，侯壮之，遂命与杨公岳斌分统湘军营。时承平日久，兵惰不可用，彭纪律严明，百炼成劲旅，由是所向有功。五年余，妖氛扫尽，而湘军之名闻天下。彭以功洊升兵部，加宫保衔，见天下无事，解组归，屡征皆不起。先是各省皆陆营，彭创立水师，内河外海，铃铎声相闻，南北洋无盗贼患。朝廷知公忠直，且熟谙水营利弊，遂听其回籍，仍令按年巡阅一次，准专摺奏事，兵弁有不法者杀戮得自专。彭受命，恒微行察勤惰，惩一儆百，水师为之肃然，沿途关吏卡员亦惴惴相戒，恐不职为公知。忆某处厘卡驻扎者，监司也，差吏多不法，行旅寒心。一日，彭驾小舟至，命兵诣局请验行，差不应；逾刻又请，则哂曰："汝心躁耶？奈我不乐验何。"兵复命，彭大怒，趋至，厉声曰："请验所以遵功令也。今有意羁我，岂空船亦索贿耶？"差亦怒曰："便羁汝，敢控我？"彭曰："我不控汝，直杀汝耳。"颐少动，兵遽拥至河干戕之。观者失色，趋告监司，监

司急出，见彭大惊，长跪请罪。彭怒色诃责，良久乃去。自此卡威稍减，不敢如前傲狠矣。噫！抽厘助饷，政府原非得已之谋，而营营于是差者，遂使寸地皆成陷阱，斗米亦列捐条，行旅裹足而不前，物价乘时而陡涨，卒之亿万人愁苦之气，不过供数十辈烟酒之资。安得各省大府若彭宫保化身，一一声其罪而诛之，使天下拍手称快也哉！

书文成公阿桂遗事

文成公阿桂，满洲正白旗人，其勋簿官阀、生卒岁月俱载国史，兹特录遗事数则。方公之为定西将军，剿金川酋索诺木也，已百战抵其巢，索木诺震慑，业约别日尽室出降，其木城木棚悉已毁撤。是日晚，参赞以下谒公曰："事机叵测，今日必生缚索木诺致帐下，方可安枕。"公不答，亦不待旦，竟已入帐中卧，诸将弁待命不敢退，而公已鼻声如雷，彻帐外矣，诸人者旁皇达旦。甫日出，索木诺已自缚，率诸酋跪帐外，公次第以属吏，因进参赞以下告曰："诸君昨日之语，盖俱索木诺他窜、或畏罪先死耳。我已据扼要，窜将何之？渠若能死，又岂待今日哉！吾故以为不若高卧待旦，日当自来也。"诸将弁诺诺，皆曰："非某等所及。"又木果木失事后，公代统大军。一日，日欲昳，公忽率十数骑，升高阜觇贼屯扎处，不知阜数折，已逼贼砦。贼望见，即率犷骑数百，环西南阜驰上。公顾从骑曰："下马。"复曰："解衣。"衣不足，复曰："解里衣。"解毕，曰："衣悉寸寸裂，急分走高阜，杂挂林木上。"挂毕，曰："无衣者悉束带。"曰："上马。"曰："向阜南缓辔下。"适贼骑已驰至，距向所立阜仅二十步，暝色已上，忽见冈缺处旗帜飘忽，络绎不绝，疑援骑从山后至，勒马不遽进，方遣骑四出窥觇，而公已率从骑回大营矣。公曰："此兵机也。不尔，贼马则十倍于我，宁得脱耶？"

文艺类

李雪木槲叶集

李雪木名柏，武功人。"关中三李"，中南山人李子德因笃，二曲山人李中孚颙，与雪木也。雪木所著《槲叶集》，冷艳峭刻，如其为人。阅《耕者》云："农无谷，不农则肉。农无服，不农则縠。农蔽恶木，不农则渠渠夏屋。"有古谣遗响。《雁字》绝句云："纸有长空砚有山，毫端蘸雨拂云间。年年绝笔衡峰下，剩得南天万里闲。"咏雁字多矣，无似其落想空妙者。《凤泉别墅》云："斗室无尘小径幽，柴扉昼夜掩寒流。日沉涧底鱼窥镜，月上松梢鹤踏钩。才弱羞陈三礼赋，家贫难买五湖舟。唯将碧眼酬黄巷，莫待青山叹白头。"亦皮、陆佳篇也。

傅青主医画

山右傅青主征君山，以书画著名一时，而不肯轻为人作。尝有挚友某求画，请之谆谆，意不可却，征君谓："画虽末艺，然必须笔补造化。我每作画，先择其时，非遇良辰不肯下笔。今重违君意，约以中秋夕为期，如是日天气晴爽，风定月明，当准备纸笔，惟命是听。"其友第诺。待至其日，果晴爽，如所言。友大喜，知征君善饮，乃备肴酒，迎与痛饮，自晡至昳始罢席。征君命侍者为研浓墨，骈两几，铺丈长玉版纸其上，又取铁界尺镇纸四角，谓俟月上东向，秉烛为之作画。少焉月出东山，光鉴毫发，征君乐甚，命侍者取所研浓墨一巨钵置旁几，屏退诸人，独自命笔。友遥遥窃窥，但见征君手舞足蹈，或踊或跃，其状若狂。友大惊，径趋至背后，以手力抱其腰，征君狂叫叹曰："孺子败吾清兴，奈何！"遂掷笔搓纸，竟作罢论。友见征君发鬓须眉满头皆墨，竟体汗如雨下，以征君酒醉，不能强事丹青，急取水为之浣濯，遣人送归。所画废纸上，惟浓墨一团，大如釜口。以征君手笔，不忍捐弃，姑折叠皮之架上。一夜天阴月黑，室内隐约放光，急往察之，见光出自废纸，始悟征君画果通神，可惜败兴中辍，未竟厥事也。

京师打钟庵募修落成，僧慕征君名，丐书庵额。以僧无行，辞不许。僧稔某甲与征君善，啖以重金，求为转乞。甲知征君为人，不敢遽达，又虑无以报僧，既思得一法，乃沽佳酝招征君饮，又预作五绝诗一首，将"打钟庵"三字嵌于诗中，乘征君微醺，自握笔书此诗，屡书屡自拉弃之。征君睨之而笑，甲曰："家有屏，欲书此诗刻其上。顾不善涂鸦，致贻君笑。"时征君已醉矣，曰："我为汝代笔何如？"甲喜曰："本不敢相烦，果尔幸甚。"征君遽索纸，纵笔为之一挥，较常尤胜。甲请曰："既蒙赐书，即求署款，以为蓬舍光，尤深欣感。"征君笑而许之。后甲刓此三字授僧，榜于门。征君偶过庵前，讶额署已款，笔意确是，注视沉思良久，忽忆前为甲书屏中有此三字，始悟为甲所卖，遂与绝交。

征君精医，今所传世者仅妇科书，顾不徒精妇科也。有同乡某客都中，忽然患头痛，经多医不效，闻太医院某公为国手，断人生死不爽，特造请诊视。公按脉毕，命之曰："此一月症也，可速归家料理后事，迟无及矣。"某闻怏怏归寓，急治任兼程旋里。会征君入都，遇诸途，问某归意，以疾告，曰："太医院某君，今国手也，盍请治之。"某叹曰："仆此归，正遵某公命也。"乃具告所言。征君骇曰："果尔奈何！试为汝脉之。"按脉良久，叹曰："某公真国手也，其言不谬。"某固知征君技不在某公下，泫然泣曰："诚如君言，某真无生望矣。然君久著和缓名，竟不能生死人而肉白骨乎？"征君又沉思久之，谓曰："汝疾万无生理。今思得一法，愈则不任功，不愈亦不任过，汝如法试之何如？"某大喜，求方。征君命归家，遍觅健少所着旧毡笠十余枚，煎浓汤漉成膏，旦夕服之，当有效，万一幸愈，可速至都中谒某公，当云何也。某谢诺而别，归家如法治之，疾果愈。寻至都中，见征君喜慰异常。趋往谒某公，公见某至，瞿然曰："君犹无恙耶？"某具以征君所治之法告之，某叹曰："傅君神医，吾不及也。吾初诊汝疾，系脑髓亏耗，按古

方唯生人脑可活，顾万不能致，则疾亦别无法治。今傅君以健少旧毡笠多枚代之，真神手，吾不及也。若非傅君，汝白骨寒矣，谓非为鄙人所误耶。然则医虽小道，攻之不精，是直以人命为儿戏也，吾尚敢业此哉！"公送某出，即乞休闭门谢客，绝口不谈医矣。

蒋山傭

顾亭林先生炎武，行奇学博，负海内重名，玉峰三徐先生皆其宅相也。有《答监修徐学士书》，以龙门雄健之笔，间作丽词；以商山沉隐之年，深言时事。览其遗编，别为一格，岂谊切渭阳，不觉语之工而思之迫欤。书曰："幼时侍先祖，自十三四岁读完《资治通鉴》后，即示之以邸报。泰昌以来，颇窥崖略，然忧患之余，重以老髦，不谈此事已二十年，都不记忆。而所藏史录奏状一二千本，悉为亡友借观。中郎被收，琴书俱尽。承吾甥来札惓惓，勉以一代文献，岂非生平至愿，恐衰朽未足副此。然既遇周情，兼叨下问，观书柱史，不为无缘，正未知绛人甲子，郯子云师，可备赵孟叔孙之对否耳。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忆昔庚辰、辛巳之间，国步阽危，方州瓦解，而老臣硕彦品节矫然，下多折槛之陈，上有转圜之听。思贾谊之言，每闻于谕旨；烹弘羊之论，屡见于封章。遗风善政，迄今可想。而昊天不吊，大命忽焉，山岳崩颓，江河日下，三风不察，六逆弥臻。以今所睹，国维人表，视崇祯之代，十不得其二三，而民穷财尽，又倍蓰而无算矣。身当史局，因事纳规，造膝之谋，沃心之告，有急于编摩，固不待汗简奏功，然后为千秋金鉴之献也。关辅荒凉，非复十年以前风景，而鸡肋蚕丛，尚烦武略；飞刍挽粟，岂顾民生？至有六旬老妇，七岁孤儿，挈米八斗，赴营千里。于是强者鹿铤，弱者雉经，阖门而聚哭投河，并村则张旗抗令，此一方之隐忧，而庙堂之上或未之深悉也。吾以望七之龄，客居斯土，饮瀣餐霞，足怡贞性，登岩俯涧，将卜幽栖，恐鹤唳之重惊，即鱼潜之非乐。是以忘其出位，贡此狂言，请赋祈招之诗，以代麦秋之祝。不忘百姓，敢自托于鲁儒；维此哲人，庶兴哀于周雅。当事君子，倘亦有闻而太息者乎？东土饥荒，颇传行旅；江南水旱，亦察舆谣。涉青云以远游，驾四牡而靡骋，所望随示以音问，不悉。"先生在南时，号蒋山傭，中年以后，迹绝故乡，遍游燕、齐、秦、晋间以终，常言生平最憎者舟舆，而炊粱跨卫，乃此身安处也。

毛西河獭祭

西河纳妾曼殊，矜宠特至，夫人陈颇不平之，尝诋之于客座曰："尔辈以毛大可为博学耶？渠作七言八句，亦须獭祭乃成。"近人有论诗绝句云："曼殊不擅专房宠，谁识君诗獭祭成。"可称雅谑。

赋梅释雲

海内三髯，一为慈溪姜西溟，一为郃阳康孟谋，其一则阳羡生陈其年也。其年未遇时，游于广陵，冒巢民爱其才，延致梅花别墅。有童名紫云者，儇丽喜歌，令其执役书堂，生一见神移，赠以佳句，并图其像，装为卷帙，题曰"云郎小照"。适墅梅盛开，生偕紫云徘徊于暗香疏影间。巢民偶登内阁，遥望见之，忽佯怒，呼二健仆缚紫云去，将加以杖。生营救无策，意极徬徨，计唯得冒母片言，方解此厄。时已薄暮，乃趋赴老宅前，长跪门外，启门者曰："陈某有急，求太夫人发一玉音，非蒙许诺，某不起也。"因备言紫云事。顷之，青衣媪出曰："先生休矣。巢民遵奉母命，已不罪云郎，然必得先生咏梅绝句百首，成于今夕，仍送云郎侍左右也。"生大喜，摄衣而回，篝灯濡墨，苦吟达曙，百咏既就，亟书送巢民。巢民读之击节，笑遣云郎。其后紫云配妇，合卺有期矣，生惘惘若失，赋《贺新郎》赠之云："小酌荼蘼酿，喜今朝、钗光钿影，灯前滉漾。隔着屏风喧笑语，报道雀翘初上。又悄把、檀奴偷相。扑朔雉雄混不辨，但临风私取春弓量。送尔去，揭鸳帐。　六年孤馆相依傍。最难忘、红蕤枕畔，泪花轻飏。了尔一生花烛事，宛转妇随夫唱。努力做、藁砧模样。只我罗衾浑似铁，拥桃笙难得纱窗亮。休为我，再惆怅。"此词竞传人口，闻者为之绝倒。

辨姓诗

潮州太守黄雩青先生安涛，嘉善人，工诗，善滑稽。有同年某投札，误书黄为王，先生作诗答之云："江夏琅琊未结盟，草头三画最分明。他家自接周吴郑，敝姓曾连顾孟平。须向九秋寻鞠有，莫从四月问瓜生。右军若把涪翁换，辜负笼鹅道士情。"工整熨贴，风趣独绝。

胡稚威咏葡萄

山阴胡天游，以才学受知于任香谷尚书启运，荐试博学宏词。既入都，邀馆其家，情礼优笃，犹令狐楚之于义山也。会仲秋，葡萄新熟，紫珠翠叶，翳缀庭前，尚书顾天游曰："彼实垂垂矣，若能以侪准险韵，刻划其状，当令某伶进酒。"天游刻烛二寸，成诗四十韵，曰："葡萄生北地，甘果未容侪。漫以禬留尉，徒言荔走骒。中原骄织锦，大夏本如秸。来日随天马，珍时博郡娲。那应伴卬竹，曾诧旅昆厓。栽苑先丹若，夸奇比曲櫰。渐繁看满县，争植半笼街。一树微藏晓，添幽得小斋。童闲新数颗，客冷旧分荄。岁月才成把，支离兀抱骸。发春呼汲井，置落不烦柴。倩圃条蟠屈，随龙上蛰埋。拿藤高屋起，缚架碧霄绯。翻水层筛网，行天爪掷钗。祝星稀賨跌，怕雾苦吹霾。刷影耽眈旆，回清叶叶飘。酸齐经夏穰，味熟报秋佳。错落珠衔鹄，鲜员卵毓廲。团将球缀幕，插讶箭骈毂。戛戛梢檐举，玲玲昼户闶。惊枚千钉错，结古百绳皆。部拥螺黏蔟，堆猜茧络绪。拇挛庄惯说，脰挤戏成排。见拟通身胆，环雕出目蛙。巧悬泒泡住，危累弹丸倠。多觉欺邻枣，贪犹敌庾鲑。囊疑空露积，钤怪静风哇。待摘心仍惜，巡观手独叉。涅匀明注蔓，炼细紫抛娲。未吮芳凝髓，先矜色斗鞋。粉沾云母腻，光逼水晶揩。软谢金刀切，津宜贝齿湝。

重縋斤许料，密检琲相差。内热休频论，中馋定可谐。偷防羞鸟雀，晴少蠹蜂蜗。酒藏沦难值，诗痹渴抵痎。人窥雨余馆，凉破日斜阶。淖蜜新输蒴，如瑳足笑娃。痴凭须捋颔，碎拾穗翻鞋。市贵形骄乳，霜甘候祭豺。数钱俱及饱，收实并堪怀。寒别关门远，肥怜攘性乖。岂知根入塞，不比橘逾淮。物理何须测，前威信莫涯。当年饶凿空，使者近谁偕。郡指河西外，虚闻产渥洼。"一时传诵。

吴梅村绝命诗

吴梅村祭酒病革时，有《绝命诗》云："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须填补，纵比鸿毛亦不如。"病中赋《贺新郎》一阕云："万事催华发。论龚生、天年竟夭，高名难没。吾病难将医药治，耿耿胸中热血。待洒向、西风残月。剖却心肝今置地，问华陀、解我肠千结。追往恨，倍凄咽。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艾炙眉头瓜喷鼻，今日须难决绝。早患苦重来千叠。脱屣妻拿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至其诗集中如《吊侯朝宗》、《寄房师周芮公》诸作，凄酸激楚，自悔偷生，隐痛沉悲，殆难言喻。盖甲申而后，堂上健存，柴车屡征，忍耻一出，自与虞山合肥辈贪恋富贵者，心事略有不同。后人追考生平，慕其才，悲其遇可也。

郑板桥笔榜

字画索润，古人所有。板桥笔榜小卷，盖自书书画润笔例也，见之友人处，其文云："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帐。年老神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画竹多于买竹钱，只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乾隆己卯，拙公和上属书谢客，板桥郑燮。"此老风趣可掬，视彼卖技假名士，偶逢旧友，貌为口不言钱，而实故靳以要厚酬者，其雅俗真伪何如乎？纸尾有吴山尊学士跋云："乙亥、丙子间，与渊如同校唐文于邗上，皆有心違意违，情急手阑之困，适同游西□庵，见板桥此纸，戏属工人上石，贻同人工书画者，鼒记。"

郑桥桥道情

乾隆时，兴化郑燮工书画，书增减真、隶，别为一格，如秋花倚石，野鹤戛烟，自然成趣，时称"板桥体"。多效之者，然勿能似也。有道情十首，颇足醒世。

序云："枫叶芦花并客舟，烟波江上使人愁。劝君更尽一杯酒，昨日少年今白头。自家板桥道人是也，我先世元和公公流落人间，教歌度曲。我如今也谱得道情十首，无非唤醒痴聋，销除烦恼。每到山青水绿之处，聊以自遣自歌，若遇争名夺利之场，正好觉人觉世，这也是风流事业，措大生涯。不免将来请教诸公，以当一笑。"

词曰："老渔翁，一钓竿。靠山涯，傍水湾。扁舟来往无牵绊。沙鸥点点轻波远，荻港萧萧白昼寒，高歌一曲斜阳晚。一霎时波摇金影，蓦抬头月上东山。"二曰："老樵夫，自砍柴。捆青松，夹绿槐。茫茫野草秋山外，丰碑是处成荒冢，华表千寻卧碧苔，坟前石马磨刀坏。倒不如闲钱沽酒，醉醺醺山径归来。"三曰："老头陀，古庙中。自烧香，自打钟。兔葵燕麦闲斋供。山门破落无关锁，斜日苍黄有乱松，秋星闪烁颓垣缝。黑寂寂蒲团打坐，夜烧茶炉火通红。"四曰："水田衣，老道人。背葫芦，戴袱巾。棕鞋布袜相厮称。修琴卖药般般会，捉鬼拿妖件件能，白云红叶归山径。闻说道悬岩结屋，却教人何处相寻。"五曰："老书生，白屋中。说唐虞，道古风。许多后辈高科中。门前仆从雄如虎，陌上旌旗去似龙，一朝势落成春梦。倒不如蓬门僻巷，教几个小小蒙童。"六曰："尽风流，小乞儿。数莲花，唱竹枝。千门打鼓沿街市。桥边日出犹酣睡，山外斜阳已早归，残杯冷炙饶滋味。醉倒在回廊古庙，一凭他雨打风吹。"七曰："掩柴扉，怕出头。剪西风，菊径秋。看看又是重阳后。几行衰草迷山郭，一片残阳下酒楼，栖鸦点上萧萧柳。撮几句盲辞瞎话，却还供铁板歌喉。"八曰："邈唐虞，远夏殷。卷宗周，入暴秦。争雄七国相兼并。文章两汉空陈迹，金粉南朝总废尘，李唐赵宋慌忙尽。最可叹龙盘虎踞，尽销磨燕子春灯。"九曰："吊龙逢，哭比干。羡庄周，行老聃。未央宫里王孙惨。南来薏苡徒兴谤，七尺珊瑚只自残，孔明枉作英雄汉。早知道茅庐高卧，省多少六出祁山。"十曰："拨琵琶，续续弹。唤庸愚，警懦顽。四条弦上多哀怨。黄沙白草无人迹，古戍寒云乱鸟还，虞罗惯打孤飞雁。收拾起渔樵事业，任从他风雪关山。"尾声云："风流家世元和老，旧曲翻新调，扯碎状元袍，脱却乌纱帽。俺唱这道情儿，归山去了。"

郑板桥咏饼

郑板桥大令，通率诡诞，书画多奇气，世咸以才人目之。读其集中家书数篇，语语直挚，肝肺槎牙，跃然纸上，非骚人墨客比也。板桥少孤寒，赖乳母费抚养得活。值岁饥，费晨负入市，以一钱易饼置其手，始治他事。板桥既入官，有诗云："食禄千万钟，不如饼在手。平生所负恩，岂独一乳母。"令人不堪卒读。

郑板桥自嘲诗

兴化郑板桥明府燮，少贫，尝为蒙师。既达，作诗自嘲云："教馆原来是下流，傍人门户过春秋。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弟子结冤仇。而今幸作青山客，遮却当年一半羞。"

魏永叔文集

魏永叔禧文集，首一条云："人多事后论人、局外论人。事后论人，每将知人说得极愚；局外论人，每将难事说得极易。此二者皆由不忠不孝的生出，记之可以

自箴。”

朱竹垞醉题酒楼

康熙庚子，竹垞偕粤东诗人屈翁山，会饮杭州酒楼，拍浮屡日，大醉，题壁云：“毋轻视此楼。秀水朱十，南海屈五，止留此信宿。后有登者，作仙人黄鹤楼观可也。庚子九月晦日。”是举出自竹垞，自是雅事，若末生晚学，妄拟前辈风流，便狂放不可向迩矣。李太白着宫锦袍，醉眠长安市上，纯是烂漫天真，千古岂容第二人装点此番举动。

竹垞词

竹垞朱十中年以后，出其诗古文之余力，专攻于词。故指事肖物，有从容之工，无雕绘之迹。即其裘马清狂，昵昵儿女，亦偶然遥情所托，非若浅斟低唱，滴粉搓酥，耑引红妆为知己者也。其自题《江湖载酒集》云：“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题竹垞壁云：“赋新词竹山竹屋。”言所宗也。己未，奉诏入都，与友相约和宋人乐府补题，有《桂枝香》、《齐天乐》等调，其《咏蟹》一阕云：“纬萧截水，见半漾湖波、半撑湖嘴。此际菱歌渐少，满塍香穗。鱼师菰饭新炊后，任攲斜撅头船舣。爬沙响，连江露白，一灯红细。便八跪双螯都利。被筠筐掩就，仄行无计。试放闲塘蓼岸，描成秋意。须愁解甲随潮去。添瘦苇一枝扶起。履霜听遍声声，宛似玉琴丝里。”再《咏蝉》云：“蜕余不作游仙梦，炎天爱浮吹。凉抱柳眠，慵栖槐影，合随分小园堪寄。绿阴满地，惯独自悠扬，一丝风里。咽住残声，哀吟又听别枝起。　柴门乱喧，雨后湿云斜照，落霞断鱼尾。南陌离亭，西风故国，多少愁人盈耳，儿童此际。罥蛛网檐牙，筠竿树底。为恁惊飞，弦桐移素指。”玩两词意，岂萦怀簪绂者。迨其人芸局，典棘闱，珥笔禁近，受眷最隆，非常之遇，不且过于扶醉寻钿，一朝释褐哉。

桐城派古文

桐城派古文，望溪开之，海峰继之，至惜抱而其传始大，此天下之公言也。惜抱出于刘门，世几有“青蓝冰水”之喻。然惜抱之学，师法家法，殆兼有之。惜抱之世父姜坞编修范，博闻强识，诵法先儒，与海峰友善，诸子中尤爱惜抱，每谈文，必令侍侧。惜抱幼时，即喜亲海峰，客退，辄肖其衣冠，谈笑为戏，故编修授以经学，而复使受古文法于海峰。惜抱先生纂修秘书时，于文襄雅重之，欲一出其门，竟不往。书竣，当议迁官，刘文正公以御史荐，已记名矣，未授而公薨，先生遂决计去。既退归，梁阶平相国属所亲传语曰：“姚君若出，吾当特荐，可得殊擢。”先生婉谢之，集中所谓《复张君书》也。南康谢方伯启昆，见先生，退而叹曰：“姚先生如醴泉、芝草，使人尘俗都尽。”青浦王侍郎集海内诗至先生，曰：“姬传蔼然孝弟，践履醇笃，有儒者气象。”见石甫所作家状。按先生每以义理、考订、文章并称。设非邃于义理，安能出处光明，万流仰镜若斯乎？

尤西堂十空曲

尤悔庵先生《驻云飞十空曲》：“一国三公，车马长安殿阁中，鼎爵分班奉，金印轮流弄。嗏，白首恋鸣钟，青山木拱，华表铭旌，断送黄粱梦，君看盖世功名总是空。　万贯千钟，篋蠹青蚨仓朽红，合药烧丹汞，掘土埋银瓮。嗏，金穴与陵铜，化成泥冢，虽有钱神，难买南柯梦，君看敌国资财总是空。　北苑南宫，万户千门拟九重，金屋阿房衖，金谷天台洞。嗏，台榭土花封，牛羊丘垅，绮阁迷楼，也等华胥梦，君看甲第田园总是空。翠翠红红，十二金钗列小童，绮席云鬟拥，锦帐花心动。嗏，脂粉髑髅工，狐精卖弄，雨散云收，想断巫山梦，君看绝世红颜总是空。　弦索叮咚，绛蜡烧残曲未终，鼓垒江南弄，箫吹秦楼凤。嗏，转盼白杨风，挽歌相送，子弟梨园，同入钧天梦，君看大地音声总是空。熊掌驼峰，下箸千钱未足供，美酒金樽送，肥肉台盘捧。嗏，杀气满喉咙，请公入瓮，逐鹿烹羔，变作芭蕉梦，君看饮食因缘总是空。　青母黄公，嫁女婚男风俗通，交颈鸳衾共，绕膝乌衣从。嗏，分手各西东，主人翁仲，打散鸳鸯，惊破熊罴梦，君看眷属团圞总是空。绣虎雕龙，彩笔吟成万卷工，献赋长杨重，问字玄亭众。嗏，何处哭秋风，凄凉文冢，一部南华，不过庄周梦，君看锦绣文章总是空。竖子英雄，触哄蛮争蜗角中，一饭丘山重，睚眦刀兵痛。嗏，世路石尤风，移山何用，飘瓦虚舟，不碍松风梦，君看尔我恩仇总是空。　扰扰匆匆，遮莫晨鸡与暮钟，梵呗无须唪，公案何劳颂。嗏，早觅主人公，风幡不动，放下机关，圆破蒲团梦，君看万法无常总是空。”

王渔洋寄宋商邱诗

渔洋晚年，寄宋商邱云：“尚书北阙霜侵鬓，开府江南雪满头。谁识朱颜两年少，王扬州与宋黄州。”读者多未测其旨，后始知为赵秋谷发也。盖秋谷罢馆职后，益修憾渔洋，薄游吴中，屡语人曰：“迩日论诗，惟位尊而年高者，斯称巨手耳。”时商邱方巡抚吴门，闻是语，遂述于渔洋，故答诗云尔。阮吾山《茶余客话》，谓此特漫堂假阮翁以自夸耳，其实漫堂固不在秋谷指议中也。按商邱风雅，不减渔洋，吾山斯言，未免锲薄。

张南垣父子

华亭张涟，字南垣，擅写人物，兼通山水。能以意垒石为假山，悉仿营邱北苑大痴书法为之，峦屿涧濑，曲洞远峰，巧夺化工，其为园则李工部之横云、卢观察之预园、王奉常之乐郊、袁史部之竹亭，为最有名。涟既死，子然继之，游京师，如瀛台、玉泉、畅春苑，皆其所布置。先是米太仆友石，有勺园在西海淀，与武清侯清华园相望，亦曰风烟里，今畅春苑即两园旧址，玉苑、平怡园亦然所作。吴梅村为南垣作传，而世遂谓假山创自南垣，非也。唐人诗中咏假山者最多。晋会稽王道子开东第，筑山于府城内，武帝嫌其修饰太过，道子甚

惧，晋武陵王贫有怨心，名其后堂曰首阳山，其由来久矣，不独宋之花石纲也。梅村传中述涟语云：吾以此术游江南，数十年中，名园别墅屡易其主，名花奇石，经吾架构，未几而他人辇去，复为位置者亦多矣。昔人诗云："终年累石如愚叟，倏忽移山是化人。"又云"荷杖有儿扶薄醉"，谓南垣父子也。

长生殿传奇

赵秋谷执信，以丁卯国丧，赴洪昉思寓，观《长生殿》剧，被黄给事大鸿劾罢。时徐胜力编修嘉炎亦与宴，对簿时赂聚和班优人，诡称未与，得免。都人有口号云："国服虽除未满丧，何如便入戏文场。自家原有三分错，莫把弹章怨老黄。秋谷才华迥绝俦，少年科第尽风流。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周王庙祝本轻浮，也向长生殿里游。抖擞香金求脱网，聚和班里制行头。"徐丰颐修髯，有周道士之称，后官学士，闻黄给事由知县行取入京，以土物并诗稿遍赠诸名士，至秋谷答以柬云："土物拜登，大稿璧谢"，黄衔之刺骨，故有是劾。

南田老人

南田老人恽寿平，以丹青传。食于郡县，偶至泗州，州牧留住城隍庙，幕友绅耆或以绢素求画，勾留月余。每夕闻殿上折狱声，嗣又闻议事声，纷纭杂沓，虽听不甚真，若有重大情事者，疑此州必将有变，思他适，而州牧因公赴省，乃与司事者谋舟资，买棹舣城下，拟次日行。忽三鼓闻殿上传呼曰："时至否？"似有人答曰："画师恽某未出城，和尚某未进城，须稍待。"出视殿上，阒寂无人，大惧，立索舆乘月登舟。甫至城门，见一僧迎面来，益惧，促舆夫速行。及登舟，忽声如巨炮，从地中起，回视城郭，已成巨浸矣。

陈学士单条

清初，陈学士大喻草书单条一幅云："严君平、司马相如、杨子云，皆不复出。"凡十四字，背临右军，而劲装古服，似从柳公权出。学士不以书名，而笔力卓绝如是，必传之作也。相传学士初入学时，年十九，偶病剧，梦紫衣僧，自称元圭大师，握其手曰："汝背我到人间，盍归来乎？"陈未及答，僧笑曰："且住且住，汝尚有琼林一杯酒、瀛台一碗羹，吃了再来未迟。"屈其指曰："此别又需十七年也。"言毕而去。陈惊醒，病遂瘥。己未成进士，入翰林，官至侍读学士。年三十六岁，病痢不休，因忆前梦，笑谓家人曰："大师未来，或又改期未可知。"一日辰起，焚香沐浴，索朝衣冠著之，曰："大师已来，吾去矣。"跏趺而卒。

成亲王书法

成亲王讳永瑆，为纯皇十一子，善书法，幼时握笔，即波磔成文。少时工赵文敏，又尝见康熙中某内监，言其师少时犹及见董文敏，握笔惟以前三指握管，悬腕书之。故王推广其语，作拨灯法，谈论书法具备，名重一时，士大夫得片纸只字，重若珍宝。上特命刊其帖，序行诸海内以为荣云。

袁子才江赋

袁子才先生，性聪慧，滑稽一时，黄文襄公督两江时，袁为属员。黄本恶儒者，谓先生曰："子号子才，以才子自命欤？"先生曰："然。"黄曰："然则命汝顷刻为文可乎？"先生曰："能。请公命题。"黄厉声曰："江赋。"复请限字，曰："一万。"复请限时，曰："三时。"先生舐墨濡毫，笔不加点，凡奇诞字，尽加水旁，须臾而就。公故武夫，因倾倒曰："汝果名不过实也！"

袁子才游扬州

袁简斋乾隆甲戌游扬州，过宏济寺，见题壁云："随着钟声入梵宫，凭谁一喝耳双聋。梁罗不解无言旨，辜负拈花一笑中。山水争留文字缘，脚跟犹带九州烟。现身莫问三生事，代到人间廿四年。"末署"苕生"二字。袁爱其诗，录而访之，年余不得，久之乃知为蒋士铨。蒋闻，感其相知，寄诗云："鸿爪春泥迹偶存，三生文字系精魂。神交岂但同倾盖，知己从来胜感恩。"遂订交焉。又尝过良乡，见逆旅题壁云："满地榆钱莫疗贫，垂杨难系转篷身。离情未饮尝如醉，客邸无花不算春。欲语性情思骨肉，偶谈山水悔风尘。谋生消尽轮蹄铁，输与成都卖卜人。"末书"篁村"二字。袁和其诗，有"好叠花笺钞槁去，天涯沿路访斯人"之句。后十余年，有劳观察者，言宰良乡时，因馆钦差洁舍，曾见此诗，爱其词妙，戒馆人勿圬，然亦不知篁村何人。又数年，于某方伯署中，晤会稽陶生元藻，乃知即篁村也。述前事，感慨久之，陶复赋诗云："匹马曾从燕蓟趋，桥霜店月已模糊。人如旷世星难聚，诗有同声德未孤。自笑长吟忘岁月，翻劳相访遍江湖。秦淮河上敦槃会，应识今吾即故吾。三间老屋夕阳村，底事高轩过此门。飞盖翠摇新蘸墨，华灯红照旧题痕。不教画墁佣奴易，便胜纱笼佛殿尊。惆怅怜才青眼客，几翻剪纸为招魂。"

袁子才作书为妓女关说

苏州太守孔南溪，风骨冷峭，权贵不敢以情干。青楼金蕊仙，以事挂法，一时交好无能为之道地，乃遣人至白下求袁简斋关说。袁寄札云："仆老矣，三生杜牧，万念俱空，只花月因缘，犹有狂奴故态。今春到治下欲为寻春之举，而吴宫花草，半属虚名，接席衔杯，了无当意。惟女校书金某，含睇宜笑，固是矫矫于庸中者，遂同探梅邓尉而别。刻下接萧娘一纸，道为他事牵引，就鞫黄堂，将有月缺花残之恨，其一切颠末，自有令甲，凭公以惠文冠弹治之，非仆所敢与闻。只念此小妮子，蕉叶有心，虽知卷雨；而杨枝无力，只好随风。偶茵溷之误投，遂穷民而无告。似乎君家宣圣复生，亦当在少者怀之之例，而必不以杖叩其胫也。且此辈南迎北送，何路不通，何不吁请于有力之家，而必远求数千里外之空

山一叟？可想见夫子之门墙壁立万仞，而非仆不足以替花请命耶。元微之诗云：'寄语东风好抬举，夜来曾有凤凰栖'，敬为明公诵之。"孔得札后，复云："凤鸟曾栖之树，托抬举于东风，惟有当作召公之甘棠，勿翦勿伐而已。"袁又尝游苏州，过京口，已解缆矣，适有妓与太守阑狎，守觉，逐阍而置妓。妓感之，为谒庙祝厘。守怒其张，更逮妓，将荷以杖。客有告袁者，袁素好事，且与守善，因寄诗曰："东风吹散野鸳鸯，私爇神前一瓣香。为祝长官千万福，缘何翻恼长官肠。樊川行矣一帆斜，那有情留子夜家。只问千秋贤太守，可曾几个斫桃花。"越旬日，守书复袁，启视只七字，曰："桃花依旧笑东风。"

赵瓯北戏控袁子才

赵云松观察，戏控袁简斋太史于巴拙堂太守，太守因以一词为袁、赵两家息讼，并设宴郡斋以解之，想见前辈风趣。其控词云："为妖法太狂，诛殛难缓事。窃有原任上元县袁枚者，前身是怪，括苍山忽漫脱逃，年老成精。阎罗殿失于查点，早入清华之选，遂膺民社之司。既满腰缠，即辞手版，园偷宛委，占来好水好山；乡觅温柔，不论是男是女。盛名所至，轶事斯传，借风雅以售其贪婪，假觞咏以恣其饕餮。有百金之赠，辄登诗话揄扬；尝一脔之甘，必购食单仿造。婚家花烛，使刘郎直入坐筵；妓宴笙歌，约杭守无端闯席。占人间之艳福，游海内之名山。人尽称奇，到处总逢迎恐后；贼无空过，山门必满载而归。结交要路公卿，虎将亦称诗伯；引诱良家子女，蛾眉都拜门生。凡在胪陈，概无虚假，虽曰风流班首，实乃名教罪人。为此列款具呈，伏乞按律定罪。照妖镜定无逃影，斩邪剑切勿留情。重则付之轮回，化蜂蝶以偿夙孽；轻则递回巢穴，逐猕猴仍复原身。"其罗织之词，虽云游戏，亦实事也。

袁赵蒋

简斋大令、云松观察、苕生太史，一时齐名。桐乡程春庐同文心仪三公，而蒋以未见而没，因绘拜袁、揖赵、哭蒋图，以志景仰。昭文孙子潇太史原湘，则专推袁、蒋二公，其诗云："平生服膺止有两，江左袁公江右蒋。庐山瀑布钟山云，一日胸中百来往。"钱塘张仲雅太令云璈，又瓣香袁、赵二公，颜所居曰"简松草堂"，后即以名其诗集，盖性情之地，各有沆瀣也。阳湖洪稚存太史亮吉，评三公之诗云："袁诗如通天老狐，醉则见尾；赵诗如东方正谏，时杂诙谐；蒋诗如剑侠入道，犹余杀机。"洵称确论。稚存先生诗才奇险，好作惊人之句，有人仿其体调之，云："黄狗随风飞上天，白狗一去三千年。"闻者绝倒。洪聚生平所识诗人，作为诗评，凡数十家。或问之曰："公诗如何?"洪自批云："仆诗如急湍峻岭，殊少回旋。"

钱竹汀兄子之篆学

竹汀詹事之家学，其兄子坫实为嫡传。坫字献之，邃经学、小学、金石之学，篆书尤空绝前后，然在家未尝学篆也。初入都省詹事，詹事授以李阳冰城隍庙碑，昼夜习之，三月不能成字。忽患痫，医者诊之，脉无病，而手足厥冷，目瞠视，鼻微有息而已。如是者七日，忽中夜跃起，濡墨作篆，书乾卦象毕，不胜饿而寝。翼早，詹事来视病，君尚未寤，见案上篆大惊，呼问病状，君答曰："儿故无病，梦至石室，见唐巾老者指授篆法七日夜，作成，辄批抹，最后书乾卦象。老者曰：'可矣'，儿遂觉，追忆笔势，中夜作此幅。"詹事细询梦中所见，盖即小温云。时都中能作篆者唯翁学士方纲，闻是事，索君书，叹绝，以为神授，君篆书遂名天下。殆所谓"思之思之，神明通之"欤？

蒋士铨梦中说梦

铅山蒋编修士铨，工诗词，与袁枚、赵翼齐名，高宗纯皇帝尝称为江西才子。以不附和珅，屡为所抑，乃乞假归，教授终身。晚著传奇九种，古直悲凉，远胜玉茗临川，《梦中说梦》一篇，尤为警切，今节录之。

《北仙吕·点绛唇》海市楼台，楸枰疆界，都无碍，各种安排，梦觉今谁在。不见一物，不生一想，无我无人，不消不长。

"俺觉华宫自在天王是也，善观二十种睡眠，掌管大千场色相，今欲将四梦中人，棒喝一番，想已宣到。""启天王，奉宣四人，齐集殿下。""引他上来。"卢生、淳于棼、霍小玉、俞二姑："参礼天王，伏祈慈训。""尔等趺坐两旁，听吾指示。""告坐了。""尔等以生为梦，岂知死亦非觉；以鬼为觉，岂知仙亦是梦，俺把个中消息，说与你们听者。阿弥陀佛。"

《混江龙》把不定阴阳机械，将一个虚空架子立将来，神与气生结下几家宗派，精和血巧制就各样形骸。无生有，有生无，便叫那邹衍谈天难考究；治复乱，乱复治，假饶他屈原呵壁，也费疑猜。有男女乃有夫妇，有境界乃有苦乐。生产下一窝儿哑债主，有威权暗使的亲嬷嬷，忍着痛轮班服役，供养着几张嘴；肉衙门无尽藏，明捉住老爷爷，挣着命，逐日当差。苦煞了懦儿郎，听凭恁掂斤播两；愁煞了穷夫婿，忍耐他数米量柴。这一个积趱家私，醉死梦生钱眼坐；那一个填还孽帐，穿衣吃饭肉身挨。捧定这臭皮囊，较胜争强，成佛生天都要死；戴了那粉骷髅，追欢取乐，嫁鸡随犬各当灾。羞答答丧门神，一把儿冰肌玉骨；笑嘻嘻勾死鬼，两行儿红粉金钗。百年间名缰利锁，苦牵连一家儿，男婚女嫁难交代。盖棺时，博得个夫妻恩爱一声天；散伙时，偿不了儿孙衣食三生债。坟头上几点泪，当不得返魂香；醉乡中一杯茶，冲破了鏖糟块。敢问功名富贵，以何为觉？甚来由，两朵宫花，十年间尝遍了那些儿酸甜苦辣；没出息，一枝班管，半生来弄不清这几个者也乎哉。不过是小聪明，刻鹄雕虫，被几个活穷鬼，弄得你丧气垂头。

休怨命，果然有大本领，安邦定国，这一位丑魁星，虽然是张牙舞爪，也肯怜才。主考试，少什么苏玉局，领着那名士衡文。且无三只眼，坐衙门，纵有那包铁面，难保他穷人告状，不破一分财。没相干，填墨卷，考得上，便算他文星透露；有凭据，定例本，捐得出，也就是官鬼诙谐。光闪闪雪砌冰山，炙手后终会逐天消；硬帮帮纸糊纱帽，下场时未可连头卖。假慈悲，越勾践、汉刘邦，用人时，妆出些豁达真诚；善逢迎，韩退之、杜子美，应制日，藏过了悲歌慷慨。武将勋劳、文官著作，可是实在的。拚性命，干功名，活累煞故将军，北讨南征，枉射断两壶弓箭；呕心肝，做文字，可怜见腐太史，东奔西跑，也踏破了几对靴鞋。这都靠着运气呢！江心里挂了帆，庙门前断了碑，没情面的风雷多势利；铜炉内熄了香，石鼎中灭了火，有威灵的神鬼也痴呆。放不下长楼梯，井底虾蟆难求千佛救；捉得稳巧线索，棚中傀儡也有八人抬。如此敢要尚义气么，谎也！花开了白玉堂、黄金窟，热闹里结拜个弟弟兄兄；风吹到鬼门关、奈何桥，急切中失脱了爷爷奶奶。权术如何？蠢曹瞒，哄自家，造疑冢，末了儿，藏不过腐骨几根；呆嬴政，替后世，筑长城，预先的落下了臭名千载。怕甚么狰狞鬼、邋遢鬼、刁钻鬼、俊俏鬼，在阳世上枉自会掉舌摇头称尔汝；看这班狠毒人、良善人、伶俐人、古怪人，到阴司里却仍要打恭作揖唤台台。守本分的可好苦。守定儿所田园，生不多，死不少，真个是裈中虮虱；紧藏着一包敕印，降便愁，升便喜，也不过枥下驽骀。听着他打就行，喝就止，黑洞洞驴儿推磨；看见人喜就笑，怒就哭，明显显花子排街。可有报应？猛霹雳，捉不去瞌睡虫，任他们，打了爷、骂了娘，须索要吃紧的连夜驱车寻闪电；善阎罗，苦用着褦襶鬼，尽他们欺了君、卖了国，为甚不早些儿预先把笔判拘牌。青史如何？青史也是梦。订几本大帐簿，记载些好本纪、穷世家、混列传，轮流着邪正君臣填注脚；打一回长算盘，扣除了坏心肠、劣皮毛、丑嘴脸，准折出圣贤忠孝。细分腮，请问天地这样办法，难道不嫌烦琐么？咳，天地也是无可奈何，所以造出这些圈套，尽世上的人跳去。设下这千钟粟、九品官，牢笼定十万八千才智愚蒙，一堆儿同挣扎；劈开了九层天、十重地，捉弄的东西南北荣枯寿夭，都听着大安排。五瘟神，肩挑上百般病，沿门硬派；九子母，手牵定各样儿，随意投胎。打一面乔鼓儿，休要怨老神明差了果报；使一会天性子，也须知大气运关着兴衰。小团圆、凤凰冠、麒麟服、好封荫，合得上厚禄高官，都只为积祖承恩相挈带；大劫数、离乱年、饥荒岁、劣残生，逃不出天罗地网，那里是排家造恶尽应该。没对证的鬼变人、人变畜，闹轰轰转不了杂碎轮回；喜更张的水成田、田成海，急攘攘算不尽的糊涂世界。天王以何修为，成此解脱？俺的参悟，好不苦也。哭一声，豁剌剌惊得个揭谛神，落了钢叉；笑一声，谷都都吓得个弥勒佛，躲入布袋。叹口气，走进了蚁儿般的戏场中；发个狠，跳出了鸡蛋似的乾坤外。翻斤斗，撞破了女娲氏补的天；转喉咙，吸干了精卫儿填的海。硬挣着大眼孔，生怕老天瞒；肯钻入闷葫芦，浪被时人绐。真豪杰，腔子内都忘了生死穷通；大英雄，梦儿中肯露出输赢成败。这便是俺觉华王，领受了天封拜，俺与你和盘托出，你可也撤底丢开。

张南华吟诗

张南华詹事，近代谪仙也。天才敏捷，诗具宿慧，兴到成篇，脱口而出，妥帖停匀。尝试保和殿，未停午，众方执笔著想，闻有投卷者，众曰："必南华也。"与泾南司寇同奏事乾清宫门下，泾南携一汉制玉羊，南华曰："咏此可也。"即口吟四十字，语未毕，殿角渚然声震，众惊顾，乃四阉举一大冰，绳断冰堕地，碎且迸。南华曰："咏此可乎？"即复吟四十字，众惊叹叫绝。一日，午门送驾，馆阁诸公各喝一韵，应声立就，顷刻成数十首。喝韵诗，古人所未有也。南郊视坛，于斋宫补棕处候驾，因指棕字为韵，南华冲口吟数十韵，至"凤邸凝云物，霓帱属苑虹。山河扶栋宇，日月倚帘笼。天阙常依北，招摇渐指东"尤警绝，如河悬澜翻，不能自休。羽林期门之士，环绕耸听，诧为异人，会驾将至，始悚惕辍吟。噫！伎至此乎。南华少时，作回文赋八首，自然清丽，亦前人所无也。

高念东作诗

高念东少牢珩，爱严濑山水，忽得句云："愿作杭严道。"生平遇宴饮赋诗，必择坐客一人代书，歌行近体，冲口而出，如宿构，执笔者几腕脱。阅一过，辄弃之，稿不存，渔洋所谓"咳唾珠玉，而用如泥沙"也。

马世俊时艺

马章民世俊，下第留京，落拓殊甚。以行卷谒芝麓司寇，司寇读至"而谓贤者为之乎题后后比，数亡主于马齿之前，遇兴王于牛口之下，河山方以贿终，而功名复以贿始，七十年以前之岁月已沦，七十年以后之星霜复变，少壮未闻谏书，而衰龄反同贩竖"云云。司寇泪涔涔堕曰："季峤真才子也。"岁暮，赠炭金，章民得白金八百两。明年遂状元及第。贤哉司寇，非褊心者所能及也。

蒋山堂印侧刻诗

杭州蒋山堂，乾隆中高士也，初名泰，后更名仁（有太平之人小印）。隐居艮山门郭外，署所居曰："吉罗庵"，破屋数椽，不蔽风雨。性迂僻，寡言笑。生平书最精，由米南宫上窥二王，参以孙过庭、颜平原、杨少师，遇兴到时，若以墨沈倾纸，不能辨字，人益重之。有某中丞乞书，坚不应，后某以贿败，咸服其高识。间作小

诗,旁及篆刻,皆古雅。尝见其自制小印,朱文四,曰:"蒋山堂印",印身高今尺一寸五分,正方七分,四侧镌细字皆满,而波磔剥漫,颇难识别,穷一日之目力始辨,所刻为七古两篇,后款云:"右《自鸣钟》、《苗刀》二诗,岁久遗忘,庚子冬月得之败簏,因刻于此,山堂蒋仁记。"山堂摹印,笔力直追秦、汉,惜未可多见,诗亦不闻有传本。《自鸣钟》诗二十韵,有累句,且多脱字,故不录,亟存其《苗刀》一篇云:"吾闻群苗喜儿以铁贺,铸为长刀百炼过。君之所佩毋乃是,当轩拔鞘寒生座。气干虹霓利削铁,柔可绕身刚不折。旁行蟉结人头名(人头应是头人误倒,苗人称酋长曰头人),迎刃殷红绣膏血。忆昔古州犯顺年,太平宰相轻开边。侵凌讵识嗟无告,焚掠宁关性本然。此刀斩马称难敌,苗平乃被吾人得。请论改土与归流,始恶凶顽终恻惜。五尺铦锋久不砻,光芒中夜犹惊梦。蒯缑岂有珠玉装,夫君宝此知何用。君不闻,昨朝库车捷音至,西方万里销兵气。不逢不若无所试,君盍卖之买犊从农事。"此诗词意激昂,笔力遒劲,直可摩唐宋作者之垒。宰相开边,应指鄂文端公平苗事;末云库车捷音,则作于乾隆十九年以后。戡定西域时,山堂尚在中年,故未尽忘世事也。

童二树画梅

童二树画梅,少粉本,时于月下濡翰,纵横欹侧,皆成妙画,故所绘无一复者。铅山蒋心余太史士铨,见童画梅,寄以诗云:"我不识君见君画,每对梅花身下拜。"幼时友人刘凤冈,梦童化为梅二树,因以为号。生平题画诗,往往奇验。尝元旦为周进士世绩题画,有"第一朝开第一花"之句,是年周发解。汤容熠有仆僮乞画藕,因题诗曰:"具此清净姿,何为乎泥中。"僮数日殇。

窦东皋为和珅书扇

秦少司寇瀛《小岘山人文集》中,《诸城窦公墓铭》后有少寇自记云:"公自浙江学政,以左都御史召还。一日,富阳董公手执公所书金字扇,大学士和珅见而语董公曰:'写金字善用金,无如窦东皋者。'遂取一扇,属董公代乞公书。余适趋过,董公曰:'秦君固善东皋先生者,盍属之。'因以属余。请于公,公书就,授余还之。书款称致斋相国,自称晚生某,盖遵旧例。致斋,珅号也。一日,和珅召见,出语余曰:'子见东皋,告以有御制文,命其制序,散直后即来领。'是日,公随诣珅宅领归,撰序呈进。公没后,编修洪亮吉上书言事,以前在尚书房,尝被公指斥,附劾公交结和珅,书扇称师生,自称门生,其诬公实甚。此事关公大节,不可不辨。"云云。

纪文达生平不著书

纪文达平生未尝著书,间为人作序、记、碑、表之属,亦随即弃掷,未尝存稿。或以为言,公曰:"吾自校理秘书,纵观古今著述,知作者固已大备,后之人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古人之范围。其自谓过之者,皆不如量之甚者也。"我辈薄植,偶作一二短篇杂说,辄姁姁姝姝,有亟于表襮之心,读此能不颜厚。

黄鹤楼三绝

毕秋帆尚书,开府武昌,幕下宾僚,多一时方雅之士。会重修黄鹤楼成,江都汪中为之铭,歙县程瑶田书石,嘉定钱坫篆额。过客登楼,叹为三绝。

顾学士黄莺儿词

卞雅堂光禄寺,常州门下士顾耕石学士元熙,时为馆客,嫌官厨酒肴恶劣,作《黄莺儿》词讥之曰:"蹄子小多毛。秤梗鳗,着腻烧。海参崛强蹄筋跳,鱼虾寿夭,鸡鹅寿高。冬春米饭黄而糙,最难熬。新莺水酒,故意满台浇。"光禄见之大笑。"海参"以下二十二字,自后传餐时,光禄亲自临视,见有不堪适口者,必诃责庖丁,令易精品焉。

翁学士异禀

相传翁覃豁学士,垂老康强,目力尤胜,六七十时犹能于灯下作细书,阅蝇头字,不假叆叇。每岁元旦,必用西瓜子仁,书四楷字。五十后曰:"万寿无疆。"六十后曰:"天子万年。"七十后犹能写"天下太平"云,可谓异禀。按《翁氏家事略记》,载英和按云:"先生每于一粒胡麻上,作'一片冰心在玉壶'七字。"则尤为神技矣。

吴南村御舟即事诗

吴南村廷桢,博学多才,尝法少师赵董。馆于巡抚慕公天颜署中。南村故吴人,因冒陕西籍,中式北闱,行查斥革。康熙三十八年三月,恭逢圣祖南巡,廷桢献诗。四月朔日,上自浙江回銮,伏谒平望河干,上召见,命作《御舟即事》,韵限三江、一绝。吴援笔立就云:"金波溶漾照旌幢,共庆回銮自越邦。"正在构思,闻自鸣钟响,宋中丞荦奏曰:"将到吴江矣。"吴遂得续句云:"御幄裁诗行漏报,计程应已到吴江。"上得诗甚喜,称赏。次日引见,命廷桢写擘窠大字讫,问廷桢曰:"苏州民既庶矣,看来是庶而未富。"对曰:"并非不富,只因皇上视民如伤之心太切了,觉得如此。"天颜甚豫,遂命礼部注册,复还举人。其明年,会试中进士,入翰林,官至宫谕。

金冬心题画诗

题画之诗,全要逸趣横生,清朝以金冬心先生农为最。其《题画马诗》云:"芳信传来第几番,双蹄踏遍杏花繁。怪他蹀躞春风里,骑过吾家两状元。"盖一谓金公德瑛、一谓金公甡也。因马而思及状元,奇矣;因状元而附入作者,更奇。又有《题老马诗》云:"玉辔金鞯锦作鞍,嘶风啸月渡桑干。而今衰草斜阳里,只作牛羊一例看。"言之呜咽。又有李鲜者善画,与冬心先生齐名,画水仙一帧,题诗云:"绝世风姿陈妙常,绝无脂粉

杜兰香。最天然处难描画，愁煞苏州陆子纲。”别有风趣，可想其人韵致。

冬心征士之风趣

冬心征士，以书画遨嬉名胜四十余年，所携仆从，亦各擅一艺。甬东朱龙，善琢砚；新安张喜子，界乌丝阑；会稽郑小邑儿，工钞书；吴趋庄闰郎，操缦能理琴曲；泾阳蔡春，解歌元白新乐府。自征士僻好画竹，长幅矮卷，日竟十数。兰陵陈彭，亦学画竹，竟可乱真。庸保都养，乃有如许雅材，征士之识趣可想。

吴山尊之敏捷

山尊学士，天资敏捷，诗文有如宿构，视古人之对客挥毫、噶韵成句，当不多让，而所作或瑰丽铿锵，或奇倔排奡，无不各得其宜，洵异才也。惟以出之过易，不自爱惜收拾，后人又不能承家学，身后竟无专集行世，殊可慨然。昔闻全州伍松文司马家榕谈：嘉庆甲子，学士主试粤西，所得皆一时知名士。撤棘后，门生来谒者立书联句赠之，各肖其人，语无泛设。解元为临桂唐维钊，其祖某，以乾隆甲子举于乡；兄维锡，则甲寅解元也。学士赠联云：“祖德庆余先后甲；元灯分照弟兄明。”人服其制词之妙，可作科名佳话。抚军百公龄，宴两主试于七星岩，酒次索廨中楹帖，即书云：“地有七星拱北斗，人如二客侍东坡。”其措语雅切类如此。此于学士为末技不足道，然亦逸事之可传者。伍君即是科门生，所得联语亦工，今不甚记忆矣。

邓石如之篆棣

百年来谈篆隶汉分之学者，多首举完白山人邓石如（按：以字行）。山人少产僻乡，眇所闻见，游寿州，晤亳人梁巘，始究古法。至江宁，为梅文穆公季子客，获睹梅氏所弆藏秘府异珍，暨秦汉以来金石善本，笃志临摹，日尝昧爽起，研墨盈盘，至夜分尽墨乃就寝，寒暑不辍。如是者八年，学益大进，顾知者犹罕也。一日访黄山，至歙，鬻篆于贾肆，张皋文编修方客授修撰金榜家，编修邃篆学，见山人书，归语修撰曰：“今日得见上蔡真迹。”修撰惊问，语以故，遂冒雨偕诣山人于荒寺，修撰即备礼延之金氏家。庙甚壮丽，其楹皆贞石而刻楹及悬额，修撰精心写作，盖百易而后定，谓莫能加于此也。及见山人书，即鸠匠斲其额，石楹既竖不便磨治，架屋而卧楹，请山人书之，刻成乃重建，其倾服至此。山人既交两太史，遂辗转与曹文敏、刘文清、上海陆副宪、镇洋毕尚书相周旋，举手而绝艺传矣。物登明堂，裔裔皇皇，士负不世才，岂不赖二三名公，出气力以提挈之哉！山人虽以一技名，其立品甚高洁。乾隆庚戌，曹文敏以祝厘入都，强山人同往。山人独戴草笠、靸芒鞋、策驴，后文敏三日行。文敏舆从，以山东发水转后，与山人相值于开山，时巡抚以下，命吏郊迎文敏。山人策驴过辕门，门者呵止之，文敏坐堂上望见山人，趋出延入，让上座，语诸公曰：“此江南高士邓先生也，四体书皆国朝第一。”诸公大惊，为具车从。文敏曰：“吾屈先生甚，乃肯来都，卒不肯同行，愿诸公共成其志。”乃率诸公送之辕门外，上驴去。后入毕尚书两湖幕，吴中名士多在节署，裘马都丽，山人独布衣徒步。居三年辞归，尚书留之不可，乃为置田宅，为终老计，而觞山人之行曰：“山人吾幕府一服清凉散也。今行矣，甚为减色。”四座惭沮。当山人初入都，都中作篆分者咸以覃溪学士为宗师，山人独不肯一谒，遂蒙诋娸。归南中，则阳湖钱鲁斯、嘉定钱献之同负世誉，未免以私意相凌，山人不与校。然则书学虽小道，非有志节度量者，亦未能坐致千秋也。

金寿门口占七绝

钱塘金寿门先生农，客扬州，诸鹾商慕其名，竞相延致。一日，有某商宴客于平山堂，先生首坐，席间以古人诗句飞红为觞政。次第至其商，苦思未得，众客将议罚，商曰：“已得之矣，柳絮飞来片片红。”一座哗然，笑其杜撰，先生独曰：“此元人咏平山堂诗也，引用綦切。”众请其全篇，先生诵之曰：“廿四桥边廿四风，凭栏犹忆旧江东。夕阳返照桃花渡，柳絮飞来片片红。”众以先生博洽，始各叹服。其实乃先生口占此诗，为某商解围耳。商大喜，越日以千金馈之。

陆白斋传略

陆绍曾，字贯夫，吴县人。尝得神仙白玉蟾像，拜而悬之斋中，因以“白斋”自号，吴中无贤愚，皆称白斋先生。皙而髯，博物好谈论，广蓄古书名迹，有好之者辄举以相赠，越数年故物复见他处，又购之，匄者踵至，复举以相赠，终无所吝惜。自钟鼎古文，下及八分行楷，靡不研究，尤工八分。居恒溷迹市廛，不欲自暴其长，默默若无能者。及叩以古文奇字，古隶偏旁之正伪，沿流溯源，应之不穷，莫能测其蕴也。家计中落，往往携所作书入市得赀，可供数日餐，则楗户不复出，赀罄复入市。市人欲贬其值，妄訾其书为劣，怡然受之，无忤容。或具厚币乞书，则傲岸略不为意。知交悯其老病，劝以操行勿太峻，周游通显，不难致中人赀，白斋掀髯笑曰：“夫鼹鼠饮河，止于满腹。吾旦夕吮笔伸纸，以谋吾饔飧，是亦足矣。受千金之赐无以报，岂吾之志哉！”居则刻意临书，虽妻孥诟谇，晏如也。尤喜蝇头细节，有人勒之盘盂几研以进御，纯皇激赏之，一时声价大重，学八分者多师之，八分之为蝇头，盖自白斋始。尝自评曰：“吾书去古远甚，惟规矩不欲稍溢，今得精纸良笔而为之，其为工讵可量耶。”凡遇古碑，虽巉岩绝壑间，必携干糇，架木悬绠，手自拓摩，辨其漫漶。集汉魏六朝隶书碑文，依其行款写为缩本若干卷，校勘极慎，可补洪娄诸家书及顾氏隶辨之漏。晚年尤好飞白，有《飞白录》二卷。白斋家既贫，子又不肖，年八十余，颇颔以终。所集隶书数十册，在日为毕秋帆尚书购去，未及刊刻而毕氏籍没，书不知流落何处矣。

舒铁云和尚太守谣

嘉庆年间，有和尚太守一案最为奇异。和尚姓王，名树勋，山西人。扬山盐贾王引长世仆，汪重光乳母之子，始在木兰院为道士，后至京师广惠寺为僧，号明心和尚。有口辩，多技能，兼挟异术，一时名动公卿，下而士庶商贾，上而达官勋卫，皆有皈依者。蓄积饶多，忽言尘劫且至，当留发蓄妻子。遂出都，依所善者某中丞作幕友，久之复入都。会开事例，乃捐通判，分发湖北。诸弟子左右之，补善缺，擢同知，晋知府，调补襄阳府知府。其幼主王六闻信往投，命为侄，乃留署中，旋以卓异赴部。御史石承藻发其奸，下刑部，讯得实，诸弟子复左右之，得从轻。比奏上，仁宗震怒，命发黑龙江编管，先于刑部前枷号两月，再行发遣。然其弟子总以为神奇，不可解也。舒铁云孝廉有《和尚太守谣》一篇，警炼奇诡，李长吉不可多也，或他日和尚竟藉此获传，则和尚之幸也。诗云："弃民为僧如秃鹙，弃僧为官如沐猴，宦成黄鹤楼中住，事败黑龙江上去。南来初寂寞，骑上扬州鹤，北去尤萧条，冻煞纥干雀。无端忽慕竺法深，有时化为支道林，碧纱笼边钟悄悄，青莲钵底花沉沉。石塔寺，无一缝，金轮会，有万众，吴国铜瓶五色坚，赵州布衫七斤重。借得如意影，放下苕帚柄，或现宰官身，或佩国公印。两眼看天隽不疑，五体投地霍去病。岂知襄阳节度，乃有叙勋僧正。聚处禅师之斗场，住处终南之捷径。君不见南州传法唐慧能，又不见西蜀入赀汉长卿，料得清贫馋太守，依然天竺古先生。恒星不见官星见，不看僧面看佛面。匆匆一曲雉朝飞，哑哑三更乌夜啼。州亦不可添，诗亦不可改，白铜鞮上春如梦，黄金台畔人如海。珊珊者骨，种种者发，不须笑整冠，且与翻着袜。卿在雁门关来，师言石头路滑。铃音云何劬秃当，禅味如是干屎橛，赠君以绕朝之马挝，李斯之狗枷。峨峨御史府，堂堂司冠衙。五百劫，恒河沙，二千石，优昙花，纡青拖紫波斯匿，偎红倚翠摩登伽。于是乎始墨，于是乎始髡，汝受诸苦恼，何不出了家。吁嗟乎！天下虽大，难容其身，地狱之设，正为此人。今我故我，无臣有臣，東之高阁，问之水滨。初不若刘孝标，典校秘阁上；又不若扬法持，战胜边庭壮；爰有薛怀义，行军总管彼一将；复逮李罕之，中书门下此一相。韦渠既工古乐府，贾岛亦登进士榜。国子祭酒理又玄，合门祗候言非诳。冯延鲁去空遁逃，孙景元来曾供养。而况徐羡之爱汤惠休，阮佃夫荐茹法亮。青史十七部，白发三千丈，既已追度牒，何又进治状？君不见襄阳太守王和尚。"

瓶水斋诗

大兴舒铁云孝廉，名位，字立人，寄居于吴。诞之夕，母沈梦一僧，手折桂花，从峨嵋山来，故小字犀禅。十岁，下笔成章。父翼，官广西河池州知州，南邦入贡，随父出镇南关，迓使者，赋《铜柱诗》相赠答。弱冠登贤书，屡游戎幕，以母老不屑就升斗，九上春官，不得志，遂绝意进取，奉母以居。母殁，以哀毁卒。与昭文孙子潇太史、秀水王仲瞿孝廉相友善。法时帆祭酒式善，尝作《三君咏》以赠之。著《瓶水斋诗集》，赵云松先生跋其诗云："开径如凿山破，下语如铁铸成，无一语不妥，无一意不奇，无一字无来历，能于长吉、玉溪之外自成一家。"龙雨樵先生跋其诗云："他人之诗有六家，铁云则兼有三长；他人之诗有四声，铁云则兼有五音；他人之诗有唐宋元明，铁云则兼有离骚八代。"其为前辈心折如此。诸体中七古为最，如《破被篇》、《张公石》、《任城太白酒楼》等作，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兹录其七言近体，如《落花》云："珠玉九天残咳吐，江湖满地旧文章。碧憎霍霍双鹰眼，红踏荒荒四马蹄。"《曲阜拜圣人林下》云："劫火红烧秦月令，史才青削鲁春秋。出家仙佛开生面，入彀英雄到白头。"《夷门怀古》云："六国输赢归妇女，一关开闭老英雄。"《金谷园》云："名士十年无赖贼，美人双泪有情依。"《汴梁宋故宫》云："湖上春寒天水碧，帐中酒热帝衣青。"《卧龙冈》云："两表涕零前后塞，一公安乐老称藩。"《剑阁》云："一枝草送姜维去，半夜毡拖邓艾来。"《皋亭山》云："一树凤凰收王气，半堂蟋蟀死秋声。"《书仲瞿经解各说后》云："壁中丝竹红羊劫，殿上文章白虎通。"《书〈壮悔堂文集〉》云："南部烟花歌伎扇，东林姓氏党人碑。"《仓圣祠》云："从此死央多识字，只留獬豸与驱邪。"《赠吴谷人祭酒扬州》云："残梦已赢楼薄幸，老成犹见殿灵光。"《屠琴邬大令〈贻是程堂诗集〉》云："一官百里江淮海，三绝千秋书画诗。"《题蒋秋浦侍御诗》云："三百里中黄歇浦，一千年后白香山。"《七夕》云："岂有牵牛笑妃子，漫云顾兔悔嫦娥。"诸联戛戛独造，真无一语拾人牙后慧者。

陈司业别号舍文

常熟陈司业祖范，屡困场屋。尝作《别号舍文》，颇极诡谲，是年竟中式。辞云："试士之区，围之以棘，矮屋鳞次，百间一式，其名曰号。两廊翼翼，有神尸之，敢告余臆，余入此舍，凡二十四。偏袒徒跣，担囊贮糒，闻呼唱诺，受卷就位。方是之时，或喜或戚。其喜惟何？爽垲正直，坐肱可横，立颈不侧，名曰老号，人失我得，如宦善地，欣动颜色；其戚惟何？厥途孔多。一曰底号，粪溷之窝，过犹唾之，寝处则那，呕泄昏忳，是为大瘥，谁能逐臭，摇笔而哦。一曰小号，广不容席，檐齐于眉，墙迫于跖，庶为僬侥，不局不脊。一曰席号，上雨旁风，架构绵络，藩篱其中，不戒于火，延烧一空。凡此三号，魑魅所守，余在举场，十遇八九，黑发为白，韶颜变丑，逝将去汝，湖山左右，抗手告别，毋掣余肘。"

梁山舟调陶篁村诗

会稽陶篁村先生元藻，买墅于西湖葛岭之麓，名曰"泊鸥山庄。"六十余，娶一妾为馔老计。梁山舟学士调以诗云："病来久不见陶潜，隔着重城似隔天。昨夜中庭看星象，小星正在少微边。""闻说蓉江泛橹枝，已成阴后未凉时。一枝椰栗无人管，付与樵青好护持。""不

是朝云侍老坡，恰如天女伴维摩。对门有个林和靖，冷抱梅花奈尔何。好将斑管画眉双，莫染星星鬓上霜。比似诗人张子野，莺花还有廿年狂。”此四首随园老人已采入诗话中。复有《再调篁村》二首云：“湖光如镜复如奁，中有飞来比翼鹣。恼煞画船楼外泊，红阑添上一重帘。”“一幅新翻秘戏团，海棠侧畔老梅株。问年三五盈盈月，不见犹怜况老奴。”先生没后，如君守志不嫁。后四十余年，梁竹晋与先生令孙春田学博轩游，询之，如君尚在，年已六十余，长斋绣佛，足不出户，每食则设于先生小像之侧，进酒侑食，如事生礼，亦一段风流佳话也。先生工诗古文词，兼长制义，顾南北十上乡闱，不得售。在京师有日者，兼精风鉴，谓之曰：“君命中金寒水冷，无分功名。虽然，骨格清奇，不名世，当寿世也。”使相诸郎，则曰：“皆科第中人也。”先生遂绝意进取。二子廷琛、廷琡，先后登甲科，出宰剧县。先生买宅湖山，徜徉诗酒。乾隆甲寅，春田以新补弟子员入场，先生见猎心喜，意欲重携铅椠，诸侄辈止之，不可；戚友咸止之，亦不可。于是春田来奔告于山舟学士，学士往谓之曰：“篁村，尔求死耶”何其老而无耻也。”先生曰：“吾文兴颇勃勃，故偶作是想耳。”学士曰：“是不难，俟首场毕后，君为拟程，吾来同作。”届期，学士偕先生至青云街陶氏书坊接考，知首题为“夫子之墙”一节，两公共砚凝思论题，举笔成文，皆清微淡远之音。比榜发，则是科中式之文，皆捃摭《尔雅》及《广雅》、《考工》、《三礼》而成者。学士谓先生曰：“此中须丹壁垣墉，吾与子黄土颓墙，复从何处讨生活耶?”相与干笑而已。

梁山舟轶事

梁侍讲幼时，其父文庄相国犹未达也。居凤凰山麓，夫人夜织，儿嬉于旁，虎突入户，夫人惊绝，侍讲戏如故。问之曰：“有大兽来，四顾而去。”山舟侍讲，书名压一代，性独孤僻，作书喜用许虚白纸，夏岐山、潘岳南笔；刻石必陈云杓、陈如冈、冯鸣和。后虚白斋纸盛行，冯、潘、夏、陈因以致富。

荆轲诗

金匮徐镕庆大令，诗才卓荦，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概，有《玉山阁稿》。洪稚存太史评其诗如“神女散发，时时弄珠”。记其《易水怀古》一篇云：“秦皇按剑吞诸侯，燕丹太子思报仇，荆卿慷慨以身殉，临行更请将军头。将军断头头不落，背有人头血漉漉，倒悬双眼看荆轲，不到咸阳不瞑目。咸阳宫阙郁崔嵬，列戟如山九殿开，一道白虹穿白日，荆轲含笑捧头来。将军头对秦王面，督亢图穷匕首见，此时秦皇手无剑，十万貔貅不上殿。殿下负剑频诏王，王却击轲轲八创，匕首不利药囊利，人术虽疏亦天意。呜呼！天意帝秦不可回，君不见渐离之筑张良椎。”奇气郁勃，读之可下酒一斗。

山魈僬侥

张船山太守有二仆，一曰刘升，甚长，名之曰山魈；一曰张芳，甚矮，名之曰僬侥。太守作诗合咏之云：“一僮短小如僬侥，一奴长细如山魈。奴能抄书僮识字，一屋高低有奇致。”先生或赋诗，僬侥磨墨，亦若有所思，诗成弃其草，山魈缮写，偷作《床头稿》：“先生燕居常闭门，僬侥侍立如无人；先生出游行颇速，山魈一过市人缩。先生醉后山魈扶，僬侥趯趯犹提壶。先生贫极僬侥瘦，山魈摇摇如学究。僬侥喜，山魈愁，笑啼幻作双猕猴。山魈立，僬侥坐，俯仰云泥人两个。山魈一嗽僬侥惊，忽如天半闻雷声。僬侥一怒山魈伏，左右如葵卫其足。吁嗟乎！先生无聊只好奇，僬侥山魈亦颇落落无威仪。无威仪，先生怒。山文僬，侥趣魈。”诗谑而隽。

愿为人妇

船山先生诗才超妙，性格风流，四海骚人靡不倾仰。秀水金筠泉孝继，忽告其所亲，愿化作绝代丽姝，为船山执箕帚。又无锡马云题灿赠诗云：“我愿来生作君妇，只愁清不到梅花。”以船山夫人有“修到人间才子妇，不辞清瘦似梅花”之句也。其倾倒之心，爱才而兼钟情，可谓至矣。先生戏成二律以谢云：“飞来绮语太缠绵，不独青娥爱少年。人尽愿为夫子妾，天教多结再生缘。累他名士皆求死，引我痴情欲放颠。为告山妻须料理，典衣早蓄买花钱。”“名流争现女郎身，一笑残冬四座春。击壁此时无妒妇，倾城他日尽诗人。只愁隔世红裙小，未免先生白发新。宋玉年来伤积毁，登墙何事苦窥臣。”亦词坛一则雅谑也。

戴文节画谶

钱塘戴文节公熙，夙工书画。道光辛卯，为乡人沈文忠公兆霖画双桂，题南宋词曰：“占断花中声誉，香和韵，两奇绝。”盖文忠方应举，写此作利市也。是岁榜发，文忠名在第二，同人以为画谶，文节贺诗遂有“桂林声誉原无比，悔写蟾宫第二枝”之句。后十年，文忠已叠秉使节。文节为人画月桂图，述及前事，自谓画不足藉人以传。比同治初元，文忠奉命，剿抚叛回，值秦中山水暴涨，没于王事。而前三年庚申，文节早殉难杭州。荩臣硕辅，先复骑箕，誉望馨香，两相辉映，则真所谓画谶矣。

戴文节画

戴文节公熙，以书画供奉南斋。道光戊戌，被命视广东学，陛辞日，宣宗谕之曰：“汝画笔清绝，然胸中目中，只是吴越间山水，此行获睹匡庐、罗浮之势，巉岩演迤，雄丽奥曲，别有一种奇致，于画理当益进。汝品学朕素知，公余游艺，兼可成全老画师也。”公谢而出。途次遇名胜，辄研弄丹墨，自江右至岭南，一壑一丘，咸为写照。抵粤一载，装巨帙进呈御览，上奇赏之。今画家评公作，谓粤游后笔墨超特，若有神助云。

恨不见彭公叙

康熙朝彭中丞鹏，号天下清官第一。钱塘冯山公

景至撰《恨不见彭公叙》，略曰："戊寅十月，予客天水方伯幕，古愚彭公来，客皆往观。予方浴，观无及，觖望累日，自景愿见公垂二十年。甲寅闽变，贼欲污公，公骂之，贼怒击齿尽落，吾以公为骂贼断舌颜杲卿。后宰三河，仁而廉，日餐虀粥，有时绝粮，吾以公为尘甑范莱芜。御前放鹰者至县，使来索饩羊，公鞭之，吾以公为强项令董宣。入为给事中，劾考官不公，至请斧劈臣头，悬太学以谢士，吾以公为折槛朱云、埋轮张纲。及出监河工，秋涛啮堤，公止宿其上，誓身同去留，吾以公为河溢瓠子，请以身填金堤如王尊。按察贵州，主仆行李裁二肩，吾以公为一琴一鹤赵阅道。凡此六七，公有一于今，必争先睹快，况忠清正直，全备乎一身者哉！思之二十年，一朝失之，是吾命之不辰，而抱恨无穷期已。"云云。予读是文，觉彭公之直节清声，固令人有生不同时之慨，而山公之风趣，亦藉可想见矣。

潘文恭铭砚

潘文恭公初入翰林，以歙砚求铭于纪文达公，公为之铭："棱棱有骨作作芒，取墨则利颖亦伤，緊包孝肃岂不刚，我思韩范富欧阳。"按文恭少年，浑涵端重，文达正当以风骨勖之，何反虑其过刚？殊不可解。

曾文正铭词结句

曾文正公尝谓吴树敏、郭嵩焘曰："我身后碑铭，必属两君共任措饰，铭词结句吾自有之，曰：不信书，信气运。公之言，告万世。"又谓王闿运曰："中兴功业，吾已幸之；文学之事，未有所属，敬以托君。"临终，又诫其子曰："吾学未成，诗文但存示子孙，慎勿刊刻传送。"豪杰多讳言数，勋臣每耻无文，而公言如此，可想见其胸中浩落矣。

彭侍郎诗

彭侍郎玉麟，丰功伟业，照耀寰区，而其吐属之名隽，有非他人所及者。《宿莫愁湖上》诗曰："石涧泉声瀑布流，万竿修竹拥僧楼。我来睡入云窝里，晓起推窗白满头。"又题也园来雨楼联云："把酒漫谈三代事，推窗好纳六朝山；隔岸莺啼春树绿，卷帘鱼唼落花红。"抑何风流旖旎乃尔也。

江忠愍旅舍题壁

定海蓝少府居中，有《旅舍题壁诗录》数册，皆记历年南北往来所见也。中有七律一章云："劳生无计了情缘，踏遍红泥意黯然。万里关河鱼腹纸，五更风雪马头鞭。浪游燕市悲前事，小别章台感隔年。寂寂晓风残月里，选词谁唱柳屯田。"后署"苍江懒樵草，丁未二月十八日识。"蓝君原注："懒樵，新宁人，名忠源，姓江。"又注，书法极为苍秀。按江公以拔贡举孝廉，起家教职，作宰浙西，调起军营，带勇剿寇。南昌被围时，已官廉访，助守尤力。旋擢安徽巡抚，殉难庐州，赐谥忠愍。迹公生平，英风伟节，远媲张、许。雕虫小技固不足言，乃诗笔之工又如此，贤者洵不可测也。蓝君所录缘字韵七律凡数章，首唱者书贯城县谷疃集刘姓旅店，次河津吏韵，忠愍殆因计偕过此和题欤？又公在江西守城时，有感事一首云："东望三城久未改，又闻鼙鼓入中州。孤城保障吾何敢，大局艰难剧可忧。前席每思廉李将，中兴谁是岳韩俦。时危多病宁天意，差幸甘霖兆有秋。"原注："时方望雨。"此诗忠爱之忱，溢于言表，气格自胜题壁作。张睢阳围城闻笛之咏，卢建斗军中七夕之篇，遥遥千古，堪以鼎峙。名臣遗著，不可多得，谨录以资咏叹焉。

王闿运思归引

湘潭王闿运，少负异才，为文章甚似司马迁。能以己意贯串，开合变化不蹈痕蹊，自然成法，俣魏弗如也。往来公卿间，多欲罗之者。闿运超逸，不乐仕进，尝游燕赵，将赴春闱，至清苑矣，意忽不乐，遂改辕归，作《思归引》，其序曰："同治三年冬，余从淮沂，将游于燕赵，过桃园之镇，重访石崇旧河。朔风飞雪，僾焉而叹，停车徘徊，感念伊人，咏其思归之篇，悲所志之不遂，重寻自叙，喟然而悟。夫以五十之年，居九列之尊，据河阳之园，有绿珠之丽，加以迈俗之志，身在乱朝，有一于此犹不可免，况其骄侈陵轹，多藏以厚亡乎！余少小钝弱，既冠始学，初览经史，未及该贯，而长沙有山寇之围，自此兵连，奄逾一纪，驰逷军间，稍习时事。当世名公卿，谬以文词相许，姓名达于六州，颇妄自矜伐，喜谈远略，视今封疆大臣，窃谓过之。值圣朝辟门求贤，开荐举之路，白衣而登大僚盖数十人。余周旋其间，年望相等，虽不必至督抚，其次亦差得之矣。游半天下，未尝困厄，然皆无一岁之留，望望而辄去，虑一牵绁为智者笑也。夫贤才有益于天下，天下诚有赖于贤者。非惟大名之不终，亦思虑之伤神也。是以孔子晚年，不梦周公；庄生论人，谓之不祥。且以七尺之身，乘百年之运，自奋于天地之内，董京所以颦蹙而去之者也。猥以孤茕之躯，无侍奉之祜，昊天隆格，慈德无报。然今年始过壮，未敢降志，稍闻古训，得其微义，凡有文章，一见通解。室有贤妇，高莱妻之节；女喜篆文，能写六经；大儿九龄，以《尔雅》解诂，往往合谊；小者六岁，识字形偏旁；有妾颇弹琵琶，能和箫笛；得屋三椽，弦诵其中，诚足以无闷矣。夫巢由不买山而隐，伯夷不树粟而食，吾生也有涯，而所待者难期。余尝游朱门，窥要津，亲见祸福之来、贵贱之情多矣，亦何取车登其阶，然后悔悟乎？昔人有言'贫贱常思富贵'，尚子又云：'贵不如贱，富不如贫。'若以物论之，齐化成亏之心，犹为蔽也。凡名皆假设，实亦终化，倘非善安其生，则出处之道殊矣。归欤！归欤！将居于山水之间，理未达之业，出则以林树风月为事，入则有文史之娱，夫读妇织，以率诸子。何必金谷为别业，乃后肥遁哉！既息骖于清苑，闲居无营，因作诗一篇，以明所怀，悼石生之空言，故仍题曰《思归引》云尔。"其诗曰："思归引，悲朔方，长风驱霜雁南翔。眷伦匹，怀江湘，假余翼，谁谓河无梁。天地

横，万鳞骧，群鱼煦沫旁相望。人生年，乐无方，何为多患自忧戕。盛名来，先受庆，欢娱未毕生旁皇。游天衢，归故乡，思古贤人心泰康。洞房云阁临朝阳，左图书，右姬姜，鸣琴音，金石锵，挹芬华，味元庄。”

王闿运挽张文襄联

南皮晚年极疲苶，论者谓其有意避事，或亦有之。盖其阅历既深，觉无一人可靠，无一事可办，遂愤愤流于消极，亦理势然也。没后，南北士林多悼惜，挽章极多，惟湘潭王湘绮先生一联云：“老臣白发，痛矣骑箕，整顿乾坤事粗了；满眼苍生，凄然流涕，徘徊门馆我如何。”言之凄然，有余恸焉。

怜才类

韩慕庐先生

韩文懿公菼，字元少。家故贫，能力学，性嗜酒，有李太白风。其为文也，原本六经，出以典雅，不蹈天崇决裂之习。补博士弟子员，以欠粮三升，为奏销案黜革。旋冒籍嘉定，拔取后，又以攻讦除名。应吴邑童子试，题“系狂者进取”一句(或云“其在宗庙朝廷”一句)，邑宰见其文，以为不通，贴文于照墙，不取。时海寇作乱，苏郡中有驻防兵来守。韩公家居娄门，其屋尽被圈封，为屯兵之所，其装折尚欲著房主办理。公既无居，益落魄不偶。迨昆山徐大司寇乾学来苏，方夜寝，有门生候于门者，争诵公之文，以为笑柄。徐闻之，急问公姓氏，曰：“此文开风气之先，真盛世元音也。”次早，即命延见，收为门生，遂引入都中。援例中北闱乡榜。康熙癸丑会状连捷，官至大宗伯。噫！韩非徐不足以为师，徐非韩不可以为弟，诚千古知己也。

韩慕庐推重朱竹垞

韩慕庐宗伯菼，以诸生被斥。壬子应京兆试，以第一人中式癸丑会状。虚心好学，至老不倦。尝语人云：“吾贵为尚书，宁如秀水朱十，以七品官归田，饭疏饮水，多读数万卷书耶。”

朱文端公救舒文襄

乾隆乙亥，阿逆既投诚。舒文襄公赫德时任定边将军，请将其家属分置苏尼特等近地，以为羁质。纯皇帝大怒，谓其分散骨肉，有伤远人之心，命近侍封刀斩之。朱文端公闻命，排扉而入，请召对，力言人材难得，舒某虽一时过虑，然平日办事勤慎，请援议能之典。上曰：“命已下逾日，恐难追转。”公奏曰：“即命臣子成麟追之。”上可其请。公出，谓其子曰：“追不及，汝勿返也。”成麟故勇往，即于马前割袍前襟，驰骑而往，甫至潼关，卒追前命而归。时傅文忠公告人曰：“朱公诚仁者之勇，是日虽恒百辈，终无济于事也。”

纪文达虚心

乾隆丙子，纪文达公以扈从道出古北口，偶见旅壁一诗，剥落过半，中有“一水涨喧人语外，万山青到马蹄前”二句，公奇赏之。壬午顺天乡试，公充同考官，得朱子颖孝纯投诗作贽，则是联在焉。因叹针芥之契，果有夙因。后公出督闽学，严江舟中赋诗云：“山色空濛淡似烟，参差绿到大江边。斜阳流水推蓬望，处处随人欲上船。”尝语子颖，谓此首实从“万山”句脱胎，人言青出于蓝，今日乃蓝出于青。此固骚坛佳话，亦可见前辈之虚心盛德，不没人长也。

裘文达待士

裘文达公奖励后进，凡人一善一长揄扬不置，虽素不识面，隔数十年犹称道不忘。惟闻人背后谤议，必面折之曰：“尔胜他的好处何在？”

其　二

裘文达公名曰修，江西新建人。公赐宅在内城石虎胡同，构一轩名好春。退直所憩，宾客门下士往来者，于阍人悉不关白，径入此轩。若已退直，则公必在轩左右，若待客矣。一日值岁小除，诸人咸诣轩，与公饯岁。忽司阍者至公侧耳语，公大笑曰：“户部堂官岁尽分饭食银两，亦不可告人耶！”即命挈一囊至，泻出之，皆库贮大锭两五十。公数坐中客若干，令各怀其一，曰：“诸君年事大窘，聊以分润耳。”数不足，复命人取之，遍给乃止。公食指既广，又宾客常满座，值窘乏，亦时时断炊。一日过午，尚未具食，坐客有愠者，公觇知之，即出语曰：“诸君他日皆饫天厨、颁尚食之人，岂矜矜于裘某之一餐乎？且主人亦尚未食，不独客也。”客意乃解。乾隆帝眷公，时得召见，公奏事毕，则必言各衙门人才，曰：“某人勤，某人干事，某人擅文笔。”是以公在部及掌院日，翰林诸曹司迁转最速，由公推毂勤也。时公房师大学士蒋文恪公溥，亦极爱士，肯为寒素地，有揭荐牍来者，悉馆门下，未尝拒一人，其掌书记者，即公所引人。一日，公入朝，遇文恪公，公曰：“有一孝廉在都候选，所学极优，师留之乎？”文恪唯唯。公知文恪性阔达，宾客多寡，皆不甚措意，明日，遣一仆径送孝廉入文恪邸第，属仆曰：“第送诣某书记厅，云‘昨已面语相公，相公属留客耳。’”仆致公命出，书记某即挈孝廉巡历厅事侧两廊，见屋比栉，悉客馆，内一室门独启，遂径入，见榻上亦有卧具，遽命仆撤出，贮厅事中，语孝廉曰：“君行李至，即安置此。但出，必须键户，慎勿启也。”又一要语相属：“君虽馆此，实无一事，不妨日出游行，然必须饭毕始出。日两饭，亦无邀客者，但闻长廊口有高唤者曰：‘饭具矣！’即速诣厅事食，迟则不及。”孝廉遵其约，每日饭毕即键户出游，约计复当饭，则又归。岁值五日、中秋日，及岁尽前数日，即有老仆从三四辈挟巨囊至，遍入客馆，见一卧榻，即置朱提一封，标其函曰：“岁脩”，为数五十。若旁有卧榻，则贮一

小封，为数四，以犒从者。孝廉居文恪邸二年，选湖北一县令始去，在邸日，未尝一为事，亦未尝一面文恪。盖疏节阔目如此，然无碍其为太平宰相也。

姚文僖轶事

姚文僖公官内阁中书时，常至阁取历科状元殿试卷观之，日必书卷一本。嘉庆己未科大魁天下。论者谓"殿试卷字，为本朝状元之冠。"公秉性刚直，尝以事忤某协揆意，殿试时某适阅卷，匿其卷他处。仁和孙补山相国士毅觅得之，必欲置之前列，谓"此卷写作俱佳，摈之何以服人？"某不得已，改置第九本，进呈御览，特拔第一。此固由于天定，而相国怜才之意亦可感也。公时艺绝高，初为广东主试（嘉庆庚申），所取文皆古淡，通榜无人登第。继为福建主试（辛酉），乃降格取之，遂有登第者。后为山东主试（丁卯），皆取才气发皇之作，登第者独多。自谓取士后盛于前，取文则前胜于后，常以为憾。

陈句山典试

陈句山太仆，文章德业为世儒宗，典试分校所得士，皆天下英俊。其典湖北试也，书榜毕，监临范中丞灿谓公曰："楚有谚云：'若要好，看黄孝。'"今黄冈、孝感，中式人多，众所膺服。后所取士张梦杨等五十三人，登甲榜者十之六七，是科落卷，公一一别其纯疵，明白批示。发卷后，下第士子多来求见，公指以要领，各得其意以去。有刘龙光者，闻公讲论，感激欣喜，至于泣下，次科联捷成进士，历官御史，终其身执弟子礼。公尝赋《书榜》诗曰："千枝烟桦欲烧空，淡墨先题后押红。要好由来看黄孝，拔尤适得五人同。"（前五名皆黄冈、孝感县人）

阿文成用人

阿文成公屡膺挞伐，平定绝域，其拔擢人才，或于散僚卒伍，以一二语赏识，即登荐牍，故人皆乐为之用。兴将军奎，以将校从事，公奇其貌，曰："此将材也。"因与之副将札，命其攻克某岭，即日克捷，其后卒为名将。如王述庵司寇昶、韩桂舲司寇封、百菊溪制府龄、朱白泉观察赓额，皆以微员赏识，其后皆为卿相。闻其于军务倥偬间，惟于幕中独坐，饮酒吸烟，秉烛竟夜，或拍案大呼，愀然长啸，持酒旋舞，则次日必有奇策。其驱使将士，如发蒙振落。其成功者或奖以数语、或赏以糕果，而其人感激终身，甘与效死。其薨数日前，自知死期，于其诞辰，置酒作乐终日，训其子孙，励以纲常名节，曰："余从此长诀，不复训教尔等矣！"病笃时，将其兵书诗文稿，尽命焚之，曰："无以此误后人也。"卒后，往吊者见其厅第湫隘，居然儒素，较之当时权贵万厦巍然者，薰莸自别。比之李文靖厅前仅容旋马者未为过也。

吴六奇

吴六奇，浙人，少负大志，家奇贫，落拓乞食，冬日袒身行市中，英爽如故。查孝廉伊璜奇其人，尝加周恤，公深感之。后仕粤西，桂王时尝有功，至总兵官。投诚清朝，随平南王可喜，屡擒海寇有功，荐至提督。孝廉尝以与修伪史故，株连狱中，几不能免死，公特疏为之解救，卒白其冤，因聘查至粤中，厚为赠贶以归。其署中有峻石，高数丈，查爱之，摩挲抚惜，因醉题绉石，次日遂失石。及抵家，石挺立其庭中，盖吴潜使人运至矣。今越中传为佳话云。

张文端代作诗

王文简公士祯，诗名重于当时，浮沉粉署，无所施展。张文端公英，时值南书房，代为延誉。仁皇帝亦素闻其名，因召渔洋入大内，出题面试之。渔洋诗思本迟滞，加以部曹小臣乍睹天颜，战栗操觚，竟不能成一字。文端公代作诗草，撮为墨丸，私置案侧，渔洋得以完卷。上笑阅之曰："人言王某诗，为丰神妙悟，何以整洁殊似卿笔？"文端公谢曰："王某诗人之笔，定当胜臣多许。"上因命文简改官词林，因之得置高位。渔洋感激文端终身，曰："是日微张某，余几作曳白人矣。"

姚亮甫识赵学彭

东河县丞赵君学彭，武进恭毅公五世孙也。兰阳之役，姚亮甫中丞夜出视工员勤惰，见君悴且寒，慰之曰："才不可恃，此为腥膻地，有才者尤当慎。"君对曰："学彭先恭毅裔，职虽卑，家法不敢逾。"中丞解衣衣之曰："李制军世杰，即由丞倅起家，君勉之矣。"上官如姚公，下吏如君，皆足为今之从政者法。

平湖张金镛

平湖张金镛，督学湖南，奖诱后辈特勤。才思稍异，即召至后堂，赐酒食笔墨，劝之勤学。放黜者有佳句，辄标举之。科试录遗才，得王闿运卷，惊曰："此奇才也！他日必以文雄天下。"急延见称勉之，且曰："湖岳英灵，郁久必发，其在子乎！"一时才俊，争愤于学，至今儒生谈海门先生故事，辄欷歔感叹。海门，金镛字也。金镛好吟诗，日袖诗草韵书索句，客座舆中不辍。有贵官迎饮，礼貌肴馔有加，金镛终饮不言。贵官怪之，使客间问，金镛曰："是日适改一诗未就，无他也。"其诗根柢既厚，又苦思研炼而出，佳者殆不减昌谷、武功。今录其《赠剑行》曰："君不贻我金错刀，我不报君青琼瑶。吴钩三尺脱囊赠，引杯欲醉风萧萧。雌霓潜光月昏黑，一星荧然睒寒碧。天下今无万人敌，拂拭霜痕三叹息。金槽琵琶拉杂声，银河烛短孤花青。朱丝罿罳飘兰缨，哀歌那顾四座惊。六州之铁铸神器，上有模糊百夫泪。读史空怀许国心，论交忍负平生谊。剑乎！剑乎！世间奇士多风尘，学书不就徒逡巡。袁公下视粲焉笑，何不佩汝持照身。山鬼彷徨不敢语，玉龙怒吼铜杯雨。莫将溪水淬芙蓉，夜凉恐向秋空舞。"又《春晓曲》曰："金猊微触帘钩动，钗玉低横鬓云耸。一奁水冷镜中鸾，鼬帐香浓绿鬟重。十二层城仙梦回，碧

天如水春雁来。栏干瑶露滴成雨，楼前桃花开未开？”又《春夜曲》曰：“玉绳迟迟莲漏长，画帘风细吹衣香。碧环无声半臂冷，红丝绣罢双鸳鸯。蛾眉敛黛唇脂冻，香颈低徊翠钗凤。欲落不落银灯花，欲成不成绮帷梦。”又《宣府》曰：“隘害雄三辅，京师枕背区。峰高连大翮，地险厄飞狐。落日平沙迥，秋风废垒孤。豹房歌舞处，一例没青芜。”其二曰：“昔在明中叶，年年此用兵。人烟今巨镇，烽火旧边城。雉堞残山接，雕弓晓月明。琵琶怜塞女，对客作秋声。”又《固关》曰：“一步分燕晋，重关嶻嶪开。山随云北去，人与雁西来。客鬓霜前短，乡心马上催。承平严锁钥，好葺旧烽台。”

毕制使客

镇洋毕秋帆制使沅，怜才好士，为风雅主盟，提挈寒畯，不留余力。署中游客常满，俱见优待。一夕，公潜至馆中，视客所为，有客焚香而祝曰：“家贫母老，无以为生。远投毕公，求荐馆席，今来数月，犹未得栖枝，幸垂怜悯。”翌日，公延客入曰：“荐祢之书，仆非敢吝。念君家有老母，未可远离。”袖中出五十金曰：“稍备资斧，助君归装。”又出一书，属带致某银号，且曰：“勿作殷洪乔故事。”客未餍所求，怏怏而返，银号中书弃置箧中，亦不省记。是日偶检得，念为公所托，亲致之。号主人询其来历，具言归自毕公署，兼述谋馆未得，意甚颓丧。主人阅书毕，举手贺曰：“制使馈君千金，存仆处作母，岁以子金资薪水，今而后可无事远游矣。”客始闻而惊，继而喜，喜极而感，泪涔涔下，不能止。归家设公长生禄位，朝夕膜拜，终其身不衰。

钱文端之知人

秀水钱文端公陈群，有知人鉴。诸城刘文正，初释褐时，以所业就正。公谓文正房师王楼山云：“吾贺子及门得伟器，他日令仆才也。”金坛于文襄，方为孝廉，来谒，公即大赏异之。刘文正及钱塘梁文庄，俱以笔法自诩，公曰：“二君毋高自位置，会看贤郎跨灶耳。”后文正子文清相国、文庄子山舟学士，果濡染家学，八法冠时，碑版大书，照曜四裔，不必如大令自誉，而书名突出二公上。文端幼贫甚，隆冬早起读书，灶无宿薪，汲井水盥手，肤为之坼。未弱冠，依人京师，佣书糊口，冬无裘，入市以三百钱买皮袖，自缀于袍，钞纂益力。逾数年，旋里，课两弟读书于南楼，去梯级，缒绳送饮食，岁除始一下楼。如是者二年，学大进，遂以文字邀异遇，高官大年，席宠累代。高庙南巡，公扶杖迎銮，御制诗至有“江浙大老”之目，可谓荣已。回忆童牙孤露，饥寒逼人，虽寤寐中当无此冀望。士之匿影蓬荜，憔悴谋生者，观于公，无自戚戚也。

石学政典试江南

顺治十年，江南学政石公申，岁试案迟迟不发。既而谓诸生曰：“余苦心力索，得三状元，是以迟滞。一昆山徐元文，一吴县缪彤，一长洲韩菼。”石公召韩谓之曰：“子文元气浑涵，如玉在璞中，其光必发。然光焰太藏，不在其身，将在其子孙乎？”后徐、缪两人俱中状元，韩以青衿终其身，其子菼果中癸丑状元。始知石公巨眼，文有定评如此。

尹文端督两江

尹文端公继善总督两江时，年才三十，人呼为小尹。海宁杨守知，素知名，晚以道员候补江南，尹奖慰之甚厚。杨抚鬓曰：“蒙公盛意，惜守知老矣。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尹曰：“否，否。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杨出语人曰：“不谓小尹吐属敏隽乃尔。”又有王主簿者，司守行宫，得句云：“愧我衙官无一事，宫门持帚扫闲花。”尹异之，遂加奖拔。

陈楚产除夜觇士

陈楚产号五不，读书甚苦，寄食砚田三十余载，齿逾知非，始补弟子员，随捷两闱，筮仕莱阳令。时值除夕，欲觇莱俗与楚风同异若何。徒步出郭，所见烘炉戏鼓、爆竹黏吟，比户皆是。行至效墟，忽闻茅屋有书声出，潜窥之，见一士子与其妇，坐拥败絮，一读一纺，青灯荧然，色甚凄瘁，夜向午矣。陈殊叹异，即还署，呼役异酒面肉米相饷，并赠以诗曰：“破灶无烟火，寒门蛛结丝。斯人今日事，似我少年时。”元旦士子来谢，则童生观光也。时楚产尚艰嗣，立迁其家于署内，饮食教诲如子者数年，亦成进士，官至粤东司臬。楚产累官知府，适为其属，观光执弟子礼不改。在莱之日，麻城接壤豫省，其里人言先辈好文爱士，必举此事为称首。

来文端之知人

文端公来保，为乾隆朝宰相，生平最善相马，一时有九方皋之目，然其知人之明，亦有不易及者。文襄公兆惠，微时甚贫窭，生未逾月，父母俱亡，育于姑家。七八岁时，已长大如成人，力敌百夫。偶过市，见群不逞聚殴一人，兆勃然挥拳奋击，皆披靡鸟兽散。方欲追击，一道人从后掣其肘，即随之去。至西山深处一茅庵中，留教拳勇，且口授以兵法，半年乃归，姑以为已死也。既而入营，就步粮，为街卒。文端兼摄步军统领，见诸卒泼水不过寻丈间，兆独远及数十丈外，异之，呼与语，甚戆，命鞭之，如击马，大呼曰：“性耐刀锯耳，不堪鞭箠也。”文端见其状貌已奇之，闻言，益大异，令明日至府面试。挽强命中，挥刀运石，力大无穷。与谈行军纪律，侃侃而言，动中窾要，文端益大喜。次日入朝，见上叩头贺曰：“臣为国家得一奇士，街卒兆惠，其人虽微贱，真大将才也。”即日召见，命之射，九发皆中，立授一等侍卫。后平定西域，数建大功。

林文忠契张亮基

铜山张 督部亮基，初以中书从王文恪公治河工。适林文忠谪襄河务，独契公。时公尝却河弁馈金三千，文忠密识诸简，未以告人也。逮公为永昌守，文忠方由

西域赐环，授滇督，公道谒焉，文忠欢甚，出手籍记却金日月，公慑然异之，盖不复省记矣。公之清恐人知，文忠之求贤若渴，殆未易于今人中求之（按文忠尝疏荐公云："其才胜臣十倍。"宣宗始知公可大用，文忠之识公实基于却金一事）。

林文忠折服龚定庵

龚璱人名振都下，朝贵倒屣交迎。而口若悬河，每及当世事，纵横陈说，四座皆喑，与之诘难，鲜不辟易者。一日觞于某贵人第，座有林文忠，定庵席次，谈天雕龙之辩，风起泉涌，众唯唯，而深厌苦之。酒数行，坐客有言部胥多奸人者，长喟不已，文忠笑曰："君何易视奸人乃尔？而以若辈当之。"某曰："何谓也？"公曰："子真未知之乎？吾与子言奸人。夫奸人者，言人所不敢言，为人所不忍为，如公孙宏期年化俗，尚以为迟；安石万言书，自拟伊、傅；秦桧'我有二策可以耸动天下'之类是也。盖辇毂之前，人文所聚，而彼辈乃大言不忌，自信之坚如此，亦非真有过人之材也，不过见当时人材脆薄，学识猥陋，故肆无忌惮，挟其术以沽名猎位，眩其学以动众惊俗，一旦得志，殃民生而败国是。如此辈者，行逆而险，行伪而坚，老成谋国，在所必诛者是也，此之谓奸人。君恶得以区区刀笔吏为奸人哉！"言已，满座改容称善。定庵颇自矜持，闻者谓非文忠森严耸切之论，未易折服之云。

名臣留意人才

昔读武进张皋文编修茗柯文，书左仲甫事，有曰："余同年友仁和汤吉士金钊告余曰：往岁北来，道出凤颍，往往询其民人繇俗，有刑狱不当，赋役无节者，民曰：'非霍邱左爷来，谁与办之？'有风俗乖忤，水旱冤抑者，又曰：'非霍邱左爷来，吾属不安枕矣。'"云云。又大学士左公宗棠，请饬史馆为桂超万立传，疏曰："道光十七年，臣宗棠会试北上，道出栾城，偶游城市，见知县桂所张示谕，劝民耕种，并示以种植木薯、棉苧之宜，以及备荒之策，甚为详备。询之居民，皆言令之爱民出于至诚，其洁清自矢，为从前清官所未有，心窃异之。"云云。霍邱、栾城之循卓，不待复言，而汤、左二公，当骑驴觅举、手无寸柄之时，驿路偶经，即留意人才如此，儒臣识量，名相襟期，肇于此矣。

曾文正知人

近世士大夫，多称曾文正公能知人，非妄语也。江忠烈公忠源，初谒公于京邸，既别去，公目送之曰："此人必名天下，然当以节烈死。"时天下方无事，众讶其言之不伦。后十余年，忠烈果自领偏师，战功甚伟，嗣殉难庐州。公东征时，沪上乞师，公奏请以今相国合肥李公赴沪，而以参将程忠烈公学启从。临发，公送之登舟，拊忠烈背曰："江南人誉张国樑不去口，君去亦一国樑也，行闻君克苏州矣，勉之。"李公至沪，由下游进兵，自青浦昆山转战至江苏省城，拔名城，殪大憝，虽尝借助英法兵，而西人独推忠烈功，为淮军诸将最，其声威殊不出张忠武下。嗣克嘉兴，先登，中枪仆地，卒不救，其以死勤事，亦与忠武同。盖升平之际，物色人才，危急之秋，激昂忠义，精神所感，诚至明生。文正儒臣，岂有相人术哉！呜呼！洵天人矣。

朱暝庵流寓长沙

朱暝庵流寓长沙，尝岁暮贫甚，榜诗于门曰："申椒零落菊英残，从古潇湘作客难。连日市门三尺雪，更无人记问袁安。"时威毅伯曾国荃方家居，闻之叹曰："文人至此，我辈之责也！"急造访，赠钱十万。至除夕，复榜门曰："羔酒笙歌饯岁时，蓬门苔瘦得春迟。苍生莫问安危局，我且无聊尔可知？"有告巡抚者，巡抚怒，将追逐之。或解之曰："名士狂态固尔，不足责。"巡抚笑曰："名士！名士！能辟谷乎？"暝庵闻之，又为诗曰："名士原无辟谷方，贵人休替达人忙。冰山有我天公在，胜似人家沈部堂。"

张文达之爱士

庚子回銮后，惟京师学务，办理差强人意。先是，京师本有大学堂，庚子之乱，生徒星散，至是，长沙张百熙被命管学。公夙负学界重望，苦心孤诣，锐意兴学，礼聘桐城吴挚甫先生为教长，阳湖张鹤龄副之，网罗一时名流殆尽。开师范、仕学、译学、医学四馆，继又开进士馆豫备科。自是，五方秀士，鳞集黉塾，文学彬彬振朝野矣。文达后因清廷疑忌，不得展其怀抱，乃辞学务一切差使，改任邮传部尚书。与侍郎唐绍仪，因用人事不相能，遂郁郁一病不起。张为人宏达爱士，能容纳众流，没后，士林争悼惜之。如皋冒广生挽以联云："爱好似王阮亭，微闻遗疏陈情，动天上九重颜色；怜才若龚芝麓，为数揽衣雪涕，有阶前八百孤寒。"盖纪实也。论者谓文达离学务而任邮传，本非素愿，推文达之心，始终不能忘情于苦心缔创之全国学务耳。

吏治类

施世纶为清官

陈康祺《燕下乡脞录》笔记云："少时即闻乡里父老言施世纶为清官，入都后，则闻院曲盲词，有演唱其政绩者，盖由小说中刻有《施公案》一书，比为宋之包孝肃、明之海忠介，故俗口流传，至今不泯也。按公当官，实廉强，能恤下。初知江南泰州，值淮安下河被水，诏遣两大臣莅州督堤工，从者驿骚闾里，白其不法者治之。湖广兵变，援剿官兵过境，沿途攘夺，公具刍粮以应，而令人各持一梃列而待，有犯者治之，兵皆敛手去。守扬州、江宁，所至民怀（按公为靖海侯琅次子），乞留者万人，不得请，乃人投一文钱，建双亭于府衙前，名'一文亭'。累迁督漕运，奉命勘陕西灾，全陕积储多虚耗，而西安、凤翔为甚。将具疏，总督鄂海以公子知会

宁也，微词要挟，公笑曰：'吾自入官，身且不顾，何有子？'卒劾之，鄂以失察罢。公平生得力，在'不侮鳏寡，不畏疆御'二语，盖二百年茅檐妇孺之口，不尽无凭也。"

魏青天

魏青天者，广昌魏少宰定国，知湖广应城县时，楚民争称之者也。公善决狱，惠政入人心，邻县讼者咸赴诉，上官亦知之。云梦、孝感民，为有司所虐，闭城罢市，大吏亲临不得入，檄公往，民望见衔牌，欢曰："魏青天至矣。"皆罗拜，旋解散。嗣守杭州，豁浮粮，屏盗贼，戢旗兵，民感戴如在楚时。会巡抚黄叔琳获罪，或言叔琳弟叔璥为御史，巡台湾，过杭扰民，民罢市，世宗命将军总督会讯。讯日，观者如堵墙，叔璥囚服，噤不语，将军呼三木胁之。公率钱塘令历阶上，抗声曰："府县司地方，地方罢市，府县不知，请先劾府县。且阖城老弱万千在庭下，辱将军一问，有无立剖，安用刑为？"将军目外望诸百姓，匍伏同声应曰："如府君言。"叔璥遂得释。公后以陈臬畿辅，拷人致死，谪戍黑龙江。乾隆元年，与杨名时、魏廷珍同召见，出抚安徽，入贰吏部。终其身世，称魏青天。

郭琇令吴江

郭制军琇令吴江时，簠簋不饬，大吏将劾之，郭立誓痛改，令役担水洗县堂及内室，示民以更新，后果操行峻介，卒称直臣，以其事无稽，姑置之。偶读新城陈侍郎用光应诏言事折子，有云："臣闻汤斌为江南巡抚时，将劾吴江县知县郭琇，琇请见，愿以治行自赎，斌许之，遂一变而为良吏，且致位卿贰，以名臣显。"是人言不尽子虚矣。按康熙二十五年，文正抚苏，尝荐琇居心冲澹，莅事精锐，宜行取，部以催征未完议格，特旨允行，授御史。又三十八年春，圣祖南巡至德州，见琇跪道旁，谕阁臣曰："郭琇前令吴江，百姓至今感颂，其人有胆量、无朋比，可授湖广总督。"知郭制军之在吴江，其改辙以后，必有循良慈惠，深餍人心者。至于居台垣时，劾河臣靳辅治河无功；劾大学士明珠、余国柱结党营私，背公纳贿，少詹高士奇、都御史王鸿绪等招摇依附，一时方严抗直之声几使辇下栗然，朝贵侧目（详见公所著《华野疏稿》）。其丰裁气骨，作令时必已不凡，特年少阔疏，人言偶惑，宜文正儆厉而奖掖之，不然士大夫一命甫膺，甘为墨吏，素丝已黦，白璧难磨，尚何晚盖立功之可冀乎！命世如郭公，仍不能掩其生平之一节，有位君子，庶知惧焉。

李侍御

山左李侍郎望石，初名立。其选庶常也，世祖举御笔改名赞元。后以监察御史出按楚，时鄂渚有大滑段世昌，稔恶万端，而神谋四达，前台使莫能谁何。李至，佯置不问。一日，饯客江干，已微醉，从一尉一僮，夜往叩门，世昌仓皇趋出，径前手絷之，命尉牵其颈，踏月还署，即置之狱。远近显要为之求解者，书牍盈案，李概不发，立杖杀之。当世昌入狱时，语其家人曰："我少时见一道人，能知未来事，询以终身，道人曰：'他日所遇，非桃非杏，非坐非行，即禄尽时也。'今按君姓名适符，尚欲觊生乎？"

袁子才宰江宁

袁简斋宰江宁时，五月十日天大风，白日晦冥。城有韩女，被风吹至铜井村，村去城九十里，明日村人送归之。女已字李秀才子，李疑风不能吹人远去，必有奸，因控官。袁曰："古有风吹女子至六十里者，汝知之乎？"李不信，袁取元郝文忠公《陵川集》示之，曰："郝公一代忠臣，宁作诓语？第当年风吹吴门女，竟嫁宰相，恐汝子无福耳。"秀才读诗大喜，姻好如故。总督尹继善闻之曰："可谓宰官必用读书人矣。"其诗曰："八月十五双星会，花月摇光照金翠。黑风当筵灭红烛，一朵仙桃落天外。梁家有子是新郎，芊氏负从钟建背。争看足下来鬼物，云鬓欹斜倒冠佩。须臾举目视旁人，衣服不同言语异。自说吴门六十里，恍惚不知来此地。甘心肯作梁家妇，诏起高楼榜天赐。几年夫婿作相公，满眼儿孙尽朝贵。须知伉俪有因缘，富者莫求贫莫弃。"

公归集

平湖陆稼书龙其，改名陇其。初为嘉定令，以小舟载纺具抵任，内子躬自辟纑，易日用蔬菜，而慈惠字民，强毅任事，一时有神君之颂。忽有瞽者诣案自陈曰："聪明正直谓之神，公即神也。我不幸两目无见，特乞公一字批断，来生作有目人，地下冥王必不违公言耳。"稼书笑而允之。不二载，被劾去，嘉定士民数千泣留不得，因刻《公归集》为赠。山右魏总宪上疏，称以天下第一清官，复其职，仍补灵寿县，内擢监察御史。罢官归朱泾，著书自娱，卒于康熙乙亥年。殁时，并无疾苦，午倦卧床，口喃喃若与人谈者，有顷，呼其家人曰："忠愍公在此交代，我其去矣。"遂闭目而逝，空中萧鼓喧阗，合村无不共闻，殁后寂然矣。

岳青天

岳少保起，满洲人，以孝廉起家。初任奉天府尹，前令尹某以贪黩著，公入署时，命仆自屋宇器用皆洗涤之，曰："勿缁染其污迹也。"后与将军某抗，罢官。嘉庆即位，首起用，为山东布政使，俄调任江南巡抚。公以清介自矢，夫人亲掌签押，署中僮仆不过数人，出则驺从萧条，屏却舆轿，瘦骖敝服，居然寒素。禁止游船妓馆，无事不许宴宾演剧，吴下奢侈之风，为之一变，实数十年中所未有者。其驭下甚宽，然不假以事权。尝与客共谈，指其侍从曰："若辈惟可令其洒扫趋走、烹茶吸烟而已。署中政事，乃天子付我辈者，安可使其与闻？从来大吏，多不能令终者，皆倚任若辈为心腹故也。"其夫人尤严正，公尝往籍毕弇山尚书产，归已暮，面微醺，夫人正色告曰："弇山尚书，即以耽于酒色故，至于家产

荡然。今相公触目惊心，方畏戒之不暇，乃复效彼行耶！”公长谢乃已。故吴民至今思之，演为《岳青天歌》，以汤文正之后一人而已。

陈宏谋捕寺僧

苏州治平寺有二十二房，囊橐饶裕，造密室藏妇女，恣意淫纵。乾隆二十四年，巡抚陈文恭公宏谋，兼得其实，密掩捕之，搜获妇女四人，并衣饰衾具无算。公派员谳鞫二十二房内犯奸者一十四房，淫僧一十六名，并供出被奸妇女二十五人。奏闻，械淫僧解京治罪，刑部请杖毙，奉旨发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

阳曲令祈雨

康熙六十年辛丑，山右大饥，平阳、汾州尤甚。高安朱文端公，衔命往赈，全活无数。公还朝，亟称阳曲令沈某，治行为山西第一。沈，闽人，初令阳曲，次牧沁州，后守汾州，皆有惠政。尝祈雨，三祈三应。阳曲为省会首邑，自庚子秋至辛丑夏，历三时不雨，求辄不应。沈率绅士步行百二十里，至五台山神祠祷焉，是夜即雨，连三日夜大雨，阳曲之四隅莫不沾足，而邻境旱如故。沈归，中丞率大小属吏郊迎，万民拥道，欢呼忭庆。为民请命，至诚感神，虽古循吏，莫是过已。

张巡检

纯皇帝幸滦阳，有随侍太监某，滋扰民间。时热河巡检张若瀛者，桐城相国文和公族子也，抚以善言，太监愈咆哮。若瀛乃呼役缚之，立加大杖。直督方敏悫公闻之，大惊曰：“张某疯矣！”亟上章劾奏，上察其情，谓侍臣曰：“非太监恣行不法，若瀛安敢尔。其人殊有家风，朕甚嘉之。”因特旨越七阶，擢同知；而太监遣戍畿辅。民庶欢声若雷。

田文镜属史

相传田文镜为豫督，平越王少司马士俊适令祥符。庭参日，田问出身，王攒眉嗫嚅，故作羞愧状，良久始对曰：“士俊不肖，读书出身，某科散馆翰林也。”田以为刺己，怒斥之。王知不免，回署即详请免河南碱地税，冀见忤放归。田果疏劾。时杨中丞文乾，方为布政司使，入谒曰：“王某请免税邀誉耳。公不欲成孺子名，盍少缓。”田诺之。未几，杨巡抚广东，即保荐同往，以道府用，荐升两司，田卒，代其任。以田文镜之严苛明察，而王则面加讪诮，杨则诱以巽言，刚柔抑扬，若弄孺子，其才岂在文镜下。

博山县令之强项

乾隆五十七年，和珅方秉政，兼步军统领，遣番役四出诇事，携徒众，持兵刃，为暴民间，官吏莫敢问。一日，至山东博山县，饮博恣肆，知县闻即捕之。至庭不跪，以牌示知县曰：“吾提督差也。”诘之曰：“牌令汝合地方官捕盗，汝来三日不吾谒，且牌止二人，而率多徒何也？”擒而杖之，知县卒以是去官。博山民若失慈母，而和珅遂亦不复使番役出京师。盖知县事者，偃师武亿虚谷先生也。先生邃经学，考证金石，多精论卓见，循吏儒林相表里如是，戢暴驯良之异政，奈何与不读书人谋之。

侯抒愫之清操

河南侯户部抒愫，顺治壬辰进士。令潍县时，清操绝人。大贾郭某陷于讼，荐绅为之请者以十数，侯阁闭不与通。同年某方守莱州，移书恁责，侯佯为莫解，复曰：“滥竽作吏，旷职怀惭，苟有可以报朝廷爱百姓者教之，敢不惟命。”守意沮。方抒愫出宰，其兄抒恽语之曰：“吾家世清白，若以一钱归，吾不复东视若矣。”故愫以清节特闻，兄之教也。

蒋伯生大令

常熟蒋伯生大令因培，宰山东，多惠政。初至汶上，父老称蒋公子。会巡漕御史某家人，婪索供张，势张甚，所过咸趋承惟谨。抵汶上，君方诣行馆谒，及门闻诟厉，廉知横行状，便止屏外，扬声慷慨而言曰：“公奉天子命来，因公过镜，凡适馆具餐，所应储峙，有司为东道主，何敢怠忽，今乃纵厮养无状乃尔乎？是藐功令也。因培亦朝廷命官，藐功令者而顾腼颜奉之，非夫也。”遽令撤所张灯及供膳，拂衣径归，御史遂中夜仓皇去。后事发，以贿赂牵连者数辈，东抚以君事上闻，奉朱批“此人可嘉之至”，由是君强项之名，籍甚遐迩矣。

罗仙坞作令

桃源罗仙坞先生令中部时，有妇人以夫久出不归，求判改嫁，先生云：“焉有为汝父母官，而忍听汝改嫁耶？计汝母女二口，升米可活。”手写朱票，令此妇于每月朔执票支仓米三斗，并谕以“我在此一日，无虑一日失养。唯嘱汝守分，毋使我气短”，感谢而去。一日夫回，偕妇来叩谢，先生欲杖之，妇代乞免。先生曰：“为善必终。”仍令支一月粮去，而收回朱票。此事可谓仁至义尽。又尝上省谒秦芝轩中丞，中丞言：“尔守中部，好处我不深知，丑处亦未闻，固不见所长，却不见所短，似不应久屈在下邑。”先生正色答云：“且不必论长短好丑，只以国士遇我，我不敢当，若以众人待我，我亦不受。”即日禀辞去。盖中丞微示以调繁意，先生之应答也有体。

沈观察

仁和沈观察廷芳，乾隆鸿博科人物也。为御史，号劲直。督山东赈恤，寻拜登莱青道之命。以莱州老儒高凤起、法坤厚、毛贽，晦名乐道，有加礼焉。暇则屏驺从，入村舍，巡视稼穑，问民疾苦。人识其所乘白马，见其马来，曰：“我使君也。”迁河南按察使，入觐，奏言母年九十，乞归养。高宗俞其请，并赐御书旌之。服除，陈臬山东，仍乞归老。其归也，数千人送至崮山驿，皆

曰："使君前者去不数岁复来，今当以何时至邪？"慰之曰："父老意良厚，其各训子弟，勉为善良，毋为系念矣。"流涕别去。观察历官中外，虽甚鞅掌，不废撰述，盖桐城方侍郎弟子云。

李太守

王士祯《池北偶谈》笔记云：近日廉吏，以松江太守李正华为第一。正华贡士，献县人。予乡李御史，按下江，诛诅豪霸，有海忠介之风。中谗被逮，吴民号泣攀送者数万人，既登舟，僚属皆在，相视挥泪。正华最后至，携一酒瓢，满酌送侍御，慷慨言曰："吾曹期不愧天日、不愧朝廷、不愧百姓耳，成败利钝，造物司之。公今日之行，荣于登仙，诸君何至作楚囚相对耶？"侍御掀髯大笑，诸君改容谢之。后以考成不及格，镌级去。行之日，囊无一钱，松江人醵金数百，强投舟中，复人制一衣献之，凡数千领，正华一无所受。松人走白巡抚中丞，下檄使受之，移书慰勉，乃量受为行李之费。既归家，骑一驴，往来田间，岁一至郡城。南鼎甫官河间时，与之往还，甚稔。予过献，问其所居，在县西门，数椽仅蔽风雨云。

张待问

新城本长山县地，元始为县，阅《长山志名宦》，宋止知县翟大顺一人，丞簿则有明以前，竟无考。适阅《东轩笔录》，得张待问一人，知志之阙漏多矣。张待问为淄川长山县主簿，县有卢伯达者，与曹侍中利用通姻，复凭世荫，大为邑患，县令惮其势，莫敢与较。张一日承令乏，适伯达以讼至庭，即数其累犯，杖之。未几伯达之侄士伦，来为本路转运使，人皆为张危之，或劝令自免去，张曰："卢公贤者，肯衔隙以害公正之吏乎？"了不婴意。一日士伦巡按至邑，召张语之曰："君健吏也，吾叔赖君惩之，变节为善士矣。"为发荐章而去。待问固不愧名宦，乃士伦亦乡之贤大夫也。录之以补志乘之阙。

人心刁诈

康熙二十三年，两江总督于清端公成龙，喜微服潜行，察疑狱、求民隐。然奸人造言散布以倾怨家，或反失实，属吏虽灼知而不敢言也。有布衣程姓者，进见直言，且指目击一二事为征，公悚然曰："微子言，吾安知人心刁诈若此耶？"陈恪勤公鹏年守吴，亦喜微行。有金狮巷富室汪姓两子，以暧昧事杀其师，贿通上下衙门，以疑案结局。惟公不可以利诱，汪遂重贿左近茶坊、酒肆、脚夫、渡船诸人，嘱其咸称冤枉。公察之，众口如一，遂不深究。又刘家浜富家乳媪携一小孩，看稍懈，忽不见，杀死城干，剥去金珠衣服，缉凶无着。公夜出查访，遇醉汉曰："此沈某杀也。"次日拿审问，沈极口称冤，其实并无此事，略加刑即释焉。孔子曰："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善夫！

陆清献

陆稼书先生宰嘉定，日坐堂上课子读书，夫人在后堂纺绩，民有事控县者，即出票交原告唤被告。如抗，出差。其听讼也，以理喻，以情恕，如家人父子调停家事，渐成无讼之风。有兄弟争讼不休，公谓之曰："兄弟不睦，伦常大变，予为斯民父母，皆予教训无方之过也。"遂自跪烈日中，讼者感泣，自此式好无尤。呜呼！若先生者，诚圣人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者也。公生辰，贫不能备寿筵，夫人笑之，公曰："汝且出堂视之，较寿筵何如。"但见堂上下香烛如林，斯民敬之若神明焉。

相传稼书先生殁后，为嘉定县城隍，县民数百人，直至平湖接公上任。时先生夫人尚在，谓县人曰："公在县时，不肯费民一钱，今远道见迎，恐非公意耳。"

张朝珍

吴三桂之变，全楚震动，土匪蜂起。时于清端守武昌，威惠素著，剿抚兼施，计擒大冶贼黄金龙斩之，降其众数千。捷闻，巡抚张公朝珍，持露布示僚属曰："人谓我不当用醉汉，今定何如？"盖清端尝襄事秋闱，陪大吏觞，两使者抵掌论时事，饮数十巨觥，闱中皆笑公酒狂。故张公及之也，属吏见长官，多嗫嚅逡巡，拘守仪节，公独于皇华公宴之座，侃侃直言，靡所避忌。恐此时豪气，已足吞逆藩而有余，况金龙一无赖贼哉！

先德类

范文肃厚德

范文肃公文程，为宋忠宣公裔，清初仗剑谒军门，太祖曰："名臣后，宜厚待之。"遵化四城之役，公守滦州，独得保全阖郡生灵。大兵入关时，公参决帏幄，劝睿忠王秋毫无犯，为明帝发丧，并护送倪文贞公灵柩南归，凡忠义之士皆褒奖之。时定赋税，有司欲以明末练饷诸苛政为殿最，公曰："明之亡，由于酷苛小民，激成流寇之变，岂可复蹈其所为！"因以万历中征册为准，岁减数百万两，民赖以苏。故其簪组鼎盛，为八旗巨室云。

昆山徐氏先德

昆山徐建庵司寇之祖赠公某，于明时尝为常熟严文靖公记室，时三吴大水，赠公代具疏草请赈，文靖犹豫未决，筮之，因嘱卜者第曰吉，乃请于朝，全活无算。生子开法，于鼎革时有镇将某，寇掠妇女数百人，锁闭徐氏空宅大楼，严命开法监守。开法悉纵之，送还其家，遂将空宅焚烧。及某来索取，曰："不戒于火，俱焚死矣。"某默然而去。开法连举三子，元文中顺治己亥状元，乾学中康熙庚戌探花，秉义中康熙癸丑探花。

昆山徐氏乾学等，以同胞昆弟三人先后得鼎甲、跻

朊仕，洵为科名盛事。相传徐之父坦庵，母顾夫人，当明末兵乱，有武将俘妇女数十人扃徐别室，顾设计纵火出之。及三子登第，人谓阴德之报，婿申樾亦举顺天庚子江南解元，联捷成进士，逮后科第绵长。曾记其厅事一联云："祖孙父子兄弟叔侄，加以外甥宅相，女婿门楣，人人得第；子午卯酉辰戌丑未，兼于丁巳乡闱，己亥会试，岁岁登科。"诚足传也。

三别号

嘉善柯光禄岸初先生，常言昆山徐氏三昆季，皆世间伟人，其别号建庵、果亭、立斋，各道性情，无不极似。余从游日久，信其知言。相国面方口大，双眸有光，寡于言笑，与客饮至酒深，或述往事，间发谐语，乃始微哂，庄坐移晷无倦容。盛暑必肃衣冠，虽门生故吏不以亵见。小时嗜弈及叶子戏，自晋秩大司成，遂绝不为。昔李九我为南祭酒亦然，盖先后贤亦同揆也。司寇温厚凝重，短视而善鉴人，凡受其赏识者，次第尽掇巍科。吐握之勤，夜夕靡暇，常至口酬辨问，手缮简笺，耳受陈禀，兼施并给，曾不阙误。宾退而后，辄事铅椠，即饮阑寝倦，从无释卷之时。宫詹性恬荣进，称疾家居。筑室山南曰"耘圃"，榱桷朴素，列贮缥缃，竹坞萧森，莲池淡荡，游其门者翛然有遗世之思。年五十有二始举一子，遂命地师相地。客有问者曰："相地何用?"宫詹自指曰："将以藏此躯耳。"时司寇与相国尚无恙，而宫詹方在盛年，遽为此语，亦足以见达天之致矣。不数载而司寇与相国相继谢世，果亭先生特膺宠命，荐陟宫詹。嗟乎！达天者其得天独厚哉。

青龙盘柱

昆山徐翁，醇谨朴诚，乡里目为长者。负郭田百亩，佃于农而收其租，家道恒足，称小康焉。一夕，梦有青龙盘旋堂柱，觉而异之。诘旦，有佃人来偿租，携十龄余幼女同至翁家。女服青布衫裤，性憨跳，以两手抱堂柱，攀援欲上，旋转而堕者再。翁顿忆昨梦，以酒食款佃人，询其女犹未字，翁曰："而女吾所爱，吾有子年相若，以婿汝何如?"佃人惶恐谢曰："郎君当婚巨室，某贫薄女又村陋，奚敢附高门乎?"翁曰："我固欲之，不汝嫌也。"因强与订盟，以钗钿数事为聘，厚馈而遣之。迨女既长，归徐，生三子。长元文，状元及第；次乾学，次秉义，俱探花及第。龙盘之梦，洵贵征也。初女年幼，常梦小遗，既长亦然，多方疗之终不治，问之则曰："睡梦中见有红灯两盏至前，遂遗，亦不自觉也。"后以子贵，迎养京邸。尝祝皇太后万寿，赐宴宫中，酒阑将私，宫嫔以红纱灯导至厕所，始悟前梦之奇验如此。

张相国祖

张文端公之封翁，初梦神送一衣冠人至，谓为晋朝王处仲。是夕果生一子，封翁甚喜。稍长，器宇魁梧，性亦聪慧。十岁忽殇，封翁悲恸綦切。越数年，又梦前衣冠人至，曰："吾周览天下，福德无如翁家，今再来不复去矣。"俄顷公生，言貌举止与前无异，故字曰"敦复"。予小子识之，不敢忘，尔时童稚，不敢请问翁家之先，有何功德。后闻吾师张子畏观察寅言，始略知其大概。先是明季张氏之祖，有诸生某公，生二子，俱读书立品。公老不得志，家计日窘。一日锄圃种菜，忽见窖藏，白镪充斥，不下百万，自念书生福薄，骤得巨资何以堪之，遂如旧掩好，将留作善举。及老而疾革，始告二子，命必俟荒年掘以赈饥，"尔曹务须善成吾志，倘背吾训，妄存贪念，子孙不昌"。二子泣涕受命。公卒后数年，适遇奇荒，二子遵公遗命，发圃觇之，信然。遂谒邑令，敬陈遗训，愿出窖救荒。令故贤者，正苦赈济无术，闻言大喜，自督役亲往发之，果得藏镪百万，尽以赈饥，所活无算。事竣，将为请奖，二子坚辞不受。后某甲早行，见人肩担二筐，内盛珊瑚、青精、水晶、砗磲之属，大如杏实，累累如贯珠，不知何物，试问何往，曰："送往张家去也。"后逢清初定鼎，文端、文和两公，父子相继拜大学士。一时兄弟子侄，由私第而跻显秩者，指不胜屈。始知所见珊瑚等物，为各色顶戴也。

陈太封翁

山右陈翁，相国文贞公祖也。家贫，以舌耕为业。年至不惑，计累岁所积脩金，共四五十金，熔小铤十余枚，每夜灯下一一摩挲，聊以自娱，媪尝戏而揶揄之，亦不以为侮也。村有族子某，困厄无以自存，素知翁所积，尝伏窗窥之，欲胠箧窃取，而苦无间。一夜，媪启户如厕，某乘间潜入，稔知积金固置褥下，急探手暗中摸索。翁睡固未熟，觉而揽其袂，就炉坑取火烛之，见是某大惊，仍息其烛，低声问曰："汝何为者，奈何作此丑事？为宗族羞。"某愧且栗，答曰："岁暮饥寒交迫，实逼处此。"翁曰："汝休矣。"遂取所积金尽付之，麾令速去，"好为之，我不汝瑕疵也。"某不遑叩谢，匆匆携金径去。翁乃大声呼曰："有贼!"媪闻急返，问如何，曰："适有贼入室，已惊窜矣，未知失物也未。"命媪烛之，遍察惟失积金，媪色懊怨，翁谓得失有命，反慰藉之。时翁方苦无嗣，自后媪忽有娠，连举数子，家亦渐裕。某自得金后，勤俭经营，居然小康，娶妻甚贤。某尝向妻述前事，欲报翁德，苦未得当。会秋谷将登，某防盗获，夜起侦伺，时月明如昼，见二人称娖行阡陌间，意是盗瓜豆者，姑屏息觇之，但闻啾啾小语，一曰："在此"，一争曰："否，否。吾审之最确，毕竟在彼不在此。君如不信，试折枝插之，十日不枯，便验真伪。"一人曰："诺。"又相将行数武，插枝而去。某知二人为形家者流，急迹其插枝处，固已新购之业，留心识之，果十日其枝不枯，大喜，商之妻，将谋葬亲。妻尼之曰："吾侪小人，猝得吉壤，恐无德以堪之。君尝言欲报翁德，闻翁所葬亲地甚凶，将谋改葬，不如即以此穴相赠，我亲附葬其旁足矣。"某曰："汝言良是，但翁长厚，明言相赠，彼必不受，奈何?"夫妻沉思久之，某忽跃起，拊妻背笑曰："得之矣。翁昔葬亲，掘穴不深，我所目见。趁寅夜人静，我两人潜为迁葬，附亲其旁，仍将旧穴填好，不使翁知，不亦可乎?"

妻曰："善。"遂如言部署讫，而翁果竟不知也。越岁相国生，以少年登科甲，跻显秩。翁年期颐，矍铄异常，每春秋展祭，尚在旧穴。凡精形家术者，皆谓此地子孙不当发迹，又有为翁谋者，谓某之某地最吉，如改葬莫善于此。翁亦甚欲之，以前事恐某介意，反赧于启齿，后另择数处，皆云不吉。不得已托人风意于某，某笑曰："若然，则小子已代翁改葬久矣。"遂宛转向来人告其颠末，使转达翁。翁感激往谢，酬以重金不受。再延形家相之，佥谓封拜之地，乃伐石封墓，气益尊。不数年，相国入阁，果如形家言。

刘封翁

山东诸城刘封翁，素饶于材。值岁荒，斗米千钱，民不聊生。封翁计拥厚赀，饥民未必甘心坐视，而不发难者，遂决意毁家救荒，活人无算。后其子文正公统勋、孙文清公墉，相继为宰相；曾孙文恭公镮之官至尚书。仕宦科第，至今不绝，佥谓为善之报。

王文庄之父

钱塘王文庄公际华之父名云廷，阴德甚厚。尝于除夕有贩者，索仆所负账，因仆已更他主，告之故。贩遽肆咆哮，公即代偿之。又一日，家人市帚，卖帚者既去复来，云失其一，公偿以钱。卖帚者睨视谓曰："使汝不匿帚，肯与我钱耶？"人咸诮公，公怡然也。其忠厚类如此。封公登雍正丙午乡试，文庄中乾隆乙丑探花，官至礼部尚书。

陆稼书先生曾祖

陆稼书曾祖溥，为丰城县丞，尝督运夜过采石，舟漏，跪祝曰："舟中一钱非法，愿葬鱼腹。"漏忽止。旦视之，则水荇里三鱼塞其罅，人称为盛德之佑。溥子东迁居泖上，筑堂名"三鱼"，今稼书文集称《三鱼堂》。裘少司农忧归郧里之日，舟中箧笥沾湿，见船底有巨隙，一大鱼横塞之，水不得进。二事绝相类。

熊文端子

熊文端公赐履，汉阳人，相仁皇帝先后几三十年，忠清刚介，崇尚理学，当时号为贤相。薨时，家无担石，赖族人熊本主丧，始获葬焉。其暮年始生子名志契，公甚钟爱，然志契才智庸劣，幼失怙恃，无人训迪，遂至目不识丁。仁皇念公旧德，召见志契，欲赐科目，因问曰："汝所羡慕者何？"志契童骙，因遽曰："我欲策蹇驴游都市中。"上嗟叹曰："赐履无子矣。"因命归。乾隆甲子，授翰林院孔目，遂命上驷院赐驴一头，以遂其志。后志契以孔目终其身。

史阁部孙

明末史忠正阁部可法殉节时，相传尚无嗣息，弟可程官北京不返，其后裔无有问之者。雍正初，邓东长宗伯钟岳，督学江左，有童子史姓，年四十余，其祖书可法名，心异之，询之，则阁部孙也。盖督师赴扬，寄孥白下，有孕妾于沧桑后生一子，延史氏之脉，因家焉。邓公遍询诸老生，对无异词，及阅其文，疵累百出，邓公曰："是不可以文论。"录之邑庠，而刻石署壁，以记其事，俾后之视学者毋凭文黜陟也，故史生得以青衿终，而家亦稍裕焉。天之祚忠节，不绝其后，洵非偶然，而邓公恤孤苦心，亦不愧古人也。按《靳茶坡集》有《送史愚庵梅花岭展墓》诗。愚庵，道邻子，鼎革后流寓山阳。又《扬州志·名宦传》，载史公死后，养子直求其尸不得，招魂葬衣冠焉，愚庵当即直耶。

王端毅家法

三原《王端毅公遗事》，凡四十则，公子康敏公所述。夏日京邸，偶得一编读之，因录一二则以自警。公家法甚严，子孙虽孩提，无敢嬉笑于侧，盛暑中必使著衣袜，始侍左右。尝曰："教尔曹读书，非为利达计也。正欲使知为人底道理。"公谢政后，有一通家子，在官寄茶一篓，公受之，后复寄二篓，亦受之，但答书云："令先君为时名臣，吾子宜清白律己，勿替家声，何劳为老夫之故，数数寄赠？吾受之，心甚不安，此后勿再寄，寄亦不受矣。"公门人蔡虚斋，发志录一条云："公尝问：'今学者满天下，何故异才难得？'予对云：'是固有由。上之人，所以养之者，本未尽其道；下之人，又幸际时之升平，而售之急耳。以生所见言之，如生稍知章句训诂，人便举而进之于学宫矣，未几作经义，甫成篇便得补廪，又未几作三场文字，便期中举人、中进士矣。一中进士，则官已到手，或无暇于学，或自以为无用学矣，其什而能学者无几，盖识见既浅，践履必薄，规为必粗，非所谓俟其熟而食之者也。况自幼入小学，所学多非学做人之实事，人才之不如古以此。'公曰：'然吾儿子承裕，今年二十三，丙午年已中举人，然吾未欲其急于仕，且令静览群书，间阅世务，冀他日得实用尔。'"承裕即康敏公，仕至户部尚书。

诸七襄先人

刑伤，饮小便，止痛解毒，获效最神。秀水诸七襄宫詹锦之先人，有为县吏者，悯刑人之痛苦，每竹枝必浸厕中久而后用之，如是者数十年。迨宫詹显达，人咸谓因是得报。

裘文达家教

裘文达公充磨勘大臣时，某省士子用社稷镇公子，众以为应议，公心知非杜撰，而一时忘其出处，归第问公子麟，对以句出《国语》，后于《左传》检得之，遂长跪受责，时公子已官编修矣。公课子之严，待士之宽，一举而两善备焉。

潘封翁

吴县潘相国之封翁，性好善，喜施舍，人有婚丧事，以缓急告者无弗应，阖城以善人称之。一日闲步郊外，

见凉亭中有一老者饮泣，解带将自经，翁遽前止之。询其故，其人曰："数日间将为子娶妇，贷于戚友得三十金，今日进城市衣裙，为剪绺贼掏摸去，无颜见家人，故觅死耳。"翁曰："此小事，吾偿尔金以成其美，毋遽轻生也。"拉之入城，向所熟店铺假三十金予之，其人感泣叩谢，问翁姓名，不告而去。后数年，翁为先人觅葬地，久之不得，偶偕地师至光福镇，见水中有一墩，左右环以两堤，若二龙抢珠状，地师诧曰："此吉壤也，葬之，后必有大魁而位登宰辅者。"顾无从得主者姓氏，姑至一酒肆访之。坐定，见当炉一叟，似即向所赠金者。叟见翁喜曰："吾恩人也，奚为而至此？"翁告之故。叟益喜曰："此某之废地。曩承拯救，厚施久不忘，欲报无由，惟朝夕焚香，祝公福寿。今以是地为可用，谨以奉贻。"翁不可，与议值，叟不肯受，推让至再，即以前所赠三十金署券归之。既葬，相国之显达，果如地师言。识者曰："此所谓阴地不如心地也。心地善，则阴地随之矣。"

王文慎之父

南通王文慎公广荫，与方伯公藻，同姓而不一族。未遇时，约偕北上。方伯公捷，预馆选。文慎落第，思留京图再举，苦无仰蓄资，遂郁郁偕方伯归。文慎公家屋三椽，破陋不敝风雨，无几案，以三足椅支壁读书，绳床外即釜鬲也。父狷介，馆谷外，不一毫妄取，适卧疾，闻子失意归，大怒。文慎亦虑父谴，留行李舟中，轻身归。进门呼父不应，反身面壁卧，文慎公惭惧，跪榻前不敢动。父忽回首哂曰："汝从王四回耶？"盖方伯行第四也。文慎公不敢应，父又曰："王四翰林回，汝亦翰林回耶？"文慎泣失声，父愈怒，叱之出，曰："不中，勿入吾门也！"文慎退见母，母以粝食啖之，令避舅家。舅固富族，怜之，予百金，勖曰："明年恩科，甥速返，安见不状元归乎？"文慎公遂行抵京，闭门谢客，日伏案作楷书，积策卷万计。试前，出所习，焚香祝之曰："某屡踬，不能得二老欢，今殚全力为背城战，败则身殉之耳。"祝已，痛哭系巾梁上，示必死。揭晓果巍然前列，殿试以第二人及第。先是阅卷某大臣，定名次，公第七，置前十卷枕侧假寐，将于侵晨进呈，觉枕少动，知有异，急捡视，公卷已抽出寸许，盖黠仆欲以贿者易之也，某大臣遂不寐，移置第二，怀卷待天明。及胪唱，竟依所定名次及第焉。捷书至家，太夫人方支破釜作早炊，报者足触釜，釜坏，太夫人泣曰："断吾炊矣。"以泥金帖示之，乃喜。公后官至大司空，以恭送御容至沈阳，积劳，薨于京，予谥文慎。

遗米化珠

相传武英殿大学士潘芝轩先生，悬弧之日，其庭前忽产一芝，润鲜可爱，先生因以自号焉。道光三年夏，公先以大司徒忤旨家居。适江浙大水，饥民乞食载道，公首倡蠲赈，每自辰至午，至者人给一升，过午则止不给。一日已交未初，饥民皆散去，忽有白发老妪，携青布囊龙钟而至，阍者拒之，妪号泣不肯去。阍者不得已，走告公，公恻然，命呼之入，视其囊仅容升许，且中有一孔，量与之，至斗余不足，妪止之曰："足矣。公乐施如此，天必赐福。"遂携其囊而去，并无泄漏，惟案上遗米数合，公呼仆拾取，则粒粒皆明珠也，其大者圆湛如戎菽。或疑此妪为菩萨化身也。

兰太翁

兰河督第锡，山西人，由岳州太守，历官河督，清俭勤苦，所至有惠政，人咸戴德。闻其官太守时，太翁以老诸生随任，常出外与里氓杂处，有事稍不惬，归即杖责之，太守长跪乞悔乃已。如此父子，真可谓古人矣。申莲渠尝述其政绩本末，惜不能详记之。

程太封翁

江西新建程太封翁，性耿介，躬耕自食其力。娶太夫人某氏，井臼亲操，雍雍然有梁孟、鲍桓之风。后家道日裕，夫妻力行善事，所制升斗，俱有复底，籴则加板一层，粜则去之。晚年盈资累万，儿孙绕膝，双庆古稀。是日戚党毕集，太夫人受贺毕，忽入房端坐，仰药而逝。时方暑月，举家悲切，惶恐无措，以天热不能备礼，草草殡殓，又虑被人口实，仓卒葬于田陇。后有形家过其地，见之叹曰："此吉穴也，必热葬易于得气，子孙发祥乃速，且贵不可言。"不数年间，其孙晴峰先生矞采，辛未进士，官至两湖总督；憩棠先生楙采，甲戌翰林，官至浙江巡抚；霁亭先生奂采，庚辰翰林，官至江苏藩司，兼摄巡抚，其他曾孙科第仕宦，至今不绝。益服堪舆之言不谬。

倪封翁

望江倪封翁，为濂舫方伯之父，次郊大令之祖也。尝客金陵，有星者善观气色、决吉凶，百不一失。相公之面，谓气色暗晦，不出一月寿终，促早归部署，迟则无及。翁闻之，心甚怏怏，急买舟归。过芜湖，杈舟江浒，薄暮登岸野眺，见一少妇抱婴儿垂涕临江，意欲投水。公问："汝何人，欲寻短见？"妇拭泪曰："妾生不辰，良人嗜博，昨赌败，将鬻妾以偿博徒。妾上难舍慈姑，下难抛幼子，展转思维，不如一死。"公问身价几何，曰："言定二十千矣。"公曰："此亦细事，汝第抱子回家，我明早携钱给汝夫偿债可也。"妇犹豫不信，公指江为誓，并问姓名及里居甚详，妇具告之，拭泪叩谢而去。公归舟戒舫人勿遽解缆，天明怀数十金访至妇家。妇正盼望，见公至大喜，顾谓姑曰："此即江干所遇善人也。"公急命其夫遍招博徒来，为偿其赀，且戒以后勿再与其夫同局，免致夫妻分离，佥诺诺连声称叹而去。公又出银三十两付其夫，曰："此给汝，聊为生计。汝好为之，一家数口庶不至冻馁。汝妇贤孝，予爱而敬之，不揣冒昧，愿寄为吾女。予岁常上下往来，过此必来问讯，有无尚可相通也。"一家闻之，环拜地下，叩公姓名，以便尸祝。公笑曰："久自知之。"后公过芜湖，必往探之，举家奉公如神明。其夫已戒赌，善权子母，居然小阜矣。越岁，

公再如金陵访星者，诘其言何不验，星者见之惊曰："公阴骘纹满面，不惟延寿，后福且不可量。"问别后作何善事，公殊茫然，嘿思岂即芜湖救妇事乎？再十二年乃终，年已将八十矣。

李封翁

合肥李玉泉封翁文安，道光戊戌进士，生平笃于天性，躬行君子也。官刑部提牢时，例各囚每饭一勺，公散饭必期满勺，生熟必亲尝之，又自捐米煎粥，以济晚饭后收到人犯。狱中瘟疫易作，公恳切为文祷于神，囚病俱起。又预制药材以济急，夏则捐颁蒲扇，每秋各司捐棉衣，公于每所，更添棉被十二条，以备病犯发汗养病之用。种种善事不可枚举。公著《愚荃敝帚二种》，上卷《贯垣纪事》、下卷《村居杂景》，每事各纪七绝诗一首，而《贯垣纪事》一卷，不惟可备掌故，后之人踵而行之，功德真非浅鲜。所谓"哀矜勿喜，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封翁有焉。

叶封翁

桐城叶封翁凤奎，生性孝友，慷慨好施。母抱痼疾，手奉汤药者五年如一日。弟客塞外，乃短衣匹马出关觅之，手足把晤，欢喜过望。兄宦蜀无嗣，仅一女，卒后所遗宦囊颇充，一以付女。或谓宜少留作归柩资，公谢曰："女为兄钟爱，何忍较锱铢、伤骨肉情耶！"遇亲友贫者，不吝推解；有商缓急者，必展转称贷以应，坐此负累积千金。簏券盈寸，人甘心负约，辄焚去。方壮年，以事泊镇江，见邻舟一少年色惨变，手持碗饮泣，诘之，哭曰："家姑苏，从亲故丐数金，被盗路绝，只合仰药死。"公夺掷江中，招之同归，为措资使还，生平好善不倦多类此。后公之长子树南，官湖北知县；次毓桐，己未进士，官吏部文选司主事；次树棠，即选教谕；次湛元，辛酉副举人；次毓荣，乙丑进士，官工部屯田司郎中。

朱封翁

宝应朱武曹先生彬，沉潜理学，工诗古文，于经史尤极研究。举孝廉，官学赙，时子文定公已通显矣。督学使者，非年家子，即小门生。先生于按试时趋官侍立惟谨，学使固辞，先生终不去，学使踖踧，深以为苦，虽老每会试必与计偕。文定公官至列卿，同人咸劝先生可勿应试，先生不肯。道光癸未，公放会试总裁，示帖回避亲父某人，都中传以为笑，儒林中啧啧叹羡，而先生懊丧特甚，拟留京俟再试。于是棘槐诸大臣，咸劝公为奏请一品封典，俾致仕。先生初不知也，比命下，则大怒以为阻其上进之路，选大杖欲挞公，公介戚友跪谢乃已。乙酉，公视学浙江，先生偕来。公持法严，士子有过及文艺小疵，咸夏楚，不少贷，其作奸犯科者无论矣，故时比之雷部神，有"天君"之称焉。赖先生时为训解，公因之少霁威严，然承杜石樵尚书后，以猛济宽，人多不堪。岁试未竣，飞谤已至京师，吾乡钱心吾给谏特疏劾之。事下廷议，谓学政奉公行法，职也，惟亲父不应随棚按临各郡，予公薄谴，先生遂浩然归去。归后以载籍自娱，不问外事，年逾大耋乃终。

潘公子

吴县潘中堂芝轩，状元宰相，贵极人臣。其长男某弱冠举于乡，考取内阁中书，咸期以远到，三十后忽慕清净，思祝发为僧。父不许，乃辞官携妻归，夫妇异室同功，潜修梵行，惟岁时偕至祖庙拜谒而已。衣冠布素，止蓄一媪供炊事，闭门却扫，晏如也。隆冬辄自携钱镪，遍行僻巷，见贫乏者量助之。居恒绝迹官府，都中有显者，过吴求谒，亦拒不纳，嘱邻人持刺复，己亦不往答也。佃户不能纳租，即销其籍，颇有伪饰以给之者，亦听焉。家故巨富，质库十余，逼时贷其息。境有大工或灾歉，首先倡捐，动辄万金。大吏为请叙，即固辞，或泐碑纪所施，则随意注亲友之名以应。人问其何以弃荣禄、甘淡泊，慨然曰："吾父状元宰相，弟亦联步青云，自揣才不及，故藉是以收束身心，培养元气，非逃禅以鸣高也。"无何，厥子亦探花及第而入翰林。

高邮王氏

高邮王氏，祖孙父子笃志传经，为清朝儒门之冠，其立朝亦卓有声绩，不坠家风。文肃公安国，清操冠时，每日出内直，家不举炊，挈幼子同舆，市饼饵数枚以代盘膳。履懿亲王与之善，尝资助之，公辞不受，曰："忝在九列，不敢与王私交也。"公子石臞观察念孙，仕谏垣时，以弹和相著声望；公孙文简公引之，则履道广深，风鉴明远，明刑典礼，独持大纲。盖三世清毡，百年乔木，体用兼备。读书之收效宜然，彼刘歆、戴圣辈，抗颜大师，望实俱陨，恐仍是缘饰经术，泽古不深耳。

邵二云学士

邵二云学士垂髫时，侍寝于乃祖，每丙夜，老人睡醒，辄持学士足，令背诵日间所读书，或举经史疑义、前贤故实相告。语不熟记，则摇之使不得畅眠。以是学士湔润家诰，卒成通儒。

胡封翁

官府案牍，有更易一字而轻重悬殊者，吏胥每藉是以舞弊。惟通州胡太宗伯长龄之封翁，尝改一字，救人之生，可以为法。封翁尝为州吏，承行盗案，犯供纠众自大门入，已定谳矣。翁知众犯因贫苦偶作窃，非真巨盗，言于官曰："此到案而即承认盗情，必非久惯为盗者，今首从皆斩，似失入矣。"官以上司催迫，不及更缮招册为辞，翁请于大字添一点，为"自犬门入"，且言某仰体公好生之心，并无私弊，官悟而从之。一举笔间，而拯十余人之命，宜其食报于后。按《五代史》，张居翰改诏书"一行"为"一家"，免蜀降人千余，其事亦有足称。

方恪敏之種德

方恪敏公观承，子襄勤公维甸，两世为尚书、直隶总督，皆有名绩。恪敏五十未有子，抚浙时使人于江宁买一女子，公女兄弟送至杭州，将筮日纳室中矣。公至女兄弟所，见诗册有故友名，询之，知此女携其祖父作也。公曰："吾少时与此君联诗社，安得纳其孙女乎？"还其家，助资嫁之。公年六十一矣，吴太夫人旋生子，即襄勤也。

稽封翁

吾乡稽涤圃先生承志，尝为河东河道总督，父子两世奇遇。其封翁某，少无赖，置身赌博场，贫益甚，乃就食于叔父文敏公曾筠河东官署。文敏甚恶之，恐其滋事，训戒綦严，不许出署。公抑郁无聊，遂逃出，充作河标兵，拔百夫长。后文敏薨，文恭公璜又邀圣眷最隆。乾隆三十四年，文恭奉命勘南河工程，时封翁正在标下，捧茶一杯，打跧以进，文恭为之起立，诸大吏皆见之，疑而不敢问也。至公事毕，有某公从容窃问，文恭答曰："此余族兄也。"乃大惊。自此屡次拔擢，至瓜州守备，而涤圃亦中乡榜，历官至长芦都转运使，遂引族归。一日偶与如夫人戏曰："吾不欲做显官耳。若出山，珊瑚顶、孔雀翎，有何难哉！"如夫人曰："妾不敢信，主公若得赤顶翠翎，妾愿作绿珠、红拂，以事主公。"交相拍手，自此出山，已而果然。

季封翁

江阴季仙九尚书芝昌，以进士第三人及第，官至闽浙总督。哲嗣念贻，亦以进士入翰林，家门鼎盛。而其赠公则以知县遣戍新疆，卒于口外者也。初赠公官直隶巨鹿县知县，地方传言有教匪事，公方严拿，总督遽飞章入告。及上命重臣来查办，公业将首犯擒获，并搜得名册二本，细为访问，非青莲、白莲等比，不过以鬼神祸福，恐吓愚民，为敛钱计耳，并无谋叛情事。及阅名册，则绅衿富户，几居其半。公筹思数日，至郡见太守曰："此等人名为教匪，实非教匪，而册内共有二千数百户，俱是良民，一时无知，惑于祸福之说，与之往还，册上即列其名，并非从之为匪者也。星使到时，若将名册上呈，势必将各户拿问，总得原情释放，而二千数百人家已破矣。"太守曰："子将若何？"对曰："以某之愚，欲将名册焚之，只办为首者数人而已矣。"太守曰："此举甚善，然子且获大咎，咎不止于褫职，盍再思之。"公曰："某思之已熟，一己获罪而能保数千户无恙，亦何惮而不为？"太守曰："子愿则好为之，毋令后人笑子拙也。"公还，即举名册投之火，合署人皆大惊，既已无可奈何。星使至，将首犯审明后，即饬取名册，公曰："某已查明，所列之人俱系良民，留之恐拖累，已焚之矣。"星使大怒，顾亦无可奈何，只据实严参。褫公职，发新疆效力赎罪，公怡然就道。人或怜之、或嗤之，然此数千户实良民，虽漏网，地方亦卒无事，而公竟殁于戍所。公殁后不十年，尚书即探花及第，孙曾鼎贵。噫！孰谓天道无知，而报施果不足凭耶？

红豆书庄

东吴惠氏红豆书庄，在苏城东南冷香溪之北。先是东禅寺有红豆树，相传白鸽禅师所种，老而朽，复萌新枝。周惕移一枝植阶前，生意郁然，因自号"红豆主人"。僧目存为绘红豆新居图，主人自题五绝句，又赋红豆词十首，属和者二百余家，过吴门必停舟瞻赏。传至子孙，数十年来铁干霜皮，遂有参天之势矣。惠氏三世研经，蔚然为东南耆硕，余事作诗，复风流照曜如此，洵令人追慕不置也。

传是楼

昆山徐健庵先生《宋元经解》之刻，实足津逮来贤、肇起熙朝朴学。其私家藏书曰"传是楼"，向不得其解，后阅汪钝翁《传是楼记》云："先生召诸子登楼而诏之曰：'吾何以传汝曹哉！尝慨为人父祖者，每欲传其土田、货财，而子孙未必能世富也；欲传其金玉、珍玩、鼎彝、尊斝之物，而又未必能世宝也；欲传其园池、台榭、歌舞、舆马之具，而又未必能世享娱乐也。吾方鉴此，则吾何以传汝曹哉？'因指书而欣然笑曰：'所传者惟是矣。'遂名其楼为'传是'。"

郝善人

道光间蓟州郝氏七世同居，食指千计，男耕女织，家法严整。士子读书应考，入学中举人，不赴礼部试，恐入仕也。出游不得越二十里外，京外官奉使其地，咸主其家，备供顿，不纤悉累地方官吏。四民之往来，则具酒醴刍秣无虚日。其余睦姻任恤，事不胜书，人皆称"郝善人"云。穷乡编户，有此驯良孝友之家，贞不绝俗，善不近名，古来独行传中，实所罕覯。详列于此，俾采风者有述焉。

曾文正家书

曾文正公致其弟威毅伯书云："闻林文忠三子分家，各得六千串。督抚二十年，家私如此，真不可及。吾辈当以为法。"读此见文忠之清操，亦见文正兄弟之志趣。

异征类

宋荔裳受土地累

宋荔裳为山东臬使，族子某素不肖，与总兵于七饮博为奸。于七者，前明末年，山东土寇降清朝者也，虽为总戎，怙恶不悛。以族子事告公，公怒曰："如此必为家门之祸，俟其归，将缚至祠堂杖杀之。"某闻之，逃至德州，夜宿土地庙中，梦土地神谓曰："汝毋怖，大富贵至矣。现在于七谋反，汝可速往京师，赴提督处出首。"

且曰："某地中埋有百金，可取为路费。"族子掘地，果得金，大喜，以怨其叔故，遂赴提督处，并诬其叔与于七通谋，以故荔裳被逮入狱。未十日，于七果反，族子以首报之功受赏，荔裳牵累人狱，旋亦昭雪。

韩文懿轶事

韩文懿公菼，貌寝陋，而髯丛如猬。年逾四十，甫领乡荐，计偕北上，膏秣无资，幞被徒行。尝日暮失路，寄宿人檐下，少间一叟笼烛至，见问谁何，公具告邦族，叟瞿然曰："是慕庐先生也耶？老朽向读大文，向慕已久，今不知惠临，亵慢勿罪。"公谦词致谢，叟叩门肃客入，为具酒食，款洽甚恭，就厅西偏设榻，请公安寝。叟入，公甫就寝，厅上故供祖先木主，残灯尚明，时正月中旬，灯节初过，月明如昼，忽闻窸窣作声，一女从门隙入，靓妆高髻，径至祖先案，伏地跽拜已，出一物置香炉下，冉冉由门隙入内。公知有异，悄起，于炉下摸得一物，就灯下谛视，形类蔑丝，上缠红线一缕，腥臭刺鼻，乃携压枕下，倚枕假寐以觇之。无何，又闻窸窣声，前女从门隙出，后随一女，相将至祖先前，伏地交拜。前女起索炉下物，不得，意甚惶急，后女立待良久，复由门隙入内。女便至榻前问曰："顷炉下一物，公见之否？"公披衣起坐曰："良有之，汝需此何为者？"女曰："实告公，妾非人，乃缢鬼也，合于今夕得替投生，非此物无以为信，乞公怜而赐还为幸。"公拈髯冷笑曰："若然，汝利人之死，以图己之生，我实不愿遂汝之生，而不救人之死。物固在此，吾决不汝还矣。"女再三哀之，公瞪目拈髯，冷笑不答。女惨然变色曰："公不畏鬼耶？如再不掷还，妾将现变相矣。"公笑曰："汝纵现变相，是汝本来面目，吾何畏哉！"女魏魏有声，长袖一拂，蓬发垢面、帚眉突睛，舌出唇外长尺有咫，怒目相向，意殊狞恶。公笑曰："汝技止此乎？汝试亦观我变相何如？"相传公固奎星化身，时宿酲未解，酒气尚醺，急起赤足，索得只履，夔跃而前，须髯怒张，盛气向女面一嘘，其状俨然如世俗所绘奎星也者。女不禁悲啸扑地，幻为云烟，顷刻澌灭，竟不能复聚形矣。公乃叩内室门，叟出，备告所以。先是叟有子出外，妇不得于姑，日间适以小事勃溪。叟闻公言，知有变，急入告媪，相与破妇房门，果见妇悬梁上，气尚未绝，解缳以水灌之，顿苏。公谕叟与媪，善视其妇。一家感泣，从此称慈姑孝妇焉。天明，公出炉下物火之，并将灰投圊中，以绝其患。是科，公登会元，官至大宗伯。

其　二

甲申八月，礼部尚书韩菼卒于位。公长洲人，中康熙癸丑会状两元，授翰林修撰，至今官。先是，以内阁学士予假归，乙亥率召入京。有屠西爽者，以卜筮名吴中，韩问之，曰："公此行官至尚书，然癸未即当南归，过此不能归矣。"韩入都，累迁礼部、吏部侍郎，超拜大宗伯。至癸未始婴疾，乞假未允，甲申病增剧，再疏告老，命在任调理，至是卒。公平素为人述屠言，且云："过癸未不归，岂遂死耶？"王大司空鸿绪时同被召命，闻屠语人曰："韩公此行不归矣。"果验。屠亦以癸未年卒。

杭大宗为寄灵童子

万近蓬奉斗甚严，每秋七月为盂兰之会，与施柳南刺史同设道场。施能见鬼，凡来受祭者俱能指为何人，且与言语。方立坛时，先书列死者姓名，向坛焚化。万故杭大宗先生弟子，忘书先生名，施见是夕诸公俱集，有人短白发、披夹纱袍不冠而至，骂曰："近蓬我弟子，今日设会独不请我何也？"施素不识杭，不觉目瞪。旁一人曰："此杭大宗先生也。"施向前揖问先生何来，曰："我前生是法华会上点香者，名寄灵童子，因侍香时见烧香女美，偶动一念，谪生人间。在人间心直口快，有善无恶，原可仍归原位，惟以我好讥贬人、党同伐异，又贪财，为观音所薄，不许即归原位。"因自指其手与口曰："此二物累我。"问："先生在阴间乐乎？"曰："我在此无甚苦乐，颇散荡，游行自如。"问："先生何不仍投人身？"杭以手作拍势笑曰："我七十七年人身，倏忽过去，回头想来，有何趣味？"曰："先生何不仍求观音收留？"曰："我坠落亦因小过，容易超度。可告知近蓬，替我念秽迹金刚咒二万遍，便可归原位。"问："陈星斋先生何以不来？"曰："我不及彼，彼已仍归桂宫矣。"语毕，上坐大啖，笑曰："施柳南一日不出仕，我辈田允兄大有吃处。"田允兄者，俗言鬼字也。

胡清恪梦王文成而生

乾隆七年，诏求骨鲠质朴之士，如古马周阳城者，九卿咸有荐辟。廷试策论，上亲取青浦胡清恪公宝瑔第一。公时官中书舍人，用大学士查公荐也。后公官御史，有敢言之目，任封疆，能持大体，卒为名臣。相传公将生之夕，父教授君梦王文成遗以金轴，曰："五十年后，烦送至吾乡。"及高宗南巡，至会稽，遣公赍御书"名世真儒"额及御祭文，祀文成，方悟前梦，因为题曰"三不朽"，悬诸祀堂。按梦境渺茫，岂可据为典要？而硕辅真儒之魂魄，千载如生；丝纶俎豆之恩荣，九幽亦感。此则确然可信者也。

栗恭勤为河神

山西栗恭勤公毓美，由拔贡知县，官至太子太保、东河总督，为治河名臣。知县事时，善决狱。尝言谳狱，宜旁敲侧击，使之不得不吐供实情；再察其神色，度以人情物理，自然判断平允。若徒事刑求，或将紧要供情，先出自问官口中，即案无枉纵，亦难信于心矣。曾至滑县查灾，闻民间习教者多，而匪徒复乘荒肆掠，料其必将滋事，劝知县强公克捷，严密防范，并往白太守，太守不以为然。未几滑县界果乱，克捷死之，沿及畿辅，天下震惊，人乃服公之先见。其治河也，创造砖工议，谓：柳苇秸料，备防不过二三年，归于朽腐，实为虚费钱粮；购储碎石，不但路远价昂，而滩面串沟，阻隔船运，亦属不易，且石性滑，入水易于滚转，仍不免引溜刷

深;砖性涩,与土胶黏,抛坝卸成坦坡,即能挑远溜势。每方砖价不过六两,而石价则一方自八九两至十二三两不等,方价即多少悬殊,而碎石大小不一,堆垛半属空虚;砖则以一千块为一方,平铺计数,堆垛结实,并将与砖较量轻重,石每方重五六千斤,砖每方重九千斤,一方碎石之价,可购两方之砖,而抛一方之砖,又可抵两石之用,经费尤多节省。于是破除浮议,不辞劳怨,决计行之。天子深是其言,谕地方大吏,无掣其肘,公遂连岁奏绩,叠邀优叙。年六十三岁,卒于河防工次,上闻震悼,恤典綦厚。河南人如丧考妣,即生祠处处祀之。公殁之明年,河决开封,各官昼夜堵筑,当合龙之际,河上忽来一蛇,众欢迎之。盖河将合龙,河神必化蛇至,有黄大王、朱大王、齐大王等神。老于河工,见蛇之色,而知为某某,当称其号,以金盘迓之,蛇即跃入,以河督肩舆迎之庙中,祭赛数日,俟合龙,蛇乃不见。是役也,蛇作灰色,非向所见者,历祝以某某大王,均不为动。众人大惑,巡抚牛公鉴闻之,至河滨,一见咤曰:"是栗大人耶?"蛇遂跃入盘中。越日下埽,平安蒇事。众问巡抚曰:"何以识为栗公耶?"曰:"栗公项下有白癜风,周围似玉,我见此蛇颈有白圈,疑是渠化身,呼之而应。渠真作河神矣。"于是奏请以公列入河神祀典。公六岁就外傅,对句辄惊塾师;九岁学为文,落笔挥洒如宿构。同县某翁,相攸得之,招至家令与子读,同室卧起者数年。一夕盗杀翁子,室扃如故,无迹可寻,众疑公,公无以自明,官亦不能为之明,已论抵矣。女另醮同里富人王某,婚数日,王醉告女曰:"吾慕汝色,以重赀募剑客,本欲杀栗,不意误中汝弟也。"女闻之,殊自若,翌日归宁,则径入县署呼冤,官提王究,不能置辨,乃收王,而出公于狱。女见公,泣语之曰:"吾所以忍为此者,以弟之仇、君之冤,非吾不能雪也。今已白矣,身既他适,不能复事君,亦再无归王理,计惟一死而矣。"遂对公自刎死,合邑皆惊其节烈。公感其义,通显后,终身不置正室。

沈端恪轶事

沈端恪近思,字阇斋,幼依灵隐寺僧谛辉,既已披剃,复延师课以举业。游庠还俗,无所归,徘徊于西泠桥下,遇项某,识其非常,邀至舍,妻以女,成进士任选。君以清介著,不可干以私,后为御史大夫,雍正丁未卒于位。闻卒之前一日,出端门,瞪目若有所见,呵曰:"此何地,尔等敢来?即来,何须多役?"时户曹郎姚均风培和随其后,问公与言者为谁,曰:"衙役。"实无一人也,姚讶之,次日公薨。

姚文僖

浙湖姚文僖公文田,少时尝从群儿嬉于败屋中,一儿后至,见有神兜鍪黄金甲,貌狞恶可畏,挺身立檐下,以手拒椽,若不使覆压者。儿惊怖疾走而啼,众闻儿啼,争出问故,公亦随之出,屋遂圮,金甲神亦不见。人谓遇难获免,群儿中必有贵显者,后公果以第一人及第,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

齐召南一生三梦

天台齐宗伯召南,平生不多作梦,每梦则必有异。应乡举时,游于忠肃庙,倦憩于廊,见若隶役者执刺相迓,入中庭,忠肃出位揖之。先生因请曰:"公在景泰时,专听独任,干裁一时,而易储之事默不谏,何也?"公曰:"耿耿此心,淹没几数百载,微子问,余固将有说,子他日第详检皇史宬中,便知我心迹耳。"言讫而寤。及丙辰入翰林,修《明史纲目》,英、景两朝,实任纂述。先生因请开皇史宬章疏,乃著《易储十论》以暴于公之冤云。一在上书房时,一日面忽发赤,如中酒状,其夜梦游天台与司马道士谈玄甚久,寤后不知所谓。越三日,暮出禁门,马逸不止,颠焉,脑髓竟出,赖蒙古某治之,两月余始活。既思梦中遇承祯之地,乃坠马坡焉。一丁丑春,将赴杭,渡钱塘之夕,梦至天竺,观音大士遣侍者乞题柱联,遂口占二语以应,醒后录存。即至万松岭,新方伯富公曰:"某一子染痘甚剧,家人祷于天竺,始得生。今将往祭,诸物备矣,独缺联句,愿得先生之笔以为重。"先生遂取所录存者示之,而告其故,富大惊悟,从此称先生为老佛云。先生瞳人极小,能远视,与紫坪登山,见江舡叶许大,先生辨舟中几人,服某某色,杯斝壶觞之属历历可数,下山至泊所,则舟甚大,所视皆不爽。先生清晨望云,能寻其根,云仿佛如丝系于山,随所寻挖之,得云根石,多花草鸟篆形,尤异者一石具先生名字,因汇印一册,为赋《天然图书歌》以志之。

裘文达为水神

裘文达公临卒,语家人曰:"我是燕子矶水神,今将复位。死后,汝等送灵柩还江西,必过此矶,有关帝庙,可往求签,如系上上第三签者,我仍为水神,否则或有谴谪,不能复位矣。"言终卒。家人闻之,疑信参半,苍头某信之独坚,曰:"公为王太夫人所生,太夫人本籍江宁,渡江时,曾求子于燕子矶水神庙,夜梦袍笏者来曰:'与汝儿,并与汝一好儿。'果逾年生公。"公妻熊夫人,挈柩归,至燕子矶,如其言,卜于关帝庙,果得第三签,遂举家大哭,烧纸钱蔽江,立木主于庙旁,旁有尹文端公诗碣。予往苏州,阻风于此,乃揖其主而题壁曰:"燕子矶边泊,黄公垆下过。摩挲旧碑碣,惆怅此山阿。短鬓皤皤雪,长江渺渺波。江神如识我,应送好风多。"次日果大顺风。

梁学博遇术士

梁文庄公尊人学博公,少为名诸生,与同辈诣一术士,问曰:"得一第乎?"答曰:"不仅是。"更向上问曰:"官翰林乎?"答如前。又问:"为京堂耶?卿贰耶?"俱如前答。公曰:"然则作相矣。"对曰:"真者不能,假者可致。"同人曰:"盖协办耳。"后以明经老,而以文庄贵,受大学士封。

梁相国解梦

梁文定公病笃，梦至一处，宫殿嵬峨，坐客皆非所认识者。公谈久，忽想吃烟，苦无火。或指一殿曰："此中有火。"中坐神人招梁曰："且缓吃烟，我有一对，君对之。"书"三代之英汝继泰"七字。梁惊而醒，召诸门生来视病，为解之，俱不能解。良久曰："我不起矣。三者，三中堂宝也；英者，英中堂廉也；泰者，伍中堂弥泰也。三人官与我同，而俱死矣，我其继之乎？速办后事可也。"越三日而薨。

张文端应梦而生

佛家轮回之说，儒者所弗道，而转世托生之事，世常有之，昔人亦往往见之纪载，不得谓全属子虚。顾如韦皋为诸葛武侯后身、范淳父为邓仲华后身、苏文忠为五祖戒禅师后身、史道邻为文信国后身，身异性存，尚称有理。至阮亭为高丽国王转世，已属不伦，而姚姬传先生《惜抱轩集》有《香亭得雄于其去岁所失小郎有再生之征识异》一诗，所谓"正似吾乡张太傅，再招东晋大将军"者，注称张文端太傅母，始梦有异人，自称王敦，至其家，生子名敦哥，数岁殒，母恸甚，梦异人复至，曰："吾终为夫人子。"遂产文端，名之敦复。及长，遂以为字。姚先生本笃信宋儒之学者，乃举此事，必非妄语。余尝见阮亭《居易录》，时称文端为梦敦，当时敦复外别有此字，其为应梦而生，益可信。夫文端为熙朝良佐，而敦则衰世乱臣，生平大相径庭，且相去千数百年，其一再托生，不知何意。又杭州钱昙如女史，母梦年羹尧而生，易兜鍪而巾帼，更不可解。颇疑轮回之中，别有宿缘牵合，异气感召，种种不一。至如阿文成公，自知前身为塞外喇嘛，因小沙弥犯律，嗔心动而入世，佛家谓之堕落。德清蔡谷山学士，自知前生为黑桥老妪，以善果转男，此又各自一种。知其有如是种种，则此事虽奇，而实未足奇也。

姚端恪遇剑仙

清初，桐城姚端恪公为司寇时，有山西某以谋杀案将定罪。某以十万金，赂公介弟文燕求宽，文燕惮公方正，不敢向公言，竟私取之。一夕，公于灯下判案，忽梁上君子持匕首下，公问："汝刺客耶，来何为？"曰："为山西某来。"公曰："某法不当宽。如欲宽某，则国法大坏，我无颜立于朝矣，不如死。"指其颈曰："取。"客曰："公不可，何为公弟受金？"曰："我不知。"曰："某亦料公之不知也。"腾身而出，但闻屋瓦上如风扫叶之声。时文燕方出京，赴知州任，公急遣人告之，到德州，已丧首于车中矣。据家人云："主人在店早饭毕，上车行数里，忽大呼好冷风，我辈急送绵衣往视，头不见，但见血淋漓而已。"端恪题刑部白云亭云："常觉胸中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

黎襄勤病中异梦

河帅黎襄勤公，治河十三年，安澜无事，虽由福命，然其生平清白乃心，吏民共悉。道光甲申春，薨于位。先于癸未冬，得梦甚异，有诗以纪。及卒时，坐而假寐，白气弥空，家无余财，众目所睹，咸以为公之清节，升天必矣。尝录其诗见示，序云："道光三年，岁在癸未，嘉平月二十一日封篆之期，予方苦病，缠绕数月，夜卧多不成寐，但是夕忽睡著，梦帝锡予铜符篆文，如古钱形，长约三寸余，宽约二寸，梦中读之，不甚记忆，上有'天雷'二字，下有'不千金'三字，余字不甚了了。又似同节相孙制军阅视，不知主何凶吉，诗以记之：'道光癸未冬，病魔苦为祟。痞块填胸膺，肠胃复泄痢。进食苦难销，夜卧多不寐。参术讫无灵，医工术徒试。嘉平廿一日，就枕忽酣睡。梦帝赉铜符，珍重拜恩赐。长方不数寸，古篆浑难识。上列天雷文，下有千金字。其余言尚多，模糊不记忆。既醒自寻思，苍苍是何意。或予河干走，尚有微劳勚。神人慰勉予，爱身无自弃。抑我禄命终，合作天雷使。君子安义命，达者一心志。坚定向道心，不以身死异。爰作五言诗，用纪侑来禩。'"此事似涉奇幻，然古来名臣，没而成神，如寇莱公为阎浮王、韩魏公为紫府真人，见于载籍甚多，盖其心可与鬼神质，即其气自与天地通，非可以怪诞论也。

梁制府轶事

梁构亭制府，总督直隶。自言五岁时，有外祖母杨氏，无所依倚，就养女家，得奇疾，卧床能将缎被寸寸裂之，亦不知其指力之勇从何来也。一日，召梁太夫人曰："外孙二官以后切不许其立床边，他浑身是火，近之将人炙痛。现在我跟前，某姑某舅，人虽物故，而与我有情，时来与我谈笑，一见二官到，无不爬墙升屋而逃者，使我心大不安。"梁太夫人即手挥公出。公不敢再入，时于窗缝中窥探，杨已知觉，蹙额曰："二官这小儿，又来作闹了，速赶他去。"如其言，杨始安寝。亡何，杨病重气绝矣，良久复苏，张目谓梁太夫人曰："我魂灵要出去，汝家灶神、门神一齐拦住大门，说我不是梁氏之人，不许我出去，奈何？"梁太夫人曰："当速请高僧来诵经，为母亲忏悔求请，何如？"杨曰："不如仍教二官来，向二神一说，神必首肯也。"太夫人即率公往门灶前，代为通说。顷刻间，杨瞑目逝矣。

纪文达前生

世传名人前因，皆星、精、僧，此说殆不尽虚。相传纪文达公，为火精转世。此精女身也，自后五代时即有之，每出，则见火光中一赤身女子，群击铜器逐之。一日复出，则入纪家，家人争逐，则见其径入内室。正哗然间，内报小公子生矣。公生时，耳上有穿痕，至老犹宛然如曾施钳镮者；足甚白而尖，又若曾缠帛者，故公不能着皂靴。公常脱袜示人，不之讳也。又言公为猴精，盖以公在家，几案上必罗列榛、栗、梨、枣之属，随手攫食，时不住口，又性喜动，在家无事，不肯坐片时也。又传公为蟒精，以近宅地中有大蟒，自公生后，蟒即不见。说甚不一。少时夜坐暗室，两目如电光，不烛而能

见物，比知识渐开，光即敛矣。或谓光女子即蟒精也，以公耳足验之，传为女精者，其事或然。惟公平生不谷食，面或偶尔食之，米则未曾上口也。饮时只猪肉一盘、熬茶一壶耳。宴客肴馔亦精洁，主人惟举箸而已。英煦斋先生尝见其仆奉火肉一器，约三斤许，公旋话旋啖，须臾而尽，则饭事毕矣。《能松庐诗话》云：“西溟不食豕，纪文达不食鸭，自言虽良庖为之，亦觉腥秽不下咽。”且赋诗云：“灵均滋芳草，乃不及梅树。海棠倾国姿，杜陵不一赋。”以梅花、海棠为比，虽不食鸭，而鸭之幸固已多矣。《芝音阁杂记》云：“公善吃烟，其烟枪甚巨，烟锅又绝大，能装烟三四两。每装一次，可自家至圆明园，吸之不尽也。都中人称为纪大锅。一日失去烟枪，公曰：‘无虑，但日至东小市，觅之自得。’次日，果以微值购还。盖此物他人得之无用，又京中无第二枝，易于物色也。”

刘文清前生

诸城刘文清公，亦由精灵转世。其归道山之岁，值十二月封篆之期，公坐内阁堂上，座后有一白猫，体态甚伟。当公未至时，固无猫也，此物自何来，人亦不知。堂上中书供事等群见之，而未敢言。及公退，猫亦遂不见。二十四日公卒，或谓猫即狐也，公将卒而神出见，然则此狐为公前身矣。

秦簪园祈梦

嘉定秦簪园殿撰为秀才时，曾入韦苏州祠祈梦，终夜目不交睫。天明而起，觉头上似有一物，以手摸之，乃大蜈蚣，为其一夹，痛不可忍。隔十年后中状元，始悟“头上一甲”耳。梦神之巧如此。

三　虎

蒙古松相国筠，能以一笔书大虎字，悬之可辟邪魅，求得者珍逾琳璧，公亦不轻书也。后公疾已绵惙，家人环榻啜泣，而气终未绝，急张目曰：“迎我者仪从已至，吾室有三虎，惧不敢入，亟为我去之。”家人不解虎为何物，检其簏，得公所书虎字，凡三纸，因移置别室。视之已化去矣。

朱中丞

江阴朱中丞勋，以佐贰起家，官至陕西巡抚，赏戴花翎。先是中丞诞生时，适有老僧在门首化斋，告其家曰：“闻即刻恭喜，生一相公，此儿将来当大贵。六十年后，或可于长安相遇也。”道光初年，朱正在陕西，偶有差役，以事入峨嵋，遇此僧，僧曰：“有一书，烦为我寄朱大人，我尚知其诞生时也。”差回省城，不敢投，禀之长安令，启其书，无他语。令为转呈，但言今年某月某日，当束装北上。果于是日得旨，召入京师，以四品京堂用。

严侍郎

归安严侍郎我斯，尝梦至一山僧舍中，见座师及房师、诸同年俱僧服，讶之，诸公曰：“宁忘却此地耶？”因问山何名，僧曰：“崧山。”忽悟曾晒鞋于阶，视之尚未燥，寻寤。数日卒，口占偈云：“误落人间七十年，今朝重返旧林泉。崧山道侣来相访，笑指黄花白雀前。”见《尺五堂诗删》、《旷园杂志》等书。按侍郎号存庵，少时尝馆仪凤桥畔。一夕天未明，闻桥上洒扫声，一人问何等神过，而除道特虔，扫者曰：“明日五更，八仙经此。”侍郎窃志之。次晚人定后，潜至桥上伺之。时方秋杪，皓月在天，照桥石如烂银，人声寂然，凉露侵袂。久之，不觉困倦，倚桥栏假寐。恍惚闻人语，急张目，则丐者成群而过，状貌秽陋，醉态可憎，最后一人，跛足荷担，若缝皮匠。侍郎暗数适八人，急趋迎之，七人者趋已远，惟跛丐蹒跚不前。公抱其足，跪求指迷，跛者曰：“我缝皮不能自给，特从群丐博一醉，何所见而仙我？”先生嬲不已，跛者乃启担后桶示之，窥之则汪洋如海，巨浪蹴天，鱼龙出没。正错愕间，跛者举担力推曰：“真严牛也。”而人与担俱杳矣。康熙甲辰，侍郎廷对第一，由翰林院荐升少宗伯。一日，圣祖召对良久，侍郎体素魁伟，拜起独艰。上命内侍掖之，笑曰：“真严牛也。”公悟仙语，遂乞骸骨，时年五十九。在籍食禄俸十余年而卒。

潘榕皋梦董思翁

潘榕皋先生，书法董思翁，且慕思翁之为人。尝卧病半载，一夕梦徬徨水滨，一巨舸自远来泊，中有一叟，须眉皓然。潘抠衣入谒，问其姓名，叟曰：“予董其昌也。”潘心喜下拜，起而言曰：“久欲见公，不识公近在何所。”叟云：“欲识吾居，颇忆我所书经否？青色青光、黄色黄光、白色白光，彼有人焉，子其无意乎？”潘初不记是何经语，因言：“夙昔爱公墨妙，如渴思浆，亦能少酬鄙愿否？”叟起立，就几醮墨疾书，俄成巨幅，精灵变幻不可名状，潘喜甚。复请曰：“能再书一幅否？”叟仰天而笑，化成白鹤，望空飞去。潘急起追之，了无所见，惟见莲影摇波，香风四布。潘手搴莲子，嚼而咽之，甘美无伦，蘧然而觉，病遂愈。彭二林先生尝记其事。

蔡必昌预知冥事

蔡太守必昌，任四川重庆守，云能过阴司，预知冥中事。福文襄王征廓尔喀时，蔡往谒见王，因问此行休咎，蔡云：“此次行军，蒇事必速，冥中只造册数月。此后不数年，川楚间当有大劫难至，冥中已造册数年，尚未已也。”王因问册中名姓，蔡怃然曰：“未来事不可预言，依稀记得秋帆制府，乃册中首领也。”其言乃甲寅七月望日，洪太令庆祥，为人言之。其时楚中尚无兵燹之事，人以为妄言休咎。明年，果有楚苗之变，其后川楚教匪蠢动，兵连九载，始得荡平，果如洪令所言云。

钱文敏轶事

钱文敏公维城，以少司寇丁艰回籍，梦见一大碑，上书“哀哀哀”三字，心甚恶之。语其弟竹初明府，竹初

曰："三口为品，兄将来当著一品衣耳。"未几卒，诏赠尚书衔，赐葬立碑，乃悟其梦。

董公遇孛星

大司空董公邦达，杭之富阳人，未遇时，与其友某读书山寺中。一夕，月色明甚，同散步于寺前，行至山麓，忽见一女人，长丈余，肤色如雪，披发赤身，持刀立。二人大惊倒地，比寺僧踪迹之，则皆死矣。次日，董公始苏，备言所见，而某生竟不复醒。人咸以是女为山精、木怪之流，乘月明而出游也。后公显达，宦京师。一日诸客群集，公偶举其事，以幸再生。坐客有精于天文者，归而考之，则其日其时，孛星临于斗牛之分。斗牛，杭之分野也。道家言孛系女身，居恒裸体，惟朝北斗，始着衣裳，人遭之未有不立死者。董公所遇盖孛星，以福泽正远，故得免耳。

钱黼堂少宰

嘉善钱黼堂少宰，名樾，中乾隆壬辰进士，历官至吏部左侍郎。少工书法，历践清华。年七十余，自营生圹，一切饰终之具皆自经理。一日早起，命家人将书籍、笔砚、字画、什物及生平玩好之具，尽行检点，关锁封固，若将有远行者。遂坐后堂，倏然而逝。少宰为翰林时，其貌绝似赵荣禄画像，过五十后两耳下忽添长须。至七十余胡发俱白，惟两耳下鬣黑，亦罕见者。

红纱罩眼

汉阳熊公伯龙，顺治己丑科榜眼，素有文名。典试浙江时，途遇一羽流，仙风道骨，所谓双眸朗畅、四气和平，长江汉影、太华松声，真有潇洒出尘之概。倏以眼镜相赠，颇明净，熊欣然受纳，用以阅文。此科题目"吾十有五"全章，主考意欲提重"学"字。内有诸生，脱过吾十有五一节，竟直剿下文，略为点题而已。熊大合意，拔置榜首，居然冠千佛名经。榜后，道士复来，对熊曰："明公玉尺量才，鉴衡不爽，刻下此镜已无用，想可作合浦珠耳。"公掷还。后复看所中之文，大不快意，然悔之已无及。盖文章自古无凭，不必词题黄绢，不必诗笼碧纱，暗中若得朱衣点头，虽主考素著文名，未有不红纱罩眼也。

王云锦求签

勾吴王殿撰云锦，康熙庚午举南闱，至丙戌年，年五十矣，拟不与礼部试，求签于关帝庙，有"五十功名志已灰，谁知富贵逼人来"之句。乃赴京，连捷南宫，大魁天下。

太常仙蝶

太常仙蝶，好与士大夫之风雅者作缘，或数千里相访，值名人官奉常，则无不至，清代胜流纪此者多矣。吴县潘郑庵祖荫，长太常时，蝶曾一至；仁和许星叔庚身，以太常卿奉讳南归，卜葬之日，蝶亦栩栩然来。阅戴文节公《题画偶录》，知道光二十九年立夏日，公在私宅晨起，突见窗上一蝶，黄质、黑章、四趺，古朴类枯叶，公子惊喜曰："儿闻仙蝶四趺，此良是。"公近窥之，略不畏人，惟屡张其翅，似索画。公故善丹青，遂取箑为写影。稿成，入署。公时以少司马直南斋，晚归，蝶尚在，又张翅不已。公谛视，怪所写未肖，复细抚形色，及剥落处，一一似之，回视公子，皆曰肖，蝶始翩然去。公自谓赁此宅几二年，未见一蝶，是日院中来三蝶，皆久驻檐外，盖其侍从云。清衙久住，岁久通灵，遍识名流，至能择人索画，蝶诚仙矣。然游戏人门，必留此毫端之幻相，岂神仙犹好名与？

朱文正轶事

朱文正公相业巍巍，莫不称为正人君子，待人接物，必恭必敬。晚年益自刻厉，宏奖人材，后辈门生，仰之如泰山北斗。一日有通家子某某，欲晋谒，阍人辞以请客。问请何人，阍人曰："昨日请老师父执及前辈，今日请同年同寅，皆已故者。"某骇然问其礼，每一席设五六位不等，椅坐上书某名某公，以尊卑分次序，而自居末座，衣冠肃然。坐定，命仆行酒，上菜上饭上茶，一如生礼，祭毕则送诸门外，如是者三日，莫知其故也。越月而薨。

富宁安异禀

康熙时，满洲富宁安，征西靖逆将军，世袭一等侯。奉命征西，在疆场逾十年，使策妄归诚，西藏底定，缮城垣、治甲兵，以固哈密，厥绩甚伟。传言其身材伟壮，勇冠百僚，每夜眠，呼吸如雷，常令仆数人震扰之，使不得熟寝，不然则气厥。诚异人也。

秦涧泉求关庙签

秦涧泉修撰，将朝考，关庙求签，得句云"静来好把此心扪"，不解所谓。朝考题是《松柏有心赋》，通篇忘押心字韵，总裁列之高等。上觉之，乃各谢罪。上笑曰："状元有无心之赋，试官有失眼之人。"按宋莒公试《德车结旌赋》，亦忘押结字，谢表云："掀天破浪之中，舟人忘楫；动地鼓鼙之下，战士遗弓。"

戴相国谈仙术

大庾戴可亭相国，罢相家居，喜与门下诸客讲修炼之术。萧山汤文端公未第时，馆其家，亦预焉。一夕相国招诸客坐暗室中，不设灯烛，皆闭目静坐。坐至夜分，相国头上忽发大光明，其大如盘，其明如镜，视其中隐隐若有物者，但不可辨耳，文端亦然，其余诸客各有光，而小仅如豆，且摇移不定。次日，相国语诸客曰："吾侪根柢厚薄、功候浅深，俱见于此。"相国年九十六而终，许信臣先生视学江西犹及见之，时年已九十外，不甚有言，而见人辄笑，终日无戚容。信臣先生曰："此老视天下之人、天下之事、天下之物，无一不可喜者，其所养真不可及也。"

陈宝箴祈梦

义宁陈宝箴，俶傥负才略，遭世多故，慨然有澄清之志。尝应礼部试，祈梦神祠，夜梦随李愬入蔡，雪月交映，旌旆飞扬，立马指挥，意气闲骏。醒而大喜。及下第归，至上蔡县，风雪大作，夜二鼓，始投逆旅，委顿殊甚。自是雪泞旬日，资粮皆尽，典衣鬻马，仅得南还。乃知为神所戏，不复谈兵矣。然宝箴论事，实能洞见本原，非苟为大言者。

彭侍郎以正压邪

雪琴侍郎尝言：一日正在书院中作文，而萧满至，大呼曰："速助我，不然败矣。"问何事，则其时衡阳县城中有书肆曰集贤者，其主妇为妖所凭，延萧满施敕勒之术，大为所窘，飞一石至，几碎其颅，故欲与侍郎俱往扶箕也。侍郎私念扶箕伪耳，安足驱妖，不欲往。而萧满固强之，乃与俱行，然实非其志也，故行甚迟。路中萧满与言，此妇居楼上，辄从窗中飞石击人，肆中书籍皆为所毁，其余什物无完者，一月以来，人莫敢往，往辄为所困。言未已，侍郎大怒曰："青天白日，而魑魅横行如此，我必往除之。"奔而往，萧满自后呼之曰："止，止。吾尚有言"。问何言，曰："两人偕往，气壮耳。"侍郎愈怒曰："吾何畏之有？"径叩书肆之门，门启，突入，主人问姓名，不告，曰："来驱妖耳。"即脱帽露顶，望楼上而呼曰："妖能飞石击人，何不击吾头？若不能者，吾且登楼碎汝躯，拉汝干。"楼上竟寂然。侍郎连呼不已，而萧满至，见之喜曰："有胜矣，速登楼。"乃俱登楼，妇在帐中，力持其帐不释。侍郎呼其夫曰："劈之。"帐既启，而妇遽引衾，自蒙其头。萧满即取清水一瓯，画符其中，使其夫启衾而灌之，妇饮符水，略不牴牾。萧满曰："饮此神识当稍清矣，吾侪且扶箕。"侍郎则假箕笔为处一方，略用丹砂镇心、茯苓安神之品，授其夫曰："以此疗尔妇。"遂与萧满俱出。越日询之，此妇竟愈矣。

张照前生

轮回之说，说部记载颇多，所闻若张尚书之为断臂和尚、钱中翰之为天童寺僧，尤觉其信而可征也。断臂和尚不知所从来，以钝根求悟，效二祖所为，尚书祖母钱太夫人重之，供养朱家阁指松庵中。时太翁农部家居，宅在秀野桥西，母王恭人方妊。将就蓐，农部饬家人呼乳医，恇扰彻夜，于厅事隐几假寐。曙色朦胧间，恍惚见僧人，即呼之曰："和尚且上高阁小坐，家有急事，不能偷闲共话也。"僧不答，径入。惊而醒，闻有哄于门者，则舟子与阍者争，阍云："断臂僧不来，何得索夜航钱？"舟子云："明明宿我后艄，辨色即起，其伞尚在。"方争证间，而庵中人来报，僧于半夜圆寂矣。遽返，中堂婢已报夫人举雄，乃凿然知宿德再来也。颖慧绝人，五岁时，农部以其多言，名之曰"默"。一日闻客呼少马字者，问其义，客曰："伯名集，析其字成佳成木。"尚书即哗曰："我必更名，否则异日必字我黑犬耳。"乃易之曰："照。"即以得天字焉。十四入泮，十七乡举，十八捷南宫，选庶常。时未奉钦点，尚书仰奏云："臣张照年幼，未娴吏治，恳恩教习，愿尽中秘书。"带领官掖之不起。圣祖顾左右曰："小蛮童乃颇有胆。"笑而颔之。散馆后，以检讨供奉内廷者十八年。世宗即位后，偶问张文和："廷臣中有通禅悦者否？"答曰："族侄照，曾阅内典。"因召对，即问曰："视朕何人？"对曰："是佛。""汝自视何人？"对曰："干屎橛。"言下大契，即得放缺，十余年位至卿贰，未必非当年龙华一会中香火因缘也。所著《天瓶诗》二卷，多采释典，题中用字如生老、病死、衣衾、棺椁，及梦幻、泡影、露电等，不离梵筴，读者笑此真伽陵集也。后扈从山庄坠马，仍折右臂，得蒙古医疗之而痊。又三年，丁艰归，卒于道。人谓和尚误矣。此福缘，亦孽果也，不如天童僧之能来去自如矣。又见一卷书杜陵苦热诗，大醉后伏地作者，墨沈淋漓，后题款云："得地居士为稷堂先生备端阳贡"，收入内庭。

钱中翰前生

前明钱少马士贵，五十无子，祈嗣天童住山，长老耆宿也，为人定觇之，则曰："钱宰官有家无子，有子无家。"言下有省，乃归而施舍，蓄资四十万，三年而罄。复往四明住僧，僧曰："可矣。"乃设斋饭僧。堂头晓众曰："今有钱宰官无子祈嗣，大众谁愿往？"众皆愕眙，惟担饭僧向钱一笑，堂头曰："汝亦可。"乃下座送钱出，而担饭僧即于烧火凳上坐逝矣。归而生中翰芳标，肩有肉骿起，与担饭僧极肖，初名鼎瑞，字宝汾，更名后乃字葆馚，以康熙丙午孝廉，官中翰，诗号金门，词名湘瑟，多工艳体，绝无蔬笋气语。奏销狱起，镌秩家居，性好弈，方与客对设楸枰，忽阍持信人曰："天童山寄来。"拆视乃空缄也，恍然大悟，即作偈曰："来从天童来，去向天童去。笑指天童山，白云最深处。"遂示微疾，数日而逝。其孙长泽，棋入第二品，时已八十余，述之甚悉。

渔洋先生前生

《稗勺》述高南阜云："渔洋先生前身，为高丽国王。将诞之夕，有人止村庙中，见途中羽葆鼓吹，仪卫甚盛，其人骇惧。询之从者，云高丽国王降生新城王家。其人素善封翁，急入城探访，先生已堕生矣。南阜与王氏交好，此说得之于其后嗣，非齐东野人之语也。按清朝名臣，张文端为王敦后身、裘文达为河神感梦，河间、湘乡两相国亦相传灵物降生，此外见之纪载，不可枚举。风节文章如文简，固应生有自来。

康茂园南游梦

康茂园先生名基田，山西兴县人。乾隆癸酉乡荐后，曾作南游梦，数十年升沉显晦，了不记忆，惟记舟至太仓州城下，听岸上人语曰："此太仓西门也。"欣然登岸，进西门流览，逾时出北门而去。丁丑成进士，简发江苏知县，似太仓或有缘矣，凡水陆所经，如梦中所遇。

补新阳县，东去太仓西门三十里。调昭文，出太仓北门七十里，以为梦兆已验于此，或以升太仓为言，终无验。嗣任岭南，调中州，再至江苏，官职日显，擢任河道总督，年已六十有七矣。因邵工大坝被焚，降太仓州知州，至西门入城，如旧游，旋署松江府知府，州人遮道送别，公避之，由北门登舟，然后知梦征之乃如此也。因作《南游梦记》。

曾文正公巨蟒转生

曾文正公硕德重望，伟烈丰功，震于一时。顾性畏鸡毛，遇有插羽之文，皆不敢手折。辛未十月，到上海阅兵，其时供张已备，从者先至，见座后有鸡毛帚，嘱去之，谓公恶见此物。不解其故，公姻家郭慕徐观察阶告云："公旧第中，有古树，树神乃巨蟒，相传公即此神蟒再世，遍体癣文，有若鳞甲，每日卧起，床中必有癣屑一堆，若蛇蜕然。然喜食鸡肉，而乃畏其毛，为不解耳。"后阅《随园随笔》，言焚鸡毛，修蛇巨虺，闻气即死，蛟蜃之类，亦畏此气，乃悟公是神蟒转世，故畏鸡毛也。宋文信国公，传为吉安潭中黑龙降生，信国柴市殉难后，是日其乡风雨大作，人见黑龙复归于潭，与公之异将毋同。

何子贞梦

何子贞绍基，少年时梦至一处，见案上以盘盂盛馒头甚多，即取一食之。又取其一，忽有人攘臂夺去，遂不得食，视其人不识也。及嘉庆庚辰岁，桂林陈莲史先生，以己卯解元、中式第一名贡士，遂魁天下，子贞见之，则即梦中所见也，怅然曰："吾其不能与此人争乎？"至道光乙未岁，子贞以第一人领解，而次年成进士，则会状皆非元也。梦兆洵不虚矣。

其　二

子贞于道光己亥岁，典七闽试，归途于行馆中，梦其仲弟子毅来言别，留之不可，视其服则已僧服矣。觉而泣曰："吾弟其不幸乎？"于是朝暮哭。及入都，既复命，驰诣其父文安公私第，时子毅果已前卒，家人以其远归，不即告，而子贞已哭失声，遂不能秘。问何以知之，乃言所梦云。

汤文端安居凶宅

萧山汤文端公官京师时，居东单牌楼，其屋相传为乾隆时大学士和珅旧第，素称凶宅。及文端居之，了无怪异，惟后有屋七间，颇宏敞，不居人，屋中藏庋书籍，庭下杂莳花木。最西一室，为奉佛之所。文端每日晨起，必至此室礼佛，从者皆止于庭，不入。文端至户外辄见一叟，先在室中膜拜，拜已不见，文端乃入拜，日以为常，心知其为狐也，以其不为人害，亦姑听之。及文端薨逝之年，此叟遂出至厅事，客至，见其苍颜皓首，倚隐囊而坐，疑为文端也，将趋问起居，倏已灭迹，乃共骇异。文端薨，妖异大作，桌椅之类，无故自动，或数人方共啜茗，茗碗忽飞至他处。汤氏恶之，不复居此屋。

度量类

张京江遗事

京江风度端凝，为清朝第一。故乾隆时翠华南幸，常御书此四字，以颜其间，父老至今犹传为佳话。殊不知公之生平，固不独以度胜，其器量亦实有大过人者。幼时攻制艺，尝诵公"不患不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一节题文，至束股（曩时制艺有八股，或六股，其篇末二股，谓之束股）"不受朝廷不甚爱惜之官，亦不受乡党无足重轻之誉"二语，辄信公人如其文，具此胸襟，安得不光国而迈种耶？与公入词林时，府中有一力，年已老矣。某年，公归自京师，晨兴诣斋，执卷坐此，力入洒扫，率呼曰："玉书且起，公为徙别室待之。"事已而后，人不少怪也。其徒语力曰："相公今贵矣，汝犹当束发受书时而名之耶？"力闻之，爽然。翌日，遇公则改貌，而称谓亦如仪，公愕然诘之曰："谁教汝者？"力曰："闻礼应如是，觉昨非而今是耳。"公欷歔太息曰："是何黠物，斫汝天真矣。"又公入相时，其府垣外有隙地，邻有兴作者越用之，家人与之争，则不听，将怒而鸣诸县，先以书驰白公，公还笺曰："千里来书止为墙，让他几尺也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呜呼！此二者，皆琐事也，然富贵人处之，鲜有不怒其侮己者，而公之有容乃如此，今尚可得其人哉！传闻公之辅政也，日入值，一日上问曰："天下以何物为最肥，何物为最瘦乎？"有满大臣抢白曰："莫瘦于豺狼，莫肥于猪羊。"上顾问公曰："张蛮子（清初称南人往往以此），汝谓何如？"公曰："臣以为莫肥于春雨，莫瘦于秋霜耳。"上太息曰："此真宰相语也！吾满臣中能及此哉？"

杜公厚德

宝坻杜文端公（立德），德器厚重，人不见其喜愠之色。京师有无赖子，偶与驺卒哄，乘醉随公舆后辱詈，公若不闻。无赖子随至邸第，詈不止。久之，公遣问曰："詈可已乎？"无赖子归，酒既醒，或告以昨辱宰相，仓皇诣第谢罪，公慰遣之，仍予二金，令改行生理，无赖子感泣而去，岁时必至公门叩拜，卒为善人。予乡文定孙公（廷铨）、司寇高公（珩），居乡亦然，皆可为士大夫法。

王相国假归后轶事

王太仓相国假归，入山养病，戒仆人勿言姓氏。道遇疾雨，移舟避乡坊，其家不容，逐之，乃告曰："我好人，勿疑也。"乡人笑曰："好人那肯六月出门远行？"公闻之，悚然曰："彼言是也。"公喜菊，多蓄名种，杜醒陶造之，猝见白剪绒，不觉身入花间，忘与主人交礼。公曰："君兴故不减我。"乃赠与之。公夏六月，斜跣据地，手捉菊虫，邻叟不知，意花丁也，呼之不应，乃戏蹴之，

公曰："叟亦爱菊耶？"亦赠与之。公有古瓷，直不赀，一日李安溪索观，命奴捧之，历阶而上，失足倾跌而碎，李不觉失声，公怡然不动，安溪每服其雅量。

王鸣盛家居

光禄王西庄先生鸣盛，家居时，有无赖子与人赌胜，醉骂王氏之门，门者不能忍，先生力止之。次日，无赖子酒醒，其母挈之诣先生家请罪，笑谢之曰："昨汝酒醉，我却不怪。但以后醉了，若骂他人，恐致获咎。"无赖子惶恐而归，戒酒终身，卒无事。先生涵养如此，宜其瞽目复明，年跻大耋也。

蔡文恭家居

漳浦蔡文恭公，致仕家居，每遇巡检典史，亦执礼甚恭。或以为过，公曰："欲使乡民知位至宰相，必敬父母官；知父母官之尊，虽宰相必致敬。庶几常存不敢之心，而犯上作乱者或鲜矣。"故终公之世，漳浦民无滋事者。见梁茝林中丞《归田琐记》。按，昔贤有以宰相居乡，闻县官过门，必起立拱手者；有在籍显官，道逢丞尉，遭呵斥不校者，前史多传为美德，公亦有所受之也。

梁瑶峯

梁文定公国治，中乾隆戊辰状元，入直南书房，累任学使。后以粤东事免，复擢湖南巡抚，入继于文襄辅政，故当时有于、梁之称。其实公醇谨持躬，不敢滥为交结，与文襄异趣也。其先抚湘时，有家人索属下贿不遂，故意阻其膳脯，以激公怒。而公枵腹终日，初无怨嗟，惟吸烟草而已，亦不知其为其奴所绐也。在军机时，和相以其懦弱可欺，故意揶揄，至用佩刀薙公发以为嬉笑，公亦欢容受之，亦可觇公之度矣。

阿文成相度

阿文成公与和相，同值军机大臣十数年，既薰莸不相合，乃除召见议政外，毫不与通交接，凡立御阶之侧，公必相去十数武，愕然独立。和就与言政事，公亦漫应之，终不移故处也。安南国王阮光平至京，遣其臣馈公土仪，公取一二物，使人出曰："中朝公相问陪臣好。汝国王既诚心朝觐，其优赉厚宠，皆出自皇上体恤远人之意，莫谓中朝公相，不识顺逆二字也。"其陪臣汗流浃背，出谓人曰："此诚宰相语。"公有上赐马，一日脱缰去，圉人入告，公方观书，曰："觅之。"既获，复命，公徐曰："好。"仍读书如故，其相度有若此。

史文靖

史文靖公贻直，器量宏大，风度翩然。尝有不时宣召，公雅步如常。或有催促之者，公曰："天下安有奔迫之宰相耶？"人服其知大体云。

成知州

成州牧善，满洲人，以笔帖式荐至冀州知州。时甘肃道员蒋全迪以冒赈伏法，子孙皆遣戍，其妻孥流离失所。尝觅食直隶，至州界，其妻病旅店中，因卖其媳为奴。公买其媳归，成婚日，怜其娜袅羞涩，询知其家世，慨然曰："等为外吏，岂可幸其患难、辱及家室？安知吾子孙辈他日不至此也。"因立遣还，并厚赠赀，遣送其妻媳归籍，士人争颂其德焉。

雷副宪雅量

雷翠庭副宪鋐，立朝謇谔，贞介绝尘，其雅量亦不可及。家居时客至，三呼从人捧茶来，未应，公亦怡然。或问之，曰："在家廪给薄，此辈自懒于趋承耳。"

吉　穴

吴县潘长公，好善乐施，历久不倦。除夕，有偷儿入匿暗室，潘君检点入户，猝不及避，视之，识是邻人某，以嗜赌故，计穷而至，公因给银十两，导以好言，劝习经营。某得银后，改邪为正，设小肆，家渐以裕。后潘公觅葬地，一时难得吉穴，寻至某处，见是好风水，有文笔峰环抱，恰与子午针相对，分寸不差，探问地主，即邻人某也。因出价易之，渠感前恩，不较值。后哲嗣芝轩先生，果中乾隆癸丑科状元及第，登相位。虽系人杰地灵，未始非累积阴功所致也。可不勉为善人乎哉！

蔡文勤家居

蔡文勤居家时，手创家规十六条，悬之祖庙，皆敬宗恤族，简便易行者。约乡邻三百余家，公禁赌博，宗亲州里，翕然从之，风俗为之一变。雍正五年，漳泉饥，公适假归，道经江浙，贷赀买米数千石，抵漳平粜，全活极多。名世大儒，有益乡国如此。

戴简恪轶事

戴简恪公敦元，官刑部尚书。一日大雪，公著雨罩，手抱文书，步至街衢，呼驴车乘之。御者不知公为谁也，及至署，隶役呵殿而入。公下车，去雨罩，帽露珊瑚顶，御者大惊，将弃车而逃。公强留，与之钱而去，都中谓之"驴车尚书"。卒之日，乡人往视之，敝衣露肘，布衾一袭，其俭德为不可及云。

朱之锡遣婢书

总河尚书、义乌梅麓朱公（之锡），温然长者，以清慎受知世祖皇帝。后赍志以殁，又无嗣子。近见公《遣婢帖》，真盛德事，录之以示后生，知前辈用心如此。帖云："前送回张氏女子，原无大过，只是娃子气，好言教导，不甚知省。诚恐声色相加，流入婢子一类，所以量给衣饰，还其父母。初时原是待年，五六日后，便有遣归之意，故自后并无语谐谑，犹然处子也。而此女临去时，哭泣甚悲，既恐人笑，又恐人不相信，我亦甚怜之。足下可将此女原无大过、完璧归赵一段缘由，向其父母、中媒昌言明白，以便此女将来易于择婿也。"康熙中，徐、兖、淮、扬间，人盛传公死为河神。十一年，总河

王中丞，徇民情，疏语建祠济宁，下部议，寝其事。按公此事，与宋张乖崖及明左都御史王公璟事略同，王事见《西园杂记》。

曾侯甘心受欺

同治乙丑之秋，郭远堂中丞开藩苏州，余与同官诸人晋谒。翌日，中丞觞之。酒酣，中丞忽问元和令萧山陶君肖农曰："某人近日在家否？"陶对曰："已游庠且食饩矣。"中丞乃笑谓余等曰："此系渠乡人，当金陵初复时，冒称校官，往谒曾侯，高谈雄辩，议论风生，有不可一世之概。侯固已心奇之矣，中间论及用人，须杜绝欺弊事，遂正色大言曰：'受欺不受欺，亦顾在己之如何耳。某盱衡当世，略有所见，若中堂之至诚盛德，人自不忍欺；左公之严气正性，人亦不敢欺。至如某某诸公，则人虽不欺而尚疑其欺，或已受欺而不悟其欺者，比比也。'侯不禁大喜，抚髀称是，因谓之曰：'子可至军营中，一观我所用之人。'某诺而出，次日遍谒诸文武，归而复命曰：'军中多豪杰俊雄之士，然某于其间，得二君子人焉。'侯惊问何人，则举涂方伯宗瀛，及中丞名以对，侯又大喜称善，乃待为上客。顾一时未有以处之，姑令督造炮船。未几，忽挟千金遁去，所司以闻，且请急发卒追捕，侯默然良久，曰：'止，勿追也。'所司惘然退。侯乃自捋其须曰：'人不忍欺，人不忍欺。'左右闻者，皆匿笑不敢仰视。"中丞言至此，又顾陶君曰："此人既游庠食饩，当令人勉之务正，如曾侯者，难再遇也。"次日，同官聚谈，举为笑柄。或曰："幸金数不多，故侯大度置之耳。"或曰："侯恐播受欺名，故忍而不追也。"余曰："不然。昔宋韩魏公总五路师经略西夏，有人以伪书干之，得厚赠去。"已而事露，诸将请捕之，韩公曰："此人敢于百万军中，持伪书以欺我，则其人之胆识必有过人者，若迹之急必投入夏国，是又生一张元也。"遂止。后世论者，共服韩公之深识远虑。当金陵甫复时，发逆未平，捻势正炽，曾侯之见，即韩公之见也。大臣谋国深远，岂惜此区区之金，乃受欺之名哉！众皆以余言为然。

清操类

范氏督两江

雍正时，范时绎任两江督，镇静和平。养廉之外，苞苴不入。上闻其清贫，降旨褒美，命三巡抚酌议养赡。放衙夜静，惟闻诸子读书声。范氏先有承烈、承勋，相继任两江督，及时绎至，题其堂曰"三到"，亦盛事也。

赓总宪

赓总宪年七十五，耳目聪明，精神强健，自言生平最能耐苦。尝居俄罗斯边界四年，未尝着大米、醯酱等物。其地牛羊肉外，蔬菜不可得，内地人携种艺植，馈遗上官，即同珍品。其地四月后醒冰，七月即降霜，蔬菜生意不过六七十日耳。又云尝随秋狝围廿余次。木兰者，清语哨鹿围场总名也。凡鹿至降霜前，孳息最繁，人披鹿皮、戴鹿首，肖鹿之形；口吹角，肖鹿之声，引鹿自至，因易捕获耳。又言上哨鹿，必于天未明时，亲出围场一二十里外，扈从遴选巴图鲁二十余员，前一日先遣人听鹿声，至则扑仆，以银管刺脐，吸饮其血焉。

朱文正之清德

大兴朱文正公，乾、嘉时名臣也，崖岸高峻，清绝一尘，虽然宰相，刻苦如寒士，馈遗无及门者。与新建裘文达公最善，一日至裘处，谈次，忽叹曰："贫甚奈何？去冬上所赐貂褂，亦付质库矣。"裘笑曰："君生成穷命，复何言？我管户都，适领得饭食银千两，可令君一扩眼界。"因呼仆陈之几上，黄封灿然。公注视良久，忽起手攫二元宝，疾趋登车去。

其　二

朱文正公清德素修，为时宗仰。薨之日，卧处仅一布被布褥，其别舍则残书数簏而已，见者莫不悲感。仁宗亲赐奠，甫至门即放声哭，且赐以挽诗，有"半生惟独宿，一世不言钱"之句。

王东皋清节

王东皋伯勉，河南汤阴人，丙戌进士，久于铨曹，一介不取，恒居官廨，虽胥吏亦服其清正。同年范印心，以平阳监司入觐，念其贫，怀金将遗之，约同年馆卿钱綎同往，语久之，卒不敢言而退。寒冬惟一羊裘，数年不易也。御史李某过汤阴，见其居室卑陋，叹其清节，特疏荐之。时王已自选郎改御史，内升京卿。归里，上有意以都御史召，竟未及用而卒，海内惜之。满洲总宪某，尝叹盐法之弊，合肥龚端毅公曰："古云，有治人，无治法，但以两淮付王伯勉，两浙付魏象枢，各加佥都御史久任，何患盐政不肃清乎？"

松文清食贫

松文清公，贵能食贫，老不怠事。出为伊犁将军，未挈眷属。一日，遣役至京，附银五十两，将以迎夫人也。役未行而银已他用，即亦不复寄赀。公子少宰熙昌，竭力摒挡，始获就道。夫人既至，则置之别院中，日扃其门，供馔之外月与钱十千，婢媪佣值，均取给焉。其内召为冢宰也，行抵涿州，借喇嘛一骑，连夜至圆明园，家人戚友，远迎者俱不及知。到园即具折，次日召见，即进讲《大学》首章：治国平天下，当自正心诚意始。晚仍宿园中。又次日入城，先赴吏部之任，日晡方归家，其妾迎于中门，公顾问谁家戚谊，公子曰："此某姨娘也。"公始恍然。梁氏《归田琐记》载公逸事甚多，余节采其二，而公之忠勤廉正，略见一斑矣。

苦行老僧

陈清端公瑸，释褐归里，讲学五年，足迹未尝入公

门。每谓“贪不在多,一二非分钱便如千百万”,后尝举此人对。圣祖嘉之。士未有未仕时,律身不严,而居官能以清廉著闻者,觉于公益信。后公令古田,调台湾,督川学,巡台厦,开府湖南、福建,孑身在外,几二十年,未尝挈眷属,延幕宾。公子旷隔数千里,力不能具舟车,一往省视。仆从一二人,官厨以瓜蔬为恒膳,其清苦有为人情所万不能堪者,公晏然安之,终其身不少更变。圣祖目为苦行老僧,又曰:“从古清官,计无逾瑸者。”盖公之壁立千仞,与张清恪之“天下清官第一”,斯真泰、华两峰,同标峻绝矣。

董文恪之俭约

以翰林入直军机者,上元董文恪公教增,其一也(按:公乾隆五十二年,一甲三名进士)。出为外吏,强毅不阿。任川藩时,俗尚华侈,公力矫之,务为俭约。每公宴,诫不用优伶。总督勒公,以春酒召公,至门,已通刺矣,闻音乐声,即返出,勒公为之撤乐,乃复至,饮尽欢。风尚为一变,蜀人两贤之。

于清端之清廉

清代贤臣,必以于清端为清廉第一。罗城非人所居,即王恺、石崇到此,岂复能豪举。公之得力,在动心忍性,不必以俭德称也。自江院迁闽臬,舟将发,趣人买萝卜至数石,人笑曰:“贱物耳,何多为?”公曰:“我沿途供馔赖此矣。”其自北直赴江宁也,与幼子赁驴车一辆,各袖钱数十文,投旅舍,未尝烦驿递公馆也。在制府署,日惟啖青菜,江南人或呼为“于青菜”。仆从无从得茗,则日采衙后槐叶啖之,树为之秃。诸子冬衣褐,或木棉袍,未尝制一裘。官楚时,长公子将归,署中偶有腌鸭,刳半与之,民间有“于公豆腐量太狭,长公临行割半鸭”之谣。公卒之日,僚吏见床头敝笥中,惟绨袍一袭、靴带二事;瓦瓮中粗米数斛、盐豉数器而已。公之贤,不仅以廉俭见,特公清操苦节,夷险一致,尤为人所难能。若夫身为大臣,但能却苞苴、安澹泊,于国计民生,坐视其窳败惰偷,而绝无补救,是则植木偶于庭,并水不饮,不更愈于只饮杯水者乎?

清端晚岁

清端晚岁,或有以蜚语闻者,公心动。时熊文端罢相居江宁,一日过文端舍,坐梧桐树下,语及之,文端曰:“公亦虑此耶? 大丈夫勘得透时,虽生死不可易,何况其他。”公曰:“敬受教。”其明年,乞休弗许,再过文端,有忧色,文端厉声曰:“遂忘梧桐树下语耶?”未几,公卒于官。

赵恭毅之家信

武进赵恭毅公,贞操伟节,诸家纪述详矣。其令商邱时,白太夫人在养官署,寄家信购物,仅红头绳一两、胡粉一匣,见公家世守家书真迹。由偏沅巡抚,迎驾清江,往返仅用白金五十两,见公所手治官书。公以大儒为名臣,此特其清介之一节。

服　禁

宜兴任葵尊弘嘉,性俭朴而貌恭谨,玉峰相国最器之。丙辰成进士,馆选有期矣,葵尊犹然褴褛,相国谓曰:“庭见天子,衣冠不在华侈,然亦须楚楚。”葵尊曰:“敬依夫子命,当借之同舍生。”相国哂焉。嗣以考选为监察御史,多所建白,独请定服制一疏,满汉大臣意颇不惬,京师为之谣曰:“九卿六部两衙门,尽脱貂狐猞猁孙;待漏五更寒彻骨,人人致怨任葵尊。”

汤司空

睢州汤潜庵先生,以江南巡抚内迁大司空。其殁于京邸也,同官唁之,身卧板床,上衣敝蓝丝袄,下著褐色布裤。检其所遗,惟竹笥内俸银八两。昆山徐大司寇赙以二十金,乃能成殡。其清介若此,而生前犹有以伪学劾之者。欲为君子,不其难乎?!

吉制府之清介

粤东制府,为天下繁华之区,居是官者,无不穷奢极欲,搜括明珠、翡翠、珍奇、宝玉,载满海舶而归。惟觉罗吉制府庆,督粤几十年,不名一钱,几榻萧然,浑如儒素。壬戌冬,博罗之变,公率孙提督全谋,极力剿捕,业已蒇事,而抚臣某素暴戾争柄,公屡宽假,而某恐为公所害,因先发制之,密劾公疲软失机数事,上命其究诘。某乃坐高座呼公至,宣上谕毕,即命公改囚服。并去仆从,锒铛絷颈,吏隶诋呵以辱之,并詈以谰谩之语,公浩然曰:“某虽不才,曾备位政府,不可甘受其辱,有伤国体。”因引佩刀欲自刎。某素多力,因搤其左腕。公情急,遂取烟壶吞之,逾时而死,某遂以轻生上闻。公子寿喜,袭祖荫散秩大臣,其家荜门圭窦,初不知为曾任封疆者,则公之清介可知也。

陆清献祝巡抚寿

陆清献公令平湖时,值巡抚慕天颜生辰,众皆献纳珍物,惟恐不丰,清献独于袖中出布一匹、履二双,曰:“此非取诸民者,为公寿。”天颜笑却之,卒以微罪劾罢其任。

刘文定之清

武进刘文定公,历官清要,少司马跃云继之。父子服官于朝,至七十年之久,而家无一亩之宫、半顷之地,可云清绝人寰矣。少司马归里时,其乡人稚存编修寄以诗云:“卿相两传久,田庐一寸无。”自谓可与宋魏野上莱公诗“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相埒。

刘文清语

乾隆末,和相当权,最尚奢华,凡翰苑部曹名辈,无不美丽自喜,衣圭袍褶式皆内裁。其衣冠敝陋、幅幅无华者,人皆视为弃物。时刘文清公,故为敝衣恶服,徜

徉班联中曰:"吾自视衣冠礼貌,无一相宜者,乃能备位政府,不致陨越者何也?寄语郎署诸公,亦可以醒悟矣。"时人争服其言。

顾琮清俭

混同顾公琮太师,文端公名八代孙也。风骨挺劲,在满洲大臣中,与蝶园徐公并称,时人为之语曰:"前徐后顾,刚亦不吐。"世宗初年,设会考府,公为主事,杖某亲王府吏,亲王初不悦,而后奇之。公尝持议,欲行限田法,以均贫富,与用事大臣动色争于上前,无所挠挫。有文觉禅师者出都,声势烜赫,骑从如云,道出袁浦,衮、豫二州方面大僚,率属郊迎恐后。公方与前总漕魏公廷珍相交替,皆若弗闻也者。公在京师守制时,小车敝帷,人以为厮养。奉命治漕治南北河,久享厚禄,老病罢归,至不能僦一廛以居。壁立千仞,清绝一尘,惟公实允蹈之。

陆朗夫中丞

陆朗夫中丞耀,抚楚时,会总督阅兵抵长沙,直入巡抚厅中,见公午食,皆菽乳菜蔬,讶之。答以天久不雨,斋必变食,故如此。总督瞿然,詈其奴曰:"此来传舍酒肉如山,何不以祈雨告邪?"返行辕,丰腆悉撤。时总督为满洲特升额公,人谓特公善改过,而益叹公之清德之感人也。

钱文端题帐诗

嘉禾钱文端公,视学畿辅,有《题帐》诗,一时传为美谈。诗序云:"往年学使者下车,供张甚盛,厥后相继简任于此者,多清节素著之前辈,以次删除,唯卧室内设一帐,寒则御风,夏避蝇蚊。余前后视学于此凡七年,莅瀛郡者四,将行,必撤帐归所司,曰明年来无烦改作也。辛酉春复来,见帐极新,因识数语,并缀以诗,继余而役于此者,必朝右君子慎乃俭德,有同志焉。"诗云:"不寝常如枕有警,屏私绝似镜无尘。题诗自有纱笼护,留伴他时绛帐人。"

破败书橱

戴简恪公敦元,官司寇日,人呼为"破败书橱"。以公万卷罗胸,而粗服敝车,外观极寒俭也。

科名类

刘子壮熊伯龙

刘子壮,字克猷,湖北黄冈人。少颖慧,读书一目数行,属文奇肆,中崇祯庚午举人。领荐后,梦神告之曰:"尔须朱之弼作房官,方中春榜。"及至京,偶出寓散步,见数童子携书包,经其门,一童子特秀出,执手与谈,见其书上,写学名朱之弼,大惊。随至其家,其父乃开柴厂者。赠笔砚数事,珍重而别。后遭流寇之乱,不赴春官,及清朝顺治己丑会试,朱之弼已为分榜,得首卷,即刘也。读此知穷达有命,迟早亦有定数,为之慨然。先时廷对策,俱用四六。顺治己丑科,世祖居轩策士,命勿用四六旧套,刘子壮对策称旨,钦定一甲第一名,与榜眼熊伯龙齐名。熊典试浙江,一榜得三状元,乙未史大成、甲辰严我斯、庚戌蔡启僔,士林荣之。

康熙博学鸿才

康熙己未,召试博学鸿才,最为盛典,内外荐举到京者五十九人,户部给与食用,除老病不能入试外,应试者五十人。赐宴后方给卷,取中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其有官已仕者,授翰林讲读编修有差;未仕之布衣,亦授检讨;其年迈回籍者,俱授内阁中书舍人。其中人材德业、理学政治、文章词翰、品行事功,无不悉备,洵无惭鸿博。最恬退者,李检讨因笃甫授官日,旋请终养即归。当时嫉妒者未免肆蜚谗,呼为野翰林。又有诗曰:"自古文章推李杜,而今李杜亦稀奇。叶公懵懂遭龙吓,冯妇痴呆被虎欺(谓读卷官高阳相国李蔚、宝坻相国杜立德、掌院学士叶方蔼、益都相国冯溥)。宿构零骈衡玉赋,失黏落韵省耕诗(命题《璿玑玉衡赋》、《省耕诗》二十韵)。若教修史真羞死,胜国君臣亦皱眉(授职者俱令修《明史》)。"

丙辰会状

吴门彭修撰定求,为云客先生之子。幼奉乩仙甚谨,云客严禁之,终莫能夺。篆练既久,遂能通神,废乩运腕,不假思索。始为诗文,继为制艺,随笔疾书,悉成佳构。棘闱获隽,用此技也。康熙丙辰岁,计偕入都,吴大冯与彭有旧,得其经义秘本,内有朱书"元君许我必中丙辰会状"十字,窃异之。及礼闱榜发,与殿试传胪,果皆第一。盖功名之事,原有定数,而元君独能预告之。所谓元君者,岂即所奉之乩仙耶?或云乩仙是前朝进士松江杜麟徵。

五　门

长洲韩慕庐宗伯菼未第时,尝祈签于灵岩山寺,有"功名须到五门知"之句,不解所谓。后入乡闱第三场,与一友同号舍,宗伯戏将策题五"问"字,俱书作"门",以试其友。友夸其条对之详明、议论之剀切,赞叹不绝,而题中误字曾不加察,宗伯亦遂忘之。缴卷而出,是科领乡荐,癸丑会状联元。历官至礼部尚书,颇存纶阁之想。会直省解乡试卷至部,见各举子策论,多抄袭陈腐,不知已作何状。召书吏检阅,见策题五"门"字,不觉汗流浃背,回忆签语,知官阶已止于此,不复望宰辅矣。

朱竹垞典江南试

朱竹垞检讨,于康熙辛酉主试江南,拔胡任舆领解。初,胡梦有人授以诗,有"手弄双丸小天下"之句,而久困公车。至甲戌会试,题为"孔子登东山而小鲁,

登泰山而小天下"章。试后谒其房师赵恒夫于寄园,恒夫曰:"子必大魁也。"廷对果第一。

董文恭以官生应试

清各省乡试官生卷,什九呈荐,其事始于富阳董文恭公以官生应试时。乾隆庚辰秋,刘文定公与介野园少宰典京兆试。有同考官某,素识文恭名,得一卷呈介公,介公不取,某曰:"观其词采丽富,必董公子也(时文恪公邦达在朝)。"介公大怒曰:"科场法至严肃。果尔,即奏闻。"赖文定力为宽解,乃悉取官卷付介公去取,自此沿为成例。顺天乡试官生卷,遂尽呈主考,而外省亦然矣。是科揭晓后,文恪公闻文定闱中排解事,退朝即率文恭踵门谢,命称弟子。见文定《孙礼部集》记董文恭公遗事。

冯潜斋典闽试

冯潜斋先生成修,广东人。幼牧牛,梦有持扇为障日者,扇上有"贵州学政"四字,因发奋读书,年三十四始游庠,逾年登贤书,联捷点庶常、改部曹、典蜀试,又典闽试,得蓝生彩元,作解首。先是为王安国尚书典试,所赏必欲中元,因与正试主不合,争之不得,尚书曰:"姑置之。此人不中元,吾不信也。"阅二十年,果发解。尚书喜极,而蓝老矣。先生嗣出贵州学差,果符梦兆,旋罢归。好论文,有八股之目,年九十余始卒。乾隆壬寅八帙,与夫人同庚,俱康健无恙,届结缡周甲之期,亲友门生,骈集称庆,重行化烛交拜之礼,自署其门云:"子未必肖,孙未必贤,屡忝科名,只为老年娱晚景;夫岂能刚,妇岂能顺,重烧花烛,幸邀天眷锡遐龄。"至乾隆壬子,重赴鹿鸣,洵美谈也。

阮文达为监临

嘉庆戊午,闽乡试,新城陈鉴亭观察以盐法道在贡院头门点名,并视搜检。有应试广文,怀挟一包裹,兵弁搜得献之。陈公取包裹置坐右,谓兵弁曰:"既有怀挟,应再细搜。"兵弁乃重检考篮等,禀曰无之。陈因目广文曰:"既无怀挟,汝不进去何待?"广文乃领卷径去,而兵弁瞠视无一辞,旁观者皆称颂不置。夫科举之搜检,前代即有之,功令不得不严,而奉行不可不存宽大之心,以全朝廷待士之体,以养士子廉耻之原。如观察者,可谓知政体矣。后观察官至仓场侍郎,因忆嘉庆甲子科浙江乡试,阮文达公为监临时,事绝相类。第一场点名时,搜检官某以士子怀挟之文字,跪白于公,公若为弗见也者。某乃起置文字于案,公取视之,正色曰:"此旧帐簿也,安所用之。"某惶惑退去。公尝谓僚属曰:"士子入闱,能带文字,不能带福命。国家严怀挟之罪,在功令不得不然,吾辈当仰体圣主作人之意,爱养为先,何可任意苛求,罔顾大体乎?"存心仁恕如此,宜乎富贵寿考,兼备一身也。又道光壬午北闱,仁和蒋侍御诗,为科场巡号官,有号役讦告某士子怀挟文字,蒋谓若果怀挟,则当搜检时诸王大臣岂肯纵其入闱,此必汝藏匿之物,藉以挟诈耳,立予杖责而逐之。是亦能以爱惜士子为心者。

写榜吏

钱文端公庚午典试江西,写榜吏陈巨儒,须鬓如雪,自言年七十,手写文武榜三十有二,求公赠诗,公赋云:"桂籍凭伊腕力传,白头从事地行仙。自言作吏中书省,曾侍朱衣四十年。"十月,复写武榜,解首则其孙腾蛟也,名初唱,掀髯一笑笔堕于地。巡抚阿公喜,使告藩司彭公索诗,使者立檐下待,彭方有剧务,幕客代作,复不称意。乃遣骑迎蒋苕生,蒋方饮酒肆,恋不肯行,敦促乃来,则速者又四辈矣。彭语之故,蒋曰:"不知公有此急也。"即题一绝云:"榜头题去笑开眉,六十年来鬓若丝。官烛两行人第一,夜阑回忆抱孙时。"

邵二云中会元

余姚邵二云先生,名晋涵,中乾隆辛卯科会元。是科首题,为"若臧武仲之知"四句,是日忽文思涩滞,至夜半而首艺尚未成,心甚慌惚。忆前己丑科落卷内,有"子在陈曰至狂简后二比",似可移置,不暇修改,而竟直抄之,聊以塞责完篇,并不妄思捷获。而主试者阅至此二比,遂句句叹赏,以为空中议论,通场所无,竟置榜首。先生学问素充,经经纬史,下笔千言,何至有枯索之时,而为帖括题所束缚耶?即或文思偶滞,亦何至抄录绝不相关之题文耶?乃竟以此得元,亦奇矣哉!可见时艺一道,原可通融,是在慧心人能自得之耳。

赵瓯北重赴鹿鸣

阳湖赵瓯北先生,中乾隆庚午乡榜,其外孙汤文卿锡光,又中嘉庆庚午乡榜。先生赋诗云:"我方重赴鹿鸣筵,且喜东床有后贤。一代宾兴传异事,外孙外祖叙同年。"文卿亦赋诗呈先生,云:"骚坛一代主齐盟,少小相依识性情。难得母家成宅相,竟于甥馆继科名。翘才也算登黄阁,执拂曾经侍碧城。但愿王筠同外祖,再看春榜问前程。"

陈三元

桂林相国陈文恭公,世居横山村,筑"培远堂",嘉庆丙子,相第不戒于火。五世孙喆臣守睿,癸酉解元,尝梦状元名继昌,遂改名,以庚辰领会状,年甫三十。前明正德二年,有云南按察司副使包裕《游环珠岩》诗刻云:"岩中石合状元征,此语分明自昔闻。巢凤山钟王世则,飞鸾峰毓赵观文。应知奎聚开昌运,会见胪传现庆云。天子圣神贤哲出,庙廊继步策华勋。"后四句陈公名字悉见,亦一奇也。相传伏坡岩下,有石如砫,向离崖二尺许,谶云:"岩连石,出状元。"近则竟相连矣。状元夫人,为李侍郎宗瀚侄女,李寄诗云:"娇娇文公五世孙,南交科第夺中原。三头掌故今双绝,千佛名经有几尊。独秀高惊天极柱,一枝青出桂林村。相期位业齐王宋,培远贻谋属相门。胪传大宋已更名,世美

家声协凤鸣。刚道珠岩浮柱合，又传石刻满城惊。七千里外荒真破，三百年前谶早成。圣代得人方共庆，肯教温饱负生平。剥腹天心未易量，祝融扫荡亦嘉祥。重新上界神仙府，依旧平泉宰相庄。人羡唐夫年始壮，我怀君子泽弥长。泥金漫说门楣喜，白叟黄童尽若狂。”先是，广西贡院前大楼久圮，形家谓宜改建，甫落成而陈遂捷三元，制军阮宫保诗云：“文运原因天运开，一枝真自桂林来。圣朝得士三元盛，贤相传家五世才。史奏庆云合名字，人占佳气说楼台。若从师友抡魁鼎，门下门生已六回。”注：近科状元吴信中、洪莹、蒋立镛、吴奇浚、陈沆及陈继昌，皆予门生门下之门生也。陈会试卷在第一房，王楷堂比部廷绍所荐。荐之夜，总裁黄左田宗伯钞，梦有人持阮元名帖来拜。及定元，竟以广西卷书榜，知得两元。大司农卢南石先生谓黄曰：“梦合矣。”楷堂札述其备细于阮宫保，宫保答诗云：“第一房中蓉镜开，荐贤我亦梦中来。事从天定必成瑞，喜入人心真是才。魁首早知抡桂岭，姓名端合借云台。凭君入格非常事，应有朱衣暗里回。”真一则玉堂佳话也。

马全两榜武鼎甲

马全，初名琜，乾隆壬申武探花。官福建游击，与同官某狎语失欢，奋拳相角。某败走，全骑追之，及城濠，桥上相搏，俱堕濠水中，观者解纷，至督辕，全复大哗。事闻制府，俱为参劾。时年未三十耳，遂罢官，流落京师。相国傅公，惜其才勇，留京营教习。己卯科，改名全，又中式武举。其明年联捷，廷试技勇冠多士，又中状元。前后两榜鼎甲，亦所未闻。

秦松龄叶方霭逋粮

苍岘山人无锡秦谕德松龄，康熙己未词科人物也，先于顺治乙未入翰林，以逋粮案罢归，然其文集载上座主胡山阴书（按胡名兆龙，乙未总裁）中。有某久在京师，素知功令，薄田五顷，输赋独先，本籍欠粮之册，绝无贱名，只以同族孀姑，远在邻邑，平日不相闻问，不知何人所使，诡将彼户滥注卑衔，逋赋三分，致干国宪，直俟檄提之日，方知受罪之由云云。按江南逋粮之狱，缙绅连坐极多，叶文敏公方霭，仅欠丝毫，亦遭削夺，故时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

王子征

仪征阮文达公校浙时，喜以学庸名题。按试杭郡，有仁和童生王某，于场中作诗云：“学台惯出学庸题，难倒西泠王子微。今日我拚交白卷，状元归去马如飞。”子微其别字也。公见诗，问尔长何题，对以议论文稍可自信。因别命一题，顷刻而成，文不加点。公大喜，使游泮焉。

庄学士自负

常州庄本淳学士培，因少时颇自负才华，不作第二人想。乾隆乙丑，其兄方耕少宗伯，字存与，榜眼及第。时学士犹未捷南宫也，赋诗调之云：“他年小宋魁天下，始信人间有弟兄。”果中甲戌状元。潘芝轩尚书未第时，与其兄树庭中翰，咸为名诸生，有声黉序，其封翁云浦参军，索书楹帖一联云：“老苏文学能传子，小宋才名不让兄。”后芝轩中癸丑状元，树庭颇恶此联，为易去之，皆谶也。

额外生员

南昌彭芸楣尚书元瑞，视学两浙，岁试禾郡。有童生某，年六十余矣，缴卷时长跪自陈，自童丱至今历三十余试，今将就木，冀得一衿以为荣，公笑颔之。案发，准作额外生员，批其卷云：“年在花甲之外，文在理法之外，字在红格之外，进在额数之外。”闻者笑之。

晚　遇

高咏，字阮怀，别号遗山，宣城人；姜宸英，字西溟，慈溪人。俱以诗古文见重于时，其骤弛不羁，性亦相似。阮怀十五省试不售，年近六旬始岁贡，入太学。昆山徐相国为大司成，奇其才，延之家塾，常谓曰：“先生弱冠蚤致盛名，余甫就傅，愿一见颜色不可得，今乃屈至门下，实惭且幸。”阮怀唯唯，绝无逊让意。又数年，召试博学鸿儒，授翰林院检讨。未几，以老病去官而卒。西溟长身多髯，尤工书法，相国监修《明史》，疏其名以闻，因得借秩史馆，屡试京兆，乃得隽，康熙丁丑成进士。时圣驾亲征葛尔丹，奏凯旋京，举朝献颂，诸体毕备，唯西溟文最古雅，适遇传胪，特拔置一甲第三名，已七十有余岁矣。西溟书素以行草擅长，登第后乃喜作小楷，以三指撮管端，悬腕疾挥，分行结体，疏密合度，其纸尾图记曰：丁丑后书。

陈文简之遭遇

康熙己未会试，长洲宋文恪公充总裁官，海宁陈文简相国，其女婿也，时方为孝廉，以避嫌不与试（按时回避例尚宽，翁婿舅甥，尚无确须回避之明文）。三月九日，礼部奏回避事，圣祖阅至文简名，指询廷臣，群臣咸以宋某系陈妇翁对，上曰：“翁婿何回避之有？可趣令入试。”时日已亭午，闱中将放饭矣，奉旨特送举人陈元龙一名入场，然卒以避嫌屏斥。至乙丑，文简始及第。其遭遇实在未达时也。

彭文勤试题

文勤督学浙江，所命试题，如“王二麻子”、“斩”、“绞”、“徒”、“流”、“杖”类，俱极巧妙。一日至敷文书院课士，山长以有事出院，因出四题：肄业生云“至于岐下”，请考生云“放于琅琊”，肄业童云“馆于上宫”，请考童云“处于平陆”。公谓诸生曰：“汝等知今日出题之意否？”对曰：“不知。”公曰：“横看去，乃‘至放馆处’四字也。”又试金华九学同场，将出题，教职中偶禀他事，语杂仲四先生，公问仲何人，曰：“武义岁贡，设帐郡斋者。”遂连书九题：“武王是也”、“义然后取”、“岁不我

与"、"进不隐贤"、"士志于道"、"仲尼之徒"、"四时行焉"、"先行其言"、"生之者众"，合"武义岁进士仲四先生"九字。童生初场题，分四仲："管仲"、"虞仲"、"微仲"、"牧仲"。次场，教职中耳语云："今日恐不能再切中四先生矣。"公即书四题："太王"、尊贤"、"西子"、"席也"，补足"设帐郡斋"之语。复试总题："仲壬四年。"仲闻之，谓太守曰："宗师前后试题，胜于为我作传矣。"又试处州初场，府尊不到，委同知点名；次场求谒，公曰："太尊今日才来？"对曰："方从省下来，不获已，故命同知来。"公曰："来与不来，听太尊自便。尚有童生正场，太尊来，益昭慎重。"对曰："敢不如命。"是日七学出题，自一字至七字止："来"、"医来"、"远者来；"、"送往迎来"、"厚往而薄来"、"不远千里而来"、"而未尝有显者来"；经题："七日来复"、"凤凰来仪"、"贻我来牟"、"刿子来朝"、"礼闻来学"，以问答中多来字故也。及试童生次场，府尊奉委上省，仍委同知点名，公笑谓教职曰："太尊今日真不获已也。"题出："又其次也"、"委而去之"、"同其好恶"、"知其所止"、"来者不拒"。其敏慧类如此。又闻某方伯试士命题云："伯牛有疾"、"子路请祷"、"充虞路问"、"康子馈药"、"瞽瞍杀人"、"右师往吊"、"门人治任"。盖其时督学新亡，方伯摄行试事故也。

潘文恭应童子试

潘文恭公试童子日，端坐试席，风度凝重，吴县令李逢春异之。因命对云："范文正以天下自任。"公应声曰："韩昌黎为百世之师。"夫文正、昌黎，后世殊难追逐，然公口气如此，则已安排作状元宰相矣。

赵　翼

乾隆辛巳殿试时，兆将军惠方奏凯归，高宗隆其遇，亦派入阅卷。兆自陈不习汉文，上谕以诸臣各有圈点，圈多者即佳也。将军检得赵翼卷，独九圈，遂以进呈。先是历科进呈卷，皆弥封，俟上亲定甲乙，然后拆题。是科因御史奏改，先拆封，传集引见。上是日阅卷逾时，见第一卷系赵翼，江南人；第二卷胡高望，浙江人，且皆中书；而第三卷王杰，则陕西人也。因特召读卷大臣，问本朝陕西曾有状元否，对曰："未有。"上即以三卷互易，赵为第三人及第。传胪之日，三人者例出班跪，而赵独带数珠。上升殿遥见，以问傅恒，恒以军机中书对，且言昔汪由敦应奏文字，皆其所拟也，上心识之。其明日谕诸臣，谓赵翼文自佳，然江浙多状元，无足异，陕西则本朝尚未有，即与一状元，亦不为过耳。于是赵翼之名益著。

割裂题

鲍觉生先生桂星，督学河南，出题每多割裂，士子逐题作诗嘲之云："礼贤全不在胸中，扭转头来只看鸿；一目如何能四顾，本来孟子说难通（顾鸿）。""世间何物最为凶，第一伤人是大虫；能使当先驱得去，其余慢慢设牢笼（驱虎）。""广大何容一物胶，满场文字乱蓬茅；生童拍手呵呵笑，渠是鱼包变草包（及其广大草）。""屠刀放下可齐休，只是当年但见牛；莫谓庞然成大物，看他觳觫觉生愁（见牛）。""礼云再说亦徒然，实在须将实物先；匹帛有无何足道，算来不值几文钱（礼云玉）。""古来惨刻算殷商，炮烙非刑事可伤；不见周文身一丈，也教落去试油汤（十尺汤）。""没头没脚信难题，七十提封一望迷；阿伯不知何处去，剩将一子独孤栖（七十里子）。""秋成到处谷盈堆，又见渔人撒网回；不是池中无别物，恐防现出本身来（谷与鱼）。""纸上筌蹄亦可求，葩经专纪草春秋；一生最怪莺求友，伐木都教影不留（兽草）。""真成一片白茫茫，无土水于何处藏；欺侮圣人何道理，要他跌落海中央（下袭水）。""拣取明珠玉任沉，依然一半是贪心；旁人不晓题何处，多向红楼梦里寻（珠宝）。""但凭本量自推摩，果是真刚肯怕磨；任你费将牛气力，姑来一试待如何（坚乎磨）。"

李申耆应童子试

阳湖李申耆先生兆洛，少即绝特向学。初应童子试，县令陈君以其年最稚而投卷最先，疑诘之。先生应答如流，令曰："汝即归，吾不招复汝矣。通场必无及汝者，招复非第一不可。汝髫年初试，即盖一邑，非吾之所以期汝也。"遂在厅事书联为赠曰："他日定成名进士；乃翁真有好儿郎。"邑中传为佳话。比应学政试，督学仁和胡文恪公既首擢，复将先生原场及复试卷刻成，九学诸生各给一本，曰："归家熟读之，毋薄李生新进。老夫衡文半天下，未见有如李生者。"先生淹通天人，学专而博，当其华年英发，固宜如景卿麟凤，蚤著辉光，而当时名卿大夫，有风教之责者，一士之身，矜宠培护至此，亦可谓难能已。

龚尚书怜才

合肥龚尚书怜才下士，嘉惠孤寒，海内文流，延致门下，每岁暮各赠炭资，至称贷以给客。马殿撰世俊未遇时，长安过夏，佗傺特甚，袖文质公，公读竟叹曰："李峤真才子也。"赠金八百，为延誉公卿间，明年辛丑，马遂大魁天下。公卒，竹垞挽诗有云"寄声逢掖贱，休作帝京游"者，盖深惜之也。

谢启祚老女出嫁行

乾隆间，粤东诸生谢启祚，年九十八，犹入秋闱，以年例当早邀恩赐，大吏每列其名，辄力却之，曰："科名定分也，老手未颓，安见此生不为耆儒一吐气？"丙午乡试，果中式。谢戏作《老女出嫁诗》云："行年九十八，出嫁不胜羞。照镜花生靥，持梳雪满头。自知真处子，人号老风流。寄语青春女，休夸早好逑。"时同榜有十二龄童子抚君某。《鹿鸣宴纪盛》诗有"老人南极天边见，童子春风座上来"，一时传为佳话。明年应会试，特恩授司业衔。又三年，恭祝乾隆帝八旬万寿，晋秩鸿胪卿。濒行，赐诗额以宠之。又十数年卒，盖寿近百二十

岁矣。有见其朱卷履历者,先后三娶二媵,举十三男、十二女,孙二十九人,曾孙三十八人,元孙二人。此君非特登科,年齿之高,当为清朝第一。即家门鼎盛,子孙众多,恐亦罕与比俪也。

汪容甫吓死小孟

江都汪容甫先生中,郡中之硕学,乡人艳称为无书不读者也。先生在庠时,每学使按临,无岁无科,先生皆首列,无敢易者。而孟公督学江苏,则契先生为尤至。盖前此诸公于先生多以名誉相拔识,而文章高妙处,时有非诸公目力所及者,非必为真知己也。惟孟于先生,斧凿适相当。孟不负先生,先生亦不负孟也。某年孟公校士至扬州,既入场,窃迹先生所坐号,背影觇之。适先生文成,整卷毕,掷笔拍案曰:"今日当吓死小孟矣。"孟匿笑而去,先生不知也。逾日,视案出,先生竟无名,观者大哗。先生亦自失,默诵所为文,无可疵者。方惊愕间,而院门闭复启,炮再九鸣,又四人扛一案亭出,糊壁后,则大书曰:"超超等第一汪中"七字也。众论翕然,先生亦自善,然不知孟之命意也。翌日复试,唱名至,孟笑谓先生曰:"前日小孟未吓死,昨日当吓死小汪矣。"先生始輾然,知为前言之戏报也。然自是益重视孟为知己。

曾文正入翰林

曾文正公国藩,成进士时,殿试列三甲。故事,三甲多不入翰林,国藩大恚,即日买车欲归。时劳文毅公崇光,已官编修,有名公卿间,因往慰国藩,固留之,且许为尽力。归,即约善书者数人,馆之家,又假亲友仆马各十,鞍辔以待。国藩已试出,急写其诗,分送贵要。既而国藩果列高等,入翰林,然国藩终以不登二甲为恨。至督师两江时,偶与宾客语及"如夫人"三字无对,李元度应声曰:"同进士。"曾色变,李亦惭悔,久之乃解。

彭雪琴之知遇

彭刚直公,不能作楷书,试卷誊正,往往出格,九应童试,皆坐是被斥。时浙人高某,视学湖南,尝微行物色佳士,不可得。最后过刚直故里,闻读书良苦,循审所习,似非制艺,异焉。再视,屋宇甚陋,门有联曰:"绝少五千柱腹撑肠书卷;只余一副忠君爱国心肝。"书势雄杰,不颜不欧,似未曾学者。叩邻右,得刚直名姓及其家世,知必应试,遂心志之。是岁按临长沙府属,得一卷,书势雄杰,似曾经眼,恍然有所感触,竟拔置第一。迨揭晓,果系刚直,大悦。参谒时,历述所见告之。刚直感恩知己,请列门墙,执师生礼。高致仕后,子若孙倦读,淫博不能世其家业,而彭已贵,为择地筑园墅报之,即今西湖高庄是也。

春在堂

嘉、道以后,殿廷考试,尤重字体。道光庚戌,吾浙俞荫甫太史樾,成进士,素不工小楷,复试竟冠多士,人咸诧焉。后知由曾文正公,盖公方以小宗伯充阅卷官,得俞文极赏之,且因诗首句云:"花落春仍在。"谓与小宋"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存半面妆"无异,他日所至,未可量也,遂第一。进呈后,俞典学河南,以人言罢职。同治四年,寓书于公,述及前事,且曰:"由今思之,蓬山乍到,风引仍回,洵符落花之谶矣。然穷愁著述,已及百卷,傥有一字流传,或亦可云春在乎?"因自颜所居曰"春在堂"。

考对

彭芸楣尚书督学浙江,试湖府属三学生员,以"没齿"、"被发"、"易牙"三句命题。有数人抄袭刻文,惟归安张桂森,出场后将所抄坊本,搜买略尽,署中不及吊查,以此食饩。其余一字不移者置二等,误钞者置三等,人皆笑之。比发落,尚书唤其人近案曰:"余往曾督学某省,按临时唱名既毕,退坐堂上,援笔将出文题,一教职忽趋前曰:'禀大人,此地地近蛮夷,向来应试者从无作文例。'余愕然,问'然则所考云何?'教职对曰:'出一对足矣,但字不可多,只消一字已足。'余初闻不胜怪叹,既已无可奈何,姑出一'柴'字与之。于是诸生皆攒眉摇头。及卓午,忽一生前来交卷,展视其左行,对一'炭'字。教职在旁谓余曰:'此卷当置第一矣。'余思以炭对柴,何以当置第一。忽又一人来卷,则其旁仍添一柴字。余怒,将责之,教职曰:'大人勿怒,此卷已可置第二矣。'余怒曰:'此人仍对一柴字,奈何云当拔置第二?'教职曰:'大人若不信,试看以下,并此柴字忘之矣。'既而竟无一人来交者,始叹其言不谬。今汝等以髫年所诵习者,钞写不遗一字,记性却佳,不然则平日温故之功,亦可自取,故姑取二等,以为勤读者劝。"又指二人曰:"若汝辈卷中脱讹太多,想此调不弹久矣,今后当再加温习,若来年仍蹈覆辙,定置劣等,将不免四十板子也。"遂命左右取其所钞刻文字一部与之,逐出。

风趣类

郑板桥受骗

扬州郑进士板桥,善书画,体兼篆隶,尤工兰竹,人争重之。性奇怪,嗜食狗肉,谓其味特美。贩夫牧竖,有烹狗肉以进者,辄作小幅以报之。富商大贾,虽饵以千金,不顾也。时扬有一盐商,求板桥书不得,虽辗转购得数幅,终以无上款不光,乃思得一策。一日,板桥出游稍远,闻琴声甚美,循声寻之,则竹林中一大院落,颇雅洁。入门,见一人须眉甚古,危坐鼓琴,一童子烹狗肉方熟。板桥大喜,骤语老人曰:"汝亦喜食狗肉乎?"老人曰:"百味惟此最佳。子亦知味者,请尝一脔。"两人未通姓名,并坐大嚼。板桥见其素壁,询其何以无字画,老人曰:"无佳者。此间郑板桥,虽颇有名,然老夫未尝见其书画,不知其果佳否?"板桥笑曰:"汝

亦知郑板桥乎？我即是也。请为子书画可乎？”老人曰：“善。”遂出纸若干，板桥一一挥毫竟。老人曰：“贱字某某，可为落款。”板桥曰：“此某盐商之名，汝亦何为名此。”老人曰：“老夫取此名时，某商尚未出世也。同名何伤？清者清、浊者浊耳。”板桥即署款而别。次日盐商宴客，丐知交务请板桥一临，至则四壁皆悬己书画，视之皆己昨日为老人所作，始知老人乃盐商所使，而己则受老人之骗，然已无可如何矣。

郑板桥嫁女

板桥先生之淡宕风流，夫人知之矣。其玩世不恭，直有可友竹林而师柳下者，世多未之传也。予尝闻诸父老曰：“先生有女，笃爱之，井臼针黹无一能，而工画工诗，颇得其父意。先生欲嫁之而难其偶，适有友而鳏者，所学所好与之同。先生相之，喜曰：‘吾婿无逾此者。’遂约焉。归则诡谓其女曰：‘明日携汝佳处游，当不负也。’女喜从之友所，友酌之。已，先生命女曰：‘此汝家也，其安之。’女喻父意，遂不去。而所谓问名纳采诸缛礼，概无有焉。先生曰：‘非吾不能有此也，非此女不能嫁此夫也。’其荡佚礼法有如此。”

顾栋高裸体读经

顾栋高先生复初，清康熙辛丑进士，性倨慢不合时，仅三载即归田。深于经学，自幼至老未尝一日不读书，于五经皆有发明。掌教淮阳时，夏月坚闭重门，解衣裸体，寸丝不挂，手执一卷，高读不辍。客至，自门隙窥之，大笑，先生仓皇著衣而出。谈者传为笑柄云。

励自牧典客裘

励太史自牧，以世家子官词林，落魄不羁，索逋人常满户外。一日，天气甚寒，设盛馔宴客，客皆衣紫貂海龙而来。室中多设火炉，劝酒甚挚，客皆汗出，解衣畅饮，先生潜令家人取赴质库。酒罢，始以情告，众皆无可如何，次日各送还质券而已。

孙人龙蜂腰之憾

纪文达会试时，出孙端人宫允人龙门下，孙豪于酒，尝憾文达不能饮，戏之曰：“东坡长处学之可也，何并其短处，亦刻画求似？”及公典试，得葛临溪太史正华，酒量冠一世，公亟以书报孙，孙复札云：“吾再传而得此君，闻之起舞，但终憾君是蜂腰耳。”承平士大夫，诗场酒社，谐谑风流，令人慨慕。

纪河间滑稽

纪文达公昀，喜诙谐，朝士多遭侮弄。有某太守来谒，公见其左额有疣，大如胡桂，讶曰：“君拥连城、统僚属，累累者何以仪众？某市有某郎中，能疗此疾，顾甚秘其术，必先具厚礼徐告以情乃可。”某如言。既见，则郎中额亦有疣，乃悟为公所戏，恚懊而归。

其　二

纪河间善诙谐，前办四库书时，凡书有错误，各纂修推诿处分，多有言张冠李戴者，遂题一绝于壁云：“张冠李戴且休论，李老先生听我言，毕竟尊冠何处去，他人戴着也衔冤。”又尝云：“朱石君，人仰之如禹皋稷契，而日托于韩柳欧苏。彭芸楣，人视之如韩柳欧苏，而日居于禹皋稷契。二公之情况相肖。”

纪河间诗

河间师博洽淹通，近世之刘原父、郑渔仲也，独不善书，即以书求者亦不应。尝见斋中砚匣，镌二诗于上云：“笔札匆匆总似忙，晦翁原自笑钟王。老夫今已头如雪，恕我涂鸦亦未妨。虽云老眼尚无花，其奈疏慵日有加。寄语清河张彦远，此翁原不入书家。”河间师有侍姬，中年丧明，构一室以居之，颜曰“善听轩”，联集“甚哉墨墨，对此茫茫”二语，又集汤若士、苏东坡词云：“忙处抛人闲处住；饥时吃饭困时眠。”

纪河间巧对

纪文达公善属对，信手拈来，出口成趣。一日，陆耳山学士云：“适饮马四眼井，四眼井以何为对？”公曰：“即以阁下对可乎？”两人大笑。或谓公曰：“京师招牌，如祖传狗皮膏，秘制乌须药；去风流木牙杖，滴露樨花头油；学（经蒙任附），店（草料俱全）；秋爽来学，冬季讽经；揭裱唐宋元明古今名人书画，发卖川广云贵生熟道地药材。凡此者既闻命矣。若书坊之‘老二酉’，以何为对？”公曰：“汝进正阳门罗城时，试于布伞上观之。”至其处，乃卖卜者书“大六壬”三字也。

纪河间自挽

纪文达自言：自四岁至老，未尝一日离笔砚。乾隆壬子三月，偶在直庐，戏谓友人云：“昔陶靖节自作挽歌，余亦自题一联曰：‘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百年之后，诸公书以见挽足矣。”刘文清公墉笑曰：“上句殊不类公，若以挽陆耳山，乃确当耳。”越三日而陆副宪讣音至，文达纪之《槐西杂志》，以为事有先兆云。

闽郑堂滑稽诗

闽郑堂能诗，好滑稽。郡守丧妻，将殓而不瞑。堂自言能祝，因高吟曰：“夫人一貌玉无瑕，四十年来鬓未华。何事临终含泪眼，恐教儿子着芦花。”吟讫而瞑，守厚礼之。会国丧，太守宴于西湖，堂故冲其前导，守怒，令作诗自责，堂连书“苦”字，守笑曰：“汝今始知苦乎？”堂续曰：“苦苦苦苦苦连天，上皇晏驾未经年。江山草木皆垂泪，太守西湖看画船。”守亟遣之。至今闽人称俳谐为郑堂体。

雅　赚

竹垞先生，年五十，举鸿博，与同郡高念祖佑釲同

舟入都。每日暮停桡，辄失所在，高往迹之，已阑入酒肆中，醉卧垆下矣。先生嗜书若命，典试江左时，绛云已燔，闻牧斋族子钱遵王，撰《读书求敏记》，载宋板元钞，次第完阙甚备，撤棘求一见之，秘不肯出。乃置酒召诸名士高宴，遵王与焉，私以黄金及青鼠裘赂其侍史，启箧得之，招藩署廊吏数十人于密室，夜半写毕，并录得绝妙好词，时人谓之雅赚。又先生直史馆日，私以楷书手王纶自随，录四方经进书。掌院牛钮，劾其漏泄，吏议镌一级，时人谓之美贬。噫！以是左迁，视今之废书不观，滥跻华要者，荣辱何如？

朱竹垞骗道士

秀水朱竹坨，与某道士善。观中有枇杷二株，熟时每饷朱，俱无核。朱诘其故，道士以仙种对，朱终不信。道士素善啖，尤嗜蒸豚。一日，朱邀之，命仆市一彘肩，故令道士见。不逾晷，即出以佐餐，融熟甘美，饱啖而罢。因问朱以速化之法，朱曰："偶有小术，欲以易枇杷种耳。"道士低语曰："无他，于始花时，镊去其中心一须耳。"朱曰："然则吾之馔亦无他，昨所预烹者耳。"相与抚掌。

梁山舟与阮芸台之谑对

谢墉临终时，虑妾及少子无依，乃以三千金寄托梁山舟处，山舟曰："我无用此，当为缄而藏之，不能得息也。"谢诺而缄诸箧，使谢手封识之，且使谢书一存本不收利之笔据。已而谢殁，小子夭，妾亦死。谢长子某，搜其箧，得山舟收条，乃往索。山舟以原箧与之，并以其父所书笔据示之，谢子遽曰："两家至好，公又父执，岂敢计较？"遽毁其据。迨启箧捡点毕，忽问曰："息钱何在？"梁怒，然笔据已毁，无以难之。谢子谩骂，山舟拍案诃之，谢一挥手而山舟倒地。时阮芸台之父，乐西湖之胜，因为僧，居某寺，或戏为对曰："公子挥拳，老学士斯文倒地；封翁削发，大中丞不孝通天。"时山舟为学士，芸台为中丞也。

梁山舟黄河阻渡

钱塘梁山舟先生同书，尝南归，将渡黄河，河督某公，留住署中。山舟屡欲行，某公言水势甚溜，宜稍俟待，山舟不得已，诺之。留住斋中，甚苦岑寂，居停主人又不时出，惆怅无聊。偶睹架上，罗列佳纸名笺，案头笔砚。亦复精良，遂日写字消遣，匆匆将纸用罄。俄主人出，言水势稍减，可以迳渡，已为具舟楫矣，梁拱手称谢。将行，忽主人顾架上纸，问仆曰："此间纸皆何往？"仆惶悚若不能置辞，梁乃白实已所书，因指案头书示之。主人怒曰："吾此纸特使人至南中购求，供已临池之需，不意乃为汝用去。"遽叱仆取出，一一碎裂之。梁怒甚，然无可如何，忿忿别去。盖河督为京官时，尝托人请山舟书，山舟迟延不作，故为此以报之。其言水涨水减，咸饰说也。且仆取纸出时，即已藏过山舟所书，碎裂者乃是他纸，可谓恶作剧矣。

刘文清书易食物

刘文清公，书名重一时，然不肯为人书，故当时欲得文清书者甚难。有某公同直军机，时馈刘精品饮食，刘辄函谢。不数日，又致馈，年余未尝倦。一日，刘诣某，适有一友在座，谈次，友求文清书，文清不肯。某曰："渠书欲易食物，岂能为汝书耶？"文清愕然。某乃出一巨册，咸刘手迹，曰："许多珍迹，皆食物易得来也。"文清视之，悉己之谢函，相与抚掌大笑。

阮文达考释钟鼎

阮文达为浙江巡抚时，其门生有入都会试者，偶于通州逆旅中购一烧饼充饥，见其背面斑驳成文，戏以纸拓之，绝似钟鼎，即寄与文达，伪言某于北通古董肆中见一古鼎，惜无资不能购，某亦不知为何代物，特将铭文拓出，寄请师长，与诸人共相考订，以证其真赝。文达得书，即集严小雅、张叔未诸名士，互相商参，诸人臆为拟议，皆不同，最后文达乃指为宣和图谱中之某鼎，即加跋于后，历言某字、某字，皆与图谱相合；某字年久，铭文剥蚀；某字因拓手不精，故有漫漶，实非赝物云。某见之大笑。

汪度龄娶妾

汪度龄先生中状元时，年已四十余，面麻身长，腰腹十围。买妾京师，有小家女陆氏，精通文墨，观弹词曲本，以为状元皆美少年，欣然愿嫁。结婚之夕，于烛下见先生年貌，大失所望，业已郁郁矣。是夕，诸同年酬饮巨杯，先生量宏兴豪，沉醉上床，不顾新人，和衣而睡。已而呕吐大作，将衾枕尽污。陆女恚甚，未五更，雉经而死。或作诗嘲之曰："国色太娇难作婿，状元虽好却非郎。"

彭侍郎元瑞

彭侍郎元瑞，博学能文，高宗纯皇帝尝称江西有二才子，一蒋士铨、一元瑞也。任江南学政，患童生怀挟，先日牌示云："明日不考文。"次日，诸童皆挟诗赋，彭若不知，良久题不下，学官请命，彭曰："昨已命之，首题'明日'，次题'不考文'也。"场中无录旧者。又尝四县同场，彭命题曰："洋洋乎师挚章也。"又曰："洋洋乎中庸鬼神章也。"又曰：'洋洋乎中庸大哉章也。"至第四属，忽停笔问学官曰："《四书》中尚有洋洋乎耶？"学官不敢谓无，应曰："少。"彭曰："少则洋洋焉。"即以命题。

松中堂

松中堂筠，为伊犁将军，置夫人于别院，院屋三楹，中为堂、西为夫人卧室、东为佛堂。公每日五更，入礼佛毕，坐堂中与夫人啜茗闲话，半时乃出。夫人每四更起，栉沐以待之，无间寒暑。同时有策大人者，公事故简，每黎明起，即驾骡车传食于同事署中，亦无间寒暑。那绎堂时亦在西域，尝戏语人曰："我若死在轮回，必与

阎君约，或为男、或为女、或堕畜类，惟命之从，但不愿作策大人骡及松将军夫人耳。”

何义门老头子对

何义门先生值南书房时，尝夏日裸体坐，适仁皇帝骤至，不及避，因匿炉坑中。久之，不闻皇上音，乃作吴语问人曰：“老头子已去否？”上大怒，欲置之法，先生徐曰：“先天不老之谓老，首出庶物之谓头，父天母地之谓子，非有心诽谤也。”上遂大悦，乃舍之。或以为记河间事，实非。

王阮亭口号

宜兴任葵尊宏嘉，为御史，疏定朝服第级，三品以上，乃得衣貂及舍利狲。一日，冬夜入朝，寒甚，梅桐崖总宪铜，时为大理少卿，以四品不得衣貂。王阮亭戏为口号赠之云：“京堂铨翰两衙门，齐脱貂裘舍利狲。昨夜五更寒透骨，满朝谁不怨葵尊。”赵玉峰少宰见之，笑曰：“公诗大佳，正难于落笔之稳耳。”

鄂西林浴足

鄂司马尔奇，西林相公胞弟。目短视，性聪敏，读书数十行。显扬后颇耽声色，与相公异趣，时人比之以大小宋云。相公尝浴足，公仓卒至，相公不及摒挡，加足于怀。司马急以烟筒击之，相公矍然，公曰：“大白猫何罕物，而兄珍之于怀何也？”盖以足为猫云。人传以为笑。

阮文达宴客

阮文达为编修时，遭丧家居。会公宴，与吴祭酒锡麒同坐论诗。祭酒帽堕，阮出对曰：“吴祭酒脱帽谈诗，斯文扫地。”吴应声曰：“阮太史居丧观乐，不孝通天。”

谢芗泉之疏阔

谢芗泉先生焚车事，另载后卷。其人大节不苟，然性疏阔，其居处几榻，尘积数寸，不知拂拭；院中花草纷披，殊有濂溪不除阶草之意；财物奢荡，一任仆人侵盗，毫不介意。性复多忘，尝新置朝衣，借法时帆祭酒著之，罢官后，遂不复取。及官仪部，当有祭祀，复欲市取，时帆闻之，故意问之曰：“吾记君尝于某时新置朝衣，去日未久，何得遂无？”谢茫然曰：“此等物弃诸敝笥，安可索取？”法复曰：“或君曾假诸人乎？”谢仍不复记忆。法笑曰：“君于某日曾假余著之，今尚在余笥中，君果忘乎？”谢乃恍悟。其不屑细故若此。

百菊溪督两江

百菊溪龄，总督两江时，司道以下多朋饮妓船，酣嬉无度。百心恶之，而不欲显发，乃召一尉谓曰：“某所有妓船，为我驱之。”尉踧踖不敢应。百曰：“投鼠忌器乎？以我命往何妨？”尉请檄，百曰：“无须也，持汝版来。”即援笔书绝句曰：“宛转歌喉一串珠，好风吹送莫愁湖。缘何打桨匆匆去，煮鹤焚琴是老夫。”尉持版往，众官踉跄而散。非特处置妥贴，亦见老辈风流。

王殿撰叶子戏

雍正某年元日，王殿撰云锦早朝后，归邸舍，约友人作叶子戏。已数局矣，忽失一叶，遍觅不获，遂罢而散。一日蒙召对，上问以元日何事，具以实告。上嘉其不欺，出袖中一叶还之。当时逻察之严如此。

汤西崖未遇时

汤西崖少宰未遇时，与西溟先生同客都下，每出则从西溟借马乘之。一日，西溟投以诗云：“我马瘏郎当，峻嶒瘦脊梁。终朝无限苦，驼水复驼汤。”一时传以为笑。按西溟先生浙鄞文雄，呼疲瘦为瘏，亦其乡土语也。

徐青藤门下走狗

郑板桥最爱徐青藤诗，尝刻私印云：“徐青藤门下走狗郑燮。”童二树亦重青藤，题青藤小像云：“抵死目中无七子，岂知身后得中郎。”又曰：“尚有一灯传郑燮，甘心走狗列门墙。”

葎石侍郎之萧旷

葎石侍郎，襟情萧旷，豪饮健谈，每偕朱竹君、王石臞诸公，过法祭酒，冬夜消寒，卷波浮白，必至街鼓三四下。竹君盛推戴东原经术，侍郎独有违言，论至学问得失处，髯发赤，聚讼纷呶，酒罢出门，犹嚣嚣不已，上车复下者数四。月苦霜凄，风沙蓬勃，余客拱手以俟，无不掩口笑者。

法时帆谑语

某司空督学中州时，好出搭题，以防剿袭之弊，与经文多割裂。法时帆学士心恶其行。其后某复督学楚中，往辞法公，公多所奖誉，某心喜悦。及临行时，时帆送至中庭，曰：“楚中有一故交，代为诿谁可乎？”某询其姓氏，时帆曰：“孔孟二夫子，著述已千载，请公慎勿将其文再行割裂也。”闻者抚掌。

毕秋帆东坡生日会

毕秋帆先生，自陕西巡抚移镇河南，署中筑嵩阳吟馆，以为宴客之所。先生于古人中，最服苏文忠，每到十二月十九日，辄为文忠作生日会，悬明人陈洪绶所画文忠小像于堂上，命伶人吹玉箫铁笛，自制迎神送神之曲，率领幕中诸名士及属吏门生，衣冠趋拜，为文忠公寿。拜罢，张宴设乐，即席赋诗者数百家，当时称为盛事。迨总督两湖之后，荆州水灾既罢，苗疆兵事又来，遂不复能作此会矣。呜呼！以公之风雅爱客，今无其继，而殁后未几，家产籍没，子孙式微，可慨也已。

打兔子

毕秋帆先生，为陕西巡抚，幕中宾客大半有断袖之

癖，入其室者美丽盈前，笙歌既叶，欢情亦畅。一日，先生忽语云："快传中军参将，要鸟枪兵、弓箭手各五百名，进署伺候。"或问何为，曰："将署中所有兔子，俱打出去。"满座有笑者，有不敢笑者。时嘉定曹习庵学士，以丁内艰，为关中书院山长，与先生为亲戚，常居署中。先生偶于清晨诣其室，学士正酣卧，尚未开门也，见门上贴一联云："仁虎新居地；祥麟旧战场。"先生笑曰："此必钱献之所为也。"后先生移镇河南，幕客之好如故，先生又作此语。有客在座中，正色谓先生曰："不可打也。"问何故，曰："此处本是梁孝王兔园。"先生复大笑。

制古砖

毕秋帆抚陕，值六旬，属吏送礼，概不受。一县令送古砖二十块，有年号题识，皆秦、汉物也。毕大喜，唤家丁谕云："我寿礼概不受，尔主人之物甚合我意，故留之。"家丁跪禀云："主人因大人庆寿，集工匠在署制造，主人亲自监工，挑最上者献辕下。"毕公一笑而罢。

百菊溪相国

乾隆五十八年，百菊溪相国为浙江按察使，杜晓园河师为杭州太守。两公皆汉军，甚相得也。忽以事龃龉，李大愠，同在一城，至一月不禀见，遂欲告病。文书已具矣，时方酷暑，相国遗以扇，并书一诗，有句云："我非夏日何须畏，君似清风不肯来。"李读诗，不觉失笑，相得如初。

钱愚兄

百菊溪相国龄，总制江南，廉洁自矢，属吏苞苴，丝毫无所受。晚年举一子，仁庙赐名扎拉芬，荫五品官。扎拉芬者，翻译乃福寿二字也。两江官员，竞献贺礼，悉却之。江宁守钱某，令工制小蟒袍、水晶顶帽、珍珠朝珠，金饰玩物无算，书"愚兄钱某帖"，贿阍者呈进，并嘱曰："此送公子物，可无却矣。"公笑而纳之。同僚服其工于献媚，争相效颦，贺帖无不称愚兄者，由是钱愚兄之名遂播于两江矣。

双白菜

康熙间，汪东山绎，精星学，尝自题灯笼曰"候中状元某"，后果大魁天下。在京师时，与方灵皋、汤西崖、蒋南沙齐名，三人皆疏放，方独迂谨，时相牴牾。堂上挂沈石田芭蕉一幅，所狎二美伶来，错呼白菜，人因以双白菜呼之。方大加规劝，先生厌之，乃署其门曰："候中状元汪，谕灵皋，免赐光，庶几南蒋，或者西汤，晦明风雨时，来往又何妨，双双白菜，终日到书堂。"

素不相能

苏州邹晓屏相国，与秦小岘司寇素不相能，每有言论，辄彼此龃龉。后司寇以目疾告归；而相国亦以教匪林清谋叛，不能先事预防，有旨著回原籍，闭门思过，因此同在林居。一日，两公于惠山卒然相遇，司寇曰："公何以入山？"相国曰："君能见我耶？"从者皆窃笑。

汪容甫辱商人

稚存太史、容甫明经，同肄业扬州书院。一日，偕至院门外，各跨一石狻猊，谈徐氏《读礼通考》得失。忽一商人冠服贵倨，肩舆访山长。甫投刺，适院中某生趋出，足恭揖商人，述连日趋谒状，商人微颔不答。容甫愤甚，潜往拍商人项，大声曰："汝识我乎？"商人逡巡曰："不识。""识向之趋揖者乎？"曰："亦不识也。"曰："我汪先生，趋揖者某先生，汝后识之乎？"曰："识之矣。"曰："汝识之，即速去，毋溷吾事。"商人大懊丧，登舆去。夫商人谒山长，某生之趋出足恭，自取辱也。于石狻猊上谈《读礼通考》者何与？讲学家闻之，必以容甫为诞率。然今日讲学家，一遇冠服贵倨之商人，吾甚憾其不诞率也。盖汪先生一，某先生者百也。

米汤大全

世俗以相娱悦者为灌米汤，而欢场尤甚。甘泉李冰叔，尝戏为诗曰："英雄末路拿稀饭，混沌初开灌米汤。"曾文正于克复金陵后，得人颂贺诗文，命书记统抄为一编，自题签曰"米汤大全"，可谓雅谑矣。

纪文达烟量

河间纪文达公，酷嗜淡巴菰，顷刻不能离。其烟房最大，人呼为纪大烟袋。一日当直，正吸烟，忽闻召见，亟将烟袋插入靴筒中，趋入。奏对良久，火炽于袜，痛甚，不觉呜咽流涕。上惊问之，则对曰："臣靴筒内走水。"盖北人谓失火为走水也。乃急挥之出。比至门外脱靴，则烟焰蓬勃，肌肤焦灼矣。先是公行路甚疾，南昌彭文勤相国戏呼为"神行太保"；比遭此厄，不良于行者累日，相国又嘲之为"李铁拐"云。

顾侠君酒量

江左酒人，推顾侠君嗣立第一。居秀野园结社，家有酒器三，大者容三十斛，其两递杀，凡入社者各先尽三器，然后入座，因署其门曰："酒客过门，延入与三雅，诘朝相见决雌雄，匪是者毋相溷。"酒徒望见，慑伏而去。亦有鼓勇者，三雅之后，无能为矣。在京师日，聚同时酒人，分曹较量，亦无敌手，一时方近雯觐、庄书田楷、缪湘芷沅、黎宁先致远，皆万人敌也。以予所见，励侍郎滋大宗万、李臬使宁人治运、陈太仆句山兆仑、涂侍郎石溪逢震、顾京兆息存汝修，亦颇论觞政，足称后劲；近人则素尚书尔讷、索侍郎琳，亦一时之雄。

孙文靖食量

金匮孙文靖公尔准，字平叔，以翰林起家，历官至闽浙总督，赠太子太师，入祀名宦祠。公负经济才，任闽督，兴利除弊，浚木兰陂，溉田数万顷，平台湾张丙之乱，善政指不胜屈，闽人至今德之。公身肥大，健啖，食

鸡子及馒头，可逾一百。尝阅兵至泉州府，太守崇君福，馈以馒首、卷蒸百，一品锅内双鸡双鸭，公尽食之，告人曰："我阅兵两省，惟至泉州乃得一饱耳。"幼年身肥，夏日苦热，以大缸满贮井水，身浸其中，仅露口鼻以为乐。十八岁时，自尊人广西巡抚署中归，道钱塘江，正遇秋汛，大喜，欲观潮，放舟江心以俟。比潮至，闻万马奔腾声，急出至鹢首视之，舟子谏不听，立未定已为潮头卷入江中，仓卒之间但觉浪压肩背而过，有千万斤之重，三四翻腾遂掀于江中，若有人舁之起者，一无所苦。公自言素来短视，受此大惊，卒未识潮为何状，殊可笑也。公生平以扶植善类自任。巡抚安徽时，安化陶文毅公为方伯，文毅陛见，论某官不法事，声色俱厉，须髯翕张。宣宗疑之，密谕公履任后，察其为人。公密疏保举，奉朱批曰："卿不可为其所愚。"又具疏力荐其贤，文毅公遂获大用，荐督两江，为时名臣，公之力也。官闽臬时，漳浦黄忠端公石斋先生墓旁地，为豪家所占，子孙力弱，屡争不胜，一夕，天大雷雨，遍山上下皆坟起，成黄山字，无虑数千万，豪大惊，叩首还之。公有诗，纪其事于《泰云堂诗集》中。督闽后，遂以忠端公之理学忠义，奏请崇祀文庙两庑，得谕旨焉。

南州逸事

玉峰徐大司寇乾学，善饮啖，每早入朝，食实心馒首五十、黄雀五十、鸡子五十、酒十壶，可以竟日不饥。同朝京江张相国玉书，古貌清癯，每一朝，止食山药两片、清水一杯，亦竟日不饥。二公之不类如此。徐公解组后，常寓苏州雅园顾氏，凡人有一面者，终身不忘；无材艺者，不入门下；有执贽者，先缮帙以进，公十行俱下，顷刻终篇；其有不善处，则折角志之，其人进见，公面命指示，一字不爽。故凡人有奇材者，必有异相也。

刘文恪之饮费

刘文恪公权之酒户极洪，官京朝时，非前门涌金楼之酒不饮。罢相南归，门人史望之尚书致俨，核公饮数于楼肆，据公邸第自取者，五十年中不止二十馀万钱，宴会馈遗不计也。

曹文恪食量

清中叶大臣善啖者，首推曹文恪公，次则达香圃椿。人言文恪肚皮宽松，折一二叠，以带束之，饱则以次放折。每赐食肉，王公大臣，人携一羊乌叉，皆以遗文恪，轿仓为之满。文恪坐轿中，取置扶手上，以刀片而食之。至家，轿仓中之肉已尽矣，故其奏中有"微臣善于吃肉"之句，道其实也。香圃家甚贫，每餐或不能肉食。惟买牛肉四五斤，以供一饱，肉亦不必甚烂，略煮之而已。人极儒雅，惟食时见肉至，则喉中有声，如猫之见鼠者，又加厉焉，与同食者，皆不敢下箸。都城风俗，亲戚寿日，必以烧鸭、烧豚相馈遗，宗伯每生日，馈者多，是日但取烧鸭，切为方块，置簸箕中，宴坐以手攫啖，为之一快。伤寒病起，上问尚能食肉否，对曰："能食。"故时赐食肉，乃竟以此反其病而终。

赌　饭

乾隆时吴白华侍郎，素善饭。有宗室某将军，亦与齐名。一日，谓将军曰："夙仰将军之腹，量可兼人，若某者虽无经笥之便便，至于饭来开口，略有微长。但不知卢后王前，孰为优劣，意欲与君一决胜负，何如？"将军笑而许之。侍郎命左右持筹侍侧，每啖一碗，则授一筹，饭罢数之，将军共得三十二筹，侍郎只二十四筹尔。侍郎不服，约与明日再赌，将军笑曰："败军之将，尚敢再战乎？"明日复至，比设食，只有饭而无肴，谓将军曰："此亦所谓白饭也。昨以肉食为鄙，故聊逊一筹，今与君白战，若再不胜，愿拜麾下。"于是复计筹而食，将军食至二十碗而止，侍郎竟得三十六碗。盖侍郎先以食肉而易饱，将军以无肴而不能下咽也。

王于一之诗妓

江西王于一，博学而文，才名卓著。尝宿妓于塔山之息柯亭。禾中朱锡鬯，晓过于一，时于一尚未起，锡鬯隔幔坐待之。于一不知也，向妓夸生平贵介任侠，且曰："吾虽老，犹将金屋藏汝矣。"锡鬯哑然大笑，于一惊起惭责，几成大隙。次日，有举此事以问毛西河："于一当时该作何语者？"西河诵张鹤门《醉公子词》应之云："佯醉许佳人，千金赎汝身。"一座大笑。

张映玑之雅谑

浙江转运张映玑，山东人。性宽和，善滑稽。一日出署，有妇人拦舆投呈，阅之，则告其夫之宠妾灭妻也。张作杭语从容对曰："阿奶，我系盐务官，并非地方有司，但管人家吃盐事，不管人家吃醋事也。"笑而遣之，可谓雅谑矣。

张文和谦抑

张文和公晚年，颇以谦抑自晦，每遇启事者至，动云"好，好"。一日，有阁中胥吏请假，公问何事，曰："适闻父讣信。"公习为常，亦云"好，好。"舍人等皆掩袂笑，而公未觉也。

漕督谐诗

云梦许秋岩尚书兆椿，美须髯，工诗善书，尤精于吏牍，下笔千言，无不迎刃而解，盖非独以吟咏见长也。官漕督时，道出长沙。善化令某，已升武冈州牧，置备仪仗，于官衔牌误书"漕"作"糟"。尚书作一诗嘲之云："平生不作醉乡侯，况复星驰速置邮。岂有尚书兼曲部，漫劳明府续糟邱。读书字要分鱼豕，过客风原异马牛。闻说头衔已升转，武冈可是五缸州？"风流蕴藉，想某令读之，亦当绝倒。

曹学士之扮神

当涂曹学士洛禋，为诸生时，放诞风流，不拘小节，

博场酒肆，时寓迹焉。邑中春秋赛社，例以一人扮为神，金朱涂面，舆行通衢。妇女倾城出观，略无隐蔽。曹心艳之，遂任是役，妖姬艳女、贵妇名姝，任其评视，且预嘱舆夫，于钗光钿影中，故迟迟我行。既而学博知之，欲申之于学使褫其衿，适捷乡试报至，乃止。

诸襄七之古拙

诸襄七先生锦，学问淹贯，而性古拙。尝典试福建，巡抚馈正副考官瓜各五十，而先生之瓜少送一枚。先生大怒，请巡抚面问之，巡抚曰："此系误数，即当再送。"先生益大怒曰："我岂为一瓜争乎！膰肉不至而孔子行，醴酒不设而穆生去。瓜虽微，亦可见礼意之衰也。"一时传为笑谈。

王司农畏蟢子

王司农茂京，性畏蟢子，每见必惊惧失色。西田相国其叔也，一日，令舆夫密置数枚于肩舆中，嘱勿使知之。明日，司农升舆，忽见蟢子，惶惧仆地，将责舆夫，从者具以实告，然司农之愤犹未释也，计思有以报之。越日，命工修足，呼僮聚其皮，将酒醋蔗糖共贮于瓶，以遗相国。明旦遇于朝，谓司农曰："昨日见惠之品，大嚼之而无味，究系何物耶？"司农莞尔答曰："老叔以蟢子见吓，小侄不得不以老脚皮奉敬也。"

境遇类

李文贞轶事

安溪李文贞公之先代，本聚族乡居。清初时，有剧盗亦姓李者，欲占据其乡，已挈党踞李氏祠堂，索供钱米，李氏族人惶惶，日聚祠门外商议。时公方九岁，随其封翁杂立稠人中，为盗魁所见，呼其进祠，拊摩而噢咻之，并假封翁以词色。一日，忽谓封翁曰："你此孩子让与我，我便挈众他往，誓不相犯。"封翁不知所对，时族众已共闻此语，群哀恳于封翁曰："此事固非人情所堪，但为保族起见，功德甚大。况此子岐嶷，他日未必不复归，愿熟思之。"封翁无可奈何，私以问公，公毅然曰："惟父所命。"众大欢，盗魁亦喜甚，乃择吉日，与其妻高坐中堂，广张灯彩，令封翁领公行父子礼。盗魁本自有一子，少公一岁，遂令行拜兄礼。事毕，乃送封翁独归，而令公以父子相称，公不从。盗曰："适已从矣，何顿改也？"公曰："适遵父命，不敢不从。今父不在此，何从之有？"于是盗欲困之，扃置一室，而少与之食。翌日，入室视之，公殊无所苦。复闭其窗槛，以烟从外薰之一日夜，意必闷倒矣。启户觇之，则伏于地，蹴之起，阳阳如平常。盗之妻曰："我相此子非凡品，困之实所不忍，且其福命甚大，即欲死之，亦势有所不能，不如竟舍之去，而以我幼子转托之。自古绿林无不败之局，我既与彼同姓，将来或藉以延一线血食，亦未可知。"盗魁以为然。明日，遂召封翁，交还其子，并郑重付其幼子，使抚养之，刻日即统众盗他去。后盗果被获，覆其族，而其幼子附封翁，遂世其家焉。现在李姓族谱中，别有一支，附于宗图之后者，即幼子所传也。呜呼！盗能相人，而其妻更能保族，所谓盗亦有道也。然非公之福命，何以臻此哉？

又文贞公之墓，在安溪某乡。康熙间有道士李姓者，利其风水，道士之女，方病瘵将危，道士告之曰："汝为我所生，而此病已万无生理，今欲取汝身一物，以利吾门可乎？"女愕然曰："惟父所命。"道士曰："我欲分李氏风水，谋之久矣，必得亲生儿女之骨肉埋之，方能有应。但已死者不甚灵，现活者不忍杀，惟汝将死未死之人，正合我用耳。"女未及答，道士遽以刀划取其指骨，置之羊角中，私埋于文贞公之墓前。自后，李氏门中死一科甲，则道士族中增一科甲；李氏田中减收若干斛，则道士田中增收若干斛。李之族人有觉者，亦不解其故。值清明节村中迎张大帝，为赛神会，彩旗导从甚盛，行至文贞公墓前，神像忽止，数十人舁之不能动，中一男子大呼曰："速归庙！速归庙！"众不得已，从之。至庙，男子据上坐云："我即大帝神也，李公墓中有妖，须往擒治之。"命其徒某执锹、某执锄、某执绳索，部署已定，又大呼曰："速至李公墓。"众如其言。神像疾趋如风，至墓，令执锹锄者搜墓前后，久之得一羊角，金色，中有小赤蛇，昂首欲飞，其角旁有字，则道人合族姓名也。乃令持绳索者，往缚道士。时公家族众亦至，鸣之官，讯得其情，置道士于法。李氏从此复盛，而奉张大帝甚虔。

勒襄勤轶事

勒襄勤相国保，督四川时，待僚属以礼，即不歉意者，亦未尝不饮人以和也。尝告人曰："我始由笔帖式官成都府通判，不得上官欢，时遭呵谴。同官承风旨置之不齿，每衙参时，无与立谈者。抑郁殊甚，又以贫故不能投效去，含忍而已。会闻新任总督某来，十年前故交也，心窃喜，而不敢告人。总督将至，身先郊迎，辞不见，愠矣。抵城外上谒，又不见，更愠甚。乃随至行辕，大小各官纷纷晋谒，皆荷延接，而我独不得见。手版未下，又不敢迳去。天气甚暑，衣冠鹄侍，汗流浃背，中心忿恨欲死。正踌躇间，忽闻传呼，请勒三爷。不称其官而称行辈，具见旧时交谊。此一呼也，恍如羁囚忽闻恩赦，爰整衣冠，捧履历，疾趋而入，则见总督科头衩衣，立于檐下，指而笑骂曰：'汝太无耻，乃作此等形状见余乎？'我禀请庭参，则掖之起曰：'不要汝磕狗头。'回顾侍者，令代解衣冠，曰：'为勒三爷剥去狗皮。至后院乘凉饮酒去。'我于斯时，越闻骂越欢喜。比至院中，把酒话旧，则此身飘飘然若登仙境，较今日封侯拜相，无此乐也。时司道众官犹未散，闻之俱惊。我饮至三鼓归，首府县官，尚伺我于署中，执手问总督意旨。从此遇衙参时，逢迎欢笑，有进而与右师言者，有就右师位而与右师言者矣，而勒三爷之为勒三爷如故也。官场炎凉之态，言之可叹。故余今日，待属官有加礼以此，而不

肯轻意折辱属官，亦以此也。"

孙文定

世多传孙文定少年尝报仇杀人，事迹未著，几视公为朱家、郭解一流人矣。按陈兆仑所撰公神道碑铭，称公伯兄桢淦，无故为人所戕，公父不胜忿，手刃其仇，吏持之亟。公未弱冠，奔走呼吁，一昼夜行三百里叩大府，自承代父罪，事竟得解。读此知公之孝弟过人、知勇兼备，非贸然以血气自雄者。

励文恪鄂文端轶事

励文恪公出身极奇。幼孤贫，佣工杜氏。杜本静海大族，见文恪异常儿，遂令随诸子读，取名杜讷，为庠生。后因写书，保举懋勤殿供奉，同高澹人辈为上所赏。已议叙州同，改补中书，又改编修官，加尚书四世翰林。闻杜氏式微，文恪家待之最厚。余谓当时供奉中，如澹人者卒不能保有令名，而文恪贻庥四世，其操行敬凛，固有自来也。鄂文端公以举人充侍卫，四十初度，有句云："四十犹如此，百年待若何。"后年至七十，以大学士充翰林掌院学士，招诸老辈饮，乞联句，限一"死"字。有某呈一联云："丹心已向军前死，白发犹从战后生。"举人充会试总裁者，惟文端一人。闻乾隆某科，上欲用阿文成公为总裁，文成免冠叩首奏云："臣非进士出身，不与文衡，宪皇帝曾有旨，不敢自臣破例。"老臣远见，意固在防其渐也。

徐文敬轶事

徐文敬公潮，先世业渔。生公之日，江潮大上，一小舟为风漂没，徐翁急救之，得无恙。僦舟者为邻省孝廉，入都赴试者。翁延至家，致鸡黍之敬。次日洗儿，请孝廉命名，以江潮之异，遂名曰"潮"。其后孝廉累不第，而文敬早达，至某科以编修分校。孝廉得售，适出其门。

沈尚书门帖

沈归愚尚书未达时，曾居木渎镇，自题门帖云："渔艇到门春涨满；书堂归路晚山晴。"二语极肖乡村清远之景。后来居者，知为尚书手墨，即镌诸门间。余少时过之，见老屋破扉，犹存字迹，因常口诵不忘，五十年来询之渎川人，无复知者，而余亦迷其处矣。近见王韫斋集中《香蓬杂咏》有一章云："一区旧宅太萧条，耆硕惊心百岁遥。我亦寓公来过此，吟魂黯黯鹭飞桥。"自注：沈归愚尚书旧宅，在山塘鹭飞桥西。王君馆木渎久，访之必确。雷甘溪浚曰："归愚尚书旧宅，在鹭飞桥西不数武，门有绰楔，世乱后仅存其石，尚可识也。"又郭频伽《灵芬馆诗话》，纪尚书馆于木渎，主人有纺婢，爱听其夜吟声。事当即在僦屋题门时也。

乔润斋中丞轶事

上海乔润斋中丞，抚湖南时，德泽在人，口碑载道，逸事颇夥，靡有能详述者。当其未遇时，鬼神呵佑甚奇。中丞少苦贫，或午刻由塾归，灶突无烟，慰父母曰："师已食我。"仍返塾。弱冠游邑庠，授徒不足自给，继室张夫人，纺织以佐。遇秋试，辄不能往，丙辰岁，仅持钱八缗往，同伴恐为累，预约出闱先行。中丞于十六日晚始归寓，时已不及，而囊底罄竭，一钱不名矣。中丞素擅岐黄术，乃张帖行诊，应手辄效，凡至病家率闻鬼语曰："乔大人来，谨避，谨避。"缘是归资粗足。时近榜期，姑缓归。榜发，同人皆落，惟中丞获隽。尹文端公时制两江，素稔中丞名，见与鹿鸣宴，惊异之，厚赠而归。中丞躬自襆被，手持一伞，彳亍出水西门，薄暮冥冥，呼船搭之。忽见有峨峨官舫，停泊江干，旂旗灿列。舟子摇手禁勿声，令中丞处舵尾，一舱暗黑，无灯烛，但闻风涛汹涌，声势激荡，寻亦酣寝。质明，舟子呼曰："起，起，至矣。"促登岸，惶遽中遗伞于舱，回顾官舫，渺然不见矣。自维舟子既不索值，千里金陵以一夕至，奇异方甚。后至邑庙，见神舟舵尾，遗伞在焉，乃恍然知神助，致敬尽礼而返。逾年成进士，仕至湖南巡抚。当其始也，被友所给，方谓穷途无告，乃天卒相之，以医得钱，以文得名，神复助之以归，非公之德艺，有足以格乎天神者，曷由致此？彼小人悭吝之心，岂足以测君子哉！弃友而先行，亦友道之变也，其遭摈斥也，不亦宜乎。

其　二

中丞未遇时，贫无升斗蓄，而嗜酒落拓，不事生产。夫人某氏有贤德，以纺织给公，每食必留以待，不敢自饱，时或断炊，则置火酒一杯于几。公归见酒，便会意，饮讫，即大步去，以为常。公每深夜未归，夫人登楼望，遥见红灯二盏，照一人冉冉来，渐近数十步外，则灯杳而公至矣。夫人知公必贵，心窃喜，常准此以候门。一夕，灯未见而公已叩户，夫人大疑，问公日间作何事，公曰："不过赌钱吃酒耳。"夫人曰："非此之谓。意君所为，或有伤于阴骘者？"公曰："是无他，惟为相识某，代写一转婚书。既非我所说合，且其事既成，不书亦嫁，故代书之，想无害也。"夫人曰："咄！既云不书亦嫁，书将安用？此事攸关名节，断不可为，其速往毁，迟恐不及。"公如闻棒喝，言下顿悟，即驰往，托言书尚有误当改，其人出书，公急毁而纳诸口，曰："我不作此也。"遂返。及抵家，而夫人已笑候门左矣。未几，时当大比，夫人曰："日往月来，老将至矣，冻馁岂长久计耶？值今槐花复黄，曷不藉以自奋。"公曰："我亦思之，奈贫竟至此，只求百文，尚难度日，何来多金作考费？"夫人曰："同袍中或有能挈带者，试谋之。倘少有所需，妾当罄所有以助。"公因遍探交好，则已俱就道。继至窗友顾某处，知少一仆，因未启行，公曰："弟亦欲往，奈无盘费。君等欲觅仆从，弟愿稍贴舟金，为之执鞭，君能带弟一行乎？"顾曰："是何言！君本鸿才远器，众所敬服，岂敢屈为隶人。"公曰："此弟自愿，诸君能周旋，弟已感甚，纵不贱视，弟亦何敢少息耶？"顾曰："如君言，同人

谅无不允。某日，兄蚤至东门码头，唤某船户可也。”是日顾即言之同伴，众皆骇曰：“某嗜酒好赌，妻孥尚不顾，肯为人服役耶？且彼虽贫，亦士流也，带挈既无此力，若以隶役之，反难免众议，此事万不可。如必与俱，拟各他就。”顾曰：“奈已许何？”一友曰：“另伴亦难，君既约彼，某日我等可先期动身，彼无资本，未与其事，亦难深罪我等也。”众然其议。至期，公因被出，遍觅顾舟不得。徘徊间，又遇试友下船，公趋问，始知顾与众人已于某日动身，将出关矣。公闻，爽然若失，自叹为贫所困，致人厌弃至此，不如投水以死。继又念囊中尚有钱二缗，系细君物，不知费几许心血，乃始穿就，当觅相识寄回，方不负。遂离岸行，不数步，闻有相唤者，乃旧识某，近开粮食店于浦滩者，曰：“先生赴试动身耶？时尚蚤，盍少坐。”时公欲以被银相寄，遂入店。某奉茶而前曰：“今科先生必高中，当预备贺仪，奉扰喜酒。稍顷，即送先生下船，不知船泊何处？”公闻某语，不禁泪落，无一言。某更骇问，公因述前事，某曰：“先生有志赴考，岂以此阻？奈我力绵，未能独助，姑在此一饭，我当商之同辈，倘得集资赠先生，亦不枉与市井人屈交耳。但不知费应几何？”公曰：“十贯足矣。”饭毕，某即出，公独坐以待。少顷，某偕短衣草履者五六人归，指公曰：“此即赴考某先生也。”众揖公，怀中各出银钱置桌曰：“请收会钱。”公问故，某曰：“此皆同业，适为公合一会耳。”公感谢，某曰：“今日不及起行，我作东道主，沽酒饯先生，兼请诸君。”是晚各欢饮尽醉散。时已二鼓，众曰：“夜深矣，我等宜送先生归。”遂同进南关，及过仓前水关桥，前行者忽止，公问故，众曰：“有巨人跨立桥上，不得过。”公乘醉趋上桥，迫视之，其人高与城齐，仰望面目，黑暗中模糊不可辨，跨立桥中，不言不动。公以手拍其腿曰：“汝亦太自便矣，不顾人行走耶？速让。”其人缩左足，侧立让公。公方与四人过，则又跨立如故，三人后至，皆自跨下出焉。未几，三人者俱死，始知所遇乃凶神，以公福大，故让之耳。明日，公就道，是科即以高魁获售，明年连捷成进士，由县令历任显要，有政声。

富阳董邦达少时

富阳董邦达少时，以优贡生留滞京师，寓武林会馆。资尽，馆人迫之，徙于逆旅，质衣装以给。无何装尽，逆旅主人又逐之。窘无所之，有刘媪者，奇其貌，谓必不长贫贱，馆之家，属勤业以待再试。董日夜淬厉，期得第自振，且酬媪德。榜发，仍落第，恚甚，谋自尽，蹀躞街市，未有所也。倚一高门痴立，俄有人启门，呵问谁某，董告以下第生，其人大喜，邀入款语，出红笺倩书谢柬，署名则侍郎某也。既而留食，互述生平，知为侍郎司阍仆，以荐初至，适书谢柬，大为主人称赏，因请留董代笔，薄奉旅资。董方失路，欣然诺之。自是一切书牍，皆董拟草，往往当意，侍郎益信任仆。居顷之，侍郎有密事，召仆至内室拟稿，仆惶窘良久，不能成一字，侍郎穷诘，乃以实告。侍郎大骇，急延董至厅，具衣冠见之，且谢曰：“使高才久辱奴辈，某之罪也。”因请为记室，相得甚欢。侍郎家有婢，敏慧得夫人意，夫人欲嫁之，婢不可，强之，则曰：“身贱终随舆隶，必欲如董先生者乃事之。又安可得，故宁不嫁耳。”夫人以告侍郎，侍郎哂曰：“痴婢，董先生神志不凡，行且腾上，肯妻婢耶？”会中秋，侍郎与董饮月下，酒酣，从容述婢言，且愿纳为妾，董慨然曰：“某落魄京师，尽京师不加一睐，公独厚爱之，彼女子亦有心，何敢言妾？正位可也。”侍郎终以为疑，谋诸夫人，女婢而婿董焉。逾年，董举乡试，成进士，后官吏部侍郎，生子为富川相国。相国登庸时，太夫人犹在。

其 二

董大宗伯邦达，少綦贫。父某，亦诸生，性迂介，工篆隶，作室扁及楹联，剥灰堆钿皆精。时张茹英员外，方修西溪山庄，招往奏技，仆辈憎之，背呼董漆匠。与余外祖暨黄君松石独相得。雍正癸卯，得天司寇以侍讲副八闽试，董君与二人商曰：“余子幸充拔萃，将应朝考，无以行，侍讲肯挈之乎？”得天至，即言之，一见大赏识曰：“三山一榜中，无此材也。”未几将北上，得天谓外祖曰：“董君寒士，昨以二十金襄车价，亟持还之。北土苦寒，视其衣甚凉薄，即以备御冬可也。”翌日来谢，则凉薄依然，诘之，曰：“家本无资，此二十金亦贷之戚友者。寒士宜寒骨，颇耐霜雪，不愿以子故，增父累也。”司寇闻，即以己衣两袭赠之，同寓皆熙以表里，得衣盈箧。至都朝考入选，以户部小京官用。又三年，联捷选庶常。其父就养入都，附粮艘行至天津，暴疾遽殁。东山仓卒徒跣三百里，扶榇归，至台庄阻浅，颇为旗丁白眼，议迁柩古庙中，孑身先归，另筹雇舟来迓。方相度间，忽遇枫溪人程香篁，亦以守牐散步，大呼曰：“董孚臣，何事至此？闻君骤贵，乃憔悴如许？”董即稽颡月河傍，备告近状，程曰：“吾方入都坐监，挟二百金，计此间去八十金可达。今君有急，即以百二十为赙，且助之料理。”乃别。服阕起，复遍告同人，为香篁说项，虽麦舟之谊不啻也。又数年，香篁竟以东山本房中式，司寇谑之，谓以孝作廉，以秦关贱售矣。后司寇身后，以亲家蒋中丞籍没，其狱中寄妇诗卷存女处，卷中“不日不月”句，纯庙疑其怨望，入宫方沉吟，惟中官郑侍、郑素在内庭，掌载籍，急检《毛诗》进曰：“句似出此。”上取阅，乃释然。时余考九香府君，寓伯庚农部所，闻信，举室恇懹，考君令闭前后门，勿许一人出，惟检得天著作，稍似嫌忌者即焚之，言毋贻害他人，即最上妙品不敢惜。过午，忽传董宗伯来，农部曰：“吾生矣。”仓皇间出接见，传述上恩旨，令往西苑硼头，复荷不必革职之谕。农部呈请先臣手泽颇夥，且饶藏书古绘，求赏贡十年，谕之，于是帐颜袖幅，一梅数竹，皆以充贡，而得天司寇之真迹尽矣。苦后人不振，孙鉴接驾苏州，高宗召入行在，命题特试，誊写甚劣，谕令习字三年再试，归后字仍不习，试亦不再也。而宗伯子蔗林相国，犹承父志。眷眷恩门，数十年通好勿替。余幼年犹见宗伯赠外祖一小

立幅，烟云缭绕有逸气，真能披一品衣、抱九仙骨者，张宗苍瞠乎后矣。

伊莘农相国言

伊莘农相国言："人生枯菀升沉，或由福而祸，或由祸而福，皆有定数，殊难逆料。不见予年五十，犹于滇省节署堂皇西偏，枯坐胡床，仰屋默数木椽方砖时耶？"客请其说，曰："初余铨除云南通判，因公罣吏，议去官，穷滞不得回旗。欲谒抚军，求谕寅家，凑赆资斧，司阍者以绖误废员，斥不与通。恳告再三，始颔之，令少待。但见大小吏分队晋谒白事，司阍者次第传命，司道也入，司道也出；府厅也入，府厅也出；州县也入，州县也出；佐贰也入，佐贰也出；武弁也入，武弁也出。意以为当及已也。时日濒晡，忽闻司阍者大声言曰：'抚军今日接见属吏，一一处分公事，为时久，甚矣惫，闲人毋得干黩，尔且退，期以诘朝相见。'无已，且徒步归。凡往返三日，皆如之。惟日于节署堂皇西偏支胡床屏息枯坐。一无所事，始仰屋默数堂皇，自西讫东，木椽若干。继默数椽上承尘方砖若干，目谛心识，顺算逆复，周而复始，藉攻沉闷。既，抚军但语郡守为道地，仅共敛白金百两为赆，而抚军固终未之得见也。滇省去京师万里，途长资短，可奈何？计惟暂置妻孥，孑身入都，向亲友称贷，再事区画。不谓都中亲友，见予免官归，相率避道，无一存问。故事，旗员因公去官，例许请觐，有旧胥谓予曰：'君困若此，盍援例请觐，倘沐旷典，未可知。'如言，搜腰缠，仅存所赆金三十两，罄付作孤注，得具文上请。时朝廷方廑念滇中苗疆事宜，以予从滇来，特召见。垂问苗情，予谨据实条陈，奏对称旨，上意嘉悦，敕以原官仍回滇视事。亲友闻予复官，渐有来庆贺者。乃陛辞遄发，旋奉命超擢郡守，亲友来者愈众，不惟庆贺，有推荐纪纲者矣，有馈饷食物者矣，且有不向称贷而殷殷嘉惠程币、惟恐拒而不受者矣。予迫于朝命，不敢濡滞，甫出都门，便奉诏简授监司，并谕兼程驰驿赴任。既抵滇省，妻孥相见，彼此慰藉，恍疑梦中。即日遵典礼，参谒抚军，前司阍者见余至，亟趋前罄折起居，言笑和悦，不似前气象愁惨比。将命入，抚军即传命曰：'请。'相见之下，吉词相庆，备极谦宠，见余着监司冠服，讶，曰：'君尚不知耶？昨已奉诏，特命君陈臬滇中，君尚不知而犹着此耶？'命左右速为具按察冠服，就于节署更易。两年之间，由滇臬荐转布政，坐迁巡抚。受命之日，恭诣节署堂皇，焚香设案，望阙九拜谢恩。接纳印绶毕，忽仰见堂皇西偏，屋椽方砖，历历在目，忆昔支胡床枯坐其下，三日往返，欲求一望见抚军颜色而不可得，其时犬马齿已迫曰艾，固不料当日求见不得之抚军，甫两易寒暑，竟俨然及身起而代之也。予方木立神溯，冥追默忆，忽予阍人来报，凡滇省大小属吏，咸临宇下，待命谒贺。予次第接见，犹是司道也入，司道也出；府厅也入，府厅也出；州县也入，州县也出；佐贰也入，佐贰也出；武弁也入，武弁也出。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抚今追昔，惶愧惶愧。予接见各吏既毕，乃进司阍者而戒之曰：'尔曹识之，自今以往，但有来谒者，必将命。尔曹务接以和悦，切勿以愁惨之气象相加，慎毋令堂皇西偏，再有人枯坐胡床，求见不得，徒劳其仰屋默数木椽若干、方砖若干也。'"相国名伊里布，沈阳人，罢相后尝为人言之。

方敏恪轶事

雍正丁未会试，陈雱南公，与仁和沈椒园先生共坐一车，每日恒见一少年步随车后，异而问之，自言："桐城方氏子，将省亲塞外，乏资，故徒步耳。"二公怜其孝，援令登车，而车狭不能容，于是共议每人日轮替行三十里，俾得省六十里之劳。到京别去，不复相闻问矣。后二十馀年，雱南公以云南守赴都，椒园先生时陈臬山左，亦入觐，途中忽有直隶总督差官来迓，固邀至节署相见，则总督即方氏子。欢然握手，张筵乐，饮十日，称为车笠之交，一时传为美谈。兹见武曹先生所记《方敏恪公轶事》有相类者，用附录之，曰：

吾乡乔坚木丈，尝归自京师，返道过保定。时直隶总督为方敏恪公，乔方出也，公留署累日。一夕酒半，乔自陈屡赴公车，佗傺不得志。公曰："甥得毋有饥不食耶？"乔作而对曰："未也。"得毋有寒无衣耶？"乔作而对曰："未也。"公笑曰："嘻，是奚足怖。吾方穷时，将游京师，至宝应资罄。岁将暮，寒风栗烈，敝缊袍仅行线存，中无里衣，束带长尺余，两端以贯续之，纳履则足之前后皆见。将诣汝母，丐数金北上。甫抵门，仆者衣冠甚都，列坐于门之两楹，余逡巡欲入，仆诘曰：'客奚为者？'余曰：'将探吾戚。'仆笑曰：'是安得有若戚？得毋为行窃计耶？'余自顾窭人子，欲言之，恐碍汝母，迟回久之，终弗入。乃信步折而东，又屈曲西行里许，至卢家巷。巷门为南北通衢，有屠，门市者如争。屠每割，必倩对宇列肆者书，数往来甚烦，列肆者每厌苦之。余倚柱而笑，屠顾见曰：'客何为者？作字比不得切肉也。'余拱手曰：'非敢然也。见长者行甚苦，小子略识字，幸不弃，可代劳耳。'屠喜曰：'客乃能书。'即借肆中纸笔，置几旁，屠者手切肉，权轻重，朗口诵数，余奋笔疾书。食顷，已更数十纸，屠笑曰：'客之书，更速于我之切也。'会日暮，屠者荷余肉行，顾余曰：'吾知客未饭，盍从我于家。'余随之数百步，门临河畔，茅屋三间，一女应门，可十八九许，屠呼老妪出曰：'吾幸延客，速作饭。'叩其姓，胡也。亦返问余，叹曰：'是缙绅宦家子也。'坐余以堂。少选，提一壶酒，命女温之，烛至，命妪、女俱坐，曰：'客幸不见外，我老无子，迫岁甚忙，又无伙伴，客能留卒岁，当必有以将意。'余曰：'某穷途，长者见收，幸甚。'屠大喜，酒至，辄取盎中盐菜为副，切肉置大盘，是时余已饿竟日，酣饮快意，视今日之节制畿辅，其乐十倍。饭罢，庋门扇为床，布草荐，取布被覆焉。天将明，呼余起，日记数以为常。除夕，为置酒肴羹肉，共

食如初。元日，余揽衣起，则非复故衣，一蓝布袍，新布絮袄，近身里衣絮裤，内外补缀完整，布袜履各一。余惊起拜谢，屠笑曰：'客此去当作官人，区区者奚足言?'开岁五日，余欲去，屠曰：'此间灯事甚闹，幸更延十数日。'余心德之，不能却也。望后，乃辞以行，屠者曰：'固知客不能留也。'又置酒肴为饯。翌日，赠钱四千、襆被囊一，将所覆被并钱纳焉，送至河干，余拜，屠亦拜。附船至山东，囊中余钱数百，有故交自北来，身无一钱，分半与之。遭遇圣恩，以有今日，皆胡长者赐也。及为直隶布政司时，遣一介以千金报德，且戒曰：'若肯来，即备舆马，迎至署中。'至则门巷萧条，胡夫妻身殁已久，女适谁氏子，亦不知所终。"言至此，公泣数行下，座客为之改容。乔怳然如有所失焉。

陶公轶事

陶制军澍未第时，家极贫，课徒自给。而公性颇豪，嗜饮善博，虽家无担石储，不顾也。后值岁暮，其妇崔泣谓公曰："贫迫至此，妾实不能同为饿殍。为君计，鬻妾亦可度岁。不然，愿赐绝婚书，俾妾另谋生活。"公笑曰："卿识何浅？我未交大运耳。日者谓我命当至一品，姑俟之，勿愁富贵也。"妇曰：'君有此大福，自有与君同享者，妾不敢作此想，请与君辞，听君好消息耳。"公不得已，书离婚书与之。会同里一饼师，将谋娶妇，妇得书忻然，嫁之而去，公由是更无聊。初，郭外火神庙有道士，素善公，公暇日常宿于庙。道士性嗜弈，其技绝劣，然好胜。有从旁教客者，衔次骨，或豫以酒食啗客，令客欢，且谕意焉，知其癖者每与弈必让，令胜己乃已。公自与订交，恒终岁弈无一胜，故道士尤心倾焉。至是，遂襆被来止庙中，为道士书疏章，有所得以供饮博辄尽，人皆呼为"陶阿二"，衣冠咸屏不与交矣。

山阴碣石村有吕某者，精星相、卜筮、禽遁诸术，求之者户屦常满，于是积赀至巨万，然好施，故人以员外呼之。后于富阳设靛青行，置秤平准，不欺客，故贾富者必就与市，而富为徽、闽、浙交会之地，众贾辐凑，凡酒食之馆，江山船恒集于江岸。吕间或与客偕游，则呼吕三爷者载道，姊妹行有落拓者，乞吕一顾，声价顿起，夜则呼卢彻旦。客有负者，吕必为调济。而吕博有异术，每博辄胜，所得金常置床头，客或取用之亦不问，间问之，则笑曰："银子本活物，想幻化矣。"其大度皆类此。

戴痴者，吕翁之值行也。性至孝，以不得养父母故不娶，每饭必先以一豆祭其先，乃食。好拳勇，豪侠而勤俭，故所得俸常贮主人处，惟见人之急则手麾千金不惜，人往往以痴目之。亦善饮，每以无饮友为恨。一日，晚饮于市，见公袒衣而沽饮，饮颇豪，呼而问为谁，公答姓陶，曰："市中有陶阿二者，非子乎？视子貌状，似非碌碌者，子饮可几何?"公曰："予好饮，终未有能醉我者。汝岂能为查太史者乎？何劳絮问。"戴喜甚曰："我将与子较量。"遂沽浊醪三瓮，曳与对饮，两瓮既罄，公微醺，而戴已玉山颓倒矣，公起去。次日，戴醒而忆之，复觅陶公，饮极欢。自是遂与公为酒友。

富有业卖浆者窦翁，止一女，极陋，青瘢满面，广颡而豁齿，日者尝谓当受一品封，翁疑其戏己也。顾女齿加长，问字者婿辄病故，故三十犹未嫁也。至是忽梦黑猿扑于身，惊悟以告翁，翁曰："得毋有申属者，问字于汝乎?"翌日，戴痴来沽浆，见女，问亦曾相婿否，翁答尚未，且曰："吾贱而女陋，更谁婿?"戴力以斧柯自任，因言公。翁曰："是非陶阿二乎？溺赌而滥饮，异日令吾女吸风度日乎?"戴曰："嘻，只恐汝女无此福。不然，如陶秀才而长贫贱，当抉吾两目。"翁问其年，曰："属猴。"翁忆女梦，稍心动，谓戴曰："明日可偕与来。"旦日，邀公诣翁，一见许订婚，公辞以身栖于庙，囊无半文，焉能娶妇，乃与翁谋赘诸其家。女能纺织，不致相累。公曰："即目前亦需少有所备，妙手空空，奈何?"戴又从旁怂恿，力任其费，诣吕翁，索银三十两。吕问所为，语之故，吕诧曰："秀才也，子何自识之?"戴言此人非终人下者，故与昵。吕欲相之，使戴招公去，一见，惊曰："此天下贵人也。但早年寥落耳，自后交印堂运大佳，惟木形人不及享髦期，然已足矣。"回顾戴曰："此事我当相助。"立赠公五十金，谓公曰："婚后愿与新夫人一光顾也。"公许诺，且言此恩必有以报。翁曰："区区者本无足挂齿。但有所托者，仆已有四孙，次孙命犯官刑，他日当出于台下，倘蒙记忆，尚幸垂怜。"即呼其孙出叩，公心识之，受命归。婚三日，挈夫人诣吕，吕亦许为一品夫人，欢宴终日而返。自是伉俪相得，机杼之声每与书声相间也。公学亦大进，次年举于乡。入都，以教习授知县，分选湖北，有能吏名。未及十年，至方面。其后巡抚江南，值岁饥，公为请于朝，赈蠲并举，活数十万人，吴人皆尸祝之。继以清理盐政，受上知，眷注颇深，而公已卒于两江总督任所。是时窦翁亦已物故。公临卒，属子孙世世奉祠翁云。

方公之巡抚江苏也，吕翁孙以索旧逋至苏，殴人伤重死。方讼系，公即为赎罪释归，赠以千金。其捕盐枭王乙也，诸官吏咸惴惴，恐激变，公密敕武弁，率兵往，擒获枭示。时棋道士适在抚署，笑曰："不意陶二有此辣手。"公不为忤也。先是有粤僧游于绍，善相术，尝相戴痴年过四十，当以武职显，得三品封，戴笑曰："天下岂有为人值行而受封诰者乎?"及公贵，为援例捐守备。湖广赵金龙之变，公荐戴从征。凯旋，以军功超授副镇。数年，予告回籍，驺从煊赫，崔氏方曳杖乞食道左。询旁人，尽悉戴发迹所自，卧辙乞怜，戴诘其由来，叱之去。妇踣号泣，夜自缢死，其所嫁饼师，盖久以寒饿死矣。

刘文定之贫

刘文定公纶，武进人，少时家贫窭，曾至绝食。尝以竹烟筒乞烟草于邻家，邻人诮曰："烟草消食，勿多吸也。"公笑受之。后受知尹文端公，首荐博学宏词。张文和公喜其文颖锐，既读其诗，至"可能相对语关关"

句，曰："真奇才也。"因擢第一，后致位宰相。本朝汉阁臣，不以科目进者，惟公一人而已。

翁文端少时

翁文端公年二十四时，犹一贫诸生也，其《祀灶诗》有云："微禄但能邀主簿，浊醪何惜请比邻。"士当困厄无聊，易作短气语。当公为此诗，岂自料两朝宰相、再世帝师、三子公卿、四世翰苑，功名福泽为清代稀有人物哉！

陈恪勤轶事

陈恪勤鹏年，字沧州，以康熙辛未进士，知衢州府西安县。有善政，大学士张鹏翮荐之，移知山阳，迁知海州，再迁知江宁府。清圣祖南巡，总督阿山借供张名，欲加税，公不可，乃以他事中之，落职按验。圣祖赦之，命入武英殿修书，起知苏州府。公廉干有才，民爱之，如水趋壑。每褫职按问，老幼罢市聚哭，持糈醪相遗。满洲驻防兵，亦率男妇踢门入，牵袍嗅靴，求见陈青天状貌。闻赦诏下，焚香跪北呼万岁者，其声殷天。系江宁狱，或绝其食，狱卒怜之，私哺以饼，为守者李丞侦知，怒杖卒四十，日通一勺水入。狱者久之，公自分命绝矣，忽闻外有贵人驺唱声甚高，曰："狱官来！我浙江巡抚赵申乔也。入觐时，皇上命我语江南督抚，'还我活陈鹏年。'不知汝等可知否？"言毕去，不与公交一语。未十年，公总督南河，李为邳睢同知，大惧，来谒公。公无言，李心稍安，疑公忘之矣。居亡何，黄河南岸崩，刍茭翔贵，治者竹楗石菑，需金万。公张饮召河官十余人人，酒行，叹曰："鹏年饿江宁狱几死，不意有今日。"自贺一觥，且饮且目李，目闪闪如电，鬓髯翕张，李色变，客亦瞠视，不知所以。公笑曰："诸君不贺我乎？盍尽一觥。"合席诺声如雷，不能者强毕之。俄奴捧饕餮樽出，磁而鸧金者也，状狞恶，公起手斟之，遍示客曰："满乎？"曰："满矣。"持行至李所，曰："某年月日，为一饼故，杖狱卒，欲饿我死者非他人，即足下也。今河岸崩，百万生灵所关，不比老陈性命不值一钱也。罚汝饮，即往办治，放一勺水入民田者，请敕书斩汝，亦使群公知鹏年非报私仇者。"李长跪，色若死灰，持樽，樽堕地碎，两手自缚，叩头数百，满席客咄嗟回首，无一人忍睇其面者。李出，倾家治河，河平。来验工官，缨帽小车，所杖江宁狱卒也。既，李竟惭恨死。公于故人子弟，孤寒后进，汲引如不及，宾从欢饮，而公目览手答，沛然有余。每用人，则其家之一丝一缕，必为资送，称善广坐，训过密室，人衔感次骨。入狱逌然，自忆未了事，曰："杜茶村未葬，某僧求书未与。"布衣王安节觞为面别，从容料量承销而行。在苏，舁郁林石于郡学，游焦山，遣人泅水取《瘗鹤铭》，为亭护之。其标奇如此。所著诗文若干卷。其被逮入京也，除夕市米潞河，主人问客何来，曰："陈太守。"曰："是湘潭陈公耶？"曰："然。"主人曰："是廉吏，安用钱为。"反其直，问住某所。次日户外车声辚辚，馈米十石，书一函，称："天子必再用公，公宜以一节终始，毋失天下望。"纸尾不著名姓，问担夫，曰："其人姓魏。"访之则闭户他出，竟不知何许人也。

蔡殿撰鬻妻

闽中蔡殿撰以台，赤贫至孝，无以为养，将鬻妻。其夫人不忍拂，请行，抵富家，白其故，乞改执爨役。主人感动，遂如请。一日，召墨客入书斋，适遇夫人，相对泣。主人骇诘之，知客即蔡也，乃送还夫人。未几，蔡联捷会状，屡典文衡，激厉寒畯，现身设法，初不以此事为讳。见童通副师《遇庭笔记》。按鬻妻养母，非遇大乱奇荒，万难两全之。会其事不足为训，而出而教士不讳，其少岁之寒微，俾多士有以自壮，则可谓能举其职者也。

翁同龢被骗

常熟翁松禅，被放家居，每日作字十余幅以消遣，顾亲朋有持纸求书者，十不一应。时浙人朱某为常熟令，百计请托，求片楮而不可得，朱恚甚，而无如何也。戊戌政变，康、梁既败，西后追念旧憾，谓康氏进身由于松禅之保荐，并有胜臣十倍之语，乃谕将松禅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于是朱某日往翁氏之第，每往，必严词询察门仆，谓中堂起居动作，皆须察问，公事如此，不得不然。仆人以告，松禅忿极，乃每日作小简，内书：翁某今日须往后院走动，请老父台核示；又云：翁某今日洗足，请老父台驾临看管等语。翁意盖欲藉此以窘之也。朱得简大喜，以白绫裱成合锦条幅，悬于花厅。绅士有来谒见者，见之以告松禅。松禅大窘，命人往言，欲将原简收回，朱谓此是中堂亲笔，不易购得，若必欲收回，须以屏对十副为交易之品。松禅无可如何，乃书一屏一对以交换之。

闺阁类

姚夫人

茸城阀阅，以王氏为冠。王氏有二，郡人以里第分，呼曰东王、西王。西王于明时，已簪缨相继；东王则于胜国，并无科第。科第自农山侍御始，武英总宪司农兄弟，皆侍御子也。侍御少孤，寄鞠于叔处，弱冠补诸生，寄于学宫数里外。有财翁姚姓，延之课子。暑月，黎明赴馆，翁方登楼观稼，隐约间有双灯前导而来者，讶而迹之，稍近，则灯隐而塾师至。晚复觇焉，才越一阡，月影黄昏中复有双灯前引矣。意其必贵，家有及笄女，遣人与其叔议婚，叔以贫辞，强而后可，遂赘焉。逾数年，翁殁，姻娅中颇有加白眼者，姚夫人谓侍御曰："婿本赘也，翁亡何赘，盍归乎。"侍御怃然曰："我乃无家。"夫人曰："未婚时岂露处耶？"曰："寄斋夫舍。"曰："何不即与斋夫商之，乃赁一庑栖焉？"未几，遭鼎革，叔本乡居，挈家来城，觅避乱所，议于僧寮暂托。公挈二

子先往，司农方在妊，仓皇中胎震欲娩，适土寇又至，急避人家竹园中，倚竹坐地，朦胧见一白衣老妪，为之扶掖，砺甲断脐，裂裳作褓。料理甫毕，而侍御寻踪已至，举儿付之，乃告其叔，觅人舁产妇至寓，一家团聚。招呼老媪，则已不见。数月后，清朝定鼎。又逾年，岁丁亥，叔谓侍御曰："频年离乱，举业已荒，不得不作揣摩计，明年可谢遣问字者。我虽贫，助汝脱粟十石，夫妇诸儿，尚可不馁。"夫人应曰："甚荷，齑盐膏火，妇以十指襄之，若来秋复落，亦无颜见叔矣。"初，侍御邂逅一僧，谛视曰："君大贵人也，苦为发所压，能从我游，刘秉忠不足数也。"笑而置之。至是僧又来，笑且诧曰："我言应矣。"更审度久之，曰："君当一品，而又似不真，其故何也？"时瑁湖方八岁，捧茶出饮客，僧惊起曰："是矣，此真一品，君乃封爵。"薛澱五岁，匍匐阅门，曰："此亦一品，稍逊乃兄。"横云在抱，亦携以出，曰："又一品也，位亚于兄，而贵乃先于兄。"后一一吻合。而所遇白衣老媪者，遍访不得，惟于神龛旁供一栗主，即题曰："白衣老媪之位"。至今司农诸裔，岁时享之不衰。

三徐母教

昆山三徐之太夫人，亭林先生女弟也，世称其教子极严，课诵恒至夜午不辍。三徐既贵，每奉命握文柄，太夫人必以矢慎矢公甄擢寒畯为勖。太夫人未六十，立斋已登九列，持节秦中，所识拔多知名士；健庵以编修总裁北闱；果亭以编修典试浙江，亦无愧金篦玉尺，皆母教也。太夫人三子皆登鼎甲，一女归长洲申菽旗旆，中江南省元。锦韬象服，牙笏盈床，清初至今将三百年，闺闱中尚无与比肩者。

盛夫人

吴门蒋宪副公，改葬贞山，堪舆云："大不利于长房。"公冢媳盛夫人，谓其子荣禄公之逵曰："子姓至多，若仅不利于我，无妨也。"荣禄素孝，闻母命，即以言达于各房，为宪副公改葬焉。时盛夫人弟御史符升曰："此一言已种阴德，堪舆之说且将不验。论时日生克，当于丁年发长房。"后荣禄公子光禄少卿文澜，举康熙丁巳，礼部主政；文淳举康熙丁卯。自此孙曾逢丁年成名者相接踵。乾隆丁酉，顺天三世同榜，时少司马元益，自江西学政任满还朝，朝士贺之，公曰："此吾高祖母一言种德之余泽也。"

洪节母

洪稚存太史亮吉，幼孤贫，母太夫人教之读书。一日，太史从受《仪礼》至"夫者妻之天"，太夫人恸绝良久，呼曰："吾何戴矣。"遂废此句。太史贵后，绘机声灯影图，遍求名辈，诗笔表扬，同时巨人长德，咸有题咏，见之嘉、道诗文集中甚多。

宋文恪之女

陈文简公，娶长洲宋文恪公女。康熙间，文简由吏部侍郎巡抚广西，宾客入贺，宋夫人独愀然不悦者累日，曰："一门群从，咸列清华，我夫子乃出为粗官，令我惭颜于娣姒矣。"见《鲒埼亭集·广陵相国伤逝记》。盖其时陈氏一门，宗伯清恪公、司空文和公、丙斋司寇、匏庐少宗伯皆官九列；而夫人之姊妹夫，太仓王相国、海宁顾侍郎、合肥李宫詹、长洲缪宫赞，亦同时以巍科清秩，比踵朝端，故夫人云然也。门阀姻娅之盛，簪组翩连，史书罕见。粗官数语，较谢道韫天壤王郎一段议论，尤矜贵已。

王渔洋夫人之贤敏

渔洋先生，司李扬州，文士辐辏，弦诗角酒无虚日，余韵遗风，足为风尘吏增色。闻先生妻张夫人，实贤耦。闽人许珌，以会试入京师，道出邗江，金尽告急，先生无以应，有忧色，夫人遂脱跳脱于腕。徐夜者，字东痴，隐居东皋郑潢河上，贫且老，虽冻饿不以干人。会大风雪，夫人出絮帛谓先生曰："君得毋念徐先生寒乎？易以遗之。"其贤敏若是。

净因道人

甘泉隐士黄文旸，雄文侠气，交遍人寰。淑配赵氏，世称净因道人。食贫偕隐，以诗画相唱和，或赌记书籍、策数、典故以为乐。隐士性好友，道人则鬻书画、斥簪珥以助之，忍冻耐饥，宾客恒满。吴梅村祭酒之孙，贫饿于竹西路，隐士割宅居之，其子女失母，道人抚之至成立。阮文达公夙善隐士，尝荐往曲阜，为衍圣公师，迎道人偕之鲁。公抚浙，复邀至西湖，开别馆，居二老，每竹舆小舫，秋衫白发，潇洒于六桥三竺间，望之者以为神仙伉俪。

扎拉芬夫妇

扎拉芬者，汉军百文敏公之家嗣也。堕地授官，成童取妻某氏，年齿相同，伉俪綦笃。文敏薨后，公子荫袭，秩跻贰卿。十九岁甫生子，贺客阗间，汤饼溢座。诘旦，公子忽起颓漱，具冠服，向北九拜毕，令左右请太夫人至，延诸上坐，自伏地稽颡曰："昨夜先公命之矣，儿本上界星官，今既有子，合归旧班，不得久恋人世。但儿不能奉母终天年，且以此呱呱者一块肉，累老人教育，儿罪实甚。此子骨相，是富贵中人，异日定能代儿尽孝。凡此皆天意，母亦毋庸戚恸伤怀。"又起坐，遍谕家中人等："善事太夫人，共抚孺子，好理家政，我去矣。"言讫瞑目含笑而逝。初，公子以妻新娩，戒家人勿遽以凶耗告。太夫人痛子爱妇，恐伤厥心，遂如戒，秘治丧事。及妻审公子，佥托入直为辞，三问三如之，乃不复问。儿既弥月，妻忽晨兴，命婢具汤沐，浓妆结束，珠冠霞帔，向北九拜毕，令左右请太夫人至，延诸上坐，自伏地裣衽曰："曩日公子命之矣，妾本上界女星，夙与公子有缘，今既有子，合与公子各归旧班，不得久恋人世。但妾不能奉姑终天年，且以此呱呱者一块肉，累老人教育，妾罪实甚。此子骨相，是富贵中人，异日定能

代妾夫妇尽孝。凡此皆天意，姑亦毋庸戚恸伤怀。”又起坐，遍谕家中人等：“善事太夫人，共抚孺子，好理家政，我去矣。”言讫，瞑目含笑而逝。

万学士之母

雍、乾朝士，主张陆学者二人，一临川侍郎、一万昌万学士承苍也。学士有贤母李氏，方孕时，每默祝于影堂曰：“不愿生儿为高官，惟愿负荷先世之学统。”以万氏先祖，如明刑部侍郎虞恺、光禄卿汝言，皆讲学于阳明念庵之门，号为硕儒者也。学士少入塾，果喜读宋人讲学之书，论者谓得之胎教。

徐氏二女

海宁陈相国，精举业，兼善星学。尝推己命，当位至台辅，欲求女命之至贵者聘之，久而未得。弱冠举乡荐，公车北上，舟次松陵，值风雪大作，枯坐篷窗，旅怀殊寂。舟人言：“此处富室徐姓，有园亭，擅花木之胜，主人极好客，盍往游乎？”公素性不羁，即书刺令通。徐询知为新孝廉，衣冠肃客人。公述来意，徐笑颔之，即命仆至园中扫雪，陪客往游。见奇石环立，台榭幽深，有一亭，植梅数十株，冷蕊初花，清香扑鼻。须臾，炽炭于盆，芳肴罗列，主人酌巨觞劝客，款待良厚。谈次，知公未婚，阴有择婿意，而未便骤言。既又知其精子平，乃曰：“仆有二女，俱待字闺中，将来得嫁贵人否？乞为推算。”公诺之。欢饮至暮，沽醉回舟，推二女命，长者年十九，次十七，皆一品夫人也，大奇之，惟次女犯桃花百日，为美玉之玷。次早，复诣徐曰：“女公子命皆大贵，足耀门楣矣。”徐曰：“以君之才之美，取青紫如拾芥，如不以寒贱为嫌，愿附姻好，长幼惟所择。”公大喜，遂聘其长女，委禽而去。是年，公成进士，入翰苑，乞假归娶，偕夫人入都供职。后数岁，徐次女犹未字，有群盗夜入其室，见女美，迭污之，既掠其资财，并劫女去。徐夫妇悲恋欲死，讼于官，捕盗甚急。盗恐为女累，辗转贾于扬州为女伶。适公与夫人南旋，过扬，当道宴公，陈菊部。女不解演剧，令侑觞，夫人自帘内观之，怪其貌似妹，呼人密询之，果是，相抱而泣。乃谋于公，诡言系其疏戚，为脱乐籍，载以俱归，计遭难恰百日。后公为择配，嫁某总戎公，官至大学士。总戎升提督，姊妹果并封一品夫人。

蒋夫人

石琢堂殿撰为诸生时，家置一纸库，名曰：“孽海”，凡淫词艳曲、坏人心术与夫得罪名教之书，悉纳其中而烧之。一日，阅《四朝闻见录》，内有劾朱文公一疏，痛诋文公逆母欺君、窃权树党，并及闺阁中秽事，有小人所断不为者，竟敢形诸奏牍，以污蔑之。此编书者亦逆知后人之必不信也，且伪撰文公谢罪一表，以实其过。阅竟不胜发指，拍案大呼，思欲尽购此书，以付诸火，而苦无资也。夫人蒋氏，时庵侍郎侄孙女，颇明大义，欣然出奁中金钏助之，遂遍搜坊肆，得三百四十七部，悉烬于孽海中。是年，登贤书，至庚戌岁，遂大魁天下，后官至山东按察使。

婢女代嫁

婢女代嫁，小说常载之，近乃实有其事。陶文毅公微时，家极贫，初聘同邑某氏女，历岁余矣。邑有富室吴姓，闻女姿色，谋夺为其子妇，以多金饵女父。父利吴富，竟为所动，迫公退婚。公不可，女之母亦不愿，而其女惑于父说，已萌异念，私誓不适穷生。会有养婢请于母，愿以身代，母许之，文毅亦坦然娶之，即后之膺一品夫人诰命者也。夫人右手背有疣凸起，药之不愈，则少时操作，为磨石压伤耳。某女既归于吴，父子恃富奢荡，又强占邻姓田，率众殴斗，吴子中伤暴卒，女无出，翁亦愤郁死。于是族中强黠者，恨吴吝刻、宗族无所沾惠，群欺某女寡弱，谓吴氏以私财饱外家，藉口侵吞其田产殆尽，至贫困无以自存。时文毅已贵显，乞假回籍，邺里啧啧言前事，公微闻之，质诸夫人，良信，太息久之，遂以夫人意，赠女五十金。女得之，愧悔欲死，日抱银号泣，不忍用，卒为穿窬者窃去，忿而自缢，遇救未绝。公嗣是岁数周恤不倦云。宝应朱咏斋先生，由浙江学政任满还朝，舟过吴门，文毅方官苏抚，同官演剧觞朱，令演《双官诰》，文毅泪承睫，不能忍，朱私语同官曰：“此我失检，不知云汀家，亦有碧莲姊也。”

阮文达继娶

阮文达公继娶夫人，乃孔子七十三代长孙女，为昭字辈衍圣公孙女、宪字辈衍圣公女。高宗巡幸阙里，夫人尚年幼，随其祖母跪迓宫舆，蒙驻舆询年齿且抚，手赐宫花一朵。后文达以詹事视学山东，遂委禽焉。比成婚杭州，仪礼舆服，隆于一时，以诗贺者，有“压奁只用十三经”之句。夫人习书礼，能诗文，有《读史杂文》数十篇、《唐宋旧经楼诗》六卷，世遂号经楼夫人。按文达督学时，毕秋帆宫保为东抚，谓阮封翁曰：“吾女可配衍圣公，公为媒；衍圣公之本生胞姊，可配公之子，吾为媒。”乃同缔姻。二公表章经籍，笃古崇儒，至求淑相攸，必属之东鲁圣人之裔，诚不愧儒雅风流矣。

董戴两太夫人

嘉庆中，董相国诰封翁，濯足于室，令婢除袜，因右足底一赤痣，有毫长数寸，以手盘绕之，婢笑于旁曰：“天下未尝无对。”诘之，则婢之左足底，有毫痣亦如之，知为异相，纳之，生相国，是为太夫人。江西戴相国衢亨，太夫人未笄时，循土风，凡结婚先以女子生年月日时八字，送于男家，置神龛，卜吉凶，三日返之，如是数十家，率不吉。龛内神主有无故自倒者，因皆不敢纳采，末至戴，三日内皆有吉兆，奇之，遂娶焉。果出相国为名臣。

随园十三女弟子

客有藏《随园十三女弟子湖楼请业图》者，后附一

小幅，曰《后三女弟子图》。前后凡二跋，其前跋云："乾隆壬子三月，余寓西湖宝石山庄，一时吴会之弟子，各以诗来受业。旋属尤、江二君，为写图布景，而余为志其姓名于后，以当陶白真灵之图。其在柳下姊妹偕行者，湖楼主人孙令宜臬使之二女云凤、云鹤也；正坐抚琴者，乙卯经魁孙原湘之妻席佩兰也；其旁侧坐者，相国徐文穆公之女孙裕馨也；手折兰者，皖江巡抚汪又新之女缵祖也；执笔题芭蕉者，汪秋御明经之女妽也；稚女倚其肩而立者，吴江李宁人臬使之外孙女严蕊珠也；凭几拈毫，若有所思者，松江廖明府之女云锦也；把卷对坐者，太仓孝子金瑚之室张玉珍也；隅坐于几旁者，虞山屈宛仙也；倚竹而立者，蒋少司农戟门公之女孙心宝也；执团扇者，姓金名逸，字纤纤，吴下陈竹士秀才之妻也；持钓竿而山遮其身者，京江鲍雅堂郎中之妹，名之蕙，字芷香，张可斋诗人之室也。十三人外，侍老人侧而携其儿者，吾家侄妇戴兰英也。儿名恩官。诸人各有诗，现付梓人。嘉庆元年二月花朝，随园老人书，时年八十有一。"又一跋云："乙卯春，余再到湖楼，重修诗会，不料徐、金二女都已仙去，为凄然者久之。幸问字者又来三人，前次画图，不能羼入，乃托老友崔君，为补小幅于后，皆就其家写真而得。其手折桃花者，刘霞裳秀才之室曹次卿也；其飘带佩兰而立者，句曲女史骆绮兰也；披红襜褕而若与之言者，福建方伯玙沙先生之季女钱林也，皆工吟咏，绮兰有《听秋轩诗集》行世，余为之序。清明前三日，袁枚再书。"

汪文端之母

山阳汪文端公廷珍，年十二而孤，母程太夫人抚之成立。值岁凶，母子日一食，或终日不得食，太夫人终不肯使人知，曰："吾非耻贫，耻言贫耳。言贫则疑有求于人，故不为也。"岁除无米，使仆索旧逋城外，抵暮归，无所得，各饮茗一瓯，尝盐菜数茎就卧。及公贵，风裁严竣，正色立朝，造次必于礼法，太夫人教也。

吴山尊夫人赠诗

全椒吴山尊学士鼒，渊如先生妹婿也。渊如先生以乾隆丁未榜眼及第，山尊仍上计车，其夫人赠行诗曰："小语临歧记可真，回头仍怕阿兄嗔。看花迟早寻常事，莫作蓬莱第二人。"山尊果以是科通籍，入翰林，虽大魁让人，犹未满红闺期望。然微云夫婿，柳絮才媛，艳句流传，亦可谓倡随佳话矣。

乳花娘子

金坛于文襄公敏中，为协揆时，有翰林汪某，令其妻曹氏拜公小君为母。及会稽梁阶平相国国治升户部尚书，曹又拜之为父。初见时，以朝珠一串为贽，纪文达公嘲以诗云："昔年相府拜干娘，今日干爹又姓梁。赫弈门庭新户部，凄凉池馆旧中堂。郎如有意应怜妾，妾岂无颜只为郎。百八牟尼亲手挂，上襟犹带粉花香。"有无名子易其后半首云："郎如有貌何须妾，妾岂无颜只为郎。百八牟尼亲手挂，回朝犹带乳花香。"时遂称曹为"乳花娘子。"

方芷斋夫人

仁和方芷斋夫人芳佩，勤僖公汪芍坡中丞新之继室也，工诗文，文有知人鉴。乃翁相攸时，携文二首，一为吴颉云修撰，其一则芍坡中丞也，展转不能决，以示夫人。时吴方诸生，汪犹布衣也。夫人阅吴作，曰："是当早发，然英华太露，诚恐不寿。"阅汪作，曰："此大器也，然须晚成。"翁遂舍吴而议汪，后吴果大魁，官位不显，且未享遐龄；汪则扬历中外，阶至一品。夫人生一子二女，富贵寿考，旋则孙阶之兰玉森森矣。夫人言论挥洒，旁若无人，晚年尤喜作擘窠大字，笔力出入襄阳，一洗脂粉气象。嘉庆丁卯，山舟学士，重宴鹿鸣，赋诗四章，和者不下百余人。夫人时年八十，和诗三章，评者以为诸人皆勿能及。夫人享年八十二岁，有《在璞堂稿》行世。夫人媳王氏，名德宜，松江人，亦工诗，侍夫人日，屡有唱和，夫人既殁，家政一委之姬妾，日则弹琴咏诗，焚香礼佛而已，著《语凤巢诗稿》，记其《金陵诗》二句云："啼鸟犹呼奈何帝，今人尚说莫愁湖。"跌宕之致，可以相见矣。

薛慰农相婿

袁爽秋之夫人薛氏，学问宏深，博通经史，有"不栉进士"之誉。爽秋学问，夫人攻错之力居多，故爽秋有季常之惧，然实另有原因也。传闻爽秋本姓某氏，为袁某乞养子，故冒其姓。幼时家贫，为人牧牛，常戏登桐庐塔顶，乡愚野老谓其必发达，以该塔素名有鬼魍人，爽秋登之无恙也。及十二三岁，某戚携之北上，流落都门，薛慰农收养之，执杂役焉。后因某事对答数语，慰农大奇之，使伴诸子读，遂妻以女。有谓爽秋实为养父挟之北上，适值薛慰农择婿，爽秋预其选。盖尔时慰农所注意者二人，一为杨廷甫，一为袁爽秋。薛慰农之夫人亲相之，并阅二人文，谓杨廷甫必可点翰林，袁爽秋不过进士而已，且杨貌优于袁，欲婿杨；薛慰农则谓杨虽可入词苑，终不过翰林而已，袁虽不能入词苑，必有督抚之望，为一代名人，遂决婿袁云。庚子之难，爽秋从容就义，实其夫人薛氏所主持也，可谓巾帼英雄矣。"不栉进士"岂虚誉哉。

杂录类

娄德纳谲谏

圣祖既废理邸揆叙，王鸿绪辈恐其复立招祸，因造诸蜚语以闻。仁皇帝怒，欲置王于重典，众莫敢谏。领侍卫内大臣娄公德纳，仁皇近侍也，年已耄，善解人主意。时上自畅春园还宫，欲明颁诏旨，公先日燕见曰："闻护军统领某，得暴疾，肉尽消瘦，已骨立矣。"某公素以体胖著者。次早，上人宫，某统领佩刀侍神武门，丰

伟如故。上诘公,公笑曰:“可知人言未可信也。体之丰瘠,乃现于外者,尚讹传至此,何况暗昧事哉?”上首肯其言,立罢其诏云。

王文贞极人爵之荣

王文贞公崇简,尝建言帝王庙祀,宜及守成令主,因列商中宗以下七人;又言宋臣潘美、张浚宜罢祀,诏从之。公为礼部尚书,年六十三,以老乞休。年七十,依古人以每岁尽读五经为夏课,尝作《青箱堂记》云:“阶前辟露台,方丈余,夏秋日暮,父子兄弟六七人,率坐台上,或庄论诗书,或称述祖德,旁及故旧家世之兴衰,以为劝戒。”公家辇下,出身寒素,父子同时官九卿,享上寿,乞休于主恩方渥之时,视其子为宰相,徜徉林下者十有五年,而一生端谨,无可指摘,可谓极人爵之荣者也。

尹文端总督两江

尹文端公总督两江时,冬日招秦大士、蒋士铨、袁枚饮,曰:“座上皆同馆名流,宜各赋诗纪胜。”蒋诗先成,首句云:“卓午人停问字车。”公笑曰:“此教官请客诗也。”秦惧,不肯落笔。袁亦知难而退,公不许,乃赋一律云:“小集平泉夜举觞,春风座上不知霜。偶然元老开东阁,难得群仙共玉堂。”公大喜曰:“开口已包括全题矣。”

阿文成之福寿

阿文成功业巍巍,富贵福寿,近世无比,高宗纯皇帝赐其七十寿联云:“耆筵锡庆高千叟,云阁铭勋赞上台。”八十寿联云:“纯嘏懋勋延带砺,耆龄硕望重丝纶。”嘉庆元年九月,以疾乞假,其明年八月薨,年八十有一,图像紫光阁者四次,两子四孙俱登显秩,真所谓出将入相,福寿全归者也。文成身裁短小,弱不胜衣,并无龙威燕颔之相也,亦奇矣哉!

陈时夏甘汝来殊遇

雍正时,滇南陈公时夏,官苏州巡抚。有母在家,年逾八旬,欲陈请乞假。宪皇帝谕滇省督抚委员,同陈之弟乘驿护送到苏,其起身日期迟早,听伊母之便,并不必因乘驿定限,俾有年纪人去住如意,又赏给人参四封,为高年人药饵之需。至抵苏后,陈具折谢恩,上心忻慰,恩谕更为周至,并赐貂皮、宁绸、伽南、香珠、眼镜、鼻烟壶、奶酥饼、果子干等物,为添寿之意,又赏给巡抚封典,当时诧为殊恩异数云。

江西甘庄恪公汝来,以吏部主事,蒙宪皇帝特旨,擢广西太平府知府,十二月二十七日请训。是日,上赐九卿“福”字,随同九卿传进,以次赐毕,呼甘进案前,连书二“福”字,谕令带赐粤西总、提督各一,又书一“福”字赐甘。甘奏云:“外吏小臣,何敢蒙赐宸翰。”上大笑曰:“怎么说小臣,做官只论好歹,不问大小。尔若做得好,即日就是大臣了。”因谆谆训诲,并询家世,赏貂皮、松花砚,又赏甘父母宁绸各一匹,并谕吏部选给四品诰封,给假回里省亲。荷此隆恩,甘实不知所以报称矣。

张文端恩遇

张文端公英,于雍正十一年入祀京师,并赐祭本籍,命抚臣徐文穆本行礼。相国文和公、少宗伯药斋廷璐,皆乞假回里,举行祀事,钦天监择行期,内府制安车,沿途文武官护送,赐书籍五十二种,令织造用官舟载送其家,又赐冠带、珍裘、文绮、丰貂、紫团、古玩、杂佩之属。先期一日,上赐玉如意曰:“愿尔往来,事事如意。”又令中使赍酒肴果饵至寓,酌金杯以饯之,又赐文端祠联云:“风度犹存,典礼焕千秋俎豆;师模如在,忠忱垂弈叶箕裘。”

半部搢绅

桐城张氏,父子继相,兄弟多登九列者。文和长军机时,其子侄宗族,及姻党姚氏,占仕籍者至数十人,时为之语曰:“张、姚两姓,占却半部搢绅。”刘文正公统勋以闻,请量加裁抑,三年内停其升转,高宗从之。文正与文和故交,此奏可谓爱人以德。

刘武进卒于养心殿

刘武进相公于义,性刚毅,受宪皇知。曾佩征西将军印,屡破准夷,时人荣之。乾隆中,公年已七十余岁,奏事养心殿,跽跪良久,立时误踏衣袂仆倒。公体素胖壮,加以御座高耸,因之暴薨,上甚惜之。傅文忠公出告人曰:“刘相公今死得其所矣。”时人以为笑谈。

洪稚存之狂

洪稚存编修亮吉,阳湖人,中庚戌探花。性狂妄,嗜酒纵饮。善考订,其著《乾隆中府厅图志》,及《东晋疆域考》、《南北朝疆域考》,学问渊博。戊午大考翰林,公上《平邪教疏》,深中当时窾要,人争诵之。朱文正公招之入都,欲荐于朝,先生乃于朱座首斥其崇信释道,为邪教首领之语,朱正色曰:“吾为君之师辈,乃敢搪突若尔!”先生曰:“此正所以报师尊也。”又讥王韩城相公为刚愎自用,刘文清公为当场鲍老,一时入座,无不被其讥者。后裹装欲归,复上书于成王及朱石君、刘云房二相公,多诽谤朝廷语。成王以其书上闻,上悯其书生迂鲁,戍于伊犁。未逾年,即放归田里。以其书常置御座旁曰:“此座右良箴也。”上之宽大也若此。先生既放还,亦纵酒自娱,不数载,卒于家。其所著古文,多载清朝名臣嘉言善行,有裨于世教焉。

张石州之使气

平定张石州穆,以优行贡成均。道光己亥,应顺天乡试,携瓶酒入,监搜者呵曰:“去酒!”石州辄饮尽,而挥弃其余沥。监者怒,命悉索之,破笔砚、毁衣被,无所得。石州扪腹曰:“是中便便经笥,若辈岂能搜耶?”监者益怒,乃摭笔囊中片纸,有字一行,谩曰:“此怀挟

也。"送刑部谳，白其枉，然竟坐槟斥。石州渊博无涯涘，世以东京崔、蔡目之，微眚见黜，固由赋命之奇，然亦太使气已。

赵秋谷善骂

赵太史秋谷，青州益都人也。乾隆戊午，北平黄昆圃先生，任山东布政，黄固素重秋谷者。会益都令某来谒，黄语之曰："赵秋谷先生，君管内人也，其诗文甚富，盍请于先生，持其草以来，俾余得一寓目乎?"令归，即遣一隶持牒往。赵故善骂，得牒益大怒，诟令俗吏，并及于黄。黄亲为其门生陈见复述之。

汪容甫之狂放

汪容甫少狂放，肄业安定书院，每一山长至，辄挟经史肄难数事请质，或不能对，即大笑出，孙志祖、蒋士铨皆为所窘。时侨居扬州者，程晋芳、任大椿、顾九苞，皆以读书该博负盛名。容甫众中语人，扬州一府，通者三人，不通者三人。通者高邮王念孙、宝应刘台拱，与己是也;不通者即指程、任诸人。适有荐绅家居者，请容甫月旦，容甫大言曰："君不在不通之列。"其人喜过望。容甫出，徐曰："君再读三十年书，可以望不通矣。"其诙谐皆类此。

龚定庵

晚清文人，龚定庵最负重望，所为文诗，皆廉悍伟丽，不立宗派，思想尤渊渊入微。生平治学颇博杂，惟近时坊刻《定庵文集》只六册，其所自定之二十四卷本，已无地可寻。定庵生平，性不羁，善作满洲语，嗜冶游，晚岁学佛，平居无事时，非访伎、即访僧，遇达官贵人，辄加以白眼。生平不善书，以是不能入翰林。既成贡士，改官部曹，则大恨，乃作《干禄新书》，以刺执政。凡其女、其媳、其妾、其宠婢，悉令学馆阁书。客有言及某翰林者，定庵必哂曰："今日之翰林，犹足道耶? 我家妇人，无一不可入翰林者，以其工书法也。"生平所得金，皆随手尽，京师人以怪物目之，夷然不顾也。在京日，所欢甚多，与某贝子福晋谊最笃。旧例，凡满、蒙王公贵人诸内眷，例不许外出，惟每季可游庙一次，游庙有定期。某福晋于游庙时，与定庵遇，既目成，以蒙语相问答，由是通殷勤。未几，为某贝子所知，大怒，立逼福晋大归，而索定庵于客邸，将杀之。贝子府中人，素受福晋惠，侦知其事，告定庵，定庵孑身走至江淮间，几乞食。其集中纪行诗，有"留眷于京，单身出外"，及文集中《重过扬州记》，皆此时作也。

定庵官京曹时，得赵飞燕印，狂喜赋诗，诗载入集中，而不详其缘起及印之形状。李悉伯因谓龚为人欺，观吴石华集中有题此印诗，所纪甚详，特录于下，以为艺林添一故实。其序云：玉印径寸，厚五分，洁白如脂，纽作飞燕形，文曰"仔倢妾赵"四字，篆以秦玺，似独以鸟迹寓名。嘉靖间，藏严分宜家，后归项墨林，又归锡山华氏及朱竹垞家，最后为嘉兴文后山所得。仁和龚定庵舍人，以朱竹垞所藏宋拓本娄寿碑相易，并以朱提五百，遂归龚氏。此册乃何梦华所拓也，诗云："碧海雕搜出汉宫，回环小篆字尤工。承恩可似绸缪印，亲蘸香泥押臂红。不将名字刻苕华，体制依然复内家。一自宫门哀燕后，可怜孤负玉无瑕。黄门诏记未全诬，小印斜封记得无。回首故宫应懊悔，再传重问赫蹄书。锦裹檀薰又几时，摩挲尤物不胜思。烟云过眼都成录，转忆龚家娄寿碑。"闻此印后归潘德畬方伯，今不知流落何所。按赵氏位仔倢凡三人，一钩弋，一宣主，一合德也。

阅近人笔记，载龚与明善堂主人事，按主人名奕绘，号太素，为荣恪郡王绵亿之子，封贝勒，著有《明善堂集》。侧福晋者，即太清西林春，著《天游阁集》者也。太清姓顾，吴门人，才色双绝，贝勒元配妙华夫人没后，宠专房。贝勒由散秩大臣，管宗人府及御书处，又管武英殿修书处，旋改正白旗汉军都统。性爱才，座客常满。其管宗人府时，龚方为宗人府主事，常以白事诣邸中。贝勒爱其才，尊为上宾，由是得出入府第，与太清通殷勤，时相唱和。龚杂诗中，所谓"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即指此事。闻太清好著白衣，故云云。太清貌绝美，尝与贝勒雪中并辔游西山，作内家妆，披红斗篷，于马上拨铁琵琶，手白如玉，见者咸谓王嫱重生。又闻贝勒所作词，名《西山樵唱》，太清词名《东海渔歌》，当时特取其对偶云。某说部中，见有龚某外诗一首，此诗旧藏蒋剑人家，后归王紫佺。蒋与王，皆与龚子孝拱相友善，决为龚作无疑。诗云："未定公刘马，先宰郑伯羊。海棠颠未已，狮子吼何狂。杨叛春天曲，蓝桥昨夜霜。微云才一抹，佳婿忆秦郎。"又题友人扇一绝云："女儿公子各风华，争羡皇都选婿家。三代以来春数点，二南卷里有桃花。"情辞惝恍，他人断无此思想、无此笔墨也。龚以奇才，会试举春官，不得入翰林，大恨，因为《干禄新书》以讽世，其所著诗，亦多讽世之作。如《咏史》诗，则为曾宾谷而作也;如《小游仙》诗，则为不得军机章京而发也。龚为主事时，其叔方为尚书，一日龚往谒，甫就坐，忽阍人报有小门生求见，其人固新入翰林者，龚乃避入耳室中，闻尚书问其人以近作何事，其人以写白摺对，尚书称善，且告之曰："凡考差字迹宜端秀，墨迹宜浓厚，点画宜平正，则考时未有不入彀者。"其人方唯唯听命。龚忽鼓掌曰："翰林学问，原来如是。"其人惶遽去。尚书大怒，诃之，由是废往还礼以自绝。定庵以道光十九年，年四十八乞休。二十一年，五十岁，殁于丹阳。其殁也，实以暴疾，外间颇有异词。初，定庵官京曹时，常为明善堂主人上客，主人之侧福晋西林春太清，慕其才，颇有暧昧事，人谓定庵集中游仙诸诗，及词中《桂殿秋》、《忆瑶姬》、《梦玉人引》诸阕，惝恍迷离，实皆为此事发也。后稍为主人所觉，定庵急引疾归，而卒不免，盖主人阴遣客鸩之也。或又谓定庵晚年，所眷灵箫，实别有所私。定庵一日往灵箫处，适遇其人，因语灵箫与之绝，箫阳诺之，而踪迹则愈密。半岁后，定庵一日又见其人从灵箫家中出，因

怀鸩以往，语灵箫："其人倘再至者，即以此药之。"药方固出禁中，服之不即死，死亦无伤痕可验也。灵箫受药，即置酒中以进，定庵饮之，归即不快，数日遽卒。

其二

定庵在扬州时，一日，于某盐商席间酒半，行联句之令，一商云："正是桃红柳绿天，"定庵急续云："老夫人移步出堂前。"坐客大笑。此与一富商以资得某处令，到省谒巡抚，巡抚询以事，富商拱手云："大人容禀，"巡抚忍俊不禁，乃答云："听你道来。"此两语连续之妙处，实同一机轴也。定庵生平最嗜赌，尤爱摇摊（即压宝），自谓能以数学占卢雉盈虚之来复。其帐顶满画一二三四等字数，无事辄卧于床，仰观帐顶，以研究其消长之机，每自鸣其赌学之精，然每战辄北。一日，扬州某盐商家大开宴会，名士巨贾辈毕集。酒阑，于屋后花圃中作樗蒲戏。有王君者，是日适后至，见定庵独自一人，拂水弄花，昂首观行云，有萧然出尘之概。王君趋语云："想君厌嚣，乃独至此，君真雅人深致哉！"定庵笑曰："陶靖节种菊看山，岂其本意，特无可奈何，始放情于山水，以寄其满怀之忧郁耳。故其所作诗文愈旷达，实为愈不能忘情于世事之征，亦犹余今日之拂水弄花，无以异也。"语次，复云："今日宝路，吾本计算无讹，适以资罄，遂使英雄无用武之地。惜世间无豪杰之士，能假我金钱者耳。"王君本倾慕其文名者，乃解囊赠之，偕入局，每战辄去，不三五次，所措之资，已全数乌有。定庵怒甚，遂狂步出门以去。又云，定庵尝自言前生本是天台一老僧，此僧生平一无所长，惟每日诵《法华经》而已。僧卒日，即定庵生日。然定庵却聪慧绝伦，盖定能生慧，亦诵经之功也。定庵曾至其前生圆寂之地，有诗数首，曾为王君书扇，集中皆未载焉。王君但忆有句云："到此休论他世事，今生未必胜前生。"亦自慨其半世苦修，未能出生死流，仍沉沦于三界中也。

湖南汤海秋

道光朝，士无不知湖南有海秋汤鹏者。海秋二十成进士，三十补御史，意气蹈厉，勇言事，未逾月，三上章。最后以言宗室尚书，叱辱满司官事，在已奉旨处分后，罢御史，回户部原官。时英夷扰海疆，求通市，海秋愤不得言事，犹条上尚书转奏，策夷务善后三十事。嗣西夷求改关市约，有君奏中不可许者数条，人以是服其精。浮湛部曹不得志，退而著《浮邱子》一书，大抵言军国利病、吏治要最、人事情伪、关设形势，寻撮要眇，凡九十篇、四十余万言。每遇人辄曰："能过我一读《浮邱子》乎。"其自喜如此。

臧严两博学

长兴臧寿恭眉卿、乌程严可均铁桥，两先生者同籍湖州，同时号通经博学，顾极不相能。杨太守岘，臧先生高席弟子，亦尝从严先生游。一日，太守自长兴归，舟泊城外，邻舟有命酒独酌者，视之，严也。诘何自，以实对。诧曰："是村夫子，堪若师乎？"它日，太守叩臧先生："严某何如人？"曰："粗能讽《三字经》。"《三字经》者，学童初入塾试讽者也。文人相轻，不意经生亦然。

某官慕王壬秋

有某官慕壬秋名，屡欲造访，逢人寄声，而卒不至。朱暝庵克敬，戏为诗曰："酿花天气冷如秋，风卷芦帘客怕留。却忆去年彭太保，布鞋点雪访壬秋。"

彭玉麐遗事三则

刚直公之奉命巡江也，每至一处，辄与闻地方民刑事。而公又不喜衣冠，草帽芒鞋，素巾布服，如居士。以故官吏闻其至，皆不知送迎，惟各惴惴焉。闻公轶事綦多，不能尽记，今仅述其三事耳。

常州武进县西三十里，有奔牛镇，镇为南运河滨一市集，置厘局焉。公一日舟行舣其地，见有麻衣而杖者，缚两豕，置河干，而身与局役作哀冤状、争辨状、愤急状不已。而局役若甚傲岸而弗闻也者。公前问其故，麻衣者哭告曰："母死不得棺，将渡河求之于豕价，局役谓过此即应税。予谓生之河东、鬻之河西耳，且两豕非往来贩卖比也。哀以情则不可，争以法则不理，乞得价而还纳之，卒亦不允，而死母已望屋竟日矣。天下有仇死人、逼生人，而行此不仁者乎？"公悯其情，代哀之。局役不识公，怪其多事，挥叱之。公怒其横，且非法，召舟兵（公舟水兵，平时亦不军服）缚之树，鞭挞之，而絷其局员，登舟去。局员以职守辞，公立召奔牛巡司至，命代之，竟挟与之省，交藩司，并请于抚院，褫其职。而院司竟不敢以越俎为公咎也。

江宁上舍生某，妻有姿，时傅相李文忠公督两江，有弟称四大人者，爱悦之，托以太夫人命，诱入署，逾月不令归。生侦知其情，请之不能得，控之县，不理；控之府，亦不理。生知无诉，大恚，遂病痴，终日语喃喃不绝口，皆此事也。公一日泊舟水西门，遇生茶肆，异其状，询悉之，因教曰："子不闻老彭来乎？盍诉之。"生疑问所在，公示以停舟处，并捉笔为词。翌日，生果往呼冤，公令从者召之入。一仰视，则昨日茶肆客也。生惊喜，公亦笑，受其词而慰遣之曰："明日候妇归也。"生谢出。公即怀词谒文忠，纵论巡江事。言次，若佯为不知刑事者，设问："或使有民人诱奸民人妇，当如何？"文忠语之法。公复曰："使有官吏诱占民人妇，法如何？"文忠亦语之。公又曰："今使有封疆大吏之子弟，诱占民人妇，于法又如何？"文忠愕然，强语之，而公已探怀出词，授文忠，且曰："公能行法，则了之，否当请诸朝耳。"文忠阅词，则色变，起谢曰："此事实不知。然劣弟母所爱，请以私谊故，稍宽假可乎？"公曰："顷已言之，但不上闻，斯为私已厚耳。"曰："然则请以家法处之，何如？"公曰："可。"曰："请少缓其死可乎？"公曰："他唯命，是则不敢。"文忠不得已，呼其弟出，掷以词。其弟见公则大惧，及阅词，色沮汗流，惟叩头乞贷死。文忠作色曰：

"已为汝请不得活，速自裁！"其弟曰："请一别老母可乎？"文忠语公，公许之，而待诸庭。人久不复出，公逼文忠甚，文忠顾谓左右曰："入见四大人，令揭吾某号箱，取朝珠上物(即鹤顶红，沾舌即死，凡一二品则有之)，舐之可耳，勿望生也。"从者入，少顷而内廷哭声作，则喧传四大人死矣。公乃拜揖谢罪去。翌日，侦视生，则妇归而生竟不痴。

杨子县十二圩村民某，以孝母名，公往来其地久，时有闻。日者，薄暮过其居，伪为大解者，蹲篱下察之，适闻其母在床呼儿曰："儿取溺器来。"子应之而不即至。顷母又呼曰："儿速来。"子又应之而仍不即至。俄闻其母若甚急者，责之曰："儿何不来？"公意此琐事且若此，其他色养，大节可知，方窃叹名实相副之难，而人言之不足遽信也。乃念未已，而旋闻其子似抚床进器者，婉语曰："溺器露外久，恐冷气侵肌肤，故儿先温之耳。"公乃大赞赏，迳起扣其扉，作索饮者，与之语，果愚民之纯孝者也。悯其贫无养，因拾纸书钱帖二百千，盖以章，令付诸仪栈。仪栈者，淮盐囤积地，杨子穆观察所总办也。杨不识公书，且疑其诈，执而送诸县。县令以杨故，亦不察，笞责而后释之。时公适他往，不之知也。逾日，公再至，村民诉所苦，且甚怨公之绐己者。公惭忿，与之邑，令见公惶惧，乞赎罪，公责令倍给之，以所乘舆送之归，而短杨于江督曾公国荃，杨竟以是撤差去。

吴梅村晚年得子

吴梅村晚年，精于星命之学，连举十三女，而子璟始生。时唐东江孙华为名诸生，年已强仕，赴汤饼会，居上坐，梅村戏云："是子当与君为同年。"唐意怫然。后戊辰，璟举礼部，东江果同榜。或赠梅村《五十生子诗》云："九子将雏未白头，明珠老蚌正相求。兰闺自唱河中曲，十六生儿字阿侯。"盖少妾所出，后官兵科给事中。

袁简斋生子

袁简斋六十三岁乃生子。时有族弟某观察，在苏州勾当公事，接江宁方伯陶公羽檄，意颇惊骇。发之，但有红签十字曰："令兄随园先生已得子矣。"常州赵舍人诗云："佳问有人驰驿报，贺诗经月把杯听。"

惠天牧之生

惠天牧先生初生时，父梦东里杨文贞公来谒，遂名士奇。年十二，善为诗，有"柳未成阴夕照多"之句，为名流激赏。弱冠补诸生，人戏谓之："卿熟《史记》、《汉书》，试为我诵《封禅文》。"即应声朗唱，终篇略无讹脱。昔韩昌黎《送张童子序》，称其生九年，自州县至礼部试，一举而进，又二年复通二经，有司复上其事，由是拜卫兵曹之命，唐四百年科名之蚤，当无其偶，而新旧《唐书》，曾未一见姓名。宋时以神童解者，岁至数百人，而成大名者不多得，盖极言天质之不可恃。观于先生，虽生有宿根，恐亦赖濡染家学，潜心稽古之效也。不然，吴中惠氏，三世经师，岂元龙、定宇两先生，皆为名臣转世。

钱文敏之聪敏

钱文敏公维城，中乾隆乙丑状元，选为清书翰林。公性聪敏，以国书为易学，遂不复用心。至散馆日，辄曳白，纯皇帝大怒曰："钱维城以国语为不足学耶？乃敢抗违定制，若此将置于法。"傅文忠公代请曰："钱某汉文优长，尚可宽贷。"上召至阶下，立命题考之，公倚础石挥毫，未逾刻辄就。上异其才，命南书房供奉，后遂荐升至户部侍郎，宠眷甚渥云。

朱相国

高安朱相国轼，九岁时父携至巨室某氏。某见其文秀，问读书否，对曰："五经甫读毕，学作破题。"时方筑室，因以《锯木》为题，公应声曰："送往迎来，其所厚者薄矣。"某大奇之，携之登楼，以"小子登楼"令对，公应声曰："大人作阁。"某知为伟器，令在家塾肄业，以女妻之。

张文和之才

张文和公，辅相两朝，几二十余年，一时大臣，皆出后进。年八十余，精神矍铄，裁拟谕旨，文采赡备。当时颇讥其袒庇同乡，诛锄异己，屡为言官所劾。然其才干，实出于众，凡其所平章政事，及召对诸语，归家时灯下蝇头，书于秘册，不遗一字。至八十余，书尝颠倒一语，自掷笔叹曰："精力竭矣！"世宗召对，问以各部院大臣，及司员胥吏之名姓，公缕陈名姓籍贯，及其科目先后，无所错误。又以谦冲自居，与鄂文端公同事十余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语。鄂公有所过失，公必以微语讥讽，使鄂公无以自容。暑日，鄂公尝脱帽乘凉，其堂宇湫隘，鄂公环视曰："此帽置于何所？"公徐笑曰："此帽还是在自家头上为妙。"鄂神色不怡者数日。然其善于窥测圣意，每事先意承志。后为纯皇帝所觉，因下诏罪之，逐公还家，致使汪文端、于文襄辈，互相承其衣钵，缄默成风，朝局为之一变。亦公有以致之也。

齐侍郎

天台齐侍郎，敏悟强识，观书目十行下，一览则终身不忘。其应征北上时，谒某邑宰，留宿署中，见架上有异书八册，请借观，主人曰："诺。"次日将登程，主人奉书以出，侍郎曰："已阅讫矣。"主人未之信，抽一二册询之，探喉而出，不讹一字。

李绂夙慧

李侍郎绂，性聪慧。少时家贫，无赀买书，乃借贷于邻人。每一翻绎，无不成诵。偶入城市，街衢铺店名号，皆默识之。后官翰林，库中旧藏有《永乐大典》，公皆读之。同僚取架上所有，抽以难公，无不立对，人皆

惊骇。后典试江南，闱中卷几万本，公皆披示，铅华纷披，无不中肯，实近世文人所不逮也。

来文端相马

乾隆时，相国来文端公保，善相马。一日，与史铁厓相国，坐政事堂，闻墙外马行声，公曰："此良马也，白身而黑蹄。"史公不信，遣人视之，果然，乃笑曰："公前身是伯乐耶?"笑而不答。夫闻声知良，容或有之，若隔墙而兼知其色，则非思议所可及矣。噫！技亦神矣。

嵇文恭风鉴

嵇文恭璜，善风鉴，百不失一。主乙未会试，揭晓后，中式者初见，即鉴别无爽。分两日款宴，前一日，皆丹毫简用者，内百二人不符，由途即选；次日所延，则尽归班矣。尝言乙未一榜无宰辅，惟许紫垣师孙寄圃玉廷，一内一外，禄位崇厚，后果然。又许金兰溪为臬司，后由臬司官大司寇。曹顾崖城，病右手，虑大考不能作字，欲乞假，文恭曰："不出三年，当至二品，岂能去耶?"后曹以学士督学山左，荐擢少宰。

杨中丞精相术

临川杨中丞頀，精相术。乾隆甲辰成进士，胪唱前一日，新进士会集乾清门外，公遍相诸同年，谓友人曰："今科榜眼、探花，当是南北二邵(谓余姚邵瑛、天津邵玉清)。第一人未见，何欤?"嗣见一人，脱帽箕踞，独坐金缸旁，公拱手贺曰："龙头在是矣。"亟询姓名，则会稽茹棻古香也。小顷，传前十卷引见，以次唱名，鼎甲皆如公言。

吴渔山入耶稣会

渔山与石谷同邑，相友善，而画亦相埒，惟渔山老年，好用西洋法作画，云气绵渺凌虚，迥异平日。相传其后竟从西教，故有浮海不归之说，然无确证也。故友王润甫汝玉，昔尝语人云："昭文张约轩通守元龄，曾得杨西亭所写渔山小像，出以索题，上有上海徐紫山跋云：余尝于邑之大南门外，所谓天主坟者，见卧碑，有渔山字，因剔丛莽视之，乃知即道人埋处。命工扶植之，碑中间大字云：天学修士渔山吴公之墓。两边小书云：公讳历圣，名西满，常熟县人，康熙二十一年入耶稣会，二十七登铎德，行教上海嘉定，五十七年在上海，疾卒于圣玛第亚瞻礼日，寿八十有七。康熙戊戌季夏，同会修士孟由义立碑。盖道人入彼教久，尝再至欧罗巴，故晚年作画，好用洋法。西亭此像作于辛酉，其时犹未入教也，余忆张浦山《画征录》，称石谷因渔山借其所抚大痴画幅不还，遂与绝交。今观此事，知石谷之绝交，盖因渔山入彼教，而非为借画不还。石谷事亲至孝，人品本高，旧交割席，不忍显言，故特假细事为藉口耳。"

孙渊如折胫骨

孙渊如官京师时，尝被车压折胫骨，为一金姓医治好，后右足尚较短左足寸许，服雄黄兑烧酒，四十九日足发赤斑而愈。金云："骨原可接。凡人自胎生之骨，如花木之枝，随处可粘，惟在脾胃好，多进饮食，能生新血以益气耳。若后生之骨，如齿牙、膝盖、脑骨数处，则断不能接。所以用雄黄烧酒者，雄黄能去瘀血，烧酒无损脾胃。瘀血不尽，虽治好，遇阴雨必变。"今孙已逾十年，行履适然，惟其医治之精耳。尝嘱终身忌食荸荠，此理未晰，俟考。

刘文清晚节

刘文清公墉，为文正公子，少时知江宁府，颇以清介持躬，名播海内。妇人女子，无不服其品谊，至以包孝肃比之。及入相后，适当和相专权，公以滑稽自容。初无所建白，纯皇召见新选知府戴某，以其迂疏，不胜方面，因问及公，公以"也好"对之，为上所斥。谢芗泉侍郎颇不满其行，至以否卦彖辞诋之。语虽激烈，公之改节，亦可知矣。然年八十余，轻健如故，双眸炯然，寒光射人。薨时毫无疾病，是日犹开筵款客，至晚端坐而逝，鼻注下垂寸余，亦释家所谓善解脱者。

三　绝

清同治朝，吴文节可读直谏垣，以乌鲁木齐提督成禄，纵兵戕戮平民数千，具折严劾，有"请斩成禄之头，以谢无辜百姓；并斩臣头，以谢成禄"等语，廷议以为讦刺时政，饬回原衙门行走，而此折为时传诵，朝野想望风采。同时有云南举人谢焕章，年逾六十，甫捷乡闱，入都会试，其复试题"性相近也"二句。谢文理境深奥，阅卷者李某，几不能句读，以为文理欠通，竟坐褫革。谢固滇中名宿，有及门八人，同上公车，咸愤不与试，群起揭控。事听于朝，特派大臣复阅，谢得开复，作为本应罚停会试一科而开复已后试期，应无庸再议。而谢之文名，由是盛传日下。人言李某诚疏陋，适以玉成谢名焉。而菊部名伶十三旦者，亦于是时，以色艺特闻。时人为之语曰："都门有三绝，吴侍御之折、谢焕章之文、十三旦之戏。"

邓廷桢出督两广

道光十五年，江宁邓督部廷桢，受命总制两广，自安徽入觐。时公同乡官京师者，公子子久编修外，几二十人。公未明入朝，出答宾客之造请。及暮归寓馆，与乡人述故老逸事、商论文史、辨训诂音声，于三百五篇诗，剌取声韵双叠者，左右逢原，如取物筐箧中，人皆神开意新，曰闻所未闻。临别，乡人为绘《宣南夜话图》，帐之以诗。此事虽小，然作宦数十年，以耄耆老宿，与后生分席谈经，非记诵博洽者不能。作客十余日，以封圻遗客，与乡里通宵话旧，非神气闲定者亦不能。

曾左友谊之始末

曾文正公与左季高相国同乡，相友善，又属姻亲。粤逆猖獗，蔓延几遍天下，公与左相戮力讨贼，声望赫

然。合肥相国后起，战功卓著，名与之齐。中兴名臣，天下称为曾、左、李，盖不数唐之李、郭，宋之韩、范也。比贼既荡平，二公之嫌隙乃大构。盖金陵攻克，公据诸将之言，谓贼幼逆洪福瑱已死于乱军中。顷之，残寇窜入湖州，左公谍知幼逆在内，会李相之师环攻之，而疏陈其事。公以幼逆久死，疑浙师张皇其词，大怒，特疏诋之。左公具疏辩，洋洋数千言，辞气激昂，亦颇诋公。两宫、皇上知二公忠实无他肠，特降谕旨两解之。未几，洪幼逆遁入江西，为沈幼丹中丞所获，明正典刑，天下称快，而二公怨卒不解，遂彼此绝音问。海昌陈其元，为左公所荐举，公前在安庆时，亦曾辟召之。同治丁卯，谒公于金陵，颇蒙青眼，洎摄南汇县事。丁雨生中丞时为方伯，具牍荐陈其元甚力，公批其牍尾曰："曾见其人，夙知其贤，惟系左某所保之人，故未能信"云云。蒯子范太守，以告其元，谓公推屋乌之爱也。辛未，公再督两江，张子青中丞欲调其元于上海，商之于公，公乃极口赞许。是冬来沪阅兵，称为著名好官，所以奖勖者甚至。闻其元欲引退，特命涂朗轩方伯再四慰留，谓公忘前事矣。后见常州吕庭芷侍读，谈及二公嫌隙事，侍读云："上年谒公于吴门，公与言左公致隙始末，谓我生平以诚自信，而彼乃罪我为欺，故此心不免耿耿。"时侍读新自甘肃刘省三军门处归，公因问左公之一切布置，曰："君第平心论之，侍读历言其处事之精详、律身之艰苦、体国之公忠。"且曰："以某之愚，窃谓若左公之所为，今日朝端无两矣。"公击案曰："诚然，此时西陲之任，倘左君一旦舍去，无论我不能为之继，即起胡文忠于九原，恐亦不能为之继也。君谓为朝端无两，我以为天下第一耳。"因共叹公憎而知善，居心之公正若此。人又谓洪逆未死，公特为诸将所欺，并非公之自欺，原可无须芥蒂也。公殁后，左公寄挽一联云："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我愧不如元辅；攻金以砺，错玉以石，相期无负平生。"读者以为生死交情，于是乎见。昔韩忠献与富文忠，皆为一代贤臣，第以撤帘事，意见不合，终身不相往来，洎韩公薨，富公竟不致吊。今观曾、左二公之相与，贤于古人远矣。

李文忠为李莲英所愚

李莲英为亡清孝钦后宠监，势焰熏灼，然其人胆汁薄弱，不敢为大恶，特阴柔害物而已。时李鸿章由直督入相，李素骄贵，且自负勋劳，遇同辈，恒兀傲视之，人多慑其名位，弗与较也。日者失礼于李阉，李阉衔之，他日谓李曰："老佛爷（指孝钦）欲修颐和园，藉便游幸。但以库帑支绌，且此为不急之工，不欲拨款兴修。公为国家重臣，何不报效此项工程，为诸臣倡？"时李积赀甚富，欲媚孝钦，欣然诺之。李阉复曰："吾先导公入颐和园，视其何处应修者，一一了然，庶入告时，较有把握。"李信之。李阉潜使人导之入园，而乘间密奏于清两宫前，谓李擅入禁地，不知何意。清光绪大怒，下诏申饬，交部议处。都人士皆传为笑柄，而不知彼为李阉所卖也。

沈葆桢

沈葆桢以一九江道，赖曾文正力得至两江总督。嗣以江西协饷事严词劾曾，清廷下诏劝和，亦创闻也。或责沈负恩，沈怒曰："予之有今日，予命所固有。天盖假手于曾，曾遂贪天之功，以为己功耶？且予知有国，不知有曾。予为国计，即有恩亦当不顾，况无恩耶？"沈为人犷暴，好自负。濒死，辄言见冤鬼索命，江宁府涂宗瀛来谒，鬼稍敛避。沈乃留涂侍病，须臾不许离。一日侵晨，府署有要事白涂，适沈熟寐，涂乃潜出晤僚属。未数百武，沈忽大呼，比返，则沈已卒，目突舌伸，爪痕宛然，或谓沈嗜杀，恒有无辜被戮者，索命之说，非无稽也。涂邃于理学，后亦官至总督，鬼之畏避，其以此欤？

赵舒翘

赵舒翘抚苏时，元和陆相国以祭酒丁艰回里，服满赴京，赵饯行于署。酒酣，赵频顾陆而叹息。陆疑赵心有不愉事，坚叩其故，赵慨然曰："某所以不乐者，以君为末代宰相耳。"陆愤然曰："君既知相，自视何如？"赵曰："此无他，某终不得善终。"及赵内用任枢要，抱骑墙宗旨，以为庶几可免祸。讵团匪之乱，赵虽持两可，而竟列罪魁，恩赐自尽。赵体态魁梧，服鸩不死，使者恐受谴，急将七窍封闭，辗转而死。谁云人定胜天哉？及后陆大拜，清室竟夷，令人叹事有前定，非人力所能挽回。虽然，赵之相亦神矣哉。

樊山感遇

樊山好诙谐，卒多获咎。与贻穀交恶，亦由诙谐而生，因此去官。平日颇受知于清孝钦后，张文襄、鹿文端在政府时，谋起用。樊山初意，未敢遽请开复，及进言，孝钦即曰："此人有才，为荣禄所荐，以无罪被革，今当如何？"则皆曰："谨候圣裁。"孝钦曰："可开复原官。"又江宁布政使缺出，枢臣进单请简，孝钦不视，直曰："与樊增祥。"其眷念如此。樊有诗云："感恩知己聚中台，安国重然不死灰。早日相公知国士，晚年先后叹奇才。玉堂寻梦前团练，金榜还魂老秀才。赤舌几人挤不下，玉音亲许大藩开。"又："大航朱雀备藩宣，黄纸除书下九天。锁钥故知惟準可，印符无以易尧贤。"又《安南服垂温谕追述西巡入谢笺》："一自迩英辞二圣，鼎湖彼此隔风烟。"即纪此二事，无任俯仰低徊。

中俄伊犁交涉始末

[清]罗惇曧撰　于学田整理

《中俄伊犁交涉始末》，晚清罗惇曧(一八七一——一九二四)撰。罗氏为清季野史掌故方面的大家，著述丰富，此书即为其中的一种，民国时曾被编入《满清野史》丛书，现据此标点整理。

同治十年，西域回部叛，俄人以接壤故，藉代守之名，举兵占伊犁全境，设官治之。时新疆俶扰，方用兵，未暇问俄。洎光绪四年，回乱平。五年四月，以吏部侍郎崇厚，为出使俄国大臣，朝议索伊犁。乃以崇厚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旋转官左都御史。崇厚既懵于外事，以奉朝命索还伊犁。俄人但许见还，其他皆非所计，遂与订新约十八条。其第六款："俄既归还伊犁，中国愿给俄国银五百万罗布。"第七款："伊犁既还中国，当以可西河之西，及丽山之南之地，以至于底克斯河，尽让与俄。"第十款："除喀什噶尔及库伦两地，已照先立和约，俄国立有领事外，今议定在嘉峪关、科布多、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库车各地，各再设立领事。"第十二款："蒙古天山南路、天山北路等，俄商货物往来，无庸付税。"第十四款："凡俄商贩运货物至张家口、嘉峪关、天津、汉口等处者，可过同州府、西安府、汉中府各路。其将中国货物运入俄国，亦由此路。"约文咨送回国，朝野骇然。谕旨言："若照所拟条约所损已多，断不可行。口岸既多，与华商生计大有妨碍，允行则实受其害。先允后翻，则曲仍在我。应设法挽回，以维全局。"修撰王仁堪，庶吉士盛昱，交章论劾，朝士激昂议战。洗马张之洞疏言："新约十八条，他姑勿论，其最谬妄者：如陆路通商，由嘉峪关，西安、汉中、直达汉口。秦陇要害，荆楚上游，尽为所据。马头所在，支蔓日盛，消息皆通，边圉难防，堂奥已失，不可许者一。东三省国家根本，伯都讷吉林精华，若许其乘船至此，即与东三省全境任其游行无异。陪京密迩，肩背单寒，是于绥芬河之西，无故自蹙地二千里。且内河行舟，乃各国历年所求而不得者，一许俄人，效尤踵至，不可许者二。朝廷不争税课，当恤商民。若准、回两部、蒙古各盟，一任俄人贸易，概免纳税，华商日困犹末也；以积弱苦贫之蒙古，徒供俄人盘剥，以新疆巨万之军饷，徒为俄人缓输，且张家口等处内地，开设行栈，以逐渐推广，设启戎心，万里之内，首尾衔接，不可许者三。中国藩屏，全在内外蒙古，沙漠万里，天所以限夷狄。俄人即欲犯边，迤北一面，总费周折。如蒙古全部供其役使，彼更将重利以啖蒙古。一旦有事，音信易通，必撤藩屏，为彼先导。不可许者四。条约所载，俄人准建卡三十六，延袤广大。无事而商往，则讥不胜讥；有事而兵来，则御不胜御。不可许者五。各国商贾，从无许带军器之例。今无故声明，人带一枪，其意何居？若有千百为群，闯然径人，是兵是商，谁能辨之？不可许者六。俄人商税，种种取巧，若各国希冀均沾，洋关税课，必然岁绌数百万。不可许者七。同治三年，新疆已经议定之界，又欲内侵，断我人城之路。新疆形势，北路荒凉，南城富庶。争硗瘠，弃膏腴，务虚名，受实祸。不可许者八。伊犁、达尔布、巴哈台、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喀什噶尔、乌鲁木齐古城、哈密、嘉峪关等处，准设领事官，是西域全疆，尽归控制。有洋兵斯有洋商，有洋商斯有洋兵。初则夺我权势，继则反客为主，驯至彼有官而我无官，彼有兵而我无兵。且各国通例，惟沿海口岸，准设外邦领事。若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乌鲁木齐古城、哈密、嘉峪关，乃我境内。今日俄人作俑，设各国援例，将十八省腹地，均布洋官，又将何以处之？不可许者九。名还伊犁，而三省山岭内，卡伦以外，盘踞如故。据高临下，险要失矣。割霍尔果斯以西，格尔海岛以北，屯垦无区，游牧无所，地利尽矣。金顶寺又为俄人市廛，现与约定俄人产业，不更交还。是伊犁一线东来之道，必穿俄巢，出路绝矣。寥寥遗黎，彼必尽迁以往，人民空矣。掷二百八十万有用之财，索一无险阻，无地利，无出路，无人民之伊犁，将焉用之？不可许者十。俄人之索，可谓至贪至横；崇厚之许，可谓至愚至谬。皇太后、皇上赫然震怒，遣使臣，下廷议，可谓至明至断。上自枢臣、总署、王大臣，以至百司庶官，人人皆知其不可，所以不敢公言改议者，诚惧一经变约，或召衅端。然臣以为不足惧也。必改此议，不能无事。不改此议，不可为国。请言改议之道，其要有四：一曰计决，二曰气盛，三曰理长，四曰谋定。何谓计决？无理之约，使臣许之，朝廷未尝许之。崇厚误国媚敌，擅许擅归，国人皆曰可杀者

也。伏望拿交刑部，明正典刑。治使臣之罪，则可杜俄人之口。按之万国公法，既有不准违训越权之例，复有臣执全权，可否仍在朝廷之条，正与崇厚不遵密函，不请谕旨之罪相合。耆英之案，成宪昭然。故力诛崇厚，则计决。何谓气盛？俄人欺我使臣软懦，逼胁划押，施一偿百，意犹未餍。不料俄罗斯靦然大国，乃至出此！不特中国愤怒，即环海各国，亦必不直其所为。至俄使不待定约，声明归国，外洋亦无此例。况凯汤德系署理公使，岂能径归？其为恫吓无疑。情形显然，尽可听其去留，不必过问。莫如明降谕旨，将俄人不公平，臣民公议不愿之故，布告中外，行文各国，评其曲直。兼嘱各国，将我国家情理兼尽之处，刊诸新闻纸。明谕边臣，整备以待。据众怒难犯之情，执万不可从之志，俄国虽大，自与土耳其苦战以来，师老财竭，臣离民怨。近闻其国君有防人行刺之举，若更渝盟犯顺，图远劳民，必且有萧墙之祸，行将自毙，焉能及人？故明告中外，则气盛。何谓理长？种种要挟，皆由伊犁而起。若尽如新约，所得者伊犁二字之虚名，所失者新疆二万里之实际。而每年尚须耗五百万饷需，以供边师防军建城开屯之用。是有新疆尚不如无新疆也。索伊犁而尽拂其请，则曲在我。置伊犁而仍肆责言，则曲在彼。况使臣画押，未奉御批示覆，一如载书未歃血，岂足为凭？俄人理屈词穷，焉能生衅？故缓收伊犁则理长。何谓谋定？俄人而讲信义，兵端可以不开。若俄人必欲背公法，弃和好，设防之处，大约三路：一新疆，一吉林，一天津。左宗棠席屡胜之威，兵素强。金顺、刘锦棠、锡纶、张曜，亦皆战将以静待动，俄人必败。遏其归路，则彼将只轮不返。若出吉林边地，辽东山谷丛集，其地去俄二万余里。悬军深入，馈饷维艰，不能用众。特简兼资文武之将帅，畀以重权，资以臣饷，分南北洋海防之费，为经略东三省之资。命左宗棠、金顺，选籍隶东三省知兵之将官数人，速来听用。招集索伦吓津打牲之众，教练成军，其人素性雄勇，习与俄斗，定能制胜。即小有挫衄，坚守数月，必委而去。天津一路，逼近神京，然俄国兵船，扼于英法公例，向不能出地中海。即强以商船载兵而来，亦非若西洋有铁甲等船者比。李鸿章高勋重寄，岁縻数百万金钱，以制机器，而养淮军，正为今日，若并不能一战，安用重臣？伏请严饬李鸿章，谕以计无中变，责无旁贷，及早选将练兵，仿照法国新式，增建炮台。战胜酬以公侯之赏，不胜则加以不测之罪。设使以赎伊犁之二百八十万金，雇募西洋劲卒，亦必能为我用。俄人蚕食新疆，并吞浩罕，意在拊印度之背，不特我之患，亦英之忧也。李鸿章若能悟英使辅车唇齿，理当同仇。近来之立功宿将，如彭玉麟、杨岳斌、鲍超、刘铭传、善庆、岑毓英、郭松林、喜昌、彭楚汉、郭宝昌、曹克忠、李云麟、陈国瑞等，或回籍，或在任，酌量宣召来京，悉令其详议筹策，分驻京、通、津站，及东三省，以备不虞。山有猛虎，建威销萌，故修武备则谋定。臣非敢迂论高谈，以大局为孤注。惟深观事变，日益艰难。西洋挠我政权，东洋思启封疆，今俄人又故挑衅端，若更忍之让之，从此各国相逼而来，至于忍无可忍，让无可让，又将奈何？无论我之御俄，本有胜理。即或疆埸之役，利钝无常；臣料俄人虽战，不能越嘉峪关，虽胜不能薄宁古塔，终不至掣动全局旷日持久，顿兵乏食，其势自穷，何畏之有？然则及今一决，乃中国强弱之机，尤人才消长之会，此时猛将谋臣，足可一战。若再越数年，左宗棠虽在而已衰，李鸿章未衰而将老，精锐尽澌，欲战不能。而俄人行将城于东，屯于西，行栈于北，纵横窟穴于口内外通衢，逼胁朝鲜。不以今日捍之于藩篱，而他日斗之于庭户，悔何及乎？要之武备者，改议宜备，不改议亦宜备。伊犁者，改议宜缓，不改议亦宜缓。崇厚者，改议宜诛，不改议亦宜诛。此中外群臣之公议，非臣一人之私见。独谋在疆臣；作气在百僚；据理力辩，在总理衙门；决计独断，始终坚持，则在我皇太后、皇上。"奏入，谕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议奏。是时方诏求言，士气奋发。又值回部荡平，士夫多言兵可用。乃争言战俄。尚书万青藜，侍郎长叙、钱宝廉，司业周德润，少詹事宝廷、中允张楷，给事中郭从矩、余上华、吴镇、胡聘之，御史孔宪谷、黄元善、田翰墀、邓承修，员外郎张华奎、赞善、高万鹏，御史邓庆麟，侍读乌拉布、王先谦，编修于荫霖，御史叶荫昉，肃亲王隆懃，检讨周冠，员外郎陈福绶，先后陈奏，大半主战。谕一并付议，并命醇亲王奕譞，一同会议具奏。崇厚不候朝命，擅自回京，诏褫职逮狱，旋定斩监候，中外骇愕。按公法无全权定约后，罪其使臣者。俄谓将决裂，欲以兵力迫挟，期约必成。一等毅勇侯大理寺少卿曾纪泽，方奉使英法，至是改命使俄，另议条约。俄兵舰已集辽海，乃命沿边江海备兵。命北洋大臣李鸿章，简战舰于烟台大连湾。彭玉麟、李成谋，简长江水师。通政司刘锦棠，帮办新疆军务。加吴大澂三品卿衔，赴吉林帮办防务。起刘铭传、鲍超、曹克忠于籍，令治军。诏求将才。前出使英国大臣侍郎郭嵩焘，方引病在籍，至是疏言："左都御史崇厚，在俄国立定条约十八款，不察山川扼要之形胜，不明中外交接之事宜，种种贻误，无可追悔。然西洋各国，遣派使臣，相与议定条约，原应由政府核准施行。是此案准驳之权，仍制自朝廷。所有派遣各国使臣，凡两国交涉事件，应责成料理。总理衙门可但谕饬驻俄公使，转达俄国外部：《伊犁条约》，暂缓核准，权听俄兵驻扎伊犁，以俟续议。俄人虽甚猖獗，亦不能违越万国公法，以求狂逞。只权应之一法，可以稍戢俄人之志。即在我亦稍有以自处。臣请统前后事情，分别陈之：一曰收还伊犁，应由甘督核议。乾隆年间，戡定准回各部，设立各城驻扎兵弁。外设屯卡，与各属部画分疆界。百余年来，哈萨克、布鲁特诸部，日见衰微，其地多为俄人侵占。又西灭浩罕诸部，与西域壤地，紧相毗连。而自回疆叛乱二十余年，屯卡毁弃殆尽。即令俄人缴还伊犁一城，清理疆界，极费推求。陕甘督臣左宗棠，平日讲求地理之学，经营西域，已逾十年，形胜险要，为能详知。并非数万里外遣一使臣凭空定议之事，臣所谓收还伊犁。应由甘督核议者

此也。二曰遣使议还伊犁，当径赴伊犁会办。俄人占踞伊犁时，但以保护疆界商民为言，原约中国平定西域，仍行退还。是收还伊犁，并无他虑。惟虑俄人索取兵费太多，此须至伊犁相度情形，乃可置议。左宗棠以战功平定西域，不肯居赎回伊犁之名。拣派大员会议，著紧亦专在此。无舍伊犁而径赴俄会议之理。即令议办已有端绪，应遣使赴俄定约，亦必须由肃州取道伊犁，兼与左宗棠商定一切。臣在伦敦，日本遣使恩倭摩的赴俄议换库页一岛，即所谓虾夷岛也。在该岛争持多年，乃遣使赴俄计议。其使臣即由库页岛径达黑龙江，取道伊犁，绕乌拉岭赴俄。为其水陆交通险隘形胜，及其兵力所注，非身亲考览，无由知也。俄酋高福满，驻扎伊犁，兼统浩罕诸部。其与崇厚议还伊犁，二万里调高福满回国会办，此在中国关系绝大。而俄人则进退皆利，无关得失之数，而其任劳核实如此。臣所谓遣使议还伊犁，当径赴伊犁会办者此也。三曰直截议驳《伊犁条约》。当暂听从驻扎，其势万不能急速收还。臣查天山南北两路，所以号称肥饶者，正以河道纵横灌输之故。俄人所踞西伯利亚一万余里，并属荒寒之地。近来侵夺塔什干、浩罕诸部，蓄意经营。前岁见俄国新报，言其提督斯威哲尔，探寻巴米尔郎格拉湖一带，报称喀拉库拉湖至阿克苏，有通长不绝河源，深入俄国荒漠之地，为历来人迹所未到，举国相为庆幸。其睨视西域，蓄谋已深。伊犁一城，尤为饶沃。自伊犁河以南曰哈尔海图，产铜；曰沙拉博和齐，产铅；其北山曰空鄂尔峨博，产煤；曰辟里箐，产金；曰索果，产铁；往时河南设有铜厂，铅厂，并近距特克斯河，而办理不甚如法。山北煤铁各厂，则尚未开采。西洋人群视为上腴之地。伊犁所设九城，专驻兵弁，其膏腴并在河南山北。西至霍果斯，亦设有一城，距伊犁不逾百里。所设额尔齐齐罕诸卡，皆在五百里以外。今画分霍尔果斯河属之俄人，则伊犁一河，亦截去四分之三，而五百余里之屯卡，皆弃置之矣。画分特克斯河属之俄人，则旧设铜铅各厂，亦与俄人共之。而特克斯河横亘天山以北，其南直接库车拜城，声气皆致阻隔。所设屯卡，直达特克斯河源，皆弃置之矣。塔尔巴哈台，距伊犁东北，尚在千里以外，闻亦有画归俄人之地。以一城孤悬浮寄，尽割置其膏腴之地，名为收还伊犁，而实弃之。此时置议，较之从前，其难万倍。当据万国公法，由国家径行议驳，无可再行商办之理。以此时竟弃伊犁，与收还伊犁，其势并处于两穷。惟有申明权听驻扎，以杜其狡逞之心，而仍以从缓计议，稍留为后图，庶自处于有余之地，而亦有余地以处俄人。臣所谓直议截驳《伊犁条约》，暂听俄人驻扎者此也。四曰驻扎英法两国公使，不宜遣使俄国。西洋各国，互相联络，各视其国势缓急轻重，与其恩怨，以为之程。数百年来，攻伐兼并，事变百出。而目前大势，则英法两国为私交，俄德两国为私交，德与法仇恨方深，英与俄尤为累世积怨，其心意所向背，即其喜怒好恶，亦皆为之转移。臣尝谓英法共一公使，俄德亦当共一公使。凡为公使驻扎，非但以虚名通两国之好而已，实有维持国体之责与商造事件之权。遣使会议，当在伊犁。而其难通之情，与其两不相下之势，由驻俄公使，达之俄国朝廷，以持其平而分其责。此亦万国公法所当准情据理，通论其节要者。似此加派使臣，改议已定条约，恐徒资俄人口实，以肆行其挟制之术。俄国新报，已言《伊犁条约》，由英人播弄翻悔，亦可窥见其用心矣。臣所谓驻扎英法两国公使，不宜遣使俄国者此也。五曰定议。崇厚罪名，于例本无专条，亦当稍准万国公法行之。臣查崇厚贻误国家，原情定罪，无可宽假。然推其致误之由，一在不明地势之险要，如霍尔果斯河，近距伊犁，特克斯河，截分南北，两路均详在图志，平时略无考览，俄人口讲指画，乃直资其玩弄。一在不辨事理之轻重，其心意所注，专在伊犁一城，则视其种种要求，皆若无甚关系，而惟惧缴还伊犁之稍有变更。一在心慑俄人之强，而丧其所守。臣奉使出洋，以崇厚曾使巴黎，就询西洋各国情形，但言船炮之情，兵力之厚，以为可畏。崇厚名知洋务，徒知可畏而已。是知其势而不知其理，于处办洋务，终无所得于心也。一在力持敷衍之计，而忘其贻害。臣在巴黎，与崇厚相见，询以使俄机宜。仅言伊犁重地，岂能不收回。臣颇心怪其视事之易，而亦见其但以收回伊犁为名，于国事之利病，洋情之变易，皆在所不计。故常以谓于西洋交接，亦当稍求通悉古今事宜，中外情势，而后可以应变。是以崇厚之罪，人能知而能言之。而当定议条约之时，崇厚不能知也。参赞随员，亦皆不能知也。置身数万里之遥，一切情势，略无知晓，惟有听俄人之恫吓欺诬，拱手承诺而已。朝廷以议驳条约，加罪使臣，是于定约之国，明示决绝，而益资俄人口实，使之反有辞以行其要挟。崇厚殷实有余，宜责令报捐充饷赎罪，而无急加刑以激俄人之怒。即各国公论，亦且援之以助成俄人之势。臣所谓定议崇厚罪名，当稍准万国公法行之者此也。六曰廷臣主战，只是一隅之见，亟宜斟酌理势之平，求所以自处，而无急言用兵。臣查西洋构患以来，凡三次用兵。广东因禁烟，宁波天津因换约，皆由疆臣措置失宜，以致贻患日深，积久而益穷于为计。然其时中外之势，本甚悬绝，一切底蕴，两不相知，徒激于廷臣之议论，愤然求一战之效。至今日而信使交通，准情处理，自有余裕。俄人之狡焉思逞，又万非比英法各国，专以通商为事。衅端一开，构患将至无穷。国家用兵三十年，财殚民穷，情见势绌，较道光咸丰时，气象又当远逊。俄人蚕食诸回部，拓土开疆，环中国万余里，水陆均须设防，力实有所不及。即使俄人侵扰边界，犹当据理折之，不与交兵角胜。何况以伊犁一城，遣使与之定议，准驳应由朝廷。纵彼以兵力要挟，亦可准度事势之宜，从容辨证，何为贸然耀兵力以构衅端，取快廷臣之议论。臣所谓廷臣主战，只是一隅之见者此也。窃以为国家办理洋务，当以了事为义，不当以生衅构兵为名。名之所趋，积重难返，虽稍知其情状，亦为一时气焰所慑，而不敢有所异同。臣之愚昧，直知今日之急务，固不在此。应恳饬令

驻俄使臣，转达俄国外部，以伊犁一城，为天山南北两路关键，中国必待收回。而此次崇厚所定条约，万难核准。所有俄兵驻扎伊犁，应暂无庸撤退。从前喀什噶尔，曾经与俄通商，应否照旧举行之处，由陕甘督臣左宗棠，与俄国督兵大臣，会商核办，以期妥善，毋得轻易率请用兵，致失两国交谊。开诚布公，正辞明辩，或冀挽回万一。以后与俄人交涉，亦可于此稍得其端倪。关系大局，实非浅鲜。臣以庸愚，奉使无状，万口交谪，无地自容。积年以来，心气消耗，疾病日增。里居逾岁，足迹未尝一出门户，自分衰病余生，无复犬马图效之望。而轸念时艰，重以崇厚之昏庸，贻误多端，几至无可补救。臣粗有所见，诚知一时公论，于此必多牴牾。然求之事理，征之史策，准之国家之利病，验之各国之从违，允宜及早断行，以免多生枝节。为时愈久，议论愈繁，则益难于处理。是以不避诟讥，而终甘缄默。谨略献其愚忱，上备圣明采择。”谕旨：“郭嵩焘所奏，不为无见。前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明将俄国约章。分别可行不可行，咨行曾纪泽遵办。原就已定之约，权衡利害，以为辩论改议之地。第思俄人贪得无厌，能否就我范围，殊不可必。此时若遽责其交还伊犁全境，而于分界通商各节，未能悉如所愿。操之太蹙，易启衅端。若徒往返辩论，亦恐久无成议。曾纪泽前往俄国，当先将原议交收伊犁各节，关系中国利害，碍难核准之故，据理告知，看其如何答复。如彼以条约不允，不能交还伊犁，亦只可暂时缓议，两作罢论。但须相机引导，归宿到此，即可暂作了局。惟不可先露此意，转使得步进步，别有要求。至旧约分界通商事宜，应修约章，本与交收伊犁之事，不相干涉。俟事定之后，当再令左宗棠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分别办理。此意亦可向俄人告知也。”曾纪泽既奉使命，未至俄。以崇厚遽拟大辟，俄人大怫，恐交涉无从转圜，请贷其死。谕言：“崇厚违训越权，所议条约，诸多窒碍。经廷臣会议罪名，定以斩监候，实属罪有应得。乃近闻外论，颇以中国将崇厚问罪，有关俄国颜面。此则大非朝廷本意。中国与俄国和好，二百余年，实愿始终不渝，无失友邦之谊。崇厚奉命出使，于中国必不可行之事，并不向俄国详切言明，含糊定议，罪由自取。朝廷按律惩办，以中国之法，治中国之臣，本与俄国不相干涉；第恐远道传闻，于中国办理此案缘由，未能深悉，或因误会而启嫌疑，未免有妨睦谊。兹特法外施恩，将崇厚暂免斩监候罪名，仍行监禁。俟曾纪泽到俄国后，办理情形若何，再降谕旨。”著曾纪泽知照俄国，并告以为中国与俄国和好之据。纪泽以朝论纷拿，虑轻议启衅，乃熟权情势，豫为论列。疏言：“伊犁一案，大端有三：曰分界，曰通商，曰偿款。筹办之法，亦有三：曰战，曰守，曰和。言战者谓左宗棠、金顺、刘锦棠诸臣，拥重兵于边境，席全胜之势，不难一鼓而取伊犁。似也。臣窃以为伊犁地形岩险，攻难而守易，主逸而客劳。俄人之坚甲利兵，非西陲之回部乱民，所可同日而语。大兵履险地以犯强邻，直可谓之孤注一掷，不敢谓为能操必胜之权。不特此也，伊犁本中国之地，中国以兵力收回旧疆，于俄未为所损；而兵戎一启，后患方长，是伊犁虽幸而克复，只可为战事之权舆，而不得谓大功之已蒇也。俄人恃其诈力，与泰西各国，争为雄长，水师之利，推广至于东方，是其意不过欲藉伊犁以启衅端。而所以扰我者，固在东而不在西，在海而不在陆。我中原大难初平，疮痍未复。海防甫经创设，布置尚有未周。将来之成效，或有可观。第就目下言之，臣以为折冲御侮之方，实未能遽有把握。又况东三省为我根本重地，迤北一带，处处与俄毗连，似有鞭长莫及之势。一旦有急，尤属防不胜防。或者论俄多内乱，其君臣不暇与我为难。臣则以为俄之内乱，实缘地瘠民贫，无业亡命者众也。俄之君臣，常喜边陲有事，藉侵伐之役，以消纳思乱之民。此该国以乱靖乱之霸术，而西洋各国之所稔知。凡与之接壤者，因是而防之益严，疑之益深，顾未闻有幸其灾而乐其祸者，职是故耳。又或者谓连结欧州各邦，足以怵俄人而夺其气。是固欲以战国之陈言，复见诸今日之行事。不知今日东西各国之君，非犹是战国时之君，各国之政，非犹是战国时之政也，各邦虽不尽民主，而政则皆于议院主持。军旅大事，尤必众心齐一，始克有成。今日之使臣，虽得辩如苏张，智如随陆，亦不能遍赴各国议院之人而说之。即令激之以可怒，动之以可欲，一旦奋兴，慨然相助；试思事定之后，又将何以厌其求？曩者俄土之役，英人助土以拒俄，大会柏灵，义声昭著；卒之以义始者，实以利终，俄兵未出境，而赛卜勒士一岛，已入英人图籍矣。况各邦虽外和内忌，各不相能，而于中华，则犹有协以谋我之势。何也，一邦获利，各国均沾。彼方逐逐耽耽，环而相伺之不暇，岂肯显违公法，出一旅以相助？是战之一说，今固未易言也。言守者，则谓伊犁边境，一隅之地耳，多予金钱，多予商利以获之，是得边地而溃腹心，不如弃之，亦足守我所固有。伏维我朝自开国以来，所以经营西域者至矣。康熙、雍正之间，运饷屯兵，且战且守，边民不得安处，中原不胜劳敝。而我圣祖世宗，不惮勤天下之力，以征讨之，良以西域未平，百姓终不得休息耳。迨至乾隆二十二年，伊犁底定，西陲从此安枕，腹地亦得以息肩。是伊犁一隅，固中国之奥区，非仅西域之门户也。第就西域而论，英法人谓伊犁全境，为中国镇守新疆一大炮台。细察形势，良非虚语。今欲举伊犁而弃之，如新疆何！更如大局何！而说者又为姑纾吾力，以俟后图。然则左宗棠等军，将召之使还乎？抑任其逍遥境上乎？召之使回，而经界未明，边疆难保无事。设有缓急，不惟仓卒无以应变，即招集亦且维艰。任其久留，则转饷浩繁，不可以久持也。夫使岁费不资，而终归有用，犹之可也。若竭天下之力，以注重西陲，历时既久，相持之势，渐有变迁，典兵者非复旧人，将帅之筹划不同，兵卒之勤懈不一，诚恐虚糜饷糈，仍归无用。而海防之规模，亦因之不能逐渐开展，则贻误实大。此固廷臣疆臣所宜及今妥筹全局，不可视为日后之事，而忽之者也。我皇太后、皇上悯念遗黎，不忍令其复遭荼毒，

遣派微臣，思有以保全二百年来之和局，则微臣今日之辩论，仍不外分界、通商、偿款三大端。三端之中，偿款固其小焉者也。即就分界通商言之，则通商一端，亦似较分界为稍轻。查西洋定约之例有二：一则常守不渝，一可随时修改。常守不渝者，分界是也。分界不能两全，此有所益，则彼有所损。是以定约之际，其慎其难。随时修改者，通商是也。通商之损益，不可逆睹。或开办乃见端倪，或开办乃分利弊，或两有所益，或互有损益，或偏有所损，或两有所损。是以定约之时，必商定若干年修改一次，所以保其利而去其弊也。中国自与西洋立约以来，每值修约之年，该公使等必多方要挟，一似数年修改之说，专为彼族留不尽之途，而于中华毫无利益者。其实彼所施于我者，我固可还而施之于彼。诚能通商务之利弊，酌量公法之平颇，则条约之不善，正赖此修改之文，得以挽回于异日，夫固非彼族所得专其利也。俄约经崇厚议定，中国诚为显受亏损。然必欲一时全数更张，则虽施之西洋至小极弱之国，犹恐难于就我范围。俄人桀骜狙诈，无端尚且生风，今我已定之约，忽云翻异，而不别予一途，以为转圜之路，中国人设身处地，似亦难降心以相从也。臣之愚，以为分界既属永定之局，自宜持以定力，百折不回。至于通商各条，惟当即其太甚者，酌加更易，余者似宜从权应允，而采用李鸿章立法用人之说以补救之。如更有不善，则俟诸异日之修改。得失虽暂未公平，彼此宜互相迁就，庶和局终可保全，不遽决裂。然犹须从容辩论，虚与委蛇，非一朝一夕所能定议也。俄约之准驳，应经廷臣分别奏明，而臣未至彼都，以先进通融之说，未免迹涉畏葸，以致物议沸腾。顾臣窃思之，秉一定之规模，但责臣以传答两国之语言，胪列应驳之条，屡辩而力争之，事之成败，非所敢知。是臣之责任，较轻于臣之私计。伏念微臣世受国恩，滥跻卿贰，即使身在事外，苟有一知半解，犹宜尽献刍荛，以备采择。况既膺使职，责任攸归，岂敢缄默唯阿，卤莽从事，自避嫌疑之谤，上贻宵旰之忧。臣所鳃鳃过虑者，窃恐廷臣所议，除偿款以外，所有通商分界各条，逐条均须驳改。在议者固属荡荡平平之道，堂堂正正之辞也。然言经而不言权，论理而不论势，俄人之必不见矣，则不待智者而后知之。如此则日后之事，不外三途：一曰俄人不允，则称干比戈，声罪致讨，此战之说也。庙堂自有胜算，非使臣之所敢议也。一曰俄人不允，则暂弃伊犁，存而不论，此守之说也。是边界不可稍让，而全境转可尽让也，臣亦未敢以为是也。一曰俄人不允，然后取现今之所驳者，陆续酌允，委曲求全，此和之说也。然则目前之所驳，是姑就吾华之公论，聊以尝试之耳。尝试不效，乃复许之。此市井售物抬价之术，非圣朝所以敦信义，以驭远人之道也。俄人本以夸诈为能事，若此时逐条驳改，日后又不得已而允，则将益启其狡谲之谋，且使西洋各国，从而生心。诚恐此次伊犁约章，所挽回者无几，而从此中外交涉之务，议论日以滋多。臣所以言分界之局，宜以百折不回之力争之，通商各条，则宜从权应允者，盖以准驳两端，均贵有一定不移之计，勿致日后为事势所迫，复有先驳后准之条。此臣愚昧之见也。事体如此重大，本非一人之见所能周知。请旨饬下总理衙门、王大臣及大学士、六部、九卿原议诸臣，详细酌核。臣行抵俄都，但言中俄两国，和好多年，无论有无伊犁之案，均应遣使通诚。此次奉旨前来，以为真心和好之据。至辩论公事，传达语言，本系公使职分，容俟接奉本国文牍，再行秉公商议云云。如此立言，则入境或不致遂见拒绝。至于约章如何辩论，计原议诸臣，此时必业经奏明准驳，知照前来，惟军国大政，所关实非浅鲜，似不厌再三详审，精益求精。当俟廷臣细行商定之后，由总理衙门咨行到臣，始敢与该国平情争论。若臣旨力争分界，酌允通商之说，稍有可采，则在廷诸臣，自必考究精详，斟酌尽善，乃定准驳之条。即臣说全无是处，通商各条，必须全驳，臣俟接准总理衙门文牍，自当恪照指驳之条，逐一争辩。臣自惟驽下，勉效驰驱，际此艰难，益形竭蹶。惟有谨遵不激不随之圣训，殚竭愚忱，冀收得尺得寸之微功，稍维大局。”又奏：“臣于光绪六年四月十七日，接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密电云：‘到俄先告以难准之故，如因条约不准，不还伊犁，大可允缓。能将崇厚所议，两作罢论，便可暂作了局。意在归宿到此。惟勿先露旧约，通商、分界，俟后商办，亦可告知。初五日有寄谕，先电闻’等因。臣答电，谓：‘缓索伊犁，系最后一着，须说明是暂缓，非径让。此亦西例也。’等因，去讫。窃思俄人趁我之索还伊犁，恣意要挟，索之愈急，则挟之愈多，暂置不论，自系权衡利害之轻重，而明绝其觎觊之心。查西洋各国，每有因辩论之事，两国争持，不能平允，而又不欲轻于用兵，于是知照该国，且布告各与国，谓：‘某事本国未经应允，特以不欲用兵，姑从缓议。’英人名此法曰：‘嗜噜太司特。’无论强横无理之国，见有嗜噜太司特文牍，即应将所议之事，作为暂缓之局。暂缓者，少则数月，多则数年，数十年，并无期限。遇有机会，仍可将前事提出商论。此固西人办理交涉事件之通例。而中国于伊犁、琉球等案，皆可仿而行之者也。臣折中以伊犁边界，不可稍让，全境转可尽让为疑。如用嗜噜太司特办法，自可免弃地之嫌。惟是伊犁一域，实我要区，暂置不论，终是未了之案。况旧约亦有通商、分界诸事，虚悬未定。是暂置伊犁。而争论仍不能遽息者，在我本有万难遽息之势也。臣愚以为缓索伊犁，姑废崇厚所定之约。总理衙门所论意在归宿到此者，自系专指目前局势而言。至于将来之归宿，似仍宜办到榷商，稍予通广。伊犁全境归还，乃可真为了结。臣未赴俄都，并非受俄人之挟制，而妄进通融之说，徒以揆度敌情，熟权事势，稍有所见，不敢不言。请旨饬下原议诸臣妥议具奏。臣到俄之后，即当恪遵奏定准驳之条，硁硁固执，不敢轻有所陈，不敢擅有所许。啮雪咽旃，期于不屈而后已。”谕言：“伊犁系中国土地，从前俄人只称代收代守，是尚不敢公然居侵占之名。中国向其索还旧疆，本系名正言顺。至通商一事，自当权其利害轻重，予以限制。其必不可行

者，亦未可迁就从事，致贻后患。该少卿当就原约各节，妥慎办理。如有应行量为变通之处，仍当随时察看情形，奏明请旨。"纪泽既至俄，俄方遣前驻华使臣布策来华保定约。纪泽请于俄外部，令布策折回，议于俄京。既与外部大臣吉尔斯，副大臣热梅尼及布策，迭次会议。俄言："全权签约后，无再商者。"纪泽言："崇厚所许，大溢出朝旨之外，不能不酌改。"俄言："中国罪使臣，废成约，悖公法。"纪泽言："中国以使臣失职，悖朝旨，故罪之，无预外国事；旋虑碍贵国颜面，已释之矣。"俄言："中国备兵，将失和。"纪泽言："备兵非缘俄而起。"俄言："中国既备战，俄不得不遣兵，衅由中国起。"纪泽言："中国亦云尔，然两国方敦睦，不当有此言。"俄谓纪泽"非全权。"纪泽言"吾驻使，以有议约之权为断。"逮俄既允议，纪泽所更实多。俄谓"与全废约同，必不可。"迭会议，均不决。俄既迫愈甚，纪泽请于朝，谓"伊犁自我索之，今约不成，盍缓之，俟诸他日。"报可。纪泽既以为言，俄谓："不索还，请使臣署约为信。"纪泽谓："吾特少缓之，俟贵国之转圜，各国原有此例。若自我割地，吾何以对吾国人。"俄许还地，索偿甚奢。纪泽坚却之。朝旨屡备兵，俄屡诘焉。纪泽言："设防非为备战，万难中止。"俄言："中国既备兵，我国不能不设备，他日兵费当取之中国。"纪泽言："未战而索兵费，古无此例。若必索之，则中国宁一战而后偿，惟两国敦睦二百余年，不当出此。"俄言："中国不能守伊犁，俄代守之十年，既不我德，兵费尚靳之乎？"纪泽言："俄厚谊还伊犁，偿款则可，不当称兵费。"俄言："二五之于十，又奚辩乎？"纪泽执不可。久之互让步，乃于光绪七年正月，议定条约二十款，专条一，陆路通商章程十七款。按崇厚原约收回伊犁地，广二百余里，长六百余里。纪泽增索伊犁南境要隘各地，广二百余里，长四百里。偿代守伊犁费及赔偿损失卢布九百万元。伊犁西边地归俄管属。自别珍岛山，顺霍尔果尔斯河，至该河入伊犁河汇流处，再过伊犁河，往南至乌宗岛山，廓里札特村东边，往南顺同治三年塔城界约所定旧界，自奎峒山过黑伊鲁特什河，至萨乌岭，画一直线，由分界大臣就此直线，与旧界之间，酌定新界。俄国照旧约，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库伦，设立领事官外，亦准在肃州(即嘉峪关)及吐鲁番两城，设立领事。其余如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哈密、乌鲁木齐古城五处，俟商务兴旺，始行续议。俄人在中国蒙古地方贸易，其蒙古各处及各盟，设官与未设官之处，均准贸易，不纳税。将来商务兴旺方议税，则照纳。俄商贩货，由陆路运入中国内地者，可照旧经张家口、通州、赴天津，或由天津运往别口及中国内地。并准在以上各处销售。俄商在以上各口及内地购货运送回国者，亦由此路。并准俄商往肃州贸易，至关而止。约既定，电请朝旨，允之。自光绪五年至六年冬十二月，和约成，纪泽乃以所历曲折，觍列备陈。疏言："臣于七月二十三日，因俄国遣使进京议事，当经专折奏明在案。八月十三日，接奉电旨：'著遵叠电与商，以维大局。'次日又接电旨：'俄国日迫，能照前旨争重让轻固妙；否则就彼不强中国概允一语，力争几条，即为转圜地步。总以在俄定议为要各等因。钦此！'臣即于是日往晤署外部尚书热梅尼，请其追回布策，在俄商议。其时俄君正在黑海，热梅尼允为电奏，布策遂召回俄。嗣此往返晤商，反覆辩论，叠经电报总理衙门，随时恭呈御览。钦奉迭次谕旨，令臣据理相持，刚柔互用，多争一分，即少受一分之害。圣训周详，莫名感悚！臣目击时艰，统筹中外之安危，细察事机之得失，敢不勉竭驽庸，以期妥善。无如上年条约章程，专条等件，业经前出使大臣崇厚盖印画押，虽未奉御笔批准，而俄人则视为已得之权利。臣奉旨来俄商量更改，较之崇厚初来议约情形，难易迥殊，已在圣明洞鉴之中。俄廷诸臣，多方坚执，不肯就我范围。自布策回俄后，向臣询及改约诸意，臣即按七月十九日，致外部照会大意，分条缮具节略付之。布策不置可否，但允奏明俄君，意若甚难相商者。臣屡向热梅尼处催询各条，彼见臣相逼太甚，遂有命海部大臣呈递战书之说。臣不得已，乃遵叠次电报，言可缓索伊犁，全废旧约。热梅尼又欲臣具牍言明，永远不索伊犁。经臣严词拒绝，而微示以伊犁虽云缓索，通商之务，尚可相商。旋接俄外部照会，除归还帖克斯川外，余事悉无实际。爰据总理衙门电示，分列四条，照覆俄外部，又与之逐节面争。热梅尼等嫌臣操之太蹙，不为俄少留余地，愤懑不平。布策又以通州准俄商租房存货，既天津运货准用小火轮船拖带两事，向臣商论，臣直答以原约之外，不得增添一事。虽其计无可施，而蓄怒愈深矣。臣日夜焦思，深恐事难就绪，无可转圜。适俄君自黑海还都，谕令外部，无使中国为难，于无可让中，再行设法退让。但经此次相让后，即当定议。外部始不敢固执。前议于十一月二十六日，送来照会两件，节略一件：第一照会，言此次允改各条，中国若仍不允，则不得在俄再议。且将外部许臣商改之事，全行收回。第二照会，言交收伊犁办法三条。节略中则历叙允改之事，约有七端，臣请逐款详其始末：第一端曰，交还伊犁之事。查原约中，伊犁西南两境分归我属，南境之帖克思川地，当南北通衢，尤为险要，若任其割据，则俄有归地之名，我无得地之实。缓索之说，诚属万不得已之举。否则祖宗创业艰难，百战而得之土地，岂忍置为缓图。臣奉命使俄后，通盘筹划，必以界务为重者，一则以伊犁、喀什噶尔两境，相为联络。伊犁失，则喀什噶尔之势孤，此时不索，再索更待何时。一则以伊犁东南北三界，均与俄兵相接，缓索后不与议界，恐致滋生事端；若竟议界，又嫌迹近弃地，而又虑其得步进步。伊犁虽已缓索，而他事之争执如故也。嗣因挽留布策，非将各事略为放松不可，遂舍西境不提，专争南境。相持不下，始允归还。然犹欲于西南隅割分三处村落，其地长欲百里，宽约四十余里。臣检阅舆图，该处距莫萨山口最近，势难相让。叠次厉色争辩，方将南境一带地方，全数来归。其西南隅，允照前将军明谊所定之界。第二端曰，喀什噶尔界务。从前该处与俄接壤者，仅正北一面，故明谊定

界，只言行至葱岭靠浩罕界为界，亦未将葱岭在俄国语系何山名，照音译出，写入界约。今则迤西安集延故地，尽为俄踞，分界诚未可索。崇厚原约所载地名，按图悬拟，未足为凭。臣愚以为非简派大员，亲往履勘不可。吉尔斯必欲照崇厚原议者，盖所争在苏约克山口也。臣答以已定之界宜仍旧，未定之界可另勘。吉尔斯踌躇良久，谓此事于中国无益，非俄所求，既以原议为不然，不妨罢论。臣虑界址不清，则衅端易启，特假他事之欲作罢论者，相为抵制。布策又称原议所分之地，即两国现管之地。臣应之曰：如此何妨于约中改为照两国现管之地勘定乎？最后吉尔斯乃允写，各派大臣秉公勘定，不言根据崇厚所定之界矣。第三端曰，塔尔巴哈台界务。查该界经明谊、奎昌等，分定有年，迨崇厚来，俄外部以分清哈萨克为言，于是议改。考之舆图，已占去三百余里矣。臣每提及此事，必抱旧界定论。吉尔斯知臣必不肯照崇厚之议，始允于崇厚、明谊所定两界之间，酌中勘定，专以分清哈萨克为主。所称直线自奎峒山至萨乌尔岭者，即指崇厚所定之界而言也。日后勘界大臣，办理得法，或不至多所侵占。以上界务三端，臣与外部先后商改之实在情形也。第四端曰，嘉峪关通商，允许俄商于西安汉中行走，直达汉口之事。总理衙门驳议，以此条为最重。叠议商务者，亦持此条为最坚。盖以我之内地，向无指定何处准西商减税行走明文。此端一开，效尤踵至，后患不可胜言。外部窥臣著重在此，许为商改。及询以如何商改之处，则云须各大端商定，再行议及。臣亲诣布策寓所，告以事关大局，倘不见允，则余事尽属空谈。词意激切。布策言于吉尔斯，于是允将嘉峪关通商，仿照天津办理。西安汉中两路，及汉口字样，均允删去不提。第五端曰，松花江行船至伯都讷之事。查松花江面，直抵吉林。爱珲城定立条约时，误指混同江为松花江，又无画押之汉文可据，致俄人历年藉为口实。崇厚许以行船至伯都讷，在俄廷犹以为未满志也。现将专条径废，非特于崇厚新约夺其利，直欲为爱珲旧约辩其诬。臣初虑布策据情理以相争，无词可对，故择语气之和平者立为三策：一，径废专条。二，稍展行船之路，于三姓以下，酌定一处为之限制。三，仍允至伯都讷，但入境百里，即须纳税，且不许轮船前往。布策均不以为然。适奉电旨，责臣松劲。于是抱定第一策立言，务期废此条约。布策犹纠缠不已。吉尔斯恐以细故伤大局，不从其言，遂允将专条废去，声明爱珲条约如何办法，再行商定。第六端曰，添设领事之事。查领事之在西洋各国者，专管商业，其权远在驻扎中国领事官之下，故他国愿设者，主国概不禁阻。臣此次欲将各城领事删去，外部各官，均以为怪。随将中国不便之处，与之说明。吉尔斯谓领事之设，专为便商起见，系属宾主两益之事。中国既有不便，即仅于乌鲁木齐添设一员如何？臣因其多方相让，碍难再争。而总理衙门电钞编修许景澄折内，称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乌鲁木齐三处，毋设领事。其次争乌鲁木齐、乌里雅苏台两处等语。臣乃复见布策，恳其商改。节略内始将乌鲁木齐改为吐鲁番。余俟商务兴旺时，再议添设。第七端曰，天山南北路贸易纳税之事。新疆地方辽阔，兵燹之后，凋敝益深。道远则转运维艰，费重则行销益滞。招商伊始，必限以行走之路，纳税之章，商贩实多未便。阅总理衙门来电，曾言收税为轻。臣因将原约内均不纳税字样，改为暂不纳税。俟商务兴旺，再订税章。查西例纳税之事，本国可以自主。日后商情，果有起色，伊犁等处，亦不妨逐渐开征，以充国库。以上商务四端，臣与俄外部先后商改之实在情形也。此外又有偿款一端。凡商减之事，益于我则损于彼。热梅尼、布策等，本有以地易地之请。臣称约章事，只可议减，不可议增。彼遂谓中国各路征兵，显欲构衅。俄遣船备边以相应，耗费卢布一千二百万元，向臣索偿，且言如谓：未尝交绥，无索兵费之理，则俄正欲一战以补糜费等语。臣答以胜负难知，中国获胜，则俄国亦须偿我兵费。彼之言虽极恃强，臣之意未为稍屈。旋据总理衙门覆电，嘱臣斟酌许之，至多不得逾二百万两。又电言如无别项纠缠，统计约五百万两，偿款即可商定云云。臣见吉尔斯、热梅尼等，始则争易兵费之名，继则争减代守伊犁偿款之数。久之热梅尼谓迟一年收回伊犁，又加还帖克斯川以代守费论，至少亦须加卢布四百万元。臣照会中，但允加代守费卢布二百五十万元。若并归伊犁西境，犹可略议增加。吉尔斯不谈西境，仅称连上年偿款，统算非卢布一千万元不可。臣嫌为数过多。吉尔斯笑曰：俄国岂以地出售者，果尔则以帖克斯川论之，岂仅值五百万元乎？不过改约多端，俄国亦无所得，面子太不光彩，假此以自慰耳。臣察其意甚决，乃言热梅尼所说，仅四百万，何得又增百万？吉尔斯无词折辩。故节内略仍以添偿卢布四百万元定数。查上年崇厚所议兵费偿款，卢布五百万元，合银二百八十余万两。此次俄国认出自华至英汇费，则金磅之价较贱，合前后卢布九百万元而统算之，约计银五百万两以内。臣综观界务、商务、偿款三大端，悉心计较，与总理衙门来电嘱办之意，大略相同，即摘录照会节略大意，电请总理衙门代奏。并与外部说明，俟接奉电旨后，再行画押。一面与布策先行商议法文条约章程底稿，逐日争辩，细意推敲，稍有龃龉，则随时径赴外部详晰申说。于和平商榷之中，仍示以不肯苟且迁就之意。且以有益于中国，无损于俄人等语，开诚布公而告之。于崇厚原订约章字句，陆续有所增减。如条约第三条，删去伊犁已入俄籍之民，入华贸易游历，许照俄民利益一段。第四条，俄民在伊犁置有田地，照旧管业。声明伊犁迁出之民，不得援例。且声明俄民管业，既在贸易圈外，应照中国人民，一体完纳税饷。并于第七条伊犁西境安置迁民之处，声明系安置因入俄籍而弃田地之民，以防迁民虽入俄籍，而仍有占据伊犁田土之弊。第六条，写明所有前此各案，以防别项需案。第十条，吐鲁番非通商口岸而设领事。暨第十三条，张家口无领事而设行栈。均声明他处不得援以为例，以杜效尤。第十五条，修约期限，

改五年为十年。章程第二条，货色包件下添注牲畜字样。其无执照商民照例惩办，改为从严罚办。第八条，车脚运夫绕越捷径，以避关卡查验，货主不知情，分别罚办之下，声明海口通商，及内地不得援以为例。凡此增减之文，皆系微臣与布策商草法文约稿之时，反覆力争而得之者。较之总理衙门三月十二日所寄廷臣奏定准驳之议，虽不能悉数相符，然合条约章程计之，则挽回之端，似已十得七八。此臣与吉尔斯、布策等，商量条约章程底稿，于节略七端之外，又争得防弊数端之实在情形也。十二月十七日，接奉电旨：'该大臣握要力争，顾全大体，深为不负委任。即著照此定约画押。约章字句，务须悉心斟酌，勿稍疏忽。'臣告知俄外部，转奏俄皇，此邦君臣，同深钦感。俄皇谕令外部，允废崇厚原定约章，另立新约。又饬催布策速行缮约画押。臣因节略七端之外，所争诸端，字句尚未周妥，日夜与布策晤谈而笔削之。直至光绪七年正月初九日，始得将法文约章底稿议定。又彼此商定汉文俄文条约章程，各缮二分。而将先订之法文，缮正二分，以资考证。逐条参酌，校对无误，于正月二十六日，与外部尚书吉尔斯，前驻京使臣布策，公同画押盖印讫，电请总理衙门代奏，仰慰宸廑。"奏入，报可。纪泽又虑俄约虽定，恐启国人易视交涉之心，因备陈所经艰困，以资观省。乃奏言："臣于定约之折，须宜示内外臣工，甚或流传海外，是以未敢将委屈难言之隐，据实奏明。然微臣办事之难，与寻常出使情形，迥不相同，有不能不沥陈于圣主之前者。西人待二等公使之礼，远逊于头等。而视定议复改之任，实重于初议。原约系特派头等全权便宜行事之大臣所定。臣晤吉尔斯、布策诸人，咸以是否头等，有无全权相诘。臣答以职居二等，不称全权大臣。乃彼一则曰：'头等所定，岂二等所能改乎？'再则曰：'全权者所定，尚不可行，岂无全权者所改，转可行乎？'臣渥承眷遇，岂复希非分之宠荣。且西洋公法，凡奉派之公使，无论头等二等，虽皆称全权字样。至于遇事请旨，不敢擅专，则无论何等，莫不皆然。前大臣崇厚，误以师心自用，违旨擅行，为便宜行事之权。盖考之中国之宪章，各国之成例，无一而合者也。俄人亦未尝不腹诽之。及至与臣议事，稍有龃龉，则故以无全权，非头等之说折臣。每言使者遇事不敢自主，不如遣使前赴北京议约，较为简捷等语。臣亦知其藉此词以相难，非由衷之言也。但彼国既以无全权而相轻，微臣即不免较崇厚而见绌，此其难一也。按之万国公法，使臣议约，无不候君主谕旨。不与外部意见相合，而敢擅行画押者，间有定而复改之事，亦不过稍有出入，从无与原约大相迳庭者。往岁崇厚急于索地，又急于回京，遽定遽归，诸多未协。外部见臣照会，将约中要领，痛行驳斥，莫不诧为奇谈。屡以崇厚违旨擅定之故晓之。奈彼闻所未闻，始终不信。此其难二也。原约所许通商各条，皆布策驻京时，向总理衙门求之多年，而不可得者。崇厚甘受其绐，求无不应。一经画押，彼遂据为已得之权。再允熟商，彼即示损其莫大之惠。吉尔斯贤于布策，而不明中俄商情。经臣剀切敷陈，彼仍茫然不解。此其难三也。泰西臣下，条陈外务，但持正论，不出恶声。不闻有此国臣民，诋及彼邦君上者。虽当辩难纷争之际，不废雍容揖让之文。此次廷臣奏疏，势难缄秘，传布失真之语，由于译汉为洋，锋棱过峻之词，不免激羞成怒。每谓中国非真心和好。即此可见其端。若于兹时，忍辱改约，则柔懦太甚，将贻笑于国人，见轻于各国等语。臣虽设词慰藉，而俄之君臣，怀憾难消。此其难四也。自筹兵筹饷，叠见邸钞。而俄之上下，亦惴惴焉时有戒心。遣兵船以备战，增戍卒以防边。臣抵俄时，彼已势成骑虎。若仍在俄议事，则前此之举动为无名，故欲遣使晋京议约，以归功于海部。无怪一言不合，俄使即以去留相要。维时留之则要挟必多，不留则猜嫌滋甚。更恐留而仍去，适示怯而见轻。此其难五也。俄皇始命布策，向臣询明中国意向，予限一月。满限之时，经臣援引总理衙门照会驻京署使凯阳德展限三月之意。复请外部婉奏俄皇，乃许添展两月，与臣议事。我皇上因俄事日逼，意在转圜。一切情形，许臣由电径达总理衙门，代奏请旨，已属破格施恩。而事势无常，日期甚促。有时于立谈之顷，须定从违，臣于未经请旨之条，即不敢许之过骤。然既奉转圜之旨，又不得执之过限。良由自沪至京，无电线以资迅速。故虽由电请旨，非旬日所能往还。敌廷之询问益多，专对之机权愈滞。此其难六也。犹幸我朝与俄罗斯通好二百余年，素无纤芥之嫌，未肇边疆之患。俄国自攻克土耳其后，财殚力竭，雅不欲再启衅端。加以圣明俯纳臣言，释放崇厚以解其疑，办结各案以杜其口，故其君臣悦服，修好输诚。布策诸人，虽坚执各条，不肯放松；而俄国皇帝，与其外相吉尔斯，实有和平了结之意，故得从容商改，大致就我范围。此则列圣以来，怀柔之效，而我皇太后、皇上公溥慈祥之德，有以感动之也。臣之私心过虑，诚恐议者以为俄罗斯国如此强大，尚不难遣一介之使，驰一纸之书，取已成之约而更改之。执此以例其余，则中西交涉，更无难了之事。斯言一出，将来必有承其弊者。窃以为兵端将开而复息，关乎生民之气数，而气数不可以预知。条约已定而可更，视乎敌国之邦交，而邦交不可以常恃。臣是以将到俄以来，办事艰难情状，据实直言，不敢稍存隐饰。请旨密饬海疆暨边界诸臣，仰体圣朝讲信修睦之心，至诚以待邻封，息事而全友谊。庶几遐荒悦服，永叶止戈为武之休；海宇清平，益臻舞羽敷文之盛。"谕："曾纪泽奏进改订条约章程，著惇亲王奕淙，醇亲王奕谖，潘祖荫，翁同龢，会同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妥核具奏。"至是，王大臣等会同核覆，请予批准，从之。既盖印，互换于俄京。

中日兵事始末

[清]罗惇曧撰　袁克平整理

《中日兵事始末》,清末民初罗惇曧(一八七一——一九二四)罗氏为康有为高足,学识渊博,尤精于梨园掌故和清朝野史掌故,著有《鞠部丛谈》和清代野史杂记近二十种,《中日兵事始末》即其中的一种,曾被收入《满清野史续编》中,本标点本即据此整理而成。

朝鲜自前明隶中国藩服,修职贡甚谨,与日本并国于东海。明万历间,日本丰臣秀吉大举入朝鲜,覆其八道,朝鲜几亡。明竭中国兵力,不足救之。会秀吉死,兵遽罢,八道复入于朝鲜。满清人主中夏,郑芝龙据台湾,唐王鲁王凭海隅以谋恢复,叠乞援日本,皆拒之。自康、乾以来,商舶东趋日益众,日本乃设奉行三员于长崎以领华商。道、咸后,中国既与泰西互市,立约开诸口岸,尚未与日本互市也。同治元年,日本长崎奉行遣其属附荷兰船载货达上海。因荷兰领事言于上海道吴煦,请依西洋无约诸小国例,专至上海贸易,并设领事官照料完税,不敢请立约。通商大臣江苏巡抚薛焕许之,闻于朝。是为日本互市之始。三年,因英国领事巴夏礼,请许其商民自投吾海关完税。七年,英国领事言请许其商民至内地,给护照验行。皆其大将军德川时事也。同治三年,遣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谒直督李鸿章于天津,请依泰西诸国例立约。总署仅许通商而拒立约。前光力请于鸿章,卒许之。十年,其大藏卿伊达宗城来议约,前光为之副,与鸿章议于天津,定通商条约三十三款。而禁运货入内地,与西约盖殊焉。十一年,前光复来求改约,鸿章却之。是冬,复遣外务卿副岛种臣为全权大臣,要改约,遂允之。十二年四月,改约成,互换于天津。先是琉球船遇飓漂抵台湾,死于生番者五十四人。日本商民四,亦漂至遇祸。种臣既成约于天津,入都呈国书。令前光至总署,言生番事。总署大臣毛昶熙、董恂答之曰:"番民皆化外,犹贵国之虾夷,不服王化,亦万国所时有也。"前光曰:"生番杀人,贵国舍而不治,敝国将问罪于生番,以盟好故,使某来告。"昶熙曰:"生番既我之化外,伐与不伐,惟贵国自裁之。"前光归报,日本遂有征台之役。同治十三年三月,日本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都督,征台湾生番。先命厦门领事致书厦门道,呈闽浙总督李鹤年,言去年副岛大使得请于贵国,今将兴师问罪于贵国化外之地,若贵国声教所暨,则毫不敢犯。鹤年复语拒之,不听。盖自闻昶熙等答前光言,知中国不足畏矣。日军薄社寮澳登陆,熟番迎降。熟番于生番,世仇也。导击生番,败之。进焚村落,深入至牡丹社。生番伏丛莽间,时起狙击,日兵不敢进。从道退守龟山,建都督府,辟荒芜屯田,为久驻计。闽督闻于朝,诏海疆戒严,征发旁午,命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督福州水师赴台,戒毋轻动。别遣闽藩潘霨、台湾道夏献纶,就西乡从道议。至琊琅湾,日兵露刃夹道立。霨等严诘从道,论辩久不决。霨作色行,从道挽之,谓"我国暴师海隅,为贵国征化外,辟荒秽,宁独无报耶?"霨曰:"若速退师,宁赏军费。"与草约三款而还。柳原前光以公使至京师,与总署议,久不协。将决战,闽抚王凯泰率兵二万五千将渡台。日军之屯龟山者,受暑瘴多死亡,思退兵。闻大军至,益思言和。乃以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大臣,来议和约,辨番地界,两月不决。英使威妥玛居间,要赏兵费三百万元。巡视台湾大臣沈葆桢,电奏力争,谓:"倭备虽增,倭情渐怯,大久保之来,中情窘急,而故示整暇,我当坚持之。"廷议不欲遽启战事,乃允赏金五十万。九月,钤印换约。日兵归国,行凯旋礼,进从道爵。盖自是益轻中国矣。

光绪元年秋,日本以兵舰突入朝鲜江华岛,毁其炮台,焚永宗城,杀朝鲜兵,掠军械以去。复以兵舰驻釜山,要盟。方副岛种臣之来议约也,乘间语总署,朝鲜是否我属国,若为属国,则匄我主朝鲜通商事。总署答以"朝鲜虽我藩属,而内政外交,听其自主,我朝向不与闻"。当时大臣暗于国际法,对外惟知自大。洎屡遘英法之役,惕于兵衅,遇事退让,凡所要求,无不如志。其明告日本以朝鲜自主,实图省事也。至是,日本以兵胁朝鲜,而遣开拓使黑田清隆为全权大臣,议官井上馨副之,赴朝鲜议约。二年春,约定,认朝鲜为独立自主国,互派使臣,并开仁川、元山两埠通商,日舰得随时测量朝鲜海岸。中国视之漠然也。是年春,始派侍讲何如璋充日本使臣,

设横滨、神户、长崎等领事。三年，朝鲜以天主教事，与法国有违言，介日本驻釜山领事调停。书称中国为上国，言候上国指挥。日本以交际敌体，何得独尊中国？如朝鲜为中国属，则大损日本国体，严词诘责。朝鲜上其事，总署致辩日本，谓朝鲜久隶中国，其为中国所属，天下皆知。即其为自主之国。亦天下皆知。日本岂能独拒？其语不伦，日人弗顾也。五年，日本入琉球，灭之，夷为冲绳县，虏其主而还。琉球久在藩服，职贡甚谨，其王即位，辄命专使册封焉。至是，诘日本灭我属国，日人拒焉。是时以伊犁边界与俄罗斯争甚烈，方备战，不能复与日本启衅，琉球遂永为日有。日人复以长崎假俄泊兵轮，中国不能引公法以争也。泰西诸国，皆援日本通商朝鲜例，请通商朝鲜。中国谕朝鲜以相机因应，勿固拒。八年春，朝鲜遂与美国议互市之约，请莅盟。鸿章派道员马建忠、水师统领提督丁汝昌，率兵轮偕美国全权公使东渡。朝鲜国王先以国书致美总统，自明为中国藩属，所以请中国莅盟之故，美使许之。乃定约于济物浦，汝昌、建忠监之。约成，朝鲜命其臣赍美约，并致美国书，呈礼部转总署备案。未几，英法德三国皆遣使先后东渡，建忠为之介，皆依美国例，先后成约。日本亦遣兵轮至，诇约事。其驻朝鲜公使屡诘约文，朝鲜不之告。乃叩于建忠，建忠秘之。约文及与西使磋议，皆主于建忠，朝鲜奉行而已。日人滋不悦，然无可如何。

朝鲜国王李熙，以支派入继。其父昰应柄国，号大院君，颇拒外交。及王年长亲政，王妃闵氏，强宗专柄，裁抑大院君，大院君恒郁郁思逞。六月，朝鲜军士以军粮蠹腐，杀仓吏，执军士数人置法。军哗将变，大院君乘机使杀执政。率兵入宫，将杀闵妃，胁王及世子不得通朝士。遂杀日本练兵教师崛本以下七人，焚日本使馆。有预告者，日使花房义质逃而免，走归长崎。时建忠归国，鸿章以忧去，张树声署北洋大臣。闻朝鲜变，命建忠会丁汝昌率三兵舰东渡观变。抵仁川，而日本海军少将仁礼景范已率兵舰先至。朝鲜惶惧，望中国援兵甚急，建忠上书树声，请迅入王京，执逆首，缓则乱深，而日人得逞，损国威而失藩封。汝昌内渡请增兵。是时日舰先后泊仁川，陆军分驻济物浦。花房义质将率师入王京，朝人大恐。树声命汝昌统七兵舰至于仁川，命提督吴长庆率所部三千人援东，便宜行事。朝命克五日期，以七月初四日航海，初七日抵朝鲜马山浦。师既济，薄王京，长庆、汝昌、建忠入城，同候大院君，减驺从以示坦率。大院君来报谒，从者五百人，长庆命部将纳其众而守之。与大院君笔谈，设食，禁从官不得辄白事。大院君疑焉，语长庆使召从者还取衣。长庆出朝旨宣其罪，执而致之天津。朝命安置保定，乃幽之于莲池书院，凡四年。其王李熙再上书，请归大院君，不许，仍许岁遣吏省问，熙亦不遣也。长庆既平朝鲜乱，驻师汉城，日人大失望。花房义质要挟不遂，声言决绝去。朝鲜惧，畏建忠之留仁川，派全权就仁川议。朝鲜使请命于建忠，建忠授之辞，使磋议。乃朝人畏日甚，卒偿金五十万，开扬华镇市埠，推广元山、釜山、仁川、征程地，宿兵王京，与长庆对镇，若公同保护焉。

是年秋，给事中邓承修、翰林侍读学士张佩纶，请乘兵威，伐日本，责琉球事，付鸿章议。鸿章以海军未备，渡辽远征非计，覆奏不果行。朝鲜志士，奋起言新学，号维新党，目执政为守旧党，相持甚急。光绪十年，维新党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等，谋杀执政而代之。玉均等曾游日本，昵日人，至是倚为援。英植时总邮政，延中国商务总办。及各国公使，与朝鲜各官宴于邮署。日人预其谋，公使竹添进一郎不至，预运械入使馆。酒间火起，乱党入，伤禁卫大将军闵泳翊，杀朝官数人于座，外宾惊散。日本兵排门入景祐宫，金玉均等直入寝殿，挟其王，矫令速日兵入卫，杀其辅国闵台镐等八人。次日，乱党自署官，洪英植为右参政，泳孝等管兵。议废立，欲幽王使居江华岛，而日使欲致诸日京。议未决，而勤王兵起。朝鲜臣民吁长庆靖难。长庆责日使撤兵，不答。其臣民固请长庆兵赴王宫。及阙，日兵发枪拒焉。长庆疑国王在正宫，恐伤王，未还击。而日兵连发枪毙华兵甚多，乃进战于宫门外，金玉均等皆出助战。王乘间避至北阙庙，华军侦知之，迎王于军，斩洪英植及其徒七人以徇。泳孝、光范、载弼奔日本。而日使自焚使署，走济物浦。朝民弥仇日人，长庆聚其官商妻孥，卫之出王京。朝鲜具疏告变，命吴大澂为朝鲜办事大臣，续昌副之，赴朝鲜筹善后。日本派全权大使井上馨，至济物浦以五事要朝鲜：一、修书谢罪。二、恤日本被害人十二万圆。三、杀其太尉矶林之凶手，处以极刑。四、建日本新馆，朝鲜出二万圆充费。五、日本增置王京戍兵，朝鲜任建兵房。朝鲜皆听命成约，而日本怨中国乃愈深矣。光绪十一年春，日本遣宫内大臣伊藤博文、农务大臣西乡从道，来津议朝鲜约。鸿章为全权大臣，吴大澂副之。与议定约三款：一、两国屯朝鲜兵，各尽撤还。二、朝鲜练兵，两国均可派员为教练官。三、将来两国如派兵至朝鲜，须互先行文知照。当时鸿章左右，皆不习国际法学。有此巨谬，成公同保护之条约。鸿章不之知，举国亦无人诘其谬误，犹泰然曰朝鲜我属国也，以至于甲午遂启大争，成中国之巨祸，皆此约成之也。

先是，俄人以伊犁界务纠葛，将失和，以兵舰驶辽海。英人亦以兵舰至，踞朝鲜之巨文岛以泥俄人。及伊犁约成，英人虑扰东方大局，冀中国始终护朝鲜，屡为总署言，总署漫不为备。至是日人谋朝鲜益急。光绪十二年秋，驻英、法、德、俄使臣刘瑞芬，致书李鸿章，谓朝鲜毗连东三省，一有动摇，震撼边疆，宜乘其内敝，收其全国，改建行省，此上策也。如以久修职贡，不忍削其土地，则约同英、美、俄列强共同

保护，亦足以保安全。鸿章韪之，上之总署，总署不可，事遂寝，鸿章亦深惜焉。光绪十五年，朝鲜饥，其咸镜道观察使赵秉式禁粜，日人诟焉。至明年禁弛，日人谓其元山米商折本十四万余元，责偿于朝鲜。朝鲜为罢秉式官，许偿六万元，不可，日人至三易公使以争赏金。至光绪十九年，卒偿金十一万元，事乃寝。今总统袁公世凯时充朝鲜商务总办，朝鲜倚中国，其执政尤善袁公，日人深忌之。偿金之役，久乃决，日人疑袁公阴持之。朝鲜执政闵泳骏，闵妃之族也，素疾日本，而国中新进，厚自结于日人。朝鲜乱事，金玉均、朴泳孝等皆逃于日本，日人深庇之。朝鲜极欲得玉均等，李逸植、洪钟宇乃分往刺之。钟宇，英植子也。痛其父为玉均所煽被诛，欲甘心于玉均，乃佯交欢之。光绪二十年二月，钟宇偕玉均来游上海，同寓于东和馆，日人所设旅馆也。钟宇击毙玉均于旅舍，沪官捕击之，以诘朝鲜。朝人谓玉均叛党，钟宇其官也，请归其狱自谳之，乃以钟宇暨玉均尸归于朝鲜。朝鲜戮玉均尸，以盐渍其首，而擢钟宇官，日人大哗，乃为玉均发丧，赴者数百人。李逸植亦刺泳孝于日本，未中，日人捕获逸植毙之，朝鲜不敢问。朝日之隙日深，而日人怨中国亦愈甚，图朝鲜之谋乃益亟矣。

洎朝鲜东学党变起（疑有脱漏），隶学者，起于崔福成，刺取儒家佛老论说，转相衍授。当同治四年，朝鲜禁天主教，捕治教徒，并捕东学党乔某戮之，其党卒不衰。至光绪十九年，党人诣王宫讼乔冤，乞昭雪，不许。请急益，乃捕治其魁数人，愤益思逞。民久怨政府，思暴发，党人乘机煽之。光绪二十年春，乃倡乱于全罗道之古阜县。朝主以洪启勋为招讨使，假中国平远兵舰、苍龙运船，自乃川渡兵至长山浦，击乱党于全州。初战甚利，乱党逃入白山，朝兵蹑之，中伏大败，几覆师。乱党由全罗犯忠清，两道兵皆溃，城陷。扬言直捣王京，朝鲜大震，来乞援师。鸿章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芦榆防兵东援，屯牙山县。按光绪十一年条约，电谕驻日公使汪凤藻，告日本外部，以朝鲜请兵，中国顾念藩服，遣兵代平其乱。日本外务卿陆奥宗光复凤藻书，谓贵国虽指朝鲜为藩服，而朝鲜从未自承为属于贵国。凤藻以闻。日本既闻中国出师援朝，亦以兵北渡。其驻朝公使大鸟圭介适归国，因命其以兵八百先入王京，大队继至，前后八千余人。命其驻京公使小村寿太郎，以出师平朝鲜乱，照约告于中国。总署复书，谓我朝抚绥藩服，因其请兵，故命将平其内乱，贵国不必特派重兵。且朝鲜并未向贵国请兵，贵国之兵，亦不必入其内地。日使复书，谓接本国复电，本国尚未认朝鲜为中国藩属。今照日朝两国济物浦条约及中日两国天津条约，派兵至朝鲜，兵入朝鲜内地，亦无定限。朝鲜乱党，闻中国兵至，弃全州遁。朝兵收会城，乱平。而日兵至大已，中国约日本退兵。日人要改朝鲜内政，约两国各简大臣至朝，代其更革。驻日使臣汪凤藻复书，谓整顿内治，任朝鲜自为之，我中国不愿干预。贵国既认朝鲜为自主之国，尤不应预其内政。至彼此撤兵，请稽和约专条行之。中国屡以朝鲜自主之文彰诸公牍，而又屡称朝鲜为藩服，背驰已极。而总署以及外交官，不悟其大谬，至启大争，以迄丧败，国中尚鲜明此义者。日本坚不肯撤兵，复书谓："中日两国，同心预其内治，则朝鲜足以安全，万不料中国概置不讲，而但要我国之退兵。英政府善意调停，而中国谬执殊甚。若因此而启兵端，实惟贵国执其咎。"盖其意已决用兵矣。日本以朝鲜请兵中国，皆闵族所为，恶其执政闵泳骏，遂恶王妃。以执政亲中国，疑朝鲜拒日，皆中国驻朝总办袁世凯所为，殊怨袁公。欲藉兵力改革其内政，去泳骏等，收其国权，以遏中国，故坚不肯撤兵。日兵皆据王京要隘，而中国屯牙山兵甚单。袁公屡约志超，电请北洋发战舰至仁川，并增陆军驻马坡以备日本。鸿章始终欲据条约，要日本退兵，恐增兵益为日本借口，终不许。并戒志超勿以兵近王京，妨启衅。各国使臣居间调停，皆无成议。日使大鸟圭介逼朝鲜完全自主，谢绝中国，朝鲜不敢从。鸿章屡议与日和，而日本索赔款三百万，朝士大哗。以日本蕞尔，敢抗大邦，宜大张挞伐。枢臣翁同龢握大政，修撰张謇，其门生最亲者也，力主战，并力言北洋军之可恃，乃决备战。而鸿章意谓不欲失和，朝鲜益诋鸿章，谓鸿章贰心于日本，其子经方久旅日本，曾纳日妇。时论谓经方为日本驸马，鸿章与日本姻娅，乃始终言和。及丧败赔款，犹谓鸿章有意卖国也。当海军衙门建立时，醇亲王奕譞为总理。孝钦后大建颐和园，拨海军经费三千余万，供建筑费。奕譞向将顺后，故后尤信任之。海军费绌，设备多不完，惟鸿章知之深。朝野皆不习外事，谓日本国小不足平，故全国主战。独鸿章深知其强盛，逆料中国海陆军皆不可恃，故宁忍诟言和。朝臣争劾鸿章误国，枢臣日责鸿章，乃不得已而备战。时日军已久踞朝鲜矣。日兵既据朝鲜王京，遍布水雷汉江口，以兵塞王京诸门，凡华人出入必搜索，华侨乃争内渡。袁公赴仁川还国，驻朝华员均逃归。六月二十一日，大鸟圭介率兵入王宫，杀卫兵，掳朝鲜王李熙，以大院君主国事。大院君于光绪十一年释归，方闲居也。矫王令流闵泳骏等于恶岛，凡朝臣不亲日本者皆逐之。事无巨细，皆决于日人。

袁公归，力言于鸿章以不能不用兵之故，乃以大同镇总兵卫汝贵，率盛军十三营发于天津，盛京副都统丰伸阿，统盛京军发于奉天，提督马玉昆统毅军发于旅顺，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统奉军发于奉天。四大军奉朝命出师，虑海道梗，乃议尽由陆路自辽东行，渡鸭绿江入朝鲜，盖迂远甚矣。牙山兵孤悬，援师久不至。鸿章租英商轮高升，载北塘防军，辅以操江运船援械赴援。日人预贿中国电报生泄行师期，以兵舰预邀之，截操江船，操江悬白旗任掠去。日舰吉野浪速以鱼雷击高升

沉之。

初光绪十年，立海军衙门于京师，建旅顺、大连湾、威海卫炮台。十四年，定海军经制，以丁汝昌为海军提督。海军大半闽人，汝昌淮人陆将，孤寄其上，大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盖海军之废弛久矣。

朝鲜变起，鸿章令济远兵舰，率扬威、平远往护朝鲜。及日本兵大集，济远管带闽人方柏谦，以济远逃归。鸿章方冀和，召诸舰悉归。洎日本虏朝王，绝海道，乃命济远、威远、广乙先后赴牙山。遇日舰先击，广乙受殊伤，逃焉。济远继逃，日舰吉野浪速追之急，方柏谦悬白旗，继树日本旗，仍追不已。有水手发炮中日舰，柏谦生还，以捷闻，塞威海东、西两口。而朝鲜海上遂无中国舰队，日舰纵横海上，中国但为防海计，不复能争海上之权矣。湖南巡抚吴大澂，自请赴前敌，至威海卫炮台，汝昌率全军抵旅顺，陆军四大军俱集平壤。海军大发，集于大东沟鸭绿江口。汝昌自坐定远为督船，与日舰相见。战既酣，定远击沉其西京丸一艘，而中舰超勇沉焉。致远最奋战，与吉野浪速相当。吉野，日舰之中坚也。致远药弹尽。管带粤人邓世昌，素忠勇，闽人素忌之。致远战酣，闽人相视不救。世昌愤痛，决死敌，乃鼓快车撞吉野，思与同尽。吉野驶避，致远中其鱼雷，锅裂，遂沉焉。世昌死之，全船皆殉无逃者。而济远方柏谦不战而逃，转舵误撞扬威，坏其舵，行愈滞，日舰至，击沉之。济远既逃，广甲从之。靖远、经远、来远不能支，经远管带阵亡，日人掳焉。诸舰既争逃，惟镇远、定远猛战。日五舰绕攻之，定远轰其松岛舰，几沉之，日海军中将伊东祐亨坐船也。定远亦受重伤，炮械俱尽。日既暮，日舰解围去，定远等脱离归旅顺。济远已先归，广甲已抵大连湾，误触礁不得出。越日，日舰至，炮碎之。是役凡失五舰，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丙也。其存者惟定远、镇远、来远、靖远、济远、平远、广甲七艘，已不能军矣。汝昌立定远敌楼督战，中弹伤腿仆地。管带总兵闽人刘步蟾，闻战震悚失次，洋员汉纳根代其指挥，始能毕战。汝昌归于威海，鸿章命斩方柏谦于旅顺。以邓世昌死事上闻，得旨谥壮节。

叶志超军驻牙山，闻高升被击沉，聂士成言于志超曰："海道既梗，牙山绝地，不可守。公州背山面江，势便利，战而胜，可据守以待后援，不胜犹可绕道出也。"志超从之。日兵已逼成欢，士成率五营驻成欢。日前锋至，获迎击胜。日兵大至，以无援败，趋公州就志超，而志超已先弃公州行。士成追及之，以兵单恐与日军遇，乃绕道渡大同江，至平壤，与大军合，两日始达。志超以成欢之战，杀敌相当，铺张电鸿章，乃据以入告，获嘉奖，奏保员弁数百人，赏军士二万两，遂拜总统诸军之命。是时中国军队，并屯平壤，高丽之旧京也。朝民素亲中国，闻大军至，争献酒浆饷军。而军士残暴，夺财物，役丁壮，淫妇女，卫汝贵军尤甚，朝民大失望。志超抵平壤，统诸军。志超素庸懦，不足服诸将。汝贵尤贪纵，左宝贵、聂士成皆忠勇善战。而志超漫无布置，大军聚平壤，诸将日置酒高会，筑垒环炮为固守计。日本侦探队至大同江，华军聚而歼之，继至者均逐去。志超以屡获大捷闻。盛军夜出哨，与毅军遇，互疑为敌，相轰击，死伤甚众。志超聚全军为婴城计，日本分道来攻。马玉昆守大同江东岸，血战久，汝贵援之，日兵败去。而左宝贵扼元武门岭，日兵大队至，志超将冒围北归，宝贵不从，以兵守志超，防其遁去。日军猛扑宝贵军，酣战久，卒不敌。宝贵矢必死，登城指麾，连中炮堕地犹能言，及城下，始殒。部将死数人。日兵占元武门，开城以纳大军。志超遍悬白旗，乞缓兵。马玉昆闻元武门失守，奉志超令速撤军，乃归平壤。志超既树白旗，日人来议受降。志超乞率兵归，日人拒焉。志超乃率诸将弃平壤北走，日兵邀之于山隘。兵溃，回旋不得出，枪炮齐击，人马枕藉，死二千余人，被掳数百。而将领皆得生逃，军储器械，公牍密电，尽委之以去。朝鲜境内，华兵绝迹矣。

当大军屯平壤，朝命诸军继发，为后援。四川提督宋庆以毅军发旅顺，提督刘盛休以铭军发大连湾，将军依克唐阿以镇边等军发黑龙江，皆会于东边九连城。军未集，而平壤军已退。志超率残军万余人过安州定州，皆弃不守。聂士成时在安州，以安州山川险峻，宜固守以遏日兵。志超不听，奔五百余里，渡鸭绿江，入边止焉。九连城与朝鲜之义州隔水相对，界鸭绿江。大军既先后集九连城，朝旨夺志超职，卫汝贵逮问，以宋庆接统诸军。汝贵治淮军久，以贪谄至提督。援朝时，年六十矣。其妻贻书曰："君起家戎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春秋高，望善自为计，勿当前敌。"汝贵守妇诫，益避敌军。败逃后，日人获其书，后引诸教科书以戒国人。

宋庆忠勇敢战，然无调度，非大将才。与诸将行辈相若，骤秉节度，多不悦。故诸军七十余营，散漫无纪，又坐守江北一月以待敌。日军全据朝鲜，军实既厚，乃渡江来攻。逮九连城不守，长驱之势成矣。宋庆驻中路九连城，以聂士成守虎山。九连城，要隘也。日军集于义州，作欲渡状，中路严备之。而日军乃潜袭上下游，其枝队出东路渡安平河，依克唐阿弃防走东北奔宽甸。其义州军，乘夜造浮桥达北岸，军竟不觉。侵晓，日军于南岸列炮队护其军，渡桥者数千人。铭军溃，诸军从之。独聂士成尚保虎山，日军环攻之，士成力不支，退而西。宋庆遣援军来，而虎山已失，退渡叆河，挤而死者相藉也。宋庆弃九连城，北趋凤凰城。日兵分队东下，丰伸阿、聂桂林弃安东奔岫岩州。于是东起安平河口，至安东沿鸭绿江境，皆为日据。宋庆以凤凰城不可守，退据大高岭，以守辽阳州，日军遂占凤凰城。时旅顺围急，乃诏宋庆回援旅顺，而大高岭之防，专属于聂士成。日军趋宽甸，依克唐阿遁。宽甸及蒲石河诸军，望风溃。日军分兵三路扑岫岩州，丰伸阿等弃城奔析木城。是时日第二军已陷金州大连湾，进逼旅顺。

据东辽之第一军，分兵出辽阳之西，与第二军会，以断大高岭后路。宋庆回援旅顺之师，屯盖平，屡捣金州不得进。而丰伸阿、聂桂林驻析木城。日军驻牵马河以缀宋庆兵，而分兵扑析木城。丰伸阿、聂桂林奔海城，日军并逼之，复遁去，关外戒严。其东路聂士成驻大高岭之军，直凤凰城西北。依克唐阿之军，直凤凰城东北。吕本元、孙显寅率盛军守连山关。日军至，本元等遁，遂逼大高岭。士成守备严，乃移向草河口，依军击败之。日军乃弃连山关，聚兵黄河口，横断聂依两军。聂士成屯分水岭，以拊日军之背，依军夹攻之，阵斩一中尉。凤凰城日军以大队来援，依军连战胜之。日军退守凤凰城，依克唐阿遣军会士成趋凤凰城，大战于国远堡，死伤相当。依军逼叆河而军，日军夜袭之，多伤亡。翌日大战于一面山，右翼兵击死日军甚众。左翼兵先溃，右翼兵不支，遂退。中途遇伏，马队统领永山死焉。安东之日军已西陷海城，辽西危急，诏依克唐阿移军援辽阳。吉林将军长顺会宋庆军与日军相持，互有胜败。聂士成请自率精锐出敌后，往来游击，截其饷道，令彼首尾兼顾，敌乃可克也。诸帅不许。士成自率兵过通远堡，逼雪里站而阵。日军至，伏兵起，击走之。凤凰城日军大队至，士成预伏兵，张疑军以待之，复败日军。是时辽东金复海盖尽为日本有，山东之威海卫亦燔焉。依克唐阿、长顺、宋庆、吴大澂诸军，屡败于海城，疆畿危迫。诏士成入关卫畿辅，以江苏臬司陈湜，率湘军二十营，代士成守大高岭、凤凰城。日军以兵单，故不复出兵西犯，而凤凰城以北，遂鲜战事矣。

鸭绿江之战，海军败后，不复能军。日军以兵舰至金州东之貔子窝登岸，以袭旅顺。旅顺形胜之险，为海疆最。自光绪六年，经营军港，建炮台，凡十六年，置重兵守焉。东事起，旅顺守将宋庆，大连湾守将刘盛林，并率所部赴防九连城。鸿章别命提督姜桂题、程允和，募新兵守旅顺。总兵徐帮道，以马炮队协守。铭军分统赵怀益，募新兵守大连湾。日军袭据花园港，饵土人导至貔子窝，运马阅炮，十二日，海陆军无阻者。徐帮道谓金州失，则旅顺不可守，请分兵逆之。诸将各不相统，莫之应。帮道自率所部行。怀益部将请往备战，怀益不许，曰："吾奉命守台，不闻赴后路备敌也。"帮道至，固请兵，乃分步队随帮道行。日军大队至，兵单将不守，电怀益告急。怀益方督所部运辎重渡海作逃计，弗之应也。日军遂占金州，进逼大连湾，怀益奔旅顺。大连险隘蔽旅顺后路，军储最厚，怀益预括饟逃。大炮百二十尊，弹炮枪械无算，尽资敌矣。日军驻大连湾十日，始向旅顺，旅顺诸将皆仓皇备逃计。惩大连军储之资敌，乃先辇粮饷还烟台，不复作守备矣。营务处道员龚照玙，闻金州陷，陆路绝，大惧，渡烟台至天津。鸿章斥之，乃还旅顺。自照玙之逃，军民惶扰，船坞工匠夺库款大掠而行，军中弗问也。旅顺六统领不相辖，乃共推姜桂题主之。桂题暗于调度，相顾无措。徐邦道率残卒归旅顺，愤痛思自效，请增兵不许，请械，许之。乃率所部拒战于土城子，大挫日军。及大队继至，邦道军饥疲无援，乃退兵。照玙先一日乘鱼雷艇遁于烟台，黄仕林、赵怀益、卫汝成先后遁。其部卒肆掠，夺民船而渡。日军未至，而旅顺墟矣。徐邦道孤军再拒战，伤残几尽。日舰已纵横海面，其陆军分踞炮台，守兵皆逃。徐邦道、张光前、姜桂题、程允和四将，杂乱军中而奔，旅顺遂陷焉。宋庆与日军相持于海城，日军攻缸瓦寨，破之，宋军退守田庄台。旅顺陷后，诸军均奔复州依宋庆。宋庆命章高元、徐邦道、张光前守盖州，自率军北援。日军扑盖平，与章高元相持盖平河上。高元鏖战甚烈，日军乃绕攻凤凰山。张光前闻敌至先溃，日军遂占盖平，分军夹攻高元。徐邦道方自牛庄移师还，合高元拒战，不敌，败退。姜桂题率铭军来援，邦道请夜捣盖平谋克复，桂题辞焉，诸将皆退营口。宋庆自率徐邦道、马玉昆，兵万二千人屯太平山。日军猛攻之，邦道玉昆皆力战，却之。日大军并集，邦道等败退，日军据太平山。依克唐阿、长顺，以兵三万人，图收复海城，屡战不利。李光久以湘军至，会邦道攻海城，皆不克。日军据海城，仅六千人。而宋庆所部四万人，益以提督唐仁兼驻奉兵万六千人，凡五攻海城，不能拔。日军坚守海城，缀中国大军，以便海道扰山东也。自平壤败后，朝廷虑淮军不可恃，乃思用湘军。故湘将魏光焘、陈湜、李光久等，皆令募军北援。召两江总督刘坤一至，授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驻山海关，湖南巡抚吴大澂及宋庆副之。大澂已先驻山海关，大澂率军图海城，环海城而军者六万余人。日军逼辽阳，依克唐阿托词援辽东，移军遁，长顺随之。魏光焘败于牛庄，李光久弃军逃。死二千余人，虏八百余人，军械甚富。吴大澂弃田庄台，夜奔入关，将士从风而靡。宋庆方以三万人屯营口，而军资皆在田庄台。及大澂逃，宋庆回军援之。留蒋希夷守营口，希夷遽弃营口遁去。宋庆扼辽河北岸，日军队尽以所获炮列辽河南岸，猛攻。守岸兵不支，日军踏冰渡河，宋军溃而西，而辽河以东，尽为日有矣。

旅顺陷后，海军提督丁汝昌褫职，仍统海军驻威海。兵舰既弱，坐守而已。朝廷逮问汝昌，鸿章请以戴罪立功。日舰集大连湾，将袭威海，先攻登州，陷荣城，日舰二十五艘环威海口外。海军方新败，并匿不出。道员戴宗骞统绥巩军驻守北帮炮台，以分统刘朝佩驻南帮炮台。日军夺枫岭攻南帮后路，朝佩败奔北台。汝昌恐炮台不能守，命卸巨炮机件以归，免资敌，宗骞持不可。及南台陷，宗骞奔刘公岛。日军踞炮台，以台之巨炮俯击澳内兵舰。别以鱼雷艇入口袭击，中定远，伤甚，驶泊刘公岛沉焉。复以鱼雷袭来远、威远，沉之。时来远管带邱宝仁、威远管带林颖启，方登陆冶游未归也。鱼雷管带王登瀛，率雷艇十二艘欲逃出口，日舰追之，并掳焉。海军水手并登岸，噪出，鸣枪过市，声言向提督乞生路，刘公岛中大扰。诸洋员请姑许乞降，以安众心，汝昌不可。诸洋员与兵轮管带等已密有成议，欲以众挟汝昌降。靖远已为炮击沉，汝昌驻镇远，军士拥护军统领张文

宣至汝昌所，噪围之。营务处道员牛昶炳及各管带至，相向泣。乃集洋员议事，皆主降。德员瑞乃尔人舱密告汝昌曰："兵心已变，势不可为，不如沉船毁炮台，徒手降敌，计较得。"汝昌从之。乃令诸将候令，同时沉船，诸将不应。汝昌复议命诸舰突围出，亦不奉命。军士露刃挟汝昌，汝昌入舱仰药死。牛昶炳乃集诸将推英员浩威作降书，仍托汝昌语钤印。命广丙管带程璧光，乘镇远艇，悬白旗诣日军乞降。日军既受降，乃以康济舰载汝昌榇送于烟台，海军扫地尽矣。

方东事初起，李鸿章已主和议，及诸城邑相继陷，朝意亦思言和。十月，侍郎张荫桓至津，就鸿章议，未决。鸿章命税务司英员德璀琳东渡，赍鸿章致日相伊藤博文书抵神户。日官电达内阁，内阁谓私函非国书，德璀琳非中国大员，非钦派不能与议。璀琳归。日人谓议和须割地，并偿兵费四万万元。由美国公使居间，乃命侍郎张荫桓、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本会议，瑞良、顾肇新、伍廷芳、梁诚等从至广岛。日本命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为全权大臣，互校敕书于广岛县厅。日人谓中国全权之敕书，非全权通例，以书告绝。荫桓等力争不得，遂归国。日人致书美使，谓中国如诚意求和，当派位望素隆之大员，畀以全权，仍可随时开议，盖阴指鸿章也。正月十九日，命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赴日议和，以王文韶代为直督。美使函告鸿章，言日本来电云："除先偿兵费，并朝鲜自主外，若无商让地土及画押全权，则使臣可无庸前往"。鸿章请诸朝，许之。鸿章乃行，挈其子经方，及美员福世德、参赞罗丰禄、马建忠、伍廷芳等，从抵马关。日本全权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等集马关。以春帆楼为会议所，互勘敕书。伊藤博文要以大沽、天津、山海关为质，始允停战。鸿章不可，伊藤执愈坚。鸿章谓若不允停战，请勿攻大沽、天津、山海关三处，先议和约，伊藤不可。二十八日，鸿章自会议所归，遇刺客小山丰太郎狙击，弹伤颧，创甚。日皇深致歉意，遣医慰治。欧亚舆论颇沸，乃允停战，不索质地，订停战约。惟奉天、直隶、山东暂停战，以二十五日为限。伊藤以和约十款相要，限四日议复。鸿章电告总署，言日款最要者：一、朝鲜自主。二、奉天南边各地，台湾澎湖各岛，均割弃。三、赔兵费二百兆两。所索过奢，请密告英、俄、法三国公使调停。鸿章先复伊藤，一、朝鲜自主，须改日本所拟约文。二、奉天南境难割弃。三、赔款三万万，非力所及。伊藤复书拒焉，仍促速议。鸿章乃允割奉天之安东、宽甸、凤凰城、岫岩州四地，及澎湖诸岛，赔款一万万两。鸿章创已愈，复会议于春帆楼。伊藤再交约稿，于割地款内减去宽甸，赔款减至二万万两，分六期，七年偿清。谓此次约稿，中国允不允，两言而决，勿縻时日。鸿章辨久，伊藤持愈坚，且限四日复。鸿章电奏，得旨允可，乃互签约。展停战期二十一日，约互换于烟台。约文大略：一、朝鲜完全自主。二、奉天南从鸭绿江溯江抵安平河口至凤凰城，海城、营口、台湾、澎湖及所属岛屿，均割让日本。三、割让界务，限一年毕事。四、赔款二万万两，分八次交清。五、人民迁徙，限二年以内，逾期不迁，永为日民。六、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口通商。七、换约后三月内撤兵。八、暂占守威海卫，候赔款清偿后撤兵。九、俘虏不得虐待。十、本约批准互换罢兵。十一、定期在烟台互换。既签约，鸿章还天津，称病不入都，而遣伍廷芳赍和约至。当鸿章未发时，朝命诸臣议和战。及割地议起，朝野大愤，台湾臣民，争尤力。及鸿章成约归，中外诸臣章奏凡百十上，康有为等数千人，上书尤激昂。朝意颇为动，命鸿章改议。鸿章以全权签约，无更改理，虑腾笑万国，坚不从。枢臣孙毓汶、徐用仪，主速换约。主事何藻翔、罗凤华上书请戮毓汶等谢天下，不报。和局之成，美国为介绍，英人颇阴袒日，而俄、法、德三国滋不平。日据辽东，俄引为大害。三国驻日公使，力阻其议。而俄兵舰已纷集日本之长崎乃辽东，势张甚。日本不敌俄，又新战中国，断无余勇以战俄，及隐忍还辽东。三国公使告总署，辽东地不悉归，毋批准换约。时朝廷意犹豫，乃命王文韶、刘坤一，议决和战。文韶等言沈阳京师两地，所关重大，务策万全。以直隶言，如提督聂士成、总兵吴宏洛、章高元、陈凤楼等军，均堪一战。其榆关以迄辽沈诸军，未敢臆断。今势成孤注，与未议约前不同，乞饬下诸臣熟议。朝意乃决签约，命道员伍廷芳、联芳为换约使，赴烟换约。日本换约使伊东美久治至烟，谓更易割辽条约，未奉国令，马关约不可改。俄舰泊烟台十艘，将备战，伊东恐，电请国令，乃从归辽议，夜半换约。时王之春以赴俄吊贺专使归，道出法京，说法干预和约，以台湾质法，议无成。驻法使龚照瑗，密以电鸿章。鸿章虑破和约，乃电促伊藤博文，遂遽换约。四月二十五日，命李经方为割台湾使，日本以桦山资纪为台湾总督，于日舰中交割。时日兵尚据辽东，俄、法、德三国严诘退兵。日乃索赎辽东费一万万两，徐减至五千万两。八月，三国公断为三千万两。日人要赎款偿清后三月始撤兵，仍命鸿章与日使林董议还辽约。林董要约四条：一、偿款三千万两。二、俄、法、德永不得沾东三省，中国亦不得割让。三、大连湾通商。四、大东沟、大孤山开商埠。议未定，而三国严责日本速撤辽东兵，乃仅偿款三千万，定约互换于京师。和议既大定，乃先输赎辽费二千万两。十月，日本撤辽东兵，交还奉天南边诸城，兵事乃告终焉。

当中国盛时，日本不敢与抗。咸丰庚申中英之战，败衅，开五口通商，英法俄美并为有约之国，日本不得与。及伊藤博文来议约，谒李鸿章于天津，李鸿章卑视日本，其倨贵之态，伊藤不能堪，不敢与较。至马关议约时，伊藤为廷芳言，犹有余愤。海军之力倍于日本，以将校骄淫，结党以胁其帅，丁汝昌非习

海军，不足统驭。平时训练不力，士卒嬉游成性。临战不能调度，方柏谦辈遇敌先逃，一战而海军熸然。旅顺、威海皆天险，经营十余年，敌至皆委之以去。其后日俄之战，殒士卒十余万，攻四阅月，仅乃克之。而是役失旅顺仅数日，威海相继陷。军心先变，汝昌仅以一死免生降之辱。及海军部立，乃鸠集当时生降逃窜之士，以谋海军，率先请追恤汝昌，复其官。叶志超以便滑致统帅，屯师平壤，望风先逃，诸军云集辽东，散漫无纪，以成敌军长驱之势。鸿章始终主和，而枢臣翁同龢与鸿章不睦，军事既一以责鸿章，而枢臣又阴持其后。鸿章既仓猝备战，而将帅又皆非才。是役败后，乃一蹶不复振矣。日人慑于俄法德三国之威，忍辱以还辽东，全国引为大耻。资中国赔款以兴百政，培力既厚，遂有报俄之役。俄法德以仗义归辽，责报殊奢，而中国复乖于应付。于是俄据旅顺、大连湾，英据威海卫，德据胶州，法据广州湾，以互为钤制，均权之说昌，中国乃不国矣。

东行初录

[清]马建忠撰　崔玉华整理

《东行初录》一卷，晚清马建忠撰。马建忠为清末洋务派要员，谙习洋务外交。此书即为其出使朝鲜时的闻见记录，同时详细记载了清朝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态度和政策，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东行续录》一卷、《东行三录》一卷，为马氏所续书，内容同上。本标点本据民国年间排印本整理。

光绪八年壬午春三月，我东方属土朝鲜国始与阿美利加合众国立约通商，其国之政府以不谙外交，愿得中国大员莅盟，于是合肥傅相请于朝，以建忠行。北洋水师统领丁禹亭军门因巡洋之役，率兵舶三艘，曰威远、曰扬威、曰镇海，将偕至烟台，会同美国全权大臣薛孚尔驶赴朝鲜议约。

十四日，余先自析津起程，同行者为吕秋樵孝廉。丁军门以事暂留，余乘铁龙小火船至大沽船坞，勾当公事。

十六日午刻，丁军门乘镇海兵船来会。午后登舟，先有一客在焉，询诸禹亭，知为庆军分统朱栻程军门，附舶归登州防次者。遂乘潮鼓轮出口。是日，潮涨丈有三尺，风平。

十七日晨，微雾，缓输行，七点钟至登州蓬莱阁下，以舢舨送朱栻程登岸。忽有烟如云自阁东出，旋起旋灭，谛视之，则平原浅草间，健儿林立，知为陆营枪操，旌旗飞扬，军容甚盛。舢舨回，复鼓输东驶，天亦开朗。钟报十二点，舟抵烟台。美国兵船名汕岛者，在口内望见水师提督旗帜，站舷申敬，入口后，渡登威远兵舶。俄而，汕岛船主哥贝来谒云："薛使沪游，即夕可返，英国水师提督刻赴析津，闻亦将迎威妥玛往朝鲜议约。"而水师总教习葛雷森至舟，亦述新报载有"英法德三国调集兵舰，将赴朝鲜，且日人亦有兵舶直指汉江"之语。无何，哥贝辞去。复有四人来见，询知为招商局友，附舶东渡者，告以行期既定，令镇海管驾官知会登舟。晚膳后，海月东升，万象呈露，偕友人凭高眺望，见岛屿环列，有若屏障，之罘文登荣成诸山，则皆有始皇之遗迹在焉，方其泐石纪功德，入海求神仙，亦自谓驾谛帝而凌往王矣，卒之祚不过二世，地不越万里，长城甫就而阿房已灰，徒令后之勤远略者引为蓍鉴！我朝龙兴艮垠，东西南朔延袤九万里，幅员之广，超越前代，而风气所开，犹复不可遏抑！嘉道而后，乃更创来宾之局，宏柔远之模，举宇内五大洲诸国，罔弗梯航来集，九垓八埏，如在庭户，诚亙古所未有之盛也。是夜凭眺，至漏三下乃寝。

十八日晨，报薛孚尔至，专人赍傅相书云，附以洋文一缄，订相见期。随偕丁军门登岸拜东海关道方佑民观察，归途遇哥船主，谓"薛使候于寓"，与禹亭改道访之，促谭良久，薛使谓："在烟台宜捐弃拜往升炮繁文，以免哗属，且顷闻英法德日四国咸将调集兵舰麕至朝鲜，果尔，则定议遂难，宜乘间先期往。"遂订我舟于二十日辰刻起碇，美舶于二十一日辰刻起碇，陆续进发。濒行与贝船主约午后在汕岛船会议入汉江口停泊处所，俾先后来集，于是三点钟偕丁军门往晤哥贝于其船。船长三十八丈，广五丈有奇，船主舱在舵楼下，陈设都丽。相与披图指定于汉江口虎岛旁下碇，盖过此则水浅溜急，轮舟不能停泊矣。虎岛属朝鲜京畿道仁川府治，去王京九十余里。回舟缮禀上傅相，报起程日期。

十九日，早膳后，开单购外洋酒点暨中国果菜，以此去汉江不无酬应筵宴故也。午后，丁军门传令各船管驾官于诘旦五点二刻起碇东渡，首威远、次扬威、次镇海，各距八百码鱼贯而进，速率每小时行八迈半，前舟昼于横桅悬速率表，夜缀灯球，以属后舟耳目。诸习流军将往观东瀛风景，令下之后，整篷理索，踊跃欢欣。

二十日晨五点二刻，起碇东驶，风平浪净如拭。九点二刻过刘公岛。一点钟薄成山岬，自此迤东偏南太半度行，直指汉江口仙侠岛外小岛，距水程一百七十迈，先是海道往朝鲜无入汉江口者。《隋书》，开皇十八年伐高丽，以一军自东莱泛海趋平壤城；《唐书》，贞观十七年上亲征高丽，以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帅战舰自莱州泛海趋平壤。平壤箕子故乡，《汉书》所称王险城者是也，今属平安道，据大同江上流，则皆进大同江无疑。宋《徐明叔宣和奉使图经》云："由定海乘南风北行五日程，可历大青岛入急水门"则亦由大同江进。又《唐书》，永徽五年，命苏定方为神邱道行军大总管，

帅师伐百济，定方引军自成山济海，百济据熊津江口以拒，定方进击破之，熊津在今忠清道公州下流，由舒川入海，则又自舒川口进。而以一帆东渡，直指汉江，记载以来，都所未有，盖其口外岛屿棋布，水浅湍急，沙线无常处，巨舰至此，率以触礁搁浅为惧，故往时泛海者，至大青岛成山岬二处，皆分迤南北而去。同治中法国水师提督罗斯驶往测验，绘图极审，为海舶指南，始稍稍有知汉江口者。《国朝魏默深圣武记》谓："熊津江即汉江"系属舛午，熊津与汉江相距远甚，从前地图简略，经纬不明，虽通材亦不能无误也。午后，微雨寻霁，道生不敢疾驶，速率一小时行八迈，约迟明可见仙侠岛外小岛。

二十一日晨四点钟，舟指仙侠岛，微雾，岛霾没不可辨，缓轮绕行。有汽船自南来，辨煤烟知为日本兵舶。有顷雾敛微雨。五点二刻，过仙侠岛外小岛。八点钟过仙侠岛。岛四合，如行江中，水青若泼黛，溜急，溯流上，日舶道熟先驶，相距已十迈矣。十二点三刻，过立岐岛傍小猫岛，舟折而北。右掠小阜岛，左压燕兴岛，已复迤东兼北行。钟报三点，望见日本兵舶已于虎岛旁下碇。四点钟，我舟相继至下碇，与日舶邻，其副船主刺舢舨来，与我舟管驾官相慰劳兼询东来故，我亦遣大副刺舢舨答焉。日舶名磐城，自内海口下关载驻扎朝鲜公使花房义质来，途中行十日程，道泊釜山巨文岛各数日，其舶大与镇海埒。俄而，小艇二只，自山隙出，张蒲帆驶附镇海，以远镜窥之，见有乌帽蓝袍倚舷而立者，则朝鲜四品鸿胪李应俊也。应俊前以约事至析津，月之初旬，令镇海送至鸭绿江口归国者，故识之。镇海管驾官，旋以舢舨送之来，则与偕者，又有三品鸿胪韩文奎、五品鸿胪高永周，登舟寒暄。毕，笔谈数则，即以登岸为请，言："其国王已令于仁川扫除行馆，派二品参判赵准永为伴，接官，明晨来谒。"薄墓、应俊等辞去。丁军门传令三船，乃蒸汽以待。

二十二日午前十点钟，李应俊诸人与赵准永先后至，准永以登岸请，余以美使未来，而朝鲜议约大员亦未派至，适馆无所事事，因固辞。准永等复固请，乃允于午后三点钟登岸。留准永等同饭舟中，饭毕准永谓："曩游日本，识日使花房义质。"请往访于其舟，命舢舨送之去，约二点钟回，威远同行。李应俊别偕诸人往观扬威快舰。钟报二点二刻，应俊等归自扬威，准永犹未返。余遂偕秋樵率镇海管驾官陆伦华及习流军八名，与应俊等别乘舢舨先行，中流见准永自日舶下，花义房质亦刺舢舨至威远船，意将往谒丁军门及余焉。三点钟抵埠，仁川都护府使郑志镕迎谒道左，兼以肩舆来迓。舆如车箱状，趺坐其中，四人舁之行。导以青旗皂盖，舆隶河殿，漫声长谣，前后互答。迤逦循山，麓行，景色明秀，如在江南道中，村人扶老携幼来观者以数百计。越岭者五，约十许里，见两山环抱，中嵌茅屋数十家，询之即仁川府也。府无城郭，官廨在东山之麓，正对文岳，今即以为宾馆。入门则栋宇剥落，俨若古刹，厅事侧小室三四间，备余辈栖息。室簇比如蜂房，地荐蒲蓆，壁障纸屑，无几案床榻。给事者先于门外解屦乃入，其俗略似日本，而简陋过之。坐甫定，府使以矮几献食，殊粗恶秽，气触鼻欲呕者再，屡辞乃撤去。晚令从者煮粥以食，食已，赵李诸人相继至，各笔谈数则而去。烛跋，席地就寝，秽气袭屋犹存，而室后山松，因风作涛，三鼓尽，方寐。

二十三日晨起，陆伦华回舟，李应俊辞赴王京，催派议约大员。赵准永等相继来问讯，因与笔谈，将乘间觇其朝议，而准永等狡甚，语涉政府，辄诿不知，乃告以傅相奏请大皇帝派员来此，原为调护属藩起见，分宜推诚相待，安用是模棱为？准永等悚慴谢过。午后无事，方欲偕友出游，而丁军门策马来，知美舶未至，因联骑游山，冈峦回合，林木丛茂，虽无雄奇险怪之观。而平远深秀，殊足引人入胜。因念中原山水，在通都大邑，为冠盖所往来者，固皆登诸志乘，绘为图画，而荒远僻左之区，自唐宋以来，亦率有迁客骚人为之搜奇选胜，作为诗文以宠之，俾流传宙合，盖一邱一壑能自拔奇于岳渎之外，迄于今湮没不彰者，抑已尠矣！朝鲜山水之胜，无异华土，徒以越在东隅，屐齿罕至，数千百年，卒无好事者从而表章，俾得附宇内名胜之列，地望限人，豪杰所慨，山水亦有然与！方与揽辔流连，而通词尾至，喘汗雨下，叩马请返，谓："余辈屏从微行，设有蹉失，渠等罪且不测。"爰循旧路缓缓归，村人集道旁观者益众，皂隶亦踪迹至，先驱清道以行。返馆小憩，复与高永周笔谈。谘其政治风俗，与夫古迹之沿革，遂留之晚膳。膳毕，而二品参事堂备官金景遂至自王京，云："已派定经理机务衙门事申櫶为议约大员，越日当驰至。"景遂年六十余，其国王于派定议约大员后遣之来，知其胸中已有成竹，以笔谈舐之，词气桀黠，隐然有轻量中国之意，因责其应对失礼，立传接伴官，饬质明备舆马回舟，漏三下，准永等犹来固留。

二十四日晨起，金赵诸人复来固留，峻词谢之。丁军门先行，时余将发舆，而日使花房义质策马往王京，道出仁川，适馆请见，与语良久出馆，各分道行，至舟，美舶仍未至，虽连晨雾阻，而后期至三日，恐别有事故。爰与丁军门议，质明遣镇海返至烟台，沿途探视，因以一禀上傅相，令就便赍回，甫缮就，报见美国兵舶入口，时已晚七点钟矣，登舵楼以远镜窥之，则于口门下碇，相距犹三十里。

二十五日雾，美舶未起碇，午前丁军门邀赴扬威阅操。午后二点钟，美舶驶至。傍威远下碇，金景遂李应俊等亦来威远，余遂归自扬威。而我舟管驾官吕翰自美舶回，询知美舶在口外阻雾，停四十八点钟，故失期，薛使致声谓："明日十点钟来答烟台之拜。"景遂等寻入见，谓申櫶今夕至，词气谦抑，非复前日。数语后，应俊蹑衣请间，遂引入别室，询悉王京议论岐出，兴寅君李是应颇非外交，景遂其党，故有前日之言，因与笔谈数则而出。应俊等请往款接薛使，适美舶船主来答访吕翰称："薛使两日内不理公务。"乃为转告，景遂诸人五点钟辞去。

二十六日九点钟，美舶船主哥贝来拜。十点钟，薛使来拜。寒喧毕，薛使谓："全权字据译出，兼备有咨行朝鲜总理机务衙门公文一通，以此次未携缮译，不审华洋文有无舛午，乞为点勘。"允之，有顷辞去。余与丁军门议，翌夕七点钟邀薛使暨美日二船主晚膳，旋缮发洋文请单，薛使辞以疾，二船主答书如约。三点钟，赵准永率李应俊诸人，持其大官经理机务事申櫶、副官经理机务事金宏集与从事官机务副主事徐相两，三刺来问讯，订明日十点钟，登舟晋。谒大官意即大臣之谓，下国陪臣，不敢称大臣，降而称大官，礼也。未几，钟报四钟，往美舶答薛使拜，准永等留待舟中，薛使出国书与金权字据华洋文各一通，为校阅。毕，薛使商于余，谓："条约未定，不便遽递国书，拟先以公文咨朝鲜政府，国书俟约定后再呈。"余谓："国书呈递，先后无关轻重，第先将全权字据咨行朝鲜政府，使可会议。"薛使因问："朝鲜正副二使有无全权？"余谓："其国王既特派议约，谅无不予全权，且我傅相所议约稿，内载明全权字样，彼政府逐件恪遵，非有窒碍，不敢易也。"旋辞回舟，复与准永笔谈，语及全权事，李应俊复请往别室，求代拟勅文一稿携去。

二十七日九点钟，丁军门邀同点名。九点二刻，薛使来商请议约时，在近岸支立帐房，不必往仁川行馆，并问："朝鲜正副二使登舟升炮几响？"余谓："近岸议约，我免涉跋，彼省供亿，计诚两得，少顷当与点使言之，升炮则按中国礼用三响焉。"十点钟，赵李诸人先至。十一点二刻，申金二使率徐相雨及申櫶之子奭熙孙德均登舟，舟师站队以迎，升炮后，令通词传语。陪臣某某入舱，先行三跪九叩礼，代国王恭请皇太后皇上圣安，然后行宾主相见之礼。于时余偕丁军门屏息旁立，櫶宏集行跪叩礼，毕，乃与相见，送茶后，立问其国王安，櫶宏集亦立问傅相安，周旋之间，颇极严翼。盖自二十三日回舟，小示决裂，彼乃知中朝士大夫，不可狎玩，嗣是景遂诸人及凡来自王京者，罔敢稍有亵越，两使臣则又伛偻益恭云。就坐数语，遂留饮，与金宏集笔谈甚长。申櫶即光绪初与日本櫶约者，年七十余，虽步履甚蹇，而风度颇复端凝。金宏集年逾四旬，望之似三十许人，通达识时务，曩与日本议加税，则章程周密，是其所定，盖国中矫矫者，饭毕偕赴美舶拜薛使，薛使待之礼有加焉。已而周视炮位，骇叹无已。四点钟回舟，申櫶请先归，余复与金宏集笔谈良久，六点钟始以小火船送之去。七点二刻，美日二船主来赴宴，极欢而散，已九点二刻矣。

二十八日晨起无事，检点笔谈。午后四点钟仁川府使郑志镕以牛一头、豕二肩暨鸡鱼等物致馈美舶，遣通词登舟请示，且言："李应俊复往王京，面陈机务，因中国派员莅盟，故虽投赠之微，不敢不告。"亦恭顺之一端也。初志镕亦数以礼来馈余与丁军门，皆巽辞却之，一无所受，以体国家优恤藩服之意。

二十九日，舟中无事。与友人纵谈朝鲜国祚兴衰，郡邑沿革。晚五点钟，国王遣承政院右副承旨金晚植赍名柬来劳问，柬贮匣中，袭以红绫，跪而进献。余长揖受之，启视则右侧下方书"朝鲜国王李熙"六字，细若蝇头。与坐笔谈数则，嘱："归告国王，蒇事后，诣王京晋谒，愿先容焉。"与丁军门各附衔刺，璧柬，晚植复跪而受之，因顺令转嘱："仁川府使明日备舆马至浦岸伺候，与丁军门往行馆答拜申金诸君。"

四月初一日雨，美舶船主哥贝将薛使命，来催订议约期，十点钟，促具膳，膳后，偕丁军门登岸，则仁川府使已肃候道左，进肩舆，乘之行，乱山经雨，岚翠欲活，缘麓越岭，若历图画。十一点二刻至馆，与申金诸君相见毕，就坐，笔谈良久。二点钟进食，食时接谈，皆金宏集主笔，率以米谷出口，于朝议民情有碍，须设法议禁为请。余谓："见薛使时，当相机争之。"四点二刻辞归，复往美舶，以米谷出口一条与薛使往复辨论。七点钟回舟，作书以所议告申金两使。

初二日晓晴，专弁赴仁川致书。去后，倚舵楼看诸舶曝帆，中美日五舟，星罗如联珠，而威远适当其中，亦一异也。亭午，致书人犹未返，一点二刻，李应俊持申金二使复函来，谓："顷间归自王京，文件均携至，副使金宏集于明日谒商壹是，招商局五人已言于朝，允即饬人护送至王京，察看商务，订后日起行。"且为其国王致愿见之忱，请余与丁军门蒇事从赴汉城一游，云已令馆人除室以待。三点钟应俊辞去，薛使在汕岛船望见朝鲜人来，遣随员至我舟谒议约期，答以俟明日金宏集来舟，议定再告。

初三日午前，阅日本达根坂郎所撰《朝鲜国图志》。二点钟金宏集率徐相雨李应俊来舟，宏集以文件递交已，复笔谈良久，四点钟辞去。是夕余以约事粗定，至朝鲜且半月，尚无一纸抵津，恐傅相眷注，因与丁军门议令镇海兵舶，于初五日赍禀先归。

初四日晨起，申金二使令应俊来，以国王命璧还衔柬，并致牛一头、豕十蹄、鸡五十、卵二百、白粲五石，以犒我军士，受之。十二点钟，薛使赴仁川答申金二使拜，即校阅全权字样，邀与偕行，遂登岸，同至行馆，申金二使与薛使出全权字样，互相校阅。毕订初六日，在近岸支立帐房，会集画诺。四点钟，薛使先归，余复与金宏集笔谈良久，宏集等留饭，出乐侑觞。六点钟回舟，缮禀上傅相，并附笔谈日记二册，交镇海管驾官陆伦华，令迟明起碇，赍至烟台后，沿途探投。禀云："忠于去月二十三日，因薛使失期不至，恐有事故，拟遣镇海轮船回至烟台，沿途探视，并将抵朝鲜后一切情形，缕悉具禀。禀甫缮就，而美国兵舶已至，故未即发，兹特附呈钧鉴，将二十三日以后情形，撮举大概，为宪台陈之。薛斐尔二十三日入口，次日抵港，二十五日彼此往拜。谈及约内第一条，彼终谓有碍平行体统，且电复未至，断难擅允，询以'何天爵在京所译第二条洋文？'则谓'未经携来，亦并不知所译是何言语。'"词意之间，甚为决绝，若必欲以此条列入约中，势将以固执废事。不得已，议令朝鲜国王于约外。另备照会一通，声明为中国属邦，则在我既存藩服之名，在彼亦无碍平行之

体。薛使谓："曩在烟台答中堂书时，曾许令朝鲜设法声明，兹既不列入约中，则亦无所不可。"忠因思此项照会内，须写明系于未经立约之前，先行声明，则美国于此条，虽未允列约内，而约先既许声明，似即与认明朝鲜为我属邦无异。惟朝鲜自受日人蛊惑以来，虽未敢箕踞向汉，而亦不无狡展之心，自二十日回舟，小示决裂，始知中朝人士不可玩狎，由是景遂诸人及后之来自王京者，皆益恭谨，而其国王亦遂遣承旨官赍帖来拜，其狡展之心，似已非复前日。兹若以声明属邦一节，恺切详谕，令其遵照办理，以理势揆之，似不至或有违悖。然万一中于簧鼓，稍涉支吾，则美日二泊，瞻视非遥，深恐于国体有碍，爰欲略参权变之术，以驾驭之。遂于二十七日，其所派议约大官申櫶、副官金宏集登舟来谒时，令先站队升炮以张吾威复，传令陪臣某某代国王行三跪九叩礼，恭请皇太后皇上圣安，以折其气。然后以笔谈所载诸语，从而纡徐引掖，使之乐就夫范围，已乃为代拟照会一稿，宽假以自主之名，实申明其属邦之实。金宏集等阅之，乃皆欣然愿从，即从次日命李应俊赍回王京，请其国王照稿缮用，继复议及他款，大都无甚出入。第米粮出口一条，申櫶、金宏集均谓"于其国朝议民情有碍"坚欲议禁，薛使则坚不允禁，相持屡日，金宏集乃议添注"惟仁川口不准出米"一语，忠以语涉含混，拟代改为惟于仁川已开之港，各色米粮概行禁止运出，较为周密。经与薛使辗转商量，适渠亟欲归国，极思约事早蒇，内迫于速成之心，外屈于婉商之谊，遂已勉强允行。初二日李应俊返自王京，初三日将照会赍来，照稿誊写，一字未易，拟存忠处，俟定约时与国书条约交薛使一并赍回。顷薛使邀赴仁川，已舆申櫶、金宏集等约定于初六日在济物浦会集押约，兹恐仰蒙宪虑，特先具禀，并日记笔谈等件，交镇海兵舶先行赍呈，忠于蒇事后，拟赴王京一行，答其国王专帖之拜，约初十内外，当可起碇西渡矣。

初五日风，午前八点钟，李应俊来舟请国书答复款式，为属草以去。九点钟，丁军门遣军士至济物浦助支帐房。午后朝鲜议约大副官与美师遣人持汉洋文约本各三册来请校勘，阅毕遣还，已六点钟矣。复接两国使臣函谓："诘旦签诺事，两不相谙，乞登岸莅盟焉。"

初六日风定，午前九点钟，偕丁军门减从登岸，美舶四艇偕行，花旗飐风，衔尾而进。至济物浦，有朝鲜官备肩舆来迓，询知帐房在山阳，因辞舆步行，越岭见蓬揭崖麓，环绳为卫，守之以兵。美使率水师官弁十余人，火器兵二十人踵至，偕行，甫及帐，申金二使趋出，肃迓入帐，送茶毕，即为指授仪节。请两国使臣中坐行事。余偕丁军门送居他室以待，约本汉洋文各三册，悉当场钤印签押，册尾年月均以汉文填写朝鲜开国若干年，即中国光绪某年月日字样。事毕，申金二使复起立，以其国王致美国伯理玺天德约外照会一通，捧交薛使，托赍归转呈。于时哥船主于帐房燃火箭一枝，俄而，美舶升炮二十一响，致敬朝鲜国王，诸臣各肃立以听。已复升炮十五响，致敬丁军门及余，威远亦升十五炮答之。炮声止，余偕丁军门出室称贺，因邀薛申金三使暨赵准永、徐相雨、李应俊等至我舟宴集，为敦槃之会。申櫶辞以疾，赵准永因事不赴，余人悉至，登舟已十一点二刻。小憩入座，与宏集笔谈甚长，薛使即席邀余与丁军门暨金徐诸人翌午会饮，金徐以复命辞。席散，薛使辞去，金宏集复留笔谈。四点钟，宏集辞登岸，且谓："项闻薛使云'于初八日起碇'语顺至美舶送行。"因遣我舟管驾官偕之往，美舶升炮十五响，敬之。六点钟，申金二使复遣李应俊以其国王命持《答美国伯理玺天德书》二册来，请余择用，书中一列名，一不列名，余谓："照会既无国土名，则答书亦不必列名，以归画一。"应俊即以一册留舟中，托代致美舶。

初七日午前九点钟，日舶花房义质来拜，询知昨夕归自王京，谈次，因贺余约事赞成之速，余谓："此由美使无甚要求，故介绍亦易易耳。"复以约款为问，则答以"初次立约，诸从简略，不过藉通情好而已。"俄而花房辞去，升十三炮送之。十一点二刻，偕丁军门赴美舶宴，花房已先在，相见毕，余以朝鲜国王答书转交薛使，花房诧为奇捷。既而，入座畅饮，花房复举觞向薛使以约事速成为贺，薛使谓："此由中国李傅相主持之力，又得马观察善为介绍，故便利若此。"花房闻之，词色惭沮。散席，回舟，李应俊复持其特令总理机务衙门大臣金炳国照覆薛使公文一通来请转致，盖薛使于校阅全权字据时，曾以照曾抵朝鲜执政，故炳国覆之。应俊谓："昨金宏集复命王京，与花房义质遇诸途，花房向叩约款，宏集谓换约后乃可宣示。花房颇有不豫色。"云。四点钟偕丁军门答拜花房于其船，薛使亦至，坐定，其船主旋来道炮位不备，不能升炮之歉。盖西洋水师成例。凡兵舶升炮者，必有边炮六门，日舶仅边炮四门于例不能升炮也。少顷回舟，遣管驾官持金炳国照覆公文送交美舶。是晚检点行装。拟迟明赴朝鲜王京。

初八日晨雾八点二刻，偕禹亭军门及秋樵率仆从六名差弁四名习流军十二名至济物浦，舍舟登舆仪卫如初赴仁川时，增以鼓吹一部。行三十里过星岘山，山隶富平府治，高约百丈，舆夫登陟，喘汗雨下，前驱军士按辔徐行，蠕蠕然若蚁缘垤。又十五里，至梧里洞食，已十二点矣。饭毕，复登舆，行二十里，历杨花津，抵汉江，江无巨艑，以小舟四艘，两两比属，四围设屏，上覆以顶如亭式，纤徐而渡北岸，渡侧石壁数仞，临江屹立，崖麓树影中，飞宇翼然，隐约可见者，则江亭馆也。复行十五里，抵汉城，城为古朝鲜马韩之城，因山高下，甃石以城，北枕华山，南襟汉江，左控关岭，右环渤海。百济中叶，尝都于此，有门八，东曰兴仁，西曰敦义，南曰崇礼，北曰肃清，东北曰惠化，西北曰彰义，东南曰光熙，西南曰昭义。是日余由崇礼门入，市尘荒陋，民居湫隘，都人士观者如堵，而妇女绝少，间有一二老妪，皆以褒衣覆顶，侧立远视历里许，至南别宫居焉。宫在南部会贤坊，本小公主宅，从前诏使舍于太平馆，在西部养生坊，壬辰兵燹，公私庭舍，荡然灰烬，此宅以倭将所居见遗。癸巳四月，李提督如松复京城，馆于此，遂为

诏使所止，今称南别宫，屋宇宏敞，拟于王宫余与丁军门各处一堂皆布席蔽地，中设公座，座后列屏为障，左侧为卧室，中悬纱慢，室内置榻高不及尺，围以短屏，榻前列矮几一，上庋木匣贮交具，以备笔谈，盘盂炉鼎均备。入馆少憩伴，接官赵准永及李应俊诸人先后至，因偕丁军门先以衔柬往候国王，订翌日进谒。晚九点钟，国王遣左承旨赵秉镐持帖起居，谓："诹吉于十三日相见。"余谓："事冗不克久留，无已，则以初十日为期。"托其转达国王。赵秉镐辞去，韩文奎复以国王命来璧衔柬。是日适值佛诞，国俗以其夕为灯节，黄昏后火树银花，满城开放，而国王与其世子亦遣内侍持宫灯四悬来赠。

初九日晨，登明雪楼间眺，见栋宇间，木刻栉列，皆从前皇华莅止时留题篇什，其诗多道国家绥靖藩封之意，与朝鲜服事上国之忱，想见其国之君长累世恭顺，宜一旦有事，朝廷不忍以度外置也。十点钟，日使花房义质遣参赞近藤真锄适馆请来见期，余谓即日出拜申金诸人，当顺道往访，近藤真锄辞去。一点钟，申金二使来谒，与金宏集笔谈通商事宜，宏集呈条约册子，询未谙各节，手批答之。二使闻余将往拜，固辞，余谓："与马已备，无庸固辞，且余亦将假此一出游览耳。"于是二钟点，遂偕丁军门先出敦义门，访日使于清河馆，馆在盘松洞门外，清泉喷流为池，广约数亩，新荷出水，乍解摇风，馆内正室曰西爽轩，公使居焉，左曰天然亭，右列四宇，随员及差备官通词舍之，后一榭曰清远阁，可供游息，地势居高临下，俯视城中数万家，如在几案，顾屋宇狭小，逊南别宫远甚。坐谈少顷，复命驾至申櫶宅，则金宏集、徐相雨俱在，盖两君恐余往拜，故均集櫶宅迓阻，相与问讯毕，櫶率其子若孙，导游园亭。园有晚香堂御书楼见山亭间琴堂诸胜，虽台榭不多，而水木明瑟，颇饶野趣。其幼孙年十一岁，著茜衫随行，问："读何书？"曰："《通鉴》"问："经书卒业否？"曰："东国训蒙之法，童子入塾，首读《周兴嗣》千字文，次即授以《通鉴》，经书则俟文理略通后乃读。"云。六点钟，归馆。九点钟，国王遣右承旨金晚植持帖请翌日申刻相见，余语晚植："归告国王，前已由陪臣代请圣安，此次相见，第宾主长揖而已。"

初十日凌晨。金宏集以国王命来馆，密商事件，延入笔谈良久，金曰："小邦地褊民贫，迩来经用实绌，欠项颇多，日人或有愿借之意，然此事既出于不得已，则无宁仰请于上国耳。"忠曰："借贷之事，所系甚重，用之善则国受其利；不善则反受其害。以国乞借，其法创自外洋，往往藉此以富国，亦有因之以弱国者。但外国借债，借之于民，即向他国借债，亦借之于他国之民，从未有向他国政府告贷者，向他国政府告贷，势必受其要挟，由此以观，则日人愿借之意，甚属可虑。我中朝屡有洋商欲借款项，而政府屡却之者，防后患也。然我国繁富，筹款甚易，贵国贫瘠，欲求富强，不得已而出此一举，良以时势使然。然告贷之先，当筹所以告贷者，所办何事，兴何善举，若所办之事，果于民有益，可以裕商。则愿贷者不乏其人，虽千万百万可以一呼而至。且利息甚微，何则？以贷主知异日之必能偿还故也。"金曰："所教周悉，筹款事，惟矿山可议，日人自立约后，即要求开矿。然敝邦恐其欺挟，至今不准，愿请中国矿师，设法创行。"忠曰："贵国富有五金矿，日本俄罗斯久已垂涎，创始之先，必须踏勘着实，何处有何矿，何处矿苗最旺，且择其易于开采者先办，如是而后可筹款兴工也。贵国贫瘠特甚，欲藉此法以为富强，闻之不胜欣善，归当禀请傅相，先遣矿师数人踏勘矿山，矿山果旺，必当为贵国筹一至当无损之道以借款项，百万千万，措借亦易易也。"金曰："现领选使在津，所办器械，若能禀傅相求一方便法，俾有购资尤幸。敝邦包参税有岁课，亦可按年归偿耳。"忠曰："包参之税，何处拨远？"金曰："包参税，系义州府栅门接界所征收耳。"忠曰："领教，但借款一事，不可不慎，为贵国谋，切勿堕日人计。至嘱至嘱。"丁军门偕友人策马往游南山。宏集去，徐相雨来，复与笔谈，因留之饭，方举箸，而丁军门归，颇述南山之胜。饭后三点钟，伴接官赵准永偕司员四人来请赴王宫，遂偕丁军门著行装登舆，行二里许，至新宫，入门，两旁古树参天，中拥石道，过勤政殿，至协阳门降舆，入次，次以屏风，支成如两室状。于次进茶果二道，从官呈接见国王与王世子仪注四册，导入便殿，至东楹外，国王出就西楹，东向立，揖让而入，登殿，行揖，礼毕就坐，提调进挥巾，寻跪献茶果两道，进退周旋，均以乐节之。译官四人，著四品服，奔走传语，所言者，寒暄而已。殿中袍笏森立，金宏集赵秉镐、赵准永均在。国王年三十余，冠翼善冠，服衮龙袍，龙四爪甚洒落，提调行礼，有参错者，率亲加指示。且时与近侍及诸臣谈笑，诸臣亦得于王前偶语，状如家人父子，盖其风气近古，故上下之情易通，凡白事者，夜三漏犹接见焉。须臾礼毕，乐止，起座辞出，国王送至楹外，视余与丁军门出门，独拱手以立。至协阳门，入次小坐，金赵诸人均来问讯，王叔兴寅君李是应与王弟载冕亦至次款语。少顷，复出至王世子处行礼，与国王同。世子年九岁，眉目颖秀，被服如国王，二中官拥之坐，问答声均自座后出。礼毕，复至协阳门登舆归，而王与王世子均遣中使送筵席至，罗列盈室，臭味不可响迩。继复馈方物，固辞不获，乃受数种，时已十二点钟矣。方解衣就寝，而中使又至，询之，则国王遣慰留少住数日者，亟起辞之。使者去，复卧，则中使复以国王命持千金为赆，余倦甚，侦知丁军门已醒，令人嘱其起辞，峻拒再三，乃肯持去。而墙外鸡声膈膊争唱，盖夜漏已五下云。

十一日晨六点钟，遣人持衔柬至国王与王世子处辞行，国王与王世子亦遣赵秉镐赍帖来送，无何，金宏集徐相雨诸人先后至馆候送，申櫶以老病遣其子来代。九点钟起程，至汉江渡，时日使花房亦遣随员持刺追送。十二点钟至梧里洞，食。三点钟至富平，易轿而马，疾驰三十里。四点一刻，抵济物浦，丁军门跃马先至，知英国兵舶二艘，一名味齐朗至自长崎，十二点钟下碇，一名赛得落，至自津门，一点二刻下碇。寻登舟，

而英国驻京参赞懋德侦余归。先以一书请见，未几，即携傅相函至，叩余行期，答以迟明即发，则固留，余谓俟读傅相函后，再定行止，懋德辞去。读悉书意，旋至昧，齐朗兵舶答拜懋德，兼晤其议约使臣水师提督韦力士，告以暂缓起程。韦使略询薛斐尔先后议约情事，与所开口岸，小坐回舟。七点钟伴接官赵准永登舶送行，留以晚膳，本傅相意作书，至申金二使，俾转达国王，交准永令星夜赍去。

十二日晨七点钟，李应俊至，先是国王以条约照会等稿，备文令应俊附便舶至津，赍呈礼部及北洋通商大臣衙门。比至舟，知英舶东来议约，遂立回王京而陈。十点钟，韦使来拜余与丁军门，并托向朝鲜代购两船饮物，行时，升十五门炮送之。十一点钟，申金二使及赵准永以礼来馈，异辞却之。午后二点钟，懋德来舟，索观美约洋文稿，检出予之，谈次，因述其舟甫至时，日舶遣人叩东来故。答以与朝鲜议约，将俟马观察回舟，请为介绍。日人闻之，惭恧而去。

十三日，舟中无事。午后，偕丁军门刺小艇往游舞雌岛，返至永宗岛，得佥使在焉，为言："岛中旧得城垒，置永宗镇以守，七年前日人因约事寻衅，以巨炮轰塌之，今永宗镇遂移居山巅。"四点钟回舟，美舶赛得落，忽起碇驶出，询知将至大青岛，调测量船来朝鲜测量海口。晚七点二刻，偕丁军门赴韦使宴，席间谈笑甚欢，韦使欲将美约略为增减，余坚持不得一字更易，其后竟如余言。归时已九点二刻，国王复遣韩文奎、高永周来舟挽留，并条询英约各节，知其国已派兵曹判书官一品赵宁夏为议约大官，偕副官金宏集从事官徐相雨伴接官赵准永即日驰至仁川，订翌午登舶面请机宜，宁夏年三十余，大王后之侄，与国王为中表兄弟。

十四日晨，英参赞懋德来商条约事件。十二点钟，朝鲜议约大官赵宁夏、副官金宏集率从官诸人来舟，留之饭，与宁夏笔谈。李应俊寻赍其国王咨北洋大臣暨礼部文件，内有转请"奏留持办"等语，至自王京。二点二刻，偕赵金诸人赴英舶拜韦使，议及条约，辩论再三乃定，韦使谓："俟翻译官自沪至，即订期画诺。"回舟，复与宁夏笔谈，先是傅相手谕谓："望日由津门启节南旋兹朝美事蒇，而英约亦大概将成，因议令扬威快舰于迟明驶赴烟台以迓宪节，并乘便添备食物。"赵金二使请顺携李应俊赍文前往，许之。晚膳上傅相禀，并钞呈笔谈略云："忠于本月初四日，肃泐寸禀，交镇海兵船，赍送回津。旋于初六日，高美两国使臣就济物浦支立帐房，会集画押，当将朝鲜国王照会与国书条约等件并交美使。美使即于初八日起碇归国，忠亦于是日偕丁提督同赴汉城，初十日见朝鲜国王于便殿，行宾主礼。十二日申刻回舟，则英国使臣韦力士先于日午乘兵舶驶至汉江口，傍我舟下碇，寻遣其参赞懋德来询行期，告以明日起碇，遂殷殷挽留，嘱为介绍，并交出宪台钧函，庄诵之余，就函中大意，即夕书属申金二使臣，嘱其转达国王，妥速计议，嗣复与韦使论及约内第一条，韦使谓：'威使在津与中堂言明一切，条约均照美国办理，至朝鲜为中国属邦，素奉中国为主，美国如何办理，英国亦应照办，若必列入约内，则未奉本国电复，断难擅允。'忠因思条约仅系两国使臣所议，照会则由朝鲜国王向英国君主自行声明，似尤觉正大。且此条美国既不允列入约内，使英国允之，则不特于平行有碍，并且将贻笑他人，度其意断难听从，计不如仍依美国成例，令朝鲜国王于议约前，先备照会声明。而朝鲜国王亦甚欲约事速成，即于十三日派兵曹尚书、赵宁夏为大官经理机务事，金宏集为副官来与英使会议，今午后登舟来谒，旋与同赴英舶与韦使相见，韦使初膺使事，诸务未谙，狐疑特甚，云'美国约略举大概，似涉挂漏，拟从中添注数条，以期周密。'忠告以'此系初次立约，仅能略举大概，俟五年后，彼此交谊审熟，然后乃可商量损益，向来各国立约均系如此。'因为之反复开陈，其参赞懋德亦明决善断，复从旁代为剖晰，于是韦使乃无异言。大约一切可照美约定拟，惟俟英国翻译官到方可择期画押耳。"

十五日晨六点钟，李应俊来，寻附扬威西渡，交到津海关道周玉山观察书，书由陆路递来，乃上月二十一日自津门封发者。八点二刻，丁军门乘小火船往测汉江，三点钟韦使遣随员来告赛得落兵舶将至，至即迳赴烟台，倘有信件，可便将去，因以一函答玉山观察。四点二刻，韩文奎持其国王照会英国君主公文至，暂留余处俟签押日复由朝鲜议约大副官交韦使赍归。五点钟，赛得落兵舶进口，寻即驶去。六点钟，英国测量船名飞鱼者至自大青岛。八点二刻，赴军门回舟道："汉江两岸风景剧佳，而江华居民稠密，亦复不减汉城。"云。

十六日午前九点钟，英参赞懋德来舟问讯，缴还美约洋文稿，谓："翻译失期不至，焦急殊甚。"午后无事，乘小火船趁潮偕友人往游江华，初历舞雌岛，次下鹤舞，次虎岛，岛仅一礁石，状若伏虎。日本所绘朝鲜图，以虎岛置汉江口，系属舛午，汉江口右侧大岛，盖永宗岛也。次西湖里，村落缀山麓，肃疏淡远，殊有图意。次至上鹤舞，山穷水尽，前若无路，复行四五里，则两山对峙，中通一水，曰孙突项，为汉江入海关链，朝潮夕汐，此一束峡，势峭立如门户，水经其间，不得速出，奔腾喷薄，声殷怒雷，且其下暗礁林立，利同剑铓，三南税船（全罗忠清庆尚三道在朝鲜南境，国人称为三南）至项外，必俟潮满乃过，否则率遭触损，号称天险。相传朝鲜太祖尝乘舟至此，欲鼓棹经过，舟人皆谏不听，有孙姓者自断其手以进，太祖惧，乃候潮而济，故至今以孙突名焉。越项则江面陡狭，两岸皆山，甃石为壁，间以炮垒，如长虹起伏。三点一刻，至镇海楼，登岸入石壁门，距江华犹十里，无舆马，缓步以进，陟高巅，见雉堞参差，知为江华城郭。寻迤下，行山谷中，鸡犬连村，桑麻被野，殊有太平景象。十余年前，佛郎西人尝两入其境，今乃完善如此，意当时固未甚蹂躏与未几入城，其门额曰江都南门，城中亦皆茅屋，过阅武厅，惫甚，小憩，索三马乘之，至留守署。署踞山腹，厅事轩厂，周览

城郭，皆因山高下为之，如汉城制。山之最高者曰牟尼峰，府置留守官为一品大员，非亲贵不得居，任此者恒处汉城岁中，间至其邑而已，今留守李载元，王从兄也。盖江华自我朝龙兴时，以兵伐朝鲜，国王尝两迁其地，遂为重镇，防御之严，为国中第一。时有从官崔姓者来见，具酒食款留，以日暮策马去，至镇海楼，已六点钟矣，适潮落，小火船驶甚速，八点二刻回舟。

十七日十点钟，赵宁夏遣韩文奎来假小火船赴通津访友。十一点钟，英参赞懋德来议约事。一点钟偕友人刺舢舨游月尾岛，见五色芍药，翦数枝归供胆瓶，晚接赵宁夏书请："午疾作，未赴通津，火船遣还，仅以一函附谢。"是向夕雨。

十八日，大雨，竟日无事。

十九日，晴，九点二刻，懋德复来议事。十点钟登舵楼，见煤烟一缕自天际起，以远镜测之，知为扬威入口。十二点一刻，扬威下碇，葛雷森来，携交家书一封，询知十五日起碇后，于次晨四点钟驶过成山岬，缓轮行，十点钟至烟台，探悉傅相乘保大轮船，于昨日三点钟出拦江沙，迤旅顺而南，不入烟台口，故途次相左，因以文件交文报局寄津，投张制宪转递，复鼓轮东渡。烟台食物购至，乃邀英提督韦力士参赞懋德及其水师官三员于翌午宴叙。

二十日晨，赵金二使遣韩文奎、高永周来问讯。十二点钟复见汽船进口。一点钟，韦使等来赴宴，甫入座，则报法国兵船至矣。旋接其驻津领事狄隆书，谓："携有北洋大臣函件，请来舟面交。"韦使闻法舶之至，恐其后来居上，遂不及待翻译，即席订翌午签押。二点二刻客散，狄隆来谒余兼拜禹廷军门，交到张制宪函件，略谈辞去。余即登岸晤赵金二使于仁川行馆，为告法舶东来意，并语以明日朝英签押事宜，与两使笔谈甚长，七点二刻辞回，以日暮易与而马，疾驰以归，至舟已九点钟矣，无何狄隆复来访，与促谈良久而去。

笔谈，忠曰："朝使一闻法国之名，即皇皇然以传教为虑，隐有不愿与贵国立约之情，缘朝鲜最忌传教，故现与日本重议通商章程，有一款内载将教书与鸦片烟并禁，如有携入各口者，罚其物主，并将其物当众烧毁之语。且贵国先有传教士潜入朝鲜，以致同治七年，入踞江华之事。后经余再三责道，谓法国此来，非为传教，志在通商求好，朝使方允将贵国行将缔约之意，驰告国王，定夺朝使。"又云："贵国此来，虽以通商为名，禁教之事，不得不设法声明。"云云。狄曰："禁教一事，吾国万万不能允行，欲以吾国万万不能允行者格外提明，岂非明明拒我乎？"忠曰："禁教之事，若在十年以前，贵国固难允从，但刻下贵国政已变，上下议院中维护传教者，寥寥数人，而秉国政者，多非其党，若与朝鲜立约，载明禁教一节，贵国政府，必不深咎。"狄曰："吾国政府，虽于传教一事，不甚关切，然若以禁教二字，形诸公文，必致激成吾国人民之公忿，故执政者，必不能允行也。"忠曰："子知贵国民情之可虑，抑知朝鲜民情之尤可虑乎？前日往游江华府，与其官接谈，尚以贵国前踞江华之事为憾，且谓此皆由传教所致。余居此一月，与其官员往来，无不以传教鸦片烟为大戒，前国王禁教甚严，外洋教士，屡遭杀戮，至今犹盛称之。今则时局一变，其国王有意外交，而老臣皆以为非，王叔李昰应尤力持以为不可。幸国王明决，已与英美立约，故遣来议约者，类皆少年心腹之人，国之老臣屏不与议。今贵国来此，朝鲜臣民，皆知贵国以传教为务，若不明为禁止，则有拂朝野公论矣。"狄曰："事虽如此，传教之事，可如英美约内不必提明，如欲提明，微特吾国难以允从，即欧美各邦，莫不以为大耻，若悉照英美条约定议，余即可暂行代宝公使签押。"忠曰："现在朝鲜使臣，专派与英议约，岂敢与贵领事签押？况暂代秉权大臣签约，并未见有公法载及者。"狄曰："签约不能，还乞贵道请朝使致一函，内愿称与吾国议约，其约款悉照英美定议。"云云。忠曰："朝使非奉国王特命，不敢私与外人交谈，况致书乎！"狄曰："若国王已允吾国议约，朝使即可致书于我乎？"忠曰："彼非奉有国王特谕，与某国议与，决不敢以书札相往来也。无已，贵领事致余照会，余即以照会之意，函致朝使，俟朝使复余后，余再移覆贵领事，是为正办。"狄曰："此法甚善，朝使明日至舟，乞由贵道引余一晤，庶可回覆宝大人，谓至此已面见朝鲜官员矣。至祷至祷。"忠曰："俟朝使明日至舟时，当婉为介绍。"

二十一日晨九点二刻，懋德来议两国使臣官衔字样。十点二刻，偕丁军门答拜狄隆于其船，略谈即归。十一点三刻，赵金二使率从官来舟，款以饭，与之笔谈甚长。二点二刻，两使先辞去，至济物浦帐房候押。三点钟，韦使率舢舨四艘向岸疾驶，余亦偕丁军门乘舢舨尾至。登岸，入帐内小憩。两国使臣寻中坐签押，一切如与美国定约时，押后，韦使向余再三申谢，英舶未升炮，以舟小炮位不备故也。六点钟，回舟，早膳后，狄隆来访，探问其事，十点二刻去。解衣就寝，而朝鲜人复至，持交周玉山观察书，询知为李祖渊由陆路携来者。

二十二日晨四点二刻，英提督韦力士乘味齐朗兵舶驶去。十点钟，金宏集偕徐相雨诸人至，知赵宁夏于昨日签约后，即驰回王京复命，并启国王以余不日西渡之信。初国王遣派赵金二使与英国议约，谕中即有饬二臣"固留上国星槎"之语，后复另谕饬留兹余欲迴舟，故宁夏返汉城禀命云。因留金宏集午饭，宏集向余询商务，又出与日使花房义质所定通商章程一册，手批答之。饭时报镇海至自津门，无何陆管驾伦华，持玉山观察函至，阅悉津门近状，二点钟狄隆至舟，余即引与宏集相见，坐间以法语为宏集代达壹是，良久狄隆乃去，复与宏集笔谈，言英美和约已由中国介绍，如他国踵至，宜以转请中国先容辞之，方不受其欺挟，宏集称感不已。时又报有英国兵舶名基得落斯者自长崎至，已下碇矣。未几，英国驻日神户领事亚斯登持懋德一函来见，询系驻日公使遣之西来襄赞约事，与味齐朗遭于道，故懋德作书令其来见。亚斯登携有朝鲜人衣日本服色者，宏集等见而恶之，屏弗与语。五点二刻，宏集

辞归仁川，而港内英舶三艘，法舶一艘，知我于质明起碇，各船主皆相继来送。余即刺舟答拜亚斯登，谈次知其在神户已与家兄相伯相识。寻回舟，而日本领事近籐真锄至自王京投刺请谒，微询英美约本，余以他语掩饰之，因即辞去。初，日本朝闻中国派人襄理朝美约事，特遣花房公使驰至，意在居间市惠。一月之间，美英事蒇，而约本尚未一见，数迫朝鲜政府出示，均以未经批准，不便宣示辞之，故日人怅惘殊甚。七点钟，狄隆复来云："其兵舶于诘旦迳赴长崎，欲附我舟西渡。"饬扬威备客舱居之。七点二刻，伴接官赵准永来舟送行，是晚各国兵舶皆鼓乐酣歌以贺成功云。

二十三日凌晨三点二刻，赵宁夏遣人持函来，云："回自王京，国王仍饬固留，闻星槎即发，弗敢再渎，惟冀不日重临，则敝邦邀福无量，顷以道路奔驰，委顿已甚，罔克趋送，谨献数物将意。"与禹廷军门答刺辞之。五点钟起碇，威远停泊匝月，船随潮汐转，链缠于锚十数匝，仓卒莫能遽解。镇海驶稍缓，然潴水不深，可迳行取疾，丁军门升旂令先行。六点钟，日本兵舶起碇，绝驶而过，无何，我舟锚解，鼓轮进发。扬威尾之，行数里，见日舶停轮，乃轶过之。盖日舶锚链未解，欲争先他国，弗顾而驶，卒以牵掣难进，天下事有欲速反迟者，皆日舶类也。法舶亦相继起碇，十二点一刻出口，雨风自船尾来，浪静舟稳。

二十四日晨三点二刻至成山岬，十一点至烟台，停泊添煤，缮禀上传相略云："朝美约事定议后，曾上一禀，饬扬威快船赍呈。该船于十六日驶抵烟台，宪台已前一日鼓轮迳南，当将禀件交文报处赍投振宪转递矣。前禀发后，原议俟英翻译至朝鲜，便可签押，乃迟之数日，翻译不至，因复略生枝节，欲于约外另备照会一通，声明约内未及详载者三节。忠查所间各节，尚无违礙，而测量一事，尤于中国有益，盖朝鲜各口，此后皆中国兵舶所至，得英人测量后，绘一详审海图，便可坐享其成，遂为转告朝鲜赵金两使，两使亦请于国王照准咨覆。二十日忠邀英使韦力士在舟午饭，忽报法国兵舶进口，韦使恐法人后来居上，遂不复待翻译，即席定于次日画诺。忠寻由法国领事狄隆处，奉到振宪书函，谓："实使遣狄隆东来，先达通好之意。嘱忠设法先容，并指示朝鲜将该国传教为难情形，详细告知狄隆，俾回禀宝使商定办法，然后再赴朝鲜立一通商妥约，而不及传教，以免日后衅端。"忠遵于是日往晤赵金两使于仁川行馆，代达法舶东来大意，且谓："朝鲜既与美英通商，似难独拒法国，好在刻下尚非立约，若其间不便之处，尽可向狄领事先期直陈。"两使谓："朝法向无往来，且言语不通，难欲有陈，无由自达。"忠因议令赵金两使，以一书与忠，云忠既为狄隆向两使代达通好之意，故两使亦覆书以所答之意托忠，转报狄隆焉，惟禁教一节，办理颇为棘手。是晚归自仁川，即与狄隆反覆陈说，谓："朝鲜所以不愿与法国立约者，徒以传教一事，令欲立约必须禁教。"狄隆谓："教可不传，而明禁字样，断不能形诸笔墨，无已，则照美英办法，彼此均不提及乃可。"忠因思教事，最为西国所重，若以明禁字样，形诸笔墨，微特法人引为深耻，即美英各国，亦皆必不允行，诚有如威使在津所言者然，若仍照美英办法，彼此均不提及，又恐法人将来乘隙而入，致滋后患。遂于二十二日邀朝使与狄隆共集舟中，将朝鲜传教为难情形，当面代以法语，详细告知，而函内则第称朝鲜向来未通外交，国事民情，多有与他国不同之处，此英美国二约，均于朝鲜国事民情毫无窒碍，法国若要与朝鲜立约，愿悉照美英约本定议，而换约后，所行各节则皆按照约内议定条例办理，如此，则于法国体面无碍，而朝鲜传教为难之意已隐寓其中。昨已将书函抄稿，移交狄隆，令归报宝使，而英朝约事，亦已于二十一日在济物浦支帐签押，其声明属邦照会，亦如与美国定约时，一并交英使赍归。朝鲜国王恐他国踵至，固留忠暂缓回舟，为之终始其事，忠以美英约事已蒇，而法德俄议约使臣亦均未至，居留以待，似于体统有失，遂于二十三日起碇西渡。濒行前一日，语朝使令转告国王云："刻以要务暂归，如他国续来，即告以朝鲜不谙外交，约事多由中国主持，令欲与朝鲜立约，可先赴津门商请北洋大臣派员莅盟，方可定议。"庶朝鲜为中国属邦之义，亦将于是益明矣。计此后续来各国中，如法国大局已定，自由中国主持，德国亦与朝鲜言语不通，文字不同，断难对面立约，惟或迳至朝鲜邀日人介绍，乃为可虑。顾念德国如照英美成约定议，则日人必不肯代达，若仿日约成例，则朝鲜亦必不肯允行，势非仍请中国莅盟不可。俄国或未必来请于我，然忠已将利害语之，将来俄人虽不来请，朝鲜亦必来请也。今已于二十四日驶至烟台，复接振帅来函，抄示总署，又十九日函稿内云："宝使于十六日遣翻译官至署，请函致张制宪，再将法朝议约，照美约不增不减不改之意，加函寄交马道。本署答以宝大臣既托威使与北洋大臣商定办法，可不必再由总署寄信。宝使闻言始而忿争，继而婉恳，谓此事始终未托威使一字，伊从中招揽误我要事，所说不足为据，惟求总署再将此意详致北洋大臣。相与辨驳许久，宝使坚辞相求此事，法朝议约照美约而不提传教办法，前次函商，谅台端早经阅悉，希将此意，函知马道。"等语。十七日函稿内云："英德既云悉照美约，法使今亦有照美约之言，若独于法国添入不准传教条款，无论法国传教士最多，且用意最专，必不答应，且即勉强答应，而美英德等国，亦各有教十，见法约独添此一条，将谓靳于法而不靳于我，转滋纠葛，不如准其仍照美约依样葫芦，浑然无迹。"饬忠遵照函内事宜开道朝鲜，与狄领事相机商辨，兹忠已返至烟台，而狄隆亦已归报宝使，其如何办理之处，当俟回津后再听振帅与总署商定。第念忠前当甫行东渡之时，于照会声明一事，深虑朝鲜不遵，美国不收，乃抵朝以后，办理俱皆应手，而英法续至，亦复无甚掣肘，此殊可幸耳。

东行续录

[清]马建忠撰　崔玉华整理

壬午夏五月朔，复奉东行之檄，初余之西渡也，朝鲜国王知约例既开，请款者必且踵至，咨商北洋大臣张制宪树声，请余遍莅诸盟，制宪据情入告，朝议允之。故于德国使臣巴兰德之东，复檄余偕丁禹廷军门率威远扬威超勇三船以往，与巴使会于烟台。于是初二日晚十点钟，与友人吕秋樵乘铁笼小火船启行，初三日晨五点钟至大沽船坞，巡视厂栈，勾留半日，丁军门已先在。是日东南风劲，威远兵舶泊拦江沙外。午后二点二刻，邀禹廷借乘招商局利达轮船出口。三点二刻过拦江沙，薄威远以登，两舶掀蹷，小有触损，旋饬蒸汽于六点钟开行，舟簸如箕，入夜尤甚。

初四日晨六点钟，过庙岛。二点钟抵烟台，巴使已先一日乘士岛什兵舶东渡。南洋登瀛洲兵舶，前以总署之调泊烟台备遣，至是其管驾官业伯鋆来谒请从，往觇朝鲜海道，因念南洋诸舶尚无识汉江口者，登瀛洲间泊烟台，携之东渡，使乘便识一海口，或亦南洋诸当道所深题也，爰命添煤储食，备初六日开行。

初五日晨起，偕丁军门拜方佑民观察于其署，兼商登瀛洲东渡事。午后回舟，饬吕管驾购办中西酒菜，备汉江宴客之需。镫下缮禀，上合肥傅相与制宪，报起程日期。

初六日午前十点钟，起碇，登瀛洲尾行，驶二十余迈，升旂告机器损坏难进，威远缓轮以俟。其大副旋剌舢板来请，入威海卫停泊修理，威远亦驶入待之。二点二刻进口，口深可容巨舰百馀艘，当口有山曰刘公岛，居中屏立东西，分为二口，舣舟者多由西口入，东口形如箕张，东风甚则不利泊焉。下碇后，偕禹廷剌舢板登西岸，岸有市阛，室整洁，状若新造，以石代砖，斑驳可爱。卫城在市南，缘岸散步入城，城椭方，因山甃石以成，颇雄拔，民居整洁如西市。薄暮回舟，遣视登瀛洲机器，还报夜十点钟修理可竣，因令侵晓起碇，缓轮行，盖自此至朝鲜佚岛外小岛，距水程一百七十馀迈，必质明乃可驶入。故无取疾行云。

初七日晨六点钟，起碇，九点钟过成山岬，风静舟稳，波纹平帖如熨，每小时行八迈，夜复缓轮行六迈，约迟明见岛。

初八日晨四点钟，大雾，咫尺莫辨，计自成山岬至此，已行百三十馀迈，距岛当仅十许迈，遂停轮嘘汽。八点钟，雾敛则四面皆岛，以昨晚风水助顺，轶行十馀迈，故驶入旁岛，亟正向折行，九点钟入口，午后三点钟傍月尾岛下碇。德国士岛什兵舶佐领官剌舢板来劳问，知巴使与其统领德国驻札大东洋兵舶总兵贝朗格，先二日在口外迷雾，一昼夜乃入。至即以文抵朝鲜政府请款，即午得报，谓："修好固所愿，顾本国素昧外交，往者美英二约，胥上国派员莅盟，兹贵国兵舶东来，计使槎不日亦将续至，届时再议未晚也。"德舶二艘，其一名岛尔弗。是夕余作书致赵金二使，饬仁川府使，专弁飞递王京。

初九日，雨，仁川府使郑志镕修迎谒礼，阻风济物浦，遣通词以手版来告。

初十日，微阴不雨，午前九点钟，偕丁军门往观登瀛洲兵舶。十点钟，余独棹小舟往访巴使，以德舶前至，故先施之。其兵弁站舷申敬，谈次，巴使订翌日午饭，小坐辞归，见天际烟起，知超勇扬威入口。先是二舶赴旅顺勾当公事，故后期至朝鲜，副主事尹泰骏由津门附超勇东渡，登舟来谒，仁川府使郑志镕亦至，与泰骏笔谈数则去。四点钟巴使来报谒，语及约事，因告以"此次约稿，自应用德汉文字，顾余不谙德文，当参用英文或汉文为副本，俾便校对。"巴使谓："英文约本系美国所订，字句生涩，不若以法文为副本，惟约内须注加，他日设有文词不明之处，以法文为正一语。"余答以中西条约已有此例，此次可援用焉。

十一日晓晴，四舟张帆以暴。十点二刻，超勇取水舢板归自济物浦，朝鲜通词附函持剌盈握，谓："所派议约大副官于鸡鸣驰至馆近埠花岛别将署，先以名纸起居。"并请饬小火船午后赴埠，俾乘以谒。视其剌则大官赵宁夏、副官金宏集伴接官赵准永、从事官李祖渊、鸿胪官韩文奎、高永周等，诸君皆议约旧人，新派者祖渊一人而已。爰告丁军门令扬威小火船，午后二点钟赴埠以候。十二点二刻剌舢板赴巴使召，席间略谈约文，饭毕回舟，小火船自埠返，则赵金诸人外，复有右承旨朴泳教，以国王命持帖来舟慰劳，与禹廷以衔柬答之。旋与赵金二使笔谈，尽纸累幅，不觉日暮，遂留之晚膳，复以小火船送归。忽日本参赞近藤真锄自济物浦寄书至，谓："顷自王京来见，阻风浦岸，请明晨六七点钟假小艇以济。"因饬吕管驾届时备舢板应之，盖日

使花房义质，居汉城与朝鲜重议通商条款，朝鲜国王派金宏集与之辩论，阅月迄无定议，而美英二约已先后集事，花房心常怏怏，今闻德船续至，即令近藤真锄来，意将从旁侦探，不知约事已议定过半矣。

十二日在八点钟，近藤真锄乘我舢板至，于舵楼见之，近藤真锄出花房公使刺起居，余与丁军门均以刺答之。语次，乘间请观约稿，余谓："美英二使均与朝鲜使臣约，换约前不得以约稿示人，余处虽有底本，然系咨行我北洋大臣及礼部存案之件，未经秉命，亦未便私以相示。无已，则昨于德使巴君处，见有中德已印约文与朝鲜新约大略相似，索观甚便，且巴君曾使贵国，或者不忘旧好，慨然以新约录赠，亦未可知，君盍往试之?"近藤唯唯，欲行，余复谓："少顷将偕朝鲜使臣往拜巴使，旋返敝舰议事，用是莫克久陪。顾君馆浦岸，行人无乃不给于食，请饬扬威快舰备饭以待，事毕可往过焉。"近藤致谢，往拜巴使。十点二刻，赵金二使至，与偕者有侍讲院弼善、李重七，自王京以王世子名刺来候，亦与丁军门以衔柬答之。寻偕二使赴德船，至则德军站舷申敬，坐定，各出全权字样校阅毕，赵金二使起立，以国王约外声明照会捧交巴使，请赍呈德皇，复就坐，开示彼此官衔，即由余定于十五日午前十点钟，仍于济物浦支帐房签押，巴使喜出望外，导赵金二使遍观兵舰，已复为影相以志。濒行，巴使请升十五炮送之，且谓："余水师定制，凡兵舶入他国口岸，未经升炮致敬其国之君臣者，则他国官员登舰不得升炮送迎。前君枉顾，仅站舷而未升炮者，职是故也，他日重来，则补升炮以敬。"余谓："此细故耳！余向来不竞繁文，殊未以是介意，顾以水师定制为言，讵未识朝鲜照会声明之意，而以其国与中国等量齐观耶？虽然，君他日再过我，亦必以炮答焉！"旋偕赵金二使返，中流德舶升炮十五响，停楫以待。至舟款二饭使，饭间笔谈通商各务，金宏集复出其与花房义质所议通商章程六册，嘱暇时代为点勘。余与丁军门因以所备馈贻国王与世子礼各八色，托二使赍呈，其他诸相识，各以纨扇诗笺为赠。扬威大副持近藤真锄刺来，谓："十点钟近藤与从人至舟，饭毕即登岸返王京，留刺以谢。"四点钟，余偕秋樵暨赵金两使，挈小舟登岸。初，朝鲜乘马无羁勒，不良驰骋。此次由津携中西鞍辔四具至，圉人配齐，与秋樵骑行。赵宁夏自恃善骑，策马请从，行里许，勒马回视，已失所在，盖早瞠乎后矣。因先驰越岭数重，道旁稚松森立，映日呈翠，约五六里，至花岛别将署，有顷，赵金二使继至，进茶以款，小坐辞出，绕道回。至舟，则巴使以所译法文约稿暨另纸照会底稿存请校定，灯下为拈出法文不符者八处，照会底稿亦略加删削，遣弁持还，并顺邀巴使与其参赞阿恩德统领，德国驻札大东洋兵舶总兵贝朗格，明日午饭。

十三日晨十点钟，偕德使答拜赵金二使于花岛别将署，巴使以照会交赵金二使，并向余谢改订之劳，少叙各别。一点钟，德使偕阿参赞贝总兵等来宴，甚欢，席终，督私谓巴使云："丁军门以提督统领水师，贝君以总兵统领水师，按各国水师定制，总兵与提督遇，当先谒提督，何贝君犹未修此礼也？"巴使以语贝，贝谓："曩在粤东福州吴淞各口，与中国兵舶均未往来，意者，中国水师尚未与万国水师公例欤？"余谓："此南洋诸口则然，若北洋则凡各国公使暨水师提督之入大沽口者，固罔弗按礼升炮焉。"巴使亦谓诚然。于是，贝朗格谢过，订晚五点钟戎服来拜，寻即辞去。三点钟，国王与其世子复遣中使李敏和金圭，复以箑来赠余与丁军门，以其价值甚微，且系方物，遂受之，分赐兵弁。四点二刻，偕友人登岸，策马至花岛，与赵金二使笔谈，二使出照覆巴使底稿，为改订数语。濒行宁夏谓："顷奉政府命，邀登瀛洲官弁十七人至王京游览。"先是登瀛洲，管驾官叶伯鋆，请假赴仁川游览，仁州僻陋无可观，复请往王京一觇形胜，谓他日舟回，庶有以告南洋当道，余为告之赵金两使，请于朝，故有是命。旋辞出，取别径越岭数重，至一处，从者曰："此走仁川道也。"爰乘兴驰至府署，见叶管驾犹在，语以西渡期，令于王京毋久留，复乘月疾驰，返抵浦，障泥汗渍，如经骤雨，通词云："此行往返约五十里许。"回舟视钟，已八点一刻。

十四日午前九点钟，丁军门往答贝总兵之拜，且观枪炮帆索各操，均极齐整，归时，德舶升十五炮送之。十一点钟，遣小轮艇赴浦岸，迎赵金二使至，则伴接官赵准永亦以国王命来璧衔柬，寻去，二使留舟午饭，饭毕，宁夏以国王命袖致，密询内政设关开港电线探矿绪节，屏左右，笔谈累幅（笔谈，忠曰："细考密询诸节，关系甚大，当密禀我传相代为筹定，惟其大端可约略言之，首节云：'外交之际，内政为先。'此言深中肯綮。苏子云：'忧在内者，本也；忧在外者，末也。'今贵国与欧西大各邦讲信修睦，不过欲杜强邻之觊觎，此为急标之举，忧在外者也。国民贫困，商务不兴，官冗职旷，此忧在内者也。仆两至贵国，见民俗纯厚，土地肥美，而库藏不足，兴利无从，意者其不均之过欤？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均之之道，在物货流通，之民，苟可自求其利，饱食暖衣，亦何乐而为不法，以蹈罪戾？故曰'有恒产者有恒心'，此言信之诬也！'民苟自足，君孰与不足?'，泰西各国其始亦皆多设禁防，民不聊生，后乃翻然变计，除厥苛政，俾民得自主，而国富兵强，内外无忧，有心世道者，亦可识政治之本矣。禁防既去，宜开学校，造就人才，人才既得，而后可变革官职，若衣服不过取其简便，不必效日人优孟西衣，为人姗笑。至养兵之道，则当汰其无用，留其精壮。惟定律一事，最为至要，其端即在大去禁防而已。开港设关置官，此乃应行之事，而电线邮递，则无事亟亟，他日商务兴旺，自然水到渠成，切不可效日人事事剿窃西法，至于今电线火车虽设，而国帑空虚，遂令识者病其外强中乾焉。阳城开埠，英人之意好 在通商，条约以五年为限，限满后视仁川之埠，设果有碍商务，然后再开未晚。开采矿沙，乃理财之一法，非理财之急务，至如何开采，与开采次第，及开采集赀，前已渎告，无庸另赘。总之，贵国王慨念局时，发奋为雄，思有以改弦更张，此乃吾东方之福，顾

念贵邦立国，垂五百年，臣民安于故辙，若骤议革变，易启惊疑，当因势利导之，使民日趋于化而不觉，虽然有治法无治人，法亦徒立，贵国识时俊杰，固不乏有。然古来大有为之君，率用他国之人，与共功名，百里奚虞人也，用于秦而秦霸；伍子胥楚人也，用于吴而吴强，其他楚材晋用者，史传所载，难更仆数，近世泰西诸国亦然。德之强也，先用法人瓦代，继用丹人磨尔根为大将，遂盟长日耳曼。俄之强也，尽用法人德人。德国水师之初创也，参用英人。英之致富也，以用法人都尔鄂。何者国君欲思变法，或重用其本国之人，本国之人宜等夷视之，无以大服其心，故令出难行也。由是观之，则贵国不求富强则已，贵国而求富强，富参用西人，征收关税，讲论殖财之道。而西人有才者，类皆杰骜，又非贵国所可役使，仆意宜由贵国王请一精明正直之华人，随时商酌各事，并延数西人，令司关榷，而以华人董其纲，然后细加考订，与时变迁，此贵国最要之急务也。凡此皆仆之私见，尚未禀闻傅相，如贵国王不以为非，归当禀请傅相，为贵国筹荐一人，此人乃贵国王所请，非由上国遣派，方不碍于贵国内政外交，皆由自主之权。仆所以亟亟思归者，无非欲密禀傅相，为贵国物色其人。一有回谕，定即遣船密函飞报。惟思筑室，必计其值，前所云敦请华人，雇用西人，建立学校，设立关榷，大约初行二年，每岁须费四五万金，以后关税日旺，自弥补其阙，吾国初设关，岁入不过七八百万，今已加至千六百万矣。不识贵国初办时，每年四五万金之费，国王以为何若？”赵曰：“四五万金之费，虽属不赀，亦当禀明所以措办之道。”)，且为批答与日使花房义质所议通商章程。旋巴使送法文约本三册请校，赵金二使辞归，因偕至其馆，为先校华文约本三册，回舟，复为巴勘阅法文约本无误，随遣还之。附函询诘朝画诺，携兵弁若干，巴使答书谓：“率军士三十名，武弁十余名。”并邀余与丁军门于莅盟。后至舶午餐，爰商诸禹廷明日登岸饬带兵弁如数，盖德人夸武，亦用以耀我军容焉。

十五日晨六点钟，我扬威兵弁携帐至济物浦支立。九点钟水师官领习流军三十名，驾舢板二艘，鼓楫前导。余偕丁军门率威远、扬威、超勇登瀛洲诸舶，员弁令各腰剑，刺二舢板衔行，登岸整队，枪剑两行，耀日并进，抵帐，则德国兵弁先在，我兵居左，德兵居右，分立帐外，如张两翼。赵金二使，率从官出帐肃迎，德使亦相继至，坐定议签名次第，余谓：“汉文则朝鲜二使先德使，德文则德使先朝鲜二使，法文三册，则留于朝鲜者，朝使先之，赍往德廷者，德使先之。”三使均首肯，于是各升座签名钤印，余饬从者酌酒以贺朝鲜二使，复以照覆交德使，德使向余致谢，旋偕丁军门德使朝鲜二使暨二国官弁旁立影相，以志其盛，影毕，各握手欢散。一点钟，偕丁军门赴德舶宴，宴间，巴使谓：“亚洲各国外交，朝鲜最后，十余年前，法舶驶入汉江，兵损其半，英舶至其南，投书不报，美舶三至而三不利，今则数旬之间，成约者三，非中国傅相之力，不及此！”座客齐声称诺，席散，回舟，德舶复升炮十五响敬余。三点钟，贝总兵至扬威观枪炮各操，余乘间登岸，至花岛，晤赵金二使，二使谓兴寅君报北洋大臣书，诘朝可至，乞余赍呈，余复邀二使明日至舟午餐话别。

十六日午前九点二刻，朝鲜国王与其世子覆遣中使赍帖送行，并谢馈礼，亦以衔柬答之。十一点钟，赵金二使偕赵准永、李祖渊来舟，宁夏赍致兴寅君复我北洋大臣书，旋款以饭，饭毕，拂笺磨墨，邀二使书聊，二使书皆取法松雪，秀润可喜，求者争攘取，新派五品鸿胪官金奭准能悬腕作擘巢书，尤劲健轶群，未移时长帧短幅，布满舱内，五点钟书毕，辞归。余复登岸，偕至其馆，赠言留别，并顺将国王咨北洋大臣及礼部文件携回。是夕，以约事已蒇，偕禹廷邀各舶船主大副夜宴，禹廷饬迟明七点钟展轮，首威远、次超勇、次扬威，登瀛洲来自南洋如无事之罘，可取道迳归上海。

十七日晨六点钟三刻，起碇，四舟鱼贯，约未里许，雾起，德舶先二刻行，已下碇，我舟亦相继暂停。八点钟雾敛，复起碇行未十里又雾，前后舶不相见，各停轮嘘气以警，历二刻，稍解，缓行，十一点雾旋散，三点二刻出口，正向，风自左舷来，张帆驶十迈半，而登瀛洲与德国岛尔弗兵舶已在舟后，其总兵乘巨舰名仕岛什者先行，五点钟亦追及之，夜九点钟渐后，不复可见。

东行三录

[清]马建忠撰　崔玉华整理

壬午夏五月下澣，德朝款成，建忠归自三韩。六月既望，以北洋大臣张振帅命赴南中谒合肥傅相言事，十九日行次沪渎，奉电谕截留。盖以是月初九日，朝鲜乱党，围攻日本使馆并及王宫，日人有死者。蛉岛君臣议将大集兵舰，莅朝查办，我驻日大臣黎莼斋星使电告振帅，请派员酌带兵轮至汉江观变。振帅以应否派忠前往，商诸总署，故先行截留。

二十一日，奉电谕，谓总署信至，饬即回津，其明日复叠奉电谕，令毋庸回津，即至烟台会同丁禹廷军门率舟师东渡，遂于是晚登海宴船，质明起碇。

二十五日晨三点钟，驶抵之罘，晤禹廷交到函札各件，议定翌午两点钟开行，当作禀交海宴寄呈振帅。晚晤东海关道方佑民观察于其署，托以后路，是日各船购办粮饷，装载煤炭，通宵未止。

二十六日十二点钟，佑民来答，三点钟偕丁军门乘威远先行，次超勇，次扬威，衔尾而东。

二十七日午后，入仁川口，初与丁军门约进口后，中道至立岐岛停泊，以觇动静，比入口内，则渔舟来往如常，遂径至□□□，夜一点钟，下碇。而日本巨舰名金刚者，已先在矣，我舟至，以舢板来问，遣答如礼。时朝鲜校理官鱼允中在超勇快船，立刻招来我舟，嘱随从朝人至近岸花岛别将处，详探一切，二点钟，人还，未得要领，因令另遣心腹明日至王京续探。

二十八日晨六点钟，允中自超勇寓书，道国乱甚亟，八点钟，新任仁川府任荣镐遣派军校与花岛别将先后来舟，皆白衣冠，询"为何人持服?"以"王妃薨"对，阅"何以薨?"以"为乱党所惊"对，与之坐，各笔谈数则而去。十点钟日本参赞近藤真锄偕管领相浦纪道来谒，为其海军少将仁礼景范以病弗克并坐，至次，言及初九日遇变时事，与所闻近日情形，有可与允中书辞印证者，胥默识之，有顷辞去，登舰升十五炮礼丁军门，我舟答炮如数，亦升十一炮以礼其海军少将，海军少将者，三等水师提督也。午刻，复召允中来，笔谈甚长，于此事粗得梗概(允中笔谈，曰："国王由支派入承正统，其私父曰大院君，性贪财色，国王入承之时，揽国权专恣，夺人货，嗜杀人，又与日本无端拒绝，几构兵衅。其时国王仅拥虚位，趋附大院君者，实繁有徒。及国王年长，总揽朝纲，一二臣亦协赞之夺其权，革一切弊政，与日本寻旧好，欲聊各国以维系国脉，彼大院君憾于失权，隐养无赖，期寻祸乱者久矣，或密藏火药于王宫，而放火者数次，又以暴发药焚杀荩臣。国王以事涉伦常，不欲处之于法，只剪其党与，诱之威之者，屡矣。于昨年秋，果啸聚党与，刻日举事，有来告者，幸得收捕乱党，而亦不穷治。彼大院君恃其处于不死之地，期欲举事，而其诱惑众心者，曰斥邪也、绝外交也？无知小民群附之。昨年逆谋之举，欲分三号，一号直击王宫也，一号杀一切异趣之朝臣也，一号杀日人也。今日之事，即昨年之余智，大院君若在，则人谁敢举论外交。闻今者乱党，先杀国王素信任之大臣，继入王宫，国王及妃嫔皆奔避，而彼大院君，乃劫杀王妃，逼返太王妃，国王则虽不见废，然幽闭不能与外朝相接。朝臣涉外交者，搜杀无遗，人民皆奔避山谷，国中一变。今日若不亟亟调处，日人必大发报复，生民涂炭，宗神将覆，彼大院君又必广招炮兵，决计扼守，而国内生灵不保，政何以存？乱何以熄乎?")，遂议诘旦丁军门乘威远回津谒振帅，面陈机宜，因将所探各节，且禀振帅，其略云："前于二十五日由烟台肃上一禀，呈报起程日期，谅尘钧鉴，旋于次日午后三点钟，展轮东渡，二十七日晚，驶抵汉江口月尾岛下碇，见日本兵舶一艘，已先于口内停泊。时鱼允中在超勇快船，即传请来舟，令派人至近岸花岛别将处，探访作乱确实情形，寻据回报各节，似事势尚未十分吃紧。嗣于次早复接允中来信，云'更探本邦情形，则国势一翻，有堪痛哭者，创乱另有其人，朝臣之涉于外交者，殆无孑遗，至仁川府使亦仰乐而死，其他可知'等语。旋新任仁川府使遣派军校及花岛别将先后来舟笔谈，该别将等皆服缟素，问答之际，虽未敢直斥倡乱之人，与其王妃及各大臣被害之实，而其吞吐之言，已有与允中函辞吻合者。因复传请允中来舟笔谈，则据称顷复著人探访，略得大概，初九日之事，系国王生父兴宣君李昰应率号倡乱，直人王京，劫杀王妃，逼归太王妃。国王虽未见废，已幽囚不与外朝相接，搜杀大小文武之异趣而涉外交者殆尽，人民率奔走山谷以避等因。而日本参赞近藤真锄来谒，亦谓'李昰应因兵作乱，往见王妃进酖以弑，现在大权独揽，极为猖獗'云云。伏查本月二十一二等日，朝鲜领选使金允植致津海关道周馥书函及笔谈等件，内称昰应聊结匪党，图危

宗社，逆跡久著。兹复据允中及该别将等与近藤真锄之言，则初九日之变，其为昰应借清君侧之名，翦除国王羽翼，徐以窥伺藩位无疑。夫朝鲜国王李熙者，固中国大皇帝册封以为该国主者也。昰应乃敢恃私亲之贵，杀其王妃而幽囚之，其肆无忌惮之心，已可概见，所不敢遽废国王者，度以人心未定，兵力未集，故少事迟回耳。设中国稍从观望，不为急图戡定，则其害将有不可言者。为今之计，莫如仰恳宪台，权衡独断，一面出奏，一面檄调陆军六营，即趁威远、湄云、泰安及招商局轮船之在津者，载以东来，乘迅雷之势，直取王京，掩执逆首，则该乱党等布置未定，防御未周，摧枯拉朽，当可逆计。昨闻丁提督传知钧论，谓如须用兵，必先得其国王玺书，或臣民公状乃可，顾其国王方在幽囚之中，欲以宪台咨文送呈，令修玺书见复，则内外隔绝，出入难通。欲另作一书致赵宁夏、金宏集等，令纠左袒臣民，具一乞援公状，则宁夏等既存亡莫卜。而现在昰应大权独揽，沿途关隘及城门内外，谅无不遍布私人，脱事机走泄，不特速诸臣之死，而使该逆党等得以知风豫防，则将来办理必且益难得手。故不揣冒昧，亟请济师，惟仁川南阳等口，距王京虽仅百里，而遍地皆山，乱党易于伏匿，进兵之际，必步步为营，节节递进，使后顾不至贻忧，斯前驱乃能深入。故兵数至少，须以六营为率，如六营不可卒调，则请于就近无论何军，择其可疾发者，先派枪炮队各一营。饬令即速前来，先占海岸，庶随后各营来集，乃可有路进取。此外仍请函商总署，电调南洋兵船二艘，装运粮饷，兼壮声威，其各营所用子药，亦请饬军机所分别拨运，以资接济。所以为是亟亟者，一则恐乱党日久蔓延，骤难扑灭，一则以日本花房义质及井上馨等，不日，将率领兵船大集汉江。设其时中国仍无举动，彼必以重兵先赴汉城，自行查办，则朝鲜国内必至受其荼毒，而此后日本定乱有功，将益逞强邻之焰，中国相援弗及，或顿寒属国之心，藩服将由此愈衰，国威亦因之小损，事机之失，有深可惜者！建忠本拟趁舶来津，亲承训诲，以花房义质等即日将至，拟留此相机因应，冀诱之延宕，以待我师，且可续探国内详细情形。兹丁提督乘威远西渡禀商壹是，不尽之言，统当由其面陈，所有朝鲜国事危蹙，亟应济师定乱情形。谨缕悉禀陈，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至各营东来后，建忠应仍留军中襄助，抑当即行回津，统候钧示祗遵。再缮禀未竟，日本兵舶二只又至，上载军士多名，计丁提督回津，往返至速，必须六日，此间仅快船两艘，声势甚单，恐花房来时，意存轻挟，乞饬各营，即速东渡。总之今日之事，早一日则多收一日之功，迟一日则重受一日之弊，建忠为顾卹藩封，保全国体起见，故不觉言之过迫也。""再禀者，晚六点钟，新任仁川府使任荣镐来舟笔谈，询称十年山野之人，为国太公起用者。乃知该府使为李昰应党，因谕令派人星夜至王京，密告执政，令速派大员来此会议。夫今之执政即昰应也，如肯派人必其心腹，刻下王京消息不通，得其心腹前来，亦可微觇动静，而复藉调停日本之说，啗以甘言，示以嘉惠，冀可令其弗疑，则随后办理，或亦较易得手也。"云云。余以日本公使花房义质且至，独留汉江以待。又以新任仁川府使任荣镐至，询知乃初九日以后为国太公所起用者，令飞报执政，速派心腹大员来浦议事。而日本兵舰名日进者，复率一商舶载兵七百余名驶至。当晚缮禀，托丁军门回呈，夜移至扬威宿。

二十九日晨四点钟，威远鼓轮至。十一点钟，日舶名日进者，驰至港口停泊。十二点钟，鱼允中来，方与坐舵楼少叙，复见日本商舶驶入，主桅悬国旗，知花房至矣。无何，遣其通词来起居，余谓："此次贵公使颇受虚惊，少选当登舶问询。"因饬军士声十三炮礼之。五点二刻，往唔花房于其舟，坐谈良久。

三十日晨四点钟，超勇、扬威二管驾各乘小轮至南阳测水，赵宁夏、金宏集花岛以书来，谓凌晨驰至候命，余遂饬舢板赴浦岸迓之。八点钟，永宗佥使宋启宪来谒，笔谈旋去。花房来答拜，坐谈移晷。花房去，而允中复来，偕朝鲜官二人：一为校理金玉均、一为史馆记注徐光范，顷在日本闻国乱偕花房归视者，与谈良久。二点钟，赵金二使至，缟管瘁容，面有忧色，屏左右笔谈甚长。（笔谈，赵宁夏主笔，赵曰："敝邦经用甚绌，年来军饷不敷，且频与外国来往。故乱卒莠民，缘以为弊，激而成乱。初九日，乱军先杀宰相，几家毁破，翌日，仍向王宫咆哮，以至苍黄罔措之中，大院君闻变而赴抚戢解散。数日之间，上自公卿，下至象胥，毁破其家，至于致命甚多。初九日夕，方乱军之作也，莠民谓可乘之作乱，欲杀尽日人云，故国家先为秘通于花房，以为准备避祸之计，以是公使及随员率兵队得以免祸，惟路上闲游几人遇害。乱军闻花房逃去，追到仁川，又杀几人。我国家当场自救不暇，先机指示日人，以开生路，日人似无憾我国之理。日前伴接官尹成镇见近藤真锄，亦言颠末，而渠亦稍有所知矣。"）濒行，请往晤花房，余别作洋文一缄道意，交二使面致。五点钟，复有日本商舶载兵入口，而前驻之罘美国兵舰名磨那哥者亦尾至，其船主命副管驾来告，谓于明晨修谒旋徙倚舵楼，见花房已登陆矣。计二日间，日兵起岸者，已七八百名，其营于济脸浦者约二百余人，进营仁川者约五百余人。夜九点二刻，扬威小轮船归，邓副管驾谓："南阳水口尚便，明日当复往细测云。"

七月初一日晨，登舵楼，见日舶小轮船曳带舢板，载兵登岸，络属不绝。九点钟，朝鲜行承政院左承旨尹用求以国王名帖起居。并附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一刺，旁缀绳头细字数行云："贱齿六十三，家住云监胡同，子载冕年三十六，曾为翰林编修，现任宗人府一品户曹判书元戎，孙三幼稚。"等语。余以名柬分别答之，用求大公主子，与国王为中表兄弟，因与笔谈数则。旋得金宏集书谓："昨晚十点钟，偕赵宁夏晤花房于仁川，归后，宁夏则星夜驰赴汉城矣。"十一点二刻，美船船主高登来谒，询知其外部闻日高有事，电派以兵舶东来观变，兼劝日兵毋躁进，因以其外部电谕见示，且谓："顷晤仁礼景范，叩以此事颠末，辄枝梧不答，请见花房，则

答以俟返舶时，即行知会，亦茫无定期，令人闷闷。”爰就余访初九日之事，余即举所闻各节告之，言至王妃惨死，戚然不平，曰：“果尔，则益当亟晤花房，阻其躁进，否则，国王恐复不保。”余因教以本外部电谕之意，剀切作书，由仁礼速致仁川，订相见期，则花房或可来也。高登辞谢去，归舶，声十五炮礼余，余命答炮如教。一点二刻，允中来，略谈寻去。其通词金姓者归自王京，道汉城民情惶惧，群走山谷，逵市为空。过仁川见日兵四出执豕攘鸡，闾阎惊扰，而来苏之望，咸翘首王师焉。五点钟答拜高登于其舟，复以禀报该国水师提督书函相示，其间颇不满于仁礼景范，归时，复声十五炮送余。至舟，接花房华洋文函各一，一谓“本国来信，称元山于六月十七日，有朝鲜乱党，拆毁观察使衙门，日本租地戒严，幸未殃及。”一以余昨晚函嘱缓赴王京，以待宁夏之返，报书如约。八点一刻，复有日本巨舰名比睿者驶至，于是日舶之在汉江者，已六艘矣，声势矣张，往来舢板梭织，港内喧哗达旦，余惟兀坐舵楼，静守而已。

初二日晨，邓副管驾来告：“昨自南阳复探归，其地水深岸近，利泊兵舰。”因念日兵登陆后，虚实动静，都所未悉，爰以一缄抵花房，令差弁假赍书名，沿途侦探。八点钟，永宗签使递到兴宣君李昰应书，称：“汉城人心未定，弗克跬步离。”以余方削牍招之也。书辞卑巽，深相结纳。十二点钟，日本海军少将仁礼景范来拜，中西语言均不解，少坐即去，声十一炮礼之。亭午，热甚，扬威快舰以铁叶制成，舱位逼仄，已极蒸郁，加以机舱留火，如坐甑中，寒暑表升至九十六度。四点钟，侦探人还，备述所见。花房答书，有明发汉城之语。九点钟，赵金二使来自仁川，谓花房入京意决，挽留弗果，袖出兴宣君续致一书，丐余速赴汉城，借资镇摄，兼图把晤。因与二使笔谈良久，其间稍涉嫌疑者，二使悉随手抹去。别时嘱饬南阳府使集薪以待，盖我军不日且至，貔貅万灶，不欲纵令采樵也。

初三日九点钟，允中来舟笔谈，允中曰：“本邦近因财政窘竭，掌赋之臣筹划不善，军饩屡朔未给。月初颁饩之时，仓吏以陈腐散给，且不准斛量，因与仓吏口角，格杀仓吏数人，仓堂执军人致之法。军人以无罪横拿，诉之而不听放释，彼军因四处奔诉，及到某人之处，彼乃投以一通文字，乃入阙作梗杀闵哥，乃杀倭人与外交之意也。彼军人及无赖，乃敢行此，彼若无指授，何敢有此变乎！王妃有内助之端，故彼人入阙，以乱军胁之迫以饮药。允中在日船一昼夜，知必生梗乃已。彼人拗戾，不离国王之侧，人不敢以外务说及，惟引用同党，睚眦必报，死人日积。于日人议和议战，终无定见，惟激乱军，使之寻事，彼人不去，国必亡乃已，痛哭！痛哭！”建忠按允中所云，彼人某人，谓大院君也。十一点钟，小轮船自浦岸迎赵金二使至，先款以饭，饭后笔谈累幅，均被拉毁，而乱党之迹益明。一点钟，日舶名清辉者又至，于是日舶之在汉江者，且七艘矣。三点钟，偕二使赴美舶，高登敬礼有加。九点钟，前驻津门日本理事官竹添进一郎，以花房命来舟晤谈，漏三下，乃去，竹添曰：“今次事件，其初事情不明，敝国人心动摇。幸我庙堂察朝鲜开国未久，外交之事不能习熟，犹我国二十年前情况，不敢以兵革争曲直，原之公法，欲妥慎结局。但闻暴徒之余焰尚炽，故以兵员充护卫，乘坐军舰而来，弟亦承命来观动静，以仁川情状察之，朝鲜政府亦似少悔暴举者，故弟以明后日回国，欲陈事情，以安我政府之忧，敢问何如？”忠曰：“初九日之乱，甚为猖獗，以致酖死王妃，荼戳重臣，诛杀诸臣之有外交者。今日乱势虽平，而死灰未熄，办理此事，甚为棘手。缘执政之人，非出自国王之命，欲与执政办理，则执政之名不正，欲与国王商议，则国王不能自主。不识花房星使此去汉城，先从何处下手？至于乱党滋事，攻击使馆，决非出自该国朝议，想亦不辩自明。”竹添曰：“彼政府果以王命为名，议及此事。则自我观之，犹是名正也。若夫国情，则政党之争，而非开锁之争，故苟得速结局，徐徐察事曲直，亦似无不可。”忠曰：“所论极是，贵国与朝鲜为与国，自不得议其内政，但办理此事，似宜惩办乱首之攻击使馆者，并宜设法为善后之计。若乱党不除，善后终无善法，在花房星使与朝鲜政府，自宜以速结为妙。而弟为大局起见，故汲汲焉以朝鲜朝政为虑耳！”竹添曰：“敝国之意，专在重交谊非乘人之乱，以谋掠夺者，故所求于朝鲜者，不过惩办乱首，并设法以为善后之计。弟所切望者，只有速结局耳。若迁延时日，朝鲜乱民再有暴动，则我国不得已以兵革责其罪，果然，则与国之交绝，而亚细亚全局更岌岌矣。至求偿损害，及兵备之费，则万国所同，不得不遵之，但敝国之出此，非敢贪财也，故欲从实算之，决不以过当处之也。至善后之策，则想当不出于公使领事，及其眷属得游内地各处，以亲其人民等项也。朝鲜之所以深恶外人者，其原不过少见外人，故多怪疑耳。彼以疑我，故我商民亦激之，交怨交凝，果然，则欧洲诸国来通之日亦如此，万一不幸，朝鲜暴徒有攻击欧人之事，则朝鲜之忧更大，故今日为彼之谋，似狎见外人，尤为先著。”忠曰：“朝鲜贫瘠实甚，国帑空虚，民生匮乏，将来此事结局，优卹银两，亦情理之常，然索之过多，恐朝鲜亦不堪命。至于兵备之费，弟则难赞一辞，缘朝鲜赋出无多，即使贵国实算以求，不知朝鲜何日偿了。至内地游历。使朝民狎见外人，此论甚确，但甫乱之后，似不可行之太骤，不识尊意云何？”竹添曰：“我国内人心甚嚣，故借此名以慰其心耳。朝鲜之贫窭，敝国知之熟矣，决无不堪之事。若使敝国果有贪利之意，则责彼凌辱我国人之罪，以求过当之价，或求割取岛屿，亦非难事，然而我政府之无此心，弟以百口保之，抑朝鲜之于我，常挟猜疑之心，以为今之日本，犹是昔日之日本，而必有夺我土地之心，又有取我财宝之心，故今日之事，我政府务以公平处之。”忠曰：“既如来教，则专以优给恤银为名足矣。犹忆我国于云南之役，英人亦曾调集兵舰，但结局之时，惟以恤银为名耳。且按之公法，各国交争，亦有不给兵费者，黑海之战，俄之求成也，英法未曾索给兵备之费；意大利屡战屡屈，亦未尝稍给兵

费，其战而屈，犹且不给兵备之费，而况贵国以优待与国为心，所调兵舰，专为保护与国起见，若藉此有所需索，弟恐以仁始者，他国未必不笑其以利终也。”竹添曰：“请试略言敝国人心动摇之故也，朝鲜人之来敝国者，敝国待之极优。客年朝鲜人殴杀我国民三名，今年又围击京城公使馆，至公使逃至仁川，仁川府使欺之，乘其眠，夺我兵器，杀害数人矣。故国人之唱征韩说者，攘臂而起，我政府镇压之，借偿金之名，以慰国人之心，非有他意也。所谓军费者，海陆兵在内国，亦给俸禄，船舰亦各有经费，以实算之，固非多费，此等事亦系政略。其实非自求偿起见者，至其恤银，亦决无迫以难堪之巨费，以仁始以利终，尚似未察敝国之情。”忠曰：“所谓以仁始，以利终者，乃谓外人妄拟之意耳。至贵国民心初闻滋事之起，自然激于公愤，假如执事将所探实情，归告政府，谓乱党起事，不徒攻击使馆，戕杀贵国人民，而朝鲜臣民均受其祸，并且毒及王妃，国人闻之，当亦涣然冰释矣。”初四日晨，以夜来与竹添笔谈大旨函告赵金二使，令驰报王京，旋念竹添即日回国因作书致莼斋星使略叙起乱颠末，并以其国贫瘠，索款过钜，恐不堪命等语，嘱得间言于日廷。十二点钟，饬超勇移碇南阳，先是丁军门归请济帅，余先与之约，谓日兵由仁川登岸，我军当由南阳登岸，以示区别，且免轇轕。故三十初一等日，叠遣小轮船前往测探，至是度禹廷率兵且至，遣超勇先往停泊以待，赵金二使亦遣随员吴某偕往，令促府使备军刍焉。三点钟，答拜竹添进一郎，竹添谓：“顷得花房书谓‘昨次杨花津，韩人劝止未听，已率师直趣汉城矣。’俟入京后，续有书来，无他变故，即将乘商舶还报政府。”少坐辞归，日舰声炮十五响。

初五日午前，赵金二使与承旨尹用求来舟，请偕往南并告花房入至京，驻军城内木觅山下。因遣员刺舢板询竹添行止得二函归报，一花房函称：“久留仁川，恐生他变，故径行前进，已于初三日，安抵汉城。”一竹添函谓：“花房抵汉城后，已与韩吏议事，韩吏奔走甚谨。”云。一点钟，日本明治九号商舶展轮驶去，扬威旋亦起碇行，途中与赵金二使，以碍于耳目，弗克深谈。五点二刻，驶抵南阳浦口，以小轮船送二使暨诸人登陆，饬弁与偕令探去岸道途远近，及有无间阻，候至夜深，犹未返。

初六日八点钟，小轮船归，知昨夕搁浅，质明潮涨乃达岸，赵金诸人露坐竟夕，闻之歉然。今日炎歊逼人，烦郁殊甚，屈指禹廷之归，已逾七日，济师当可至，徙倚舵楼，手远镜时复西望。晚八点钟，探路人远，道自泊处至马山浦，约三十里，自马山浦至南阳，约又四五十里，附近诸岸，乱山杂遝，必抵马山浦，乃可登陆，以达南阳府，使令归舰报余，谓已备船只马匹糗刍伺候。

初七日八点钟，瞭望者报有烟起立岐岛外，急登高瞩之，见轮舶五艘自西来，兵弁皆相视色喜。九点二刻，首威远、次日新、次泰安、次镇东、次拱北，衔尾而至。先是振帅饬丁军门及余赴朝鲜时，即拟奏请钦差帮办山东军务吴筱轩军门督师相继东渡，至是见威远前桅悬帅字旗，知吴军门已至，即刺舢板往谒。并晤丁军门，询知五舶载兵二千，尚有两营南洋兵舶继至。余亦略述近日情形，寻读振帅函札，即议进兵。余以花房至王京已久，不知所议何事，拟先驰赴汉城，筱帅率大军随后进发。丁军门以舟师部署未定，弗克同行，筱帅令右营管带吴孝亭，率队以从。四点钟偕友人吕君秋樵驾小艇乘潮至马山浦，五点二刻，望见舢板十只，满载我军士，以小轮船二艘曳之，鱼贯而来，登岸已七点钟矣。孝亭谓曛黑难进，即驻浦口，余偕友人策马夜行，须臾月落，燃炬以导，每经山谷，深林密箐中人影林立，为良为莠均未可知，余以王京事急，势难返顾，径行五十里，十二点钟抵南阳府署。赵宁夏独在，谓宏集昨晚被命入京，以国王今日引见花房，宏集夙办日本交涉事宜，故亟召还，谈至漏四下，乃寝。

初八日九点钟，右营至，旋接李昰应函，并将昨日花房所开七款，及问答各节，录寄前来，且谓花房限三日回答，请速赴王京排解，于是汉城之行愈亟矣。因立请孝亭议事，亭午始至，商请进营水原，庶王京翌日可至。孝亭坚执不可，盛气而去。余甚讶之，遣人随往侦视，还报云其营兵弁以山行触暑病者甚众，乃悟其因郁生忿，顾只身入汉城终恐为人所轻，意筱帅且至，乃姑待之。午后与宁夏密谈累幅，均即扯去，是夕，仍宿南阳。

初九日晨，出馆小步，见道旁厅事一所颜曰“唐城馆”，款署，“金陵翁书”，询之通词曰：“此明时册使经行所止也。”回馆，宁夏来告王京送马百七十匹，牛车十乘，至军前备用，乞函请筱帅派员点收。八点钟，接筱帅书，谓右营兵弁病滞，另派后营管带张仲明协戎率队前来，相偕遄进。无何，仲明来见，询知队伍已至，拟更行二十里，进营九浦，因与仲明约以全营纡缓，请简枪队二百名，轻装疾走，期翌夕必抵汉城，沿途军食发价，交地方官整备以待，仲明应允去。午后迟筱帅不至，留呈一函，旋于四点钟偕友人策马就道。行经九浦，晤仲明，见健儿林立，则枪队已排定矣。数语出帐，复上马疾驰二十五里，水原守郑箕世，奉国王命迎谒道左。又五里，抵水原馆通判署。按朝鲜官制，通判位在府使上，故其署较宽整，宁夏允中亦相继至。坐定，报张协戎小队已至署外，令即于隙地驻扎，地方官列帐传餐俄而右营亦至。驻扎其廨，通词谓为国王行宫焉。

初十日八点钟，仲明先发，余少迟亦行，出水原，万松夹立，中辟驰道，凉云荡空，漏日无罅。前行二十里许，接昰应昨午书，谓：“花房以其政府限满需回，拟诘旦出京，促于杨花津备舟以待，其意盖存决裂。”云云。爰嘱宁夏立遣快马驰至津上，觇花房曾否北渡。十一点钟，至果川，国王及世子遣中使驰帖慰问，宁夏从中使询知昰应轻侮日人，故激而出此。少顷，侦骑归报，日使已径渡汉江矣。少憩复发，过南天山，山高数百丈，军士登陟汗雨夹背，二十里至铜雀津，韩文奎于渡口小舟数十艘，络绎载渡，登岸后，列队导行，道旁观者

以万计。薄暮入居南别宫，昰应父子迟余馆次，因相与周旋，寻答花房留函，并知其参赞近藤真锄以病未发，送作书致近藤，订相见期。国王及世子复以名柬起居，李祖渊赵准永先后至，晚膳后，复与是应笔谈甚欢。九点钟，近藤报书，谓："疾甚，不克来谒。"云。

十一日晨，是应叠以荷囊、折叠扇为赠，且因余有仁川之行，以其乘与来馆备用，旋泐致筱帅与禹廷两函，告以近事，十一点二刻就道，途中蒸热殊甚，如熏笼上行。五点钟次梧里洞，易舆而骑。六点二刻至仁川，与花房谈晤，花房曰："本月初三日，余率兵队前至杨花津，朝鲜政府派员至津口，阻我入城，余以城外议事不便，迳行入城，即奏请国王，订引见期，韩人又固固不从，直至初七日，始见国王，进呈折开七款，且请派员相议，于三日内回复，国王当派首相洪纯穆为议事全权大官。乃至初八日，接洪相来函，谓复派令往勘山陵吉地，须三四日后方可回京，且云，山陵为朝鲜重事，我国之款，当俟归时再议。夫国王明知限期三日，当面派定洪相为议事全权大官，而初八日猝将所派之人，差往他处，岂非自相矛盾？且以其国山陵为重，是明明以吾国之事为轻矣。彼既绝我商办之路，故余俟限满，即将此意奏明国王出京矣。"忠曰："国王甚欲与贵公使议事，大小臣工亦同此意，徒以有志未逮，致成此局。君谓朝鲜尚有政府乎？犹忆前在舟中语君以朝鲜其势，必以能使国王自主为先务，国王一日不能自主，他国即一日不可与之议事，以主政者非执政之人也。证之公法，则土尔其、埃及每有乱党杀伤各国之人之事，各国必俟其君能自主，乃与计议。昨接君函谓欲候晤，以朝鲜政府绝我商办之路，不得久留为歉"云云。今我此来，非为朝鲜居间调停，不过与君定明朝鲜事势，俾君免至错认题目耳。朝鲜国王现既不能自主，而贵公使贸贸然与之议事，无论所议不成，即令已有成议，他日国王复能自主，则所议者仍属空谈。且若于此时与之决裂，则将来恐不独朝鲜政府有所借口，吾国此次以兵前来，惟在惩办乱党，贵国政府想亦闻知，君倘不审可否，亟与乱党定议，吾恐日后自此多事矣！故吾不得不先为言之。"八点钟出署，间道驰抵花岛，约三十里许，时已九点二刻矣，府使尾至，相与寒暄而别。

十二日，花房访余于花岛行馆，近藤于昨晚回至仁川，亦偕之来谒，相与促谈良久。十点钟自花岛启行，次梧里洞，复易骑而舆。晚七点钟，驰回王京，则丁军门已率习流军百名，于午后至馆，而吴筱帅亦统大军渡铜雀津，薄汉城而垒。昰应闻余归，即来相访，因留之晚膳，笔谈十二纸而别。复偕禹廷出城谒筱帅，议机密，四鼓，归馆宿。

十三日八点钟，允中宁夏先后至，匿允中馆内，令宁夏先入慰王。十二点钟，吴军门来馆约丁军门及余往拜昰应于私第。吴军门仪卫甚盛，请减从而往，以示坦率。及至，昰应率其子若孙迓门外，入座，谈笑甚欢，已复导观其精舍数处，陈设都丽，而位置天然，都无俗韵，乃知此老胸中具有邱壑。濒行，以吴军门先施，谓即呼驺报谒，于是吴军门出城止黄松亭军门营内，以其地距城较近也。余偕禹廷归南别宫，禹廷遣习流军四十名先至水原以待，余作赫蹄书，纳允中袖内，令薄暮持赴中营，偕何营官赴王宫保护。别遣张营官以军士百人，往守城门，俾通消息，其余于城内梭巡备警，部署既定，偕丁军门同赴黄营，则健卒百人，长夫十六人，已结束待用矣。是日微雨，时止四点钟，昰应率数十骑至，入帐，诱与笔谈，自申至酉，累纸二十四幅，环视侍者无一朝人，知已均为帐下所收，度其时可行。遂疾书以示曰："君知朝鲜国王为皇帝册封乎？"曰："知之。"曰："王为皇帝册封，则一切政令当自王出。君六月九日之变，擅窃大柄，诛杀异己，引用私人，使皇帝册封之王，退而守府，欺王实轻皇帝也，罪当勿赦，徒以于王有父子之亲，姑从宽假，请速登舆至马山浦，乘兵轮赴天津，听朝廷处置。"昰应惧，四顾，吴丁二军门皆起出帐，余亦掖昰应出，令登舆，于时军士两行，剑戟森列，长夫舁舆俟，是应以非己舆，不肯入，余纳而进之，健卒百人蜂拥而去，丁军门策马以从。吴军门即驰行入城。嘱张何二营官戒严，且探警信，无何，红灯数十对集营外，询之，皆迓昰应者也，复收而系之。夜半探者回，道城内无警，遂作书致允中宁夏述事状，并定应举行者人事，请密呈国王，是夜宿黄营，雨声达旦未止。

十四日晨雨，七点钟，至吴军门营内，略商以后事宜，随辞入城，黄军门拨军士六十名为卫。抵馆，而宁夏已至，密陈国王感谢之意，惟是应系属生父，终乞余善为保护焉。与议翦除乱党事，宁夏谓乱党数千人，悉隶兵籍，多在城东枉寻利泰二里，聚族以居，其为乱首，无从廉得，而蟠据二里，迹同啸聚，朝鲜将梭，无敢深入其巢者。亭午，国王派定全权大官李裕元、副官金宏集，将赴仁川与花房议事，先遣户曹尚书金炳国，持初七日日使进呈七款来馆请辞。（兹先照录日朝议定条约八款。日本历七月二十三日，朝鲜历六月初九日之变，朝鲜凶徒侵袭日本公使馆，职事人员，致多罹难，朝鲜国所聘日本陆军教师，亦被惨害。日本国为重和好，妥当议办，即约朝鲜国实行下开六款，及别订续约二款，以表惩前善后之意。于是两国全权大臣，记名盖印，以昭信凭。第一，自今期二十日，朝鲜国捕获凶徒，严究渠魁，从事惩办事。日本国派员眼同究治。若期内未能捕获，应由日本国办理。第二，日本官胥遭害者，由朝鲜国优礼瘗葬，以厚其终事。第三，朝鲜国拨支五万圆，给与日本官胥遭害者遗族，并负伤者，以加体恤事。第四，因凶徒暴举，日本国所受损害，及护卫公使水陆兵费内五十万圆，由朝鲜国填补事，每年支十万圆，待五个年清完。第五，日本公使馆置兵员若干备警事，设置修缮兵营，朝鲜国任之，若朝鲜国兵民守律，一年之后，日本公使视做不要警备，不妨撤去。第六，朝鲜国特派大官，修国书以谢日本国事。大日本国明治十五年八月三十日，大朝鲜国开国四百九十一年七月，日本国办理公使花房义质，朝鲜国全权大官李裕元，朝鲜国全权副官金宏集。照录日朝议定续约二款，

朝鲜国与日本国嗣后为益表亲好便贸易，兹订定续约二款如左：第一，元山釜山仁川各港间，行里程，今后扩为四方，各五十里，朝鲜里法期二年后自条约批准之日起算，周岁为一年，更为各百里，自今期一年后，以杨花镇为开市场事。第二任听日本国公使领事，及其随员眷从游历朝鲜内地各处事，指定游历地方，由礼曹给照地方官勘照护送。右两国全权大臣各据谕旨立约，盖印，更请批准，待两个月内，日本明治十五年九月，朝鲜开国四百九十一年八月，于日本东京交换。）余于折后举可许不可许，与可变通办理者，分别批答。（忠笔谈曰："日使所开八条，其间有即可许者，有决不可许者，有须变通者，试为分别言之：第一条，当许，惟以不限时日为妙。乱党不独伤及日人，亦且戕害贵国王妃大臣，若不严行查办，将国法之谓何？第二条，可许。第三条，可许，优恤金五万圆，分给十三人家属，尚不为滥。第四条，当力与争辩，若必不得已，可列入第三条优恤款内。于五万圆外，增添若干。因以前次舟内，与竹添进一郎笔谈示之。第五条，旷地闲行，无碍其事，惟贵国民心不靖，宜限以数年后，再为举行。至咸兴大邱开市，则为陆地通商，决不可为日人开端。杨花津虽属汉江埠头，惟以逼近王京，若许以通商，不识有无流弊？第六条，公使领事游历内地，原属至法，惟大乱初定，以后公使等欲往内地游历，必先知会地方官方可。第七条，京内长置大队，万不可许。至该公使为保身之计，随带若干兵弁，在馆内驻扎，尚无不可，惟不宜列入款内。至遣使至日廷慰问，似亦无所不可，惟宜与花房言明，日廷亦当有国书，由彼赍呈国王，以慰恤王妃相臣之难。如是，则彼此相慰，乃于国体无碍。盖朝鲜既无驻日使臣，特地派人慰问，亦不为过。此数条若能办到，尚属于情理无悖，惟措辞之间，宜以直捷了当为妙。可许者，则立地许之，不可许者，则坚执不许。隐示以既有可恃，不足深畏之意，彼外屈于公义，内怯于我国，谅可不至始终决裂也。"）令回呈国王，先决可否，然后交二使仿行。金曰："日间所教，间有未明，恤银五万圆，而添以兵备之费宜若干？"忠曰："日本兵舰原有常费，陆兵亦有定饷，调集来此，不过稍加运费，若与恤银统算在内，不过十万圆足矣。若贵国国帑可支，则宜一齐交付，以免日后生息之累；若无力齐付，则可摊作几年，仆想花房亦不至以全付相强也。"金曰："杨花津开埠可许乎？"忠曰："若无大弊，何妨许之。仁川已开口岸，杨花津亦不过销仁川出入之货，其实非于仁川外另开一口；况杨花津亦属水路通商，与已开口岸尚属一例，非若大邱咸兴等地，复滋陆路通商之流弊也，惟议事之时，先可一概不许，必不得已，则可许杨花津通市，而不给兵备之费，挹彼注兹，未始非计。"旋以舟中与竹添进一笔谈示之。三点钟，上将军李载冕来，询昰应不归事，曲谕遣之。昨昰应孑身就道，至是国王遣送行装仆从登舟。其犹子载元亦从往省视，乞致书丁军门，为之先容，因泐数行付之。发上傅相振帅禀函各二件，禀傅相云："忠于十二日归自仁川，丁提督亦于是日率舟师百人偕筱帅大军驰至，筱帅军城外。丁提督入居南别宫，与忠互相计议，以我军分布各处，均有朝鲜官员接待，时与笔谈，人既益多，语难尽慎，稍延时日，惧有漏泄。且日兵已尽出城，使于此时举事，可无虑其搀越，事机所在，断难迟疑。因拟翌午邀同筱帅往拜是应，俟其出城报谒，即就军中拘送登舟。一面出示宣布中朝德意，令军民毋容惊扰，即彼时乱党稍有蠢动，而首领既去，胁从易解，似不至或有巨变。议定，即夤夜出城，将此意商之筱帅，筱帅之意，谓：'宜先修外交，后除内乱。'忠当谓：'朝廷为朝鲜主持外交者，所以扶持国王也，今者昰应专权，国王守府，设于此与日人定议，微论其议难定，就令能定，是助昰应，非助国王也，其失体殊甚。今日之事，宜先除内乱为是。'筱帅闻此，乃始毅然允行。于是，次日午后，忠与丁提督皆先集城外。无何，昰应来营，爰诱与笔谈，延至日暮，先令收其护从，然后勒令就道。计王京至南阳海口，相距百五十里，途中惧有疏虞，丁提督因自率小队护送登舟。忠以访闻王京城东，有居民数千均系乱党，拟留南别宫，就近查拿渠魁，冀渐解散，筱师仍驻城外，以资镇压。顾惟昰应倡乱，窃权罪诚不赦，然究于国王有父子之亲，设竟惩之以法，则国王将无以自处，脱令仍居国中，则乱萌又或再起。莫若仍照宪台始议，将昰应羁留中国，令其富贵以终，则庶几恩义两全。已禀商振宪，乞奏请将昰应安置中国，第反正以后，其国王必益图振作，再造之局，微宪台谁与主持。况日人狡诈多端，要求无厌，忠以菲材从事，倘复罔所秉承，深惧贻羞陨越。伏望俯念时艰，出而视事，则朝鲜幸甚！大局幸甚！"禀振帅云："自去月二十八日肃禀由丁提督寄呈后，次日，日使花房义质亦至，其轮舰先后来集者，共有七艘，载兵千数百人。花房即拟进营汉城，建忠设法延宕，至初三日乃始入京，建忠即欲相继而去，而我军未至，随从无人，孑身孤往，微特乱党可虑，且亦恐为日人所轻。乃仍留舟中静候，并乘间续侦起乱情形，大率均与前禀吻合。初建忠欲诱昰应来舟，谓花房勒兵入京，蹂躏必甚，若太公来仁川与议，则其行可止。于是昰应乃于三十日派赵宁夏、金宏集驰至，附书称：'内乱未定，不得跬步离汉城，谨遣二人前来，丐建忠速为排解。'云云。宁夏等来舟相见，谓：'初九日之变，仅而得免，刻下祸且未已，愿以性命相托。'遂共留花岛不去，凡笔谈之稍有关系者，均即扯去。初五日，移碇南阳海口，赵金亦登舟以从。南阳在仁川西百二十里，以前与丁提督约我军来渡，改于其处登岸，庶免与日兵纠辖，故先期往待。初七日筱帅及丁提督率师驶至，接读宪台函札各件，旋议进兵，以花房入京已久，不知办理何似，愿请先往，筱帅督大军继至，丁提督部署舟师，未克同行，筱帅因派右营管带吴总兵兆有与偕，甫至南阳，以军士多病，弗克前进，而昰应方寓书敦促，谓：'日使列款七条，限期三日，欲建忠速往代筹。'筱帅闻之，复改派后营张副将光前，率队趋至，建忠遂简枪队二百名，轻装疾走，于初十日行抵汉城，则花房已以其政府限满不答，责其

慢事，先一日决裂而去。昰应闻建忠且至，先与其子训练大将军载冕，迓于南别宫，深相结纳，建忠亦谬与周旋，谓：'中国兵来，专为牵制日人，别无他意。'昰应乃亦释然不疑。伏念朝鲜时事，内患与外忧并亟，而外忧之生，既由于内患，斯内患之去，尤急于外忧。今日之计，莫若为朝鲜先除内患，使其国王得以自主，然后召日使告以前日之事，皆乱党所为，国王一无开罪，兹仰上国之力，事权反正，愿为和好如初。因以所请各条，与之从容商榷，如此则名义既正，事理亦顺。故于次日一面函商筱帅进兵，一面驰赴仁川，将此意告知花房，令勿错认题目，惟至仁川后，为花房反复开陈，虽决裂之意稍回，而要挟之心犹甚。拟请函商总署，请将朝鲜致乱与中国代为戡定缘由，布告日本政府，并泰西诸国之曾与朝鲜立约者，俾群晓然于前日之事，非出国王之意，彼虽过事诛求，其政府或将屈于公议，不至始终坚执，至此后办理能否应手，尚难预知，惟有勉竭驽骀，相机因应，既不敢激烈以伤友谊，亦不敢脆随以累藩封，以期仰副宪台委任之意于万一而已。"八点钟，鱼允中金允植以国王钞录告示一纸来馆，为昰应辩诬，盖朝鲜素崇礼教，于伦理尤极讲求，故自六月初九日之后，昰应入踞宫中，国王至议奔庆尚道以避，而朝臣亦皆引镜顾影，惴惴焉若不终日，卒无人敢以一旅靖难者，故由势力不足，亦以骨肉之变，非臣子所敢言者。今者天讨特申，藩封再奠，都人士皆喜于心而不敢宣诸口，即宁夏诸人，密室笔谈，稍涉隐情，若犯大戾，必拉杂摧烧乃已。是晨余于吴军门营中，见缮此示，其间颇道昰应劣迹，即知于国王有碍，顾以已列余衔，未便力阻，致涉立异。迨示出，而国王果遣鱼金二人来辩，盖非徒顾念私恩，亦将以掩饰耳目。余因书示二人曰："太公罪状，昭若日月，不辩固无所加增，即辩亦断难末减。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议亲议贵，自有权衡，断不使为人子者，有不能自处之境，君等亦以此意，归慰国王而已。"九点二刻，金宏集来议日事，语甚精密，宏集携之而去。朝鲜谈时务者，以宏集为翘楚。李裕元则素党昰应以拒日人者，派为全权大官，亦欲以拒日人者和日人，使不得借口以拒外交云。

十五日晨，庆军会办营务处袁慰亭至，与密谈剿除乱党事，请归告吴军门。午后，慰亭返，云："吴军门如约。"慰亭即欲指挥一切，余谓："昰应虽已就逮，而其子载冕尚以训练大臣握兵柄，恐乱党一闻捕治，或更奉以为乱。宜先诱而系之，然后行事。"于是五点钟，驰书召载冕来南别宫议事，载冕鉴于其父，作书以母病辞，令其党李永肃赍复。余因谓永肃曰："今之召载冕者，亦欲相与设法为太公宽免地耳，载冕如为其父则至，不然则止。"书片纸交永肃持去。十点钟，金允植至，余与慰亭促令入朝，请国王手书来，俾有把握。允植去，而载冕亦来，因别置一室，令军士露刃以守。二点钟，允植袖国王致吴军门与余公函至，略谓："乱党所居多在枉寻利泰二里，请速勒兵往讨。"云云。时庆字亲兵后营张副将光前驻军南别宫右，遂令率队出小东门，会同右营吴总兵兆有，正营何副将乘鳌，同赴枉寻里合围搜捕，而利泰里则由慰亭回营请吴军门另派别将掩执焉。部署既定，已三点钟矣，遂与友人兀坐帐中，秉烛以待。

十六日晨，张副将回，询知枉寻里在小东门外半里许，其地两面依山，中辟街衢，瓦屋鳞次。吴总戎勒兵分扼两头，张副将入巢搜捕。时天色渐明，该乱党见我军掩至，一半持械走登山麓，一半出街前抗拒。里中间有居民杂处，未敢轻用炮火，为昆冈炎之，仅以短兵格斗。张副将生获一百三十余人，何副将后至，亦获二十余人，余悉鼠窜以散。利泰里则吴军门自往掩执，以地近营址，已先期闻风远扬。仅获二十余人。是役共获百七十余人，悉送致军门营内。余念乱党已散载冕当无能为，遂温言释之去。随促备马出城，晤吴军门相与分别惩治。四点钟归馆。数日来国王皆早晚两次遣中使起居，是日闻余归，特遣都承旨尹用求持帖慰劳。

十七日晨，李成俊归自析津，来谒谓："长途车马间关，已一阅月矣。"宁夏允中相继至，略谈别去。午后，得宏集书，知日朝款成，即夕钤印，阅所定各条。（金宏集来函云："仆十五晚抵仁川，夜见花房于船次，辨论七款，仍无成议，傍晨还花岛。十六晚，又与之穷日争诘，彼始终要挟，肆然不少让，仍促明午钤印，事到此地，厚负明教。八款釐正，彼才携归舟中净写，并不及录呈，另有钞鐾一纸，凿烛是幸，第一，十五日改以二十日，另注曰：'日本派员眼同究治，若期未捕获，应由日本国办理'我以此事大欠体面，屡回争诘，彼终肆不服。第二、第三，仍本文，许之。第四，公使馆所损物及兵费，始不言多少，至今晚忽以五十万圆，限五年清完，填书，故百般要减，而不如意，彼之狡黠不可理说，愤不可堪，赔偿二字，改以填补。第五，间行以五十里，二年后百里，杨花津市场竟不得已许之，咸兴大邱，则决意终不许之。第六，许之。第七，改以公使馆置兵员若干警备，数则当观势多少云，另注曰：'朝鲜兵民守律一年以后，更无可警，则不妨撤去。'第八，派使后，日本亦当以国书慰问云。"）虽尚无大失著，而朝鲜贫瘠，花房勒书五十万圆，分年填补，未免重受其困。初宏集将之仁川，来馆请辞，余以此属日朝之事，我中国仅能隐与维持，不便显相干预，爰为逐条剖决以去。乃宏集等以内忧甫平，深惧外患复起，遂至受其逼迫，勉就条议，中心耿耿，抱咎靡已，亦可见日人遇事生风，以求逞欲，直行同无赖焉！五点钟，轻骑绕王宫相我军部勒形势，同人颇有以微行可虑为戒者。晚八点钟，高永喜以宏集命，自仁川归见国王，王命之来谒，询知日廷续派井上毅为议官，此次款事，多其主持云。

十八日晨，无事。午后，金允植来馆笔谈，允植为人颇迂钝，每谈一事，辄不了了。晚七点钟，允中以王命持节略来问，手批答之。允中去，宁夏复来云："已奉派为大官，宏集为副官，李祖渊为从事官，请附舶至津门，谒傅相上宪言事，并诣京师进谢表。"无何，宏集亦至，谓："甫自仁川归。"与之笔谈，极道议款时威逼情状，闻之恨恨。（忠笔谈，曰：'第一条，花房言明如何办

理?'金曰:'其另注,初以应自日本差役自处办为文,仆谓差役自处办,亦碍我人眼目,不如办理含混,以是故之。'忠曰:'彼可言明何法办理,与惩办何人及惩办若干人乎?'金曰:'此事未曾如此详问。'忠曰:"兵备之费五十万圆,也如何结算?执事可将竹添之书告之乎?"金曰:'仆在大臣之后,不敢言,言自断五十万诚是料外,故先言我帑藏空虚,无可办之力。则彼亦曰固知其然,日后开矿尽可办此,若不趁期清兑,彼自行采矿,足此数,后当还之,此甚无理。竹添所言,虽不露破,概将此举,不欲开衅,专为维持亚细亚大局起见,贵国用意可感,今以赔偿一事要挟,是以仁始而以利终也。因要减其数,则彼又将矿师及器械皆延请于渠,又日后设电线,渠国当任之,又咸与大邱事预约三件为请,而只减一十万之数。故答以如此要挟,不如不减,而仍复为五十万矣。又将俄国黑海之战及中国云南之案为言,则彼亦以为然,而此事非为利也,贵政府不能晓谕民人,以致此变,此次是罚款云。其言无礼至此,愤不可堪。'忠曰:'日人觊觎贵国矿山久矣,今此执事等至中国,面见中堂,须祈为作主,以绝日本之望,以立富国之基。'金曰:'日人言我国自有财而不能用,其觊觎可知,今此不允其请,诚为向已乞大人作主,延师开采,故开采伊始,自我偿其数,绰有裕矣。且敝国虽贫,每年节省,或可办十万圆耳,宁失每年十万,不听日人之任行开采也。")因订于二十日晨,由汉城启行。夜间,缮上傅相与振帅禀各二件,禀傅相云:"自抵朝鲜汉城后,所筹日高交涉事宜,与诱送李昰应情形,业经禀报在案。丁汝昌于十三日戌刻,率水军数十名议送李昰应登程。是夜阴雨泥淖,沿途不准停息,军士等冒雨忍饥,约百七十里,于次午抵马山浦,将昰应送至登瀛洲兵船安置。维时日本兵舶之泊仁川口者,以次移碇来聚,因留海口,部勒舟师,期以壮声援,而示牵制。忠于十四日,一面请朝鲜国王,由其政府将愿重修旧好之意,函知花房,随派全权大官李裕元,副官金宏集,驰赴仁川会议。一面查拿城东乱党,盖王京隶兵籍者,约近万人,半在枉寻利泰二里,聚族而居,世世为兵,慢官厉民,久成积习。初朝鲜国王九龄嗣位,昰应以太公摄政,十余年间,臣民交怨。嗣国王年长,王妃闵氏,亦累世勋旧,其父兄欲辅国王,收回大柄。于是朝臣之同志者,举昰应频年恶迹,交章弹劾,遂致失政家居。无何,王妃父兄皆死于火,国人均谓昰应所为,顾以其处不死之地,国王亦姑为隐忍,仍以王妃从兄,置显要辅政。昰应乃以陈氏豆区之计,阴结枉寻利泰二里诸军士,以为羽翼。去年其次子载先,与勋戚三五少年,欲谋篡弑,未发事泄,瘐死狱中。用是积怨益深,流毒愈甚,遂有今年六月之事。现虽昰应就拘,而其长子载冕,新以训练大将握兵柄,恐乱党一闻查拿,或更奉以为乱。爰于十五日晚间,先将载冕诱拘南别宫,以水兵数十人守之,然后部署一切。是夜吴军门派庆军会办营务处袁中书世凯来馆,帮同料理。而金允植亦以国王致吴军门及忠书至,请速派兵至该二里剿除乱党,俾敧器复整,情辞之间,颇极迫切。爰令庆字亲兵后营张副将光前,率领全队出小东门,会同庆字左营吴总兵兆有,庆字正营何副将乘鳌,往捕枉寻里乱党。其地两面依山,中列街衢,瓦屋鳞次,吴总兵率军分扼两头,张副将直入其巢。时天色渐明,该乱党等突见我军掩至,一半持械走登山麓,一半出街前死拒。里中间有居民杂处,不敢轻用炮火,短兵巷战两时许,张副将生获一百三十余人,何副将以亲兵辅之,亦获二十余人,其领悉出屋后窜去。我军带伤者二人,当攒捕之时,乱党之势穷力蹙,度将就获者,每以刃自割其腹,肠胃毕露,其悍不畏死,于此可见。利泰里则吴军门自往掩执,以地近营址,已先期闻风远扬,仅获二十余人。是役所获者共一百七十余人,忠当至吴军门营内会讯,戮其首领及罪状较重者十人,其余情有可原者,概予释放。盖以六月切九日之变,其中不无胁从,设所获者不为分别轻重,尽置诸法,则此辈知罪皆不赦,必聚而为走险之谋,惟第戮其首领,则凡胁从者咸知为法所不诛,将安然解散以去,而潢池之祸,可以不兴,亦潜消反侧之意也。虽乱党数千,仅戳此十人,犹恐未足以示敬,而天威震詟,群凶奔窜,巢穴既覆,啸聚无方,此后散处四方,不难随时续捕。而载冕不安于位,亦即于是日请释兵柄。方办理间,接奉振宪来函,与抄示总署函稿,所筹先后机宜,与现在办理情形,节节吻合。犹忆汝昌等甫至朝鲜,亦即以生致昰应于先著,故方汝昌回津时,忠即借调停日本之说,与昰应深相结纳,冀使弗疑。迨陆军既至,忠先率小队二百名,直趣王京,昰应请住城内南别宫,其时颇有劝令勿入者,忠以向日住此,兹忽迟留城外,彼必因疑生惧,预为防备,则办理即难得手。遂毅然入居,复与谬为亲近,彼果深相倾信,终以就逮,而后乃得查拿乱党。不特朝鲜之宗社危而复安,亦且日本之奸谋隐而难肆,此皆仰赖皇上声灵,中堂威望,与夫振宪之当机立断,乃克收此寸效。在事诸员,不无著有微劳,除陆军应由吴军门开单请奖外,其水师于汝昌前乘威远回津请师后,仁川口内,仅超勇扬威二快船,而日本兵舶乃有七艘,该管驾等皆能相机酬答,示以镇静,使之不敢轻肆。至登陆后,护送昰应,使元恶不至逋逃。拘守载冕,俾乱党无从推戴。其后日舰移碇,南阳各舶,又能隐示牵制,俾日兵不敢轻动。而忠乃得与吴军门捕治乱党,使日人始终未得搀趋。陆军为其显,水师为其隐,其劳亦足相当,其可否择尤酌保,以示鼓励之处,已禀请振宪,批示遵行矣。"

十九日晨,闻吴军门移军东门,策马往视,因告行焉。九点钟,回馆,检点巾箧。允中以王命袖示谢表,暨咨总署与北洋大臣文稿。午后,国王世子并遣中使馈礼各四事,固辞不获,乃受之。于是朝鲜官来馆送行者,屦满户外。

二十日晨,国王遣承旨赍帖送行,订继见期,且谓:"赵金二使至津门,务乞傅相上宪,进诸前席,亲赐教诲。"嘱余为之先容焉。旋接津来函札。十点钟,偕赵金诸君自南别宫启行。一点钟,次果川,国王复遣中使

起居。七点钟次水原，以日中热甚，乘夜复行五十里，至南阳行馆，时漏箭已四下矣。

二十一日晨，南阳行馆作二书，致吴军门与花房公使。寻发马山浦，午后，抵埠，潮落待渡，复接津来函件，乃昨由镇海轮船赍至者，内有张振帅手札，录译署公函，谓：“此役也，如能生致李昰应，则采骊得珠矣。”又录傅相与我驻倭星使黎君莼斋两电，亦皆以此役要领，在制服昰应，则他皆迎刃而解云。计此时昰应当已抵津门矣。四点钟，乘半潮，刺小艇，渡至镇海，命驶出口外，薄威远以登。丁军门饬管驾官，迟明起碇，并安置朝鲜各官舱位。

二十二日晨，五点二刻，起碇，海天澄净，如行镜中，入夜风自舵旁来，舟甚倾侧。

二十三日午前九点钟，驶抵之罘，知傅相已于昨日十点钟，乘保大鼓轮北上矣。遂登岸，拜方佑民观察，并晤仲兄相伯。四点钟，登船举碇回津，恭录八月十二、十六谕旨两道：“光绪八年八月十二日，内阁奉上谕：朝鲜为我国大清属国，世守藩封，素称恭谨，朝廷视同内服，休戚相关。前据张树声奏：‘朝鲜国乱军生衅，突于六月间，围逼王宫，王妃被难，大臣被戕，日本使馆亦被横害。’当谕令张树声调派水陆各军，前往援剿，又以李鸿章假期届满，召赴天津，会同查办。旋经提督吴长庆、丁汝昌、道员马建忠等，率师东渡，进抵该国都城，拿获乱党一百数十人，殄厥渠魁，赦其胁从，旬日之间，祸乱悉平，人心大定。采访该国舆论，咸称衅起兵丁索饷，而激之使变者，皆出自李昰应主谋。经吴长庆等，将其解送天津，降旨，交李鸿章、张树声究明情由具奏。李昰应当国王冲年，专权虐民，恶迹昭著，迨致政后，日深怨望。上年即有伊子李载先，谋逆情事。此次乱军初起，先赴伊家申诉，既不能正言禁止，乃于事后擅揽庶务，威福自由，独置乱党于不问。乃李鸿章等遵旨诘讯，犹复多方掩饰，不肯吐实，其为党恶首祸，实属百喙难逃，论其积威震主，谋危宗社之罪，本应执法严惩，惟念朝鲜国王，于李昰应谊属尊亲，若竟置之重典，转令该国王无以自处，是用特沛恩施，姑从宽减。李昰应著免其治罪，安置直隶保定府地方，永不准回国，仍著直隶总督优给廪饩，严其防闲，以弭该国祸乱之端，即以维该国王伦纪之变。吴长庆所部官军，仍著暂留朝鲜弹压，该国善后事宜，并著李鸿章等悉心商查，用副朝廷酌法准情绥靖藩服至意。钦此。光绪八年八月十六日，内阁奉上谕，礼部奏。”“‘接据朝鲜国王来咨转奏各一折，并抄录原咨呈览，该国此次乱军之变，经朝廷发兵戡定，深知感激。’殊堪嘉尚！至所称中情震迫，沥恳天恩，准令李昰应归国一节，李昰应以宗属至亲积威震主，谋危宗社，罪无可逭。朝廷酌法准情，姑从宽减。前已明降谕旨，择地安置，优给廪饩，原属格外施恩。该国王顾念天伦，系怀定省，以李昰应年老多疾，咨由礼部代奏乞恩，词意迫切，自属人子至情。惟李昰应获罪于该国宗社者甚大，该国王既承先统，应以宗社为重，不能复顾一己之私，所请将李昰应释迴之处，著毋庸议。仍准事岁时派员省问，以慰该国王思慕之情。嗣后不得再行渎请，该部知道。钦此。”（谨案，嗣于光绪十一年八月间，释昰应还国。）

割台记

[清]罗惇曧撰　崔玉华整理

《割台记》，晚清罗惇曧（一八七一——一九二四）撰。罗氏为清季野史掌故方面的大家，有关著述丰富，《割台记》即其中之一，民国时曾被编入《满清野史丛书》中，现据此标点整理。

台湾旧隶福建，称台湾府，后设台湾道。光绪乙酉，建行省，升淡水厅为台北府，设巡抚驻焉。闽浙总督实兼领台湾。刘铭传为巡抚，振兴百务，铁路、商轮、屯垦、开矿，新政备举。今日人所经营尽美者，皆本铭传之旧以为扩张者也。邵友濂继为巡抚，而中日方失和，海疆戒严，乃命福建水师提督杨岐珍、广东南澳镇总兵刘永福，率所部防台。永福增募兵，仍称黑旗。中法之战，永福起于越南，以黑旗兵屡挫法军，唐景崧独身走越南招之。中法和议成，粤督张之洞荐授总兵驻钦州。唐景崧以法越罢战后，由吏部主事授台湾道，旋擢藩司。朝廷方倚景崧知兵，而提督李本清与之交恶，遂求去。以提督綦高会代守沪尾，旋复以提督廖得胜代高会。两月之间，沪尾三易将矣。援朝鲜之师既败，辽东城邑相继陷，友濂书生不知兵，密求枢府内调。朝廷亦以景崧才，付以兵事，乃以景崧署巡抚，而调友濂抚湘。景崧与永福共事于越南，后积不相能。景崧既署抚，乃移永福军台南，景崧自任守台北。日兵舰攻澎湖妈祖宫，守将击之，伤其两艘。日人将攻文良港，而先攻妈祖宫，以牵缀华军，使不为备，乃潜登文良港。澎湖至台北电线中断，日军遂占澎湖。海道中梗，军械之购自外洋者，尽为日夺，台湾乃孤悬矣。时更有李文奎之变。文奎故直隶游匪，从淮军渡台，充抚辕亲兵。副将方某为武巡捕，以文奎犯令革退，转事中军黄翼德，充什长。翼德募兵于粤，方某署中军，复以事革文奎，文奎乃大恨。其党徒遍城中，及署内外，思伺隙报之。景崧婿余某内渡，文奎率党劫其装于道，护勇逃归署，文奎追之，方副将自抚署出，文奎径斫其颅，反奔入门踣而毙。中军护勇内应，争发枪，景崧遣差官出视，及仪门中刃返。叛徒将入杀景崧，景崧出，叛兵猝见巡抚慑焉，敛刃立，并告无事，景崧慰之。以文奎徒党众，因令文奎充营官以安之。杨岐珍率所部人援，与叛军对击，伤居民十余人，景崧命止之。以文奎募缉捕一营屯基隆，而张示别缉杀方副将之贼，为掩饰计，将领多离心，兵浸骄不可制矣。及割台议起，台湾举人以会试在都，上书力争，不报。割台信益急，主事丘逢甲建议自主，台民争赞之。乃议建民主国，开议院，制蓝地黄虎国旗，议戴景崧为总统。四月和议成，卒割台湾。朝命景崧率军民内渡，台民乃决自主，上台湾民主国总统印绶于景崧。鼓吹前导，绅民数千人诣抚署。景崧朝服出，望阙九叩首谢罪，旋北面受任，大哭而入，即抚署为总统府。电告自主，有"遥奉正朔，永作屏藩"语。命陈季同介法人求各国承认自主，皆不答。设内部、外部、军部以下各大臣。省官不愿留者，听其内渡。提督杨岐珍等归于福州。日本兵舰大集，先攻基隆。吴国华守三貂岭，遇日侦探队击之，毙日兵官一。营官包干臣奉命来助战，夺日兵官首级以归，遽报大捷，吏民皆贺。国华方逐日军，遽回兵追干臣，日军遂占三貂岭。分统李文忠等，方会师援基隆，而日军已大集，文忠等战皆败。景崧命黄义德屯八堵，为胡友胜后援。义德遽驰归，诡言狮球岭已失，八堵不能驻军；日人悬金六十万购总统头，故驰归防内乱，景崧不敢诘也。是夜义德所部军索饷，大哗。翌晨，日军占狮球岭，城中惊扰。幕客熊瑞图请退守新竹，巡捕吴觊庭以枪拟瑞图，禁之言。傍晚溃，兵争入城，客勇土勇互斗，尸遍地。总统府火发，景崧微服挈一子，妾易男服，杂逃民中，窜出城，附英轮至于厦门。游兵大掠三日，日军尚未至。德商毕狄兰以书告日军，乃以兵来收城。景崧归老于乡。庚子勤王军谋起事汉口，约景崧举事于桂林。汉口事败，亦无发景崧者。光绪壬寅，客死广州。刘永福守台南。台北既陷，镇道以下官吏，相继内渡，台民上民主总统印绶于永福，永福不受。仍称帮办，设防守，部署稍定，而日兵舰至，窥安平口。永福自击日舰，几沉之。日军攻新竹，相拒月余，大小二十余战，互有伤亡。日人购奸民导僻径，抄台军后路，分统杨紫云战殁。吴彭年赴援不及，乃守大甲溪。义民长徐骧之军，为日军追入深箐中。徐骧绕出其后击之，日军炮无所施，大败，获日兵数十。时库帑既匮，仅恃钞票为挹注，军饷益不支。永福先遣员渡厦门求款，并电乞沿海督抚助饷，绝

无应者。饷绝械罄，永福忧惶无策。台南土匪为内间，引日军深人，匪集益众，日军用为前锋。吴彭年伏兵大甲溪，候日军至，猛击之，日军败，渡河，徐骧伏兵乘其半渡，奋击之，日兵大败。七月，日大队攻大甲溪，相持未下，忽哗传大营陷，军皆惊退。盖新楚军统领李惟义，奉命为后援，日军以金啖土匪，冒称日军袭之。惟义惊遁，营遂溃，前敌乃大挫，袁锡清力战死之。日军据大甲溪。永福令诸军严守彰化。徐骧屡以伏兵挠日军，义民亦迭起抗之，日军屡窘，多伤亡。日军仍利用土匪，陷攻八卦山。吴彭年死守，力竭殉之。日军夺八卦山，俯瞰彰化城，彰化降。日军连陷云林、苗栗二县，进逼嘉义，误入山谷，民团林义成等塞谷口尽歼之。台南山谷险阻，深箐丛杂，民团潜伏，遇敌猝起，日军不习地势，屡战恒败衄。台北、台中各城邑，闻台南义声，皆思奋起，图恢复，日大军乃严备之。台南援绝饷竭，相持数月，军皆饥困，日军以全力攻台南，徐骧等尚力战。骧每战必居前敌，卒中炮死。嘉义守将王德标，以地雷达日营，夜半地雷发，日军死七百余人，日军惊退。以杀将士多，大愤，聚巨炮猛轰嘉义，破之。仅余台南孤城，永福犹死守，日本台湾总督桦山资纪，贻书永福，谓："公以孤军持绝地，数月不下，公已无负于台民。今困守孤城，尺地以外，皆敌军，徒伤民命何益？倘率所部去台，当以礼送公去。"永福拒之，词甚峻。日军乃大攻城，永福自发炮殪日军数十人。相持数日，城中军饥甚，哗溃。土匪蜂起，夺城，迎日军。永福逃登德国商轮，日兵大索四次，不获。盖德人深佩永福，秘藏之也。永福内渡至厦门，旋归于广东之钦州。永福守台南数月，以饷糈并绝而败，世犹谅之。

丘逢甲传

[清]佚　名撰　赵京宝整理

《丘逢甲传》一卷，记晚清民族志士丘逢甲生平事迹，于丘氏反对清廷割让台湾一事记述尤详，可补他史之不足。

据民国《满清野史丛书》本标点整理。

清政不纲，志士仁人，揭橥民主之义，播厥声于环宇。辛亥倡义，若疾风涤尘垢，不半载而奠共和之局。数千载之帝制，于焉以熄。故言共和之纪元，必推端于辛亥焉。然窃谓共和之制，辛亥以前，已有行之者，不徒见诸空言，且徵诸实行。建总统，开议会，定国旗，更官制，远挹唐虞之遗风，近掇法美之良制，共和之规模遂粗定，其时固在辛亥以前十余年也。不过兵威未足，国力未充，外无援兵，民无固志，朝廷已弃珠厓，邻省亦视同秦越，登高而啸应者无人。遂不旋踵而雾解烟消，等于昙花一现，大好河山，拱手而授于异族。其中之志士仁人，血欲化碧，志已成灰，归去无家，惟效杞人之大去其国。如台湾之丘逢甲者，其事足悯，其志尤可哀。虽其地限于一隅，其事不过数月，然实为辛亥倡义之先声，而海外孤臣血泪之所聚也。又讵可听其霾湮汩没而无传乎？作《丘逢甲传》。

逢甲姓丘氏，台湾产也。中国旧制，尊亲有讳，往往因一字之讳，举国不得用其字。甚至祖父相传，百代不变之姓氏，而亦易之。如讳之奭氏，避元帝讳，易为盛氏。庄氏避明帝讳，易为严氏，自古已然。丘字为孔子讳，清廷禁民间不能用，故台湾之丘氏，尽加邑旁而为邱，其实与中原之邱氏，不同族也。丘氏者，台湾之望族也。其氏族虽非繁赜，然咸能自树立，不与寻常庸夫相俦伍，故能为台民所瞻仰。入台而访其邦之士大夫，无论识与不识者，必举丘氏以对。逢甲之祖父，均以诗书起其家，至逢甲而益显。逢甲字仙根，号沧海。躯干魁梧，高十尺以外，广额丰耳，两目奕奕生奇光，言论风生，往往一语惊四座，声震屋宇。幼负大志，于书靡所不读，老师宿儒，咸逊其渊博。所为词章，凌厉雄迈，不愧古之作者。尤善诗，恒寝馈于李杜苏黄诸家，去其皮而得其骨。弱冠弄柔翰，即崭然露头角。父兄见其诗，即击节叹赏曰："此异才也。"为秀才时，毅然以天下为己任，恒为大吏陈国家大计，朗然若观指纹，自此名动公卿间。王公大臣，争欲罗致之入幕府，逢甲辄岸然掉头去，不顾也。未几举于乡，旋举进士，殿试点主事。是时闻见弥广，阅历愈深。既服官于朝，亟思展其夙所抱负，以为国家用，而台湾之祸作矣。

台湾在大海中，位于福建之南端，地形如弯弓，北高南下，周袤几三千余里。远峰耸翠，嘉树青葱，茂林修竹，相望于道。北至淡水洋鸡笼城，与福州相近，东南则琉球也。湾之外复有沙堤，起伏相生，环抱若龙。此外则鹿耳门者，湾之门户也；澎湖屿者，湾之屏障也。澎湖在湾之西北，共三十六屿，惟西屿最高，余皆平坦。自厦门至澎湖，水色青黛，深不可测，舟行甚险。由澎湖东南行一日，可抵鹿耳门，诚天然良好之军港也。其地土广人稀，土番复窟穴于中央，罕与人民相交接。元明以前，不通于中国。明末为红夷所据，郑成功逐红夷而有其地，复移民以殖之，荆榛顿辟，郑氏握地形之险要，足与清兵相持且三十余年，以稍延明室一线之正朔。子孙不竞，宏业莫纂，康熙甲子，遂灭于清，而明之正朔绝。清既得其地，辟为郡县，称台湾府，隶于福建，后设台湾道。光绪乙酉始建行省，分为台南、台北，升淡水厅为台北府，设巡抚驻焉。而闽浙总督，实兼领之。初为台湾巡抚者，为刘铭传，继之者为邵友濂。兵事将起，友濂求枢府内调，清廷乃令台湾藩司唐景崧署巡抚，以廖德胜为提督。景崧命总兵刘永福移军守台南，而自守台北。方欲有所设施，日筹防御之策。而其时中东之战，我军大溃，朝廷已割台湾全省之地，拱手而赠于日本矣。

先是同治末年，有琉球船遇飓风，漂抵台湾，死于生番者五十四人，日本商民四，亦漂至遇祸。是时，适日本遣副岛种臣柳原前光等来中国订通商之约。约既成，前光至总署言生番事。总署大臣毛昶熙、董恂答之曰："番民皆化外，不服王化，犹贵国之虾夷也。"前光曰："生番杀人，贵国舍而不治，敝国将问罪于生番。"昶熙曰："生番既我之化外，伐与不伐，惟贵国自裁之。"日本夙未有敢欺中国之心，此言一出，遂知中国不足畏矣。同治十三年，日本以西乡从道为都督，征台湾生番。先致书于闽浙总督李鹤年，鹤年覆书拒之，不听。

日军登陆，熟番迎降。熟番与生番为世仇，导日军击生番，败之，进焚村落，深入至牡丹社。生番殊犷悍不畏死，伏丛莽间，时起狙击。日军不敢进，屯田于龟山，为久驻计。鹤年闻于朝，举朝大震。急诏海疆戒严，命沈葆桢督福州水师赴台严守备。别遣潘霨、夏献纶就西乡从道，议久不决，将决战。闽抚王凯泰率兵二万五千将渡台。时日军不服水土，受暑瘴，多死亡。闻大兵至，遂议和，要偿兵费三百万元，葆桢力争之。清廷惧启衅，乃卒偿金五十万，日军遂奏凯归国，自是益轻中国矣。逮因朝鲜事，而起中东之战争，日军更默出师攻取台湾之文良港，袭据澎湖，海道中梗，台湾已成孤悬之势。及我师败绩，兵舰尽没，大连、旅顺，相继沦陷，九边烽火，夜达甘泉，举朝惊皇，涕泣无措。清廷乃命李鸿章向日本议和，自奉天南界，从鸭绿江抵安平河口，至凤凰城、海城、营口、台湾、澎湖及所属岛屿，尽割让于日本。是役战争仅在中国北部，而割地方及于南部之台湾外，出于意料之外。此约一成，无可挽回，台湾数千里之地，遂历万劫而不可复矣。

台湾者，逢甲父母之乡也，休戚与共，较他人为尤甚。朝廷于土地之割弃，虽不足介意，所难堪者，台湾之遗民耳。方兵事之初起也，逢甲已窃窃忧之。太息曰："天下自此多事矣。日人野心勃勃，久垂涎于此地，彼讵能恝然置之乎？"于是日集乡民而训练之，以备战守，复以大义相鼓励，涕泣而语之曰："吾台孤悬海外，去朝廷远，不啻瓯脱。朝廷之爱吾台，曷若吾台之民之自爱。官兵又不尽足恃，脱一旦变生不测，朝廷遑复能顾吾台。惟吾台人自为战，家自为守耳。否则祸至无日，祖宗庐墓之地，掷诸无何有之乡，吾侪其何以为家耶？"逢甲斯语，一字一泪，言未已，已哽咽不能成声。听者咸痛哭，愿惟命是听。时两军初战，割台之议未起，逢甲已虑及之，可谓有先见之明矣。及景崧与永福交恶，分兵而守，逢甲又引以为忧。景崧者，古所谓处士虚声者也，初为吏部主事，喜谈兵事，有知兵之名。越南战事将起，景崧自请赴越南，招抚永福。永福为广西上思州人，端悫敢战。咸丰间粤西乱，永福率三百人出镇南关。时粤人何均昌据保胜，永福逐而去之，遂据保胜。所部皆黑旗，号黑旗军，所向无敌，屡殪法兵。黑旗之名震越南，越王授为三宣提督，加一等男爵。洵当时一健将，亚于冯子材者也。景崧既招永福，中法和议成，张之洞荐永福于朝，授钦州总兵，旋移驻台湾。景崧亦以功授台湾道，旋擢藩司。兵事将起，清廷以景崧知兵，特命代友濂为巡抚。然景崧既与永福共事于越南，意见不同，怨仇日深。既为台抚，遂自守台北，移永福军于台南。逢甲以景崧虽号知兵，而防敌御寇，远不逮永福。全台形势，尽集于台北，台南非其比。台北失，足以牵动台南；台南失，未足以牵动台北。景崧一人守台北，无永福以佐之，恐守之非易。台北一破。台南将孤守无能为矣。乃急诣二人，许为之调停其意见，思所以阻永福之军使勿行。焦唇敝舌，继之以泣，景崧终坚持不为动，二军遂分。逢甲出而叹曰："其殆天乎？"厥后景崧坐误事机，台北失守。永福孤守台南，相持数月，卒无以救台湾之亡。一如逢甲言，不爽铢黍。倘景崧能捐私怨而急公义，俯就逢甲之请，则台湾未必终亡。即亡，亦未必若是之速，可敢决也。逢甲之智，殆可谓烛照而数计矣。

割地之议既起，举国大哗，群詈鸿章为卖国，忧国之士数千人上书力争之，词颇激昂。中外诸臣，章奏凡百十上，台湾臣民争尤力。清廷意颇动，欲改约，而约不可改。时俄、德、法三国出而抗日，日颇惧，许还辽东，台湾终不肯还，夜半换约于烟台。适台湾举人，以会试在都，伏阙上书，涕泣而争，清廷不顾。特命景崧率军民内渡，又命李经方为割台湾使，举数千里之土地、数千万之人民，草草交割于日舰中。逢甲哭曰："余早知有今日矣。虽然，台湾者，吾台人之所自有，何得任人之私相授受。清廷虽弃我，我岂可复自弃耶？"乃首倡台湾自主之说，呼号于中国，登高一呼，全台皆应。其间忠义之士，尤慷慨愤激，痛詈清廷之负台民，而力赞逢甲之说。乃群推逢甲为起草，逢甲遂草定临时之宪法，议建台湾为民主国。选总统、副总统各一人。开议院，为立法机关。定官制，分内部、外部、军部等之名称。制蓝地黄虎国旗，以为国徽，群皆赞成。然居末秩，未为民所重。不获已，卒从众议。某日乃帅绅民数千人，鼓吹前导，诣抚署，上台湾民主国总统印绶于景崧。景崧朝服出，望阙九叩首，旋北面受任，大哭而入。即抚署为总统府，电告自主于清廷，言遥奉正朔，永作屏藩云云。清廷既弃台如遗，无所顾惜，此电不足以动其怜，适为所嗤笑耳。且既曰屏藩，即不能谓之自主，此实景崧一人之私电，台民所未知也。副总统一席，群以属逢甲，逢甲不获辞，乃为副总统兼大将军，大权仍景崧操之。于是乎台湾遂为自主国矣。

台既自主，设官分职，部署略定。省官不愿留者，听其内渡。有留者，亦有去者。是时，日本命桦山资纪为台湾总督，兵舰将大集。台中兵力薄弱，饷又不继，乃乞兵乞饷于沿海各省督抚，无有应者。又命陈季同介法人求各国承认自主，皆不答。景崧复不善治军，军中时有变志。军士多外省人，非土著，于台湾之得失，漠然无所关其心，日以嬉戏为事。自什长李文奎杀方副将于抚署，景崧不能正文奎之罪，反令充营官以安之。军士遂欺景崧之无能为，浸骄不可制，至是益紊乱无纪律矣。逢甲深以为忧，时进策于景崧，又请严肃军律，雷厉风行，杀一以儆百，景崧均不从。逢甲不获已，乃训练乡团义兵以备变，倾家财以为兵饷，不足则乞诸义士捐资以助之。孳孳矻矻，昕夕不敢懈。然一念及国步之艰难，未尝不终夕徬徨，泣涕如雨也。

未几，日舰大集。先发兵攻基隆，景崧命吴国华守三貂岭，复命营官包干臣驰往助之。干臣之为人，畏敌而喜功。逢甲知之稔，阻景崧不可用，景崧不听。卒以偾事。方吴国华之守三貂岭也，防守颇严。偶与日军侦探队遇于途，奋勇击之，毙日兵官某，日军大溃。干臣适驰至，不发一矢，遽夺日兵官首级以归，冒为己功，

以报大捷，吏民皆贺，国华方追逐日军，忽闻干臣夺己功，愤怒不可遏。遽舍日军，回兵追干臣。日军瞰之，亟返旆，遂夺三貂岭矣。是时基隆危急，分统李文忠等会师援之。日军已密布，文忠等屡战皆败北。景崧复命黄义德屯八堵，为后援。义德性怯而多诈，方之干臣为尤甚。逢甲复请于景崧，更遣他人代之，景崧亦弗许。义德至八堵，闻日军势盛，胆几丧，遽舍八堵驰归。诡言狮球岭已为日据，八堵逼近敌营，不能驻军；日人悬金六十万购总统头，故亟驰归，以防内乱。逢甲知其诈，面斥之，崧默然莫诘。其实狮球岭尚未失，自义德驰归，其地空无一兵。翌晨，日军遂拱手而得之矣。

是夕义德所部军，索饷大哗。逢甲请斩义德以谢台民，并严惩一二乱兵为首者，以厉其余，景崧不敢从。逢甲叹曰："祸患之来，迫于眉睫，尚不能整饬军纪。徒畏葸游移，坐令其哗变，天下事尚可为乎？"次日，城中闻日军将至，互相惊扰，老幼纷纷逃窜，军士蠢蠢有变志，景崧束手无一策。傍晚溃兵争入城，沿户淫掠，客勇土勇互相斗，积尸遍地。中军护勇为内应，总统府火发，光焰烛天，景崧大骇，舍奔逃外无他术，亟微服挈一子而逃，妾易男服随之，杂难民中，窜出城，疾附英轮至厦门，置台湾事于不顾矣。逢甲闻之哭曰："吾台其去矣。误我台民，一至此极，景崧之肉，尚足食乎？"时游兵淫掠无厌，全城无主，居民迁避一空。逢甲急举义兵，剿游兵于城内，冀死灰复燃，或可再振。然府库军械，尽入游兵手，义兵势不支，遂大败。逢甲孤身遁乡间，游兵大掠三日，日军尚未至。德商毕狄兰以书告日军，乃从容以兵来收城。逢甲收拾散亡，义师复集，闻日军至，伏于途而击之。顾日军势张甚，逢甲败亡之余，军容不振，无殊以螳螂之斧而御隆车之隧，故又大败，全军尽丧。逢甲仅以身遁，复匿于乡，台北遂为日有。是时永福尚坚守台南，日军攻之，数月不能下。逢甲思往依之，道中梗，不能行。而台北已陷诸城邑，闻台南义声，咸跃跃思奋。逢甲复与之约，定期起兵，图恢复。为日军所侦知，防备周密，无隙可乘。日军复以台湾自主事，为逢甲所首倡，嫉之甚，严索之。逢甲窜身深箐穷谷间，幸脱于祸，而恢复之志不少替。未几，永福力不支，台南亦失守。逢甲知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亦痛哭辞故国而行，台湾遂亡矣。

逢甲既内渡，遂入广东，家于嘉应州，买屋居焉。杜门不出，谢绝亲友，自署为台湾之遗民，日以赋诗为事。而故国之思，以及郁伊无憀之气，尽托于诗。诗本其夙昔所长，数十年来，复颠顿于人事世故家国沧桑之余，皆足以锻炼而淬厉之。其所为诗，益苍凉慷慨，有渔阳三挝之声。又如飞兔騕，绝足奔放，平日执干戈卫社稷之气概，皆腾跃于纸上。故诗人之名，震动一时。又往往侧身南望，故乡故国，掩映于苍烟暮霭中，迷漫不可见，念一身之无属，独怆然而涕下。又有时酒酣耳热，与二三知己，谈故国轶事，辄虬髯怒张，发上竖，须眉嘘噏欲动，气坌涌而不可遏，识者莫不哀之。是时大吏闻其贤，屡招之，逢甲均婉谢不肯出。只愿担任教育事宜，大吏遂聘之为广州府中学校校长。旋又任方言学校校长，学生出其门者千余人，咸端志励学，克承厥绪。光绪末年，各省尽成谘议局，逢甲为人士所推毂，选为议员，旋举为副议长。高谈雄辩，四座尽惊。于地方积病，尤日思所以摧陷而廓清之，如禁赌一案，其最著者也。

是时种族革命之说，腾播于全国。逢甲喜曰："是吾志也。吾欲行民主于台湾，不幸而不成，今倘能成于中国，余能及身见之，九死所无恨也。"逢甲斯言，竟成谶语。革命之功方成，逢甲果病矣。清命既革，逢甲以楚国之望，推为教育司长，支病以起，黾勉从公。复登广告于各新闻纸，复其原姓为丘氏。未几，南京代表团成立，粤中推逢甲为代表。及临时参议院告成，复选派逢甲为参议院议员，匆匆就道，兼程而行。及抵南京，而疾已革，自知不起，亟仓皇返粤，遂卒于广州。卒之日，遗言葬须南向，曰："吾不忘台湾也。"及葬，执绋而哭者数千人。台湾遗民之在广州者，哭之尤恸。既哭而复挽之曰："忆当年祸水滔天，空拌九死余生，只手难支新建国；痛今日大星坠地，只剩二三遗老，北面同哭故将军。"

山渊曰："台湾一荒岛耳，成功开拓之于前，铭传经营之于后。今日人皆本成功、铭传之旧而扩张之耳。台湾旧不通于中国，郑氏筚路篮缕，拓其地以延明祚于一线。清廷竭数十年之兵力，必欲降其众而有之。既有之，不能以自守，复以资于日本，是清廷不特负台民，且无以对郑氏矣。逢甲以台湾孤臣，首倡自主，崎岖艰苦，卒以无成。寄意于诗，以自哀其志，死之日犹不忘故国，其心之苦，奚让宋明末祚诸遗民？世徒以诗人目之，奚足以知逢甲之志耶？然当日握全台之权者惟景崧。崧优游养祸，不战自溃，使稍听逢甲言，或不至此，是亡台湾者景崧也。景崧既遁，知兵之名扫地以尽，卒客死于广州，无人过问。逢甲之死，人尽哀之。"

呜呼！台湾虽亡，逢甲不死矣。

马关议和中日谈话录

[清]佚　名辑　李莉整理

《马关议和中日谈话录》五篇，系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时，李鸿章与日本代表的对话实录，双方互有问答，每句必录，读之如临其境，有很强的写实性。此五篇谈话录，为当时在场书记官所记，李鸿章“全集中一字不载”，由此可知谈话录的重要价值。据民国印本标点整理。

第一次话谈　李中堂奉使日本，与日本大臣问答语。书记官志之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午后二点半钟，带同参议李经方及参赞官三人，乘轮登岸，赴会议公所。与伊藤陆奥及书记等官六人坐定，寒暄毕。伊云：“中堂此来，一路顺风否?”李云：“一路风顺，惟在成山停泊一日，承两位在岸上预备公馆，谢谢!”伊云：“此间地僻，并无与头等钦差相宜之馆舍，甚为抱歉!”李云：“岂敢。”伊云：“本日应办第一要事，系互换全权文凭。”当由参议恭奉敕书，呈中堂，面递伊藤。伊藤亦以日皇敕书，奉交中堂。伊令书记官，阅诵英文，与前电之底稿相较。陆奥令书记官，将敕书与前电华文之底稿相较。中堂令东文翻译，与罗道比较日皇敕书，并所附翻译英文底稿毕。陆云：“日皇敕书，是否妥协?”李云：“甚妥。我国敕书，是否妥协!”伊云：“此次，敕书甚妥。”中堂复令罗道宣诵拟请停战英文节略，诵毕将节略面交伊藤。伊藤略思片刻，答曰：“此事明日作覆。”旋问“两国敕书，应否彼此存留。”李云：“可以照办。”伊云：“顷阅敕书，甚属妥善；惜无御笔签名耳。”李云：“此系各国俗尚不同，盖用御宝，即与御笔签名无异。”伊云：“此次姑不深求，惟贵国大皇帝既与外国国主通好，何不悉照各国通例办理?”李云：“我国向来无此办法，且臣下未便相强。”伊云：“贵国未派中堂之先，固愿修好；然前派张邵大人来此，似未诚心修好；中堂位尊责重，此次奉派为头等全权大臣，实出至诚。但望贵国既和之后，所有此事前后实在情节，必须明白。”李云：“我国若非诚心修好，必不派我，我无诚心讲和，亦不来此。”伊云：“中堂奉派之事，责成甚大；两国停争，重修睦谊，所系匪轻。中堂阅历已久，更事甚多，所议之事，甚望有成；将来彼此订立永好和约，必能有裨两国。”李云：“亚细亚洲，我中东两国，最为邻近，且系同文，讵可寻仇？今暂时相争，总以永好为事。如寻仇不已，则有害于华者，未必于东有益也。试观欧洲各国，练兵虽强，不轻起衅，我中东既在同洲，亦当效法欧洲。如我两国使臣彼此深知此意，应力维亚洲大局，永结和好，庶我亚洲黄种之民，不为欧洲白种之民所侵蚀也。”伊云：“中堂之论，甚惬我心。十年前我在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何至今一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李云：“维时闻贵大臣谈论及此，不胜佩服，且深佩贵大臣力为变革俗尚，以至于此。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当时贵大臣相劝，云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而来。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心有余力不足而已。贵国兵将，悉照西法训练，甚精；各项政治，日新月盛。此次本大臣进京与士大夫谈论，亦有深知我国必宜改变方能自立者。”伊云：“天道无亲，惟德是亲，贵国如愿振作，皇天在上，必能扶助贵国，如愿以偿。盖天之待下民也，无所偏倚，要在各国自为耳。”李云：“贵国经贵大臣如此整顿，十分羡慕。”伊云：“请问中堂，何日移住岸上，便于议事?”李云：“承备馆舍，拟明日午前登岸。”陆云：“明日午后两点钟，便否再议?”李云：“两点半钟即来。我与贵大臣交好已久，二位有话，尽可彼此实告，不必客气，此次责成更重。”又云：“贵大臣办事有效，整理一切，足征才大心细。”伊云：“此系本国大皇帝治功，本大臣何力之有。”李云：“贵国大皇帝，固然英明，贵大臣赞助之功为多。”又云：“两位同居否?”伊云：“分居。”李云：“何日来此?”伊云：“陆外署三日前到此，本大臣昨日方至。平时往来于广岛东京之间，乘火车有三十余点钟之久，办理调兵，理财，外交诸务实属应接不暇。”李云：“贵国大皇帝行在广岛几个月?”伊云：“已七月矣。”李云：“宵旰勤劳不胜钦仰。”伊云：“诚哉，万几无暇；凡一切军务国事，以及日行谕旨，皆出自亲裁。”李云：“此处与各处通电否?”伊云：“与各处皆通。”李云：“本大臣有电回国。”伊云：“前张大人等来此，本大臣未曾允电，此次自应遵命，饬电局照发。”李云：“当时未曾开议故耳。”即彼此相问年岁，伊藤五十五，陆奥

五十二。李云："我今年七十三矣，不料又与贵大臣相遇于此。见贵大臣年富力强，办事从容，颇有萧闲自在之乐。"伊云："日本之民，不及华民易治，且有议院居间，办事甚为棘手。"李云："贵国之议院，与中国之都察院等耳。"伊云："十年前曾劝撤去都察院，而中堂答以都察院之制，起自汉时，由来已久，未易裁去。但都察院多不明事务者，使在位难于办事，贵国必须将明于西学，年富力强者委以重任，拘于成法者一概撤去，方有转机。"李云："现在中国上下，亦有明白时务之人，惜省分太多，各分畛域，有似贵国封建之时，互相掣肘，事权不一。"伊云："外省虽互相牵制，都中之总理衙门，当如我国陆奥大臣，一人专主。"李云："总理衙门堂官虽多，原系为首一人作主。"伊云："现系何人为首？"李云："恭亲王。榎本与大鸟两位，现办何事？"伊云："榎本现任农商部，大鸟现为枢密院顾问官。请问袁世凯何在？"李云："现回河南乡里。"陆云："是否尚在营务处？"李云："小差使无足重轻。"李云："全权文凭，既已妥善互换，所有应议条款，祈即开示，以便互议。"伊云："当照办。"当即与订明日午后两点半钟会议，并订明日午前十点钟移住岸上馆舍，即散。

第二次谈话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午后两点半钟，仍赴原所，与伊藤陆奥会议。李云："承备馆舍甚佳，有宾至如归之乐，谢甚！"陆云："前备行厨相待，乃中堂辞却，只得遵命。"伊云："中堂昨交停战节略，现已备覆。"即将英文朗诵，另备华文，交参议阅后转呈。陆云："英文字句，较为明晰。"罗道即将英文译诵一遍。李云："现在日军，并未至大沽天津山海关等处，何以所拟停战条款内，竟欲占据？"伊云："凡议停战，两国应均沾利益，华军以停战为有益，故我军应据此三处为质。"李云："三处华兵甚多，日军往据，彼将何往？"伊云："任往何处，两军惟须先定相距之界。"李云："两军相近，易生衅端，天津衙门甚多，官又往何为？"伊云："此系停战之约内细目，不便先议。试问所开各款，可照办否？"李云："虽为细目亦须问明，且所关甚重，要话不可不先说。"伊云："请中堂仔细推敲，再行见复。"李云："天津系通商口岸，日本亦将管辖否？"伊云："可暂归日本管理。"李云："日兵到津，将住何处？"伊云："俟华兵退出，即在华兵营盘；如不敷住，可添盖兵房。"李云："如此，岂非久踞乎？"伊云："视停战之久暂而定。"李云："停战之期谁定？"伊云："两面互商，但不能过久。"李云："所据不久，三处何必让出？且三处皆系险要之地，若停战期满议和不成，则日军先已据此，岂非反客为主？"伊云："停战期满，和议已成，当即退出。"李云："中日系兄弟之邦，所开停战条款，未免陵逼太甚，除所开各款外，尚有别样办法否？"伊云："别样办法，现未想及，当此两国相争，日军备攻各处，今若遽尔停战，实于日本兵力有碍，故议及停战，必须有险要为质，方不吃亏。总之，停战公例分别两种：一则各处一律停战；一则惟议数处停战。中堂所拟乃一律停战也。"李云："可否先议哪几处停战？"伊云："可指明几处否？"李云："前承贵国请余来此议和，我之来此，实系诚心讲和，我国家亦同此心。乃甫议停战，贵国先欲踞有三处险要之地。我为直隶总督，三处皆系直隶所辖。如此，于我脸面有关，试问伊藤大人，设身处地，将何以为情？"伊云："中堂来此，两国尚未息兵，中堂为贵国计，故议停战。我为本国计，停战只有如此办法。"李云："务请再想一办法，以见贵国真心愿和。"伊云："我实在别无办法，两国相争，各为其主。国事与交情，两不相涉，停战系在用兵之时，应照停战公例。"李云："议和，则不必用兵，故停战为议和第一要义，如两国尚相战争，议和似非诚心。"伊云："若论停战，应有所议之款，如不能允，不妨搁起。"李云："现如不议停战，议和条款，可出示否？"伊云："中堂之意，是否欲将停战节略撤回，再讲和款？"李云："昨日初次会议，已说明，向来说话，不作虚假。所议停战之款，实难照办。"伊云："中堂先议停战，故拟此覆款，如不停战，何妨先议和款。"李云："我两人忠心为国，亦须筹顾大局，中国素未准备与外国交争，所招新兵，未经训练，今既到如此地步，中日系切近邻邦，岂能长此相争！久后必须和好。但欲和好，须为中国预留体面地步。否则我国上下伤心，即和亦难持久。如天津山海关系北京门户，请贵国之兵，不必往攻此处，否则京师震动，我国难堪，本大臣亦难以为情。且此次争端，实为朝鲜起见，今华兵业已退至奉天，贵国之兵，惟尚未到直隶耳。如贵国之兵，不即往攻天津山海关直隶地面，则可不必议及停战，专议和款。"伊云："局面竟至于此，非余之过也。战端一开，伊于胡底，讵能逆料？此次交战之始，本大臣无时不愿议和，而贵国向无议和之诚心。自今以往，局面又将大变，所以议及停战，必须以大沽天津山海关为质。"李云："以此三处为质，日兵不必实据，但立作质名目之条款何如？"伊云："设停战之限已满，而和局未定，所指三处，又将与日军开衅矣。"参议云："不必停战，但议和之时，定一限期，不往攻三处，可否照办？"伊云，"如此办法，与交战无异，和局未定，彼此相攻，终当相拒。"李云："可否请先示议和条款？"伊云，"然则停战之议如何？"李云："停战暂行搁起。"伊云："停战一节，未曾定结，恐议和时又复重提。"李云："顷闻贵大臣谈及，停战有两种办法：一为一律停战；一为指地停战。今不攻天津山海关等处，即为指地停战之办法。"伊云："中堂停战节略，系指一律停战，本国之兵，散处窎远，实难一律停战，而所指数处停战，本大臣细思，无法可保，且指地停战，系于战场上会议而言，此处距交战之处甚远，所以不必议及指地停战。"李云："即请贵大臣出示和款。"伊云："此事业已说过，宜先将停战之议搁起。"李云："停战之款，未免过甚，万做不到。但既请我来，必有议和条款。"伊云："议和之款，业经办好。"李云："即请见示。"伊云："现在停战之议不提否？"李云："停战之款，既难应允，且无别种办法，姑讲和款。"伊云："中堂所交停战节略，是否撤回，抑或拟

复，声明不能应允。”李云：“照此办法之后，又将何为？”伊云：“或再行议和。”李云：“如此语气，尚未定准，贵大臣不云和款已备乎？”伊云：“但看中堂复文如何。”李云：“本大臣拟复文云，停战之款，万难应允，姑且搁起，即请会议和款云云。是否如此办法？”伊云：“中堂初见停战之款，允应先仔细推敲，以后再复，顷则遽云，万难应允。还请中堂再想为是。”李云：“迟数日再复。”伊云：“几日？”李云：“一礼拜后。”伊云：“太久。”李云：“假如复以不能做到，以后是否即商和款？”伊云：“应请中堂将所呈停战之款，仔细商量，或节略抽回不提，然后再商量和款，惟本大臣不愿贵大臣已将停战之议搁起，于议和时又复提及。”李云：“和款一定，战即不议自停。”伊云：“贵大臣究竟几日答复？”李云：“四日后答复。”伊云：“三日须复，愈速愈妙。”李云：“议和条款，不应如停战条款之太甚。”伊云：“我想并不太甚。”伊云：“只恐过甚，难以商办。”伊云：“此正两国所以派使臣会商也。下次会议日期，可各先定。”李云：“且待细想。复文办妥后，或面交或差送？”伊云：“听便。”李云：“复文办好，即遣人定期相会。”伊问陆奥，答应如此办理。李云：“惟愿贵大臣力顾大局，所拟和款，务须体谅本大臣力所能办则幸矣。”伊云：“本大臣亦愿力顾大局，有裨两国，但不知贵国以为何如耳。”中堂乃离席，各散。

第三次谈话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三点钟，在原处会议。坐定，寒暄毕。李云：“前次会议停战要款节略，兹已作覆。”即诵华文，由中堂将华英文二分，亲送伊藤。伊阅英文，陆阅华文数遍，即指后半篇，交其书记，译出东文，陆复详阅，又与伊藤对换华英文详校，复与伊东书记，以东语相商甚久，似未能遽决之状。于是伊乃云：“停战之议，中堂是否搁起不提？”李云：“暂且搁起，我来时专为议和起见。伊复将英文，反复细看，伊东乃以东语解之。伊复取烟卷，延时细想。乃云：“中堂未动身之先，自己与贵国深明辰下战局情形，诚心讲和，重修旧好。”李云：“我年已迈，从未出外，今本国目睹时艰，且知我与贵大臣有旧，故特派来此，足征我国诚心讲和，我不能辞。”伊云：“所议之事，一经议定必须实力践行。查贵国与外国交涉以来，所允者或未照行，我国以此事所关重大，派我来办，凡已允应者，必能见诸施行惟望贵国亦然。”李云：“贵大臣所言，想系道光季年，我国与外国初交之时，咸同以后，所定一切约章，皆经批准施行。即十数年前，与俄国所办伊犁之约，稍有龃龉，随后即派使妥结矣。”伊云：“额尔金之约，固未批准。我两国既派头等大臣，会商定议，若不施行，有伤国体，而战端必致复起。且所以议和者，不独为息战，且为重缔旧好耳。我忝为敝国总理内阁大臣，凡所议定必能实践，亦望中堂实能施行议定之事，为幸。”李云：“我忝派钦差头等大臣，此次进京，召见数次，实因此事重大，奉有明白训条。前屡与贵大臣言及，日后和款，必须体谅本大臣力所能为，果可行者，当即应允。其难行者，必须缓商，断非三数日所可定议，请贵大臣即将和款出示。”伊云：“请俟明日交阅。”李云：“明日何时？”伊云：“请中堂择定。”李云：“十点钟，可否？”伊问陆奥，首肯。李云：“所示和款，若与他国有关涉者，请贵大臣慎酌。”伊云：“何意？”李云：“如所示和款，或有牵涉他国权利者，必多未便。我两国相交有素，故预为提及。”伊云：“此次议中东两国之事，他国皆在局外，未便搀越。”李云：“去年曾请英国从中调处，贵国不以为然，自无须他人调处。我两人商议之事，如不能成，恐无人能成矣。”伊云：“万一不成，则贵国大皇帝可以亲裁，欧洲各国议和，皆由国主亲议。”李云：“中国则不然。即恭亲王总理译署多年，亦未亲议条约。两国暂行相争，终久必和，不如及早议定为妥。去岁战端伊始，本大臣即苦口劝和，今已迟矣。”伊云：“战非幸事，亦有时不免。”李云：“能免，不更妙乎？前美国总统格兰德游历过津，与本大臣相好，曾言：当我们南北交争，伤亡实多，后居总统，总不轻起争端。后常以此奉劝同志。中堂剿灭发捻，卓著战功，我劝中堂亦不可轻言战事。本大臣尝奉此语为圭臬，此次起衅贵大臣岂不知非我本意。”伊云：“兵凶事也，伤人实多，有时两国事势交逼，不得已而用之。”李云：“战非仁人所为，况今日器械锐利，杀戮更众，我年迈矣不忍见此，贵大臣年岁富强，尚有雄心。”伊云：“此次争战之始，议和甚易。”李云：“当时我亦愿息争，乃事多拂逆，时会使然。”伊云：“其时所求于贵国之条款，无甚关系，未蒙应允大为可惜。初战之始，我两国譬如两人走路，相距数里耳，今则相距数百迈回首难矣。”李云：“终须回头，贵大臣总理国事何难之有？”伊云：“相距数百迈，回走又须数百迈矣。”李云：“少走几迈，不亦可乎？纵令再走数千里，岂能将我国人民灭尽乎？”伊云：“我国万无此心。所谓战者，乃两国将一切战具，如兵船炮垒器械等，彼此攻灭以相弱耳，与两国人民毫无关涉。”李云：“现国家已愿和矣，自可不战。”伊云：“我兵现驻金州等处，见所有华民，较朝鲜之民易听调度，且做工勤苦，中国百姓诚易治也。”李云：“朝鲜之民，向来懒惰。”伊云：“朝民招为长夫，皆不愿往，我国之兵，现往攻台湾，不知台湾之民如何？”李云：“台湾系潮州漳泉客民迁往，最为强悍。”伊云：“台湾尚有生番。”李云：“生番居十之六，余皆客民。贵大臣提及台湾，想遂有往踞之心，不愿停战者，因此。但英国将不甘心，前所言恐损他国权利，正指此耳。台湾不守，则又如何。”伊云：“有损于华者未必有损于英也。”李云：“将与英之香港为邻。”伊云：“两国相敌，无损他国。”李云：“闻英国有不愿他人盘踞台湾之意。”伊云：“贵国如将台湾送与别国，别国必将笑纳也。”李云：“台湾已立一行省，不能送给他国。二十年前，贵国大臣大久保，以台湾生番杀害日商，动兵后赴都议和，过津相晤云，我两国比邻，此事如两孩相斗转瞬即和，且相好更甚于前。彼时两国几乎战争，我力主和局，倡议云：生番杀害日商，与我无涉，切不可因之起衅。”伊云：“我总理庶政，实甚烦冗。”李云：“我来相

扰,有误贵大臣公务;但此事,商办恐需时日。”伊云:“我国一切事务,由皇帝签名后,本大臣亦须签名为证。至一切未经呈奏之件,本大臣亦应过目。我今来此,日行公事另有大臣代理,惟大事尚须自办。”李云:“如是,贵大臣在此,可久居相商矣。”伊云:“各部办事,仍在东京,惟公文办成,即寄广岛。本大臣因此事所关至重,故一切国务暂由他人代办,此地实未便久居。”李云:“且待贵大臣所议和款如何?倘易于遵行,和议即可速成。否则仍须细商,需时必多,惟望恕罪。”伊云:“和款一事,两国人民盼望殷甚,愈速愈妙,万不能如平时,议事延宕。且两军对垒,多一日则多伤生命矣。”李云:“闻贵国皇帝,将往西京。”伊云:“尚未定,广岛天气不甚相宜,或徐往耳。”当即起席,各散。(按:是回散后,中堂即受枪伤)

第四次谈话　三月十六使枪伤愈再议,即此两篇而和局定矣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六日午后四点钟,至春帆楼与伊藤会议。伊云:“今日复见中堂重临,伤已平复,不胜幸甚。”李云:“此皆贵国医生佐藤之力。”伊云:“佐藤医治中堂,其效甚速,可喜!”李云:“闻佐藤谓陆奥大臣身热,是否?”伊云:“陆奥大臣身子,本不甚健,现患春温,至为惦念。”李云:“服药当可有效?”伊云:“今日身热稍平。”李云:“曾进食否?”伊云:“无多。一月前本大臣亦患此症,现已愈矣。中堂身子,今日好否?”李云:“甚好,惟两腿稍软耳。”伊云:“我父母年皆八十,尚健旺。”李云:“何在?”伊云:“现在东京,我生长此处。”李云:“是长门否?离山口县多远?”伊云:“约二十英里。”李云:“长门乃人物荟萃之地。”伊云:“不比贵国湖南安徽两省所出人物。”李云:“湖南如贵国萨斯马,最尚武功;长门犹安徽,然不能相比,所逊多矣。”伊云:“此次败在中国,非安徽也。”李云:“我若居贵大臣之位,恐不能如贵大臣之办事著有成效。”伊云:“若使贵大臣易地而处,则政绩当更有可观。”李云:“贵大臣之所为,皆系本大臣所愿为,然使易地而处,即知我国之难为,有不可胜言者。”伊云:“要使本大臣在贵国,恐不能服官也。凡在高位者,都有难办之事,忌者甚多,敝国亦何独不然。”李云:“贵国上下交孚,易于办事。”伊云:“间亦有甚难为之事。”李云:“虽有难为,赖贵皇能听善言。”伊云:“皇上圣明,当登极之时,即将从前习尚,尽行变易,故有今日局面。”李云:“如是,则诸臣之志愿得舒矣。”伊云:“此皆皇上圣明,故有才者,得各展所长。现谈应办之事:停战多日,期限甚促,和款应从速定夺。我已备有改定条款节略,以免彼此辨论,空过时光。中堂两次节略,一则甚长,一即昨日拟改约本。中国为难光景我原深知,故我所备节略,将前次所求于中国者,力为减少,所减有限,我亦有为难之处。中堂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李云:“难道不准分辨?”伊云:“只管辨论。但不能减少。”李云:“既知我国为难情形,则所求者,必量我力之所可为。”伊云:“时限既促,故将我所能做到者,直言无隐,以免多方辨论。否则照我前开约款所开,必须辨论到十日之久,方能减到如此。”李云:“节略有无华文?”伊云:“英文东文已齐,但华文未全。”伊交英文,另有要款华文三纸。伊云:“只赔款让地与占守地方三节,译有华文。”中堂阅后,云:“即以此已译三端开议。第一,赔款二万万,为数甚巨,不能担当。”伊云:“减到如此,不能再减,再战则款更钜矣。”李云:“赔款如此,固不能给,更钜更不能给,还请少减。”伊云:“万难再减,此乃战后之事,不能不如此。”李云:“前送节略,核计贵国开销之帐,相离不远,此次赔款,必借洋债,洋债为数既多,本息甚钜,中国将有何法以偿之?”伊云:“前节略云,计二十年还清洋债,何不远至四十年?为期愈远,本息即不见重,此非我事,偶尔言及,切勿见怪。”李云:“四十年拔还本息,尔愿借否?”伊云:“我借不起,洋人借债,为期愈远愈妙。”李云:“自开战以来,国币已空,向洋人商借,皆以二十年为限,尔所言者,乃本国商民出借耳。”伊云:“即非本国之民,借债皆愿远期。”李云:“外国借债,但出利息,有永不还本者。”伊云:“此又一事也,但看各国信从否?外人借债,皆愿长期,银行皆争愿借?”李云:“中国战后声名颇减。”伊云:“中国财源广大,未必如此减色。”李云:“财源虽广,无法可开。”伊云:“中国之地,十倍于日本,中国之民四百兆,财源甚广,开源尚易,国有急难,人才易出,即可用以开源。”李云:“中国请尔为首相,何如?”伊云:“当奏皇上,甚愿前往。”李云:“奏如不允,尔不能去。尔当设身处地,将我为难光景,细为体谅。果照此数,写明约内,外国必知将借洋债,方能赔偿,势必以重息要我。债不能借,款不能还,失信贵国,又将复战。何苦相逼太甚!”伊云:“借债还款,此乃中国之责。”李云:“不能还,则如之何?”伊云:“已深知贵国情形为难,故减至此数,万难再减。”李云:“总请再减。”伊云:“无可减矣。”李云:“第一次款交清后,余款认息五厘,德之于法,固然如此。但中国自道咸以来,三次偿给英法军费皆未加息。不过到期未还,始行认息,贵国岂能以西国之事来比?”伊云:“如可全还,自不计息。”李云:“但二万万实偿不起,如出息五厘可允不还本否?”伊云:“是犹向日本借款,日本无此钜款。”李云:“不必贵国出本但取息耳。”伊云:“此办不到。”李云:“余款加息,惟有出息不还本,如此办法,请为细想。”伊云:“战后款应全给,所以分期者,亦以舒中国之力也。”李云:“全行偿还,向无办法,德之于法亦分期。现在中国先出息银,待筹到款项,再行还本可否?”伊云:“亦办不到。”李云:“既办不到,余款当不认息,款钜而又加利,不啻两次赔款。”伊云:“偿款如不分期,或分期而年限尚短,当可免息。”李云:“国库已空,势必借债,待债借到,再酌减年限何如?”伊云:“约内不得不定明年限。”李云:“约内可加活语,如能早交息当从免。”伊云:“能交清,息可全免。”李云:“先期交清,则应免息,自不论先交若干。”伊云:“初次应交五千万云云。批准后一年,再交五千万,如第二年全交,则可免息。”李云:“如

不全交，第二年余款，可免息否？"李云："视余款之多少，少则免息。"李云："息不能认。日本虽胜，总不能强于英法。英法之于中国，战后尚未强以认息。今日认息，华人闻之必大骇异。且为数甚钜，加息不更重乎？"伊云："如能全数清偿。"李云："免息自不烦言而解。"伊云："所谓全数清还者，非一时也，乃分两年之期，期内清还，自可免息。"李云："我未能答应，借债之权，在人不在我，能借到自能早还。日虽得胜，何必逼人太甚，使人不能担当？"伊云："不能担当，是否不允之说？"李云："我诚愿修和，但办不到事，不能不直说。"伊云："照我节略，已竭力减少矣。"李云："再讲让地一节。历观泰西各国交兵，未有将已据之地，全行请让者。以德国兵威之盛，直至法国巴黎都城，后将侵地让出，惟留两县之地。今约内所定奉天南部之界，欲将所据之地全得，岂非已甚？恐为泰西各国所訾笑。"伊云："如论西国战史，不但德法之战而已。"李云："英法兵亦曾占据中国城池，但未请割寸土尺地。"伊云："彼另有意在，不能以彼例此。"李云："即如营口者，中国设关收税，乃饷源所在，贵国又要偿款，又要夺关，是何情理？"伊云："营口关税，乃地生之货所出。"李云："既得地税，尚要赔款，将如之何？"伊云："无法。"李云："譬如养子，既欲其长，又不喂乳，其子不死何待？"伊云："中国岂可与孩提并论？"李云："今贫瘠实甚，犹如小孩。且营口贵国得之无益。营口之北，地面甚广，货所从出，汝既踞关，将来货从内地运出，中国必加税加捐。既到营口，又纳关税，如是货贵必滞销，关税必少。且货在内地，华官或劝商人从他处出口或重加厘税，华商断无不从之理。"伊云："是可彼此相商，且中日可与各国商酌，况将来陆路通商章程，所当议及者。"李云："加捐乃中国自主之权，外人岂能相强？所以据有营口无益贵国，不如退出，再商别处。"伊云："营口以北，业经退让，万难再让。"李云："台湾全岛，日兵尚未侵犯，何故强让？"伊云："此系彼此定约商让之事，不论兵力到否。"李云："我不肯让，又将如何？"伊云："如所让之地，必须兵力所到之地，我兵若深入山东各省，将如之何？"李云："此日本新创办法，兵力所已到者，西国从未全据，日本如此，岂不贻笑西国？"伊云："中国吉林黑龙江一带何以让与俄国？"李云："此非因战而让者。"伊云："台湾亦然，此理更说得去。"李云："中国前让与俄之地，实系瓯脱，荒寒实甚人烟稀少，台湾则已立行省，人烟稠密，不能比也。"伊云："尺土皆王家之地，无分荒凉与繁盛。"李云："如此，岂非轻我年耄，不知分别？"伊云："中堂见问，不能不答。"李云："总之，现讲三大端，二万万为数甚钜，必请再减；营口还请退出；台湾不必提及。"伊云："如此我两人意见不合。我将改定约款交阅，所减只能如此，为时太促，不能多办，照办固好，不能照办，即算驳还。"李云："不许我驳否？"伊云："驳只管驳，但我如意不能稍改。贵大臣固愿速定和约，我亦如此。广岛有六十余只运船停泊，计有二万墩运载，今日已有数船出口，兵粮齐备，所以不即运出者，以有停战之约故耳。"李云："停战限满，可请展期？"伊云："如和约已签押，限期可展，否则不能。"李云："德法停战，曾再展十日。"伊云："时势各别，其时法国无主，因召民选议员、开议院、选总统、派使臣等事，故多需时日。"李云："尔所欲者，皆已大概允许，意见不合者，惟此数端，如不停战，何能畅议？"伊云："期限惟有十日，今日条款即请决定可否？三日后四点二刻，当候回信。"李云："事有不谐，尚须会议。"伊云："三日后如蒙见允，即请复函，尚须预备约章，彼此又签押，须迟延数日。"李云："不必复函，一经面允，自可定议，三日断来不及，我明说，尚须电报请旨，不能限以时日。"伊云："接到回旨，即可决断。"李云："请旨后如何，再与贵大臣面议，俟接到回电，再来相请。"伊云："不能多待，必有限期方可。"李云："至多四五天后，尚在停战期内。"伊云："三天内当有回旨。"李云："此事重大，必须妥酌，今日所言各节皆有训条，我不能专主。"伊云："五天过久，急不能待。"李云："停战之期尚有十天。"伊云："我须及早知照前敌。"李云："停战有期，前敌岂有不知？"伊云："前敌诸将，随时探知此地会议之事。"李云："尚有十天，再会一次即可决定。且节略甚多，译华文者，只有三节。其余今夜译齐，方可发电。第四日当有覆旨，至迟五天。"伊云："北京回电，我想三天足矣。"李云："一有复音，即请相会，是否在此，抑请贵大臣，来寓相会？"伊云："随中堂便，来此会议更好。"李云："赔款还请再减五千万，台湾不能相让。"伊云："如此，当即遣兵至台湾。"李云："我两国比邻，不必如此决裂，总须和好。"伊云："赔款让地，犹债也，债还清，两国自然和好。"李云："索债太狠，虽和不诚，前送节略，实在句句出于至诚，而贵大臣怪我不应如此说法。我说话甚直，台湾不易取，法国前次攻打，尚未得手。海浪涌大，台民强悍。"伊云："我水师兵弁，不论何苦，皆愿承受。去岁，北地奇冷，人皆以日兵不能吃苦，乃一冬以来，我兵未见吃亏，处处得手。"李云："台地瘴气甚大，从前日兵在台，伤亡甚多，所以台民大概吸食鸦片烟，以避瘴气。"伊云："但看我日后据台，必禁鸦片。"李云："台民吸烟，由来久矣。"伊云："鸦片未出，台湾亦有居民；日本鸦片进口，禁令甚严，故无吸烟之人。"李云："至为佩服。"伊云："禁烟一事，前与阎相国言及，甚以为然。"李云："英人以洋药进口，我国加税，岂能再禁。"伊云："所加甚少，再加两倍，亦不为多。"李云："言之屡矣，英人不允。"伊云："吸烟者甚懒，兵不能精。"李云："此事迫于英人，难以禁止"伊云："当先设自禁之律，洋烟自不进口。"中堂起席，与伊藤作别，握手时再请将赔款大减，伊藤笑而摇首云"不能再减"而散。

第五次谈话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两二点半钟，至春帆楼，与伊藤会议。李云："陆奥大臣今日身子何如？"伊云："稍好，本愿来此会议，佐藤医生戒其外出。"李云："佐藤今晨言及陆奥身子尚未全愈，不可以风。昨日我

派经方至贵大臣处，面谈各节，一一回告，贵大臣毫不放松，不肯稍让。”伊云：“我早已说明，已让到尽头地步，主意已定，万不能改，我亦甚为可惜。”李云：“现已奉旨，令本大臣酌量办理，此事难办已极，还请贵大臣替我酌量，我实在无酌量法。”伊云：“我处境地，与中堂相似。”李云：“尔在贵国，所论各事无人敢驳。”伊云：“亦有被驳之时。”李云：“总不若我在中国，被人驳斥之甚。”伊云：“我处地境，总不如中堂之易，中堂在中国，位高望重无人可能摇动。本国议院权重，我做事一有错失，已可被议。”李云：“去岁满朝言路，屡次参我，谓我与日本伊藤首相交好。所参甚是，今与尔议和立约，岂非交好之明证？”伊云：“彼等不知时势，故参中堂，现在光景，彼已明白，必深悔当日所参之非。”李云：“如此狠凶条款，签押又必受骂，奈何！”伊云：“任彼胡说，如此重任，彼亦担当不起，中国惟中堂一人，能担此任。”李云：“事后又将群起攻我。”伊云：“说便宜话的人，到处皆有，我之境地亦然。”李云：“此固不论。我来议和，皇上令我酌定，如能将原约酌改数处，方可担此重任。请贵大臣替我细想，何处可以酌让，即如赔款让地两端，总请少让，即可定议。”伊云：“初时说明，万难少让，昨已告明伯行星使已尽力让到尽头，不然，必须会议四五次，方能让到如此。我将中国情形细想，即减至无可再减地步，盖议和非若市井买卖，彼此争价，不成事体。”李云：“日前临别时，请让五千万，当时贵大臣似有欲让之意，如能让此，全约可定。”伊云：“如能少让，不必再提，业已让矣。”李云：“五千万不能，让二千万可乎？现有新报一纸在此，内载明贵国兵费，只用八千万，此说或不足为凭，然非无因。”伊取报纸细看，答云：“此新闻所说，全是与国家作对，不可听。”李云：“不必深论，但望减去若干亦好。”伊云：“我国之费，多于此数。”李云：“请让少许，即可定议，当电明国家志感。”伊云：“如可稍让，尽已让出。”李云：“贵国所得之地方甚多，财源甚广，请从宽处着想，不必专顾目前。”伊云：“所有财源，皆未来事，不能划入现在赔款。”李云：“财源甚长，利益甚薄。”伊云：“将来开源之利，皆用在地面上，万无余款。”李云：“财源不仅如此，必定兴旺。”伊云：“欲开财源，所费必大。”李云：“即以台湾而论，华人不善经营，有煤矿、有煤油、有金矿，如我为巡抚，必一一开办。”伊云：“矿产一开，必以贱价售诸华人。”李云：“华商不能白得。”伊云：“未开之地，必须经营，所费不资。”李云：“所费愈大，得利愈薄，何妨赔费略减若干，他日利源，所补多矣。即我中国，借债亦稍容易。我在北京，洋人肯将台湾押借二千万金镑，后我东来，皆知日人强索台湾，此事即搁起不提。所押已如此之多，出卖则其价更钜。”伊云：“中国财源甚大，借债不难。”李云：“无论如何，总请再让数千万，不必如此口紧。”伊云：“屡次说明，万万不能再让。”李云：“又要赔钱，又要割地，双管齐下，出手太狠，使我太过不去。”伊云：“此战后之约，非如平常交涉。”李云：“讲和即当彼此相让，尔办事太狠，材干太大。”伊云：“此非关办事之才，战后之效，不得不尔。如与中堂比才，万不能及。”李云：“赔款既不肯减，地可稍减乎？到底不能一毛不拔。”伊云：“两件皆不能稍减，屡次言明，此系尽头地步，不能少改。”李云：“我并非不定约，不过请略减，如能少减，即可定约，此亦贵大臣留别之情，将来回国，我可时常记及。”伊云：“所减之数，即为留别之情，昨已告伯行星使，初约本愿不改，因念中堂多年交情，故减万万。”李云：“如此口紧手辣，将来必当记及。”伊云：“我与中堂交情最深，故念多让国人必将骂我，我可担肩。请于停战期前，速即定议，不然，索款更多，此乃举国之意。”李云：“赔款既不肯少减，所出之息，当可免矣。”伊云：“日前会议说明，换约后一年内，两期各还五千万，又一年将余款一万万还清，息可全免。”李云：“万一到期，款借不到，但出息可乎？”伊云：“不能，此与日前所说相同，但认息不还本，只算日本借钱，我国无此力量。”李云：“中国更无力量。日本开战以后，未借洋债，中国已借数次，此日本富于中国之明证。”伊云：“此非日本富于中国，日本稍知理财之法。”李云：“中国将效日本理财，现在甚贫，借债不易。”伊云：“我看甚易，断不为难。”李云：“现在毫无头绪，俟我回国再议，如三年之内，本尽还清，可免息否？”伊云：“三年内，果能还清，息可全免。”李云：“约内可添明，若三年后清还云云，此乃活话，如此写法，不过少有体面，所有便宜无多。”伊云：“约内写明第一次交清后，余认息云，如三年不能交清，则以前之息，必须一体加添。”李云：“三年内清还免息，如不还，一并加息。伊云：“一并加息，甚为纠葛。”李云：“莫若二万万内，减去二千万以抵偿息。如此一万八千万，即照约内所载办法，更简捷。”伊云：“不能，且三年内交清免息，应于约内载明，以免误会。”李云：“如此交款，岂能预定？”伊云：“我亦恐两年内交清，难以预定，故将还期，延至七年之久。”李云：“少去二千万，中国可少借二千万。”伊云：“万万不能。”李云：“三年内清还免息，不必写入约内，可另立专条。”伊云：“此事不能另立专条，应于约内写明。”李云：“请将第四款反复观看，可另有主意？”伊云：“或三年内还清免息，或应否写明一定办法。”李云：“无妨加一活语，倘三年内云云。”伊云：“必须写出一定办法。”李云：“借钱之权在人，借到方可写明。”伊云：“只好照原约写。”李云：“中国前赔英法兵费，但写明过期不还，方认利息，今即加息，亦太不情。”伊云：“英法甚富，故可免息。”李云：“尔想钱太过，索款又钜，利息又大。”伊云：“其时英法之兵，不如日兵之多。”李云：“英国其时调有印度兵。”伊云：“所调不多。”李云：“三年清还免息，可添入原款乎？”伊细想多时，乃云：“如要停息，只有一样办法，三年内照旧认息，若三年之内，果真清还，可将认息抵作本款。”李云：“是否三年将本全还，并认利息，则将已偿之息作本。”伊云：“譬如换约后六个月，交五千万，再六个月，又交五千万，其时应交一万万之息，第三第四等期，照算。如三年届满将余款交清，则前二年半所认之息，即可划算应交余款，惟三年当自换约之日起算。”李云：“即写

如三年之内,能将全款清楚云云,请贵大臣看后,即可添入第四款。”伊与属员互商,即云:“添入。”李云:“尚有数条相商,并非与原约有所增减,不过将约内之意声明,以免将来误会。如辽河口界线,该线一到营口之辽河后,当顺流至海口止,彼此以河中心为界,此乃公法,凡以河为界者,莫不如是。”伊云:“将来勘界时,可定。”李云:“即可照此添入第二款内之第二条下。”伊云:“甚是,可照行。”李云:“第五款,二年后让地内尚未迁出之华民,可视为日本臣民,但有产业在让地内,而人远出者,二年后应请日本保护,视同日本臣民之产业。”伊云:“此事难允。现在日本与西国所订条约,不准外人在日本内地置买产业。”李云:“我所说者,乃原有之产业,与外人所置之产业不同。”伊云:“此与日本律法有异,不易办理,外人必将藉口。”李云:“此乃祖先留传之产业,可照章纳税,有何难办? 中国人民,皆可在别县置产。”伊云:“华民在中国隔县置产,非外人可比。如日本听华民在内地有产,则外国必将援一体均沾之例以要我。”李云:“台湾华人不肯迁出。又不愿变卖产业,日后官出告示,恐生事变,当与中国政府无涉。”伊云:“日后之事,乃我国政府责任。”李云:“我接台湾巡抚来电,闻将让台湾,台民鼓噪,誓不肯为日民。”伊云:“听彼鼓噪,我自有法。”李云:“此话并非相吓,乃好意直言相告。”伊云:“我亦闻此事。”李云:“台民戕官聚众,视为常事,他日不可怪我。”伊云:“中国一将治权让出,即是日本政府之责。”李云:“不得不声明在先。”伊云:“中国政府只将官调回,兵撤回而已。”李云:“绿营士兵,不可他往,驻防之兵可撤回。”伊将所译免息一条英文阅过,与华文相对不错。云:“即可照此添入。”李云:“台湾官绅交涉,事件纷繁,应于换约后六个月,方可交割清楚,此节添入约款内。”伊云:“我意批约后数礼拜,即派兵官赴台收管。”李云:“可派人与台湾巡抚共商,以清经手事件。”伊云:“换约后,请华官出示台民,我派兵官前往,将一切军器暂行收管。”李云:“所派有文官否?”伊云:“文官亦派”李云:“交割是大事,应先立简明章程,日后照办,方免纠葛。”伊云:“我不能延至六月之久,再议交割。换约后立即派人前往。”李云:“约内可改云,换约后,两国互订交接简明章程。”伊云:“有一专条在此,专为台湾之事。”即将东英文交阅。李接看东文不懂,令译英文,其略云:一切堡垒枪炮与公家物件,皆交日本武官收管。所有华兵行李私物准其自携,日官指定一处令华兵暂住,直至调回内地。中国政府限日撤回,一切费用中国自认。兵撤回后,日官将洋枪送还,然后派文官治理地方,公家产业由彼收管,其余细节皆由两国兵官,彼此商定等语。中堂听毕,云:“此系换约后之事,我无权先定。”伊云:“中堂改期有权,此条与和约均重,何谓无权?”李云:“此皆换约后应商之件,与通商水陆章程诸事,皆可同时商酌。”伊云:“此乃最要最急之事。”李云:“换约后方可定,我无权管台湾巡抚。总理衙门方有此权,应在总理衙门商议。现议之约,不过将台湾让与日本而已。抑或俟互换本约时,另立让台简明章程。”伊云:“耽误时日。”李云:“约不互换,尚不算准,台湾仍系中国之地。”伊云:“是也。”李云:“可写明至台湾一省,俟本约批准互换后,两国再行互议交接章程。”伊云:“我即派兵前往台湾,好在停战约章,台湾不在其内。”李云:“本约内可将台湾删去,候贵国自取。”伊云:“交接之时何不限定?”李云:“此事我难专主。”伊云:“六月为期太久,换约后总理衙门可否即定简明章程,此约一经互换,台湾即交日本。”李云:“虽交日本,交换之时,应另议简明章程。”伊云:“无须章程,中国将驻台之兵撤回而去。”李云:“如不要章程,何以有此专条。”伊云:“专条之内不过数款,单请撤兵之事,惟延至六个月之后再行交接未免过迟。”李云:“何不云换约后,两国派员议定交接章程。”伊云:“应否限定日期?”李云:“不必。”伊云:“换约后即行交接。”李云:“不议章程否?”伊云:“限一月足否?”李云:“可俟条约批准互换后一月内,两国派员妥议交接章程。”伊云:“一月内应即交接,不必议章程。”李云:“尔说要派文官,何不令数官与台抚相商。”伊云:“令伊东写出英文,一俟换约后一月内两国各派大员办理台湾交接。”李云:“一月之限过促,总署与我远隔台湾,不能深知情形。最好中国派台湾巡抚与日本大员即在台湾议明交接章程,其时换约后两国和好,何事不可互商?”伊云:“一月足矣。”李云:“头绪纷繁,两月方宽,办事较妥,贵国何必急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伊云:“尚未下咽,饥甚。”李云:“两万万足可疗饥,换约后尚须请旨派员,一月之期甚促。”伊云:“可写一月内,奉旨派员云云。”李云:“不必写明奉旨等语。”伊云:“一月内可派员否?”李云:“月内即可派员。至交接一节,应听台抚随时酌定。”伊云:“当写明两月内交割清楚。”李云:“月内各派大员,妥议交割,不必限定何时。”伊云:“当写明两月交割,免生枝节。”李云:“但写一月内,两国各派大员,议定交割。”伊云:“月内派员妥议,两月内交割清楚。”李云:“两月派员交割。”伊云:“不如一月内派员,再一月交割:”李云:“各派大员限两月内交接清楚。”伊云:“何不允一月内派员,再一月交割?”李云:“不如写两国速派大员,限两月内妥议交割。”伊云:“可改互换后,立即派员云云。”李云:“可写又台湾一省,应于本约批准互换后,两国立即各派大员至台湾,限于本约批准互换后两个月,交接清楚。”伊接看,云:“可照办。”李云:“第六款内第三条日本国臣民租栈一节末,有官员勿得从中干预字样,此条本意原为华官不能强索日商规费等事,但如此写法太混,假如日商犯案逃匿所租栈房,本地方官即无权入栈搜查,所以应请将前项字样删去。”伊云:“可删去。”李云:“第四条,中国海关皆用关平纳税,今此条内改用库平,不能一律。又日本银圆,在通商各口,皆与鹰银照市价通用,此条何必写明,全条可删。”伊云:“可全删。”李云:“第五条原文,日本臣民准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等语,意未清楚,如此,日商亦可前往内地制造,应写明日本臣民准在通商口岸城邑,制造一切货物等语,以示限制。”伊与其属员往返细

商，方允添人。李云："第八款，威海卫留兵，日本究派多少？"伊云："一万。"李云："无处可住。"伊云："将添盖兵房。"李云："刘公岛无余地。"伊云："在威海卫口左近。我武官初意，想派二万住盛京，二万住威海。"李云："款内各费由中国支办等语，可将此节删去。前英法亦曾驻兵，我国皆未偿费。"伊云："驻兵偿费，乃欧洲通例。"李云："既已割地，又赔兵费，而且加息，留兵之费应在赔费内划出。"伊云："赔费乃战事所用之费，留兵之费又是一事。"李云："中国认不起。"伊云："此照欧洲通例。"李云："现在亚细亚，何云欧洲？且英法未请支办，中国约章具在，可查明也。"伊云："何时？"李云："英国留兵在广东舟山大沽等处。"伊云："彼留兵非为抵押赔款。"李云："英法于同治初年，留兵大沽上海，皆为赔费之质，中国并未给兵费，本约皆已全允，些许小事，何不相让？"伊云："一年之费不资。"李云："已赔兵费，数年之利，又数百万，何必如此算小，此甚小事。"伊云："本约何时签定？"李云："约本钞齐，即可签定。"伊云："此次英文不必签押，惟将中东两文签押而已。不过英文句意清楚，万一误会可用解明，为此有一专条，请看。"中堂将专条华文阅后，云："此华文可行。"伊云："我处各写本约英东文两分，请贵处写华文两分。"李云："贵处英东文，何时可齐？"伊云："明晨即有。至威海卫驻兵一节，另有华文专条在此，请看。"中堂接看，云："皆可照办。惟须将支办军费一条删去。"伊云："自签约起，至换约时，限十五日可否？"李云："批准换约，皆系大皇帝之事，本大臣不能专主，必须请旨，可定。"伊云："明日签押时，当定明互换之日。"李云："本大臣到津，当专员赍约晋京，送与总理衙门，然后进呈皇上，方可择日批准，转折甚多，难以限定日期。"伊云："约内必须写明换约日期。"李云："约内可写定换约之期，皆在签押后，多则一年，少则六月。"伊云："此约签后，十五日换约，足矣。"李云："前已言明，转折甚多，或者十五日之先，亦未可知。但此系皇上之事，不能预定。"伊云："两国大皇上，皆应如此。"李云："不能写定。"伊云："凡约皆应写明换约之期，我主现在广岛，即可批准。"李云："此近我远，不能相比。"伊云："换约之地何处？"李云："当在北京。"伊云："北京我无使臣驻扎，如派人往，当派兵护送，不便。"李云："此次我来，所费实多，签押之后，两国即系友邦，批约后更加和好，可在天津换约。我国换约，向在北京天津两处。"伊云："此非成例。"李云："议约我来贵国，换约贵国当派人往华，有来有往方称和好。"伊云："换约之前我兵在旅顺口大连湾者有二十万。两处皆无营房可住，故皆在船上，听候换约，方能撤回。故换约之期，愈速愈妙，可否即在旅顺口换约？"李云："日兵即可撤回，此约将必批准。"伊云："不换约，和局尚未定。"李云："何不派武员来津换约，最好派川上。"伊云："派人皆由皇上定夺，川上未必能去。"李云："川上为人和气，与津郡文武人员相好。"伊云："他尚难离营。"李云："签押后必不开衅，营中无事，川上可去。"伊云："万一不批准，又将如何？"李云："一经批准，我即电告尔处，电报用何密本？"伊云："电报可用英语，无须用密码。但换约之时，与换约之地，应定。"李云："此皆我皇上之事，难定。"伊云："凡约皆定明换约之期，故请定十五日。"李云："十五日为时太促，一月稍从容。"伊云："我兵太多，住一月太久。"李云："一月之内，可否？"伊云："三礼拜内。"李云："约内，从未写礼拜两字。"伊云："不写礼拜写二十日"李云："一月之内。"伊云："多至二十日。"李云："天津换约，可定否？"伊云："应派兵护卫，不便。"李云："派一兵船，足矣。"伊云："兵船不能过拦江沙，何不在烟台换约？"李云："烟台换约，亦当请旨。"伊云："换约之地有定，约方可定。"李云："天津换约，可定。"伊云："何故不在烟台？"伊云："签约之后，可到天津，必不生事，所贴兵费，可定否？"伊云："现已议过，定约之时与定约之地，是否即在烟台，期以二十日为限？"李云："总须一月之内。"伊云："此约谅可批准，万一不准，又将开衅，故愈速愈妙。"李云："此约谅可不驳，但请放心。"伊云："总须定明换约之时。"李云："敕书内写明，如果详阅各条妥善，再行批准，所以我不能作主。"伊云："我国敕书，亦是如此写法。"李云："批准在先，换约在后，一经批准，当即电告。"伊云："总须订明，一经批准接电后，方可派员。"李云："尔已许二十日，我说一月之内，所差十日，无多。"伊云："明日签押，后日中堂登程，到津即可专差将约本赍京，为时甚速。"李云："我到津后，尚须请假，另派员将约本送至总署进呈，中国作事转折甚多，期限不能过促。"伊云："此讲和之事，非寻常可比，故愈速愈妙。"李云："平常约章换约，皆在一年之外。"伊云："去岁我国与英国新立约章，在七月十七画押，十八日英君主即已批准。"李云："中国之事，不能如此。譬如批准后，又须派员至津，候船至烟台，皆不能克期。烟台换约从尔，日期当由我定。"伊云："二十日足矣。所差十日，所费实多，六十只运船在大连湾，兵皆在船守候。"李云："据我看，签押后可将兵调回。"伊云："不能。"李云："我在下关，三十日定约，不为不速。他日约本由津送京呈进，盖用御宝，然后派员来津，守候船只到烟台，此中耽误日期不少，何必匆促，为此不情之请。"伊云："十天所差太多。"李云："此甚小事，岂可因此龃龉。中国办事，向来延缓，如我正月十九日奉旨，即速料理，来此已二月廿三矣。换约之期，写明签押后一月之内，我当能催早，限定二十日太促，万一不及，又将失信。"伊云："西国议和，皆皇上自定，立即批准互换。"李云："现在亚西亚，何必常以欧洲之事相比。换约之地从尔，期限当从我。"伊云："一月究竟太远。"李云："留兵贴费究竟可去否？"伊云："不能！"李云："无法。"伊云："中国为难情形，无论如何，兵费总须各认一半。"李云："二百万兵费太多，一百万各半，不问所费若何，每年我净贴五十万，一应在内。"伊云："此费只可养一营。"李云："何必多派留兵，与贵国甚近，万一有需，即可调来。"伊云："留兵为抵押赔款，非为别事。"李云："英法留兵皆无兵费，贵国应宽大办理。"伊云："换约之

期，究竟二十天，定否？"李云："已讲明一月。"伊云："太远，换约应从速，签准互批。亦然。"李云："转折甚多。"伊云："二十日足矣。烟台甚近，如能准二十天，我即准贴费五十万。不然必要一百万。"李云："换约之期，总须请旨，每年贴费五十万，自换约之日起。"伊云："如能允二十日。"李云："我不能作主。"伊云："能允一月，何不允二十日？"李云："写明一月，我可催及早互换，会议已久，当派参赞将约本校对清楚，后日签押。"伊云："何不明日签押？我处明早即可写齐。"李云："我处必须明晚方齐，后日签约。"伊云："即定后日十点钟。"李云："仍在此处，当面签约否？"伊云："然也。但两件事应定明。"李云："我回去请旨，换约日期，可空起。"中堂起席，伊又谆谆以二十日为请，方可允贴费五十万，中堂答以言定不必多议而别。时已七点钟。

中法兵事始末

[清]罗惇曧撰　于学田整理

《中法兵事始末》，晚清罗惇曧(一八七一——一九二四)撰。罗氏为清季野史掌故方面的大家，著述丰富，此书即其中的一种，民国时曾被编入《满清野史》丛书中，现据此标点整理。

光绪七年，英人要求通商云南，谕云贵总督刘长佑议复。长佑复陈通商不便，议遂寝。是岁秋九月，长佑以法人志图越南，以窥滇粤，上疏，略云："越南为滇粤之唇齿，国外之藩篱。法国垂涎越南已久，开市西贡，据其要害。同治十一年，复通贼将黄崇英，规取越南东京，思渡洪江以侵谅山。又欲割越南广西边界地六百里，为驻兵之所。臣前任广西巡抚，即命师往征。法人不悦，讦告通商衙门，谓臣包藏祸心，有意败盟。赖毅皇帝察臣愚忠，乃得出助剿之师，内外夹击。越南招用刘永福，以折法将沙酋之锋。广西两军，分击贼党，覆其巢穴，歼其渠魁。故法人寝谋，不敢遽吞越南者，将逾一纪。

然法人终在必得越南，以窥滇粤之险，而通楚蜀之路。入秋以来，增加越南水师，越南四境，皆有法人之迹。柬埔寨人感法恩德，愿以六百万口献地归附。越南危如累卵，势必不支。同治十三年，法军仅鸣炮示威，西三省已入于法。今复夺其东京，即不图灭富春，已无能自立。法人志吞全越，既得之后，必请立领事于蒙自等处，以攘矿山金锡之利。现时已有法人阑入滇境，以觇形势。倘法覆越南，逆回必导之内寇，逞其反噬之志。臣受任边防，密迩外寇，不敢闻而不告。"奏入，不报。

十月，驻英法使臣曾纪泽，以越事迭与法廷辩诘。福建巡抚丁日昌，亦疏法越事，备告总署，总署以闻。谕令北洋大臣李鸿章筹商办法。并谕沿边沿江沿海督抚密为筹办。光绪八年二月，法人以兵舰由西贡驶至海阳，将攻取东京，直督张树声以闻。谕滇督相机因应。三月，移曾国荃督两广。法人攻越南东京，破之。张树声令滇粤防军守于城外，以剿办土匪为名，藉图进步。并令广东兵舰出洋，遥为声援。五月，命滇督刘长佑遣道员沈寿榕，带兵出境，与广西官军连络声势，保护越南。旋召刘长佑入觐，以岑毓英署滇督。长佑奏法人破东京后，每日增兵，悬万金购刘永福，十万金取保胜州。刘永福屡请越廷决战。广西提督防军统领黄桂兰屯谅山，永福自保胜赴越之山西，与总督黄佐炎筹御敌。经谅山谒桂兰，言方分兵赴北宁助守，保胜有所部扼防，法人当不得逞，惟兵力不足，丐天朝援助。

刘永福者，广西上思州人。咸丰间，粤西乱，永福率三百人出镇南关。时粤人何均昌据保胜，永福逐而去之，遂据保胜。所部皆黑旗，号黑旗军。同治十二年，法人破河内，法将安邺勾结贼首黄崇英，谋占全越。黄崇英拥众数万，号黄旗，势张甚。越南使谕永福归诚。永福率所部越宣黄光大岭，绕驰河内，一战而斩安邺。越命议和三大臣适至，法人囚之舟中。督师黄佐炎亟檄永福罢兵，旋就和，而授永福三宣副提督。黄崇英余党，为广西提督冯子材所灭。永福屡自备饷械剿匪，黄佐炎不上闻，越臣亦多忌之，永福积怨于佐炎。佐炎为越南驸马，大学士，督师督抚，均受节制，若清初之年羹尧也。冯子材为广西提督时，佐炎以事来见。子材坐将台，令以三跪九叩见，佐炎衔之次骨。越难已深，国王阮福时愤极决战，责令佐炎督永福出师，六调不至。法军忌永福，故越王始终思用之。及法人占东京后，焚而去。以兵舰东下海阳，分驰广南西贡。刘长佑奏谓山西有失，则法人西入三江口，不独保胜无障蔽，而滇省自河底江以下，皆须步步设防。非滇粤并力以图，不足以救越国之残局。非水陆并进，不足以阻法人之贪谋。廷谕长佑密为布置。长佑命藩司唐炯，率旧部屯保胜。曾国荃至粤，命提督黄得胜统兵防钦州，提督吴全美率兵轮八艘防北海。广西防军提督黄桂兰，道员赵沃，相继出关。法人要中国会议越事，谕滇粤筹备议。法使宝海至天津，命北洋大臣会商越南通商分界事宜。吏部主事唐景崧，自请赴越南招抚刘永福，中旨发云南交岑毓英差遣。景崧乃假道越南入滇。先至粤谒曾国荃。甚韪其议，资之入越。见永福言三策。上策言越为法逼，亡在旦夕，诚因保胜传檄而定诸省，请命中国，假以名号，事成则王，此上策也。次则提全师击河内，驱法人。中国必能助饷，此中策也。如坐守保胜，事败而投中国，恐不受，此下策也。永福曰：

"微力不足当上策,中策勉为之。"三月,法军破南定,谕广西布政使徐延旭出关,会商黄桂兰、赵沃筹防。

李鸿章丁忧,夺情回北洋大臣任,鸿章恳辞。至是,命鸿章赴广东督办越南事宜,粤滇桂三省防军,均归节制。鸿章奏拟赴上海暂驻,统筹全局。法使臣宝海,商界事,久不协,奉调回国,以参赞谢满禄代理。刘永福与法人战于河内之纸桥,大破法军,阵斩法将李威利,越王封永福一等男。徐延旭奏留唐景崧防营效用,并陈永福战绩。朝旨促李鸿章回北洋大臣任,并询法使脱利古至沪状,令鸿章定期会议。脱利古询鸿章,中国是否助越,鸿章仍以边界剿匪为词。法国新简使臣德理就任。法使攻克顺化,迫越南议和,鸿章与法议不就。法兵声言犯粤,广东戒严。总署致法使书,言越南久列藩封,历经中国用兵剿匪,力为保护。今法人侵陵无已,岂能受此蔑视?倘竟侵我军驻扎之地,惟有开仗,不能坐视。朝旨,令徐延旭饬刘永福相机规复河内,法军如犯北宁,即令接战。命滇督增兵防边,唐炯迅赴前敌备战,并济永福军饷。旋命岑毓英出关督师。法兵破越之山西省,将犯琼州。以彭玉麟为钦差大臣,督粤师。彭玉麟奏:"法人逼越南立约,欲中国不预红河南界之地,及许在云南蒙自县通商,显系图我滇疆,冀专五金之利。不特滇边境不能解严,即广东天津,亦须严备。彼以虚声,我以实应。疲于奔命,必至财力俱穷。

据候补道王之春言:'有郑观应者,幼从海舶,遍历越南暹罗。暹王粤人郑姓,其掌兵政者,皆粤人。与观应谈法越战事,皆引为切肤之痛。伊国与越之西贡毗连,尝欲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由暹罗潜师以袭西贡,先覆法酋之老巢。又英国属地曰新嘉坡,极富庶,粤人居此者十余万。拟悬重赏,密约两处壮士,俟暹国兵到时,举兵内应,先夺其兵船,焚其军火。此二端较有把握,拟密饬郑观应潜往结约。该国素称忠顺,乡谊素敦,倘另出奇军,西贡必可潜师而得。拟再派王之春改装易服,同往密筹,届时密催在越各军,同时并举。西贡失,则河内海防无根,法人皆可驱除,越南可保。'"奏入,谕言:"暹罗国势本弱,自新嘉坡、孟加拉等为英所据,受其挟制,朝贡不通,岂能更出偏师,自挑强敌?郑观应虽与其国君臣,有乡人之谊,恐难以口舌游说,趣令兴师。且西贡新嘉坡,皆贸易之场,商贾者流,必无固志。悬赏募勇,需款尤巨,亦虑接济难筹。法人于西贡经营二十余年,根柢甚固。中国无坚轮巨炮,未能渡海出师,捣其巢穴。即使暹罗出力,而无援兵以继其后,法人回救,势必不支。况英法迹虽相忌,实则相资。彼见暹罗助我用兵,则猜刻之心益萌,并吞之计益急,恐西贡未能集事,而越南先已危亡。该尚书所奏,多采近人魏源成说,移其所以制英者转而图法。兵事百变,未可徇臆度之空谈,启无穷之边衅。倘机事不密,先传播新闻纸中,为害尤巨。该尚书所称言易行难者,谅亦见及于此。"

越南王阮福时薨,无子,以堂弟嗣立。法人乘越新丧,以兵轮至富春,攻顺化、海口占之,入据都城。越嗣君不贤,在位一月,辅政阮说,启太妃废之,改立阮福升,至是乞降于法,与立约二十七条。其第一条,即言中国不得干预越事。此外政权利权均归法人。越王谕诸将退兵,重在逐刘团也。滇抚唐炯屡促永福退兵,永福欲退保胜,黑旗军士皆扼腕愤痛。副将黄守忠言:"公毋退保胜,请以全军付末将守山西,有功公居之,罪归末将。"永福乃不复言退。徐延旭奏言:"越人仓卒议和,有谓因故君未葬,权顾目前者,有谓因废立之嫌廷臣植党构祸者。迭接越臣黄佐炎等抄寄和约,越诚以保社稷,中国又何以固藩篱?越臣辄以俟葬故君,即须翻案为词,请无撤兵。"刘永福仍驻守山西,法人拟添兵往攻。越王阮福升嗣位,具禀告哀,并恳准其遣使航海诣阙乞封。越国人心涣散,能否自立,尚未可知。并将法越和约二十七款,及越臣黄佐炎来禀,录送枢府。大学士左宗棠出为两江总督,严备长江防务。粤督张树声自请出关。得旨,命带兵轮赴富春。树声奏广东无巨舰可出大洋,乃不果行。左宗棠请饬前藩司王道榜募勇赴桂边扼扎,得旨,归徐延旭节制。十一月,法人破兴安省拘巡抚布政按察至河内枪击毙之。进攻山西,破之。刘团溃,永福退守兴化城。云军统领总兵丁槐来抚溃师。十一月,越嗣王阮福升暴卒。或云,畏法逼自裁。或云,奸党进毒。国人立前王阮福时第三继子为王,辅政阮说之子也。徐延旭奏报山西失守。北宁断无他虞,廷旨责其夸张。光绪十年正月,江督左宗棠以病乞免,命裕禄署江督。李鸿章奏:"越南山西之战,滇军与刘永福所部凭城固守,杀伤相当,卒致退舍。非鏖战之不力,实器械之未精。近年,北洋所购新式枪,皆精坚适用。淮练各军,皆改习洋操。而滇粤闽浙防军,器械缺乏,操法尚未讲求。臣已分购德美新式枪炮,咨商滇粤闽浙各督抚,先令分拨之数,照原价领拨。各省诚能严督练习,庶折冲制胜,稍有把握。"得旨报可。唐景崧在保胜,上枢府书,言滇桂两军,偶通文报,为日甚迟,声势实不易联络。越南半载之内,三易嗣君,臣庶皇皇,类于无主。欲培其根本以靖乱源,莫如遣师直入顺化,扶翼其君,俾政令得所,以定人心而清匪党,则敌焰自必稍戢,军事庶易措手。若不为藩服计,则北圻沿边各省,我不妨直取,以免坐失外人。否则首鼠两端,未有不归于败者也。刘永福谒岑毓英于家喻关,毓英极优礼之,编其军为十二营。

法军将攻北宁,毓英遣景崧率永福全军赴援。桂军黄桂兰、赵沃,方守北宁。山西之围,桂兰等坐视不救,永福憾之深,景崧力解之,乃赴援。景崧劝桂兰离城,择隘而守,桂兰不从。二月,法兵攻扶良,总兵陈得贵乞援,北宁援师至,扶良已溃。法兵进逼北宁,黄桂兰、赵沃奔太原,刘永福坐视不救。延旭老病,其下多所欺蔽。与赵沃有旧,偏信之。赵沃庸懦,其将党敏宣作奸欺肆,以蔽延旭。敌犯北宁,敏宣先遁。陈得贵为前广西提督冯子材旧部,骁勇善战。子材曾劾延旭,延旭怨之,并怨得贵。及北宁陷,乃奏戮之,敏宣亦正法。

延旭方寸乱，调度失宜，有旨革职留任。三月，命湖南巡抚潘鼎新，办广西关外军务，接统徐延旭军。黄桂兰惧罪，仰药死。

时枢臣屡被劾，孝钦后亦极不慊于恭亲王。乃降旨言：恭亲王奕䜣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壅蔽，或劾其萎靡，或谓其簠簋不饬，或谓其昧于知人。本朝家法綦严，若谓其如前代之窃权乱政，不惟居心所不敢，亦法律所不容。只以上数端，贻误已非浅鲜。若仍不改图，专务姑息，何以副列圣之贻谋？将来皇帝亲政，又安能臻诸上理？若竟照弹章一一宣示，即不能复议亲贵，亦不能曲全耆旧，是岂朝廷宽大之政所忍为？恭亲王奕䜣，大学士宝鋆，入直最久，责备宜严。姑念一系多病，一系年老，兹特录其前劳，全其末路。奕䜣着加恩仍留世袭罔替亲王，赏食全俸，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宝鋆着原品休致。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李鸿藻，内廷当差有年只为囿于才识，遂致办事竭蹶。兵部尚书景廉，只能循分供职，经济非其所长。均开去一切差使，降二级调用。工部尚书翁同龢，甫直枢廷，适当多事，惟既别无建白，亦有应得之咎，着加恩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以示区别。命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均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工部左侍郎孙毓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故事召见枢臣，皆全班进，亦间有首辅独对者。是日，独召领班章京入见，御前拟谕旨以上，朱书授之以出，前此所未有者也。

三月，谕言徐延旭株守谅山，仅令提督黄桂兰、道员赵沃，住守北宁。该提督等遇敌先溃，殊堪痛恨。徐延旭革职拿问。黄桂兰、赵沃溃败情形，交潘鼎新查办。以王德榜署广西提督，德榜辞不拜。唐炯未奉谕旨，率行回省，不顾边事，以致山西失守。唐炯革职拿问。以张凯嵩为云南巡抚，奕劻管总理各国衙门事务。谕江督曾国荃，严备江防。北宁败后，延旭以唐景崧护军，收集败残，申明约束。延旭谓景崧曰："吾误信黄、赵，致事败至此，悔不早用君。"把总石中玉，谒延旭于谅山，痛数北宁将帅之误。延旭曰："汝胡不早言？"中玉曰："吾数请谒，而左右拒我，何言耶？"中玉寓延旭行馆侧，詈延旭左右弄权蒙蔽，达旦不休。延旭从容呼曰："石中玉，怒何太盛耶？休矣，吾知之矣。"

醇亲王奕譞奉太后命，会同商办军机处要政。俟皇帝亲政后，再降懿旨。盖隐若首辅，以天子父不令入直也。宗室国子监祭酒盛昱奏言：醇亲王自光绪建元后，分地綦崇，不当婴以世事，当日已自请开去一切差使。今奉入赞枢廷之旨，综繁赜之处，则悔尤易集，操进退之柄，则怨薮易生。嘉庆四年，以军机处事烦，暂令成亲王永瑆入直。后以国家定制未符，仍令退出。成以亲王爵秩较崇，有功而赏，赏无可加，有罪而罚，罚所不忍。恭亲王参赞密勿，本属权宜，况醇亲王又非恭亲王之比，请收回成命。左庶子锡钧言：若令醇亲王入直内廷，圣心有所未安。若令枢臣就邸会商，国体亦有未协。以尊亲之极，处嫌疑之处，反诸初衷，未能相副。御史赵尔巽言：枢臣恃有商办之名，遇事便于诿卸。设有贻误，廷臣论列，莫得主名。醇亲王谋国之苦衷，与引嫌之初志，亦不能自白。奉懿旨言："垂帘以来，揆度时势，不能不用亲藩，进参机务。此不得已之深衷，当为在廷诸臣所共谅。此次谕令醇亲王奕譞与诸军机大臣会商，本为军机处办理要政而言，并非寻常诸事，概令与闻。奕譞已一再坚辞，当经曲加奖励。"并谕俟皇帝亲政，再降谕旨，始暂时奉命，军机政事，枢臣亦不能诿卸。

王德榜力辞广西提督，遂以唐仁廉署。法军进据兴化粤税司美人德璀琳告李鸿章，愿居间议和，鸿章以闻。命鸿章妥筹办理。又谕言："李鸿章屡被参劾，畏葸因循，不能振作，朝廷格外优容，未加谴责。两年来法越构衅，任事诸臣，一再延误，挽救已迟。若李鸿章再如前在上海之迁延观望，坐失事机，自问当得何罪。此次务当竭诚筹办，如办理不善，不特该大臣罪无可宽，即前此总理衙门王大臣，亦一并治罪。"法人以兵舰八艘窥厦门，命沿海边防，力筹守御。朝廷以将帅多挠败，思用宿将。前湖南提督鲍超，引病在籍，命川督丁宝桢存问，并察其能否出膺重任。前直隶提督刘铭传，亦引病在籍，命直督李鸿章促召来京。左副都御史张佩纶奏法人将来必索刘永福，请饬李鸿章、岑毓英顾全大局，加意保全。谕鸿章等先事筹计。前大学士左宗棠，奏目疾稍愈，朝旨促其来京。法舰窥上海吴淞口，江督曾国荃命提督李成谋、李朝斌严防。命通政司通政使吴大澂，会办北洋事宜。内阁学士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宜。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均专折奏事。是时大澂等好谈兵事，佩纶、宝琛，尤以弹劾大臣著风节，与张之洞、宝廷、邓承脩、刘恩溥，好论时政，陈得失，一时有清流党之目。孝钦后亦纾怀听从，以海疆多故，同时有会办之命，盖欲试其才也。

是时李鸿章与法总兵福禄诺议和，条款将就绪，谕滇桂防军，候旨进止。鸿章旋以和约五款入告。其一、中国南界毗连北圻，法国约明，无论遇何机会，并有他人侵犯，均应保护。其二、中国南界，既经法国与以实据，不虞侵占，中国约明将北圻防营，撤回边界。并于法越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约，均置不理。其三、法国不向中国索偿兵费。中国亦应许以毗连北圻之边界，法越货物，听其运销。其四、法国将来与越改约，决不插入伤中国体面语。并将以前与越所立约，关碍东京者，全行销废。其五、两全权签押，三月后另订细款。朝旨报可，予鸿章全权画押。鸿章奏言：自光绪七年以来，曾纪泽与法外部总署，暨臣与宝海、脱利古等，往复辩论，案卷盈帙，均无成议，愈变愈坏。迨山西北宁失陷，法焰大张，越南臣民，望风降顺。事势已无可为，和局几不能保。今幸法人自请言和，删改越南条约，虽不明认为我属邦，但不加入违悖语意，越南岂敢藉词背畔。通商一节，谕旨不准深入云南内地。既云北圻边界，则

不准入内地明矣。兵费宜拒一节，该国本欲讹索兵费六百万磅。经嘱马建忠等，历与驳斥，今约内载明，不复索偿，尚属恭顺得体。中国许以北圻边界运销货物，足为中法和好互让之据。至刘永福黑旗一军，从前乘法兵单寡之时，屡殪法将，法人恨之，必欲报复。上年曾纪泽迭与法外部商议，由中国设法解散。而法廷添兵攻取。意不稍回。去冬克山西，黑旗精锐，伤亡甚多，已受大创。今春刘永福增募四千人援北宁，亦不战而溃，其御大敌何怯也。华人专采虚声，欲倚以制法，法人固深知其无能。此次福禄诺绝未提及，我自不便深论。将来另派使臣，若议及此，当令滇桂疆臣，酌定安置之法。惟目下和议已成，法人必无翻覆，法兵必渐减撤。滇桂边防各军，亦宜及早整顿。闻刘永福所部冗杂骚扰，与越民为仇，实为边境后患。拟请旨密饬滇桂严明约束，酌加淘汰，妥筹安置，则保全多矣。鸿章始终主和，而士论皆主战，弹劾鸿章无虚日。法越构衅，绵延三年，致法占越南，和战仍无定见。鸿章坚持和议。而法约已明认越南归法保护，尚饰言不伤中国体面，越南不敢藉词背畔。当时外交皆以推宕粉饰，致丧主权，多此类也。

岑毓英以兴化万难驻师，转饷不继，退守边境，毁兴化城楼而去。刘永福军退驻保胜。其时电报未通，奏折往返，须五十余日。滇桂军队相距远，常月余不通问。而每事必候旨进止。毓英既退馆司，中旨切责。粤督张树声，请展广州至龙州电线，关外始通电报。树声以病乞休，命山西巡抚张之洞署粤督。法总兵福禄诺临行，言派队巡察越境。及驱逐刘团，鸿章不以闻。叠旨申斥。法使以简明条约，法文与汉文不符，相诘。朝旨责鸿章办理含混，责成竭力筹备，为自赎之地。舆论均集矢鸿章，指为通夷，致比诸秦桧、贾似道。朝廷亦屡切责之。然舍鸿章外，更无练习外事者，故洋务仍倚一鸿章。当同治九年，天津戕教焚法人领事馆，法国要挟甚奢，英美助其迫挟。曾国藩为直督，置天津知府知县重典，戮戕教十六人以谢法人。朝野大诟国藩，呼为卖国贼。湘人摈国藩，欲除其籍，通商大臣崇厚，密请免国藩，以鸿章代之。鸿章受任时，普法之战起，法人仓皇自救。天津教案，逐渐消灭。时论以鸿章外交之能，百倍国藩，朝廷遂倚之，洋务必以付鸿章。总署诸臣，无习外事者。鸿章亦益自负，外事始终托鸿章，前后三十余年。然法越之役，及与日本公同保护朝鲜之约，皆贻无穷之害。当定约时，鸿章固自谓甚当也。法使借端废约。朝旨：令关外军严防，若彼竟来扑犯，当与之接仗。命岑毓英谕刘永福率所部来归。潘鼎新奏，法兵分路图犯，谷松、屯梅二处桂军械缺粮乏，恐不可恃。谕责其饰卸。鸿章仍欲始终维持和议，诏予议和全权，便宜行事。续命锡珍、廖寿恒、陈宝琛、吴大澂、会同鸿章妥办法约。当时朝廷不知全权为代表君主，即率意与鸿章，又续派锡珍等会同议约。时清议既皆击鸿章，朝臣皆不敢附鸿章，议益相左矣。

法军欲巡视谅山，抵观音桥，桂军止之，令勿入。法将语无状，乃互击，大胜之。奏入，谕进规北宁。北督丁宝桢，奏鲍超病愈。谕率五营赴滇助防。并令提督黄少春，率五营赴滇南关外助战。并照会法使，责其先行开炮，应认偿款，并令告法外部止法兵。谕各军如彼不来犯，不必前进。法使续请议和。谕前敌桂军调回谅山，滇军回保胜，不得轻开衅。左宗棠病愈，以大学士入为军机大臣。法将孤拔欲以兵舰扰海疆，谕沿海疆臣严备迎击。法使巴德，逗留上海，不肯赴津。乃改派曾国荃全权大臣，陈宝琛会办，派邵友濂、刘麟祥，随同办理。谕言：兵费恤款，万不能允。越南须照旧封贡。刘永福一军，如彼提及，须由我措置。分界应于关外空地，作为瓯脱。云南通商，应在保胜。不得逾值百抽五。现在福州、马尾有警，如已开仗，曾国荃等无庸赴沪。六月，法将孤拔，以兵舰八艘窥闽海，欲踞地为质，挟中国议约。何璟、张佩纶以闻。谕粤浙酌拨师船协助。法舰至台湾之基隆购煤，台抚刘铭传拒之，遽攻基隆炮台。曾国荃、陈宝琛等，与法使议约于上海。国荃许给抚恤费五十万。奉旨申斥。并言陈宝琛向来遇事敢言，亦随声附和，殊负委任。并传旨申斥。宝琛与国荃论事不合，国荃恒轻之，宝琛亦力诋国荃。自申斥后，逾龃龉矣。美使居间调停和约，谕国荃等候之。粤督张之洞，请饬南北洋各派兵船，合力援闽。谕南北洋商定。彭玉麟请饬彭楚汉、程文炳，率兵赴闽助防。沪中议约，久不就。谕言：曾国荃电送巴德诺照会，无理已甚，不必再议，惟有一意主战。着曾国荃、陈宝琛即回江宁办防，许景澄同往助理，刘麟祥随同办事。并婉谢美国。又谕岑毓英，令刘永福先行进兵，迅图规复北圻。岑毓英、潘鼎新关内各军，陆续进发。以法人失和，布告各国。

李鸿章以战事起，虑招商局轮船，或沦于敌，因命道员马建忠，以招商局产归美国旗昌洋行认售，由律师担文保证。候战事安，原价收回。为言官所劾，朝旨责鸿章。鸿章言，各国通例，本国商船，改换他国旗帜，须在两国未开衅之前。黑海之战，俄商皆悬德美旗。有二艘换旗于战事二日前，遂为法人所夺。复有二艘易旗于战前，暗立售回之据，亦为英国所夺。非实在转售他国。必不能保护。此万国通行之公约。马建忠知法事将行决裂，毅然定议。将来收回关键，惟担文是问，不容稍有反复。法人疑招商局轮船，并非实售与美，尚思乘间攫拿。故未便入告，求默鉴而曲原之。七月，法国公使谢满禄下旗出京。鲍超以兵少不愿出关，命招集旧部赴前敌。法兵攻破基隆炮台，总兵曹志忠、提督章高元等，战却之。朝廷思倚刘团击法军，乃赏刘永福记名提督。以连络刘团为唐景崧功，赏景崧五品卿衔。以总署乏才，命李鸿章令道员马建忠入见。谕旨宣告法人罪状。言越南为我封贡之国，二百余年，载在典册，中外咸知。法人狡焉思逞，先据南圻各省，旋又进据河内，戮其人民，利其土地，夺其赋税。越南暗懦苟安，私与立约，并未奏闻。挽回无及，越亦有罪也。是以姑与包涵，不加诘问。光绪八年，冬间，法使宝海在

天津，与李鸿章议约三条，当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商妥筹。法人又撤使翻覆。我存宽大，彼益骄贪。越之山西北宁等省，为我军驻扎之地。清查越匪，保护属藩，与法国绝不相涉。本年二月间，法兵竟来扑犯。当经降旨宣示，正拟派员进取，力为镇抚。忽据该国总兵福禄诺，先向中国议和。其时该国因埃及之事，汲汲可危。中国明知其势处迫逼，本可峻词拒绝，而仍示以大度，许其行成。特命李鸿章与议简明条约五款，互相画押。谅山保胜等军，应照议于定约三月后调回。迭经谕饬各防军扼扎原处，不准轻动开衅。带兵各官，奉令维谨。乃该国不遵定约，忽于闰五月初一、初二等日，以巡边为名，在谅山地方，直扑防营，先行开炮轰击，我军始与接仗，互有杀伤。法人违背条约，无端开衅，伤我官兵。本应以干戈从事，因念订约通好二十余年，亦不必因此尽弃前盟。仍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在京法使，往返照会，情喻理晓，至再至三。闰五月二十四日，复明降谕旨："照约撤兵，昭示大信，所以保全和局者实属仁至义尽。如果法人稍知礼义，自当翻然改图。乃竟始终怙过，饰词抵赖，横索无名兵费，恣意要挟。辄于六月十五日，占据台北基隆山炮台。经刘铭传迎剿获胜。本月初三日，何璟等甫接法领事照会开战，而法兵已自马尾先期攻击，伤坏兵商各船，轰坏船厂。虽经官军焚毁法船二只，击坏雷艇一只，并阵毙法国官兵，尚未大加惩创。该国专行诡计，反复无常，先启兵端。若再曲予含容，何以伸公论而顺人心。用特揭其无理情节，布告天下。"

时总署大臣，至十余人：奕劻、福锟、昆冈、阎敬铭、徐用仪、锡珍、许庚身、周德润、陈兰彬、周家楣、吴廷芬、张荫桓。独陈兰彬曾使美国，而才识庸暗，余皆不达外事者也。张荫桓以道员入为太常寺卿，精敏号知外务，以最后辈，务揽权，为同列所忌。又非出身科举，士论恒卑之。御史孔宪珏，乃摭其致上海道私函，为泄漏秘密，劾之，逾退出总署。太后亦以总署大臣，多不胜任，乃并罢周家楣、吴廷芬、昆冈、周德润、陈兰彬。皆缘荫桓被劾而起，朝列乃益恨荫桓矣。漕督杨昌濬，赴闽督师。潘鼎新以越南瘴重，方暑，艰于进攻，请俟秋后出师。谕言刘永福一军，久居越南能耐瘴，令先进。御史吴峋，以法国交涉事劾总署诸臣，尤痛诋阎敬铭。时敬铭以精刻得太后欢，屡降旨辨敬铭，斥吴峋。左宗棠在枢府怙功偏执，同列苦之。以闽省军务，出为钦差大臣。以将军穆图善、漕督杨昌濬，充帮办学士，张佩纶充会办，兼船政大臣。召詹事何如璋还京。命宗棠驻兵于闽浙之处，主调度。法舰攻毁江苏之长门炮台，将攻吴淞口，曾国荃严备之。张佩纶奏："法提督孤拔，以兵轮入马尾，窥伺船厂。闰五月二十八日，臣亲率黄超群两营，驻防马尾。其时法船仅五艘，我船扬武及两蚊船，共三艘。寻何如璋将振威、伏波调回，张之洞亦以飞云、济安来援，我军声势略壮。法乃增大兵轮二号，鱼雷二号，入口相逼。臣屡请先发，请互援，不得，勉以艺新福星两小船，及艇船商船，杂而牵制。及至六月二十以前，船略相等，而我小彼大，我脆彼坚。六月二十以后，彼合口内外常有十二三艘，出入便活，而我军则止于兵船炮船两号，臣以为忧，密调诸将。以兵不厌诈，水战尤争呼吸，欲仍行先发之计。而诸将枕戈待旦，多者四十余日，少亦二三十日，均面目枯槁，憔悴可怜。加以英美来船，与法衔尾，奇谋秘策，不可复施。臣知不敌，顾求援无门，退后无路，惟与诸将以忠义相激劝而已。前月二十八日，及本月初一日之电报，可覆按也。当六月下旬，美提督晤何如璋，以调处告。税务司贾雅格，函告督臣，又有英提督英领事欲调处之说，其辞甚甘，其事则严，臣亦知意，而无如与国牵制何。初一二日，大雨滂沱，风势猛烈。初二日子夜，初三日黎明，臣以手书饬诸管驾，相机合力，有"初三日风定，法必妄动"之语。未刻，而法人炮声作矣。臣一面饬陆军整队，并以小炮登山，为水师相应。一面与何如璋，各升山岭观战。缘是日法以潮大风顺，于口外骤入一大船，发炮为号，猛攻我军。我船本约以各轮萃攻其上游各船，而以艇船商船夹攻其下游各船。法大船入，则以六艘截振威、飞云、济安于下，而以五大轮一鱼雷船，合攻扬武。比臣至山，则扬武已为敌鱼雷所碎。法船方围攻福星，该管驾陈英转捩甚灵，放炮亦捷，酣战不退，两蚊船用炮助击，相持至一时之久。一大船中炮退驶，他船亦皆桅斜枝洞。奈大小过悬，众寡不敌，未几而该船及两蚊船，相继沉毁。伏波、艺新，亦各中炮，驶上中岐，则我上流之船已没。其下流之船，法以双桅三筒鸟波铁船为最大，振威为其所挤，立断为两。飞济二轮还炮之声，犹相应答。法驶一鱼雷船近之，则骤为我台上一炮所中，立没于水。而鸟波亦为我炮攒击火药舱，立时焚没。飞济两艘，即带火流下，则高腾云已为炮击中而死。我所余之艇哨各船，及所制雷船，与木牌引火之具，以潮力牴牾，逆激不能上，皆为法乘胜轰击都尽。并泊近厂河之商船亦焚。计法焚一轮，坏一轮，沉一雷船。我则七兵轮、两商船，及艇哨各船均烬，惟余伏波、艺新两轮，少受伤损，即行驶回。此次法人谲计百出，和战无常。彼可横行，我多顾虑，彼能约从，我少近援。一月之久，彼稔知我邻疆畛域，士卒又复孤疲，辄乘雨后潮急，彼船得势，违例猝发，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各船军士，用命致死，犹能鏖战两时，死者灰烬，存者焦伤。臣目击情形，实为酸痛。臣甫到闽，孤拔踵至。明不足以料敌，材不足以治军，妄思以少胜多，露厂小船，图当大敌。率至寇增援断，久顿兵疲。军情瞬息万变，臣既制于洋例，不能先发以践言，复狃于陆居，不能登舟以共命。实属咎无可辞，惟有仰恳将臣革职交刑部治罪，以明微臣惶悚之忱，以谢士卒死绥之惨。至连日洋商及我军传说，或云法毁六船，或云孤拔受伤已死，或曰鸟波管驾已死，或云法焚溺三百人，要之我军既已大折，彼亦应稍有死伤。传闻异词，即确亦不足信。惟此奏就臣所目见，参以各军禀报，不敢有一字捏饰，一语含糊，再蹈奏报不实之罪。"何如璋亦奏，内海各师船，被法舰隔林炮扫尽，轮船被毁九艘。

与佩纶奏略同。谕言:"此次因议和之际,未便狙击,致法人得逞狡谋。各营将士,仓猝抵御,犹能殄敌,并伤其统帅,其同心效命之忱,实堪嘉悯。提督黄超群等,资赏有差。闽督何璟、闽抚张兆栋,下吏严议。以学士张佩纶措置无方,意气用事,夺三品卿衔,下吏议。将军穆图善,功过相抵,免议。"命许庚身入枢府,鸿胪卿邓承修入总署。

八月李鸿章拜大学士。谕言:闻广东督抚出示晓谕,沿海居民,忠义报效,令在海面将法船带水浅阁,食置毒物等语。并新嘉坡槟榔屿等处华人,一并备及。此等告示,在内地张贴,措词转失正大。新嘉坡等处,既非属地,恐辗转讹传,反生事端。彭玉麟张之洞等,均传旨申饬。谕关外军逼西贡,以缓攻台之兵。命刘永福迅攻太原北宁,永福意不欲行,谕岑毓英促之。马江之战,张佩纶漫无布置,仓卒败窜,闽人恨之深。李鸿章力持和议,屡戒佩纶勿轻启衅。闽督何璟,自以书生不谙兵事,屡请解职,朝令杨昌浚代之。旋命大学士左宗棠督闽师。皆未至军,事皆主于佩纶。佩纶实不知兵,而意气极盛。总督何璟、巡抚张兆栋,皆曲意事之。佩纶狃于鸿章之议,谓和约旦夕成,戒军士勿妄战。听法船入闽口。及法舰大集,船政大臣何如璋,仍严谕各舰,不得妄动。及法人遽发炮,各舰熠焉。闽人切齿于佩纶、如璋,并诋如璋通款于敌。及佩纶饰词入告,皆大愤。编修潘炳年等,呈都察院代奏,言:臣等于马江败后,迭接闽信,皆言张佩纶、何如璋,闻警逃窜。窃以挫败情形,众目昭著,朝廷明见万里,谅诸臣不敢再有捏饰,是以未敢率行上闻。读八月初一日谕旨,方审该大臣前后奏报,种种虚捏,功罪颠倒,乖谬支离。与臣等所接闽信,判若歧异。不得不披沥上陈。初一日,法人递战书于扬武管驾张成,张成达之何如璋,秘不发。初二日,各国领事商人均下船,众知必战,人请亟备。张佩纶斥之出,军火靳不发。嗣洋教习法人迈达,告学生魏瀚,明日开战。魏瀚畏张佩纶之暴,不敢白。初三早,见法船升水,起椗,始驰告。而法已照会,未刻开战。张佩纶怖。遣魏瀚向孤拔乞缓,以诘朝为请。比登敌舟,而炮声已发,战船犹未启椗装药。敌发巨炮七、福星、振威、福胜、建胜殊死战,船相继碎,余船放火自焚。是役也,毁轮船九,龙槽船十余,小船无数。伏波、艺新二艘,均逃回,自凿沈。林浦陆勇尽溃。而法船仅沉鱼雷一艘。此初三日大败之情形也。张佩纶、何如璋,甫闻炮声,即从船局后山潜逃。是日大雷雨,张佩纶跣而奔,中途有亲兵曳之行,抵鼓山麓,乡人拒不纳,匿禅寺下院,距船厂廿余里。次日,抵鼓山之彭田乡。适有廷寄到,督抚觅张佩纶不得,遣弁四探,报者赏钱一千,遂得之。何如璋快奔安施氏祠,乡人焚祠逐之,寅夜投洋行宿焉。晨入城,栖两广会馆,市人又逐之。后踉跄出就张佩纶于彭田乡。张佩纶恐敌踪迹及之,给何如璋出厂,自驻彭田乡。累日侦知敌出攻长门,将谋窜出。始回。此张佩纶、何如璋狼狈逃奔之情形也。何如璋、张兆栋、平日狃于和议,于海防毫无布置。藩司沈葆靖,尤以战事为非,凡属防饷,辄拒不发款。兵无主帅,饷无专责,议者固知闽事之必败也。所恃为长城者,以张佩纶平日侈谈兵事,中外战局伊始,身膺特简,临事必有把握。及阅闽信,陈其种种谬戾情形,则丧师辱国之罪,张佩纶实为魁首,何如璋次之。何以言之?朝廷以督抚不知兵,简张佩纶偕刘铭传往。刘铭传渡台,即封煤厂,逐法人。张佩纶出都,即闻其意颇怏怏。到闽后,一味骄倨,督抚畏其气焰,事之维谨。排日上谒,直如衙参,竟未筹及防务。至法船驶入马尾,仓卒乃以入告。张得胜缉得引港奸民,请办。张佩纶竟置不理,众益骇然。而张佩纶尚侈然自大,漫不经心。水陆各军,纷纭号召。迨各将请战,又以奉旨禁勿先发为词。臣等不知各口各击之谕,何日电发,不应初三日以前,尚未到闽。即使未到,而谕旨禁其先发,非并轮船起椗,管驾请军火而悉禁之也,一概不允。众有以知张佩纶之心矣。身为将帅,足未登于轮船,聚十一艘于马江,环以自卫。各轮船管驾,叠陈连舰之非,张佩纶斥之。入白开战之信,张佩纶又斥之,事急而乞缓师于敌,如国体何?开炮而先狂窜,如军令何?中岐即马尾,彭田即鼓山后麓,张佩纶自讳其走,欲混为一,如地势迥隔何?敌攻马尾,张佩纶于是日始窜彭田,而冒称力守船厂,如不能掩闽人耳目何?且何如璋实匿战书,张佩纶与之同处,知耶不知耶?臣等不能为张佩纶解也。臣闻张佩纶败匿彭田,以请旨逮问为词,实则置身事外。证于外间风闻,张佩纶所恃为奥援之人。私电函致,有闽船可烬,闽厂可毁,丰润学士必不可死之语。(按此语暗指李鸿章)则张佩纶早存不死之心,无怪乎调度乖谬,闻战脱逃,肆无忌惮如此也。何如璋实督船政,旦夕谋遁,弃厂擅走,已有罪矣,而谋匿战书,意尤叵测。复于六月一日,将船政局存银二十六万,藉名采办,私行兑粤。群议其盗国帑,言非无因。张佩纶素以搏击为名,何如璋荒谬至此,并无一疏之劾,谓非狼狈相依,朋谋罔上,所不敢信。若不严予惩办,何以谢死事二千余人?何以警沿海七省之将帅?何以服唐炯、徐延旭之心?何以塞泰西揶揄之口?请密派公正大臣,如彭玉麟等,驰往查办,彻底根究,自可得其罪状。得旨,派左宗棠、杨昌浚查办。滇督岑毓英自请赴前敌。已革滇抚唐炯,槛送至京,下刑部狱,严讯。吏议张兆栋、何如璋皆褫职。谕:"此次法人肆意要挟,先开兵衅。中国屡予优容,已属仁至义尽。现在战局已成,倘再有以赔偿等词进者,即交刑部治罪。"法人攻苏元春关外之军,元春击沉法舰一艘,毙法酋一人,连战屡捷。奏入,奖元春孤军当劲敌,赏赉有差。王德榜久无功,朝旨切责。提督方友升,总兵周寿昌,与法军战于郎甲,教民导法军袭入,友升等大败。刘永福命黄守忠、吴凤典,进规宣光。法船扰台南,澎湖危甚,刘铭传乞援于北洋。李鸿章以北洋舰小,不足当巨舰,无从赴援入告。谕旨但勉铭传固守,不能救也。以刘铭传为台湾巡抚。左宗棠议援台,派南洋兵轮五艘,北洋兵轮五艘,会于沪上。命杨岳斌统之入

闽，为援台之师。曾国荃电告鸿章，言南洋兵舰脆弱，不能当巨舰。鸿章以闻。朝旨言。台湾信息不通，情形万紧，曾国荃意存漠视，不遵谕旨，可恨已极，着交部严加议处。即着妥派兵轮，与李鸿章派出之兵轮，迅赴福建，交杨昌浚调遣。该大臣等倘再迁延，致误戎机，自问当得何罪。左宗棠、杨岳斌，迅速赴闽，无稍迟延。国荃旋革职留任。法兵攻基隆踞之，旋攻沪尾。提督孙开华、章高元、刘朝祐，候其登岸击之，毙法酋一人，夺其旂。刘铭传以闻，赏赉有差。初法人之攻台湾，刘铭传自守基隆，孙开华守沪尾。八月十三日，法攻基隆，铭传战却之。沪尾警急。铭传以沪尾为基隆后路，离府城三十里，仅恃一线之口，藉商船以通声问，军装尽在府城。如沪尾有失，则前军不战而溃，府城必危。乃移师专守沪尾，遂胜法军。时论以基隆之失，归咎营务处知府李彤恩，三次飞书乞铭传弃基隆，而保沪尾。朝旨方敦促诸帅，逐基隆法军。左宗棠乃奏法军不过四五千，我兵之驻基隆沪尾者数目盈万，刘铭传系老于军旅之人，何至一失基隆，遂困守台北，日久无所设施。后详加访询，始知基隆之战，刘铭传已获胜。因知府李彤恩，以孙开华诸军为不可战，三次告急，铭传乃拔队往援，基隆遂不可复。问其实，沪尾之战，仍孙开华诸营之功。知府陈星聚，屡请攻基隆，刘铭传谢之。狮球岭法兵，不过三百。曹克忠所部八九营，因刘铭传有不许孟浪进兵之语，不敢仰攻台北。诸将领多愿往攻基隆，刘铭传坐守台北，不图进取。恭译电旨，刘铭传仍应激励兵勇，收复基隆，不得懦怯保守，致敌滋扰。臣思刘铭传之懦怯株守，或一时任用非人，运筹未协所致。李彤恩虚词惑众，致基隆久陷，厥惟罪魁。请旨即行革职，递解回籍，不准逗留台湾，以肃军政。谕杨岳斌迅速赴闽援台。李彤恩先行革职，交杨岳斌查办。刘铭传以左宗棠未加详察，遽劾李彤恩，亦上疏抗辩。言基隆沪尾，驻军四千余人，左宗棠疏称数且盈万，不知何所见闻。基隆疫作，将士病其六七，不能成军。八月十三日之战，九营仅选一千二百人，尚有扶病应敌者。当孤拔未来之先，屡接警电，沪尾兵单，炮台尚未完工，无险可扼，危险不待言。臣先函致孙开华、李彤恩，如敌犯沪尾，臣即拨基隆之守来援。及法船犯沪尾，迭接孙开华、李彤恩、刘朝祐先后来信，俱称法船直犯口门，升旗开炮。臣与孙开华等早有成约，无用李彤恩虚词摇惑。左宗棠前据刘璈禀报，称孙开华所部，并淮军士勇三路迎战。获胜。此次又奏孙开华数营战胜。不独于台事未加访察，即奏报中亦自相矛盾。台北知府陈星聚，每见必请攻基隆，其人年近七旬，不谙军务。经详细告以不能进兵之故。该府随言随忘，复禀军进攻。臣手批百余言，告以不能遽进之道。该府复怂恿曹志忠进攻，并有危言激之。曹志忠一时愤急，遂有九月十四日之挫。陈星聚妄听谣言，谓基隆法兵，病死将尽，故日催进攻。自十五日以后，始自言不谙军事，不再妄言。基隆靠近海口，敌船入口，即不复可守。我之所恃者山险，敌之所恃者器利。彼攻我，我得其利，我往攻彼，彼得其长。且敌营据山傍海，兵船往舶其下。若不能遂其兵轮出口，纵穷陆军之力，攻亦徒攻，克犹不克。臣治军十余年，于战守机宜，稍有阅历，惟事之求实，不务铺张粉饰。若空言大话，纵可欺罔于一时，能不遗笑于中外，臣实耻之。旋经杨岳斌奏覆，李彤恩第知沪尾兵单，不知孙开华诸将之足恃。第知台北为重，不知基隆一失，难以速收，未免贻误戎机。其三次飞书告急，实由未娴军旅，临事仓皇，与虚词摇惑者有别。请照原拟革职回籍，不准逗留台湾，逭其余罪。是时朝廷方倚铭传，又不欲正左宗棠之误，杨岳斌遂以囫囵之词复奏。张佩纶既败，闽人攻之急，亟欲离闽。请鸿章代乞还京。不许。鸿章命德国水师总兵式百龄，偕林泰曾、邓世昌、率快船援台。八月，苏元春与法军战于陆岸县，总兵陈嘉、副将苏元瑞，战甚力，败之。赏赉有差。曾国荃遵旨派南洋快船五艘，会式百龄援台。内阁学士周德润，奏官军进取越南，宜以正兵牵制河内之师，别用奇兵由车里趋老挝直走哀牢，以暗袭顺化。募用滇边土人，必能得力。得旨，交滇督详察筹办。当时朝士以谈兵为能，每战事起，恒交章论兵事。朝廷亦不专倚阃外，得封章付将帅筹议。或径采行之。盖士夫慕曾左之功名，恒思因事自效，或空言以博时名。朝廷亦喜用书生，故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吴大澂，皆同时并出也。是时朝鲜内乱，提督吴兆有，率同知袁世凯等，统兵入王宫，代平其乱。朝命吴大澂偕庆裕、续昌往筹善后。命李鸿章调回援台之兵轮，随丁汝昌赴朝鲜。别遣吴安康带船入闽。刘铭传以军饷不继，请就地开捐实官助饷，许之。与德国订购军械，并商借美款。徐延旭槛送至京，下狱严讯。法兵久占基隆，严谕刘铭传迅图攻拔。刘铭传奏法增兵集基、沪，乞援兵。朝命杨岳斌、程文炳驰救。彭玉麟、张之洞以粤防饷绌，请暂弛闱姓赌博之禁，征饷济军。报可。苏元春、陈嘉，与法军战于纸作社，陈斩法兵官四人。先是诏士民上书言事。知县王文超，奏江南防务疏懈。从九品李昌振，奏刘锦棠、金顺、张曜等，侵蚀军饷。朝廷畏扰，乃除士民言事之例，罪李昌振。吏议唐炯、徐延旭，斩监候，命秋后处决。李鸿章、左宗棠，于唐炯罪名未定之先，辄以人才废弃可惜，奏请录用。丁宝桢胪举唐炯从前战绩，代为乞恩。均分别议处。张之洞保荐徐延旭，文武兼资。实属失当。姑念在粤，颇著勤劳，从宽免议。陈宝琛、张佩纶力举唐炯、徐延旭堪任军事，贻误非轻。陈宝琛严加议处。张佩纶于马尾一役，尤属调度乖方，即行革职，来京听候查办。前军机大臣恭亲王宝鋆，李鸿章、景廉等，亦昧于知人，业于本年三月，降旨惩警，从宽免议。广东以购械商借英款，报可。左宗棠、杨昌浚查办张佩纶弃师潜逃，何如璋乘危盗帑案，为之辩护，仅请交部议处。得旨，佩纶、如璋从重戍边。左宗棠、杨昌浚夙负人望，乃意存袒护，蹈此恶习，均传旨申斥。张之洞以援台兵舰不能达台，遥泊无益，请调粤防海，付李鸿章、左宗棠议。浙抚刘秉璋又请将兵船调回南洋，不许。谕鸿章仍饬赴台。

十一月王德榜军大败于丰谷，苏元春军不往援。唐景崧与刘永福、丁槐军攻宣光，力战大捷。优诏奖之。法兵攻谷松，王德榜怨苏军不救，以致丰谷之败，亦不往援。苏军败退威埔，谅山戒严。冯子材帮办广西军务。十二月，法军攻谅山。据之，潘鼎新等退驻南关，龙州大震。唐景崧、刘永福、丁槐攻宣光，月余不能拔，谅山失守。岑毓英虑景军等断后援，令勿拚孤注，景崧不可。冯子材与法军战于文洲，互有杀伤。法兵攻镇南关，轰毁关门而去。提督杨玉科战殁。鼎新退驻海村，朝命戴罪立功。元春退驻幕府。王德榜自负湘中宿将，与督师不洽，屡催援不至，鼎新劾之落职，所部归元春辖之。鼎新意气自用，与诸将不和，而独袒苏军。故苏军虽败，朝谴不及。法军攻刘永福于宣光，永福军溃。唐景崧等退驻牧马，钦、廉防急。彭玉麟请调冯子材军防粤，朝旨令鼎新议。鼎新素不协于子材，乃命子材行。子材以关外防紧，不肯退。玉麟乃命专顾桂防。潘鼎新师久无功。褫职。以李秉衡护理广西巡抚，苏元春督办广西军务。冯子材自以老将，久为督办，元春新进，乃踞己上，恒悒悒。法兵既毁镇南关，逃军难军，蔽江而下，广西全省大震。子材至，乃力为安辑。子材久驻粤西，素有威惠，桂越民怀之，人心始定。乃筑长墙扼守，命王孝祺屯其后，为犄角。法兵扬言某日犯关，子材逆料其必先期至，乃决先发制敌。鼎新止之，子材力争，乃率王孝祺军，夜犯敌垒，杀敌甚多。法起谅山之众，扑镇南关。子材誓众曰："法再入关，吾有何面目见粤人，必死拒之。"士气皆奋。法攻长墙急，炮极猛烈，子材使诸统将屹立，遇退后者，皆刃之。自开壁，率两子直犯敌军。诸军以子材年七十，奋身陷敌，皆感奋殊死战。王孝祺、陈嘉，率部将潘瀛、张春发等随其后，王德榜军侧至，夹击之，毙法兵极众。鏖战两日，法军大败，溃遁。子材率兵攻文渊，法军弃城走。诸军三路攻谅山，孝祺、德榜战尤力，连战皆克，遂破郎甲。王孝祺进军贵门关，尽复昔年所驻边界。越民立忠义五大团，二万余人，皆建冯军旗帜，关外肃清。自海通以来，中国与外国战，惟是役大捷。毙法兵官数十，法军受巨创，全国震骇。皆子材之功也。子材从张国梁军于江南，久著战功。国梁没，子材统其余众。治军四十余年，严明爱士卒，自广西提督辞职，老于家。张之洞至粤，礼起之。率粤军防边，建此殊绩，亦之洞知人之效也。法提督孤拔以兵船窥浙之镇海，提督欧阳利见，扼北岸炮台，率吴安康三船拒之。澄庆、驭远两兵轮，为法舰所逼，驶入象山之三门湾。法船封围港口，轰击之，二船沉焉。利见轰伤孤拔坐船，船退出口，屡以鱼雷突入，皆被击退。法船并力猛进，复沉其一，法舰遂遁。事后，知法将孤拔，于是役毙焉。法兵六千犯临洮府，复分两队，一北趋珂岭、安平，一南趋缅旺、猛罗。滇督岑毓英，命岑毓宝、李应珍等扼北路，王文山扼南路，而自率军当中路，皆有斩获。法军遂合趋临洮府，滇军拒战，南北路回军夹攻之，阵斩法将五人，法军大溃，夺获器械无算。法兵舰窥台湾之澎湖，据之。谅山既大捷，法人乃介英人赫德，在天津向鸿章求和，言彼此撤兵，不索兵费。鸿章既始终持和议，天津约成，鸿章曾奏言法人必无翻覆。及法人毁约开战，鸿章负重谤。今法人来求和，鸿章亟欲护前约，乃奏言澎湖既失，台湾必不可保，当藉谅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人必不再要求。朝廷遽纳其议，立命停战。临洮之战，乃在停战后，电谕未达前也。鸿章遽请签约，令诸军皆退还边界。将士皆扼腕愤痛。不肯退兵。彭玉麟、张之洞屡电力争撤兵。朝旨以津约断难失信，严谕遵旨办理。又电鸿章分谕各督抚统将，言桂军甫复谅山，法兵即据澎湖，冯子材等若不乘胜回师，不惟全局败坏，且恐孤军深入，战事一无把握，纵再有进步，越地终非我有。而全台隶我版图，援断饷绝，一失难复。彼时和战两难，更将何以为计？此时既已得胜，何可不图收束，著该督分电各营，如有电信不到之处，即发急递飞达，如期停战撤兵，不得违误，致生他变。当时关外饷道大通，士气激昂，法军已大挫，法国至两罢其外部，乘胜而逐法军于越南，困台之师，自当速退。而朝臣习于苟安，又偏信鸿章之言，仓卒而成和议。虽关外大捷，而仍失越南，灰士心而长敌焰，皆苟且误之也。自谅山一役后，中国不复有此荣誉矣。日本以朝鲜乱事遣伊藤博文来津议，要求惩治吴兆有、袁世凯等，鸿章拒之，而与订彼此派兵互相知照，若公司保护之约。日后朝鲜之失，已伏于此。是岁鸿章所订两约，盖并失越南、朝鲜矣。法人要逐刘永福于越南，张之洞乃拟令永福驻思钦，永福坚不肯行。唐景崧危词胁之，朝旨严切，乃勉归于粤，授总兵，而冯子材奏督办廉、钦边防之命。约既成，越南归法国保护，而法人交还基隆澎湖，各还其俘，海疆解严，滇越通商焉。

纪丰润张学士马江战事本末

[清]赵增禹撰　赵京宝整理

《纪丰润张学士马江战事本末》,清赵增禹撰,记清末名臣张佩纶出京至闽,筹划中法马江之战事。马江之战,清军惨败,张氏亦大为时论所诟。赵氏则依据闽人见闻撰成此"战事本末",与时论颇有出入。

据民国印本标点整理。

直隶丰润张学士,名佩纶,字幼樵。其先世雨樵中丞,仕至安徽巡抚。学士以同治庚午辛未联捷入翰林,年甫冠,未娶也。甲戌散馆授编修,光绪丙子大考二等第二,擢侍讲,旋转侍读。学士长身伟干,天资聪颖过绝人,读书目十行并下。初入塾,一日背诵鲁论至泰伯第八。既以丰才硕学,置身玉堂,职地清旷,则日与张文襄之洞,宝竹坡廷,陈伯潜宝琛,黄漱兰体芳诸芸署名流,颉颃上下,究心经济学,考核中外利弊,兼及东西洋舆地,交涉战守机宜,期有用于当世。浙中吴子偶太史观礼者,以名德猷略负重望,夙赞画左文襄军务,历任道员。文襄矜尚之,欲使署按察使事,太史不可,仍赴试春官,遂与学士同年入词馆。吴太史于齐年生中独异目学士,琛为伟器,凡所以琢磨道德,敦厉事业者,恒期之第一流。学士亦倾心师事,敬惮效则,守绳尺维谨。吴太史丙子典四川试,旋没于京邸。学士恸甚,丧车启行日,与同志诸贤徒步泣送长安门外,都中人为感动。学士初起家即擅盛名,材智学术,跨越当代。自吴太史逝,学士每语所知,畴曩尊畏吴君。朋侪燕聚,吴君虽未在,敛意气都不敢发舒。今已失吴君,心之官多不自管摄,安得起吴君日匡我?学士生平聪明彻悟类如此。学士居清秩,兼日讲《起居注》官,则大感奋砥砺,以为词曹文学臣,幸获侍天子帷幄,从容进议,宁当呫呫逐星云月露,摩王逸少欧阳率更楷法,以小技陋后人。凡国家用人行政,积弊齐丘山,诚休戚相缀系,不得不据理纠弹。学士每上一疏,文辞清丽,气刚而识明。谏草传流,遐迩为耸企,一时风气嬗衍。诸言官摩厉锋棱者,往往争附清流,联章搏击,掘株竟源,日以涤除当涂腐垢为事。而学士所铮铮力诋,尤多与满洲内府巨僚相凿枘水火。犹幸慈禧太后临朝,器学士曰能。恭忠、醇贤两亲王秉国政,亦雅与臭味沆瀣。在廷汉大臣,则有若朝邑阎文介、高阳李文正,又皆钦迟学士,争相汲引以为才,用此故章奏朝闻,夕已报可,名位耀一时。而怨家仇人,久环布宫阙内外,未尝去京师,日夜抚膺,侧目抵掌,冀寻隙伺罅,蹈藉学士甘心焉,必置之死地而后快者,不可胜数也。天下深识者流,则以为学士既被荷宫廷识拔,令吴太史在,少锄抑其盛气,益纳之静淡,以晦养其神明,虽仕进略纡乎辽缓者,岁月必大用,建设轩轩然不可阻。今猝发之,干将莫邪,锋锐莫敢撄,其折决矣。己卯庚辰间,学士居生母太夫人丧,服阕补官庶子,时尚未进侍讲学士也。适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缺出,迭补授王之翰等数人,命甫下,皆以庸鄙不称职,被科道交章劾罢。朝廷为之动,特欲以汉臣峻整有风骨,为时流钦戴者莅之,且以靖镇百僚。环顾在列,无以逾学士,遂有署理副都御史之命。学士自以授职仅十年,历俸未五稔,辞不获。谢恩折有云:"对此柏台霜肃,惜圣朝误赏春华,际兹松栋云高,在小臣愿为屈轶。"士大夫忻忻传诵之。学士长台纲日,奏事内廷,皇太后优加眷注,诸大政事疑未决者,率以学士一言裁断。甄别贪鄙不职科道,一疏褫十二人,辇毂为肃。性强直,敢面折人。恭邸出军机学士,乞病假数日。既出,某亲王慰之曰:"幼樵先生偶有何不安者乎?"学士正色曰:"某有手足之疾。"闻者为悚息。是年知癸未科会试贡举事,旋偕侍郎乌拉布按事陕西,综核精明,风规甚烈。学士自念为天子大臣,所接遇士大夫,每详究边情及四方民瘼。于时整理八旗宗室官学,请满御史一律考试后予记名。而内转庶子,外简口北道,为筹升途。洗各衙门浮占冒销之弊,皆擘画精审,岳岳不可回。又屡奉醇邸命赴天津考察海口各炮台铁舰。霆军旧部唐提督仁廉,叠被优奖,以金馈学士,勉以报国,还其贽。李文忠既与学士款接,则大以为伟人,崇敬之者良挚,又命诸公子执贽门下。诸瀛海情形,及战阵防守机要,文忠尽以饷学士,无所隐。当是

时，朝廷方忧苦强敌凭陵，廷臣为旰食，学士平日已孜孜讲肄矣。迨争天下事府怨多，愈专勤研军事，虑仓卒被诏旨无以应，为群小所乘。其在廷议论，大率主力战自强。每参与密勿，侃侃无屈挠。泰西各公使倾闻风旨，颇严惮，异其人。或诣私第乞订交，学士拒不纳。嗟乎！朝廷当海宇澄清，边隙未飏起，以学士之才，诚假借事权，畀之训练海陆军重任，风行雷厉，整饬营卫，以为缓急，一日备敌，氛必顿敛。即不能，但解省内自护左右忠劲，任艰巨之才臣，俾无入于陷阱，借之以鼓舞豪杰，号召兴起。山有虎，水有蛟龙，声威所树，岂惟人民利赖之？是岂不足以风乎？甲申之役，法人侵夺越南土地，刘永福起黑旗兵，屡与之角。中朝以我藩属，臣顺有年，间执远人之口。中法失和，宣布决战事，边疆既摇，闽海防务尤为重要。诸京邸与学士为敌仇者，知军事起则大喜。盖审知学士富才略，上结主知，交游皆英俊。阁部封圻诸政务，胥不足使蹶，且拨烦治剧，或益扬其声。惟战阵奇险，咄嗟生变幻，兼海疆冥邈，船炮深机，中人都未习。强寇在门，眉睫患害，已不可爬梳，遽以责书生，不死敌，必死法，或咋而自裁。计已定，于是阴遣党人用事者，语法使臣曰："中华主战者，张学士一人，败张某，和议成矣。"福建总理船政大臣者，专辖马尾船厂，地方文武无所与，责重而权轻，浮游孤寄于海滨，不能稍展其战事之能力者也。船厂之建置，创设于左文襄，左军用兵西陲，沈文肃始以乡绅任船政，规画全局。立船坞于马尾，去福州不数百里，山重水深，气象雄固，大抵如江之漩沱。海底暗礁棋布，鳞次环互，兵舰出入，径越门扃，皆必纡徐展轮，购土著老渔人屈曲引导，始敢行。京中陷学士者，既假推荐之策，进说宫廷，阴矢相贼虐，以船政大臣命学士往筹战略。而外廷争和之。爱学士者，噤塞不得发。学士知出群小意，默自危，顾耻避危事，不敢言，亦不敢辞。而太后及醇邸殊不知，且以船政今得人为可庆慰也。夫临敌易将，古有炯戒。平日之拥厚糈为蛊为蠹，坐啸而酣嬉者何人也？危波突震，乃别遣一人，曰汝往战。入不可知之地，驭不可知之兵，用不可知之械，使之御不可知之敌。而奉不可知之命，联不可知之交，以求立不可知之功。此其咎朝廷任之乎？将士任之乎？此真不得不为当日身赴危机之劳臣痛哭者也。学士出京时，阎文介执其手曰："子殆为晁错矣。"既取道赴闽，过津门，李文忠挽与深谈，具告以中法兵力坚脆悬绝，势不侔，必勿战。且曰："兹行也，全中西大局以报国恩，悻悻者非，即胜矣。乃益不可枝拄。"合肥太傅，建功名久，扬历中外数十年，所言恳悃，学士不能无枝于心，于是乃亦有所徘徊矣。学士抵马江，前大臣何如璋以事任卸，交兵轮十余舰，海军二千余人，所治者如此。其时何制军任闽浙总督，张中丞任福建巡抚，学士至，考询闽疆防务，则水陆空虚，未尝略警备。学士抵二人间以精神相促逼，某某则大愧。愧生愤，愤生忮，忮生毒，乃阴饬所属僚吏将佐，凡营伍战守事，无关张大臣，诸船坞所需，必多方挠宕以杀其势。何制军寄枢臣乞和电，某等只在须臾未死之间，不得不为亿万生灵请命。报馆或绘其朝服孔翠翎，红宝石顶，手擎芙蓉膏一匜，鞠躬待尽状以为笑。学士躬理船政，则训军治器，奖能黜惰，勤勤课战备。日与诸将弁学生，讲明而练习之。整肃精妍，已堪一战。战后某武弁尝语人曰："张钦使神人也，营中弊莫能欺，即售矣，须臾符帖下，无不洞。"论者之言曰："秦白起甘受杜邮之戮，而不肯贸焉攻赵，以败其名。学士人杰也，闽疆之事，即两军相当矣，诚得兼地方疆寄之事权而并治之，文武可简别，饷械可筹画，水陆可援应。指麾董帅，以是效胜于元戎，海南边务，其犹可挽也已。"法海军大将之帅兵轮入马尾也，散厚资，募汉奸为先导。既入泊，我军以巨船满载石，凿舟底沉之，塞其出径。法人惶惧甚，卑词遣介乞学士念邦交纵使去。学士以泰西往事，两国兵争，先下辣手者胜，志有之，先人有夺人之心。欲专断行军，而朝旨所未测，乃电达军机，请速战。回电言和战不可知，万不可衅由我起。学士则大忿战事无端倪。且素识京师诸大臣，意态巽懦为揣测，大都决退让。故虽日悬牌警策诸将官，朝夕饬战具，候调遣分布，将士熟见之，皆不以为意，心胆间亦稍稍侵寻涣弛矣。斯时也，我军已锢法轮死海之中，将军受命，凿凶门而出，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诚潜军爚火，起炮舰环萃而骤攻之，法可使只轮不返。法舶已入口，岂曰非战地。虽后事交涉，西邻有责言，军胜则权强，理直则气壮，又何所为负？故学士之先后疑误于掣肘之言，谁为为之，乃至于此？未战之前夕，法兵船先烁炭，墨烟缭绕，乘风上空际，如墨蛇蜿蜒互作态，某将弁瞥见之，遍语同伍曰："法将战，且起碇矣，我军宜亦火。"某将则促所管船为火，旁一舶随之火。学士在中军不知，无将令，故余船皆未火也。法军入中国，间谍极精，京外大僚，或亦与输消息。福建疆吏，有憾于张学士，法营皆知之，约战递战书，不迳致之船政大臣船坞，而转致诸福建总督衙署也。何制军阁半日许，不以付学士，有武人某镇怒噪曰："此国事，胡忍为？"电始发。学士译毕，大惊曰："我军轮未火，力不及，请电法约他日战。"语未卒，巨炮声隆隆，洞穿各舰铁板，如漏屋上下彻。我军惟已火者两轮，得左右出与法战，余尽坏。法大将孤拔，方缘绳升桅发炮，学生某擎炮前，测的准仰击之，断左臂，旋折下，遂以死。法兵船寻合围麇至，两船知不敌，皆鼓轮驰撞法舰，坼裂声震天，遂与法两舰并沉以死。学士闻炮声，仓卒欲死不能得，一武弁挽之行，遂走。后事之訾学士者，皆曰败不能死，且以法船之举火，列将能言，而军中不知警，以为学士罪，固也。然枢臣密电遏战，且曰："万不可衅由我启。"将与人仇杀，而必曰"彼梃我而我乃可梃之，彼刃我而我乃可刃之"，有是理乎？若夫学士之不能死，特其须臾不审耳。彼既负非常之材干，则自待者优。古之人若管敬仲之不耻幽囚，李少卿之不惜降虏，司马子长之不辞腐刑，彼皆欲大有为于后耳。盖尝有倾跌挫折，一旦遭机势，出奇铸伟谋，晚盖而霞绮满天者，乃亦事之常。况学士之挺挺为国，而谗

间贝锦之口，百方媒孽以蕲逞于一时。则其心固亦有迫欲众白之幽思，而未甘沈沈终古者，又岂料后日之长此沦落也耶？学士在马江时，请创设外海兵轮一疏，左侯相读之叹曰："此天下奇材，我辈不及也。"败声既闻，李文忠电政府十四字："船可坏，厂可毁，丰润学士，必不可死。"学士旋褫职遣戍，李合肥为代缴台费，还赘文忠节署。文忠礼重学士，谓名位必复大振，言竟不酬。屡语人曰："爱其才，悲其遇。"又电达醇邸，为学士谋起用。复电云："盛怒未歇。"然学士既入北洋直督署中，皇太后微闻之，心弗善也。犨蹵言朝廷方新得一奇隽才，亦复罗致为？方学士崇赫时，满大臣有短学士者，太后辄怒曰："我拣得少年能事者代若曹子劳，都不足耶？"联军入京，銮舆西幸时，学士从李文忠留京办事，还编修原职，入直政务处。文忠未几没，学士亦旋捐馆舍矣。夫以学士躬负天下才，得文忠殊眷，身都将相，乾坤为旋转。其登进宜可券，而竟相左，令学士失职。后闭门韬练，朝庙久乏才，亦必收而复杖之，以拾秦穆孟明之遗业。国之大艰，骎骎别利器。栋仆而榱落，又相随殒谢，可遇也终不遇焉，是则其命也夫！是则其命也夫！光绪己丑，余道出津沪，与闽县叶孝廉，以世交聚语江舶中。马江之战，世之诟学士者，多为学士仇家言所误蔽，诬损其真，而事后论成败者，遂雷同相从。叶孝廉详以语余，且为天下悼惜学士者甚至。又马江战时，吾叙人有因事至闽者，备睹颠末，余考校而书之。窃叹乎天下常不能无事，而任事者才，当日之雷轰电掣，狂澜已矣。独以为天之生才不数觏，或才矣而婃婴自媚，不敢一触蚊蝇，则于世仍远矣。有之而国家大劳怨，独以身当之，彼宵人之嫉之者宜也。乃自谋既拙而忠，谋特以报朝廷，有国者顾亦从而排屏摧陷之，切切然不啻代妒贤忌能者借泄其私忿。必使六合之人，皆引以为戒，相欺相蚀，务欲朝廷上下，昏昏冥冥，顽雾布塞，群入于黪黩亡灭之一途，则又何乐哉？矧夫用兵之道，临阵决几，生死存亡，判别于呼吸。苟万里之外，必以庙谟遥制之，则失其命矣。故中枢不得人，彼海陆疆场，决无大将能制胜立功名之理，此尤国是之至可危者。余备论之如此，庶天下事求得其真相，或亦愚者一得，足备刍荛之采择云。

春冰室野乘

[清]李岳瑞撰　刘德存整理

《春冰室野乘》三卷，晚清李岳瑞撰。此书为晚清野史掌故中的名作，记有清一代遗闻轶事一百四十余则，而侧重于晚清。涉及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帝及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洪大全、大刀王五等各层人士。

据《关中丛书》本标点整理。

卷　上

拣魔辨异录

《拣魔辨异录》一书，世宗宪皇帝御制，以辟天童僧法藏宏忍师徒之邪说者也。简端列谕旨一道，计四千一百余言，略谓佛道以指悟自心为本，利人接物，直达心原。外道魔道，亦具有知见，因误认佛性，谤毁戒行，故谓之魔。朕览密云《悟天隐修语录》，其言句机用，单提向上，直指人心，乃契西来的意，得曹溪正脉。及见密云之徒法藏所言，全迷本性，无知妄语，不但不知佛法本旨，即其本师悟处，全未窥见。其嗣宏忍，复有《五宗救》一书，造孽无穷。今其魔子魔孙，至于不坐香，不结制，甚至饮酒食肉，毁戒破律，唯以吟诗作文，媚悦士大夫。若不翦除，则诸佛法眼，众生慧命，所关非细。朕既深悉禅宗之旨，豫识将来魔孽之深，不他屏斥，魔法何时消灭？著将藏内所有藏、忍语录，并《五宗原》、《五宗救》等书，尽行毁板，僧徒不许私自收藏，有违旨隐匿者，发觉以不敬律论。另将《五宗救》等书，逐条驳正(案即此书)刻入藏内，使后世知其魔异，不起他疑。天童密云悟派下法藏一支，所有徒众，著直省督抚，详细查明，尽削去支派，永不许复入祖庭。果能于他方参学，得正知见，另嗣它宗，方许秉佛。谕到之日，天下祖庭，系法藏子孙开堂者，即撤钟板，不许说法。地方官即择天童下别支，承接方丈。朕但斥除魔外，与常住原自无涉，与十方参学人更无涉，地方官勿误会朕意。凡常住内一草一木，不得动摇，参学之徒，不得惊扰，奉行不善，即以违旨论。如伊门下僧徒，固守魔说，不肯心悦诚服者，著来见朕，朕自以佛法，与之较量。如果见过于朕，所论尤高，朕即收回原旨，仍立三峰宗派。如伎俩已穷，负固不服，以世法哀求者，则朕以世法从重治罪云云。此旨既出，当时督抚，非皆谙习佛法之人，不知如何遵旨办理。书凡八卷，每条先以小字，低一格录宏忍原书于前，而以大字顶格，书圣制于后，与驳吕留良《四书讲义》体例相同。特彼书为儒臣奉敕编纂，此书则一字一句，悉出圣裁耳(按藏忍之书，既入释藏，其人必非国朝人，但未知其生当何代，当质诸精通内学者)。

书中第六卷有一条涉及儒书，因辨《史记》记孔子事之不可信，恭录于此，以见大圣人读书论世之精识。略云，《论语》言孔子在陈绝粮，不言陈发卒徒围孔子也。孟子曰："孔子之厄于陈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也。"孟子何为有此言哉？盖当时即有陈蔡发兵之说，而孟子辨之，谓陈蔡君臣皆与孔子无交，是以适有绝粮之厄，而非有兵戎之患云尔。历来转以《史记》释《孟子》，而《孟子》之意遂不显。按《史记》所载，吴伐陈，楚救之，军于城父，知孔子在陈蔡间，使人召之。陈蔡之大夫相谓曰："孔子贤者，其刺讥皆中侯王之疾，恐至楚而发我阴私。"遂相与发卒徒围孔子，绝粮三日。孔子使子贡告于楚，昭王发兵迎孔子，围乃解。此其为子虚乌有无疑。是时陈蔡安敢构怨于楚，且吴伐陈而楚救之，楚迎孔子而陈转围之，陈君臣虽至愚劣，安敢当一大国伐我之时，更得罪救我之大国耶？楚使者与孔子俱，陈其并围之耶，抑解围一角而出之耶？楚王闻之，有不即发兵迎孔子，而必待子贡之来告耶？从者皆病莫能兴，子贡独能溃围而出耶？此事之必无者也。且所记孔子告子贡、颜渊曰："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耶，何以至此？"子贡曰："夫子之道大，故天下莫能容，盍少贬焉？"颜渊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夫子。"夫颜渊、子贡之贤，岂得谬戾至此？君子当患难，省躬克己，则有之矣，安得有忽思改弦易操之理？且道大则于人无所不容，而亦无恶于天下，岂有以道大而转致天下莫能容之事？如果至不容于天下，则必于己实有不韪，天下国家，岂有皆非之理？安得漫然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夫子？岂圣贤戒慎恐惧之心哉？且孔子于子贡之劝

以少贬，则怒而嗤之；于颜渊之言不容何病，则悦而受之。天下有如是好谀之圣人乎？且曰：“回也使尔多财，我为尔宰。”于绝粮三日之时，因一语投机，忽欲为弟子主掌家财，尤可谓无谓之极矣。此又理之所必无者也。然则《史记》之言，好事者为之也。

雍乾遗事　二则

昔客京师，闻诸故老：世宗、高宗皆好微行，故闾井疾苦无不周知。雍正时，内阁供事有蓝某者，富阳人，在阁当差颇勤慎，雍正六年元夕，同事者皆归家，蓝独留阁中，对月独酌，忽来一伟丈夫，冠服甚丽。蓝疑为内廷直宿官，急起迎，奉觞致敬。其人欣然就坐，问：君何官？曰：非官，供事耳。问：何姓名。具以对。问何职掌，曰：收发文牍。问同事若干人，曰：四十余人。问皆安往，曰：今日令节，皆假归矣。问君何独留，曰：朝廷公事綦重，若人人自便，万一事起意外，咎将谁归。问：当此差有好处否？曰：将来差满，冀注选一小官。问：小官乐乎？曰：若运好，选广东一河泊所官，则大乐矣。问：河泊所官何以独乐，曰：以其近海，舟楫往来，多有馈送耳。其人笑颔之。又饮数杯别去。明日上视朝，召诸大臣问曰：广东有河泊所官乎？曰：有。曰：可以内阁供事蓝某补授是缺。诸大臣领旨出，方共骇诧间，一内监密白昨夜上微行事，乃共往内阁宣旨。蓝闻命咋舌久之，后官至郡守。

常州人杨瑞莲者，梁文庄诗正之戚也，依文庄京师。杨工篆隶书，会乾隆中开西清古鉴馆，文庄因送杨馆中充写官。直八月十三日午后，一伟人科头白袷，徐步而至。杨不知谁何，漫揖之就坐。其人问馆中人皆何往？曰：悉入闱乡试矣。问君胡独不往？曰：恐内廷不时有传写事件，故留此耳。遂问姓名、籍贯，杨具以对。索观所为书，极称赏。忽数内侍闻声寻至，方知是上。亟蒲伏叩头，上笑颔之而去。次日，语文庄曰：汝戚杨瑞莲，人甚诚实，篆隶亦佳，不得预试，殊可惜，可赏给举人。文庄顿首谢。杨后以修书劳绩，议叙选湘潭令，颇自贵其书，尝忤抚军意，被劾，上曰：杨瑞莲老实人，朕所深知，所参不准，掷还原奏。后洊升知州，乃谢病归。

乾隆宫禁遗事　三则

乾隆一朝，每岁暮，祀灶于坤宁宫，至中正炕上，设鼓板。皇后先至，上驾继到，坐炕上，自击鼓板，唱《访贤》一曲，执事官鹄立环听。唱毕，送神，上起还宫。六十年中，无岁不然，至嘉庆时始罢。

圆明园福海之东，有同乐园，每岁赐内廷诸臣听剧于此。高庙时每至新岁，特于园中设买卖街，凡古玩估衣，以及酒肆茶炉，无所不备，甚至携小筐售瓜子者，亦备焉。开店者俱以内监为之。古玩等器，皆先期由崇文门监督，于外城各店肆中，采择交入，言明价直，具于册，卖去者给直，存留者归其原物。各大臣入园游览，皆竞相购买，或集酒馆饭肆哺啜，与在外等。肆中走堂佣保，皆挑取外城各肆之声音宏亮，口齿伶俐者充之。每驾过肆门，则走堂者呼菜，店小二报帐，司帐者核算，众音杂遝，纷然并作。上每顾而解颐，至燕九日始辍。嘉庆四年，高庙上宾，此例遂停。

高宗幼女和孝固伦公主，下嫁和珅子丰绅殷德。未嫁时，主常呼和相为丈人。一日，上携主游买卖街，和时入直，在焉。售估衣者有大红呢夹衣一领，主悦之。上因语主曰：“可向汝丈人索之。”和亟以二十八金买而进之。主呼和为丈人，未知其故。主少时好衣冠作男子状，或因戏为此称耶？

乾隆朝万寿庆典之盛　二则

乾隆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为孝宪圣皇后万寿，由西华门至西直门外之高梁桥，经棚剧场，相属于道。各省供奉，皆穷极工巧，而尤以粤鄂浙三省为最巨丽。粤之翡翠亭，高三丈余，广可二丈，悉以孔雀尾为之。鄂之黄鹤楼，形制悉仿武昌，唯稍小耳。最奇者，重楼三成，千门万户，不用一土一木，唯以五色玻璃瓦砌成，日光照之，辉映数里。浙之镜湖亭，以大圆镜，径可二丈许，嵌诸藻井之上，而四围以小圆镜数万，鳞砌成墙垣，人入其中，一身可化百亿，真奇观也。当时街衢中，惟听妇女乘舆，官吏士民皆骑马往来，不得乘车轿，虑拥挤也。熙来攘往，太和翔洽之盛，安得复睹于今日哉？

闻诸故老，同宗纯皇帝八旬万寿时，福文襄为两广总督，其进奉之物，系小楠木匣一枚。启之，则一小屋，屋内中置屏风，屏风前一几，几上列笔床砚匣数事。有机藏几上，捩之，则一西洋少女，高可尺许，自屏右出，徐徐拂几上尘，注水于砚，出墨磨之。墨既成，又从架上取朱笺一幅，铺之几上，即有一虬髯客，出自屏左，径就几，搦管书“万寿无疆”四字。书成，掷笔，仍返入屏后。女乃从容收去笔砚，仍置原处，始扃其户而退。闻制此者，为院房一吏。制既成，文襄阅之，踌躇曰：“四字如能作‘满汉合璧，’则更佳矣。”吏跽而答曰：“可容归而思之。”既归，即高卧，至夕乃起。起辄以布一匹，紧缠其首，升屋瓦上，坐达旦。如是者三日夜，乃跃然曰：“得之矣。”略增机括数事，于是所书者，居然成满汉文矣。文襄大喜，厚赉之。然其人脑力业已用尽，自此遂不能复记忆一事，平日巧思，皆乌有矣。此事传者未免稍过，然询之内府中人，知当时确有此事，特不如言者之甚耳。孰谓吾国人机巧逊晰种哉？或又云，文襄入都祝嘏，先期以此匣进呈现，内监索重贿，文襄靳之。监即正色曰：“机巧之物，非有知识，有来器愈精，则愈易破损。设书至无字，而机关忽滞，戛然中止，孰则执其咎者？”文襄无以难，竟被摈不得进御，此则更传闻之误。盖文襄宠眷之隆，内监决不敢勒索重贿，即有要求，以文襄之豪侈，亦决不吝此戋戋也。

宣宗冲龄神武

嘉庆癸酉林清之变，贼犯大内，宣宗方在智邸，读

书上书房。闻变，诸王贝勒皆仓皇奔避，宣宗独亲御鸟枪，连发毙二亲酋，贼错愕不敢前，禁军入，遂悉就擒。仁庙下诏褒异，加封智勇亲王，遂定金匮缄名之局。人皆仰圣武之布昭，而不知智勇天锡，自髫龄时而已然也。乾隆五十四年，高宗木兰秋狝，宣宗以诸皇孙随扈，时圣龄才八岁。一日至张家湾行宫，上亲率诸王校射，宣宗侍侧，俟诸王射毕，亦御小弓矢，连发，中其二。上大喜，拊其顶曰："儿能连中三矢，当以黄马褂为赉。"果三中之。即置弓矢，跪上前，上问所欲，不对，亦不起。上大笑曰："吾知之矣。"因命侍臣取黄褂衣之。仓卒间不得小者，即以成人之衣被之，乃谢恩起。而裾长拂地，不能行，乃命侍卫抱之以归。御制诗集中，有诗纪其事。

德宗皇帝圣德恭纪　二则

德宗平生，最恶外洋机巧玩物，即钟表亦不肯多置左右。后来崇尚西法，纯出于保国救民之念，而绝无喜新厌故之思，此质诸天地而无憾者。外间所传，某侍郎每召见，必怀西人奇巧玩物数事以进，故圣眷最隆者，皆谣诼之蜚语耳。秀水沈淇泉太史（卫），甲午殿试前，补行覆试，不记何诗题，其结联颂圣处，曰："圣朝崇本务，奇技绌重洋。"阅卷大臣原定一等第十名，及进呈，上特以朱笔密圈，拔置第一人，观此可以知先皇之俭德矣。

政界之变相，始于光绪辛卯、壬辰间，此后遂如丸石走坂，不及平地不止矣。先是辇金鬻官者，必资望稍近，始敢为之。至是乃驰纲解弢，乳臭之子，汛扫之夫，但有兼金，俨然方面，群小之侧目于先帝，亦至是而愈甚。四川盐茶道玉铭者，都下木商，隶籍内务府，人赀得同知职衔者也。其谢恩召见时，上询尔向在何署当差，对曰，奴才向在□□（二字为木厂字号，记者忘之矣）。上不解，又问之，则曰："皇上不知□□乎？□□者，西城第一大木厂也，奴才向充管事。"上哂曰："然则木厂掌柜耳，木厂生意甚好，何忽弃而作官？"对曰："因闻四川盐茶道之出息，比木厂更多数倍耳。"上是时已怒甚，然犹隐忍未发，复问："尔能国语乎？"曰："不能。""能书汉文乎？"嗫嚅良久，始对曰："能。"上乃以纸笔掷地，令一太监引之出，于乾清宫阶上，默写履历。待之良久，始复命缴卷，仅有奴才玉铭某旗人数字，字大如茶杯，而脱落颠倒，不可辨识。甚者即玉铭两字，亦复错讹，不能成书。上始震怒，立命以同知归部候选，而改授张元普为盐茶道。张元普者，浙中老进士，官谏院多年，贫甚，京察已数届，望一知府不可得，一旦获此，真所谓始愿不及者矣。玉铭既失官，复归木厂。承办醇贤亲王祠庙大工，以乾没巨款，并勾通醇邸内监，盗邸中物，售诸西人使馆。事觉，诏提督衙门逮捕。乃披剃为僧，遁入西山佛寺。先是有鲁伯阳者，亦以夤缘得官苏松太道。既抵江南，刘忠诚方督两江，知其由来，固靳之，终不令到任。数月后，竟藉事劾去之，奉旨开缺。闻鲁于此缺，先后运动费，耗去七十余万，竟未得一日履新任，因愤而入山，著道士服，不复出矣。京师人谈此两人事者，戏谓之一僧一道也。

德宗外交之大度

光绪乙未，朝鲜既称帝号改元，明年遣使来聘，用敌国礼。廷议朝鲜吾旧藩，今夜郎自大如此，不如绝之。上曰："我不能有而附于日，日既左右之，立国建元，称帝号矣，固俨然邻国也，此与东西诸国，宁有少殊乎？我不能拒绝东西诸国之使，奈何独拒朝使？"遂令其觐见，而报以国书如常礼。上之豁达大度，黜虚文而崇实际类此。戊戌夏，联日议起，始命黄京卿遵宪为出使大臣。故事实缺道员出使，皆以四品京堂候补。黄时官长宝道，独以三品卿用，盖重其事也。先期令总署恭撰国书，依故事拟草上，上阅之，殊不惬意。因于大日本国皇帝之上，御笔亲加"同洲同种同文最亲爱"九字。中间词意，亦多所改定。书成，命王文勤及张樵野侍郎，奉诣日使馆。与日使矢野文雄商榷，而密诏不令李文忠与知。盖文忠仇日甚，不愿联日，而忌者又为蜚语以中之，故上怒遂不解也。未旬日而文忠出总署之命下矣。

历书异闻

内廷进御之时宪书，与外间颁行者，其款式绝不相同。用白宣纸印朱丝阑，楷书缮写，一页仅十日，积三页乃成一月。每日所有宜忌各事，皆属国家大政，庆赏、刑威、朝会、游幸之属。姚伯昂先生《竹叶亭杂记》，尝载其一条：高宗内禅后，已颁行嘉庆元年宪书。嗣仁宗面谕枢臣，命除民间通行专用嘉庆元年一种外，其内廷进御，及中外各衙门，与外藩各国颁朔，皆别刊乾隆六十一年之本，与嘉庆本并行，以彰孝敬之诚。自是两本并行者历四岁，至高宗升遐后始已。此见诸圣训及《东华录》诸书者也。

江右某学士，于光绪中叶，在琉璃厂肆一旧书摊上，购得顺治三十年历书一册，亦系内廷进御之本。印官装潢，色色精丽，且钦天监朱印，鲜明如新，决非可以伪为者。遍询故老，竟莫明其故，今此本犹藏学士家中。

乾隆朝伪皇孙之狱

南宋刘僧遇（自称钦宗皇子者），明末之王之明，皆在乱亡之余，即西汉成方遂之狱，亦当戾园巫蛊之后，大狱甫解，人心未靖，乘机而起，图遂奸私。从未有升平无事之时，忽起非常之疑狱者。若国朝乾隆时，伪皇孙一案则真可异矣。乾隆五十五年春，纯庙南巡回銮，驻跸涿洲，忽有僧人率一幼童接驾，云：系履端亲王次子。王讳永城，纯皇帝第四子，其侧室福晋王氏，王素钟爱，有他侧室产子以痘殇，邸中人皆言实为王氏所害。事暧昧无可究诘，上虽微闻之，然弗问也。至是乃以童子入都，命军机大臣会鞫之。励堂侍郎保成，时为军机司员，察其伪，乃直前批童子颊曰：汝何处村童，为

人所给，乃敢为灭门事耶？童皇惧，自承树村人，本刘姓，为僧人所教。狱上，斩僧于市，戍童子伊犁。后又于其地冒称皇孙，为松相国筠所斩。保遂以是受知，不数年至卿贰。

明太祖御书墨迹

华阴县东华岳庙，殿后万寿阁，地势绝高，登楼一望，可数百里。阁之后有一小楼，免葵燕麦中，游踪罕至者。楼上供明太祖高皇帝御书《梦游西岳文》真迹，其文云："猗，西岳之高也哉！吾梦而往，去山近将百里，忽睹穿雪抵汉，岩崖灿烂而五光。正遥望间，不知其所以，俄而已升峰顶，略少俯视，见群峦叠嶂，拱护周回，苍松森森，遮岩映谷。朱崖突兀而凌空，其豺狼野鸟，黄猿狡兔，略不见其踪，悄然洁净，荡荡乎峦峰。吾将周游岳顶，忽白雀之来双，蓦异香之缭绕，管弦丝竹之声，杂然而来。意试仰观，见河汉之辉辉，星辰已布吾之左右。少时一神跽言曰：'慎哉上帝咫尺。'既听斯言，方知西狱之高，柱天之势如此。如是乎诚惶诚恐，稽首顿首。再来瞻天，愈觉神殊气爽，体健身轻。俄闻风生万壑，雷吼诸峰。吾感天之造化，必民获年丰，遂举手加额，豁然而梦觉。呜呼！朝乃作思，夜必多梦，吾梦华山，乐游神境，岂不异哉？"此迹以墨笔书白油板壁上，作行楷书，字大如杯，书法虽不工，而有奇逸之气，信非臣工所能代为。今尚完好如新，而弃置僻室中，华下人无知之者。贵筑杨君寿彤，读书岳庙时，始寻得。惜地僻，无工摄影术者，传其迹于世。

正音书院

人第知明太祖曾使人分赴闽广，教习官音，而不知我朝亦有斯制。闽中诸州县，从前皆有正音书院，即为士民学习官音之地。雍正六年，钦奉上谕："凡官员有莅民之责，其言语必使人人共晓，然后可以通达民情，熟悉地方事宜，办理无误。是以古者六书之训，必使谐声会意，娴习言语，皆所以成遵道之风，著同文之盛也。朕每引见大小臣工，凡陈奏履历之时，惟有闽广两省之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夫伊等以现登仕籍之人，经赴部演礼之后，敷奏对扬，仍有不可通晓之语。则赴任他省，又安能宣读训谕，审断词讼，皆历历清楚，使小民共晓乎？官民上下，言语不通，必使胥吏从中代为传递，于是添设假借，百病丛生，而事理之贻误者多矣。且此两省之人，其言语既不可通晓，不但伊等历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即身为编氓，亦不能明悉官长之言。是上下之情，扞格不通，其为不便实甚。但语文自幼习成，骤难更改，故必徐加训导。庶几历久可通。应令福建广东两省督抚，转饬所属府州县，有司教官，遍为传示，多方训导，务使语言明白，使人易通，不得仍前习为乡音。则伊等将来履历奏对，可得详明，而出仕地方，民情亦易达矣。"各处正音书院，盖当时遵奏上谕所建，无如地方官悉视为不急之务，日久皆就颓废。惟邵武郡城一所，至嘉道时尚存，然亦改课时文，无有知其建设之意者矣。今朝廷方谋统一全国语言，先朝祖制，自不可数典而忘，故亟著之，以饷今之言宪政者。

福　八

明弘光帝小名福八，宫中妃嫔，尝教鹦鹉呼之，以为谑剧。沈士柱宫词所云"鹦鹉金笼唤御名"者是也。见黄梨洲《思旧录》。

明故太子之异闻

弘光南渡时，王之明一案卒召亡国之祸，人皆知之，而不知前此北都已有故太子出见之事。钱轵《甲申传信录》载其事颇详，而他书不少概见，爰亟录之。顺治元年十一月，忽有一男子，随一内侍，投故嘉定伯周奎府中，自称故明太子。奎侄铎引与长平公主相见，抱头痛哭。奎饭之，举家行君臣礼。太子言城陷之日，独出匿东厂门一日夜。潜出至东华门，投豆腐店中，店小儿易予以敝衣，居五日，送至崇文门外一尼庵。留居半月，而内侍来，遂携归其家，藏诸密室。今闻公主在，故来。傍晚哭别而去，数日复至。公主赠一锦袍，密戒云："慎勿再至。"十九日又至。奎留宿，语之曰："太子自诡姓刘，为书生，庶可免祸，否即向官府究论。"太子不从，逐之门外，遂以犯夜被擒。刑部山东司主事钱凤览勘其事，讯内侍旧臣，共言此真太子。旧司礼监王德化，亦言其真，百姓观者数千，皆应声呼真太子。是日送入殿中，廷勘之，太子言宫中事，悉无讹。召故锦衣官尝侍卫东宫者十人讯之，十人同声对曰："真也。"独故晋王执以为非是，遂下太子及常侍内监锦衣十人于狱。凤览上疏力争，略曰："前太子危地也，何所觊觎而假之？"京师商民，各具疏请释太子。又有宛平民杨时茂者，上疏请将茂身肉剁为泥，骨碓成粉，以赎太子。顺天府民人杨博等，亦疏请留故太子以奉明祀。疏上悉留中，此案遂不知其究竟，然大略可睹矣。此案罕见纪载，即亭林、南雷两先生，亦不知之，当时秘密，概可想见。

交泰殿大钟　三则

尝读沈侍郎初《西清笔记》中一则云："交泰殿大钟，宫中咸以为准殿三间，东间设刻漏，一座几满，日运水斛许贮其中。乾隆以来，久废不用。西间则大钟所在，高大如之，蹑梯而上，启钥上弦，一月后始再启之，数十年无少差，声远直达乾清门外，犹万历时旧制也。于文襄执政时，每闻钟声，必呼同直者曰：'表可上弦矣。'今久不闻此声，问之内廷官吏，亦无知者。"

《西清笔记》又云："内府有一钟，下格有一铜人，长四五寸许，屈一足跽，前承以沙盘。钟鸣时，铜人则一手执管，于盘中划沙，作'天下太平'四字，钟声寂而书竟矣。闻亦利玛窦初来时所制者。"

记此因忆刘继庄献廷《广阳杂记》云："江宁孝陵之侧，为灵谷寺，古刹也。其大殿中悬古景阳钟，钟周界为二十有四卦，卦各悬一杵，清浊高下，各自为律，依时

递报。久闻者辨为何律，即知已至何时矣。"此则必非西人所作。然使不明声化学者，又何以为之？吾国中数百年前，已有如是绝艺，而竟不获传，并其姓名而不可知，惜哉！又国初，闽中最多绝技，相传有漳州孙细娘之小自鸣钟，高仅一寸，而报时不差分毫。莆中姚朝士之测晷仪器，不拘北极高下，皆可得真晷刻。而其器悉不传，并其名亦在若有若无间矣。

明太傅遗事

纳兰太傅明珠，为康熙时权相，卒以贿罢。而生平驭下极严，以故当政柄十余年，而门客家奴，无敢为城狐社鼠之行者，其智计亦足多也。太傅既贵，乃广置田产，分命诸奴仆主之，厚加赏赉，使人人充足，而严禁其干预外事。立主家长一人，综理家务，诸奴有不法者，许主家长立毙杖下。即幸免而被逐，亦无他人敢容留者，曰："伊于明府尚不能存，况他处乎？"故其下爱而畏之，莫敢不奉法者。太傅虽罢黜，而后嗣奕世富豪，为满洲世家冠。至裔孙成安，忤和相坐法，籍没其所庋珍玩，有天府所无者。或有以此事证《红楼梦》一书，为演太傅家事者，则误矣。盖成安籍殁时，距太傅执政，已及百年，其时代迥不合也。

徐健庵遗事

唐人通榜之法，士大夫公然行之，不以为疑。自糊名易书之制行，此等事遂不概见。徐健庵尚书贵盛时，其中表杨某者，官翰林。一日，徐屏人语之曰："欲主顺天乡试乎？"杨唯唯。健庵又曰："若是则吾有一名单，君入场，当留心物色之。"未几顺天考官诏下，杨果得正主考。方摒挡入闱，健庵使其仆持一缄至，启视，则名单一纸累累数十人，下悉注关节字句，皆当时名士也。杨入闱，悉如其指，榜发，都下大哗。言官以其事上闻，圣祖降旨，定期亲讯。杨窘甚，求救于健庵，健庵从容慰之曰："子归，毋恐，狱行解矣。"杨惘惘归，恐惧犹未释，已而竟无事。后始知有一近臣面奏，言国初以高官厚禄羁縻汉儿，犹拒而不受，今一举人之微，乃至输金钱通关节以求之，可见汉儿谓皆已归心朝廷，天下从此太平矣，敢为皇上贺。"圣祖闻奏，为之解颐，故竟寝其事不究。然此人亦健庵所使也。

郭华野遗事

郭华野总宪琇，康熙中，由江南县令行取御史。其劾明太傅珠一疏，至今为人传诵。闻其上疏时，适直太傅诞日，贺客满堂。郭公既递封事，出朝，即命驾之太傅宅求见。盖自行取人都，未尝一履时宰门。太傅闻其来，则大喜不啻王毛仲之得宋璟也。急延之入。众愕然，胥谓此老倔强，何忽贬节若此？郭公入，长揖不拜，而数引其袖，若有所陈。太傅益喜曰："侍御亦有诗章相藻饰乎？"公正色曰："非也，弹章耳。"因出疏草以进。太傅受读未毕，公徐徐长揖曰："郭琇无礼，应罚。"自饮一巨觥，趋而出。有顷太傅听勘之旨下矣。嗟夫！使华野生于今日，亦不过追随二霖后，款段出都门耳。太傅虽以好货闻，然其优礼士大夫，又岂今人之所及耶？

高文良公夫人之能诗

高文良公其倬，为康熙朝名臣。其夫人蔡氏，名琬，字季玉，绥远将军毓荣之女，而尚书珽之妹也。将军平吴逆有大功，而尚书在雍正朝，与李穆堂侍郎，谢梅庄侍御，以名节相砥砺，为田文镜所构，下狱几死。夫人濡染家学，博极群书，诗词之外，兼通政术。文良扬历中外，奏疏文檄，出自闺中者居多。文良巡抚江苏，与总督某不合，屡为所倾。而文良卓然孤立，终不肯稍附和。偶《咏白燕》得句云："有色何曾轻假借"。对句未就，属思久之。夫人询其故，具以告。乃援笔代为属对曰："不群终恐太分明"。盖风之也。夫人诗集不传，世仅传其《九华寺》一章，曰："萝壁松门一径深，题名犹记旧铺金。苔生尘鼎无香火，经蚀僧厨有蠹蟫。赤手屠鲸千载事，白头归佛一生心。征南部曲今谁是，剩有枯禅守故林。"盖为绥远作也。方三藩之始叛也，朝廷犹沿开国故事，以诸王贝勒督军，不肯委兵柄汉大臣。然是时去开国垂四十年，当时百战健将，代谢已尽，子孙袭爵者，席承平久，皆不知军旅为何事。即八旗劲旅，亦稍稍脆弱。致吴逆席卷湖南江西，所至如破竹。诸大帅皆拥重兵，云集荆襄，不敢遣一旅渡江与贼角。幸三桂已老，颇持重，不敢轻进，使从诸将计，以偏师济江而北，胜负之数，未可知也。诸帅既无功，朝廷始不得不用汉人，于是绥远及赵王诸将，始乘时而起，克蒇大功。然满诸帅忌之愈甚，赵忠襄被劾，几不免。赖圣祖仁明，始得保全。而绥远竟挂吏议，夺爵削职。于是弃家归空门，谢绝宾客，长斋奉佛以终，九华寺实其杖锡处也。

鸦片遗闻

人知道光朝烟禁之严，吸食者罪至缳首，而不知国初时，已禁令森严，特罪未至死耳。世宗时曾敕部议奏，通行禁止，贩者枷杖，再犯，边远充军。偶读朱批谕旨，得一事，可备禁烟掌故。雍正七年，福建巡抚刘世明奏称，漳州府知府李国治拿得行户陈远私贩鸦片三十四斤，业经拟以军罪。及臣提案亲讯，则据陈远供称，鸦片原系药材，与害人之鸦片烟，并非同物。当传药商认验，佥称此系药材，为治痢必需之品，并不能害人。惟加入烟草同熬，始成鸦片烟。李国治妄以鸦片为鸦片烟，甚属乖谬，应照故入人罪例，具本题参云云。阅之不禁失笑。执今日之人，而语以鸦片非鸦片烟，虽三尺童子，犹嗤其妄。而当时刘世明敢以此语欺谩于圣主之前，诚以当时吸食者绝少，尚不识鸦片为何物耳。然此物初入中国，宫禁先受其毒，明神宗三十年，不召见廷臣，即为此物所累故也。以世宗之旧劳于外，而竟不知鸦片烟为何状，本朝家法之严明，于此益可见矣。

田文镜之幕客

田文镜在雍正朝，为河东总督，得君之专，与李敏达、鄂文端为鼎足，一时大臣，无与伦比。世传其幕客邬某事，颇奇特，因撮记之。邬某者，绍兴人，习法家言，人称之为邬先生。文镜之开府河东也，罗而致之幕下。邬先生谓文镜曰："公欲为名督抚耶，抑仅为寻常督抚耶？"文镜曰："必为名督抚。"曰："然则任我为之，公无掣我肘可耳。"文镜问将何为？曰："吾将为公草一疏上奏，疏中一字不能令公见，此疏上，公事成矣，能相信否？"文镜知其可恃也，许之。则疏稿已夙具，因署文镜名，上之。盖参隆科多之疏也。隆科多为世宗元舅，颇有机干，世宗之获当璧，隆科多与有力焉。既而恃功不法，骄恣日甚，上颇苦之，而中外大臣，无一敢言其罪者。邬先生固早窥知上意，故敢行之不疑。疏上，隆科多果获罪，而文镜宠遇日隆。已而文镜以事与邬先生龃龉，渐不用其言，邬先生愤而辞去。自此文镜奏事，辄不当上意，数被谴责。不得已，使人求邬先生所在，以重币聘之返。邬先生要以每日馈银五十两，始肯至，文镜不得已，许之。邬先生始再至大梁，然不肯居抚署中，辰而入，酉而出。每至，见几上有红笺封元宝一铤，则欣然命笔，一日或偶阙，即翩然去。文镜益严惮之，圣眷渐如初。是时上亦知邬先生在文镜幕中，文镜请安折至，有时辄批：朕安，邬先生安否？其声望见重如此。邬先生一身客大梁，无妻妾子女，每日所得之五十金，持之归，或以施振贫乏，或剧饮妓馆中，必不留一毫至次日也。后文镜卒，邬先生去大梁，他督抚闻邬先生名，争以厚币聘之，而竟不得所在。久之，或言邬先生已被召入禁中矣。

于文襄出缺之异闻

金坛于文襄，在高宗朝为汉首揆，执政最久，恩礼优渥。辅臣不由军力而锡世爵者，桐城张文和廷玉而外，文襄一人而已（新疆底定时，文襄以帷幄赞襄之劳，锡一等轻车都尉世职）。然世颇传其非考终者，云文襄晚年，偶有小疾，请假数日，上遽赐以陀罗经被，文襄悟旨，即饮鸩死。往者闻萍乡文道希学士谈此，方以为传闻之辞，绝无依据。顷者读武进管缄若侍御《韫山堂集》，有代九卿公祭文襄文，中四语云："欲其速愈，载锡之参，欲其目睹，载赗之衾。"乃知陀罗经被之赏，固当时实录也。经被之为物，凡一二品大员，卒于京邸者，例皆有之，并非殊恩异数。以文襄膺眷之隆，身后奚虑不能得此，而必及其未死以前，冒豫凶事之戒，使其目睹以为快耶？此中殆必别有不可宣布之隐，故特藉两汉灾异策免三公故事，以曲全恩礼，如孝成之于翟方进耳。国朝雍正以前，汉大臣居政地者，虽无赫赫之功，然大抵硁硁自守，不肯以权势自肆。洎张文和当国，风气始一变，而文襄实承其衣钵。士大夫之浮薄者，纷纷趋其门下，权势赫奕，炙手可热。国初诸老刚正谨厚之风，至是乃如阙文乘马矣。裕陵之聪察，岂有不烛其隐者？文襄之祸，实由自取。昔文和晚年，以致仕归里，陛辞日，要请宣布配享世宗朝廷之旨，致触圣怒，下诏谴责，撤其配享。及其薨也，以配享为先朝所许，复下诏还之，其用意殆与此举同。英主之驾驭臣工，真有非常情所能测度者矣。

来文端之知人

文端公来保，为乾隆朝宰相，生平最善相马，一时有九方皋之目。乃其知人之明，亦有不易及者。文襄公兆惠，微时甚贫窭，生未逾月，父母俱亡，育于姑家。七八岁时，已长大如成人，力敌百夫。偶过市，见群不逞聚殴一人，兆勃然，挥拳奋击，皆披靡，鸟兽散。方欲追击，一道人从后掣其肘，即随之去。至西山深处一茅庵中，留教拳勇，且口授以兵法，半年乃归，姑以为已死也。既而入营就步粮为街卒。文端兼摄步军统领，见诸卒泼水，不过寻丈间，兆独远及数十丈外，异之，呼与语，甚戆，命鞭之，如击石焉。大呼曰："性耐刀锯耳，不堪鞭棰也。"文端见其状貌，已奇之，闻言，益大异。令明日至府面试，挽强命中，挥刀运石，力大无穷。与谈行军纪律，侃侃而言，动中窾要，文端益大喜。次日入朝，见上，叩头贺曰："臣为国家得一奇士，街卒兆惠，其人虽微贱，真大将才也。"即日召见，命之射，九发皆中，立授一等侍卫。后平定西域，数建大功。

大臣微行　三则

刘文正之以宰相督中牟河工也。一夕出馆舍，微行河干，见乡民舆送秫秸者数十车，俱露宿河干，人牛皆饥疲，莫能兴，老少相对饮泣。异而询之，则对曰："吾等毕某县民也，去此三日程，奉县官檄，输送秫秸至此，而收料某委员，每车索钱数缗，钱不出，料不入。吾辈窭人，安所得钱？淹留已旬日，所赍已罄，即欲逃归，亦不可得，是以泣耳。"公闻言，疑信参半。乃语之曰："吾亦来输料者，与某官手下人素相知，顷已缴矣，今当为汝等代缴之。"乃驱其一车去，至料厂，诣某委员处。某见其面目光泽，衣履鲜洁，疑为乡间富室也，乃倍索钱十余缗。公略与辨，辄大怒，令从者以鞭笞驱之出，而扣留其车牛。公急驰回馆，立命材官，持令箭，缚某委员至，一面召河帅议事。某至，略诘数语，即命牵出斩之。河帅亟长跽为缓颊，良久乃命释回，以重杖杖之数十，荷以大校，枷号河干。诸厂委员，悉震慑失次，而乡民输料者，随到随收，无敢稍留难矣。

长牧庵相国麟，巡抚浙江，闻仁和令某，有贪墨声，乃微行访察之。一夕遇令于途，直冲其卤簿而过，隶役方呵叱，令识为公，急降舆谢罪。公问何适，以巡夜对。公哂曰："时仅二鼓，出巡无乃太早？且巡夜所以诘奸，今汝盛陈仪卫，奸人方引避不暇，何巡察为？无已，其从我行乎？"乃悉屏从人，笑谈徐步，过一酒肆，曰："得无劳乎？与子且沽饮。"遂入据坐，问酒家迩来得利何如，对曰："利甚微，重以官司科派，动多亏本。"公曰："汝一细民，科派胡以及汝？"酒家矍鼙曰："父母官爱财

若命，不论茶坊酒肆，每月悉征常例，蠹役假虎威，且取盈焉，小民何以聊生？”因历述令之害民者十余事，不知即座上客也。公曰：“据汝言，上官独无觉察乎？”曰：“新巡抚闻颇爱民，然初到，一时何能具悉？小民亦胡敢越诉？”公略饮数杯，付酒钱出，笑语令曰：“小人言多已甚，我不轻听，汝亦勿怨也。”行数十武，忽曰：“此时正好微巡，盍分道行矣？”令去，公复返至酒家，叩门求宿。对以非寓客处，公曰：“固知之，我此来，非以求宿，特为护汝来耳。”酒家异其言，留之。夜半，剥啄声甚厉，启视，则里胥县役，持朱签，来拘卖酒者。公出应曰：“我店东也，有犯，我自当，与某无涉。”胥役固不识公，叱之曰：“本官指名拘某，汝胡为者？”公强与俱至署，令升座，首唤酒家，公以毡笠蒙首并缩登堂，令一见大骇，免冠叩首。公升座，索其印去，曰：“省得一员摘印官也。”

和珅供词

宣统庚戌秋，北游京师，从友人某枢密处，获睹嘉庆初故相和珅供词。用奏折楷书，犹是进呈旧物。惜仅存四纸，不过全案中千百之一。其讯与供亦多不相应，盖又非一日事矣。寻而存之，以见当时狱事之梗概。

一纸系奉旨结问事件，凡两条：

一问和珅：“现在查抄你家产，所盖楠木房屋，僭侈逾制，并有多宝阁及隔段样式，皆仿照宁寿宫安设，此僭妄不法，是何居心？”

一问和珅：“昨将抄出你所藏珠宝进呈，珍珠手串有二百余串之多，大内所贮珠串，尚只六十余串，你家转多至两三倍并有大珠一颗，较之御用冠顶苍龙教子大珠更大。又真宝石顶十余个，并非你应戴之物，何以收贮如许之多？而整块大宝石，尤不计其数，且有极大为内府所无者，岂不是你贪黩证据么？”

一纸系和珅供词，凡二条：

奴才城内，原不该有楠木房子，多宝阁及隔段式样，是奴才打发太监胡什图，到宁寿宫看的式样，依照盖造的。至楠木都是奴才自己买的，玻璃柱子内陈设，都是有的。总是奴才糊涂该死。

又珍珠手串，有福康安、海兰察、李侍尧给的。珠帽顶一个，也是海兰察给的。此外珍珠手串，原有二百余串之多，其馈送之人，一日记不清楚。宝石顶子，奴才将小些的，给了丰绅殷德几个(*丰绅殷德为和珅子，即尚和孝公主者*)。其大些的，有福康安给的。至大珠顶，是奴才用四千余两银子，给佛宁额尔登布代买的，亦有福康安、海兰察给的。镶珠带头，是穆腾额给的。蓝宝石带头，系富纲给的。又家中银子，有吏部郎中和精额，于奴才女人死时，送过五百两。此外寅著、伊龄阿都送过，不记数目。其余送银的人甚多，自数百两至千余两不等，实在一时不能记忆。再肃亲王永锡袭爵时，彼时缊住原有承重孙，永锡系缊住之侄，恐不能袭王，曾给过奴才前门外铺面房两所。彼时外间不平之人，纷纷议论，此事奴才也知道。以上俱是有的。

又一纸亦系供词，而问词已失之，凡十七条：

大行太上皇帝龙驭宾天，安置寿皇殿，是奴才年轻不懂事，未能想到。从前圣祖升遐时，寿皇殿未曾供奉御容。现在殿内已供御容，自然不应在此安置，这是奴才糊涂该死。

又六十年九月初二日，太上皇帝册封皇太子的时节，奴才先递如意，泄漏旨意，亦是有的。

又太上皇帝病重时，奴才将宫中秘事，向外廷人员叙说，谈笑自若，也是有的。

又太上皇帝所批谕旨，奴才因字迹不甚认识，将折尾裁下，另拟进呈现，也是有的。

又因出宫女子爱喜貌美，纳取作妾，也是有的。

又去年正月十四日，太上皇帝召见时，奴才因一时急迫，骑马进左门，至寿山口。诚如圣谕，无父无君，莫此为甚。奴才罪该万死。

又奴才家资金银房产，现奉查抄，可以查得来的，至银子约有数十万，一时记不清数目。实无千两一锭的元宝，亦无笔一枝、墨一匣的暗号。

又蒙古王公，原奉谕旨，是未出痘的，不叫来京。奴才无论已未出痘，都不叫来，未能仰体皇上圣意。太上皇帝六十年来，抚绥外藩，深仁厚泽，外藩蒙古原该来的，总是奴才糊涂该死。

又因腿痛，有时坐了椅轿，抬入大内，是有的。又坐了大轿，抬入神武门，也是有的。

又军报到时，迟延不即呈递，也是有的。

又苏凌阿年逾八旬，两耳重听，数年之间，由仓场侍郎，用至大学士，兼理刑部尚书。伊系和琳儿女姻亲，这是奴才糊涂(*琳，珅弟也*)。

又铁保是阿桂保的，不与奴才相干。至伊犁将军保宁升授协办大学士时，奴才因系边疆重地，是以奏明不叫来京。朱圭前在两广总督任内，因魁伦参奏洋盗案内，奉旨降调，奴才实不敢阻抑。

又前年管理刑部时，奉敕旨仍管户部，原叫管理户部紧要大事。后来奴才一人把持，实在糊涂该死。至福长安求补山东司书吏，奴才实不记得。

又胡季堂放外任，实系出自太上皇帝的旨意。至奴才管理刑部，于秋审情实缓决，每案都有批语。至九卿上班时，奴才在围上，并未上班。

又吴省兰、李潢、李光云，都系奴才家的师傅，奴才还有何辨呢？至吴省兰声名狼藉，奴才实不知道，只求问他就是了。

又天津运司武鸿，原系卓异交军机处记名，奴才因伊系捐纳出身，不行开列，也是有的。

又清单一纸，开列正珠小朝珠三十二盘，正珠念珠十七盘，正珠手串七串，红宝石四百五十六

块，共重二百二十七两七分七厘。蓝宝石一百十三块，共重九十六两四钱六分八厘。金定金叶二两平，共重二万六千八百八十二两。金银库所贮六千余两。按此单与世传籍没清单，多寡迥殊，当是初供，未肯吐实。惟正珠小朝珠一事，传抄本无之。

纪和珅遗事 四则

高宗纯皇帝之训政也，一日早朝已罢，单传和珅入见。珅至，则上皇南面坐，仁宗西向坐一小杌(每日召见臣工皆如此)。珅跪良久，上皇闭目，若熟寐然，口中喃喃有所语。上极力谛听，终不能解一字。久之，忽启目曰："其人何姓名？"珅应声对曰："高天德，苟文明。"上皇复闭目诵不辍。移时，始麾之出，不更问讯一语。上大骇愕。他日，密召珅问曰："汝前日召对，上皇作何语？汝所对六字，又作何解？"珅对曰："上皇所诵者，西域秘密咒也。诵此咒则所恶之人虽在数千里外，亦当无疾而死，或有奇祸。奴才闻上皇持此咒，知所欲咒者，必为教匪悍酋，故竟以此二人名对也。"上闻之，益骇。知珅亦娴此术，故上皇宾天后，数日即诛珅。

珅伏诛时，谕旨谓其私取大内宝物，此实录也。孙文靖士毅归自越南，待漏宫门外，与珅相直，珅问曰："公所持何物？"文靖曰："一鼻烟壶耳。"索视之，则明珠一粒，大如雀卵，雕成者也。珅赞不绝口曰："以此相惠可乎？"文靖大窘曰："昨已奏闻矣，少选即当呈进，奈何？"珅微哂曰："相戏耳，公何见小如是？"阅数日，复相遇直庐，和语文靖，昨亦得一珠壶，不知视公所进奉者若何？"持示文靖，即前日物也。文靖方谓上赐，徐察之，并无其事。乃知珅出入禁庭，遇所喜之物，迳携之以出，不复关白也。其权势之恣横如此。

宫中某处陈设，有碧玉盘，径尺许，上所最爱。一日为七阿哥所碎，大惧，其弟成亲王曰："盍谋诸和相？必有所以策之。"于是同诣珅，述其事。珅故为难色，曰："此物岂人间所有？吾其奈之何？"七阿哥益惧，失声哭。成邸知珅意所在，因招至僻处，与耳语良久，珅乃许之。谓七阿哥曰："姑归而谋之，成否未可必，明日当于某处相见也。"及期往，珅已先在，出一盘相示，色泽尚在所碎者上，而径乃至尺五寸许。成邸兄弟感谢珅不置，乃知四方进御之物，上者悉入珅第，次者始入官也。

偶读《焦里堂忆书》，有宰相食珠一则，最为异闻，亟摭录之。吴县有石远梅者，以贩珠为业，恒衷一小箧，锦囊缊裹，赤金为丸，剖之则大珠藏焉。重者一粒直二万金，次者直万金，最轻者犹直八千金，士大夫争购之，惟恐不得。问所用，则曰："所以献和中堂者也。"中堂每日晨起，以珠作食，服珠后，则心窍通明，过目即记，一日之内，诸务纷沓，胸中了了，不少遗忘。珠之旧者，与已穿孔者，服之皆无效。故海上采珠之人，不惮风涛，今日百货，无如此物之奇昂者也。按周官有供王食玉之说，今乃有供宰相食珠者，真异闻矣。西人所撰《金塔剖尸记》小说，载埃及女王格鲁巴坚，锦帆张燕时，用酒化一珠而服之，人已惊为穷奢极汰，今和珅乃以此为常服之药饵，其汰不又在格鲁巴坚上万万耶？

管韫山侍御之直节

管侍御以制艺雄一代，其《韫山堂稿》百年以来，几于家弦户诵。士束发受书，无不知有管韫山者。而其气节事功，转为文名所掩。士之立身植学，以蕲传于后世者，其亦有幸有不幸哉！初，侍御数踬秋闱，中年始通籍，授户部主事，旋入直军机处，以才行受知阿文成。时和相已为军机大臣，赫奕冠一时。侍御时时持正论折其牙角，和恨之甚，欲中以危法者屡矣，赖文成始终保全之。和于同列诸臣，俱视之蔑如，独畏文成，故无如侍御何。侍御既传补御史，文成虑其以言贾祸，乃面奏，军机章京唯管世铭一人，谙练故事，下笔敏捷，世铭去，继之者无人，请以御史仍留军机处行走。故事，军机传补御史，即退出直庐，若留，则不得上疏奏事也。侍御未引见时，已草疏数千言，备论和之奸状。引见归，急缮折，将于次日上之，而仍留军机处之命已下矣。侍御大失望，洎入直，谒文成，犹宅傺不平。文成慰之曰："报称有日，胡必亟亟以言自显乎？且和相方得君，岂一疏所能仆？徒以取祸而已，于国事无补也。留有用之身，图异日之报称，不亦可乎？"侍御感其言，乃稍稍自晦。及文成薨，侍御亦旋下世，去和败时，仅数日耳。

侍御韫山堂诗，宗法杜苏，不随俗靡。方袁随园之执牛耳于东南也，天下之士从之如市，侍御独不肯附和。尝赋诗以见志曰："耆旧风流属此翁，一时月旦擅江东。寸心自与康成异，不肯轻身事马融。"可谓婉而严矣。

毕太夫人训子诗

国朝闺秀能诗词者多，而学术之渊纯，当以娄东毕太夫人为第一。夫人姓张氏，名藻，字子湘，秋帆制府之母也。其父本循吏，夫人禀承家学，湛深经术。制府之抚陕西也，夫人留居山东，以诗贻之曰："读书裕经纶，学古法政治。功业与文章，斯道非有二。汝入宦秦中，荐膺封圻寄。仰沐圣主恩，宠命九重贲。日夕为汝祈，冰渊慎惕厉。譬诸构栌材，斫小则恐敝。又如任载车，失诚则惧踬。扪心五夜渐，报答奚所自？我闻经纬才，持重戒轻易。教敕无烦苛，廉察无苛细。勿胶柱纠缠，勿模棱附丽。端已厉清操，俭德风下惠。大法则小廉，积诚以去伪。西土民气淳，质朴鲜靡费。丰镐有遗音，人文郁炳蔚。况逢郅治隆，陶甄综万类。民力久普存，爱养在大吏。润泽因时宜，撙节善调理。古人树声名，根柢性情地。一一践其真，实心见实事。千秋照汗青，今古合符契。不负平生学，弗存温饱志。上酬高厚恩，下为家门庇。我家祖德诒，箕裘罔或坠。痛汝早失怙，遗教幸勿弃。叹我就衰年，垂老筋力瘁。曳杖看飞云，目断泰山翠。"二百七十字，尔雅深厚，粹然儒者之

言，当为国朝闺秀诗第一。太夫人之卒也，高宗尝赐御书“经训克家”四字以褒之。故制府遗集，以经训堂名。惜制府晚年，竟违母训，而谄事和珅。其督兵征苗时，又与福文襄比，骄奢侈泰，库藏为虚。身后竟遭藉没之惨，而遗裔亦式微矣。制府尝以此诗手迹，泐诸陕西抚署。昔曾得其拓本，今忆而录之。书作行楷，大半寸许，字体方严，殊不类闺阁手笔也。

杨重英遗事

雍乾之世，汉军阀阅，以广州杨氏为最盛，而其后裔之受祸亦最惨。文乾当雍正中，由河南布政使，擢抚广东。当是时，田文镜势张甚，文乾力与撑距，尝脱王士俊之危，荐诸朝，卒为名臣，史艳称之。子应琚，乾隆中叶，官云贵总督，拜满缺大学士，亦异数也。后以缅事失机，赐自裁。应琚子重英，官云南按察使，率兵驻滇缅界上之新街，为缅人所虏。缅人絷重英，而纵其随员知县某某等两人归国。裕陵闻之，震怒，命执两员磔诸境上，不许入中国界一步。且谕令滇督，如他日重英归时，即照此办理。重英既被虏，终不肯人缅都，缅人因舍诸新街。缅王欲其降，譬说万端，卒不屈。王又盛饰其女以往，欲赘重英为婿，亦不可。重英在新街，先后二十五年，足迹未出阈一步。后缅既乞和，且值裕陵七旬万寿，始释重英归国。甫及境，滇督某即遵前旨，执而梏之，不令入界，亟飞驰奏闻。时上春秋高，亦颇悔当时治此案过严，乃下诏旌重英之忠，谓其节过苏武。且令滇督驿送来京，预备召见。旨至滇，重英已病卒，不及生入玉门矣。重英被虏后，其眷属亦囚清室者二十五年，及是始赦出。

尹嘉铨罪案异闻

博野尹侍郎元孚，生平学术，恪守程朱，为畿南巨儒。其子嘉铨，克嗣家学，由进士起家，官至京卿，晚年引疾家居。乾隆中叶，高庙南巡，嘉铨迎驾行在，忽奏请以其父元孚陪祀圣庙，并面求赏戴花翎。自言临行时，曾夸诩其妾，谓此行必得花翎，倘不得恩允，无以相见云。上大怒，褫职交大学士九卿科道严讯。嘉铨俯首引咎，自认为欺世盗名之小人，叩求立置重典。诸大臣覆奏，请援胡中藻例，处以极典。奉旨加恩，赐令自尽，子孙家属，免其缘坐。而以其罪状，宣示天下，以为伪儒之戒。按此案谕旨，具载《东华录》及圣训，未尝有曲赦之言也。昨在京师，晤胶州逄福陔观察恩承，为言此案颠末，乃知嘉铨虽奉严旨，旋蒙赦宥。圣人之明罚敕法，而未尝不俯顺人情，操纵之神固非下士所能知矣。逄君博雅好古，多识前言往行，语必有征，非传闻者比也。云其姻家某氏之先人，于乾隆中为刑部郎中，总司秋审，此案经其一手办理。曾奉旨为《纪事》一篇，今其稿尚存某氏家中，逄君实亲见之。略云：“嘉铨既得罪，爰书已定之次日，上知某君之与嘉铨契也，特命某君往狱中宣旨。且赐御厨酒肴一席，命某君赍赴狱中，阳为己所携人，以与嘉铨饯别者。谕令酒罢毋遽就死，而先以嘉铨所言，暨饮食与否，亲自回奏，再俟后命。某君遵旨往，有顷复奏，谓“嘉铨谢恩就坐，颜色不乱，阳阳如平常，惟深自引咎，辜负圣恩而已，凡饮酒三杯，食火腿及肥肉各一片”云云。上闻奏微哂。俄顷，命召嘉铨至，先数其罪，后乃宣旨，赦令归田。又问尚有何奏，嘉铨顿首奏云：“臣蒙皇上天恩，至于此极，感激之忱，靡可言喻。惟年逾七十，精力衰颓，无以图报，只有及未死之前，日夕焚香叩天，祝皇上万寿，国家升平，虽至耄期，誓不敢一日间断。”上大笑曰：“汝尚欲活至百年乎？”因挥之出。翼日，复召其君入见，赐酒食，即于御前就座。且命内监给纸笔，使某君将此案始末情形，详细纪录。某君且饮啖，且书，日旰始脱稿。上阅之，颇嘉许其详尽，即以赐之。逄君所见，犹是当时呈进真本也。

吴谷人遗事

吴谷人祭酒《垂老诗稿》，未刻入《有正味斋全集》，其子清鹏，装为长卷，阮文达跋其后云：“乾隆末，先生馆阿文成家，余时在京师，先生时有教益，为之泣下，人不知也。”数语颇回隐，似有不可明言者。世颇传文达进身由和珅。祭酒教益之言，殊为和氏发乎？和相贵盛时，慕祭酒名，欲招致门下，卒谢不往，和甚恨之。祭酒某科考差，卷入他大臣手，已入选矣。和重加披阅，见诗中有“照破万家寒”语，大言曰：“此卷有破家语，可进呈乎？”遽撤其卷。祭酒遂终身不得一差。

刘文清姬人善书

诸城刘文清公之侧室黄夫人，能学公书，几乱真。包慎翁尝见其与公家书一册，笔笔精妙，真尤物也。叶廷琯《鸥波渔话》亦载此事，惟黄作王，云：“《渊雅堂集》有句云：‘诗人老去莺莺在，甲秀题签见吉光。’”注云，王常为公题甲秀堂法帖签子，惕翁盖尝见之，故有是咏。此文清逸事之最可传者。惟黄王互异，必有一讹。慎翁与文清交颇深，所见夫人迹最多，所载当不误也。

庞雪崖之遗爱

任邱庞雪崖先生垲，康熙朝诗人也，以翰林出守建宁。甫受事，浦城令以严苛激变，邑人乘夜焚册局，杀册书。先生闻信，驰往，传学官典史至，集诸生于明伦堂，数令罪，谕士民毋生乱。查仓库及册局，收未焚书册，变遂定。制府某，恶闽俗之悍，欲重惩之。而浦令与士绅有嫌，将务织兴大狱。先生大言曰：“令实已甚，吾可杀人以媚人乎？”仅坐重辟一人，流二人而已。浦人尸祝之。呜呼！今安得其人耶？

金　简

曩客都门，助友人纂辑会典，检得一故事，绝可笑。乾隆某年月日，上谕内阁，本日召见都统金简，见其补服狮子尾端，绣有小锦鸡一只，讶而问之。则对以奴才以都统兼户都侍郎，侍郎系文职二品，然照例文武兼

官,章服当从其尊者,故绣此以表兼综文武之恩荣耳。章服乃国家大典,岂容任意儿戏?金简著交部议处。此事殆可入笑苑,然亦可见当时重文轻武之心理矣。金简本朝鲜人,入仕中朝,隶内务府旗籍,一女入宫为嫔,后仕至尚书。为人精干有巧思,武英殿聚珍板程式,其所手创也。朝鲜人入仕中国,自唐已然。高仙芝乃至任将相,封王爵。而唐末崔致远,且登进士第,佐节度幕,入为朝官。后复启请还仕其国,亦曲许之,柔远之意,至为厚矣。明成祖贤妃权氏,亦朝鲜人也。金简之仕于本朝,自非创举,但何以不入汉籍,不用本国籍,而必入内务府旗籍?则书缺有间,莫明其故矣。

朱文正之迷信

大兴朱文正公晚年,栖心道教,迷信最笃。居恒闭目养静,与客谈,亦不开眸。翰林院土地神,相传为韩退之,公一日忽语人云:"文公已受代去,代之者吴云岩殿撰鸿也。"一岁丁祭毕,公乘舆过祠门外,自舆中拱首曰:"老前辈请了。"又自谓前身为文昌宫之盘陀石,故字曰石君,别号盘陀老人。有扶乩者,因言公乃文昌二世储君。于是有奏请加梓潼帝号升中祀之举,卒以嘉庆六年行之。公尝直诞辰,诸门弟子称觞为祝,洪稚存太史与焉。酒半,忽袖出一文上寿,公固夙喜洪文,亟命读之。洪抗声朗诵,洋洋千言,多讥公迷信事,座客皆惊,洪独大笑叫绝。公遂大怒,洪坐是沦谪,卒不振,然弗悔也。

成得大逆案

成得者,内务府厨役也。仁宗驾幸圆明园,成得突起行刺,立被擒。上命诸王大臣六部九卿会讯之,默无一言,但云"事若成,则公等所坐之处,即我坐处"而已。上宽仁,不欲穷诘兴大狱,遂咸并其二子诛之。得之处决也,已至市曹,缚诸桩,乃牵其两子至,一年十六,一十四,貌皆韶秀,盖尚在塾中读书也。至则促令向得叩首讫,先就刑,得瞑目不视。已乃割得耳鼻,及乳,从左臂鱼鳞碎割,欲及右臂,以至胸背,初向见血,继则血尽,只黄水而已。割上体竣,忽言曰:"快些。"监刑者一人谓之曰:"上有旨,令尔多受些罪。"遂瞑目不复言,讫不知何人所使也。擒得者为御前侍卫某额附。额附勇力,为侍卫中第一人,尚不如得。尝与得校艺,以长二尺许木桩十余枚排列为一行,植其半于地,坚筑之,桩相去各半尺许。额驸与得,各卧于地,以腿横扫之,桩应腿而出。得一举腿,能扫去十二桩,额附不过七桩而已。是日不知何以不敌,遂被擒。盖天威所临,早已褫其魄也。

林清逆案异闻

嘉庆癸酉林清之乱,喋血禁门,毒流三辅,数月后乃克平定。国史皆谓变起仓卒,而不知先一岁已发露于台湾,特当时公卿大臣,不肯据实上闻耳。先是壬申春,泾县赵兵备崇华。摄台湾淡水同知。甫下车,即访获妖言惑众之高妈达。讯之,具供其同党刘林、祝现定以次年闰八月望夜在都下举事,徒党遍中外。刘林者,即林清原名也。兵备亟通详请奏,上官以其语不经,匿弗以闻,仅依寻常传布邪教律拟决。次年,都中之变果起。事起以九月十五,先一日,芦沟桥巡检已飞报祝现奉林清命,定次日午时入宫举事,党羽本日悉已入城。兼尹尚书某,犹以不可冒昧声张,致酿巨变斥之,亦不部署防卫云。前此成得逆案,虽仁庙至仁包荒,然其事卒疑莫能明。及是,山东金乡知县吴阶捕获逆目崔士俊,究出嘉庆八年,成得曾偕祝现至士俊家宿一月,御车者为支进才。始知成得本林清逆党,并无他故。而东抚以事属既往,删不入奏,遂使疑团至今莫释。

汤文端遗事

萧山汤文端公金钊,为嘉道间名臣。相传未第时,其封翁设酒肆于镇市。除夕,诸客饮散,惟一叟独酌,漏三下,犹不言去。翁促之曰:"今夕岁除,人各有事,客可归矣。"叟唏嘘曰:"垂死之人,何以归为?"翁讶曰:"叟何事为此言?愿明告我。"叟曰:"余半生止一爱女,昨岁被奸人诱拐,近始得耗,知鬻诸京都和相国邸。欲往见之,而远道三千里,非徒手所能往,行死沟壑耳。"翁曰:"附粮艘入都,不过十余金,我尚能为子谋之。"叟拜谢而去。明岁,出金资其行。至都,见女,知为相国专房宠,诸姬莫敢争夕。问父何能来,叟告以故。是岁为乾隆某科乡试,时文端已为弟子员,方应举。相国疏其名,以授浙典试,遂领解。入都应礼部试,谒座主,语之曰:"子之得解,和相力也,宜急往谢。"文端愕然,归即托病,匆匆南归。和败,始赴会试,成进士。

杨忠武公遗事

道光十一年,回部酋长郡王衔伯克伊萨克入觐。伊萨克素强盛,雄长诸伯克,且有诱擒张格尔功,益骄侈自肆,舆马繁多。所经回疆诸城,诸伯克悉盛供张,以结其欢。比入关,犹责地方官供应弗少戢。时杨忠武公遇春为陕甘总督。忠武故督师回疆,诸回部皆仰若天神者也。伊酋将至,布政使白公将郊迎于数里外。公曰:"毋须此,第视我行事。"明日,将入城,公遣牙官持令箭招之使人。伊萨克乃单骑从数人来。公令诸材官部卒有顶戴者,皆冠带华服,惟不佩刀,辕门外至堂下鹄列两行皆满,伊酋至辕门下马步行,见两旁官皆屏息立无声,伛偻不敢仰视。至堂下憩少时,有命入见。登堂,则堂上虚无人焉。一巡捕官导之行,历厅事数重,乃至。公便服居一小室中高座,二童子侍侧,地施红氍。伊酋及门,未逾限,已跪地,摘帽叩头。公令一童子扶以入,赐小杌命坐。伊酋至叩首,始敢就坐。公温语慰谕之,因自拂其髯曰:"吾老矣,视在回疆时奚若?"曰:"更精神。"公曰:"汝亦老,须发加白矣。吾辈受大皇帝厚恩,当思及时报称,为子孙计,毋生它妄想。"伊又叩头曰:"谨受教。"公乃谓之曰:"大皇帝念汝,少住即行。无多带从者,宜往谒诸官,皆有食物犒

汝,恣汝饮啖也。"随令一童子扶之出,伊酋汗流竟体,衷衣皆湿。上马行数十步,神始定。明日遽行,骑从减十之六。公它日语僚属曰:"兰州为入关第一省会,当示以天朝威重,他省加礼,乃知恩也。"偶读此,感念前岁达赖入觐时事,不禁今昔之感,辄泚笔记之。

梁山舟遗事

梁山舟学士,以书名乾嘉间,平生深自矜重,不轻为人作。乾隆末,入都祝嘏,道出山东。闻人言,运河盛涨,前途道阻,因诣抚军某公咨之。某公者,满洲旗籍也,相见,即盛言水势之大,因暂留居署内,馆之后圃,膳饩丰隆。惟出入必经抚军内室,殊苦不便,遂亦键户不出。抚军每三五日,必来省,见则言水势未平,咨嗟不已。室中一无书籍,惟插架古法帖十数种,隃麋数十丸,缣素数百番而已。学士终日无事,因以翰墨为消遣,如是者匝月,架上楮墨,亦略罄矣。一日抚军入见,喜动颜色,曰:"水已全退,可行矣。"遂张筵祖饯。酒半,忽顾架上楮素,叹曰:"吾以王事鞅掌,友朋书债,皆堆积此间,何日始能清理耶?"学士乃言曰:"吾在此无所事,已敬为代偿矣。"抚军佯惊曰:"此皆远近名士,慕我书名,殷转请求者,今一旦为公污尽,奈何?"亟呼僮,斥之去,更易新楮来。学士大愠,遽匆匆别去。既首途,则前驿并无水涨事,皆抚军饰词欺之耳,然莫明其故。久之,始悟廿余年前,官翰林时,抚军方官笔帖式,尝以佳纸求书,学士拒而不许,今故为此狡狯以报之。学士后与人言及,犹愤愤。遣人往觇,则抚署中四壁琳琅,莫非学士手迹矣。此公可谓恶谑,然殊未伤雅。成哲亲王曾为谢学士阶树作《黄庭经》小楷,为生平极精之作。旗下一都统见而爱之,乃以数十金购宋纸一卷,亲诣邸跽求,王颔之,翌日即送至,某都统讶其神速,方窃自喜,展视,了无一字,惟一角有蝇头小字三,猝不易辨。谛视之,则"你也配"三字而已,此则令人难堪矣。

李申耆遗事

李申耆先生之令凤台也,凤台地瘠而民悍,多豪猾,为逋逃薮者相望。先生常骑健马,率乡勇巡行闾里。每出不意得盗魁,察其中有重气节、矜然诺者抚用之,盗以敛戢。嘉庆辛未,百文敏龄总制两江,适仪征有劫杀巨案,戕一家三命。文敏侦得盗魁为蒙城人,而匿于凤台。严檄两邑,限一月捕送。先生侦知容隐盗首之巨猾不受捕,乃召所抚用某役至内室,置酒饮之。酒半,怆然曰:"吾行解组归里矣,故召若来一痛饮耳。"某役怪其语不伦,请其故。先生出督檄示之。某曰:"此人匿某巨猾家,役故知之,惜力不能取耳。"先生曰:"若能取者,吾早以捕事属若矣。吾即去此,若亦不能终作好人,故与若作别耳。"语毕,潸然久之,某亦悲不自胜。良久,始曰:"有一策,姑试为之。公收役家属置之狱,而发朱签谕役往。三日不归,则役必死。役之妻若子,幸终身俾伺应夫人、公子。俾得延宗祀,于愿足矣。"先生诺之。猾家距城二十五里,某即日至。猾款之曰:"云泥路隔已三载,何幸辱临,得无为仪征案乎?"某慨然示之朱签。猾曰:"其人诚在此,试招与共饮,商権之。"盗魁出,则曰:"我君之新友,彼则旧友也。且我让一身,而彼一家。顾为新友一身,陷旧友一家乎?明日从入城矣。"次早,猾遣力士二十人,持长矛护送,至城门而返。盖盗魁至骁勍,猾知某役之非敌也。先生方遣某去。即召匠制坚槛,集舁者护者百余人以待。某役俄引盗至,先生略诘姓名,即槛解蒙城,而躬自护送之。凤去蒙七十里,中道有镇,为两邑分界所。槛车入旅店,而先生降舆,当门坐。乡民闻官获大盗,争来观,环店外如堵。先生怡然谓之曰:"此大盗,千万官军所不能捕者,而我竟得之。他日当膺上赏,父老知我喜否?当置酒为我贺。"乃命取酒来,遍酌父老,且语之曰:"此贼精妖术,非我孰敌之者。彼与我战。力不敌,乃幻形为狐狸,思窜去,吾亦变虎追之。彼又变隼,欲高飞,吾又变大鹏追之。彼窘,将走投海,吾乃檄天将合捕之。又击以掌心雷,始因而就缚。"观者奇其语,皆环听不他瞬。久之,先生亦大醉,始升舆去。是时,猾已遣健者数十人来劫。见先生方坐店门剧饮,遂出镇外俟。良久,先生舆始过。问槛犯何尚不来。从者答以在后徐行。猾党返至店,则先生方剧饮时,已排店后墙,舁槛车由间道急行,计且抵蒙矣,猾党乃废然返。先生即改乘快马,追槛车与俱,疾驰至蒙会。蒙令联衔通详,声明凤台捕得,遵檄交蒙令转解归案。禀既发,先生始还凤。其次日,闻盗已越蒙狱去矣。蒙令先以亏帑事,奉督檄严诘;事未竟,又失盗,遂缢。先生尝语人曰:"凤、颖、泗三郡,简壮者五千人,可方行天下,然唯其豪能用之。官用之,必帅至千里外。或客兵势盛,足相钤制,乃可。否则骄蹇难制,且为大患。"后数十年,捻匪乱起,人始思先生言。

汤海秋之死

益阳汤海秋,道光时以少年捷科第,登言路,高才博学,声华藉甚。一时胜流如曾文正公,及王少鹤、魏默深、邵位西、梅伯言诸君子皆与之交。海秋气甚豪,甫入台,旬日间数上封章,忤朝贵意,回部曹行走,郁郁不自得。乃研精著述,所为《浮邱子》尤自喜。一日诸友集其寓斋,或言大黄不可轻尝,如某某者,皆为庸医所误,服大黄致不起者也。海秋独曰:"是何害?吾向者虽无疾,犹常服此。谓予不信,请尝试之。"趣命奚奴,速购大黄数两来,诸友苦止之,不可。及购至,海秋即连取六七钱许吞之,诸友竞起夺之,海秋犹攫得最巨者一块,入口,且嚼且詈,夺者遂不欢而散。抵暮,遂泄泻不止。黎明,诸友趋往问疾,则已于中夜逝矣。时年仅四十有四。文正集中祭海秋文有曰:"一呷之药,椓我天民。"盖纪实也。

栗恭勤公遗事

浑源栗恭勤公毓美,道光朝名河臣也。少时状貌

英俊。家贫，将废学，业师某明经赏其慧，却修脯而留课之，与其子共读。明经一女，甚端丽，属意于公久矣，未之发也。比邻某富室子，亦请业于明经，公与明经子同室，而以对屋舍邻子。邻子窥女美，数求婚，明经既属意公，则峻却之，邻子怼而辞归。一夕，公与明经子饮，明经子醉，卧公榻，撼之不醒，遂易榻卧。次早公起，则明经子卧血泊中，视之已丧元矣，骇极而号。明经奔视大痛，疑公所杀，控之官。县令察公不类杀人者，而一时不得主名，狱不能具，因长系之。邻子阚公入狱，仍以厚币求婚，择日迎娶，琴瑟甚敦，年余生一子。一日醉后笑向女曰："曩时不出辣手，胡以得君为妻？第苦若兄耳。"女大疑，因穷诘之。某自悔失言，坚不肯吐，女曰："但实言，今既偕伉俪矣，尚何讳为？"某始自承杀人状。盖某久歉公，计非杀之，不能得女，是夕瞰两人酒醉，因持刀越墙而入，暗中摸得公榻，径断其首而出，不虞两人之易榻也。女闻言，夷然如平时。越日，乘其出门，取怀中儿绞杀之。乃诣署鸣冤，令询得其状，亟捕某至，一讯而伏，立出公于狱。女慨然谓公曰："身既被辱，义不能复事君子。君他日名德必昌，幸自努力。"袖中出利刃，遽自刭死。公得释，明年补博士弟子，以拔贡官东河知县，荐至河督。公贵后，感女义，誓不再娶。得美玉，雕女主，恒佩之，数十年无须臾离。及官河督，以巡工夜宿吴家屯，遽感暴疾。地方官吏闻耗，亟来视，已不能言。数引手指其胸，探之，得所佩玉主，乃悟其意，欲以为殉也，颔之始瞑。初河堤用石为之，而兖豫间无大山，辇自数百里外，劳费百倍。及公莅任，奏改用砖，岁省费以数十万计，至今民尸祝之。

前辈爱才之笃　二则

嘉庆朝士之以博洽闻于时者，北则张石洲穆，南则俞理初正燮，一时学人，无及之者。理初举于乡，数困公车，某科阮文达典会试，都下士走相贺曰："理初登第矣。"王菽原礼部为同考官，得一卷，惊喜曰："此非理初不辨。"亟荐之。是日文达适有小疾，未阅卷，副总裁汪文端公廷珍，素讲宋学，深疾汉学之迂诞，得礼部所荐卷，阳为激赏，俟礼部退，亟镭诸笥中，亦不言其故。及将发榜，文达料理试卷，诧曰："何不见理初卷耶？"命各房搜遗卷，礼部进曰："某日得一卷，必系理初手笔，已荐之汪公矣。"文达转诘文端，坚称不知，文达无如何，浩叹而已。榜后，理初往谒礼部，礼部持之痛哭，折节与论友朋，不敢以师礼自居。且赠诗四首，有云："如是我闻真识曲，最难人说旧知名。"又云："冥鸿已分翔寥廓，暮雨萧萧识此心。"其倾倒也至矣。理初所著书，初名《米盐录》，礼部为鸠赀选刻其半，易名曰《癸巳类稿》。

道光丙戌会试，刘申受先生为同考官，得龚定庵卷，狂喜，亟荐之。魏默深卷在某侍御房，某侍御得卷，犹疑不遽荐，礼部读其文而大异之，乃促令亟荐。故默深于礼部，终身有知己之感焉。然龚共魏竟皆下第，先生痛惜之。赠以诗云："三江人文甲天下，如山明媚画嶙峋。盎盎春溪比西子，浣花濯锦裁银云。神禹开山铸九鼎，魑魅俯伏归洪钧。锋车西走十一郡，奇祥异瑞罗缤纷。兹登新堂六十俊（自注，浙卷七百余人，余独分得六十卷），就中五丁神力尤轮囷。红霞喷薄作星火，元气蓊蔚晕朝暾。骨惊心折且挥泪，练时良吉斋肃陈。红旬不寐探消息，那知铩羽投边尘。文字辽海沙虫耳，司中司命何欢嗔！更有无双国士长沙子，孕育汉魏真精神。尤精选理跞鲍谢，暗中剑气腾龙鳞。侍御披沙豁双眼，手持亦我咨嗟频（自注，湖南九四卷，五策冠场，文更高妙，予决其为魏君源）。翻然双凤冥空碧，会见应运翔丹宸。萍踪絮影亦偶尔，且看明日走马填城闉。"定庵是岁三十有五，后三年，始捷南宫，礼部即卒于是年。默深至乙巳始登第，则礼部不及见矣。

内务府糜费

满员之任京秩者，以内务府为至优厚。相传承平时，内府堂郎中，岁入可二百万金。近年内务府大臣，多由堂郎中积资升擢，如立山之多藏厚亡，亦以任堂郎中最久，家资累千万，故为拳匪所瞰也。乾隆朝，汪文端公由敦，一日召见，上从容问："卿昧爽趋朝，在家亦曾用点心否？"文端对曰："臣家计贫，每晨餐不过鸡子四枚而已。"上愕然曰："鸡子一枚，需十金，四枚则四十金矣。朕尚不敢如此纵欲，卿乃自言贫乎？"文端不敢质言，则诡词以对曰："外间所售鸡子，皆残破不中上供者，臣故能以贱值得之，每枚不过数文而已。"上乃颔之。列朝惟宣庙最崇俭德，道光三十年间，内府岁出之额，不过二十万。堂司各官，皆有臣朔欲死之叹。上一日思食片儿汤，令膳房进之。次晨，内务府即递封奏，请添置御膳房一所，专供此物，尚须设专官管理，计开办费若干万金，常年经费，又数千金。上乃曰："无尔，前门外某饭馆，制此最佳，一碗直四十文耳，可令内竖往购之。"半日，复奏曰："某饭馆已关闭多年矣。"上无如何，但太息曰："朕终不以口腹之故，妄费一钱而已。"以万乘之尊，欲求一食物而不得，可慨也。同治时，穆宗大婚，购皮箱一对，亦寻常市上物，不过数十金者，而报销至每对九千余两。文文忠力争之，不能得也。

道光时南河官吏之侈汰

铜瓦厢河决以前，治河有两总督，北督驻济宁，南督驻清江浦。北河事简费绌，繁剧迥逊南河。方道光中叶，天下无事，物力丰厚，南河岁修经费，每年五六百万金。然实用之工程者，不及十分之一，其余悉以供官吏之挥霍。一时饮食衣服，车马玩好，莫不斗奇逞巧，其奢汰有帝王所不及者。河防如是，普通吏治，益可想见，宜乎大乱之成，痡毒遂遍于海内也。某河帅尝宴客，进豚肉一簋，众宾无不叹赏，但觉其精美，迥非凡品而已。宴罢，一客起入厕，见死豚数十，枕藉院中。惊询其故，乃知顷所食之一簋，即此数十豚背肉集腑而成者也。其法闭豚于室，屠者数人，各持一竿，追而挟之。

豚负痛，必叫号奔走，走愈亟，挞愈甚。待其力竭而毙。亟刮背肉一脔，复及他豚，计死五十余豚，始足供一席之用。盖豚背受挞，以全力护痛，则全体精华，皆萃于背脊一处，甘腴无比。而余肉则皆腥恶失味，不堪复充烹饪，尽委而弃之矣。客闻之，不觉惨然。宰夫夷然笑曰："穷措大眼光，何小至是？吾执爨甫两月，已手刲数千豕矣，此区区者，曾何足顾问耶？"其烹鹅掌之法，用铁笼笼鹅于地，而炽炭其下，旁置醯酱之属。有顷地热，鹅环走不胜痛，辄饮醯酱自救。及其死，则全身脂膏，萃于两掌，厚可数寸，而余肉悉不堪食矣。有食驼峰者，选壮健橐驼，缚之于柱，以沸汤浇其背，立死。菁华皆在一峰，而全驼可弃。一席所需，恒毙三四驼。又有吸猴脑之法，尤为惨酷。选俊猴，被之锦衣，穴方桌为圆孔，纳猴首孔中，柱之以木，使不能进退。乃以刀剃其毛，刮其皮，猴不胜痛楚，叫号声极哀。然后以沸汤灌其项，用铁椎击破颅骨，诸客各以银勺入猴首中，探其脑吸之，每客所吸，不过三二勺而已。此不过略举一二，其他珍怪之品，莫不称是。甚至食一豆腐，而制法至有数十种之多。且须于数月前，购集材料，选派工人，统计所需非数百金不能餐来其一箸也。食品既繁，一席之宴，恒历三昼夜不能毕。故河工燕客，往往酒阑人倦，各自引去，从未有终席者。各厅署自元旦讫除夕，非国忌，无日不演剧。每署幕客数十百人，游客或困顿无聊，乞得上官一刺，以投厅汛各署，无不立即延请。有宾主数年，曾未一谋面者。幕友终岁无事事，主人夏馈冰金，冬馈炭金，佳节馈节敬，逾旬月必馈燕席。幕中人为樗蒲戏者，得赴帐房支费，皆有常例。防汛紧急时，有一人得派赴工次三五日者，同人争羡，以为至荣。其归也，主人必有酬劳，百金至数百金不等。其久驻工次，与署中有执事之幕客，沾润尤肥。非主人所亲厚者，不能得也。新翰林携朝贵一纸书谒河帅，河帅为之登高一呼，万金可咄嗟致。举人拔贡携京员一纸书，谒库道者，千金可立致也。骄奢淫泆，一至于此。此真有史以来所未闻者，酿成大劫，不亦宜乎？

曹杜两相得谥文正之由

国朝汉大臣，易名得正字者凡八人：一汤睢州，二刘诸城，三朱大兴，四曹歙县，五杜滨州，六曾湘乡，七李高阳，八孙寿州。较宋明两朝，过之倍蓰，呜呼盛矣！综而论之，刘、曾之道德功业，洵足当正字而无愧。睢州之为人，有谓其为伪君子者。大兴晚年，耽嗜宗教，自谓能与吕仙问答，其事甚怪。其饰终之典，所以备极宠荣者，则以和相弄权时，大兴于仁庙，实有调护之功耳。此其事人人所习知。寿州则无毁无誉之愿人，于国事无大关系，姑不具论。若歙县、滨州两公，则于国家治乱之关，三朝授受之际，实有非常绝大之关系。天下之士，或有未尽悉其始末者，爰追忆曩时所闻师友之绪论，泚笔纪之，亦三朝得失之林也。

宣宗成皇帝在位三十年，衣非三澣弗易，宫中用款，岁不逾二十万，内务府堂司各官，皆贫困欲死，其俭德实三代后第一人。汉之文帝，宋之仁宗，莫能及也。然而三十年中，吏治日偷，民生日困，势穷事极，酿成兵祸，外扰海疆，内兴诸寇，遂以开千古未有之变局。所谓上有尧舜之君，而下皆共鲧之佐者，真道光朝之谓矣。夫以宣庙之圣明，何至不知吏治之偷，民生之困，所以然者，由言路之壅塞致之。而言路所由壅塞，则皆歙县一人之力耳。上晚年颇倦勤，而一时言官，多好毛举细故，相率为浮滥冗琐之文以塞责。上初犹勉强延纳，久益厌之，欲惩戒一二，以警其余，则又恐言路为之沮格。歙县以汉首相直军机，上一日从容语及之，歙县因造膝密陈曰："是无难，凡言官所上章疏，无问所言何事，但摘出一二破体疑误之字，交部察议，惩戒一二人，言者必骇服圣衷之周密。虽一二笔误，犹不肯轻易放过，况其有关系之大者。嗣后自不敢妄逞笔锋，轻上封事矣。在上无拒谏之疑，而可以杜妄言者之口，计无便于此者。"上闻奏大喜，如其所言。未几，言官相戒，以言事为厉禁，而科道两署，七八十人，皆寒蝉仗马矣。歙县之巧伺人主意旨，藉公论以逞私意者，率皆类此。上天性仁厚，以其外观之忠谨也，绝不之疑。虽有言其奸者，上亦不肯信，及其殁也，犹痛惜之。赐恤恩旨，有献可替否而人不知之语，盖其所以固宠者深矣。嘉庆以前，殿廷考试，大臣奉派阅卷，皆先文词则后书法，未有摘一二破体字，而抑高文于劣等者。至歙县始用此术衡文，不但文词之工拙，在所不计，即书法之优劣，亦不关重要。但通体圆整，无一点画讹错，即可登上第。盖当时承乾嘉考证学派之余波，士子为文，皆以博奥典实相尚。歙县素不学，试卷稍古雅者，辄不得其解，故深恶而痛绝之。后来主文衡者，乐其简易，相率效尤，于是文体颓而学术因之不振矣。道咸两朝功令文字，最为卑陋，皆歙县一人启之也。祁文端既贵，以小学提倡后进，辇下学派，始稍稍振起，然远逊乾嘉之盛矣（此条闻诸文道希学士）。

达县吴季清先生，友一内务府老司官旗人某君，年七十余矣。通籍道光末，历事四朝，内廷故事綦熟，尝为述道咸间遗事，多人间所不得知者。云，宣庙晚年最钟爱恭忠亲王，欲以大业付之。金合缄名时，几书恭王名者数矣。以文宗贤，且居长，故逡巡未决。滨州时在上书房行走，适授文宗读，微窥上意所在，欲拥戴文宗，以建非常之勋。一日上命诸皇子校猎南苑，故事，皇子方读书者，奉命外出，临行时，必诣师傅处请假，所以尊师也。是日，文宗至上书房，左右适无人，惟滨州一人，独坐斋中。文宗入，行礼毕（皇子见师傅，皆长揖），问将何往，以奉命校猎对，滨州乃耳语曰："阿哥至围场中，但坐观他人驰射，万勿发一枪一矢。并当约束从人，不得捕一生物。复命时，上若问及，但对以此方春和，鸟兽孳育，不忍伤生命，以干天和。且不欲以弓马一日之长，与诸弟竞争也。阿哥第以此对，必能上契圣心，此一生荣枯关头，当切记无忽也。"文宗既至围所，如所嘱行之。是日，恭王得禽兽最多，方顾盼自喜，见文宗默坐，从者悉垂手侍立，怪之，问其故，文宗曰："吾

无他，但今日适不快，弗敢驰逐耳。"日暮归复命，文宗独无所献。上询之，具如滨州所教以对，上大喜曰："是真有君人之度矣。"立储之议遂决。后数岁，宣庙上宾，文宗甫御极，即晋滨州为协揆。未及正纶扉而遽薨逝，上闻讣，为之失声，亲往奠醊，追赠太师，予谥文正，饰终之典，悉视大学士例有加。嘉道以来，汉大臣追赠太师者，仅公一人而已。盖非惟追怀典学之勤，亦以报其拥戴之勋也。国朝列圣之文学，以文宗为最优，盖亦滨州启沃之力云。

穆相权势之重

顺德罗椒生尚书(惇衍)，泾阳张文毅公(芾)，云南何根云制府(桂清)，三人同年登第，入翰林，年皆未弱冠。且同出汤海秋农部房，海秋为之狂喜，赋《三少年行》者也。时道光末造，穆鹤舫相国(彰阿)执政，炙手可热，张、何两公皆附之，独椒生尚书绝不与通。散馆后，初考试差，三人皆得。差命既下，尚书往谒潘文恭，文恭问见穆中堂否，曰："未也。"文恭骇然曰："子未见穆相，先来见我，殆矣。"尚书少年气盛，不信其说，亦不竟往。次日，忽传旨罗惇衍年纪太轻，未可胜衡文之任，著毋庸前往，另派某去。人皆知穆所为也，其权力回天如此。国朝已放差而收回成命者，尚书一人而已。实则张、何之年，皆小于罗也(考是年登科录罗十九，张十八，何十七)。

道光末，五口通商之约，穆一人实专主之。王文恪既薨，祈文端尚力争，然文端在军机为后进，且汉大臣，不能决事，故穆愈得志。然王、祈两公之忠，宣庙未尝不深知之。传闻和局既定，上退朝后，负手行便殿阶上，一日夜未尝暂息。侍者但闻太息声。漏下五鼓，上忽顿足长叹，旋入殿，以朱笔草草书一纸，封缄甚固。时宫门未启，命内侍持往枢廷，戒之曰："俟穆彰阿入直，即以授之。"并嘱其毋为祁隽藻所知，盖即谕议和诸大臣画押订约之廷寄也。自是上遂忽忽不乐，以至弃天下。

蒲城王文恪公鼎，道光末，以争和议，效史鱼尸谏，自缢死。其遗疏严劾穆相彰阿，穆大惧，令其门下士，以千金啗文恪公子伉，且以危词胁之，遂取其遗疏去，而别易一稿以进。人皆知为泾阳张文毅芾所为，而不知其谋实定于文毅同县人聂沄之手。聂字雨帆，以拔贡朝考一等，官户部主事，入直军机处，为穆相所深倚。既得文恪遗疏，穆相面许以大魁酬之，是时聂已捷京兆试矣。及礼部试届期，穆相授以关节，且遍嘱四总裁，十八同考官。时同考官有某侍御者，晋人也，夙倔强，生平未尝趋谒穆相。得穆嘱，阳诺之。及入闱，聂卷适分某侍御房，侍御亟扃诸箧中，而固锸之。榜既定，独不得聂卷，主司房考，相顾错愕，群知为侍御所匿也。因议搜遗卷。至某侍御房，侍御故为侘傺状曰："吾某夕不谨，致一卷为火所烬，榜发后不得不自请议处矣，公等所求者，得非即此卷乎？"众知无可为，废然而返。聂此岁亦补缺，不复应礼部试。后聂官至太常少卿，穆败，聂亦谢病归。回匪之乱，首扰泾阳，泾阳为西北商旅所辐辏，繁盛亚汉皋，贼故首趋之。众谋城守，议广积刍粟，聂以官贵为众绅领袖，谓贼可旦夕平，城决无久守理，而其家有积粟数千石，可规善价也。乃倡议贼方苦乏食，故所致钞掠，今积粟城中，是招之使来也，力争不令一粟得入城。后贼围城年余，城中食尽，守御具一无缺，独人皆饿仆，莫能乘城，城遂陷，所失以数千万计。泾阳不守，而西北之元气尽矣。嗟夫！佥壬之为祸也烈哉！文恪诸子，既卖其父。后来文恪墓志，撰文者仍穆彰阿也。于力争和议事，竟不及一字，文恪其不瞑矣。

张船山侍御之直节

遂宁张船山先生，书画妙一时。性伉爽，无城府。由检讨迁御史，上官日连上三疏，一劾六部九卿，一劾天下各督抚，一劾河漕盐政。或谓之曰："子不虑结怨中外乎？"先生笑早："我所责难者，皆大臣名臣事业，其思为大臣名臣者，方且感我，为达其意，若无意于此者，吾将其身分抬高，至于如此，惭愧之不暇，又何暇怨我乎？"先生尝画一鹰，题一断句云："奇鹰瞥然来，耸身在高树。风动乍低头，沈思击何处？"读此诗，可想见其风采矣。

道光朝两儒将

道光季年，英吉利扰浙海，定海之陷，三总兵死焉。三总兵者，山阴葛壮节公云飞，湖南凤皇厅郑忠节公国鸿，宁河王刚节公锡朋也。郑、葛两公，皆以儒将著。葛公有《四十自伤》诗，为人传诵。其诗曰："马不嘶风剑不鸣，等闲已老健儿身。近来不敢窥明镜，恐照头颅白发新。"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足与岳忠武《满江红》词"莫等闲白了少年头"之句，后先辉映矣。葛公之授命也，义勇徐保求其尸，得诸竹山门下。时雨霁月明，见公立崖石前，半面已为贼削去，左目犹睒睒如生。欲负之行不能起，拜而祝曰："盍归见太夫人乎？"乃行。呜呼！敌忾之志，将母之忱，殁而犹不能忘哉！郑公文学甚优，而尤精经术，著有《诗经疏义》行世。

林文忠公遗诗

林文忠诗不多作，而劲气直达，音节高朗，最近有明七子。相传公戍新疆时，有《出嘉峪关》四律云："雄关百尺界天西，万里征人驻马蹄。飞阁遥连秦树直，缭垣斜压陇云低。天山巉削摩肩立，翰海苍茫人望迷。谁道希崤函千古险，回看只是一丸泥？""东西尉候往来通，博望星槎笑凿空。塞下传笳歌敕勒，楼头倚剑接空同。长城饮马寒宵月，古戍盘雕大漠风。除是卢龙山海险，东南谁比此关雄。""敦煌旧戍委荒烟，今日阳关古酒泉。不比鸿沟分汉地，全收雁碛入尧天。威宣贰负陈尸后，疆拓匈奴断臂前。西域若非神武定，如何此地罢防边？""一骑才过即闭关，中原回首泪痕潸。弃繻人去谁能识？投笔成功老亦还。夺得焉支颜色冷，唱

残杨柳鬓毛斑。我来别有征途感，不为衰龄盼赐环。”

卷 中

林邓唱和诗词 三则

文忠不以文学名，而余事倚声，亦入南宋之室。其《月华清·和邓嶰筠尚书沙角眺月》韵云：“穴底龙眠，沙头沤静，镜奁开出云际。万里晴同，独喜素娥来此。认前身金粟飘香，拚今夕羽衣扶醉。无事更凭栏，想望谁家天际？忆逐承明队里，正烛撤玉堂，月明珠市，鞅掌星驰，争比软尘风细。问烟楼撞破何时？怪灯影照他无睡，宵霁。念高寒玉宇，在长安里。”《喝火令·和嶰筠》云：“院静风帘卷，篁疏月影梢。闲拈新拍按琼箫，惹得隔墙眠柳，齐袅小蛮腰。自避清凉界，斜通宛转桥，家山休怅秣陵遥。翦取吴纨，写取旧烟梢，唤取幽禽入画，相对舞云翘。”风情如许，亦复何减欧范。

嶰筠尚书讳廷桢，江宁人。文忠由江督使粤，治鸦片案，尚书实为粤督，两公志同道合，誓澹沈灾。权贵忌文忠，因并及尚书，两公先后戍边，而粤事遂不可为矣。尚书督粤时，有《高阳台》一首，即咏文忠焚鸦片事也。词云：“鸦度冥冥，花飞片片，春城何处轻烟？膏腻铜盘，枉猜绣榻闲眠。九微夜爇星星火，误瑶窗多少华年！更那堪一道银潢，去贷天钱。星查恰到牵牛渚，叹十三楼上，瞑色凄然。望断红墙，青鸾消息谁边。珊瑚网结千丝密，乍收来万斛珠圆。指沧波细雨归帆。明月空舷。”己亥岁除，文忠留镇两粤，而尚书移督两江，持节乡里，人尤荣之。二公以庚子元旦受命，其临行时，留别文忠，有《换巢鸾凤》一首云：“梅岭烟宵，正南枝意懒，北蕊香饶。甚因催燕睇，底事趁鸿遥？头番消息恰春明，蓼汀杏梁，青云换巢离亭柳，漫绾线系人兰棹。思悄，波渺渺。箫鼓月明，何处长安道？洗手谙姑，画眉询婿，三日情怀应恼。新妇无端置车帷，故山还许寻芳草。珠瀛清者，襟期两地都晓。”此两则皆可人《词林纪事》中。尚书在新疆时，有《百字令》一首，《祭东坡生日》云：“九疑云黯，更匆匆去跨，南飞孤鹤。天上琼楼寒自好，偏向琼田飘泊。磨蝎身宫，飞鸿爪迹，生气还如昨。海山兜率，旧游应许寻著。依亦珠娇余生，乘风飘缈，来听龟兹乐。一种天涯萍与絮，腰笛而今零落。北府兵销，西州路远，归梦时时错。华年知几，翠尊聊为公酌。”宋于延序《尚书词集》，谓其通籍以至持节，居处饮食，无改寒素。惟于音律殆由夙授，分寸节度，有顾曲风。于古人之词，靡不博综，所自制则雍容和雅，纤掣之音，遨滥之响，无从犯其笔端。所存无多，所托甚远，非过誉也。文忠少尚书十岁，尝言尚书年已七十，而细书精妙，犹不肯用叆叇，足见先辈养气之厚。

尚书赐环，先文忠一年，文忠以诗送之曰：“得脱穹庐似脱围，一鞭先著喜公归。白头到此同休戚，青史凭谁定是非？漫道识途仍骥伏，都从遵渚羡鸿飞。天山古雪成秋水，替浣劳臣短后衣。回首沧溟共泪痕，雷霆雨露总君恩。魂招精术曾忘死，病起维摩幸告存。歧路又歧空有感，客中送客转无言。玉堂应是回翔地，不仅生还入玉门。”（尚书由谪籍赏编修还朝，故云）尚书亦有和诗云：“秋净天山正合围，忽传宽大许东归。余生幸保精鬼在，往日沈思事业非。遇雨群疑知并释，搏风独翼让先飞。河梁自古伤心地，无那分携泪满衣。事如春梦本无痕，绝塞生还独戴恩。未必茝兰香共揽，要留姜桂性常存。百年多难思招隐，半壁殷忧敢放言。此去刀钚听续唱，迟公归骑向青门。”

陶文毅识左文襄

左文襄之初举秋试也，礼部报罢回籍，侘傺甚。馆醴陵书院，山长修脯至菲，几无以给朝夕。时安化陶文毅公，方督两江，乞假回籍省墓。是时轮舶未通。吴楚往来皆遵陆取道江西。文毅圣眷方隆，奉优诏，驰驿回籍。地方官吏，供张悉有加。醴陵为赣湘两省孔道，县令特假书院为行馆，嘱文襄撰书楹帖。其上房之联曰：“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印心者，文毅家有古石一，其形正方，名之曰印心石，故文襄斋名，即以印心石屋命之。召见时，慕陵尝从容询及也。文毅睹楹帖，激赏不已。问县令孰所撰，令具以文襄名字对。即遣舆马迎之至，谈一日夜，大洽。立延入幕府，礼以上宾。文毅得子晚，其公子尚在髫龄。而文襄有一女，年与相若。文毅一日置酒，邀文襄至。酒半，为述求婚意，文襄逊谢不敢当，文毅曰：“君毋然，君他日功名，必在老夫上。吾老而子幼，不及睹其成立，欲以教诲累君，且将以家事相付托也。”文襄知不可辞，即慨然允诺。未几，文毅骑箕，文襄经纪丧事，挈公子归里，亲为课读。且部署其家事，内外井井，如文毅在时。陶氏族人，欺公子年幼，群谋染指，赖文襄为之御侮，得无事。文毅藏书綦富，文襄暇日，皆遍读之，学力由是日进，一生勋业，盖悉植基于是时也。

桂林寇警轶闻

粤西抚幕有陈君者，年八十余矣。在抚幕数十年，金田之乱固所目击，尝为人述粤匪围桂林时事，至可骇笑。省城被围，先后三年余，于时抚桂者为长沙劳文毅公崇光。所恃以为守者，抚署亲军三百余人，武巡捕某弁统之，民团五百余人，绅士张某统之，驻城中。湖南援军千余人，驻城外。贼虽围城，实未尝一日进攻。盖其精锐已悉数北趋，留桂林者，半皆老弱罢病，本不欲战，聊以牵制而已。土人初尚畏贼，久之，乃与贼相忘，省城四门扃其三，惟开西门，以通樵采。民或出城，路经贼垒，贼亦不过问。贼中食物偶缺，亦时时人城购买，长发鬖鬖然，红布帕首，游行街市间，人共知其为贼，贼亦不自讳。城中大小将校，毕与贼通款曲，酬酢往来。而团总张绅，踪迹尤密，令节朔望，贼营常置酒，招张绅与诸官饮，张绅诸官，皆坦然赴之，醉饱而归。

亦时时置酒请贼目，以答其意。惟必在城外，不敢公然延客入城而已。桂林被围久，饷源断绝，公私扫地赤立。主客军不满二千人，欠饷皆积年未发，军士知其不可得也，亦相与安之。文毅一日怒某弁，诟之甚厉，某弁不能堪，怏怏出，语军士曰："当此世界，犹向我辈使上官身分耶？吾行即辞差，不能郁郁久居此矣。"众皆曰："君去，固不敢留，然吾辈欠饷如何者？"某弁曰："吾已失欢于大帅矣，安能更索欠饷，君辈自向大帅理论可耳。"于是有数人据抚署大堂，自诉饥苦者，俄而增至数千人，噪声渐厉。文毅在内室闻之，则自出弹压。甫及门，矛锋已自门内出矣，始悚然退归。召某弁至，谯让之，使以大义安众慰心，某弁辞不往，文毅大怒，乃坐以激变军心，而下诸临桂狱，别简一人为亲军督。一面令司道府县，安抚变兵，许以饷至即发。诸军士亦本不欲与巡抚为难，聊藉此为戏，以抒其愤惫而已，得诸官抚慰，亦遂散去。如是者又数月，某弁被禁久，意忽忽不自聊。一日忽上书文毅，自称从戎数年，一无建树，中路蹉跌，实所不甘。与其羁死囹圄，何如战死沙场，倘蒙恩释出，当率所部，杀敌致果以报。文毅得书，笑曰："某特欲出耳，然果能出战，亦大佳事。"即召之至，面奖其勇敢，谓曰："汝所将特三百人耳，乌能与贼战？"某弁曰："尚有张绅所统团练五百人在，可令彼为后劲，某当力效前驱。"文毅首肯，即以令箭召张绅至，语以故。张绅大惊，念今日乃言战耶？然不敢违巡抚令，姑许诺。遂相率出城，压贼垒而阵，鸣鼓大噪。贼出视，亦大惊，迎谓曰："彼此相安，耦俱无猜久矣，今奈何遂以此面目相向耶？"某弁不答，麾众直前搏战。贼始知其真欲战也，亦蜂拥拒敌，不食顷，某弁与三百人者，遂皆并命称国殇矣。张绅徐至，顿足曰："今兹败矣，某弁全军覆没，吾何以复命？"痴立良久，即驰去，迳赴贼垒，令从者以被虏归报。团勇皆桂林城中无赖子，惟张绅能统驭之。张绅既去，军无统率，诸军士日为暴闾市，官吏不敢诘。命他绅接统，则皆辞以不能。文毅无如何，则谋赎回张绅。乃遣使者，诣贼营商之。贼目允赎，而要以大炮四尊，红绉十匹，为交易之媒介。使者归复命，文毅难之曰："红绉无足重轻，大炮胡可畀贼？外人闻之，其视吾辈为何如人耶？"复命使者往，议以数百金为大炮代价，贼目不允，必欲得炮而后可。使者归，诸官相顾无策。藩司某进曰："今既无用炮处，炮之在我与在贼，庸何择焉？但勿令士民知之耳。请声言允红绉，不允给炮，而密以绉缠炮身，使人但见为绉，不见为炮，舁而置诸城外，俾贼自取之，不亦可乎？"文毅亦辗然曰："君真善办事者矣。"如其计行之，而张绅果归。

左文襄轶事

左文襄之捷秋试也，与同年生湘潭欧阳某，同舟北上。一日文襄伏几作书，欧阳生问何为，曰："作家书耳。"有顷，舟已泊。文襄匆匆登岸纵眺，书稿置几上，尚未缄封也。欧阳生因取视之，书中叙别家后情事，了无足异者。惟中间叙及一夕泊舟僻处，夜已三鼓，忽水盗十余人，皆明火持刀入仓，以刃启己帐，己则大呼，拔剑起，力与诸贼斗，诸贼皆披靡，退至仓外。己又大呼追之，贼不能支，纷纷逃入水中。颇恨己不习泅，致群逸盗去，不得执而歼旃也。欧阳生读之，大愕，自念同舟已十余日，果有此事，己何以不知？然家书特郑重其事，又似非子虚，因召文襄从者问之，亦愕然不知，又召舟人问之，皆矢言实无其事。未几，文襄徐步返舟，欧阳生急诘之。文襄笑曰："子非与我同梦者，安知吾所为耶？"欧阳生曰："梦耶？何以家书中所言，又若真有其事也？"曰："子真痴人矣，昨晚吾偶读《后汉书·光武纪》，见其叙昆阳之战，云垂海立，使人精神飞舞，晚即感此梦。乃悟前史所叙战事，大半皆梦境耳。安知昆阳之役，非光武偶然作此梦者？子胡为独怪我耶？信矣！痴人之不可与说梦事。"吴县吴清卿中丞之督学陕甘也，按试至兰州。于时左文襄甫肃清关内，方布置恢复新疆之策。文襄固夙以武侯自命者，平时与友人书札，常署名为今亮。中丞下车观风，即以"诸葛大名垂宇宙"命题，文襄闻之，甚喜。次日班见司道，故问新学使昨日观风，其命题云何，司道具以对，文襄捻髭微笑，不语者久之，徐曰："岂敢！岂敢！"

左文襄联语

先外祖巴陵刘湘浦先生，讳树森。弱冠以刑名学游幕秦中，历佐诸节使幕四十余年。为文章宗法柳州，简练峭洁，奏牍之文，一时无两。每遇极繁颐琐屑之事，他人数十语所不能尽者，先生辄以数语了之，而曲折奥窔，无不毕举，以是名动九重。咸丰中，曾卓如中丞望颜人觐，文宗曾以先生名垂询，士论以为至荣。先生之薨也，左文襄以一联挽之曰："约秦法三章，弱楚材一个。"联长盈丈，作擘窠书，字径几二尺许，为文襄生平极得意书。有劝诸舅氏以此泐诸墓门者，以尺度过长，竟不果。

左文襄遗议

左文襄戡定西垂，功名与曾、李埒，然实有未尽满人意者。其奏疏铺排战功，半属子虚，所以奏廓清之绩者，纯恃招降以集事耳。肃州之役，一败涂地，几不能军。幸虏酋无远志，涎降人待遇之优，排众议而就抚，关内赖以奏肃清，然亦危矣。近读江都史绳之中丞（念祖）《复程伯宇》一书，其诋诃甚至。史晚节为人不足重，而此书则不可谓非实录也，今节录于下："足下来书，下询边徼汉唐之形势，近代之变迁，每欲作札，略述近日攻剿之机，边民流离之惨，辄咄咄不能置一语。嗟乎！塞则犹是也，汉唐守备之故，形势阻隔之险，久不复闻矣。方谓山迁河改，无事法古，安问当年形势乎？国朝乾嘉之间，抚驭箝制，漫不复稽，遑问汉唐乎？嗟乎！幸仆笔拙目短，不足准古证今，以报足下之命。不然，将历考其羁縻之失，而追录其倾覆拙钝之由，曲述其遁饰之隐，屠戮之虐，搜括罗织之苛，使九边泣血之死声，千里暴骨之惨状，一旦而毕呈于足下之前，亦足

下之所不忍闻也。足下乃谓仆之西行,可以有为乎?昔者颜子将之卫,请于夫子,夫子曰:'嘻,若殆往而刑耳。'仆虽不敏,独不惧死于暴人之前乎?(下略)甘肃僻处天西,风气朴僿,士人仅知帖括。兵兴十余年,未有能著一书,以述攻战之迹者。文襄持节西征,又极力牢笼士大夫,结其欢心,使不持异议,故竟无一人能发其骄愎粉饰之情状。呜呼!使多忠勇不死,关陇可百年无患也。幕燕之危,岩坛之险,孰实为之?江统徙戎之论,读之有余悲已。"闻人言史少年时,目不知书,既贵,乃折节向学。此文郁律屛岸,直摩唐人之垒,非规抚两宋,以时文为古文者所能,不可谓非奇士也。

李文忠公遗事

甲午以前,人皆詈李文忠媚外,今沟犹瞀儒,尚持此论。不知文忠卑视外人之思想,始终未尝少变,甲午以后,且益厉焉。其对外人,终不以文明国人待之。此老倔强之风力,今安得复睹其人哉?其使俄也,道出日本,当易海舶,日人已于岸上,为供张行馆,以上宾之礼待之。文忠衔马关议约之恨,誓终身不复履日地,从人敦劝万端,终不许,竟宿舟中。新船至,当乘小舟以登,询知为日本般,遂不肯行。船主无如何,为于两舟间架飞梁,始履之以至彼船。其晚年直总署也,总署故事,凡外国使至,必有酒果款之,虽一日数至,而酒果仍如初,即此项已岁糜数千金。公至署,诸使来谒,署中依例以酒果进,公直挥而去之曰:"照例,外宾始至,乃款在酒果,再至则无之也。"诸使皆色变,然竟不能争。法使施阿兰狡甚,虽恭忠王亦苦之。会与相见,方谈公事,骤然询曰:"尔今年年几何矣?"外人最恶人询问年龄,然慑于公威望,不能不答。公掀髯答曰:"然则是与吾第几孙同年耳。吾上年路出巴黎,曾与尔祖剧谈数日,尔知之乎?"施竟踧踖而去,自是气焰少杀矣。丁酉岁暮,俄使忽以书来求见,公即援笔批牍尾曰:"准于明日候晤。"时南海张樵野侍郎在座,视之愕然曰:"明日岁除矣,师尚有暇晷会晤外人乎?俄使亦无大事,不过搅局耳,不如谢却之。"公慨然曰:"君辈眷属皆在此,儿女姬妾,团栾情话,守岁迎新。惟老夫萧然一身,枯坐无聊,不如招三数洋人,与之嬉笑怒骂,此亦消遣之一法耳。明日君辈可无庸来署,老夫一人当之可矣。"其侘傺如此。

阎文介遗事

朝邑阎文介公敬铭,状貌短小,二目一高一低,恂恂如乡老。未第时,尝就大挑,甫就班跪,某亲王遽抗声曰:"阎敬铭先起去。"公深以为恨,常慨然叹曰:"一岁三落第,而会试不与焉。"盖公于是岁试中书教习,皆被摈也。其后入翰林,改官户部。胡文忠奏调总办东征粮台,疏中有"阎敬铭气貌不飏,而心雄万夫"之语。未几即超擢藩臬,晋抚山东。东事既定,公亦乞病解组,以故居逼近大河,时虞水患,乃徙居解州之运城。光绪元年,秦晋大饥,奉命偕曾忠襄公督办晋赈。吉州牧段鼎耀,冒侵赈款,奏斩以徇。诸官吏皆惕息,莫敢骫法。晋人歌咏其事,至以比包孝肃。辛巳冬,与南皮张文达同被召命,长户部,知遇之隆,一时无两。癸未春,奏结云南报销案,公与枢臣同入见,奏封至三时许。太后以某事问恭王,王奏曰:"此事丹翁知之最悉,太后可问彼。"后顾公亦曰:"丹翁以为何如?"公闻命,惶悚万状,亟免冠叩首,众皆不喻其故。后徐悟,微笑曰:"汝以吾误称汝字耶?吾敬汝德望,在宫中语及汝,未尝不以字也。"一时闻者,以为异数。

光绪甲申,法越事亟,北宁失守。慈圣下手诏,责枢臣襄赞无方,尽退恭忠亲王以下诸公,而以礼亲王世铎及文介张文达、额勒和布诸公代之。时高阳李文正,以协办大学士降调侍郎,协揆一缺,应由吏部具题请旨。先一日,召枢臣面议,文介力保文达及徐荫轩相国。慈圣犹豫久之曰:"用他们不如用你。"文介亟顿首谢,不允。次日,枚卜之命遂下。

文介长户部数年,其最有力之改革,即以汉司员管理北档房是也。故事,天下财赋总汇,皆北档房司事之。而定例北档房无汉司员行走者,以故二百余年,汉人士大夫,无能知全国财政盈绌之总数者。文介为户部司员时,夙知其弊。及为尚书,即首建议,谓满员多不谙握算,事权半委胥吏,故吏权日张,而财政愈棼,欲为根本清厘之计,非参用汉员不可。当时满司员尚无所可否,而胥吏皆惧失利权,百计沮之,文介毅然不少动。幸是时慈圣眷公方殷,竟从其请。邦计出入之赢缩,至是乃大暴于天下,此亦满汉权力消长之一大事也。

文介既得政,忽失慈眷,此中盖有秘密之关系。论者举谓慈圣方兴三海颐和园之役,而文介靳不与款,以此恶而逐之者,犹是皮相之论也。初文介极敬戚畹某上公之清节,某上公亦极意交欢文介。文介遂力请以某上公为满尚书,冀收和衷共济之益。某上公既为尚书,则又进福文慎锟于文介,文介亦器其材,奏为户部侍郎以自副。某上公与文慎既同得志,朋比而倾文介,所以齮龁者备至,文介遂以此稍失慈眷,不得不求去矣。初以久疾,请解机务,专办部事,疏上遽得请,都下皆骇然,莫喻其故。然此时文介虽管部,而权力已大逊为尚书时,故常请假不至署。会江西布政使李嘉乐,署陕西布政使李用清,皆奉旨开缺候简,二李皆一时廉吏,为文介所举,而被疆臣劾罢者也。命下,文介方在告,遽奏辨赣陕西抚之诬,请旨收回成命。疏入,奉旨严行申斥,责以不谙国家体制,公于是遂决浩然之志矣。然其归也,犹温旨慰谕,俾驰驿归里,食全俸。且戒以国有大事,宜随时以所见入奏。及其薨也,乃仅赠太子少保衔,一切辅臣恩泽,俱不得与。故事,辅臣身后,必晋三公,即不能,亦当赠太子太师。今以一品大臣,而身后饰终之典,乃以二品衔予之,国朝二百年间,盖公一人而已。是时几并予谥而靳之,赖南海张樵野侍郎力争,始得请。内阁原拟"清勤悫介"四字,朱笔独点用第四字,亦不满之意也。

光绪乙巳冬，薄游汉皋，宿汉阳兵工厂。厂吏某君，咸、同时旧人也，年七十许矣，犹及事胡文忠，为述文忠及朝邑阎文介公遗事甚悉。文介之署鄂藩也，文忠已薨，官文恭为总督，新繁严渭春中丞（树森），继文忠为巡抚。严公原籍渭南，周至李午山方伯（宗寿）知武昌府，皆文介乡人也。故事，两司必兼督抚总营务处衔，故能节制诸将领。某弁者，文恭之娈童也，文恭宠之甚，令带卫队，且保其秩至副将。某居然以大将自居，恃节相之宠，势张甚，视两司蔑如也。一日帅亲兵数人，闯城外居民家，奸其处女，女哭詈不从，以刀环筑杀之而逸。其父母入城呼冤，府县皆莫敢谁何。文介闻之，大怒，急上谒督署。某弁固知文介之必不赦己也，先入督署，求救于文恭，文恭匿之。有顷，文介已上谒，文恭辞以疾。文介称有要事，必欲面陈，如中堂不可以风，即卧室就见亦无妨。阍者出，固拒之。文介曰：“然则中堂病，必有痊时，俟其痊，必当传见，吾即居此以待可耳。”命从者自舆中以襆被出，曰：“吾即以司道官厅，为藩司行署矣。”卧起于官厅者三日夜。文恭嘱司道，劝之归署，必不可，文恭窘甚。以严李两公，与文介同乡，急命材官延之至，浼其为调人，而自于屏后窃听之。二公譬谕百端，文介终不屈，誓不斩某弁不还署。文恭无所为计，乃自出相见，即长跽，文介岸然仰视，不为动。严公乃正色曰：“丹初亦太甚矣，中堂不惜屈体至此，公独不能稍开一面网乎？”文介不得已，则趋扶文恭起，与要约，立斥某弁职，令健儿解归原籍，立启行，无许片刻逗留。文恭悉允诺，乃呼某弁出，令顿首文介前谢再生恩。文介忽变色，叱健儿执诣阶下，褫其衣，重杖四十，杖毕，立发遣以行。事讫，始诣文恭前，长揖谢罪。然文恭由是益敬惮文介，且密疏保奏，俾抚山东。文介之执法不阿，固未易及，而文恭之休休有容，不以私憾废公义，又岂能求之于今日哉？

倭文端沮开同文馆

同文馆之始开也，朝议拟选阁部翰林官年少聪颖者，肄业馆中。时倭文端方为首揆，以正学自任，力言其不可。御史张盛藻，遂奏称天文算法，宜令钦天监天文生习之。制造工作，宜责成工部督匠役习之。文儒近臣，不当崇尚技能，师法夷裔。疏上，都下一时传诵，以为至论。虽未邀俞允，而词馆曹郎，皆自以下乔迁谷为耻，竟无一人肯入馆者。朝廷岁縻巨款，止养成三数通译才耳。方争之烈，恭忠亲王奏命文端为同文馆大臣，盖欲以间执其口也。文端受命，欣然策骑莅任，中途，故坠马，遂以足疾请假，朝廷知其意不可回，亦不强之。文端之薨也，巴陵谢麐伯太史以联挽之曰：“肩正学于道统绝续之交，诚意正心，讲席敢参他说进；夺我公于国是纷纭之日，攘夷主战，明朝无复谏书来。”当时士大夫见解如是，宜乎郭筠仙、丁雨生，皆以汉奸见摈于清议也。国之不竞，诸君子乌能辞其责哉？虽然，今日国家固已兴学矣，固已重用留学生矣，而效果究何在耶？吾恐文端诸人，方齿冷于地下，而持用夷变夏之说者，且益张其焰而助之攻也。噫！

恭王用人之公

光绪癸未春，豫抚李鹤年以王树汶案革职。孝钦召见枢臣，谋代者。高阳李文正举今相国定兴鹿公，宝文靖举觉罗成孚，两人皆藩司，资望相埒，孝钦疑未能决。顾问恭忠王，当与何人。王对曰：“成孚亦甚好，但满员，恐不谙民间利病。豫省吏治甚颓敝，不可不简授清望之员以矫之，用成不如用鹿。”议遂定。会河督梅启照，亦缘是案罢斥，乃命成孚署河督印务，贤王之立贤无方如此。

朱提督洪章遗事

曾忠襄之克秣陵也，大将李臣典、萧孚泗咸膺上赏，锡封子男。而不知悉黔将朱洪章一人之功，李萧皆哙伍耳。洪章，黔之镇远人。胡文忠为镇远守，洪章以亲军隶麾下，文忠壮之。及陈臬湖北，遂挈以自随，肃清武汉，实为首功。文忠太夫人寿，洪章使酒骂座，忤其曹偶。文忠虑不为诸将所容，因遣从曾文正军。文正因使帅精锐数千人，随忠襄捣金陵。忠襄部下皆湘将，洪章以黔人孤立其间，每有危险，辄以身当其冲，以此知名，忠襄益倚重之。初开地道于龙脖子，垂成而陷，健儿四百人歼焉，皆洪章部下也。二次地道成，忠襄集诸将，问孰为先入者，众皆默无言。洪章愤，愿一人为前驱，从烟焰中跃上缺口，以矛援所部，肉薄蚁附而登，诸将从之入，城遂复。臣典于次日病卒，忠襄好语慰洪章，使以首功让臣典，而己次之，洪章慨然应诺。及捷报至安庆，文正主稿入奏，乃移其次第，以洪章为第四人。于是李萧皆封子男，而洪章乃仅得轻车都尉，殊不平，谒忠襄语及之。忠襄笑而授以佩刀曰：“捷奏由吾兄主政，实幕客李鸿裔高下其手耳，公可手刃之。”洪章一笑而罢，其后终云南鹤丽镇总兵。张文襄督两江时，洪章犹在，然闲废久矣。文襄为奏起之，使募十营，驻守苏浙间之金山卫，军纪肃然，市廛不扰。未几，以积劳触发旧伤卒于军，吴人至今犹感其惠云。

张汶祥案异闻

张汶祥刺杀马新贻一案，当时问官含糊了事，以故，事后异论蜂起。大抵皆谓马新贻渔色负友，张汶祥为友复仇，近人且以其事演成新剧，几于铁案不可移矣。然以众所闻，则有大异者。张初在发逆军中，为李侍贤裨将。金陵既下，侍贤南窜闽广，数为官军所败。汶祥知其必亡，阴怀反正之志。会有山东人徐姓者，仕为武职，被贼掠去。适与汶祥同营，二人遂深相结纳，谋同逃，誓富贵无相忘。未几，竟得脱，时马已官浙抚矣。徐与同乡，故相识，遂留其幕下为材官。而张则展转至宁波，开小押当自给。一日张至杭访徐，徐留与饮，酒酣，徐忽慨然曰：“‘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古人信不吾欺。以堂堂节帅之尊，而竟甘心外向，曾无人发其覆者。而吾侪小人，不幸被虏，伺便自脱，官府犹以贼

党疑之,或竟求生得死。天下不公之事,孰有甚于是者?"张异其言,固询之。徐乃言,旬月前抚帅得一无名书,发视之,新疆回部某叛王之伪诏也(马新贻,故回回种人)。伪诏略云:"现大兵已定新疆,不日入关东下,所有江浙一带征讨事宜,委卿便宜料理"云云。马得书,即为手疏以报,略言大兵果定中原,则东南数省,悉臣一人之责。张闻言大愤,拍案叫曰:"此等逆臣,吾必手刃之以泄愤。"已而,马下令禁私开押店,盘利害民,而张肆遂被封,益落魄无聊,杀马之志益决。未几,马已擢任江督,张适以事诣金陵,遂谋行刺。是日,马未晓已出阅操,归署时甫黎明,张潜伏箭道门侧以俟。会有一山东人,漂泊白下,求马资助者,舆甫入门,其人即拦舆递呈。马探半身出接呈。张狙出进刃,刃从肋下入,本向上,张又力绞之,使下向。追刃抽出,已卷作螺旋形矣,其用力之猛如此。马既饮刃,即大呼谓左右曰:"扎著了。"南人不明北语,误扎为找,故疑二人本相识,因以有复仇之说也。马死时家有两妾,皆四十许,盖从马已廿余年矣。张既被获,群拥之入署,两司集讯之。张据地趺坐,抑使跽,卒不肯。但问上坐者何官,曰:"臬藩两司也。"笑叱曰:"两司那配问我?请将军来,我始肯言耳。"有顷,将军至,讯其何以行刺,则曰:"请先饬制台家属,一律出署,再遣兵役围其内宅,我方肯说。"将军以语不伦,斥之,则曰:"若是,吾终不肯言矣。"穷诘之,终不吐一语,不得已,乃屏左右,诱使吐实。始以徐语告,且曰:"公不信,第遣人往搜其秘箧,苟不得伪诏者,吾甘伏反坐之罪。"问官闻此,咸大惶惑,不欲兴大狱,故矫为狱词,而亟磔张于市,实则终无确供也。莫子偲先生之弟某,于时署江宁府,亲睹其事云。

林夫人书稿

沈文肃公夫人林氏,为文忠公女。其乞援饶廷选,以保广信府城事,人艳称之,而书稿则多未之睹,亟录于此。书云:"将军漳江战绩,啧啧人口,里曲妇孺,莫不知有饶公矣,此将军以援师得名于天下者也。此间太守,闻吉安失守之信,豫备城守,偕廉侍郎往河口筹饷招募。但为时已迫,招募恐无及,纵仓卒得募,恐返驱市人而使战,尤所难也。顷来探报,知贵溪又于昨日不守。人心皇皇,吏民商贾,迁徙一空,署中童仆纷纷告去。死守之义,不足以责此辈,只得听之。氏则倚剑与井为命而已。太守明早归郡,夫妇二人,荷国厚恩,不得藉手以报,徒死负咎。将军闻之,能无心恻乎?将军以浙军驻玉山,固浙防也。广信为玉山屏障,贼得广信,乘胜以抵玉山,孙吴不能为谋,贲育不能为守,衢、严一带,恐不可问。全广信即以保玉山,不待智者而后辨之,浙大吏不能以越境咎将军也。先宫保文忠公奉诏出师,中道赍志,至今以为深痛。今得死此,为厉杀贼,在天之灵,实式凭之。乡间士民,不喻其心,以舆来迎,赴封禁山避贼,指剑与井示之,皆泣而去。太守明晨得饷归后,当再专牍奉迓。得拔队确音,当执爨以犒前部。敢对使百拜,为七品生灵请命。昔睢阳婴城,许远亦以不朽。太守忠肝铁石,固将军不吝与同传者也。否则贺兰之师,千秋同恨,惟将军择利而行之。刺血陈书,愿闻明命。"

高心夔遗事

故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宗室肃顺,为三凶之魁,卒以大逆伏诛。然其才识,在一时满大臣中,实无其比。发逆荡平之由,全在重用汉臣,使曾胡诸公,得尽其才。人第知其谋之出于文端庆,而不知帷幄之谋,皆由肃主持之。徒以戊午科场大狱,为科甲中人所切齿,故恶而不知其美耳。肃虽痛恨科甲,而实爱才如渴,一时名士,咸从之游。湘潭王闿运、湖口高心夔,其尤著也。方左文襄之佐湖南幕府也,为蜚语所中,疾之者争欲置诸死地,祸几不测。微肃之论救,必无幸矣。方狱事急时,文襄故交某君,走京师,诣高谋之。高即入言于肃,肃曰:"论救吾当力任之,然必外廷汉官,有上疏言之者,上必垂询,某乃可尽言。不然,某素不与外官交通,上所深知,今无端言此,适以启上疑耳。"高出谋于众,众皆畏祸累,蔑敢应者。吴县潘文勤,时官翰林,慨然单衔入奏,请以百口保左宗棠无他。上果持其疏,询诸枢臣。肃顿首奏潘祖荫国家世臣,所保必可信,请姑宽之,以观后效。因乘机极言满将帅腐败不可恃,非重用汉臣不可。上大感动,即可潘奏。文襄获无事,旋即大用。而曾文正督师之局,亦定于此时。肃之功顾可没哉?文襄历任闽陕两江,于京朝士大夫,向不致馈冰炭,独于文勤,每岁必以千金为赆,讫终身无间。高举己未进士,相传礼部放榜后,肃为之竭力揄扬于公卿间,必欲以第一人处之。及覆试保和殿,钦命诗题,官韵限十二文,而高误押入元韵一字,因置四等,罚停殿试一科。肃亦为懊丧无已。次岁庚申恩科,高胪唱列入二甲。肃于朝考前一日,探得诗题为纱窗宿斗牛,得门字,唐人孙逖夜宿云门寺诗也。亟召高至,密以题纸授之,且勖曰:"此番好为之,朝元当可望也。"入场,题下果符,通场三百人,无识出处者。高意得甚,自命不作第二人想,出场后,持诗稿即往谒肃。肃览之,顿足曰:"完矣!完矣!"盖通首除官韵外,其七字皆押入十一真部也。翌日榜发,复列四等,引见得归班铨选。王壬秋尝戏以联语赠高曰:"平生双四等,该死十三元。"嘻谑而虐矣。自肃伏法后,高益潦倒无聊俚,文襄由陕督入军机,高犹旅食京师也。文襄出督两江,亟为高报捐道员,指分江南,嘱其先行到省以俟。高引见毕,即由海道南下。文襄由内地徐徐行,抵瓜洲,司道以下官,皆渡江迎谒,独不见高来,奇之。俄度江,至金陵城外,高犹未来,文襄不能忍,询诸藩司某,某愀然对曰:"高道于昨日逝矣。"文襄亟往临哭之,为不怡者累日(高号伯足,江西湖口人,同治末年官吴县知县,光绪七年卒于吴中)。

延树南宗伯之大节

光绪丙戌三月,孝钦太后率德宗恭谒东陵,至定东

陵，李贞显皇后陵也。銮舆甫至，未行礼，先诣配殿小憩。所司以礼节单呈进，后阅之，色顿不怿，掷之地，命另议以进。盖照例拈香进酒须跪拜，故后不愿也。是时，高阳李文正为汉尚书，闻命，色变，战栗不敢出一语。满尚书延树南宗伯煦独奋然曰："此不能争，国家何用礼臣为？公不敢言，我当独面奏。"即肃衣冠入见，跪殿门外，大言曰："太后今日至此，两宫垂帘听政之礼节，无所用之，唯当依显皇帝在时仪注行之耳。"后闻奏，失色，命之起。公对曰："太后不以臣不肖，使待罪礼曹，见太后失礼而不敢争，臣死无以对祖宗。不得请，誓不敢起。"后不得已，可其奏，公乃徐谢恩起。当是时，同列皆汗流浃背，公从容如平时，卒成礼而后归（是科会试改十一日入场，盖车驾初八日始还京也）。

薛云阶司寇之法学

前明六部权最重，为部郎者，率视外任如左迁。国朝官制，无异明代，而部权之衰，则一落千丈矣。士大夫起家进士，任曹司二三十年，京察注上考，始得一麾出守。同侪望而羡之，真有班生此行，何异登仙之慨。噫，可以观世变矣！诸曹司事权，皆在胥吏，曹郎第主呈稿画诺而已。惟刑部事非胥吏所能为，故曹郎尚能举其职。刑部事统于总办秋审处，额设提调坐办各四人，主平亭天下秋审监候之狱，必在署资深，且深通律学者，始获充是选。长安薛云阶尚书允升，官提调十余年，始获外简。甫六岁，复内擢少司寇，荐长秋官，掌邦刑者，又二十年，终身此官，其律学之精，殆集古今之大成，秦汉至今，一人而已。尝著一书，以大清律例为主，而备述古今沿革，上溯经义，下逮胜朝，比其世轻世重之迹，求其所以然之故，而详著其得失，以为后来因革之准。书凡数十册，册各厚寸许，卷帙繁重，竟无人能为任剞劂者，恐日久终不免佚阙矣。

尚书清癯瘦削，若不胜衣，而终日端坐读书无倦容。语音极小而清朗，每在稠人大会中忽发一言，虽坐离数丈者，亦闻之历历，不啻促膝对语。而大声雄辩者，其音反为所掩。盖寿相，亦异禀也。尝言士大夫一生，学问为一事，科名为一事，官职名誉，又各自别为一事，兼是四者，古今殆罕其人。以王荆公之道德气节，而宋儒至侪诸卢杞，包孝肃使生于两汉时，在《酷吏传》亦不过仅居下驷之列，而至今妇孺皆知，奉为神明。名实何必相符？史册安有定论耶？尝为嘉兴沈乙盦述之，乙盦叹息，以为至言。

宝文靖遗事　二则

恭忠亲王在政府，与宝文靖相得，王恒呼文靖为龟。一日退值偕行，过一丰碑下，王指负碑之赑屃，戏文靖曰："此为何物？"文静正色对曰："王爷乃不识此物乎？此龙生九种之一耳。"王亦鼓掌大笑。

宝相国退闲后，常语门下士曰："吾他日身后，得谥文靖，于愿足矣。"及其薨也，易名之典，适符素志。盖门下士具以公意启枢臣，而枢臣为之乞恩也。

多忠勇公轶事

中兴诸将之善战者，以多忠勇公隆阿为最。公之战功，始于东南，而终于西北，东南战事最久，而不如西北关系之重。盖其在东南，不过攻城野战之勋，而在西北，则仗钺专征，独当一面也。同治元年，陕回乱起，朝廷以胜保为钦差大臣，帅师西征。胜保在皖北，颇著声绩。及西入关，则锐气顿挫，株守省垣，日纵淫乐，不敢言战事。言者交章论劾，诏逮治入京，而以公代之。回匪逆巢，在渭北者凡三城。最东曰羌柏，在同州，迤西有苏家沟，再西为渭城。苏家沟、渭城，皆在咸阳境。贼于渭城建府治，盖居然以伪都视之矣。公督师入关，径趋羌柏，力战三日夜，克之，歼悍贼几尽。移师西指，群贼慑公威，苏、渭两城，皆一鼓下，陕回皆西走甘肃。大军方欲上陇，而蜀匪骤出山，据周至鄠县，乃移师而南。周至甫下，公亦致命，千钧之弩，伤于鼷鼠，惜哉！回逆最悍耐战，过粤匪远甚，赖公先后十余战，尽枭其魁杰。左军西征，直因公成局而蒇其事耳。微公造攻于先，后来成败，未可知也。然公苟不死，则必举逆孽而尽殄之，平庆泾固间，无花门纵迹矣。文襄后来招抚，直出于不得已。车箱之峡，隐忧方大，安得起公九京，而付以西垂之事哉？

公致命后，秦人德之甚，虽妇孺无不下泪者。而驻防旗丁，独深憾之。方贼之围攻省城也，官军分城而守，东北隅在满城内，故旗营主之。佐领某，潜输款于贼，约为内应，期以六月望夜分，贼舁云梯，由东北角楼下登城，而某自城上援之。至期，大风雨，贼所持草炬皆湿不能燃，迷失路，反向北行。奔驰至晓，则已在渭滨，去城四十里矣。某得贼贿千金，欲奄有之，其党大愤，遂上变，将军乃斩某以徇。贼旋败退，城幸得全。公既抵陕，闻其事，乃震怒，立奏诛同谋者数十人，而尽革旗营月饷。当是时，旗丁衣食无所资，相率折售屋材以糊口，鬻子女卖妇者相属也。公薨后，继任者始奏复之，故旗丁憾公特甚。至今公专祠中，春秋社赛，旗人无一至者。

国朝列女传三人

曾见达县吴季清先生所著笔记，有纪国朝列女三事，云闻之湘潭王壬秋。后读壬秋《湘绮楼全集》，有此三传，而所纪详略各不同。第一传香妃事，以孝圣宪皇后为主，与季清所纪，宗旨更互异，因忆而录之，以备异闻。季清殉节三衢，尽室国殇，遗著悉葬之烈火中矣。录此三事，竟犹想见宣南冷寺中，掀髯剧谈时也。黄垆腹痛之感，不禁涕泗之交集矣。

回部王妃某氏者，国色也，生而体有异香，不假熏沐，国人号之曰香妃。或有绳其美于中土者，高宗纯皇帝微闻之。西师之役，将军兆惠陛辞，上从容语及香妃，命兆惠一穷其异。回疆既平，兆惠果生得香妃，致之京师，先密疏奏闻。上大喜，命沿途地方官吏，护视起居维谨，虑风霜跋涉，致损颜色，兼以防其自殊也。

既至，处之西内，妃在宫中，意色泰然，若不知有亡国之恨者。唯上至则凛如霜雪，与之语，百问不一答。无已，令宫人善言词者谕以旨，妃慨然出白刃袖中，示之曰："国破家亡，死志久决。然决不肯效儿女子，汶汶徒死，必得一当，以报故主。上如强逼我，则吾志遂矣。"闻者大惊，呼其侣，欲共劫而夺之。妃笑曰："无以为也，吾衵衣中尚有如此刃者数十计，安能悉取而夺之乎？且汝辈如强犯我者，吾先饮刃，汝辈其奈何？"宫人不得要领，具以语白上，上亦无如何。但时时幸其宫中，坐少选即复出，犹冀其久而复仇之意渐怠也。则命诸侍者日夜逻守之，妃既不得遂所志，乃思自戕。而监者昕夕不离侧，卒无隙可乘而止。妃至中土久，每岁时令节，思故乡风物，辄潸然泣下。上闻之，则于西苑中妃所居楼外，建市肆室庐礼拜堂，具如西域式，以悦其意。今其地尚无恙也。时孝圣宪皇后春秋高，微闻其事，数戒上毋往西内，且曰："彼既终不肯自屈，曷弗杀之以成其志？无已则权归其乡里乎？"上虽知其不可屈，而卒不忍舍也。如是者数年。会长至圜兵大祀，上先期赴斋宫，太后瞰上已出，急令人召妃诣慈宁宫。妃既至，则命锸宫门，虽上至不得纳。乃召妃至前，问之曰："汝不肯屈志，终当何为耶？"对曰："死耳。"曰："然则今日赐汝死可乎？"妃乃大喜再拜，顿首曰："太后天地恩，竟肯遂臣妾志耶？妾间关万里，所以忍辱而至此者，唯不欲徒死，计得以一当以复仇雪耻耳。今既不得遂所志，此身真赘旒，无宁一瞑不视，从故主地下之为愈矣。太后天地恩，竟肯遂臣妾志，臣妾地下，感且不朽。"语罢，泣数行下，太后亦为恻然，乃令人引入旁室中缢之。是时上在斋宫，已得报，仓皇命驾归。至则宫门已下键，不得入，乃痛哭门外。俄而门启，传太后命，引上入，则妃已绝矣。肤色如生，面色犹含笑也。乃厚其棺殓，以妃礼葬之。

旧史氏曰："吾读亡国之史，至于晋羊后、北齐冯淑妃、南唐小周后之遗事，未尝不废书三叹也。即孟昶宫人费氏，赋诗见志，慨国无男，未尝不志节佼佼。然卒之失身宋祖，虽巽辞自解，潜祀故君，然亦儿女子之爱情而已，未足以为训也(今世所祀张仙起于宋世。本花蕊夫人在宫中潜祀孟昶，一日艺祖见而问之，则诡以张仙对，谓妇人祀此像者，可以生男，艺祖乃释然，宋人说部中多载其事)。呜呼！孰谓域外远夷巾帼中，乃有荆轲豫让其人耶？钱牧斋、龚芝麓之徒，可以愧死矣。"

旗人某氏女者，父为骁骑校，夫妇老而无子，且家赤贫，恃女针黹以养，缝浣湢厨之事，悉一身兼之。女略识文字，有暇，则聚邻童，教以识字，藉博升合资，时咸丰初年也。一日禁中选秀女期届，女名在籍中。闻报，抱父母恸哭，念己入宫，父母老无依。且展转死沟壑，欲奉亲以遁者数矣。故事，无问官民家女，既当选，则以官监守之，虑其遁也。女既不克脱，不得已，届期随众往，排班候驾于坤宁宫门外，时天甫黎明也。是时金陵甫失守，羽书络绎至，上忧劳旰食，每枢臣入见，议战守事，辄至日昃乃退。民家女初入宫禁，已战栗不自胜，又俟驾久，疲倚不能耐，重以饥渴交迫，相向饮泣。监者叱之曰："圣驾行且至，何敢若此，不畏鞭笞耶？"众闻言，愈战惧欲绝。女勃然起，厉声语监者曰："去室家，辞父母，以入宫禁。果当选，即终身幽闭，不复见其亲。生离死别，争此晷刻，人孰无情，安得不涕泣？吾死且不畏，况鞭笞乎？且赭寇起粤峤间，不数载，悉长江而有之，今遂陷金陵，天下已失其半。天子不能求将帅之臣，汲汲谋战守，以遏贼锋，保祖宗大业，而犹留情女色，强攫民家女，幽之宫禁中，俾终身不获见天日，以纵己一日之欲，而弃宗社于不顾，行见寇氛迫宫阙，九庙不血食也。吾死且不畏，况笞鞭乎？"监者大惊，急掩其口。而上适退朝，御辇已至前矣。因共缚其手，牵诣上前，抑之跪，女犹倔强，不肯屈膝。初女所言，上已微闻之，至是复笑问其故，女仍侃侃然奏如前语。上欣然喜曰："此真奇女子也。"亟命释其缚，令引入宫中，朝见皇后。时某邸方丧偶，谋续娶，因以女指婚焉，而罢所选秀女，使皆宁其家。

旧史氏曰："甚矣，人主听言之难也。往往师保疑丞，谏议拾补，竭其法语巽言，疏十上而不能一纡天听者。匹夫匹妇儿女子之流，顾能以一言感之，且其言恒有常人所不堪者，而英君谊辟，独能欣然容之，岂不奇哉？闻诸故老，列祖列宗之文学，以文宗为最优。御极之初，天下欣欣，有小尧舜之称。然曾文正奏进孙文定三习一弊疏，请铭诸座右，圣意怫然，几欲降旨诘责，赖祁文端从容申解，乃已。疏中所言，较庶女呼号之词，其顺逆当不可同日语矣。乃彼所苦心孤诣而不能得者，此独于立谈间得之。诚以危言抗论，适中肯綮。且一出中心恻怛之至诚，而丝毫无所矫饰故耳。然非文宗之圣，又胡能纡尊从谏若此哉？呜呼！此其所以拨乱反正，而卒基中兴之烈也欤？

某氏者，河南民家女也，生而奇慧，乡里以针神誉之。少失怙恃，鞠于兄嫂，兄嫂皆钟爱之，为择配甚苛，故及笄犹无人委禽也。女一日以麦草织雨笠，穷工极巧，钩心斗角，数十日力，仅成一具。持付兄，俾诣市售之，曰："第索价百金，无增减，有购者，即询其里居姓字而谨识之。"兄讶曰："一笠耳，恶能值百金？持以过市，人不将疑我狂耶？"女曰："第如我言行之，必有购者。如其竟无人，不怨兄也。"嫂在侧，默喻其意，知女意在择偶也，因促其夫如妹言。兄不得已，持以出，阅三日，无人问价者，意女特誓言耳，日暮，倦欲归。忽一少年翩然来，迎与语，衣履修洁，神宇闲雅，兄故所相识，邻村某高材生也。见所持笠，异之，把玩不释手。问持此何为，以求售对，询其价，以百金对。生沈思久之，恍然悟，即邀兄诣其家，出百金授之，而留其笠。兄微以言叩之，则生犹未娶也。归告妻，使以语妹，女果首肯，亟以媒氏往，婚遂成。卜日亲迎以归，伉俪果綦笃。婿家故无舅姑，惟夫妇二人，倡随之乐，诚万户侯不与易也。生宝爱草笠甚，令女制锦韬藏其中，出必冠之，无间晴雨，归必手自拂拭，韬而悬之帷中，以为常。数年后，女举一子，已呀呀学语矣。生有所善某富室子者，尝求婚

于女，女以其无行，却之。至是，益妒生之得美妇也，谋所以间之者，乃阳纳交焉。恒招生为诗酒会，因导之为狭邪游，生惑焉，出辄数日不归。女忧之，乃婉语曰："昨某君来吾家，吾于屏后窥其人，目动而言肆，是殆有异图，不可近也。"生未以为然，笑置之。一日醉归，忽易笠而帽，女讶问之，则已为某乘醉攫去矣。女默然，亦无一言。生倦而酣寝，晓始醒，则独卧于床，讶女胡早作，呼之不应，亟起视，已缢于窗棂间矣。生骇极木立，大痛，茫不知其故。俯视碎锦狼藉地上，拾审之，即所以韬笠者，始悟女所以死。乃大痛悔，号泣数日，亦感疾死(此事与《湘绮楼集》大异)。

旧史氏曰："《易》有之，'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若女者，可谓能见几者矣。生之宝爱是笠也。非笠之足宝，宝制是笠者之人耳。夫以造次不肯相离之物，忽慨然举以与人而弗之惜，宠移爱夺之机朕矣。女也不死，其将坐待为班姬之扇，楼东之珠乎？嗟呼！使淮阴而知此，则必无云梦之擒；使陆敬舆而知此，则何至有忠州之谪？古今豪俊奇伟之士，如刘诚意者，庶其近之矣。

李莲英女弟之指婚

李监莲英有一妹国色也。辛卯壬辰间，年甫逾笄，尚未适人。李数绳其美于孝钦，遂召入内侍起居。李妹故慧黠，善伺人意。孝钦宠之甚，呼为大姑娘。每日上食时，惟李妹及缪素筠女士侍后左右，同案而食，皇后及诸妃嫔皆立伺于旁。一日，某福晋入宫候起居，福晋于孝钦为姊妹，入宫相见，未尝赐坐，是日请安毕，忽赐坐，福晋惊悚逡巡，不敢即坐。孝钦微哂曰：吾所以赐坐者，岂为尔乎？尔不坐，大姑娘不敢坐。彼汉装纤足，那能耐久立乎。福晋愤甚而不敢言，归即发病。莲英之进其妹，本欲效李延年故事，而不悟上非渔色之主，所图竟不遂。莲英之惎上此亦其一原因也。内务府司员某者年少貌美，适丧妻，孝钦遂为李妹指婚焉。武进屠敬山水部(寄)《结一庐诗集》中有《宫词》二首，其一云：偷随阿监入深宫，与别宫人总不同，太母上头宣赐坐，不教侍立秀屏风。又，某君《小游仙词》中一首云：汉宫谁似李延年，阿妹新承雨露偏，至竟汉皇非重色，不将金屋贮婵娟。即咏此事也。

厨役高识

甘肃牛制府监，少时家綦贫，徒步走千余里，至西安，肄业关中书院，无以给饔餐资，常寄食于院中之厨役某叟家。某叟伟其气宇，知必大用，不责偿也。牛后通籍，报以千金。及督两江，某叟犹健在，年逾七十矣，家亦小康。因往访牛，牛留之署中。及鸦片战事起，牛附和奕山、伊里布等，力主和议，陷陈忠愍、裕靖节于死。某叟乃大愤，驰书告其子，举家中产业，凡以牛赠金营运所殖者，悉斥卖之，汇其银至江南，计逾二千金。乃持以谒牛曰："牛先生，昔吾所以解衣推食者，以子气貌英伟，将来必大用，为国家名臣耳，岂望报乎？今子乃误国至此，吾义不受子之惠。请以昔所赠，及历年所得子金悉还之子。吾仍为厨役，不虑饿死也。"牛亟起谢，竟拂衣去，告贷于乡人，乃得归。闻牛同乡述此事，惜竟不知其姓名矣。牛先生者，牛昔为诸生时，某叟常以相称者也。

沈副宪之知遇

高宗纯皇帝训政时，三省教匪方炽，宵旰忧勤，视朝较平时恒早数时。一日，召枢臣，俱未至，独章京吴熊光入直，遂蒙召对。是日即降旨以熊光为军机大臣，嗣后无召见章京者。光绪甲申春，恭忠亲王、宝文靖、李文正诸公之出军机也，是日诸公皆已至直庐，方预备入对，忽奏事内监传旨，令王大臣皆毋庸入见，而单召领班章京沈源深进内独对。于是诸公始知有大处分，前数日固毫无音息也。是日承谕拟旨述旨，皆沈一人为之。沈河南祥符人，由进士部郎入直，是时方官大理寺卿。故事，领班章京，回翔未久，必补军机大臣。沈又承特达知遇如此，众谓不日必当国矣。未几，升副宪，照例出枢廷，乃竟数年不迁。仅于庚寅恩科，典礼部试，旋即下世。竟未得与爰立之选，信乎升沉之有命也。

某太史遗事　二则

某相国者，讲学家也。其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时，延一新留馆之某太史，为诸孙授读。相国生平，固深恶吸食鸦片烟者。太史到馆数月，宾主极相契，相国方自喜为诸孙得良师。一日太史独坐斋中，整检箱箧中物，箧底固藏烟具，方一二拂拭刮磨，而生徒突自外入，亟掩藏之，则已无及矣。诸公孙下学归，因为相国言之。相国乃顿足太息，叹知人之不易，且惜太史之少年自暴弃也。偶退朝回，步至书斋，就太史谈，移时因及吸烟之害，遂反覆痛切言之。太史悚息，侧听良久，倏肃然起立，涕泗被面曰："某虽愚，亦知师言必为某而发，某不肖，未尝奉教于大君子之前。少时偶因疾病，药饵无灵，友朋因以吸烟劝，尔时不知其害，贸然从之，沉溺此中者十年矣。今闻师言，如梦初觉，十年来殆不可为人，自今日起，誓当痛绝之。"相国见其意诚，转抱不安，慰之曰："君既因病吸烟，骤绝之，恐宿疾复发，但有志戒绝，渐进可耳。"太史曰："不然，改过贵于勇猛，向不知其为害，相与安之。今既知其非义，则斯须不可淹留，朝闻道夕死之谓何？即使触发宿疾，遂致不救，不犹愈于为吸烟之人以终乎？"乃即相国前启箧，尽取其烟具出，毁而弃之。相国大叹异，所以慰藉之良厚。太史自此日危坐斋中，不出跬步者两月余。相国谂知之，乃益服其进德之猛，改过之速，为生平所未见。留馆授职，未十年，遽保列京察一等，擢守雄郡。则太史生平并不吸烟也。

太史一日偕同官诣院接见(掌院学士每月三次诣院，至则召诸翰林来署坐谈数刻，每班十人，谓之接见。侍读以下至编检皆与焉，庶子以上则否。盖翰苑职事

清简，自清秘堂办事诸员外，罕有得见掌院者，故为此制，使堂属得常相见，藉以察其人之贤否也），相国从容问曰："君读何书？"太史答曰："数日以来，未尝读书。适购得菊花数十盆，罗列厅事中，终日静坐其间，为养心之一助而已。"相国乃咨嗟太息曰："数日未与君相晤语，所见又进一步矣。但君必观花始能养心，若老夫则空所依傍，虽目中未接一物，而此心常觉活泼泼地，似当较胜君矣。"太史栗然改容应曰："吾师造诣，已至颜子心斋坐忘境界，岂门生之所敢望？门生不过略有周茂叔'绿满窗前草不除'之意耳。"始两人问答时，旁坐九人，已不禁失笑，恐失仪，皆竭力抑制之。至此，不复能忍，竟哄堂大笑，遂匆匆而散。

浙案异闻

浙江葛毕氏一案，为光绪初四大案之一，自经部审平反，久成信谳矣。乃以蒙所闻，则颇有与当时案牍异者，盖葛品连虽未被谋害，要非良死，葛毕氏亦实非良家妇也。毕故余杭土妓，杨乃武与县令刘锡彤之子皆昵之。杨以诸生武断乡曲，常恃刘为护符，刘亦藉杨为爪牙，故二人相得甚欢，而以毕氏为之媒介。杨既捷秋试，家计顿裕，毕氏遂议委身事之。谋既定，为刘所侦知，乃大愤，于是谋所以陷杨者。而适有品连死事，品连者毕之夫，鲁而懦，毕平时故庸奴畜之，品连不能堪，因乘间服阿芙蓉膏以死。刘询知之，则大喜，即召品连之出母某氏者至，饵以厚贿，俾投状诉冤，称子被二人者谋死。县令逮杨及毕氏至，胁以严刑，五毒备施，不胜楚，皆引服。浙之士大夫则起而大愤，谓杨虽非端人，而品连实非所谋害，县令疾其把持公事，藉事锄之耳。乃合词控诸都察院。然葛品连之服毒果实，则杨之冤终无由雪，故坚称品连实病死，而非毒毙。后事下学使者覆讯，仍以原谳上，浙京官益恚，再疏争之。而刑部提讯之旨下部，檄至浙，令县令亲解尸棺入都。浙绅闻之大惧，亟谋乘夜启品连棺，以它尸易之。刘令故贪鄙，署中吏役，莫不恨之刺骨，故无一人泄其事者。刘令行时，尚阳阳自得，语人曰："品连服毒固确，杨乃武终无由卸罪，吾行骑款段出都门矣。"既抵部，部臣奏请开棺甄验，先例询刘令是否真苦主尸棺，刘答以无讹，且循例具亲供甘结。棺既开，刘乃大愕曰："此似非真尸矣。"问官叱之曰："尔已具结于先，今尚何狡辨为？"刘遂俛首无一辞。案既结，杨及毕氏皆释放，巡抚、学使、臬司及历次承审道府州县，皆革职降调有差。刘令发黑龙江，遇赦不赦，时年已七十矣。

镇平王树汶之狱

河南南阳府镇平县猾胥胡体安者，盗魁也。河南以多盗故，州县皆多置胥役，以捕盗为名。大邑如滑、杞，隶卒皆多至数千人，实则大盗即窟穴其中。平时徒党四出，劫人数百里外，裒其所得，献诸魁。大府捕之急，则贿买贫民为顶凶以消案。有司颟顸，明知其故而不敢究诘，盗风乃益炽，体安凶猾，尤冠其曹。一日使其徒劫某邑巨室，席所有以去。鸣诸官，案久未破，巨室廉知体安所为，则上控司院。巡抚涂宗瀛檄所司名捕之，体安大窘。阴与诸胥谋，以其家童王树汶者，伪为己，俾役执之去。树汶初不肯承，诸役私以刑酷之，且诳以定案后决无死法，树汶始应诺。树汶年甫十五，尪羸弱小，人固知其非真盗也。县令马翥者，山东进士也，闻体安就获，则狂喜，不暇审真伪，遽驰牍禀大府，草草定案。当树汶大辟，于时体安已更姓名，充它邑总胥矣，树汶犹未知之也。刑有日，树汶自知将赴市，乃大呼曰："我邓州民王树汶也。安有所谓胡体安者？若辈许我不死，今乃食言而戮我乎？"监刑官以其言白宗瀛，宗瀛大骇，亟命停刑，下所司覆鞫之，卒未得要领。树汶自言其父名季福，居邓州，业农。乃檄邓州牧朱刺史（光第），使逮季福为验，未至而宗瀛擢督两湖以去，狱事遂中变。河道总督李鹤年，继豫抚任开归。陈许道任恺者，甘肃人也，先为南阳守，尝谳是狱，又与鹤年有连。于是飞羽书至邓，阻朱公，俾勿逮季福，且以危言怵之。朱公慨然曰："民命生死所系，曲直自当别白，岂有相率炀蔽，陷无辜之民，以迎合上官者耶？"任恺使其党譬说百端，终不为动。竟以季福上，使与树汶相质，则果其子也。恺始大戚，知是狱果平反，己且获重咎，百计弥缝之。豫人之官御史者，乃交章论是狱，说颇侵鹤年。鹤年初无意袒恺，然出生军旅，素简贵，不屑亲吏事，又恚言路之持之急也，遂一意力反宗瀛前议。然树汶之非体安，则已通国皆知，无可掩饰。则益傅会律文，谓树汶虽非体安，然固盗从。在律强盗不分首从，皆立斩，原谳者无罪。时树汶入狱已五年，初止为体安执爨役，或曰娈童也，并无从盗事。而谳者必欲坐以把风接赃之律，于是树汶遂为此案正凶。而官吏之误捕，体安之在逃，悉置之不问矣。言者益大哗，劾鹤年庇恺，于是有派河督梅启照覆审之命。故事，钦差治狱，皆令属官鞫之，大臣特受成而已。河工诸僚佐，什九鹤年故吏，夙承鹤年意。启照已衰老，行乞休，不欲显树同异。竟以树汶为盗从，当立斩，狱遂成。言者争之益力，吴县潘文勤，时长秋官，廉得其实。乃奏请提部覆讯，且革马翥职，逮入都。于是赵舒翘方以郎中总办秋审，文勤专以是狱属之，研鞫数月，始得实，行具奏矣。而鹤年使其属某道员，入都为游说。某故文勤门下士，文勤入其说，遽中变，几毁旧稿，仍依原谳上矣。赵争之甚力，曰："舒翘一日不去秋审，此案一日不可动也。"方争之烈，文勤忽丁外艰去官，南皮张文达继为大司寇。文勤亦旋悟，贻书文达，自咎为门下士所误，所以慰留赵者甚力。疏上，奉旨释树汶归，戍马翥及知府马承脩极边，鹤年、启照及臬司以下承审是狱者，皆降革有差。而朱公已先以他事挂吏议，则任恺嗾鹤年为之也。方三法司会稿时，丰润张学士佩纶署副宪，阅疏稿竟，援笔增数语于牍尾曰："长大吏草菅人命之风，其患犹浅，启疆臣藐视朝廷之渐，其患实深"云云。辇下士大夫，莫不叹为名言。一时督抚，皆为之侧目。其实此语亦有所本，当光绪丁丑刑部治葛毕氏狱，

给事中王昕疏劾浙抚杨昌浚，疏中大意，即此数语也。

今礼部侍郎张亨嘉，于时以大挑知县，需次东河。启照之派员谳案也，亨嘉与焉。独持议平反，不肯附和鹤年党。比提部部檄查取诸承审官职名，亨嘉请去已名，启照不许。乃请咨会试，陈牒刑部，述此案始末綦详，以是免议。旋即于是科成进士，人翰林。义宁陈抚部宝箴时官豫臬，当朝命启照覆讯也，陈公固心知树汶冤，以启照为其乡先辈，冀力争，得转圜。而启照中先入言，卒不从，及部檄至，有谓陈公可据此自辩者，陈公谢之曰："吾不欲自解以招人过也。"遂同罣吏部议。狱之起，当光绪己卯，讫癸未春，始议结，今二十八年矣。豫人谈斯狱者，犹曰："微朱公，树汶无生理也。"然体安卒无恙（朱公号杏簪，浙江归安人，礼部侍郎祖谋之先德也）。

王可庄太守失欢于宝文靖

闽县王可庄太守仁堪，光绪丁丑，以进士第一人入翰林。方其未捷时，以举人官内阁中书，才名固已藉甚，诸巨公争欲罗致门下。是科宝文靖以次揆主会试，得太守，喜甚。已而文靖又奉命充教习庶吉士，庶常馆大课，赋题为灵寿杖，官韵中有相字。太守赋云："危不持而颠不扶，焉用彼相？"文靖阅之，大怒，以为有意讽已也，遂终身不与太守相见。

挽　联

陈弢庵学士曾办南洋海防，丁母忧归里。丰润张幼樵学士，以联挽之曰："狄梁公奉使念吾亲，白云孤飞，将母有怀嗟陟屺；周公瑾同年小一月，东风未便，吊丧无面愧登堂。"时方当马江败后，故其辞悲愤异常。马江之役，人多以咎丰润，然丰润不过会办耳。书生夙不知兵，而受任于仓卒之际，号令不专，兵将不习，政府又力禁其先发，著著皆有取败之道。一督一抚，一船政大臣，开府有年，何竟一无备御？既知丰润调度乖方，何不先事奏参？此何等事，而可袖手旁观乎？斯时闽中大吏，殆惟幸丰润之败，而藉手于法军以取之耳，岂有丝毫为国之意耶？丰润出京时，阎文介执其手而谓之曰："子其为晁错矣。"闽事之必败，智者莫不知之，即丰润亦未始不自知之，知之而不得不往殉之，其遇弥艰，而其心未尝不可谅也。然法帅孤拔，实为吾炮所毙，故船局虽毁，而不敢进趋省城。然则兹役虽败，犹不无尺寸之功焉。视甲午之役，又孰优而孰劣也？

钱塘孙子授少司农薨于位，王覲卿农部颂蔚挽之曰："公以枚乘给札，兼浮邱授诗，直道虽行，往事不须惭醴酒；我本词馆门人，备司农掾属，文章无命，逢人犹自惜焦桐。"盖司农初为南书房翰林，后入毓庆宫，授德宗读，眷畀日隆，行陟正卿。忽以失察户部书吏案，退出毓庆宫，遂一蹶不振，郁郁以殁。故上联以申公为比，下联则农部由庶常改官部曹，故以焦桐自慨也。蒙于司农，为再传弟子，尝侍公座。为言授读时，上之天亶聪明，真非常人所及，读书不三遍，即成诵，能熟背，授之讲解，未尝或忘。其或有所疑而垂询者，则皆讲义之所未及，或与他篇有牴牾同异者也。时圣龄才十四五耳。后来外间传言，谓上读书不慧者，皆谣诼之言，不足信也。

纪马江死事诸将

甲申马江之败，世皆归罪于张幼樵学士。然诸将用命，力战死绥，其忠荩实有不可没者。且法人内犯，实仗孤拔一人，自孤拔毙于炮，法人已失所恃，遂不复能纵横海上，功过亦差足相抵。较之大东沟、刘公岛诸役，其得失必有能辨之者。爰检箧中旧所录存学士为诸将请恤疏稿，录之于此。方今朝廷锐意规复海军，听鼓鼙而思将帅，其亦有奋袂而起，以追先民之风烈者乎？按是役死事最烈者，为督带飞云兵轮副将衔参将高腾云、管带福星轮船五品军功陈英。原疏叙高事云："该参将由粤来援，论事呐呐如不出口。前月二十六日，法增一船，诸将来请援。高腾云独义形于色，臣心异之。夜复来见，询以方略。高腾云曰：'闽防之意，本以牵制，使敌不发耳。厂非战地也。但炮注子人枕戈者已一月，昼夜相持，咫尺间恐酿成战事，知帅意急欲先发，必多牵制不可得。南洋援必不来，即来，怯将亦无用，徒害事耳。'臣诘之曰：'然则奈何？'对曰：'专攻孤拔，得一当以报而已。'臣欲令其统率诸将，则辞以资望在李新明后，且曰：'水师船各自为战，非若陆军一将，能指挥十余万也，请不必纷更。'坚守以待上命。该参将既去，臣复嘱各船，就商筹策。该参将志定神完，誓死报国，是日手发巨炮，击其乌波船，一一命中，以一飞云小舰，当敌人三大舰，中流坚拒不退。忽横来一炮，该参将腿为之折，复一炮，遂飞入水中而没，舟乃发火。"其叙陈事云："该军功人极瘦弱，文理甚优。方敌舰日增，臣深忧之。陈英上书，请以各轮船合攻孤拔座船，而艇船等发火牵制下游，使各轮小商船水勇及捍雷船，截其鱼雷舰。所论均有条理，臣采其论，下诸将，布置略定。无如法暗约英美先发也。陈英见英美船骤下，急起碇誓众曰：'此吾报国日矣。吾船与炮俱小，非深入不及敌船。'敌以三船环之，舟中机损人亡不顾，但以炮向孤拔船，孤拔船受炮略退，敌复增船来持。至一时许，陈英猝中炮于望台，学生王涟随殉，船始焚毁。英美船观战者，均称叹不置，为之深惜"云云。后奉旨，高腾云照总兵阵亡例，从优议恤。陈英给都司衔，照都司阵亡例，从优议恤。王涟照五品官阵亡例议恤。是役力战死者，尚有千总许寿山、叶深、五品军功林森林三人。

甲申越南战事杂纪

昨从友人斋头，读鄂中吴君光耀华峰文集，中有《宁副将战事略》一首。其叙甲申间越南战迹，与官中文牍，及海内传闻，有迥异者，爰撷其要而录之于此。甲申越南之役，两广总督张树声、前云贵总督刘长佑，暨沿江海督抚，各征兵出镇南关，是为中路之师。广西

巡抚徐廷旭，屯谅山督师。树声遣将黄桂兰、董履高等，多淮军。廷旭巽懦，不敢违总督意旨，尽用其人，而自用党敏宣、陈朝刚、陈得贵等，皆广西人。廷旭倚桂兰，俾尽统诸军当前敌，驻北宁。廷旭自统二十余营为后路。桂兰所统，凡四十二营，在北宁日夜酣酒，夺民间妹崽，恣为荒淫，不恤军事。部下益相习无纪律，越南人怨之刺骨。会有教民，贿敏宣，请给军装助战。敏宣言诸桂兰，桂兰已昏醉，悉听敏宣言，教民得军装，遂助法攻官军，官军溃走，廷旭逮问。朝命潘鼎新为桂抚，而以布政使王德榜署提督，代桂兰，且命斩敏宣及总兵陈得贵，敏宣以退缩，得贵则首失扶良炮台者也。时敏宣犹领三千五百人屯谅山，为桂兰军营务处，合所节制，尚二万余人，兵权甚盛。得贵所领亦千人。德榜惧其叛，秘不发，而令部将宁裕明往诱之。裕明以一骑一卒，往迎敏宣声言筹军食，而一幕客广西人者继之。客固敏宣乡里，谓可通诚也。裕明见敏宣，邀与同往大营，敏宣不疑，单骑随之行。才入关，遽就缚，搜其身，得双响手枪二，已上子药矣，遂斩之，并斩得贵。得贵初犹侃侃辩，谓吾退炮台有将令，诘以克扣军饷事，始俯首无语。桂兰夜饵金死。朝刚亦当斩，亡命不知所在。敏宣晓相人术，自以法当死兵，故每战辄退缩，至是竟死刑。

越南一役，诸将善战者，以宁裕明为第一。裕明，湖南衡阳人，初随刘武慎军。甲申春，淮军既败，广东陆路提督杨玉科领广武三营，屯观音桥。调裕明领右营。闰月丙午昧爽，法人由郎甲进攻观音桥，桥南北皆山，高数十丈，北岭尤斗绝。提督万叶，以所部四千人屯桥南，当前敌。裕明从玉科，与提督王洪顺屯桥北，为后劲。日未晡，万叶战败，退至桥北，倚北岭而阵。法军从之入，裕明急出万叶后，登北岭绝顶，发炮下击，别伏两哨于山之左右麓，横截法军之要。法军悉力御岭上军，不虞伏兵之骤出也，大惊溃走。诸军悉众追之，至郎甲，歼其锐卒数百人，于是法人始有求和之举。洪顺不知西人好争高，乃屯山下平地，几为敌所乘。然见前敌败退，能督队不少却。万叶虽败，而部伍井井不稍乱，故卒能转败为胜。二人皆淮军良将也。万叶后怒鼎新赏不公，辞归。而裕明叙绩以千总超擢游击，会奉电旨，令退师，毋碍和议。我军如约退入镇南关，法人约退东京，乃下退北宁。裕明说玉科谓法人诈和，必不可信，宜乘机进兵。旋奉旨派员潜赴敌境侦探，诸帅皆谓无如裕明，裕明遂行。以六月乙酉发观音桥，昼伏夜行，蛮烟瘴雨，备尝艰苦。七月癸卯朔，归龙州，说鼎新宜进兵，于是遂决二次大举之议。

八月庚寅，我师败绩于郎甲。郎甲南距谅山十五里，北距观音桥八十里，东轮头，西太原，各百里。先时越南教民，遂豕羊犒军，报法人且至，方提督友叔谓之曰："我军装未齐，垒营未固，不能速战。"越民遂去，不二日而法兵大至矣。关外林木丛密，法人倚以自蔽，我军竟不之觉。昧爽忽闻炮声，友叔犹曰："兵勇打冷炮耳。"俄而开花弹落营中，炸死十余人，始知敌至。时筑垒未毕，军士各散就空村为食。周提督者率二千五百人骇而奔，友叔以千人亦奔。法人萃于玉科营，围之数十重。裕明令军中，即无事，亦戒备如对敌，故拒战独整暇。乃凭墙发枪，法人更番迭进，死伤如积。营墙猝轰倒，裕明以亲军三百人，且战且掘坑。自朝至日昃，法人数万，冲突数十次，卒不得入。左右呼裕明曰："大人不速出，死伤无孑遗矣。"裕明回顾，见积尸纵横，四面皆法兵，不见援兵一人。望玉科中军，围尤厚，不知存没。乃慨然曰："战死枪，走亦死枪，宁战死耳。"左右曰："统领犹在。"裕明曰："即欲出，亦必杀人。"时天已昏黑，裕明乃口衔匕首，右手纵火弹，左手持马刀，驰而斫。左右随而驰斫者，二百余人。法兵皆披靡，竟入中军，玉科左右，仅数十人，尚据内濠力战。裕明于是卫玉科出，士卒死者，又五十人，伤四十余人，存者止百人耳。玉科既出，左右仅三人，由是益亲裕明，裕明亦乐为玉科用。是役也，玉科惩党敏宣前事，拒教民不使见，而友叔不知教民皆法军间牒，遽纳之人，且以实语之，故及于败。我军死千余人，法军死者亦相当。而玉科、裕明之能军乃大著。友叔被创，怨周提督之不相救也，周亦惧诛，吞金死。

十一年正月，谅山既失守，诸军退屯镇南关内。独玉科屯关外十五里之文渊，距法军所驻五里。己酉昧爽，法军进犯，裕明阵中岭，身当前敌，分兵据左右二岭，左岭徐占魁当之，右岭寥应昌当之。玉科驻大塘岭上督战，后裕明阵里许。绥甫交，占魁炮伤足，遽回营。应昌惧而奔，一军随之。独裕明督所部力战。法人分兵从右岭入，玉科见应昌败，虑裕明力单，遣提督刘思河率中营亲兵助之。思河持马刀来，裕明谓且置刀亟蹲而发枪，语未毕，炮弹已洞穿思河胸，玉科亦负两伤，一中头太阳，一洞腹。裕明不知玉科之伤且死也，犹遣红旂索玉科诸营子药尽与我，我不收队矣。红旂报玉科阵亡，裕明乃痛哭曰："主帅死，我须性命何为？弟兄不能战者，请逃死；不惧死者，请随我，为主帅复仇。"众皆哭曰："愿从死。"裕明冲法军，击杀一五画金线者，或曰法总统之婿也。是时炮声如雷霆，子飞如风雨，枪连环如数万爆竹齐发，如倒岩墙，非忘生死者，不敢斯须立也。裕明倏中弹，洞右颊而出，血流满身，裕明犹不知，但持刀督军士前进。士皆大哭曰："大人戴花矣。"戴花者，军中中炮之隐语也。争扶掖入关，裕明不肯，谓死亦当在关外。左右绐之，谓玉科尚未死，乃强舆人关。王德榜尝拊裕明背而调之曰："人言我王老虎胆大，汝胆乃大过我耶？"

二月戊寅，法人攻陷关前隘。隘北五里，里有三山，如品字，曰小南关。冯子材统十营，三营屯山上，七营屯山下。是日法人以奇兵越镇南关东岭，出间道，袭夺小南关。裕明方养创凭床，闻炮声，裹创飞骑至，则冯军已败下山。裕明从山北冲上，马刀斫法人，法人披靡，于是诸军相继登。德榜屯油隘，亦闻炮声，遣都司陈得胜间道赴援，留旗帜油隘为疑兵，而自率亲军，施放火箭，横杀入关，截法人辎重。法人前后受敌，乃败

走。南方卑湿，春草方生，洋人革履滑，辄颠人草中。迫追兵，又不得正路，穷急哀呼相闻。我军战胜，气益猛，乘日光穷追，斩馘法人数千级。法人被杀急，则投枪降，去帽为叩首状，以手捍颈。军士愤法人甚，卒杀不止，人遂谓中国人无礼也。法人一败不复整，败文渊，败谅山，败谷松，败威坡，败长庆，败船头，由北而南，八日夜，退二百余里。诸军欢呼，谓恢北圻复东京有日矣，而停战之诏书遽下。

章高元失青岛之遗闻

德人之据青岛也，守将章高元叠电总署，谓被德人诱之登舟幽诸舟中，迫胁万端，终不为动。此事后掩饰之辞，非实录也。初青岛既开辟，政府拟建为海军根据地，以文武大员二人守之。文员为山东道员黔人蒋某，武员则高元也。会丁酉会试，蒋奉调回省，防务乃为高元一人所专。是日日方正中，炮台上戍兵偶以远镜周瞩海中，忽隐隐见兵船一艘，破浪而来，疑之。谓外国兵轮，何事至者，再审睇之，则更有数艘，衔尾继至，急使人报知高元。高元方与幕客数人为麻雀戏，怡然曰："彼自游行海中，偶经此地耳。何预吾事？而尔等张皇如是。"俄顷，船已抵岸，始辨为德人旗帜。旋有水兵二四人，由船中出登岸，买纸笔数事而去。移时，即以照会一函抵高元署中，高元赌方酣，竟掷之几上，漫不拆视，喃喃曰："是何大事，来溷乃公？"又历食顷，赌倦少憩，一幕客取牍欲启封，高元尚尼之。幕客曰："封已启矣，姑视其中作何语者。"既启，某客遽狂呼咄咄怪事。高元始取视，乃知德人勒令于二十四钟内，将全岛让出也。高元遽推案，尽翻赌具于地下，令迅速开队，亟出署，则德兵已满衢市。队既齐，将士皆挟空枪，无子药，急返库中领取，则库已为敌所占矣，乃大窘。高元曰："即不能战，吾惟有与之论理耳。"亟诣德将，侃侃与辨。德将夷然曰："此事吾奉本国训条行事，实无理之可言。汝但全师退出而已，吾亦不汝害也。"高元终不许，遂幽之署中。高元故健将，然非方面才。法人犯基隆时，力战尝有功，恃勇而骄，漫无豫备，以至于此。

服　妖

服妖之说，凿然有之。辛有伊库力叹，子臧聚鹬之事，三代前已启其端。昔史所记，如南唐之天水碧，北宋之女真妆，南宋之错到底、快上马，其事皆信而有征。盖国之将亡，其朕兆先见于起居服御之间，气机所感，固有莫之为而为者，不得谓五行家武断附会之说也。光绪中叶，辇下王公贝勒，暨贵游子弟，皆好作乞丐装，余尝亲见之，不知其所自始。而一国若狂，争以寒乞相尚，初仅见诸满洲巨室，继而汉大臣之子孙亦争效之。淄川毕东河尚书之诸孙，盖无人不作此装也，今其家已式微矣。犹忆壬辰夏六月，京师熇暑特盛，偶登锦秋墩逭暑（锦秋墩者，在南西门内，直陶然亭之北，都人呼之曰窑台。崔然小阜，高不及二丈，顶平宽可亩许，杂树环之，四围皆苇塘，无人家烟火，故盛夏无暑气。每岁午节后，辄有人设茶肆于此，陈百戏杂耍，兼沽村酒。竹篱茅棚，颇有村落间气象也），邻座一少年，面黧黑，枯瘠如尪，盘辫发于顶，以骨簪贯之（京师无赖子夏间皆作是装），袒裼赤足，仅著一犊鼻裈，长不及膝，秽黑破碎，几不能蔽其私。脚蹑草履，破旧亦如之。最奇者，右拇指穿一汉玉班指，数百金物也。雕羽扇一，碧玉为之柄，价亦不下百金。箕踞而饮酒，聆所谈，皆市井秽亵语。然酒家庸奔走其侧，无停晷，趋事惟谨，不类侍他客，方深异之。俄而夕阳在山，游人络绎归。忽见台下一朱轮后档车，行马二十余拥之，众皆大诧，因驻足观其竟。则见有冠三品冠、拖花翎者两人，作侍卫状，一捧帽合衣包，一持盥盘漱盂之属，诣少年侧，鹄立启曰："大爷，舆已驾矣，傍晚尚有某王府饭局，须早去也。"少年竦然起，取巾靧面讫，一举首，观者愈惊愕，几失声。盖向之黧黑者，忽变而白如冠玉也。然后悟其以煤炭涂面耳。盥漱既竟，徐徐著衣冠，则宝石顶而三眼翎者。两侍卫拥以下，既登车，游龙流水，顷刻渺矣。佣保乃耳语余曰："此某贝勒也。"余益骇曰："何至是？"友人哂曰："君尚不知辇下贵人之风气乎？"乃屈指为述某王，某公，某都统，某公子，皆作是时世妆。若此贝勒者，犹其稍守绳检者耳。因慨然曰："不及十年，其将有神州陆沈之变乎？"友人故旗藉，官内务府，故知之如此其悉也。果未及十年，而有庚子之乱。闻王公大臣之陷虏者，克勤郡王为洋兵所迫，日负死尸，怀塔布为使馆担粪，吞声忍辱，甚至被鞭笞，莫敢自明。呜呼！"宝玦青珊，路隅饮泣，荆棘十日，身鲜完肤"，哀王孙之诗，乃于吾身亲见之矣。痛定思痛之余，其亦有能力洒斯耻者乎？亦尚有乐从牧豕儿游者乎？

庚子拳乱轶闻

庚子之变，正士碎首，公卿骈戮，自开国以来所仅见。被难诸公，其尤为无妄之灾者，则海盐徐大司马（用仪）是已。徐公由户部小京官，考取军机章京，荐至正卿，官京师四十余年，畏慎小心，遇事模棱，有孔光冯道之风，而竟与袁许诸贤，同遘奇祸，实出意料之外。盖东海（徐荫轩相国）深恶其人，必欲杀之而后快。方甲午之役，徐公以少宰为军机大臣，而东海以大学士管吏部。时东海久不召见，一日忽入内，散直后至吏部。徐公已先在，迎谓曰："闻中堂今日有封事，内容可得闻乎？"东海拈髯微笑曰："无他言，但窃附春秋之义，责备贤者耳。"盖即劾济宁（孙文恪毓汶）及徐公也。后徐公之出军机，此疏有力焉，其怨深矣。戊戌政变后，徐公再入总署，意甚得。所亲有劝以时事方艰，当乞身勇退者，徐曰："吾通籍将五十年，竟不得一日为尚书，辜负此生矣。终须一陟正卿，始乞退耳。"后果擢大司马，甫月余而难作。徐公与瑞安黄漱兰侍郎，为儿女亲。拳祸未作时，侍郎在里门，以书贻之，封识重重，启视之，仅素纸一幅，擘窠书"水竹居"三字而已。水竹居者，徐公里中别墅名也。侍郎盖以此慧其归，徐终不悟，竟及于难。徐死时，年逾七十矣。

浙右老儒某君者，与许竹筼侍郎为布衣交。自侍郎持节欧西，即入其幕中，十余年未尝一日去左右。某君尝为人言，侍郎下狱之日，晨起，都市尚平安，寂寂无所闻。日晡饭罢，方坐书室中，与某君闲谈，一面令从者驾车，云将赴总署。未及整衣冠，忽阍人持一名刺入，云有客求见。侍郎审其名，非素所识，令阍人辞以即赴总署有要事，不暇接见，阍人出，须臾复入，则来者自云系总署听差武弁，奉庆邸命，请许大人即入署，两邸诸堂先在，云有要公待商也。侍郎乃出见之，立谈数语，某弁即辞出。侍郎乃入，具衣冠，语某君曰："昨晚散署时，未闻有何要事，何今日两邸诸堂，同时俱集耶？"某君曰："想必有事。公出，我亦欲至城外，看外间消息如何？"言已遂去。俄复入云，请公之某弁尚未去，方在门外，顾盼非常，甚可疑诧。且总署武弁数人，吾备识之，未尝见此人也。公可多带数人去，有不测，当饬其还报也。侍郎笑置之，不以为意。及驱车出胡同口，则尚有提署番役数人俟焉。某弁一指挥，争蜂拥侍郎车，不东向而北驶。问何故，则曰："今日议事在提署，不在总署也。"有顷，至步军统领衙门，某弁即扶侍郎下车，而尽斥其从者使还曰："此间有人伺候大人，不须汝等矣。"侍郎入，引至一小室内，即反扃其门而去。侍郎闻隔壁室内，有一人叱咤声，审之，即袁太常也，然亦不得相见。从者既归，某君大惊愕，急诣王文勤宅，探闻消息并请其论救。文勤尚不信，曰："顷散直时，并未奉旨，安得有此事耶？"某君奔走终夜，卒不获要领。三鼓后，始闻侍郎及太常皆送刑部。次早又得刑部某部郎密书，谓顷者堂官从内出，即饬预备红绒绳，恐目前即有不测。故事，大臣临刑，必用红绒绳面缚也。某君得书，犹欲诣文勤乞援。甫出门，闻人言囚车已出城者，急奔走西市，则二公皆已授命。监刑者徐侍郎承煜，已驱车入城复旨矣。

逢福陔观察言，立豫甫尚书之死，人皆知为拳匪涎其财富，而不知尚书与澜公别有交涉。其死也，澜实与有力焉。先是，都下有名妓曰绿柔者，艳绝一时，澜与立皆昵之，争欲贮诸金屋。是时澜尚闲散无差事，颇窘于资，故不能与立争，绿柔卒归立。澜以是衔立次骨，及是遂倾之以报。联荇仙学士之上封事请停攻使馆也，出遇崇文山上公于景运门外，崇讶曰："荇仙何事，今日未明入直耶？"学士告以故，崇勃然曰："荇仙，君自忘为吾满洲人乎？乃效彼汉奸所为。"（学士点庶常时，崇为阅卷大臣，固师生也）学士毫不逊谢，竟拂衣出。崇益怒，未数日，学士遂赴西市矣。是日学士已赴市，将就刑，忽见一大师兄，红衣冠，由宣武门出，怒马骤驰，骑后尚拖一巨物，尘埃坌涌，观者皆莫辨。俄顷至刑所，始知为一人，缚手足，系诸马蹄，面目已毁败，不可复辨。私问诸番役，乃知为立尚书也。

立联既死，端、刚诸人犹不慊，将以次尽杀异议诸臣。廖仲山尚书寿恒，时已罢军机及总署大臣。然其初入枢庭，固常熟所汲引者，故端、刚恶之尤甚。已定于七月□十□日斩异议者数人，而尚书为之首。时诸人亦不复秘密，辇下几无人不知。尚书于时已尽遣家属出都，而身寓东华门外一小寺中。闻耗大惧，属其戚某制府，乞哀于荣相，荣相允之。翼日谓某制府曰："仲山事无望矣，吾今日入对时，百计为乞恩，叩首无数，而慈意竟不可回，奈何？君可传语伊，早自裁可也。"某制府以语尚书，尚书竟不能引决。会先期一日，联军入城，乃得脱，匆匆南归。寺僧为人言，方事急时，尚书在室中，环走三日夜，未停步，不语亦不食，面殆无人色云。

江苏刘编修可毅，以甲午恩科南宫第一人入翰林。都下传刊题名录，或讹为可杀，一时引为笑谈。而编修心疾其不祥，既留馆，一日与朋辈数人，诣一星士。星士谓之曰："君将来必死于刑。"编修益大惧，念词曹清简，无抵触刑章之理，或将来以科场事被累，如咸丰戊午之狱乎？由是遂不敢考差。然翰林俸入微薄，无他差可资津贴，奴仆债主，皆望其三年一差。倘不考差，则米盐无从赊取，而仆辈亦将望望然去之。于是每试辄不终场而出，家中人不知，犹望其得差也。及是，乃被拳匪所戕，刑死之言竟验。

董军攻使馆，十余日不能下，朝旨召武卫军开花炮队入都助攻，今天津总兵张怀芝，方为武卫军分统，奉檄率所部入都。荣相以城垣逼近使馆，居高临下，最便俯攻。即饬怀芝以所部登城安置炮位。炮垂发矣，怀芝忽心动，令部将且止毋放，而急下城诣荣相邸，请曰："城垣距使馆仅咫尺地，炮一发，阖馆立成齑粉矣。不虑攻之不克，虑既克之后，别起交涉，怀芝将为祸首耳。请中堂速发一手谕，俾怀芝得据以行事。"言之数四，荣相终无言。怀芝乃曰："中堂今日不发令，怀芝终不肯退。"荣相不得已，乃谓之曰："横竖炮声一出，里边总是听得见的。"怀芝悟，即匆匆辞出，至城上，乃阳言顷者测量未的，须重测，始可命中。于是尽移炮位，向使馆外空地，射击一昼夜，未损使馆分毫，而停攻之中旨下矣。

是役也，仁和王文勤公文韶亦几不免。五忠正法后，端庶人之弟载澜，上疏言攻使馆事，而附片奏称诸臣通敌者，已尽置典刑，独王文韶在耳，斩草不除根，深恐终贻后患，请并诛之，以清朝列。疏至枢廷，荣相先阅看，阅毕，急纳其附片于袖中，乃以正折授文勤。文勤阅至竟，犹询左右曰："澜公尚有一附片，今安在耶？"荣相徐应曰："想留中未下耳。"有顷，同入见。奏事既毕，荣相徐出澜奏片于袖中，曰："载澜此奏，可谓荒谬绝伦，请太后传旨申斥。"后沈吟久之，始厉色曰："汝能保此人无异志乎？"荣顿首曰："纵朝臣尽有贰心，此人亦必不尔，奴才敢以百口保之。"后犹迟疑良久，始曰："果尔，吾即以此人交付汝，倘有变，汝当与同罪。"荣复顿首谢恩，乃起趋出。文勤耳故重听，又所跽处，去御座稍远，始终竟不知后与荣所言者何事。后荣向人述及此事云："方力争时，后声色俱厉，数怒目睨文勤。同列皆战栗无人色，而文勤含笑，犹自若也。"

张樵野侍郎遗翰　三则

南海张樵野侍郎荫桓，起家簿尉，粗识字，中岁始力学，四十后即出持使节，入赞总署。而骈散文诗，皆能卓然成家。余力作画，亦超逸绝尘，真奇材也。生平作事，不拘绳尺。且以流外官，致身卿贰，辇下诸贵人尤疾之，以故毁多于誉，然干局实远出诸公上。戊戌五月，常熟去国时，侍郎亦被人参奏，闻东朝已有旨，饬步军统领，即日前往抄籍矣，以荣禄力谏而止。实则荣禄别有用心，非为侍郎乞恩也。尝见其为人所画便面，湿云滃郁，作欲雨状，云气中露纸鸢一角，一童子牵其线，立一危石上。自题诗其上曰："天边任尔风云变，握定丝纶总不惊。"盖即此数日中所作也。

侍郎诗笔清苍深重，接武少陵、眉山，视高达夫之五十为诗，盖有过之。尝得其遗诗一卷，皆遣戍西行时，关内外途中所作，爰择其尤者录之。《九月晦渭南道中得廉卿祭酒书述敝居及增儿踪迹奉答一诗》云："无限艰危一纸书，二千里外话京居。覆巢几见能完卵，解纲何曾竟漏鱼。百石斋随黄叶散，两家春雨绿杨虚。灞桥不为寻诗去，每忆高情泪引裾。"一气关生，情文交挚。何大复《浔阳江上》之作，无以过之。《留别邓锦亭军门》云："交臂京华感慨深，只凭秋雁寄边音。艰难三箭痕犹在，仓卒离筵酒共斟。瘴海同乡知韦睿，天山旧迹访裴岑。长途旗旆劳相送，万古难忘此夜心。"其歌行浑灏流传，尤深入坡老之室。《周式如太守以钱叔美〈入关图〉为赠，赋诗奉酬》云："松壶画笔时所珍，派别宋元逾三文。入关图为蒋侯绘，玉门归鞚嘶边尘。武署南阳岁癸未，阅世行将八十春。桃花如笑簇鞭影，晴川野馆山峋嶙。矮松红柳互映带，大旗猎猎悬城闉。风沙万里羌无垠，至此似觉天回温。伯生赀郎原通人，丹青赖尔能传神。一艺升沈会前定，坎壈岂独曹将军？海军声价日骤长，广搜始自潘文勤。伊余藏弃本非俭，巢覆散作凉秋云。天涯作伴只王恽，米船未许充劳薪。使君投赠吉语真，仿佛仙梵室中闻。蹇驴一夕压球璧，怪底宝气腾氤氲。廿年京邸相过频，屡困南箕伤溷菌。便宜坊夜炙鸭臛，迢迢情味犹在唇。从兹中外顿契阔，一麈西迈悭片鳞。无端遇合岁云暮，严谴何敢行逡巡。此身九死不忍述，合检寒具供陶甄。天教生入作左券，愿乞山水作廛民。"呜呼！孰料玉门既出，遂无生人之望也哉？侍郎富名迹，收藏石谷卷轴至多，尝建百石斋以储之。自被祸后，桓玄寒具，遂成云烟之散没矣。其《度乌稍岭寄督部陶公，并怀拙存征士》云："镇羌破驿不任往，人风吹送龙潭去。乌稍岭势原平夷，往来辄与昏霾遇。行人视此如险艰，材官亟劝勿犹豫。沙沟石滑丛冰积，独木危桥一川注。几经跋涉达山趾，三五人家杂牧竖。坡陀数折如龟穹，时见烟墩闲电柱。岭巅孤峙韩湘祠，駊及逐臣征吉语。严程何暇叩山扉，但见冰崖浮绀宇。自从秋度四天门，河潼二华忘朝暮。疲极虚瞻玉女盆，饥来安得仙人露。六盘青岚倍幽隽，酬酒山灵或题句。征途计日过伊凉，羌笛吹残玉门树。邮亭三九犹晴暄，天下绝人况编戍。狞飙岂有终朝鸣？四顾青苍散妖雾。沿山旧垒相委蛇，云是防边最要处。前年鼙鼓鏖西宁，汉回血战洮湟腥。董军捷奏太子寺，公侯从此资干城。急移胜兵控山海，更募健儿充神京。甓斋经略逾万里，夹袋别已储三明。花门活佛并苏息，宵昼出没无鼯鼪。陇云蔼蔼补官柳，竹头木屑皆有情。沈蒲教肃气静穆，上流节钺流休声。庄浪水利以时拓，尽收刀剑趋牛耕。荷戈且廑仁人矜，调护苦待冰桥成。溪壑回春在何许，去德滋远心摇旌。纪群高矩今咸英，待行求己言为经。灵光殿赋不足拟，说偈宜使蟒泪零。时艰更期保玉体，补缀云物酬升平。"摘句如《和张子渔咏梅》云："寒侵修竹犹堪侣，世有孤花贵善藏。已无水部吟东阁，几见星躔少微。别墅岂曾指荫远志？西州谁为寄当归？方朔善谐嗔阿母，朝云香梦伴东坡。调羹事业原虚语，酒晕无端入醉哦。路逢驿马香何恋？冷忆弓蛇影未驰。"《寄赵次珊方伯》云："五云楼阁调羹手，万里关河负米心。"皆兴象深微，别有寄托。

侍郎之进用，由于阎文介之汲引。初以山东道员，召为太常寺少卿，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骎骎大用矣。会京朝士大夫，以其出身不由科第，故挟全力挤之。直总署未数月，复出为大顺广道。既而美使缺，文介复力保，遂再授少常，出使，游至侍郎，加尚书衔。侍郎于合肥，晚年颇隙末，而于朝邑风义，顾始终弗替。文介之薨也，遗疏忤孝钦意，恤典独薄，礼官以赐谥请，几靳不予，后卒得转圜者，侍郎力也。

中堂之识字

刚毅为刑部尚书，上官日，与诸司员言，称皋陶为舜王爷驾前刑部尚书皋大人皋陶（陶字读本音）。此事早脍炙人口，而不知犹有令人发噱者。其在刑部日，提牢厅每报狱囚瘐毙之稿件，辄提笔改为瘦字，且申斥诸司员不识字。诸司员咸匿笑而已。在军机时，四川奏报剿番夷获胜一折，中有追奔逐北一语。刚览折忽大怒，谓川督何不小心至此，奏折可任意错讹耶？拟请传旨申斥，众诧而问之，则曰："此必逐奔追比之讹，盖因逆夷奔逃，逐而获之，追比其往时掠去汉人之财物也。若作逐北，安知奔者之不向东西南，而独向北乎？"常熟在旁，忍笑为解其义，刚终摇首不谓然。

尚书忠爱

戊戌政变时，长沙徐寿蘅尚书树铭为大司空。是日方入署，独坐堂上，忽传太后训政之旨下，又闻派步军统领往抄南海馆。急肃衣冠出堂，北向顿首。每一顿首，辄呼女中尧舜者一，九呼九顿首，始起。近日读某说部，以事属诸徐进斋侍郎寿朋者，误也。徐侍郎是时方由皖臬赏三品京堂，出使高丽，尚未为侍郎。

刘博泉侍郎之直

吴桥刘博泉侍郎恩溥，光绪初官御史，以敢言称，与邓铁香鸿胪齐名。然其奏疏中，颇好为滑稽之辞，词

意抑扬，若嘲若讽，与鸿胪之朴实无华者迥异。宗室某甲，设赌局于皇城内，有旗人某乙某，亦世家子，以饮博倾其家，贫无立锥，一日博偶赢，往索博进，竟被殴死，其尸暴露城隅者，二十余日，无人为收敛，官亦畏某甲势，不敢过问。侍郎乃上疏言其事，略谓："某甲托体天家，势焰熏灼，某乙何人，而敢贸然往犯威重？攒殴致死，固由自取。某甲以天潢贵胄，区区杀一平人，理势应尔，臣亦不敢干预。唯念圣朝怙冒之仁，草木鸟兽，咸沾恩泽。而某乙尸骸暴露，日饱乌鸢，揆以先王泽及枯骨之义，似非盛世所宜。合宜饬下地方官检视掩埋，似亦仁政之一端也"云云。此疏词气愤懑，尤乖奏对之体。盖其时清流诸君子，意气甚盛，侍郎知朝局不久必变，恐被波及，欲先藉微罪以行，与嘉庆时吴省兰之保王昙工掌心雷，同一用意耳。然疏上，竟未蒙谴责，原折且发钞，自此遂缄口结舌，等于仗马矣。庚子秋，侍郎且躬为统领义和团大臣云。

张文襄遗事　二则

同光间某科会试场后，潘文勤、张文襄两公大集公车名士，燕于江亭。先旬日发柬，经学者、史学者、小学者、金石学者、舆地学者、历算学者、骈散文者、诗词者各为一单，州分部居，不相杂厕。至期，来者百余人，两公一一纡尊延接。是日天朗气清，游人亦各兴高采烈，飞辩元黄，雕龙炙锞，联吟对弈，余兴未央。俄而日之夕矣，诸人皆有饥色。文勤问文襄："今日肴馔，令何家承办？"文襄愕然曰："忘之矣，今当奈何？"不得已，饬从者赴近市酒楼，唤十余席至，皆急就章也。沽酒市脯，重以馁败，饭尤粗粝。众已惫莫能兴，则勉强下咽，狼狈而归，有患腹疾者，都人至今以为笑谈。

文襄自言夙生乃一老猿，能十余夕不交睫。其督蜀学时，一日出城，游浣花草堂，偶集杜诗二语楹帖，欲系以跋，因坐而属思，稿数十易，终不惬，然已三日夜不寐矣。侍者更番下直，犹不支，困而僵者相属也。而文襄从容如平时，及挥毫落纸，则仅集本集句四字而已。书成，始欣然命驾归。

卷　下

都门词事汇录　七则

二十年来，中外多故，词人哀时悯世不敢显言，往往托为吊古咏物之作，以寄其幽忧忠爱之志。非得同时人为之笺解爬梳，数十年后，读者不复知为何语矣。今夏溽暑逼人，聊取王佑遐黄门半塘词及朱古微侍郎强村词读之，见其中多有涉及时事者，爰就所记忆，拉杂录之，不能得其什一也。

半塘老人游仙词

《佑遐味梨集》中，有望江南小游仙词十五首，皆咏颐和园故实，录之以当诗史。（一）排云立，飞观耸神霄。双鹤每邀王母驭，六龙时见玉宸朝，阿阁凤皇巢。（二）山径转，云磴郁盘纡。闻道练颜仙姥健，御风不用日华车，飞佩响琼裾（孝钦晚年甚健，每游园登山陟磴，步履若飞，宫婢有追随不及者）。（三）云木杪，瑶殿敞山阿。天上也思安乐好，璇题新署小行窝，富贵到烟萝。（四）金阙秘，朝暮降真仙。甲乙亲排承直日，英皇分侍上清筵，来往各翩然。（五）新涨落，荇藻碧参差。偶驾潜虬凌弱水，人间遥指是晴霓，金翠接天西。（六）多少事，天上异人间。电入夜城光不灭，月临蓬岛影长圆，云水共澄鲜（此指电灯）。（七）壶中静，挥洒出天真。题榜少霞官阁吏，侍书南岳召夫人，清极绝纤尘（侍书夫人疑指缪素筠）。（八）烟柳外，空翠湿衣裾。三塔高低连北镇，六桥缥缈似西湖，图画定谁如。（九）屏山曲，云母绕周遭。玉座重重遮锦幄，琪花密密茯仙茅，寒重觉天高。（十）阑干侧，风景更谁同。千步长廊随曲水，万株寒翠闲鞋红，迎面碧芙蓉。（十一）琉璃壁，云影四周回。不遣轻尘粘舞席，爱移行幛傍歌台，羯鼓报花开。（十二）云水畔，奇幻绝人寰。泛海灵槎疑化石，出林高阁欲藏山，休作化城看。（十三）仙路迥，天外望青鸾。最是云间鸡犬乐，因缘分得鼎余丹，长日守松坛。（十四）骖鸾路，行近意都迷。柳岸风轻烟絮软，芝田日暖药苗肥，云控漫如飞。（十五）游仙乐，弹指现林邱。宝气远腾天北极，豪情亲遏海西流，终古不知愁。

九九消寒图

"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两句九言，言各九画，宣庙御制词中语也。懋勤殿谨依原迹，双钩装幅，为《九九销寒图》，题曰管城春满。南斋诸臣，按日填注，阴晴风雪，日填一画，八十一日而毕，岁为故事。归安朱古微宗伯集中，有《齐天乐》一首咏此，词云："龙池浅色东风缓，春光管城先透。三起三眠，一波一磔，妆点销寒时候。酥钿九九，换新样宫绡，墨尘双逗。鹊尾香中，几呵挥翰玉堂手。清吟天上事远，御屏宣侍处，玉案乌袖。六琯光阴，百年文物，不是寻常怀旧。芳韶尽有，梦不到灵和，雨滋烟溜。自擘苔笺，细填梅蕊瘦。"

鹧鸪天咏

黄门《半塘词》中，多以鹧鸪天咏史之作，实皆风议时事之什也。定稿中仅留五首。一、"笑里重簪金步摇，鹦哥学语尽能娇。只愁淡月朦胧影，难验微波上下潮。笺十色，烛三条，东风从此得愁苗。灵犀秘记分明在，回首神峰万仞高。"此当指丙申丁酉间事，沤翁曾为述其大略，惜忘之矣。二、"卅载龙门世共倾，腐儒何意占狂名。武安私第方称寿，临贺严装早办行。惊割席，忆横经，天涯明日是春城。上尊未拜官家赐，头白江湖号更生。"三、"群彦英英祖国门，向来宏长属平津。临歧独下苍生泪，八百孤寒愧此君。倾别酒，促归轮，壮怀枉自托风云。剧怜彩鹢乘涛处，亲见蓬莱海上尘。"两首皆指常熟去国事。四、"属国归来重列卿，杨家金

穴旧知名。似传重订冰天录，那得长谣颖水清。仙仗入，箧书倾，空令请剑壮朱生。好奇事尽归方朔，殿角微闻叩首声。"此首指南海张樵野尚书事。五、"注籍常通神虎门，书生恩遇本无论。鬼神语秘惊前席，挽辂谋工拾后尘。空折角，笑埋轮，寓言秦鹿底翻新。可怜一哄成何事，赢得班姬苦乞身。"此首为朱古微学士、张次珊参议劾某官事发，折角埋轮，指两人姓也。

纪翁协揆去国

常熟之去国也，正当戊戌变法之初。强村词中有《丹凤吟》一首，题为《和半塘四月二十七日雨霁之作》，即咏此事也。其词云："断送园林如绣，雨湿朱幡，尘飘芳阁。黄昏独立，依旧好春帘幕。分明俊侣，霎时乖阻，镜凤盟寒，衫鸾妆薄。漫托青禽寄语，细认银钩珠泪，潜透笺角。此后别肠寸寸，去魂总怯波浪恶。夜暝天寒处，拚铅红都洗，眉翠潜铄。旧情未诉，已是一江潮落。红烛玉钗恩易断，悔圆纨野握。影娥梦里，知甚时念著？"

咏珍妃殉国事

珍妃殉国一事，孝哲皇后之殉节，义烈哀惨同为千古所未有。强村集中《声声慢》一首，题为《十一月十九日味聃以落叶词见示感和》，即赋此事也。词云："鸣蛩颓城，吹蝶空枝，飘蓬人意相怜。一片离魂，斜阳摇梦成烟。香沟旧题红处，拼尽花憔悴年年。寒信急，又神宫凄奏，分付哀弦。终古巢鸾无分，正飞霜金井，抛断缠绵，起舞回风，才知恩怨无端。天阴洞庭波阔，夜沉沉流恨湘弦。摇落事，向空山休问杜鹃。"又两家词中《金明池咏扇子湘荷花》一首，其后阕亦暗指此事。王云："忽涌飞尘惊掠鬓，怕水佩风襟，旧情难问。芳时换哀蝉曲破，花梦短野鸳睡稳。袅香烟复道垂杨，望太乙仙舟，归期难准。剩泣露攲檠，飘零铅泪，悄共铜仙揄揾。"朱云："拗折西风丝寸寸，漫觅醉仙浆，碧筒深引。霓裳舞今宵叠遍，檠泪影明朝吹尽。尽相思太液秋容，但坠粉空房，石鳞沉恨。怕玉井峰头，月昏烟淡，翠被余香愁损。"

咏雏伶五九事

京师雏伶五九者，以色艺名丁戊间，南海张樵野侍郎昵之。侍郎之谴戍也，门生故吏，无敢往送行者。五九独弃所业，追送至西安而后返。都下一时，称为义伶。两家集中，各有《氐州第一》一首，即咏此事。王云："何事干卿，笙风唤起，当歌对酒情抱。舞扇留云，边笳诉月，凄绝荣华露草。三五年时，记旧约拢房深窈。张绪风前，秦宫花底，负春多少？又试新声莺燕小，话前事乱愁谁扫。迷蝶春心，闻蝉客思，甚梦醒人杳。乍开帘惊见处，歌尘惹闲情绝倒。玉笛从今，定愁翻伊凉别调。"朱云："轻薄筝尘，零乱钿粉，当筵恨压眉小。密绪连环，清吭掩扇，凄隔秦天缥缈。蕃马屏风，有暗月窥人偷照。玉杵深盟，金钱浅掷，顿催欢老。八九惊乌栖树少，定输与羁雌鸣绕。毳幕思新，珠田梦远。蓦并归愁抱。惹花前闲泪落，停杯处相看一笑。谁打鸳鸯，锦塘空孤眠到晓。"

纪王焕事

沤尹集中《凤衔杯》一首，哀山阴王郎中焕也。焕，字辅臣，仪貌昳丽，才思倜傥，颇以天下才自负。入赀为工部郎，与寿山为昆弟交。寿山官侍卫，贫窭甚，几不给饘粥，赖焕时时卵翼之。焕恒鬻室人簪珥衣饰，以资寿山。寿山感焕甚，誓富贵无相忘也。俄而寿山以刚毅荐，出为黑龙江将军。因奏调焕同往，军府之事，委悉以之。焕窃自喜，得藉此发舒，视官事如家事，经画区处，井井有绪，寿山声誉日隆起。已而都下拳祸作，东三省奸民，亦纷纷应之。寿山承中朝意旨，一意招抚，且将尽除境内教士西商，焕力陈不可，寿山弗听，焕争之急，寿山大忿，遽攘袂大诟，立逐焕出署。焕知不可谏，亦遂驱车南返。行三日矣，寿山回念前事，益忿戾，忽转念，谓焕此去入都，必且毁己，且其沮义举，为外人游说，心尤不可问，彼既无君臣之伦，吾安能复顾友朋之谊，不速除之，将有后患。因召材官数人，授以健马，令速追焕还省。焕方在中途，见材官来，以为寿山有悔祸之心，仍用己谋也，乃欣然返。至军署，则寿山已盛服坐堂皇，健儿数百左右侍，乃大惊。寿山见焕至，愤怒跳踉，不复可遏。命侍者捽焕使跪，拍案大詈，叱其不忠，立命缚出斩之。未逾月，寿山亦败死。词云："斡难河北阵云寒，咽西风邻笛凄然。说著旧恩新怨总无端，谁与问九重泉？悲顾景，悔投笺，断魂招哀迸朱弦。料得有人收骨夜，江边英武赋谁怜。"

陶农部宫词

新建陶无梦农部（衰），有宫词百首，述三十年来内庭轶事，大都得自传闻。为录其翔实者十五章，附以笺释，皆他时史料也。

倚虹堂外柳烟浓，御路无尘走六龙。岁岁宸游春色里，万人歌舞百官从。（倚虹堂在西直门外，临高梁河。慈驾幸颐和园，恒于此小憩茶点。）

雕栏百折接明廊，仙殿排云涌御香。天半铜亭光四照，日高草木遍山黄。（排云殿为万寿山最高处。）

八方无事畅皇情，机暇挥毫六法精。宸翰初成知得意，宫人传唤缪先生。（缪士女嘉蕙字素筠，云南人，以画笔供奉内庭。）

钉铃佩马去如飞，谙达垂鞭左右随。诏遣阿哥归主祭，黄缰紫辔好威仪。（大阿哥溥儁立二年，凡大祀皆奉旨恭代行礼，谙达国语，谓师傅教授清文者，其仪视师傅稍杀。）

公使西来越巨溟，国书亲奉觐宫庭。礼臣引入文华殿，天语温和赐宝星。（文华殿在东华门内，为各国公使觐见地。）

景运门前晓色开，百官济济早朝回。御医随例听传唤，排日抄将脉案来。（戊戌九月后，上多不豫，隔数

日辄以脉案颁示中外。)

六龙仓卒幸西秦,玉骨含冤裹锦裀。从此笙囊休进御,武皇归哭孟才人。(哀珍妃殉国也。)

天家玉食喜奇瑰,泼翠茶浓玛瑙杯。昨日使臣新贡人,柏林香草野杨梅。(此下皆辛丑回銮后事。)

天半灯摇紫电流,玲珑殿阁仿欧洲,却因一炬西人火,化出繁华佛照楼。(佛照楼即仪鸾殿故址,殿毁于庚子之乱,回銮后重修,费帑五百余万,改用西式,赐名佛照楼。)

清华西苑景如仙,百顷琉璃漾井莲。羡杀词臣与枢密,独邀天宠许乘船。(军机大臣及两书房翰林入直西苑,例得乘船,免迂途也。)

供御龙宾发异香,新年染翰伴君王。淋漓锡福苍生笔,福字先书绢一方。(赐福苍生笔,圣祖所制,列圣宝用。每岁元旦,用此笔书福字。)

园子春来柳早青,郊居景物畅皇情。轮船似报巡游信,一带长河汽笛声。(昆明湖中御座轮船二艘,某国所进也。)

疆臣献纳太珍奇,一笑天颜喜可知。翡翠寿星高二尺,透明碧绿似玻璃。(翡翠寿星,回銮后浙抚某中丞所进。)

蚕织苏杭艺最精,诏征机女人神京。绮华馆内熏风暖,长昼遥闻络纬声。(绮华馆在福华门内,征苏杭女子,蚕织其中。)

恭进应时春帖子,枢臣亲写硬黄笺。两斋毓庆同颁赐,麝墨鸡毫下九天。(立春日,军机大臣进春帖子,五言截句一首,七言截句二首,用硬黄纸书之。毓庆宫及两书房翰林亦如之,各拜笔墨之赐。近时春帖,以张文襄所进为最工。)

纪歙鲍烈士增祥事

光绪初,安徽歙县令某者,书生也,愚而墨。宠二胥:曰王耀,曰三多,挟其势,恣横一邑,豪夺巧取,靡虚日。歙人许颂康,薄有赀。其戚程某,为武学生,富过许。有质库,一在县北富堨。许以事积忤二胥,适邑有盗案发,二胥乃虚构左证,诬许、程为逋逃主,执入狱。锻炼月余,许、程不胜搒掠,两股肉乃糜,遂诬服。狱成,上江督皖抚,不日出决矣。王耀扬鞭过富堨市,指质库笑曰:"此不日属我矣"。歙之人,莫不愤怒,然莫敢谁何者。鲍增祥,歙诸生,举秋试为副贡,儒而侠者也。闻之大愤,乃攘臂为文,独具己名上徽守,白许、程冤。守召增祥诘之曰:"狱已成,汝横来干涉,案出人甚大,诬平民犹反坐,况官长乎?汝能任此责,吾则转详大府,否则不如已也。"持其书作注目状,同署名者噤无言,增祥毅然曰:"诺,刀锯鼎镬,某一人当之,不以累众也。"书遂上。二胥犹不知,日盼金陵回文至,决许、程于市。歙故无刽手,走休宁,假以来。是时侯官沈文肃督两江,政尚严明,得书阴廉得其实,乃大怒。立驰钉封付徽守,释许、程,枭二胥示众。守奉檄坐堂皇,召二胥至,阳阳如平时,示以檄,始色变无语,缚以赴市,守亲监刑,观者如堵。即以休宁刽手奏刀焉,枭其首于万年桥上。桥者,歙北通衢也。某令闻变,饮药死。未数年而有方伯松之事。

方伯松者,歙市井中人,少无赖,以博荡其产,则横噬闾里间,邑人尤患苦之。会天主教士来歙,方首先皈依,称信徒,益号召群不逞以济其虐。方不识字,诸生某某等为之记室,赴诉者日恒数十人,半田产钱债事。方颐指记室录其词毕,即分命其党,汝往某村取某田,若往某村取某钱,母子毋少缺。皆以券授之,其券皆数十年陈旧物也。日暮归,悉出所收以献,无少短缺。方妾诞日,邑之缙绅,莫不蒲伏贺于庭,寿礼至盈屋,而西教士固不知也。遇讼狱,方第署片纸付县令,令悚息奉行,如得大府檄。胥役辅之,四境骚然,至不敢偶语方名。增祥客于外,方归,闻之,大愤曰:"世安得有此?"谋走省控诸院司。方闻之,笑曰:"此岂复枭王耀时耶?"增祥愤愈甚,星夜去。方乃扬言将以众毁鲍氏之家,增祥子鹗是时亦举于乡,夷然弗为动,方亦卒不敢往也。增祥卒白皖抚,邮书上海法主教某,斥方出教籍,徒党悉鸟兽散,方始敛迹。增祥字绍廷,能词,工画梅。家无儋石储,而好为任侠,得钱辄散去。室人交谪,偃如也。

纪大刀王五事

大刀王五者,光绪时京师大侠也,业为人保镳,河北山东群盗,咸奉为祭酒。王五因为制法律约束之,其所劫必赃吏猾胥,非不义之财无取也。己卯庚辰间,三辅劫案数十起,吏逐捕不一得,皆心疑王五,以属刑部。于是刑部总司谳事兼提牢者,为溧水濮青士太守文暹,奉堂官命,檄五城御史,以吏卒往捕。王所居在宣武城外,御史得檄,发卒数百人围其宅。王以二十余人,持械俟门内。数百人者,皆弗敢入,第叫呼示威势而已。会日暮,尚不得要领,吏卒悉散归。既散,始知王五不知何时,亦著城卒号衣,杂稠人中,而官吏不之知也。翼日,王五忽诣刑部自首。太守召而询之,则曰:"曩以兵取我,我故不肯从命,今兵既罢,故自归也。"诘以数月来劫案,则孰为其徒党所为,孰为他路贼所为,侃侃言无少遁饰。太守固廉知其材勇义烈,欲全之,乃谬曰:"吾固知诸劫案,于汝无与,然汝一匹夫,而广交游,酗酒纵博,此决非善类。吾逮汝者,将以小惩而大戒也。"笞之二十,逐之出。岁癸未,太守出为河南南阳知府,将之官,资斧不继,称贷无所得,忧闷甚。一日,王五忽来求见,门者却之。固以请,乃命召入。入则顿首曰:"小人蒙公再生恩,无可为报,今闻公出守南阳,此去皆暴客所充斥,并小人为卫,必不免。且闻公资斧无所出,今携二百金来,请以为赆。"太守力辞之,且曰:"吾今已得金矣。"五笑曰:"公何欺小人为?公今晨尚往某西商处,贷百金,议不谐,安所得金乎?无已,公盍署券付小人,俟到任相偿何如?至于执羁鞫,从左右,公即不许,小人亦决从行矣。"太守不得已,如其言,署券与之,遂同行。至卫辉,大雨连旬,黄河盛涨,不得

度，所携金又垂尽，乃谋之五，曰："资又竭矣，河不得度，奈何？"五笑曰："是戋戋者，胡足难王五？"言毕，乃匹马要佩刀，绝尘驰去。从者哗曰："王五往行劫矣。"太守大骇，旁皇终日不能食。薄暮，五始归，解腰缠五百金掷几上。太守正色曰："吾虽渴，决不饮盗泉一滴，速将去，毋污我。"五哑然大笑曰："公疑我行劫乎？王五虽微，区区五百金，何至无所称贷，而出此乎？此固假之某商者，公不信，试为折简召之。"即书片纸，令从者持之去。次日，某商果来，以五所署券呈太守，信然，太守始谢而受之。五送太守至南阳，仍返京师，理故业。安晓峰侍御之戍军台也，五实护之往，车驮资皆其所赠。五故与谭复生善，戊戌之变，五诣谭君所，劝之出奔，愿以身护其行，谭君固不可，乃已。谭君既死，五潜结壮士数百人，欲有所建立，所志未遂，而拳乱作，五遂罹其祸。

南下洼水怪

光绪甲午三月，京师南城外陶然亭畔苇潭中，忽有怪声如牛鸣。余时在都下，尝亲闻之，确如牛鸣盎中，其声呜呜然。有疑为蛟蜃之属者，有谓盗窟此中者，市井人妄绘其形，名之曰大老妖，谓其物专噬洋人。稍有识者，皆哂其无稽。而图说刊板流传，遍布大江南北，乃至新疆塞外。官吏示禁，竟不能止。福文慎锟，时为执金吾，调兵穷搜，卒莫得端倪。内务府至召僧道设坛讽经以禳之，数月后始寂然，真异事也。张豫荃其淦《梦痕仙馆诗抄》中一首，咏此事云："右安城门当昼晴，野畦浅水芦苇平。忽有怪物如牛鸣，路人千万皆闻声。喧传远近草木腥，街衢入夜无人行。或图其状如鲛鲸，似虎摇尾龙转睛。巨鳞修鬣腹彭亨，罔两罔象莫识名。日午健儿敲铜钲，戈予森立车冲𫐄。击以巨炮雷霆訇，如临大敌心怦怦。登刀蹋火道侣迎，敕召六甲与六丁。呼星唤鬼与怪争，怪殊不惧反自矜。若鸣得意声无停，健儿咋舌双目瞠。拖泥带水如履冰，道人执剑走野亭。护身符咒嗟无灵，我亦随众来郊坰。凤城景物争春荣，麦芒渐绿柳眼青。轻风转蕙晚照明，莺歌燕语调凤笙。万人如海身伶仃，枳篱薙陇侧耳听。鸣蛙噪蚓集众蝇，心知其诞笑语倾。嗟哉危坐高官形，柳阴歧路支凉棚。藉资弹压列众兵。更欲纷调神机营，举国若狂谁使令，解人难索系我情。石言蛇斗传所称，妖不自作由人兴。见怪不怪真典型，诸公衮衮来槐厅。纷披宫锦带雀翎，口蜜腹剑利是征。误人家国倾人城，此真怪物是咎征。灾祥在德天所凭，反德为乱妖灾生。嘻嘻出出闻于庭，我欲射之弓阴弸。梼杌饕餮服上刑，天为一笑河为清。人妖既除邦乃宁，物妖有象禹鼎呈。何至妖异喧神京，无乃小怪作大惊。"暨朝鲜战事起，议者乃曰是兵象也。

百年前海王村之书肆　*琉璃厂于辽为海王村*

乾隆时，益都李文藻所著《南涧文集》中，有琉璃厂书肆记云："琉璃厂因琉璃瓦窑为名，东西可二里许。未入厂东门，路北一铺曰声遥堂，入门为嵩口堂唐氏、名盛堂李氏，皆路北。又西为带草堂郑氏、同升阁李氏，皆路南。又西则路北有宗圣堂曾氏、圣经堂李氏、聚秀堂曾氏。路南为二酉堂、文锦、文绘两堂、宝田堂、京兆堂、荣锦堂、经腴堂，皆姓李氏，宏文堂郑氏，英华堂徐氏，文茂堂傅氏，聚星堂曾氏，瑞云堂周氏。二酉堂自明中叶已有之，人故呼为老二酉。迤西，南转沙土园北口，路西有金氏之文粹堂，肆贾谢姓，颇深目录之学，为乾嘉两朝冠。又北转至正街，为文华堂徐氏，在路南，而厂桥东之肆尽矣。桥西仅七家，先月楼李氏在路南。又西为宝名堂周氏，在路北。又西为瑞锦堂，亦周氏，在路南。其地即韦姓鉴古堂旧址。周氏在乾隆初颇有声，全谢山、杭大宗、朱笥河诸先生，皆折节与交者也。又西为口文堂周氏、五柳居陶氏，在路北。陶氏即黄荛圃题跋所谓五柳主人者也。又西为延庆堂刘氏，在路北。又西为博古堂李氏，在路南。自此出厂西门，书肆尽矣。"今去南涧时甫百年，而记中所列各家，乃无一存焉者，求如陈思蔡益所之流，益不可得矣。《南涧集》在潘氏功顺堂丛书中，今印本亦渐稀，爰撮其要于此，以饷后之修城坊记者。

燕郊废寺之金炉台

燕郊镇在京师东，属通州，东陵往来孔道也，曩时曾宿其地。去镇数里许，道旁一废寺。土人为言寺建于明中叶。入国朝百余年，殿宇颓圮无存者，唯一香炉两烛台在焉。炉高八尺，台丈余，熔铁为之，重莫能举，故弃置荒烟蔓草中，久无人过问者。乾隆四十二年，纯庙谒陵，跸路经此，忽遇暴雨，乃入寺暂避。偶以鞭扣炉，曰："此非铁声也。"令侍卫椎破之，皆精金铸成，外涂火漆，更察两烛台，亦如之，遂命移入内库。寺之缘起，州志不详。后土人于墙阴掘得一碑，乃明嘉靖中太监李玙家庙也。世宗约束内监极严，李玙名不见史册，似非当时权贵，而豪富已如是，彼王振、刘瑾、汪直、魏忠贤辈，其奢汰当更何如？史册所传，正恐未尽其什一耳。呜呼！民力安得不日蹙也？

云南铜厂

国家二百余年，用铜专仰云南。而铜厂之弊，亦遂不可胜言。咸同间有钱唐吴仲云者，官滇久，有《厂述诗》四首，言之最详，足备掌故。其诗云："华楹具百戏，雕俎罗八珍。指使诸童仆，佩服丽且新。问官所职掌，曰铜铁锡银。朝上一纸书，暮领十万缗。会计足课额，可以娱嘉宾。勿谓官豪华，视昔官已贫。颇闻有某某，凭陵居要津。积金北斗高，歌舞难具论。歌舞岂不欢？世事如转轮。朝廷固宽大，国法亦以伸。事过三十年，残魄含酸辛。官今当黾勉，富贵天所亲。鸩卮与漏脯，智者终逡巡。哀哉铜山下，乃有饿死人！""滇厂四十八，宝路区瘠肥。媪神岂爱宝？苗脉有盛衰。攻采矧云久，造物亦告疲。宁台与汤丹（*二厂名最大*），今亦非曩时。小厂益衰竭，征课檄若驰。何从获硬硖（*硐谓之礌石，坚者谓之硬硖，硬则可久获大矿*）？间或得草皮

(浮浅而少者谓之草皮矿),鸡窝不满万(鸡窝厂名,出铜最少),饿鞘亦何为?饿鞘无矿苗。长茭人龙窟,水泄费不赀(硐有积水百计始能涸之,谓之拉龙)。年年告缺额,呵斥安敢辞?我闻古铜官,坊治各有司。今令吏事繁,难理如乱丝。况复畀厂政,殿最较铢锱。既耕复使织,谁能剂盈亏?上赡九府供,下给家室私。官私两不病,治术其庶几。""受事平其争,厥长凡有七(有客长课长及锅炉镶硐炭诸长)。锤手与砂丁,是皆长所师。有犯则挟之,昼夜戒无逸。帕首缚口登,行若缘缝虱。仰攻亦俯钻,但惧引线失。风穴窍谽谺(入深苦闷,凿窍以泄),厢木驾疏密(硐虑下陷,每两尺余支木四,是为一厢,硐之远近以厢计)。龙惊地轴裂,一人不复出。悲哉干虮子,枯腊黑于漆(硐陷死者,为地气所养,尸不腐,名曰乾虮子)。更闻扯火勤,炉罩难毕述。争尖与夺礌,刀剑斗狂獝。一朝鸟兽散,探肢人民室。索之籍无名,山箐费穷诘。持此问长官,镇抚用何术。""厂主半客籍,逐利来人边。人官报试采,自竭私家钱。欣然大堂获,继以半火煎(矿旺曰大堂,晚煎晚成为半火)。抽课得羡余,陶朱不足贤。百货日麇集,优倡肆娇妍。荒荒蛮瘴中,聚若都市阒。闻者馋涎垂,扰扰蚁集膻。叩囊出黄金,一掷虚牝填。所愿倘不偿,家室成萧然。妻孥难存活,伴侣空相怜。不如扶犁好,犹得耕薄田。"

嘉禾图

乾隆二十八年七月杪,松江府境,暴风三日夜不息,禾尽偃,稻花全落。诸县田有一粒不收者,有亩收斗许者。有及半者,则庆大有年矣。吴士卢元昌有诗纪之曰:"困穷甘俭食,垂老遇奇荒。百岁人稀遘,三吴事可伤。探丸竟白日,划箧到黄堂(时松江府署被劫)。我粟无升斗,开门亦不妨。"如此奇灾,乃巡抚洪之杰,不唯讳灾不告,反取句容县境青苗一束,绘《嘉禾图》上献。诏书嘉奖,宣示中外,吴人衔次骨。呜呼!天下妄狠人,独洪之杰也欤?

知不足斋日记钞本

丛书之刻,至国朝而始精。若歙之鲍,吴之黄,金山之钱,张南皮所谓五百年中,决不泯灭者也。然士礼居专重景宋,秘岌无多。守山阁专取四库未刻之本,犹嫌其经说及考据书太多,而唐宋说部及前人遗集独少,唯知不足斋三十二集,于四部无所不收,而杂史小说两种,所收尤伙,皆据精本足本付刊,绝无明人专擅删改之弊。且巾箱小册,最便流通,其有功文献者,更在黄钱上矣。南海潘峄琴学士衍桐,尝言曾在扬州书肆,见有《知不足斋日记》钞本数帙,密行细字,是渌饮老人真迹,皆记所得古书始末,及与乾嘉诸老往还商榷之语,于古刻之优劣、鉴别之方法、收藏家传授之源流,皆言之綦详。次日往购,则已为他人取去矣。此书未经劫火,当仍在世间。海内好事家,倘为之刻布传流,其声价当在百宋一廛赋之上也。

三进士出身之奇

本朝进士出身,最奇者三人,皆在国初。一杞县任暄猷,明末团练乡勇,御流寇有功,后仕福王,为后军都督。王师下南京,投诚隶旗下,中顺治壬辰进士,以磨勘被黜,后再中乙未进士。一邵阳吴芳,崇祯己卯举人,永历中官至左都御史。归命后,愿以科第进,中康熙甲辰进士。一五河钱世熹,明末官县令。鼎革后,削发为浮屠。久之,复还俗为诸生,康熙庚戌进士,年已七十余。

奏疏纰缪

国朝满州入仕之途甚宽,各部院笔帖式,目不识丁者,殆居多数。循资比俸,亦可至员外郎中。然不能得京察一等,无外补之望,乃以保送御史为出路。朝廷视满御史甚轻,但保送即记名,不必考试也。故满御史多不能执笔作书,间或上疏言事,然亦他人为之捉刀。光绪甲午冬,东事正亟时,一日早朝,福山王文敏,在午门外与同列论及军事,太息曰:"事急矣,非起檀道济为大将不可。"盖指董福祥也。一满御史在旁,闻之,殷殷问檀道济三字如何写,或书以示之,次日即上奏,请起用檀道济。又有一御史,上疏力保孙开华,不知开华已死数年矣。又某京堂上奏,言日本之东北,有两大国,曰缅甸,曰交趾,壤地大于日本数倍,日本畏之如虎。请遣一善辩之大臣,前往该两国,与订约,共击日本,必可得志云云。闻德宗阅此疏,甚为震怒,将降旨斥革。恭忠王在侧,言如此将使满州大臣,益为天下所轻,乃止。昔康熙时一老侍卫,值乾清门数十年,清寒甚。圣主见而怜之,因授为荆州将军。诏下,妻子皆狂喜,而某独不乐。戚友来贺者,辄对之痛哭,骇问其故,则曰:"荆州要地,东吴之所必争,以关玛法之智勇,尚不能守,何况于我,此去必死于东吴之手矣。"众知其不可理喻,咸匿笑而已。然此人犹能读《三国演义》,犹自知才力之不胜,在今日飞鹰走狗之徒上万万矣(玛法者国语贵神之称)。

文牍谬误

光绪年相传有两事,绝可笑。某生者,夙以善书名,为义州李子和制府(鹤年)司摺奏十余年。义州后缘案革职,某生转入合肥李筱泉制府(瀚章)幕中。时合肥方督两湖,一日奏事至京,上发视之,则湖广总督其官,而李鹤年其名也。合肥因此大被申斥,并交部议处。不知当时幕中人,何以都漫不省视耶?一为魏午庄制府(光焘)官平庆泾固道时,驻军固原,部下有逃卒数人,大索不可得,乃通札各府及直隶州,饬所属严缉。此本照例文牍,向无人措意,吏胥不通掌故,以奉天府杂入各府中,径行札饬,且呼其官曰奉天府知府。是时官留尹者,为松侍郎林,得札大恚,即行文往询其故。魏乃大窘,浼某贵人为之缓颊,馈松万金,自称门生,事乃已。次年松复致书魏,托购玄狐猞猁孙等珍裘数十

袭，为价又以万金计，时人称此札直二万金云。然自官制改革以来，奉天尹竟改为知府矣。

明季两烈妇

宁藩下永宁王世子妃彭氏，奉贤人，生有国色，足极纤，江西人以彭小脚称之。而骁勇多智，力敌万夫。江西破，永宁父子皆殉国。妃乃率家丁数十人入闽，寓汀州，结义军将范继辰等，聚众数千，克宁化、归化等十余州县，势张甚，大清兵极畏之。值岁饥，众稍散，遂以顺治五年，为叛将王梦煜所败，被执不屈，绞杀于汀州之灵龟庙前。其从婢二人，一名金保，一名魏真，年皆未及笄，而俱有勇力，善骑射。妃既死，保自刭，真窜山谷间十数日，兵退乃出，窃妃与保尸葬之，遂去为尼，不知所终。此事明季诸野史俱未记载，惟见施鸿保所著《闽杂纪》中，亟表而出之。

霍山黄鼎者，诸生也。鼎革时起义，后降洪承畴，授总兵，使驻江南。其妻独不肯降，拥兵数万人，据濠泗山谷中，与王师抗，数有斩获。总督马国柱乃召鼎至，谓之曰："汝独不能招汝妻使降乎？"对曰："不能，然有子在此，使之往，或可动也。"乃命其子往。妻曰："大厦已倾，一木夫何能为？然志士不屈其志，吾必得总督亲来庐州一面，约吾解众，喻令剃发，然吾虽解兵，当仍居山中，不能如吾夫听调遣也。"国柱许之，即自至庐，妇率众出见，兜鍪贯甲，凛凛如伟丈夫。执总兵见督府礼，以兵饷簿籍授国柱，即上马驰还山中，终不与夫一见。此妇真有烈丈夫风，而姓字阒如，惜哉！明之末造，豫中阮太冲，愤兵骄将惰，乃著女云台以讥之，杂取古女子妇人建议灭贼事，多至数十百人，一时传之。呜呼！若彭妃黄妇者，又岂让古人哉？（颇疑《红楼梦》所述姽将军事即指彭）

李奉贞

胜国末造，奇女子最多。其能执干戈以卫社稷者，秦良玉最烜赫外，若沈云英、刘淑英、毕著辈，皆见诸名家集中，为之碑版歌诗，功虽不成，而名足以不朽矣。独国朝闺阁之知兵者，不少概见。咸丰朝唐县李武愍公孟群，有从妹，名奉贞者，知书，工骑射，六韬孙吴风角占验之书，靡不精究，而奉母不字。武愍以知府，奉胡文忠檄，督师讨贼，召奉贞同往。奉贞即戎装从行，在军中画策决胜，往往建奇功。武愍由郡守，数年间擢至藩司，帮办军务，半奉贞力也。武愍一日以轻兵追贼，失利，被围十余重。他将悉束手，不敢救。奉贞独率所部驰赴之，枪林弹雨中，突围而入，手斩劲贼数十级，贼众披靡，卒护武愍归，甲裳均赤，万众骇视，惊为天神。后文忠以大军攻汉阳，寇坚守，久不能克。奉贞与方伯谋夜袭之，孤军深入，中贼伏，援兵不至，遂血战死，年才二十余。奉贞死，武愍军气骤熸，未几亦战死矣。往时见某说部，纪奉贞事，独深致不满，亦可谓不成人美者矣。武愍擢帮办时，年亦甫二十七。商城周文勤时长军机，与李氏世姻。上一日从容语及武愍，因垂询曰："李孟群相貌，不知如何英伟，卿当识之。"文勤故与武愍父子不协，即奏曰："李孟群固勇于任事，但惜其年太少耳。"上闻之，怫然曰："如卿言，少年人皆不能办事耶？"文勤亟皇恐谢罪出。盖文宗嗣服之初，春秋鼎盛，锐欲有为，文勤之言，适中上所忌也。未几，文勤即缘事罢军机大臣（毕著事，国朝《诗别裁》载诸小传，谓其父为流贼所杀，著募兵为父复仇，卒歼贼。考明末流寇未尝至山东，著父之死实在崇祯十五年，正太宗文皇帝亲统大兵南下时也。著时与我朝兵战归，愚未考，遽以流贼书之，后来馆臣重订，竟不加改正，尤为巨谬）。

女子绝技

闺秀能诗词书画者多，而以它美术显者绝少。国初梁千秋之侍儿韩约素字钿阁者，善镌印章，周栎园载之《印人传》中。有以数寸大石章求镌者，约素辄颦蹙曰："欲侬斫山骨耶？"康熙中，吴门顾二娘以制砚著称，此则真可谓斫山骨者矣。闻顾生平所制砚，不及百方，非端溪老坑佳石，不肯奏刀。传其以鞋尖点石，即能辨别瑜瑕，亦奇技也。乾隆末，杭州何春巢（承燕），得一砚于金陵市上，背镌刘慈一绝云："一寸干将切紫泥，专诸门巷日初西。如何轧轧鸣机手，割遍端州十里溪？"跋曰："吴门顾二娘为制斯砚，赠之以诗，顾家于专诸故里，故云。"时康熙戊戌秋日，诗绝超逸，慈不知何人也。何工倚声，因赋《一翦梅》镌其旁云："玉指金莲为底忙，昔赠刘郎，今遇何郎，墨花犹带粉花香。自制兰房，佐我文房。片石摩挲古色苍，顾也茫茫，刘也茫茫，何时携取过吴阊？唤起情郎，吊尔秋娘。"此条见《袁随园诗话》，喜其韵绝，攗以实吾书。戊戌为康熙七年，距今才二百三十年耳。然问诸吴人，已无能举其姓字者矣（词绝俗，迥逊刘诗矣）。

君杏农侍御

桃源君杏农侍御，为咸丰朝直臣。戊午英舰抵天津，举朝抢攘，无所为计。侍御独疏陈战守机宜，先后八九上，枢臣主和议，卒格不行。最后疏上，奉命随同王大臣会议，郑亲王端华，厉声诘责，侍御抗辩不少诎，由是直声震天下。而权贵益侧目，卒藉科场案去之。同治时再起，治军河南，官河陕汝道。民怀其德，殁后入祀名宦，治绩宣付国史馆，列《循吏传》中。所著有《心白日斋诗文集》，集中警句，如"元祐一朝遗老尽，永和三月酒人稀。"（《花之寺送朱伯韩》）"时来将相都论命，老去英雄只著书。"（《题冯林一邓尉著书图》）"烟花不为哀鸿减，林木空余社燕归。"（《春日师行有感》）皆俯仰盛衰，欷歔欲绝，人之主客图中，洵无愧色。

陈子庄明府之外交

同治丁卯九月，海昌陈子庄明府（其元）令南汇。时有英商，以夹板船载煤运沪。驶大洋中，胶于沙，沉其舟，煤皆散浮海面。海滨居民，纷纷往捞，取藏诸家，

固不知有洋船也，但识为洋煤而已。未几，一英人偕通事来县，言船为南汇民所焚，煤尽被掠，索偿五万金。陈以其语狂诞，拒之去。徐思洋人必不肯遽已，不先查还其煤，必且肇衅，一经闻诸总署，则所伤实多，是不赔而赔矣。且乌知总署不饬令赔偿者，乃亲自赴乡查勘。沿海地袤延百余里，一时不及周悉，而英领事已照会沪道，委员暨英翻译官偕洋商来矣。且海面时有兵舰，往来鸣炮，南汇民大震。陈力与争曰："吾民果掠尔船，自应治罪，今尔船自搁浅沉没，百姓只捞取水面之煤，何罪之有？藉曰百姓不应取尔之煤，而乞我代为查还，我体两国交好之谊，自当竭力查办。尔所失者煤，并非失银，安得赔银？今言赔银，是讹诈也。讹诈安有交情？我官可去，银不可得。"委员亦以大义责之，英商始气沮。陈因与约，煤船既搁沉，必不能复得全数，将来查得若干，即以若干还之，英商亦首肯。陈次日即赴乡，召集各村之民，老幼男女，来者数万人，先以此案始末告之，又以拚一官保卫百姓之意，反复申喻数千言。乡民皆感激泣下曰："实不知有此许多道理，几累我公。"于是均愿以所捞者送还之。数日间，缴煤十八万斤，事遂已。

同时又有美船交涉一事。美商运货来沪，遭风滞于沙，不能动，乃至沪，雇民船为转运。适有鱼舟数艘，在海捕鱼，即雇之往，言定每人日给银两圆，往返十余日，始竣事，迨向索工资，则尽缚其十六人送沪道，谓系海贼抢劫者。道发上海县研讯，俱不承。十六人者，中有南汇人七，因请发南汇。陈询悉其始末，且访诸七人之乡里，莫不言其冤，乃具禀昭雪。美领事执不肯，则复提沪讯，仍不承，则再移还南汇，而七人中已死其一矣。陈知沪道不足与言也，则直陈其事本末，径禀苏抚。时抚苏使者，为丰顺丁雨生中丞，得禀，震怒，亟下札发斥沪道，命立释此十五人。沪道始悚息受命，而美领事亦不复过问矣。盖洋商不过图赖工资，初不靳地方官之办案，有司为积威所劫，不敢不格外讨好耳。此两事，恨不令今之为吏者知之。

王文靖遗文

宛平王文靖熙，为康熙初名相。生平颇挟智任数，回翔于诸满大臣之间，而能得其欢心，以保禄位。世颇有疑《石头记》之王熙凤，即指文靖者，其人固极相类也。遗集不传于世，其遗文惟有为陈默公焯徵刻遗书一启。亟录之，以见古人风义之笃。

"盖闻天祐斯文，自产千秋之宗主，人肩大道，宁耽一代之浮荣。故贤圣惟发愤而诗乃成，即后儒必学成而书可著。春夏须羽翼，邱明之双目难存；史记待昭垂，司马之全形忽废。他如张文昌以乍盲而工乐府，卢照邻缘久疾而擅吟坛，若斯之徒，殆犹小技，矧夫守先待后，析天人性命之微言；述往思来，备今古兴亡之准鉴，非邀休暇，岂获专勤？桐城陈默公，九液蕴灵，六匡诞秀，七岁遍通经传，笺研百氏以无遗；十龄辄庀史材，身任三长而不让。衡文吴下，张杨愿撤皋比；正雅云间，陈李齐投缟带。入兴朝而膺恩拔，在廷争睹光仪；甫乡荐而掌秘书，政府咸资手笔。虽大魁中沮，至今犹叹为真状元；迨释褐南归，举世仍呼为好才子。是以熙父任祭酒时之赠诗曰：'注残经史年犹少，历尽艰虞气更新。'大冢宰静海高公之赠句曰：'无双经学黄江夏，第五科名杜紫薇。'期待各已如斯，通显奚难立致？乃造物巧为成就，夺去子野之聪；令儒术大振今时，悉倚离娄之目。寸阴必惜，日斯迈而月斯征；万卷堪娱，冬不炉而夏不扇。书成廿种，载可盈车。抉六籍之奥义于二经，功约而倍；寓一朝之褒讥于四部，指隐而彰。扫山阴余姚之禅唾，门庭断自程朱；溯嘉隆宏正之诗源，流品分从赵宋。西京以下，未偿无赋，赋会出而世识真骚；八家之后，敢曰无文，文会行而人裁伪体。若不共襄剞劂，何以仰答圣贤？熙等职在清曹，分应独任，但略计镂板之费，动须数千；势必赖大雅之流，各资涓滴。与其结佛缘以沾利益，何如种文福以厚箕裘。且默公官仅数旬，居无五亩，彼于颇亦人耳，能将百万为高士买山，即郄超小夫乎？屡费千金为故人治宅。今陈子既以诗书为生活，则吾党亦用梨枣代田庐。伏乞诸老年台先生，随分乐捐，声施不朽，噫嘻！杜微失听，犹来君相之求；徐积病聋，实赖苏黄为友。况有功于孔孟，讵止笃夫情亲？谅切同心，敢申虔恳。"

默公盖以聋废者。故启中以杜微、徐积为比。今其诸书传世者，惟《宋元诗会》一种耳，启所谓诗源赵宋者，即指此书也。

宰白鸭

折狱之吏，能使民无冤，固已难能而可贵矣。乃有一狱之起，有司明知其冤，而卒无术以平反之者，其惨痛更何如耶？忆某劝善书中，纪福建一狱，至今读之，犹为酸鼻。漳泉两府，顶凶之案极多。富户杀人，辄以多金买贫者，代之抵死，沿以成俗，毫不为怪，所谓宰白鸭也。某大令官于闽，襄事福州谳局，尝讯一斗杀案。正凶年甫十六，而死者则伟丈夫也。检尸格，鳞伤十余处，必非一人所能为。且其人尪瘠弱小，亦必非能杀人者。提案覆讯，则背诵供招，滔滔汩汩，与详文无一字差。令异之，再令覆述，仍一字不误，盖读之已成诵矣，知其必为白鸭也。加之驳诘，矢口不移。再四开导，始涕泣称冤，乃驳回其县更讯。未几，县又顶详，仍照前供。再提犯鞫之，则断断不肯翻供矣。令犹旁皇不忍断，他委员共嗤其迂，乃代为提讯，遂如县详定案。比臬司亲讯，仍执前供，因诋尔年齿甚轻，何能下此毒手，则对曰："恨极耳。"案定后，发还县。令遇诸门，问其故，则涕泣曰："极感公再生恩，然后回之后，县官怒其翻供，更加酷刑，求死不可得。父母又来骂曰：'卖尔之钱，已早用尽，尔乃翻供，以害父母耶？若出狱，必置尔死地。'进退皆死，无宁顺父母之命耳。"令为之失声哭，遂终身不入谳局云。此与前纪王树汶事极相类，若树汶者，其真有天幸哉！

史抚部诗

史抚部念祖之工文，前已略述之，兹又得其古近体诗十数章。抚部起家簿尉，中年始折节向学，与樵野侍郎同。侍郎之诗高华，抚部之诗疏宕，皆一时异才也。《古意》云："美人不世出，嫁必轻薄儿。奇士不世出，遇必乱离时。天公最有心，可以见操持。"《征夫吟》云："丈夫当请缨，挥手勿复虑。怀中儿问爷，但道封侯去。"《苦雨行》云："天不雨，东皋禾麦不出土；天欲雨，道上行人征戍苦。欲雨不雨心京京，吁嗟天亦难为情。"《驻军赵旗屯除夕发家书》云："大捷欣看露布驰，春风人垒酒盈卮。几千万语无人道，二十一年有限时。谁灭孙卢回浩劫，已收淮蔡是偏师。家书先写平安字，战状从容报母知。"《即席赠歌者》云："湓浦琵琶恨未深，六弦添出写秋心。弓弯破梦翩跹舞，丝袅无痕宛转音。惜别大难蓝尾酒，用情容易《白头吟》。他年重访清江道，绿叶成阴何处寻？"《野寺纳凉同五兄莲叔》云："萤光湿雨明灭飞，昏月挂树松风吹。露凝落叶堕微响，宿鸟扑扑惊高枝。古碑卧地断可坐，翁仲无言拱道左。溪东大家郁林莽，野狐出没逐磷火。半晌问答声响息，童携镫来满眼黑。转念身世各努力，兄弟夜吟亦难得。"《英山》云："松花一径踏成尘，松子枯余拾作薪。绕屋溪声时讶雨，当窗山色远窥人。野樵度水乱斜照，幽鸟和烟啼晚春。颇似江南小村落，谋生到此悔征轮。"《雨后》云："春波泛绿与桥齐，蒲没青尖秃柳低。昨日汀花留未采，潮生行不到前溪。"数诗皆可夺宋人之席。

黄公度京卿遗词

嘉应黄公度先生，诗笔为同光间大家，而倚声之作，不少概见。顷得其《贺新郎》一阕，亟录之。题为：乙未五月芸阁南归，饮集吴船，各抚贺新郎词，以志悲欢。词云："风泊鸾飘也，况眼中苍凉烟水，此茫茫者。片平芜飞絮乱，无复寻春试马，又渐渐夕阳西下。水山软温留扇底，殿冰奁试照桃花，写影如此，泪重洒。寻思罗里临行，竟把明明、蛟绡分翦，公然割舍。天到无情何可诉，只合埋忧地下。但何处、得开酒社。相约须臾毋死去，尽丁歌甲舞今宵，且看招展，花枝惹。"苍凉激楚，直摩稼翁之垒。

周太史(兰)隽语

同治中，吴县周伯荪太史(兰)，督陕甘学政归，与伶人张天元者狎。天元颇风雅，从太史习诗字，过从无虚日，太史戏呼之曰天儿。后因事有违言，踪迹渐疏。而奉新许仙屏河帅振祎，亦自陕甘学差归京，天元遂弃周而事许。一日有人戏问太史曰："日来与天儿相见否？"太史叹息曰："天而(儿、而同音)既厌周德矣，吾其能与许争乎？"闻者为之拍案叫绝，此真天造地设之妙，所谓巧不可阶者矣。前辈吐属，名隽乃尔。

题壁诗

光绪癸未九月，出都，宿保定城西之大汲店。旅舍壁间，有一诗，墨痕剥落，烟霭模糊。署款有庚申冬初字，盖十余年前迹也。字颇豪纵怪伟，因谛视读之。其诗曰："北去金舆万骑扶，长安城上有啼乌。禁门昼闭宫槐冷，跸路宵岩塞草枯。九庙英声惊朔漠，几人留守重西都？孤臣流涕朝天远，分作沧江老钓徒。"盖文宗北狩时感事之作也。清苍激壮，足以接武大樽。惜署名处泥土剥缺，不知为何人作矣。室中四壁垩刷新洁，独留此一方，知非流俗人所为。召店伙询之，乃知店东故诸生，见此诗而深爱之，故不忍垩去也。僻乡中乃有斯人，亦云难矣。

又吴寄髯先生，曾在荆巫间一山寺内壁上，见一诗云："大江东去尽蒿莱，尚有黄花此地开。落木山空秋色老，平芜天远暮愁来。惊风沙碛盘雕健，残照关河过雁哀。蓦记今朝是重九，独携樽酒上高台。"盖亦金陵未复以前感事之作。沈郁顿挫，饶有杜意，亦不得作者姓名。

孙北海雅谑

顺治中，张尔唯太守(曾学)，由部郎出守苏州。将出都，孙北海、曹倦圃、龚芝麓三公设宴祖饯。各携所藏法书名画相夸示，太守亦出旧藏江贯道《长江万里图》卷真迹，三公传观，皆爱不释手。曰："此迹可谓今日压卷矣。"太守意得甚。北海徐曰："此图以万里名，而尔唯一人据之，无乃太贪。不如截作四段，四人分有之，人各得二千五百里，不亦可乎？"曹、龚皆附掌称善，立呼侍者，以刀尺进。太守窘甚，至长跽乞哀。北海大笑曰："吾今日得一集唐绝对矣。"众问之，则"翦取吴松半江水，恼乱苏州刺史肠"二语也，一座为之绝倒。

巧　对

光绪中叶，山东尹琅若编修琳基，官词馆久不开坊，郁郁弗自得，乃纵酒自遣。醉辄谩骂座客，以是与其乡人郑侍御溥元龃龉。郑遽摭尹阴事劾奏之，人皆不直郑。旨下，尹郑皆休致，是日枢臣述旨既退，宝文靖语同列曰："'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可移赠尹郑两君矣。"甲申春，阎文介、张文达同入军机，二公年皆逾七十。未几，孙文恪毓汶、乌少司空拉布，奉命勘案江南北诸省，历年余始归。都人为集唐人句曰："丹青不知老将至(文介字丹初，文达字子青)，云山况是客中过(乌字少云，孙字莱山)。"又光绪癸巳恩科，殷秋桥鸿少如璋、周伯晋编修锡恩典浙江试。榜发，士论颇不韪。或为联以谑之曰："殷礼不足徵，已经如聩如聋，漫诩文章操玉尺；周任有言曰，难得恩科恩榜，好凭交易集金钱。"离析二人姓名，而铢两悉称，语意浑成，尤为巧合。又乌达峰尚书与恽次远学士同典浙试，乌文学颇疏浅，而学士有烟癖。或以二人姓为联曰："乌不如人，胸中只少半点墨；军无斗志，身边常倚一条

枪。”又同治中，四川副都统有名“铁尔克达春”者，或戏以“金吾不禁夜”对之。

国初富室

国初富室以南季北亢为领袖。季氏居泰兴季家市，其族人三百余家皆有复道，门户相通。每夕行撅者，至六十余人。蓄女乐两部，服饰至直巨万。沧苇侍御振宜，以藏书著国初者，即其族也。亢氏籍山西，相传李自成西奔时，所携辎重，皆弃之山西，尽为亢氏所得，遂以起家，富甲天下。康熙中《长生殿》曲本初出，亢氏家伶即能演之。器用衣饰，费镪至四十余万，他举称是，今无人能举其姓者矣。保富之术不修，国之所以不竞也。

官书错误

乾隆中修《四库全书》，高宗谓辽、金、元三史地名人名，译音皆失其真，因诏馆臣重加改定。然武英殿本全史，刊于乾隆四年者，尚未暇追改也。道光初，乃诏军机章京重复校正，刓改旧板，而其中有绝可笑者。《金史·地理志》有“金复海盖”一语，乃总金州、复州，及盖平、海城两县而言之，今官牍中尚有此语。乃校者误以海盖为人名，而改为哈噶。又《元史·睿宗传》有“饮酒乐甚，顾谓左右曰”两语，校者误以甚顾二字为人名，而改为萨赖。若此之类甚多，殊堪喷饭。且其本地名人名者，则又不遵钦定三史国语解，而以意更换，移步换形，遂令人莫知为何人何地矣。官书之不可信，大抵如此。

《四库全书》之滥觞

乾隆朝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佚书七百余种，人皆知其议之发于朱筠河学士，而不知徐健庵尚书已有此议，学士特因其成说耳。考健庵所为高詹事刻编珠序云：“皇史宬《永乐大典》，鼎革时亦有散失，往语詹事，皇上稽古右文，千古罕遘。当请命儒臣重加讨论，以其秘本，刊录颁布，用表扬前哲之遗坠于万一。余老矣，詹事孜孜好古，幸它日勿忘此言也。”（案：大典中佚书实不止此七百余种，当时馆臣搜辑，大抵取其卷佚略少者，宏编巨册尚不暇甄录。后来徐星伯先生所辑宋《中兴礼书》、《政和五礼》、《新仪》诸书，皆从大典中录出，张石洲实佐其役。石洲曾为人言，其中秘本尚夥，惜无此暇日尽录成书，以补四库之阙，此语见某说部中，今忘其名矣。庚子拳乱，翰林院被焚，大典一书遂无片纸留遗矣，惜哉！）

私家藏书楼

旧椠音学五书，前有徐健庵兄弟三人启云：“亭林先生年逾六十，笃志五经，欲作书藏于西河之介山，聚天下古今书籍藏其中，以诏后之学者。先达明公，好事君子，如有前代刻板善本，及抄本经史有用之书，或送堂中，或借录副，庶传习有资，坟典不坠。”其后此举，竟不果成。朱竹君学士尝议建书藏于曲阜孔氏，广庋古今坟籍，亦仅有此语。阮文达尝举所藏书分储于浙之灵隐、润之焦山，乱后灵隐毁于兵火，焦山书亦多散佚。闻后来梁按察鼎芬有意规复，尝谋诸丁松生，松生慨捐所藏数百种以付之。故梁题松生《著书图》，有“焦山灵隐存双藏，犹记秋镫递信时”之句。窃谓名山古刹，将来都不可保，谋建私家书藏者，究以孔林为第一。好事者盍图之？

闺中经世远识

钱唐顾若璞，字和知，故明上林署丞顾友白女，文学黄东生之妻，读书能古文词，著有《卧月轩合集》。其长子妇丁氏，亦湛深经史，有经世之志。若璞集中，有与其友张夫人一书云：“冢妇丁氏，从余读唐诗，其寄灿诗有云‘故有愁肠不怨君’，几于怨诽不乱矣。与灿酒间，绝不语及家事，时为天下画奇计。而独追恨于屯事之坏也，且曰：‘边屯则患旁扰，官屯则患空言鲜实事。妾与子努力经营，倘得金钱二十万，便当北阙上书，请淮南北闲田，垦万亩，好义者引而伸之，则粟贱而饷足，兵宿饱矣。然后仍举盐筴，召商田塞下。如此，则兵不增而饷自足。使后世称曰：‘以民屯佐天子，盖虞孝懿女实始为之，死且目瞑矣。’其言虽夸，然销兵宅师，濡濡成议，其志良不磨，夫人许之否？”巾帼中乃有此高议雄略，而名字翳如，文章行事，不得少见梗概，岂不惜哉！

吴梅村身后之文字狱

国初南浔庄氏私史之狱，罹祸者至数十家，其始末人皆知之。吴梅村《绥寇纪闻》一书，身后亦几成大狱，则无人能言之者。考是书本名《鹿樵纪闻》，不著撰人姓名。或以此疑非梅村所作，向莫明其故。后读施愚山致金长真书，始知当时危栗情状，其不至蹈力田赤溟之覆辙者，亦云幸矣。书略云：“梅村《鹿樵纪闻》一编，邹流骑以故人子弟之义，卖屋为任剞劂，一备放失旧闻，一以表章前辈著述，良为胜事。但不合轻借当时名流姓氏参评，致有此举，盖惩前史之祸（案：此语即某庄氏史狱），不得不申明立案，非有深求于邹也。闻书中绝无触犯，惟凡例所列，有大事记，似为蛇足。今拘系赴解，举家号哭，悉焚他书，笥囊为空。毗陵士大夫，莫不怜之。邹既贫且老，莫为援手，万一决裂，不特邹祸不测，且恐波及梅村。遗孤惴惴，巢覆是惧。夫束天下文士之手，寒先辈地下之心，或亦当世大贤所不忍为也”云云。案此则梅村著述，其熸于一炬者，正自不少。而世传《纪略》之本，亦必非曩时原稿可知。

吴汉槎髫年能诗

吴汉槎以丁酉科场事，谪戍绝域，晚岁赐还，侘傺以终，人但悲其数奇运蹇而已。及读《秋笳集》，乃知其于故国惓惓不忘，沧桑之感，触绪纷来。始悟其得祸之由，不随力田赤溟辈湛身赤族者，盖亦幸耳。余最爱诵

其《湘中秋感》八律，以为远追信阳，近挹黄门。按汉槎作此诗，当甲申九月时，年才十三，髫年得此，岂非异才？亟录于此，以谂读者。诗云："桂林摇落迥苍苍，岁莫天涯黯自伤。永夜星河翻梦泽，高秋风雨暗潇湘。三年作客清砧国，万里怀人丛桂长。凭眺欲寻西瀣佩，数声渔唱起沧浪。""楚望还登王粲楼，参差吹撤木兰舟。风清桂岭猿初啸，雨歇苍梧瘴未收。帝子怨深瑶瑟夜，美人心折白蘋秋，却怜故国多芳草，几度登临赋远游。""西山陵阙锁幽宫，辱帝神灵想象中。银海雁寒虚殿月，玉衣香散夜台风。天高朔气星辰动，响入边笳御宿空。禋祀万年开北极，只今秋祭在江东。""楚宫八月下欃枪，宗子谁传带砺盟。云梦旌旂还去国，章华台榭更开营。珠襦夜泣三湘雨，玉马秋迷六诏兵(自注：楚中诸王避地黔粤者，半为夷獠所掠)。开道至尊思叔父，蛮烟渺渺动皇情。""齐豫诸军尽北来，淮淝山色阵云开。九江潮稳飞龙舰，万骑风高戏马台。殊锡竞推王导贵，折冲空忆谢玄才。先皇恩泽知无斁，誓众应多缟素哀。""遥传陶侃驻江干，三月兵戈血未干。甲帐紫貂多纵寇，牙门青犊共登坛(自注：左侯麾下，半系降将，有赐蟒玉者)。严城落日征烽急，绝塞迎寒画角残。共道楚军能战斗，劫教鄢郢路常难。""千里平沙接大荒，襄中风物自苍苍。汉江莫掩孤城白，戍鼓寒沈落照黄。逐寇健儿骄玉马，观军中贵拥银铛。可怜高纛重围里，却使君王策庙堂。""长沙寒倚洞庭波，翠嶂丹枫雁几过。虞帝祠荒闻野哭，番君台迥散夷歌。关河向晚鱼龙寂，亭障凌秋檄多。寥落楚天征战后，中原极目奈愁何。"

大盲头陀遗诗

大盲头陀，故明遗民，不传其姓名。钱牧斋尝为刻其诗百首，陈菊人为之序曰："头陀少负秀才，名噪诸生间。每思效陈汤、傅介子、班超、马援，扬旌秉钺，立功万里外。国变后，呕血数升，卸衣去巾，咏'满地庐花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及'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陨北风中'之句，辄涕下被面。久之，往来秦淮，亲见蒲柳宫墙，铜驼荆棘，呻吟梦呓，发为诗歌，其忠孝大节，皭然不欺如此。"牧斋最喜其"牧马人归夕阳影，报钟僧打过潭声"及"鸥惟空阔无他恋，燕亦炎凉到处飞"之句，以为世之有名籍甚，张鳞竞爪者，恐未能有此逸句也。

孙豹人遗事

三原孙豹人先生，于甲申闯寇乱时，曾结里中少年杀贼，失足堕坎中，幸不死。后流寓广陵，学贾，三致千金，已而尽散之，僦居董相祠，扃户读书。身长八尺，庞眉广额，衣冠甚伟。与尤悔庵初未识面，一日悔庵集某公处，豹人甫入门，悔庵即离座起迎曰："此孙先生也，余固识之。"相与大笑。豹人晚年，筑室数楹，题曰："溉园"，烹鱼釜鬵，隐然寓匪风之痛也。尝游焦山，中流遇大风，鼍作鲸吞，舟中人失色震恐。豹人独扣舷歌曰："风起中流浪打舷，秦人失色海云边。也知赋命原穷薄，尚欲西归太华眠。"时人服其雅量。王文简之司李扬州也，慕豹人名，欲往诣之，而恐其不见，乃先之以诗曰："焦获奇人孙豹人，新诗雅健出风尘。王宏不见陶潜迹，端木宁知原宪贫！"遂为莫逆。渔洋俸满入都，豹人送以诗曰："欲问忘情老，何名并命禽？"

吴徵君农祥遗事

吴徵君农祥，字庆百，仁和人，康熙十八年荐举鸿博。徵君生有异禀，淹贯经史，与西河竹垞颉颃，而身后之名稍晦。方四方征车诣阙，益都相国择其尤者六人，客之邸中，世称佳山堂六子。六子者，迦陵、西河、吴任臣、王嗣槐、徐林鸿，其一则徵君也。徵君鸢肩鹤颈，指爪长三寸，须鬑鬑然，颓然渊放，得钱辄付酒家，而识微见远。吴下人沿复社故态，角艺相征逐，而浙西之读书、秋声、登楼、孚社及慎交诸社，争立名字应之，各欲得徵君自重。徵君曰："是载祸见饷也，诸君子忘东京钩党事乎？"不答书，亦不发视。其后政府果切齿为社事者，尽搜所刊录摧烧之。《随园诗话》言徵君乳哺时，哑哑私语，谛听之皆建文时事也。年逾十岁，始不复言，此则邻乎语怪矣。

屈翁山遗诗

屈翁山(大均)诗集在禁书中，世不获读其全集者久矣。顷在一选本中，见其大都宫词三首，乃知禁毁之由，因其多纪掖庭秘事也。其诗云："暖殿开春宴，才人赐锦袍。舞低吴蛱蝶，歌倚郑樱桃。学士调花曲，阏氏按凤槽。只愁金漏短，日出未央高。具带盘龙锦，垂髾堕马妆。汉宫丹凤女，胡地白羊王。夜醉蒲桃酒，朝开蹋鞠场。邯郸诸小妇，杂坐弄笙簧。佳丽征南国，中官锦字宣。紫宫凤双入，秘殿百花然。卓女方新寡，冯妃是小怜。更闻乔补阙，愁断绿珠篇。"按此诗所刺者，大抵初入关时睿豫诸王事。梅村七言绝中，多有足与此诗相印证者。

钱牧斋诗案　七则

钱蒙叟《有学集》，以有指斥国朝之语，遂被厉禁。焚书毁板，几与吕晚村、戴南山诸人等。二百年后，遗集始稍稍复出。尝取集中诸诗文，一一勘校，虽指斥之词触目皆是，然大抵愤激诅詈之语，未尝有实事之可指，尚不如翁山诗外所咏轶事，有裨翦胜异闻。不知身后受祸，何以如此其酷！唯《有学集》第十三卷中有《和烧香曲》一首，词气惝恍迷离，若有所指。疑当时宫闱中，必有一大事，为天下所骇诧者。虽以东涧老人之颜厚言巧，谬托殷顽，亦不敢质言其事，而托之拟古耳。《义山集》中有《烧香曲》，故此以和名。东涧生平不作昌谷玉溪体，尤见此诗之有为而发也。诗云："下界伊兰臭不收，天公酒醒玉女愁。吴刚盗斫质多树，鸾胶风髓倾十州。玉山苛峨珠树泣，汉宫百和迎仙急。王母不乐下云车，刘郎犹倚小儿立。异香如豆著铜钚，曼倩偷桃爇博山。老龙怒斗搜象藏，香云罨霭通九关。鬻

香长者迷处所，青莲花藏失香谱。灵飞去挟返魂香，玉杖金箱茂陵土。烟销鹊尾佛灯红，梦断钟残鼻观通。鸡林香市经游处，衫袖浓熏尽逆风。"按，此诗与梅村《清凉山赞佛》诗似可参观。

顷读《有学集》诸诗，摘其诋欺本朝之语而汇录之，其仅仅眷怀故国之词不与焉(《投笔集》诸诗全首指斥不与)。大抵所指斥者，以剃发及国语两事为最夥。如"髡钳疑剃削，坏服觅俦侣。"(《次韵赠别友沂》)"碣石已镌铜狄徙，天留一媪挽颓纲。"(《衰节母寿诗》)"马沃市场余苜蓿，婢膏胡妇剩燕支。"又"春酒酌来成一笑，黄龙曾约醉深卮。"(《吴期生生日》)"国殇何意存三户，家祭无忘告两河。"《简侯研德》"纸帐梅花檀板月，梦魂其到黑山边。"(《虎邱舟中戏张稚昭》)"朔风吹动九天昏，四壁明证笑语温。可叹爰居无屋止，避风常向鲁东门。"(《题京口避风馆》)"三王五伯迭整顿，君臣将相同拮据。撑天拄地定八极，为此衣冠福乐争寰区。东门啸戎索，北落移天枢。裸衣笑神禹，好冠诧句吴。"(《放歌行》)"东门铜狄不相待，麻姑筵前见桑海。燕山马角可怜生，扬州鹤背知谁在。天关汉口未通津，银海又报生埃尘。渔阳白雀自宾主，鱼凫杜宇犹君臣。"(《孙郎长筵劝酒》)"宵来光怪横甲兵，弥天倒泻修罗雨。"(《补堂山》)"顾影不须嗟短鬓，黄花犹识晋衣冠。"(《题〈菊龄图〉》)"周冕殷冔又劫灰，缁衣僧帽且徘徊。"(《归立恭画像》)"苍鹅崇朝起池水，杜宇半夜啼居庸。铜人休嗟冶新铸，铜驼会洗尘再蒙。"(《乳山道士劝酒》)"南戎江山半壁新，月华应不染胡尘。"(《南楼》)"阴火吹风扑灯烛，鬼车载鬼噱檐端。须臾神鬼怒交斗，朱旗闪烁朱轮殷。相柳食山醒未愁，刑天争神舞不闲。天吴罔两助声势，海水矗立地轴掀。"(《寒夜记梦》)"梦得朱嘱书，旁行写复复。不辨科斗文，神官为我读。"(《饮酒杂诗》)"圣人必前知，卓哉我高皇。天文清分野，两戎分针送。躔度起斗牛，天街肃垣墙。篇终载箕尾，尾间慎堤防。渺然龟鱼呈，海底沈微茫。卓荦世史书，浚臣提正纲。戎夏区黑白，亘古界阴阳。石屋闷光怪，化为鱼鸟章。高秋风雨多，夜起视袭藏。"(《前题》)"阊门飞阁瓦欲流，毒雾腥风满阡陌。"(《放歌行》)"阁道垣墙总罢休，天街无路限旄头。生憎银漏偏如旧，横放天河隔女牛。"(《丙戌七夕》)"贝阙珠宫不可寻，六鳌风浪正阴森。桑田沧海寻常事，罢钓何须叹陆沈。"(《海客钓鳌图》)"残书翻罢劫灰过，汗简崔鸿奈史何？贡矢未闻虞服少，专车长诵禹功多。荒唐浪说程生马，讹谬真成字作他。东海扬尘今几度？错将精卫笑填河。"(《次林茂之韵》)"地更区脱徒为尔，天改撑犁可奈他。"又"茫茫禹迹今如此，愤愤天公莫怨他。"又"先祖岂知王氏腊，边人不解汉时春。"(《次茂之申字韵》)"沧桑以来六百殃，飙回雾塞何茫茫？昆明旧灰铄铜狄，陆浑新火炎昆冈，乘舆望御委尘土，武库剑履归昊苍。炮火荡抛琬琰字，马牛蹴蹋金玉相。"(《新安汪氏收藏目录》)"虽无法部仙音曲，也胜阴山敕勒歌。"(《夏日燕新乐小侯》)"林木犹传唐痛哭，溪云常护汉衣冠。"(《严祠》)"歌舞梦华前代恨，英雄复汉后人思。"(《西湖杂感》)"昔叩于公拜绿章，拟征楛矢靖东方。鸱夷灵爽真如在，铜狄灾氛实告祥。""堤走沙崩小劫移，桃花剺面柳攒眉。青山无复呼猿洞，绿水都为饮马池。善舞猕猴徒跳荡，能言英武学侏离。只应鹫岭峰头石，却悔飞来竺国时。""匿市湖山锦绣窝。腥风杀气入偏多。梦儿亭里屯蛇豕，教妓楼前掣骆驼。粉蝶作灰犹似舞，黄莺避弹不成歌。嘶风渡马中流领，顾影相蹄怕绿波。""青衣苦效侏离语，红粉欣看回鹘人。""莺断曲裳思旧树，鹤髡丹顶悔初衣。""发短心长笑镜丝，摩挲皤腹帽檐垂。不知人世衣冠异，只道科头岸接篱。"(《题丁老画像》)"渭滨方挂擅长安，纱帽褒衣揖汉官。今日向君谈古事，也如司隶旧衣冠。"(《京口观棋》)"朔雪横吹铜柱残，五溪云物泪汍澜。法筵腊食犹周粟，坏色条衣亦汉官。"(《怀岭外四君》)"歌闻敕勒，只足增悲。天似穹庐，何妨醉倒。"(《高会堂酒阑杂咏序》)"毳帐围廛里，穹庐埒堵墙。骆驼冲燕寝，雕鹫扑回廊。绿水供牛饮，青槐系马桩。金扉雕绮绣，玉轴剔装潢。筚篥吹重阁，胡笳乱洞房。老夫殊帽毪，吾子剩飞扬。"(《徐武静生日》)"兵前吴女解伤悲，霜咽琵琶戍鼓催。促坐不须歌出塞，白龙潭是佛云堆。"(《霞老置酒记事》)"简犄羝羊触，罘罳冻雀穿。左言童竖惯，右袒道途便。庐管声喝嘶，穹庐帐接连。铜驼身有棘，金狄泪如镌。沙道堤翻覆，云台像播迁。只孙侔豹虎，怯薛领貂蝉。潼酒天厨给，驼羹御席骈。"(《茸城惜别》)"指示旁人浑不识，为他还著汉衣冠。"(《自题小像》)"执热汉臣方借箸，畏炎胡骑已扬舲。"(《鸡人》)东涧为瞿忠宣公座师，其哭忠宣诗一百韵，情词悱恻，接武少陵。取其诗而掩其名，谁复知为黼冔殷士之言也哉？

《有学集》中又有《戏为天公恼林古度歌》一首，仿昌黎二鸟青田二鬼之作，至为奇诡。诗人集中第二卷，而题其后曰："此诗得之江上丈人，云是东方曼倩来访李青莲于采石，大醉后放笔而作，青莲激赏而传之也。或曰，青莲自为之，未知是否。"其诗云："己丑春王近寒食，阳和黯黮春无力。严霜朔风割肌骨，愁霖累月天容黑。撤空飞霰响飘萧，殷雷阗阗电光激。须臾冰雹交加下，乱打轩窗攒矢石。老人拥被向壁卧，如蚕缩茧乌塌翼。金陵城中有一老生林古度，目眵头晕起太息。摩挲箱架翻玩占，彳亍乡邻卜蓍筊。对饭失箸寝失席，如鱼吞钩挂胸臆。蛙怒鼓腹气彭彭，蚓悲穴窍音唧唧。吟成五言四十字，字字酸寒气结辖。一吟啼山魈，再吟泣木客，三吟四吟天吴罔两纷来下，钟山动摇石城仄。山神社鬼不敢宁居号啕诉上帝，帝遣六丁下搜获。天公老眼慵识字，趣召巫阳呼李白。李白半醉心胆粗，曼声吟诵帝座侧。天公倾听罢，拍手笑哑哑。女娲弄黄土，博作两笨伯。庐仝下贱臣，叩头诅月蚀。林生韦布士，雨雹恣诃斥。天壤之间累兀产二儒，使我低头掩耳受镌责。唐尧为天子，倦勤而禅息。穆满八骏归，耄期乃登格。我为天帝元会运世八万六千岁，安能老至不耋长久精勤勿差忒？二十八宿纠连炁孛罗计四余气，

控诉西历频变易。四余刊一四气孤，列宿失躔紊营室。吁呼真宰乞主张，我为一笑付闵默。由来世界怕劫尘，宁保云苍免黜陟。我甘名号改撑犁，女辈纷呶复奚恤？汝勿苦霖雨，不见修置宫中雨下成戈戟。汝勿苦雪霰，不见尧年牛目雪三尺。电胡为而作？乃是玉女投壶失笑天眼坼。雷胡为而作？乃是东方小儿，作使阿香，掉雷车而扇霹雳。雹胡为而作？乃是女娲补天之余石，碎为炮车任腾掷。《春秋》请高阁，《鸿范》仍屋。壁仲舒《繁露》诚大愚，刘向五行徒悬恻。觥生捉鼻善吟缚衣带，何用撼铃伐鼓置天驲？天公支颐倦欲卧，金童玉女擎觞进金液。此义沾醉酕醄白雀，遥观金陵城中吟诗之人，夜分鼾睡殊燕适。擂鼓忽坐通明殿，号召玄冥丰隆诸神齐受职。火速趋赴金陵城。雪霰重飞雹再射。推敲衡门穿户牖，恼乱吟魂搅诗魄。是时午夜正昏黑，大家小户眠不得。眠不得，勿惊吓，乃是天公弄酒发性，故与吟诗老生作戏剧。”西历变易两语，乃似近人顽固党口吻。《四库提要》于梅村集，谓其杂文间骈俪于散体之中，不古不今，深致弗满。今按牧斋杂文，已作此体，梅村特与为赓和耳，非其所自创也。

予于《有学集》，最爱其《赠黄皆令》一序，爰录于此，以备画苑遗闻。“绛云楼新成，吾家河东君邀皆令至。研匣笔床，清琴柔翰，挹西山之翠微，坐东岩之画障，丹铅粉绘，篇什流传，中吴闺阁侈为盛事。南宗伯署中，闲园数亩，老梅盘拿，奈子花如雪屋。烽烟旁午，诀别苍黄，皆令拟河梁之作，河东抒霖雨之章，分手前期，暂游小别，迄今数年往矣。今年冬，余游湖上，皆令侨寓秦楼，见其新诗骨格老苍，音节顿挫，云山一角，落笔清远，皆视昔有加，而其穷亦日甚。湖上之人，有目无睹，蝇鸣之诗，鸦涂之字，互相题拂，于皆令莫或过而问焉，衣帔绽裂，儿女啼号，积雪拒门，炊烟断续，古人赋士不遇，女亦有焉，吁其悲矣！沧海横流，劫灰荡扫。留署古梅老奈，亦犹夫上林庐橘，寝园樱桃，斩刈为樵薪矣。绛云图书万轴，一夕煨烬，与西清东观，琅函玉轴俱往。红袖告行，紫台一去，过风□而留题，望江南而祖别。少陵堕曲江之泪，遗山续小娘之歌，世非无才女子，珠沈玉碎，践戎马而换牛羊，视皆令何如？皆令虽穷，清词丽句，点染残山剩水间，固未为不幸也。河东湖上诗‘最是西湖寒食路，桃花得气美人中。’皆令苦相吟赏。今日西湖，追忆此语，岂非穷尘往劫？河东患难洗心，忏除月露，香灯禅版，净侣萧然，皆令盍归隐乎？当属赋诗以招之。”

牧斋文指斥本朝处，较诗为少，而词意之狂悖，抑又甚焉。其赠愚山子序略云：“愚山子以地师游人间，嘉定侯广成久殡未葬，愚山子叹曰：‘安可使忠臣之骨，露暴腥秽？’蹑屩二千里，相视吉壤，哭奠而去。”访余小阁，余乃告之曰：“佛言南印度为象主，东支那为人主，西波斯为宝主，北猃狁为马主。吾彝考之，唯南东二主而已，他非与也。印度为梵天之种，佛祖之所生。支那为君子之国，周礼之所化。南曰月邦，东曰震旦，日月照临，礼教相上。波斯轻礼重货，猃狁犷暴忍杀，区以别矣。安得曰葱岭以西，俱属梵种？夷门之左，皆曰胡乡？既指蕃□为佛国，将点梵亦滥胡名。九州十道，并为禹迹；燕代迤北，杂处戎胡。厥后茹血衣毛，奄有中土，肃慎孤竹，咸事剪除，皆马国之杂种，幽冀之部落，东之逼于北也，东之劫也。南居离位，东属震明，为阳国；西北则并为阴国，今俨然称四主焉，何居？阴疑于阳必战，大易所以有忧患也。此地理之当明者一也。一行谓山河之象，存乎两戒，北戒自三危积石，负地络之阴，乃至东循塞垣，抵灭貊朝鲜，是谓北纪，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负地络之阳，乃东循岭峤，达东瓯闽中，是谓南纪，所以限蛮夷也。自晋以前，秦洛为中夏，淮楚为偏方，南纪微而北纪独尊。自晋以降，幽并则神州陆沈，江东则一州御极，北纪溃而南纪犹在。我国家受命钟祥，实星纪斗牛之次。洪武中诏修清类分野书，以斗牛吴越分为首，而尾箕幽燕之分，尽辽东三韩，最居其后。以是为云汉末派，龟鱼之所恶，而北纪之所穷也。此地理之当明者二也。其一匡辨谓犬戎山戎，皆为北狄。戎狄种类繁多，狄有赤狄白狄，戎有九姓八国，各以所据地为号，实皆匈奴别种。北狄种有二，俨狁荤粥之属，世居阴山幕北，是为北匈奴。山戎自周末孤竹失国，窃居其地。故燕北有东胡，胡有东北，犹单于之有南北二庭，其实一也。春秋时山戎最强，齐桓伐山戎而九夷皆服。今北平之东，自元之辽东大宁，尽辽水之阳，皆孤竹山戎故地。汉末匈奴北遁，鲜卑强盛，其别种为库莫奚契丹。而阿保机之兴也，在白狄故地，今日大宁也。阿骨打之兴也，在肃慎故地，今之开平也。契丹为鲜卑遗种，金源又为契丹杂种，并居山戎挹娄故地，则皆东胡耳。开辟以来，为中国患者，猃狁山戎而已矣。猃狁之祸，至蒙古而极。山戎之祸，至黑水靺鞨而极。大矣哉！齐桓之伐山戎也。”全集诸文，唯此二篇，最为刺目。窃怪当时文网之密，何以竟敢劂剞流传。后读世祖章皇帝天语有曰：“明臣而不思明者，必非忠臣。”大哉王言！乃知当时文字之祸，因此而能释者，正自不少。虽然，故国之思可也，立乎人之本朝，而负恩反噬，如对仇雠，则悖逆耳。使乾隆中无焚禁之举，则东涧一老，居然与亭林、南雷诸公，并称遗民矣，何以教忠而示后耶？

佟氏当胜国末造，为辽左巨族。本朝开国之初，首先效顺，旗常钟鼎，赏延奕祀。今以《牧斋集》考之，则佟氏在当日，未尝不效忠于明。特朝中党人，以其为熊襄愍所用，欲倾襄愍，不得不坐佟氏以谋叛之罪。迨佟卜年以私拜金世宗墓坐罪死狱，而佟氏举族东奔，襄愍以辽人复辽地之策，遂成画饼，而东事乃不可为矣。此事关系兴亡大局，而诸书俱不详其始末。牧斋《幽愤集序》一篇，其文亦慷慨激昂，不可以其人而废之也。序略云：“《幽愤录》者，故登莱佥事观澜佟公绝命时，自著幽愤，先生传其子（今闳抚国器），集录以上史馆者也。东事之殷也，江夏公任封疆重寄，一时监司将吏，皆桅言蜡貌，不称委任。佟公为诸生，筹边料敌，慨然有扫犁之志，江夏深知之。当是时，抚清（抚顺、清河两堡）

虽熸，辽沈无恙。以全盛之辽，撼新造之建，以老罴当道之威，布长蛇分应之局。鹬蚌未判，云鹤相疑，传箭每一日数惊，拂庐或一夕再徙。公将用辽民守辽土，倚辽人办辽事。赦胁从，招携贰，施钩饵，广间谍，肃慎之矢再来，龙虎之封如故，经营告成，岂不凿凿有成算哉？天未悔祸，国有烦言，奸细之狱，罗织于前，叛族之诛，瓜蔓于后，而辽事决不可为矣。呜呼！批根党局，假手奄官，借公以螫江夏，又因江夏以剪公，此金人要路，所为合围掩群，惟恐或失者也。杀公以锢佟氏之族，锢佟氏以绝东人之望。于是乎穹庐服匿之中，望穷瓯脱；椎结循发之属，目断刀环。翕侯中行说之徒，相率矫尾厉角，戮力同心，以致死于华夏，盖自群小之杀公始。”国器以开国勋臣，出据使节，牧斋为之撰文，顾略不顾忌讳如此，亦可藉观当时汉军之心理矣。

香冢鹦鹉冢

都城南下洼，陶然亭之东北，有香冢焉。孤坟三尺，杂花绕之，旁竖一小碣，正书题曰：“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香魂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胡蝶。”无姓名题署，不知为何人。或曰：“曲妓有茜云者，与某生情好綦笃，已誓白头之约。生素贫，鸨贪甚，无以为聘。一大腹贾见茜云，艳之，以千金啖鸨，将纳为侧室，鸨羡其赀，受之，茜云遂自刭死，碑即生所竖也。”或又谓“某生素负才名，数应京兆试，不得一第。愤而绝意进取，举其历试落卷，瘗之于此，而系之以铭。”碧血香魂，悉寓言耳。香冢之北，有鹦鹉冢，视香冢略低，亦有碑，作八分书，为粤人某君作。某君宦京师，自粤中携一白鹦鹉，慧甚，能诵诗歌曲。死而瘗诸香冢之侧，从其类也。其词亦哀艳，惜未录存。

梦 异

周礼有占梦之官，其术不传。虽神话时代之旧术，然必有精理奥义，为哲学家所当探索者。吾国人向以梦之休祥，为后事之征验。自西士脑筋留影之说出，而旧说遂绌。然以蒙所闻，实有能见未来事者，精神上之作用，必有其所以然。今魂学尚未昌明，故莫能言其故耳。癸巳夏，余旅居京师，一夕忽梦覆车，惊而寤，心血犹跳荡不止。次晨入城，果覆于正阳门外，车旁所见，宛然梦中景象也。脑筋留影之说，岂足以概之乎？吾国人向以科第为第一事，故梦之属此类者甚夥。然大抵小说家附会缘饰之辞十八九非实录。惟有两事，最为翔实。徐尚书用仪、钱尚书应溥，咸丰朝同直军机，同应京兆试。场后，徐匿其稿，钱数索观，终不肯出示。一夕钱忽梦读闱墨，徐名在焉，梦中读其文而识之，醒后竟一字不遗。次早入直，为徐述之，徐大骇。或曰，是必钱君窃窥君稿，故以为戏耳。然徐自言场中实自焚其稿矣。数日榜发，果如钱言。同治乙丑会试，吾师蕲州李百之先生士彬，中第三名。榜前有丁士彬者，梦观榜礼部门外，已名在第三，惟其姓字独小，且较他人略低半字，不解其故。及榜发，竟落第。十余日后，入城经礼部门，榜犹在。因趋近观之，则第三名李字之上半，为雨所淋，仅存其下半之丁矣，乃大骇。丁与师故不相识，次日乃寻至师寓所，以梦告之，相与叹咤不置。前一事闻诸徐尚书之戚某君，后一事则吾师自言之。

洪大全遗事

洪秀全之党，才略以洪大全为最。杨秀清号善用兵，然远逊大全。秀全未出粤西，而大全遽就擒伏诛，天也。大全籍湖南衡州，与洪逆本非同族。幼绝慧，九龄能背诵十三经，兼工诗词。长益自负，屡应童子试，辄被黜，遂落拓怀异志。自赵金龙平后，粤湘间盗贼并起，大小数十股，大全遍谒其魁，阴察无可与言者。闻秀全起金田，所为与群盗殊，因往谒之，与联宗谊。秀全亟加倚任。且大全乃为之定营制，整军律，陷永安而守之。而杨秀清忌其才，积不相能。会官兵攻永安急，大全一日微服出城，遽被擒，大帅张其事以奇捷奏，令随营主事丁守存献俘于京师。城贼出悍卒千人谋夺之，广西抚臣邹鸣鹤飞书促守存兼程前进。行七日抵全州。丁以大全衡产，必有贼党谋篡取者，乃阳称将舍舟登陆，檄诸州县驿站拨兵护送，而阴由水路昼夜兼行，置大全内舱，塞其窗，无少隙，又八日而抵长沙。大全不知船行之速，日语兵役曰：“某日当抵衡，便可遵陆矣。”兵役漫应之。至是乃绐之曰：“已到衡矣。”大全欣然出舱四顾，骇然曰：“此长沙也，不谓汝辈竟能给我至此，吾其休矣。虽然，秀清竖子，不从吾言，终亦成擒耳。”

石达开之日记

洪秀全诸将，兼资文武者，洪大全而外，惟翼王石达开。其上曾文正七律五首，前已载新民丛报中。达开之入蜀也，意欲由川南袭成都。宁远府万山中，有一鸟道，亘古榛芜，未通人迹。由此北行，出山，即在成都南门外矣。达开侦得此路，轻骑趋之。会辎重在后，迷路相失，士卒皆饿莫能兴，遂坐困，致为土司所获。达开在狱中，述其生平事迹，及洪逆作乱以来，与官军相持，始终胜败得失之由，为日记四册，纪载最详。今其书犹存四川臬司库中，藩库亦存副本。官书纪载用兵时事，率多为官军回护，掩败为胜，迥非当时实录。昔李秀成被获后，手书供词，凡七八万言，为曾军幕下士删存十之三四，计其关系重要之语，已芟剃尽矣。达开此书，倘有人录而传之，其有裨史料者，当不少也。

吴三桂之逆迹

吴三桂之请援于我朝也，与其父襄书曰：“父不能为忠臣，儿自不能为孝子。”岂不皭然大义之言？今观明内监王水章陷贼中所著《甲申日记》一书，中载三月十九后三桂与襄诸书，置君亲于不顾，唯拳拳于陈妾一人，真所谓狗彘不食者。乃知世所传前书两语，皆乱贼矫诬文过之辞耳。记云：“四月初一日，吴襄缴到三桂

廿二书云（按此时襄已降闯，所谓缴到者，即缴之于闯也）：‘闻京城已陷，未知确否。大约城已被围，如可迁避出城，不可多带银物，埋藏为是。并祈告知陈妾，儿身甚强，嘱伊耐心。’第二书云：‘得探报京城已陷，儿拟即退驻关外，倘已事不可为，飞速谕知。家口均陷贼中，只能归降，陈妾安否，甚为念。’第三书廿五日发云：‘接二十日谕，知已归降，欲保家口，只得降顺。达变通权，方是大丈夫。惟来谕陈妾骑马来营，何曾见有踪迹？如此轻年小女，岂可放令出门？父亲何以失算至此？儿已退兵至关，预备来降。惟此事实不放心。’第四书廿七日发云：‘前日探报陈妾被刘宗敏掠去，呜呼哀哉！今生不能复见。初不料父亲失算至此。昨乘贼不备，攻破山海关一面，已向清国借兵，本拟长驱直入，深恐陈妾或已回家，或刘宗敏知系儿妾，并未奸杀，以招儿降。一经进兵，反无生理，故飞禀问讯。’第五书云：‘奉谕陈妾安养在宫，但未有确实之说，究竟何来？太子既在宫中，曾否见过父亲？既已降顺，亦可面奏说明此意，但求将陈妾太子两人送来，立刻降顺’云云。”以此诸书观之，梅村所谓“冲冠一怒为红颜”者，真诗史之言也。

三桂初犹有拥立太子之议，所谓义兴元年者是也。暨闻闯以圆圆侍太子，大愤，其议遂罢。此即梅村诗所未尝及，而国初诸老逸史，亦未有能言其故者。今悉在永章日记中。其时目击所录，必得其真。亟录传之，亦足以广异闻也。记云：“三月二十日，贼在田皇亲家搜得太子、定王以献，闯令入宫。廿一日封太子为宋王，定王为安宅公。四月初六日发檄与三桂云：‘太子好在宫，汝莫想借他为由，朕已封为宋王，将尔等妻女与他奸淫，以泄崇祯之忿。’初九日下伪诏亲征三桂，十二日起程，太子、定王、代王、秦王、汉王、吴陈氏、吴氏、吴氏、吴李氏、伪后妃嫔皆从行。吴陈氏即圆圆，两吴氏皆三桂妹也。廿五日战于一片石，闯大败，退入关。太子与圆圆遂皆至三桂军中。廿六日闯又为誓书与三桂云：‘大明朝义兴皇帝，使监国大学士平南王吴三桂，尚义伯总兵官唐通，大顺朝永昌皇帝，使兵政府尚书王则尧、张若麒，于甲申四月廿二日立誓于山海关。自誓之后，各守本有疆土，不相侵越。大顺朝已得北京，准于五月初一日交还大明朝世守，财货归大顺，人民各从其便。如北兵侵掠，合力攻击，休戚相共。有渝此盟，天地殛之。’廿八日牛金星揭吴三桂告示两通，一列监国大学士平南王吴衔，下书义兴元年四月廿四日。一列平西亲王吴衔，下书顺治元年四月廿六日，印文亦两歧。闯曰：‘大约我胜则与我和，清胜即与清合。彼诱得太子陈氏，便尔背盟，实非人类。’立擒吴襄及家口十六人斩于市。廿九日闯登极，三十日率诸贼退出京师。五月初一日接太子手敕，以初三日入都为大行皇帝大行皇后举行大事，末署义兴元年四月廿六日。正拟具本，明日入奏，忽传太子已至城外，王德化亟备车驾卤簿，至朝阳门迎驾，永贞在内预备”云云。此下遂无一字，其如何变局，则不可得而知矣。按诸书皆言闯挟太子二王西走，未尝有归诸三桂之说。果尔，则北都公主所见，与南都所谓王之明者，信哉其为依托矣。然亦安知非闯贼以是系三桂及中原士大夫之心，而伪封一人以乱观听乎？逸民某君所为《木居士愤言》，谓方太息此举之不成，而致慨于有明一朝兴废，实系圆圆一人，则非惟堕三桂之欺，抑且为闯所笑矣（圆圆本姓邢，生时有群雉集屋，众因呼为野鸡。其姨陈氏，俗所谓养瘦马者，圆圆母殁遂依陈，因从其姓。此亦诸书所未及者）。

戈登遗言

英将戈登，曾立功中国，隶李文忠麾下者十余年。后归国，死事埃及。吾国士大夫，语及戈，以为不如华尔。然华不过一战将，戈则具有文武才略。且其人实忠于吾国，不可没也。其归国时，当光绪六年，尝上书文忠，论外交军事甚悉，皆荦荦大端，使早从其言，何至有后来丧地失权之祸？不幸而戈所深戒者，吾事事莫不蹈之。今距戈去时，甫三十年耳。而每下愈况，遂至此极。戈登有知，应亦自叹其言之不幸而中也。戈所陈十策，为撮其要于下：

一、中国与外国议约，当在中国开议。按吾国与各国立约，蹈此戒者，实不可胜数。马关一约，尚不在内。

二、与外国议约，须多用文字，少用语言。文书以简明为贵，或先将其意暗询别国。因各国互相猜忌，若某款吃亏，必为指出。按此策十年以前犹可用，今则均势之局已定，协以谋我，虽此策亦无所用矣。

三、中国一日不去北京，则一日不可与人开衅。因都城距海口太近，无能阻挡，此为孤注险著。按，此条蒙颇不谓然。虽然，旅顺、威海之不守，戈固先见之矣。

四、陆军无劲旅，则水师无退步。今宜先练陆师，再练水师。

五、所购船炮，甚为失计。当时若以购船炮之款，尽购新式枪，较为有益。俟陆军练成劲旅，再购船炮。按，此二条，今之海军大臣听者。

六、中国有不能战而好言战者，皆当斩。

七、应多方帮助华商出洋，径向制造厂购货。

八、总税司宜驻上海，专管税务，不令擅越他事。若与外国公使议事，不宜令局外之洋人干预。按后来赫德权力之膨胀，孰实使之？衮衮诸公，不惟负国负民，抑且无以对戈登矣。文忠在总署时，不喜与赫德商榷国事，殆犹未忘戈登之戒欤？

九、当责成出使大臣，承办外洋军火，如与各国公使谈论，有不谐之处，当令出使大臣，在外商办。按，十条中惟此条无关紧要。

十、亟宜设税务学堂，令华人习学关税事宜，以备代替外人。薪水宜照外人例优给。按赫德总権政以来，垂五十年矣。而此条竟无人议及者，尚

何言哉?

丁韪良被骗

西人旅居中国者,其机械变诈,往往有出人意料之外,以余所闻德贞骗丁韪良事,其一端也。丁韪良为同文馆总教习十数年,于吾国官场惯技,揣摩纯熟。恭、庆两邸及总署诸堂官,皆与之相得。丁为人小廉曲谨,自教授外,公私外交,一无所干预,故华人皆乐就之。德贞者,英人也,精于医,为人捭阖有机智。光绪中叶,西人之来华营路矿者,皆以德为主谋。德亦广交游,结纳权贵,大奄名优,王公贵戚,无不得其欢心。与丁为莫逆交,丁乃援之入同文馆,充医学教习。同文馆定例,总教习月薪千金,各科分教,仅三百金而已。德之婿欧礼斐者,略谙普通学,来华依其岳,谋一席地。德荐诸赫德,使为阍人长。欧见总教习之获多金也,羡之,欲去丁而篡其位,谋诸德。德颔之曰:"当徐图之,勿汲汲也。"又半岁,丁忽肩上生一瘤,延德诊视,德视之曰:"无妨也,不数日愈矣。"语毕,背而拭其睫,作饮泣状,瞥为丁所见,固问之,德乃惨然曰:"吾二人交好如弟昆,吾见君得此危疾,不忍以实告,而又不禁其心之痛,不图乃为君所觉,今不得不以实告矣。此证无生法,吾力能保百日,百日以往,药饵无能为矣。为君谋,不如急请假归美。用吾药,犹能抵家,与妻子相见也。"丁如其言,匆匆请假行,未抵旧金山,疾已霍然矣。抵家后,竟不复发。方讶德之妄言,谋束装作西渡计。忽得友人书,则欧礼斐已膺关聘,坐皋比,月享千金矣。始悟德之赚己也。实则欧于普通学外,诸科学未谙门径。故事,总教习必通各国语言文字,始能稽核课程,欧则英文外一无所知也。及丁再至华,德已前卒矣。

赫承先求应乡试

赫德仕中国五十年,而不入国籍,不易章服,且仍食本国男爵之俸,亦创例也。赫之子名承先,酷慕中国科第之荣,其父乃为延名师,教为制艺。京师人有见其课稿者,饱满畅达,居然二十年前好墨卷也。试帖楷法,亦端谨不率。癸巳万寿恩科,必欲援金简故事,以内务府籍应试。执政者顾坚不许,赫嬲弗已。乃藉庆典恩数,赏以三品衔候选道,而卒不许其应试。一时翰苑中人,皆失望懊恼。盖承先果入场,则必无不中,中后贽敬,必可获巨万也。吾国外交上,有至不可晓者。国权所系,轻以予人,绝不少惜。独此等虚荣所在,乃竭力以争之,可谓不识轻重矣。

黄靖南遗事

明靖南侯黄得功,微时豢鸭为生,每日辄少数鸭,久之,几尽。黄怒,涸水踪迹之,于塘底得一巨鳝,粗如盎。烹而食之,体貌顿改,为伟丈夫,勇力绝伦,遂习武。然贫不能应试,日为人策蹇。时杨龙友文骢甫乡捷,由黔入都,至浦口,雇黄驴北行。中途遇劫贼六人,龙友本娴骑射技击,方谋抵御。黄遽大呼,看我杀贼,从驴背跃地,一手牵驴,一手持行囊扑盗。盗大惊,急止之。黄不顾,扑如故。盗下马罗拜,呼曰:"公真大英雄,我辈愿拜下风矣,勿失义气。"黄乃止,因共邀黄入伙,坚拒之,贻之金,又不受,请姓名,亦不答,盗遂拱手去。杨奇其勇义,因与约为兄弟。南归,言之马士英,士英为之婚娶,延师教以兵法。及督凤阳,拔为亲将,遂建功河北,为明季名将。

诗钟汇录 三则

诗钟之作,近世极盛,有笼纱、嵌珠两格。笼纱者,取绝不相干之两事,以上下句分咏之者也。嵌珠者,任取两字,平仄各一,分嵌于第几字者也。笼纱易稳而难工,嵌珠难稳而易工。近时多尚嵌珠,鄙意颇不喜之。都中相传有分咏杨贵妃及煤者云:"秋宵牛女长生殿,故国君王万岁山。"超脱悲浑,当为极格。朱强村侍郎《咏山谷蠹鱼》云:"诗派纵横不羁马,书丛生死可怜虫。"李西沤《咏宝剑崔双文》云:"万里河山归赤帝,一生名节误红娘。"或《咏魁星及承尘》云:"常将彩笔干牛斗,不见空梁落燕泥。"有人仍用上题,而魁星手中,不持笔而持元宝者云:"文章自古须金买,台阁于今半纸糊。"史记《白糖》云:"传世文章无碍腐,媚人口舌只须甜。"数联皆极超隽。此体闽人最工,魁星承尘两联,皆闽人也。郑太夷尝言,福州某社,出女花两字,用嵌珠格,因字面太宽,限集唐诗,其前列三人皆极工。一云:"青女素娥俱耐冷,名花倾国两相欢。"一云:"商女不知亡国恨,落花犹似坠楼人。"一云:"神女生涯原是梦,落花时节又逢君。"此所谓文章天成,妙手偶得者耶?有人欲撰联嵌雪珠两字,请太夷为捉刀者。太夷应声曰:"雪肤花貌参差是,珠箔银屏迤逦开。"二语皆在《长恨歌》,尤极自然(鄙人尝有咏老将及避债云:"三辽独立频看剑,一代孱王尚有台。"又乌江及革命党云:"渡此更将何面目,误人无限好头颅。"自谓颇能浑脱)。

又适士来书云:庚子辛丑间,海上某报发起诗钟社,一时名句颇多。或《咏醉蟹情丝》云:"浊世不容公子醒,春秋多为儿女牵。"又一联云:"一世横行终入瓮,七襄苦织不成章。"皆极超浑。上句皆有寄托,浊世句敦厚温柔,尤得风人之旨。惜不知作者姓氏,为耿耿耳。嵌珠难稳而易工,良然。顾其佳者亦正可讽。丁未旅粤,暇辄从朋辈为诗钟之会。一日拈得臣满二字,用嵌珠中之虎头格,虞和甫观察云:"臣门车马登龙日,满屋图书伏蠹年。"虞固闽人,所作均以工整胜,此其一斑也。又况晴皋大令云:"臣门冷落容罗雀,满地凄凉怕听鹃。"陈伯澜刺史云:"臣心常与葵同向,满鬓羞将菊乱簪。"自然名隽,较虞尤胜。又用燕颔格嵌屋心二字,伯澜云:"老屋欲倾松作柱,禅心未定絮沾泥。"用鸢肩格,嵌人南二字,晴皋云:"杜陵人日凄凉甚,庾信南来感慨多。"陈少蘅大令云:"天上人间今夜月,北征南下隔年霜。"又陈埛伯大令用虎头格,嵌臭珠二字云:"臭逐不妨来海上,珠还何日返天南?"皆佳句也。拙作臭珠云:"臭如兰蕙交如水,珠辟尘埃玉辟寒。"又千士

二字用蜂腰格云："隔院秋千杂丝竹，东华尘土梦觚棱。"嗜痂者以为后一联感喟苍凉，别有怀抱。然视以前诸联，则瞠乎后矣。

隐语汇录

隐语始春秋时，其后流为灯谜，遂为文词游戏之一种，至近时而益工。佳者必表里皆现成语，两不相涉，而恰能传神阿堵中者，斯为上乘。若徒以字面关合，或更乞灵僻典，纵极工巧，要不免笨伯之诮矣。昔人谓诗有别才，非关于学。若谜语者，殆纯恃别才者矣。二十年前，京师此风最盛。昔潘文勤尝以"臣东邻有女，窥臣已三年矣"射唐诗一句，媵以古吉金数事，直可数百金。出月余，竟无人敢问津者。后为江南一士人所射得，盖"总是玉关情"一句也。运实于虚，斯真能传神阿堵中者矣。余所闻佳谜，不下百余条，今不能记十之二三矣。雨窗独坐，偶忆及数条，汇录于此。王太监遗容，射唐诗一句：承恩不在貌。聋子的耳朵也是个样子(此京师谚语)，射毛诗一句：不闻亦式。以"也是"两字扣亦字，运思之巧，真匪夷所思。分明摩诘印章，为何颠倒残缺至此，射毛诗一句：维王之邛。岂日小补之哉，射《周易》一句：大无咎也。扰字，谢毛诗三句：惟其优矣，人之云亡，心之忧矣。虚帐不必实付，射唐诗一句：花开堪折直须折。咸丰朝以制钱缺乏，京师尝行钞票，既而价渐低落，至不能值半价，户部犹不肯废罢。而入市买物无人肯收受者，相率以此充戚友婚丧之馈遗品(京师人谓之曰红白分子)。有以此为表，射毛诗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以云可使，怨及朋友"四句者，此真文章天成，妙手偶得者矣。谜语有最可发笑者：玉皇神牌，射毛诗一句：上帝板板。秀才一卓，射《礼记》二句：其数八，其味酸。红罗双绣凤头鞋，射毛诗一句：赤舄几几。娇的的越显红白，射唐诗一句：桃花带雨浓。一声声是衣宽带松，射元人名：脱脱(此条有以"我将你钮叩儿松，我将衣带儿解"两句为谜面者，不如此句之得神也)。

铁路输入中国之始

同治四年七月，英人杜兰德，以小铁路一条，长可里许，敷于京师永宁门外平地。以小汽车驶其上，迅疾如飞。京师人诧所未闻，骇为妖物，举国若狂，几致大变。旋经步军统领衙门，饬令拆卸，群疑始息。此事更在淞沪行车以前，可为铁路输入吾国之权舆。

乞食制府

乾嘉间有某制府者，八旗人也。盛时，僮仆姬侍服饰饮食玩好之物，穷极奢丽，日费不赀。及和珅败，制府亦牵累罢官。数年后穷窭不堪，遂至乞食市上，王公贵人，皆严绝之。惟朱文正公戒阍人勿却，每旬日必一至，文正辄手持青蚨二百赠之。一日又至，值书室无人，因窃取小镜，怀之而出。后遍觅不得，诸仆喧言制军顷实来此，文正戒勿声言，如再至者，惟伺候侍茶，毋令不在室中而已(按此似富勒浑事)。

时艺余谭

康熙、雍正以前，功令未严，格式未备。生童应小试，尚无试帖，仅四书文一篇而已。江苏为人文渊薮，相传昔学政有以快短明三字衡文者。大抵缴卷愈快愈妙，篇幅愈短愈妙。题纸一下不容构思，振笔疾书，奔往投卷。取额一满，则不待终场，辄出案。往往考生犹据案推敲，忽炮声隆隆，鼓吹聒耳，则红案已出矣，乃皆踉跄不终卷而去。一日试题为"山梁雌雉"。有一生文仅十六字，曰："春秋绝笔，西狩获麟，乡党终篇，山梁雌雉。"榜发，竟冠其军。又一日题为"孟之反不伐"。一生文曰："不矜功，良将也。夫伐情也，反不然，良将哉？春秋时不伐者二，一介子推，一孟之反。子推不贪天功以为己力，之反不假人力以为己功。吁，良将哉！"又拔冠其曹。评语谓其仅五十五字，而全篇规模已具，盖隐然两大比格也。又有塾童五六人同赴试，一送考之佣工，年过四十，盖亦读书未成，辍读而耕者也，好论文，贪饮食。偶见诸童文，辄从而指摘之。诸童使具酒食，每先自饮啖，诸童疾之甚，相与谋曰："彼喜自炫其能，当思有以困之。"乃用佣姓名，密为购卷，俾携考具相随，若为送考者。既唱名，一人在佣后代应，而推之使前，佣不得已，接卷入。笑曰："若辈欲困我耶？我当有以间执其口。"是日题为"夫微之显"。佣忆少时在塾，曾读此题旧文，小讲下既承上文，即接笔曰："夫然而微矣，夫然而显矣。夫然而微之显矣。"提比后用复笔，后比末之结笔亦如之。因抄袭人文，而其他皆不知作何语也。遂首先交卷，学使见三复笔，即提笔密圈，不暇细阅他处，竟拔取冠军，诸童皆丧气而返。又乾嘉之际，汉学大行，有能以纬书及汲冢书《穆天子传》等书人文者，辄获上选。黠者因伪撰典故，以蒙试官。试官欲避空疏之诮，不敢问也。江左某生，素滑稽，值彭文勤校试，某生亦赴试。场期前一日，偶与同院生出游，道旁两槐，浓荫蔽日，中一井，井畔有石，喜其清润，因坐石上倾谈。某生忽有悟曰："此本地风光，即吾明日场中文料也。"同院生犹哂之。次日入试，榜发，果冠军。索试卷观之，小讲起语即曰："且自两槐夹井以来"云云。以下皆杜撰语，而评语极赏其典奥。

术士能代人饮食

顷读渔洋《池北偶谈》，载其叔祖季木吏部家中，有一方士，能代人饮食。其人自饱，亦往往令人代食，至溲溺亦如之。渔洋必非妄言者，然则催眠一术，吾国人二百年前，已有能通其学者矣。

马士英玉佩

桂林王幼遐给谏，尝得玉佩一事，长二寸弱，宽半之，盘螭宛转，中刻瑶草二字，疑为马士英故物。因赋《念奴娇》一阕纪之。词云："梦华遗恨，话南朝影事。谁教玉碎，漫拟苕华镌宛转，腹草家瑶云尔。制想牙

牌，臭余腰玉，名字参差是。沙虫江上，未随尘劫轻委。赢得图画漂零，玉瑛涂抹，辱及桃根妓。扇底曾窥名印小，篆势殷殷曾记。射马谣新，用牛语谑，尘垢难磨洗。梅花冠剑，只今光照淮水。”按《画征录》：瑶草画法倪黄，颇足与思翁龙友肩随，为人所累，遇者咸弃弗顾。书画贾人，因增其姓名为冯玉瑛，谓明末南都妓女，始有人肯购者，故有辱及桃根之语。给谏又藏士英画扇，俪以周宜兴书，扇底名印，即指此也。相传浙中军败，士英召其妻高夫人至，使自裁。高问汝将何为，曰：“吾将披剃入山，栖某寺耳。”高恚曰：“汝尚不肯死，乃令我死耶？”士英固迫之，高怒，闭门大诟，士英惘惘出门去。俄而大兵至，大索士英不得。高闻之，乃赴军门，自言知士英所在，导官军入山，径趋某寺，士英遂被擒。

拳变余闻

[清]罗惇曧撰　赵兴河整理

《拳变余闻》，晚清罗惇曧（一八七一——一九二四）撰。罗氏为清季野史掌故方面的大家，有多种清代野史笔记行世。《拳变余闻》即其中的一种，民国时曾被编入《满清野史》丛书，现据此标点整理。

余既为《庚子国变记》，复搜集记载，及连年旅京津所闻较确者，录为《拳变余闻》，兴至即书，不复次其先后，视《国变记》尤详尽矣。惇曧志。

甲午中日之战，津郡惊扰，官民迁徙。时适北乡挖支河获残碑一，字漶漫，惟二十字可读。文曰："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红灯照满街，那时才算苦。"类谶语，奥莫能明也。及曹州匪起，今总统袁公方抚山东，获匪首朱红灯戮之，时谓应红灯之谶。然津郡尚无扰也。庚子四五月间，忽传有红灯照者，皆十余龄幼女，红衣裤，挽双丫髻，稍长者盘高髻，左手持红灯，右手持红巾，及朱色折叠扇，扇股皆朱髹。始老孀设坛授法，集闺女数十辈，环侍受法。四十九日，术成，称太师姐。转教他女，术成，持扇自扇，渐起渐高。上蹑云际，掷灯下，其从妪拾缴坛内。女身植立空际，渐化为明星，较星差大，其光晶晶，或上或下，或近或远，或攒聚如联珠，或迤逦如贯鱼。津民狂走聚观，佥云目睹。有终夜升屋而瞭者。女子自言，能于空中掷火焚西人之居，呼风助火，焚无余。津民深信之。入夜，家家悬红灯，迎红灯照仙姑也。城内外列炬高悬，若万星之齐耀，争传拳队所至，红灯随之。每焚洋楼，皆言仙姑掷火也。又有沙锅照者，以飧神团，人挟一锅，遇拳民战时，析薪淅米，炊饭飧之。沙锅仅如巨钵，自言饭百人不尽。此团皆乞丐也，沿门索米济军，无敢拒者。五月中有黄莲圣母，乘舟泊北门外，船四周皆裹红绉。有三仙姑，九仙姑，同居舟中，自言能疗疾。拳匪伤者舁舟旁，傅以香灰，数日而蛆出焉。直督裕禄迎入署，朝服九拜，弗为动。乃制黄旗两杆，大书黄莲圣母，鼓吹一部，送侯家堠某神堂居焉。圣母坐神橱中，垂黄幔，香烛清供，万众礼拜，城陷逃去。拳匪散为盗，劫圣母于舟中，审为圣母也，缚而献诸都统衙门，获重赏。一仙姑投水死，一仙姑与圣母同被执，皆戮之。或曰，西人载之游欧洲，而红灯照皆复其居，大半为娼焉。

义和拳称神拳，以降神召众，号令皆神语。传习时，令伏地焚符诵咒，令坚合上下齿，从鼻呼吸，俄而口吐白沫，呼曰神降矣，则跃起操刃而舞，力竭乃止。其神则唐僧、悟空、八戒、沙僧、黄飞虎、黄三太。庚子四五月间，津民传习殆遍，有关帝降坛文，观音托梦词，济颠醉后示，皆言灭洋人。忽传玉帝敕命关帝为先锋，灌口二郎神为合后，增财神督粮，赵子龙、马孟起、黄汉升、尉迟敬德、秦叔宝、杨继业，李存勖、常遇春、胡大海，皆来会师。其所依据则《西游记》、《封神传》、《三国演义》、《绿牡丹》、《七侠五义》诸小说，北中所常演之剧也。洋人教士教民，分大毛子、二毛子、三毛子，遇之杀无赦。礼神以顶着地，叩首三十六。练术有浑功、清功。浑功百日，清功四百日。浑功避枪炮，清功能飞升。然习者利速成，多浑功也。临阵时佩小黄纸画像。有首无足，锐指，头四周有光，耳际腰间，作狗牙诘屈状，不名何神。心以下书一行，文曰："云凉佛前心，玄火神后心。"诵咒曰："左青龙，右白虎，云凉佛前心，玄火神后心，先请天王将，后请黑煞神。"诵此咒，枪炮不燃。诵声未绝，中弹毙。其焚教堂，大师兄率众握刀来，转向东南跪伏，突立起呼杀，其声动天，大师兄焚香掷堂中，俄而焰发矣。有张天师拥众横杀，俄别出一张天师，不相下，时互斗。后其一诳巨金遁。其一仍专横，大师兄曹福田至，获天师斩之。

义和拳源于八卦教，起于山东堂邑县，旧名义和会。东抚捕之急，潜入直隶河间府景州献县，乾字拳先发，坎字继之。坎字拳蔓延于沧州静海间，白沟河之张德成为之魁。设坛于静海属之独流镇，天下第一坛，遂为天津之祸。乾字拳由景州蔓延于深州、冀州而涞州，而定兴、固安以入京师。天津、北京拳匪本分二系，皆出于义和会，其后皆称义和团。坎字拳为林清之余孽，乾字拳为离卦教部生文之余孽，故皆尚红。其后有黄色一派，则乾字拳所创也。坎字乾字，授法各殊。坎字拳传习时令焚香叩拜后，植立而仆，仆而起，跳跃持械而舞。乾字拳则令闭口伏地，少时白沫满口，则呼曰神降矣，亦起跃持械而舞。又有震字，则山东王中之遗孽，中于乾隆间被戮。坤字拳不详所自。震字拳见诸

永定河南岸。坤字拳见诸京西，从者盖鲜。惟坎字乾字最势大矣，乃分扰于京津。京师从授法者，教师附其耳咒之，词曰：请请志心皈命礼，奉请龙王三太子。马朝师，马继朝师，天光老师，地光老师，日光老师，月光老师，长棍老师，短棍老师。要请神仙某，随意呼一古人，则孙悟空、猪八戒、杨香、武松、黄天霸等也。又一咒云："快马一鞭，西山老君。一指天门动，一指地门开。要学武艺请仙师来。"一咒云："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标黄三太，八请前朝冷于冰，九请华佗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神兵。"诸坛所供之神不一，如姜太公，诸葛武侯，赵子龙，梨山老母，西楚霸王，梅山七弟兄，九天玄女。又有供祀小唐者，则小说之年羹尧。最奇者为山西祁相国，则祁文端也。大约祀神无规定，意中所欲奉，则祀之耳。自乾隆时，高宗恒以小故杀人，诗词戏剧，皆足杀身。供奉者乃杂取《封神传》、《西游记》诸小说，点缀神权，以求绚烂而免祸也。浸淫百年，蒸为民俗。愚民受戏剧之教育，驯至庚子，乃酿巨变，岂得曰非人为哉？

津郡拳匪，始于静海属之独流镇，称天下第一坛。直督裕禄不之禁，渐延入郡城，张旗挟刃游于市，转相煽诱，旬日之间，坛林立。业冶铁者，家家铸刃，丁丁之声，日夜相续，若铃铎之互答。官不敢禁挟械，但禁冶铁。示甫下，匪纷集县署露刃逼官弛禁，不得已从之，冶炉遍衢巷矣。匪诵言灭洋，租界戒严，教堂尤岌岌。津保之间，迭毁电线铁路。五月，朝旨严剿拳匪，裕禄承端刚意，故纵之，匪焰益炽，教士皆避居租界，官临视各教堂，加钥焉。匪犹扬言教堂藏地雷火药，定期轰毁津城。鼓楼东教堂洋楼特高，夜半忽传中有火光，游民渐聚渐众，匪率众焚之，烬焉。破狱出狱囚，洋货店及藏洋书器者皆焚毁之。禁民间著白衣，谓其近洋派也。以河东民居邻租界，谓藏奸细，焚殆尽。令民家焚香供清水一盂，馒首五枚，青铜钱数枚。家置一秫稭，粘红纸，供五日，持以挥敌，首自落。匪纷集督辕求枪炮，裕禄命赴军械所自择焉，尽攫以去。又令居民喊大得胜以助威。有闭火门神咒，遍张通衢。其词曰：北方洞门开，洞中请出铁佛来，铁佛坐在铁莲台。铁盔铁甲铁壁塞，闭住炮火不能来。既而洋兵枪弹屡及，神咒不验。又令居民焚香叩首时，以拇指掐中指，男左女右，力掐不放，曰避火诀也，已而又不验。匪扬言海口起沙，横亘百里，外阻夷船，团中海乾神师为之也。既而一僧来，自称海乾，众虔奉之。著黄缎服，手念珠，持禅杖，受众供养。城陷后，不知所终。复有一道士来谒大府，自号天灭，谓天灭洋人也。官吏恭送入坛，团匪与语不合，斩之，悬首西门，曰：此伪天灭也。匪劫掠无虚日，富户一空。及城陷，匪首张德成挟重资遁。日本兵先至，津民大书大日本顺民，或揭诸门，或缠诸臂，以求保护，拳民一时绝迹焉。拳匪之祸，成于匪首张德成、曹福田，皆直督裕禄所曾奏保也。德成，白沟河人，业操舟，往来玉河西河间，时义和拳已传至静海县之独流镇。有童数辈，方习拳，德成睨之而笑。众诘之，德成曰："此为神拳也。"众叩其术，德成乃取一秫稭以黄纸掷地上，令众拾之，壮夫数人不能举。群大惊，罗拜曰："真神师也。"推之人巨宅，设坛焉。远近拳匪争来附，遥受节制。德成居独流，声势甚雄。曹福田为天津拳匪之魁，其自署门榜曰："署理静津一带义和神团"。曹盖以本任属德成也。德成语其众曰："顷睡时，元神赴天津紫竹林，见洋人正剖妇女，以秽物涂楼上，为压神团法也。"他日又言元神赴敌，盗得洋炮机管，炮不得燃矣。更率众周行镇外，三匝，以杖画地，曰："此一周土城，一周铁城，一周铜城，洋人即来，无能越者。"五月，直隶四道员结伴去津，舟过独流，遇匪将手刃之，皆叩首乞命。牵赴神坛，德成审为大官，释之，延坐，自炫其术，使达诸总督，请饷二十万，自任灭洋，皆受命。上书裕禄，裕禄乃驰檄召德成，不至，屡檄之。德成怒曰："吾非官吏，何得以总督威严凌我耶？"裕禄谢过，命使以八人舆礼迎之。德成至，以敌体礼见，启中门迎之入。次日，宴于节署，德成忽若睡，呼之不应。俄欠伸起，袖出铁炮机管数事，云："元神出，新从敌中窃来者，敌炮皆废矣。"裕禄深敬之。德成恒出入节署，以耀其曹。裕禄表荐诸朝，称其年力正强，志趋向上，得屡报战功，赏头品顶戴花翎黄马褂。无何城陷，张匪挟巨资行。至王家口，索盐商王姓具供张，王以二人舆至。德成怒曰："吾在津，制军以八人舆迎我，犹不时至，汝乃如是亵神耶？"不得已，假关帝庙绿舆迎焉。既至，盛宴之，德成犹谓不能下箸，推席而起，王不能堪。村人愤甚，乃共谋刺之，共捕德成，余匪尽逃。德成叩头乞饶，众曰："试其能避刀剑否。"共斫之，成血糜焉。余匪至白沟河后，推德成之弟张三，称三师父。挟至独流镇，仍立天下第一坛，谓张三神力过德成十倍。联军已踞天津，将剿余匪于诸村，村人共逐张三，余军乃四散焉。曹福田，天津静海县人。本游勇，嗜鸦片，无以自存，乘乱煽惑。初至津，登土城楼询租界何处，土人言东南方。即伏地向东南叩首，良久起曰："洋楼毁矣。"东方烟起，万众悚然。盖适河东居民被焚也。既入城，商民跪迎，福田坐马上指挥令起立，曰："无须跪也。"闻拳坛令阖郡持白斋，谕无须，言我亦饮酒食肉也。闻洋货店多被毁，亦云无须，洋货入中国久，商民何罪？津民以是尤信奉之。福田室中悬神像，关帝、赵子龙、二郎神、周仓也。另供木主曰圣上杨老师。福田整队赴前敌，以洋铁造鼓，吹大螺，红旗大书"曹"字。侧书"扶清灭洋天神天将义和神团"。福田骑马，戴大墨晶眼镜，口衔洋烟卷，长衣系红带，缎靴，背负快枪，腰挟小洋枪，手持一秫稭，语路人往观战。至马家口，谓前有地雷不可进，绕道归。又令商民备蒲包麻绳，各数千，麻绳备缚洋人，蒲包蒙其首也。福田不敢与洋人战，日列队行周衢，遇武卫军则缚而戮之，报聂士成落堡一战之仇也。直督裕禄奏保赏头品顶戴花翎黄马褂，实虚报战

功也。绅商虑开战则全城糜烂，力请于裕禄议和，裕禄令请命于福田。福田不可，曰："吾奉玉帝敕，命率天兵天将，尽歼洋人，吾何敢悖命敕？"绅商哀之急，则怒命杀之，群哀请乃免。和议既阻，乃请别择战地。福田不可，曰："若别择地，当先以租界归我。"张德成至，众复哀请，德成许之，福田不可。众以商民生命为请，福田曰："死者皆劫数中人，吾扫荡洋人后，犹当痛戮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完此劫数。"及马玉昆兵败，津城陷，福田易装遁。冬间私至静海境，众呼捕之，惊走。次年正月，潜归里，里人缚送之官，磔之于静海县。

拳匪之变，以聂提督士成死事最烈。士成安徽合肥人，为淮军宿将，发捻诸役及剿朝阳匪，皆有功。甲午中日之战，据大高岭，阻日兵，尤著名。叶志超逮后，士成代为直隶提督，率武卫军驻芦台。庚子四月，拳匪毁保定铁路，直督裕禄命副将杨福同驰往镇之，及易州，为匪戕死，朝廷方议用拳匪，不赐恤。匪焚黄村铁路，聂军一小队驰至，突被拳匪迎击，伤数十人。士成奉相机剿抚之命，军至落垡，拳匪三千人，方毁廊坊铁轨，士成谕禁不止，仍扑聂军，士成命击之，匪多死，乃大恨士成。匪党诉诸朝，朝旨严责士成。裕禄命士成军回芦台。士成至津，遇拳匪于道，匪持刀奔马首，士成避入督署，裕禄为之缓颊乃止。时拳匪在津有二万人，遇武卫军，辄缚而戮之，士成不敢与抗。端王载漪、刚毅等，深恨士成，思乘间杀之。荣禄虑聂军激变，驰书慰之，谓贵军服制，颇类西人，遂致寻衅，团民志在报国，愿稍假借。士成得书，慷慨复书曰："拳匪害民，必贻祸国家。某为直隶提督，境内有匪，不能剿，如职任何？若以剿匪受大戮，必不敢辞。"聂军守杨村，遏洋兵，屡战互有杀伤，洋兵以饷绌兵单折回。裕禄张拳匪功，赏拳匪巨万，聂军不与。旋奉命攻天津租界，血战十余次，租界几不支。西人谓自与中国战，无如聂军悍者。拳匪恨士成甚，诋聂军通夷，朝旨又严督之。士成愤甚，谓上不谅于朝廷，下见逼于拳匪，非一死无以自明，每战必亲陷阵。一日战方酣，拳匪拥入其家，絷其母妻女以去。士成闻报，分军追之。部下新练军一营，多通拳匪，见聂军追匪急，大呼聂军反，齐开枪横击之。士成内外受敌，被数十枪，乃麾其军还攻拳匪，自突战于八里台，以期死敌。麾下执辔挽之回，士成手刃之。将校知不可回，乃随士成陷敌阵。士成中数弹，裂肠死。麾下夺尸归，拳匪将戮其尸，洋兵追及，拳匪逃，乃免。裕禄以死事上，朝议赐恤，载漪、刚毅力阻。乃下诏责其误国丧身，实堪痛恨，姑念前功，准予恤典。士成死三日，而天津陷焉。

拳匪始于毓贤，成于载漪、刚毅，人所习闻。然最初实为李秉衡。光绪乙未，秉衡抚山东，仇视西人。山东有大刀会主仇西教，秉衡恒奖许之。丁酉十月，大刀会杀二教士，德人请褫秉衡职，不允，转秉衡川督。德人憾不已，乃命开缺。德人坚谓不足蔽辜，卒革职去。毓贤以曹州府知府至藩司，秉衡所最亲善也。及为东抚，循秉衡之旧，护大刀会尤至。己亥，刚毅入枢府，力荐秉衡，令查办盛京案，归即命巡视长江水师。秉衡过武昌，语鄂督张之洞曰："朝廷将痛除西人，公当默体此意。"毓贤旋授山西巡抚，语其属曰："义和团魁首有二，其一鉴帅，其一我也。"庚子五月，匪势大炽，东南督抚连名请剿匪，粤督李鸿章领衔，约秉衡署名，不得已从之。旋密奏请募兵北上，谓西兵专长水技，不善陆战，引之深入，必尽歼之。朝命统兵北上，乃募湘勇十六行营，中途逃散，乃返南京，另率队北上。比至京，而天津陷。孝钦后正忧惶无策，思与西军言和。秉衡入对，力以退敌自任。后大喜，命统张春发、陈泽霖、万本华、夏辛酉四军，出屯杨村河西坞，及至而杨村已失。西军势甚锐，秉衡一战而溃，自维无以对朝廷，乃吞金死。事闻，照总督例赐恤。联军入京，奕劻李鸿章与议和，联军请惩办罪魁。得行在朝旨云：李秉衡固执酿祸，应定为斩监候。惟念已临难自尽，著革职撤销恤典。秉衡负清名三十载，自佐贰致开府，及死，人无惜之者。

毓贤以山东曹州府知府至藩司，继李秉衡为巡抚。山东大刀会仇视西教，毓贤奖励之。匪首朱红灯倡乱，以灭教为名。毓贤命济南府卢昌诒查办。匪击杀官兵数十人，自称义和拳，建保清灭洋旗，掠教民数十家，毓贤庇之，出示改为义和团。匪树"毓"字黄旗，掠教民，焚教堂。教士屡函乞申理，总署令保护，毓贤均置不问。匪势愈炽，法使屡责总署，乃召之来京，以今总统袁公代为巡抚。时拳匪出没于东昌、曹州、济宁、兖州、沂州、济南之间，势甚盛。袁公至，力剿拳匪，获朱红灯戮之，数月而匪势大衰。山东境不能容，乃窜入直隶境。庚子三四月间，蔓延各属矣。毓贤入都，见端王载漪、庄王载勋、大学士刚毅，盛夸义和团忠勇可恃，载漪等信之，据以入告，遂拜巡抚山西之命。毓贤至任，卫军数十人，皆拳党也。自称义和团统领，拳术渐被于山西，浸猖獗。平阳府教堂被毁，府县以闻，称曰团匪，贤痛斥之。郡县承风，而莫敢诋拳匪矣。毓贤命制钢刃数百柄，分赐拳童，勉以杀洋人。大师兄出入抚署，若贵宾。五月，朝旨令保护教民，毓贤承端刚旨，仍置不问。六月，匪焚教堂，毓贤登高观之曰："天意也。"营官将施救，毓贤不许。英教士逃出，号于众曰："昔晋省大祲，吾输财五六万，活数千人。今独不能贷一死耶？"卒戕之。一英妇挟儿出，跪言吾施医岁活数百人，今请贷吾母子。语未绝，一兵以挺击之，仆，推置火中，复奋身出，仍推入，与其子同烬焉。毓贤以兵守城门，禁教士出入，复移教士老幼于铁路公所，以兵守之。他日复驱入抚署，毓贤坐堂皇，命行刑，杀英教男女老幼三十余人，服役二十余人，枭首示城门，剖心弃尸，积如丘山。又驱法天主堂教女二百余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皆不从。令斩为首二人，以盎承血，令诸女遍饮，有十六人争饮尽之。毓贤令缚十六人悬高处，迫其余背教，皆不从，求死益坚。兵士择貌美者掠数十人去，皆不屈，死焉。各属教民，富者皆为拳匪掠夺，其被逼背教，抗而死者，先后数千人。被祸最惨者，为大同、朔州、五台、太原、徐沟、榆次、汾州、平定，匪势蔓全省矣。联军

破天津，毓贤自请勤王，朝旨命统军入京。毓贤实不欲行，阴使晋民吁留，朝旨再促不已，就道，犹告拳党曰："教民罪大，焚杀任汝为之，勿任地方官阻止也。"七月，毓贤始去晋，而联军已破京师，遇两宫于途次。李鸿章奉命议和，德皇要惩办罪魁，鸿章以闻。闰八月，有旨命毓贤开缺，另候简用，以锡良代为晋抚。各国以罪魁未惩办，不允议约。驻德使臣吕海寰，驻俄杨儒，驻英罗丰禄，驻美伍廷芳，驻法裕祥，驻日本盛铎，合电请惩办罪魁，首李秉衡，次毓贤、刚毅、赵舒翘、董福祥、载漪、载澜，并述各国坚决之意。鸿章与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亦先后电劾。得旨毓贤褫职，配极边，永不释回。各国意犹不慊。十二月，得旨，毓贤遣发新疆。计已行抵甘肃，着即行正法，派何福堃监视行刑。署甘督李廷箫，为晋藩时，附和毓贤，纵拳戕教，既得毓贤正法之命，持告毓贤。毓贤曰："死吾分也，如执事何？"廷箫虑不免，元旦仰药死。兰州士民，谓毓贤伏法为冤，集众代请命，毓贤移书止之。并自挽曰："臣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终沈三字狱。君恩我负，君忧谁解，愿诸公转旋补救，切须早慰两宫心。"毓贤有母八十余，留太原，一妾随行，逼令自裁。正月初六日，何福堃至什字观，呼毓贤出，武员举刀斫之，伤颈未死，毓贤连呼求速死，其仆怜之，助断其项，收葬焉。

拳匪之入京师，刚毅实导之。刚毅识字不多，以清正自诩。由部曹外任巡抚，内召为尚书，入枢府，后眷甚隆。奉命江南查案，旋之广东，敛浮赋，括四百万，历东南诸省，括千万归于京师。得梁启超所撰《清议报》，进于孝钦后，后大怒，愤外国之庇康梁，必欲报此仇。益恨德宗，思废之，立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将于庚子正月行废立，刚毅实主之。力引载漪居要职，宠眷在诸王上。后命荣禄告李鸿章，私以废立意询各国公使，皆不协，后益大恨。刚毅日言仇洋，见谈洋务者，皆斥为汉奸。过金陵，见刘坤一所立之储才学堂，立命闭之。董福祥以杀洋人自任，刚毅力誉于后前，恩宠日渥。及拳匪据涿州，朝议剿抚不决，乃命兼管顺天府事。尚书赵舒翘，偕府尹何乃莹，驰往解散。刚毅虑舒翘或戾己意，自请继往。舒翘至，召匪首谕朝廷德意，令解散。匪首坚请褫聂士成职，舒翘难之。刚毅至，许以先退聂军。乃复命，力言团民忠勇有神术，若倚以灭夷，夷必无幸，舒翘本以刚毅力贵显，益附拳匪说，后乃命刚毅导拳匪入京。旬日，至数万人，坛场遍城内外。王公贵人，争崇奉之。渐出入宫禁，莫敢究诘。刚毅与载漪合疏，请用团民，乃奉统率团民之命。董福祥率武卫军攻使馆，刚毅日坐城楼观战，曰："使馆破，夷人无噍类矣，天下自此当太平。"舒翘起为寿曰："自康有为倡乱，天下扰扰，公起而芟夷之，上病失天下心，幸继统有人，定策之功，公第一。"刚毅大喜。及联军破京师，两宫仓皇出走，刚毅随扈至太原。李鸿章电劾肇祸诸王大臣，后召见载漪，痛斥之。自出狩后，刚毅忧惧，不复有所言。及随扈西安，中道病，折回候马镇病死。十二月，惩办罪魁，刚毅以先死免戮，追夺原官。

赵舒翘以刑曹熟习刑律，刚毅援引致位尚书。拳匪据涿州，奉命解散，甫抵涿州，而刚毅继至，遂导拳匪入京师。刚毅力言拳民忠义可用，舒翘附和之。及联军破京城，随扈两宫狩西安。各国索惩办罪魁，舒翘革职留任，各国憾不已，乃改为斩监候，囚西安狱。次年正月，各国要加重惩办。西安士民，连合数百人，为舒翘请命，枢臣以闻，乃赐令自尽，派陕抚岑春煊监视。舒翘犹以为必有后命，其妻谓之曰："君无冀也，吾夫妇同死耳。"乃以金进。舒翘吞少许，逾三时不死，犹处分家事。又痛九十余老母见此奇惨，既而自恨曰："刚子良害我。"春煊迫于复命，乃更进鸦片烟，两时仍不死。再进砒霜，始偃卧而呻，夜半犹未绝，乃以厚纸蘸热酒，连蔽其七窍，乃绝。其妻仰药殉焉。

徐桐以汉军翰林至大学士，以理学自命，日诵《太上感应篇》，恶新学如仇。门人李家驹，充大学堂提调，严修请开经济特科，桐榜二人之名于门，拒其进见。其宅在东交民巷，恶见洋楼，每出城拜客，不欲经洋楼前，乃不出正阳门，绕地安门而出。庚子年八十矣，孝钦后以耆臣硕望，每见恒改容礼之，大政必询焉，故晚年尤骄横。拳匪起京师，桐大喜，谓中国自此强矣。其赠大师兄联云："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只此精诚未泯；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联军破京城，桐皇遽失措，其子侍郎承煜请曰："父庇拳匪，夷人至，必不免，失大臣体，盍殉国，儿当从侍地下耳。"桐乃投缳死。承煜逃焉，为日本军拘获，后奉旨正法，乃拘回刑部戮之。

董福祥以回中枭杰，降于左宗棠，历保至提督。召对时，孝钦后奖之。福祥对曰："臣无他能，惟能杀洋人耳。"荣禄刚毅等皆极重之。徐桐逢人誉福祥，谓他日强中国必福祥也。福祥益自负，遂浸骄。拳匪扰京师，董军与拳匪比而焚掠。奉命攻使馆，月余不下，使馆守兵，仅四百余人，兵匪死二千余人。联军入京，董军大掠而西。及惩办罪魁，以福祥有强力于回部，虑激回叛，不敢戮之，革职留任仍统回军驻甘肃西。人犹以为言，乃革职锢于家。荣禄在西安，综大政，福祥移书让之曰："祥负罪无状，仅获免官，手书慰问，感愧交并。然私怀无诉，不能不愤极仰天而痛哭也。祥辱隶麾旌，忝总戎任，军事听公指挥，固部将之分，亦敬公忠诚谋国，故竭驽力，排众谤以效驰驱。戊戌八月，公有非常之举。七月二十日电，命祥统所部入京师，实卫公也。拳民之变，屡奉钧谕，抚嘱李来中，命攻使馆。祥以兹事重大，犹尚迟疑，以公驱策，敢不承命。叠承面谕，围攻使馆，不妨开炮，祥犹以杀使臣为疑。公谓戮力攘夷，祸福同之。祥一武夫，本无知识，恃公在上，故效犬马之奔走耳。今公巍然执政，而祥被罪，窃大惑焉。夫祥之于公，力不可谓不尽矣。公行非常之事，祥犯义以从之。公抚拳民，祥因而用之。公欲攻使馆，祥弥月血战，今独归罪于祥。麾下士卒解散，咸不甘心，多有议公反复者。祥惟知报国，已拚一死，而将士愤怨，恐不

足以镇之，不敢不告。”端王载漪宥死配新疆，后屡传福祥挟回部之众，拥端王为叛，卒不果，老死回中。

启秀以翰林至尚书，自附于理学，大学士徐桐深喜之。徐桐以仇视新学见重于孝钦后，戊戌政变后，徐桐尤被优礼。以过老不令入枢府，有大事则咨之而已。桐荐启秀入枢廷，时刚毅方贵用事，启秀遂附于刚毅。庚子五月间，修撰骆成骧典贵州试，谒启秀辞。启秀谓之曰：“俟尔还京时，都中无洋人迹矣。”其时政府已蓄意灭洋，偶一流露也。袁昶许景澄之杀，诏书出启秀手。及两宫出走，启秀未及从，与侍郎徐承煜同为日本军拘去。承煜，徐桐之子，官刑部侍郎。袁昶、许景澄及立山、徐用仪、联元之杀，皆承煜监斩，承煜殊自得。联军破京师，承煜绐其父引决而已逃焉。日军执之，与启秀同拘于顺天府署，日军所屯地也。辛丑正月，诏命戮之。奕劻等传诏旨至，日军官置酒饯之。酒次，传中国正法之旨，承煜色变，极呼冤，詈洋人不已。启秀曰：“即此已邀圣恩矣，吾深悔从前之谬误。今已矣，愿贵国助吾中华光复旧物也。”次日刑部派员提之，日军官曰：“徐侍郎顽钝如故。启尚书心地明白，惜其悟之太晚。二人皆贵国大官，已代备舆送之矣。”至刑部署，衣冠至菜市，启秀下舆小立，气度犹从容，监斩官出席礼之。承煜已昏不知人。西人集视者，咸拍照毕，并就戮焉。

端郡王载漪，为惇亲王之子。惇王宣宗之子，文宗之兄也。孝钦后谋废德宗，先择近支王公之子为皇嗣。其溥字辈最亲而最长者，为溥伦溥侗兄弟。溥伦为孚郡王之孙。孚郡王宣宗之第九子也。穆宗崩无子，溥伦以次当立。孝钦后以为皇帝继穆宗后，则穆皇后当为皇太后，而己当为太皇太后，不足持大柄，乃不为穆宗立嗣。谓溥伦之父已出继远支，溥伦兄弟，皆不当立。溥字辈无人，不得不选载字辈。于是选醇亲王奕譞之子，入嗣大统，是为德宗。德宗之母，孝钦后之妹也。孝钦以内亲故，冀其长而亲我，又利立少主，则揽权之日长，故载漪以至亲最长，不得立。及德宗亲政，思变法自强，内压于孝钦，不能行其志，渐失爱于孝钦。戊戌八月之变，孝钦突自颐和园还宫，持帝手哭詈曰：“我自尔数岁，以帝位授汝，辛勤鞠育，至于长成，汝乃负心欲废我耶？”乃幽帝于瀛台，复出训政。日言帝病重，求医海内，谋废立，闻各国违言而止。己亥冬，刚毅等谋益极，乃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清世家法，不立太子，其立大阿哥，即已决行废立。谓德宗久病，不能君天下，欲遂废之，而立溥儁为穆宗嗣也。崇绮者，穆皇后之父也。当穆宗崩，不得立嗣，穆后自以为皇嫂寡居宫中，又失太后欢，不足自存，乃仰药以殉。及决立溥儁，乃召崇绮出为师傅，隐示以大阿哥实继穆宗也。孝钦虑废德宗，各国有违言，先命荣禄私于李鸿章，使密询各国意。鸿章自甲午败后，入总署，复被逐出，闲居京师贤良寺。鸿章谓我以间废，与使署少所往还，若外任我总督，各国必来贺，当乘间询之。盖虑废立京师生变，思避之也。荣禄诺之，数日而鸿章授粤督。其时康有为倡保皇会于海外，势甚大，虑粤或生变，故命鸿章镇之也。各国使臣来贺，鸿章乘间言：我国现立大阿哥行将为帝，君等入贺否？皆言未洞内情，不知所贺。惟今帝以二十余年君主，历与我立约，将焉置之？隐示不认废帝意。鸿章默然。走告荣禄曰：“各国拒我矣。”孝钦后乃大恨。载漪自以将为天子父，方大快意，闻各国阻之，乃极恨外人，思伺时报此仇。适义和团以灭洋为帜，载漪乃大喜。刚毅、赵舒翘、何乃莹先后导拳匪入京师。日以仇教为名，斥德宗为教主。载漪欲引以谋废立，屡导匪首入宫演术，孝钦后深信之。载漪兄载濂、弟载澜，并以漪故，深被宠任，附和拳匪。五月，以载漪管理总理衙门兼管虎神营，外交权兵权并在掌握。拳匪焚掠殊甚，各国以兵舰至，因开御前会议。许景澄、袁昶，力言衅不可开，载漪恨之，遂戮袁许。徐用仪、立山、联元皆以通夷被戮。每廷议，帝皆言匪不可信，衅不可开。载漪语不逊。载漪既倚拳匪及董福祥，尤骄横，孝钦后亦曲意就之。各国公使赴总署约，载漪遣虎神营兵伺于道，杀德使克林德，后至者皆逃归。及通州失，李秉衡死，载漪仍凶暴，欲杀奕劻、荣禄、王文韶、廖寿恒、那桐。俄而城破，两宫出走，载漪与奕劻、刚毅、溥伦、那彦图等，随扈至西安。各国索罪魁急，李鸿章等电劾肇祸诸王大臣。载漪革职，交宗人府圈禁，俟军务平定后，再行交往盛京，永远圈禁。各国憾不已，乃定为斩监候。以懿亲加恩发新疆，永远监禁，即日起解。载漪自以罪重，计当被戮，奉发配极边之旨，大喜过望。又询左右曰：“阿哥有罪乎？”众曰：“未闻也。”载漪曰：“本无预渠事，当可免也。”乃兼程赴配所，虑西人之续请正法也。大阿哥顽劣无状，在西安日携数内监至剧院。其父戍边，亦无戚容。旋斥退出宫，回銮后闲居京师。载漪家属皆随至配所。去年甘肃独立后，载漪将家属至兰州，贫极不能自存。今仍居陇中，不得还京也。

许景澄、袁昶、徐用仪之冤戮，称浙之三忠。三人中，袁昶最以气节学问著。以部曹外任皖南道，内转太常卿。许景澄以翰林历使外国，通知时事，至吏部侍郎，并在总署。徐用仪以军机章京，敏给，工酬应，至尚书，无矫矫之节。拳匪之扰，心弗善也，亦未尝廷争。许袁被戮，端刚有余怒，家人不敢收尸。翌日，用仪往视，涕下，收而殡焉。端刚闻而深恶之，后数日，遽发拳匪捕之于家，乱刃戕焉。与立山联元皆先杀毙，后请旨正法者也。立山以部员至兵部尚书，为国务府大臣，侵蚀内帑，致富千万，以心计得孝钦后欢。廷辩时，帝不欲启衅外国，谓人心安足恃？后度载漪辨穷，乃问立山，思藉以助载漪也。立山谓拳民术多不验，载漪色变，斥为通夷，后亦不怿。立山居宅，近西什库教堂。载漪等围攻使馆教堂，久不下，疑立山穴地道济其粮。使拳匪围搜之，无所获。拳匪利其富，乃肆掠毁其家，拥立山以去。载漪命付诏狱，数日请旨戮焉。联元以内阁学士在总署，满人之号明通者也。廷询时，联元言前史，两国失和，无戮使臣者。公法以不能保护使臣，

为野蛮之国,今使署洋兵,不过千余人,聚而歼之,固非难事,然各国合而报我,不幸而京师不守,则其祸极烈。后大怒,命斩之,诸臣跪求始免。及归,载漪命拳匪捕杀之。景澄与袁昶厚,过从最密。景澄时督办铁路,兼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拳匪所称二毛子者也。廷询时,景澄昶陈奏皆慷慨。帝执景澄手而泣,后怒叱之曰:"许景澄无礼。"袁昶连上二疏,力言拳匪宜剿,使臣不当杀,皆不报复。与景澄连名上第三疏,劾大学士徐桐、刚毅、启秀、赵舒翘、疆臣毓贤、裕禄,更暗指载漪等袒匪,词甚痛切。疏曰:"窃自拳匪肇乱,甫经月余,神京震动,四海响应,兵连祸结,牵动全球,为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酿成千古未有之奇灾。昔咸丰年间之发匪,负隅十余年,蹂躏十余省。上溯嘉庆年间之川陕教匪,沦陷四省,窃据三四载。考之方略,见当时兴师振旅,竭中原全力,仅乃克之。至今视之,则前数者,皆手足之疾,未若拳匪,为腹心之疾也。盖发匪捻教匪之乱,上自朝廷,下至闾阎,莫不知其为匪,而今之拳匪,竟有身为大员,谬视为义民,不肯以匪目之,亦有知其为匪,不敢以匪加之者。无识至此,不特为各国所仇,且为各国所笑。查拳乱之始,非有枪炮之坚利,战阵之训练,徒以'扶清灭洋'四字,号召不逞之徒,乌合肇事。若得一牧令将弁之能者,荡平之而有余。前山东巡抚毓贤养痈于先,直隶总督裕禄礼迎于后,给以战具,附虎以翼。'扶清灭洋'四字,试问从何解说?谓国家二百余年,深恩厚泽,浃于人心,食毛践土者,思效力驰驱,以答覆载之德,斯可矣。若谓国家多事,时局艰难,草野之民,具有大力,能扶危而为安,曰扶之而先倾之,其心不可问,其言尤可诛。臣等虽不肖,亦知洋人窟穴内地,诚非中国之利。然必修明内政,慎重邦交,观衅而动,择各国之易与者,一震威权,用雪积愤。设当外寇入犯时,有能奋发忠义,为灭此朝食之谋,臣等无论其力量何如,要不敢不服其气概。今朝廷方与各国讲信修睦,忽创灭洋之说,是为横挑边衅,以天下为戏。且所灭之洋,指在中国之洋人而言,抑括五洲各国之洋人而言?仅灭在中国之洋人,不能禁其续至。若尽灭五洲各国,则洋人之多于华人,奚啻十倍?其能尽与否,不待智者而知之。不料毓贤裕禄,为封疆大员,识不及此。裕禄且招揽拳匪头目,待如上宾。乡里无赖棍徒,聚众千百人,持'义和团'三字名帖,即可入衙署,与该督分庭抗礼,不亦轻朝廷而羞当世之士耶?静海县之拳匪张德成、曹福田、韩以礼、文霸之、王德成等,皆平日武断乡曲,蔑视长官,聚众滋事之棍徒,为地方巨害,其名久著,土人莫不知之,即京师之人,亦莫不知之。该督公然入诸奏报,加以考语,为录用地步。欺罔君上,莫此为甚。又裕禄奏称五月二十夜戌刻,洋人索取大沽炮台屯兵,提督罗荣光坚却不允。相持至丑刻,洋人竟先开炮攻取,该提督竭力抵御,击坏洋人停泊轮船二艘。二十二日,紫竹林洋兵,分路出战,吾军随处截堵,义和团民纷起助战,合力痛击,焚毁租界洋房不少。臣询由津避难来京之人,佥谓击沉洋船,焚毁洋房,实无其事。而吾军及拳匪被洋兵轰毙者,不下数万人。异口同声,决非谣传之讹。甚有谓二十日洋人攻击大沽炮台,系裕禄令拳匪攻紫竹林,先行挑衅等语。此说或者众怨攸归,未可尽信。而诳报军情,竟与提督董福祥诈称使馆洋人焚杀尽净,如出一辙。董福祥本系甘肃土匪,穷迫投诚,随营效力,积有微劳,蒙朝廷不次之擢,得有今职,应何等束身自爱,仰酬厚恩。乃比匪为奸,行同寇贼,其狂悖之状,不但辜负天恩,益恐狼子野心,或生他患。裕禄历任兼圻,非董福祥武员可比,而竟愦愦乃尔,令人不可思议。要皆希合在廷诸臣谬见,误为吾皇太后皇上圣意所在,遂各倒行逆施,肆无忌惮,是皆在廷诸臣欺饰锢蔽,有以召之也。大学士徐桐,素性糊涂,罔识利害。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刚毅,比奸阿匪,顽固成性。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启秀,谬执己见,愚而自用。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赵舒翘,居心狡狯,工于逢迎。当拳匪入京师时,仰蒙召见王公以下内外臣工,垂询剿抚之策。臣等有以团民非义民,不可恃以御敌,无故不可轻与各国开衅之说进者。徐桐刚毅等竟敢于皇太后皇上前,面斥为逆说。夫使十万横磨剑,果足制敌,臣等凡有血气,何尝不愿聚彼族而歼旃。否则自误以误国,其逆恐不在臣等也。五月间,刚毅赵舒翘奉旨前往涿州,解散拳匪。拳匪勒令跪香,语多诬枉。赵舒翘明知其妄,语其随人等,则太息痛恨。终以刚毅信有神术,不敢立异,仅出示数百纸,含糊了事。以业经解散复命。既解散矣,何以群匪如毛,不胜猕薙?似此任意妄奏,朝廷盍一诘责之乎?近日天津被陷,洋兵节节内逼,曾无拳匪能以邪术阻令前进,诚恐旬月之间,势将直扑京师。万一九庙震惊,兆民涂炭,尔时作何景象。臣等设想及之,悲来填膺。而徐桐、刚毅等谈笑漏舟之中,晏然自得,一若仍以拳匪可作长城之恃,盈廷惘惘,如醉如痴。亲而天潢贵胄,尊而师保枢密,大半尊奉拳匪,神而明之。甚至王公府第,亦设有拳坛。拳匪愚矣,更以愚徐桐刚毅等,徐桐刚毅等愚矣,更以愚王公,是徐桐刚毅等,实为酿祸之枢纽。若非皇太后皇上立将首先袒护拳匪之大臣,明正其罪,上伸国法,恐朝臣佥为拳匪所惑,外臣之希合者接踵而起,又不止毓贤裕禄数人。国家三百年宗社,将任谬妄诸臣,轻信拳匪,为孤注之一掷,何以仰答列祖在天之灵?臣等愚谓时至今日,间不容发,非痛剿拳匪,无词以止洋兵,非诛袒护拳匪之大臣,不足以剿拳匪。方匪初起时,何尝敢抗旨辱官,毁坏官物?亦何尝敢持械焚劫,杀戮平民?自徐桐刚毅等称为义民,拳匪之势益张,愚民之惑滋甚,无赖之聚愈众。使毓贤去岁能力剿该匪,断不致蔓延至直隶。使今春裕禄能认真防堵,该匪亦不至闯入京师。使徐桐刚毅等不加以义民之称,该匪尚不敢大肆其焚掠杀戮之惨。推原祸首,罪有攸归。应请旨将徐桐、刚毅、启秀、赵舒翘、裕禄、毓贤、董福祥,先治以重典。其余袒护拳匪,与徐桐刚毅等谬妄相若者,一律治以应得之罪,不得援议贵议亲,为之末灭。庶各国恍然于从前纵匪肇衅,皆谬妄诸臣所为,并非国家本意,弃

仇寻好，宗社无恙。然后诛臣等以谢徐桐、刚毅诸臣，臣等虽死，当含笑入地。无任流涕具陈，不胜痛愤惶迫之至。”疏入，刚毅、载漪等大怒，必欲杀之以泄愤。适李秉衡自南京奉命带兵入卫，载漪令其沿途搜捕奸谍，至清江浦北四十里，获二人，自京来者。一为景澄致江督刘坤一书，一为袁昶致铁路督办盛宣怀书，皆力诋端刚，及太后受愚，语极愤痛。秉衡系之北上，以书呈载漪，载漪大恨，请旨捕逮。七月初四日上谕：“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屡次被人参奏，声名恶劣，平日办理洋务，各存私心，每遇召见时，任意妄奏，莠言乱政，且语多离间，有不忍言者，实属大不敬。许景澄、袁昶，均着即行正法，以昭炯戒。”押赴菜市口，拳匪塞途聚观，拍掌大笑。端刚、赵董等，相贺于朝。景澄在狱中，以铁路学堂办理情形，款存何处，详列付所司。至刑场，刑部侍郎徐承煜为监斩官。见景澄、昶咸衣冠，叱役去之。景澄曰：“吾等虽奉旨正法，未奉旨革职。况犯官就刑，例得服衣冠，尔作官久，尚未闻耶?”承煜赧然。袁昶问曰：“吾二人死固无恨，然何罪而受大辟，请以告。”承煜怒叱曰：“此何地，尚容尔哓辨耶？尔罪当自知，何烦吾言。”昶曰：“尔何必如此作态，吾二人死，当有公论。洋兵行破京师，尔父子断无生理，吾等待于地下可也。”临刑皆神色不变。及京城破，两宫狩西安，李鸿章请旨昭雪。上谕：“本年五月间，拳匪倡乱，势日鸱张，朝廷以剿抚两难，迭次召见臣工，以期折衷一是。乃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正卿袁昶，经朕一再垂询，词意均涉两可，而首祸诸臣，遂乘机诬谄，交章参劾，致罹重辟。惟念徐用仪等宣力有年，平日办理交涉，亦能和衷，尚著劳绩，应加恩徐用仪、立山、许景澄、联元、袁昶，均著开复原官。”辛丑二月，徐许袁遗骸南下，江督以下官吏，暨南数省士夫，并致祭焉。

联军既陷杨村，乃进向北京。以日英美三国兵为左军，法俄德奥意五国兵为右军，计四万余人。至通州，与李秉衡战于河西坞，秉衡败死。七月十七日，破通州，皆息焉。约十八日进向北京，而日俄兵乘夜发，英美继之。日军先至，壁东直门外五里，俄队壁东便门外三里，英美兵屯通州河南岸，距城七里。法兵二十晚始至，去东城十里驻焉。而俄兵已于午刻攻东便门，翌晨破之。俄兵先入城，土人见哥萨克兵，犹以为回部援兵至也。

日军攻东直朝阳二门，破之，亦昧爽入城。法兵驻城南，闻城破始发，余半入城。英兵由广渠门入，皆陆续至使馆。二十一日，日兵先入宫，途与华兵接战甚力，日军不欲轰击宫殿，乃暂退，两宫已于二十一日侵晨出走，诸军俱散。二十二日，联军乃占守各宫门。联军入城后，北堂围未解。法兵攻顺治门，英军置二炮于大清门助夹攻，华军不支，皆遁，法军直至西华门。日军方攻西华门未下，法兵至，开门纳日军，乃解北堂之围，时被围已二月矣。日军先入宫，法兵继之，过三桥，皆竖法旗，法总兵据煤山，俄英两总兵据其旁二庙，宫中珍玩重器皆尽矣。

联军诸帅，协议分理区域。由朝阳门至宫城划一直线，俄法占其东，英美占其西，日本占其北，各设民政厅辖民事。联军搜杀拳匪，尸山积焉。

城内外民居市廛，已焚者十之三四。联军皆大掠，鲜得免者。其袒匪之家，受伤更烈。珍玩器物皆掠尽，其不便匣藏者，皆贱值售焉。妇女虑受辱，多自刭。朝衣冠及凤冠补服之尸，触目皆是。有自刭久，项断尸坠者。其生存者，多于门首插某国顺民旗，求保护。

德帅瓦德西至，联军举为统帅。入宫，居太后之仪鸾殿。后忽火，全殿烬焉。尚书崇绮奔保定，居莲池书院，仰药死。皖抚福润全家自尽。其母年九十余，以哀痛死。祭酒王懿荣夫妇子妇共投井死。主事王铁珊、祭酒熙元，及满官百余人，皆及难。是役满人死数千人。宗室庶吉士寿富，有文学，尚气节。侍郎宝廷之子，阁学联元之婿也。联元被戮，家属匿寿富家。联军入城，寿富与弟富寿皆仰药未死，其两妹及婢皆死焉。寿富自刭。富寿从容理诸尸，乃自刭死。

联军日逼京师，七月十六日，两宫已有西狩之志，以车辆未备，缓行。十九夜，炮声急，知联军已至城外。二十日，召见王大臣五次，末次惟王文韶刚毅赵舒翘三人。太后言今只余尔等三人，余均自为计，不复恤吾母子矣，尔等当随吾行。复诏文韶曰：汝老矣，尚长途苦汝，吾心不安。汝以舆后来，彼二人骑以从，必同行也。帝亦顾文韶必当行。二十一日，黎明，两宫闻洋兵已入城，仓猝出宫，妃主均委之以去。两宫皆乘道旁骡车，王公内侍皆步行，出德胜门，炮声不绝。趣行至贯市东，光裕驼行献驼轿三乘。帝与贝子溥伦同一乘，太后皇后同一乘。太后衣蓝布夏衣，尚未栉也。帝衣黑纱长衣，黑布战裙。卧具皆不及携。是日勺水未入口，晚宿于民居。随扈者端亲王载漪，庆亲王奕劻，肃亲王善耆，蒙古王那彦图，贝子公爵数人，刚毅、赵舒翘、溥兴等，暨神机虎神营练兵千人，马玉昆兵千余人。兵无所得食，沿途掠于民间。时酷暑，途行甚苦。暮抵居庸关。延庆州知州秦奎良来迎，太后易奎良车而行。廿四日抵怀来。县令吴永闻驾至，仓皇出，跪迎大堂侧。太后入居吴夫人室，皇后居其子妇室，帝居签押房。太后手拍梳桌，命进食。盖出京三日，仅进三鸡子也。随扈奄自取梳栉焉。吴夫人，曾袭侯纪泽女也，为太后梳头。太后乃命帝书朱谕，命吴令往东南各省催饷糈，以典史摄县印。吴令进燕席，并汉装女衣，并进帝及大阿哥衣。盖两宫出京三日，始得安食易衣也。二十五日，谕言不得已西幸，派荣禄、徐桐、崇绮留京办事，迅筹办法。其时尚未知徐崇已死也。二十六日，下诏罪己，令各省保护教民。二十七日，抵宣化府城，驻跸四日。八月初六日，抵大同府，驻总兵署，驻跸四日。初十，续派留京办事各员，其余令赴行在。十三日，过雁门关。十五日驻忻州，换黄轿。十七日，抵太原，驻巡抚署。陈设周备，多高宗幸五台时旧物也。江苏巡抚鹿传霖，以兵六千勤王，闻京师陷，绕道河南至于太原。谓联军皆

掠保定，追驾西来，太原不可居，力请幸西安。乃下诏闰八月初八日西行。江督刘坤一，联东南督抚电阻，谓陕西贫瘠，逼近强俄，甘肃尤为回教所萃，内讧外患，在在堪虞。如谓陕西地险，可阻联军，则我能往，寇亦能往。山川之险，既不可恃，偏安之局，亦不能幸成。京师根本重地，不可轻弃。各国曾请退兵，不占土地，回銮断无他变。万不可局促偏安，为闭关自守之计。词甚切挚。而太后终虑联军之逼，乃决西行。初八日启跸，二十六至潼关，以锦舟渡河。太后欲登华山，以道险，又亟西行而止。仅登万寿楼，礼圣祖龙牌。九月初四日，车驾至西安。改巡抚署为行宫，仪制略备。帝时服布袍，王公皆衣布。太后胃痛时作，屡泣，夜不成寐。各省纷进方物，时赉群下。御膳费日二百金。太后谓岑春煊曰：向在京师，膳费数倍于此，今亦可谓省矣。京师以两宫器服至。鹿传霖授尚书，入枢府，弥执拗用事。荣禄旋至西安，与王文韶仍管枢要。两侍兵卫，日扰民间，秦民苦之。大修戏园，诸臣娱乐如太平时。帝见贡物至，必垂涕。各省协解款，已五百余万。每解款至，内监需索尤苛。诸臣渐趋行在，百物渐集，西安愈兴盛矣。

拳扰方亟，李鸿章方为粤督，召速来京。六月，德使克林德被戕，大沽炮台为西兵攻陷。以鸿章督直隶，辞不至署。总电各国驻使，向各国议和。法外部言匪首未诛，端王等尚在枢府，言和不易。如罢端王等，剿拳匪，当可介各国议和。德外部言使臣被害，清帝无一言引咎，岂能遽及和议；英外部言驻华公使脱险，当可复电。美外部要西军与华军合救公使，可开议。七月，天津陷。联军逼杨村，以鸿章为全权大臣。鸿章自沪致美国电，愿护公使至津，请联军勿入京。美电言公使不能通电，无可商之余地。鸿章请护各公使出津，乃遣桂春、陈夔龙护公使。各使以无西兵来护，不肯行。德皇通电各国，请以瓦德西为联军统帅。俄皇谓德使被戕为大辱，愿推德将。各国赞成之。七月二十日，联军破京师。八月，俄皇谓使臣既脱险，当撤兵议和。美国赞之，法奥均不可，德皇拒益坚。朝旨促鸿章入都议和，鸿章至自沪。西军将帅定议，困鸿章于兵舰，俟准开议释之，各国政府不可。鸿章请加派王大臣会议，及命庆亲王奕劻，并为全权。刘坤一、张之洞会同办理。鸿章至大沽，俄军提督派员礼迎。美提督来谒，言奉政府命，以公使礼接。鸿章至塘沽，赴俄营谈甚洽。联军方攻北塘，俄以兵队护鸿章至津，入居海防公所。法庭拟六款：一、惩办罪魁，由各使臣指定。二、禁军械入华。三、赔兵费暨诸损失。四、西兵常驻北京卫使馆。五、毁大沽炮台。六、京津要处，西兵屯守。各国皆赞之。闰八月初六，谕革肇祸诸王大臣，各国始允议和。英德协议四款：一、中国商埠皆得通商，他处择开商埠。二、保全中国疆土，不取尺寸。三、如有援他故取中国土地者，英德两国别商保两国之利权。四、通告各国，请赞议。各国并从之，和议纲领遂定。各国使臣索庆王李鸿章全权凭证，电请行在颁发敕书，乃拟约稿送领袖公使。闰八月十四日，添派荣禄为议和大臣。各公使以荣禄曾遣董福祥攻使馆，拒不与议。鸿章止荣禄勿来京。庆王一以付鸿章，磋议数月，定大纲十二款。一、德国公使克林德被害，派亲王充专使谢罪，立碑于遇害地。二、惩办罪魁，由各公使指出。被害城镇五年内不得考试。三、日本书记被戕，须向日本谢罪。四、各国坟茔发掘之处，立碑雪耻。五、军火不得运入。六、赔偿各国人民损失。七、驻兵卫使馆，中国人不得居界内。八、毁大沽炮台。九、京师至海通，择要屯西兵。十、人民肇乱，罪其长官，不得借端开脱。十一、改通商条约。十二、改总署及觐见礼节。电达行在，得旨照准。乃凭议和大纲商定约章。一、派醇亲王载沣，赴德充谢罪使。克林德碑坊，已鸠工。二、惩办罪魁，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斩监候，加恩贷死，戍新疆，永不释回。庄亲王载勋，尚书赵舒翘，左都御史英年，均赐死。尚书刚毅，大学士李秉衡，身死夺官。巡抚毓贤，尚书启秀，侍郎徐承煜，均正法。提督董福祥革职。被害之尚书徐用仪、立山、侍郎许景澄、阁学联元、大常卿袁昶，均复官昭雪。三、派侍郎那桐赴日谢罪。四、被掘坟茔，拨帑立碑。五、禁军火入口二年。六、偿款四百五十兆两，年息四厘，分三十九年本息还清。赔款由上海办理，以关税盐政作保。七、划崇文门大街以西，正阳门城垛，归使馆管理，留兵保护。八、大沽炮台削平。九、诸国驻防之处，为黄村、郎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十、有违约事，罪其长官。十一、北河改善河道，各国派员兴修，岁拨帑六万两。黄浦河道，各国派员兴修，岁费四十六万两。一半由中国支付，中国派员会修。十二、改总署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此约在签押后，余留防使馆兵队，约期撤兵，各国使臣，会同全权，晓示士民，交还北京。

两宫在太原时，李鸿章入京议和，各国公使请帝还京主议，李鸿章以闻。帝欲从之，太后不可。东南疆臣，多吁请回銮，太后尚犹豫。鹿传霖言北京危地，西安去海远，可阻西兵，力请入陕。太后然之，遂幸陕。及和议成，各国撤兵，内外臣工纷请回銮。四月二十一日，谕言和局已定，经谕令内务府大臣扫除宫禁，本欲即日回銮，惟溽暑难于跋涉，俟秋凉再行回銮。定于七月十九日，由河南直隶一带回京。至七月初一，陕抚升允，奏言关中炎热，大雨泥深。豫抚松寿，奏河水骤发，跸路冲毁，请展期回銮。乃改于八月二十四日启跸，蠲所过地方本年钱粮。十月初十日太后万寿，祝于开封。十一月初四日，自开封启銮，至顺德府。今总统袁公方为直隶总督，迎驾。十六日启行，袁公扈跸。恭亲王溥伟等自京赴正定府接驾。二十四日，两宫乘火车回京，西人登城墙观者数百。官僚军队，皆肃跪道旁。英奥两国马队，肃列左右。各国公使暨夫人皆出观，太后遥揖之，皆答礼，复一揖，登舆，遂还宫。

庚子国变记

[清]罗惇曧撰 袁克平整理

《庚子国变记》，清末民初罗惇曧（一八七一——一九二四）撰。罗氏早年与梁启超等同为康有为高足，后为清代野史掌故方面的大家，有关这方面的著述近二十种，《庚子国变记》为记载晚清义和团始末的稗史名作，民国年间曾被编入《满清野史》续编中，现据此标点整理。

义和拳起嘉庆时，民间私相传习，其时禁令严切，犯者凌迟死。燕齐之间，犹有秘传其术者。光绪庚子，毓贤为山东巡抚，民间传习义和拳，以扶清灭洋为帜。时各省多闹教案，外人逼我甚，民情益愤，闻灭洋说，争鼓吹之。义和拳自山东蔓延及于直隶，聚众称义和团，遂围涞水。县令祝芾请兵，直隶总督裕禄遣杨福同剿之。福同败死。义和团进攻涿州，知州龚荫培告急。顺天府何乃莹格不行，以荫培召变，免其官。慈禧太后以戊戌政变，康有为遁，英人庇之，大恨。己亥冬，端王载漪谋废立，先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天下震动，东南士气激昂，经元善连名上书，至千数人。太后大怒，逮元善。元善先入澳门，屡索不与。载漪使人讽各国公使入贺，各公使不听，有违言。载漪愤甚，日夜谋报复。会义和团起，以灭洋为帜，载漪大喜，乃言诸太后，力言义民起，国家之福。遂命刑部尚书赵舒翘、大学士刚毅及乃莹先后往，道之入京师，至者数万人。义和团谓铁路电线，皆洋人所藉以祸中国，遂焚铁路，毁电线。凡家藏洋书、洋图皆号二毛子，捕得必杀之。城中为坛场殆遍，大寺观皆设大坛。其神曰洪钧老祖、梨山圣母。谓神来皆以夜，每薄暮，什百成群，呼啸周衢。令居民皆烧香，无敢违者。香烟蔽城，结为黑雾，入夜则通城惨惨，有鬼气。神降时，距跃类巫觋，自谓能祝枪炮不燃，又能入空中，指画则火起，刀槊不能伤。出则命市人向东南拜，都人崇拜极虔。有非笑者，则戮辱及之。仆隶厮圉，皆入义和团，主人不敢慢，或更藉其保护。稍有识者，皆结舌自全，无有敢讼言其谬者矣。

义和团既遍京师，朝贵崇奉者十之七八。大学士徐桐、尚书崇绮等，信仰尤笃。义和团既藉仇教为名，指光绪帝为教主。盖指戊戌变法，效法外洋，为帝之大罪也。太后与端王载漪，挟以为重，欲实行废立，匪党日往来宫中。匪党扬言欲得一龙二虎头。一龙指帝，二虎指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也。奕劻时充总理衙门大臣，鸿章则时论所称通番卖国者也。

时各国公使均自危。俄使上书言，他国将藉乱事，图不利于中国。俄与中国亲睦二百余年，义当告。总署得书不敢上。俄使欲请入见，不许。五月，以启秀、溥兴、那桐入总理衙门，以载漪为总理。日本书记杉山彬，出永定门，董福祥遣兵杀之，裂其尸于道。拳匪于右安门焚教民居，无论老幼男女皆杀之。继焚顺治门内教堂。城门昼闭，京师大乱。有旨义和团作乱当剿，而匪势愈炽。正阳门外商场，为京师最繁盛处，拳匪纵火焚四千余家。数百年精华尽矣。火延城阙，三日不灭。时方称拳匪为义民，莫敢捕治之。载漪等昌言以兵围攻使馆，尽歼之。太后召大学士六部九卿议，诸臣相顾逡巡，莫敢先发。吏部侍郎许景澄，首言中国与外国结约数十年，民教相仇之事，无岁无之，然不过赔偿而止。惟攻杀外国使臣，必召各国之兵，合而谋我，何以御之？主攻使馆者，将置宗社生灵于何地？太常寺卿袁昶，力言拳匪不可恃，外衅必不可开，杀使臣，悖公法。声振殿瓦。太后怒目视之。太常寺少卿张亨嘉，力言拳匪宜剿。亨嘉语杂闽音，太后未尽晰，姑置之。仓场侍郎长萃在亨嘉后，大言曰：“此义民也，臣自通州来，通州无义民，不保矣。”载漪、载濂均言长萃言善，人心不可失。帝曰：“人心何足恃，徒滋乱耳。士夫喜谈兵，朝鲜一役，朝议争主战，卒至大挫。今诸国之强，十倍日本，若遍启衅，必无幸全。”载漪言董福祥善战，剿回大著劳绩，夷虏不足戮也。帝曰：“福祥骄而难驭，各国器利而兵精，非回部之比。”帝自戊戌幽闭后，每见臣工，恒循例三两言而止，绝不言政事，是日独峻切言之，盖知启衅必足以亡国也。侍讲朱祖谋班在后，力言福祥无赖，万不可用。太后厉声言：“汝云董福祥不可用，请其可者。”祖谋言若必命将，则袁世凯可。拳匪乱民，必不可用。载漪叱之。载漪语狂恣，帝默然而止。廷臣皆出，载漪、刚毅合疏言义民可恃，其术甚神，雪耻强中国，在此一举。闻者太息，然畏祸莫敢言也。是日，遣那桐、许景澄往杨村，说敌兵，令无入。遇拳匪劫之，景

澄几死。洋兵援使馆者，以兵少不敢进，至落岱而还。太后复召见大学士六部九卿议。太后曰："皇上意在和，不欲与夷战，尔等可分别为上言。"帝曰："我国积弱至此，兵不足战。用乱民以侥幸求胜，庸足恃乎？"载漪曰："义民摅忠愤以卫国家，不因而用之，以雪国耻，乃目为乱民而诛之，人心失，将不可以为国。"帝曰："乱民皆乌合耳，各国兵利，乱民岂足当之？奈何以民命为戏？"太后虑载漪辩穷，户部尚书立山为内务府大臣，最得太后欢，思得立山以助载漪，乃问立山："汝言如何？"立山曰："拳民虽无他，然其术多不效。"载漪愤然曰："用其心耳，奚问术乎？立山必与夷通，乃敢廷辩，请以立山退夷兵，夷必听。"立山曰："首言战者载漪也，漪当行。臣主和，又素不习夷事，不足任。"载漪诋山汉奸，太后两解之。乃命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及立山至使馆，告勿调外兵来，兵来则决裂矣。次日复开御前会议，载漪请围攻使馆，杀使臣。太后许之。联元力言不可，倘使臣不保，他日洋兵入城，鸡犬皆尽矣。载漪怒斥联元方自使馆还，怀贰心，罪当诛。太后大怒，立命斩联元，左右力救之而止。大学士王文韶，言中国自甲午以后，财尽兵单，今遍与各国启衅，众寡强弱，显然不侔，将何以善其后？愿太后三思。太后大怒而起，以手击案骂之曰："尔所言，吾皆熟闻之。尔为夷人进言耶？"帝持许景澄手而泣曰："朕一人死不足惜，如天下何？"太后佯慰解之。景澄牵帝衣而哭，太后怒，叱之曰："许景澄无礼。"既罢朝，太后已决意主战。载漪、载濂、刚毅、徐桐、崇绮、启秀、赵舒翘、徐承煜、王培佑又力赞之，遂下诏褒拳匪为义民，给内帑十万两。

载漪于邸中设坛，晨夕虔拜，太后亦祠之禁中。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车夫小工，弃业从之。近邑无赖，纷趋都下，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杀人刀矛并下，肢体分裂。被害之家，婴儿未匝月亦毙之，惨无人理。京官纷纷挈眷逃，道梗则走匿僻乡，往往遇劫，屡濒于险。或遇坛而拜求保护，则亦脱险也。太后召见其大师兄，慰劳有加。士大夫之谄谀干进者，争以拳匪为奇货。知府曾廉、编修王龙文，献三策，乞载漪代奏："攻交民巷，尽杀使臣，上策也。废旧约，令夷人就我范围，中策也。若始战终和，与衔璧舆榇何异？"载漪得书，大喜曰："此公论也。"御史徐道焜奏言，洪钧老祖已命五龙守大沽，夷船当尽没。御史陈嘉言，自云得关壮缪帛书，言夷当自灭。编修萧荣爵，言夷狄无君父二千余年，天将假手义民尽灭之，时不可失。曾廉、王龙文、彭清藜、御史刘家模，先后上书，义民所至，秋毫无犯，宜诏令按户搜杀，以绝乱源。郎中左绍佐，请戮郭嵩焘、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主事万秉鉴，谓曾国藩办天津教案，所杀十六人，请议恤。主义民者，恒十九湘人也。

侍郎长麟，前以附于帝为太后罢斥，久废于家。至是请率义民当前敌，太后弃前憾而用之。当时上书言神怪者以百数。王公邸第，百司廨署，拳匪皆设坛，谓之保护。士夫思避祸，或思媚载漪者，亦恒设坛于家，晨夕礼拜焉。当伪诏命各省焚教堂杀教民，诸疆臣皆失措。李鸿章久废，居京师，方起为粤督。乃各电商鸿章，请所向。鸿章毅然复电曰："此乱命也，粤不奉诏。"各省乃决划保东南之策。鸿章领衔，偕江督刘坤一、鄂督张之洞、川督奎俊、闽督许应骙、福州将军善联、巡视长江李秉衡、苏抚鹿传霖、皖抚王之春、鄂抚于荫霖、湘抚俞廉三、粤抚德寿，合奏言乱民不可用，邪术不可信，兵衅不可开。言至痛切。东抚袁世凯，亦极言朝廷纵乱民，至举国以听之，譬如奉骄子，祸不忍言矣。皆不省。义和拳既纵横都下，因派载勋、刚毅为总统，比于官军。然拳匪专杀自如，载勋、刚毅不敢问。都统庆恒一家十三口，皆死。载漪素昵庆恒，不能庇也。尚书立山不附载漪，侍郎胡燏芬，学士黄思永，通永道沈能虎，皆以谈洋务著称，拳匪皆欲杀之。燏芬逃，沈能虎以贿免。立山、思永并下狱，指为通夷。编修杜本崇，检讨洪汝源，主事杨芾，皆指为教民，被伤几死。

太后谕各国使臣入总理衙门议。德使克林德先行，载漪令所部虎神营伺于道，杀之，后至者皆折回。徐桐、崇绮闻之大喜，谓夷酋诛，中国强矣。太后旋命董福祥及武卫中军攻交民巷，炮声日夜不绝。拳匪助之，披发禹步，升屋而号者数万人，声动天地。洋兵仅四百，董福祥所部万人，攻月余不能下，武卫军死者千人。董军、武卫军与拳匪混合，恣意劫掠。贝子溥伦，大学士孙家鼐、徐桐，尚书陈学棻，阁学贻谷，副都御史曾广銮，太常陈邦瑞，皆被掠，仅以身免。徐桐、贻谷，皆附和拳匪，亦不免也。溥伦等争告荣禄，荣禄不能制。民居市廛，数里焚掠一空。独东交民巷使馆，以塞门德土为垣，严拒守，不能破也。尚书启秀奏言，使臣不除，必为后患，五台僧普济，有神兵十万，请召之会歼逆夷。曾廉、王龙文，请用决水灌城之法，引玉泉山水灌使馆，必尽淹毙之。御史彭述，谓义和拳咒炮不燃，其术至神，无畏夷兵。太后亦欲用山东僧普法、余蛮子、周汉三人者，王龙文上书所谓三贤也。普法本妖僧，余蛮子以攻剽为盗魁，至尽发蜀中兵，乃捕得之。周汉则狂夫也。朱祖谋请勿攻使馆，言甚痛切，不报。曾廉闻之曰："祖谋可斩也。"载漪亦欲杀祖谋，未发，及城破而免。御史蒋式芬，请戮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以其贰于夷，不奉朝命也。载漪为匪党论功，封武功爵者数十人，赏赉无虚日。载漪每出，扈从数百骑，拟于乘舆，出入大清门，呵斥公卿，无敢较者。

五月二十五日，下诏宣战，军机章京连文冲笔也。诏曰："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枭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怒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烧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朝廷仍不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

我人民耳。故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我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宿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复公然有杜士立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喝，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于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恃兵坚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祇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所无。朕今涕泪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口，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至于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国之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抑或仗义捐资，助益饷项，朝廷不惜破格茂赏，奖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即刻严诛，决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有厚望焉。"诏书以外人索大沽口为词，而大沽已先于二十一日失守矣。敌兵之攻大沽也，提督罗荣光守炮台，炮伤英兵舰一。俄而兵大至，荣光走，台遂陷，荣光至天津仰药死。而直隶总督裕禄，谬报大捷，太后及载漪皆喜，发帑金十万两，犒将卒。京朝士大夫附拳党者皆喜，谓洋人不足平也。

时有诏征兵，羽书络绎，海内骚然。以载漪、徐桐、崇绮、奕劻主兵事。军府专恣，所请无不从。奕劻心知其误，支吾其间，不敢发一言。徐桐以道学自任，每朝奏事，太后辄改容礼之，自戊戌以后，大事皆决于桐。然康有为盛时，桐亦不敢言也。诏遣仓场侍郎刘恩溥至天津，招集拳匪。直督裕禄亦极言拳民敢战，夷甚畏焉。拳匪驱童稚为前敌，直犯敌军，排枪起，恒毙数百人。初直隶提督聂士成，奉命剿拳匪，有所诛锄。既而朝议大变，直督又袒拳匪，深恚士成。朝旨严责士成剿夷，时论又多所责让。士成愤懑无所泄，乃连战八里台，陷阵而死。任李鸿章为直隶总督，鸿章自粤行，留于沪。以廷雍为直隶布政使，廷杰罢，以廷杰不主义民故也。聂士成既死，马玉昆代统其众。攻紫竹林，死者三千人。天津陷，裕禄走北仓，从者皆失。欲草奏，无所得纸而罢。久之，乃上闻，京师大震，彭述曰："此汉奸张夷势以相恫喝也。姜桂题杀夷兵万余，夷力穷蹙，行乞和矣。"时桂题方在山东，未至天津也。崇绮授户部尚书，崇绮以穆后父贵，封公爵。穆后既殉穆宗，崇绮即乞病免。及光绪己亥，为穆宗立嗣，将图废帝，而代以大阿哥溥儁，乃起崇绮于家，使傅溥儁，若太子太傅也。崇绮再出，与徐桐比，而言废立，得太后欢，恩眷与桐等。六月二十二日，有旨：保护教士及各国商民，杀杉山彬、克林德者议抵罪。大学士荣禄意也，王文韶附之。载漪大怒，不肯视事，太后强起之。董福祥之攻使馆也，太后问几日可克。福祥曰："五日必歼之。"既而言不验。提督余虎恩，与福祥论事荣禄前，语侵之，福祥怒，欲杀虎恩，荣禄以身翼蔽之，乃免。李秉衡至自江南，太后大喜，召见宁寿宫，语移日。秉衡力主战，且言义民可用，当以兵法部勒之。太后诘与李鸿章等公奏，何以主和。秉衡言此张之洞人臣名耳，臣不与知也。太后闻天津败，方旁皇，得秉衡言，乃决战，遂命总统张春发、陈泽霖、万本华、夏辛酉四军。七月初四日，杀许景澄、袁昶，秉衡有力焉，天下冤之。刑部侍郎徐承煜监斩，色甚喜。徐桐曰："是死且有余罪。"王龙文曰："可以惩汉奸，令后无妄言者。"拳匪攻交民巷西什库教堂，既屡有死伤，教民亦结群自卫，拳匪不得逞，乃日于城外掠村民，谓之教民，以送载勋，载勋请旨交刑部斩于市。前后死者，男女百余人，号呼就戮，皆不知何以至此也。既而北仓失，裕禄自戕死。联军方占天津，画地而守，兵久不出。一夕大至，攻北仓，玉昆力战三昼夜，大败，至杨村，不能复军。荣禄以闻，太后泣问计于左右，以新诛袁、许，无敢言者。

洋兵既将逼京师，乃变计欲议和，以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停攻使馆，使总理衙门章京文瑞赍西瓜问馈之。以桂春、陈夔龙送使臣至天津，使臣不肯行，复书词甚慢。彭述请俟其出，张旗为疑兵，数百里皆满，可以怵夷，闻者笑之。是日李秉衡出视师，请义和拳三千人以从。秉衡新拜其大师兄，各持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拥秉衡而行，谓之八宝。北人思想，多源于戏剧，北剧最重神权，每日必演一神剧，《封神传》、《西游记》，其最有力者也。故拳匪神坛，所奉梨山圣母、孙悟空等，皆剧中常现者。愚民迷信神权，演此劫运，盖蕴酿百年以来矣。

及战，张春发、万本华败于河西邬，死者十之五六，潞水为之不流。御史王廷相走，渡河，溺死。廷相故与曾廉、王龙文、张季煜从秉衡军，廷相谄附拳匪，载濂、刚毅联名之疏，廷相属草焉。陈泽霖自武清移营，闻炮声，全军皆溃，秉衡走通州。载濂请斩荣禄、王文韶，太后未许。载濂复命董福祥、余虎恩，急攻使馆，武卫军、虎机营、神机营诸军皆会，誓必破之以泄愤。无何通州陷，李秉衡死之。是日杀徐用仪、立山、联元，仍以徐承煜监斩。用仪尸横道二日，无收之者。旬日之内，连杀五大臣，诏书皆曰通夷。又欲杀奕劻、荣禄、王文韶、廖寿恒、那桐，会城破而免。载漪谋弑帝，御医姚宝生泄之，乃下宝生狱，欲杀之以灭口。城破，与龚照玙、徐致靖、何隆简、黄思永、席庆云，皆逸出。是日太后闻秉衡军败而哭，顾廷臣曰："余母子无所赖，宁不能相救耶？"廷臣相顾皆莫对。议遣王文韶、赵舒翘至使馆，文韶以老辞。舒翘曰："臣资望浅，不如文韶，且拙于口，不能力争。"荣禄曰："不如与书观其意。"乃遣总理章京舒文持书往。书达使馆，约明日遣大臣来，以午相见，及期皆不敢出。时方攻使馆，舒文至，董福祥欲杀之，称有诏乃免。敌兵自通州至，董福祥战于广渠门，大败。时日暮，北风急，炮声震天，风雨暴至，乃休战。七月二十

日，黎明，北京城破，敌兵自广渠、朝阳、东便三门入，禁军皆溃。董福祥走出彰仪门，纵兵大掠而西，辎重相属于道。彭述方遍谕五城，谓我军大捷，夷兵已退天津矣。及城破，印度兵屯于道，都人尚谓回部救兵来也。是日，百官无人朝者。徐会澧以授工部尚书谢恩，至神武门，闻哭声，宫中人纷纷窜出，知城破，乃走还。

二十一日，天未明，太后青衣徒步泣而出，帝及后皆单袷从，至西华门外，乘骡车，从者载漪、溥儁、载勋、载澜、刚毅等。妃主宫人，皆委之以去。珍妃帝所最宠，而太后恶之，既不及从驾，乃投井死，宫人自裁者无数。或走出安定门，道遇溃兵，被劫多散。王公士民，四出逃窜，城中火起，一夕数惊。满洲妇女惧夷兵见辱，自裁者相藉也。京师盛时，居民殆三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所过一空，无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是日驾出西直门，马玉昆以兵从。暮至贯市，帝及太后不食已一日矣。民或献麦豆，至以手掬食之，须臾而尽。时天渐寒，求卧具不得，村妇以布被进，濯犹未干也。

岑春煊为甘肃布政使，率兵来勤王，奉命往察哈尔防俄，至于昌平，入谒，太后对之泣。贯市李氏者，富商也。以保标为业，北道行旅，均藉之。从取千金，帝及太后乃易骡轿而行。太后仓皇出走，惊悸殊甚，得春煊，心稍安。春煊勤扈从，一夕宿破庙，春煊缳刀立庙门外彻夜。太后梦中忽惊呼，春煊则朗应曰："臣春煊在此保驾。"春煊于危难之中，竭诚扈从以达西安，太后深感之，泣谓春煊："若得复国，必无敢忘德也。"次日行至坌道，延庆州知州秦奎良进食，从者不能遍，奎良惧，太后慰遣之。太后易秦奎良轿行，暮至怀来，县令吴永供张甚备，左右皆有馈遗。塞外已严寒，而太后方御葛衣，永进衣裘，太后大喜，立擢永通永道。王文韶与其子追驾出西直门，及于怀来，乃入见。太后垂涕劳之。赵舒翘亦至。帝及后至沙城，乃易轿行。车驾至太原，总兵何金鳌率兵迎驾，驻于太原。

时联军入都，各国划界，分屯军队，美、日两国兵，均严守纪律，不扰居民。德军愤使臣之被害，其出师时，德皇誓于军，谓破都城时，当以入野蛮国之法待之，故德军淫掠殊甚。其他国军队，亦略同焉。联军既占北京，分兵追驾，至保定而还。太后闻洋兵将追至，甚皇惧。江苏巡抚鹿传霖以勤王兵至，及于太原。入谒，言太原不可居，西安险固，僻在西陲，洋兵不易至，乃定入陕之策。至于西安，陕西布政司端方署巡抚，迎驾。设行在政府于抚署，授岑春煊陕西巡抚。荣禄至于行在，命长枢垣。载漪、刚毅辈，不敢言国事矣。联军举德大将瓦德西为统帅，入居仪鸾殿，整队入宫。见穆宗瑜妃，犹致敬礼。殿宇器物，戒勿毁掠。逮回銮时，尚无恙也。城内外民居，则恣意搜括。庙观曾设拳匪坛者，则焚之。拳匪乱时，积尸于道，联军则驱华人负尸出城。有达官贵族，被驱遣负尸，不顺则鞭之。其掠人筐篋，则夺大车载之行。牲口不足，则执华人于道，以代骡马。陈璧方官御史，亦被执，使负纤焉。侍郎李昭炜所居，有小童掷石伤洋兵。则入执昭炜至营，痛挞之，复驱出，晕堕于玉河桥下。于式枚方居贤良寺，趋救始获苏。联军以非李鸿章来不能言和，乃命鸿章与奕劻同为议和全权大臣，至于京师。奕劻一以让鸿章，不敢置一词。联军索罪魁，载漪、载勋、载澜、刚毅、赵舒翘等数十人。鸿章屡与辩护。瓦德西曰："吾等所列罪魁，皆其从者，为全中国体面，其首罪名，尚未提出也。此而不允，则吾将索其为首者。"其意盖指太后也。鸿章亟以电告，乃允以载勋等赐死，而特原载漪，配新疆，并黜溥儁大阿哥，使出宫焉。鸿章与各国磋议，已历数月，心力交瘁。行在政府，屡传电谕，授意辩驳。鸿章谓枢臣不明敌情，徒乱意，阅竟旋毁之，幕僚不及见也。鄂督张之洞亦迭电干议，鸿章笑曰："张某作官数十年，犹书生也。"之洞深恨之。各国持之坚，久未定议。而鸿章积劳病深，卒不起，濒危，犹口授计划，秩然不紊。各国闻鸿章逝，皆感怆，乃悉如鸿章议，卒签约，而鸿章不及见矣。先逝一日，口授于式枚草遗疏，保今总统袁公继直督任。谓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并力请回銮，保外人无他。电达行在，太后及帝哭失声，辍朝，立授袁公直督。

既定约，交还北京，太后尚未敢还都。王公大臣既渐趋行在，其留京者合词请回銮，疆臣复连名力请，乃下诏还都。命都御史张百熙为跸路大臣，先驰还。逮跸路成，车驾发于西安。改岑春煊山西巡抚，而以端方为陕西巡抚。至于保定，谒西陵，乃还京师。初太后藏金宫中，闻达三千余万，联军护存之。及还宫，金无恙，太后则大喜。自经巨变后，群臣争言新政，乃开经济特科，诏天下办学。命张百熙为学务大臣，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以瞿鸿禨为尚书，新政渐繁兴焉。当在行在时，下罪己诏，荣禄幕客樊增祥笔也。太后每见臣工，恒泣涕引咎。臣下请行新政，多所采纳。及还都，中外渐安辑，渐益奢恣，大修颐和园，穷极奢丽，日费四万金，歌舞无休日，已忘丧乱矣。惟惕于外人之威，凡所要求，曲意徇之。各国公使夫人，得不时入宫欢会，间与内政。日本内田公使夫人解华语，尤浃洽。内监李莲英最用事，与白云观高道士拜盟。而华俄银行理事璞科第交高道士厚，因缘结于莲英，多所密议，外交尤有力焉。帝既久失爱于太后，当逃乱及在西安时，尚时询帝意。回銮后，乃渐恶如前。公使夫人入宫，有欲见帝者，召帝至，但侍立不得发一言。帝不得问朝政，例折则自批之，盖借庸暗以图自全也。

景善日记

[清]景　善撰　赵兴河整理

《景善日记》，清末景善撰。景善为晚清权臣，其家"与叶赫那拉有戚谊，与满洲各贵族皆有关联，因之景善于朝廷巨细之事皆详悉无遗"。此日记系兵火中抢救而出，所摘录者主要为"当年(一九〇〇)夏间如痴如狂之惨剧，及太后之意向，宗室王公极愚至拙，茫然不知世事之情形"。民国年间曾被编入《满清野史》丛书，现据此标点整理。

景善者，满洲正白旗人，生于一千八百二十三年，于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即同治二年为翰林院学士，尤以理学著名于世。次年转内务府官。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即同治八年升内务副大臣。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即光绪五年升内务正大臣。其父桂顺在道光朝为都统，甚得信任。景善之家，与叶赫那拉有戚谊，与满洲各贵族皆有关连，因之景善于朝廷巨细之事，皆详悉无遗。凡都中势要各官，无论满、汉，景善皆能知其意向与行事。在内务府数年，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即光绪二十年退职家居。景善曾为端王澜公及惇王之子师，故与主持拳匪首领皆甚亲切，而能知其详。渠颇不以拳匪之骚扰京都为然。其本身之境遇，极为悲苦。开战之动机，拳匪之暴乱，甘兵之野蛮，洋军之侵入及其家庭之苦楚，妇女之诟谇，其子不孝之状，皆详载于日记之中，阅之酸辛。视其他倾家败产者，尤不同也。至西历八月十五号，联军入京，太后出走，景善之妻、妾及子媳皆自尽死，景善亦为其长子恩珠推入井中。恩珠后为英兵枪毙，因其收藏身带兵器之拳匪故也。日记之首，载一千九百年正月至八月之事，皆无大关系者。予所择录者，乃当年夏间如痴如狂之惨剧，及太后之意向，宗室王公极愚至拙，茫然不知世事之情形。此日记译者于八月十八号得于景善家中。当正骚乱之时，几为色克斯所没烧，幸而得存，可以考当时之实情焉。

景善日记(由洋文转译)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澜公来坐，谈义和团事甚详。言义和团起于山东，今巡抚毓贤奖劝之。又谈昨日召见事，言昨日除召见军机大臣、各部尚书、内务大臣外，又召恭王瀛、贝勒濂、贝勒端王等入见，议废立之事。老佛曰："今上之立，国人颇有责言，谓不合于继嗣之正。况我立之为帝，自幼抚养，以至于今，不知感恩，反对我种种不孝，甚至与南方奸人同谋陷我，故我起意废之，选立新帝。此事于明年正月元旦举行，汝等今日可议皇帝废后应加以何等封号？明朝景泰帝当其兄复位之后，降封为王，此事可以为例。"太后语毕，诸人相顾无言。良久，徐桐奏曰："可封为昏德公。昔金封宋帝，曾用此号。"太后意可。太后又曰："新帝已择定端王之长子。端王秉性忠诚，众所共知，此后可常来宫中，监视新帝读书。"军机大臣孙家鼐廷争，请太后勿行废立之事，言若行此事，恐南方有变。选择新帝之意，常在太后心中，当俟诸万岁后，方可举行。太后闻之，甚为不怿，谓孙曰："这是我们一家人会议，兼召汉大臣，不过是为体面。此事我已告知皇帝，帝亦无言。"太后命诸大臣皆至勤政殿恭候，俟太后、皇帝驾到，阅视立嗣之谕，其礼节则定于新年元旦日举行。于是众大臣皆遵旨至勤政殿。数分钟后，太后乘轿而至，诸人跪接。有太监数人随驾，太后命在外边等候。使李莲英往请皇帝，帝亦乘轿至外门下轿，向太后拜叩。太后坐殿内宝座之上，召皇帝入殿，帝复跪下。诸王公大臣仍跪于外，太后曰："进来，不用跪下。"令皇帝坐，又召诸王公大臣皆入，共约三十人。太后重述前意，皇帝曰："太后所说极是，我意亦同。"此时军机大臣荣禄以所拟谕旨呈太后阅看，太后看过即发下，亦未与皇帝一言，但商议选择嗣子事。议既定，诸王公皆退，唯军机留俟后旨。故以后之事，澜公不知。澜公言观皇帝神情，如在梦中。

三十日除夕。刘顺为予剃头，渠今晚归家过年，大儿恩珠(译音)向予索银五十两买银鼠外褂。此子性情悖逆，甚为不孝。是日齐秀成(译音)来拜，言其岳父毓贤，将简放山西巡抚。太后前日召见，甚赞其在山东任内之治绩。毓贤时往端邸密议，端王言："我若得总理衙门差使，与洋人交涉，必无困难之事。"端王性情暴躁，举止粗鄙。

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元旦。予今年七十八岁，诸子欺予耳聋，无所不为，皆不肯向上学好，予家风堕矣。

余年二十余岁时,文学即已有名,曾蒙道光皇帝称奖,赏予御书一轴,上写《朱子语类》。今年有闰八月,人人皆谓不祥之兆。盖以前每逢闰八月,则是年必有变故也。新帝本定于今日即位,但不果行。余子恩铃告予,新年大高殿奉先殿致祭,皆系大阿哥恭代。大阿哥年十四岁,人甚聪俊,性情粗暴,致祭时,由煤山步行至殿。

五月五日龙舟节。予六钟起床,在小书房内洗脸,看门家人何贵进来,持刚毅名片,送予猪肉数斤,为节礼。彼同赵舒翘往涿州查看义和团情形,予不知其已回京也。来使言彼主人稍停即来拜会。予子恩珠、恩铃往朋友家看戏,幼子恩铭在颐和园当差。四日内太后传戏,予未见刚毅,想彼昨日甫自涿州归,尚未到差也。下午三钟时,刚毅来拜,予留在家晚饭。渠为人甚佳,少余二十岁,甚为聪明。告予昨晚有外国鬼子兵队数百人入城。彼同赵舒翘于午后四点半钟到京,急草奏,预备明日覆命。言天降义和团,以灭洋人。此时端王请假五天,刚毅曾往见之,告予正在端邸谈论。庆王差侍卫送信与王,言有三百洋兵于昨日午后由天津来护卫使馆,并言洋兵甚少,无所妨碍,请端王知会虎神营,勿阻洋兵入城,太后已许之矣。端王详询侍卫各事,侍卫又言庆王曾接直隶总督来电,言洋兵未带大炮。端王笑曰:"几百个洋鬼子,怕他什么。"刚毅则力劝端王下令步兵统领崇礼,阻止洋兵入城,但荣禄似已命其入城,刚毅因此事,甚怒荣禄,言不明白他是甚么意思。大约去年底端王与荣禄二人,已合谋废帝立大阿哥。端邸知荣禄为太后最信任之人,苟无荣禄之助,则彼子未必能立。但现在荣禄力言义和团之无用,劝太后勿信之。荣禄一日不赞成,则端王、刚毅不能望太后以全力助义和团也。举一事以明太后近日之意向。有一日,大阿哥同太监数人在颐和园空地穿拳民衣服,练习拳术,为太后所见,立即传谕,命大阿哥入房责之,并责大学士徐桐不用心教导,以致扮成这难看的样子。此事为端王告知刚毅者。渠言由端邸出前门,见洋兵入城,旁观之百姓有骂者,但都不敢出头。其实有什么要紧,若群起攻之,一个也不能逃走。渠到涿州一次,深信直隶一省百姓,皆同心合力,扶清灭洋,即小孩子亦皆练习拳术。曰:"这回一定把洋人赶走了,一点也不用疑虑。"涿州县官姓康,曾捉拿拳党首领数人,刚毅、赵舒翘皆命放之。为予述在涿州时,观其操练,口喷白沫,甚觉奇异。初不甚信,后有人以枪击之,连放数次,拳民毫无所伤。此次试验,即在县衙门大院内行之,观者极众。赵舒翘言从前在陕西乡中,曾见人练习,与此相同。东汉末年,黄巾作乱,其首领张角,奉五斗米道亦有法术,从者数十万人,自言归玉皇保佑,刀剑所不能伤。刚毅、赵舒翘明日入朝复命,将以查看之情形,奏明太后,请太后信任义和团,用为军队,以敌洋人,即以端王、刚毅统率之。盖北洋陆军统领荣禄,深不信之也。总管太监李莲英,亦为热心赞助义和团之人,时以义和团之神奇,述于太后之前。然苟荣禄心怀反对,则终不能望太后之一意信任也。况太后春秋已高,心乐和平,不愿开衅。予深知太后之性情,平日极为温蔼,好书画,喜观剧,但有时发怒,则甚为可怕。当同治六年,予父为内务府大臣,有一日忽逢太后之怒。因太监小安为山东巡抚丁宝桢所杀,系出东宫太后旨意。太后闻之,大骂内务府大臣,扶同背叛,以内务府未先奏闻也。太后言恭王将谋我之命,凡我近侍,皆所不容。严刑拷问跟随小安之太监,何人走漏风声。其后查出,立命毙于杖下。此事太后蕴怒至深,经历多年,始渐忘之。但现在太后暮年,心肠已软,即对于洋人亦然。若得太后一言,则洋人之在中国者,将立刻戮尽无余,各处洋房,亦必立成焦土矣。刚毅约坐二时许别去,渠今日尚须往端邸,冀见总管太监李莲英也。是日工部侍郎坤岫亦来拜,言庆王于谈论间,时讥笑义和团,谓不值智者一笑。但在朝堂,则发言极为谨慎。数日之前,太后曾问庆王对于义和团之意见如何,庆王答言义和团可用,可以保卫国家。夜九钟,恩珠自齐秀成家中观剧归,言人人皆讥荣禄,不应许洋兵入城。齐之岳父毓贤,近日写信来,言山西百姓入团者甚少,但彼极力提倡,使北方各省,联成一气,以灭除洋人。外间传言袁世凯已吃洋教,若彼在山东,果压服忠勇之义和团,则虽死不足以蔽其辜也。珠媳甚为不孝,是晚与予妾口角,几至相打。孔子曰:"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予年已七十有八,时因家事烦恼,下人无礼,每使老人难堪。

五月十二日。恩铭午时来家。因昨日太后由颐和园回宫,故亦随侍而归也。言昨日早晨,荣禄在园召见,奏拳民烧毁铁路之事甚详。太后闻之大惊,立即命驾回宫。观太后心中,似乎迟疑不决者。荣禄又请开缺,苟彼出军机,则刚毅、启秀,必大得志矣。又言一路进城时,太后催轿夫快走,心中甚急。至西苑瀛秀门,皇帝、大阿哥跪接入宫,立即召端王入对,良久始出。太后主意不定,皇帝则总不开口,虽太后常问帝意如何,帝亦不言。董福祥亦来京,今日在殿上参劾荣禄,言京中外国使馆,五日之内,即可攻毁净尽,但荣禄从中为梗,乃朝廷之奸臣,若不乘此时机除灭洋人,则国家危矣。董乃一粗豪之人,平日对于吾满人,感情甚恶,刚毅深恨之,但今日则利用之。

五月十四日。军机大臣启秀来拜,示予所拟上谕一道,乃与各国开战者,彼预拟以待太后盖玺,然太后尚未决定与外国开战。下午,予往澜公家。今日为其夫人之生辰,予往拜寿。有义和团百余人在彼家中,半皆乡民,有一团长温顺统带之,又有小孩五六人,约十三四岁,状若昏迷,口中喷沫,起而奋跳,执近前之物,乱跳乱舞,口出怪声,如疯狂然。澜公信以为神,言其夫人时入宫中,告太后以义和团神奇之术。大公主邸亦有义和团二百五十余人,但彼不敢奏闻。其弟载澜亦学此术。甘勇均已入城,人民预备出京者甚多。

五月十六日。荣禄今日入朝，军机首领礼亲王不敢以甘勇昨日在永定门外杀死洋人之事奏闻。礼王既退，叫荣禄起。刚毅言荣禄必请太后，命董福祥带后出京，并以殊荣赐与杀死之洋人。荣禄奏对时，无一人在侧，退出后，直回其家，亦未与同僚一言。传闻又到洋兵不少，太后将不许其入城，荣禄亦赞成之，并劝太后许京中洋人一体出城。言若攻外国使馆，实与公法不合。

五月十八日，昨晚恩珠回家，告予有义团数百人已入海岱门。予患腿疾，不能出视，甚觉怅怅，遂差何庆定出观，报予知之。予老矣，今日得亲逢此盛事，真幸福也。除使馆外，京中洋房皆烧成平地。一夜火光四起，殊为奇观。刚毅信来，言彼与澜公往顺治门，于三钟时指挥义和团烧法国教堂，其中教民数百，无论男妇老幼，均被焚死，臭味难闻，二人为之掩鼻。天明，刚毅入宫，李莲英告之曰："老佛爷在南海西小山上望见火光，看烧顺治门法国教堂，甚为清楚。我说因洋人先在海岱门对众放枪，激怒义和团，故杀教民以报复之。又告诉老佛，徐相在家，为洋鬼子所阻，不能出来。老佛闻之，甚为惦念，命庆王向使馆言，让徐相出来。老佛见义和团如此奋勇，甚为惊异。刚毅谓老佛现在虽未明下上谕围攻使馆，然不久必允许矣。李莲英又告刚毅，不可称赞义和团过甚，致起太后之疑。除荣相外，无一人敢在太后前反对者。太后现移居宁寿宫，因外间喧嚣之声，时达西苑，不能安睡也。

五月二十一日。南城大火，延烧一日。因义和团放火烧大栅栏外国药店，遂致延烧甚广，附近一带银号银炉均成焦土。《书》云："火炎昆冈，玉石俱焚。"此之谓矣。义和团自谓有法术，只烧洋房，决不波及民居，今竟如此。义和团本是好人，但其中亦有坏人搀杂于内，希图趁火抢劫。此等流棍，冒穿义和团衣服，以污真义和团之名誉。前门外之塔，亦被火。太后命荣禄派兵把守城门，以防乱人混入内城。下午，予之侄女来家省视。此女业已出嫁，其家在外城，因街市中放火杀人，离其所居甚近，甚为惊恐，遂移居北城。闻端王请太后派彼为总理衙门大臣。太后命将城中洋人皆护送出京，勿令拳民攻杀。予老友启秀及那相，均派为总理衙门大臣。那相近曾上奏，请朝廷速向各国宣战，勿待其援军之至。太后特派入总理衙门，命其帮助端王、启秀护送洋人出城。庆王仍模棱无所可否。荣禄请送外国使臣至天津，但必先免直督裕禄之职，以防生变。是晚内子病重，口出谵语，转侧不宁，予请杨大夫来打针。

五月二十四日。昨午裕禄有奏到京，言洋人索大沽炮台，请朝廷即与宣战。太后怒甚，立即召见军机，定于今日集群臣会议。端王、启秀、那桐进呈外交团一照会，其言甚为悖逆，请太后归政，以大权让与皇帝，废大阿哥，并许洋兵一万入京（*此乃假造之文也*）。太后阅之，怒极。刚毅告予，从未见太后如此次之发怒者，即前闻康有为之逆谋亦未如此之甚。太后曰："他们怎么敢干涉我的大权？此能忍，孰不能忍！外国人无礼至此，予誓必报之。"太后盛怒之下，无论何人不能劝谏，虽荣禄亦无能为力矣。太后告荣禄曰："你要愿意，仍可以自己去告诉外国公使，教他们前往天津。但他们既有此出奇之言，要我归政，我不能保他们途中平安。我本不要他们的命，前并允许洋兵入城保护使馆。我一人违拂众人的意思，压服义和团，都是为他们。他们竟这样报我！"又曰："拚死一战，强于受他们的欺侮！"太后虽为女人，其勇气智力，迥非寻常男子所及。

五月二十四日。予在刚毅家中，闻彼告予今晨召见事。是日召见在銮仪殿，军机大臣礼亲王、荣禄、刚毅、王文韶、启秀、赵舒翘皆到，惟皇帝未曾御殿。此次与寻常召见不同，乃会议国家重大之事也。荣禄含泪跪奏曰："中国与各国开战，非由我启衅，乃各国自取。但围攻使馆之事，决不可行。若如端王等所主张，则宗庙社稷，实为危险。且即杀死使臣数人，亦不足以显扬国威，徒费气力，毫无益处。"太后曰："你若执定这个意见，最好是劝洋人赶快出京，免至围攻，我不能再压制义和团了。你要是除这话之外，再没有别的好主意，可即退出，不必在此多话。"荣禄乃叩头退出。启秀遂由靴中取出所拟宣战之谕，进呈御览。太后曰："很好。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又问各军机大臣意见如何，皆主张决裂。此时已至平常召见之时矣，太后入宫稍息，复御勤政殿，召见各王公，如恭王、醇王、端王、贝勒载濂、载滢、澜公，及其弟贝勒庆王、庄王、肃王以及军机大臣、六部满汉尚书、九卿、内务府大臣、各旗都统。皇帝先到，候太后轿至，跪接而入。李莲英侍于侧。皇帝面色灰白，入座之时，战栗不已。太后厉声言曰："洋人此次欺侮太甚，我不能再为容忍。我始终压制义和团，不欲开衅。直至昨日，看了外交团致总理衙门的照会，竟敢要我归政，始知此事不能平和解决。皇帝自己承认，不克执掌政权，岂外国所能干预？天津法国领事索大沽炮台，业已无礼至极。若此次各公使之照会，凌辱中国主权，其为悖谬尤甚。"太后主意坚决，向来诸事取决于荣禄者，至此亦无力回太后之意。太后又谓诸汉大臣曰："本朝二百余年，深仁厚泽，凡为吾赤子，皆视同一体，无分南北。自予执政以来，谨守成宪，罔敢废堕。租税之轻，历代所无。偶有偏灾，立发内帑赈济。前此发逆作乱，朝廷指授方略，克平大难，重睹升平。今日予等受外国欺侮，正吾全国臣民合力同心，以报国家之时，奋勉杀敌，永杜外侮。果能全国一心，何难制胜夷人。朝廷平日以怀柔远人为心，不与深校。彼等乃误解，以为懦弱，横肆欺侮。今当使彼醒悟矣！本朝政尚宽大，康熙皇帝应许洋人自由传教，此乃过于仁厚，为后来忧患之源。夷狄不知圣人之教，遇事恒多无礼，至于其他细微之事，足以败坏吾之风俗。自恃兵力，肆无忌惮。但今日中国人已全体发奋，数千万之义和拳民，皆奋起以卫国家。予总觉咸丰十年，英法联军走得太容易了。彼时若有一得力之军，截而杀之，即可转败为胜。但至今日，予等报复之期已至矣！"语毕，又问皇帝之意如何。皇帝迟疑良久，乃请太后听荣禄之言，勿攻

使馆，护送各公使平安至天津，又言此大事，不敢决断，仍请太后作主。赵舒翘奏请明发上谕，将内地洋人，灭除尽净，以免其为外国间谍泄露国内之事。太后命军机斟酌此议奏闻。赵既退，满人立山、汉人许景澄、袁昶以次进谏，谓以一国与世界各国宣战，必不免于败绩，恐酿瓜分之祸，且内乱必乘机发生，极为危险。袁昶并言臣在总理衙门当差二年，见外国人皆和平讲礼，不信有请太后归政之照会。据臣愚见，各使必不致干涉中国内政。端王闻之大怒，斥袁为汉奸，问太后："肯听此汉奸之言吗?"太后责端王言语暴躁，命袁昶退出。自此无人敢进一言者。太后即命军机宣布开战之谕，传达各省。又言当先致祭太庙，派庄王澜公为团练大臣。又命明白通知各使，有愿今晚离京者，即由荣禄保护送至天津。命军机勿散，以待后命。于是除端王、澜公二人外，余皆退下；二人尚须独班召见也。此次会议，徐相亦到，渠由公使馆地方逃出，太后贺其平安。澜公奏闻太后，言彼观义和团练习时，忽见玉皇降临，称奖拳民之忠勇。太后言唐武后当国之时。玉皇亦曾降临，与今日之事同，既有神明护佑，不难灭尽洋人也。未时，刚毅入宫，见庆王在军机处，神色惊惶。问之，乃知有一满洲兵丁名安海者至庆王处报告，言有二洋鬼子坐轿在东单牌楼经过，彼击杀之。盖端王、启秀出有告示，令各兵如遇洋人，即杀之。此次所杀二洋人之中，有一人为德国公使。安海报告庆王，冀有不次之赏也。端王闻知此事，大乐。庆王与刚毅商议，欲将此事奏闻太后。刚毅言杀一两个洋鬼子，算什么大事，不日即将各使馆扫灭净尽，现杀死一个公使，什么要紧。但庆王意见不同，反复言杀死外国公使之重要，谓此事关系极大，以前所杀洋人，不过是传教的，今系使臣，必动各国之怒，观咸丰十年拘执英国议和使臣之事可见也。军机入见，礼王将此事奏闻，又言此系洋人自取，彼先以枪击人，人乃还击之也。太后闻之，急召荣禄入见。刚毅因供应拳民甚忙，未俟荣禄之到，即先行，故以后之事，彼未知也。予正写日记时，家人告予枪子飞轰于头上，予耳聋竟不之闻。恩珠言甘勇已在围攻使馆，荣禄护送使臣至津之举，已完全失败矣。予仆刘顺请假七日回家，官民纷纷出京者甚多。

五月二十四日。戌时，恩铭来家，言董福祥手下之兵捉一洋鬼子，以刀向之，洋人口中咭咭呱呱，不知所说何语，此兵以刀伤之。带至庄邸，将处以死刑。此兵将获上赏，其余之洋人鉴之，此人即彼等之榜样也。荣禄前已预备护送各使至津，其手下有满兵二千人，均已布置妥贴，但太后不肯阻止甘勇围攻使馆，言各使如愿同荣禄出京，可听其便，若留京不去，则是自己讨死，无谓未先通知也。澜公差人来，请予明日至其家中早饭，渠近日公务甚忙，但彼兄弟二人，尊敬其师，未尝失礼，虽性情暴烈，好勇斗狠，而有时亦甚温雅也。齐秀成差人来，问余等愿迁居彼家否。因予所居离开仗处颇近，枪炮之声甚大也。但予耳聋，尚不觉之。齐秀成曾写信与其岳父毓贤，告知近日召见之事。澜公写信来，言今日下午，某人(*原书无名*)告端王、启秀，前所杀德国公使，以汉奸袁昶之命，已经棺殓。某人请端王戮其尸，悬首于东安门，袁昶争之，言在总理衙门，亲识德使，不忍其暴尸于外，引《孟子》"人皆有不忍之心"云云。此等汉奸，竟表同情于吾上国之仇敌，可奇矣。

五月二十五日。申时，予欲往澜公处。轿夫逃走，不得已，坐车而往。端王、刚毅、载濂及军机皆在座，又有崇礼，新派为步军统领者。端王今早曾蒙太后召见，两宫由西苑搬入大内，从西苑门至西华门，沿路有拳民排列，护卫圣驾。太后赏银二千两，亲对庄王称拳民之忠勇。又谓端王曰："洋人命运该绝，如鱼在釜中。予四十年来，忍辱含垢，卧薪尝胆，以谋报复，如越王勾践之心，未尝一日忘之。予待洋人，不可谓不宽大，从前我不是请公使夫人到西苑游玩吗？现在全国一心，敌忾同仇，必能战胜无疑矣!"予知端王急盼太后立其子大阿哥为帝，不幸两江总督刘坤一极力反对。此人在太后前，势力颇大。今年二月刘在京，曾力斥义和团之妖妄，并敢谏阻立大阿哥为同治皇帝之嗣子。苟无刘坤一之反对，则大阿哥久即帝位矣，故端王深恨之。刘在京于第二次召见时，曾对太后言，若有废立之事，则两江士民，必起义愤！然此亦何碍，皇帝在位中，已致国家于危难之域，端王何不启奏太后，速立其子为帝耶？若然，则董福祥之兵，及端王所统之满兵，必皆拥戴之。但荣禄亦怀反对，太后甚信其言，荣禄之妻亦为太后所悦，常在宫中。

五月二十六日，往礼邸。予之轿夫，非回乡，即入拳民之伙。不得已，坐小车而往。恩珠、恩铭欲招拳民百人来家中练习。但彼等既来，则须供应其火食，费用颇为不赀。虽今日举国之人，皆当加入义团，然当此艰难之会，即供应拳民，予亦不能不加以吝惜，盖今已至米珠薪桂之时矣。昔梁太祖弟萧宏，性好蓄积，每积至百万钱，则加以黄签；至于千万，则标一紫签，亲戚皆怨其啬。予老矣，颇师萧宏之所为。诸子每欲动予所蓄，然不能如愿也。予至礼邸，见礼王心颇烦闷，渠家蓄积甚富，既为军机领袖，又惧其责任太重，才具平庸，予不解太后何以选彼为军机领袖，使继恭王之任。彼告予，刘坤一有一电奏来京，极力攻击拳民，太后见之，心颇不怿。刘又有一私电致荣禄，请其设法禁阻。荣禄复电如何，无人知之。其电奏由保定加紧递来，中言苟御外侮，则臣当立即带兵北上；若屠戮使馆中孤立之数洋人，则不愿以堂堂中国之兵队作此用也。太后朱批，大致言南北相倚，不可歧贰。该督当粤寇之乱，久历兵间，自必深明此义，又引《左传》"唇亡齿寒"以为言。庄王出示悬赏，以励杀敌，杀一男夷者，赏银五十两；杀一女夷者，赏银四十两；杀一稚子者，赏银二十两。予正与王谈论时，荣禄来拜，形容憔悴，步履蹒跚。既入座，大声斥责拳民，谓必无好结果。又言予过后门时，拳民竟敢大声骂予为汉奸。予口虽不言，心思此名实为相称。荣禄之为人，性极坚毅，乃满人中之至强者，在太后前势力极大，予深恐其败拳民之事也。回家后，闻端

王、庄王派兵围攻法国礼拜堂。其处只洋兵数人守之，距礼邸不过一箭之远，由邸往西华门，必由堂前经过。礼王明知必有攻击之事，而不移避者，恐一移动，则邸中财物将被劫也。此礼拜堂不数日遂毁。予家中近日已住满拳民及甘勇，直不能更名此屋为予所有。祸皆起于洋鬼子，令予受此扰乱。思至此，曷胜愤恨。是日戌时，闻荣禄发一电由袁世凯转致江鄂广诸督，礼亲王抄稿送予，予将秘藏之。其文如下："尊电敬悉，以一弱国而抵十数强国，危亡立见。两国相战，不罪使臣，自古皆然。祖宗创业艰难，一旦为邪臣所惑，轻于一掷可乎？此均不待智者而后知也！上自九重，下至臣庶，均以受外欺凌至于极处。今既出此，义团竟以天之所使为词，区区力陈利害，不能挽回一二。因病不能动转，假内上奏片七次，无以免。力疾出阵，势尤难挽。至诸王、贝勒、群臣、内侍，皆众口一词，谅亦有所闻，不敢赘述也。且两宫诸邸左右，半系拳会中人，满汉各营卒中，亦居大半。都中数万，来去如蝗，万难收拾。虽两宫圣明在上，亦难狃众。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嗣再竭力设法转圜，以图万一之计。始定在总署会晤，冀可稍有转机，而是日又为虎神营兵将德国使臣击毙。从此事局又变，种种情形，千回万转，至难尽述。庆邸仁和，尚有同心，然亦无济于事。区区一死不足惜，是为万世罪人，此心唯天可表。恸恸！本朝深恩厚泽，惟有仰列圣在天之灵耳。时局至此，无可如何，沿江沿海，势必戒严，尚希密为布置，各尽全心。禄泣电复。"

又闻张之洞亦有电奏来京，自矢忠诚，言臣应否带兵北上御敌，恭候朝命。张之为人，善观时势，立嗣之举，彼亦赞成。其博征经史，以辨论统嗣之正，皆费辞也。看风转舵，并无胆力，迥非刘坤一之比。如刘坤一之反对拳民，予虽恶之，然其忠贞之操，无人不敬之也（日记中于此处详述拳匪之源委及其符咒、礼节等，今皆略之，但录其一端如下）。义和团有一秘密之符号，交战时佩于身上。其符以黄纸一张，用朱砂画一像，非人非鬼，非神非妖，有头无足，面尖削，但有眉眼，顶上有四圆光，心下书秘字一行，其意若曰：我为冷云之佛，火神在予之前，太上老君在予之后。此外又有菩萨龙虎等字，上面左端书请天兵天将，其右端书请瘟疫之神。其咒语太后亦知之，一日讽诵数遍。每诵一遍，则李莲英在旁高呼曰："那里又有一洋鬼子！"义和团判断人罪之法，亦至奇异，对其人烧黄表，视其灰之升降，灰上升则免死，下降则立杀之。其实纸灰有薄有厚，薄者易升，厚者常降，亦视其缠之松紧，松者易升，紧者常降也。其放火亦言有神指导，用刀或枪向房屋门上指画，又向地上土上指画，群呼曰："着！"立时火燃，实则皆暗中布置者也。

五月二十七日。予前所记被捉之洋人，于今日卯时杀之。洋人无辫子，乃以其头置于笼内，挂于东安门之正梁上，面目狰狞可怕。在吾国宫门之上挂一敌人之头，不可谓非盛事。观之，令予回忆咸丰十年刑部监外所挂洋人之头矣。荣禄设法欲救此洋人之命，至欲以强力行之，但端邸庄邸决意斩之，不令荣禄得知，已先处决。及荣禄派人至，则洋人已身首异处矣。昨日王爷令此洋人跪练，至数钟之久，呼声惨不忍闻。老佛知此事，命赏捉此洋人者以五百金，较之告示所开，加十倍矣。住予家中之拳民，以予吸雪茄烟，初欲取之，后因予年老，特别许用。此时凡洋货均禁用，即洋火亦在禁止之列。义和团之首领，如张德诚、韩以礼皆粗野未读书之人，今则受王公之尊礼，思之殊可异也。澜公来坐，告予一新闻：今日嗣子大阿哥呼皇帝为鬼子徒弟，为帝所闻，奏知太后。太后大怒，立命将大阿哥抽二十鞭。端王甚为愤恨，但畏而不敢言。端王性虽暴烈，极畏太后，每太后与之言，辄震惧失次，汗流被体。昨日董福祥奏言使馆即将攻破，太后在宫中高石之上见使馆附近火光甚大，以为使馆已毁。至下午，许景澄入见，上一封奏，与袁昶会衔，参劾义和团，言火起之处非使馆，乃翰林院，甘勇放火焚院，冀火势延烧及于使馆耳。太后闻之，大为不怿，斥责董福祥。立召荣禄入见，奏对良久始出，旁无一人，不知其为何语。今日裕禄自天津奏报，言我兵得胜，洋人攻大沽炮台，死者甚众，并击沉其兵轮两艘，天津洋人，几剿灭净尽矣。京中教民，今日所杀者有数百人之多，在庄邸外行刑。审问者为庄王、贻谷芬、车桂春，甚为残忍，多有无辜枉杀者。老佛真乃仁慈，闻之恻然动念，下谕教民如果悔改，可即赦之。

五月二十九日。今日为内务大臣文年值日，告予有义和团约六十人，由端王、庄王、濂贝勒、瀛贝勒领带，于六钟入宫，寻找二毛子。至宁寿宫门，太后尚未起床。彼等大声呼噪，请皇帝出来，说皇帝是洋鬼子的朋友。此言乃端王所说。其时端王粗莽之状，甚可骇异，或酒醉而发狂乎？老佛正吃早茶，闻外面喧嚣之声，群呼杀洋鬼子徒弟，急走出立阶上，诸王公及拳民聚于阶下，老佛大怒，斥端王曰："你自己觉得是皇帝吗？敢于这样胡闹！你要知道，只有我一人有废立的权柄。现在虽立汝子为大阿哥，顷刻就可以废之。你以为当国事纷乱的时候，可以随便胡闹，就错打主意了。赶快带人出走，没有奉旨召见，不许随便进来，并须叩头请罪！"端王乃大惧，叩头不已。太后命罚俸一年，以示薄惩；其义和团之首领，胆敢在宫中叫嚣，立即斩首，命荣禄之兵在外宫门驻扎者行刑。于是人人震惧，皆谓荣禄有此机会，必请老佛停止围攻使馆矣。皇帝当拳民噪呼之时，甚为吃惊，其后乃叩谢太后之仁慈，保其性命。午后九钟，老佛以怒端王及义和团之故，下谕停止围攻使馆，并命荣禄赴各使馆商议和局。次日荣禄乃带队往使馆边界悬一牌，书奉太后谕旨，保护使馆，洋人皆由馆中走出，与荣禄商议。于是有三记钟之久不闻枪声。但其后恩铭来告予，言情势又变，老佛闻联军战败之消息，又变其意旨，复信任义和拳矣。

六月初四日。刚毅来拜，在予家晚饭，告予董福祥今早亲往荣禄家中借武卫军之大炮。荣禄所带之武卫军，军械甚富，若用其大炮，攻击使馆，则数钟之内，必

成灰烬。但在荣禄掌握之中，董福祥等候一钟余，荣禄始出见。董盛气向荣禄索取，荣禄佯睡不理。董骂荣禄无理，荣禄笑曰："你要大炮，只有一个法子，可奏明老佛，把我的头取去。我一天不死，大炮一天不能得！"又曰："你即刻去见老佛罢。你是好汉，老佛又信用你，你去求见，没有不答应的。"董福祥大怒，无言而出，立即入宫，其时召见之期已早过矣。董亦不顾，至皇极殿门，大声吩咐太监："奏闻太后，言甘军统领立请召见！"老佛正在作画，闻之，大为不悦，说："叫他进来。"董入内跪下。太后曰："好吗，我以为你来奏报使馆业已攻毁呢！从上月起，你已经奏过十次了。"董答曰："臣求见，乃参劾大学士荣禄，为一奸臣，帮助洋人。他所带武卫军中有大炮，若攻使馆，立即片瓦不留。臣向之索取，荣禄立誓不肯借用，并言即老佛爷有旨意，亦是枉然。"太后大怒，斥董曰："不许说话！你是强盗出身，朝廷用你，不过叫你将功赎罪。像你这狂妄的样子，目无朝廷，仍不脱强盗的行径，大约活得不耐烦了！去罢，以后非奉旨意，不许进来！"刚毅言荣禄之势力一日不倒，则使馆一日不能攻克。又言立山亦为太后所信任，彼亦袒护洋人者，那桐曾参劾之。下所录之告示，遍贴街市，乃庄王所出。庄王言太后曾对彼言，此项赏银，将由内帑颁用。其示略谓：现在外国教堂，均已烧毁，洋人无处藏身，必四散避匿。为此，特示仰军民人等，如有胆敢将洋人藏匿者，立斩无赦。如有活捉一男洋人者，赏银五十两；捉一女洋人者，赏银四十两；捉一小孩者，赏银三十两。均须活捉，不得冒混。一经验明，立即颁赏不延。其各奋勇遵行云云。回忆咸丰十年，亦有此等示谕，且赏项较丰，盖其时洋人来者甚少，今则愈多。言至此，曷胜慨叹。今晨庄邸门外杀死教民九百余人，承审者为贻谷芬、车桂春，多有无辜枉死者，即数岁之小孩亦不免。芬、车直一刽子手，可谥之为屠伯，残忍极矣。闻老佛斥责庄王，不能约束拳民，任令横行。

六月初八日。十一时，齐秀成来谈甚久，闻枪炮声颇厉。予居之南，近皇城外，有李秉衡之军队驻扎，并架炮于高处，皆恨荣禄不借大炮。荣禄所带之兵，颇忠其主，服从维谨，不能以贿赂动之。荣禄胆力绝巨，近与人谈，常引《孟子》"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之语，纣盖指端王也。有人告予，端王近窃得一皇玺，如有机会，即可径立其子为帝。此事若为老佛所知，极其危险，然不久必将查出也。齐秀成言毓贤近上一封奏，言山西教会事。十日之前，太后曾寄一密谕，命其但遇洋人即杀之。勿使漏网。此旨似通谕各省者。然近闻陕西署抚端方、河南巡抚裕长及蒙古各处所奉谕旨，乃大不同，凡"杀"字皆系"保护"字，恐有奸臣窃改，但无人敢以此奏闻太后者。毓贤最近之封奏，太后批曰："予命凡洋人无论男妇老幼，皆杀之无赦，以清乱源而安民生。"此谕已加紧递往山西。齐秀成告予，毓贤极惧内，其痛杀洋人，皆由夫人主之。毓贤到山西不久，即得极好之声名，百姓皆颂其审案公平，有青天之号。庄王见太后批谕，大乐。荣禄力谏，言杀戮妇孺，何足以扬国威，恐为全球所笑，且于老佛平日仁慈之名亦有损。太后笑曰："是的。但洋人要我归政，我不过以此还他。自道光以来，洋人在吾国内欺虐吾民，反客为主。现在教他们看看，究竟谁是真主人！"昨日下午，太后往西苑，游于湖中，有宫妃数人随侍。日来城中围攻法国教堂，枪炮之声，继续不断，太后厌闻，命人传谕与西华门驻守军队停止攻击，俟回宫后再行进攻。

六月十一日。裕禄近上一奏，甚可笑，言在天津捉得骆驼四只，杀死洋人多名。荣禄曾劝其勿攻租界。予闻荣禄言，董福祥近派一满兵暗杀荣禄，然此兵反以所谋告之。此兵乃安海（即杀死德使者）之弟。董以为彼必痛恶洋人，而恨及荣禄也。但此兵乃荣禄旗下之人，正如《孟子》所言："郑使子濯孺子侵卫，卫使善射者庾公之斯追之。而庾公之斯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遂纵令生还也。"荣禄又上奏，引《春秋左传》之言："兵交，使在其间。"今日围攻使馆之举，实大悖于公理，且极愚拙，各国将永不能忘，视中国为野蛮无礼之国。太后谓特兰斯不过非洲一小国，而能战胜强英，中国岂不能战胜列强？"荣禄言今日之势，实非其比，若此时即与列强议和，国犹可以不亡，如使馆毁灭，则社稷危矣。荣禄极力开陈，太后之意渐转。义和拳言虽夸大，而实效绝少，天津战败之消息到京，太后甚为忧虑。

六月十五日。予邻居内廷当差大臣文年告予，老佛近发大怒，斥责大阿哥之粗莽。大阿哥曾请于太后，许其护送太后至热河，让皇帝在京中与其朋友外国人讲和。有一小太监，欲在太后前讨好，闻一枪声，言曰："又杀了一个洋鬼子。"太后曰："前几天枪炮的声音，足够杀尽中国洋人多次了，然而总没有那一回事。"

六月十七日。荣禄昨日入见，问太后若拳民战败，北京为洋人所破，将如何办法。太后引贾谊之言，"建三表，设五饵"云云。所谓三表者，以信谕，以爱谕，以好谕也。所谓五饵者，文绣以坏其目，美食以坏其口，乐声以坏其耳，高堂邃宇以坏其腹，隆礼厚爱以坏其心也。太后又述两年前曾请公使夫人来宫游玩，受太后之招待，皆极欢乐。曰："他们虽向着皇帝，不喜欢我。我有手段教他们意思转过来。"

六月二十日。消息甚恶，天津已为洋兵所得，势将节节进逼，军机无一人敢以此消息奏闻者。端王仗胆入奏曰："天津已教洋鬼子占了，都是义和团不虔心遵守戒律，所以打败。但北京极其坚固，鬼子决不能来。"今晨荣禄上奏，言现已查出，前日外国公使之照会请太后归政者，实系伪造，乃端王命军机章京连文冲所为。故老佛近日对于端王，甚为忿怒，告端王曰："设洋兵入京，你的头必不保。"老佛知端王心怀不轨，欲乘时取得监国摄政之位，乃明斥之曰："我一天在世，一天没有你做的。放小心点，再不安分，就赶出宫去，家产充公！像你的行为，真配你的狗名！"（端王名载漪，乃犬旁也）。端王狼狈而出，告人曰："迅雷不及掩耳。"除董军

外，荣禄已得各军统领之助，皆知围攻使馆之举，势将停止。荣禄自言所以不借大炮与董军者，因恐伤及宗庙。老佛近送礼物与使馆，系西瓜、酒、蔬果、冰等物，并命庆王前往慰问。人言许景澄秘密与各使通信往来，今日捉得使馆信差一人，搜出电报十二张，送往庄邸，内有三张，系密码，未能译出。观其余数电，如洋人死伤有二百余人，粮食已将罄竭。齐秀成近往太原，闻毓贤上一奏，言彼设一巧计，将洋人尽数擒捉，以链锁之，均在抚署处决。其漏网者，惟有一洋女人割乳后逃走，藏于城墙之下，其后查得，已死。大雨如注。刘□桥带来御膳房猪肉数斤，予送予妹一碗。傍晚有马兵一队，荷枪过予之门，乃李秉衡之部下，带有炮，将架于禁城之上，以备洋人袭攻。夜间枪炮声甚厉，闻海岱门外有洋人出现。

六月廿一日。天气晴明，予步行至礼王及澜公家。闻裕禄之兵哗溃，四散抢劫，因欠饷数月未发之故，通州张家湾等处皆抢掠一空。东城门皆闭，北门偶然一开。予仆杨升由京东宝坻县回京，言彼处尚安静。闻李秉衡得一胜仗，将洋人赶至海边。下午，东南方枪炮声复起，闻有教民多人，藏匿日坛，澜公率义和团一大队往搜之。

六月二十七日。晨，袁昶、许景澄上第三奏，请杀主持义和团之大臣。昨日李秉衡入见，极力主战。老佛又转其意旨，信任拳民。而袁、许竟敢于此时上奏，其识见虽误，而胆力亦可佩也。李秉衡由汉口而来，现已简为督师大臣，在太后前，毅然自任，必能攻毁使馆，并力言宗庙社稷决不至再受耻辱。今日予至澜公家，端王、李秉衡皆在座，正筹画再攻使馆之事，李主张由翰林院埋地雷以轰毁之。李曾以此策进言于太后，请仿前毁法国教堂之法，用地雷轰之，洋人必然纷乱，即可乘机而克之。老佛阅袁、许之奏，言曰："此皆有胆之人。许景澄且不说他。袁昶在戊戌年曾以康有为之阴谋奏予知之，此人甚好。但今不当执其固执之见，扰乱予怀，朝廷自有权衡，岂彼等所能越俎代谋耶？但予亦不罪之。"乃命传旨申饬，勿得再行渎奏，以扰圣衷。

七月初三日。自李秉衡到京，老佛甚为信任。昨日李与刚毅查出前擅改谕旨之人，即将太后寄各省谕旨之中凡"杀"字皆改为"保护"字者，乃袁昶、许景澄二人所为。刚毅告予，太后闻知此事，大怒曰："他们胆敢擅改谕旨，如赵高之所为，应治以车裂之刑！"命传谕立斩之。谕中未言及擅改谕旨之事，因关于朝廷之威信也。但言二人在廷抗争，袒庇外人，遂于今早处决。恩铭曾往观之。袁昶为人极好，予闻其结局如此，为之凄然。若许景澄，则予曾与彼在内阁同事，认识其人，向不重之，其声名亦颇劣。行刑之时，袁神色自若，言曰："予唯望不久重见天日，消灭僭妄。"盖谓端王专横凶僭，蒙蔽太后之聪明也。澜公监刑，怒斥之曰："汝为奸臣，不许多言！"袁毫无畏惧，仍大言曰："予死而无罪，汝辈狂愚，乱谋祸国，罪乃当死也！予名将长留于天壤，受后人之爱敬。"又转谓许景澄曰："不久即相见于地下，人死如归家耳。"澜公欲前击之，行刑者立下其刃。

七月初八日。予与长男大闹。彼偷予银不少，予知而责之。其答言狂悖已极，谓予受国厚恩，今日国事危亟，理应自尽以报国。李秉衡带兵赴前敌以御夷人。李在京，曾奏劾荣禄，老佛留中不发。皇帝对荣禄称其尽职。荣禄答言以二年前之事言之，已亏臣道，永不望邀帝之恩。

七月十一日。老佛命荣禄筹画护送洋人至津，以阻联军之前进。数日之前，予曾闻某人令启秀函致使馆，请各使至总理衙门商议，勿带卫队，盖欲诱其离馆，尽杀之于路中也。启秀自谓得计，但连去数函，各使皆不敢轻身而来。且一面致函邀请，一面又数往攻击。有一洋人半露其体，在崇文门大街逢人叩首，即对于挑脚之夫，亦叩头请其饶命，讨钱数枚，自云不久即须被杀，但从未做坏事。荣禄所用之人将其带归，荣禄不杀而放之，此洋人之所以难平也。

七月十五日。消息不佳，裕禄之兵大败，洋人节节逼近，老佛意欲巡幸热河。荣禄力谏，言即洋兵进城，亦不可离京。澜公不信洋兵能来，闻人言，即讥笑之。但有一事尚好，即洋兵虽入城，亦不致劫杀也。四十年前之事，予尚忆之甚清，其时都城虽破，予仍安居未动，亦无一洋人来予家骚扰者，但得粮食稍难。洋兵驻于城外，不甚入城，予等亦未受其害。

七月十六日。予老同事立山住屋邻于法国教堂，有人言彼挖一地道，以接济洋人之食物。端王将其拿交刑部，太后并不知之也。尚有徐用仪、联元二人，亦均送刑部监。徐用仪前不赞成立大阿哥，端王深恨之。联元被执之故，则由于某人谓其与袁昶交好也。此三人皆于今晨杀之。徐用仪年纪较予大，今年七十九岁，真可怜。彼虽闻太后不知此事，皆由端王矫擅，亦无怨叹之词。临刑之时，但曰："彼僭妄者，岂能久存？予死于洋人未入京之前，乃所甚愿也。"二满人之被杀，如为太后所知，必大怒。立山乃荣禄之老友。山西有一刘将官来京，今晨入见，在太后前言：三日内必可将使馆攻克。使馆一破，联军闻之必惊惧而不敢进矣。今正起手猛攻，义和团无用已极，予早言其不能作一事。

七月十八日。洋人愈逼愈近，裕禄之兵在北仓、杨村、蔡村等地，大败三次，裕禄逃匿一棺材店，既而自杀。李秉衡于十四日到河西，务用尽心力，以收集军队。而张春发、陈泽霖二人均不愿战，李遂仰药以死。荣禄入宫，报此消息于太后，君臣相对而泣，皆诸王公及拳匪所酿之祸，使吾国家至于此也。荣禄乃极聪明之人，至此并不表曝己之先见。老佛言，出走不如殉国，并令皇帝亦殉之。荣禄恳请太后听彼之言，留京，下一上谕，将端王等斩首，以正其矫擅之罪，而明朝廷之本心。但太后仍希望拳民之法术可救北京，故仍猛攻使馆。今日召见荣禄八次，召见端王五次，其余军机，皆默然不发一言。

二十日。下午五钟，通州陷，洋兵将至京。今日召

见军机五次于宁寿宫。老佛将避往张家口。申时，澜公匆匆入宫，不俟通报，呼曰："老佛，洋鬼子来了！"刚毅随至，言有兵一大队，驻扎天坛附近。太后曰："恐怕是我们的回勇，从甘肃来的。"刚毅曰："不是，是外国鬼子。请老佛即刻出走。不然，他们就要来杀了。"夜半，复召见军机，唯刚毅、赵舒翘、王文韶三人在前。老佛曰："他们到那里去了？想都跑回家去了，丢下我们母子二人不管。无论有什么事，你们三人必要跟随我走。"又谓王文韶曰："你年纪太大了，我不忍叫你受此辛苦，你随后赶来罢。"又谓刚毅、赵舒翘曰："你们两人会骑马，应该随我走，沿路照顾，一刻也不能离开。"王文韶答曰："臣当尽力赶上。"皇帝忽若惊醒，谓王曰："是的，你总快快尽力赶上罢。"两宫究于何时离宫，则予不甚清悉。此时荣禄正极力收集军队，不及入见。

二十一日。文年告予，老佛寅时即起，只睡一个时辰耳。匆匆装饰，穿一蓝布衣服，如乡间农妇，盖太后先预备者；梳一汉头，此太后生平第一次也。太后曰："谁料今天到这样地步。"用三辆平常骡车带进宫中，车夫亦无官帽，妃嫔等皆于三点半钟齐集。太后先下一谕，此刻一人不令随行。珍妃向与太后反对者，此时亦随众来集，胆敢进言于太后，谓皇帝应该留京。太后不发一言，立即大声谓太监曰："把他扔在井里去！"皇帝哀痛已极，跪下恳求。太后怒曰："起来！这不是讲情的时候，让他就死罢，好惩戒那不孝的孩子们。并教那鸱枭看看，他到羽毛丰满的时候，就啄他母的眼睛。"李莲英等遂将珍妃推于宁寿宫外之大井中。皇帝悲愤之极，至于战栗。太后曰："上你的车子，把帘子放下，免得有人认识。"皇帝穿蓝纱长袍，蓝布裤。老佛又传谕溥伦曰："你挂皇帝车沿，好招呼。我坐的那辆车，教溥儁挂沿。"谓李莲英曰："我知道你不大会骑马，总要尽力赶上，跟我走。"当此危急之时，唯老佛一人心神不乱，指挥一切。又谓车夫曰："尽力赶，要有洋鬼子拦阻，你不要说话，我跟他说。我们是乡下苦人，逃回家去。我们此时先到颐和园。"于是两宫遂启程，出宫北门（即神武门。）而去。动身时，宫中妃嫔皆跪送，恭祝太后、皇上万寿。仅有军机大臣三人乘马随行，其余百官皆奉谕往颐和园会集。予邻居文年曾恭送一程，见圣驾至德胜门，但人山人海，致城门几拥挤不能行矣。申正，圣驾于辰正至湖，老佛用茶膳少坐，先由庆邸派员前往朝阳门，向倭寇悬止战之旗，后将城门辟开，由倭兵拥挤而入。圣驾幸湖之际，恩铭正在彼值班，两宫蒙尘而至，致无人敢认，果然系老佛否？但一见慈颜，似有不悦之状，立时开辟左门，将车赶进。于用膳之后，即行传谕：凡园中珍宝，悉送往热河。又差一太监回京告知皇后，速即将宫中财物珍宝均埋藏于宁寿宫院中。端王、庆王、那王、肃王皆于颐和园随驾，此外有公贝勒等数人，大员吴汝梅、溥兴二人，各部堂官约十二人，军机章京三人，由马玉昆提督带兵一千护送，往张家口。又有端王所带之虎神营旗兵数百人，乃曾攻使馆而无功者也。荣禄仍极力收集军队。闻予老友军机大臣徐桐自缢而死，全家妇女十八人，亦皆缢死，真忠臣也。此时耳中所闻，皆系悲惨之事。满洲之骄子，今落此可怜之结局。醇王聘妻，将于下月成婚者，亦全家自尽，可哀也。老佛一生，此为第二次避敌出走，亦如周幽王被犬戎之难，蒙尘于外。此次之败，盖由南方诸省不肯同心合力也。端王存排汉之见，最为悖谬。孔子曰："小不忍则乱大谋。"荣禄之识见，究竟不错，拳民法术，如小孩胡闹，毫无所用。嗟乎！回首往日，盛时难再矣！予妻及家中妇女，执其愚昧之见，欲吞烟自尽，予亦不能阻之，然予无此拙见。外国强盗，虽已在城中抢劫，必不能知予藏金之所在。予虽老耄，将留此不动。恩珠自昨日起，即不知其何往。奴仆星散，至无人为予治晚餐。

《景善日记》至此而止，此老人即于是夜，为其长子所杀，其家中妇女均吞烟自尽。

光绪帝朱笔上谕，立端王子大阿哥为继承皇位之人，下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今录于下：

朕冲龄入承大统，仰承皇太后垂帘训政，殷勤教诲，巨细无遗。迨亲政后，正际时艰，亟思振奋图治，敬报慈恩，即以仰副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乃自上年以来，气体违和，庶政殷繁，时虞丛脞。惟念宗社至重，前已吁恳皇太后训政。一年有余，朕躬总未康复，郊坛宗庙诸大祀，不克亲行。值兹时事艰难，仰见深宫宵旰忧劳，不遑暇逸，抚躬循省，寝食难安。敬溯祖宗缔造之艰难，深恐勿克负荷。且入继之初，曾奉皇太后懿旨，俟朕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统系所关，至为重大。忧思及此，无地自容，诸病何能望愈！用再叩恳圣慈，就近于宗室中慎简贤良，为穆宗毅皇帝立嗣，以为将来大统之畀。再四恳求，始蒙俯允，以多罗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继承穆宗毅皇帝为子。钦承懿旨，欣幸莫名。谨敬仰遵慈训，封载漪之子为皇子，将此通谕知之。

如此伤心之文，为历史所仅见。谕中不独甘心引退，且以其刑明告于众也，而尤不得不谢圣母之恩。夫太后徒以一念之私，遂不惜加害于帝身，以期达其志，亦云忍矣。下奏乃京中都察院上西安行在者，言安海被捉之事，即杀德使男爵克林德之人也，阅之可知京中权贵当日对于拳民排外之感情。且彼等尊重太后之心，败犹不减，而中国官吏之所谓勇敢，亦可见焉（此折留中未发，抄慈禧亦未加批，乃西安随扈之一官送登于上海报馆者）。其奏略曰：日本人所雇侦探，在日军领地当铺之内查得一表，有克林德图记，当铺主人言此乃满人名安海者所当。此人住内城本店内。侦探名为得洛，本旗营定字第八队之书记，查得此事，即报告于日人。立派人往车站内，以二三人先入内，立院中，问曰"安海在此住否？"有一人答曰："予即安海。"乃立时拘去。审问之时，安海神宁镇定，毫无畏惧。问官问曰："德国公使，是否为汝所杀？"安海答曰："我奉长官命令，遇外国人即杀之。我本一兵，只知服从长官命令。有一日，我带领二三十人，在街上见一外国人坐轿而

来。我立于旁，对准外国人放一枪，轿夫立时逃走。我将外国人拖出，已死，其胸前有一表，我即取之。同事中有得其手枪者，有得其戒指者。我万不料因此表犯案。但我因杀国仇而死，心中甚乐。汝等即杀予以偿命可也。"翻译又问曰："你那天是否醉了？"安海笑答曰："酒乃最好之物。我平常每次可饮四五斤，但那天实未饮一杯。你怕我要倚酒希图减罪吗？"安海真一忠勇之人，侃侃不惧，观者皆为动容，觉中国军中尚有英雄也。次日即交于德人，在克林德被杀之地杀之。臣等思此事，理当奏闻：安海为国而死，当邀皇太后、皇上之悯惜，加以荣典，谨此具奏。

西巡回銮始末记

[清]佚　名撰　王　伟　党明德整理

《西巡回銮始末记》六卷，撰著者不详。原署"日本横滨吉田太郎口译，大清吴郡泳楼主人笔述"，显为托名。本书记载义和团兴起、八国联军的入侵、西太后与光绪帝西逃、清廷与洋人妥协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全书主线为西太后等西逃和返京的经过，故名。史料价值极高，辑录当时谕旨、邸报和当事人口述等多种原始资料。其所辑录的谕旨、国书等，与官方《东华录》中所录者文字颇不一致，反映出较多的历史实情。有光绪二十八年石印本，民国时收入《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中，后又有《中国野史集成》影印本等。现据《丛书》本标点整理。

卷　一

上　谕

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上谕

各省乡民设团自卫，保护身家，本古人守望相助之谊，果能安分守法，原可听其自便。但恐其间良莠不齐，或藉端与教民为难，不知朝廷一视同仁，无分畛域。该民人等所当仰体此意，无得怀私逞忿，致启衅端，自干咎戾。着各该督抚严饬地方官随时剀切晓谕，务使各循本业，永久相安，庶无负谆谆诰诫之意。钦此。

五月初二日上谕

迩来近畿一带，乡民练习拳勇，良莠错出，深恐别滋事端，迭经谕令京外各衙门严行禁止。近闻乡民中，多有游勇会匪溷迹其间，借端肆扰，甚至戕杀武员，烧毁电杆铁路。似此愍不畏法，其与乱民何异？着派出之统兵大员，及地方文武，迅即严拿首要，解散胁从。傥敢列仗抗拒，应即相机剿办，以昭炯戒。现在人心浮动，遇事生风，凡有教堂教民地方，均应实力保护，俾获安全而弭祸变。钦此。

五月初十日上谕

西教流传中国，历有年所，该教士无非劝人为善，而教民等人从无恃教滋事，故尔民教均各相安，各行其道。近来各省教堂林立，教民繁多，遂有不逞之徒，溷迹其间，教士亦难遍查优劣，而该匪徒藉入教为名，欺压平民，武断乡里，谅亦非该教士所愿。至义和拳会，在嘉庆年间，亦曾例禁，近因其练艺保身，守护乡里，并未滋生事端，是以前降谕旨，着令各地方官妥为弹压；无论其会不会，无论其匪不匪，如有藉端滋事，极应严拿惩办。是教民，拳民，均为国家赤子，朝廷一视同仁，不分教会；即有民教因案涉讼，亦曾谕令各地方官持平办理。乃近来各府厅州县积习相沿，因循玩误，平日既未能联属教士，又不能体恤民情，遇有民教涉讼，未能悉心考察，妥为办理，致使积怨已深，民教互仇。遂有拳民以仇教为名，倡立团会；再有奸民会匪附入其中，藉端滋扰，拆毁铁路，焚烧教堂。至铁路原系国家所造，教堂亦系教士教民所居，岂得任意焚毁！是该团等，直与国家为难，实出情理之外！昨已简派顺天府府尹兼军机大臣赵舒翘前往，宣布晓谕该团民等，应即遵奉一齐解散，各安生业。倘有奸民会匪，从中怂恿煽惑，希图扰害地方，该团民即行交出首要，按律惩办。若再执迷不悟，即系乱民，一经大兵剿捕，势必父母妻子离散，家败人亡，仍负不忠不孝之名。后悔何及！朝廷深为吾民惜也。经此次宣谕之后，如仍不悛，即著大学士荣禄分饬董福祥，宋庆，马玉昆等，各率所部，实力剿捕，仍以分别首从，解散胁从为要。至派出队伍，原所以卫民；近闻直隶所派之军，不但未能保护弹压，且有骚扰地方情事。即著直隶总督裕禄严行查办，并着裕禄派员查访，倘有不肖营哨各官不能严束勇丁，即以军法从事，决不宽贷！此旨即着刊刻誊黄，遍行晓谕军民人等一体知之。钦此。

同日上谕

前因近畿一带，拳民藉端滋事，人心浮动，迭经谕

令，严行查办。近来京城地面，往往有无籍之徒，三五成群，执持刀械，游行街市，聚散无常。若不亟行严禁，实属不成事体！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均有缉捕匪徒稽查地方之责，岂容此辈麕聚辇毂，纷纷扰扰，摇惑人心！除谕饬管理神机营，虎神营，王大臣等，将所部弁兵全行驻广，并遣马步队伍各按地面昼夜梭巡，倘有匪徒聚众生事，即行拿办外，并责成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严饬该管员弁兵役人等，各分汛地，严密巡查。遇有形迹可疑及结党械持造言生事之人，立即严拿惩办，毋稍疏懈，以遏乱萌而靖地方。钦此。

五月十四日上谕

廖寿恒，着毋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钦此。

同日上谕

端郡王载漪，着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礼部尚书启秀，工部右侍郎溥兴，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那桐，均着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上行走。现在时事艰难，该王大臣等务当实心任事！钦此。

五月十七日上谕

十五日永定门外，有日本书记官杉山彬被匪徒杀害之事，闻之实深惋惜。邻国客卿，本应随时保护，今匪徒蜂起，尤宜加意严防。迭经谕令各地方官，着派巡缉密为保护，奚止三令五申！乃辇毂之地，竟有日本书记被害之事！该地方文武，既不预为防范，凶犯亦未拿获，实属不成事体！着各该衙门上紧勒限严拿凶犯，务获尽法惩治。倘逾限不获，定行严加惩处。钦此。

同日上谕

近来畿辅一带，拳匪滋事，扰及京城地方。迭经明降谕旨，晓谕解散，并饬下京营及近畿各军各分派严为防范。乃近日焚杀之案，仍复层见迭出。奸匪造作谣言，仇视教民，波及良善，于朝廷禁令视若弁髦。无论结党横行，戕杀有据，即使伪托良民，不遵劝谕，问自来立国之道，果有纵容乱民而以自图者乎？况现经查访，拳民结党，实有游勇会匪混迹其间，肆行抢劫。昨日谕令刚毅，赵舒翘等，前赴良乡，涿州等处，宣布朝廷德意。各该处安分拳民，业已具结毁棚，相率解散。足见各处毁杀之案，类系奸匪所为。朝廷不论其滋事与否，以为良莠之别，此等匪徒亟宜严加惩办，不容稍事姑息。著宋庆督饬马玉昆刻日带队驰赴近畿一带，沿途实力剿捕。仍着严拿首犯，解散胁从为要义。至派出各营，务宜严申纪律，不准藉端滋扰，以清奸宄而安良善。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十九日上谕

昨因拳匪滋扰京城，曾饬令步军统领衙门严拿首要，认真梭巡。前拿获造言生事喧喊惑众之犯，业经交刑部正法。乃昨日夜间，城内各处焚毁如旧，且有奸宄从中煽惑，竟敢明目张胆，沿途喊杀，持械寻仇，间有杀害情事。官兵任其猖獗，城门由其出入，人心日多数惊，居民不得安业。辇毂之下，扰乱至此，若再不严行惩办，为祸不堪设想。着步军统领严饬各地方官兵，并着神机营，虎神营，各派马步队伍，添派武卫中军弁兵，会同弹压，加意梭巡；遇有持械喊杀之犯，立即拿获，送交提督衙门，即行正法。并着勒限将首要各犯迅即严拿，不准再事姑息。其仅止附和胁从之犯，应饬令刻即解散，递解出城。城内设立坛棚，应尽行拆去。并派载瀛，奕功，溥良，载卓巡查街巷，遇有队伍缉捕不力，随时稽查参办。至各城门启闭出入，尤宜加意慎重。着派崇勋，祥普，澧深，伊立布，克蒙额，英信，松鹤，色普征额，德云分驻九门，监查启闭出入，九城以外，着五城御史一体认真查办，责成中城御史陈璧倡率办理。并着派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贝勒载濂，大学士荣禄，督饬派出各员及马步各兵，地方文武，实力遵行。倘有疏懈坐误，即行据实严参。钦此。

上　谕

李鸿章着迅速来京。两广总督着德寿兼署。袁世凯着酌带所部迅速来京。如胶奥地方紧要，该抚不克分身，着拣派得力将领统带来京。此旨着裕禄分别转电李鸿章，袁世凯，毋稍迟误。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钦此。

上　谕

近因民教寻仇，匪徒乘机烧抢，京城内外扰乱已极。着各直省督抚迅速挑选马步队伍，就地方兵力饷力，酌派得力将弁统带数营星夜赴京师听候调用。根本之地情形急迫，勿得刻延。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钦此。

上　谕

近因民教寻仇，讹言四起，匪徒乘乱烧抢迭出。所有各国使馆，理应认真保护，着荣禄迅速派武卫中军得力队伍，即日前往东交民巷一带，将各使馆实力保卫，不得稍有疏虞。如使馆眷属人等，有愿暂行赴津，原应沿途一体保护，惟有铁路未通，若由陆遄行，防护恐难周妥。应仍照常安居，俟铁路修复，再行查看情形，分别办理。钦此。

上　谕

现在各国业经开衅，京师戒严，所有城守事宜，即应妥为筹备。着派载勋，载濂，督饬八旗满蒙汉骁骑营官兵严密防守。并派都统裕德，广忠，符珍，敬信，恩佑，贵恒，副都统芬车，希朗阿等八员，各按段落昼夜梭巡。均归载勋节制。勿得稍有疏虞。钦此。

五月二十四日上谕

近日京城内外，拳民仇教，与洋人为敌，教堂教民

连日焚杀，蔓延太甚，剿抚两难。洋兵麕聚津沽，中外衅端已成，将成如何收拾，殊难逆料。各省督抚，受国厚恩，谊同休戚，事局至此，当无不竭力图报者。应各就本省情形，通盘筹画于选将，练兵，筹饷三大端。如何保守疆土，不使外人逞志，如何接济京师，不使朝廷坐困；事事均求实际。沿江沿海各省，彼族觊觎已久，尤关紧要。若再迟疑观望，坐误事机，必至国势日蹙，大局何堪设想？是在各督抚互相劝勉，联络一气，共挽危局。时势紧迫，企盼之至！将此由六百里加紧通谕知之。钦此。

五月二十九日旨

李鸿章，李秉衡等各电均悉。此次之变，事机杂出，均非意料所及。朝廷慎重邦交，从不肯轻于开衅。奏称中外强弱情形，亦不待智者而后知。团民在辇毂之下，仇教焚杀，正在剿抚两难之际，而二十日各国兵舰已在津力索大沽炮台，限二十一日二点钟交付。罗荣光未肯应允，次日，彼即开炮轰击，罗荣光不得不开炮还击。相持竟日，遂至不守，非衅自我开。现在兵民交愤，在京各使馆势甚危迫，我仍尽力保护。此都中近日情形也。大局安危正难逆料，尔沿海沿江各督抚惟当凛遵迭次谕旨，各尽其职之所当为，相机审势，竭力办理，是为至要！钦此。

五月二十八日上谕

裕禄奏称洋人肇衅，骤起兵端，连日接仗获胜一折，览奏实深嘉慰。我朝与各国和好有年，乃因民教相仇之故，竟至决裂，恃其坚甲利兵攻我大沽口炮台，又由紫竹林分路出战。经裕禄四处分派，复经义民竭力相助，以血肉之躯，与枪炮相搏。廿一二等日，击坏兵船两只，杀敌不少。众志成城，民心既固，兵气亦扬。所有助战之义和团人民，不用国家一兵，不糜国家一饷，甚至髫龄童子执干戈以卫社稷者，皆仰托祖宗之照鉴，神圣之护持，使该民万众一心。即此义勇，先行传旨嘉奖；候事定后，再行加恩。为团民者，惟当同心戮力御侮，效力始终无懈，朕实有厚望焉！钦此。

六月初一日上谕

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之道。迨道光咸丰年间，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中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如所请。初亦就我范围，遵我约束，乃近数年凭陵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肆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怨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毁教堂，屠杀教士所由来也。朝廷仍不肯开衅，仍如前保护，诚恐伤吾人民。故再降旨申明，保护使馆，抚恤教民，解释夙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公然有教士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喝，意在肆其披猖，震动我畿辅。平日交邻之道，初未尝失礼，乃自称教化之国，竟无礼横行，将恃其兵坚器利，自取决裂如此！朕临御二十余年，待百姓如爱子，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只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所无。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成，贻羞万古，何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甚至五尺童子，人人执干戈而卫社稷。彼恃诈谋，我恃天理；彼恃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义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摧翦彼凶，以张我国之势？其有同心敌忾，临阵冲锋，抑或尚义捐资，以助军饷，朝廷不惜破格加赏；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诿，甘心从逆，竟为汉奸，朕即刻加诛，决不宽贷。大小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实有厚望焉。钦此。

上　谕

义和团民纷集京师及天津一带地方，未便无所统属。着派庄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统率。并派左翼总兵英年，右翼总兵英者，署右翼总兵载澜，会同办理。即补参领文瑞着派为翼长。诸团众努力王家，同仇敌忾，总期众志成城，始终勿懈，是为至要！钦此。

上　谕

现在中外失和，需用浩繁，库储支绌，所有各省应解各项京饷，着即迅速筹拨解京。海道不通，票号停歇，应拣派练事之员，由陆路趱程赶解。行抵近畿，探明道路情形，妥慎管解前进，毋稍贻误。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钦此。

六月初三日旨

此次中外开衅其间事机纷凑，处处不顺，均非意计所及。该大臣等远隔重洋，无由深悉情形，即不能向各外部切实声明，达知中国本意。特为该大臣等缕悉言之。先是直东两省有一种乱民各就村落练习拳棒，杂以神怪。地方官失于觉察，遂致相煽成风。旬月之间，几于遍地皆是，甚至沿及京城，亦皆视若神奇，翕然附和。遂有桀黠之徒，倡为仇教之说。五月中旬，猝然发难，焚烧教堂，戕杀教民，阖城汹汹，势不可遏。当风闻初起之时，各国请调洋兵到京保护使馆。朝廷以时势颇迫，慨允破格许之。各国通计到京洋兵不下五百人，此中国慎重邦交之明证也。各国在京使馆，平日与地方尚属无怨无德；而自洋兵入城以后，本能专事护馆，或有时上城放枪，或有时四出巡街，以致屡有放枪伤人之事，甚或任意游行，几欲阑入东华门，被阻始止。于是兵民交愤，异口同声。匪徒乘隙横行，烧杀教民，益无忌惮。各国遂添调洋兵，中途为乱党截杀，迄不能前。盖此时直东两省之乱党已豁成一片，不可开交矣。朝廷非不欲将此种乱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间，操之太

蹙，深恐各使馆保护不及，激成大祸，亦恐直东两省同时举事，将两省教士教民使无遗类，所以不能不踌躇审顾者以此。尔时不得已，乃有令各使臣暂避至津之事。正在彼此商议间，突有德使克林德晨赴总署，途中被乱民伤害之案。德使盖先日函约赴署，该署因路途扰乱，未允如期候晤者也。自出此案，乱民皆成骑虎之势，并护送使臣赴津之举，亦不便轻率从事矣。惟有饬保护使馆之兵，严益加严，以防仓猝。不料五月二十日，即有大沽海口洋员面见守台提督罗荣光索让炮台之事，谓如不允，便当于明日两点钟用力占据。罗荣光职守所在，岂敢允让？乃至日果先开炮击台。相持竟日，遂至不守自此兵端已启，却非衅自我开。且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以与各国开衅。此意当为各国所深谅。以上委曲情形，及中国万不得已而作此因应之处，该大臣等各将此旨详细向各外部切实声明，达知中国本意。现仍严饬带兵官照常保护使馆，惟力是视。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惩办。各该大臣在各国遇有交涉事宜，仍照常办理，不得稍存观望，将此各电谕知之。钦此。

六月初三日上谕

李鸿章等奉谕暂行停还洋款，据实核计，请旨遵行一折。据称洋款若停，牵动内地厘金，亦碍小民生计，转于饷需有害，京饷及北上诸军饷项无从接济等语。初议停还洋款，原因凑解军需起见，倘各海关如常收税，内地厘金亦不短绌。即着照所议查照成案，按期解还归款，用昭大信。将此谕知户部，并由六百里谕令袁世凯，即着该抚转电李鸿章，刘坤一等知之。原折着抄给阅看。钦此。

初八日上谕

前因近畿民教滋事，激成中外兵端，各国使臣在京，理应一律保护。迭经总理衙门王大臣致函慰问，并以京城人心未靖，防范难周，与各使臣商议，派兵护送前往天津暂避，以免惊恐。即着大学士荣禄预行遴派妥实文武大员，带同得力兵队，俟该使臣定期何日出京，沿途妥为保护。倘有匪徒窥伺，抢掠寻事，即行剿击，不得稍有疏虞。各使臣未出京以前，如有通信本国之处，但系明电，即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速为办理，毋稍延搁，用示朝廷怀柔远人，坦怀相与之至意。钦此。

十三日上谕

此次中外启衅，各国不无误会，中国地方官亦有办理不善之处。兵连祸结，有乖夙好，终非全球之福。着授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即日电商各国外部，先行停战。仍将应行议结事宜，分别妥商。请旨遵行。钦此。

十六日上谕

现在北方衅事，各直省军务倥偬，所有本年恩科乡试如果展缓数月，未始不可举行。第恐天气渐寒，各士子殊形劳苦，且各省放榜过迟，于舟车亦多窒碍。着即展缓至明年三月初八日乡试，八月初八日会试，以示体恤。各省已放正副考官，即着回京供职。至庚子正科乡试，及次年会试，并着按照年分以次递推。礼部知道。钦此。

二十一日上谕

此次中外肇衅，起于民教之相閧，嗣因大沽炮台被占，以致激成兵端。朝廷谊重邦交，仍不肯轻于决绝，迭经明白谕旨保护使馆，并谕各省保护教士。现在兵事未弭，各国商民在中国者甚多，均应一律保护。着该将军督抚查明各国洋商教士在通商各埠及各府州县者，按照条约一体认真保护，不得稍有疏虞。上月日本书记杉山彬被戕，正深骇异，乃未几复有德国公使被害之事。该公使驻京办理交涉，遽遭伤害，惋惜尤深。应仍严饬勒拿凶手，务获究办。所有此次天津开战后，除因战事外，其因乱无故被害之洋人教士等，及损失物产，着顺天府直隶总督饬属分别查明，听候汇案核办。至近日各处土匪乱民焚毁劫掠，扰害良民，实属不成事体。着该督抚及各统兵大员查明实在情形，相机剿办，以靖乱源。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同日上谕

裕禄等奏津郡失陷，请治罪各折片。裕禄着革职留任。宋庆着交部议处。余着照所议办理。钦此。

同日上谕

中外开衅以来，我皇太后迭次颁发内帑，遍给将士义团。慈恩优渥，有加无已。当此时局艰危，尔将士等必当感激图报，共建殊勋。其有奋勇力战，杀敌致果者，定予以不次之赏。如有临阵退缩，畏葸不前者，即在军前正法，并将统兵严治其罪。现在大沽炮台已被洋人占据，着裕禄督饬罗荣光等各营并义和团民迅图恢复，毋稍迁延。至行军以纪律为先，各营弁兵，如有抢掠财物，骚扰地方等情，除将滋事弁兵就地正法外，并将该管营哨各官以军法从事。徜统带各员不能严加约束，亦必一并从严治罪。勿谓言之不预也。钦此。

上　谕

昨已将团民仇教，剿抚两难，及战衅由各国先开各情形，谕李鸿章，李秉衡，刘坤一，张之洞等矣。尔各督抚度势量力，不欲轻构外衅，诚老成谋国之道。无如此次义和团民之起，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遍，其众不下十数万，自民兵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合徐图挽救。奏称信其邪术以保国，似不谅朝廷万不得已之苦衷。尔各督抚知内乱如此之急，必有寝食难安，奔走不遑者，安肯作一面语耶？此乃天时人事，相激相随，遂致如此。尔各督抚勿再迟疑观望，迅速筹兵，筹饷，力保疆土。如有疏失，惟各督抚是问。将此

电谕各督抚知之。钦此。

上 谕

袁世凯代奏善联,许应骙请保卫使臣各折片。春秋之义不戮行人,朝廷办法,亦岂有纵令兵民迁怒使臣之理?一月以来,除德使被乱民戕害,现在严行查办外,其余各国使臣,朝廷苦心保护,幸各无恙,着即知照。钦此。

上 谕

现在天津失陷,京师戒严,断无不战而和之理。惟春秋之义,不斩行人,一月以来,除德使被乱民戕害,现在严行查办外,其余各国使臣,朝廷几费经营,苦心保护,均各无恙。但恐各督抚误会意旨,以保护为议和之地,竟置战守事宜于不顾,是自弛藩篱,后患更不堪设想。着沿江沿海各省督抚,振刷精神,于一切战守事宜,赶紧次第筹办。倘竟漫无布置,万一疆土有失,定惟该督抚是问。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钦此。

上 谕

前因兵勇改练洋操,以至服饰一切,均用洋式,贻误匪浅,当经谕令各省,一律仍归旧制。惟恐各省或因改练业已成军,惮于纷更,仍沿用洋装洋号,将来必致为害。着再申谕各路统兵大臣,务即悉数更换,统归中国旧日兵勇服饰,是为至要。钦此。

上 谕

直隶总督着李鸿章调补,并兼充北洋大臣。现在天津防务紧要,李鸿章未到任以前,仍责成裕禄会同宋庆妥筹办理,不得因简放有人,稍涉诿卸。钦此。

上 谕

统带武卫前军直隶提督聂士成,从前著有战功,训练士卒,亦尚有方。乃此次办理防剿,种种失宜,屡被参劾,实属有负委任。昨降旨将该提督革职留任,以观后效。朝廷曲予矜全,望其力图振作,藉续前愆;讵意竟于本月十三日督战阵亡。多年讲求洋操,原期杀敌致果,乃竟不堪一试,言之殊堪痛恨!姑念该提督亲临前敌,为国捐躯,尚非退葸者比。着开复处分照提督阵亡例赐恤,用示朝廷格外施恩,策励戎行之至意。钦此。

上 谕

刘坤一奏筹办防务情形一折,所称江海要隘及沿江港汊布置情形,及防守内地兼护运道等项,办法均尚周密。即着照所拟迅速办理。但敌谋叵测,该督务当随时激励将士,加意严防。倘有敌人侵犯,即行奋勇堵击,力挫凶锋,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钦此。

上 谕

义和团民为国宣力,人数既众,良莠不齐,甚且有意寻仇,肆行无忌。本月竟有伪义和团戕杀副都统庆恒家属一案。当经该统率王大臣查明,将该伪义和团正法五人。乃闻尚有人哓哓不已,竟将庆恒凌虐至死,殊属不知法纪。着该王大臣确切查明,务将真正义和团□□□□□□□□□□□。其有匪徒假托义和团之名,寻衅焚杀,着照土匪之例,即行严办。经此次淘汰后,义和团之真心向善者,益当爱惜声名,同心御侮,其伪托之匪徒,自无所逃于显典。从此泾渭攸分,当亦该团之所深愿也。钦此。

上 谕

刘坤一等奏相机审势,妥筹办法一折。朝廷本意,原不欲轻开边衅,曾致书各国,并电谕各疆臣,复屡次明降谕旨,以保护使臣及各口岸商民,为尽其在我之责,与该督等意见正复相同。现幸各国使臣除克林德外,余均平安无恙。日前并给各使馆蔬果食物,以示体恤。如各国恃其兵力,进犯各省,自应保守疆土,竭力抵御。即使目前相安无事,亦应严密筹备,以防意外之变。惟总不欲兵衅自我而开。一面将坦怀相与之意,宣示各国使馆,共筹补救之方以维大局,不得轻听浮言,致多龃龉,是为至要。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钦此。

上 谕

团军与洋人为难情形,前曾叠谕李鸿章,张之洞,李秉衡等,会同筹议覆奏。兹据奏到,言兵衅万不可开,团军急宜剿除等语,诚老成谋国之道。无如此种团民京津一带,已不下十余万人,声势赫赫,誓与洋教为难,甚至宫禁前后,所在多有,剿之转恐患生不测,不若因而用之,尚可转危为安。此乃天时人事相迫而成,各督抚毋得再行观望,徒事委蛇。务须振刷精神,筹饷练兵,各保疆土。倘有疏虞,惟各督抚是问。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上 谕

现在中外正开战衅,直隶天津地方义和团民会同官军助战获胜,业经降旨嘉奖。此等义民所在多有,各督抚如能招集成团,藉御外侮,必能得力。如何办法,迅速复奏。沿海沿江各省,尤宜急办。将此由六百里加紧通谕知之。钦此。

七月二十六日上谕

我朝以忠厚开基,二百数十年,厚泽深仁,沦浃宇内。薄海臣民,各有尊君亲上,效死勿贰之义。是以荡平逆乱,海宇又安,皆赖我列祖列宗文谟武烈,超越前古,亦以累朝亲贤夹辅,用能宏济艰难。迨道光咸丰以后,渐滋外患,赖庙谟默运,卒能转危为安。朕以冲龄,

入承大统，仰禀圣母皇太后懿训，于祖宗家法恭俭仁恤诸大端，未敢稍有陨越，亦薄海臣民所共见共闻。不谓近日衅起，团教不和，变生仓猝，竟震惊九庙，慈舆播迁。自顾藐躬，负罪实甚。然祸乱之萌，匪伊朝夕。果使大小臣工有公忠体国之忱，无泄沓相安之习，何至一旦败坏若此！尔中外文武大小臣工，天良俱在，试念平日之受恩遇者安在，今见国家阽危若此，其将何以为心乎？知人不明，皆朕一人之罪。小民何辜？遭此涂炭，朕尚何所施其责备耶？朕为天下之主，不能为民捍患，即身殉社稷，亦复何所顾惜？敬念圣母春秋已高，岂敢有亏孝养？是以恭奉鸾舆，暂行巡幸太原。所幸就道以来，慈躬安健无恙，当可为天下臣民告慰。自今以往，斡旋危局，我君臣责无旁贷。其部院堂司各官，着分班速赴行在，以资整理庶务。各直省督抚，更宜整顿边防，力顾边圉。前据刘坤一，张之洞等奏沿海沿江各口商务照常如约保护，今仍应照议施行，以昭大信。其各省教民，良莠不齐，苟无聚众作乱情形，即属朝廷赤子，地方官仍宜一体抚绥，毋得歧视。要知国家设官，各有职守。不论大小京外文武，咸宜上念祖宗养士之恩，深维君辱臣死之义，卧薪尝胆，勿托空言，于一切用人，行政，筹饷，练兵，在在出以精心，视国事如家事，毋怙非而贻误公家，毋专己而轻排群议，涤虑洗心，匡予不逮。朕实不德，庶几不远而复天心之悔祸可期矣。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二十八日上谕

自来图治之原，必以明目达聪为要。此次内讧外侮，仓猝交乘，频年所全力经营者，毁于一旦。是知祸患之伏于隐微，为朕所不及察者多矣。惩前毖后，能不寒心！自今以往，凡有奏事之责者，于朕躬之过误，政事之阙失，民生之休戚，务当随时献替，直陈无隐。当此创重痛深之后，如犹恶闻诤论，喜近谗谀，朕虽薄德，自问当不至此。设平日未怀忠悃，临时漫摭浮词，甚或假公济私，巧为尝试，则尔诸臣之负朕实深。苟具天良，不应有此。所冀内外臣工，各矢忠忱，并支危局，庶几集思广益，用以祛弊扶衰。朕实惓惓有厚望焉。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八月十五日军机处廷寄

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会奏折片暨李鸿章初九日电奏同日览悉。七月二十一日之变，罪在朕躬，悔何可及！该大学士等与国同休戚，力图挽救，宗社有灵，实深鉴之。所陈各节，悉系目前最要机宜。庆亲王奕劻，计约初十日可以到京，本日复有旨加派荣禄会同办理。现在俄户部允为撤兵，是机有可乘，不可一误再误，该大学士应即驰赴天津，先行接印，仍即日进京会商各使，速迅开议。至罪己之诏，业于七月二十六日明降谕旨，播告天下，该大学士此时当已接到。自行剿匪一节，该大学士未到任以前，已责成廷雍认真办理，本日亦有明发谕旨矣。其余皆当照请施行。惟事有次第，不得不略分先后耳。朕恭奉慈舆，一路安善，现距太原两站，驻跸久暂，俟抵太原后体察情形再定进止。此次变起仓猝，该大学士此行，不特安危系之，抑且存亡系之，旋乾转坤，匪异人任，勉为其难，所厚望焉。此旨仍着端方转电李鸿章等知之。钦此。

八月十四日行在上谕

朕此次恭奉銮舆，暂幸太原，当经先后派出荣禄，徐桐，昆冈，崇礼，裕德，敬信，溥善，阿克丹，那桐，陈夔龙，充留京办事大臣，复令庆亲王奕劻回京会同李鸿章与各国议办一切事宜。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剿除不可。直隶地方，义和团蔓延尤甚。李鸿章未到任以前，廷雍责无旁贷。即着该护督督饬地方文武严行查办，务净根株。倘仍有结党横行，目无官长，甚至抗拒官兵者，即责成带兵官实力剿办，以清乱源而安氓庶。钦此。

上　谕

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伊古以来，代有兴革。即我朝列祖列宗因时立制，屡有异同，入关以后，已殊沈阳之时。嘉庆道光以来，岂尽雍正乾隆之旧？大抵法积则敝，法敝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自播迁以来，皇太后宵旰焦劳，朕尤痛自刻责，深念近数十年积习相仍，因循粉饰，以致成此大衅。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图富强。懿训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自戊戌以来，伪辨纵横，妄分新旧。康逆之祸，殆更甚于红拳，迄今海外逋逃，尚有以富有贵为等票，诱人谋逆，更藉保皇保种之奸言，为离间宫廷之计。殊不知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该逆等乘朕不豫，潜谋不轨。朕籲恳皇太后训政，乃拯朕于濒危而锄奸于一旦。实则翦除乱逆，皇太后不许更新；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执中以御，择善而从，母子一心，臣民共见。今者恭承慈命，一意振兴，严禁新旧之名，浑融之迹。查中国之弊，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藉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相往来，毫无实际；人才以下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祸天下者，在一例字。至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械器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居上宽，临下简，言必信，行必果。我往圣之遗训，即西人富强之始基。中国不此之务，徒学其一言，一话，一技，一能，而佐以瞻徇情面，自利身家之积习。舍其本原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

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再由朕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自幸太原，下诏求言，封章屡见，而今之言者率有两途：一则袭报馆之文章，一则拘书生之浅见。更相笑亦更相非，两囿于偏私不化；睹其利，未睹其害，一归于窒碍难行。新进讲富强，往往自迷始末；迂儒论正学，又往往不达事情。而中外臣工，当鉴斯二者，酌中发论，通变达权，务望精详，以俟甄择。惟是有治法，尤贵有治人。苟得其人，敝法无难于补救；苟失其人，徒法不能以自行。使不分别，人有百短，人有一长，以拘文牵义为率真，以奉行故事为合例，举宜兴宜革之事皆坐废于无形之中，而旅进旅退之员遂酿成一不治之疾。欲去此弊，慎始尤在慎终；欲竟其功，实心更宜实力。是又改弦更张以后，所当简任贤能，上下交儆者也。朕与皇太后，久蓄于中，事穷则变，安危强弱，全系于斯。倘再蹈因循敷衍之故辙，空言塞责，省事偷安，宪典具存，朕不能宥。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上　谕

京师自五月以来，拳匪倡乱，开衅友邦，现经奕劻，李鸿章，与各国使臣在京议和，大纲草约，业已画押。追思肇祸之始，实由诸王大臣昏谬无知，嚣张跋扈，深信邪术，挟制朝廷，于剿办团匪之谕，抗不遵行，反纵信拳匪，妄行攻战，以致邪焰大张。聚数万匪徒于肘腋之下，势不可遏，复主令卤莽将卒，围攻使馆，竟至数月之间。酿成奇祸，社稷阽危，陵庙震惊，地方蹂躏，生民涂炭。朕与皇太后，危险情形，不堪言状，至今痛心疾首，悲愤交深。是诸王大臣等，信邪纵匪，上危宗社，下祸黎元，自问当得何罪？前者两降谕旨，尚觉法轻情重，不足蔽辜，应再分别等差，加以惩处。已革庄亲王载勋，纵容拳匪围攻堂馆，擅出违约告示，又轻信匪言，枉杀多命，实属愚暴冥顽，著赐令自尽，派署左都御史葛宝华前往监视。已革端郡王载漪，倡率诸王贝勒轻信拳匪，妄言主战，致肇衅端，罪实难辞；降调辅国公载澜，随同载勋妄出违约告示，咎亦应得，著革去爵职：惟念俱属懿亲，特予加恩，均著发往新疆，永远监禁，先行派员看管。已革巡抚毓贤，前在山东巡抚任内，妄信拳匪邪术，至京为之揄扬，以致诸王大臣受其煽惑，及在山西巡抚任内，复戕害教士教民多命，尤属昏谬凶残，罪魁祸首，前已遣发新疆，计行抵甘肃，著传旨即行正法，并派按察使何福堃监视行刑。前协办大学生吏部尚书刚毅，袒庇拳匪，酿成巨祸，并会出违约告示，本应置之重典，惟现已疾故，著追夺原官，即行革职留任。甘肃提督董福祥，统兵入卫，纪律不严，又不谙交涉，率意卤莽，虽围攻使馆系由该革王等指使，究难辞咎，本应重惩，姑念在甘肃素著劳绩，回汉悦服，格外从宽，著即行革职。降调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于载勋擅出违约告示曾经阻止，情尚可原，惟未能力争，究难辞咎，著加恩革职，定为斩监候罪名，革职留任。刑部尚书赵舒翘，平日尚无疾视外交之意，其查办拳匪，亦无庇纵之词，惟究属草率贻误，着加恩革职，定为斩监候罪名。英年，赵舒翘，均著先行在陕西省监禁。大学士徐桐，降调前四川总督李秉衡，均已殉难身故，惟贻人口实，均著革职，并将恤典撤销。经此次降旨以后，凡我友邦，当共谅拳匪肇祸，实由祸首激迫而成，决非朝廷本意。朕惩办祸首诸人，并无轻纵，即天下臣民，亦晓然于此案之关系重大也。钦此。

上　谕

本年五月间，拳匪倡乱，势日鸱张。朝廷以剿抚两难，迭次召见臣工，以期折衷一是。乃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正卿袁昶，经朕一再垂询，词意均涉两可，而首祸诸臣，遂乘机诬谄，交章参劾，以致身罹重辟。惟念徐用仪等，宣力有年，平日办理交涉亦能和衷，尚著劳绩，应即加恩，徐用仪，立山，许景澄，联元，袁昶，均着开复原官。该部知道。钦此。

上　谕

礼部尚书启秀，前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均着先行革职。着奕劻，李鸿章，查明所犯确据，即行奏明，从严惩办。钦此。

上　谕

本年夏间，拳匪构乱，开衅友邦，朕奉慈驾西巡，京师云扰。迭命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与各国使臣止兵议和。昨据奕劻等电呈各国和议十二款，大纲业已照允，仍电饬该全权大臣将详细节目悉心酌核，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既有悔祸之机，宜颁自责之诏，朝廷一切委曲难言之苦衷，不能不为尔天下臣民明谕之。此次拳教之祸，不知者咸疑国家纵庇匪徒，激成大变，殊不知五六月间屡诏剿拳保教，而乱民悍族，迫人于无可如何，既苦禁谕之俱穷，复愤存亡之莫保。迨至七月二十一日之变，朕与皇太后誓欲同殉社稷，上谢九庙之灵，乃当哀痛昏瞀之际，经王大臣等数人，勉强扶掖而出，于枪林炮雨中仓皇西狩。是慈躬惊险，宗社阽危，阛阓成墟，衣冠填壑，莫非拳匪所致，朝廷其尚护庇耶？夫拳匪之乱，与信拳匪者之作乱，均非无因而起。各国在中国传教，由来已久，民教争讼，地方官时有所偏：畏事者袒教虐民，沽名者庇民伤教。官无办法，民教之怨，愈结愈深。拳匪乘机，浸成大衅。由平日办理不善，以致一朝骤发，不可遏抑，是则地方官之咎也。涞涿拳匪，既焚堂毁路，急派直隶练军弹压，乃练军所至，漫无纪律，戕虐良民。而拳匪专恃仇教之说，不扰乡里，以致百姓皆畏兵而爱匪。匪势由此大炽，匪党亦愈聚愈多。此则将领之咎也。该匪妖言邪说，煽诱愚人，王公大臣中，或少年任性，或迂谬无知，平时嫉外洋之强，而不知自粮，惑于妖

妄,诧为神奇,于是各邸习拳矣,各街市习拳矣。或资拳以粮,或赠拳以械,三数人倡之于前,千万人和之于下。朕与皇太后方力持严拿首要,解散胁从之议,特命刚毅前往谕禁,乃竟不能解散。而数万乱民,胆敢红巾露刃,充斥都城,焚掠教堂,围攻使馆。我皇太后垂帘训政,将及四十年,朕躬仰承慈诲,夙昔睦邻保教,何等怀柔?而况天下断无杀人放火之义民,国家岂有倚匪败盟之政体?当此之时,首祸诸人,叫嚣隳突,匪党纷扰,患在肘腋,朕奉慈圣,既有法不及众之忧,浸成尾大不掉之势。兴言及此,流涕何追!此则首祸王大臣之罪也。然当使馆被围之际,屡次谕令总理衙门大臣前往禁止攻击,并至各使馆会晤慰问,乃因枪炮互施,竟至无人敢往,纷纭扰攘,莫可究诘。设使火轰水灌,岂能一律保全?所以不致竟成巨祸者,实由朝廷极力维持。是以酒果冰瓜,联翩致送,无非朕仰体慈怀,惟我与国,应识此衷。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惟各国既定和局,自不致强人以所难。着奕劻,李鸿章,于细订约章时,婉商力办,持以理而感以情。各大国信义为重,当视我力之所能及,以期其议之必可行。此该全权大臣所当竭忠尽智者也。当京师扰乱之时,曾谕令各疆臣,固守封圻,不令同时开衅,东南之所以明订约章,极力保护者,悉由遵奉谕旨,不欲失之之意。故列邦商务,得以保全,而东南疆臣亦藉以自固。惟各省平时,无不以自强为辞,究之临事张皇,一无可恃,又不悉朝廷事处万难,但执一偏之词,责难君父;试思乘舆出走,风鹤惊心,昌平宣化间,朕侍皇太后素衣将敝,时豆粥难求,困苦饥寒,不如氓庶。不知为人臣者,亦尝念及忧辱之义否?总之,臣民有罪,罪在朕躬。朕为此言,并非追既往之愆尤,实欲儆将来之玩泄。近二十年来,每有一次衅端,必有一番诰诫,卧薪尝胆,徒托空言。理财自强,几成习套。事过以后,徇情面如故,用私人如故,敷衍公事如故,欺朝廷如故。大小臣工,清夜自思,即无拳匪之变,我中国能自强耶?夫无事且难支拄,今又构此奇变,益贫益弱,不待智者而后知。尔诸臣受国厚恩,当于屯险之中,竭其忠贞之力:综核财赋,固宜亟偿洋款,仍当深恤民艰;保荐人才,不当专取才华,而当内观心术。其大要,"去私心""破积习"两言。大臣不存私心,则用人必公;破除积习,则办事着实。惟公与实,乃理财治兵之根本,亦即天心国脉之转机。应即遵照初十日谕旨,妥速议奏,实力举行。此则中外各大臣,所当国尔忘家,正己率属者也。朕受皇太后鞠劳训养,垂三十年,一旦颠危至此,仰思宗庙之震惊,北望京师之残毁,士大夫之流离者数千家,兵民之死伤者数十万,自责不暇,何暇责人?所以谆谆诰谕者,则以振作之与因循,为兴衰所由判,切实之与敷衍,即强弱所由分。固邦交,保疆土,举贤才,开言路,己屡次剀切申谕。中外各大臣其各凛遵训诰,激发忠忱,深念殷忧启圣之言,勿忘尽瘁鞠躬之谊。朕与皇太后有厚望焉。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上　谕

此案首祸诸臣,昨已降旨分别严行惩办。兹据奕劻,李鸿章奏,按照各国全权大臣照会,尚须加重恳请酌夺等语。除载勋已赐令自尽,毓贤已饬即行正法,均各派员前往监视外,载漪,载澜,均定为斩监候罪名,惟念谊属懿亲,特予加恩,发往极边新疆,永远监禁,即日派员押解起程。刚毅情罪较重,应定为斩立决,业经病故,免其置议。英年,赵舒翘,昨已定为斩监候,着即赐令自尽,派陕西巡抚岑春煊前往监视。启秀,徐承煜,各国指称力庇拳匪,专与洋人为难,昨已革职,着奕劻,李鸿章照会各国交回,即行正法,派刑部堂官监视。徐桐轻信拳匪,贻误大局,李秉衡好为高论,固执酿祸,均应定为斩监候,惟念临难自尽,业经革职,撤销恤典,应免再议。至首祸诸人所犯罪状,已于前旨内逐一明白声叙矣。钦此。

王公大臣受辱记

当联军之入京也,徐相国桐尚在,避匿马大人衙衕某相国故第,初无殉难意,其子承煜逼之曰:"吾父庇佑拳匪,久为各国指目,洋兵必不见容。若被搜捕,合家皆将不免。若父能死,既得美名,又纾各国之恨,家人或可幸免。惟儿辈则仍当随侍地下耳。"徐乃涕泣自缢,尸悬梁间。承煜即弃之而遁。

其时近支王公,贝子,贝勒及宗室诸人,徐随扈外,留京者尚多。怡亲王为某国军所拘,既加箠楚,复令为诸兵浣衣,督责甚严,卒以困顿不堪而自裁。克勒郡王亦与庆部郎宽同时被拘,楚辱备至,复使同驮死尸出弃之,日往返数十次,不准稍息。日食以面包一枚,清水一盂。二人颐养素优,不耐其苦,数日后乘隙往诉李相,哭求设法。李无如何,慰而遣之。其他王公,贝子,贝勒等,财产既尽,生计日绌,每以宝石顶及朝珠等物,沿街求售,又无人顾问。

启秀初为日军拘禁,既因母死,李相为之缓颊,请放假十日,俾归治母丧;日军许之,惟恐其逃逸,仍以绳系其一手,使人牵之偕行。启治丧已,往见庆邸,庆邸讽以微词,启不悟,仍退而就禁。

崇绮则于城破后,仅以身免,其眷属尽为联军所拘,驱诸天坛,施无礼以为乐。崇子葆公爵知之,愤忿无地,即自缢以死。崇至保定,闻之,亦自裁焉。崇家本富素,讲求服饰,城破,遭联军罄其所有衣服三千余袭,顷刻而尽,寸丝尺缣无遗。

联军统帅瓦德西既至京,乃驻节禁城,就仪鸾殿而居。李相入京,尝与订期会晤,瓦帅欲于殿上见之,李坚以不敢僭入为辞。瓦帅不能强,始与易地相见。

又前安徽巡抚福润,为故相倭文端公之子,向居京师,其母年九十余。联军入城,福死之,其家被掠,眷属尽失。其母为某国兵所获,挫辱备至,亦死焉。

天津府知府沈家本,以尝与拳匪往来,城陷时为联军所获,拟以监禁若干年之罪。旋经某教民在旅顺西

官处，控以袒匪害教，遂复将沈解至旅顺对质。有见者谓沈缧绁就道，无异平时官府之递解犯人。

北塘炮台被攻记

德兵于西九月十九号，即华闰月十六日下午三点钟时，由天津整束队伍，往攻北塘炮台。当起行登车时，津地留守各西兵，奏军乐以送之。旋又有法国炮队一队，随后而行。

至军粮城时，德兵下车。该处有俄兵屯扎，德兵到后，即由两军统将，互相会晤，议定德兵为中军，以俄兵为其左翼，分道开队至塘沽取齐。两军既合，复有俄国水师兵多名前往助战。至中夜十二点钟时，德俄两军统将会集麾下各弁，共议进取之策。时火车早经预备遂传令各兵登车。约行十余里，各兵即下车涉盐池泥泽而行。

至炮台前，已二点钟左右。当由俄炮队先行开炮。计开六炮后，炮台上始行还炮，惟炮弹皆由左而落，故洋兵非特并无死伤，反从右面攻击。

未几，又以德步兵为前队，而以炮队为之殿，复又逼近数里。时天已渐明，华兵始接连开炮。其炮台之在南面者，更开放不已。在台兵弁，似极勇猛，只以准头不能瞄准，故洋兵并不畏惧。又复奋勇前进，正行之际，地雷忽从左而起，而洋兵适在其右，是以一无损伤，因各格外加意。少选地雷又忽炸发，其声盘旋不已。有马队兵官二员，适当其厄，人马均飞入半空，肢体分为数段而堕。各兵乃大惊，分负伤者退回，而以炮兵列于前，鼓勇开放。枪弹皆向炮台而落，无一炮虚发。

至七点钟时，两军炮声更紧。乃转瞬间，炮台上浓烟忽尔迷漫，火焰即冲空而起。盖其中火药房为洋兵炮弹所击中，故即发火也。其时北面炮台上之大炮，及洋兵所放之炮，彼此已各受伤，难以再放。惟华兵尚有一炮，未曾损伤，然开放亦稍缓矣。

至八点钟时，大雨骤下，两军始各停战。而炮台上之火，亦已救息。洋兵收队后，点视各兵，伤亡甚众。遂将伤者送回天津医治。一面复行计议，明知炮台坚固，非可以寻常炮火攻取，乃特派兵至津，将前者攻夺津城之列低炮二尊，于夜间由火车运往。乘炮台不备，突然向之开放。华兵初尚竭力支持，嗣因绿气飞舞，闻者辄毙，乃始不支而退。炮台遂为洋兵所据。

是役华兵所用皆无烟火药，开放时只见火光一闪，炮声已从空而下，故洋兵之死者，难以数计。然华兵则亦尸骸枕藉，血流成渠矣。

保定失守记

联军以保定曾经杀害教士，其幸免者尚逗留在彼，遂声言兴师问罪。公议以英提督介斯星率英，法，德，意四国兵士，于闰八月十九日由京津同时拔队前往。

及抵保定，则法国游骑已先期而至。凡各要隘处，悉已悬以法旗。其时华兵亦已早经撤往他处矣。

直藩廷方伯雍知联军又大至，乃率所属各官出郊以迎。联军初尚并无动作，仅令方伯回署，而以骑兵三百名入城，周历四厢，复以各国旗帜遍插城垣。翌日，始将廷方伯，奎恒，王占魁拘拿。时谭道文焕适在保定狱，亦由联军解赴天津，处以枭首之刑。并设公案于督署大堂内，各统帅列坐，提方伯等三人跪阶下，一如华例审问，历讯以何故杀害教士。方伯侃侃而对，几无以屈。因即按照西例，当场悉以枪毙之。复将各城门楼，及城堵东北角城隍庙，三圣庵等处轰毁，以示罪城之意。

由是保定遂为四国所据。

庆王李相与联帅瓦德西问答记

议和全权大臣李少荃中堂进京后，以联军统帅瓦德西既亦在京，自应往谒，以伸主谊，且以和局开议在即，亦须稍通款曲，不无裨益之处。遂于九月二十四日会同庆王，随带译员荫午楼副都统等，命驾前往。

李相先至，瓦统帅脱帽以迎，执手为礼。

彼此坐定，寒暄毕。先是李相云："贵统帅气体甚好。"统帅云："托庇甚好，中国天气与吾极宜。贵大臣与吾前数年在德国会晤后，目下贵大臣体气尚好，吾甚喜悦。"李相云："吾前在德国时，因事忙不获与贵统帅畅谈。今日得见，甚为欣喜。"统帅云："贵大臣在中国声望甚著，吾已早闻。今日得以复见，何幸如之！"李相云："贵统帅今年若干岁，谅已七十矣？"统帅云："吾年六十八岁！"李相云："贵统帅年高，尚能来华，真可异也！"统帅云："吾慕中国已久，深愿来华一游，以长见识。"李相云："华民均不愿远游，与贵统帅所言，殊觉相反。"统帅云："贵大臣尽可劝令以后宜至他国游历。"李相云："吾在欧洲时，见各国殷富，甚为骇愕。"统帅云："英人韦礼逊所著之书，有道及贵大臣事者，吾曾读及。韦礼逊言谈：使贵大臣能如前劝令贵国人民，则贵大臣将有益国家不浅。"李相云："不幸中国居高位者知识甚浅，致中国大为所害，华民亦不愿有铁路电线等物。"瓦帅云："从前德民亦然，当铁路新出时，德民均不愿有之，经久亦知其为有国者所不可不有之物。"李相云："和议成后，中国自当即行开办铁路。"瓦帅云："如和议一成，欧洲各国即将以巨款借与中国，以为建造铁路之用。"李相云："吾甚望中国民智渐开。"瓦帅云："吾深知中国极富，但须设法以变之耳。铁路后来更大有用处。"李相云："中国刻下仍贫。"瓦帅云："欧美各处，吾殆已行遍，深知铁路之有用。贵大臣在德国时，曾谈及毛将军。将军，即吾师也。渠亦深知铁路之有用者。"李相云："吾在德时，毛将军已故数年，独幸与卑士麦克王爵谈有数点钟之久。"瓦帅云："吾亦深知此事。"李相云："贵统帅彼时在汉勃克邻近某处为统带官，卑士麦克王爵宅第去汉勃克并不遥远。"瓦帅云："约一点钟时可至。"李相云："贵统帅大约与卑士麦克王爵为良友？"瓦帅云："然，吾二人交谊始终无渝。"李相云："刻下和伦洛熙王爵是否为德国宰相？"瓦帅云："否，近已告退。"李相云："继为德相者何人？"瓦帅云："褒洛孚伯爵

也。该伯爵年岁尚未甚老。”李相云：“和伦洛熙王爵已逾八旬否？”瓦帅云：“已逾八旬。”李相云：“刻下是否褒洛乎伯爵为德国首相？”瓦帅云：“然。”李相云：“毛奇将军有子否？”瓦帅云：“毛奇将军无子，其侄甚多。”瓦帅又云：“北京气候颇冷。”李相云：“贵统帅置有火炉否？”瓦帅云：“有。此间天气与吾颇相宜。德国秋冬之间，雨水颇多，北京则否。”李相云：“刻下望雪甚殷。”李相又云：“德王刻在柏林否？”瓦帅云：“德皇刻在柏林，体气极好，共有皇子□人。”李相云：“吾在柏林时，皇子尚无如此之多。”李相又云：“德皇后近体如何？”瓦帅云：“皇后体气极好。”李相云：“吾在柏林时，曾蒙皇后赐宴，吾亦曾见过皇子。贵统帅共有几子？”瓦帅云：“无。”李相云：“贵统帅已成婚否？”瓦帅云：“业已娶亲。”李相云：“贵统帅自一千八百七十年起，是否一向带兵？”瓦帅云：“然，中间有时参办交涉事宜。”瓦帅又云：“贵大臣在此颇无所扰否？”李相云：“然。”瓦帅云：“兵争一事，无论何人，殊形不便。”李相云：“孟公使暨立侧尔副将近状如何？”瓦帅云：“孟公使等体气甚好。立侧尔副将刻回保定，渠素来钦佩贵大臣。”李相云：“立侧尔副将暨希立克新，乃上等之陆军教习。”瓦帅云：“吾极望以后中国再聘用德国教习。”李相云：“联军以德国为首务国，所出之主意，他国自必乐从。”瓦帅云：“吾亦望如此。但贵大臣必须与吾会同办理，则事自无难办者。”李相云：“吾闻联军将往张家口。”瓦帅云：“否，不过至长城为止，该处闻有华兵。”李相云：“该处如有华兵，无非为弹压地方起见。”瓦帅云：“保守府附近各处亦有华兵，该兵并不剿除团匪。”李相云：“北方华军，专为弹压地方起见，并不与西人为难。”瓦帅云：“此间华军无纪律者颇多，北省人民颇不愿有之。”李相云：“吾意此系道路之言，并不确凿。”瓦帅云：“如贵大臣能保华军不与联军相近，则吾必不遣兵前往各处。”李相云：“联军所占各处，吾不甚详悉。”瓦帅云：“吾将示贵大臣以图。”李相云：“谢谢。”李相又云：“德军将往张家口否？”瓦帅云：“如华军与之抗拒，则德国军必往。又闻该处有某教会在彼，为百姓所虐待。”李相云：“吾知该处教会，断不至有险况。吾已到京，当更无是事。”瓦帅云：“此军不可不发。”李相云：“保定府乃拳匪渊薮，刻下已甚安静。”

语至此，庆王至。瓦统帅遣德兵官布立克新迎之。

瓦帅云：“贵大臣近得两宫消息否？”李相云：“两宫情形，大略同前。”瓦帅云：“北京与两宫如何通电？”李相云：“此间致电上海，再转汉口而入西安。贵国大皇帝曾劝皇上返跸北京，奈吾皇上甚胆怯。”

时庆王已到，即经李相引进。

庆王云：“吾久望与贵统帅缔交。”瓦帅云：“今日得见王爷，吾心甚喜。”庆王云：“吾愿来已久。”瓦帅云：“吾亦久欲来中国，今日幸得如愿。中国情形，吾前虽未来，然见之书中者颇多。所不幸者，此来为兵争事起见耳。”庆王云：“亨利亲王，吾曾见过。”瓦帅云：“亨利亲王曾告我云：北京人民，待之甚厚。”庆王云：“吾与亨利亲王亦曾叙谈多次。”庆王即言及德使被戕，我两宫暨中国人民均为惋惜抱歉之意，继云：“各统帅觉北京寒冷否？”瓦帅云：“吾刻已按照中国例，以皮衣御寒。北京有皮货，实为天下所仅见。”庆王云：“德国气候与北京相同否？”瓦帅云：“大约相同，惟冬日较北京更短，北京似觉较好。”庆王云：“贵统帅今年若干岁？”瓦帅云：“六十八。想王爷比吾至少小十岁。”庆王云：“六十三岁。”瓦帅云：“王爷有宫在北京否？”庆王云：“有，不过甚小，与此间相距甚近。”瓦帅云：“有避暑宫否？”庆王云：“有，亨利亲王来华，曾在该处早膳。”瓦帅云：“是否与皇上避暑宫相近？”庆王云：“然。贵统帅带有马车来华否？”瓦帅云：“然，不意此间人民见之，颇为骇异。”庆王云：“此间此物极为罕见。”瓦帅云：“欧洲马车甚有用，中国亦宜用之，其有用处与铁路相等。”庆王云：“贵统帅带来者是否驾以双马？”瓦帅云：“然，如行远，则驾四马。”庆王云：“此间道路崎岖，马车殊形不便。”瓦帅云：“如驾良马，即可无虞。此间城内布置甚好，皇宫尤妙。”庆王云：“惜刻下只余废址颓垣。”瓦帅云：“甚望两宫早日回京。”庆王云：“如欲北京一切复旧，此系最难之事。”瓦帅云：“吾适间与李相接谈，以王爷来而止。吾曾问中国皇上能早日回京否？”庆王云：“吾望皇上早日东归，惟刻下难于布置，请贵统帅转请各公使早将和议条款议定。”瓦帅云：“约数日内即可照办。”庆王云：“甚望如此。近日皇上有谕云：和议一有头绪，即将返跸。况贵国大皇帝，亦请皇上回京。”统帅云：“王爷须知吾已奉令，以皇帝礼接待皇上。”庆王云：“甚善。”又云：“一年前亨利亲王来时，敝国亦以礼接待。”统帅云：“彼时德王闻之甚喜。吾德皇亦甚愿与中国共守和局，方中东构衅时，德皇即有此言。”庆王云：“吾知德皇待中国极好。贵统帅在贵国向居何职？”统帅云：“吾充巡阅德国陆军之职。”言及此，即顾其翻译官云：“请将此职发明，俾王爷详知。”庆王云：“此位甚高，惟甚辛苦。贵统帅常见亨利亲王否？”统帅云：“在克伊尔地方，时常与相见。”庆王云：“亨利亲王刻管何营？”统帅云：“亨利亲王现正休息，明春即当复出。”李相云：“德皇太子是否尚在学堂读书？”瓦帅云：“否，已入军营，一二年内再入大学堂附学，其所占地步甚好。”庆王云：“今年若干岁矣？”瓦帅云：“十八。”李相云：“吾亦见过。”瓦帅云：“为太子者，必至陆军学堂学习方可。盖陆军乃有国者之基也。”庆王云：“诚如贵统帅所言，吾亦充过武官。”瓦帅顾荫午楼副都统言云：“足下德语极佳，在敝国究有若干年之久？”荫云：“自一千八百七十七年至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吾在德奥两国。”瓦帅云：“彼时足下若干岁？”荫云：“念七岁。”瓦帅云：“柏林较维也纳好否？”荫云：“各有好处。”李相又言及联军所据地方之图。瓦帅云：“联军刻修杨村北京铁路，不日即可开用。铁路邻近各处居民，必须安静方可。吾望该处已无拳匪。以后此线，亦可为百姓转运之用。”李相云：“俄军修理铁路工程，并无停止。”庆王云：“拳匪前将该处铁路拆毁。”李相云：“拳匪已死，无须再言。惟北京至杨

村铁路，能复旧否？”瓦帅云：“吾意自能复旧。惟邻近人民，均须安静，否则当以枪毙。设有事端，该处人民，不能辞其责。”李相云：“如有兵保护，则必无其事。盖该处人民，畏兵如虎也。”瓦帅云：“北京居民，未归者尚多否？”庆王云：“归者约有大半。铺户以无本钱，故未开者尚多。”瓦帅云：“居民在京者，其产业或可保全。此间华民，偷窃他人物件者甚多。”庆王云：“贵统帅所言甚是。”瓦帅云：“吾之阅历系自几经战阵而来，兵争之时，居民有财产者，不宜他往。如北省一带，能从此安静，吾心更喜。”庆王云：“谢谢。吾深望以后中外成为一家。”瓦帅微笑。李相云：“深望和局即可开议。”瓦帅云：“约日内即可开办。但和议既开，亦须早有归结。不过中国须吃亏耳。如早日归结，则吃亏处略可较少。”李相云：“现欲与华军通信，以无电报，故殊形不易。请贵统帅给与护照。”瓦帅云：“此非必需之物，况贵国送信章程已极好，不必再多此周折！”李相云：“如贵统帅给与护照，较为便益。”瓦帅云：“如华军不在联军所占处驻札，则吾能设法令人帮同信差通信。”李相云：“护照不但作送信之用，即派员他往，亦可用之。”瓦帅云：“如信中言能使吾知，即可照办。”庆王云：“所通各信，自与兵事无干。”瓦帅云：“既与兵事无干，即可由吾处代寄。”李相云：“如有上谕前来，亦须护照。”瓦帅云：“容吾思之。吾望自此以后，常与贵大臣相见。”庆王云：“刻下各信，均已扣留。”瓦帅云：“吾想并无此事。惟刻下万不能以护照相与，必须容吾三思。”庆王云：“如所送之信，业经延搁，信差当可放行矣。”李相云：“既无护照，则吾岂能发遣信差？”瓦帅云：“必须容我三思后再奉覆。华军在直隶省尚多，必须遣往他处。其余办事各员，如与联军有益者，自可容之。”李相云：“然则贵统帅于在直办事各华官，并无阻难之意矣。”

言至此，庆王，李相，即行告别。

联军剿匪纪

联军统帅瓦德西抵京后，所有北方用兵情形列下：

西九月二十九号，即华闰月初六日起，至十月三号，即闰月初十止，德兵一队归利地白男爵管带，由津前往静海县，该处华兵向南而退。

西十月八号，即闰月初五日，至九号，即十六日止，意兵一队由天津往杨村西北向某处，该处凡戕教乡村，悉行焚毁。

西十月十二号，即闰月初九日，至十一月六号，即九月十五日止，英，法，德，意四军，由京津两处分赴保定。当联军未到时，华兵即已向西南方某处而退。保定府府城，则已于西十月十四号，即闰月二十一日，为法军先据。至西十月十九号，即闰月二十六日，各军方到。

保定府既定后，联军分三队回京。其由利测曾提督统带之英兵，则自蓉城县郎坊马家铺而归。途中遇有拳匪乡庄，俱经焚毁。其归葛利恩尼统带之意，德两军，则由献县，清县，黄村而归，途与华军四队相遇，该华军各将兵器分纳。至归诺蒙提督所带之英，德，意三军，则自易州，而归，在某处亦遇华兵，败之。英军归津者，途遇拳匪其营寨亦经焚毁。

西十月二十二号，即闰月二十九日，至十月二十七号，即九月初五日，德军一队由杨村绕香河县而归。

西十月二十二号，即闰月二十九日，日军一队，由杨村绕宝坻县而往河西务，西十月二十四号，即九月初二日，至十一月二十八号，即十月初七日由杨村绕宝坻县，河西务，而往杨村。此外尚有俄军一队，则由天津往杨村。两军均遇拳匪，大败之。

西十月二十五号，即九月初三日，至十月二十九号，即九月初七日，俄军一队由芦台绕宁河而归。

西十月二十五号，即九月初三日，陆军一队由保定往某处，途遇拳匪，胜之。西十月二十七号，即九月初五日，俄军一队由山海关往某处，此外更有俄军一队亦由山海关往他处。两军俱途遇拳匪颇多，均大败之。西十一月一号，即九月初十日，俄军一队由山海关往他处，大败拳匪于途。

西十一月一号，即九月初十日，至三号，即十二日，德军一队由天津绕河西务，马家铺，入京。

西十一月四号，即九月十三日，至六号，即十五日，俄军一队由天津绕杨村，宝坻县而归。

西十一月四号，即九月十三日，俄军一队由天津往某处。

西十一月五号，即九月十四日，至六号，即十五日，奥，德兵一队往某处，该处所有拳匪乡庄，悉经焚毁。

西十一月七号，即九月十六日，日兵两队，一由北京，一由通州，前往某县。

西十一月十二号，即九月二十一日，至十二月四号，即十月十三日，德，奥，意兵一队，由约克伯爵管带，绕南口，宣化往张家口，将华军大队悉行驱往山西。

西十一月十九号，即九月二十八日，至十一月二十五号，即十月初四日，德兵一队由北京往长城，遇拳匪，与战，大败之。

西十一月二十三号，即十月初二日，德兵一队由天津绕东安，武定两县而归。

西十一月二十九号，即十月初八日，德兵一队由山海关入北京。

西十二月一号，即十月初十日，德兵一队沿天津运粮河两岸而往沧州，华兵退往山东。

罪魁奉旨赐死记

前尚书赵舒翘之赐令自尽也，先是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谕，本欲定为斩监候罪名，已由臬司看管，家属均往臬署待候。先一日太后谓军机曰：“其实赵舒翘并未附和拳匪，但不应以拳民‘不要紧’三字复我。”赵闻，私幸老太后可以贷其一死。廿九日，外面纷传西人要定赵舒翘斩决之罪，于是西安府城内绅民咸为不服，联合三百余人，在军机处呈禀，愿以全城之人保其免死。军机处不敢呈递。刑部尚书薛允升，本赵之母舅，

谓人曰："赵某如斩决，安有天理！"至初二日，风信愈紧，军机处自早晨六点钟入见太后，至十一点始出，犹不能定赵之罪。而鼓楼地方，业已聚集人山人海，有声言欲劫法场者，有声言："如杀大臣，我们即请太后回京城去！"又有看热闹者。军机处见人情汹汹如此，入奏太后不如赐令自尽。至初三日，而赐令自尽之上谕下矣。是日早八点钟降旨，定酉刻复命。于是岑中丞衔命前往。宣读毕，赵跪谓中丞曰："尚有后旨乎？"岑曰"无。"赵曰："必有后旨也！"其时赵夫人谓赵曰："我夫妇同死可耳！必无后命矣！"遂以金进，赵吞少许。午后一点至下午三点钟，毫无动静，犹精神大足，与家人讲身后各事，又痛哭老母九十余岁，见此大惨之事。其时赵之寅友及亲戚，往视者颇多。岑中丞始止之，既而亦听之。赵谓戚友曰："这是刚子良害我的！"岑见赵声音宏朗，竟不能死，遂命人以鸦片烟进。五点钟，犹不死。又以砒霜进。至是始卧倒呻吟，以手捶胸，命人推抹胸口，但口说难过而已。其时已半夜十一点钟，岑急曰："酉时复命，已逾时矣！何为仍不死！"左右曰："大人何不用皮纸蘸烧酒扪其面及七窍？当气闭也。"岑如法，用皮纸蘸烧酒扪之，共扪五张，久之不闻声息，而胸口始冷。夫人痛哭后，遂亦自尽。按赵之身体最为强旺，故不易死，又有意候旨，大约鸦片烟所服有限也。

庄王载勋之待罪蒲州也，在行台居住，其妾其子随之。葛宝华奉赐令自尽谕旨，衔命前往。及抵蒲州，到行台，为时尚早，门外放炮迎迓。庄王大骂曰："何故无端放炮？"左右曰："钦差葛宝华至。"庄王曰："其我之事乎？"左右曰："钦差过境耳。"及葛宝华入，庄犹详询行在各情形，葛不深答。行台之后本有一古庙，葛往视有空房一间，遂设为庄王自尽之所。悬帛于梁，锁之。旋饬蒲州府及营县派兵弹压。传命有旨，饬庄王跪听。庄奉传，挺身而至，谓葛曰："要我头乎？"葛不语，但读旨。庄曰："自尽耳！我早知必死，恐怕老佛爷亦不能久活！"又谓葛曰："与家人一别，可乎？"葛曰："请王爷从速！"其时庄王之子妾亦至矣。庄王谓其子曰："尔必为国尽力，不要将祖宗的江山送洋人！"其子哭不能答。妾则滚地昏厥，不知人事矣。庄曰："死所何处？"葛曰："请王爷入此房内。"庄入，见帛已高悬，掉头谓葛曰："钦差办事真周到，真爽快！"遂悬帛于颈，不过一刻，即已气绝。

前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为人极胆小。十二月廿五日降旨在陕西省监监禁赵舒翘，则有家人探视英年，则一人岑寂，终夜哭泣，谓人曰："庆王不应不为我分辨！"人不敢答。至元旦，众皆以岁事忙碌，不暇之顾。英年哭至中夜，忽无声。次午，家人见其伏地气绝，满面泥污，众趋视之，乃知其以污泥蔽塞满口而气绝者。然是时尚未奉朝命也。众不敢以死声张，直至初三日旨下，始禀岑中丞复命。

端王载漪，未奉旨发往极边时，已在宁夏。及传旨发往极边，大阿哥已如痴如呆，而端王奉发充之旨，不惟不惊，而反大喜。谓人曰："这已是皇上恩典了，咱们尚等什么？快些往新疆走，不要动皇上盛怒了！"又急问左右曰："咱门阿哥有罪乎？"众曰："不闻旨。"端王曰："却不与他相干，谅无妨也。"故奉旨之日，端王即兼程起行，深恐西人再加以正法之罪也。

山西巡抚毓贤，自奉发遣新疆之旨，押解起行，业已一路带病，不能行走。及闻正法之旨，早已人事不知，如昏如梦，不似在任时暴虐情形。在正法之先一日，已经病危，故拖至杀场，毫未费事。又传闻毓贤当未死之先，甘肃城内，并有人张贴告白，约会大众代为请命免死。毓知事无益，亦发告白一纸，自明其死光明正大，嘱大众勿阻。又自挽二联，其一云：

"臣死国，妻妾死臣，谁曰不宜？最堪悲老母九旬，娇女七龄，耄稚难全，未免致伤慈孝治。

我杀人，朝廷杀我，夫复何憾！所自愧奉君廿载，历官三省，涓埃无补，空嗟有负圣明恩。"

其一云：

"臣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终沈三字狱。

君恩我负，君忧谁解？愿诸公转旋补救，切须早慰两宫心。"

意者将死哀鸣欤？然词气从容，病中未必能为此也，或其友代为捉刀耳。

卷　二

毓贤戕教记

已革山西巡抚毓贤，奉旨正法，定于正月初，六日行刑。其种种恶迹，罪应当诛，恐吾人犹未周知，爰将太原传司铎信函节为抄录，俾知毓贤罪有应得，并非朝廷法纲过严也。来函云：

敝处于光绪二十六年，五月间，谣言四起，六月初乃大乱。毓贤甫下车，即向属员大言杀洋灭教之事。属员中有从之者，有非之者。首府许翰度，首县白昶，以及学政山长，皆从而和之。先是于四月中，已揭帖偏张，无非发洋财，杀洋人等语。艾，富，两主教，及英牧师，再三恳求毓贤弹压，毓置之不顾。以致谣言蜂起，日甚一日。

五月二十日左右，叠奉上谕，着令保护教士。毓置若罔闻。二十四日，大同府匪人毁堂劫物。二十七日，主教修函告急，毓不答。三十日，北方义和拳结队入城，在抚院前设拳场，传拳术。六月初一日，毓召令入署。是日午后四下钟时，富主教亲往告急，毓托故不见，只令材官传言勿惧。主教回，毓往满城，饬备硫黄，火把，煤油等引火之物。至晚八下钟时，英教堂火起。毓袖手不救。有三营官欲设法救灭，毓坚阻之，以致军民任意杀人劫物。英教士惶急，对众曰："光绪初年晋省大祲，我侪集银五六万，活人无算，今竟如此待我侪耶？"一英妇抱幼孩出，声言："予医生也，岁活三四百人，

今竟不能留一命乎！"乱兵用木棒击之，推入火中；妇出，再推之入，遂被火椽压毙，孩亦如之。其余带伤而逃者，不知凡几。

次日六门皆派兵把守，不许教民出入，出即被拿。本日，堂中修道主与佣工十余人均被拘押，所携之物，大半由守门兵夺去。午前，匪抢英教堂，幸房主出阻，房屋未焚。午后，兵民数万，围裹天主堂，因昨日英教士枪毙数人故也。毓恐堂内亦有整备，未敢下令焚毁，饬白县主及数员到堂勘验，虚言抚慰。迨至晚十一点时，又委臬司恩铭来窥主教会否逃出。旋复派兵将堂门守住。育婴堂中留有女孩二百二十余口，星夜迁往桑棉局，言二三日后事定即送回。主教勉应之。

初三日，毓谕令教民背教，否则不保身家性命。自是谣言愈炽，堂之前后，日夜有人看守。诸员来堂查验者，迨无虚日。

初九日，白县主向主教曰："兵丁守护，大为不便，不如尔等暂住一处，改日后再回。"主教从之，遂中其计。白县主随将堂中各人姓名抄录一纸，迫令主教，司铎，修士，贞女等共三十余人同赴猪头巷。随将堂门封锁，骡马一律牵去。次日，英教士家属七口下之于狱。十三日午后，白县主佯为慰藉。去后，毓微服骑马带队而来，将猪头巷围住，饬兵拘诸人到辕。时被拘者约七十余人。毓问主教曰："你来中国，害人有几多了？"答曰："从不害人，只知济世救人。"毓曰："你们当知，余今不怕你们了！"随叱令动刑。拳匪营兵咸不敢下手，毓怒，亲制佩剑飞马将二主教砍死。兵匪遂挥刀乱砍，当日共毙艾，富二主教，雷，德二司铎，西修士一，华修士五，西贞女七，英教堂中男女大小三十余人，佣人二十余名。随将西人枭首，剖心，暴尸数日。

继又令某员率兵数十名，将堂中余人捆送县署，逼令背教。中有李富者，现任平定州守备，告假养疴，在家坚不背教，被锢狱中至二十九日，被戕。又有韩元泰，赵还生二人，诬以下毒于井，亦受刑而死。王德年，七十九矣，与王小和不背教，饿死扉圜。

阅日，兵民将堂中物件抢尽，放火焚之。致毁大堂一座，小堂二座，连住房共四百二十余间。银两尽数入官。十四日，又将城中及近城教民百余家抢掠一空。十五日，出示强令教民出教。十八日，命义和拳杀城中男女教民四十四名口。其余未杀者，逼令出教，不从则驱之城外。并纵令拳匪随处搜杀，加以土匪相助，谋发洋财。教民藏身无所，东逃西窜者几千人。其受害最重之处，莫过于大同，朔州，五台，太原，徐沟，榆次，汾州，平定诸县，司铎教民死伤过半。

七月十六日，毓将去任，嘱拳匪烧杀教民，勿听地方官阻止。于是拳匪恶胆愈张，纠约土匪千余，与教民为仇，任情杀戮，且有围困一室，用火燔烧者。幸藩司李筱轩方伯出示严禁，始得稍安。

辽阳拳匪滋事记

五月十九日，辽阳幼童间有习拳者；二十日，有人发卖灶神者。迹近于匪，州牧陈衍庶饬差拘询，枷号示众。比即出示严禁造言生事。自是市井稍静。将军增祺电询："地方安静否？"陈牧覆信："近日地方稍安，教路照常保护，请舒宪廑。"等语。增将军亦覆云："所言甚善。"

二十七八等日，市面忽喧传天津拳匪获胜之事，民间又复汹汹。耶稣教士来署，请派人保护教堂。陈牧立即派捕兵协同差役分往各教堂梭巡，并面谕其实力防护，如见形迹可疑者，即拘署讯办。并语教士云："此系游民造言惑众，国家定能剿办，无足为患。"教士云："中国政府有与各国开战之意，闻大沽业已失守。"陈牧闻之愕然，曰："果然，则大局恐将决裂，阁下急宜速图。设有不测，非一州县官之力所能保全。力不从心，想阁下亦谅此情。"教士亦以为然。二十九，各耶稣教士均动身赴营口。本日，陈牧接增将军札发剿匪之谕，张贴告示，严禁谣言。

六月初一日，陈牧接副都统晋昌命，使即速备战。午间去城十里之□□□□□教堂，陈牧正往勘视，突来哨弁二员，气势汹汹，且声称奉副都统面谕，特来焚毁铁道教堂，自认尤庄子之事系伊所为。陈牧诘之曰："此间连奉军帅电谕，均云实力保护，今何又相反若此？且中外强弱不敌，人所共知，倘若无端开衅，何所恃而不恐？"该哨弁始犹强辩，终乃爽然若失。陈牧遂一面会同城守尉，据情飞急电禀军帅，速彻来兵以解俄人之疑，一面亲赴城外火车站拜会俄员吉利时满，力辩尤庄子之事实系乱民所为，决非官军之事。俄人疑信参半，陈牧并力陈牧任保护之责。俄人颇悦，遂将其劫来尤庄子附近乡民数十人交陈牧带回。下午，天主教士致函陈牧，带回员恩某，家中习练拳术。陈牧当即知会城守尉，约恩到署诘问此事，彼此争论几裂，嗣经城守尉大加申斥，恩始无言而去。少间，有晋昌所统育军营官明来到辽拜见陈牧，细述都统派来之意，并云随来兵丁三百余名。该营官亦不以都统举动为然，陈牧与之细谈不能妄开兵衅之故，并嘱其严约兵丁，不准出城滋生事端。只大臣赴反覆上游，亦为拳匪所惑，以为可操必胜之权，赶欲开衅。至晚间，闻都统已遣人前往各处张贴仇教告示。陈牧专人分往各城告知此事，并嘱其加意防范。夜五鼓时，州署接增军帅覆电云"该哨弁恐系冒名，路教仍须切实保护"等语。

陈牧见撤兵无期，恐与匪合，忧愤交迫，初二日，飞电通禀军，副，学，尹，宪五部首道，详述始末，力陈"中外不敌，断难开衅，传教本无厉禁，尤不可无端杀害，乞飞速调回来兵首事之人，从严惩治，则尤庄子之事尚可与俄人从容议了"等语，此禀约有八九百字。本夜有无数幼童，向耶稣教讲书堂抛砖掷石，并有官兵从旁怂

恿，令将该堂焚毁。陈牧驰至弹压，匪人四散，得以无事。本日增军帅接电后，约同五部各官与部统理论，争闹半日。夜间，始来电将兵调回。自是辽沈商民欢传天津拳匪大胜，人心日益汹涌。

初五日，副都统晋昌亲率兵拳攻打沈阳各教堂，杀害西士数人，教民数百，抢劫洋货店十余家，挥刀切齿，举国若狂。以五部之贵，见必脱帽下车；以将军之权，只得闭门束手。消息传至辽阳，人思群起效尤。加之初八日各处喧传开战谕旨，匪势愈张，如河决山崩，莫可抵御矣。陈牧遂遣人劝法教士速乘俄火车赴营口，以避凶锋，并由萨通事致意英国矿师莫里君，连夜逃脱，以防不测。

初九日，省城陆续派来兵拳毁路，仇教。是夜，辽阳各教堂均被焚毁。斯时寡不敌众，欲救无从。陈牧竟将抢劫教堂衣物之匪，置之刑典。所幸各西士均先期逃去，尚未遇难。

初十日，省城又派来育军四营，攻打城外白塔寺火车站。至时匪民助战者，颇有伤亡。陈牧谕人，指此为邪匪不足避枪炮之证。因此拳匪闻之，蜂拥州署，刀剑横飞，直逼内堂。陈牧计穷力竭，性命几危。约在初十日内外，闻城中有教民某姓被害。陈牧驰往救援，已无及矣。于是陈牧禀请增将军设权宜之计，刊刻出教保护执照，发给教民，因此活命者有千余人。故教民感激州官不置。

七月中，新民厅三台子地方，教堂聚集教民数百，省城义和拳大臣派兵往剿，陈牧电阻数次，力持宜抚解不宜攻击之意。因此前敌将士颇与反目，拳匪尤为哗然。

至七月十九日海城失守，拳匪始稍稍敛迹。至八月初，辽沈相继失守，拳匪绝迹，而大局亦不救矣。

肇祸诸王大臣记

呜呼！钦维我皇太后三次垂帘，起于戊戌八月政变，终于庚子七月出奔，凡两年不足者半月有奇。此两年中，岁月虽促，局势甚长，诚不知有多少计谋，构多少奇局，经多少曲折，寓多少变幻！盖家国兴衰之故，当代得失之林，莫过于此，莫过于此！其中助佐朝廷与主持军事者，举其要略，凡满汉内外文武大臣十数人。记者以为当时既若甚烜赫，事后宁清瘦走叹！谨哀而论之。略论如左：

端邸以近支王公，谋窃神器，其骄暴，口颈，歪面，性使然。其生也，闻与刘宋元凶劭同，文宗显皇帝甚恶之，故赐中堂，本从犬，盖绝之也。或传其父惇亲王有隐德于太后，故太后亲之。戊戌之变，漪与其兄载濂，其弟辅国公载澜，告密于太后，故太后尤德之，使掌虎神营。而祸自此始。大阿哥既立，欲速正大位，其谋甚亟。而外人再三尼之。故说者谓端邸之排斥外人，非公愤，盖私仇。诚笃论也。

庆邸之进也，由桂祥者，太后胞弟也。庆邸本罪人子，凡再入继而后为庆王嗣。初为贝勒，与桂祥结姻，后始袭封庆王。其子载震，亦颇有非分望，以属疏而止。本与端同为太后私人，及立大阿哥后，庆始怨望。此次杀德使者，庆所统之营兵也。日本人得凶手，坚言系庆邸主使。日人婉词言是时庆不敢与端抗，故勉强从之，非其罪云。

荣禄，刚毅，并以夤缘贵显，得至大官荣给事内廷，恭亲王尤狎之，任步军统领多年。刚浮沉部署，远不能及，及得政后，立意反抗皇上，故太后因而用之，宠任遂亦与荣相埒。大抵荣险而巧，刚悍而愎。每欲举大事，荣阴谋于室，刚公言于朝。荣起于但贪富贵，刚出于有所憾恨，此其显殊。至其同为国贼，同酿国祸，则二人之所共谋，虽及末世不能别也。而近日议者，见刚已死，则从而下石，闻荣犹贵，则为之游说，欲以按之人地，举之升天，难哉！难哉！

徐桐以汉军，起家翰林，平流进取，得至公卿，平日以讲章为学问，以制艺为词章，晚年学道，惟日手"太上感应篇"以此坐煽庸人，顺致时誉。然以诗礼发家，道德欺世，晚节不慎，至亲预废禅，年已八十，乃随人作贼，名德不昌，遂无期颐之寿。惜哉！

启秀，赵舒翘，同以政变后入军机。启建自徐桐，赵引自刚毅，凶德交会，至斯可知。赵起自寒贱，既贵，乃背其师。任苏抚时，夙好清刻；及入政府，亦多预阴谋。启之进，虽由徐桐，然刚毅方贵，启尤附之。其弟彦秀，任苏州知府时，欲必死翁同龢，因兴东南大狱。今岁杀袁许上谕，即出自启手，启所最得意者。及袁许既死，启尤自负手笔，自举以告外人云。以此观之，罪浮于赵远矣！

崇礼任步军统领，实典禁军。自归政后，此任惟授太后亲人，荣禄始任而福锟继之，福锟殁而荣禄又继之，自荣禄外任，乃以属崇。年前训政命下，逮捕朝士，缇骑四出，崇之力居多，自是宠任弥益加甚。预密谋，关大计，汉段颖，唐周兴，瓜牙之任也。

裕禄以葭莩之亲，久封圻之重任，当戊戌之夏，曾一入军机，寻以荣禄内用，而北门锁钥不能不另置腹心，乃以裕禄为之。然袁，聂，宋，马诸军，向皆隶直隶总督，自改隶武威军后，北洋一任权势，盖大不如前矣。今夏义和团之起，始自京津，其时荣刚二相心醉于朝，而裕禄与其弟河南巡抚裕长附和于外，至虚报战胜，取悦奸党，以误朝局，杀身亡宗，非不幸也。然此比廷雍，犹差强哉！

李秉衡起自小吏，本无大才，徒以清廉忮刻取时名，求捷径。胶州之役。李以教案罢职，归家教授，自谓不求复进。乃政变后，无端而东山再起，渭城重唱，至入彼党，甘为效力。北仓既败，杨村继之，生平以灭洋仇教自任，及亲率戎行，身临前敌，竟不堪一战。兵溃之日，无颜复入京师，至仰药以殉。哀哉！

毓贤以外任知府起家，其在曹州时，多所诛锄，以豪强自负。张曜之抚山东也，固尝用毓六品，甚纵之。及李秉衡继任，毓在属官，始得大志。初义和团之萌孽于山东，军机李秉衡实使之。及毓代李为巡抚，以旧德

布新恩，而匪势乃盛。其开缺入京也，力陈荐于政府诸公前，言可用。适荣刚方以废禅事被阻，谋所以去西人，闻毓言，则大喜。故义和团之乱，起于李秉衡，而成于政府，而为之媒者，毓也。倘所谓乱人者非欤？

董福祥本甘凉积贼，其所居近金积堡，以劫掠居民回户为生。左文襄爱其勇，以计诱收其家属，招之降，董情急自归。数立功，跻贵显，任喀什噶尔提督多年，后改任甘肃提督。荣禄与董有旧，结为兄弟，窥太后意欲有所举动，乃进言恭亲王，急召董入京师。戊戌九月，董部兵殴辱铁路工师，荣力袒之。自是董益骄横，事事图与西人为难。今岁日本书记生之死，董以实奉命杀外人为词，故有恃无恐。然则董武人，又劫贼，诚不足责，以其为政府所信任，西人所指名，故附记之，俾论世变者，有所观感云。

记者曰：当戊戌之秋，八月间训政令下，而诸公拔茅贞吉，以其属并登于朝，故尝矫首顿足于庙堂之上，曰："今而后吾辈得政，庶几可致三十年太平！"天下亦翕然称之。呜呼！何其盛也！以数欲举大事而未得当，既不遂阴谋，而排外之议以起。一朝用乱民，率死党，与八强国之兵战于京津间。不幸而京师破，两宫走，宗庙污潴，山陵震惊，百官徒跣，生民涂炭。而此十数公者，倾侧扰攘之间，或杀，或囚，或死。所存者，盖无几焉。又何劣耶！以其为政权所出入，存亡所关系，故并论之，用垂鉴戒。此外乘时干进，逐膻附焰，以求富贵者，更仆数之，其人尚多，然大抵鹰犬之用，狐鼠之辈，斗筲之才，何足选也！何足选也！摈而不得列于此。

东抚袁慰帅剿匪记

拳匪起于山东，而大祸之发乃在直隶。东省得安闲无事，则东抚袁中丞剿匪之功，不可没也。爰辑东抚剿匪记，以资考证。

东省义和拳，自直隶故城，清河，威县，曲周等处，流入东昌之冠县，自冠流入东昌之各属，再自东昌，曹州，济宁，兖州，沂州，济南等处潜滋暗长，至己亥夏秋间，其势始炽。然仍出没黄河以西，而以直境为逋逃薮。十有一月，袁中丞世凯到任，即毅然以调和民教，缉办拳匪为务。出示剀切晓谕，先后至十余次之多。匪等抗不遵谕，始派道府大员督同营队往捕，并令各属悬赏购缉。先后拘获匪首王立言等多名，均置之法。不及两月，匪势日衰，地方已一律安靖。当复派员分赴各属，确查被扰村庄户口，不分民教，概予抚恤。是为中丞剿匪之功。论者谓今日维持大局，奠安东境，其设施盖已基于下车之始矣。

临清州属之武城县，距直隶故城，清河最近，故拳匪阑入亦最先。有拳匪头目王玉振者，因与清和某村有仇，特借此纠集其党和尚徐福，及朱西公，朱士和，陈光训，邢殿五等各率党数百人，于庚子二月初九日窜入茌平，博平，司家营一带，扰犯清平县境之许庄，掳人勒赎。清平令梅汝鼎率勇役等追捕，而匪已窜入高唐之袁王庄。十一日旁晚，又窜入夏津之师提庄，肆行抢掠。夏津令居乃勋亦率队捕之。匪又回窜清平之松林庄，旋又旁窜武城之杨庄。武城令袭敦仁电禀中丞，中丞以境内已平静两月有余，岂可再容外匪窜入？遂迅派武卫右军马前队统带王开福督队剿捕。未及成行，而其哨长阎凤鸣适率数十骑至杨庄一带巡弋，突与匪遇，匪等即列阵以拒。阎以该处村舍太密，非用武之地，佯退以诱之。匪以其却也，从而迫之。阎见相离较近，突然勒骑麾众，返身杀回，枪声陡起。匪不及备，应声而倒者几十数辈。适东字前营管带戴守礼自北来，东字左营哨官李文成亦由西面来援，前后夹击，又毙悍匪数十名。匪首王玉振，朱士和，陈光训，邢殿五，均在其内。并当场生擒匪犯朱西公，范小，陈卷等十一名。范小，陈卷于途因伤身死；朱西公等九人，则由龚令禀明袁中丞发交东昌府洪用舟太守审讯明白，分别正法监禁。是役，阎哨长能以少击众，论者称之。

济属禹城与临邑，陵县，平原，恩县等处毗连，距直隶边境颇近，故拳匪亦不时出没其间。去冬，袁中丞驻重兵于禹城，先后获办首要多名，匪党已渐敛迹。讵意三月十四日，忽有外匪王立东，李传和纠同王文义，张得胜，阎朝义，宋仁义等，各集徒党百余人，窜入临邑之田家口。即经袁中丞访悉飞饬各营县限五日内务必获案，逾限撤参。十六、十七两日，匪等又窜入禹城之王彩武庄，及临邑陵县交界之百家庄，路家庄，肆行掳抢。禹城令许源清会同济康营哨官马占元，武卫右军马右队哨官吕长顺，率带马步三十余人，赶往追捕。匪又窜至临邑之庞河，正在劫抢该处村庄，吕即率众向前兜捕。匪亦列队抗拒，并于阵前竖立黄旂一杆，由匪首数名乘马指挥其间，余匪则头裹花布包巾，结发，袒胸，形同痴癫，枪矛競进，势极凶猛。维时所带勇役等五十余名，众寡悬殊，许令竭力激劝，众遂奋勇向前。马勇谷魁宾，张维，身受重伤，仍不少却，吕哨官等更身先士卒，马步环攻。先击倒匪首王文义，贯其胸。又一骑马悍匪王某，亦连马一并击毙。张得胜见势不支，即伏地叩头，口诵真言，状将作法，以伤官军，偶一抬头，竟为流弹所中，马队遂乘势赶上，夺取宋朝义所执大旗，手刃之。宋仁义亦中枪而毙。并生擒李九芝等四匪。余匪四散。当夺获长枪三十余支，刀叉五杆，大旂一面，神像一轴，符咒多件，红布花名册一本，内载有统领前敌，总办粮台，及某哨，某队等名目。僭封伪职，形同叛逆，而当轴犹以义民目之，不亦傎乎！

往年直省拳匪，多起于清河，故城一带，故仅蔓延曹州各属，而不及武定。本年直境遍地皆匪，而以天津所属之沧州，静海，盐山，庆云为尤甚。武定所属之乐陵，海丰，则与盐山，庆云壤地相接者也。窜扰既易，煽惑自多。袁中丞访悉乐陵境内之范家屯，杨安镇，牛角屯，张义庄，张吉庄，前后董家庄，暨城东之孙家堰庄，均有外来拳匪，派武卫右军马队统带任永清率队往查。任统带遂于五月十六日率带哨长孟效曾，暨先锋右路左营哨官郝耀宗，会同乐陵令何业健，驰赴牛角屯，拿

获私开拳厂之宋清云，又至前董家庄拿获拳匪董关来，边法三等，归案讯办。其拳师张成芝，系衡水县人，以知机得脱。任统带旋奉调他往。袁中丞又派马右队统领孟恩远前往防堵。十九日，据报直隶盐山拳匪窜扰三间堂，孟统领当即会同何令驰往堵剿，未到而匪已闻风先逃。是夕，孟统领探悉孙家堰地方有外来拳匪聚集，遂又带队往拘。当场击毙匪首孙洛泉等二十八名，并搜获神牌一纸，铜佛一尊，义和拳点名单，妖符一张，妖诀多件，军械五十余件，始收队回城。所获各犯，内有受伤者七名，一并交县讯明，分别惩办。旋又探闻盐山聚匪多至七八千人，时有将犯三间堂，朱家寨之谣，因复禀由袁中丞添派帮带先锋右路各营张奉先都司，管带先锋后路左营张勋先副将，先后驰往驻扎，以资防堵。武定府属剿匪凡数十次，是役乃其嚆矢也。

拳匪毁京津铁路记

山东拳匪，既经中丞严加剿办，势难立足，因群聚于直隶各处，呼朋引类愈聚愈众，坛场在在皆有，日惟向教民村庄及教堂等处寻衅为事，杀其人而焚其居，几视为事所应有，无足重轻。时直隶总督裕禄，系深信拳匪为忠义者，因此更觉明目张胆，肆无忌惮，以铁路电竿等坚指为洋人之物，屡欲焚毁之。至四月二十九日夜，而祸乃作。

先是丰台站长等以是日自保定开来之车至晚未到，疑必有变，正惶急间，忽又接到停售保定车票之电，更为骇异，惟不知究因何故。至初一日晨，始探悉芦沟桥，琉璃河，长辛店等处车路，已被拳民于廿九夜一齐纵火焚烧，电竿半被拔去，各处烟焰迷天，火犹未息。于是西人站长及电报学生等，一律逃避至津，除银钱要物带去外，余皆弃于屋中，反扃其门而去。其时为初一日之九点钟，乡民等见之，深为诧异，即有黠者纠众破门而入，名为查看，其实乘间抢取物件，继即付之一炬。除卖票房，机器房，电报房被焚外，且有龙车一座，盖即戊戌年预备皇上至津阅兵之用者，其价约值六万金。

其马家堡车站火车，本拟于是日午后直放天津，奈丰台等处站长已逃避一空，无从接开。故京津一路，是日仅开早车一次，后即不继。其由津开往北京之火车，是早行至杨村，见有车头挂花车一辆飞驶而来，示以口号，明知有变，亦即停车不行，并闻所有各车站西人及华人之穿戴西式衣帽而不及逃避者，均经被害，洋房被焚，更不必言。致一时人心惶惶，谣言四起，其说无非铺张义和拳之神奇，种种怪诞，不可枚举。直督裕制军闻警后，即檄调武卫前军统领聂功亭军门，拨调部下二营，于是夜特开兵车驶往丰台，同时并调武卫前军二营，由芦台开赴天津以资防御。

是日惟电气车始终未停，至初二日晨，方开过两次，忽有武卫军多人拥至售票房，机器房滋扰，声言拿捉洋人，电气车因是亦停。旋为营官查知，立将一兵插以耳箭示众，始略安静。是日武卫军，神机营，均有兵数队驻扎铁路之旁。督办许竹筼尚书，亦坐兵车驶抵马家堡，并带有站长数人到来，谕令开车直抵天津。沿途蔡村，黄村等处，各派兵一队驻扎，以防再有不虞。会办唐观察，亦自津乘坐火车赶至丰台察验一切。知除保定铁路被拆一百五十里外，余尚完好未损。并捉获抢物者八人，带至马家堡候究。其丰台站长等，因闻警先逃，致车站被焚，实属咎有应得，即著天津县先行收禁，候再严办。此五月初二日之详细情形也。

厥后，聂功亭军门以已有保护铁路之责，岂容拳匪擅毁？遂于某日率兵沿路巡缉。行至落垡，见有拳匪多人各执军械阻路，军门谕令速退。不听，乃令各兵冲突而前以恐吓之。并又谕之曰："铁路乃国家产业，并非洋人之物，何得任意作践！"匪等仍然不听，反破口大骂，谓必得有洋人贿赂，故此仇视华民云云。并将砖石乱掷，复又开放枪弹，竟被击毙军士二名，哨弁一人。军门及大怒，知非可以理论，立命部下开枪，毙匪十余人。匪等非但不惧，反分四路来攻，致又被毙兵士六七人。军门忿极，乃命开放机器快炮，其后兵士复又被毙数人，于是各兵等忿不可遏，奋力将各匪击散，毙匪甚多，并又追赶入村，将房屋尽行焚烧。是役，计焚村庄四座，毙匪四百八十余人。兵士虽有死者，为数尚微。另有守备一人，因贪功穷追，为匪所戕。自是之后，铁路始安。乃不数日而即奉申斥之谕，责其不应擅自攻剿，著令退驻芦台，致拳匪之势，因以愈益加盛，而此后亦遂无人攻剿矣。

匪党蔓延京师记

义和拳匪既于四月廿九日将京津铁路各车站焚毁后，气焰愈炽，遂乘势占据涿州。一时黄巾红带者流，城厢内外蜂屯蚁聚，其数几二三万人。声言涿州兵备空虚，洋兵将来，愿为代守。由是城墙上面万头攒动，刀矛林立，如将有大敌者然。涿州牧知不能敌，遂绝食以待自毙。五月初二日旁晚时，忽有洋装马兵二十骑自保定来，由南门入，跃马北往。拳匪见而大哗，言有奸细入城，纷纷从城垣而下，呐喊之声，几同雷震，向前追逐约一时许而返。四城及市门，皆为关闭。连日又向附近各处搜查教民，见即杀之。房屋之被焚者，亦难枚举。

事闻，政府诸公，议抚议剿，皆不能决。朝廷乃命赵中堂舒翘，何府尹乃莹，于翌日驰赴涿州以解散之。刚相以尚书与己志趣不同，恐致决裂，言于朝，愿自请行。准之，乃于翌日驰往。至则尚书府尹已先至。召匪目入见，谕以朝廷德意，勒令解散归农。而匪目以聂功亭军门曾痛剿其党，衔之刺骨，答言须将军门斥革，始可从命，否则当与一战。尚书以军门办事认真，且其罪尚不至斥革，况宿将无多，正资倚畀，岂能遽行撤退？何亦以其言为然，不从所请。刚既至，力言拳民可恃，聂不可用，反覆辩论，坚持己意。其时何已为刚言所惑，亦力反前议，唯唯从命，尚书以刚相势出己上，知与辩无益，乃微笑言："既二公意议相同，谅非无见。仆不才，愿先回京覆命。二公请留办此事，如何？"刚颔之。

尚书乃回京含糊覆奏。刚则与匪目密商一切，翌日始还。

十三日，董军入都，先期由其先锋官将弁数人持令箭入京，于路宣称已命义和拳作为先锋，剿灭洋人，我军为之后应云云。闻者均为骇异。然自是以后，拳匪踪迹，即已遍布都城，较前愈盛矣。此可见拳匪入京，实由刚相之所召也。谓之罪魁，不亦宜哉?

自刚相回都后，未及数日，即有拳民数千人到京。某城门守者坚不肯纳，方争持间，忽有人持辅国公载澜令箭至，令守者入之，守者不敢违。由是风声所播，相继而来者日以千计。随处设立拳厂，坛场触目皆是。盖向仅一街一坛，或两三街一坛，既则一街三四坛，或五六坛矣。其设坛者，初惟匪徒为之，既则身家殷实者亦为之矣。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无地不团，并以"乾""坎"两字为别。"乾"字遍体俱黄，"坎"字则所穿皆红色布，以尖角红旗悬于门上，书"奉旨义和团练"或"义和神拳"字样。其旗之长方者，或书"助清灭洋"，或书"替天行道"。每团多则数百人，少则百余人。其坛主之富厚者，更为其党制备衣履刀矛。装束一如戏中之武生，恒执木棍，招摇过市，美其名曰二郎神棍。

端邸见拳民日众，遂奏请以庄邸载勋及刚毅统率之，而以英年载澜为之副，会同办理。自是兵匪合而为一，而抢掠焚杀之事起矣。

兵匪焚掠京师记

拳匪既云集京师，更有董福祥义弟陕人李来中者，从中指挥，由是兵匪遂合而为一，益肆无忌惮，任意焚掠，作为与发匪直无二致。爰辑兵匪焚掠京师记，以为后日之考证焉。

五月十六日，拳匪以外城姚家井一带教民，已先期避入使馆，不得肆其荼毒，遂于是晚将该处所有教民房屋尽付之一炬。其彰仪门外西人跑马厅，亦同于是晚一并焚烧，是为拳匪在京纵火之始。翌日，拳匪即扑交民巷，被西人枪毙八人。至晚，忽四处起火，崇文门内所有教堂皆焚。堂中教士，早经避往使署，故未遭害。惟教民及家属约二三百人，则均被戕杀，情形甚惨。是日又烧灯市口及勾栏胡同等处洋房，火光甚盛，直至天明，犹然烟焰满天，余火未息。

十八日，复焚顺治门外教堂。其大栅栏等处教民所开之店铺数家，亦遭焚毁。叫嚣之声，达旦不绝。

十九日晚，拳匪又进攻奥国使馆。是日拳匪死伤者甚多，自顾逃遁不暇，故未纵火。而喊杀之声，则仍至三鼓后始息。

二十日九下钟时，火光又复大作，烟焰蔽日，作淡黄色。盖大栅栏有老德记药房，为西人所开者，拳匪往焚之矣。已而西南风大作，以致延烧四处：东尽前门大街，西尽煤市街，南河沿，又逾河而至月墙，两荷包巷，正阳门城楼亦被延及。是日共计被焚店铺不下四千余家。至翌日，火尚未息，当火起时匪禁水会救火。老德记间壁广德楼恐被延及，因特用水泼救。拳匪等遂扬言本烧老德记一家，因广德楼以污水浇救，致干神怒，是以延烧如此之多，并非法术不精也。自珠宝市炉房被焚后，市面大震，四门亦即因之关闭。自此以后，无日不火光烛天，非焚教堂，即焚教民之居室。

二十五日拳匪协同甘军攻奥国使署。东遍中国银行及银元局火起，火光熊熊，自东而西。盖奥使署与银行之间，尚有铁路学堂一大座也。

以上自十六日起，至二十五日止，皆拳匪纵火焚烧之事。此后则甘军从而抢掠矣。

二十六日九点钟时，各街巷闻枪声忽作，叫嚣哭喊之声，无异雷震。是为官兵劫掠之始。是日，各京官住宅及殷实富户无不被掠一空。其先至者，蜂拥入室，以刀破箱，出衣物于庭中，拣佳者取以去。甫去而他兵又至，则取其次者。约七八起而衣物告罄矣。其银票等物，亦必搜攫净尽。其或闭门不纳者，兵即逾垣而入，放枪无数以恐吓之，然后饱掠以去。设与争论，即被击毙。如所掠尚不满意，即火其居。一时满街塞巷，无非抢物之兵丁。而儿啼女哭之声，尤使人闻而心碎。街市间尸骸横卧，亦难数计。顾各处虽多被抢，尚不及住居附近东交民巷一带之甚。盖与使馆为邻，故受祸尤惨也。孙尚书家鼐住宅被抢更烈，其公子所存仅一短衫，余物已被括一空。而各兵等犹未满意，因复以枪拟尚书，勒令将黄白物交出，否则将以枪弹相饷。尚书无奈，遂告其所藏之处，始释手而去。是时尚书已神魂失措，恐有再至，即乘明轿往徐颂阁中堂处暂避。所谓明轿者，即入朝所乘之轿也。各兵纷乱间，忽喧传有营官马队至，始各返身而去。盖此时大营始知官兵焚掠，来弹压也。有顷，忽又喧传大营令下劫物者斩。即有马兵将人首来悬于尚书宅外，大事始定。是日命妇之为兵戕害者亦有数人，小民更难数计。

二十七日晨，事为荣相所知，大为骇异。急亲赴各处查看，并往尚书处道惊。查点一切，不独傢伙什物荡焉无存，即墙壁间亦多有损坏之处。是晚，台基厂及交民巷东首火光又起，一路延长如龙。

二十八日，枪声四起，御河桥一带尤甚。盖因翰林院后面为英国使馆，各国洋兵皆聚于此。正攻击间，忽有教民无数从使馆中突出，逢人便杀。各兵放枪逐之，捉获无算，即置于灯市口纵火燃之，尸臭之气，隔数十里犹闻之欲呕。

越数日，翰林院复被焚烧，所有古书典籍，亦皆片片作蝴蝶飞。堂中男女大小二十六名口，亦被逼至□□□□□自外县解到英牧师□。诚浩劫也。

王公大臣袒匪记

拳匪之乱，王公大臣，除端，刚外，信之者固亦不少。而尤以某相国信之最笃。尝闻其赠大师兄一联云：

"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只此精神未泯。

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

祖匪之意，出于至诚，即此数言而已如见其肺腑。其愚诚不可得而及矣。

当五月初，骆殿撰成骧放贵州主考时，往见礼部尚书启秀，启谓之曰：“俟尔回京销差时，北京当无洋人踪迹矣。”盖启真以义和拳为可恃者也。厥后，联军进京后，启竟为日兵所拘，至以绳缚其手，欲求死而不得。卒至明正典刑，夫非自贻伊戚哉！

王培佑以曾奏请发给拳匪口粮，为端，刚所喜，得授顺天府府尹。所属各县令，以迭奉上谕拿办拳匪，乃往见王请示机宜，王谕之曰：“近日拿匪明文，并非政府之意，尔等只须奉行故事，便系尽职，否则定遭参办。”各县令始恍然而退。

又督办铁路大臣许竹筼侍郎，以各处铁路被焚，奏请拨款修理一折，具奏后，端，刚等以多事斥之。旋即奉上谕着毋庸议。观此，则拳匪等焚毁铁路电线，又皆端，刚等指使无疑。

何乃莹于五月初在顺天府府尹任，迎合端，刚之意，上折力言拳民宜抚不宜剿，因是端，刚深喜之，立擢副都御史。

吴郁生司业蒙放主考，出京后，家中存储古玩金石甚多，一日为义和拳掠去，尽送至端王处。端王留下古玩金石，其余一概散给义和拳。

拳匪侮辱大员记

拳匪之起，本拟毁使馆后，即行非常之事。其语云：“一龙，二虎，三百羊。”龙指皇上，虎指礼庆二王，三百羊则指京官也。并谓京官可勿杀者只十八人，余皆不能留。故事急时，太后常令礼庆住宫中，盖亦有鉴于庆恒之死，恐亦被戕也。

又陈侍郎学芬，于五月二十八日至各部验看月官，同莅事者惟司官丁某一人。月官共十三人，正验看间，拳匪忽然突至，任意罗唣。陈叱之曰：“此何地！尔辈敢无状乎！”匪怒以刀砍之，丁惧而遁。拳匪追之出署。时董军在外，阻之曰：“此人不可杀！”丁始得脱。旋即闻枪声两排，月官死者三人，陈亦死焉。

自各部衙门被焚后，诸京官纷纷出京。黄慎之学士亦将家中器具遍托诸亲友照管，已则出至通州，继恐所托尚不妥，乃复入，遍托之而出。遇匪诘之，黄曰：“欲出城视亲友耳。”匪曰：“时已晚，岂是探亲友者，必是欲遁耳。”将杀之，为人所阻。请命于朝，命勿杀。拳匪不可。刚赵等奏谓：“不宜惜一人而失众心，宜思善处之道。”乃命拿交刑部收禁。

廷雍，廷杰二人，平日本有意见，各不相下。廷杰奉召入京时，廷雍即欲乘其交印后，嗾拳匪杀之。其幕友等力劝不可。乃以六百金雇拳匪六人，佯为保护也者，随之入京。未几即借端杀之。

时有姚提督者，以保送入京，十四日，在市上游行，因拳匪声言须杀鬼子，姚叱之曰：“升平世界，尔辈弗得妄言！汝辈今欲杀鬼子，行看将为鬼子杀也！”匪闻言，即哗然曰：“二毛子来矣！宜先杀之！”姚力言非是，匪不听，曳之下马。姚仍力辩，匪乃为焚香，焚表。照匪中规例，凡不肯自承二毛子者，即为焚香，取黄纸烧之，如纸灰不升，即目为真二毛子，必杀无赦。时姚友有李某者，乃京营中之武弁，闻信驰至，力为剖辩。乃言待大师兄至再议。良久，大师兄至，瞪视良久曰：“必杀之！无任再辩！”李曰：“顷已允不杀，何背前言？”匪并欲杀李，李急策马驰去，始免。姚身携三百金及金镯，马匹等物，咸入匪手。姚亲友等有来抚尸恸哭者，均为匪所杀。拳匪横行如此，真暗无天日哉！

又新简贵州巡抚邓小赤中丞，出都时，遇义和拳，叱问：“何人？”从者对曰：“贵州新抚台邓大人也。”匪即叱令下轿。邓不允，即拽之出。令跪，不从，则以数人按之跪。又由二师兄为焚香，见香烟直上，即挥之去。又问：“前后车辆，皆汝一起乎？”曰：“然。”曰：“何用如许！且伊等皆何人？”曰：“是吾子及仆人也。”匪曰：“汝子作何事业？”曰：“在京供职。”匪曰：“然则汝何故携去？”曰：“以予癃老，欲其侍奉耳。”匪曰：“观汝精神尚健，何用此！”褫其衣挥之去，邓乃仓皇出走。行二十余里，始遇一仆，携有包袱，内惟存麻布袍，不得已，取服之，复行四十里，始遇其至友某，假得三百金，以百五十金雇一车，狼狈而至德州。沿途地方官均不知其为赴任大员。后遇某公，又借得数百金，始得南行。至前同行之眷属及家丁等，共十二人，则均不知所往矣。

又西摩尔提督将率师入京时，朝议派员阻之。乃命许竹筼侍郎，袁爽秋京卿二君往。途遇匪，询其出京何故，答以奉命往阻洋兵。匪云：“汝二人此去，必引洋兵入京。应就戮！”许袁怒叱之。即被拥至坛场，谓之曰：“汝二人心不可知，当焚香奉表以别汝真伪。”既奉表，乃曰：“表已上达，虽得赦宥，然汝二人不可往面，即回朝覆命，否则杀无赦！”许袁无奈，只得退回端邸闻之，以拳匪之忠于国也，传之至邸而嘉奖之。

日使署书记生杉山彬遇害记

甘肃提督董福祥所部甘军，五月初旬本在南苑驻扎，端，刚等以京城空虚，非有劲旅不足以资守御，因特奏请，调之入都。十三日，董军由南苑陆续拔队起程。十五日，入永定门。其时各国使署因见事急，已由天津檄调洋兵进京保护。适是日日使署书记生杉山彬乘车出城迎视，遂与相遇于途。

董军见之，喝问：“何人？”杉山彬据实以告。各兵哗然曰：“既系书记生，官阶藐小可知，乃敢僭坐红帷拖车乎？”即提其耳下车。杉山彬见势不妙，乃婉言相告曰：“僭越之罪，诚不敢辞，愿见大帅以谢。”各兵又大哗曰：“吾大帅乃天上人，岂汝倭子所能见！”杉山彬曰：“然则当请大帅至敝使署，由敝公使谢罪，如何？”言及此，及营官不待其辞之毕，已抽刀向前，直刺其腹。杉山彬遂死。

事闻，太后召董责之，且欲派员查办。董力辩其

无，并谓："即果有之，斩奴才无妨，如斩甘军一人，定然生变。"后闻奏，默然良久。继以事已做拙，虽尽斩之，亦复何益？乃复以却敌大任委之。董至端王府，端抚其背，并伸拇指而赞美之曰："汝真好汉！各大帅能尽如尔胆量，洋人不足平矣！"董大喜，益自夸不已。

日公使闻而大怒，即电告本国，一面请舆尸入城以殓。初尚不许，继因争之力，力准之。

由是董军益肆猖獗，更以杀人为儿戏矣。

联兵攻陷大沽炮台记

大沽炮台在白河口之南，北盐田之东。其北岸曰北炮台，南岸曰南炮台，聚于南部者曰新炮台，筑以泥土，围以石墙，坚韧处虽金城汤池亦莫以过。距京四百八十余里，距天津二百余里，为水道入京之咽喉，内港外港，险阻可守。港外有洲，水极浅，故离台尤远，即潮涨时，水亦不过六七尺，轮船入口颇非易易，兵轮尤不易驶近。洵为天然要隘，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入者。倘布置得宜，防范有法，虽日以大炮环攻，亦无所惧。而乃转瞬之间，即已失守，则当此任者，不得辞其责矣！

先是各国以得其使臣急电，遂纷调其水师舰队，陆续前来，以便相机北上。时在五月中旬，大沽口外已泊有兵舰三十余艘之多，每欲人据炮台，而无其名。遂各互相聚议，于二十日，由各统带带同译人往见炮台守将罗军门荣光，令于是晚戌刻将炮台让与各国屯兵，如至十二点钟不让，即当于二点钟时开炮轰击云云。军门答以此事未便作主，须禀由北洋大臣再为奉覆。各统带乃仍退回。旋于傍晚六点钟时，传令凡在大沽之各西人，限一点钟内均赴停泊于铁路码头旁之美兵舰名莫诺开赛者船上躲避，以免为炮火所伤。各兵舰亦各整备一切，以俟届时开战。时美兵舰统带某君，以一经启衅，天津租界必有不堪设想之处，雅不愿与闻其事，只以各统带意见相同，碍难拦阻；遂于先期开出口外，以观动静。

届时，炮声忽起，无异霹雳震空，满江烟雾迷漫，对面几不相见。故两面谁先开炮，均无从察其实在。惟觉满江炮弹飞舞，半空隆隆之声，与波涛之滚滚者相鼓荡而已。英国兵舰名奥尔求林者，所泊处适当炮台之冲，有一炮几被击中，以在夜间，炮台上未能瞄准准头开放，故得幸免。其鱼雷船威鼎则所中之弹子堕于锅炉之内，故亦未曾炸发。惟德兵舰意尔的斯，则受伤稍重，统带官亦几不保，幸闪避捷速，始获无恙。彼此相持之际，各兵舰以由下仰击，颇形费力，拟派某国兵由间道抄入台后，以为前后夹击之计。乃天将明时，而炮台旁之火药库竟为炮弹所中，致忽炸发一时间，烈焰飞空，浓烟匝地，兵丁之死者至不可以数计。而炮台遂以不守。其极北第一座炮台，为日兵最先占据，方悬挂国旗间，北边外面之炮台亦为英军所得。各兵舰即乘势驶至港口。未几，德俄两国旗号又高悬于南面炮台。此二十一日晨六点钟之情形也。

至天明后，中国海容兵舰及鱼雷船四艘，亦俱为英船所获，盖即未开战时泊于口内者，以未知开战，故均未预备，致被唾手而得，亦以英旗悬上，系之于威鼎及斐蒙两船之尾。时台上逃遁兵丁及华人等，或被枪炮击堕于河，或自投入水者随水飘流，几于触目皆是，事后闻为美兵船所救得以不死者甚多。至十点左右，各兵舰统带见事已大定，遂即派弁登岸查看。所有各炮台业已半成焦土，无头折足之尸更难偻计，所谓积尸如山，流血成渠者，实有此种景象也。各弁乃命兵丁等将尸舁诸一处，以火焚之。其附近炮台各处，所有中国房屋为炮火所伤者，亦不知凡几。大沽本有中国船坞，其中更有一捉鱼雷船，至是亦均悬以俄旂，为俄人所有矣。

是役，华兵伤亡者为数甚众。洋兵则仅英兵舰奥尔求林死伤武弁各一，兵士死者三人，又芝腊克兵舰亦一武弁受伤，复因船中火药房爆烈，焚毙七十人。德国意尔的斯统带官受伤甚重，亦因船上汽锅爆烈，致毙数人，俄兵舰仆勃尔则一无伤损，惟高丽支兵舰则武弁二人受伤，兵士死八人，伤十二人。法兵舰名雷安者，死伤武弁各一。因是战后各兵舰上均下半旗，以志哀悼。

此为中外开战之始，故求其详情以记之，俾后人有所考证焉。

德公使克林德被戕记

德使臣克林德之被戕也，为五月二十三日。

先是总理衙门饬人赍照会至各使馆，略谓津京业经宣战，大沽炮台已为各国水师所夺，现因中外战衅已开，各使臣例应下旂归国，限于二十四点钟内一律离京云云。各使以驻津各领事无此宣战之权，何得忽有此举？深为疑异，特联名缮就公函，送呈总署，请见王大臣面议此事。王大臣辞之。各公使无奈，乃复请展限于四十八点钟内起程，一面整束行装，作出京计。

乃德使素性急躁，定欲一见王大臣以辩是非，遂于是日带同翻译官某君乘轿前往，复恐途中或有不虞，特置手枪于轿内以图自保。讵行至东单牌楼时，不知如何，误将枪上机括触动，致忽訇訇作声。该处为比国使署，署中守兵闻有枪声，疑官兵来攻，即蜂拥赶出，开门放枪。时适有官兵在彼，亦疑其击已也，顿即还枪轰击。枪弹横飞之际，轿中人已中其一，盖即德使克林德也。其翻译官某见之，恐甚，急即舍轿而奔，入附近某教堂暂避。所有随带护兵，因见华兵及旁观者愈聚愈多，遂亦不敢前进，退回使馆，告之各随员，分告各国使署。此为决裂之始。

各使臣得信后，疑朝廷有意遣兵戕害，故亦决计预备守御，不愿出京，以免亦遭锋镝。时京中上自官吏，下至黎庶，已半成义和拳匪世界。端王刚毅，董福祥等，以衅端已启，况大沽炮台被夺，战祸料难幸免，与其束手坐待，何如拘各使臣以为质？纵或洋兵北犯，尚可有恃无恐。因是遂有攻围使馆之事。

而或者谓华官预伏兵于路，俟德使至而杀之，此则猜度之词，未足为信，且亦必无之理也。

津城失陷记

北直自人庚子以来，即大旱数月，某屠求雨，绝无灵效。津郡城厢内外，火灾又层见叠出，甚至一日夜间铺户被毁者几难枚举。且火皆起于大街，如估衣街，锅店街，单子街，河北大街。此数处为津地最繁盛之区，富商大贾，百货云集，店铺如林，皆付之一炬。计所失不下千有余万金。然火旱二灾所损伤者，不过银钱，与民命无与；及端节后，拳匪滋事，与洋教为难，则刀兵起矣。

先是春二月间，天津初闻北直保定，遵化州，绵州一带，有神师降世，专收幼孩为徒，教以咒语，云能请先朝名将护身，教以练拳练刀，功候满足，即能枪炮不入，刀箭不伤。未几，即日盛一日，强年壮丁亦相率从之，乡野村庄，十有九信，始取名曰义和拳。嗣后从者益众，北三省几于遍地皆是，官府既不严禁，因是练者愈众，复更名曰义和团，以已成未成分为上下两等：上等胸系八卦兜肚，腰围黄布，腿扎黄带；下等则腰围红布，腰扎红带，日夜操练刀矛拳法。其时虽有举国若狂之势，然尚未闻其滋事也。

至三月间，谣传遵化州有焚毁教堂之说。四月间，保定府则竟实有其事矣。该处教堂，无论天主耶稣，悉付一炬。复与教民为难，见即杀之。初犹未及南人也，继以南人受役于洋人者多，亦恨之刺骨。并以电报局，铁路，车站等处，与洋人声气相通，故亦欲害之。呼南人曰二毛子，其他三毛、四毛等，则以其人所业者为等差，得脱者寥寥无几。保定一带洋教人等既尽，拳匪见无可深闹，随大烧铁路车站，自琉璃河，长辛店，丰台，落垡，而至津。是时正值端节，既至津后，势焰虽已凶横，然尚犹未敢公然滋事也。

至五月中旬，北京铁路又被拳匪焚烧。洋人即发兵至京以保护使署。大沽口外，各国兵船亦陆续而来，并调兵三千余名至津，以为防守租界之计。时华兵亦陆续告至，初犹不计其有他也。惟洋人恐拳匪乘间混入租界纵火，故防范加严，每夜十点钟后，行人必有照会方可来往，余皆与平时无异。内中间有胆小之人，恐有不虞，早为避地南下计者，十分中约居二，余皆以拳匪为乌合之众，必无能为。岂料兵团联合，弄假成真，竟一发而不可收拾哉！

十八日晚十点钟，津城中忽然红光满天，则拳匪焚毁教堂也。津城教堂共有三处，传教神甫已先期出城，堂则请天津县发封看守，此夜竟付之一炬。自教堂被焚后，风声大紧。津城内外拳匪满街，公然来往，毫无忌惮。官兵遇之，反避道而行。绅商等欲请其保护，多以粮食等馈之。拳匪等复谣传十九夜将纵火以焚租界，作法而毁洋楼。于是租界洋人更严为之备。至夜二点钟，拳匪果在陈家沟子，朱傅庄一带放火。人声嘈杂，火光连天，意图混入租界。洋兵见相离不远，即开炮以威吓之，虽毙拳匪百余名，而居民之惨遭殃及者竟至难以数计，直至天明始定。二十日下午，传闻塘沽开战，官兵与义和拳连合专打洋人，人均不信其说，而不知竟有其事也。是日风声更紧，界内居民不准出界，其在界外者不准入界，因是道乏行人，市皆闭肆。

二十一下午，炮声忽起，排枪声如贯珠，炮弹均向租界而落，盖官兵开炮也。居民等有与洋行相识者，即挈家迁于洋行，入地窖内躲避。是晚枪炮声愈紧，火光又冲天而起，则为洋兵焚烧先农坛以及芦保铁路公司，直至租界牌坊而止。及将天明时，炮声又连次大震，洋房民房之被毁者不一而足。居民皆扶老携幼，号泣而奔。男女满街，甚有身无衣服，足无鞋袜，争相逃窜者。其时炮弹飞舞半空，枪子急如骤雨，间或堕地炸发，中之者又非死即伤。致沿途哭声震耳，惨状诚有难以言语形容者。至半途复遇洋兵阻止索取照会，苟无以应，即指为奸细，立时枪毙，惟教中人则可免。因是人民横遭轰毙者，又不知凡几。其洋楼中之素称坚固者，虽可受炮，然窗上玻璃，屋顶砖瓦，已无不随炮声而飞。至二十五日黎明时，枪炮之声始缓，盖官兵向西而退也。惟自二十一日起，至二十五日天晓止，此五日五夜中枪炮声无一刻断绝。洋房洋楼之轰毁者计有数处。只以大炮仅能远攻，不能近击，故炮弹均从头上飞过，虽有一二炸弹落下，已散碎无力，不致多伤人命。其海大道一带，华人被炮轰毙，至不可以屈指计，惨哉！

二十六日，枪炮虽缓，然尚时有所闻。二十七日，枪炮更稀，下午四点钟，洋人救兵又到，官兵及均向北退走。至晚而炮声乃绝。当二十四日，租界中有一西国武员，不知若何，为华人以手枪击毙，因之自此以后，租界内不准华人往来，见则立行枪毙。华人有不知此禁令者，轰毙约数十余名。至二十六日，洋兵欲搜拿藏匿于各洋行之华人，以置之死地，其故，盖因西国武员被华人击死所致。后经各洋东竭力保卫，始免于难。而前五昼夜内官兵及义和拳为洋兵击毙者，竟有数千名之多。

当接战时，洋人群谓华兵虽众，要皆不足为虑，所可畏者，聂军门之所部耳。盖聂军有进无退，每为各军之先，虽受枪炮，前者毙而后又进，其猛勇处诚有非他军所可比拟者。故自聂军门阵亡后，而洋兵声势更为之一振。

至二十八日下午，炮声又起，盖洋兵追击官兵也。二十九日，洋兵以大炮轰中国水师营，华兵并未还炮。至三十日，洋兵复欲向津城开炮，并欲派兵夺据城垣，嗣因探知城内官兵尚多，一时亦未敢进攻。至六月初一日，洋兵破海光寺机器厂，即入据之。

天津又有东局子者，亦系机器厂，向造火药，炮弹，枪子。初二日，洋人欲破之而无策。因局中亦有兵千余名防守，若轰以炮，则局中所存炸弹甚多，一时炸发，恐并租界亦齑粉；若派兵往夺，则局中有炮可放，伤人必多。会议许久，卒无善策。然洋人咸谓不得东局，租界不能安枕，乃议派兵前往，远远以排枪击之。不意东局并不开炮，亦仅以枪对敌战。二日夜，华兵败走，且死伤甚多，东局遂为洋兵所得。捷音至租界，洋人均欢

跃相贺。

初三日，洋人以传闻北京钦使已被害，又欲搜杀华人，幸各西商以未得确信为言，始得免。至初五日早，枪炮声又复大作，华兵以枪击租界而洋兵则以炮轰津城。至晚间而炮始绝声。然排枪之声，则仍永夜不绝。初六日，枪声亦时作，至下午三点钟，官兵复攻租界，枪炮之声又起，至晚方息。两军互有损伤。初七日五点钟时，即闻炮声，午后继以排枪声，两军又复大战，三点钟时天忽大雨，彼此仍冒雨而战，各不休息，直至半夜一点钟始止。是役，洋楼之毁者甚多。

初八日上午，又各出队混战。下午始止。初九日，洋兵以水师营有德国所造之大炮，其利无比，欲得之以为己用，特派兵往夺，是日因复大战。初十日午后，彼此仍开放大炮，遥为轰击。至十一日而又肉搏相攻矣。是日，日本兵并派大队往攻津城，为华兵击败而回，伤亡颇众。

十二日，洋兵以炮击天津城，放至百余炮。洋人登了高台，以千里镜向城中窥视，但见烟尘大起，火光连天。是日并有英国新运到之大炮八尊，据称此炮一开，一弹能毁三里村庄城厢，遇此无有不化为平地者。计算天津阛厢，若连开五十炮，即可片瓦不留。英兵本欲大加施放，当为德俄二国劝阻，故仅放数门，即行停止。其所以劝阻之故，并非有爱于华人也，缘二国之人在津为商者多，倘天津伤损过甚，一则所有账目悉归乌有，二则元气一伤，将来贸易必有大碍，故力阻之。是日，租界中又击毙无照华人八九名。

十三日，中国水师营以大炮向租界开放，异常猛烈，洋人以另有机谋，并不还炮。至晚，官兵在后，义和团在前，合攻租界，洋人以排枪御之，天明而止。计毙义和拳二千余名，官兵则伤者无几。事缘：官兵以若辈妄言惑众，先云能避枪炮，而仍遇枪即毙；自开战后，官兵伤亡不少，而若辈反避入村庄，不敢出战，因此恨之刺骨，分往村庄搜捕，责令充当先锋为前敌，否则杀无赦；若辈无奈，只得拚命上前，遇洋兵开枪轰击，即跪地乞天护佑，前者已死，后者畏惧欲逃，官兵见而大怒，遂亦以枪从事。故是夕义和拳死有如许之多，并非皆死于洋兵也。

十四日，各国领事函致裕制台云："如再以大炮向租界开放，必亦当以大炮轰击津城。"裕制台覆信，词语甚为决裂。是日下午，又有新从英国运到之大炮二尊，其名曰列低炮，盖即绿气炮也，又曰毒气炮，其烈无比，开放时，在一百码地内之人，一闻其气，无不立毙，为万国公法所不许，往年弭兵会亦曾首议及此，平时不得轻用，故此炮自制就以来，只非洲曾用过一次。洋人接裕制台信后，当晚即派日，德，俄三国之兵共八千名，分两路攻击津城。日兵以轻进故，遇地雷猝发，伤毙六七百人。次日，即十五日，洋兵乃放列低炮，并以各种大炮佐之，约及四五百门。裕制台以守城华兵力不能支，只得率众向北退去。日本兵遂据有津城西门。随后水师营亦因迭中炮弹，难以支持，亦即拔队而退。德俄两国之兵遂进东门。

至十六日，津郡城厢内外，已无华兵踪迹。城内惟死人满地，房屋无存。且因洋兵开放列低炮之故，各尸倒地者身无伤痕居多。盖因列低炮系毒药搀配而成，炮弹落地，即有绿气冒出，钻入鼻窍内者，即不自知其殒命。甚至城破三点钟后，洋兵犹见有华兵若干，擎枪倚墙，怒目而立，一若将欲开放者，然及逼近视之，始知已中炮气而毙，只以其身倚戤在墙，故未仆地。列低炮之惨毒，有如此者。

攻城各兵，以日兵最为勇敢，故伤亡亦众。盖因日兵初至时，某国官兵，以其形类侏儒，且无纠纠气，颇忽视之；日兵因欲一雪其耻，以傲各国，然亦赖有列低炮之助，故得专美于前也。

城中自东门直至鼓楼，片瓦未动；南北两门亦所伤无几；惟西门则死尸山积，房屋则十存一二。盖洋兵从西门而入，故受伤独甚也。城外大街，虽未十分毁坏，然已十去其四。居民及铺户门首，如书有"大日本顺民"字样者，即由日兵出为保护。

十七日，洋兵在津城内外抢掠各大户以及当典之类，各官署所积现银亦均为洋兵所得。十八日，洋兵出示安民，城中始稍安静。

城外自马家口至法租界，周围里许，从前皆华屋高堂，法界中尤觉林立，今则无一存者。从法界至津城，先时亦均有铺户居民，自经战事后，只见碎砖破瓦，狼藉满地而已。至闸口二里有余，亦求一屋而不可得也。幸闸口以上海关道，东新街，宫南，宫北，至锅店街口，均皆无恙。从锅店街末，估衣街口起，直至针市街口，亦被烧罄尽。估衣街一条，内中均系殷实店铺，如物华楼，播威洋行，瑞林祥，隆聚，恒利，鸿兴楼，庆祥元，义成文，成文义，成合义等，均系著名大肆，其资本多则三四百万，少则数十万，或十余万不等，均被焚烧净尽。盖以锦绣繁华之地，一旦而变瓦砾纵横之场，有心人言念及此，能无痛恨于谋国者之不臧哉！

直隶提督聂军门死事记

自团匪作乱，始发涞水，副将杨福同以总督调赴弹压被戕，朝廷归咎官军，不肯议恤，天下怪之。然是时匪乱方炽，猝无以防制之，则近畿一带立被糜烂。而任直隶提督者，适为聂公士成，统全军方驻芦台。总督裕禄立檄调数营至涿州，复分派多营防守京津一路。五月初八日，匪焚黄村铁路，聂军力救之，匪遽仰击伤数十人，军中大愤。其后聂军在沿途剿匪多次，落垡一役，其击杀尤多。匪大憾，因嘱其党诉于朝。

是时朝廷匪党已成立，即捏词入告。降旨痛斥直隶派出各军骚扰各情，复以聂多年宿将，所统皆久练节制之师，过触其怒，则其仇团民愈深，恐更因此而龃龉，谋所以和解之，乃使总统武卫全军满洲某巨公致书于聂，略谓："公军装式颇类西人，易启团民疑，故至寻衅。团民志在报国，具有忠义之忱，似不宜肆行剿戮，惟公慎之！"聂得书，复云："团匪病国害民，必误大局，且士

成本任直隶提督，境内有匪，理宜肃清。事定之后，虽受大创，靡所逃死！"此皆为五月十二三以前事也。

自是聂军大队专守杨村，遏匪南侵。至十四日，英提督西摩尔统各国兵入京，过杨村。聂欲阻之，电告裕禄，裕不可，聂大发愤，谓所属曰："身既为直隶提督，直隶有匪既不能剿，直隶有敌又不能阻，安用此一军为耶！"欲拔队竟归芦台而不果，卒在此一路往来牵制西兵，使不得骤入。西人以兵少，又颇惮聂军大营在后，乃径议折回。而朝廷以为团匪大功，奖励之，赏赐巨万，而聂军毫无所得。

至二十日后，得大沽炮台被夺之信，朝旨始决意失和。聂即奉命攻击天津租界，围攻甚力，恶战者十数次，相持八日，炮声不绝。西人谓自与中国交战以来，从未遇此勇悍之兵。故自大沽失守以后，津京旦夕可危，有能首敌西兵以御急难，使津郡在外人屈指间得延一月而京师得获暂安者，则聂军之为也。至二十八日，各国兵大队赴援至津。聂以久战之兵，又无继援，势始不支，然犹退守津城附近，力遏西兵。是时苟无内讧，专御外侮，则聂之身未必亡，聂之军未必覆，而津城未始不可暂支以待转机。乃未几而有聂家为团匪所劫，而练军助匪枪击聂军之事。

方五月下旬，聂军之急攻租界也，团匪始犹出阵，继以数受创，乃不敢往，常作壁上观，反四处焚掠。所当敌者，惟官兵而已。聂颇愤，以为倡灭洋以酿祸开衅者，团匪也，乃临事见不妙而以大敌诿官军；官军再四血战，断头颅折肢体者至十之二三，而彼犹内窃忠义之名以误朝廷，外肆盗贼之行以害闾里，不重惩之，无以慰军人，谢百姓。一日者方恶战，甫归营，遽下令曰："今日尽力攻团匪！"于是派军四出，所击杀者千余人。匪愈恨，遂乘其与洋兵苦战时，以多人拥向其家而去。是时西师方大队援津，聂军退守甫定，闻信，急引兵追之。所谓练军者，故多直人，与匪通，见聂军追匪，急欲救之，遽哗曰："聂军反矣！"共开枪横击之。聂出不备，遂败。

斯时聂内外被敌，进退失据，又自愤身为提督，拥兵十余载，被数十创而内不见谅于朝，外复见侮于匪，则大愤慨。又以近日贼臣匪党，欲排异己，动以其通外为词，遂欲亡身殉国，以杜谗口。适六月初四，马军至津，聂仍收集数营，日夜助战，每身轻前敌，欲以求死。至十三日，在八里台。果以身中数炮，腹裂肠出而死。其死状最惨，天下闻而悲之。

自聂死后，凡五日，而津城陷。

英使署御敌记

是记，当北京使馆被围时，为英人某所撰，于当时情景随笔记载，似非浮光掠影者可比。爰为照译如下：

五月二十四号即华历四月二十六日。是日为英君主寿诞，窦公使特备盛筵款待。在京英国居民，到者共六十人。宴毕，即在击球场设跳舞会，大众尽欢而散。各西人以北戴河气候已甚宜人，整束行装，拟于日内前往休息者甚多。而义和拳谣言日甚，但以为时已久，均不在意。

二十七号。长辛店为拳匪所攻。西人之在该车站办事者，逃往丰台，并帮同该处西人设防以待救。京中某西客栈主人，偕其妻会同多人前往该处，将各西人救护入京。丰台随为拳匪所焚。

二十九号。闻丰台铁路亦为拳匪所据。各使臣均已致电天津，请兵入卫，为总署所搁，迟两日始发。

三十一号。卫兵于是晚抵京。共计到英水师兵八十人，俄法水师兵各七十五人，美水师兵五十人，意兵三十人，日水师兵三十人。到时，所过街市，观者为满。昏夜间，华人不能知其实数，遂以为西兵大至。

六月三号。本日午车又运来德水师兵五十名，奥水师兵三十五人。

四号。早车已由津到京。自此以后，铁路遂在拳匪之手。安定车站亦毁，惟通州电线尚属完全。

五号。自今日始，海关邮政局每日遣人至津转递信件。

六号。各使臣于本晨往总署请将京津铁路修理，庆王答此线将于下礼拜六即九号可复通。

七号。本日聂军与拳匪在杨村一战，拳匪死者甚多。

八号。闻华政府已令聂军退去，不使干预拳匪之事。董军入南城者日多一日，该军器械极精，而军法不严。吾等惧董军有过于拳匪十倍，盖拳匪仅有一刀而已。

九号。各公使往总署问前言铁路今日可通，何以仍不开行，总署答谓因意外事多，以致不能践言。是日，通州教士至京。该教士在该处起行后，房屋即均被拳匪焚烧。通州电线已断，天津电报亦停，所可通者，惟俄国北线耳。

十号。电报局知会云：张家口电线已断。闻救兵三千人，归西摩尔提督统带，已由天津前来。

十一号。闻英使馆别墅在西山者被焚。日本书记生杉山彬出视救兵，其车过某门时，为拳匪拖出戕毙。

十二号。各公使往总署，欲言昨日书记生被戕之事，各堂官均不在署。署中只有章京数人。闻庆王已出总署，政归端王管理。卫兵未至之前，西人未经尽遭屠杀者，皆庆王之力也。

十三号。本晨有拳匪二人，服饰仿佛，在使馆前乘车而过，有西人数人追之，即弃车而遁。获者一人，先送至德使署后，即送至总署。是日有拳匪多人，在使馆街东西冲入，意大利兵出御，连发数枪，拳匪遁去。死者三人。各使馆始大惊，令各卫兵分地而守，夜间各处火光融融，起于东而止于北。是夜各处教堂被焚者甚多。

十四号。使馆邻近各街景象与前大异：华人无一出入者，卫兵值更者随处皆有，即使馆仆人亦须携有执照方准出入。昨逃去仆人多名，今日复回，据云，使馆中较他处为安稳也。下午，城墙上值更德兵报称，拳匪

在南城往来甚众，旁观者皆有歆羡之意。德公使乃使水师兵前往，在城墙上发枪击毙数人，以破华人不畏枪炮之说。夜间城外叫嚣之声不绝。

十五号。救兵营一带，已有华兵据守。据云乃庆亲王督带之兵，该兵与西兵尚称辑睦，并无仇视之意。

十六号。英日二国人于本晨往某处小庙获拳匪五十人。午前十点钟，外城某药房发火。风甚烈，前门一带铺户焚毁者甚多。至夜更烈，计二十点钟始息。

十七号。日间尚平静。入夜，值更者误报敌人至，美兵乃突发数枪。

十八号。城西及城外各处常有火起。新派总署堂官，仍至各使署拜谒。

十九号。有华人来言，大沽炮台已为法人所据。而总署亦致哀的美敦书，言因大沽炮台被夺，中国已与各国宣战，限二十四点钟内各洋人一律出京。各公使仍在西班牙使馆会议此事。

二十号。本晨，德使偕其翻译官柯德，随带水师兵数名，前往总署。至中国界，有华兵数人前来导引，德使许之。乃将其水师兵遣回。有顷，德使御人忽赶回，报称德使被戕。水师兵乃立时复往至中国界，则已不能复进矣。有美国教会在哈达门者，亦遣人报称德翻译官受伤甚重，已逃出中国界，现有医士伺候，随即送回德使署，旋复迁至英署。自此以后，遂无人作出京想者。各使署物件，亦悉行迁入英署。下午四点钟，华兵竟向使署开炮。又同时，四面火起，至夜十点钟，华兵始退。

二十一号。昧爽，华兵复来。各卫兵已奉令退守英署。后知退守失计，复欲再占前地，而比署及奥署之一隅已为华人所焚矣。

二十二号。荷国公使馆及华俄道胜银行，悉已焚毁。华兵来攻，至夜间十一点钟始止。

二十三号。奥署悉已焚毁。意大利使署亦经华人迫攻甚急。停战时，人皆搬运各物以为防御之用，其应办之事亦均派人分头办理。夜间，华兵始退。

二十四号。熟睡中为大炮惊醒。华兵以十五磅大炮安放前门，向英署轰击。头一炮，中英国头参赞住房屋顶，幸在高处发炮，不致伤人。使署后面城墙分界处，为华人设兵驻守。旋由德水师兵十人赶即登城，将所有华兵躯逐净尽。美人已取回其使馆后余地，即在该处设兵防守。英馆西北两面大火不已。翰林院已为拳匪所焚，盖冀其延及英署也。俄顷，南首马号门亦火。华人在外取各种引火之物堆入，立时火势即大盛。西兵恐华兵因此冲入，乃纠集多兵，出界御之。火在前而西兵在其后，在场华人谅无一人能脱者。西兵亦伤数人。本日接战最厉，相攻无已时，至翌晨尚未停止。

二十五号。华人欲西人弃使署而走，乃在四面纵火。各处因保守严密，尚属完全，独东面海关及意大利使署，一概被焚。大炮自前门及内城墙来者，终日不休，其逾各使馆而中于城墙者，难以数计。

二十六号。英署四面华式房屋悉已焚毁无遗，已可无虞延及。惟枪炮声尚是不已，各使署面面以次受攻。

二十七号。夜间炮火忽停，有木牌挂于内城城墙上，载华文云："各公使将归保护。"此后约两点钟时，极其平静。须臾间炮火又作，彻夜不休。

二十八号。华兵在近墙处某庙设防，英美合兵攻之。管理粮食不足。宰小马二头以食兵卒，尚有绵羊数头，则留以供伤者及妇稚之用。

二十九号。本晨，日兵所守地步受攻。下午五点钟，有炮声甚烈，由英使馆马号之东前来。最后有一炮，穿过马房，毙马数头。夜间大炮始息，惟枪声尚不止。

三十号。晨，越利兵官率兵多名，往夺昨日华人所放之炮，乃已为华人先知，早将该炮移往他处，只得仍然退回。华兵炮无虚发，虽未受大害，然各处房屋及所设防堵被毁者甚多。

七月一号。华兵以大炮攻取某处，其势甚凶。下午，西兵冲突而出，不幸失路，为敌人所阻，受伤者甚多。美兵所守地步，亦被敌人急攻，越利兵官亦受伤。薄暮，黑云密布，旋即大雨，炮声与雷声相杂，卫兵军衣均经湿透。是夜情景可畏已极。天明时，炮火始渐减。

二号。晨，各人相顾均有忧色，人人均与水鸭无异，倦苦自不堪言。未几，内城大炮复来。英公使住屋受伤最甚。夜间见行军电光照耀城楼，有言系英兵船透力勃尔之电光，经西摩尔提督带来者，然亦将信将疑之说也。

三号。迈尔兵官率英，美，俄等水师兵多人，往夺前次所失防堵，虽经得手，而是役迈尔兵官伤腿，美兵之善发枪者阵亡，余亦伤有数名。

四号。炮火以是日为最烈，美兵受创尤甚。

五号。华人安放大炮于内城，只以不善瞄取准头，故所放之炮三四十子，逾使署而中于城墙者，转有二十五六子。

六号。华人专意夜战，故日间较静。

七号。昨夜敌人复来攻，今日虽无枪声，而大炮仍轰放不已。

八号。下午，日本陆军随员某，督率日兵多名冲出，欲图夺炮，只取回防堵一座，即前数日为敌人所夺去者。

九号。敌人攻昨日取回之防堵甚急，复在该处纵火，邻近房屋被焚者颇多。夜间于使馆街某铺中寻出旧式炮一尊，即经送入英署，适有俄炮炮子大小恰与相合，其炮膛则尚留津，未携入京，因即安放停妥，俟翌日开用。

十号。近半月内，曾遣信差多人前往天津，绝无消息。惟前遣往城外侦探之人归来，俱称内城北面一带一切如常，拳匪在街市往来者甚众。皇太后皇上尚在宫中。

十一号。昨夜敌人复来，其意盖在使西人终夜不睡也。

十二号。华兵已洞穿法署外墙，下午有二三十人由毁坏处冲入后面隙地。当经悉行击毙，有一人伤腿，不能行，大呼不已。

十三号。在法署受伤之人尚未死，日间不时叫嚣。洋客栈界于法日二使署之间者，受炮最多，至今日止，计受一百四十七颗。

十四号。法署擒获华人四名，前之受伤者业已气绝。下午，地雷炸发两次：头次被泥土掩埋多人，奥国代理公使鲁斯脱赫翰者被埋及肩；第二次适将头次所埋者翻出，竟得不死，只有法国水师兵两名埋入土中而毙，其尸无从寻获。

十五号。七日前所遣信差，在外城被华人所获，于今日释归，带有庆王信函，大概云西人如能停战，中国亦即照办，并请于翌日答覆。英署翻译学生名华伦者，新从英来，今日中飞炮死。

十六号。晨，斯托罗治兵官及太晤士报馆访事人玛利森，又日本随员某，三人在空洞处结伴而行，敌人向之连发数枪。斯君小腹受伤，玛利森伤腿，日本陆军随员幸免。逾两点钟，斯君因伤重而死，即于晚间与华伦同葬一处。华人又向送葬人连发四炮，诚足令人骇异。大约教民中必有与敌人通信者。夜间枪炮一律绝声。

十七号。覆总署信业经送去，已许停战。华兵有以鸡蛋来兜售者。其价甚昂。

十八号。自六月二十号起至本日，始获外间消息。日人所遣于六月三十号往津之信差已回，报称救兵已于本月二十号由津起程前来。

十九号。日间复有枪声数响。

二十号。本日下午，有总署章京某悬白旗来见，未经延入，由各公使出外与谈。其语不可知，只闻该章京已许与议在使署邻近设肆事。

二十一号。华兵复有以鸡蛋来售者。城外购得上月京报一份，闻外间拳匪盛极，几于无处无之。华兵拳匪死者近三四千人。北堂教士教民等虽惊惧不已，尚坚守未降。

二十二号。本日尚有枪声。下午，有人送西瓜百枚及王瓜等物前来，据云系皇太后所馈。

二十三号。管理兵粮者提留十四日粮食外，余均散给大众分食。

二十四号。管粮食者发出罐头小豆以供众食。马骡等肉，固非难食之物，因日日食之，转觉生厌，虽煮法时有变换，终嫌不足适口。即大米一物已属有三四年之久，糠粃甚多，而又不洁，更觉难以下咽。

二十五号。有瑞典国教士某，于前数日发狂，曾经看管，今晨忽逸出，不知所往。该教士常言华兵待吾当较英人为愈，因共知其往投华兵矣。

二十六号。虽无大炮而枪声则日盛一日。夜深时，闻向北堂处有大炮声。彼处所有之兵，只法水师兵四十名，意大利水师兵十名，以之保卫二千教民，自是不足也。

二十七号。又有送西瓜来者，亦云皇太后所馈。所遣信差，归者一人。该差于前八日遣往天津，出署后，即为荣相兵所获，监禁一礼拜之久，于本日释归，并带回致英公使信一函。该差称有西人一名，垢腻不履，为华人送往总署，拳匪欲得之，刻仍在总署归人看管。该差又云，拳匪与官兵刻已联合，官兵以拳匪大言而无勇，甚轻之。又云，皇太后皇上尚在京。

二十八号。有华人一名，于本月五号伪扮乞丐出京，于二十一号至津，将所带信交呈英领事后，即于二十二号起程而回，于本日到京。据言，紫竹林外并无西兵。带来之信，乃驻津英领事所覆，内云联军不日赴京，格斯利统领本月二十二号可以抵津，刻下俄兵已散布满洲各处；又言天津所有妇孺，悉已他往。

二十九号。本晨，华兵为使馆细作者来言，西兵已据安平，俄兵亦由张家口南下。瑞典教士业经送回，衣履全无，浑身垢腻不堪，而又苦饥。自言："华人以各使署情形究诘之，吾以华盛顿生平不作诳语，悉以实在告之。"闻者大怒，欲致之死，刻下仍有人看管。闻皇太后已离京。自今日起，每人每日限马肉一镑。

三十号。细作来报，西兵已据马东。

三十一号。细作告日本人云，张家湾亦为西兵所据。前数日华兵常以鸡蛋来售，今晨又来，在防堵前被杀，英水师兵见之，即向凶手开枪，未中。

八月一号。细作来报，联军退回马东。本晨，接驻津日领事七月二十六号来信，言救兵当于本月三十一号拔队起行。因此知该细作之言，俱不可信，虽然，每日以三十五金雇之，并不可惜，盖妇女等闻其言，殊足解忧也。闻今晚赫总税务司由总署得一电，内问华人所传保护使馆，接济粮食之事，是否可信。

三号。总署又请各公使赴津，并言由荣相亲自保护前往。各公使未与确实回信。总署不得已，乃许为代传暗电至欧美各国。

四号。昨夜有俄兵二人受伤。前华兵报信之处，悉经敌人堵截，此后无人可来接济粮食矣。下午，日本兵以洋两元购得枪子一百四十枚。

五号。晨，华兵复来攻击。前每日应得雪茄烟二枝，自今日起减半给发。

六号。占据蒙古市邻近华式房屋一所。华人知之，夜间攻击不休。

七号。本日起，每人只准给马肉半斤。华教民受苦尤甚，所食者惟麦粉和树叶，而每日死者七八人。

八号。昨夜，敌人复来，日出，稍退。华人不知此间虚实，以为围城内至少必有三四千兵，不知实数只四百人而已。

九号。昨晚，敌人仍复来攻，人均不能安睡。华教民乞西兵出外将狗击毙作食。各处骡马死者秽气甚烈。

十号。格斯利统领及日兵官所发之信已到，内言至本月十四号救兵足可到京。

十二号。本日，敌人复来攻击。前所许设市一节，

总署复又不允。总署请各公使于翌晨聚议。

十三号。昨夜，华人复来攻击，炮火之烈为从来所未有。华兵防堵处与西兵守处相近，华兵官传令之言，闻之均极详尽。本晨，总署来言，西兵昨日击毙华兵，官一员，兵二十四人，刻下不必与各公使晤会。

十四号。昨夜，华兵复来，大众无睡已四十八点钟之久。夜半两点钟，忽闻大炮声，群知救兵已至。下午三点钟，印度兵至英署，英兵先至，美兵次之。日俄两军在东北两门攻击。是夜炮声不已。次晨，炮队已到，悉向内城攻击。美兵由前门顶上发炮，杀戮甚多。最后北堂亦经获救，华教民死者已四百人矣。并悉有一日地雷炸发时，计死幼孩七十六人；法水师兵十人，意水师兵五人，亦同时毙命。

卷　三

北京大教堂被围记

天主教教堂在京者共四处，分东西南北。在北者，名北堂。其教中大掌教即住在内。

当使馆未被围之前，京城内无攻战屠戮之患者共有两处，其一即北堂，其一乃美国教会及北京学堂也。自六月二十号，各国民人入居英使馆后，美国教会即经弃去，不久即被焚毁。耶稣教教民行教礼之处，仅英使馆，英教堂而已。

天主教教堂在南面者，即葡萄牙教堂。此乃北京教堂中之最古者。其次东堂，其次西堂，最后则北堂也。东堂，北堂，俱系天主教大掌教名法维尔者设法所建。

建造北堂一事，其故甚繁。盖在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北京内城所有教堂只天主教教堂一座，该教堂与皇宫相近，教堂球顶高处可以望及宫廷。因此颇为宫禁所憎恶，已建造高墙以蔽之矣，后复请驻京法公使将此堂迁往他处。至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在地内赐地二十英亩，后复给英金七万五千镑，故此堂在四堂中为最新。

北京事起，拳匪于西六月十三号，即五月十七日之后三日，将东西南天主教堂三座悉行焚毁。北堂与各使署相去程途，按步而行，约一点钟时可达，然彼此不通消息者共两阅月之久。在北堂被围者，计法水师兵三十人，意水师兵十人，法教士十三人，女教士二十人，华教民三千二百人。所存之粮，无事时可食五百人，被围之际，人数不止六倍，故起初华人每日尚许食物八两，最后减至三两，勉强过度。

西六月十五号，即五月十九日，拳匪往攻，死四十八人。至二十号，中外已经开战，华兵有以大炮往攻者，经其水师兵冲出，夺一炮而回。每日即用以拒敌，直至围解后始止。英使署经大炮攻击时，至多不过三尊；而北堂则华兵连架大炮十四尊相加者共有三日，平时，至少亦有四尊，有由禁中放出者，有由礼王府来者，纷纷不一。受困二十八日，防守北堂者只法兵三十人，意兵十人而已。华兵所埋地雷炸发共四次，有一次死者至八十人，四次共毙四百人，内有童稚一百二十人，华教民死者大半。

事起时，华教民六百人以刀叉自卫。堂中仅有洋枪四十杆，大炮一尊，以御三千杆洋枪十余尊大炮，竟被支持至七月二十二日而围始解。

南省保卫记

拳匪事急，洋兵北犯时，南省谣言蜂起，有言西兵将攻取长江及吴淞炮台者，有言义和拳将率众南下焚劫上海者。传说纷纷，几于市中皆虎。甚至谣传华兵已定于某日进攻租界者。西人患之，将于界内多方防堵以备不虞。鄂督张，江督刘，以南省若再有兵事，势必糜烂其民，且西人多疑，设或彼此猜忌，难保不肇事端。时适西人有联合保卫之请，于是一再电商。特派干员某观察，会同江督所派某大员及上海道余观察等，与驻沪各领事彼此申明原委，各不相犯，并订立约章，以互相保卫。凡长江及苏杭等处通商各口岸，均照约办理。南省遂赖以安。此非两制军之识力坚卓，曷足以臻此！西人以各国产业在上海者最巨，故尤注意。所有订约互保上海章程如下：

一、租界内人及产业，应由各国巡防保护。租界外洋人教堂，教民，应由中国官妥为巡防保护。遇有紧急之事，互相知照妥办。

二、地方流氓遇有聚众滋事，或抢劫伤人，无论华洋地界，均须一体严拿，交地方官从重严办。

三、现因商货停滞，各项小工佣趁较难。拟请租界工程局添办新扩各界路工程，城内则令疏通河道，并由道台挑选精壮充当勇丁。务使闲民有事，可致消患无形。

四、添办各项工程及添募勇丁，请中外官商公议捐助章程。

五、沪市以钱业为大宗，而钱业须赖银行零拆转输。若银行不照常零拆，或到期收银迫促，钱市一有挤倒，生意必皆窒碍。市面一坏，人心即震动不安。应请中外各银行东及钱业董事，互相通融缓急，务使钱行可以支持。

六、钞票应照旧行用，只须道台会同各领事出示晓谕，声明各行并不收银，搭几成钞票，由各钱业照付。

七、租界内大小各戏馆应令照常开演，不可停歇，以惑人心。

八、租界内救火章程甚备，租界外浦东亦应仿照，多备救火器具。若有火警，附近居民不可乱动，一面由火会分驰往救，一面分派巡捕，兵丁，分班巡护，认真弹压，应请先行出示晓谕。

九、租界巡捕应请添募，大小街路均应有巡捕昼夜轮流梭巡。城厢内外以及浦东南市，亦应添募巡捕，多派员弁，分班轮流巡查。

十、查明租界四址出入总散路迳，租界内边地则由

工部局于要路多派巡捕，每处若干人，建造捕房，常川驻扎，了望界外。倘有远处成群来界乱人，即鸣警知会局中，派捕拘捆。租界外边地则由华官派兵搭盖棚帐，常川驻守，弗令成群乱人闯入租界以内。

忠良受戮记

袁爽秋京卿，许竹筼侍郎，于七月初三日奉旨处斩于菜市口。考其被祸之由：一则因连上三疏，痛诋执政诸臣，并力言拳匪宜剿除，使馆宜保护，致犯端，刚等之忌。一则因某日当朝会时，皇上执其手而谓之曰："今日之事当如何？"许言："皇上宜乾纲独断，万不可听信妄言，致触列强之怒。"时太后适出见之，即有不豫色；然又顽固之辈，谓许亲于俄，甚至目许为俄党。故其正法也，虽为李秉衡参奏言"许与袁违背廷意，擅改电谕，致南北异局，非斩之不足以震惕疆臣，尽其罪戾"等语，然已早伏于廷对之时，及平日"俄党"两字矣。是日，监斩官为徐荫轩相国桐之公子徐承煜侍郎，因见二公尚是衣冠齐楚，叱手下去之。许曰："某等虽奉旨处斩，然尚未奉旨革职。况照例亦应穿戴衣冠，岂汝作官多年，此例尚未谙耶？"徐闻言，面为之赤，不语者久之。既而袁问曰："吾二人死固无恨，况君要臣死，不死则不忠。然究竟所获何罪，而受大辟？请即见告！"徐怒叱之曰："此岂容尔分辩之地，尚敢哓哓耶！尔所获罪，尔当自知，何烦吾言！"袁曰："尔何必如此作态！吾二人虽死，留得清名于后世，他日自有公论。但洋兵不久必来，尔父子恐亦万无生理，尔时候尔于地下可也。"于是二人遂从容就刑。

许袁死后，端，刚等犹有余怒，家人等均不敢收殓其尸。翌日，为徐尚书用仪所见，不觉潸然泪下，遂命以棺木殓之。而尚书之死，亦即肇端于此。未几，即由端，刚等加以莫须有之事以中伤之。尚书因是伏法。时有联京卿元者，亦因力奏自古无妖术能成大事之理，致伏上刑。呜呼！以忠告而不保其首领，虽有敢言之士，其能不使之箝口结舌哉！

至立尚书山，受祸尤奇。盖尚书住宅与使署相离不远，端，刚等以使署被围多日，而曾未闻其粒食告匮，此必有人暗中接济之者，因遂疑及尚书，谓其必穴地以私济外人。于是令拳匪多人，驰往其宅搜查，虽查无实迹，而拳匪等以使署围久无功，冀图卸责，遂坚言尚书有通敌情事，拥之以去。端，刚等绝不加察，竟以尚书付狱吏，不数日即奉旨典刑。联军进京后，其家人始为治葬事。各公使悯其无辜遭戮，特派兵数小队以护其丧。而尚书之令名亦于是乎随四公而同垂不朽。

裕李两帅死难记

联军北犯，途次与华兵接战以及裕李两帅自戕情形，兵戈扰攘中既未目击，终恐铺张失实，兹得有某省派往直隶随营坐探委员当时电京原稿，于失利原委颇为详尽。爰录之以为记。

电云："天津镇徐锦帆带十余营分札韩家墅一带，洋人在南仓以下，时有马哨前来，隔水窥探，与我军互相鸣枪击放。七月初十日，洋兵两路进攻，我军迎敌，直战至十一日晨，抵御不住，遂失韩家墅营卡。北仓亦于是日被洋人占住，粮台辎重均退至杨村。裕帅，宋祝帅，亦驻扎杨村。十三日，洋兵进攻杨村，马景山军门督队抵御。正酣战间，忽开花炮飞入裕帅行辕，炮伤裕帅前胸，戈什哈等扶上坐车，拟送通州养伤，甫出村外，即因伤而死。随至蔡村具棺小殓，用舟载至北通州。马军门竭力抵御，奈众寡不敌，且战且退，驻札杨村扼要防守。当探得李鉴帅统带先锋前军，于明日过通州。升廉访允统带新军于今晨南下。"

又电云："夏辛酉军门十二日早督队同李鉴帅出都，十三日行抵马头村，探得杨村已失，洋兵在河西务。十四日，我军进剿。十五日辰刻，在河西务迤西八里逢仙镇与洋兵接仗，至酉刻始退。十六日巳刻，在马头我军包剿洋兵后路，张万两军递击，战至申刻，张万两军败退，我军两路截敌，寡不敌众，且战且退。李鉴帅于十七日在通州自尽。十八日，我军在通州西南一带接仗，洋兵进而复退者三次。先锋后营帮带杨长清，后哨哨官马占元，各受枪子重伤死。各营勇丁受伤阵亡者甚众。马军门，陈臬台两军，业已退赴南苑。张万两军溃败之余，所剩无几，不能出队，惟我孤军，力亦不支。"

联军进窥京师记一

联军之入京也，先由英水师提督西摩尔督带，转战而前。途次，虽屡有少挫，受创尚不甚巨。至杨村，始为拳匪所围。以众寡不敌，且进退皆有牵制，几至全军皆没。后乃由间道折回天津，乘机攻陷东局，兵势因是复振。其时，各国兵已大集。西提督所部以患病者多，遂暂休息。至西历八月四号，即华历七月初十日，各统带以迭接使署乞援之信，遂复于是日联合一气，大举入犯。分路而进，兵行甚神速，越五日即据北仓而有之。旋即复占杨村。直督裕寿帅以力不能敌，节节溃退，至蔡村中飞炮亡。洋军兵威由是大振，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无前。时李鉴帅奉命督师，方至河西务而洋兵已大至，甫交绥，张春发，陈泽霖两军即溃。鉴帅见军无斗志，知大势已坏，因即自戕。时马玉昆军门已带兵进京。洋兵遂长驱而进，直逼通州；并以日兵勇敢，一路均由该军为前敌；英俄法美次之，然亦无有当之者。

至七月十九日，洋兵逼近京师，以巨木为架，升大炮于其上，向京城中陆续开放。一时炮弹飞空，急如骤雨。各处房屋为飞弹所伤者不知凡几；军民等非倒即毙，号哭之声震动天地。计连开十三炮，某国提督恐多伤民命，殊乖上天好生之德，竭力劝阻，始已。即经分地扎营，互相会议，定于翌晨各认地段进攻。乃俄人以贪功故，竟于深夜突扑东城，以冀先登。日兵知之，亦潜师进攻，竭彻夜之力而陷东直齐化两门。英美两军从南来，亦由陆路进逼保定。护直督廷雍率官民迎降，各统将遂执廷雍，并按照中国法设公案于督署大堂，以次列坐，牵雍衣跪下，诘以纵匪仇教各款，廷雍再三辩

驳，不听，竟按西法枪毙之。

京师除平民死者不计外，职官之以身殉及阖家自尽者不知凡几，各处朝衣朝冠之男尸，补服红裙之女尸，几于触目皆是。其自缢者，往往一绳高系，终无人解，经时既久，项断身落，头尚悬于其上，过者咸为酸鼻。故相国张之万家居京师，亦遭劫掠，后经李相饬人往检遗物，业已片物无存。

联军进京记二

联军进东南等门，攻入城中，亦并无抗之者。时英国格斯利统领，恐攻城时使署或有不虞，因探悉某门水沟与使署相近，遂潜率所部由沟而进，果于下午三点钟时，直达其国使馆。英公使窦大臣等接见后，即以攻击内城方略授之。时正阳门已为英兵夺得，因即分派各兵保护使馆，一面乘势往据天坛。甫经夺获，而永定门之华兵已来救援，当为英兵击败，华兵伤亡者颇众。而永定门亦即为英兵所陷。是时京中居民及官宦等，以不及逃遁，恐遭屠戮，甚有全家自尽者。然联军初入京师，除俄德两军外，余尚恪遵将令，未敢过于恣肆，而民间之被掠者，已十室九空。

洋兵既据京师，复派兵四出剿匪，并由各统帅带队至宫巡阅一周，加以封锁。以京师地面辽阔，遂公议划界分段而治，广设巡卡，严定通行章程，以为暂安闾阎之计。其章程列下：

第一条。凡外国人不论兵民，如有在境内犯规者，即应拿获送最近巡捕卡管押，由捕头缮函送交本国兵官，并将所犯之事及一干人证一并交案。

第二条。每总巡捕卡，应设号簿开具被告洋人案件，并证人名色，以备查考。

第三条。凡兵士及营役，除有护照外，不得擅离各所管辖之境，惟城墙上及下开各公共之街道准其随便行走。

计开公共街道：

〔一〕由安定门至煤山鼓楼到后门。

〔二〕由安定门至东交民巷。

〔三〕同海岱门至雍和宫。

〔四〕由顺治门至北城墙。

〔五〕由西直门至顺治门大街。

〔六〕由平则门过西马市街河桥至煤山。

〔七〕由东直门至鼓楼。

〔八〕由齐化门至西牌楼大街。

〔九〕由东长安街至西长安街。

〔十〕东交民巷。

〔十一〕由煤山至东华门城外。

〔十二〕由沙窝门至彰义门。

〔十三〕由前门至永定门。

〔十四〕由顺治门至菜市口。

〔十五〕由海岱门至蒜市口。

〔十六〕由东便门至西便门。

第四条。按第三条所开护照，由英日提督会商，造发各国公用之护照。

第五条。凡华人在上所开公共街道行走者，各国不得勒充苦工。

第六条。凡公共街道准华人门市贸易无阻。

第七条。各国辖境内，如处置华人，赏罚由各国自行立章。

第八条。凡巡捕不论华洋，应于左肘缠一白色袖箍，上书华文“巡捕”二字。

第九条。每巡捕卡，应用红白二色大灯书明华文“巡捕”二字，悬于高明之处。

第十条。按第三条所开公共街道及各处所设巡捕卡，应由英工程队赶紧绘成地图。

两宫西狩记

庚子七月十一二等日，直隶总督裕寿帅在北仓与洋兵接战，兵败，退扎杨村，旋又退至蔡村，以手枪自尽。时李鉴帅奉命督师，于十四日抵河西务，所统张春发，陈泽霖两军，略战即溃，鉴帅亦服毒自尽。洋兵遂进逼通州。

其时举朝震动，皆莫出一谋。十六日，乃有西巡之旨。复因车辆不齐，迟迟未行。至十九晚，城外大炮隆隆不绝。二十日，喜雀胡同一带，更炮子如雨，至下午喧传天安门及西长门安已失守。然以相隔遥远，内廷尚不得真消息。是日，王夔石中堂文韶，共召见五次，末次时已亥刻，见面只刚相赵尚书二人。太后云：“只剩尔等三人在此，其余均回家去，丢我母子二人不管。尔三人务须随驾同行！”并谕王中堂云：“汝年纪已迈，尚要汝吃此辛苦，我心不安。汝可随后赶来。他二人素能骑马，必须随驾同行。”王中堂奏云：“臣必赶来。”皇上亦谓：“汝务必要来！”然当时尚言不即起驾也。是晚，王中堂在内值宿未归。至夜半，又喧传洋兵进城。中堂欲出查问，则禁门业已严扃，不能出入。至翌晨七点钟时，中堂乘坐小轿进城，方知两宫已于黎明仓猝出宫矣。

是日为二十一日，太后皇上均坐车出德胜门，行至贯石，始由光裕驼行孝敬驼轿三乘。皇上与伦贝子同坐一乘。直至怀来县宣化县，两宫皇后大阿哥始均坐轿。复因仓猝出宫，太后仅穿蓝布夏衫，头尚未梳。皇上则仅穿黑纱长衫及黑布战裙两条而已。铺盖行李一切均不及随带出京，三日夜间只睡火炕，既无被褥，复无替换衣服。饭更无人进奉，只以小米粥充饥。狼狈情形，不堪言状。妃嫔及宫女等均未带出，太监虽有随驾者，然亦寥寥无几。诸王贝勒等随扈者亦少。礼王，荣相，启秀等，均未相从随行，只端王，庆王，那王，肃王，伦贝子，棣贝子，及公爷数人而已。堂官则有刚，赵，吴，王，溥兴五人。又部院司员十一二人，满小军机二人，汉小军机一人，神机虎神营八旗练兵约亦千余人，马玉昆保驾各营弁兵约亦千余名。沿途各铺户均闭门逃遁，到处均无从购物，故凄惨处尤觉非笔墨所能详记。

是日，王中堂以曾奉命随扈，一闻驾已出京，不及回宅，即偕其次公子于巳刻冲出后门，时因困惫已极，姑至灵鹫庵小憩。庵中僧人，以洋兵进城，逢庙必烧，深为焦急，且其时安定门至德胜门城上均有洋兵教民来往放枪，街市间亦多有洋兵行走，因此坚不肯留。中堂无奈，遂至间壁充内务府役之旗人韩姓家暂避，车夫轿夫业已各自逃命。至下午，探得西直门尚开，遂将车马及一切物件遗弃韩家，只带银钱及随身替换衣服，候至天黑，随众出城，由德胜门十三海一带行走。甫至戛戛胡同，天又大雨，乃至景宅借宿一宵。其时城内枪炮声已停，惟后门外满天火光，彻夜不绝。直至寅初，始探知西直门已开，洋兵未来，华兵已逃。逃难者不知凡几，均无人盘问。中堂遂与次公子步行而出西直门，至大桥外，始行乘车。次公子则跨骡以时随从人等，仅存五六人，亦均徒步而行。行至海甸，中堂以腹中饥甚，欲觅一饭，而饭铺已闭，只沿途寻觅，始获勉强一飧。饭后即行。行七十里至贯石，闻圣驾已过，即在该处过夜。二十三日，至居庸关。二十四日，至怀来县，始知两宫已先于二十三日到此，已驻跸一日矣。遂入见跪地而泣。两宫亦挥泪不已，一再慰劳，始命退出。

先是两宫于二十三日临幸该县署时，已旁晚。署中人皆不知，吴令仓猝戴大帽出迎，驾已入署矣。乃即于大堂朝见两宫，温谕有加。吴令退，乃即以其夫人之房赶紧收拾，请太后慈驾入内憩息。皇后则安置于其媳正房，皇上则暂在签押房驻跸。时太后已饥甚，手拍梳桌，命进食物。盖太后出京二日，仅食鸡蛋三枚也。并即自行启奁取梳梳头。旋命皇上亲降朱谕，派吴令速往东南各省催饷，其县印即着交与典史暂署。两宫乃复于二十五日起銮西行。自是始由地方官陆续进奉，两宫始稍安逸矣。

所有沿途驻跸情形，自出京日起，今特按日备录左方，俾无遗漏，庶后来有所考证焉：

七月二十一日，驻贯市，系七十里。宿清真寺。东光裕李姓，杨姓，进面饭，小米粥，蔬菜，并二马车轿。

二十二日，驻岔道，系九十里。辰刻大雨，行抵关沟，山水涨发，銮舆冲水而过。午间过居庸关尖站，内监向土民索得粗磁茶碗，进凉水一盏。延庆州秦牧奎良进蓝呢轿。是处无供给，苦甚。

二十三日，驻怀来县，系五十里。驻跸二日。怀来县吴令永进燕席，并汉装女衣，皇上衣大阿哥衣。

二十三日，进河城，系六十里。江北通进绿轿，并进旂衣。

二十六日，驻鸡鸣驿，系四十里，宣化属。

二十七日，驻宣化县城，系六十里。驻跸四日。驻上谷公所，供张稍好。宣化县陈令本召见时，慈圣颇奖励之。

八月初一日，自宣化启銮，驻怀安县属之左卫原，系六十里。行宫狭隘，绝无预备。

初二日，驻怀安县城，系六十里。供张草率。

初三日，驻山西天镇县城，系八十里。天镇县知县额令腾额先期知奉天全皆失守，是以自尽。是日在枳儿岭尖站，毫无预备。岑中丞春煊进荷包鸡蛋，甚蒙褒奖。宿站，典史杨守性供给，视尖站稍周。

初四日，驻聚乐堡，系六十里，阳高县界。

初六日，驻大同府城，系六十里。在镇台衙门驻跸，四日，供张稍觉周备。

初十日，由大同启銮，驻怀仁县，系九十里。供张草率。

十一日，驻山阴县之岱兵镇，系一百里。行宫湫隘。

十二日，驻代州之广武镇，系八十五里。

十三日，驻阳明堡，系七十五里，代州属。过雁门关，慈舆在关上稍停游览。岑中丞进野黄花一握，慈圣劳慰之，并赏乳茶。

十四日，驻原平镇系八十里，崞县属。行宫系民房，知县王令失于觉察，内有旧存空棺数具，经岑中丞查出，驰马回奏，幸慈圣天恩高厚，谓："可移则移，如不在紧要地方，不移亦可。"驾未到时，部郎俞启元已督同兵丁全行移出。

十五日，驻忻州城，系八十里。是日，在二十里铺换黄轿三乘，绿轿二乘。

十六日，驻黄土寨，系六十里，阳曲县属。

十七日，抵太原府城，系六十里。驻抚署，一切供张，陈设仪物，均系纯皇帝幸五台时旧物，灿然如新，极为可观。慈圣谓为宫中所未有。

自此遂在太原驻跸兼旬。继因某大臣奏联军将掠保定而西，遂决计临幸西安。复明降谕旨，定于闰月初八日起驾南行。一路地方官供给周至，颇惬圣怀。至闰月二十六日巳刻，两宫銮辂始入潼关。

以下为入关后情形。

是日，两宫渡河，乘御舟三只，均以锦绣饰之。途中风平浪静，天颜颇喜，赏银二十两，银牌百面。时关中苦旱频年，赤地千里，乘舆过后，即得雨三寸有奇。万姓欢呼，声闻四野。太后因欲至华山拈香，遂召襄办皇差之陕州黄直刺璟垂询华山情形，何处可以拈香？直刺奏山路险峻，已派兵一营修路，太后又问，驻跸一日可修竣否？直刺奏请至华阴驻一日，或可赶修稍平。嗣因军情吃紧，传旨不登山。即在华岳庙拈香，灏灵殿行六叩礼，圣祖龙牌前行九叩礼。皇太后礼毕，泪下沾襟。又登万寿楼，王大臣等再三请乘舆，不允，由内侍扶挟，曲折登三丈梯第一层。皇太后率皇上，皇后，妃嫔，大阿哥，王大臣凭眺良久，皇太后更上一层。岑中丞，端方伯，黄直刺等于楼门跪接，太后于手巾中拈出人参糖，各赏一枚。次日，黄直刺进呈螃蟹，蛋，虾仁，鼻烟等物，均经赏收。

先是，是月十六日，前护理陕抚端午樵中丞驰赴山西行在，迎迓銮舆，行至蒲州，蒙恩召见一次，至潼关，又蒙召见，旋奉旨驰赴河南陕州查办事件。中丞感激天恩，奉命即行。

迨九月初四日未初，圣驾至西安，由长乐门大路直

抵北院行宫。御道甚长，皆用黄土铺垫。各商铺皆悬灯结彩，居民等更跪迎道左，均欲仰瞻圣容。皇上命扈从人等，毋许驱逐。皇太后更赏赐耆民银牌甚多。御驾抵北院后，办事大臣亦各纷纷随至。并经派定侍卫二百五十人，日夜轮班，在大门二门站防值宿。自是圣心为之稍安。复以陕省哀鸿遍地，民不聊生，正宵衣旰食之时，所有御用衣服，概以大布为之。诸王大臣等仰体俭德，不敢稍涉奢侈，遂亦一律穿用布袍。

两宫驻跸西安记

行宫先驻南院，后移北院。南院是总督行台，北院是抚台衙门。先驻南院者，因署外广阔；后移北院者，因署内轩厂。本来预备南北行宫，听两宫旨意，两处墙垣皆是一色全红。南院自经慈圣驻跸后，正门遂封闭不开，奉旨作为抚署，而由便门甬道出入。北院一切装饰亦全红色，“东辕门”“西辕门”字亦红漆涂盖，辕门不开，周围以十字叉拦之，如京城大清门式。正门上竖立直匾，写“行宫”二字。中门左门皆不开，由右门出入。入门有侍卫及一切仪仗，旁有军机处朝房，六部九卿朝房，抚藩臬各员朝房，侍卫处，种种名目则贴红纸条而已。大堂空洞无物，左房为内朝房，右房为退息处。至銮阁中有六扇屏门，中开二门，设宝座一张，上盖黄布。至二堂，又设宝座一张，亦盖黄布。左有一房，为召见处；右有一房，为亲王办事处。三堂中又有宝座一张，左右房为太后宫室。二堂之东，有三间，为皇上寝宫。后又有三间，为皇后寝宫。三堂之西，屋三间，为大阿哥居住，行宫内皆用洋灯，近来俱换大保险灯及洋烛，因贡物已到，是以顿增华丽云。

两宫到行在后，太后常有胃痛之疾，不服水土，夜不成寐，辄哭，时命数太监捶背，日夜不休。皇上反比在京时健旺，偶与太监耍戏，亦嬉笑如常；惟圣衷不悦时，辄大骂太监，亦似有所怨恨者。各处进贡之物，太后命太监开单分赐群臣，毫不吝惜。凡各省贡品送到内务府，太后必悲喜交集。皇上见直省贡物，涕泣不已；有时在园中玩耍，见太监入园，或避入门后，或趋入宫内，不知何意，人疑圣心之有疑疾也。

太后皇上御膳费，每日约二百余两，由岑中丞定准。太后谓岑中丞曰：“向来在京膳费，何止数倍！今可谓省用。”岑奏曰：“尚可再省。”又每晚先由太监呈上菜单一百余种，亦不过鸡鱼鸭肉之类，其后贡物燕窝海参都至，御食乃丰。皇上喜食黄牙菜，并不多用荤。太后喜食面筋，亦不多食他品，谓太监曰：“不必多办菜，从前御筵一百余种，皇上不过食一二品而已。”

太后皇上去年冬皆食牛乳，养牛六只。今春因天太干燥，不食，将牛六只发交西安府喂养，每月需银二百余两，另有牧牛苑。

两宫出京时，仓皇出走，除身穿之衣，余皆未备，嗣由京城陆续将两宫随穿衣服带往。故太后所穿之衣尚是旧时衣服。皇上亦然。

两宫及大阿哥到行在后，并未出宫。大阿哥养一小狗，皇上索去，后大阿哥又命太监索回，相传皇上因此曾责罚大阿哥。

两宫至行在时，百姓皆得仰瞻圣颜，然皆跪接。太后未到行在之先，谓王中堂曰：“我要看看百姓究竟是如何苦楚。”是以太后御车行至乡间，百姓皆得见天颜，并有乡农远远立田间翘望，并不趋避者，太后并不加罪。皇上看见乡民形状，甚奇之，盖从未见过者。太后谓皇上曰：“咱们那里知道百姓如此困苦！”故到行在后，即命岑中丞办赈济，开粥厂，并时以赈务如何询问，岑中丞不置。

太后亟思回銮，然往往无端惊惶。二月初十日本拟下回銮之旨，及闻俄约，又中止。刻下行宫内外已一律盖芦席棚，似有过夏之意。行在各人皆恃邸相为泰山，望电报如饥似渴。太后曰：“我一日不见京电，便觉无措；然每见一电，喜少惊多，心实胆怯。”庄王，英年，赵舒翘诸人之死也，太后曰：“上年载勋，载澜诸人，自夸系近支，说大清国不能送与鬼子，其情形横暴已极，几将御案掀倒。惟赵舒翘，我看他尚不是他们一派，死得甚为可怜。”言至此，并为落泪。

军机处仍是荣中堂问事，王中堂则可否因人，鹿尚书则附和荣中堂。有人一日见三大臣上朝，先是一太监手捧圆盘一，上盖黄绫，引三大臣前进，王中堂先行，荣中堂第二，鹿尚书第三：王中堂白发苍苍，面目清瘦，走路吃力；荣中堂须亦微白，面扁而黄，有足疾，身材亦不高；鹿尚书颈歪，面浮肿，尾随其后，似欠精神。人谓每召见，总是荣中堂一人说话，王中堂本重听，鹿尚书近来亦甚重听，全恃荣中堂在军机处宣示，而又多请教于荣幕樊云门，否则莫知底蕴也。

鹿尚书住木四牌楼，产业在西安者甚多。荣中堂住满城。王中堂住贡院。除都察院，内务府，工部，其余各衙门皆设贡院内，以红纸长条书“某部公所”字样而不书衙门。贡院内皆系办公之所，各部暂刻木质关防，文曰“行在某部关防”。王中堂有太平宰相之称。鹿尚书肝气太甚，于两江最为吹求，深赖两湖为之调处；荣中堂尝劝其意气勿过甚，又勉其凡事外面圆融，使人不测。各员奔赴行在候引见者有二百余人，故朝廷电催吏部尚书敬子斋冢宰到行在，即料理引见事宜。惟各员以食用太贵，不堪苦状。其津贴办公各员之项，一二品每月一百廿两，三四品六十两，五六品四十五两，七品以下三十两。聊可敷用而已。近来简放各员，颇有谓军机之私心者。

各省解往银两赴行在者，在二月初核算，已有五百万之多。岑中丞预备带银六十万赴晋，为各防营之费，所有已收饷银，俱存储藩库，尚未大动。太监有孙姓者，与李莲英，黑辛同一跋扈，而贪婪亦不相上下，湖北解饷交内务府银两，由孙太监督同监平，解饷委员曰：“这是湖北关道平足对宝，每锭五十两，断不短少。”孙太监曰：“你解过几回饷，你知道什么解饷的规矩！”委员又曰：“海关道平色实是不短。”孙太监曰：“然则老佛爷的平假的么？”言毕，仍欲拳打脚踢，委员急退。内务

大臣继禄慰之曰:“你来得辛苦,我们总不叫你们吃亏的,不过他们在这里进项太苦是有之,你们要稍稍原谅。”委员将各节一一出而述诸人。广东解贡品二十四种,因未贿赂太监,被太监剔出九色退还。某道台解贡往行在者,出而告人,愤愤不已。闻俞廉三恃皮小李为奥援,上年某令到省候补,带有皮信,故因此得与彼通消息。

行宫左右地方皆驻扎武卫营兵,而街市亦照常贸易。人谓不愁货不卖,只愁无货,惟最惧太监买货,不肯付钱。

西安向有两个园,至是大加修葺,召京内名角演剧。太监见太后常哭,辄请老佛爷听戏。太后谓:“你们去听罢!我是断没心肠听戏的!”故宫内并无戏台,两宫及大阿哥实未曾听戏。而行在各员往听戏者则与京城兴致无异,是可叹也。

西安饥荒,以西北为甚,正二月来,无日不求雨。赤地千里,入河南境始见麦苗。现西安府麦子每斤九十六文,鸡蛋每个三十四文,猪肉每斤四百文,黄芽菜每斤一百文,鱼甚稀而极贵,其余一切菜蔬,无一不贵。洋灯在南边每盏数角者,在西安值三元,火油洋烛,无一不贵。洋货绸绫,更不必说,且无货,厘金甚为亏短。亦有土娼,皆草屋土炕,不堪插足。现在各处陆续运粮不少,然并不平粜,皆留作兵士口粮。

附志 鹿尚书傅霖事略

自政变以来,至今几三年。庚子七月北京未破以前,中国之事败于刚毅;庚子七月北京既破以后,中国之事败于鹿傅霖。故鹿傅霖者,一未死之刚毅而也。

当拳匪之发难也,鹿时任江苏督抚。东南立互保之约,鹿大不谓然,急率兵数营北上,冀附会端刚,合拳匪攻外国,事成则南下督两江。及甫至近几,则亲见李秉衡方大败,京师将立陷,所率兵又多散失,不得已,乃率兵数百人次定兴。定兴,固鹿家也。既闻京师破,两宫西幸,则急行迎谒道左。而湖南藩台锡良亦俱至。太后见之大喜,抵太原,简放为山西巡抚。是时刚毅死,朝廷乃命鹿入军机以代之。自联军破京师,诛罪魁,将及期年,国势大变,有能首以旧人新人政府者,惟鹿一人而已。

鹿既入政府,则首建幸陕之策。是时两宫驻跸太原,闻全权大臣李傅相已入北京,各国允议和停战,冀速定大局,言返旧京,颇有待和议行成,即行就近回銮之意。而鹿陈说太后,以北京万分危险,西安去海遥远,洋兵万不能到,进退战守,无不皆宜。

太后固本愿西行,徒以廷臣二三主持于内,疆吏十数力请于外,皆以“暂驻晋省,静待和议,勿再深入内地”为言,既重以群议,故一时未决,得鹿奏,则又大喜,即日下诏定期启銮幸陕。故鹿一人军机,即能首以诡谋长顽焰,荡和局者,则幸陕一策为之也。然得于慈眷者,亦自此深矣。

既入陕,则又思集顽党,修旧政,开战局。以王中堂不附己,多不遂,则欲以全力去王,而令夏震武,洪嘉与二人痛劾王倚恃洋势,请予重谴。及得旨,夏洪俱被斥,然尚有“心尚怀忠”及“书生之见”等语,王自是一味委蛇,愈加抑退。故入岁以后,鹿尤大肆专执,每对人言端,刚为国忠臣,为洋人所逼以至如此,他日得志,必当起复昭雪云云。闻人议变法,辄多方阻抑,虽荣禄亦无如何,他人更不敢置喙。近更引洪嘉与为军机章京,与某制军消息往来甚密,无非为商阻回銮亲政等事。

窃谓外人此次于惩办罪魁一节,视为要图,无非为推本穷源之意。然英,赵诸人虽附和拳匪,不过一时之害,事后尚索办以儆戒将来。如鹿者,论事则为害甚大,以时则为患方长,若不能去,而望中国少定,全球获安,无是理也!中国顽党固多,然就目前论之,惟此为最悍,而其事又最确故不避如弦之喻,附而记之于左。

北京战后记 日本人植松良三著

北京城内外惨状,颇有可记者。北京城高三丈五尺,厚四丈;城上有坦路一条;四面有许多城门;城上建有三层楼,与前面之橹楼遥遥相对,高耸云端;城上并布列古式炮多尊。此可谓天下之坚城,若守得其人,虽以十攻一,难期必胜。不意为联军攻击数日,竟不能支,一败涂地。此全系顽固党人之结果,本无足怪;独可悯者,良民之惨状耳!

盍观沦陷后北京城内外之情形乎?巍然之橹楼,为联军击碎烧弃,已失数百年来巍奂之美观;旧迹留者,仅一二耳。城内外惨遭兵燹,街市毁失十分二三。居民四面逃遁,兄弟妻子离散,面目惨澹,财货任人掠夺者有之,妇女任人凌辱者有之。更可恨者,此次入京之联军,已非复昔日之纪律严明。将校率军士,军士约同辈,白昼公然大肆掠夺。此我等所亲见。计京城内富豪大官之居宅竟无一不遭此难者,决非过论。但其中亦有因与和义团相通之朝官,以此示报复,至蒙其害者焉。

至夺来之物,金银,珠玉,自不必言;此外书画,骨董,衣服,以及马匹,车辆等值钱之物无论兵卒,平人,所获之数均属不少。军人因不便悉持去,虽是金银,珠玉,亦以贱值转售,以故操奇之人颇多。余见某国人购得三分大之珊瑚珠百余颗,仅一弗银耳。按一弗:即墨西哥银一元。

据某华人云:北清妇女惧受凌辱,往往深窗之下自经者不少,其未受灾害者,仅于房外树一某国顺民之小旗,坚闭门户,苟延残喘,情殊可悯。不幸而遇掠夺军人来,将银钱献出,以求保性命而已。

一面为军人掠夺,一面复有盗贼横行。通衢大道,无人管理。无业游民公然入他人之室,亦不问人允否,即与共寝食,并不言归。米谷告罄,亦无处可买,间有挑贩,途中仍不免遭兵士抢夺。大抵华人昼间断不能徒行市上,其穷苦之状,实余所目击者也。

余将去北京时,联军已设假政府(*盖假政府,即暂设之地方官也*)。严禁此等情形。若果实力奉行,劫掠

等事原可稍减；惜示禁太迟，抢掠及种种暴虐之行，业已做了一番矣。

天津之惨祸，不为不甚，但尚系北方上等通商口岸，欲复旧时之天津实非难事。至北京此次之惨状，欲复旧观，正不知何年也已。

津门战后记

天津既陷后，某观察因有要公赴津，以在津所见所闻各情，详细函告南省诸戚友，言皆慷慨，语尽悲恻。阅之如读“扬州十日记”。爰节录其说如下：

“洋兵纪律胜于吾华者无多，殆犹五十步之于百步。据西人霍克尔云：‘六七月某国兵最佳，俄兵最坏。’今则反是。盖新来之某国兵，见前人多拥厚赀重宝，自恨来迟，遂亦无理劫掠。有被其难者，多向总统衙门即前督署或该管兵官处控告。辄问名姓为谁，倘不能举，即作罢论。惟力能扭送者，或可求办。然孰敢为之，以寻仇衅耶？瞻前顾后，人皆相戒不敢出门，时有洋人亦遭抢夺者，华人可想矣。

“自七月间，有人将家储重宝藏匿棺中掩埋，被人暗通消息，洋兵大得利市。于是四郊之外，及各省会馆，义园，几于无棺不破。抛尸道左，野犬村彘，不嫌臭腐，及尸亲来认，业已肢骸不全。前天津府李少云太守，其棺被斫者三次。

“津门之祸，起于义和团，固也。然非京中士大夫之主张，武卫诸军之助虐，直隶官长之养奸，其流毒或不能如是之大且重也。徐，李，裕，刚，已成鸿毛，而北人犹美其称曰殉节，闻之令人欲呕。刻北省疮痍满地，然受害烈者，大抵良善之民，饶衍之家。而前之头裹红巾，手执钢刀者，胜前则膺忠义之奖，临败则有劫夺之饶，既败又有厚佣之获。盖今日津地小工，每日皆有六七角工钱，拉人力车者每次亦两三角，终日所获不止一元，若辈什八九皆义和团也。

侯家后娼寮，酒馆，戏园，落子班，又稍稍出头矣。去者入座大呼，延朋引类，察之绝无仕商中人：牛头马面，虎咽狼餐，衣裳则颠倒天吴，容止则跳踉鬼噪。噫，此真混沌穷奇世界也！此辈固无足责，所可怪者，前日之文武士大夫耳！中国以如此人而操政权，谈国是，吾辈小民至今日而始颠沛流离，晚矣！当团匪起时，痛恨洋物，犯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罗稷臣星使之弟熙禄，自河南赴津，有洋书两箱，不忍割爱，途次被匪系于树下，过者辄斫，匪刀极钝，宛转不死，仰天大号，顾以为乐；一仆自言相从多年，主人并非二毛，亦为所杀，独一马夫幸免。其痛恨洋物如此。今乃大异：西人破帽，只靴，垢衣，穷裤，必表出之；矮檐白板，好署洋文，草楷杂糅，拚切舛错，用以自附于洋；昂头掀膺，翘若自意。嗟彼北民，是岂知人世有羞耻事耶！

“团祸初起时，京中公卿虽有许袁之明，亦受制于政府，而无能为力。独裕禄一人可以救之，而昏瞶巽软，卒酿大祸，一死诚不足惜！其事，一误于中军杨福同之戕，不肯用剿，再误于长辛店等处铁路之毁，犹存姑息。至于五月十八九日，则燎原之势已成不可响迩矣，然使不捏奏胜仗，则朝廷犹有戒心，事或早了；乃患失畏死，终不敢言，即己亦冀幸团民之或有可恃，故张德成，则奏而奖之矣；黄莲圣母，则迎而跪拜之矣；开军械所以任乱民之取携；悬赏格以购洋人之首级：一洋人，男五十两，女四十两，小孩三十两，其领状且为联军所得。于是，泯泯之乱，不可挽回。呜呼！可胜痛哉！

“其尤足深耻者：此次杀戮西人，驱逐彼族，可谓不遗余力。乃京都萃虎神营，神机营，武卫，中军等数万人之力，而不能灭不及千人之交民巷；天津聚练军，聂军，宋军，数万人之力，而不能锄不及三千人之租界。若团匪固不足道；而郎坊董军则捏败为胜；通州李军未战辄溃，则尤不足道中之不足道者也！

“诗曰：‘周有大赉，善人是富。’此次之大乱，则偏与之相反。其富中国之人尚少，而富外洋之人实多，津城失守之日，津地下等西人皆牵车往返六七遭，前之不名一钱者，今或数十万金。四五十家之当铺，数十百家之公铺，一二十户之盐商，财产衣物一时都尽，其书籍字画之类除东人收去少许外，余则大抵聚而焚之。然此犹是天津一郡然也。至于京邑，则六飞仓卒西行，实无所挟，官兵掠之于前，联军尽之于后。盖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近见西兵出京，每人皆数大袋，大抵皆珍异之物，垂橐而来，捆载而往。其在外国，半皆博物院中物，故虽败可以无失，而中国则私家所藏，故皆往而不归，且长留外邦，永为国诟。不必计后日之兵费也，今此所失，已数十万万不止！呜呼！此一役也，神农黄帝有灵，都应痛哭地下者也！而谁阶之厉乎？

“天津东制造局之未失也，聂军分统姚良才驻其中。先则纵兵大掠铸钱局银数十万，顷刻都尽。继而西兵来攻，则置火于局，爇然之以助威烈。最后棉花厂不知何故轰炸，聂军遂退以让西人。盖彼以西人之乘，正合其意，不然，则数十万之款，无从着落故也。聂军于五月二十一二日到处掠夺，目不忍睹。武备学堂总办委员以下，皆着单衣而去。然武备无军不据，又何必于聂军独深责备也！

“西人邓尔罗言，北京交民巷在围中几两月，有最奇一事，至今尚为疑案：一日，攻守方急，突有一少年华人手挥白巾，立洋兵中。执而讯之，乃知代天津西人送密信者。信中多要语，于是与以覆书竟去。半月许，此人又持津函来，知杨村得手，联军首途矣。众皆额手。与以千金，毅然不受；叩其姓名，不告；问其何为为此，则云，其母尝言，欲救中国无亡，必救公使不死，其为此，为母，不为他；问更能持函赴津否，则云：‘吾事已毕，不更为矣。’倏尔而逝。果尔，则嫠忧周陨不得专美于前，而其子亦鲁连一流人物。中国不亡，赖有此耳。闻此少年，系北人，不能操西语。又闻津中西友言：大

沽以上村庄，多团匪出入其中，西帅欲觅人询其虚实而难其人。有一少年愿自效，则令兵数人好送之。将入其境，回顾曰：'是非送探入敌法也。'众兵悟，则群噪而逐之，拳脚交下，喘汗狂奔，至则坐树阴下饮泣窃骂。匪过闻之，以为同类也，扶归饮食之，悉告要害，期时日与共出。一日，并游出境，西人捕归，尽得团匪巢穴虚实。一举剿灭，西人德之，与以金，亦不受，问姓名居址，亦不告。此人亦北产。

"团匪多乡僻愚民，暂来天津，所谓入五都之市，遇物诧怪，莫知指名。针市联茂号，向为太古运货，则谓其与洋人往来，相聚搜劫，入门见招牌用铜片晶莹，则呼为金輂之而去。见所办牛膝，则以为人参，大肆嚼啖。又取西洋糖霜食之，甫入口，旁人曰：'砒也！'则又哇出。其无所知如此。事起时，津城内外惟闻万众喊声，或云'义和团大获全胜'，或云'洋人杀尽'。欲雨唤雨，欲晴叫晴，终日供水拈香，拜跪叩祷，违者杀之。其伎俩令人轩渠。

"西兵此次在北，其不满人意处实为欧洲所仅见，顾亦义和团之强暴有以开之。义和团之杀教民毛子也，备诸酷虐，剉舂，烧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杀，殆难尽述。京西天主堂坟地，悉遭发掘，若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南怀仁诸名公遗骨，无一免者。胜代及本朝御碑，皆为椎碎。保定属有张登者，多教民，团匪得其妇女，则挖坑倒置，填土露其下体，以为笑乐。其绝无人理如此。嗟乎，人有虎狼之心，平时则隐而不见，及相感召，俄顷悉发，东西教化异同，徒虚语也！"

山海关被占记

西九月二十号，即闰月初六日，各国水师提督在大沽会议一切，旋由西摩尔提督令其本国炮船名璧克美者开往山海关，占据该处炮台。

乘该炮船前往者，为美专使宝星熙力尔，副将普尔。大沽距山海关并不遥远，开船后，即于翌午驶抵关前。

熙普二人以力攻不如软劝，即偕同炮船管带某先行登岸往见管带山海关炮台兵官，告以英兵欲取此间炮台，如蒙惠让，即彼此可无庸开仗。炮台兵官允之，并言英兵自可即来。熙力尔又言："英兵自可即至，惟阁下须先将华兵撤退方可，否则恐多费周折。"炮台兵官亦许之。熙力尔等遂回船立派水师兵官布立格斯及水师兵十八人上岸入关。时炮台上华兵已各负其行装，拔队退去。

至下午，俄兵由火车星驰而至，亦欲夺该处车站，而已为英水师兵所据，向熙力尔宝星索让亦无济，乃不得已在外安营。

璧克美炮船自知在台兵力太单，恐有不虞，即急驰回报知，并请添兵。西提督乃复遣兵若干名赶即起程往守，旋复自乘百夫长督队船驶往察视情形。

至则各国兵队又到，乃公议：以火车站及第一座炮台归各国公占，悬挂各国旗帜。第二座炮台归德意两国及新金山之兵分守；第三座归法人；第四座归英日二国；各自派兵守护。关城则由俄守东门；日本，意大利守西门；英法守北门；德守南门。其第一第二座之炮台电机则归日人看守。

计各国兵队之到者，俄三千五百，英一千，德八百，美四百，意大利三百，日本陆兵两队又水师兵百名。

各国军队之所以必欲占取者，缘山海关之前有一小岛，即在直隶湾之内，严寒时从不冰冻，为列国军船过冬所必需之地；关之北为锦州，有铁路可通，又为经由津沽至京之要道；距牛庄十二里，旅顺一百十里，大同江三百五十里，仁川四百三十里，釜山六百五十里，马关七百三十六里，长崎五百八十一里，洵属咽喉之地。故俄人分据后，即将由山海关至塘沽之铁路加意修葺，并以附近之某处山脉产煤最为著名，亦役使华工大加开掘，以为久远之计。各国虽知其必有所为，然亦无如之何也（按：以上皆以英里计算）。

京津兵兴简明记

自中历五月十三日起，至七月二十一日止，每日事关紧要者，节记如下：

十三日，北京西山洋房被焚。

十四日，上谕派端王管理总署。西摩尔提督救兵由津赴京。午刻，京津电线已断。

十五日，日本使馆书记官被戕。

十七日，德国钦使被戕。

十八日，天津教堂三处被焚。

十九日，天津各处教堂被焚，团匪进攻租界。

二十日，各处电报不通，租界各处罢市，东洋车亦停。大沽炮台开战，随为联军所得。是日，闻李中堂调回直隶。

二十一日，租界始为大炮所攻，武备学堂被焚。

二十六日，西摩尔提督取西沽。

二十七日，头次英俄德三国新兵到京。

三十日，西摩尔提督回津。

六月初一日，联军取东局。

初三日，得赫总税务司一信。

初四日，俄阿腊克雪夫将军到，又得赫税务司一信。

初五日，久旱始雨。

初六日，得窦公使一信。头次妇女由津前行大沽。太古洋行栈房被焚。

初八日，英透力勃尔兵船起运十二磅炮子到津。

初十日，德璀琳住居被焚。

十二日，联军取西局。

十四日，是日炮火最烈。张燕谋阁学往塘沽。

十五日，各军在铁路车站大战，两军死伤俱多。美国新兵到津，西摩尔提督及水师兵归百夫长铁舰。

十六日，天气最热，阴处寒暑表一百零二度。

十七日，晨攻天津城，恶战日夜不休。

十八日，取天津城。

十九日，联军取水师营炮。

二十八日，闻各公使尚存。

七月初一日，华兵守杨村。

初六日，联军一万六千人由津起赴京。

十一日，大战于北仓。

十二日，取杨村。

十四日，按窦公使一信，知本月初七至十二日各使馆又受炮火。

十五日，得美公使暗码信一。

十六日，联军抵河西务。

十八日，联军抵通州。

二十日，英格斯利将军入北京。

二十一日，联军据北京。

东三省失守始末记

呜呼！自古至今，启衅之微，失地之速，盖未有如东三省近事者已！

先是六月十一二等日，海兰泡有俄兵数千，欲假道爱珲卜奎（按即齐齐哈尔城）至哈尔宾，保护铁路。俄海兰泡将军固毕乃脱尔先以公文告黑龙江将军寿军帅，军帅不允，其言曰："江省铁道，当由敝国自行保护，倘贵国必欲发兵前来，则本将军惟有以军火从事。"旋得俄将覆文曰："江省铁道，贵国代为保护，敝国实不能信。然中俄两国久敦睦谊，二百余年从未轻启边衅，今贵将军定欲与敝国军火从事，足见贵将军英雄勇武，实为中国不可多得之员，敝国亦惟命是听。惟贵将军图之！"十五日寿军帅发电信致爱珲副都统凤翔，令戒备，且曰："如俄兵过境，宜迎头痛击，勿令下驶！"而凤都统自度爱珲兵备空虚，强弱不敌，不足以一战，乃电致寿军帅谏阻衅端，军帅置不省。

十七日清晨，有俄国兵船五艘拖带驳船十三号，载俄兵一千数百名，从黑龙江下驶，凤副都统发电以告军帅，即晚得寿军帅电覆，力申开战之议。于是爱珲所练靖边各军即开赴沿江各沟驻防。十八日晨，又有俄兵舰一，装运军火下驶，其护送者为边界官廓米萨尔（官名）阔利士密德（人名），当驶至爱珲上江二十里三道沟时，初有我国统兵官恒统领出而阻止，曰："奉有军帅电饬，不许俄国兵船往来江上。"廓米萨尔即舍舟登陆，与之辩论，恒统领坚执不允。廓米萨尔含忿回舟，命军士放排枪相恐吓，继将开炮。而我军之炮已发，俄兵官二人歼焉，廓米萨尔亦中炮，急裹创，乘舢舨回海兰泡。

事后，凤副都统以两军互击情形电告寿军帅，军帅即发电致俄将军固毕乃脱尔，责其轻易开仗，启衅之咎，惟俄实尸之。其电由凤副都统派武弁送至廓米萨尔处。时廓米萨尔已受重伤，仅存一息，而犹能张目与此弁言誓必翦灭黑龙江而后已。

自十八日开仗后，黑河统兵官崇统领即连日开炮，向海兰泡攻击。俄兵亦以开花炮还击。十九日，我黑河电报局被开花弹击毁。二十及二十一，俄派马队数旗至爱珲城东，驱二十八屯居民聚之一大屋中，焚毙无算，逸去者不及半。其在海兰泡贸易之华商约六千余人，先于十九日被俄兵驱之江边，许以派船护送归国；商民闻言，即在江边忍饥露立待之一日夜之久；二十日下午忽有俄马队持枪兵三十名，持斧兵二十名，向商民击砍，枪斧交下；商民出其不意，惶遽奔逃，均堕黑河而死，其泅水得免者仅百数十人。盖亦惨矣！

二十二日，凤副都统见俄在江东恣行焚戮，意良不忍，遂派统领王仲良，营官张某，率马队三百渡江驱逐俄兵，并以保护屯民过江。即与俄兵遇，两军鏖战一时之久。我军阵亡者弁兵三十名，受伤者五十余人，前队顾枪弹将尽，军心惶惧，王统领及张营官已先自逃遁，幸后路抬枪队奋勇直前，始将俄兵击败。俄兵死伤不下百余人，均向江边窜逸，适有俄国轮船行经是处，即将败兵及死伤者载归。

二十三日，前敌营务处来部郎鹤，鉴于江东之败，恐孤军虚悬，为敌所乘。且三百马队之渡江，非其本意，实由凤副都统主其谋，故来部郎恨之，即乘此时，遽传令过江之兵尽数撤回。俄军见我军兵势已怯，遂萌窥伺爱珲之意，即于二十四日排炮江边，日向我军轰击。爱珲之失，实基于此。论者咸谓来部郎逞私忿，误大局，撤藩篱之备，失犄角之势，实为罪魁祸首焉。

二十五日，有俄兵五十名从五道沟过江，我军驻守彼处者仅有二哨，即将俄兵击回江东。二十六日，又有俄马步兵六千名，从黑河上游五道河偷渡黑河，崇统领营中曾登高望见之，而以其衣华军号衣，疑为漠河金矿护矿之兵，遇乱逃回，故未敢开炮轰击，迨其登岸，始知为俄军，已措手不及。崇统领所部各兵即时逃散，退到爱珲，崇统领亦阵亡。二十七日，俄兵即由西山陆路直扑爱珲，其时凤副都统已奉将军电，饬赴前敌督队，率驻防各沟之靖边军退至兜沟子，无与俄军迎战者。二十九日，俄军遂入爱珲城。

以上记爱珲失守事。

俄军既入爱珲后，我军即退守兜沟子，其地距爱珲七十余里。俄军旋于七月初四日率兵进攻，仍用开花弹遥击。凤副都统以战为守，相持累日，顾以兜沟子地势平衍，虽有高冈，不足以资扼守，且枪炮皆锈涩不足用，较俄军之命中及远，兼用铜弹者，有利钝之殊。故我军累战失利，死亡相属。兼以黑龙江行军素无棚帐，军士昼则忍饥苦战，夜则露宿，咸出怨言，有离心。

凤副都统知难抵御，又恐将士哗溃，因以兜沟子难守情形电告寿军帅，于初十日结阵徐退。十二日，至距兜沟子一百六十里之北大岭（按：即内兴安岭）。其地为爱珲之后路，齐齐哈尔之门户，最为险要。而二百年来讲求边防者，从未于其地筑一炮台，设一重镇，故仓卒时卒不能阻敌兵前进。

维时俄兵见我军退守，即亦跟踪而入。十六日，全军进逼北大岭。凤副都统急率队迎击，交战时许，我军有洋枪，无短刀，俄兵兼而有之，其利百倍于我。故我军之当前敌者，非阵亡，即奔溃，后队亦几为所牵动。凤副都统见势不支，恐全军尽覆，因即传令各军暂为退

守，徐图后计。

十七日晨，俄军在山下（按：即北大岭）架开花大炮，向我军猛攻。凤副都统传令全军出队迎敌，徇师而誓曰："有退后者斩！"两军既相接，凤副都统自统前队督战。前军童统领稍退却，即传令斩首示众。童惧，奋勇直前，后军乘势继进，我军勇气百倍，大败俄军。俄之将士死伤者无算。我军恒统领炮伤一臂，阵亡营官瑞某一员，武备学堂瞄炮学生亦受重伤，军士阵亡亦不少。而凤副都统亦以率队督战故，自辰至酉，亲放枪四百余响，力竭不少休，左腿右臂受枪子两伤甚重，堕马者三，遂由左右扶之回营，至晚，呕血数升而死。士气熸焉。

凤副都统既亡，遂由寿将军之第七公子代统其军，即夕，以凤副都统力战阵亡情形电告寿将军。将军闻信，失声痛哭曰："天乎，何夺我左右手耶！"即传电令第七公子为治后事，视之如父。又亲赴北关设位而哭，欲即将将军印信交副都统萨保护理，而自赴前敌督战。萨副都统不允，乃派程雪楼太守为总统，饬令前赴北大岭迎战。

程军至，即照会俄国统兵官停战议和，又亲入俄军以情告。俄将领设盛筵款之，一如平日，并允程太守停战议和，勿伤百姓之请，所过有门悬白旗者可免祸。于是程太守率队先行，为俄军前驱。商民均安堵如常，咸颂太守之功不置。经墨尔根，百尔多两城时，遍插白旗以迎。两城中各有副都统一员，皆先期逃避，或有言其降敌者，未之详也。

是时卜奎城中所有练军，半在北大岭迎战，半调防哈尔滨，故城中兵备空虚，不足备缓急。寿将军平日办事勇敢，颇为人所称许，顾以尔时各路军情迭变，警报沓至，方寸遂乱，不暇简练士卒，惟日操练义和团百余人恃为长城。尝于初七十五等日，传谕城中军民，不得炊衅作食，人咸非之。有部曹王辅臣者，将军旧友也，尝上书将军，微讽其开衅之非；将军怒，遽于二十二日与临阵脱逃之张营官同时请令正法。于是众皆解体。

二十八日，城中传言在哈尔滨之俄军已越东大岭，即日进逼卜奎，于是将军传令开城二日，纵商民逃逸。八月初二日，程太守先至卜奎，即入见寿将军，面陈与俄军停战议和事宜，且言俄军兵官已率师前来，必欲亲见将军，寿将军闻之，自度终不能亲见俄将与议和事，又不欲使城中居民无端罹祸，又自念世受国恩，宜阖门殉节，遂决计誓死报国以谢江省之民。乃先令其妻及妇子速自裁；又亲提其幼女纳诸储水器中，几致淹毙，幸经人救起，得不死。将军时已仰药图自尽，亦经人解救，得不死。

初三日，俄军前队陆续抵卜奎城。程太守出为照料，供张颇具。其军均屯扎关外，民间若不知有敌至。午后，忽闻枪炮声大作，将军传令闭城，令程太守出侦其故。旋知是时适有顺天仁字军到卜奎，与俄军遇，即开枪相击，俄军亦还炮御之，鏖战良久，仁字军力不支，阵亡将士二百余人，余均逃窜。

初四日晨，俄军后队亦到，俄将必欲入城见将军，将军闻之，即作遗书致俄将，请勿杀居民。书毕，呼从者舁柩入，朝衣朝冠从容卧柩中，取金器吞入腹中。骤不得死，命其子开枪击之。其子手战不忍发，误中左胁，不死。又命其家将继之，一枪中小腹，犹不死，呼声愈厉。家将顾曰："如此宜令速死，免受痛苦。"乃再开一枪，洞胸而亡。时俄军已将入城，乃急掩柩以亲军二百人仓皇护送出城。途中数被俄军拦截，均由亲军力拒，得夺路而出。俄将犹疑将军未死，时副都统萨保已降俄，特令率军追之，期得将军之尸，卒不及而返。是日，俄军遂入卜奎城。

以上记齐齐哈尔失守事，至是黑龙江省已全归俄。

按俄人之窥伺东三省也久矣！有自东三省南归者，辄言其地土脉膏腴，擅畜牧之利，其谷食之坚好逾于内地，收数亦每倍之。地又多产金，俄虽有金矿，不之逮也。且俄僻处西北，地多不毛，欲东向以与欧洲诸国争衡，夺中国之权利，古人所谓"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形格势禁，实多不便。故其欲夺东三省之意，虽三尺童子亦自知之，不自今日始也。今岁乃乘北省团匪之乱，藉保护铁路为名，遣重兵入内地。许之，则强宾夺主之势成而祸将在日后；不许，则彼之启衅为有辞而祸将在目前。寿将军既有守土之责，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其力拒俄请，卒至兵戎相见，盖亦势所宜然，不能为将军咎也。将军受事日浅，军实空虚，不足御敌人，盖谅之；惟误信团匪，倚为干城，实有忠有余而智不足；卒至地失身亡，以死报国，识者盖哀之矣！综论其受祸之故，则在晋昌之怂勇。当各国联军入攻京师之时，朝廷尝谕令各直省将军督抚各自保守其疆土，朝廷不为遥制，惟不可以和之一字横梗胸中。寿将军奉谕后，心知黑龙江兵饷易绌，不足与俄战，乃电致奉天商议战守机宜。时晋昌方为奉天副都统事事与奉天将军增祺立异，即电复寿将军，力主战议，并约于六月十三日同时与俄军开仗，军械粮饷许由奉天接济。由是寿将军恃以无恐，毅然决战。而战事既急，奉天援军卒不至。直至俄兵临城下，仁字军始仓皇奔至，一战而败，大局遂解。

东三省盛衰记

东三省幅员最大，以方里计之，几占内地十八行省十分之七。其名城在盛京境内者，有奉天，昌图，锦州三府。北则开原，铁岭，南则金海，盖复，近数十年则又以牛庄，旅顺，为巨埠重镇焉。在吉林境内者，曰吉林，曰宁古塔，曰三姓。库页岛属焉，曰阿勒楚喀，曰珲春。珲春最濒俄，亦近世要地也。在黑龙江境内者，曰齐齐哈尔，曰呼伦贝尔，曰黑龙江，曰呼兰，曰墨尔根，曰布特哈，皆在江南；曰爱珲，曰雅克萨，曰尼布楚，皆在江北。除锦州附近长城一带本入中国版图，其余大要为汉唐元菟，辽东，及宝苇，靺鞨，粡海国诸地。

本朝之兴也，初起长白，后迁兴京，其地皆在今吉林境内。太祖高皇帝统一满洲五都，而附近取扈伦四

部,用兵尤多,其地皆在今吉林盛京之间,方域犹不甚广阔也。惟东海三部,土地最大,而见于太祖太宗两朝之庙谟神策,事亦最多。而前后数十战,风卷云屯,而长白二部亦并归版藉。其地东极东海,至库页,西至全辽,接奉天,北过混洞,抵大兴安,南逾长白接高丽。盖吉林一省,方舆已东西南北数千里矣。太宗文皇帝数败明兵,亲取藩阳,迁都盛京,又东略锦州,宁辽诸地,南取金海,盖复诸城,于是盛京全部亦尽归囊括。

至黑龙江一省,则起于太祖高皇帝之追杀尼堪外兰于鄂勒劝城。其地在齐齐哈尔。实为黑龙江全省肇基之始。而太宗一朝,则诛伐宣抚,得地最多。至圣祖仁皇帝平定罗刹,与俄人立约,收回雅克萨城,而后索伦全部始并入中国。盖综黑龙江一省言之,亦可谓太祖树之,太宗培之,圣祖护之。方略具在,不可诬也。

故总论东三省一大地,而本朝先后次第艰难所以得之者如此。试历忆近事,则所以失之者又可详考焉。

康熙二十八年,与俄立约,以尼布楚界俄,为东三省割地之始。然是时实以易雅克萨,非果失地也。库页一岛,不知何时沦于日,日以与俄,然非亲割地也。所最关系全局而贻累后来者,则莫如咸丰十年一役:一旦举黑龙江以北,乌苏里以东,而尽弃之。光绪二十四年,俄索旅顺,大连湾,而旅大亦并归俄。至今夏中外启衅,俄逐利乘便,首取牛庄,而黑龙江,吉林二省会,亦先后归俄。三姓,宁古塔诸城,继之。爱珲,珲春二城,亦传闻并陷矣。近日“字林报”又载:俄人于本月初五日攻破辽阳,初九日遂陷盛京。盖至是而东三省省会并入于俄,其名城巨镇亦并入于俄。且闻俄今皇尼古勒斯第二,将肆其东略而择形胜建新都,以经营东亚焉。盖莫斯科桂之王气兴,而赫图阿拉之宗风替矣!嗟乎,岂上帝临我而贰其心?岂天意乎?其人事乎?是可知矣!

按中国居亚洲东境,而东三省又在其东,其山岭乃负海而入百川,皆以是为归宿。盖山川出震,天地之所以成终而成始,故其兴也暴,而其亡也亦忽也!观天聪天命,两朝其所以辟荆榛而附种落者,其劳如是。至顺治,康熙,乃全定。先后历四朝几百年,及拱手而让他人,则旬日之间耳!自政变以来,守旧诸人欲以塞维新,阻进化,每曰“法祖敬宗”,自今日观之,则所以对先朝,慰历圣者,如是!如是!呜呼痛哉!

李相入京议和记

当合肥李相之衔命北上议和也,既行抵天津,即于闰八月十八日乘车就道。是日共雇单套轿车四十辆,二把手小车二十辆,然尚不敷分坐,傔从多有徒步相随者。沿途见井邑萧条,人皆闭户,残胔败骨,狼藉盈途,为之慨叹不已。既抵齐化门,由俄统帅派骑兵数十名护卫。途中遇有德国兵队,两不相扰,得以安抵贤良寺行台。寺门外复有俄兵以鼓龠相迎,颇极恭敬。

时庆王方安居邸第,至十九日使相以礼往谒,并拜会各国使臣。二十日,续拜昨所未及者。二十一日,庆邸携赫鹭宾権宪报谒。随照会各使,定期二十七日开议和局,并移送章程。其稿由権宪拟成,使相更斟酌其间,不亢不卑。随得各使照覆,以俄德两使尚在津门,却之。意国使臣资望较深,各国咸推为领袖,是日诣贤良寺答拜。寒暄既毕,即大言曰:“此何时耶?既已一败涂地,至此尚欲议和耶?惟有凛遵各国所示而已!”其傲慢如此。使相无可与校,默然不言。

旋闻各国使臣佥以中朝处置纵匪作乱之诸王大臣过于轻纵,且两宫蒙尘于外,和局必致难成。使相遂禀商庆王,拟定折稿,请旨将诸王大臣分别从严治罪,万不可仍留行在,以致外人啧有烦言,且言:“德皇覆书内以赐奠已故使臣克林德之事未惬于心,诸王大臣纵匪殃民,祸延邻国,法应论死,若中国大皇帝自行惩治,方能折服各国之心。”复言:“美国外务省来电,亦请严治刚董诸罪魁,今已令使臣康格查明中朝所定治罪之条是否已足?此外幸逃法网者尚有几员?”云云。及得刚毅病故,端庄斥逐电音,立即照会各使。亦深知董尚拥兵扈驾,惩之易易,然回銮之事两宫尚未允从,在京各官亦不敢渎至再三,致干天怒。使相乃又单衔驰奏,略称:“德皇所覆国书中曾有两宫如欲还京,当饬统帅依礼迎迓;美廷亦望早日回銮,以免意外之事。总之偏安不可久,悍回不可恃,瓜分之局,恐自我酿成。唐代德宗仍回故都,遂成中兴盛业;梁元帝一去不复返,遂至沦亡。臣年已八旬,久荷天眷,苟非确有所见,乌敢冒昧上陈?”等情。其言极为肫挚。于是两宫乃有回銮之意。

先是二十五日俄使由津入京,二十八日德使续到。是日,英使函请庆王偕使相赴署,出示所拟办法五条:“一,惩治庇匪元凶;二,偿还兵费;三,赔被毁之产,恤被害之人;四,国家财赋归各国公同掌管;五,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只须遴选明于交涉者综理一切,人数不可太多。”使相问:“以兵费约须若干?”答云:“约在三十万万之谱。”使相云:“中国急切何能筹此!”英使云:“若由各国掌管财赋,此款尚当可筹。”使相曰:“若是则中国无自主之权。”英使云:“事已如斯,中国尚望自主耶!”使相遂不复与言。各使臣复以使相先将照会及和好章程送交,殊有不悦之色,因此言语间更觉格格难入。庆邸见事棘手,忧心如焚,致须发皓然,几将一白如锦,每谓使相曰:“我公系国家柱石,实为当今不可少之人,凡事均须借重,本爵当拱听指挥耳。”由是每当聚议时,一切辩驳均由使相陈词,庆邸惟赞助数言。所幸使相年华虽迈,而精神依然矍铄,加以口似悬河,滔滔不竭,凡事皆力争上流,并不稍屈。各使臣乃允将条款交付,开议和局。由此观之,使相之功,不甚伟哉!

所有照会底稿,兹亦附录于后:

为照会事:照得本年入春后,义和拳匪扰及近畿一带,以致向所未闻之奇祸层见迭出。始则各国使馆被围,继则各国兵队汇至京中,随至乘舆播迁远地。试忆此事未出以前,若语人曰:“数月后当有此事!”谁其信之?今者,朝廷始知左右诸王大臣之纵庇拳匪,妄启祸

端，是以一面将该王大臣等照中国例，交各该衙门严议，一面派本大臣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俾得迅速开议和局，以了此事。惟应与议者，并非一国；且应议之事，各国又有不同；加以事出非常，应议一切，种种较难。再四思惟，不若先将其事之纲领，与与议各国会定通行之专约，后将共事之详细，按照各国情形，各定分约。此外俟通商条约应否改定，均已办妥，再将约内关系各省应行事宜，再另定善后章程，以期彼此获益，永无窒碍。兹将先议之通行专约，特拟底稿，附送查阅，以便各国大臣会阅。并请将中国现在如何办法各情形，电达贵国外部，俾期速将应办之事，早得完结。除将拟稿附送，并录钞分送各国大臣查阅外，合即照会。为此照会贵大臣，请烦查照可也。须至照会者。

宣化近事纪

去冬，德，英，意，奥诸国联军，马步炮队共计二千五百余人，炮车计二十四辆，辎重糇粮车约可七十余辆，归德国伯爵约克提督统领。九月中旬，自京援队。先至沙河，将衙署焚毁；继至昌平州，又将霸昌道昌平州署焚毁。凡见华兵，立即枪毙。守居庸关某军统领马军门，闻信率队退出关外，至宣化府，而联队遂欲追踪而来，势不可遏。经过延庆怀来各州县，人民□□。

宣化镇何海峰军门，新任口北道灵寿芝观察，夙知军台效力，已革道员沈君敦和，前在江南驾驭德将，办理洋务，颇有声名，因即禀请察哈尔都统星夜檄调沈君驰抵宣化。其时联军已将临境，来势汹涌，阖郡官商还恳沈君设法调停。沈君奋不顾身，单骑前迎，行至鸡鸣驿，适与联军先锋马队相遇。其时适有华兵马队疾驰而过，洋将放枪，将各兵击毙，遂疑沈君为带兵官，传令洋兵马队围之，拟开枪击之。沈君即操西语侃侃而辩，仍不之信。正危急间，适洋将中有前在自强军之德将某君驰抵其地，知是沈君，遂至统将前力保。统将始回嗔作喜，与沈君握手为礼。而大队已入鸡鸣驿城。沈君偕同绅士等往谒统将，备陈愿备供亿，求将城池保全，勿纵各国兵队扰害民居。当经允准，并请沈君偕德将盖副戎巡城。

驻扎一夜，尚无淫掠。沈乘机与统将商议，保全宣化府，张家口两处。统将云："宣张二处，六七月间均有拳匪仇教焚杀，惨无人理。此次奉瓦帅命来此复仇，非轰城不足蔽辜。且须西至归化城太原府泄忿，并拿拳匪，恤教民，救被围之英将周尼思。"语次，即派马队数百骑西行，又派马步炮一千余人先至宣化张家口攻击。各兵闻命，争先拔队。沈君一再婉恳，并允代赴归化城拿拳匪，救英将等事，并许保险费一万五千两，将宣化府保全，洋兵不得入城焚掠，更许银一万两，羊皮兵衣千件，将张家口上下堡两城池保全。幸经自强军德将往返劝说，始允，传令将西趋马队一并调至张家口再议。

二十七日，联军千余人已抵张家口。二十八日午后，西趋马队亦抵张垣，旁晚，大队全到。沈君向统将情恳商借德步队一百二十人，分布上下堡各城门口，并大皮货店，票号，当典，银号，衙署守护。沈君更借警察营务德将沙君昼夜梭巡，并拿办随队华人抢夺财物者数起。是以相持六昼夜之久，未加扰害。惟驻扎联军之深沟一带地面，土匪诱令意兵烧毁当铺一家；淫掠亦所不免。十月初一日，沈君随同都统与联军各将会议，允于初二日退兵。张家口遂得保全。沈君复从宣化鸡鸣驿官民之请，遂与联军偕行，至鸡鸣驿而返。

凡沈君所经过各地，均赖保全，而未及同往之沙城，怀来等处，淫掠殊难言状。于是商民感沈君之德者万口同声。至初六日，沈君自宣化回时，商民夹道跪迎者约七里之遥。沈君下车答礼，一一慰问。后商民益感，群议绘像建祠以报。

察哈尔奎魁两都统当即专折奏闻。十月十八日，奉旨："沈敦和免其发遣，交奎顺等差遣委用。"继派沈君总办察哈尔张家口洋务局。沈君又于蒙古各地追获五六月之间俄商所失茶叶一万四千余箱，值银五十万两，交还俄商；并拿获拳匪头目数人正法，优恤被难教民；招练洋警察营，保护洋商货物行旅。道路平靖，商货流通。群称沈君为塞上福星，朔方生佛。

十二月初二日，忽奉上谕："沈敦和着开复原官衔翎，仍交奎顺等差遣委用，钦此。"蒙古宣化张家口商民闻信之余，欢声雷动，代颂圣恩浩荡，公议各制万民牌伞者不计其数。

西安闻见录

两宫西巡后，所有紧要各事，择尤汇录如下：

大阿哥慈眷极衰，屡遭太后鞭挞。因其姿质愚顽，性尤乖傲之故，高赓恩尝谓人云："可惜一候补皇上，将来恐变成开缺太子！"

大阿哥不喜读书，所好者，音乐，骑马，拳棒，三者而已。每日与太监数人至戏园观剧，头戴金边毡帽，身着青色紧身皮袍，枣红巴图鲁领褂，无异下流。最喜看连环套，尝点是出。有京伶名严玉者，屡邀厚赏。

大阿哥音乐学问极佳，凡伶人作乐时有不合者，必当面申饬，或亲自上台敲鼓板，扯胡琴，以炫己长。

十月十八日，大阿哥澜公溥僎率领太监多名，与甘军哄于城隍庙之庆喜园。太监大受伤，□□□□□□在座，均遭殃及。起衅之由，因争坐位而起。太监受伤后，又不敢与甘军一图报复，遂迁怒于戏园。嘱某中丞将各园一律封禁，并将园主枷示通衢。其告示有云："两宫蒙尘，万民涂炭，是君辱臣死之秋，上下共图卧薪尝胆，何事演戏行乐？况陕中旱灾浩大，尤宜节省浮费，及一切饭店，酒楼，均一律严禁。"继而各园营求内务大臣继禄，工部侍郎溥兴，转求李莲英，遂又启封开演。又云："天降瑞雪，预兆丰盈，理宜演戏酬神，所有园馆一律弛禁，惟禁止滋闹，如违重惩。"藉以掩人耳目。闻者无不鼓掌。李莲英现下不甚跋扈，惟各省进呈贡品则多方挟制，稍不满意，挑剔备至。

夏震武上折，力保余蛮子可胜经略之任，愿以全家

保其与联军背城一战。折中引用尚父韩信两典，请皇上设台拜帅。虽未见施行，而太后赞赏不已。

董福祥，名虽回甘，其全军仍令邓增节制。邓于乙未年平回案内，蒙董保奖，本董门生也。

樊增祥外放，因与某甲积不相能所致。某为人稍通时务，为荣幕出色人物，现已以海关道记名矣。

十月初六日，某中丞欲为万寿铺张，与各宗室议及。溥侗厉声曰："国是败衰，一至于此，近又闻东陵为联军占踞，何以对祖宗！尚欲做生日乎！我当力阻！"其事遂寝。

某中丞为人沽名钓誉，其严禁太监滋扰告示云："本部院久已视官如寄，不知权贵为何如人。"其实每日奔走于权阉之前，谄媚逢迎，无微不至，且与内奏事辛太监换帖，呼之曰三哥。

行在各官，出入非乘车，即骑马，尚书始能坐轿。某中丞以乘车不甚冠冕，力求太监斡旋，故有加尚书衔之命，亦改车为轿矣。荣相声名甚劣，新者目为逆臣，旧者指为汉奸，尤以贪黩著闻。陈泽霖侵吞军饷甚钜，荣严札催缴，陈派山西候补把总姚度芝赍炭敬四万两，白燕窝念斤，绸缎四箱，餉荣求免，荣遂准其以前敌遗失作正报销。

荣之夫人故于彰德府旅次，荣在西安皮条巷某刹开吊，车马盈门。庄王福晋故于太原旅次，亦假西安皇华馆开吊，客虽众而赙敬远逊于荣。

行在顽固党有谓何乃莹者曰："肇祸诸臣究竟何如？"曰："亦不过做王允耳。"或曰："拟之韩侂胄，似乎相当。"何语塞。

何乃莹每谈及刚毅，则泣下，动曰："中堂身后异常萧条，几无以殓，操守廉节，古今罕有，不假以年，岂非天哉！"

赵舒翘初到陕时，即请假十日，携带著名堪舆赴南关外修理祖墓，竭力培植，以期永久富贵。家中聘有精于子平风鉴者五人，终日讲求命相气色，一日三看，以决休咎。其愚诚不可及！

山东粮道达斌谢恩时，面奏太后，请诛祸首以息外国要求。太后色颇不豫。达又奏云："洋人决不肯干休，与其指出罪状而后办，不若先办以全国体。"太后曰："不独王大臣忠心耿耿，即义和拳亦忠心爱国，尔当时不在京，不知其中首尾，不必多说。"达遂退下。

戕害德使凶手就获记

有恩某者，系神机营霆字队枪八队章京，在东华店居住。经日本包探在日界内某当铺访查赃物，旋侦得银表一枚，确系德使身畔之物，询问店主，据云，系一旗人来质，此人名恩海。随经包探诉明捕房，即由捕头带同巡捕五名，以翻译官为引线，同往捕拿。乃恩海与胡姓同居，迨入宅，见二三男子，不知谁是恩海。因问："恩海在家否？"恩不知其来捕己也，遽出答曰："予即恩海。"巡捕等即将恩海擒住，带至捕房讯问。

是时恩泰然自若，毫不畏惧。日官问曰："杀德使者是尔乎？"答曰："然。余奉我队长吩咐：路上见洋人，可直杀之。予等身为军人，只知有队长之命，不知其他。是日余率部下数十人，在路行走，恰好见一洋人乘轿入东直门。余急让开，在北首高处站住，方取枪对准向轿内欲击，其时轿中人亦向余放手枪。余让过一弹，赶紧即发一枪。枪声响处，轿夫弃轿向总理衙门逃去。予等即至轿前拖出洋人，业经气息奄奄。探其胸畔，见有银表一枚，为予所得。其余手枪，指环等物，皆被他人分攫而散。不意因此一物，遂致发觉。予因杀敌而死，死无所憾，请速斩吾首可也。"翻译谓恩曰："尔当时是否饮酒，乘兴杀人乎？"恩曰："否。酒是大好物，予平日尝饮三五斤，不足为奇。惟是日确系涓滴不饮。君等犹以我为吐虚言而图蔽罪者乎？恩海生平，不知有欺人之事也！"侃侃而言，了无惧色。

恩拘于日捕房者一宵，次日即送交德使署讯办。遂于十一月初十日，于德使被害处正法。

宗室伯茀太史寿富殉节记

自拳匪祸作，太史极以内廷为忧，四向穷探消息。一日，忽翻然曰："毋庸问矣！无论如何结束，总非好局面。吾思之熟矣！大清臣子，只有一死字。及今，尚有自主之权耳。"有叩以急策者，取案上笔书曰："先救皇上出险，然后再议办法。"间有劝太史出避，怆然不对。又劝使其弟仲茀挈眷属居墓庐，则曰："皮之不存，毛将安附！"既又曰："大宗如此，何论小宗！"仲茀亦向人自道活得无谓。

太史之外舅联仙蘅学士，素治宋学，官楚时，闻太史讲新法，严函往复，翁婿谊绝矣。迨学士内用，始知太史恳恳忠爱，原本义理之学，不同世之号新法者，都下事急，召对诸臣，学士痛哭力争，极陈万国律法利害，公使必不可戕。某王出班叱曰："联元可杀！"赖太后默然，乃免。太史私告密友，以为"吾外舅决不能终免"。盖学士所陈，皆据其言入告也。及七月十七，学士卒赴东市。太史忧国之外，又加以私痛矣。联学士被刑后，至二十一日内眷逃太史家，自是内外信断绝。

二十三日，洋兵入西城，喧传若竖白旗者免死。太史与仲茀急仰药。其未字堂妹，年三十二岁，夺所遗药令八岁妹咽后，亦引药自咽。其婢名隆儿者，感主人义，亦服药誓死。未几洋兵已至隔院，太史惧不即死，为所辱，曳诸人入两厢投缳于梁，体重绳绝，砰然坠地。仲茀急为扶上，即履仲茀肩，复上缳。仲茀又为妹婢从容理缳毕，出门趋南屋觅得细绳，回至西厢，阖其门投环当门死焉。此七月二十三日巳刻事也。太史年三十有六，仲茀三十有二耳。其妯娌为联氏眷力持，得以不死。

洋兵退后，家人排闼曳仲茀尸，方得入，悬尸尽□□。□事无所措，邻舍傅君兰泰出百金，市柳棺五具，稾葬宅后园中。太史之友先后均邮金赙奠，夫人急为筹迁葬，制外椁，并谋归傅氏金，孤孀半饥饱不顾也。诸孤皆幼，太史子橘涂，方九岁，行止举动，无异其父。

仲茀平日有燕赵侠士之气，卒与其兄并以不辱。太史自马关议成后，日夜涕立，倡新学，冀以雪国耻，乃今仅以一死自洁其身，此岂其生平之志者！然上足以报太祖之灵，下足以塞守旧之口矣。

卷 四

直隶藩臬往来札文

藩台廷杰臬台廷雍会批

据禀该州宋门拳教几酿事端，现经稍息情形，已悉。惟义和拳学习拳棒，不过自卫身家，若藉端纠众肆扰，人情之所不顺，即国法之所不容，不必问其仇教与否，亦在应禁之列。前经通行饬遵。今该州既有义和拳在宋门设场亮拳，试放洋枪，误毙同夥人命，自应查明，出示严禁，设法解散，勿任藉端滋事。至移练军驻扎杜桥，以作冬防，并可保护教堂，尚属可行。另单所请选任大员，假以重兵，认真剿抚一节，事涉张皇，势必激成巨案，断难照行。仰即遵照，妥为筹办，仍加防范，务期民教相安，是为至要。切切。

禀 一

敬密禀者：窃卑州拳教滋事情形节次禀陈，并电禀在案，并前夹单另禀，蒙藩宪批"事涉张皇，势必激成巨案，断难照行"等因。卑职亦知此策冒昧，能说不能行。不得已而思其中策，惟有叩求将卑职立即撤任，选委年富力健，精明强干之员速来接署，必能暂时镇住。从容数月，处置得宜，便可相安无事。卑职此论，并非为私，实因公起见，敢为大人详晰陈之：目下教士与卑职因案意见不合。教士之意，非将拳匪立拿正法，驱逐净尽不可。此举既不能办到，费尽唇舌，勉就范围，而其意则积怒已深，遇事百般作梗。所以龃龉既显，事情愈多；事情既多，龃龉益甚。势必以袒庇纵容为词，怂恿领事上渎宪聪，另出事端挟制。若以卑职不能保教，疏于防禁为词，撤任便可平教士之气。向来易一新官，教士教民必驯扰多月。此最要之一端也。卑职性度懦弱，任此八年，早为民间窥破，狎而生玩。且久患痼疾，冬令即行动艰难，不能冒风，即如此次亲至黄古庄下车后，令人扶挟而行，当风言语一字亦说不清。如此病躯，当此要务，势必贻误大局。至不敢遽请病假者，虑涉畏事规避之嫌。实则由卑职请假乞退，准否于事无济。若明斥以不能保教，疏于禁防，撤任，则耳目一震。后任到此，操纵易于着力，匪徒必有畏心，或可敛迹，不致妄动。此亦最要关键之一端也。昨奉大人电示，令卑职妥为弹压保护等因，卑职自当尽其力之所能为。只虑事机之来，间不容发，至误及大局，而思曲突徙薪，恐已无从补救矣。用敢披沥再陈，伏乞大人鉴核示遵。

禀 二

敬禀者：窃卑州拳教滋闹各案，节经禀陈，详陈，旋祗奉电示与吴营官相机会商等因。卑职闻吴营官所带兵队均分防外出，尚无一人前来。假如吴营官到此，即能镇住，诚如天之福矣。现在黄古庄一案，拳党一面经卑职派总董等弹压安抚，可暂无事。教民气焰弥甚，谓教士已调洋兵即刻来此，与义和拳打仗，胜则行教，不胜即回西洋，此言虽系外人恫惕挟制，而拳党闻之，愈激其怒。且洋人能说，即能行，亦何可不虑！谨查卑职州境内，拳场亦有数十处，实防不胜防。前日卑职于禀内附一夹单，上陈督宪，有将卑职立即撤任，可冀暂时镇住。缘有二端：一则教士与卑职既见龃龉，其意非将拳党立拿正法不可；不遂其意，即不免无中生有，日出事端，愈变愈幻，定必激出巨案。卑职安能当此重咎。一则卑职夙患风疾，冬令畏寒怕风，久邀宪鉴。自九月二十三日闻阜城闹教后，至今彻夜不睡，行步艰难，言语不清；二十九日黎明，与黄古庄董事等商议事件，触冒风寒，至巳刻忽寒厥，二刻许方苏；目下卧床不起，一闻人声，即心中惕息，日仅食粥数瓯。如此病躯，当此紧要公务，势必贻误，如迅委年力富强之员署事，或可挽回万一。倘因卑职病体而误大局，虽将卑职立正典刑，亦属无益，且卑职亦死不瞑目。用敢伏枕沥陈。卑职言尽于此，惟大人鉴之。

禀 三

敬禀者：窃卑州黄古庄，刘八庄，拳教滋事情形，前已禀陈在案。现在黄古庄拳众，经卑职派人安抚，暂时可免决裂。各处教堂被毁物件，卑职已允赔偿。乃教士任德芬故留献县未回。一再派人见总堂人，不惟拒而不纳，且藉端砌词，分具禀呈，接踵而至，无非意存挟制。总之卑职在此一日，事情越重一日，堂中图赖之计亦越巧一日，然犹不便明拂其意，悉以婉言批示安慰，聊以对付而已。蒙檄派练军，昨接梅提督信，云来两哨，约日可到。推卑州有教堂教民之村共百余处，拳场亦已有数十处，拳众呼吸千百人。如练军零星分布，恐寡不敌众。如统驻在城，更鞭长莫及。即相机会商，恐吴营官未必能便宜行事。转展顾虑，其棘手为难，更觉毫无把握。卑职才智短浅，日来重以忧愤，更痰火上升，心思枯竭。夫以病躯当此艰险巨任，实于大局无补。昨得吴桥县劳令来函，有云："一旦祸发，虽死无以自赎！"卑职闻之，只抚膺顿足而已。伏乞大人俯察拳势鸱张，洋教要挟，事关重大，迅赐统筹全局，指示机宜，俾有遵循，不胜引领待命之至。谨将洋教近日投递禀呈一律开折呈鉴。再吴桥县劳令昨寄来"拳教源流考书后"一篇，意欲函商七州县，会禀叩求大人奏请禁止邪教，派大员带领三四营在河间府属择要驻扎，专办此事；卑职覆以会衔徒躯时日，不若单衔合禀为速。合并声明。

端中丞劝戒秦民告示

一

为示民各安本业，以靖地方事。照得津沽民教相仇之案，此间已有传闻，深恐尔百姓知之匆详，又复惑于谣言，无端滋事。自维官长之于百姓：以分论之，则为官民；以情论之，无异家人父子。何嫌何忌，而不肯为百姓苦口一言？闻传拳民练习身技，不畏枪炮，此呓语也。或当民教积不相能之时，其黠者意图报复，而又欲齐一人心，设此权词，用动公愤，亦未可定。愚百姓不察，以虚为实，至兵连祸结，死者不能复生，而其体已残，其迷不悟，诬言遍布，远道犹来。近京数百里，积尸累累，不得谓已死者皆习技未精之辈，未死者为学法已成之人，其不足信者一。义和拳名目由来已久，嘉庆年间已奉谕旨严行拿办，凡有所获，立予骈诛，现既效命疆场；成事不说，但以理审之，恐无斧钺可以亡身而枪炮不得丧命之事，其不足信者二。咸同时粤匪起事，治兵者为曾文正，胡文忠诸公，奇材异能，罔不罗致，而论枪炮之毒，但云惟有激励忠义，以血肉之躯搏之，不闻有此异术为朝廷效尺寸之劳，其不足信者三。曩年河南湖广等省白莲教起事，皆藉术愚人，及大兵云集，邪难敌正，其身不保，其术亦不灵，以彼例此，恐亦同为假托，其不足信者四。本护部院夙知秦民敦重节义，重公战而耻私仇，即学习艺能，亦敌忾同仇之义。但与国为敌者，在边海入犯之洋兵，不在内地寄居之教士。若奉敕征调，急难从戎，奋忠义自矢之心，守战阵无勇之戒，本护部院适官斯土，亦与有荣。若侮此茕茕孤弱之数洋人，希图财物，是直苟且无赖之事，何预急公奋义之为？不唯法所不容，并为尔百姓愧之。向来各处匪徒，多驾名于助清灭洋；中国自有威权，何取乎若曹之助？外人但安本分，何至用若曹之灭？只恐助清者适为清忧，灭洋者益增洋衅。现在各省入卫之师，星罗云布，天戈所指，挽枪立销，万无需于尔百姓。尔百姓但当各安恒业，勿信谣传，即云事变难知，而官府设兵以卫民，岂有不代为防维之理？又如去年钦奉上谕，各属应办理团练，圣意谆谆，尚欲百姓勤于守望，藉保地方。不过此等无据之言，按之于理，多属不经，审乎其实，尤恐无用。迩来近京一带地方，父老子弟无业可执，无家可归，兵燹余生，痛定思痛，覆车未远，尔百姓何堪循之？兼之真正拳民，皆藉隶直隶山东等省，该处正敌兵四集，外侮频加，欲图报国，彼必不能来，欲求保家，彼亦不肯来。只恐尔百姓所拟而冀之者，适召异方之游勇，以及不法之奸民。求伸忠愤之心，转堕匪徒之党，本护部院用是恻然。特申劝戒，为此示仰军民人等一体知悉：尔等须知谣传之说，万不可凭恍惚之术，万不可恃！官长之诫，万不可违！兵祸之烈，万不可肇！明理君子，从今绝口不谈；安分良民，亦复束身自爱。父禁其子，兄戒其弟，士农工商，各安各业。如有驰心谬说，听信讹言，聚徒拜师，藉端起衅，则国法具在，宽典难邀。祸集厥身，孽由自作，不得谓本护部院不教而诛也！懔之！慎之！乡愚不通文理，所赖读书明理之士将此示明白宣讲，以发其蒙。切切特示。

二

为凛遵谕旨，一体保护事。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奉上谕："此次中外肇衅，起于民教之相斗，嗣因大沽炮台被占，以致激成兵端。朝廷谊重邦交，仍不肯轻于决绝，迭经明降谕旨保护使馆，并谕各直省保护教士。现在兵事未弭，各国商民在中国者甚多，均应一体保护。着该将军督抚查明各国洋商教士在通商各埠及各府州县者，按照条约一体认真保护。不得稍有疏虞。"又于六月二十三日奉上谕："春秋之义，不戮行人。二月以来，除德使被乱民戕害，现在严行查办外，其余各国使臣，朝廷几费经营，苦心保护，均各无恙。钦此。"查陕省地处西偏，向无商埠，惟教堂则所在多有。该教士重洋万里，远道而来，与尔百姓□□□□从无变生意外之事。现在饥民遍地，谣诼纷传，诚恐有不法匪徒，故意与教堂寻衅。屡经本护部院札饬各州县认真保护，兹复钦奉谕旨，惟恐各教士不得其所，至再至三。朝廷怀柔之恩如此其挚，官府体恤之意如此其周，尔百姓赋有天良，谊均地主，必欲故违朝旨，构衅远人，于法则当诛，于情亦为不顺。兼之人心好尚，天心应之，和气致祥，灾气致厉，自然之理也。现在旱象已成，雨泽不能深透，旱魃之虐，迄无已时，未始非尔百姓造谣生事，居心不靖，有以上干天和。若安静自持，各循本分，揆之作善降祥之理，自必立迓和甘。即如直隶、山西，本太平世界，皆因百姓骚然不靖，自兴乱端，遂使阖境生灵，惨遭荼毒。本护部院洞鉴及此，是以委曲周折，力维大局，冀为尔等谋一日之安全。若再执迷不悟，真是不遵教化之民矣。尔时执法以绳，其无怨悔！抑本护部院所为三令五申者，并非欲尔等低首下心，不复作其忠义之气也。同为大清之臣民，世受累朝之豢养，诚宜作忠义之气，务远大之图：值此军饷难筹，必当捐输以济用；倘或敌兵猝至，誓捐躯命以同仇；或为国而忘身；或毁家而纾难。必如此方为善类，必如此方为义民。或轻信兴清灭洋之浮言，误奉惑世诬民之邪教，逞一时之血气，戕孤弱之洋人，无补于时，徒然生事。目前既崇仁而不武，事后必丧家而亡身，朝廷目为乱民，乡党受其毒害，以吾秦崇礼义尚气节之民，必不为此！其敢于为此者，不过借仇洋教之名，而遂其发洋财之愿。其实秦中教堂无几，洋财几何？于是抢教堂不能不波及富室，烧洋房不能不延及民居，戕教民不能不殃及无辜。狡黠者已得财而远扬，愚懦者必向隅而受累。历查各省闹教之案，事定之日，无非百姓吃亏，言之可为痛惜！本护部院所以不避毁誉，竭力维持者，深恐一闹教则目前地方大乱，而事后百姓遭殃也。为此谕仰军民人等一体知悉：须知保护教堂，皆迭奉特旨实力遵行之事务各父戒其子，兄戒其弟。恪遵功令，期于民教相安，自足以感召太和，地方静谧。如有妄听浮言，无

端寻衅，定即治以背违诏令之罪。尔百姓等，但当各安本分，毋蹈危机，致负本护部院诰诫之苦衷也。以上所言，或恐吾民不能尽通文理。所望读书之士，勤为讲解，开其颛蒙，不胜厚望。切切特示。

袁中丞严禁拳匪暂行章程

一、禁止拳匪，□在各州县勤加访查，认真缉办，以遏乱萌。嗣后倘在该境内有拳匪设厂教习者，即将该管州县照纵匪例从严参办。

一、禁止拳匪，并须责成该庄长首事地保，令其随时禀报。如有拳匪设厂教习，□□徇隐不报，经官查明，即将该庄长首事拿获监禁一年，地保监禁三年，倘地保与匪相通，及在官人役与匪通气，查获讯明，即行正法。

一、父兄纵听子弟学习邪拳，除将其子弟正法外，该父兄拿获禁监三年。

一、拳匪设厂聚众教练之处，经官查出，即将该厂毁平。如在人家聚设，除将该厂毁平外，勿论何人家产，仍将其家产充公具报。

一、如有人告发拳匪设厂之家，经官查获后，验讯明确，即将该犯家产提出，一半赏给告发之人，一半充公。其有拿获设厂匪首，即送案者，将该犯家产全数赏给。

一、村内设有拳厂之邻人，如虑拳匪报复，不敢出名告发，应即通知庄长首事地保，密报到官，以凭拿办，倘知而不报，致酿成焚杀重案，定将该邻右提案严办。窝留者与匪犯同罪。

一、此项禁章，系为嗣后习拳者而设，其从前拳匪除著名匪首及曾犯焚抢重案者，仍应查拿外，其余被胁之愚民，如无案犯，但能悔过自新，一概从宽免究。亦不准差役地保藉端扰累株连。

一、倘有挟仇诬告，希图分赏者，查讯毫无实据，即行反坐科罪，决不宽贷。

驻京美日两国提督议定游览紫禁城章程

一、此章程自西历十九日，即中历元旦日为始，照行。

一、此章程因方便文武官员及各国士商入紫禁城而设，以免有屡报宫中之物为游客所携失之事。此系美日两国提督会议，开定下列各条：

一、凡文武官员，及各国士商，应持有联军各军管带官之信函，准于每礼拜二，礼拜五等日，自午前十点钟，至午后二点钟止入内，二点钟以后，应请各位退出。

二、按前条所开之管带官之信函，应请于前两日预投，或致美提督，或致日提督。函中声明系某官居长，及应偕行人数。美日提督自当互相知会。

三、游者应由南门入，由北门出。其余各门，均不能擅开。(按第八条所开各位，不在此例。)

四、凡大内县有免入等牌之门户，均请免入。

五、当开明各日期时辰内，应有派出值日美日武官照料。

六、大内所用华仆，除奉有美长官或日长官之准状外，不准带物件外出。

七、所有华人出宫禁者，应由把门美兵日兵认真搜检。倘查有违章之物在身上，应由把门兵丁扣留，具报长官，以便申报提督核办。

八、如瓦统帅，及联军各官长提督，及其偕来之友，不论何日，在上午十点钟至午后二点钟之间，紫禁城之南门可以启开延入。或有人持瓦大帅及联军各官长提督之名片投交守门武官，亦可放行。

记俄人治理牛庄官制新章

牛庄自归俄国驻扎后，俄政府拟设总理事官一员，归俄国陆军提督奏请俄皇派充总理事官外，另设工部局一以辅佐之。以下各员，有事时须传请会议：牛庄总兵官，及各领事所派之人，洋商所派之人，华商所派之人，海关税务司，清道局，督巡官，工部，归总理事官总其成。如总理事官告假或有病，则由牛庄统兵官代理。华人亦设工部局一以辅之。

凡此间华商，华民，所闻所见者，可由华工部以达总理事官，分别商办，总理事官设参谋官一员，督带巡捕武巡员一员，内城按察司三员，守藏官一员，验税务官一员，清道局督巡官一员。尚有必须翻译官多名，亦由总理事官派充。牛庄统兵官一员，归俄提督派充。所有牛庄之兵，除巡捕兵外，悉归管带；其应尽之职，应有之事，归提督手定。

总理事官应有之权如下：一、造律；二、加税；三、安置中国国家所有产业；四、掌管所有出入财款；五、与各国领事会商议事。

督带巡捕武员正副各一名，专管调派巡捕分巡城厢内外，以及河道各船。巡捕有察报民间户口，丁口，房屋数目之责；河道巡捕则严禁华兵军装等项，不许进口。

验收税厘官及守藏官，有收取民间例税之权。验收税厘官，兼管造册报销，其册每三个月一缴呈俄提督察核。中国海关则由俄国政府验收，所有章程一切仍旧。海关内另设中国民船司，以专收中国民船税厘。此款不入海关，另交总理事官。所用管理中国民船司，月薪较他员为优。

华民讼狱，归按察司照中国会审公堂章程主审。如俄人华人及他国人无领事在埠者，亦归该按察定判。他国人民互相控讦，则归其本国领事主审。如华人控西人，则归被控之本国领事主审；如西人控华人，可归按察主审。劫掠谋反，以及有事之时私漏军装各案，则归陆军提督派员主审。

清道局督巡官所管之事务：使街衢洁净，房屋高爽，使民不生疾病。该局应派医官若干员，以便时时查

验。

以上各员，统归俄国陆军提督派充。如有办理不善等情，亦归提督撤差。总理事官，有派员承充各项差使，酌定各员薪水之权。各局所详细章程，由总理事官与各员所商议停妥，呈请俄国提督鉴定。所有经费，归俄国政府由牛庄各项税厘支销。

驻扎天津办理通商事务日本郑领事推广租界文

一

为出示晓谕事。天津府东南地方设立日本租界，现拟推广：以闸口为东北界，下循海河，至法国租界止；又自闸口往西，迤逦顺城濠至南门外，为西北界；再由南门外抵海光门，为西南界；由海光门循土墙至法国租界，取一直线达海河沿，紧接法国租界为止，现经划定，均归日本租界所有。租界内房地捐税以及设立巡捕各项事宜，本应由本领事专管，公署一体举办；惟现值乱离之后，居民多迁徙未回，并无户田册籍可稽，是以函请暂行管理津郡城厢内外都统衙门权为办理。已经派出本国及义国兵弁在界内巡查，并有本国守备兵队驻扎，以资弹压，谅不致有骚扰情事。尔居民人等，宜各安分。一俟稍有端倪，本领事即行接办，以符定制。

二

照得通商条约内，载日本人准在天津设立租界，以为本国居留之所，又续立文凭，内开"订立租界自换约之日为始，所有界内住房土地，一概不许私自卖与他国人民为业"各等语。今本领事特于界内闸口下设立专管租界公署一所，专办理界内一切事宜。仰该处地保，立即传知界内绅耆人等，本领事定于日历一月初六日，即华历十一月十六日，齐集公署，一体会语。并饬界内居民各宜照旧安居，其房产地产，不许私行售卖与他国人民，一面将房地契纸迅速呈缴公署，以凭查验。本领事自有公平办理，决不令房地主甘受亏累，以昭公允。

天津西官推广管理地方告示

暂行管理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宝倭青法副司为出示晓谕事。照得本衙门仅管理天津城池暨土墙以内地方，现将天津县属境暨宁河县属之新河以南一带地方全行管辖，界内居民尽行保护。该民人等，亦当恪遵本衙门所订律章办理。兹将各处地方划分五段。第一段系津城并土墙内以及附近土墙之三四里地方，所有村庄：席厂，东于庄，辛庄，白庙，小于庄，大直，沽田庄，小孙庄，四角寺，堤头，大红桥，西于庄，西沽，新庄，大觉庵，杨庄，小园，大园，东楼，小王，庄西楼，佟家楼，三义庄，贺家口，小刘庄。第二段，谓之城北段，第三段谓之城南段，系由杨家庄起，至老米店止；此两段以河为界。第四段谓之军粮城段，系由杨家庄起，至葛沽止。第五段谓之唐沽段，系由葛沽起，至海滨止。（另有地图一纸，黏贴于下）城外四段，每段俱添设司员一员驻扎。第二段名曰城北段司员，现派某充补，第三段名曰城南段司员，现派贾立尔充补，均驻天津。第四段名曰军粮城段司员，现派德格特充补，驻军粮城。第五段名曰塘沽段司员，现派渥勒塞芬充补，驻塘沽。各段内一切事务，统归各司员办理。民间事故，已在司员衙门呈控判审各节，该民人等若不悦服，亦可来本衙门上控。（各司员衙门均设有收禀箱只）华历明年正月初七日以前，各村庄须公举绅董三名充当村正，开列该绅董等衔名清单禀报司员衙门存案。初十日以前，该司员等亲往各村与各董绅商办每村应设华捕若干并号衣款式须与天津相同各项事宜。至各处民人田产，光绪二十七年暂免上忙钱粮，如有税厘等项均归司员征收，给予收条为据。本衙门并四司员衙门西国官员，并文案翻译，及各项差役，均不准收纳民人礼物，如违查出惩办。该民人等亦不得暗中馈赠。为此示仰各项民人知悉。特示。

天津地方衙门新定巡捕章程

（一）天津城门，为军务上起见，自夜七点钟至晨五点钟即行闭锁。

（二）华人至八点钟以后，无故不得出街。若有不得已事故，必须外出，则当手提灯笼，遇巡捕上前盘问，即据实回答。又不许三人以上同行，违则拘入捕房惩罚。有不从者，可用武力强拿。倘或有杀伤情事，亦罪在本人，不在巡捕。

（三）外国捕头及中国副捕头，其左腕俱用白色记号，上用华字。凡捕头之命令，不得违拗，否则予以严惩。

（四）有华人尸骸抛弃街内，或仅有掩埋浮面者，当掘出各送往坟地安葬。又华人有将尸骸久留家内者，宜限令克期安葬。

（五）凡烟馆娼寮一律封禁。违禁者，或私赴此等地方者，俱予以严罚。

（六）华人或有不得已事故，须燃放火炮等事，须经捕房允准，否则不得擅行。又藏有军器者，宜在附近捕房缴出。有不遵者，或在身畔及屋内搜出军器者，俱予以严罚。

（七）华人或被其本国人掠夺，盗窃及种种不法，以致扰其生业，伤其身命，损其房屋者，许其最近向捕房投控，或直将其人扭交捕房。

（八）华人有劝外国兵加害于其本国人者，或因复仇起见及其余一切缘故在捕房诬告本国人者，一律严罚。

辽东俄兵分屯表

俄国军士之分驻西伯利亚东部者：狙击队第十联队一大队，在旅顺驻扎。又第十一联队二大队，在大连湾驻扎。又第三联队二大队，在泥夸利司若驻扎。又第六联队二大队，在诺乌哑几贤夫苦驻扎。又第七联

队二大队，亦在诺乌哑儿贤夫苦驻扎。又第八联队二大队，在拔辣哈驻扎。又第一联队二大队，在辣是独利司伊驻扎。后贝加尔可杀克骑兵及乌贤诺内乌气痕司几兵第一联队四中队，在大连湾驻扎。气痕司几兵第一联队之中一队，在泥夸利司苦驻扎。沿海州龙骑兵联队中一枝，在辣是独利司伊驻扎。可杀克骑兵一枝，驻扎之处未详。西伯利亚东部狙击炮兵大队之第一中队，携带轻炮，在旅顺驻扎。西伯利亚东部第一旅团之第四中队，携带轻炮，在诺乌哑儿贤夫司苦驻扎。炮兵某队若干，其驻扎之处未详。西伯利亚东部工兵大队本部及二中队，在哈拔洛夫司苦驻扎。又电信中队，亦在哈拔洛夫司苦驻扎。乌苏里铁道大队之二中队，亦在哈拔夫司苦驻扎。卫生队，驻扎之处未详。要塞炮兵第一大队四中队，在旅顺驻扎。又第二大队四中队，又工兵中队，同在旅顺驻扎。以上总计：步兵十三大队。骑兵五中队，二部队。炮兵除要塞联兵外，二中队，携带轻炮十六尊。工兵三中队。电信兵一中队。铁道队二中队。卫生队一队。

俄国军队之入满洲者：后贝加尔可杀克兵及乌贤路夫内路气痕司尔兵第三联队之六中队，驻扎哈伊辣路。可杀克骑炮兵第二中队，亦驻扎哈伊辣路。线列步兵一大队，驻扎爱珲。狙击步兵第十四联之六中队，亦驻扎爱珲。豫备步兵第一联队之四大队，亦驻扎爱珲。后贝加尔可杀克骑兵一联队之六中队，亦驻扎爱珲。后贝加尔独立炮兵大队之二中队，携带轻炮，亦驻扎爱珲。狙击部兵第四联队之二大队，驻扎三姓。狙击步兵第十八联队之二大队，亦驻扎三姓。狙击步兵第十九联队之二大队，亦驻扎三姓。狙击步兵第二十联队之二大队，亦驻扎三姓，后贝加尔可杀克骑兵二中队，亦驻扎三姓。西伯利亚东部炮兵第二旅团之第三第四中队，携带轻炮，亦驻扎三姓。西伯利亚东部炮兵第一旅团之一中队，亦携带轻炮，驻扎三姓。线列步兵一大队，驻扎哈尔宾。西伯利亚东部狙击步兵第十七联队之二大队，亦驻扎哈尔宾。西伯利亚东部狙击步兵第五联队之二中队，驻扎珲春。西伯利亚东部狙击步兵第十五联队之二大队，亦驻扎珲春。西伯利亚东部狙击步兵第十六联队之二大队，亦驻扎珲春。乌苏利可杀克大队之第二中队，亦驻扎珲春。后贝加尔可杀克兵及乌气痕司步兵第□联队之一中队，亦驻扎珲春。西伯利亚东部炮兵第一旅团之第六中队，携带开山炮，亦驻扎珲春臼炮第二中队，亦驻扎珲春。重炮第一中队亦驻扎珲春。以上总计步兵二十四大队，骑兵十六中队炮兵九中队，骑炮六尊，开山炮八尊，臼炮六尊。重炮一尊。

日俄德法四国东方海军兵力表

日本

富士号	一万二千六百四十九吨
八岛号	一万二千五百十七吨
出云号	九千九百零六吨
浅间号	九千八百五十五吨
常盘号	九千八百五十五吨
八云号	九千四百五十六吨
吾妻号	九千四百五十六吨
镇远号	七千三百三十五吨

俄国

露西亚	一万二千一百五十五吨
洗觅斯德亡愈	一万零九百五十吨
彼德堡	一万零九百五十吨
母愈打字阿	一万零九百五十吨
于立克	一万零九百五十吨
奈密利痕	九千四百七十六吨
尼哥拉第	八千四百四十吨
阿虑米罗奈西模	七千七百八十一吨

德国

战斗舰	布浪登布耳克	一万一百吨
战斗舰	克耳希哥耳	一万一百吨
战斗舰	卫审波	一万一百吨
战斗舰	威尔德	一万一百吨
装甲巡洋舰	希尔司德	一万一千吨
装甲巡洋舰	喀述林	六千三百三十一吨
装甲巡洋舰	亨石	六千零一吨
装甲巡洋舰	海耳达	六千吨
巡洋舰	伊立纳	四千二百吨
巡洋舰	开乌希翁	四千一百零九吨
巡洋舰	喀伊亚耳	一千六百吨
巡洋舰	山亚笃立儿	一千六百吨
巡洋舰	布希塞儿	一千六百吨
巡洋舰	秀滑儿贝	一千一百二十吨
报信舰	海辣	二千吨
炮　舰	伊儿汽斯	一千吨
炮　舰	野克亚耳	九百零一吨
炮　舰	气格耳	九百零一吨
炮　舰	辣克司	八百五十吨

共十九舰，八万九千六百十吨

法国

战斗舰	列达布特布耳	九千二百八十八吨
巡洋舰	格伊庆	八千二百七十七吨
巡洋舰	打笃耳喀	八千一百十四吨
巡洋舰	簿乌彭	六千一百十二吨
巡洋舰	亚米辣耳西	四千七百五十吨
巡洋舰	祥则	四千五百吨
巡洋舰	特喀耳	四千二百吨
巡洋舰	白司喀耳	四千二百吨
巡洋舰	雀司色路	三千八百吨
巡洋舰	富利亚	三千八百吨
炮　舰	亚克列路儿	一千六百五十八吨
炮　舰	喀布生	一千二百五十吨
炮　舰	帛西其	六百四十六吨
炮　舰	秀布利司	六百二十七吨

炮　舰　亚路　五百零八吨
炮　舰　各末　四百七十三吨
炮　舰　利翕　四百七十三吨
炮　舰　赔败　四百六十三吨
炮　舰　亚斯贝克　四百五十三吨
共十九舰，六万三千一百九十吨。

通行专约底稿

底稿原文

现在皇上因此次数月内节节出有意外之变，心中甚为愁闷不爽，是以特派本亲王回京面陈此意，并与本大臣以全权便宜行事，俾得商议一切。先将后开之条款作为各国会同与中国定立专约之底稿。

一、围攻使臣公馆，极犯万国公法之要条，为各国万不准行之事，中国一面自认此次之大误，并应许以后必不致再有如此之事。

二、所有此次应行赔补之各事各款，中国自应认赔，一面由各国分派人员查明开单，送交，再行酌定商办。

三、至日后贸易交涉一切事宜，应由各国择定如何办理。或照旧约，或另立专条，将旧约略为增改，或将旧约全行作废，另议新约，可即由中国照行，复将善后章程分别酌定办理。

四、此次所定之专约，系中国与各国通行之大纲领。俟此大纲领定妥后，各国大臣在总署各处所加之封条均可起去，一面由办交涉之大臣照旧赴署办公。此外另由各国将此事详细与中国分定某国之分约次第妥议。俟应赔之各事各款全行办妥，或定有如何办理之法，即由各国陆续退兵。

五、此次各国派兵，专为保护使臣起见，并无他意。现既彼此开议和约，各国应先行停战。

再：第四条内之各国分约，与第三条内之各通商条约无涉，各有各办法。至专约首页，各国衔名次序应如何书写，列定一切，即可于会议时面定。

随文信函底稿

迳启者：开议一事，本王大臣本日已备文照会贵领袖大臣，并分行各国大臣在案。兹拟于本月二十七日两点半钟面商一切，应请贵领袖大臣转知各国，请其届时同临贵署，或请贵大臣等移玉亮鸽厂总理衙门公所齐集会晤。即请示覆，以期两便，为祷。专此布达，顺颂日祉。

和议十二款译文原稿

西历十二月二十四号，即华历十一月初三日，由北京领衔钦使日斯巴尼亚钦差葛君，会同各公使面交中国全权大臣庆王李中堂和议大纲十二款，备有法，英，德，汉，四国文字各一分，以法文为凭，汉文则为译文。其译文原稿如下：

本年五、六、七、八等月，即光绪二十六年四、五、六、七等月间，在中国北方省分，酿成重大祸乱，致成穷凶极恶之罪，实为史册所未见之事，殊悖万国公法，并与仁义教化之道均相牴牾。兹将其情节尤重者，开列于左：

一、西历六月二十日，即中历五月二十四日，大德国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内大臣男爵克，因公前赴总署之时，被奉令官兵戕害。

二、同日京师各使馆被官兵与义和团匪勾通，遵奉内廷谕旨，围困攻击。直至西历八月十四日，即中历七月二十日，联军救至，方止。而彼时中国国家，乃令使臣向各国政府传担承保全使馆之旨。

三、西历六月十一日，即中历五月十五日，大日本国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奉差公出，被官兵在城门戕杀。又客居都中及各省之诸国人民，均被拳匪官兵惨加戕害，凌虐或被围攻；仅赖竭力抵御，方获保全。而其各项房舍，无不毒遭焚劫。

四、各国坟茔之被污渎，在京者为最甚。至坟茔被掘，骸骨暴露。

因以上各节，遂至各国为保卫各本国使臣以及人民之性命并戡定变乱起见，遣派军队前来。乃当此各国联军赴京之时，遇中国军队抵敌，只得奋勇击败。而中国既自表明悔过认责，并愿挽回因此事变所生情势，于是诸大国公定允如所请。但由各国酌拟惩前毖后必须定而不移之要款施行。今将各款胪列于左：

第一款　原任德国克大臣被害一事，钦派亲王专使前赴德京，代表中国皇帝国家惭悔之意。遇害处所，树立铭志之碑，与克大臣品级相配，用辣丁，德，华各文列叙中国皇帝惋惜此等凶事之旨。

第二款　西历九月二十五号，即中历闰月初三日，上谕内及日后各国驻京大臣指出之人等，皆须照应得之罪分别轻重，尽法严惩，以蔽其辜。诸国人民被戕害，凌虐之城镇，五年内概不得举行文武各等考试。

第三款　因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被害，中国国家必须用优荣之典以复日本国政府。

第四款　中国国家须在各国坟茔曾遭污毒发掘之处，建立铭碑，以昭涤垢雪侮之意。

第五款　凡有各国各会各人等以及为他国执事之中国人民，因近来各事，身家财产所受公私各亏，中国均认公平赔补。中国国家须筹定各国所能允从之理财办法，以为耽保如何赔补以上所开□□□及如何措还国家借款之地。

第七款　各国应分自主常驻兵队保护使馆，并将使馆所在境界自行防守。中国人民概不准在界内居住。

第八款　京师至海道，须留出来往畅行通道。凡与其有碍之大沽炮台，一律削平。

第九款　为京师至海道畅通不使有断绝之虞，由诸国应分自主酌定数处备兵自守。

第十款　中国国家务须在各属厅州县，将声明上开两端之谕旨张贴两年，俾众周知。永禁军民人等仇视诸国各会，违者问死。至开列各犯所定罪名，及杀害凌虐各国人之城镇停止考试，亦在此列。中国皇帝务颁谕旨一道，通行布告各省督抚文武大吏及有司官，于所属境内皆有保持平之责，如复肇伤害他国人民之乱，再有违约之行，必须立时弹压惩办。否则该管官员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亦不得借端开脱，别给奖叙。

第十一款　凡通商行船各约，以及关乎通商各他事宜，各国以修改为有益者，中国认与商议更改。

第十二款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必须革故更新，及诸国钦差大臣觐见中国皇帝礼节，亦应一律更改。其如何变通之处，由诸国酌定，中国照允施行。

以上各款，若非中国国家允从足适各国之意，各本大臣难许有撤退京畿一带驻扎兵队之望。

（穆齐姚葛康毕萨萨西克格

德奥比日美法英义日本荷俄）

（以上系照外国字母次第画押）

西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附　记

南洋大臣刘岘帅接到条款后，即就十二款酌商数条，又拟增一条，告诸某国领事。其辞如左：

第二款　惩办祸首一节：懿亲不加刑，各国通例。中国政府允将各王公分别远戍圈禁，并永远革爵，子孙不准承袭。其余各员，除毓贤获咎最重，应明正典刑外，余仍分别惩办。惟内有一时碍难遽办，应暂缓办。

第五款　禁运军火器料一节：中国既认保护商教之责，不能不购制军械，严防土匪。能将此条删除最妥。否则不禁料物，仍严禁私售济匪。

第六款　赔偿费用一节：中国入不敷出，患贫已久，此项偿款，各国酌定数目不宜过多，庶免中国筹措为难。

第七款　使馆留兵应酌定数目，务宜从少，以期宾主相安。

第九款　由各国酌定数处派兵驻守一节：兵数亦宜从少，尤不可干预地方行旅，以免兵民猜忌。

第十一款　更设约章，务使妥善，无碍商民生计，中国利权。

拟增一款。各处教堂，应申明旧章不预词讼，并妥定专条，务求永远相安之法。

鄂督张香帅则以和议条款内有禁止运入军火一节，于中国大为不便，且又更改觐见仪节，亦有碍中朝体制，已电请酌量删减。其余各款，据香帅意，似可从权应允。而傅相则以此为二十年前拘执之见，未可施诸于今日也。

全权大臣与诸国钦差往来文稿

中国全权大臣致各国驻京钦使和款说帖全分

十一月初三日，接读各国钦差全权大臣公议条约十二款，足见各国与中国真心和好，曷胜欣感。所开各款，业经本爵大臣电奏，现奉中国大皇帝电旨："所奏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钦此。"旋于十七日，接各贵大臣送来条款，并葛大臣照会，内开"所有要款施行，其详细条目应请贵王大臣议妥，以便当面答覆而免迟延"各等因。本爵大臣当即遵照前奉谕旨署名画押。查诸大臣开来条约共十二款，中国业经允从，足适各国之意，自应照条约末节所称，撤退京畿一带驻扎兵队。未撤之先，自应停战止兵，不可派兵分往各州县城镇四出骚扰，致令民人惊惧，是为至要。其余详细条目，欲商各事，开列于后：

第一款　德国钦差克林德事应照办。

第二款　西历九月二十五日，即中历闰八月初二日上谕，业将该王大臣等治罪。既据贵各国大臣条款，仍请严惩，自应照款内所称分别轻重，治以应得之罪等语，奏请严加惩办。又载诸各国人民被戕凌虐之各城镇五年内概不得举行文武考试，查各府厅州县所管城镇甚多，应查明何城何镇地方如有戕害凌虐诸国人民之事，自应照办。此项自指学政岁科试而言，至乡会试系各直省合考之事。其有戕害凌虐诸国人民之城镇，应仍照前项查明办理，其他处城镇并无干涉者，仍应照常考试，以分良莠而示劝惩。

第三款　日本书记生杉山彬事照办。

第四款　各坟立碑事照办。

第五款　运进中国之军火暨专为制造军火之各种器料，照诸国后定之款，仍不准运入中国。查中国内地，土匪随地皆有，且均执有洋枪火器，中国防勇若无精利枪械，难资弹压。设纷出滋扰，中外商民均不免受害。应请酌定年限，限满仍可购买。至制造军火之各种器料甚多，其有国家必需应用者，应由总署随时知照，准其购买。

第六款　中国国家须筹定各国所能允从之理财办法，以为担保如何赔补。查赔偿各款，须量中国之力，或宽定年限，或推情量减，必须通盘筹画。中国岁入岁出各款，为诸贵国所深知，此次赔款，尤属额外加项。凡中国筹款，有可设法增益之处，如加关税，加矿税，通行邮政

印花税之类，现已各国通行，望诸邻邦一律照允。

第七款　各国驻兵护卫使馆，并使馆境界，自行防守，中国人民不准在界内居住。查此项驻兵，务请酌定数目，详订约束章程，庶可兵民相安，不致越界滋事。至使馆境界，系由何处起，何处止，应将内有公所衙署划出，并须先行勘定界址，以便转谕该处居民迁徙。

第八款　大沽炮台事，凡有碍畅道，议令平毁。

第九款　京师至海边畅道，诸国酌定数处留兵驻守。查此项驻兵，共计若干，分扎几处，应先行商定，并由各国酌定约束章程，以免附近居民惊惶。驻兵专为各国保护官商之用，于中国地方及行旅均无干涉，中国国家并力任保护各国人民由京师至海边决不使有断绝之虞。如一二年后各国查明中国保护得力，亦可酌量情形撤去各处驻守之兵队。

第十款　各省文武大小官员，于所属境内，均有保护各国人民之责，如复肇伤害他国人民之乱，必须立时弹压惩办，否则该管官员即行革职，永不叙用。查中国地方官屡奉严旨，本有保护各国人民之责，如再有伤害各国商民等事，自应按律重处。惟此次肇乱，实由民教不和，惩前毖后，自当筹永远相安办法。应公同妥议和平详细章程，立为专条，以免教案日繁，民不堪命，官不胜参。

第十一款　凡通商行船，以及关乎通商各地事宜，以修改为有益者，中国认与商议更改。查各国以修改为有益者，自系为中国与各国均有利益起见。凡有损中国利权及商民生计税科款项等事，当非诸贵国所愿。其通商各地事宜，以修改为有益者，中国自应认与商议更改。

第十二款　各国觐见中国皇帝礼节，如须变通更改之处，自应临时彼此商酌定议。

以上各款，均系就诸贵大臣开来之款最为□□，参以鄙见，详细申明，并非另有更改。如诸贵大臣公同商酌应将□□，□□以上各节附注于开来各款之后，即为将来议约底本。□吏部所称末节撤退京畿一带驻扎兵队，除在京保护京使馆，及由护□□□□酌留屯兵外，其余在京及保定天津等处地方兵队，应请从速酌定日期全数撤回。其占据北京，天津，保定等处宫禁，城垣，衙署，仓库，均应交还中国国家。想各贵国与中国共敦睦谊，定荷照允施行。

各国索赔章程

一、失毁物产，果系因去夏拳匪所致者，始可索赔。

二、索赔之款，计有三种：一为各国赔款；二为各行及各西人赔款；三为华人曾经西人雇用者之赔款。

三、所有失毁物产，应开列详细章程，以便索赔。

四、索赔清单，须交呈其本国公使，如事关各国者，则交呈资格最深之公使。各公使既将交呈索赔清单验过，如一切悉按此次定章开列，即送交中国政府索赔，不再另列细单。

五、各物理合索赔者，均须照实价开列。

应赔之款，亦许给息。平民以五厘，商家则以七厘行息。

息钱未付之前，不得以息生息。至被毁之物，能与以下所列第七款章程相同者，始可给息。息即自被毁之日起算。

六、如各行各西人经带兵官饬令将其所属之货物供给军营以为保守之需者，则其所属之国或兵官必有字据承认，不向中国索赔。

被毁物产，须有实证：即按照其本国国律开单，交呈其所属之公使验明，并无可疑之处，始代向中国政府索赔。

七、被毁之物，须将未乱前本有此物之实据，交呈其所属之公使照验。如该公使以为毫无疑窦，即能向中国政府索赔。

失主所业何事，以及其平时进款若干，其所失之物亦可按之估价。

八、应赔之款，俱照关平估出。

九、无论何国何人，俱当按照以上所列各章开单，方能索赔。

各国钦使照会全权大臣请旨惩办罪魁及昭雪被祸诸臣公文

为照会事。照得在京肇乱行凶各事，昨经诸国全权大臣将专责较重，异常获咎之王大臣姓名陈述，并将各该犯照所得罪戾应如何严惩之处，逐一指明在案。贵王大臣于此节持论名通，诸国全权大臣均已聆悉，亦皆考查。是文即系以此事如何由诸国全权大臣核定，特为奉达。其日后由诸国大臣指定外省犯罪之员，不能援引此情偏袒辨驳。贵王大臣所拟庄亲王载勋令其自尽，诸国大臣照允。至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诸国大臣核定，均必应斩监候，如蒙上裁，似应即行加恩贷其一死，极轻当发新疆极边，永远处监禁，决不得再行递减。英年必当斩立决。刚毅亦当定以斩立决罪名，既系已死，其干系地步例应与生罹斩罪者同。赵舒翘应斩立决。至贵王大臣所称毓贤一犯必当斩立决，与诸国大臣意见相同。至董福祥一犯，日后如何定罪之处，贵王大臣所许各节，诸国大臣已经纪录存案；照诸国大臣主见，莫若从速先行夺其兵柄，则照许施行，岂不较易？李秉衡，徐桐均当定以斩立决罪名，既系已死，其干系地步应与生罹斩罪者同。徐承煜，启秀二犯，应均定以斩立决。颁发此次核定罪犯案由之上谕，诸国大臣皆以为应立即抄示。其处决之日，从速指定。惟无论京内外，诸国大臣特行留派员监视管理行刑之权。就此而观，则诸国全权大臣，重以尊意，不事苛求

之处，已可概见。总之戕杀使臣及书记生，两月之久，督率官兵攻击西人境界，教堂，各国使臣；且狡设陷阱，诱骗西人离京赴津，以便途中加害；又以极其痛恨违悖公法，致害多命罪状，递折辩驳之员惨罹大辟等情。今诸国大臣所讨办者，仅只如斯，几如无所要求。本领衔大臣合率诸国全权大臣再行提及转送。条款末尾一段，又西历正月二十六日即华历十二月初七日文内所开此节各语，及贵王大臣于西历正月十六日即华历十一月二十六日说帖内所列军情各节，如欲诸国全权大臣斟酌其间，中国必应自先以诸国大臣申雪之旨，首为允从施行可也。须至照会者。

又

为续行照会事。前文内曾将诸国大臣核定如何惩办在京行凶犯法异常获罪者，并提递折力驳，西历去年在中肇乱之时，有极其痛恨违悖公法各状之大员惨罹大辟一节，声明在案。兹诸国全权大臣核定：徐用仪，许景澄，袁昶，联元，立山等五员，皆应立行开复原官，以示昭雪抵偿之意，而垂仁义大公之道。特此奉达，此举谅中国国家未必不欣然允服也。如外省有被害之大员情节与以上相同者，日后由诸国全权大臣即请贵王大臣于奏请颁发前文所讨各罪名之谕旨时，即将以上五员开复原官之上谕一并宣示可也。须至照会者。

全权文凭式　此凭即全权大臣行文英法俄德美意奥荷比日等国者

大清国大皇帝敕谕：现因与各大国共敦睦谊，特授管理总理事务衙门和硕庆亲王奕劻，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一等肃毅伯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与各国所派全权大臣会同商议，便宜行事，豫定条款，予以署名画押之全权。该大臣公忠体国，夙著勋劳，定能详慎将事，缔结邦交，不负朕之委任。所定条约，朕亲加查阅，果为妥善，便行批准。特敕。

驻京各国钦使续请惩办罪首照会一通又清单二件

为照会事。照得在各外省犯事获咎官员姓名及应如何照会定条款第二条严惩之处，日后由诸国全权大臣指定，迭经照知。复于西历二月初五日，即庚子年十二月十七日会议时，再为声明在案。各本大臣今将所指各犯清单二纸黏送查阅：一系由各本大臣查明后，以为其罪足有确据，应如何严惩者；一系获重罪被控，因证据已足，请中国国家另行查办者。各本大臣应请贵王大臣按照单开各情，奏请分别颁发谕旨，归结此事。其查办一层，应由中国国家从速饬行。务俟查毕，即照各本大臣之意，按会定条款第十条颁发各犯所定罪名，及如何严惩之谕旨，通行布告。如此办理，则贵王大臣原拟缓至会定条款第二十条竣后方可斟酌各节，较能早日施行也。须至照会者。

一千九百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辛丑年二月十二日。

查明确犯重罪应行严惩各员清单

山西

阳曲县白昶，为毓贤爪牙，光绪二十六年六月间，在太原府诳杀泰西男妇老幼四十余名口。罪应斩立决。

署归绥道郑文钦，谋杀英国武弁，及西国主教，又天主教四名，耶稣教士十四名。罪应斩立决。

汾州府徐继儒，明许保送泰西教士出境，暗使人于七月十二日，在文水县戕害罗教士等男女老幼十名口。应革职，斩监候，如贷其一死，极轻当发往极边，永不释回。

河津县黄廷光，六月二十日遣役追杀耶稣教士宓姓夫妇，及幼子容姓夫妇，金姑娘，东姑娘，共七名口于属下清家湾地方。罪应革职，发往极边，永不释回。

太原府马武官，于太原府戕杀教士之案从众加功。罪应革职，永不叙用。

太原府城守营石凤岐，将天主教士一名锁押凌虐致死。罪应革职，发往极边，永不释回。

孝义县令，于六月初四日主使将泰西教士魏苏二姑娘殴毙。罪应革职，发往极边，永不释回。

大宁县令，有教士聂姓姊妹郗姑娘三口因不肯保护，并被拳匪杀害。罪应革职，发往极边，永不释回。

泽州府，有由平遥潞城前往湖北逃难各英国教士过境时不肯保送。罪应革职，永不叙用。

潞城县璧埕，因境内教士毫不保护，以致逃亡，备受艰险。罪应革职，永不叙用。

高平县王岱林，于由平遥潞城逃难各英国教士过境时虐待。罪应革职，永不叙用。

长子县恩顺，亦不保送由平遥潞城逃难之各教士。罪应革职，永不叙用。

隰州牧，号召拳匪人城，以致英国教士数名口被逐在曲沃县遇害。罪应革职，永不叙用，发往极边，永不释回。

曲沃县令，因毫不保护境内教士，有童教士一家三口甚被凌虐，毕命。罪应革职，发往极边，永不释回。

岳阳县令，有巴吴教士二名被拳匪所杀，坐视不理。罪应革职，永不叙用。

寿阳县秦鉴湖，将境内英国教士锁押虐待，解往太原就死，途间绝其饮食。罪应革职，发往极边，永不释回。

和林格尔通判毛世黼，托克托城通判樊恩庆，均悬挂赏格捉拿或杀害泰西人民及中国教民。该两城属境，共杀教民一千五百有余，残虐异常。应革职，斩监候，如贷其一死，极轻当往极边，永不释回。

宁远州司狱李鸣和，将天主教主教交付兵丁，令其杀害。罪应革职，斩监候，如贷其一死，极轻当发往极边，永不释回。

绥远城将军永德，归化城副都统奎诚，所有该处凶惨各事，多为主谋，有天主教士四名，被其兵丁夥同杀

害。罪应革职永远监禁。

署归化城同知郭之枢，去年七月二十六日带领兵丁三百余名，攻打铁木旦沟教堂，将教士十名枪击火焚殒命，其余教士四名逃至三里之外黄花窠铺，被其追及戕杀。罪应斩监候，如贷其一死，极轻当发往极边，永不释回。

榆次县令，有干涉杀害泰西教士之案，罪应革职，永不叙用。

太谷县胡德修，七月初六日在其境内之泰西人民皆被戕害。罪应革职，发往极边，永不释回。

大同杨□□，该境耶稣教士男妇六名均被害。罪应革职，永不叙用。

太原县令，致死教民多命。罪应革职，永不叙用。

宁乡县令，临县令，均系怂恿拳目杀害教士教民。罪就革职，永不叙用。

蒙古

阿拉善王将甘肃天主教士驱逐出境。罪应申斥。

喀尔喀王，怂恿虐待教民罪应申斥，

搭拉特王，杀害教民八百余名。罪应革爵，永远监禁。

张金声(即张四)，杨把总，赫哨官，均系甘肃宁条梁武官，尚有许大田，刘姓武官等，身为拳目，带领拳匪围攻小叫盘地方教堂四十九日，杀害天主教士一名。均应斥革。

滦平县文星，饬令兵役将泰西天主教十一名活埋之后，又将尸身抛入水中，经教民捞获葬埋，乃复饬取出，仍抛入水。罪应斩立决。

直隶

裕禄近日肇乱，厥惟罪魁，在天津带领拳匪官兵，攻击各国人民，又杀戮泰西人之上谕，由其遍传。罪应追夺官爵。

王孝村绅士左洛令，当拳匪欲攻武邑县，承县令命其出城解散，伊即捏造一切谣言，乃城门甫启，拳匪即行入城，致将天主教士二人戕害。罪应监禁。

武邑县调署清苑县张丙喆，始终明保拳匪，纵令拳目前往深州河间等处四出扰害。应革职，斩监候，如贷其一死，极轻当发往极边，永不释回。

江西臬司陈泽霖，过景州时，该牧邀其攻打朱家河教民处所，致天主教士二名被害。罪应革职，永不叙用。

景州牧洪寿彭，邀陈泽霖攻打朱家河教民处所。罪应革职，永不叙用。

大名镇王连三，大名县苗玉珂，元城县王锦阳三人，均系将境内教士驱逐，分抢什物，并予以就害之机。皆应革职，永不叙用。

南乐县巩英，亦系将教士由衙门逐出，予以就害之机。罪应革职，永不叙用。

清苑县令，不肯保护英国逃难教士。应行革职，永不叙用。

望都县李兆珍，苛待以上英国逃难教士。应行革职，永不叙用。

仓场侍郎长萃，在通州为拳匪头目。罪应革职，永不叙用。

东三省

盛京副都统晋昌，六月初六日有泰西教士四名口，华教士二名，教民多名，伊纵令兵丁会合拳匪戕害毙命。应革职，斩监候，如贷其一死，极轻当发往极边，永不释回。

辽阳州陈牧，斩中国赵教士一名，教民多命。罪应革职，永远监禁。

常老德，系鸭子厂团练首事，于六月初五日戕害天主教士三名之案，从而加功。罪应革职，发往极边，永不释回。

黑龙江副都统，于戕杀天主教士三名之案，有所干涉。应即革职，发往极边，永不释回。

呼兰城副都统阿□，不肯保护教士，以致被害，并将所害教士之首悬诸庙门。罪应革职，永不叙用。

巴彦苏苏鄂统领，到任后欲将教士二名杀害，经地方官援救，气愤往小石头河教堂，将十三年前所葬已故之泰西教士尸身掘出，并将教堂处所焚毁，教民戕害。应革职，斩监候，如贷其一死，极轻当发往极边，永不释回。

湖南

湖南巡抚俞廉三，干涉戕害衡州府天主教教士二人之案。罪应革职，永不叙用。

衡州道隆文，以上被害之天主教教士先曾函请保护，乃非特不行，反致鼓惑舆情，致将教士等双目挖出，惨遭杀害。应革职，斩监候，如贷其一死，极轻当发往极边，永不释回。

衡州府裕庆，清泉县郑柄，该二犯于以上之案，非但不肯保护，亦且助纣为虐，甚有干涉。裕庆又出违约告示，致耶稣教堂被毁。应革职，永不叙用。

浙江

金衢严道鲍祖龄，显系仇视各国人民之犯，怂恿匪徒团练在衢州杀了泰西多命。力能保护而不肯为，且允匪徒在道署门前将泰西汤姓一家四口，石马戴姑娘三口，共七人，先辱后杀，追后详报抚院，盛称团为义举。应斩监候，如贷其一死，极轻当发往极边，永不释回。

衢州府城守都司周之德，于以上之案从而加功，非止主谋攻击，且复亲统匪党，肆行凶恶，罪应斩立决。

浙江巡抚刘树棠，通传杀害各国人民密谕，是以凶惨之事皆伊玉成，虽经撤销，然已过迟，乱后仍留浙江四月，除将要员撤任之后，所有凶犯毫未拿办。应革职，发往极边，永不释回。

前按察使荣铨，通传杀害各国人民密谕，是以专责此肇乱之一端也。现在杭州仇视各国人民之党，伊为首领，其嫉视外人之行毫无隐讳。应革职，发往极边，永不释回。

前衢州镇俞俊明，六月二十五日道署门前杀害泰

西多命之时，伊与鲍道同在署中，虽属下有官兵五千，事前竟毫未弹压，是其纵匪酿凶之据。应革职，发往极边，永不释回。

前衢州府洪思亮，于此案不肯保护，亦未加功，惟是日同在道署。应革职，永不叙用。

衢州府绅士郑连生，郑永禧，罗老四三人，于此案有主谋情事。应皆革职。

四川

邛州牧李常霈，纵容抢掠教堂，杀害教民多命。罪应革职，永不叙用。

建昌道王季寅，名山县罗鼎智，前雅州府王之同，李念兹，固执不肯保护教士，办理教案，未能公允。均应革职，永不叙用。

驻藏大臣庆善，赴任时以徐驱泰西人出境及灭教民之语告知沿途官员，在里塘复滋事端。虽其已死，应追夺官爵。

贵州思南府人罗芳林，系被革武员，于龙泉思南府二处攻打教民，被害二十余名之案，系其主谋。该人一闻直隶乱事，即□□□□□□□□□教民处所抢毁，将教民戕杀。罪应监禁。

河南

南阳镇殷□□，仇视教民异常凶暴，豫省教民受害，惟该道是问。天主教某教士系其施□□□□□拆毁教堂，亦系其出违约告示之故。罪应革职，永不叙用。

新店李若仙，煽惑民心，致害以上教士。该教士如未设法逃生，必遭毒手。罪应革职。

山西布政使，前河南按察使延祉，以仇视各国人民之语通饬所属。罪应革职，永不叙用。

河南县令，苛待由豫省前往湖北逃难之英国教士。罪应革职，永不叙用。

荥泽县，不肯接收由武陟县护送逃难之英国教士，致该教士等备尝艰险。罪应革职，永不叙用。

郑州牧，由平遥潞城逃难之英国教士过境时，苛待异常。罪应革职，永不叙用。

西华县林令，于境内各教士屡次不肯保护，致被驱逐，什物俱遭抢掠。罪应革职，永不叙用。

陈州府周家口通判汪□□，固执不肯保护教士，致速六月之乱。教士被逐后，几乎丧命。罪应革职，永不叙用。

湖北道岑春荣，擅出诬谤告示，煽惑官民，仇视西教。罪应革职，永不叙用。

滑县吕令，涉县车令，安阳县石令，抢掠教中什物，焚毁教堂房屋。均罪应革职，永不叙用。

卫辉府曾守，杀害教民。罪应革职，永不叙用。

武安县陈世伟，于乱民掘挖已故教士尸身，不肯饬收，致将其尸分裂，丢弃道旁。罪应革职，永不叙用。

江西

江西巡抚松寿，遵奉朝旨，引火燎原，所派委员以招兵为词，聚党焚掠教堂。罪应革职，永不叙用。

南丰县邓宣猷，于教民递呈，不肯接收，仍怂恿民人戕害。罪应革职，永不叙用。

南城县翁宝仁，饬拆教堂。罪应革职，永不叙用。

山东

湖南按察使，前山东按察使胡景桂，于仇视各国人民之端，干涉其间，且引同官为党，并力庇拳匪，冀免杀教之咎。罪应革职，永不叙用。

恩县秦应逵，袒庇拳匪，明示仇视各国人民，忍令境内教民惨受杀害。罪应革职，永不叙用。

夏津县屠乃勋，纵庇拳匪，于美国教士何家屯房屋不行保护，并任令教民被虐。罪应革职，永不叙用。

被控告获罪另行查办各员清单

蒙古

阿多□杜沙辣其杀克，多而加，圪罗其，梭诺辣，其加而古其沙路□掌盖□纳，否大梭磨，磨各嗜□□□□，杜沙辣其加，郢罗其阿，切而多辣，尔当巴领加，浪亚而宾丧，□加沙，□加圪罗其□，以上十一人均威吓教士，因未能在教堂戕害，欲在他处分别谋死者。（按以上全系蒙古人姓氏，无文义可辨，故似有错误，亦不能臆改。原本间有缺文，亦止得仍之。）

四川

双流县龚定宝，郫县黄树勋，灌县王瑚州，崇庆陈兆棠，温江县周庆壬，崇宁县陈鼎勋，南部县远用斌，大邑县赵绥之，以上八名均系忍听教民五百余家什物房屋被匪抢毁，兼有受伤被害之教民，教堂处所亦被毁焚。

宜宾县王殿甲，有呈诉该员将仇视西教之祸鼓动加厉者。

叙州府文奎，纵容宜宾县妄为。

贵州

署思南府张济辉，素以仇视西教为怀。

龙泉县继文，异常仇视西教，非特任令罗芳林统带匪党入境骚扰，且教民求其作主弹压，伊竟明谓该教民身居化外，因奉西教，自取其祸，定不保护。

河南

南阳府傅凤飏，汉口英领事谓其仇视西人。

南阳县张令，有杀害教民抢毁什物房间之咎。

江西

浮梁县任玉琛，虽经迭次呈请，伊竟不肯保护景德镇，西江，留店三处教堂处所，致被一律焚毁。

吉安府许道培，允听绅士攻击教堂教民。

赣州武官何明亮，经地方官请其派兵保护教堂，伊不肯行。

吉安赣宁道涂椿年，于刘制军坤一所发保护泰西人民告示，该道不肯在赣南两府张贴；又该两府滋斗，未设法弹压。

南昌县进士黄熙祖，文举谢甘棠，廪生马缙，监生梅素清，皆遣仆拆毁该处教堂。

南昌县武举单柄耀，武生李太和，武生单寅，武生萧廷杰，武生单步鳌，均带领拳匪前往□□□都，渭水

桥等处指拆该处教堂及教民房间。

滤溪县廪林湘巨，林茂修，卢假如，卢明生，均系怂恿该处民人抢毁骚扰。

临江府石守，上高县文令，绅士梁飞鹏，张文兰，均系怂恿拳匪抢掠骚扰。

山西

太原府许涵度，遵奉毓贤命令，谋杀该处泰西教士；该员助纣为虐，以致未能一名漏网。

会议赔款事宜述略

三月初一日申刻，徐星使寿朋，那侍郎桐，周方伯馥同，至德馆晤法使毕君，德使穆君，英使萨君，日本使小村君，由联芳传语。

毕曰："今日请三位来，系为赔款事。究竟中国每年可能摊还若干？"徐曰："请问各国共索赔款若干？"毕曰："赔款截至西七月初一止，计银四万五千万两。"徐曰："中国财力不足，各国既有顾全交情之意，应恳将赔款数目减少。"毕曰："此数各国并不多索，但所亏之数必须索偿。将来或多几日，少几日，仍须核算，此数不过约计。今日系专为要知中国有若干款项可以作抵？"徐曰："中国近年库帑入不敷出，各位谅已尽知。我想海关进口货税，核计原定税则时，与现在磅价增订，商人仍可将多出之数加入货价之内，于洋商无所亏损，而中国办理赔款大有裨益。"毕曰："我等亦曾议及，似属可行。计中国每年约可多得银一千万两以上。中国常关税每年共得银若干？"徐曰："如交税务司征收，每年约可得银四五百万两。"毕曰："果能交给税务司否？"徐曰："常关多归海关道管；与海关相连，可交税务司代征。"毕曰："洋货进口加税及常关税，归税司代征作抵，我等皆以为然。但所差尚多。"徐曰："请问各国之意，可缓至若干年摊还？"毕曰："摊还年分暂且慢说，须考究再有何款能以作抵。闻中国盐课为大宗入款，如能变通办法，更可多得，然否？"徐曰："盐法变通甚难。"毕曰："盐款每年若干？"徐曰："盐款盐厘每年收数共约一千三百万两，已有宜昌，鄂岸，皖岸三处抵还洋债，共应除银一百八十万两。又长芦每年销盐五十万引，自去年乱后，洋兵将盐任意销运，闻逾二百万引之多。以后三年，芦盐无从行销，国课从何征纳？故以现在而论，盐课盐厘两项，每年只可作一千万两算。"毕曰："然则此款可抵一千万矣。"徐曰："不然。我中国有若干应用要款，皆取给于此，只可挪出四百万作抵。"毕曰："闻漕粮改办法，每年可余银七百万两。"徐曰："所谓改办法，是折漕之说也。然即改收折色，断不能余七百万之多。"毕曰："每年约运漕米若干？"徐曰："约一百二三十万石。"毕曰："南省米价若干？运脚若干？"徐曰："米一石约价银四两，运脚约二两。若改折，只省去运脚，不过余银二百万两。商人运米至京销卖，亦必少沾余利，不能照南省原价也。"毕曰："河运米若干？运脚若干？"徐曰："河运米近年不过十万石。运脚较海运为轻。"萨曰："中国运米不得法，故米到京多霉坏，每石仅值银一两。若交外国轮船包运，所费运脚无多，而米可不坏，并可省出运费作为赔款。"徐曰："漕运改章，只可令民间改交现银。若仅止由上海至天津将空洋轮包运，则上海仍须设局收兑，天津仍须设局收兑。用驳船运者，又须在通验收，转运京仓。岂能凑抵赔款耶？"萨曰："海运漕全改折□□，可余几百万？"徐曰："前已算过，不过余二百万。且改折甚难，缘有漕州县百姓交米，使水搀谷换土，颇有取巧。仓米之坏固不尽因在船在仓霉变之故。若改收折银，百姓必至吃亏怨望，非善政也。"萨曰："京城进出货，每年收税银若干？"徐曰："崇文门向来只收进城货税，其出城之货例不征税，每年约收银七十万两左右，为数无多。各口常关既拟改归税司征收，留此崇文门一处，亦为中国略存体面，似可不必算入抵款之内。"萨曰："唯海关加进口税，约每年总可多六百万。"徐曰："洋货肯允加税，深感各位美意。"毕曰："总理衙门所设之同文馆及出使各国人员，所需经费实无他款可筹，皆取给于海关税项，似可改由他处筹付。"徐曰："同文馆费用无着，出使经费实无他款可筹。断无因赔款不敷，将使馆撤销之理。"毕曰："学口既□应设，若因此赔款致裁减出使人员，亦非各国所愿，此节可不论。又战裁减旗饷，每年约可省三百万。"徐曰："旗饷减甚难，即能裁减，而每年须付赔款，因而缺用甚多。此项节省之银，亦只可为自己补亏之用矣。"毕曰："□□□事项每年可省若干？"徐曰："水陆军不无可省，但难豫定确数。且□□□□究属空名，似可不必指名款目，但酌定每年摊还若干。除盐课常税及洋货加税，其不敷之数，而中国设法解足可矣。"毕曰："每年究能摊还若干？"徐曰："至多一千五百万两。"毕乃持洋笔算之。左右顾英德使而言曰："如此须六十年，为期太远。能三十年还摊更好。"徐曰："一年三千万，断不能筹。"毕曰："洋税增至值百抽十，每年约可多收若干？"徐曰："当可至千万以外。"毕曰："如此则一年三千万不为难矣。"徐曰："洋税虽约计可增至千万，但货物销数本自无常，若豫算数多，届时不足，将如之何？莫如每年只按六七百万两计算，届时如逾此数，亦可将下次应解之款提前早交，较为简易。"毕曰："人丁税可办否？如每人每年征银五分，即可得银二千万两。"徐曰："从前本有丁税，后来并入地粮，是以田亩赋课名为地丁之事。若再按丁抽税，是重征矣。"萨曰："地亩亦可加税。"徐曰："各省多有瘠薄之处，所获本属不丰，若再加征，恐贫民更多苦累，地方难期安庆矣。"萨曰："然则办房捐如何？"徐曰："房捐从前亦有省分办过，总未办成。因一经收捐，其店家则歇业罢市，其居民则诉屈呼冤，地方官无如之何。故此事甚不易办也。"萨曰："闻土药较洋药多至三倍，如每担征银六十两，可得一千余万。"徐曰："土药出产处多散在内地，并无扼要稽征之处，若税厘太重，偷漏更多，恐无实济。"萨曰："印花税似可行。"徐曰："此事亦曾筹度，似只可于通商口岸先行试办。因通商口岸风气略开，商民或肯遵行，若内地居民，习故蹈常，视印花为无用，如派差随时随地

稽察，徒为差役开索扰之门，于国课恐毫无裨益也。”毕曰：“请问赔款如何偿法？将分年摊还乎？抑借债总付乎？”徐曰：“借债甚难。能宽定年期摊还最妙。若内有一二国愿得现银，各位为难，则请代为公保借债，亦无不可。应请各位酌之。”毕曰：“是否托肯行缓期之国代为借债？”徐曰：“不敢指定必须肯行缓期之国代为借债。我想其急需现银者，必不肯代为借债。又想现在应得赔偿巨款者，均系富国，亦不至急需现银。故莫若宽定年限，容中国滩还为妙也。”毕曰：“愿滩还，不愿借债，固是何意？”徐曰：“愿滩还，不愿借债者，因各国既重友谊，不必为借债再独承一二国之情。且银若由一国借出，款数既巨，必不肯多宽年限，故不若分欠各国之为妙也。”

言至此，为时已晚。主人出茶点饷客。茶毕，辞归。

按各公使咸推法使开口，故法使之言居多。那周二君因各使让徐君首座，故紧要语虽皆公商，均推徐专对云。

附　各国公款私亏按和约大纲第六条向中国取偿清单

俄国约银一万一千八百二十万两，又东三省铁路约银七百万两。德国约银八千四百万两。法国约银七千四百二十万两。英国约银四千一百万两。美国约银三千五百万两。日本约银三千三百六十万两。意国约银一千九百六十万两。比国约银八百四十万两。奥国约银三百五十万两。荷兰约银七十万两。西班牙约银四十二万两。

以上约共银四兆二千六百七十二万两。

又以上各数，系截至西三月底止，自此以后，每月加费约一千三百余万两。倘删除零数，则截至西七月一号为止，当约合四万万五万万两左右之数。故各国即以四万五千万左右为定数。

记李教士议办晋省教案事

英教士李提摩太君至京之故，实因山西去岁共杀西教士一百五十余人，华教民无算。晋抚岑中丞到任后，见教案猝难商议，遂奏调沈仲礼观察。即再由岑中丞电请李君赴晋商办。李君本拟由京前往，因至京后，英公使及赫总税司再三劝阻，故不果行。特拟办理山西耶苏案七条呈诸李傅相，李傅相深为嘉纳，允即通知岑中丞照办，以了其事。兹将其章程录下：

光绪二年至十二年太在山西时，官民相待尚好。万不料去岁杀害中外教会人数千。此真亘古未有之奇变。今杀外国人之罪，有各国钦使与中国全权大臣商办，太毋庸参末议。惟办理耶稣教受害华人章程，谨拟七条，恭候傅相核夺施行。

一、各府州县杀害教民之人甚多，本当按律正法，但太知此辈受官指使，又受拳匪迷惑，不忍一一牵累。惟各府起乱首匪当惩办一人以示警。若晋抚果能剀切晓谕，使伊等痛改前非，敝教亦将首匪从宽免究。

二、晋省地方绅民胁从伤害教民之人，虽宽其死罪，却不得推言无过。凡损失教民财产，必当罚其照数赔还；并无依之父母孤儿寡妇，必为事奉抚养。

三、共罚全省银五十万两。每年交出的款五万两，以十年为止。但此罚款，不归西人，亦不归教民，专为开导晋省人知识：设立学堂，教导有用之学，使官绅士庶子弟学习，不再受迷惑。请中西有学问者各一人，总管其事。

四、凡教民被害各府州县地方，当立碑记念，叙明匪徒犯罪源流，教民无辜受诛。

五、耶苏教教会中人，有杀尽者，亦有回国者，不能一时来华。俟外国再派教士来时，晋省官绅士庶当以礼相待，赔认不是。

六、要永息教案，中国官待教民，当如待教外人，一视同仁。如果犯法，自应按律严办；若有功劳，亦应保举：作官与教外人同，凡照此办法，无论中外古今，从未见有不相安者。若或不然，欲求无事，恐不可得矣。

七、经此次议结之后，凡以前作乱首从之人，皆有名单存案。若不悔过，再行难为教民，必当按律严办不赦。

查山西耶苏教原有三会：一曰浸礼会，一曰公理会，一曰福音会，又名学道会。今商拟以上七条，皆公同叶守真，文阿德，代各会酌定，非太一人私见。事虽主于保教民，其实保晋省太平之道，亦不外此也。若果能再立时设法请精于铁路，矿务制钢，并商务，农务等学之西人，或总理，或协办，期于必成，则体上天好善之心，联中外和好之情，将来可以永息教案，并可讲求一切养生防灾之术，使从前无用之地变为有用，不至困穷，利源外溢，为人侵夺。凡此等事，太前二十年曾为傅相与张香帅言及，亦以为当办。后因事不果。今祸患愈深，殊可叹息，然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果肯照以上章程办理，大祸转为大福。不知高明以为何如？

卷　五

湖北教案条款

湖北蕲州五百寺天主堂，于光绪念六年七月初三日早，被近地匪徒纵火焚毁，堂内什物先抢一空。该堂洋教士高维栋，华教士高作霖，预期逃往广济，旋上汉口躲避。通州境内教民家被毁遭抢者共计八十余家，迨八月中旬，上台始派任观察随同高教士前往该州办理。教民失物，俱已赔结。至应惩各犯以及教堂赔数，见后议条款。

黄梅县胡世柏天主堂，于七月初十夜九点钟被匪

焚烬。一时哄传各处，匪徒应声而起，当夜连抢教民二十家。次日，孔垅镇县城内外教民房宇被焚抢者又共念一家。延至九月十二，始派沈教士前往该县与张令商办此案，所有滋事各犯拘拿到案者共二十余名，合县赔款共三千余串，教堂赔数在外。

广济县田庆二地方之天主堂，于七月十一半夜时，被附近闹教之武生张兰亭等，纠集乌合之众举火烧毁。该处教民房屋同遭拆毁不下二十余家。后经地方官黄令与高教士办理，断令各匪赔钱一二百串，教堂之赔款未入此数。

以上蕲州，黄梅，广济三处教堂，均幸保全，未伤一人。至三处教堂，湖北江主教已派定胡司铎前往兴工修造。教民被毁房屋，则各人领款自行修复。兹将其条款，开录如后：

一、蕲州并广济，黄梅二县，所有奉教之家，此次所毁房屋，失损什物，业经地方官逐一酌估追赔，并由查办之候补道任，暨州县官捐资抚恤，务使各得其所。

一、蕲州滋事首犯王先隆，现已议定严加重责，监禁三年之罪，其在逃之首要梅理明，陈金门，孙丹夫，明火元四名，由署按察使札江汉关监督岑，候补道任，会同出示晓谕：定限一月以内回州投首，经地方官讯明实系情真罪当，即监禁三年，限满察看开释，若在一月以外投到，不拘其情节是否首要，从重监禁四年；倘限外经官购线拿获，定当加等，永远监禁。梅理明等四犯，均先查抄家产，封闭房屋。至梅开生，孙坤山，孙兴文三犯，亦一体严拿惩办。详请督部堂批示遵行。其余次等三等闹教之徒，已到案者既非首要，分别轻重，随即责释。

一、广济县滋事之首犯郭松亭，现已拿获，严加重责，议定监禁六年之罪。又拿获蔡洪怀，亦系要犯，议定监禁三年之罪。其余闹教之田辛酉，柯于记，张二生，周三益，周白毛，均重责发落。在逃之首要张兰亭，悬赏严拿，务获惩办。禀请督部堂批示遵行。

一、黄梅县滋事之首要陈长恩，业已拿获，严加重责，议定监禁六年之罪，又拿获胡先林，王鸿恩，亦系要犯，均议定监禁三年之罪。又拿获梅殿香，柳祖应，程三连，徐花子，卢树平，王茂元，于细狗，黄春荣，许金芳，胡本金，梅立传，王卓山，张连生，胡本志，胡本元，邢长江，童春彪，冯发之，王龙老，李丙勋，□□□，共二十一名，均闹教人犯，俱重责发落。在逃之要犯武生胡炳坤，先行斥革衣顶，与胡金喜，邓金喜，胡众儿，均严拿，务获惩办。禀请督部堂批示遵行。

一、被毁之蕲州五百寺天主教堂，议赔银五千五百两。广济县田庆二天主堂，议赔银一千五百两。黄梅县天主堂，议赔银一千两。并由蕲州，广济，黄梅三处本地保甲局绅士，联名出具担承切结存案，叙明，外洋在内地传教载在条约，钦奉谕旨饬令实力保护，教士，教堂，教民身家产业，毋得岐视，此后不敢再滋事端，并与教士互立和约，永杜后衅。

一、教士回蕲州，应派干员护送，先行札饬该州文武官员，五乡局绅等以礼相待。而在案受累局绅，亦要从众服礼，永泯嫌隙。

一、所定章程，均期教民相安。倘有藐法之徒，仍蹈前辙，责成地方官查办，严加治罪。

宣化府天主教案议给合同全文

立合同某等，今因宣化府属之宣化县，延庆州，怀安县，赤城县，龙门县，怀来县，蔚州，西宁县，等八州县，于光绪二十六年拳匪作乱，所有被毁天主教堂及教民房屋，产业，教命，前经本道府教士委员等，公同议定赔偿抚恤，一切在内，宣郡统共认赔宣钱平宝银一百四十四万两。分期交兑各情，于本年三月十四日，先立草约声明，半月后另换详细合同在案。兹特遵照另立合同，并订善后章程，以保教民永远相安之处，各无烦言。为此缮立合同章程四分：一存道署，一存府署，一存京教堂，一存宣化教堂，各执为据。

计开善后章程八条：

一、各处教堂，载在条约，应由地方官认真保护，不准稍有疏忽。平民，教民，同系中华赤子，地方官自应不分民教，一视同仁，一体约束。凡有词讼，责成地方官秉公判结，不准稍有偏袒。倘有恃强藐抗官长等情，无论平民，教民，俱从重惩办。总期保全睦谊，不致再启新嫌。

一、宣郡认赔银款：本年四月底交银二万两；五月底交银二十七万两；八月底交银二十九万两；十一月底交银二十九万两；二十八年三月底交银二十九万两；六月底交银二十八万两。以上统共一百四十四万两，至期交兑，决不迟延。

一、赔偿抚恤各款：其中教民瓦房每间作银五十两，土房每间作银二十五两；被杀教民大口每名恤银八十两，小口每名四十两。矢物□□瓦土房间，每间银数加倍计算，均在正款之内，理合登明。

一、以上银款如至交兑之期，现银不足，亦可通融交钱：每两以九八宣钱三千六百文合数，无论银价涨落，概不增减，以归划一。

一、各处拳匪，业经中国官军及各国联军痛加剿洗，并经地方官随时查拿，就地正法。所有赔偿教堂，抚恤教民诸大端，亦经本道府及委员会同教士详细议明结案。此后教民，自不准再指拳匪，控告旧案，株累良民。前此教民强抢讹索平民各案，凡在三月十五以前，亦一概从宽免究。此后倘有前项情事，即以乱民论，不稍宽宥。

一、宣郡赔偿抚恤等款，为数甚巨，万不能不按户摊捐。倘有托词抗捐户口，由地方官拘案追缴。此为筹款重务，力求裨益起见，任凭中国地方官设法办理，教堂并不干预。

一、前经本道抚恤被难教民两次，共银八千两，谷一万石。前与教士言定，于此次正款内划除归款。今于正款之内，并免扣抵，以示优待教民至意。

一、现在另立合同，并订妥善章程，永远遵守。前立草约，应即作为废纸，无庸查取销毁，合再声明。

襄阳教案议结合同全文

大清国兼理襄阳县周，大法国驻华襄郧主教南，大法国驻华襄郧副主教杨，大法国大司铎毕，议结襄阳教案合同如左：

一、襄阳黄龙珰□□把总吴天浦，即速撤参，另委妥员保护教堂，黄家桥清凉寺等处，所有纵匪抢劫勒诈教民之滥绅朱广林，朱光元，石兆基，赵文源，黄必超，汪如澜，尹正芳，聂祥丰，革去顶戴。扒毁黄龙垱教堂首犯冯国士，周大任，永远监禁。窝匪分肥之李隆斋，务须交出逃犯方永秀，不然，终身代抵。黄必超亦须交出伊子黄安，行顶罪监禁十年。罗正堂监禁十年。要犯汪如澜，务须及早会拿，治以应得之罪。朱广海，朱元刚，监禁五年。逃犯张心尧，张心恺，张心顺，阮明举，汤富山，比差严拿，照要约惩办。打抢城内之首要逃犯阮三，王四，务须严行缉拿，永远监禁。

二、出示保护教士，教堂，教民，以后永不准藉故勒诈。

三、李祖荫，串通绅保诬控教士教民字样，并勒令教民背教悔呈，一一抽出。再李祖荫在任所押教民，请烦秉公讯结，以免拖累。

四、襄阳被害之教堂教民，共同议赔纹银九千五百两，由地方官限定十月内催齐缴领。赔后，教民不准再索以前被抢之物，以免再生枝节。而传教士之祭服，圣爵，十字架等物，查出请官追回，庶免亵渎圣器。

五、当地绅士，须接待教士，在闹教之处会面赔礼。

六、教民被抢红约，当约请烦追回；如无从追回，则准其立新约以免用费。

七、闹教之处，附和痞匪之保甲，革黜永不复充。

八、前任襄阳县李祖荫，串匪纵差打抢城内教堂，黄龙垱天主堂相继扒毁，□□□□。

所有此项议约，各存一纸，盖用襄阳县印，仍加签华洋字画押，盖用图章为据。

钦命安襄郧荆兵备道朱，特授襄阳府正堂邓，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议结。

英外务大臣蓝斯唐答斯宾赛伯爵词

西五月二十一号，英国上议院大会。

斯宾赛伯爵问于外务大臣蓝斯唐君云："贵大臣能将吾英与各国在东方举动，以及议和情形，偏告各员否？各员现所最欲闻者，乃赔款一事目下进步如何？盖因此事非泛泛可比，而与中国关涉尤巨。如各国索赔过巨，中国无力以偿，则中国政府受害实非浅鲜。将来设再有不测之事，如伤及洋人产业等款，再欲索赔而中国财力已尽，款将何出？盖此次事毕后，岂真能永保华人安静，不再生事哉？至筹资以抵赔款，其款即由洋关所拨，则吾英及其他各国之商务尤不免均有关涉。故筹款一节，更须谨慎从事，切不可令中国一蹶不振也。各国现欲中国筹款赔偿，亦尝计及其政府暨各省常年经费足用否？各省督抚于此次之乱，亦有弹压百姓，不使闹教，而令属地安静如恒者，其间尤以东南各督抚办理为最善。闻该督抚中明达者颇有数人，有欲在本省举行新政之说。究竟实有此事否？果有之，各国能赞助之，以免被阻于顽固政府否？其能举办新政之督抚，不应强其亦出赔款，应即以此为助其行新政之用。此外，复欲知者，则铁路情形也。天津英俄争路一事，现将如何？据目下情形，吾政府能满意否？长城北面铁路又如何？该铁路应由中国政府自行办理，不应押与他国。闻俄政府为用兵起见，已将该路占据。其后如何？目下究有归宿否？牛庄一埠又如何？吾英于该埠商务利益，较他国为巨，而俄人已以兵力占之，政治之权悉在俄人掌握。俄人初时曾言占据牛庄，不过暂时之事。今俄人曾将该埠让出否？如未让出，吾英政府即将就不问乎？然东三省之情形与牛庄如一辙，吾政府不知将作何办理也？尚有一节，德国在天津河建搭浮桥，而德兵竟枪击悬挂英旗之船。今将作何办理？高丽政府欲将其税务司卜拉文辞退，此事又如何？"

蓝斯唐君云："各国与中国议和进步，虽云甚迟，然刻已将次了结。联军之所以久留在华者，因欲中国政府将和议十二大纲一一照办就绪，然后撤退耳。惩办罪魁一节，中国政府业将获罪大员，或明正典刑，或赐令自尽者已有六人，遣戍者亦有二三人。其余微员之获咎者亦有多名，名单业经各公使开交中国政府，大约定能照办。此外复另设一法以惩责之。其法维何？闻之者当为惊讶！盖即欲中国于滋事地方停试五年是也。各国之以停试为惩责之故，缘中国官吏均由考试而来，今停试五年，已绝其少年入仕之路。故此法尤较一切为重。人犹有以此次惩责中国为未足者，吾意初犹以为未足，然只将获罪者杀戮过多，于事亦何所济？故此法亦不可谓不满意也。至赔款一节，各国所开之数，统计有五百五十兆两之多，业经照会中国政府，得有中国政府照覆。虽云此数过巨，然尚未言无力赔偿。如各国以各公使现开之数为公允，中国亦有力赔偿，则吾国亦不必照所开者减轻。盖吾国苟有意宽待中国政

府，固不在赔款之减轻与否，而在劝各国不与中国另立私约，以索取专利耳。盖中国倘与他国私自立约，与中国大局实有关碍。此其故，吾亦不必明言，谅诸公定早明晰。所望者，各国政府于办理赔款事，仍同心同德，与前无异耳。中国能筹现款由各国领回，此固最善；惟中国现在情形，欲向他国借此巨款以赔各国，恐亦未易办到。故亦不必有此期望。虽某某等国曾创一议，谓中国如欲借款，只须各国公共担保，自易为力；然此实非吾英政府所愿！以赔款总数核之，吾英所得不过九分之一。如为牟利起见，而利益亦并不见厚也。况以往事观之，公共担保一节，于各国交涉更多所关碍。故吾英政府现特拟一赔款之法，请各国允从，其法乃由中国照各国所索之数，分出借据，并言明一定年限于限内归清本利，并将中国财政指明某某等项以为作抵；其款则交由专局代收，再由专局照数摊交各国；惟该专局只向中国政府收取赔款，所有抽税各事，则由中国自行办理，不得干预。吾英政府所以设立专局之意，系为中国。倘至中国无力赔偿之时，则其亏可以同受。如是则较之令中国借款赔偿，自觉无害而有益。至于指明某项财政筹款，吾于三月间曾经言及，吾政府于加税一节未能应允。缘以外洋在东方商务统核之，吾国所占若干，诸君谅已尽知，无俟余为赘言，苟允中国以加税。则其款实与出自吾英相同矣。吾英以保护商务起见，即不能应允加税，只能将值百抽五之数任中国抽足耳。倘必欲值百抽十，须中国能照和议大纲中第十一节办理，将商务章程改过，实与吾英商务有益，始可允准。今更将退兵一节略论之，因此事与赔款相连故也。吾英在华兵数如是之多，本有所未便，倘能早退，即当赶紧退回。故吾政府已命先将三千三百名撤回，其余各兵陆续再撤，只须由京至大沽一带沿途驻兵，于保护使馆足用，即可无虞矣。"

蓝斯唐君又云："英俄于天津争夺铁路隙地一节，缘俄人所称在天津占一英方里之地，声言系由兵力所得，后又改变前说，谓该地为中国所与，约章即由李相签押云云。惟其中有铁路公司之产业，且已购有多年，即果在俄人租界之内，而既在未立租界以前为公司所有，则俄人亦不能擅占。往日各国在华所立租界，无不如此办理者，俄人亦岂能擅改耶？英俄两国兵士在津驻扎处，适相距咫尺，因此几致用武，后经各将兵士撤退，言由两国政府和平办理，始已。乃此数日内，闻俄兵又在该处工作，直与己地无殊。是以吾英政府特行照会俄廷，刻尚未经接有覆文。然彼此未经议妥，而俄兵竟贸然在该地工作，吾兵如法照行，亦何不可！惟究宜谨慎办理，不以卤莽从事为是。前者，俄外务大臣曼斯唐伯爵，曾言两国兵士宜各撤退，由两国政府查明办理。吾英政府亦以此说为然。惟须无偏无倚，斯肯心服耳。长城以内之铁路，业有俄人交与瓦德帅，而由瓦德帅交与吾英。长城以外，则尚在俄将掌握，以为征调兵士之用。吾意不久当可接有公文论及是事，以与诸公群阅也。至德兵在津河枪击英船一事，当时业有该军统领认罪，并言以后决不再犯。彼既如此，吾政府亦何必苛求？至满洲一事，闻俄人已允俟中国太平后，其中央政府力足以保护俄人，不再有与俄人为难如去年之事，即当仍以满洲还中国。中国东南各督抚，值此次事乱之后，其举动为我英政府所钦佩。其有向吾政府商恳者，吾政府亦酌从二三事，以慰其心，并允其倘所辖境内或有乱事，即当派兵保护。只以去年平安无事，故未照行。此后如所为果有益于国，吾英政府亦必相助也。"

论中国停试事　译《益新西报》

各国勒令中国政府将此次拳匪滋事之区一律停试五年，极合情理。中国若允照行，其护效似有可观。盖向来中国仇视洋人之事，由士林中人主谋者十居八九；及至事后所惩办者皆无知小民，而真正罪魁反得逍遥法外。此则殊可痛恨也。是故苟得一惩治之法，使受责者皆为士林中人，平民不致拖累，乃为最上之策。此次停试五年，此意似已寓于其中。然自我侪观之，未见各国能如愿以偿也。何以言之？中国考试之事，自有次第。其法先由县官将应试之士考验，其佳者荐送至府，由府考其尤佳者荐至学院，以备选择。凡入选者称为秀才，凡得秀才者可赴省应乡试，以考取举人。既得举人，则往京都以应曾试，入选者称为进士。此乃中国之大略情形也。此次凡谋与洋人为难者，非进士，即举人，非举人，即秀才。从未闻无功名之士，能煽动愚民，为其效力者。而今乃以各府州县滋事之区一律停试，于进士，举人，秀才，毫无关涉。骤而观之，此法似有成效可观；及缓思之，则不见其有裨于事也。吾故曰：各国未能如愿以偿也。

虽然，考试之事乃为中国大典，今停试之命既出洋人，则中国士林骄傲之心亦当为之稍挫矣。夫停试一事，名为警戒读书人起见，实则商贾亦均受其害也。盖凡考试之地，无论省城，县城，每届试期，士林云集，即有裨于商贾之生意非浅。故停试一事，不特士人欲设法阻之，即商贾等亦恐难免与士人同心也。中国现虽为势所迫，勉从各国之请，假令日后不肯照行，各国将以何法应之乎？吾料舍以兵力占据土地恫吓之外，恐无他法也！然此法仅一行之，已为各国所厌恶，若非不得已，必不再行也。倘停试各县或有读书之人设法迳往他县投考，或在省城乡试，伪报为不停试之县而来，各国欲筹善策以杜之，不亦难乎？不特此也！各国所定之考试约章云："凡滋事之区，须一律停试。"如此措词，甚属含糊。各国之意，盖欲考试之事，无论其为岁考，科考，乡试，会试，向在滋事之区举行者，从今以往均须停止五年也。然华人之解说则绝不相同，以为停试之事，专系指县府试而言，于乡会试毫无关涉。盖以乡试而言，应试者为全省之秀才；以会试而言，应试者为全国之举人。今若将乡会两试停止，则保护洋人之区，亦将与滋事之区同受惩责，而南省安分之士与北省庇匪之士有何区别乎？此断非各国之意也！其所见如

此，而中国之当道则皆以停试之事为虑，故扬言谓："倘行之过刻，恐不免又酿祸端。"于是李中堂及东南各督抚拟将举国停试五年，以便将考取旧章更改一新，使举国之士得以专心致志，从事于有用之实学。揣其用意，不过欲全中国政府之体面耳！故各处传说，只称皇太后已允各督抚所请，举国停试五年。惟不提政府有意更改考试之旧章，使人人读有用之书，以为考试地步。则皇太后之用意，亦可想见矣。虽然，举国停试五年之信果确，各国宜允从之。惟须勒令中国政府将考试所用之书更改一新方可。此策既致益无穷，而中国少年之士，闻之又必欢悦也。是故此议欲行，虽有令华人不觉洋人以停试惩责滋事各处之势，然能将华人之愚暗除去，使华人好风水之癖变而入于格致，畏鬼神之心易而进于正直，则仇恨洋人之事，将不期除而自除矣！如此，岂不较诸专在滋事之区停试，为有益哉！

今华人之积习如此，欲将其心志荡涤一新，断非五年所能为。然各国若肯实心实力，赞助各明达之督抚，以成此美举，则此五年之内，亦可立实学之基础。将来获效，必能与日本前三十年内所获者相同也。

论各国向中国索取赔款之非 译《益新西报》

赔款一事，将定议矣。而在本馆之意，则以各国不应向中国索取兵费也。何则？查公法：若此国开罪彼国，此国之人皆心存主战者，彼国始可向此国索取兵费，否则索之为不公也。昔者普法之战，法人以兴师直捣德人都城而墟其国为快者，举国皆是。迩来英特之役亦然，特人中虽有主和议无斗志者，英人中亦有悯恤特人以不战为是者，然两国之人主战者过半。如此者，两国之争斗，乃百姓之事也，其兵费由百姓分任之，固其宜也。今者中国则不然。其开罪各国也，非华人之过也。当拳匪猖獗，使馆被攻时：广东客民在内河驾驶其小艇如故也，而北方之糜烂罔闻，即或闻之，亦漠不关心也；又四川省之种值罂粟者，操其常业而为糊口之计如故也，未尝闻洋人因鸦片入中国而招中国之仇恨也，倘围困使馆焚毁教堂之事传至其耳，彼将曰："此事与我无涉！"亦置之而已。今各国所索之兵费，乃由此等无罪之人赔偿，岂理也哉？假令于兵衅未起之日，向中国之人而问之曰"主战乎？抑主和乎？"则其主和者，必不下百千万之多。总之中国之人，皆主和者也。间有愚民三五成群，为当道所惑，以致滋扰地方，亦意中之事；各国若借此为题，以律通国之人，竟向索取兵费，则不公莫甚于此矣！以为公法，公于何有？真不可为训者也！西国之人，岂视此为文明之法而欲以开通中国之愚暗乎？夫明知人之无罪而责罚之，虽野蛮之国犹不屑为，而今反由素号文明之国为之，殊不可解也！中国之刑罚，或波及无辜，然此乃立法之不善，非司法者故意行恶也。今本馆见各国所为如此，不得不大声疾呼而告之曰：无罪者，不应波及也！夫不波及无辜，中国已有行之者矣。

昔日本与西国通商伊始，仇杀西人之事时有所闻，然此非通国人民之本心也。原其闹事之故：一因民智未开，致疑西人；一因西人不能自重，虐待土人，间有西人故激祸变，欲藉此为生财之路者。以故龃龉之事，日多一日。美人兴问罪之师，大败日本，索取兵费。及后美人思之，乃扬言曰："以日人所行之事言之，理宜重索兵费以昭炯戒，然西人每称美人以启迪东方教化之国为己任，今若重索兵费，则此心何能自白乎？故愿将所索兵费还而不受。"日人至今犹称颂美人之德不置，谓西国口称善待东方之国者虽比比皆是，然究其言行相符，独美利坚一国能践其实耳。夫日本之开罪西国，在乎轰击西国战舰，凌侮西国使馆，然皆属政治之事，索取兵费，犹可言也，而美国尚置之；今中国开罪西国，全因杀戮教民，戕害教士起见，此乃教门之事，索取兵费，不可言也。况攻陷北京之联军，号称耶稣正教之义军来攻异教之国，而德皇亦谓中国此次之战系耶稣正教之义战，其余他国之人亦如此措词，则兵费之不应索取明矣！夫联军虽号称正教之义军，然其中攻战合法，举动出众者，实来自异教之日本国也！

总之，此次之战，既为耶稣正教之义战，则不应索取赔款。盖立教者为耶稣，今稽查"新约"圣书，不见耶稣曾出索取赔款之言。当日耶稣之衣被人剥夺，未闻其索赔较诸其衣价值多三分之一也！耶稣之门徒为人虐待，为人驱逐，为人戕害，亦未闻耶稣将赔偿数目开出，向冻馁之乡民索取也！教会房产被毁，亦未闻耶稣照价赔偿也！当日各教士虽无房产可毁，然苟有之，亦须遵依耶稣遗训办理，不容或异也！盖按"马可福音书"第六章："耶稣召十二门徒，赐以权柄，以制邪神，遣其出外传教，而训之曰：'勿携资斧，惟杖；勿袋，勿粮，勿金于囊，惟著履；勿二衣。'又曰：'凡入人室，则居彼，及去而后已；有不接尔，不听尔者，去之日拂去足尘，以为众证。'"观此训言，明白如话，毫无疑义，并未有彼若不听尔言，尔即当用枪炮将福音轰入其耳之意也！亦未有彼若逐尔出城，尔当索取赔偿之意也！今中国之民，所犯何罪？不过为当道者之乱言所惑，又为我侪之欺凌所激，致滋事端耳。我侪乃要此无辜之华民摊任赔款，使其一蹶而不能复振，似与耶稣之道理大相违背也！夫耶稣之道理，虽包括甚广，可一言以蔽之曰："父欤，赦彼！因彼不知而作也！"此乃耶稣临钉十字架时仰天而呼之词也！

由此言之，索取赔偿，实为耶稣所不取也！此次战争既为耶稣正教之义战，则赔款不应索。若索赔款，则不得称为耶稣之义战。而奉信耶稣正教各国，所言与所行大相矛盾，直欲令中国之人阻挠传教之事，较前为甚耳！吾非谓华人胆敢立例禁止传教之事，亦非谓华人胆敢勒令西国将和约更改，删除传教一节也；不过谓华人将以此为话柄以讥刺西人，使西人闻之痛心耳。六百年前英之名士葛书尔君，将空言与行事二者辨之甚明，其言曰："凡人欲以道理教人，当先自行之。昔者救主耶稣所传授其十二门徒之道理，皆一一经耶稣先自行之者。"葛君所言若此，盖欲讽当时之传教者也。

议和草约

第一款　一、德国克大臣被害，奉旨钦派醇亲王为专使大臣，赴德代表惋惜之意。醇亲王已遵旨起程。二、竖立铭志之碑，与克大臣品位相配。现于遇害处建立碑坊，已经兴工。

第二款　一、惩办伤害诸国国家及人民之首祸诸臣，将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本年正月初三等日先后降旨所定罪名开列，并将承认获咎之各外省官员，降旨分别惩办。二、奉旨将诸国人民遇害被虐之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

第三款　日本书记生被害，已派户部侍郎那桐为专使。

第四款　诸国坟茔建立涤垢雪侮之碑，银已付清。

第五款　军火暨专为制造军火各种器料，奉旨禁止进口二年。

第六款　按照本年四月十二日上谕，允定付诸国偿款海关平银四百五十兆两。此款系上年十一月初一日条款第二款所载之各国各会各人之赔偿总数。(甲)此四百五十兆，系照海关银两市价易为金款。此市价按诸国各金钱之价易金。此四百五十兆，按年息四厘，并正本分三十九年按后附之表清还。本息用金付结，或按应还日期之市价易金付给。各款应按每届一年付还；初次定于一千九百零二年正月初一日付还，利息由一千九百零一年七月初一日起算。中国亦可将所欠首六个月，即算至一千九百零一年十二月底之息，展至一千九百零二年正月初一日起，即中历本年十一月廿二日，于三年内付还。但所展息款，亦应按年四厘付息。(乙)此欠款一切事宜，均在上海办理。诸国各派银行董事一名，会同将所有由中国官付给之本利总数收全，分给。有干涉者，该银行出付回执。(丙)中国将全数保票一纸，交付驻京领衔大臣手内。此保票以后分作零票，每票上由中国官画押。(丁)付还保票财源各进款，应每年给银行董事收存。(戊)所定承担保票财源列后：一、新关各进款，俟前已作为担保之借款各本利付给之后，余剩者，又进口货税，增至切实值百抽五，将所增之数加之。所有向例，进口免税各货，除米粮面金银钱外，均应列入值百抽五货内。二、所有常关各进款，在各通商口岸之常关，均归新关管理。三、所有盐政各进项，除还前泰西借款外，余乘一并归入。至进口货增至切实值百抽五，诸国现允可行，惟须二端：一、将现在照沽价抽收进口各税，凡能改者，皆当速改，按件抽税几何。定办改税以前三年各货价值牵算。其未改以前，仍照沽价征收。二、北河黄浦两水路，均应改善。中国国家应拨款相助。增税一层，俟此条款画押两月后，即行开办。

第七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人民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使馆，界线于附件图上标明。按照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内条款，中国国家应允诸国分应自主，常留兵队，分保使馆。

第八款　大清国国家应允将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之各炮台，一律削平。现已设法照办。

第九款　按照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内条款，中国国家应允诸国分应妥办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通道。今驻守之处，系黄村，郎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县，秦王岛，山海关。

第十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二年之久在各府厅州县将以后所述之上谕颁行布告：一、上年十二月十三日上谕，永禁或设或入与诸国仇敌之会，违者皆斩。二、本年某月某日等上谕获道，获罪之人如何惩办之处，均一一载明。三、本年某月某日上谕，诸国人民遇害被虐各城镇，停止文武考试。四、上年十二月十三日上谕，各省督抚文武大吏暨有司各官，于所属境内如复滋伤害诸国人民之事，必须立时弹压，否则革职，永不叙用。以上谕旨现于中国全境渐次张贴。

第十一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将通行商船各条约内诸国视为应行商改之处及有关通商各地事宜均行议商。现按第六款赔偿事宜，约定中国国家应允襄办改善北河黄浦两水路。按：一、北河改善河道，□会同中国所行各工近由诸国派员重修矣。天津交还后，即可由中国派员会办。中国应付海关银每年六万两。二、现黄浦河道局整理水道，该局经费预估念年，每年用海关平银四十六万，半由中国付给，半由外国有干涉者出资。该局员差各权责，及进款详细各节，在后附文件内列明。

第十二款　本年六月初九日上谕，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诸国大臣觐见礼节均已商定，兹特议明。

以上所述各语，及后附诸国大臣所发之文牍，均以法文为凭。

厦事本末纪

厦门自七月二十九日夜，山仔顶日本教堂焚毁后，日领事上野君即于次日派日兵舰名高千穗，船内水兵百余名，手持洋枪，沿街游行。厦民一时大惊。当经延道亲往日领事署问其派兵之故，答以专为保护日商财产起见。至初二日，又添派水兵二百数十名，搬运林格车仔大炮架于虎头山顶。声称将于初四日四点钟开炮。于是厦民益形惊慌，皆纷纷携眷挈物，逃避他处。继而后辅佐杂等员，亦纷纷弃职携眷附轮他往。厦民因此愈扰。阖厦旋即罢市，土匪乘机抢劫，银根一空。十室九空，厦之大局几不可问。幸延少山观察不为少动，一面电致上海李傅相暨两湖总督张制军，上海道余观察调停，一面又电致省垣许制军，善军帅，请兵请饷以备不虞。杨军门一面传令备战，延少山观察连日往

晤各国领事,恳其居中寰转。各领事即会晤日本上野领事,问日本此举是否奉有政府密谕,抑己与各国外部商定;日领事亦以系为保护商务起见,并无他意为答。初五日申刻,延道接得上海盛京卿覆电,内开"在申晤小田切君,据云日兵登岸,意在保护商务,并无攻厦之意,业已请其撤兵回船。"旋又接上海道余观察及李傅相,鄂督张制军电,谓"已会商英,德,美,各总领事,电致日本外部大使,请其撤兵另议,各领事亦愿为调停,惟该道务宜竭力弹压,万不可与日兵再起衅端,多生枝节。"延道接电后,当即出示安民,谕令不可迁避自相惊扰。示出而人心为之稍安。初七早,日兵遂将山上大炮搬运回船。同日,英领事见本国兵船到厦后,当即商请延道派英兵五十名登岸驻太古洋行,保护中国商民。延道许之。英领事先出示晓谕厦民以派兵登岸之故。未几,英兵船续到一艘,美兵船亦到一艘。各国领事又均电致日本外部,谓"各国领事既与两江两湖两广各总督同立和约,各抚宪所保护各国商务财产性命,各国亦不攻南方各省,今贵国此举,似有不合,各国与各督抚所立和约已属不废而自废。"日本外部复以并无攻厦之意,并允电调上野领事回国。初九早,上野领事奉到该国之电,即遄返本国。一切后事,现由延道与其新领事名芳泽谦吉者另议。

附　电文一束

三十日厦门延观察年致福州洋务局电

福州洋务局鉴:厦门山仔顶街日本教堂昨晚十二点半钟失火,适弟带兵查夜,巡至该处,当令扑灭,仅烧空房一间。询诸邻右,言此屋本系日人向英国教民张姓租赁,前数日因房主索租相争,搬往别处。屋内已空,只有管屋工人一名,疑系自行焚毁泄忿。兹得领事照会,藉称匪徒开枪放火,并无人抢劫等语。其实焚烧之际,均弟目击,并无其事。现在虽将实情函告,恐其照会到省,有关宪廑。祈转禀督军宪,弗信讹言。年。晦。

三月朔日厦门道延观察年致福州洋务局第二电

日本教堂失火情形,昨已电达。弟复与领事商明,力任保护,不许派兵登岸。彼此互允。讵今日忽有日兵百余名,沿街滋扰。民皆惊惑,聚众为难。当亲诣弹压,反复开导,并请领事撤兵。倘立即依允,便可无事。但虑此次似出有意,恐执不从,容再相机婉商。如何情形,再行续电。请先转禀帅聪。年。东。

初二日厦门道延观察年厦门厅张同知东成会衔致福州洋务局电

水部洋务局鉴:昨电谅已转禀。电后,闻日兵有过江之信。年比即会晤领事,果欲派兵登岸,当面再三拦阻,作罢。不料今午后未刻,仍派日兵二百数十名携车仔炮登岸,在海岸游行。百姓大为惊慌。查日商先日已搬空数家。年同张丞见税务局,据云:"英美领事已函致上野,嘱日兵回船。"至生意,英美为多,由地方官保护。又经洋商保阻,顷日兵不在洋街,均向内河四散分走,其心叵测。又饬杨牧见上野,据云:"你不必问我,亦不能管。"闻上野业得本国密电,故举动如此。厦地兵太单,兹仍会商各国领事。请速代禀帅聪。年。东成。

初三日厦门道延观察年提督杨军门岐珍会衔上许制军电

宪台钧鉴:洋兵登岸,到处滋扰,索厦至急,万难挽回。而厦兵单,饷缺,力难一战。年珍面商,事既如此,无法可施,惟有鞠躬尽瘁,与厦存亡,以报国恩耳。年珍会电。

初三日闽省当道覆厦门官场电

各电均悉:厦事危迫,兵力太单,惟现在时局,无论各省如何,兵力均无利钝之可计。第大局艰难,职守之臣惟有各尽其心,竭力办事,以期上无负朝廷,下无愧兵士而已。麾下手绾符官,身膺专阃,部下健儿尽听指挥,非弟所能遥制。战守之事如何,相机应变,亦非弟所能遥度,正不必谦抑,计千里请命。以后之事,战守之机宜,均请相机自为酌夺,无庸请示。江复电。

三十日日本领事上野致厦门道延照会

为照会事。顷厦门山仔顶街大谷派本愿寺布教使宫尾瓒秀驰禀,称昨夜十二点半钟之候,突有匪徒开枪劫人,到寺放火,烧毁教堂并一切佛像器皿,看守之人仅以身死,等因。本领事据此,实深骇叹。现为保护帝国臣民起见,立即会商本国军舰管驾官妥议,饬派军舰水师兵队上岸,自行保护。除所有看守教堂人等受伤多寡,另俟分别查明照会外,合行备文照会贵道,请烦查照可也。须至照会者。

八月初一日厦门道延第一次示稿

为示谕事。照得本道访闻日本兵现有登岸情事,当即确加密查,始知系为保护三井洋行,并非与地方百姓为难。但恐匪徒乘机鼓煽,藉端捏造谣言,希图地方扰乱,彼即可以肆意抢掠。居民未悉情形,必致惊惶滋事。除函请日本领事立即撤兵回船,承认民心而免滋事外,□□□□□。□□仰阖厦军民诸色人等知悉。尔诸国各照常营生,毋得稍□。□□□□造谣,藉端滋事,定即从严拿办。其各凛遵毋违。特示。

八月初一日厦门道延致日本领事上野照会

为照会事。照得本道昨与贵领事商明,凡在厦门各国洋行身命,官员,□为极力保护,惟不可派兵登岸。贵领事已允照办。本日忽闻日兵上岸,百姓各怀惊疑,纷纷聚观,辄欲相与为难之势。查此次既允保护,若或

纵兵到岸，万一民间鼓惑，激成事端，本道势难实力保护。除再备函另行详达外，合先照会。为此，照请贵领事迅即撤兵回船，以免有误大局。望切，望速。须至照会者。

八月初二日厦门道延致日本领事上野函

敬启者：昨日趋请台端，畅聆雅教。山仔顶街教堂被毁，查系失火所致，业经协商，蒙贵领事面允不复派兵到埠。正喜一诺千金，彼此均得平安无事。何意今日忽闻贵领事复令各兵登岸，以致全厦居民莫不惊惶疑虑，汹汹欲与为难之势。查福建一省，前奉督宪军宪行知，已与各国领事会议，仿照两湖两广安徽等省办理，商订约章："互相保护中外人民商务产业，各无相扰；不论他处如何变乱，彼此均当遵守；寄寓福建各国官商以及传教洋人所有生命财产，中国地方官情愿极力保护，不使有损，厦门一体照办；所有各国兵船均不必进口，以免人民惊疑滋生事端。"等因。今厦门一岛，本道节次示谕居民，不准滋事，一面多方设法保护洋人，辛劳备至，不遗余力，始得地方安宁，不滋事端。若贵领事遽违定例，无故派兵登岸，是使通商最安之地转变而为乱也。本道昨与贵领事晤谈之际，曾言明在厦日本洋行所有生命财产，照约力任保护，以睦敦谊。倘因兵丁登岸，致令百姓因疑生事，本道则实不能任此保护之责。除先示谕，一面亲诣该处，剀切开导居民，不准滋事外，用特谆切函达，务祈贵领事迅即派兵回轮，便可相安无事，庶免贻误大局，则地方与华洋官商均幸甚矣。

八月初三日厦门道延致各道领事及厦门关税务司照会

为照会事。照得闽省前蒙督宪军宪援照两江等省办法，与驻扎福州各国领事商订中外互相保护约章八条，厦门一律照办。会同签字定议，业由本道分别照会贵领事暨各国领事，一体遵守在案。兹日本突来兵舰，纵兵上岸，在虎头山等处各架大炮，并于通衢街路分驻日兵，手持枪铳。以致民心惊惶，纷纷迁徙。昨向上野领事再三相阻，既不肯允退兵！究不知其意何居？然□□如此情形，万一土匪闻风起事，累及各国洋行，本道实属无此权力再行保护。惟有先行通知，将来尚望原谅也。合先照会，为此，照请贵领事税务司烦为查照，希即转商上野领事，立即撤兵回船，以保中外商民而安闾阎无事。望切，望速。须至照会者。

八月初三日日本领事上野致厦门道延照会

为照复事。昨接贵道照会，内开"纵兵登岸，万一民间鼓惑，激成事端，本道势难实力保护"，"迅即撤兵回船，以免有误大局"等因，前来。准此，本领事查厦门形势日趋不稳，帝国臣民正濒危殆叵测，本领事即派水兵自行保护。现撤兵回船之事，当俟时局稍定，自应照办。相应照复贵道查照可也。须至照会者。

八月初一日厦门道延第二次示稿

为剀切示谕以安民心事。照得近因日本兵丁执持洋枪上岸，分驻各街，昼夜防守，并在虎头山等处安放大炮，实为保护日本洋行。厦地人民不知底细，以致各怀惊疑，纷纷搬避。本道上念君国，下恤民情，思之难安，寝馈连日。邀订各国领事会同上野领事反复商确，并再三与之理论，竭力磋商。直至昨日始接领事照会，内开"昨接贵道照会，内开'纵兵到岸，万一民间鼓惑，激成事端，本道势难实力保护。''迅即撤兵回船，以免有误大局。'等因。前来准此，本领事查厦门形势日趋不稳，帝国臣民正危殆叵测，本领事即饬派水兵自行保护。现撤兵回船之事，当俟时局稍定，自应照办。相应照复贵道查照可也。"等因。准此，查此次日兵执持枪炮登岸，虽为保护洋行起见，而百姓见之亦无怪生疑。今上野领事既已允从撤兵，地方即可相安无事。合亟通行示谕，为此仰阖厦绅民人等知悉。尔等须知在岸日兵专为自行保护，自可消然冰解。自示之后，凡已搬避者务须仍行回家，未搬者毋庸再事迁移，当各照常营业，切勿轻信谣言，再生疑虑。倘有不逞之徒，造捏蜚语，诪张为幻，希图煽惑人心，别滋事端，一经本道访闻，定即从严拿办，决不宽贷。其各凛遵毋违。特示。

八月初四日厦门道延致日领事上野函

谨启者：本道昨诣尊处，与贵领事畅谈之际，备叨盛情嘉纳，感荷良深。惟所请出示安民一节，最关紧要。既承惠允，谅必照办。今特泐函奉请贵领事另录示稿一纸，函送过署，俾本道亦仿此意一体出示晓谕，以安民心。祷甚，盼甚。

八月初五日领事上野致厦门道延函

顷接教言，敬悉一是。日昨本国台湾民政官长后藤昏中莅厦，并非总督，其派兵上岸，系为保护帝国商民如常交易，经本领事日昨晤会贵道言明。至出示晓谕，系贵道之权，本领事似未便越俎而谋。

八月初五日厦门道延第三次示稿

为晓谕事。照得日本兵勇登岸，民心惊惶，昨经本道分别电禀李傅相及各衙门，转商日本外务大臣撤兵另议。兹于初五日申刻，接准上海道余来电，以"此事已蒙湖广总督张，商由李傅相暨两江总督刘，会电英美德总领事调停，一面电致日本外部矣。允宜镇定，竭力弹压兵民，勿致开衅。"等因。查既蒙电致调停，当可消弭无事。合亟示谕，为此示仰阖厦绅民人等知悉。自示之后，务各照常安业，切勿轻听浮言，自相惊恐。其各凛遵毋违。特示。

八月初七日美领事巴覆厦门道延函

谨启者：顷准贵道函询上野领事因公回国，未识曾否知照敝处。本领事查上野领事仅发各国领事公信一

件，内开“本领事离厦，篆务暂交副领事署理。”等因。惟本领事昨晚接奉敝政府来电，“闻东京日政府已允将厦岛洋兵立即撤退，其鼓浪屿之兵俟平静安然无恙时亦退。”各等因。奉此，查本早厦岛日兵已退。本领事理应与贵道贺喜。仍希贵道设法安民，保护，是为至要。

八月初七日日本领事芳泽致厦门道延函

谨启者：昨夜半东亚书院所有水兵已饬令撤回。特此知照，统乞察照为盼。

八月初七日厦门道延复日本署正领事芳泽函

迳启者：昨接上海来电，知贵国总领事已奉外部电饬撤回保护书院之兵，其余相机撤回。正在达函间，兹接贵领事来函，以“东亚书院所有水兵饬令撤回”等因。查志信洋行及镇邦街港仔口一带尚有水兵在岸，究于何时撤回？务祈先为示知，以便函致英领事亦将水兵一体撤回，并严饬兵勇照前认真保护。

和议准约

大德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穆默，大奥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齐干，大比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姚士登，大日钦差驻扎中华全权大臣葛络干，大美国钦差特办议和事全权大臣柔克义，大法钦差全权大臣驻扎中国京都总理本国事务便宜行事鲍渥，大英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萨道义，大义钦差驻扎中国世袭侯爵萨尔瓦格，大日国钦差全权大臣小村寿太郎，大荷钦差驻扎中华全权大臣克罗伯，大俄钦差全权大臣内廷大夫格尔思，大清钦命全权大臣便宜行事总理外务部事务和硕庆亲王及钦差全权大臣，便宜行事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大臣直隶总督部堂一等肃毅伯李鸿章，今日会同声明核定大清国按西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文内各款当经大清国大皇帝于西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七即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降旨全行照允，足适诸国之意妥办。(附件一)

第一款　一、大德国钦差男爵克大臣被戕害一事，前于西历本年六月初九日即中历四月二十三日奉谕旨：(附件二)钦派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赴大德国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国大皇帝暨国家惋惜之意。醇亲王已遵旨于西历本年七月十二日即中历五月二十七日自北京起程。二、大清国国家业已声明，在遇害该所竖立铭志之碑，与克大臣品位相配，例叙大清国大皇帝惋惜凶事之旨，书以辣丁德汉各文。前于西历本年七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六月初七日经大清国钦差全权大臣文致大德国钦差全权大臣。(附件三)现于遇害处所建立碑坊一座，足满街衢，已于西历本年六月二十五日即中历五月初十日兴工。

第二款　一、惩办伤害诸国国家及人民之首祸诸臣，将西历本年二月十三二十一等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本年正月初三等日先后降旨所定罪名开列于后：(附件四五六)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均定斩监候罪名，又约定，如皇上以为应加恩贷其一死，即发往新疆永远监禁，永不减免。庄亲王载勋，都察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均定为赐令自尽。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右侍郎徐承煜，均定为即行正法。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大学士徐桐，前四川才督李秉衡，均已身死，追夺原官，即行革职。又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联元，太常寺卿袁昶，因上年力驳殊悖诸义法极恶之罪，被害于西历本年二月十三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上谕开复原官，以示昭雪。(附件七)庄亲王载勋已于西历本年二月二十一日即中历正月初三日，英年赵舒翘已于二十四日即初六日，均自尽。毓贤已于念二日即初四日，启秀徐承煜已于念六日即初八日，均正法。又西历本年二月十三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念五日上谕将董福祥甘肃提督革职，俟应得罪名定谳惩办。西历本年四月念九日，六月初三日，八月十九日，即中历二月十一日，四月十七日，七月初六日，先后降旨将上年夏间凶惨案内所有承认获咎之各外省官员，分别惩办。二、西历本年八月十九日即中历二十七年七月初六日上谕将诸国人民遇害被虐之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附件八)

第三款　因大日本国使馆书记生杉山彬被害，大清国大皇帝从优荣之典，已于西历本年六月十八日即西历五月初三日降旨简派户部侍郎那桐为专使大臣，赴大日本国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国大皇帝及国家惋惜之意。(附件九)

第四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在于诸国被污渎及挖掘各坟茔建立涤垢雪污之碑。已与诸国全权大臣会同商定，其碑由各该国使馆督建，并由中国国家付给估算各费银两：京师一带每处一万两，外省每处五千两。此项银两业已付清。兹将建碑之坟茔开列清单附后。(附件十)

第五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不准将军火暨专为制造军火各种器料，运入中国境内。已于西历一千九百一年八月十七日即中历本年七月初四日降旨禁止进口二年，嗣后如诸国以为有仍应续禁之处，亦可降旨将二年之限续展。(附件十一)

第六款　上谕大清国大皇帝允定付诸国偿款海关银四百五十兆两。此项系西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条款第二款所载之各国各会各人及中国人民之赔偿总数。(附件十二)(甲)此四百五十兆系照海关银两市价易为金款，此市价按诸国各金钱之价易金如下：海关银一两，即德国三马克零五五，即奥国三克勒尼五九五，即美国圆零七四二，即法国三佛郎克五，

即英国三先零，即日本一圆四零七，即荷兰国一弗乐零七九六，即俄国一鲁布四一二(俄国一鲁布按金平算即十七多理亚四二四)。此四百五十兆按年息四厘，正本由中国分三十九年按后附之表各章清还。(附件十三)本息用金付给，或按应还日期之市价易金付给。还本于一千九百零二年正月初一日起，一千九百四十年终止。还本各款，应按每届一年付还，初次定于一千九百零二年正月初一日付还。利息由一千九百零一年七月初一日起算。惟中国国家亦可将所欠首六个月至一千九百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息展在自一千九百零二年正月初一日起，于三年内付还。但所展息款之利，亦应按年四厘付清。又利息每届六个月付给，初次定于一千九百零二年七月初一日付给。(乙)此欠款一切事宜，均在上海办理。如后诸国各派银行董事一名会同，将所有由该管之中国官员付给之本利总数收存分给。有干涉者，该银行出付回执。(丙)由中国国家将全数保票一纸交驻京诸国钦差领衔大臣手内。此保票，以后分作零票。每票上各中国特派之官员画押。此节以及发票一切事宜，应由以上所述之银行董事各遵本国饬令而行。(丁)付还保票财源各进款应每月给银行董事收存。(戊)承担保票之保源开列于后：一、新关各进款前已作为担保之借款，各本利付给之后余剩者，又进口货税，增至切实值百抽五，将所增之数加之。所有向例，进口免税各货，除外国运来之米及各杂色粮面并金银以及金银各钱外，均应列入切实值百抽五货内。二、所有常关各进款及各通商口岸之常关均归新关管理。三、所有盐政各进款除归还泰西借款一宗外，余剩一并归入。至进口货税增至切实值百抽五，诸国现允可行，惟须二端：一、将现在照估价抽收进口各税，凡能改者，皆当急速改为按件抽税几何。改办一层，如后作为估算货价之基，应以一千八百九十七，八，九年三年卸货时各货牵算价值，乃开除进口税及杂货总数之市价。其未改以前，各该算仍照估价征收。二、北河黄浦两水路均应改善，中国国家应拨款相助。增税一层，俟此条款画押日两个月后，即行开办。除在此画押日期后，至迟十日，已在途间之货外，概不得免抽。

第七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人民既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使馆，界线于附件之图上标明，如下。(附件十四)东面之线系崇文门大街图上“十”“十一”“十二”等字；北面图上系“五”“六”“七”“八”“九”“十”等字之线；西面图上系“一”“二”“三”“四”“五”等字之线；南面图上系“十”“二”“一”等字之线；此线循城墙南址随城垛而画按照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正月十六日即中历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内后附之条，中国国家应允诸国分应自主常留兵队分保使馆。

第八款　大清国国家应允将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之各台，一律削平。现已设法照办。

第九款　按照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正月十六日即中历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内后附之条款，中国国家应允由诸国分应主办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虞。今诸国驻防之处，系黄村，郎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

第十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两年之久在各府厅州县将以后所述之上谕颁行布告：一、西历本年二月初一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十三日上谕，以永禁或设或入与诸国仇敌之会，违者皆斩。(附件十五)二、西国本年某月某日等即中历某月某日等上谕一道，犯罪之人如何惩办之处，均一一载明。三、西历本年某月某日即中历某月某日上谕，以诸国人民遇害被虐各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四、西历本年二月初一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十三日上谕，各省督抚文武大吏暨有司各官于所属境内均有保平安之责，如复滋伤害诸国人民之事，或再有违约之行，必须立时弹压惩办，否则该管之员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亦不得开脱，别给奖叙。(附件十六)以上谕旨现于中国全境渐次张贴。

第十一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将通商行船各条约内诸国视为应行商改之处及有关通商各项事宜均行议商，以期妥善简易。现按照第六款赔偿事宜，约定中国国家应允襄办改善北河黄浦两水路。其襄办如下各节：一、北河改善河道，在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会同中国国家所兴各工，近由诸国派员兴修。一俟治理天津事务交还之后，即可由中国国家派员与诸国所派之员会办。中国国家应付海关银每年六万两以养其工。二、现设立黄浦河道局，经营整理改善水道各工。所派该局各员，均代中国及诸国保守在沪所有通商之利益。预估后二十年，该局各工及经营各费，应每年支用海关银四十六万两。此数平分：半由中国国家付给，半由外国各干涉者出资。该局员差各权责，进款之详细各节，皆于后附文件内列明。(附件十七)

第十二款　西历本年七月二十四日即中历六月初九日降旨，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按照诸国酌定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此上谕内已简派外务部各王大臣矣。(附件十八)且变通诸国钦差大臣觐见礼节，均已商定，由中国全权大臣屡次照会在案。此照会在后附之节略内述明。(附件十九)

兹特为议明以上所述各语及后附诸国全权大臣所发之文牍，均系以法文为凭。大清国国家既如此按以上所述，西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即中国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文内各款，足适诸国之意妥办，则中国愿将一千九百年夏间变乱所生之局势完结。诸国亦照允随行。是以诸国全权大臣奉各政府之命代为

声明:除第七款所述之防守使馆兵队外,诸国兵队即于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某月某日即中历某月某日全由京城撤退。并除第九款所述各处外,亦于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某月某日即中历某月某日由直隶省撤兵。今将以上条款缮定同文十二分,均由诸国全权大臣画押,诸国全权大臣各存一分,中国全权大臣收存一分。

一千九百零一年月日
光绪二十七年月日　在北京订立

卷　六

诸国来往国书钞

中国致日本国书

大清国大皇帝问大日本国大皇帝好。敝国与贵国相依唇齿,敦睦无嫌。月前忽有使馆书记被戕之事,应深惋戚。一面缉凶惩办间,而各国因民教仇杀,致疑敝国袒民嫉教,竟占大沽炮台。于是兵衅猝起,大局益形纷扰。因思中外大势,东西并峙,而东方只吾两国支持其间。彼称雄西土虎视耽耽者,其注意岂独在中国乎?万一敝国不支,恐贵国亦难独立。彼此休戚相关,亟应暂置小嫌,共维全局。现在敝国筹兵御匪,应接不暇,排难解纷,不得不惟同洲是赖。为此披忱布臆,肫切奉书。惟望大皇帝设法筹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并希惠示德音,不胜激切翘企之至。

日本答复中国国书

大日本国大皇帝复大清国大皇帝陛下。杉山书记生被戕之事,前已传闻,未得确耗可据,顷接贵国来电,始悉其事的确,良深悲叹。迩来北方团匪日益猖獗,妄动乱举,无所不至。驻京各国钦差暨各署员等,竟被围绕攻击,甚至某国使臣闻已被击而亡。贵国所派官兵,既不能救护使臣,又不能弹压匪徒,殊不知公法有言。外交官之身尊而无犯之理。若于使臣之身稍加冒失,已属有违公法,况于杀害使臣乎!当此之时,贵国政府如果实力剿平匪徒,救护现存各使臣,则余事自将易办。是仍大皇帝目下对中外应尽之责,断不可踌躇而不为。自上月以来,各国将大兵派往天津,敝国亦不得不调派兵员,协同办理。惟此举实系为弹压匪类,救护使臣起见,此外别无他意。是以贵国政府倘能趁早将各国使臣救出重围,即足见贵国政府不愿与各国开衅之实据,自应减少贵国祸端。敝国与贵国素敦睦谊,苟有实为紧要事,敝国亦不敢辞劳。今贵国政府如能迅赐弹压,以表救护使臣实据,即日后与各国议和之际,敝国自应从中出力以保贵国利益也。兹特具电肃覆,惟大皇帝鉴之。

明治三十三年七月十三日

德皇答覆中国国书

大德国大皇帝敬覆大清国大皇帝陛下。承荷电传国书,知大皇帝以朕使臣死事甚惨,特按照贵国立教礼节,赐祭一坛以慰忠魂而谢敝国。惟朕虽躬膺大宝,亦一信教之人,断不能谓仅予赐祭,即可谢我戕使之大咎也。况除朕使臣外,尚有各项教士教民及妇稚等等以传教故而亦惨遭横死,言念及此,能不凄然!且该教士等之教,即朕所奉之教也。攻围使署一节,朕亦非敢以大皇帝独任其责,所以然者,乃贵国执政诸臣及戕教各官也。安可靦然无罚哉?如大皇帝能将此等罪魁置之于法,自不独朕心欣慰,即一切奉教之国,当亦无不满意者也。再朕甚愿大皇帝早得返跸京师,已敕令统帅瓦德西以皇帝礼恭迎乘舆,并由其所部保护。至议和一节,朕亦甚愿。惟既和之后,尚望竭力设法,务使外人之来贵国者,其性命产业可以永保无虞,并使人民等仍可各奉其愿奉之教,然后有所裨益耳。

耶苏降生一千九百年九月三十号(即闰月初七日)

中国致俄罗斯国书

大清国大皇帝敬问大俄国大皇帝好。喜音远来,欣悉大皇帝已经康复。朕因行在远离海口,前此大皇帝抱恙,朕一有所闻,即电饬杨儒传旨祇候。盖自敝国近遭大难以来,一切重荷鼎力援助,是以大皇帝起居更与敝国休戚相关也。前闻大皇帝宣播德意力保敝国土地之权,近更于满州地方一意重使太平,并准将东三省交还敝国官吏,俾仍治理地方。查东三省为敝国本朝发祥之地,祖宗陵寝所在,故朕尤觉喜溢五中,感铭肺腑。今大皇帝有此圣明正公之举,关系大局良非浅鲜,实足增大皇帝盛世之光,且可乘此机会,使吾两国邻邦交谊益臻亲密。仰托昊天降佑,吾两国定能永享升平之福,俾以后信义相孚,缓急相助也。

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俄廷致中朝国书

大俄国皇帝敬问。大清国皇帝圣安。顷由贵国出使大臣惠来赐书,其词挚而且实,恰获我心。此次贵国内乱,敝国一切办理,重顾邦交,已在知己洞鉴之中。敝国亦曾明白宣布,我俄之办东方事件,不变宗旨,要唯不外保我邻邦之自主。大皇帝赐书中深明此意,谨当申谢。唯无稽谣传,谓满洲之事改变初议,有惑圣明,深以为异。然实大不然。各统领所奉训条,一如敝国所屡声明之语。敝国政府与贵国全权大臣所商议各项,正欲寻二百余年之邻好愈见加笃,并不欲稍碍大皇帝之主权,且急欲以满洲全归贵国之吏治,一切悉照俄兵未据以前办理。唯详细情节,自应订明,以便贵国官吏次第复旧,免再滋变,扰我边疆。以上情节,此次均应订明。发给训条于贵国全权大臣,务使所商之事易于成功,使于贵国大有益之举速见施行,是所至盼。贵国经此事变,恢复旧规,永保太平,及两国历久不渝之交谊益加坚固,不胜厚望之至。惟大皇帝鉴诸。

华廷致俄廷国书

大清国大皇帝问大俄国大皇帝好。前因中国民教相仇，乱民构衅，掣动大局，曾肫切致书，由电交杨儒转呈，计蒙察览。现除天津一带已成战事外，其各直省通商口岸所有贵国商民，仍明发谕旨饬令各省督抚照常保护，均一体相安。并竭力保护驻京使馆，幸渐平安无恙。惟黑龙江吉林两省，与贵国壤地相接，昨据该将军等奏报："呼兰一带乱民纠结铁路夫役滋事，俄官兵乘夜潜逃至大岭南北陆路，当即飞饬防营妥为保护，送之出境，一面电知阿穆尔（按即黑龙江）再发兵，乃廓米萨尔用船带兵前来，枪炮齐发，当即还击，互有伤亡。"等语。该将军等责在守土，堵御外兵，乃兵刃互作。惟中国实不欲大开边衅，已严谕寿山，只准保守疆土，不得越界寻战。亦望大皇帝一体谕饬疆臣，各保疆界，勿再另构衅端，是为至幸，其天津时局，并望大皇帝查照前书，解此纷扰，俾中外如前敦睦，彼此同享升平。不胜翘企之至。

中国致法兰西国书

大清国大皇帝敬问大法国大伯理玺天德好。敝国于贵国睦谊素敦。今因乱民肇衅，致各国咸疑敝国袒民嫉教，各怀愤怒，群起而攻，遂有占据大沽炮台之事。时局至此，几已不可收拾。敝国既为时势所迫，排难解纷，不得不惟贵国是赖。况敝国与贵国于广西云南边界一切交涉无不通融办理，谅已早邀睿鉴。为此开诚奉恳，肫切致书。务望大伯理玺天德设法维持，执牛耳以挽回大局。并望惠复德音。不胜激切翘盼之至。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日

中国政府贺英国嗣君登位电

大清国大皇帝欣稔大英国大嗣君主诞登宝位，庆忭良殷。深惟大嗣君主天亶聪明，久深钦仰。今兹承先嗣统治，功□德化，自必日进无疆。而我两国和睦如初，永敦旧好。遥企崇墀，莫名喜颂。特先电致贺忱，当即饬专派使臣恭赍国书，以达欣贺之意，惟大嗣主鉴察。

俄人请退驻兵原函

大俄国皇帝敬致书大美国大总统阁下。敝国虽随同各大国进兵北京，实无索取中国土地之意。所求者，不过保全敝国驻京使署，并助中国剿匪而已。在东三省用兵，亦只保护敝国边界，并非别有所图。若占据牛庄，则又专为北省用兵起见。事平之后，各国苟不与敝国为难，敝国亦必即时将戍兵撤回。目下中国政府既不在北京，敝国使臣自无庸仍驻京师，已饬令带同各随员一律离京。其敝国师徒之驻扎京城者，亦将饬令退出。俟中国政府愿与各国议和时，敝国可再派专使前来。以上各言，实系敝国本意，深愿贵政府与敝国亦有同心也。

美廷答复俄廷原函

大美国总统敬覆大俄国大皇帝陛下。接读来函，知贵政府无意向中国索取土地，只欲救护贵国驻华使署，及助中国剿匪，足见与他国具有同心。闻命之下，曷胜欣悦。贵国所布德音，既与他国意见相同，他国自亦无向中国索地之意。北京围解后，自应再将此节声明。各国如能协同合议，则与中国结束一事，当不甚难。既与中国结束，则各国约章内一切应有权利，以后必能永远保全。权利既保，产业更可无虞，惟已经被毁者必须得有抵偿耳。闻中国各行省大半安逸，且亦极欲保护外人身命及其产业，已有数省督抚竭力剿除团匪。故欧美各国已令驻华各领事及水师官等激劝之矣。目下各国使署既皆救护，当日应办各事为：外人身命产业及一切应得权利在中国各处者，均须一律保护；中国未乱各省亦须先事预防，如力量或有不及，各国理宜助之，并设法使中国永远安静，更须保全中国土地以免纷争，其国政则仍归中国人主持；各国约章应有权利，悉宜保护，使环球各国地可与中国各处通商互市。至来函所言贵政府刻据牛庄实为北省用兵起见，一俟地方平静，他国苟无出而与贵国为难，贵国即可将兵撤退云云，敝国深为感激，亦断断不肯与贵国为难。况敝国所立政策已定，已迭次布告天下各国，俾令周知，贵国幸勿疑焉。

西历一千九百年月日

各国政府及中西大员来往电文

奥国弭兵社男爵苏德乃致驻俄杨公使书

去岁荷都幸瞻风采，心企莫名。近者中外兵衅，凡我同社，忧心如焚。鄙意各国如肯和商，不难持平议结。但各国办事之人，好兵喜事者居多，吾辈志在保和，人数不足以相持，为可惜耳。虽然，岂敢坐是气馁，遂作壁上观乎？惟有循名核实，我尽我心而已。奉询数事如下：一、公奉使欧美，遍历诸邦，于各国政府办事了如指掌，且公经济夙有本原，此次衅端，尊意究竟若何？一、现在中外究竟因何启衅？一、中外交谊如何可以复旧？卓见若何，统乞示覆。某现有拙著，内详保和之事，倘蒙惠玉，其为功保和，实非浅鲜。谨启。

驻俄杨公使覆奥男爵苏德乃书

客岁荷都快承雅教，欣幸奚如。阁下系弭兵社友，值此时事艰难，尤深向往。顷奉月之八号惠函，循诵再三，无任感佩。所称持和之人为数寥寥不足抵制，不知天下各国，端赖诸君子默化潜移。日者，易兵车以衣裳，化干戈为玉帛，和光普照，万国咸熙，岂非诸君子宏议征言，有以致之耶？所望不惮烦劳，不遗余力，以救世而利民，何幸如之！承询各节，条答如下：一、仆奉使美，日，秘，俄，奥等国，并游历英，法，德，日本，荷兰，及南美诸邦，见其文化，武备，商政，农功之制不同，亦各

臻其美善,心佩奚深。其中措施,视中国者互有异同,均一一默识,以期择善而从。惟是雄才远略,不无争竞之心,则美哉犹有憾矣。但愿各国嚣凌悉化,永固邦交,庶环球常享升平,是所厚望。一、此次中外启衅,实因彼此误会,均非真欲失和。盖中国官员办理不善,各国将帅好大喜功,以致成此局面。若不早释猜嫌,速敦和好,恐不独各国且因此互争,益滋谋国之忧,尤非全球之福。一、此次中国乱事,实因民教不和。奈教士来华,原欲劝人为善,其意甚佳。无如中国善良之辈,均不愿舍己从人。其不可强之奉西教,犹各国人民不可强之奉孔教也。大凡入教者多系无赖莠民,皆恃教为护符,争讼攘夺,欺压平民,积怨成仇,匪伊朝夕,一旦愤发,不可遏抑。鄙意商务不妨日事扩充,而奉教则宜各行其是,庶几两不相扰,永息争端。猥辱刍问,敢布鄙辞。

苏男爵再覆杨公使书

接准惠函,辱蒙示复周祥,曷胜感谢。见示各节,通达透彻,实为弭兵药石之言。亟登报端,以志钦佩。特此鸣谢。

西历八月二十三号

英使致西提督乞援电 (五月十三日下午六点钟)

西摩尔军门鉴:使署势已急,请遣援。

又 (同日七点钟)

西军门鉴:遣援至少须备二千,遇急即电告。

又 (同日八点钟)

西军门鉴:援兵请速来。刻下已恐太迟。

赫总税司德致天津西官电 (十四日)

使署仍无恙,惟危急。

鄂省某太史致溥侍电

拳匪为乱,公宗臣志士,亟宜疏陈拳匪是乱民,非义民,其力断不能敌各国,请亟下诏痛剿以定大计。能约宗室满洲诸君子尤佳。某君最忠愤,请面商一切。勿执成见,奏不可迟,迟必不及。

又致闽督许皖抚王陕抚端电

拳匪为乱,京师危甚,望速电奏请剿。

又致甘藩岑电

拳匪为乱,望速请魏制府电奏速速下诏痛剿。迟则不及。

又致某巨公电

拳匪为乱,密迩京师,恐惊圣驾。不剿拳匪不能阻洋兵,不劾刚相不能剿拳匪。公素忠直,敦请速电奏。迟恐不及。

江督刘致盛京卿电

保护中外人民产业,已电商香帅,得覆即办。顷接罗星使复电,称:"遵告沙侯,据云:'英政府注意保全人民产业,绝无侵占之意,水师只在口外,不致分兵喧扰,承示竭力保护,殊心感。'云云。"

鄂督张致刘岘帅盛京卿电

来电均悉。请即刻飞饬上海道与各领事订约: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均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重。并请声明敝处意见相同。杏翁思虑周密,敢恳帮同与议,指授沪道,必更妥速尤感。但恐各领事必须敝处派员,拟即派陶道森甲迅速赴沪与议。惟请告上海道及盛京堂,先与速议,不必候陶。

赫总税司乞援电函

驻津各领事,官兵鉴:京中情形已十分危急,请火速发兵援救。西历六月二十四号晨八点钟发。信到即付来人银五百两正。赫鹭宾启。

又 (同日)

天津各国统带官鉴:旅京西人俱受困于英使署内,势甚危急。火速!火速!西历六月二十四号下午四点钟发。赫鹭宾启。

荣相电复各督抚书

李钦差,刘制台,鹿制台,王抚台,松抚台,俞抚台均鉴:来电敬悉。以一弱国而抵十数强国,危亡立见。两国相战,不罪使臣,自古皆然。祖宗创业维艰,一旦为邪匪所惑,轻于一掷可乎?此不待智者而后知也。上至九重,下至臣庶,均以受外欺凌至于极处,今既出此义团,皆以天之所使为词。区区力陈利害,竟不能挽回一二,因病不能动转,假内上奏片七次,无以免。力疾出陈,势尤难挽。至诸王贝勒群臣,内对皆众口一词,谅亦有所闻,不敢赘述也。且两宫诸邸左右,半系拳会中人,满汉各营卒中亦皆大半,都中数万,来去如蝗,万难收拾。虽两宫圣明在上,亦难狃众。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嗣再竭力设法转圜,以图万一之计,始定总署会晤,似可稍有转机,而是日又为神机营兵将德国使臣击毙,从此则事局又变。种种情形,千回万转,至难尽述。庆邸仁和,尚有同心,然亦无济于事。区区一死不足惜,是为万世罪人,此心惟天可表。恸恸!本朝深恩厚泽,惟有仰列圣在天之灵耳。时局至此,无可如何,沿江沿海势必戒严,尚希密为布置,各尽各心。禄泣电复。

袁中丞致烟台各领事电 (西历七月二十号)

各国领事官鉴:今晨十点钟接到总督十八号飞递

公文，内有美公使密电一件，已为转递华盛顿。敢告。

袁中丞致江督刘电 （华历六月十九日）

刘制台鉴：闻各使及眷均无损害，惟各使馆合围甚急。消息隔绝，虽迭经□探，竟无十分确耗。

某省派驻保定坐探委员电 （六月初九日）

宪台钧鉴：都中兵丁已占踞兵部署西什库，闻英使署被攻甚急。月朔，天津制造局不守，外兵乘势修接铁路，我兵断陈家沟桥以止之。团匪纷纷携带炮火劫抢军械，头目王姓以无颜见人，吞烟自尽。静海团张德成有众二万，拟报效，非奏明不可，直督允其请，将择精壮者为十营。河东南门一带尽成灰烬，城内官商有向英缓颊之议，未识何如。省城附部教堂二日前均焚，洋人死十余。臬司近奉廷寄，□□。

又 （九月初十日）

宪台钧鉴：内趣合肥入觐，发国书于俄英日修好。董军已发津，初五日以后未战，留张春发，陈泽霖，会同直臬剿□□□□□□□。藩司初九奉旨来京陛见，臬司兼署藩篆。

袁中丞致驻烟美领事电 （西历六月二十号）

贵领事鉴：顷接京信，知西历本月十一号各处依旧平安，惟乱兵意在杀教，故仍力攻东城。

某省派驻保定坐探委员电 （华历六月十二日）

初八日未接战，因两军兵士均劳苦之故。现在马军十三营驻河东，练军驻马家口，每夜彼此遥击，未分胜负。团民三万余，衙署庙宇公所悉被占据，询其何日出仗，佥称时未至，不轻举。□□□谭文焕，徐国祥为心腹，良言难入。近闻有不肖巡道拜团首为师生。京城各宅大半为董军所劫，前门内外死人数万。英使馆环击两旬，坚不可破，现已深沟高垒以困之。

英公使致驻津英领事书 （西历六月二十日）

昨日下午四点钟，各公使接到总署公文，内开"北洋大臣接到驻中领袖领事官来文，称明晨二点钟之前如不将大沽炮台让出，洋兵定必攻取等因。据此显见各国果有瓜分中国之意，为此奉函，照请贵公使等限于二十四点钟内一律离京，逾期恐为匪徒所伤，敝政府实难保护"云云。细阅来文，华人之欲戕害外人，其意已在言外。但不知领袖领事究竟有无发此公文？如果属实，则责任甚重，各使馆应宜早为预备。今日更决意先令妇稚等数百人来署避匿，并议定各使署如至万难支持之际，亦均来此躲避。随后，各公使公覆总署云："来文所称各节，本大臣等均无从索解。即开战一节，亦只据贵署所言，谅各领事万不能有此举动。一切务请端庆两邸面议为祷。"此文去后，并无回文。遂由德公使带同参赞（此处阙文）亦受重伤。彼时逆料四点钟后华兵必来攻击，因此即将英国大旗高悬。刻尚不知有无救兵来京，即有，亦不知刻在何处。信到时，即望发给投书人洋一百元。

鄂督张致盛京堂电 （七月初一日）

鄂境一律平静，营勇均听约束，武汉并无猜忌洋人之事。前月汉口洋人曾有炮对汉口之谣，妄诞可笑，旋邀英领事过江面与解说，现在均已释然。祈告各领事，嘱将西报更正，并以后切弗刊刻无稽谣传为祷。

又 （七月初三日发）

近日洋人自汉回沪者，多系山陕河南教士矿师，路过此间，皆云一入鄂境深蒙地方官保护周妥。于帅自北方事起之时，以安靖地方，慎重保护，通饬属员。裕帅于过境洋人，皆派马队护送，可见并非不认真保护。近来南阳闹教，或因边远，猝不及防，然各洋人早已由豫回汉，当不致伤损。至湘省初闻津郡讹传，人心不免摇动，致有衡澧之案，经敝处将京津确情及保使保商谕旨转知，俞帅亦极认真弹压。长江上游，断断不致有事。所可虑者，沪上造谣之人太多，中西各报辗转钞译，大半失实，甚至毫无影响，摇惑观听。惟望于见领事税司及中西官商时，告知此处实情，而勿轻信谣传为祷。

驻沪某西官致晋抚毓中丞电

太原有毕姓教士，与其妻若子，又友一人，共四人，如能送到汉口或上海者，其家属愿谢英金五千镑，合洋五万元。一经送到，即由本署照付。

又

山西全省教士共六十余人，如被戕害，当惟贵巡抚一人是问。

又致陕督魏制军电

兰州泰州等处，共有教士三十余名，请速饬地方官护送至四川，再由四川派人护送至汉口，所需费用，本署均愿认还。

日本公使致驻津领事电 （西历七月二十三号发）

董军不时前来攻击，某等惟竭力死守，并由本处武随员统率水师兵暨民团等奋勇接战。至天津所派专差已至，得悉日本第五队兵月尽当可至京。此时某等虽可支持，然殊不易。华军自十七号起，未来攻击。今将所死伤之数列下：计死者武弁两人，义兵一人，水兵五人；受伤者参赞一人，学生一人，水兵六人，其余稍受微伤者甚多，则均不在此列。

江督刘致英水师提督西摩尔电

前因领事面言美拟调兵保护租界，英亦不得不调

兵。当以美英或有成约，切嘱务宜从少。贵军门为保商务起见，本大臣为保地方起见，皆欲力求安静，是以遇事无不推诚相商，通融办理。今贵国调兵来沪，各国既均不欲，是美国并无先欲调兵之意可知。目下沪上民心甚为惊惶，各口亦复因此震动，若各国复援例而来，民间更不知若何骇异。不得不请免调以示镇静。务望设法妥筹，已行者若何折回，未动身者即行阻止。

美廷覆李中堂电

所请停战一节，须俟敝国前者所请贵国各款切实遵行后，方能照办。

英政府致驻沪各领事电

此次京津开战，初非意料所及。本国派兵赴华，只为剿办团匪起见，并不欲瓜分土地。惟日后须索偿兵费而已。上海为中外互保之地，决不作为战地，务令中西官合力保护。其长江一带，如有匪徒扰乱，亦须会同华官剿办，并令各商民切勿轻信浮言。

英使臣致英政府密码电 （西历八月三号发）

使署台垒刻已加筑坚固，署内共有妇稚二百余人，自七月十六号以后，华兵不时前来放枪攻击。

法公使致驻沪法总领事电 （八月九号发）

如因李中堂为议和大臣之故，致联军不能直入北京，深恐在京西人生死之权，均在华人掌握。

鄂督张江督刘致驻沪英德法俄美日六国领事电

顷接烟台来电，内开“联军十九据通州，拟攻东直门。”等语。查现在并未得我两宫出京确信，如联军果攻京城，炮火所至，势必震惊宫禁。万一有意外危险，则从此全国人心愤激，自此将不知祸之所止。况南方保护之局，各督抚均系奉旨办理，倘各国不顾两宫，则何以处南方之督抚？万望贵领事飞电联军各兵官，切实询明，将如何办法，万万不可震惊我皇太后皇上，使南方各督抚及各省民心不致激成大变。务望二十四点钟内电复。万急，至盼。

鄂督张致英总领事电

北方匪乱以来，长江一带商务大坏，中西咸受其累。北京自联军入城以后，人心不安，各处哥老会匪纷纷起事，藉保国为名，扰乱焚掠。虽经三江两湖各省派兵剿捕，然和局一日不定，即人心一日不靖。贵国通商数十年，沿江沿海各商埠始克有此繁盛，若贵国不早日联合各国倡议调处，匪乱日甚，扰及各埠，如天津情形，恐非数十年不能复原。甲午中东一役，英不肯早作调人，致让俄占先手。而今日俄势至盛，英若迟延观望，必致事变百出。长江虽经江鄂两省竭力支持，然久不停战，各处匪徒乘机而起，则大局将糜烂不可收拾，徒遂各国瓜分之计，知非英之所利也。以一中国当七八强大之国。停战数月何碍？英向重商务，无割我土地之心，且承外部厚意，询及江鄂两督意见。美与日本，与英意见相同。近见各国来电，语意尚觉和平，敢请迅速转电外部，趁此时首先倡议停战，邀商美日两国派全权使臣与李中堂即日开议和局，则大局幸甚。

直藩致东南督抚电 （七月下旬某日）

銮舆二十一日西幸，世变至此，愧悚忧愤，难安寝馈。收复京城，请还两宫，实为最先要着。请诸公亟图之。再以后奏报折件，宜探明行在投递，切勿递京。

荣相致东南督抚电 （保定八月初四日发）

北地驿都不靖，保定无险可守，各省京饷势难贮存，宜探明山陕沿途驻跸之所交割。

李中堂致某省疆臣电

查各国外部转复电语，及洋报所述驻京各使词意，与谕旨间有不符。此事殊难议结。昨已奏请派庆王，荣相，刘张两制军会同筹办。应请我各国驻使委婉向外部解说，从中转圜。至上海各总领事，除某某并未来晤，似别有意见外，其已晤者，曾嘱其电商本国，均称无在此议事之权，俟稍有转机，当航海驰赴京津相机会同商议。

美外部海约翰致李中堂电 （西七月三十号）

李中堂鉴：如贵政府不使敝国与驻华公使通信，则护送公使赴津之事可毋庸议。再保护各使臣，乃中国政府之责。中国须先能保护各国使臣，并使之与各政府通信，然后可以论及出京一事。

美政府又电 （西八月一号）

贵大臣鉴：各使馆与其政府通信，乃使馆应有之权。中国不能以此求情。须俟各使臣能与其国家通信，中国能保各公使无险，然后可议他事。

上海德国总会致德亲王侯亨络熙电

王爷均鉴：旅沪德人闻俄人欲于未和之先将北京驻兵退回。如吾国亦仿照办理，深恐此后吾国商务及民人产业等项将不得安静。乞王爷代奏朝廷，请为留意。旅沪德商谨电。

庆亲王致各督抚电

洋兵进京，两宫西狩，本爵奉便宜行事谕旨，会同李相议和，即须开议，宗社安危，关系重要。希严饬各属竭力保护在华洋人及教士教民。如有匪徒滋扰，立即尽法惩治，勿任再生枝节，致误大局。奕劻谨电。

东抚袁致各督抚电

有密旨，令庆邸回京，催李相北上，会同议款。初

六日，驾仍在大同。世凯谨电。

李相致俄国外部大臣电

贵大臣鉴：本大臣能请皇上复辟，而不能保端，刚之必诛。再如德国在扬子江一带生事，敝国必请贵国设法以防。

俄外部大臣答复李相电

来电已悉。敝国大皇帝已电询德廷，有无欲在扬子江生事情形，据复，德政府实无此意。

美廷致德国政府电

此次中国拳匪之乱，吾各大国须合力逼请华政府严惩罪魁，庶免日后祸患。

德政府致各国电

贵国所请将中国唆使作乱之人置之重典以儆将来事，固甚善，然此等作乱之人究不若仍归中国自行惩办为妥。盖此时必须留一机会，俾中朝得以善自为谋也。惟订约时，则须议及此次作乱之人如何惩办耳。

美廷覆德政府电

敝国不欲本国军队永驻中国，从事戎行，亦不能与贵国之军助战，以听总统瓦德西之指挥。

又覆俄廷电

目下敝政府尚无迁移使馆出京之意。

又覆中国政府电

贵国所派李相为议和大臣，与各国会议一切，敝政府甚为欣悦。刻已派敝国驻京康公使同各国共议和局，言归于好。

英沙侯致德政府电

与其旷日持久，为中国越俎谋内治，不如将来列入和约条款，使酿祸者永不得用事，则中国自尔太平矣。

刘张两制军公致驻沪各事总领电

贵领事鉴：闻联军欲遣兵入山东内地。如果有此意，此举万不可行。况该处内地西人，业经东抚袁帅竭力保护，并无人遭害。境内团匪，亦剿除净尽。联军此行，殊可不必。万望传电阻止是幸。

鄂督张致驻沪各领事电

各国领事鉴：前接陕抚密电云，毓确吞金自尽等语，是以奉闻。顷接得陕抚密电，谓毓事近无所闻，前信恐不确等语。然闻毓确已离晋，晋抚锡力任剿匪。兹特电达。祈电告贵国外部公使，将前说更正为妥。湖广总督张。

鄂督张致驻沪某西员电

新调鄂抚裕长已奉旨开缺，长江互保之约可以始终不渝。

驻沪英领事致浙抚恽电

单内所开之犯，与本领事指请拿办之犯无一符合。据敝国政府意，以为上自抚院，下及府县，既有主使纵庇情事，亟宜从严惩办。总之重在官犯，不在民犯。如前电所致各犯，内有拿获解省者，请即电告，以便详报外部。至前抚办理不善，亦未便使之轻易离杭。

瓦统帅致各国提督函

西正月二十六号，即十二月初七日，兹有致本国穆大臣两函，钞请贵提督查阅。该两函已烦穆大臣酌核转交各国钦差大臣查照。贵提督自可于函中各节见本帅按照和约大纲办理军务用意之所在矣。

瓦德帅致德使穆函

西正月二十二号，即十二月初二日，接准本月二十一号来函。兹照复如下：

（一）通海之畅道，惟有保护铁路之一法。是以铁路经过之处，宜设立兵卡为妥。太平时不必每卡驻兵，但相距宜近，由此卡至彼卡必须步行一日可达。黄村，郎坊，杨村，天津，军粮城，滦州，芦台，塘沽，唐山各军站，自应一律占据。其屯军火之处，则应永远有兵看守，至少以二百五十名至三百名为率，其中须有五十名骑中国马者。天津为人烟稠密之区，该处为预防不测事端起见，驻兵应增至极少五百名。

（二）各卡应如何各国分驻兵队之处，须俟第一款定议后，乃确知何国愿留兵队常驻直隶，方能计议。除天津不计外，每卡似宜指定一国之兵驻守为妥。但各卡均有守望相助之责，有事时通力合作，庶不忘驻兵自保之宗旨。遇有变端，且专为变端起见，必须事权归一，庶各外国人财产性命得保无恙。联军总统之任，非勇略兼优者不能胜之，宜于无事时预选人才，俾该员得以随时考查地方情形而胸有成竹，不致临时仓卒受任，贻误事机。惟应于何国选派何人，或有为难之处，不如各国按年轮派。应以天津为该总统驻扎之区。

（三）大沽及其他各处炮台，应行一律拆毁，由各国派员细心踏看定夺。惟其中亦有各国可留为屯兵之用者，如天津炮台是也。即如天津应留英队，均可在现在占据之东局内屯扎。

瓦德帅致德穆使函

西正月二十一号，即十二月初一日，兹照中国全权大臣所请之意，特将鄙见声明。

各国联军队撤退之先，中国必须将和约条款各节动手举办方可。所谓举办之事，我以为各国大臣所索惩办祸首一节，如果业已照办，确有证据，而各国所索

兵费,亦经如数付给,则北京保定两处兵队可以撤退,而该处全省兵队亦可同时酌减。惟京保两处撤兵以后,则天津自为驻兵首要之处。(现时天津只一分卡。)撤兵之期须俟各国运船租妥,调济能至大沽码头为准。而大沽码头与别处情形不同,如有大枝兵队自该处起程,预计其期,非西三月初不可。至天津及其附近之区暨山海关与能通北京之畅道,暂时仍应由各国驻扎重兵,俟下开两条认真办妥后始可议及撤减。即:(一)中国政府必须表明其情愿及真能担保以后直隶全省太平守法,并须保护各教堂教民务有实效。(二)中国已允赔偿之各款,必须将如何付给之法议定章程。当上开两层尚未议妥之际,及议妥尚未举行之际,则下开各处应驻扎各国兵队:(一)北京保护使馆者二千人。(二)天津芦台大沽一带约六千人。(三)山海关一带约一千五百人。(四)铁路经过处所应分扎小队,每队约三二十人,如黄村,安定村,郎坊,落垡,杨村,唐山,滦州是也。(五)北河之河西务马头,通州,现有之兵卡仍应暂驻,俟直隶全省撤兵,再行一律撤退;暂行管理之天津都统衙门,于交还该处之先,仍应照旧管理该处地方。我以为现在开议之始,即应告知中国政府,如将所索直保撤兵以前之事照办,各国方能调集运船从京保两处陆续撤兵(亦须两月始能竣事)。中国应知照允所索各节,皆系于中国有益者也。

敬祈贵大臣详加查核,转商各国钦差大臣。

北京官商呈请回銮函禀

北京满汉大小官绅致敬尚书公函

大冢宰大人阁下:窃闻廷旨召公前赴行在,询问回銮事宜。都下官民上念我皇太后皇上西巡半载,始庆言旋,如婴儿之重逢慈母,莫不欢忻鼓舞。盖关中非久安之地,古所谓我能往,寇亦能往。京师则联军使馆互相牵制,莫敢先犯不韪,其地似危而实安。我皇太后皇上固已洞悉情形,无庸过虑矣。我公以宗室大臣,膺兹大任,自必仍以京师危而实安之故,剀切敷陈,以慰慈廑而孚众望。惟念我公到秦之日已届三月中旬,似宜于初次召对时即请宣示启銮日期,昭布中外,并仰体皇太后皇上恤民至意,所有跸路经过之地,屏去一切浮文,自不致多延时日。以四月初旬銮辂首途,天气既极清和,道路亦无水潦,庶慈舆安而皇上之心亦安。若迟至端节以后始抵都门,则计时已逾夏至,炎蒸暑雨,皆非所以保卫皇太后皇上圣躬。如欲待至秋凉,则大局关系非轻,圣明亦决不出此。某等私心过计,所愿早定回銮日期者,此也。惟望我公竭智尽忠,无疑无二,以慰臣民等思慕皇太后皇上之心,即以体皇太后皇上思慕祖宗陵庙之心。某等孺慕微忱,私相筹虑,意见皆同。用敢合词上言,伏祈钧鉴不宣。

北京商民公递敬止斋尚书呈请奏恳回銮禀

为呈请据情奏恳回銮事窃商民等,皆在北京经商。近闻行在谕令大人前往,询问回銮一切事务,并派充稽查跸路大臣。欢忻微忱,匪言可喻。窃商等食毛践土二百余年,感戴皇太后皇上深恩,各安生业,自两宫西巡以后,瞻望之忱,无时或释。虽洋人入城,尚未十分扰害,全权王大臣及留京大臣办理交涉,彼此亦无扞格,畿辅数百里内行旅渐可通行,农民亦思耕作;然水无源则其涸立待,民非后则生业难安。加以目下官粮似有而实无,匪患此消而被起,欲事懋迁而忧疑不定,欲力南亩而不敢还乡。且也,南漕不到则八旗之生计日艰,京饷不来则市面之银根将匮。都下情形,实有两宫一日不回銮,则四民一日不安枕者。伏思皇太后皇上平日恫瘝在抱,方且视民如伤,岂当兵燹之余,乃置数百万生灵于不顾哉?特以洋兵未退,不易登程,商民等亦何敢善自为计,而不审慎以处朝廷?惟默视时局,遍采风声,闻各国公使兵头等人,亦深愿两宫及早回銮,尚无他意。此时大人到陕,当在三月望后。两宫若能于四月初间启跸,则途次炎天暑雨尚可无虞,此尤商民蚁忱所为私心窃祷者也。以上情形,大人必早鉴及。但商民等依恋微忱,众口如一,街谈巷议,处处皆然。惟有仰恳大人奏对时将商民等下情奏闻,务恳我皇太皇后上俯顺舆情,早定回銮日期,商民等毋任瞻天仰圣,迫切恳祷之至。理合具陈,伏乞大人恩准。谨呈。

和议中各员往来函稿

直藩周方伯奉传相谕传知荫副都统昌往谒瓦帅商酌三事

一、联军未退以前,即现占地方为界限,勿令他出,以免百姓惊扰,有误春耕。

二、联军与官军营寨相距甚远,其中如有土匪扰民,准仍由官军请联军往剿。务必带同官绅前去:一则易于踩缉,获匪亦易讯问,不致误伤良民;二则远近闻之,皆谓联军为我捕匪而来,非有他故,百姓且感激而不致惊逃矣。

三、各处官绅现在商议赔恤教民之款,除教款赔偿款归官绅商酌,有数可计外,惟教民抚款多有格外需索,至今赔数十倍,数百倍者,并言如不照付,即请洋兵剿灭云云。此等恐吓之词,原不可据,但小民多有因此破家者。如蒙出一谕,谓联军断不能听教士教民一言:转出兵队,攻打百姓;则官民闻之,不受若辈恐吓矣。抚恤教民,本地方官绅应办之事,若听其教民讹索太多,又使民心不服,是有心者之隐忧也。

华历正月十一日德国参谋处总办兼任总兵厦慈阔夫复副都统函

敬复者,奉瓦帅谕,答复尊函,逐条列下:

一、无论如何,从此定不出队一节,万难照办。必须审查情形,以定行止。

二、倘大局不生枝节,或无团匪土匪扰害地方,或无华军前来滋事,则必不再出队,以符李相之所愿。

三、华军驻扎若干处，每处计若干人，应请李傅相迳达瓦帅。惟无论如何，不可令华军越过所占之界限，虽小枝队伍，甚至标兵，均不可使之过境，以免误事。所有华军，皆可于联军界外用以弹压土匪。

四、联军在界内倘须出队剿匪，应随时察核，如果有所需要，则邀同地方官，俾为寻认匪徒。

五、赔偿一节，业与教士议定，凡教堂或教民应索赔偿各款，或由两造秉公商办，或由出使人员办理，以昭公允。耑此敬复。

正月二十三日直藩周方伯致瓦大帅函

一、联军现驻扎之各村镇，颇称安静，然不能不派兵时出巡弋。惟在派兵巡探之时，须派一官弁率领前往，切勿听兵丁或三或五随便游历各村，使百姓惊疑，致兵官有难于察查之处。

二、京津粮价渐贵，亟应招商往上海等处贩粮来卖，而各商惟恐进大沽口之时有所需索，或不能保护，是以畏缩不前。拟请麾下行知天津联军各官，凡遇华商运粮之船进大沽口时勿收厘税，其由津贩至京者亦同。庶中外军民军民同沾利益矣。向来天津道收进口米税，每石收铜钱三十文之谱，遇年荒则免征。今自去年五月以来，粮米百货俱不进口，似应从宽体恤，以广招徕。

三、京城西至保定，正定，东至山海关，不通商电，诸多不便。拟派我商电局到保定，正定一路，并山海关一路，设立电局以通商报。万一不能即允，或准我派人附在联军电房内通报。此事如蒙准行，我当告知总管电务盛大臣派人来京商酌办法。

四、地方州县官，系管理百姓最亲之官；地方绅士，系百姓为首董事之人。现在调和民教，供应联军，弹压匪类，全仗地方官绅之力切实办理。如有过犯，自可达知中堂及两司道府，查实，或计过，或撤任，彼自无词。惟请联军各官与各州官绅体面，勿自行派兵拘拿关禁。看官太轻，则百姓亦不怕，地方事不可问矣。

瓦帅复周方伯函

昨接西三月二十一日函，敬悉一切。内所称第一第二与第四条各事，均已达知联军各统带，查度情势，尽力施行。至安设电线一节，容斟酌从缓商办。倘刻下有明文而非暗码电报，自山海关至保定府，均可交德国军电局代办。若用保定府与正定之电线，须径与法国提督倭阿隆互商办理。

二月初二日周方伯又致瓦大帅函

兹有琐事奉渎，胪列于后，务求酌定示复，不胜盼企。

一、近日为山西军相遇，触犯联军，中堂已饬山西军退扎。惟前送地图，以红线为界而无地名。愚见：联军所扎之卡，如能指出地名为界更好，否则或以直隶境地为界。其紧接直隶境之山西地方，可饬山西军相离数十里驻扎，即巡哨亦饬其勿入直境，庶免彼此相犯。务求明示，当即回明中堂，转告直隶西边一带州县知之，并嘱各州县转告山西邻境文武遵办。缘国家急盼望和议早定，决无遣军东犯之理。惟恐彼此不知设卡地段，两军巡哨或致相遇，此时损伤士卒，诚属不值也。

一、我中堂奉旨来京议和，所有各州县，凡联军巡察所到，务须以礼相待，量力供应。惟近山西一带州县，山多地瘠，每苦供应不周，如阜平县令所禀为难情形，务求体谅。或少驻兵队，或明定章程，此非愚所敢拟也。

另摘译阜平钞来禀稿

东抚袁中丞覆法国驻天津领事运盐公文

为照会事。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初三日，准贵领事来牍开："照得去年夏间中国拳匪滋事，直隶天津之紫竹林租界被围，联军北上，华军及拳匪以长芦盐码为战濠，本国军队被害甚巨。经本国提督将此项积盐充公，案奉本国国家谕令招商发卖。拟俟明年开河后，运往豫东一带销售。所有经过地方，船只囤栈及分设行店悬有法国旗帜，经本总领事盖印签字者，务请贵部院妥为派兵保护，料理一切。仍望通饬各府厅州县一体遵照办理，并出示晓谕各属村镇均须购用此项盐斤。所有商贩，但持本总领事发给运盐引照，或本国各处招商店盖用本国发给法文钤印发票者，沿途关卡军民人等及旧日盐商巡勿得留难阻扰。倘敢故犯，即须从重治罪。如贵部院有不能约束之处，本总领事不免禀请驻京大臣转电本国外部。想贵部院鉴及直隶之事，必不致忽略细微，至失两国和好也。其此项盐斤运到贵治各处，所需囤栈行店，请照另单所开地方，预先代为指定，并悬牌附上法旗。所有各囤栈行店应用物件，本总领事早有所闻，请饬勿得移挪一物。租价俟事竣后，再行酌量筹给。所有直省现用引照，及法国招商盐店经本国国家发给钤印执照各五十张，请即通饬一体遵照，望勿迟延，致使盐斤到境之时，各属未奉谕，殊多未便也。"等因。准此，查本部院与各国官商往来交涉，向按彼此两国议订约章办理。贵总领事拟发给旗照，运盐赴内地售销，查各国各项约章均无此条，本部院又未接准本国全权大臣行文知照，碍难转饬照办。且东省本系产盐之区，向非长芦引盐应销之处。沿海一带，贫民恃熬煮为生业者不下数十万人，岁出之盐运销全省，各州县，各村镇，均派定行销额数，尚恒有积滞之虞。况近年永阜，水利各场池灶一律整顿；西繇，富国，王家冈等场又各增开滩池；是以所出之盐较前更旺。各商认运之引销不足数，欠课甚多，正苦无从设法。若照贵总领事来牍，附送囤栈行店清单所开各处，均须强售芦盐。从此东省之皂户盐商，势必因而失业。上则于国课有关，下则于民生有损，种种为难，实多窒碍。谨将旗照各件，备文奉缴，相应照会贵总领事，烦请查照，诸希涵谅为荷。须至照会者。

光绪二十七年正月日

联军统帅致东抚袁中丞电

贵省辖境拳匪绝少，具见办理认真。敝国人民在东省境内尤能始终保护，毫无危险，实为感佩。以故敝国军队决不赴境剿办，毋庸系念。

北京全权大臣致于荫帅电

顷接法毕使函，称："现接河南教士信，内称河北岑道，滑县吕令，安阳石令，煽惑居民，地方大乱，拳匪各区游行，凡教士教民所余财产复行焚毁，洋人性命深为可虑。应请按照前次所开各官赶紧惩治。内中所最要者，惟岑，吕，石等。并求严饬河南抚台立即设法认真保护教士教民，并恳于该教案赔款内先给五万两以便修整各处，望为照准。"等因。查毕使此次函内指请惩治三员：内岑道，石令，虽已改调。但另委别缺，仍难甘服；滑县吕令并未撤换，更啧有烦言。当此和议开办之时，未便使有藉口，再生枝节，应由尊处从速严办。至拨银五万两一节，除已付交办结算各款外，实在尚须赔给若干，应用尊处会商主教，迅速查明，赔还了结。庆李庚电。

于中丞覆电

庚电祗悉。法使函开岑道，吕令，石令三员，刻即分别奏参。滑县早经委邱令缙往署。河北教案武安一起，现复经印委各员会同司主教议结。俟主教文到，即当奉达。其余未了之处，已拨银由冯道带往即缴。遵谕于前已付交算结外，冯道会同主教查明应我赔若干，迅速赔偿，总期一律完结。并通饬设法认真保护。用慰荩怀。敬祈转致法使。荫佳。

黄仲苏大令上江督刘制军书

敬禀者，窃卑职恭读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上谕，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当因革条议具奏，实力施行。率土臣民，莫不鼓舞振兴，感激奋发。溯自乙未岁中东定约以后，中外臣工，纷纷陈奏，条分缕析，几于阐发无遗。特由卑职愚见论之，所议虽极周详，而胪列多端，于标本之先后缓急，似尚有未及区别者。

窃谓举行新政，必以开民智为先。民智不开，虽意美法良，究竟信之者一，疑之者十，甚且坚执旧习，阴私阻挠。中国四十年来所设方言格致各馆，中西武备各学堂，竭力维持而收效无几，岂中人之才力竟不及西人哉？民智未开，风气不变，欲恃此生徒数百人成材效用，驯致富强，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泰西言口之家，皆谓"善政如草木，民智如土田"。民智既开，则下令如流水之源，善政不期举而自举。且一举而莫能废。否则民未开悟，勉强遵行，貌合神离，终为具文，如英国明计学者力持平税之说，而商民阻挠，久不能行。盖其理太深，而国人抵死不悟故也。后编纂其说为"理财启蒙"等书，遍颁学堂习之。至道光中，人人皆知此意，遂阻力去而其令得行，通国蒙其利矣。斯非欲行善政，先明民智之明验哉？

至于开民智之方，其目有四：一、设学堂，二、变科举，三、译西书，四、开报馆。

学堂之设，二十四年业已议有章程：县设小学，府设中学，省设大学，循序递进，给照为凭；大学卒业学成，乃咨送京师国学，覆加课试，量才授官。所学皆实用，所取皆通才，而国家收得人之效矣。且民间识论，恒随士子为转移。士子既通中外情形，则转相告语而民风亦变。举凡民教之龃龉，中西之畛域，皆可消弭于无形，此尤安内和外之长策也。故学堂不可不先设也。

然学堂设立而取士仍用时文小楷，所教在此，所重在彼，则志不定响，必不能专。是宜改用时文。念四年新订乡会试章程：首场试以史学，政事；次场以西史，财政；或能兼专门之学者听□一场，试以四书五经义，随场去取，俾空疏者不能滥竽。都中各种考试，亦宜尽去诗赋小楷而专取实学，庶天下士民闻风兴起，虽穷乡僻壤皆将实力讲求，风气之开，可以拭目俟矣。故科举不能不急变也。

欲通西法，当阅西书。近数十年所译行，惟兵，算二门略备；化，声，光，电，矿，汽，机等学，虽各有数种，皆非最新之书；而最要之政治法律书译本绝少，加以中西文义悬绝，翻译较难，甚或二三年而成一种，未免缓不济急。惟日本所译，于泰西各种要籍大略已全，其书汉文居其十七，和文不过十三，译为华文，费日少而成功速。若必习西文西语乃能多读西书，则幼童尚可有成，弱冠以后之人何从周观博览以期淹贯？此西书之不能不速译也。

中国户口最繁，号称四百兆，实数尚不止此。学堂虽设，岂能遍教无遗？惟报纸广行，则未入学堂之人，亦可不出户而知天下。且已登士版者势不能伏案读书，得新报时时阅之，聊可通知中外情势，遇有交涉，可不至茫无把握，酿成事端。惟近今报馆主笔之人，间或褒贬恣情。抑扬任意，荒唐谬戾，淆惑人心。是必先取西人报律翻译成书，令各报馆凛遵办理。如敢妄言违律，地方官立将主笔提究，报馆查封。果系正论危词，亦毋得吹求文致。如此，则下情易达，公论大明。报馆虽繁，有益无损，试观泰西各国最富强者报馆最多，其明效已。此报馆之不能不广设也。

凡此四端，乃民智所由开，为变法自强之根柢。更佐以农，工，商，矿诸学，则利源辟而殷富可期。然非各设学堂，则愚民墨守旧法，用力多而成功少，安能与各国竞胜，以挽回利权？若事事仰赖洋人，无论糜费太多，并不能广及；况厚币聘请，未必果为上等工师。则何如自教其民，俾学成后，展转相传，不待假手外人之为愈耶？日本变法维新，未及十年，一切皆由本国主之。以华人之聪明才智，何至远逊东洋？是在一转移间而已。若陆军海军虽不可无，而今日之急务尚不在此。盖陆军训练必数年而后成；海军费重事繁，十年尚未必可用。究之一铁甲船之费可作通省设学之资，一

大炮之值可供数县设学之用。果其财力足以兼顾,原不妨以海陆军与学堂并行;无如府库空虚,闾阎凋敝,任举一事,皆苦乏财,则两利相形,势不得不先其所急,与其费巨资以购待人而灵之呆物,何如移此财以造随处有用之人才?先后缓急之分,一对勘而昭然若揭矣。

中国办理洋务五十余年,一误再误,以至屡误。去年贸然开衅,大局糜烂,几至无可挽回。藉非宫保力保东南全局,殆不堪设想!推原祸始,皆由不学无术,昧于中外情势,以致上行下效,贻祸无穷。假令十余年前早设学堂,得数十百通才散布中外,尚可从旁调剂,设法转圜,何至一唱百和,昏愦无知,以酿此非常之大变哉!或疑方今事势危迫,甫谋遍设学堂,收效至速亦必逾三五年,未免迂缓不切。不知往不可谏,来犹可追。及今兴办学堂,犹可得力于异日;今犹不办,并将绝望于后来。况中国士民之众,念二行省,何地无才?变科目以冀广收,行特科以期精择,加以刻意搜罗,破格录用,后先奔凑,目前尚未至无人。持之数年,奇尤渐出,日新月异,继起多才,国富兵强,固可跂踵待矣。

卑职望浅秩卑,才疏德薄,朝廷大政,何敢妄干?惟夙蒙宫保格外青垂,不以寻常俗吏见待,用敢忘其愚拙,冒昧渎陈。传曰:"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尚希鉴宥而裁择之,聊为土壤细流之助,又非但卑职一人之私幸也!

又

敬再禀者,近日传闻各国和约将有定局,其于教堂一事,必有专条。此后教士教民,自应力为保护。惟是教堂神甫往往遍护教民,不论人之良莠,事之是非,概挟全力以相袒助。地方官受其劫制,不免抑平民以徇教民。乡民积怨日深,遂致酿成巨祸。据卑职愚见,宜乘此立约之由,照会各国公使,请其通饬各教士,凡中国民教争讼,均由地方官持平办理,不得从中干预把持。在中国于平民教民本无歧视,秉公讯办,断不因其人教而稍有低昂。在教士亦宜确守教规,不得偏袒教民,致激众怒。凡莠民地棍不得一律滥收。若业经犯罪之人投人彼教藉为护符,尤应拒绝不受。此乃泰西之教规,万国之公法,无论何洲何国,莫不如斯。即中西所订约章,亦不许教士干预词讼。若教士越分把持,激成事变,则咎由自取,不能归罪于地方官。此实为民教水火之根源,如及是时反覆申明,商定两全之善策,庶后患可杜,民教自能相安。否则民教之势焰日横,平民之怨毒逾甚,激而横决,两败俱伤,不特非中国之利,亦并非西人之利也。为此仰恳宫保大人,可否电咨全权大臣,妥为商定,以弭衅端之处,伏候宪裁。

江督刘批

据禀,举行新政,必以开民智为最先,此诚至当不易之论。所陈设立学堂各节,均与本部堂之意相符。另禀教务一层,尤不为无见,候采择酌办可也。此缴。

英教士李提摩太上李傅相书

伏见近六十年内中国有二难:一、不懂西事之人,劝政府与外国开战,绝断来往,每战中国必败,败状一次甚于一次。二、外国人见中国不通西事,渐将中国要害土地占据,于是黑龙江,台湾,安南,缅甸,均归外国管领。今因愚人主见,欲尽杀外国人,政府被其迷惑,反杀中国人无数,朝廷因而受大难,皇太后皇上仅以身免,实可惜之大者。至于外国人有不愿中国自强者,恐中国至能自强时有能杀害人之心:此诸人往往称美中国法本善以媚中国,其实乃不欲中国变强。又有人实欲中国自强:因此等人知中国究竟是善人多,能体上天好生之德,与西国善人略等。现有外国之善人劝各国勿瓜分中国,费多少唇舌,各国始经应允。此是上天再佑中国复兴之机会。中国若图复兴,有必不可少者二事:其一,安内;其一,安外。

安内之法:皇太后皇上必应母子相和。大清国历代先皇帝家法有旧章,能遵家法则治,不遵则乱。此一也。士大夫守旧与维新,亦当相和,不可彼此相阨,各不相容;守旧维新,各用其长;现在维新诸臣多有革职回籍或斥遂者,应起废复用。此二也。凡此皆安内之大纲也。安外之法:必应斟酌时宜。古时无轮船,铁路,电报,彼此不相往来可也;现在五洲地球如同一大城,朝出一事,夕已大地尽知,居东城者不欲与西城往来,乃万不能行之事,明者皆能知之。若不能讲和,彼此必且力争,有欲夺中国土地者,有欲夺中国利源者,有欲夺中国权力者。倘再失和,以前事考之,中国祸不可胜言矣。查失和之由,大抵因不用外人,所有一切议章交涉章程多不妥贴。现今外国联军在直隶办理多不安静,因不用中国人,所以办不妥帖。考满洲数万人,如何能治中国四万万人?二百五十年之久不生事变,皆由各州县全用中国人,深明本国情形,所以事皆办妥。再考近六十年中外交涉,何以时时失和?缘京城自军机处总理衙门以及六部各官从未用一外国人,亦无一中国王大臣游历各国能知各国情形者,所以欲其妥善章程而未能也。现时多有外国人能知中国情形者,中国若不用之自助,恐外国各欲请其襄助外国办理铁路矿务工作,则中国大利尽为外国所笼取矣,中国岂不难之又难乎?所以欲图振兴,必应请外国明晓中国情形之人并从各外国招延有大才之人相助为理。此安外之大纲也。

内外皆有人安定,京城必应增加专任责成之权愚见当今应用五等外国人:首先应请外国能办学务者助礼部尚书办理学校,将外国一切有用之学全传授中国。但学校收效必俟廿年后,所以不得不更请一人会同中国明晓交涉之能臣遍游各国,本近时各国弭兵会之意,参以此次和约宗旨,使中国列人万国保护之国班内,能保中国二十年内可以平安无事。所谓万国保护之国者,欧洲近有诸国无力自保,亦不自养兵,由万国为之保护,不令他国侵侮。若中国能列人此等国班内,亦交

邻之大利也。此是危乱后自立根基之法。根基既立，又必请一外国人助中国外部大臣循用此法，并照各国外部大臣常例办理一切交涉，使中国不受亏损。既有保中国平安无事之章程，即须更请一人出助中国总理铁路矿务工作诸大政，使中国国民皆富。欲办此等大政，若无巨款，万不能成。又必请一明于财政之外国人参用各国理财法。

有此五等外国人襄助中国，不但能使中国各省推行善法，并能借外国各等新法权利以补益中国。如此则土地不为人侵害，利源不为人把持，权力不为人劫制。以上诸政，皆相维系，办则同办，不能但办一事，不办他事：譬如钟表，各轮相推而运行，若缺一轮，便运行不动。

能如鄙说兴办，必有大益；不办，必有大损。中国办事旧病，遇难办之事，往往推诿缓办。此最害事，一缓则兴办无期。仆在中国年久，见国家兴办大事，不能勇往则云暂缓，所以数十年未办成一要事。此时危急存亡，若欲再缓，恐上天不再与中国以复兴之好机会也。

译英国蓝皮书所载各种信函 （本年蓝皮书第五册）

驻华英公使萨托于西十一月五号致电沙侯，云："李中堂于本月四号照会各公使，言联军占夺保定及杀华官之事，殊属不合，该处华教民举动肆横，作为亦多不妥云云。英，法，德，意四公使以其该照会措词不恭，立即交还。他国公使亦多不以该照会为然。"

又十一月七号鄂督张曾请华伦君电致沙侯，言："各国以毓贤欲死，□□□□□□，然敝国政府定将毓与董福祥一同严办。"

又十一月八号英君主亦电达华廷云："大皇帝所发西七月三号及八月十四号两次电文，已由贵国驻敝国公使交到矣。朕闻贵国出有惨事，已深为悲悼。继闻敝国教士及他国教士在山西被戕及所受诸苦，尤觉更为伤怀。惟被杀外尚有妇稚若干在彼，正不知将来能否可保无虞？朕惟望大皇帝早日能复回实权，将不法者无论其官职大小一律置之重典，并另设善后之法以杜后患。朕深望贵国复见太平。至敝国派兵来华，亦无非为欲复太平起见，和议倘能早了，此后不独中国复有升平之庆，且令外人之旅居贵国者身命财产亦可永保无虞。"

又十月六号汉口总领事福利士君致书沙侯，备述鄂督张香帅之言，据云："香帅颇望和议速成，余问香帅云：'贵国政府颁惩办端王及各罪魁谕旨，外人均疑无用，信否？'香帅力辨云：'太后已有悔悟之心，定将罪魁惩办。凡洋人以此谕为无用者，乃不悉中国情形者也。中国政府亦并不以此谕为准，日后尚可更改。缘两宫现在守旧诸大臣掌握，作事正宜谨慎，而尚能作此谕旨，亦可称大有胆量矣。'香帅又言，'洋兵一日在京，两宫即一日不能回銮。缘皇太后深恐一经回銮，其权或为联军所削夺也。'香帅又多方为太后辨别云：'太后于一千八百六十年所为以及屡次削平大难，华人莫不倾心，即洋人亦多有称之者。况听政三十年，从无仇视洋人及憎厌西法之意，故宫殿中所用之物亦皆以洋式者为多，且颇欲与外国妇女为友。观于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归政于光绪皇上，出于心之所愿，是可知其非揽权之人矣。后因康有为与其党藉保今上为名，欲图谋害，太后不得已，复出训政。嗣是太后乃深恨新党，以致并及洋人。且以洋人保护康党，各国报馆又从而和之，上海西报尤甚。各西报尝言中国将次瓜分，断难幸免。致太后因是生惧。旋见胶州，旅顺，威海，广州湾等处，果为洋人所夺，三门湾又为意大利所索，致更深信洋人有瓜分中国之意，故不得已而入于顽固一路，而听信端王，徐桐，刚毅也。端王与徐桐，除京中事外，余均无一知者；刚则与皇上本有宿恨，故劝太后拒绝外人，深谋诡计。太后亦无从觉察，直至拳匪及董兵云集京师，太后始知事危。'"

又十一月二十号英外务大臣蓝斯唐函致驻华公使萨托云："驻华公使于今日来署拜谒，将十一月十三号华廷所颁惩办罪魁谕旨给阅，并询余意见如何。余答：'以此谕颇不妥洽，敝国既断难允从，恐他国亦未必能应允也。'华使回答：'予意亦早料此说，故已将谕中不妥之处电告中国政府矣。'该公使谓：'请君详察中外情形不同，中国实有无数为难之处。惟江鄂两督或能力请两宫回銮。缘该两督势力颇巨，于各省所解饷银均可截留。'由此观之，则罗公使亦以惩办罪魁之法为未然矣。又言两督可以截饷以要挟两宫回銮，何以各国不从其言？"

李中丞通饬各府州县设立教务公所札

照得今日外患凭陵，大抵多由民教不能相安而起。上年夏秋间义和团之变，乃震惊宫阙，乘舆播迁，尤为亘古所未有。凡属中国臣民，皆当疾首痛心，惩前毖后，断不容狃于故习，逞匹夫一朝之忿，而贻君国无穷之忧。本部院剔历各省，所见教案，凡地方官能于起事之初，婉谕教士，约束顽民，坚持条约，秉公判断，无有不可立时息事者。若一味因循玩忽，不急为平心论断，则教士必以领事出头，彼此相持久而愈多纠葛，驯至经年累月而不相下，势必激成祸变，地方官既不能免于严谴，绅民亦复牵连赔累，莫可如何。试问历年各省闹教之案，能有一二裨益国计民生，少收安内攘外之效者否？现在和议垂成，所有从前未结教案，固应及早设法清厘，此后遇有民教交涉之事，应随时妥速了结，庶不致牵一发而全身俱动，贻误大局，再生变端。迩者迭次钦奉上谕，责成地方官绅保护教堂。和约内并有闹教地方停止文武考试之条，尤不能不格外慎重。各该地方官再有仍前玩忽，不将教案速行办结，或致别酿衅端，本部院惟有据实奏参，执法严惩，决不稍从宽贷。除另札善后局会同洋务局查明各属未结教案分别严催汇报查考外，合行札饬。札到，该司即便遵照通饬各属

一体凛遵札内事理妥办。将来遇有民教控争事件，似应严定章程，勒限速结，分记功过，用示劝惩。本部院之意，各州县地方似均可分立教务公所，由地方官选派众所悦服绅士专驻公所，遇有应行弹压之事，即责成该绅约束子弟以免群起而争。其教士教民中如有中国素著名望之人，即不妨延入公所，俾各相习而无相妨，自更易于就我范围，地方官遇事传人讯问，亦不致毫无头绪。向来各属均有团练保甲公局，派绅坐局办事而官责其成，公所之设即可略师其意。惟公所应办之事，仍须定明限制，声明只为调和教务而设，一切地方事件均不得干预，以防流弊。本部院系为安辑民教起见，其余地方情形能否协洽，有无窒碍，仍应详查核定。或公所可设，而绅士难得其人，亦不必拘泥滥派。总以事有实济为主。该司道等并即通饬各属因时制宜，通盘筹议，禀复。由省局妥定章程，详办施行，切勿视为具文，是为至要。切切特札。

山东滋阳县徐赓熙禀呈袁抚台公牍节录

窃以民教不和，皆由于民教构讼。州县迫于时势，难以持平所致。今年滋邑仰托洪福，民教相安，并口角细故而亦无之。顷因安主教回堂，忽有：教妇梁李氏以会匪欺陵，呈控滋民杨怀珍一案；梁彩富以会匪藐法，呈控堂兄梁奉举一案。二案皆构讼多年，无赖逞刁。卑职将二案卷宗检齐，并摘叙曲直大略，函告安主教。次日赴堂拜会，亲将教民逞刁事情反覆陈说。安主教恍然大悟，面许通行各教士，以后教民构讼不准写教民字样，是非曲直一听地方官秉公讯办。次日接到复函，亦以是为言。伏谓此次拳匪之祸，虽由奸民妖言惑众，危及国家，而其所以能动良民之听者，亦由平日积愤过深故也。经卑职商允通行各教士以后，教民构讼不准写教民字样，是非曲直一听地方官秉公讯办，则民教可以从此相安，而不致有不平之事。惟是安主教虽通行各处，而我各州县尚无知者。可否由宪台据卑职之禀赐函答慰安主教，并通饬各州县将安主教来信出示晓谕人民，以便周知。

董福祥上荣中堂禀

中堂阁下：谨禀者，祥负罪无状，仅获免官，承手书慰问，感愧交并。然私怀无诉，不能不愤极仰天而痛哭也！祥辱隶麾旄，忝总戎任，一切举动，皆仰奉中堂指挥，无一敢专擅者，此固部将之分而亦敬中堂舍身体国，故敢竭驽力，犯众怒，冒不韪而效驰驱。戊戌八月时，中堂为非常之举，七月二十九日电饬祥统兵入京，祥立即奉行。去年拳民之事，累奉钧谕，嘱抚李来中，嘱攻使馆。祥以事关重大，犹尚迟疑，承中堂驱策，故不敢不奉命。后又承钧谕及面嘱，累次围攻使馆，不妨开炮。祥始尚虑得罪各国，杀戮其使，恐兵力不敌，祥任此重咎，又承中堂谕谓戮力攘夷，祸福同之。祥是武夫，无所知识，但恃中堂而为犬马之奔走耳。今中堂巍然执政，而祥被罪，祥虽愚驽，窃不解其故。夫祥于中堂，其效力不可谓不尽矣！中堂命行非常之事，则祥冒险从之；中堂欲抚拳民，则祥荐李来中；中堂欲攻外国，则祥拚命死斗。而今独归罪于祥！麾下士卒解散，咸不甘心，且有议中堂之反覆者。祥以报国为心，自拚一死。将士咸怨，祥不能弹压！惟中堂图之。

东抚袁慰帅批东昌府洪太守禀

禀单并折均悉。本部院前以该守练达有为，颇加信任，在各守中为最优，意若东昌一府，委该守即可无西顾忧。孰意该府玩忽功令，袒庇拳匪，始终不渝，现各属早已肃清，独该府所属仍有拳匪，甚至府郡县邑酿成巨案，尚复成何事体！其始终纵庇拳匪，亦可概见。该守抚躬自问，将何以答本部院委任之意？本部院无知人之明，固当反躬自责；该守有偾事之名，亦当为同侪所讥诮。此案，现今本部院札派雷管带震春，吴管带凤岭，各率所部会同候补知县李令嘉第，前往搜捕。该守虽经准假调省，仍责成督会营县认真办理。务将此案滋事匪徒暨大师兄李怀珍，李树田等，拘获严办，不许一名漏网。一面饬由营县酌派队伍分赴各属搜捕逸匪，务期有犯必获，有罪必惩，以免死灰复燃。所有匪犯产业，均须照章查抄充公。所设拳厂，暨所有坛场，一律焚毁。蒋官屯，贾庄，盛庄等处，随同徇隐之庄长，首事，地保，及匪犯父兄人等，并即照章分别究办。务将境内拳匪搜捕净尽，以期藉赎前愆。倘再阳奉阴违，亦惟有据实奏参，为始终纵庇者戒。至曹令平日不能实力禁办拳匪，致撄惨祸，亦属咎由自取，姑念与郝哨弁因受重伤，免予参办。所获匪犯王□，□玉林等，应再提案严讯确情，追查党夥。其供称听说教民私拿神拳两人，究竟是何姓名，在何村庄，并令据实供明，毋任狡避，仍禁候获犯质讯明确，即行照章严惩。此案关系甚重，该守务当振刷精神，实力协助，以杜乱萌，毋再玩忽。切切此缴。折存。

景州王检予刺史通禀各上台稿 （己亥九月）

敬再禀者，窃查义和拳教，自邻封蔓延卑境，由西南而至西北，经卑职三令五申，劝谕示禁，视同具文。以现在情形而论，仅借仇教为名，尚无平民干涉，将来羽翼既成，一发莫制，祸不胜言。本年自五月至今，拳教滋事之案，各属接踵而起。卑州三月以内，即已两起。虽皆未及决裂而了，实皆权宜处之。缘拳党众多，一呼百诺，动辄集众千百，汹汹而来。无论欲拿不得，且实拿不胜拿。倘或冒昧从事，彼谓官长袒护教民，激成众怒，必致不可收拾。即使立刻请兵，亦属缓不济急。州县限于权力，故不得不暂顾目前，以无事为福。各属所了教案，约亦大同小异。卑职愚昧之见，此项邪拳匪□，□及早惩办，或尚可为。似非奏请明禁，大震霆威，选任忠勇廉明沈毅之大员，假以重兵，认真剿抚，诛首要而散胁从，断难绝其根株。大势定后，责成州县

搜拿余党，恩威并用方足济事，目下气焰方张，燎原将遍，恐州县之力，万万不能了此。卑职秉性柔懦，处此厝火积薪之势，祸发不定何日。惟卑职一身不足惜，如大局何！如大局何！伏乞大人通筹全策，兆民幸甚，时局幸甚。

国闻备乘

[清]胡思敬撰　任思亮　王　伟整理

《国闻备乘》四卷，清末民初胡思敬撰。杂记清末朝野掌故，轶事趣闻。作者为社会名流，嗜书好学，曾整理刊行过著名的《豫章丛书》，生平"历经甲午、戊戌、庚子三大变"，故其所记多为亲睹，翔实具体，是研究清末历史的重要参考文献。据一九二四年南昌胡氏刻本标点整理，参考《近代稗海》本等。

自　序

国朝自庄廷鑨、吕留良、戴名世连兴大狱，文字之禁极严，内外士夫罔敢谈国故者。予来京师，七年之间，经甲午、戊戌、庚子三大变，私叹史官失职，起居注徒戴空名。历朝纂修实录，馆阁诸臣罕载笔能言之士，但据军机档册草率成书，凡一切内廷机密要闻，当时无人纪述，后世传闻异辞，家自为说，遂失是非褒贬之公。俯仰三百年庙堂擘画之勤、将相经营之苦，慨然于弓髯乔木之感，未尝不戚戚于怀也。

同时在京好谈掌故者有汪舍人穰卿、冒郎中鹤亭，询其著述，秘不肯示人。其出而问世者，多不脱小说余习，外此更无闻焉。甚矣，史才之不易也！

予趋职之暇，时有所纪，久之遂成卷帙，大约见而知之者十之七八。士非忧患不能著书，不经乱世亦不能尽人情之变。予忝负言责，绠短汲深，自愧无丝毫补济，安敢自托于古人忧患著书之旨？聊存此篇，备异时史官采择，庶为恶者知所戒而好善者交勉。人情变极思迁，亦转移风气之一道也。自辛亥三月，予携此稿辞职出都，不半载而武昌乱作，欲再行赓续，而东西窜走，交游断绝，四方音问不通，遂长为山中人矣。

宣统辛亥十月胡思敬自序

例　言

一、书中称太后、称上者，光绪朝所作；称孝钦、称德宗者，宣统时所作。

一、左氏叙列国大夫，或称名，或称字，或称官、称谥，前后错出，使人莫晓。明人以地称人，则尤不典。此书于本文则直书姓名，以符史法。于标目则书谥，无谥者书官，无官者书字，以激扬人品。

一、书非作于一时，有前日所纪如是而后日情形复变者，不再改削，用以存真，读者当分别观之。

一、一人数见，前后官职升转不同者，各从其时书，一人而再见者亦同。

一、光、宣之间，署名、官名及内外典制多随意变更，亦各从其时书。

一、古人讳尊、讳亲之说，亦为过小者言之，若大恶可讳，则桀、纣之残暴谁为播扬于后世乎？周公诛管、蔡，亲加刃于其躬尚无不可，更何论死后之褒讥。操史笔者，但不当掉弄楮墨，以快一己之私仇，他非所惧也。窃守此义，以待来者。

一、书中于清末新政言之最详，盖及身亲受其祸，艰险备尝，遂不觉大声疾呼而出，怒骂之态多，嬉笑之情少，识者鉴之。

卷　一

同城督抚不和

督、抚同城，权位不相下，各以意见缘隙成龃龉，虽君子不免。两广总督那彦成与巡抚百龄相攻讦，百龄寻以失察家丁议遣戍；继百龄者为孙玉庭，劾彦成滥赏盗魁，彦成亦被逮；及百龄再至两广，以玉庭葸懦复劾罢之，此君子攻君子也。吴文镕初至湖广，与巡抚崇纶不协，崇纶百计倾陷，以孤军无援死黄州，则小人攻君子矣。郭嵩焘权粤抚，不一年，见事权尽被总督侵夺，戚然不安，疏请罢抚院，不报。云贵总督魏光焘与法人议路矿，约已定矣，巡抚李经羲监临入闱，未知也，出则尽反前议。总督大恚，经羲力求去，朝廷恶其奏辞不逊，遂削职。张之洞在粤与倪文蔚争，在楚与谭继洵又争，但未露章相诋耳。戊戌诏罢云南、湖北、广东三巡抚，旋复设如故，谕旨言"总督主兵事，巡抚主吏事，然

总督位望较崇”。之洞任两广时，自言有节制巡抚之权，不能限其专治兵不问吏事也。至光绪三十年，复用前诏，罢三巡抚，留总督，事权始一。然总督名实不称，载之国史，徒滋后世之疑。云贵总督驻云南，未尝问贵州事；两湖总督驻武昌，未尝问湖南事；推之两广、闽浙、陕甘，莫不皆然。江苏幅员不及四川四分之一，总督驻江宁，巡抚驻苏州，提督驻清江浦，兼兵部侍郎，专典制淮南，同于督、抚。江督名节制三省，其实号令不出一城，遑问皖、赣？宜将六总督各正其名，如直隶、四川，斯得之矣。

张果敏发迹固始

张曜微时，依其姑夫蒯贺荪于固始令署，年未二十也。固始衙役以千数，最雄鸷有力者曰黄杰，党羽一呼毕集，历任县令皆阴与为缘，不敢相尔汝。河南巡抚廉得杰党奸状，密遣总兵某以五百人往，令絷以献。杰微闻其谋，未审，阴勒部众以待。总兵至，县令款以盛筵，左右前后皆杰耳目，县令不知也。酒数巡，总兵言曰：“闻贵治有黄老虎，其人安在，犹著役乎？”老虎，杰绰号也。令未及答，曜侍酒在旁，即趋前对曰：“此里中豪杰，好义，重然诺，缓急可倚，大人安从知之？”且语且眴，褒赞不容口。左右奔告杰，杰甚德令，以为事且解，部众俱散。翼日，曜率健儿数十，潜引总兵，掩其不备捕得之，遂伏法，一县皆服其勇。是时捻匪大乱，固始当兵冲。一夕，谍报寇至，县令已公出，城中惶扰。曜见事急，请典史出治团防。典史曰：“我狱吏耳，安敢主兵？”曜曰：“当为尔助。”曰：“无款奈何？”曜曰：“公姑出，徐设计，集之不难。”乃下令城中，贫者出力，富者出钱米，不愿相助者悉徙避城外。得千人，日夜训练，乘城以守。官军追贼，战洪家埠，距城十里。曜登陴，见郭外烟尘蔽空，率三百人往觇，火其辎重。贼溃而走，追败之，斩馘以千计。官军即僧格林沁也，遣使问城中主兵者为谁？曜褐衣徒步诣营谒见，应答如流。僧王大奇之，令随营效力，屡建功。后统嵩武军，与宋庆俱称中州名将。

胡文忠权变

《战国策》描画小人情状，后世虽极诡诈，莫能出其范围。君子恶其人，未尝不明其术，不幸当觥豗之交，事处至难，不得不假借用之，以济一时之变。如胡林翼之出谋用智，其心亦良苦矣。林翼初授鄂抚，驻师江南，官文以将军署总督，驻江北。两府将吏颇构异同，林翼大惧，即渡江谒见官文，结盟为兄弟，执礼甚恭，出其爱妾拜官文太夫人为义母，月进羡余多金充督署公费。官文大喜，一切军政吏事悉让林翼主持，不置可否，事乃克济。左宗棠为怨家所告陷狱，甚危。林翼辇三千金结交朝贵，得潘祖荫一疏，事遂解。多隆阿、鲍超两将勇鸷而骄，虽曾国藩不能驭，林翼阴以权术笼络之，时夸多以愧鲍，时誉鲍以激励多，如孺妇播弄口舌，阳怒阴讥，皆寓使用。其精诚贯金石，其妙算如鬼神，其心迹如青天白日，微论左、李望尘不及，即曾侯亦不能不却步矣。

文宗遗命得人

文宗大渐，时尚驻跸热河，内外汹汹，讹言蜂起。显皇后进曰：“圣驾脱有不讳，枢府中畴则可倚？”帝引后手，书“文祥”二字示之。后又言：“大阿哥幼冲，当典学，安可无付托者？”帝闭目沉吟良久，徐惊寐曰：“得之矣。”急用倭仁。时倭仁被放新疆，为叶尔羌帮办大臣。帝崩，即日发急递召之回京，命授读东宫。文祥领军机，密加倚任。穆宗即位，尊后为慈安，号曰东太后；尊生母为慈禧，号曰西太后。慈安贤明，慈禧警敏饶机智，两宫同心一德。文祥又引用李棠而结欢恭亲王奕䜣，故同治初年之政罔有缺失。慈安崩后数年始更变大臣，又二年始兴园工。西后忌慈安久矣，无疾暴崩，宜外言之啧啧也。

慈安防患之密

慈安无子，一女嫁符珍，早寡。抚爱穆宗，一如己出。待慈禧甚谦让，不肯以嫡自居。初垂帘时，邀与同居养心殿，扃闭各宫门不启而告之曰：“吾两寡妇人抚一孤子，设不幸奸人乘机造作语言，居间播弄，则天下大事去矣。今寝处一所，朝夕相见，各坦怀相示，谗何由兴？”后穆宗大婚，乃各异宫而居，烛影斧声，遂成千古疑案。戊戌之变，亦因慈禧居颐和园，母子会见日稀，故康党以邪谋进。慈安远虑，真有不可及者。

君主专制之诬

近世倡革命者，恒借君主专制一言为口实，其实诬也。总管太监李莲英有养子四人，曰福恒、福德、福立、福海，各捐郎中，分列户、兵、刑、工四部候补，亟请于孝钦谋实授。一日，刑部尚书葛宝华入见，孝钦以福海托之，宝华曰：“与以小乌布则可，补缺当遵部例，臣何敢专？”孝钦默然，不敢言破例也。鲁伯阳进四万金于珍妃，珍妃言于德宗，遂简放上海道。江督刘坤一知其事，伯阳莅任不一月，即劾罢之。是用人之权，君主不能专也。文宗北狩，行在提款过多，宝鋆坚不奉诏。穆宗大婚，内务府告匮，假之部库，部臣力争，谓府、部界限甚清，不可牵混从事。孝钦初兴园工，游百川、屠仁守先后入谏，几罢者数矣。李鸿章等虽善迎合，不能不籍海军报效之名，掩饰国人耳目。是用财之权，君主亦不能专也。同、光以后政衰时犹如此，承平可知矣。

穆宗遗事

穆宗春秋寖富，性豪爽，引内务府郎中贵宝为酒友，上书房翰林王庆祺导之冶游，微行无弗至，旋遘恶疾，讳云出痘，遂崩。李鸿藻傅帝十四年，临危入见，受遗诏辅立溥伦，寻窥太后意不然，乃立德宗。其母即太后女弟，以故得立。皇后闻德宗入继文宗，不为穆宗立后，泣涕坚卧不起，出怨言。太后召至宫，切齿大骂，批

其颊者三。后父崇绮遣人以死讽之，遂不食，七日崩。

裕寿山诛李世忠

李世忠既得罪，羁安庆，尚拥巨赀，私蓄健儿，横行多不法。候补知府吴廷选奉委解盗犯入城，解役饮于市，见少妇靓妆倚门而笑，疑为娼也而挑之。少妇者，某都司之妾。都司故世忠部曲，闻役人无礼，急持梃大呼而出，役恃众蜂拥入室，都司匿复壁以免。次日诉世忠，世忠曰："鼠辈敢尔？必报之！"一呼而徒众毕集，走索廷选，适外出，其母年七十，出以好语慰之，世忠径批其颊。返遇廷选于途，从舆中曳出痛殴之，伤其左臂。廷选，湖南人也，是时左宗棠方督两江，湘人宦皖者气焰甚盛，闻有廷选事则皆不平，大会湖南馆，联名诉抚院。巡抚裕禄大惧，访诸藩司胡玉坦。玉坦与世忠有隙，劝令除之。初，世忠与陈国瑞私斗杀，曾国藩两惩之，奏请将世忠革职，交安徽巡抚严加管束，疏末有"如再怙恶，当即处以极刑"两语，至是裕禄援国藩旧案以请。诏诛世忠，余党悉赦勿问。世忠临刑，语其侪曰："吾无大罪恶，唯枉杀何桂贞，宜有此报。"

李文忠滥用乡人

李鸿章待皖人，乡谊最厚。晚年坐镇北洋，凡乡人有求无不应之。久之，闻风麇集，局所军营，安置殆遍，外省人几无容足之所。自谓率乡井子弟为国家捐躯杀贼保疆土，今幸遇太平，当令积钱财、长子孙，一切小过悉宽纵勿问。刘铭传与鸿章同县，因事至天津，观其所用人，大骇曰："如某某者，识字无多，是尝负贩于乡，而亦委以道府要差，几何而不败耶？"因私戒所亲，谓北洋当有大乱，汝辈游囊稍充者，宜及早还家，毋令公私俱败。未几，中东事起，大东沟一战，海军尽毁，皖人治军务者，若丁汝昌、卫汝贵、龚照玙等俱误国获重咎。内外弹章蜂起，鸿章亦不自安，力求解任。知其事者，皆服铭传先见。

京曹印结

承平时，京官最称清苦。翰林仰首望差，阅三年得一试差，可供十年之用；得一学差，俭约者终身用之不尽。部曹放差者甚寡，唯藉结费以自给，其实皆私利也。结费不知始自何时，究其端，大约因军兴以后，捐例开，仕途杂，入京引见者多假冒，吏部不能诘，乃令取具各同乡京官印结，始准注选或掣签分省补用。外吏既须京员出结，即不能不稍事应酬，此亦人情之常，不须绳以苛法。其后捐生益多，出结者益众，馈遗多寡无定数，则必有相争相轧之情。于是京曹出结，官始分省，各设印结局，派专员管理而均分其数，罔有议其非者。庚子以后，各省昭信股票悉准报捐，展转鬻贩，值遂大贱。由监生捐一主事，买票不过千余金，而结费有达二千者，过于捐数几倍。行之既久，相习以为固然。

张天师受骗

皇太后七旬万寿，新袭天师张元旭，有人诱之入京祝嘏，费二千金可得二品顶戴，如数予之。天师至京，投文礼部，请随班祝嘏。礼部据旧案，驳斥不许。同乡有好事者，谓礼臣所援不知何案，欲怂恿天师具呈再请。予检乾隆七年九月《东华录》所载梅谷成一奏示之，众喙乃息（按鸿胪寺卿梅谷成奏云："正一真人张遇隆恭祝万寿。据礼部文称，随班行礼应列左都御史下、侍郎前。臣思真人乃道家之流，祈禳驱邪时有小验，仍而不革可也，假以礼貌可也，乃竟入朝班，俨然与七卿并列，殊于观瞻有碍。应请敕部定议，不必另入班行。"旨下部议，寻议："嗣后真人承袭谢恩，臣部带领引见，并遵三年来朝之例，准其入觐，照例筵宴，宴毕还山。倘在京适值百官朝贺之期，免其列班行礼。"从之）。

陈尚书罪不掩功

庚申之役，文宗北狩，已得疾，内外惶悚。英人欲拥立恭亲王奕䜣，如契丹待石晋故事，恐廷臣异议，未敢轻发。和约成，大宴夷酋于礼部，英法皆以兵往，议尊恭王绝席，令王公以下皆跪迎，以觇人情向背。大学士周祖培股栗不能言，孚恩拂衣起曰："王、大臣事同一体，今日玉帛之会，观礼近万人，先朝典制具在，不可紊也！"夷酋知众论不予，遂戢邪谋。是役微孚恩持正，祸几不测。世以其阿附肃逆，咸加丑诋，并其大节而亦没之，殊可痛惜！孚恩后窜新疆，全家死回难，只一孙逃归，寄食济南，不知所终。

改题为奏

内外言事，有题有奏。例行常事曰"题本"，露而不封，先交内阁，由内阁拟旨（从前外省折奏皆经过通政使司，谓之"通本"，后裁通政使，乃并入内阁），再交奏事处进呈，所谓"票签"是也。其非例行常事，或条陈时政，或匡谏阙失，或弹劾官员，用白简加小封，盛以黄匣，径交奏事处进呈，曰"封奏"。皇上黎明起，内奏事处总管太监以题奏上，阅毕，乃召见臣工。凡召见，只一人跪伏殿前，虽内侍不得窃听一语。奏对称旨，或移时乃出。引见则由各署堂官具绿头签，引至丹墀，分班跪诵履历，随退。枢臣俟其事毕，同班进见，禀受机宜，领本日章奏排单，退而拟旨。应颁示天下者曰"明发上谕"，密交各督抚者曰"军机寄字"，封交各部院者曰"军机交片"，悉以本日题本奏章移付内阁部员亲诣抄写，今通谓之"阁抄"。庚子以后，或以题本展转稽时日，乃改"题"为"奏"，自是阁臣旷无一事，万机勤劳，例折不能遍阅，枢府亦以具文视之，舛错无暇细勘，内批时有误者。余在吏部见部折往往有双请或条陈政见者，皆署曰"依议"，盖皆未尝寓目也。

兄弟不睦

恭亲王奕䜣与醇亲王奕譞为异母兄弟，恭王在文宗时已出参枢政。穆宗中兴，两宫并出垂帘，封为议政王，内外多赖其调护，天下称为贤王。醇王虽嫉之，莫能挤也。及德宗立，醇王之势渐张，趋附者益众，日伺

恭王之短而攻之,遂有甲申□月□日之谕。恭王虽罢,醇王以太上之尊不便径入枢府,乃援孙毓汶为军机大臣。毓汶人甚狡诈,曾充醇邸蒙师,既得志,倚势骄横,每入对,班在后而发言最先。孝钦尝目送之,见毓汶如见醇王也。醇党多小人,稍通贿赂,自是政事日脞,恭王不敢与较。甲午和戎之役,皆毓汶等从中主持,而国势骎骎弱矣。

母子夫妇不和

德宗既由藩邸入承大统,孝钦偏厚母家,援立其兄桂祥女为后,后长德宗二岁,貌不甚扬。长善二女同时入宫为贵妃,长曰珍妃,工翰墨,善棋,德宗尤宠爱之,与皇后不甚亲睦。二妃屡受孝钦鞭责,诉之上,上勿敢言,由是母子夫妇之间微有隙。戊戌康党构逆,论者不直德宗。庚子载漪信用拳匪,谋内禅,论者又不直孝钦。孝钦西巡还,亦自悔之,年且耄矣,屡更忧患,后事遥遥不可知,因推权政府不肯任劳怨。荣禄虽专,犹稍知大体。奕劻继之,侈而贪,群小辏进,久而左右前后之人皆其私党,孝钦亦无如何也。自光绪元年至十八年为兄弟不和时代,自十八年至三十四年为母子夫妇不和时代,终帝之身,两事相为首尾凡三十四年。自古国家之败多起于伦理,家齐而后国治,不诚信哉?

屠仁守罢职

孝感屠仁守在台谏颇负直声,同时大僚若大学士恩承、李鸿章、刑部侍郎薛允升、湖广总督卞宝第、两广总督张树声、广西巡抚徐延旭皆被纠弹。其后,光绪十四年谏修颐和园一疏,引宣宗圣谕五百余言,太后览奏,怒责枢臣曰:"祖宗家法如是,何不早告我知之?"孙毓汶进曰:"小臣冒昧何责焉?"寝其奏不下。越一年,太后归政,仁守复疏言:"时事方殷,太后不宜委卸,当仿高宗内禅故事,一切内外封奏仍进呈慈览,徐议施行。"太后遂下诏罪状仁守,谓:"垂帘听政本属万不得已,深宫鉴前代流弊,特饬及时归政,上符列圣成宪,下杜后世口实,主持坚定,用意甚深,早经宣示中外。令出未几,旋即反汗,天下后世将视予为何如人耶?"掷还原疏,即令解职,候部议。吏部议以补官日革职留任。太后大怒,尽罢吏部六堂官及考功掌印郎中,中旨径革仁守职,永不叙用。当时士论颇疑仁守以揣摩得罪,实则园工一疏进言太直,早伏祸机也。

江西京官风气

江西人向无党援,道、咸之交,陈孚恩、万青藜、胡家玉同时在高位,皆被人挤陷,一仆不再振。青藜既长六卿,与户部尚书董恂皆有协揆之望,李鸿藻后起而秉枢政,忌两人资望在先,嗾清流党攻之,遂沉滞,累年不迁。家玉奉使按事湖南,过武昌,官文以公款三千金为赆,曾国荃后为巡抚,与官文不协,暴其事,家玉遂出军机。江西钱粮多浮冒,巡抚刘坤一尤苛,家玉出死力纠弹,坤一与争不胜,遂摭其请托私函入告。朝廷两罪之,实阴庇坤一,降坤一三级留任,家玉由左都御史降通政司参议,旋即退休。以家玉之刚直使气而败,以青藜之硁硁自守而亦不振,孚恩浮沉于两党之间,宜其更负时谤矣。自家玉罢后垂三十年,江西无三品京官(詹事朱琛祖籍贵溪,亦休致不用)。

简放道府成例

朝廷重道府,不欲以铨选常例限之,简放时枢臣分三单请旨:京察一等记名用道府者为一单,候补道府得保荐交军机存记者为一单,部曹科道俸满截取以道府用者为一单。三单虽并进,用京察人员十常八九,保荐存记多至数百人,与政府私有援系亦间放一二,截取简用者绝少(存记可归补,截取可归选,故不能与京察并)。唯御史戆直好言事者,枢府畏其锋芒,往往藉升迁为放黜,如余诚格、王乃徵、秦树声、姚舒密皆是也(树声由郎中考御史记名,尚未传补,召见时面参权要,故不待传补,先去之)。近岁督、抚不守旧制,每道府缺出,随折保荐一员,旨不下即除授之,朝士相顾错愕,莫知何许人。一省肇端,各督、抚援例而至,此朝廷失权之渐,考世变者不可不知。其不由军机进单,亦无疆臣保荐,中旨径任用者,近数十年中唯见编修张履春一人。履春,南丰人,因翰林院值班得召见,奏陈江西事甚详。已而武昌遗缺出,枢臣上请,太后曰:"张某朴实可用。"遂授之。是时,履春散馆甫二年,资俸最浅,不虞遽以口舌得官。报者至门,拒不纳曰:"此苏拉诈索,安有无因而外放者。"后谒军机,始询知其由。阅二月,侍读翁斌孙以京察一等放大同府,斌孙常熟世家,开坊十余年,放逐边远,念及履春,沮丧不宁者累日。

何小宋贻误军事

马江之败,张佩纶为众恶所归,鲜有议及何璟者。法师扰闽时,璟任闽浙总督,佩纶衔命至,兵事悉以诿之,安坐不出一策,但日叩鬼神问吉凶。敌人与地方交涉,只知有督、抚,漫不省钦使为何人。事既决裂,法提督贻书督署,约日决战攻炮台。璟不晓西文,压置勿启者二日。洋务局提调某闻有夷书,寂不见督辕动静,因衙参请白事,索其书观之,则哀的美敦书也。期已迫矣,彼此瞠目相视,议驰告钦使。钦使行辕距省城六十里,得警报大惧,从幕客谋,遣翻译官入法军请缓期。法军不纳,已起碇鸣炮,鼓轮前进,我师措手不及,遂大溃。

袁岑气焰

戊戌政变,袁世凯首发逆谋;庚子避兵西巡,岑春煊沿途拥卫入关,由是皆有宠于太后。余观二人举动,亦各具恣睢叱咤之才,非尽恃宠也。张翼以小吏给事醇邸,不数年,官至侍郎,骎骎大用。世凯参其私鬻开平矿产解职,涉讼英廷二年,怏怏归,遂一蹶不起。溥善以吏部侍郎兼左翼总兵,本近支宗亲,兄弟子侄布朝列,奸人盗卖陵地,用左翼印押契,世凯复劾罢之,其锋

芒亦可畏矣。春煊气力更出其上，粤绅有周荣曜者，初由关吏起家，积赀数百万。春煊瞰其富，折简招至署中责报效，荣曜不应，私挚金入都，求通奕劻之门，遂简四品京卿，出使比利时。春煊怒曰："奴子乃狡狯如是。"即日参其私蚀关税，请削职监追，荣曜奔香港，尽籍其产入官，奕劻熟视，莫敢出一辞救也。既而铁路议起，春煊主派捐，粤人不允，请招股。春煊曰："是把持也！"捕倡议道员黎国廉，下之狱，全粤绅民皆愤，推前闽浙总督许应骙为首，联名上诉。诏周馥按问，亦莫能直也。春煊每至一省，必大肆纠弹，上下皆股栗失色。

媚 袁

袁世凯初以同知分发直隶，周馥方为藩司，言之李鸿章，知其为袁甲三侄也，始稍稍属以事。及世凯骤贵，交通政府，专北洋兵柄，馥反屈意事之。闻其抚山东时，或持北洋一书来谒，即日接见委要差。其人盖浮荡不羁末僚也，藩司以告，馥曰："吾亦知其不可，慰帅欲之，奈何？"江西教案起，外务部曰："北洋熟外交，得其人以往，必济。"于是世凯派津海关道梁敦彦往，卒不得要领而还。直隶创公债票，遍张告谕，无应者。日人贪其息，阴出金购之。及粤督请借洋款办新政，户部驳之曰："洋款流弊多，利权外溢。北洋公债善，可仿行之。"公债之即洋款，部臣非不知之，盖借是以媚袁也。学堂、警察、新军皆萌芽天津，各省督、抚承望风旨，派员北上考察，皆采用其章程，如山东、河南、闽浙诸省，见之奏报，可考而知也。

岑云阶粗莽

岑春煊性极粗莽，戊戌服阕入京，结交康党，入保国会，慷慨上书，急欲一试，遂由候补京卿外简广东布政使。莅任不数月，即与总督谭钟麟腾章相诋。太后恶之，荣禄为缓颊，乃调甘肃。甘肃库款多亏空，历任总督以空文盘查，相缘为故事，阅四五十年矣。总督陶模恐春煊揭破，追论前官徇隐，且兴大狱，甫至即具疏保荐，冀结其欢心，春煊益骄。庚子，拳匪乱京畿，自请统兵入卫，不候檄命即率六营出关，绕漠行千余里至京。入见太后，自陈："臣军临时召募，但任防守，不敢当前敌。"有诏令驻张家口防俄。未行而京城陷，仓卒走昌平。越日，御驾过南口，侍从皆散，春煊追及居庸关，有马队二千，两宫大喜，赖以护卫。遂随之入晋、入秦，擢陕西巡抚，宠任甚至。上方供用，日限三百金，内外整饬有法。凡所规画，多采用幕客张鸣岐之谋。后调抚山西，移督四川、广东，皆挈以俱行。至桂林，为捐双月道员，上疏论荐甚力。旋放太平思顺道，遂擢广西藩司，升巡抚，年甫三十，封圻中所仅见也。丙午秋，春煊由两广调云贵，怏怏留上海半年，坚不赴任，奏参丁振铎疲玩启戎心，疆事不可收拾。朝廷不得已，令锡良让四川予之。疆臣以去就要君，始自春煊，三百余年所未有。履霜之渐，识微者其知惧矣！

盛杏荪办洋务

盛宣怀办洋务三十余年，电报、轮船、矿利、银行皆归掌握，揽东南利权，奔走效用者遍天下，官至尚书，资产过千万，亦可谓长袖善舞矣。其始起，推挽由李鸿章。鸿章内召，王文韶继为北洋大臣，倚之如左右手。北洋京畿左辅，为洋务总汇之地，湖广总督张之洞忌之。是时芦汉铁路议成，南端由之洞主政，北端由文韶。文韶欲保用宣怀，恐之洞不从，遣宣怀私诣武昌，探其意旨。之洞办武昌铁政亏空过百万，方窘迫，莫知为计。宣怀至，许为接办，任弥补。之洞大喜，遂与文韶合疏保荐宣怀为督办芦汉铁路大臣。后鸿章薨，文韶再罢，宣怀之势遂孤。袁世凯继为北洋大臣，先夺电报局以授吴重熹，继又夺铁路局以授唐绍仪，又严诘招商局报销。宣怀不得已，乃尽卸各差，脱身回里。癸卯，服阕还朝，遍交朝贵，皆不得其欢心，卧病僧舍，几不起。后数年，度支部办预算表，梁士诒与唐绍仪把持邮政，皆粤党也。泽公谋欲去之，莫能窥其底蕴，宣怀乘机进贿，遂起用为邮传部尚书。

兵权不轻假汉人

朝廷兵柄不轻假汉人，入关之初，下山东，下河南，下陕西、四川、云南，削平东南僭逆，皆用诸王贝勒。其时殷顽未靖，主少国疑，盖有不得不然之势。三藩变起，蹂躏半天下，圣祖神武，九载而后定。自是四方有事，辄简一亲贵大臣为大将军，或曰"经略"，副以一人曰"参赞"。康熙征噶尔丹，福全、祥宁为大将军，允禔副之。再征策妄，允禔为大将军。雍正征策零，傅尔丹为大将军。乾隆征达瓦齐，班第为定北将军，成衮杂布等为参赞；永常为定西将军，鄂容安等为参赞。再征霍集占，兆惠为将军。征廓尔喀、征台湾，皆福康安为大将军，海兰察为参赞。征缅甸，明瑞为将军，明瑞死，傅恒为经略，阿桂为副将军。两征金川，初命讷亲傅恒为经略，再命温福为定边将军，阿桂副之。嘉庆征三省邪匪，额勒登保为经略，德楞泰为参赞。唯世宗简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岳钟琪为参赞，以征青海。两用张广泗为宁远将军，接征准部，戡苗疆。钟琪遭蜚语，几不测；年、张贪功不悟，卒以诛死。粤匪之乱，始用赛尚阿不济，继用向荣、和春亦无功，乃重任曾国藩，统制四省。祁寯藻在军机，疑其兵权太重，请文宗裁抑，不许。江宁破，国藩贻弟国荃书，甚危惧，不敢居功，让官文领衔入奏。胡林翼亦曲意交欢官文。咸、同以后，局势稍稍变矣。用李鸿章平捻，用左宗棠平回，法越之役用彭玉麟督师，辽东之战用刘坤一节制关外诸将，近复参用汉员为将军、都统。北洋五大军既溃，袁世凯改变军制，大开幕府，筹饷征兵，欲联合南北为一，无敢议其专者。

部 务

部务之不振也，曹郎积资十余年，甫谙部章，京察保一等，即简放道府以去。侍郎多起家翰林，初膺部

务，临事漫不訾省，司员拟稿进，涉笔占位署名，时人谓之“画黑稿”。尚书稍谙练，或一人兼数差，年又耄老，且视六部繁简次序，以调任为升迁(旧例由工调兵、刑，转礼，转户，至吏部，则侍郎可升总宪，尚书可升协办)，势不得不委权司曹。司曹好逸恶劳，委之胥吏，遂子孙窟穴其中，倒持之渐，有自来矣。唯刑部法律精，例案山积，举笔一误，关系人生死。历朝重狱恤刑，必简一曾任刑曹、熟秋审者为尚、侍。薛允升薨，江苏巡抚赵舒翘内用为尚书。舒翘诛，直隶臬司沈家本内用为侍郎，皆刑部秋审处旧僚也。薛、赵、沈之治刑部也，薛主严，赵、沈主宽；徐桐、鹿传霖之治吏部也，桐主严，传霖主宽，宽严不得其中，各有流弊。求如阎敬铭之理财，近世盖罕见矣。敬铭为户部尚书时，每晨起入署，日晡而散，司员上堂取诺，穷诘再三，必尽其底蕴乃已。随身自备一册，视文牍要语伏案手自抄之。腹饥，市烧饼二枚，且啖且抄。勤劬耐劳苦，虽乡村老学究不逮。今阅数十年，部中尚守其成法，综核之精，自王庆云外鲜有及者。

太后七旬万寿

京朝官出典乡试，命下数日，即驰驿出都。云、贵最边远，简放最先。癸卯五月，同日简李哲明为贵州正考官，刘彭年副之；张星吉为云南正考官，吴庆坻副之。联撮四人之名，文为“明年吉庆”，盖枢臣以次年为太后七旬圣寿，藉是以献媚也。抡才大典，三年一举行，而游戏若是，可谓国无人矣。太后两次庆典皆遇兵祸，甲午高丽事起，既举而复罢；甲辰日俄构难，辽河以东画为战场，深宫轸念时艰，先有旨不受徽号，并禁绝诸臣贡献。礼亲王世铎固请，不允。庆亲王奕劻因倡率京外官报效二成俸廉，电音络绎，遍告各行省，张之洞、袁世凯以下无不附和。陕西巡抚升允独奏劾之，折留中未发(疏云：“夫臣下之于尊亲，祈报原无纪极。皇太后忧勤宵旰，恩德滂洋，虽天产地华悉备悉供，未足以言封祝。似此周旬一举之例典，何足答数十年天地之施；十五二五之俸廉，何足为亿万人涓埃之报。若奕劻之倡率，袁世凯、张之洞之附从，在世铎未经奏请以前，则际此昌期而思为坠露轻尘之效，犹可言也。乃既奉明诏，仍复为此报效之说，以图尝试，是直以从前之谕旨为具文，而并使天下臣民疑朝廷以文不以实，则奕劻等之罪大矣。”)

李文忠办洋务成效

中兴以后，洋务大兴。李鸿章经营北洋，较丁日昌、张之洞诸人略有实际。始时用夷将戈登规复苏、常，惊叹西洋火器之妙，乃节军需縻费，设金陵、上海二机器局，命沈葆靖主之。及移督直隶，复奏荐葆靖仿办于天津。同治十一年，委朱其昂办招商局，领各省官帑百九十万金，集商股七十三万金，置轮船十二，辟口岸二十七，又收并旗昌公司，增十八艘。英商极力倾挤，中外惑浮言，两被御史弹奏，卒不能败。光绪五年，用唐廷枢办开平煤矿。十二年，用李金镛办漠河金矿。煤矿招商股八十万金，筑路开河，规模缔造甚巨。金矿招商股二十万金，金镛亲裹粮勘道，入山露宿四十余日，经行千九百里，皆旷无人烟，旋招集流民数千，设局通商贩，遂成聚落，岁采生金以两计近二万。后拳匪变起，开平质于英，漠河陷于俄，天津机器局毁于联军，鸿章临死犹引以为恨。

道员诡遇

江西巡抚胡廷干以教案罢职，吴重熹代之；臬司余肇康同案降二级调用，秦炳直代之，皆迁延未赴任。于是以藩司周浩护巡抚，粮道署藩司，盐道署臬司，同时南昌府新建、南昌两县皆系署理，会垣之内无一实任正印官，报纸喧腾，传为怪事。故事，督、抚出缺，循资用藩司护理，藩、臬以下以次递推，各行省皆然。丁未五月，锡良由蜀迁滇，超四阶用建昌道赵尔丰护总督，两司侧目而视，既事权所属，不得不隐忍事之。至摄理司篆，但凭督、抚取舍，以一疏入告，无有议其专者。毛庆蕃以通永道署直隶藩司，吴煦以惠潮嘉道署广东藩司，此犹实缺也。赖鹤年署四川藩司，张鹤龄署湖南藩司，则皆试用道员，纳赀捧檄初至，较毛、吴为尤捷矣。是时事例大减，由俊秀径捐道员只二千余金，中外显宦大半因之以起。段芝贵由试用道得巡抚，赵秉钧由试用道得侍郎，刘式训、胡惟德、黄诰由试用道得出使大臣，卢靖、方旭由试用道得提学使，刘世珩、施肇基由试用道得参议，陈昭常、姚锡光由试用道得左右丞，张德彝由试用道得都统，吴煦由试用道得提法使，朱启钤、荣勋由试用道得厅丞，刘永庆、李准由试用道得提督，黄忠浩、徐绍桢由试用道得总兵。

盛祭酒

盛昱在宗室中颇负才名，诗文皆有雅趣，谈国朝掌故历历如数家珍，收蓄金石图籍多至数十万金。好延揽四方名士，每晨起，未及栉漱，宾客已咽集其门。光绪初年为讲官，锐意言事，东太后甚器重之。既迁祭酒，尽收太学陋规，刻石经，南学人才一时称为极盛。终以言事太直，尝谏修颐和园，甲申遍参枢府，为时所忌，沉滞不调者累年。戊子典试山东回，即谢病不出，张之洞移书劝之，昱答书谓“欲万里荷戈，自乘一障，身膏原野”，词甚凄楚。己亥闻溥儁立，病中强起，呼家人曰：“吾病不可为，国亦不可为矣！”遂卒。卒后一年而庚子乱作，夷兵入其室，见图书狼藉满地，一老妪守之，喟然曰：“此读书人家也。”掩门叹息而去。

朱陈学派

近日粤中学派多宗朱次琦、陈澧。张之洞督两广时，特疏奏荐，皆赏给四品卿衔。次琦字子襄，阳江人，其学笃守程朱，力求实践，学者尊为九江先生。晚年尽焚其著述，惟《是汝师斋诗》一卷未归烬灭。门人最著者曰顺德简朝亮，隐居阳江，屡征不起。康有为尝问字

朱门，初出，上当道书自谓“侍九江之经席”，朝亮痛诋之，称为游僧托钵。澧汉宋兼通，无门户异同之见，其学流衍最广，番禺林国赓、林国赞、赵子韶、石德芬，长沙胡锡燕皆其入室弟子，今达而在位者有梁鼎芬、文廷式、于式枚。廷式末路披猖，大为师门之玷。鼎芬再传而得，曾习经，工诗词，明习户曹掌故，今为度支部参议，可谓青出于蓝矣。

满洲世阀

予戊戌入都时，满洲世阀最盛者推裕、溥二家。越二年，拳匪乱起，直隶总督裕禄走死杨村，裕长亦罢官家居。初太后拷问珍妃，于密室中搜得一簿，内书某月日收河南巡抚裕长馈金若干，太后怒曰：“裕氏父子兄弟，余初以心膂寄之，今顾阉然媚事宫妾，可丑也！”遂斥去不用。裕德好洁，多忌讳，以父名崇纶，癸卯主礼闱，凡举子试卷有犯其家讳者皆黜之，时论大怪。后正揆席，不一年薨于位，家门稍稍零落矣。溥良、溥善、溥兴兄弟三人同时登九列，溥善以吏部侍郎兼左翼监督，因奸人盗卖陵地，牵连罢职。溥兴遇甲午厘定官制，由刑部尚书改都统，郁郁不得志，卒。今唯溥良尚存，官礼部尚书，亦无宠。近世汉员中，兄弟秉节钺者有合肥李氏、湘乡曾氏、西林岑氏、东海赵氏，同时跻卿贰者绝少。南皮二张相继参枢政，同族行辈相近，非亲属也。

京官变局

资格破而词林衰，吾于丙午裁卿贰见之；保荐开而世族盛，吾于丁未设丞参见之。当丙午厘定官制诏下，汉大臣同时失职者十一人，工部尚书陆润庠、兵部尚书吕海寰、吏部左侍郎李殿林、右侍郎张英麟、户部右侍郎柯逢时、礼部左侍郎李绂藻、兵部左侍郎秦绶章、工部右侍郎刘永亨、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陈兆文、大理寺卿管廷鹗，皆翰林也。唯葛宝华以部曹进。盖自詹事府、国子监次第裁撤，废科举，罢督学典试使差，各部设丞、参，九卿多用异途，编检别为风气，清望顿减，极盛而衰，亦其变也。丞、参不分满汉，满员同时用十一人，皆借门望以起，民政部左参议裕厚为学部尚书荣庆胞叔，礼部左丞英绵为大学士麟书子，右参议良揆为大学士荣禄子，商部左丞耆龄为江宁将军诚勋子，邮传部左参议那晋为大学士那桐弟，吏部右丞宝铭为署度支部侍郎宝熙弟，右参议毓善为大学士福润子，陆军部右参议庆蕃为礼部尚书贵恒子。其初俱由各部堂官指名请简，嗣经廷臣弹奏，乃先保荐后请旨，列名在前者恒得之，其弊视魏晋九品中正殆有甚焉。

黄氏二女

贾人黄开先与予同弄而居，二女皆有殊色，长曰采苹，年十七；次曰采菽，年十五矣，皆未许婚。庚子，夷兵据城，白昼闯入民家，淫掠无人理。采苹日夜啼泣，夜半闻马蹄声，梦中惊悸堕地，呼采菽曰：“妹起，妹起，顷梦缠头鬼子牵犬入吾家，堂上灯烛尽灭，我二人宜早为之所。”采菽曰：“诺。”因取冷水和铅粉盈瓯，两人分服之，不死，自是遂绝饮食，宛转床褥间，气恹恹、饥瘦无人色。其父怜之，予以带，两女携手阖户自经。时七月盛暑，陈尸十余日不坏，因就寝室掘浅土瘗之。乱既定，大学士昆冈为留守大臣，下令采访忠烈，汇案请旌，先后呈报六、七百人，凡病死适丁其时者皆与。黄贾谨愿无能，不闻有此令，亦不知何者为恤典。事后，予自昌平归，询知其由，欲代为呈报，已违限撤局。嗣闻袁世凯子克□居母丧遘疾不起，河南巡抚为请旌于朝，诏宣付史馆，入《孝子传》；岑春煊子德因、胡熇棻子肇兰死状与克□相似，有司亦援案请旌，得俞旨。忠孝节烈之名辄以权势得之，因是追念黄氏二女，益黯然伤心而叹后世史笔之多秽也。

赵御史参庆邸

袁世凯有妾与其仆通，事觉自杀，仆窃藏而逃，久之不获。巡捕段芝贵为悬赏，募得之以献。世凯大喜，赞其才，令捐道员，密疏保荐甚力。丙午冬，贝子载振持节渡辽，过天津，留宴十日，悦歌妓杨翠喜，欲纳之，未有因也。次年奕劻七十生辰，芝贵进十万金为寿，并出重金购翠喜，媵以珠貂，献媚于载振。是时东三省初建行省，当设三节帅，遂授芝贵为黑龙江巡抚。旨下，京员相聚偶语，皆不知芝贵为何许人也。翠喜在教坊有盛名，一旦为豪有力者夺去，凡与交好者根究，具得其实。芝贵又展转从人假贷，故其事浸浸播扬。御史赵启霖风闻入告，诏罢芝贵，命大学士孙家鼐查办。家鼐昏髦畏事，不敢开罪政府，复奏尽为伸雪，启霖遂以诬蔑亲贵夺职。陆宝忠、赵炳麟、江春霖连章争辩，不获伸。士大夫慕其直声，争置酒作为诗歌以宠其行。奕劻父子虽悍，固无如舆论何也。

名流误国

甲午之战由翁同龢一人主之。同苏旧傅德宗，德宗亲政后，以军机大臣兼毓庆宫行走，尝蒙独对，不同值诸大臣不尽闻其谋。通州张謇、瑞安黄绍箕、萍乡文廷式等皆名士，梯缘出其门下，日夜磨砺以须，思以功名自见。及东事发，咸起言兵。是时鸿章为北洋大臣，海陆兵权尽在其手，自以海军弱、器械单，不敢开边衅，孝钦以旧勋倚之。謇等仅恃同龢之力，不能敌也。于是廷式等结志锐密通宫闱，使珍妃进言于上，且献夺嫡之谋。妃日夜怂恿，上为所动，兵祸遂开。既而屡战不胜，敌逼榆关，孝钦大恐，召同龢切责，令即日驰赴天津诣鸿章问策。同龢见鸿章，即询北洋兵舰。鸿章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徐掉头曰：“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同龢曰：“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鸿章曰：“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同龢语塞，归乃不敢言战。后卒派鸿章东渡，以二百兆议和。自是党祸渐兴，杖珍妃、谪志锐、罢长麟，汪鸣銮、同龢亦得罪去，謇及廷式皆弃官而逃，不敢混

迹辇下。德宗势日孤而气日激，康、梁乘之，而戊戌之难作矣。

英侍郎相术

兵部侍郎英年善堪舆术，一日扈驾游醇园，令相视园地吉凶，英年骇曰："是气尚旺，再世为帝者，当仍在王家。"时光绪己亥九月，已立溥儁为皇子矣。孝钦曰："天下已有所归，得毋言之妄乎？诚如卿说，当用何法破之？"英年顾视墓旁有老楸一株，夭矫盘拿且百年物，因指树奏曰："伐此则气泄，是或可破也。"孝钦还宫，即遣使伐树。树坚如铁，斧锯交施，终日不能入寸，而血从树中迸出。次早趋视，断痕复合如故，监工者惧而请止。孝钦大怒，自诣园，督数十工人，尽一日之力仆之，中蜷一巨蛇，小蛇蠕蠕盘伏无数，急聚薪焚之，臭达数里。后德宗薨，今上仍由醇邸入承大统，英年之言果验。

梁启超乙未会试被黜

科场会试四总裁，按中额多寡平均其数，各定取舍，畸零则定为公额，数百年相沿，遂成故事。乙未会试，徐桐为正总裁，启秀、李文田、唐景崇副之。文田讲西北舆地学，刺取自注《西游记》中语发策，举场莫知所自出，唯梁启超条对甚详。文田得启超卷，不知谁何，欲拔之而额已满，乃邀景崇共诣桐，求以公额处之。桐阅经艺，谨守御纂，凡牵引古义者皆摈黜不录。启超二场书经艺发明孔注多异说，桐恶之，遂靳公额不予，文田不敢争。景崇因自请撤去一卷，以启超补之，议已成矣。五鼓漏尽，桐致书景崇，言："顷所见粤东卷文字甚背绳尺，必非佳士，不可取。且文田袒庇同乡，不避嫌。"词甚厉。景崇以书示文田，文田默然。遂取启超卷，批其尾云："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启超后创设《时务报》，乃痛诋科举。是科康有为卷亦文田所拔，廷试后不得馆选，渐萌异志。

调　任

州县官纷纷调易，由于缺有肥瘠，藩、臬以上则不尽然。陕西巡抚升允以直言忤奕劻，左迁察哈尔都统，未行而荣庆入军机，升允之姻娅也，极力营护，遂改督闽浙。升允北人，不愿南迁，又调陕甘。半月之间凡三易其任，盖以政府之爱憎为转移也。王乃徵初任湖北藩司，与总督瑞澂不协；宣统二年冬调河南，又与巡抚宝棻不协；三年夏调贵州，半年之间凡三易其任，则以督抚之爱憎为转移矣。李鸿章督直隶，张之洞督湖广，前后累七八年，虽有爱憎而朝廷不敢轻动，此非余人所及也。

陈璧袁世凯之去

台谏弹章，虽孝钦暮年奕劻专政未有不交查者，但查办大臣必先探询政府意旨，然后复禀。凡政府不愿去之人，虽空台以争，无效也。光绪三十二年谢远涵劾罢陈璧，三十三年陈田、赵炳麟劾罢袁世凯，不知者以为言官之力，实则非也。伦贝子督办陵工，以争利故，与璧不协，授意远涵，使捃摭他事以闻。璧仓卒周旋不及，遂败。隆裕奉德宗遗诏，命诛世凯，监国与张之洞力解之，迟迟未决，炳麟侦得其情，乃邀田各具一疏参之，而世凯款段出都门矣。

会　匪

政刑失，寇盗滋张，自咸、同迄今，名目不可指数。发匪既踞江南，同时揭竿而起者，中原腹地悉受捻匪蹂躏，竭天下全力，用重兵讨之，幸乃破灭。大乱平，根株未尽，余孽旋扑旋起，据数年来耳目亲闻见者著之，亦可为酣嬉者戒矣。胡匪起奉天，蹂及蒙盟，驰马结械，一日踔数百里，日、俄俱有戒心。刀匪劫掠山东，一语不相合，拔靴刀生啖人肉，兖、曹一带哭声殷天，惨杀无人理。拳匪练习拳勇，自言有神术，徒手不畏枪炮，庚子乱京畿，致乘舆西狩，死一亲王（载勋）、三总督（李秉衡、裕禄、廷雍署直督）、一巡抚（毓贤）、两将军（寿山、延茂）、一大学士（徐桐）、六尚书（刚毅、赵舒翘、崇绮、启秀、立山、徐用仪），卿贰以下亡算。票匪倡自海外，康有为主之，私鬻票布曰"富有贵"，为隐寓康逆之名，悍然有割据东南之志，张之洞执唐才常诛之，乱乃定。枭匪运两淮私盐，率其丑类分道并驰，红帮西溯江，青帮南入湖，船炮器械皆坚利。咽匪窟穴南山，与白莲教相勾结。棚匪结伙入山谋食，支帐露宿，初无异谋，人既庞杂，奸民诱煽其间，遂相聚为匪，川楚瓯脱弃地往往有之。四川哥老会蔓延最广，余省名号不同，烧香结盟，敛钱米，阴相部勒，先后皆祖其术。近岁乱归德者曰混元会，乱川南者曰孝义会，乱两粤者曰三点会，乱福建者曰铁尺会，乱江皖者曰边钱会，张妙相乱桃源曰弥陀教会，杜亦勇乱金严曰天元会，陈庆、王泉乱厦门曰小刀会，各以邪术诱胁乡愚，统谓之会匪。当发匪初入长江，凡添弟会、串子会、捆柴会、丁叉会、红黑会、一股香会诸匪目皆附之，乱遂大炽。黄河发源甚微，沿途汇众流，势汹汹，渐不可遏，过三门而东无大山夹持，乃为中国患害，不可不知也。

本朝三大政

乾嘉以来谈经济者以盐、漕、河为三大政，魏源、包世臣尤津津乐道。自淮南北试行票盐而盐法变，海运通、铁道畅行而漕法变，河决铜厢改道北行，两河形势亦随之而变。书生纸上空言，证之今日，无一合者。票盐初兴，商人献五百金即领一票，既获利，辄转私售，票值万金。顷岁捐输重，私枭横行，盐价增派无已。始时值万金者，贬十之六七犹无人过问，场岸皆疲敝矣。汤寿潜作《危言》，欲解驰盐禁，计口征税，事极可笑。后罢官家居，中旨径用为两淮运使，辞以母老，愿终养，岂亦自知其难耶？北人仰给南漕，或云罢转输，尽征折色，招商运贩，岁增国帑可二三百万。张之洞任封圻数十年，更事多，尚为浮言所动。及庚子乱后，朝廷毅然

行之,未获丝毫羡利。京通十七仓,半归废毁,江浙留百万石起运(江苏六十万石、浙江四十万石),仅敷支销。国无一年之蓄,脱有变,南北阻隔不通,京师可坐困也。

学堂流派之杂

女学堂兴而中国廉耻扫地殆尽,识者恒引以为忧。其尤可怪者,方外防侵夺,集其徒众,设计保丛林,遂立僧学堂;京师名优谭鑫培、汪桂芬等皆以善歌积赀累万,遂立伶学堂;狎客慕风雅,慷慨倾囊,悦其所私,遂立妓学堂。彼其所学犹是异国语言文字,与官立各学堂不相出入也。赵尔巽署户部尚书,设计学馆,令司员赴学,已而刑部设法律馆、兵部设兵学馆、工部设艺学馆、吏部设吏学馆、翰林院开学会,彼其所学亦不外异国语言文字,与僧伶优妓无以大过也。予闻吏部人语同僚云:"今新署林立,我而不开学馆,将无以自存,渐为他部所并。"当时士大夫保全禄位之意,其卑鄙大率类此。

搜罗名士

广州将军长善好结纳名流,延文廷式、于式枚等入幕,甚礼重之。将军有二女,后入掖庭,即珍妃、瑾妃是也。是时,潘祖荫、翁同龢在政府,李文田在南书房,汪鸣銮在总署,皆慕文才,酷嗜金石书籍,倾身下士,极力宏奖江浙诸名士,倚之以煽流俗。庚寅殿试,同龢搜拔文廷式卷擢一甲第二,甲午又搜拔张謇卷擢一甲第一。康有为自以才名在文、张上,乙未举进士,昂然望大魁。榜发,竟不得入翰林,于是抑郁牢愁,百计簧鼓,未几而有戊戌政变。

南昌教案

茌港为南昌巨镇,光绪乙巳某月日,天主、福音两教相殴杀,曲在天主,谳定执二教民监禁南昌,法教士王安之耻之。废员崔湘与藩司周浩有连,庚子之变,以保护教堂不力被劾,乞请于安之,谋开复。安之曰:"是不难,茌港二教士滥禁在狱,汝力能释之,保汝不失官。"湘急请于浩。是时浩以藩司护抚院,召南昌令江召棠即日出二犯于狱,召棠不敢争。次年,臬司余肇康抵任,廉得其事,大恶之,严诘召棠,索前犯。召棠捕得一人,其一逸去。安之益愧悔,大恨,设计招召棠饮酒,闭门拒傔从,出私约逼令认可,召棠不为动。安之即席上取利刃连刺之,中其喉,随谒巡抚胡廷干,诬以自刎。廷干惶悚,计无所出,肇康请收执安之,又不许,电奏江令刎死教堂,词甚隐约。越二日,学堂诸生相聚演说,庶吉士雷恒言辞支吾,众大噪,指而骂之,人聚益众,势汹汹,大举图报复。安之闻警,举火自焚其室,乘乱易服潜逃,中途被乱民击杀,投尸东湖。同时毁四教堂,杀法人六、英人二。事闻,命津海关道梁敦彦偕法参赞往谳。事卒未决,遂罢廷干,代以吴重熹,镌肇康二级,提案归外务部。法人要索无公理,部臣不能拒,侍读学士恽毓鼎、给事中左绍佐、御史蔡金台、吴钫先后疏争,事下鄂督张之洞密查。之洞派梁鼎芬往,尽摭其实入告,外务部大窘。适萍乡李有棻罢官家居,联名密电北洋,词多媚外,遂赔款三十五万、杀七人议结。召棠冤死无左证,周浩后被黄昌年参奏,削职归。

贡　献

拳匪之变,车驾幸西安,各省遣使致水土物慰问起居,辛丑还京,遂沿为贡献不改。太后一日谓枢臣曰:"曩予母子播越在外,各省疆臣冒险阻将币来问,愍其劳,不忍拒绝。今幸还守社稷,时事日艰,岂可违祖宗旧制,致开进奉之门,意欲悉罢之,何如?"荣庆叩头称善。瞿鸿禨曰:"物各献其土之所产,所费几何而慈怀轸念若是?古者三年一朝、间年一聘,必执币以为礼,请仍旧赏收,以广尊亲之义,且毋虚远人向往之忱。"太后默不言。荣庆退而尤鸿禨曰:"顷太后所言,意甚美,不极力赞成,反遏之何也?"鸿禨笑曰:"公初领枢务,未知宫廷内情。向聊以觇吾曹向背,措辞一失当则谴怒至矣。"

卷　二

颐和园

出西直门三十余里即万岁山,颐和园在其麓,再西五里为玉泉山,再西北十里为香山,皆列圣巡游之地,所谓三山是也。园工初兴,立山为内务府大臣,报销八百万金,浸以致富。是时太后初归政,方藉园居娱老。上春秋盛,每事不欲自专,必禀命而行,常时辄一月数问起居,母子之间欢然无间。及戊戌康有为进用,荧惑圣聪,决意举行新法,太后颇有违言。新党畏忌之,相视莫可如何。园居旷而远,易启窥伺,于是有为始有邪谋。有为败,太后再出垂帘,仍思恋园居风景,每初夏必挈上同往,冬而归,或驻跸南海,终岁宿宫中不数十日。

捐　例

顺治六年,户部以军饷不济,请开监生、吏典、承差等捐纳,从之,此我朝开捐之始。其后康熙十六年征三藩,三十年征噶尔丹,雍正二年征青海,皆开捐例(三藩捐例阅三载停止,收二百余万。北征捐例只贡监、纪级、封典,免保举各项,银数无可考)。乾隆时,有豫工例、川运例(二例所收银皆过千万)。嘉庆时捐例最杂,见之奏报可考者,三年有川楚善后例(收三千余万),六年有工赈例(收七百余万),九年有衡工例(收千百二十万),十一年有捐输例(收二百余万),十二年有土方例(收三百余万),十五年有续增土方例(收三百六十万),十九年有豫东例(收七百五十万)。今考吏部铨政别有筹备、武涉二班,列土方、豫东例前,亦必嘉庆时奏开无疑。然则十余年间,九开捐例,亦猥杂甚矣。道光时,

英夷扰海疆，浙江受祸尤酷，事平，乃开善后例，银数悉归外销（光绪十三年御史周天御奏言，道光年间曾因河工广开捐例，今查吏、户二部成案，道光无河工新例，或是嘉庆之讹）。发匪乱起，广东、广西、湖南各设捐局供军需，两广收捐三十六万余金，请奖人数多至一千七百余员，户部虽疑其滥，莫能撤也。咸丰元年奏开筹饷新例，乃悉停湘、粤外捐。光绪捐例与嘉庆同一猥杂，其始法越用兵，有海防例（事在十年）；河决郑州，有郑工例（事在十三年）；后又有新海防例。庚子之变，同时开三例：一、秦晋赈捐例，岑春煊主之；一、顺直善后捐例，李鸿章主之；一、各省筹办边防捐例，疆吏分任其事，各不相谋。分发既多，外省、内部皆不能容，辛丑七月乃下诏停捐实官，局吏倒填月日，收捐如故。后一年，各督抚筹款困绌，复以实官请。户部以诏墨未干，难于转圜，乃议典簿以上故有官职者准其加捐。既又推广其例，令举、贡、廪生皆得报捐实官，于是山东河工、广西剿匪、奉天筹边，皆奏准收捐如部库（各省赈捐但奖虚衔、封典者不数）。

报　效

凡奸臣善迎合者，多藉言利以结主。知岁入有常经，不能过求于户部；民穷虑走险，不能苛责于闾阎，则报效之说以起。当光绪十二年兴海军报效，时革员杨宗濂、姚宝勋、马永修、陈本各献多金，谋开复。主事延熙以五千金得郎中，郎中岑春荣以五千金得道员，道员周绶、沈永泉各以万金得记名简放。阳藉海军为名，实用以给园工。在内醇亲王奕譞主之，在外李鸿章主之，罔非献媚宫闱，以为固宠求容之地。然当时利孔初开，内外稍知畏忌，受授之间不过如是而止。后练兵处祖袭海军故智，仍用报效之法，罔利鬻官、辇金求进者自十万以至数十万不止，监司部郎上下不甚贵重，动以京堂相答谢。然交通关说必得要人指引，取径而入。闻诸员报效海军时副都统恩佑得贿独多，张振勋进二十万金报效练兵，擢太仆寺卿，私酬枢府乃过其数。始作俑者无后，李鸿章盖不得辞其责矣！

陈右铭服膺曾文正

陈宝箴初以举人谒曾国藩，国藩曰："江西人素尚节义，今顾颓丧至此，陈子鹤不得辞其责。转移风气将在公等，其勉图之。"子鹤者，新城陈孚恩也，附肃党，官至尚书，日营求入阁，故国藩及之。宝箴以资浅位卑，愕然莫知所对。国藩字而徐解之曰："右铭疑吾言乎？人亦贵自立耳。转移之任，不必达而在上也，但汝数君子若罗惺四、许仙屏者，沉潜味道，各存一不求富贵利达之心。一人唱之，百人和之，则风气转矣。"宝箴谨佩不忘，对江西人辄传述其言，且喜且惧，自谓生平未受文正荐达，知己之感，倍深于他人。

朝士嗜好

道光时，京朝士大夫好谈考据训诂，其后梅曾亮、曾国藩倡为古文，邵懿辰、龙启瑞、陈用光、王拯、朱琦皆从之游。一时为文者虽才力各有不同，皆接踵方、姚，尊尚义法，各以品谊相高。光绪初年学派最杂，潘祖荫好金石，翁同龢、汪鸣銮好碑版，洪钧、李文田好舆地，张之洞好目录，张之万好画，薛福成、王先谦好掌故，虽不能自成一家，亦足觇其趋向。予甲午至京，祖荫死已久，之洞外用，先谦被斥旋里。及戊戌再来，汪、翁先后忤旨归，洪、李亦皆物故。其时太常卿袁昶好为诗歌，刻书籍；王懿荣、盛昱精赏鉴，收藏甚富，彬彬有儒雅风。近数年来昆冈好饮，裕德好洁，徐郙好优伶，奎俊好佛，徐琪、曾广銮好狎邪游，张百熙好搜罗浮薄名士，诸王贝勒若善耆、溥伦好弹唱，那桐、胡燏芬一意媚洋，好与西人交涉。其四品以下京官奔走夤缘求进者，终日闭车帏中，好吊死问生、宴宾客，其鄙陋者好麻雀牌。

京师梨园

京师人好听戏，正阳门外戏园七所，园各容千余人，以七园计，舍业以嬉者日不下万人。子弟中最负盛名者曰汪桂芬、谭鑫培。鑫培每入场，座客各增百钱，一日鬻技过百金，私宴酬赠尤多。桂芬声价出鑫培右。癸巳顺天乡试，同门诸友宴大学士裕德于湖广馆，遣使赍八十金相约，已诺之矣。裕德闻有桂芬，终宴不疲，待至四鼓，促请络绎载道，竟不至，举座为之索然。同时有路三宝妆束妖冶，善新声，立三嬖之。拳匪之难，立三被戮，亲故畏祸皆避匿，三宝携酒祭西市，哭泣甚哀，取头贮铜盘，吮其面血，闻者莫不义之。德处亦京师名优，故相穆彰阿之孙、崇绮之甥，其叔萨连，官兵部左侍郎。

部　费

祖宗旧制，督、抚受成于六部，非吏部核准不能私用一人，非户部核准不能私销一款。其后保举日滥，员缺多违例拔补，往往遭部诘，于是吏、兵二部始有补缺费、保奖费。外款报销户部者十之七八，报销兵、工两部者十之二三，侵蚀既多，概非实数，于是户、兵、工三部始有报销费，皆内外胥吏交通关说，私以自肥，堂司染指者绝少。自兵部尚书长庚、吏部尚书张百熙倡议裁书吏，工部尚书鹿传霖继之，化私为公，先后开单入告，遂视倘来为固有，行公文提取，莫有议其非者。六曹以刑部为最苦，适刑讯停笞杖，以下皆罚金，遂摊派各州县，岁解二百金，悬为定额。翰林院聘一俄教习，讲、读、编、检皆从之习西文，掌院孙家鼐请旨，饬下各省岁解学费银，大省五百，小省四百。钦天监颁发黄历，每本责州县缴银二两，亦奏请邀准。君臣上下日孳孳以利为事，不复问国体，喻喻訾訾，亦孔之哀，是诚可哀矣！

督抚奢俭

左宗棠抚浙时遗诸子书，自言非宴客不用海菜，穷

冬犹衣缊袍。同时阎敬铭、陶模、李秉衡皆以清操自励。敬铭初入政府,有布衣脱粟之风,或馈之馔,必留以待客,客至,经宿味变,相率阁箸不敢言,敬铭饮啖自如,弗觉也。模鳏居十余年,既升甘肃臬司,其夫人始来省视,不一月即遣送回家,随身食指只幕宾二三人而已。秉衡起自辽沈,行辈稍后而刻苦过之,既罢官家居,躬自灌园,夫人操作如灶下婢。后再起巡抚山东,山东人闻其将至,酒馆、衣庄同时歇业者凡十余家。秉衡与鄂抚于荫霖为密友,敬铭与东抚丁宝桢为姻亲,四人皆有俭德,唯疾恶太甚,小人多不便之。大抵国愈穷则愈奢,愈奢则官常愈败。传闻袁世凯侍姬甚众,每幸一姬辄赏赐金珠多品,吃余烟卷抛弃在地,仆人拾之,转鬻洋行改造,获利不下数千。端方移任时,所蓄玩好、书画、碑帖数十车,运之不尽。前云南矿务大臣唐炯、今外务部侍郎唐绍仪,肴馔之丰,每膳必杀双鸡、双鹜,具鲜肉多筋,金华腿一具,取其汁以供烹调,骨肉尽弃去,亦暴殄甚矣。

左文襄循资进用

近世言破格用人,多引左宗棠为口实。徐致靖疏荐康有为,言宗棠以举人赏三品卿,督办军务;柯劭忞疏请慎用丞参,亦言宗棠以举人授四品京堂,当时比之形求梦卜。二公懵于掌故,故所言云然。其实宗棠亦循资而进,非破格也。咸丰四年,骆秉章礼聘宗棠入幕。六年,以筹饷功保郎中。八年,秉章复疏其运筹功入告,诏加四品卿衔。十年,募六千人援浙江,始以四品京堂候补。夫以一举人历保而得郎中,由郎中得卿衔,由卿衔得候补京堂,戎马倥偬之中,历五六年始进一阶,年且五十,亦迟钝甚矣。既自领一军,甫至江西,大破寇景德镇,连复德兴、婺源、浮梁三城,曾国藩上其功,诏以三品京堂候补。十一年,破李世贤于乐平,斩七千人,复建德、徽州,皖南略定,始擢太常寺卿,升浙江巡抚。京官三品视外官二品,由常卿升巡抚,亦犹由郎中放府道耳。世徒知宗棠由举人起家,而不考其中年履历如此,今日躁进之徒乃欲援以自解,不亦怪哉?

中俄交界图

伊犁之西,科布多之南,有地名帕米尔,扼西域回部要枢,中国弃为瓯脱。俄人谋英思由此窥印度,乃诡为一图,悉圈我瓯脱阑入俄界,条例山川里道,五色灿然,甚精密可爱。是时,京朝士大夫多讲西北舆地学,若徐松、张穆、祁韵士、李文田等,皆详于考古,而略于知今。兵部侍郎洪钧方出使俄国,亦好谈舆地,尝注《元史·地理志》未成,见俄图大喜,出重金购之,译以中文,自作跋语,名曰《中俄交界图》,以为海外秘本,可傲徐张诸老,献之总署,且得褒奖也。俄人既售其术,潜遣师袭据帕米尔,谋通南方。英人来诘总署,谓何故割地畀俄,总署愕然,以询俄使,俄使检钧所译新图示之,指明两国界线,坚不认咎。钧方寝疾,闻边事棘,始知受欺,且惧谴,疾益剧,遂卒。俄人寻割帕米尔南疆与英和,英俄既定约,中国不能与争,遂丧地七百余里。或云此案洪钧为张阴桓所卖。

托名著书

文士厄于时命,托身卑泽,不能及物,欲借一二空言光显于世,往往依附于人,为富贵强有力者所掩。世传《吕氏》八览成于门客之手,以予观国朝诸著述家,如《吕览》一流者盖不少也。南海伍崇曜以赀雄于一乡,延谭莹于家,为辑《粤雅堂丛书》数百种,各有题跋,殿以崇曜之名,后其书盛行海内,士林交口颂南海伍氏,鲜有道及莹者。《行水金鉴》本郑余庆撰,题曰傅泽洪。《皇朝经世文编》本魏源撰,题曰贺长龄。《续经世文编》本缪荃孙、汪洵合撰,题曰盛康。《读史兵略》本汪士铎撰,题曰胡林翼。左宗棠始入张亮基幕,继入骆秉章幕,今所传张、骆二司马奏稿皆宗棠笔也。李鸿章奏议先为薛福成等拟,后为吴汝纶、于式枚等拟。徐松代松筠撰《新疆识略》,筠遂进呈御览,称为"钦定"。毕沅开府武昌,幕宾最盛,精研史学者推邵晋涵,今所传毕氏《续通鉴》一书,半系晋涵裁定,分任纂述者岁久不能具述,盖湮没久矣。至徐乾学谄事明珠,刻《通志堂经解》成,驾名纳兰成德,携板赠之,其卑鄙盖不足道矣。

江淮巡抚

乙巳某月,割淮扬徐海三府、一直隶州建江淮省,改漕督为巡抚,仍驻清河,从修撰张謇议也(原议并割庐、凤)。江苏全省疆域不及川蜀四分之一,苏、宁各驻布政使司,督、抚分城而治,既割弃江北,总督权限不出江宁一府,一切理财、用人、捕盗、剿匪,如治丝而棼,不可骤理。苏人官京朝者推左都御史陆润庠为首,联名力争,请收回成命。江督周馥亦以为言,乃罢行省,改设江北提督,简用刘永庆,体制一如总漕。永庆,河南人,袁世凯姻党,以试用道从世凯练兵,充军正使。既超擢提督,兼侍郎衔,节制镇道以下,俨然开府一方,专奏报,比于督、抚矣。

一门两皇后两福晋三夫人

孝钦为嘉湖道惠征女。惠征没于任,遗二子二女,子长曰桂祥、次曰兆祥,女长为孝钦、次为醇亲王奕譞福晋,自是连三代皆婚帝室。桂祥三女,一为隆裕皇后,一为顺郡王福晋,一为泽公夫人。兆祥女为澍贝勒夫人。桂祥子曰佛佑,佛佑女为伦贝子夫人。澍贝勒见孝钦专,德宗孤立,心不平,由是与夫人不睦。孝钦大怒,圈禁高墙累年,至宣统初始释。载泽、溥伦皆缘妻宠,出而任事。载泽尤横,以其夫人与隆裕为同胞姊妹,时往来宫中,私传隆裕言语以挟制监国也。

蒋式瑆参庆王

高宗十七年,庆僖亲王永璘薨,子绵慜嗣。绵慜薨,子奕彩嗣。奕彩薨,无嗣,两叔绵悌、绵性争爵,诏两斥之,以性子奕劻为绵慜后。初封贝勒,后封亲王,

辛丑回銮后浸浸用事。既领枢务，五福晋争宠，各通贿赂，积存金钱日益增多，寄顿汇丰洋行达百万。道员吴懋鼎为汇丰司会计，私以告御史蒋式瑆，式瑆劾之，事下尚书鹿传霖、左都御史溥良查办。奕劻大惧，遣使先与吴约，愿割其半以借券还之，请勿宣，吴许诺。翼日，传霖等至，呈其簿据观之，凡巨室所存母金皆隐其名曰某堂、某会。传霖等不能辨，亦不愿穷竟其事结怨于王，遂以查无实据入告，而式瑆斥还翰林院，懋鼎浸浸富矣。

督抚各私利权

直省分疆出入皆有定制，沈葆桢与曾国藩争九江关税，军兴时已不相让。边瘠远省受内地协饷，皆由户部指拨，督、抚不得以私谊相通融。自张之洞由山西调广东，挟赀二十万以往，权南洋督篆不百日，搜索江宁财赋弥补武昌。天下一家，视去留为厚薄。踵其迹者张曜，移毅军防山东，令河南供其军饷，两省腾章相诋，屡见邸抄。柯逢时升广西巡抚，临行奏拨江西统捐二十万，岁协桂军，藩司不能与争。逢时本出张门，好大喜功，颇与之洞相似。

疆吏调员

辛丑款夷后，捐例大减，江苏试用道多至三百余员，然皆限于流域，非特旨升调，终身不出。本省近岁以来，督、抚量移之际，既掣乱其财政，又牵动其私人，累然如幕客官亲，相率尾之而去。锡良赴四川，调蔡乃煌等十余员；柯逢时赴广西，调王芝祥等十余员；周馥赴广东，调沈桐等二十余员。自是习为故事，疆臣援案以请，辄降中旨允之。奉天将军赵尔巽、两江总督端方调人尤猥杂，见之邸报者有废员、有学生、有选人、有部曹、有中书、有编修、有庶吉士，各视交谊厚薄，随地位置，同僚皆侧目相视，莫可如何。随岑春煊入粤者曰张鸣歧、祖绳武，鸣歧以候选同知不数年遂至巡抚，绳武因柳州兵变丧其首领，其亦有幸不幸欤？

光绪朝政府

自光绪元年至三十二年，前后秉枢政者三十一人，罕能以恩礼终者。恭亲王奕䜣、宝鋆、李鸿藻、景廉、翁同龢以甲申被劾黜。同龢再入再黜，且削职禁锢于家，左宗棠以外任黜，张之万、额勒和布以甲午被劾黜，阎敬铭以宠衰予告黜，孙毓汶、徐用仪以乙未与同龢不合黜，钱应溥以戊戌政变引疾黜，廖寿恒以阿附康党自疑黜，王文韶以争废科举黜，礼亲王世铎以庚子随扈不及黜，赵舒翘、刚毅、启秀以纵容拳匪黜，旋诛死，鹿传霖、荣庆、徐世昌、铁良以丙午厘定官制黜。其克终于其任者，唯文祥、桂良、沈桂芬、许庚身、潘祖荫、荣禄而已。今在位者四人，世续、林绍年新人，未有建白；庆亲王奕劻、瞿鸿禨屡被弹奏，以诡遇免。甲申五大臣之同日退值也，或云醇亲王奕劻倾奕䜣，或云毓汶倾同龢，疑莫能明。后询思南程编修，乃知为盛昱所劾。闻盛昱上奏时，置酒意园，诸名士毕集，谓五臣且受申斥，不疑遽罢也。薄暮见谕旨，举座失色。继任者为世铎、额勒和布及之万、敬铭，盛昱复历诋之，谓不及旧政府远甚。太后怒曰："盛昱利口覆邦，欲使官家不任一人！"裂奏抵地大骂，自是蹭蹬不起。翁、李皆清流所依附，是时陈宝琛方视学江西，闻朝变不怿，按临至瑞州，以"闻道长安似奕棋"命题，一生构思不及，拾西沤陈句入诗，有"天心收拾易，国手主张难"两语。宝琛赞赏，朗诵不绝，拔高等。

近人书画

戴熙画迹初不贵重，南皮张之万一意摹熙，不惜重金购之，声价顿起。予甲辰游厂肆，以十二金购一便面，友人李希圣见之，犹以为不甚得意之作。同治时钱沣尚无书名，翁同龢学钱书，极力游扬，名遂高出刘墉、王文治之上。奉新许振祎出祁寯藻门，其书可乱祁；杨翰与何绍基友善，其书可乱何，掩其下款，虽厂贾莫能辨。近所见同龢书多系许叶芬、祝椿年伪笔，成亲王书多系葆初伪笔。皖人姜筠画山水，嫁名王翚，绝有佳者，虽亲密至好求其片缣，非先赠润笔不予。大约文艺之士或传或不传，亦各有命，非可以力争，死后得一知己，胜于生前十倍。尤侗、袁枚才名倾动一时，世愈远而价值愈轻，则中有所不足也。

督臣凌蔑司院

张之洞督两广时，潮州府出缺，私拟一人授藩司游百川，而百川已许巡抚，遂压置勿用。之洞大怒，即日传见百川，厉声责曰："尔邈视我而媚抚院，亦有所恃乎？"百川谕曰："职司何恃之有？旧制，兵事归总督、吏事归巡抚，职司居两姑之间难乎为妇，不得不按制办理。"之洞益怒曰："巡抚归总督节制，天下莫不知之。汝安从得此言，其速示我，我当据汝言入告，以便脱却吏事不问也。"百川惧，归检《会典》，仓卒无所得，忧之至呕血，之洞持之急，遂谢病归，自是广东政权尽归督署而巡抚成虚设矣。后戊戌变政，凡巡抚与总督同城者悉裁罢之，不数月，孝钦再出垂帘，下诏复设如故。诏言："督、抚分管兵政、吏治，虽同居一城，各有所司，毋庸裁汰。"如百川前所云云。乃知总督兼辖两省，以资策应，盖国初专为用兵而设，遇兵事则有节制巡抚之权，吏治非所问也。之洞非懵于掌故也，平时恃才傲物，狭小汉家制度，故事事把持如此。

南党北党

李鸿藻好收时誉，诸名士皆因之以起。光绪初年，台谏词垣弹章迭上，号为"清流"，实皆鸿藻主之。唯邓承修、边宝泉无所依倚，鸿藻每入见，凡承旨询问，事不即对，辄叩头曰："容臣细思。"退朝即集诸名士密商，计既定，不日而言事者封事纷纷上矣。南皮张之洞、丰润张佩纶尤为鸿藻所器重，鸿藻欲援之洞入军机，孙毓汶等忌之，遂以内阁学士出抚山西。又欲出张佩纶，鸿藻

坚执不可，卒有马江之败。宠之适以害之，非鸿藻所及料也。鸿藻引拔多直隶同乡，世称为“北党”。迨翁同龢、潘祖荫出，南党稍稍盛，然视二张声气不及远矣。

外务部媚夷

吾友张若虚曰：“外务部不撤，夷难且未已。”闻者莫不怪之。若虚又曰：“国际交涉凡数六端，朝聘、燕飨属礼部，民教争讼属刑部，立约通商、国债属户部，海陆军战事属兵部，铁路、矿务属工部，凡当世所称洋务皆内政也，何外之有？”世人盖潜笑之。顷岁部丞顾肇新、陈名侃，参议邹嘉禾、雷补同等最为用事，侍郎伍廷芳持论不合，即挤去之。堂司官坐拥厚糈，专恃媚夷为固位计，狡者作伥，钝者作媒，其能知外部为中国朝廷所设者，盖无几人。安徽争铜官山矿，部臣告皖抚曰：“皖南北矿产甚丰，此区区者何必与较？”丙午南昌教案起，初许赔六十万，江西京官联名力争，部臣曰：“南人多野蛮，不重创之，何以警后？”其纰谬若此。后士气日嚣，亦自知其非计，遇事辄电询疆臣，候疆臣复电，即声称准某督、抚咨云云，不置可否，为脱卸之计。当时至称外部为“德律风公司”，盖嗤其但知为人传话。曩译署未兴，地方官各有交涉之权，遇事执理不屈，外人亦无如何。既设署招引，辄麇聚而吠于朝，外吏惧得罪，不得不曲意从之，于是教案日棘，奸民乘之以起，有盗卖浙西、皖南矿产者，有盗卖陵地者，有购取洋旗设商行偷漏关税者，口角细故起争端，辄烦主听。予初疑张君之言过高，至是乃大折服。

铁　路

光绪二年，英人就上海租界辟铁路通吴淞，江督沈葆桢大惧，以二亿八万五千金购归中国。此为内地开通铁路之始。六年，俄人以伊犁故与我不协，沿海戒严。新疆巡抚刘铭传请筹办铁路，李鸿章赞之。参议刘锡鸿使德意志归，力陈不可者八，朝廷亦勿诘也。自是以来，强邻眈眈，边事大坏，其北则俄之铁道已及珲春、恰克图，又西北至七河；其西则英之铁道已抵独吉岭，又转而西南以及蛮暮；其南则谅山牧马铁道与法为邻。一呼吸间，三国之师已践我户庭。于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始有芦汉铁路之议，迟之又久，至二十一年定约借比债，始克兴工，阅十年而工竣。是时，西人习知铁道利益，倾资极力包揽，凡京津、津榆、淞沪、津镇、沪宁数大支路悉归掌握。东南各省恐其蚕食不已，谋先发拒之。出使大臣梁诚首倡议赎粤汉自办，内则张之洞为主，遂废美约，举郑观应为广东督办，黄景棠佐之；袁树勋为湖南督办，王先谦、余肇康佐之。各省同时并兴，江西举李有棻，福建举陈宝琛，浙江举汤寿潜，安徽举李经芳，四川举胡峻，潮汕举张煜南，然皆徒手号召，不名一钱，不得已乃议捐派。闽、蜀亩捐最苛，皖、蜀彩票捐最琐。经芳议抽米捐，芜湖商惊徙远避，几酿大变；江西试办盐捐，不一年短销官引十余万，乃改办九江米捐。百物腾贵，穷民轻弃乡里，游食四方，盗乃盛于此时矣。

科目盛衰

本朝最重科目，咸、同时俗尚未变，士由异途进者，乡里耻之。左宗棠以举人参楚南戎幕，叙功至郎中，加卿衔，曾国藩、胡林翼、宗稷辰交章论荐，坚不就官，乃欲请咨会试。文宗谓郭嵩焘曰：“左某年且五十，可劝令早出，何改以进士为荣耶？”奉新许振祎从国藩游最久，屡次军营保奖，皆辞谢不受，卒入翰林，擢道员，官至广东巡抚。江西人嫁女，必予秀才。吉安土俗，非士族妇人不敢蹑红绣丝履，否则哗然讪笑，以为越礼。新翰林乞假南归，所至鼓吹欢迎，敛财帛相赆，千里不赍粮。庐陵周氏、泰和萧氏由淮鹾起家，拥赀各数百万。新法初行，巡抚柯逢时劝令输财市义，为奏奖京堂，两家子弟皆不屑。周维藩选拔萧敷德、敷政兄弟，先后领乡荐，极力营求，一举掷数万金不惜。光绪庚子以前，予亲见者尚如此。后遇永新龙舍人于京师，询其遗俗，今不然矣。诸生焚弃笔砚，展转谋食四方，多槁死。翰林回籍措赀，俗名“张罗”，商贾皆避匿不见。科举废，学堂兴，朝局大变，盖不独江西为然也。近岁十一科殿撰陈冕早卒，黄思永由狱中赦出，久之乃还原官。赵以炯、刘福姚、骆成骧皆困踬不起。后进若刘春霖、王寿彭入进士馆，屈伏充生徒。张建勋、吴鲁稍通声气，同时简放学使，又投之吉、黑。夏同龢游学东瀛，三年毕业归，自循其发已割辫，改易西装，妻孥相对悲咤。唯张謇以经商致富，人皆艳之。

教　案

甲午议和以后，中国畏敌如虎，教士势力日益滋长，奸民失业者从之如归，蒙倛以弱良善。浸而告诉无门，私相仇杀，或以口语相怨恶。教士受教民播弄，遇事不关白地方，辄诉之领事。领事诘外部，外部得夷书一纸，愸然恐开边衅，即请旨严诘督、抚。督、抚责州县保护不力，不问事曲直，辄劾罢之。江西学政黄均隆试抚州士，以士子改装游学比之西人变服传教命题，主教疑均隆讥己，电诉于朝，即传旨申饬。于是外吏以媚洋为得计，选人捧檄出都，不暇问缺肥瘠，闻属地无教堂，即额手称庆。报馆惧封闭、奸商苦关卡需索，出资购取洋旗，十居八九。粤人籍丛林房屋，上之当道，议改学堂，顺德某僧挟金赴洋行保险遂免。近十余年来，民畏官，官畏督抚，督抚畏外部，外部畏公使、领事，内外隐忍，层累压制，民积怨不伸。好乱者掉弄笔舌，因之骂官长、倡新法，积非成是，牢不可解，浸成不可收拾之势。考世变者当知中国之弱，不弱于甲申、甲午、庚子之失败，而弱于总理衙门外务部之媚夷。可叹也！

二　张

张亨嘉以光禄寺卿充大学堂监督。或问中西学优劣，亨嘉曰：“中国积弱至此，安有学？即有学，安敢与外人较优劣？假而甲午争朝鲜，一战而胜日；戊戌援胶

州，再战而胜德。诸夷跂足东望，谓中国之盛由人才，人才出科举，欧美各邦将有效吾楷折八股而立中华学堂者矣!"愤激之辞，以诙谐出之，闻者莫不倾倒。亨嘉裁抑学生甚严，又与管学大臣不相中，受事不久，旋即解任，改用编修李家驹。家驹趋时善变，甫入学堂，遂开运动大会，短衣褶裤跑三百密达，自夸武勇，报馆甚称颂之。学部初开，熙瑛受事不一月暴卒，调张仁黼为侍郎。是时，乔树枏方专部务，尚书荣庆之党也。初议设左、右二丞，树枏请用一人，意在独任。仁黼曰："朝廷多用一人，即多一人为吾曹分谤，此地岂宜久居？要当各自检点耳!"树枏遂不敢言。后议改学政为提学使，仁黼执不可，出语侵荣庆。荣庆不能堪，人言张某不可共事，即日迁工部，严修遂以一人兼左、右侍郎。浊世非自秽不足以容，二张亦可谓矫然自好矣。

吴挚甫东游被谤

吴汝纶从李鸿章最久，鸿章督畿辅十余年，前数年疏奏多属薛福成起草，后则汝纶笔也。汝纶尝知冀州，罢官后主讲保定莲池书院，成就弟子甚众。初以古文得名，晚岁好谈新学，侯官严复每译一书，必求汝纶润色。辛丑重开大学堂，张百熙荐为总教习，特赏四品卿，偕绍英入东洋考察学务。日人慕汝纶名，礼侍甚优，留学生亦开会欢迎。绍英旁睨之殊不平，密电学部，言东洋学生多主革命排满，汝沦日与为缘，言论叵测，恐生变。学部急召汝纶归，汝纶知中谗，年老忧惧成疾，遂致不起。后一年，绍英以考察政治大臣随载泽出使欧美，临发，遇盗伤左肱，大索十日不得。旋缉访知为吴樾，已炸死。樾，汝纶族子，亦东洋留学生，或云为汝纶复仇，莫能质也。

新增财赋

无政事则财用不足，不节流而急急开源，适便于小人行私，上下皆受其害。予观近时筹款之法，灼然共见者盖有数端：一曰百货统捐，创自江西；一曰烟酒增税，一曰酌提州县盈余，一曰八省膏捐，皆创自北洋；一曰铜元余利，创自广东；一曰漕粮折价，一曰推广捐例，皆创自部臣；一曰房捐，一曰米捐，一曰亩捐，一曰报效，一曰彩票，一曰盐斤加价，一曰整顿契牙各税，皆东南各督抚私自筹画。取民之法愈巧，侵蚀之术愈工。三年之间，户部再火，天意盖可知矣!

京堂之多

四、五品京卿，旧制以郎中、给事中分途并用，递升至三品，遂跻侍郎，途虽迂曲，亦有因之以自奋者。庚子以后，候补京堂多至三、四十员，犹日进未止，或以江南候补道比之，滥可知矣。有由使差得者，如蔡钧、杨枢、李盛铎、刘式训、梁诚、孙宝琦是；有由襄办败政得者，如张允言、黎大均、刘宇泰、瑞丰是；有由军机章京得者，如郭曾炘、杨寿枢是；有由随同议约得者，如于式枚、徐寿朋是；有由恤荫得者，如李经迈、李经芳、左孝同是；有由劳绩得者，如张柳是；有由报效得者，如庞元济、张煜南、吴懋鼎、陈时利、张振勋皆是。振勋交通王文韶，进十万金，除太仆寺卿，加侍郎衔，出为商务大臣，声势甚盛。自是郎中、给谏永无推升之期，皆翘首望外放矣。

保案之滥

近世保举之弊，十倍于捐纳，百倍于科举。始时河工安澜有保(永定河、东明黄河、南河、漕河两年各保二十员，山东黄河两年保四十员)，漕运有保(江浙海运、本省津通每岁各保六十员)，边防有保，五城水会有保。已而洋务大兴，使馆随员有保，出洋肄业有保，机器局、船政局、洋务局、水师学堂、武备学堂莫不有保。各定年限，分别等次，开巧宦倖进之门，谓之例保。始而剿匪获盗有保，河工合龙有保，各馆修书有保(会典馆、方略馆、国史馆、玉牒馆)，庆典有保。已而海防有保，劝捐有保，招垦有保，筹办电报、铁路有保，救护商船有保，督销缉私有保，厘金溢额有保。一岁保数十百案，一案保数十百员。刁绅、劣幕、纨绔皆窜名其中，谓之案保。辛丑车驾西归，或云宜素服郊迎哭庙而后入，未几各部院大臣开单人奏，某某居守有功、某某扈从有劳，各保升阶，鲜不破涕为笑。又经残破之后，大兴土木，城工、陵工奖叙甚优异。广西初报肃清，游匪数十过黔境，掠丙妹四寨，会垣发兵追之不及，遂张皇入告，保列百余员。藩司邵积诚、袁开第，臬司全楙绩，贵阳知府严隽熙各援其子弟幕宾得官，仁怀同知涂步衢贻书来告，予甚诧之，后询普定令邹炳文，云："外省保案莫不如是，非独丙妹也。"丙午五月，从御史刘汝骥言，令政务处严定限制章程，冒滥犹自若也。前明用人只科举一途，及其亡也，人才之众不减我乾、嘉全盛之时。或顾谓科举所学非所用，岂不诬哉!

《湘军志》

发捻既平，南方伤痍暂复，曾国荃督两江，念湖湘战士劳苦功高，恐日久传闻失实，延湘潭举人王闿运撰《湘军志》，举军藏文牍、军报悉以遗之，月薪供给甚厚。书成，闿运手写付刊，中兴诸将无所不讥侮，于曾氏微词尤多。其言曾军围攻金陵，朝命促李鸿章会师，国荃忧愤，耻借力鸿章，日约将士穴地隧城，期必破。又云捐输筹饷，必避富贵权势之家，湖南藩司李榕倡言米捐当先大户，国荃有田百顷，榕不能问。其余抑扬高下之间，若笑若骂，使笔如口，令人难堪。国荃见书大怒，乃索其板烧之，命东湖王定安别撰一书曰《湘军记》。世人爱前书文字奇诡，后十余年国荃薨，复翻刻于成都。或改为《湘军水陆战纪》者，妄也。

新衙门争权

旧制，京员签分入部者，其途有四，曰进士、曰拔贡、曰荫生、曰捐纳。非由此四途，虽枢府大僚欲位置一人，不能也。部务皆有成例，尚、侍欲以己意相高下，

曹、郎得引例争之；曹、郎欲出入轻重于其间，胥吏援例以请，亦不能强辞辩也。其处理未协者，虽奏闻请旨，疆臣辄拒不受。自总署改外部，商部、警部、学部接踵而兴，用人行政本无轨辙之可循，移文提取动辄数十百万，指名奏调动辄数十百人。奔走小吏夤缘辐辏于公卿之门，投其意向所趋，高者擢丞参，次者补郎员，人不能责其徇私；朝三而暮四，此是而彼非，语言相轧，权力相倾，苞苴相唯诺，人不能责其乱法。聚无数阘茸小人于一堂，其面目可憎，其齿牙距角可畏，于是造谋生事，外扰乱郡县，内攘夺六部之权。废科举、立学堂，则礼部之权归学部矣。尽裁天下绿营，练巡警兵，设四品厅丞理京师刑名，权位视古廷尉，则兵部、刑部之权为警部所侵矣。关卡厘税居司农岁入大半，商部曰"此商务，当关白我"，是与户部争权也。庚子之变，外吏以保护教堂不力，被劾去位者凡数十员，事后稍稍开复，外部曰："此外人交涉，当照会使馆，由我定准驳"，是与吏部争权也。大理院兴，法部遂成闲曹，两衙门分争权限，咨会往来，辄相水火。天下一统而辇毂之间先成乖离破碎之象，识者已知其不祥。后警部改为民政部，直无所不统，自署置官僚如吏部，自创办铺捐、车捐如户部，自练警兵如兵部，自开学堂如学部，把持讼狱如刑部，大治街道辟马路如工部，其实皆地方有司职守，古未闻以尚书亲民事者。

同罪异罚

近时赏罚多有不可解者，段芝贵以杨翠喜事夺职，人皆快之；而尚其亨献妾于荣禄，迁布政使，杨士琦献妾于袁世凯，迁侍郎，不唯佚罚，且梯缘窃取高官。然犹可诿曰未经廷臣弹奏，朝廷不知也。唐绍仪以引用陈昭常、施肇基受谴，而徐世昌保陈友璋为丞参，友璋本知州，冒称道员得保事，为言官举发，部议革职，而世昌无丝毫牵挂，安富尊荣自若也。戊戌附康梁者皆获罪，而张之洞、张百熙独免，端方且因之以得京卿，岑春煊且因之以放藩司，内外皆不敢置喙。荣禄嫁女于醇王，疆帅各遣使赍金帛致贺，赆物累累。奕劻七十生辰，山东巡抚杨士骧献金佛十尊，尊各高三尺。吉林将军达桂献玉鱼一具，周身鳞甲，皆金钢宝石装饰，过崇文门为监督搜得，估税应纳银三万，物之贵重可知。而商部主事龚心铭怀五百金见载振、潼关同知进百金于李莲英、提督万震春献三百金于载洵，皆嫌其太啬，遂劾罢之以沽直名。庄子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不诚信与。

岑云阶入京举动

岑春煊既调四川，有诏促令西行。春煊自陈有面奏机宜，拜疏后即由汉阳乘快车，一日夜抵京。朝士突闻其至，皆盼然，或云且入军机，或云将夺袁世凯之位。太后念扈从旧劳，褒宠倍至，连召见三日，悯其宿疾未痊，不欲劳以疆寄，内用为邮传部尚书。春煊甫入见，即面参奕劻父子及杨士骧、陈璧，太后曰："任天下事诚大难，卿在粤中，誉之者半，毁之者亦半，安能尽如人意？"春煊曰："臣自知为众论所不容，幸赖圣明保全，然攻臣者亦有指臣黩货行私者乎？"太后默无语。及邮传部尚书命下，未莅任，即又劾罢右侍郎朱定奎，人皆快之。然春煊虽好直言，褊急不能容物，政见舛谬与世凯同而素不和睦，唯李莲英颇左右之。既与奕劻不协，为尚书不一月，复出为广东总督，临行乞借洋债千万，大举办新政，并请立上下议院，大更官制，各省设谘议局，各府、州、县设议事会，谆谆以实行立宪为嘱。疏稿近三千言，出自幕客姚绍书、高凤歧手。其刚可用，其智则黠矣。

邮传部不利堂官

邮传部初开，用张百熙为尚书，胡燏棻、唐绍仪为左右侍郎。命下而燏棻病笃，未几遂死，改用江西巡抚吴重熹，以其旧办电政也。重熹渡鄱湖，大风覆舟，援起，绝而复苏，京师人不知确耗，有为之设祭招魂者。绍仪依北洋以起，故会办铁路大臣，一手把持部务，与百熙争权，属曹分为两党，争辩不休。侍读马吉樟劾之，两人皆受谴责。右丞陈昭常为绍仪同乡，狎友右参议施肇基为绍仪侄婿，皆牵连罢官。百熙旋中寒疾，误服芩连不起。林绍年署尚书，不一月，岑春煊代之。春煊与奕劻不合，出为两广总督，陈璧又代之。绍仪外用为奉天巡抚，继其任者为朱宝奎。春煊奏弹夺职，召广东提学使于式枚为右侍郎，旋即出使。设部未及半年，死者、去者、革者相继连绵不绝，说者多谓邮传部不利堂官，后陈璧亦为谢远涵劾罢。阴阳小数，诚可怪矣！然前车虽覆，后进者犹贾勇直前，初不以为戒也。

林侍郎持正

林绍年在枢廷，颇持正论。赵启霖革职时，绍年谓谏官本许风闻言事，事虽不实，当稍示优容。及瞿鸿机被恽毓鼎劾罢，绍年又谓大臣当进退以礼，一疏遂小臣造作语言，遽行放斥，后复谁敢任天下事者？积此二故，与奕劻不协，遂夺尚书，改度支部侍郎。寻自陈疏暗，求解枢务，太后不允。每日随班上殿叩头，甚惭惧不安。丁未六月，安徽巡警会办徐锡麟炸死巡抚恩铭，率党劫军械局以叛。布政使冯煦电奏至，举朝大骇。奕劻欲因是挤去绍年，请出之以代恩铭，世续曰："皖省事简，今乱首已获，遽出枢臣为巡抚，恐南人震惊，新党互相猜疑，激成大变。冯煦办贼尚好，以节钺授之，必无事。"太后大悟，即升煦为安徽巡抚，煦执锡麟诛之，摘心生祭恩铭，皖变遂定。

藩司受制督抚

藩司去督、抚一阶，用人、行政皆其责。督、抚专奏报，藩司遂不能与争，年终密考，听其一言以为进退。许振祎任江宁藩司数年，自言如作典史，督、抚遇有事故，例用藩司护理，稍欲自伸其志者，必招后任之忌。江督刘坤一薨，李有棻摄篆，不一月四上封奏，巡抚恩

寿大恶之，年终密考，竟以"貌似有才，居心险诈"八字挤之去位。其后丁振铎莅滇，先劾藩司李绍芬去之；锡良莅蜀，亦先劾藩司某去之；偏任太专，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恩寿移节山西，以学生私函劾罢藩司吴匡，疏中只摘其一二琐事，闻者皆为之不平。近唯见岑春煊以广东藩司参总督谭钟麟，冯子才以云南提督参总督崧蕃，子才宿将、春煊世臣，终亦不能取胜。然春煊居下则傲上，居上则凌下，不数年，代钟麟督粤，恩命甫下，即奏弹广西提督苏元春、巡抚王之春、藩司汤寿铭同日罢职，全省官皆股栗失色。

李文忠徇私坏法

湖北候补道杨宗濂初为御史邓承修所劾，改官直隶，太仆少卿延茂、御史屠仁守再劾之，遂革职，永不叙用。总督李鸿章与宗濂有旧，极力为图开复，时部例方严，久之不得当。适园工兴，费无所出，醇亲王奕谖假巡阅为名赴天津，与鸿章筹商移用海军费。鸿章曰："海军筹款不易，常捐为部例所限，亦所获无几。无已，其令诸臣报效乎?"因授意宗濂，令乘机报效二万金。醇王大喜，回京即取中旨复宗濂官，交北洋委用。此朝廷坏法之始。或云鸿章丁未会试卧病闱中，几不能完卷，宗濂父延俊与同号舍，为之捉刀，遂举进士，故厚遇其子，不惜破法援之。

商部两状元

世俗艳称状元，近科状元改从商业者二人，黄思永经营于北，张謇经营于南，皆江苏人也。思永初开工艺局，言官参其以水磨豆腐专小贩之利，遂落职。其子中慧通英文，两诣西洋赛会，得超等文凭归。工业渐振，其制作以景泰蓝铜器为最精，一瓶值五千元。竭数百工人之力，成一玩好以夸示四方，亦淫巧甚矣。謇自翁同龢被黜，畏祸不敢入京，外受刘坤一聘主讲文正书院，内实藉官力经营商业。始办大生纺纱公司，适庚子拳匪肇乱，海舶不至，遂获大利。继办种植公司、渔业公司，后又谋开航业，积资至数十万。其术巧于思永。后商部开，载振奏给謇三品卿衔，并起用思永，皆充头等顾问官，世呼为"商部两状元"。

赌捐娼捐

张之洞弛广东闱姓赌禁，巡抚许振祎极诋之，语同僚曰："疆帅而窝赌，其去开娼也盖无几矣。"当时咸以振祎言为过激。近数年来，吴、楚、闽、豫相次设彩票公司，以利诱民而分其润。北京罢巡城御史，设工巡局，那桐主之。局用不敷，议推广税务，遂及戏馆、娼寮，腾之奏牍，且移文刑部，令破除良贱之界，酌改旧律从宽。有李氏妇人虐其养女，本鸨母也，刑部断其恩义早绝，已定谳，议抵监禁在狱，会秋后论囚，行刑且有日。尚书葛宝华从主事吉同钧言，据那桐破除良贱咨文，奏请减议，贷其一死。太后大怒，特旨勾决，镌同钧二级，宝华以下降罚有差。而工巡局收娼捐如故也，且为之区分等级，上者曰"清吟小班"，次者曰"茶室"，张灯大饰其门，以招过客。惜振祎早死，不令亲见其事。今日朝廷实有开娼之事，不仅窝赌已也。

用人不分界限

刘清由文臣起家，官至山东盐运使。临清盗起，自请以武职提兵杀贼，遂改总兵。张曜为布政使，言官劾其目不识丁，亦改总兵，当时诧为异数。自岑春煊荐道员李准为广东水师提督，袁世凯荐道员刘永庆为江北提督，徐绍桢、黄忠浩皆以道员擢总兵(徐擢苏松镇，黄擢右江镇)，而文武之界破矣。乾嘉时，杭大宗、洪亮吉先后诣阙陈言，请用人不分满汉，俱遭严谴，后遂结舌，引为大戒。自徐世昌以商部右丞兼副都统，程德全以知州简黑龙江将军，赵尔巽以巡抚迁奉天将军，内召柯逢时为户部满侍郎，而满汉之界破矣。藩、臬以下内用者，近唯见袁昶、联元；京堂以上外用者，近唯见张之洞、沈秉成、岑春煊，皆采用时望。自商部挤王清穆出为按察使，常镇道刘若曾随端方出洋入为太常卿，巡警部滥调外吏，自州县佐贰以至从九未入流皆列司曹，而内外之界又破矣。

商部捷径

商部既设，小人皆由是取径而入，不独堕坏朝纲也。盖全国之权寄于奕劻，奕劻之权又寄于载振，载振又转寄权于商部二三宵小之手。京朝议论纷纷，皆称商部为"小政府"。其时任丞、参者，左丞徐世昌、唐绍仪、陈璧不一年即升侍郎，先后为本部尚书，右丞杨士琦、唐文治旋升本部侍郎，参议沈云沛旋升吏部侍郎，其余侯补丞参、司员起家至大官者不可缕数。吾乡巨富称萧、周，其子弟入京求官，为小人所诱，萧敷训报效十万金，办万生园，徒得京堂虚衔；周维藩日陪载振斗马吊，输至十余万，但派会计司行走而已。倾资经营仕宦，盖亦有巧拙钝捷之分，非皆操券而获也。

文　锡

内务府大臣文锡，□□之幸臣也，屡被言官奏参，罢而复起者再。先是，文宗北狩得疾，知不起，察□□悍骜，异时抱子临朝，恐不可制，欲效西汉钩弋故事，未忍发。以遗诏密授孝贞，令谨防之，即有过，宜诏赐死毋游移。同治初，诛锄八大臣，赖□□刚断以济。孝贞仁贤，遇事咸推让之，后闻甚不谨，甚忧惧。一日，东宫传旨召西佛(宫人称孝贞为"东佛"，□□为"西佛")，西佛嘻嘻而往，入门，见孝贞盛服珠襦，宫人佩刀，森然侍列左右，大骇，孝贞指御案遗诏示之，默诵一过，伏地痛哭请死。孝贞仁而寡断，略责让数言，下席引与同坐，勉以好语，随取案上遗旨引火焚之，示毋他意，□□回至宫中，五日夜不寐，李莲英进密谋。越数日，孝贞暴崩，廷臣入临者见十指俱紫黑，不敢言。莲英自是擅权，宠之终身。文锡子崇光，□□以义儿畜之，今官吏部侍郎兼内务府大臣。

张之洞骄蹇无礼

张之洞以内阁学士出任山西巡抚，后遂连绾疆符。自负才地，多作度外之事，不屑拘守旧规，年愈迈而气愈骄，身享太平五十年，俯视一切，盖以为天下莫已若矣。湖北提学使黄绍箕用一人为学堂监督，已札委矣，之洞闻而怒曰："汝今作学司，当受督、抚节制，不比提督学院，衔命驰节而来，可称钦差也。"绍箕垂头丧气而出，自是悒郁不伸，未几得疾卒(学部欲伸学政之夺，乃改为提学司，归督、抚节制，与藩、臬并行，其谬荒若此)。直隶人闻之洞内用，皆欣欣有喜色，合八府三州京官张宴于湖广馆，征集名优，衣冠济济，极一时之盛。之洞收柬已三日，届时催者络绎载道，卒托故不往，鹿传霖、徐世昌忍饥待至二更，皆扫兴而散。闻其性情怪僻，或终夕不寐，或累月不剃发，或夜半呼庖人具馔，稍不惬即呼行杖，或白昼坐内厅宣淫，或出门谢客，客肃衣冠出迎，偃卧舆中不起。其生平细行大节，鲜不乖谬者。

荣文忠升沉

荣禄在光绪初年即被宠任，一日独对养心殿，太后密告之曰："今日军机大臣每事辄欲自专，浸浸露骄态，为之奈何？"荣禄曰："此易处耳，出一二人于边远，以警其余，则无敢作梗矣！"适贵州巡抚缺出，拟用沈桂芬，闻其谋而未稔，私遣翁同龢探之。同龢见荣禄，大骂政府，荣禄不疑其诈，曰："太后亦颇厌之，吾前献一策，未卜能行否也。"同龢出告桂芬曰："信矣。"翼日遂出荣禄为福州将军，累年不调。后依附恭邸始召还，以侍郎用。

梁鼎芬奇气

湖北臬司梁鼎芬，丙午俸满来京，连上四疏，一疏参军机大臣瞿鸿禨、一疏参邮传部、一疏保陈澧、一疏请立曲阜学堂，京僚皆侧目而视。既入见，又面参两广总督周馥，谓馥为李鸿章执虎子，士大夫羞与为伍。又面保黄体芳、宝廷、陈宝琛、张佩纶、邓承修、盛昱、朱一新、屠仁守、王鹏运等十一人，大半皆已物故。及陛辞入见，又面诘太后曰："光绪初年，太后所用督、抚，若胡林翼、沈葆桢、阎敬铭、丁宝桢诸臣为何如人？今日所用督抚，若周馥、端方、杨士骧等又何如人？疑非出自上意，得毋尽为奕劻所卖乎？"太后知其戆直，亦优容之，勿以为忤也。

王壬秋诙谐

湘潭举人王闿运，性通脱，好诙谐。一日酒座，论及故抚陈宝箴事，皆曰："陈中丞讲求吏治，刚直不挠，亦近时贤督、抚，但不应聘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败坏湖南风气。"或释之曰："此非中丞之过，缘其子三立朋游太滥，不择人而交游，为所误，亦千虑之一失也。"闿运默不言，捻髭微笑。群以此语质之，因叹息曰："江西人好听儿子说话，中丞亦犹行古之道耳！"座客瞠然不解所谓，闿运徐譬之曰："公等疑吾言，亦尝读史乎？王荆公变法时，遇事多由子雱主持；严嵩当国，唯世蕃之言是从。今中丞亦然，固江西惯例也，何怪焉？"闻者莫不倾倒。

闿运晚年被荐，特旨授检讨，已七十余矣。时科举早废，游学生返国试高等，有牙科进士亦同时授馆职，闿运因撰联自嘲云："愧无齿录称前辈，幸有牙科步后尘。"

大臣延揽不慎

凡文士轻率浮躁，好为大言，建奇策，锐欲以功名自见，用之不慎，皆足以误国殃民，其失职无卿者尤可惧也。陈宝箴以信用梁启超而败，翁同龢以信用张謇、文廷式而败；张百熙信用李希圣、张鹤龄、沈兆祉，未及败而身死；锡良信用熊希龄、郑孝胥等，未及死而国变作。出张之洞门下者，如樊增祥、蔡乃煌、易顺鼎之徒，已大招物议。晚岁入军机，引进杨度，使参预政谋，瞀乱尤甚。若袁世凯、端方之树党招朋，彼此各以利合，盖不足道矣。当新政盛行，各督、抚奉承新章，奔走急急不暇，其实皆三五少年狡狯之技。大学堂章程出自黄陂人陈毅手，丙午官制则江宁人吴廷燮总其成，宪政编查馆所颁宪法，汪荣宝、杨度所拟居多。浙江巡抚增韫延张一麟入幕，广东总督袁树勋延沈同芳入幕，一切附和新政章奏皆其所撰。天下之亡，不亡于长枪大剑而亡于三寸毛锥。吁，可怪矣！

卷　三

北洋捷径

光绪末年，小人阶之以取富贵者捷径有二：一曰商部，载振主之，一曰北洋，袁世凯主之，皆内因奕劻而借二杨为交通枢纽。当世凯初莅北洋，梁敦彦方任津海关道，凌福彭任天津府，朱家宝任天津县，杨士骧、赵秉钧均以道员在直隶候补。不二三年，敦彦官至尚书，家宝、士骧均跻节镇，福彭升藩司，秉钧内召为警部侍郎。其非北洋官吏而攀附以起者，严修以编修在籍办天津学堂，遂擢学部侍郎；冯汝骙与世凯联姻，遂擢江西巡抚；吴重熹为世凯府试受知师，遂擢河南巡抚。唐绍仪旧从世凯驻朝鲜，甲午之变，出死力护之以归，故遇之加厚，既夺盛宣怀路政畀之，邮传部开，又用为侍郎，一手把持部务，案卷、合同尽为所匿，尚书张百熙虽属世凯姻娅，不能与之抗也。绍仪既得志，复引用其同乡梁如浩、梁士诒、陈昭常等皆列要位。士骧又引其弟士琦入商部。徐世昌久参世凯戎幕，铁良亦尝从之练兵，既入军机，始稍稍携贰。世凯不由科目出身，遇投帖称"门生"者，大喜，必力援之。定成晚入其门，遂长大理院。方其势盛时，端方、陈夔龙、陈璧、袁树勋无不附之。及己酉罢职，星夜奔天津，士骧匿不见。其子克定

拟一疏求士琦代奏，士琦有难色，再请于修，修改削大半，阳袒而阴刺之。凡人以势交者，势逼则争，如徐、铁是也；以利交者，利尽则散，如杨、严是也。观此，可为小人结党营私者戒。

刘张优劣

戊戌训政之后，孝钦坚欲废立。贻毂闻其谋，邀合满洲二三大老联名具疏请速行大事，荣禄谏不听，而恐其同负恶名于天下也，因献策曰："朝廷不能独立，赖众力以维持之。疆臣服，斯天下莫敢议矣。臣请以私意先觇四方动静，然后行事未晚。"孝钦许之，遂以密电分询各省督臣，言太后将谒太庙，为穆宗立后。江督刘坤一得电，约张之洞合争。之洞始诺而中悔，折已发矣，中途追折弁回，削其名勿与。坤一曰："香涛见小事勇，见大事怯，姑留其身以俟后图。吾老朽，何惮？"遂一人挺身独任，电复荣禄曰："君臣之义至重，中外之口难防，坤一所以报国者在此，所以报公者亦在此。"道员陶森甲之词也。荣禄以坤一电入奏，孝钦惧而止，逾年乃建东宫。后闻粤督陶模亦有电谏阻，其词则佚之矣。

荣相谲谏

正阳门外关帝庙，屋甚卑隘，相传神像为明熹宗手塑。车驾出城，必入庙拈香，祈签者甚众，孝钦亦笃信之。又，地安门内有一瞽者，姓赵，失其名，世呼为"赵瞎子"，善梅花易数，孝钦尝遣宫人就之问吉凶，凡八旗巨宅无不尊信其术。荣禄既得坤一复电，不敢遽奏，迟回者累日。因察知孝钦素信阴阳小数，潜遣人诣关庙祈一签，诣赵瞎子占一卦，怀之入朝。孝钦询曰："外省复电何如？"荣禄曰："外电久不至，奴才亦时念之。昨诣关庙求签不吉，诣赵瞎子问卜又不吉，颇以为忧。"孝钦曰："其词何如？"荣禄探怀献之，大意皆云不可妄动，动则有悔，孝钦默然。既越二日，始以坤一复电进，废立之意遂解。

朱宝奎叛盛归袁

常州朱宝奎游学西洋归，夤缘入盛宣怀门，宣怀以乡谊，处以铁路局小差。人颇机警，渐被亲任，不数年，由同知捐升道员，遂充上海电报局总办，凡各局弊窦无不知之。窥宣怀有婢绝美，求为簉室，宣怀不许，由是离交。私发路局积弊，并钞录累年洋商交涉案，叛归袁世凯。世凯久涎铁路、招商、电报三局之利而不详其底蕴，至是得所藉手，遂参宣怀，尽撤其差，以铁路局交唐绍仪、招商局交杨士琦、电报局交吴重熹而保宝奎为邮传部传郎，后为岑春煊劾罢。

会　议

前朝用人有廷推，行政有封驳，国初罢廷推以一主权，解散朋党，意私而言公，犹可说也。罢六科封驳，以一人独运于上，号令扞格不行，往往朝出暮更，不能取信于下，君制虽尊，王灵反亵矣。曩时军国大政犹交六部九卿会议，迩来变乱成宪，多由一二人主谋，废刑讯而刑部不知，废科举而学臣不知，礼部亦不知。割江北三府一州建行省，诏下数日，江督周馥得电音，茫然无所措手足。上有深闭固拒之心，下有疾雷不及掩耳之势，利刃在手，眯目而试之，其斫丧必多，况非出自宸断，又有倒持之患乎？癸卯秋，戴鸿慈疏言国事当采公论，折衷至当，徐议颁行。于是江淮设省之谕，内外皆以为不便，枢府亦内悔，重于改命，乃设会议处下廷臣会议。已而礼部请修贡院，户部请设丞、参，皆令议之。然筑室道谋，上下漫不经意，各衙门说帖积高至数尺，簧鼓雷同之说杂然并陈，当局稍稍厌之，遂再罢不行。

陈夔龙畏内

内地六总督缺愈要者才愈下，品愈污。直隶兼北洋大臣用杨士骧，两江兼南洋大臣用端方，皆佥人也。湖广踞长江上游，亦绾毂南北要地，张之洞内召，用赵尔巽。尔巽赴任不数月，用陈夔龙。夔龙初为兵部主事，尚书许庚身爱其儇慧，以兄子妻之。庚身死，廖寿恒入军机，与夔龙为僚壻，荐之荣禄。时荣禄以枢臣典兵，节制南、北洋，即邸第开幕府，宾客甚盛。夔龙遨游其间，大被宠任，遂由郎中超擢内阁侍读学士，庚子乱后升顺天府尹，外转河南藩司，未莅任擢巡抚，去其为司员时前后甫二年，皆荣禄之力也。夔龙既由妻党显贵，曲意媚内，事无小大，必承意以行。初至河南，丧一女，请假一月治丧，大开辕门，全城文武官悉素服入吊。其夫人籍隶钱塘，每思恋江南风景，辄不乐，又新丧爱女，以南人不服北方水土，乃谋调江苏。莅任未久，升川督，夫人又不欲往。夔龙计无所出，乃私于奕劻，令尔巽以两湖让之而令锡良以四川让尔巽。以一女子之爱憎牵动数省督、抚，当时用人之得失盖可睹矣！

瞿鸿机因衽席之言失位

鹿传霖、荣庆、徐世昌、铁良既出军机，瞿鸿机益与奕劻不合。岑春煊之入见也，或谓鸿机实召之来，载振疏请解职，意谓必得慰留，旨下率如所请，亦鸿机怂恿太后为之。鸿机人虽阴巧，然明习故事，无甚劣迹可指，孝钦亦颇信之。一日召鸿机独对，言及奕劻贪黩事，欲有所处分，意迟疑未决也。鸿机退朝与夫人燕语及之，汪康年之妻与瞿夫人往来甚密，闻之以告康年，康年告曾广铨。广铨方为泰晤士报馆访事，遂以庆王失宠、将出军机等情电达香港，登入西报。英公使阅报大惊，恐王罢而两国交涉中变，适孝钦宴外客于宫中，英使夫人乘间言："庆邸若退，敝邦交涉事多其经手，请仍旧贯，毋失两国和好。"孝钦曰："是安从得此言？"英使夫人以《泰晤士报》示之，太后愕然，私念与鸿机曾有是言，何遽腾播西报？心甚疑之。翼日，庆邸遣两格格入宫作叶子戏，孝钦恐奕劻不自安，寄语慰之。格格归，奕劻尽得其实，恨鸿机甚，召杨士琦密谋。士琦拟一折，言鸿机授意言官，勾通报馆。察廷臣中唯翰林侍读学士恽毓鼎热中而不甚得志，密召而告之曰："顷承

庆邸意，拟一参折，公如愿上，某省藩司可得也。"毓鼎许诺，即奔赴颐和园上之，实不知其所参何人也。疏上，留中一日，未发。翼日，奕劻入朝，袖其折归，径从私宅拟旨，鸿机遂罢。

樊增祥罢官

樊增祥初为陕西知县，谄事鹿传霖，后又入荣禄幕，辛丑西安谕旨多其所拟，自是日益腾达，不一二年由县官躐升藩司。甲辰入京陛见，求顺天府尹不得，怏怏入关，气凌巡抚曹鸿勋，出其上。陕西督粮道缺美腴甲天下，每岁陋规多至二十万，升允为藩司时详请裁汰，归其利于公，事未行而迁甘督。增祥继任，尽反前政而私与督粮道通，或以告升允，升允以公文诘责。数十年来，总督不问隔省事，升允强干有气力，尝纠弹奕劻，不为权贵所慑。增祥得檄不敢校，逊词谢之，有"庆邸能容公，公岂不能容增祥"语。升允不听，遣兰州知府入陕提案，增祥曰："知府无朝命，安能隔省按事？执系长安县。"升允大怒，即电劾增祥，而增祥先已密奏总督奴视藩司，要挟无礼等款。朝议拟两解之，适赵炳麟参折上，言增祥倚任私人，称樊门三狎客，广购第宅，赃款累累。诏四川总督锡良查办得实，遂落职。

荣禄权略

荣禄既发康党邪谋，其余党分散四方，广播谣言，谓太后将不利德宗。或以告荣禄，荣禄曰："是何患？吾月以二百金啖之，彼蠢蠢者尽入吾彀矣。"袁世凯统武卫军，归荣禄节制，虽倔强不敢自恣，尝遣人密至京师觇荣禄动静，得其一言以为喜戚，如安禄山防李林甫然。庚子匪乱炽时，辅国公载澜上疏言兵事，附片请杀王文韶，指为汉奸。军机入见，孝钦以疏示之，廖寿恒等均失色。荣禄班在前，力为剖白，愿以百口保文韶无他，事乃解。文韶耳重听，跪伏移时，不知论何事也。班退，坐直庐，见载澜疏，意不怿，询寿恒曰："澜公尚有一附片安在？"荣禄匿之，佯答曰："吾侪皆未之见，想留中矣。"终不言其营救事。晚年虽倚任袁世凯，尝言袁世凯不可近君侧。临没欲见孝钦一陈而不能待，长吁数四，遂瞑。

孙文正恶杨杏城

孙家鼐历事四朝，拘谨无过失，屡次变法皆身在事中，外虽委蛇而心实不怿。观其戊戌谋出康有为办上海《官报》，丙午总核官制草案，力言礼部、翰林院不可裁，亦未尝无一二补救。奕劻既倾去瞿鸿机，请以杨士琦代，孝钦欲用家鼐。及家鼐入见，叩头力辞，言老病不胜重任。孝钦曰："然则杨士琦何如？"家鼐力言："士琦小有才，性实巧诈，与臣同乡，臣知之最稔，盖古所谓'饥则依人，饱则远飏'者也。"孝钦颔之，遂不用士琦，仍召鹿传霖入直，奕劻由是气沮。

书籍聚散

京师琉璃厂书贾凡三十余家，唯翰文斋韩氏席先世旧业，善结纳，资本尚充，收藏较他商为富。其能辨古书贵贱者，推正文斋谭笃生、会文斋何厚甫。厚甫之甥韩左泉亦颇识书，唯贪欲过重，尝往来达官大宅，学部侍郎宝丰、练兵大臣风山等多受其欺。予初至京，潘祖荫、盛昱、王懿荣皆好蓄书，其时钱塘许氏、寿阳祁氏之书已有鬻于市者。后数年，祖荫之书归翰文，懿荣之书归正文，物固未有聚而不散者。许庚身初官翰林，私取翰林院旧椠精本，别购坊间新书易之。庚子之乱，院署毁于兵，片楮无存，唯许氏易出本尚流落人间。内府图籍多贮武英殿，宦竖稍稍窃去。戊巳之间，内廷窃出殿本《朱子全书》凡数百部，每部只售四金。久之，恐事觉获罪，潜引火焚之，数十万卷顷刻而烬。当时但将管理员议处，初不知为内竖奸谋也。江南藏书家推归安陆氏，陆心源死，其子树藩不能守，日人岛田彦桢以番银十万元鬻之东渡，海内文人莫不扼腕相向而叹。

《湘谭志》前后印本不符

沈归愚《国朝诗别裁》初以钱谦益居首，王铎次之，吴梅村、龚鼎孳又次之。经高宗申斥，始改从今本，此人所共知也。王闿运撰《湘潭志》，颇诏邑人怨恶。侍郎陈树棠，勤恪公鹏年子也，居乡甚豪横，逼死县官，被巡抚弹奏。旧志不言，盖讳之也。闿运以直笔自命，摭实补入甚详。黎培敬降四川臬司，时闿运掌尊经书院，亲见其行事多不满意，传中颇有微词，两家子弟俱衔之。又，国初有商人周环，以资雄于一乡，相传环起家时，毒死胡椒客，尽没其资，闿运作《食货志》偶及之。周氏虽微，其子姓犹众，遂与陈、黎合谋而控于官，涉讼经年。质之闿运，终莫能据书以对，后卒删去，狱乃解，故初印本与今本不符。言官可以风闻言事，史官不能以风闻著书，王氏昧此义例，几遭不测，秉笔者其慎之。

君相不能与布衣下僚争名

高宗御制诗文凡三集，分订六函，南书房翰林写刻，字大如策卷。初印开化纸，墨色光黝，极精工，虽宋元版不及。予游厂肆，以番银六元得之，甚喜。后询书业中人，皆云常价不过二三金，无宝重者。计东吴江布衣有《改亭集》四卷，予求之累年不获，后见一部，索十六金，议价未谐，即为强有力夺去。以天子之尊，不能与布衣争名，古人所以重天爵也。奉宸苑八品苑副吉□见时政日非，拟一疏，词甚激烈，欲求堂官代陈，不许，愤甚。是夕怀稿入署，饮药死，都察院上之，并为请恤。远近争相叹服，一时名动京师，无不知有吉苑副者。满洲大学士若额勒和布、福锟、昆冈诸人，死未十年，问之久宦京师者，多不能详其履历。官岂能重人？人亦贵自重耳！

叉麻雀

麻雀之风起自宁波沿海一带，后渐染于各省，近数年来京师遍地皆是。薪俸既丰，司员衙散辄相聚开赌，以此为日行常课，肃亲王善耆、贝子载振皆以叉麻雀自

豪。孝钦晚年，宫中无事，亦颇好此戏。奕劻遣两女入侍，日挟金数千与博，辄佯负，往往空手而归，内监、宫婢各有赏犒，每月非数万金不足供挥霍。又自西巡以后，贡献之风日盛，奕劻所献尤多。孝钦亦颇谅之，尝语人曰："奕劻死要钱，实负我。我不难去奕劻，但奕劻既去，宗室中又谁可用者？"盖奕劻贪婪之名，上下皆直言不讳，言路以是参之，宜孝钦付之一笑也。然孝钦既知其弊，不急罢贡献，犹纵两格格入宫以博弈戏弄为事，则未免累于嗜好矣。

袁世凯谋倾岑云阶

袁世凯、岑春煊俱有宠于太后。世凯之宠，由戊戌告变；春煊之宠，由庚子护驾，皆从患难中奋翅而起，虽有外言莫能间也。世凯恶春煊权势与己相埒，与奕劻比而谗之。及朱宝奎黜，仇恨益深，密奏春煊曾入保国会，为康梁死党，不可信。太后曾恶康党，以春煊新被宠，不应有是，待之如初。粤人蔡乃煌失志居天津，侦得其情，思媚袁以求进，因入照相馆，觅得春煊及康有为影相各一，点景合成一片，若两人聚首密有所商者，献于世凯。世凯大喜，交奕劻密呈太后，证为交通乱党，春煊之宠遂衰。未几，迁粤督，未及履任，中途罢归。乃煌以此擢上海道。

三先生崇祀

文庙崇祀之典，自特旨驳斥李容后，礼臣持议甚严。顾、黄、王三先生屡请屡驳，最后御史赵启霖疏上，张之洞适入军机，遂同时邀准。死后馨香之报，犹必藉枢要贵人之援，以此知当时朝局，凡乘时窃取禄位者，皆非无因而至也。

王氏学初不甚显，曾国藩刊其遗书三十余种，湘人始知尊重。然国藩序文有"纯疵互见"之语，亦未甚倾心推服也。从祀之议倡自郭嵩焘，是时今上即位甫二年，政府虽专，部臣颇能自立，嵩焘归自海外，称服西洋，礼部侍郎徐桐恶之，疑其一乡阿好，遂引国藩序文，本表章夫之之人以驳夫之，嵩焘无以难也。光绪二十年，湖北学政孔祥霖上其书于朝，复申前请。礼臣再引《四库总目》议驳，且言遗书有《老子衍》、《庄子通》、《三藏法师八识规知》等目，儒佛老庄混为一途，又有《潇湘怨》、《黑鼓词》、《龙舟会戏》各体，事涉游戏，不得谓为无疵。《总目》为高宗钦定，藉圣谟以箝群议，廷臣更无敢置喙者。顾、黄崇祀之议则自陈宝琛发之，是时朝臣分南北两党，北党主驳，以李鸿藻为首，孙毓汶、张之万、张佩纶等附之；南党主准，以潘祖荫、翁同龢为首，孙家鼐、孙冶经、汪鸣銮、李文田、朱一新等附之。主驳者谓二儒生平著述仅托空言，不足当阐明圣学传授道统之目，推礼部主稿、汉大学士李鸿章领衔，合词以驳。议上，祖荫等联名疏争，诏下廷臣再议。北党复推满大学士领衔，请仍照礼臣前议，其事遂寝。此三先生崇祀先后被驳之始末也。

当夫之初次被驳时，嵩焘恐阻遏后路，不复能再请，别具一疏，请附礼部驳案并存，待异时公论。又于船山祠私制楹联，末云请从祀于庙，是有待于后贤。启霖，湘潭人，夙宗仰船山，欲续成郭氏未竟之志而难于措辞，乃并援顾、黄二先生以请。诏下部议，部臣以议驳在先，不敢主稿，乃用戴鸿慈奏定新章，交廷臣会议。自科场废八股改试策论，又废科举改学堂。《日知录》、《明夷待访录》、《读通鉴论》三书盛行于世，主准者十居八九。唯礼部郎中吴国镛不好新说，以黄氏书驳杂，摘其可议者数条，上说帖于堂官。尚书溥良以为是，侍郎郭曾炘以为非。然部务当由尚书主政，遂拟稿准顾、王驳黄，通行六部九卿大臣诣内阁会衔，邮传部尚书陈璧先画诺，吏部尚书陆润庠、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陈名侃继之。画未竟而之洞遣使持说帖至，大意言黄学与孟子相合，议驳非是，举座愕然，各逡巡遁去。次日，邮传部咨行礼部取消陈璧花押，润庠、名侃亦各行文取消，其畏惧政府如此。之洞私语同僚，谓梨洲若驳，当并顾、王黜之。盖以启霖、国镛皆湖南人，疑其有私于王氏也。礼臣不敢坚持初议，遂准炎武而胪陈王、黄事实，请宸断。严修、宝熙、吴郁生、定成、刘若曾、徐定超各具封奏如之洞指，遂于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三日奉上谕："礼部会奏一折，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均著准其从祀文庙。钦此。"以如此巨典，只以二语了之，天下读诏书者不明其所以从祀之故，颇疑三先生之配食，颇似近世人才保荐得官也。

服　妖

风俗敝，人心变易无常，巧猾嗜利之徒，其始出于官商，其后执艺者窃其余智，诈取人财，孟子所谓"朝不信道，工不信度"，盖不独侈靡为可忧也。妇人最好妆饰，其服色簪珥无一年不变，旧者辄废弃不用，糜费不知凡几。戊戌以前，男子礼服冠檐高而仰，各行省效之，尊为京式，后渐俯又斜而外向，今前宽而后窄，如一小艇矣。高靴愈变愈低，补褂渐缩渐小，袍褂紧小，结束如武装，稍一欠伸辄破裂。予蓄一骚鼠冬帽，以其尚完好也，不忍弃，每戴以入署，同僚辄哗笑曰："鹿中堂来矣。"鹿中堂者，吏部尚书鹿传霖也。合署四百余员，唯传霖及余尚戴高仰旧冠，故同僚谑之如此。一物之成，韧者至十余年不敝，未敝而先弃之，以徇工商牟利之诡计，殆班书《五行志》所谓服妖者欤。或曰是盖奸商贿通内监，先由宫禁服之，末乃及于四方。事或可信。绳以先王"器用不中度，不粥于市"之礼，必诛戮一二以儆其余，妖乃可息。

闾阎奇节

京师正阳门东，有陈寡妇，老而馋，无子。一女曰钩儿，绣工绝巧，誓死不嫁，藉十指觅食养母，年四十余犹处子也。其为人缝纫，随多少受之，不较。予嫁女，欲延至家作绣事数日，谢曰："妾自庚子后，历七八年，足迹未出门限。今逐利寄食于人，人其以我为不耐苦也。"予闻而敬之。寡妇死，钩儿亦积劳大病，邻居议为

敛钱营葬，遣人视之，则衣衾裙襁之物皆具，盖平时十指所自办，贮而藏之久矣。有宦族闻其贤，欲聘为继室，钩儿曰："母死，无人主婚，吾其敢自媒耶?"卒不嫁。后莫知所终。

同庆班优人刘鸿升，京师名角也，唱须生，价重一时，获金甚巨，衣食外无侈费，瘗而藏之。己酉，甘肃大饥，人相食。委员四出募赈，鸿升悉发所藏，遇劝捐者辄书之，或百金或数十金，尽隐其名，人无知者。戊申，两宫升遐，虽禁止演剧，百日后，托清唱为名，仍私行开演。唯鸿升不出，同庆班主百计求之，许馈千金，终不应，必俟服除乃出。天地之正气，日流行于两间，断无止息之时。有时不钟于衣冠士族，一二乡里愚贱分其余闰，孤行一意之所安，反足以维持世教。予纪此二事，以愧当时士大夫，且自警云。

孝钦临危定策

孝钦病危，张之洞请定大计，孝钦颔之。翼日，出奕劻勘易州陵工，密召世续及之洞入内，谕以立今上为穆宗嗣。今上，醇亲王载沣子也，生四年矣，视德宗嗣位时龄尤弱。国难方殷，连三世临以幼主，世续、之洞恐皇后再出垂帘，因合词奏曰："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不如径立载沣。"孝钦戚然曰："卿言诚是，然不为穆宗立后，终无以对死者。今立溥仪，仍令载沣主持国政，是公义、私情两无所憾也。"之洞曰："然则宜正其名。"孝钦曰："古有之乎?"之洞曰："前明有监国之号，国初有摄政王之名，皆可援以为例。"孝钦曰："善，可两用之。"之洞又曰："皇帝临御三十余载，不可使无后，古有兼祧之制，似可仿行。"是时德宗固无恙也，太后默不言，良久目之洞曰："凡事不必泥古，此事姑从汝请，可即拟旨以进。"策既定，电召奕劻回京，告以谋，奕劻叩头称善，遂于十一月某日颁诏明告天下。袁世凯不预定策之功，自知失势，伪称足疾，两人扶掖入朝。

瑜贵妃争嗣

瑜贵妃者，穆宗之妃也。自幼入宫，侍孝钦四十余年，警敏知书史，凡宫闱文墨，孝钦悉以委之。今上初入宫，孝钦抱以授隆裕曰："以此儿付汝，以养以教，唯汝之责。"时瑜妃在旁，哭诉曰："嗣皇既入继穆宗，先朝经事穆宗者，今唯妾在，岂宜以闲人置之？论光绪初年明诏，即今皇帝有子，尚当先让穆宗，太后岂忘之乎?"孝钦默然良久，曰："汝言亦大有理，即以嗣皇付汝两人，互相保护，不必执意见也。"瑜妃即长跪叩头谢恩，遍呼宫人而告之曰："顷太后所言，汝等皆闻之乎?"则皆对曰："闻之矣。"已而今上登极，封皇后为皇太后，不及妃。妃大恚，召奕劻至宫，指其名而骂之曰："奕劻，今日召汝非他，予死守至今，未即从毅皇帝于地下者，正为今日。太后临崩，以嗣君付我及皇后两人，宫中莫不闻之，今若此，将置我于何地?"奕劻谋于监国，乃封为皇贵妃以慰之，妃终怏怏。后孝钦安奉山陵，宫人皆送葬，事毕，妃与珣妃守陵，坚不还宫，摄政王遣使劝慰百端乃归。

戊申大丧失礼

孝钦后德宗一日崩，孝钦梓宫安奉皇极殿，德宗安奉乾清宫，群臣哭临三日，皆无戚容。唯孙家鼐以东宫旧恩，伏地痛哭不起。予观当时丧仪，盖有三失，不独无戚容也。古者羔裘元冠不以吊，《大清通礼》云："遇大丧，凡应成服之人，礼部奏准后，各给白衣成服，由户部给发。"今王公百官皆反穿羊皮而内袭元缎，不知倡自何人，上下相习，不以为怪。此一失也。群臣哭临皇帝丧，三品以上在乾清门外，四品以下则应在景运门外，今无论官职大小均混入乾清，人声嘈嘈，仆从皆杂其中，御史不纠礼，礼部不相仪。此二失也。定例，大丧二十七日内不奏事，盖指各部例行常事而言。孝钦二十一日崩，二十八日诏定监国典礼，初二日刘廷琛上疏言典礼事，乃以违例传旨申饬。此三失也。当德宗晏驾时，遗诏未下，民间已周知，是日遍城人无不剃发，嫁娶者纷纷，竟夕鼓乐声不绝。官司未闻禁止，殆所谓掩耳盗铃与!

溥伟争位

德宗诸侄，最亲者以傅伟为长，恭忠亲王之孙也，庚子废溥儁，即有继统之望。其姑封固伦公主，孝钦抚为己女，早寡，居宫中为之内援，又结载振以为外援，曰："事成，富贵与共。"孝钦之定策也，载沣叩头力辞，太后叱之曰："此何时而讲谦让？真奴才也!"徐训之曰："汝恐一人之力不能胜任，溥伟最亲，可引以为助。"溥伟闻之大喜，私冀当得政权。及遗诏下，只言国事皆听摄政王主持，不及己，大失望，趋入枢廷大骂张之洞曰："大行皇太后临崩命我助摄政王，此顾命也，今诏中略不一及，是安可用？当别撰之。"之洞曰："凡在廷臣子皆当为摄政王之助，岂得以此入诏？且太后弥留之际之洞在侧，实不闻此言。"溥伟顿足大哭，遍骂诸军机。之洞谨避之，不与校。越数日，溥伟忽传旨诣内务府，有所指挥，自言太后令己总理内外丧事。内务府大臣奎俊疑之，密启监国。监国闻有口传懿旨，大惧，急邀奕劻入见隆裕，言溥伟悖状。遂降旨言自皇帝以下皆当服从摄政王命令，溥伟始不敢逞。后载沣摄政不一年，两福晋、两弟及溥伦、善耆之徒同起，浊乱朝政，国人悔失溥伟。然溥伟当争位时，亲向载振屈膝，又因私昵与福晋不合，愤极持刀自刎几死，亦属倾覆之才。国统再绝而家无令子，识者早知其必有乱矣!

宫闱疑案

孝贞显皇后、孝哲毅皇后、德宗景皇帝、醇亲王奕譞、珍妃五人之死，外廷皆有异言。孝哲以立后故忤孝钦，孝钦怒批其颊，愤甚，数日不食死。珍妃因庚子避乱，孝钦命数宫人以布囊盛之投入井中而死，此人所共知，无可疑也。孝贞暴崩，群臣临视，十指甲俱紫，疑有变，然无敢言者。奕譞之死也，皆云遘恶疾。先是，孝

钦从勾栏中物色一娼妇入宫，旋以赐奕谟，秽而善淫，奕谟嬖之，遂得疾不起。奕谟素善趋承，何以见忌于孝钦？以末年砍伐陵树事度之，事或有因，不尽诬也。德宗先孝钦一日崩，天下事未有如是之巧。外间纷传李莲英与孝钦有密谋，予遍询内廷人员，皆畏罪不敢言。然孝钦病痢逾年，秘不肯宣，德宗稍不适则张皇求医，诏告天下，唯恐人之不知。陆润庠尝入内请脉，出语人曰："皇上本无病，即有病亦肝郁耳，意稍顺当自愈，药何力焉。"迨奕劻荐商部郎中力钧入宫，进利剂，遂泄泻不止。次日，钧再入视，上怒目视之，不敢言。钧惧，遂托疾不往，谓恐他日加以大逆之名，卖己以谢天下也。当孝钦临危定策时，德宗尚在，而大臣不以为非。既立今上，称双祧，次日又诏各省疆臣保荐名医，其矛盾可笑如此。

孝钦驾驭庆邸

奕劻屡被弹劾，太后以庚子告变功，未遽谴斥，然确知其黩货，必甚疑之。奕劻既倾去瞿鸿机、林绍年，自顾年老怨多，内不自安，亦谋引退，而援其子载振入军机，副以杨士琦，遣两格格达意宫中。太后虽阳许之，心实犹豫。因召见大学士孙家鼐、吏部尚书鹿传霖，告以故。家鼐力言士琦不可任，太后颔之。翼日，奕劻入见，阳以好语慰留，谓："时事日艰，老成不可轻去，今当使载沣随汝学习一二年，再从汝志未晚。"奕劻闻载沣用，则载振将为所压，遂不敢再萌退志而引袁世凯相助，太后曰："袁世凯与张之洞皆今日疆臣中之矫矫负时望者，可并令入直。"奕劻虽不悦之洞，而无辞以拒之。盖太后之意，始欲藉载沣以防载振，继又欲藉之洞以抵制世凯，其虑不可谓不周。及世凯入，交欢奕劻而与载振结盟为兄弟，阳以礼貌尊事之洞，推为老辈，凡朝廷不甚经意视为迂阔可缓之事，如崇祀三先生、改行金币等案悉让之洞主政，而各省疆吏、各部要臣尽安置私人，内外联为一气。太后年老多病，方以后事为忧，日渐废弛，外情亦不能尽达也。

要臣兔窟

载振既罢，溥颋继为商部尚书，谨守旧令尹之政，事皆请命而行，不敢私用一人，亦不敢自定一稿，诸丞、参仍奔走贝子私第如故，视溥颋蔑如也。袁世凯内召，亏公帑甚多，保杨士骧为直隶总督，一切授意行之，每岁北洋供其经费不下百万，张之洞于湖北亦然。赵尔巽初莅任，易一财政局总办，之洞以未先关白，大怒，即迁四川而改用陈夔龙。故当时言溥颋为载振管家，津、鄂为袁、张外府，所谓狡兔之窟也。然袁、张皆在政府，故能以势力把持。锡良去滇而李经羲尽反其政，赵尔巽去奉天而徐世昌尽易其人，是又不可一辙论矣。

三　杨

杨士骧之兄曰士燮，使酒好骂，以御史出为嘉兴知府，后升浙江巡警道。弟曰士琦，工笔札，诡谲多智，由载振引谒奕劻，遂充庆府谋主。三杨唯士骧才最庸，官位最高，樗蒱、六博、弹唱、狎游、赌酒无所不好，不择地而入，亦不择人而交。袁世凯既内用，亏公帑过多，密保士骧继北洋任，与之约，有过相护，有急难相援。士骧奉命唯谨，虽例行小事必请命而行。及世凯解职，微服至天津，招士骧密语，士骧匿不敢见。外议汹汹，皆云监国痛恶袁党，杨氏兄弟且败，士骧大惧，益纵酒近女色，百事尽弛。初聘一姬，姿容绝美，妇悍不敢近，私作无题诗四首，有"到死不知罗绮香"句，人皆以为不祥。一夕宴客于庭，酒半，命客操弦，引吭高声大唱。曲未终，气绝仆地，痰梗不能言，遂卒。如皋冒广生有《东阁》诗一首，即纪其事，诗云："东阁宵深罢送迎，重烧官烛擘银筝。田荒下潠归无计，铁聚神州铸已成。尚有绮罗怜少妇，自将游侠了生平。堂堂开府千秋事，唱到回簧是尾声。"

鹿传霖暗中主复科举

□□某月日，民政部参议刘彭年、翰林侍读学士恽毓鼎、给事中李灼华同时具疏请复科举，皆留中不发。三人本巧宦，忽进此背时偭俗之言，人皆讶之，后乃知为鹿传霖所授意也。传霖与张之洞为姻党，之洞督鄂时，尝侦察内情以告，遇事辄袒护之。及两人同值枢庭，情意反不相洽，于科举一事龃龉尤甚。同时唯王文韶与传霖意合，文韶既去，传霖之势益孤，碍于之洞，不敢发言而嗾彭年、灼华、毓鼎言之。惜三人皆非善类，灼华尤不理于人口，疏上未久即以京察见黜。不知者或疑前疏招政党忌，阴为所陷，后遂无敢进言者。

孝钦裁抑幸臣

庸主之情，凡溺爱之人即取而置诸怀中，一切勉徇其请，虽高爵厚禄不惜，如前史《佞幸传》所载率皆如是。唯孝钦不然。太常卿裕庚使西洋归，娶美利坚妇，生二女，有殊色，善画，兼通英文，夤缘入宫，侍孝钦作叶子戏，孝钦甚爱之。二女屡有所求，终不迁裕庚一级。内务府郎中庆宽给事内廷有年，被劾失官后，犹时时被召入内，借探外情。庆宽欲谋起复，卒无间而入，久之，以缉获沈荩功始赏给道员，选江西盐法道，缺甚瘠苦，怏怏而去。戊戌告变，杨崇伊居首功，及训政疏上，孝钦再出垂帘，自以富贵指顾可取，后卒寂然。唯母族待之甚厚，尽援其姊妹、兄弟之女，然桂祥作官终身不过都统，亦未尝无分晓也。

张文襄暗于知人

张之洞晚年笃念故旧，颇以煦煦为仁，凡附之以求官者，必百计经营，餍所欲而去。安徽芜湖道缺出，屡为易顺鼎言之，监国曰："闻易某湖南诗人，能作诗固佳。芜湖缺繁，恐妨事。"卒不予，久之始放临安开广道。自是每有大事，之洞虽极力谏争亦不见纳，盖疑其不尽出于公也。当时袁世凯势力极大，出其门者，不二三年辄至专阃。之洞自领封圻，以至入参枢政，推毂人

卒不过道府丞参而止,故小人有才者不甚附之。又性骄好谀,士踵门求见者,或七八往不一延接,或引至花厅历数时不出,或出见略询数语即欠伸呼茶欲退。幕僚侍立白事,小有失误,呵责之声达于户外。以故君子亦望风远避,平时所赏拔者只一二浮华浅露之士而已。陈宝琛本之洞故交,监国从其言强起之,咸以为必大用。及至,只还原官,无后命。之洞虽引以为疚,亦不敢为宝琛进一言也。

后妃以言语得祸

毅皇后之立,慈安主之,非孝钦意也。慈安既薨,孝钦益怜爱慧妃(孝钦意在立慧妃为后,事见《薛福成笔记》),谕帝宜加礼遇,无事不得辄至中宫。穆宗重违两母后意,恒独宿宫中,郁郁不乐,奸人遂诱之游幸民间,后尝书"戒嬉"二字榜于座隅,以规穆宗,海内皆知其贤。穆宗垂危,后入宫问疾,孝钦恶其不先白己,诘责甚厉,后愤然曰:"妾乘凤辇从大清门入,天下皆知,今入宫问皇帝疾,有何罪名而劳太后诘问?"孝钦疑后有意讥己,遂大诟曰:"婢子!汝以我为未尝入大清门乎?汝由我而入,安知不由我而出?"穆宗崩,遂不为立嗣,逼之自裁。珍妃亦颇倔强。东边道奭良进贿,事觉,李莲英又于宫中搜得文廷式书,内多指斥之辞,孝钦亲诣慈宁宫讯之曰:"他事犹可宥,汝宁不知祖宗家法而黩货若此!谁实教之!"妃曰:"祖宗家法亦自有坏之在先者,妾何敢尔?此太后之教也。"孝钦大怒,袒而杖之,降贵人,谪其兄志锐于边,愤犹未泄,后卒致之死。唯景皇后、瑾妃以庸谨畏祸获免。

卷 四

差使变为实官

国初盛时,官少事稀,三品以上许专折言事,尊为大员,极清贵自重。及其衰也,变乱六官,每部增设丞、参。厅丞三品,视副都御史;参议四品,视翰林侍读学士。然皆由堂官保荐,不设厅印,不联衔奏事,司曹拟稿径诣尚侍取诺而行,丞、参不尽知也。其后奔竞之风日盛,每部二丞、二参不足应人之求,则差尽变为实缺,学部首乱旧制,改学政为提学使司,归督抚统辖,已而度支部改大清银行总办、造币厂监督为三品实官,外务部改各国出使大臣为二品实官,学部又改大学堂监督为三品实官。或分踞一局所,或孤悬海外,无僚属、无衙署、无升迁开列进单次序,自古官制未有若是之离奇可怪者。论朝廷设官初意,在外各省督、抚以兵部侍郎兼副宪,携用关防,称为行部,尚属使臣;在内如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翰林院掌院学士尚属兼差,近内务府已成专缺。鹿传霖再入军机,不兼尚书,降旨称为补授军机大臣,颇有改设专缺之意。然同时值枢庭者,袁世凯以外务部尚书入,世续、张之洞以大学士入,各有本官,独传霖一人似缺非缺、似差非差,人多不解。

督抚趋时

新定法律草案出自日本律师冈田之手,其引证历朝沿革则取之薛允升稿本,法部郎中董康笔也。稿既定,颁示各省,皆知其谬妄,决不可行,次第指驳复奏,不谋而同。唯山东巡抚袁树勋变一说曰:"是皆枝叶之论也,别有所谓根本之说者,其旨安在?曰不改从新律,不能收回治外法权。"内外相煽以浮言,遂恃为改律铁证。新政兴,各省皆以筹款为虑。浙江巡抚增韫议复赵炳麟折,独曰:"吾国非无财也,农林矿产遍地皆是,工艺制造尽人可学。印花本正当之税,至今尚未推行。外国之财产税、所得税、营业税皆入款大宗,而吾国不能仿办。"折凡千余言,其词甚辩,皆所谓趋时之论也。闻树勋延沈同芳入幕,增韫延张一麐入幕,奏稿尽出其手。两人皆江苏名士,薄有才华,而议论乃狂悖如是。甚矣!辩言乱政之可畏也。

隆裕始俭终奢

隆裕虽于孝钦为姑侄,亦不甚得宠。醇亲王奕譞薨,后当诣祭,每次犒赏门丁、仆媪须千金,隆裕空手而往,不携一钱,皆王府代为颁给,隆裕不知也。后侦得其情,大惭。周年殷祭,措赀无所得,遂伪为有疾,不往。及宣统初尊立为皇太后,宠用内监张德,甫释服即召进梨园,筑长春宫,工费颇巨。复兴宫市,聚欧美、苏广杂货。时言路多以争新法为急务,无暇发宫禁事者。

汉员不丁忧

旧制满京员不丁忧,百日限满即入署当差,缘缺多人少,其田宅、家族皆在京师,服官之地即守制之乡,仍停其升迁,使无所歆羡。外官则开缺回旗,如汉制,固未尝歧视也。自新法兴,汉人不丁忧者多援满制为口实。袁世凯之夺情,虽非金革之义,犹出自君命也。梁士诒、许秉琦皆斩然衰绖之中,一为陆军部右丞,一为邮传部参议。丞、参岂难任之职?梁、许岂不可少之才?自数人作俑之后,讳员调部者日益加多,其已任部事者,闻丧乞假一月,假满仍入署支领薪金,腼然莫知为怪。长芦盐运使周学熙丁母忧,已开缺矣,闻有荐其名于朝者,即入京赴部投名考验。学熙,周馥亲子,又身任三品大员,本世臣也,而悖礼若是,他更何尤。

监国预防隆裕

隆裕初无他志,唯得时行乐而已,监国亦事之甚谨,无几微隙也。后朝政乱,宗室多违言,颇有浸润于隆裕之前者。于是外间哄传满洲八大臣联名请隆裕垂帘如孝钦故事,监国大惧,已而知为谣言,然无日不惴惴。时铁良罢归私第,疑其与谋,一日传旨召见,即出为江宁将军。隆裕妹为载泽妻,尝往来宫中通外廷消息,故载泽虽与载洵兄弟不合而气焰益张,恃内援也。奕劻在光绪末年招权纳贿,咸欲得而甘心,监国亦甚恶之。至是朝局大变,监国欲倚之以防隆裕,倍加优礼。

前攻击奕劻者，见善耆、载泽、载洵、载涛、溥伦诸王贝勒迭出，转以恕词加之，盖以其受贿尚循资格，更变多持重，不敢生事也。

监国之黠

监国性极谦让，与四军机同席议事，一切不敢自专，躁进之徒或诣王府献策，亦欣然受之。内畏隆裕，外畏福晋。福晋与老福晋争权，坐视无可如何，载涛忿甚，操刀向福晋寻仇，几酿大变。载涛归自西洋，欲借国债，大张海、陆军，并主张剪辫，廷议大哗。载涛呶呶不休，监国避居三所，兼旬不敢还家，其狼狈如此。杨士骧倚袁世凯以治事，世凯既罢，惧甚，阴贿张翼求解于醇府。后数日，北洋折上，大得褒奖，张翼力也。东三省总督锡良、湖广总督瑞澂以疆事同时入见，召对时只寻常劳慰，无他语。瑞澂欲有所陈，监国曰："汝痰病尚未愈乎？"盖厌其烦聒也。出使日本大臣汪大燮屡疏密陈日本阴谋，皆不报。驰驿径归，请面对，词极警动。监国默无语，徐以时辰表示大燮曰："已十钟矣。"麾之退。其倏来倏去，听其自便，不问也。予两参粤督袁树勋，皆不省。末一折指山东、上海两赃款，引载泽为证。次日，召载泽入见，以折示之，载泽不敢隐。监国曰："既确有此事，则不必交查可矣。"载泽出，以为必有处分，越数日寂然，折仍留中。

京朝馈遗

嘉庆时抄没和珅家产，有黄金百两、白金万余两。珅当国二十余年，所蓄只此，岁不过万金而已。王闿运尝入肃府，见肃顺受礼与近时悬绝，私语人曰："余尝遨游公卿间，见咸同风气，虽招权纳贿中亦具先正典型。"词虽近谑，实谠言也。自来贪贿之臣未有一举而得十万、数十万者，闻光绪初年政府颇有私交，虽恭王不免，然当时督、抚入京，应酬政府，人不过三四百金，不受者却之，受者报以貂褂一袭、鹿茸两角，尚不失礼尚往来之意。嗣后乃有岁馈，亦只三节两寿。最后指缺进贿，直与交易无异。且恐货币不足以动心，有借衽席为媚献之地，如杨士琦、段芝贵、丁乃扬之流，盖愈趋而愈下矣。

外　党

张敌势以欺吓人主，自战国以来多用其术，然未有如今日之甚者。策士好谈形势，皆云莫强于德，莫富于美，莫狡于日本。我国媚外营私，亦卒不出此三党。美党多广东人，唐绍仪为之首。绍仪初奉命联美，事极秘，莫有知其详者。已闻袁世凯出军机，狼狈归，事遂未成。后载涛赴美考查海军，张荫棠方充使差。荫棠与绍仪为联盟兄弟，亦粤人也，阴贿西报极言联美之利，设词甚巧 。载涛不知报馆机关，误以为实，归言于监国，遂援绍仪再出为尚书，主借美债六百万。然美实无意联我，经营数月，终不得要领。日党以那桐为首，李家驹、曹汝霖、杨度、汪荣宝及外务部、宪政馆诸人多附之。正金银行供其贿赂，汝霖用至百万。德党以荫昌为首，陆军部附者甚多，故新军悉用德操。闻德太子来游，预筹二百万金办供帐。日人恐中、德合交，乃造鼠疫以阻之。要之，内政不修而恃外援以自懈，古未有不亡者。狡兔营窟，藉此为寄孥迁贿之所，奸人自为计则得之矣，安论国际哉！

宣统初年朝士

新政兴，各器日益滥。京朝官嗜好不一，大约专以奔走宴饮为日行常课，其稍能自拔于流俗者，讲诗词有福建陈阁学宝琛、陈学部衍、四川赵侍御熙、广东曾参议习经、罗员外惇曧、黄员外孝觉、温侍御肃、潘主事博、湖南夏编修寿田、陈部郎兆奎、袁户部钦绪、章郎中华、江西杨参事增荦。讲古文者有林教习纾、陈教习澹然、姚教习永概。讲汉学者有贵州程侍讲棫林、福建江参事翰、江苏张教习闻远。讲宋学者有湖南吴郎中国镛、浙江夏主事震午、湖北周主事景涛。讲史学者有广西唐尚书景崇、山东柯参议劭忞、江西龙中书学泰。讲国朝掌故学者有浙江汪中书康年、江苏冒郎中广生、刘京卿澄如。讲目录学者有江苏缪编修荃孙、山东徐监丞坊、湖北陈参事毅、王推事基磐、江西雷员外凤鼎、熊教习罗宿。讲六朝骈体文者有江苏孙主事雄、山西王推丞式通、四川宋观察育仁、江西黄主事锡朋、广东梁员外志文。讲笺注考据者有陈参议毅、苏员外舆。讲绘画学者有安徽姜孝廉筠。讲舆地学者有湖南韩主事朴存、谭教习绍裳。讲金石兼工书法者有浙江罗参事振玉、江西赵内翰世骏。讲词章兼通政事、志趣卓然不为时俗所污者有安徽马主事其昶、湖南郭编修立山、江西刘监督廷琛、魏推事元旷、湖北陈员外曾寿、甘肃安侍御维峻，次则贵州陈给谏田、广西赵侍御炳麟、湖南郑侍读沅、郑编修家溉、胡参议祖荫、江西华编修焯、广西廖郎中振矩、四川乔左丞树枬。其人品不尽纯粹而稍具文才者有汪参议荣宝等，其人品学问俱好而文才稍逊者有吴国镛等。其余与余同时在京而不相闻知者盖亦有之，然大概具于此矣。辛亥出京时，访友于马通伯，据云有武昌饶学部叔光、华亭钱征士同寿、潍县陈征士星烂，皆君子人。鲍心增简放莱州时，为予述三士，一广东许主事汝棻、一广东驻防平学部远、一贵州驻防云编修书，唯平学部有一面之交，余皆未之见也。

孝钦仇恨外人

康党既败，太后再出垂帘，外人颇有违言，上海各国领事因欲联盟逼太后归政。江苏道员罗嘉杰闻其谋，密告政府。电函为端郡王载漪所见，怀以奏太后，太后大恶之，噤不敢发。及己亥谋废立，英公使私探其情于李鸿章，鸿章力辨其诬，因留之饮酒，徐试之曰："顷所言，仆实毫无所闻。设不幸而中国果有此事，亦内政耳，岂有邻好而肯干人内政乎？"英使曰："邻国固无干与之权，然遇有交涉，我英认定光绪二字，他非所知。"鸿章以告荣禄，为太后所知，益恨之刺骨，此庚子

拳匪之祸所由来也。

张翼倚醇府势盗卖官矿

载沣初监国时，咸谓宜移宿宫中，太福晋不许。其弟载洵、载涛倚太福晋势，肆意要求，监国不能制也。监国正福晋即荣禄女，亦时与外廷通关节，有所祈请，监国以二弟故，不得不屈意从之。于是太福晋毁福晋，又毁载洵、载涛，监国大为所困，尝避居三所，累日不敢归。张翼旧在醇府饲马，官至内阁侍读学士。庚子乱时，盗卖开平矿产，为袁世凯所参，入英涉讼经年，久之始议赎回。至是恃监国宠，与英商勾结为奸，力护前非，主中外合办。直隶士绅联名力争，监国不能诘，卒从老福晋言，徇翼谋，悉依前约。凡开平附近之唐山、西山、半壁店、马家沟、无水庄、赵各庄、林西等处地脉相接数十里之矿产，以及秦皇岛通商口岸地亩，与承平、建平金银等矿，悉归英公司掌握。中国自办矿务以来，唯开平获利，至是竟不能保，闻者恨之。

张袁相恶

袁世凯忌张之洞誉望出己上，尝语人曰："张中堂是读书有学问人，仆是为国家办事人。"意盖讥其书生迂阔，不达事情也，之洞闻而恶之。太后之病亟也，已属意今上，恐为奕劻所挠，命勘陵工，密召之洞、世续夜半定策，不及世凯。世凯既不与定策功，意颇怏怏。载沣监国之初，推心以任之洞，之洞与监国密商处置世凯事，累日不决。其孙君立泄之御史赵炳麟，炳麟曰："是可撼也。"犹恐势孤不胜，后邀陈、田两人同日各具一疏参之。疏上，世凯果罢。初，田未具疏时，往谒之洞，极言世凯之奸。之洞曰："袁公知兵，习夷情，亦朝廷不可少之人。"田又极言其挟外交自重、误国欺君各款，之洞掀髯笑字田曰："松山持论不必过激，君读史人，岂有枢辅重臣，朝廷肯轻听一言官之辞遽行易置乎？"田出，大骂之洞袒奸庇恶，与世凯结为一党，而不知其内谋如是之秘也。

江苏两巨绅

江南之政，败于张之洞，大坏于端方。及张人骏继任，惴惴唯恐得罪。或献谋曰："江北巨绅曰许鼎霖，江南巨绅曰张謇，公能笼络此二人，则高枕无忧矣。謇尝营一大宅，所费不过四五万金，端方辄予十二万金购归公家，此笼络之术也。"

政出多门

孝钦训政时，权尽萃于奕劻，凡内外希图恩泽者，非夤缘奕劻之门不得入。奕劻虽贪，一人之欲壑易盈，非有援引之人亦未易扱身而进。至宣统初年，奕劻权力稍杀，而局势稍稍变矣。其时亲贵尽出专政，收蓄猖狂少年，造谋生事，内外声气大通。于是洵贝勒总持海军，兼办陵工，与毓朗合为一党；涛贝勒统军谘府，侵夺陆军部权，收用良弼等为一党；肃亲王好结纳勾通报馆，据民政部，领天下警政为一党；溥伦为宣宗长曾孙，同治初本有青宫之望，阴结议员为一党；隆裕以母后之尊，宠任太监张德为一党；泽公于隆裕为姻亲，又曾经出洋，握财政全权，创设监理财政官盐务处为一党；监国福晋雅有才能，颇通贿赂，联络母族为一党。以上七党皆专予夺之权，茸阘无耻之徒趋之若鹜，而庆邸别树一帜，又在七党之外。海军本肃王建议，载洵等出而攘之，故用载洵为海军大臣，派毓朗、载搜专司训练禁军大臣。朗好谈洋务；搜，载振弟也。载涛见载洵等已握兵权，恐遂失势，争于摄政王前，几有不顾而唾之势。王大窘，次日，复加派涛管理军谘府。唯溥伟以倔强与诸王不合，只派禁烟大臣，权力在诸王下。当时朝士议论，皆言庆党贪鄙，肃党龌龊，两贝勒党浮薄。泽公受人播弄，所识拔若熊希龄、丁乃扬、陈惟彦之徒皆极阴险。其初出任政颇有廉谨之名，后乃扬饰美姬以进，亦欣然受之。

言路盛衰

言路至同治末年而盛，至宣统初年而极衰。恭亲王奕䜣当国时，太后示以谏章，辄叩头曰："我辈当自省，毋令外廷多言。"故当时鲜有败德。穆宗既亲政，念两宫训政之劳，欲修复圆明园以资颐养。辞非不顺也，言者交章谏阻，颇以土木为戒，最后御史游百川一疏，言尤悚动。穆宗召百川入，告以内情，百川曰："无已，则西苑犹近宫中。"即南海子也。穆宗佯为不解，取御笔令百川书之，怀以谒两宫，意欲藉外廷清议以罢此役，当时视言路之重如此。光绪时仍循用旧法，虽末年不改，故蒋式理参奕劻寄私贿于汇丰银行，命鹿传霖查办；赵启霖参奕劻父子受贿营私，派孙家鼐查办，未尝不示天下以公也。至载沣摄政之初，江春霖以参奕劻被斥，旋告养去，士林互相褒重，作为诗歌，祖饯无虚日，报馆又极力张扬，朝廷丑声大播。自是凡言路章奏稍有关系者，悉留中不发，亦不谴及言者。于是老于谏垣者若左绍佐、陈田诸人皆噤不发声，唯新进入台者锐欲以言自见，时一上陈，久亦稍稍厌矣。

张之洞抑郁而死

张之洞晚年见新学猖狂，颇有悔心。任鄂督时，指驳新律，电奏凡百余言，词绝沉痛。及内用，管理学部。学部考试东洋毕业生例派京官襄校，司员拟单进，之洞指汪荣宝名曰："是轻薄子，不可用！"取朱笔抹之。顾满尚书荣庆曰："我翰林院遂无一堪胜此任者乎？何必是！"自新名词盛行，公牍奏稿揉和通用，之洞尤恶之。一日，部员进稿中有"公民"二字，裂稿抵地，大骂。然新政倡自湖北，废科举，专办学堂，事极孟浪，实由之洞主持。既提倡在先，不能尽反前议，袖手嗟叹而已。及袁世凯既罢，无人掣肘，自料可伸己志，已而亲贵尽出揽权，心甚忧之。军谘府之设，争之累日不能入，唐绍仪为世凯死党，监国欲委以津浦铁路，之洞不可，绍仪闻而衔之。先是，粤汉铁路拒美款，本谓收回自办，旋

以款绌又改借英债，皆之洞为政，绍仪因是嗾美使诘路事以撼之洞。之洞生平多处顺境，晚岁官愈高而境愈逆，由是郁郁成疾。疾甫作，即知不起，急将平日诗稿自编为《广雅堂集》。计其在位先后几五十年，官至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临死乃欲与文士争名，其自处盖可知矣。

孝钦优容庆邸

庚子之乱，仪鸾殿毁于火。太后归自西安，念及旧时居处，凄然不乐。从李莲英言，出宫帑五百万金付奕劻重建，奕劻与莲英朋侵其半。太后尝语人曰："奕劻藉朝廷势，网取金钱，是诚负我。今我夺奕劻位以畀他人，他人遂足信哉？"奕劻好利之名盖早达慈听，而宫闱受其贿赂数亦不赀，言路不知内情，往往摭其贪黩各款弹之，固太后所厌闻也。瞿鸿禨出军机时，太后迫于众议，欲并奕劻罢去，召见孙家鼐、世续、鹿传霖，以密旨示之，令公荐堪胜枢务者一二人。家鼐等惶悚不敢任咎，传霖反极力保全奕劻，太后之意遂阻。

盛尚书诱骗泽公

盛宣怀既失铁路之利，郁郁不伸者累年。已而袁世凯黜，载泽与粤党争权，窥其有隙可乘，遂贿载泽六十万金，起用为邮传部尚书。载泽知宣怀多财善贾，因出宿储合成百万，托其存商生息。宣怀极赞萍冶矿局之利，给以股票一张。国变后排满之风日炽，悉侵没为己有，载泽不敢校也。

主持新法罪魁

自古变法，必有一揽权专断强有力之人主持其间，如秦之卫鞅、汉之王莽、宋之王安石皆是也。主持者一败，其势立转。独光绪变法与前代不同。张之洞提倡报馆，力主废科举、办学堂、派学生出洋，张百熙继之，诸新党半出其门，炙手可热，倾动一时，而二张则既死矣。袁世凯倡议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丙午提兵入京，大乱官制；端方搜括民财，肆意铺张，学堂、报馆、警察、新军，糜费不知凡几，而袁、端则既罢矣。宣统初年，在朝并无一贵幸大臣能以权力主持变法者，其余附和诸奸若李家驹、汪荣宝、吴廷燮、曹汝霖、董康之流，皆阿附取容，一旦不用，取而弃之如孤雏耳。新政之害，已情见势绌，督、抚知之，政府知之，摄政王亦知之。京师官三五杂坐，莫不援手叱骂。其实骂新政府者无一非办新政之人，即无人不享新政之利。游东洋归者骂留学生，而钻营求差自若也；在学部当差者骂学堂章程，而拟稿批呈自若也；在法部当差者骂新律，而援引听断仍自若也。举一国之人，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妖由人兴，事极可怪。当世凯去位时，幕客代拟疏谢恩，中有"属当宪政垂成之时，正值两宫升遐之日"二语，世凯大惧，急取笔涂去"宪政垂成"四字，易以"庶政待理"，乃知立宪一事并非世凯本心，不过藉以翻乱朝局，既罢则防后祸，不敢以此自坐也。

贻谷参案

近数十年来大臣赃款累累，虽屡见言官参折，卒以查无实据了之，未有能破案者。□□垦务大臣贻谷为副都统□□所参，诏鹿传霖查办。传霖力矫时弊，不肯假借一词，凡贻谷任内劣迹，虽原参所未及者悉以上闻，据称贪赃至二百余万，遂下刑部治罪，论者料其必诛。而贻谷出荣禄门，素通声气，京内要人多为之缓颊，其子侄布在朝列，代撰冤词，四出布散。法司遂为所动，欲轻减其罪，而传霖方在军机，乃藉咨查款目为名，悬案至三年不结，监国亦勿问也。或嘱予具疏言之，予曰："贻谷案必俟鹿中堂出军机方可议结，言之何益？"已而传霖薨，廷杰为法部尚书，未及一月而贻谷定罪发边充军，果如予言。

当传霖赴边查办时，樊增祥实从。或云增祥初与贻谷同在荣幕，一夕谈及旧事，极言官不可为。贻谷笑曰："君既不愿做官，何不学孟襄阳夜归鹿门？"盖讥其谄事传霖也。增祥引为大恨，至是遂藉手报复，陷其罪至死。增祥人虽狡险，究不可因此遂宽贻谷之罪。贻谷遣戍时，监国尚欲全之，廷杰力持不可。未几，杰死，遂不予谥。

郑苏龛好为大言

闽人郑孝胥，字苏龛，能诗，工书法，薄有文才。历游江南、湖北、广西、奉天等省，为张之洞、岑春煊诸疆帅所知，盖幕府才也。辛亥入京，建两大策，竦动公卿。其第一策曰："中国地非不大，民非不多，其所以见欺于列国者，兵弱故也。兵何以弱？由于器械不精也。直隶、广东、湖北、江南四省虽各设制造局，糜费多而出物少，其何能与各国争？今当尽撤四省之局，括其财，益以部帑，请一西人设厂包办，与之定约：每月支款若干，交枪炮若干，以若干年限。如此则费省而军装日富，始可与言强兵。"其第二策曰："国力之强全在铁路，交通干路之外，各省支路皆须同时并举。今之办铁路者多以省分为界，争竞多则用人不公，财力薄则假贷无门，半途而辍，讼狱滋兴。宜一并收为国有，大借外债，用西人包办。十年之后，全国铁路交通，兵机迅速，百货流通，如此始可与言富国。"当孝胥建此二策时，余方整装出都，阅数月，闻孝胥简放湖南巡抚。四川争铁路，乱民大起，围成都，盖孝胥第二策行而天下已乱。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因此受天下重诟，孝胥亦伏匿上海，终日闭海藏楼，不敢妄言天下事。

宗人贫乏

皇族中有所谓"黄带子"者，即宗室也，皆世祖子孙，身系黄带；有所谓"红带子"者，即觉罗也，皆太祖子孙，身系红带。有所谓"入八分公"、"不入八分公"者。予初不解所谓，后询八旗长老，乃知八分之制，一曰册宝、二曰家章、三曰朱轮、四曰紫缰、五曰升阶、六曰纳陛、七曰角灯、八曰尾枪，入八分者始得用之，不入八分

者不敢僭也。旧制,皇族不得离城,不得经商,不得置产,不得外任,防范极严。后此例稍破,郎中文瀛、御史惠铭皆以京察一等简放道府以去,而经商置产者无闻。生齿既众,贫富不均,专恃公禄赡养,坐食无所事事,窘甚,多不能自给。尝有友人入内城赴宴,各征一妓侑酒。门外车马阗咽,忽见一艳妆少妇,年约二十许,乘红托泥车扬鞭竟入。问从何来?曰:"王府街宗室某宅。"及入座,遍拜座宾,即侑酒者也。宝廷、盛昱在宗室中最负时望,昱死无后,意园其著书地也,家人圈豕其中,臭不可近。长子曰寿富、次曰富寿,俱殉庚子之难,两妇孀居,皆联元女,借十指营生。其先世故人、门生有往视者,给以钱米,流涕而去。

翁师傅晚境

翁同龢起贵介,不问家人生产。晚年罢官家居,薄田数顷,不足供家用,岁暮大困。无子,有侄曰曾桂,当同龢在军机时,一手挈之以起。时任浙江藩司,缺甚腴,因贻书告贷。苏、杭相距只一日程,竟置书不答。同龢愤甚,检书画、朝珠数事付质库,始获度岁。其门生故吏官京师者,多贵幸用事,闻其贫,相率醵资托昭文孙雄寄献。雄亦同龢弟子,学骈文,宗孙洪派,既得资,尽干没之,不以告同龢。同龢没后,书名大噪,一楹联值二十金。存时虽极窘乏,以曾为帝师,入枢府,不便鬻技自给。生平好作诗歌,随手取乱纸起草,积之盈箧,手自封储。后被家人窃卖,剩缣零绢,散在四方,枉费心血,不能成集矣。

保荐人才

戊戌以后,两次开经济特科,一次保使才,一次开博学鸿词科,采虚声者十之二三,以私情相徇者十之七八,视科举茸阘尤甚。及戊申诏举人才,鉴于前弊,乃简那桐、徐世昌、梁敦彦、俞廉三、严修等五大臣分期考验。五大臣已不协众望,初见如督、抚延接属僚,略询数言,率不得要领,故刘廷琛、乔树枏、赵炳麟等虽皆被举,率不赴验。女子未嫁而遣人先辨其贞淫,稍知羞愧者宜拒媒不纳,不必负绝人之资也。后资政院行选举法,内有硕学通儒一门,得保者须呈验著述。干荣希进之徒,竟有自编其考试应酬无聊之作,遍馈公卿以希荐达者,其卑陋如此。

广东十姊妹

广东女子多结盟不嫁,同时结盟者有十人,群称为"十姊妹",藏利刃于胸,或逼之嫁则取刃自刺,其坚悍虽父母不顾也。邮传部尚书唐绍仪亦广东人,广交游,善挥霍,每日四餐,每餐费十金,犹云无可下箸。庚戌,再起用入京,邮传部营室以待。各工贾闻其将至,不谋而集,为之备厨传、为之陈器皿、为之张设古玩字画、为之点缀花木,凡室内所需之物,一日之间皆不徙而具。事毕,各以单至索钱,辄悉如其数予之,咸拍掌欢笑而散。绍仪本起贫乏,既骤贵,恣意奢侈,虽袁世凯不及。与同乡张荫棠、陈昭常、梁敦彦、伍廷芳、梁士诒等结盟为兄弟,敛钱购汉沪地皮,值数十万金,约有难相济,一切经营贿赂凡关涉进取者皆取给于此,粤人因戏以"十姊妹"呼之。宣统初年联美之策,即其党所主持也。

天阉

凡男子不能近女色者谓之"天阉",同时在位大臣若大学士翁同龢、礼部侍郎张亨嘉、吏部侍郎于式枚皆患此疾。三人在光绪时颇有文采风流之概。同龢主持文衡四十年,江浙名士多出其门,片纸只词,见者争相宝重。式枚从李鸿章最久,谙习国朝掌故,考察宪 政归,独持异议,不肯随俗俯仰。亨嘉笃嗜古书画,尝以八百金购王石谷山水八幅。或言卖者贿通姜筠怂恿亨嘉受之,实赝鼎也。亨嘉长者,不疑,仍与筠交好往来如故。予所知楚士若陈毅、苏舆、郭立山等皆亨嘉视学时所取拔,湘人言近时学政,无有出亨嘉右者。今亨嘉、同龢俱憔悴死,唯式枚尚存,亦孤立无助。予在南方,不闻有阉疾,来京师数年始稍稍闻之。然此三人外亦别无所闻,岂奇疾独钟于方雅之士欤!闻德宗亦系天阉,疑莫能明。或宫人因其无子而诬之,未可据为实录也。

保皇党

康有为遁入南洋群岛,敛钱数十万,设保皇会,皆欺骗华侨之术,非真欲效忠故主也。同、光以来,内外重臣皆孝钦所亲拔,德宗虽亲政,实未敢私用一人,其势固已孤矣。唯翁同龢以东宫旧恩极力保护,汪鸣銮与同龢同乡相亲昵,张謇出同龢之门,志锐为珍妃亲兄,文廷式与志锐为旧交。数人相比虽公私不同,皆以保皇自任,附之者只贝勒载澍、户部侍郎长麟而已,余皆孝钦耳目也。孝钦更变多,有事辄先为所觉。丙申逐长麟、鸣銮,丁酉逐廷式、志锐,戊戌逐同龢、幽载澍于高墙,謇大惧,弃官还江南,托商务自隐,而保皇党无一能自存者矣。有为后起,因廷式以通珍妃,因同龢以见德宗。是时,德宗羽翼已尽为孝钦所剪,有为败,孝钦手无一兵,潜至宫中,制德宗如孤雏,居之瀛台,在廷诸臣无敢为德宗进一言者。盖保皇党之误,一误于甲午之役,导珍妃夺嫡;再误于戊戌之变,导德宗叛母,知其事者颇不直之。殆孝钦崩,移志锐于近地,赦载澍出狱,而同龢、长麟、鸣銮诸人死已久矣。

言路报馆网利之术

民之所畏者官,官之所畏者,一曰言路,一曰报馆。报馆网利之术,凡攻人过恶,必先隐其名而微讽之;不动则甚其辞,直叙其劣迹;又不动则指其名而大骂之。故官大而有力者,其于报馆月必馈干修,或投资与之合股,或出重金鬻归官办。如端方、袁树勋、蔡乃煌皆然,俗所谓"机关报"是也。官小而力弱者,遇事视轻重酬谢。善宦之人未有不联络报馆者。言路网利之术与报馆蹊径略同。初入台,搜寻细故或州县官小过,数数上

疏。阅邸抄者见某御史时时递封奏，咸推为敢言，争以事相告。其初意在沽名，不能辨虚实，见即上之。交游渐广，往来书札渐多，稍加矜重，遂有以利进者矣。满御史俾寿声名尤劣，腹枵不能属文，其疏稿皆李钟豫代拟，后分贿不均，两相口角，语浸达于外。台长张英麟闻之，遂以京察被黜。其时祖法未尽破坏，言路、报馆虽以不正行之，污吏犹知所惧而不敢诬及贤者。至宣统以后，赏罚日弛，谏官之言不能见纳于上，报章之言不能取信于下，上下无所顾忌，吏乃横行于此时矣。

宦途异数

近日宦途异数，多不可晓。有由捐纳起家，甫握篆即为总督者。袁世凯初以监生报捐中书科中书，改同知，再捐候补道。甲午自高丽逃归，擢宁绍台道，旋升直隶臬司，留小站练兵，皆未莅任。戊戌入康党，由谭嗣同保以侍郎候补。寻奉命往天津，叛康附荣禄，遂署直隶总督，此一异也。

有官至巡抚未经引见者。旧例，凡正印官必引见，奉旨除授，方许赴任，虽八品盐课大使亦然。张鸣岐以举人入岑春煊幕，报捐道员，旋补右江道，递升臬司、藩司，不二年遂至广西巡抚，讫未一履禁地，瞻仰天颜，此二异也。

又有兄弟同官一省，同时互为总督者。赵尔巽既移督四川，其弟尔丰方为建昌道，竟不回避，改为边务大臣。尔巽入京陛见，即以尔丰护总督；尔巽调东三省，即以尔丰补授四川总督；以封疆重任，乃兄弟私相交代如此，此三异也。

又有本省人同时为本省两司者。江西藩司刘春霖，本吉水人，其曾祖商贩在外，遂寄籍贵阳。臬司陈夔麟，崇仁人，父官贵州，遂家焉，其宗族、邱墓、姻亲故在。二人自请回避，皆不许，此四异也。

三菱公司

湘潭赵启霖、莆田江春霖、全州赵炳麟同时为谏官，甚相得，号称敢言。京师人争目瞩之，因假上海洋商标记，共呼三御史为“三菱公司”。启霖美文辞，温慎如好女子，不妄与人交，入台不一年，以劾奕劻父子罢职。炳麟汲汲好名，视赵、江稍驰骛，所著书秘不示人，多记国朝掌故，然文笔不甚雅驯。春霖刚直使气，好饮酒，饮数斗不醉，酒半辄掀髯指骂王公，闻者咋舌。妇死不再娶，僦居宣武城南，出无车，每上封事，夜半挟衣冠雇东洋车入宿朝房，虽大风雪如是。邮传部尚书陈璧亦福建人，贫而鄙，甚畏言路。欲为春霖置妾，固辞。又赠以骡车，亦不受。平时外官循俗例所馈冰炭别敬悉谢绝之，而微行蹩躠如故也。

铜元纸币之害

钱币之制，必铸本与钱价相埒，乃可取信于民，久行无弊。古未闻有以圜法为利者。自厘金兴，所收制钱每缗重至七八斤，外人潜运出口，销化为铜，中国始忧钱荒。偷为一切取巧之计者乃倡议改铸铜元，始行于湖北，每枚重二钱七分，当制钱十枚。较其赢绌，六倍其利不止。各省仿效行之，铜元余利遂为入款大宗，端方、张之洞皆借此以济新政，于是局所增至二十余处。奸商结党盗铸，或更从海外输入，币日益多，银日益涨，每银一两易钱至二千。物价既昂，商业大窘。旧例，各州县丁粮，民间输钱而司库收银，银价既高，地方官入款顿绌，不敷解缴，拙者坐困，巧者遁而之他，吏治亦大坏。度支部忧之，乃请旨停铸，只留天津一厂归部臣督办，停铸未及一年而户部设大清银行、各省设官银号，内外库空如洗，官私通行纸币。主其事者侵盗无厌，或奸宄伪造，纷然莫可究诘，小有惊变，人情汹汹，百货不流，商店相率倒闭。盖始之创行铜元，以三钱铸本强作十钱之用，民已不堪，至官票行，但凭一纸空券攘取民间货物，直与虏略无异矣。主张新法者方以银行为莫大经济，至设专门学堂以资造就，其荒诞不经，殆有非思议所能及者。

军机不胜撰拟之任

国初未设军机，多由南书房拟旨。故高士奇在南斋颇招物议，有“万国金珠贡淡人”之谣，“淡人”盖士奇字也。雍正时，张廷玉为军机大臣，携编修戴衢亨等入直，代司撰拟，尚无章京缺额。然雍、乾两朝诏谕反复详尽，用一人必宣示其所以擢用之故，行一政必表白其所以不得不行之苦心，其戒饬臣工，恳切如家人父子。有一诏长至数百言或千余言者，疑皆出自宸断，非军机所敢擅拟。光绪初年，潘祖荫、翁同龢号称绩学，颇工词藻。戊戌后，荣禄当国，尝在私第拟旨，同僚皆不与知。瞿鸿禨稍具文才，亦莫敢表襮，至荣禄死，始稍稍秉笔。同时荣庆自以翰林起家，颇欲自试，每成一稿，鸿禨径涂改之，不少假借。庆自顾不如，亦不敢争。鸿禨罢，张之洞、袁世凯相继入军机。之洞暮年才尽，执笔沉思，终日不成一字，世凯从旁笑之，亦莫能赞一词也。之洞所拟德宗遗诏，自称“在天之灵弥留不起”，读者皆掩口而笑。十余年来，朝政不纲，直视枢务为例行公事，凡执旨批答辄令章京检成案改易数字以进，无成案者，诸大臣各出私见，凑缀成文，不必其能动人也，但求毕一日之事而已。故有此督、抚所参之员彼督、抚旋即保奏，彼省奏拨之款此省旋即截留，又有甲部奏定之章乙部旋即议改，从无严旨诘责之事。载沣初摄政时，兴致甚高，凡批答各省章奏，变“依议”曰“允行”，如史臣记事之体，折尾恭誉套语辄加浓圈。后亦稍稍懈弛，视德宗时尤甚，虽交议交查密旨，或累月经年不复，亦若忘之，无过问者。浙江巡抚增韫请简王丰镐为交涉使，奏朱批：“著照所请。”二品大员不见除授之旨，闻者莫不怪诧。旧制，凡属参案，虽一典史疎防越狱，必明降谕旨，用示惩戒。两广总督袁树勋被弹，密旨交瑞澂查办，内外莫不注意。及瑞澂查复请旨，亦随折批曰“著照所请”，无后命。己酉两宫大丧，民政部请奖出力司员凡百余人，礼部亦如之，乃部臣违例滥邀恩泽之

举，非议案也。奏入，均奉旨依议。予在吏部时，尝见部中有举两例双请之折，旨下依议，部臣亦不再请，巧者遂以蒙混为得计矣。

兵　变

新军之乱，始于安徽炸杀巡抚恩铭。藩司冯煦收关防，不动声色，执首祸徐锡麟诛之，乱乃定。此光绪三十二年事也。宣统二年，湖南逐巡抚岑春煊，拥戴藩司庄赓良为巡抚，名曰饥民，实新军主之。是年，广东新军与巡防营大战于省会，死百余人，闭城三日，此可以惩矣，而筹款征兵、设军谘府，主张中央集权，尽夺督、抚兵柄，玩寇如故。七月，蜀中乱民勾结新军围成都，各州县同时响应，此宜稍知惧矣，而各省解散防营，搜括骚扰如故。殆武昌失守，兵不能见信于官，官亦不敢倚兵自固，上下互相疑贰，黠者鼓煽其间，遂不谋而合，十八省同时告变而天下皆成土崩矣。江西巡抚冯汝骙，初闻鄂乱，召集各将领痛陈君国大义，馈羊酒入军营，冀结其欢心。军士已私应革党，语其侪曰："此饵我也，吾其为猩猩矣！"饮数巡，稍稍散去。是夕，遂攻抚署，南昌不守，汝骙走死九江。

辜鸿铭坚拒袁党

辜鸿铭出洋最早，能通数国语言文字。辛亥冬，张謇、唐绍仪皆聚上海，极力效忠于袁，欲罗致鸿铭入党，因设宴款之，啗以甘言，且引孟子"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数语以动之。鸿铭曰："鄙人命不犹人，诚当见弃。然则汝两人者，一为土芥尚书，一为犬马状元乎？"掷卮不辞而去。

琐　记

张裕钊、吴汝纶先后掌莲池书院，王闿运掌尊经、船山两书院，王先谦掌校经堂，皆培植人才不少。至学堂兴而师礼废丧殆尽，稍知自爱者皆裹足不前矣。

金川平，始立健锐营；缅甸平，始立火器营。皆乾隆时兵政，相沿至今不改。

端方奏："江宁省会为东南之望，关于学务一切并计岁支仅百七十万金，似不为多。"(见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官报》)此人眼孔虽大，良心则尽丧矣。

朝廷不知采用何人之策，忽思经营卫藏，拔赵尔丰为边务大臣。驻边三年，糜款滥杀，大失边民心。初由各海关拨开办费百六十万，度支部又岁筹常年经费五十万(见三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官报》)，其兄尔巽方督四川，又倾司帑济之，蜀人衔之刺骨。

张荫桓好画，蓄王石谷真迹至百幅之多，因自名其所居曰"百石斋"。后谪新疆诛死，尽流落关外矣。

张佩纶为讲官时屡参李鸿章，及其败也，鸿章弃前怨，延之课子，且赘为婿，当时有"西席作东床"之谣。或云：法越之战，鸿章实阴袒之，事后恐为佩纶所持，故不得已而出此。

鹿传霖、锡良素称廉谨，皆大臣中之稍负时望者，独闇于知人，殊不可解。传霖密荐三人，一江宁布政使樊增祥、一广西巡抚沈秉堃、一江苏巡抚程德全。增祥屡被弹奏，沈、程则效力乱党，俨然以佐命自居。锡良白首出关，乃调用郑孝胥、熊希龄、杨度。人固未易测耶！

宣统初，凡各省督、抚请将某员宣付史馆立传，或请昭雪获戾罪臣，皆不下部议，即降旨："著照所请。"朝廷盖视此等表扬为无足轻重之事，名教扫地尽矣。

载泽既管度支，建两大策：一设各省监理财政官，尽夺藩司之权；一设盐政处于京师，尽夺盐政盐运使之权，即所谓中央集权是也。

戊申达赖入觐，从者数百人，沿途供给及临行赏赉费用不赀，犹不能结其欢心。所进表文，辞多不逊，亦优容之，无敢驳诘者。曩时州县供给使差，率多赔累，是役准报部作正开销，沿途州县官反获大利。及归，改使由京汉路易长江轮船入蜀，免其途中骚扰。

监国派新讲官十一员，一孙家鼐、一陆润庠、一荣庆、一唐景崇、一朱益藩、一李家驹、一刘廷琛、一赵炳麟、一乔树枏、一宝熙、一劳乃宣，分为八门，多偏重西学。初尚分班进讲，后渐弛，只按期呈递进章，如言官上封事而已。

汪兆铭谋炸杀监国，未成被执，释勿诛。民政部肃亲王善耆不交大理院，径定罪监禁。及送狱，遣许世英语部臣："此国事犯宜优待。"副大臣王垿忿曰："我不知如何优待！"大臣沈家本明知不合法，亦默然不言，竟收受之。

善耆轻佻无威仪，自执鼓板与饔奴杂坐弹唱。光绪末年，日夜谋夺奕劻之席，财力大薄，不能敌也。

袁树勋以顺天府尹内召，奕劻求假五十万金，不予，遂羁留不令赴任。后被举为湖南铁路总办，临行请训，孝钦询顺天府事，对曰："臣奉命此来，旅寓数月，尚未接印视事，未由知之。"孝钦愕然，始知为奕劻所抑。

御史刘汝骥放徽州府，入见。孝钦曰："汝谒军机乎？"对曰："未也。"徐谕之曰："军机终须一谒。外官不比台谏，当稍学应酬也。"

近世吴县潘氏、常熟翁氏、嘉兴钱氏皆父子相继秉政，世以阀阅相高。自潘祖荫死，翁同龢、钱应溥相继去位，九列中遂无世臣。

光绪中叶，朝士多讲金石，潘文勤尤笃好之。文勤既薨，家人相聚而泣曰："先尚书身后一无所有，只无数破铜烂铁，堆积书房，不能易盐米也。"

张荫桓由监生起家而为礼部侍郎，张翼由门丁起家而为内阁侍读学士，自是仕途流品不分清浊矣。

孝钦定策立德宗时，召见群臣于养心殿，无敢持异议者，唯文祥言国家多难，宜立长君。孝钦佯为不闻，同列即叩头而退。

有人游厂肆，见吴大澂篆联甚佳。问价，索番银二饼，嫌其过昂。厂贾笑曰："此在甲午以前，虽再倍其数不可得。自款日以后，求者渐稀，故所值只此耳。"

某巡抚入京陛见，过天津，李鸿章宴之。谈及边事，因问北洋战兵可得几何？鸿章笑曰："苟延之局，何必认真。"既而引酒自酌曰："失言！失言！当罚酒一卮。"

常州赵凤昌年少美姿容，鄂督张之洞嬖之，用为内巡捕，所言无所不听，群呼为"一品夫人赵氏"。

庚子之变，山西巡抚毓贤初拟遣戍，行至兰州，有旨令就地正法。甘肃布政使李廷箫先任山西，贤旧僚也，劝令自裁。贤曰："我大臣也，今有旨诛我而不延颈受刃，是朝廷之法不能行于臣下也。勉谢李君，毋以我为念"。贤死，廷箫私谓其亲日："当山西拳祸初起，吾亦有地方之责，宁忍独生？"亦仰药死。

彩云曲并序

[清]樊增祥撰　任思亮整理

《彩云曲并序》，清代樊增祥著。记清末名妓傅彩云(赛金花)生平事迹。其中言傅"与小奴奸生一女"事，可为一家之言。据《香艳丛书》本标点整理。

傅彩云者，苏州名妓也。年十三，依姊居沪上，艳名噪一时。某学士衔恤归，见悦之，以重金置为簉室。待年于外，祥琴始调，金屋斯启，携至都下，宠以专房。学士持节使英，万里鲸天，鸳鸯并载。至英，六珈象服，俨然敌体。英故女主，年垂八十，雄长欧洲，尊无与并，彩出入椒庭，独与抗礼，尝偕英皇并坐照象，时论荣之。学士代归，从居京邸，与小奴阿福奸生一女。学士逐福留彩，浸与疏隔，俄而文园消渴，竟夭天年，彩故与他仆私，至是遂为夫妇。居无何，私蓄略尽，所欢亦殂，仍返沪为卖笑计，改名曰赛金花，苏人公檄逐之，转至津门，虽年逾三十，而艳名不减畴昔。己亥长夏，与客谈此事，因记以诗，先是学士未第时，为人司书记，居烟台，与妓爱珠有啮臂盟。比再至，已魁天下，遽与珠绝，珠冤痛累日，竟不知所终。今学士已矣，若敖鬼馁，燕子楼空，唱金镂者，出节度之家，过市门者，指状元之第，得非霍小玉冥报李十郎乎？余为此曲，亦如元相所云。甚愿知之者不为，而为之者不惑耳。

姑苏男子多美人，姑苏女子如琼英。水上桃花如性格，湖中秋藕比聪明。自从西子湖船住，女贞尽化垂杨树。可怜宰相尚吴棉，何论红红兼素素。山塘女伴访春申，名字偷来五色云。楼上玉人吹玉管，渡头桃叶倚桃根。约略鸦鬟十三四，未遣金刀破瓜字。歌舞常先菊部头，钗梳早入妆楼记。北门学士素衣人，暂踏球场访玉真。直为丽华轻故剑，况兼苏小是乡亲。海棠聘后寒梅喜，侍中居外明诗礼。两见泷冈墓草青，鸳鸯弦上春风起。画鹢东乘海上潮，凤皇城里并吹箫。安排银鹿娱迟暮，打叠金貂护早朝。深宫欲得皇华使，才地容斋最清异。梦入天骄帐殿游，阏氏含笑听和议。博望仙槎万里通，霓旌难得彩鸾同。词赋环球知绣虎，钗钿横海照惊鸿。女君维亚乔松寿，夫人城阙花如绣。河上蛟龙尽外孙，虏中鹦鹉称天后。使节西持娄奉章，锦车冯嫽亦倾城。冕旒七毳瞻繁露，盘敦双龙赠宝星。双成雅得君王意，出入椒庭整环佩。妃主青禽时往来，初三下九同游戏。装束潜将西俗娇，语言总爱吴娃媚。侍食偏能餍海鲜，投书亦解缗英字。凤纸宣来镜殿寒，玻璃取影御床宽。谁知坤媪山河貌，祇与杨枝一例看。三年海外双飞俊，还朝未几相如病。香息常教韩寿闻，花枝每与秦宫并。春光漏泄柳条轻，郎主空嗔梁玉清。祇许丈夫驱便了，不教琴客别宜城。从此罗帐怨离索，云蓝小袖知谁托。红闺何日放金鸡，玉貌一春锁铜雀。云雨巫山枉见猜，楚襄无意近阳台。拥衾总怨金龟婿，连臂犹歌赤凤来。玉棺书下新宫启，转尘玉郎长已矣。春风肯坠绿珠楼，香径还思苎罗水。一点奴星照玉台，樵青婉娈渔童美。穗帷犹挂郁金堂，飞去玳梁双燕子。那知薄命不犹人，御叔子南先后死。蓬巷难栽北里花，明珠忍换长安米。身是轻云再出山，琼枝又落平康里。绮罗丛里脱青衣，翡翠巢边梦朱邸。章台依旧柳鬖鬖，琴操禅心未许参。杏子衫痕学宫样，枇杷门榜换冰衔。吁嗟乎，情天从古多绿业，旧事烟台那可说。微时菅蒯得恩怜，贵后萱芳都弃掷。怨曲争传紫玉钗，春游未遇黄衫客。君既负人人负君，散灰扃户知何益。歌曲休歌金缕衣，买花休买马塍枝。彩云易散玻璃脆，此是香山悟道诗。

悔逸斋笔乘

[清]李岳瑞撰　张　华　王　伟整理

《悔逸斋笔乘》，清末民初李岳瑞撰。书中多记晚清名宦、文人轶闻杂事，其中对清代围棋名家及棋坛流变的记载，尤为他书所罕见。据《满清野史五编》本标点整理。

李文忠轶事

霍邱裴伯谦明府景福，由翰林出宰粤东，健吏也。以忤西林被劾，戍新疆，后蒙赦归。尝述文忠轶事，有足资谈助者。裴之由庶常改官也，过天津，谒文忠。甫就座，文忠倨身扬声问曰："汝欲刮广东地皮耶?"言已大笑。及己亥冬，文忠出镇广州，裴方令南海，谒见文忠。问曰："君再任首邑，政将奚先?"裴抗声对曰："先刮南海地皮耳。"文忠笑曰："十年前一语，至今尚不能忘耶?"徐又曰："汝言甚是，地皮须刮得净，亦是地方之福。"皖北人呼土匪为地皮，粤故多匪，南海尤甚。文忠治粤，首重捕匪，故以是为勖也。一日，文忠檄撤隆庆汛把总陈某，裴极言某缉匪得力状，请勿撤，文忠不可。裴争之愈力，文忠怫然曰："总督之力，不能撤换一把总乎?"裴亦正色曰："果能赏罚之平，诛之可也，岂但撤换?"语毕，遽兴辞趋出。文忠亟起，亲至帘外，以杖招裴返曰："好好商量，何至动气。"裴始入谢过，而陈某卒不撤。

庚子六月，文忠奉命入都议和。是月二十一日，自广州登舟，裴往送之。他官皆不见，独以乡里后进召裴入。时炎热甚，文忠衣蓝绨短衫，著鲁风履，倚一小藤榻。坐定，语曰："广州斗大城中，缓急可恃者几人? 尔取信于民，此正可有为，为地方弭患。督抚诚不若一州县也，能遏内乱，何至召外侮? 尔其勉之矣。"先是，五月十九日，总税务司赫德以电告急，略言都中事。文忠即致电荣禄，力言外衅不可开，拳党不可信，语颇忤荣意，自此电遂绝。仅日接项城山东来电，藉知京中消息而已。时则沙面洋商相率赴香港避乱，又亟添一营保护沙面。命裴及广州协往晤各国领事，告以力任保护，赴香港者逡巡复返省。未几，忽奉入都之命，粤中人心又为一震。裴因进言曰："内乱为外侮之媒，东南之安危，视乎上海；上海之安危，视乎香港；香港之安危，视乎广州；广州之安危，则视乎沙面。领事洋商聚集于此，而匪人日思暴动，以沙面为发难之基。沙面不保，香港受其牵动，东南大局，不可问矣。某既为地方官，自当与共存亡。公过港时，盍将此意告知港督，同心协力，以保东南危局?"文忠曰："我虽离粤督任，然缺尚未开。若有大事，仍当与静山一力主持。"静山者，巡抚德寿字也。裴曰："公已调补北洋矣，诸领事今晨已得电，皆额手相庆也。"文忠忽拈髯自语曰："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已而又曰："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京师难作，根本虽已摇动，然慰亭搘拄山东，香涛岘庄皆有定识，必联络保全，不至一蹶不振。以各国兵力论之，京师危急，当在八、九月之交。但聂功亭以阵亡，马宋军零落，牵制必不得力。日本调兵最速，英人助之，恐七、八月已不保矣。"语至此，潸然泪下，曰："内乱如何得止?"良久无他语。裴将辞出，文忠止之曰："潮尚未至，且勿忙。"乃自饮牛乳，而命以荷兰水饷客。裴复启曰："万一都城不守，公入京当如何办法?"曰："必有三大问题，剿拳匪以示威，惩罪魁以泄忿，先以此二者要我，而后注重兵费偿款，此势所必至也。兵费赔款之数目多寡，此时尚不能预料，惟有极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作得到否? 我已垂老，尚能活几年。总之，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语次涕下如绠縻矣。裴亦怆然，遂辞出。文忠尚命取影像为赠，送至舱口，仍执手再三嘱曰："地方要紧。"裴唯唯登岸，而安平船遂起碇去。德寿故庸骏，然不肯自用，始终守文忠训，不敢妄有更张。故文忠虽去，而粤东卒获无事，非他满督抚所及。

熊襄愍死事异闻

东莞袁督师之冤死，由清太宗用间，其事人人知之。读会稽秦颙先生大来《称阳杂录》，乃知熊襄愍之死，亦魏阉受清赂所为。盖襄愍下狱，先生之族父字集公者，方有锦衣经历，故知之甚确也。云襄愍下狱后，日以囊布系颈，向空而拜。提牢官询其故，则曰："囊中贮谢恩表，故望阙百拜，冀上达天听也。"提牢官曰："囚安得复上表?"襄愍曰："此赵高语也。"临刑日，夜半取

以出，曰："有旨处决。"曰："已知之。"颜色阳阳如平常。至刑部堂上，为设酒食，不食。火炬中拥之行，至西市戮之，声如斫木革然。再视之，乃狱中所枕长枕也，而襄愍已不知所在矣。监刑者皇急无措，急诣魏阉言之。忠贤怃然曰："吾曩闻此公有异术，尚未之信，今果然。然断不可声言，事泄将何以对东国？"急取狱囚貌似者戮之，而传首九边。又萧山范蘅洲先生《古趣亭集》中，有《碧波潭马氏夫妇双修记》一篇，中有引泰颛先生语，谓康熙中，碧波潭庵僧某，一日告马将赴海宁谒经略。碧波距海宁二百里而遥，僧平旦启行，及暮归，日犹未落，往返已四百余矣。马疑其妄，检行橐，则有经略手书及海宁土物数事在焉，乃知僧果异人，聆其言，乃熊襄愍部将者也。按：襄愍以枕代死事，《鲒埼亭集》亦载之，然与此略有异同，某僧事则知之者綦鲜，故亟录之。蘅洲，西河检讨弟子也。

县令捕盗异闻

咸丰时，有京师人某县令者，需次江西，久无差委，穷乏已甚。唯一老仆相依左右，为之奔走衣食。或劝之他适，则曰："主濒断炊，我焉忍饱？"某令乃谓之曰："汝力终不能活我。我穷饿死，汝徒相随，同尽奚益？不若别事新主，果得所依，尚可以所余助我也。"仆始首肯。适有同官某委署某邑，距南昌才四十里，某令为书荐之往。中途大雨，天且向晦，之路旁废刹暂避。殿上漏无干处，惟佛龛尚完好，乃侧身其中。夜半雨止，月明如昼，瞥见殿上东廊有一棺木，色极新，知为新死者。将起行，忽然门外马蹄声至寺门止。二人自外人，一中年者约四十余，一少年者可二十许，席地坐殿门外。少者曰："我三人约为兄弟，走江湖，誓劫财不渔色。昨二哥所为，得钗钏甚微，而杀其人。此良家之归宁者，非淫其色，何故杀之？背约甚矣。"语次，指廊下棺曰："大哥若纵之，何以对此死者？"言毕，自振其佩刀，玱琊有声。仆闻言，知为盗，骇甚，屏息不敢动。俄而寺门辟，又一人短衣仗剑，悄然自外来。少年即起立，抗声责之，其人默然无语。良久，乃仰首曰："我尚有眷口，恐以相累。"少年曰："此事大哥与我当力任之，请勿虑。"其人即掷手中剑与少年曰："以烦吾弟。"少年接剑而刜其喉，拾地下席裹其尸曰："我以归诸其家。"中年者欲有言，少年曰："此可不劳兄往，但稍醵数十金济其家，明日至省城某茶肆晤会可矣。"挟尸径去。仆听之了了。天晓，亟归其主。主某县令撤任，即有此案，今幸有端倪矣，亟赴大府面陈其事。大府即饬某令率众往某茶肆，二盗皆就絷。某令以功得署优缺，仆事之终身。二盗有侠义，杀人者已自抵，得免死，留军营效力，后均立战功得官。

纪归安朱侍郎直言事

庚子拳匪之变，举国若狂，盈廷缄默，偶发谠言，辄触奇祸。其官居侍从，身无言责，而折角批鳞，终始不挠，屡濒于危，而卒获免者，归安朱古微侍郎祖谋一人而已。方是岁四月杪，内廷已决战计，然尚无明文发表。侍郎时官翰林院侍讲学士，首抗疏力争拳匪妖妄，不可倚以集事。又谓兵力窳弱，断不足当列国节制之师。而以一国遍与八国开衅，众寡、强弱、曲直之殊，在在皆无胜理。其言最切挚。疏甫上，枢廷堂属争相传观，谓翰苑中乃有此风议。早朝未散，其事已喧传辇下矣。侍郎既递折，出城未归寓，先驱车诣长乐林诒叔编修开暮寓所，盖诒叔之兄官军机章京，必知疏入后，宫廷意旨何如，故汲汲往探消息也。甫入门，尚未就坐，诒已屣履出迎，相见即失色吐舌曰："老前辈竟如此大胆，敢作此惊天动地之大文耶？"即此一语，可见宫闱主战之决心，与士大夫清议之遏抑矣。孝钦得疏，未置可否，但微哂狂生不识时务而已。知府湖南人曾廉探得之，遽奏请立斩侍郎以惩异议，两疏皆留中不下。盖孝钦虽愎谏，而斯时蓄怒未盛，未肯遽杀人以立威也。未数日而有大叫起之举（凡国家有大事，遍召九卿翰詹科道入见，谓之大叫起，许文肃景澄踞牵上衣，即在此时）。侍郎既入见，即力陈董福祥不可专任。侍郎躯干短小，而语最洪亮，又学士阶卑，班最后，故不得不大声言之。孝钦闻，愕然问曰："大声疾呼者为谁？"侍郎昂然对曰："翰林院侍讲学士臣朱祖谋。"孝钦微笑，即呼令稍近前跪，以便问对。侍郎乃详陈董军不可恃状，孝钦怫然曰："然则汝谓何人为可靠者？"侍郎顿首奏曰："臣于诸将帅交际生疏，未能悉其底蕴，不敢妄行保奏，致误国事。然如董福祥之骄暴粗疏，昭然众目共睹，臣既有所闻见，亦实不敢缄默。军旅事重，尚乞太后与诸王大臣熟商之，非臣有所恶于董福祥也。"孝钦虽不悦，然以其言切直，亦无以罪之，但叱退去而已。翌日军机入对，孝钦忽问荣禄曰："昨日大叫起时，有翰林院官朱某，与我辨理甚苦，此姑不论。唯其人奏对时，目光注视予面，其意似深不满于予，今日思之，犹介介也。"荣禄对曰："彼小臣万不敢对太后无礼，但其与奴才语言时，目光亦往往如此。奴才徐察之，知其目本有病，加以畏葸矜持，更失其平日活泼之态度，非有他也。"孝钦始释然。荣于侍郎未有一面之交，顾保全如此者，盖荣为人素狡险，虽阿附后意，力主用拳，然亦颇虑他日不能必胜。故遇事往往阴持两端，不敢显违清议，预为后来免祸地步。然即此一念，而正人君子亦颇赖以保全。若刚毅、启秀，则愚愎更下荣数等，故对于面折廷争之士，无不悉力以构陷之也。

战衅既开，使馆久围，董军日有伤亡，而外人无毫发损失。虽畴昔主战者，亦知事之无幸。然皆怵祸，不敢颂言。侍郎又疏请刻日停战，保全邦交，为议和转圜地，言尤切至。是日黎明，侍郎方入内递封事，旋闻留中无旨，即驱车归城外寓所。甫至家，则枢廷交片已早到，召侍郎诣军机处，称奉旨有垂询事件，复升车入内。时尚未朝餐，仅买馎饦数枚于车中啖之。才入西华门，则刚毅已先退直出，徐步阳阳，若有得色。相遇于夹道中。侍郎本不识刚，苏拉（满语"闲散"之称，旗丁之供役官署者也）指语曰："此刚中堂也。"侍郎不得已，趋而

揖之。刚犹温语相奖藉曰："适读尊疏，指陈切当，深中机宜。停战议和，实属今日不易之策，佩服无既。惟太后于疏中要语，尚有所疑，故须召人传询。吾本署尚有要事，须先退直。仲华（荣相字）、夔石（王相文韶字）、颖之（启秀字）、展如（赵舒翘字）诸公，俱在枢廷，可往见之。但未知慈意如何。吾出外即先照尊疏言办理，已先传谕诸将，不唯使馆须竭力保护，即樊国梁处，亦饬令严密防护，不许妄动一草一木矣。"侍郎曰："未知樊国梁为何人？"刚谬作惊诧状曰："大法国传教师樊老先生，现为西堂大主教，足下乃不识其人乎？"（法教堂在城西安门外，故曰西堂）侍郎曰："向与此辈未有往来，然樊既系教士，自属私人资格，非使馆关系邦交可比，保护与否尚无关紧要。"刚且行且摇首曰："不然，不然，应保护，应竭力保护。"遂匆匆去。刚行既远，苏拉语侍郎曰："朱大人知刚中堂将何往乎？彼有戎衣一袭，存西华门外某饭馆中，出禁中并不归家，即往饭馆早餐。饭毕换戎衣，径率亲军数百人往攻西堂，期必得樊国梁而手戮之，已连攻三日矣，尚未得手。今早闻彼自言，当竭一日之力，不攻破不遏手。是以匆匆早退直，胡言饬人保护耶？"侍郎既至军机处，荣相迎问曰："慈意于尊疏似颇许可，惟停战不能空言，使臣将命，不知用何仪注，在欧洲各国，必有定例可循。顷太后以此垂询，同人皆不知，无以覆奏。故请旨召君来一问，应如何办理，君自当熟知之。"彼辈所以为此者，盖深恶侍郎言直，而疏中语意空洞，欲加罪而无辞。彼辈习闻西人有竖白旗停战之说，而白旗之用，在中国为纳降。度侍郎意中，亦必如此办理，故谬为不知，请旨垂询。俟白旗之语出自侍郎口中，即可锻炼周内，指为输款敌军，劝降辱国，即立置重辟，亦不能自白耳。侍郎初闻苏拉谈刚相事，固深疑之，至是益大悟。乃对曰："某上疏本意，因战事久不得手，敌军日逼津、沽，去都门仅相隔尺咫。且慈躬颐养之余，日闻炮火震惊，度亦难安宵旰。故冒昧奏请停战，以纾近忧，别图长策，并非取法彼族。至停战应用何种仪注，生平未习，西籍实属毫无所知，不敢逞臆妄对。总署堂司各官，不乏深谙公法之员，果其言有当圣心，应请降旨召询，必能熟筹长策。"语毕，荣相默然，沉思良久，曰："君言亦是。即以是意办一奏片，我等为君覆奏，看上意若何办理。"即令章京导侍郎入别室，草奏既成，荣等持之入对。有顷，复出曰："尊奏太后已览讫，命且留中，所事已毕，君可归矣。"侍郎始徐徐出，日已旰矣。戚友莫不代为危者，闻其归，乃交相庆也。

清宫秘事琐纪

相传孝穆皇后为恭忠亲王生母。为妃时，最有宠于穆陵。文宗少而失怙，宣宗命孝穆抚养之。宣宗本钟爱恭王，以其英挺类己，金縢秘册，欲署恭王者屡矣，孝穆始终力辞，乃止。当时文宗颇自疑不得立，赖师傅滨州杜文正公受田为之画策，遂得册立，以故深德文正。文正之殁，以协揆而赠太师，为清室二百年间汉大臣所仅有，职此故也（语见《春冰室野乘》中）。及宣宗升遐，文宗感孝穆养育恩，特尊为太后，一切礼秩，悉视母后，孝养特隆，并命恭王得朝夕入宫问安。清世故事：皇子既受封，即须出阁，别居府邸，非奉谕旨，不得辄入，至皇兄弟益不能轻入宫禁。恭王获沐此殊恩，亦以太后故也。顾太后虽劝立文宗，而晚年复悄悄悔之，生平未尝稍假词色，故文宗亦复觉。迨太后病笃，文宗昕夕侍侧，亲视汤药。每与恭王替班互值时，太后已昏迷不知人。一日文宗坐榻侧，太后误以为恭王也，执手而名呼之曰："吾旦晚必不起，受天下之养者数年，死亦何憾。但恨汝父当年欲立汝时，吾矫情力辞，铸此一错，使汝从此低首他人下耳。"因涕泣哽咽。文宗知其误，亟以他词乱之。后忽醒，见独文宗在侧，自悟失言，乃大惭，遂气逆淡（痰之本字）涌，俄顷竟上仙矣。然文宗终不以是故薄视恭王，太后饰终之典，未尝少有缺也。此事戊戌春在京师闻诸康长素者。

醴泉，字子钝，侍御，曾闻之一内务府旗员，谓慈禧之不悦德宗，实起于壬辰之夏。一日，德宗与孝定皇后因小事相争，上忽盛怒，诟后甚厉，后不能堪，乃诣慈禧前泣诉其事。慈禧大怒，语左右曰："上，吾所援立，乃忘恩至此耶？后，吾亲侄，诟后是不啻诟我也，是何能容？"因此温语慰后曰："汝无悲泣，古人有言：人尽夫也。以若盛年，何虑不能行乐？胡斤斤焉恋此病夫为者？吾必有以处之。"自是上每请安入宫，慈禧未尝与交一言。如是者数月，两宫嫌隙遂成。后虽悔之，然无及矣。

方两宫之驻跸西安也，慈禧遇上，颇有加礼，起居衣食，亦稍稍得自由。及还京，一切复如其初。上每侍慈禧居颐和园，终日蛰处一小室，枯寂无聊，每书空咄咄。一日因雪后登楼延眺，忽见西山麓有废寺一所，寺旁一古坟，松柏数株，樵采半已心空。草深径没，耕者往往侵及墓侧。乃指问内侍谓："何家墓道？何荒芜至此？"内侍对曰："此明景泰皇帝陵寝也。"上默然不语者久之。有顷，忽泣下，哀而不止，内侍亟扶掖以下。明日，上召一亲信内监至侧，于箧中出银二百两付之，命速往景帝陵修治墓道，增植松柏，且稍葺寺屋，招僧住寺中，俾主香火，岁时祭扫。禁樵采耕牧，毋得侵及墓域。坚属曰："勿令太后知也。"内监跽请曰："奴辈但知此系景泰陵，不知景泰究是明代第几朝皇帝。保护前代陵寝，自系礼部专责，何必皇上自发内帑，又不令太后得知？敢请其故。"上泫然曰："无他，同病相怜已耳。汝辈视此陵寝，不必认为明景帝之陵，即视为朕躬，亦无不可。"语未毕，涕下沾颐矣。按：先帝大行后，廷臣恭议尊谥，竟以景字为请，其有意耶？其无意耶？（又按：光绪、宣统两朝年号，殆不无微意于其间。盖明谓新帝所承者，道光之绪、宣宗之统，而置文宗于不顾矣。不意以孝钦之明察，而见不及此，使在雍乾间者，殆矣）

德宗晚年，大阿哥溥儁既废，恭亲王溥伟觊觎储位甚力。适张文襄之洞由鄂督入为军机大臣，溥伟以文襄硕德重望，谓可树以为援，于是待遇文襄礼极恭谨。

每言必称以太世伯，而自谓再侄。盖以其祖忠王，与文襄同朝也。文襄每入朝，与溥伟遇，升阶逾阈，必从旁扶掖之唯谨。戊申十月，慈禧万寿，赏王大臣入座听戏。故事：臣工听戏皆于两廊设地褥，盘膝坐听。文襄已笃老，坐久筋骨倦而不能支，又无宴息所，深以为苦。忽溥伟至前，曳其袂，邀与出散步。文襄起，随之出，曲折达一小院落，阒寂无人。文襄方皇惑不敢前，溥伟曰："人无妨也。"因趋前启帘，肃文襄入室。则短榻横窗下，隐囊裀褥无不精，地下茶鼎方谡谡作声，一小珰持箑扇火。几上陈果饵数盘，悉上厨精制也。文襄方饥渴不可忍，得此则大喜。餐毕，且让文襄偃卧榻上，而己则旁坐相陪。文襄终数日听戏大典，而精力不为少惫者，皆溥伟力也。文襄常语人曰："恭邸一亲王，乃敬礼我若是，泽公仅一公爵，齿尚较恭邸为少，乃直呼香涛，人之相去悬绝，乃如是耶？"然后来定策时，诏旨径从中出，文襄竟未尝与闻也。

顺治朝，太后下嫁一事，遂成千古口实。唯所据者为张苍水一诗，此特敌国诋毁之辞。又当时兵戈阻绝南北，传闻不能无所增饰，本不足据为典要。或言金陵某旧家，有蒋良骐《东华录》原稿本，中载此诏，然亦未见其书。又或谓钱牧斋有贺表在集中，然今《有学集》已出，亦实无表也。顷见某报所载某氏笔记，详考此事，然亦别无他据。仅据蒋、王两录异同，互相考证，顾所谓得间者，亦不过罪状睿王上谕中私入宫禁一语，以为确证。夫此语果可为此案之爰书乎？考顺治朝所谓太后，惟孝庄文皇后一人，即康熙时尊为太皇太后者也。孝庄素称懿德，其抚育景陵（康熙陵名），备极慈爱，以情理揆之，决不容有此失德之举。某氏笔记，又谓孝庄殁后，至雍正时，始行守祔，以为可疑。此则孝庄临崩时，遗命葬孝陵近地，俾母子魂魄相依，不愿归祔辽左。及大行后，礼臣集议典礼，重礼经者谓当从夫，重遗命者谓可从子，两议相持，历年未决。故直俟三十年后而后奉安礼成，更不得执为疑案也。度当时情势，多尔衮以帝叔之贵，据居摄之等，而又不学无术，沿习夷礼，必有擅入宫掖，取先朝嫔御为媵妾之事。民间方疾首于满洲之入主中原，遂相与增饰其事，以为太后下嫁耳。平心论之，清室入主中夏，二百余祀，其行事终非拓跋、完颜可及，更无论于胡元。载笔之士，自厥祖父以来，固以数世为臣民，其虐政之得罪于民者，固不容为之曲讳。若夫中冓之言，暧昧之事，则不宜暴扬其恶，以伤忠厚。况此事之因讹传讹，毫无左证者，更不当掇拾单辞碎事，以附会而文致之乎。敢陈兹义，以箴时流，史家直笔，或有取焉。

纪董福祥轶事

故甘肃提督董福祥，固原州人。固原故多回族，而董氏则与回为世仇，人或疑董亦回族者，误也。福祥初起时，据宁灵厅属之董志原高某为主，而福祥与故喀什噶尔提督张俊辅之三人者，相与结盟为昆弟。高本诸生，涉猎书史，任侠有大志，乡人皆尊之为高二先生。方回变之始起也，雷正绾、陶茂林诸军，屯秦陇之交，劫掠焚杀，无异回匪所为，民不聊生，多结砦自保。于是大猾王某，聚数千人保董志原，而福祥等三人往隶之，颇不为王所礼，郁郁不自得，乃谋杀王。王故嗜鸦片，福祥与俊计，乘其瘾发踞床卧，怀刃而入，阳为白事状，王故弗疑，方徐徐起迎，福祥径抽刃砍其膺，俊自后助之，王立死。二人遂奉高为砦主，以兵法训练所部，皆精锐敢战。四方归之者日众，贼至则击贼，兵来则击兵，官军与回匪均畏之，呼之曰围围贼（围围，陇上土语）。及左文襄之督师西征也，湘乡刘霞仙中丞蓉方任陕抚。回悍甚，湘军新自南来，不习西北水土，战久无功。或有以招董军协剿之策进者，左刘皆韪之。刘因遣幕客长安柏子俊先生景伟往其垒说以利害，福祥、俊皆心动欲降，高独不可。盖高素有雄略，颇怀革命思想，阴规割据甘陇也。已而高以疾卒，福祥等遂以所部来降。文襄大喜，俾隶刘忠壮公松山部下。时西征诸军数万人，然文襄所恃为选锋者，忠壮一军而已。既得福祥、俊，益所向无敌。会忠壮督军围金积堡，忽中炮薨，军气骤熸。他将虽有善战名，然无及福祥、俊者。文襄虽阴右湘将，然不能不为之屈。忠壮犹子襄勤公锦棠，接统老湘营，然与二人私相见，必以父执之礼尊之。二人亦感激，乐为尽力。福祥故一勇夫，粗豪乏计略。俊则美秀而文，恂恂类儒生，颇读书，略通章句，能用计出奇致胜。且备谙回部情伪，故战辄得志。自此以后，文襄削平陇右，恢复新疆，什九赖甘军力。而福祥之立功，则又皆俊所左右，公论昭然，不可掩也。南北路诸城既戡定，湘军诸将皆膺上赏，福祥、俊仅官总兵。盖文襄乡曲之见甚深，其待遇西北将领，事急则加以礼貌，以结其欢心，事平则靳以中赏，防其饱而扬去。然二人出群盗中，骤至专阃，富贵之愿已偿，亦不计较勋位之高下也。文襄去后，继为甘督者皆文吏，不足制者将，乃不得不虚与委蛇，以羁縻之。时福祥已擢至喀什噶尔提督，渐骄蹇，时时思与督抚平权。陶勤肃抚新疆，辄以事故裁制之，福祥颇悒悒不自得，微思去而之他。

会光绪甲午，孝钦后六旬万寿，召各省文武大吏入都祝嘏。于时礼亲王世铎，方长枢廷，夙以包苴著称。闻福祥欲去新疆，且涎其多金也，因召使入都。福祥闻召则大喜，急辇巨金以行。后此掀天揭地之风涛，遂滥觞于此行矣。福祥既行，勤肃太息谓所亲曰："此辈粗才，不识大义，但縻厚禄，处之边隅，收其折冲御侮之效斯可矣。今及引之腹心重地，示之以朝廷之情实。彼见夫执政诸臣，其人物不过如是，则轻视朝廷之心生，将无所不至矣。"勤肃此言，犹鉴于汉唐季年驭将之失策，引之以律今日，而孰知后来之祸变，更出当时意计之外也哉？福祥既入都，会荣禄以西安将军亦祝嘏还朝。荣固久蓄非常之志者也，得福祥则大喜，罗而致之门下，折节与为昆季交。福祥亦激昂感慨，愿为知己用。庆典未行，辽祸已棘。荣力荐福祥可大用，乃留京弗令去，俾召集旧部，镇护畿疆。不两月竟成军万余

人，益以亲军精锐数百人而已，其什九皆新募乌合之众也。初屯南苑，旋移独流。乙未春，湘军又败绩，福祥乃抗疏请出关自效。荣禄以京师宿卫单弱，尼其行。一时士大夫称道董军，至拟之王镇恶、檀道济，而惜其不得出一战。是时记者方在辇下，尝亲见其军容之窳，士气之骄。某部下某营官与人语，犹执道、咸间谬说，谓西洋人日中不能视物，且腿直，一仆即不能复起。吾师一出关，直摧枯拉圬耳。无论其耳食之讹鄙可笑，且并日本之非西洋人尚不知之，果使成行，亦不过吴大澂、魏光焘之续耳。幸而不出，遂成竖子之名。然使果一战而北，则人知骄军之不可恃，而荣相依董军以排外之迷梦，可以早醒。庚子之祸，庶几不作，则福祥之大幸，又国家之大不幸矣。祸福倚伏之机，固非恒情所能测哉！

东事既定，西回继变，乃敕福祥帅所部西征，始改授甘州提督，且得专折奏事，与总督平行。此次之变，非本回族全部之同心，彼中稍有身家者，皆愿王师早至，莫不箪食壶浆，以输军食。而福祥所统诸军，汉回各半，要皆河陇土著。其汉兵，则自顾身家，其回兵，则亟除害焉，皆愿努力效死。故甘军一经上陇，所向无前，势等破竹，用兵半载，遂蒇全功。虽曰天时、人事相凑成功，而运饷之劳，斩馘之众，较文襄曩时，不啻倍之矣。西事既竣，勤肃方督陕甘，福祥仍不受其节制，乃复诏回卫畿西，驻军正定。荣相见此，遂以成戊戌政变之局，此则天下所知，无俟赘谕。

庚子之变，人皆以祸首蔽罪福祥。顾此当为福祥恕者，排外之举，本由荣禄主持，福祥既蒙荣卵翼之恩，自不得不听其发纵指示，此亦情理当然，无足深咎。福祥之谲，在其围攻使馆时，不肯尽力耳。盖自津、沽既失，聂军覆没，福祥亦明知联军不可力敌，而又不愿下心俛首，自表无能。因迁延使馆之外，弗肯尽锐攻击，以阴俟宫廷之转圜。此其用心虽巧，然诸国使臣竟获无恙，后来和局开议，不至无可藉手。则即此一念，而国家之蒙其荫庇者亦不少矣。或曰："福祥之迁延，亦荣禄阴教之。"此亦理之所宜有者。福祥既罢兵柄，筑城于宁灵之间而居之，作富家翁，已无意世事矣。而倏然一波骤起，几酿成西北之巨变者，当世或未之尽知也。辛丑议和成，两宫自大梁回銮，端庶人出奔阿拉善王旗，依其外舅以居。福祥所居，距河套最迩。或投以书，嗾其纠故时部曲，拥护端庶人，为入清君侧之举。福祥固无意发大难，得书一笑置之。统兵某大员者，妄人也，初从军福祥部下，积功至专阃。及福祥势去，乃谋下石焉，闻其事喜甚，谓可邀奇功也。急厉兵秣马，刻期北发，将掩其不备而捕之。福祥闻耗亦大惊，乃召集旧部，戒严以俟。于时督陕甘者为满员嵩蕃，其人谨厚无所表见，顾颇更事，识大体，得某大员密报，复电严斥之，戒勿动。而电召甘凉道白遇道，驰诣福祥。许晓以利害。白故福祥营务处也，白见福祥，备述总督意，且力以保护自任。福祥感泣奉命，西陲赖以无事，不然者，张方朱玫之已事，复见于今日矣。福祥本末如此。其粗疏豪勇，不过陈国瑞、李世忠之俦，使安处西庭，保障极边，未尝不可收藜藿不采之用。始于世铎一念之贪，欲征其财货，乃适启荣相之野心，而资以羽翼。卒之辱国丧师，而召吾国民以莫殚之祸。《诗》有之曰：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冯萃亭少保轶事

冯萃亭少保子材，为清季名将之冠。初，本在洪、杨军中，后归诚，隶淮北大营，立功洊至专阃。乙酉二月，谅山之败，法人陷镇南关而入逼龙州。官军再战再败，桂事已不可收拾。少保已年逾七十，统萃字五营在前敌，中路陈于山巅，见诸军败退，愤甚，杖戈草履徒步自山巅驰下，大呼入法阵中，肉搏荡决，所向披靡。诸军继进，法军大崩溃，奔驰一日夜，至谅山，始收队。方炊饭未熟，闻营外人马声，骇以为冯军追至也，复大奔不可止。我军遂复谅山，而和议以成。五十年来，战胜皙族，为吾国民生色者，少保一人而已。然生平有一事，乃绝可笑。

光绪元年，叛将李扬材作乱越南，规犯粤、桂，大府奏派少保统诸军出关督剿，大破贼众，扬材授首，凯旋入关。朝廷嘉其功，赏赉稠叠。赐物中有《平定粤匪方略》一种，其书纪少保未归诚前，与官军拒战事不少讳。少保读而病之。乃专疏入奏，略谓臣少时迫饥寒，误入贼中，桀犬吠尧，良非本心。自投诚后，二十年间，东南兵事，无役不从。所冀少赎前愆，附骥于忠义之林。今恭读《方略》，于臣前事详载靡遗。史官职在征信，自应据事直书。但微臣伏读之下，辄觉愧汗，无以为人。可否仰恳天恩，念臣积劳，泯其往事，命史官凡遇"冯子材"字样，均于"材"字一增笔，改为"林"字，则感激之忱，益无纪极云云。此事若出文臣，则当立获严谴，当时朝廷念少保亲立大功，且武人不识掌故，仅降旨申斥，而仍以温谕慰之焉。

孙子授侍郎轶事

钱塘孙子授侍郎诒经，光绪初，以学士授读毓庆宫，洊至户部侍郎，骎骎将大用矣，同列某公忮之。丰润张幼樵学士之督师马江也，主其事者某公，盖阴袭张汤使狄山乘障之故智也，后果偾军谪戍。然上意颇怜其才，欲摧折而后湔祓之。一日同列诸师傅皆在告，独侍郎一人入直。日课既毕，上留侍郎从容坐谈，因及丰润事，颇惜其有才而不善用。侍郎因陈使功不如使过之谊，且言张佩纶获谴以来，颇知悔艾，迥非昔年趾高气扬故态。倘皇上起之废籍，责以自赎，必能感激图报，不至重负圣恩。上虽未言，而心颇韪之。他日某公入见，上因语及前事，某公力言佩纶决不可复用，且微斥侍郎植党树恩。上固深信某公言者，由是侍郎恩眷顿衰。未几，遂以户部堂吏某骫法事，退出毓庆宫矣。命下之日，某公犹躬诣侍郎宅，温言慰藉，谓天威不测，竟不知谁何所中伤，某虽竭力保留，无如圣意之不可回也。侍郎至竟不知为某公所排挤，比其薨也，犹深感

之。侍郎薨后，王鬣卿农部颂蔚挽以联云："公以枚乘给札，兼浮邱授诗，直道难行，往事不须惭醴酒；我本词馆门生，厕司农掾属，文章憎命，逢人犹自惜焦桐。"侍郎本以南斋翰林，洊直毓庆宫，故有枚乘给札之语。鬣卿则由庶吉士散馆改官，故次联及之。当时吊客读此联，莫不咋舌，谓在雍、乾间者殆矣。

章实斋之斥袁子材

乾隆时，袁随园以诗学主盟东南坛坫，效毛西河于徐昭华故事，吴越大家闺媛，执贽称女弟子者，至数十人，一时诩为盛事。独会稽章实斋先生学诚，深恶而痛绝之。既撰妇学以倡女教，又于所为笔记中痛斥其非，虽愤时疾俗之辞，不无过当，然亦箴颓俗之膏肓，防末流之泛滥，则未可谓无功于人心世道矣。呜呼！实斋生百年前，所见者不过女士昌丰，习为风流韵事，而所虑已如此，使其生逢今日，太息流涕，抑又何如？爰比而录之，以备言礼教者之一助。

其一则曰：谭友夏女山人说，有女子名澜如者，善貌兰通书，略知韵事，与一时素士交，处居小巷中，人称之曰山人。户外之屐来求一观山人，各当其意去。而退省其私，或自厌其尾琐之言，轻其钱谷之好，陈其篋笥之书。亦有以周旋其面目，曰："吾不如女山人。"因谓山人丧风雅之名。而女子反以存山人之实，以风当世。按：谭氏所斥之山人，不过走江湖，谒贵显，务虚名，无实学，一种取憎惹厌之俗子耳。贵人之前，娼优狗马，无不待食，若辈不过分一娼优狗马之支给耳。其品虽出名妓之下，于名教未有妨也。近有浮薄不根之人，倡为才子佳人名色，标榜声气，蛊惑士女，尽决义礼之坊。一时无识男妇，竟相趋附，轻于蛱蝶杨花，无复人禽之别。又有一种江湖笔墨，油口禅机，倡为三教同源，造为声色货利，不害禅定之说，挈带不男不女一辈，干谒贵显，阴邪倾僻，无所不为。而原其所始，不过为阿堵物，术干巧取，与山人奔走都市，同一俗品。而造作言辞，诳惑人听，为风俗人心大害，则又江湖山人之罪人矣，安敢与娼优比高下哉？

又一则曰：明末闺秀方孟式，读徐媛诗，与妹维仪书曰："吴人好名而不学，不独男子为然。"（按：孟式，桐城人，适县张秉文。秉文崇祯时官山东布政使，清兵下山东，夫妇俱殉难。乾隆时秉文赐谥忠节）其言有丈夫气，巾帼中少识也。今日号为大家闺阁，但知仰一纤佻不学，心术倾邪之无品文人，求其标榜题品，非礼相见，屈身称女弟子，无复男女之嫌。不知无品文人，为之夸饰矜诩，其心实不可问。所为标榜之名，不但不足为荣，而适足以为辱。当日所谓徐媛者，方氏但言其诗不足称，犹未至如近日大家闺阁所为之甚也。然其病实由于好名。其为无品文人所愚，而不自知其浅陋，则实缘于不学。方氏此言，真今日大家闺阁之良师也。

又一则曰：朱楚生者，康熙中名妓也，娇慧善嗔。有查生于周者，与朱踪迹甚密，然终落落未易近。查尝得善写真者曾生，欲为朱绘一小像，贻书询之。朱复书曰："来书云云，令人吞吐不下，字字足传神矣，安得又有曾君然犀来照人也？但面目可憎，毫无可画。唯排场上丑态毕露，为可画耳。来教又云：'心可假而貌不可假。'此语固然，令人恚甚。我常以不可假而假之，人知之矣，亦常以可假而不假，君知之乎？与君心期十载，情感三生，犹然知我貌耳，未知我心，可叹也。曾君可画，我可假之心，何以倾注于君？我当尽解钗钏，为曾君寿。如必以貌为言，即使神似形似，百日真真，千呼万唤，我不下也，不如己之何如。"或谓此书足见善嗔，余谓此正所以善媚也。李夫人病笃，成帝以高爵厚赏，求一睹面，卒不可得，自言此正所以托重兄弟。成帝病缓弱不能举，惟持赵昭仪足，则兴不可遏。昭仪故避，不使得常持，宫人咎之，则曰："使帝易持，将厌弃不足重矣。"盖虽妓妾嬖幸之流，果使色艺出人，纵其乞怜帝宠，亦必先自珍爱，不肯轻炫易售，以为致人而不致于人，斯足重耳。安有大家闺阁之体，理宜如何珍惜，而顾以偶解五七字句押韵之语，不惜呈身露面，甘拜心术倾邪。纤诡轻薄，毫无学问之无品文人，屈居弟子，听其品题，自以为幸？呜呼！不忍道矣，尚觉妓妾嬖幸之流知自爱矣。

又一则曰：近有无耻妄人，以风流自命，蛊惑士女，大率以优伶杂剧，所演才子佳人惑人。大江以南，名家大族闺秀，多为所诱，征诗刻稿，标榜声名，无复男女界限，殆于忘其身之雌矣。此等闺阁，妇学不修，岂有真才可取，而被邪人播弄？浸成风俗，人心世道，大可忧也。乃更有痴妄无知妇女，自题其诗曰《浣青集》，谓兼浣花青莲之长也。此不必更问其诗之优劣，而其为无知无耻之妄人，要不待言。为之夫婿者，不但不知禁约，而反若喜之。呜呼！彼之所喜，正君子之所忧耳。

以上四条，可谓偏岩急迫，非儒者气象矣。其实随园门下诸女弟子，兼有以学著者。其苦节自贞者，更属不鲜，非纯属弄月嘲风之比也。此老所为，诚不足为训，以责随园，则咎实无可辞。一概抹煞，并谥以不贞之大恶，岂惟失实，抑且有损盛德。意者实斋于随园，本有夙嫌，挟义气以为阳秋，自不觉其言之太过耳。然实斋之言妇学也，以读书守礼为本，以文词技艺为末，非如守旧顽固者流，执无才是德之说，欲屏女子于学问之外者也。过而存之，亦足为今日之暮鼓晨钟矣。

陈坤维诗

乾隆末，吴中桑弢甫水部调元，客京师，于厂肆购明刻《元人百家诗》一部，中有小笺，题七律一首，署曰陈氏坤维，盖故家才媛，因贫粥书者。诗云：

典及琴书事可知，又从案上检元诗。
先人手泽漂零尽，世族生涯落魄悲。
此去鸡林求易得，他年邺架借应痴。
亦知长别无由见，珍重寒闺伴我时。

下注："丁巳又九月九日，厨下乏米，手检《元人百家诗》付卖，以供饘粥之资。手不忍释，因赋一律媵之。"按：丁巳为乾隆二年，检旧历是年适有闰九月，上溯康熙及

万历两丁巳，皆无闰也。此诗怨而不怒，颇有衡门疗饥之概。非唯其诗气韵雅洁，其学之纯而品之高可见。名氏仅存，里籍黯如，亦可悲矣。

沈文开集为台湾信史

鲁王兼国时，徐学远有海外几社之集。是时明室遗老，多逍遥海外者。鄞县沈文开先生，名文光，由诸生贡太学。唐王时，授职太仆寺卿。隆成败后，航海至厦门，未至而风引其舟抵台湾，是时郑氏尚未至也。后延平既建国，所以礼先生者甚至。先生凡居台三十余年，及见郑氏盛衰，有集十卷，抄本流入内地，为全谢山所得。谓其载郑氏三世事极其翔实，海东文献，当推为初祖，惜全氏当日未敢遽付剞劂。今浙人士知先生亦鲜矣。百余年间，数更兵乱，未识原本犹在世间否也？志国史者，当博访之。

纪李芬事

孤虚旺相之术，儒者之所不道，然其术流传最古，精者往往验如桴鼓。方今形上科学，尚未发明，不可讶其虚诞而尽斥之也。昔闻秦州刘子嘉前辈，述李芬事，亦他日修清史时，日者传中人物。芬，皋兰人，少孤贫，读书未成，因入行伍。乾隆中叶，随定西将军兆惠平伊犁，擢千总，为行营传宣官。及大兵之南征回部也，未抵叶尔羌，贼酋霍集占率罪奄至，环营积土为城，城高三丈许，外浚深濠，削木为鹿角植濠底。贼踞城上施大炮，昼夜不息，官军无一人得出。困守逾月，食且尽，兆束手无所措，独坐帐中太息。芬进曰："兵饥矣，将军何不以粮济之？"兆大怒曰："若知粮绝，而故倡斯言，欲摇动军心耶？"曰："粮自有，但无人肯取耳。营东南隅土中，有麦三百余斛，盍遣卒发之？"兆曰："发而不得麦，汝当军法从事。苟先使知，将无所逃罪，无已，姑先试之。"命家童六十人，荷锸随芬往，如所指掘之。有顷，童果握麦来献。兆大奇之，促令众往掘，竟如其数。问："他处有乎？""西北隅更多，盖二千七百余石也。"发之，亦如所言，无毫发爽，众莫不惊异。问："何以知有窖粟？"曰："以占知之。"问："贼围何日可解？"曰："早占之矣，某日援兵当至，次日即溃围出，某日大功可成，将军晋封上公矣。"已而皆验。后大兵凯旋，芬留驻乌什。乌什参赞大臣永贵，奉召还京。将行，召芬问曰："吾当以何日抵京师？"曰："不能也。岂惟不得至京，且不得入嘉峪关。"永闻言，忿曰："验当酬汝金二百，否当嘱新参赞鞭汝四十，毋悔也。"芬笑曰："公此行十日内，若见群乌飞鸣如阵，必不可行，行者必及祸。当以某日仍反乌什耳。"永遂行。行九日矣，宿库车之合塞尔，晨起出帐，忽飞鸦万余，上下鸣噪，骇极，遂不敢前。次日，羽檄从西来，则库车领队大臣德明为玛哈沁所戕矣（玛哈沁，额鲁特一种劫盗名也）。立驰回乌什，督兵进剿，又数月。至次岁始得代归。芬官止甘州参将，在军中颇好读书，于骑射不甚措意，气宇恂恂，居然儒将也。

纪李本忠事

李本忠者，湖北汉阳富室也，世贾于蜀。楚蜀贾客皆舟行，沿江上下，自夔州入峡，至宜昌始出峡。数百里间，险滩如栉，归州为最，舟覆于是者不可胜数也。本忠祖即死于此，其父幸获全，然濒危者屡矣。本忠痛之，乃呈归州牧，愿独出赀伐石，以平其险。既得请，则又走夔，诉诸郡守，守义而许之，助以资，辞不受。于是鸠工督役，诸滩以次削平。又以楚舟溯江上驶，必用夫挽舟，辄数十人负巨绠走崩屶间，鸟道狭隘，或仅数寸，失足辄坠人江，岁死者无数。乃更凿岩通道，以利遄行。经始以嘉庆乙丑，讫道光庚子始竣工，盖前后三十六年矣。凡平险滩四十有八，费金五十余万两。楚蜀大吏上其事于朝，以为旷世义举，温旨嘉奖，赐本忠及子孙为四品卿衔。呜呼！使此事在欧美，则铜像之铸，传记之纪载，馨香百祀，宁有已时？而吾国则湮没无传，能言其事，殆于万不得一，此吾国群治之所以日退也。噫！

刘武慎外交轶事

刘武慎公长佑之巡抚粤西也，叛将李扬材倡乱越南，武慎檄冯萃亭宫保子材统师往剿。功垂成矣，扬材密通款于法人以乞援，法总督阴遣人往助，而照会武慎，谓寇已降法，受约束，不复敢犯边，请撤冯军，无更进剿。又唆其驻京公使，数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争执。总署王大臣不胜其聒，亦密函武慎，嘱令相机退师。武慎不为动，阳诺之，而益饬进兵，月余遂平寇，扬材成擒。于俘虏中得法兰西人七名，讯之，皆法督所遣助战者也。武慎谬笑曰："若殆恐惧昏愦妄言耳，两国邦交方辑睦，安有遣兵助寇之理。汝辈必被贼虏，久思归不得脱，致神思颠倒，语无伦次。吾今当护送尔等往总处，有一语望寄告总督，总督固长者，此后更勿为寇言所摇惑也。"因饬以礼馆此七人者，厚赐而遣之行。命亲信吏护送西贡，面晤法督交割。法督大惭愧，谢重叠。自是终武慎任，不复以边事相争矣。比吾国搜捕乱党，某国人往往有在其中者，动致酿成交涉问题，惜无有人知武慎前事者。

纪杜宪英事

杜宪英，开封士人家女也。父故精技击术，无子，遂尽以其术授宪英。宪英长，适中表周生，周生亦以拳勇闻一时者也。咸丰中叶，土寇扰开封，旁掠村野，周生集乡兵数百人，保卫桑梓，夫妇更番督众出战，杀伤颇多。周一日战胜，轻骑追贼，与左右相失，中途马蹶，竟被禽。宪英闻耗，率壮士数十人往救，于贼中荡决十余往返，斩馘数百级，终莫得周所在，疑已被戕矣。贼退后，乡人自投归者无算，问周生死，皆莫能言之者。不得已，乃散遣众，而独携一婢度淮南，沿途寻消问息，冀获周踪迹，年余靡所得。一日泊舟高邮宝间，一商船先在焉，船中资货山积，估客皆鲜衣美食，笑语甚适。

俄儒服者三数人，由岸上缓步来，临河与诸商言笑，意致爽朗，谈吐亦驯雅。诸商肃使登舟，款以酒果，亦不辞，谈嚎移晷，始从客登岸而去。近泊舟处一破刹，丹青剥蚀，古木掩郁，一老僧服壤色衣，瞑目趺坐庙门阶圯上，人问之辄不答，亦未尝一启睫。顾无人时，辄数数张目左右盼，目光炯然，射数十步。宪英语其婢曰："不见彼耽耽者乎?"婢哂曰："乱世怀璧，固惟祸是贾，何豫吾辈事?"女太息曰："虽然，亦可悯矣。"邻舟微闻之，异其所言。因见杜主婢皆弱女子，而孑身远行豹虎窟中，且意态闲暇，度必非常人，乃径登舟长揖请命。宪英初不肯言，诸商乞不已，始曰："向之引杯笑谈，今之瞑目危坐者，非他人，皆君辈慢藏所诲者也。虽然，吾亦当自为计。诸君今遇我，亦不幸中大幸矣。"乃戒令"闭仓默坐，即有所闻，毋惊扰败吾事，吾呼公等出，乃可出耳"。诸商归舟，如其教，灭烛屏息以俟。夜未中，陡然岸上䨇栗声，数十人呼噪登舟。自蓬隙窥之，槊而前者老僧，刀剑从其后者儒服三数人也。女倏自己舟中跃而过，僧方奋槊，忽狂呼倒地，视之已丧元矣。儒服者怒，共以短刀环攻，宪英纵横格斗，皆被伤仆，或有坠水者。一寇自舟后登蓬上，手佛郎机，欲出宪英不意，婢以长练引椎击之，亦破颅毙，余众悉骇散。天亦微明，宪英始呼诸商出曰："无恐，寇退矣。"众皆伏船头，崩角谢再生恩。俄而钲鼓訇訇，十数兵舰自上流下，桅颠建大纛，署王字。众方骇顾，有顷已至，则水师巡官，闻下游有警，急至救援者也。一少年将领立船舷，召诸商问寇至状，众具以告。少年始而惊，俄若有悟，急请宪主仆。甫相见，即喜跃曰："宪娘无恙耶?"宪英愕然，谛视良久，然未敢遽相认。少年乃曰："卿不记嵩高山射虎时耶?"盖其夫妇少时，曾游猎嵩高山下也。宪英始信曰："果尔，君何以更姓王?"少年始为言其故。盖被虏后，贼询其姓名，诡以他姓对，贼不知为周，爱其勇，因释而重用之。乘间逸去，投淮北军中。有提督王某者，养以为子，因袭其姓，已积功官至副将矣。夫妻相持，悲喜交集，同载而去。此事在京师时闻人言，颇疑为裨官家粉饰之词。后与祥符钱心梅屯田昌祥谈及，心梅云："杜周夫妇，确有其人，精技击亦良信。"偶忆而录之，见鞶帨中固有异人也。

阎文介开通太行北道

山西潞安、泽州两府，在万山中。唐以前，孔道可通车马，后久堙塞，旅行苦之。光绪丙子、丁丑两年，秦、晋、豫大旱，山西诸府，灾象尤重，至有一村数百户，馁死不留一人者。而泽、潞两郡，乃大有年，谷贱，农为之伤。而运道梗阻，竟不克输斗粟出山外。于是朝邑阎文介公，以工部侍郎家居，奉命山西赈务大臣。是时官巡抚者为威毅伯曾忠襄公，派员购米湖南北，隔越数千里，不得时至。文介尝阅《通鉴》，考唐会昌中，用兵昭义，曾敕石雄率朔方军，由平阳东南取道曲亭，进兵径指上党。既可行军，其轨道必非甚隘，上下未及千年，不应遽无踪迹可寻。乃与忠襄谋，派员查勘，往来月余，竟得曲亭故址。遵此入山，直抵潞安府城外，不唯旧迹宛然，且广阔能并行两轨，不必凿山堙谷，仅平夷险阻，即可通车马。文介大喜，即奏以放赈余款兴工，未竣而文介解赈务，忠襄亦调任去。张文襄继为晋抚，乃卒成之。

纪贾世芳事

清世宗晚年，颇信方士。寝疾时，浙督李卫奏荐河南医生贾世芳，善符水，治疾不须药饵。因召见，令试其术。世芳于上前，以朱绘符，焚诸火，口喃喃诵咒数十语，上果霍然愈。乃大喜，赏赉甚厚。王公贵戚，争相延治。然未及数日，上疾复作，须再诵咒，初尚有验，久之疾乃愈增，世芳亦无如何矣。未几，遂弃天下。高宗在藩邸，固深疑之，忽忆数年前游西京白云观，观中一道士，酷类世芳，益灼然知非善类。且聆其陈奏，多幻妄不道语。既即位，立命诛之，缚至市曹，利刃不能入。监刑者出其不意，直刺其腹，砉然洞胸而入，死，乃断其首而枭示焉。

齐世武之被酷刑

齐世武，满洲人。康熙中官尚书，以勤干为上所眷。尝语诸大臣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汉大臣惟有张鹏翮，满大臣惟齐世武而已。"其亲信如此。及理密亲王被废，世武以谄事王为罪，上怒极，命以铁钉钉其五体于壁，号呼数日而后死。

汤文正笔记

光绪中，义州李文石葆恂，尝以百钱于祥符书摊上，得睢州汤文正公笔记一册，白纸行楷书凡十二条。首为苏州府沿革之异，及官田税重征之所由。次为夏水平王、周太伯、吴伍大夫、宋韩忠武王庙祀。次辨稻粳异名，有箭子、红莲、穲稏、早白、乌口、师姑、稻航七种，及一熟再熟之别。次为吴中隐君子韩洟、处士顾有孝、朱鹤龄轶事。次为张文贞、汪尧峰、陈蔼公、满洲勒公、明公、邵戒、三俨老魏、蔚州李子静、胡又弓翁、渭公、张运青、张曼园诸老，议论行事得失。次为兴化知县张可立治绩，而吴县知县刘滋，宜兴县知县蔡司沾轶事附焉。其考水利，南则记白茆、刘、孟三河，北则备载高堰、六减水坝、徐州南堤、王家山北堤、大谷山下河、射阳、平望、德胜、平喜、鹊仇、淤溪、渌洋、广洋诸湖。其人领詹事，则详记主敬殿讲书仪注，灵台郎董汉臣言事始末，翰林院学士库勒纳劾少詹事耿逸庵溺职，而以己四次讽逸庵避位书稿附之，终阁臣徐国柱乞退事，末写《近思录》第一卷。盖随笔遣兴，未成之作，子孙重其手泽而附存之也。书凡四十八叶，虽无多，而所载皆康熙中中外大事，于史事极有关系。惜其本未刊，附识于此，冀留心掌故者访求之。

黄京卿外交轶事

从前诸大老巨公之顽谬，有不可以情理解者。某

公之巡抚江苏也，正值中东和议甫定条约，开苏为商埠。日员珍田舍已来议苏租界事，指索阊门外地，诸大臣以阊门为姑苏精华所萃，且民居市廛栉比，不欲斥以与人，将以盘门外地与之。珍田执不可，往返驳诘，词甚不逊。某公故以道学著称，于国际法懵然无所知。苏省又绝无外交人才，堪以折冲尊俎者。某公窘甚，不得已乞援于金陵。时江督刘忠诚尚未回任，张文襄方权南洋大臣印务。得某公咨，乃遣嘉应黄公度京卿遵宪往京师。既至苏，珍田即日来谒于私宅，京卿谢不见，谓私邸非公议事地，约翌日于抚署会晤。届期珍田阳阳来，寒暄一二语，即及界务。谓奉其政府训令，指索阊门，断无迁就理。若不得阊门，即当下旗回国，不再开议矣。京卿但静听之，不置可否。俟珍田语毕，徐徐正色谓之曰："吾辈今日所应办者，第一事为互换凭证，不然不能认为外交人员，此国际定例，断不能少紊者。吾来时已奉南洋大臣劄谕，且此间抚军亦有委劄，当出以相示。君自贵国启行时，自必奉有贵政府训条，盍出以示我?"言已，即由怀中出两劄置案上。珍田出不意，次且良久，始嗫嚅曰："来时匆遽，竟忘携训条，君如不信，盍电达贵国驻使? 向吾政府致询，当知非矫伪也。"京卿侃然曰："此何等大事，奈何忘之? 君为外交人员，并此而不之知耶? 信若是，则君在此地，但有私人资格，界务非所应言。为君计者，当即日回国，领训条，再行来此会议。吾金陵尚有要差，不暇与君作无谓周旋，刻即登舟遄返，俟君再到时，方奉迓耳。"珍田始大沮，立辞出，次日遂行。及再至，则非复前日意气，京卿随机折辩，竟以盘门定议，且保全利权不少。其交涉员在杭州者，闻苏事已定，亦不复有所争执。京卿与某公乡试同年，自谓有此排难解纷之绩，当蒙格外优礼。及复命，且并无感语，匆匆数言，即送京卿出，由是忌外交人材愈甚。尝语其幕客曰："吾固谓洋人非人类，不可以人道相待。君辈每病其言过甚，今何如耶? 珍田来时，吾及诸君苦口哓音，与之以礼相折，而彼反桀骜益甚。黄某来，不知作何等语，被遽肯帖然就范，一语不复争执，为解葛卢始能解牛言，观于此而益信。然如黄某者，他日使居要地，则虽以江苏全省轻易与人，亦意中事，此等人安可使得志耶?"幕客皆匿笑，然不敢辨。及后戊戌政变，京卿方奉使日之命，尚留沪上未行，曾被某言官参奏，几不免奇祸。后虽获免，然竟废不用，某公盖有力焉。

祁文恪趣语

昔官工部时，寿阳祁文恪公世长为大司空。一日入署，余亦随班持稿请画诺。适江宁梅郎中寿阳，随刘芝田、中丞瑞芬出使英法，差竣回国，是日到署销差，诣堂上谒见文恪，长揖侍立。文恪询姓字籍贯讫，卒然问曰："君在惊波骇浪中，前后至四年有奇，亦良苦矣。今日复睹陆地，乐否?"梅对曰："由英回国，海行不过月余程，中间亦尚登陆换船，非尽水行也。"文恪愕然曰："然则英国亦竟陆地耶? 亦有室庐可居，谷粟可餐，如吾人世界耶?"梅忍笑而应曰："唯唯。"文恪亦笑曰："吾今日如读未见书矣。向谓君等出使外国者，皆终岁居处舟中，不得见一片地土，今乃知其误也。"都下相传以为笑谈。吾谓闻人言而自知其误，究是君子所为。若在某公，则方以梅为妖言惑众矣。

有清一代弈学小论

吾国弈学，至有清一代，人材甚盛。有清初叶，如盛大有、过伯龄、周懒予、汪汉年、周东侯、吴瑞征等，俱名闻全国，为世所称。与周、汪同时相抗者，则有李元兆、季心雪、周元服、姚籲儒、吴孔祥等辈，亦颇不弱。盛有《弈府阳秋》行世，过氏有《四子谱》行世。於倚盖压梁诸法，颇称尽变。周懒予氏于朋辈中可谓独出当行，伯龄不敌也，即汉年、东侯亦时屈焉。惟李氏元兆，取伯龄、懒予之成局，悉以揣摩曰："懒予又胜也。"乃与懒予弈，凡十局而胜其六，时人异之。元兆谓懒予怯野战，故以野战胜之，言涉夸张，未足尽信也。应双飞用两压法治懒予，识解之超，学者宗焉。汉年为弈，笔路精妙，虽狭庵短兵，不苦逼窄。始于东侯对垒，旗鼓相当，雄视一世。然后均负于懒予，始翻然改辙。东侯为弈，淋漓尽致，不可方物，同辈诸人不逮焉。其间黄我占、张吕陈、程仲寄、高钦如、朱士升、萧幼白、卞邠原、杨汝炯、江君甫、僧野雪、许在中、戴臣野诸子，数有对垒之局，见于诸家弈谱，然不多概见，故名亦不彰。黄龙士以后起之秀，英俊精峭，一出而驾东侯之上，世称其年十八即成国弈。盖其姿之微妙，乃生而知之，非学而知之者矣。谓之天赋，谁曰不宜? 人称龙士如龙，东侯如虎，犹浅譬也。徐星友较之龙士，固尝望尘不及，血泪篇十局（初与龙士三奕，龙士号受子十局血泪篇），未足拔帜立帜也。然三年刻苦，足不下楼，率至比肩，同称国弈。著有《兼山堂谱》及《会声园受子谱》行世。

其与龙士星友同时者，若江天远、凌元涣、娄子恒、何闇公、谢友玉、周西侯、赵雨峰、黄稼书、吴来仪诸子，俱系名手，不同凡作。徐星友谓稼书为弈用意雅淡，大方正派。来仪艰深峭刻，极为擅场，非执盘盂就小邦之列者，所能仿佛一二，其推重如此，盖可见矣。

自是以后，世人盛称梁程、施范，奉为宗师。梁即梁魏今，程即程兰如，二子同时齐名，实为施、范前辈。施定庵、范西屏同籍宁海，共推翘楚。施、范尝谓俞永嘉能青出于兰。梁亦有受范三子三局，施定庵亦幼时获交梁、程先辈。受先数局，获益良多。可见施、范尝能师法前贤，故能超群轶众。然四家之中，允推范氏为巨子，袁简斋至尊为弈圣。品学之高，学者无异言，年十六，即以第一手名天下。少年慧敏，前有龙士，后有介之（沈介之亦年十六即成国手），可称三绝矣。

范氏而后，任渭南、施省三、周星垣、董鹿泉、金秋林、李湛源、楚桐隐、黄晓江、徐耀文、申立功、陈胜林、张介福、张春林，俱称健者。桐隐与张芝楣有《合评藩景斋世谱约选》行世，徐耀文辑有《国朝弈汇》三卷，附著《稼书楼谱》一卷行世。

后之兴者，陈小松、陈子仙齐名，世称陈周而介之不及焉。然介之之为弈，思致敏捷，落子如风雨，年十六即冠天下矣。小松为弈，平易近人，如老学究，著有《餐菊斋谱》及《皖游弈萃》行世。子仙较之小松，颇足抗衡，今亦有《子仙百局》行于世。自是而后，型典日微，至有清末造，虽有丁礼民、张乐山尚存，亦无有以第一手名于天下者矣。弈之不进，可哀也夫！

钱南园之劾毕秋帆

昆明钱南园先生沣，为乾隆末年直臣弟一人，惜其奏疏遗稿散佚，世所传诵者，惟《请复军机旧制》一疏，此外则不少概见。顷于抄本奏牍，得其参劾陕西巡抚毕秋帆一疏，亟录存之。乾隆末，甘肃冒赈一案，侵蚀公私款项至数百万。事发，总督司道以下，伏法者数十人，秋帆方为陕抚，具知其事，然以勒尔谨、王亶望，皆和珅死党，秋帆亦奔走和门者，故明知而不敢言。南园此疏，足彰公论。其得罪于和，盖自此始，不俟劾国泰而和已切齿于先生矣。其疏云：

"为请究大吏瞻徇养患事：本年查办甘肃折捐冒赈一案，作弊诸员，悉已治罪无遗。此案作俑，由于藩司，而纵以使成者总督。非有王亶望，则蒋全迪、程栋等无所施逞；非勒尔谨，则虽有王亶望谨亦莫之能为。凡诸弊端，皆缘大吏负恩所致。臣节次恭读谕旨，处置诸人罪名，仁至义尽，恺惴详明，凡有人心，孰不负膺感畏。但勒尔谨、王亶望、王廷赞，虽已分别伏法，而现任陕西巡抚毕沅，前曾奉命署理督篆，以陕、甘接壤，折捐冒赈纷纷，肆行已久，宜有风闻。迨亲握督篆，非一朝夕，一切钱粮案件，归其核定咨题，当不啻燎如观火，乃不亟思遏止。臣不敢谓其利令智昏，已受所饵，遂不能复直道而行。惟瞻徇前任，畏避远嫌，明知积弊已深，不欲抉之自我，宁且隐忍以负朝廷，实非大臣居心之道。见其查办捏结，道府无论正署久暂，但经出结，即无宽贷。诚以受恩深重，苟念不可为，自必力与矫异。向使此案早发一日，则稔恶何至此之深？入于刑辟之徒，亦可不致如此之众。惟甘心从同，酿患至七八年，虽被重谴，其又何辞？况毕沅实属督篆，非若官仅道府，犹可藉口以受制上司自解，是其罪较捏结各员，尤觉有增无减。臣愚昧之见，敬请敕下部臣，将毕沅比照诸臣严加议处，以昭宪典之平。而各省督抚大吏，益知所警惕，不敢习为瞻徇，久致养痈。"云云。

疏上，毕终以有奥援故，竟免议处。然海内皆知先生敢言矣。先生之卒也，实以参闽督伍拉纳贪婪纵恣，为和珅所格，不得施行，愤郁遘疾，竟以不起。先生卒后，伍拉纳旋以亏空案被逮。及先生灵輀返滇时，道出菜市口，而伍亦以是日赴市就戮，囚车出城，适与丹旐相值，都人以为有天道也。

纪惠陵末命异闻

同治中，册立皇后，孝贞后属意孝哲，而孝钦独喜侍郎凤秀女，争持不决，乃召穆宗，使自择焉。上亦以孝哲为可，议遂定。凤秀女封彗妃，孝钦意大怫。既不喜孝哲，因迁怒穆宗矣。孝哲气度端凝，不苟言笑，故穆宗始终敬礼之。宫中无事，恒举唐诗以试后，后随口背诵如流，上益喜，伉俪綦笃。而居恒曾无亵容狎语，孝贞亦异常钟爱。而孝钦则非常忿怒，每孝哲入见，从未尝假以辞色。后遂禁约上不得入中宫，欲令慧妃专夕。顾上意亦不愿常至慧妃宫中，遂终岁独宿乾清宫，时时侘傺无聊。宫监辈乃导上为微行，往往雇街车轻骑，或出南城作狭邪游。每自称江西拔贡陈某，尝与毛文达昶熙相遇于某酒肆中。上见文达尚微笑点首，文达色变趋出，亟告步军统领某，以勇士十余人，密随左右。数日后，文达入对，上犹微诮其畏葸云。其后以痘疾竟弃天下，人犹疑为恶疾者，以此故也。孝哲既失西后欢，又骤遭此变，独处宫中，艰困万状。赖孝贞时时召与语，所以抚育之者甚至。

清朝宫禁故事：诸妃嫔进御者，每夕由皇后预备膳牌呈上，上留某人牌，则召某人诣寝宫。其有入月及怀孕者，则撤去名牌。若天子欲行幸诸妃嫔宫，先时须由皇后传谕某妃嫔，饬令预备，然后大驾始前往。其谕必钤用皇后玺，若未传谕，或有谕而未钤玺，大驾虽至，然诸妃嫔得拒弗纳。此盖沿前明旧制。明世宗自杨金英变后，始定此制，盖以防不测也。穆宗之寝疾也，已稍稍愈矣。一日忽思往慧妃宫中，以语孝哲。孝哲不可，上固求之，至长跽不起。孝哲不得已，乃钤传谕。上欣然往。次晨遽变证，召御医入视，疾势已不可为矣。孝哲以此自悔，其后决计身殉。固由不堪西后之虐，然亦缘此。

穆宗疾大渐，一日召军机大臣侍郎李鸿藻入见寝宫。鸿藻既至，上立命召之人。时孝哲犹侍疾御榻侧，将起引避。上止之曰：勿尔，师傅先帝老臣，汝乃门生媳妇，吾方有要言，何用回避耶。鸿藻免冠伏地，不敢仰视。上曰：师傅快起，此时岂讲礼节耶。因执鸿藻手曰：朕疾不起矣。鸿藻失声哭，后亦哭。上又止之曰：此非哭时，因顾后曰：朕倘不讳，必立嗣子，汝果属意何人，盍速言之。孝哲对曰：天下多故，国赖长君，我实不愿居太后之虚名，拥委裘之幼子，而贻宗社以实祸也。上莞尔曰：汝能知大义如此，吾无忧矣。乃与鸿藻谋，以贝勒载□最贤，令其入承大统，且口授遗诏，命鸿藻即御榻侧书之，凡千余言，所以防闲孝钦甚至。诏草成，上阅之，犹谓鸿藻曰：甚妥善，师傅可休息，明日或得一见也。鸿藻既出宫，战栗无人色，立驰诣孝钦宫门请急对。孝钦召入，既见，即出诏草袖中以进。孝钦阅毕，怒不可遏。碎其纸掷之地，叱鸿藻出。旋命断御前罂乐饮膳，不得入乾清宫。移时报上崩矣。赏谓高阳此事，颇类唐裴炎之卖中宗。然中宗惑于艳妻，竟有以天下与后父之愤言。炎直谏不获见听，激而成废昏立明之举，犹是人情之应有。然未几而负尸都市，妻子流徙。高阳则以旧学元老，身受穆宗殊遇，言听计从，尊以师礼，岂中宗之于炎可比。而顾缩胸畏葸，不惜故君，以媚牝朝，乃竟以此策殊勋。膺上赏，晋位正卿，旋

参揆席。虽中涂蹉跌，罢政柄，就闲地，而恩礼始终弗替。死后犹获上谥，以视裴炎何祸福之不相同耶。天道无知，岂不信哉。此事关系觉罗氏兴亡大局甚重，不佞闻之丹徒马眉叔建忠。眉叔则李文忠幕客，亲得诸文忠者也。戊戌政变后数日，六君子受命之夕，文忠与眉叔坐谈，忽慨然曰：高阳之负国甚矣，今日之祸，皆高阳所贻也。眉叔请其说，文忠为述前事甚悉。不佞获闻其厓略如此。

陈恪勤之诗案

康熙陈恪勤公鹏年，守苏州，以峭直获罪总督阿山。恪勤偶泛舟虎丘，赋诗两首云："雪艇松龛阅岁时，廿年踪迹鸟鱼知。春风再拂生公石，落照仍衔短薄祠。雨后万松全合沓，云中双阙半迷离。夕佳亭上凭栏处，红叶空山绕梦思。"其二云："尘鞅删余半晌闲，青鞋布袜也看山。离宫路出云霄上，法驾春留紫翠间。代谢已怜金气尽，再来偏笑石头顽。楝花风后游人歇，一任沤盟数往还。"

阿山得其诗稿，乃密疏弹劾，谓恪勤阴有异志，非徒以文字讪谤而已。以原稿呈进，而逐句笺疏其旁。第一章首联，则以"雪艇、松龛"皆名僧别号，而有明遗臣，大抵托迹空门，恪勤阴与往还，密图恢复。"鸟"谓水鸟鸥鹭之属，隐指台湾郑氏，言恪勤与郑氏交通，二十余年中，无日不密递消息也。"雨后万松"阴指故明宗室，弘光帝名由崧，故有"万松"语。"云中双阙"，则指北朝宫室，"迷离"谓缥渺空虚，若有若无也。末联则以明南京故宫中有亭名"夕佳"，故托以寄意。"红叶"指明裔，盖朱为明姓，"叶"则后裔之谓，言其心无日不思明也。次章首联，谓以太守之贵，而"青鞋布袜"，为野人服，盖明明有不屑本朝衣冠之意。"离宫"、"法驾"，仍指弘光而言。"金气"、"代谢"一语，则以满洲起东方，与金、元同族，当时且有后金之号。"代谢"已尽，则清将终之谓。末联"沤盟"仍指郑氏，谓恪勤阴与郑经缔盟，约其于春尽夏初来寇江浙，以北兵畏暑，盛夏不能南来也。

疏奏，得旨严加申斥，谓诗人托物写兴，岂必皆有寓意？阿山有意罗织，深文巧傅，冀兴文字大狱，殊失圣朝宽大之意云云，恪勤竟获免。使此事在雍正间者，族矣。

殿本《廿四史》之讹误

曩读武英殿本《廿四史》，惟《史》、《汉》、《国志》校勘无愧精审，《晋书》以次，则讹字不可枚举。窃怪当日特颁内帑，设立书局，将已刊成定本，传示万世，而校勘诸臣，何以疏忽如此？其后乃知别有原因，并非无意为之。盖校勘虽属馆臣，而督工监印，皆内务府司员为之，此辈与内监奄竖关系至为亲密，照例一卷刊成，先以样本进呈御览。几余展阅，偶见一二误字，必以丹毫记出，并降旨申斥馆臣。然虽降旨申斥，而上心则颇沾沾自喜。盖当时馆阁诸臣，皆海内名流，一时博雅之彦，然犹学识有所不及，必待御笔为之改正，是则圣学渊深，诚非臣工所仰企。故每经校出书中讹字，则是日宸衷悦豫。近侍虽有小过，亦不至于被谴。此曹乃授意内府诸员，故意多刊讹字，以待御笔举正。然上虽喜校书，不过偶尔披阅，初非逐字雠校，且久而益厌。每样本进呈，并不开视，辄以朱笔大书校过无误，照本发印。司事者虽明知其讹误，亦不敢擅行改刊矣。君主专制时代，左右赘御之侧媚乃至如此，是真不可思议者已！

瓷　经

王文简《池北偶谈》卷二十三，纪益都进士翟某，任江西饶州府推官，甚豪侈。尝集窑户，造《周易》一部，白地青字，楷法仿唐开成，甚精妙，凡数易乃成。蒲城王孝齐名绰者，渔洋宗人，官益都令，亲见诸翟氏家中，尝为渔洋言之，当非虚语。往时尝读乾隆时某说部，纪内务府郎中某，司榷九江，欲仿石经例，以瓷为《十三经》，督造数年，仅成《大学》一篇。某郎中罢官后，工亦遂停，造成者皆藏内府，此二事绝相类。某郎中挟国力为后盾，而所造者不及翟某十分之一，国初物力丰盈，可以想见。此事在欧西，则其物必宝藏博物院中，俾国人悉得瞻礼，而其人之名亦与之不朽。今竭数年之力，欲创千古所未有，然既成以后，一则贡诸天府，一则秘诸私家，且断断焉虑人之知，而巧偷豪夺也。盖不得不密鐍深扃，使与人世隔绝。一但遭遇世变，则仍毁弃荆棘中。然则虽有此物，直与无之等耳。且并区区名字，亦不得托以不朽，其自为谋也亦拙甚矣。

吴汉槎晚年之困顿

吴汉槎以科场事遭冤狱，投荒二十有四年，垂老乃获赐环。当时人莫不怜其才，悲其遇，而以生入玉门关为幸事。然汉槎在宁古塔时，历任将军，大抵皆慕其才华，延为上宾，飞书草檄，纵情诗酒，与在内地无殊。东省读书人少，汉槎至，则官吏子弟及士人之志在科第者，皆就之执经问业，脩脯丰腴，养生之具，赖以无缺。及西归后，晚年乃侘傺无聊，日为饥驱。且在边塞，久习其风土，江南溽热，反以为苦，卒以此致肺疾而终。临殁时，语其子曰："吾欲与汝射雉白山之麓，钓尺鲤松花江，挈归供馔，手采庭下篱边新蘑菰，付汝母作羹，以佐晚飧，岂可得耶？"味其词意，盖转不忘塞外之乐。以此知人生生计舒蹙，心境苦乐，与处境之穷通，迥非同事。读此可悟庄生《齐物》之旨。

周弢父先生轶事

道、咸间，阳湖有周弢父先生，才气纵横，历为林文忠、曾文正诸公赏识。其事业略与钱东平江同，而行谊之肫笃则过之。然人莫不知东平，卒少知有弢父者。弢父名腾虎，娴经济，工文辞。道光末，淮南鹾政久蛊，弢父上书鹾使者，言改革事宜，使者委信之，遂鸠金为倡，不逾年致数巨万，交游麇至。座后联大筐，贮朱提

其中，语司计者曰："吾客有取，虽多毋问也。"旋兵事起，盐筴乃大负，债家索逋，咸自引任，不以累使与客。雷以諴督兵居泰州，闻其名，召至幕府与计事，弢甫言病农不可，征商可，乃建议居贷一金者取若干厘，军用饶裕。数十年名公巨卿，咸踵行其法勿变，度支增入亿万，卒平大乱。而始谋者乃一寒士，世莫能知，或且以属之东平也。方东平之被杀，弢父抗声数以諴曰："若所为如是，奚可与一日处？我所以来，为欲明大义，救苍生倒悬耳。岂助若耶？请从此辞。"以諴颜赧汗垂臆，亟长揖谢过，弢父不之顾，卒浩然去。所著有《飧芍华馆诗文》，其咏《关将军义马行》一首最奇伟。虎门之陷也，提督关忠节公天培死焉，坐马为英人所得，每乘必咆哮跳踉，直负之以趋海。众惊救之起，马无恙而人溺毙矣。如此者数四，竟无一人敢乘者。粤人闻而义之，赎以归，豢诸忠节祠中。其诗云："将军已死马尚在，贼奴竟思骑而行。蓦然踢空海云裂，阳侯避浪冯夷惊。呜呼将军真壮士，养马犹能识忠义。若教临阵成大功，辟易应看走千骑。西风萧萧海波立，万马归来汗流血。粤人重马痛将军，至竟挥戈欲杀贼。锦鞯饰马身，黄金络马头。飘珠喷玉四蹄疾，平原苜蓿当清秋。伏枥哀鸣志千里，文绣盐车等闲事。秋风感激报恩心，侧目苍穹望箕尾。如龙之骏老天闲，壮士闻之尽拊髀。君不见，殿头仗马兀不动，日日恩叨大官奉。太平干羽舞两阶，笳云奇气成何用？"

独行谣诗事

《王湘绮诗集》中《独行谣》三十章，所赋道光、咸丰、同治三朝轶事最夥，与世间传闻语有迥殊者。原诗本有注綦详，今刊本俱删去之，读其诗不知为何语矣。爰摘其要者录之，俾读王诗者有所考焉。

郑梦白中丞祖琛，十九成进士，以知县即用，分发江西，到省即补星子。既履任，羞涩不肯坐堂皇，家人促之，或至啼哭。已数月，滞狱山积。其夫人乃与诸仆谋，给以有客来拜，方肃衣冠出诣厅事，至屏门后，骤开屏，隶役数百人传呼曰："官升堂矣。"不得已，始入座。未几折狱如流，一邑有神君之称，遂被荐擢至粤西巡抚。自雍正朝设军机处，派大臣行走，如唐平章事。然其时惟鄂、张两相专对，他相取充位而已。鄂、张既殁，则惟领班一人得承清问，余皆缄默无发言权。道光中，穆彰阿用事，最专且久，督抚奏事，先咨穆取进止，乃敢具疏。鸦片战事既罢，宣宗以公私困乏，一意节省，闻其兴发，辄不怡者累日。穆测上意，益务为丛脞，务上下相蒙，苟安无事。洪、杨乱起，郑先以告穆，穆令秘不以闻。迨咸丰改元，乱益炽，不可讳，穆亦获谴斥罢。郑始闻，请自诣平乐讨捕，于是言官劾郑，褫其职，而代以邹鸣鹤。

是时朝议洪、杨为么麽小盗，虽征发诸道兵，不过数百人，总集三千余人止矣。周天爵代邹鸣鹤为巡抚，始奏言寇势未可轻，请募二万人为大举。是时诸帅言兵，无逾周者，政府竟寝其议，周亦谢病归，旋病卒。文宗思其忠，谓有曲突徙薪之识，特予谥文忠。周非庶吉士出身，而得谥文，以在籍大臣，而奉旨予谥，皆异数也。

赛尚阿在满臣中，为能娴文学，且服膺宋儒之说，夙著清正名。大臣贤贵，无逾赛者，故朝命出督师。赛驭下素宽，隶仆尤恣横，沿途索赇，必满其欲，州县苦之。至岳州，守令馈赠殊少，乃以臭鲞置肴馔中。赛大怒，自是遂所至与地方官龃龉矣。

咸丰二年四月，贼既由全州入永州，水道浅阻，不能直下，乃改遵陆。湖南兵备尤空虚，即骆秉章亦不知治兵为何事。长沙南郭，民居最夥，筑土城护之。或议坚壁清野，骆将从其议，在籍侍郎罗绕典以为不可，乃已。寇迫省城时，骆、罗皆在土城上，几为寇所获。萧朝贵以二千贼从攸醴来，驻军城外，然城中绝无觉者。候补官某，乃至认为官军，持名刺上谒，相见，且于袖中出《平寇方略》献之。朝贵大笑，送之出。

石马铺屯陕西军五百人，满员福诚将之。五百人者，皆悍勇耐战。而陕军不能食稻，求麦面不得，士皆饥疲。省中但严令出战，自朝至日昃，兵士馁极，而援兵无一人至者，五百人尽没焉。

长沙既闭城，于城东北设桔槔及长梯，以上下行人。赛尚阿由桂遁至湘，亦遵此以入。诸将卒出战者，则缒以出。罗绕典好诙谐，为题曰："出将入相"。湘绮自乐平归，亦由此入城，其嫂左氏谑之曰："城中买猪近乡者，亦缒而入，其声哑哑然也。"

寇设旗帜白沙井，与楚勇营近。有人谓领将江忠源，宜往拔其帜，江曰："彼有贼，那可往？"客言此但空营，中实无一贼。江掉首曰："有旗乌能无贼？吾不堕彼术中。"寇攻南城，提督鲍起豹迎善化县城隍偶像登城楼，与之对坐，人呼为鲍斋公。

三年二月，金陵被陷。先是江南有童谣曰："丹桂插金瓶，无根总不成。"

洪、杨军略，以李开芳北犯之师为最勍，盖实明初徐常北征成算。初议以开芳为西路，杨秀清为东路。西路之师由杨犯滁，徇凤阳、归德、开封、怀庆，绕山西、直隶，与东军会于天津，而东则傍海北趋。秀清不欲北行，使副将林凤翔代己，深入无援，故及于败。然犹历三年而后灭。此策不成，有以知其无能为也。

江忠源帅楚勇号截战，当时有北胜南江之目，陷阵冲锋，实恃其弟忠济。迨往援江西，助守南昌，赣省馈犒军银二万两，忠济尽取之，不以给军士。军士大噪，欲杀忠济，忠源谕说百端乃已。遂斥忠济归，不使再领军。忠济去，楚军弱矣。

三年九月，命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将健锐营出京剿贼。惠亲王佩捷刀，僧格林沁佩讷库尼素光刀，司道提镇以下不用命，或失误军机者，皆得专戮。

曾文正之初败于靖港也，湖南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详请抚臣夺其军，参奏治罪。俄而塔齐布以陆师大捷湘潭，抚臣乃不敢极言曾罪，然亦不敢论鲍起

豹恇怯状。既奉朱谕切责起豹，代之以塔齐布，而于曾请罪疏有温慰词，且云："汝此时心摇摇如悬旌，平日自命养气之功何在？"又令奏调司道大员随军支应。徐、陶闻之，皆来谒曾，顿首称死罪。

罗泽南初将陆师，并不敢一战，惟从塔军后观战壮声而已。一日寇骤来，攻罗营甚急，不及请援于塔，遂开营与战，竟获大捷。自此遂为劲旅，与塔齐名矣。

杨霈为湖广总督。霈家居京师，少通任侠。及为广州守，以千金购一红毛大镜，径丈有五尺，将以馈定郡王载铨。然为物过巨，虑招物议，未敢显然致送。乃由海道运至京邸，嘱兄子某，往访某甲。某甲者，京师无赖子，居城西陋巷中，与乞儿椎埋伍者也。兄子寻数日始得之，告以故，甲闻霈名，已不复省记。良久乃悟曰："若杨八侄耶？审尔，其以镜舁送城外某寺中，付僧某手，勿问我所为，时至自相告也。"如其言，数日无耗，以为镜已被骗矣。欲往询某甲，又念其戒，不敢往。一日晨起，甲忽来语兄子曰："镜在定王府旁某器物铺中，汝可自往致送。吾已以始末面告王，径往无患也。"兄子大惊，问其故，则乘某巨室出殡城外，丧车返时，庋镜其中以入城矣。霈交游行事，大抵类此，不可谓非奇士。然用不以正，故卒致败。

霈正驻军广济，倏闻湘军败，大恐，弃广济走德安，军遂溃散。霈独与亲军数百人俱，过省城不入。武昌守备单弱，闻霈至，邀入城助守，霈不可，委之而去。时陶恩培已擢鄂抚，恩培不知兵，骄横甚，方以元日索银壶蒸人参不得，怒詈江夏令，欲禀参之。司道方相缓颊，骤报贼已至城外。恩培仓皇不知所措，惟祷神呼天，痛詈杨霈误我而已。城陷，遂被戕，犹获优恤，谥文节。

四年十二月，上赐曾国藩御服黄裹貂马褂。甫颁到之翌日，寇以小舟夜劫督师坐船，取其服而去，国藩噤不敢言。

戊午科场案后，又有官钱店亏空一案。肃顺方长户部，主穷治曹郎，多人狱者。店凡五所，皆以宇为号，议者谓宇内方一统，今分为五，此四夷猾夏之兆。

英人陷广州虏叶名琛也，朝廷命僧格林沁督海防津沽，怡郑肃以僧外藩轻之，僧亦不敢有所论列。且不知上意于和战，究孰主，忧之甚。及陛辞，上亲酌酒以赐曰："汝饮尽此杯，祝汝获全胜。"乃知上意果主战。至津匿精锐，示羸弱以诱敌，遂拔桩直入，伏兵炮大起，击沉其二舶，损其二舶，余十艘出口去，停朝鲜海岸半载。益买马习陆战。而僧自得胜后，气益骄。郭嵩焘在其幕府，以书告湘绮曰："战胜而人心愈馁，亡无日矣。"及敌再至，果大败。其后讨捻寇，纵掠男妇，民相率哭诉辕门，僧蹙额曰："北军离家久，汝辈曷少避之？"以是大失北方民心。僧之为将也，喜深入而吝爵赏，将士无不愤怨，其后骤遇勍敌，僧轻兵先将士驰入敌阵，诸将未交绥，即纷纷鸟兽散，军遂大败，僧亦被戕。

九年，石达开以金陵内讧，自帅师出犯江西、湖南、两广之交，遂围宝庆，众号五十万，所过三日夜人马不绝。时湘军暮气渐深，已不能战。而湖北遣李续宾来援，尤骄庸。巡抚虚心以听，屯资水北，数十日不问战事。湖南诸军屯资水南，亦不敢与续宾异同。久之寇溃而走，官军溃而奔。是时石达开若直下攻长沙，湖南必可全有。湘军根据尽失，而金陵之势立振。虽有曾胡，天下事尚未知谁属也。军兴以来，此役可谓天幸第一事矣。

何桂清既失苏、常，时议皆主以曾文正任江督，而贵近臣皆不欲也。肃顺语湘绮，谓当时入对，力言江督非曾不可。而汉军机大臣匡源则奏称今日江南糜烂，非独何桂清一人之咎，何既不能定乱，即曾亦必不能定乱。然何较曾尚明练，宜留任以观后效。上颔之，遂罢易帅之议，而责何以恢复。既而言者争论不已，始命曾开府于东流焉。

程学启之降也，与所部数百人，俱严装持满，叩曾贞幹壁呼曰："我来降，追者在后，故不能释兵，信我可开壁相迎，不信则请发炮相击，免使我死贼手也。"曾闻之，遽屣履出视，传呼开垒门纳之。程以此感贞幹甚，誓效死以报。

湘绮在南海听歌，遇南宁一女子，赏之，买为妾。于是东南诸帅，皆腾书相告。后湘绮北归，以其事语曾文正曰："买一妾耳，乃至名动七省督抚。"文正先亦纳一姬，长沙老儒丁果臣取忠贻书争之。文正闻湘绮言，率然问曰："君作尔许事，不畏丁果臣耶？"湘绮曰："已先告之矣。"文正大笑曰："幸赖奏明在案也。"然丁虽崖岸高峻，动以礼法绳人，而己则好观人家姬妾。湘绮既纳妾，丁来贺，湘绮呼妾出拜，复欲拉丁入卧室，丁固不肯。湘绮常举以语人曰："丁果臣且不欲再见，则其貌可知矣。"湘绮族某君，亦纳姬，或规之曰："志士枕戈之秋，不宜沈溺宴安。"湘绮曰："此大易事，即名之曰戈儿，以示不忘在莒之义可也。"

金陵既下，文正奏言初疑寇有积金，可助国用。后严密搜求，乃知全系訾言，绝不足信。然恭王尝对人言张文祥刺马新贻一案，言人人殊，太常寺少卿武昌王家璧，至密疏上闻，以为系苏抚丁日昌所主使，则荒杳甚矣。

咸丰年间，军机大臣四人，吏部右侍郎杜翰班最末。一日吏部左侍郎出缺，枢臣进见，开单请上补授。上曰："杜翰可转左。"故事，当免冠顿首谢恩，众疑杜翰闻上言何不动，顾视之，则已熟睡矣。上亦大笑，命推之醒。盖依例止领袖一人奏对，在后皆缄口，历时稍久，则酣然入梦也。

孝钦与肃顺龃龉之始

方咸丰末，肃顺以户部司员，不数年骤跻协揆尚书，入赞枢密，得君甚专，不时得入内廷。诸妃嫔皆谨事之，孝钦时亦在贯鱼列，不能独异也。庚申七月，英法兵犯淀园，上仓皇出狩，得宫中一车以行。后妃嫔御，悉雇市上车相从。车既敝旧，骡尤羸瘠，且急驱兼程，乘者不胜其苦。及次月入山行，崎岖升降，痡瘏益

甚，簸荡愈不可耐。孝钦方在车中啜泣，忽睹肃顺骒马自车旁径过，急搴呼之曰："六爷，吾车敝极，盍为我易一坚好者？"肃漫应曰："中途安所得车？俟前站再议可也。"须臾至某镇市少憩。孝钦使呼肃顺，则方在上前奏事，内监俟其退，语以故。肃不顾曰："此何时，吾尚有暇办关防差使耶？"（后妃所乘车谓之关防车）有顷，复启行，适肃骑又过孝钦车旁，孝钦涕泣乞请，肃厉色曰："危难中那比承平时，且此间何处求新车，得旧者已厚幸矣，尔不观中宫亦雇街车，其羸敝亦与尔车等耳。尔何人？乃思驾中宫上耶？"孝钦尚欲有言，肃已策马去数十步外矣。孝钦虽不敢言，然由是深衔肃。

包安吴《都剧赋》

都门菊部，甲于宇内，百余年前，即已如此。而前辈诗文集中，未有以雅词形诸歌咏者。惟包安吴管情三丈，有《都剧赋》一首，赋嘉庆中叶茶园故事，词极雅丽，读之亦可考见今昔社会风气迁转同异之迹，爰摭之以实吾书。其序云："嘉庆十四年春，予以随计始至都下，夙闻俳优最盛，好事招邀遍阅各部。其开座卖剧者名茶园，午后开场，至酉而散。若庆驾雅集，召宾客则名堂会，辰开亦酉散（按：此知嘉、道中堂会尚无夜剧也）。其为地度中建台，台前平地名池，对台为厅，三面皆环以楼。堂会以尊客坐池前近台，茶园则池内以人计算，楼上以席起算。故平坐池内者，多市井儇侩，楼上人谑之曰下井。若衣冠之士，无不登楼。楼近剧场，右边者名上场门，近左边者名下场门，皆呼官座，而下场门尤贵重，大抵达官少年前期所豫定。堂会在右楼为女座，前垂竹帘（按：女座在楼上，今犹然，然不分左右，竹帘则无之久矣），楼上所赏者，《半目挑心招》、《钻穴逾墙》诸剧，女座尤甚。池内所赏，则争夺战斗，攻伐劫杀之事。故诸剧常令文武疏密相间，其所演故事，多依《水浒传》、《金瓶梅》两书，《西游记》亦间有之（按：《金瓶梅》剧自同治以来即已辍演）。自师涓作靡靡之声，至于战国，雅乐渐废，入秦而灭。汉氏以来，梨园惟唐代最盛。然老师宿儒，按其图籍，所谓立部坐部者，自冠履皆悉其制，遑问节奏腠理乎？奇渥之世，始有院本，虽多不经之谈，抑以阐扬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之行谊，所谓闻其声不如尽其容者，殆亦古乐之遗意欤？《荀子》曰：'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乱生。'又乐姚冶以险，则民流僈鄙贱矣，流僈则乱，鄙贱则争。《诗序》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方今苞苴不行，自宰辅而下，皆以室家为忧，小民不得于其长官，往往赴诉于都，而大臣驰驱万里，为鞫其实，可谓治世而政和。顾声乐如此，意者傅武仲所云'余日怡荡，非以风民而无害'者乎？（按：《荀子》曰此一段，讥讽时事，具有微辞，亦可见百余年前都门菊部已盛行急微噍杀之音矣）故为之赋。事物名称，皆用方言纪实，使后世得以镜览焉。赋曰：

"翳贱子之计偕，块独处而不适。薄伯玉之买琴，鄙子美之欲炙。闲步大栅，茶园卖剧；市过骒马，堂会召客（按：骒马市湖广会馆，今尚为堂会集中最繁盛处）。则见两门四柱，方台作场；台后连厦，是为戏房。池列台前，荫屋隆敞；走楼向抱，客座环张。乃召梨园，徽西分侪（按：徽戏之见诸题咏者，以此为最先）；徽班昳丽，始自石牌。苏扬两部，附名尤佳。丑色用京，滑稽善谐；随口对白，谑浪抒怀。乃有南国优贩，妙选子弟，首工京话，语音柔脆。次习酬酢，手口之态。衣香若兰，肤滑若脂。仪态万方，素女是师。读曲按歌，宫商未辨。弦吟板激，珠累喉卷。有声无辞，洞微达远。弓鞋细步，宜尔婉恋。于是合班分股，认领行头。金盔吐火，锁甲凌秋。冠飞滇翠，带束吴钩。鸾扇日耀，舞袖云修。亵裳袒服，昳丽罕俦。莫不郎来灌口，女现巫邱。至万汇之像生，锡嘉名者砌抹。侏儒十围，长人九约；山魈六臂，水妖八脚。龙虎飞腾，狻猊拿搏。帐殿撍云，假山耸崿。藕孔訇洞，蛛网络索。丰狐惊草，长蛇盘幕。径统豆棚，阶翻兰药。锦衾角枕，宛如绣阁。于是进揖老郎，测景向中，巾髦并施，粉墨殊工。旗收五色，鼓发三通。乃开早出，觱栗声洪。间以小戏，梆子二黄。忽出群美，眩耀全堂。中出又变，矛戟森纵。承以么妙，双雌求雄。缀裘六出，全套两终。大出续开，官座遂空。其中则有名部靓妆，倚门斜瞭，睇楼上之古欢，遂蹙口而叫好。环三面以继声，若连珠而试炮。亦有丽人窄束。登场狂呼，冠忠义于寇仇，指劫杀为丈夫，剸刃逼迫，洒血模糊，哄满堂以喝采，爰变好而呼乌。或杂十锦，绝艺争秀，袂接高跷，人舞双头。五圈十卵，参连筋斗。飞跷奔星，跃马荡舟。鬼魅出没，火焰横流。尔乃演完牌派，卸妆便捷。登楼访旧，窥帘劳睫。一膝初弯，两股遂叠。池人仰视，座邻面热。飞来飞去，罗浮仙蝶。泥订晚飧，不论开发。粤若请分折简，名堂高会；帘垂右楼，媚于阃内。久闲深闺，乍招侪辈；冶容尽饰，以骄优坠。压领三重，衮边五派；朝珠补服，助作娇态。剧至午后，渐及鄙秽，桑中鬓鬟，柳阴解袪。垂帘忽卷，风暖微碎，互论妍媸，各矜宠爱。迨至日薄西山，寒风递荐，堂会客稀，茶园人散。骊驹在门，华毂交乱；竞赴饭庄，重申缱绻。雅座宜宾，尤珍独院，方恋藏钩，莫知传箭。更有移尊优寓，为乐永宵；群居未协，剧饮方豪。履舄交错，芗泽招邀；归炫所欢，揖我当傈。是故观光佳士，自分箸作。或以题名兴高，或以落第神索。渐看囊而羞涩，继胠箧以单薄。逢人饰词，见金便攫；不恤诡随，趋填欲壑。以选谒常调，索米京职；挥金买笑，轮指奋翻。短票屡转，对扣何惜？取常穷檐，任意罗织。比肩宜岸，相望绝域；举国若狂，沦胥相委。前辙初覆，后旗复靡。惟首善之名区，表万方以仰止；信文武所不能，道一张而一弛。"

孙渊如、洪北江嗜秦音

吾国今日歌曲，以徽腔、秦腔为两大宗。徽腔，即二黄；秦腔，梆子。士大夫多喜听徽剧。秦音则贩夫、走卒、妇人、孺子鲜不嗜之。昔惟盛行北方，今江表已成普通歌曲矣。厌之者谓其急微噍杀，非曰北鄙杀伐

之声，即曰亡国之音哀以思，几乎举世非之。然秦腔之兴，实在徽剧以前。方乾隆中叶，已大昌于京师，孙渊如、洪北江皆酷嗜之。昔在京师厂肆某书店中，曾见一小册，署曰《秦云小谱》(此二十三年前事，其名似是此四字)，皆毕秋帆抚陕时，长安妙伶小传，其人悉工秦腔。中述孙、洪两先生言，谓吾国所有歌曲，高者仅中商音，间有一二语阑入宫调，而全体则愧不能。惟秦中梆子，则无问生旦净末，开口即黄钟大吕之中声，无一字阑入商徵，盖出于天籁之自然，非人力所强为。因推论国运与乐曲盛衰相系之故，谓昆曲盛于明末，凄恻宛转，闻之辄为泪下，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者，正指此言。及乾隆中叶，为有清气运鼎盛之时，人心乐恺，形诸乐律，秦腔适应运而起，雍容圆厚，所谓讽讽治世之音者也。按此语与近人所论，直如南北两极之反对矣。余不知乐，且亦厌闻梆子，然由此知时人所论，亦不过周内比附之词，非能果有真识也。世有万宝常其人者乎？予日望之矣。

和珅婢妾服御之侈

安吴集中，有《司盥项锁赋》一首，为和珅作也。扬州玉肆，有圈锁一具，圈式作海棠四瓣，当项一瓣，弯长七寸，瓣梢各镶猫睛宝石一颗，掩钩搭可脱卸；当胸一瓣，弯长六寸，瓣梢各镶红宝石一颗，掩机钮可叠。左右两瓣，各长五寸，皆凿金为榆梅，俯仰以衔东珠。两花蒂相接之处，间以鼓钉金环东珠。凡三十六颗，每颗重七分，各为一节，一节可转为四。玉环者九环，上属圈，下属锁。锁横径四寸，式以海棠，翡地周翠，刻翠为水藻，刻翡为捧洗美人妆。其背镌"乾隆戊申造，赏第三妾院侍姬第四司盥"十六字。锁下垂东珠九鋈，各九珠，蓝宝石为坠脚，长约当脐。估客云："某寺尼所寄售也。"尼少侍贵人爱姬入都，锁所镌，即姬小像。贵人既败，尼以婢故得自赎，脱籍归南中，惊悸，舍身为比丘尼矣。览其干质珍丽，制作工巧，为值盖累万也。重台下婢，奔僭如是，他物称之，民何以堪？自戊申以讫嘉庆戊辰，仅二十年耳(按：戊申为乾隆五十三年，正和相柄国时也。戊辰为嘉庆十三年，慎翁始得而见之)，金玉满堂，不之能守。老氏明戒，其在斯矣。故为之赋曰：

"金拣句骊，珠浮鸭渌。滇池浸翠，葱岭韫玉。砂摩宝抵，泉淬麦谷。式冠都市，工征吴局。构心分衲，凿金为房。明珠六六，辘轳流光。九环上属，一锁下横。翠围如羽，翡洞似肪。面写真容，背纪班行。蟠蛴深押，喜溢清扬。则有南国丽娃，心容兼善。舞解外旋，歌称内转。爰从小星，来实篷馆。匪曰青衣，姬姜是选，何以定情？上服司盥。尔乃声应佩璲，色耀飞鬟；细步增妍，巧笑殊观。肃承盥匜，娇若翔鸾；进退辉映，如月在湍。卑以就濯，玉膝知寒；高以接漱，玉腕知酸。以答姬爱，以永郎欢。富甚宠隆，时移势改；火烬烟沉，人非物在。原夫东珠禁服，惟嵌朝顶；重限三兮，贵臻极品。谁其汰恣，犯上无等。重倍有差，用饰婢颈。民脂民膏，取以鞭梃。献之豪右，恣其淫聘。身陷雾露，名齐枭獍。艳妻爱子，给役铁领。谁睹不详？殷鉴是省。"

按吾国民财之穷，实由乾、嘉之间，繇天下而输入内府，为其间接之过，度人者则诸赃吏皆有力焉，而和珅其尤也。慎翁此赋，岂徒作《天水冰山录观》已哉？

碧云箫

管情三丈，又有《碧云箫赋》。横塘毕郎，吴中善歌者也。貌昳丽冠侪辈，度曲穷极要眇。一时伶工悉为敛手。偶游专诸巷，一古物肆中，有箫名碧云，以云南翡翠玉整段为之。玉色纯绿，嫩如鹦鹉颈毛，水气透澈裹表，焕发荡漾，稀世珍也。问其直，奇昂，力不能有，试取调之，则工尺准的，沉亮无比。对门小楼上，一姝居焉，毕过其下，辄搴帘俯窥，仿佛艳绝。诇之，知为良家女，依母待聘者。试命媒媪往通辞，其母言必得箫押庚，事乃可谐。媒氏返命，毕不得已，货其产，得六千金，遂购箫亲持之，偕媒氏往。女母言前言戏之耳，今竟如所请，足见郎深情矣。即脱女腕白汉玉钏为答，择期以女归毕，箫媵焉。毕故有大妇，亦美而知乐，然色艺俱逊女。毕旧畜枣皮汉铜、金铁蕉、白端、湘妃竹四箫，皆精好中律吕，然合之不足当碧云。爰筑楼以居女，度箫其中，谓之二宝。倦翁为赋，精楷书之，俾镌诸画。道光辛巳八月事也。赋云：

滇西之山，高峻无极。瘴雾亘四时，采云凝五色。丛千年之奇木，叠百仞之怪石。日月过而亏明，霜雪降而不释。乃韫石英，厥色正碧。逐暴雨之崩洪，止深渊以养泽。胞作文虎，紫毛四磔。泅入鼋鼍之宫，温出蛟龙之宅。剖万璞而见宝，获全绿而盈尺。鸠工较巧，相材论协。钻作洞箫，匀员备法。缺上气通，贯尾绦接。五孔得声，底眼独擘。万里不胫，吴市惊慑。有尽室之姝婿，慰倾心以丽妾。异海上之碧云，方沟中之红叶。于是欢颜如莪，细君似玉；携手畹眉，凭肩池角；俯帐深苕，仰怜修竹。激清商而怨遥，命哀丝而伤促。尔乃精婢祁祁，细步肃肃；双移绣凳，对抽象椟。发宋锦以腾采，艳孔屏之迎旭；审密理之藏晖，蔼露叶以承烛；唇近管而逾朱，指依孔而先绿。爰蹙口以和宫，待成声而取窄。乍依乍违，如思如绎，延曼则晴丝空袅，阐缀则檐溜骤剧；噍杀则风力凄怆，幽咽则雪花淅沥。擅新调以名勾，唯人声之所适；羌引喉以沉细，旋发齿而壮激；和出涧之泉清，写流天之月白。曲终敛衽，中无留液。云河直户，露气侵足。微转璚佩，言归金屋。环张镜灯，平铺鸾褥。嗔钗长之挂缨，嫌圈垂而弛服。则有舞姬并进，鞠膝步蹙，腰比柳纤，舌同莺转；落花随风，发容应曲。曲曰："竹不如肉，移肉就玉；就玉金竹，舍玉就肉。以奉夫子，受此百福。"

此事韵绝，惜不得汤临川、孔东塘其人，为之谱作传奇。

安乐康平室随笔

[清]朱彭寿撰　何双生整理

《安乐康平室随笔》六卷，清朱彭寿撰。朱彭寿，浙江海盐人，别名小汀，光绪进士，生于清同治八年，卒年不详。官至陆军部左丞。

《安乐康平室随笔》所记题材广泛，除典章、人事外，兼及诗词、文字音韵、版本目录、古钱书画等，特别是对义和团、洋务运动的记载，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本书整理以北京文岚簃书局刊本为底本，参校刘承幹补注校改本。凡刘氏补改文字，均在文中小字内注明，以便读者识别。

卷　一

余旧撰《寿鑫斋丛记》四十卷，分门隶事，大致以征录文献及考证经史词章为主；此外随时纪载者，或谈近事，或溯旧闻，或述家风，或抒己见，兴之所至，信笔即书。虽雅俗兼陈，漫无体例，顾其间零星考订，稍有发明，且于生平身世所经，时亦志其雪泥鸿迹。凡所缀辑，似与渔洋山人诸笔记意趣略同，特素不工文，固远逊其名章俊语耳。爰命儿孙辈别录为卷，而以随笔名之。安乐康平者，为光绪丁未岁除日，蒙恩颁赐春条中语，谨奉以名室，因即取冠简端云。己卯秋日，彭寿自识，时年七十有一。

吾邑僻处海滨，壤地褊小，乃人文崛起，往往词坛角艺，有独出冠时者。康熙己未词科，彭羡门少宰（孙遹）则为一等一名。道光丙戌殿试，族父朵山给谏（昌颐）则为一甲一名；而道光甲申、咸丰己未，两次大考翰詹，则族祖虹舫阁学（方增）与颜雪庐学士（宗仪）亦均以一等一名，不次超擢。说者谓每科新进士三四百人，凡擢大魁者，或擅文名，或工书法，夺标之望，尚不难推测而知。若鸿博特征，词林大考，则高才硕学，盛集一堂，乃竟于名作如林中，辄荷九重鉴赏，褒然举首，众论翕然，不可谓非一乡之盛事矣。

先曾祖司勋公，乾隆己亥举人、辛丑进士，选授江西铅山县知县，历调彭泽、瑞昌，迁湖口督捕同知，内擢吏部稽勋司员外郎，掌验封司印。嘉庆十九年，卒于京邸。所著《松乔诗钞》，见郡邑志及家谱中。余尝访求是集，里中故老，无一见者。殆当时未经付梓，仅具原稿，遭咸丰庚辛间寇乱，遂付劫灰矣。偶读法梧门祭酒《存素堂诗集》，载有《嘉庆辛未岁题朱松乔同年饮酒图诗》（按公与祭酒为乾隆己亥乡试同年），乃知公寄情杯酌，饮量素豪，所绘之图，度当时题咏者必多名宿。惜原图久佚，无可物色，为之怅然。今录梧门先生诗于此，以存梗概。诗云："我生不饮酒，而好交酒人。饮酒苟近道，作诗能守真。久病笔墨废，末由卷轴亲。夷宕天地间，颓然鸥鸟伦。回忆三十年，未了平生因。东篱野色足，南亩农事新。君肯携美酒，访我河之滨。六月荷花开，柳阴坐垂纶。苇间伴老渔，不溷车马尘。"

本朝承明代旧制，凡授大学士者，必兼一某部尚书，然当时任尚书者，实别有其人，此特兼衔而已。至乾隆中叶，始有管理某部事务名目。迨嘉庆间，遂垂为定例，自觉名实相副，官职分明（自军机处设立后，大学士即不参预机务。内阁承办事件，以逐日票拟各部各省所进题本之批旨，及承发明谕、发钞奏折为大宗，然皆中书分任之，侍读管理之，大学士特受成而已。如无大典礼或大会议，大学士可终年不至内阁，故必兼一管部，方有趋公之地耳。其有兼差甚多者，则以位高望重，别予管领，于阁务无与也）。又国初大学士，分为三院（弘文、秘书、国史）。顺治十六年，改四殿（中和、保和、文华、武英）、二阁（文渊、东阁）。十八年，仍为三院。康熙十年复改四殿。三十八年，又改三殿（保和、文华、武英）、二阁（文渊、东阁）至乾隆十四年，始定为三殿（保和、文华、武英）、三阁，（文渊、东阁、体仁），设大学士四员（以前则自五六员至十一二员不等）。然自三十五年傅文忠恒卒后，保和殿不复置员，故今惟二

殿、三阁。至授职名称，则自康熙以来，向无一定。是以某殿某阁，有时竟无其人；而一殿一阁中，转有同时数人并授此衔名者。嘉庆四年以后，始于每殿阁各设一员（第大学士止四缺，故或二殿、二阁，或一殿、三阁，均出自圣裁），其名位亦依次递推，至今遂相承弗替矣。

本朝满洲、蒙古、汉军诸人，皆分隶八旗，而旗籍亦分次序：首镶黄，次正黄，次正白（此为上三旗），次正红，次镶白，次镶红，次正蓝，次镶蓝（此为下五旗）。凡功臣贵戚，多有由下五旗抬入上三旗者。至入侍宫廷之领侍卫内大臣（为武职正一品），亦惟上三旗有之（每旗二员），他旗则无。

本朝未入关以前，凡官员世职，其名称多与今时不同：曰固山额真（即今之都统），曰梅勒额真（又名梅勒章京，即副都统），曰承政（即尚书）、曰参政（即侍郎），曰总兵官，曰昂邦章京，曰精奇尼哈番（即子爵），曰副将，曰梅勒章京，曰哈思哈尼哈番（即男爵），曰参将，曰游击，曰甲喇章京，曰阿达哈哈番（即轻车都尉），曰备御，曰牛录章京，曰拜他喇布勒哈番（即骑都尉），曰拖沙喇哈番（即云骑尉）。今多有不知其名者。

文字遇合，各有因缘。余昔从事举业时，窗下所作课艺，每篇无不为六比者。戊子乡试，题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余遵文公集注，以诗书、礼乐、易象春秋，劈分三比；乙未会试，题为《主忠信》，复以主忠、主信、主忠信，劈分三比，皆获中式。盖同中见异，阅者较易刮目耳，然实非正格。凡抡元之作，例不取偏锋也。

命之理微，故为圣人所罕言，然五行生克，似有定理。余命中八字五行缺木，每值考试，遇姓名有木旁者，辄蒙赏识。如癸未岁试时，学使为祁子禾夫子世长，禾字从木。戊子乡试时，房师为杨映村夫子毓俊，座师为钱星伯夫子桂森、吴褷丞夫子树梅。杨字、村字、桂字、森字、树字、梅字，均从木。乙未会试时，房师为周少璞夫子树模，座师为徐荫轩夫子桐、启颖之夫子秀、李芍农夫子文田、唐春卿夫子景崇。树字、模字、桐字、颖字、秀字、李字，均从木，而春之盛德亦为木，亦奇事也。岂五行缺木者，必遇木以玉成之耶？度星学家必有一说矣。

文人为士大夫撰墓志传状，于生卒年岁最宜详考，稍不经意，即易传讹。犹忆光绪壬辰八月间，寿阳祁文恪师世长，卒于工部尚书任内，时年六十有九，实生于道光甲申。然旧时所刻乡会试朱卷，则皆作乙酉生，盖循俗例，应试时少填一岁耳（少填岁数，南宋《登科录》中即已如是）。追接讣告，乃云生乙酉、卒壬辰，享寿六十有九。以生卒干支与年岁计之，殊不相应。余心知其误，然以无甚关系，故往吊时亦未与文恪后裔言及也。后读王益吾祭酒《虚受堂文集》，其所撰《文恪神道碑》，则云生乙酉、卒壬辰，年六十有八，殆仍据讣告所载，而以年岁推算不合，遂减去一岁，俾与生卒干支相符。然文恪实年，则竟遭改削矣。恐他人文集中似此者正复不少。且所叙生卒干支，与年岁不相应者，亦往往有之。偶阅疑年正续诸录，有因年岁不合，辄多方引证，加以说明者。爰举文恪事以破其疑，并为当代文人操觚率尔者勖（又按：吾盐徐忠愍用仪，生于道光丙戌，至光绪庚子七月，以拳匪事遇祸，时年七十有五。乃当时有撰挽诗者，其起句云："尚书授命时，年已七十六。"使此诗刻集流传，后之阅者以为诗中用六字入韵，其见闻必确，鲜不据为典要矣。因记祁文恪事，附识其误于此）。

历代官撰诸书，今行于世者，以宋之《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为最著，然亦不过数种而已（唐之《文馆词林》，明之《永乐大典》均遗佚久矣）。我朝稽古右文，特命儒臣时勤编纂，除平定各地方略专纪一时武功，又《天禄琳琅》、《石渠宝笈》、《西清古鉴》之类，专记内府储藏书籍、字画、金石诸品，兹不胪列外，其最称精要者，如于经义，则有《周易折中》二十二卷、《书经传说汇纂》二十四卷、《诗经传说汇纂》二十二卷、《春秋传说汇纂》三十八卷、《周官义疏》四十八卷、《仪礼义疏》四十八卷、《礼记义疏》八十二卷；于乐律，则有《律吕正义》五卷；（又后编一百二十卷）。于字书，则有《康熙字典》四十二卷、《西域同文志》二十四卷、《清文鉴》三十三卷；于音韵，则有《音韵阐微》十八卷；于正史，则有《明史》三百三十六卷；于编年，则有《御批通鉴辑览》一百十九卷；于史事提要，则有《历代纪事年表》一百卷；于历代通制，则有《续通典》一百四十四卷、《续通志》五百二十七卷、《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二卷；于地理总志，则有《大清一统志》五百卷；于地理分志，则有各省通志（志名及卷数不备录）、《西域图志》五十二卷、《日下旧闻考》一百六十卷；于本朝制度，则有《皇朝通典》一百卷、《皇朝通志》二百卷、《皇朝文献通考》二百六十六卷、《大清会典图说事例》若干卷（按此书历经增修，以光绪中修成者为最备）、《大清通礼》五十四卷、《皇朝礼器图式》二十八卷；于经籍目录，则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又《四库简明目录》二十卷）。于名物谱录，则有《广群芳谱》一百卷；于理学，则有《性理精义》十二卷；于农政，则有《授时通考》七十八卷；于医学，则有《医宗金鉴》九十卷；于算学，则有《数理精蕴》五十三卷、《历象考成》四十二卷（又后编十卷）、《仪象考成》三十二卷；于术数，则有《协纪辨方书》三十六卷（按天时之说见于《孟子》，此书为择日而作，利于民用，故特著之）；于艺术，则有《佩文斋书画谱》一百卷；于类书，则有《渊鉴类函》四百五十卷、《分类字锦》六十四卷、《子史精华》一百六十卷、《佩文韵府》四百四十四卷（又拾遗一百十二卷）、《骈字类编》二百四十卷；于编辑总集，文则有《历代赋汇》一百八十四卷、《皇清文颖》一百二十四卷、《全唐文》一千卷；诗则

有《全唐诗》九百卷、《全金诗》七十卷、《佩文斋咏物诗选》四百八十六卷、《题画诗类》一百二十卷；词则有《历代诗余》一百二十卷；于诗文选本，则有《古文渊鉴》六十四卷、御选《唐诗》三十五卷、《宋诗》七十八卷、《金诗》二十五卷、《元诗》八十一卷、《明诗》一百二十八卷、《唐宋文醇》五十八卷、《唐宋诗醇》四十七卷。皆经诸名手，上秉圣裁，精心撰述，不独嘉惠多士，且将昭示方来，钜制鸿篇，洵为前代所未有者矣（又四部外，尚别有《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

又按读书一事，古难今易。本朝诸先正，最好著为后人省心省力之书。如于经学家著作，则有朱彝尊《经义考》三百卷；于经学家师承，则有毕沅《传经表》一卷、《通经表》一卷（一作洪亮吉撰），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八卷、《经师经义目录》一卷；于经部唐以前佚书，则有马国翰《玉函山房丛书》内所辑经编（按所辑较黄奭《汉学堂丛书》内经解、通纬二类为详）；于历代礼制，则有秦蕙田《五礼通考》二百六十二卷；于古书字义，则有阮元《经籍籑诂》一百六卷（又补遗）、王引之《经传释词》十卷；于小学家著作，则有谢启昆《小学考》五十卷；于检查《说文》诸字，则有黎永椿《说文通检》十四卷；于史部唐以前佚书，则有马国翰《玉函山房丛书》内所辑史编；于史事提要，则有齐召南《历代帝王年表》三卷（按此书不及官撰《历代纪事年表》之详，而简括便览）、阮福明《年表》一卷；于宋元明史事编年，则有毕沅《续资治通鉴》二百二十卷，夏燮《明通鉴》一百卷；于本朝大事编年，则有近人王先谦十朝《东华录》六百二十四卷；于本朝名人事迹，则有钱仪吉《碑传集》一百六十四卷、李元度《先正事略》六十卷、李桓《耆献类征》七百二十卷；于检查正史诸人姓名，则有汪辉祖《史姓韵编》六十四卷；于历代庙谥世次元号讳字，则有陆费墀《帝王庙谥年讳谱》一卷；于历代所讳诸字，则有黄本骥《避讳录》五卷；于历代统系，则有段承基《历代统纪表》十三卷；于历代纪元，则有叶维庚《纪元通考》十二卷；于历代年岁甲子，则有李兆洛《纪元编》三卷；于历代每月朔闰，则有汪曰桢《长术辑要》十卷；于古今人生卒年岁，则有钱大昕《疑年录》四卷、吴修《续疑年录》四卷、钱椒《补疑年录》四卷、陆心源《三续疑年录》十卷；于正史中补撰职官诸表，则有万斯同《历代史表》五十九卷；于正史中补撰各志，则有钱仪吉《晋兵志》一卷、郝懿行《宋书刑法志》一卷、《食货志》一卷、洪亮吉《三国疆域志》二卷、《东晋疆域志》四卷、《十六国疆域志》十六卷、洪齮孙《梁疆域志》四卷、钱大昕《元史氏族志》三卷、侯康《后汉艺文志》四卷、《三国艺文志》四卷、倪璠《辽金元三史艺文志》一卷、钱大昕《元史艺文志》四卷；于历代封爵谥法，则有沈炳震《廿一史四谱》内《封爵谱》二十四卷、《谥法谱》十六卷；于历代郡邑地名，则有陈芳绩《历代地理沿革表》四十七卷、李兆洛《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二十卷；于本朝府厅州县地名，则有李兆洛《皇朝舆地韵编》二卷；于本朝外藩部落，则有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十八卷、表四卷；于本朝舆地全图，则有胡林翼《大清中外壹统舆图》三十二卷；于考订前人伪撰各书，则有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一卷；于金石文字，则有王昶《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陆耀遹《金石续编》二十二卷、陆心源《金石粹编续》三百卷；于碑刻目录，则有孙星衍《寰宇访碑录》十二卷、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五卷；于金石学家姓名著作，则有李遇孙《金石学录》五卷、陆心源《金石学录补》四卷；于子部唐以前佚书，则有马国翰《玉函山房丛书》内所辑子编；于理学家宗派言行，则有全祖望《宋元学案》一百卷（王梓材增补）、黄宗羲《明儒学案》六十二卷、江藩《国朝宋学渊源记》二卷、唐鉴《国朝学案小识》十五卷；于算学家姓名著作，则有阮元《畴人传》四十六卷、罗士琳《续畴人传》六卷、诸可宝《畴人传三编》七卷；于编辑诗文总集，则有严可均《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先唐文》七百四十六卷、陆心源《唐文拾遗》八十卷、《唐文续拾》十六卷（按二书皆补《全唐文》之遗）、李调元《全五代诗》一百卷、吴之振《宋诗钞》一百六卷、厉鹗《宋诗纪事》一百卷、曹廷栋《宋百家诗存》二十卷、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一百卷、张金吾《金文最》六十卷、顾嗣立《元诗选》一百十一卷（原刻不分卷数，此从《四库提要》）、《癸集》十卷、黄宗羲《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朱彝尊《明诗综》一百卷、王昶《湖海文传》七十五卷、姚椿《国朝文录》八十二卷、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三十二卷、王昶《湖海诗传》四十六卷、张维屏《诗人征略》六十卷、二编六十四卷。以上各种，皆竭累年之精力，详稽博考而后成者。南皮张孝达年丈（之洞）谓："前人甚苦，后人甚乐；诸公作室，我辈居之；诸公制器，我辈用之，士生今日，真可不费无益之精神。"（说见《輶轩语》卷中）信通论也。（按：此条记于光绪戊戌己亥间，嗣近时人所续出者，如本朝大事编年，尚有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二百二十卷；本朝名人事迹，尚有缪荃孙《续碑传集》八十六卷；编辑诗文总集，尚有王仁俊《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诗》若干卷、《五代文荟》若干卷、缪荃孙《辽文存》六卷、王仁俊《辽文萃》七卷、《西夏文缀》二卷。宣统辛亥冬日，补录于此。）

本朝人所刻之书，以康熙间最为工整，至当时钦定诸籍，其雕本尤极精良，然大都出自臣工输赀承办。如《全唐诗》则为通政使曹寅所刻，《历代赋汇》则为詹事府詹事陈元龙所刻，《佩文斋咏物诗选》则为翰林院编修高舆所刻，《历代题画诗类》则为翰林院编修陈邦彦所刻，《历代诗余》则为司经局洗马王奕清所刻，《佩文斋书画谱》则为候补主事王世绳等数人所刻，《御批通鉴纲目》则为吏部尚书宋荦所刻（《四库提要》作吏部侍郎，似误），《佩文斋广群芳谱》则为河南道监察御史刘灏所刻，《全金诗》则为内阁中书郭元釪所刻（此书本元釪原编，后奉敕增补，仍由元釪刻行），《历代纪事年表》则为翰林院检讨马豫所刻，《康熙字典》则为翰林院侍读陈世倌所刻。盖其时士大夫中，皆以校刻天府秘笈、列名简末为荣，故多有竭诚报效者（即致仕福建巡抚宫

梦仁所撰之《读书纪数略》亦于刻成后将原板缴进)。自乾隆以后,凡奉敕编纂书籍,始无不由内府刊行矣(后惟嘉庆中钦定《全唐文》为两淮盐政阿克当阿于淮商中集赀承刻)。

汪龙庄先生辉祖《史姓韵编》一书,为检阅史传人名而作,因姓觅卷,最为简便,于读史者获益良多,惜诸史中附见之人,或列或否,尚未赅备。倘得承学之士,于纪传表志中诸人,逐一补遗,凡有姓名者悉数标举,毫无漏佚,俾考古者皆可依姓寻求,知其出处,岂非尽善哉(史中附见之人,固有无足重轻者,每为人所忽略,然亦有资考证。若一经标列,则举其姓氏,便可于某卷中得之,实亦有裨史学)!

又按此书排纂经年,具见良工心苦,第卷帙既富,其中疏舛之处,自所不免。如《隋书》之吐万绪本属复姓,而《韵编》则列为吐姓;《明史·何孟春传》中所称慎元正,本为杨慎、王元正二人,而《韵编》以为元正姓慎,列入慎姓中;崔桐、叶桂章二人,一为姓崔名桐,一为姓叶名桂章(皆正德丁丑进士),而《韵编》则以崔桐叶为一人,桂章为一人(列入桂姓)。均属非是。又户部郎中粟登,实为粟登(四川人,正德辛未进士),今《明史》中误粟为栗,《韵编》因之,亦是失考(按《续通志·氏族略》以粟登列入粟姓,是矣。惟注作弘治进士,亦误)。

海宁陈乾斋相国元龙(谥文简),以顺治壬辰十月二十九日生,而其子翰林院编修邦直,则生于康熙某年十月二十九日。桐城张衡臣相国廷玉(谥文和),以康熙壬子九月初九日生;而其子内阁学士若霭,则生于康熙癸巳九月初九日。归安赵竺泉侍郎炳言,以乾隆庚子十二月二十一日生,而其子福建粮道景贤(谥忠节),则生于道光壬午十二月二十一日。悬弧称庆,父子同在一朝,洵佳话也(按:华亭范太学赞,以顺治辛卯正月初四日生;而其孙工科给事中棫士,则生于康熙庚寅正月初四日。新建裘文达曰修,以康熙壬辰十月二十九日生,而其孙甘肃宁夏府知府元俊,则生于乾隆丁未十月二十九日,亦奇。至《寄园寄所寄》,载明代永乐甲申状元永丰曾棨,以元至正乙巳九月初七日亥时生,而其孙成化戊戌探花追,则生于洪熙乙巳九月初七日亥时。祖若孙年月日时,无一不同,尤古今所仅见者)。

京署各官,最重资格,其中若翰林、若御史,以及内阁中书、军机章京、吏部礼部司员,对于同僚之先进者,不论年齿,皆称为前辈。初谒时,必具红白柬三分,登堂拜见,执礼惟谨。至其他各署,则但以同辈相称矣(吏礼二部汉司员,除进士授主事、拔贡生授小京官者外,其由举贡生监捐纳入官者,吏部掣签时,例不得分此二部,故与户兵刑工四部不同)。

古人行文,每工于写景。如李陵答苏武书云:"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邱迟与陈伯之书云:"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皆止寥寥数语,而塞北气象之惨,江南风物之美,使读之者便如身入境中,真写生妙手也。

宋《司马文正集》颜太初杂文序曰:"观其后车诗,则不忘鉴戒矣。观其逸党诗,则礼义不坏矣。观其哭友人诗,则酷吏愧心矣。观其同州题名记,则守长知弊政矣。观其望仙驿记,则守长不事厨传矣。"周行己《浮沚集》跋秦玺文曰:"是尝去诗书以愚百姓者乎?是尝听赵高以立胡亥者乎?是尝杀公子扶苏与蒙恬者乎?是尝教其君严督责而安恣睢者乎?"文中皆作排偶句,章法甚新。

汉枚乘创为《七发》,后之人仿其体者甚众,然自《文选》所载数篇外,其余唐以前人所作,率皆遗佚,故多有不知其篇名者。按后汉傅毅有《七激》(其全文载《艺文类聚》中),刘广世有《七兴》(《类聚》所载不全),崔骃有《七依》,李尤有《七款》,桓麟有《七说》,崔琦有《七蠲》(均同上)。张衡有《七辩》(其全文载《类聚》中)。刘梁有《七举》(《类聚》所载不全),马融有《七厉》(其篇名见傅玄《七谟》序中,而文无考),桓彬有《七设》(仅逸句散见《北堂书钞》中),王粲有《七释》(《类聚》所载不全),徐幹有《七喻》(同上),魏曹植有《七启》(其全文载《文选》及《类聚》中),杨氏有《七训》(其篇名见傅玄《七谟》序中,然杨氏不知其为何名,文亦无考),刘劭有《七华》(《类聚》所载不全),傅巽有《七诲》(仅逸句散见《书钞》及《初学记》、《太平御览》中),晋陆机有《七征》(一作《七徵》,其全文载《类聚》中),又有《七羡》(仅逸句散见《书钞》、《初学记》、《御览》中),张协有《七命》(其全文载《文选》及《类聚》中),傅玄有《七谟》(其自序见《类聚》,而文不载,仅逸句散见《书钞》、《初学记》、《御览》中),又有《七林》(其篇名见《类聚》所引,而文无考),湛方生有《七欢》(其全文载《类聚》中),宋颜延之有《七绎》(《类聚》所载不全),齐萧子良有《宾僚七要》(同上),梁简文帝有《七励》(其全文载《文苑英华》中),昭明太子萧统有《七契》(同上),某氏有《七召》(同上。按《文苑》未著作者姓名,而明叶绍泰刻入《昭明太子集》,又张纮刻入《何水部集》,未知何据),萧子范有《七诱》(其全文载《类聚》中)。今汇记于此,以备读者便于检寻焉。

宋周密所编《绝妙好词》,于词选中最为精本。乾隆初,查为仁、厉鹗同为笺注,每遇词中警句,特引元人陆辅之(韶)所撰《词旨》一一标出,以示学者,用意甚善。第周氏所选,仅为南宋人词。兹于李唐五代以迄两宋,凡属词中警句,择其尤佳者,汇记于此,以资讽诵,犹诗家摘句图列也(其短调中有通首辞意双美、一气呵成者,即以全首录入)。

唐李白词:"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

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菩萨蛮）“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忆秦娥）张志和词：“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渔歌子）温庭筠词：“月孤明，风又起，杏花稀。”（酒泉子）“八行书，千里梦，雁南飞。”（同上）“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菩萨蛮）“相忆梦难成，背窗灯半明。”（同上）“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更漏子）皇甫松词：“梦见秣陵惆怅事，桃花飞絮满江城，双髻坐吹笙。”（梦江南）吕岩词：“明月斜，秋风冷，今夜故人来不来？教人立尽梧桐影。”（梧桐影）

五代唐庄宗词：“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忆仙姿）南唐嗣主词：“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山花子）“风里落花谁是主？思悠悠。”（同上）南唐后主词：“深院静，小庭空，断续寒砧断续风。无奈夜长人不寐，数声和月到帘栊。”（捣练子）“子规啼月小楼西。”（临江仙）“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同上）“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浪淘沙）“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同上）“一桁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同上）“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同上）韦庄词：“残月出门时，美人和泪辞。”（菩萨蛮）“劝我早归家，绿窗人似花。”（同上）“夜夜绿窗风雨，断肠君信否？”（应天长）毛熙震词：“正是销魂时节，东风满树花飞。”（清平乐）李珣词：“残日照平芜，双双飞鹧鸪。”（菩萨蛮）冯延己词：“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谒金门）“六曲阑干偎碧树，杨柳风轻，展尽黄金缕。谁把钿筝移玉柱，穿帘燕子双飞去。”（蝶恋花）“满眼游丝兼落絮，红杏开时，一霎清明雨。浓睡觉来莺乱语，惊残好梦无寻处。”（同上）“砌下落花风起，罗衣特地春寒。”（清平乐）“惆怅墙东，一树樱桃带雨红。”（罗敷艳歌）“日暮疏钟，双燕归来画阁中。”（同上）“残灯和烬闭朱栊，人语隔屏风。”（喜迁莺）“石城花雨倚江楼，波上木兰舟。”（同上）

宋王禹偁词：“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点绛唇）寇准词：“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江南春尽离肠断，蘋满汀洲人未归。”（江南春）晏殊词：“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踏莎行）“夕阳西下几时回。”（浣溪沙）“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同上）“楼头残梦五更钟，花外离愁三月雨。”（玉楼春）范仲淹词：“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御街行）“碧云天，红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含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苏幕遮）宋祁词：“红杏枝头春意闹。”（玉楼春）欧阳修词：“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踏莎行）“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蝶恋花）“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同上）张先词：“云破月来花弄影。”（天仙子）“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同上）“中庭月色正清明，无数杨花过无影。”（木兰花）“那堪更被明月，隔墙送过秋千影。”（青门引）柳永词：“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八声甘州）“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雨霖铃）司马光词：“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明人静。”（西江月）王安石词：“六朝旧事如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桂枝香）苏轼词：“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有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卜算子）“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同上）“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水龙吟）“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水调歌头）王诜词：“海棠开后，燕子来时，黄昏庭院。”（忆故人）晏几道词：“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临江仙）秦观词：“杜鹃声里斜阳暮。”（踏莎行）“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满庭芳）“疏烟淡日，寂寞下芜城。”（同上）“飞絮落花时候一登楼。”（江城子）“萋萋芳草忆王孙，柳外楼高空断魂，杜宇声声不忍闻。欲黄昏，雨打梨花深闭门。”（忆王孙）“试问海棠花，昨夜开多少？”（海棠春）“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帘闲挂小银钩。”（浣溪沙）“回首回首，绕岸夕阳疏柳。”（如梦令）“无绪无绪，帘外五更风雨。”（同上）“依旧依旧，人与绿杨俱瘦。”（同上）黄庭坚词：“杏花零落燕泥香。”（画堂春）贺铸词：“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青玉案）“楼角红绡一缕霞，淡黄杨柳带栖鸦，玉人和月折梅花。”（浣溪沙）赵令畤词：“残杏枝头花几许，啼红止恨清明雨。”（蝶恋花）张耒词：“芳草有情，夕阳无语，雁横南浦，人倚西楼。”（风流子）张舜民词：“不是渭城西去客，休唱《阳关》。”（卖花声）“回首夕阳红尽处，应是长安。”（同上）王雱词：“海棠未雨，梨花先雪，一半春休。”（眼儿媚）刘泾词：“莫把珠帘垂下，妨他双燕归来。”（清平乐）周邦彦词：“雁背夕阳红欲暮。”（玉楼春）“兔葵燕麦，向斜阳影与人齐。”（夜飞鹊）曹组词：“人静人静，风弄一枝花影。”（如梦令）徐伸词：“雁足不来，马蹄难去，门掩一庭芳景。”（二郎神）陈克词：“蝴蝶上阶飞，风帘自在垂。”（菩萨蛮）“几处簸钱声，绿窗春梦醒。”（同上）“帘外落花飞不得，东风无气力。”（谒金门）陈与义词：“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临江仙）赵长卿词：“怀家寒食夜，中酒落花天。”（临江仙）辛弃疾词：“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摸鱼儿）张孝祥词：“寒光亭下水如天，飞起沙鸥一片。”（西江月）范成大词：“花影吹笙，满地淡黄月。”（醉落魄）韩元吉词：“东风著意，先上小桃枝。”（六州歌头）刘过词：“一枕新凉眠客舍，听梧桐疏雨秋风颤。”（贺新郎）赵彦端词：“波底夕阳红湿。”（谒金门）杨炎词：“门外马嘶人去后，乱红不管花消瘦。”（蝶恋花）谢懋词：“东风杨柳碧毵毵，燕子不归花有恨，小院春寒。”（浪淘沙）“归梦已随芳草绿，先到江南。”（同上）洪咨夔词：“海棠影下，子规声里，立尽黄昏。”（眼儿媚）

刘翰词:“惊起半帘幽梦,小窗淡月啼鸦。”(清平乐)姜夔词:“千树压西湖寒碧。”(暗香)“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扬州慢)“日暮,望高城不见,只见乱山无数。”(长亭怨慢)刘仙伦词:“一般离思两销魂,马上黄昏,楼上黄昏。”(一翦梅)孙惟信词:“絮飞春尽,天远书沈,日长人瘦。”(烛影摇红)史达祖词:“临断岸新绿生时,是落红带愁流去。记当日门掩梨花,翦灯深夜语。”(绮罗香)“红楼归晚,看足柳昏花暝。”(双双燕)王嵎词:“春在卖花声里。”(夜行船)韩㬊词:“试花霏雨湿春晴。”(浪淘沙)李石词:“烟柳疏疏人悄悄,画楼风外吹笙,倚阑闻唤小红声。薰香临欲睡,玉漏已三更。”(临江仙)“坐待不来来又去,一方明月中庭,粉墙东畔小桥横。起来花影下,扇子扑流萤。”(同上)罗椅词:“何处销魂,初三夜月,第四桥春。”(柳梢青)周晋词:“一砚梨花雨。”(点绛唇)“薄幸东风,薄情游子,薄命佳人。”(柳梢青)李肩吾词:“叮咛记取儿家,碧云隐映红霞。直下小桥流水,门前一树桃花。”(清平乐)黄升词:“又是羊车过也,月明花落黄昏。”(清平乐)吴文英词:“帘半卷,带黄花人在小楼。”(声声慢)“玉奴最晚嫁东风,来结梨花幽梦。”(西江月)赵闻礼词:“珠帘卷上还重下,怕东风吹散歌声。”(风入松)丁宥词:“小楼一线斜阳影。”(水龙吟)杨恢词:“都将千里芳心,十年幽梦,分付与一声啼鴂。”(祝英台近)赵淇词:“春在阑干咫尺。”(谒金门)李彭老词:“明年今夜,玉尊知醉何处?”(壶中天)李莱老词:“归醉夜堂歌舞月,拚却春眠。”(浪淘沙)张炎词:“写不成书,只寄得相思一点。”(解连环)“老柳官河,斜阳古道,风定波犹直。”(壶中天)周密词:“花深深处,柳阴阴处,一片笙歌。”(少年游)王沂孙词:“一掬春情,斜月杏花屋。”(醉落魄)“一室秋灯,一庭秋雨,更一声秋雁。”(醉蓬莱)赵与仁词:“昨宵风雨,凉到木樨屏。”(琴调相思引)李清照词:“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如梦令)“帘卷西风,人似黄花瘦。”(醉花阴)朱淑真词:“满院落花帘不卷,断肠芳草远。”(谒金门)鄜文妻孙氏词:“花深深,一钩罗袜行花阴。行花阴,闲将柳带,试结同心。”(忆秦娥)“日边消息空沈沈,画眉楼上愁登临。愁登临,海棠开后,望到如今。”(同上)

卷 二

历代诗文选本,以乾隆三年及十五年御选《唐宋文醇》、《诗醇》最为精粹,而评点用诸色套印,尤为清朗豁目。《文醇》之例:圣祖御评,用黄色;高宗御评及圈点,用朱色;诸家品题及考证事迹,则用蓝色。《诗醇》之例:高宗御评及圈点,用朱色,诸家品题用蓝色,考证事迹用绿色(其区别较《文醇》尤详)。余所藏内府原刻本,均如是识别,惟读《四库总目·文醇提要》则云:前人评跋有所发明,及姓名事迹有资考证者,各以紫色、绿色,分系于末(《简明目录》亦如是云,并于《诗醇》中谓别色为识,略如《文醇》之例)。所称紫绿二色,于原印蓝色,及《诗醇》中凡例所举者,似觉两歧。岂修《四库》时别钞一部入录,特改用紫色、绿色,故与原书不符耶?疑不能明,安得瞻览阁本,一考其异同焉。

文人好为游戏,有特镌印章以自表异者。乾隆中,兴化郑板桥大令(燮)尝刻一印云:“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近时会稽李莼客侍御(慈铭)亦有一印云:“道光庚戌茂才,咸丰庚申明经,同治庚午举人,光绪庚辰进士。”临桂王幼霞给谏(鹏运)官内阁侍读时,亦有一印云:“三品服,四品阶,五品秩,六品俸。”皆奇巧可喜(余亦拟刻一印云:“癸未入邑庠,戊子登乡榜,乙未贡春官,戊戌成进士。两未两戊,亦天然巧合也)。

光绪戊寅秋,先大夫权两淮刘庄场大使事。刘庄一名云溪,界兴化、东台两邑间,地僻民贫,一数千户之市镇而已。境有紫云山寺,颇为兴东名胜,刘地固无山,其寺盖于高阜处建筑,循石坡迤逦而上,故以山名,楼阁崇闳,结构精雅。每值岁首,香火极盛。余时甫十岁,随侍任所,暇辄与吾兄旭辰,偕署中诸幕客前往游览。住持名云峰者,六十许老僧也,瀹茗延宾,清谈娓娓,春秋佳日,或具素馔,招宴山厨,菰饭芹羹,别饶风味。迨辛巳春,先大夫御篆后,移居东台,遂无缘再至矣。越十余年,余成进士,而旭兄亦已登乡荐,先大夫因制扁额,托旧时绅士悬供佛殿以答神庥。辛丑秋,余为《云溪杂咏诗》十二首,其一云:“紫云山寺倚晴空,小市人烟一望中。好是夕阳西下候,亭亭楼阁半山红。”每一讽咏,觉旧游情景,如在目前(按:乾隆中,曲阜颜心斋明府崇椝知兴化县时,有《赋紫云山诗》云:“鸣鸠声送片帆间,蟹簖渔村罨画间。一夜雨晴春水活,菜花黄遍紫云山。”见《曲阜诗钞》。今附记于此)。

本朝自乾嘉以来,得鼎甲者,其出身以内阁中书及各部小京官居多,论者谓此二官于登第为最利,此不揣其本之说也。中书除进士授职及举贡捐纳者外,余则为举人考取,或召试特用人员(召用人员,惟乾嘉时有之)。各部小京官,系由各省拔贡朝考一等,始用此职(自乾隆丁酉科始)。膺是选者,大都工于书法,或当时知名之士,既登朝籍,遇事更得风气之先。而殿试读卷诸大臣,或为旧时座师,或为本署长官,或为同乡老辈,赏识有素,故此中遇合,亦非偶然。余官内阁凡十八年,自庚寅五月,由举人入为中书,至甲午,以襄校平定回苗各匪方略书成议叙,蒙恩以侍读遇缺即补,并赏加四品衔。迨乙未会试中式时,适已南旋省亲,遂于戊戌补行殿试后,呈请仍归侍读原班。然殿试甲第,则为二甲第十一名,故当时颇有以不获鼎甲为余惜者(凡补应殿试者,于卷面盖一补字红戳,例不入进呈之前十名卷内)。兹于历科鼎甲及传胪之曾官中书或小京官者(当登第时,小京官多有已转主事者,此从其初言之),汇记之以志盛事。

雍正癸丑科:榜眼田志勤(考取中书)。

乾隆丙辰科：状元金德瑛（考取中书）；丁巳科：榜眼林枝春（考取中书）；己未科：榜眼涂逢震（考取中书）；探花秦勇均（考取中书）；壬戌科：探花汤大绅（考取中书）；乙丑科：状元钱维城（考取中书）、探花王际华（考取中书）；戊辰科：状元梁国治（考取中书）；壬申科：探花卢文弨（考取中书）；甲戌科：状元庄培因（考取中书）、探花倪承宽（考取中书）；丁丑科：榜眼梅立本（中书）；庚辰科：状元毕沅（中书）、榜眼诸重光（考取中书）；辛巳科：榜眼胡高望（中书）、探花赵翼（中书）、传胪蒋雍植（召试中书）；癸未科：榜眼沈初（召试中书）、探花韦谦恒（召试中书）；丙戌科：传胪陆费墀（召试中书）；辛卯科：状元黄轩（中书）；壬辰科：状元金榜（召试中书）；乙未科：状元吴锡龄（中书）、榜眼汪镛（中书）、探花沈清藻（中书）；戊戌科：状元戴衢亨（召试中书）、探花孙希旦（中书）、传胪邵自昌（考取中书）；庚子科：传胪关槐（召试中书）；辛丑科：探花汪学金（中书）；丁未科：探花董教增（召试中书）。

嘉庆己未科：状元姚文田（召试中书）；乙丑科：探花何凌汉（拔贡小京官）；甲戌科：状元龙汝言（召试中书）、传胪裘元善（中书）；丁丑科：状元吴其浚（中书）；庚辰科：榜眼许乃普（拔贡小京官）。

道光壬午科：传胪陈嘉树（中书）；丙戌科：状元朱昌颐（拔贡小京官）；壬辰科：传胪赵德潾（中书）；辛丑科：状元龙启瑞（考取中书）；乙巳科：探花吴福年（考取中书）；丁未科：状元张之万（拔贡小京官）；榜眼袁绩懋（考取中书）。

咸丰癸丑科：传胪黄钰（拔贡小京官）；丙辰科：状元翁同龢（拔贡小京官）；榜眼孙毓汶（考取中书）；己未科：榜眼孙念祖（考取中书）。

同治癸亥科：榜眼龚承钧（拔贡小京官）；乙丑科：榜眼于建章（拔贡小京官）；戊辰科：探花王文在（拔贡小京官）；甲戌科：探花黄贻楫（中书）。

光绪丙子科：状元曹鸿勋（拔贡小京官）、榜眼王赓荣（拔贡小京官）、传胪吴树梅（考取中书）；丁丑科：状元王仁堪（考取中书）、榜眼余联沅（中书）、探花朱赓飏（拔贡小京官）；庚辰科：状元黄思永（拔贡小京官）、传胪戴彬元（拔贡小京官）；庚寅科：状元吴鲁（拔贡小京官）、榜眼文廷式（考取中书）；壬辰科：状元刘福姚（考取中书）、探花陈伯陶（考取中书）；甲午科：传胪吴筠孙（考取中书）；甲辰科：榜眼朱汝珍（拔贡小京官）、传胪张启后（拔贡小京官）。

文人造句，喜用骈字，而以风雨二字相对举者，则书中所见为最多。如：凄风苦雨（《左传·昭四年》：春无凄风，秋无苦雨）、猋风暴雨（《礼记·月令》：孟春行秋令，猋风暴雨总至）、时雨飘风（《管子·兵法篇》：众若时雨，寡若飘风）、飘风暴雨（又《小匡篇》：飘风暴雨数臻）、柔风甘雨（又《四时篇》：柔风甘雨乃至）、飘风骤雨（《老子二十三章》：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甚风疾雨（《庄子·天下篇》：沐甚风，栉疾雨）、飘风冻雨（《楚辞·屈平九歌》：令飘风兮先驱，使冻雨兮洒尘）、友风子雨（《荀子·赋篇》《云赋》：友风而子雨）、暴雨疾风（《韩非子·用人篇》：夫人主不塞隙穴而劳力于赭垩，暴雨疾风必坏）、风伯雨师（又《十过篇》：风伯进扫，雨师洒道）、疾风淋雨（《战国策赵四》土偶曰：使我逢疾风淋雨，坏阻乃复归土）、烈风澍雨（《尚书大传·周书》：久矣天之无烈风澍雨。按此四字《韩诗外传》卷五作迅风疾雨。又《文心雕龙·练字篇》则谓《大传》作别风淮雨。《帝王世纪》作列风淫雨）、迅风疾雨（见上注）、别风淮雨（同上）、列风淫雨（同上）、大风疾雨（《春秋繁露·灭国篇》：根本微者，不可遭大风疾雨）、扶风冻雨（《淮南子·览冥训》：阴阳交争，降扶风，杂冻雨）、春风夏雨（《说苑·贵德篇》：管仲曰，吾不能以春风风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驰风骋雨（《楚辞·刘向〈九叹〉》：驰风骋雨，游无穷兮）、乘风驾雨（《易林》：乘风驾雨，与鸣鸟俱）、震风凌雨（扬子《法言·吾子篇》：震风凌雨，然后知夏屋之为帲幪也）、祥风时雨（《后汉书·鲁恭传》《谏击匈奴疏》曰：祥风时雨，覆被远方）、烈风迅雨（又《刘恺传》《陈忠疏》曰：考功举材，以序庶僚，遭烈风不迷，遇迅雨不惑）、风毛雨血（又《班固传》《西都赋》：风毛雨血，洒野蔽天）、祥风甘雨（又：习习祥风，祁祁甘雨）、时风嘉雨（《蔡中郎集·九疑山碑文》：时风嘉雨，浸润下民。自东汉以后，凡诗文中以风雨二字分隶两句者较多，今皆不录）、冲风沐雨（《晋书·凉武昭王李暠传》《述志赋》：冲风沐雨，载沈载浮）、条风祥雨（《广弘明集》卷十五《王僧孺忏悔礼佛文》：条风祥雨，膏润相属）、风嗥雨啸（《鲍参军集·芜城赋》：风嗥雨啸，昏见晨趋）、浴雨排风（又《登大雷岸与妹书》：浴雨排风，吹涝弄翮）、风除雨攘（《梁书·沈约传》：既从竖而横构，亦风除而雨攘）、候雨占风（《徐孝穆集·陈文帝哀策文》：候雨占风，荒中海外）、风惊雨骤（《王子安集·七夕赋》：风惊雨骤，烟回电烁）、时雨凉风（又《秋日饯别序》：来胜地则时雨凉风，助他乡之旅思）、炎风暑雨（《卢升之集·释疾文》：炎风暑雨兮相蒸）、征风召雨（《骆宾王集·姚州破逆贼露布》：征风召雨，蝟起蜂飞）、上雨旁风（《韩昌黎集·南海神庙碑》：上雨旁风，无所盖障）、盲风怪雨（又：盲风怪雨，发作无节）、怪风剧雨（又《徐偃王庙碑》：是岁，州无怪风剧雨）、狂风猛雨（《皮子文薮·桃花赋》：狂风猛雨，一阵红去）、风调雨顺（《旧唐书·礼仪志一》：既而克殷，风调雨顺）、息风收雨（又《礼仪志三》张说言：圣心诚恳，宿斋山上，昨夜则息风收雨，今朝则天清日暖）、飘风急雨（《王临川文集·祭欧阳文忠公文》：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骤雨狂风（《宣和书谱》卷十九：怀素自谓得草书三昧，其势若惊蛇走虺，骤雨狂风）、和风甘雨（《文公大全集·明道先生赞》：瑞日祥云，和风甘雨）、天风海雨（《渭南文集·跋东坡七夕词后》：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横风疾雨（《墨庄漫录》卷一：王荆公书清劲峭拔，世谓之横风疾雨）、教雨化风（《宋史·乐志十二·朝会乐章》：教雨化风，洽此四国），以及诗词中，沐雨栉风（魏文帝《黎阳诗》：载驰载驱，沐雨栉风）、阑风

伏雨(杜甫《秋雨叹》诗:阑风伏雨秋纷纷)、因风托雨(皇甫冉《迎神》诗:因风托雨降琼筵)、斜风细雨(张志和《渔父歌》:斜风细雨不须归)、松雨蒲风(皇甫松《浪淘沙》词:松雨蒲风野艇秋)、凉风暮雨(白居易《秋雨中赠元九》诗:又是凉风暮雨天)、雨打风摧(又《微之宅残牡丹》诗:雨打风摧花不全)、狂风急雨(又《惜落花赠崔二十四》诗:狂风急雨两相和)、草风沙雨(又《建昌江》诗:草风沙雨渭河边)、风吹雨打(又《吴樱桃》诗:可惜风吹兼雨打)、仁风膏雨(又《送刘郎中赴任苏州》诗:仁风膏雨去随轮)、急雨寒风(殷尧藩《寄太仆田卿》诗:急雨寒风意万重)、啸雨吟风(秦韬玉《桧树》诗:啸雨吟风几百春)、雨桧风篁(郑谷《少华甘露寺》诗:雨桧风篁远近闻)、衰雨拖风(韩偓《咏柳》诗:衰雨拖风不自持)、细风斜雨(林逋《西湖》诗:细风斜雨不堪听)、雨横风狂(欧阳修《蝶恋花》词:雨横风狂三月暮)、风豪雨横(王安石《和王微之登高斋》诗:风豪雨横费调燮)、洗雨吹风(又《次韵酬宋玘》诗:洗雨吹风一月春)、小雨轻风(又《钟山晚步》诗:小雨轻风落楝花)、雨叶风花(苏轼《次韵吕梁仲》诗:雨叶风花日夜稀)、怪雨腥风(又《丁公默送蝤蛑》诗:怪雨腥风入座寒)、江风海雨(又《和蔡景繁海州石堂》诗:江风海雨入牙颊)、蛮风蜒雨(又《松风亭下梅花盛开》诗:蛮风蜒雨愁黄昏)、呼风唤雨(《孙觌画溪行》:呼风唤雨不能休)、恩风惠雨(赵师侠《水调歌头》词:九郡恩风惠雨)、雨疏风骤(李清照《如梦令》词:昨夜雨疏风骤)、雨剩风残(杨万里《答章汉直》诗:雨剩风残忽春暮)、收风拾雨(又《宿石潭步》诗:收风拾雨猝无策)、残风剩雨(又《风雨》诗:残风剩雨故欺人)、风知雨觉(又《三月三日上忠襄坟》诗:不遣风知雨觉休)、雨卧风餐(又《早炊董家店》诗:不辞雨卧风餐里)、冷雨凄风(吴儆《清明阴雨》诗:冷雨凄风连午夜)、十风五雨(陆游《村居初夏》诗:十风五雨岁丰穰)、雨剥风摧(又《和无咎兄郡斋燕集诗元韵》:雨剥风摧供送迎)、风驱雨压(又《和范舍人永康青城道中作》:风驱雨压无浮埃)、松风桧雨(罗大经《瀹茶》诗:松风桧雨到来初)、绿风毛雨(汪元量《湖州歌》:绿风毛雨共凄凉)、顿雨颠风(范梈《风止闻鹊》诗:顿雨颠风戒敝袍)、雄风豪雨(杨维桢《送理问王叔明》诗:雄风豪雨将春去)、雨丝风片(王士禛《秦淮杂诗》:十日雨丝风片里。按此四字见《牡丹亭》曲,今以诗集为据)之类,虽错综变化,造句各有不同,而以两字相对举,固同一用法焉。

辽僧行均所撰《龙龛手鉴》多收佛书俗字,乾隆中修《四库书目》时,以辽人著作颇罕,故于小学类字书中特为著录。然其书殊鲜刻本,惟江都汪氏《正谊斋丛书》中有之,字体宽大,最为豁目(《书目答问》称张丹鸣刻本,即指此)。第卷四下有巾部,所载巾帠帥帣帤帮六字,实为屮艸芔茻茻之讹。盖巾字下垂,屮字上仰,字形相近,遂尔颠倒误刻。且巾部已见卷一下之平声,不应重出,此人入声,当为屮部无疑(屮字读若彻)。特汪氏书为陈明经逢衡督刻,明经素称博洽,何以当时竟未校正。浏览所及,因记此以订其误(又骉字应从二马,见《说文·马部》,谓草木马盛也。今作二弓,载入弓部,则为行均原书之误)。

吾浙人擢大魁者,前明时共得二十人(洪武甲戌定海张信。永乐丙辰永嘉周旋。正统乙丑淳安商辂。成化乙未余姚谢迁、辛丑余姚王华、甲辰钱塘李旻。嘉靖癸未慈溪姚涞、乙未余姚韩应龙、戊戌钱塘茅瓒、甲辰临海秦鸣雷、庚戌兰溪唐汝楫、丙辰山阴诸大绶、乙丑乌程范应期。隆庆戊辰会稽罗万化、辛未山阴张元忭。万历癸未秀水朱国祚、甲辰慈溪杨守勤、庚戌归安韩敬、丙辰嘉善钱士升。天启乙丑会稽余煌)。至我朝则以顺治乙未科鄞县史大成开其先,嗣历康熙(甲辰归安严我斯、庚戌德清蔡启僔、壬戌德清蔡升元、戊辰秀水沈廷文)、雍正(庚戌钱塘周澍)、乾隆(丙辰仁和金德瑛、壬戌仁和金甡、戊辰会稽梁国治、辛未仁和吴鸿、丁丑嘉善蔡以台、庚子秀水汪如洋、甲辰会稽茹棻、丁未山阴史致光、乙卯归安王以衔)、嘉庆(己未归安姚文田)、道光(丙戌海盐朱昌颐、戊戌乌程钮福保),以及咸丰(壬子鄞县章鋆、庚申仁和钟骏声),皆绵延弗绝(共二十人,适与明代人数相等)。自钟骏声后,同治一朝,无人继起。是以余幼时即闻有"始于史,终于钟"之谣。迨官京师,亲见乡人之及第者,尚有光绪壬辰科榜眼钱塘吴士鉴、乙未科榜眼黄岩喻长霖、戊戌科探花德清俞陛云。窃意后起多英,他日必有膺首选者。讵甲辰后科举停止,不复举行,而始终之说,竟成谶语矣(按:直隶省状元以雍正甲辰科陈德华始,而以光绪甲辰科刘春霖终,疑亦有定数也)。

我国自光绪甲午及庚子两遭外侮后,谋国者亟思练兵以图自强。二十九年癸卯十月十六日,内阁奉上谕:"前因各直省军制操法器械,未能一律,迭经降旨饬下各督抚认真讲求训练,以期划一。乃历时既久,尚少成效,必须于京师特设总汇之处,随时考查督练,以期整齐而重戎政。著派庆亲王奕劻(按庆王时为军机大臣)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按袁公时官直隶总督)近在北洋,著派充会办练兵大臣,并著铁良(按铁公时官户部右侍郎,会办京旗练兵事宜)襄同办理。该王大臣等受恩深重,务当任劳任怨,认真筹办,以副朝廷力图自强之至意。其应办事宜,著该王大臣等随时妥议具奏,等因。"旋经简派徐世昌为练兵处提调(按:徐公本商部左丞,奉旨开缺,以内阁学士候补,并赏给副都统衔),直隶即补道刘永庆充军政司正使,直隶补用道段祺瑞充军令司正使,候选道王士珍充军学司正使(三使均亦加副都统衔),并以陆嘉穀为军政司副使,冯国璋为军令司副使,陆建章为军学司副使。乃觅得东安门外锡拉胡同房屋为练兵处公廨(其三司则分驻他处)。余时奉先大夫讳,居京养母,方佐铁公保定军幕,承办奏牍。是年九月,铁公衔命赴日本国,参观明治三十六年特别大演习(在日本明石姬路间),曾命余偕行,记录东游各

事。至是因调余至处，派充文案委员（文案处共十余人，余为之首）。开办伊始，事务殷烦，余旧居宣武门外米市胡同，以往返较远，即下榻公廨中，昕夕从公，日不暇给。凡营制饷章，军规军礼，及冠服之区别，舆图之测绘，旗章之制造，服装之筹备，并各项学堂之设立，各国学生之派遣，与夫军人任职补官等各种章程规则，以次拟订，陆续奏准施行。先后在近畿编练六镇（每镇设统制官一，辖步队两协，马队、炮队各一标，工程队、辎重队各一营，军乐一队。每协设统领官一，辖步队两标。每标设统带官一，各辖三营。每营设管带官一。步队、马队、工程队、辎重队等营，各辖前左右后四队。炮队营各辖中左右三队。每队设队官一。步、炮、工程、辎重等队，各辖三排，每排三棚。马队各辖二排，每排二棚。统计每镇官佐及兵丁夫役，共一万二千五百十二人。凡遇军务，应兴大师者，则照章设一军之总统官，每军所辖，自两镇以至三四镇不等。时编练方始，镇数无多，故即以镇为主体），并令直省各设督练公所，按照奏定章制，于防营绿营外添练新军。每镇成后，先派大员前往校阅。复于每年秋间，择地举行大操一次。在各镇内，抽调步、马、炮、工各队，编合成军，分作南北两军攻守之势，藉以练习战略焉。乙巳五月，徐公由兵部侍郎入值枢府，遂与铁公同为会办练兵事宜（后同改会办练兵大臣）。提调一席，以同事寿勋充任（寿以分发直隶知府，到处为文案委员，后擢署齐齐哈尔副都统，旋授科布多参赞大臣，均未履任，时已调补京旗副都统矣），而三司正副使，亦先后均有迁调（刘永庆署江北提督，段祺瑞充某镇统制官，陆嘉穀补长芦盐运使，陆建章充某协统领官），因以王英楷署军政司正使，王士珍署军令司正使，冯国璋为军学司正使，姚锡光署军政司副使，哈汉章署军令司副使，良弼为军学司副使。迨丙午秋，京外官制，大加改革。九月二十日，奉谕："兵部著改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太仆寺并入。应行设立之海军部，军谘府未设以前，均暂归陆军部办理，等因。"以铁公为尚书（由户部尚书调补），寿勋为左侍郎，荫昌为右侍郎（时荫方为出使德国大臣，以王士珍署理。后王公又出为江北提督，以王英楷署理）。铁公乃命姚副使锡光及余，接办练兵处提调事宜，以资结束（姚为直隶候补道，与余戊子乡试同年），并令筹拟陆军部职掌，及设置员司各缺，一切详细章程。顾兵部承办之事，皆本则例及《中枢政考》等书，旧制昭垂，不容废止。太仆寺所司牧厂，于孳生均齐等事，亦具有成规，若练兵处则事皆创办，又军政等司分设各科监督，俱以出洋留学陆军之毕业生任之，其余各员，亦皆出自武备等学堂者。一切经画，大都参考东西各国兵制，于部寺事务两不相谋，合文武新旧各员荟萃一堂，颇难融洽，调和配置，煞费经营。至丁未夏，始将本部及附设之军谘处、海军处官制，与现行办法，会同军机处奏定。六月十二日，余蒙恩补授陆军部右丞，旋于七月间迁入铁狮子胡同新署办公。所有兵部、太仆寺、练兵处人员，皆按照所司新旧事宜，酌量任用，分别位置。宣统己酉春，余擢署左丞，逾年补实，每届东西洋留学陆军各生回国，在部举行毕业考试时，余辄为监试官。至庚戌十一月，陆军部又奏改官制（时荫昌为尚书），废去尚书侍郎名目，改为陆军大臣及副大臣各一员，并裁撤左右丞、左右参议各缺（辛亥四月，各部亦改设大臣及副大臣，而丞参之设如故）。余奉命以三品京堂及交涉使、提学使、提法使候补，遂自此不与闻军事矣。综计练兵处之设，前后不足四年，然时虽不久，而当时新军制度，悉由处订定颁行，各省视之，均奉为金科玉律，即其后时有增损，顾根基所树，终未能出其范围。时事变迁，恐日久将有不知此项机关之建置者，因略记其本末，俾后之研究国故者庶有所考云。

宋欧阳文忠两娶薛简肃女，事见《合璧事类》，至三娶为同胞姊妹者，则固未之前闻。余元配金夫人，为鸳湖子羲先生次女，光绪乙酉来归，越十七年，辛丑病殁；乙巳春，娶公之四女（余字之曰季圆），逾年遽卒；丁未秋，复娶公之五女（余字之曰又圆），未及一年又卒。谓无缘耶，何相继作合；谓有缘耶，何不久分离？此诚事之不可解者。偶阅太仓钱伯瑜中丞宝琛《自订颐寿老人年谱》，知中丞始娶昆山陈君世和第三女，继配为第六女，再继为第八女，皆不数年俱卒。乃叹天下事无独有偶如此。

上海制造局之设，始于同治六年，厥后随时扩充，规模极为宏敞，惜所制军械，尚未尽善，而地居商埠，尤有慢藏海盗之虞。光绪三十年，湖广总督张公（之洞）会同两江总督魏公（光焘）奏请移建新厂，朝廷以事体重大，特命铁宝臣侍郎（良）前往各地详细查勘，覆奏一摺，余实司之。第此等折件，向不发钞，故外间无由得见。辛亥春，忽于故纸堆中，发见当时手拟底稿，因录存以志爪痕（先是练兵处议覆张督原奏，亦余属稿者，惜已无存矣。余先后在练兵处、政务处、税务处承拟奏摺，皆未留稿，倘彼时随时钞存，当不下百余通也）。

奏为遵旨查明江南制造局厂应否移建各情形，据实覆陈，恭摺仰祈圣鉴事。窃奴才前在保定练兵营次，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三十年六月初五日奉上谕：前据张之洞等奏江南制造局移建新厂一摺，制造局厂，关系紧要，究竟应否移建，地方是否合宜，枪炮诸制，若何尽利，著派铁良前往各该处，详细考求，通盘筹画，据实复奏，等因。钦此。仰见朝廷于扩张武备之中，寓郑重精详之意，钦服莫名。奴才于上年七月间陛辞请训后，取道天津，乘轮赴沪，即连日率同随带各员，至江南制造总局及龙华镇分局，逐一履勘，详加考察。嗣奴才赴苏州调查款项，复留员在该处，将所制枪炮及造械各机器，分别检验。旋于十一、十二月间，先后赴安徽湾沚及江西萍乡地方，照原奏议设新厂之处，陟巘降原，亲历数过。谨将所查详细情形，敬为我皇太后、皇上陈之。查江南制造局自同治四年五月，在上海虹口地方购得洋人机器铁厂一座，修造轮船、枪炮，至六年夏，始

于高昌庙地方购地，移设新厂。计先后造成机器厂、汽炉厂、木工厂、铸铜铁厂、熟铁厂、洋枪楼、库房、煤栈、工务厅、文案房、轮船厂、船坞等处厂屋。八年，添设汽锤厂，又另建枪厂，专造来福枪枝，并将城内广方言馆移入局中兼管。十三年，于局西十里外之龙华镇设黑药厂，制造黑色火药。光绪初年，因原设汽炉厂地不敷用，复设法扩充，改为锅炉厂；又于龙华镇设枪子厂，制造来福、林明敦、马梯尼、黎意、格林各项枪子。四年，改汽锤厂为炮厂，仿造英国阿姆斯脱郎后膛炮位。五年，设炮弹厂，雇用洋匠，仿造各种开花实心炮弹。七年，立炮队营，并创设水雷厂。十一年，停造轮船，专修南北洋兵轮。十六年，购办炼钢机炉，拓地建厂，试炼枪管炮胚及各种钢料。十七年，改造快利枪，并添造各种快炮。十九年，仿造栗色、无烟两种火药。二十四年，创设工艺学堂。二十七年，加造新式快炮，并停造快利枪，专造小口径新毛瑟枪。三十年，以黑药、栗药造存颇多，暂行停造，并因筹办铜元，将炮弹厂机器并入他厂，腾出厂房以备铸钱。此前后因革损益之大略情形也。综计该局开办，垂四十年，缔造扩充，规模甚大，惜该厂所有机器，新旧羼杂，大都不甚齐全，其中因年久而损坏者有之，因省费而缺少者有之。即如枪厂各机，本系昔年所造来福枪之件，嗣改造林明敦枪，又改造快利枪，现又改造小口径毛瑟枪，均就原机陆续凑配，从权改用。其大小有不合者，则兼以人工锉磨。所用工匠，又皆未经教练，不过仿照洋式，以意为之，以致所出之械，一经逐件拆卸，厚薄宽窄，互有参差，彼此不能调换。而局中自总办以至员司人等，亦无精通制造之学，于制就之枪炮弹药等项，其是否合用，并不详加验视，分别良楛，以定去留，但造成后即盛箱发用。奴才此次派员，将该厂所造之械，整件零件，逐细考察，疵累甚多。以如此钜厂，岁糜经费一百四十万金，而各械无一完善者，殊为可惜。至于员司之冗滥，工作之宕延，各物购价之浮开，各厂用料之虚耗，种种积弊，又复不一而足。而该处又为江海要冲，吴淞口内外，各国兵轮不时萃集。上年该督臣原奏，曾有慢藏之害、岌岌堪虞等语，绸缪未雨，具见深谋。夫旧机欠利，旧法未良，尚不难添购新机、整顿办法。至旧地弗善，而欲求深邃之所，臻稳固之方，则该厂之移建，自不容已。原奏又以旧厂诸器，搬运易损，糜费亦多，谓移旧厂不如设新厂，亦属不易之论。独是改建固属正办，而择地尤为要图。查安徽湾沚地方，由芜湖江口，入内河东南行七十里至该镇，距镇四里，至启发山，即原勘厂基地。其地广袤一千四十余亩，土脉尚称坚实，详考面积，亦尚敷建厂之用。惟该镇地势稍卑，每当夏令，山水冲发，直趋下流，市面积水约四五尺不等，其低洼之处，数月方退，此地势之不合者一。由芜至湾，河水盛涨时，约有八九尺，冬令水涸，仅及尺余，重载之船，不克驶入，此运道之不宜者二。机厂以煤铁为大宗，原议就宣城煤矿，而该矿迄未开采，此外泾县、南陵等处虽有煤矿，闻煤质欠佳，不合机器之用，此煤铁之不便者三。运船来往，临河须筑码头，码头前水宜深阔，以便停泊旋转，今该处河身既浅，且系沙底，纵或开挖，易就淤塞，此码头之不易建者四。厂中料件出入，须有马路或铁道载运，今距河四里内，非羊肠小径，即高下圩滩，倘一律垫平，工费太钜，此轨道之不易修者五。有此诸弊，似该地不如湘东之优。湘东在江西萍乡县境之西，自湖北武汉溯江而上，经岳州，入洞庭湖，复历湘阴、长沙，至湘潭县属之洙州镇，计水程九百八十里；由洙州陆行至醴陵，由醴陵循铁路抵湘东，共一百五十里。如由洙州舟行，经湘河泺口、醴陵以达湘东，则共一百八十五里。该镇原勘厂基，地名杨家场，嗣又添备二处，曰峡山口，曰朝天柱。峡山口地约一千三四百亩，濒河地势稍低，水大时恐致冲刷；朝天柱在峡山口之西，地约六百二十余亩，土质尚坚，惟较峡山口尤为洼下，均无足取。杨家场局面最广，约可得平地三千余亩，三面界山，一面傍水，以中心估计，距铁路约六七里。就该处全局而论，远隔大江，深居堂奥，地势高旷，土质坚凝，界内庐墓稀少，除建厂外，隔山余地，尚可扩充。东临大河，足供厂用。其西北隅之泉塘湾，流泉清洁，于造药及汽锅亦甚相宜。安源煤矿即在邻近，去安源四十里，闻尚有铁矿可开。而由武汉至洙州，江湖运道，四时可通，由洙入湘东河，虽河水涨落无定，不免节节盘剥，然装载一二百石之船只，亦尚可往来。且闻萍洙铁路本年四月间即可造齐，是陆运亦尚便。具此格局，自较湾沚为胜。惟其中尚待斟酌者，亦有数端：一、湘东虽两江辖境，而距江宁省城及沪局太远，稽察为难；二、该镇山阜甚多，层层拱峙，非得重兵驻守，防御难周。惟节节设防，恐饷项所需，为数必钜；三、铁矿尚未开办，是否可用，尚无把握；四、萍醴矿路如能接通粤汉干路，运道固较便捷，惟此项路权，其中有无轇轕，尚须详查；五、该省地势偏南，于东北诸省运用军火，稍觉不便。以上各节，均为原奏所未详，既于厂务有关，自不得不预先筹及。此查明江南局厂之应行移建，及移建地方有宜有不宜之实在情形也。窃维强国之举，首重练兵，练兵之要，必先利器。兵以精练为贵，即军械亦以自制为宜，以中国全势论之，断非一二厂所能敷用。当此时局艰危之际，尤应计出万全。奴才再四图维，谨就目前情形，酌拟办法二条，敬备圣明采择：一、统筹全局办法。各省军队，现方次第编练，所需新械，较前日多，非得南北中三厂源源制造，恐所出之械，难期因应而不穷。拟请就湘东现勘之地，设为南厂；再于直豫等省，择其与山西煤铁相近便者，另设一处作为北厂；而以鄂厂贯乎其中，以辅南北厂之所不及。应需款项，南厂于五年内，则取给于沪局节存之七十万两、江皖赣三省协济之三十万两，及铜元一半余利；北厂则于奴才上年奏请试办八省土膏统捐项下动支，得以各归各用。惟照原议购备全机等项计之，所需甚钜，恐该款尚有不敷，拟将两厂均按全局之规模布置，而办法则分别次第，先从枪厂、子弹厂、药厂入手。所造枪式，三厂均须一律，不得稍有参差。俟将来经费充足，再将炼钢造炮等厂，逐渐

扩充。南鄂两厂,则专造过山快炮,北厂则专造陆路车炮,冀臻美备。此时并随厂各设学堂,招集生徒,延师教练,藉以储备厂才。此通盘筹画之正计也。一、变通办法。湘东厂基,大致可用,惟于东北诸省,相距稍远耳。如南北两厂一时难以并举,止能先务其急,而又以该地偏南,转输究多不便,则惟有将该处暂行缓办。另于江北一带地方,选择深固利便之区,取其与南北各省均属适中可以兼顾者,专设一厂,地段局面仍须具有全厂体格,而亦先从枪厂、子弹厂、药厂办起,庶需费较省,成功较速,制造较专而易精。其款项即照原奏内筹款一条,将拟建湘东新厂之五年经费六百五十万两,尽数拨归此项工需,当可敷用,一俟办有成效,再行添制炮钢等厂。似此择要办理,虽未必如两厂并建之美备,而亦不致有顾此失彼之虞,此求全不能,姑思其次之变计也。总之无论如何建置,似宜循序渐进,量力而行,较有把握。外洋各国,凡兴一大工,造一巨厂,无不由日积月累而成,其办法大率类是。至厂务责任綦重,自应以专员督理其事,并由练兵处随时派员考察,以昭慎重。其沪局除提存新厂经费外,每岁所余洋税等款,及铜元一半余利,亦尚有一百余万两之谱。应将不急之工作,闲冗之员司,核实删减,即尽此项银两,于现时应需各件,如各项子弹及炼钢、修船等项,精求造法,暂应急需。俟数年后新厂告成,届时如何归并,再行酌核办理。惟新厂之设,事体重大,究应如何定议,较为妥善之处,奴才未敢擅便,应请饬下政务处、练兵处会同妥议具奏。至枪炮诸制,原奏拟请仿照德国枪简少之机件,而用日本枪六密里五之口径;行营台船各炮,则分别大小口径,定为长身短身等四种,度其地势而用之,自系为力求利便起见。惟查枪枝口径既小,则子弹因之亦小,如不中要害,恐不能致敌人之命。闻各国枪枝口径,互有不同,除日本外,均较此项有大无小。且德枪曾改口径为七密里,旋又复其七密里九之旧式,其反覆改制,自非无因。又快炮为摧坚击远之具,其身长口径,斤重大小,关于武备者尤要,考订不厌求详。以上两项,拟请一并饬下练兵处详细考校,妥拟画一成式,奏请钦定施行。所有奴才遵旨查明江南制造局厂应否移建各情形,谨恭摺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按此摺于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十八日具奏,十九日奉朱批:政务处、练兵处议奏(交议后,当轴诸公于原奏均极赞成,由同事许稚筠观察秉琦具稿议覆,卒以时事纷烦,款项支绌,新厂之设,竟不果行)。

卷　三

礼部之设,肇端于虞廷之秩宗,至成周设为春官,职掌始备,厥后时有因革。自隋代定名为礼部后,千余年来,遂未之有改者。宣统三年,厉行新政,始将礼部裁撤,以旧时行政诸务,分隶内阁、民政部、学部、理藩部管理,别设典礼院,专司朝会祭祀诸典,而以太常、光禄、鸿胪等寺之事并入之。其官制,则为掌院大学士一人(降旨时仅称掌院学士)、副掌院学士一人、学士八人、直学士八人,下设总务一厅,礼制、祠祭、奉常、精膳四署。余时以三品京堂候补,因蒙恩滥膺直学士之选,惟品级未定(时方议改品为等),故仍食前官陆军部左丞原俸。兹仿《居易录》例,备记是年六月二十五日同时授官诸人姓氏于此。掌院学士李殿林(字荫墀,山西大同人。同治辛未进士,以协办大学士裁缺吏部尚书任)、副掌院学士郭曾炘(字春榆,福建侯官人。光绪庚辰进士,以裁缺礼部左侍郎任)、学士宗室毓隆(字少岑,正蓝旗人。光绪甲午进士,以裁缺内阁学士任)、宗室溥善(字小峰,正蓝旗人。荫生,以裁缺内阁学士任)、杨佩璋(字小村,河南长葛人。光绪丁丑进士,以裁缺内阁学士任)、李联芳(字实斋,陕西平利人。同治辛未进士,以裁缺内阁学士任)、许泽新(字颖初,贵州贵阳人。光绪丁丑进士,以裁缺内阁学士任)、宗室英绵(字济臣,正蓝旗人。荫生,以裁缺礼部左丞任)、刘果(字少岩,河南太康人。光绪丙戌进士,以裁缺礼部右丞任)、易贞(字丞午,河南商城人。光绪己丑进士,以裁缺三品军机章京任)、直学士朱彭寿(以裁缺陆军部左丞任)、孙绍阳(字春圃,河南兰封人。光绪庚寅进士,以裁缺吏部右丞任)、渠本翘(字楚南,山西祁县人。光绪壬辰进士,以候补三四品京堂任)、朱恩绂(字菊尊,湖南长沙人。光绪戊子举人,以候补三四品京堂任)、曹广权(字东瀛,湖南长沙人。光绪癸巳举人,以裁缺礼部左参议任)、李擢英(字子香,河南商水人。光绪丁丑进士,以裁缺礼部右参议任)、延昌(字子光,蒙古镶白旗人。光绪癸卯进士,以裁缺内阁侍读学士任)、宗室毓善(字蔼如,镶蓝旗人。荫生,以裁缺吏部左参议任。授职数月后,直学士李擢英因吸烟夺官,以端绪补授。曹广权因病奏请开缺,以奎善补授。学士杨佩璋亦因吸烟夺官,以柯劭忞补授并记于此)。

按典礼院改设后,仍以礼部旧衙门为官署。国体既变,典礼遂废,其房屋因亦拆售,今已改建洋式市房矣。回首巢痕,渺难重认,经行旧地,辄不禁感慨系之。

自京师而外,各地方以省名者,始于元代。缘内有中书省总理国政,复于外间各设行省,以重臣分理地方之政故也。至明洪武九年,已改设承宣布政使司,而省之名,乃至今相沿弗替。考省为官署之名,非区域之名,今中枢既无中书省、尚书省之名,则外间行省二字,实无所附丽矣。又明以布政使司、参政、参议、按察使司、副使、佥事等官,分守某道,或分巡某道,国初因之,此道员一职所由起也。然自两司附属诸官裁罢后,则但以道字单独名官。夫道者路也,谓所守所巡之区域也。若径于道字上冠以郡名(如直隶大顺广道、浙江杭嘉湖道之属), 而别无职守字样以提挈之,则官之名称不醒(若府州县之官,称为知府、知州、知县,于地名上著一知字,便成官名矣)。至管理粮储、盐法、河工、

海关、巡警、劝业等员，亦皆于职守下加以道字，是直以道字作使字或司字用，似名义尤觉未协。比年以来，厘改京外官制，即府县重名，亦多更定，而于此二事尚未闻有议及者。因书所见，以备当轴之商订焉。

本朝殿廷考试，所有派出阅卷诸大臣，其取定各卷，同事中彼此不相互阅（惟殿试读卷，则须轮流遍阅，俗称转桌。盖每卷背后第一页，印有读卷官八人之姓，凡阅过者，各于姓下以墨笔分志○△、丨四项，以为标识。胪传后，尚特派察看标识之大臣覆核一过，其标识有全○全△全、全丨者，有或○或△者，有或△或、者，有或、或丨者，惟○不见、△不见丨，以高下间相去过远，似意见太觉纷歧，故同一卷而此○彼、此△彼丨者，即属不合，阅者须受处分耳）。辛亥八月下旬，考试各省孝廉方正之次日，余晨起方在盥栉间，忽闻奉命派充阅卷（阅卷官名单，例由军机处于先一日开呈请派，经朱笔圈定某某后，即封固仍交军机处，翌晨启封宣示），当驱车诣西苑门。既入，有苏拉（凡在内廷供驱使者，名为苏拉）导至万善殿南书房。于时阅卷者十二人，先后齐集（李殿林、唐景崇、绍昌、郭曾炘、宝熙、王垿、朱益藩、赵廷珍、杨佩璋、朱彭寿、孙绍阳、周克宽）。少顷，内监一员，捧试卷数百本至，挨次分散，周而复始，诸人即就所分者各自校阅，选取一等者十卷，二等者十卷，余不列等。甲乙既定，即唤承值者，以缮就阅者姓名之黄色签（此黄签向为军机处供事承写，时已归内阁承宣厅办理矣），粘贴于卷面右角下，由首席李荫墀协揆将所取各卷，依阅者名次，轮流叠置（如分卷例），复交内监赍呈御览，恭候钦定。日将午，赐筵一席，肴馔凡十余簋，诸人围坐而食。饭罢，仍在室待命。迨未正时，内监复捧原卷发下，传谕即照此定等。然后拆阅卷后弥封，开列姓名全单，乃知某卷为某人所取矣。是阅卷时并非互相商榷。凡他项考试，均亦如是，因记此以志内廷衡文之故事焉。

鲁定公问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以忠。忠也者，臣道之大本也。故后世人主，对于归附及近侍之人，特有命名忠字，以示勖励者。然如唐之杨钊，以妹为贵妃，玄宗赐名国忠，位至宰相，乃奢淫骄纵，酿成安史之祸。朱温先从黄巢作乱，既降，僖宗赐名全忠，洊封梁王，乃跋扈不臣，竟移唐祚。明之李进忠，初冒李姓入为太监，后复魏姓，赐名忠贤，天启中掌东厂事，乃权倾中外，罪恶滔天。本朝皖人李兆受，本为捻匪首领，咸丰八年，因投诚赐名世忠，官至江南提督，乃野性难驯，卒以恣肆凶残，身罹大辟。凡更名有忠字者，其结果适得其反，亦异事也（又康熙中袭靖南王耿精忠、广东潮州镇总兵刘进忠，亦皆以叛逆伏诛）。

古人制字，以水、火、金、木、土为偏旁者最繁。然一字而五行俱备者，亦不多觏。兹就各书所载，汇记之以资谈助（每字皆举初见者，凡生僻字均注明音义，惟见于诸经者不注）。丁字有汀（《楚辞》屈平《九歌》：搴汀洲兮杜若）。灯（《玉篇》：的庭切，火）。钉（《山海经·海内经》：有钉灵之国）。朾（《左传·成十八年》：孟献子会于虚朾）。圢（《玉篇》：他顶切，平也）。

勺字有汋（《周礼·秋官》：士师，一曰邦汋）。灼（《书·洛诰》：厥攸灼）。钓（《诗·召南·何彼秾矣篇》：其钓维何）。杓（《庄子·庚桑楚篇》：我其杓之人邪）。圴（《集韵》：职略切，土迹）。也字有池（《书·泰誓上》：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灺（《说文》：烛烎也，徐野切）。铊（《荀子·议兵篇》：宛钜铁铊。注：与旋同）。杝（《诗·小雅·小弁篇》：析薪杝矣）。地（《易·乾卦》：本乎地者亲下）。分字有汾（《诗·魏风·汾沮洳篇》：彼汾沮洳）。焚（《玉篇》：同焚）。钤（《篇海》：音分，玉名。按《篇海》有《四声篇海》及《篇海类编》，此据《康熙字典》所引，不知所指何书。姑仍其旧，后引《篇海》者同）。枌（《诗·陈风·东门篇》：东门之枌）。坋（《说文》：尘也，房吻切）。坌（《史记·司马相如传》：坌入曾宫之嵯峨。注：步寸反）。斤字有沂（《书·禹贡》：淮沂其乂）。炘（《汉书·扬雄传》：乘景炎之炘炘）。釿（《庄子·在宥篇》：于是乎釿锯制焉。注：音斤）。析（《书·尧典》：厥民析）。圻（《书·酒诰》：圻父薄违）。欠字有次（《玉篇》：涎亦作次）。炊（《左传·昭二十六年》：及齐师战于炊鼻）。钦（《书·尧典》：钦明文思安安）。杴（《玉篇》：许严切，锹属）。坎（《易》卦名）。不字有沵（《荀子·荣辱篇》：其沵长矣。注：古流字）。炋（《篇海》：音丕，火也）。鈈（《字汇》：同鉟）。杯（《礼·玉藻》：母没而杯圈不能饮焉）。坏（《礼·月令》：蛰虫坏户）。

可字有河（《易·系辞上传》：河出图）。炣（《玉篇》：口我切）。钶（《玉篇》：于何切，小釜也）。柯（《诗·豳风·伐柯篇》：伐柯如何）。坷（《说文》：坎坷也）。占字有沾（《礼·檀弓下》：我丧也斯沾）。炶（《玉篇》：胡甘切，火上行貌）。钻（《说文》：铁钺也，敕淹切）。枯（《说文》：木也，息廉切）。坫（《礼·明堂位》：反坫出尊）。各字有洛（《易·系辞上传》：洛出书）。烙（《史记·殷本纪》：有炮烙之法）。铬（《说文》：鬎也，卢谷切）。格（《书·尧典》：格于上下）。垎（《说文》：水干也，胡格切）。同字有洞（《礼·礼器》：洞洞乎其敬也）。烔（《广雅·释诂》：爇也）。铜（《左传·成九年》：执诸铜鞮）。桐（《书·禹贡》：峄阳孤桐）。垌（《玉篇》：他孔切，缶垌也）。夋字有浚（《书·大禹谟》：夙夜浚明有家）。焌（《周礼·春官·菙氏》：遂焌其焌契以授卜师）。锓（《玉篇》：七桓切，锓刀也）。梭（《说文》：木也，私闰切。又稣禾切，《晋书·陶侃传》：网得一梭）。埈（《玉篇》：与竣同）。良字有浪（《书·禹贡》：又东为沧浪之水）。烺（《集韵》：里党切，烑烺，火貌）。锒（《说文》：锒铛锁也，鲁当切）。桹（《说文》：高木也，鲁当切）。埌（《庄子·应帝王篇》：以处圹埌之野。注：音浪）。夆字有浲（《集韵》：逢，或作浲）。烽（《史记·司马相如传》：烽，举燧燔）。锋（《书·费誓》：砺乃锋刃）。桻（《广雅·释诂》：末也）。埄（《字汇》：同埲，尘起貌）。每字有海（《书·舜

典》：四海遏密八音）。烸（《集韵》：许亥切，燥也）。鋂（《诗·齐风·卢令篇》：卢重鋂）。梅（《书·说命下》：尔惟盐梅）。坶（《玉篇》：同坶。按即牧野之牧）。延字有涎（贾谊《新书》卷四：垂涎而相告）。埏（《文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丹柱歙艳而电埏，注：弋战切）。鋋（《淮南子·修务训》：苗山之鋋）。梴（《诗·商颂·殷武篇》：松桷有梴）。埏（《史记·司马相如传》：下溯八埏）。音字有涪（《说文》：水出广汉刚邑道徼外）。焙（《集韵》：焴或作焙）。锫（《集韵》：蒲侯切，锫鉅，钉名）。棓（《公羊传·成二年》：踊于棓而窥客）。培（《礼·中庸》：故栽者培之）。炎字有淡（《礼·中庸》：淡而不厌）。焱（《篇海》：音谈，烬也）。锬（《方言》卷九：锬谓之铍。注：音聃）。棪（《尔雅·释木》：棪樾其）。佳（《集韵》：吐滥切，壏埮，地平而长）。隹字有淮（《书·禹贡》：海岱及淮惟徐州）。焳（《集韵》：燸或作焳）。焦（《诗·小雅·六月篇》：整居焦获）。锥（《左传·昭六年》：锥刀之末）。椎（《庄子·在宥篇》：椎凿决焉）。堆（《楚辞》屈平《天问》：鲮鱼何所，鬿堆焉处）。享字有淳（《周礼·考工记·钟氏》：淳而渍之）。焞（《诗·小雅·采芑篇》：焯焯焞焞）。錞（《周礼·地官·鼓人》：以金錞和鼓）。椁（《礼·檀弓上》：殷入棺椁）。埻（《说文》：射臬也，读若准。按享字篆文，淳焞錞埻均作章，惟椁作章）。者字有渚（《诗·召南·江有汜篇》：江有渚）。煮（《周礼·天官·亨人》：职外内饔之爨亨煮）。锗（《广韵》：丁果切，车铜）。楮（《山海经·西山经》：鸟危之山，其阴多檀楮）。堵（《诗·小雅·鸿雁篇》：百堵皆作）。甚字有湛（《诗·小雅·湛露篇》：湛湛露斯）。煁（《诗·小雅·白华篇》：卬烘于煁）。锶（《文选》王褒《洞箫赋》：行锶铤而和啰。注：汤锦切）。椹（《周礼·夏官·司弓矢》：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质者）。堪（《书·多方》：克堪用德）。重字有湩（《穆天子传》：因具牛马之湩，以洗天子之足。注：音冻）。煄（《玉篇》：之陇切）。锺（《周礼·考工记》：锺氏染羽）。樬（《集韵》：昌用切，木梳也）。堹（《集韵》：竹用切，池塘塍埂也）。军字有浑（《左传·文十八年》：谓之浑敦）。辉（《礼·玉藻》：揖私朝，辉如也）。锃（《字汇》：音军，梵语，锃锴即军持也）。楎（《礼·内则》不敢县于夫之楎椸）。崒（《说文》：洛阳有大崒里，户昆切）。埋（《玉篇》：同崒）。易字有湯（《易·革卦》：湯武革命）。煬（《春秋·定元年》经文：立煬宫）。錫（《诗·大雅·韩奕篇》：钩膺镂锡）。杨（《易·大过卦》：枯杨生稊）。埸（《诗·豳风·七月篇》：九月筑场圃）。唐字有溏（《阮步兵集·东平赋》：流潢余溏，洋溢靡之）。煻（《广韵》：徒郎切，煻，煨火）。鎕（《说文》：鎕锑，火齐，徒郎切）。榶（《荀子·正论篇》：故鲁人以榶）。塘（《说文》：堤也）。高字有滈（《史记·司马相如传》：翯乎滈滈。注：音昊）。熇（《诗·大雅·板篇》：多将熇熇）。镐（《诗·小雅·鱼藻篇》：王在在镐）。槁（《易·说卦》传：为科上槁）。塙（《说文》：坚不可拔也，苦角切）。𤇾字有滎（《书·禹贡》：滎波既猪）。熒（《左传·宣十二年》：及熒泽，见六麋）。鎣（《说文》：器也，乌定切）。榮（《书·秦誓》：邦之荣怀）。塋（《说文》：墓也）。鹿字有漉（《礼·月令》：毋漉陂池）。熝（《集韵》：卢谷切，炼也）。麃（《诗·郑风·清人篇》：驷介麃麃）。鏕（《广韵》：钜鏕，郡名）。鏖（《汉书·霍去病传》：合短兵鏖皋兰下）。樚（《庾子山集·和张侍中述怀诗》：道险卧樚栌）。塶（《集韵》：卢谷切，梁有塶口城）。塵（《诗·小雅·无将大车篇》：祇自塵兮）。斩字有渐（《易》卦名）。熸（《篇海》：音尖，火炽也）。鏩（《太玄经·上卦》：挫厥鏩塶。注：音谗）。鏨（《说文》：小凿也，藏滥切）。槧（《法言·渊骞篇》：叔孙通槧人也）。塹（《左传·昭十七年》：环而塹之）。番字有潘（《礼·内则》：面垢燂潘请靧）。燔（《诗·小雅·楚茨篇》：或燔或炙）。鐇（《后汉书·杜笃传》：鐇钁株林。注：甫袁反）。橎（《说文》：木也，读若樊）。墦（《孟子·离娄下》：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黄字有潢（《左传·隐三年》：潢污行潦之水）。熿（《战国策》：炫熿于道）。鐄（《文选》马融《长笛赋》：铮鐄谾嗃，注：与锽同）。横（《礼·乐记》：号以立横）。壙（《集韵》：堭或作壙）。覃字有潭（《史记·司马相如传》：浸潭促节）。燂（《礼·内则》：五日则燂汤请浴）。镡（《庄子·说剑篇》：周宋为镡。注：音淫）。橝（《楚辞》严忌《哀时命》：揽瑶木之橝枝兮）。壇（《玉篇》：徒含切）。登字有澄（《礼·礼运》：澄酒在下）。燈（《玉篇》：灯火也）。鐙（《仪礼·公食大夫礼》：实于鐙）。橙（《史记·司马相如传》：黄甘橙榛）。墱（《文选》张衡《西京赋》：墱道逦倚以正东。注：都互切）。尧字有浇（《左传·襄四年》：浞因羿室，生浇及豷）。烧（《礼·月令》：毋烧灰）。铙（《周礼·地官·鼓人》：以金铙止鼓）。桡（《易·大过卦》：大过栋桡）。硗（《管子·立政篇》：相高下，视肥硗）。㚔字有泽（《易·履卦》：上天下泽）。彪（《文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赫烨烨而烛坤）。铎（《书·胤征》：遒人以木铎徇于路）。爿（《仪礼·士丧礼》：决用正王棘若檡棘）。择（《广雅·释宫》：道也）。寿字有涛（《左传·僖四年》：齐人执陈辕涛涂）。焘（《说文》：溥，覆照也）。焘（《公羊传·文十三年》：鲁公焘）。铸（《左传·宣三年》：铸鼎象物）。梼（《左传·文十八年》：谓之梼杌）。埽（《说文》：保也，高土也，都皓切）。监字有滥（《诗·商颂·殷武篇》：不僭不滥）。爁（《淮南子·览冥训》：火爁焱而不灭）。鉴（《周礼·天官·凌人》：春始治鉴）。鉴（《书·泰誓中》：厥鉴惟不远）。槛（《诗·王风·大车篇》：大车槛槛）。晳（《管子·地员篇》：垆土之次曰五壏）。卢字有泸（《三国志·诸葛亮传》：五月渡泸）。炉（《玉篇》：火炉也）。鈩（《左传·定三年》：废于鈩炭）。栌（《吕氏春秋·本味篇》："箕山之东，青鸟之所，有甘栌焉）。垆（《书·禹贡》：下土坟垆）。龙字有泷（《方言》卷七：）泷涿谓之沾渍。炷《玉篇》：鲁红切）。泷（《玉篇》：卢冬切，器也）。栊（《说文》：槛也）。桊（《说文》：房屋之疏也）。垅（《说文》：丘垅也）。垄（《礼·曲礼上》：适墓不登垄）。

襄字有瀼（《诗·小雅·蓼萧篇》：零露瀼瀼）。爙（《玉篇》：如养切，火）。鑲（《管子·国畜篇》：耒耜械器，鍾鑲粮食，毕取赡于君）。欀（《文选》左思《吴都赋》：文

欀桢橿。注:音襄)。壤(《书·禹贡》:厥土惟黄壤)。雚字有灌(《诗·周南·葛覃篇》:集于灌木)。爟(《周礼·夏官·司爟):以行火之政令)。罐(《广韵》:汲水器也)。權(《易·系辞下》传:巽以行權)。瓘(玉篇》:古文壎)。

以姓入字,古无此例。惟宋末文信国天祥,以文山为字,其他殊无所闻。至我朝则有海宁查编修慎行曰查田,查编修嗣瑮曰查浦,查侍郎嗣庭曰查溪,桐城方观察正瑗曰方斋,平湖陆检讨奎勋曰陆堂,仁和金太守文淳曰金门,仁和成同知城曰成山,仁和沈郎中世炜曰沈楼,馀杭沈鸿胪钧曰沈楼,甘泉蒋直牧照曰蒋村,善化萧训导明善曰萧斋,湘潭罗忠节泽南曰罗山,皋兰吴侍御可读曰吴樵,山阴平观察步青曰平子,甘泉顾编修奎曰顾山,近人恩施樊方伯增祥曰樊山,似皆取则于信国也。

世人命名之始,彼此各不相谋,乃运会所趋,往往有同时显达者。近岁溥玉岑、铁宝臣两尚书、锡清弼制军、瑞鼎臣中丞,皆名曰良,一时均官八座,而丁京兆乃扬、王方伯乃徵、劳提学乃宣、蔡观察乃煌、徐观察乃昌,名中有乃字者,亦皆于庚戌一岁中同膺简擢。世相国续、徐相国世昌,于辛亥冬并授太保,时内阁总理为袁氏世凯,阁丞为华氏世奎,名中俱有世字,何其巧也。尝阅《进士题名碑录》,见顺治一朝登甲科者,如一字则有毛一豸、王一骥、田一伦、郭一鹍、佘一元、陈一道、郭一鹗、郭一元、张一震、周一熊、雷一龙、赵一心、陈一大、沈一澄、韦一鹤、孙一致、张一鹗、项一经、胡一蛟、鲍一复(此外以数目字为名者,尚有虞二球、郑二成、王三接、杨三知、史三荣、刘三章、王三畏、张三异、胡三顺、王三荐、许三礼、张四教、瞿四达、于四裳、郭四维、郑四端、田六善、杨六德、张六部、侯七乘、田七善、张九徵、张九嶷、谢九官、尚九迁、龚九震、安九埏、常九经、毛九瑞、王九鼎,亦皆于顺治中先后成进士)。天字则有王天眷、袁天秩、王天鉴、李天伦、任天祚、朱天宁、张天植、葛天骅、吴天麒、牛天宿、陈天清、阎天祐、钱天心、程天旋、慕天颜、毛天麒、张天授、李天馥、张天翼、卢天枢、崔天宠。弘字则有苏弘祖、张弘俊、贾弘祚、刘弘誉、史弘谟、孙弘诰、张弘祚、谭弘宪、吴弘安、李弘敏、申弘祚、耿弘启、蒋弘道、蔡弘璧、赵弘化、申弘谟(其弘字在下者,尚有崔胤弘、赵士弘、郑蕴弘、王泽弘、李弘、邹弘、姚自弘、黄道弘)。国字则有张国宪、陈国经、朱国俊、侯国泰、田国足、宋国彦、余国柱、袁国梓、刘国钦、王国玮、费国瑄、王国桢、张国杞、吴国缙、宋国荣、董国栋、宁国珍、杨国相、陈国桢、吴国对、钟国义、康国祥、金国用、王国相、吴国用、师国桢。胤字则有李胤岩、孙胤裕、崔胤弘、王胤祚、马胤昌、赵胤振、薛胤隆、刘胤德、蒋胤修、赵胤翰、洪胤嵩、孙胤骥、刘胤桂、孙胤光、史胤庚、杨胤麟、卫胤嘉、严胤肇、陈胤甲、吴胤蕃(其胤字在下者,尚有王鼎胤、李光胤、杨荣胤、李嘉胤、李长胤、邵光胤、邵伯胤、韩雄胤、邵嘉胤、轩辕胤、连佳胤、赵锡胤)。光字则有李光胤、马光裕、张光祁、高光国,高光夔、李光座、张光祖、罗光众、邵光胤、陆光旭、孙光祀、马光远、梅光鼎、熊光裕、宁光玺、许光震、雷光业、马光启、欧阳光缙、张光烈、马光祚、金光房、贾光烈、赵光耀、胡光瑗、孙光旭。大字则有李大升、王大礽、杨大功、董大翮、罗大猷、袁大受、王大章、孙大儒、顾大申、刘大谟、常大忠、史大成、丛大为、胡大定、张大奇、向大观、马大士、杨大鲲、王大作、张大垣、柴大伸、边大乂、莫大勋、傅大业、朱大乾、胡大成、周大训。文字则有张文炳、苏文枢、滑文蔚、刘文秀、张文明、任文烨、周文烨、周文华、董文骥、韩文锋、聂文逵、宋文运、李文煜、祝文震、李文熙、张文韬、林文辉、杨文正、罗文瑜、银文灿、祁文友、梁文焕、徐文烜、高文鉴、姚文燮、张文旦、赵文炳、姚文燕、王文龙、王文煌、李文缃、宋文镜。世字则有李世镐、李世铎、刘世祯、杨世学、王世噩、钱世锦、李世洽、李世耀、刘世永、萧世贲、王世裔、周世昌、夏世安、傅世舟、陈世第、郭世纯、沈世奕、潘世晋、邵世茂、谢世则、翁世庸、王世显、宁世珽、王世英、瞿世琪、司世教、熊世谟、高世豪、马世俊、朱世熙、宁世璇、唐世徵、李世锡、周世泽。元字则有艾元徵、薛元瑞、和元化、解元才、张元镇、张元庆、陆元龙、张元枢、刘元运、黄元衡、刘元琬、杨元勋、王元曦、蔡元禧、王元衡、徐元吉、王元士、廖元发、李元烇、徐元珙、徐元粲、刘元徽、何元英、王元晋、杨元蕃、谷元亨、卢元培、钱元修、谢元瀛、刘元勋、董元俊、刘元慧、侯元棐、朱元裕、方元启。廷字则有阎廷谟、王廷谏、王廷猷、宫廷珍、朱廷位、王廷杰、刘廷训、堵廷棻、王廷机、陈廷楹、朱廷瑞、李廷枢、贾廷奭、瞿廷谐、朱廷璟、王廷议、范廷元、陈廷枢、马廷赞、杨廷谏、王廷璧、刘廷献、郎廷弼、龚廷历、李廷渠、杨廷锦、陈廷福、贾廷兰、刘廷桂、赵廷祐、蒋廷魁、范廷华、陈廷敬、房廷桢、王廷瑞、傅廷俊、俞廷瑞。士字则有王士骥、邵士标、武士豪、褚士升、吕士秀、刘士兰、赵士俊、赵士弘、朱士冲、史士僎、张士甄、潘士璜、华士眉、何士锦、董士昌、宋士俊、许士璜、窦士范、杨士斌、刘士龙、宋士显、邢士标、李士模、韩士望、洪士铭、虞士烨、华士瞻、郭士璟、翁士伟、王士禄、姚士升、王士祯、徐士吉、彭士俊、罗士毅、严士琦、黄士贵、魏士兰、宋士琇、李士竑、卢士登、朱士达、汪士奇、吴士恒、邵士梅、熊士伟、汪士鹏、刘士泓、赵士璠、邓士杰、张士驷、王士麟、杨士元、聂士贞、张士任、徐士杰、李士璞。之字则有朱之锡、朱之弼、宁之凤、刘之琦、朱之玉、曹之锦、胡之骏、宋之屏、刘之屏、周之鼎、高之彦、秦之铉、蒋之绂、郑之璞、李之芳、王之□、朱之翰、吴之纪、郁之章、卫之琼、马之骙、郭之培、张之璧、刘之浴、沈之琏、于之挺、吴之镆、宋之儒、朱之焜、刘之骥、崔之瑛、陆之涞、荆之茂、吴之珍、刘之宗、许之渐、程之明、周之旦、祖之麟、俞之琰、徐之凯、莫之栻、詹之瑛、彭之凤、石之玖、周之麟、洪之杰、霍之琯、赵之符、朱之佐、姬之篚、陈之蕴、高之驹、武之亨、潘之彪、莫之伟、李之栋、陈之佐、唐之宾、郑之谌、赵之珩、徐之璧诸人。岂

命名与世运有关，何以八科之中，以上诸字层见叠出。时会所凑，盖有莫之为而为者矣（余以光绪戊戌，补应殿试，是科河南人赵东阶、牛东藩、林东郊，均得馆选，名中俱有东字，亦奇）。

历科榜运，其盛衰各不相同，故谚有响榜哑榜之说。顺治三年丙戌，为本朝第一次举行甲科，其间位跻卿相者甚夥。阮亭《居易录》内，曾历举其姓氏，以为美谈。近有客问道光以来，何科最盛？余以壬辰、乙未、丁未三科答之，而问者欲知其详。因自道光初迄光绪末，凡甲乙科中官至一二品者，备记之以觇榜运（凡降调及由文职改武职者，仍依前官书之）。

道光辛巳恩科举人，大学士一（英桂），布政使一（瑞元。凡已成进士者，皆入甲榜，此专记由举人出身者，各科同）。壬午恩科进士（进士以甲第名次为序），大学士二（翁心存、文庆），尚书三（李菡、李棠阶、恩桂），侍郎二（罗文俊、温葆深），总督一（陆建瀛）河督一（杨以增），巡抚三（曾望颜、李僡、邹鸣鹤），布政使五（陈嘉树、岳镇南、王庭兰、王藻、郭熊飞）。壬午科举人，侍郎一（关圣保）。癸未科进士，协办大学士一（杜受田），尚书二（王广荫、孙瑞珍），侍郎三（黄爵滋、和色本、雷以诚），内阁学士一（李品芳），镇边大臣三（海朴、赫特贺、吉明。凡镇守边疆，如办事帮办参赞诸大臣，皆入此类），总督二（刘源灏、王懿德），巡抚五（管遹群、常大淳、史致蕃、梁宝常、冯德馨），布政使七（周开麒、卞士云、王成璐、郭梦龄、刘裕钤、万贡珍、周起滨）。乙酉科举人，尚书一（何汝霖），布政使一（张光第。又是科拔贡中，尚书一，陈孚恩。侍郎一，吴廷栋。巡抚一，胡兴仁。布政使一，王宪）。丙戌科进士，大学士二（贾桢、柏葰），协办大学士一（麟魁），侍郎二（德诚、黄琮），巡抚三（黄恩彤、徐继畬、陈士枚），布政使二（王笃、武棠），戊子科举人，尚书一（齐承彦），将军一（固庆）。己丑科进士，大学士二（全庆、倭仁），尚书一（王庆云），侍郎一（孙葆元），内阁学士一（朱兰），总督三（罗绕典、杨霈、易棠），巡抚二（李嘉端、徐有壬），布政使六（汪本铨、张集馨、司徒照、林扬祖、何俊、朱馥）。辛卯恩科举人，尚书一（爱仁）。壬辰恩科进士，大学士三（朱凤标、单懋谦、瑞常）。协办大学士一（骆秉章），尚书二（花沙纳、桑春荣），侍郎五（吴钟骏、戴熙、阿彦达、善焘、王茂荫），总督六（季芝昌、潘铎、庆祺、舒兴阿、劳崇光、李星沅），漕督二（邵灿、李湘棻），巡抚三（郭柏荫、陆应穀、赵长龄），布政使三（严良训、贾臻、崔侗）。壬辰科举人，大学士一（左宗棠），内阁学士一（载庆。又副榜中，布政使一，瞿诰）。癸巳科进士，尚书一（谭廷襄），左都御史一（汪元方），侍郎二（车克慎、博迪苏），内阁学士二（叶觐仪、海龄），都统一（法福礼），总督一（福济），巡抚四（杨文定、邓尔恒、黄赞汤、毓科），布政使四，（宋廷春、杨培、韩椿、温予巽）。甲午科举人，总督一（张亮基），布政使一（吴春焕）。乙未科进士，大学士二（叶名琛、彭蕴章），尚书二（郑敦谨、罗惇衍），侍郎三（吕贤基、杜翻、孙铭恩），内阁学士二（何裕承、吴式芬），守陵总兵一（景霖），总督二（黄忠汉、何桂清），河督二（苏廷魁、乔松年），漕督一（袁甲三），巡抚七（张芾、陶恩培、陈庆偕、许乃钊、赵德辙、蒋霨远、罗遵殿），布政使三（张云藻、马秀儒、钱炘和）。乙未恩科举人，总督一（吴棠），巡抚一（韩超）。丙申恩科进士，尚书一（沈兆霖），侍郎六（张锡庚、王发桂、李道生、彭久余、李清凤、梁瀚），镇边大臣一（毓检），总督一（慧成），巡抚五（林鸿年、何冠英、胡林翼、吕佺孙、徐之铭），布政使二（杨能格、李本仁）。丁酉科举人，总督一（耆龄），漕督一（苏凤文），巡抚一（江忠源。又是科拔贡中，侍郎一，胡肇智）。戊戌科进士，大学士三（灵桂、宝鋆、曾国藩），左都御史一（童华），侍郎二（吴存义、石赞清），总督二（熙麟、毛鸿宾），巡抚四（恽光宸、晏端书、曹澍钟、陈阡），布政使六（江国霖、段大章、胡大任、王德固、恩麟、祁宿藻）。己亥科举人（按是科无由举人官至二品者）。庚子科进士，尚书二（董恂、万青藜），侍郎六（廉兆纶、卓棂、匡源、黄倬、和润、殷兆镛），内阁学士一（王祖培），巡抚二（翁同书、贾洪诏）。布政使三（庄受祺、椿寿、范梁）。庚子恩科举人，侍郎一（胜保），巡抚二（唐训方、严澍森），布政使一（陈景亮），辛丑恩科进士，大学士一（载龄），尚书二（贺寿慈、毕道远），左都御史一（胡家玉），侍郎六（潘曾莹、杨式谷、文瑞、宝珣、锡龄、苏勒布），内阁学士一（俞长赞），都统一（麒庆），镇边大臣一（联捷），巡抚五（刘崑、陈启迈、青麟、杨重雅、郑元善），布政使五（龙启瑞、卢定勋、刘齐衔、吴鼎昌、姚锡华）。癸卯科举人，尚书一（曹毓瑛），布政使四（姚觐元、厉云官、王大经、李元度）。甲辰科进士，侍郎六（何彤云、龚自闳、富呢雅杭阿、宋晋、杜翰、煜纶），内阁学士二（王之翰、周玉麒），巡抚三（冯誉骥、文格、李福泰），布政使五（边浴礼、萧浚兰、邓廷枏、李宗焘、崇保）。甲辰恩科举人，侍郎一（薛焕），总督一（涂宗瀛），河督一（勒方锜），布政使一（蒯德标）。乙巳恩科进士，大学士二（阎敬铭、文祥），尚书二（皂保、毛昶熙），侍郎四（胡瑞澜、宜振、何廷谦、奎章），内阁学士一（周寿昌），总督二（张凯嵩、李鹤年），巡抚四（蒋志章、恽世临、吴昌寿、张兆栋），布政使二（贡璜、林寿图）。丙午科举人，巡抚一（钱鼎铭），布政使一（长赓）。丁未科进士，大学士二（张之万、李鸿章），协办大学士一（沈桂芬），尚书二（庞钟璐、徐树铭），侍郎三（郭嵩焘、刘有铭、广凤），内阁学士三（许彭寿、袁希祖、伍忠阿），总督四（李宗羲、沈葆桢、何璟、马新贻），巡抚一（鲍源深），布政使五（孙观、黄彭年、林之望、李孟群、刘郇膏）。己酉科举人，左都御史一（崇厚），总督一（英翰），巡抚二（潘鼎新、唐炯），布政使一（李元华。又是科拔贡中，尚书一，钱应溥。总督二，李瀚章、刘长佑。巡抚二，任道镕、陈士杰。布政使一，袁开第）。庚戌科进士，大学士一（徐桐），尚书一（崇实），侍郎八（钱宝廉、袁保恒、邵亨豫、成琦、杜联、常恩、载肃、清安），内阁学士一（钱桂森），总督一（许应骙），巡抚三（王凯泰、曾璧光、高崇基），布政使三

(孙衣言、杨庆麟、张瀛)。

咸丰辛亥恩科举人,侍郎一(朱智),内阁学士一(庆麟),总督一(卞宝第),巡抚二(陈宝箴、邓华熙),布政使二(张梦元、游智开)。壬子恩科进士,大学士二(王文韶、额勒和布),协办大学士一(李鸿藻),尚书四(潘祖荫、景廉、魁龄、志和),侍郎五(绵宜、衍秀、张沄卿、兴恩、桂清),内阁学士一(景其浚),将军一(继格),镇边大臣一(豫师),河督一(梅启照),漕督二(周恒麒、文彬),巡抚五(倪文蔚、李庆翱、卫荣光、杜瑞聊、李文敏),布政使三(庞际云、孙翼谋、李榕)。壬子科举人,侍郎一(兴廉),布政使一(张岳年)。癸丑科进士,大学士一(麟书),尚书一(瑞联),侍郎四(黄钰、夏家镐、恩棠、讷仁),内阁学士二(孙如仅、马恩溥),镇边大臣一(李慎),总督一(丁宝桢),漕督一(卢士杰),巡抚一(张煦),布政使四(许应鑅、梁肇煌、王思沂、李廷箫)。乙卯科举人,都统一(安定。按都统属八旗者,入京秩,其在外者,则列于将军之次,副都统同),侍郎一(成林),总督一(崧蕃),巡抚一(彭祖贤),布政使二(方汝翼、增寿)。丙辰科进士,协办大学士一(翁同龢),尚书五(孙毓汶、延煦、绍祺、薛允升、乌拉喜崇阿),侍郎一(夏同善),内阁学士三(霍穆欢、爱廉、全顺),将军一(铭安),镇边大臣一(锡缜),总督一(谭钟麟),巡抚一(沈秉成),布政使五(傅庆贻、员凤林、何枢、程豫、孙长绂)。戊午科举人,内阁学士一(铨林),巡抚一(崧骏),布政使二(沈葆靖、易佩绅。又副榜中,布政使一,龙锡庆)。己未科进士,大学士二(孙家鼐、福锟),尚书一(广寿),侍郎一(李文田),巡抚一(于荫霖)。己未恩科举人,尚书一(徐用仪)。庚申恩科进士,尚书三(阿克丹、祁世长、松溎),侍郎五(惠泉、沈源深、徐致祥、宝森、孙诒经),总督一(刘秉璋),巡抚四(黎培敬、徐延旭、谭继洵、吴元炳),布政使一(李希莲)。辛酉科举人,巡抚一(邵友濂。又是科拔贡中,侍郎一,徐承煜。布政使一,陈瑶)。

同治壬戌科进士,大学士二(昆冈、鹿传霖),协办大学士一(徐郙),尚书二(许庚身、陈学棻),侍郎五(游百川、张家骧、龙湛霖、周德润、耀年),守陵总兵一(桂昂),巡抚五(陈彝、刘瑞祺、黄槐森、谭钧培、马丕瑶),布政使一(孙凤翔)。壬戌恩科举人,镇边大臣一(文海),巡抚二(饶应祺、吴重憙)。癸亥恩科进士,大学士一(张之洞),尚书三(廖寿恒、奎润、李端棻),左都御史一(吴廷芬),侍郎六(黄体芳、白桓、铁祺、李端遇、景善、文澄),内阁学士一(冯尔昌),将军一(延茂),守陵总兵一(景瑞),总督一(边宝泉),巡抚二(许振祎、王毓藻),布政使一(李嘉乐)。甲子科举人,巡抚二(恽祖翼、夏旹)。乙丑科进士,尚书三(崇绮、松森、启秀),都御史一(张英麟),都统一(崇勋),侍郎四(汪鸣銮、刘恩溥、杨颐、文治),内阁学士一(温绍棠),巡抚一(胡聘之),布政使五(唐景崧、黄毓恩、张端卿、吴承潞、李用清)。丁卯科举人,尚书二(溥颋、吕海寰),侍郎一(杨儒),将军一(堃岫),布政使二(英瑞、萧韶)。戊辰科进士,尚书三(锡珍、徐会澧、嵩申),侍郎五(洪钧、宝廷、梁仲衡、许景澄、李培元),副都统一(陈宝琛),内阁学士一(联元),总督二(张人骏、陶模),巡抚二(吴大澄、陈启泰),布政使四(邵积诚、高万鹏,刘春霖、沈镕经)。庚午科举人,布政使一(瞿廷韶)。辛未科进士,协办大学士二(李殿林、瞿鸿禨),尚书二(唐景崇、贵恒),侍郎五(恽彦彬、王文锦、李绂藻、英煦、良弼),内阁学士二(李联芳、陈秉和),总督一(丁振铎),巡抚二(廖寿丰、张曾扬),布政使四(李岷琛、王廉、季邦桢、文光)。癸酉科举人,巡抚二(恩铭、胡建枢),布政使二(荣铨、松埒。又是科拔贡中,布政使二,俞钟颖、李有棻)。甲戌科进士,大学士一(陆润庠),尚书二(张伯熙、赵舒翘),侍郎七(华金寿、林绍年、凤鸣、宝昌、乌拉布、胡燏棻、李昭炜),内阁学士一(黄卓元),都统一(祥麟),镇边大臣一(尚贤),总督二(赵尔巽、锡良),巡抚三(陆元鼎、恩寿、胡廷干),布政使二(张廷燎、张绍华)。

光绪乙亥恩科举人,大学士一(世续),提督一(秦炳直)。丙子恩科进士,大学士一(裕德),协办大学士一(戴鸿慈),尚书一(廷杰),都御史一(陆宝忠),侍郎四(吴树梅、张仁黼、陈邦瑞、会章),副都统一(顾璜),内阁学士一(冯文蔚),将军一(裕祥),镇边大臣一(庆恕),巡抚一(曹鸿勋),布政使二(李绍芬、许涵度)。丙子科举人,侍郎一(顾肇新),副都统一(文哲珲)。丁丑科进士,尚书一(陈璧),侍郎三(吴郁生、刘永亨、长萃),内阁学士二(杨佩璋、许泽新),镇边大臣一(讷钦),布政使七(余联沅、濮子潼、何福堃、樊增祥、胡湘林、继昌、陈灿),己卯科举人,将军一(台布),巡抚一(杨文鼎),布政使一(吴引孙)。庚辰科进士,尚书一(溥良),侍郎四(郭曾炘、于式枚、萨廉、长麟),内阁学士三(崇宽、福楙、徐琪),将军一(志锐),副都统一(钟灵),巡抚一(庞鸿书),布政使二(陈夔麟、崔永安)。壬午科举人,侍郎二(李经方、杨士琦),总督二(升允、端方),布政使一(郑孝胥。又副榜中,将军一,恒寿)。癸未科进士,尚书三(寿耆、葛宝华、清锐),部务大臣二(严修、沈家本。按各部大臣,即尚书之改称,惟未为尚书而径授此职者,兹分别书之,副大臣同),侍郎五(朱祖谋、秦绶章、绵文、张亨嘉、恩顺),正卿一(定成),副都统一(志钧),守陵总兵一(准良),巡抚二(柯逢时、冯汝骙)。乙酉科举人,大学士一(那桐),将军一(凤山),总督一(岑春煊),巡抚一(沈瑜庆),布政使一(王芝祥。又副榜中,侍郎一,寿勋。又是科拔贡中,副大臣一,曾鉴。布政使一,周儒臣)。丙戌科进士,大学士一(徐世昌),协办大学士一(荣庆),尚书一(邹嘉来),侍郎一(景厚),副都统一(伊克坦),镇边大臣二(阔普通武、瑞洵),总督二(杨士骧、陈夔龙),巡抚一(冯煦),布政使三(吴品珩、王树楠、王人文),民政使一(张元奇)。戊子科举人,侍郎二(胡惟德、姚锡光)。己丑科进士,尚书一(绍昌),侍郎二(熙瑛、王垿),正卿一(刘若曾),内阁学士一(文海),守陵总兵一(希廉),巡抚四(周树模、陆钟琦、丁宝铨、余诚格),布政使二(李盛铎、毛庆蕃)。

己丑恩科举人，侍郎一（汪大燮），副大臣一（梁启超。又副榜中，巡抚一，何彦升）。庚寅恩科进士，内阁学士一（载昌），副都统一（儒林），布政使二（王庆平、王乃徵），民政使一（赵渊）。辛卯科举人（按是科尚无有由举人官至二品者）。壬辰科进士，侍郎三（宝熙、唐文治、熙彦），副大臣一（张元济），将军一（贻毅），巡抚一（朱家宝），布政使二（连甲、尚其亨）。癸巳恩科举人（与辛卯同）。甲午恩科进士，部务大臣二（张謇、达寿），侍郎二（李家驹、沈云沛），副大臣一（刘廷琛），内阁学士一（毓隆），巡抚一（陈昭常）。甲午科举人，将军一（朴寿），总督一（张鸣岐），布政使一（高凌霨），总兵一（徐绍桢。又副榜中，副大臣一，周自齐）。乙未科进士，巡抚一（齐耀琳），布政使一（凌福彭）。丁酉科举人（与辛卯同）。戊戌科进士，布政使一（钱能训）。此后如壬寅恩科举人、癸卯恩科进士、癸卯科举人、甲辰科进士，均尚无有官至二品者。

本朝一二品大员，除临敌阵亡，城陷殉节，及身罹国法（罹法诸人，余所撰《旧典备征》第五卷内，已具详之），或畏罪自尽（如靖南王耿仲明、江宁巡抚土国宝、云贵总督刘藻、两广总督吉庆、黑龙江将军禄成、山西大同镇总兵鞠殿华、广西提督黄桂兰，皆是）。诸人外，其不获令终者，尚有一等伯巴什泰（顺治九年三月，于大内被刺伤亡）、闽浙总督陈锦（九年七月，于漳州灌口被刺伤亡）、降调直隶山东河南总督张玄锡（十五年七月，于京师圣安寺自缢）、解任福建布政使李赓芸（嘉庆二十二年正月，以被属员诬控，忿激自缢）、浙江布政使椿寿（咸丰二年十一月，于藩署自尽）、云贵总督恒春（七年六月，于督署自尽）、调补陕西巡抚邓尔恒（十一年三月，以自黔赴任，于云南曲靖府署被戕）、署陕甘总督户部尚书沈兆霖（同治元年七月，于甘肃平番县道中，被山水冲殁）、两江总督马新贻（八年七月，于督署被刺伤亡）、镶白旗汉军副都统庆恒（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于京寓为拳匪所戕）、安徽巡抚恩铭（三十三年五月，于巡警学堂被枪击伤亡）、督办江西铁路事宜前任江宁布政使李有棻（三十三年八月，于南康舟覆，溺于江中）、兼署广州将军广州满洲副都统孚琦（宣统三年三月，於省城途中，被枪击伤亡）、广州将军凤山（三年九月，以入省履任，于途中被埋藏炸药轰毙）、署四川总督端方（三年十月，以入川赴任，予资州被戕）、镶白旗汉军副都统兼军谘使良弼（三年十二月，于京寓被炸伤亡）。《洪范》言五福，首曰寿，而以考终命终之，乃知寿考维祺，固难能而可贵也。

历代状元以死殉国者，宋得三人：何栗、文天祥、陈文龙。元得三人：李黼、泰不华、李齐。明得五人：黄观、刘鼐、余煌、刘理顺、刘文升（见《明诗综》刘理顺小传注）。本朝一人：崇绮。浩气英名，允足为龙头增色。乃近有某状元〔上三字刘改为：通州张謇〕者，当国家多难之秋，命为〔刘补：江苏〕本省宣慰使，其辞电中竟以何德可宣、何情可慰等语，反唇相稽。若此伧者，真名教之罪人，词林之败类矣。

卷 四

郭汾阳富贵寿考，后世多艳称之，自宋迄明，曾不数觏。我朝重熙累洽，二百余年来，凡官居极品、寿至八旬者甚多。兹于汉大臣中，记其尤著者若而人，用征人瑞（此篇所举，或出身鼎甲，或蕊榜重逢，或秩晋三公，或图形内府，或负文坛重望，或为海内世家，皆耆英中具有全福者，馀不备录）。山东益都冯溥（由翰林院编修，官至文华殿大学士，以老致仕，加太子太傅。卒年八十有三，谥文毅）、江苏华亭王顼龄（由进士举鸿博，授编修，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与其弟左都御史九龄、户部尚书鸿绪，同时官一品。雍正癸卯，重宴鹿鸣，加太子太傅。卒于位，年八十有四，赠太傅，谥文恭）。浙江海宁陈元龙（由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官至文渊阁大学士，以老致仕，加太子太傅。卒年八十有五，谥文简）。安徽桐城张廷玉（大学士文端公英子，由翰林院检讨，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封三等勤宣伯，加太保，以老致仕。卒年八十有四，谥文和，配享太庙）。江苏溧阳史贻直（詹事府詹事夔子，由翰林院检讨，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加太子太傅。乾隆庚辰，重宴恩荣。卒于位，年八十有二，赠太保，谥文靖）。浙江嘉兴钱陈群（由翰林院编修，官至刑部侍郎，以病致仕。累加刑部尚书衔太子太傅，两与香山九老会，图形禁中。卒年八十有九，赠太傅，谥文端。按：江苏长洲沈文悫德潜，其遭际与钱公相等，且享年尤高，以身后曾膺严谴，故不录入）。直隶安州陈德华（由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官至礼部尚书，以老致仕。与香山九老会，图形禁中。卒年八十有三）。江苏长洲彭启丰（由会元成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与其祖翰林院侍讲定求科第相同。官至兵部尚书，左迁侍郎，复以京察休致。与香山九老会，图形禁中，后复赏尚书衔。卒年八十有四）。福建漳浦蔡新（由二甲一名进士授编修，官至文华殿大学士，以老致仕，加太子太师。乾隆壬子，重宴鹿鸣。卒年九十有三，赠太傅，谥文恭）。江苏无锡嵇璜（大学士文敏公曾筠子，由翰林院编修，官至文渊阁大学士。乾隆庚戌，重宴恩荣。卒于位，年八十有四，赠太子太师，谥文恭）。山东诸城刘墉（大学士文正公统勋子，由翰林院编修，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卒于位，年八十有五，谥文清）。直隶献县纪昀（由解元成进士，授编修，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卒于位，年八十有二，谥文达）。陕西韩城王杰（由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两次图形紫光阁，以老致仕，加太子太傅，赏食全俸。晚年夫妇八十齐眉，卒年八十有一，赠太子太师，谥文端）。安徽当涂黄钺（由进士授户部主事，后特改詹事府赞善，官至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加太子少保，与玉澜堂十五老臣宴，图形禁中，

以老致仕,赏食半俸。卒年九十有二,赠太子太保,谥勤敏)。安徽歙县曹振镛(户部尚书文敏公文埴子,由翰林院编修,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图形紫光阁,加太傅。卒于位,年八十有一,谥文正)。江苏仪征阮元(由翰林院编修,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以老致仕。道光丙午,重宴鹿鸣,晋太傅,赏食全俸。卒年八十有六,谥文达)。山东滨县杜堮(由翰林院编修,官至礼部侍郎,以老致仕。道光己酉,重宴鹿鸣,加太子太保。亲见其子受田由会元传胪官至协办大学士,其孙翰、翮,均由翰林官至侍郎。累加礼部尚书衔,晋太傅。卒年九十有五,赠大学士,谥文端)。江苏吴县潘世恩(由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加太傅,以老致仕,赏食全俸。咸丰癸丑,重宴恩荣,复亲见其孙祖荫探花及第。卒年八十有六,谥文恭)。浙江钱塘许乃普(由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官至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以老致仕。兄弟七人,皆登科甲,复亲见其子彭寿由会元传胪官至内阁学士。卒年八十,谥文恪)。直隶南皮张之万(由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加太子太保,以老致仕,赏食全俸。卒年八十有七,赠太保,谥文达)。安徽寿州孙家鼐(由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光绪戊申,以辛亥年乡举重逢,加太子太傅。卒于位,年八十有三,赠太傅,谥文正)。

壬子秋,客有招饮于都门某酒肆者。入其室,见中悬一额甚旧,题"推潭仆远"四字,在座诸人,群相猜测,莫解所谓。后历询他友,亦迄无知者。偶遇某翁,谈及此事,则曰:闻老辈曾言之,似四字出《汉书》中,然是否足据,固未之深考云。余素好事,因取《汉书》检阅数过,卒未见其语,复推而及于《后汉书》,始得之于《西南夷莋都夷传》《乐德歌》内,为甘美酒食注文。(源出《东观汉记》)。乃知此本夷人语,盖据当时所闻自异域者译成此句,故无意义可言,若但就文字求之,虽百思亦不得其解矣。今记于此,以免后之见此额者,又徒劳研索焉。

大侄芷青,名联沅,为先大夫长孙,最所钟爱。幼居扬州,延师教读,即欣然向学。每以所习字课,寄余评阅,余为逐字批示,详论结构之法,颇知隅反。稍长,从事举业,于时文理法,不烦言而自悟。已亥岁,举家北来,与先大夫同居一室。既从名师课艺,暇复启余斋中藏书数十箧,晨夕泛览,学识大进,视彼规规于帖括中觅生活者,其根柢固不侔矣。辛丑回里应童子试,以第四名入邑庠,一赴秋闱,荐而未售。会科举停罢,因先后入五城学堂及京师大学堂肄业,埋首数载,所造日深,作为诗文,率清矫不俗。毕业后,奖给举人,以小京官用,分学部普通司行走,供职惟谨。沧桑既变,乃改充法制局编纂员,兼任师范学堂教习。时大局未靖,余方奉母吴太夫人侨寓天津,侄于休暇日往省重闱,辄缕述见闻,博吾亲欢笑焉。讵仲宣体弱,而平子愁多,先是以其长女祥麟幼殇,居恒郁郁不乐。至壬子岁,余嫂孙恭人复于东台病殁(先嫂以癫痫疾寄居母家,已十余年矣),侄星奔数千里,为之经纪丧事。还京后,以痛母思女,益复无聊。癸丑三月,在校中偶抱微疴,延医往诊,第视为感受风寒而已;病未经旬,遽形沈重,迨舁归寓所,余候于门外,已昏不知人,睡中或呓语喃喃,则犹是在讲堂中与诸生所谈论者。百计医治,卒难挽救,得年仅二十有九耳。当返寓时,家人赴校检收杂物,于卧褥下得遗柬数纸,皆与家中人及师友诀别语。盖卧病数日,即已自知不起,殊异事也。吾母闻孙疾,辄不时垂问,余兄弟竟不敢以状闻,而其妇率其两女,先于辛亥之乱归宁在籍,尚不知其病情,尤可痛已。因忆乙酉六月,侄生之初,余曾口占一绝志喜云:"含饴顿慰高堂望,玉树庭前第一株;却笑生期何太急,早依一日庆悬弧。"(余生辰为二十二日,侄则二十一日,故云)。又侄十岁时,余取寿山石章一事,并媵以银币三元,为生日之赐,署红签于封面曰:"寿同金石,名继钱陈(谓钱棨、陈继昌,皆曾举三元者),千里家驹,相期远到。"抚今思昔,不觉涕泪之交颐也(侄所著《芷庼诗文遗稿》为同学诸友携去,谋将付梓,闻之慰甚)。

湖南长沙关监督公廨,为长宝盐法道旧署。署之西南隅,有小园数亩,昔某观察曾以补园名之。虽年久失修,而月榭风亭,足供宴坐。甲寅岁,余入湘司榷(时丧乱余生,本无宦志,以见忮于夫己氏〔上三字刘改为:梁燕孙〕,谪我长沙,孑身远行,良非得已),春秋佳日,每集朋僚觞咏园中,公余辄独自抚松盘桓,颇觉地偏心远,因戏拟为八景,并各赋五言绝句一首,以志鸿雪因缘(八景者:一、画阁飞觞,二、蕉轩话雨,三、西亭望岳,四、东观读书,五、碧嶂烟萝,六、雕栏红药,七、梧垣古碣,八、石径幽篁)。

湘西常德,夙称八省通衢,光绪中曾拟辟为商埠。乙卯春,中央复有人提议此事,檄余偕部员前往履勘。其城面临沅江,沿城堤岸,宽仅三四丈,江水盛涨时,城不没者三板,绅民恒深患之。城南十许里,有善德山,地势颇广,然中多陇亩,坎坷不平,建筑商场,尤非易易。因就见闻所及,据实详复,后亦未知部议如何也。顾善德山风景殊佳,时值花朝,气清天朗,余登山循视一周后,归舟即景成句云:"仙源何用问渔翁(地距桃源洞约百里),到此风光便不同;江柳色经新雨绿,野桃花似晚霞红。云封古寺门深掩(山有乾明寺,甚幽寂),水绕春畦路暗通。最爱茅亭临眺处(亭曰楚望,在寺后丛木中),乱帆如叶度长空。"诗中第四句,读者大为激赏,辄援崔黄叶、戴夕阳例,目余为朱晚霞。

蒲留仙《聊斋志异》一书,脍炙人口久矣。其文笔固极典雅,至叙事则皆凭空结撰,即人名地名,亦多有不足据者。乙卯冬,余自长沙调任宜昌,偶忆是书中《陈云栖》一则,言真生为鄂之彝陵人,其父曾举孝廉,

云栖所生子，后亦举孝廉云云。因购得《宜昌府志》检之，则科第表内，自明及清初，并无一真氏。然恐真生或系托名，复遍检他姓，亦无祖孙举孝廉者，乃知此条全属虚构。一事如此，其他可类推矣。独怪此老当日下笔时，不知何以弄此狡狯，无端指一地名，致二百余年后，犹令好事如余者，刻舟求剑，甘受其绐。每与同人言及，辄为哑然。

宜昌关监督向无公署，近始以旧时学政试院改建。余至时，工程甫毕，文场号舍，片瓦无存，入门后，惟新式高楼一座而已。楼之上层西北隅，复别建一小阁，凭栏俯视，全城在目。楼下则为空院，宽广约数亩，余为杂莳花草，并植柳十余行，冀数年后使绿荫夹道焉。楼之前檐，制额悬之，颜曰"气象万千"，旁为联语云："自长沙郡移节而来，职掌三关（兼管沙市关及荆州常关）；问何由利振梯航，欢敦坛坫（监督兼宜昌、沙市两地交涉员）；与揽胜楼望衡相峙（揽胜楼在城外东山寺，开窗东望，适与相对），图披八景（宜昌旧有八景之目），且领取荆门山色，巴蜀江声。"又于楼中另悬一联云："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蔚然深秀；吾监抚之暇，琴樽间作，颇用娱情。"上联用《醉翁亭记》语，下联用《陈书·陆瑜传》中语也（余在宜仅六七月，即乞病回京。后闻其地为驻兵要道，军事迭起，竟不知此署情状如何矣）。

西陵山在宜昌西门外，距城约十余里，其地遍栽李树，故花时游人甚多。丙辰二月二十七日，余应李姚琴同年（稷勋）之招，晨餐后，与同地诸官绅联镳出郭。春寒乍敛，日淡云轻，至则高下数百树花放正繁，素卉缤纷，漫山如雪，洵大观也。乃入夜忽风雨大作，次日晓楼梦醒，尚闻窗外作潇潇声，想一抹琼林，摧残殆尽，设迟日玩赏，祇余满地落英矣。余因戏赋一绝寄姚琴云："雪蕊霜葩千万枝，西陵山下赏春时；昨朝倘失诗人约，辜负名花总不知。"

庚子拳匪之乱，吾邑徐小云大司马用仪，以忤亲贵意，竟致杀身。余目击情形，复为料理身后之事。今时隔十余年矣，回首前尘，都如梦境，江楼夜坐，偶忆旧事，因缕述之如左：

公与余谊属中表（公之太夫人，与先大夫为同曾祖姊弟，余之再从姑母也），由举人官刑部主事，考取军机章京，洊擢今职，加太子少保衔。居官四十余年，奉职恪恭，惟以清慎勤三字自励，性和而介，门无杂宾。先是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时，与外人交涉，遇有事理不平者，必反覆辩论无少屈，甚或拍案相争（公尝与余历述数事，深致愤慨，乃知局外者动谓译署之人，一昧逊顺，真耳食之谈也）。戊戌后，复以尚书兼充是职，驾轻就熟，因应裕如。庚子春夏间，有近畿不肖之徒，练习拳法，自称有神术足避枪炮。王大臣中之昏瞶刚愎者，对于外人素所仇视，闻之大喜，竟欲凭其势力以御外侮，遂召入京内，优加待遇，奖之曰义和团。自五月中旬在大栅栏一带纵火，延烧市肆数百家，不闻朝旨加以惩办，益目无官长，号召党徒，挟刃通衢，横行罔忌。未几，遂有焚毁教堂、围攻使馆之举。公以彼众我寡，衅端不可轻开，至团民中半属匪徒，所谓能避枪炮之说，尤不足信，屡于召对时剀切陈说，大拂当事者之意，衔之刺骨。由是乘机构陷，谓译署各长官中，平时与外人交通者甚多，此辈皆为汉奸，必尽杀之而后快。七月初三日，吾乡许竹筼少宰（景澄）、袁爽秋太常（昶），先以直言弃市。翌日，公致书先大夫，述及其两媳及诸孙现已命三郎送回原籍，问我家行止如何，函后另一行云：昨日之事，令人惊心动魄，可谓千古奇冤。先大夫阅毕，恐语涉激烈，当将末行割下焚之。嗣内城皆闭，消息隔绝。时我家寓上斜街，即在宣武门侧，至七月十七日午后，城门忽启，路人传言今日又出大差（都人以刑人为差使）。是日微雨初霁，天色阴惨，申酉之交，有拳匪及步军蜂拥囚车数辆而出。余立道旁观看，亦不知车中为何许人，因亟命仆人至菜市探访之。迨日晡归报，则公与立尚书山、联阁学元，同时授首矣（时邸抄已停发，此日上谕中列何罪状，竟无知者）。向来受刑者，必有家属随往，即时棺殓，闻立、联二家均已有人收尸而去。公被逮之顷，其邸第即为拳匪抢掠一空，家人星散，无一从者。而大僚收殓时，先须将首级缝上，刽手例乞赏资，辄视其人之身家以定数目，是日问价，竟索四百金。彼时公家既无人过问，而自前门外街市被焚后，炉房银号，尽皆歇业，仓猝间亦何从借贷？不得已，姑命仆人购大冰数块，分置尸侧以防腐烂，并属刽手在旁看守，谓公家得信后，必有人携资前来料理（时有江西人某姓，谓是公之戚谊，亦来场探视，因即乞其帮同照看）。时津沽早失，联军已进逼近畿，而提督董福祥之兵，复以需索车辆为名，辄闯入人家肆扰，居民薄暮即相率闭户，路少行人。是晚，余家中人绕室彷徨，寝食俱废，盖以公尸方在暴露中，而环顾时势，殆哉岌岌，指日联军压境，正不知情状如何耳。次日天甫晓，即与吾兄旭辰走访钱干臣比部（能训），邀其同至贾家胡同周镜渔驾部（儒臣）家中，唤之使起（镜渔为公之婿）。值公之内侄查慕周大令（维桢）亦至，因相与商榷，由慕周向其友某军官处，假得朱提四百两（系新领饷银，为五十两大宝八枚），一面分头购置棺木衣衾，一面复与刽手磋商再四。日已近午，始允为百金（时有公家旧婢，与其夫闻信而至，其夫亦拳匪装束，谓此事由渠经手，必可让价。当以事已就绪婉谢之，讵其夫遽怒目相向，诘问此事何人管理，旋经旁人劝解，始悻悻而去。噫！尔时情形甚险，盖稍拂其意，便可横加蜚语，拘入庄王府矣），因亟装裹入木，旋送至吾浙广谊园停放，仅市纸钱数陌，沿途焚化而去。呜呼惨矣（归寓后，适公家司阍老仆王某，奉查夫人命，携公平时所御翎顶数事，送至余家，以备殓时应用，然已不及矣）！迨李文忠入都，询及徐许袁三公后事，时徐次舟观察（赓陛）在文忠幕，备陈颠末。因奉命交余三百金，葺治三公棺椁（因讹传许公柩有罅漏处，其实非也）当拨款分致毓臣

（公之次子士钟）、雪梅（许公子燮钧）、仲默（袁公子允棣）等，各于灵柩更番加漆（徐公之柩，先已属江西某君随时往视，施漆多次矣）。次年三月间，谨于妙光阁设位，邀集全浙同乡及三公知交，前往祭奠（用账一册，今尚存余处）。后毓臣等扶柩回籍，乃以鼓乐仪仗，送至通州，改由船只运津南返。当出殡日，复在虎坊桥东设棚路祭，各国公使咸来吊唁，文忠特派荫午楼副都统（昌）在棚招待。于时观者塞途，余尚闻人丛中有人聚语曰："照此情形观之，岂非真正二毛子乎！"（都人以与洋人接近，或入其教者，为二毛子）。嗟乎！是非不明，至于此极，可恨亦复可笑。事后，余将用款所剩数十金，交由徐观察缴还文忠，遂告结束。呜呼！公赴难时，年已七十有五，一生谨慎，遭此奇冤，天道尚可问哉？然徙薪曲突，早烛几先，耿耿忠忱，不久即蒙昭雪；易名之典，媲美沈（青霞）杨（椒山），浩气英风，允足同垂千古矣。

又按是时人心惶惶，各曹司中乞假出京者甚众。一日相国徐荫轩师忽命驾到阁，于署中人员逐一点名毕，声言此后如再有请假者，所有以前旧资，尽行扣除，词色甚厉。公于兵部人员，则任其来去，毫不苛求，谓时势如斯，断无强迫留京置之危地之理（六月间，公来寓省视先大夫，余侍坐在侧，实亲闻此言）。彼此相较，其心地之明昧，度量之广狭，相去为何如耶！

钱塘梁应来《两般秋雨庵随笔》曾言酒令一则，系举一古人姓名，而其字须《四书》中止一见者，如范蠡、曹植之类云云。按此等字，临时猝难记忆。余尝于《四书》中细检一过，其一见者，凡六百字，兹备记于此。

禔盘铭畿缗缉熙澳菉竹栗谦肺肝胖忮硕偾忒只僇舅个啻媢俾迸（以上《大学》）。

睹忌擭遁鸢耽帑矧栽培缵绪酬蒲卢禀跲祯妖蓍揠泄勺鼋鼍蛟凝哲戎建峙睿霜队纶纲暗的淡潜漏鈇钺輶（以上《中庸》）。

泛輗軏佾倩盼绚绘灌奥灶鄹朔饩咎柤铎缧绁瑚琏漆桴朽杇欲藻棁裁醯犁骍汶澹殿奔梦据悱鞭肱枕魋钓纲弋互诔祇坦葸偷笾寄侗焕菲黻洫诱卓韫匮巽缊袍忮雕棣偏摈襜阈逞觌绀緅红絺绤表麑袂佩帷馈饲饪酱脯撤姜傩阼腥拖殡迅雷翔雌嗅柴喭馑甫铿撰沂迂襁证斗筲占即羿荡裨谌骈卞渎偈骥晨浅揭总胫俎辂借列兕柙椟析萧陪躁探迷弦莞刀扰牟磷涅匏荏悲燧室讦奴耦辍荼植亚缭蒉突随蜗泥谤扫区坠咨历牡赉（以上《论语》）。

雁牣欢填曳洿检俑油龁牵厨忖构采莅赴惛荛兔獯整祜宠曷雪儛琅孥鳏鄀蠙刘馁橐囊戢妃亶浒姜聿宇斫璞霓苏拯系累倪哄统衾蹴馳洽镃基吠憔悴邮倒悬挠挫惴耘遁辜阿麒麟凰垤潦萃湿迨绸息乍怵惕扩渔溪丑戟羸羸恔惭留几卧濡滞觌瞑瘳忏宵索绹藉粒贷稚睦捆辛甑爨铁烦畅茂繁逼蹄迹敷瀹漯汝排泗稸契向鴂丝絜狸蝇蚋嘬蔂梩范诡衍霄缫皿媒妁羡瓦墁仇绍咻段垣迫蒸胁畦巢窟謷余菹阻奄犀恣翟李螬咽擘纑频颇哇娄输准鉴丽裸京圹獭丛鹯瞭眊豺全郢符溱洧杠涉浍涸梼杌逄抽扣妾支狠寓墦嘐怼捐浚绩弤柄床郁忸怩兜殛鲧落妣普孑祇丙壬禅莘幡遭璧虢奇粜亥甥迭谢淹计苗摽莽旃旗底湍激冬铄赖粜麦硗豢蘖缴嚎蹴痛把梧槚樲梁绣杯荑稗揣岑钩曹雏牷构绵驹睹燔芫掊贬葵畝初彰枲滑厘亮盐筋骨夭桎韩欿孩提疢英根睟盎畤澜摩顶轫垫跐鞲范拘锐缌麋烂杵糗茹乾畚厄殄陨蹊蠡棠逐嵎撄肢辉苙殍躯欿旋貌樉题骋阉莠（以上《孟子》）。

海宁蒋生沐先生光煦，居邑之硖石镇，性好藏书，道咸间曾辑刻《别下斋丛书》二十八种、《涉闻梓旧》二十五种，颇为艺林称重。惟斋名别下，莫得其解。尝以询之先生后裔，亦无人能举其出处者。偶读王伯厚《困学纪闻》，见卷首有深宁叟自题韵语凡八句，内云：困而学之，庶自别于下民。乃悟别下二字，其义如是，蒋氏盖本此语以名斋耳。

按先辈堂室之名，往往有用典极晦者，兹复略举所知数事，志其出处，以免遗忘（凡两字相联属，有韵书可检者，不录）。如汪晋贤郎中森之裘杼楼（按杼当作杅），见《韩诗外传》（卷九：君子之居也，绥如安裘，晏如覆杅）；陈恪勤鹏年之道荣堂，见《管子》（《戒篇》：公亦固情谨声以严尊生，此谓道之荣）；金雨叔侍郎甡之静廉斋，见《阴符经》（至乐性余，至静性廉。按金公有诗云："静廉摹拓本，朱子留手迹。"是二字但取文公石刻耳，然文公书此，必有所本，姑志此以待考定）；姚姜坞编修范之援鹑堂，见扬子《法言》（《寡见篇》：春木之芚兮，援我手之鹑兮）；徐位山检讨文靖之志宁堂，见《尚书》（《旅獒篇》：志以道宁，言以道接）；翁覃溪阁学方纲之复初斋，见《庄子》（《缮性篇》：缮性于俗学，以求复其初）；钱竹汀少詹大昕之潜研堂，见《后汉书·班固传》（固以父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姚姬传郎中鼐之惜抱轩，见《陶渊明集》（《饮酒诗》：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蒋砺堂相国攸铦之绳枻斋，见《荀子》（《非相篇》：故君子之度己则以绳，接人则用枻。杨倞注曰：曳当为枻，枻，楫也。韩侍郎云：枻者檠枻也，正弓弩之器也）；顾千里文学广圻之思适斋，见《北齐书·邢邵传》（且误书思之，更是一适）。张叔未解元廷济之清仪阁，见《周易注》（《渐上九》：鸿渐于逵，其羽可用为仪吉。王弼注曰：进处高絜，不累于位，峨峨清远，仪可贵也）；刘帘访观察衡之六九轩，见《周礼》（《地官·保氏》：养国子以道，教以六艺，五曰六书，六曰九数）；李申耆大令兆洛之养一斋，见《庄子》《徐无鬼篇》：天地之养也一）；姚石甫廉访莹之中复堂，见《周易》（《复六四》：中行独复，以承道也）；陆费春帆中丞瑔之真息斋，见《庄子》（《大宗师篇》：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徐辛庵侍郎士芬之漱芳阁，见《陆士衡集》（《文赋》：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魏默深刺史源之古微堂，见陆龟蒙《笠泽丛书》（《复友人论文书》：子近于经，经语古而微，史近书，书语直而浅）；陈珊士员外寿祺之纂喜堂，见《隋书·经籍志》（《小学类》三苍注：李

斯作《苍颉篇》，扬雄作《训纂篇》，贾鲂作《滂喜篇》故曰三苍)；孙子授侍郎诒经之颛歆堂，见扬子《法言》(《重黎篇》：或问持满，曰颛。李轨注曰：颛，歆器)；王壬秋检讨闿运之湘绮楼，见唐刘沧诗(《怀友人诗》：湘岸风来吹绿绮)。

此外若徐健庵尚书乾学之传是楼，则以楼中藏书甚富，尝指书诏其子曰："吾何以传汝曹哉？所传者惟是矣。"蔡文勤世远之二希堂，则谓学问未敢望朱文公，庶几其真希元乎？事业未敢望诸葛武侯，庶几其范希文乎？王述庵侍郎昶之春融堂，则以乞休时方值岁寒，高宗有来岁春融回籍之谕。沈文悫初之兰韵堂，则谓三岁识字，即辨四声，稍长，知五七言句法。外祖喜曰："花之品，兰为贵，兰以韵胜，汝当以兰韵名其堂。"季文敏芝昌之丹魁堂，则以翰林散馆，名列第一，宣宗特御丹毫，书魁字于卷面。俞荫甫编修樾之春在堂，则以馆选时，诗中有"花落春仍在"句，为阅卷大臣曾公国藩所激赏。是皆因事立名，非援引古义者也。今并志之。

北人无入音，故于入声诸字，读之均在平去之间，然分析较精。如菊觉角、谷阁郭、卜剥北、绿录落、欲乐役、室率色、日实入、百不钵、脚戛甲等字，南人读之无甚区别者，北音则显然不同(即平声中知之、真遵、敦登、猫毛诸字，音亦互异)。顾亦有南音异读，而北音转陟混同者，则怡宜、鱼虞、盐严、中仲、带代、叶业之类是也。至上去声中颇有数字，则无论南北，往往读时易于混淆，如奴婢之婢，视听之视，年纪之纪，技艺之技，鄙夫之鄙，似续之似，俟命之俟，堂陛之陛，危殆之殆，南汇之汇，侔姓之侔，诞降之诞，纂辑之纂，篆隶之篆，践履之践，亿兆之兆，境界之境，驰骋之骋，夫妇之妇，休咎之咎，尘垢之垢，朽腐之朽，良莠之莠，本皆上声，今多作去声读。统系之统，嫁娶之娶，忤逆之忤，屡省之屡，辅佐之佐，采访之访，歌咏之咏，本皆去声，今多作上声读。又如重吐怒递在近忿饭算但栈遣选饯祷燥扫坐夏养两醒走守右后扣寿饮甚等字，均有上去两声，而其中若重字(上轻重，去郑重)、近字(上远近，去昵近)、遣字(上发遣，去遣车)、坐字(上坐立，去缘坐)、夏字(上华夏，去春夏)、养字(上养气，去供养)、两字(上两三，去车两)、守字(上操守，去太守)、右字(上左右，去同佑)。音义亦复不同，然今人于重近忿栈选祷扫坐养两醒走守后饮诸字，则止读上声，吐怒递在饭算但遣饯燥夏右扣寿甚诸字，则止读去声矣(《佩文韵府》于旱韵但字注云：又翰韵，于皓韵。燥字注云：又号韵。然翰号二韵中，并无但字、燥字)。

本朝得谥诸臣，经礼部奏请，奉旨允准后，行知内阁拟谥，其事向由汉侍读司之。同治中，鲍子年先生(康)因辑为《皇朝谥法考》一书，嗣承事者相继增修，绵延弗绝，第刊补不易，故有改为编年者。至光绪戊戌、己亥间，杨珍林前辈(树)以原书体例，前后未能画一，乃仿史表之例，以朝代为经，谥号为纬，重加排比，成《皇朝谥法表》十卷，曾属余为之校订(以成书颇速，其中有未及校正处)。编写甫竟，出守蒲州，幸得刘晓山前辈(振镛)集赀刻行，始免散佚，惟所载仅至光绪二十八年春夏间止。后闻顾瓣香前辈(芳)曾为修补，然未知已刻入原表否？兹自光绪二十八年以迄宣统三年季冬，所有得谥之人，就所知者汇记于此，用备一代之掌故焉。

光绪朝(谥字仍依原表次第，惟原表所无者补之)：亲郡王中谥慎者，袭定郡王溥煦。文臣中谥文忠者，文华殿大学士赠一等男荣禄。谥文恪者，文渊阁大学士崇礼、体仁阁大学士宗室敬信。谥文慎者，东阁大学士裕德，都察院都御史陆宝忠。谥文勤者，两广总督谭钟麟、武英殿大学士王文韶。谥文达者，邮传部尚书张百熙、文渊阁大学士宗室昆冈。谥忠诚者，两江总督赠一等男刘坤一。谥忠愍者，安徽巡抚恩铭。谥惠肃者，署贵州巡抚前云贵总督张亮基(追谥)谥勤恪者，署两江总督江西巡抚李兴锐。谥勤肃者，两广总督陶模。武臣中谥忠武者，直隶提督马玉昆。谥忠靖者，吉林将军长顺。谥武勤者，成都将军绰哈布。谥勇毅者，贵州提督冯子材。谥壮武者，云南提督夏辛酉。谥壮勤者，贵州提督蒋宗汉。谥威介者，江宁将军丰绅(按丰绅原谥靖果，因事追削，已见原表，后仍蒙予谥，乃改谥威介，此为旧例所未见者)。谥义烈者，镶白旗汉军副都统庆恒(追谥)谥勤勇者，喀什噶尔提督余虎恩。

宣统朝：亲郡王中谥顺者，袭克勤郡王崧杰。文臣中谥文正者，武英殿大学士孙家鼐。谥文诚者，协办大学士尚书戴鸿慈。谥文烈者，山西巡抚陆钟琦。谥文敬者，直隶总督杨士骧。谥文庄者，四川总督刘秉璋(追谥)谥文端者，东阁大学士鹿传霖。谥文肃者，吏部左侍郎许景澄(追谥)。谥文节者，翰林院侍讲赠三品京堂陆光熙。谥文直者，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联元(追谥)谥文襄者，体仁阁大学士张之洞。谥文敏者，广东巡抚许振祎(追谥)谥忠惠者，河南候补知府端锦。谥忠节者，太常寺卿袁昶(追谥)、闽浙总督松寿。谥忠贞者，户部尚书立山(追谥)。谥忠敏者，署四川总督端方。谥忠愍者，兵部尚书徐用仪(追谥)、调补甘肃布政使云南布政使赠巡抚世增、江西巡抚冯汝骙。谥恭勤者，工部尚书钱应溥(追谥)谥勤恪者，礼部尚书葛宝华。武臣中谥文肃者，吉林将军铭安。谥文贞者，伊犁将军志锐。谥忠壮者，陆军第十九镇统制官赠副都统钟麟同、广东潮州镇总兵赵国贤。谥忠肃者，福州将军朴寿。谥勇恪者，湖北提督夏毓秀。谥壮节者，荆州左翼副都统恒龄。谥果肃者，四川提督马维骐、广东水师提督曹克忠(追谥)。谥恪愍者，署广州将军广州满洲副都统孚琦。谥勤节者，广州将军凤山〔刘补：谥壮勤者长江提督程文炳〕。

按宣统辛亥以后，凡得谥及追谥者，颇不乏人，以闻见未详，未敢率载，容俟搜访，补入斯编。

本朝易名之典，凡非翰林授职者，除大学士外，概不谥文(间有予谥者，悉出特旨。凡官大学士者，入阁时，并须至翰林院到任，故皆得谥文)。按诸谥皆论其德性才猷，而此独以出身为限者，盖文之取义甚广，士大夫皆得用之，故定厥范围，使司谥者无可赡徇耳。考文为美谥，古时即重视之，如子贡问孔文子何以谓文，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文。"又公叔文子与其家臣僎同升诸公，子曰："可以为文矣。"圣门师弟，特于当时得谥之人，加以评论，其为重视可知。

余生平专嗜旧籍古钱，于书画不甚留意，惟遇有册页卷子，经名手多人题跋者，亦不惜以重价收之，以一卷中备有众长，非零缣片楮比也，然所得殊少。兹于旧藏数图，各考其画者、书者、题者姓氏仕籍，汇记于此，以存大略(略以题图时年月先后为次)。

一、《松风管弦图》。图为十六世族祖笠亭公所藏(公名琰，字桐川，自号樊桐山人，乾隆丙戌进士，官直隶阜平县知县)，画者沈宗骞(字芥舟，浙江归安人，诸生)，乾隆戊子冬，沈君为公写小像，至乙未六月，公自为补景，立于万松深处。引云东逸史诗句，以松风管弦名图，引首隶书五大字，书者徐坚(字孝先，江苏吴县人)。题者：陈焯(字无轩，号映之，浙江乌程人，廪贡生，官镇海县训导。集《兰亭序》四言八韵)、沈初(字云椒，浙江平湖人，乾隆癸未榜眼，由编修官至户部尚书，谥文恪。七绝五首)、宋葆淳(字芝山，山西安邑人，乾隆癸卯举人，官解州学正。七古一首)、徐天柱(字擎士，号西湾，浙江德清人，乾隆己丑榜眼，官编修。七律四首)、张书勋(字酉峰，江苏吴县人，乾隆丙戌状元，由修撰官至中允。七古一首)、王学淳(字莘园，浙江钱塘人，乾隆丙戌进士，官四川大邑县知县。水龙吟词一首)、潘庭筠(字德园，浙江钱塘人，乾隆戊戌进士，由编修官至陕西道监察御史。五古一首)、汪永锡(字晓园，浙江钱塘人 ，乾隆甲戌传胪，由编修官至内阁学士。七古一首)、陆费墀(字丹叔，浙江桐乡人，乾隆丙戌传胪，由编修官至礼部侍郎。七古一首)、陈樽(字古衡，号酌翁，浙江海盐人，乾隆丙戌进士，官四川新津县知县。五古一首)、董襄(字济泉，号茗庵，浙江乌程人，嘉庆丁卯举人。五律二首)、公卒后(按公卒于阜平县署，在乾隆四十五年，时年六十有八)，其子青逵族祖(按青逵公名春暹，国子监生)。于嘉庆中，以遗像乞人补题，题者钱大昕(号晓征，号竹汀，江苏嘉定人，乾隆甲戌进士，由编修官至少詹事。五律一首)、徐大榕(字惕庵，江苏武进人，乾隆壬辰进士，由户部主事官至山东济南府知府。七古一首)、唐仲冕(字六枳，号陶山，湖南善化人，乾隆癸丑进士，由江苏知县官至陕西布政使。七古一首)、王循(字北谷，湖北石首人，仕履未详。七古一首)。

一、《小桐溪山馆图》。图为吴兔床先生所藏(兔床名骞，字槎客，浙江海宁人，贡生，居邑之新仓里，为余母吴太夫人之曾叔祖也)。画者宋葆淳(见《松风管弦图》。按宋君为乾隆癸卯举人，作图时尚未登乡荐，故《拜经楼集》中赋诗纪事，称为明经)，乾隆庚子七月，宋君游桐溪，访先生于山馆，为写此图。引首隶书五大字，书者陆绍曾(字贯夫，号白斋，江苏人)。题者：秦瀛(字凌沧，号小岘，江苏无锡人，乾隆甲午举人，由内阁中书官至刑部侍郎。五律一首)、万之蘅(字瑱为，号香南，江苏荆溪人，诸生，著有《小兰山房集》。凡未仕者，及未登科第者，则记其著作以资考证，后仿此。五律二首)、朱方蔼(字吉人，浙江桐乡人，贡生，著有《春桥草堂诗集》。七绝四首)、范廷甫(字听谟，号鉴湖，浙江钱塘人，诸生。七绝四首)、朱文藻(字映漘，号朗斋，浙江仁和人，诸生，著有《碧溪草堂诗集》。五古一首)、方薰(字兰坻，浙江石门人，著有《山静居诗稿》。七律一首)、金德舆(字鄂岩，浙江桐乡人，官刑部主事。七律一首)、陈焯(见《松风管弦图》。五律二首)、程瑶田(字易畴，安徽歙县人，乾隆庚寅举人，官江苏嘉定县教谕，嘉庆元年举孝廉方正。七律一首)、吴东发(字侃叔，浙江海盐人，岁贡生，著有《群经字考》。四言八句三章)、吴翌凤(字枚庵，江苏吴县人，诸生，著有《梅村诗集笺注》。七绝四首)、陈若莲(字问渠，浙江海宁人，诸生，著有《研云文集》《香楞居诗草》。七古一首，又五绝六首)、唐仲冕(见《松风管弦图》。五古二首)、杨复吉(字列欧，号慧楼，江苏吴江人，乾隆壬辰进士，归班候选知县。七律一首)、陈鳣(字简庄，号仲鱼，浙江海宁人，嘉庆元年举孝廉方正，戊午举人。五律一首)、梁同书(字山舟，浙江钱塘人，乾隆壬申进士，由编修官至侍讲，嘉庆丁卯重宴鹿鸣，加侍讲学士衔。七绝二首)、查揆(字梅史，浙江海宁人，嘉庆甲子举人，由直隶知县官至顺天蓟州知州。七绝四首)、邵志纯(字右庵，浙江仁和人，嘉庆元年举孝廉方正。五律一首)、吴震金(字东白，□□□□人。七绝四首)、张衢(字霁青，江苏荆溪人，贡生，著有《里瀓堂集》。七绝二首)、黄中理(字奕清，号梧崖，江苏荆溪人，诸生。七古一首)、陈经(字景辰，号春浦，江苏荆溪人，诸生。五古一首)、潘允喆(字迂云，江苏宜兴人。浣溪沙词一首)、任安上(字澧堂，江苏宜兴人，诸生。六言绝二首)、陶源(字□□，江苏荆溪人。七律一首)、周迪(字藕塘，江苏宜兴人。玉梅令词一首)、汪淮(字小海，浙江桐乡人，贡生，著有《小海自定诗》。七古一首)、俞思谦(字潜山，浙江海宁人，著有《姑射山人诗钞》。七绝四首)、储成章(字静斋，江苏宜兴人。七绝二首)陈广宁(字静侯，浙江山阴人，由云骑尉世职官至云南腾越镇总兵。五古一首)、朱麟徵(字蔚斋，江苏宜兴人，官浙江石门县知县。七古一首)、申泽溥(字蕉庵，江苏宜兴人。忆馀杭词一首)、吴蘅章(字菊畦，江苏宜兴人。仅书观款)、陈均(字受笙，浙江海宁人，嘉庆庚午举人。七律一首)。

一、《红豆山斋藏书图》。图为刘春禧先生所藏(春禧名康，字子寿，湖南宁乡人，诸生)，原作册页式，为遍征题咏计，分绘两图。余得时，楮页已多霉烂，因择其完善者，合装之成一长卷。按第一图作于道光丁酉，画

者邵梅臣（字香伯，浙江乌程人，著有《画耕偶录》）。引首行书七大字，书者何绍基（字子贞，湖南道州人，道光丙申进士，官编修）。题者刘亮（字海伯，湖南宁乡人。四六序一首）、宋翔凤（字于庭，江苏长洲人，嘉庆庚申举人，官湖南新宁县知县，咸丰己未重宴鹿鸣，加知府衔。五古一首）、何绍基（仕履见上。七古一首。按叶太史昌炽所著《藏书纪事诗》第六卷中咏刘君事，即引此诗）、郭世闻（字砥澜，江西湖口人，道光癸未进士，官湖南攸县知县。七古一首）、沈道宽（字栗仲，顺天大兴人，嘉庆庚辰进士，官湖南桃源县知县。洞仙歌词一首）、刘基定（字子复，湖南宁乡人，贡生，著有《晚翠阁文集》、《复园诗集》。五古一首）、徐受（字海宗，湖南湘阴人，诸生，著有《黄叶草堂诗集》。七古一首）、谭溥（字荔仙，湖南湘潭人，著有《四照堂诗集》。七古一首）、杨季鸾（字紫卿，湖南宁乡人，咸丰元年举孝廉方正，著有《春星阁诗钞》。七绝四首）、张培仁（字少伯，广西贺县人，道光丁未进士，官湖南湘乡县知县。五律四首）、陈三立（字伯严，江西义宁人，光绪壬辰进士，官吏部主事。五律二首）、王闿运（字壬秋，湖南湘潭人，咸丰丁巳补行壬子乙卯举人，光绪戊申特授翰林院检讨。七古一首）。第二图作于道光癸卯，画者陈大椿（字茹华，顺天大兴人，画有两图）。引首行书七大字，书者万贡珍（字荔门，江苏宜兴人，道光癸未进士，由庶吉士改户部主事，官至湖南布政使，内调大理寺卿）。题者罗绕典（字苏溪，湖南安化人，道光己丑进士，由编修官至云贵总督，谥文僖。七律二首）、李星沅（字石梧，湖南湘阴人，道光壬辰进士，由编修官至两江总督，谥文恭。七律一首）、邓庭楠（字云乔，湖南益阳人，道光甲午解元，官桂阳州学正。七古一首）、熊少牧（字雨胪，湖南长沙人，道光乙未举人，官蓝山县训导。〔上五字刘改为：候选内阁中书〕五古一首）、刘代英（字励卿，湖南宁乡人，道光己酉举人，官贵州普安县知县。七古一首）、郭昆焘（字意城，湖南湘阴人，道光甲辰举人，候补四品京堂。七绝三首）、李星渔（字观香，湖南湘阴人，诸生，著有《观香室诗集》。七古一首）、□瀑（字界青，其姓未书，仕履无考。七绝三首）、杨恩寿（字蓬海，湖南长沙人，同治庚午举人，官湖北候补道。七古一首）、张邵□（名之下一字不晰，字寄农，仕履无考。七古一首）。

卷　五

编纂前人书籍目录或人物列传，以及选辑诗文总集，其排比之先后，除科目中人，例以科分为序外，余若生监布衣之属，操觚家每不屑详加研究，往往任意位置，乱杂无章，虽略以时代相分，而依稀恍惚，殊无确定标准（如国初诸人，或入明末，或入顺治、康熙中，颇不一致），致先后间颠倒者多矣。余于此事深用断断，至为注意，凡所排纂，必考其人所生之岁，而以年在三旬时，为编次之标准。盖出身科甲者，虽早达晚遇，各有不同，然大致以三旬左右最居多数，且亦最为适中（孔子言三十而立，《礼》云三十曰壮，知成名立业，正在斯时）。故余人亦当以此时年度，与科目中人较量排列（如生于甲子岁者，则列于甲午科之前）；准是以定，则行辈之后先，必不致大相出入，而于各人生平之经历，凡知交酬答，时事见闻，更有可以互相印证者。古称尚友，要以知人论世为先，爰本夙昔所主张者，聊志于此，用贡一得之愚。世之究心文献、实事求是者，或亦不遽伧我也（按生年每有无可考者，然既有著作传世，或名列人物传中，则其生平事迹，他人书中必多称述，旁参博考，当可因缘而得其年龄之大略也。又按以科分为序，亦时多窒碍，盖有子弟先于父兄者，然究属少数。此则编次时宜酌量变通矣）。

古人注书，往往有彼此不同者。如《论语》作者七人，包咸注，则为长沮、桀溺、丈人、石门、荷蒉、仪封人、楚狂接舆；王弼注，则为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班固《西都赋》：七相五公。其五公姓名，《文选》李善注，则为御史大夫张蚡汤、杜周、前将军萧望之、右将军冯奉世、大将军史丹；《后汉书》李贤注，则为太尉田蚡、大司马张安世、大司空朱博、大司徒平晏、大司马韦贤是也（按韦贤已见李注七相之中，似不应重出）。至以一人所注而前后互异者，如先文公于《论语》"夫子之墙数仞"，注云：七尺曰仞；于《孟子》"掘井九轫"，则注云：八尺曰轫，曾为毛奇龄所讥（按七尺曰仞，据包咸注；八尺曰轫，据赵岐注。实各有所本也）。然如高诱于《吕氏春秋·似顺论·分职篇》"武王之佐五人"，注云：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高、苏公忿生；而于《淮南子·道应训》"武王之佐五人"，则注云：周公、召公、太公、毕公、毛公；又《吕氏春秋·恃君览·知分篇》"有两蛟夹绕其船"，注云：鱼满二千斤为蛟；而于《淮南子·道应训》"两蛟夹绕其船"，则注云：蛟，龙属也，鱼满二千五百斤（按两书中高注不同者，尚不止此，姑举二条以概其余）。即《淮南子》一书中，高氏于《俶真训》"镂之以剞劂"，注云：剞，巧工钩刀也；劂者，规度刺画墨边笺也。而于《本经训》"无所错其剞劂削锯"，则注云：剞，巧刺画尽头黑边笺也；劂，锯尺削两刃句刀也。是一人所注，前后两歧，汉儒即有先例，乃奇龄独视若无睹，何耶？

《淮南子》一书，素鲜佳刻。自乾隆戊申，武进庄伯鸿（逵吉）取道藏本，经钱献之（坫）所校订者，覆加参考，刊于其父咸宁署中，由是此书遂称完善矣。顾原书本集众手而成，与《吕氏春秋》体例最近，其中议论，多采辑周秦诸子之语，惜高诱注解，仅笺释意义故实，而于引用前人旧说，俱未证明。窃意欲治此书，应仿李善注《选》之例，凡古事古语，引自某书者，为之分别段落，一一标注所出，庶全书二十训内（其末卷要略，实总序也），何者为新纂，何者为旧闻，俾读者得以开卷瞭然，

不致目迷五色。其裨益后学，似较之高氏所注，庄氏所校者，当尤为有功云（孙颐谷侍御志祖著有《家语疏证》，于今本《孔子家语》为王肃所伪撰者，其袭用经子诸书，皆竟委穷原，一一证明所出，其法最善）。

吾浙西湖，名胜甲于天下。余昔应乡试时，三场既毕，每承戚友相约，同乘画舫，作竟日之游。自戊子秋捷以还，遂不复至。癸亥二月，重来湖上，则涌金门一带城垣，已成平地，即濒湖诸建筑，亦非复旧观矣（其中颇多西式）。然节届清明，较秋色尤形佳丽，因于淡云微雨中，或日斜风定后，偕同行刘子（刘字子安，以善书名），棹一舟小叶，容与中流，宜雨宜晴，如入画境。复逐日搜岩寻壑，任意所之，安步当车，兴颇不浅。惜行期所迫，尚有九溪十八涧者，卒未得抽暇一往，为怅然耳！归途追忆游踪，历历在目，爰口占四绝以记之云："几番献艺逐秋闱，曾向湖心泛月归。三十六年弹指过，重来城郭已全非。　杰阁崇祠早就荒（文澜阁及左、刘诸公祠皆已作废），谁家高冢独轩昂（谓某女士墓）。此行为爱湖山美，莫更逢人话海桑。　水光山色尚依然，况值清明二月天。最是六桥风景丽，桃花如火柳如烟。　镇日寻幽洞壑间，层峦古磴任跻攀。南屏钟动游人散，又向苏堤踏月还。"

官撰诸书，以集合众手而成，故其中多有彼此不相应者，兹偶举数事如左：太子太保、内大臣、一等男、追赠一等承恩公哈什屯，谥恪僖，见国史本传（按各书有作哈世屯或哈实屯者，实即一人），而《皇朝通志》卷五十一《谥略》，于一品衔诸臣谥内，作谥恪僖（注云：康熙三年三月），又于民公谥内，则作谥恪敏（注云：乾隆三十五年五月）。一人两见，而谥法互歧，似误。陕西提督、三等男陈福，于康熙十四年殉难，赠三等公，谥忠愍，其子世琳袭三等子，见国史本传。而《皇朝文献通考》卷二百五十四《封建考》内，则云赠三等子，是与史传不合，且与《皇朝通志·谥略》内，陈福列入民公谥，亦属不符。盖纂辑《封建考》者，但知其子袭三等子，遂疑本人所赠亦然，不知赠袭之爵，父子多有不同。如乾隆中傅清、拉布敦、和隆武，均以殉节赠一等伯，而其子则皆袭一等子也。国史贝和诺传之后，附载其子马喇全传（按马喇即玛拉，音同字异耳），而玛拉复别有列传，传首不言贝和诺子，其叙述官阶事迹，详略互异，而雍正九年同为工部尚书，则固确属一人。不知史臣撰传者，何未加参考，竟致重复，殆以马喇、玛拉，字迹各异，遂疑为二人耳。旗人名哲尔肯者有二：一为满洲正白，姓鄂济氏，由中书官至兵部尚书，康熙二十一年卒（官学士时，批本最速）；一为汉军镶红，姓周氏，由佐领官至广西提督，康熙二十二年卒。而《八旗通志》卷二百九十九《汉军名臣传》内，则于汉军之哲尔肯，兼载其学士、左都御史等官，且叙及批本事。是以文武二职合为一人，似误。《四库全书总目》四书类《学庸切己录》，作明谢文洊撰，而别集类《程山文集》，则作国朝谢文洊撰。又别集内《西昆发微》作吴乔撰，下云乔太仓人，而诗文评类《围炉诗话》亦作吴乔撰，下云乔一名殳，昆山人。时代籍贯，前后不一，亦是失检处。

余自幼即嗜古钱，搜访历五十余年，篋衍所存，颇多精品。顾年来古钱日少，价亦奇贵，尝见豪商显宦，竟有以银币数百元或数千元购一枚者，风气所趋，寒士几无著手处矣。因忆前人钱话中，每遇佳品，或纪钱直，或志藏人，或借拓本传摹，或举家珍互易，遗闻逸事，具见先辈风流，爰荟萃记之，为泉苑中资谈助焉（余旧撰《寿鑫斋钱话》内有《历代希见诸钱考》一则，与此篇大致略同，然彼乃胪列钱名，附加考证，此则专主记事。凡无故实者，即不泛举其钱，宗旨既殊，而引书之繁简亦异，因别录存之）。

周宝化（戴醇士熙《古泉丛话》云：余见之吴我鸥铨部珩家。鲍子年康《观古阁泉说》云：宝化极少，陈寿卿曾贻一枚。彭按：此钱余有二品，微分大小）。济阴（《丛话》云：惟燕庭有一枚。刘燕庭喜海云：此泉制作，与垣共同，二字释为济阴，甚确。按刘氏说，系见于翁氏《古泉汇考》校注中。此后所引，均但称燕庭云。鲍子年《观古阁续稿·题颜氏泉拓册》云：昔刘青园丈，曾以唐人写经卷子，易张叔未之济阴，张旋悔之，致书曰：愿仍各有其宝。按此钱余有之）。东周（《丛话》云：初颐园先生有东周钱。刘青园师陆云：东周钱，方铁珊同年持赠，未审即初丈家所藏否。按刘氏说，系见于《丛话》识语中。以后所引，均但称青园云。鲍子年《观古阁丛稿·自嘲诗》注云：客有携示东周泉者，篆文精美，色泽尤妙，爱莫能置，而索直昂甚，无物可付质库，适何玉民外舅见寄卒岁资，遂以八金购之。李竹朋佐贤《续泉说》云：东周泉，泉汇所收两枚，乃刘鲍两家物，壬申秋，余偕吴仲饴重憙为劳山之游，路出东武，得东周泉一，合前诸所见，只此三品。按此钱未见真者）。明彡。（鲍子年《观古阁三稿》云：明彡甚少，胡石查近获一枚。按此钱未见）。

秦第一重四两（《泉说》云：马爱林有古泉三，大逾当十，篆文曰：第一重四两，第五重四两，第九重四两，精妙古朴，藏泉家所未见也。第一第九两品，燕庭得之，近闻归继幼云矣。按此钱未见）。第五重四两（青园云：嘉庆间，胡安之游西安，见杭州马君所得秦钱三品，乞其第五重四两，后遇师陆于京师，因转赠焉。《泉说》云，今在余处。按此钱未见）。第九重四两（说见第一重四两。按此钱未见）。第十六（《丛话》云：余曾见姜怡亭拓本。按此钱未见）。第十九（孟逸冈麟《泉布统志》云：余见于吴郡胡氏，而失其图。按此钱余有之）。半瞏（《泉说》云：苏亿年近寄余一泉，系出生坑，大如八铢半两，圆孔背平，石查释为半瞏。按，此钱未见）。

汉武帝三铢（张丽瀛崇懿《钱志新编》云：三铢钱传世独少。《丛话》云：癸巳夏，余在高小楼前辈枚处阅古钱，赠我三铢一枚，为画扇润笔。按此钱余有之）。

伪新王莽幺泉一十（燕庭云：道光丁酉三月十五日，路过武林，徐问渠为余作缘，购得幺泉一枚。《续泉说》云：忆初得幺泉时，市贾居奇，索价八千，余踌躇未决。适吕尧仙至，嘱余曰：如不愿留，不可璧还原主，望为我留之。去后，旋遣纪持钱券如数送来，即欲持泉去。余转计曰：尧仙与我宦况同苦，彼何慷慨，我何鄙吝？遂决意留之。使非尧仙争购，留不留尚未可知，斯则良朋之助我也）。幼泉二十（燕庭云：道光丙戌九月望日，喜海得幼泉二枚于燕市；壬辰夏日，以其一分赠戴庶常醇士。《丛话》云：山东张先生竦，有幼泉二，燕庭以齐法货刀二百柄易之。余一见分其一，赠以孝建四铢、和同开珍等十余枚）。中泉三十（燕庭云：丙午春日，长安苏兆年以中泉见寄，甚精。《丛话》云：中泉所知止一枚，向在吾杭周尔昌家，后归方铁珊。周恒心恋之，颜其斋曰"中泉小筑"，盖寓意此钱也。今在吴门孙古云家。《泉说》云：余侨居长安，亲朋知余癖，有所得，必付余。一日，戚家一仆偶数钱，见二枚有异，持以相示，余适他往，翌日复至，适遇薛重泉于门，即以示薛，薛立付十钱收之，为馆童所见，走白伯兄。伯兄即呼薛索视，薛不得已呈出，乃中泉三十也。复询其人，则云：昨持来时，尚有一泉，某不识，今日以之易饼矣）。壮泉四十（《丛话》云：六舟上人达受，自吴门携来，家大人以旧铜印十八事易之。《观古阁丛稿·诗序》云：庚子夏，伯兄子远，于长安以十钱为购一中泉；又十三年，仲兄子周，复于长安以万五千钱为购一壮泉，六泉备矣，洵大快事。口占短句志之。按以上四泉，余皆有之）。大泉五十（泉字在左，五字在下，俱向左横书。王戟门锡棨《泉货汇考》云：未见旧谱，咸丰辛酉三月获是品，以为独得之奇。按此钱余有之）。小布一百（翁宜泉树培《古泉汇考》云：潘毅堂所收。张叔未廷济《清仪阁金石题识》云：嘉庆丙辰，余从嘉善曹友安之购古泉布一匣，莽布有五，此其一也。按张氏所购者为小布、幺布、第布、次布、大布，今并记于此，馀不另详。《丛话》云：燕庭有小布。燕庭云：壬辰九月九日，得此布于燕市）。幺布二百（翁氏《汇考》云：潘毅堂所收；又云：姜怡亭云，仁和周尔昌有幺布。《丛话》云：夏松如明经之盛，有幺布。燕庭云：松如此布，壬辰十一月二十日余曾见之，或即周氏物也。越五年丁酉季春，余伴送琉球贡使旋闽，武林旧雨招饮于湖上舟中，松如即以此布见赠。志此以记良友之惠）。幼布三百（翁氏《汇考》云：周幔亭所藏。张叔未云：同里故友葛枝陂茂才雄图旧藏，道光丁亥冬日，其子向之茂才，以古泉尽归于余，此其一也。按张氏所购者尚有差布，今记于此，后不另详。燕庭云：丁酉三月，得此布于武林；己亥嘉平十日，又得一品于长安，好上与前品异，竟成双璧）。序布四百（张叔未云：钱塘老友何梦华元锡所贻拓本。燕庭云：胡素亭、刘青园皆藏有此布。嘉庆甲戌，曾拓得墨本；庚子春日，余得序布于长安）。差布五百（翁氏《汇考》云：乾隆己亥，泾县胡海渔元交，购于亳州，为江于九恂所得。燕庭云：己亥八月十四日，得此布于长安）。中布六百（翁氏《汇考》云：潘毅堂所收。张叔未云：金砚耘中翰旧藏，余昔年拓得者）。壮布七百（翁氏《汇考》云：姜怡亭云吴逸庵藏。《丛话》云：逸庵从剃发人腰带间得一壮布，世无不知者。燕庭云：逸庵所藏，不知何时何人携售于都门吴云海，壬辰九月十五日，为余所得。《续泉说》云：余收十布，向缺三布，前寿卿赠以次第两品，仍缺壮布。昔年李宝台以质券求售，内有壮布，质价廿金，余力不能致，置之，后竟不复遇）。第布八百（倪迂存模《古今钱略》云：系徐嵩摹本。燕庭云：莱阳赵北岚藏有此布。又云：己亥八月廿八日，喜海得是布于长安永和斋苏姓。《泉说》云：燕庭宦秦得第布，而十布乃全，余亦缺第布）。次布九百（燕庭云：喜海藏有此布。嘉庆戊寅，毗陵方彦闻所赠，亦得诸关中者。《丛话》云：龚定庵宗政巩祚，有次布。按以上诸布，有中柱抵外郭及抵好下者二种，合大布黄千共二十品，余皆有之）。

三国时定平一百（燕庭云：定平一百，今世颇罕觏，余有二品：一为甲戌春日，韩桐上所赠；一为壬辰秋日，得于都门，乃吴逸庵故物。按此钱余有之）。

后赵石勒丰货（《丛话》云：张叔未先生来阅金石，赠以汉封泥一枚，文曰严道橘园，翌日以丰货见答。《泉说》云：竹朋门人吴霖宇，见余丰货泉，酷喜之，余遂解赠。按此钱有二种，余皆有之）。

汉李寿汉兴（《丛话》云：汉兴钱分书，实上下文，吴逸庵曾得一枚，后展转售于燕庭。余见此钱，索赠不与，然是岁家大人竟获一枚于南中。燕庭云：逸庵此钱，壬辰九月为余所得，丁酉三月，醇士以一枚见视，与余所藏者正同。按此钱未真见者）。

前凉张轨凉造新泉（青园云：嘉庆乙丑六月，师陆在凉州得之。燕庭云：壬辰冬月，路出武林，六舟上人持此钱见饷，如获拱璧。按此钱未见真者）。

宋武帝孝建四铢（《丛话》云：孝建四铢，北人以为奇货，索直二三万钱，小莲周先生售我一枚，语我云：予入膻肆，见人持百钱市膻，中有此钱，肆人小之，索易勿与，且相诟。予以百大钱代偿直，而乞其小钱，两人不解，面觑久之，谢解纷去。若辈痴我，我痴若辈。今君又数百倍钱易我此钱，不更痴于我哉？按此钱余有之）。孝建（燕庭云：此钱较孝建四铢更艰觏，金秬师藏有此品，杭州夏松如亦有之。《丛话》云：松如有之，余家所无。《泉说》云：闻一友得孝建泉，因拂尘误堕地，为馆童检拾，虑其薄小不堪用，搀入他钱中用之，友大恚。士伸于知己而诎于不知己，信乎！按此钱余有之）。废帝景和（蔡铁耕云《癖谈》云：景和钱，右景左和，为吾友陶茂才惟馨物，后归于余。赵明府曾闻而索观，强以一银钱易去，至今惜之。《泉说》云：竹朋游济南市上，遇持竿售零物者，偶悬有一泉，取视之，景和也，亟购归。余曾借拓数日，互相珍赏。按此钱未见真者）。

六朝以前诸异钱：长安（李竹朋《古泉汇》云：吕尧仙所得。《泉说》云：石查见示尧仙所得长安泉拓，长字

列右，安字列下，篆文颇异。《观古阁续稿》云：继幼云以所得见示，与尧仙藏者相似。按此钱未见）。义通（燕庭云：道光癸卯秋日，得于青门，确是汉魏六朝之物。《泉说》云：燕庭宦秦时，得义通泉，字在穿左右，遍体苍绿可爱。比余入都后询之，则已碎而为二。按此钱未见）。国宝金匮（燕庭云：道光戊申冬日，鲍子年自青门寄一拓本云，陕西近时出土者。逾年己酉，余归京师，适苏兆年自秦中寄售陈寿卿，寿卿即以赠余，因记之，按此钱未见）。驺虞峙钱（青园云：在兰州日，狄道赵霁园刺史宜暄所赠，洵绝品也。燕庭云：嘉庆己卯春日，曾假得此品，拓墨本藏之。《泉说》云：青园之驺虞峙钱，为谱家所未有。青园逝后，家人取以为殉。按此钱未见）。铢铢（初渭园尚龄《吉金所见录》云：双铢钱，谱录及收藏家从未言及，己卯三月初四日，获于京师小市，真希世之宝也。燕庭云：戊申夏日，得此品于浙杭。又云：吴门顾湘舟藏有五五铢铢二品，均极精美。按此钱未见，余有左右颠倒文者）。

唐代宗大历元宝（《钱略》云：此钱甚少，余壬子得自都中花儿市东刘姓，翁宜泉惊为希物，闻宜泉续亦得之。燕庭云：道光壬午二月三日，陈南叔于齐化门小市，得古泉百余，系近畿出土者，中有大历八枚、建中一枚。《丛话》云：余见南叔，分一大历，而建中则不能得。按此钱余有之）。德宗建中通宝（《钱略》云：拓自李申耆。《泉说》云：唐泉惟建中最少，亦独小，余得二枚，燕庭选取其一，以大历为报。按此钱余有二品，微分大小）。

伪燕史思明得壹元宝（大钱。《丛话》云：顺天易得，得壹难求。余见一燕人质得壹钱于晋人，晋人与钱三万曰：我故厚其直，使不能赎。燕人曰：我故薄其直，为赎计也。此可谓二痴。然是钱之难求，概可想见。按此钱余有之。又有背上仰月者）。同上（平钱，背上仰月。燕庭云：壬辰十一月，道出金阊，顾湘舟以此钱相赠，小于恒见者，洵不易觏之品也。《泉汇》云：小平钱，旧谱未见，燕庭有之。按此钱未见真者）。

伪齐黄巢大齐通宝（《丛话》云：一酒人贻家大人古泉百许，中有异钱二，一破大齐，一铁宝庆。吴逸庵知之，出汉印数事索易，割宝庆与之，大齐弗舍也。燕庭云：壬辰道出武林，假得此钱手拓数纸。按此钱未见）。

后唐明宗天成元宝（《统志》云：此钱世所罕有，余以重价得之。《丛话》云：天成钱，向藏周养浩家，今佚。按此钱未见真者）。

前蜀王建永平元宝（《丛话》云：洪志，前蜀钱以永平元宝冠，今此钱绝无。《泉说》云：流传甚少，余仅获一枚。按此钱余有之）。

后蜀孟知祥大蜀通宝（燕庭云：瓯山金研云先生《古泉考》有大蜀通宝，近顾湘舟有之，壬辰仲冬，见于金阊，匆匆不及手拓。甲午秋，湘舟以墨本见寄。戊申得一品于武林，颇精好。按此钱未见）。孟昶广政通宝。《丛话》云：此钱罕有，乾嘉时惟童佛庵有一枚，孙古云一枚破碎，马爱林一枚近伪，余得此钱自绍兴张先生，视马则真，视孙则完，视童则精。燕庭云：余得一品，绿翠斑斓，洵足宝玩。王氏《汇考》云：此品近世颇难觏。按此钱余有之）。

南汉刘龑乾亨通宝（燕庭云：吴逸庵有乾亨通宝，今存喜海处。按此钱未见）。乾亨重宝（《钱略》云：嘉庆己未，购自河间马姓，八年四月初四日失之，为之数日不能释云。按此钱余有之）。

南唐李璟永通泉货（燕庭云：此泉余藏有二枚，皆得于嘉庆己卯春日，一径寸七分，边稍阔，获于燕市；一径寸六分，边稍狭，为仪征阮小云所赠。按此钱未见真者）。

楚马殷天策府宝（《丛话》云：天策大钱绝少，徐问渠丈有之，余人弗得也。丙申冬日，汤先生来归此钱，家大人方患瘫，呻吟枕次，得钱，手自玩弄，不觉加一饭也。张叔未云：余家有永隆通宝，而此钱殊不可得。按此钱未见真者）。乾封泉宝（背上天字。《丛话》云：徐问渠丈有之。按此钱未见）。

闽王延政天德重宝（背上殷字。《钱略》云：前在都中，见溧阳狄燧有此钱。按此钱未见）。

宋仁宗康定元宝（《丛话》云：康定钱绝少，仅在燕庭处，见铁钱一枚。《续泉汇》云：康定钱，前谱载一铁者，此铜质，千百中不一见也。按此钱未见）。皇祐元宝。（一篆书，一真书。《丛话》云：皇祐钱，概未之见，徐问翁云，汪子坚有二枚，但闻其语而已。余家此篆书钱，亦伪铸，登此虎贲，留为马式。按此二钱皆未见真者）。至和重宝（和字在右，背上虢字。燕庭云：喜海有至和重宝幕虢钱，戊申九月，鲍子年自青门邮寄。《泉说》云：余得之秦中，为燕庭索去。按此钱未见）。同上（和字在下，背上虢字。《泉汇》云：吴子苾所藏。按此钱未见）。徽宗崇宁通宝（真书大钱，面背同文。《泉说》云：余寓秦，所僦屋甚小，地仅数弓，杂莳花木，偶得崇宁通宝两面同文者，惜为人佩久，色泽都尽，因置之花下，冀稍作土绣；数日矣，忽燕庭过访，并携所藏华山碑来观，纵谈良久，比送之登舆，见崇宁泉已失所在，盖为其舆夫拾去。异日笑语燕庭曰：此非丈之舆夫不能。按此品颇鲜，仅见于《钱略》、《泉汇》二书。余子祖英，忽于川中得之，其钱光明纯熟，或即鲍氏所失去者。时阅百年，由秦中流入蜀地，未可知也）。重和通宝（一篆书，一隶书。《吉金录》云：重和仅一年，故此二品不多见。《丛话》云：王检叔，一隶书者极精，今不知流落何所。余家篆隶二钱，以无意得之，一微裂，一不精，均未经人物色，所谓以不才终其天年者也。按此二钱余皆有之）。宣和元宝（一篆书，一隶书。《吉金录》云：以上两种颇少。燕庭云：丁酉三月，余得宣和元宝篆隶二种，皆杭友陈松乔所赠。盛子履大士《泉史》，记篆书钱云：宣和多通宝，此元宝殊不易得。《丛话》记隶书钱云：宣和钱，通宝多而元宝少，物以罕而见珍，拓之。按此二钱余皆有之）。钦宗靖康元宝（篆书平钱。《钱略》云：拓自李申耆。按此钱未见）。同上（篆书折二钱。《丛话》云：曩得篆钱时，适有以白金九十六铢润余画笔

者，遂易之。按此钱余有之）。同上（隶书折二钱。《吉金录》云：靖康仅一年，故钱不多见，此品，戊寅六月获于海昌俞氏。按此钱余有之）。靖康通宝（篆书平钱。《钱略》云：拓自李申耆。按此钱未见）。靖康重宝（《新编》云：靖康钱，传世甚少，大者重宝，更不易得。按此钱未见）。

南宋高宗建炎通宝（背上川字。燕庭云：杭友陈松乔有此品，持以示余，惜未及手拓，后已赠戴醇士。又云：鲍子年亦有此泉，己酉夏日，自青门寄赠。《泉说》云：南宋钱背文百出，余所藏，有建炎背川字、乾道背正字、淳熙背泉字。王氏《汇考》云：此钱铸于蜀中，较诸品少有。按此钱余有之）。建炎通寳（《丛话》云：宝字省笔，世以为可贵，乃拓。按此钱余有之）。建炎重宝（《钱略》云：嘉庆己未，于都中吴榷堂寓见所藏古钱，偶检其中有建炎重宝，为之狂喜，因以大泉当千易之，翁宜泉当亦拓去。燕庭云：癸卯春日，鲍子年以此品持赠于青门旅舍。按此钱余有之）。宁宗庆元通宝（背上敕字，下五十料，右庆元元年夏，左改铸此号钱。《泉说》云：辛亥冬，苏兆年得此泉于甘肃，仲兄子周，拓以寄余。壬子春，兆年弟亿年来京师，出以相畀，厚重逾五两，制作精整，色泽亦佳，以示同人，无不啧啧羡。按此钱，今厂肆仿铸甚多，无一真者）。嘉泰之宝（《钱略》云：吴逸庵云，赵晋斋有此钱，余近得拓本。按此钱未见）。嘉定元宝（背上折下十。《吉金录》云：己卯春，见于刘青园家。《新编》云：此钱传世绝少，不可悉得。《丛话》云：此钱，徐问翁、张叔翁皆有之，与此而三。按此钱余有之）。理宗大宋通宝（背上当下拾。《钱略》云：拓自严铁桥。《丛话》云：瞿木夫得大宋通宝于吴门之黄土塔桥，未闻其偶。《泉汇》云：尧仙所得，宋钱之罕见者。《观古阁三稿》云：大宋当拾泉，吴我鸥所藏，吴冠英曾贻拓本，虽嘉荫簃亦无之，石查竟于厂肆得一枚，剧佳。按此钱未见真者）。端平重宝（《统志》云：道光二年纯乾月二日，余入城，友人包光效持斯钱以赠，不胜欣甚。《丛话》云：此钱数见诸金石家拓本，以为异品，乃今在余家。燕庭云：丁酉三月，得于武林，友人陈松乔所赠。按此钱未见真者）。淳祐通宝（背上庆字，右当二，左十文。翁氏《汇考》云：此钱培所藏。《钱略》云：翁宜泉摹本。燕庭云：此钱于宜泉故后，嘉庆丁丑春日，为喜海所得，真绝无仅有之品也。《丛话》云：燕庭有此钱，甚奇。《泉说》云：燕庭之淳祐通宝，最为藏泉家所艳称。按此钱未见）。恭宗德祐元宝（《吉金录》云：吴柳门所藏。《钱略》云：此钱今罕见。燕庭云：喜海有此钱，为金茜毅师寄赠。按此钱未见）。端宗景炎通宝（《吉金录》云：吴柳门所藏。《泉汇》云：此钱更少，曾于友人处见之。按此钱未见）。附刘光世招纳信宝（翁氏《汇考》云：何梦华有之，张叔未所藏，乃葛见岩所赠者。庚午春，文义堂路，以此钱赠培，背上使字，下为押，与《永乐大典》所图恰合。按此钱未见真者）。

辽太祖天赞通宝（《钱略》云：拓自李申耆。《丛话》云：惟陈秋堂有之。王氏《汇考》云：右钱为辽钱中至罕者。按此钱未见）。穆宗应历重宝（《丛话》云：惟周养浩有之。按此钱未见）。圣宗统和元宝（燕庭云：戊戌冬日，余得此品于吴中，元字左挑，如开元，甚精好。按此钱未见）。开泰元宝（翁氏《汇考》云：乔东里有此钱，云厚而精。《丛话》云：辽钱半可得，半不可得，开泰则都未之见，故不知有此钱。数年前，赵先生以归余曰，此辽钱也。余考之良是。燕庭云：醇士此钱，壬辰冬日，曾手拓其文于西泠寓斋。又云：金秬和师有此钱，戊戌冬日，归于余。制作精妙，文字美好，真不易得之品也。《泉说》云：开泰极少，燕庭有之。按此钱未见真者）。太平元宝。（《丛话》云：仅马爱林有拓本。王氏《汇考》云：此钱今世绝少。按此钱未见）。兴宗重熙通宝（王氏《汇考》云：辽钱自清宁以上，几无觅处，右泉乃获于胶西者。按此钱余有之）。感天后感天元宝（《丛话》云：惟周养浩有之。按此钱未见）。

西夏崇宗元德通宝（《丛话》云：惟吴逸庵有之。按此钱未见）。仁宗乾祐元宝（《吉金录》云：乾祐多铁钱，铜钱今不多见。燕庭云：余所藏铜乾祐元宝，吴逸庵故物也，壬辰得于都门。按此钱未见真者）。

伪齐刘豫阜昌元宝（篆书。《丛话》云：童佛庵有之。按此钱未见真者）。同上（真书。《钱略》云：得自东昌。按此钱未见真者）。阜昌通宝（篆书。《钱略》云：得自河间马姓。《丛话》云：徐问翁有通宝，篆书。按此钱余有之）。阜昌重宝（篆书。《钱略》云：乾隆癸丑，购自德州；嘉庆癸亥四月，为人窃去。按此钱未见）。同上（真书。翁氏《汇考》云：江秋史云，童二树去所居数十里，居民掘得大钱数千，二树往视之，皆北宋折二钱耳，逐枚检阅，得二阜昌钱，一篆一楷，其楷者为阜昌重宝。培于甲辰八月，在潘毅堂处见之。《钱略》云：此钱山东亡友靳文钟所赠，嘉庆癸亥四月，为人窃去。按此钱余有之）。

金世宗大定通宝（缘阔。《丛话》云：正隆及大定各种，皆狭缘，此独阔缘，金钱之可贵者。《续泉说》云：昔在济宁，曾遇数十枚，仅选其一，数十年来竟不复遇，方知其难得也。按此钱余有之）。

元成宗大德通宝（《钱略》云：拓自李申耆。王氏《汇考》入西夏钱云：今世所传极少。按此钱余有之）。武宗至大元宝（《丛话》云：童佛庵有之。按此钱未见）。仁宗皇庆元宝（《泉说》云：石查于厂肆得一枚，确为元代物，足为《泉汇》补遗。按石查此钱，余曾于某肆见之，议购不果）。延祐通宝（燕庭云：嘉庆壬申夏月，得于京都市中张姓。按此钱未见）。延祐三年（背大昊天寺。燕庭云：道光乙未春日，胡秋堂以墨本寄来云，冯晋鱼比部启蓁，近得于京门者。按此钱未见）。泰定帝致和元宝（《泉说》云：青园有致和元宝，今归竹朋。按此钱未见）。文宗至顺元宝（《丛话》云：姜怡亭有之。按此钱未见）。至顺壬申（背上护下圣。燕庭云：余所藏乃吴我鸥所赠。按此钱未见）。顺帝至元戊寅（燕庭云：家子敬见所藏。按此钱余有之）。同上（背上香下殿。翁氏《汇考》云：黄耦宾世发所赠。燕庭云：喜海藏

有三枚，其一即宜泉旧物。《丛话》云：谢和甫有之。按此钱未见）。至元通宝（蒙古文折二钱。《钱略》云：瞿中溶摹本。王氏《汇考》云：此品甚少。按此钱余有之）。附定天之宝（《泉说》云：元泉，石查酷嗜之，近复得定天之宝一品，极小而厚重，酷似元泉，或当时诸寺供养所铸。按此钱未见）。

伪宋韩林儿龙凤通宝（当二钱。《丛话》云：龙凤钱，妇竖皆收之，故较少，当二尤少。按此钱未见，余有平钱及当三者）。

伪周张士诚天祐通宝（背上一。《钱略》云：得自吴逸庵。王氏《汇考》云：一贰两种，尤为难得，今尚缺如。按此钱余有之）。同上（背上贰。《钱略》云：得自吴逸庵。按此钱未见）。同上（背上叁。《钱略》云：得自都中。按此钱余有之）。同上（背上五。《钱略》云：拓自江宁友人。按此钱余有之）。

伪天完徐寿辉天启通宝（当三钱。《丛话》云：余在都，闻有晋贾以重价购钱，而此钱乃为所弃，不知是徐铸也，余因而收之。又云：马爱林与姜怡亭遇于涂，彼此问所得，姜出一唐镜，甚精，马出一天启钱，不甚惜者。姜请易，马欣然从之，既而知为徐贞一物，乃大悔曰：怡亭给我。后马又得一枚当二者。按此钱未见）。

伪汉陈友谅大义通宝（平钱。《钱略》云：通州程大霨所赠。按此钱余有之）。同上（当三钱。《钱略》云：吴逸庵所赠。按此钱余有之，并有当二者）。

明太祖洪武通宝（背上二下福。燕庭云：喜海藏有此钱。按此钱余有之）。同上（背上三下福。《统志》咏洪武钱云："中间还缺三山玉"。按孟氏此诗，盖于福字五等钱，独未得三字者也。王氏《汇考》云：是钱近世甚稀。按此钱余有之）。世宗嘉靖通宝（背右三钱。《丛话》云：明钱多而恶，少可玩者。此钱以罕见存之。按此钱余有之）。同上（背上十右一两。王氏《汇考》云：此钱传世极少。按此钱未见）。熹宗天启通宝（背上十，右一两，左密。《丛话》云：天启钱极夥，十一两尤甚，然有密字者，千百中不得一二也。按此钱未见真者）。

日本国和同开珍（《钱略》云：翁宜泉摹本。《泉说》云：日本之和同开珍、神功开珍、神功开宝、万年通宝诸品，制作精好，殊为罕觏。燕庭守汀州时，尝伴送琉球使臣赴阙，使臣亦好古，颇有所收，遂悉数贻赠，以为得未曾有。一日，有友登舟索观，为臧获辈误堕舱中，不及知，比入都，方悟已失，至今谈及，尚惘惘然。按此钱余有之）。神功开珍（《钱略》云：翁宜泉摹本。《泉说》，见上。按此钱未见）。神功开宝（《泉说》，见上。按此钱余有之）。万年通宝（《泉说》，见上。按此钱余有之）。

华屋山邱，昔人所慨。余旅京四十余年，所见诸大僚邸第，除改售他姓尚存旧观者不计外，若寿阳祁文恪师世长（居下斜街四眼井）。汉军徐荫轩师桐（居东交民巷）、吾乡钱恭勤应溥（居前门内东城根）、徐忠慜用仪（居东安门内北河沿）。诸宅，皆昔时屡登其堂者，今则犁为平地，或改工厂，或作兵房，或建学舍矣。欲寻遗址，门径全非，读唐人"汾阳旧宅今为寺"一诗，为之三叹。

《搢绅录》一书在刊行时，第为翻检当代中外官员人名而设，一经更调，便如明日黄花矣。然阅数十年或数百年，旧时人物，凋谢无遗，后之人浏览遗编，每足为征文考献之助。故得之者辄加以题识考证，往往视如古籍，什袭珍藏焉。余于厂肆各书铺，曾搜集咸丰以前刻本多部，惟乾隆十八年癸酉、嘉庆七年壬戌、道光六年乙酉三种，皆百年以外物，卷帙完整，纸墨如新。其中名臣循吏，及驰声儒林文苑者，实指不胜屈。而乾隆本则先高祖东铭公时官湖北广济县武穴镇巡检，嘉庆本则先曾祖司勋公方为江西铅山县知县（又族祖岐亭公鸣凤方为湖北来凤县知县，族祖阁学公方增方为翰林院编修），道光本则先祖宁国公方为江苏丰县知县（又族曾叔祖荫山公瑞榕官江山县训导，大伯祖东昌公锦琮方为安徽宣城县知县，四伯祖蓟州公希贤方为直隶盐山县知县，族祖虹舫公方增官内阁学士，族父给谏公昌颐未擢大魁，方为户部主事）。每一展阅，得瞻睹先人姓氏，欣幸殊深，食德诵芬，益资自励。以视普通诸本，于收藏家绝无关系者，固尤足珍重矣。

修名不立，老境侵寻。每忆幼岁读书家塾，及角艺文场时，恍如隔世。爰仿汪龙庄《庸训》中述师例，备记先师诸人姓氏，以志当日从游之乐与知遇之感，示不忘焉。

受业师

外从伯祖吴墨卿夫子，讳之璪，浙江海宁人，明经兔床先生骞长孙，国学生。同治壬申，彭年四岁，随母居外家，从师识字，并读千字文凡数月（时先大夫需次两淮，适供差三江营，是岁即随母同赴扬州差次）。

李友峰夫子，讳敦权，浙江海宁人，国学生。同治甲戌冬，彭自扬州归，复居外家，从师授读，至光绪丙子岁暮，凡两年余。

祝子让夫子，讳祖安，浙江海宁人，诸生。光绪丁丑正月，彭从师授读，凡四月。

母舅吴君益夫子，讳彦升，浙江海宁人，廪生。丁丑四月，彭自外家随母再至扬州，由师送往，即在扬寓授读，是年八月，遭外祖母徐宜人丧，师遂归。

徐藤庄夫子，讳士骧，浙江德清人，诸生。戊寅春，延师至扬授读，凡十月。

张彩卿夫子，讳云莱，江苏仪征人，诸生。戊寅秋，先大夫署刘庄场大使事，于署中延师授读，旋课试帖及小题文。至癸未夏，彭幸人学，是年冬师辞馆去，凡从游五年余。

外祖吴暗庄太夫子，讳敦，浙江海宁人，咸丰辛亥举人，由遂安县教谕官至宁波府教授，光绪丁亥，重游泮水，二十年八月，卒于任，年八十三。彭自初作起讲，

以至成篇，皆另缮一通，寄请诲政（入学及乡荐后，凡经他师所阅课艺，时亦选录数首，寄请覆校）。

徐蕖生夫子，讳士骈，浙江德清人，补行咸丰辛酉并同治壬戌举人，由松阳县教谕官至金华府教授。癸未秋，彭初为大题文，以所作寄德清，请师评阅。

钱星槎夫子，讳明训，浙江嘉善人，光绪丁酉举人，以同知随使朝鲜，官至直隶津海关道，宣统二年六月，卒于任。癸未、甲申间，彭学为律赋，以所作寄淮城，请师评阅。

罗尔颜夫子，讳崇鼎，福建侯官人，光绪丙戌进士，官山东即墨知县，甲申、乙酉间，方就两淮运使署幕，彭因从师课制艺，凡一年余（以上自李师以至罗师，皆与吾兄旭辰同时受业者）。

郑子衡夫子，讳德璇，浙江鄞县人，补行咸丰辛酉并同治壬戌举人，官两淮候补运判。彭自乙酉六月至戊子秋，从师课制艺，凡三年余（每旬三六九日，即课一艺，故此数年中所作为最多。戊子春夏间，师复招集同门六七人，至师邸面课一文一诗，限时交卷，当时即援笔批改，评定甲乙，获益良深。是年彭即秋捷，而同学中，如楢甫世兄一揆及平湖徐福诠、会稽周和鼐，亦于辛卯、甲午先后登科焉）。

戴鳌峰夫子，讳咸弼，浙江嘉善人，道光癸卯举人，由瑞安县训导官至温州府教授，以老辞职，就养扬州，光绪十五年卒，年七十五，丙戌、丁亥间，彭以所作律赋及近体诗，请师评阅。

张子虞夫子，讳预，浙江钱塘人，光绪癸未进士，由编修官至江苏徐州府知府，遭忧去职，服阕，以道员候补，宣统二年卒，年七十一。丙戌冬，师于留馆后，来游扬州，彭因执贽门下，旋以制艺寄请评阅。己丑公车入都，更得随时面承提命，至辛卯秋，师督学湖南止，前后凡五年（师期许既厚，爱护尤殷，彭庚寅再入都，以长安习尚浮华，特招寓书斋，备蒙饮食教诲，肴馔精洁，皆师母吴夫人手自料理，自春徂秋。旋挈眷北来，两家过从甚密，情谊之笃，殆如骨肉至亲焉。师于文字外，凡居家用人接物，及应官交友诸务，靡不详加指示。别后每赐手谕，辄洋洋数百言，语意谆挚。近于旧时书箧中，已检得遗札二十余纸，装潢成册，以资永宝）。

陈聘臣夫子，讳名珍，江苏江阴人，光绪癸未进士，官编修、记名道府，二十年十一月卒。彭自辛卯冬至甲午秋，从师课制艺，凡三年（师为制艺名家，门生满都下，时入清秘堂承办院事。从公鲜暇，凡请业者悉谢绝矣，彭以子虞师再四介绍，始破例许可。追阅所作，即赏识有加。每遇有官学课卷，复命彭代为评阅焉。甲午秋，中东事起，师鉴于庚申之役，身经患难，中心如焚，忧能伤人，浸成痼疾。彭每往视，有增无减，后再往，则昏沈不省者已数日矣。爰为觅得水安息香焚之，冀开心窍，乃口鼻间似觉欲动，旋亦罔效，伤哉！）

受知师

司春崖夫子，讳开先，河南长葛人，咸丰戊午举人，官浙江海盐县知县。光绪癸未县试，彭自首场至终覆，凡五试，均蒙取第三名。后师以亏短公款罢官。

龚幼安夫子，讳嘉俊，云南太和人，咸丰丙辰进士，由工部主事官至浙江杭州府知府，调署嘉兴。癸未府试，彭自首场至终覆，凡四试，蒙三取第一名。试毕，师即回原任，后开缺以道员候补，卒于杭寓。

祁子禾夫子，讳世长，山西寿阳人，大学士文端公寯藻子，咸丰庚申进士，由编修历迁吏部侍郎。光绪八年，督学浙江，癸未五月，嘉郡岁试，彭蒙取入县学第三名（应试日，彭坐堂号，值师下堂巡视，睹卷面姓名，即知为府首，取阅起讲，深蒙赞赏，嗣垂询家世学业，一日中临视多次，奖励有加。发落时，彭随班参谒毕，复特命趋前，温言训勉焉）。师后官至工部尚书，十八年八月，卒于位，年六十九，谥文恪（师正色立朝，端方清介，而爱才若渴，饮人以和。彭入京后，每谒师门，无不赐见，学行交勖，深以远到相期。尝求书折扇楹联，不数日即蒙洒翰；复为先大父撰有家传，已刻入辛卯岁所修家谱中矣）。

瞿子玖夫子，讳鸿禨，湖南善化人，同治辛未进士，由编修历迁侍讲学士。光绪十一年，督学浙江，彭乙酉录遗，蒙取列第一名，戊子录遗，蒙取列第二名。师后官至外务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充军机大臣，兼办理政务处大臣（丙午夏秋间，彭为政务处总办，凡交议覆奏摺件，诸大臣皆命彭属稿，师阅后，悉蒙许可，不改窜一字焉）。丁未春，以事解职。宣统戊午卒，年六十九，谥文慎（师卒后葬于吾乡西湖，彭尝为孙慕韩先生代撰墓门联语云："耿耿矢孤忠，继曾文正、左恪靖入相中朝，别有精诚贯金石；葱葱郁佳气，与林处士、岳鄂王结邻异地，长留名迹壮湖山。"）

杨映村夫子，讳毓俊，山西凤台人，同治癸酉举人，以大挑知县分发浙江。光绪戊子乡试，分校第十三房，彭卷蒙呈荐，得以中式。师后官孝丰县知县。

吴緦丞夫子，讳树梅，山东历城人，光绪丙子传胪，以编修直南书房。戊子为浙江副考官，彭卷蒙取中三十六名举人（首场评云：禀经制式，酌雅富言，笔炼思清，迥殊涂附，次堂皇典丽，三切实发挥，尤妙在扫去陈言，通卷皆自为熔铸，是谓无懈可击，诗亦工稳）。师后官至户部左侍郎。戊戌秋，督学湖南，任满，即奉母回籍乞养。宣统□年卒，年七十□（彭生辰与师同日，且自己丑以至戊戌，为吾浙诸同年中在京依侍最久者，故沆瀣一气，垂爱尤深。每进谒，必延入书室，瀹茗长谈，有时纡尊枉临，辄下车赐教。师回籍后，尚书札频通，以蒿目时艰，无心出岫。沧桑既变，竟不知灵光鲁殿，陨于何年，为可痛也！）

钱星伯夫子，讳桂森，江苏泰州人，道光庚戌进士，由编修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戊子为浙江正考官，旋督学安徽，任满，乞病回籍，二十八年十一月卒，年七十六（师著有《一松轩诗》二卷，为咸同间手写原稿。戊戌春，彭于都门地摊得之，近为东海府主刊以行世。盖东海亦师之门下士也）。

王保之夫子，讳培佑，山东平度人，光绪癸未进士。己丑会试，以编修分校第三房，彭卷蒙呈荐，挑取誊录。师后官至宗人府府丞。

周少璞夫子，讳树模，湖北天门人，光绪己丑进士。乙未会试，以编修分校第十四房，彭卷蒙呈荐，得以中式（首场评云：首艺劈分三比，词纯局正，气足神完，次三一律到底不懈，诗稳。二场评云：按譽文雅，杼柚清英。三场评云：第一问，评断诸书，一准提要，不妄加掎摭，最为明通。二问，考证嗢昆水、真珠河所在，并胪举元时宫殿建置，精核之至。三问，援引故训，如数家珍，非熟读注疏者不能。四五问，亦甄综条贯，望而知为绩学之士）。师后官至黑龙江巡抚，民国中，为平政院院长。丙寅年卒，年六十六。

唐春卿夫子，讳景崇，广西灌阳人，同治辛未进士，由编修历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乙未为会试副考官，后官至学务大臣，以病辞职。宣统癸丑卒，谥文简。

李若农夫子，讳文田，广东顺德人，咸丰己未探花，由编修官至礼部右侍郎。乙未为会试副考官，是年十月，卒于位，年六十二。宣统中追谥文诚。

启颖之夫子，讳秀，满洲正白旗人，同治乙丑进士，由庶吉士改刑部主事，历迁理藩院尚书。乙未为会试副考官，彭卷蒙取中一百七十六名贡士。师后调补礼部尚书，充军机大臣。二十七年正月，以拳匪事获罪，罹于法。

徐荫轩夫子，讳桐，汉军正蓝旗人，礼部尚书恭勤公泽醇子，道光庚戌进士，由编修历迁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乙未为会试正考官，后晋体仁阁大学士。二十六年七月，以联军陷京师，殉难，年八十二。

卷　六

我家朱氏，系出婺源茶院公之后。元成宗元贞间，迁祖勉轩公（自茶院公起，至公凡十三世）。官嘉兴路主簿，既卒，即卜葬于澉浦之陈湾山。子若孙遂占籍海盐，居邑之尚胥里，数传而后，支分派列，生齿日繁，今世次已衍至二十五六代矣（余行辈为二十一世）。自明及清，科第相属，其驰声艺苑者，代不乏人。余少壮时颇蓄奢愿，窃冀生计粗裕，当举合族人之所著述未经刊布者，仿丛睦汪氏、会稽董氏例，悉数付梓，汇为一编。京国浮沈，遭时多难，年华迟暮，夙愿难偿，殊滋愧也。然诸家稿本，屡经兵燹，强半无存，每向族人中访问遗书，竟罔有应者（即咸丰以前已刻板本者，今皆亡矣）。兹参考县志、宗谱及《文会堂诗钞》所载，与后来续出各书名目，具录于此，用备物色；且愿后之子孙，或族人中有同志者，终成此举，以期不负初心，所深望焉（凡已有刻本，及未刻之稿确知为现存某处者，即于书名下分别注明。生存人著述，兹不录入）。

六世祖：阅耕公（讳琮，字钦礼。朱崇荫填讳），著有《尚胥里朱氏支谱》（按吾族之辑有宗谱，自公始。又按修谱虽非著作，然此事实于全族关系至重，故篇中于历次修谱，特详记之）。

八世祖：南野公（讳汉，字天章，官江西布政使司都事。朱崇荫填讳），著有《南野集》。

九世族祖：南谷公（讳松，字乔年），著有《乔年诗存》。西洲公（讳栻，字良器），著有《幽兰集》。

十世族祖：可六公（南谷公子，讳瑺，字朝玉，附生），著有《清溪吟集》（按吾族分支，始于十世祖之兄弟行，其相传至今者，共十一支：曰东溪，曰北溪，曰后山，曰可六，曰可三，曰三峰，曰廷瑞，曰龙沙，曰鹤溪，曰龙溪，曰廷珍。谨记于此）。

十一世族祖：海涯公（可六公子，讳帘，字期辨，附生），著有《海上闲散叟集》。梅泉公（南谷公孙，三峰公子，讳篁），著有《性理旨要》。

十二世族祖：逊斋公（北溪公支，讳士迁，字季长，监生，官武英殿中书舍人），著有《闽游集》六卷（有明刻本）、《全城志》、《重游草》。励南公（可六公支，海涯公子，讳学经，字子正），著有《小隐吟草》四卷。官宇公（三峰公支，讳正学，字中甫，明万历丁巳岁贡生），著有《礼经蠡测》、《礼记小见》。思梅公（三峰公支，梅泉公子，讳正谊，字仁仲，明天启壬戌拔贡生，官太平县教谕），著有《历代塘志》。元之公（三峰公支，讳学淳，字文寰，明万历丙子副贡生），著有《元之诗稿》。稚弢公（廷瑞公支，讳学章，附生），著有《读书堂集》、《中心醉词》。鹿岩公（龙沙公支，讳悳，字常伯，廪生），著有《鹿岩老人集》。乾如公（鹿岩公弟，讳学聚，附生），著有《花事董狐》、《游屐诗草》。

十三世族祖：循默公（可六公支，励南公子，讳茂明，字伯远，廪生），著有《四书心解》、《尚书微》、《修身要言》、《存心录》、《自怡悦诗草》五卷、《怒翼草》。白岳公（三峰公支，官宇公子，讳泰祯，字道子，明万历丙辰进士，由福建龙岩县知县，官至福建道监察御史，巡按云南，终兵部主事），著有《礼记意评》四卷（天启乙丑刻本）、《公谷合编》、《拄笏斋经疑》、《爱君勤政历》、《雄文汇辨》、《济世选要良方》、《巡滇纪行集》、《远人楼集》、《佽对轩集》、《皆山阁集》、《舆讴录》、《赓歌录》。令回公（三峰公支，讳祖昌，附生）所选辑者，有《盐邑艺文编》、《携李诗系》，著有《玉蝶庵稿》。迦陵公（廷瑞公支，讳宗文，顺治戊子举人，官余杭县教谕）著有《草圣汇辩》、附《草诀百韵》（顺治壬辰刻本）。秋岚公（廷瑞公支，稚弢公子，讳观宾，字道庵，顺治己丑纂修贡生）著有《及阙编》、《客星龛集》、《长思草》、《秋蛩音集》、《和陶集》、《竹隐集》、《疏放亭集》、《泽畔吟》、《蓬庐集》、《泪声残集》、《江淮纪游集》、《江山幻梦集》。

十四世族祖：大彭公（可六公支，厉南公孙，讳廷珪，字孟彝，廪生）著有《正气集》、《梅痴集》、《檗亭集》。长白公（可六公支，循默公子，讳廷璋，字如日，明崇祯丙子举人）著有《长白闲吟草》五卷。子长公（三峰公支，白岳公子，讳尔邺，增贡生）著有《曲台约旨》、《笔读斋初问》、《重纶阁集》。子于公（白岳公次子，讳景肃，

字竹声，附贡生，官常山县教谕），重修《朱氏宗谱》（按此为康熙庚申刻本），著有《子于诗文集》。

十五世族祖：佩芳公（东溪公支，讳舜，附生）著有《传心录》四卷。树庵公（北溪公支，讳抉镞，字四如，顺治己丑进士，官湖广临湘县知县）著有《礼经诠解》、《蓬壶轩稿》。剑光公（可六公支，长白公子，讳龙锷，附生）著有《纪瑞略编》、《守拙诗草》三卷。佩湘公（三峰公支，子长公子，讳与兰，附贡生，考授州同）著有《笔读斋诗草》。素安公（三峰公支，子于公子，讳毓甡，附生）著有《石笋山房集》。鳞庵公（子于公次子，讳攀龙，附贡生，考授州同）著有《鳞庵诗文集》。汪千公（三峰公支，讳士容，字惕庵，康熙丙辰岁贡生，由鄞县训导官至安吉州学正）著有《汪千诗集》。

十六世族祖：怡丰公（东溪公支，佩芳公子，讳鼎年，监生）著有《传心录续编》。兹迈公（北溪公支，讳德培，附生）著有《西园刻竹吟》。公似公（北溪公支，讳浒彦，字东明）著有《闲吟集》。澹庵公（可六公支，讳沄，字价维，廪生）著有《性理管见》、《小学便蒙》。存斋公（可六公支，讳世标，字勉庵，附生）著有《勉存诗草》一卷。松州公（可六公支，讳永嘉，字元眉，康熙丁卯举人，官河南新乡县知县）著有《朱亚魁文稿》。人英公（三峰公支，讳世际，监生）重修《朱氏宗谱》（按此为乾隆己未刻本）。笠亭公（廷瑞公支，讳琰，字桐川，乾隆丙戌进士，官直隶阜平县知县）所选辑者，有《明人诗钞》正集十四卷、续集十四卷（乾隆庚辰刻本）、《金华诗录》六十卷、《外集》六卷、《别集》四卷（乾隆癸巳刻本）、《学诗津逮》□□卷、《唐诗律笺》□□卷（均乾隆中刻本）、《古文清英》、《全唐诗钞》，著有《陶说》六卷（乾隆甲午刻本）、《笠亭诗钞》十二卷（乾隆□□刻本）、《毛诗说》、《说文翼》、《韵谱叙录》、《笠亭文集》。

十七世族祖：琢庵公（北溪公支，讳宏栻，康熙丙子岁贡生，候选训导）著有《史辨》三十卷、《藕塘诗存》八卷、《夜雨对床集》二卷。枚臣公（北溪公支，讳宸枚，廪贡生，官嵊县教谕）著有《历试草》一卷、《北游草》一卷、《诗馀》一卷。水臣公（北溪公支，兹迈公子，讳廷锡，附生）著有《景山楼诗集》。子端公（可六公支，存斋公子，讳楷）著有《草木鸟兽典要》、《昆虫鳞介典要》、《杂物摘要》、《附草》四卷。可与公（三峰公支，讳权，字仲谋，监生）著有《可与诗选》一卷（乾隆庚辰刻本）。省庵公（廷瑞公支，讳鸿绪，字学闽，乾隆乙未进士，官台州府教授）著有《小沧州诗集》一卷（今逖先族孙希祖处藏有钞本）、《金台集》、《鸳湖集》、《章安集》。省如公（龙沙公支，讳以发，字学颜，乾隆庚寅岁贡生，候选训导）著有《四书补讲》、《集秀轩文稿》。净可公（龙沙公支，讳思谏，字槐英，附生）重修《朱氏宗谱》（按此为乾隆庚子刻本）。

十八世族祖：江峰公（东溪公支，讳崧，字青春，廪生）著有《江峰诗文集》。洒亭公（北溪公支，水臣公子，讳谟烈，字丕光，雍正癸卯举人）著有《洒亭诗选》一卷（乾隆庚辰刻本）、《季子小品》、《翰沙诗钞》。怀白公（三峰公支，讳世焭，字士可）著有《怀白诗草》。小山公（廷瑞公支，讳桂生，原名清藻，字文翰，又号芗林，附生）著有《小山诗钞》。春山公（廷瑞公支，省庵公子，讳瑞椿，字春伯，乾隆癸丑进士，官福建永安县知县，以养亲乞归，服阕，改就严州府教授）著有《春山诗存》四卷、《外编》一卷（嘉庆庚辰刻本）、《春山古文钞》。荫山公（省庵公三子，讳瑞榕，字容叔，乾隆乙卯举人，大挑知县，改就江山县训导）著有《倚云轩诗草》一卷。眉洲公（廷瑞公支，讳维鱼，字牧人，附监生）著有《河汾旅话》一卷（嘉庆中刻本）、《诗绪辑雅》六卷（原稿今藏逖先处）、《易水村集》一卷（同上）、《驴背集》、《峻南集》、《鼓缶集》、《眉州诗钞》。怡谷公（龙沙公支，省如公子，讳佩兰，字曲台，监生）著有《怡谷诗钞》。晴岚公（龙沙公支，讳光暄，字蓉湖，乾隆甲辰岁贡生，官於潜县训导）著有《健初诗钞》四卷、《文钞》一卷（光绪丙申刻本）、《真珠船》四卷、《复惠堂稿》二卷。醉庐公（龙沙公支，讳承修，字文趾，监生）著有《小窗闲笔》一卷。升岩公（龙沙公支，讳春烜，字华初，监生）著有《韵玉轩诗稿》一卷（原稿今藏逖先处）。莪亭公（龙沙公支，讳锡瑕，字敬斋，监生）著有《莪亭小草》十六卷、《忘忧草》一卷。玉溪公（廷珍公支，讳兰枝，字以三，附生）著有《玉溪文集》一卷、《诗集》一卷。先曾祖松乔公（玉溪公弟，讳兰馨，字芬若，乾隆辛丑进士，由江西铅山县知县，官至吏部稽勋司员外郎。朱崇荫填讳）著有《松乔诗钞》。秦溪公（廷珍公支，讳兰珍，字聘贤，廪生）著有《经训》、《秦溪山人诗稿》。

十九世族祖：春树公（东溪公支，讳恒，字得天，附贡生，候选主簿）著有《武原竹枝词》一卷（嘉庆中刻本）、《答闲吟稿》、《集唐诗》、《春树诗存》。燕庭公（东溪公支，讳光昭，字丕承，监生，官四川广安州吏目）著有《蛩吟小草》二卷（道光戊戌刻本）。玉堂公（北溪公支，讳履中，字在青，嘉庆丙辰恩贡生，历署福建平和、屏南等县知县）所选辑者有《应制元音》十六卷（乾隆中刻本）、《拣金录》四卷（乾隆壬子刻本），著有《叶韵考正》十六卷（嘉庆甲子刻本）、《淡巴菰百咏》二卷（嘉庆中刻本）、《玉堂诗钞》八卷（同上）、《玉堂存草》诗十六卷、文八卷（原稿今藏逖先处）。标谢公（北溪公支，琢庵公孙，讳丕基，字受之，乾隆丁卯举人）著有《标榭诗选》一卷（乾隆庚辰刻本）。鹤墅公（北溪公支，讳绍堂，字济之，监生）著有《海上竹枝词》。秋岳公（北溪公支，讳泰，字声韶，附生）著有《达客人随感录》、《医賸》、《秋岳诗钞》。镇澜公（北溪公支，讳鲲，字静之）著有《台江诗钞》一卷、《东宁竹枝词》。桂岩公（北溪公支，洒亭公子，讳圣基，字恒斯，附生）著有《桂岩诗卷》。梅簃公（洒亭公三子，讳邦垣，字树屏，附生）著有《梅簃诗稿》。乐山公（可六公支，子端公孙，讳谦受，字光尊，附生）所选辑者，有《朱氏艺文钞》、《朱氏科名录》、《纪朱诗存》，著有《乐山诗集》。沁园公（可六公支，讳宗城，字翼君，嘉庆辛酉举人）著有《沁园诗草》。素珩公（三峰公支，谱名振堃，讳汉翀，字乐真，为栖真观道士）著有《水月

轩吟稿》。芝冈公(廷瑞公支,眉洲公子,讳芳衡,字祖香,监生)著有《过眼录》五卷。丹香公(龙沙公支,讳程奎,字匡六,监生)著有《吟香馆诗钞》一卷。迟农公(丹香公弟,讳文佩,字婴玉,又号小珊,嘉庆戊午举人,官余杭县教谕)著有《春华秋实之斋集》诗五卷、词一卷(原稿今藏逖先处)。椒雨公(龙沙公支,升岩公子,讳埏之,字彝上,附生),所选辑者有《瀛海探骊集》八卷(嘉庆甲戌刻本),著有《鄂怡山馆诗文集》。虹舫公(升岩公次子,讳方增,字寿川,嘉庆辛酉进士,由翰林院编修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重修《朱氏宗谱》(按此为嘉庆丁卯刻本),著有《从政观法录》三十卷(道光庚寅刻本)、《求闻过斋文集》四卷(光绪甲午刻本)、《求闻过斋诗集》六卷(光绪癸巳刻本)、《识大录》、《识小录》。花墅公(廷珍公支,玉溪公子,讳凤冈,字寿堂,增生)著有诗文集三十余卷。未梅公(玉溪公次子,讳葵之,字乐甫,又号粟珊,嘉庆癸酉拔贡生,戊寅副贡生,官景宁县教谕)著有《妙吉祥室诗钞》十三卷、《诗余》一卷、《杂文》一卷(光绪甲申刻本)、《寿闲斋吟草》八卷(同上)。大伯祖尚斋公(廷珍公支,松乔公子,讳锦琮,字瑞方,监生,由安徽庐江县知县,官至山东东昌府知府)著有《信疑随笔》十二卷(道光戊戌刻本)、《治经堂集》诗十四卷、文六卷、外集四卷(同上)、《日次诗》二卷(同上)。

二十世族父:春士公(东溪公支,讳深,字绠修,道光壬寅岁贡生)著有《稽古日钞》、《春士小草》。吟泉公(春士公弟,讳治,字声洪,附生)著有《镜湖珠宿山房骈体文稿》。筠巢公(北溪公支,秋岳公子,讳昌运,字荣怀,监生)著有《小隐轩诗存》。蓉台公(北溪公支,讳锡钧)著有《稻香轩吟稿》。晴岚公(北溪公支,镇澜公子,讳陈钟)著有《留云阁诗存》。池庵公(北溪公支,梅簃公子,讳竹,字筠庐,附生)著有《纳凉草》三卷。爱庐公(可六公支,讳敦元,字善长,监生,由甘肃镇源县典史,官至吐鲁番巡检)著有《仕甘纪略》。朵山公(龙沙公支,丹香公子,讳昌颐,字吉求,道光丙戌一甲一名进士,由翰林院修撰,官至吏科给事中)著有《鹤天鲸海焚余稿》六卷(同治乙丑刻本)。念珊公(龙沙公支,迟农公次子,讳美镠,字具甫,廪贡生,由永嘉县训导,官至福建漳浦县知县)所选辑者有《胥溪文会堂诗钞》八卷(咸丰辛亥刻本)、《朱氏书画录》,著有《文字辨正汇钞》四卷(道光乙酉刻本)、《雪泥鸿爪录》、《念珊诗钞》、《念珊词钞》。屏山公(迟农公三子,讳美銮,字康云,监生,官江西抚州府经历)著有《屏山诗钞》一卷(原稿今藏逖先处)。崇山公(迟农公四子,讳钟贵,字元衡,附生)著有《长乐长生居稿》一卷。余山公(迟农公五子,讳钟庆,字誉章,监生)著有《存心斋稿》一卷。秀珊公(龙沙公支,椒雨公子,讳承钺,字保甫,咸丰乙卯优贡生,官遂昌县训导)所选辑者有《文会堂诗钞补遗》二卷、《文会堂诗续钞》二卷(此二书原稿,光绪中余托友人于松江郡城觅得之),著有《听秋馆吟稿》六卷(光绪庚寅刻本)、《虞初续新志》二卷(原稿今藏逖先处)、《佩韦斋外集》一卷(今逖先处藏有钞本)、《山居杂志》、《小幽兰室诗话》、《佩韦斋吟稿》、《怀璞斋词稿》。

二十一世族兄:小泉公(东溪公支,吟泉公子,讳炳清,字晓潜,附贡生)著有《碧琅玕馆诗钞》三卷(光绪庚寅刻本)、《晚翠楼诗钞》四卷(同上)。紫仙公(龙沙公支,虹舫公孙,讳冠瀛,字成蓬,附生)著有《养疴随笔》一卷、《德馨堂古文》一卷、《指马楼诗钞》三卷、《有琴楼诗钞》二卷、《苏台杂咏》一卷、《指马楼绮语删剩》一卷、《咏物诗》一卷、《指马楼词钞》一卷、《袭芳楼词》一卷(以上各原稿,今均藏逖先处)。子安公(龙沙公支,秀珊公子,讳澜,字景韩,附贡生,官两淮候补盐巡检)著有《小于舟诗存》一卷(光绪庚寅刻本)。镜香公(龙沙公支,讳泰修,字亦华,道光丁酉拔贡生,甲辰举人,署江苏宝应县知县)著有《竹南精舍骈俪文稿》一卷(光绪□□刻本)、《竹南精舍诗钞》四卷(光绪丙戌刻本)、《桂之树轩杂录》一卷(原稿今藏逖先处。按镜香兄刻有朱大令七种,除骈文诗钞外,余皆时文试帖,兹不入录)。少虞公(廷珍公支,未梅公孙,讳丙寿,字笙鹿,同治乙丑进士,由户部主事,官至广东潮州府知府、候选道)重修《朱氏宗谱》二十卷(按此为光绪辛卯刻本),著有《梦鹿庵文稿》一卷、《榆荫山房吟草》四卷(均近年排印本)。

二十二世族子:搢卿侄(廷珍公支,少虞公子,讳笏廷,附生)著有《瓦鸣集》。芷青侄(廷珍公支,松乔公玄孙,余兄旭辰公子,讳联沅,附生,京师大学堂毕业,奏奖举人,官学部小京官)著有《芷颀诗文遗稿》。

又按吾族闺媛中之有著述者(凡止遗诗数首,刻入他人选本者,不录):十八世族祖启咸公(北溪公支,讳奏,附生)原配吴孺人(同邑贡生化龙女,讳元善,字体仁)著有《玉轩吟稿》。元章公(可六公支,讳文煌,监生,沁园公之父)原配张孺人(同邑候选州同宏基女,讳贞,字慕洁)著有《漱香集》四卷。十九世族祖迟农公(见前)原配潘安人(钱塘人,监察御史庭筠女,讳佩芳)著有《画兰室遗稿》一卷(原稿今藏逖先处)。椒雨公(见前)原配李恭人(同邑贡生三才女,讳壬,字佩青)著有诗集;侧室楼孺人(讳秋畹,字佩馨)著有《兰韫楼诗稿》;侧室胡孺人(讳绣珍,字宠仙)著有《寒香室存稿》一卷。二十世:族父念珊公(见前)原配周宜人(同邑监生世英女,讳润,字漱芸)著有《胥溪朱氏阃范录》四卷。屏山公(见前)原配乔孺人(徐沟人,江西浮梁县知县某女,讳味兰,字晋亭)著有诗稿一卷、词稿一卷。蕊生族姑(族祖迟农公女,讳美英,适钱塘两淮候补监大使蒋施勤)著有《倚云楼遗草》一卷(道光戊戌刻本)。葆瑛族姑(族祖虹舫公女,讳玙,适曲阜内阁侍读孔宪彝)著有《小莲花室诗词》二卷(道光中刻本)。二十一世彭寿原配金夫人(嘉兴人,候选知府、两淮通州分司运判兆棨女,讳慧珠,字珏卿)选有《韵红轩诗钞》十六卷。今并记于此。

湘潭叶奂彬,名德辉,先世本吴人,后入湖南籍。光绪壬辰成进士,以主事签分吏部,不久假归。才气纵

横，学问渊博，性嗜典籍，收藏颇多，尝仿章逢之（宗源）例，取古人遗佚诸书，手自纂辑，其他著述亦富。所刻《观古堂丛书》及《丽楼丛书》三十余种，风行一时。顾里居日，以乡绅资望，随时出入抚辕及当地各官署，不免稍失检点，致乡评颇多微词。鼎革以还，屡濒危境，因剃须市隐，绝迹官场中。甲寅秋，余至长沙，独以文字之交，时相过从。尝设盛馔招余往饮，出示善本书籍、名人字画及所藏古钱，玩赏竟口。然在座者惟余同去之吴如九（天保）表弟、金敬渊（问源）侄婿，及主人与其侄，五人而已。一日索题《丽楼藏书图卷》，余为赋六绝句归之。其所编《观古堂藏书目录》原稿，曾亦举以相质，余为订正数处，时尚未付梓也。别后十余年，迄未通问，乃闻丁卯岁忽为仇家所讦，竟致杀身，所遗书亦散失殆尽。文人末路如奂彬者，可谓惨矣。兹将昔时题图诗录存于此（原图想亦同付劫灰），以志今昔之感。"名高南宋《石林集》，望重东吴菉竹堂；千载宗风谁继起，人间艳说选曹郎。卧雪楼中书久亡，更无旧馆说琳琅（湘人藏书，以袁氏卧雪楼、方氏碧琳琅馆为最富，今皆亡矣）；君家独占江山胜，高阁巍然枕碧湘。千元百宋及时收，插架森森比邺侯；棐几晶帘开卷处，艺林清福几生修。十约文成绝妙辞（君著有《藏书十约》），此中甘苦少人知；藏书故实重编次，应入华宗纪事诗（君家菊裳太史有《藏书记事诗》。按张氏《书目答问》于生存人不录，然李善兰以天算绝学，特破格载之，则先例自可援引也）。海王村里日停车，我亦耽书等嗜痂；忧患余生豪气尽，百城坐拥让君夸。秋老江乡木叶摧，谪居愁听远鸿哀；客中一事聊堪慰，曾人琅嬛福地来。"

泰州西门内有小香岩者，中供先贤管子塑像，为淮鹾官商燕集之所。拓地约十余亩，亭馆池榭，位置井然。光绪戊子三月间，余妻妹金氏丽珊，于归桐乡陆费颂陔（垓），外舅姑亲送之泰，命余夫妇及内弟振甫辈随往，即下榻其中。时芍药盛开，红白灿烂，而院中前后脩竹数百竿，皆高出檐际，绿阴蔽窗，新笋方生，遍地皆是，因与振甫手自掘取，即烹而淡食之。出门数十步，浅水平田，一望无际，声声布谷，时飞鸣田野间。岩之左则为某某禅林，古寺疏钟，频闻清响。园居旬日，尘念都消。庚子春，余自都寄振甫诗云："筠篁绕屋绿于染，芍药当阶红欲然；一种旧游忘不得，小香岩畔暮春天。"盖犹忆及前事也。今距丽珊之卒，将四十年，即僚婿颂陔（后以道员需次安徽），及其续娶之内表姊李氏，亦已先后物故。至当时在堂诸戚友（时陆春江中丞元鼎，方权泰州牧），其存者惟余与振甫二人，然皆皤然老矣。偶遇泰州人谈近时盐业，感触陈迹，思之黯然。

唐以前人所撰各书，今遗佚者十之八九，幸赖裴松之《三国志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及宋初《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引用较多，始得存其梗概。然各书名目，记忆为难，除《御览》、《广记》二书均于卷首标列外，复得考古诸家，如汪韩门太史师韩（所著《文选理学权舆》内，有《文选注引书目》）、赵瓯北观察翼（所著《廿二史札记》内，有《三国志注引书目》）、近人汪振民明经之昌（所著《青学斋集》内，有《世说新语注引书目》）悉心探讨，汇录成篇，于后学良多裨益。惟《水经注》所引古籍，尚无有辑为一书者，余昔时尝拟为之，而人事牵率，卒卒未果，世有同志，盍亦从事于斯。

夫妇偕老，诗人播为美谈，其有结缡至六十年者，尤为古今所罕见。乾嘉年间，南海冯潜斋吏部成修、钱塘梁山舟学士同书、韩城王伟人相国杰；近岁仁和高白叔中书云麟、嘉兴钱新甫侍读骏祥、钱塘程紫缙观察良驭，俱以白首齐眉，重行花烛之礼。家庭盛事，较重宴鹿鸣琼林者，更为难得已（按仁和金雨叔侍郎甡《静廉斋集》内，有乾隆戊戌三月《重逢花烛诗》，则距雍正己酉与继配胡夫人结缡时，适五十年也）。

市肆字号，除意主典雅（此类惟文玩、书籍、服饰、药材及酒楼、茗寮之属为然）或别有取义者（如以肆主别号为记之类）不计外，若普通命名，则无论通都僻壤，彼此无不相同。余尝戏为一律以括之云："顺裕兴隆瑞永昌，元亨万利复丰祥；泰和茂盛同乾德，谦吉公仁协鼎光。聚益中通全信义，久恒大美庆安康；新春正合生成广，润发洪源厚福长。"诗固漫无意义，而吉利字面，大抵尽此五十六字中，舍此而别立佳名，亦寥寥无几字矣。

挽联之作，须语意亲切，情文相生，若专以词藻典故为工，似失吊者本意。故余于寻常酬酢，向不为谀墓空言，惟遇有至戚旧交，情不能默者，始偶一为之，以志盛悼，辞之雅俗，非所计也。兹记数联于此。己未□月，挽世丈沈旭初观察玉麒云："偕先子为总角交，忍忆吴门谈旧谊。与令兄皆公辅器，又惊鲁殿陨灵光。"（公之兄子梅观察能虎，亦以贤能名，时已先卒）□月，挽母舅吴君益先生彦升云："有子共晨昏，是名士襟期，迥超凡辈，只愧一官匏系，推毂徒劳，橐笔困长才，空对九原呼负负（表弟如九，下榻敝庐，余为代谋位置，后复偕余历游外省。公来书每以汲引为属，故云）。别公几寒暑，闻高年丰采，不减当时，方期七秩筵开，奉觞晋祝，骑箕惊噩耗，那禁双泪落涔涔。"七月，挽金氏外姑胡夫人云："翼卵荷深恩，蛴蠓久托，方幸一生蒙福，讵惊闻驾返云霄，恨频年人海羁身，竟无复开樽围坐，翦烛清谈，常侍慈闱色笑；齐眉伤旧侣，琴瑟频分，可怜三赋悼亡，空望断魂归月夜，想此后仙山聚首，请寄言夫婿平安，儿孙长大，聊纾异地悲思。"□月，挽族兄桂卿学士福诜云："词曹推夙望，于理学儒林文苑，举足为海内楷模，青史定垂名，固应与会稽侍御（谓李莼客慈铭）、台州太常（谓王弢夫彦威），并世胜流成合传；京国忆同居，有鸿妻骥子龙孙，曾乐数堂前晨夕，黄垆频感逝，试

重经接叶荒亭(亭在烂缦胡同旧居)、斜街旧屋,卅年陈事忍重论?”壬戌五月,挽内姊归冯氏金恭人云:“别离经廿稔,忆昨岁桂坊称祝,方幸一堂话旧,乐数晨昏,何期遽谢尘缘,竟转教八秩衰翁,顿增感恸(辛酉腊月,以外舅子羲先生八十正庆,同诣沪寓公祝);友爱笃连枝,痛当年荆室云亡,每闻千里伤怀,悲深手足,此后同归仙界,应仍侍九霄阿母,长共团圆。”甲子五月,挽钱斡臣亲家能训云:“经世负奇才,在我公特为余绪,惟忠以报主,孝以事亲,仁以爱物,斯足见立身大节,有儒者之风,青史定垂名,一代传人应不朽;订交方弱冠,至今日各已成翁,念览揆同庚,入官同岁,登第同年,每相与回首前尘,惜时乎不再,黄垆空叹逝,卌年往事讵堪论?”丙寅六月,挽徐博泉参议宗溥云:“于法律学信有专长,记曾戎署趋公,推毂特延名士驾;为乡国事力谋群益,讵意明湖养望,骑箕遽陨老人星。”七月,挽襟兄冯延云司马汝禧云:“气概迈群伦,综计生平驰骤文坛,翱翔仕路,经营商业,振导农功,大才磐磐,洵豪杰士也讵自鹍弦中断,抑郁寡欢,二竖遽为灾,惊闻一夕骑箕,长辞斯世;知交逾卅载,每念畴昔金陵联句,石渚飞觞,京国看花,申江话雨,旧游历历,直旦暮间耳,方思鹿苑重寻,居停得所,千秋成永诀,为问同堂连袂,更有何人?”十月,挽子妇钱宜人云:“四德兼全,方冀偕吾儿翼燕诒谋,教诸孙成立;三旬晋一,何乃与先室骖鸾远去,竟同岁云亡。”丁卯正月,挽外舅金子羲先生云:“恩承卅载,缘证三生,只惭青眼徒垂,竟事业蹉跎,老去已无千里志;海上月圆(时值上元节),天南星陨,忍忆白头相聚(前岁见于沪上,公已八十有四矣);尚精神矍铄,临行曾约再来期。”戊辰六月,挽翁氏外伯姑恽太夫人云:“秉怀清高节,备历艰辛,卅余年家政亲操,争钦礼法交修,懿行允辉彤管史;怜道韫早孤,深蒙鞠育,三千里邮书遽断,忍忆晨昏团聚,旧游同侍彩衣堂。”(内子归宁时,余曾偕至虞山,小住旬日)庚午四月,挽袁年伯母薛太夫人云:“相夫成千古忠名(忠节公以庚子拳匪之乱遇祸),卅载分离,天界灵旗今接引;生子皆一时奇杰,三英继起,冈阡新表永流传。”六月,挽王聘卿总理士珍云:“为贤豪领袖,入政垣而不党,入军界而不争,方晚岁优游,胡遽丧七旬元老;具忠孝性情,事节母则尽欢,事旧君则尽礼,树群伦师表,信无惭一代完人。”九月,挽金亲母耿淑人云:“大家才行早称传,方偕老林泉,争羡三多备嘉福;故国亲姻日零散,正重阳风雪(重九夜都门大雪),那堪千里听悲音。”十二月,挽孙慕韩总理宝琦云:“卅年勋望,弁冕时贤,始也绾疆符,继也管部政,终也秉国钧,恨遭逢屡涉艰危,至竟未酬公辅志;一代典型,渊源家学(公为文悫公子),貌严而性慈,与惠而取廉,外和而内介,为遐迩同深信仰,那堪遽丧老成人。”辛未八月,挽王书衡同年式通云:“凤池联步,雁塔齐名,痛频年同辈凋零,又弱一个;法律传家,文章鸣世,为当代万流宗仰,信足千秋。”十一月,挽翁修之内弟之循云:“四十曰强仕,方期壮志鹏搏,胡长吉修文,远道竟成千古别;再索而得男,喜听清声凤哕(君殁后月余,得遗腹子),有小同绳武,夜台应慰百年心。”丁丑十一月,挽曹理斋参议秉章云:“病骨久销磨(君患风痺多年),况故乡烽火惊心(嘉善失陷后,君之德配及家属,迄尚未知下落),早忧此日;衰龄同落拓,方累岁文坛聚首(每一旬中,必诣君家聚谈至暮),忍别今朝。”

辛未岁,余应东海府主之聘,分纂《清儒学案》,每遇星期五日,群集曹君理斋寓中,讨论其事。时理斋处有生日会之举,除学社诸友外,并约故都同志,共合人数为十二,得以逐月举行(有离会者,另邀他人补入)。凡值庆辰,醵赀公宴,理斋于食谱夙所深究,又时出新意,故肴馔既丰且精,樽酒联欢,极盍簪之乐事。至丁丑秋时局不靖,称觞之约,乃展转延期,未几地主云亡,此举遂废。然余自入会后,叨陪雅集,瞬阅七年,处此风云万变之秋,亦可谓历时较久矣。今记诸人生日如左,援《清尊集》例也。江阴夏闰枝孙桐,咸丰丁巳四月二十二日。金匮杨荫北寿枢,同治癸亥七月初六日。山阴王书衡式通,甲子十月二十四日(辛未秋卒)。嘉善曹理斋秉章,甲子十二月初六日(丁丑冬卒)。长洲章式之钰,乙丑五月二十一日(丁丑夏卒)。吉林徐敬一鼐霖,乙丑九月二十二日。长沙郑叔进沅,丙寅七月十五日。武进赵剑秋椿年,戊辰二月初五日。秀水金钱孙兆蕃,戊辰八月二十四日。海盐朱小汀彭寿,己巳六月二十二日。吴县汪伯云惟韶,辛未十一月初八日(丁丑春卒)。长沙章曼仙华,壬申七月二十二日(庚午秋卒)。江都闵葆之尔昌,壬申八月初三日。江安傅沅叔增湘,壬申九月初八日。赣县陈仲骞任中,甲戌九月二十六日。武进陶心如洙,光绪乙亥三月二十二日。云阳涂子厚凤书,乙亥八月二十二日。江夏傅治芗岳棻,丁丑九月初九日。嘉善曹君儒葆宸,壬午十二月初三日。贵阳邢冕之端,癸未七月初四日。吴江沈羹梅兆奎,乙酉十一月二十六日

按《学案》一书,至戊寅春纂辑粗毕(共为二百八卷),时社友皆散,终其事者仅余一人。书首序例目录,经东海命余修改数四而后定。余以全书所纂正附各案,当诸友属草时,分任撰述,彼此各不相谋,恐体例未必尽同,且或有重复及抵牾之处。复请于东海,拟俟写工缮就清稿后,暂缓付梓,先由余通检一过,以期前后贯彻,遇有上述诸点,即可随笔修正,免贻疏舛之虞。虽稍废时间,而于全书不无小补(时已刻者约十之三四,余亦拟为之覆校,盖愚意所注重者,不在衍文脱字,而在全体之画一整齐也)。东海颇韪余说,卒以年高多病,急于观成,承刻者但求早日毕工,迄未将稿本送余覆阅,嗣编纂处亦裁撤,余于社事遂不复与闻矣。今全书已于东海谢世后匆匆刻竟,流布坊间,而余先时竟未获逐卷校雠,致读者对于此书内容,不免有所指摘,此则私衷所深为负疚者耳(余偶阅卷首,如序末某月,空格未填,又全书凡遇庙讳皆缺笔,而序中玄字竟未改写,此二端其最显者。知刊板时草草从事,校理无人,已可概见。他日拟为校勘记以弥缺憾,第未知能有余

力否耳)。

余昔居宣南,宅凡数徙,厥后迁入内城总布胡同,则历时为最久。溯自光绪辛卯五月,偕元配金夫人入都,始寓烂面胡同。甲午冬,移居上斜街(此为湖州会馆公产)。乙未三月,南旋省亲。丁酉秋再至,寓兵马司后街。己亥冬,移居上斜街(此为全浙会馆公产)。庚子冬,借寓嘉兴会馆。壬寅秋,移居米市胡同。至丙午冬,铁宝臣尚书适置有西总布胡同一宅,以余方从事练兵处,特招余往居。国变后,尚书全家移津,余亦无田可归,乃集资购得之。其宅分东西两院,轩窗明爽,因于院中遍植红杏、碧桃、海棠、丁香、榆叶梅诸树,花时绚烂可爱;及丁巳春,复添建楼屋五间,益形宽敞矣。自居此宅后,计所生儿孙男女辈约十七八人,生齿颇盛,而穷通聚散之感,亦于此中阅历为最多。越三十有四年,己卯夏,以生计日艰,遂出售他姓。乌衣门巷,燕去巢空,临别依依,弥增感慨,爰口占二绝以志别云:"卜居地占凤城东,曾见承平旧日风。家国兴衰无限感,茫茫三十四年中。书拥百城忙位置,花栽三径费滋培。云烟眼底匆匆过,又见他人入室来。"

人生七十古来稀,唐人即有此语,至八十则更少矣。余生平所见耆老,年届八十者,尚不乏人,今汇记之以志盛遇(举曾接丰采言论者,其仅闻名者不与)。封翰林院检讨、海宁吴仁斋外伯祖应麟,八十□(嘉庆□□生,光绪□□卒)。户部尚书、甘泉董醖卿太夫子恂,八十六(嘉庆丁卯生,光绪壬辰卒)东阁大学士、南皮张文达之万,八十七(嘉庆辛未生,光绪丁酉卒)。浙江宁波府教授、海宁吴闻庄外祖敦,八十三(嘉庆壬申生,光绪甲午卒)。体仁阁大学士、汉军徐荫轩夫子桐,八十二(嘉庆己卯生,光绪庚子殉难)。刑部尚书、长安薛云阶先生允升,八十二(嘉庆庚辰生,光绪辛丑卒)。两广总督、茶陵谭文勤钟麟,八十四(道光壬午生,光绪乙巳卒)。四川总督、庐江刘文庄秉璋,八十(道光丙戌生,光绪乙巳卒)。武英殿大学士、寿州孙文正家鼐,八十三(道光丁亥生,宣统己酉卒)。吉林将军、满洲铭文肃安,八十四(道光戊子生,宣统辛亥卒)。江西玉山县知县、嘉兴张公束先生鸣珂,八十(道光己丑生,光绪戊申卒)。翰林院检讨、湘潭王壬秋先生闿运,八十五(道光壬辰生,丙辰年卒)。两广总督、建德周玉山〔刘补:悫慎〕年丈馥,八十五(道光丁酉生,辛酉年卒)。弼德院院长、和硕庆〔刘补:密〕亲王奕劻,八十(道光戊戌生,丁巳年卒)。河南巡抚、海丰吴仲怡年丈重熹,八十一(道光戊戌生,戊午年卒)。两淮候补盐知事、平湖朱梅轩族兄之桢,八十三(道光戊戌生,庚申年卒)。都察院都御史、历城张振卿先生英麟,八十八(道光戊戌生,乙丑年卒)。江苏候补道、海宁沈旭初世丈玉麒,八十□(道光□□生,己未年卒)。外务部尚书、大兴〔刘改:掖县〕吕镜宇先生海寰,八十五(道光壬寅生,丙寅年卒)。江苏候补道、道州何诗孙前辈维朴,八十一(道光壬寅生,壬戌年卒)。候选知府、原任两淮通州盐运分司运判、嘉兴金子羲外舅兆棨,八十六(道光壬寅生,丁卯年卒)。安徽巡抚、金坛冯梦花先生煦,八十五(道光癸卯生,丁卯年卒)。东三省总督、汉军赵次珊先生尔巽,八十四(道光甲辰生,丁卯年卒)。内阁中书、钱塘高白叔先生云麟,八十二(道光丙午生,丁卯年卒)。江宁布政使、恩施樊云门先生增祥,八十六(道光丙午生,辛未年卒)。山西〔上二字刘改:江苏〕候补道、秀水盛苹旨姻丈沅,八十九(道光丙午生,甲戌年卒)。广东南韶连道、应山左笏卿先生绍佐,八十二(道光丁未生,戊辰年卒)。都察院副都御史、江阴陈梦陶世叔名侃,八十二(道光戊申生,己巳年卒)。安徽望江县知县、海宁查子春先生光华,八十一(道光戊申生,戊辰年卒)。翰林院侍读、嘉兴钱新甫先生骏祥,八十三(道光戊申生,庚午年卒)。弼德院顾问大臣、〔刘补:太傅〕闽县陈伯潜〔刘补:文忠〕先生宝琛,八十八(道光戊申生,乙亥年卒)。典礼院学士、胶州柯凤荪先生劭忞,八十四(道光庚戌生,癸酉年卒)。候选布政司理问、南海张富石先生锦,九十(道光庚戌生,己卯年卒)。湖南大挑〔上四字刘改:广西富川县〕知县、嘉兴王步云姻兄甲荣,八十一(咸丰辛亥生,辛未年卒)。新疆布政使、新城王晋卿先生树楠,八十六(咸丰辛亥生,丙子年卒)。四川龙安府教授、井研廖季平先生平,八十(咸丰壬子生,辛未年卒)。四川龙安府知府、长沙蒋□□先生德钧,八十□(咸丰壬子生,□□年卒)。浙江余姚县训导、平湖沈雪渔先生颂清,八十六(咸丰壬子生,丁丑年卒)。吏部主事、义宁陈伯严先生三立,八十五(咸丰癸丑生,丁丑年卒)。奉天奉天府知府、沪州高蔚然先生树,八十二(咸丰甲寅生,乙亥年卒)。江苏太仓直隶州知州、乌程姚本泉同年炳熊,八十四(咸丰乙卯生,戊寅年卒)。民国〔上二字刘改:体仁阁〕大总统〔上二字刘改:学士〕、天津徐菊人先生世昌,八十五(咸丰乙卯生,己卯年卒)。学部主事、侯官陈石遗先生衍,八十二(咸丰丙辰生,丁丑年卒)。安徽候补道、阳湖恽季申姻丈毓龄,八十(咸丰戊午生,丁丑年卒)。

此外现时生存诸人(其年龄系以今岁己卯计之),则有直隶候补道、嘉兴周少逸先生冕,现年九十四(道光丙午生)。邮传部侍郎、元和吴蔚若〔刘补:文安〕先生郁生,现年八十六〔刘补:庚辰九月故〕(咸丰甲寅生)。江苏候补知府、平湖沈逋梅先生翊清,现年八十五(咸丰乙卯生)。湖北〔上二字刘改:江西〕提学使、元和王胜之先生同愈,现年八十五〔刘补:辛巳三月故〕(同上)。直隶总督、开州陈小石先生夔龙,现年八十三(咸丰丁巳生)。候选道原任浙江湖州府知府、江阴夏闰枝先生孙桐,现年八十三〔刘补:辛巳十二月故〕(同上)。翰林院编修、黄严喻志韶同年长霖,现年八十三〔刘补:庚辰八月故〕(同上)。山西提学使、长沙汪仲楞同年诒书,现年八十二〔刘补:庚辰□月故〕(咸丰戊午生)。四川候补道、丹徒吴养臣先生兆元,现年八十二(同上)。江苏上海县知县、上虞田春庭先生宝荣,现年

八十一(咸丰己未生)。学部员外郎、元和胡绥之先生玉缙,现年八十一〔刘补:庚辰　月故〕(同上)。直隶按察使、崇明王丹揆同年清穆,现年八十〔刘补:辛巳五月故〕(咸丰庚申生)。候选知府、奉节张伯翔先生朝墉,现年八十(同上。按平政院评事、保山吴子和同年煦,翰林院检讨、宁海章一山先生梫,迪威将军、旌德江宇澄先生朝宗,均咸丰辛酉生,开岁庚辰,年皆八十。今附记于此)。〔刘补:浙江宁波府知府、无锡杨小荔太守志濂,现年八十八(咸丰壬子生)。江西大挑知县、归安蔡原青大令蒙,现年八十五(乙卯生)。江苏阳湖县知县、宁化伊峻斋大令立勋,现年八十四(丙辰生)。江西候补道、侯官沈鲁青观察璘庆;江苏松江府知府、山阴戚升淮太守杨,现均八十三(丁巳生)。安徽候补道、东莞张豫泉观察其淦,现年八十一(己未生)。按此书于己卯年撰成,上年庚辰之冬排印成书,故上列诸公年龄皆以己卯年为准,庶与本书吻合也。辛巳花朝承幹谨识〕。

都门为人物荟萃之地,官僚筵宴,无日无之。然酒肆如林,尘嚣殊甚,故士大夫中性耽风雅者,往往假精庐古刹,流连觞咏,畅叙终朝。余自己丑入京后,每遇文人雅集,大都在南下洼之陶然亭、龙树寺,炸子桥之嵩云草堂、松筠庵,下斜街之云山别墅、畿辅先哲祠,白纸坊之崇效寺,积水潭之高庙,广安门外之南河泊等处(亦有假各省向为公会,并无住客之省会诸馆者)。凡作主人者,均须于旬日前预定座位,方可折柬延宾。世变风移,别趋时尚,凡旧称名胜诸地,当时之应接不暇、冠盖如云者,今皆阒寂荒凉、车马绝迹矣。岂地气果有衰旺,亦随人事为转移耶!

余自弱冠通籍后,浮沈人海,殆无日不与书籍相亲,涉猎既久,遂随时皆有辑述。今年逾七十,笔砚已荒,然料检陈编,皆数十年来耗思殚神,未忍弃置,爰仿梁茝林中丞《归田琐记》例,姑录存其目,付后人知之,俾无散失云。《旧典备徵》五卷、《丹铅瑮录》十卷、《经籍属辞纂例》六卷、《诗学骈枝》九卷、《常谈讨原》五卷、《广四八目》五卷(以上诸书,原名《寿鑫斋丛记》,今分为六种)、《国朝人物考略》三十二卷、《国朝宰辅小传》二卷、《国朝百将图传》二卷、《皇清纪年五表》三十二卷、附《通检》二十四卷、《三国人生卒年月表》二卷、《三国志氏族表》四卷、《三国志校勘记》四卷、《历代朔闰甲子考》四卷、《古今人生日考》十二卷、《古今人书室诸名考》四卷、《古今钱范》八卷、《寿鑫斋钱话》五卷、《钱目》四卷、《寿鑫斋纪事稿》二卷、《述奮诗草》六卷。

宾退随笔

[清]罗惇曧撰　张　华整理

《宾退随笔》，清末民初罗惇曧（一八七一——一九二四年）撰。罗氏号瘿公，又号宾退，以号行世。其经历丰富，民初致力于清代野史掌故的搜集整理，著述颇丰，此书即其中的一种。凡三十八则，记有清一代朝野故实，如"孙尔准为年羹尧之子"、"世宗杀允禩"、"翁同龢荣禄交恶"、"太后下嫁"等等。此书为清代野史掌故方面的名作，版本较多，现据《清外史》本标点整理，并参校其了他版本。

朝鲜纪恩碑

清太宗崇德初，征服朝鲜。四年，国王李琮立纪恩碑于三田渡。其铭曰：

天降霜露，载肃载育。惟帝则之，并布威德。
皇帝东征，十万其师。殷殷轰轰，如虎如貔。
西番穷发，暨夫北貊。执殳前驱，厥灵赫濯。
皇帝孔仁，诞降恩言。十行昭回，既严且温。
始迷不知，伊戚自贻。帝有明命，如寐觉我。
我后祗服，曰率而归。匪惟惮威，惟德是依。
皇帝嘉之，泽洽礼优。载色载笑，爰束干矛。
何以锡之，骏马轻裘。都人士女，乃歌乃讴。
我后言旋，皇帝之赐。曰班六师，活我赤子。
哀我荡析，劝我稼事。金瓯依旧，翠坛维新。
枯骨再肉，寒荄复春。有石巍然，大江之头。
万载三韩，皇帝之休。

文词雅饬可诵。有清开国，武功之盛，几媲成吉思汗，岂意末叶孱弱，日蹙国百里，以迄于亡耶！

董内监之秘谈

长沙张文达公官翰林时，与王壬秋、徐叔鸿游圆明园。有守园董监，年六十余，宣宗时小使也。为述遗事言：宣宗出猎，射一苍狐，倏忽间化为女子，旋失去，当时骑从均见之，今女子已来复仇矣。问："女子为何人？"董云："已在宫中。他日亡清祚者必此人也。"问："君曾见之否？"董曰："岂特我见之，即诸公亦常礼拜之也。"皆默然，悟其所指何人矣。文达有诗云："断瓦黄金殿，荒垣碧玉墀。即今游历处，想见治平时。积雨宫花委，寒烟苑草滋。内监头白尽，流涕说兴衰。"盖暗指此事也。

张文襄之自述

张文襄督鄂时，有《抱冰堂弟子记》，述其生平行事甚悉。托名弟子，实其自撰也。摘录数则，间附按语，以资谈助。

庚辰、辛巳间，官庶子时，有中官率小阉两人，奉旨挑食物八盒，赐醇邸。出午门东左门，与护军统领及门兵口角，遂毁弃食盒，回宫以殴抢告。上震怒，命褫护军统领职，门兵交刑部，将置重典。枢臣莫能解，刑部不敢讯。乃与陈伯潜学士上疏切论之，护军统领及门兵遂得免罪。时数日内，有两御史言事琐屑，不合政体，被责议处。恭邸手张、陈两疏示同列曰："彼等摺，真笑柄；若此，真可谓奏疏矣。"

琼州属崖州，有榆林港最深，可泊大兵轮，为中国第三船澳。乃拟于琼州府城外设守，并经营榆林港，筹有定款，购有甚巨炮数十尊。后任某君到，言此台此炮无用，尽举以赠北洋。按：后任某君为合肥李瀚章。北洋大臣为李鸿章也。

庚子拳匪初起，甫自涞水扰定兴。五月初四日，即电总署请严禁剿捕。嗣后于五月内叠次电奏，斥为邪教乱民，请保护使馆，力剿各匪。勿召回出使大臣，单衔径电各国外部及各国来华水师提督，与约保护东南，勿扰京城，勿惊乘舆。并联合各省督抚十余人，电各国外部，与刘忠诚会同，与沪上各外国领事立约，不得犯长江。圣驾西幸，与各国坚明约束，忽扰襄樊，以通东南贡赋之道。

庚子七月中旬，京师危急。闻两宫意将西幸，合肥李相纠合各督抚力阻圣驾。并未先商，已电山东请发摺，然后电知。乃急报项城，谓此议大谬，万不可行，鄂断不会衔。如已发，当单衔另奏。乃撤去鄂衔。幸此摺到京之日，畿郊已大乱，疏未达而乘舆已行，不然，大

局不堪问矣。合肥又有联衔疏请驾留山西，勿赴陕，亦驳之。按：两宫在太原时，江苏巡抚鹿传霖以勤王师至，力请幸西安，遂降入陕之旨。江督刘坤一，联合督抚电奏，言陕西古称天府，今非雄都，又与新疆甘肃为邻，新疆近逼强俄，甘肃尤为回薮，内讧外患，在在可虞。又有"各国曾请退兵回銮，不占土地，正可藉回銮之说，以速其撤兵之议。倘西幸愈远，拂各国之请，阻就款之忱，朝廷徒局偏安，为闭闻自守之计，以偏僻凋敝之秦陇，供万乘百官之粮，久将不给"等语。当时，若仍驻太原，联军亦断无逼驾之事。回銮较速，和约亦较易成。乃入陕经年，糜费数千万，至臣工屡次吁请，乃议回銮，虽由于孝钦之惧逼，亦传霖启之也。

庚子西幸以后，和局将定，朝廷斟酌回銮之举。外人来言，诸祸首虽已治罪，然某要事未办，名位如故，到京后各国必力要之，得请乃已。乃密电枢廷劝其面奏，趁两宫未到京之先出自慈断，发之以全国体，此议遂定。时乘舆尚在汴也。按："某要事未办"指大阿哥溥儁也。端王载漪遣戍后，溥儁名位如故，回銮时外人以为言，乃撤去大阿哥名号，命即日出宫。

癸卯冬，述职在京，日俄将开衅。政府嘱往劝日本勿与俄战。拒之，并述西国公使之言曰："日俄开战，此乃于中国有益之事，何为阻之？"因请政府据以上闻。以后遂不复有劝阻日俄用兵之说。

平生学术最恶公羊之学，每与人言，必力诋之。四十年前已然，谓为乱臣贼子之资。至光绪 中年，果有奸人演公羊之说以煽乱，至今为梗。按：近世言公羊之学者，湘潭王闿运最为之魁，至廖平、康有为而大昌其说。文襄之言实指康也。

最恶六朝文字，谓南北朝乃兵戈分裂、道丧文敝之世，效之何为？凡文章无根柢，词华而号称六朝骈体，以纤仄拗涩、字句强凑成篇者必黜之。书法不谙笔势，结字而隶楷杂糅，假托包派者亦然。谓此辈诡异险怪，欺世乱俗，习为愁惨之象，举世无宁宇矣。果不数年，而大乱迭起，士大夫始悟此论之识微见远也。按：包世臣著《艺舟双楫》，康有为续为《广艺舟双楫》，极推崇六朝。文襄此语亦有所指也。

己丑、庚寅间，大枢某、大司农某立意为难，事事诘责，不问事理，大抵粤省政事，无不翻驳者；奏咨字句，无不吹求者。醇贤亲王大为不平，乃于文襄所奏各事，皆奏请特旨准行。并作手书与枢廷诸公曰："公等勿藉枢廷势恐吓张某。"又与大司农言曰："如张某在粤省有亏空，可设法为之弥补，不必驳斥。"贤王之意，盖可感矣。按：大司农为翁同龢。时同龢以户部尚书在枢府，与文襄最不协。恭亲王奕䜣被逐出枢廷。醇亲王奕譞以皇帝父不便入直，乃诏枢臣遇事与醇亲王妥议。醇王实隐执政权，故能调护文襄也。文襄有《送翁□书遣戍诗》，自注言"与翁氏交情极洽，而叔平必欲置我于死地为不可解"之语。文襄编诗集时，翁已得罪锢于家，文襄方以大学士在枢府，犹不能忘同龢也。

某中丞素与龃龉，及罢官归，语人曰："为我致谢张公，吾父子惟有感激而已。"盖力劝其勿附康党，言之四次也。按：某中丞指义宁陈宝箴，其子陈三立也。

某中丞自负而偏执，论事多不惬，及去官里居，始悟在鄂之多误。按：此某中丞指浏阳谭洵，谭嗣同之父也。

陈国瑞与人笺

陈国瑞枭勇为咸同间之冠，而秀美若处子，后与李世忠互驱，落职锢于家。大兴袁珏生励准藏其手书一通，文词郁勃可诵。书云："部民有发僧天元道人顿首再拜，谨奉书于竹岩督帅大公祖阁下：杜老云：'炎风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良翊圣朝。'其君之来督吾楚以救民水火之谓欤。武侯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仆昔日之愚忠，可以质诸天地鬼神，而不能剖以示人之苦心欤。五祖曰：'心心相印。'非仆与君未谋面之神交欤？语曰：'飞鸟尽，良弓藏。'其千古将帅之谕定欤。'嗟嗟栈石星，饭结荷水宿'。是仆罢兵后间道取归景况。'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是仆初入里门景况。'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是仆与家人老弱终夜共话，刺刺不休景况。'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是与邻人酬酢景况。'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是仆思渴多饮以清肺肝景况。'磨刀呜咽水，水赤刃伤手。'是回思辛苦贼中来景况。'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是今日之《无家别》、《垂老别》景况。呜呼！手无斧柯，奈龟山何？惟有日夜焚香默祷，以祝吾帅指挥能事回天地，训练强兵动鬼神。使死者尽雪耻，生者皆衔恩而已。仆买山以来，旧部士卒生还者惟千总段得胜一人。昨来相见，仆久居深山，闻足音，则欣然以喜。仆怜其转徙无成，今幸得归隶麾下，伏惟鞭策，使尽其犬马之劳，不胜大幸。"书法浑劲腾踔，大似颜鲁公《祭侄文》，洵异才矣。竹岩，盖鄂帅谭廷襄也。

郭嵩焘与刘坤一书

珏生尚藏有《郭筠仙致江督刘岘庄书》，盖自粤抚落职后，内召授闽臬时作，词意固极侘傺也。书云："去腊入都，敬闻荣督两江之命，以手加额，颂朝廷之明，贤者得位乘时，名业之传流方盛也。江南吏民相谓以稳实精练，度越前型，嵩焘闻而忻快飞扬，不自知其身之沦贱也。自分家居养疾，读书自娱，无进取仕宦之心。去岁蒙恩内召，踌躇数月，乃始成行。实以滥承疆寄，未一叩谒天颜，臣子之心有不能自已者。意谓京师小住月余，尚可告归，甫及一月，而有闽臬之命。欲遂决然以去，虑有不安贫贱之嫌，勉强扶病一行。三数月后，病体或不能支，仍即乞归耳。月之十三日，由天津航海抵沪，守候福建轮船。船价昂贵，数倍他处，以闽地穷瘠，仅一船来往，运载货物，用以居奇，耽延多日，耗费滋甚。闽官之不可为，随事皆然，足为一慨。都司熊天保向在李伯相处充当护卫，嵩焘曾识之，为言于梅小岩方伯，求一小差使，顷至沪相候，求随赴闽，岂非怪诞。幸隶麾下，恩施旁薄，尚能荫及，因以一书代其恳

求。敬叩钧安不尽,福建属吏郭嵩焘□上。”

记张荫桓

张荫桓之入总署,为曾忠襄所保荐。以山东登莱青道入为太仆寺卿兼直总署,骎骎大用,都下以其非出身科目,大恣谤诋,弹劾纷起。乃复出为道员,旋复召荐侍郎,仍直总署,权势炙手可热,幸进者纷集其门。李文忠罢镇入总署,与荫桓论不合,荫桓乃排去之。戊戌政变本不及荫桓,某言官曾与其子争妓挟恨,乘机劾之。遂逮诏狱,旋减罪戍新疆。新抚饶应祺,荫桓门下士也。馆之抚署,供给周备。庚子端王载漪窃政,矫诏戮之,孝钦后不知也。回銮时,惠潮嘉道吴永召见,后询及荫桓,吴永以庚子某月电旨正法对,后为之怃然。荫桓警敏刚决,有冠世之才,词章华赡,骈俪文尤瑰丽,当时名流并相叹服,而隶胥佣贩以其非由科名进,至今尚称其不识字也。

记废科举

王文韶在枢府,恒以聋自晦,为人透亮圆到,有“琉璃球”之目,遇事不持己见,独于废科举一事极坚持。张文襄自鄂督展觐,留京师,力谋废科举,结袁项城以助力。其时荣禄当国,文襄与荣禄言,荣禄亦颇赞之。惟自以非出身科目,不敢力主废。文韶谓:“老夫一日在朝,必以死争之。”文襄浩叹而已。及文韶出枢垣,端方以江督入觐,过天津,项城与商废科举。乃约文襄联请诸朝,遂得请。朝士方颂文韶,乃集矢项城。丙午,项城入都,议官制,朝士攻之尤力,项城乃几败矣。请废科举之奏,为北洋主稿,电商鄂督连衔,文襄来电乃加入考优拔与举贡、考职两段,科举依然未绝也。文襄方力倡废科举,而甲辰会试,其侄婿林世焘以候补道员中进士,欲请归原班,文襄乃一日五电责其必取馆选留学生。殿试授官亦文襄在枢府时力主行之。时人皆引为谈助焉。

记各部丞参

前清各部之有左右丞、左右参议自外务部始也。当总理衙门时,大臣之下有总办,顾肇新以郎中充总办,自揣必不能得侍郎,乃建增设丞参之议,长官纳之。时王文韶在枢府,极不谓然,谓京官与外官不同,本无隔阂,以丞参横梗其间,徒生障碍,若仍重司官,则何必多此赘疣?其后卒,从肇新议,设丞参,肇新乃得左丞矣。商部继之,学部又继之。学部初立,乔树楠本为学务处总办,如肇新之在译署也,树楠倡一丞两参之说,以当一尚书两侍郎。张仁黼为右侍郎,告树楠曰:“他部皆两丞两参,吾部乃拟一丞,一丞必属足下,人将谓足下以升转侍郎为一丞所独专,毋乃不可乎?”树楠大恚。后卒用两丞两参之制。丙午改新官制,各部并设丞参。初皆由各部指名请简,以邮传部竞争愈烈,御史赵炳麟奏谓:“以二品之侍郎指名请补三四品卿,亵朝廷之爵,请先准列保,临时开单请简。”从之。此后乃先由长官列保,及简任时,又须奔走枢要矣。各部丞参情态各殊,外务部丞参初由司员转授,故事堂官颇谨。商部以贝子载振不习公事,有藉于丞参。唐文治为载振师,手创商部者也。载振乃延丞参列坐大堂,若小堂官焉。法部皆选自秋审处,度支部皆选自北档房,皆熟习部务,视他部较胜者也。堂官如传舍耳,故事权集于丞参。陆军部丞参皆自外人,对司长极恭,司员皆直接堂官,已行之公事,命录事送丞参补押而已,故陆军部丞参权力最弱。邮传部当陈璧为尚书时,视丞参若无物,无过而问者。徐世昌至,以部务属丞参,皆骤骄倨。盛宣怀来,又仍陈璧之旧,极闲废矣。丞参之为物,诚为部务之障碍,徒供猥贱者之竞争据为窟穴。晚清屡议裁之,为若辈死力所抗卒存焉,随清祚以俱亡。

记外务部

庚子行在诏旨,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从外人之请也。瞿鸿禨遂为外务部尚书。外部沿总署之旧,故有督办大臣、会办大臣,尚书仍兼会办大臣,骈枝已可笑矣。岁壬寅,那桐忽以户部侍郎授外务部尚书,列鸿禨上。那桐旋授大学士,仍为会办大臣。当时骤增一尚书,旋骤减一尚书,皆不见明旨,以一部长官之制,率意增减,此所以为亡清之政也。

外务部督办大臣为庆亲王奕劻,瞿鸿禨虽为尚书,而遇事须请命于庆王。那桐虽以大学士为会办,而权力下于鸿禨,则以鸿禨在枢府也。唐绍仪为侍郎,为庆王所倚任,权力远在那桐上。鸿禨罢去,袁项城以枢臣兼尚书,那桐但画诺而已。项城罢去,梁敦彦继为尚书,而那桐入枢府,仍兼会办。敦彦以资望最浅之员,部事必须请命于庆王。又不在枢府,不得常见,权力乃集于那桐。邹嘉来、曹汝霖日趋走于庆、那之间请所向,敦彦仅备员而已,恒自称为“一品翻译”也。比与日本订《会宁铁路条约》,极丧利权,那桐纳汝霖等之言,遽允其议。敦彦极弗善也,那桐已面允之,使敦彦以尚书名义签押。吉抚陈昭常屡电力争,那桐深恨之,约终不可改。舆论集矢敦彦。嘉来又亟欲得尚书,敦彦乃乞休,而嘉来代为尚书,汝霖为侍郎。汝霖厚自结于那桐,而嘉来俯仰其间,一如敦彦之当日也。

清德宗之密诏

宣统元年,杨锐之子诣都察院上书,敬缴德宗朱谕。既奏上,监国询庆亲王奕劻云何,奕劻言不当宣布,以伤孝钦后地下之心,乃仅付史馆敬藏而已,亦不敢恤杨锐也。是诏当时多录存者,荣县赵尧生熙、汾阳王书衡式通先后录以见示,足见德宗绝无废太后之心,特当时造谣以重变法诸臣之罪耳。诏盖戊戌七月二十八日所赐也。诏曰:“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

得不徐图之。此近来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早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同日赐康有为诏云："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此诏由杨锐带出。又八月初二日赐康有为诏云："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延迟。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特谕。"此诏由林旭带出，即康有为之所谓衣带诏也。

清宫词

吴絅斋士鉴久值禁近，熟闻掌故，曾赋宫词二十四首，颇及秘史，惟注简略不详。然因注以求言外之意，多可默悟者，盖诗人之旨也。诗云：七载金縢奉至尊，宫闱秘史那堪论。名姝来自句骊道，素旐凄凉喀喇屯（睿宗亲王娶高丽女二人，以出猎喀喇和屯病卒）。双成明靓影徘徊，玉作屏风生作台。薤露凋残千里草，清凉山下六龙来（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相传咏世祖时皇后董鄂氏事）。吴娃中岁谱离鸾，朱邸金尊进合欢。盛鬋丰容矜绝世，过虚一志采丛残（《过虚志》一书记豫通亲王娶昆山妇刘氏事）。思子无豪异汉皇，皇孙终老郑家庄。从今正大光明殿，御管亲书禁扁藏（废太子理密亲王允礽，后人迁居郑家庄。自康熙后不立储贰，默定继体者之名，亲书严鐍于正大光明扁中）。阿其那与塞思黑，煎豆燃萁苦不容。元武门前双折翼，泰陵毕竟胜唐宗（阿其那、塞思黑，世宗改其允禩、允禟之名）。黄教由来国俗崇，雍和潜邸辟离宫。须知我佛名欢喜，丈六金身色即空（雍和宫有塑像名欢喜佛）。巨族盐官高渤海，牛金小吏事传疑。冕旒汉制终难复，曾向安澜驻翠蕤（海宁陈氏有安南园，高宗南巡时，流连最久。又乾隆时尝议用古衣冠制，不果行）。家人燕见重椒房，龙种无端降下方。丹阐几曾封贝子，千秋疑案福文襄（福康安，孝贤皇后之侄也，封贝子，赠郡王，二百余年所仅见。满洲语谓后族曰"丹阐"）。雏鬟生长婼羌西，钿合无情宝剑携。帝子不来花已落，红颜黄土玉钩迷（回部某王之女，事见王壬父《湘绮楼文集》）。秦箫仙管倚云霞，玉水萦纡赐主家。独有沁园今寂寞，马神庙外马塍花（仁宗之女下嫁蒙藩，赐第在德胜门内，与成哲亲王第均赐用玉泉山水引入邸中，今其后人为贝子棍布扎布。马神为高宗之额驸，福长安故第，今为大学堂）。如意多因少小怜，蚁杯鸩毒兆当筵。温成宠贵伤盘水，天语亲褒有孝全（孝全皇后暴崩，事多隐秘，宣宗特谥之曰全。其时皇太后尚在，家法森严，宣宗亦不敢违命也）。捧砚调朱玉漏迟，御前裂帛太憨痴。才人一别披香殿，明月羊车系梦思（宣宗披览章奏，尝至夜分，某日有宠姬取而裂之，翌日遣出，亦不加以他罪）。中使传宣急召虾，乾清宫畔月笼纱。龙颜一怒蛾眉死，御剑封还带血花（道光中，某夜，宣宗在乾清宫盛怒，厉声呵斥，立召值班侍卫王某入宫门，授以宝刀，令随宫监至某宫第几室于床上取一宫眷首覆命，不知其为何事也。王某，黄岩人，曾为其从孙弢夫太常言之。满洲语侍卫曰虾）。纤步金莲上扣墀，四春颜色斗芳时。圆明劫后宫奴在，头白谁吟湘绮词（咸丰间圆明园有牡丹春、海棠春诸名，谓之"四春"，皆以居嫔御者。见王壬父《圆明园词》）。大雅斋中写折枝，丹青钩勒仿筌熙。江南供奉虽承旨，不及滇南女画师（内廷画工皆吴人，光绪间昆明女史缪素筠承直垂二十年。大雅斋，孝钦自署斋名）。开国科名几状头，璇闺女诫近无俦。昭阳从古谁身殉，彤史应居第一流（国初满汉分榜取士，有状元麻勒吉。其后满汉同榜，惟崇文忠以一甲一人及第）。寝园新筑妙高峰，锯斧摧残马鬣封。银杏半枯松柏老，宵深风雨泣潜龙（醇贤亲王园寝在妙高峰）。女伴三旗结队偕，绣襦锦袱映宫槐。祃牙未命南征将，选秀惟闻撂绿牌（文宗时某秀女事，亦见《湘绮楼文集》。满洲语谓引见不入选者曰"撂牌子"）。北狩经年跸路长，鼎湖弓剑望滦阳。两宫夜半披封事，玉玺亲钤同道堂（垂帘以后，在热河时颁发谕旨，皆钤"同道堂"一印，盖文宗末命亲付孝贞、孝钦者也）。纳兰一部首歼诛，婚媾仇仇篡脱弧。二百年来成倚伏，两朝妃后侄从姑（入关以前，与叶赫纳兰部以争婚姻事，灭其部落。纳兰即那拉也）。千步廊前竦碧岑，佛香阁上恣登临。长衣窣地盘旋上，亲挽篷舆有福金（孝钦在颐和园，每日必登佛香阁游览。阁在万寿山之巅，废端王之福晋，日侍左右亲为扶舆。大阿哥之入嗣，福晋之力也。福金即福晋）。翔鸾飞舰棹湖波，天上嬉娱乐事多。不爱内家装束贵，居然雨笠与烟蓑（孝钦率后妃于园照像用渔家服）。懒梦山人冰雪姿，婕妤宠幸冠当时。焚香绣佛应多暇，自绘林峦缀小诗（穆宗之瑜贵妃自号懒梦山人，能诗画）。赵家姊妹共承恩，娇小偏归永巷门。宫井不波风露冷，哀蝉落叶夜招魂（庚子之变，珍贵妃死于宫内井中）。

徐桐不与废立之异闻

徐桐以附和拳匪，联军入都，自经死。当时皆谓立大阿哥溥儁事，桐预其谋。何翙高藻翔以诗二章见寄，云："诗成十余年，不以示人，今表而出之，以告天下之詈徐桐者。"诗云："十年不召老尚书，秘殿伤心论建储。先帝旧臣几人在，慈宁赐食撤银鱼。菊儿弄口车班班，夜半宫灯照往还。只说老臣不奉诏，朝珠撕断詈文

山。"(徐相本壬午座主,自充宏德殿行走,余即脱门生籍,节寿并不登门矣。庚子殉难后,朴寿言徐家人述轶事云:徐相不召见者近十年,己亥十月入直,太后赐食,特撤御筵银鱼火锅赏之。食讫,入谢,太后慰劳备至。语及穆宗时事,因垂泣曰:"皇帝不能生育,穆宗不可无后。"徐曰:"皇上能否生育,宫壶事臣不能知。"太后复曰:"穆宗终不可无后。"徐乱以他语,太后默然。遂退。某日将夕,内监传语,太后有旨,令中堂到菊儿胡同荣相宅,有大事会议。徐至,则崇绮已在座,述太后意,语及废立,徐曰:"老臣不敢与闻。"荣曰:"老世叔如是,我亦如是。"荣盖素称徐为老世叔也。徐立呼舆归。入门,气愤愤顿足撕朝珠立断,曰:"崇文山真荒谬极!真荒谬极!"家人莫测,不敢问也。越数日薄暮,门生御史杨崇伊请见,辞以将睡。杨告以有大事,坚请见。坐甫定,从靴里呈摺稿,盖请废立也。徐阅甫半,曰:"我劝你不可如此荒唐。"举茶呼送客。杨出门,车后载毡被,徐家人尾之,驱马向定王府大街去矣。乃知宏德殿行走,亦非徐意也。因详注之,以志吾过,时庚子十二月也。)

王文恪公遗事

萧山汤纪尚书《蒲城王文恪遗事》云:"道光二十二年秋,河决开封,蒲城王公持节视河事。时议者以河涨势盛,请改行省以避其冲,公持不可。疏言河水灌归德、陈州,旁溢颍、亳,挟淮东注,洪泽湖日受淤,万一宣泄不及,则高堰危,淮扬成巨浸,民其鱼矣。无论舍旧址,筑新堤,自豫达海数千里,工费不可支,且无任黄水横流南趋之理,请饬部具帑,期以冬春集事,不效愿治罪。公躬祷于神,督河兵日夕巡护,波光际城,飞走路绝,星宿露饭,披校案牍,倦则临寐肩舆中,先后六阅月而工蒇。时枢相穆彰阿秉政,张威福,尤深嫉两广总督林公勋名出己上,乃巧构机牙,媒蘖其短,以触上怒。由是林公罪废,虎门防撤,海氛益炽。逮公还朝,奏对毕,痛陈御座前,力诤不可得。退草疏请罪,大帅责枢臣,怀疏趋朝,待漏直庐中,灯火青荧,遽自磬暴薨,疏卒遏不上。朝野骇愕,事隐秘,莫测其端。夫枢臣之百计沮伤,必欲置公死地,而公果罹其厄。归命君父,精白一心,恣摩荡而无回互,惜乎!公子孙下材无以成公志,使公之曲艰隐愍卒幽抑而不彰也。公之管两部也,综核巨细,多所平反。十九布政司有大狱,辄命公往治之,先后历行省九,谳狱无瞻徇。浙江德清民妇甲与乙私,为乙妇丙觉,杀丙,贿官吏以免。而女母家讼冤三年不决。值公典试浙江,陛辞,上以狱付公。入境侦知某故豪于赀,以讼耗大半,曰贿据也,狱具,官吏皆狃法。两淮盐务积弊久,亏正杂课以巨万计,岁尽而前岁纲未集,命公往勘。疏请节浮费,革根窝,定桶称,编船号,疏运道,散轮规,弱滞销。大旨谓商本轻则盐价自贱,私贩不缉而自消;旧欠输则新纲可清,积压无因而藉口。且疏销巡缉,责成州县汛弁,而盐政非所属,令沮不行。请裁盐政,由总督兼辖,上皆允之。公起家寒畯,登相位,历事两朝,入赞枢密,垂二十载。其立朝之概,敷政之迹,众著人耳目者,掌于史事,详于传志碑表,惟公孤沈不白之大节及一二逸事,实有系于阴阳消息之几,国家治乱之故,不可使终不传也。呜呼!公以孤忠结主知,而卒困于佥壬,使之忧愤危苦,以效史鳝之节,此圣贤所由深。疾夫媢嫉,而古今来贞隐之士,宁槁伏绳牖而不仕也。"长沙郑业敩与汤伯硕书云:"读大集书《王文恪公遗事》,与蒙所闻微有异同,敢悉陈而请教之。林文忠督粤,以禁鸦片绝英夷互市,其时不独夷人忌之,即粤中洋商所谓十三家行者,亦以失利怨之,阴与夷目谋聚巨贿,纳诸穆相,求去林公。穆之构林由此,文中不书,自是《春秋》内讳之义。然似须参用活笔,以示征旨。著云嫉其'勋名',则非实也。林公谴戍伊犁,适文恪奉命治河,奏留林公襄治河事。及蒇役,文恪即工次腾章,颂林公功,以冀已其伊犁之行,并复起用。乃章下,奉批旨,饬林公仍赴戍所,盖皆穆相所为。文恪大扼腕,入朝遂草遗疏数千言,而从史鳝之遗则矣。林公哭文恪诗有云:'休休岂屑争他技。'言其推功于己也。又云:'卫史遗言成永憾,晋卿祈死岂初心。'言前奏若行,文恪元不办一死也。文未及林公治河事,似应补叙。文恪薨后,其子得《遗疏》于怀中,惶惑不知所出。穆相狙知,亟遣某官,至其家,以危言怵之,遂易疏进。某官,忆曾闻左文襄举其名,今竟忘之。吾乡魏默深司马挽文恪诗云:'甘毁楹书已莫论,党秦诬岳又谁昆。盛唐李峤真无子,南宋韩琦漫有孙。'玩诗二、四两语,其人亦名公卿裔也(有谓张芾者,有谓陈孚恩者,据司马此诗后四语云:"地下相逢堂构痛,当年并相斗山尊。自关气数系黄事,休问琅琊与太原。"则似韩城相国后人也)。此节文亦未及,而在所可略,以旧闻如此,聊复书之。兹事本秘隐,世莫能知,其知者又多不详其本末。故近人《郎潜纪闻》所记,率多悬度推测之语。今吾丈奋笔特书,使文恪鲠直孤忠,皦然得大白于天下,而后之秉史笔者,亦可有所依据。纪述之心,固甚盛也,特以耳食所及,或有可裨海岳之高深,因贡其刍荛以备采择焉。"

渔洋《秋柳诗》注

渔洋《秋柳诗》,读者每诧其用典不伦,有谓其吊明亡而作。曲阜郑鸿曾为《秋柳诗》注,自言生于新城,从渔洋后人号超峰者游,告以《秋柳诗》吊明亡作也。超峰亲承家学,所传有自,因述所闻,而为斯注。清远朱聘三汝珍尝手录一册,出以相示。其词烦冗,乃删削采录,与世之读《秋柳诗》者共览焉。

秋来何处最销魂,残照西风白下门。
他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晚烟痕。
愁生陌上《黄骢曲》,梦远江南乌夜村。
莫听临风三弄笛,玉关哀怨总难论。

渔洋咏秋柳,在济南明湖北渚亭,此云"白下",盖伤南都也。建文时,有道士歌云:"莫逐燕,逐燕日高飞,高飞入帝畿。"言燕王靖难也。伤福王而追感燕王,

有兴亡之慨。《黄骢曲》，唐太宗平窦建德时所制，以唐宗方明祖，而慨叹于子孙之昏庸，以至亡国也。"乌夜村"，在海盐南三里，晋穆帝何后所居。明既无贤君，且无贤后矣。"玉关哀怨"，指宁武失守，周遇吉阵亡，城中无一降者。李自成语其众曰："此去尚有大同、宣化、居庸等关隘，皆有重兵，若皆如此处，可奈何？不如退去，图再举。"而大同总兵姜瓖、宣府总兵王承允降表相继，至自成遂长驱大进。"临风三弄"，哀守关之无人也。

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
浦里青荷中妇镜，江干黄竹女儿箱。
空怜板渚随堤水，不见琅琊大道王。
若过洛阳风景地，含情重问永丰坊。

此章端指宏光君臣也。自建位南都，嬉娱顾影，已不胜衰象矣。马、阮诸人岂胜栋梁，所谓持荷作镜也。宏光诏选民间美女入内廷，校尉入民家大恣搜索，远近惊惶。朝议婚而暮嫁，或自溺焉，民间少女一空。"江干黄竹"滋可怜矣。宏光自河南府失守，奔怀庆，转徙淮上，马士英、徐宏基等迎立南都，未及一年而丧灭。板渚之水依然，而沧桑已变矣。古诗云："琅琊复琅琊，大道王。"晋元帝以琅琊王陟位，与宏光同都建业，而兴亡殊辙，今岂复闻大道之歌耶？洛阳为福恭王分封地，李自成陷洛阳，获福恭王常洵，脔割之。勺其血，杂鹿肉以食，曰"福禄酒"。宏光不思讨贼复仇，而日事荒淫，无人心，宜其失国也。

东风作絮糁春衣，太息萧条景物非。
扶荔宫中花事尽，灵和殿里昔人稀。
相逢南雁皆愁侣，好语西乌莫夜飞。
往日风流问枚叔，梁园回首素心违。

明末诸臣，柔媚阘茸，国危无足恃者，大好家居，纤儿撞坏，残山剩水只益喟然耳。宫阙园亭，一时灰烬，花木宁有幸耶。南都君臣，国亡共尽，遗老亦不可复寻矣。南都失守，而唐王改元隆武于福州，鲁王监国于绍兴，永明王改元永历于肇庆，皆不久沦灭，故言"南雁皆愁侣"也。"西乌莫浪飞"言郑成功、李定国辈，奋其螳臂，皆不能久持也。结语指侯朝宗。侯生从史公可法军中，有所建议，惜其不用也。

桃根桃叶镇相怜，眺尽平芜欲化烟。
秋色向人犹旖旎，春闺曾与致缠绵。
新愁帝子悲今日，旧事公孙忆往年。
记否青门珠络鼓，松枝相映夕阳边。

此指童妃、太子两案也。妃本周府宫人，福王再继妃。洛阳破，妃与邹太妃逃至尉氏县，将依族人童尚宣不得，遂展转逆旅间。未几，福王亦至，就旅邸中相依。久之，生一子。及王南下，妃与太妃散失不相顾，已而南中遣官赍诏恭迎太妃，不及童氏。妃沿泣于途，自为状投河南巡抚赵其杰所。其杰与巡按御史陈潜夫议，奏报童妃故在，王置勿召。乙酉三月，妃以其杰议送至都，王怒，命付锦衣卫监候。寻命冯可宗鞫之。妃就阶下细书入宫奉御年月，及相离情事，甚晰。可宗奏闻，王抵之地，呼为妖妇，可宗遂辞勿与审。已改命屈尚忠竟其狱，以严刑拷掠，妃乃婉转呼号，阅两月死焉。前四句皆哀童妃也。当时太子至金陵，百姓人人色喜，皆言上无子，必以为子，不意竟命群臣会审，指为故驸马王昺之侄孙王之明冒充者，遂系狱。城破死狱中。盖满朝谗佞，无人诵言其真者，念丙吉护汉宣帝之故事，而惜太子之不幸也。昔时秦淮佳丽地，今成蔓草，惟有孝陵松栝相映夕阳而已。

越南遗民泪谈

越人于法，法人治越，苛虐无人理。有越南河内遗民阮尚贤号鼎南者，以癸丑夏六月来游京师，所著《桑海泪谈》，设为与韩人问答，共道国亡之惨。其词至苦。伤哉，亡国之民也。词云：

余交人也，去国六周星矣，所谋之事，百无一成，骨瘦形枯，心悲梦惨，仰呼天而问之，天不吾答；俯吁地而哀之，地不吾语。苍茫独立，四顾无聊。于是，纵游瀛寰之中，求其身世之类我者，与之缔恨交，论恨事。久之，于三韩得一人焉，曰闵氏。以某年月日会于某埠之小山上。闵君谓余曰："吾辈国土别，言服异，而皆亡人也。嗟呼！阮君亡国之惨，尔我共之，然吾三韩于彼倭人者，地近而势逼，譬病叟与大盗为邻，无寒暑昼夜，皆可烙我刃我，而毕其命。若君之宗国，闻见苦于法人，彼法人者，地远而国富，其毒人当稍缓矣。"余曰："吁！君尚以吾国为幸乎？恨未一履吾境也。天地间有猛虎而不甘人肉乎？有雏鸟不见攫于苍鹰者乎？吾香山之石，巉巉然若吾民之骨立也；吾珥河之水，滔滔然若吾民之血迸也，君独未之闻耶。"闵君曰："彼之凶虐，向未有告我者，君请为我道之。"余方心血沸涌，遂不觉泻为长谈，以志吾恨。后之览者，哀我欤，贱我欤，抑笑我欤，皆不暇计也。吾国土地肥饶，兼山海之利，数百年以前，外患迭至，而上下一心，卒能以血战存其国。五十年来，欧浪东奔，情势一变，当时秉政愚愎，专持锁国主义，故法人得乘其隙。始以传教窥虚实，继以通商入庭户，终之以战事，以和约。而吾国三十六省之舆图，遂为法人有矣。彼既得志，与之反抗者皆锄而去之。奴隶我官吏，牲畜我人民，系我手足，吮我膏血，盖二十有六年于兹矣。其虐政之大端有四：一、酷其刑罚。二、重其赋役。三、绝其生路。四、锢其知识。外此罄竹难书，一言以蔽之，曰："欲灭吾种而已。"乙酉五月二十三日，乃吾国国破君亡之大纪念日也，先是屡战不利，总督军务大臣阮知方、总督黄耀相继殉节，南北两圻既陷，彼乃以重兵压京城，逼我政府立新约。殿前上将军卫正侯阮说素主战，至是益怒，乘夜进兵，顾彼先有备，纵兵大战。平明都城陷，将军遂扶驾如甘露，彼追之不及，乃执将军之老父，流之荒岛。左翼将军陈春撰，起兵清化，屯三亭，彼攻之久不下，乃发其祖父遗骨，暴之中衢，使人告曰："不降，将沉若先骸。"将军不答，彼乃投之江中。协督军务大臣潘廷逢，保守乂安上游，十有余年，攻之不克，亦投协督先父骸骨于江。协

督卒于山寨，义兵散，彼乃掘其遗尸焚之，扬其灰。彼之待人悖逆公理，此为最甚。其他饱无辜以锋刃，驱良民于沟壑，冤惨之气，昏天障日者，非吾所能详举也。虽然，余亦略举一二，以志余痛。丁亥春，清化义兵既溃，彼日纵兵四出，见奔走道路及伏藏山谷者，悉擒以归。其义兵则杀之于城北寿鹤之原，乡民及老弱则反缚其手驱之于城南数里外之布卫桥。桥之两端以兵守之，每晚兵官至，下令投之江中。每溺一人，则拍手喧笑以为乐。有骧首于波间及泅泳者，则以枪击之。如是者凡三四月，布江之水，色如血盆，行者绝迹。北圻协统大臣阮述，会义师于海阳，尝于某县据险，与彼相持，彼募其县人为间谍，卒无应者，乃以重兵驱其一县之民，尽屠之。又尝至协统乡贯，集其老稚于亭，呼里正前，问协统先代葬处，里正辞以不知，即斩之。又缚一十六岁童子，胁以兵而诘之，童不肯答，即突刺其面，血流被踵。童忽厉声曰："贼徒无良，阮协统尽心于国，吾恨不能执鞭从之，反助若辈为虐耶？"贼大怒，以布缠其身而火之，童至死骂不绝口。丙申，彼会其诸道兵攻河静、义安二辖，榜于军门曰："降者免罪。"既而所至焚杀，降与不降皆死，其主帅营外数亩地血流常没踵。彼既凯旋，而鸿山、蓝水间数百里地寥寥无人烟矣。吾国取民之法，田分三等，而赋入极薄，每遇凶歉，则减或免有差。自入法人之手，苛政百出，始升三等为二等，二等为一等而税之。继则无论肥瘠，皆为一等。终则加其亩数，昔之千亩者，今为二千，万亩者，今为二万。民不能堪，乞其实行勘度，彼则不顾，遇凶歉之岁，必取盈焉。有不能完纳者，则以悍卒一队，挟枪剑至其乡，名曰"坐收"，尽一乡之牲畜供其饱饫。缧绁其父老，钳烙其子弟，呼号之声，惨不忍闻。卖妻鬻子，转于沟壑，而彼曾不一动心。丁则十八以上，岁纳徭银三元，给以一票，名曰"身税纸"。无此纸者谓之漏丁，其罚最酷。歧路中必设警兵，往来之人必搜税纸，无者囚之狱，充苦工，限满收其罚银，视身税加倍。顾所谓警兵者，旬日之内若无犯，令人必有重谴。彼辈为弦上之箭，亦不得不入人于罪以自脱。此身税者行于庶民，若有品秩则免；有品秩者，每三年中，必呈其告身于彼行政官，并纳银十五元，谓之"助国"。助之为名贵于纳，而所失则几倍之矣。居城市者，身税之外，必岁纳二元，曰"游行税"。纳银之后，人给一票并照片，警兵藉以辨真伪。乡居之人以事至城市，逾三日，亦必纳银领票，无者其罚尤酷。至于城居，人则一身之内，服食器用无物不税，城居者畜一狗，岁出一元，则得一纸牌，系于狗颈，狗纵出门，亦无他患，不尔，罚及主人矣。至于牛税，则不属于官府，而属于保畜公司，家有牛一头，岁纳保险金二元，牛以病死，则公司偿其值。然牛疫一起，死者相踵，卒无至病牛之栅一寓目者。计一国之大，所产牛何止万亿头，保畜公司之所得亦云巨矣。然自有公司以来，未闻一人得其赔偿金者。乡村则市税极重，物虽至微，入市有税，尝有贫人挑菜至市，计所输钱比菜价更倍，无以完纳，大为税司所苦，贫人乃抛其菜于秽地而去。然税司犹大怒，欲执而惩之，疾走乃免。又有贫家畜一豕，鬻于市而不得善价，牵之返。明日，复往，凡三次，而一豕之价皆以纳税，彼贫家所得者往返及争论之劳耳。酒税尤奇而酷，吾国地居热带，人不嗜酒，价极廉。西商乃请于彼政府，设酒税公司，禁民间酿酒，而自出其酒以售，价甚昂。相戒勿饮，西商则请于彼政府，按籍给酒，每人月三大瓶，醉醒任其自由，而酒钱之纳则不容缓。公司既得彼政府之助虐，则愈无忌惮，日遣巡丁遍往乡邑，或入人房闼，搜其所藏，若捕剧贼。有私酿者，获酒一壶，罚银三四百元，贫不能纳，则责其亲属，亲属不足，则责其邻里，催捉囚系，波及无辜，至有尽室而逃者。罚银未纳之前，日充苦工，夜闭幽狱，半年或一载，备极诸苦，比归，则身瘁而家破，因之自戕者多矣。滨海多盐田，从前听民自煮，互相卖买，故质净味佳，而价极廉。自盐税公司设立以来，禁民私煮私卖，以专其利。而彼所出售之盐，则杂以沙土，价又极昂，贫家得盐往往珍于得米。彼之人民，近以吾国为利薮，接踵而来，故盐酒税司之外，又有所谓屯田者于山野之间，雇人牧畜以耕垦为事。然无论何地，皆恃势蔑理，夺人熟田为己有，民畏之不敢与争，故彼之田从攘夺来者十之三四。又招纳莠民，诬陷良懦，一鸡一犬，偶有所失，皆向所在守令责赔。居民惴惴，愈不敢触其毒螫矣。广南一省民苦于重敛，相率造彼公使署，请免加税。公使不之允，且使军队驱之，溺死者三人。于是众忿甚，载其尸置之公使署前，数千人皆缟素环而哭之，声震天地。既而经旬不散，相与枕藉街衢。公使乃电告彼钦使。钦使至，问何故作乱？曰："吾侪手无寸铁，何能为乱？但赋烦役重，实不堪命，故相率哀吁耳！"钦使曰："汝辈穷乏，不能完国课，不如死之为愈。"乃令西兵攒射之，凡杀数百人，流血成渠，而民始散。近数年来，彼筑铁路于吾北圻之边界，以通云南。顾土著人不能当此大役，乃广募各省贫民为工，以其地岚瘴太重，饵以重利，使人趋之，卒乃自食其言。有终日作苦不获一饱者，尸骸相枕于山谷间，不可胜计。此开山之役，亿万人中鲜生还者。其为饥寒、瘴毒所困，形神褒败，至家一二月亦死；即不死，亦终身为废人。故此蜿蜒万山，首三宣而尾六诏者，在白人呼之为"铁路"，吾国则名之为"血路"也。彼并吾国未三十年，而君主之位凡四易，幽废者二，投毒者一，盖或以英明之资为彼所忌，或不堪其凌压，思与反抗，彼故怒而去之。今之嗣统者，仅七、八龄冲主耳，彼则挟之以号令于国中，戮忠良曰"遵朝旨"也，增赋役曰"奉上谕"也，拥此虚器，徒供彼之玩弄，亦何乐乎？为君十年以后，冲主之智识日开，亦必及于难矣。彼之待吾国官吏，不但视若奴隶，且鞭挞若马牛，使其恻隐羞恶之心无复萌蘖。虽然，彼辈亦乌足责。今日之乘轩驷而佩勋章者，皆吾国昔日皂隶舆台耳，其有人性者，非贱则穷；有义心者，非死则窜，彼固不能以利诱而势迫也。从前南北往来相通，故人民尚得以贸易有无，济其穷乏。近数年来，彼忽严其禁令，南圻之人不得至中圻，中圻之人不得至北

圻，以故物货停滞，生计艰窘。设遇凶年，远方之谷米不至，必束手待毙矣。吾国之出洋游学者日多，国中民智亦渐启，学堂、商会处处设立，彼则思所以摧折之。下令捕诸新党，或斩，或窜，或监，或籍，惟意所为。出洋之人，限以六月回国，否则罪其父兄及其妻孥。族党设为禁令，宣布国中读新书者有罪，谈外事者有罪，立商会者有罪。侦探之徒，以千百计，隐见不常，坐于车者忽而系以铁环，步于衢者忽而闭诸狱室，悲哀痛楚，往往不自知其罪。全国人士，如在荆棘之上、汤火之中，饮毒茹荼，吞哀咽恨，而彼心犹未快也。闻又增诸税矣，起重役矣，加广狱室矣。呜呼！吾因今日之悲惨固与君等也，彼之虐政愈日益甚，将来其又使我为墨洲之红人乎？虽然，物极必反，怨毒愈酷，则复仇之念愈坚；危难愈迫，则自卫之心愈挚，美之独立，德之奋兴，岂非从摧折窘辱中来哉？古今诸国，岂强大者永无一蹶，而衰亡者永无再造耶？吾身未死，吾志犹存，誓与吾伯叔兄弟明复仇雪耻之义。

文极沉痛，不忘奋发，其情可哀，其志尤可敬也。阮君有《南枝集》，录其二首。

旅晋感怀

序云：辛亥九月八日，晋军起事，余在晋城，几为军人枪击者再，以外人对，获免。出投旅馆，行李荡然，惟存旧书数卷而已。

万里孤臣九死馀，江山有恨涕沾裾。
椎秦已破千金产，佐宋难凭半部书。
渐喜中天开日月，还悲故国付丘墟。
十年未遂歼仇志，犹自吹箫学子胥。

感 成

使节当年衔玉音，关河双鬓雪华侵。
岂知秦桧和金计，难遂包胥复楚心①。
石马园陵秋草冷，铜仙宫阙夕阳沉②。
剑南家祭知何日？汉腊低回怆不禁。

自注：①嗣德末年，先君子与范尚志书，奉旨如清求援。清执政某谋国不诚，力主和议，时赴援之师十余万死伤略尽，竟置不问，真东亚史之奇辱也。按：执政某指李鸿章。

②先君子归朝日，翼庙已崩。又二年，京师不守，乘舆蒙尘，全国丘墟矣。

赐御书

清时翰林以入直南斋为最荣。每帝至南书房，则供奉者出立于门外，帝呼某人则入，不呼则候帝去乃入也。每赐御书，如福寿、嘉祉、松鹤、松寿字，多南斋代笔；其皇帝御殿亲书者，则呼某人跪案前，御书起一笔则三叩首，至末一笔亦三叩首，宫监二人捧御书从其人头上过，然后起立，当时受赐者则以为殊荣矣。宣统帝每日所习书，恒以赐宫监，亦命叩头谢恩也。

太庙玉册

《太庙玉册》六十余份，份各百余块，块高五六寸，宽七八寸，厚半寸许，南书房翰林撰文后，恭楷书玉上，镌成，傅以漆金。庚子联军来，美国兵护守太庙，英兵欲取《玉册》，美兵举枪向之，乃止。美兵退后，英兵恣所取。及交还太庙，检其数，失去二百余块。天坛之苍璧，地坛之黄琮，日坛之赤璋，月坛之白琥，皆历朝法物，乱后并失矣。

荣禄貂褂

荣禄美风仪，容止秀整，衣裳杂佩皆极精好。每岁自十一月朔，迄次年之元夕，所服貂褂日易一袭，无重复者。其衣衩内标第几号，可知多矣。趋朝遇风雨，恒服四不露褂。四不露，即不出风毛者也。满人最重衣饰，恒自相夸耀，居显要者，四方进献，恒量其厚薄以为报酬，不独荣禄也。

花衣期

清旧制，有庆日则百官服蟒，谓之花衣期。凡大臣递遗疏及请恤事，皆不得于期内递进，违者严责。光绪中，郑承脩有声谏垣，以总兵陈国瑞功多，获罪遣戍，殁于戍所，奏请念劳复官。宣付史馆，中旨报可，仍以花衣期内违犯体制，下吏议夺官，诏原之。专制帝国，有触犯忌讳者恒罹刑辟，不独有清一代然也。

刘铭传别传

侯官陈衍石遗曾在刘武壮公铭传幕府，知铭传事甚悉，成《刘铭传别传》见示，因录之：

刘铭传，字省三，安徽合肥人。面黄黑，疏麻，隆准。粤捻匪屡被创，群呼刘麻子相惊。躯不逾中人，杂立稠众中，一望辄见，若高出人表然。十余岁随安徽按察使某为材官，某年方二十六，私啧啧谓其官可及，年不可及。旋舍去，隶李鸿章部下。积功至直隶提督，年亦二十有六。三十有二封一等男爵矣。大凌河之役，期鲍超合围。其夜某时，超失期，铭传军遂大崩。一夕数年精锐熸焉。捻返追，铭传与书记刘宗海骑骏骡狂奔数百里，刃从脑后下，劈及骑，负痛益奔，乃免。发际尚有一线瘢痕也。由是切齿超。鸿章数日不得铭传消息，以为已死。刘宗海云素恶左宗棠，督办陕西军务，即奏劾之。退居常在金陵，筑水榭冠于秦淮，喜学诗，为白乐天、邵康节语。甲申朝，命督办台湾军务。铭传时已不屑为钦差大臣，欲为督抚，廷寄下，故挟数姬游杭州西湖。鸿章急递促之，不顾，寄语曰："非封疆勿相溷也。"鸿章为婉陈，加巡抚衔，乃受命至台北。基隆不可守，法人陷之。退淡水，布署防沪尾，募士勇一战克焉，毙法人数十。初，福建巡抚未移台，全台专政于兵备道，道受督抚节度。时台道湖南人刘璈，号称有才干，何璟为总督兼巡抚事，儒。璈专横，事皆先行后白，

璟偶指驳，则恶声相向。素轻铭传武人无所知，非真巡抚，台北又挫衄，台南天险，法人不至，自谓有设备，视铭传如无物，事事与忤。和议定，铭传实授巡抚，使湘人提督李定明查璈赃巨万，及奸淫诸不法事，列款严劾；且关说军机处，必置死地。朝旨逮问下狱。年余，将定谳缳首。璈有赀，倾家营救，乃效力军台，死戍所。皖人刘秉璋为四川总督，鲍超，川人，方死而狱兴，秉璋锻炼之，抄没家产，超妻死焉。台湾向受内地协饷，岁数十万金，不能自立。田赋悉入豪强，海关税安平、沪尾二口，隶镇闽将军，铭传为巡抚乃收回，不受协饷。抚垦清丈，益以茶叶、樟脑、煤铁、林木、百货之税，岁入且三四百万金。胸有城府，恩怨分明，奏议公牍，不掉文词，能自为。最轻武人，畜视之；既为疆吏，则又轻疆吏，独重京曹。礼知名士，喜谈命相。在台时，一日有相士极谀当相国，铭传嚄唶曰："余，武人也，为督抚已破格，那有为相理。"相士力言法当尔。铭传曰："果尔，天下事亦殆矣。"麾之去，命赏五十银圆，顾曰："他日果验，再赏五百圆也。"自言五十六岁又当革职，六十岁当死，已而果然。

论曰：刘宗海又云：西捻张总愚逼畿辅，李鸿章、铭传皆夺官。铭传怒将变有不屑奴性之屈服焉。抚台则铁路、电线、邮政、炮台、学堂、船商、火器、水雷、诸机械制造，于举国未为之日独先为之，令居政府，若南北洋大臣、革命元功，殆无有出其右者。膺疆寄，僻处海外，地小不肆厥设施，郁郁以没。伟大事业岂不以其时乎？然下中之材，虽事业幸成，终就窳败，时势又可尽恃哉。

毛遂胫骨

毛遂墓在山东兖州府薛城镇，即春秋薛之故都。宣统三年春，津浦铁路筑至墓前，掘一碑，审为遂墓，唐时改葬者，并得一足胫，长大倍于常胫，督工者命仍掩之，仍树碑墓前。防风之骨专车，定非诬矣。

小邾子故城

峄山之间，为春秋邾故地。邾人于鲁，其后乃迁于邹。宣统三年春，津浦铁路工掘地见故城址。据《兖州志》考之，知为小邾子故城。

蛙　异

癸丑三月，京师齐化门外六里屯一土窑，群蛙列队出，数不可计，迤逦向东行，越陌度阡，历数车道，至一小沟，赴水而没。自十四日至十七日止，绵延四昼夜。密如群蚁，头足衔接，遥望若长桥之卧波，惟蠕蠕动。蛙大者如瓶、如盎，小者如常蛙。时有数小蛙伏大蛙之背，路人掇之，坚不可拔。蛙皮作深青色，腹淡红，凡蛙必怒目。每跃恒尺许，或数尺许。此蛙并闭目，行纡徐，举足前作作鲁行。第一日车行所压，毙无数，为警厅所闻，乃令车皆绕道行，都人惊传其异。时南方谋变方急，争言主兵象，或言主大水。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嘉庆己卯春，郑州城壕遍城皆蛙，大小层累连衔无隙地，毙于履与车，不可胜计。及秋，遂有河决之患。"与此至相类矣。都人喧言虾蟆搬家，奔走聚观，车马络绎于道，亦可异矣。光绪甲午，京师盛传南下窑水怪，吼声如巨鼓，闻数里外。时公车皆集都下，争往觇其异。男女老幼，日数千人，陶然亭、锦秋墩之间，茶棚至十数，僻地忽成闹市。士论谓主兵，宫中命斋醮以禳之。步军统领且严兵备非常。绵竹杨锐叔峤与荣县赵熙尧生往观归，穷搜《五行志》证其异。赵尧生有诗所谓"杨舍人归，舌不下，取《五行志》，终夜翻"者也。无何，中日战起，京师大震，时论谓咎征已验。今则灾异之说信者绝稀，聊备记之，亦京师一异闻也。易顺鼎实甫今岁方在京师，作《蛙异诗》，殊奇谲，因录之。诗云：

方诸可取水，鼓造解避兵。
五月之望死，八月之望生。
入月为蟾蜍，玉溪寄幽情。
食月为虾蟆，玉川加恶声。
嗟汝虽微物，亦是太阴精。
寿夭不自知，美恶不自名。
庄周笑坎井，子阳蒙厥称。
勾践式汝怒，汝怒何重轻。
王莽乂紫色，闰位讵足荣。
给廪逢晋惠，肉糜食岂曾。
鼓吹作两部，壶筹支六更。
黄梅时节至，青草池塘盈。
始闻尔阁阁，催种湖田粳。
奈何尚非时，怪像倏已呈。
癸丑春二月，上浣哉生明。
国门廿里外，积水多空坑。
士人走相告，群蛙若连营。
千头复万头，至于亿兆京。
厥色黑者多，间以缥碧赭。
小者或如钱，大者或如钲；
大者如翁媪，小者如孩婴。
若扶老携幼，若引类呼朋。
蛩蛩依驱虚，踝蠃逐螟蛉。
亦有相负戴，绝无相斗争。
越陌复度阡，逾亩又过塍。
直至大河侧，跃入渊清冷。
中历轨道三，车马来纵横。
压死不知数，螳臂安能撑？
其旁驻禁旅，见之动怜矜。
车过趣改道，勿使成牺牲。
前后凡四日，观者目尽瞠。
夜行可想见，必不休宵征。
皆云蛙徙宅，休咎知何征。
昔在德宗年，地近陶然亭。
积潦芦苇中，有声若牛鸣。
都人争往观，不得见其形。
我时官郎署，车驱亦尝经。
西蜀赵进士，作诗告群卿。

今复睹此异，天地方晦暝。
依然客京国，双鬓嗟星星。
或言今年暖，众蛰已先惊；
或言地气变，南北失其恒；
见蝎叹南窜，闻鹃伤北盟；
或言新改历，微物知逢迎；
或言置水管，使彼窟穴倾。
见怪不谓怪，罅隙自莫乘。
愚儒道黑白，流俗成丹青。
此岂关灾祥，而欲志五行。
我意不谓然，感事魂忪惺。
骊山产此妖，天宝招坚冰。
出见盖有由，诗史杜少陵。
虚无化黄蚪，其语必足凭。
又闻韩昌黎，痛爱天眼睛。
詈此百丑物，竟解缘青冥。
借刃思刳肠，天梯限难升。
寄笺东南风，西北通丁宁。
夸蛾挟以出，赤鸟啄不停。
拘送主府官，宣布其死刑。
溯唐元和代，至今千余龄。
当时寸磔死，于法似已平。
前罪岂未赦，再使陪枭羹。
且休太史卜，更付大理评。
嗟天有两目，两目今已盲。
盲非由彼食，罪彼理岂□。
嗟天有十日，尧水浸不灵。
若能食八九，非罪乃其能。
彼果食天眼，成此腹彭亨。
当烧锥钻灼，醢彭越且烹。
下腹而尝蟠，不惜帝箸腥。
泄此万古愤，庶使饕餮惩。

记书吏

清世曹司不习吏事，案牍书吏主之，每检一案，必以属书吏。朝以习常为治，事必援例，必检成案，自开国以来二百余年，各部例案，高与屋齐，非窟其中者末从得一纸。书吏皆世其业，一额出，争以重金谋得之，蟠踞窟穴，牢不可拔。书吏执例以制司官，司官末如之何。吏遂藉例以售其奸欺，故以吏起家者恒富。都中有"东富西贵"之谚，盖吏多居正阳门东与崇文门外，恒多华宅；京曹则多居宣武门外也。时谓有清之弊在吏、利、例三者恒相因，冯林一桂芬《校邠庐抗议》言之有余痛焉。

户部书吏达千余人，为至盛。次则吏部、兵部。文武官补缺必待部准，吏因缺之肥瘠以求贿，贿不至，则多方驳之，或延阁焉。故外吏得缺有"到部打点"之说。打点云者，即贿吏之谓。若铨缺，则后先之序，有年资限之，吏则按籍以求金，若由他途以易之，则必费巨金；有时为例所缚，巨金亦无力焉。循年资而得者亦鲜。吏、兵二部之书吏，索贿及于补官而止，视户部则大远矣。户部之权，在各省之核销。军兴时，军费之报销，相出入恒百数十万，故核销一案，往返驳辩恒至逾年，或数年，督抚将帅，深知其意，故报销时恒预计打点之费。一案恒费数十万，少或数万，司官之掌印、主稿与书吏朋比分之，贪黠之堂官亦恒所染指；而书吏实为枢介，此为其最大者。他凡发饷拨款，罔不由吏手，吏皆有所沾濡，故称阔书办必首户部。工部公事最闲，然朝廷有大兴作，则部员、部吏乃大获利。刑部、礼部向称穷署，所获不丰，独遇会试或大婚丧，则礼部乃骤忙。

光绪二十九年，长沙张尚书百熙长吏部，首倡裁书吏之举，时论皆谓至难，张毅然为之。选新人署司官，行书吏之事，两月余，乃大定。他部乃渐效之。户部既改称度支部，乃独迟，然卒至各部裁书吏尽绝，皆自张创之。

庚子拳变，百官奔亡，独书吏不散。乱渐定，有建言例案太繁，宜毁之。有旨命御史陈璧往户署择毁焉。至日，户部书吏悉列诸案塞大堂，高与檐齐，告陈璧请编阅。陈既穷于术，语吏择其要存之。吏言无非要者，仍请择焉，倘误毁要者，公任其责。陈不得已，一以付吏，使择毁其残缺者，用以复命焉。

自顺康以至同光二百余年，书吏之运乃止于丙午之改官制。前此则虽以曾国藩、左宗棠之勋业束于部制，不能不为书吏屈，及丙午废吏制，乃无复孑遗，则时会为之也。

书吏见司官称老爷，旁立白事；然司官不敢开罪于吏，惧掣其肘也。军机处称供事，实即吏也，无俸金，三年一列保，异常劳绩，历三次，凡九年，恒至道员，或出任官。而司官外转，为之属，则上官具旧属，刺投焉，属下不敢受也。如光绪间，陆嘉穀以供事至长芦盐运司，而军机章京凌福彭方守天津府，须堂参，陆乃先以旧属礼谒凌，凌仍尊以上官，是其例也。

记部曹

清制官缺，皆一满一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盖沿明制，置满尚书一、侍郎二，汉尚书一、侍郎二。其下设司，皆满汉分缺，年资深者以次递补，有终岁不入署而得补者。其办事之名曰"乌布"，清语也。司中满人掌印，汉人主稿，不相紊。满人恒以语言、衣饰相耀炫；掌印恒不谙文理，解书押而已。然事必决于掌印，主稿承旨而已。汉人出身科目，积资至主稿而止。当未设丞参以前，各司而上则侍郎矣。尚书、侍郎皆为翰林坐致之地，部曹无与焉。故资深者惟盼京察，京察三年一举，获记名道府，则冀外转得美缺而已；自外官复入为尚、侍者百不一二焉。而翰林自登第，居京师，幸不夭折，则必至侍郎，故翰林恒卑视部曹，即同年同乡，其间亦各为泾渭，故新进士视失词馆为大戚，庶常散馆改部曹，有坠溷之叹。至光绪末叶立外务部，继立农、工、商、学、邮传等部，设丞参，取部曹之资深或外官之道府擢之，于是，部堂始易人。科举既废，翰林无典试

之荣，乃争求调部。部曹乃嗤翰林为冷官，反睥睨之，盖物极则反之理也。

当六部时，吏部为最尊，吏、礼两部曹皆进士无他途。军兴鬻爵至滥，独吏、礼两部无资郎之迹焉。工部、刑部资郎至多，部员皆至千余人。

凡分部者，先日由本司书吏具牒请上任期，至日，司堂设公案，两吏夹案立，捧朱笔请标某日高揭上任大吉，群吏贺焉，诸役齐声叩喜，资郎则以为至荣矣。吏导拜各司，至门不入，对门一揖而去，至丙午改官制后，此习渐废。

掌印、主稿，列坐堂皇，书吏撰稿至，印、稿取其数目字，或按名笔点之，书吏肃退，则公事毕矣。新人署之司官，至则隅坐，无过问者，故鲜入署。如必欲习部务，则每日至隅坐，久而久之，印、稿见其人面熟，偶一垂盼，渐试以小事，无误，则渐引而上之，舍此末由自进。

旧制，冠带入署。终年趋公者，自晨迄暮，无不冠带也。自唐绍仪为外务部侍郎，便衣入署，始戒司官用便衣，学部、邮传部效之。张之洞管学部，命仍冠官帽，逮之洞殁，乃始不冠。

丙午新官制，一尚书、两侍郎，不分满汉。前此则满汉六堂，亦常有以大学士管部为七堂者，一堂独主部政，号为当家。满人权力恒出汉人上，故皆满尚书主之，汉尚书伴食而已。四侍郎则更不事事，有半月不入署者。若管部为满中堂或汉尚书而兼军机大臣，则实权在管部或汉中堂；管部满尚书兼军机，则满管部不能过问，盖视地位与权力而生异同也。非当家之堂官，司官来请画稿，不敢细阅，谓之画黑稿，有作堂官数年不知部事为何物者。

往例，堂官至，则衙役呵殿而入，惟工部则司官均趋门外站班，若外官之于上司焉。他部皆否，但有呵殿耳。丙午后，新部无之。

堂官至，则掌印、主稿率全司司官鱼贯而出，至堂檐下，书吏捧稿，每人而授之，使呈堂焉。受之者莫知内容，亦勿庸知也。至堂上，则堂官整冠迎之，立而画行，司官雁行立。画毕，敬还司官，不敢久阅以烦司官也。有问，则印、稿肃以对。对毕，率其曹出，有随班上堂数年不得与堂官交一语者。

掌印佩印钥为至荣，恒以绣荷包佩垂腰间，以自表异。掌印未至，印不得启，汉人终身无佩印钥者；有之，则在丙午后矣。

进士以主事分部，恒至十余年或二十年始补缺；若捐班者，白首不得补。光绪变法后，限阙始破。

满汉不分缺，自外务部始。及丙午改官制，满汉之界乃破，独都察院仍存此制，迄于清亡，时汉满额缺仍不相紊。

部曹有俸给，极微，自外务部始定津贴，其他新部效之。丙午后，各部亦踵起，然厚薄不一，迄于清亡未画一也。

翰林院为储才地，大学士、尚书、侍郎出焉，督抚、藩臬出焉；大臣非翰林不得谥文，盖至重视矣。嘉道以前，名臣多出于翰林；咸同后，手定大难者，胡林翼、骆秉章、曾国藩、李鸿章皆翰林也。然以大位可坐致，翰林习惫恧而安固陋，求通博宏重之选又极罕觏，故光绪末叶翰林院遂废矣。

国家既重视翰林，而求之不以其道，其取之也以楷法，文之工拙弗计也。既而考试，差又凭小楷之工拙以衡去取，学政、主考之得失，实考校此数小时小楷之工拙，而授之以衡天下才之权，其奇谬可笑莫此为甚。然行之二百余年，虽有神智不能越也。

新进士殿试用大卷，朝考用白摺，其立法初意未尝不计文之工拙也，其后阅卷者偏重楷法，乃置文字不问，专重楷法。此钞胥之事，录事、供事、书手所优为者也。一字之破体或一点之污损，皆足以失翰林，为终身之恨。此之流毒，实道光间大学士曹振镛种之。振镛在枢府，宣宗以阅疏太烦为苦，振镛教以挑剔小过、误字，加之严谴，则臣庶震慑，可不劳而治，宣宗纳之。其后，廷试亦专剔误字，无复衡文，桎梏天下之人才，纳诸无用之地，振镛之罪也。

阅卷大臣以奉旨派充时名次先后为序，谓之"宪纲"。如位在甲，则手取第一卷为第一；位在乙，手取第一卷为第二；如大臣八人，则位庚、辛者所取第一为七、八也。而甲所取之第二，按宪纲宜为第九，不可紊也。间有破例者，如翁同龢与徐树铭同充阅卷，翁甲而徐乙，徐为翁之师，翁乃以元卷让徐是也。潘祖荫以门第才学凌驾同列，亦间有占前者。光绪己丑，阅卷大臣为李鸿藻、翁同龢，翁得费念慈卷，欲以状元畀之。商诸李，李已得张教谦卷，坚持不可易。翁争不已，乃两置之，而改为张建勋、李盛铎是也。进呈后，多照原拟，亦间有更动者，如光绪乙未，萧荣爵拟状元，骆成骧拟传胪，进呈后，德宗见骆卷起语"臣闻殷忧所以启圣，多难所以兴邦"。时方新败于日本，德宗大感动，乃以骆魁天下，而萧改第四是也。

乾嘉以来，朝、殿卷无齐脚之说，自道光后，文不齐脚者概摈不录，于是齐脚成为惯例。咸丰庚申，张之洞廷对，发挥时事，历引先朝圣训，皆三抬写，得一甲第三。其后有效之者，或误引圣训，或抬写错误，致失馆选，故不敢轻效也。

凡朝殿试及考试差时，预揣某官可充阅卷，则先呈字体以便其别认，出场后，将前四句写出，飞马走递朝房中所曾托情之人，谓之"送诗片"。洎科举既废，留学生殿试亦公然仿效，不为怪也。

光绪间，有尚书裕德者，每充主试或阅卷，见文中有犯其家讳者，则肃衣冠深礼毕，将卷阁置不复阅矣。故遇裕德主试时，有知其家讳者，恒戒所亲勿误触之。

翰林散馆考试，留馆者不必在名次之高下也，名单进呈时，候皇上朱笔圈出，有高列而不留馆者，有以枢臣之力以二等获留者。

三鼎甲先授职，不俟三年散馆，即可得试差为学政、主考，故科名以鼎甲为最荣。光绪末叶，设进士馆，

使鼎甲以下皆肄业其中,进士皆大佛。诸翰林以不得即散馆考试差为大戚,怨张尚书百熙甚深,是时张方为管学大臣也。

董妃 董小宛

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盖暗指董妃逝世,清世祖伤感甚,遁五台为僧,语甚明显,论者向无异词;独董妃即冒辟疆姬人董小宛一事,则冒鹤亭(广生)辨之甚力,盖小宛为水绘园生色,不愿为他人夺也。

《赞佛诗》:"王母携双成,绿盖云中来。"又"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屡点"董"字。"南望仓舒坟,掩面增凄恻。"盖董妃生一子,先妃死,故云(《三国志·魏邓艾王冲传》,字仓舒,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及亡,哀甚)。"名山初望幸,衔命释道安。预从最高顶,洒埽七佛坛。灵境乃杳绝,扪葛劳迹攀。路尽逢一峰,杰阁围朱阑。中坐一天人,吐气如旃檀。寄语汉皇帝,何苦留人间。烟岚倏灭没,流水空潺湲。回首长安城,缁素惨不欢。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惜哉善财洞,未得夸迎銮。"盖世祖幸五台不返,祝发为僧,朝中以大丧告。所谓"房星竟未动"言帝实未崩也。又:"澹泊心无为,怡神在玉几。长以兢业心,民彼清净理。"又:"纵洒苍梧泪,莫卖西陵履。"皆言帝出家未尝崩御也。

陈迦陵《读史杂感》第二首亦专指此事,曰:"董承娇女"明言董姓也。曰:"玉匣珠襦连岁事,茂陵应长并头花。"盖董妃卒后半月,而世祖遂以大丧告天下也。

圣祖四幸五台,前三次皆省觐世祖,每至必屏侍从,独造高峰叩谒;末次则世祖已殂,有霜露之感。故第四次幸清凉山诗云:"又到清凉境,巉岩卷复垂。劳心愧自省,瘦骨久鸣悲。豪雨随芳节,寒霜惜大时。文殊色相在,惟愿鬼神知。"所感固甚深矣。

冒辟疆《亡妾董小宛哀辞序》云:"小宛自壬午归副室,与余形影交俪者九年,今辛卯献岁二日长逝。"张公亮明弼《董小宛传》云:"年仅二十七岁,以劳瘁卒。"其致疾之由与久病之状并隐微难悉,盖当时被掠于北兵,辗转入宫,大被宠眷,用满州姓称董鄂氏。辟疆即以其被掠之日为其亡日也,非甚不得已,何至其致疾之由与久病之状隐微难悉哉。

辟疆《影梅庵忆语》追述小宛言动,凡一饮食之细,一器物之微,皆极意缕述,独至小宛病时作何状,永诀作何语,绝不一及。死后若何营葬亦不详书。仅于《哀辞》中有云:"今幽房告成,素幡将引,谨卜闰二月之望日,安香魂于南阡。"数语而已,未足信据也。

《忆语》云:"余每岁元旦,必以一岁事卜一签于关圣帝君前,壬午签得'忆'字,云:'忆昔兰房分半钗,如今忽把信音乖。痴心指望成连理,到底谁知事不谐?'比遇姬,清和晦日,金山别去,姬卜于虎邱关帝庙前,愿以终身事余,正得此签。秋过秦淮,述以相告,恐有不谐之叹,余闻而讶之。时友人在坐曰:'吾当为尔二人合卜于西华门。'则仍此签也。姬愈疑惧,乃后卒满其愿。到底不谐,则今日验矣。"按:小宛若以病殁,则当作悼亡语,不当云"到底不谐,今日验之"语也。

最后一则云:"三月之杪,余复移寓友沂友云轩,久客卧雨,怀家正剧,晚霁,龚奉常偕于皇、园次过慰,留饮,限韵作诗四首,不知何故,诗中咸有商音。三鼓别去,余甫着枕,便梦还家,举室皆见,独不见姬。急询荆人,背余下泪。余梦中大呼曰:'岂死耶?'一恸而醒。"又云:"姬前亦于是夜梦数人强之去,匿之,幸脱,其人尚狺狺不休也。讵知梦真而诗谶,咸来先告哉?"(按:此当是实事,讳以为梦耳。《忆语》止于此,以后盖不敢见诸文字也。梅村《题董白小像诗》第七首云:"乱梳云髻下妆楼,尽室仓黄过渡头。钿合金钗浑弃却,高家兵马在扬州。"盖指高杰之祸也。第八首云:"江城细雨碧桃村,寒食东风杜宇魂。欲吊薛涛怜梦断,墓门深更阻侯门。"若小宛真病殁,则"侯门"作何解耶?岂有人家姬人之墓谓其"深阻侯门"者乎?)

又《题董君画扇诗》,列《题像诗》后,即接以古意六首,亦暗指小宛,词意甚明,编诗时具有深意。第二首云:"可怜同望西陵哭,不在分香卖履中。"第四首云:"手把定情金合子,九原相见尚低头。"盖谓姬自伤改节,愧对辟疆也。第六首云:"珍珠十斛买琵琶,金谷堂深护绛纱。掌上珊瑚怜不得,却教移作上阳花。"则意更明显矣。向读梅村此诗,多谓为梅村自伤之作,词意多不可通,无宁谓指小宛之为近也。

龚芝麓《题〈影梅庵忆语〉》(贺新郎词)下阕云:"碧海青天何恨事,难倩附书黄犬。藉棋日酒年宽免,搔首凉宵风露下。羡烟霄破镜犹堪展,双凤带,再生翦。"所云"碧海青天"、"附书黄犬"、"破镜堪展"皆生别语,非慰悼亡语也。董妃之为董小宛,证佐甚繁,自故老相传已如此。鹤亭为水绘园旧主,必欲讼辨,未必能胜耳。

太后下嫁

清孝庄皇后,世祖之皇太后也。世祖既陟尊位,皇叔父睿亲王摄政,太后下嫁睿亲王。以国母之尊,竟以嫂嫁叔,不以为嫌,盖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也。顺治间,礼部旧案有"国母下嫁礼仪请旨"奏章。顺治三年后,群臣上奏,皆称皇父摄政王与皇上字样并列。宣统间,内阁清理旧牍,赣县陈任中仲骞,得顺治间进士殿试策一本,颂圣处,先颂皇父摄政王,在皇上之前,并双抬写,余曾见之。摄政王归政后,以罪被废,太后出居睿亲王府,至康熙二十三年殂。雍正五年葬昭西陵,不合葬太宗,微示绝于太宗之意。仍称陵者,以世祖所生也。碑文有云:"念太宗之山陵已久,卑不动尊;惟世祖之兆域非遥,母宜从子。"可谓善于著笔矣。

孝贤皇后逼水死

高宗孝贤皇后,傅文忠公恒之妹也,相传傅恒夫人与高宗通,后屡反目,高宗积不能平。南巡还至直隶境,同宿御舟中,偶论及旧事,后诮让备至,高宗大怒,逼之坠水。还京后以病殂告,终觉疚心,谥后号孝贤。一夜坐便殿,召学士汪由敦,继述孝贤皇后遗事,使撰

入碑文。由敦奉敕撰成，文甚美，中有云："忆昔宫庭相对之日，适当慧贤定谥之初，后忽哽咽以陈词，朕为欷歔而耸听。谓两言之征，信传奕祀以流芳。念百行以孝为先，而四德惟贤兼备。倘易名于他日，期纪实于平生。讵知畴昔所云，果作后来之谶。在皇后贻芳图史，洵乎克践前言。乃朕躬稽古右文，竟亦如酬夙诺。兴怀及此，悲恸如何！"若徒诵文词，可谓情爱谆挚者矣。

纳兰后为尼

高宗第二后为纳兰氏，后废为尼，居杭州某寺。废时无明诏。后卒，满人御史某，疏请仍以后礼葬，不许。诏曰："无发之人岂可母仪天下哉！"嘉庆五年，始改从后礼，惟仪节稍贬损。

甲寅三月，湘潭王壬秋先生至京师，相从游宴，必叩以掌故，先生告必详尽，左载十则，皆闻诸先生者也。悖融志。

同治初元诛三奸案

咸丰间，郑王端华、怡王载垣、镇国将军肃顺同直内廷，肃顺独被亲任。肃顺刚果任事，端华、载垣听命而已。端华，肃顺兄也。英法联军逼京师，文宗狩热河，宫中故事，御食一筵外，恒多具一筵，号"看桌"。孝贞皇后启帝曰："颠沛之中，安用此，曷不节糜费？"帝曰："善。且与肃老六商之。"比咨肃顺，肃言不当裁。帝问云何？肃曰："今人心方皇皇，宜示镇定，骤改常度，滋惊疑，不可。"帝曰："尔言是也。"乃告后曰："汝所言，肃老六谓不可。"后心衔之。帝大渐，肃顺与端华、载垣、陈孚恩、杜翰等八人受顾命，赞襄政务。帝崩，穆宗立，大政决于肃顺。久之，后不能堪，阴令御史高延祜疏请垂帘。枢臣入，后示之疏。肃顺对曰："祖制，太后不得垂帘，臣下有擅请者，杀无赦。"后失色，徐曰："勿听可也，杀之太过。"既退，疏独留。中枢垣竟三日不奏事。后异之，□大臣询焉。肃顺言："前疏未下，当俟之。"后无奈，乃出高疏。枢拟高延祜斩立决，后命宽之，乃改发黑龙江披甲人为奴。后益郁郁。一日，醇亲王福晋入宫，孝钦后妹也，后亦妹之，对之泣曰："吾寡妇被制外臣，外政不得闻，吾家宁无一人在此耶？"则对曰："醇王在。"后亟命召之。翌晨，醇王待召枢垣，肃顺问何来？王答以奉召。肃顺曰："何人传召？"王语塞。肃顺曰："此地无汝坐处。"王逡巡出，小留他舍。旋有内监揭帘，去复至，肃顺厉声诘之。则对曰："觅七爷。"肃顺曰："孰为七爷、八爷？此间那得有。"内监凡三至，蹙额言七爷何往，上传已久矣。王在他舍微闻之，急出，言久已伺候，内监急导之入。后泣下，告所苦，王曰："奴才无力办此，请召恭王奕䜣谋之。"后亟命往召。时恭王留守京师，醇王疾驰一日半，归挟恭王行，往还仅三日半耳。既至，请安宫门。恭王曾值枢垣，习故事，肃顺不得阻。既入见问策，恭王言欲办此必当还京。后曰："洋人奈何？"恭王曰："奴才任其责，洋人必无虑。"乃下诏还京，命肃顺护梓宫先行。恭王先驰至京师，三宫间道旋跸，既至，手诏逮三凶。恭王赍诏出，侍卫数十从，端华、载垣问何来。出手诏示之。王问："遵旨乎？"端华无言。载垣沈吟久之，曰："有旨安得不遵？"王即呼侍卫缚之，送宗人府狱。醇王受密诏逮肃顺于途，至驿馆，夜漏二下，肃就寝矣。王求见，肃曰："彼又来何为？可告之寝。"王排闼入，捕之榻上，示以手诏。肃大詈两东西无用，盖指端华、载垣不能抗诏命遽致此变也。至京弃市，皆骂不绝口。端华、戴垣并赐帛。群臣合请垂帘，遂成有清创局，迄孝钦后三次垂帘清亡。诏书暴肃顺罪状，言擅坐御位。盖宫中观剧，文宗去，肃顺辄登御坐，无所避。孝钦后方为妃，过其前，肃顺恒不起立，至是与孝贞后密图肃顺，肃盖以骄倨败也。

薛福成《庸庵笔记》一则叙述颇冗沓，事亦略异，附录以资互证。

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皆于咸丰初年袭爵，俱官宗人府宗正，领侍卫内大臣；而端华同母弟肃顺方为户部郎中，好为狭邪游，惟酒食鹰犬是务，无所知名。五年夏，官军既克冯官屯，剿灭粤贼之北犯者，载垣、端华渐以声色惑圣聪，荐肃顺入内廷供奉，尤善迎合上旨，上稍与论天下事，三奸盘结，同干大政，而军机处之权渐移。军机大臣皆拱手听命，伴食而已。惟军机大臣、大学士柏葰资望既深，性颇鲠直，不甚迁就，三奸畏而恶之。戊午科场之狱，竟置柏相大辟，盖三奸以全力罗织之，欲以树威。于是朝臣震悚，权势益张矣。肃顺又借铸钱局一事，兴大狱，户部司员皆褫职逮问。京师自缙绅以至商店，被其株累破家者甚多，皆怨肃顺刺骨。肃顺恃宠而骄，陵轹同列，是时周文勤公祖培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而肃顺亦为户部尚书，同坐堂判牍。一日，周相已画诺矣，肃顺佯问曰："是谁之诺也？"司员答曰："周中堂之诺也。"肃顺骂曰："唉，若辈愦愦者流，但能多食长安米耳！焉知公事。"因将司员拟稿尽加红勒帛焉，并加红勒帛于周相画诺之上。累次如此，周相默然忍受，弗敢校也。诸大臣亦往往受其侵侮，无不饮恨于心而唯诺维谨。惟大学士翁文端公心存引疾乞退以避之。十年七月，英吉利、法兰西兵船犯大沽，陷东西炮台，入天津，逼通州，焚圆明园，肃顺方以协办大学士兼步军统领，与载垣、端华同劝上举木兰秋狝之典，巡幸热河。热河行宫本湫隘，内外禁防不甚严，三奸易得出入自便，导上娱情声色，实为希宠揽权之计。迨和议成，英法兵退至天津，留京王大臣疏请回跸。上将从之，为三奸所尼，屡下诏改行期。十一年秋七月，上不豫。十六日，上疾大渐，召载垣等及军机大臣至御榻前，受遗诏，立皇太子。是日辰刻，文宗显皇帝崩。三奸辄矫遗诏与御前，大臣额驸景寿，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穆荫，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礼部右侍郎杜翰，太仆寺少卿焦佑瀛等共八人自署赞襄政务王大臣，又擅遏禁留京王大臣恭亲王等不得奔丧。自是诏旨皆出三奸之意，口授军机处行之，多未进呈御览，中外惶惶。八月

十日，御史董元醇疏言皇上冲龄，未能亲政，天步方艰，军国事重，暂请皇太后垂帘听决，并派近支亲王一二人辅政，以系人心，三奸不悦。明日，钦上奉皇太后召见赞襄王大臣，命即照董元醇所奏行。三奸勃然抗论，以为不可。退复以本朝无太后垂帘故事，令军机处调旨驳还。然恭亲王遂得于此时奔赴热河，叩谒梓宫。端华等颇不以近支视之，以为赞襄政务之权在我，彼虽近支，何足重轻？盖三奸中，肃顺尤专横狂躁，端华之所为皆肃顺使之，而载垣又为端华所使。二王实皆庸愦无能，其揽权窃柄，一以肃顺为主谋云。恭亲王先见三奸，卑逊特甚，肃顺颇蔑视之，以为彼何能为，不足畏也。两宫皇太后欲召见恭亲王，三奸力阻之。侍郎杜翰昌言于众，谓叔嫂当避嫌疑，且称帝宾天，皇太后居丧，尤不宜召见亲王。肃顺拊掌称善，曰："是真不愧杜文正公之子矣。"然究迫于公论，而太后召见恭亲王之意亦甚决，太监数辈传旨出宫，恭亲王乃请端华同进见。端华目视肃顺，肃顺笑曰："老六，汝与两宫叔嫂耳，何必我辈陪哉。"王乃得一人独进见，两宫皆涕泣而道三奸之侵侮，因密商诛三奸之策，并召鸿胪寺少卿曹毓瑛密拟拿问各旨，以备到京即发，而三奸不知也。次日，王即请训回京，以释三奸之忌。兼程而行，州县备尖宿处皆不敢轻居，惧三奸之行刺也。及抵京，密甚，无一人知者。先是载垣等自陈职事殷烦，实难兼顾，意在彰其劳勋，诏即罢其所管火器健锐营，外示优礼，实夺其兵柄也。两宫俟恭亲王行后，即下回銮京师之旨。三奸力阻之，谓皇上一孺子耳，京师何等空虚，如必欲回銮，臣等不敢赞一辞。两宫曰："回京后设有意外，不与汝等相干。"命备车驾。三奸又力阻，两宫不允，乃议以九月二十三日派肃顺护送梓宫回京。上恭送登舆后，先奉两宫间道旋跸，载垣、端华皆扈从。于是大学士贾桢、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合疏称："我朝圣圣相承，从无太后垂帘听政之典，前因御史董元醇条奏，特降谕旨甚晰，臣等复有何议？惟是权不可下移，移则日替；礼不可稍逾，逾则弊生。我皇上冲龄践祚，奉先帝遗命，派怡亲王载垣等八人赞襄政务，两月以来，用人行政皆经该王大臣等议定谕旨，每有明发，均用御赏同道堂图章，共见共闻，内外皆相钦奉，臣等寻绎'赞襄'二字之义，乃佐助而非主持也，若事无巨细皆凭该王大臣之意先行议定，然后进呈皇上，一览而行，是名为佐助而实则主持，日久相因，能无后患？今日之赞襄大臣，即昔日之军机大臣，向来军机大臣事事先面奉谕旨，辩驳可否，悉经钦定始行拟旨进呈，其有不合圣意者，朱笔改正，此'太阿之柄不可假人'之义也。为今之计，正宜皇太后敷宫中之德化，操出治之威权，使臣工有所禀承，不居垂帘之虚名，而收听政之实效。昔汉之和熹邓皇后、晋之康献褚皇后、辽之睿智萧皇后，以太后临朝，史册称美；宋朝之宣仁高太后有女中尧舜之誉；明代穆宗皇后，神宗嫡母，上尊号曰'仁圣皇太后'，穆宗贵妃，神宗生母，上尊号曰'慈圣皇太后'，维时神宗十岁，政事皆由两宫裁决施行，未尝居垂帘之名也。我皇上聪明天擅，正宜涵泳诗书，不数年即可亲政，而此数年间，外而贼匪未平，内而奸人逼处，何以拯时艰，何以饬法度，固结人心最为紧要。倘大权无所专属，以致人心惊疑，是则目前大可忧者。至皇太后召见臣工礼节及一切办事章程，仍循向来军机大臣承旨旧制，或应量为变通，拟求饬下群臣会议，具奏请旨酌定，以示遵守，庶行政可免流弊，而中外人心益深悦服矣。"会钦差大臣、侍郎胜保亦奏请简近支亲王辅政，以防权奸之专擅。十月朔，车驾至京师。将至之日，诸大臣皆循例郊迎，两宫对大臣涕泣，缕述三奸欺藐之状，周祖培奏曰："何不重治其罪？"皇太后曰："彼为赞襄王大臣，可径予治罪乎？"祖培对曰："皇太后可降旨，先令解任，再予拿问。"太后曰："善。"乃诏解赞襄王大臣八人之任，以恭亲王奕䜣为议政王，从民望也。垂帘典礼令在廷大小臣工集议以闻。先召见议政王大臣，上南面稍东席地坐，两宫亦南面坐，稍北。皇太后面谕三奸跋扈诸不法状，且泣下，上顾曰："阿娑，奴辈如此负恩，即斫头可也，请勿悲。"遂与王大臣密定计，即另派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户部左侍郎文祥、右侍郎宝鋆、鸿胪寺少卿曹毓瑛为军机大臣。初二日，恭亲王率周祖培、文祥等入朝待命。载垣等已先至，尚未知解任之信，盖三奸解任之旨及召见王大臣等已在初一日之申酉间，特命办事处勿知会怡、郑二王，故二王皆不知。然已微有所闻，见恭亲王等，则大言曰："外廷臣子，何得擅入？"王答以有诏。复以不应召见呵止王。王逊谢，隙立宫门外。俄诏下，命恭亲王将载垣、端华、肃顺革去爵职，拿交宗人府，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林詹科道严行议罪。王捧诏宣示，载垣、端华二人厉声曰："我辈未入，诏从何来？"王命擒出。复呵曰："谁敢者？"已有侍卫数人来前，褫二人冠带，拥出隆宗门。尚顾索肩舆及从人，或告已驱散矣，遂踉跄拥至宗人府，幽之。肃顺方护送梓宫，次于密云。逮者至，门已闭，乃毁外户而入，闻肃顺在卧室咆哮骂詈，又毁其寝门，见肃顺方拥二妾卧于床，遂械至，亦系宗人府。肃顺瞋目叱端华、载垣曰："若早从吾言，何至有今日？"二人曰："事已至此，复何言？"载垣亦咎端华曰："吾之罪名，皆听汝言成之。"故论者谓三凶之罪，肃顺尤甚，端华次之，载垣又次之。盖肃顺之骜悍过于二人，自忖护送梓宫，仅迟数日，至京不至有变，然使俟肃顺至而图之，彼耳目既广，布置渐密，则措手较难矣，惟车驾至京，而即日下诏，办理神速，为中外人情所不料，尤有疾雷不及掩耳之势云。廷议既上，请均照大逆例凌迟处死。初六日诏曰："载垣、端华、肃顺朋比为奸，专权跋扈，种种情形均经明降谕旨，宣示中外。至载垣、端华、肃顺于七月十七日皇考升遐，即以赞襄王大臣自居，实则我皇考弥留之际，但面谕载垣等立朕为皇太子，并无令其赞襄政务之谕，载垣等乃造作赞襄名目，诸事并不请旨，擅自主持；两宫皇太后面谕之事，亦敢违阻不行；御史董元醇条奏皇太后垂帘事宜，载垣等非独擅改谕旨，并于召对时，有'伊等系赞襄，朕躬不能听命于皇太

后；伊等请皇太后看摺亦属多余’之语。当面咆哮，目无君上，情形不一而足。且屡言亲王等不可召见，意在离间，此载垣、端华、肃顺之罪状也。肃顺擅坐御位，于进内廷当差时，出入自由，目无法纪，擅用行宫内御用器物；于传取应用物件，抗违不遵，并自请分见两宫皇太后；于召对时，辞气之间，互相抑扬，意在构衅，此又肃顺之罪状也。一切罪状均经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面谕，议政王军机大臣逐条开列，传知会议王大臣等知悉。兹据该王大臣等按律拟罪，将载垣等凌迟处死。当即召见议政王奕䜣、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文祥、右侍郎宝鋆、鸿胪寺少卿曹毓瑛、惠亲王奕诜、醇郡王奕譞、钟郡王奕詥、孚郡王奕譓、睿亲王仁寿、大学士贾桢、周祖培、刑部尚书绵森面询以载垣等罪名有无一线可原，兹据该大臣等佥称载垣、端华、肃顺跋扈不臣，均属罪大恶极，国法无可宽宥，并无异辞。朕念载垣等均属宗支，以身罹重罪，应悉弃市，能无泪下。惟载垣等前后一切专权跋扈情形，谋危社稷，是皆列祖列宗之罪人，非独欺陵朕躬为有罪也。在载垣等未尝不自恃为顾命大臣，纵使作恶多端，定邀宽典，岂知赞襄政务，皇考实无此谕，若不重治其罪，何以仰副皇考付托之重？亦何以饬法纪而示万世？即照该王大臣等所拟，均即凌迟处死，实属情罪相当。惟国家本有‘议亲、议贵’之条，尚可量从，姑于万无可宽贷之中，免其肆市，载垣、端华均著加恩赐，令自尽，即派肃亲王华封、刑部尚书绵森迅即前往宗人府空室，传旨令其自尽。此为国体起见，非朕之有私于载垣、端华也。至肃顺之悖逆狂谬，较载垣等尤甚，亟应凌迟处死以伸国法而快人心，惟朕心究有所未忍，著加恩改为斩立决，即派睿亲王仁寿、刑部右侍郎载龄前往监视行刑，以为大逆不道者戒。至景寿身为国戚，缄默不言，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于载垣等窃夺政柄，不能力争，均属辜恩溺职，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革职发往新疆效力，均属罪有应得。惟以载垣等凶焰方张，受其箝制，实有难与争衡之势，其不能振作尚有可原。御前大臣景寿，即革职，仍留公爵，并额驸品级，免其发遣。兵部尚书穆荫，即革职，改为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礼部右侍郎杜翰、太仆寺少卿焦佑瀛均著即行革职，加恩免其发遣。钦此。”是日，载垣、端华自缢。肃顺以科场、钞票两案无辜受害者尤多，都人士闻其将杀肃顺，交口称快，其怨家皆驾车载酒驰赴西市观之。肃顺身肥面白，以大丧故白袍、布靴，反接置牛车上。过骡马市大街，儿童欢呼曰：“肃顺亦有今日乎？”或拾瓦砾泥土掷之，顷之，面目遂模糊不可辨云。将行刑，肃顺肆口大骂，其悖逆之声皆为人臣子者所不忍闻。又不肯跪，刽子手以大铁柄敲之，乃跪下，盖两胫已折矣，遂斩之。少詹事许彭寿疏请治奸党，诏曰：“前因许彭寿于拿问载垣、端华、肃顺时，请查办党援，当令指出党援诸人实迹。嗣据明白回奏形迹最著者，莫如吏部尚书陈孚恩，最密者莫如侍郎刘琨、黄宗汉等，平日保举之人，如侍郎成琦、德克津太、候补京堂富绩，外间啧有烦言。陈孚恩于上年七月大行皇帝发下朱谕：‘巡幸热河是否可行？’陈孚恩即有‘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之语，意在迎合载垣等。当时会议诸臣无不共见共闻，大行皇帝龙驭上宾，满汉大臣中，惟令陈孚恩一人免赴行在，是该尚书为载垣等之心腹，即此可见。黄宗汉于本年春间前赴热河，皇考召见时，即以危辞力阻回銮，迨闻皇考梓宫有回京之信，该侍郎又以京城情形可虑遍告于人，希冀阻止，其为迎合载垣等众所共知。以上二人均属一二品大员，声名如此狼藉，品行如此卑污，若任其滥厕卿贰，何以表率僚属？陈孚恩、黄宗汉均著革职，永不叙用，以为大僚谄媚者戒。至侍郎刘琨、成琦、太仆寺少卿德克津太、候补京堂富绩，与载垣等虽无交通实据，而或与往来较密，或由伊等保举，或拜认师生，众人耳目，共见共闻，何能置之不议？刘琨、成琦、德克津太、富绩均著即行革职。许彭寿纠参各节，朕早有所闻，用特惩一儆百，期于力振颓靡。载垣、端华、肃顺三人事权所属，诸臣等何能与之绝无干涉，此后惟有以宽大为念，不咎既往，尔诸臣亦毋须再以查办奸党等事纷纷陈请，致启讦告诬陷之风。惟当各勤厥职，争自濯磨，守正不阿，毋蹈陈孚恩等恶习，朕实有厚望焉。”未几，查抄肃顺家，得陈孚恩手书，有不臣语，乃复逮戍伊犁。先是载垣等拟进年号曰“祺祥”，已颁宪矣，有言其意义重复者，遂置不用。初九日甲子昧爽，穆宗毅皇帝御正殿，即位，礼成，大赦，以明年为同治元年，上母后皇太后尊号曰“慈安皇太后”，圣母皇太后尊号曰“慈禧皇太后”，垂帘听政。先是钦天监奏，八月朔旦，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登极之日，久阴忽霁，八表镜清，于是权奸既去，新政如旭日初升，群贤并进，内外协力，宏济艰难，遂启中兴之治。

同道堂印

孝贞皇后垂帘诏书，暨孝钦皇后垂帘，迄于末命，皆钤同道堂印，人皆知为文宗所赐，不知何以赐也。清祖制，皇帝昧爽视朝，文宗荒于色，恒不朝，或日高始出，孝贞患之。一日帝出，后至寝殿，召侍寝某妃至。后登帝座，妃跪，后责之曰：“使皇帝怠荒，悉汝之过。”将予杖。帝方朝，念妃急还宫，内侍将入报后，帝亟止之。蹑足入，见妃将受杖，遽询何为。后即下座立，帝登座，顾后问之。后跪而对曰：“祖宗家法，昧爽视朝，今皇上屡晏起，或竟不朝，外臣将谓奴才束妃嫔不严，累皇上大德，破祖宗家法，是以责之。”帝有惭色，曰：“朕昨被酒，偶致晏起，非妃之过，望宥之。”后起立，谕妃曰：“皇上命汝起，可起去。此后不谨事皇上，致皇上伤酒晏起者，责在汝身。”妃悚息叩头退。妃忘其名，当时有丽妃者有殊色，极被宠眷，殆即是也。帝内惭，思有以慰后，探怀得一汉玉印，镌“同道堂”者，遂以授之。及诛三凶手诏，称先帝付托，遂钤为信。孝贞后薨，孝钦后独垂帘，屡钤此印。迄景皇帝崩，懿旨立宣统帝，犹用之。

穆宗亲政时，孝钦后询枢臣，同道堂印宜何处置。

恭亲王奕䜣领枢垣，对曰："当缴藏寿皇殿。"后极不乐，遂恶之。其后恭王罢政，亦缘于此。（*右一则为秀山李稷勋姚琴闻诸张文达公百熙者，述诸王先生之前*）

风丫头

清高宗母孝圣皇后，承德府贫家女，少不检束，每晨游市中，恒取食于小贩，不给值，屡被叱逐，攫食如故，里中呼为风丫头。有恕之者，是日售独多；拒者，恒寥落。皆恣之食，则皆获利，争异焉。所亲挈之京师，适宫中选秀女，伴送其戚至宫门，守者偶不检，遂混入。及帝将出，排班独多一人，有司惶急无如何，强纳班中。是班多幼女，身短，惟后独长，误被选，分给世宗邸中。世宗好佛，恒不居内，偶不豫，福晋命侍帝疾，后则竭诚四十余昼夜不辍。帝疾愈，愍其劳，遂幸焉。有身，遂诞高宗。既嗣位，尊为太后。世宗在潜邸，以跅弛失爱于圣祖，常挈高宗居京师法源寺。及高宗即位，乃闭寺前门。寺僧相传高宗方幼，世宗常命购小食于寺外，门者屡窘之，高宗愤言："吾为帝，必封禁尔寺。"及嗣位，遂封闭焉。盖齐东语也。

世宗杀允禵

世宗既嗣位，弟兄多假以罪名杀之。皇兄允禔为大将军，未有罪名，世宗使人刺杀之车中。

孙尔准为年羹尧子

世宗夺位，年羹尧有力焉，大被亲任。及羹尧权倾中外，乃摭其罪黜辱之，罚守杭州城门。羹尧日坐城门外，见一老儒，出入恒不逾时，呼而问之，盖家贫授读城外，归而养母，故晨出暮归也。羹尧心识之。一日，约儒宵待于家，至期，携一仆来，登堂请拜母，并请其妇出见。命仆去外衣，一旗装妇人也。羹尧命以姑礼见儒母，以大妇礼见儒妻，告儒曰："此吾妾也，吾得罪，必不能全其家，吾死虑绝嗣，此妾已孕，今以托君。"以一匣馈之，皆奇珍也。儒受而诺焉。羹尧旋被戮。妾生子冒儒姓孙氏，以功致公爵。又闻诸祥符顾瑗亚蘧，言侍郎严修本浙江籍，自言为年大将军之后，未知信否。

崔妈妈

文宗乳母曰崔妈妈，居宫中有大权。宫中有四宫嫔：曰牡丹春、海棠春、杏花春、芍药春者，皆以所居名之。四宫嫔皆汉人，苏产小足，为崔妈妈所进者也。僧王格林沁方为御前大臣，一日，于乾清门外见数小轿直入门内，喝问之，舆夫不答，王厉声止之。一太监出，崔妈问叫于后者谁也，太监以僧王对。崔作色曰："叫他听信。"次日，而僧王斥退。光绪间内廷太监有崔总管者，权亚于李连英，或曰即崔妈妈子也。

翁同龢荣禄交恶

光绪初，李文正鸿藻、沈文定桂芬同在枢府，文定以熟谙掌故称上旨，权颇重，汉人在枢府类当国者，自文定始也。荣禄方为步军统领，年甚少，不慊于文定。值晋抚出缺，是日文定方乞假，荣禄入见，乃力保文定授晋抚。命下，举朝皆诧，枢臣既未进言，则言者必为外臣，是日除荣禄入见外，皆疏远小臣，则言者必为荣禄。翁同龢方为詹事，与荣禄盟兄弟也，同辈使侦荣禄，时方有试差，同龢不预，与荣禄语甚憾文定，非揭其阴私，荣禄信之。翁问沈外任何意也？荣言吾言诸太后，遂有是命。翁归，告李文正，谋有以报之。数日而西安将军出缺，文正力保荣禄，遂外任西安。迄翁继秉政，而荣禄十年不迁，怨翁极深。戊戌四月，翁以导景皇帝行新政得罪，废于家，谕言"以为居心险诈者戒"，盖指前事也。（*右一则为长沙章华曼仙述诸王先生之前者*）

孝全皇后赐死　康慈太后尊号

宣宗孝全皇后生文宗，恭王奕䜣、醇王奕譞皆孝静后出，咸丰初晋康慈太妃者也。宣宗爱恭王，欲立之，孝全后欲鸩杀诸子。一日，置馔召诸子食，置毒鱼中，预戒文宗勿食。文宗殊友爱，阴告诸弟毋食此鱼，诸弟得不死。既而谋泄，宣宗母太后怒甚，立命赐死。后徘徊不能引决，太后命悬白宫门，集宫人昼夜哭之，后乃投缳死。宣宗命文宗母事康慈，康慈抚如己出。宣宗以文宗友爱，决立之。康慈疾亟，文宗入侍，康慈面向壁，迷瞀中误以为恭王也，曰："汝来何为？吾所遗留皆以与汝也。汝兄性烈，汝勿忤之。"文宗询母作何谓？康慈张目审知其误，遂不语。文宗自是始恶恭王。恭王屡为母请尊号，文宗靳之。及康慈弥留，恭王出，遇文宗于夹道，泣告之，谓母愿及弥留得尊号以瞑目，文宗点首趋入。恭王出，遽传诏上康慈太后尊号，文宗滋不悦也。故有司所拟康慈丧礼，文宗极力裁削。未几，命恭王退出枢垣。

同治间恭王出枢垣

恭王奕䜣于同治初在枢府，孝钦后垂帘听政，每恭王入，必命坐赐茶。及孝钦后不快于恭王，适某御史疏劾之，恭王入见，后未命赐茶，恭王适渴，举杯饮，旋悟此为太后设也，急置之。后谓有人劾汝，汝知之乎？取疏示之。恭王言此某御史声名不好，言岂足凭。后怒曰："劾汝者即非良善乎？"恭王悚然退。旋命退出枢垣，改命醇王入掌枢要。谕旨责恭王"有许多暧昧不明之处，难以尽述"之语，醇王手笔也。朝野皆诧，实则专指误饮太后茶一事也。茶陵谭钟麟方官御史，同辈劝上疏诘焉，钟麟谢之。旋全台连名上公疏，钟麟方掌京畿道，历领衔，遂署名。疏上，恭王极德之。逮三入枢垣，力援钟麟至制府，凡钟麟所陈请无拒驳者。

椒生随笔

[清]王之春撰　李　羽整理

《椒生随笔》八卷,清王之春撰。王之春,字椒生,又字爵棠,清泉(今湖南衡阳)人。生于清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卒年不详。曾先后任广东、湖北、四川布政使,山西、安徽、广西巡抚。光绪二十九年坐事被解职。著有《国朝柔远记》等。

本书为作者"兴到笔随"之作,于掌故轶闻、诗词书画等无所不谈,因作者官场阅历丰富,又曾参与洋务活动和任清末外交大臣,所记清代人物事件,有较高参考价值。

现据光绪七年刊本标点整理。

自　序

天下形形色色,见见闻闻,莫不有以开发人之心思,警动人之耳目。无心置之,斯过而不留耳。余性鲁,苦无记诵之学,事无大小,有可资观览助谈柄者,暇辄笔于书,随得随记,久而裒然成集。积以岁月,穷控古今,然后知后海先河,为山覆篑,而于圣贤六经之奥,国家治忽之原,民生根本之计,渐有所窥。始悔向日学之不博,见之不卓,方拟举付一炬,以免敝帚千金之诮,而友人谬许为可存,怂恿付梓。夫天下之理无穷,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故,昔日之得不足以自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假我数年,将择焉而精,语焉而详,所以明学术,正人心,厚风俗,以兴平治之事者,则有志未逮。姑先以此本质之同志,名曰《随笔》。山中白云,只自怡悦,不堪持赠,覆瓿烧薪,将一任诸览者。

光绪三年丁丑九月爵棠王之春自识于京口军次。

卷　一

戒子孙

予七世祖船山公讳夫之戒子孙云:勿作赘婿,勿以子女出继异姓及为僧道,勿嫁女受财,或丧子嫁妇尤不可受一丝,勿听鬻术人改葬,勿为讼者证佐,勿为人作呈诉及作歇保,勿为乡团之魁,勿作屠人厨人及鬻酒食,勿挟火枪弓弩网猎禽兽,勿习拳勇咒术,勿作师巫及鼓吹人,勿立坛祀山魈跳神。能士者士,其次医,次则农工商贾,各惟其力与其时。吾不敢望古人之风规,但得似启、祯间稍有耻者足矣。凡此所戒,皆船山公所深鄙者。若饮博狂荡,自是不幸而生此败类,无如之何。然其由来,皆自不守此戒,丧其恻隐羞恶之心耳。

周文忠逸事

周文忠(天爵)有勇力,居恒舞大刀自乐。性卞急而至孝,每坐堂皇,怒而刑人。闻太夫人召,即止而退。太夫人怒,则跽而请罪,色愉如也。或言公一逸事云:公任漕督时,以太夫人久旋里,遣干弁赍金为母寿,嘱言是积俸之资,惧太夫人不纳也。仆至里第见太夫人,果询以金所自来,仆具以对。太夫人曰:"得由积俸,吾姑受之。尔归语主人,好自作官报国,然须变情性为宽和,庶几留一头颅为将来见我地步。"仆唯唯。迨归见文忠,诡言太夫人甚喜,且伪作安慰语。文忠俟其言毕,遽令缚而鞭之,仆不得已以实告。文忠乃喜,释其缚曰:"太夫人训我素严,岂肯作好言语,汝后述者,乃真我母语也。我闻之如见母矣。"遂赉仆而忻悦者累日。公之纯孝如此。

字经百炼

予题羡园诗有"秋因讳老施颜色"之句,友人亟赏之,谓"讳"字经百炼而出。近读耕楼句云"天地矜秋色",意与予合,而"矜"字亦百炼得之者。

戚少保远鉴

汴城书生言曰:未有权臣在朝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戚少保《纪效新书》有《或问》一篇。盖明人积习,

惟便私图而不问国事。己在事中，则攘功避过，以身之利害为可否，以心之爱憎为是非；己在事外，则嫉忌成功，恶人胜己，吠声结党，倡浮议以掣其肘。戚公深鉴于此，故反复论辨之，盖为当时文臣发也（节四库全书提要）。卒以张江陵没半载，谗构纷沓，竟罢归，悒悒以终。信乎江陵之非权臣，使分宜复起，恐戚少保亦岳少保之后车也。

惆怅词

毗陵名士陆秋岩（崇兰），怀才不遇，赍志以殁。诗笔清丽芊绵，存稿甚富。予见其所作《惆怅词》四首，录其三云："娥娥红粉尽盘鸦，亭短亭长记那家。红豆歌残金缕曲，绿芜影冷玉钩斜。海能填恨思衔石，月解销魂为葬花。一别匆匆如梦里，由来门外即天涯。""白石青松证旧盟，江天何异隔层城。海棠只为愁红死，胡蝶偏教傅粉生。已过光阴殊造次，未圆心事怕分明。人间绝少埋忧地，便拟骖鸾上玉京。" "晶帘十丈引游丝，瘦骨青衫婴母知。醉后却嫌天地窄，春来便觉性情痴。绿波南浦愁江草，细雨荒坟唱鲍诗。记得小红犹未嫁，合欢不赠赠将离。"

又一联云："蕉叶裁成描蛱蝶，菱花留得嫁鸳鸯。"句亦新隽。

《蒙求》释注

唐李瀚《蒙求》一书，以四言韵语类列古人，而各系以事，后仿其体而为之者，若王令、方逢辰、陈栎凡数家。近日通行之《龙文鞭影》，较此详备而不及其古简。贵阳蒋允之太守为之释注，所谓日记一事，久自贯穿，益初学之见闻，不是过也。

月当头

"万事不如杯在手，一生几见月当头"，前人句也。每岁以十一月望日为月当头，是日子刻，立竿无影。他月不然，否则常有团圆，何必云"一生几见"耶！忆吴竹桥太史咏月当头《喝火令》词句云："笑说今宵明月十分圆，笑说今年明月还有一回圆。"意特新倩。

任丘题壁

有人题诗四首于任丘壁上，仅记其三联云："花开三蒂从来少，梅为分尝分外酸。""愿从世界栽红豆，敢向天涯录小名。""一枕梦回双蛱蝶，百年人得几团圆。"下署"蠡庄"二字，盖深于情者。

嘲　潘

崇川潘公子幼随父宦京师，弱冠成翰林，意得甚，旋里集诸少年为征逐游，甚至登场演剧。有人嘲以偶语云："京调唱昆腔，这翰林另有班子；斯文更曲谱，那秀才好个优生。"斯可谓善谑矣。

诗有来历

郑板桥《诗钞》中有句云："贪看斜阳婢倚楼。"人谓"焉有如此雅婢"。予笑曰："胡为乎泥中？此谁氏婢也？岂如小家之豢于厨下而蓬头赤脚者哉！"板桥诗固自有来历。

挽塔忠武联

曾侯相挽塔军门（齐布）云："大勇却慈祥论古略同曹武惠；至诚相煦妪，有章曾荐郭汾阳。"彭雪琴宫保亦有挽联云："谥并武乡侯，湘鄂战功青史在；寿同岳少保（忠武以积劳呕血薨于九江，年三十有九），古今名将白头稀。"相国与忠武同患难，而彭公则稍间矣，情谊有别，辞气不同，而确切莫移则一也。

哀挽运典

哀挽以抒真性，自应白描为妙，而运典真切者，如余上岁挽妹一联撰句云："汝性最聪明，曾伴阿兄吟柳絮；甥侪均稚弱，忍看若辈著芦花。"

咏曹操

汉阳戴景皋（喻让）咏曹操云："卖履分香儿女情，读书射猎英雄气。如何横槊对东风，老年想作乔家婿。"予亦有咏曹操云："文章功业两称奇，历代奸雄奉作师。九锡自加尊武帝，千金尚肯赎文姬。老而不死真谓贼，谒者之监尚有儿。闻说当年能治许，阿瞒可惜出非时。"末二句令阿瞒见之，当又大笑。

秦桧王氏对语

汤阴武穆公庙前有秦桧、王氏、万俟卨、张俊四铁像列跪其下，反缚如就刑状。有人制一对语，其粘于秦桧者云："咳！我纵丧心，有贤妻必不若此。"其粘于王氏者云："啐！妾虽长舌，无鄙夫何至于斯。"作互相怨怼口角，是亦妙谑矣哉！

陈忠愍祠堂联

陈忠愍（化成）以江南提戎督军御外夷，于吴淞中炮阵亡，敕建专祠。熊观察一本题联云："昔时未读五车书，雅量清心，温如玉，冷如冰，是大将，实是大儒，使天下讲道论文人愧死；此日竟成千载业，忠肝义胆，重于山，坚于石，忘吾身，不忘吾主，任世间寡廉鲜耻辈偷生。"借题发挥，大力包举，直是下语如铸。

陈庆云

陈庆云军门（国瑞），湖北麻城人，初为黄殿臣（开榜）养子，后复本姓。骁勇善战，性嗜杀，斩疱丁不胜计，执刀匕者恒惴惴也。历战克捷，功颇伟。尝语人曰："战要战得稳，追要追得狠，退要退得紧。"予谓此乃名将语。又助修黄鹤楼，拟联云："黄鹤飞来复飞去，白云可杀不可留。"人怪其下句之奇，庆云笑曰："君未读唐诗乎？'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浮云比安禄山，非其可杀者乎？"虽自作聪明，尚有可采。

家梦楼先生诗册

予曾于友人处见梦楼先生(文治)手录近作一册，书法秀劲，诗调铿锵，令人把玩不释。其实获我心者，如"破风万里余豪气，策蹇三年有泪痕"、"实愧头衔称著作，徒教僮仆费饔飧"、"芳草心情淹妓馆，梅花时节上僧楼"、"英雄温饱有髀肉，文士依羁无远谋"，真不啻为浪迹半生者写照也。

诗意含蓄

友人潘慎初，粤西孝廉，积功至观察，有《榕阴草堂诗集》。《金陵杂感》七律二章，诗境闲远，备极含蓄，不受前人束缚。首云"山形平远水潆洄，地到江南气象开。读史不无兴废感，济时空论古今才。眼前胜景非金粉，劫后余灰付草莱。尚有近年征战迹，等闲步上雨花台。"次云："恣游东北遍西南，世味亲尝苦与甘。名士过江多习气，丈夫投笔总空谈。清凉近挹青山色，妙相闲寻古佛龛。我本书生惯戎马，频年侨寓又何堪。"他如"名利两途羞画虎，诗文一道付雕虫"、"诗情敢谓江山助，豪气难将湖海除"、"春风原野萦荆棘，落日林丘灌菜蔬"、"花前得句诗情远，乱后谈兵胆气豪"、"饱尝世味休吞枣，驰逐名场类嗜痂"等句，皆可诵。

金陵士人

贼陷金陵后，闻一士人夙有文名，令作伪王府堂联，士人援笔立就云："一统山河七十二里半(金陵周外城计七十二里半也)，满朝文武三百六行全。"某贼怒杀之。嗣以一论一诗开科取士，诗题为《四海之内一东王》。一士人极力作颂扬语，伪东王杨秀清大悦，赐状元及第，秩同统制。游街之次日即逸出。二士或激烈，或明哲，均合乎道也。

宣化风俗

宣化以每岁季春出郭外踏青，男女杂坐，席地饮酒，堕珥遗簪，日昳不禁。解裙挂于树杪曰挂红，遥望之，红绿飞扬，殊有可观。又于五月十四至十六日，原为总戎晾甲之期，土人讹为晾脚会，故于此三日，无论贫富妇女，群坐于大门以外，日必易著新鞋，其富厚者日凡四五易，游人指视赞其纤小，则以为荣，此俗尤陋。

咏村学诗

《随园诗话》载有"牧童七八纵横坐，天地元黄喊一年"之句，已形容尽致矣。赵云松先生句云："惟有村童读书声，都都乎文喧不已。"谓错读"郁郁乎"二字也。许文恪公(乃普)句云："杖藜扶出村夫子，多少儿童散似鸦。"均是咏村学诗，亦足称传神之笔。

名言不必出自贤哲

今州县大堂戒石箴曰："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按张瑞义《贯耳集》本二十四句，为蜀王孟昶语，宋高宗摘取之。又"清慎勤"三字为司马昭训长史之言，见《三国志》。可见至理名言，不必尽出自贤哲。

御挽林文忠联

林文忠一代伟人，近罕伦比，强疾视师，中途星陨，天下惜之。相传有御挽一联云："答君恩忠慎清勤，四十年尽瘁披诚，解组归来，犹是心存军国。迪朕德驰驱险阻，六千里出师未及，骑箕竟去，空教泪洒英雄。"见者莫不流涕。

潘文恭公

潘文恭公富贵寿考，亦近时之有一无两者也。公成童时，应苏郡试，太守李公器之，出句命对云："范文公天下为任。"公应声曰："韩昌黎百世之师。"李公击节，拔冠一军，书其卷尾云："此子早安排作状元宰相矣。"人服李公之先识。文恭自挽联云："乡梦久无凭，那有闲情问松菊。主恩惭未报，好留余悃付儿孙。"时金陵已遭沦陷，公虽予告而归，其忠君爱国之思，溢于言表。

咏谯周

予有咏谯周诗，怒骂痛快，录其三首之一云："诸葛年才五十四，遐龄高寿乃谯周。老而不死真为贼，降表烦伊两次修。"

周太守

周太宋(沐润)寄籍汴城，以庶吉士散馆出宰江南，历任繁剧，所至有声。然素负不羁之才，未免忽于细行。有富金者，吴门名妓也，尝赠以联云："我富文章卿富艳，兼金声价断金交。"遂为台谏官纠参。迨有事复官宰常熟，题堂联云："十日雨，五日风，岁乃常熟；九年耕，三年蓄，民其姑苏。"二联均脍炙人口，后擢守常郡。

儿时诗

予九岁初学诗，一日，游郡北育婴堂，楼上祀武穆王神像，下跪秦桧等，口占一绝云："育婴楼接岳王祠，日冷风寒积树枝。扇击佞臣挥涕骂，有人匿笑道予痴。"塾师见之，谓此子后必工吟，及今思之，真不脱小儿气。

胡文忠公

益阳胡文忠，父讳达源，官至少詹事。母汤太夫人娠公时，梦五色鸟飞集屋后丛，张两翼翔鸣，群鸟从飞，啄林中芝草，因名林翼，字咏芝。年八岁，陶文毅(澍)见而惊为伟器，遂以女字之。公后以翰林典试江南，缘案诖误，家居养晦，题斋居联"池圃足高卧，图书供古欢。"寻以林文忠敦劝出山，乃以知府分发贵州，洊擢至湖北巡抚。咸丰十一年七月，显皇帝龙驭上宾。八月，公以劳瘁薨于位，曾侯相请以功绩宣付史馆。疏略云："六年十一月攻克武汉，以次恢复黄州等郡县，悉师越

境围攻九江，又分兵救瑞州，督抚之以全力援剿邻省，自湖北始也。后功蒇，复奏明以全鄂之力办皖北之贼，越二千里援解湖南宝庆之围；援湖之师未返，又议大举图皖，先灭发匪，保三吴之财赋，雪敷天之公愤，绘图数十张，分致与官文暨诸路将帅，昼夜咨谋。”又云“每遇捷报之折，皆不专奏，恒推臣处主稿，偶一出奏，则盛称诸将之功，而己不与焉。其心竞竞，以推让僚友、扶持善类为务。”又云“臣与该故抚共事日久，相知最深，曾奏称胡林翼之才胜臣十倍，近则遇事咨询，尤服其进德之猛，不敢阿好溢美，亦不敢殁其忠勋”等语。又挽联云：“逋寇在吴中，为先帝与荩臣临终憾事；荐贤满天下，愿后人补我公未了勋名。”纪实之言，诚非溢美，侯相真公之知己哉！”

盗鼠兵猫

嘉庆戊寅，闽有海滨小盗船窃发，兵船大而不能遍搜。阮文达抚闽，谓此等如蝗有蝻，尤宜扑灭。遂雇民船配弁兵扮作客商，专走浅河小港，诱缉小匪，从此盗绝。有因无盗而议撤者，公曰：“养猫所以捕鼠，若无鼠而不养，则鼠又出矣。”比喻最确。

专责集事

嘉庆甲戌岁，杨忠武入京陛见。上问：“从前三省军务（湖北、陕西、四川）何以延至十数年之久，现在两次军务（河南教匪、陕南饥民之乱）何以蒇事之速？”公对以有专责，则事易集，上首肯者再。公，武人也，而一言能发修齐治平之蕴。

贫士“增减”

贫士“增减”数则，可供一噱。其语云：“愁日增，意气日减；药方日增，酒量日减；奔足日增，交游日减；子女日增，婢仆日减；索债人日增，借债人日减；典票日增，质物日减；妻孥怨恨日增，帷榻柔情日减；市儿牙侩之秽语日增，登临赏玩之清缘日减；厌态日增，佳趣日减；慈悲心日增，计较心日减。”予又加四则云：“诗日增，睡日减；案牍日增，酒量日减；亲友奖誉日增，田间乐事日减；零碎书画日增，完善玩器日减。”

卷　二

惜　字

外舅萧公（继昌）佐贺耦耕先生（长龄）于苏藩任时，办海运。先生勤于政，除夕觞幕中客，执杯问曰：“有遗事否？”萧曰：“惟一小事，尚宜办。”贺肃然曰：“愿闻。”萧曰：“署中字纸灰向不准收，飞积厕秽，何如以大竹篓盛之，发交粮艘带至津门，再掷诸海，既镇风波，又为惜字之一道，推之各州县，亦应遵办。”贺为首肯，立即通饬照行。嗣据州县呈报，合本署所收者，共三千四百余篓。先大夫闻知，作书有云：“一言之福，公之后其无虑无读书识字者乎？”

论加广学额

戊辰之秋，湖北学政张湘涛太史（之洞）《以团练捐输加广学额太滥，请饬疆臣切实核减部臣变通定章》一疏有云：“初学者略识‘之’、‘无’，便怀侥倖之想。幸中者，未尝学问，更无求进之心，将向来文物荟萃之区，寖变为荒芜谫陋之习。不学者以为得计，老成者深有隐忧。况人数过众，则官师之约束难；取类过宽，则士林之流品杂。其于士习文风，殊有关系。”云云。夫进取难，则真才出而国强；进取易，则伪士多而国弱。太史之论，合乎正本清源之道矣。

正定府十四属对句

直隶正定府属十四州县，好事者各缀二字，曰“正定将军，行唐使者，元氏夫人，阜平老人，晋州客人，获鹿道人，井陉童子，灵寿仙官，赞皇丞相，无极大帝，平山大王，栾城公子，新乐公主，藁城草寇”，如小说中之称谓然，颇觉连贯，诚匪夷所思也。山左戴紫垣集成对句，更见巧思，其句云：“公子何翩翩也，喜仙官暗系赤绳，于是夫人议婚，老人主盟，彼童子无知，但凭使者行媒，聘定藏娇公主。大帝其巍巍乎，赖丞相借筹玉箸，因而客人亨利，道人服教，虽草寇窃发，可卜将军报捷，削平恃险大王。”

精忠庙联

武昌精忠庙祀岳王，实创于此，唐书臣大令撰联云：“入其国，不非大夫、若宋高宗且不论。古之人，责备贤者，于张魏公又何诛。”运以史笔，下语如铸。

回文集

朱文公、刘静修文集，俱有《菩萨蛮》回文词，随句倒读，不免意复，总不如自尾读回为妙。邱琼山（浚）有《秋思》回文《菩萨蛮》词云：“纱窗碧透横斜影，月光寒处空帏冷。香蛀细烧檀，沉沉正夜阑。　更深方困睡，倦极生愁思。含情感寂寥，何处别魂销。”谢默卿司马依调《咏春闺》云：“飞花落尽春归早，客游遨处青青草。芳树晓啼莺，愁劳梦又惊。魂销香惹袖，翠积眉山皱。微颦小立时，多爱意迟迟。”又张紫蘩《寄怀素兰六妹》回文《虞美人》云：“明窗半掩一庭幽，夜静灯残不。得留风冷结阴寒，落叶别离长坐倚高楼。　迟迟月影移斜竹，叠叠诗馀赋。旅愁将欲断肠随，断梦雁飞连阵几声秋。”女士名芬，一字月楼。

张文毅撰联

鄂抚青墨卿中丞（麟）待士卒有恩，众乐为用，徇一总兵请，移兵就馕入湖南境，天子震怒，正法荆州。死之日，三军皆哭。张文毅（芾）挽一联云：“雷霆雨露总天恩，早知秉节孤忠，久拚一死。成败功名皆幻境，即此盖棺论定，已足千秋。”九京知此，魂其无所恫乎。

板桥词句悖律

《百字令》收句：平（可仄）平平仄，平（可仄）平平（可仄）仄平仄。音节如斯，不能改易。板桥先生《怀古》词有云："世间鼠辈，如何装得老虎。"上句第三字，下句第五字，宜平而均易为仄。既碍口，便悖律矣。此老自成一家，动多率意之作，岂可取法？

陈耕云诗

楚北陈耕云送唐太守子方之任巩昌，有句云："二千石正为良佐，一万里原是壮游。杨柳歌残辞鄂渚，葡萄酒熟趁凉州。"工致极矣。"杨柳句"用韦皋从武昌移蜀事唐，亦从武昌赴陇，用典雅切。

黄云孙先生诗词

丁卯夏，于都门购得武进黄云孙先生（永）诗词。诗名《秣陵删》，仅百十余首。词名《公车词》，仅七十余首。春合读而考证之，盖国初人物也。其诗则笔力清遒，不同凡响；其词则意旨雄迈，亦脱恒蹊，颇于朱、王各大家独标一帜。特录其《听蛙》句云："多言勿乃躁，群聚近于争。"《祁庄》句云："空庭花习静，深院鸟长饥。"《过有秋堂小饮》句云："年来贫病无休日，说到文章有戒容。"《小楼晓起》句云："雄心过去翻成俗，好梦圆时每自危。"又："花月有情成痼疾，山川无恙作深交。"又："一二酒徒盟铁卷，寻常花径叹铜驼。"《虞美人》二阕咏虞姬墓云："马嵬坡下昭君塞，几件伤心外。虞姬墓上不须悲，犹与项王白首两同归。　垓心一剑香魂渺，变作风前草。我今折得草归来，欲与断肠秋色一齐栽。""英雄自古推刘季，差有人强意。一意辟易吕家狐，愿与食其审老大家夫。　一姬死后难相顾，枉自歌声楚。项王闻此目狰狞，应与虞姬长笑几千声。"

墨　劫

常山王灼斋（昶）太仆，富而有墨癖，所藏自唐代迄本朝名煤不下数百种，殊珍异之，弗轻示人。戊午春，发逆突扰，仓卒奔避，未及携以俱行。寇退亟归，则各墨融煮两锅，以刷印伪示，而用其半，翁为痛哭。

八字官人

相传高庙精于月旦，尝以"同、田、贯、日、气、甲、由、申"八字评定人才，以决用舍。中如"贯"字、"气"字为最得形容之妙，能知人者能官人，大知固不独虞舜也。

二贤祠

开州长垣之交，有闵子骞、公西华墓，隆阜相望，祠祀二贤，地借以名。黄河绕流，从未冲没，难黎均结茅其上，以避水灾。祠联云："父母昆弟，人不间其言。宗庙会同，孰能为之大。"本地风光，不烦雕琢。

破句别字对语

相传一纳资为宰官者，遇童试出对云："父母千戈（千误），朕琴朕弤朕二嫂。"一童对云："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破句别字，竟成绝妙对偶。

嘲盐城令联

某明府宰盐城，不甚惬民意，有人大书联语粘于照墙云："当时只说此之谓，今日方知恶在其。"可为一笑。

咏楚霸王

郑板桥先生咏巨鹿之战有云："项王何必为天子，只此快战千古矣。"后读康书臣《止马河》一诗，亦不蹈人云亦云之习，均可为项王吐气也。其诗云："楚人此止马，汉人此得鹿，得鹿不必欢，止马不必哭。太尉不安刘，几乎易产禄。重瞳虽败亡，令人舌难缩。楚王不用贤，亚父保骸骨；汉王能用贤，淮阴灭三族。楚王有烈妃，汉王无贤后，贞淫判两途，青史分芳臭。鸿门遇高祖，不失其为厚，取败在欺敌，故尔功不就。后世多沧桑，李赵慌忙走，作诗尉重瞳，江山非汉有。"

论《聊斋志异》

衡阳曾耕楼曰："《聊斋》一书，效左氏则左氏，效《檀弓》则《檀弓》，效《史》《汉》则《史》《汉》，出语必古，命字必新。《叶生》一则中有尺牍云：'仆东归有日，所以迟迟者，待足下耳。足下朝至，则仆夕发矣。'语简意明，效魏晋亦似魏晋也。"又云："《聊斋》论断，即《后汉》论断。《杨忠愍》一则论云：'先生生为河岳，死为日星，世多以遇仙为先生惜，然鄙意谓天上多一神仙，不若世上多一圣贤。'此等议论，前人未道，有功于儒不小。"又云："《聊斋》善于用典，真如盐着水中也，读其四六，可以见其无一字无来历。"又云："'人知之，丧汝德，人不知，亦促汝寿'，是绝好语。愚谓'德'字不如'名'字。"又云："'轻薄之态，施之君子则丧德，施之小人则招祸。'此言可以为佩。"

谢给谏疏语

仪征谢梦渔给谏（增）《请诛已革两江总督何桂清》一疏有云："何桂清莅任以后，惟以张宴演剧为事。常州知府平翰等竞进玩戏，男歌女舞，日集于庭，遂置军事于不问。及和春、丹阳败衄，退往常州，何桂清即假装思遁，绅民闻信，遮道攀留，愿效死守，何竟令亲兵开放枪炮，伤死士民吴九喜等二十余人，突门而出。逃至常熟之十里亭，纵令兵丁放火劫掠，居民铺户实受其害。迨经奉旨逮问两年之久，屡奉严催，始行到部。"又云"迹其所为，既属形同寇盗；延不就逮，尤为藐视王章"云云。闻和春军溃时，有营员奔告之何，何适举茶欲饮，杯落于地，神色无措。夫无胆识者，必无志节，讵解泰山、鸿毛之义哉？

古人抄袭

秦少游《临江仙》词，直抄钱起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二句。宋子京词：“问牧童，遥指孤村，道杏花深处，那里人家有。”全取小杜诗“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句意。沈石田启南老景诗有云：“今日残花昨日开。”此七字与唐崔惠和句一字不易，可见古人亦不免抄袭也。

论三焦

《蓉塘诗话》云：苏黄门《龙川志》云，彭山有隐者，通古医术，与世诸医所用法不同，人莫知之。单骧从之学，尽得其术，遂以医名于世。骧曰：古说左肾其府膀胱，右肾命门，其府三焦，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包。以理主之，三焦当如膀胱，有形质可见。而王叔和言，三焦有脏无形，不亦大谬乎？盖三焦有形如膀胱，故可以藏，有所系，若其无形，尚可以藏、系哉？且其所以谓之三焦者，何也？三焦分布人体中，有上、中、下之异。方人心湛寂，欲念不起，心火炽然，翕摄三焦，精气入命门之府，输泻而去，故号此府为三焦耳。予后为齐州从事，有一举子徐遁者，右守道之婿也。少尝学医于卫州，闻高敏之遗说，疗病有精思，予为道骧之言，遁喜曰：“齐尝大饥，郡郭相脔割而食，有一人皮肉尽而骨脉全者。遁以学医故，往观其五脏，见右肾下有脂膜如手大者，正与膀胱相对。有二白脉自其中出，夹脊而上贯脑，意此即道家所谓夹脊双关者，而不悟脂膜如手大者之为三焦也，单君之言与所见悉合，可以正古人之谬矣。”今医家者流，皆执叔和三焦无状空有名以自信，不闻有此说，故录之，予谓此论可补诸医书之缺。

别　号

古人有字无号，别号不知始自何人。然别号太多者，幸而名传，后人将不知谁何矣。郑板桥先生云：“八大名满天下，石涛名不出吾扬州，何哉？八大纯用减笔，石涛微茸耳。且八大无二名，人易记识，石涛曰宏济，又曰清湘道人，又曰苦水和尚，又曰大涤子，又曰瞎尊者，别号太多，翻成搅乱。八大只是八大，板桥亦只是板桥，吾不能从石公矣。”此论极当。

大衔借补小缺

江督曾公（国藩）奏武职各员大衔借补小缺，前经奏准，嗣经部驳。此次奏补长江水师各缺，甚至以提镇之衔而借补千把之缺，以入营之资格极久，列保之次数较多，而家中贫寒如故，情愿一小缺为终身衣食之资。统计各省军营保至武职三品以上者，不下数万人。将来军事大定，各路撤兵，此项有阶无缺之员，难保不滋生事端。同治三年，沈葆桢请安置此项人员，自提镇至都守，照实缺例给予俸银米石。饬下臣议，臣以糜费太巨，未经议准。或每年将借补者酌补六七成，序补者酌补三四成，截至同治二十七年止。此后仍按班序补，请旨将绿营将备借补小缺一案，一并饬部核议。见同治七年三月京抄。

折　福

程拳石先生谓终日无事，写字读书亦为折福。予生平最好此二事，忙里偷闲，非握一管，即把一卷，然则予之福折多矣。

论军需报销

倭相国仁等请以同治三年六月前各处军需概免册报，自七月初一日起，事竣后，一体请销。疏略有云“其造册按例定之数不溢一丝，而阴将款目浮开巨万者，与例既符，即在准销之列；其以实用之数登之销册而并无丝毫浮冒者，例稍未符，即难核准。然则报销一事，即能弊绝风清，而实数不准销，准销非实数，虚文相袭，甚无谓也”云云。“实数不准销”二语确切，时下虚文之病，片言足抵千百。

有文在手

益阳胡宫保有文在手如“田”字，刘省三爵帅两手如指斗文，予有文在两手如“井”字。考唐叔有文在手，曰“友”、曰“虞”（古文作从），刘渊有文在手曰“渊”，彭神符有文在手曰“神符”，张文潜有文在手曰“耒”，故以为名。

刘霞仙中丞自陈语

湘中刘霞仙中丞（蓉）初以胡文忠密荐，嗣在骆文忠幕府，又叨荐剡特简川藩。蒋京卿（琦龄）有慎名器之奏，论列及之。方伯自陈乞退，中数语云：“民力既尽，尚为竭泽之渔；苛政未除，更奖催科之绩。事非出于得已，情实迫以难堪。”确切沉痛，是不忍人之言。

昭雪故相

柏静涛相国（葰）清廉端正，不阿肃顺，肃颇衔之。咸丰戊午典京兆试，以失察家丁靳（祥）舞弊，肃顺竭力构陷，己未二月十三日特宣“情有可原，法难宽宥，言念及此，不禁垂泪”之谕，遂与罗（鸿绎）等同弃市，观者流涕，监刑者肃顺暨赵公（光）也。赵则悲泣不胜，肃则扬扬得意。都人痛恨肃顺始此。今上御极，肃顺等伏法，任侍御（兆坚）以柏公情罪未明，奏请昭雪，有云“永建嗣统，先明杨震之忠；隆庆改元，即赠夏言之谥”。又云“尔时承审之载垣等，意在揽权，多方罗织，靳祥之口供未吐，交关之实迹毫无，附会科场，妄议定案”云云。谕旨通行，中外钦悦。

《淮海秋笳集》

《淮海秋笳集》词为甘泉李冰署所辑，共十二家，都为哀怨之音。盖因兵燹仳傐，有感而作也。冰署自序有云“雍门之操，非媚赏于聋俗，车子之奏，期蹴佞于温胡，苦调文心，是所望于觚俞之听也”云云。我也目断

湖山，魂惊鼙鼓，偶披此卷，辄怆予怀。以名作如林，分选志赏。盖掬新亭之泪，步石帚之尘，不仅以搓酥摘粉为工也。

李、韦二逆祸本

道光戊申，吾湘新宁令李博平籴，勒价二千文一石，次年差役讹诈雷再浩之妻党，以致李沅法乘时倡乱。广西桂平韦正因谬悬登仕郎匾额，叠次讹诈，因倡乱，后称北王。官吏诈赃，实为痼本。嗟乎！地方不安，由官邪也？犯上作乱，是谁阶之厉乎？

养 气

圣贤工夫以知言、养气为主，而气之难养，总由七情六欲不能制耳。何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灵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善养则无是矣。

卷 三

日 记

予日记晴雨及琐事，人都笑之。尝观国初周文襄公刊有日记十数卷，叙事略备；后曾文正公亦手书日记，盖公才识固优于人，其勤慎专心于公事，蚤起晚眠，皆有恒心，实非人所能及者。见公在任时，月置一簿，自书日行，纤悉不遗。每日阴晴风雨，亦必详记，人初不知其故。一日，臬司详称某县民告粮船江行失风京控一案，公察其失船为某日，午前午后、东风西风，词情两歧，公一一批驳其日时风候。谳官惊服，从新翻讯，诈遂不得逞。观此，则古人亦尝为之，惟予不能如文正公之有作用耳。

论 将

太公曰：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后世多委之功勋之胄，而廉能勇略者不与焉。此辈习纨袴而厌膏粱，询以韬钤，不知何物。目未辨旌旗之色耳未闻金鼓之音，身未经锋镝之交，足未履沙场之地。《易》曰："师，贞丈人吉。"而以弟子主之，能勿取舆尸之凶乎？太公为逆料语，而真切如此，恐太公前已有此一流人物。

金牌铺题壁诗

金牌铺距赵州八里，无名氏题壁云："十二金牌蓦地来，将军奉诏不疑猜。金人狡狯原无比，天子昏庸实可哀。和虏议非今日定，杀公端不此时开。回思密语终宵候，已见官家忌将才。"论古有识，诗亦倜傥。

寿陶宫保

陶云汀（澍）宫保以十月生。六旬寿时，已督两江。某观察一联大为宫保所赏，悬之首座。其句云："八州都督，五柳先生，经济文章，历代心传家学远；六秩初周，一阳来复，富贵寿考，百年身受国恩长。"

黄仲则词

黄仲则词近髯苏，颇有"铁板铜琶，唱大江东去"气概。集中惟《步蟾宫》一阕，忽变体为柔曼之音，才人真无所不可也。其词云："一层丁字帘儿底，佯绣着花儿不理，别来难道改心肠，便话也有头没尾。兰膏半灭衾如水，陡省起梦中情事，可怜梦又不分明，怎得个，从新作起。"

泰 谦

汉宣帝欲以张安世为大将军，安世曰："老臣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继大将军后。"上笑曰："君言太谦。"俗谓人辞逊者曰"太谦"。"太"，当作"泰"。

钟学士疏语

同治六年夏，大旱。钟学士（佩贤）抗疏请纳直言，以资修省。有云："伏睹近者，夏同善谏幸惇王府第，谕旨称循旧章以折之；倭仁谏修同文馆，谕旨令酌保数人另位一馆以难之。此二事在圣心原有权衡，而群臣遂不无疑惑，谓朝廷开言路之时，而迹似杜言者之口；谓大臣尽匡弼之义，而转使有自危之心。臆揣私度，未能相喻，诚恐敢言之气由此沮，唯阿之习由此开，此臣之所大虑也。"奏上，优诏容纳，从绳之风，于今为烈矣。

论 捻

胡文忠《密陈河南捻匪情形》一疏有云："计近二年来，每年春仲秋季，两次出巢大掠河南，本年秋冬将及湖北之襄阳、汉阳、德安等府，又必扰入陕西、山东、山西等省，再一、二年，骎骎而及于附畿州县矣。腹心之患，此为最大。"又云"臣非仅为襄、汉等府作自保之计，为忧危之词也。臣极知所言越分，特以臣今日言之，已无救于河南，臣再默而不言，则五省均将受害。使臣言而不中，则固北路五省之福也"等语。第就河南而推论之，全局在掌，料事如神，仅以知言目公，犹浅也。

挽陈二山联

陈二山诗画兼长，而以一衿困场屋，曾随高螺舟观察（人鉴）游琉球，后以修志之役，殁于西江，士林惜之。方云泉（骘）挽联云："名士呕肝修史笔，故人挥泪拜羁魂。"

咏钱串子

洪洞韩春塘（经）咏钱串子云："出身原自沤麻地，一到人间万事宜。莫怪无端便抛却，多因不自有钱时。"意涉科诨。随园咏钱云："一代帝王留字去，万般人事让兄骄。"咏物抑何显切。

求官诗

于清端（成龙）《求官》诗云："书生终日苦求官，及

作官时步步难。窗下许多怀抱事，何曾行得与人看。”役志功名人，见此必退一步想。

女　戎

桀之妹喜，纣之妲己，幽王之褒姒，三代均以致乱，故曰女戎。洎有明亡而国朝兴，又属陈圆圆一人。甚矣，女子之系成败也。迦陵《过投金濑怀古》词有云：“覆楚争夸伍相，沼吴又说西施，淮阴往事亦如斯，成败皆由女子。”其旨深矣。

而　字

昔闻一试卷，文多“而”字，房考批云：“当‘而’而不‘而’，不当‘而’而‘而’，而今而后，已而已而。”陈丈问云曰：“而字如钉钯，然用之当，则为犁地土松而秧插矣；用之不当，则为击人迎头一钯，未有不致死者。”此论最妙。

张文端楹联

张文端楹联一云：“造物最忌者巧，万类相感以诚。”一云：“富贵贫贱总难称意，知足即为称意；山水花竹无恒主人，得闲便是主人。”文和公（廷玉）《澄怀园语》载有人集《论》、《孟》二语云：“约失之鲜矣，诚乐莫大焉。”此三联耐人讽咏。

戒洋烟诗

同乡张琴舫有《戒洋烟》诗六首，汉阳学博徐南墅者，谓有关世道人心，刊入文集。其诗云：海舶连樯载与俱，祸人泥土等金珠。阿谁作俑宜无后，继此传灯实有徒。始为寻欢成苦趣，久思没计出迷途。朝廷惩典森严甚，关吏如何有漏租。　藏娇合筑避风台，高卧经旬户懒开。涉世早知身是幻，扪心甘与汝同灰。残更落月天将曙，冷雨敲窗梦乍回。亲故交疏妻妾怨，沉思总觉为何来。　发渐飘萧眼渐花，形骸土木骨槎枒。频惊下泪同歧路，转笑垂涎为曲车。病久竟无方可疗，价高非必酒能赊。明明泉壤君寻去，万劫难回一念差。　破忿捐忧引睡魔，百年投老此中过。昏鸦片片飞三匝，香雾濛濛占一窝。旧日家曾炎海住，平生缘结富儿多。只愁漏尽钟鸣后，独抱空囊奈尔何。　琼箫锦瑟并横陈，玉琢金装考制新。到口便医心上病，行云频现掌中身。百年有尽先拚命，寸铁无锋惯杀人。怪底一灯青似豆，夜深风雨化阴燐。　白榻青衾冷似冰，萧然情味守龛僧。檐牙月黑风摇户，屏角声低鼠瞰灯。宠以专房如爱妾，交原同气比良朋。张衡近日文机涩，补作图经愧未能。

李密不矜名节

晋李密常望外转而朝廷无后命，乃迁汉中太守，自以失意怀怨。及赐饯东堂，诏赋诗，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缘，官无中人，不如归田。明明在上，斯语岂然。”武帝忿之，免密官，卒于家。密真小丈夫也，始终不出，岂非完名全节之人哉！世每以其《陈情表》称重之。《表》中不云乎：“本图宦达，不矜名节。”是二语者，先生自道也。

论士大夫

李少荃爵相《以内官论江苏厘金捐事复陈》一疏有云：“士大夫习为章句帖括，辄嚣嚣然以经术自鸣，攻讦相尚，尊君庇民一切实政，漠不深究。误訾理财之道为朘削，妄拟治兵之人皆怙势，颠倒是非，混淆名实。论事则好从苛刻，任事则竞趋巧伪，一有警变，张皇失措。俗儒之流弊，人才败坏因之，此最可忧。士大夫读万卷书，每好苛论时政，究之坐而言者；未必起而行。”爵相之言，非过激也。

真总督

陕甘总督扬忠武（遇春）入觐宣庙。一日，上忽问曰：“汝公事之暇，尚看书乎？”对曰：“臣不识字。”上又曰：“然则饮酒乎？”对曰：“臣不善饮。”上曰：“汝将何以自遣？”对：“听打鼓说书。”上曰：“听说书固好，如公事何？”对曰：“钱谷责之藩司，刑名责之臬司，兵政责之提镇，臣总其成而已。”上大悦曰：“真总督也！”

禅机联

查孝廉（伊璜）禅机联云：“凭你猜拳，是了是了又是了，呸！真消息还在别家。倩人搔背，上些上些再上些，咦！假痛痒总归自己。”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儒、释一理也。

年大将军诗

年大将军功盖一时，而诗不多见，仅见其题扬紫宸小照一绝云：“魑魅随身总等闲，肩挑龙虎亦徒然。羡君这副超凡骨，不炼金丹也是仙。”自是傲岸不群。

胡文忠撰联

曾涤生侯相之封翁逝世，胡文忠挽联云：“帝与重臣澄清江汉，天留大老笑傲扶桑。”措语庄雅得体。

徐树人中丞

通州徐树人（宗干）咏炭句云：“一半黑时还有骨，十分红处便成灰。”中丞以县令起家，居宦海者数十年，中间不得差事、委署者凡三载，所谓人情如纸薄，宦情薄于纸者，透达极处。纷纷肉食之徒，见此不啻棒喝。圣人云：“能近取譬。”其中丞之谓乎！

论流寇

曾侯相尝有论曰：“千古流寇无良策。夫流寇，犹流水也，迎而激之，逐而搏之，则横决泛滥，为天下患。但壅之使不得流，贼自涸矣。”故九江、安庆、江浙，直东等处长围困贼，而贼随灭，皆本乎此。

茶亭饭肆联语

湖湘间有茶亭而售酒者，柱联云："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吃杯茶去；劳心苦，劳力苦，苦中作乐，斟碗酒来。"见之爽然。又吾乡泉溪市新开饭肆，其门联云："富似石崇，不带半文休请客；辩如季子，说通六国不容赊。"见之粲然。

圣祖赐联

圣祖赐张文端（英）联云："白鸟忘机，任天外云舒云卷。青春不老，看庭前花落花开。"想见主圣臣贤，赓歌飏拜，极一时之盛也。

北音无入声

《填词浅说》云：南曲自有南方之音，若遵周氏北方音叶之，则歌"龙"为"东"，歌"玉"为"御"，"绿"为"虑"，"宅"为"柴"，"落"为"潦"，"责"为"哉"。许莲君表兄云："北音无入声，惟车夫欲车行之速，则呼曰'嗄'（音同夹），真入声也，舍车夫无辨之者。"予留心审听之，果信。

骆吁门制军

川督骆吁门制军（秉章），以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薨于位，崇朴山（实）奏闻中有语云："骆秉章因病在告，每遇边防有事，无不与臣悉心筹画，住返商度，至再至三。若思虑不周，便觉寝馈难安。"又云"其所以能得人能制寇之故，要皆推诚布公，上下相感，一时才俊辈出。至今将帅之臣，大都骆秉章拔擢。而楚军效用四方，骆秉章所感起而奋兴者居多，是其勋名冠一时。正不仅川楚士民实身受其福，虽妇人孺子，亦皆讴思不绝"等语。一笔写来，言之出于至诚者也。

剔牙签

道光间，苏州山塘有老夫妇削柳木为剔牙签，以此致小康，似此物为古时所无。近读赵文敏诗云"食肉先寻剔牙签"，则宋、元时已有之矣。

黑相公

哀伶之冷落者号"黑相公"，好事子咏之云："万古寒酸气，都归黑相公。打围何寂寂，应局故匆匆。飞眼无专斗，翻身即软蓬。忽闻条子到，喜色上眉峰。"有湘兰者，亦黑流也，友人朱君独赏之，大为称美。后以其呼为老头儿，朱遂大愠，乃绝之。寄来一诗云："梨园声价重京师，南国人来罄旅资。夙债已偿清兴减，头衔博得老头儿。"此语蕴藉，不似前作之轻薄也。

野　战

上古不尚野战，而尚阵法。自杨侯遇春募勇剿贼，始尚野战，而阵法废。今则火器为先，精益求精，无过于洋枪洋炮，是以披坚执锐之士，血战数十年，不知阵法为何物。

湖口昭忠祠

彭雪琴宫保建水师昭忠祠于湖口之石钟山。门联云："忠臣魂，烈士魄，英雄气，名贤手笔，菩萨心肠；合古今天地之精灵，同此一山结果。蠡水烟，湓浦月，浔江涛，马当斜阳，匡庐瀑布；挹南北东西之胜景，全凭两眼收来。"是谓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

李次青方伯四六

李公（元度）接统徽州防军以代张文毅（芾），甫三日而军溃，徽郡失守，曾侯相恚甚，奏请拟正军法，奉旨从宽戍边。其实侯相深爱其才，非果欲杀之也。方伯《谢罪禀》有云："君子原爱人以德，覆之而又培之；宰相有造物之权，知我何殊生我。"侯相援笔批其后云："好四六，好文章，好才情。"

杨忠武公

杨时斋制军遇春母李太夫人，梦大水泛一红匣至，中双鲤：一金一赤。遂生公。迨年十八，以乾隆己亥举武科，候补千总，随福文襄（康安）出兵。文襄令从海公兰察学兵法，故公一生心折。海公每逢大敌，梦文襄必占捷。教匪久乱未平，有旨切责将帅。威勇侯额公勒登保奏，言杨遇春年甫四十，鬓发半白，每于追奔之际，足穿草履，缒绳而上，将士不可谓不用命矣。屡以战功擢提督，封一等男。嘉庆己卯八月陛见，上见公长髯，称美者再。公弟培斋（逢春）时镇曹州，特命出京纡道至曹，简阅营伍。道光初，上以先朝勋旧，恩眷尤隆，公遂以固原提督总督陕甘。陛见出都，命赴河南阅兵，以公子国桢任豫抚也。治回疆平，公得画像紫光阁。御制像云："少年从征，进不知退，拍马横矛，善穿贼队。参赞戎机，克城贼溃，畀以封疆，无惭简在。"公督陕甘凡八载，务持大纲而不涉烦琐，恪守成宪而不议更张。屡旨褒为股肱心膂之臣，并赐有"三朝疆场宣勤久，两世封圻积庆多"对联。乙未以老病乞休，令来京陛见，亲加慰劳，以荣其行。公抵京，即晋一等昭勇侯，御书诗扇以赐云："元勋人睹允归荣，功立才全际太平。宣力三朝邀宠锡，抒忠百战播威名。官兼文武真难遘，志笃廉明永不更。晋爵酬庸延后世，林泉颐养语长生。"归里后，构一小亭，前为箭道，每逢三、八、五、十等日，督家人较射为乐。其楹帖云："坐来觉有山林气，到此无忘弧矢心。"丙申冬，蒙赏人参十两，令川督鄂山赍给。谢折内"谊直视如手足腹心"句旁朱批"诚然，诚然"。丁酉二月公薨，年七十八，晋太子太傅兵部尚书，谥忠武。御制祭文有云："忆苍髯之矍铄，音容犹在目前；报黄发以馨香，眷念弥增身后。"功名福寿，公实兼之。古之郭汾阳，今之杨昭勇也。

童夫人

龚芝麓宗伯纳妾顾横波（媚），龚仕国朝，当得封

典。妻童夫人曰:“我于前明已受封诰,愿让顾氏横波。”遂得受封。予谓夫人克兼三善:盖不妒为贤;让亦美德;而荣膺胜国,不欲再受新恩,此中见大义焉。宗伯公能无内愧耶?

陶　潜

沈归愚先生(德潜)曰:“过江以后,渊明诗胸次浩然,天真绝俗,当于语言意象外求之。唐人祖述者,王右丞得其清腴,孟山人得其闲远,储太祝得其真朴,韦苏州得其冲和,柳柳州得其峻洁。”先生之论钩其元矣。是谓观水有术,必观其澜。

四婵娟

孟东野诗:“花婵娟泛春泉,竹婵娟笼晓烟,雪婵娟不长妍,月婵娟真可怜。”其辞风华秀艳,有古乐府之意。“雪婵娟”今本或作“妓婵娟”,非也。昔杨升庵尝令绘工绘此为四时婵娟图,以花当春,以竹当夏,以月当秋,以雪当冬,后之人亦有此韵事否?

卷　四

自警箴

高伯祖中翰公,讳光国,字梅浦,雍正乙卯科中第四名经魁。著有《自警箴》,云:“勿自足,自足自画。勿多言,多言多失。勿宴安,宴安气惰。勿玩物,玩物志溺。勿为诡异以沽虚名,勿矜细行以累大德。勿亲损友远益友,勿作无益害有益。勿苟安于近小,当志乎远大之事。勿欣戚于穷通,当尽其在己之实。顾以七年之病,而求艾于三年;讵可一日之暴,而寒之以十日?圣学邈如望洋,流光疾如过隙。揭斯语于斋居,用警勉于朝夕。”辞理朴质,凡我子孙,皆宜书置座右以为身世金针。

十分本事

《纪效新书》:平日十分武艺,临时如用得五分出,亦可成功,用得八分,天下无敌。未有临阵用尽平日十分本事,不能从容活泼者。谚云:“到厮打时忘了拿法。”本事岂易言哉!予谓十分本事,古难其人,八分本事,今无此将,戚公殆自信用得五分,然以求之近世,吾见亦罕矣。

胜克斋宫保

同治壬戌,胜公就逮赴北,道经山西桥头驿。题壁云:“豪华艳说五陵游,燕颔何人更虎头。百战雄心驰露布,一时将略寄风流。敢拼直谏扶中叶,愧播虚名动九州。四十须眉犹未老,休嗟李广不封侯。”玩其诗意,似有功成者退之象。时人谓为谶语。正不如岳襄勤(钟琪)所作“只因未了平生业,又作封侯梦一场”二句之为含蓄也。

香奁杂咏

见词一卷,不知何人作《一剪梅·送别》,下阕云:“莫到临邛抚素琴,欲向丁宁,羞向丁宁,但将魂梦伴郎行。郎也登程,妾也登程。”《鹊桥仙·春恨》下阕云:“愁肠百折,双眸望断,依旧天涯无信。杨花飞去不飞来,恰似你一般情性。”情词婉约,与竹屋相近。

治回良策

任尚亦俊快之才,疾恶太严,终汉之世,西域不复与中国通。至本朝声教覃敷,四夷宾服,然前乌什大臣苏公,贪淫酿变,遂劳王师。自此无西顾忧者又数十年,今则梗化如故。大凡回性疑诈,其言尤不能信,即处其同类亦然。待之厚,则谓人畏己;待之严,则惧人害己。惟以简傲加之,而时施以小惠,庶几生其畏敬,真治回良策也。予昔闻西域土俗,每不甚信,上年转运秦陇,遐居边塞,逢人访证,信而有征。其余泰西各国,异域土俗,《新疆外藩纪略》得之备细。

汤海秋铨部

汤公(鹏)著述甚富,才气横溢,目空一世,似不理于众口。殁后,曾侯相挽以联云:“著书累百千万言,才未尽也;得谤遍一十八省,名亦随之。”数言纪实,写尽其人。

林文忠语

侯官林文忠(则徐)复起督云贵时,曾上“论治回”一疏,中有:“但分良莠,不分汉回;良则虽回必保,莠则虽汉必诛。”使为大臣者均克体公意以措治,良则滇黔秦陇边衅永消,何致糜饷劳师,上烦宸虑耶!

闲谈可作楹联

乙亥即事:有人言某君任文事兼武备之权,且天分又高,可惜少读书;某君精明果敢,可惜太刻。予道非也。天分果高,必知书中滋味,自然笃嗜。精明者知其事之彻始彻终,当可而止,何必过于搜求。苛求太苦,必致自累其身。故对云:“少读书,便是低天分;行刻薄,真乃大糊涂。”拟之作楹联最佳。

观书颖悟

旅馆挑灯,检得汉诸葛武侯《诫子书》,读至“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句,忆少时壮志未除,每谓天下事业功名悉成于动,非“澹泊宁静”四字所能该。迄今阅历名场十余年,始悟国朝用人行政井井有条,无如才高意广者,好事纷更,一见施行,辄多格阂,不数年仍罢。而未罢之前,滋扰已甚,受害不浅,殊不知大学“静而后能安”之义。且浓于声色,生虚怯病;浓于货利,生贪饕病;浓于功业,生造作病;浓于名誉,生矫激病。故不澹不能明志。武侯具伊吕才,宗孔孟学,其平生得力处,尽此二语,允为后学津梁。彼世俗以术数兵

法称其奇能，何见小也。偶有所悟，援笔记之。童子欠伸报漏己传丁矣，乃掩卷就寝。

赵部郎

常熟赵宝斋（林）以进士签分礼部，丙寅年与余同事澶渊军中，结文字缘。为人坚毅朴质，精通史鉴，遇作小诗句，必锤炼而出，所谓无一字无来历也。送予赴秦陇一律云："文才兵事两称豪，局促辕驹愧我曹。击贼异时闻傅永，飞觞此日赖枚皋。边庭好费屯田策，上将宁忘借箸劳。别果销魂休洒泪，看君功遂拥旌旄。"

黄公疏语

黄勤悫公（钺）归田后，蒙赏人参。其谢恩疏语云："老马尚蒙刍秣，朽质难胜；暮年已迫桑榆，夕阳尤好。"又云："譬寒虫之蛰处，饮膏雨而顿觉昭苏；纵枯树之婆娑，遇春风而亦含生意。"先辈文字，迥不犹人。

得　人

自古政以人行，得人为要。人之贤否高下，先观心术，再观其才识学问。如心术之邪者，自必不论；即正也，而视斯民之休戚，时事之得失，如秦越之肥瘠，漠不相关，纵洁己奉公，保守禄位，于斯世何补？近世名场，可为浩叹。

水　龙

天津向多火患，城内外救火会凡百余处，每会以水龙为主，多寡不等，原始不可考，盖古无此名也。瓯北诗中巽宫楼火之作有云："四十三龙救不得，掣水五丈力亦穷。"自注云：救火具名水龙。

张江陵

千古权奸，私心必有所利；若无利欲之念，即不得以权臣目之。瓯北咏张江陵云："江陵至竟称贤相，只爱特权不爱财。"诚为破的之论。考江陵曾孙同敞与瞿忠宣式耜守桂林，同被执，幽之民舍，两人赋诗唱和四十余日，同就戮于风洞山，贤者有后，理固然也。

老头儿

徐桢卿《翦胜纪闻》云：太祖尝微行京城中，闻一老妪密呼上为老头儿。帝大怒，曰："张士诚小窃江东，吴氏至今呼为张王；今朕为天子，居民呼朕为老头儿，何也？"相传乾隆间，有人呼上为"老头子"，为上所闻。上曰："何解？"刘文正公对曰："万寿无疆曰老，首出庶物曰头，父天母地曰子。"上粲然。观于一怒一喜，高宗之度，越明祖也远甚。

《镜花缘》

小说之《镜花缘》，是欲于《石头记》外别树一帜者，然卖弄稗贩，刺刺不休，殊可厌也。惟女国主婿归迎母一表中四语云："指白水而重耳归来，犹是山河无恙；誓黄泉而寤生重见，遂为母子如初。"工雅浑成，几似宋人佳制。

甘肃需次咏

近年甘肃军务，多借吾楚勇力，即官斯土者，亦大半两湖人也。闻有需次咏云："数载听鼙鼓，于今尽盖锅。囊中无白镪，地下有黄河。饱学将焉用，奇勋又若何？不能生在楚，只好见阎罗。"语虽鄙俚，然亦足见宦海之苦，时事之艰矣。

胜　败

《虎钤经·胜败》一则云："用兵之术，战胜不可专，专胜有必败之理；战败不可专，专败有反胜之道。战胜而败者有五：急难定谋，狐疑不决，一败也；机巧万端，失于迟后，二败也；机事不密，三败也；似勇非勇，似怯非怯，四败也；主将不一，五败也。战胜而欲必胜者，定谋贵决，机巧贵速，机事贵密，进退贵审，兵权贵一也。势败而反胜者有四：吏士饥渴，所爱啖之（割所爱者，谓在急难之中，杀所乘骏马、爱妾以啖士也），众有饱之用矣；吏士恐惧，奋身先之，众有勇之用矣；期应不到，杀其所昵（所昵者，谓所嬖幸，或子弟诸姻同在军中，若有主守者犯命，则先杀之也），众有惧之用矣；人有疑惑，阴为鬼诈（鬼诈者，谓诈为狐鸣丛祠中之类也，或假托卜筮，百端不一），众有天之用矣（天，谓天所授也）。如是者，以败为胜也。胜败之术，非勇决神智，安能行之耶？"所论可谓深切著明，而四用皆据前人成效而言，尤非漫为纸上谈者。

秦桧无后

秦桧无后，以妻王氏兄子为子，名熹，有才华，举进士，赐状元及第。人谓锡山秦氏为桧后，不知天已斩其祀矣。

军营积习

朝邑阎丹初中丞（敬铭）跋《胡文忠公集》云："吾闻江南未败时，和、邓诸帅锦衣玉食，倡优歌舞，其厮养皆贱纨裤，吸洋烟，莫不有桑中之喜，志溺气隋，贼氛一动，如菌受斧，然则固有履危险而仍不知惧者矣，如文忠能几人哉？"等语。痛揭军国受病之由，近日军营积习，大率类是。

忍

魏无忌忍于执辔，而成破秦存赵之功；张子房忍于取履，而伸破秦灭项之志；张释之忍于结袜，而受全身脱祸之福。古人书百忍于坐隅，良有以也。予又曰：忍字头上一把刀，如刃剸心，其功夫最不容易。

庐州人物

庐州人物之盛，明初则巢县有楚国公廖永安，虢国公俞通海，合肥有蔡国公张得胜，无为有永义侯桑世

杰，皆著精忠大节。今则合肥节相督师以来，名将名臣联翩而起，地灵人杰，良非偶然。

咏太宗

友人咏唐太宗云："弑兄杀弟纳弟妇，此人直无一好处。史册彰彰究何故？由来谊辟数贞观，古今人岂不大误。试看君位篡皇隋，功归于己罪归父。昭陵献陵欠分明，知望其妻不望其母。君不见，果报昭然，伪临朝武。"此真是太宗实录，句亦奇崛。

傲骨

戴氏《鼠璞》云：唐人李白不能屈身，以腰间有傲骨，然不为五斗米折腰，傲骨孰有如渊明哉？陶之傲，高而傲也；李之傲，狂而傲也，谪仙其第二流欤！

独睡丸

《稀翁漫笔》云："独睡丸是养生良药，然经言八十非人不暖，九十虽得人不暖，是养生不必定独睡丸也。"随园有曰："半生非病不孤眠。"使独睡而胡思乱想，耗精费神，仍为无益。伊川曰："坐中有妓，心中无妓。"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惟治心实为万全之剂。能治心矣，即不独睡，亦复何损。

慈训

欧阳文忠母郑太夫人，尝以崇公治簿求生与祭丰不如养薄之言语文忠，勉子以仁孝也。北魏高恭之死，其妻谓诸子曰："自我为汝家妇，未见汝父一日不读书。"勉子以文学也。慈训各得其要，以视孟母何多让焉。

祁方伯

寿阳祁方伯宿藻为春浦相国（隽藻）之弟，戊戌翰林，累官江宁布政使。性廉正，尚风节，不失书生面目。癸丑，发逆犯九江。陆立甫制军（建瀛）遁回金陵，贼得长驱而入，方伯与陆遂大龃龉，正色面诟。贼势日横，陆困守不出战，方伯忧愤咯血。日夕绕案而行，咯血升余，饮其乡汾酒一巨觥，且咯且饮，故城未破而身先殒也。惜哉！

严西园语

吾楚严西园先生宦秦，作令几廿年，官绩循声，治行第一。尝曰："长官之于属吏，必当扬善公廷，规过私室。"胡文忠称其言之仁，为长官者宜书绅以自勉焉。

台谏取貌

成化二十一年，进士敖毓元应星变求言之疏，有云："迩年以来，选择之际，皆取其驱体之魁梧，丰姿之俊伟，略不问其才识之如何。夫惟选卒伍者，以强壮为尚，然则台谏岂卒伍之地，言职岂执殳之役哉！"我朝言官，非由京察擢升，即由考取递补，惟大挑举人或取仪表耳。台谏言职，徒以貌取，此明季所由速亡也。

《无双谱补》

《无双谱补》为康书臣大令所辑，共三十人，各缀一诗题如古乐府。然语多奇创，询可传也，备录之。《盗秦判》（吕不韦），《进食叹》（漂母），《王命论》（新城三老董公），《小儿语》（外黄人儿），《御王归》（厮养卒），《五百人》（田横），《雏风曲》（上官后），《班师乐》（赵充国），《神仙尉》（梅福），《食粟嘲》（巨无霸），《辽东帽》（管宁），《渔阳挝》（祢衡），《当涂谶》（曹操），《文选楼》（萧统），《夜更郎》（山阴公主），《重作后》（羊后），《酒德颂》（刘伶），《奇而正》（徐宏客），《海上客》（虬髯公），《三侠图》（昆仑奴），《后庭花》（嬖伶周匝），《梅鹤吟》（林逋），《援桴鼓》（梁红玉），《冬青树》（唐珏），《莲花落》（乞儿），《拒龙操》（徐达三女），《金瓯破》（补锅匠），《平章僧》（姚广孝），《忠义旗》（秦良玉），《刺虎行》（费宫人）。并录其至佳之作，如《五百人》云："秦汉之际，外有赵陀，内有田横，彼高帝者，何以王业独成？试看沙中之将多谋叛，海岛五百人无一生，读史莫将成败论。若田将军者，不但仇汉之项羽输其死，即事梁之钱镠亦不得齐其名，猗欤休哉。尧之后有刘谌，舜之后有田横。"《渔阳挝》云："鹦鹉一赋便名洲，章陵太守为低头，黄祖之子能好士，乃父真可谓犁牛。刘表枉自称俊物，盍加礼貌委曲留？赍送狂生入虎口，无怪豚犬失荆州。渔阳三挝忿骂贼，荀文若辈皆堪羞。假使曹操当时便杀却，岂非三国第一流？惜乎阿瞒不肯成人美，致令先生一命徒然休。"《海上客》云："太原公子气非常，心折人间自有王。项羽比君输一着，不将天下让刘邦。"《三侠图》云："朱门深锁重重锢，奴号昆仑大有才。十五月明无犬吠，广寒飞下美人来。"《金瓯破》云："自恨天艰补，人皆釜底游。多君好百姓，十族共千秋。"《刺虎行》云："荆轲聂政为人报仇，彼男子兮名千秋。宫人费氏一女流，女能杀虎断虎喉。可惜大才还小用，不得手刃元凶头。吁嗟乎！不得手刃元凶头。阁部拜倒平西羞！"

《楚北无双谱》

书臣，楚北人也，又著《楚北无双谱》，共二十六人，缀诗如之，而诗之奇峭亦如之。博采不易，双绝堪称，亦备录如左：《於菟谣》（令尹子文），《秦庭泣》（申包胥），《吴市箫》（伍员），《渔中人》（江上丈人），《沧浪歌》（沧浪孺子），《怀沙赋》（屈原），《接舆歌》（楚狂），《斑衣舞》（老莱子），《山水音》（钟子期），《漆园吏》（庄周），《琵琶怨》（昭君），《九龄让》（黄香），《耰不辍》（汉滨老父），《采药去》（庞德公），《一心咒》（孟宗），《哀江南》（庾信），江中言（张柬之），《浣花堂》（杜甫），《鹿门歌》（孟浩然），《品茶经》（陆羽），《泥金帖》（冯京），《忠奸辨》（张居正），《劾魏书》（杨涟），《纸命词》（熊廷弼），《教谕语》（贺逢圣），《杖痕斑》（熊开元）。并录其诗之至佳者，如《於菟谣》云："喜愠不形于色，惟存忧国深心，虽曰笼中乳虎，却含鸾凤好音。子曰忠矣，冠绝古

今。”《斑衣舞》云：“欢承膝下，斑舞堂前，老而不倦，愉色蔼然。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老莱子有焉。”《哀江南》云：“北国徒悲新岁月，荆州定忆旧田庐。《哀江南赋》多幽艳，惜是昭明未见书。”《江中言》云：则天之际可以无狄梁国，不可无汉阳，梁国虽心乎唐，而死之曰尚为武；汉阳虽害于武，而死之日已为唐。惜除恶不尽，反受其殃，论人者当略其短，而取其长，若汉阳王可谓于大节无伤。”《鹿门歌》云：“风流澹远自成家，放弃归来岂遂差。身隐不逢天宝乱，怜他李杜困天涯。”《绝命词》云：“可惜复可惜（先生绝命词句首），言之不胜悲。忠臣岂惧死，辽事无人为。公死关气数，祸福岂寻常。今虽数百载，姓氏有余芳。公昔不遇害，岂遂不死乎？参透此中意，含笑付头颅。更有甚焉者，不死更谁誉。史官书之曰：隳功老尚书，杀我乃成我，一时而千秋。试问诸贼党，今日尚在不？作此相吊慰，知非所乐闻。名留而事去，何以报吾君。”《教谕语》云：“贺公死节不足异，不死亦必玉石焚。上梁之文非我作，异在不入西厂群。此公之高节，而人所不闻，国乱才难见，身修志克勤。昔先生尝曰：十年宰相不如七年广文。”

三二陆三王褒

晋陆士衡（机）、士龙（云）、陈陆温玉（瑛）、干玉（瑜）、宋陆子寿（九龄）、子静（九渊）、皆以文衡显于时，号二陆。汉王褒，字子渊，晋王褒，字伟元，周王褒字子深，三人皆有文学。本朝昆山徐氏，同胞三鼎甲；钱塘许氏，七子登科。两于成龙，同时为名臣，尤千古美谈也。

黎中丞联

黎简堂中丞，名培敬，以名太史督学黔中。时苗民逆命，停考多年，公按临所过，皆逆苗巢窟，调营勇，招生徒，因势利导，以次收复。较前数届学使之不知兵者，相去霄壤，所谓随陆绛灌，兼而有之。天子嘉其功，旋命分藩开府，用人行政，靡不权衡至当，卒以廓清黔境。曾接其言论丰采，精明浑厚，殊有古大臣风。其抚署厅事，尝自题联云：“任百务之纷乘，于曲尽人情之中，仍权至理；惟一心之默运，必克己私而后，方见大公。”又：“人苦不自知，愿诸君勤功我短；弊去其太甚，与尔民率由旧章。”两联语鞭辟入里，殊堪矜式。非深于学养，何从语此，录之以风有位者。

衢州圣裔

衢州孔氏，实为大宗，以先墓多在曲阜，乃让公爵于弟。衢宗式微，至国朝登乡荐者仅一人。同治八年，学政徐树铭请照山东乡试，每科取中四氏学耳字号三名之例，亦编耳字号。十名取中一名，零数过半，加中一名，仍不得过三名定限。见邸抄。

卷　五

姜明叔论兵

姜明叔《蕉檐曝背臆记》中论兵十七条，颇能卓有所见。爰录其七，俾世之读书而知兵者共欣赏也。“或问将。曰：三代之将，其上伊、吕，其次方、召，皆圣贤之徒也。春秋之将亦多儒者，自战国以下皆战将矣，惟汉之赵充国，诸葛亮，晋杜预，唐李靖、宋刘锜知书，观其用师，亦异乎诸将矣。有其责者，宜何取法。”“或问诸葛武侯明申、韩有诸？曰：有之。为将者，必法孙、吴，法孙、吴，必明申、韩，明申、韩，必尚黄、老，于武侯见之矣。噫！后世不能纯乎三代之师者以此。”“或问今天下一家，所虑者夷狄耳，彼既不免侵轶，则将何以应之？曰：周伐猃狁，逐之尽境止焉，其伐荆蛮，亦曰威之使服而已，此上策也。无奇功，无暴师，不以病民为尚。后世得方叔、召虎、尹吉甫为将，则中国可以久安长治矣。”“曰：卫、霍何如？曰：当中国之方盛，值夷狄之始衰，制之无不得意也。一劳永逸之说，穷黩之饰辞耳，非三代圣主之轨。”“或问将曰：汉之寿亭侯，曰义而正；宋鄂国武穆王，曰仁而正；唐李西平，曰忠而不伐。后世之将如三子者，亦可谓名将矣，惜乎达机则未也。孰见机？留侯、尉迟、鄂国、韩蕲王近之矣。自古帝王，汉高祖善将将，唐太祖善将兵。项羽、曹操，将也，百战百胜，故不能有天下；唐太宗临危制变，料敌出奇。此借前人之言而评魏武也。然帝王之知用兵者，莫如太宗，以其习孙、吴而知奇变也。魏武其匹乎”？“或问：西汉之臣善用兵者。曰：莫如董公，惜其不为高帝用；其次则子房，其次陈平，平全用吴起权计。高帝之取天下，非三人之筹画，莫之能一。韩信以下，皆战将也，其识取天下之枢者，此三人焉。”“或问旌旗金鼓。曰：一军之动静进退，全倚乎此。旌旗以万人之目，为一人之视；金鼓以万人之耳，为一人之听。然不欲多，旗多则易乱，鼓多则易衰，在随机应变用之何如耳。”

谥　法

谥法以文正为最优，本朝谥文正者六人：汤公斌，刘公统勋，朱公珪，曹公振镛，杜公受田，曾公国藩。论功勋，惟曾为最。如文恭、文端，亦谥之美者，得此谥者恒多。文忠本不多见，近则谥文忠者凡数人，然惟林公则徐，胡公林翼为副其实耳。忠、武二字亦优，杨公遇春其矫矫者。军兴以来，又若习见不珍。而塔公齐布、李公续宾，固不让前贤也。靖节自渊明后罕觏之，裕鲁珊督部（谦）竟获此谥，削而复予。他如文介一谥，则仅浙杭冯小亭光禄（培元）一人而已。赵丈雩门钺前有《国朝谥法考》一书，上岁汇集一部，添补不少，颇属详备。

论儿辈诗

明仁和训导临川聂大年寿卿谕儿辈诗云：“四儿五

岁六儿三，莫与肥甘习口甜。清白传家无我愧，诗书世业要人担。两餐淡饭何须酒，一箸黄齑略用盐。闻说有人曾饿死，算来原不为(去声)官廉。"此诗予最喜之，可与陶公《与子俨》等书同诵。

归宗驳议

江南提督李朝斌，本姓王氏，襁褓中为李氏父母抚养，鞠育至于成立。王氏本生父母，隔绝不相闻问。事隔四十三年，同治丁卯三月间，有善化人王正儒赴江督曾侯处禀称：李朝斌系所生季子，请复姓归宗。侯相询之，李则固茫然也。即议驳。为告于朝，其疏语有云"查本朝言礼之书，尚书秦蕙田所纂《五礼通考》最为详核。其于异姓为后之事，反复辩论，一以原情为主。所引《金史》张诗一事：诗本李氏子，育于张氏，阅三十年始知之。初议归宗，终以张氏无子，遂仍其旧。秦蕙田称张诗为孝。今王氏本生之父母有子三人，而李氏抚养之父母别无立后，正与张诗之事相类。伏查定例：出嗣之子归宗，亦以所继父母有无子嗣为断。若令李朝斌归宗，则在王氏本生之父母，不过于三子之外又增一子，而在李氏抚养之父母，竟至斩焉不祀。抚子者必抱恫于九泉，为子者将难安于毕世。核诸古礼，参以今律，李朝斌应于李氏别为一家，但后其抚育之父母，而不祧其以上之祖宗；于王氏则不通婚姻。一以报顾复之深恩，一以别族属之大义。庶乎两全之道"等语。引证确切，辨论简晰，古人有言曰："宰相须用读书人。"信哉！

通 家

魏夏侯霸之入蜀也，邀夏侯玄，欲与之俱，玄不从。及司马懿薨，中领军高阳许允谓玄曰："无复忧矣。"玄叹曰："士宗卿何不见事乎？此人犹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司马师)、子上(司马昭)不吾容也。"卒与李丰之难。今称故旧为通家，本此。

常怀远

厉樊榭先生有《开平王孙种菜歌序》云：常延龄，字乔若，号苍谷。开平王遇春十二世孙，袭封怀远侯，官南京锦衣卫指挥，有贤行，曾疏劾马、阮。鼎革后，与夫人徐氏(中山王公之爱女)种菜于金陵湖墅。裔孙执桓乞诗中有句云："几棱荒畦非赐田，晚菘早韭资寒泉。可怜一纸锄奸疏，却裹长街卖菜钱。"读此可为堕泪。

黄 堂

黄堂，太守所居，犹三公之黄阁也。《缃素杂记》：天子曰黄闼，三公曰黄阁，给事舍人曰黄扉，太守曰黄堂。见《姑苏志》。或谓黄堂即吴郡厅事，乃春申君之假殿，后太守居之，以数失火，涂以雌黄，遂名焉，天下郡治仿此。又谓以黄歇之姓名堂者。二说皆非也。

帝诗同揆

汉高祖《大风歌》有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唐太宗《春日玄武门宴群臣诗》有云："庶几保贞固，虚己厉求贤。"圣祖《放鹤亭诗》云："处士人何在？山前夕照来。亭空不见鹤，磴古尚留梅。杨柳萦烟嫩，棠梨带雨开。今朝闲系艇，还是爱贤才。"圣君哲主，其拳拳好士之思，古今同揆。

典史十得

嘲典史者，有十得焉，真堪捧腹。然所指乃南方典史，若北方不能有此威福也。其语曰："一命之荣算得，两根竹板拖得，三十俸银领得，四方地保传得，五十嘴巴打得，六年俸满报得，七品堂翁靠得，八十养廉借得，九品补服僭得，十分高兴不得。"

挂印总兵官

前明以公、侯、伯都督挂印，充各处总兵官，如宣化曰镇朔将军，大同曰征西前将军，延绥曰靖虏副将军，宁夏曰征西将军，甘肃曰平羌将军之类。文皆柳叶篆，无将军名者皆叠篆文。本朝仍明之旧而损益之，挂印总兵官凡九缺：宣化、大同、延绥、陕安、凉州、宁夏、西宁、肃州、台湾，近又添设皖南一镇，共十镇。有挂印之名，无将军之号，即事权亦较逊焉。

百岁老人

遵化州绅耆贾孝维老人，年已百岁。一日因公来营，矍铄自如。谈余，遂叩其养生之术，笑曰："治下少时酒色不自检，频年习苦，无能安养，惟一生不乱操心，不烦恼。中年后，晚间少食，早起早卧而已。"泾阳李赤脚之言曰："饥来即食，食后静坐。"其即此道乎？

官爵相

官秀峰爵相(文)起家步校，勋业品望，海内寡俦。其局量宽洪，有娄公师德之度。胡文忠尝云："秀峰宫保宽仁博大，推诚待人，实能主持东南全局；其器宇度量，有舍己从人之概。"又云："揆帅宽仁博大，近时所独出，实可遥总兵事，不致我军掣肘者。若易以他人，则不能如此之吻合无间矣。"盖成文忠者爵相，而知爵相者文忠也。

许乃、吴其

嘉庆、道光间，有钱塘许乃、固始吴其对语，以许氏吴氏科第接踵，而乃字、其字辈，尤极其盛也。今则许、吴二姓科名少见，不如曲阜之孔、任丘之边、福州之林矣。

信口成对

明成祖召解缙，以"色难"二字命对。缙曰："容易。"久之，成祖曰："汝奚不对？"缙曰："臣已对矣。"成祖大笑。乾隆间，简玉亭吏部昌璘饮柯给事瑾宅，为子约婚，托柯为媒，而柯嫌其礼物率略，笑曰："居简而行简。"简以手指曰："执柯以伐柯。"一坐粲然。阮文达直

南书房时,高庙问曰:"'伊尹'二字何对?"文达曰:"阮元。"上大悦。此皆信口成对也。

伯牙台题壁诗

宋芷湾观察伯牙台题壁诗云:"噫嘻乎!伯牙之琴,何以忽在高山之高,忽在流水之深?此曲不传愁我心。噫嘻乎!子期之琴,何以知在高山之高,知在流水之深,古无文字直到今,是耶非耶?相逢在此,万古高山,千秋流水,壁上题诗吾去矣。"丹徒罗耦廉茂才有伯牙台联云:"流水清音,钟子期悠然入耳;广陵绝调,嵇叔夜同此伤心。"写作均有奇气,且音韵与琴操相合,足与坡公醉翁吟并传。汉商姚姓修台时刮去之,俗物可恨(观察名湘,粤东人)。

休宁县茶亭联

休宁县大道旁茶亭联云:"南南北北,总须历此关头;且望断铁门限,备夏水冬汤,应接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上天下地。东东西西,那许瞒了脚跟;试竖起金刚拳,击晨钟暮鼓,唤醒眼耳鼻舌心意六道众生吃饭穿衣。"诵之如谈家常,如参禅偈。

论部吏

胡文忠公云:"大清律易遵,而例难尽悉;刑律易悉,而吏部处分律难尽悉。此不过专为吏部生财耳,于实政无丝毫之益。夫疆吏殚竭血诚以办事,而部吏得持其短长,岂不令英雄短气乎?"又云"六部之胥无异宰相之柄"。予谓条例日繁,弊端日甚,公之论部吏,盖深有慨也。

《西游记》

《西游记》一书,人多以小说视之,其实乃道书也。中有奇语云:"扭出钱中血。"又云:"手挽虚空结。"又云:"灵龟吸尽金乌血。"细心潜玩,于丹道思过半矣。相传此书为孝子所撰,其父阅毕而痼疾愈,似较《水浒》、《红楼梦》之奸盗邪淫,高出百倍。

隆中武侯祠联

丙寅冬,予道出襄阳,曾为隆中之游,山水自佳,而丞相祠堂毫无点缀,道士均俗不可耐。联额甚夥,殊少佳者,仅记一七字联尚稳贴。其句云:"臣心未了三分国,天意难知五丈原。"

骑　兵

孔颖达曰:古人不骑马。故经纪正典无言骑者。战国时,赵武灵王谋胡服骑射以教百姓,李牧日击数牛飨士习骑射,迨后汉高祖得枭骑,以灌婴为骑将而项羽败。光武得突骑曰:"今日观突骑之战,乐何如也。"以此观之,骑兵盖始于战国,而精于两汉也。

五女皆贤

后汉戴良,字叔鸾,五女皆有隐者风。每许嫁,练裳布被竹笥木履以遣之。庸贝州人宋廷芳,生五女皆警慧,善属文,德宗召入,呼女学士。其第四若宪有《催妆》诗,千古流诵。五女皆贤,竟有其偶。

咏雪美人

尝见《咏雪美人》诗,不著姓名,摘其佳句云:"顾盼几回呼月姊,安排恰好倩冰人","多露畏行聊小住,迨冰未泮是佳期","漫道如花多薄命,红颜也有白头时"。刻画处饶有情韵。

张叶旒赋句

张叶旒明经(炳)才名藉甚,悭于一第,记其《郭子仪七夕遇织女赋》押"自"字韵句云:"此即是金书铁券,愿将军异日无忘;俄焉而碧汉红墙,问帝女归云奚自?"可称冰雪聪明。

内　侍

本朝鉴前代之失,严抑内侍,真千秋良法也。同治庚午之秋,太监安得海私自出京,沿途招摇,为山东德州知州赵新禀揭,经中丞丁公宝祯拿获,奏明奉旨将安得海正法,跟随私逃之太监陈玉祥,李平安、李得喜、郝长瑞、李顺、计得寿均绞决。假充前站官之黄石魁、田儿及镖丁韩宝清、戴登云、何林、高振邦、刘凤喜一并正法。苏拉、金安信、刘交瑞、刘凯、黄广喜,跟随苏拉之张瑞,僧人广文,家属安得邦、安马氏,均发黑龙江给披甲为奴,并将八月十一日、九月初九日谕旨,载入宫中现行则例。又以太监王天福为安得海经管家务,亦即处绞。命下之日,臣民欣服。

脚　色

唐玄宗呼梨园子弟有生、旦、净、丑、末、贴旦、老旦、小生外八项脚色。生者,言此戏文由此人生起也。旦者,晓色未分之时,以男装女,暗昧难分也。外脚色者,乃外之人演其事也。末者,对始而言,先出开场,而谓之末,反言也。净者,对污而言,涂面不洁而谓之净,亦反言也。丑与醜同音,言其陋也。其余脚色,以人少不能敷衍,又副以全之,且加杂以成之。

陕甘近例

同治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奉上谕,"左宗棠奏《遴员署理府州县各缺请勿拘成例》一折。甘肃庆阳一带地方甫经收复,办理赈垦抚辑事宜,均关紧要,该督遴才委任,自系为地择人,嗣后陕甘两省委署实缺,着该督抚斟酌情形,变道办理"等因。近日入宦途者,于善地则趋之若骛,于瘠乡则畏之若鸩,朝廷为政在人,盖有不获已之苦衷焉。

先　胜

《虎钤经》云:"孙子曰'胜兵先胜',谓先定必胜之术而后举也。何谓必胜?许洞曰:先务三和,次务三有

余，次务三必行。何谓三和？曰：和于国，然后可以出军；和于军，然后可以出阵；和于阵，然后可以出战。何谓三有余？曰：力有余，食有余，义有余。何谓三必行：曰必行其谋，则奸机不成；必行其赏，则好功者不爱死；必行其罚，则有过者不归咎。是以知善务和者公无私，舍小惠，务大惠；善务有余者，力诸事而不自息；善务必行者，兴勇断去犹豫之谓也。举是九者。务令预定之于前，则万变千机，然后动乎其中矣。率此以御敌，未有不胜者也。故曰，'胜兵先胜'者，胜在我也。其在《易》曰先天不违之义也。"予谓此九者，足以操必胜之权，其余阵法兵制，皆枝叶也。

国朝画家著名

国朝画家，著姓载于《画征录》者，王氏凡二十五人：时敏（烟客，太仓人，官奉常）、撰（烟客子）、谔（山阴人）、土（子毛，柘城人）、鉴（元照，烟客之叔，官廉州太守，时呼王廉州）、铎（觉斯，孟津人，官尚书，谥文安）、崇简（敬哉，宛平人，官大宗伯）、含光（鹤山，晋人，官参政）、有年（砚田，金溪人）、武（勤中，吴人，诸生，文恪公鏊六世孙）、翚（石谷，常熟人，征士）、荦（稼亭，吴人）、概（安节，本名丐，秀水人）、汶（秦州人）、禧（丹徒人）、式（无倪，太仓人）、朴（玉樵，保定人）、鳍（鲁公，太康人）、巇（补云，吴江人）、原祁（麓台，烟客之孙，官少司农）、敬铭（丹思，嘉定人，官修撰）、昱（日初，麓台族弟）、德普（长民，秀水人，诸生）、释宏瑜（月章，姓王，名化霖，会稽人，前明中书舍人）、闺秀端淑（王映、山阴人，适钱唐丁肇圣）。次张氏，凡十四人：宏（君度，吴人）、穆（铁桥，东莞人）、琦（玉可，嘉兴人）、远（子游，海盐人）、风（大风，上元人，前明诸生）、笃行（内侍）、恂（秦中人）、昼（研山，长洲人）、涟（南垣华亭人）、子畏（武进人，恽南田甥）、嵌（石楼，秦州人，官部郎，未任）、鹏翀（南华嘉定人，官学士）、宝华（以字行，华亭人，举孝廉）。他如周氏、吴氏亦各十余人。岂翰墨因缘独在此数姓欤？

集句词

《荆溪词》所选集句词，以万君树、董君儒龙各作为最佳。录万之《浪淘沙·初度》云："一只木兰船（孙光宪），离恨绵绵（花芯夫人），落花飞絮两翩翩（欧阳修）。归去江南丘壑处（刘仙伦），斗帐高眠（张孝绪）。家在绿杨边（顾夐），茅舍山前（刘过），惹窗映竹满炉烟（欧阳炯），旧事悠悠浑莫问（卢祖皋），四十三年（辛弃疾）。"《江城子·寄内》云："萧萧江上荻花秋（无名氏），水悠悠（黄升），思悠悠（李景），移过江来（僧挥），飞梦到扬州（晁补之）。芳草连天迷远望（周邦彦），官驿水（陆游），柳枝愁（史达祖）。　　庭槐影碎被风袅（吴淑姬），晚风留（苏轼），夕阳洲（蒋捷），帘幕轻阴（马伟寿），瞑色人高楼（李白），凉月去人才数尺（王安石），应念我（李清照），不抬头（牛峤）。"董之《如梦令·春闺》云："燕子来时新社（晏殊），耿耿素娥欲下（周邦彦），四合袅金凫（秦湛），时落银灯香炮（李白）。睡也睡也，绣被春寒夜夜（史达祖）。"《虞美人·闺夜》下半阕云："月高犹在重帘下（潘元质），春事无多也（刘仙伦）。暖风吹动绣帘钩（许白阳），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李煜）。"信手拈来，都成妙谛矣。

女状元

女侍中，魏元义妻也；女学士，孔贵嫔也；女校书，唐薛涛也；女进士，宋女郎林妙玉也；女状元，王蜀黄崇嘏也。而此数女中，以女状元为最。元人有《春桃记》，盖黄事也。其剧目载《辍耕录》，今不传矣。盖崇嘏临邛人，作诗上蜀相周庠，庠首荐之。屡摄府县，吏事精敏，胥役畏服，庠欲妻以女。嘏以诗辞之曰："一辞拾翠碧江湄，贫守蓬茅但赋诗。自服蓝衫居郡掾，永抛鸾镜画娥眉。立身卓尔青松操，挺志坚然白璧姿。幕府若容为坦腹，愿天速变作男儿。"庠大惊，具述本末，乃嫁之。余窃谓女子有才固可贵，而白龙鱼服，以女为男，未免可怪。因以两绝咏之云："好春不露女中豪，略似花中夹竹桃。多少男儿应愧煞，不笄进士迈英髦。"又："玉质冰心有木兰，始终完璧古来难。状元亦有金龟婿，枉说读书人做官。"一美之，一怪之也。

卷　六

俄人取伊犁城

同治十年五月十七日，俄罗斯人取伊犁城，有旨派将军荣全驰往查办。忆咸丰十年间，俄人以洋枪等物，求易鸭绿江外地七千余里，朝命允之，遂启今日攘伺之端。积虑处心，非一日矣。

论武汉

胡文忠《陈湖北吏治兵政》一疏有云："荆襄为南北之关键，而武汉为荆襄之咽喉，武汉有警，则邻疆震惊，南服均阻。控制失宜，本根先拨。"云云。论得其要，厥后东南底平，皆借乎此，是诚高屋建瓴也。

王子安善袭前人

王子安善袭前人，如《滕王阁序》中"层台耸翠"四句，全袭王简栖《头陀寺碑》文："层轩延袤，上山云霓；飞阁逶迤，下临无地。"又"落霞与孤鹜齐飞"二句，亦袭庾子山《马射赋》："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相传滕王阁下，夜有鬼苦诵"落霞"二句，客舟为之不安。一文士过而闻之，叱曰："此等蹈袭文字，且'与'字'共'字可删，未见其佳，何必喋喋！"自此寂然。今之剿袭旧文而自鸣得意者，可以为戒！

糊涂粥

板桥书有云："暇日咽碎米饼，煮糊涂粥，双手捧碗，缩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周身俱暖。"此言颇形穷

象。然君子固穷，颜子箪瓢陋巷，乐在其中。此非安贫乐道者，不能言也。

嶅阳题壁诗

嶅阳旅店有白下女士柳盲卿题壁二绝句云："飘零薄命恨缘悭，旅馆凄凉百不堪。每忆故园诸姊妹，一灯飞梦到江南。　铅华不御鬓鬟松，消瘦形容镜影中。绿遍垂阳青遍草，教人一路怨东风。"哀艳风流，必非伪托。

阴曹门联

阁学周荇农师尝梦至阴曹，见一极大衙署，其门联云："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事，论事世间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事不论心，论心天下少完人。"按两首句本是倒语，深入一层，即律重诛心之意，极其透彻。

疏语沉痛

道光癸巳，林文忠抚苏时，以水灾疏请缓征，中有语云："昼见阴霾之象，自省愆尤；宵闻风雨之声，难安枕簟。"又云："惟求恩出自天，多一分追呼，即多培一分元气。"言之沉痛。

三　元

古今三元，只十二人：唐张又新、崔元翰，宋孙何、王曾、宋庠、杨置、王岩叟、冯京，金孟宗献，元王宗哲，明商辂，国朝钱棨、陈继昌。顺治初，有武三元王玉璧。独陈莲史（继昌），人虽呼为陈三元，然其衔牌曰"四元及第"，则朝考亦第一人也。莲史每试皆首列，故常用之小印云"生平不作第二人想"。又一印云"古今第十二人"。夫以欧阳文忠与王文恪之才，仅得其两元，而大魁竟失，荣名岂易尽占哉？

伤乱诗

兵勇扰害，甚于贼匪。见贼不战，统帅者漫无纪律而夸功，则郭、李不若也。地方官吏闻惊即遁，贼退则以克复城池免罪。穷民不能安业，应募为勇，遂成废类，市井无赖有邀荐剡，而真才沦落，可胜慨乎。船山太史宝鸡题壁句云："民穷转觉军前好，寇过惟从壁上观。山中城破官仍在，阃外兵哗将不闻。大贾随营缘战富，连村无寇是谁焚？能文未易参军事，有口都能说战功。攘劫翻夸裨将勇，需求谁谅县官贫？不明赏罚终何益，真举才能尚未迟。"虽云伤乱，亦实录也。

示逆灵兆

闯贼入京，射大清门不中，因以丧气。白莲教首冉天元入梓童时，往文昌庙求签，有"一人入都"之语。未几，为德参赞（楞泰）所擒，囚送成都。捻逆张总愚由晋北犯顺，号于众曰："戊辰正月初五日破京城，御太极殿受贺。"初五日至保定境，询地名，土人以"大级店"对，语音似太极殿，贼嗒然，乃不克振。示兆灵验，一若有意为之者。

绝　对

绝对如"小老虎柳下惠风和"之类，可谓寡偶，惟"月月红"有人对以"星星翠"，"烟锁池塘柳"对以"烧坍镇海楼"。盖适值镇海楼灾，偶句仅藏五行而已，字面实不对也。又"荷叶露珠，柳线松针穿不住"，友人对以"雁峰瀑布，莺梭燕剪织难成"，真铢两悉称矣。又在河南抚署，见书屋壁间二语云："猫卧墙头，风吹毛动猫不动。"缀其后云："有对此者，酬以文房四宝。"同人苦思，竟不能对。

三　声

有人出守荆州，谒某道，卒然问曰："闻贵府有三声，谓围棋声、斗牌声、唱曲声。"知府徐徐应曰："下官闻公亦有三声。"道诘之，曰："算盘声、天平声、板子声。"迨知府竟以此解任。今为某府之三声，未有不诖误，本官为某道之三声，未有不得意者也。噫！

为令八难

朝邑李桐阁孝廉（元春）作《为令八难》，论其难有八。曰：到任难，事上难，驭下难，赋役难，理教化难，治讼狱难，平灾旱难，恤盗贼难。除到任难，惟自苦约耳。事上难，谨慎以奉之，积诚以感之耳。驭下难，悉心以察之，亲民以辨之耳。若夫赋役之难，既自苦约，不任在上之苛求，不致在下之盗窃，自可取之有制。即不尽如古，然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福，己亦自减一分之罪。教化虽难，身帅之、勤谕之、严惩之，因俗为礼，谅亦无不从也。平狱讼无他，可息者谕之使息，否则判以情理，谳以律例，当严则严，当宽则宽，不自受贿，而又不信胥役；不淹听断，斯为得之。恤灾旱无他，缓催科，发仓廪，散贷平粜，实心救援，诸弊自绝。而酌行古人之法，其中惟劝捐为善，切禁勒捐，周礼安富，意正为此。而保甲则治盗贼之善化，治盗贼即治啯噜，惟患民间不实心奉行，则法虽存而实亡，为令者能尽心纠督，盗贼虽难除，而无不可除，亦如于青天之于鱼壳矣，令又何难为哉？其难焉者，吾直以为非令也。博士倚席不讲，但责礼于诸生，其负职犹之令也。此论颇为详尽。

戴文节面奏语

文节画名高天下，咸丰初直南书房，上命其讲授画法，文节面奏曰："方今四方多事，上正宜究心治平之道，绘事末技，不足学也。"时论称其得体。

北人好食葱蒜

南人恶食葱蒜，北人好食葱蒜，土性然也。而葱蒜亦以北产为胜。直隶、河南、山东等省无论富贵贫贱之家，每饭必具。最可恨者，车夫与剃头匠耳。赵瓯北舒城旅店题壁诗有云："汗浆迸出葱蒜汁，其气臭于牛马粪。"盖亦深疾之也。今以二八女郎偶一吹气，不可向

迩，颇有西子不洁之叹。

保　甲

王荆公作事乖谬，惟保甲一法，千古不敝。王文成兼行十家牌，即周礼五人为伍、十人为联之意。然举办保甲，宜先令乡约查报，再着亲信人确查覆核，按季销补，不特缉盗之良规，抑亦听讼之一助，目今虚应故事，耗费纸笔，可胜慨乎。

短挂战裙

短挂战裙，古无其制。惟短挂略类短后半臂，战裙则羌无故实矣。赵松云先生咏之。《短挂》有云："亵袂双非只，明衣一可三。僬侥如着此，或尚觉毵毵。"《战裙》有云："何须白练制，略并锦鞲长，衣反居裳内，男偏女作装。"似此咏物，真是不为题窘。

鬼　教

北魏明帝时，李阳为高阳王雍友，以时人多佞佛，言沙门为鬼教，沙门都统僧暹等以阳谤佛法，泣诉于灵太后，太后责之。阳自理曰："鬼神之名，皆是通灵达称。佛非天非地，本出于人，名之为鬼，臣为诽谤。"宋张天觉欲作《无佛论》，妻向氏一言而止，后又作《护法论》。圣人云："敬鬼神而远之。"最是正理。

选兵良法

《纪效新书》云：第一选人以精神为主，而当兼用相法，必无凶死之形，重福气之相。最勿使伶俐油滑，宁用乡野愚钝。乡野愚钝之人，畏官府，畏法度，不测我颠倒之术，诚信易于感孚，忾气易于振作。又云：使威严之永行无阻坏者，恩与信也。如载人者，舟之功，而所以使之载者，舵也。威严其舟乎，恩信其舵乎。又云：武术尚可教习，必精神力貌兼收，三者兼收，又不若凭各亲识乡里哨队长举首。盖渠皆生同里闬，观其所忽也久矣，此又不可凭选者之目也云云。实为选兵良法。今之纷纷召募者讲求及此，则思过半矣。

少年科第

少年科第最为人生惬意之境，杜老有句云："只今年才十六七，射策君门期第一。"白香山《登第》诗云："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时年二十七，不甚早也。寇莱公十九举进士，时太宗取人多问其年，年少者，往往罢遣。或教公增其年，公曰："吾初进取，可欺君耶？"然总不如苗台符、张读之早。苗年十六，张年十七，同及第。所谓"一双新进士，两个阿孩儿"也。商子华（亮）以十四举孝廉，贾蜗氏（中黄）以十五举进士，乃科第之至早者。国朝侯官林廷禧于道光辛卯登贤书，癸巳捷南宫，年才十六。房批有云："九岁游庠，驹齿有神童之目；五年食饩，鳌峰兼都讲之名。"为二百年来科名盛事。

邑令宜为循吏

姜明叔曰：邑令乃字民之官，关系重甚。鲁《论》一书，吾夫子独丁宁于为宰为令之戒，而他职不与焉，实以得百里而君之，乃斯民休戚之寄，故曰："可以寄百里之命。"宋林德崇父与监司启有云："鸣琴堂上，将贻不治事之讥；投巫水中，必得擅杀人之罪。"刘潜夫宰建阳，亦有一联云："每嗟民力，至叔季而张弓；欲竭吏能，恐圣门之鸣鼓。"曾涤生侯相督畿疆时，撰联勖属吏云："无日不以龚黄召杜相规，愿诸君力行古道；斯民正当水火刀兵之后，赖良吏默挽天心。"宁为循吏，毋为能吏。为令者，宜自审焉。

黄太守

同治九年十月，黔抚曾璧光奏：道衔候选知府黄德裕，湖南乾州厅拔贡，由教职累以军功擢知府投效贵州署都匀府事，八年六月，苹安军营饥溃，苗匪攻城，粮尽援绝，十一日城陷死之，请援前守鹿丕宗例，予谥建祠。疏语有云"黄德裕从征南北，屡立战功，去夏委署都匀，通饬各属讲求吏治。办理团务，转运军粮，规画周备。乃以苹安营溃、贼逼郡城，外无片甲寸铁之援，内无粒米铢金之积，杀马飨士，为国捐躯，大节凛然，较鹿丕宗为烈"云云。同殉者有总兵王松林等十五人，其弟德威并请附祀。予谓烈则烈矣，而循绩不及鹿公，余则大致略同耳。

百岁寿母赐果图

李桐阁举道光庚子孝廉，有孝行，时导母出游。尝观剧邻村，母年九十七、八，桐阁亦近七十，亲送馔歌架下，拥挤莫进，高呼曰："妈！（称母曰妈）"人哄笑曰："此翁须尽白，尚呼妈也。"桐阁应曰："予有妈，焉得不呼？"笑者又哄然。及母百岁旌下，桐阁作《百岁寿母赐果图》，盩厔路闰生太史（德）题一长古云："世间奇事真咄咄，母也朱颜儿白发。朱颜白发欢相依，一家四壁恒春晖。使母生大贾，终岁营营为阿堵；使母生贵官，出山远志还山难。寿母有子为人师，生徒济济环阶墀。出拥皋比据上座，入受甘旨犹婴儿。母昔蒸麸和野蔬，今也问字之酒束脩之羊罗满厨。昔鬻簪珥为儿买书，儿今读破万卷为通儒。葛巾蕉扇侍母侧，绘出寒门消夏图。儿年虽迈，童心尚在，仙桃一颗遥相投，王母不待东方偷。对母大嚼母色喜，岂惟萱草能忘忧。陆郎怀橘夙所欣，潘岳捧舆安足论。孩提时事不可忆，垂老犹荷慈母恩。垂诞者谁两旁立，窃语时复闻曾孙，曾孙男，曾孙女，欲分甘，母不许。"写得情事俱到，佳话不可无佳章以传。桐阁雅负盛名，著《朝邑县志》。

河　套

姜明叔《剔齿闲思录》云："陕西西安、绥德之境有黄河一曲，俗名河套，其地约广七、八百里，北虏时窃入其中，居久之乃去。叶文庄公盛为礼侍时，尝因言者欲

筑立城堡，耕守其地，奉命往勘，大意谓其地沙深水少，难以驻牧，春迟霜早，不可耕种。其议遂寝。近时关中大饥，流民人其中，全活者甚众，逾年才复业。则是非不可驻牧耕种也。今闻虏居其中皆长子孙，边将不复逐去之，纵不能为患，然侵盗之事，难保其必无也。”云云。按此在北山境内，其土脉之腴厚，不及蒙古新垦之地，然前数年屡为土匪巢窟，可称远见。

邓侍御疏略

同治九年闰十月，邓侍御庆麟奏：州县实缺人员务当饬归本任，不得率行更调，听断必期明速。请饬仿曾国藩考课功过章程办理，编查保甲，严惩滋事散勇。收押放押人犯，照丁日昌令州县悬挂粉牌之法，以杜滥押，访拿讼棍，买补常平仓谷，开垦荒地，修筑陂堰，厘捐须杜中饱。至帝王之学，必以敬天爱民为本等语。蒙上嘉纳，谓其措意详到，均有关于国计民生。然内有云：有不烦琐陈者，有言之无益者。如我朝历圣相承，上下胥格，其州县应为之事，各省长官颇严考核，此不烦琐陈者也。如买补仓谷、开恳修筑费从何出，即保甲亦具文而已，此言之无益者也。则以侍御苦心孤诣，等于老生常谈，惜哉！

带　肚

同治九年四月，宋侍御邦僡《敬陈管见》一折有云“又有一种长随，名为带肚家人，当本官未经得缺之先，常代借银两，并言明得缺后，即派充门丁。需资人员往往嗜其小利，一经任用，则蒙蔽招摇，无所不至，本官受其挟制，平民被其讹索，实堪痛恨”等语。近日宦场枯窘，求带肚而不得者多矣，遑云严禁耶。

首　山

临榆即山海关，雄秀无匹。邑之名胜，以角山、澄海楼为著，而不如首山之入画也。山有乐寿、可琴二亭，前临平野，野尽而海，后则峰环水曲，瀑声潺潺，樵唱渔歌，疑涉仙境。畿东之胜在榆关，榆关之胜在首山。同治十一、二年，予充通永练军马步翼长，每届冬令，领兵由北塘至永平一带巡道关口，辄往游历，流连忘返。

八　仙

八仙由来甚古，予窃以为傅会，否则成仙者夥矣，而何以此八人者。既无散期，且无增减，岂仙家亦有党耶？其事迹所说不一：一曰钟离权（字君房，晋周处裨将，终南山遇东华真人得道），二曰吕嵒（字洞宾，唐时举进士不第，遇正阳真人得道），三曰张果（隐恒州中条山，召授银青光禄大夫，天宝时尸解），四曰曹国舅（丞相彬子，皇后弟，遇洞宾得道），五曰何仙姑（零陵市人女，吕嵒以桃与之，食半得不饥，老而尸解。又称姑以开元中羽化，合在纯阳前），六曰李元中（开元大历间人，学道终南阳，神出，其徒化之，神无所依，乃附饿殍而起），七曰蓝采和（衣破蓝衫，黑布腰带，足一跣一靴，醉则持三尺大拍板为踏踏歌，后至濠梁，掷靴带拍板乘云去），八曰韩湘（昌黎侄孙也，少学道，能为顷刻花，于瓣中示昌黎以字，后昌黎谪潮州，至蓝关，湘适来候，昌黎乃悟）。赵瓯北云，戏本所演八仙，不知起于何时。按王氏《续文献通考》及《胡氏笔丛》俱有辨论，则前明已有之，盖演自元时也。其诗有云：韩湘张果吕洞宾，此外载籍无其人。由来仙成本荒幻，何必扪龠求其真。天下都散汉，竟作时代看。铁拐无姓李，或言刘跛子。赵家外戚传，不闻曹佾能修炼。蓝衫老采和，丈夫忽变作妖娥。又况何姑爱酬答，偏与群真坐联榻。仙家想是无凡心，不妨男女相混杂。故作谐语而视等无稽之意自见矣。

“司”字平仄均用

“也应愁杀杜司勋”，是“司”字本从平也，而渔洋诗有“落魄江湖杜司勋”之句，“司”字自注入声。按渔洋喜白乐天之为人，盖本诸白诗耳。尝考《容斋随笔》云：白乐天好以“司”字作入声读，如云“四十着绯军司马，男儿官职未蹉跎”、“一为军司马，三见岁重阳”是也。王懋《野客丛书》谓：白诗“司”字非入声，乃去声耳。《广韵》入声不收，《集韵》去声“伺”字韵收，曰：“司，至也。”今韵书在“支”字平韵者曰：“主也。”在“置”字去韵者曰：“与主义通。”总之平仄均可用，而仄音当以去声为是。

顾亭林征君

汪彦石献玗题顾亭林像诗小序云：“昔王半山非马《史》《孔子世家》而近儒。钱潜研亦论《宋史》创立道学传之非，其言曰：‘史学之例，凡道德文章显著者，各有专传，其列于“儒林”“文苑”者，皆其次焉者也。孔子与七十二弟子，《史记》未尝列于“儒林”也，汉之董仲舒，唐之韩愈，皆自有传。元儒无出许衡、吴澄之右者，亦自为传。愚以为周、程、张、朱五子宜合为一传，自五子而外，则入之“儒林”可矣。又金刘祁《归潜志》、魏征辈修《隋史》，不为文中子立传，将毋以既拟其师于圣人，欲列于传，恐小之，欲援《孔子世家》之例，而《隋史》无他“世家”，故皆不纪。以为其师之名不待史而传乎？’玗按郑康成不入《后汉书·儒林传》，亦尊之儒林之上。窃疑世之论亭林者，辄以儒林遗民概之，于史家之例，似有未合。”云云。非必定为亭林专计也，而有益于道学已不少矣。

卷　七

北塘海防中军帐额

予书“无倦”二字于中军帐额，而跋其后曰：“安不忘危，文不废武，豫道也。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士君子先劳无倦，思患豫防，真有不遑寝处者。北塘为海滨

重镇，自前明以迄我朝，鱼盐舟楫之利，称富饶焉。向有炮台旧址，庆、光年间重建，洎咸丰初，僧邸以社稷重臣，加意洋防，不遗余力，而南北三炮台，巍然并峙，乃变生不测，祸不旋踵，守御无人，事机已失。去岁春，合肥相国移节直隶，督师天津，见北塘据上游，形胜与太沽并重，调练通永一军，以本镇帅统其师。炮台之麓，左右列营，余以翼长副之，领右军，逐一草创，日不暇给。今春以次就绪，而中军尚无下榻处，固失体裁，亦无以为讲武之所。遂拓地三弓，建屋三楹，屋后东西偏，附修小屋各四，中设厅事，右启书室，前置回廊，以麦夏始，以五日前落成。居于斯，游于斯，得日与营哨士卒尝源源接见于斯，暇则讲求弓马射以观德。偶倦于勤，辄手史册一二卷，参观古今治忽之由，与夫成败利钝之迹，余虽不文，未敢以芝麻鉴自诩军中读书作运筹帷幄故事。《诗》云：'职思其居。'孔子有言：'居无求安。'盖常于此言凛凛矣。"同治十年辛未天贶日之春自记。

杨忠愍公诗

容城杨忠愍公，文章为忠节所掩，甚至有人谓公不工诗，或谓公临刑诗二首已足千古，他作均可置之。余每读公诗集，中多清绝语句，节录之以志景仰云。"知己渐随流水远，离愁端与削山平（送刘莱涯考绩北上）。""春归芙苑晴花合，天人燕云晓旆寒（送大宗伯雨洲王公考绩）。""寒欺草榻凉如洗，风卷星河动欲流。报主独怜成孟浪，论交谁复忆同游（感月有怀）。""君爱寒宫依爱死，古来天地几痴人（送德观海分教偃城）。""寒雁不堪云暝夕，秋风况是叶飞初（送徐龙湾审录江南）。""志欲小天下，特来登此山。仰观绝顶上，犹是白云还（登太山极顶因题）。"

没字碑

乾陵一碑无字，不知其故。云于阗国贡者，见州志。又泰山有没字碑，或云是碑匮也。又汴梁秦桧墓碑无字，盖秽德有不堪书者矣。

巴图鲁

"巴图鲁"以赏有功，王渔洋《皇华纪闻》作"把土鲁"，自注："把土鲁，勇也。"元时必出上赐，本朝亦然。后作"巴图鲁"。近且由下陈请上赐，锡以清语汉语之嘉名耳。或曰："巴图鲁，犹言好勇也。"

俗语引证

俗语有本于载籍者，有载籍用俗语者，引证十数则，以资考据。姑息（《礼·檀弓》）、得法（《国语》：是良吏也，为我得法）、有分（问）、无分（《左传》子华对楚灵王语）、听情（《汉书·王侯表》：沈猷夷侯受元狩五年坐可宗听情不具）、买卖（《汉书·食货志》：更名新莽天下田曰王田，不得买卖）、门生（《汉书·佞幸传》）、内顾（《汉书·杨仆传》：失其内顾）、老先生（《汉书·贾谊传》：每诏下，诸老先生未能言，谊为之对）、衙门（《三国志》：袁绍攻公孙瓒，毁其衙门）、阳沟（郭璞《尔雅注》：阳沟巨鹖，古之名鸡，亦作羊沟。《太平御览》：阳沟之鸡）、尊大人（陆士龙《答车茂安永书》：尊大人贤姊上下，当为喜庆）、举家大小（车茂安《答士龙书》）、便习（谢灵运富春诸诗：洊至宜便习）、当面背面（杜诗：当面输心背面笑）、大廊老（杨椒山《与少司寇吉阳何公书》：自大廊老去后，吾无忧矣）。

止盗正以救荒

杨椒山先生《上徐少湖书》有云："闻各处抚按分付各属官，今且暂宽治盗之法，其意惧生变也。以故各官于贼之获，俱姑息宽纵之。此端一开，为盗者众，贫者日至放肆，富者日不安生。是民之为盗，虽起于年凶，亦上之人有以教之耳。夫济荒自有长策，未闻教民为盗以救之也；况渐不可长，民不可逞，恐堤防一撤，纪纲遂坏，其变有不可胜言者。宜速行令各处抚按有司，使遇盗贼仍治之如法。则禁盗乃所以止盗，而止盗正所以救荒也。"毛西河云：此大圣大贤大经济大作用，不意先生遂能到此。明末，山东大饥，有抢米者，太守王雪于、推官陈卧子皆殉国名臣，当时坚执抵法。曰："吾杀乱民，非杀饥民也。"其论与先生同。止盗救荒一言，即生道杀民之意。

幕客授职

古之参谋记室，即今之幕客也。雍正间，上谕云："嗣后督抚所延幕客，须择历练老成、深信不疑之人，将姓名具题，如效力有年，果称厥职，行文咨部议叙，授之职位，以示砥砺。钦此。"今则久不具题，遂无授职者矣。

尹文端条告语

办赈最非易事，偶不实心实力，造孽莫大，况自利乎。尹文端（继善）督两江时，办赈条告语有云："倘不肖有司克赈肥家，一有见闻，断不能幸逃法网。即本部堂稽察有所不到，吾知天理难容，子孙将求为饿殍而不可得。"痛哉言乎！

汪焕曾先生撰联

萧山汪焕曾先生（辉祖）初习申、韩，后以进士出宰楚南，时称循吏。其旧撰馆联云："苦心未必天终负；辣手须防人不堪。"此不特入幕者宜奉为圭臬，凡有司皆不可不知也。

胡文忠书牍

《胡文忠集》十卷，而书牍居其六，皆军事政教之言，其于亲戚情话，仅附一二笔，有自然机趣，所谓"老树着花无丑枝"也。采录之以便披诵。《致左季高京卿》云："绍酒十尊奉上，公之精气再劳十年，亦必可支，所患关隘阻隔，痰饮中梗，幸早治之。或曰以沉香浸

酒,则永无关隔之症,然林翼精气日形其短,颇惜此才也。"《致庄蕙生(受祺)》云:"尧仙(吕公佺孙)藩黔,吾方守黎平,又一年而吾旋楚,尧仙升闽抚,道阻不能至,长沙派兵百人由辰州上迎入安化,在印心石屋门首经过,其幼女嬉笑岸旁柳阴下,陶少云(㮾)欲以年家谊托女萝,连年从戎,尚未函商,而尧仙则已古矣。尧仙爽直有气概,治黔有声,至今思念之,不仅私交之密也,乞与仲远商酌成全之法。"《致官使相》云:"闻尊体日渐复元,应健脾胃为主,脾胃者,人之元气也。潜山天柱,汉代尊为南岳,汉武巡狩。由盛唐至潜,登天柱,泛舟枞阳,射蛟浔阳江中,即其地,万山炭嵏,独产天堂野术,土人以绳缚腰,别系绳树石间,跳身绝壑悬岩间以采之。惜所得不多,弟服之大效,其和平中正如老兄性格。付上一匣,计野术三十五枝,如试服有效,秋冬再可购觅奉上。"

孝子慈孙

楚语士亹曰:尧有丹朱,舜有商均,启有五观,文王有管、蔡。皆元德也,而有奸子。韩文公子昶暗劣,误金根车为金银史。直翁(浩)为相,非无一善可称,子弥远为权臣,而掩其父之美。吕文靖(夷简)为相,非无一疵可议,子公著为名相,而杨其父之美。杨涉而有子凝式,张浚而有子栻,如吕、杨、张三公,真孝子也。王导之孙谧而授玺绶于桓玄,谢安之孙澹而持册于刘裕,颜见远孙之推而丧节,韩魏公孙侂胄而隳宋。岂诒谋之不善乎?如陶侃之孙渊明,见远之孙之仪,之仪玄孙常山、平原二公者,真慈孙也。语云:有钱难买子孙贤。是人力不为功,而天理尤不可测矣。

何子贞太史集字联语

道州何子贞太史(绍基)为文安公(凌汉)哲嗣,书法甲天下。余见其所集《争坐位帖》字联,灭尽针线痕迹,真才子也,亟全录之。七言云:九功惟叙使勿坏,百度得数而有常。宣德道情文乃贵,明微谨始礼为宗。与其过纵何如谨,到得能诚自会明。悟到前身应是月,数来好友莫如书。明月同行如故客,异书难得比高官。两足不出门半尺,一室坐拥书百城。行事莫将天理错,立身当与吉人争。闻常言辄有至理,爱别致便非本□。且自思立足得地,岂可辄抗颜为师。藏异书贵得□本,收古画须检裂文。有三尺地身可坐,到五更时□自清。如张子野真醉伯,是李将军乃画师。时事亦当参古礼,人为不敢恃天功。对月横安高士榻,论文喜得古人书。纵目古今还自省,侧身天地一无言。伦理只从天事见,功名贵自本心来。古《易》九家皆见圣,鲁《论》半部足匡时。然名香宜对古画,见明月又来故人。书城高大能藏道,心地光明始爱才。　　八言云:揆高度深,九数所极;指事会意,六书之纲。将相公侯,盖亦有命;射御书数,皆谓之文。坐榻横书,升台校射;然香品画,对月开尊。武将宣威,自天而下;文臣记盛,如日之升。瞻言古人,便若同世;措置难事,亦如平时。见人之过,如己有失;于理既得,即心所安。力排众议,乃见独是;心师古人,自为一家。就己然情,知未来事;于独居地,见大众心。有功不伐,闻过则喜;为道日益,积德能升。纵横百家,才大于海;安坐一室,意古于天。天寿崇高,初无阶级;书城割据,各异门途。意之所忽,过从此长;众有同欲,功不可居。圣业颜曾,清名李郭;相才文富,士品裴王。　　十言云:参三六九易数,皇极斯寓;合百二十国书,鲁史乃兴。　　十一言云:何必开门,明月自然来入室;不须会友,古人无数是同心。　　十二言云:戴胜祖高堂,士礼从知家相作;子长事安国,尚书真见古人来。　　十三言云:士礼守容台,本东鲁两圣人所定;佛书破藏海,是南朝众才子之文。　　十四言云:明理自平居,莫到有事时存两端念;置身须得地,当为从古来第一等人。　　二十七言云:行路有何难,我曾从天柱九疑终南紫阁太室三涂,直到上京王者地;得师真不易,所愿与高堂二戴安国子长相如正则,同依东鲁圣人居。

陈子鹤太宰

陈子鹤太宰(孚恩)为荔峰侍郎(希曾)次嗣,书法冠一时,以拔贡起家,历官清要。其摄东抚时,未受盐务陋规,蒙赏"清正良臣"匾额。咸丰十年七月,朝命诸臣会议幸热河事,太宰有"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之语。十一年在热河,又力阻回銮。今上登极,载垣等败,许仁山侍郎(彭寿)以党援参奏褫职,旋戍新疆。可为奏对不慎者戒。

朝轿故事

钟繇有膝疾,拜起不便,时华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见皆使载舆车,虎贲舁上殿就坐,是后三公遂以为故事。见《三国志》。今之赐朝轿者(即朝),意盖本此。然止及景运门而止,不能舁上殿也。

耆相楹联

耆介春相国(英)有满洲才子之目,然颇自负,宣庙优遇之,尝褒为有胆有识。迨文宗嗣统,恩礼寖衰,屡奉严斥,有"无耻无能"之论。耆揭一联于楹云:"先帝隆褒,有胆有识;时皇罪过,无耻无能。"颇为上闻,非亦足以杀其躯乎?

驿书不过六百里

今军事至急者,驿书日六百里。考《三国志·陈泰传》,泰每以一方有事,辄以虚声扰动天下,故希简白上事,驿书不过六百里。又考《汉书》,屈牦乘病置为急递,日行四百里。古以四百里为至速,至三国时,乃定此限耳。

棋争边角

围棋国手,最争边角,劣手则争中腹。谚云:"金角银边草肚皮。"此之谓也。宋刘彦修子羽之言曰:"善奕

棋者,不争边角文艺。"名臣之论,却欠精理。

天籁诗

澧州乞食道人游一瓢诗曰:"磨快锄头挖苦参,不知山下白云深。多年寂寞无烟火,细嚼梅花当点心。游食多年不害羞,也来城市看妆楼。东风不管人贫贱,一样飞花到白头。破寺无僧好挂瓢,闲时歌舞醉时箫。黄昏月落秋江里,没个人来问寂寥。门外何人唤老游,老游无事听溪流。而今世事多荆棘,黄叶飞来怕打头。"天籁也,而道味盎然,转觉摹唐规宋之同嚼蜡矣。

几　何

西洋算法书名几何,乃春秋时冉求所造,今中国转无此书,且学算法于洋人,而不克善其术。甚矣,古今人之不相及也。

天子门生

秦桧欲收罗逵于门下,罗不屈,桧大怒,必欲杀之,而桧死矣。高宗曰:"不愧天子门生。"逵本绍兴辛未状元,今称翰林为天子门生者本此。然非状元不克当,非如逵者不敢当也。

论六军

直隶练兵于保定、正定、遵化、古北、河间、宣化、曰六军。军各二千五百人,部中于京饷外,复立固本名目,由直隶按月请领,此刘制军(长佑)所奏办也。故户部《统筹财用源流》一疏有云:"同治六年七八月间,枭匪乘机窃发,以百数十揭竿之众,横行数郡,扰及近畿。所调六军者,既未能先事预防,以杜乱萌;并未闻一矢加遗,以推凶焰。"又云"各类多有雕一木质关防,径行赴部支领帑饷者,十羊九牧,不知节制,无益于事,臣等实深惜之"云云。夫不练勇而练兵,诚善举也,惟进伍废弛已久,非旦夕所能有功,朝廷特调曾文正,八年到任,从新整顿,芟繁就简,渐有起色。十年冬,李少荃傅相改调遵化一军,移扎北塘海口,易名通永。

白　话

南方人谓与闲谈曰白话,又空言无实际之谓,俗语也。考《翰林志》:翰林所著撰教坊致语曰白话。则俗语居然典故矣。

儩

今人书札之尾,每有"不儩"字样。考"儩"音,赐义切。《李密传》云:"敖庾之藏,有时而儩。"潘岳《西征赋》云:"起长怀以遐念,若循环而无儩。"张铣注:儩,尽也。六朝人喜用僻字,遂相沿至今云。

兄弟薰莸

颜之仪而有弟之推,历事梁、齐、周、隋;朱温而有兄全昱,斥其灭唐;王安石而有弟安国,请其远佞;史可法而有弟可程为二臣。一薰一莸,万难陶化,又何疑乎舜之于象,武周之于管、蔡,展禽之于盗跖哉?

秀才所习

宋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至为之语云:"《文选》烂,秀才半。"见放翁《老学庵笔记》。近日文人专攻《四书》,甚至五经亦不全读,子史集更置不顾,因有"《四书》熟,秀才足"之语,盖古以杂作取士,今以时文取士,故所习殊也。然时文愈趋愈下,吾宁为古之半秀才,不为今之足秀才也。

金陵昭忠祠

江南遭兵最久,殉难官绅最多。江宁先有湘军昭忠词,在城北莲花第五桥,系克城之初,就伪王府略为修葺者。后就地并建三祠,中仍为湘军陆师昭忠祠,东为金陵军营官绅昭忠祠,西为湘军水师昭忠祠。而东祠约分六端:一曰咸丰三年金陵城陷,满汉文武殉节之员;二曰自癸丑至庚申八载,向荣、和春营中阵亡、伤亡及病故之员;三曰江宁七属历年殉难之绅及外籍而寓居金陵遇难之绅,本籍而阵亡于外省之绅;四曰生平久居金陵大营,其后尽节他处,如邓绍良、周天受、张玉良之类;五曰扬州、镇江两军,皆因图克金陵而设,两处阵亡、伤亡、病故之员;六曰金陵满汉妇女不屈而死者,别立贞烈祠祀之。此同治七年春江督曾公国藩所奏办也,并查事实书立神牌,详尽之规,足垂千古。

王烈妇

江南镇江府西门外大围坊民人赵维兴,妻眭氏,卖鸦片烟为业。其媳王氏年二十,于归甫一两载,氏夫常在外,姑屡诲淫不从。潘道士素与姑往来者,贪氏色,贿其姑。甲午八月十九日,姑引道士匿氏床侧,欲俟就枕污之,氏惊觉,拒之益坚,喊哭声闻户外,道士遁去。姑愤极,以锥刺氏下体殆遍,氏闭户更衣裳,上下缝纫,带伤服生鸦片死。次日,其母家鸣于官,道士贿之拦验,冤不得雪,节未能彰,里人为痛惜之。桂丹盟时宰丹徒,为请于上曰:"似此操励冰霜,志坚金石,经百折而不辱,拚一死以如归,玉出浊流而不变其洁,芝生溷厕而自喷其香。众口一辞,断难磨灭;寸心千古,应发幽潜。倘教东海冤沉,恐阻三年之雨;惟使南山案定,可扶一国之风。"中丞命捕道士鞫之,治于律,妇得旌于朝。

卷　八

咏　雪

予向有咏雪断句云:"本色还他天下素,穷冬着遍树头花。"后见鲍西园茂才《咏雪》有云"原来世界都清白,始信乾坤无淡浓"之句,意盖相类。

胡文忠荐贤

胡文忠荐举贤才疏有云："某某均未识面，亦无文字往来，访问既确，据实附陈，以备圣明采择。夫用人行政，朝廷自有其权，举尔所知刍荛，不嫌下问。臣力疾从军，不敢自逸，惟恐先犬马填沟壑，若目睹时局艰危，避忌模棱，知而不言，负恩实大。"云云。近日封疆专阃，大半皆出公门，曾侯相谓为"荐贤满天下"，良不诬也。昔东坡与友人书荐黄鲁直、秦少游，不但以为后出之秀，直以为天人。后二君得以成家，名传后世，东坡之力也。彭雪琴宫保谓为圣贤作用，菩萨心肠，英雄手段，能令千古文人豪杰一齐下泪。予谓今之胡文忠，与昔之苏文忠，岂曰古今人不相及哉！

封岳鄂王敕语

宋宁宗封岳鄂王敕，起语云："人主无私，予夺一归万世之公；天下有公，是非岂待百年而定。"中有云："时属讲好，将归马华山之阳；尔犹奋威，欲抚剑伊吾之北。遂至樊蝇之集，遽成市虎之疑。虽怀子仪贯日之忠，曾无其福；卒堕林甫偃月之计，孰拯其冤。"云云。宁宗善补先过，然于敕中语，使高宗置身何地耶？武穆在九泉下知之，自必涕零，吾辈生千载后，读之亦为泪溢。

青玉案

予尝言：裘小华侍御词华粗豪，小华一日出示《午夜无聊枕上偶成调寄〈青玉案〉二阕》，一变而为柔曼之音，令人击节不置。其词云：梦回枕畔疑风雨，忽引逗闲愁绪，还省梦中离合趣，千般恩爱，万般冤楚，一例浑无据。　西园夜半犹歌舞，怎不觉欢娱苦？辗转衾裯天欲曙，鸡声凄紧，漏声容与，晓色浓于絮。（其一）

凝眸漫把归鸦数，却早又霜林暮，徙倚画阑干曲处，含情无语。多应有恨，早又初更鼓。　香巢紫燕都飞去，定不肯和依住。默诵出山泉水句，佳人空谷，萧条修竹，秋尽今霄雨。（其二）

保举创格

同治庚午三月，曾侯相出任直督，保举十员疏语有云"不过表其政绩，并不稍乞恩施，古来循良之吏，或有玺书褒异，非必岁岁迁官、人人进秩也。近世各省保举浮滥，习见不珍，该员等虽无奖拔之实，而循声达于圣聪，即光宠逾于华衮"等语，人谓为保举创格。近见沈幼丹制军荐举贤才十二员疏有"两江急切需才，举其姓名而不敢遽求恩泽"之语，先后同揆，若合符节。

游侍御疏语

同治庚午正月，游侍御百川以《雪泽愆期，日食递见，请增修圣德》一折中有云"查道光年间国家广庶富之业，内而廷臣，外而督抚，率以粉饰太平为务。州县习于侈汰，以能逢迎者为良吏，以多机械者为干员，吏治既颓，乱机斯伏"等语，奏奉谕旨。直言无隐之臣际虚怀纳谏之主，为古来所罕睹也。

金陵城垣考

按查金陵之名始自周末，楚威王灭越置金陵邑，秦始皇改为秣陵。汉初名彭郡，元封二年改为丹阳。三国时，吴王权建都名为建业。西晋末避乱，愍帝东渡驻跸于此，王丞相导营建国都于旧城，稍加增扩，以天子所居禁省为台，遂称台城，鸡鸣寺、北极阁等处即台城北址也。嗣后割据东南，如宋、齐、梁、陈皆建国都。隋文帝统一区宇，更名蒋州。唐初名润州，至德二载置江宁郡，乾元元年改升州。五代杨溥时为金陵府，徐知诰名江宁府。宋初为升州，建炎三年改建康。元初为建康路，天历二年改为集庆路，明初为应天府，成祖以后为南京。虽地名纷更，实则皆指为台城。六朝旧城，均近覆舟山，去秦淮北约五里许；台城之西为石头城，即今之鬼脸城，孙吴时，江在石头城下，为险要必争之地。初筑土坞，后因山加甓，遂为石头城，设扬州官廨于其中。台城之东南为东府城，孝文王道子领扬州牧，乃居先舍，故俗称东府，即今通济门左右也。六朝时，太子宫及王侯士大夫府第皆在焉。

东府、石头皆为台城之屏蔽。六朝以来，凡兵自南人，皆先取东府、石头二城，自京口来者，则直取台城焉。

冶城在石头城之南，孙吴时，李宏茂冶为鼓铸之所，今朝天宫即其遗址。后瑯琊城一名白下城，齐武帝以其依山带江，徙金城治于此（金城即前瑯琊城，亦名宣武城，晋元渡江，侨立瑯琊郡，在上元东北金陵乡）。在台之北，今神策门外之石灰山下，其故址也。《晋书》：苏峻据石头城，将攻京口，晋兵之屯白下者，得闻其集众鼓声以相望，不及十里故也。同夏县城在东府城之南隅，梁武帝生于同夏里，置县为城，以旧宅为光宅寺，今城南饮虹桥、孝侯台（即周台）即其故城遗址。考之志载，台城北鸡鸣寺南之通济门，即别为东府城，台城之不广可知。故东宫及王侯第皆不居台城，而居东府城。世说会稽王绕东府城行散，则东府城可以徐步周行，其不广亦可知。他如白下城仅屯兵二千，石头城因山为垒，专为扼江岸之险而设，冶城但为鼓铸，置城示治邑，规模之小可想见矣。杨吴度其形势，并合各城，从新改筑，跨秦淮南北，周二十五里。建宫城于天津桥北，其外城南尽长干桥，西带冶城、石头城，东止今之通济门，北至北门桥。当时迤北西流小水，皆截入城濠，今之北门桥及浮桥、竹桥、大中桥一带河水，即东北城濠也。

绍兴渡江，仍即故都稍加修治。洪武初，因宋元旧城推而广之，西南就其遗基，东自东门截濠开拓，增建南门二：曰通济、曰正阳。东北跨鸡笼山，转折而西，循湖滨迤逦而北，其北从北门桥外包北郭十余里，江宁县所属之旧村，并括狮子山悉为城内。二年九月兴筑，六年八月告成，周九十六里，共十三门，建宫城于东隅。顺治初，改宫城为驻防城，略因其旧。西南一带，顺治十七年重筑，起太平门至通济门东止，长九百三十丈，

连女墙高二丈五尺,遂以外城为江宁府治。此则得自吾衡曾云门司马寻译江南省志,详备可考。

古今同姓名人

古今同姓名人,两贾举,两曾参,两孔忠(鲁汉),两毛遂,两韩信,六公孙宏,十一王褒、刘宏,九张良,八张敞、王吉,三李密、张万福,两刘德(父子同名),严延年(均汉),两孙叔敖(楚、汉),两朱买臣、徐庶(汉、南北朝),两刘歆(新莽),两安屈(魏安同之父子),两桓彝(吴、晋),两王肃(魏、后魏),两高湛(北魏、北齐),两薛收(隋、唐),两罗靖(隋,父子同名),两李愿、李益、韩翃(均唐),两李煜(唐、南唐),两蔡京(唐、宋),两张旭(唐、明),两李之芳(唐、国朝),两王锋(唐、国朝),两陈诜(晋、国朝),两讹可,两韩玉绘,三娄室(均金),两张载(晋、宋),两王安国(宋、国朝),两脱脱(元俺答明义子),两刘江(明父子同名、国朝)两于成龙、张鹏翀、又楚、汉均有虞美人。

多忠勇公

多礼堂将军(隆阿)战功卓著,身之所临,无不出民水火,而秦中百性尤感戴焉。盖回逆未经巨创,迨数年公入陕后,每战辄斩获无算,诸回畏若天神,甚以公名怖小儿啼。后以捻匪陷盩厔,公督队攻城,中炮阵亡,民闻之皆巷哭,乡间多肖像以祀,犹山东人之于僧忠王也。尝读胡文忠与公书云:"闻兄日夜忧勤,又身在炮子中经过,甚为驰念。兵事贵乎审机以待战,尤贵蓄锐以待时,大将自临城下四五十岁,纵不自惜,如军事何?如国事何?且吾闻临阵而不避矢石、不避枪炮谓之勇,未闻城下仰攻、我动彼静、我劳彼逸、我无备彼有准、从炮子经过而谓之勇也。天下强兵良将本不易得,若再不自尊重,则东南半壁何以支持。"云云。公卒坐此病以罹于难,文忠其知言哉。公籍满洲,谥中勇。

论三督抚

胡文忠致曾侍郎云:林翼尝笑昆臣为督(叶名琛,督两广),而不知粤西为何人所辖。根云为督(何桂清,督两江)而割皖南、皖北并割江北,其失机在推诿,不肯任事。福元修(济)以皖北之府而割南岸以予浙江,又割淮北以予公路,宜其日蹙百里而军政日非也。叶、何名节不终,福则再起为定边将军,论得坐病之本,并非刻以绳人也。

鲁竹亭诗

诗贵有性灵,有寄托,若徒作门面语,味同嚼蜡而已。张仲轩诵其友人与鲁竹亭孝廉(栻)诗云:"深红浅白雨中鲜,雨太多时花可怜。但乞春阴不乞雨,儿家门巷海棠天。"又《游仙》断句二韵:"玉皇昨夜论勋伐,香案仙官赐福多。""闻道刘安朝帝阙,一朝鸡犬尽同升。"兴比之遗风,味隽永。

痴人莫若英雄

尝读瓯北诗,有"英雄大抵是痴人"之句。又读刘省三爵帅诗有云:"高官足荣贵,身后何所有?李广若封侯,至今犹在否?"因忆小说《石头记》中有歌语云:"古来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措词异而用意同。是则千古痴人,莫英雄若也。然使英雄而不痴,非为山林之真隐,即为廊庙之大奸矣。

走　作

俗语有曰:走作者,失也。又如酿制,泄气而变坏之谓。昔朱子在同安,夜闻钟鼓声,听其一声未终,而此心已自走作。则宋时遂有此语。出于朱子口中,便合理学精义。

诗文集

赵云松先生云:有以明人诗文集二百余种来售,余所知者不及十之二三。文人仰屋著书,不数百年,终归湮没,古今来如此者何限!因有"准拟惊人都有句,谁知点鬼也无名"之句。又以近日刻诗集者又十数家,戏题有云:"后代时逾前代久,今人传比古人难。"又阅近人诗稿,戏题云:"名士求名气力殚,到头不出百年间。那知世有神通大,卧作长河立作山。"夫功德不足传,而欲借雕虫小技以寿世,真是苦心。无如爝火之光,虽照不远,可胜喟然!先命匠刷印诗集之作有云:"恨不借祖龙火,烧尽好诗独剩我;恨不借黄虎刀(《明史·流贼传》),杀尽才士让我豪。"大可借以自解。又先生刻集时咏云:"书有一卷传,亦抵公卿贵。"固自负亦自信也。然而传之一字谈何容易。

消息、信息

消息、信息同义,皆俗语也。诸葛恪围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刘整出围传消息。见《三国志》。王子真佺期曰:"正叔欲来,信息甚大。"嵩前隐者董五经谓明道曰:"先生欲来,信息甚大。"见《二程外书》。

题画松

兴化李复堂孝廉(鱓)善画,自题《五松图》云:"予以直者比之大臣,秃者比之名将,一侧一卧,似蛟似龙,蒲团之松,或仙或佛。"复堂在扬州八怪之列,涉笔均有怪气,然其天趣不可及也。

咏被中绣鞋

"云里蟾钩落凤窝,玉郎沉醉也摩挲。陈王当日风流减,只向波心见袜罗。"此唐夏侯审咏被中绣鞋也。诗集不传,惟此一绝及《织锦图》"君承皇诏安边戍"一歌而已。余亦戏仿其七绝云:"颠倒鸳鸯蜀锦偎,合欢床上梦初回。几曾莲步轻移动,着向西厢立月来。"

曲成人才

滇督刘公(岳昭)疏劾川督吴公(棠),经李少荃爵

相遵旨查办，奏言刘岳昭传闻失实，率行弹劾大员，惟以时事多艰，人才难得，蒙恩严行申饬。山东兖沂曹济道长赓捕拿博匪，滥刑毙命，以长为东省必不可少之员，蒙恩革职留任。贾侍御(瑚)以申饬不足以昭炯戒，革留不足以蔽处分，奏请另议重办。奉旨：所奏不为无见，惟未悉朝廷曲成人才之意，着毋庸议。见同治八年十月二十五日邸抄。

丹心万古

同治八年，天津捐建科尔沁亲王僧忠王专祠，蒙御赐"丹心万古"匾额，天语褒崇，几与关仁勇齐驱并驾矣。薄海臣民，能无观感？

《春秋属辞辨例》

庚午十月，夏公(同善)等进呈《春秋属辞辨例》八十卷，为浙江前内阁中书张应昌所著。奉旨留览。《春秋》大旨，曰事，曰文，曰义。属辞辨例三者，所以数其事，显其文，因以著其义也。盖不必立例而义自见，属辞可赅，比事原本宋儒，兼及众说，间附按语，搜罗四百余家之多，研求数十余年之久，而始成是书也。中翰举嘉庆庚午乡科，前岁例得重宴鹿鸣，年已八十又八矣。

腊底庚申

俗以冬至后逢庚申日为腊底庚申，凡婚嫁丧葬不必诹吉，多不可用之。先大夫信地师言，葬我先曾王父母，遂用此日，乃大不利，深自疚悔，时举为戒。爰附记如此，以为后车之鉴。

直隶水灾

辛未夏秋，直隶大水，顺天、保定、天津、河间境内有成为泽国者，自保定至京师须用舟楫，乃数百年来罕见之灾，李伯相截留南漕二万石以赈。然黄河渐归故道，北方水患恐难免欤。

铸　奸

张睢阳庙铁铸贺兰进，明鄂王庙铁铸秦桧、王氏、万俟卨、张俊(河南增铸王贵)，陈太学祠铁铸汪伯彦、黄潜善，少快千古人心。康书臣读史诗云："刚强盛德为狂狷，志大才疏笑史官。曲阜拟添北海庙，也将白铁铸曹瞒。"予谓杨忠愍祠宜铸严嵩，于忠肃祠宜铸徐有贞、石亨，睢阳庙添铸许叔冀。表忠惩奸，方更快人。

海　运

海运漕粮，取其速而简便也。后因黄河水归故道，运路不通，遂岁以粮米航海由津运京。创自元之朱清、张瑄，本朝至道光间，乃屡行之。今则著为定章，无复河运之议。光绪纪元四月，刘侍御(瑞祺)以河运暂停，由于运道难阻，奏请复行河运，依时举行，以复向章，而维久远一疏有云："臣查上年前督臣李宗羲等，奏将江北漕米改归海运。原声明俟山东治河事定，即复向章，诚以奏改海运者，权宜之议；酌复河运者，经久之模者也。而臣窃有虑者：李宗羲等奏陈江苏、山东境内漕船难运情形，皆以黄水南趋为害。本年山东抚臣丁宝桢督办堤工，实为不避艰劳，而于南趋溜势能否全行挽救，尚未可知。设使黄流别绕，仍益南趋，一则淮扬渐受其患，欲为屏蔽之计，只有堵闭一法，而江苏境内之艰阻如故也。一则北流之水愈少，济宁以北，难以借资浮送，而山东境内之艰阻如故也。治河未有定局，来年虽欲复河运，奚可得哉？昔孟子云：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今日以艰阻之故而停河运，此后恐因停河运之故，以致各工弃弛，节节淤塞，而艰阻日甚一日，是数百年之运道，自此驯就堙废也，是南北之气脉，自此隔而不理也。况乎海运非可常恃，本年运粮轮船，闻有沉覆之患，向之乐其便者，将来恐咸惮其险，若不先事筹防于河运，力求扩充之道，何以重仓储耶？臣明知河工办理之难，经费之绌，而度势审时，急务莫先于此。应请饬下管河诸臣，速查全河形势，统筹疏治，为来年复行河运地步"等语。奉旨报可。忆少陵《后出塞》诗有云："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则海运自唐始也。

箴　言

人生不外"动"、"静"二字，静无不动，一定之理也。动而能静，则存乎一定之心矣。每于此下工夫而未之逮，因摘箴言与"静"字一一符合者，常留座右，亦颛孙书绅之意也，敬录于后。天地间真滋味，惟静者能尝得出；天地间真机，惟静者能看得透。洒脱是养心第一法，谦退是保身第一法，安静是处事第一法，涵容是待人第一法。自处超然，处人蔼然，无事澄然，有事斩然，得意淡然，失意泰然。有才而性缓，定属大才；有勇而气和，斯为大勇。有作用者，气宇定是不凡；有受用者，才情决然不露。意粗性躁，一事无成；心平气和，千祥骈集。以和气迎人，则乖沴灭；以正气接物，则妖氛清；以浩气临事，则疑畏释；以静气养身，则梦寐恬。观操守在利害时，观度量在喜怒时，观存养在纷华时，观镇定在震惊时。寡欲故静，有主则虚。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临喜临怒看涵养，群行群止看识见。

电　报

西人以药物制铜线，能发电气，曰电线。绵长万里，传递信息，数刻可达，谓之电报。其线如达水程，裹以象皮，周围将铁线护之，再以胶漆外涂，沉巨浸中。陆路则排列大柱，线架其上。至递报之法，彼此线尾各置针盘一具，列二十六字母，此击彼应，此处针指某字母，彼处亦指某字母，由字母配合数目号码，一号配一字。共六千八百九十九号，配六千八百九十九字，刊成一书曰《电报新书》，所报皆号码，有书即可检查。行栈家有秘密信，可将号数暗订，两地心照，谓之金匙开锁，则局外人不知作何语矣。

毛诗注

《论语》云："郑声淫。"谓其声之淫，非谓其诗也，非郑、卫之诗无一不淫也。要知声、诗自有分别。至朱子注诗，一则曰淫奔之诗，再则曰男女相赠，未免臆度。余诵《毛诗》感赋一绝云："讽诵篇章动我疑，世间难事数佳期。如何郑卫淫奔者，情到浓时尽作诗。"见者失笑。

怪　鱼

李淳风《感应经》云：河有怪鱼，乃名为鳄，其身已朽，其齿一作。此即鳄鱼也。《南州志》云：斩其首，干之椓，去其齿，而更复生。余上年驻军北塘海口，有渔者举网甚重，收视之，乃一水族而狮形者。目怒声吼，遍身鳞甲，虽海滨老渔，莫能详其种类。遂出资嘱渔者仍送之海，似有知识，翘首者三，若拜揖然。殆大海之中无所不有，不必少见多怪也。

老莱子

"可食以酒肉者，可加以鞭捶；可授以官禄者，可随以斧钺。"此老莱子语也。人生在世，自有衣禄，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可也。而乃撄心富贵，自取束缚，何不将莱子数语往复玩味耶！又况天空鸟飞，海阔鱼跃，人而酒食官禄之是骛，将鞭捶斧钺其奚辞？直鱼鸟之不若矣。噫！

罡风匣

洋人有罡风匣者，高尺许，四方如斗，以匙启之，割然出一凸玻璃，中空无物。少顷，则玻璃色渐白，下开小穴，纳一活麻雀，雀初入，犹在匣底跳跃，渐飞高近白气，若力不胜，而又不能已者，旋即渺然。未几，盖自阁内有风归穴，声殊振厉骇疾也。复启小门，以铜管吹之，但见毛出如缀而已。罡风在天，凡血肉之躯皆不能御，不知洋人何术取得之也。

地形如肺

大地之土，环北冰海而生披离，下垂如肺叶，凹凸参差，不一其形。泰西人分为四土，地球东半之土相连，曰亚细亚，曰欧罗巴，曰阿非利加，西半曰亚墨利加，中华仅得亚细亚四分之一耳。

燕京岁时记

[清]富察敦崇撰　陈　朋整理

《燕京岁时记》，清富察敦崇撰。敦崇（一八五五——一九二二），姓富察氏，字礼臣，号铁狮道人，满洲镶黄旗人，官至广东思恩府知府。著有《南行诗草》、《芸窗琐记》等。

敦崇谙熟清代掌故，又属旗人，长住铁狮子胡同，于京城岁时风物耳闻目见，且精于考证。据自跋称："此记皆从实录写，事多琐碎，难免有冗杂芜秽之讥。而究其大旨，无非风俗、游览、物产、技艺四门而已。"所记内容既详，按语考证亦精当。

现据光绪三十二年刊本标点整理。

元　旦

京师谓元旦为大年初一。每届初一，于子初后焚香接神，燃爆竹以致敬，连宵达巷，络绎不休。接神之后，自王公以及百官，均应入朝朝贺。朝贺已毕，走谒亲友，谓之道新喜。亲者登堂，疏者投刺而已。貂裘蟒服，道路纷驰，真有车如流水马如游龙之盛，诚太平之景象也。是日，无论贫富贵贱，皆以白面作角而食之，谓之煮饽饽，举国皆然，无不同也。富贵之家，暗以金银小锞及宝石等藏之饽饽中，以卜顺利。家人食得者，则终岁大吉。

按，《荆楚岁时记》：正月一日，先于庭前燃爆竹以避山臊恶鬼。又《玉烛宝典》：正月一日为元日，亦云三元，岁之元、时之元、月之元。

八宝荷包

每至元旦，凡内廷行走之王公大臣，以及御前侍卫等，均赏八宝荷包，悬于胸前，部院大臣不预此例。

祭财神

初二日，致祭财神，鞭炮甚夥，昼夜不休。

破　五

初五日谓之破五，破五之内不得以生米为炊，妇女不得出门。至初六日，则王妃贵主以及各宦室等冠帔往来，互相道贺。新嫁女子亦于是日归宁。春日融和，春泥滑浊，香车绣幰，塞巷填衢。而阛阓诸商亦渐次开张贸易矣。

人　日

初七日谓之人日。是日天气清明者则人生繁衍。

按，东方朔《占书》：岁后八日，一日鸡，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马，七日人，八日谷。其日清明，则所生之物育，阴则灾。

顺　星

初八日，黄昏之后，以纸蘸油，燃灯一百零八盏，焚香而祀之，谓之顺星。十三日至十六日，由堂奥以至大门，燃灯而照之，谓之散灯花，又谓之散小人。亦辟除不祥之意也。

按，《帝京景物略》：正月十三日，家以小盏一百八枚，夜燃之，遍散井灶、门户、砧石，曰散灯。其聚如萤，散如星。富者灯四夕，贫者灯一夕止，又甚贫者无。此条所记与今大略相同，但未得其详细耳。

打春　节令无定期，姑录于正月之内，余仿此

打春即立春，在正月者居多。立春先一日，顺天府官员至东直门外一里春场迎春。立春日，礼部呈进春山宝座，顺天府呈进春牛图。礼毕回署，引春牛而击之，曰打春。是日富家多食春饼，妇女等多买罗卜而食之，曰咬春，谓可以却春困也。

谨按，《礼部则例》载：立春前一日，顺天府尹率僚属朝服迎春于东直门外，隶役舁芒神土牛，导以鼓乐，至府署前，陈于彩棚。立春日，大兴、宛平县令设案于午门外正中，奉恭进皇帝、皇太后、皇后芒神土牛，配以春山。府县生员舁进，礼部官前导，尚书、侍郎、府尹及丞后随，由午门中门入，至乾清门、慈宁门恭进，内监各

接奏，礼毕皆退。府尹乃出土牛环击，以示劝农之意。又《涌幢小品》载，前明正统中，每岁立春，顺天府别造春牛春花进御前及仁寿宫，凡三座。每座用金银珠翠等物，费钱九万余。景皇即位，谕明年春日当复增三座。宛平坊民相率陈诉，乃以时花充用。

灯　节

自十三以至十七均谓之灯节，惟十五日谓之正灯耳。每至灯节，内廷筵宴，放烟火，市肆张灯。而六街之灯以东四牌楼及地安门为最盛，工部次之，兵部又次之，他处皆不及也(兵部灯于光绪九年经阎文介禁止)。若东安门、新街口、西四牌楼亦稍有可观。各色灯彩多以纱绢玻璃及明角等为之，并绘画古今故事，以资玩赏。市人之巧者，又复结冰为器，栽麦苗为人物，华而不侈，朴而不俗，殊可观也。花炮棚子制造各色烟火，竞巧争奇，有盒子、花盆、烟火杆子、线穿牡丹、水浇莲、金盘落月、葡萄架、旗火、二踢脚、飞天十响、五鬼闹判儿、八角子、炮打襄阳城、匣炮、天地灯等名目。富室豪门，争相购买，银花火树，光彩照人，车马喧阗，笙歌聒耳。自白昼以迄二鼓，烟尘渐稀，而人影在地，明月当天，士女儿童，始相率喧笑而散。市卖食物，干鲜俱备，而以元宵为大宗。亦所以点缀节景耳。又有卖金鱼者，以玻璃瓶盛之，转侧其影，大小俄忽，实为他处所无也。

谨按，《日下旧闻考》：前明灯市在东华门王府街东，崇文街西，亘二里许，南北两廛，即今之灯市口也。市之日，凡珠玉宝器以逮日用微物，无不悉具。衢中列市，棋置数行，相对俱高楼。楼设氍毹帘幕，为宴饮地。一楼每日赁值至有数百缗者，皆豪贵家眷属也。灯则有烧珠、料丝、纱、明角、麦秸、通草等，乐则有鼓吹、杂耍、弦索等，烟火则以架以盒，盒有械寿带、葡萄架、珍珠帘、长明塔等。自初八日起，至十八日止，乃十日，非五日也。至百货坌集，乃合灯与市为一处。今则灯归城内，市归琉璃厂矣。

筵　九

十九日谓之筵九。每至筵九，皇上幸西厂子小金殿筵宴，看玩艺贯跤。蒙古王公请安告归。臣工之得著貂裘者，尽于是日脱去，改穿白锋毛矣。民间无事可纪，游赏白云观者谓之会神仙焉。

按，《帝京景物略曰》：燕九又曰宴邱。今则曰筵九，究未知其孰是。

开　印

开印之期，大约于十九、二十、二十一三日之内，由钦天监选择吉日时，先行知照，朝服行礼。开印之后，则照常办事矣。

打　鬼

打鬼本西域佛法，并非怪异，即古者九门观傩之遗风，亦所以禳除不祥也。每至打鬼，各喇嘛僧等扮演诸天神将以驱逐邪魔，都人观者甚众，有万家空巷之风。朝廷重佛法，特遣一散秩大臣以临之，亦圣人朝服阼阶之命意。打鬼日期，黄寺在十五日，黑寺在二十三日，雍和宫在三十日。

按，《宸垣识略》：东黄寺在安定门外镶黄旗教场，顺治八年奉敕就普净禅林兴建，康熙二十三年重修。寺西有琉璃门，曰清净化城。后有石坊二座，石台一座，石塔一座，高八丈，雕镂精工，上有金伞，光华夺目。相传为班禅佛塔。班禅佛又曰瘢疹佛，盖因出痘而示寂也。塔傍有经幢四，乃乾隆四十八年彭元瑞书；御制清净化城记，在台东，系满、汉、蒙、梵四体字。塔后有楼曰慧香阁。雍和宫在东直门内北新桥正北里许，乃世宗宪皇帝藩邸也，登极后命名曰雍和宫。黑寺在德胜门外西北三里许，前寺曰慈度，后寺曰察罕喇嘛庙。所谓黑寺者，盖指铁色琉璃而言，今亦无之矣。后寺有铁香亭一，乃康熙乙卯年造。

填　仓

每至二十五日，粮商米贩致祭仓神，鞭炮最盛。居民不尽致祭，然必烹治饮食以劳家人，谓之填仓。

按，《北京岁华记》云：二十五日人家市豕牛羊肉，恣餐竟日，客至苦留，必尽饱而去，谓之填仓。此条所记与今大略相同。惟富贵之家从未有食牛肉者，亦未有客至苦留之说，乃记者一隅之论也。

大钟寺

大钟寺本觉生寺，以大钟得名，盖岁时求雨处也。每至正月，自初一日起，开庙十日。十日之内，游人坌集，士女如云。长安少年多驰骤车马以为乐，超尘逐电，劳瘁不辞。一骑之费，有贵至数百金者。岂犹有金台市骏之遗风欤！

谨按，《日下旧闻考》：华严钟铸于前明永乐时，高一丈五尺，径一丈四尺，纽高七尺，厚七寸，重八万七千斤。内外勒楷字法华经一部，字大五分，密如比栉，乃学士沈度书。嘉靖间悬于万寿寺。后言者谓京城白虎方，不宜有金声，乃彻楼卧钟于地。国朝乾隆八年，移置于觉生寺，即所谓大钟寺也。在德胜门外七里，土城西北曾家庄。雍正十一年建钟楼，高五丈，下方上圆，四面皆窗，后有旋梯，左升右降。钟悬于中，竟体纯铜，端正细腻，诚至宝也。惜未听其一鸣耳。前殿有雍正十二年翰林院编修张若霭撰碑。

白云观

白云观在阜成门外西南五六里，其基最古，自金元以来即有之。观内万古长春四字，尚传为邱长春所书。每至正月，自初一日起，开庙十九日。游人络绎，车马奔腾，至十九日为尤盛，谓之会神仙。相传十八日夜内必有仙真下降，或幻游人，或化乞丐，有缘遇之者，得以却病延年。故黄冠羽士，三五成群，趺坐廊下，以冀一

遇。究不知其遇不遇也。观内老人堂一所，皆道士之年老者居之，虽非神仙而年过百龄者时所恒有，亦修养之明征也。观后有亭园一区，乃近年所构，其先无之。

谨按，《日下旧闻考》：白云观乃元太极宫故墟，内塑邱真人像，白皙无须眉。正月十九日，都人致酹祠下，谓之燕九节。真人登州栖霞人，名处机，号长春子。年十九，为全真，学于宁海之昆仑山。岁在己卯，元太祖自奈曼遣使召之；使者未至，真人语其徒曰："速促装，天使召我，我当往。"翌日使者至，乃与弟子十八人同往，经数十国，行万余里，始达雪山。太祖时方西征，日事攻战。真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告以敬天爱民为本。问及长生久世之道，则以清心寡欲为要。太祖大悦，命左史书诸策。真人乞东还，遂赐号曰神仙，封为大宗师，掌管天下道教，使居燕之太极宫。后改为长春宫，即今之白云观也。真人年八十，尸解仙去。

曹老公观儿

曹老公观在西直门内路北。每至正月，自初一日起，开庙半月，游人亦多。惟殿宇坍塌，墙垣不整，古佛零落，殊无可观。有碑二，左刻乾隆御制七律二首，右无字，后殿有铁香炉一，乃前明万历辛卯年造。中殿有铁香池一，乃崇祯九年管理御马营太监孙继武等造。

谨按，《日下旧闻考》：曹老公观名崇元观，乃明珰曹化淳兴建，国朝乾隆二十三年重修。规模壮丽，法相庄严。百余年来，倾圮殆尽，无复旧观矣。或谓化淳兴时有窖金，藏之观中，以备将来重修之用。故京师有"里七岁，外七步，观儿倒，观儿修"之谣，然其言究无验也。

厂甸儿

厂甸在正阳门外二里许，古曰海王村，即今工部之琉璃厂也。街长二里许，廛肆林立，南北皆同。所售之物以古玩、字画、纸张、书帖为正宗，乃文人鉴赏之所也。惟至正月，自初一日起，列市半月。儿童玩好在厂甸，红货在火神庙，珠宝晶莹，鼎彝罗列，豪富之辈，日事搜求，冀得异宝。而红货之内以翡翠石为最尊，一搬指翎管，有价至万金者。翡翠之外并重料壶，然必须官窑古月轩者方为上品，新料不足道也。盖玩好之物，风尚不同，乾隆间重珊瑚，贱碧霞玺。后又重碧霞玺。近更重翡翠石及料壶。风雅之士亦间有重旧玉者。笛头剑隔，古色盎然，而真伪殊不易辨。故予尝曰："物而能言，免去许多聚讼。"盖指此也。至于旧磁一类，甚属寥寥，已多为外洋买去矣。

谨按，《日下旧闻考》：琉璃厂东有辽御史大夫李内贞墓，乃乾隆三十六年工部郎中孟澔得其志石于土中，有葬于海王村之语。

东西庙

西庙曰护国寺，在皇城西北定府大街正西。东庙曰隆福寺，在东四牌楼西马市正北。自正月起，每逢七、八日开西庙，九、十日开东庙。开庙之日，百货云集，凡珠玉、绫罗、衣服、饮食、古玩、字画、花鸟、虫鱼以及寻常日用之物，星卜、杂技之流，无所不有。乃都城内之一大市会也。两庙花厂尤为雅观。春日以果木为胜，夏日以茉莉为胜，秋日以桂菊为胜，冬日以水仙为胜。至于春花中如牡丹、海棠、丁香、碧桃之流，皆能于严冬开放，鲜艳异常，洵足以巧夺天工，预支月令。其于格物之理，研求几深，惜未有著书者耳。尝观泰西农学书中，谓一粒之获可得十万粒，如以蓺花之法蓺之，定能远过其上。但是人工既贵，灌溉亦难，以之治玩好则可，以之治稼穑则断断乎其不能也。即如冬瓜、王瓜、茄子、扁豆之类，皆能于严冬栽植，色味俱佳。但价值太昂，不能尽人而食，是亦不能行之明证也。

谨按，《日下旧闻考》：护国寺元曰崇国寺，明曰大隆善护国寺，今只曰护国寺。乃元丞相脱克脱之故宅。寺中千佛殿旁立一老髯，幞头朱衣；一老妪，凤冠朱裳，即其夫妇之像。今已无存矣。隆福寺乃前明景泰四年建，役夫万人。寺中白石台栏，乃英宗南内翔凤殿故物也。本朝雍正元年重加修葺，用世宗御制碑文，较之护国寺尚为完整(隆福寺于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毁于火)。

土地庙

土地庙在宣武门外土地庙斜街路西。自正月起，凡初三、十三、二十三日有庙市。市无长物，惟花厂鸽市差为可观。

谨按，《日下旧闻考》：土地庙，其基最古，有前明万历四十三年碑，称曰古迹老君堂都土地庙。辽金时庙在都城东门之外，今莫得其方向矣。

花儿市

花儿市在崇文门外迤东。自正月起，凡初四、十四、二十四日有市。市皆日用之物。所谓花市者，乃妇女插戴之纸花，非时花也。花有通草、绫绢、绰枝、摔头之类，颇能混真。花市之外亦有鸽市，在廛北小巷内。

按，《居易录》：京师花儿市鬻黄鸽二，毛羽作黄金色，索价甚高云云。盖京师多好蓄鸽，种类极繁，其寻常者有点子、玉翅、凤头白、两头乌、小灰、皂儿、紫酱、雪花、银尾子、四块玉、喜鹊花、跟头花、脖子、道士帽、倒插儿等名色。其珍贵者有短嘴、白鹭莺、白乌牛、铁牛、青毛、鹤秀、蟾眼灰、七星、凫背、铜背、麻背、银楞、麒麟、斑酾、云盘、蓝盘、鹦嘴、白鹦嘴点子、紫乌、紫点子、紫玉翅、乌头、铁翅、玉环等名色。凡放鸽之时，必以竹哨缀于尾上，谓之壶卢，又谓之哨子。壶卢有大小之分，哨子有三联、五联、十三星、十一眼、双筒、截口、众星捧月之别。盘旋之际，响彻云霄，五音皆备，真可以悦耳陶情。至前辈所谓架鸽者，今无之矣。又《余氏辨林》云："京师孟春之月，儿女多剪彩为花或草虫之类插首，曰闹嚷嚷，即古所谓闹装也。是即绫绢花之滥觞

欤!

小药王庙、北药王庙

小药王庙在东直门内路北,北药王庙在旧鼓楼大街。自正月起,每朔日、望日有庙市,市皆妇女零用之物,无甚可观。

耍耗子、耍猴儿、耍苟利子、跑旱船

京师谓鼠为耗子。耍耗子者,水箱之上,缚以横架,将小鼠调熟,有汲水钻圈之技,均以锣声为起止。耍猴儿者,木箱之内藏有羽帽乌纱,猴手自启箱,戴而坐之,俨如官之排衙。猴人口唱俚歌,抑扬可听。古称沐猴而冠,殆指此也。其余扶犁跑马,均能听人指挥。扶犁者,以犬代牛;跑马者,以羊易马也。苟利子即傀儡子,乃一人在布帷之中,头顶小台,演唱打虎跑马诸杂剧。跑旱船者,乃村童扮成女子,手驾布船,口唱俚歌,意在学游湖而采莲者,抑何不自愧也!凡诸杂技皆京南人为之,正月最多。至农忙时则舍艺而归耕矣。

太阳糕　以下二月

二月初一日,市人以米麦团成小饼,五枚一层,上贯以寸余小鸡,谓之太阳糕。都人祭日者,买而供之,三五具不等。

龙抬头

二月二日,古之中和节也。今人呼为龙抬头。是日食饼者谓之龙鳞饼,食面者谓之龙须面。闺中停止针线,恐伤龙目也。

春　分

春分前后,官中祠庙皆有大臣致祭,世家大族亦于是日致祭宗祠,秋分亦然。

按,《月令广义》云:"分者半也,当九十日之半也,故谓之分。夏冬不言分者,天地间二气而已,阳生于子,极于午,即其中分也(立春至立夏九十日)。

清　明

清明即寒食,又曰禁烟节。古人最重之,今人不为节,但儿童戴柳祭扫坟茔而已。世族之祭扫者,于祭品之外,以五色纸钱制成幡盖,陈于墓左。祭毕,子孙亲执于墓门之外而焚之,谓之佛多,民间无用者。

按,《析津志》云:辽俗最重清明,上自内苑,下至士庶,俱立秋千架,日以嬉戏为乐。自前明以来,此风久革,不复有半仙之戏矣。又《岁时百问》云:万物生长此时,皆清净明洁,故谓之清明。至清明戴柳者,乃唐高宗三月三日祓禊于渭阳,赐群臣柳圈各一,谓戴之可免虿毒。今盖师其遗意也。

卖小油鸡、小鸭子

二月下旬,则有贩乳鸡、乳鸭者,沿街吆卖,生意畅然。盖京师繁盛,鸡骛之属日须数万只,是皆以人力育之,非自乳也。执此业者名曰鸡鸭房,在齐化门、东直门一带。

三月三　以下三月

俗谓栽壶卢者,必于三月三日下种,否则结实不繁。

蟠桃宫

太平宫在东便门路南,门临护城河。因庙内有西王母之像,故曰蟠桃宫。每届三月,自初一日起,开庙三日,游人亦多。然较之白云观等。则繁盛不如矣。

东岳庙

东岳庙在朝阳门外二里许。除朔望外,每至三月,自十五日起,开庙半月。士女云集,至二十八日为尤盛,俗谓之撢尘会。其实乃东岳大帝诞辰也。庙有七十二司,司各有神主之。相传速报司之神为岳武穆,最著灵异。凡负屈含冤心迹不明者,率于此处设誓盟心,其报最速。阶前有秦桧跪像,见者莫不唾之,已不辨面目矣。后阁有梓潼帝君,亦著灵异,科举之年,祈祷相属。神座右有铜骡一匹,颇能愈人疾病。病耳者则摩其耳,病目者则拭其目,病足者则抚其足。阁东有甲胄之像数,半身没于地中,俗传为杨家将云云,究不知其为何神也。庙中道教碑乃元翰林院承旨赵孟頫所书,字画虽真,丰神已失,想为俗工凿治矣。

谨按,《日下旧闻考》:东岳庙乃元延祐中建,以祀东岳天齐仁圣帝。前明正统中,益拓其宇,两庑设七十二司,后设帝妃行宫。本朝康熙三十七年,居民不戒而毁于火。特颁内帑修之,阅三岁而落成。殿阁廊庑,视旧加饬。乾隆二十六年复加修葺,规制益崇。故至今只谒东陵时,必于此拈香用膳焉。

潭柘寺

潭柘寺在浑河石景山西栗园庄北,去京八十余里。每至三月,自初一日起,开庙半月,香火甚繁。庙中万山中,九峰环抱,中有流泉,蜿蜒门外而没。有银杏树者,俗曰帝王树,高十余丈,阔数十围,实千百年物也。其余玉兰修竹、松柏菩提等,亦皆数百年物,诚胜境也。其先戒律极严,荤酒莫入。近则酒炙纷腾,无复向时清净矣。有灵蛇二,曰大青小青,与秘魔崖相仿佛,殊不知是一是二。所谓柘木者,仅存数尺,与元妙严公主拜佛砖同为古迹。凡至寺者必观此数事焉。

谨按,《日下旧闻考》:潭柘寺在罗睺岭平原村,去京城西北九十里。晋曰嘉福,唐曰龙泉。京师谚曰:"先有潭柘,后有北京。"盖寺之最古者。本朝康熙间,更名岫云寺。寺故海眼,佛殿基即潭也。唐华严师在山说法,神龙施潭为寺,一夕大风雨,潭成平地。今潭徙而涓涓者不绝。柘久枯,高七八尺,覆以瓦亭。龙去而子犹存,青色,长五尺,大如碗,时出现。

戒 台

凡游潭柘者，必至戒台。盖戒台无定期，惟六月六日有晾经会，纵人游观，而游者卒鲜。盖天气既热，又多大雨也。寺名万寿，在潭柘东南，以松胜。故京师论游者，必与潭柘并称焉。

谨按，《日下旧闻考》：万寿寺在马鞍山，唐武德中建，曰慧聚寺。明正统间改今名。有康熙、乾隆御书联额。寺有戒台，乃辽咸雍间僧法均始开，明正统中敕如幻律师说戒立坛焉。坛在殿内，以白石为之。寺后有太古、观音、化阳、庞涓、孙膑五洞，寺西五里有极乐峰。

天台山

天台山在京西磨石口，车马可通。即翠微山之后山也。每岁三月十八日开庙，香火甚繁。寺门在南山之麓，寺在北山之巅，相去几至里许。沿山有流泉三四，涓涓不穷。所谓魔王者，语多荒诞不经，无从考其出处矣。

换 季

每至三月，换戴凉帽，八月换戴暖帽，届时由礼部奏请。大约在二十日前后者居多。换戴凉帽时，妇女皆换玉簪，换戴暖帽时，妇女皆换金簪。

黄花鱼、大头鱼

京师三月有黄花鱼，即石首鱼。初次到京时，由崇文门监督照例呈进，否则为私货。虽有挟带而来者，不敢卖也。四月有大头鱼，即海鲫鱼，其味稍逊，例不呈进。

舍缘豆 以下四月

四月八日，都人之好善者，敢青黄豆数升，宣佛号而拈之。拈毕煮熟，散之市人，谓之舍缘豆。预结来世缘也。

谨按，《日下旧闻考》：京师僧人念佛号者，辄以豆记其数。至四月八日佛诞生之辰，煮豆微撒以盐，邀人于路请食之，以为结缘。今尚沿其旧也。

万寿寺

万寿寺在西直门外五六里，门临长河，乃皇太后祝厘之所。每至四月，自初一日起，开庙半月。游人甚多，绿女红男，联蹁道路。柳风麦浪，涤荡襟怀，殊有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之致。诚郊西之胜境也。

谨按，《日下旧闻考》：万寿寺在广源闸西。明万历五年建，本朝乾隆十六年、二十六年两次重修。出门之内为钟鼓楼、天王殿，殿后为万寿阁，再后为禅堂。堂后有假山，假山上为大士殿，下为地藏洞。山后为无量寿佛殿、三圣殿，又后为后楼。楼前松桧皆数百年物。光绪初年毁于火。最后为菜圃，圃有水车二。光绪二十年重修行宫，并菜圃而圈入矣。

西 顶

西顶娘娘庙在万寿寺西八九里。每至四月，自初一日起，开庙半月，繁盛与万寿寺同。山门中四天王像，神气如生，狰狞可畏。座下八鬼怪，尤觉骇人。凡携小儿者多掩其目而过之。庙有七十二司神，皆绘画，非塑像也。每开庙时特派大臣拈香，与丫髻山同，他处无之。

谨按，《日下旧闻考》：西顶碧霞元君庙在京西蓝靛厂前，明万历年建，国朝康熙五十一年重修，改名曰广仁宫。

妙峰山

妙峰山碧霞元君庙在京城西北八十余里。山路四十余里，共一百三十余里。地属昌平。每届四月，自初一日开庙半月，香火极盛。凡开山以前有雨者谓之净山雨。庙在万山中，孤峰矗立，盘旋而上，势如绕螺。前可践后者之顶，后可见前者之足。自始迄终，继昼以夜，人无停趾，香无断烟。奇观哉！庙南向，为山门，为正殿，为后殿。后殿之前有石凸起，似是妙峰之巅石。有古柏三四株，亦似百年之物。庙东有喜神殿、观音殿、伏魔殿，庙北有回香亭。庙无碑碣，其原无可考。然自雍乾以来即有之，惜无记之者耳。进香之路日辟日多。曰南道者，三家店也。曰中道者，大觉寺也。曰北道者，北安合也。曰老北道者，石佛殿也。近日之最称繁盛者，莫如北安合。人烟辐辏，车马喧阗，夜间灯火之繁，灿如列宿。以各路之人计之，共约有数十万。以金钱计之，亦约有数十万。香火之盛，实可甲于天下矣。

丫髻山

丫髻山碧霞元君庙在京城东北怀柔县界。每至四月，自初一日起，开庙半月，繁盛亚于妙峰，而山景过之。都人谓之东山。

北 顶 东顶附

北顶碧霞元君庙在德胜门外土城东北三里许。每岁四月有庙市，市皆日用农具，游者多乡人。东顶在东直门外，与北顶同。

榆钱糕

三月榆初钱时，采而蒸之，合以糖面，谓之榆钱糕。四月以玫瑰花为之者，谓之玫瑰饼。以藤萝花为之者，谓之藤罗饼。皆应时之食物也。

黄 鹂

四月末花事将阑，易增惆怅。惟柳阴中莺声婉啭，如鼓笙簧，殊有斗酒双柑之乐。惟月余则去，不能久住耳。古诗云："黄栗留鸣桑椹美。"黄鹂既鸣，则桑椹垂熟，正合今京师节候。

芦笋、樱桃

四月中芦笋与樱桃同食，最为甘美。古诗云"芦笋生时柳絮飞"，"紫樱桃熟麦风凉"。均与今京师时令最为符合。

凉炒面

四月麦初熟时，将面炒熟，合糖拌而食之，谓之凉炒面。

玫瑰花、芍药花

玫瑰，其色紫润，甜香可人，闺阁多爱之。四月花开时，沿街唤卖，其韵悠扬。晨起听之，最为有味。芍药乃丰台所产，一望弥涯。四月花含苞时，折枝售卖，遍历城坊。有杨妃、傻白诸名色。是二花者，最为应序，虽加以爊煴之力，不能易候而开，是亦花中之强项令矣。

端　阳　以下五月

京师谓端阳为五月节，初五日为五月单五，盖端字之转音也。每届端阳以前，府第朱门皆以粽子相馈贻，并副以樱桃、桑椹、荸荠、桃、杏及五毒饼、玫瑰饼等物。其供佛祀先者，仍以粽子及樱桃、桑椹为正供。亦荐其时食之义。

按，《续齐谐记》：屈原以五月初五日投汨罗江，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以楝叶塞其上，以彩丝缠之，不为蛟龙所窃。是即粽子之原起也。

雄黄酒

每至端阳，自初一日起，取雄黄合酒晒之，用涂小儿额及鼻耳间，以避毒物。

天师符

每至端阳，市肆间用尺幅黄纸，盖以朱印，或绘画天师钟馗之像，或绘画五毒符咒之形，悬而售之。都人士争相购买，粘之中门，以避祟恶。

按，《后汉·礼仪志》：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止恶气。是即天师符之由来欤！

菖蒲、艾子

端午日用菖蒲、艾子插于门旁，以禳不祥，亦古者艾虎蒲剑之遗意。

彩丝系虎

每至端阳，闺阁中之巧者，用绫罗制成小虎及粽子、壶卢、樱桃、桑椹之类，以彩线穿之，悬于钗头，或系于小儿之背。古诗云："玉燕钗头艾虎轻。"即此意也。

按，《风俗通》云：五月五日以彩丝系臂，辟鬼及兵，令人不病瘟。一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

剪彩为葫卢

又端阳日用彩纸剪成各样葫卢，倒粘于门阑之上，以泄毒气。至初五午后，则取而弃之。

赐　葛

内廷王公大臣至端阳时，皆得恩赐葛纱及画扇。

城隍出巡

四月二十二，宛平县城隍出巡。五月初一日，大兴县城隍出巡。出巡之时，皆以八人肩舆，舁藤像而行。有舍身为马僮者，有舍身为打扇者，有臂穿铁钩悬灯而导者，有披枷带锁俨然罪人者。神舆之旁，又扮有判官鬼卒之类，彳亍而行。亦无非神道设教之意。

过　会

过会者，乃京师游手，扮作开路、中幡、槓箱、官儿、五虎棍、跨鼓、花钹、高跷、秧歌、什不闲、耍坛子、耍狮子之类，如遇城隍出巡及各庙会等，随地演唱，观者如堵，最易生事。如遇金吾之贤者，则出示禁之。

都城隍庙

都城隍庙在宣武门内沟沿西，城隍庙街路北。每岁五月，自初一日起，庙市十日。市皆儿童玩好，无甚珍奇，游者鲜矣。

谨按，《日下旧闻考》：都城隍庙，在前明时以每月朔望及二十三日有庙市。市之日，陈设甚夥，人生日用所需，精粗毕备。羁旅之客，持阿堵入市，顷刻富有完美。书画古董，真伪错陈，其他剔红填漆旧物，自内廷阑出者，尤为精好。其初所索甚微，后其价十倍矣。至于窑器，最贵成化，次则宣德。杯盏之属，初不过数金，嗣则成窑酒杯至博银百金。宣德香炉，所酬亦略如之。庙系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创建，前明重修之，本朝雍正四年、乾隆二十八年又重修之。光绪初年，庙毁于火，碑皆煅裂。所谓各直省城隍像者，零落殆尽。近惟将正殿修复，以便春秋祭享，余尚残破如故也。

南　顶

南顶碧霞元君庙在永定门外五六里，西向。左右有牌坊二，左曰广生长养，右曰群育滋藩。皆乾隆三十八年重修时御书。每至五月，自初一日起，开庙十日，士女云集。庙虽残破，而河中及土阜上皆有亭幛席棚，可以饮食坐落。至夕散后，多在大沙子口看赛马焉。

按，《宸垣识略》云：南顶以南之河名凉水河，桥名永定桥。土阜名九龙山，乃乾隆间疏浚凉水河时堆成。环植桃柳万株，开庙时游人皆敷席携榼，群饮其下。近则土阜虽存而桃柳零落矣。

十里河

十里河关帝庙在广渠门外。每至五月，自十一日

起,开庙三日,梨园献戏,岁以为常。

瑶 台

瑶台即窑台,在正阳门外黑窑厂地方。时至五月,则搭凉篷,设茶肆,为游人登眺之所。亦南城之一古迹也。

谨按,《日下旧闻考》:黑窑厂为明代制造砖瓦之所。本朝均交窑户备办,此厂遂废。其地坡垅高下,蒲渚参差,都人士登眺,往往而集焉。

磨刀雨

京师谚曰:"大旱不过五月十三。"盖五月十三乃俗传关壮缪过江会吴之期,是日有雨者谓之磨刀雨。

分龙兵

京师谓五月二十三日为分龙兵。盖五月以后,大雨时行,隔辙有雨,故须将龙兵分之也。

按,宋陆佃《埤雅》云:世俗五月谓分龙雨曰隔辙雨,言夏雨多暴至,龙各有分域,雨旸往往隔辙而异也。是分龙之说已见于宋,但为日不同耳。宋谓四月二十日为小分龙,五月二十日为大分龙。大晴主旱,大雨主涝。

恶 月

京师谚曰:善正月,恶五月。

按,《荆楚岁时记》: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忌曝床荐席及修盖房屋。夫荆楚之与燕京,相去远矣,而自昔风俗有相同者。

石榴、夹竹桃

京师五月榴花正开,鲜明照眼。凡居人等往往与夹竹桃罗列中庭,以为清玩。榴竹之间必以鱼缸配之,朱鱼数头游泳其中。几于家家如此。故京师谚曰:"天篷鱼缸石榴树。"盖讥其同也。

五月先儿

五月玉米初结子时,沿街吆卖,曰五月先儿。其至嫩者曰珍珠笋。食之之法,与豌豆同。

甜 瓜

五月下旬则甜瓜已熟,沿街吆卖。有旱金坠、青皮脆、羊角蜜、哈密酥、倭瓜瓤、老头儿乐各种。

染指甲

凤仙花即透骨草,又名指甲草。五月花开之候,闺阁儿女取而捣之,以染指甲,鲜红透骨,经年乃消。

六月六 以下六月

京师于六月六日抖晾衣服书籍,谓可不生虫蠹。

洗 象

象房有象时,每岁六月六日牵往宣武门外河内浴之,观者如堵,后因象疯伤人,遂不豢养。光绪十年以前尚及见之。象房在宣武门内城跟迤西,归銮仪卫管理。有人观者,能以鼻作觱篥铜鼓声。观者持钱畀象奴,如教献技,又必斜睨象奴受钱满数,而后昂鼻俯首,呜呜出声。将病,耳中出油,谓之山性发。象寿最长,道光间有老象,牙有铜箍,谓是唐朝故物,乃安史之辈携来者。后因象奴等克扣太甚,相继倒毙。故咸丰以后十余年象房无象。同治末年、光绪初年,越南国贡象二次,共六七只,极其肥壮。都人观者喜有太平之征,欣欣载道。自东长安门伤人之后,全行拘禁,不复应差,三二年间饥饿殆尽矣。

谨按,《日下旧闻考》:象房系前明弘治八年修。盖象至京,先于射所演习,故谓之演象所。而锦衣卫自有驯象所,专管象奴及象只,特命锦衣指挥一员提督之。凡大朝会,役象甚多,驾车驮宝皆用之。若常朝止用六只耳。所受禄秩俱视武弁,有差等。国朝因之,一如其旧,但改锦衣卫为銮仪卫耳。

祭马王

马王者房星也,凡营伍中及蓄养车马人家均于六月二十三日祭之。

祭关帝

六月二十四日致祭关帝,岁以为常。鞭炮之多,与新年无异。盖帝之御灾捍患有德于民者深也。

赐 冰

京师自暑伏日起至立秋日止,各衙门例有赐冰。届时由工部颁给冰票,自行领取,多寡不同,各有等差。

按,《帝京景物略》:前明于立夏日启冰赐文武大臣。编氓卖者,手二铜盏叠之,其声嗑嗑,曰冰盏。是物今尚有之,清泠可听,亦太平之音响也。

换葛纱

每至六月,自暑伏日起至处暑日止,百官皆服万丝帽、黄葛纱袍。

中 顶

中顶碧霞元君庙在右安门外十里草桥地方,每岁六月初一日有庙市。市中花木甚繁,灿如列锦,南城士女多往观焉。

按,《宸垣识略》:草桥在右安门外十里,众水所归。种水田者资以为利。土近泉宜花,居人以莳花为业。有莲花池,香闻数里。牡丹芍药,栽如稻麻。桥去丰台十里,元明时多贵家园亭,如廉右丞之万柳堂、赵参谋之匏瓜亭,均在其左右,今已无考。吴岩诗注谓四月初一开庙,今改六月矣。

十刹海

十刹海俗呼河沿，在地安门外迤西，荷花最盛。每至六月，士女云集，然皆在前海之北岸。他处虽有荷花，无人玩赏也。盖德胜桥以西者谓之积水潭，又谓之净业湖，南有高庙、北有汇通祠者，是也。德胜桥以东，昔成亲王府、今醇亲王府前者，谓之后海，即所谓十刹海者是也。三座桥以东、响闸迤左者，谓之前海，即所谓莲花泡子者是也。今之游者但谓之十刹海焉。凡花开时，北岸一带风景最佳：绿柳垂丝，红衣腻粉，花光人面，掩映迷离，直不知人之为人花之为花矣。

谨按，《日下旧闻考》：积水潭净业湖一带，古名海子。园亭极多，有莲花社、虾菜亭、镜园、漫园、杨园、定园诸胜，今皆析为民居矣。前明李东阳西涯故居似在今恭亲王府东南隅，前海北岸，非净业湖也。盖鼓楼响闸正在其左右耳。

扫晴娘

六月乃大雨时行之际。凡遇连阴不止者，则闺中儿女剪纸为人，悬于门左，谓之扫晴娘。

冰胡儿

京师暑伏以后，则寒贱之子担冰吆卖，曰冰胡儿。胡者核也。

酸梅汤

酸梅汤以酸梅合冰糖煮之，调以玫瑰木樨冰水，其凉振齿。以前门九龙斋及西单牌楼邱家者为京都第一。

西　瓜

六月初旬，西瓜已登，有三白、黑皮、黄沙瓤、红沙瓤各种。沿街切卖者，如莲瓣，如驼峰，冒暑而行，随地可食。既能清暑，又可解酲，故予尝呼为清凉饮。

丢　针　以下七月

京师闺阁，于七月七日以碗水暴日下，各投小针，浮之水面，徐视水底日影，或散如花，动如云，细如线，粗如椎，因以卜女之巧拙。俗谓之丢针儿。

鹊填桥

七月七日，清晨乌鸦喜鹊飞鸣较迟，俗谓之填桥去。

谨按，《日下旧闻考》：金元宫中于七月七日穿鹊桥补子，上元日穿灯景补子，端阳日穿壶卢补子。盖亦点缀节景之意。

中　元

中元不为节，惟祭扫坟茔而已。

荷叶灯、蒿子灯、莲花灯

中元黄昏以后，街巷儿童以荷叶燃灯，沿街唱曰："荷叶灯，荷叶灯，今日点了明日扔。"又以青蒿粘香而燃之，恍如万点流萤，谓之蒿子灯。市人之巧者，又以各色彩纸制成莲花、莲叶、花篮、鹤鹭之形，谓之莲花灯。

谨按，《日下旧闻考》：荷叶灯之制，自元明以来即有之，今尚沿其旧也。

法　船

中元日各寺院制造法船，至晚焚之。有长至数丈者。

盂兰会

中元日各寺院设盂兰会，燃灯唪经，以度幽冥之沉沦者。按释经云：目莲以母生饿鬼中不得食，佛令作盂兰盆会，于七月十五日以五味百果著盆中，供养十方大德，而后母得食。目莲白佛，凡弟子行孝顺者亦应奉盂兰盆供养。佛言大善。后世因之。又《释氏要览》云：盂兰盆乃天竺国语，犹华言解倒悬也。今人设盆以供，误矣。

放河灯

运河二闸，自端阳以后游人甚多。至中元日例有盂兰会，扮演秧歌、狮子诸杂技。晚间沿河燃灯，谓之放河灯。中元以后，则游船歇业矣。

按，《宸垣识略》：大通桥在东便门外，至通州石坝计四十里。地势高下四丈，中间设庆丰等五闸以蓄水。每闸各设官吏，编夫一百八十名，造驳船三百只。大通河旧名通惠河，元郭守敬所凿。

江南城隍庙

江南城隍庙在正阳门外南横街之东，先农坛西北。本朝康熙年建，内有城隍行宫。每岁中元及清明、十月一日有庙市，都人迎赛祀孤。

按，《寄园寄所寄》：都者美也。《诗》云："彼都人士。"以帝王所居、文物整齐、女士闲雅为美，故曰都门，曰都人。

金钟儿

金钟儿产于易州，形如促织。七月之季，贩运来京，枕畔听之，最为清越，韵而不悲，似生为广厦高堂之物。金钟之号，非滥予也。

菱角、鸡头

七月中旬则菱芡已登，沿街吆卖，曰："老鸡头才上河。"盖皆御河中物也。

枣儿、葡萄

七月下旬则枣实垂红，葡萄缀紫，担负者往往同

卖。秋声入耳，音韵凄凉，抑郁多愁者不禁有岁时之感矣。

中　秋　以下八月

京师之曰八月节者，即中秋也。每届中秋，府第朱门皆以月饼果品相馈赠。至十五月圆时，陈瓜果于庭以供月，并祀以毛豆、鸡冠花。是时也，皓魄当空，彩云初散，传杯洗盏，儿女喧哗，真所谓佳节也。惟供月时男子多不叩拜。故京师谚曰："男不拜月，女不祭灶。"

月光马儿

京师谓神像为神马儿，不敢斥言神也。月光马者，以纸为之，上绘太阴星君，如菩萨像，下绘月宫及捣药之玉兔，人立而执杵。藻彩精致，金碧辉煌，市肆间多卖之者。长者七八尺，短者二三尺，顶有二旗，作红绿色，或黄色，向月而供之。焚香行礼，祭毕与千张、元宝等一并焚之。

按，《宛署杂记》：千张凿纸为条，与冥钱同。

九节藕

内廷供月例用九节藕。

莲瓣西瓜

凡中秋供月，西瓜必参差切之，如莲花瓣形。

月　饼

中秋月饼以前门致美斋者为京都第一，他处不足食也。至供月月饼到处皆有。大者尺余，上绘月宫蟾兔之形。有祭毕而食者，有留至除夕而食者，谓之团圆饼。

按，《帝京景物略》：八月十五日祭月，其祭果饼必圆，分瓜必牙错瓣刻之，如莲花。纸肆市月光纸，缋满月像，趺坐莲花者，月光遍照菩萨也。花下月轮桂殿，有兔杵而人立，捣药臼中。纸小者三寸，大者丈，致工者金碧缤纷。家设月光位于月所出方，向月供而拜，则焚月光纸，撤所供，散家之人必遍。月饼月果，戚属馈遗相报。饼有径二尺者。女归宁，是日必返其夫家，曰团圆节也。以上所云与今强半相同。供月之说，其来旧矣。

兔儿爷摊子

每届中秋，市人之巧者用黄土抟成蟾兔之像以出售，谓之兔儿爷。有衣冠而张盖者，有甲胄而带纛旗者，有骑虎者，有默坐者。大者三尺，小者尺余。其余匠艺工人无美不备，盖亦谑而虐矣。

灶君庙

灶君庙在崇文门外。每至八月，初一日起开庙三日。盖即灶君诞日也。

九月九　以下九月

京师谓重阳为九月九。每届九月九日，则都人士提壶携榼，出郭登高。南则在天宁寺、陶然亭、龙爪槐等处，北则蓟门烟树、清净化城等处，远则西山八刹等处。赋诗饮酒，烤肉分糕，洵一时之快事也。

谨按，《日下旧闻考》：天宁寺在广宁门外二里许，塔高二十七丈五尺五寸。隋仁寿二年建，以安舍利。寺在元魏为光林，在隋为宏业，在唐为天王，在金为大万安，前明宣德中改曰天宁，我朝乾隆二十一年重修，名仍其旧。陶然亭在正阳门外西南黑窑厂慈悲庵内，康熙乙亥工部郎中江藻建。龙爪槐名兴盛寺，在陶然亭西北一望之地。旧闻考不载。寺有二楼，可以眺远。所谓龙爪槐者，今已无存矣。蓟门烟树在德胜门外土城关，相传是古蓟邱。旧有楼馆并废。但门存二土阜，旁多林木，蓊翳苍翠，故为八景之一。今已无存，林木亦樵悴。惟乾隆诗碣巍然独立耳。清净化城旧闻不载，已见前篇。西山八刹在阜成门八里庄西北二十里，名翠微山，又名卢师山，又名平陂山。所谓八刹者，其说不一。以今论之，在翠微山下东向者曰长安寺，寺东北山巅南向者曰秘魔崖，寺西北山麓有塔者曰灵光寺，塔下有池，池北有新筑戒台，灵光寺迤北东向者曰三山庵，东北南向有牌坊者曰大悲寺，正北东向有灵泉者曰龙王堂，龙王堂迤北曰香界寺，俯视香界者曰宝珠洞，此即所谓八刹也。长安寺即善应寺，三山庵旧闻不载，灵光寺系合翠微寺而一之，塔基铁灯至今尚存。

钓鱼台

钓鱼台在阜成门外三里许，有行宫一所，南向。每届重阳，长安少年多于此处赛马，俗称曰望海楼。

谨按，《日下旧闻考》：钓鱼台在三里河西北里许，乃金主游幸处。台前有泉从地涌出，冬夏不竭。凡西山麓之支流悉灌注于此。元时谓之玉渊潭，为丁氏园池。国朝乾隆二十八年，浚治成湖，以受香山新开引河之水。复于下口建设闸座，俾资蓄泄。湖水合引河水，由三里河达阜成门之护城河。三十九年，始命修建台座，御书钓鱼台三字悬之台西面。故凡祗谒西陵，及由园致祭天坛时，必于此用早膳焉。台左有养源斋、潇碧亭诸胜。

花　糕

花糕有二种：其一以糖面为之，中夹细果，两层三层不同，乃花糕之美者；其一蒸饼之上星星然缀以枣栗，乃糕之次者也。每届重阳，市肆间预为制造以供用。

按，《析津志》：九月九日，都人以面为糕，馈遗作重阳节，亦于阛阓中笊箕席叫卖，与今同。又《帝京景物略》：面饼面种枣栗星星然曰花糕。糕肆标绿旗。父母迎其女来食，曰女儿节。今糕肆无标旗者，亦无迎女来食者。盖风尚之不同也。

九花山子

九花者，菊花也。每届重阳，富贵之家以九花数百盆，架庋广厦中，前轩后轾，望之若山，曰九花山子。四面堆积者曰九花塔。

谨按，《日下旧闻考》：陈理诗注曰：花城即今之花山也。盖京师之菊种极繁，有陈秧、新秧、粗秧、细秧之别。如蜜连环、银红针、桃花扇、方金印、老君眉、西施晓妆、潇湘妃子、鹅翎管、米金管、灯草管、紫虎须、灰鹤翅、平沙落雁、杏林春燕、朝阳素、软金素、青山盖雪、朱砂盖雪、白鹤卧雪、青莲子、青河莲、朱瓣湘莲、玉池桃红、玉笋长、玉楼春晓、宝刹浮图、落红万点、泥金万点、藕色霓裳、伽蓝袈裟等，皆陈秧中之细种也。如大红宝珠、金连环、金霞环、大金葵、渗金葵、金盘献露、金毛狮子、金凤翎、紫凤舒翎、紫凤双叠、紫龙开爪、紫蟹爪、真紫钩、徐家紫、黄鹤毛、鹭鹤毛、苍龙须、苍龙训子、云龙焕彩、二色莲、三季秋荷、映日荷花、旱地金莲、芙蓉秋艳、玉扇银针、紫松针、水红针、玉匙调羹、粉屏、白牡丹、紫牡丹、粉牡丹、星光在水、枫林落照、夕阳斜照、鸦背夕阳、晓天霞、蓝翎九等，皆陈秧中之粗种也。如银虎须、墨虎须、朱墨双辉、金卷朱砂、金凤含珠、凤梧添线、汉宫春晓、浣花溪水、天半朱霞、秋水明霞、秋水芙蓉、汉皋解佩、二乔争艳、天女散花、桃花人面、鸟爪仙人、黄鹤仙人、羔裘大夫、仙人掌、醉太白、南极仙翁、文经武纬、凤管鸾笙、洋蝴蝶、羚羊挂角、香白梨、金如意、水晶如意、沉香贯珠、一斛珠、碧玉搔头、黄绣球、珊瑚钩、金带风飘、慈云点玉、慈云万点、柳线垂金、重阳居住等，皆新秧中之细种也。如金佛座、金钩挂玉、金边大红、玉堂金马、紫绶金章、紫袍金带、紫电青霜、绿柳黄鹂、杨妃醉舞、西施粉、六郎面、墨麒麟、鹦哥抱子、蜜蜂窝、合家欢乐等，皆新秧中之粗种也。共一百三十三种，皆予所记忆者。其余新陈粗细之类，尚有二百余种，他日得暇，当为黄花订谱也。

糟蟹、良乡酒、鸭儿广、柿子、山里红

重阳时以良乡酒配糟蟹等而尝之，最为甘美。良乡酒者，本产于良乡，近京师亦能造之。其味清醇，饮之舒畅，但畏热不能过夏耳。鸭儿广，梨属，形如木瓜，色如鸭黄，广者黄之转音也。柿子、山里红，其用尤多，皆京师应序之物也。

按，《寄园寄所寄》：明太祖微时过剩柴村，已经二日不食矣，行渐伶仃。至一所，乃人家故园。垣缺树雕，是兵火所戕者。帝悲叹之，缓步周视，东北隅有一树霜柿正熟，帝取食之，食十枚便饱，又惆怅久之而去。乙未夏，帝拔采石，取太平，道经于此，树犹在。帝指树，以前事语左右，因下马加之赤袍，曰："封尔为凌霜侯。"是柿曾有功于人主矣，则记之岂琐琐哉？他物之记，亦邀柿之幸也。

财神庙

财神庙在彰仪门外，每至九月，自十五日起，开庙三日。祈祷相属，而梨园子弟与青楼校书等为尤多。士大夫之好事者，亦或命驾往观焉。彰仪门即广安门也。

十月一　以下十月

十月初一日，乃都人祭扫之候，俗谓之送寒衣。

按，《北京岁华记》：十月朔上冢，如中元祭，用豆泥骨朵。豆泥骨朵乃元人语，今不知为何物矣。又《帝京景物略》：十月朔，纸坊剪纸五色作男女衣，长尺有咫，曰寒衣。有疏印识其姓字行辈，如寄家书然，家家修具，夜奠而焚之其门，曰送寒衣。今则以包袱代之，有寒衣之名，无寒衣之实矣。包袱者，以冥镪封于纸函中，题其姓名行辈，如前所云。

添　火

京师居人例于十月初一日添设煤火，二月初一日撤火。火炉系不灰木为之，白于矾石，轻暖坚固。

按，《析津志》：西山化石根名之曰不灰木，以之为粗布及器皿，不畏火，今西山有之。此条所记未尽得实。以之为器皿则可，以之为粗布则从未之见。或即火浣布之讹。况此木实产易州，非西山也。

仰山洼

仰山洼在安定门外正北十里，有将台一座。每至十月十五日，八旗合操，演九进十连环，前锋护军统领跑交冲马，已成俗例。大寒之岁，兵丁有冻毙者，故非豪侠少年不能往观也。

卖宪书

十月颁历以后，大小书肆出售宪书，衢巷之间亦有负箱唱卖者。

风筝、毽儿、琉璃喇叭、咘咘噔、太平鼓、空钟

儿童玩好亦有关于时令。京师十月以后，则有风筝、毽儿等物。风筝即纸鸢，缚竹为骨，以纸糊之，制成仙鹤、孔雀、沙雁、飞虎之类，绘画极工。儿童放之空中，最能清目。有带风琴锣鼓者，更抑扬可听，故谓之风筝也。毽儿者，垫以皮钱，衬以铜钱，束以雕翎，缚以皮带，儿童踢弄之，足以活血御寒。琉璃喇叭者，口如酒盏，柄长二三尺。咘咘噔者，形如壶卢而长柄，大小不一，皆琉璃厂所制。儿童呼吸之，足以导引清气。太平鼓者，系铁圈之上蒙以驴皮，形如团扇，柄下缀以铁环，儿童三五成群，以藤杖击之，鼓声冬冬然，环声铮铮然，上下相应，即所谓迎年之鼓也。空钟者，形如车轮，中有短轴，儿童以双杖系棉线播弄之，俨如天外晨钟。

谨按，《日下旧闻考》：纸鸢古传韩信所作，五代汉季，李业与隐帝为纸鸢于宫门外放之。毽儿即毽子，以铅锡为钱，装以鸡羽，小儿三五成群，有里外廉、拖枪、耸膝、突肚、佛顶珠、剪刀抛之名色，亦蹴踘之遗事也。琉璃喇叭，旧闻不载。咘咘噔即鼓珰，亦名响壶卢，又

名倒掖气，小者三四寸，大者径尺，其色紫者居多。小儿口衔，嘘吸成声。又《帝京景物略》云：元夕童子挝鼓，傍夕向晓，曰太平鼓。今自十月即有之，不必在元夕矣。至谓太平鼓即羯鼓者非也。羯鼓者，乃今梨园所用之迸鼓，以双杖击之。故唐人诗曰："头如青山峰，手如白雨点。"若单杖击之者，安能如此繁密耶？空钟旧闻不载。

走马灯

走马灯者，剪纸为轮，以烛嘘之，则车驰马骤，团团不休。烛灭则顿止矣。其物虽微，颇能具成败兴衰之理，上下千古，二十四史中无非一走马灯也。是物之外，又有车灯、羊灯、狮子灯、绣球灯之类。每届十月，则前门、后门、东四牌楼、西单牌楼等处在在有之。携幼而往，欢喜购买而还，亦闲中之乐事也。

按，走马灯之制，亦系以火御轮，以轮运机，即今轮船、铁轨之一班。使推而广之，精益求精，数百年来，安知不成利器耶？惜中土以机巧为戒，即有自出心裁精于制造者，莫不以儿观视之。今日之际，人步亦步，人趋亦趋，诧为奇神，安于愚鲁，则天地生材之道岂独厚于彼而薄于我耶？是亦不自愤耳！

踢　球

十月以后，寒贱之子，琢石为球，以足蹴之，前后交击为胜。盖京师多寒，足指瘃冻，儿童踢弄之，足以活血御寒，亦蹴踘之类也。

谨按，《日下旧闻考》：踢球一事，自金元以来即有之，不自今日始矣。

蛐蛐儿、聒聒儿、油壶卢

虫鸟之鸣，最关时令。而人力所至亦能与时令相转移，是亦有关时令矣。京师五月以后，则有聒聒儿沿街叫卖，每枚不过一二文。至十月，则爊熘者生，每枚可值数千矣。七月中旬则有蛐蛐儿，贵者可值数金(有白麻头、黄麻头、蟹胲青、琵琶翅、梅花翅、竹节须之别)，以其能战斗也。至十月，一枚不过数百文，取其鸣而已矣。蛐蛐儿之类，又有油壶卢。当秋令时，一文可买十余枚。至十月，则一枚可值数千文。盖其鸣时铿锵断续，声颤而长，冬夜听之，可悲可喜，真闲人之韵事也。故秋日之蛐蛐罐有永乐官窑、赵子玉、淡园主人、静轩主人、红澄浆、白澄浆之别，佳者数十金一对。冬月之聒聒儿壶卢、油壶卢壶卢，佳者亦数十金一对，以紫润坚厚者为上，即所谓壶卢器者是也。是故京师世族，贫者居多，耗财之道实不止声色珠玉而已也。

谨按，《日下旧闻考》：永定门外五里胡家村产促织，善斗，胜他产。促织者，感秋而生，其音商，其性胜。今都人能种之，留其鸣深冬。其法实土于盆养之，虫生子土中，入冬，以其土置暖炕，日水洒，绵覆之。伏五六日上蠕蠕动，又伏七八日如蛆然。置子蔬叶，仍洒覆之，足翅成，渐以黑，匝月则鸣，细于秋，入春反僵也。促织即蟋蟀别种，有三：肥大而色泽如油者曰油壶卢，首大者曰梆子头，锐喙者曰老米嘴云云。总而言之，促织，蟋蟀、蛐蛐儿之正名；络纬，聒聒儿之正名。或又谓聒聒儿者即蝼蝈也。

栗子、白薯、中果、南糖、萨齐玛、芙蓉糕、冰糖壶卢、温朴

京师食品亦有关于时令。十月以后，则有栗子、白薯等物。栗子来时用黑砂炒熟，甘美异常。青灯诵读之余，剥而食之，颇有味外之味。白薯贫富皆嗜，不假扶持，用火煨熟，自然甘美，较之山药、芋头尤足济世，可方为朴实有用之材。中果、南糖到处有之。萨齐玛乃满洲饽饽，以冰糖、奶油合白面为之，形如糯米，用不灰木烘炉烤熟，遂成方块，甜腻可食。芙蓉糕与萨齐玛同，但面有红糖，艳如芙蓉耳。冰糖壶卢乃用竹签，贯以葡萄、山药豆、海棠果、山里红等物，蘸以冰糖，甜脆而凉。冬夜食之，颇能去煤炭之气。温朴形如樱桃而坚实，以蜜渍之，既酸且甜，颇能下酒。皆京师应时之食品也。

按，《宸垣识略》：前明冬至赐百官甜食一盒，凡七种，一松子海哩嗱。郑以伟曰：嗱字诸字书不载，今亦不识海哩嗱为何物。盖缘元人语也。正可与萨齐玛为对。又《戒庵漫笔》载：前明四月八日赐百官午门外食不落夹。不落夹者，亦元人语也。或云粽子。以鄙意揣之，或即今之凉糕欤！是不可得而考矣。因记萨齐玛，故连类及之。

水乌他、奶乌他

水乌他，以酥酪合糖为之，于天气极寒时，乘夜造出，洁白如霜，食之口中有如嚼雪，真北方之奇味也，其制有梅花、方胜诸式，以匣盛之。奶乌他大致相同，而其味稍逊。

赤包儿、斗姑娘、海棠木瓜、沤朴

每至十月，市肆之间则有赤包儿、斗姑娘等物。赤包儿蔓生，形如甜瓜而小，至初冬乃红，柔软可玩。斗姑娘形如小茄，赤如珊瑚，圆润光滑，小儿女多爱之，故曰斗姑娘。海棠木瓜大者二寸，青而不黄，较之南来木瓜，其香尤烈。沤朴形如橘柚而坚实，性如木瓜而有毛，以之薰衣，香可经月不散，亦应时之物产也。

梧桐、交嘴、祝顶红、老西儿、燕巧儿

禽鸟之来，是关时令。京师十月以后，则有梧桐鸟等。梧桐者，长六七寸，灰身黑翅，黄嘴短尾，市儿买而调之，能于空中接弹丸，谓之打弹儿。交嘴者，长四五寸，嘴左右交，以别雌雄，有红黄二色，驯而扰者能开锁衔旗。祝顶红者，小于家雀而红其顶，技如交嘴，而灵巧过之。老西儿者，形如梧桐而黑嘴，技同而价贱，饕餮之辈亦有食之者。燕巧儿者，形如燕子，亦能于空中接弹丸，而飞腾尤速，此皆京师之时禽。至于秋天鸿

雁,社日乌衣,则有月令在。

冬笋、银鱼

十月间,冬笋、银鱼之初到京者,由崇文门监督照例呈进,与三月黄花鱼同。

翻褂子　以下十一月

冬至月初一日,臣工之得著貂裘者,均于是日一体穿用,谓之翻褂子。

月当头

冬月十五日月当头,如遇望时,则塔影无尖,人影亦极短。小儿女之好事者,必无睡以俟当头,临阶取影以验之。

冬　至

冬至郊天令节,百官呈递贺表。民间不为节,惟食馄饨而已。与夏至之食面同。故京师谚曰:"冬至馄饨,夏至面。"

按,《汉书》: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夏至阴气起,故不贺。又《演繁露》:世言馄饨是塞外浑氏屯氏为之。言殊穿凿。夫馄饨之形有如鸡卵,颇似天地浑沌之象,故于冬至日食之。若如《演繁露》二氏为之之言,则何者为馄何者为饨耶? 是亦胶柱鼓瑟矣。

九九消寒图

消寒图乃九格八十一圈。自冬至起,日涂一圈,上阴下晴,左风右雨,雪当中。

按,《帝京景物略》:冬至日人家画素梅一枝,为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尽而九九出,则春深矣,曰九九消寒图。此事予儿时曾为之,不谓与古暗合也。

拖　床

冬至以后,水泽腹坚,则十刹海、护城河、二闸等处皆有冰床。一人拖之,其行甚速。长约五尺,宽约三尺,以木为之,脚有铁条,可坐三四人。雪晴日暖之际,如行玉壶中,亦快事也。至立春以后,则不可乘,乘则甚危,有陷入冰窟者,而拖者逃矣。近日王公大臣之有恩命者,亦准于西苑门内乘坐拖床,床甚华美,上有户如车篷,可避风雪。

按,《倚晴阁杂抄》:明时积水潭,常有好事者联十余床,携都蓝酒具,铺氍毹其上,轰饮冰凌中以为乐。诚豪侠之快事也。

溜冰鞋

冰鞋以铁为之,中有单条缚于鞋上,身起则行,不能暂止。技之巧者,如蜻蜓点水,紫燕穿波,殊可观也。

谨按,《日下旧闻考》:太液池冬月陈冰嬉,习劳行赏,以简武事而修国俗云。

打　冰

冬至三九则冰坚,于夜内凿之,声如鏊石,曰打冰。三九以后,冰虽坚不能用矣。

按《事物原会》:周成王命凌人掌冰,岁十二月,敕令斩冰纳于凌阴。凌阴者,今之冰窖也。周十二月,今之十月也。藏冰之制始此。

赐　貂

每至冬月,凡乾清门侍卫及大门侍卫等,均由本管支领貂褂银子,人各数十金。

腊八粥　以下十二月

腊八粥者,用黄米、白米、江米、小米、菱角米、栗子、红江豆、去皮枣泥等,合水煮熟,外用染红桃仁、杏仁、瓜子、花生、榛穰、松子,及白糖、红糖、琐琐葡萄,以作点染。切不可用莲子、扁豆、薏米、桂元,用则伤味。每至腊七日,则剥果涤器,终夜经营,至天明时则粥熟矣。除祀先供佛外,分馈亲友,不得过午。并用红枣、桃仁等制成狮子、小儿等类,以见巧思。

按,《燕都游览志》:十二月八日,赐百官粥。民间亦作腊八粥,以果米杂成之,品多者多胜。今虽无百官之赐,而朱门馈赠,竞巧争奇,较之古人有过之无不及矣。

大白菜

大白菜者,乃盐腌白菜也。凡送粥之家,必以此为副。菜之美恶,可卜其家之盛衰。

按,《广群芳谱》:白菜一名菘,北方多人窖内,不见风日。长出苗叶,皆嫩黄色,脆美无比,谓之黄芽,乃白菜别种。今之食者,惟分皮之与心,无所谓别种也。

雍和宫熬粥

雍和宫喇嘛于初八日夜内熬粥供佛,特派大臣监视,以昭诚敬。其粥锅之大,可容数石米。

狍鹿赏

每至十二月,分赏王大臣等狍鹿。届时由内务府知照,自行领取。三品以下不预也。

封　印

每至十二月,于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四日之内,由钦天监选择吉期,照例封印,颁示天下,一体遵行。封印之日,各部院掌印司员必应邀请同僚欢聚畅饮,以酬一岁之劳。故每当封印已毕,万骑齐发,前门一带,拥挤非常,园馆居楼,均无隙地矣。印封之后,乞丐无赖攫货于市肆之间,毫无顾忌,盖谓官不办事也。亦恶俗也。

封　台

封印之后,梨园戏馆择日封台,八班合演,至来岁

元旦则赐福开戏矣。亦所以歌咏升平也。

按，京师戏剧，风尚不同。咸丰以前，最重昆腔、高腔（即弋腔）。高腔者，有金鼓而无丝竹，慷慨悲歌，乃燕土之旧俗也。咸丰以后，专重二簧，近则并重秦腔。秦腔者，即俗所谓梆子腔也。内城无戏园，外城乃有。盖恐八旗兵丁习于逸乐也。戏剧之外，又有托偶（读作吼）、影戏、八角鼓、什不闲、子弟书、杂耍把式、像声、大鼓、评书之类。托偶即傀儡子，又名大台宫戏。影戏借灯取影，哀怨异常，老妪听之多能下泪。八角鼓乃青衣数辈，或弄弦索，或歌唱打诨，最足解颐。什不闲有旦有丑而无生，所唱歌词别有腔调，低徊婉转，冶荡不堪，咸同以前颇重之，近亦如广陵散矣。子弟书音调沉穆，词亦高雅。杂耍把式即变戏法儿武技之类。像声即口技，能学百鸟音，并能作南腔北调，嬉笑怒骂，以一人而兼之，听之历历也。大鼓、评书最能坏人心术。盖大鼓多采兰赠芍之事，闺阁演唱，已为不宜；评书抵掌而谈，别无帮衬，而豪侠亡命，跃跃如生，市儿听之，适易启其作乱为非之念。有心世道者，其思有以禁之也！

放年学

儿童之读书者，于封印之后塾师解馆，谓之放年学。

祭　灶

二十三日祭灶，古用黄羊，近闻内廷尚用之，民间不见用也。民间祭灶惟用南糖、关东糖、糖饼及清水草豆而已。糖者所以祀神也，清水草豆者所以祀神马也。祭毕之后，将神像揭下，与千张、元宝等一并焚之。至除夕接神时，再行供奉。是日鞭炮极多，俗谓之小年下。

谨按，《日下旧闻考》：京师祀灶仍沿旧俗，禁妇女主祭。其祀期用二十三日，惟南省客户用二十四日，如刘侗所称也。

春　联

春联者，即桃符也。自入腊以后，即有文人墨客，在市肆檐下，书写春联，以图润笔。祭灶之后，则渐次粘挂，千门万户，焕然一新。或用朱笺，或用红纸，惟内廷及宗室王公等例用白纸，缘以红边蓝边，非宗室者不得擅用。

门　神

门神皆甲胄执戈，悬弧佩剑，或谓为神荼、郁垒，或谓为秦琼、敬德，其实皆非也。但谓之门神可矣。夫门为五祀之首，并非邪神，都人神之而不祀之，失其旨矣。

画儿棚子

每至腊月，繁盛之区，支搭席棚，售卖画片。妇女儿童争购之。亦所以点缀年华也。

除　夕

京师谓除夕为三十晚上。是日清晨，皇上升殿受贺；庶僚叩谒本管，谓之拜官年。世胄之家，致祭宗祠，悬挂影像。黄昏之后，合家团坐以度岁。酒浆罗列，灯烛辉煌，妇女儿童皆掷骰斗叶以为乐。及亥子之际，天光愈黑，鞭炮益繁，列案焚香，接神下界。和衣少卧，已至来朝，旭日当窗，爆竹在耳，家人叩贺，喜气盈庭。转瞬之间，又逢新岁矣。

踩　岁

除夕自户庭以至大门，凡行走之处遍以芝麻秸撒之，谓之踩岁。

年　饭

年饭用金银米为之，上插松柏枝，缀以金钱、枣、栗、龙眼、香枝，破五之后方始去之。

唐　花

凡卖花者，谓熏治之花为唐花。每至新年，互相餽赠。牡丹呈艳，金橘垂黄，满座芬芳，温香扑鼻，三春艳冶，尽在一堂，故又谓之堂花也。

谨按，《日下旧闻考》：京师腊月即卖牡丹、梅花、绯桃、探春诸花，皆贮暖室，以火烘之。所谓唐花，又名堂花也。其法自汉即有之。汉世大官园冬葱韭菜茹覆以屋庑，昼夜𤓰煴火得温气，诸菜皆生。召信臣为少府，谓此皆不时之物，有伤于人，不宜供奉，奏罢之。唐人诗曰："内园分得温汤水，二月中旬已进瓜。"亦是此法。

藏　香

所谓藏香，乃西藏所制。其味浓厚，得沉檀芸降之全。每届岁除，府第朱门，焚之彻夜，檐牙屋角，触鼻芬芳，真香中之富贵者也。

摇钱树

取松柏枝之大者，插于瓶中，缀以古钱、元宝、石榴花等谓之摇钱树。

压岁钱

以彩绳穿钱，编作龙形，置于床脚，谓之压岁钱。尊长之赐小儿者，亦谓之压岁钱。

红票儿

钱肆取钱之帖谓之票子。每届岁除，凡富贵之家以银易钱者，皆用彩笺书写，谓之红票儿。亦取其华美吉祥之意。

挂　千

挂千者，用吉祥语镌于红纸之上，长尺有咫，粘之门前，与桃符相辉映。其上有八仙人物者，乃佛前所悬

也。是物民户多用之，世家大族鲜用之者。其黄纸长三寸，红纸长寸余者，曰小挂千，乃市肆所用也。

天地桌

每届除夕，列长案于中庭，供以百分。百分者，乃诸天神圣之全图也。百分之前，陈设蜜供一层，苹果、干果、馒头、素菜、年糕各一层，谓之全供。供上签以通草八仙及石榴、元宝等，谓之供佛花。及接神时，将百分焚化，接递烧香，至灯节而止，谓之天地桌。

辞　岁

凡除夕，蟒袍补褂走谒亲友者，谓之辞岁。家人叩谒尊长，亦曰辞岁。新婚者必至岳家辞岁，否则为不恭。

迎喜神

除夕接神以后，即为新年。于初次出房时，必迎喜神而拜之。

跋

岁时而记游览，似属于例不合。然各处游览多有定期，亦与岁时相表里。其游览而无定期者概不编录，以示区别(光绪二十六年岁次庚子三月十六日敦崇自记)。

再:此记皆从实录写，事多琐碎，难免有冗杂芜秽之讥。而究其大旨，无非风俗、游览、物产、技艺四门而已。亦《旧闻考》之大略也(又记)。

右台仙馆笔记

[清]俞　樾撰　徐敏霞整理

《右台仙馆笔记》十六卷，清俞樾撰。俞樾（一八二一——一九〇六）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长期居住于苏州、杭州。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进士，曾为翰林院编修、河南学政，后罢职，主讲于苏州、上海、杭州等书院。俞樾是清末经学大家，对文字训诂尤有研究，著述繁富。《右台仙馆笔记》则代表其著作的另一方面，即杂记狐鬼怪异中描摹民俗风物，世态人情。书中记叙社会现象颇为广泛，有不少篇幅记述清代中后期社会的贫穷落后，动乱不安；又如记日本当时的风土人情，浙江民间的抢婚旧俗等，都有社会史料价值。本书以《春在堂全书》作底本，并据《春在堂全书校勘记》加以校正。

序

余自己卯夏姚夫人卒，精神意兴日就阑衰，著述之事殆将辍笔矣。其年冬，葬夫人于钱唐之右台山，余亦自营生圹于其左。旋于其旁买得隙地一区，筑屋三间，竹篱环之，杂莳花木，颜之曰“右台仙馆”。余至湖上，或居“俞楼”，或居斯馆，谢绝冠盖，昵就松楸，人外之游，其在斯乎！余吴下有“曲园”，即有《曲园杂纂》五十卷；湖上有“俞楼”，即有《俞楼杂纂》五十卷，“右台仙馆”安得无书？而精力衰颓，不能复有撰述，乃以所著笔记归之。笔记者，杂记平时所见所闻，盖《搜神》、《述异》之类；不足，则又征之于人。嗟乎！不古训之是式，而惟怪之欲闻，余之志荒矣。此其所以为“右台仙馆”之书欤！曲园居士自记。

附录《征求异闻启》并小诗二首：

余今岁行年六十矣，学问之道，日就荒芜；著述之事，行将废辍。书生结习，未能尽忘，姑记旧闻，以销暇日。而所闻所见，必由集腋而成；予取予求，窃有乞邻之意。伏望儒林丈人、高斋学士，各举怪怪奇奇之事，为我原原本本而书，寄来“春在草堂”，助作秋灯丛话。约以十事为率，如其多则更佳。先将二绝为媒，幸勿置之不答。

衰颓不复事丹铅，六十原非亲学年。正似东坡老无事，听人说鬼便欣然。

郭冲五事太寥寥，戏学姚崇十事要。不论搜神兼志怪，妄言亦可慰无聊。

卷　一

冯孝子，佚其名，太仓州之老闸镇人。少孤贫，佣耕以养母。乱后无田可耕，乃行乞于市，得钱则市酒肉以进，而歌俚曲以侑之。同治六年，母卒，乞得义冢地，并其父柩合葬之。日则仍出行乞，夕即于墓旁宿焉。每日必携数石以归，环墓成垣，自结草庐，寝处其下。后数年，无病卒。乡人即葬之于其所庐处。知州 方公传书立碣表之，曰“冯孝子墓”。《春秋》二百四十年，人材极盛，而开卷即载颍考叔事，表纯孝也。余研经余暇，偶掇拾见闻，成斯笔记，而首以冯孝子事，亦庶几左氏之义夫。

木工陶某，金陵人。年甫四岁，值粤贼陷城，父为所掳，母子相依，幸而无恙。大乱既平，仍设肆于城中。至同治甲戌，陶年二十五矣。忽有老翁携瞽妇至门乞食，与之钱不去，熟视陶曰：“尔非陶姓乳名某者乎？”陶问何以知我，翁曰：“尔乃吾子也。”陶乎母出视，果其父，因扶之入，拜问由来。则始而被掳北行，后又流转至川、陕，今自陕归也。解腰缠出银数锭，皆累年贸易所得，恐途中遇盗贼，伪为窭人耳；瞽妇则其续娶者也。因大欢慰，亲党毕贺。夫兵乱以来，父子夫妻离散者多矣，此家乃得完聚，意其有阴德乎？

吾兄福宁太守，官厦门同知时，署附近有僧寺曰“碧山岩寺”，僧曰碧禅，能诗画，貌亦恂恂，吐属风雅。署中潘少梅、蔡瑜卿诸君，皆喜与之游。一日，忽具牒请还俗。吾兄素不喜僧，骂之曰：“今日既欲还俗，当初何必出家邪？”呵叱而遣之。碧禅故与署中吏魁某甲有

隙，疑其潜于官也。是晚甲自署归其家，经由一隘巷，闻碧禅呼其名，回顾之，则已剸刃于胸出于背。某甲犹能带刃狂奔，至家，告家人曰："碧禅杀我。"言已，倒地而绝。事闻于官，吾兄命捕碧禅，不得。数月后，有人于署后山上见碧禅，则已有发辫矣。呼曰："碧禅在此！"碧禅飞一足，蹴其人仆地，而自从山后跃而下，捷如飞鸟。望之，见其帽坠于地，辫乃缀于帽，非真发也。嗣后署中一幕友王姓者，房中每夜窗户不开，而频有所失。其所失物则皆得之署后山穴中，疑碧禅所为也。阅时既久，捕事益懈，而王姓者失物亦愈稀。已而吾兄调福防同知以去，继之者为龚司马，知此事，命捕之。有金姓者，侦知其在妓楼，纠众以往。碧禅见众至，自楼窗跃至平地，复从平地跃至屋上，顷刻绝迹。而龚司马于内室中得一书云："吾与汝无仇，汝捕吾何也？然汝亦欲升官耳，吾不汝怨。汝他日还省，当访我于鼓山。"大骇，不知所自来，疑其人盖古剑客之流也。乃不复言捕碧禅。及任满还省垣，竟不敢至鼓山，而碧禅始终不可得。

邢阿金，农家女也。幼随其母往来大家，故有大家风范。修眉纤趾，望之楚楚，烹饪缝纫，并皆精妙。诵唐人小诗，略能上口。年及笄，嫁田舍儿，性粗暴，以其荏弱不任井臼，虐遇之。阿金性柔和，惟背人啜泣而已。其母闻之大戚，以钱赎之归。又嫁一富家子，年少美丰仪。阿金自幸以为得佳婿也，不意其佻达无度，得新弃旧，旋即仳离。乃嫁一官人为妾，又不容于大妇而归。于是阿金年亦二十外矣。有黄大令者年逾周甲，得之为篷室，甚嬖之。黄妻久卒，谋以为妻，阿金不可，曰："妾出身微贱，岂足伉俪君子？不独损折年寿，亦且累君盛德。"黄鉴其诚，益爱重之。黄有子妇，与年相若，阿金待之极有恩礼。子妇承翁意，事之如姑，阿金虽谦不敢当，然子妇执礼不衰。无何黄病，阿金侍汤药惟谨，年余黄卒，竟仰药以殉。黄之子感其殉父，附葬如礼焉。此女四易所天，不为贞，卒殉其夫，不得不谓之烈。使其初适即得良奥，必为善妇。乃所如不合，遂历四姓，卒成大节，是谓质美而未学。君子哀其遇可也，取其晚盖可也。若豫让"众人"、"国士"之言，本非正论，固非女子所得藉口矣。

江西玉山县有水南寺，亦古刹也。有老僧曰月印，年六十余，终日坐一室诵经，足不出户，戒行颇高。畜一狗十许年矣，每月印诵经，狗必往听，一闻木鱼声，辄摇尾而至，僧俗咸叹异焉。后其狗忽病癞，皮毛脱落，且有秽气，然每日听经如故。一日，月印忽谓其徒曰："此狗可厌，汝曹可牵出扑杀之。"其徒咸骇然，罔测其意。以师素严重，不敢违。姑呼狗出，禁勿使听经，实未忍杀之也。越三日，狗又乘间来听诵经，月印见之，惊曰："汝曹未杀此犬乎？殆矣，殆矣！"命其徒至某村某姓家探问，则有一妇坐蓐，三日未产，其势垂危，乳医束手。月印乃曰："汝曹不忍杀此犬，乃忍杀彼妇乎？此犬不死，彼妇不产。"乃命其徒立时扑杀之。再侦之，某姓家则已产矣，男也。月印曰："此犬以听经善果，得托生为某姓男子，小有禄位。吾不及见矣，汝曹识之。"及某氏子稍长，辄来寺中，依依不去。月印摩其顶曰："汝不昧宿根，此意甚善。但尚有小富贵未享，勿遽来此也。"某氏子后果膺微秩，其家亦有中人之产。晚岁家居，恒寄宿寺中。时月印圆寂久矣，为葺治其塔；寺中屋倾圮，亦出赀修理之，并买田供常住费。年七十余而终。

维扬李氏妇，早寡，以纺织自给，有子甫九龄。同邑富人某，艳其色，而无以自通，乃重赂其邻，使为间。会其子将出就傅，邻人以告某曰："是有机可图也。"乃筑精舍于其旁侧，移子弟于其中，延师课读。宣言曰："欲入塾者，勿拒。"使邻人以告妇，极言其便，妇乃使子往读。某善遇之，频以饮食馈遗。一日，出十数金相赠，曰："闻子家徒四壁立，愿以此少佐饘粥。"子持归白母，妇曰："币重言甘，得毋诱我乎？"乃使其子往谢曰："极感长者厚意，母当踵门拜谢。"某则大喜。又使其子出金还之曰："母性多疑，此不敢受。"某又爽然若失。子归备言其状，妇叹曰："是可得其情矣。"明日戒子勿往。某自来招之，妇使其子谢曰："子之惠愈厚，子之过愈大矣。绝子，所以报子也。"某惭而退。此妇不特以礼自持，其智识亦足多矣。

明归熙甫著论，极言女未嫁夫死守节之非。然考之礼，婿死，女斩衰往吊。圣人既为制斩衰之服，则已有夫妇之义，其曰既葬而除之者，礼为中人以下设耳。归氏之言，未为定论。乃粤东之俗，有所谓慕清者，则真出乎人情之外，为礼法之所不许矣。粤俗，未婚夫死不嫁，曰守清；原未许嫁而缔婚于已死之男子，往而守节，曰慕清。有许氏女，年逾摽梅，言于母，求慕清。母谋之父，父不可。女曰："姊以遇人不淑，贻父母忧。倘女亦然，不重有忧乎？且女弱，亦不任中馈事。苟或遁迹空门，是废大伦，诚不可也。若女萝乔木，得托清门，无废大伦而克成素志，父母何病焉？"乃许之。适有陈氏子将婚而夭，所聘之妇不能守清。陈氏寡母止此一子，乃访求慕清者。媒妁以许女告，遂成二姓之好，迎娶如礼。许女既往，每日略循定省虚文，此外无一事。窗明几净，焚香静坐而已。有小姑已许嫁叶氏，与嫂极相得。每至嫂所共话，辄叹曰："嫂几生修此清福？"许女曰："止凭此一念之坚耳。"小姑曰："嫂幸而未许嫁，不然，亦无如何矣。"许女曰："未入其门，事犹在我也。"小姑乃日聒其母，亦求慕清。母溺爱，曲从之，言于叶氏。初不可，既而曰："彼女既绝意于归，强之亦恐非福。"索还聘礼而已。于是二女同居，至于白首，亲族中或颇称焉。真所谓非礼之礼矣。

道光间，江南常州龙舟特盛，然多亦不过四五舟。且舟高于屋，运掉不灵，实亦无可观，观者之意不专在龙舟也。自五月起，至六月初旬，或犹未止。城外有地名唐家湾者，尤画舫聚集之所，每日东舷西舫，鳞次栉比，笙歌如沸，粉黛如云，盖亦一销金锅矣。余时客常州，居停主人邀余同往观之。见邻舟一大腹贾，挟三妓饮酒，拥一幼妓于怀，状甚亵，余命移舟避之。一榜人

且解缆且太息曰："孽报，孽报！"余问其故，榜人曰："此三妓乃三姊妹也。其父在日为武进县吏魁，豪侈特甚，每年夏日辄乘舟至城外纳凉，招妓侑酒。舟中先携有纱縠衫裤，妓至则命易之，遍体雪肤，望之了了如无衣者然。屡坐吾舟，吾时年少，乐观之，辄给事于其侧，得寓目焉。不图至今日而其三女子乃有甚于斯也。岂非孽报！"余叹曰："然则此大腹贾亦可危矣。"

谭某，不知何许人，客于荆州之沙市，年少美丰仪。市有周媪者，卖阿芙蓉为业，生一女，年十八，亦有风致。谭屡过之，遂与目成，使人风示媪，媪居为奇货，未诺也。女乃与谭约，效文君故事，具舟江上，中夜偕亡。媪侦探无踪，痛哭数日，竟服生鸦片而死。谭与女寄居汉口，甚相得。然女每梦母呼与俱返，觉而语谭，谭曰："此所谓思梦也。"一夕，女倩邻媪买佳酿半壶置床头，女故善饮，亦不异也。夜半，忽自帐中跃出，披发跣足，腹内声如辘轳，十指甲色皆紫黑，始知已和生鸦片而饮之矣。救治不及，竟宛转而死，咸谓母来索命。余谓此女背母而逃，致母于死，死固其分，非必鬼母之为祟也。卫静澜廉访曰："余披览案牍，见服生鸦片陨命者，几于无日无之。盖此物近来所在皆有，非如砒石等毒物必购求而得也。有一方可救之，宜广为传播。其方用雄黄二钱，鸡蛋青一枚，生桐油一两，河水调匀灌服。"

张永祺，南雄州人。娶何氏，生子甫一岁，挈之如母家。其姨女适某氏者亦至，有女亦一岁，与张子貌酷似，乍视之莫辨也。及何归，则呱呱者已为某氏女矣，盖母家戏易之博一笑也。何命婢往易之，及至家，仍某氏女也。又命媪往易之，至何家，谛视，则实张氏子，而非某氏女。何氏之母曰："此事本由嬉戏而起，乃已易子而归，仍见为女，及携女来易，又见为子，此必有异矣。"乃自携其女之子至张家还之，且曰："事诚可异，勿播扬也。"嗣是两家子女时时互易，莫知其所以然。后招姨女来，分宅居之，始已。或曰，此殆狐魅播弄以为戏也。

黄某，不知何许人，父商于羊城，遂家焉。妻何氏，父在时所聘父执女也。黄阘冗不能自立，父死，遂入于下流，数年尽亡其赀，至无以存活。何曰："相偕俱死，与君何益。有一策可两全，君意如何？"黄曰："苟不为门户羞，任卿所为。"何曰："妾姑母有子妇，早寡，欲得一人为伴侣。君如肯舍妾，彼譬如买婢，数十金不吝也。"黄从之。何商于姑，归告黄曰："姑始以离人夫妇，执不可，妾力言之乃可。然须郎亲笔一纸书为券，免日后有违言，姑当以五十金润笔也。"黄欣然书券。何持去，遂不归。有知其事者，曰："何女盖效买臣妻故事，所言诡也。"

殷怀乡，江浦人。少孤，有母及诸弟，无恒产，佣力以养。耕作之暇，辄入山刈薪，至夜分始休。明旦入市易甘脆奉母，日以为常。年三十，始娶妇，教之事姑，妇亦婉娩听从。无何岁大荒，无所得食，乃谓妇曰："俱死无益，不如嫁汝，得银钱可以养吾母及吾弟，汝亦得生路，一举而两利也。"妇不可，殷曰："此吾意也，非汝负我。且吾母得存活，即汝所以报我也。"妇乃从之，母及弟卒赖以全。后母死，负土成坟。诸弟成立，皆为婚娶，或劝续娶。泣曰："吾妇归我，无失德，且得母欢心。昔以贫故弃之，今复娶，是负吾贤妇也。"卒不娶，独庐于墓侧以终。按《陈书》，徐陵弟孝克当侯景之乱，京师大饥，卖妻臧氏与孔景行，以其赀养母。是鬻妻养母，古人有行之者。然郭巨埋儿，论者谓不可为训，然则鬻妻养母，于义似亦未安也。或曰是盖舍其轻且小者，全其重且大者。然此妇既得姑欢心，或母知妇见出以己之故，涕泣不食，则去妇而转不足以养母；又或妇守从一之义，知事难两全，慷慨自杀，则未能养母，而适以杀妇。且岁饥乏食，非如水火盗贼之变起猝然者也，委曲图全，岂遂乏术，而计必出此乎？殷委巷细民，未闻大道，能割爱为此，亦复大难。然以事而论，则徐孝克与郭巨同一不可为训者也。

阿胜，广州人，谈者逸其姓氏。少孤，游于美利加国之旧金山，善贸易。居六载，积赀颇丰，航海而归，将缔婚于中土。有某氏女及笄，因媒合之，女母闻其丰于赀也，许焉。既又惧其仍远游也，曰："吾女岂能相从于海外哉！"故使媒妁索重聘。阿胜鄙之曰："卖婚，非礼也。吾何患无妻！"遂已其事，复游金山。女闻之，不直其母，窃附海舶，至金山寻夫。一日，于途中遇之，连呼曰："阿胜，阿胜！"胜顾之惊曰："卿闺中弱质，何为至此？"女具告之。胜感其义，与俱归旅舍成礼焉。论者谓女子在室从父母之命，此女不从母命，而从六礼未备之夫，不可为训。然重洋暌隔，万里追寻，亦不可云非奇女子矣。君子姑取其从一之贞，勿责其越礼也。

广东花县有一村聚，距城数十里，河水潆洄，清流如带，有桥甚钜。桥畔一石，形似老翁，村中咸呼为桥头土地神，香火颇盛。后有女子六人，守志不嫁，相约赴桥畔投水死，盖粤俗然也。父老谓神不能保卫，遂废其祀。附近有砖窑，相距里许，窑人舁之归，谋奉为窑神。是夕，窑中有声若霹雳，次日视之，所烧之砖皆成血色，咸谓石为祟，复舁而弃之河干。适有渔舟维岸侧，见此石，异之，载之船唇。俄疾风大作，舟几覆，惧而弃石于河。渔人旋腹痛欲死，乃使人泅水出之，仍置河干。邻邑三山县人闻其事，曰："神既有灵，曷去彼而就我乎？"夜窃之去，及境，舆从鼓吹，导之以入，灵异大著，祭赛无虚日，为立庙焉。昌黎云："偶然题作木居士，便有无穷求福人。"况石乎？然以《风俗通义》所书汝南石贤士事观之，则知此亦人心使然，久之当自歇也。

朱了头者，娄县农家子也。家本赤贫，又茕茕无所依，日行乞于市。咸丰辛酉岁，粤贼自嘉善趋枫泾，遇之，劫与俱去。朱曰："我丐也，既无钱财自赎，又无一艺可供尔用，何劫我为？"贼曰："汝既丐也，饥寒之困甚矣。从我去，不忧不富贵。"朱怒曰："我惟甘饥寒，故丐耳；否则为窃为盗，胡不可乎？我不为窃为盗，乃从尔等作贼乎？"抗声大骂，遂见害。呜呼！如朱了头者，可谓有古烈士风矣。

汉阳朱勋臣，侨寓淮城。一日，忽于案头得张禹门书云："欲借宅同居。"朱初不知张为何人，且罔测书所从来。正疑虑间，倏又得一书，乃知张为狐也。嗣是频有书来，而不以形见。朱惧，谋徙居以避之，徙居而张仍从焉。有请箕仙者，朱往问之，则柳仙，降判曰："张禹门，吾弟子也，与汝有宿缘，宜为建祠。"朱谢力不及。又判曰："三日再议。"及期而往，盘中书一"吝"字。朱方欲再问，而家人告火作，奔救乃熄。于是大惧，鸠工庀材，刻日成之。祠成，而张仍往来朱家。适有为朱女议昏者，朱以问张，张报书曰："此不可许，三日后当有高人来为媒。"越三日，有一老妪来为徐秀才之子求昏。老妪高姓，始悟高人谓妪也。狐居人家，载籍所记多有其事，此狐自称张禹门，不知其何从得姓，何义命名也。箕仙殆即此狐为之托名。柳仙亦无其人，世传柳仙为吕纯阳弟子，盖本元人杂剧，此岂足为典要？且考宋郑景璧《蒙斋笔谈》，载吕诗"惟有城南老树精，分明知道神仙过"。城南老树，乃古松也，则知元剧已属讹传矣。余雅不信箕仙，窃谓当今之世，而欲绝地天通，宜首禁此术也。

何明达，桂林人，商于岭南，挟赀数千，频年折阅，耗其大半。旅况无聊，偶作狭邪游，至一所曰"巢云别馆"，有妓名翠莲，颇楚楚有致，何流连久之。忽见一妇自帘外过，淡妆素服，丰韵天然，何见而好焉。倩翠莲为之先容，翠莲曰："是必无成。"问何故，曰："伊因家难鬻身于此，有能拔出污泥中者，则委身事之；若视作路旁柳，伊不屑也。"何曰："若然，此女大有志节，宜询其颠末。"乃呼问之。妇自言谭氏，"夫广西人，姓王名基，客游至此。娶妾甫两载，因事被逮于官，非百金不能出狱。妾念夫妇之义，自鬻以拯之。夫出囹圄，妾堕火坑矣。"言已泣下。何曰："尔夫与吾同乡，吾不忍其家室流离。但不知尔夫已西归否？"曰："闻犹未也。"何乃辞出，竟访得其夫，助赀使赎妇以归。市井细民，有此高行，虽士大夫或不及矣。

陈明赞，江西南安府人，谈者失记其县。家巨富，止一子，已抱孙矣。陈于生日置酒召族人共饮，语之曰："某幸藉先业，加以积累，今拥赀三十余万矣。多藏厚亡，非所愿也。愿留奇零之数以赡妻孥，其二十万归始祖祠中，其十万归支祖祠中。岁入其息，仍以三分之一归吾子孙，恐子孙或不能守吾业，仍可藉此为生也。其三分之二以供春秋祭祀之需，族之人冠婚丧葬咸有助，孀者、孤者、废疾者、贫不能存者咸有养。归始祖祠者，遍及同族；归支祖祠者，惟及同支。以贤且才者一人司其事，虽一陇之地不得私鬻。即以吾今日之言为息壤矣。"闻者咸起拜曰："盛德事也，但不知翁之子以为何如？"子亦矢言"惟父命是从"。议遂定。夫金穴铜山，终归于尽，陈翁此举，非独高义，抑亦明智也。拥三十万之赀于一家，不三十年必尽矣，今推之于一族，而仍使归其所入三分之一，则是使子孙长有十万也。老子曰："既已为人，己愈有；既已与人，己愈多。"其是之谓乎！

贞女王蕙芳，常州人。父遭兵乱，挈家避沪渎，遂家焉。贫不能自存，乃鬻女于王姓者为女，时女甫四岁。及长，丰姿秀丽，娴习女红，王颇爱之。无何王卒，其妻旧居北里，搔头弄姿，非良妇也，携女再嫁。女心非之，而不敢言。其后夫素有登徒子之名，见女美，屡挑之。女惧不免，于同治癸酉岁二月十三日夜缢而死。此事诱与拒两无实迹，女虽死不得以贞女旌，因纪大略，冀不泯耳。

广东潮州乡间多种柿，柿熟制为饼，必先曝之于场，夜则逻守之。有某甲以此为业，场中积柿如山，中设木棚，为守望所。一夕寝棚中，闻有声自东来，近而声益厉，咻咻焉，木棚为之震动。自隙窥之，虎也。急以刀斫之，断其尾，虎咆哮去。甲走归鸣金，集丁壮数十人，荷梃寻之。至一处，见虎屹然立，众莫敢近；久之不动，或以戈揰之，应手而仆，则已僵矣，乃裂其肉焉。此人猝见猛虎，从容不乱，可谓胆力俱全矣。孔子曰："上士捉虎头，下士捉虎尾。"然下士亦正未易为也。

陈元绍，顺德人。家少康，父母俱存。妻某氏，亦故家女，而骄蹇殊甚，不修妇职。陈责之，辄反唇。父母戒陈曰："和气致祥，慎勿尔也。"陈恐伤亲心，亦曲忍之。会陈父病，汤药皆母子经理，妇若无其事者，陈固心衔之。及父病愈，陈薄责妇，妇怒曰："谁无父母！小恙非大事，何便作践人家儿女哉！"陈闻言，忿不可遏，挥以老拳，妇亦攘臂与争。母出排解，陈偶一举手，误挤母仆地，急扶母起，伏地请罪，母麾之出。陈惊惧不自安，竟亡去。月余，自广州贻其弟书曰："兄无状，不可为子，惟有逃罪海外耳。重洋万里，无望生还，书到之日，即死别之年矣。"父见书不骇，自至省访之，不得，托人于外国招工局询问，亦无其子姓名，或云已于上月自澳门出洋矣。陈挤母仆地，事出无心，不孝之小者；长投海外，永绝天伦，不孝之大者。如陈者，其至性颇亦过人，惜其不学无术也。

同年应敏斋廉访宝时，尝从金华至杭州，夜行钱唐江中。其时将二更矣，月色微茫，远树约略可辨。帆风而行，风力甚小，故舟行颇迟，而了不倾侧。长年三老皆偃息篷底，舟中诸客亦俱酣睡，敏斋独携一仆坐船头观江中夜景。所过之地名鲇鱼口，有小沙洲，舟沿洲而行。相距才数武，见洲上有一人与舟并行，迟速适相等。其人长丈余，视常人几三倍之，遍体青绿色，但望之不甚亲切，不知其为肌肉，为皮毛，为鳞甲也。顾问其仆曰："汝见彼人否？"其仆不应。敏斋因还入舟中，其仆携坐具从之入，旋即大吐。问其故，曰："主人所见，奴亦见之，不特形状可畏，且其气甚腥。适闻其气，故吐也。"敏斋后为余述之，云："不知是何怪，殆传记所称枫人之类欤？"余谓："沙洲无草木，不应有此。且草木之精，其气亦不腥，此必水怪也。以形论之，其长如此，非鱼即蛇。《搜神记》载孔子厄于陈，弦歌于馆中，夜有一人，长九尺余，皂衣高冠，咤声动左右。子路出与战，仆之于地，乃是大鳀鱼。君之所见，或亦此类乎？"

聂道人，湖北钟祥县人。乾隆甲子岁，邑大水，聂已五岁矣。有盛契真者，元游宫之道士也，悯其孤露，收之门下。然聂故钝根，一无所能。盛死，聂云游天下，不知历几何年月。嘉庆初，始居鄂之长春观，往往赤双脚，持长柄镵，行歌于市。至同治甲戌，其年一百三十有五，发丝齿贝，无异曩时，不知其得道引术而不死耶，抑其禀赋独厚也？不可谓非异人矣。

鄂人王慕堂，游于津门，遇盗，丧其所赍，寓居同乡陈姓家。偶出散步，过一曲巷，见一家帘栊低掩，中有丽人，衫痕鬓影，隐约可睹。王意方郁郁，亦不顾也。行数武，有小鬟追及之，曰："主人相候，请君移玉。"问主人伊谁，曰："至自识之。"至即帘中人也。然彼此均不相识。女赧然曰："误矣。"王问故，曰："妾本秦淮烟柳中人，从买人至此。买人死，遂独居。顷从帘隙窥君，颇似旧识某郎，故遣婢相招，而不知非也。"王因辞去。女请置酒小饮以谢过，王谢曰："素昧平生，何烦厚意。"女曰："相逢何必曾相识，萍水遇合，即是前缘。君即闲游，妾亦枯坐，杯酒小叙，亦足破寂。君何介介欤?"王遂留饮。酒半，言及被盗事，女问行止，曰："客囊如洗，进退维谷。若小有膏秣资得入都门，则辇下尚有故人，或犹可谋干也。"女曰："君勿忧。妾虽龌龊，颇具湖海襟怀，必当竭力。"酒罢，竟出百金赠之。王持以入都，所谋果遂。复访之，则门庭如故，人面不知何处矣。

番禺何桐屿，于同治癸亥初冬，有戚某向其借洋钱五百枚。何以其人旧曾借贷两次，皆如期而偿，遂诺之，立券期于岁杪。至期往索，某诧曰："君梦欤？抑戏也？业已还君，何又索为?"何惊问："何时还我?"曰："十二月初三日，我携洋钱至君家交君手，承君留我小饮，犹如昨日事，何遽忘之？谓予不信，君还我借券犹在也。"乃取示何。何曰："此券尚存我箧，君何伪造此?"某曰："如君尚存借券，请以示我。"何至家检视，箧中诸券皆在，此券独无，惟诸券中杂有一纸，颇似前所书券，而无一字。其事遂无以自明，偕至神前，沥鸡血为誓，不知究竟若何也。此殆有秘物代墨书，券久而字迹脱落，遂成空纸。段成式《酉阳杂俎》称江东人或取乌贼鱼墨书契，以脱人财物，知古有此事矣。

落地开花炮，其炮子虽年久尚能炸裂。乡民拾得者，因其封口处有金皮，贪取其金，每致伤命。甲戌正月，上海浏河镇东洋子泾桥镊工陈小弟，因新岁负人博，进无以偿。思同治元年七月中官军开放落地开花炮，有炮子落其地，陈小弟埋之土中，久思凿取其金，未敢措手。至是已历十三年，久在土中，必受潮湿，计必无碍矣。乃掘出，用斧凿取金皮，忽然炸裂，陈头面俱焚，左手打在数里外杨树上。室中一老妇、一童子，均轰死。军兴以来，官军用落地开花炮，无往不利。其炮子之遗落者，所在有之，愿得者以此为鉴，勿贪小利而致大害也。

上海某甲，商于津门，十年不归。其家止一妾二女，妾故冶荡，不能独守空帏也。长女颇有母风，母倚之为钱树子。无何从人亡去，乃使次女继其业，次女不可，母憾焉。会有六十翁欲买妾，母贪重值，以次女妾之。甫一载，翁死，无子，家业尽为族人瓜分，女惟以针黹自给。母谓之曰："人生世上，如轻尘栖弱草，何自苦为？当为汝别觅佳婿。"女断发自誓，竟不可夺。梅禹金有《青泥莲花记》，殆此女之谓乎？

李广元，不知其乡里。妻早卒，遗二子，长曰上朋，年七岁；次曰上俊，三岁。李续娶郑氏，性阴险，善蛊惑，视前妻子如仇，日加楚毒。会郑所生子夭，谓由朋惊之使然，益虐遇之，朋竟死。俊忽得颠痫疾，忽歌忽泣，殊无人理。郑以为伪，试以秽物予之，食尽无难色，乃视为废物，亦不顾问。如是者数年，郑死，俊忽自愈。父怪之，俊泣曰："儿病伪也。非伪为痞疾，则死继母手久矣。今继母死，又察父复有怜儿意，故敢以情告也。"此子在童年即能韬晦自全，其德慧术智过人远矣。

黄冈县易家坂有易翁者，夫妇二人，老而无子。止生三女，长次皆适人，惟幼女在室。翁死，母女相依为命，每抚女叹曰："恨汝非男子也。"年十九而嫁，夫家甚贫，故恒居母家。癸酉十一月初十日，风雨大作，女偶立门前，为狂风卷去，母侦探无踪。三日后，忽自返，问所往，茫然也，而下体已化为男。母遍告族人验之，信，乃出钱七十二千与夫，令别娶妻。女易钗而弁，已聘王氏女为妇矣。晋定公二十五年，西山女子化为丈夫，与之妻，能生子，事见《开元占经》引《汲冢纪年》。然则此事自古有之，不足异也。

戴琴庄先生名福谦，先祖母戴太夫人之侄孙，与余兄弟行。而余少时曾请其授读，故始终以先生称之。其馆临平孙氏时，一日行于途，有娶新妇者，彩舆经过，先生避立道旁。俄风揭轿帘，瞥见轿中白如霜雪，一瞬之间，未能谛视，而心颇异之。偶言于先大夫，先大夫曰：'此必是日犯白虎凶星，得君文星解释之，传记中多有此事。君异时必大贵也。"众皆以为然。然先生于道光丁酉举于乡，越二岁客死京师，意不显。

安徽玉溪口，泊有炮船二。有某广文挈眷属坐小船过其地，日暮泊焉。夜鼓再严，管带炮船之营官乘他船出巡，船中兵勇起意至小船行劫，持刀登其舻。广文见盗至，大呼炮船救援。即杀之，并及其一妻一子一女一仆；长年三老，均投于水。因断其缆，使顺流而去。及营官回　见邻舟不在，问之，众曰："已解维行矣。"营官惊曰："黑夜江行，必有失事，汝曹胡不阻止?"众曰："阻而不听也。"营官见几上有翡翠条脱一事，审视即邻舟女子腕上物也，因亦不言。及旦鼓发晌，乃告于统带之官，捕船中兵勇，严鞫得实，枭其首于竿。荁稽槊中，度无长物，扁舟江上，竟占无妄之灾。信乎江湖之险，不独风波也。

范某年四十无子，止一女，名婉如，颇婉娈可爱。有甥李仙槎，五岁而孤，偕其母以归，与婉如年相若，交相怜也。仙槎性柔和，范妻亦喜之，呼为李郎。仙槎母将死，泣谓范曰："吾惟此子，恨不见其娶妇。婉如我所爱也，异日无令归他族，吾死目瞑矣。"仙槎既长，范予

千金，使营什一利，而仙槎不善经营，数年折阅殆尽。范因憾之，寝前议。仙槎闻之，仰药死，婉如亦缢以殉。范大悔恨，合葬之。

扬州某甲，生一女，年破瓜矣，颇有姿色。其东邻为某氏别业，某子为邑诸生，读书其中，翩翩少年也。女屡入园采花，与生有私，女父母知而防闲之，遂绝迹。生思慕綦切。一日女至，曰："殆矣，父母将为我择配矣。君急以媒妁来，或犹可及也。"言已即去。生告父母，初不可，强而后可。媒者致命，女父母曰："齐大非吾耦也。"且知女私于生，恐异日不为舅姑所礼，竟谢绝之，而许女于他族。女知事不谐，服阿芙蓉膏死，生闻之亦自经死。两家父母皆大悔，卒合葬焉。痴儿荡妇，颇乖风化，其情可怜耳。此与前所记李仙槎、范婉如事相类，然彼则始有成言，谓之因情而死可也，谓之守义而死亦可也，固非此事所能拟矣。

上海北乡有黄某者，妻李氏颇有姿。而黄贫不能自存，谋于李。李曰："君为男子，而谋及妇人；无已，请鬻我乎？妾我可百金，妓我可千金也。"黄不可，李曰："然则放鹁鸽乎？"沪俗伪鬻妻妾于人，伺间亡归，谓之放鹁鸽。黄从之，伪为兄妹，鬻于浦东曹氏为妾。不三日，黄往访之，李出见，颇落寞。曹留黄宿于家，翌日将告归，促李出言别。李始不出，久之乃出，不数语，遽厉声曰："汝鬻我于此，乃谋与我偕遁乎！我至此无返理，汝不速去，我言于主人，缚送官矣。"黄大窘，踉跄而归。鹁鸽化为黄鹤，一去而不复返矣。此亦为鬼为蜮者之所不自料也。

韶州李弼廷有女曰松姑，年十五矣。自幼佞佛，奉一檀木观音像，已历六寒暑。父母欲议婚，女不可。父曰："此皆奉佛之故也。"欲毁其像。女急白母，言像不可毁，请从父命。乃缔姻于程氏。女自是清癯异昔，医者诊之，言脾肺俱弱矣。一夕，女午夜欲起礼佛，觉有物触臂，方惊诧而腕已受伤。呼婢烛之，则有一蛇长二尺许，色如墨，蜿蜒下榻去。父母闻声趋视，蛇已不知所往，视女伤处，蛇齿宛然，黑气缕缕直达臂上。医至，谢不治，黎明竟卒。或言女本天仙化身，不合缔人间姻眷，故菩萨使以洁身归净土。果尔，何不使以无疾化去，而必死于蛇口乎？是殆有夙冤也。

闽中黄生，富家子也。年十五六，翩翩如璧人。忽得狂疾，歌哭不伦，自食其秽。夜或纵火烧屋，家人不能防。乃于山中构屋数椽，使居之，守以健仆。久之，益憔悴无人状。其所聘林氏女，父母欲绝其婚，女不可，曰："未婚而婿膺恶疾，女之命可知矣。从一而终，万无他议。与其老死闺中为父母累，不如与狂夫同处空山，犹得稍尽妇职也。"父母初不许，言之益坚，乃如其志。与婿居山，饥饱寒暖，调护维谨。一日同坐石上，忽溪中有鱼跃出，长二尺许，其首类犬。未即取食，女力阻不听，竟食尽，越宿病若失。翁姑闻而喜甚，迎归成礼焉。《山海经》云："诸怀之水多鮨鱼，食之已狂。"黄生所食，岂即此欤？殆由林女《芣苢》之歌，感动幽明，故得此灵药，非偶然也。

杭州顾茂才，客吴中。甲戌春，春而复苏。自言初死时，但觉飘飘如凌云而上，俄而复下，则仍在吴市也。青衣三人，导至一处，即苏州府城隍庙。神出，略诘数语，便云："误矣。"遣之还。甫出门，遇故人徐某，吴中诸生，前数年死者也。与偕至玄妙观茶寮小坐，顾问冥中事，曰："与人世同，亦随时变易。阳间盛传十殿阎罗，此唐制也。唐分天下为十道，故冥中亦设十殿，今则否矣。道光以前，冥官尚有前代遗贤，今则皆本朝贵官，衣冠仪从，悉今制也。"茶罢，徐别去。及家门，如梦忽觉，则已死三日矣，因胸次微温，故未殓耳。考唐太宗分天下为十道。开元二十一年又分山南、江南为东西道，增置黔中道。然则唐制十道为时不久，中叶以后，冥中又当增置阎罗矣，何仍止十殿也。至云冥官皆近代贵官，则理固不妄。盖人死为鬼，人不能无贤愚，鬼亦不能无善恶，非于人鬼中择聪明正直者主之，则不胜纷纷矣。然世间无不死之人，即冥中亦无不散之鬼，盖精气固不能常存也。自夏以上，祀柱为稷，自商以来，祀弃为稷，盖柱之神泯矣。此圣人知鬼神之情状也。前在京师见许文恪公，公言有一人因病至冥中，所见冥中官吏，大半熟识，声音笑貌，一一与生时无异。余曰："然则生而有官者，死亦有官守。如余者生为闲散之人，死亦宜为闲散之鬼。清风明月，任我遨游，不亦仙乎？"公大笑。

沪上有流寓陈氏妇，嫠也，携一女甚美。妇与某甲私，甲曰："尔曷以女妻我，则我并迎妻母以归，谁议我者？"妇以语女，女不可。妇惑于甲言，卒以女许之。将成婚，女丑其事，缢而卒。妇惭惧，即迁去，而居此室者，辄见怪异，竟莫敢居。余谓贞烈之魄，固应不泯，然女之烈益著，母之丑益彰。惜无人敷陈此义，以消释其怨气也。

湖北荆门州后港镇有田氏兄弟，皆以猎为业。甲戌初夏，猎于邻村李家台。偶憩林下，同梦一老人告之曰："午后幸助我一臂。"觉而异之。前行里许，雷雨大作，趋避枯庙中，雷声益厉。仰见簷下一物，长二尺余，有四翅，雷下击，则吐黑气御之。乃相谓曰："梦中求助，岂雷神乎？"发火枪击之，枪发而疾雷骤至，兄弟皆昏不知人。雨过始苏，眉毛鬓发各灼去少许，亦无大苦。闻人言五里外茭尾乡雷击死一蜈蚣，长二尺余，有四翅，知即此物矣。

粤东丁维勋，贾于沪上，娶妇王氏。甫逾年，丁病瘵，王扶持维谨。丁自知不起，语王盍自为计，王以死自誓。越日疾亟，又言之。王曰："君何不谅之甚。"乃趋别室，缢而死。丁大感恸，将殓，力疾起拜，无何亦死。此妇殉夫于夫未死之前，似乎太早，然因其夫再三劝令自为计，故以死自明，亦田先生不使人疑之意也。余幼时尝作《秋胡妇》诗曰："桑下相逢本偶然，黄金翻似试婵娟。妾身愿学田光死，一使人疑不值钱。"此妇殆亦此意矣。

上海谭家桥有宋姓，寓此有年矣。一女年十六，颇有姿。会有诬以他事者，女无以自明，缢而死，厝其柩

于河干。宋旋迁居维扬，女之柩遂无过问者。久之，将陷于河。邻人胡宝素艳女美，心悼之，为改厝于高阜。俄梦女来拜谢，姿态如生。胡大喜，引与并坐。语及绝命之际，哽咽不成声，良久不去，遂与狎。自是无夕不至，胡竟病瘵死。此女可谓以怨报德矣。昔伍员、伯嚭皆以宗族覆灭，逃死于吴，吴王为之报雠雪耻。其后伍员苦口犯颜，所以报吴王也；伯嚭逢迎将顺，亦所以报吴王也。吾安知伯嚭之意，不以子胥之悻悻然为负恩哉？然其报之适以亡之，此女毋乃类是。

扬州城外二十里有地名湾头，一夕大雷雨，震开一穴。次日，集人缒入，则穴中空洞若夏屋，然一棺其巨。众意其有宝器，发之。一人偃卧，白须及腹，仪容甚伟。得一珠于颐，得一剑于腰，取之出，更入搜索，则尸已化为灰矣。于棺之前斫片木出，隐约有"大业"字，不知隋代何人之墓也。其事在甲戌五月。

太仓城北十里地曰毛市，有许姓染店，其染工皆句容、溧水人。许督之严，每年止许一人归。是岁应句容陆姓者归，某工与同邑，托传语其家。及陆返，某问家事，陆嗫嚅久之，曰："吾负君矣。嫂因久旷，留余共衽席，余不能拒也。"某不信。陆曰："嫂肋下有两黑子如豆大，然乎？"某遂无语，次日怀刃亡去。许知而追之，已附舟归矣。某抵家叩门，妇出，刃之毙，即至妇翁家言状。妇翁大骇，偕其子同往视之，则妇固无恙。问以前事，妇茫然曰："吾未见夫归也。"相与骇异。忽见所奉观音像有刀痕数处，乃悟其故。正共罗拜，而许与陆踵至，陆力白前言之妄。盖陆至某家，妇登梯取屋上所曝酱饷客，陆窃窥其腋，故见之也。一言之戏，几至杀人，非菩萨慈悲，则此狱坐死者不止一人矣。

绍兴周某，习申、韩家言，馆于某邑。邑有因奸杀夫者，亦旧族也。死者一美少年，年二十余，妇年与相若，国色也。其奸夫年近半百，黑丑可憎。官鞫妇，妇惟俯首饮泣，历其指，痛欲绝。周窥而怜之，私问其故。妇曰："数年来惘惘如梦，都不自知，殆夙业也。"周曰："以卿弱质，何以堪此，不如姑认之，徐图一死。"因举小盒示之，盖阿芙蓉膏也。妇亦会意。案将定，周迟回未忍属稾，而妇仰药死矣。俄见梦于周曰："妾死不蔽辜，仍堕畜类，毕命碪硕，以偿今世之愆。三十年后，君为平阳士人，当侍君巾栉也。"事在隔世，无可证验，或当不妄耳。观其后果，信其前因，妇所云夙业，亦不虚矣。

上海浦东张老达，先世本多田翁。老达性俭啬，未尝妄用一钱。及病笃，命其弟与子析祖产为二，各得其一。室中有银一箧，乃老达手自积累，封识严密。至是命其妻启之，将议分析，而老达已逝。方共惊怛，忽箧中银锭随风飞去，争起扑之，如蛱蝶蹁跹，不可捉摸。或偶得一二，随手即空，俄顷之间，箧中之银乌有矣。乃悟作守钱虏亦正须福，张老达不能用之，犹得守之；其子若弟欲作守钱虏而不得也。

慈溪北乡有叶姓者，于甲戌五月生一男，人身而虎面，骇而弃之野。其邻人往视，犹未死，乃祝曰："尔三啼，当抱汝归。"儿果三啼，乃抱之归。明日，乡党毕集，争取视之。或有为叶惜者，叶亦悔之，以青蚨一贯赎儿去。越宿，儿竟死。不死于野，不死于邻，而仍不可育，不知此何故也。

宜兴山中一赵姓者，每夕宿火于罏，加煤其上，以供明日之用。忽一夜，煤火皆发弃地上，连夕皆然。伺之，则一独足鬼俯罏而窥，且笑且发，群起搏之，一跳即逝。或曰此山魈也，是畏爆竹。乃伺其至，然爆竹投之。鬼惊仆，众人执之，于其足旁得一鼗鼓。鬼虽黑丑，殊无所能，惟叩首作乞怜状。或予之饮食，恐怖不敢多食，惟示以所弃鼗鼓，则喜而笑。姑与之，入手即大笑，奋足一跃，倏忽脱去。《抱朴子·登陟篇》："山精形如小儿，独足向后，夜喜犯人，名曰魈。呼其名，则不能犯也。"此鬼形状，为山魈无疑，但不知所持鼗鼓何用耳。

吴中钱氏婢，嫁乡间一农家子。其地有所谓清明山太太者，相传为太湖黑鱼精也。忽附婢言前生为姊妹，故来省视，口操北音，清脆可听。嗣是每数日必一至，积三十余年，惟婢见之。或问婢："太太作何状？"曰："年三十许，历年以来，未尝衰老。我今龙钟日甚，而太太仍如初见时也。"钱氏旧主使婢入山进香，并命仆阿勤从之，欲觇其异。甫出门，婢腾身作据鞍状，又举手作扬鞭状，其行甚疾。阿勤追之不及。归而问之，曰："太太怜我不任跋涉，以仆马来迎也。"婢卒亦无他异。山中初无神祠，惟空屋中一几一椅而已。后村人塑为男像，又有"飞虎城隍"之名。闻高伯足宰吴县，禁绝之。

吴中某甲，以行买至沪上，偶作狭邪游，悦一妓。酒阑之后，送客留髡，将歌同梦。偶问及家世里居，则即其乱中失去之幼女也，颜色俱变。妓问之，以实告。妓大啼，父摇手戒勿声："徐谋为汝脱籍。"乃悤悤辞去。念客囊羞涩，安得此赎女之赀？而又不忍其沦落，转展无计，竟服阿芙蓉膏死。此人既遇其女，不思援手，而以身死之，亦可谓无策之甚者矣。"

粤人某甲，游于沪，悦一妓名紫鹃，脱籍，携之归，将偕老矣。俄某以讼事破家，鹃自鬻于平康，以其赀料理，讼始解。鹃再入青楼，郁郁不自得。甲时往慰喻之，拟重为脱籍，而苦无资。乃复至沪，将醵于旧友，久而无成。鹃在粤，日夕企望。忽有传甲已在沪物故者，遂服阿芙蓉膏死，同伴觉之，救治复苏。其事传闻至沪，人咸义之，助甲使归，复圆破镜焉。此女以既嫁之云英，为下车之冯妇，未免可惜。然本妓也，不能责以不贞。且其自鬻也，所以解其夫之讼；其再入风尘而不死也，所以待其夫之赎；则其意固未尝一日忘其夫也。善善从长，仍以贞烈许之可矣。

卷　二

姑熟曹氏两孝女，长曰静宜，自幼许嫁姚氏，因兵乱阻隔。及乱定，姚氏子来为赘婿，居久之，始知其已

娶妻生子矣。父母怒，责婿无礼，静宜曲为解之。姚氏子羞愤去，遂绝。静宜居家，事父母维谨。并以母病，代操家政，咸井井焉。婉宜者，其第三妹也，幼慧甚，读书过目成诵。父母奇爱之，苛于择婿，故未许人也。同治七年，父卒，婉宜誓以身殉，家人以母在劝止之。乃与静宜长斋奉佛，共诵《金刚经》，为亡父资冥福。无何，母又卒。二女乘人不备，同时仰药死。静宜有临终留别兄弟书曰："妹不幸为女子身。自有知识，即念女子同受罔极之恩，而独无以为报，深觉歉然。稍长，见母有痰疾，发无定时，必有人昼夜经心，方免不测。诚恐一朝远嫁，不得侍奉母疾。而幼字姚氏，亲命难违，无术分身，焦思万状。及赘婿后，欲令别置媵妾，以便他日归宁。天幸其先已娶妻，并生子女。维时众欢遇人不淑，咸讥士也无良，而妹独欣天假之缘，得遂养亲之志。是以力阻正名之议，安心在家侍奉，满冀双亲寿享期颐，永叙天伦之乐。何图天降鞠凶，慈父见背；丧服未终，老母又染沈疴，殆将不起。呜呼！吾父吾母，既违定省于堂前；生佛生天，誓必相从于地下。从此色笑常亲，亦复何恨。惟念在室养亲，义非姚氏之人；生事死殉，可谓曹门之女。所存原聘金簪二枝，望即检还姚氏，永断葛藤，以明决绝。三妹于父殁之日，百计求死不得，此番恐亦不免矣。哀哉！兄弟叠遭大故，双折连枝，悲伤之情，不堪设想。窃有一言劝慰者，泉下庭闱，有妹等侍奉，足可放心。兄弟等子职所当尽者，不徒在哀毁二字，但能修身训子，积德显亲，自足慰父母之灵，而妹等亦从旁含笑矣。二妹已为孔氏妇，有其当尽之职，务宜节哀自爱，勿蹈非礼。死别须臾，临颖怆然！"

绍兴老儒王致虚言：乾隆之末，有贾慎庵者，亦老诸生也。尝梦至一处，似大官牙署，重门尽掩，阒其无人。正徘徊间，俄有数人拥一妇自远来，至此门外，将妇人上下衣服尽去之。妇犹少艾，微有姿首，茕然裸立，羞愧之状，殆不可堪。贾素负气，直前叱之曰："若辈何人，敢肆无礼！"众微笑曰："此何足异？"言未毕，门忽启，有数人扛一巨桶出，一吏执文书随其后而去。众即拥裸妇人，贾亦随入。历数门，至一广庭，见男女数百，或坐，或立，或卧，而皆裸无寸缕。堂上坐一官，其前设大榨床，健夫数辈，执大铁叉，任意将男妇叉置槽内，用大石压榨之，膏血淋漓。下承以盆，盆满即挹注巨桶中。如是十余次，巨桶乃满，数人扛之出。官判文书付一吏，与同出。贾视吏，乃其已故邻人周达夫也，因前呼之。周惊曰："子胡在此？此岂可久留邪？速从我出。"贾问桶中何物，周曰："鸦片烟膏也。"时鸦片烟未行，贾不知有此名目，因问鸦片烟何物？周曰："方今承平日久，生齿繁衍，宜有大劫销除。而自来大劫，无过水火刀兵之类。遇此劫者，贤愚同尽，福善祸淫之说往往至此而穷。是以上帝命诸神会议，特创鸦片烟劫，借世间罂粟花汁熬炼成膏，供人吸食。食此烟者在劫中，不食此烟者不在劫中，听其人之自取，不得归咎于造物之不仁。而有此劫以销除繁衍之数，则水火刀兵诸劫，可以十灭五六矣。然罂粟本属草花，自古有之，其汁淡薄，不能熬膏。故又命九幽主者，于无间地狱中，择取不忠、不孝、无礼义廉耻诸罪魂，录送此间，榨取膏血，转付地上山陵原隰坟衍之神。使将此膏血灌入罂粟花根内，自根而上达花苞，则其汁自然浓郁，一经熬炼，光色黝然。子试识之，数十年后，此烟遍天下矣。"贾欲更有所问，忽又有人驱数十男妇至，鞭箠甚苦，齐声呼号。贾悸而醒，以语人，人无信者。至道光中叶后，鸦片烟果盛行，而贾已前死矣。然其语犹在人耳，故其时皆言鸦片烟中有死人膏血，实由此语传讹也。

楚士吕凤梧，游于姑苏。于舟中见一女子，美而艳。来桡去楫，一瞬即过，然思之盈盈在目也。是夕就枕，梦有人告曰："舟中人，汝妻也。"吕固未娶，不能无动，然无可踪迹，亦姑置之。明年，以贡入成均，遂如京师。偶于琉璃厂见一画，画中一女子像，酷似舟中人。上有诗云："新妆宜面出帘来，共数庭花几朵开。我比敬君差解事，不曾轻去画齐台。"吕不知敬君事，惘然莫测，姑以青蚨一贯买得之。是岁，以知县籤分江西，与同官沈君甚相得。沈君者，苏人也，一日至吕斋中，见画大惊，曰："此亡妇像，仆所手绘。昔岁在京师，亡一箧，遂失此幨。君得无于都门市上得之乎？"吕曰："然则仆曾见君夫人。"因告以吴门舟中相遇事。沈曰："否，否。吾妇前一年已物故矣。"吕曰："若然，何相似之甚？"沈曰："此必吾姨也。吾妻父生二女，面目相同，虽家人不能辨别。长即亡妇，君所见者其妹也。"吕因以梦中语告，沈曰："吾姨固待聘者，当为君作蹇修。"竟宛转媒合之，一时以为佳话。按《说苑》载齐王起九成之台，募国中能画者，赐之钱。有敬君居常饥寒，其妻妙色，敬君工画台，贪赐画钱，去家日久，思忆其妻，画像对之而笑。沈所用敬君事即此。然事见《艺文类聚》所引，今本《说苑》无此文也。

滁州府来安县民刘某，夜起如厕，闻墙外语曰："不食三日矣，蒙神许我明日以前村张氏童养妇供我一饱。汝与三郎亦得与焉，幸无他往。"刘讶其语，梯而观之，则墙外二狼相对坐，大骇而下。因思张氏妇，其族女也，天明趋往告之。女甫十三岁，是日遂闭门不出。姒妇笑谓之曰："诳汝耳，岂有狼而人语者。"及暮，姒使至门外曳柴供晚炊，女不可。姒乃自往门外取之，且四顾曰："狼何在？"言未既，一狼自积薪中出，冲姒倒，入门，衔女去。姒惊呼，邻人咸集，见狼犹未远，逐之。将及矣，忽路旁又出二狼，遂并驱而去。

吴瑸香者，湖南沅陵士族女也。幼孤，依其舅寓居武陵。咸丰四年，粤寇至，舅家咸避去，独女随其舅居危城中。城破，女谓舅速去。舅曰："若母以汝托吾，吾舍汝去，何面目见汝母地下乎？"女曰："甥累舅非一日，今危急之际，岂忍复以孱躯为舅累哉！"入室，雉经死。越数日，贼入其居。时方酷暑，讶其尸久而不殡。解视之，衣皆缝纫，胸前得一诗云："城破身难辰，途危志愈贞。千秋名节重，两字死生轻。未报君亲德，羞怀儿女

情。愿将三尺组，毕此百年身。”

汉口镇袁家湾有老木工，年六十三矣。二子未娶，俱执父业，而兄弟不相能。偶因口角，兄举斧斫弟之头，弟即死。邻人欲缚其兄送官，父泣曰：“老朽止此不肖子二，今幼子已死非命，而长子复抵法，则暮年何恃焉？”众哀其言，各散去，其事竟已。余按纪文达笔记中载有一事，与此相类，天下事竟有情与理两妨者。律载重囚无子者许其妻子入狱，此或可以通其变乎？

山右侯氏，在国初钜富，传闻其始富甚奇。有夫妇二人，穷而无子，然每日必祷于神，愿得横财，即死无恨。如是数十年无验，而夫妇则已老矣。一夕就寝，忽闻地上有声訇然，如釜溢起，视之则遍地皆元宝涌出。惊喜，捉取之，而愈取愈多，至于不胜取，二老皆力竭而仆。有族子者，少孤未娶，所居相距不远，每日至其家助炊汲。是日至，而门不启，叩之不应，逾垣入视，则老翁已为元宝压死，老妇仅存一息，尚能言，未几亦死。族子葬埋之，拥其所有，为富人，乾隆末始衰。

英吉利国有帆船名夭仙尼，于同治十三年四月中开往亚甸。行六十余日，舟中失火，救之不得。舟师乃放小艇三，纵人逃命，登小艇者凡三十一人。行数日，一艇独后，望前两艇不复见。所赍粮食俱尽，死者二人，尚存六人，惟饮鹹水度日，中有一人创议曰：“同死无益，苟一死而五人得生，是亦杀身成仁也。”乃相议以人为粮，削木为筹，掣得最短者任众杀食。已而创议之人掣得最短之筹。时有同载之水手名阿加士貌剌者，自以饮卤水多，恐不能活，愿代之死，而掣得短筹者执不可。乃杀而饮其血，食其肉，五人者遂不死。越数月，英国又有一大火轮船于亚非利加洲之南失火。二人逃小艇中，随风漂荡，数日不得崖岸，饥甚，竟食其同伴者以延残喘。观此二事，亦见航海之险矣。按晋杨泉《物理论》，汉末有管秋阳与弟及伴一人避乱俱行。天雨粮绝，谓其弟曰：“今不食伴，则三人俱死。”乃与弟共杀之，得粮达舍。后遇赦无罪。孔文举论此，以食之为是。梁元帝《金楼子》则以文举之论为悖逆之言。夫弱肉强食，禽兽之事，使饥而相食，则人何以异于禽兽乎？

华亭顾秉藻，幼而慧，父母皆奇爱之。咸丰十一年，与诸昆弟奉其母避兵沪上，得疾而卒。临终，牵母衣，请以仲兄子礼枢为嗣，母泣而许之。无何，母亦卒。及乱定还里，诸昆弟将如母命，而以秉藻未娶，不得有嗣。适金山钱氏有女，未许嫁死，与秉藻年相若也，遂媒合之。傲迎娶之礼，迎其柩归，合葬于秉藻之墓。好事者为赋催妆诗。按此事自古有之。迁葬嫁殇，媒氏职其明禁，而郑司农注《周官》曰“今时娶会”是也，则汉代固有此风。魏武帝为邓哀王聘甄氏亡女合葬，亦循世俗之见而已。

苏州袁氏女许嫁吴氏子，未婚嫁而遇庚申之乱，两家咸徙避。及乱定，女从父兄复还。父故业贾，复理旧业，居积颇赢。而吴氏则人亡家破，仅存老孀妇，即女之姑也。女请于父，愿适吴氏，事孀姑。父不可，且谋别嫁之，女断发自誓，因亦不强也。同治十三年，有吴氏亲串自秦中归，言与吴氏子同被掠，转展至江西，吴氏子于某年月日死。女闻大恸，谓父曰：“今日当从儿志矣。如不许，愿死之。”父不得已，归诸吴焉。此女不以贫富生死易心，可谓贤矣。明归熙甫著论，极言女未嫁夫死守节之非，近时汪容甫亦主此说。余颇不谓然。《列女传》曰：卫寡夫人者，齐侯之女也，嫁于卫。至城门，而卫君死。女人，行三年之丧，作诗曰：“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如执归、汪之说，则卫女之诗，圣人何取而录之哉！忆前在沪上，应敏斋同年以所记张贞女事见示，余书其后，说此义颇详，今存文集中。

广东开平县城外有张桥村，皆张姓所居，钜族也。有张某者，聘杨氏女，未娶而卒。杨女衰绖入门，拜见舅姑，筑室于夫之坟茔，居三日，乃还。张氏因择近支一人为之后，杨抚之，至于成人，为聘苏氏女。婚有日矣，而子又卒。苏女请仍以其日至夫家成服。杨曰：“是又一我也，此事不易。”固却之，苏女不可，乃如其志。姑妇二女并以未嫁女守义，可谓难矣。闻苏女嗣子已有声黉序间，或两节妇之报乎？

苏州城外有小家女，幼受某氏聘。及女长，父母俱死，独与兄居。闻婿游荡，入于下流，心鄙之，有背盟意。乃以所积女红赀洋钱十枚付其兄，属交原媒偿男氏聘币，索还婚书，其兄亦无赖，尽以供饮博，而伪为婚书以绐其妹。女不知也，以为真与绝矣，示意邻媪，使为媒妁，遂与城中护龙街王姓者成婚。其前聘夫知女归王氏，谋劫之。以王氏有备，不果，即于其日讼于官。官鞫得实，笞其兄三百，判女仍归前聘夫。以律以礼，固应尔也，然女之不能安其室，则可卜矣。

番禺大石乡有某甲，生三子一女，次子早卒。某年为长子娶妇何氏，而以其女许嫁陈氏子，即何氏之从母昆弟也。何与女极相得，女偶刺绣，何见而欢曰：“工妙至此，可谓针神，如有才无命何！”女怪其语。固问之。何曰：“姑之婿乃寒家葭莩亲也，虽美如冠玉，然狎游无度，已染恶疾，亏其体矣。”女闻之，不食累日。母问之，以告，母曰：“或传闻误也。”而女以嫂言为信，一日自断其发。母大惊，呼妇至，咎其多言，何亦大惊，曰：“姑太不为我地矣！我与姑相爱如姊妹，故隐以相闻，而姑遽为此决绝之事。今尊章见责，我何以堪！”甲夫妇乃使原媒至婿家求绝。婿家不可，反欲讼甲背盟。甲夫妇追事所由起，日诟何。何不能忍，亦翦发投地曰：“新妇知罪矣，请偕小姑长斋绣佛以赎罪，可乎？”于是举家大哗。甲子适他出，促之归，婉劝其妇与妹，而仍使人卑词求绝于陈。陈不得已，许之。此女未达韩诗《芣苜》之义，殊不可训，亦未知其卒如何也。

李绳式字肯堂，广东韶州府人。本窭人子，以居积起家，暮年居然素封矣。生平所值，多是九数，盖其父于四十九岁生绳武，至六十九岁而卒。绳武十九岁始出学贾，五十九岁归老于家。生九子九女。六十九岁时，其继室年三十九，又生一子。未几，其第四子卒，仍为九子。子各娶一妇，无娶妾者，女之夫亦无娶妾者。

九子九妇九女九婿，有孙十九人，外孙男女二十九人。光绪元年正月初九日，其九十生日也。是亦熙朝人瑞矣。

江北一妇，与其姑不相得，常勃溪。一日，妇吞金指环自尽，宛转欲绝。有人教以用羊胫骨烧炭研末，饧饹调服。次日，金环从大便出，竟无恙。张少渠为余言，因书之以广其传。

某甲家小康，而数遭讼事，耗其财，郁结成疾，殆将不起。有丐踵门，自言能医。延之入视，已不食三日矣，气垂欲绝，而腹中尚咻咻动。丐曰："是中有物，非吾所能治，当请吾师来。"以二十日为期，其家人曰："旦夕不能保，可再旬乎？"丐出药授之，曰："服此可待矣。"服之，果如熟寐者然，虽不食，竟不死。越二十日，一僧来曰："丐所荐也。"入视病者，于钵中出一丸药，用铁丝系之，纳病者喉间，频牵曳之，复以手摩其腹。良久，病者口吻微动，僧摩腹益亟，仍牵曳其铁丝。忽突然掣出，即有一物随药而出，遽投诸地，乃一小蛇也。僧以药少许糁之，蛇化为水，病良已。人问蛇何自生，僧曰："怨毒之气所结也。老僧不惟治病，且消其怨气，毋令与所讼者来生再冤孽纠缠也。"其家厚酬之，不受而去。此僧此丐，殆仙佛化身欤？

姑苏某寺僧，每岁举行佛会，托邻比一妪招致众善信。凡入会者咸输香钱数百文，僧与妪瓜分之。妇日以饶裕，而僧清贫如故。某岁除夕，索逋者踵于三门，僧无以应，竟亡去。明岁，里人以他僧主之。上元之夕，循例举佛会，仍托邻妪代为招致。事已，僧向妪索钱，妪迁延，久不与。一日，僧归自外，将入房，闻有声。入之，则有人在床，拥衾而卧。呼问之，妪也。问何至此，不应。僧将曳出之，甫一启衾，妪裸无寸缕。僧大惊，趋出，至妪家，招其子。子初若不信者，强拉之至。妪知事不谐，反诬僧。僧入厨取刀，断一指，忍痛示之曰："以此自明！"妪母子踉跄去。乃悟前僧之堕妇术中也。若有定力如后僧者，佛矣。

有孝廉下第南归，病于逆旅，不携仆从，惟一车夫与之周旋。病月余乃愈，而负逆旅主人及车夫钱已数十缗，无以为计。车夫曰："君行既无资，住又不可。此间有一馆，吾托人先容，当可成。君曷就之，稍积馆谷，再谋归计，何如？"孝廉喜而从之。已而车夫来告曰："事谐矣。惟距此尚百余里，明日吾御君行也。"迟明首涂，所行殊非恒境，始则阡陌纵横，继则山径丛杂，间有小村聚，亦不知名。行三日，始达其家，雕墙峻宇，规制甚宏。然无多人，亦无与交一语者。车夫导之入，歷十余重屋，至一院落，花木翳然，窗明几净，乃语之曰："此下榻所也。所司惟笔墨事。主人适他出，并笔墨事亦无之，君但居此，无苦也。君所负钱，已悉为君偿之，勿以为念。惟此间仆御不多，苦无伺候之人，但于壁间置轮盘以通饮食。君有所需，扣盘而语之，即得也。"言已辞去。孝廉独居是室，供馔颇丰。然居有余，不见一人，殊深疑虑。偶出散步，则诸屋悉加扃锁，不得而入。独一室未扃，入之，则有书十余椟。因携一册归，将以遣日。书面大书一"水"字，中多符咒，不可通晓，殊无意味。明日拟往易之，而迷其处所，因复持归，姑置案头，又居数月，朔风戒寒，木叶尽脱，乡思颇切。偶啜茗，手披是书，见一符，屈曲如蛇，旁有咒语。戏以指醮杯中茗，画其符，并诵咒语。忽觉身在大水中，风涛澎湃，茫无畔岸。大惧，自分必死，姑闭目听其所之。食顷，忽履平地，衣履初不沾湿。道有行人，就之，问此何地，曰："绍兴府也。"骇甚。孝廉本吴中人，距家非远，适有同年生宦于越，乃往谒之，助以资斧而归，既抵家，妻子迎问曰："君馆某所，何遽言归？"问何以知之，曰："数月前有客持百金来，言君之脩脯，寄家中，供薪水，因事冗故无书也。"孝廉益怪之，乃语其事，又虑为所踪迹，移家避之，后亦无他。或曰其符乃术家水遁法，孝廉已不能记忆，且亦不敢试也。

嘉庆间，有选人谒选，得贵州某县令，挈家赴任，从者颇多。至省会，谒大府毕，同僚语之曰："此县瘠苦异常，万不可以眷属往。"乃留眷属于会垣，独行至郡，见太守。太守曰："君所官非人境也。幸其印在吾处，君便可接印，不必前往矣。吾幕中适缺一书记，君文士，必娴翰墨，暂以奉屈，可乎？"令自念一官虽瘠，终胜幕下客，固欲往。太守乃命首县具车徒，且募一曾至此县者导之行。行数日而失涂，所遇皆苗僚异族，无可问。计其地不过五六百里，而行十许日未到。一日，导者告曰："前途似是矣。"因共前进，至则積垣环绕，若有城者。其中荆榛塞路，行颇不易。良久，见有土屋数间，其坏墙有字迹，审视之，则某县也，诧曰："岂即公署乎？"呼其门，有人自草中出。问谁何，告之，其人叩首曰："吾即县吏也。已二十余年无县令矣，不图今日复见令君。"问有隶役乎，曰："曩固有之，今久无官，此辈皆散处各乡，不相闻久矣，不知其在亡也。"乃导之入，室中积土数尺，曰："此公案也。"又其内荒冢累累。问此何人，吏曰："皆前令君也，死于此，不能归骨，小人穴土瘗之耳。"令闻之丧气，即日言归。至郡中，太守以其始之固请往也，诮让之，流落数载，始得量移焉。此事曩在京师时闻之友人吴文南，并能言其县名，今记忆不真矣。边徼荒凉，事容有之，或谈者亦过其实乎？

文南言此时，因言薄宦远游，踪迹孤危，事有不可问者，国家定制，仕宦不得在五百里内，窃谓一命之员，从事万里，亦殊可怜，何不为之限制，使不得在一二千里外乎？乾、嘉间有某甲者，以县尉至滇南，莅任未一年而卒。无子，止一妻、一妻弟、一仆、一媪。居无何，妻弟亦死，仆媪皆散去，妻尚少艾，寄居民舍。久之无食，为人浣濯衣服以自给，十指流血，而不免饥寒。有邻媪者，在官之媒氏也，一日过而谓之曰："何自苦乃尔。今有一策，可暂救饥寒，能从之乎？"妇问何策，媪曰："新到县官，少年佻㒓，而慕道学名。喜笞妓，笞必去衣。妓耻之，以多金求免不得，又以多金募代己者，亦无其人。若能代之到官，吾当与诸妓约，受杖一，予钱千也。伍百诸人皆受妓赂，行杖必轻。且形体是而名氏非，初不为泉下人羞也。"妇以贫失志，竟从其策。

嗣后邑有妓女应到官，悉此媪为介绍而代之，县中皂隶无不识者，皆笑其顽钝无耻也。然妇竟积二百余金，以其夫之丧归葬。余谓此妇受辱虽甚，然究未失身，不得谓之不贞。不惜父母之遗体，以归其夫之遗骸，不得谓之不义。君子哀其志，悲其遇，未可重訾之也。

金陵乡间有某翁者，生一子，与邻村某氏联姻。兵乱，失其子。翁故为行贾，因转徙四方，收得一小儿，与其子年相若也，遂子之，而即名以子之名。及金陵收复，翁仍行贾于外，而某氏则已归矣。以女年长，将遣嫁，访得某翁所在，贻书告之。翁思己子虽失，幸有养子，可以赝代真也，乃作复书，订以是年夏秋间携子而归。及期果至，而故居无存，乃赁屋为娶妇计。两家均有成说，娶有日矣。翁之子忽归，归而不得其家，乃至邻村造妇翁之门而求见。妇翁大骇，因亲送至某翁家。子见父母，牵衣恸哭。翁欲不认，则真其子也；欲认之，又碍有妇翁在。乃曰："此吾兄子，非吾子也。自幼失散，彼记忆不真耳。"妇翁归而疑焉。旋侦访得实，乃使媒氏告曰："原聘者，吾婿也，他人子安得婿吾女？"某翁正踌躇无计，而其养子知事且不谐，于人定后怀刃出门，突入妇翁之家。妇翁出，因左手把其袖，而右手以刃拟之曰："尔女不我嫁，吾先杀尔及尔女。归杀婿，吾亦自杀，四人同日死矣！"妇翁见事急，请如期。曰："不能待矣，事在今夕！"妇翁曰："然则当释吾入内，略为小女治装，子姑小坐。"妇翁既入，谋集健仆缚而送之归。其妻曰："非计也。如此，彼不愈恨乎？吾婿吾女，终必死其手。""然则奈何？"妻曰："彼有假子，吾何妨有假女。"乃潜自后户送其女至其叔父家，而饰一婢居青庐中，招婿人行礼。既成婚，乃语之曰："汝不告而成婚，汝父必怒，毋遽言归，请留此满月何如？"喜曰："诺。"妇翁使媒氏告某翁曰："尔子已婿吾女矣。尔尚有兄之子，吾亦有弟之女。再以相配可乎？"翁亦喻其意，使其子为赘婿于女之叔父之家。既满月，妇翁择吉日送两婿两女偕归，其伉俪各相得，遂相安无事。

江西广昌人丘某，幼读书，困于童子试。忽梦至冥中，冥吏方据案决事，见丘曰："此十名相公也，何遽至此？"麾之出，遂寤，以语人。或曰："子必以第十名入学矣。"甲私念："若果以第十名入学，则竟呼秀才可矣，何言十名相公乎？此殆非佳兆。"乃弃儒而贾，为同乡之卖茶者司笔墨事。春出秋归，岁以为常，绝意进取矣。一岁，归途过郡城，适值郡试，同学之友及亲串咸在，怂恿入试。丘不可，而众已为之在县注册，在府纳卷，乃勉就之。及府出圆榜，招覆试，果第十名也。丘见之惊悸，觉体中不佳，因不覆试而归。未至家，卒。噫！府试招覆，是何大事，其名次乃亦注冥籍乎？

桐乡沈宝樾，字茂庭，富而好施与。凡遇善事，必勇为之，远近有善士之名。庚申、辛酉之乱，避寇远出，其族姻从之者数十家。辛苦垫隘，卒不相舍，人尤称焉。初无子，中年后纳妾，生丈夫子二。邻有不戒于火者，火及其间，天反风以免，咸曰为善之报也。乃于光绪元年冬日墙坏压死，向之称善者，至是而不能无疑。严芝生庶常，其友也，求余为文以释疑。余乃据《援神契》遭命之说及王充《论衡》福虚祸虚之义，为文以应之，娓娓千言。然王充所谓福虚祸虚者，余雅不以为然。夫余殃余庆之文，著于《周易》；天人相应之理，备于《春秋》。苟祸福皆虚，则劝惩无寄矣。同其时，适有张少渠之事。少渠名豫立，光绪元年以县丞奉檄与于海运之役。凡从事海运者，皆至沪渎，附火轮船以行。有轮船名"福星"者，行有日矣，江苏海运局之官大半附是舟。少渠初亦预焉，适有一轮船先"福星"二日而首涂，少渠舍而从之。同袍之友争掺其袪，卒不为留。已而少渠安抵丁沽，"福星"轮船竟沉于海，坐是船者皆死焉。少渠平日亦乐为善事者也。光绪二年，少渠行年五十，乞言于余。余因言少渠行善而得福报，宜益加勉，而力辟王充之说。恐后之读者有矛盾之疑，故掇举其事，著于此编。

杭州有老儒，以教读为生。一妻一女，家有余屋，因赁与某甲居之。居数岁，某甲迁居他处，然犹通问如常时，其眷属亦相往来也。一日，某甲使二人荷轿来迎其女去。及暮，老儒自馆中归，女犹未返，使人至某甲所迓之，则空无人矣。问其邻，言今日午前尽室而去，不知所之。老儒侦探无踪，惧为门户羞，不复深究。是女已许嫁，乃以暴卒告其婿氏，存亡听之矣。某甲挟女至江苏无锡，据为妻。而某甲故窭人，又慵惰，不能治生，转仰食于女。女工针黹，佣于苏州一宦家，月得洋钱二以畀其夫。而甲殊未餍，谋鬻女于妓家。女微闻之，无以自脱。忽有浙人来谒其主，女见其名纸，曰："此吾杭之大姓，吾父尝教授于是家者也。"访知其所在，次日至其家求见，言家世及通家之谊，甚有条理。乃为招其父至，讼于官，笞逐某甲，而判归其女于父。老儒愀然不乐曰："此女归，辱门户矣。"邵君步梅亦杭人官于苏者，旧与老儒相熟也，乃于吴下为此女相攸嫁一官人焉。余闻此事于步梅，以非美事，故不书其姓氏。

唐西镇劳氏，富于财。生一儿，年七八岁矣，犹口不能言，足不能步。其家创建育婴堂。堂成之日，儿即能言，越二岁能行，今且读书游泮水矣。报施之不爽如此。

余二儿妇，唐西姚氏女也。今春从母家还，言去岁其弟妇病甚奇。病中从床上一跃，高及床顶，有一铁钩，随手折为二，如枯竹焉。其弟晋卿知为鬼孽附丽而然，对之长揖，以洋钱数十枚置其前曰："吾以此买纸钱，焚化与汝，汝可归矣。"病者曰："可。然吾杭人也，须送我至航船。"晋卿从之，且行且焚纸钱，至船，乃告之曰："此杭州航船也。"突有旋风起其侧，为之栗然。及归家，妇病若失。异哉！鬼亦如人，来往以舟车乎？诂经精舍监院校官沈兰舫，临平镇人也，寓于杭。其子妇家无子，蓄一他人子为子，绍兴人也。兰舫子妇偶归宁，忽得病，口作绍音，盖即此子之祖也，索还其孙甚急。俄又作数人声，皆杭音，则其母家鬼也，曰："此无理取闹，彼已作沈家妇，何预此事？非至临平招沈氏人

来不可。"越日而沈氏之鬼大至。兰舫之祖母及父母又一庶母,皆临平口音,与生前毕肖,曰:"吾侪附船从菜市桥登岸至此。有吾侪在,妇必无恙。然不可久居此,宜还家。"其地距兰舫所寓尚数里,群谋所以归,鬼曰:"仍以轿舁之。但命轿夫徐行,遇阴凉处则稍憩,且使人频频以汤水饮之,必无妨也。"如其言而归。沈氏之鬼从之,仍附病者,与家人相问答。时兰舫适在吴下,其家人问宜召之归乎,鬼曰:"此无大事。新妇病不出三日愈矣,可无召也。"妇病果即愈,鬼语亦遂寂。兰舫为余言之甚详,此其大概耳。以是二事观之,鬼杂处人间,与人不异。周公作《金滕》曰"能事鬼神",孔子赞《周易》曰"知鬼神之情状",圣人固未尝言无鬼神也。晋人无鬼之论,岂其然乎?

杭州山墩某姓一女,兵乱时陷于贼,转徙至上海,为某甲所得,遂为夫妇。某甲固刀镊工也。及乱平,父母访得之,挈女还家。以其夫执贱业,不善也,谋伪为待聘者,别择婿,而女不可。乃招其夫至,而其夫无他能,仰食于妇,一家咸轻之,女亦偃蹇不甚为礼。夫郁郁无聊,食生鸦片以死,女竟别醮焉。此女始知从一之理,似明大义者;而终始参差,遂成两截人,亦可异矣。

绍兴某生,应京兆试入都,不售,寓其族子家。一日忽失之,十余日乃返,则止一衫一裤,面无人色。问旬余何往,何狼狈至此,某缕述所遭,乃可捧腹,盖其日某闲行入内城,至西四牌楼一曲巷中,见有一家门署"荷包出售"四字,乃叩门欲买荷包。有一少妇出以一枚示之,已敝矣。问有新者无,妇曰:"欲新者请入内。"乃入共坐,妇絮絮闲谈,不及荷包。问之,仍以旧者进曰:"吾家止此一枚也。""然则何以署门求售?"妇微笑曰:"所售非此荷包也。"某会其意,以言调之。妇曰:"吾荷包价昂,郎有此赀乎?"某即解囊出钱券示妇,可数百千。是时银一两易钱十千,计之亦值银数十两。妇曰:"可矣。"相将入室,弛服横陈,某惑之,遂止宿焉。其家止一媪,妇所佣也;一童子,妇之弟也。朝夕饔飧,咸仰给于某,数日而空其囊。妇曰:"囊中空矣。"某曰:"此细事,吾自能筹之。"数日,妇又语如前,某答之亦如前。一日方共卧,忽有男子至其庭,声如虓虎。妇曰:"殆矣!吾夫归矣,不去必血其刃。"乃导某出北牖,使逾后垣去。某仓卒不得衣,故止一衫一裤也。闻者咸粲然曰:"此皆伪局耳,然亦不可再往。"族子乃予以资而使南归。

苏州阊门外李继宗巷有某甲者,以裁缝为业(《唐六典》有裁缝之名,盖裁之缝之而后成衣,较《周官·缝人》其义为备),年逾三十,家亦小康。偶见江北篷船一女子,颇有姿首,悦之。旋有人为之平章,以洋钱一百为聘。议既定,乃择日迓以彩舆,果见女子以红巾幂首,数人扶而就舆,并有一衣包,亦置舆中。鼓吹迎归,将扶女出,则弱不胜衣,玉山颓矣,审视之,一草人也。启视衣包,则砖石也,盖恐舆轻致疑,故以此压之。举家大诧,亟寻原媒,去如黄鹤矣。某怅然痴立,亦如木偶。

宝山乡民邹玉宝,幼聘某氏女。玉宝少孤,育于女家,未婚也,而与女以兄妹见。久之,年各十六七矣。玉宝偶入内,见女独坐治粉餈,戏问曰:"甜乎?"曰:"甜。"玉宝曰:"制成当以一枚甜我。"女笑而颔之。及成,父母与女共食,不及婿。女心憾焉,私以一枚使佣媪饷之。他日又相见,女戏问:"甜乎?"玉宝曰:"余未得尝,恶知甜!"女知媪之绐也,詈之曰:"老大婢,尚口馋如此乎!"媪曰:"视年稚而私于男子者何如!"女恚,交相诟也。父母闻之,薄责女。女益惭,其夕缢而卒,玉宝闻之亦缢。

光绪丙子、丁丑间,直隶大无有兄嫂二人,挈其妹至天津求食。行至紫竹林,日将暮矣,有以小车载糕而鬻者,适驻其旁。嫂饥欲食,兄因出钱数十买糕,夫妇共食,而不与妹。其妹旁坐啜泣。卖糕者大不忍,乃推车就女曰:"吾糕垂尽矣,所值无多,尽以乞汝,不责直也。"已而三人皆食毕,兄嫂起而招妹偕行。女曰:"前路茫茫,行将安往?往而无食,亦无生理。吾受此人一饱之恩,不如从彼去,免为兄嫂累也。"卖糕者喜曰:"吾固无妻者,得此女为妻,何幸如之。"转求之兄嫂,兄嫂曰:"既彼此皆愿,吾何间焉。"卖糕者乃以车载女,并招兄嫂同至其家。翌日成礼,扫旁舍居其兄嫂。其家固不甚贫,有骡二头,分一与其兄,使赁于人而食其值焉。余谓此女颇有识见,而此卖糕者亦长者也。萍水相逢,遂成伉俪,颇非偶然。安知其子孙不寖昌寖炽,成一大族,而推本所自,传为美谈乎?

光绪三年正月,余同年张子青制府之母孟太夫人卒于苏寓。先是,李眉生廉访于二年十二月梦至张寓,入其内寝,见太夫人蒙被卧床上,子青制府于床前西向坐,有一人跪其前。李问何人,有告之者曰:"酆都令也。"问何为跪此,曰:"制府孝子也,故跪而求之。"李寤,语人曰:"制府岂将奉讳乎?"时距太夫人之殁不二十日矣。此眉生亲为余言,并云:"酆都令冠七品冠,而不衣补服,殆其时国服未除故乎?其人恂恂如忠厚长者。从者十许人,形状颇不诡异,非如世俗所传牛头马面,而阴惨之气逼人,殊可怖也。"余按酆都有平都山,山有五云洞,为道书所传七十二福地之一,宜为神仙之窟宅。乃考《抱朴子·对俗篇》曰:"势可以总摄罗酆。"则酆都治鬼之说,晋世已有之矣。独念自蜀至苏,迢遥数千里,酆都令君跋涉远来,无乃太劳,且何以必使眉生见之?岂以眉生蜀人,有维桑之谊邪!

某甲,农家子也,其父母爱之。以其荏弱不任农事,有叔父开药肆于市,使从之学贾。其叔父嗜饮,每日必使就对门屠肆沽酒。甲时年十二三,眉目娟好,屠妇爱之,辄多与之酒。如是数年,甲年十六七矣,屠妇语之曰:"若知我爱汝乎?"曰:"知之。""然则何以报我?"甲曰:"不知所报。"妇笑曰:"易耳。"乃出酒肉共食,食已,招之登楼,私焉。嗣后伺屠他出,辄就之,事秘无知者。一岁值中秋,药肆中友皆出步月,甲亦与焉。已而雨作,诸友皆反,而甲后之,及肆,则门阖矣。念叩门而入,必为叔父所责。正徘徊间,屠妇适开楼窗

下视，楼固临街者，见甲在下，招之以手。甲曰："屠在乎？"曰："买猪去矣。"乃开门纳之，登楼而寝焉。会屠亦遇雨而归，呼于门。甲窘曰："奈何？"妇曰："无妨。"使尾其后以行，匿甲于门侧，屠入而甲出，不知也。甲念夜益深矣，叩门而入，叔父怒更甚，乃立檐下，以待天明。俄其妇又启窗，见甲犹在，曰："未归乎？"曰："然。屠安在？"曰："醉而眠矣。"甲因遗其帽于楼，乃以手自扪其头，且伸手作索取之状。妇曰："诺。"未几开门招甲，甲入曰："屠在，招我何为？"妇曰："已杀之矣。"甲惊曰："奈何杀人？"妇曰："汝以手示我，使我杀之，何问焉？"登楼视其床，赫然死人也。问何刀，曰："屠刀。""刀安在？"曰："在床下。"甲即就床下取刀，斫妇死，而取帽以出，径归其家，绐其父母曰："顷偕诸友步月，行稍远，距家近矣，故暂归也。"父母喜而留之。有皮匠者，药肆之邻也，素艳屠妇，而未得间。迟明，荷担出，过屠肆之门，见门虚掩。入之，无问者。皮匠固知昨暮出，而不知其反，私计妇必独寝于楼。乃登其楼，则屠死于床，妇死于地，流血濡其履，惊而走出，归而闭户，卧久之。天大明，列肆皆启，见屠户已启而无人，呼之不应。入视得状，又穷履迹，而至皮匠之门，遂缚送官。不胜鞭箠，自诬服。越数日，某甲反，诸友告之曰："对门屠肆夫妇为邻人皮匠所杀矣。"甲曰："信乎？"曰："到官已自承，不久将尸诸市矣。"甲曰："此我为之，何诬匠为？"叔父掩其口。甲不可，走县，挝鼓以闻，述本末。官曰："义士也。"末减其罪，竟不死。此事前在新安，闻诸程君心言，曾记载其事，岁久稿佚，遂不能举其姓名乡里矣。唐沈亚之所撰《[冯](马)燕传》，颇与此类，古今事固有相同者乎？

粤中李氏子，幼读书，应童子试，不售。性好博，父屡诫之，不悛，妇陈氏因之屡与反目。俄举一子，父名之曰阿靠。及阿靠周岁，父谓陈氏曰："汝夫屡从牧猪奴游，非吾子也。吾名孙曰阿靠，将舍子而靠孙矣。为汝计，亦宜舍夫而靠子。"是日，父具酒食以饮食其子，谓之曰："汝强饮食，伊汝醉饱，吾送汝赴清流矣。"李叩头求活，不许；复涕泣跪其妇前乞为缓颊，陈亦不应。父乃以布囊蒙其头，使健仆负而投之河。载沉载浮，将及里许，有人拯之起，则博场中旧友也，即留之博场中。居月余，李辞其友曰："吾以好博故，父不以为子，妻不以为夫。今在此旦夕闻呼卢喝雉之声，弥触我隐痛矣。"乃去而乞食于市。顾尚能书，自买纸写楹联，遍送市廛，市人亦稍酬其笔墨之费，虽乞也而所得较丰。流转数千里，至山东某县，寓道观中，大病几死。观中老道士怜而饮食之，医药之，幸而病愈。道士谓之曰："此间颇重南中文士，吾为招童子数人，使子授以经书，必有至者。此寒士谋生之恒业也，不胜于仰面求人乎？"李欣然从之，遂得与邑中士大夫游。有赵翁者，设逆旅以待四方之客。家颇小康，而无子；止一女，欲为女招婿，而即以为子，久而未得其人。道士乃说赵翁曰："翁女若婿本地人，此时虽暂为翁子，久必挈女归耳。李氏子，无家者也，孑然一身，流落千里，若为翁婿，必长为翁子矣。"赵翁韪其言，乃赘李于家。久之，谓赵翁曰："某视此间庠序中人，其文艺亦与某等耳。使得与试，一衿非所难也。"翁大喜，即使以赵姓应试，补博士弟子员。逾年举于乡，联捷成进士。数年后选授粤中一县令，携妻之官，历任繁剧，宦囊丰盈。因官本籍，恐致人言，未敢问其家也。服官十余年，以公事罢职，将归山东，乃迂道访之，则父死久矣。妻与子顾无恙，然贫甚，无以为生。李乃自至其家，诡言李氏子旧时博友也，请见其妻。时李鬑鬑有须，且貌又丰腴，其言操北音，妻固不识也。呼其子视之，二十余岁矣。问有妻乎？曰无。问何不娶，告以贫故。李慨然曰："吾与李某自幼在博场中交好，今故人长逝，妻子单寒，西华葛帔，令人叹息。吾虽小人，不忍坐视。"乃出橐中数千金与之，且为作媒，娶邻村某氏女，婚费悉出自李。庙见之日，李亦至焉。李妻亲至堂前叩谢，并使其子与新妇登氍毹展拜，中设一坐，请李坐之。时宾客咸在，意李必从谦抑，而李俨然踞坐，受其拜谒。拜已，大声呼曰："阿靠！汝幼而无父，不识我宜也；阿靠之母，何亦不识我乎？"李妻在旁，闻而大惊。李乃语之曰："吾即尔夫也。"因历叙前事，众宾咸诧叹。李曰："吾官此多年，今不能复归原籍矣，即将辞尔等北去。夫妻父子，缘尽于斯。"妻闻之哭失声，众宾之长者或进言曰："君既荣显，何不挈其母子同归山东？"李笑曰："曩者之事，诚出老父之意。然夫妻死别，人间至惨，乃视吾布囊蒙首，漠不动心，人之无情，一至于此！吾在山东，有妻有子矣，焉置此为？其舍夫靠子，遵吾父之命可也。阿靠，阿靠，善事尔母。"言已，不顾而去。

余旧居临平镇时，其西邻有曰范桂芳者，故充仁和县役。曾得罪于孙文靖相国之孙古云袭伯，荷校通衢，然其后武断乡曲，豪横如故。余幼时屡见之，今死久矣。光绪五年，临平有沈氏妇病死，将死前数日，范桂芳附其体，与沈氏妇女相问答。盖范生前曾以钱债事与沈氏有隙也。范故杭人侨寓临平者，故其语犹杂杭音，鬼语亦然。溯范之死，四十余年矣，溯其生年，则已在百岁外。范本一小人，宜乎如昌黎公所云"其身已死，其鬼不灵"者，何其气久而不散如此邪？鬼神之事，真有不可知者。古者庙焉而人鬼享，是鬼恒居家庙也。孔子又曰："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焄蒿凄怆。"是又居墟墓也。鬼果安在乎？延陵季子则曰："若魂气则无不之也。"夫鬼不过人之余气，人之生也，非舟不能行水，非车不能行陆，乃其余气为鬼，遂能无所不之，是鬼转胜于人矣。汉文帝问鬼神，不知贾生之对云何。孔子之告子路，则曰："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盖孔子亦有所不知耳。紫阳氏之说曰："非原始，而知所以生；不能反终，而知所以死。"此说也，余所不解。夫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不过谓生者人之始事，死者人之终事耳。若谓知生即可知死，此恐有所不能。夫人之生也，由父精母血感而成胎，夫人而知之矣。《淮南子》云："一月而膏，二月而胅，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

而成，八月而动，九月而躁，十月而生。”是未生以前之情状，古人有能历历言之者。今谓魂升魄降以后作何情状，亦可据此而推之，得乎，不得乎？紫阳又言：“幽明始终，初无二理，但学之有序，不可躐等。”此说又非也。如其说，则子路所学，未及乎此。诚哉，等不可躐矣！颜、曾之徒，所学高出仲氏倍蓰，岂诸贤所孜孜讲求者，已不在人事，而在鬼事，已不在生事，而在死事乎？寒夜无事，因范桂芳事，纵论及此。世无贾生，谁与决之？

李老道流寓楚北，自言蜀人。问其名，曰：“无名。”问其年，曰：“忘之矣。”视之如六七十岁人，然八九十老翁皆云自幼见之已如是，则其年固未可测也。所衣单布衫裤，外著葛布袍，冬夏不易，冬不言寒，夏不言热。与之食，食无算，不言饱；与之饮，饮无算，不言醉。或旬日不饮不食，不言饥渴。人皆以为得道者。或叩问养生术，老道曰：“吾不知其他，惟任其自然而已。”咸曰：“自然二字，平平耳，何能若是？老道必别有异术，而秘不言也。”余谓老子云“天法道，道法自然”，是自然二字，固老氏之要旨。天且法之，况于人乎？人之一身，清升浊降，本有自然之节。古之至人，患人不能循此自然之节，故有炉鼎之术，铅汞龙虎之说，使人循此以求自然之节而已，非有他道也。推而言之，圣人之治天下，亦若是也。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皆有自然之节。圣人制为礼法，使人循此以求自然之节也。又推而言之，制为六书，以求合于自然之文，制为五声六律，以求合于自然之音。是故拘拘于偏旁点画，非知书者也；见担夫争道，可悟书法。沾沾于上工四尺，非知音者也；闻海上波涛，可悟琴理。无他，自然而已。李老道之言，深得养生大旨。诚得此旨，则《参同契》可烧也，况《悟真篇》之类乎？

卷　三

余门下士蒋泽山孝廉，至崇明县勷校试卷。事毕，观于文庙，见两庑先儒中汤文正公之位阙焉。问之学官，学官曰：“此地旧有五通神为祟。民间被五通之祟者，辄向学中门斗言明将汤文正之位私自请去，供奉其家，则祟自去，历来如此。吾侪职司学校，每十余日必来审视，如文正之位久而不归，则向门斗催取而已，不能禁止也。”夫吴中五通久为文正禁绝，崇明海外之地，当时或未尽奉行，乃身后栗主，犹足以慑伏奸邪，是其正气固长存天地间也。

苏人陶阿尼，性好博，而博屡负，橐中罄矣。计无复之，踽踽独行，将告贷于所识者。忽有人自后拍其肩曰：“阿尼输矣乎？”回视，则其已死之友朱大也。陶大恐。朱曰：“吾非祸君者。君能葬我骨，我当助君博。”陶诺之。朱乃出巨金一锭，曰：“持此入博场，压白虎门，必胜。再以所得者尽压白虎门，又胜。四度而止，勿过贪也。”陶从其教，果大得彩，比晓，腰缠累累矣。视其中有纸锭一枚，乃故人所假之原注也。访诸野，得其棺，卖地而葬之。

天津市中无赖少年，往往于博场索规例钱，诸博徒亦乐应之。然其始得也，颇不容易。余寓天津时，有粗作人田升日往来于博场。一日见有醉人昂然而至，上不衣，下不裤，止以尺布蔽下体。一入局中，便肆口嫚骂，博徒群起，各执白木棍痛打之。然打者自打，骂者自骂，至体无完肤，气息仅属，犹喃喃骂不绝口。于是群叹曰：“好汉，好汉！”以童便饮之，又以温水涤其血污，负而归之开局者之家，自此月有规例矣。斯人也，岂所谓北方之强者与？

歙县汪氏妇，孕十六月而生一儿，躯体甚肥，龂有齿，颊有髯，目炯炯然。咸惧，欲弃之。其母不忍，仍为包裹。儿不啼，亦不食。乳至六七日，佥谓无生理，置诸奥突，将俟人定而弃之河。比晚，忽闻哑哑有声，视之，则以两手掬土而食，其身骤长，乃听其自然。至月余乃死。众人聚观，宛若庙中所塑土地像，身长二尺八寸，须长寸许，秤之重二十一斤。

京师一大家，富于赀，佣一仆妇，为昌平州人，服役有年。性甚黠，能得主人心，故主妇颇委任之，凡金帛所藏，悉与知焉。一夜人定后，有盗六人，自屋而下，皆涂面执刃，群仆惊逸。此妇闻声趋出，为盗所执。以刃拟其颈曰：“尔主人何在？”曰：“值内班未归。”盗挥其徒曰：“速缚其主妇来。”妇跪而泣曰：“主母遇我厚，愿勿吓之，我愿以身代。”盗曰：“既如些，尔但告我金帛所在。”妇嗫嚅不欲言，盗举刃欲斫之，妇大骇，乃具告焉。盗搜括既已，意犹未足，复以刃胁使尽言。妇曰：“金帛尽矣，尚有珠宝首饰在某所。”于是盗又尽取之，笑谓妇曰：“汝所言未必尽，实念汝颇忠诚，姑留余地。”乃呼啸而去。主母深感此妇，出而慰谢之，而妇则面色如土，不作他语，连呼“吓杀，吓杀”而已。比晓，主人归，知状，亦尉谢之。然念妇虽为盗所劫，何必尽情泄露，当遑遽时，乃纤悉不遗如此乎？且仆妇甚多，何以独劫此妇？其事似有可疑。而妇自此即云惊悸成疾，越三日以病重告归。主人重赏而遣之，密遣干仆尾之行。妇初卧车中，出齐化门，即自起遣车反，而别雇一车以行，至昌平州某村止焉。有数人迎门而笑，妇亦笑而入。仆即奔告于官，遣役偕往。时已半夜，夺门而进，则妇正与众分所盗之物，金帛首饰俱在，缚送官，论如律。

京师又有一部郎家，佣一少妇，乃三河人。妇与其夫成亲甫一月而别，别时与夫约曰：“岁暮宜至京城某媒媪家访我所在，而见我焉，我必有以畀汝。”及岁暮，妇日至门前候其夫。一日，有乡人徘徊其门，妇见之，误以为夫也。盖相聚不久，而别已经月，面貌音声，不甚了了矣。遽招之曰：“尔今日始来欤？我望眼欲穿矣，汝少待，我取钱与汝。”其人惘然莫测，姑待之。妇果携钱券数纸出付之，其人大喜持去。明日，其夫果来，阍者达于妇，妇讶其复至，出而诘之曰：“昨付尔之钱，尚不足用乎？我则无矣。”夫曰：“我昨暮始至城中，宿于汝所言媒媪家，今日倩其幼子导引而来，昨岂曾至

此。尔得无梦欤?"妇始悟昨日之误认,痴立无语,嘤嘤啜泣。夫固问之,乃哭失声。内主人闻之,呼入问故,知其事,大笑,怜其少年夫妇以贫故别离,以钱十余贯与之,使畀其夫焉。

苏州枫桥有高某,以课蒙为业,而性喜吟咏。一日,有江北难民数人阑入其塾乞食,高方执笔吟《感怀》诗,得句云:"有限年华催老易。"属对未就,难民中一老翁援笔续之曰:"无灵文字送穷难。"高大喜,延之坐,不坐;问其名,不告;赠以钱,受之而去。乌呼! 江湖漂泊中乃有诗人哉,亦可喟矣!

光绪丁丑九月,扬州城内教场中有山东人张设布围,其中有奇形人五。一男子上体如常人,而两腿皆软,若有筋无骨者,有人抱其上体而旋转之,如绞索然。一男子胸间伏一婴儿,皮肉合而为一,五官四体悉具,能运动言语。一男子右臂仅五六寸,右手小如钱,而左臂长过膝,左手大如蒲葵扇。一男子脐大于杯,能吸淡巴菰,以管入脐中,则烟从口出。一女子双足纤小,两乳高耸,而颔下虬髯如戟。于是观者甚众。事闻于官,谓是采生折割者流,逐之出境。

杭州武林门外之山墩有桥曰新桥,乱后重修,颇为坚固。丁丑之秋,村人于桥旁搭台演戏,桥上观者甚多。有小儿呼曰:"桥下有人掊土(《史记·封禅书》《索隐》:掊,扒也),桥将圮矣!"众皆笑而不信。俄顷之间,桥果崩毁,死伤者甚众。此小儿不知谁何,或者鬼神使之警众欤?又闻此日麴部中一老优先知必有变异,恐伤其侪伍,密于台之四柱各斫一刀,又倒燃双烛于房以厌之。岂知伶人无恙,而反伤观者也,殆亦有数存矣。

蒋某,溧阳人。偶立门外,忽有素不相识者,口操绍兴土音,向之借洋钱五枚。蒋曰:"吾适无有,子姑少待,吾将乞诸邻。"及向邻家借钱归,而此人已他去,不可纵迹矣。蒋大呼曰:"吾负汝!"即取刀自刭而死。噫! 人虽好行其德,亦不至此,殆有宿冤欤? 此绍兴人为人为鬼,未可知也。

直隶永平府某县,其地闺范极严。凡女子初嫁,母家必使侦探,成婚之次日,夫家鼓乐喧阗,宾客杂沓,则大喜;若是日阒然,则女家为之丧气。女之留否,惟夫家为政,不敢与争矣。积习相传如此,虽其意固善,然亦敝俗也。有王姓嫁女于李氏,却扇之夕,李以新妇貌陋,嫌之。次日托言非处子,不举乐,仍呼媒妁送归母家。女幼失母,随其嫂以居,嫂知小姑无他,乃问昨夜洞房情事,则固未合欢也。嫂曰:"然则安知其不贞欤?"力言于翁,使翁讼于官。官命验之,果守礼谨严之处子也。乃判李姓,仍以鼓乐迎归。余按《毛诗·草虫》篇:"亦既觏止,我心则降。"郑康成解"亦既觏止"为男女觏精,解"我心则降"为自此可以宁父母,故心下也。说经者皆笑其陋。今观永平之俗,信必既觏而后可以宁父母,岂诗人之意固如此欤?

鄞人李姓者,为其弟娶妇,赁其邻陈氏屋作新房。每至夜半,房中辄有声,颇滋疑惧。一夜声作甚厉,举家咸集,觉床下泥土浮松,乃共掘之,得铜盆四具,铁如意一柄,铁碗一只。嗣后声遂不作,后亦无他。

昌黎云:"偶然题作木居士,便有无穷求福人。"《风俗通》所载如鲍君、李君、石贤士等,大率类此,从古然矣。乃若津门所传雪弥勒事,则尤可笑。某岁津门大雪,好事者戏聚雪作弥勒,低眉垂目,笑态可掬,偏袒踞坐,大腹彭亨,右手持牟尼珠,左手持布袋。又为作侍者二人,皆生动有致。愚夫愚妇见之,膜拜作礼,竟有以香烛供奉者。诸无赖子遂藉以敛钱,侈谈灵异。瞻礼者众,乃搭棚以盖之,檐前悬红灯二,居然一佛殿矣。然人多气盛,又益以香气烛光,熏蒸终日,未及浃辰,玉山穨矣,诸善信皆废然而返。

扬州兴教寺有万佛楼,相传前明所建。楼中之佛,实有万数,雕镂工巧。兵燹之后,此楼未毁。丁丑正月,有白发翁登楼焚香,谓寺僧曰:"中悬长生灯,宜防失火。"寺僧亦姑诺之。乃越十日,果以灯火上腾,由楼而至大殿、方丈,竟罹祝融之虐。此翁之言不幸而中,岂鬼神使之先告欤? 闻灾之前三日,楼中佛像自仆于地者十数尊,亦可异也。

天津有邬三者,其父以沙船起家,死已久矣。邬三性嗜赌,遂耗其赀,田园皆归他姓,惟屋犹在,与母共居之。俄而母死,津俗丧礼尚奢,而出殡尤甚,邬卖屋治丧,遂无立锥地,寄居博徒家。有姑嫁奚姓,颇富,以其侄不肖,亦久不与通矣。邬年二十余,尚未有室。一岁迫岁除,窘甚,无以为生。有博徒与之谋,假以衣冠,使至其姑家求见,姑辞焉。告阍者曰:"此来非有干求,特以将成婚礼,不敢不告于长者耳。"姑闻此语,乃命入见,衣冠楚楚,颇不蓝缕。问频年何在,以贸易对;问婚期何日,曰:"即后日是也。"姑大喜,赠银十两为婚费,并云:"届期当来贺。"姑有子妇二人,各送津钱十千。邬持银钱,归商于博徒。诸博徒喜曰:"然则尚有后惠矣。"乃即所居屋,使工为之标饰,觅一青年之妓,饰以荆布,使伪为新妇也者。及期,其姑果至,见妇而悦之。妇又善于承迎,入厨作羹,跪坐而馈。姑欣然食已,谓曰:"此屋逼仄,吾不能宿此,明日当复来,少有资助。"明日又至,出屋契一纸曰:"此屋赠汝夫妇,即可迁移其中。"又出田契曰:"薄田百亩,粗供饘粥。"邬惊喜过望。此妓之父亦一博徒,因负人博进,暂以女为钱树子,今知邬有田有屋,即以女妻之。弄假成真,邬之谓与?

陈某,杭州人。素性迂谨。负人钱百千,不能偿,忧愤不释,遂成心疾。一日,路过鬻明器之肆,见有纸糊元宝,晒于地上,大喜曰:"此天赐我也。然余无多求,取其二足矣。"即取二元宝去。肆中人知其騃也,亦姑听之。陈归,语妻曰:"今日天赐我二元宝,可以偿宿负矣。"妻取视之,笑曰:"此泉台上宝也。"(见《清异录》。)陈曰:"我取归时,明明元宝二枚,今化为纸,天绝我也!"遂痛哭求死。妻劝慰之,不可,其病益剧。亲属中有高姓者,素丰于财,且勇于为善,乃取真元宝二付其妻,使诡告其夫曰:"天赐之宝,又化为银矣。"陈大喜,遂以易钱偿所负,以其余为卒岁资,而心疾顿愈。

苏州胥门外梅湾里,有姚妪者,老寡妇也。抚孤

子，至二十岁，将为娶妇。积洋钱四十余圆，以备婚费。又制银首饰数事，并新妇庚帖，同置一小椟中。一夕，忽然失去。妪念十余年所蓄，全在于此，今既失之，不能复措，而婚期已近，计无所出，朝夕悲泣。越三夕，忽于人定后闻屋上有人呼曰："姚大娘！前夜冒昧，几误人婚姻，今仍送还，可至檐下取之，我去矣。"妪呼子出视，果得原物于檐下。斯人也，所谓梁上君子者乎？

去丁字沽三十里，有地名杨柳青，其地多女闾。有某甲浪游至此，见一家门署"招租"二字，旁注："欲租者，请入面议。"某本无求舍之心，姑作寻芳之想，款扉而入。一苍头导之升堂，有少妇自房出，明眸皓齿，年约二十许。请导观屋宇，乃招之入房，红罗复帐，角枕锦衾，固其卧室也。某欲辞出，妇曰："良人远客，度日无资。既不能枯坐食贫，又不屑倚门卖笑，姑借招租之帖，聊当卖酒之帘。君既惠临，岂得无所留赠？"某辞以无钱，妇笑曰："何言之谦也。"即至身旁搜索，于靴靿夹袋中得钱券六十千，谢曰："有此可为缠头之费矣。"即持付户外，交二男子手。某视妇虽荏弱，而此二男子固健者，知堕其计中，不敢与争，踉跄而出。此与前所记荷包出售事情状略同。某虽见机而作，未受虚惊，然所费不赀矣，亦可为冶游者戒也。

粤西有姚三者，幼时不异常人。年十八时，偶钓于池，得一鱼，无鳞，烹而食之。忽暴病，月余病愈，则躯体骤长尺许。已而屡病屡愈，病愈，体必加长。数年之间，长及一丈矣。然其首仍与常人无异。询其故，则食鱼时弃鱼头未食，一犬食之，俄而犬首亦大倍于前。惜此犬旋为人扑杀，否则亦必有可观矣。

江西丰城乡间，某年春夏间，路毙一媪。众人悯之，醵钱买棺以敛，舁至义冢。未及葬埋，忽雷电大作，风雨暴至，众皆趋避。俄而霹雳一声，棺截为两段，此媪起坐棺中，视之则已生矣。余谓此媪偶然气闭，非真死也，为雷所震荡，气复流通，故仍生耳。然其棺无故为迅雷所劈，亦非偶然，殆命不应绝，如虢太子之遇扁鹊矣。

鄞有汪翁，富于财。妻死无子，纳一妾，生子而殇。及翁死，族人利其财，逼嫁其妾。翁死后三七之日，其家作佛事，亲族毕集，妾出遍拜之，泣而言曰："未亡人虽小家女，亦知从一而终之义，誓死不出此门，愿长斋奉佛，以了余生。但求诸尊长见怜，与我一室之地，我便削发修行，家中赀产，所不问也。"言已，袖中出剪刀，剪发投地，哭而入内，时其年甫二十也。众人中亦有为感泣者，乃扫除屋西偏一小楼，使居之。呜呼！是亦居然一燕子楼矣。

有丐者乞食于吴市，忽有武弁遇之，问曰："子非某乡某氏子乎？"丐曰："然。"弁曰："吾尝受子之惠，今何一寒至此？"乃携之至茶肆，使之啜茗，小坐以待，未几取衣服帽履而至，悉与易之。又于怀中出银十余两与之，曰："子有此，可作归计，勿久吹吴市箫也。"丐者茫然不测所自来，向弁问故。弁曰："事虽久远，子忘之，我不敢忘也。"竟别去。此弁感恩报德，殊有风义，使其得志，则淮阴侯之一饭千金，岂所难哉！

番禺李氏女，许嫁赵氏子。赵子以贫故，谋食海外，岁久不归，音问遂绝。女待至二十八岁，父母欲别嫁之，女不可。乃使媒妁言于赵氏，先娶妇入门，以待其子之归，盖亦粤俗然也。女于是或居夫家，或居母家，又历十余年。而赵氏子果由海外附轮船以归，行至中途，轮船飘没，同舟之人皆死于海。惟赵抱一木浮游数十里，遇他船救之，得生还家。后与女重行合卺之礼，夫妇皆年将五十矣。赵之遇难不死，或鬼神哀怜贞女，故阴相之，使得完聚欤？

山左程姓者，寓于吴中，有一婢，嫁农家叶氏子。庚申之乱，程全家避于叶氏，器用财贿悉寄焉。不数年，程氏相继死，止遗一幼子在襁褓中，婢抚以为子，使与诸子齿。俄而其夫亦死，婢守义不嫁，抚程子及其子俱成立。为程子聘邻村一女为妻。成婚之日。请姑出，将以新妇见，而婢遽出，自房登氍毹而先拜焉。程子大惊，婢对众自陈曰："我非新郎之母，乃程氏之婢也。主人不幸遭乱流离，死亡殆尽，我以郎君年幼无人管束，故十余年越主婢之分，冒母子之名，今敢不道其实欤？"于是具述颠末，并出资财，尽以归之。程子欲分其半以与婢，不受，乃使其妻以姑事之，而己仍呼为母焉。

甲与乙，兄弟也，同室而异爨。甲鳏而无子，乙有子，已十余龄矣。甲欲嗣以为子，而乙惑于后妻之言，执不可。一日，乙之子至河干淅米，失足堕于河，后妻望见之，惟大声呼救，坐而不动。甲适有小疾卧床，闻声趋出，一跃入河，拯之而起。子得免，而甲之疾则加剧。乙归知状，感焉，延医治甲疾，以其子子之。乌呼！乙之始惑于后妻之言，必以后妻为爱其子，而以甲为不爱其子焉，不遇事变，真伪乌乎见哉！

"有病不治，恒得中医"，贾公彦引此入《周礼疏》，非惟古谚，直是经义矣。潘玉泉方伯尝为余言，有病者延医治之，医言宜用麻黄少许以发汗。持方至药肆，而肆中适缺麻黄，以伪品予之，服之无效。次日医至，诧曰："岂用麻黄太少，不足以发之乎？"乃倍其数，而肆中已购得真麻黄，如方服之，大汗不止而死。然此药之误也。又有兄弟二人，庚申、辛酉间，避乱于沪渎，同时而病，医者各授以方，且戒曰："病异药异，切勿误投。"而其家止一爨，婢煎药，竟误投焉，次日皆愈。设使不误，不将俱死欤？医之不足恃如此。余谓医所凭者脉也，而脉之失传久矣。《史记·扁鹊传》言扁鹊饮长桑君所与药，"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又曰："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夫扁鹊特以诊脉为名，则其精于医，非精于脉也。而至今言脉者宗之，则是扁鹊特以为名，而后人乃真以治病，即此知其不足恃矣。《素问》有三部、九候论，所谓三部者，岂今所谓三部乎？所谓九候者，岂今所谓九候乎？脉法既已失传，医道亦可不讲，而悬壶之客，遍满通衢，衔推之名，被之屠酤。又以其书传自黄帝，其职列于《周官》，从古相承，莫之敢废。父母之于子女，子孙之

于祖父，苟医药之不具，即慈孝之有亏，而人之不获终其年命者多矣。医师、卜师，并列《周官》，卜亦圣人之所重，而唐李华有废龟之论。卜可废，医亦何不可废之有？余曾有《废医论》，刻入《俞楼杂纂》，虽骇俗听，不顾也。

北地严寒，冬日则水泽腹坚，舟楫不通，虽通洋诸口，不能不停桡以待，谓之封河。若南中，则向无是也。乃光绪丁丑腊月大雪之后，气候凛冽，河中冰厚尺许，来桡去楫，为之停滞者旬有余日。苏城有某姓子，聘胥门外某氏女为妻，期于是月初八日迎娶。乃至是而冰雪交阻，将由陆路，则雪深没胫，舆不能行；将由水路，则冰坚如石，舟不能进。两家父母令新郎新妇望空交拜，以应吉时，越七日而黄姑织女乃得相见。是亦婚礼之中，亡于礼者之礼也。

鄞有卜者，设肆于市。一日，有男子在肆中大骂，势将用武，众人环集问故。其人曰："夏间因人口不安，就彼问卜。彼问灶何向，我对曰：'南向。'彼曰：'宜改西南。'我谨如其言。乃至秋而仍多疾病，又来问卜，彼仍问灶何向，我曰：'西南。'彼曰：'宜改正西。'我亦如其言。今入冬后，病者未愈，加以贸易折耗，无聊之至，姑再卜之。彼问如前，及我告之，则曰：'宜改南向。'是仍复其初矣。自夏徂冬，我奉彼为蓍龟，乃颠倒如此乎！"众大笑，为解劝之而去。余因忆亲串中有从相宅者之说，一岁之中，三易其灶而复其初，与此相类。然彼则三人三说，此则一人而前后异说，尤可笑也。江湖术士之说，固无足据矣。

苏有某翁，于庚申之乱，失其子，旋于乱中收得他人子。及乱定复归，屋庐幸而无恙，乃即以他人子为子，而为之娶妇焉。俄而此子死，将为之敛，忽欠伸而起，遍拜其父母曰："别父母久矣，幸无恙乎？"又指其所娶之妇而问曰："此伊谁也？"怪而察其声，则即其所失之子也。问曰："汝故吾子欤？今从何来？"其子曰："吾自与父母相失，转徙至某所某所，今甫趁某人之船而归耳。"言未已，其所谓某人者自外叩门而入，曰："我载尔子归，将至家而暴病死，今其尸尚在舟也。"父母趋而视之，则果其子之尸，始悟其子死，而借他人子之尸以生也。因即以所具之棺敛之，共相庆幸，谓假子死而真子生矣。乃其所娶之妇，则以其夫声音举止与昔顿殊，耻与同室。舅姑无如何，请其父母来再三劝导，始为夫妇如初。

光绪丙子夏秋之交，浙中大雨，临安一县凡出蛟二十七尾，其北乡有二山忽合而为一。徐花农孝廉书来述之，言其邑人来赴乡试者所言，当不妄也。余按《明史·五行志》，秦州有二山相距甚远，民居其间者数百万家。一日地震，两山合，居民并入其中。然则此事亦前史所有，不足为异矣。

绍兴某翁，生一子而妻死；乃续娶焉，又生一子。两子并长成，皆有室矣，而翁死。遗产千金，族人为均分之，俾兄弟同居而异爨。乃其弟慵惰，耗其所分之产，遂与母谋，将逐兄而据其所有。于是母子、兄弟、娣姒间，终日勃溪矣。兄不堪其逼，一夕谓其妻曰："某所某所有钱若干，尔可抚遗孤度日，我已市有生鸦片烟，拚一死以解冤矣。"妇夺其烟，曰："君死，我何赖焉？不如我死为愈耳。"夫初以为劝解之词，亦不留意。未几，闻妇在房中声息有异，入视之，则已宛转床蓐间，灌救无及，竟死。妇故妊身数月矣，死后腹中大动，逾时乃止，见者恻然。

杭有郑姓者，年四十余。妻始有孕，甚爱护之。佣一媪于家，凡爨汲浣濯之事，皆使代之，命其妻安坐勿劳顿。一日，曝衣于庭，而雨骤至，佣媪适他出，乃自起收之。还入室，闻呱呱声，以为邻儿也，察之则出己腹中，大惊而卧。夫归语之，延乳医治之，亦无效。时妊甫七月，儿啼腹中，月余乃止。及期而产，竟无他异。

绍兴张某，自幼聘陈氏女为妇。旋以父母双亡，又遭回禄之虐，无以为生，遂入天台削发为僧。而陈氏待婿不来，访知其遁迹空门，乃别嫁其女于沈氏。成婚之日，沈已大病，勉强成礼，未久即卒，女实犹处子也。其姑怜之，将为择婿。时张某在天台三年矣，有旧友入山遇之，劝其还俗，遂从之归。访所聘妻，已别嫁矣。其友为平章，娶沈氏之妻，而实即其元聘妻也。故剑复得，殊非偶然。但多此周折，不知造物者果玉成之欤，抑播弄之欤？

某孝廉，家贫落魄，无以为生，贷于亲友，皆莫之应。有一博徒，独善遇之，时有馈遗，以资薪米。及公车北上，又为治装，且赡其家。未几，孝廉捷南宫，授县令，感念旧恩，使人招之。谢不往，曰："吾侪呼卢喝雉，席地帷天，放浪久矣。一入朱门，则束缚欲死，非所以爱我也。使我居君之所，仍日日外出，从牧猪奴游，不于君官声有损乎？又非所以爱君也。"孝廉乃使人赠之千金，亦不受，曰："君虽日赠我千金，亦不过供我博场之一掷而已，徒伤君惠，而无救我贫，不如其已也。"此博徒见识甚高，使淮阴侯能见及此，则无鸟尽弓藏之叹矣。谁谓市井中无英雄哉！

宁波孙氏，有屋一区，忽于戊寅之春不时火起，虽旋起旋灭，而梁柱窗棂均有焦灼痕。孙氏之子亦猝然颠狂，时发时愈。愈时问之，云见有红袍纱帽者五，自云兄弟五人，皆明季翰林，欲孙氏为之立祠。又不时有字纸从梁上飞下，间有诗句。一日得七言诗一首，用四豪韵，而有跳字，群以为出韵，或以为误笔。少顷梁间飞下一纸云："《集韵》：跳与逃通。"又问古人用过否？次日临睡，问者于床头得一纸曰："元微之诗'主帅惊跳弃旄钺'。"众皆惊服。余按《汉书·高帝纪》："汉王跳。"如淳曰："音逃。"此鬼不读古书，但以元微之诗句为证，信乎明季翰林也。

红兰，苏妓也，与某生订嫁娶，而生无力脱其籍，红兰郁结成疾。有费媪者，佣于妓家者也，谓曰："娘子倾城姿，何患无藏娇金屋，乃恋恋一穷措大乎？"兰曰："秦楼楚馆中所往来者，率皆纨绔儿、大腹贾，谁似某郎之甘苦相怜者。彼也力绵，我也命薄，茫茫孽海，不知伊于何底矣。"媪曰："果尔，吾当为娘子玉成之。"一夕，乘

假母他出，负红兰至某生所。生惧，不敢受。媪出红兰身契付生，曰："吾已为盗得此纸，彼无如何矣。"媪归，乃迹假母所在，而告以红兰逃。寻觅数日，始同至生处见之。假母促兰归，兰誓死不从。妪曰："此女心变矣，速归取身契，讼于官，必得直，我请为证。"假母归觅契，则无矣，不得讼。媪乃为调停，使生酬假母百金，而红兰竟归生矣。此媪者，其亦古之许俊、昆仑奴欤？

苏人某甲，无赖恶少年也。屡与人斗殴，为人痛打而不悛改，人皆呼之曰"石臼"，以其耐打也。一日，饮于酒家，饮毕径出。酒保索钱，甲曰："乃翁适乏杖头资，俟诸异日可也。"肆中人恶其无状，群出诟骂，捽而殴之，如舂如揄，血流漂杵。视之几无生理，乃纵之去。越数日复至，则伤痕已愈，咆哮如故。群叹曰："真石臼也。"予以千钱而去。

阿保者，小家女也。父母早卒，育于比邻金氏媪。及长，颇有姿，媪欲倚之为钱树子。阿保泣曰："豢养之恩，没齿不忘，虽鬻我为妾为婢，我不敢怨。若令堕入烟花，则刀锯鼎镬，不能夺我志也。"媪无如何，鬻于某姓为妾。而大妇妒甚，日加鞭笞，体无完肤，阿保惟饮泣而已。一日，妇乘夫外出，送之归金媪，而以逃亡告其夫。阿保俟夫归，作书自陈，杳无复书，亦未知其得达否。金媪乃伪为其夫书，命其他适。阿保得之，即日仰药死。乌呼！此女节烈之行如此，而淹没无闻，谈者并姓氏里居而失之，是可慨矣。

山东藩司管库之吏某甲，生女甚美，自幼许嫁其从母之弟。未嫁而婿死，问名者踵相接，而女誓不他适。父母劝谕之，不从，遂为别筑一静室居之，长斋事佛者数年，心如古井矣。俄其父盗用官钱事发，系囹圄，当死，计无所出。有富家子谓之曰："吾丧耦未娶，尔能以女妻我者，我必为代偿官钱。"父母商之女，女执不可。母泣曰："尔父无生理矣。父死，我亦必死，尔守未嫁之夫，而不顾父母之死乎？今舍此无他法，而尔执不可，我先死尔前矣！"女饮泣数日，从之。既嫁，事果得解。而女以违其初愿，居恒郁郁，不数年，竟死。自来表扬节妇者，必题以节孝二字。盖女子奉父母之命，以身事人，不负其夫，即是不负其父母，故节即孝也。乃如此女，则节孝不能两全，是亦居人伦之变矣。然女子为未婚夫守义，历来议论，颇有异同。此女改归他族，于礼本无不可，使其执志不从，父死而母随之，此恨岂有极欤？勉从亲命以全孝，而又郁郁以死，则仍所以徇其节。君子于此女无讥焉。

津门流妓，多出杨柳青、独流诸处，其地淫风流行，过于溱洧矣。乃有刘氏妇者，亦杨柳青人，其姑佣于某氏。某氏子知其子妇之美，乃以重金啗其姑，使招子妇来供缝纫之役。其子妇初意不愿，姑强之乃往。始至无所事，针黹稀少，而饮馔丰腆，亦颇相安。数日后，某氏子于薄暮入其室，挑以言，妇不从；直前犯之，妇夺门而出，奔回其家。某氏子乃使其姑劝谕之，姑告其子，子亦以为可。母子二人朝夕聒焉，妇投水死。嗟呼！碧玉小家之女，又居采兰赠芍之乡，而坚白自持如此，人之贞淫固出于天赋欤？

苏州阊门外高版桥，一富翁晚年得子，甫三岁，忽患惊风之疾，一厥不醒。翁痛甚，举家惶骇，四出求医。有道人踵门求见，自言能医。问所须，令于静室中为坛，取白米一斗，金银各十两，为镇坛之用。道人入室，诵咒良久，令抱儿出。道人以手抚摩数四，又以中指重按儿鼻，儿忽作一嚏。道人曰："生矣，生矣！"翁大喜，留之饭，不肯，匆匆别去。视镇坛金银，封裹依然，而已易以瓦砾矣。正共惊疑，小儿倏复惊厥，竟于是日死。

苏人某甲，清狂不慧。母死未逾月，即欲纳妾，遍求佳丽。其亲串某乙知之，出一西洋法所照女子像视之曰："君视此美否？"甲曰："美甚。"乙曰："此某氏女，可图也。然须重聘耳。"甲即托乙平章，往返数四，乃报甲曰："事成矣。"议定聘银五百两，先付二百为女治奁具。甲如数付之。数日无耗，使人问之，则乙已远出矣。留书别甲曰："君甫遭大故，即纳小星，非特人言可畏，抑亦国法不容。此事宜徐之。天下多美妇人，俟君服阕，再为留意。仆适有远行，前银暂借一用。"甲得书，惘惘累日。或慰之曰："费此二百金，省却几许事，亦值得也。"又有人于学使者按试时，诡言是使者葭莩戚，可为买通关节。一生惑其说，乃与议定，用银二百两，先付四之一。及试毕无效，再访其人，杳无踪迹。忽得其一书云："学使者乃朝廷大臣，岂可干以私？士子读书，当知义命，万无夤缘幸进之理。承惠银两，暂充杖头资。愿此后努力下帷，以求上进，勿图侥幸，致犯刑章。"斯言也，可为药石之言矣。以五十金买得之，亦不得谓之不值也。

某甲，铜匠也，居苏州阊门外，孑然一身，而颇有积蓄。然性俭啬，衣履不完，所居破屋两间，中惟草荐败絮而已。一夕，独坐未寝，时风雨交作。忽闻门外有泣声，启视，一少年女子也，颇姣婳。问所自，此女操江北口音，自言："父母俱亡，为族人诳诱至此，将鬻我于倡家。恐陷入火坑，故冒雨而逃，然我无归矣。"言已又泣，且出金簪一枝付甲，求为之计。甲既艳其色，又利其财，乃招之入室，曰："室止一榻，奈何？"女靦然曰："既至此，固惟君所为矣。"甲喜，拥之而卧。及天明，女起为执爨，若甚相安者。俄有江北人数辈排闼而入，见女曰："在此矣！"乃并执甲曰："汝诱藏良家女子，当缚送官。"女俯首不一言，甲亦无从置辩。众人遍搜室中，得金簪并金约指十六枚，洋钱数十，问女曰："簪与此等皆汝所携来乎？"女点首，乃尽攫之，挟女出。复欲拉甲去，一人故相解劝，乃舍之，哄然而散。

山东人朱翁，商于姑苏，性好施与，有以缓急告，辄假贷之，不责其偿。及病且死，其子问父："外人所假贷者，亦有契券乎？"翁曰："此可勿问也。吾枕函中有一小匣，吾死，汝取视之，一生吃著不尽矣。"俄而翁死，子发匣视之，中无他物，惟《朱子家训》一篇。此翁大有晏子凿楹之意，其所见高出士大夫上矣。

有于薄暮见一中年妇人哭于路，问之，曰："吾某处人，附航船至此，投一亲戚，而其家已迁至别处。我欲

归家，则夜航开矣，进退无所，是以悲耳。”其人为恻然，乃招之至家，饭以脱粟，而止宿焉。天明，不辞而去，则失去衣服什物无算，乃悟是此妇所为：是妇女能为贼也。有一家，每日必有所失，虽所值无多，然日日如此。而室中实无外人往来，惟邻舍一幼子，日或数至，嬉戏良久乃去。年未十龄，固不疑也。一日，此子将去，逾阈而仆，急为掖之起，则怀中堕出零物数事，皆其家物也，乃悟是此子所为：是童子能为贼也。金陵有某氏子，应童子试有年，考凤池书院，居然高等。乃其素性佻达，母又溺爱，不加防范。与邻女有私，丁娘十索，苦无以应。适其同居朱姓一老寡妇，颇饶于赀，某氏子乃乘夜入其室，窃得洋钱数十，黄金三十两，珠十余颗。质明，朱告于官，官往勘验，曰：“此非外贼也。”大搜其家，于某氏子书室得金珠焉，洋钱则无矣，乃絷之去：是士子能为贼也。苏城道前街有一客寓，多楼屋，每一间以版隔之，分为前后二间，客各居其一。有前楼之客，扃户外去，及归，启钥而入，则后楼之客正在其室，胠箧探囊发匮矣。盖版不甚高，累卓倚而登，即可逾而过焉。然后楼之客寓此已经月，平日冠五品之冠，乘肩舆而出，一仆应门，一仆从之，居然一官也：是官亦能为贼也。嗟乎！外户不闭之风，固难望于中古以下矣。

金陵杨立庵，医生也。一夜已二更矣，有人打门甚急，问之，曰：“求医者。”乃使佣媪启入之，则一盗也。涂面而持刀，径入杨室。杨见之，惶遽失措，顾曰：“尔何必涂面来。”其意谓我无所有，尔来此无谓耳。盗闻斯言，误谓杨识其面，不敢行劫而去。又滁州一张姓者，亦医生也。一夜，有盗入室，亦涂面而执刀。张固识其人，谓之曰：“尔何必涂面来。”盗知主人识己，惧其明日告官，竟杀张而去。同一涂面之盗，同一何必涂面之言，而一以获免，一以见杀，天下事其可以一律论哉？

徽之绩溪县有殷翁，与柳翁者相善也。柳翁且死，托其子于殷翁。及其子长，则流荡不肖，日以饮博为事。殷翁述乃父之遗言，苦口劝戒，至于流涕痛哭而罢，如是者非一次矣，而其子终不悛。殷翁知其不可教也，乃使其客日从之博，博大负则又教之卖田，而殷翁出己金托他人之名以贱值买之。其田之所入，则别置一处，不侵蚀其丝粟。凡柳子此后鬻田、鬻地、鬻金玉器皿、鬻字画玩好，殷翁悉以其田所入之钱，一一购买之。未数岁，良田美产，悉归殷翁。而除购买柳氏物外，又无他用，所积益饶，柳子固不知也。久之，并其所住之屋亦归于殷，柳遂无立锥地。其初寄宿亲串家，大受残杯冷炙之辱。又转徙至僧庐道观，亦不见容纳。遂行乞于市，夜则席地帷天，与群丐为伍。殷翁乃招之至家，熏沐之，饮食之，谓曰：“若亦忆我向者之言乎？”柳子痛哭自责。殷翁曰：“所失之物，不可复返矣。姑努力读书，或可望晚成耳。”柳子嗣是果发愤下帷，期年之后，得隶诸生籍。殷翁乃以所买田宅，一一归之，曰：“曩见足下迷而不悟，不可以口舌争，非山穷水尽，不知变计，故不得已出此背水之计，置之死地而生之。曩与子共饮博之某甲某乙，皆吾所遣；曩买子田宅之某甲某乙，即老夫托名也。今此计果成，郎君前程未可限量。老夫年迈，不久就木，死见尊翁，亦无愧九泉矣。”柳子感极，厥角稽首，不知所云。里党闻之，咸叹殷翁高义而又有远见，非寻恒所及也。余按元人杂剧中有一事与此相类，疑即古事而误传为今事，然言者凿凿，以为不诬，姑为记之。卑官小说家，固不必拘拘于事之真伪，但取其足以风世而已矣。

有客自宁波来，言其地有焚死女婴一事。于空地积薪，置女婴其上，举火而焚之。始则呱呱啼，继则趯趯动，久之皮骨俱焦，不复成人形矣。乃缒以石而投之江，观者数百人，咸为叹息。问其故，则此家已生二女，皆溺死之。至是复生女，故不毙之水，而毙之火，冀其魂魄知惧，不敢复来也。嗟乎！溺女已为敝俗，乃更以一炬了之。赤子何辜，惨罹王莽焚如之刑，为民牧者如何不为之厉禁也！

金少伯枢部之祖母某太夫人，享高寿，几及百龄而终。其末年神识日衰，见其子妇孙妇，辄呼大姊二姊，以为是亲串也。每至家祭之日，子妇具馔，则以既食辞。初谓是老耄谬误耳，已而每祭皆然，怪之。因问所食何物，则皆祭品也。始悟其形神已离，家祭之日，已与祖先一同受享矣。又缘此知“吉蠲为饎”，实有来享之者。圣人知鬼神之情状，而制祭祀之礼，《诗》所谓“苾芬孝祀，神嗜饮食”者，初非虚语也。

秦娘者，维扬勾栏中人。其父固老诸生也，谈者失其姓。生而国色，幼失怙恃，依其舅以居。而其舅负官逋，不得已，议鬻其甥女，为媒者所诳，遂入青楼。女守贞不辱，假母好言劝之，不从，恫愒之，挞楚之，惟以死自誓。假母计穷，议转鬻之他所，而以其貌美，未忍也。或为假母谋曰：“凡为女子，孰无情欲？宜广觅少年美男子，勿责以缠头之费。苟有当女意者，任留一二宿，此后事易为计矣。”假母从之，凡所交好者，皆托其物色。于是裘马少年，日有至者。女见之辄哭泣，稍近之则怒詈。假母不能忍，日以鞭朴从事，女决意求一死。夜梦老翁曰：“吾，尔父也。汝慎无死，吾已为汝觅佳婿，明日当可谐秦晋之好矣。”吴下有蒋生者，以应京兆试，道出芜城，初无意寻芳也。蒋有友，平时亦尝受假母之托，以蒋貌美，导之往。蒋始不可，友固怂恿之。及至，女向壁哭如故。蒋调之曰：“闻卿名秦娘，小生则小字晋郎，秦晋自宜为姻好，何拒我之深也？”女闻言，忆梦中父语，秋波斜睇，见蒋风度不凡，不觉哭声顿止。假母喜曰：“大好，大好！今日仙女思凡矣。老身且去料理酒食。”女与蒋同坐房中，虽无一言，亦无愠意。须臾酒食至，假母招女同坐，女亦盈盈而至，然泪痕固涔涔也。蒋见旁无他人，乃问之曰：“观卿情状，必有隐怀。仆虽交浅，何碍言深。”女细述己志，且告以梦，又哽咽而言曰：“郎君若能为百年之计，梦中父命，敢不敬从。若以为风尘中人，苟遣一时意兴，则虽死不从也。”蒋叹曰：“有志女子哉！小生固未娶，然贫无金屋，奈何？”女曰：“苟许相从，荆布无恨。但求先矢天日，然后再陪杯勺。”蒋许之，共誓于神。是夜遂同宴好。假母

喜女意转，坚留小住，乃流连三日。女谓蒋曰："郎君别后，假母必不容独居，宜早为计。君家有何人？所居何处？可详告妾。"蒋曰："家中无人，惟一寡姊相依，所居则姑苏某巷也。"女喜曰："妾得计矣。君宜为一书与令姊，详述妾事，妾自有策脱此火坑。"蒋悉如其言。及蒋去三日，假母果别招一客至，女强笑承迎，醉之以酒。乃服客之衣帽韈履，诈为客状，启户迳出，大骂曰："何物婢子，如此倔强，令人愤气填膺！"假母疑女又有变，得罪于客，追出谢之，则扬长竟去矣。入房审视，客固醉卧未醒，而女兔脱，乃始追。女甫出门，而暴风骤起，灯烛皆灭。盖女之出也，默祷于父，有阴相之者也。追者皆悚然而返。女独行昏黑中，若有导之出者，遂附船至苏州，竟至蒋家，投书于姊。姊审书不谬，留之，而女已有身。及期，产一男。姊始犹狐疑，视所生男酷似其弟，乃大喜焉。蒋自别女入京，应京兆试，不售。或荐之就四川学政幕，甫至而学使者卒，蒋留蜀不得归。俄值川楚教匪之乱，益困顿。适大帅欲延一书记之友，蒋遂入其幕府，宾主甚相得。始惟司笔札之事，居久之，灰盘密谋，罔不参预，以军功保举训导。是时道路梗塞，鱼雁罕遇，而蒋亦从事戎旃，置家事不问，遂与家人久绝音问。及川楚平，叙功以知县铨选，始乞假而归。自辞家北行至此，将二十年矣。遥望故山，颇有近乡情怯之意。乃至所居坊巷，则门庭如故，且红灯双挂，彩幕高张，鼓吹喧阗，溢于户外，不知其有何事。入门则坐上客满，多不相识。有少年，就问客从何来。蒋诧曰："吾故蒋某，此吾家也。"少年大骇而入。无何，有中年妇人出，则其姊也，惊且喜曰："吾弟归欤？"引少年就蒋曰："此吾弟之子也。"盖其子年已弱冠，是日适为毕姻耳。坐客皆大惊叹，以为巧遇。姊曰："正有一事为难。弟妇已将作阿婆，而犹垂发作女儿装束，使之改妆，不可。今吾弟幸而归来，事当如何？"一客曰："何不趁此吉日，使父母、子妇同日完姻，亦佳话也。"满堂轰然曰："然。"于是青庐之内，花烛高烧，翁姑拜前，儿妇拜后。观者皆啧啧，谓为未有之盛事，好事者为作《秦晋配传奇》。

苏州乡间有某甲者，饶于赀而无子，年四十而鳏，乃谋买妾。偶入阊门，遇一媪，似曾相识，邀至其家。略叙寒暄，便问："君今丧偶，当续弦乎，抑买妾也？"甲曰："亦思买妾耳。"媪力以蹇修自任。言次，有女子奉茶出，媪曰："此弱息也，君视可抱衾裯否？"甲睨之，女颇娟秀，乃问聘金几许，媒妁伊谁，媪曰："老身无夫无子，久思托足空门，正苦此女为累。若得所归，便大慰矣，何敢多求。止望洋钱一百，为老身瓶钵之资。君如许可，则觌面一言，人财两易，媒妁奚为？"甲大喜，囊中适有此数，即以付妪，携女迳出，同舟而归。甫出城，有数人飞棹而至，中有老翁，哭而呼女，女亦哭而呼父，两舷切近，一拥登舟，翁抱女去。众人匈匈，势将用武。甲无婚书，无以自明。问女，则女无一言。知为媪所绐，但呼咄咄，而众已一哄而散矣。苏谚所谓"放白鸽"者也。

卷 四

松江邹生，娶妻乔氏，生一子名阿九，甫周岁而邹死。乔守志抚孤，家尚小康，颇足自存。而是时粤贼已据苏、杭，松江亦陷于贼，乔虑不免，思一死以自全。而顾此呱呱者，又非母不活，意未能决。其夜，忽梦夫谓之曰："吾家三世单传，今止此一块肉，吾已请于先亡诸尊长矣，汝宁失节，毋弃孤儿。"乔寤而思之，夫言虽有理，然妇人以节为重，终不可失，意仍未决。其夜又梦夫偕二老人至，一翁一媪，曰："吾乃汝舅姑也。汝意大佳，然为汝一身计，则以守节为重；为吾一家计，则以存孤为重。愿汝为吾一家计，勿徒为一身计。"妇寤，乃设祭拜其舅姑与夫曰："吾闻命矣。"后母子皆为贼所得，从贼至苏州。乔有绝色，为贼所嬖，而乔抱阿九，无一日离。语贼曰："若爱妾者，愿兼爱儿。此儿死，妾亦死矣。"贼恋其色，竟不夺阿九。久之，以乔为贞人，以阿九为公子。贞人者，贼妇中之有名号者也。方是时，贼踞苏、杭久，城外村聚，焚掠殆尽，鸡豚之类亦皆断种。贼中日用所需，无不以重价买之江北。于是江北诸贫民，率以小舟载杂货渡江，私售于贼。有张秃子者，夫妇二人操是业最久，贼尤信之，予以小旗，凡贼境内，无不可至。乔闻之，乃使人传贞人命，召张妻入内与语，使买江北诸物。往来既谂，乃密以情告之，谋与俱亡。乘贼魁赴湖州，伪言己生日，醉诸侍者以酒，而夜抱阿九，登张秃子舟以遁。舟有贼旗，无谁何者，安稳达江北。而张夫妇意乔居贼中久，必有所赍；侦之无有，颇失望，乃载之扬州，鬻乔于娼家，乔不知也。倡家率多人篡之去。乔仍抱阿九不释，语倡家曰："汝家买我者，以我为钱树子耳。此儿死，我亦死，汝家人财两失矣。若听我抚养此儿，则我故失行之妇，岂当复论名节。"倡家然之。乔居倡家数年，阿九亦长成。乔自以缠头资为束修，俾阿九从塾师读。俄而贼平，乔自蓄钱偿倡家赎身，挈阿九归松江，从其兄弟以居。阿九长，为娶妇，乃复设祭拜舅姑与夫曰："曩奉命存孤，幸不辱命。然妇人究以节为重，我一妇人，始为贼贞人，继为倡，尚何面目复生人世乎？"缢而死。此妇以不死存孤，而仍以一死明节，不失为完人。程子云："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然饿死、失节，皆以一身言耳，若所失者一身之名节，而所存者祖父之血食，则又似祖父之血食重，而一身之名节轻矣。管仲有一匡天下之大功，则不必徇沟渎之小节，特非长乐老一流人所得藉口耳。

咸丰三年，山东幅匪起，掠费县之仲村集。有一贼骑马走荒郊，遇少妇独行，遽下骑推妇于地，将淫之。不知此妇固倡也，殊不慚惧，乃反笑曰："汝骑将逸，奈何？"贼思其言良是，而四顾无可系马处。妇又笑曰："拙哉，贼也！何不即系于汝足？"贼亦笑曰："诺。"乃引马缰系己足上，解衣就妇。妇猛起拾地上贼刀，力斫马尾。马惊，又负痛，狂奔十余里不止。贼为其牵曳而

去，颅碎肋折，生死不可知矣。妇望之，鼓掌大笑，检贼衣，得巨金数锭，怀之归。

徽有富翁徐某，将葬其亲，广招堪舆家，足茧千山，未得吉壤。偶过一樵舍，有地师嗜曰："此地众山环抱，风藏气聚，真吉兆也。"徐翁曰："然则其家何贫窭乃尔?"地师曰："宜阴宅，不宜阳宅耳。"徐使人谋诸樵叟，叟曰："先人之敝庐，百金不易也。"徐门下客有周姓者，工心计，善口辩，复使往说之。叟卒不可。将辞出，见有垂髫女荷薪而入，面目颇娟好。周曰："此叟之掌上珠乎?"叟曰：'然。老夫妇无子，止此一女。"问许嫁乎，曰："未也。"周妇告徐曰："得之矣。渠有女，与君家季子年相若也，盍聘为儿妇，此地必可得矣。"徐翁曰："樵耳，奈何与为婚姻!"周曰："君何迂之甚！得地之后，此女去留，固在君也。"乃使周为媒。叟初以非耦辞，往返数四，始许之。逾岁，即草草毕姻。徐翁谓樵叟曰："吾家颇有旷宅，盍移家来此，使婿女得朝暮见，差不落寞。"叟从之，与媪俱来。始至，亦甚相得。徐乃复以地为请。叟曰："既成至亲，何爱敝庐，竟以奉赠可也。"徐乃择吉日，招地师定穴开圹，掘数尺许，得一断碑曰："居此绝，葬此吉。"乃悟地师宜阴宅不宜阳宅之言不谬也。既葬数年，家益富厚，长子入粟，仕秦中为县令，次子亦登贤书，居然搢绅矣。而徐之季子颇喜狎游，旋娶一倡归以为妾，樵女微有违言，辄与反目，樵女诉于舅姑，舅姑顾不直之，曰："汝小家女，眼孔浅耳。而夫大家子，东眠西宿，自是常事，岂如田舍儿止一妇哉!"妾闻之，意益骄，日进谗言于夫，又诬以阴事。樵女无以自明，雉经死。媪痛女亦死，乃逐樵叟。叟归，徘徊于徐氏新茔，痛哭其下，触墓石死。未几，天大雷雨，震徐氏之茔，发其穴，破其棺。徐翁不得已，易棺而更葬之，于其穴下又得断碑曰："义则吉，不义则绝。"与前所得碑语意相承，盖一石也。改葬之日，季子暴卒。其明年，次子应礼部试入都，坠车死。长子官秦中，以侵冒军饷，伏法。徐翁暮年失所，亦以忧死。而门下客周姓者，偶过徐氏茔，见樵叟揖之人，则仍昔日樵舍也。悸而觉，恍然如梦，奔还其家，与家人言所见，未竟，忽曰："樵叟又至矣!"欧血而死。

有巫者名就地滚，能以术致亡者之魂。其为术也，先伏地喃喃诵咒，诵毕，就地一滚，则亡者之魂已附其身，与家人问答如生时，其术甚验，故得是名，而其真姓名转不甚著矣。一日，有士人托致其父之魂，良久，竟不至。巫者甚愧，往见其师而问焉。师曰："其人之父必大恶人也。"巫曰："此亦儒流，未闻其有大罪孽。"师曰："然则其人必生天矣。"巫请其说。师曰："汝但能行召亡之术，而未能知亡者之情状也。夫人之生也，为血肉之躯，其质重浊。故虽圣贤如孔、孟，有蟠天际地之学；神勇如贲、获，有裂兕曳牛之力；而离地一步，即不能行。及其死也，此块然之质埋藏地下，而其余气尚存，则轻清而上升矣。大凡其气益清，则其升益高。故孔、孟、颜、曾，千秋崇祀，而在人间绝无肸蠁，盖其气已升至极高之地，去人甚远也。苟有一分浊气未净，即不能上与太清为体，于是有赫然森列而为明神者焉。其品愈下，则浊气愈多，而去人亦益近。至于寻常之人，则生本凡庸，死亦阘宂，不过依其子孙以居。汝平时所一召而即至者，皆此等鬼也。若夫凶恶之人，清气久绝，纯乎浊气。生前有形有质，尚可混迹人间；死后形质既离，便非大地所载。其气愈沉愈下，堕入九幽，去人亦远。吾始疑其人之父为大恶人，恐其堕入九幽，故非吾术所能召也；既非此类，则必其人之气浊少而清多，已超然在声臭之外，故吾知其已生天也。"余谓此论极精，非他巫觋所能见及。佛家天堂地狱之说，不外乎此。余尝疑匹夫匹妇，死犹有鬼；而士大夫一经易箦，则反寂然，殊不可解。得此巫师之论，乃释然矣。若夫有恩报恩，有怨报怨，其心既有所系著，则无论气之清浊，而皆不能上升，故往往能见形为祸福。此巫师所未言，而可推论及之者也。

胡某，苏州人，役于冥中。其赴役也，每不自知，或行于通衢，忽然倒地；甚或自楼梯坠下，头面破坏，甚以为苦。哀于冥中主者，愿预示期日。主者曰："他人皆不尔，而汝如是，是有夙谴也。宜自谶悔乃可。"甲自矢从此永不杀生，嗣后遂预知期日，先就床榻安卧，昏沉若死，或一二日始寤。其人冥为何事，则不与人言，惟言冥中城郭市廛与人间无异。然阴晦无天日，途中之人肩相摩也，而从无交一言者。又言冥中境域有数等，其所治事之处，最下一层也；由最下一层望次上一层之人，犹外邑之人视省会中人也；望再上一层之人，犹京师中人也；若更上，则不可得见矣。最下一层者，可以暂至次上一层，而不能至再上一层；其再上一层之人，则可至最下一层，但至者少耳。所言若此，与巫师之言可相印证矣。

江西南昌乡间有童子。放鸭于河。一鸭遁入田塍，其田主乃某秀才也，适行田畔，遂捕以归。童子寻至索鸭，秀才怒麾之以肱，坠门前池水中。池阔水深，童竟溺死。其母哭而至，秀才大言："尔子自堕水死，与我何涉!"母见其词色甚厉，不敢与辨，又痛子死，亦自沉于池。事闻于官，秀才竟拟抵。临刑之日，一妻三子均来哭送，而秀才默无一言，但流涕而已。环观者甚众，见其人可四十余，貌亦闲雅，无凶悍之色。以一鸭之故，竟罹大辟，岂前生冤孽欤？亦可为小不忍者戒也。

汉口一钱肆中，以钱一千置钱版上，转瞬间并版失之。时无他人，惟一妇在柜前小立而去。乃使数人分东西追寻，果遇之于隘巷，方倾钱入袖中，犹未尽也。即拉之归，尽取其钱，将纵之去。一少年曰："男子作贼已可恶，况乃妇人，宜重惩之。"乃尽褫妇上身之衣，缚之于柱，加笞楚焉。少年之意，非恶其作贼，盖以妇年止二十余，饶有姿首，欲观其袒露耳。方缚妇时，少年故意以手触其乳。鞭笞既久，复曰："此妇顽钝无耻，宜并褫下衣。"众人咸曰："不可。"少年乃手脱其舄，解其双行缠，掷置通衢，曰："聊以示辱。"众人咸劝，乃始释之。妇披衣拾履，号哭而去。妇本良家，素无遗行，偶

以贫失志，遭此大辱。既归家，又饱其夫老拳，既羞且愤，夜竟投缳焉。明日，少年在肆中，忽曰："此妇又来窃钱矣！"众以为戏语，而数数言之，乃始骇问，少年忽张目作妇言曰："吾岂来窃钱邪？来索命耳！吾诚不合窃汝钱，然何至辱吾如此？吾死，汝岂得生邪！"言已，以穿钱之草绳向喉下作自经状。众方惊顾，而少年已气绝矣。

高邮县某村，有农家姊妹二人，其姊嫁而死。婿请继室以其妹，父母皆喜，女不可，父母固命之，执不可。母私问之，女曰："闺房之内，夫妇之私，天下之至耻，幸无他人得与闻耳。若姊妹俱事一夫，则吾姊之私，吾得而知之，是重吾姊之耻也。"父母不能强，乃已。按《明史·列女传》，虞凤娘，义乌人，其姊嫁徐明辉而卒。明辉闻凤娘贤，欲聘为继室。女知，泣谓父母曰："兄弟未尝同妻，即姊妹可知。"父执不听，女自经死。余谓虞凤娘事不足为法，其所言亦于义未精，盖同夫与同妻迥别。妻不可同，非独兄弟为然，即非兄弟，亦无可同妻之理，夫则固有可同者。《春秋公羊传》曰："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侄娣从之。侄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女弟也。"然则姊妹同夫。古礼固然。使谓姊妹不可同夫，则尧不当以二女妻舜矣。今此女所见，与虞凤娘正合。古今事固有相类者，然皆一偏之行，非中道也。

奚呆子，鄂人也，以樵苏为业，贫未有妻。然性喜淫，每负薪入市，遇妇女问价，辄贱售之，不与论所直，故市人呼曰"奚呆子"。市有某翁者，生女及笄，有姿首。奚见而艳之，每日束薪，卖之其门。俄而翁女死，奚知其瘗处，乘夜发冢负尸，归与之媾焉。翼日键户出采薪，而遗火于室，烟出自笮。邻人排闼入，扑灭之，顾见床有卧者，笑曰："喧呶如此，尚未寤欤！此伊谁也？"发其衾，则一裸妇，迫而视之，死人也。乃大惊。有识者曰："此某翁女也。"翁闻奔赴，验之信，闻于官，论如律。异哉！天下竟有好色如此人者！乃叹宋孝武帝为殷淑仪作通替棺，欲见辄引替睹尸，尚非异事。

有夫妇二人者，广东人，寓于苏。妇每至岁终，积针黹所储，并向其夫索洋钱数枚，寄广东遗其母。一岁索之，夫不之应，妇忿泣数日，雉经而死。有一子，甫两岁，夫以乳哺乏人，鬻之刘氏。刘抱子去，越二日，妇之鬼忽附其子，而语刘曰："速召我夫来。"刘大惊，召其夫至。鬼曰："尔不恤我之母，并不自恤其子，何无良至此！我今来挈儿去，无使谓他人父也。"言已，其子竟绝。此妇可谓有灵矣。然怼其夫遂杀其子，自是一悍妇，宜其轻以自戕也。

光绪丁丑正月，余姚城中失火，延烧屋宇四百余间。有某姓之听事毁矣，而大门岿然独存，其门额乃前明王文成所书也。故老相传，此门三遇火灾，而皆无恙，岂大儒翰墨，固有神物护持欤？

苏州齐门外黄姓嫠妇，汲水于河，其子甫五岁，随之行。妇失足坠水，儿大啼，亦匍匐入于水。适有舟过，拯妇起，而儿已随流去。至对岸，始救出之，则腹彭亨而气已绝矣。姑依法治之，覆儿大栲栳上，研皂角为末，吹入其鼻，未几儿哇然有声，吐水无数，竟得复生。孩提之童，从母入水，此赤子之真性也。绝而复苏，殆鬼神阴相之欤？

徐烈妇，名仲婉，平湖人，嫁同里赵宝善。夫兄宝源，亦娶于徐，于妇为从姊妹。甚相得也。其舅宦于蜀，姑从之。妇每以手书问起居，书法秀劲，舅姑得之甚喜。宝善能画花鸟，妇辄摹其粉本，绣之于缣，生动有致，见者咸叹美焉。生子女各一。宝善卒，妇曰："姒，吾姊也。吾儿不患无母，惟逝者茕茕无侣，吾当相从地下耳。"家人共守之，不得死。日久，守稍懈，竟自经焉。发其箧，得数纸书，留别其父母舅姑者。又为韵语训其孤，并处分身后事，戒勿以佛事溷丧礼。夫烈妇殉夫，世多有之，若徐者贤而有才，尤难得也。

顾孝女，名嗣徽，字亚芬，金匮人。年十六，随父母避寇乡间。父或以诗文课诸子，孝女辄效为之。每出一语，隽永可喜，患难中以是博父母欢焉。及乱平还里，父母相继病，女刲臂肉，和药以进，卒无效。父母死，女欲殉之。或尼之曰："母病，以弱弟托汝。今家庭之间，栎釜燃萁，情事孔亟。汝死，如汝弟何？"女乃不复言死。而兵燹后室庐尽毁，所居一室，黑暗如漆。女又厌人事相扰，杜门塞窦，足不逾阈，日坐其中，焚膏读书，服素而食淡。或劝以事佛，则曰："非吾所愿也。"弟自塾归，必呼之问所读书。衣服饮食，调护惟谨。或弟有所需，而主者吝不与，则拔钗搜箧以给之。及为弟毕姻，乃叹曰："今而后可以见父母于泉下矣。"仰药死。所著有《绿香吟草》，临终，投之火。此与徐烈妇皆贤而且才，故并录之。虽《虞初》小说，而未始不以表章孝义为主也。

汉口镇有刘氏女，许嫁张氏子，彼此往来嬉戏，从不避忌，亦其乡俗然也。有富家儿，见女而艳之，谋于父，将以千金买为妾，父漫应之。女以为实然，是夜，启户潜出如张氏告之，乃即夕成礼焉。质明，父失女，奔告于张，则女及婿双双而出拜矣。夫六礼不备，贞女不行，此女所为殊乖礼法。然既聘，则非奔也。宋儒云"权而得中，是乃礼也"，或可为此女解嘲欤？

苏州三乡庙有一僧曰皆通，年六十矣。除夕，其生日也。先期一月，大会僧俗，盛设酒面，以庆六十之寿。而即于是日备豫后事，绞紟衾冒，手自料量。客问其故，曰："吾不腊矣。"众莫之信。乃至十二月二日，竟趺坐而逝。此僧平日饮酒食肉，了不异人，而来去分明如是，可异也。

痴道士，卖药于苏州阊门外之渡僧桥，不知所自来，其言语不伦，人咸以为痴。每夜栖宿一草屋中。丁丑冬，大雪盈尺，而其草屋之上无雪。或问其故，道士曰："明日饮吾酒，吾告汝。"次日，有好事者携酒而往，则道士不知所之矣。岂其异人溷迹市廛者欤？

山右何君，谈者失其名，以丁卯孝廉入赀为郎中，官农部。屡试春官，不得志。至丁丑春，忽梦一人向之诵诗曰："十载莺花春夜梦，八年鱼水镜中欢。"寤而思

之,似非佳语,居恒怏怏。俄而感疾,遂卒。计丁卯至丁丑十载,而其续娶之妻适止八年,梦中诗句,年数正符,亦足异矣。

李玉桂者,妓也。故蜀产,不知其姓氏,流转至汉皋,姓假母之姓,故曰李,颇有声北里间。有李孝廉者,长沙人也,计偕北上,道出汉皋,为友人拉作狭邪游,遂与妓相遇。妓屡目之。友曰:"若爱李郎乎?是固将买妾而未得其人也。"妓私于李曰:"信乎?果信也,妾有私赀如干,当出以佐君,为脱籍费。"李感其意,诺之,而请俟之礼闱捷后。已而春风失意,旅食京华,遂失前约。妓偃蹇风尘中,未尝一日忘李也。有富商某,艳其色,强委千金于其假母,劫之去。妓不食七日,不死,仰药死。嗟乎!节烈如是,此女不妓矣。

民间呼县尉曰四衙,盖以县令之下,有丞、簿、尉,故尉次第四也。通州德兴镇有毛某者,武断乡曲,俗有土四衙之号。畜一犬,甚爱之,名之曰阿生,饮食寝处,辄与共。每年六月六日,相传为狗生日,则具酒面为寿焉。一岁,为邻人王长林击毙。毛大怒,迫使具棺以葬之,斩衰而送之。且使手书讣状,榜诸通衢。其文曰:"不孝狗男王长林,罪孽深重,不自陨灭,祸延狗父阿生府君,于某年月日寿终。即日成服治丧,谨此讣告。"此真未有之奇文也。昔楚庄王所爱马死,使群臣丧之,以大夫礼葬之,因优孟之谏而止。阿生竟得成礼以葬,土四衙之豪横亦可想见矣。

河南有一县,谈者忘其县名,其俗喜为少子娶长妇,欲以操井臼、持门户也。有农家子甫十三四,而所娶妇年长以倍矣。新昏之次日,贺者毕集,而寝门未辟,日且旰矣。舅姑呼于门外,闻其子应声而不见其出,穴窗视之,则縻缚于床足。惊而问故,其子曰:"昨暮人定后,有男子自床下出,缚我于此,而拥新妇睡。"问何故不言,曰:"言则杀我。"语未竟,男女二人皆启帐出,男子抗声曰:"吾与尔新妇自幼有交,昨乘人乱入此室处,当容我尽欢而去。如敢破扉而入者!"袖中出白刃指其子曰:"吾剸刃尔子之腹矣!"举家惊异,罔知所措。而男子在室中索酒肉,索饭,索汤饼,曰:"不我与者,杀而子,与我而不丰美,亦杀而子。"其家不得已,一一与之。男子使自窗中置案上,而以长绳系其子,使就窗间取之。先命其子品尝,食然后食,以所余食其子。食毕,置虚命撤。于是观者云集,皆恐伤其子,计无所出。相持三日,闻之于官。官亦骇异,亲诣视之,信。官问新妇有父母乎?曰:"有。"乃逮之至,使呼其女,女不应。官命隶笞其父臀,批其母颊。父母呼吁,哀号甚惨,复使呼其女,仍不应。如是者三,母颊批至百,父臀笞至二百,流血漉漉。父母跪窗外哀其女,使开门,若罔闻知。官无如何,命人逻守之,絷其父母去。是时狱中有一贼,善穴人壁。官命之至其家,先伏人于门外,而使此贼伺男女皆睡熟,从屋后穴而进,潜以刀断其子之绳,曳之走。而门外伏者破扉突入,男女皆就缚,天明送之官。其事轰动一邑,观者自大门至大堂皆满,官坐堂皇鞫之。男子乃屠者,面麻有须髯,黑丑可憎。女则娟娟白皙,纤腰弓足,颇有风致。官呼女至前,戟手厉声大骂之曰:"吾见人多矣,从未见无耻如尔,不孝如尔者!犬彘之不若,非人类也。律载妇女犯奸,去衣受杖,况尔岂可以人理论乎!"命左右尽去其上下衣,不留寸缕。先批颊如其母数,再笞臀如其父数,然后科以奸罪,决大杖四十,命其父母领去,而归聘礼于夫家。父母扶裸女出县门,各脱衣衣其女,而观者无虑数千人,争前褫夺,竟不得衣而归。屠者笞二千,不死,次日又笞二千,未毕,死。女父母羞且愤,相继死。女杖创寻愈,无恙。后数岁有人于逆旅中见此女为人行酒,风致如故,而颊则有批痕矣。或指以问女,女缕述前情,不少讳。至公堂受辱情状,尤言之历历如绘,人多乐听之,藉博缠头以餬口焉。

江宁徐某,为赘婿于汪氏,生一子矣。汪以其贫也,庸奴视之,徐不能堪而归。其妇翁商于皖,将移家至皖。徐闻之,往迎其妇,妇不可。徐知其将从母远去矣,谋于族人,议夺其子归,族人咸以为然。乃将七八人偕往,先遍拜其邻比,告以故,已而直入妇室,劫其子去。妇之母大呼有盗,而邻人无应者。责其坐视不救,邻曰:"徐氏之子,为徐氏父兄抱去,此正理耳,吾侪何与焉?"妇母又至徐氏索之,徐氏群起诟谇,不敌而返。斯人斯举,大有张飞、赵云勒兵截江夺回阿斗之意,想亦从看演义得来也。

维扬王氏妇,孕六月矣。适有邻猫来攫其笼中之鸟,妇起逐之,仆于地,震动胎气,势甚危殆。一邻媪曰:"可速觅一二纸过期不赎之当票,烧灰和开水服之,则胎即安矣。"如其言,果无恙。夫过期当票,已成废纸,乃有安胎之妙用,其理不可解,亦见天下之无弃物也。

扬州之俗,婴儿初生,必服化毒丹以涤胎毒。有何氏者,生一子,命老妪至药肆买化毒丹。此妪乃金陵人,口音与扬州有异,药肆中人听之不审,误会为买活络丹者,即以付之。婴儿服后,忽大病,不食乳,数日竟死。偶检点得蜡丸,刻"活络丹"三字,穷究之,乃得其故,然无及矣。是故买药不可不慎也。

有卖柴老媪,挈其子入城,至一富家。其子年十八九,未娶也。富家适有隔夜冷粥一盂,有蜈蚣死其中,议弃之于河,其子正苦馁,即曰:"此不足为患。"乃以指捉去蜈蚣,而啜之立尽。富家有女睨之而笑。其子以为悦己也,归而思之不置,遂成疾,日以羸瘦,几不起矣。媪知其情,偶以语富家之婢,遂达于女。女曰:"然则速召此子来。"其子喜甚,力疾奔赴。女一见大骂曰:"天下有此妄人邪!我见汝饥不择食,是故哂之,汝敢遽萌妄想乎!"命婢媪辈批其颊数十,其子叩头服罪,始叱之出。及归,病若失矣。

陈广辅、陈广弼,安徽巢县人,兄弟也。一日,因喧传天半有龙见,因登城观之。先有一人在城上,天雨泥滑,仆于地,压广辅之足。辅举足欲使挽之而起,不意足一举而其人滚落城下,头面破损,奄然毙矣。于是城门之兵役咸集,执二人,将送官。辅曰:"是诚我之罪

也，与弟何与？”弼曰：“否，此我为之，非兄也，宜执我。”兄弟两争不已。辅曰：“我一时卤莽，致有此事，安可诬弟？”弼曰：“兄甫有室，兄死，嫂必嫁；我又无力娶妇，则宗祀绝矣。不如我死之愈也。”于是众皆叹曰：“义士，义士。彼人虽绝，或尚有救，姑试救之。”移时果苏，而其母亦奔至，见其子已苏，众又告以辅、弼之言，母亦泫然曰：“吾子幸而得生，即不幸，吾不责汝偿也。”辅、弼咸厥角谢之。道路嗟叹，以为三义。

高邮一农家，衣食粗足。生一女，极美，父母爱之，择婿殊苛。其后门临大河，有宦家子泊舟河干，见女而艳之，停桡不去。一日，见有尼自其门出，遂尾之至庵，告以故，许以重赂。尼诺之。越数日，醉女以酒，而送之至舟，遂扬帆而去。女醒大啼，宦家子曲意抚慰之，矢以白首。比至家，则有翁在，女哭诉于翁。翁曰：“是吾儿之过也。然既至此，毋戚戚，吾为汝玉成其事。”乃倩媒妁，具彩币至其父母家，聘为子妇焉。农家失女，正愁苦无策，至是喜出望外，遂结朱陈之好。好事者为谱《意外缘传奇》。

王士淮，皖人，而家于扬，其妻则扬之仙女庙镇人。生一子一女，而妻卒。子年甫及冠，聘某氏女为妇矣，以学贾于质库，故恒不在家，惟女依父以居。一日，有从母至其家，谓女曰：“吾将归宁于仙女镇，汝曷从我至外家乎？”士淮适他出，从母乃告之邻妪，而携女去。士淮归，不见其女，邻妪亦他出，无从问讯。而大江以南，自经兵燹，妇女绝少，欲娶妇者辄谋之江北，奸人逐利，往往有略卖妇女之事。士淮疑其女为人所略，即渡江而南，踪迹之。至丹阳县境一小村聚，闻村人偶语曰：“可惜此好女子嫁此白头翁也。”王惊询其故，村人告以村中李翁年将六十，今日新买得一妾。王即访至其家，伪为贺喜者。闻内室有啼泣声，王遽出奔城中，诉于官。官命役偕往，闯入其室，大呼索女。女出，则非己女也。王骇愕，方自咎卤莽，女哭曰：“吾扬州某氏女，许嫁王氏。王士淮，吾翁也。”王惊且喜曰：“汝吾儿妇邪？吾即王士淮也。”拉李赴公廷。李愿还女，且以洋泉二百为谢，乃罢讼。寄女于尼庵，而遣急足告知女父。女家失女，正共惊扰，闻信奔至，得女，大喜，谓王曰：“吾昨至君家，闻之邻妪，君女固无恙，乃从姨至外家耳。然使君早闻妪言，则必不渡江寻女，不渡江寻女，则吾女不可得矣。此吾两家大幸也。”王亦喜曰：“此诚天祐。吾叨天之祐，而因以罔人之财，可乎？”归洋泉于李翁偕女父挈女归。

某甲以盐官需次维扬。家藏一大珠，重二钱有奇，置之暗中，有光荧荧，古所称夜光者也。一日，有同官数人踵门求观，咸共赞叹，先后辞去，惟一庄姓者未去。某送客复入，则庄姓者犹踞隐囊而吃鸦片，盘中之珠已失所在。大惊问庄，庄亦大惊曰：“室无他人，岂我窃邪？”乃自解其衣，不留寸缕，使大索之，且曰：“如疑我藏珠衣中，请留此衣，君假我衣以归可也。”某失珠大懊恼，然初不疑庄，乃越月而庄之仆以其珠来归。盖庄幼无赖，习吞刀、吐火诸幻术。是日乘某出送客，吞珠腹中，归则哇而出之也。后以虐遇其仆，事遂败。古人剖腹藏珠，以为大愚，此则匪夷所思矣。

苏州葑门内有王七者，与富仁坊巷某姓有连，自其父在时，即呼某姓妇为乾阿奶。父卒后，某姓抚育之，视犹子也。妇有一女，与年相若，初意即以为婿。及王七年长，则一流荡子也，妇乃悔前议，许嫁其女于胥门外某生，娶有日矣。王七闻之，纠合无赖少年十余辈，劫其女归。女至王七家，闭门号泣，久之无声。或自门间窥之，则雉经矣。破门入，救之复苏，女遂绝食求死。事闻于官，官以王七劫婚，非礼也。笞之百，且谕之曰：“汝谓某姓先曾有婚姻之议，然空言无实据。女既誓死不汝从，汝又何爱焉？男子岂患无妇哉！”乃判某姓妇以洋泉五十畀王七，使为异日婚娶之资，而全曩时抚育之义，女则归之某生云。

何阿双，金陵人，以负贩为业。畜一犬，竟体白毛如雪，光洁可爱。出入寝食，必与之俱，室无他人，以犬为侣。一夕，携犬归卧，至明日，门不启，人犬无声。邻人疑焉。又越一夕，门闭如故，呼之不应。排闼入，则流血满床，阿双已为犬啮断喉管而死，犬犹据其腹，大嚼不止。乃醵钱殡之，即杀犬祭焉。圣人云“鸟兽不可与同群”，信夫！

张阿福，绍兴人，寓于杭。自幼聘王氏女为妻，年三十矣，贫不能娶，女亦年二十有七。其母屡托媒媪趣阿福成婚，媪曰：“彼贫奈何？”母曰：“彼无婚费，我亦无嫁资，无已，其抢亲乎？”媪以告阿福。阿福大喜，乃期于某月日纠众劫女去。母故招集邻比至张氏夺女，则合卺已毕，贺客盈门矣。媒媪劝曰：“事已至此，夫复何言？明日当令其来谢罪也。”母若为悻悻者而归。夫抢亲，恶俗也，律有明禁，乃此则由女氏招之使抢，亦事之创见者矣。

律载将妻妾典雇与人为妻妾者，杖八十。而宁波乡间往往有此事，亦恶俗也。有唐某者，以采樵为业。一母一妻，以捆屦织席佐之，而常苦不给。值岁歉，饔飧缺焉。闻邻村有王姓者，无子，欲典人妻以生子。唐谋于母，将以妻典焉。妻不可，唐曰：“妇人失节，固是大事，然使母饿死，事更大矣。”妇乃诺之，典于王，以一年为期。而妇有姿，王嬖之。及期往赎，王将典契中一字改为十字，唐不能争。妇告众曰：“吾隐忍为此者，以为日无多而可以活姑与夫之命也。若迟至十年，吾行且就木矣，其奚赎焉？”乃投水死。此妇以养姑失节，卒至破镜难圆，黄泉赍恨，其亦可悲也已！

金陵城中有以芦席覆一尸者，其上半身不可见，下半身则裤仅及膝，双足不履不袜，挺然不动。尸旁立一丐者，向众涕泣，募钱收敛，云死者其父也。于时观者甚众，颇有哀而予钱者，或百或数十，一时积有千余。丐犹未足，请益哀。有老翁持筒吸淡巴菰，余烬适坠于尸足，足为之蹜。众大惊，既而悟其伪也，乃大笑。死者掀开芦席而起曰：“愈矣，愈矣！”卷芦席，向众叩头谢，共荷钱而去。

苏有汪氏子者，贾于常州，托其友金姓者寄家书于

其母。金故酒徒也，既至苏，先沽饮大醉，然后如汪氏。汪所居在虎丘山后，金行至望山桥，失足坠于河，觉有人坚握其手不令起。金大惊，正与相持，忽有人诃曰："此人为汪节妇送家书，尔曹安得留之！"金始得攀援登岸，疾行至汪氏，衣服淋漓，手腕青黑，汪母问故，具告之。母曰："不图匹妇一节之善，感动鬼神也。"

浙右某生，年少美风姿，有声庠序间。以早丧父母，故弱冠而未有室。某年，以乡试至省城，寓亲串家。其家有女，貌美而能文，两相慕悦，遂有割臂之盟。女父已亡，其母微知之，不禁也。及生使媒妁来求婚，母问生年，则长于女者六岁，以俗有六冲之忌，辞焉。女知事不谐，终日悲泣。母始而慰论，继而谯诃，女遂雉经死。生闻之，亦仰药自尽。拘牵俗忌，遂使男女并以情死，虽非礼所许，其情亦可怜也。

龚某，不知何处人，入都应京兆试。场前纳一妾一婢，皆购自牙人，其姓氏里居，固无稽也。寓宅在前门外三里河，分前后二院。将入闱，以妾独居，虑有他虞，乃请其友部郎某君居其前院。部郎素迂谨，承友朋之托，一步不敢离，日坐前院读书而已。场毕，龚归，部郎告以谨守管键，幸不辱命。龚再三致谢，乃入后院，则阒其无人，并室中什物俱归乌有矣。窗户完好，惟后垣颓焉。始悟妾与婢皆从此去。防其前，未防其后也。

扬州东乡十里田有看青苗人，野宿棚内。遥见二里外河边土地庙前有火光，或大或小，忽明忽暗，疑之，约壮夫数人持械同往。至则一僧席地坐，旁置土�，支以石，聚薪燃之。问何事，僧曰："吾朝南海还，过此腹饥，故煮食耳。"众亦将返矣，一人笑曰："和尚得毋食肉?"戏揭其盖，则所煮者两婴儿胎也。众大惊，争以械击僧。僧倒地，叹曰："吾数尽矣！凡吾曹炼金刚禅者，须食男胎三十六个，大道乃成。吾止食其七，而遇公等，此吾福薄也。速毙吾，无多言。"众怒甚，击杀之，而投其尸于河。

无锡有哑丐者，行乞于市，多历年所，人皆识之。一日，至南门内一搢绅家乞食。其阍人拒之曰："吾主人因幼子病危，自朝至日昃，不遑暇食，焉有食食汝乎?"哑丐忽出言曰："何不谋之于我，我能治之。"阍者以其哑而能言，大异之，入言于主人，姑延入试之。切脉处方，具有条理。一服而有起色，服三剂，病者霍然。主人喜出望外，问其生平。丐自言："父在日曾开药肆。我虽生而哑，然自幼识字，喜观医书，故颇知医。父殁家贫，又以不能言，有术无可施，故流而为丐耳。"问今何以能言，则亦不自知也。由是医名大噪，县壶城隍庙，就诊者日以千百计。然是岁之冬，有杭州黄质文路过无锡，访之，见其所开脉案不成文理，所书药名亦多别字。恐其术止一时偶中，竟以为高手医，吾不信也。或曰："哑子能言，亦大奇事。"然安知其始非伪为哑以行乞欤?

道光丁酉乡试之年，湖州双林镇人沈涛在家昼寝，梦有数人哗嚣而入曰："沈涛中式矣！"正惊喜间，又有一人狂奔而至曰："误矣，误矣！非此沈涛也。"乃轰然俱出。其步履之声，始则自外而内，继则自内而外，行于石，辂辂然，行于木，登登然，皆历历可辨。是科沈响泉同年中式。响泉名涛，湖州城中人，所谓非此沈涛也。殆鬼神以此人名姓相同，故意戏弄之欤?

扬州之北郾雷塘乡，即隋炀帝葬处也。近年忽出一物女，（"物女"二字见《春秋繁露·王道篇》，曰："干溪有物女，水尽则女见。"）与村中少壮者交。交辄病，病重者死。光绪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日加午，忽阴晦如夜，雷雨大作。电光中见一女子，白衣红抹额，手执双叉，与霹雳斗，雷竟不能下击。相持良久，大声忽发，有雷火从地出，伤女一足。女稍逡巡，一迅雷从空劈下，其声猛烈异常，观者皆晕仆。俄而雨霁，则有一物震死于地。如猪而无尾，如牛而无角，周身白毛，两背至胁有黑毛成如意形，腹下一肉条长二尺余，其气膻腥，不可向迩。称之重二百余斤，众莫之识。其地有观音庵，一老僧出视曰："此螭虎也。"乡人脔割而焚之，臭闻里外。愚按《说文》，螭若龙而黄。《汉书·杨雄传》《音义》引韦昭云："螭似虎而鳞。"此物白毛黑文而无鳞，未必其为螭也。

京师十刹海烟袋斜街，有山西刘姓之女，小字香珠，自幼许嫁同乡黄某。黄学贾于外，久无音问，而刘姓中落，女遂流落烟花。已而黄某积累得数百金，挟之至都，将求故剑，舍于西河沿逆旅。主人利其腰缠，诱与冶游。黄年少，堕其计。妓有秀兰者，与黄极相得。无何，黄之金尽，妓家将有逐客之令。秀兰乃托言赴庙会，与黄偕逃至良乡，投宿一老媪家。媪熟视曰："汝非山西黄某欤？此女其刘家香珠欤?"叩媪姓氏，乃黄之从母，而刘女幼时呼为干阿奶者也，于是始知秀兰即香珠。媪为买花烛，具鼓乐，而成夫妇。

扬州左卫街一大宅，乱时为贼中大头目据为伪府。乱平后，某姓居之。其堂前地，每逢阴雨，辄见一女子形，洗之不去，天晴即没，遂扃闭不处。偶有亲串自远来，仆从众多，遂入居之。夜半，忽见砖动不已，顷刻坟起，一仆践之，晕仆于地。天明，言于主人，发而视之，则一女尸也。衣裙未坏，面目如生，遍体生绿毛，长寸许，栩栩欲动。闻于官，官命焚之。其邻有攻皮之工某叟，曰："此事吾知之。我陷贼中，即隶此贼帐下。贼获此女，欲污之，骂詈不从。杖数百，骂益厉，遂活埋之。不意其今为祟也。"余谓此女既以烈死，毅魄贞魂，久已归之太虚，此特其遗蜕耳。久而成僵，或地气使然，与烈女初不涉矣。惜叟知其事而不能举其姓氏，不得为之表彰也。

金陵自遭兵燹后，往往于城中住屋内掘得棺木，盖皆乱中潦葬者也。王府园旁一废地，为某达官所得，以瓦砾堆积成山，命兵勇平治之。掘出棺二十余具，发视之，一棺有女尸，周身衣服绚烂如新，然皆已成灰，随手而碎。其尸未坏，肤肉白润，颊上粉泽犹存。又一棺有男尸，坐而不卧。又一棺已成僵尸，上半身生兽毛，下半身生鸟羽，尤可怪也。达官闻之，命将诸棺迁葬他处，不许开视。

黔中有任某者，续娶胡氏，再嫁妇也。然甚贤淑，抚前妻子如己出。数年后，任大病，胡侍奉汤药，支持门户，累月不懈。见夫病笃，知不可为，乃先服毒，欲与俱死，抱夫痛哭，夫卒亦卒。亲友入吊，咸叹其烈。亦有议其不死前夫为可惜者。余按《隋书·列女传》首载兰陵公主事，是亦死殉后夫者，史臣称其质迈寒松。此妇亦其流亚矣。

京师西单牌楼有大宅，为狐居之，无赁者。屋主以久失业，怒甚，往而詈狐。是夕，忽失其子，次日求而得之于此宅。问何以至此，则亦不自知。而其子日就羸瘠，淹淹欲毙。或言东便门楼有狐总管，实司京师狐政，乃具酒食，撰文疏而往诉焉。越数日，往侦空宅，则树上县一首，似猫而巨，喙较长，盖已为总管所诛矣。狐神鼠圣，亦自有道欤？

距通州十里有普济闸，闸之西南有丛冢，相传为和尚坟。不知何年所葬，亦不知和尚为谁也。每于黄昏后，幻作鬼市，迷惑行人。行者患之，迂道避焉。乙亥之夏，有小舟载漕米赴普济闸，暮经其地，舟子呼纤夫改由对岸行。纤夫二人，其一收纤登舟，其一恃有膂力，笑而不信，奋臂独前。俄见灯火荧荧，青帘高挂，似有酒家。知是幻境，即折道旁柳树一大株，执之而往。距鬼市已近，便举柳乱击，见有无数和尚为所击倒。审视则在丛冢中，所见幻境，已无睹矣。乃觅路回舟以告，舟中人皆莫之信。然此后和尚坟头土尽塌落，无复怪异，皆此人一击之功也。

江西河口镇，咸丰中驻兵设防焉。命丁夫入山采薪，见有古榆一株，大可蔽牛，举斧斫之，血汁喷射。有土人告曰："此树已四百余年，甚有灵异，伐之不祥。"乃舍之而还。营中军士闻其事，曰："吾侪何畏鬼神，得此大材而不取，何以供炊爨乎？"明日，复率丁夫数十往伐之，血流如故。俄而树断倒地，响振山谷。树长十余丈，中空如竹，其内枯骨纵横，兼有髑髅一具又有碎碗及竹箸无数。观者咸骇异，莫测所自来。

江西一世家子，迁葬其祖。启穴，则棺已朽烂不全，棺中满贮磁碗竹箸，而不知尸骨所在。堪舆家曰："此殆所谓移尸地乎？"命舁去空棺，入穴审视，则惟西北隅有一小孔，圆如盂口，大仅容拳。姑命从此掘入，至丙丈有余，而尸在焉，僵卧未坏。其旁有磁瓮数枚，有大有小，形制甚古，出以示人，人莫之识。其棺中失尸，而易以磁碗竹箸，亦莫测其所以然。

嘉定城西有玄坛庙，颇著灵异。庚申城陷，庙亦旋毁，鞠为茂草矣。相传其始有某生者，馆于江西龙虎山张真人府。一日得家书，知其父病，急欲归，谋于真人。真人以一符与之，戒曰："到家即焚化。"生登舟解缆，但闻波涛澎湃，舟行如飞。一日夜而至，父病已危，方寸瞀乱，竟忘焚符。符神屡见形求去，乃始忆真人言，具香烛焚化之。是夜，神复示梦曰："送我太迟，已逾限期，不能归矣。"生乃醵金建庙以奉神。初不知神何名，因其像颇肖世间所塑之玄坛神，故谓之玄坛庙。

绍兴诸暨县之店口镇，有陈氏之屋，每遇火灾，而屋不毁。相传国初有陈紫衣者，将建此屋，亲至绍兴城中请夏姓者卜日。夏视之，一田舍翁也，乃曰："请少待，为君择之。"陈即出洋钱十枚为谢。夏曰："既如此，请三日后来。"陈知其以酬谢之多寡为选择之精粗，乃以白金百两揖而进之，曰："老朽一生辛苦，始有此举，幸先生留意焉。"夏曰："既如此，请一月后来。"及期而往，则曰："日已选矣，幸勿稍有更动。"陈谨如所教。屋成而镇上大火，前后左右尽为焦土，惟陈之新屋岿然独存。自是以后，历三十余次火灾矣，至今陈氏犹世守之，而夏之子孙亦尚以择日为业。

湖南湘乡县有胡氏兄弟五人，皆享上寿。光绪四年，其长兄朝瑜八十九岁，次朝瑞八十七岁，次朝琇八十五岁，次朝瑀八十三岁，次朝环八十一岁。湖南巡抚以闻，洵人瑞也。事见邸钞，谨记于此。胡氏五人，可敌周之八士矣。

卷　五

何阿谨，仁和临平镇人。当粤寇之乱，为贼所胁从，与俱至一村农家搜括钱物，于厕瓮中得洋钱八十，攫之去。后从贼中逃归，及乱定，即以其赀开馄饨店，甚得利。而村农颇知之，向之索取。阿谨坚不肯认，且曰："贼取人钱物无算，皆将于我取偿邪？"村农曰："汝曩时取我钱，人所共知，今亦非敢责偿。但我贫苦，无以为生，汝幸有余，稍有以偿我，我非惟不怨，且感尔也。"阿谨执不可。村农无如何而去，后竟以贫不能堪，投水而死。一日，阿谨在店方包裹馄饨，忽谓其妻曰："今日我死矣。"问其故，不答。俄匆匆出门去，急使人迹之，则已赴水死，咸知村农索命也。

临平乡间有兄弟三人者，皆不孝其母，而伯仲尤甚。粤寇之乱，三人均从贼剽掠，颇有所获。乱定，尚有余赀，逐去其母，不与同居。俄其兄娶妇，两弟皆在，同治酒食。母闻来视之，兄大怒曰："今日我喜事，汝穷媪，何得来梏乱我！"操挺逐之去。仲闻之，亦趋出詈骂，其势汹汹。母皇遽走出，哭而呼于市曰："天乎！我有子如此！"时天色晴霁，忽阴云四合，雷雨交作，辟历一声，此三子者皆从室中提出，跪于母前而死矣。母又哭曰："天乎！季子遇我尚不甚酷，何不留以与我邪！"又辟历一声，而季子竟活。

同治庚午岁，湖北咸宁乡间颇有虎患。有盛氏儿牧牛于郊，突与虎遇。儿从牛背坠地，牛以身庇之，奋其角与虎斗，不胜。有他牛来助之，虎乃去。盛氏儿得不死，而所牧牛竟以伤重而死。于是盛氏长老咸集，皆曰："此义牛也。"买棺敛之，穴地葬之，且为作佛事，而使此儿斩衰治其丧，若丧所亲者然，谓之牛孝子。

苏州自粤寇之乱，屋庐多毁，葑门、齐门间则尚有存者。乱定后人多买其屋，移造于阊、胥两门间。有老儒借虹桥滨一废屋，聚童子数人而授读焉。忽闻有声出自四壁，若母鸡之呼其雏。及夜，又闻若有数十妇人

嘤嘤啜泣者。如是数日不止，而匠人已操斤斧至，盖其主人已将此屋鬻于人，人将移造于他所也。舅氏姚松田老人言此事，且曰："其祖若父辛苦而成此屋，子孙不能有，宜乎冥漠之中有深痛矣。"戴子高则曰："此鬼亦不达之甚。有造此屋者，即有拆此屋者。凡物有成必有毁，天地且不能长存，矧区区一屋乎？"余谓子高之论固甚通达，而不知此声非其祖若父所为也。盖天地之精气，无所不在。而在空洞无物之处，则散漫流行，不能凝聚，必有所凭藉，而后其气得以凝聚焉。凡为大屋，其外则墙垣高峻，其内则门户重叠，如是百余年，或数百年，则其气之凝聚者久矣。凝聚既久，斯具形质：形质既立，斯含神明。大而山川，小而城社，又小而屋宇，其为神一也。今一旦将毁拆之，则失其所凭依，而其气不复能聚矣。其神实先知之，故有此悲叹之声，是乃屋之神，而非造此屋者之鬼也。余外家姚氏居临平枣山港，其对门沈氏所居，相传为元时屋，制度与今有异。乱后亦为人拆卸，运斤之始，大声忽发，匠者一人死焉。盖其气凝聚至数百年之久，故强盛而能为厉也。若夫茅茨苫盖，占地无多，聚气亦少，则随成随毁，了无灵异，其理亦可想矣。若谓其祖若父所为，岂荜门圭窦之鬼，其旷达转胜于高明之家之鬼欤？

仁和唐栖镇人姚晋卿，余二儿妇之弟也。少时延江姓者教之读。江亦年少，颇谨饬，终日坐书室中。忽一日，觉体中痛楚，俄而增剧，宛转床褥，呼父唤母，达旦不休。姚氏乃以舟送之归。江既归，遂卧床不起。每夜静息灯，黑暗如漆，尚能下床，于房中行走，稍露灯光，便不能动。若白昼，则虽四面用布幕遮阑，亦止能僵卧，稍求展转而不得矣。如是数年，便溺皆在床中，然饮食如故，体貌丰腴，如无病者。其父江兰圃，固知医，百计治之，不瘳。后穷于术，且意亦倦，不复为处方。而服药既久，一日不服药，则如饥之思食，渴之思饮，乃听其自为计，每日随意买药数味服之，虽无效，亦无损也。忽一日，启户竟出，行动如常。计自得病至此，已及十年矣。一旦霍然而愈，不知是日所服之药，适中病邪，抑或冤孽牵缠，至此解脱也？使段成式见之，当采入《奇病录》矣。

江兰圃有一子妇，于重身之后，忽见有妇人与同卧床中，向之切切私语。初甚骇异，后乃习见之。此妇人著红裙，形状了了，惟所语者谜谈细碎，迄不知作何语。江氏妇大戚，自知及期必不能免，每与人言之，辄痛哭也。俄果以产卒。闻江氏妇颇婉娩，且年亦尚少，未有恶业，殆前生冤报也。

唐西姚氏一妇，忽患奇病，语言不伦，形状诡异。能反屈其足至首，又时或吐舌，垂至尺余，绝可畏怖。姚氏素奉箕仙，乃召仙问之。仙曰："此妇前生为杭州施氏子。有夫鬻其妇者，施为作婚书，而妇不愿别嫁，雉经而死，夫悔之，亦自经。今来索命，不可为也。"姚氏之人环而祝之曰："此前生施氏子事，与今生无涉。其今生在姚氏作妇，颇称贤淑。自夫死至此十余年，守义不嫁，冰霜之节，有足多者。若许以今生之善，赎前世之愆，愿广作佛事，以资谶悔。"鬼许之，附箕而言曰："前愆终不能销释，今生既为节妇，姑舍之去，待来生再向彼索命可也。"自此姚氏妇之病果愈，年六十余而终。

唐栖姚氏又有一妇，体质荏弱，目中能见鬼物。其母家有一妇病，姚氏妇往省之。见病者床前立一黑人，面目不甚可辨；又有一人面色与常人无异，对黑人而揖。每见皆然，甚怪之。此妇之病旋愈。意者此黑人为索命之凶魂，对黑人而揖者，则报恩之善鬼矣。

苏州某甲，初以摇夜航船为业，年四十，犹未娶也。后行贩江湖，小有赀产，乃谋娶妻。艳邻村某氏女，托一媪为平章。媪谋之女父母，不许。媪归，戏谓甲曰："我为若作冰上人，其父母颇不见拒，乃此女以君面有赘瘤，不愿为君妇，奈何？"盖某甲面有小瘤，故媪以此戏之也。甲闻言愤甚，是夜竟以利刃自决其瘤，血殷床席。次日，头肿如斗，宛转号呼，数日遂死。于是邻人皆咎媪。一老叟叹曰："非媪之咎，是有冤报也。"苏城方陷贼时，某甲为贼作乡官，据有其友之妻。其友乘间携妻而遁，甲追得之。友故有瘤在其项，甲先破其瘤，血出如注，乃杀之，死状甚惨。念若此，岂非冤报乎？是可畏矣。

临平乡间有某氏子，刈草于郊。偶见一髑髅，悯其暴露，掘地而埋之。归语其人曰："今日行一善事。"俄而寒热大作，鬼附之而言曰："我在旷野甚乐，汝乃埋我土中，闷不可耐，必杀汝！"其家大恐，为酒食以祭之，焚纸钱无算。数日，鬼始去，某氏子病旬日而瘳。余谓髑髅之乐，过于南面之王，此《庄子》寓言耳。掩骼埋胔，古之仁政。某氏子所为，诚属善事，反以此得罪于鬼，何欤？殆别有邪鬼，借此事为祟，以求酒食，非果此鬼之以德为怨也。

先达某公为朝官时，其次子妇病，有鬼物凭焉。公退食，入视之，意鬼必避已。两侍婢相视而笑。公问故，曰："鬼在公衣袖间，殊不畏也。"公怒甚，闻门下士某孝廉能捉鬼，亲往告之。某曰："明日公于病者窗户外设几席，与某共坐，俾某得望见室中，乃可为力。然布置须在有意无意间，毋使鬼知，知之则遁矣。"公从之。明日某至，公延入坐病者户外，适有棋局在旁，某曰："今日无事，与公一弈可乎？"公曰："可。"甫下三五子，某忽若沉思者，然支颐瞑目，似睡非睡。公笑曰："此君小极矣。"命左右退去，无扰其神思，于是从者皆散。一饭顷，某猛醒曰："鬼在此矣！"手执一瓶，言鬼在瓶中，亦不知瓶所自来也。而室中婢媪辈皆哗而出曰："鬼为人捉去矣！"先是，婢媪辈皆见某入室，鬼即避匿床下。某随之入，鬼又跃上床顶，某随之上。如是数次，始为所获，故皆知鬼已捉去。而在室中者，为某之神，在户外者，为某之形，则众莫能辨也。公问请弈何意，对曰："某始坐此间，即望见鬼在室中，仓皇欲遁，故姑与公弈，若无意于鬼者。鬼不我忌，某乃得乘间直入而获之也。"此事余闻之冯梦香孝廉，孝廉闻之其乡人童萼君先生，云是阮文达公事，不知然否。未敢质言，姑记其事如此。

江西万篪轩方伯，寓居杭州。光绪四年，以病卒。未病之前，其子妇以父病归省之。父谓之曰："我病固不起，恐汝阿翁亦不久矣。近日世间死亡甚众，冥官延我二人核对簿书也。汝来省我，尚宜归省阿翁。"于是其子妇遄归，而万果病作矣。及其卒也，有韩氏之仆田姓者，人谓其有狗眼，能见鬼。是日适奉主命来视疾，归而语人曰："我甫至其门，有神崔判官在焉，止我曰：'此时未可入。'我徘徊户外，见方伯便服出，其后一人从之，即世俗所谓无常也。而门内之哭声作矣。"然则人死固有无常欤？崔判官者何人欤？杭人所言如是，姑记之。

慈溪慈湖书院有二，其旧者在慈湖西，即杨慈湖公祠堂也。有慈湖公塑像，以土木为质而衣冠之，与生人无异。昔年有学究于此教授生徒。学究他出，一徒窃神衣冠自被服之，以骇其同学者。同学者出不意，一惊而毙。嗣后慈湖公像乃真能行动，往往出外，骇逐路人。以铜钉钉其四支，以布蒙其头，始不复出。而此书院遂键闭，无敢居之者。其新者在慈湖东，邑人冯氏捐赀所建也，亦多怪异。有邵君名昌者，读书其中，夜出便旋，忽见长人踞坐树颠。邵颇以胆量自豪，举梃击之，长人跃下，与邵相搏。邵不胜，走入室，长人从之，仆邵于地，大肆捶击而去。邵遂大病，口吐青黑水，不数日而死。又有人于月夜见长人自慈湖书院出，此人亦素负胆量，尾之行。慈湖书院在北门外，由北门至西门外大宝山一大树下，长人始不见。此人施从数里，必穷其所之而后已，其胆量真不可及矣。邵死而此人无恙，盖不犯之，则长人亦不为人害也。慈邑之有长人，人往往见之。俗呼白衣者为白事人，黑衣者为黑事人，或疑为山魈。冯梦香孝廉曰："邵君见其踞坐树颠，而此人又见其至树下而没，殆城南老树精之流亚乎？"余谓梦香之言为然。

同治乙丑春间，严州城中夜夜闻鬼叫，声乌乌哑哑，如小犬鸣。居东北者以为声在西南，居西南者又闻其声在东北，忽远忽近，声无定在，而终夜不绝。论者曰："此必死粤寇之难者，魂无所归也。"其时袁君之京字怀西者，方权建德教谕，乃出己赀为倡，醵钱于四城门各放焰口一坛，并焚纸钱无算。果三夜无鬼声，其第四夜复然。协镇朱君仿而行之，亦三夜无声。吴和甫学使按试严州，居考棚，亦闻之，以问众广文。袁君以告，学使命各城门放焰口，如袁、朱二君故事，又自为文祭之，自是鬼声遂绝。

杭州保安桥有冯氏屋，屋外尚有隙地，谋筑墙围之。畚挶已具，是夕闻窗外鬼哭声甚悲。冯氏或语之曰："鬼哭何为？为鬼诚苦，为人亦未始不苦也。"窗外鬼叹息而去，闻者毛骨悚竖。次日掘土筑墙，于土中得四尸，盖粤寇陷城时死此者。乃悟鬼预知明日将为人所掘，惧其毁伤暴露，故先告哀于人也。为买棺改葬之，后无他异。

慈溪北门中亦有冯氏宅，相传此宅旧有驴精。冯氏一幼子患病，往往僵厥，云有长耳毛身人来至床头，持泥团强食之，疑即此驴精为祟也。后病愈，亦无他。粤寇之乱，宅毁于火，而驴精尚存，其所窟则在喉口中。喉口者，慈湖水入城，与城中诸水会合之故道也。其道经冯氏屋下，湮塞已久。或云赵文华筑城时所塞，或云冯氏之先有官御史者，实建此屋，恶水声之喧聒，故塞之也。数年前，邑人用形家言，率钱鸠工，开浚此道，以经费不继，半途而辍，故喉口中仍无水，驴精得居之，犹时出见形焉。

安吉典史周君言：其家有一佣媪，乃老寡妇也。在周氏数十年，家人皆敬遇之，不与他媪等。为人良善，凡家人诟谇，必委曲解释之。每食无鲑菜，惟酱腐乳一味而已。自云夜间一合眼，即有妇人衣蓝布衫者与之俱，如是数年，习见之，亦不为怪。一夕，妇谓媪曰："今有极乐之境，当与尔一游。"媪唯唯。忽闻声如辟历，眼前有双门洞开，妇与媪并入其中，堂宇轩敞，陈设华丽，俨然富贵家也。既出，妇谓之曰："汝知此何地乎？此地即在尔身。曩所入之门，即尔顶门也。"媪自扪其顶，则顶门已开，如小儿之有囟矣。自是每夕必至其处，妇亦辄与之俱，但不复闻辟历声耳。媪自与妇人游，能见人所不见，或空中有神明经过，媪能见之。故凡便溺，必闭窗牖，且施幕帘，不使有一隙漏光，惧渎神也。忽一日，向空叩头不已。人问故，曰："关帝过也。吾儿关帝之后有黑云随之，恐将雨矣。"时晴日杲杲，初无雨意，俄而雷雨大作，人乃信之。问关帝之状若何，曰："与庙中所塑无异。又问神在空中如何行走，曰："凡神所至，必有白气围之，止见上身，不见其足也。"又数年，媪忽买黑枣啖之，日食无算。怪而问之，曰："吾每夕与共之妇人，乃观世音菩萨也。今将从菩萨去，而以生平饮食太菲，寿数虽终，而食禄转未尽，不能遽脱俗尘，故食枣以盈其数也。"不数日，媪果无疾而卒。

阿三者，象山人，失其姓名。至湖州开垦荒田，居孝丰之乌泥坎。一日，偶失足，蹶于途。忽见有五六人皆著纺绸衫，口操湖音，向之索博进。阿三视之，皆不识也，怒曰："吾何时与尔博，乃负尔邪？"遂相殴击，以一敌众，大受窘迫。俄有老人曳杖至，曰："尔等何为？"阿三告以故，且求援焉。老人曰："若辈无礼，我助尔击之。"挥杖奋击，五六人皆逃匿稻田中。阿三又拾路旁石块掷之，皆应手而灭。老人指路使归曰："彼已灭迹，不足复虑，汝可归矣。"阿三循途而返，忽如梦醒，则身犹僵卧道旁也。归家惫甚，曾被捶击处尚觉痛楚，皮肉皆青黑色，旬余始愈。后至土地祠，见祠中神像，与前所见老人酷肖，知为神助，具牲醴谢之。

定海协镇葛君飞熊，微时素无业。定海之俗，为病者祷祀，必多具酒食。共阵于几者曰上筵，所以祭神；其置于地者曰下筵，所以祭鬼。上筵则主人自食其胙，下筵则分给乞者，任其醉饱而去。凡祷祀之家，必听命于卜者，故群丐日侦探于卜者之门，届期毕集，而葛亦与焉。一日食毕时，夜已深，微有月色。葛乘醉独行，忽见一女子彳亍前途，葛疑为私奔者，试尾之。至一家门外，门不启，而女子入，乃知为鬼。于是就门外窃听，

则姑妇正相诟谇，已而寂然。葛虑有变，急叩户入，则妇又登楼，而姑犹怒坐楼下。葛告以所见，乃大恐，邀葛共登楼。葛甫上，向所见女子趋出，猝与葛遇，跌仆楼梯下，回顾已无有矣。入视其妇，妇悬于梁。幸其时未久，救之而苏，乃厚谢葛焉。

《世本》称巫彭作医，是故古之医即古之巫也。《周官》男巫之职主招弭，以除疾病，尚有古之遗意。至于后世，医日失传，而巫更无论矣。江西南昌府有所谓抢魂者，各村坊咸有庙，庙之神曰太子，白面而有笑容。其身著甲，其首戴兜鍪，一手执旗，一手执剑，不知何许人也。凡病重者，请道士为之抢魂，用响轿一乘，迎太子之神至其家。响轿者，舁之格格有声者也。既至，焚纸钱，道士叩头为病者祈祷。其夜以健者四人舁神，道士从之，又十余人执炬从之。至于旷野，盘旋三匝，众皆大呼。三匝既毕，飞奔而回。甫及门，即大呼病者之名，门内应曰"诺"，于是复奉神于其家。三四日后，仍用道士送之归庙，而病者果愈与否，道士不问也。广东则有所谓唤魂者，亦谓之跳茅山。其法用道士数人，设斋坛，悬神像，诵经谶，皆如常仪。既毕，则布楼梯一具，每级剸利刃，刃皆上向，道士赤足踏其锋，拾级而登。如是数次，谓之上刀山。乃以铁弹一，铁炼一，置烈火中烧之使红。道士口含红铁弹，手捋红铁炼，久之，投入冷水中，水犹鬻然，即以此水为病人洗面。道士又自刺其手出血，涂病者两太阳穴及两掌心，以去内邪。又燃两炬，入病者室中，弹药末少许，訇然一声，满室皆火光，谓之发火粉，以去外邪。最后乃以雄鸡一，青竹竿一，取病者亲身之衣，登屋而呼其名，是谓唤魂。凡唤魂时，若适有物来，或牛羊，或鸡犬，均吉，无则病不治矣。或遇有人来，亦吉，然所遇之人必死。故道士行法时，其前后左右十家内，道士必保其无咎，十家以外，不能保矣。不幸遇此而死，其身必有火印云。余谓此皆师巫邪术，非古巫医之遗法，为民上者所宜明禁也。至宁波乡间有所谓烂泥膏药者，则尤可笑。其人首簪花，面敷粉，行村落间。有就医者，不诊脉，以清水一盘，用笔注浓墨三点于水中。其墨痕蜿蜒而下，用竹管窥之，即述病状，有中有不中，而率以五七言歌辞出之，辞极鄙俚，亦颇抑扬可听。从之索药，则以一泥丸付之，令病者贴某穴，无他药也。故有烂泥膏药之名。自称先世有与仙女耦者，与一丸泥，至今子孙用之不竭。荒诞之词，更不可诘矣。

慈溪俞君，以生人而役于冥中。有活无常之名。俞亦能文之士，颇耻之，故隐其名焉。其往役也，僵卧若死者，但胸膈间微温耳。或竟日而醒，或数日而醒，久而习之，亦不以为异也。询以冥中事，则祕不言。俞有友素相狎，求与偕往观冥中景象。俞不可，苦求不已。俞曰："必欲偕往，宜择静室安卧，虽数日不兴，戒家人毋动也。"友如其教。俞引其魂遍游冥中，亦有城市，与人世无异。俄至一官署，俞有事当入，谓其友曰："子待我于此，勿他去。此间究与阳世有别，倘误入迷途，我不能救也。"友曰："诺。"待久不出，意绪无聊。忽见数女子自署出，皆妖艳异常。其友心动，尾之行，入狭巷中。有小户半启，女子咸入，某不觉亦从之入。忽闻大声如辟历然，惊顾，则己身在豕苙，化为小猪矣。俞自署出，不见其友，寻觅不得，怅怅而归。往探其友，犹僵卧未醒。其家人皆咎俞，俞亦皇遽无策，而抚其胸犹温，乃慰其家人曰："此人生机未绝，当再往求之。"于是又赴冥中，一日余而醒，曰："已得之矣。其魂在数百里外某县某，业已转世，非我亲往，不能返也。"乃至其地，探知一家有母猪亲生小猪。即至猪圈视之，有一白尾小猪，见俞则豞然而鸣。问主人此猪直几何，主人知有异，曰："非银十两不可。"如数与之，携之而归。至友卧室，用铁椎击猪毙之，而其友苏矣。然自此智识稍钝于昔，或由曾堕入猪胎故也。俞君自言每入冥，则城隍神授以草鞋二、扇一。著草鞋，则行走如飞，随心所之，无有隔阂，虽城垣可越而过，如门阈耳。其扇一面红，一面黑，以红者向人扇之，必竟体发热，以黑者向人扇之，则寒颤矣。又言冥中真有血污池，世传产妇必入此，妄也。血污池专治男子。凡男子惟一娶者，不入此池；再娶者即须入池一次；三娶者，入二次。若有妾者，入池之数视妾之数。俞君之言如此，可为色荒者戒，然于理实未是也。《礼》曰："宗子虽七十，必有主妇。"则再娶固非所禁。而古者卿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则妾亦非所禁也。岂有圣人之礼所许者。而冥司顾以为罪乎？余谓冥中无血污池则已，诚有之，必为男女之不以礼合者而设。外妇私夫，悉入其中，则情罪允洽矣。

慈溪之俗，有所谓肚仙者。相传鬼于生前负人之钱，则入其人腹中。其人藉鬼之力，为人招致亡者之魂，人必以钱酬之，偿满宿债，则鬼自去。有腹中止一鬼者，有数鬼同居一腹者。鬼之初入，人必大病，每食必大呕吐。俟鬼所居妥帖，由口出入，游行无碍，而后病愈。慈溪人极信之。有冯氏者，使之招致亡人。其人生前喜食鸦片烟，及至，即索之，乃为铺设茵褥如其生时，设盘于床，盛烟于筒。俄气缕缕出，似有人呼吸之者，不逾时而烟尽矣。此诚可异也。又有王姓者，于寇乱时失其子，请肚仙探之。肚仙归曰："此人为炮火轰死，今其鬼周身黑如炭，形状丑恶。且久与诸厉鬼伍，伧伫獿獶，无复人理。生前之事久已尽忘，招之入室，必将为祸，不如其已也。"而王姓必欲致之，强而后可。俄而肚仙云："尔子已至，无一言，闯然入内室去矣，不可得而问也。"是夕，王姓果大不安，一女一媪均暴卒。王姓窘甚，复求驱去。肚仙云："是非一人之力所能敌矣。幸腹中有三鬼，并力驱之，或尚可为。"俄闻空中搏击声甚厉，自内而外，久之始息。肚仙曰："已为驱去矣，甚矣惫！

慈溪县城东二十里有骠骑山，旧名灵山，俗呼小灵峰。其上有会龙寺，奉葛仙翁像于寺中。凡入寺瞻拜者，必在神前请给牒文，谓之关牒，云死后持牒至冥中，可领银五百两。故乡民登山，必请牒，归而藏之箧笥，临死焚之。寺在山巅，自下而上，可五里许，而登者虽

老弱，必步行，相传以篮舆登，则所领关牒成废纸矣。每年自正月一日至十日，及四月八日，为香期，一县之氓无远近毕登，邻县亦有至者，寺中香火缘此大盛。其牒文诡诞鄙俚，即由鬻纸之肆镂板刷印，上钤葛仙翁印。通人多笑之，以为寺僧造此邪说，藉以图利耳。然妇女临死，往往大呼速焚关牒，牒焚而目始瞑。焚牒时又往往有见其火焰作交龙形者。冯梦香孝廉曰："天地之道，不外一诚而已矣。千万愚夫妇，诚意固结，安知冥中不由此增设一例乎？万事万物，不诚则虽真亦妄，苟诚则虽妄亦真。"余谓此论是也。《中庸》云"不诚无物"，可知诚即有是物矣。古之明器，今之纸钱，皆可以此例之。

慈溪冯孝廉贞祐，字膺甫，以才气自负。所居宅有鬼为祟，往往白日见形。或于地下伸出人头，俄与屋齐，或见披发人，伸舌下垂至地。种种怪恶，不可殚述，孝廉不惧也。常佩一宝剑，见鬼必逐之。一日逐鬼，鬼逃入其妻室，妻适免身。俗呼产妇房为红房，一月内人此为不洁。孝廉守此戒甚谨，鬼知之，故逃入红房。妻见鬼坐床沿作喘息状，大惊，呼孝廉入逐鬼。孝廉终不肯入，但执剑立门外，呼曰："鬼如有胆，何不出与我斗乎！"后孝廉为文讼诸城隍，甫具藁，未誊也，夜闻案上纸笔有声。明日视之，纸已裂，笔尽秃。孝廉笑曰："鬼畏吾文乎！"易纸笔书之，焚于城隍之庙。是夜，闻有锁炼声，至旦始寂，而自此鬼果不复见。

唐西镇人张庆孙，当粤寇之乱，避居盛泽镇，得病而死。死后其魂至盛泽之土地庙，盛泽土地以其为唐西人也，送之唐西之水南庙。水南庙者，唐西之土神，其神乃陆姓女子，死而为神。唐西一镇有水南水北之分，其庙在水南，故俗称为水南娘娘云。又由水南庙仍送之还盛泽土地庙而苏。未旬日，其妻劳氏死。先是，庆孙之死也，劳氏遍祷于群庙，请以身代。有庆孙之伯父行七者，死十余年，至是附一佣媪之身，语劳氏曰："汝意甚善，然汝亦吾家健妇，不可少也。盍以尔女代？"劳曰："此女年幼，吾尚望其成立。"坚请以身代。其七伯曰："汝意既决，吾不汝违。然此事亦甚周折，吾尚须大费钱财耳。"及庆孙苏而劳死，知冥中从其请也。又临平人徐守之，其子名美生。美生病且死，美生姊才十余岁，忽从梦中呼謈而醒，其颊红肿，遍体亦有青痕。问之，则云为其祖父母所挞也。时其祖父母久死矣，问："何罪挞尔？"曰："祖父母欲我代弟死，我不可，大加笞楚。我痛不可耐，已许之矣。"未几果死，美生病竟愈。由此二事而观，则死真可代也。惟圣人知之，故周公有请代之言。俗儒读《金縢》而疑焉，彼恶知死生之说，与鬼神之情状哉！又余二儿妇姚氏，幼时为其祖母所奇爱。年六岁，大病已死矣，其祖母命制棺未就，故尚未敛。有欲舁之出者，其祖母辄痛哭抱持之。有幼妹甫一龄，乳媪剑之立于旁，其母叹曰："尔姊且死，尔祖母悲悼如是，尔不知邪，何不以尔代之？"是夜举家不寐，环病榻前，忽病者自床上自投于地，若有人提掷之者。众人惊诧，急抱之起，则已活矣，俄而其幼妹死。

范某，江西南昌人，居顺化门外。少无赖，族人患之，屡送官惩治；释回，则为患愈甚。族有某甲者，昌言于众曰："尔曹但缚之来，吾当掐其目，使彼不复能为患！"众从其言，缚某付甲。某乞哀甚苦，甲不听，竟抉其两瞳子，某遂以瞽废。后十余年，甲死，有子四人，某皆与之昵，若忘前隙者。光绪五年腊月，甲二子有事入城，某与偕焉，共宿于城中范氏之祠。三人者同床而卧，夜半，某以利刃剸二子之腹杀之，而自诣县言状。夫以瞽废之人，卒能手刃所雠者之子，虽其事不足道，亦可谓智深勇沉者矣。

临平有沈姓者，患病数日，颇困顿。忽若有摄之者，随至一官府，有主者检籍曰："此人未合死，误被摄取，仍当送还。"乃命人导之出。见堂下罪囚无数，敲扑甚苦。有沈恺者亦在其内，其素所识也，裸而受刑，遍体糜烂。旁有人谓曰："明日且以铁索穿尔鼻。"沈见之，甚为悲悯。俄而若梦觉者，遂苏。使人视沈恺，则病卧床褥间，宛转呼号，已历数昼夜，求死不得。明日，其妻方持药至，忽鼻孔中喷出血二道，即时气绝。沈恺为人暴戾恣睢，久为乡里患，及死，人咸快之。余谓冥吏误摄，载籍常有，如《前定录》所载因追金乡县尉韦泛，而误追金坛县尉韦泛；《朝野佥载》所载因唤天官侍郎许子儒，而错唤地官侍郎周子恭，皆是也。若此沈姓之误摄，则似有意，盖欲使之见沈恺在冥中受罪，转告世人以为鉴戒耳。不然，则沈恺之死，虽有鼻中出血之异，安知其为冥谴哉！

安庆人游某，侨寓江西。其子妇重身，逾期不育，腹彭亨若五石瓠。或荐术士治之。术士至，披发跣足，禹步于庭，仗剑指麾，口诵咒。手执一雄鸡，刺其血，书符二。一焚其灰于水，令妇饮之，一令妇佩之于身，曰："两日内必生，然恐所生非人也。"越两日，妇腹震动，大痛欲死。俄腥风起自床下，灯光惨淡，房中人咸凛凛，而妇已产矣。视所生儿，毛鬖鬖而色甚黑，眼鼻不可辨，口则甚阔，几过其耳，手足亦略具。通体柔弱无骨，提挈之则长，释手则短。咸共怪异恐惊。产妇命举而弃之野。余二儿妇因言其在家时，见亲串中生一子，至十岁外，犹不能行立。置之一大木盆中，便溺皆于是。提挈之则高与人等，释手则一皮浑脱耳。其母恶之，略不省视，其祖母怜而饮食之。年十六，竟死于盆中。余谓古称徐偃王有筋无骨，此岂其类欤？大儿妇又谓湖北咸宁乡间多怪产，有石氏妇，凡九产而生怪物九。大儿妇之嫂，石氏女也，实亲见其三：一猴、一蛇、一鸟。

湖北咸宁乡间有毛氏女，未嫁而与人私。父母怒而杀之，埋其尸于野，俄而成僵尸，出逐行人，乃发而焚之。俗言焚僵尸必覆以鱼网，则尸烬而鬼亦灭。时偶未计及，焚烟上彻，有红鸟见于林端。已而其鬼果时出为厉，凡人家子女之洁白端整者，每每为所祟而死。远近咸称之曰毛家姑妈，不知其所起，亦不知其何以得此称也。为所祟者，初不自言，虽父母前不告也。其人了无疾苦，但言欲制某色衣，某色裤，某色鞋袜，女则并抹胸缠足，一一布置。诸物既具，始言毛家姑妈招我去

矣,向所布置皆毛家姑妈为之也。乘人不觉,即取著之,或仰药,或雉经,无一免者。于是人皆畏之,各村皆为立庙;庙立之后,为祟如故。有咸宁令某公,闻之大怒,悉毁其庙,且至江西真人府求施勅勒之术,自是稍静谧,然其为祟已数十年矣。方其盛时,乡间至不敢言毛家姑妈,偶言及之,则动色相戒云。及粤寇乱后,毛家姑妈复出,然不至如前之甚。诸被祟者,或仍言毛家姑妈,或言某氏子某氏女,则皆向之死于祟者,盖其徒党也。异哉!毛氏一女子,非取多而用宏者,何死后数十年犹有灵爽若此也?殆戾气所锺欤?又有顺宝者,咸宁范氏女,亦未嫁而私于人,为父母所杀。其鬼时时出见,久之人亦习见而不为异。每春日,诸女至山中采茶,薄暮则顺宝之鬼辄出助之,与其妹尤昵,几于无日不见。每语妹曰:"我不肖,死固分也;妹幸好为人,毋似我为父母羞。"此鬼殊有意,胜毛家姑妈多矣。

嘉庆时,钱唐人某游天台山,见一人自称陆讲山,言明季事甚详,异之。明日复访其人,则不复见矣。某欣然以为遇仙。按陆讲山先生名圻,字丽京,钱唐人,乃国初西冷十子之一。少负盛名,与弟阶、培称"三陆"。培以行人死甲申之难。先生后为湖州庄氏之狱所株连,及事白,奉母隐西溪骆家庄,常卖药苕、霅间。及母殁,弃家远游,不知所终。至嘉庆末,此人犹得见之,殆真仙矣。

震泽王君蟾生,余门下士王廷鼎梦薇之父也。道光庚子岁,读书东安村之八蜡庙。庙有楼,王君与诸友昼则读于其下,夜则寝于其上。一日,诸友皆外出,王君独留。忽狂风起,窗户皆鸣,卷帙飞舞。突见一老叟兀立案前,年可六十许,黄面白髯,目开合不止,两手向空作攫抓之形。王君惊问何人,叟不答,徐徐却走,退至东壁,如嵌入者,两手攫抓如故。王君大呼,有老僧闻声趋至,则全身已隐,而须眉口鼻犹见于壁,栩栩欲活也。惧而走出。薄暮诸友至,复偕人视之,则无有矣。是夜仍宿于楼,夜半闻扣窗声,窥之,则有长人足立庭中,而首出楼外。诸友中有吴友霞者,素有胆,潜立窗侧,挟利匕首伺之。俄其人探手入,急以匕首刺之,中其腕,大叫而遁,匕首亦随腕俱去。俄闻锵然有声,知匕首堕矣。明晨得之于殿庭之西隅,血凝如膏,腥秽不可近。其时庙中人咸集,循血迹求之,至庙后,有败棺数具,一棺盖有渍血。僧曰:"必此棺为怪矣。"议焚之,王君止之,后亦无他。余谓昼所见者或即棺中人;若夜所见者,怪也,非鬼也,鬼安得有血乎?使非昼有此异,夜必酣眠,或为怪所攫食,未可知矣。棺中人与诸君有恩,王君止焚,是为有见。惟棺盖血迹又似可疑。或曰:"必此怪恨棺中人,而以此嫁祸也。"若然,则俄顷之间,机械横生,捷于鸣镝,视巨手破窗,更为可畏矣。

平望镇之西,有地名韭溪,里人潘氏之墓在焉。某年夏,忽于赤日杲杲中辟历一声,白云四起,有一物从空中堕其墓上。其物长四五尺,牛首鼍身,有角有鳞,而无尾。四足皆五爪,而后足若痿痺不能起者,但以前两足蹒跚而行。所过之处,翁仲俱仆,大木尽拔。村人大骇,聚而观之,且奔告于潘。次日,潘至,是物已力倦,卧于丰草中,腥气不可向迩,蝇蚋集于其身,遍体蠕蠕然,而是物若不知者。或以竹竿刺之,亦不动,间或昂首一嘘气,触之者无不立倒。潘知其异,禁人勿犯之。无何,风雷交作,大雨如注,物奋身一跃,腾空而去。至天半,犹垂首俯视,久之始杳,竟不知是何物也。

布袋和尚者,不知何许人。嘉庆中,至吴江县城卖卜,居城东关帝庙中,口操楚音,年可七十余。项下县一黄布袋,不暂释,因以名之。袋广长仅尺余,不甚丰满,而和尚每日所用之具,若杯,若壶,若冠履,若纸墨笔砚,咸取之此,未尝阙焉。日卖卜,以十事为限,谈休咎辄中。既毕,则遍游村市,见字纸,必拾之投袋中,恒劝人惜字。自言每日所拾,暮则权之,必满一斤之数,如是者三十余年矣。庙中人有伺其熟睡而探其袋者,止得龟壳一,长寸余。于是皆疑为仙,环而叩其术。和尚厌之,用不恒至。一夕忽来,即阖户而寝。次日日中不起,呼之不应,破扉入,则和尚圆寂矣。失其袋,大索不得,正共惊异,而西郭外之人麕至,咸曰:"和尚成神矣!"盖其地故有土地庙,是夕,父老皆梦土地来别曰:"吾去矣。明日有县布袋于项者,是代吾者也。"及旦,父老至庙中察之,则见神项下县一黄布袋,诧曰:"此布袋和尚之物,何为而在此?"入城,而和尚果死,故知其真成神也。众即葬之土地庙后,至今神项犹县布袋云。

桐乡倪亚卿,弱冠游吴中,寓桃花庵之梦墨楼。一夕独坐,忽闻窗外吟诗声,静听之,其诗云:"生怕秋来瘦不支,十年心事诉谁知?荒庵寂寞如宫禁,况是风清月白时""一病奄然百事灰,多情无力挽春回。青山绿水桥边路,苦望郎君拨棹来。"声甚凄婉。倪知是鬼,即亦不惧。俄见一女子推扉入,倪问曰:"卿何人也?"女曰:"妾姚氏,字修竹,家山塘,故风尘中人也。年十六,为贵州李小白刺史所赏,许以千金聘妾,先下百金为定,期三年之后改官江南,然后来迎。乃瓜期满矣,而花信杳然。妾感其情,誓不再嫁,独居抑郁,半载而殂。三寸桐棺,即停庵后,偶来玩月,聊尔哀吟,以抒幽悃,幸勿见讶。"倪怜之,以手抚其背。女却立曰:"妾以守贞,故归泉壤,否则犹在人间也。"言已遂灭。次日验之,果有一棺在墙隅,倪因题诗楼壁,以识其事。越二载,有都司李某自黔来苏,亦寓此楼,见诗惊曰:"李小白,吾父也。于咸丰十年殉难,吾即以先人难荫得此右职,初不知有斯事也。"因属庵僧:"善视此柩。吾差事毕,再来此,当为营葬。"然其后亦不复至。

咸宁毛氏有一婢,年十三四矣。其主母虑火灾,防范甚严,虽天寒不许近炉火。忽一夕,举家闻恶臭,若火炙物者,已而邻舍亦闻之,竞扣扉问故。其主母即呼是婢,则不知所在。旋得之于空室中,足踏铜火炉,倚门而立,呼之不应,视之,死矣。竞前挽之,则随手而化为灰,独两脚不化,犹立铜炉上,流膏满地。而室中物一无所毁,其所倚之门亦不焦灼。异哉!谓火自炉起,则当先焚其足,何其足转不化欤?或疑如佛家之戒火

自焚，然此一蠢婢耳，平时初无异人处，且膏油流溢，死亦甚惨，戒火自焚，必不如是也。或疑此婢必先醉烧酒，火气薰烝，引动内火，遂至自焚。此颇似近之，然藏府燔烧，筋骨俱烬，其楚毒为何如，尚能植立不动欤？是真不可解矣。

绍兴萧山县有隔河，其河于百余年矣。光绪五年夏大旱，乃访求其故道，集民夫浚之。有周姓者与其役，掘得一石门，长广二尺许，启之则如隧道然。疑故时人家泄水之沟也，以竿探之，忽有声若人欬者。异而益穷之，至丈余，欬声愈厉。有青蛙数十跃出，大者如盂，最后一蛙，身长尺，色深黄，腹下纯白，遍身黑斑累累然，怒目大鸣。人或击以竿，蛙以前足格之，竿为之折。于是人争击之，蛙抱一木桩，兀不动，惟以后足相撑拒，口格格如鸣鼓。有老人急止之，曰："此非常蛙，杀之恐不利。"众韪其言，拟纵之河，而蛙抱木不释，爪之入者三分。众因舁其木而投之，甫及河，蛙一跃而去，须臾大雨，四境沾足。

童元发，严州淳安人。其地皆山也，山多猛兽。元发父自城晚归，中涂一熊突出攫之，仆焉。同伴者狂奔而免，纠众还救之，熊始去，而元发父碎首刳腹死矣。奔告其家，时元发甫弱冠，日持匕首哭父死所，欲得熊而甘心焉，或数夕不归。母匿其刃，禁不使出。元发哭愈哀，月余复窃刃而逃，村人遍寻之不得，自是踪迹杳然矣。而数十里内，山中居者恒隐隐闻哭声，或夜静，闻霍霍磨刀声。去其乡五十里，有地名叶家坂，居人以猎为业。一日入山，见一兽，人面而兽身，以敝衣蔽体。众异焉，发火枪击之，不中，兽奔，众逐之。兽呼曰："吾童元发也，勿伤我。"众人素知其名，呼与俱归，元发腾跃而去，捷于飞隼，俄顷不知所往。于是远近皆知元发不死，且喧传其异矣。元发母闻其事，思念甚切。一夕，忽闻扣门声，启之，则元发闯然入，曰："儿今得报父雠矣！"气咻咻喘不止，汗淋漓如雨，肩一物掷地，腥臭不可近，烛之，熊也。母惊喜，邻舍毕集。时元发去家已一年余矣，问其所历，曰："自入山后，日伏岩穴中。饥则采果实，或掘黄精白术食之，寒则集槲叶松毛为衣。数月后，觉身体轻捷，且生氄毛，如猿猱然，逾坑越谷，无异平地。日夕祷于山神，愿报父仇。昨宿枯庙中，梦神告曰："杀而父者，去此不远，东行十余里，沿涧伺之，可得也。"如其言，果见熊饮于涧。剚刃其腹，应手而毙，遂负之归。"闻者莫不叹异。翼日，熟而祭于其父之墓，并具牲体，酬神于山。嗣后饮食衣服仍复其旧，身亦重坠，与常人无异，惟遍体之毛，竟不脱落。余门下士王梦薇曾于同治十一年见之淳安市上。其人颀而长，年可三十许，肌理黧黑，两颧毛毵毵然，视其手臂亦然。人皆曰："此童孝子也。"惟神识不甚慧，问之多不答，如聋聩者。识者谓积惨伤其心也。粤寇之难，近村多被焚掠，而童孝子一村独无恙。

吴江梅堰镇有殷姓者，贾人子也。畜一鹦䳇，五六年矣，爱之如子。咸丰十年四月，粤寇突至，殷举家奔窜。半途忽忆鹦䳇，复还至家中，谓鸟曰："寇至矣，不能终畜汝，汝速去，勿罹此祸。"遂开锁纵之。鸟去而寇至，几不免。后岁余，殷徙居莺湖之计家港。一日，鸟忽至，飞鸣于室，若有所言。殷不悟，饲之不食，笼之不宿，至夜不去，啁啾如故。俄闻炮声，始悟贼将至，鸟速之去也。即挟眷属狂奔，而贼已四面合围，不得脱。天迟明，潜出，欲越桥北走，而寇伏于桥侧，群起遮拦。忽有一鸟翱翔其间，贼注目视之，鹦䳇也，口衔白布一幅。咸共骇异，疑为神，逡巡久之，而殷氏之众已从桥上去。贼因鹦䳇之异，亦不穷追。殷至光绪中尚在。

周如三，浙江山阴人，卖药为业。尝与村人采药王山，山有涧，狭而深，两旁石排列如矛戟，止容一人入，而黄精紫参生其中。周解衣使同伴者缒而下，有所得，公焉。其同伴有赵某者，见周衣巾藏白金十余两，利之，乃怀其金，与众俱走。已而周欲出，呼其曹，莫之应，窘而大号，亦无闻者。不得已，缘涧行。涧甚纡曲，广狭靡定。行十里许，得一洞，外窄而内宽；窥之，若有光。入之，则有一蛇存焉，长四五尺，围可五寸，鳞甲陆离，形状颇异。悸而欲出，已为蛇所见，因跪而告以故，并求寄宿焉。蛇若颔之者，周遂匍匐入，伏其侧。洞中山气薰蒸，不雨而滴，又昏暗无天日，不辨旦暮。久之饥甚，见洞有一石，光滑如脂，蛇恒以舌餂之。意其可以疗饥，又跪而祝曰："小人不食三日矣，愿分君之甘。"蛇又若颔之者，因 亦就餂之。石淡无味，然饥火顿息。如是数日，忽闻雷声殷殷，在山之巅。蛇闻之，蠕蠕然动，未几暴长，头角峥嵘，不蛇而龙矣，腾跃欲上。周攀其角曰："龙王一出，某老死洞中矣。愿从龙王偕出。"蛇又若颔之者。辟历一声，挟周俱上，俄而坠于地，则其村也。乃反其家。家人喧相告曰："吾以汝为死矣。"周曰："谁言之？"曰："闻诸赵。"周欲诣问赵，而赵已至，披发跣足，奉衣及金跪于门外，自述前意。问："谁使汝来？又谁使汝言之？"则赵亦茫然不知也。

卷　六

湖北咸宁有某氏女，颇娟好。粤寇之乱，有贼数人，突入其家，见女艳之，欲劫之去。其父母村农也，呆痴不晓事，谓贼曰："吾女已许嫁某村某氏子矣，安能从汝？"贼曰："易耳。吾往某村杀某氏子，则尔女可从我矣。"父母曰："虽杀某氏子，亦不汝从！"贼曰："然则并汝二人杀之，尔女可从我矣。"女见事急，从容谓父母曰："吾父母何老悖如此！我得嫁将军，异日为妃为后，未可知也，岂恋此田舍郎哉！"又谓贼曰："我从将军去，父母老悖不足与语。"父母牵女衣而哭，女挥手曰："儿此去大好，何用悲苦。然父母宜即日他徙，不然地方官府知儿从贼，必以为父母罪矣。"言已，从贼竟去。甫行数里，又谓贼曰："吾固许嫁某氏子，今从将军去，异日某氏必向父母索女，且为父母累。幸此地距某村近，宜往与诀绝。"贼从之。女平时固常至婿家，且为其姑所怜爱。乃是乃径诣其姑告别，且谓之曰："舅姑宜即日

他徙，不然地方官府知儿从贼，必以为舅姑罪矣。”其姑闻之泣，女不顾而行。贼欲犯之，辄好语之曰：“我固从汝，然须成礼，不可苟合。”行一二日，贼又欲犯之。女度父母舅姑皆已他徙，乃抗声大骂曰：“狗奴！我良家女，且已许嫁某氏子，岂从汝辈犬彘哉！”贼见其意骤变，大骇，尚以其貌美，不忍杀，以甘言劝慰。女骂益厉，自以头触贼刃，遂见害。此事余大儿妇言之，以不记其姓氏为憾。余曰是无伤也，《明史·列女传》所载，如招远孝女、石门丐妇、上海某氏、六安女之类，皆不详其姓氏，至今何尝不炳然史策哉！

苏州桃花坞有魟髭阿庆者（“髭”，俗字，古无之，《集韵》有“𩑶”字，蒲孟切，音膨，瓶属。或即此字），多膂力，乡里咸惮之。有某甲与之忤，庆纠其党，欲殴之。甲惧，奔告于庆之妻父，其妻父曰：“是不可以理谕也，汝谨避之而已。”甲匿数月，偶出，遇庆于途，痛殴之。甲愤且愧，归则吞生鸦片烟而死，乡里莫敢为一言。久之，阿庆亦死。其子曰二和尚，年长矣，家亦小康。一日，自市上晚归，遇甲于涂，呼曰：“汝父杀余，余今且杀汝！”和尚大骇，狂奔归家，遂大病，述所见，家人大具牲醴以祭之。久之，病始愈。逾年，又遇诸涂，归又大病，家人为焚纸钱无算，久之，病亦愈。而和尚以久病，遂失业，家亦落。一日，又遇诸涂，和尚习见之，亦不畏也。谓甲曰：“吾今非昔比矣，饔飧不继，生亦无味，顾安所得死？”甲曰：“何不食生鸦片烟？”和尚诺之。至夜，谓家人曰：“某甲教我以御贫之计，吾从其教，已食生雅片烟矣。”家人方惊愕，而和尚忽跳掷号呼，移时竟死。

门人王梦薇言：其乡先达有观察仲公者，微时读书于蒯氏之园。一夜，闻池中澎然有声，俄一人推扉入，面色微赪，鬑鬑有须，向公长跪。问何人，则叩首曰：“公勿怖，我乃鬼也。生前为蒯氏仆，失足死池中。冥司怜我无罪而死，且沉沦三载，不求替代，将保我为土地神。然仍须阳间贵人一保状，故敬来求公也。”公笑曰：“我一介寒儒，且阴阳路隔，何能为！”鬼苦求不已，公乃取名纸书一“保”字付之，欣然叩谢而去。次日，问诸蒯氏，果有此仆云。后公以编修视学江西，携眷属乘舟赴任，守风，泊一山下，见士女往来如蚁。问其故，曰：“此山土地神素灵异，今值生辰，故数十里内咸来瞻拜，此年年一盛会也。”公有子才十龄，闻之欲往，乃使数仆负之上山。至则笙歌鼎沸，百戏杂陈，观者环立如堵墙。诸健仆拥公子直至神前，公子忽仆，口流白沫，呼之不应，掖之不起。仆知干神怒，急叩首谢，无益。众人曰：“是非其父母来不可。”仆急归，述于公。公不得已，具香烛与夫人登山。既至庙中，仰瞻神像，宛然蒯氏仆也。乃曰：“子非数年以前求吾作保者乎？今得志，何漠然无故旧情也？且孺子无知，有何干犯，而凌虐至此。其平日妄作威福可知，余误保矣。”言已，举手批其颊，神首应手而坠，公子顿苏。众愕然，公为述其故，自是香火遂绝。

苏州珠明寺有痴和尚者，蓬头垢面，嬉笑无度，其状类痴人，因以为号也。常数日不食，或一日而食数日之食。冬夏衣一短布衲，不易亦不敝。畜一黑犬，跬步不离。每晨必出城，登枫桥，向西方呼吸良久而返。市中果饵鲑菜，任意攫食，食毕，纳其余于袖中。凡经其攫食者，是日利市三倍，故人皆乐之，不责直，亦从不予直也。若强之食，则必如直而偿，或却之，则投其钱而去。好与儿童嬉，袖中物辄分给之，亦有索之而不与者，莫测其意也。又能医人，有病者招之辄往，或不往，则病不治矣。有陆某病瘵，群医束手，乃延之诊治，比至，已死矣。和尚熟视大笑，急索笔，书一方云：“泰山石一片，蟠桃仁二十粒，扶桑木一株，用黄河水煎。”众难之，和尚又大笑，索火焚之，以其灰和茶灌死者口中，须臾即活，病若失。其医他人，用药悉类此，皆烧灰和水饮之也。一日，至日昳不起。寺僧异之，窥其户，异香满室，入视，则已圆寂矣。舁之，轻如蝉翼。其所畜黑犬寻亦死。

俗谓悬物曰吊，汤临川《牡丹亭》曲曰：“高吊起文章钜公。”则明人已然矣。因而以缢死为吊死，其字实当为“了”。《玉篇》了部：了，丁了切，悬物貌。丁了切，其音如鸟，与吊略殊，然亦一声之转。《广韵》上声有蔦字，都了切，读如鸟，去声。有蔦字，多啸切，读如吊。然则了亦可读如吊矣。相沿既久，遂莫能改。河南省城有所谓老吊爷者，缢死鬼也。其人姓张，名子和，生时以卖布为业。一日，负布数匹，售之于市，为贼所窃，愤而缢死。死后颇著灵异，县中捕役奉以为神，尊之曰老吊爷，为之立庙。凡捕盗贼不得，得祷之，辄有应。其始惟详符县有庙，后中牟县捕役祷而应，因亦立庙。余亲家翁樊玉农观察曾宰中牟，其长女即余长子妇也，时尚幼，曾往观之。神像高才二尺许，立而不坐，手执雨伞，背负布数端，宛然一市井中人也。祥符有富民某姓者，生一儿，雇村妇乳之。妇负儿出游，俄失儿所在，大索不获。闻于官，官命役踪迹之，亦竟杳然。役祷于老吊爷，出而有鸦噪于前，若相导者，因祝之曰：“尔果神欤，请止。”鸦即止。又祝之曰：“尔果神欤，请飞。”鸦即飞。乃随之行，至城外一处，鸦集于地而噪。就其地发之，则儿尸存焉，断而为八矣，然莫知为何人所贼。祷于神，神亦不复指示。时村妇已去，久之，复入城言于其主曰：“杀儿者，即吾夫也。吾夫素无赖，频向我索钱，未满其欲，因促我归。我恋所乳儿，未忍言去。夫愤怒，乘我不觉，抱儿去，杀之也。”于是官逮其夫至，讯之，如妇言，乃论如律。妇诚愚，岂懵然不知杀人之必偿其命欤？殆亦若有使之者矣。

樊和气，湖北咸宁人，余大儿妇之再从兄女也。其父名希森，以财雄于乡。咸丰二年，粤寇至，希森全家迁居省城中。俄而贼围省城，时和气甫十三岁，父素所怜爱，谓之曰：“吾全家无脱理，汝年幼，可偕仆媪辈逃匿。吾止汝一女，无俱死也。”和气曰：“父言误矣。父母止我一女，祖父母不止父一子乎？父宜亡去，存先人血食。一家细弱，俱宜早死，免为父累。父乃命我逃匿，设不幸落贼手，人必曰‘樊氏女为贼所得矣’，此言

父岂乐闻哉！”已而贼围益急，城且旦夕破，举家和药以待。及城陷，父将饮之，和气夺其药去，而谓其母曰：“此母与儿辈所宜服也，儿请先母尝之。”言已，即举药一引而尽，曰：“此药甘如饴耳。”诸妇女亦有饮者。俄闻贼已封刃，且传伪檄安民矣，乃各以药解之。诸妇女皆苏，惟和气最先饮，毒深不可救，竟死。时仓卒不得棺，乃纳其尸于橱中，而埋之屋后积灰之下。未几贼至其居，举家分散，各不能相顾。贼退，始先后归其家，男妇数十人皆幸无恙，独和气死耳。因复入城，至故所居，发积灰求之。其橱固在，启之，尸尚未腐，面色如生，乃具衣衾改敛之。其手足犹可屈伸，惟腰间若有微创，盖先时纳尸橱中，误伤之也。然人虽见之，虑其母伤悼，亦不以告。久之，和气见梦于其母曰：“儿本仙女，死仍为仙。今在杏花仙女处，甚安乐，惟腰间微觉痛楚，亦无大苦，母勿念也。”母觉以语人，不解腰痛之故，人始以所见告，益信梦之非妄矣。

大儿妇樊氏言：其家庖人治一鳖，已以箸夹其头，将断之，忽其尾间又出一物如头然。庖人诧曰：“岂此鳖有两头欤？”强纳入之，复以箸夹其头，头出而尾间物亦出。庖人大怪之，乃曰：“吾熟尔于釜中，看尔有何怪异！”及熟而剖之，则中有一人焉，其状如老翁，须眉宛然，头戴风帽，身披氅衣，但不见其足耳。仆媪辈传观之，儿妇时尚幼，亦取视焉。虽已干腊，尚可把玩。或语庖人曰：“此鳖宝也，生得而畜之，则可以尽得天下之宝矣。”庖人乃大悔。

高君者，与临平周氏有连，余昔寓临平，屡见之。人以其行七，呼为七先生，忘其名矣。喜食鳢鱼，每使其子妇手治之。一日，其子妇治一鳢，未奏刀，而鳞间血溢出，诧曰：“此鳢有异，吾未之见也。”及熟而进之，以其异告，劝翁勿食。高殊不之信，笑曰：“鱼必有血，此何足异？”竟食之。是日遂死。按鳢鱼首有七星，亦名七星鱼。道家以雁为天厌，犬为地厌，鳢为水厌，是为三厌。高君喜食鳢，卒以陨命，可不戒欤！

苏州阊门内有屋一区，浙人唐氏僦以鬻缯帛。余妻昆弟之子姚谷孙与其事。一夕，与同业某氏子夜话颇久，觉有饥意，乃携鸡卵数枚欲就厨下熟而食之。甫出户，而所执之烛骤灭。是屋素著怪异，谷孙习之，亦不畏也，笑曰：“岂其鬼欤？”呼某氏子复以烛来，及至厨下，而烛又灭。谷孙曰：“汝能灭之，我不能然之欤？”乃与某氏子各执一烛，且各藏火种，此灭则彼然，彼灭则此然，屡灭屡然，竟煮熟鸡卵，食之而返。又小仓口一屋，亦有怪异。余尝僦居之。余长子绍莱与女婿许子原同卧一室中，夜深不寐，偶思得食。是日适有祀神之鸡，虽已启毛取血，未熟也。乃就窗外短墙上一小火炉，置铛于上，入鸡其中，敲石取火，束薪蒸而然之。两人皆不习爨烹，久之不爇，而意亦倦，抽薪灭火，仍归就枕。俄闻窗外有扇声，又有薪柴爆裂声。虑火未尽灭，或致上炎，偕出视之，则炉内初无一星之焰，而铛中已鬵然沸矣。发而观焉，鸡已烂熟可食。初不知其所由，姑取而饱食，竟无他异。余谓此必狐魅为之，非鬼也。

河南中牟县民间一女子，生而两目与人异。其瞳子旁有白痕一线围之，自幼能见神鬼。甫能言，即言空中某神人过，某仙人过。人虽不之信，然以某神某仙之名非童稺所能知，亦颇异之也。五六岁时，即能为人医病，久之其名大盛，延请之者无虚日。其治病也，不切脉处方，随意以一草一果食之。或使人入市买药物少许，所买药皆人所常用之品，且所值不过一二十钱，而病人服之，无不瘳者。一时哄然，以为神医。然不受谢，或以食物遗其父母，少则受之，多亦不受也。自言不能过十八岁，如期果无疾而卒。其人盖在道光初年，惜谈者失其姓氏也。

湖北有某媪者，乳医也，俗谓之收生婆，其始亦与他媪等。一日，偶于田间拾得死人手一，携归供奉之，嗣后其术益神。凡有召之者，或即时而往，或迟之又久而往。其至也，必适届其妇产时，未尝早至以待，亦未尝有不及也。一入其门，即知所生之为男为女，百不一爽。亦有呼之而不至者，则此妇必危矣。所至不索重酬，然竟以此起家。年八十余而卒。其晚年不轻为人收生，有难产者召之，犹时为一往。

楚人有梅姓者，官于中州。其妻将产，使人召收生媪，媪至，见一妇待于中堂，服饰甚艳，戴花满头，责媪曰：“来何迟也！人家何等大事，汝乃迟滞如此乎！”媪惶悚谢过，乃命入房视产妇。而妇产颇不易，久之，势甚危殆，媪曰：“事至此，恐不可为讳矣，宜请主妇来。”其家人曰：“产者即主妇也，吾家安得更有主妇！”媪曰：“待我于堂，且责我迟滞者谁欤？”家人闻之皆大骇异，谓无是人。媪不信，遍索之，果无有。已而其妇竟卒。后有知者，曰：“旧有朱姓居此屋，其妇以产难卒。”据媪所见，与朱氏妇形状相同，殆必其鬼矣。岂以产难卒者，亦如缢鬼溺鬼之求代欤？

杨某，山西人，官于贵州。有一妹，庶出也。妹甫生而所生母死，育于其母。幼而明慧，父母皆奇爱之。父临终谓某曰：“必善视此妹。”母临终亦谓某曰：“此女虽非我所生，我爱之逾所生。汝必善视之。”某承父母遗意，遇此妹甚厚。其妻颇贤，待小姑亦甚厚。女美而且才，家中事悉女主持之。已而其妻死，继室亦贤，仍以内政让女。女年已长矣，某择配良苛，凡有求娶者，某视之，辄曰：“非吾妹偶也。”因循久之，未得其人。而其继室又死，未几，又续娶一妇，妇不能如前两人之贤，辄怏怏曰：“奈何以小姑主家政！”然不敢公言于其夫。女知之，乃往往托疾，有以家事关白者，推以与嫂。如是年余，家中事悉决于嫂矣。然凡之饮食衣服，女尚手自料理。嫂意不乐，自是家庭间小有口舌，女郁郁成疾。是时女年几三十矣，某急欲为择婿，终以未得其人，迄无成议。某偶于役于外，闻女疾甚，驰而归，则女已死矣，乃抚膺大恸曰：“吾父遗言谓何？吾母遗言谓何？吾妹死，吾何面目见父母地下乎？”痛哭欧血，未数月，亦死。余谓此君推父母之遗意以爱其妹，可谓孝且弟矣。然不能早为择婿，使有所归，则爱之而不知所以爱之，适所以死之，虽以身殉，奚益焉？惜哉！

孟县贞女，不知其姓氏，故援《明史》招远孝女之例，以县名冠之。自幼许嫁某氏子，未嫁而某氏子卒。贞女年甫十四，请于父母，欲往。父母不许，固请不已。其叔父曰："奈何吾家有此贞女而不成其志？"力劝其父母许之，遂如夫氏。舅姑皆不欲，其舅犹以婉言遣之，姑则出恶声焉。贞女痛哭不肯反。其夫之叔父曰："奈何吾家有此贞妇而不成其志？"力劝其舅姑留之。姑遇贞女虐，饥寒不之恤，而役之如婢妾。冬日手足皲瘃，而操作不倦，无怨言。姑以其勤慎，稍怜爱之，然役之如故。有夫弟才八九岁，女视之犹弟也。未几，舅姑相继死，女主家政，丧祭皆以礼。及服阕，夫弟年十六矣，女即为之娶妇。妇至，亦颇婉娩，女每事必教导之，且曰："不久当以家政付娣。"新妇曰："我年幼无所知，仍当归姒。"女曰："未亡人数载以来，心力交瘁，此后余生无几。尔夫妇不当代我劳乎？"自是女稍稍谢去家事，日事缝纫，一衣一襦，皆新作之，然悉以布，无寸锦尺帛焉。既毕，乃归其母家。先是，女间一归宁，未暮必反，母留之宿，辞以舅姑；及舅姑死，辞以家事。又其归也，惟居母所，虽兄弟之阈，不履也。至是乃遍诣其伯叔兄弟，留连数日而还。其叔父使人遗以红䌷一端，传语曰："叔氏问姑娘使得否？"女大喜，受之，亦传语曰："敬谢叔父，使得，使得。"俗语以可用为使得，亦莫之异也。还至夫氏，与小郎夫妇言家事甚悉。其夜，著所制衣襦，以叔父所遗红䌷自缢。甫就缢，即见其舅姑至，又偕一少年至，曰："此尔夫也。"已而又有长老数辈至，室中无虑数十人。俄而中溜井灶之神悉至，社公亦至，皆力阻之。砰然一声，悬绝于梁，女坠于地。小郎夫妇闻声趋至，破扉而入，见状大惊，急扶女起，则已苏矣。夫妇厥角痛哭，请毋死。女慰之曰："我不死矣。"乃述所见，曰："神鬼皆阻我，我岂得死哉！"因解衣就寝，达旦晏然。次日，女大治酒食，祭其先，并中溜井灶一一祭之。人问故，曰："谢其祐也。"其夕，竟缢而死。疑已以必死之故祭告鬼神，故鬼神亦不复阻之矣，年二十有二。其叔父遗以红䌷，大有王炎午生祭文山之意。使与死同音，使得者，死得也。于是一县轰然，欢其贞烈，孟县令实亲临其丧云。

江夏朱云舫敏中，元配早死，有一子四女，继室以龙氏。龙氏女在室时，梦有妇人至其前，呼之为妹，意若甚昵。龙固不识也，私计此人何以妹我。妇人已若觉之，笑曰："妹不知欤？吾侪姊妹也。今有事相托，请从我一行。"乃与偕往，房栊曲折，且经由夒室，始至一处。有婴儿卧床上，妇抚之而谓女曰："此妹之子也，宜善视之。"觉而异焉，不以告人。梦之次日，而朱氏之媒至，竟归于朱。成礼逾月，始履行其屋，由夒室至最后一屋，宛如梦所历。入之，则前妻所生子及乳媪在焉。盖以正屋方娶新妇，故移此耳。女憬然悟梦中所见，必前妻也，命移儿至己所卧室，抚爱之无异所生。后女竟无出，前妻子亦善事之。

余外姊适周氏者之长女，归嘉兴张少渠大令为继室。张初娶丁氏，生一子一女。周既归张，数月，忽梦见一妇人，衣紫色衫，向己肃拜，曰："诸事奉托。"问夫人何人，曰："我丁氏也。"周顿悟为张之前妻，惊而醒，觉帐外如有人。搴视之，则其人犹立床前，果衣紫色衫，了了在目。周惧而呼，遂不见，盖亦以所生子女为托也。所异者，其所著紫色衫固尚在箧中，周亦尝著之。人死而有鬼，宜也，衣服犹在，岂亦有鬼？意者凡物有形质，必有精气，鬼固得摄其精气以去邪，抑或幻作是形以取信于人邪？

余家有佣媪何氏，天津人，言其乡间一巨家将筑室，集人夫治地，何媪夫兄之子与焉。掘得一银盆，其大如檠，争欲得之，遂至喧哄。闻于主人，主人曰："此我地也。地上地下，皆我之物，汝曹何与焉！"众乃不敢争。主人携归，权之，重五十两，命匠镕之，而分与治地者，人得二两有奇。何媪夫兄之子亦受所分而归，俄而大病，医疗月余，虽幸不死，而所分之银尽矣。何媪每举此事以戒其侪辈曰："分外之财，得之无益，勿妄求也。"

余大儿妇樊氏言：其二伯母体弱多病，恒在床褥，年四十九时，大病已死矣。众人欲为具含敛，而其子坐床头，手持其帐，不使人得近之，有言已死者，辄大怒。众人始以孝子哀痛，不忍夺之。继以死且竟夕，而绞紟衾冒一事未具，惧不成礼，力劝其子，卒不可夺。迁延至于旦，而死者竟苏。既苏，命亟焚纸钱，以犒舆丁。众共骇异，环而问故，曰："舅姑送吾回也。"时其舅姑死久矣，问其详，乃曰："吾顷如梦中，至一处，舅姑皆在焉。栋宇高峻，僮奴甚众。舅姑见吾至，皆诧曰：'汝安得遽来此？宜速归！'吾曰：'新妇既来此，当奉侍舅姑，尚何归乎？'舅姑皆不许，舅言犹和婉，姑色甚厉，并操杖逐之曰：'不去且杖尔！'舅曰：'且勿，且勿。'与姑不知作何语，姑乃入房，携药一丸出，命吾吞之，曰：'今可去矣。'吾徘徊未知所从，出闻舅呼陈荣。陈荣者，故樊氏奴也。及至，与生前无异，舅命陈荣以轿送吾归。吾从陈荣出，果有轿，乘之而行。甫望见家门，而舁者遽释肩，启帘幙，呼吾出曰：'至矣！至矣！'吾自门外行至此，甚疲惫。今舁者当尚在门外，故宜以纸钱犒之也。"闻其口中尚有药香，数日后其病竟愈。众人因问其子何所见而知尔母不死，其子亦不能言也。众曰："大病不死，其寿殆未可量。"然至明年又病，未几竟死，死而其子亦不复力持之矣。乃知往岁实鬼神使之也。然死而复生，生一年而复死，亦似无谓。大儿妇曰："吾伯母青年守节，五十岁时，亲友皆上寿，且为诗文表扬之。"鬼神殆欲以此稍酬其苦节欤？又言其死时亦颇有异。是日天适微雨，侍疾者偶言及之，其伯母曰："吾宫中不雨也。"问何谓宫中，曰："吾亦不知何宫，但觉屋甚高大，与常制异。且左右侍者皆宫妆，疑非民间阛阓也。"众以为将死妄语耳。乃数年后，其母病且死，语人曰："姑娘至矣，所从宫妆女子甚众。"其云姑娘，即谓伯母也。初，其伯母甚孝，频以食物馈其母。及死，家人秘不以告，岁时仍馈食物，其母老耄，竟不知女之已死也。乃濒死见其女，果如所云，亦可异矣。余舅氏姚平泉先

生《瓶山集》有《悼三女叔兰》诗云："易迁宫里题名在，洒泪遥天隔绛霄。"自注云："梦女来言，以节烈故，名列仙籍。"岂节烈妇女当居易迁宫欤？按葛洪《枕中书》有云："童初之府，易迁之宫。"不言为妇女所居。然舅氏博极群书，必当有本，惜不及一问之也。

宝应某氏妇怀孕将产。产之前一日，其夫适自外至，以洋钱四十授妇，妇随手置之枕边。已而妇生男，其夫大喜，次日语妇曰："吾夫妇年逾四十，今始得子，宜大治汤饼。晚日之洋钱何在？可仍付我，为儿作三朝。"妇探枕边，则无有矣。大惊，遍索不得，计室中无他人，惟产儿时有收生媪坐床头，必其所廋也。召媪问之，媪力辩，且曰："我诚窃欤，我当为雷击死！我不尔窃，尔诬我窃，则尔所生子不出三日死。愿明神鉴之。"某夫妇以媪言切至，亦不之疑。三日洗儿，仍召媪与其事。及媪去，儿啼不止，至暮竟死。夫谓妇曰："果诬媪矣。"妇大悔恨，抱死儿而哭。俄而晦冥，雷雨骤至，辟历一声，怀中儿活，而媪死于门外，洋钱在手。其为媪所廋审矣，然尚未知儿死由媪。及为儿易襁褓，则一针存焉，儿脐尚有渍血。乃悟媪洗儿时，纳针脐中，徐徐入之，杀儿以应其誓也。媪狡且很如是，宜其为雷所诛哉。观此等事，不可谓天道远也。

嘉兴朱氏妇，钱唐许氏女也。妇颇贤淑，家人皆怜爱之。成婚未久，即大病，有鬼附之，一男一女，乃兄妹也。言妇前世为其兄之妻，有憾于其妹，诬以不贞。兄信之，诟其妹，妹无以自明，缢而死。已而兄知其诬也，悔之，亦缢而死，故兄妹同来索命也。朱氏盛设酒食以享之，为焚纸钱，为作佛事，鬼竟不可。或责鬼曰："此妇前生不贤，今生则固甚贤也。汝曹不索其前生之命，而索其今生之命，何欤？"鬼曰："吾诉之神明，展转申请，俟神明见许，始来索命，故迟至今生也。"曰："然则何不索之于在室之时？"鬼曰："彼在室时，不得于其嫂，大受磨折，此亦神明所以示罚，故我不遽死之也。今来汝家，乃大安乐，我不能再迟矣。"于是妇极委顿，病至月余，无复人状。有一媪者，其乳母也，怜之，每夜必伴妇宿。鬼辄批其颊，颊肿痛，且溃烂，乃不敢与同处。如是久之，妇竟死。余家有佣媪，旧佣于朱氏，实亲闻鬼语云。

唐西劳氏女许嫁而其夫死，遂守贞不嫁，长斋奉佛，足不及阈外，亲党咸叹美之。至三十余岁，忽有鬼附其身，自言："生前为某氏妇，劳女乃其夫兄之子也。吾寡居，病鼓胀，乃诬我为私孕，昌言于族人，迫吾嫁。吾见逼夺，雉经而死，今来索命耳。"又谓女曰："汝十余岁时曾病鼓胀，忆之乎？此吾所为也。吾寡妇病鼓胀则为私孕，汝室女亦私孕乎？汝若嫁人，吾必使汝以产难死。今汝既不嫁，吾仍使汝以鼓胀死。"后果如其言。或谓前志有之，敌惠敌怨，不在后嗣，况在来世。乃佛言众生造业，有现报，有生报，有后报。生报者，今身造业，后身受之也；后报者，第二第三生受之也。然则苟种业根，必有业报，虽于无量世中流转生死，而业结牵缠，终不相舍。噫！亦甚可畏矣。又按《婆沙论》云：有一屠儿，七生以来常屠，七生以前曾施辟支一食，故七生不堕恶道。然此人七生以来所作屠罪之业，过七生已次第受之，无有得脱，善恶俱尔。以是言之，此女前世之恶既有恶报，今生之善仍当有善报，但人不得见耳。

咸宁人吕某，有两兄，极友爱，俱前死。吕忽梦至一处，见堂上列长几二，两兄皆就几上治事，簿书堆积，似甚茫遽者。有一神，赤发赪颜，手执笔，跳舞于前，若俗所画魁星之像。正旁皇间，两兄已见之，曰："汝何得来此？家中止汝一人矣，何得来此？"乃起至神前，若有所诉。神始不允，两兄力言之，乃首肯。两兄遽麾之出曰："汝增寿一纪矣。"遂寤，果逾十二年而卒。异哉！使非两兄力言，此梦遂不醒欤？彼执笔而舞者，何神也？吕君与樊氏有旧，余大儿妇樊为余言之。余戏曰："此必南斗之神也。魁为北斗第一星，此神似魁星，而赤发赪颜，南方之色也，则为南斗神无疑。南斗注生，宜吕君之益算也。"

门下士司马晴江言：其伯曾祖宜亭公讳骧，江宁诸生，少任侠，有膂力。曾馆于扬州一盐商家。商有听事，颇宏厂，而终岁扃其户，言有鬼物，不可启。公曰："试辟之。"商不可，强而后从之。公令以大盆实米，画八卦于上。是夜，公身坐米上，手执《周易》一卷，案头燃巨烛，置匕首二。夜将半，其左楹有声如裂帛。审视之，有人长寸许，蠕蠕然动摇于楹下，寖摇寖长，俄长至丈许，红袍乌帽，行近案侧，烛光骤暗。公以匕首指之，辄稍却，已而复前，指以匕首，却如初。前却者三，乃退至楹下，仍缩小至寸许而灭。公以匕首插地，识其处，还坐米上读《周易》，终夜不复有见矣。翌日，命人就所识处掘之，得朱棺一，有题字，不可辨。商欲焚之，公不可，令觅地迁葬，为文祭之，其宅以安。

司马秀谷钟，乃晴江之伯父也。弱冠即以画名，山水、人物、花鸟、鱼虫，下笔辄有生趣。道光中，颇见重于公卿间。尝画麻姑一幅，其母韩宜人爱之，遂悬之室中。室逼仄，即悬于卧榻旁，下置溺器，亦弗留意也。俄而韩病鼻衄，血出如注，三昼夜不止，势甚危。其戚许云章言北山有孙明秀者，精奇门之术，乃即使许诣孙占问吉凶。孙布式已，曰："病虽危，无伤也。病者床前有神像一帧，宜送禅院供奉，则病自愈矣。"许归以告，佥谓闺闼中无他神像，惟此麻姑，悬之已久，初无他异，且移奉禅院，亦非所宜。许曰："何不火之。"乃如其说，付之火，火焰中有青气一道，直冲霄汉，逾时始散。其明日，韩病良已。

金陵永福庵一老僧曰长龄，其俗家在鼓楼北之老菜市。自幼好勇斗狠，与里中无赖子游，父母弗能禁。曾为聘某氏女为妻，坚不欲娶，父母强之，始成婚。合卺之夕，逾墙逃去，竟不复归。无何，以酗酒杀人亡命于外，遂削发为僧。后事解，潜归故里，住永福庵，家人不知也。其妇自夫之出亡，恒郁郁，遂成疾，久之且死，乃语翁姑曰："妇病入膏肓，无复生理，愿延僧作佛事，资冥福，虽死不恨。"翁姑怜而许之，即为延永福庵之

僧。僧至，始知即其子也，令还俗，不可。使与妇见，妇取指上弫环掷以与僧曰："此汝家聘物，仍还汝。妾与汝无夫妻情，然死守空帷，自谓无负于汝。妾死后，当为诵《大悲忏》四十九日。"又谓舅姑曰："请以妇柩停永福庵中。不从所请，死必为祟。"越日竟死。舅姑惧其为祟，如所请，停柩于庵之西厢。阅数月而僧病，羸瘦日甚。庵中旧佣一人，司香火，俗呼之曰道人。一夜将半，风雨凄凄，道人闻西厢门忽启，潜窥之，见一少妇循廊下，入僧所居室。道人疑僧所匿也，急奔捉之，妇忽不见，乃知其非人，惊而仆地，逾时始苏。遂以告僧，且诘其故。僧亦不讳，言："吾妇每夜辄出，与吾合，吾病固以此也。"道人曰："是不难。"乃用石工之墨绳于柩上纵横弹之，每一弹，柩内辄有声如裂，遂不复出，僧疾寻愈。及粤寇之乱，金陵不守，僧去游淮扬间。乱定复返，而庵已毁，乃住鼓楼之善司庙。同治三年，尚有人见之，年八十矣。

木工石工所用之墨线，古谓之绳墨，《记》云"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是也。然权衡规矩，皆不足辟邪，惟木工石工之墨线，则鬼魅畏之，其故何也？邪不胜正也。《管子·宙合篇》曰："绳扶拨以为正。"东晋《古文尚书》曰："木从绳则正。"《淮南子·时则篇》曰："绳者，所以绳万物也。"高诱注曰："绳，正也。"鬼魅之畏墨线，畏其正耳。慈溪西门外曾有僵尸，夜出为人害。一夕，有木匠数人登城，隐女墙窥之，果见棺中有僵尸飞出，其行如风。匠人伺其去远，乃至其处，以墨线弹棺四周，复登城观其反。俄而僵尸还，见墨线痕，不敢入，徘徊四顾，如有所寻觅者然。俄见城上有人，踊跃欲上。众匠急以墨线弹女墙，尸遂不能上，相持至天明，仆于地，乃共焚之。

金陵小仓山后有大悲庵，乱后屋宇挠瘝，惟前殿与后楼存。有吴生者，失其名，贫且孤，馆其中，日则于殿上授徒，夜则宿于楼。其徒皆村童，轮流为执爨。庵久无僧，师徒外无他人也。楼左右皆山，山中固多荒冢，每夕阳西下，暮色苍茫，恒见白衣人往来松下。吴妄意白者金象，疑有藏金，伺之。知自一棺中出，因托故早散诸徒，袖斧而往。乃斧未及棺，而棺中白衣人已出，则僵尸也。大惊却走，尸从之。吴意僵尸不能逾沟，走坎科处避之，而尸逾坑越谷如履平地。吴窘甚，奔还，庵门未及掩，而尸已及。吴急走，上楼而仆。明日诸徒咸集，而师不出，乃入视之，将及楼，见一白衣人僵立于梯，骇而出走，告其家。于是闻者毕至，以长竿缚帚扑之，乃倒，面如生，惟毛毵毵长寸许。众以称锤压其胸，惧其复起也。登楼视吴，则仆于床前，口吐白沫，胸间犹温，以姜汤灌之，始苏。诘得其故，乃曰："君真大幸也。"意者僵尸艰于登陟，竭蹶半夜，甫及梯半，而天已明，阳气浸盛，故僵立不能动耳。吴遂导众至所出之棺，众皆知之，曰："此某甲之子也。"往告之，甲乃返其尸于棺，聚薪蒸而燔之。逾数月，吴亦物故。或问甲："尔子何乃衣白？"甲曰："吾夫妇年逾六十，止此一子。此子死，族中又无可嗣。念身后竟无成服者，故预以白衣敛之也。"

郑和轩，江宁人，习申、韩家言。有妾某氏，颇有姿首，郑甚嬖之。就馆睢宁县，携妾俱往。署西斋固多狐，妾偶言及之。其夜，梦一少妇，美而艳，微有愠色，诣榻前，责其言语不谨，触犯忌讳，曰："不薄惩之，奚以禁其后！"以手拂其面，微哂而去。妾惊寤，亦无所苦。明日窥镜，则左额上有爪痕五，青黑色，百计治之，不能去，心殊怏怏。会居停主人解任去，郑亦他就。越五年，又受睢宁令之聘，仍携妾往居。匝月，复梦前所见少妇，视之而笑。妾求去其瘢，妇笑曰："诺。"及旦，爪痕如故也。妾阴念既已许我，必不我绐，乃置净水一盂，于西斋焚香拜祷之。三日后，取水醴面，其痕果应手而灭。

周某者，江南督标骑兵也。尝从一武弁至古北口外，宿旅店中。其地山深林密，地僻人稀，每多虎狼。日落之后，人无敢出者，而周不知也。晚饭毕，出门便旋，久而不返。店中故畜猛犬数头，日以铁锁锁之，及夜放犬，主人必遍告诸客勿出户，为犬噬。武弁闻之，呼周，始知其外出。主人骇曰："此何时，尚外出欤！得勿为虎所食乎？"乃悉集其徒，秉炬火，持器械，往寻之。甫出门，见周俯卧于地，虎踞坐其股。众皆惊，欲击虎，则恐伤周。虎忽起立，以舌舐其项，众始击之，虎一跃而去。众舁周入店，血淋漉，仅一息存，以药敷之，幸不死。而自此项后骨外露，巉如锯齿然，皮肉不存，毛发不生矣。

徐州睢宁县北门有玄武庙，相传建自明时，庙久圮，仅存一殿，亦无僧也。道光丁未夏，有乡间甲乙二老，负薪入市，既售同归。至北门，小憩风于城下，就地酣眠。逾时甲醒，失乙所在，而担缠皆存。疑其如厕，久之不至，遂往寻之。至庙中，见殿前有血迹，仰视，则乙在空中，其腹黏著屋椽，初无所维系，而不坠落。大惊，奔闻于官。官至，饬役下其尸，众议以梯升，而尸忽堕，验之，则胸已洞矣。知其上必潜伏怪物，发视其笮，无所见。官无如何，姑命甲还告其家。时日方午也，俄浓云四合，雷声殷然，须臾大雨骤至。忽发一迅雷，殿上栋折榱崩，有黑物从电光中飞去，雨即止。未几，有自城外来者，言距城七里震死一蝙蝠，大如牛。乃知杀乙者，即此物也。

咸丰癸丑岁，粤寇陷金陵。有邓某者，江宁将军印房吏也，自城中逃出，而其子陷贼中，受伪职，邓不知也。其后大军围城，贼势穷蹙，有自贼中出者，以告邓，邓乃寄书于其子，速之出。子得书，将历年所得金银，分装四坛，埋旧所居屋中，覆以巨砖，暗立标记，遂亡归其父。未逾月城复，邓恐子所埋金为他人得，急与其子入城。至家，见屋宇如故，埋金处标记犹存，大喜，及夜发之，则坛固在，益喜。启其砖，则空矣，骇甚。俄闻一坛中有声，视之，惟鳝鱼一尾，长二尺许，圆径寸，游行其内。邓疑为金所化，出而死之，血淋沥无异常鱼。县之檐下，冀其复化为金，翌日腐矣。

金陵南门外有窦村，居民百余家，皆窦姓也。其地

山水环抱，林树茂密，望之郁郁葱葱，若有佳气。相传康熙时有窦叟者，精堪舆术，为人择地，罔弗吉。其二子屡请于叟曰："大人为人择吉壤多矣，盍自卜一区，为百年后藏真之室乎?"叟曰："吾已得之矣。"请所在，笑而不言。及叟且死，二子复请，叟欲言又止。再三叩之，乃曰："地即在吾所居屋中，第恐汝曹不能用吾命耳。"子曰："大人命，何敢违!"叟乃示以穴所在，且命之曰："吾死后，勿用衣衾棺椁。穴地八尺，裸吾尸，倒植其中，首下足上，面东向，以土覆之。汝曹扃门四十九日，过此乃可出。若不能用吾命，勿用此地也。"叟死，二子相与谋曰："先人命虽如是，然裸而倒植，于人子之心安乎?"乃稍变通之，以帛缠尸，正立之于穴中，其他悉如父命。将及四十九日，叟之妻弟自徐州来视叟，诣其门，则门不开，叩门大呼。二子自内以父遗命告，其妻弟大怒曰："父死不吾告，尔罪一也。葬不以礼，尔罪二也。且天下岂有葬父如是者！尔曹得无有异谋乎？不速启，吾且闻于官!"二子不得已，启门，延其舅入。是夜，有气五采见于其屋上，明日，大雷雨，辟历破其所葬之穴。二子奔视，则叟之尸已化为龙矣，头角悉备，惟两目尚闭，遍身若蛛网缠之者，盖为帛所缚也。俄迅雷下击，叟尸糜烂，二子寻亦死，无后。此叟妄冀非分，致身后为雷所击，其术虽精，适以自害矣。

楚人某，以丞倅官蜀中。其所官之地甚瘠苦，虽有衙署，相传有怪物踞之，其前任皆僦民屋而居。某穷甚，无僦屋之资，不得已，携一仆居署中。其夜，不敢寝，素善饮酒，姑取酒痛饮，腰间悬利刃以自卫。至夜半，忽有一巨人排闼入，势甚猛，视之，皑如霜雪。某即拔利刃力斫之，铿然有物坠地。其人返奔，某大呼追之，仆自旁屋闻声亦出。某胆益壮，共追至一处而灭，以物识之。复还入室，视所坠何物，则血淋漓一臂也。乃坐以待旦，亦无他异。及明，视此臂，乃银也，大异之。至夜所识处，掘而视之，中埋一银人，但少一臂，以所断臂配之，适合。荷以归，权之，重数千两。

罗大林者，上海东乡罗店镇人。身长而色黑，膂力过人，性粗疏无所畏。自幼以负贩为业，欲娶妇，苦无资，谋于其侪辈。时有巨宅一区，多怪异，入之者辄死。有好事者与之约曰："汝能宿此一夕，当醵钱十万，为作婚费。"罗诺之，而虑其爽约，众乃书券付之。宅主人王姓者，闻之喜曰："汝果能驱除怪物，吾有市上屋三间，俾汝纳妇，弗责值。"亦书券付之。其夕，罗捣蒜为泥，和烧酒中，饮微醉，持巨烛数枝，启钥而入。众虑其潜出匿他处，外键其户。罗既入，衰草蔽径，丛篠当门，室中尘积寸许，惟最后一室洁无纤尘。其西偏有床，床有帐，有衾褥，盖先时处此者所遗也。罗即坐帐中，以觇其异。至二更后，忽闻大声发于户外，一黑人闯然入，盘旋室内，其面目不甚可辨。俄逼近床前，罗突从帐中跃出抱持之。黑人不得脱，两手为所抱，又不得举，因对罗吹气，其冷如冰。罗侧首避之，久而颈痛，若被刀削者，乃强转其首，亦向鬼吹气，鬼亦侧首避之。已而鬼又吹气，罗又避之。相持极久，闻鸡鸣，鬼顿缩小，弥缩弥小，不复能吹气矣。而其体转益坚硬，罗终挟持不敢释。时其侪辈皆在近处守候，天明咸集入视。罗则所抱者棺木一段，放手倒地，朴漉有声，聚薪焚之，臭不可近。众壮其胆，予之钱屋，如所署券，此宅之怪遂绝，而罗之颈从此偏侧，不能正矣。其乡人呼之为"捉鬼罗大"。

于某，海盐人，居西乡之沈荡。其妻遇婢虐，有婢颇慧，年十六矣，频搥楚之。一日晨起，见庭有狗矢，怒婢不扫除，挞而迫之食。婢无如何，俯而少尝焉，哭而至河干涤其口。忽见一船泊岸，有美妇出，簪珥袿裳，俱极华丽。两婢掖之，由步而登，顾婢问曰："汝是于家女奴欤？可传语主母，客至矣，急粪除后楼，为我卧室。"婢以为信，奔回白主，甫入门而仆，不省人事。其主母使人扶入，以姜汤灌之，良久乃苏。问其故，以所见告。于后有楼三楹，储什物，不住人。闻婢言，乃入探之。未至，沙石扑面，不能进，乃知为狐，即使此婢往。婢入无他，遂登楼，见所储什物已并叠在旁屋。其中为便坐，左为卧室，罗屏绣幕，陈设一新。美妇指挥二婢，布地衣，悬画幛。婢惧欲走，妇使坐，且语之曰："闻尔主虐遇汝，吾甚不平。今后复尔，必小惩之。"自此以后，于妇于此婢稍加诃斥，辄有人批其颊。于妇惧，始善遇诸婢矣。月余，妇谓婢曰："为语主人，假我洋钱五十，吾有所用之。然仍不出汝门，无虑假而不归也。"婢以告于。于正思一见，乃使婢告曰："钱非所吝，但须面付耳。"妇笑曰："诺。"于取洋钱如数至后屋，无所见。欲登楼，将及梯，忽眼前见一臂，著浅绛色衫，红袖高捋，皓腕呈露，带金玉条脱，铮琮作响。手掌红润，五指纤削如葱，指爪长寸许。于对之心荡，忽闻娇语曰："收到矣，速去!"臂遂不见，而于手中物亦与俱去矣。于之女即于此时见靓妆一少妇，著浅绛色衫，年约二十许，向之微笑，忽失所在。妇见形于其父女，异地而同时，可异也。于有弟妇，孀居三年矣，于待之薄。其夜忽于枕畔得洋钱如于所失数，乃知其挹彼注此也。于亦感悟，遂善视之。妇居于宅半年，忽谓婢曰："今将往苏州去矣。"遂绝。此光绪四年八月事。

海盐吴鸿吉，邑诸生也，馆于同邑徐氏。徐宅颇广，粤寇之乱，曾为伪王府。贼平后，白骨累累，满空舍中，虽迁葬他所，犹见怪异。吴馆其中一二年，日形尪瘠。戚好怪之，问其故，辄言无他。久之，浸改常度，日喃喃作呢语。于是告之其家，家人至，已不复省识。舁之还，将召医治之，吴忽告其父曰："此无病，不须医也。"察其音，则北人而又女子也。父因问曰："汝何方鬼魅，来此作祟?"吴仍作女语曰："儿生本宦族，幼通文翰，遭难郁郁而死。夜台凄寂，与尔子有缘，故来相就，行且谋百年永好，非为祟也。"于是知其有所凭，百计驱遣，不能去。家人愤而詈，则对詈，殴则对殴；若与好语，则清言娓娓，机慧绝伦。且喜度曲，靡曼之音，听者荡魄。家人因许以作鬼妻，为之设位。因自述为王姓，小字媚侬，且言其生年月日其备，然病竟不减。一日，告家人曰："明日日吉辰良，当与郎君俱归矣。"是日，吴

竟死。闻吴颇谨愿，好读书，乃为淫鬼所杀，岂其有夙孽欤？

卷　七

樊君希棣，字蕚楼，湖北咸宁人，余长子妇之三兄也。官贵州贵定县时，大病，死而复苏。自言死时初无所苦，但觉由内署出至大堂上，徘徊久之，没阶而下。将出仪门，有一叟自外趋进，力挽之使入，曰："公去则百万生灵谁属乎？"送入内署，遂苏，如一梦耳。蕚楼有文武材干，宦黔中十余年，积功至监司。其初至贵定也，贼环攻之，蕚楼栖止雉堞间，与士卒同甘苦，故兵民悉为之用。与贼大小百战，身受十数创。其后贵定之民皆爱戴之，每以公事至省城，辄有数百人从之。蕚楼止之城外，而从入城者犹数十人也。至则噪于大府之门，曰："无夺我好官！"故令贵定最久，虽已擢郡守，而其在县也，仍以县令冠服视事，不敢言己迁官也。贵定在省城东北九十里，当是时大府亦倚以为重云。蕚楼慷慷有大志，善用兵，自言异时天子或有事四夷，虽死不敢辞。余甚壮之。乃年未四十而殁，惜哉！余本拟为作传记存集中，因循未果，姑撮大凡，存之笔记。古来忠臣义士，恒藉稗官小说以传，不必碑版文章然后照耀四裔也。

余炳文，字朗斋，亦咸宁人。于余亲家翁樊玉农观察为妻昆弟之子，故恒在樊氏司钱币之出入，诚实不苟。兼善丹青，余长子妇粗知写生，其所教也。晚年家居，初无病，一夕忽梦玉农召之去，仍属以家事。时玉农卒久矣，觉而语人曰："吾其将死欤？"未几，竟无病而逝。其诸子皆前卒，止存一孙，闺跂支离，无丑不备。或疑余君长者，不应如此。大儿妇言其所居之屋，虽天日晴和，亦觉阴晦，其家之索，职此故欤？然其中子名守钟，字韵笙，为贵州龙里县知县，颇有政声。贼环攻之，固守年余，贼不能破。会当去官，贼骤至，城遂陷。民拥之出走，已行数十里，可脱矣。拥持之者稍懈，竟乘间奔回城，遇贼于途。贼亦识之，曰："此好官也。"相戒勿杀。乃夺贼刀，杀贼数人，贼仍不杀之。终赴水死。斯人也，固循吏及忠义传中所当两收者矣。朗斋曾送大儿妇，自湖北至苏州，止余春在堂旬日。曾余在杭州，及还，不再宿而朗斋去。大儿妇言朗斋此来，欲求余为其子作传，因匆遽故，未能达也。余悲其意，牵连书之于此。虽《齐谐》志怪之书不足云野史，聊以副朗斋未言之意而已矣。

孙某，归安诸生。病且死，恍惚间见有冥隶持牌至，牌上大书"提归安学生员孙某"。孙曰："可不到乎？"隶曰："阴司公事与阳世异，不能幸免也。"许以重贿，亦不可。促之行，至一大官府，引孙入，跪案前。神问："汝是孙某乎？"曰："然。"孙因叩头诡称有母年七十余，愿增寿一纪养老母。神怒曰："汝生平无善行，但知放债取重利，不减算幸矣，望增寿乎？"取案头一册，以朱笔点之，投笔砰然，悸而觉。与家人言之，其夜遂死。孙母实前死，神不以此斥其妄求，盖未检册，虽神亦不知也。孙有桑田数十亩，蚕时以叶贷于人，及新丝出，乃收叶钱，必数倍于市价。神所云重利，其即此欤？

苏州察院街，市居稠密，有贝松泉笔店，笔颇佳。光绪戊寅岁，其店中频有火患，率莫知其所自来。一柱在复壁中，俄火发于柱，延及于梁。一饭箩悬空际，忽四旁烈焰上腾，急解系扑灭之，箩不焦灼。有学艺者，晨起卷卧具束之，已而烟从中出，发视，则被中臬著烬焉。店中至不敢举火，而火仍不熄。一月或四五发，邻人惊扰。或曰是殆狐魅所为，乃即室中设位以祀之，为患如故。有士人语之曰："妖不胜德，子宜力行善事，庶足以禳之。设位以祀，适助其焰，无益也。"主人从其言，自矢于神，力行善事，撤所设位，而火患良已。

盛翁，绍兴之柯桥人，幼佣于唐栖宋氏。宋有女适姚氏。后宋氏中落，不能畜僮仆，盛遂从宋女归姚。姚聚族而居，人极众，每夜至三四更，尚有出入者，故大门常不闭。虑宵小乘间人，乃使盛坐守之。盛居姚氏数十年，勤于其事，小有所积蓄。以宋氏故主贫，恒赒之。后以老病归家，其子尚留唐栖。翁病笃，语家人曰："吾今日当死矣，然吾子未至，吾且待之。"迟二日，其子至，翁乃死。盛虽小人，颇有行谊，宜其生死之际，来去自如也。

阑胡，亦名弹涂，海滨小鱼也。形如鳅，长二三寸，潮退，跳掷泥涂，无虑数千万头。定海六横嶴人恒捕食之。然人行泥中辄陷，必乘泥鳗，乃可捕阑胡。泥鳗者，以板为之，人坐其中，一脚在外，以脚推之，一推行可数丈。其捕阑胡之法，先以竹筒千百遍插泥中，乃乘泥鳗东西驰逐。阑胡遇孔必跃入，则尽入竹筒矣。当粤贼之寇定海也，先至六横。六横之地，分为八甲，有上四甲、下四甲之名。下四甲已降贼矣，上四甲有王大绥者，字博泉，籍诸生，一乡中推重之。家有一马颇良，或以语贼，贼欲得之。一日，下四甲人引贼四人至索马，王不与，贼怒，拔刀胁之。乡人咸集，贼止四人，力不敌，歼焉。次日，贼大至，王指麾乡人御之。贼舍舟而登，悉陷于淖，一足起，一足又陷。王望见之，令乡人皆乘泥鳗往，其行如飞，贼无不束手待毙，毙贼无算。由是乡人胆益壮，贼屡攻之，辄败于泥鳗，竟不能得六横。后攻定海，亦屡失利，由先挫于六横也。夫泥鳗一渔具耳，其形制殆如苏文忠所谓秧马者。当是时贼势甚盛，浙东西郡县皆陷，而区区海滨之民，以泥鳗胜之。不龟手之药，小用之，则以洴澼絖，而大用之，则以破越，岂不信夫！

冯梦香孝廉之弟则诚，于同治壬申年读书慈溪县城中。一日，忽传江西张真人府有使者至城隍庙，乃往观之。果见一使者背负黄袱，中有文书，取出于神前焚之，以真人府封条封庙门三日。于是一县喧传，不知何事。数日后，县中一吏言之曰："此为辽东某县事也。"辽东某县有夫妇偕行于路者，妇急欲溺，不得已，溺于路侧。其夜夫妇皆卧矣，有扣户者，夫启视之，久而不

返。妇亦起，出视其夫，则腰断矣。人疑妇实杀之，闻于官，妇极口称冤。官细诘是日曾至何处，曾作何事，妇悉以告。因至所溺处掘地数丈，得一棺，启视之，面如生。官疑焉，牒问真人府。真人府覆言："此鬼为元朝浙江慈溪县人，以行贾至辽东而死。其鬼强悍，妇溺适当其棺，触鬼之怒，是夜杀其夫者，果此鬼也。鬼本慈溪人，宜移文慈溪城隍治之。"故使人赍二文至慈溪，一焚城隍庙，限三日断此狱，故封庙门三日；一投慈溪县，故县吏得知其详。余谓此事妄也。忆袁随园老人《新齐谐》中有一事与此相类，州县治地方事，万无因事涉鬼神牒问真人府之理，此必道流缘饰旧事，以耸动愚民之视听耳。余在吴下，每见有人托言真人府法官施送符箓，聚敛钱财，此使者亦必其流亚也。所赍二文，一焚城隍庙，所谓限三日断狱者，谁实见之？一投慈溪县，县令亦不过姑妄听之而已。所谓辽东某县者，相距绝远，又谁肯越境而问之乎？是所投二文，皆可任意为之，无能发其覆者。观其事之不在浙东西，且不在与浙邻近诸省，而曰在辽东，其用意亦巧矣。慈溪之人，见其俨然有公牍投县署，必深信不疑，彼乃得肆行其术。余书虽志怪，然于此等事固不信之也。

定海大谢嶴有甲、乙、丙三人，兄弟也。甲、乙皆以捞海蜇为业(门人冯梦香曰："海蜇"二字，见《闽中海错疏》，今俗称皆沿之。《文选·海赋》注引《南越志》，海岸间颇有水母，东海谓之蛇。《博物志·异鱼篇》，东江有物，状如凝血，名曰鲊鱼。余谓古字作"蛇"作"鲊"，在古音并鱼虞部中字，今作"蜇"，则支微部中字。亦见古今语音之变矣)，丙尚幼，好狎弄，二兄厌苦之。一日，将入海，秘不使知。而丙已知之，先至舟中，伏隐处。及行至半途，乙语甲曰："今日弟不来，差安静矣。"丙突出曰："我在此！"相与大笑。旋至一处泊舟，甲将登岸，甫出舟，复跌入舟中，乙继出亦然。丙不解其故，试出觇之，则一巨蛇，粗若木桶，其色纯黑，蟠卧沙滩上，闻人声，若惊觉者，仰首向天，张口嘘气。其口分两岐，若翦刀然，口中鲜红如血。俄见蛇身徐引而直，蜿蜒自去，在风声从之。其行甚速，顷刻遂杳。始知两兄惊仆以此也，遂呼曰："蛇去矣！"甲、乙乃苏，亟捩舵而还，不复操此业。或曰：丙不去，则甲、乙死生未可知，丙之去，殆有使之者乎？

有汪某者，习申、韩家言，其人固长者也。夜为冥官，治冥中事。三人共之，皆服本朝衣冠。其中坐者帽顶以珊瑚，汪则坐其左。一夕，有女鬼披发号哭，持状呈于中坐者。中坐者命持至汪前，汪阅之，所讼即汪也。先是，汪在某县幕，有女子为人调戏而自尽者。调戏之人例得死罪，汪改易其爰书中一字，而罪人减一等免死，故女鬼讼之。汪以其事涉己，仍使呈中坐者，中坐者与鬼语良久，鬼大笑而去，汪不知为何语也。及明日，某县以重修县志，请汪秉笔，汪乃悟鬼笑之故，因为此女立传，备言其本末，载入县志。

丹徒张氏，望族也。相传其先世有某甫者，至金陵应乡试，所寓屋租价甚廉，而室中尘积寸许。同寓之友疑其不吉，去之，张以其价廉，留焉，宿于楼下。至夜半，闻楼梯有步履声，伺之，见有二人衣服蓝缕，颜色惨淡，一提壶，一执扇，由梯而下，至中庭而立。张惧甚，欲呼其僮仆。忽又有一人，头戴白布高帽，手持绿油伞，语二人曰："新科解元在此，尔等速去！"言已，三人者皆不见。明日询之邻人，知此楼故有缢死鬼，时出为祟也。张居此，竟无恙。是科果以第一人中式，次年成进士，以知县终。

镇江柳某，携其一弟二子至金坛应岁试，以试院左右屋价甚昂，乃于僻地租屋数椽而居之。屋在深巷中，每夜时闻鬼声觑觑然，颇厌苦之，谋逐鬼。柳某曰："吾能诵焰口经以召诸鬼。俟诸鬼毕集，二子立巷口阻其出路，吾弟在内持帚向空奋击，必可痛惩之，庶此后鬼不敢至也。"众曰："诺。"是夕，陈设如仪，柳高坐诵咒以召鬼，二子分守前后巷口，弟持帚奋击，柳又鸣铙以助之。鬼声至巷口辄回，如是久之。其长子呼其叔曰："叔惫矣，且来守此巷口，我代叔击鬼。"叔往立未定，忽仆于地，若为人推倒者，盖鬼已奔去矣。后二子皆成进士，其叔以明经终。或曰："鬼殆以其可轻而侮之欤？"余曰："不然，鬼之畏人，畏其镇定耳；一移足，则气不固矣。敌之至也攻其瑕，病之来也乘其虚，皆此理也。"余同年丁濂甫绍周，自言少时曾戏学缁流施攻焰口，祇习召请之文，未得退送之诀。鬼聚其室，灯光如豆，濂甫置之不问，拥被而眠，但闻啾唧之声，达旦始寂，竟无他异。此则由濂甫根柢深厚，故鬼不得而侮之，否则未有不为所困者矣。

濂甫又言：道光辛丑岁入都会试，绕道走徐州，投宿旅店。店中人满，主人导至后屋中，扫榻布席，将就偃息。俄闻有臭气甚恶，周观四壁，无所见。以烛照床下，则一尸存焉，两手两足以四巨钉钉于床版。濂甫噤不敢声，危坐达旦，束装而去。此必孤客挟重赀为所戕害者，使见之而惊呼，必且身罹其害。危险之中，镇定如此，其胆其识，均足多也。

镇江甘露寺，一巨刹也。嘉庆间，长白策公守是郡，不信佛法。一日至寺，寺僧与之畅谈内典，并侈陈福田利益。公曰："佛法深微，固难遽喻。至如慈云甘露，普拯幽冥，则宜实有征应。明日烦吾师施放焰口，吾亲临观览，必有所见，方释吾疑；不然，则是师之慧力未足洞彻幽明，当别选高僧拄持此寺。"僧唯唯，谋于其徒。有小沙弥颇狡狯，谓主僧曰："市有丐者二人，形容如鬼，俟召孤魂时，使之跮踱庭中，自东而西，太守远观，必以为鬼也。"主僧从之，乃与丐约，每人予之钱二百，使伪为鬼以欺太守。孰意次日日未暮，太守使人封闭三门，丐不得入。群僧无如何，晚间姑循照常仪登坛施食，果有人影往来庭庑。僧疑三门封闭，丐不知以何术而来，乃太守则耸然异之，布施优渥，顶礼而去。次日僧持钱往酬丐，则已僵毙道旁矣。始悟昨暮来者，丐之鬼也，因使人瘗之。

镇江邹氏，在乾、嘉间颇称殷富。其第宅宽大，四旁小屋空者居多。一日，有佣工缢死其中，邹氏不知

也。会其家作佛事，至夜施放焰口，缁流正在坛上诵经，忽阴风大起，满堂灯烛暗淡无光。群僧惶骇，皆逃入廊屋，惟主僧曰希圣者仍危坐不动，口中默念，不知是何神咒。良久灯烛复明，群僧亦集。佛事毕，希圣语主人曰："今日事颇怪异，檀越宜各处检寻，有无他故。"次日寻至空屋，始知佣工缢死已数日矣。

丹徒有沈某者，工举业，而家甚贫，无所得食，乃为人作讼牒。一夕，梦其父痛责之，始辍不作。其后举于乡，成进士，以知县分发河南。十余年后，宦成而归，橐中颇丰。至岁除日，夜将半矣，其妻闻听事前似有人聚语，乃自门隙窥之。见古衣冠者数人列坐堂上，一人曰："沈某不义之财，宜付之一炬。"一人曰："此似过重，绝其嗣可也。"一人曰："沈某作县令，听断尚无枉挠，绝嗣亦太过，但当散其财耳。"其妻悚然而入。后其家果日贫。

扬州包某，酷信扶箕之术。懋迁有无，悉决之于箕，久之家大富。一日，箕仙告之曰："某日扬州有水灾，汝宜早为计，勿及于难。"包疑信参半。然念时届秋初，正淮水盛涨之时，且箕仙灵异素著，当不吾欺。乃先期具舟，托言有事于镇江，载眷属俱去。是日天气阴晦，大雨如注，甫出瓜步江中，风浪大作，波涛汹涌，几濒于危。幸而至于京口，雨霁，风亦稍止。次日探问维扬消息，则并无水灾，城中安堵如故。数日后，仍移家而归。叩问箕仙，盘中大书曰："是日江中风浪可怕否？"殆以其屡渎，故戏之也。

京口有蔡姓者，其妻张氏，病中见一鬼来索命，言前世冤仇，今日既遇，必不相舍。蔡因具牒诉于城隍神。张见有冥隶持票来捉鬼去，俄又有一隶来拉张俱去，张遂昏然若死者。二日而苏，语其夫曰："不可为矣！我至冥中与鬼对质，彼直而我曲，神不吾祐也。"翌日果死。

扬州有某翁者，以禺筴起家，为诸商领袖，家中巨富，年迹逾六十矣。偶乘肩舆过钞关义渡，值漕艘连樯来，风帆甚猛，顷刻而至，渡舟几为冲覆。同舟之人惶怖号呼，翁坐舆中，亦甚惊惧。有一舆夫在旁，见舆中所坐竟非翁也，青面赤发，目大如鸡卵，齿龊龊出唇外，若庙中所塑鬼判者然。大惊，不敢言。俄顷之间，仍复其故，舟亦不覆。此翁以惊惧故，神出于舍，见此怪状，殆亦魔君转世者欤？

史兰奇，海宁之硖石镇人。无子，有一女名大姑，年二十，未许嫁。同治甲戌岁，史患痢疾甚剧，诸医束手。同里有戴生者，善扶箕之术，乃使求方于仙。仙判用大黄四两，佥疑不可用，请易之。又判用猪脾一具，实以糯米及莲实芡实，煮烂食之。大姑素慧，见仙方如此，叹曰："吾父病必不起矣。"其夜，戴生在家，忽箕笔自摇动若欲书者，大惊，试扶之，则疾书曰："此地竟有此大好事邪？史女大姑以身代父，其孝可嘉，惜其父禄已尽，不能延也。上帝悯之，赐其嗣子成名。又录大姑为泰山侍书，羽葆导引，从此经过，犹未远也。"众方惊诧，忽闻香气酷烈，且隐隐有音乐声。戴与史相距里许，乃走问史氏。史氏犹不知大姑已死也，急入视之，则大姑卧床上，其体已冰，推寻死状，盖服生鸦片烟而死也。次日，史病小愈，越十四日竟死。既服阕，其所嗣子补博士弟子员，所谓赐嗣子成名者信矣。则大姑之为泰山侍书，亦必不妄也。余雅不信扶箕之术，然如此等事，虽近无稽，而有足劝孝。稗官小说，何妨妄言而妄听哉！扶箕或谓之扶乩，余按《夷坚志》"沈承务紫姑"一条云：紫姑，仙之名，古所未有，至唐乃稍见之。世但以箕插笔，使两人扶之，或书字于沙中。据此，则当作扶箕为是。

离硖石十余里，地名长阡，有王翁者，人颇长厚。一子弱冠，应童子试矣。为之娶妇，甫娶而妇死；续聘某氏女，未娶而女又死。其子旋发狂疾，翁亦久病。乃问于箕仙，仙判云："此夙孽也。尔前生陈姓，家巨富。有范生者，寒士也，负尔百金。尔索之急，范缢死；妻徇夫死；子失母，亦死；其家遂绝。范讼之冥司，冥司以为负债必偿，索非无理。但阴律首在问心，范生本有偿意，而陈操之过急，致范生一家三命同时而死，情殊可悯。陈本素封，此金为数无多，在陈不足为得失。乃铢锱必较，为富不仁，其情又甚可恶，故判今生以一子、两子妇偿其三命，亦使绝后，所以报也。惟念今生尚不失为长者，倘能力行善事，或尚可挽回。"王翁乃矢于神，愿力行善事，且诵《高王经》满万遍。复叩问箕仙，仙曰："冥司嘉尔善念，令范生宽二十年限，俟尔子生子，再偿范命矣。"已而子病果愈。

刘云椒孝廉廷杰，直隶通州人，道光戊子科举人，中年不得志，放浪诗酒以卒。仁和许信臣中丞乃钊、宛平史叔平观察致康，其同年中最契合者也。死后附箕仙降于许氏，成诗文数百言，酷肖其生前所为。中丞愕然曰："君是云椒欤？何以至是？"曰："然，廷杰死三日矣，以赴状未至，故君未知也。前身本紫府吏，今世无大罪恶，一诣城隍司，不复拘束，因念君故，一来耳。"又一日，复附箕言："妻孥茕苦，诸君存恤之，甚善。闻叔平有卵翼孤儿之意，尤可感也。"时叔平方谒选京师，得云椒凶问，念其子尚幼，恐以贫废学，欲挈之至官。甫起是念，未以告人，而鬼神于数千里外已预知之，亦可异矣。

杭州艮山门外有地曰横塘，其地有明兵部尚书胡端敏公祠。肇自明季，至国朝二百余年，列入祀典，春秋致祭。粤寇之乱，胡氏子姓凋零，祠亦毁于兵火。余门下士高海垞鹏年与胡氏有连，议复之。乃纠合仁和、钱唐两县绅士，具呈请于大府。时杨石泉中丞为浙抚，以乱后无可稽考，咨询闽浙总督衙门。展转年余，始于同治十三年二月复建胡端敏公祠，由杭州府遣官致祭，悉如故事。祭后三日，海垞忽梦有古衣冠者向之拱手。胡氏后人于是夕同得此梦者十人而九，是公之灵爽犹未泯也。公名世宁，字永清，弘治六年进士。正德中官江西副使，忤宸濠得罪，戍辽东。宸濠诛，复起至兵部尚书、太子太保。《明史》有传。

仁和魏芸阁士龙，余甲辰乡榜同年也。魏为是科

解元，其岁年已六十矣。生平邃于经史，而旁通禅学。每日晨起，必先诵《金刚经》一遍，寒暑不辍。道光庚戌岁，年六十有六，凭几诵经，端坐而逝，右手犹作展卷之状。卒后有传其为神者。其门人蔡小西孝廉祖武为龙游校官。一夕梦人公廨中，见魏与项侮侣先生并坐于上，旁列小儿。蔡至，为之起，且曰："君来大好，此间案牍甚繁，可分劳也。"其时蔡尚无恙，越三日即逝。项先生名名达，亦仁和人，嘉庆丙子科举人，先通奉公同年也。

仁和魏条三农部大纲，僦居宣武门外，历有年所矣。道光二十年，忽来一狐仙，不见形状，但在空中与人言语，自称姓名曰胡美髯。颇解诗，与农部倡和甚欢，其诗皆书片纸从空飞下。诗句清新，书法亦遒劲，一时传为美谭。有术士过其门曰："此室有妖气，请为驱除。"农部不之信，术者叹息而去。未几，都中大疫，农部与三子俱死。殆所谓妖孽者欤？

杭城孙同伯，诸生也。元聘施氏，未娶而卒。光绪五年，复聘同里某氏女。婚有日矣，孙忽得疾，施氏之鬼附其体而言："将与孙俱去。"孙父母苦求之，许迎其柩以葬，且立主祔家庙，皆不可。俄而孙竟卒。此鬼何强悍如此，或亦孙之数当尽欤？

道光十五年，杭城大疫，死者甚众，市中棺槥为之一空。武林门外有地名仓基，其地有金姓者于前一年除夕，闻门外有鬼声，俄又闻若有人言："此家有节妇。"及元旦开门，则见墙上画一大红圈，异之，然亦谓是儿童辈所为耳。及夏间疫盛，邻比诸家无一免者，而金姓独无恙，始悟除夕红圈，乃鬼神为之以识别也。节妇姓钱氏，为金子梅都转之伯母，时守节已三十余年矣。余门下士高海坨乃节妇之外孙，为余言之。

海坨又言：钱唐黄成甫茂才维城，博学工诗文，年三十余而卒。平生著作，零落无存。同治十二年，仁和钟雨辰殿撰将编诗话，致书海坨，托为搜罗。海坨与黄君有旧，遍搜其诗不得，耿耿于心。一夕，忽梦黄君来，次日即于旧帙中得其七律一首，且骇且喜，录寄雨辰，并述其梦。文士名心至死不泯，亦可悲也。昔顾侠君选元诗竣，见古衣冠者数百人来谢，当非谰语矣。

钱唐有贝翁者，少有膂力，素以意气自负。一日，自城外被酒夜归，憩于白蜡桥下。瞥见一妇人趋过，觉有异，尾之行。抵一村舍，妇忽不见。叩门入，则其家止妇姑二人，是夜适反唇。因使视其妇，已扃户雉经矣，亟解县救之，得不死。感翁高义，以夜深止之宿。翁以其家无男子，不可，遂携灯独行。俄寒风自后来，林叶皆簌簌落。翁知为鬼，不之顾，鬼忽作声若相詈者。翁怒，返击之，鬼乃退。及翁行，又詈如初。翁益怒，穷追不已，复至于桥下，而鸡声四起，东方白矣。

仁和钟古春明经凤书，生平颇多善行。咸丰辛酉岁，杭城再陷，死之，其二子皆陷于贼。次子登甫孝廉世培时年甫十二，为贼所胁，已出城十余里，贼以其年幼力弱，弃之于途。是夜宿邮亭中，若有人推其背曰："速行，速行！"登甫惊起，而昏黑不辨南北，其前隐隐有灯光，遂从之行。天明，至北新关，其地有吴姓者，知其为明经之子，收养于家。乱定后，于光绪元年中式副榜，次年登贤书。杭之人咸叹善人之有后也。

杭有高君者，勇于为善，其少壮时已不杀生，晚年并断荤血。然不奉佛，而好言养生，能辟谷数日不饥。年八十余，无疾而逝。有友人客于成都，一日，忽遇高于途，惊曰："君高年来此何为？"时其友适将旋里，因约与偕。高曰："我尚思游峨嵋山，君其先归。有扇一握，麈尾一柄，烦君携至我家，并为传语儿曹，我此来安好，勿念也。"其友抵家访之，则高死五月矣，成都相见之日，即其死日。一扇一麈尾，皆殉葬物也。此事载高氏家谱。予门下士高海坨，其族孙也，为余言之。

同治八年五月，苏城大风，民间所暰衣服（"暰"，俗字。然香山诗云"中庭暰服玩"，则此字唐已有之），皆随风而起，飞舞满天，有堕十里外者。苏俗率以稻秆为薪，十余斤为一束。有陆氏积薪于庭，亦被吹去，愈上愈高，望之若止三四寸者，移时不见。余门人王梦薇廷鼎时居护龙街，忽堕一竹筐，筐外书某年某月琴川黄氏置，盖常熟人家物也，距苏已七十余里矣。

梦薇又言：其家旧住平望镇柘湖之滨，门前多古树，最古者一槐，已二百年矣。一日大雷雨，槐为迅雷所击，分而为二。雷所劈处有烟焰上腾，越日乃止。邻比聚观，并无他异，惟于树根下掘得黄脂斗许，大小不等，而皆坚凝如石，椎而碎之，又甚黏腻。世称茯苓、琥珀生于松下，猪零生于枫下，此或其类欤？惜不知何名，亦未详所用也。

寿昌多山，故多虎豹。有童姓者居于眉林，其家畜一母猪甚大，一岁生子十余，内有一头，短颔修尾，与凡豕绝异，数日顿长大，食倍他豕。童老恶之，屏勿使食，欲使自毙。其邻叟曰："此豕浅毛被体，粗具文理，状颇彪炳，得毋虎豹之属欤？"童老曰："若然，亟当杀之，为虺弗摧，为蛇奈何？"磨刀霍霍，亲赴豕苙。豕忽突出，追之不及，入于山中。数月后，有一豹径诣童氏，入其旧阑，若甚驯扰。群豕见之，狗然惊走，豹徘徊良久乃去。嗣后月或数至，且与他豹及虎俱来，出入村舍，遇人不噬。然村中人甚厌苦之，聚众驱逐，如是数次，乃不复来。

江西李某，以贸易往来苏杭，亦老于江湖者也。尝自杭州归，途遇少年求载，同舟者咸拒之。李见其衣服蓝缕，踯躅江岸，心怜之，语同舟者曰："孤客无归，大可怜悯，何惜此一席地乎？"乃招之登舟。及至常山，将舍舟而陆，少年顾诸客曰："萍水相逢，幸附船骥。今行将分手，颇思稍尽微意，供诸君一饱，愿闻所嗜。"诸客曰："昨过某处，见市中馒头颇佳，今思之，食指犹动。既承雅意，得此足矣，他不敢请。"时距其地已远，诸客姑以此难之，且知其贫，必不能办也。少年曰："可。"乃还至其所卧处，蒙被而卧。众呼之，曰："毋扰清梦。"众曰："吾曹饥矣，馒头安在？"曰："诸君何汲汲若是！顷方起馒裹馅耳。"卧如故。久之，觉热气缕缕自其被中出，众异焉。或曰："此渴睡汉鼻息耳。"俄少年起曰："馒头出

笼矣！”发其衾，累累者皆是也。众客饱啖，咸果其腹。异而叩其术，笑不言。食已登陆，独约李会于三里外。李至，少年已先在，出数纸为赠。视之，自玉山起至李之乡里止，一路舟车悉为代雇，此则各牙郎之票据也。李怪问之，少年曰：“不敢相欺，某乃江湖所谓铁算盘者也。不必探囊胠箧，而能以术取人财，舟中诸客所赍，已各分其半矣。以君长者，故丝毫未取，且为君代雇舟车，以报厚意。”李大惊，又甚感之，再三致谢。少年曰：“舟车之费，皆取之诸客，何谢焉？”李曰：“相距且数百里，何能咄嗟而办？”少年曰：“我辈于千里外物不难立致，况数百里内，直咫尺耳！”又谓李曰：“江湖间如我辈者不少，君此后囊中宜置五谷少许，或官府印花，方不为术士所算也。”遂别李而去。李持票据示牙行，无不合契，沿途舟车，悉应付如数。盗亦有道，斯之谓与？

门人汉阳邬梅仙，言其家好为扶箕之戏，名其坛曰“驻云坛”。有明五先生者屡降是坛，自言乃元时济州一狐也。少年时曾蛊某氏女，为雷神追击，几殆，其后潜修二百余年，始挂名仙籍。又言修仙之道，其过莫大于犯淫，其功莫重于惜命，故二百年来惟以惜命为事，虽一草一木，有生意者均不忍攀折也。叩以休咎，多不答，喜谈诗及古事，如云宸濠胁有肉鳞，王阳明体颀而黑，皆世所不知也。或问：“先生何不以狐为讳？”曰：“由狐而仙，譬如白屋中出公卿，方以为荣，何讳之有！”

临平有某氏嫠妇，独居悲花庵中，长斋奉佛有年矣。畜一猫，亦不食荤血，每食饲以白饭一盂，上置豆腐一方，呼而戒之曰：“猫，尔其省穑而食之！”猫嗷然若有知者，先食白饭，饭尽，乃食豆腐，日日如是。余外姊适周氏者之女实亲见之。余长女闻而笑曰：“此妇所修未知何如，此猫必成正果矣。”

有某氏者祟于狐，延道士驱之。道士星冠象简，伏而拜表，两童子执剑侍。乃道士未起，而童子忽失所在。俄闻有声出自瓮，视之，则二童在焉。瓮固不甚大，不知何以能容二童子，而二童子又何从入瓮也。共议破而出之，一椎甫击，而童子在瓮中呼痛。于是道士术穷，不得已，祷于狐。闻空中语曰：“既尔知罪，可避去，我出童子。”乃各避他所，而童子出矣。瓮初不破，亦不知其何以出也。

余前记慈溪小灵峰关牒事，兹又闻有一庙，淫祀也。庙中之神不知何姓，塑一女像配之，则张氏女也。初张氏女从母至小灵峰进香，归而自言神悦其貌，将以为妻。自是闭门不与人接，而时有香气出其房中，儿女燕亵语亦往往闻焉。家人患之，莫可如何。居数月，女腹彭亨矣。母以告其父，父曰：“处子而有孕，是为门户羞。”立逼女死。神凭女而言：“苟杀是女，必祸尔家！”其父怒曰：“吾不畏也，必杀女！”女知不免，泣曰：“吾为此一块肉而死，凡妇女怀任者我必祐之。”乃于夜中投水死，尸逆流达于庙前。其夕庙祝梦神曰：“起，起，迎夫人。”不解所谓。次日，其家失女，疑其逃也，四出迹之，而得其尸。其兄愤怒，至庙中，批神颊无算，又以指爪碎其辅。灵峰人闻其事，乃塑女像，称曰夫人，至今腼妇辄祷焉，香火甚盛。二月某日为夫人生日，红裙绿鬓相望，而神面爪痕竟不可去，屡经改塑，瘢痏如初。

杭有徐翁者，家于清波门之水沟巷。每岁暮祀神，必以彘首一、鸡一、鱼一，俗所谓三牲也。既撤，辄失之，初疑奴辈所窃，又疑猫犬食之，然无全失之理，又不应岁岁如是。一岁，祀神毕，徐翁亲以筠筐盛之，而县之于梁，自设卧榻于侧，卧而侦之。人定后，忽有瓦甓声出自厨下。无何，一人于于然来，头角崭然，若庙中所塑牛头之状，以头戴筐而去。翁徐起迹之，则至厨下而没，乃以物识其处。明日，集家人掘之，不数尺，见有阶级，徐翁疑其中有窖藏之物，自入视之。阶尽，忽隐隐有光，曲折而进，屋宇俨然，漆灯荧荧未灭，光盖从此出也。又进，则有朱棺一具，巨絙县之，明器之属罗列左右。徐取其铜爵一藏之怀中，尚徘徊其间，冀有所得。忽左室门辟，牛头人自其内出，徐骇极而奔，牛头人亦从之，及阶而止。众援翁出，即以土掩之，顾视翁色若死灰，汗犹涔涔也。探怀中，出铜爵，古色黝然，以插花，无不活，且能结实，洵非近代物也。此必唐宋人古墓，但牛头人不知何怪。《周官》方相氏职曰：“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敺方良。”此牛头人其诸所谓方良与？

张某，绍兴人，携妻子至杭赁屋而居。其妻自是多病，张疑其不服水土，使医治之。一夕，忽作杭音，语张曰：“此老妇之屋，汝何得居此？”张知有异，以屋券示之曰：“我所赁也。”曰：“屋虽汝赁，然其下我藏有金银，今尔居此，或盗我财，奈何？”张闻其语，艳之，乃曰：“尔附我妻而言，必为泉下人矣。金银皆人间所用之物，尔无用焉，苦守奚为？不如指以示我，我得尔财，为尔广作佛事，则彼此均有利益。不然瘗藏地下，虽至百年，不获其用，甚无谓也。”曰：“汝言亦有理，但须以汝子为我子，我始以所藏付之。”张欣然呼其子至，拜于床下。其妻抚摩者再，仍作杭语曰：“所藏即在床下。”如言掘之，得一坛，缄封甚密。发之，惟洋钱三枚，簪　数事而已。以告，则曰：“老妇耄而善忘，固不在此，当在户限下耳。”复掘之，得二瓮，一则满盛清水，一则贮铁钉无数，已生锈矣。又以告，其妻作杭音，呶呶不已，谓乾没其所藏金。张无如何，尽以前所得者易纸钱焚之，扰如故，乃别赁屋而迁居焉，其妻之病始瘳。

邬梅仙言：其友金某者，死后凭其家女奴而哭告其母曰：“儿寿不止此，特死于庸医耳。阴律，凡寿未尽者，必置之枉死城中，阴风冷雾，惨不可言。幸为儿多焚纸钱，庶可买他鬼自代。”问或为主者所觉奈何？曰：“每日以洋钱六枚赂主者，即无事矣。他鬼亦主者所顾募也。”问：“冥中亦有洋钱乎？”曰：“阳世之物，冥中皆有之，但多焚纸钱，一一可致也。”其母许之，女奴乃苏，问之茫然也。

海盐西门外有吴姓者，饶于赀。一婢名秋华，年二十矣，颇有姿首。光绪已卯岁四月中，忽有美丈夫据而淫之，既乃谓婢曰：“为我告尔主，明日扫除后屋以待，屋中什物好为陈设。倘有不备，或备而不华美，祸且立

至。"婢告其主母，于是一家尽知之。吴翁以为妄，不之信。次日午后，有肩舆入其门，至中庭而止。舆丁启其帘，则虚无人也，惊曰："吾在东门外，有少年赁吾舆，令舁至尔家，今安在欤？岂其鬼也？"因述其人年二十余，衣罗衫，手纨扇，丰采丽都，听其语，为冠盖中人，非本地乡音也。翁知有异，入内探问，则婢已失所在。翁室中有床一具，金钩翠幔，颇极富丽，亦转瞬失之。因觇之后屋，则沙石飞击，人不能近。有顷，婢自内出，传少年之语，属主人唤傅婢一人为之上头；又须备盛馔一席，次者两席；又须青蚨四贯，以备赏犒。"不从其言，且火尔屋！"翁惧，如言备之，而家中衣服器皿，其佳者悉被摄去，虽什袭深藏，亦不得免。明日，婢又传言，须循俗例，馔女三日，酒食之外，宜有杂戏侑觞。一日为十番鼓，二日为口技，三日为盲女弹词。亦曲从之。有好事者请入视新妇，亦不之拒，但见婢盛饰坐床头，房中纸醉金迷，五色眩目，余无所见。嗣是每日必有所需，间数日辄一出，出必舆，舆者但闻其语，不见其形也。吴翁苦之，将使人走江西诉于真人府。一日，少年忽谓婢曰："我今且去矣。室中物具在，汝苟念伉俪情，一月之内，慎勿移动；一月不至，则永诀矣。"言已而去。吴翁即时移其物于他所，呼婢出嫁之，其后竟不复至。

海宁硖石镇之南有地曰大虹村，其地有吴姓者，本农家子也。后以水旱荒其田，弃而逐什一之利。久之，家稍裕，遂服贾于外，恒数月不归。其妻陈氏，虽农女而颇有姿，邻里诸少年皆艳之，然陈贞洁自守，无可乘也。有小姑，色仅中人，而愁眉龋齿，作诸媚态，惑之者颇众。性狡工谗，常于母前短其嫂，母信之，故陈恒郁郁，久之成疾。每疾发，心辄大痛，四体如冰，终日不暖，惟夜卧而痛止，而体亦温和，心异之。一夕睡醒，觉有人并枕卧，大骇，推枕而起，则杳矣。惶怖无措，解带欲自经，忽见少女向之敛衽，笑而言曰："姊何卤莽，以侬为男子欤？"陈问："卿人邪？鬼也？"女曰："侬非人非鬼，实则狐耳。已为姊按摩四夕矣，再如是三夕，病即全愈。"陈见其修眉秀项，笑靥嫣然，甚爱之。与俱坐，问所自来，曰："侬亦吴姓，小字细细，旧住海宁潮神宫，今宫圮，故一家俱他徙。侬与姊有缘，来相伴耳。"自是女不去，惟陈得见之。小姑闻嫂与人絮语，疑有所私，告其母。母怒，执梃而往，先于窗隙窥之。陈独坐灯下，方缝纫故衣，寂无他人。母以女诳已也，将还问之，至其室，则见女正与邻子狎，状甚亵。母愤甚，奔入，奋梃挞之，邻子尚抱持女不释。女号呼，母恐声闻于外，忍怒走出。女哭詈终夕，罔测其故。盖女虽与邻子私，是夕固独宿也，细细幻形以挫辱之耳，然自此百口莫辨矣。居月余，细细忽辞陈去，曰："明日郎君至矣。"明日，吴果至，陈为述其事。吴欲一见，陈曰："渠约一月复来，且俟其来谋之。"及匝月，陈方独坐，而细细至，握手笑语如故。陈述其夫求见，意不可，再三言之，乃许于道旁一见。戒勿萌他念，若恶作剧，则与姊从此绝矣。陈谨诺之。其日，吴自外归，忽见道旁大树杈桠中坐一女郎，衣浅碧色衫，淡墨色裙，罗袜锦鞋，纤不盈握，对吴微笑，百媚横生。吴大喜，趋而前，将缘树而上。忽飞尘眯目，痛不可启，掩面而归，为妻白其故。陈方咎吴狂妄，忽闻空中语曰："与姊从此绝矣！"聆其音，细细也。陈拉吴俱跪叩头谢罪，泣而留之。曰："缘定不能强也，明年二月尚可一见。"言已寂然。是时为咸丰己未八月。至庚申二月，杭城陷，乡间盗贼公行。吴外出未返，陈已有孕。其邻村有某甲者，素无行，且习邪术，恒取孕妇胎以为药。久闻陈美，且知其孕，白昼将三人入其室，思奸之而堕其胎。陈骇欲死，忽皆反奔而出，跪而自投，又以手自批其颊，颊尽肿，口流血。邻里聚观，甲等誓从此不敢犯陈，且愿保卫吴氏，使不受他害。众亦为代求，始得扶携而起，归各大病数月，后遂敛戢。是夜，陈梦细细来曰："今日之事，我救姊也。上帝以我好善而贞，命为碧霞宫侍书。从此真与姊绝矣。"

咸丰乙卯科浙江乡试，头场有绍兴某生于卷上大书一绝云："绣鞋踏遍几回寻，相会当年未了因。记否红栏明月夜，楼头偷占一枝春。"人询其故，摇首不言。至初十日黎明，缴卷而出。余门人高海垞与同坐一号，先一日相与论文，极相契合。其三艺皆已脱稿，读之甚佳，乃夜间忽有此异，是必于温柔乡中失足者也。诸书言科场果报事，类此者极多，此则海垞实亲见之。

仁和高君桂山，与其兄啸萝，读书西湖之葛林园。其邻为梁文庄公祠，祠中有棺数十具，皆他姓所寄也。一夕，闻外有吟哦声，启视无人，闭户而声又作，乃笑曰："如有吟魂，盍来相见？"久之杳然。隔数夕，又闻之，其声自西南来，浸至窗外。审听之，则嗟叹之声，非吟哦也。俄而哗然一声，其门自启，二人惊顾，以为鬼来，然实无所见。及卧，梦见一叟曰："我粤东钱某，老诸生也，以谋食来浙，死于此。明日断桥堍下有著青布衣者，吾子也。吾棺停梁家祠内东廊下，烦两君指示之。"二人寤，述所梦皆同，相与愕然。次日，至白堤伺之，未至断桥，果有一人来，如梦所言，迎问之曰："尔姓钱乎？"其人惊问："何以知我？"乃告以梦。其人果访寻父柩者也。导至梁公祠，指示所在，并厚赠之使归。

黄桂圃培荣，浙之会稽人，道光末官湖北武昌府同知。咸丰二年，粤寇至鄂，城陷，桂圃衣冠坐堂皇，骂贼求死。贼絷之，并其一妾二子，挟以入舟。桂圃得间自沉于江，妾与子皆至金陵。长子启勋，时年十一二，为乡人窃负以出，逃至苏州。桂圃有弟金溪刺史，需次于苏，因抚育之。其妾为贼幽于女馆，久之放出，居乡间，以缝纫自给。幼子尚孩提，力不能养，有邻村妇乞为子，不得已许之，密以针刺"天赐"二字于儿左肩，泣而畀之。天赐者，儿乳名也。及官军收复金陵，启勋长矣，至金陵访其母，得之，迎以归。光绪四年，启勋预海运之役，溺死天津。金溪痛桂圃之无后也，其妾因言天赐事，乃致书江宁蒋鹤庄太守物色之。得其母子，召至署中，解儿衣，验其左肩，则"天"字二画尚存，"赐"字贝旁亦未泯灭。乃谓村妇曰："此黄氏子也。"判归黄氏。桂圃为国捐躯，固宜有后，而其妾之智节则亦足多矣。

此事杜筱舫方伯为余言之。筱舫又言:启勋之溺也,失其尸,求之数日不得。筱舫之弟筱珊太守,时为江苏海运津局总办,命以纸作灵位,备书官职姓名,置木盆中,旁设羹饭匕箸具焉。浮之天津牐口,使人驾小舟从之。初入水,其盆向北逆流,及小舟解维,盆即顺流下行。约二里许,至宝林庵前,木盆忽自就岸,则尸已出自水中,面貌虽改,衣装宛然。乃厚敛之,并请于朝,得优恤焉。筱舫问弟何处得此法,曰:"咸丰八年七月,有直隶广文忘其姓名,奉檄押送南漕剥船。舟中携有一子,以便旋失足入水,欲觅其尸。有土人传此法云。"鬼神之事诚有不可解者,此法屡试屡验,则亦奇矣。惟启勋殁于王事,其遗魄自不应葬之鱼腹,或有神物护持,亦未可知也。

周镜楼,南汇县人,曾应童子试,生一女而卒。初无灵异。数年之后,其女长矣,忽大病,病中言其父实保护之,故得不死。自是目中遂能见鬼,而镜楼即附其女以与人言,灵异大著。自云在冥中签押文书,颇能作威福。有谢心畲者,娶于周氏,与镜楼兄弟也。己卯秋病甚,镜楼之女往视之,见鬼往来甚多,问之灶神,神言无有。女曰:"吾所亲见,安得云无?"于是灶神穷治之,告女曰:"是于某月日赂门神而窃入者也。"其夜镜楼至,其家人环跪求之。镜楼诘问鬼,鬼自言姓李名儒奎,浙江人。八世前为王氏女,潘氏妇,心畲八世前为某氏子,与之私。后有孕,服堕胎药而死。岁月虽远,怨毒未消。累世寻求,至今始遇,必索其命乃去。镜楼劝之再四,且许延道士为诵经。鬼不可。镜楼怒曰:"汝不知吾周镜楼乎!汝能出吾掌握中欤?"鬼始听命,曰:"苟延道士诵经,愿诵《大梵经》。若《玉皇经》,则在冥中为最下田土,不愿得之也。"谢氏从其言,病良已。镜楼又言有顾春船者,戊子科举人,在冥中颇有势力,已得为冥吏,乃其所荐也。以是观之,冥间营营,亦与人世无异矣。

卷 八

年月日时干支俱同者,六十年中,惟甲戌岁有甲戌月甲戌日甲戌时,乙酉岁有乙酉月乙酉日乙酉时,丙申岁有丙申月丙申日丙申时,丁未岁有丁未月丁未日丁未时,戊午岁有戊午月戊午日戊午时,己巳岁有己巳月己巳日己巳时,庚辰岁有庚辰月庚辰日庚辰时,辛卯岁有辛卯月辛卯日辛卯时,壬寅岁有壬寅月壬寅日壬寅时,癸亥岁有癸亥月癸亥日癸亥时。然甲戌之岁必有甲戌月,甲戌之日必有甲戌时,而甲戌之月不能必有甲戌日,其余皆然:故遇此难也。光绪六年三月十三日日加辰,是为庚辰岁庚辰月庚辰日庚辰时。杭有杨翁者,精于丛辰之学,死后营葬,有术者为择得此年此月此日此时,取四庚辰也。他术者以为不可用,议改用初六日癸酉。其家以翁素精此术,乃就其灵前拈阄决之,竟拈得四庚辰者,遂用以葬。友人丁松生与执绋焉,还过俞楼,为余言此,因为记之。

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古有此说,是冥冥之中固有簿书记载矣。世间每遇水火刀兵诸劫,辄有人梦见冥中缮写册籍,疑亦理之所有也。咸丰之初,粤寇萌芽,有海盐人查某者,梦至一处,见文书堆积如山,数十人缮写,犹若不及。楹间悬一联云:"弱柳琼箫仙有劫","落花铜鼓佛无灵"。意不可解,而其语则颇可诵也。

黄冈县易氏女子化为男,余已载在第一卷矣。有佣媪宋姓者言:河南兰仪县乡间某氏女子,已许嫁矣。某翁无子,性好善,其女病数日,忽化为男。言于父母,验之信,乃使人告之夫家。其亲家翁曰:"此翁为善之报也。吾有弱女,愿即以嫁之。亲者无失为亲,不亦善乎?"某翁大喜,仍谐二姓之好。后生子女,而母故荏弱,凡衣履缝纫之事,父辄分任其劳,盖素习女红,虽为男子,犹未忘故技也。

牙牌之戏,相传起于宋宣和时,其来久矣。近世有《牙牌数》一书,借以占卜,盖亦古者棋卜樗蒲卜之类也。兄子履卿言:光绪己卯岁江南乡试,无锡诸士子于榜前占《牙牌数》,其辞云:"大开围场,射鹿得獐。顾盼自喜,中必叠双。"是科无锡县中式者二人,一顾姓,一章姓。顾字明见数中,而"射鹿得獐"句暗影"章"字,尤为巧合也。

任司马,江苏人,谈者不言其名字。需次浙中,寓舍频有怪异。一日,失去洋钱三枚,正相诘问,忽空中语曰:"我所假也,三日当奉还。"越三日,果得其二。问尚有其一何在,曰:"此尚须迟一日耳。"越日,果得之。嗣后频有假贷,或偿或否,而不见其形。司马偶坐听事前,忽见一人过其檐下,其形夭矫,几及丈余,疑蛇精也。司马有女公子刺绣于楼,晨起视之,则于空处添绣一人面,异而传观。空中语曰:"此我所为,即我之像也。汝曹欲识我貌,观此可矣。"其面不辨为男为女,惟上有两角,面色白,角则黄色。其余口鼻之类,尚与人无大异。至今此像尚在司马家。司马迁屋避之,辄随之至,不知其究竟如何也。

咸丰间,江都符南樵孝廉主讲松江之柘林书院,与同人为扶箕之戏。有女仙降坛,自称唐时人,姓韩名碧霞,父诚为苏州刺史。时江苏尚陷于贼,问何时贼平。箕笔作一诗,有二句云:"扫开云雾见青天,正在辽东献豕年。"后贼平在癸亥岁,符豕年之语。又苏州陆凤石润庠之封翁九芝先生,于咸丰间扶箕,问凤石科名事。箕笔书七绝一首,其末句云:"金阶拜向卷帘时。"后凤石以同治甲戌大魁天下。是岁毅皇帝亲政,皇太后撤帘,箕诗"卷帘"之句,洵有先见。古称山鬼知一岁事,此殆不止一岁矣。

昆山县有地名茜墩。咸丰四年夏,有村童金姓者,年十五岁,刺小舟放鸭湖中。正徜徉苇间,俄油然作云,狂飚怒吼,白浪如山。人与舟俱被风挟至空中,俯视云气迷濛,下不见地。自思设或坠下,必糜烂矣。忽来一老者,衣黄色衣,须发皤然,手执麈尾,指曰:"去,去!"人船俱从空而下,坠于平地,一无所伤,距其家三

里矣。观者环堵，咸共叹异。牵其舟下水，送还其家。

苏州开元寺前有大石狮二，岁月既久，颇著灵异。盘门以内，地甚荒僻，居人多以蔬圃为业。一夜三更后，守圃者见有物在圃中啮食蔬菜，其形庞然，不知何物。亟返呼众共视，则已杳矣。嗣后连夕皆然，乃纠众伺之。夜半，物果至，突出噪逐，物狂奔而去，至寺前乃止。迫视之，石狮也。遂铸大铁钉钉之，自此不复夜出。

朱祥麟，苏州人，素佻达，好渔色。偶饮于友人家，而归时夜已深矣，路无行人。至护龙街，见少妇独行，睨之美而艳。尾其后，徐以言挑之。妇微笑，招以手，大喜随之。行至一处，妇推门引朱入。屋不甚大，而陈设颇华，遂同入房中。镜匳脂盝，无不精美，床上则绮帷罗幔，绣被锦衾，更极富丽。妇解衣裙置椸上，仅留衵服，皓质呈露，促朱先寝。朱心荡不能自持，方欲登床，忽火光灼烁，十数人拥入，手执灯笼，皆有苏州府城隍字。俄顷之间，所见人物一时都杳，其地则在范庄前石栏杆外近水处也。骇极痴立，适有武弁行夜至此，知为鬼迷，送之归。此等景象，必溺鬼幻为之，使非神灯一照，是人必于温柔乡中失足矣，可不惧哉！

山东登莱青道署有朱藤二本，数百年物也。其藤蜿蜒萦绕，所荫可数亩许。花时紫艳纷披，掩映户牖间，清香袭人。相传其树有神，当风清月白，往往见之。民间有疾病者，得其一花一叶，即可疗治，以是争来祷祀，香火不绝。署中有空屋数间，花落辄扫置其中，以供病者之求。凡新官入署，必祭焉。潘伟如中丞尝为是官，循例致祭，并以酒一大瓮浇其根土。其夜两花神皆见形，一为老翁，朱颜皓首，长髯及腹；一为妇人。署中人皆见之。是年花开尤盛。

苏州人姜少甫与其友石某，至杭州天竺烧香，瞻礼既毕，循途而归。至万松岭下，石忽腹痛，即于道旁遗矢焉。忽有一鹰自空而下，攫其帽以去。急起夺之，而鹰愈翔愈远，高入云际，不可复见。二人大骇，踉跄归舟。至暮而石病作，头痛身热，颇不可堪。夜半，忽梦入一城。问城中人此为何地，或告之曰："绍兴嵊县也。"俄至一庙，中有碑甚高，刻"申庄"二大字，而日间所失之帽俨然在碑上。大喜，引手欲取之。旁一僧止之曰："不能，不能！且待四年后来取。"遂寤。次日病殊未减。姜与余门下士王梦薇有旧，以梦薇能医，令石力疾就诊，因自述其梦。梦薇诊其脉，但感受风寒耳，初无他也，授之以方，匆匆辞去，云："即日还苏。"不知究竟如何。余谓此人之病，自因风寒，当腹痛时已伏病根，鹰之攫帽，会逢其适。既有是事，因有是梦，梦由心造，与病初无涉也。

苏州陆墓村人某甲，当兵乱时，于途间得人家所弃子，畜之为子。比长，为取妻。甲夫妇初不知子之父母为谁，其子并不知别有父母也。光绪六年，甲妇病笃，死而复苏，呼其子，语之曰："我在冥中，见尔母乞还其子，我已许之矣。汝母某氏，汝父则尚在人间，姓某名某，住苏州城中某处。汝宜携尔妇归，无使我失信于尔母也。"言已遂卒。其子以为乱命，不之信。次日，有苏州人至，其姓名与甲妇所言同，索还其子。甲问："事越二十年，何忽见索？"其人曰："夜间亡妇见梦，言曩所失子在君家。今向君家妇乞还，承其见许，故来此，愿与子俱归也。"甲问其家住何所，则亦符合。乃谓其子曰："此真尔父矣。吾幸已有子，汝携妇以归，可也。"其子始泣谢而去。

杭州西湖玛瑙寺故址前，有大石一方，俯临湖滑，名停鹰石。有某寺僧拟刻《金刚经》于上，乃就石旁编木为棚，招集工匠于其中，将于次日奏刀焉。忽有一人衣黑色衣，青色半臂，至棚中与工匠闲话，问："尔曹来此奚为？"告以故。其人曰："俟刻石时，宜先告我。苟不我告，必贻后悔。"众工因询其所居，曰："即在石旁不远耳。"及次日，将事镵刻，工匠遍觅其人不得。偶言于松木场茶寮中，有闻者曰："石旁固无居人，得无龟精乎？"骇而问之，曰："此石下旧有龟精，人往往有见之者，其大如五石瓠，不为人害。今刻经于其上，则彼为所镇压，不得出入自由，宜彼之意有所不欲也。西湖南北两山为石多矣，可刻之石亦必不少，奚必此？盍与僧再议之。"众疑信参半。是日因循未刻。越宿，而众工或病于目，或病于臂，乃觉其有异，言于僧，改刻他处。

某甲，农人也，尝以争田致人于死，后即于所争之田获稻。忽雷雨骤至，甲呼其子偕归，其子尚幼，随之行。见空中人马喧阗，无虑数十人，或手秉炬火，或负一物若鱼网者。既近，有青衣者二人夺其父所获稻去。又数人以网蒙其父头，炬火即从之下击，辟历一声，其子惊仆，起视，则其父死矣。曩所见诸人，皆化为云气，腾空而去。

桐乡周铁崖士钢，少补博士弟子员，屡试秋闱不售。一日，自佗处归，夜泊舟村落间。望见临水一家，有楼翼然，楼窗外有碧火如环，旋转不定。异而呼舟人讯之，舟人见而骇曰："缢鬼求代，多作此状，吾屡见之矣。此家必有将缢死者，慎勿声，鬼为人所觉，且移祸于人。"周奋然曰："见人死而不救，非夫也！"登岸，叩门大呼。其家出问，告以故，大惊，盖姑妇方勃溪，妇泣涕登楼，姑犹呶呶未已也。闻周言，亟共登楼，排闼而入，妇手持带立床前，神已痴矣。呼之逾时始觉，举家共劝慰之，乃已。周次日抵家，梦一老人谓之曰："子勇于为善，宜食其报。"周曰："此何足为善。必欲食报者，他不敢望，敢问我于科名何如？"老人笑而示以掌，掌中有"何可成"三字。寤而叹曰："科名无望矣！"其明年，竟登贤书。是科主试者为何公，始悟梦语之巧合也。

同治乙丑年，浙江补行乡试。是年夏，嵊县有人梦至一庙，庙中有神南面坐。其旁胥吏甚夥，各负一牌，呈神坐前。神执笔于牌上点之，乃各负之出。梦者随而问曰："此何牌也？"负牌者曰："牌上姓名，皆今年乡试中式人也。"梦者见一牌上大书"裘治成"三字，其旁尚有小字数行。问此小字何也，曰："皆其人所行阴德也。"寤而访之，则邑中诸生果有裘治成其人者，往告以梦。裘笑曰："吾不应试十余年矣，精力衰颓，学问荒

落，自分此生永谢场屋，恐不能践君幻梦也。"梦者遍告裘之姻族，咸纵臾之，乃赴试，竟举于乡。或问裘有何阴德，裘曰无之。固问，乃曰："前年族人有一婢，将置之死，吾力救而免之，且为择婿而嫁焉。此或一事乎？余事则非所知矣。"盖无心之善，作者犹不自觉，而鬼神则已纪录之也。

会稽王湘舟济泰，工为制举文，而困于场屋。性好施予。一日，有里人以砚来，求易钱一千。视其砚，凡石也，却之。其人颜色惨沮，问其故，则其妇方产，势甚危殆，欲以此砚易钱招白洋媪婆。白洋媪婆者，越中乳医之最良者也。遂留其砚而予之钱。久之，念此妇未知已产未，使问之其家，则妇死矣，无以敛，其姑亦老且病，号咷欲自尽。王恻然，急取敝衣数袭，洋钱十枚，亲送与之。至咸丰乙卯岁，元旦之夕，梦一妇人向之叩首，曰："妾即往岁以产而亡者也。"手以一黄纸条示之，有朱书曰"臣十七"。寤而不解所谓。是岁应秋试，入闱中，所坐号适为臣字十七。及题目出，文思泉涌，榜发中式。

山阴倪某，幼时曾一赴童子试，不售，辄弃去。善治生，家固殷，赈人极长厚，乡里称善人也。同治癸酉岁，年五十余矣。其邻有张君者，故粤东一县丞，以病免归，自言判冥中事，倪亦未之信。是岁之春，劝倪赴乡试，倪笑谢之，张言之不已。一日，密谓之曰："君忘十五年前事邪？完人名节，上帝所重，君得科名，职此之故，其必往，毋自误也。"倪忆十五年前有亲串家一少妇，夫亡守节，其兄公以莫须有之事污蔑之，谋出之而夺其财。事垂成矣，为力白之乃已。此事张所不知也，始心动。然久抛举业，惧不中程式，乃先作文十余篇，并乞名手点定。及入场，《四书》题三道皆在其中，录之而出，榜发中式。乃叹曰："张君果判冥事，不吾欺也。"

乐平汪宗伯守和，幼时读书家塾，私与侪辈斗蟋蟀，角胜负。宗伯公所蓄者巨喙而黑质，每斗必胜。公宝爱之，夜闭之笼中，而置诸庭，使吸清露。及旦取视，则死矣，两股断焉。懊恨殊甚，迹其所在，得一股于石罅，群蚁曳之，将入于穴，始知为蚁所杀也。公怒，思有以报之。乃至市廛买爆竹，剥取其火药，以膻物引蚁出穴，布火药于地而火之。群蚁数千，同时而毙，为之抚掌称快。既而悔焉，曰："嘻！亦太甚矣！"遂不复畜蟋蟀。及嘉庆庚午岁，公以少詹事授奉天府丞兼学政，与盛京将军萨公善。一日，有布衣客诣将军辕门求见，萨公见之。长揖就坐，古貌俨然，自言："以生人为冥吏，数至冥中决狱，今为汪学使一案而来。此案悬四十余年，仇家屡讼不休，今宜了结。以汪固端人，且其先世积累颇厚，自当右之。知公与汪善。明日请往省视，如汪有疾，属其家人勿相惊扰，亦勿投药饵，但谨守之，三日自愈也。"萨公异其言。明日，亲诣汪所，则汪得暴疾死，一署惶然。萨公如客言，使静守以待其苏。公果病三日而愈，自言得病之时，昏然不知人事，觉有人导之入一公廨。堂上有长官，服古衣冠，南面坐，面黧黑无髭，左右侍者甚众。长官问公曰："有多人讼尔，知之否？"公告不知。长官命吏检簿籍示之，备载幼年杀蚁事。公谢曰："事诚有之，今悔无及。"长官命传诸讼者，则焦头烂额者无虑数千人，环呼索命。长官婉言谕之曰："蚁与蟋蟀，皆虫也，尔等不合嘬食其所畜蟋蟀。童子无知，苟图泄愤，罔识轻重，遂成此狱。今既已降其科名，减其禄算，使其一生常有美中不足之处，亦足以示罚矣。"众哗然曰："我辈止伤蟋蟀一命，彼戕我族类万余，岂此薄罚所能了邪！"言已大噪，其势汹汹，殆将用武。长官大怒曰："汪某已膺冥罚，足以蔽辜。尔等幺麽微物，贪慕腥膻，污生人之厨灶，侵死者之墓隧，罪不胜诛。若再喧哗，当科罪如律！"众始惧而退。长官谓公曰："此案已结，宜益为善，以赎前愆。"公乃苏。明日，即往谢将军。甫入，而前日之客出，遇于门，不交一言。萨公迎慰之曰："昨日对簿甚劳。"公惊问："何以知之？"以客言告，公亦缕述前事，且曰："顷所遇之客，即冥中决狱者也，对之犹懔懔。若非祖德所庇，恐无生还之望矣。"乃悟客非常人也。公以乾隆壬子年举于乡，闱中初拟中第二名，后抑置十八名。及嘉庆丙辰岁廷对后，读卷者以前十本进呈，公裒然居首，仁庙更定为一甲第二名。其后官至尚书，以资格将晋协揆，竟不果。道光十六年薨于位，宣庙悼惜，赠太子太保，赐祭葬。故事，尚书殁于官，得予谥，礼臣以请。会畿辅旱，宵旰忧勤，此奏久留中，卒不得谥。殆即所谓降科名，减禄算，美中不足者欤？公以一代名臣，以戕群蚁，致罹冥谴，物命至重，可不慎欤！

道光间，有某观察者，性廉静，公事之暇，辄至斋中读书。一童子侍，丙夜始就内寝，日以为常。会届中秋节，制府某公素贪黩，馈献不满意，辄中伤之。观察不得已，枉法得白金五百两置书箧中，将以备书函并字之需。时秋高夜静，月色皎洁，方执卷咿唔，忽飘风入户，为之栗然。突见一女子戴黑纱幞头，衣粉红绡衣，近案而立。正惊顾间，其后又立一丈夫，赤发深目，须如猬毛，直前谓观察曰："公所得金盍以为长者寿？"观察未之应，而女子袖中出白丸摩弄之，光灼烁如一匹练。观察惧，发箧出金陈案上，女子尽纳之袖。丈夫又谓观察曰："以公平时固廉吏，故不相害。然此不义物，非公所宜有，谨将去，成公之廉。"言已，与女子俱出，倏忽不见。殆古剑侠之流欤？观察秘其事，旋移疾归。既归里，始与所亲者言之。

江西南昌府照墙后有老屋数间，故炮局也。咸丰三年，粤贼围城，营于沙井。其地有文孝庙，为贼所踞，庙墙坚厚，城中发炮击之，不能破。有人夜过照墙后，见黑面人数十辈从炮局出，言愿助官军杀贼。次日访之，则无人焉，知为炮神。言于官，掘地得大小炮甚多，重三千斤者十三尊，重四千斤者一尊。舁至章江门炮台，向文孝庙击之，墙壁皆毁，毙贼无算，遂解南昌之围。南昌人谓之神炮。

长江水师提督黄公翼升，迎养其太夫人于金陵。太夫人偶得疾，梦神人告曰："我因寇乱，身陷狮子街井中。如能救拔，必有以报，疾不足忧也。"太夫人觉，言

所梦。公命人浚井，果得一石像，询之土人，曰："从前江宁城中本有石将军庙，毁于贼，失其像。今所得者，即是也。"公因为立庙井旁，颇著灵异，至今香火不绝。惟石将军不知何人，相传为东晋人司马流。按《晋书·苏峻传》，峻遣将韩晃、张健等袭姑孰，进逼慈湖，杀于湖令陶馥及振威将军司马流，其他无所表见。千百年后尚能庙食人间，亦可异也。

同治八年四月，江宁城糯米巷民宅中一井，晨汲得油数瓶，油尽始得水，明旦复汲亦然。如是数日，城内外悉闻知，观者填门。其家厌之，白县令封闭其井。长洲朱君孔彰时寓安品街，距其地不数十步，使人汲井验之，果如菜子油，入灯盏可然。

溧阳崔澐，贫甚无以为家，寄居僧寺。读书至丙夜，忽闻寺后山上有车马声，启后户视之，无所见。俄而声益近，有人叩户曰："小吴王至。"崔延之入，知其非人也。不敢发问。客曰："君毋怖。我广西人，亦读书，籍诸生，为贼劫至江南，后入官军中，从张将军战死于此。闻君读书，窃所爱慕，山中无佳侣，冀聆雅音，聊慰幽寂。"又曰："上帝命我主此山，封我为小吴王，我亦不复更念人间世。惟有一女年十五矣，小名阿鸾，今流落在广东香港。君可至彼访之，如不嫌鄙陋，即以备箕帚可也。"言已别去。崔怪之，欲从其言往访女，然以道远，资粮屝屦，猝不易办，故未果也。居无何，小吴王又至，语崔曰："君其无意乎？"崔以情告。曰："君患无资，何不早告？此山之南有窖金，可发也。"即指示其处。崔发之，得白金五千两，乃如广东，访阿鸾于香港，果遇之青楼中。年未破瓜，犹处子也。风姿娟秀，粗通文翰，惟自幼流离，不自知其家世。崔以三千金赎之归，遂为夫妇。此事余闻之朱君孔彰，朱闻之于曾蓉舫。曾亦溧阳人，与崔相识也。

黟县北郊有王某者，以工为讼牒，遂致殷富，营造新宅，颇极华美。一日，有数客造其邻比，问王某所居，邻人指新宅告之，遂入，然莫见其出也。越数日，新宅中忽火起，众奔救乃熄。自是火发无时，旋起旋灭，家中什物每提掷空中，悉皆破坏。煮饭于釜，饭熟，辄杂以泥沙，甚至粪函溺器，狼籍衾枕间。月余，不胜其扰，王某自作牒将讼诸城隍神，若有人厉声曰："汝伎俩能欺人间官府耳，能欺明神欤！"祟益甚。王大惧，伏地自投，且言知罪，愿许悔过。又厉声曰："速迁去，免尔死！"遂举家远避，空闭其宅。

沈岳良，宜兴人，有膂力，而居心险恶。当粤贼之据常州也，受贼伪职，从之抗拒王师。每掠得妇女，必裸而淫之。禅国山东南有石洞，极深邃，妇女避乱者数百人入焉。沈积薪焚其洞，皆毙之。又杀周王庙僧数十人，而投神像于厕中。贼平逃出，竟无恙。一日，忽病狂，家人扶置床上，旋跃起以手相搏曰："众妇人来索命！"又作妇人声曰："彼有力，吾曹不能胜，宜招和尚来。"又大呼曰："和尚来矣！"自是日夜呼謈，不绝声。数日，家人守者稍倦，竟奔出，不知所之。半月后，有人言周王庙厕中溺死一人，家人往视，果沈也。遍身青黑，七窍流血，臭秽不可向迩。呜呼！其受报亦酷矣。

抚州胡琼，常至城外访其亲串，所过之地荒僻无居人。忽见一女子立水次，亦未之异也。女子顾胡而言曰："子衣上如何有血污痕？可解衣为子浣之。"胡自视良然，遂解外衣。女子曰："中衣亦污。"又解之。如是者三，而血痕犹在。回顾女子，嫣然微笑，以手招之。胡悟女子非人也，抱衣却走。女子蹑其后，胡急奔。望见前有巨人二，不知其为人为鬼，亦不遑顾，直造其处，则二巨人者已不见，止有一土地庙。比至庙门，则女子亦不见矣。胡无邪心，故不为女鬼所惑，不然殆哉！

山阴某甲父子皆嗜食犬，犬之毙其手者不知凡几矣。壬申之秋，其子观剧北城，日晡而归。有卑脚花犬随之行，甚驯扰，试呼之，即弭耳从归。甫入门，忽跳踉大嗥，遽啮其股。其父闻声出，又啮之，伤于足。犬即走出，不知所往。父子中犬毒至深，号呼一昼夜而死。

闵斗阳司马世魁，归安晟舍镇人，官云南府通判，升同知。一生正直不苟，居官亦多善政，年老乞归。其卒之前一日，有里人死而复苏，告其家人曰："阴间路黑不能行，有人语我曰：'明日闵公赴云南府城隍任，舆从不少，必有灯火前导，可随之往。沿途有供张，并可得酒食。'"次日公无疾而终，里人亦死。死后见梦于其母曰："今日从闵公俱行，不愁昏黑，且幸为公录用，不落寞也。"此事余闻之闵君小圃，即其族也。凡人之聪明正直者，殁则为神，理固可信。先兄壬甫卒于福宁知府任。福宁有杨明经廷瑞者，一乡推长者。先兄既捐馆舍，而杨君亦病，谓家人曰："吾不起矣。吾梦见青衣者持官符至，言施侯迁擢去，以俞公代之，辟吾为幕僚，期以某日去。吾其能久乎？"趋治后事。果如期而卒。施侯者，故靖海侯晋江施襄壮公，相传殁后为海神者也。于是郡人藉藉，称俞公代施侯为海神云。兄子祖绥曾具先兄事略，求余为传志，其言曰："明道行状以伊川而传，文忠碑铭待颍滨而作，宏文钜笔，虽亲弗嫌。"余兄弟似皆不足当此语，然吾兄居官立身具有本末，固宜撰次以示后昆。而余衰病侵寻，未能握管，偶因闵公事，附载先兄轶事如此。

闵君希濂，字一瀛，与余甲辰岁同举于乡者也。尝于夏日在书斋疲困假寐，瞢腾中若有人持名刺来请者，从之至一处，宫殿巍峨，兵卫森列。登其阶，见堂上有古衣冠者二人，本朝衣冠者亦二人，皆南面坐。其两旁列坐者十数人，惟末坐虚焉。持刺者引闵登堂三揖，坐者皆为之起，即引之至末坐曰："此君坐位也。"少顷，有吏持文书，并以笔墨来，分授两旁坐者，而闵亦得一卷。其卷首书"吏部天官增减司闵"八字，卷尾亦如之。吏请于卷首"闵"字下书一"奉"字，卷尾"闵"字下书一"行"字，而中间文字不使展阅。书已，吏持去，坐者皆散。前持刺者又引闵至一处，有屋三楹，额曰增减司，告闵曰："此君之署也。"送之出门而醒。自是频梦至其地，事毕即醒。闵从不与人言，惟所亲者得闻之。暨咸丰之末，江南大乱，镇江府城陷于贼。闵时寓沪上，一日，梦有伟丈夫来见，与之谋克复镇江。闵曰："书生不

谙军旅，何能为？”其人曰：“行军贵谋不贵勇，君其无辞。”旋有诸将戎装而来，请命从何门入。闵梦中率尔曰：“从东门入。”皆曰：“诺。”俄而身履戎行，搴旗斩将，大捷而还，则身固卧逆旅中也。觉劳顿殊甚，静卧三四日乃起，果闻官军收复镇江矣。自是不复梦至增减司治事。闵后为石门教谕，寿终于官，亦无他异。

吴沙阳，归安诸生也。尝客山东，其子年十九矣，在家读书。吴一夕忽梦其子乘马来，遇诸涂，责其子何不下马，不应。追及之，欲与语，其子回顾，举鞭欲鞭之，旁有一白须老人呵止之曰：“此人于汝有十九年养育之恩，不可！不可！”吴遂寤。月余得家书，则其子即于是日死矣。

罗某业屠，一日将杀豕，豕作人言曰：“我应于明日死，何早也？”乃不杀。次日，又将杀之，豕又言曰：“我应重至九十斤而死，今止八十七斤，何早也？”罗惧，售其豕于人，改业不复屠。柯某亦业屠，一日执豕于牢，闻两豕相对作人语。其一曰：“今日尔去投生矣，我明日亦不免一刀之苦，当随尔去，宜稍待我。”其一曰：“诺”。柯闻之，亦遂改业焉。又有郑某，亦业屠。其徒郑三卧于楼上，夜半忽下楼，自将左手置砧上，以右手举刀断之，血流满身，大呼倒地。咸惊起，俟其苏而问之，言：“见有人来买豚蹄，我割而予之，不知自断其手也。”言毕而死。此三事皆闵君小圃言之。三屠皆湖州乡间人也。

金华府城外有某氏妇者，嫠也。同治壬申年正月望日，村中演戏，尽室往观，妇独不去。至二更后，其夫弟先归，呼妇不应。从窗隙窥之，见室中昏黑，惟妇床前有绿焰一线，如将烬之灯。惧其不戒于火，破扉入，以烛烛之，则见妇独坐椅上，自膝以上皆焦黑如炭，惟口辅不焦，其臭不可向迩。大骇，莫知火所从起。足下一火炉已冷矣，且鞋袜不爇，则非由炉中起也。此与第五卷所载咸宁毛氏婢事同不可解。

仁和典史福建林公汝霖，字小岩，于庚申岁杭城初陷时，衣冠坐堂皇，骂贼，并其家属同死。贼平后，当事者为闻于朝，哀其遗骸，葬于孤山，且立祠焉，今所谓林公祠是也。公有二子，曰庆生，曰泾生，佥谓同死于贼矣。至光绪己卯岁，有楚人罗君来游于浙，遍览湖山之胜。至林公祠，读壁间所刻碑记，知其事实，肃然起敬。留数月，仍还楚。雇一小舟，舟人甚谨愿，问其姓名，曰：“姓李，名泾生，湘乡人也。”问家有何人，曰：“有老父。”问母死几年矣，曰：“小人无母。”异而询其详，曰：“我本福建林氏子，祖官泾县，我生于泾，故名泾生。年八岁，随父官浙，城陷，为贼掠至金陵。有李翁者怜而抚我，即今老父也。后随之亡归，因姓其姓，以操舟为业。李翁无妻，故我无母也。”罗叹曰：“然则尔为林公子矣。”罗有季父官浙中，即驰书告之。其季父言于唐艺农观察，观察言于谭文卿中丞，中丞即移咨湖南，由湘乡令资送来浙。于光绪六年四月十二日至杭州，成服而哭于墓。中丞即以其事入告，俾承袭云骑尉世职焉。林公忠臣，固宜有后，若罗君者亦可谓有心人矣。

杭州孙氏女，年十五嫁同城高在端。甫五月而粤贼陷城，夫妇偕遁，中途遇贼，妇逸而在端陷焉。贼平后，侦知在端已死，妇赁屋独居，抱他人子为子。时其母亦孑然无依，乃迎之来，同居一室。妇上事其母，下抚其子，惟倚针黹为活，篝火夜作，达旦不休。而性倜傥，遇人则谈笑自如，诙谐间作。母疑其志可夺，阴遣其中表某甲为媒，劝改嫁。妇不可，因此浸失母意，恒以细事谯诃之。妇自夫死，悲伤成疾，又日夜操作，兼为其母所勠，如是十余年，病转剧。念子已长大，可自立，己病如此，生亦何味，乃乘夜投缳焉。是时其母已寝。忽若有大声呼之起者。急与其子及同居之徐叟偕入妇室，则妇已悬于梁，有一衣茧细袍之老者以手藉其足。三人者入，老者始不见。乃解其悬，幸不死。自言初缢时，见有老者力止之，曰：“汝子不恶，汝再苦守十年，必有佳境，神明不负汝苦节也。”此老者疑为社公矣。

江浙间凡学手艺者，必三年而成；成后役于其师者三年，不取直。故俗语谓之学三年，帮三年。六年之后，任其所往。若师欲留之，则必予值矣。杭州艮山门外有棕绷店，其徒陆阿毛者六年满矣。师语之曰：“吾有女年十五，与汝年相若也。汝再帮吾三年，吾以女妻汝。”陆欣然从之。又三年，益勤，而其师因家计稍丰，拟嫁其女于贾人子，爽前约。陆请践言，不许。请予值，计三年之值须钱数万，师又吝不与。陆屡以为言，师怒，殴辱之。陆愤甚，缢而死。陆本无家，故无与师为难者。邻比之人始虽不平，师许厚葬之，亦无他言。而每夜闻鬼哭声，达旦始休。又陆之死也，口鼻流血于地，其地至夜辄生碧焰，荧荧如火，高尺许，用水洗涤，竟不能去。师令其女祭之，且祝曰：“嫁后若生子，必以为君后。”自此遂安静无他。

光绪丙子夏，义乌乡间有某氏儿甫十余龄，夜宿楼上。其父自外纳凉归，上楼欲卧，不见其子，呼之不应。家人闻声毕集，邻比亦麕至，秉炬穷搜，杳无踪迹。方惊疑间，忽见其子痴立阶前，问所之，不答，良久乃言曰：“有一白发翁到楼上，与儿草履一双著之，招儿同去曰：‘随我去，与汝果子吃。’儿曰：‘吾家枣实方熟，食之不尽，岂贪汝果子哉！’翁促之急，儿啼不肯去。翁以手扪儿口，负儿从窗牖出，腾空而去。行一里许，儿闻家人寻呼声，曰：‘速放我归，吾家人来矣！’翁乃脱所著草履，仍负儿归，自墙外遥掷之，若投物然。”竟不知翁为何怪也。

咸丰间，金华之泽塘有操舟者名兴，谈者失其姓。尝在新安江中，有五六人赁其舟，比登岸，出一铜椎准赁舟之值。视其椎，刻龙九条，雕镂精工。其人曰：“此九龙椎也。吾祖为某省军门时所得，珍藏数世矣。”兴受而藏之。及还家，舍舟陆行，路遇一妇，问兴何往，曰：“将之泽塘。”妇请偕行。至一小桥上，妇袖中出酒一壶，粽二枚，与兴曰：“君且食之，妾去即来。”兴食饮已而妇不至，乃携壶前行。有少妇缢于林间，急解救之，问所苦，则其家因失酒、粽，疑妇窃食，妇忿而求死

也。兴以壶示其家，且述所遇，始悟为缢鬼所弄也。兴又前行半里许，遇所遇妇人，怒而言曰："汝坏我事，今不汝贷！"即见怪状吐舌长尺许，兴解囊出椎击之，有光如电，鬼即不见。乃知此椎固神物也。后舟行至七里泷，值大风，舟几覆。兴意椎既灵异，必能御风，以绳系椎投水中，火光迸出，绳绝椎沉，不复可出，而风波果定。

义乌人陈坡，字东屏，官宁远令。时傜民为乱，前任杨林弃城走，陈至，始平之。先是民间毁一文昌阁，发地得石，有文曰："龙尾蛇首，犬逐人走，三木齐折，一土独守。"至是乃验三木谓杨林，一土谓坡也。又陈在官时梦游一处，额曰蒲团寺，壁间有诗曰："破壁颓垣迹已荒，人间几度感沧桑。不如小小蒲团寺，万古钟声到夕阳。"后陈还里，咸丰辛酉贼陷义乌，陈避至城外观音堂，一见愕然曰："此即梦中所历之蒲团寺也。"明日贼至，遇害。

湖州人朱新甫，于咸丰庚申岁避兵吴江县之莘塔镇。偶坐茶肆，见有一人扶老携幼，叩头于五十余岁一老翁前，且哭且言，情状甚迫，而老翁夷然不顾。朱怪而问之，曰："吾与此翁，皆盐城人也。吾去岁挈眷属，操小舟，来此卖腌鱼，为贼所劫，一家七口，幸而不死，乞食为活。今遇此翁适将北反，求附其舟，此翁不许。行将作他乡饿莩，是以悲耳。"翁曰："附舟可也，然自此至家乡千余里，尔一家七口，途中食用须钱七八千，吾亦小经纪人，岂能任欤？"朱恻然悯之，即探囊取洋钱六枚付此人，乃谢而去。茶肆中有人笑曰："君受其欺矣。此七人者与老翁皆一党也。"朱犹未信。一夕，有事于河干，见数小舟泊焉，篷窗之下，酒肴罗列。窥之，即向之哭而求者，而老翁亦在焉，正共饮啖，谈笑甚乐。朱始知肆中人之言不谬，初甚怒之，继而笑曰："彼自甏言，我则不失为义举，庸何伤乎！"越五月，寇大至，居民逃避，临河无舟楫，死者甚众。朱与妻孥正徬徨水次，忽见一小舟，其操舟者即前所遇盐城人也，呼之即至，载与俱免，复厚酬之。

绍兴人周某，当粤贼之乱，为贼劫至湖州。贼魁甚悍，一日有狗遗矢于地，贼魁怒，尽杀其所畜狗。最后一黑狗，哀号若求免者。周颇与贼魁善，力请弗杀，从之。周以此狗寄养他所。居数月，周从贼中跳出，狗随之行。至德清，宿枯庙中。及夕，狗忽登其榻，周惊起，则闻户外有人切切耳语，盖知其自贼中来，欲害之而取其所有也。周夺门出，数人露刃追之，狗狂噬，周得免。后绕道归绍兴，大风覆舟，周溺于水，狗亦入水，衔其衣，曳之至岸，乃得不死。光绪元年，有人见周于杭州城隍山，狗亦尚在。

吴江黎里镇多尼庵，登徒子游其中，犹青楼也。有农家妇素与青莲庵中一尼相识，艳其所为，常寄宿庵中，尼即诱与恶少淫。其夫屡以舟来迎妇归，尼厌之，与妇谋杀其夫。妇始诺之，继而悔焉。一日薄暮，夫又以舟来，尼与所私者伪言欲至某处，使其夫载以往，并招妇偕焉。行数里，天已瞑，烟水渺茫，杳无人迹，尼与所私者用力推其夫于河。妇骇甚，欲援以手，禁勿许，妇大号。尼曰："若为人闻知，尔当膺极刑，我则无恐，王法不杀僧尼也。"妇信之，乃忍不哭，仍从尼归。居数日，其夫弟来探其兄，尼与妇均言未尝来此。其夫弟遍访，无知者。会岁将暮，妇亦归家，私具酒食祭其夫，且祝曰："死而有知，勿我怨。"为夫弟窥见，排闼入，穷究其故，妇坚不承，乃执妇并尼控于官。官严鞫之，始吐实，而苦不得其尸。时光绪三年正月十七日也，天忽大雷雨，尸浮起，距其死已五十余日，而面如生。尼所私者久亡去，官命役捕之，不获。役祷于尸，其夜死者见梦于役曰："其人在江宁水西门外某姓饭店。"如其言，果得之，皆论如律。

平望镇人王阿毛，好食蛙。制一铁针，长二尺许，每捕得一蛙，则以针穿其颈，针满始荷之而归，以充馔焉。如是者数十年矣。一日，至其亲串家，亲串止之宿。是夜有远处失火，阿毛登屋望之。其家临河而居，惧盗贼从水次攀援登屋，故于檐端列铁条数十，皆锐其末，如锋刃然。阿毛失足而坠，铁条适贯其颈，呼号甚惨。救之者无法可施，乃竖长梯于水中，众人缘梯而上，始将阿毛解下，而气已绝矣。其死状宛然如蛙也。

盛凝之，苏州人，少孤贫，而性甚慧。十四岁时，《十三经》已卒业。其季父命之学贾于钱店中。一日，其主使持金赴某所，道出隘巷，见一小家数人聚哭甚哀。问其故，邻人曰："是家某人死三日矣，遗儿女三四，贫不能敛，故聚哭耳。"盛问所需若干，曰："非银二十两不可办。"盛所持适有此数，悉以与之，遂不敢归店，至素所熟识之僧寺宿焉。店主待久不至，问之其家，不得。乃与季父侦探三日，而始遇之僧寺。诘之，以告，征之死者之家而信。季父痛殴之。寺僧劝曰："事虽非，而其心术可取也。"季父乃舍之去。盛既失业，遂留居寺中，仍读书。越三年，补博士弟子员，始归其家。至咸丰庚申岁，盛年已四十余，为贼劫至扬州，逾年而逸。流寓仪征一破庙，卖卜自活，旋病死。庙僧谋藁葬之野，忽有守备洪君至庙，问知其姓氏里居，曰："此吾同乡也。"少顷，请其母偕来。母曰："昔年为汝父营葬者，与此人姓名正同，未知果是否。"乃以银三十两治其丧，寄棺庙中，属僧善视之。及乱平，洪已官参将，亲至苏州访盛氏，问盛凝之无恙否，其家曰："乱时为贼劫去，今不知存亡。"洪又细问其年貌，乃哭曰："若然，则恩人死矣！"盖曩时隘巷中死者，即洪父也。洪年十七，投江宁督标为兵，积功至参将。其母当日即询知盛之姓名居处，时时为子言之，命其图报。前真州庙中所殡者，犹冀非是，今知果然，乃挈盛妻子至仪征，以其柩归葬，且厚恤其家。

有友人言二事：一则前世之夫今世为女子，一则前世之妻今世为男子。二事绝奇，可纪也。云有钱某者，吴人也。妻卒，将敛矣，忽蹶然而苏，张目视其夫曰："汝何人欤？"夫疑为谵语。妇即起坐，周视其室曰："此何地欤？"已而引镜自照，大哭曰："吾其为女子乎！"乃告其夫曰："吾闽人王某也。因病而死，至冥中，冥王谓

吾阳寿未终，命二鬼送之回。途遇大风，二鬼为风吹去，不知所之。我亦觉身轻如叶，随风飘堕至此，乃化为女子乎！吾本男子，读书识字，家亦小康，妻孕未产，今当奈何？”言已，复大哭。其夫劝慰百端，不应。始而不食，继觉饥饿，乃稍进饮食。夫欲与同寝，辄拒不纳。如是数月，有为其夫计者，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彼既因饥饿而强进饮食，然则岂无欲念欤？当以男女之欲诱之。”夫乃觅得一说平话者，日日为演说淫亵之事。妇始乐听之，数日后，忽曰：“吾妇人也，奈何为我说此！”麾使出。是夜，夫就之，不复拒矣，遂为夫妇如常人。岁余，情好甚笃，乃哀其夫曰：“吾家在闽，杳无消息，妻产亦不知男女。君其偕我往探之。”夫不忍拂其意，偕赴闽。至其家言之，其家初不信。妇乃历叙前生事，一一有据，且与其妻言当日房帏秘事，人所不能知者；妻乃大哭，已又破涕而笑。其前世之妻，遗腹已生男子矣。留数月，始返。越一岁，妇受孕生一女，乃即以前生之子为婿，两家成亲串焉。又有邹某者，浙西老儒也，妻死已久，遗二子一女。二子未娶，女则已嫁矣。老儒以课徒为生，家徒壁立，衣食不充。忽一日，有一少年至，裘马甚都，揖老儒而问曰：“君其邹某欤？今年若干岁，有女一人、子二人乎？”老儒怪问：“君何知我？”少年曰：“吾前生乃君妻也。死后又生山西某姓家，某姓固钜富，吾拥赀数百万。念君寒饿，恒思周济，以父母在，未敢远游。今父母以天年终，故来相访耳。”乃历叙前生事，亦一一有据，相偕人室，手自检点平生故物，欷歔欲绝。已而二子至，皆能呼其小名，谓其夫曰：“吾携万金至此，二子可各与四千，以一千与女，而以一千为君娱老，无事更作村学究矣。”女闻其事，自夫家归，见是少年男子，羞涩不前。少年呼其乳名曰：“阿巧不识我欤？”执其手而泣。居数日，请老儒偕至前生埋骨处，蓬颗敝冢，在荒榛蔓草中，又欷歔久之，买地改葬，且为老儒营生圹焉。流连数月，乃始辞去。老儒命长男送之归，自此往来，亦如亲串云。

淮安乡间来一瞽者，推人年命如神。有李氏子就之推算，瞽决其一生足衣食、无刑祸，有子女各六，然当有两妻。李笑曰：“吾农家子，不鳏足矣，焉有两妻？”瞽曰：“不然，命如是也。”又有陈叟延之至家，悉以其家人年命使推算之，一一不爽，至其女，则曰：“偏房命也。”陈叟怒曰：“老朽薄有田产，何至以女为人妾！”瞽曰：“不然，命如是也。即不作妾，亦非正妻。”已而李氏子娶于赵，甫六月生一子，乡里姗笑之。李之父惧为门户羞，归之于母家。赵女固贞淑，母家知其无他，然六月生子，无以自明。请反不可，乃留之，仍抚养其子。而李氏子所续娶，即陈叟女也，甫六月，亦生一子。于是赵女之父母兄弟咸哗于李氏之门曰：“尔谓吾女不贞，故六月而生子，今陈女亦六月生子，何也？留则俱留，逐则俱逐，一留一逐，行且兴讼。”李父子无以为计，其宗族姻亲咸谓其父曰：“若子两娶，皆六月而生子，赵、陈两姓清白旧家，两女亦皆端好，必无他故，是无可疑者也。宜迎赵女以归，使与陈女以姊妹称。”而陈女顾长赵女一岁，赵犹忿争。乃议不以长幼为次，而以先后为次，姊赵而妹陈，事乃定，两女皆婉娩颇相安。俄各受孕，逾期不育，至十二月始生，则皆女也。嗣后男女相间而生。生男皆六月，生女皆十二月，群疑尽释。两女各生三男三女。李氏子果有两妻、子女各六，陈叟之女竟为偏房，瞽者之言悉验。

卷 九

湖北沔阳州库藏陈友谅残甲，上缀锈铁六片，各长二寸，广寸，厚不及分。相传观者不可抚弄，违则有灾。杜筱舫观察曰：“夥颐窃据，久应火灭烟销。而腐朽之余，犹不容触忤，岂以其取精用宏，故厉气亦结而不散乎？”余谓古物流传既久，能为神怪，往往有之，非必以其人也。《隋书》开皇十一年，以平陈所得古器多为祸变，悉命毁之。顾亭林先生讥其恣睢不学。余门下士冯梦香孝廉言其族人霁亭茂才家，藏其远祖尚书公所乘肩舆二具，前明遗物也，深广皆倍于今制。其广可五六尺，其深可容人伸足而卧；以竹为之，竹皆作卍字形。相传有触之者，必头痛身热，故久而不毁。粤贼之乱，有欲薪之者。人告之故，贼始不信，俄果大病，遂不敢毁，至今犹存。孔子曰物老则为怪，岂不信夫！

梦香又言：其先德观察公有妾丁氏，始入室时，适购得大珠一颗，遂名之曰珠圆，而甚嬖之。早死，死后数日，观察丙夜未成寐。忽闻启户声，疑为穿窬者，披衣起坐以伺之，则丁氏冉冉至，坐床沿，默无一语。观察亦悲甚，不知所云。如是者相对甚久，至天将明，丁氏乃缩小而灭，如烟之散于地。起视，则户扃如故，初未尝启也。观察自言他人虽见鬼，无如我之真切者。惜未一叩其冥中之情状也。

归安县南乡有长超山，茂林修竹，境颇幽雅。山有护云庵。相传前明凌忠介公未第时读书庵中，偶于月明时闲步山麓，忽有老者揖于前，口嗫嚅若将有言。公问之，曰：“我古冢中人也。子孙零落，祭扫无人。来从公乞一盂麦饭耳。”公不之信，笑而言曰：“吾性好静，故来此读书。而四面蛙声阁阁，达旦不休，甚厌苦之。苟能为吾禁群蛙不鸣，当有以报。”老人曰：“诺。”遂不见。其夜蛙果无声，公乃具酒饭祭之于荒丘。自是庵之左右，蛙不复鸣，至今犹然。

杭州望江门外民汪甲，聘陆氏女，以贫不能娶。乃纠集十余人荷轿而如汪氏，劫女以出，纳之轿中，荷以归。女初大哭，久之寂然，及至家，则空轿也。大惊，返告之陆，适陆氏亦纠众来夺，遇诸涂，大哄而散。次日，媒妁咸集，汪言女尚在陆，陆言女已归汪，纷争数日，将讼于官。忽有人见其女僵卧海神庙外，以告陆，急舁之归。昏昏若痴，有时稍清爽，自言：“初入轿中，愤怒跳踉。忽自轿坠地，有数青衣拥之入庙。庙中神赤发垂肩，貌甚丑恶，而两耳皆聋。青衣者以女见，且以手示意，神颔之，留使执役。所食皆腥物，膏血淋漓，女饥甚

而不可食。役之又甚苛，女终日哭，神亦不闻也，苛役如故。忽闻外间传言夫人自海昌还矣。众皆惊，以手作势告于神。神亦惶惧，急麾女出。遂有数人者曳女出门，置之地，即为人所见。”然女自归家后，忽歌忽泣，失其常度，父母亦厌之，归之于汪。汪与生二子一女，稍识人事，然神气之间仍痴呆也。

杭州紫阳山之麓，有林氏妇晨起汲井，忽重不可举。视之，则井中有一赤体小儿，长二尺许，以手攀绠，欲缘之上。大惊奔还，告其家人，其家人往视，则无睹矣，而妇遂得病，卧不能起。恒喃喃作寱语，曰：“吾金井神童也。方浴何得窥我？”嗣是妖异大作，室中什物辄被提掷毁坏。邻有秦生者，谓其夫曰：“吾为汝具状诉于关帝，汝可斋宿具香烛，持状至吴山关帝庙焚之。”其夫谨如所戒。越日，妇忽下床而跪曰：“关帝欲诛我，速请秦君为我一言，我即去矣！”其夫谋之秦，秦曰：“既称神童，而妄作祸祟，宜受诛殛，又何言焉？”已而妇病果瘳，秦复为文以谢。

海宁之硖石镇，西有紫薇山，东有审山，故亦名双山。审山之巅，有智标塔，甚壮伟。咸丰戊午岁，三月初六日黎明，居民忽见审山上白云滃渤，旭日照之，空明如镜。智标塔旁有无数塔，大小不一，倏忽万状：有金碧烜赫者，有榱桷剥落者，有八角者，有四方者；一塔隐则一塔见，约半时许，共见六十四塔。日高云敛，乃无所睹。父老聚观，皆曰此名塔见（读如见龙在田），亦曰塔朝（读如春见日朝）。智标塔高据山巅，大逾常制，为塔之王，凡数百里内之塔，隔一甲子必来朝之。此说诞漫不足信。余门下士倪倬云钟祥家于紫薇山麓，是日实亲见之，语人曰：“云受日光与水受日光无异，塔影入云中犹塔影入水中，而云气变幻不定，故塔影亦随之而异。然形态虽异，而止见一塔，未尝两塔并见，则其为智标一塔之影，可无疑矣。

倪倬云又言：“硖石镇有古银杏二株，大十余围，相传皆东晋物也。一在其家，一在蒋氏之园。在其家者，恒见有白光夜出树下，其兄衷鲁闻人言银杏之下实生水银，所见白光必是也。乃掘坎埋一大石臼于中，俟其出，逐而陷之，而覆以巨石。天明发视，空无一物，而此后遂无所见。其在蒋氏园者，颇著灵异，人或便旋于旁，辄病。蒋氏筑小屋以奉神，榜曰“树神堂”。乱后，官就其园设里捐局。有李甲者役于局中，亦见白光出树下，知为水银，掘坎埋大缸焉。俗传水银能出人，则已成人形，收之之法，必以刀断之。若断其头，则所得少；断其股，则所得多。李是夕握刀以待，见白光过，猛斫之，果见其入于坎，乃覆以石，集火伴逻守之，天明发视，则一蚣蟒蟠伏缸中，赤色熠熠，长二尺余。见人，一跃遂失所在，众共惊异。翼日李大病，自言犯树神，当死。火伴多方祷禳，逾日乃瘳。

长洲秦云，字肤雨。自言二十一岁时，方盛夏，至所亲范梦庵家。主人为设馄饨，甫食其一，忽眼昏耳鸣，觉神已出舍，飘飘然若御风而行，不能自主。至一处，两山夹立，中一大路，长松老柏，苍翠可爱。其左畔山巅有一亭，乃由麓而登，见亭中树一碑，碑文奇古，不可识。亭后一径颇曲折。遵径而行，径尽得一院宇，朱门洞开。入之，其庭甚宽广，左植幽篁数株，风来成韵。右一大树，绿荫满庭，树下有巨石，二童子坐其上，见客亦不问所从来。登其堂，空无一物。堂后又有庭，较小于前。其石有门，门内一池清澄可鉴。旁有小楼，面池而构，上县一额，署曰“诗天”。爱其地，流连久之，及出则两童子不知何往矣。复至亭中远瞩，见有朱甍碧瓦隐见云间，叹曰：“如此境界，岂人间所有！吾其已离人世乎？”因念家中骨肉，不觉失声大哭，忽如梦醒，则卧榻上。范氏之人环立其前，皆喜曰：“生矣，生矣！”盖冥然若死者已一时许。范氏为延医诊视，汤药杂投，而秦固不知也。至是乃觉惫甚，若大病甫愈者然，三日之后始复其原。秦有《游诗天记》，叙述甚详。余撮其略如此。

光绪六年二月某日，湖州府祭蚕神庙，有一乐工于四鼓时至庙伺候。庙与东岳庙邻，其地空旷，时官犹未至，夜景凄清。乐工出庙闲步，见东岳庙中灯火辉煌，人声嘈呀。窃窥之，见堂上坐者面目不甚可辨，阶下跪二囚，一不相识，一则城中开珠宝店之某甲也。俄见狱卒捽某甲，投油镬中，大惊趋出，还顾则黑暗无睹矣。祭毕，归以语人，人莫之信，不三日而乐工死，人始异焉。访之珠宝店，则某甲已卧病，未几亦死。死之日，遍体糜烂如火灼者，乃悟乐工所见之不妄。然某甲平日亦无大恶，罔测其由。有知者曰：前年洞庭山有某氏妇，私托佣媪以珠玉宝石之类售于湖郡。媪至郡城，亦无熟识者，惟与开眼镜店之某乙有旧。乙引之至甲所，议定价值洋钱一千有奇。媪先取奇数，余则甲书券付之。媪还舟，甫出太湖口，遭风而覆，同舟死者大半，其地距城止十八里。甲闻之，即往视，媪尸已为人捞至湖边。甲发其衣，则券在焉，取以归。私计此事惟乙知之，乃以洋钱一百赂乙，使秘其事，乙从之。山中妇闻媪死，知所托之物无可究诘，缢而死。甲罹阴罚，其以此欤？同跪之囚即乙无疑矣。或曰妇闻媪死而死，非因甲与乙之干没其赀而死也，甲乙宜若无罪焉。然甲一闻太湖有覆舟者，即冀幸媪死，及往视果然，遂搜取其券以归，此其居心为何如邪？妇虽不死于甲，而甲有可以死妇之道，乙之罪或可薄乎云尔，甲则难从末减矣。

光绪元年二月，上海招商局轮船名福星者，覆于黑水洋。江苏海运委员死者二十一人，满洲长小岩、大令长懋与焉。其眷属住江苏省城，犹未知其事。一日薄暮，其妻见大令自外入，倏不见。惊告于人，忽仆地作大令口音，泣述死状，并邀其同乡恒月坡司马恒坦至，托以后事。未几，凶问至，果如所言，月坡乃为经理其丧焉。越三年，又有朱云甫观察事，与此相类。朱云甫名其昂。浙江候补道，江苏宝山县人，侨居上海。其家世以沙船为业，谙悉海道，上海之有招商局，自朱君创之也。购火轮船往来南北洋，而江浙之漕粮即附其船以达，朱君实专司之。光绪四年，住大沽分局，偶感

时疾，旬日而亡，年未五十。亡之次日，由轮船寄信其家，船甫至，信犹未达也。其家一僮婢忽仆地作朱君语，告家人以死期，且云："本尚可活十二年，为医药所误。今附某轮船南归，已至矣。"举家正共惶骇，而轮船中即送信至。盖人之初死，灵爽犹存，意所专注，虽远必达。圣人知之，故始死设重以依神，虞则有虞主，练则有练主，皆欲其灵爽有所式凭，不至遽散也。讲学家必执无鬼之说，魄降魂升归之大虚无物，由是而背死忘生者众矣。

京师宣武门外有神獒，每出必于夜，千百犬随之而行。人或遇之，辄为所噬，相传久矣。杜筱舫观察言其戚储惺甫农部于冬夜饮友人所，醉而归。持灯独行，过菜市口。是日适决囚，遗血在地，有巨犬俯而舔之，正当大路。惺甫叱之，犬一举首，则双目如炬，有异常犬，俄腾空而去。惺甫大骇，归即卧病，遂不起。所见岂即神獒邪？

筱舫又言：惺甫官京师时，买妾生一女。甫生，即问："尔家何业？"其音甚细而清脆可听。告之曰："京官也。"遂不复言。至周岁后，牙牙学语，与常儿同。及惺甫卒，妾别嫁，挈女以俱，女时四岁矣。一夕，忽语其母曰："明日大姊夫来，当从之南还。"明日，而筱舫之弟筱珊太守至。其妻乃惺甫之兄子也，因念此女，恐其沦落，故来相访。其母知不可留，遂使从筱珊俱南。时杜氏媵属寓居淮城，闻其至，妇女悉迎于庭。女独牵其姊之裾，投其怀中而泣。女与其姊初未尝相见也，举家咸异之。留杜氏五六年，送之归湖北。储故湖北人，其嫡妻犹在也，嗣后与杜氏不相闻。计其年当已嫁矣，不知有异人处否也。

王孝子，名继谷，字子诒，会稽人。父为鄞县教谕。光绪五年，教谕君病，孝子祷于城隍神，请以身代，然父竟不起。孝子大恸，曰："神不鉴我，由我不以身先之也。"事母愈益谨。一日私语兄曰："昨梦父告以母禄将尽，奈何？"明年三月，母果病，时其家犹在鄞，其兄子献孝廉奉父丧归葬会稽，独孝子留侍母病。已而闻兄营葬毕将归，喜曰："事母有人矣。"于四月五日冒雨走出，至暮不归。明日，或言有素衣冠者僵立月湖贺公祠外水中；往视之，果孝子也，不知于何时死，立而不仆。祠前众乐亭上黏黄纸一幅，大书"漱六道人归真处"七字。又有小字云："漱六道人者，会稽诸生也。年二十二，随父至鄞。己卯十月二日父卒，越一百八十日入月湖以去，时年二十九。"盖孝子于兄弟行居六，故尝自号漱六道人云。已而，又于其书案得二书，一致其兄子献，一致其弟子赓。致兄书言本欲留数日面诀，乃去来有定时，不能如愿；致弟书则处分身后事，欲用白布道袍，勿用僧道作法事。一时咸共悲叹，然莫知其何以死也。久之，于废纸簏中得其祷神疏稿，其略曰："继谷于去年腊月之望，夜梦不祥，次旦即沥诚上疏，请折儿算以益母年。乃入春以来，母体违和，日益沉顿。因忆去秋父病，乞以身代，良由志愿未坚，以致精诚莫达，椎心泣血，悔恨何追。今母抱疴日亟，而兄在越未归，力竭计穷，泪枯肠裂。若空言吁祷，恐难感格神明，封股剖肝，不免伤残肢体。曷若踵汨罗之行，嗣曹江之志，削儿纪算，续母桑榆。至于晨昏侍奉，尚有诸昆，似续示祧，已延弱息。尘世利名，固非本怀，身后毁誉，在所不计。湛湛月湖，寸心可鉴，神听不远，哀此愚忱。"乃知孝子实因代母而死，遗笔不言者，恐伤母心耳。其兄在里门，梦孝子乘白马渡江而来，从者甚众，前有金牌，大书"孝子悌弟"字，已而讣至。然则所云"来去有定时"者，必非无因矣。子献寓书于余，请为铭诔，以传其弟之奇孝。余养疴吴下，未有以应，先书其大略于此。

距天津百里而遥，有地曰唐官屯，亦一邨聚也。光绪庚辰夏，其地有民家女死于雷，年甫十五六耳。久之，有知其故者，盖其家多畜鸡，而恒为人所攘，女甚憾焉，日踪迹之，无所得。有某甲者夫妇，年四十余，甫得一子，皆大喜。乃于子生之十二日为汤饼之会，杀鸡使妇烹之，而自出外买酒肉之类。女至其门外，见有鸡毛，疑焉；入视之，妇适奏厕。北俗所卧暖坑，即与灶相连，女见锅中热气炯炯，启盖而视，鸡也，恨曰："此必昨日窃之我家者。"顾视坑上一婴儿，方呱呱而泣，即抱儿置锅中，仍为盖之而出。妇如厕还。失儿，觉锅盖微有异，发视，则儿与鸡俱烂矣。痛甚，倒投水缸中以死。其夫持酒肉自外至，儿死于锅，妇死于缸，莫测其由，亦缢而死。其家更无余人，邻比为殡之而已，无穷究其事者。及女死于雷，邻女之与女狎者知此事，始为人言之。

同治九年三月，绍兴府南门外从空坠一女，年十七八，貌颇娟好。问其姓氏，言语不能通，以手示意索纸笔。即与之，自书："蜀人，距成都三千里。随母至田间，忽为狂风吹入空中，瞬息至此。"道旁观者如堵墙。有一士、一农、一贾，皆欲得之以为妇。里长闻于官，官命自择所从，赧颜不对；固强之，乃指为士者，遂以鼓吹送归成礼。秀水钱心庵作《莺啼序》一阕纪其事。按元郝文忠《陵川集》中，有《天赐夫人》词，亦蜀人，正与相类。又光绪五年十月初十日，京师安定门外有地名八公爷坟。是日午后，天忽起旋风。其地有十五岁之女在途，被风摄至半空，逾时落下即毙，其半面焦黑如墨。同一风吹女子，而有幸有不幸，昔人所以有茵溷之喻也。

河南颍州人李麟生玉方，以县令需次江苏。自言幼时至桐城一亲串家，其家适请狐仙。狐仙乃姊妹二人，一女巫主之。巫至，先相度坐处，分前后二室，前室陈果饵，必精美，后室则粗具蔬果而已，盖以待其从者也。甲夜仙至，闻其语不见其人。俄而后室中哺啜之声大作，前之人责之曰："此家以礼相邀，何太无状？"内竟寂然。乃诘主人所问何事，一一酬答，既毕辞去。一人曰："可瞻仙范否？"应曰："可。"其来时置梯于中庭，及去，见二女子拾级而登，及霤而隐；年可十六七，容貌昳丽，而身材甚短，较之常人不过三之二而已。仙畏灯烛光，虽香烟亦避之。惜麟生方龆龀，不能言其详，但记大略如此。

蒋清翊，字敬臣，苏人也，以知县需次浙中。性耽翰墨，注《王子安集》颇详赡，余尝为作序。知余搜访异闻，乃以纪梦数事见示，今录如左。其一事云：同治壬戌岁在安邑县，梦坐花下湖山石上。有一大池，池之北，画阁琼窗，悉以五色颇黎嵌之，中有诸女笑语声。问此何地，一女曰："此君旧所管领之寒香洞也，何忘之邪？"梦中亦自忆为旧游之地。俄鼠触物有声，遂觉。又一事云：丙寅岁附轮船至天津，中夜梦至一处，图书满室。有人告曰："此为少海，上帝命唐龙门王勃在此修《金台仙录》。"俄而王出，梦中以《王集》多散佚，求观其全。王抽架上一帙示之，是《太极宫飞霞阁铭》，有序文甚长，可数万字。读已，王命送出。闻舟中人语而寤，则舟进烟台口矣。又一事云：戊辰岁在苏州，梦乡人箫鼓赛神。问何神，曰："秦穆公也。"梦中为作祭文，觉而记其一联云："雄狐定晋，兆霸迹于韩原；雌雉兴秦，膺灵符于陈宝。"忆《封禅书》，祠陈宝是秦文公，颇悔用事之失。后读《索隐》引《列异传》，则作秦穆公，梦语固不误也。

云南府城外商山西北隅，有邢妃坟，虽碑志无考，而草间石兽犹存。故老相传妃即圆圆，吴梅村所为作《圆圆曲》者也。嘉庆间，苏州郑生客游滇，春日踏青商山，访圆圆墓不得，崩榛荒葛中，忽迷归路。俄而落照西沉，暮烟笼树，遥望前途，似有人家，思往借宿。至则朱门洞开，玉瑱金铺，俨然王侯第宅。乃使阍者转达，良久而出，导入东厢，为设食樽酒，簋貮亦极精洁。饭已，有老妪出问："客操吴音，是何乡贯？"具告之。少选，妪秉烛而出，肃客登堂。有女子容色绝代，羽服霓衣，如女冠装束，降阶而迎，曰："妾即邢氏，埋香地下，百有余年，时移物换，丘陇就平。念君是妾同乡，有小诗十首，求为传播。"因命侍女取诗付郑。其末章云："鸳鸯化尽鱼鳞瓦，难觅当年竺落宫。"郑问竺落之义，曰："竺落皇笳天，是南方八天之一，载在《道经》，妾旧时所居宫名也。"取翠玉笛一枝以赠，并吟一诗曰："叹息沧桑易变迁，西郊风雨自年年。感君吊我商山下，冷落平原旧墓田。"遂命送郑出。时东方微明，向之第宅俱无所见，惟四面隐隐若有垣墉，谛视之，则深林掩映而已。然袖中玉笛故在，视其诗笺，则多年败纸，触手欲腐，墨色亦暗淡，迥非人世之物。郑以幽会荒唐，刻圆圆遗诗，托诸箕笔。东海刘古石傅会作《商山鸾影传奇》，弥失其真。苏人蒋敬臣为余言如此，因纪其大略。至其诗，世多有之，且亦不甚工，故不录也。"竺落皇笳天"，据道家书为十八色界天之一云。

常州一女子，谈者失其姓氏，自幼为父母鬻于妓船。女绝色也，船媪颇珍之。稍长，导以淫，不从，日楚挞之，卒不可。而客来见女者，艳其色，争啗以利，冀当女意，故虽不荐枕席，而所得缠头倍他妓，媪以故稍宽之，女亦私积蓄阴自为计。咸丰己未岁，媪载女至湖州，有市人陆姓者温温然善伺人意，貌亦都雅。女年幼，于世情未阅历，见之以为佳士也，遂与订嫁娶。陆去，女白媪曰："某日陆郎以洋钱二百来赎儿，儿即辞母去，苟不见许，儿死，于母无益也。"媪知不可夺，诺之。女虑媪中变，遍诣邻舟告以故，且言别。至期，陆不至，使招之来，问爽约之故。陆言无赀。女出私蓄洋钱百五十畀之，期于明日来。陆得钱即赴博场，顷刻而尽。他妓有知其事者，以告女，女犹不信。明日，陆仍不至，使招之，则徒手来，问昨所赠，曰："罄矣。"女哭失声。陆乘间亡去，女遂仰药死。湖郡诸耆老闻之，皆悯女而恶陆之无行，强使经纪其丧焉。余亡友徐诚庵大令为作《兰陵女子传》。

月桂者，直隶栾城妓也。家贫，父母强使为之，而非其志。燕赵妓多奔走逆旅，媚过客，桂独否。蜀人刘斗山明经曾诣之，欣然延接，为竟夕谈，如文士，如山人，斗山甚异之。一日，有老尼踵其门，施以钱米，俱不受，愿一见。既入，无寒暄语，辄大笑，而桂对之痛哭不已。尼曰："无过悲，若不忘本来，某日吾迟汝于某所。"桂唯唯。届期如尼言，至其处，果得一庵。桂入庵拜佛及尼，已而出翦刀自断其发。从之往者惊阻不及，劝之归，不可，乃还告其父母。越日复往，则庵中阒然，桂与尼俱杳矣。

四川石泉县刘氏女，许嫁同邑罗氏子。罗氏子与女同龄，年十五遘疾而卒。女欲奔赴，父母不可，意常戚戚，家人虑其死，严守之。父母潜受他姓之聘，秘不使知，女微闻之，佯为欢笑，父母以为无他也。其明年三月十六日，距罗氏子殁週岁矣，适父母兄嫂俱外出，女挈其妹如邻媪家。先是，媪有子失足堕江死，其妇闻之亦投江以殉，盖其家屋后滨江，女素所知也。语媪曰："顷伤于手，闻媪后园多药草，愿往求焉。"妹时年十二矣，诧曰："姊伤手，吾奚不知？"索观之，女敛手袖中，不使见。旋乞火燃香，执之而出，媪诘何为，曰："辟秽气耳！"妹觉有异，从之出后户，女插香于地，拜且泣。妹问之，不答；趋走江边，妹掺执其袪，女急解外衣掷付妹，曰："好事父母，吾去矣。"一跃入水。其族祖刘翁自隔江望见之，疑是女，急使人援之出，面如生而气已绝。其上下衣缝纫不可解，亦不甚沾濡，但肩背间有方尺许者，稍渍水耳。蜀俗死于外者，不以尸入室，议殡于门外。其嫂曰："小姑从容就义，虽死犹生，请以尸入，我任其咎。"乃奉尸俪于堂。亲故来吊者，咸叹美之，而父母所许之某氏子亦至，愿一见其面。或曰："不可。"或曰："是固旧姻也，庸何伤？"时女已小敛，某氏子至女侧，女口鼻忽出血噀其面。某氏子惊仆，舆归，逾月竟死。道光壬辰年，有司以女贞烈闻于朝，旌其闾。命下之前一夕，其母梦女来，曰："女奉上帝命，为湔江之神，不克在父母左右矣。"语已而拜，拜毕，有从者数十辈为女易冠服，色皆纯白，衣竟欲去。母挽留之，忽然而寤，以为积想所致。而湔江中有人堕水者，往往遇神人拯之而免，其神人之状，则少女而白衣，乃知即刘女也。嗣后灵迹甚著，邑人醵金建庙，颜曰"湔江水神庙"，香火颇盛。至乙未岁，其侄刘斗山明经，自他所闻其里火，不及车马，徒步而归，未至家已暮矣。至一桥，见有人迎面来，肥而短，其身正方。既过，念世间安有如此

人,岂鬼邪?回顾之,见两磷火大如栝,投之以石。其人复来,与相对而立,磷火荧然。瞋目视之,则缩小如豆,稍瞬复大,如是久之,其人长啸而去。斗山不觉自随之行,俄闻水声,悟曰:"此必溺鬼也。"却立不前,而昏无所睹,觉有数人牵曳之。正危窘间,忽闻呼曰:"娘娘来矣!"皆散去。有人抚其背,曰:"儿何选事邪?彼不相侮,击之何为?幸儿有后福,彼尚不敢肆,否则吾来亦无及也。儿可速归,慰汝祖母,且告家人勿迁吾墓。"斗山豁然如梦醒,知为其姑也。归入门,则祖母方泣,询之,言:"梦汝姑来,是以悲也。"女墓滨水,其旁多他姓冢。葬后江水啮其处成一小屿,四面皆水环之,似不欲与相混者。家人虑其沦入水中,议迁葬,闻斗山言乃止。后斗山二子方幼稚,自邻村归,春涨暴至,陷于水。有女子抱持之,行半里许登岸,语之曰:"我乃尔祖姑也。"斗山之母叹曰:"吾小姑已成神,尚不忘母家如此乎!"斗山之母,即前此定议殡女尸于堂者也。斗山于丁酉岁得拔贡生,神所谓有后福者,其谓此邪?余与斗山有同岁之谊,亦尝相识于吴中,此事则斗山言于徐诚庵,诚庵笔之于书,故余得知之。

四川茂州西南有马厂山,其高数十里,盛夏积雪不消,土人言往往见山市。云有熊姓者,以淘金为业,闻是山多金苗,往寻之。至山深处,忽得一聚落,居人数千家,鸡犬相闻,庐舍栉比。熊游览,忘路远近,久之饥甚。见一家南向,颇壮丽,有白发翁负手立门外,顾熊曰:"客自远方来乎?"曰:"然。"又曰:"得无饥乎?此间无沽酒市脯处,老夫当作主人,脱粟一餐,不责直也。"熊称谢,从之入,出鸡黍如夙具者。熊食饱兴辞,翁问:"客何为来?"告以故,翁曰:"山中固产金,然外人不知其处,徒劳无益。客不如佣于我家,虽得直不丰,然较安逸矣。"熊从之。翁自言李姓,相待优渥。熊操作之暇,游于市井,皆殷勤款洽,乐而忘归。一日,李翁命人洒扫庭内,陈设一新。熊问故,曰:"腊日祀先祖耳。"熊自至山中,不知历时几许,闻翁言,知迫岁暮,怅然思归。翁慰留之。曰:"暂还当复来耳。"翁曰:"客必欲归,请以明日。"其夜 ,翁出一物,包裹重叠,授之曰:"薄具佣直,不能丰也,在汝家可数年温饱矣。然须秘密,虽床头人勿泄也。"熊谨受教,而异其言。夜方午,翁趋熊起,曰:"趁月色可行。"以蒸饼数枚纳熊怀中,曰:"饥则食此,可至家矣。元宵后仍来此,勿爽约!"熊甫出,门即阖。行数步回顾,则庐舍皆无,惟斜月欲落、树林深黑而已。大骇,以为遇鬼,探怀中则饼故在,啖之甚甘,乃于路旁稍憩。天明,出翁所赠物,发而视之,黄金可二十余两,惊且喜。虑复来迷路,折竹枝数十,沿路曲折插之,以为表识。及入城,则城中人方祀灶,急回家。出金易钱,邻人问金所从来,不以告。邻人疑焉,遂为蜚语,谓熊出行劫。熊不能复隐,具述所遇。邻人欣然固求偕往,届期转相招致至十余人,偕入山,寻向所插竹,历历俱在,而无复人迹。登高眺望,见有犬数十头从山下至,及近,则伏地大吼,悉化为虎,伤者数人,踉跄而归。

茂州环城皆山,夷汉杂处。距城十余里为塔山墩,依山构屋,曰奶奶庙。奉一女神,不知名氏,番人皆严事之。庙恒扃,遇祭赛始一开。有士人何某者,为人执担缠之役,每岁事辄先返。火伴问之,则曰:"待汝于塔山墩。"如是半载,火伴疑焉,施行从其所之而瞰之。至庙侧之土谷祠,一叟出与何共语,语已偕入,瞰者随入,则叟已杳,惟何独行。至祠后,有门通于庙,及门,门启,何入门。瞰者仍尾其后,门有阍者,亦不禁也。男女数十辈迎何入,为易衣履,俨然贵人。望殿上陈设华丽,非人世所有,意其为鬼魅,大声呼叱之,忽昏然仆地。诘旦始寤,则人物俱渺,惟何卧地上似已死者,而肌肤犹温,衣服则垢敝如故。屡呼之不应,惶遽欲出,而扃钥甚严。乃呼于墙隙,番人之守庙者闻之,讶其何以得入,启钥出之。诘其故,知内有死者,乃闻于州牧周公受田,命驾往验,至则何已醒矣。问之,自言上年过土谷祠,遇一叟招与语,欲以甥女女之,辞以已娶。叟曰:"固知之,然此有宿缘,以为外室,无伤也。"遂赘于其家。女貌甚美,家甚富,谓我福薄稍赒之,使足衣食而已。嗣是常宿其家。昨夜偶多饮而醉,故晏起耳,不自知僵卧庙中也。周以为妖,欲火其庙,番人罗拜乞免,乃已。其后诸番人以何为奶奶之婿,咸尊敬之。何担负往来,仍止宿庙中,瞰者后亦无他。何云是夜己与女均不知有瞰者也。

董叟,茂州人,善符水之术。老而丧妇,无子,携一女僦居废廨。有族子某,常外出,唯其妇及四岁子依叟以居。一夕,妇与女共话,至夜深,携子入室,女亦归寝。诘朝,日过午矣,而妇门不启。窥之,见与其子相对坐,呼之不应,破扉入,则妇与子俱死。子有烧痕一线,自足指入阳道中,妇亦有烧痕入于阴。视其面,欢然无戚容;抚其腹,空空然,如肠胃已烬者。室故有地炉,然无延烧及人之理,皆大异之。叟以此屋不吉,迁于他处。旋赘潘氏子为婿。次年正月,婿与女偕出贺岁,过废廨之门,婿忽欲入,女止之,婿即头痛不可忍。女急与俱归,言于父。叟知其遇祟,为施敕勒,痛稍止。其夜,叟就寝,忽闻女室中呼救声,持炬趋往,则女背为鬼火所燎,其光深碧,内外衣皆焦灼,殆将及肤,以水沃之始熄。女迷惘不能言,久之乃云:"见嫂使其子持其两手,而举火爇其背,窘甚而不能出声,幸亡母来疾声呼救,始获免耳。"女所云嫂,即族子妇也。叟复以符水治之,女遂安,婿亦无恙。前第五卷所记毛氏婢、第八卷所记某氏妇,殆皆此类乎!

茂州,古汶山郡,唐时曾陷于土番,人民稀少。从州治东行六十里,为甘沟;西行二十里,为打鼓石。沿途置店,以待行李之往来,应门者、当垆者,皆妇女也。其妇女之貌美者,恒有异疾,土人名之曰毒药鬼。每立春、立秋两节间,天癸至而疾作,作则腹涨如鼓,皮肤皆肿,口眼及十指甲流出黄水,至夜而烦懑更甚。其人身畔密藏小竹筒,虽其父母其夫不使知也。筒中储各兽之毛,犬、豕、牛、马、驴、骡皆备,暗中拈得一毛,其毛为何物,魂即化是物,出至旷野,迷罔行人,往往受其累。

间或遇有胆力者，执而捶击之，则哀鸣乞怜。天欲明，寤更甚，辄自言其姓氏里居，人或杀之，则病者死矣。病人所流出之黄水，人稍沾染之，即中其毒，病亦如之，而病者得以稍间。故凡有是病者，相戒不食于其家，或不得已而就食，则以赤铜置食器内，毒不能中。异哉！此疾视粤之麻疯、粤之畜蛊更有甚矣。以上蜀事数则，皆徐诚庵所记，其子思赞录以示余，盖皆闻之蜀人刘斗山者也。

咸丰间功令，凡亲丧因兵乱不及奔赴者，虽已服满，仍命解任回籍，持百日服。于是余亲家翁樊君玉农，由河南府知府回湖北咸宁县籍持服，而满洲人德公实来代理府事。未逾月，有妾投井死。先是，有王公者与德公之父同官江西，实有异姓昆弟之谊。其王媪与德公之母，亦以姊妹相称。后王公以事遣戍，有仆负羁绁以从。临行，叩首于其主母，曰："奴从主人去，无所顾恋。惟一女名莲，所爱怜也。幸主母善视之。"王媪曰："若从主人去，若女即吾女也。"于是迁莲于闺中，以女畜之，且教之读书。莲长而美，德见而艳之，德故呼王媪为姨，请于姨，愿委禽焉。德美风仪，且能为诗，喜金石书画，亦翩翩佳公子也。然性儇薄，得新则弃旧，初娶妇极相爱重，后又纳广陵倡女为妾，与其妇仳离。王媪固知之，谓曰："汝已娶妻，将以阿莲为妾乎？"德曰："不然，前所娶妇不安于室，久归母家，姨所知也。莲妹归我，即我妻矣。"王媪曰："广陵之妇，口舌可畏，阿莲非其敌也。"德曰："彼妇已物故久矣。"王媪使侦之，其家果无广陵之妇，乃诺其请。德以礼娶之，视如嫡。而广陵妇实未死，已更易满洲装束，故王氏侦者不觉也。其性阴险，凡德所爱宠者，必以术间之。德怒，则或以赠僚友，或以配家奴；若有子女，知不可去，则用计并杀其母子，如是者非一人矣。莲始至，广陵妇谬相敬重，不敢均礼。久之，微用其离间之策，而德甚爱莲，不能动。广陵妇乃益自卑下，日为栉发，俄而发臭，俄而体臭，然他人固不闻也，惟德则闻之，不知其何术也。俄而并其室中亦臭，德遂不复入莲室，久而厌之，乃以与其弟。弟于兄弟行居八，家人呼之曰八爷。莲号泣不从，德语之曰："吾与若缘尽矣。吾弟八爷，年少未娶，从八爷不胜从我乎？"乃择吉日，将使成礼。而所谓八爷者，亦喜甚，未及期先入莲室，以甘言悦之曰："若意中欲何好物？当为若购之。"莲不应，固问之，乃大言曰："他无所需，为我买好棺一具足矣。"八爷悚然而出。会王媪之子来为河南府丞，王媪将与偕至，莲每日问王氏已至未。乃王氏未至而所期已及，莲知不及待。一日，挈一小婢人后圃。圃故有井，莲趋赴井所，而命婢至他处采花。婢去稍远，即奋身入于井，婢回救无及矣。奔告于德，使人出之井，其内衣皆缝纫严密，知其死志久定也。莲既死，而王媪至，大骂于河南府之堂，呼德之小名曰："阿巧，偿吾女之命！"德叩头服罪，且为莲盛丧葬之仪，使其弟八爷以妻服服之。时余长子妇樊尚从其母居河南府署，故知之甚详焉。莲以小家女，深明大义，从容死节，视彼持粱啮肥之子何如哉！是可嘉矣。惜不得其姓氏，大儿妇云："当时闻署中人称为王姑娘，以其来从王媪家故云尔，实非其姓也。"

衢州人傅翁，无子，买他人子为子，已为娶妇矣。久之，其子知所生父母在某所，遂亡归省视。而其父母自卖子后以居积起家，颇足衣食，得子大喜，语之曰："汝在孕时，与某氏指腹为婚姻，今其女长成，当为汝娶之。"子告以在傅氏已娶妇，父母曰："此傅氏妇，吾何有焉？"卒娶之。而某氏女美，子甚暱焉，遂欲绝傅氏。而傅氏失子后，其妇日夜悲泣，傅翁乃踪迹之。得其子，挟以归，好语之曰："天性之恩，固不可绝；然吾自幼卵翼汝，以至于成人，且有妇在，庸可绝乎？今后宜往来两家，两家各有妇，将来各孙其孙，可也。"子唯唯。而以傅氏所娶妇，不及后所娶者美，虽居傅家，情意落寞。其妇则事之如初，不以其别娶为恨，然子意益厌弃之。一日，傅翁夫妇方燕坐，闻子舍中声息绝异。奔视之，则子以绳勒妇喉，妇气垂绝，而子犹力持绳两端未释。大惊，急叱其子出，百计救妇，妇乃苏。问状，妇惟垂泪而已。有小婢在侧，述知子引绳向妇，妇延颈受之，略不撑拒，婢欲出告人，妇犹摇手止之。舅姑问何意，妇叹曰："新妇不得于良人，虽生何味？不如死良人手之为愈也。"舅姑益怜之。然自此其子竟绝迹于傅氏。舅姑不得已，乃归妇于母家，劝之他适。数年后，舅偶过之，妇犹出拜，舅劝喻之，执志如初，是亦可悲矣。

杭人有娶妇者，合卺之夜，妇不与同衾，防御甚严，如是者一月，婿竟不得近。婿恨甚，俟妇归宁，出其衾与所亲者观之，以麻线密缝，仅容一身，每卧以足逆入，若蛇之赴壑者然，众咸异之。外舅姑知其事，咸劝其女，竟不听。乃谓其婿曰："必尔等成婚之日，适值孤辰寡宿，是以如此。当为尔扫除别舍，选择吉辰，复行花烛之礼。"婿唯唯而已。逼近岁暮，人事纷纭，亦未遑暇也。婿以将度岁，来迎其妇，其妇涕泣不肯去，父母强之，乃归夫家。是夜，婿入室，妇避灯后，不与语。婿不得已先就枕，妇则坐以待旦，虽宵寒彻骨，不顾也。自是婿亦憎恶其妇，屡与反目。一日，因小故忿争，婿痛哭竟夕，详书妇来归后情状，黏著大门，竟去，不知所之。邻比竞集，读其所书，有云非入空门，即寻死路，是其生死不可知矣。此真所谓怨耦者与？

余尝馆江西玉山县，其书室之前即为帐房，而帐房即在二堂之左。官坐堂上鞫囚，听之了了，笞挞之声不绝于耳。每夜静，犹时闻肉鼓吹也。一日，与诸友坐帐房闲话，闻堂上笞一囚，而瘖瘖呼痛之声（瘖，音威，二字见《辍耕录》），则女子也。诸友趋往观之，拉余俱去，余危坐不起，咸笑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俄而诸友反，余问何所见，曰："批颊耳。"余问以何罪受刑，曰："此妇与一僧通奸，乃置毒食中，谋杀其夫。夫中毒，腹痛欲裂，号呼之声彻于四邻，于是邻人麕至，灌以粪汁而吐之，幸不死。乃共闻于官，官逮妇及僧，讯得实。视其夫奄奄一息，呼医诊之，医曰：'毒尚未尽。'复饮以药。夫踞地大吐，始而黑，继而紫，终乃红色。医曰：'毒当尽矣。然藏府受伤不浅，姑饮吾药养其藏府，涤

其余毒，三日不死，乃可保也。'官以此妇淫毒如此，故批其颊二百，若夫死，当论如律也。"言次，一友袁姓者曰："国家定律，妇人犯奸罪，去衣受杖。此妇淫毒如此，不依律决杖，乃仅批其颊，得无失之宽纵欤?"余曰："不然，自古无妇人去衣而杖臀者。若史策所载，北齐武成裸文宣后李氏挝挞之，此淫乱之主所为，岂可为法欤？妇女受杖之律，莫详于《元史·刑法志》。其文云：诸和奸者，杖七十七，妇女去衣受刑。又云：诸倡女斗伤良人，辜限之外死者，杖七十七，单衣受刑。又云：诸妻以残酷殴死其妾者，杖一百七，去衣受刑。是去衣受刑，固前代所有。然所谓杖者，杖脊也，非杖臀也。《金史·海陵本纪》，以左丞相昂去衣杖其弟妇，而杖之。考《昂传》云：昂怒族弟妻，去衣杖其脊。是可知去衣而杖，非杖臀矣。及明初定制，笞杖皆臀受讯，杖臀腿受，无杖脊之条，于是妇人受杖者，亦以臀腿受。而又沿袭前代去衣单衣之例，遂有去妇女之衣而挞其臀者。此有明一代之弊政，实与妇女发教坊同一酷法也。本朝律例虽沿前明之旧，犯奸妇女去衣受杖，然官吏多仰体朝廷德意，务崇宽大，于妇女杖罪多不的决。后此倘有建言君子，删除妇女笞杖之律，或亦盛德事乎?"其时有吴君者刑法家，斲轮老手也，叹曰："君言是也。往年乾隆间，江西有奸人伪为女子，汇缘入人闺阃，恣行奸秽。后事发，台司籍其所与乱之妇女，均科以和奸之罪，命所在地方官名捕之，依律决杖。一时宣传，云诸妇女到官，皆将去衣决杖。无赖子弟日集县门伺之。诸妇女闻之，知逮者将至，往往自经死，亦有杖毕不胜羞愧而死者。若从子之言，造福无量矣。"此段议论，余蓄之已久，《达斋丛说》中有汉唐改笞法说，《广杨园近鉴》中载某县令事，均略及此意。今撰笔记，偶忆旧说，因复详述之如此。

光绪六年五月间，湖北汉口镇人见江中流下一木版，其版凡数重，以巨绳缠束之。上卧一女子，貌颇娟好，四肢皆贯以铁环，钉著于版，不能展动。旁置钱三千文，又有瓷坛一具，中实饼饵，即在其右手之侧。胯下有一人头，视之僧也，已臭腐不堪。版上插木为标，书其上曰："此女金口人，年十九。僧年四十二。女死，则仁人君子取此钱买棺敛之；若其不死，则有饼饵可延其数日之命。见者不必救，救而收留之者，男盗女娼。"于是见者皆不之救，任其漂流而去。金口距汉口六十里，莫知其为谁氏女也。或曰次日流至一地，名曰葛店，为人所救，亦莫知其审。

镇海县乡间，有兄弟四人出海捕鱼，还至昆亭。将进口矣，适有出口之船满载货物而来。见渔船将近，惧其相撞，大声而呼。兄弟四人执不肯让，故意撞撞，彼舟竟覆。有一人从水中以两手攀舷求救，渔船之佣请命于主，四人皆曰："若救彼起，必谓我触沉其舟，反滋口舌，不如死之。"引刀断其一手，其人犹以一手攀舷不释，乃并断之，始随流而去。是年夏六月，天大雷雨，兄弟四人俱在家中，为雷摄至中庭击死，其佣亦为雷击，口尚能言，历言前事而死。

秀水北乡杨舍村，有沈氏兄弟二人，皆农夫也。伯生子二，仲生子一。仲妻杨悍而贪，日聒其夫求异爨，已许之矣。而杨又私计，若伯之夫妻父子皆死，则伯之田亦归于仲，利孰大焉。适值农忙，杨招其母来助己，遂与母谋，将置毒于饭以毙伯氏，时为五月二十三日。其夜雷雨大作，电光直射杨所居屋，杨之子甫四岁，呼曰："雷至矣！"盖有所见也，杨罔知顾忌。次日，先以昨所余饭供母与夫，而使母更淅米煮饭，饭熟将置毒焉。雷又大作，母惧止女。杨不听，自入室取所蓄砒霜，未出而霹雳一声，杨死于房。母亦倒地，掖之起，良久始能言，述杨之阴谋如此。仲买棺敛杨，舁至桑田中，是夜雷仍不绝声。质明往视，则棺破而尸见矣。此与镇海捕鱼者事并在光绪庚辰岁。按《论衡·雷虚篇》，力破世俗雷为天怒之说，而谓雷者太阳之激气。太阳用事，阴气乘之，则相校轸；校轸则激射。激射为毒，中人辄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坏，其理精矣。近世泰西人之说，以为雷者天空之电气。电气之为用至广，收而用之，可以代灯火，通言语，制器物；而人或触之，则其祸亦至烈。是气尤忌五金之物，故船桅屋柱皆忌裹铁，恐引电气下击也，其说尤言之凿凿。然如此等事，岂得谓无神物凭之哉！窃谓雷本是气，而既有是气，则鬼神即假是气以行其诛殛之法。正如水火风皆天地间所本有，而佛说有火灾、水灾、风灾，则鬼神即假此以成其劫也。武乙僇辱天神，为暴雷震死，明载史策。必如王仲任所说，汉时画雷公，左手引连鼓，右手推椎，固失之诞妄；然竟谓无神以主之，人之遇雷而死者适然耳，则又天变不足畏之说，君子无取焉。

卷　十

光绪六年五月，浙江巡抚谭公疏称："台州府天台县民许治邦生于乾隆三十五年，至同治十一年百有三岁，经前抚臣杨昌浚照例请旌，并蒙赏给上用缎一匹，银十两。兹据天台县职员陈补过等呈，称许治邦见年一百十一岁，长曾孙许尊周于光绪五年八月孪生二子，次曾孙许尊贤亦生一子。许治邦家住福溪，人游寿宇，越百龄有十岁，萃五世于一堂。仰恳天恩，从优旌表。"奉旨"礼部知道"。按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罗列古来长寿人百数十岁者甚多，国朝赵耘菘《陔余丛考》中亦有一则，不及《谈荟》之博。昔读其书，每叹其异，不图并世乃有斯人，恐天壤间更无第二人矣。

同年魏芸阁士龙殁而为神，余已载于第七卷矣。今又闻诸杭人魏元名然乙，道光元年举行恩科乡试。魏于是年正月梦观天榜，其第一名则仁和魏士龙也。寤而求之，仁和学籍无其人，乃自改名士龙以应之。是科不中，至甲辰恩科乡试，果以第一人中式，距得梦之年二十四年矣。按世俗每言有梦见天榜者，考之载籍，唐人《前定录》载陈彦博梦至都堂，见陈设甚盛，庭中帏幄饰以锦绣，中设一榻，陈列几案，上有尺牍，望之照耀

如金字。彦博私问之，曰："明年进士人名，将送上界官司阅视。"此近乎天榜矣，而不言榜。又《感定录》载：元和初进士李固言就举，忽梦看榜，见李固言第二人上第。此言榜矣，而不言天榜。天榜之说，流俗所传。然自唐、宋以来，士以科名为进身之阶，则冥冥中或有豫定其籍者，亦无足怪。惟魏以道光二十四年领解，而先见梦于道光之元，抑何早欤？余与许仁山阁学、应敏斋廉访，皆是科中式者。是岁也，三人者年皆二十四，盖皆生于道光元年也。许生于七月，应生于十月，余生于十二月，当魏梦观天榜时，余三人皆未生，不知天榜中有余三人名姓否？若无之，则此榜为不全；若有之，则世间尚无此人，安得遽列之于榜乎？且余生至六岁，先大夫始命余名曰森，后又改今名。名且未定，而鬼神安得而豫知之？是不可思议矣。

《说文》：孑，无右臂也；孓，无左臂也。余谓人之无左右二臂者，亦甚尠见，古人何必特制此二字？据《左传》"授师孑焉以伐随"，是孑为兵器，疑孓亦兵器也，其说详见《第一楼丛书》六之四。乃大儿妇樊言昔年随父宦游中州，见某宦家一妹貌甚美，而无左右臂，问之，言天生如此，非断折也。此女饮食便溺一切须人。冬日衣厚，尚不甚觉，至夏日，则纱縠之衣，望之了了，两袖中空洞无物，殊不可看。故此女夏则避匿不出，虽亲串罕见也。闻其兄嫂甚贤，以此女不能出事尊章，又不忍以空闺终老，拟招一寒士于家，以为之婿，后亦未知果否？此女乃真兼孑孓二形矣。

河南孟县民某甲，笃信神仙修炼之术，事吕仙甚虔，常以不得一见为恨。一日，独游于西岭汤王庙，徘徊瞻眺，冀有所遇。忽有人负衣囊匆匆而至，视之，乃素识之某乙，梨园中脚色也。问甲曰："君何所思，岂又思见吕仙乎？吕仙在天上，安可得见？无已，吾为君扮一吕仙可乎？"（《说文》，扮读若粉。然《广韵》三十一裥有扮字，训打扮，音哺幻切，则此语亦古矣。）乃解衣囊出冠服服之，星冠霓衣，背负长剑，手执尘尾，曰："君视吾似吕仙否？"曰："甚似。"乙曰："然则吕仙亦不过如此，求见奚为？此去十许里有某村，方演剧，待吾登场，吾去矣。"乃解所服佩，仍置囊中，负之而去。甲惘然久之，因亦徐行至某村，将睹优，则寂无所见。问之村人，皆言无其事，甚怪之。他日又与某乙遇，问何诳我？乙言："是日我初未遇君，何诳之有？"乃悟所遇真吕仙，失之交臂矣。

孟县城西门外有古冢，不知其为何代何人也。冢上有槐树三，俗呼曰三槐坟，旧时能以器物假人。凡人间有吉凶之事需用器物，大而棹椅，小而盘子、叠子之类（盘子、叠子均见唐贞元十三年《济渎庙北海坛祭器碑》，今作碟，误，当作叠）。先一日焚香烛纸钱祷于坟，次日即陈列于坟前，任人取用矣。后假者往往久而不归，于是祷之不应。余按《续耳谈》载济源县北海庙通人假贷，欲假金者祷于神，而以珓决之。神许，则以券投祠前池中，有银浮出如其数。贷者如期具子本祭谢而投之，金没而原券浮出。夫神与人通假贷，已属可怪；至冢中所有，不过明器之类，乌得有生人服用之物，更不可解矣！

孟县民李某，夜行为群鬼所嬲，惧甚。望见前途有灯光，趋赴之，则小屋三间，中有一女子，谓之曰："君如畏鬼，可止宿此门外，即无伤矣。男女有别，不敢请入室也。"李从之，遂卧于地。女又谓之曰："至晓，君当早行。诘朝有事，幸毋相扰！"及天明视之，在一小冢之侧，并无房屋。俄而有数人来发冢，舁其棺去。问之，曰："棺中乃某氏处女，未嫁而死。今其父母用嫁殇之法与某氏子为冥婚，故迁其棺，与合葬也。"李乃悟诘朝有事之说，感其与己有恩，买纸钱焚与之。

孟县城西南路有沟三道，即名其地曰三道沟。昔有人微醉，夜行入于沟中，见有洞门半启，入之，则有灯暗然，垂欲灭矣。其人随手挑之，灯光复明，顾视灯后有银一锭，怀之归。及家视之，上有字曰："挑灯银五十两。"以上孟县事三则，皆余门下士宋伯言桓坊所说。宋即孟县人，余于咸丰七年取入学者也。

有人于冬日饮酒，大醉归家，行至半途，蹶然而倒。里长过而见之，以为死也，乃使其徒二人守之，而自入城闻于官。其夜大雪，守者寒甚，乃以芦席覆尸，而自就窦穴中宿。夜半醉者忽醒，即起归其家。守者回，失尸，惧为官所责。因念某家男子死甫数日，其瘗处相距不远，乃发而取之，负以归，仍覆以芦席而守之。明日官来验尸，醉者闻之，知其为己来也，诣官自陈，言："实未死，昨偶醉卧耳。"官曰："然则尸何来？"以问守者，守者不能隐，言其实。官验之，则尸发际实有伤痕。因拘其妇至，问夫死状，则固与人有私而杀其夫者也。乃论妇如律。

有舅负其甥钱二十万者，自言无力偿之，死则为牛以偿耳。已而其舅死，甥家即于是日生一犊。甥知其为舅也，不以常牛畜之。每出游，必与俱。一日，途遇一叟，负盆盎之属而鬻于市。牛误触之，碎其盆盎，叟怒挞牛，甥急止之曰："此吾舅也，愿勿挞。吾当偿翁盆。"叟异其言，问之，告以故，叟曰："若舅为谁？"告以姓名，叟曰："此人在日，吾负其钱若干，未有以偿也。今计盆盎之值适如其数，吾债了矣。"欣然而去。又一日，遇重车陞甗，号而求助，甥不得已以牛助之。既登，重人谢曰："君惠我甚厚，可值钱二百千也。"牛闻之，长鸣而毙。

有乡民自城归，中路闻人呼声，如曰捎捎，再听之如故，顾视无人。甫行数武，见地上有白金数十锭，喜甚，拾置钱囊，负以行。至一饭店，馁甚，饭焉。探手于囊取钱，觉其中蠕蠕然动，视之，则所拾白金悉化为蝌蚪虫矣。大惊，弃之窔间。归与妻孥辈言其异，或发视其囊，则尚有一虫存焉。倾而出之，及几铿然，视之真白金也，权之重三两。殆鬼神假手于人，使负此金至饭店，而此三两者所以酬其捎捎之劳也。捎捎，北人语，凡以物寄托人谓之捎。以上三事皆宋伯言说，未知亦孟县事否？

河南有一逆旅，庭中植牡丹数十本，花开具五色，

大如檠。有挈眷属过此者，偶折一小朵，为其妻插鬓，俄有血从花蒂流出，沿妻面颊及于肩。大惊，知其有异，仍缀花于枝，用纸封裹之。及夜，忽见女子数十人联袂而至，交口诟詈，曰："伤吾妹矣！"携一小女示之，伤痕在颈，纸封俨然。其人知为花神，乃谨谢过，且曰："事由不知，非有意相犯。幸而获宥，当书其事于墙壁间，俾后来者知之，则永无攀折之患矣。"诸女颔之，相携俱去。其人后亦无他，惟其妻则血所沾濡之处，皆生疮痏，经时始愈。

宝应人某甲，屠者也。性吝啬，有母年七十矣，思得肉食，辄吝不与。一日，甲方鼓刀而屠，母又向之乞肉，甲怒曰："虽断吾指，不与尔肉。"言已，忽不自知，奏刀砉然，一指断焉。痛绝仆地，徐起裹创而叹曰："此鬼神之警我不孝也。"自此悔过，事母尽孝，甘旨之奉无缺。每出手以示人曰："为人子可不尽孝于父母乎？视吾断指，可以鉴矣。"《易》有之："小惩而大诫，小人之福也。"此屠之谓与？

汪子余，杭州人，其父宦游于蜀，身后甚贫。子余又生而多病，故自少失学，读书才通句读而已。能画花草，亦不工也。婚冠之年，因循不娶，遂无妻子。其舅家乃唐栖姚氏，怜而招至其家，使课其幼子读书，子余遂依姚氏以居。初不言断荤血，然居姚氏十许年，荤血之物从未见其一沾唇也。无事辄入小室趺坐，遇庚申日，则坐终日不出。姚氏常使一佣者伴之。坐至丙夜，佣见窗外一黑影大如席，惧而从后户出，自此不复肯与偕，然子余固无恙也。咸丰十年，杭城初陷，子余实陷于城中，从容乘间走出，仍从姚氏避难于石门之乡间。一日，忽自盥沐，易新布衣，向姚氏言别，遂趺坐而逝，年才四十余耳。姚氏买棺殡之，舁而置诸野。及乱平，议迁葬之，迷失其棺，竟不可得。余谓此子大似得道者，观其生死之际，则可见矣。其死也，岂所谓尸解者欤？传记所载诸尸解者，其棺或甚轻，发视或仅存其衣，或化为一竹杖，惜不得其棺而证之也。

余舅氏仁和姚平泉先生光晋，道光乙酉科举人，晚岁选授上虞县教谕，时年已七十七矣。当其未官上虞也，曾梦至一处，四面山如壁立，山上瀑布屈曲下流。及至虞，游仙姑洞，恍如前所梦者，诧曰："吾前身岂山中老僧欤！"后至八十一岁，卒于官。易箦之前一夕，有红灯自宅门入，家人皆见之。余曾撰先生家传，备载其事。

拆字之术，古谓之相字。在宋则有谢石，见何薳《春渚纪闻》；在明则有张乘槎，见锱绩《霏雪录》。谢石事人多知之，至张乘槎，则知其名者少矣。其法随举一字，就机之所触，而断吉凶。今江湖间挟此技餬口者，先有一定之字，各就其字习成口诀，以应问者，此岂能有中哉！乾隆间，苏人有范时行者，颇善此术，曾至吾邑，寓紫阳观。所言不烦，而悉有意义，每日以得钱六百为率。钱足则谢客寂坐，有君平卖卜之风。一营兵拈"棋"字，问终身休咎，范曰："凡围棋之子，愈著愈多；象棋之子，愈著愈少。今所拈是棋字，非棋字，从木不从石，则是象棋子，非围棋子也，恐家中人口日益凋零矣！"其人曰："是也。然此非所问，问日后何如耳？"范曰："观尔装束，是行伍中人，乃象棋中所谓卒也。卒在本界，止行一步，若过河后，则纵横皆可行。以是言之，尔宜外出方可得志。然卒过河亦止行一步，纵尔外出，亦不能大得志也。"又有人拈一"义"字以问，范问："年若干？"其人告之，范曰："然则生年属羊也。义字从羊从我，是止一属羊之我，尔终身孤只不能有妻子也。妻子且不能有，他可弗问矣！"又有人以"风"字问所孕为男为女，范曰："移中间虫字于右旁，则似乎虺字。诗曰'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所孕必女矣。"诸如此类甚多。余幼时闻故老传说，今不能悉记，姑书此三事，庶范时行之名，异时或与谢石、张乘槎并传也。

吾邑有保济侯戴公祠，庙貌巍焕，其后楼则奉侯之真身。乾隆间，邑人徐氏请箕仙，侯附箕而言："邑有大灾，吾请于上帝，愿以身代之，帝许我矣。"众不省所谓，惟传神语以告人，劝人修省。是岁五月，庙中火起，延及后楼，悉成灰烬，侯之真身毁焉。道士之屋在殿东偏，相距不及一丈，檐梠焦灼而竟无恙，始悟神语，益共叹异。一邑聚谋，重建其庙。闽中木商沈某，以黄椐木至乍浦求售，中有四株，大可合抱，或与谐价，已有成议矣。沈梦一人衣冠甚伟，面有金光，谓之曰："此吾屋柱，勿他售！"晨起甫与人言之，而吾邑人适至，问："有大黄椐木乎？"曰："有。将焉用之？"以庙柱告。沈悟见梦者即戴侯也，以木助之。及庙成，尚有余赀，因于庙后辟一园，为邑人游览之所。余幼时入庙，见殿屋雄峻，四柱甚大，父老犹举其事以告。及咸丰之季，邑遭兵火，侯庙复毁，乱后重建，然园林之胜则未复旧观也。

邑人童朴斋居新市镇，家饶于赀。其屋深邃，内楼前后各五间。童因眷口无多，于前楼作卧室，而空后楼，以储什物。一夕，闻后楼砰磅有声，犹不之异。次夕，则闻后楼语言嘈碎，达旦不休。天明，童往视之。甫上阶，闻内有人语曰："居停主人来矣！"中扉顿启，一老翁出，颜丹发白，衣冠伟然，延童入内。童素有胆气，知其妖也，而不之惧。入则几案虽童之故物，而陈设一新。几列鼎彝，壁县字画，架庋书籍，地下厚藉氍毹，棹椅之类皆覆以锦褥。中县珠灯四，缨络烂然。坐定，翁自言："姓锺，名紫霞，陕之华阴人。携眷属遍历名区，昨从虎丘来，将游西湖，并穷天台、雁荡之胜。而山妻忽病，暂借君楼停泊行李，必有以相报，幸勿闻之外人。"辞气温雅，蔼然可亲，童敬诺之。越一日，复具衣冠通谒，老翁使一童子献茶，余无所见，而楼上则谑谈细语，若有数十人者。翁语童曰："来而不往，诚为非礼。然老夫世外人，习于疏懒，不能报谒，幸勿罪也！"自后，童或无事，辄往钟所，杯茗清谈，常至终日。时亦置酒邀童饮，酒次，纵论今古经史百家，如肉贯串。每及南宋、元、明之事，历历若亲见；至北宋以上，则言其大概而已。童偶叩以吉凶祸福，则曰："'惠迪吉，从逆凶'，理有固然，毋烦推测也。"又善书画，尝写扇面赠童，一面临《兰亭叙》，一面仿南宫泼墨山水，童甚宝之。

时当初夏，庭际荼蘼盛开。童之女名颖姑者，年九岁矣，独往采花。见美妇倚阑干立，乌帕裹首，紫衣而素裳。一垂髫婢侍以手招女，女不肯往，妇自出携女手，遂从之入。见老翁方危坐观书，笑谓女曰："颖姑来，可楼上坐。"及登楼上，陈设视楼下更胜。诸婢年皆十许岁，呼妇为夫人。夫人寝室在东偏，有一小女，双足纤小，殆无甚匹。夫人曰："此吾女也，少于汝一岁，汝宜妹之。"至西偏，则一美少年坐而读书，夫人曰："此吾子也，汝宜兄之。"有顷，一少妇自后房出，夫人使女呼以嫂。遂命嫂治点心。食毕，又以一篮盛食物，命小婢送至庭中，颖姑携篮归。其母视之，非藤非竹，组织甚工。启而视之，则内盛苹果四枚、西凉紫蒲萄数百颗，讶曰："此地此时安有此物邪？"嗣后每得时物，童辄命颖姑持饷其女，而夫人亦常以异果奇花相报。一日，颖姑甫缠足已，即至钟所，不良能行。夫人笑曰："汝母不善缠足耳，吾为若缠之，非但不痛，且有捷效。"乃解其双行缠，以口呵气，其热如蒸，足骨柔软，约缣迫袜，了无所苦。一月之后，纤小与钟女不殊，其母窃启裹视之，所渗非礬，乃白糖也。其少妇则教颖姑以铖黹，端午日制艾虎及彩缕贻之，并极精妙，殆非人工所能为。居半年余，童所见惟翁与一僮，而颖姑则翁之全家皆得见之。童父女频如钟所，而翁与夫人则至庭中而止，未尝一诣前楼也。童虽秘其事，而仆媪辈不能无漏言，里中多有知者，人皆为童危，而童与翁益密。其友徐淳庵以刚直自负，适自山东回，语童曰："子祸必矣，家为妖窟，而尚以为安乎？"童不应。徐自与所善贝炼师谋，贝闭目默坐，移时谓徐曰："此狐也，然非祸人者，不久当自去，无烦驱逐也。"无何，有一道人黑面而虬须，背负一剑，过童氏之门，语阍者曰："汝家妖气甚盛，吾能除之，无所求于主人，但妖死我愿得其皮耳。"时童适他出，阍者不告于主母，引道人自小弄而达于内。道人即于庭中，右手仗剑，向空画符，左手持水一杯，吸而喷之。闻楼上语曰："庭中演戏剧矣，盍往观乎？"俄而道人手中之剑自坠，杯亦堕地而碎。道人大惊，若有以大杖敲其头者，踉跄走出。阍随之奔，蹶于阈，伤其股。楼上大笑。江阴陈澹山者，童之姻也，素善五雷之法，自苏至杭，道出新市，因诣童。童留之饭，而徐亦至，遂共饭焉。徐向陈述其事，童以目止之，不可，陈乃曰："吾请尝试之。"时夜将半，陈命燃二烛，箧中出五色纸人五，按方位置于案，画符呵气于其上，正目视之不一瞬。有顷，纸人忽起立绕案而行，行稍缓，又呵以气，则行益加疾，其声隐隐如雷。至五更，陈曰："妖已去矣！"以手击案，纸人皆仆，仍藏之箧中。是夜，童之内人闻后楼喧阗如初至时，窃从后窗窥之，见后楼上下皆红光围绕。闻翁与夫人语曰："本欲俟尔病愈而行，今陈翁以真火相逼，不可留矣！惜不及与贤主人一别耳。"至五更，声乃绝。黎明入视，几榻如旧，地无纤尘，而所陈设则乌有矣。几上一小箧，启之，乃钟翁留别书也，情辞恳挚，微有怨徐之言，童读之黯然。外留定武不损本《兰亭》一册，郭忠恕山水一幅，以赠童者。又白金五斤，则赁屋之值也。夫人留珊瑚簪一枝、羊脂玉玦二枚、明珠四颗、碧霞宝石八块，赠颖姑为嫁资。澹山入室周视，叹曰："此狐为我真火所逼，尚能从容而去，其道力深矣。幸其大道已成，故其临去不肯露恶状，不然吾非其敌也。"乃铸铁牌二面，书朱符其上，一钉于听事，一钉于后楼，以防复至，后竟寂然。此事在乾隆初年，邑人徐晦堂先生曾详记其事，余粗加序次而著于篇。传记所载狐居人家者多矣，未有若此之有情有礼者也。余尤叹其临去有君子交绝不出恶声之意。斯狐也，其狐而仙者与！

贝炼师，不知其名，居武康之高池。有道术，人皆尊之曰"炼师"，即前所记徐淳庵与谋童氏之妖者也。时嘉兴有钜室吴姓者，居北门外，其屋历二百余年矣。是年夏间久雨，忽有黑物出于爨室，长五六尺，广一尺许，无头面手足。近之则寒气逼人，兼有冷水喷射，中之者寒颤欲绝。每阴雨则见，晴明则否。有佃人赵某宿于其家，吴氏之佣告知此事，赵有拳勇，不畏也。夜适大雨，赵与佣痛饮大醉，俱至爨室伺之。二更后，是物果出。两人直前扑之，忽冷水四射，佣者倒地，赵奋击以拳，若中绵絮者然，而臂已断矣。大呼求救，闻者奔集，则是物已杳。视佣则面白醭醭，噤不能语；赵则倒卧血中，呻吟不辍，久之始能言所见。遍寻断臂不可得，后两人虽皆不死，而赵竟成废人焉。吴氏患之，乃至武康请于贝炼师，贝曰："此物仅能于阴雨及夜间见形，气候尚浅，除之不难。"乃书一符，使其徒持以往，即焚于灶前。忽天色骤晦，巨雷绕屋而转，屋中诸物皆岌岌震动。俄辟历一声，硝磺之气满室，人有眩仆者，而天即晴霁。周视诸物，悉如其旧，惟有一大缸可容十余石者，本埋地中，为雷拔起，碎为数十块。视其下清水潸湲，有巨蚌卧其中，其广修与前所见物等，业已断而为二，赵臂即在其旁。吴氏曰："此缸埋自前明，贮以浊水，经宿则清而且甘，用以烹茶极佳。举家宝之，不知有怪物潜藏其下也。"乃以炭火锻蚌成灰，弃之北丽桥下，而归断臂于赵。

归安、德清、石门三邑之交，有古墓焉，背田面河，广可二亩余。规模虽颇宏敞，而兆域久湮，宰木亦尽，惟河边华表犹存。羊虎辟邪之类皆倒于地，翁仲仆者五，其一尚垂绅端笏独立荒烟蔓草中，然陷于土者将半矣。既无碑志可稽，亦从无祭扫者，不知为谁氏之茔也。有侵其墓傍地者，往往得祸，故相戒莫敢犯。附近居民每见有青衣人往来墓域，则是日河中必有溺死者。溺人无论肥瘠，一经灭顶，虽即时拯起，皮骨仅存，若枯腊然。于是人皆远徙，遂成荒墟。墓南里许为某村，有孙姓者，其妻携女往母家。舟过墓前，忽一青色手自水出，大如箕，攫其女入水去，惊而救之，则已死矣。孙恨甚，筑土壅流而掘之，至数尺，无所见。又年余，孙之次子与一佣者，各负篰斫草将归矣。骤雨忽至，见河中一人，以竹篙撑木簰而过。其子私计，由簰渡河而南，不及一里即至家矣，乃许持篙者以钱而登簰焉。簰小止容一人，故佣者仍沿河岸行。行数武，回顾之，见人与木没于水矣，急告其家。孙率家众飞棹而至，钩捞水

中，仅得其子之尸，而撑篺者不知所之，咸以为妖鬼所幻化也。孙益愤怒，募术士治之。一道人来应募，为坛于河之南岸。方施敕勒，有暴风自北而至，一青衣人随风径扑道人。道人不能支，为其所压。青衣人倏不见，风亦寻止，众视道人，则已扁矣（扁音补典反，见《后汉书·东夷传》），流血殷然，告于官而瘗之。时乌程南浔镇有道士周静涵者，道行甚高，孙往求之。周闭目移时，谓孙曰："此物修炼千年，吾非其敌，须召天神为助。虽幸胜之，吾亦将不免，不可往也。"孙固请之，周不得已而往，亦为坛于南岸。甫焚一符，暴风又起，青衣人见于前曰："吾大道垂成，须得生人气血以助之，故溺人于河，取其气血，然所溺皆应死之人，非吾故戕其生也。与汝何与，而见逼迫？"周令其远去，青衣人曰："吾道尚未成，去将焉往？"周苦劝之，不听。周乃向空书符，以水噀之。青衣人笑曰："汝修止三世，不满四百年，安能治我？"径前扑之。周执令牌危坐，青衣人不敢近而退。周亦下坛如孙氏，命扫除一室，凝神静坐于其中者九日，复至坛所焚符，而天神降。青衣人出，将与神敌。神发巨雷，声振原野，火随雷出，其光烛天，青衣人不支而遁。周掷剑中其首，神向周拱手，上人云际，遂不复见。村人共见空中一物随剑堕于河干，就而视之，乃石人之半面也。渡河至墓域，则独立之翁仲其右面为剑斫去，血流至地，附以河干之半面正相脗合。周书符于其胸背，命众掘起而碎之。村人并碎其卧者而锻为灰，自是墓前无复怪异。周谓众曰："此物再潜养五甲子，大道成矣。惜其欲速，遂至于此，深可悯也。"众送周归南浔，甫入门，见一人衣冠形状与周无异，自外而人，众皆见之。周曰："吾元神将散矣！"取盐汤饮之，其人遂与周合为一。后周遂多病，自处分身后事，临终谓其徒曰："吾为虚名所累，致损元功。尔等宜闭户自修，毋预外事也。"遂坐而化。此亦出徐晦堂先生所记，其事当在乾隆初年。余考之汪谢城广文所撰《南浔志》，周静涵名科耀，一名道昱，嘉兴人，习青符五雷法。初居武康之升元观，后住南浔广惠宫，著有《补闲吟草》四卷。

吾邑乾元寺，在吴羌山之麓，背山而面河，隔河则县城环峙若屏幛然。门前有大道，然地僻山空，过者绝少。邑人某君，与其友读书寺中，其友喜习阴符奇遁之术，某恒非笑之。友尝于月夜启匣，出一剑，长二尺余，晶莹夺目。持而舞于树下，觉空中有细物簌簌落地上。舞毕，拾视之，乃树之细枝也，修短若一。某异之，欲把其剑，友曰："剑有神光，触之恐不利于君。"仍匣之而寝。一日薄暮，散步于三门外，友笑谓某曰："君常笑我读奇门书，盍一观我技乎？"乃中立于路，画地作圈，径可丈余；取瓦石数十块，分而为八，排列圈外，坐而俟之。少顷，有一人衣白衣荷糖担，手执小锣而来，走人圈中。其人素所识也，友曰："殆矣，此人将蹶！"言未竟，果触石而颠，碎其所赍，且伤于膝，坐地良久乃去。某问故，曰："吾所布者，武侯八门阵也。今日支干皆火，而其人所衣所持悉属金，且人惊门，出伤门，能无蹶乎！"翼日，某又请为之，布置未已，忽闻对岸有人从城上厉声呼其友姓名，曰："汝又在此恶作剧乎？"友遽伏地叩头，曰："不敢，不敢。"闻其声，似秦人也。遥望之，其人赪面，而目甚大，余为雉堞所蔽，且相距甚远，不甚了了，须臾便去。某扶其友起，面色如死灰，战慄不已。问之，但曰："我师也。"诘其姓名，不告。后其友旋辞去，终莫知其师为谁也。

绍兴昌安门外某村，有张世昌者，贾于外，恒累月不归，家中惟老母魏氏与妻同居。妻与母固姑侄也，亦甚相得。姑病思食鸡，妇杀鸡烹之，偶取一脔尝其旨否，姑适呼妇。妇未及咽而欲应，声不能出，气塞而蹶。姑频呼不应，强起视之，则已死矣。时方盛夏，疑其中暑，治之不苏。以母家相距百里，酷暑不能待，乃邀集邻比买棺敛之。又以家无停棺之所，舁而置之祖坟之侧，距其家五六里矣。而妇实未死，棺行摇动，其气复转，至夜而苏。觉身在棺中，闷不可耐，幸棺甚薄，足蹶手抪，竟破之而出。茫茫四野，不知为何处，坐棺侧而泣。有菩提庵僧曰独修者，与佣工马四索逋而归，经由其地。闻泣声而问之，妇以实告。僧见妇有色，诡曰："吾归必由汝村，盍从我行，我挈汝归。"妇诺之。行里许，至一村，则马四之兄马二家也。马四亦喻其意，而思独据妇，乃谓僧曰："此妇死而复生，宜得糜粥调养。我与师亦饥矣，请至吾兄家小坐，略进饮食。"僧从其言。而是夜马二与妇均往妇家，家中阒其无人，马四固知之。及门，抉锁筒而人，邻人闻声，以为马二夫妇夜归，不问也。马四淅米溉鬵，使僧执爨，潜取析薪之斧，猛击僧头，毙之。即谓妇曰："汝从我乎？不从者亦血吾斧。"妇惧，从之，乃席卷其兄之所有，挟妇以逃。次日马二归，见状，闻于官。而独修之徒知师被杀，马四不回，亦控于官，请捕马四。久之不获。张世昌之妻父魏翁，闻女暴卒，驰至棺所，则无尸矣，亦控于官。官诣视，罔测其故，命役缉访而已。及张世昌归，以妻死尸亡，再四寻求，将及一年，殊无踪迹。李茂元者，其素与同贾者也，是岁秋仍邀世昌同行，世昌以母病辞。茂元独行，至台州宁海县城外，见一家有妇出汲，视之世昌妻也。询之其邻，知为县中捕役许保贤之家。遽归告世昌，世昌乃诣县，请自任缉访之役，官判公牍与之。世昌与茂元偕妻父魏翁同至宁海，伺妇出，拉以赴官，并出公牍为据。官问妇，妇直言前事，盖马四挟妇至天台，又由天台转至宁海，赀用乏绝，投许保贤家为佣。许艳妇，欲私之，妇不可。乃与马四俱出捕贼，数日，许独归，谓妇曰："马四死于水矣。"妇知有变，未敢言也。其夜，裸妇而缚之，与淫焉，妇不得拒，遂受其污，已数月矣。官执许保贤，问马四死状，初不言。刑之，始言："诱与外出，而毙以斧。"官验马四之尸，伤痕宛然，乃论许保贤如律，而归妇于本夫。世昌以妇遭污辱，实为强暴所迫，告于母而收之，复为夫妇如初。异哉！小家一妇，微有姿首，三人为之并命。佛言'慎勿与色会，色会即祸生'，岂不信夫！又马四之杀独修以斧，而许保贤之杀马四亦以斧。道家言枉杀人者，是以兵刃而更相杀，亦可畏矣。

广西南宁府税关前有旗竿二。某年秋间，居民望见旗竿斗中焱焱有光，每夜皆然，已月余矣。一日大雨如倾，雷火下击旗竿，而斗中有赤光上冲，雷遇之辄引去，如是三四。忽辟历一声，屋瓦皆震，赤光顿息，雨亦寻止。守关者仰望斗中，若有物然。缘竿而上，见其中蟠一蜈蚣，长可三尺，赤黑斑斓，已为雷火所毙。众皆骇异，乃出而县之竹竿，以示观者。关吏之庖人曰，李元敏于是夜出户便旋，见蜈蚣头中有光，高丈许，知其有宝。窃斫破之，得一珠大如龙眼，李匿其珠，弃蜈蚣于水。次日人不见蜈蚣，疑其复活而去，亦无穷究其事者。李以珠置暗室中，可以代灯，甚宝之。其妻偶出珠把玩，而邻妇适至，惧其见也，纳诸口中。少选吐出，而遍身发热，手足红肿，知中其毒，急研雄黄服之，浃旬始愈。李持珠至广州求售，西洋人见之曰："此蜈蚣珠也。人或为毒蛇所噬，以此珠熨伤处，毒水涌出，即时平复。佩之可辟蛇虺，惟不可近口鼻耳。"琼州大贾闻之，买以千金。问所用，曰："吾州五指山中多产奇蓝香，而恶蛇毒虺甚多，人不敢入。今持此珠往，则蛇虺远避，所获不赀矣。"欣然囊珠而去。李得金归，家遂小康。此与上二事。亦徐晦堂先生所记，当亦在乾隆间。宋洪景卢《夷坚丁志》载郑生夫妇等八事，云皆董坚老相授，故皆远年事，此亦同之也。

《晋书·佛图澄传》："刘曜攻洛阳，澄令一童子絜斋七日，取麻油合胭脂躬自研于掌中，举手示童子，灿然有辉。童子惊曰："有军马甚众，见一人长大白晳，以朱丝缚其肘。"澄曰："此即曜也。"钱辛楣先生谓此后世圆光之术所自始，然则圆光亦释氏咒术之一端也。近世挟是术者，多不甚验。大儿妇樊言在母家时，其第六嫂刘氏忽病狂易。仆媪辈荐一圆光者，延之至。先洁除一室，于棹上置大栲栳一具，满盛米麦，中安一镜，四旁遍插小旗帜及箭。乃于其前燃一灯，膏盛灯明，光彩耀目。令三童子正目视之，有见则以告。童子先见一大门圆如规，门中室宇深邃。有一白须老翁在其内，老翁所至，童子辄能见之。见其由堂入室，周历房闼，望之了然，无有遮碍。俄而有一物，四足而毛，大如羊豕，老翁执之，纳一大缸中。术者先藏一小瓶于棹下，闻童子言至此，即以纸封瓶口，曰："已得之矣。"于是诸象悉隐。术者曰："病者所苦，今已除去，不日即愈。如不见信，请以一事为验。"乃又于棹下藏一物，使童子视光中何所有。童子曰："吾见有大钱二，大如车轮，一字而一幕。"发视所藏，果钱二文，一字一幕也。术者曰："吾术不妄，即此可见矣。"樊氏厚赠之，不受，曰："受人一钱，吾术即败矣。"已而刘病果愈。问其得病之由，曰："吾见一猫跳入室中，即时迷惘。"然则光中所见四足而毛者，即是物矣。

秦肤雨言：七八岁时，其族父芝庭家失金钏一双，不知窃者为谁。时有扬州人王姓者，善圆光。乃延之至于室中，设香案，翦素纸，广长各二尺许，蒙覆一器上，为四方之形。其人向之诵咒，复以清水噀之，又时时取炉中所焚之香，挹其烟气，令著纸上。如是四五次，遂呼童男女数辈，使谛视之，肤雨亦与焉。纸之左畔见诸神象，或袍带而秉笏，或甲胄而执戈，无虑百余人，须眉毕见。其在后者，仅露其首而已。纸之右畔有屋宇之象，即其族父家也。族父坐卧室中，于灯下作书，幼孙女旁立而观；有一妇人在内，窃钏藏怀中：一一若绘。此妇旧尝佣于其家，恒往来者也。穷究之，果其所窃。回思曩夜情事，无一不合，其技亦神矣。

生而有文在手，自古有之，今不多见。唐栖姚氏生一子，有文在手，曰："升"。此子聪慧异常儿，读书过目成诵。即他技艺，略一研寻，无不精妙。咸以英物目之。乃年甫弱冠，以诸生终，苗而不秀，乡里惜焉。然其人亦必有宿根者与！

唐西姚氏一妇，贤而且才，实管家政，春秋鱼菽之祭，皆此妇尸之。每祭前一日，必梦一妇人向之敛衽，曰："我马氏也，凡遇祭祀，虽与诸尊属俱来，止能侍立于旁，而不得食。幸娘子哀怜，为设杯箸于末坐，且祝曰'马氏坐此'，则我得与矣。"寤而不知马氏为何人，遍访之姚氏诸长老，始知姚氏之先有贱妾马氏，无所出，家祭不及焉。乃如其言，设杯箸，且祝曰："马姨娘坐此。"至今循之。传称鬼犹求食，岂不信夫！

河南中牟县有老孝廉郭兰可者，其始生时，父适假寐，梦有人报曰："某科二十一名举人郭兰可。"及寤，而家人以生子告，乃即以兰可名之，后果于是科中式，名次悉符。然则科名洵由前定矣。又孟县诸生有刘藜照者，于某年乡试之前梦观榜，有其姓名，大喜，以为必中矣。是科榜出，果有刘藜照，然非孟县人也。此则鬼神以其姓名相同，聊以为戏耳。

汴梁城南朱仙镇，有岳忠武庙。庙前有铁铸秦桧夫妇跪像，与吾浙西湖岳坟同。凡负贩之人至其地者，必批秦桧之颊，而摩王氏之乳，谓不如是，则是日衒鬻市廛不能获利。岁月既久，颊与乳光泽可鉴。有秦氏家于庙侧，耻之，乘夜负铁像投于河中。至次日，而二像仍在水面，浮而不沉。众人环观，无不骇异，仍舁置庙前焉。

赵州城北有石狮一，满头有油污之痕，雨淋日炙，而不能去。相传其初曾幻为一少年，入民舍戏其妇，妇适夜绩，即取灯油浇其头。狮反身而遁走，至中道而鸡已鸣，遂不能还故处，至今蹲踞大道之旁焉。以上二事，并宋伯言说。

奉化潘某，幼贫窭，长为县吏，遂以起家。蓄一婢，遇之虐，婢自经死，遂藁葬于野。岁余，潘经其地，见有烟气自其冢出。就视之，闻婢语曰："且勿行，我与俱归。"大怖，奔还其家，而鬼亦随至，空中闻诟詈声。俄火发于箸，救之甫灭，而他处又焚，奔救不遑。有亲串来省视，曰："何物鬼魅，白昼为祟！"言未已，一巨石自空坠，几中其颅，乃逃去。如是者四五年，潘氏之人死亡相踵，存者寥寥，赀产亦尽。

萧山某甲，家贫无以为生，乃交结吏胥，把持词讼，赀产日以饶裕，而作恶弥甚。中年后淫虐，几无人理。忽一日暴卒，未几复苏，自言："冥司谓罪已盈贯，必置

于法；但恐人间不信为恶之报，故暂令回生一年，使人观我受种种僇辱，以警世人。见有鬼役数十挟持，我不能自主也。”言讫，即趋出跪于通衢，大呼曰：“我作恶人也，诸君看我苦否？我曾作某语，今当批颊。”乃自侧面以受刑，辅颐红肿，口中流血。又曰：“我曾为某事，今当笞臀。”即褫衣而受笞，附近之人止闻其呼吁，而一二里外，则敲扑之声清脆可听。受一刑毕，辄曰：“苦苦，诸君见否？”如是者每日皆然，周历城厢，遍身血肉糜烂。满一年，竟毙于路。

纸牌之戏，本于唐宋人叶子格，而叶子又本于骰子，说见欧阳公《归田录》。今纸牌中有红点、黑点，殆即叶子格中红鹤、皂鹤之遗乎？近世纸牌盛行，闺阁亦有行之者。余亲串中一妇，病久谵语，辄曰：“二五来矣，幺六来矣，缘我床，压我被，尔曹何不为我捉去？”所云二五、幺六，皆纸牌名目也。上二下五曰二五，上一下六曰幺六。此妇生平从不为纸牌之戏，侍疾者异之。初犹不以为意，而妇数数言之，乃大索其室中，无所得。已而于楼上一破簏中，得纸牌数十叶，多年不用，尘灰满矣。疑此物为祟，取而焚之，妇果不复言。盖纸牌常在人手中，沾人手泽，故岁久或通灵也。

义乌城北隅，有楼氏废园，名槐圃。地甚幽僻，颇擅泉石花木之胜，而素传有鬼，无敢居者。咸丰庚午夏，傅君锡蕃欲假其地避暑，主人以有鬼告。傅曰：“固知之，非所畏也。”主人乃扫除一室，置榻其中。傅独坐至二更，月色皎然，了无所见，将就枕矣。忽一叟从屋隅出，傅揖之曰：“君其鬼乎？”曰：“然。”“来此何为？”叟曰：“此前朝墓地，葬此者非止仆一人。但鬼之于人，亦以气类相聚，以君文士，故敢一见。”乃坐而与言，其言明季事甚悉。临去，指园中花木曰：“弹指间又成荆棘也。”时粤寇之乱已扰及浙，而义乌犹未被兵，傅不以为信。未几，寇果大至，槐圃为墟。

义乌人陈某，邑诸生也，尝送所亲冯氏之葬。既至其地，冯氏甫窆，掘至五尺余，忽见古砖，又二尺余，而旧椁见。工匠辈佥谓宜别治一穴，地师执不可，陈亦从而附和之。冯氏之人曰：“如旧椁何？”陈曰：“此中骸骨，一无所存，且无碑志可考。是远代不知谁何之墓，复何顾惜，扫而去之可也。”冯氏从其言。陈既送葬而归，遂发病，谓其子曰：“吾坐冯氏事死矣，地师亦不得活。”三日之中，陈与地师相继死，惟冯氏无恙，然自葬后，其家亦日落矣。

河南孟县宋君梦兰，字香谷，同治壬戌进士。以知县分发甘肃，奉檄至凉州，适回民为乱，城陷死焉，家中尚未得信。其族子宽夫，素与同学，甚相得，忽梦其行袍行裳如军营装束（行袍，即缺襟袍；行裳，俗名战裙，并见《会典》），携一卷书而读。读已泣曰：“我已为泉下人矣。”宽夫瞿然而寤，明日果得凶问。又浙江义乌人陈君，谈者失言其名，曾为分水训导，后死于家。其子时在省城，偶昼寝，梦其父自外至，颜色惨淡，子迎问之，其父曰：“汝尚不返乎？唤汝者行且至矣。”子欲问其详，适报家中有急足至，急起问故，乃知其父死矣。盖死者之灵与赴者俱至，与九卷中所记朱观察、长大令事正相类。

咸丰庚申，浙江省城失守，时何子敬观察绍祺以事至苏，其眷属留杭州。恭人陈氏闻变，语其家人曰：“主已外出，吾曹无可求生。何氏湘南名族，长幼男女义不为贼所辱。”乃缚其幼子庆铨、庆熙，沉之于池。自与姻家一妇朱氏者，引绳同缢。会江南援兵至，不五日而复省城，家人亟往视之，则二子以水浅未死。恭人与朱并悬于梁，朱气绝，而恭人竟以救得苏。自云：“缢后一无所苦，第见有两红灯在前，若相导者。惘惘从之行，不知所行为何地，俄而复见天日，则已醒矣。”后归原籍，以寿终。夫缢至数日，仍得不死，此事诚属罕闻。或曰恭人从容就义，节烈可嘉，宜为神鬼护持。然乱离之世，舍生取义视死如归者，夫岂乏人，何鬼神之独厚于恭人邪？闻其平日礼佛诵经，寒暑无间，大难不死，或由于此。《太平广记》中报应一门，以崇经像得福报者凡五卷，不得概以为诬妄也。

杭州郑谱香都转，初应礼闱试，曾主同乡魏部郎家。其家故有狐，谱香之未至也，狐适逐去旧塾师，而使以谱香代之。部郎曰：“其人尚未至。”狐言：“某日必来。”已而谱香果以是日至，乃从狐议定焉。入书舍，则四壁皆糊以新纸，而蝇头小字满其上，杂录诗文，殊无条理。馆人曰：“昨暮犹未见有此也。”谱香知狐所为，微哂而出，于他舍小坐。忽一淡巴菰筒破窗而入，其声甚厉，此筒乃谱香遗在书舍中者。取视，则上系一纸书，大旨谓“何以轻我”，乃亦书数语答之。甫搁笔，而覆书已裹小石投入，捷速如此，宜其一夕之中书满四壁也。读之，语意仍不训。知不可以理谕，遂不复答。未久，辞魏而他就焉。谱香言此狐亦有不可及者，部郎一幼子初学为时文，甫作小讲，其文甚劣，几不可读。狐为易七八字，居然成文，真谚所谓点铁成金者也。又岁杪，部郎有故人告贷数十金，坚却之曰：“亡矣！”忽砰然一囊坠其前，白金满焉，大书其上曰：“此非蒙古儿乎？”部朗大惭。后未数年，部郎卒，家属相踵而亡，狐盖乘其衰气而侮之。余闻之杜筱舫云。

苑平许姓者，偶烹一鱼，已熟而食之矣，置其头于器中。至夜有光一点，荧荧如明星，持近灯，灯为之灭，家人异焉。剖而视之，得珠一颗。鱼珠不足怪，熟而犹能吐光，且有灭灯之异，则可怪矣。长洲朱我斋实亲见之。

卷十一

吴县太傅潘文恭公之仲子星斋侍郎曾莹与陆夫人，于光绪四年三月三日同日而卒。夫人殁于丑时，侍郎殁于巳时，海内异之。而文恭公之冢孙东园部郎仪凤于光绪二年二月十九日卒，其配胡淑人于光绪六年六月十九日卒，年皆五十有一。世传二月十九为观世音菩萨生日，六月十九则其成佛之日也，意其夫妇二人

亦皆有宿根者与？

元和顾子山观察，于光绪庚辰岁行年七十。偶获一龟，长身细腰，下丰上杀，形如胡芦。宾客传观，佥以为寿征也。观察名之曰大吉龟，赋诗以张之，并属善画者摹其正反侧三形，索同人题咏。余亦为赋五言古诗一章。按《太平〔广记〕(御览)》水族部载：晋义熙中，有黟县吏入山采薪，得二龟，有两树骈生，以龟侧置树间。后经十二年复入山，见一龟甲已枯，一者尚生，极长。树木所处可厚四寸许，两头厚尺余，如马鞍状。又《夷坚志》"〔吕〕(吴)"德卿绿毛龟"一条载：秀州市民社会有一龟，若药瓢然。询其人，云自始得时，以铁束其腰背，故如此。此龟殆必其类乎，然亦罕睹矣！

镇江有一小家，止一母一女一子。子学贾于市肆，适有苏州吴县人某甲亦在彼学贾，与其子相识，遂得识其母。时往来其家，并其女亦朝夕见焉。其女许嫁一书生，贫甚不能娶，而其年长矣。某甲与其母谋言于婿氏，请绝其婚，婿氏竟许之，某甲因自媒焉。既有成言矣，而某甲之母执不可，乃不果。未几，女归于他族，而所适者亦甚贫，且夫妇不相得，女甚以为恨。越数岁，而前所绝婚之书生举于乡，明年成进士，女闻之大悔，雉经而死。时某甲已归姑苏，忽大病，自言："女死后讼己于镇江府。城隍以其为吴县人也，由镇江府城隍咨苏州府城隍，复由苏州府城隍札吴县城隍，遣吏卒逮问，今不得免矣。"数日竟死。其死在光绪庚辰岁，度其事之缘起，亦必在同治、光绪间。谈者失其姓名，并此女前所许嫁之书生，亦不知何人，然其事则皆云实有之也。夫破人婚姻已不可，况毁人以自成乎？甲死宜矣。至地下主者，各有疆域，簿书期会，一如人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其知此也夫。

闽中陈生，谈者讳其名。自幼佻达，喜作狎邪游，而其父督之严，始稍稍向学，然其心固常在舞衫歌扇间也。一岁上巳之日，父适他出，乃托他事给其师，私至郊外踏青，狎鸟撩花，忘路远近。忽闻箫鼓之声，问之途人，曰："前村演剧也"即往观之。笙歌如沸，士女如云，游目骋怀，乐而忘返。未几夕阳在山矣，顿悟身在郊外，城门将闭，惧不能归，乃遵旧路而回。行未及半，忽见路旁隘巷中有绿衣女子，从一小婢缓步而行，小腰秀颈，楚楚可人。生念野外焉得有此佳丽，然爱其美，亦不疑也，施行从之，俄至一甲第而入。生徘徊门外，暮色苍然，私计不及入城，不如且谋寄宿，或有佳遇。乃叩门，以求宿告。婢出，诺之，导以入，则珠帘绣幕中绛蜡高烧，绿衣女已待于堂矣。生问姓氏，笑而不答。命置酒待客，雕盘绮食，颇极丰腆。又命婢歌以侑酒。酒阑烛灺，相携入室，红罗复帐，鸳被蛩毡，春梦香甜，不知东方之既白。忽烨爆有声，火光焱焱，照耀窗棂。疑为失火，推枕而起，则天已大明，而玉骨冰肌，俨然在抱，审视之，乃枯骸一具也。惊起四顾，则屋宇帷幙了无所睹，独立墟墓间。墓旁故有烧瓦之窑，窑破，故火光迸射也。生知遇鬼，奔还其家。俄而大病，因与家人言所遇，咸以为虑，而卧病月余竟愈。于是尽涤邪念，下帷苦读，卒成进士，入词林焉。

张仙槎习申、韩家言，游于闽中。咸丰初，就闽县令张芹香之馆。会芹香受代，而仙槎犹居署中。一夕至三更，甫就枕，忽见有二人来至床前，其人戴雨缨凉帽，如公门中装束。问来此何事，以劝捐对。仙槎曰："吾侪橐笔依人，每岁所得亦甚微薄，其能捐乎？"二人曰："固知汝不我信也。明日当持凭据来。"遂不见，甚异之。次日至丙夜，果见二人又与一人俱来，持簿书示之，曰："此非凭据乎？"仙槎视之，则皆己平日所拟讼牒中批语也，其旁或注"可"字，或注"不可"字。问其故，答曰："可者应如此办，不可者即属错误，应入犁舌地狱。"仙槎曰："吾辈所拟批语，不过酌理衡情，初无成见；即有错误，亦属公过，何有如此重罪！"其人曰："我亦不知，但汝能捐输，或可减罪。"仙槎许捐钱一千文，其人少之。增至七千，乃首肯，且曰："汝勿食言，明日当先以实收来。及明日，三人者又以是时至，出一纸粘著帐上，曰："实收在此。"言已即去。仙槎视之，其上大书"张仙槎捐钱七千文"八字，有朱印甚鲜明。谛视无有，朦胧间又了了在目，终夜转展，不能成寐。及旦，以语友人，友人劝之云："既有此异，宜 以七千钱买黄白纸钱至旷野焚之。"仙槎从其言，后亦无他。异哉！冥中亦如阳间，有捐输之例乎？此鬼挟人短长，以相恐猲，得钱七千，欣然而去，恐此朱印实收，亦不甚可恃矣！

福建南安县太学生陈良光之母，年近九十矣。道光戊申年腊月下旬，忽告其子曰："明年我欲烧天香，然为期太迫，恐不及矣。"其子曰："有何不及？"母曰："非汝所知也。"烧天香者，泉州之俗，以正月初九为天生日，前后各三日焚香礼天神，谓之烧天香。至次年正月初五日，母命其子妇燂汤沐浴，浴竟，易洁衣端坐而逝。俄张目四顾，众人环问有何事未了，不答。其子请曰："岂以天香未烧乎？"曰："然。"子曰："当即为料理。"乃悉依俗例买香烛等物，于初六日平明焚之。至母前告曰："天香已烧矣。"应曰："好。"仍闭目而逝。

杭州沈子麟大令之父，于道光某年夏间有旧识之木匠来见，漫问之曰："无恙乎？"匠曰："几不获相见矣！"问何故，匠曰："今年春间在嘉兴，为人造屋，忽觉胸次烦懑，恍惚闻人语曰：'将腹剖开，即舒畅矣。'因将所用鋻凿自剖其腹。又闻人语曰："错矣！"顿觉身轻如羽，俄顷便还杭城。既至家中，并旧时相识之家一一皆到，翁家中我亦曾来也。已而仍回嘉兴，至向所营造之处，见一人卧版上，众人围绕之。因亦进而观焉，不觉与卧者合为一，大声呼痛。众皆曰：'生矣，生矣！'始悟无故自剖其腹，据人云死已半日矣，肠亦流出。主人召疡医纳其肠，用药线缝其伤口，医云尚可不死。数日后痛稍止，略进糜粥，主人使其徒送之还杭。今既数月，创已全愈，仍欲至嘉兴料理工作，故来一见也。"沈翁大异之，发其衣，创痕犹存，然肤革充盈，面目腴润，转胜于其旧也。

闽人廖三者，故家子弟也。以其行三，故人以三爷

呼之。貌魁梧，而性敏悟，凡艺事一学即精。生平刚直好义，不喜读书，自幼时即喜习拳勇，为投石超距之戏。及成童，以趏下横里中，尝语人曰："大丈夫当效班定远立功万里外，焉事章句为！"是时国家方以兵屯守台湾后山，兼谋开垦，历数年役未竣，而士卒之以瘴疠死者相踵也。廖三志在立功，不以水土恶毒为意，因赴某总兵军中投效，总兵委以夜巡之役。火伴或语之曰："子行夜不畏鬼邪？"廖曰："我有剑在，何鬼之畏？"火伴壮之。是夜廖只身巡视营垒，忽见二鬼自林中出，尾其后，廖以剑击之，鬼遂灭。逾时阴风凛然，又见前有一奇鬼，敦胨血拇，殊可骇异。廖拔剑待之，须臾鬼至，曰："三爷，我非来角胜，乃来相请耳！"言毕，不见。廖归，疑不成寐，已而倦极，恍惚梦至一处，庙宇宏敞。有神坐殿上，问曰："尔是廖三爷邪？"曰："然。"神曰："若来甚好，有一事非若不可，当以相属。"廖醒，遂发寒热，自知不起。逾月，果卒于台湾，未竟其用，闻者惜焉。

福建建宁府有一旧宅，时建安令鲍君卒于官，其眷属赁是屋以居。楼故有狐，未之知也。鲍妻居楼上，往往无雨而屋漏。又所用什物，旦辄易其处，畏而迁居于下。其子少年负气，曰："我何畏彼哉？"遂居之。天明犹卧未起，觉有奇臭，视之则被有沾濡之痕，发怒谩骂，则臭益甚。俄而己身亦臭，遍视不见，后方知其发上皆粪也。于是家人咸集，迁其子下楼。鲍君之弟焚香祝之曰："我等罹死丧之戚，暂住于此，苟有失礼，当蒙见原。今空此楼供奉香火，幸勿相嬲。"祝后寂然。天下事可以理胜，而不可以气力争，类如此也。

湖北咸宁县刘氏一妇，年近百龄，而情性与孩童无异。每日晨起，家人为之簪花敷粉，衣以红紫艳色之衣，则终日笑。除其子及长孙一人外，余皆不之识。苟欲告之，则必举其祖若父之乳名，曰："此某人之子，某人之孙。"乃始笑而颔之。如此媪者，殆亦近于鸡窠中小儿者与！

江西南康县乡间，有方贡生者，失其名。世以耕读为业，家颇小康。偶佣一童子，使牧牛。童子乳名毛狗。其始来也，有一小人与之俱，长仅尺余，时见时不见。久之而小人日益多，昏黑樘突，不胜其扰。或詈骂之，辄跃起批人颊。虽于贡生不敢犯，然呵责之，亦不听也。如是十四年，聚至百余之多，器用为其损坏，饮食为其污秽。甚或烟气缕缕出自笥中，发视，则所贮之衣皆烧成小孔以千百计。举家厌苦，延僧道禳之，则僧道悉被棰击，流血被面而去。或使人诉之真人府，使者甫出门，辄迷惘不能行一步。贡生忧之，而无如何。至道光丁酉岁，贡生于元旦黎明集其子弟，语之曰："我梦见天榜，今科江西解元即我也，子弟中亦有数人中式者，我不敢泄。尔曹宜各努力，我亦自勉。"乃日夜督责其子弟温习举业，贡生以身先之。六月既望，躬率子弟赴省城应试。既至，又语子弟曰："试期尚早，我有一老友，举业家斲轮老手也，距此不远。汝曹留此，勿荒所业，我且往访之。"乃不携童仆，买舟而去。去则竟赴贵溪县龙虎山，具牒于真人府，请除妖。真人受其牒，判九月朔日雷部施行。贡生奉牒遄返省城，则三场毕矣，即携子弟辈俱归。及九月朔，众小人殊未之知，嬉戏如故。日加辰，则各惶惑失措，有哭者，有怒骂者。亭午天忽无云，而雷电烻霆轰，其势甚猛，俄迅雷一声，而众小人俱不见矣。是科方氏无一中式者，贡生固托言之，以愚众小人，使不为备也，亦可谓智深勇沉者矣。初，妖之兴也，客有善琴者来。或曰："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也。"乃延此客，使鼓琴三日，果为之稍戢。客去，而扰弥甚，惟毛狗与之狎，呼毛狗为老庚。老庚者，俗呼同岁者之称也。其类甚繁，亦有婚嫁生育、亲戚故旧往来之事。每遇岁时，辄三五成群，聚而为意钱之戏。其法以二钱掷之，观其阴阳，以为胜负。尝使毛狗为囊家，得头钱三千余文。又一日大雨，庭中积水甚深，有数小人响之而哭甚哀。贡生使毛狗探之，则其幼子溺死水中也。雨霁得其尸。乃一二寸长之纸人耳。异哉！翦纸为人，乃作祟如此，竟不知其为何妖矣。然观琴客鼓琴，妖为少戢，则邪不胜正，其理昭然。贡生苟知此理，但当正心修身，以齐其家。一家中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彼众小人者，自当形灭声销，固不必远求之龙虎山也。

休宁朱村有朱姓者，贾于外。父母早死，妻许氏在家。偶以鸡卵十余枚，使鸡母伏之，久之不出。一夕，许梦见舅姑自外至，皆以红帕首，而颜色愁惨。许欲启问，倏至埘桀间而隐。明旦往视，则二雏出壳矣，悟曰："此必翁姑也。"对之流涕，乃溺而死之。即延僧诵经三日，求免翁姑之罪。数月后，复梦翁姑来谢曰："我二人以生前杀生过多，冥司罚作鸡，使受汤火之苦。今幸新妇代为忏悔，仍得转生为人矣。"

休宁商山村，有杂货店兼卖猪肉，市者颇盛。日杀三四猪，东方未明，辄鼓刀而屠。一日屠竟，县肉于簾，忽见猪之后足颇似妇女之足，底平指欽，纤不盈握，众皆见而异之。因问爪壳何在。爪壳者，猪足下粗皮也。屠曰："当尚在汤镬中。"往视，则绣履双浮，制作绝工，非乡间所有。捞而出之，众手传观，无不惊叹。此店嗣后专卖杂货，不复屠猪，至今尚在。

余亲家樊氏眷属寓居河南省城。时有佣妇，其家距城七十里。一日抱其幼女自其家来，骑驴而行，中路坠驴，复抱女起，骑驴入城，至于樊寓。而此女昏昏如睡，不复言语行动。与之食，尚能下咽，不与之，亦不索也。如是月余，樊氏之众语之曰："汝女之病，久而不愈，曷不暂归乎？"妇然之，乃复抱女骑驴出城。行至来时坠驴之处，女忽开口唤母，问之，则能答矣。自此途中便能言笑，比至家，行动如常。盖坠驴时失其魂，至是复与合也。

陆连逵，字锺山，温州乐清县人。家尚温饱，以知县需次江苏，持孙琴西同年书来见。其人颇朴诚，而在吴中数载，甚落寞。亦尝乞假返其家，不久仍来，岁以为常。同治壬申秋，复至余寓，言将归遣嫁其女。余次日往送之，未见，嗣是遂不相闻。乃是年十二月，其兄之子忽来苏，踵门求见。问之，则钟山已被杀于途矣，

为之骇然。详叩之，钟山之归，独行不挈僮仆。行至一处，为黄岩县所属，忘其地名，距其家止百数十里矣。钟山于其地赁一小舟，而自向市中买鲑菜之类。及归，则舟中已有客六七人，问之，曰趁船者也，无如何，姑听之。而此六七人者，皆盗也，舟子亦与通谋。夜深移舟至荒寂之处，杀钟山，沉诸河，而取其赀，无知者。越一月，有渔者出其尸于水中，则创痕犹存，乃闻于官。时黄岩令为孙君欢伯，健令也，亲往验其尸，于其袜肚中得字纸一卷，虽漫漶，犹约略可辨。一名纸有"陆连逵"三字，亦不知谁何，姑命以棺敛之。又月余，孙君如台州谒太守，偶与同官会饮，言及此事，一人曰："此必乐清人也。君谓此人姓陆乎？非也。陆连，其覆姓，乐清故有陆连氏，吾尝令乐清，故知之。且吾与陆连氏亦颇有相识者。"乃以书问之，所问者即钟山之兄也。其家久知钟山于某日发苏州，待之不至，犹意其或不果归，至是始知中途有变。使其兄子往视，发棺视尸，已不可识，犹冀非真，故复来苏州审之。既知不谬，亟归言于孙君。孙君命役捕凶手，不可得。久之，或言某所有人以朝珠鬻于市，乡间安得有此物，是可疑也。孙君使人捕之。捕者以夜往，则有鬼声魏魏导于前。至其家，六七人皆在，已知事发，结束将行，稍缓则无及矣。缚之至官，皆吐实，杀以祭钟山。钟山为人固长者，罹此酷祸，殊不可解，而行路之难亦可鉴矣。余因先兄福宁君之丧往迎太夫人，亦尝取道于此。至台州府，适陈君鹿笙守是郡，留余饭于署中，且为具舟。舟人言："须乙夜潮至，始行。"乃于晚饭后登舟，陈君亲送之，余辞焉不可。余先至舟，则舟中人满矣，问之，亦言是趁船者。余时止挈二仆，其一从余在郡署，其一留守舟中，止能护持行李，竟不能与之争。余傍徨无策，而陈君至，怒曰："此何人也？"是时浙东当大乱之后，盗贼多有，故太守所至，辄有亲兵从行。陈君遂命亲兵悉驱其人登岸，并以四亲兵送余至黄岩焉。盖台温地僻，舟楫稀少，寻常行客每雇一舟，必有趁船者，固非尽盗贼也，然其情状，亦甚难堪矣。非太守亲送，岂能麾而出之哉！附书于此，俾于役者知所警焉。

嘉兴姚恩衍，字叔怡，官中书科。中书为人颇有才干，而性行笃实，虽在少年，已诺必诚，取与不苟。在京师时，乡人多推重之，以事诿诿者无虚日。光绪戊寅岁，忽自知将死，于人所属之事，一一处分，悉有条理。时其父访梅观察，方为长芦盐运分司，故其母与妻皆在天津。乃为书告知死期，请其母妻来京师诀别。母妻得书大惊，驰至，则虽有小疾，固未足忧也，而叔怡刻期待死。至四月之末，戒其阍者曰："五月初六日巳时，夏侍郎来传旨，即为达，勿留滞！"家人咸怪其语。所谓夏侍郎者，乃夏君子松同善也。夏与姚虽同乡，然不过正月中贺岁投一名刺而已，平时固不相往来也。届期叔怡之病稍剧。日加巳，外报夏侍郎来，阍者甫延之入，而叔怡已气绝矣。子松之来也，初不为姚氏而来，盖叔怡之妻父钟学士骏声，与子松极相得。是日夏往访钟，钟适往视叔怡疾，阍者辞焉。问所之，以告。而夏有事必欲见钟，乃访之于姚氏，不图坐未定，而内之哭声已作也。一时咸共惊异，谓子松之来，适符叔怡之语，所传者何旨欤？此旨何以必由夏侍郎传之欤？叔怡死，子松亦可危矣。然子松固无恙，是年冬，即拜江苏学政之命。乃至庚辰秋，子松竟终于江阴使署，距叔怡之卒，未及三年也。古称刘桢、徐干、王粲，并为天上侍中，王茂弘为天上尚书令，传记所载，多有此事。子松起家词臣，历官卿贰，又尝预君畴务成之列，殁为贵神，固无足怪。叔怡言行，不失为君子，其死也，或亦有所为欤？惟彼时子松犹在人间，而玉版征书由其传达，是不可解。岂其神识已先归天上乎？

青浦县南门外离城二十里许，有觉海庵，故无僧也。同治间，忽来一僧，赤体无衣，惟以破被自覆。时方严寒，卧地上数日不起，见者怜之，或予以钱米，不受。一日，忽披破被走出，见一老妪两目失明，即向溪中汲水一瓯，付之曰："试以此洗目。"如言洗之，瞽目复明，即能见物。又一少年左足反生，僧扪之曰："正，正。"其足即时转正，与常人无异。于是远近喧传，谓之神僧，求医者日数十人。憎有医有不医，医则无不奏效。住庵中一月有余，后竟不知所之。

青浦县长山，为九峰之一。山上东北隅，有平石一方，中有一痕，长尺余，广数寸许，由来久矣，莫知何时所劚刻也。近日有地师入山，为人求葬地，偶以定向之盘置此石上，适当其痕，而盘中子午针为之旋转，其针锋不直午，而直子。地师知其有异。将盘徐徐举起，针在盘中犹动摇不定，至离石三四尺，始复其常。说者谓其下必有磁石云。

青浦之章练塘镇，有某姓者买一西瓜，重二十余斤。将剖食之，而瓜在案上旋转不定，惧不敢剖。其旁人代为奏刀，騞砉一声，瓜分为二，而其中有蜈蚣一条，长尺余，广寸许，已成两段矣。腹中隐隐有光，破之得明珠数十颗。

光绪庚辰岁七月中，娄县水浦桥农家牯牛产一犊，六足二尾。其四足与常牛同，两足在腹下，甚短；其二尾之下各有一肛门，每遗矢则一时并出。主人怪之，不敢畜。有江北人以洋钱六枚买之去，不知其何用也。

宁波某店一友，于岁终至各村中收债，肩负钱囊，手持簿籍，皆书其店之名。及归时，囊中盛洋钱三百有奇，钱五百有奇。时已薄暮，虑遇暴客，将谋栖止，苦无逆旅可投。又行里许，见有草屋一所，扣门求宿，而是家惟母女二人，母执不可。女曰："此客日暮途穷，不留焉往？吾母女可同榻，以一榻留客，亦何伤乎？"母从其言。女并为具食，客食已，枕钱囊而卧。夜半，女忽来求共寝，客峻拒之，女不肯去。客不得已，许以作竟夕之谈。谈至鸡鸣，女促客起，曰："吾父归矣，可速去。"客惊起趋出，行百余步，忆钱囊未取，急回取之，至则并无草屋，有二棺攒焉。大惊，谛视之，钱囊一角犹见于外。正傍徨间，忽有一人至，谓客："在此奚为？岂发丘摸金之徒乎？此两棺者，一吾妻，一吾女也。"客乃详述夜间止宿事，惟其女私就己则讳而不言，且告之曰："吾

囊中洋钱若干，钱若干，囊及簿籍皆有店名，请发视之。如有不符，吾任其罪。”乃发其攒，果如客言，俾尽取以归。

泰兴县黄桥镇有何某者，亦旧家子也。娶靖江盛氏女，美而贤。而何有外妇，遂仇视厥妻，日肆陵虐，盛顺受之无怨言。何嗜鸦片烟，丙夜犹不寐，使妇供茶汤。稍不如意，以烟签乱刺之，遍体无完肤，妇不胜痛，遂缢死。其父固长者，不闻于官，何得以无事。一夕，忽见妇来，流血满身，语何曰：“我事君，无失德，何酷虐如此？今得请于神矣！”言已不见。数月后，何忽得奇疾，十指先作痒，爬搔之，痒愈甚，乃以齿咬之，指寸寸断。以次及肩臂，及股，及足，凡口所及之处，无不啮者，血殷床褥。昼夜呼号，阅两月而毙。

泰兴东乡卢家庄有卢某者，贷富家钱，已偿其本，惟负其息钱一千，贫不能偿，求免焉。而富子执不可，竟如数取之。卢憾甚，因思其场圃外积草成阜，高数丈，若货之，值钱可十万。乃于暮夜跻其巅，掀其盖，置火于中，数日而草不然。谋诸妇，妇曰：“是夜五更，适有微雨，故不爇也。宜再置之。”乃复跻其巅，掀而视焉，则其中为火所烧，已空矣，因其盖沾雨，故火不能透。及掀之，火即上腾，卢坠其中，一时烈焰飞扬，卢与草俱烬，其妻奔救无及矣。陈子愚广文以此事语余，且曰：“吝小致失大，当以富子鉴。害人反害己，当以卢某鉴。”

泰兴老儒何君萱泰，尝有事于宿迁，赁一车以行。其执鞭者，满面皆刀痕，若井字然。问之，曰：“余不敢自讳，十年前乃大盗也。有富家娶新妇，装送甚盛，与火伴八人往劫之。夜半入其室，新妇美而少，才十六七耳。叱曰：‘勿惊我官人，我取银钱畀尔。’众姑于窗外俟之。见其入床后若有所取，俄而一刀飞出，插于檽，人亦随刀飞出，众知不可敌，升屋而逃。我稍后之，甫及屋山，为其所及，蹴以足，我一身不能动，哀号乞命。新妇以刀划我面，纵横各数十，乃曰：‘今夕我花烛良辰，姑贷汝死。’提而掷诸墙外，幸得不死，乃改行焉。”

张翁，山东人。某年六月间于村外纳凉，夜深将归寝，忽有人出自草间。视之，其佣奴之已死者也。叱之曰：“我待汝不薄，乃来祟我乎？”曰：“非也。小人执役冥中，今奉牒来拘主人，追念旧恩，故先来告。牒中共三十人，主人名在第一，我移置其末。日拘一人，可延一月，此即所以报也。”言已不见。翁怃然曰：“我其死矣！”自念衣食粗足，婚嫁俱毕，死亦何憾。惟曾与某氏子为媒，此子孑然一身，贫无婚费，女氏恒有悔婚之意，我在故不敢言，我死奈何？明日，悉召诸子而语之，曰：“某氏之子，其父在日，曾假我钱八十万，以相信故无券也。今我老矣，久假不归，异日何面见故人于地下乎！”皆曰：“诺。”輂钱而归之，乃为故人子择日娶妇，告期于女氏。女氏无以拒，遂成婚。翁喜曰：“我事毕矣。”越月竟无恙。而其奴又来见，贺曰：“主人不死矣，冥中续有牒至，除去主人之名也。”

苏城六门，惟盘门居民最少，城外又无市廛，荒凉殊甚，故苏谚谓之“冷水盘门”云。咸丰三年，金陵不守，姑苏亦戒严，各城门日落即闭，而盘门尤早。有某生者，于清明前数日出盘门，至乡间展墓，及归，门已闭矣。正踌躇间，有二人踵至，观其装束如公门中人，笑而问曰：“先生不得入矣，城外有居停也无？”告之曰：“无有。”二人曰：“我家不远，盍偕往一宿乎？”某生喜，随之行。行未半里，即至其家，同入书室中，曰：“君未夕食，得无饥乎？”乃出，以茶一瓯、点心两叠子来，殷殷劝食。食已，坐而共话，竟不言寝，室中亦无床榻。旋闻比舍人语喧杂，问何事，曰：“邻有病人，恐不起矣。”及人定时，一人袖中出文书，谓某生曰：“请先生呵气一口！”从之，其人仍纳诸袖中，起曰：“吾二人有公事，宜即去，先生留此，待天明入城可也。”又曰：“我等去时，与常人有异，然无与先生，勿怖也。”乃走出，至庭中，矫首顿足，其身顿长，俄顷之间，高过于屋，从屋上蹈腾而去。其一人从之，厥状亦然。某生骇极，不知所谓，未几即闻哭声，知病者死矣，此书室即死者之家也。有人入此室，见之疑为贼，又见案上茶瓯及叠子，啃曰：“曩者内室中失此物，尔所窃乎？”将执之，某生力辩，始免。天明，踉跄而归。某生所遇，殆即俗所谓无常者欤！其所持冥牒，必须生人呵气，此何理也？且亦安能尽得生人为之呵气乎？幽冥之事，盖不可晓矣。

高邮某君，曾为蜀中一县令。咸丰初，引疾归。一夕，独坐书室中，忽有人入室，请与偕往。问所之，曰：“四川也。”某君从之出，门有肩舆舁之行，其行如飞，俄顷即至江干，则已舣舟而待矣。登舟解维，转瞬已至九江。又舍舟而陆，由江西、湖北而至四川，计其为地，已数千里，而其为时则食顷也。既入城，至一公廨，导之坐。西厢有旧时长官某臬使、某太守在焉，皆颜色愁惨，问之不答。俄传王者出御殿，即召之入，问：“某狱，尔知之乎？”曰：“知之。”盖此狱臬使与太守得贿，冤杀数人，某君力争不得，其引疾归，即以此也。乃具言本末，王者曰：“尔耿介可嘉。”命仍送之回。又闻传臬使与太守入，诘责甚厉，回顾此二人者，皆缩小如婴儿。须臾，有槛车载二人出。某君亦出。遇一友，故与同官蜀中者，友云：“我即将之官，不及与故人叙契阔，奈何？”问：“君居何官？”曰：“我扬州府城隍。”指槛车中人曰：“某某之狱，即使我治之。我不得久留，然我与君亦非久别。明年七月某日，君为某处城隍，我两人仍为同官也。”言已别去。某君遵旧路回家，则死已逾日，至是复苏。以其事告人，自云不久人世矣，人犹未之信。至明岁及期，果无疾而卒。

杭城无妓馆，间有女闾，非有导者不能入其门，故杭谚谓之“铁门槛”。宁波某生喜冶游，而性颇长厚。以应试至省城，试期尚早，枯坐无聊，偶动寻芳之兴，倩友人导至一家。室有少妇坐而刺绣，一媪旁坐，问之则姑妇也。某视少妇，肤色如玉，瘦腰纤趾，盈盈可爱。乃出金畀媪，使治酒食狎饮。既久，烛将见跋，其友辞去。媪与少妇导客入房，媪亦避出。某引少妇并坐，灯前抚摩谑浪，将缓其结束，妇羞甚，至于泣下。某骇曰：

"尔为此态何也?"妇曰:"我父我兄咸列胶庠,我舅我夫亦诸生也。以皆早世,致我茕茕弱质一旦至此,追念逝者,能不伤心!"某闻之,亦凄然,曰:"然则尔何故甘心为此?今几次矣?"妇曰:"我姑无食,屡劝我作此事,重违姑意,勉强相从。今才初次耳。"某呼之曰:"嫂既欲守贞,何敢玷辱!"乃出数金赠之,曰:"所携无多,聊以此佐堂前甘脆之奉,吾去矣。"即从后门出,而夜色迷濛,不辨途径。时大乱之后,城中亦多荒僻之所,蹭蹬久之,忽见一小屋,微露灯光,中有讽诵声,因叩门问途。门启,延入,则一叟也。一少年方伏案作文,叟自言某姓,少年为其子,"今科主试者某公,吾素识之,故出此题,使吾子揣摩其所好而为之,然犹未得也。"某视其文极佳,乃曰:"贤郎之文,我所不及。叟犹以为未邪?"叟曰:"然。子如不信,吾试为改之。"即援笔就案头点窜百许字,曰:"如此庶乎可矣!"某再读之,不胜叹服,曰:"叟真斫输老手也。"吟讽不置。叟笑曰:"君既爱之,敬以奉赠何如?"某喜甚,即于灯下读之,疲极假寐,不觉酣眠。及醒,则朝暾已上矣。乃在土阜之下,初无屋宇,知所遇者鬼也。因思昨所游妇家,与叟同姓,得无即其舅与夫邪!反至妇家询之,面貌符合,为之悚然。归取数十金赠其姑,且谓之曰:"尔妇贞洁,勿强以苟且之行。"及入闱,竟遇是题,即录其文于卷,榜发魁也。复措千金畀其家。

苏州山塘有甲乙二人,甲素耿直,而乙则流荡好狭邪之游。一日薄暮,会饮于友人所,乙先归。行至闻德桥,见一小家微露灯光。近视,则自大门至于内室,门户尽启,而不见一人。异之,姑入而觇焉。经堂入奥,有一女子坐床上,华容盛鬋,姣孋无双。乙入,女子邀与并坐,且曰:"夜行良苦,此间衾枕见成,何不少憩?"为代脱外衣,搭椸架上。乙甫将就枕,忽有执灯而至者,女子惊起避之,其人即甲也。甲见乙痴坐桥栏,问坐此何事。乙曰:"君坏我好事不小。"甲笑曰:"此桥上有何好事?"乙始悟身坐闻德桥栏,衣服即在身旁,向之所见,一时消灭,知为遇鬼,踉跄而归。使非甲至,乙其危哉。

吴江顾生,因应试至苏,寓吉利桥畔。其旁有茶肆曰锦凤楼,饭后无事,偶往吃茶,至则坐客满矣。惟屋隅一卓子,止有老妪偕少妇共坐,无他客,顾往参坐。妪即与顾闲话,久之颇浃洽。妪曰:"此间无味,郎君如有兴,何不同至我家,当烹佳茗相待。"顾欣然从之。既至,导之登楼,楼上陈设亦颇精雅。其时为道光季年,鸦片烟已盛行矣。榻上烟具存焉,请试尝之。辞以不惯,妪曰:"偶然游戏,何伤乎?"命少妇烧烟奉客。顾甫登榻,妪脱其屦,曰:"任意眠坐,无拘束也。老妇有事且去。"妪去未久,闻楼下叩门声甚厉,少妇遽起下楼,生疑焉。施从其后以下,跧伏户后。少妇启门,则有男子三十余人阒然而入,问人在何处,少妇曰:"在楼上。"乃悉登楼,顾因乘间逸去。盖苏俗往往有以妇女为圞者,少年子弟误入其中,必尽取其服物,且迫使书借券,或数十千,或数百千,乃始释之。谚谓之仙人跳云。

苏城海宏寺,亦古刹也。有某甲住修仙巷,相距甚近,与寺僧时相往来。一岁冬日,甲晨起无事,访僧闲话,入其门,无人门焉者,因入。至最后一院落中,闻僧在隔院呼取剪刀,嗷然应者女子声也。从隔子中窃窥之,则见僧披大红绉纱狐白氅衣,立梅花下,有粉白黛黑者十余人,环列其侧。大惊趋出。甫至家,而僧使人以一盒馈,启视,则白金一百两,利刃一柄。甲会其意,受金反刃,并以纸画一瓶复之。后遂不敢复往。此事在咸丰之季。及同治中,寺僧以事得罪,官尽逐之,改寺为管粮通判署。甲始与人言其事焉。

乌程郑梦白先生祖琛,道光中以藩司居忧,甲辰岁服阕入觐,将至京师,宿于长新店。甫入室,有客求见,视其名刺,则故人也。欣然延入,坐谈良久而去。未几,外报此客又求见。疑其尚有未尽之辞,复出见之,则殊无所言,又坐良久而去。先生倚隐囊方谋小憩,而外报此客又至,厌而辞焉。客固以请,不得已,又见之,谓曰:"君数来,将何以教我邪?"客曰:"君视我谁也?"视之,则竟非前客,面目清癯,修髯及腹,殆神仙中人也,悚然异之,不知所云。客曰:"君第一次所见者,某人也;第二次见者,非某人,即仆也。仆欲有言于君,故幻其形以求见。又自惟交浅言深,故欲言而仍止。退而思之,此事所系甚大,不敢不言,故又来求见也。"问将何言,客曰:"仆乃天狐也,窃闻天曹之议,世间劫运将至。君此次入都,不久即膺节钺。将来数百万生灵之命,皆在君手,千万留意。言已不见,先生为敞罔者久之。是岁,即拜陕藩之命,由陕藩迁滇抚,俄移节粤西,而洪秀全之乱起。方其萌芽之始,犹可扑灭,先生思客言,不敢轻举,遂以因循酿祸,毒流海内。此狐既不惜一再求见,何不直言正告,而为此模棱之辞,使人误会其意欤?殆亦由阳九百六厄运,固不可免乎?或曰京师宣武门外有屋一区,旧有狐祟,先生居之则寂然。及去,祟如故。或恚而诘狐,狐曰:"数百万生灵皆送其手,吾曹能不畏之?"斯语也,盖即由此事传讹,而非其实。余所闻于乡人者,不尔也,先通奉公曾主先生家,先兄壬甫太守又曾入其幕府,其子姓辈有为余同年生者,余于道光中尝一见之。先生固长者,而亦素有吏才,晚任封疆,遂膺严谴,且为世诟病,亦见疆吏之难为也。

宝应城东门中有屋一区,故刘氏屋也,余同年生王文勤公幼时读书其家。偶食花椒,见其青葱可爱,乃以一枝插地上,曰:"若吾他年读书有成,则此枝当活。"后椒果活,阅三十余年,竟成大树,高过屋檐。文勤以道光丙午登贤书,庚戌成进士,同治中由编修擢浙臬,俄移粤藩,遂迁闽抚。而此屋亦归于王氏,其树犹在,盛于在刘氏时。佥曰:"此王氏之祥也。"久之,或言椒不留子,其苞一启子即堕落,恐不利于子姓,乃议伐之。余长女为文勤之仲子妇,力阻之不可。未及二年,文勤自台湾归,卒于福州;妻刘夫人先文勤二月而卒:其效可睹矣。

律曰:妻在,以妾为妻,杖九十。若妻已不在,则律

无明文，似所不禁。然余亲串中，有妻亡之后欲以妾为妻者。其家欲得余舅氏姚平泉先生一言，以决斯议，许以千金为寿，先生竟不许也。余在河南时，闻有陶观察者妻亡，有四妾。一妾年长矣，内政悉主之，内外无间言。观察将以为妻。既有成议，命缝人为制命服。服成，观察使其弟亲赍至内室，以授其妾，盖重之也。妾方坐，竟不为起，睨而言曰："置几上。"弟出大怒，谓其兄曰："此人甫得志，无礼至此。异日尚可问乎？兄以为妻，弟不以为嫂。"力持不可，竟毁前议。然此妾素谦下，不失礼于人，不知此日何以如是，殆不克膺受是福，故鬼神夺其魄也。余家有一婢，始嫁一贵人为妾，不数年正位中闱，服一品之服。此婢乃六合人，咸丰中六合失守，随其父母至苏州，入难民局，内子姚夫人买得之，才七八岁耳。后其父母亦不知在亡，而此婢每卜问其父母安否，盖在婢妾中为有人心者，宜其有是福欤！

苏州浒墅关之西乡，有巨蛇出没河干，人多见之，莫敢捕也。光绪庚辰夏，其地之人多生疡者，或曰："是中蛇毒也。"乃募能捕之者。于城中得三丐，甲其师也，乙、丙皆其徒，索钱甚多，乡人醵与之，乃往。乙、丙荷一篰以从，既至，探得蛇窟。甲命乙、丙分立左右，而自启其篰，中贮蜈蚣无数，甲尽取食之。须臾，自顶至踵皆肿，甲闭目运气，久之其肿处皆消，惟右手食指与中指则大几如股。即以此两指探入窟中，已而用力拔出，乙、丙亦各曳其肘以助之。指出，蛇随之出，则已毙矣，犹啮甲指不释。乙、丙去其蛇，以药水洗之，两指旋复故。蛇长丈许，粗倍人臂，其色黑暗如炭，聚薪焚之，臭闻数里。此三丐者，其技亦神矣。

上海有某氏女，自幼从邻媪学绣，呼之以乾阿婆。及年既长，媪犹以女视之，每小疾，痛爱惜，调护过于其母。女偶病，月事不行，媪甚忧之，语其母曰："沪上无良医。天下之良医，无过于西洋人。西人于城外某所辟一馆，施医药，盍往求治乎？"母然其言。即使媪与俱在，赁肩舆二以行，辰而往，申而反。是夕，女即雉经而死。母哭之恸，媪亦哭之恸，然母甚疑焉。密呼舆者问之，舆者曰："其日甫出城，媪即与女改坐东洋小车，使吾曹待于城闉，不知其所之也。"母益疑，乃使舆者物色推东洋车者而问之，则曰："媪与女乘吾车，至一家，有小门。叩之，一妪出，手执菩提子，口诵佛号，导之入。即予吾钱，麾使去，不知其后如何也。"转展推求，卒无端倪。盖沪上恒有密室，为男女幽会之所。狡童淫女，白昼宣淫，又广布雉媒，使相罗致。疑此女堕入其中，以致失身，故惭而自尽云。

苏城之初复也，有贫士避寇而归，孑然一身，无所栖止，恒寄宿于相识之家。忽有延之使教其子者，喜而就之，始至亦甚相得。未及一月，其主人语士曰："明日吾家有事，而屋舍狭小，虽书室亦须洒扫，以待宾客，愿先生暂归一日。"士曰："诺。"仍寄宿于所识之家，越日而反。已而又将一月，主人语之如前，士不得已从之。已而又将一月，主人语之又如前，士乃实告曰："某在城中，固无栖泊之所，曩者寄宿所识家耳。然是家亦无余屋，吾一往再往，实非所便。此书室既合让客，则无论何地，但可容一榻，虽庑下不辞。"主人踌躇久之，曰："吾屋狭小，先生所知也。无已，则后有一室，素来积贮薪蒸，今稍粪除为先生布席于彼，可乎？"士曰："甚善。"是日初昏，主人即导之入其室，且语之曰："先生扃户酣眠，或有所闻，切勿窥观，彼此非便。"士谨诺之，而转展不成寐。及乙夜，便闻外间人语喧杂，不知何所作。私出窥之，见中堂陈设一新，其正中安一榻，榻有小几，左右各设裀枕。主人及其眷属，又有外来宾客甚众，皆鹄立于堂，若有所伺候者。良久，乃闻曰："至矣，至矣。"众皆趋出待于庭。又良久，乃见一客自外入，肥黑多须，装束诡异，径登堂，坐榻之左畔。旋有一女，艳服出自西房，视之，即主人之次女也。女向客扱地而拜，拜已登榻右畔，与客并肩而坐。于是主人及其眷属及众宾客，皆以次入拜，客与女高坐受之，略不答礼。拜已，序立两旁。旋有数人舁一案至，其上有饮食之物，凡数十品。主人奉一器跪进客，主妇奉一器跪进女，于是堂上立者皆跪。客与女略尝即止。又以一器进如前，凡进十余品，止不进，殆由客止之也。前数人仍舁案出。客起女亦起，客携女手入东房。久之，淫亵之声达于外，主人及众客咸屏气待之。约两时许，客与女携手出，客装束如初，女则乱头粗服矣。仍坐榻上，主人主妇又跪进一瓯，不知为酒为茗荈也。客与女饮毕。皆起，客出，女跪送于堂，客掖之起；主人及众客跪送于庭，则不顾也。客去，乃始哄然而入。士惧为所见，潜入后室卧，不知其后如何。明日出视，则一切如旧，昨所陈设皆不见矣。士私计此非善地，越十许日，托故辞去。数月后又访之，则其家亦迁徙，不知所之矣。此盖所谓邪教者，但不知其名目，且踪迹诡秘，地方长吏无从知之，宜不能禁也。

孙君长龄，字寿伯，乃补山相国文靖公之曾孙。与余家有连，故自幼相熟也。其生前即为冥官。每至冥中治事，辄瞑然如睡，或一宿或再宿而醒，问所事，不言。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孝和睿皇后崩，时江、浙未奉明文，而部中蓝印文书先至，咸知国有大丧。然其时成皇帝春秋亦高，群情拟议，未知其审。寿伯乃以《国策》触龙称赵太后之例，微语人曰："媪也。"是夕至冥中，大受棰楚，责其漏泄。及醒，两股青紫，卧月余乃能起。或疑冥官何至受笞刑，余谓昌黎诗云"簿尉卑官不堪说，未免棰楚尘埃间"，冥中或尚沿唐制欤？惟其时诏书颁行天下，近京诸处咸已闻知，江、浙间距京师稍远，故未及耳。此非当秘密之事，虽有漏泄，未足深罪，竟被冥刑，何欤？余同年谢梦渔给谏增亦为冥官，谢性率易，每以冥中事语人，无所忌，不闻其以漏言获罪也。光绪初，盛京将军崇公卒。崇名崇实，字璞山，亦庚戌同年也。未卒前一月，谢语人曰："璞山其不久乎，吾昨已于冥中见其魂矣。"人不以为信，逾月而遗表闻，乃信谢言之有因也。

卷十二

高玉新、贾助之，皆山东福山县人，于京师西单牌楼同开猪肉店。高行二，贾行三，各以行第相呼。始极相得，后有违言，积成仇怨。某年某日夜漏将尽，贾犹酣睡，高执利刃连斫之，伤颅及额，登时殒命，高到官自承不讳。而问官宽厚，欲改故杀为斗杀，免高之死。乃微以言导之曰："汝两人素相得，何因口角细故顿起杀机邪？"高对曰："昨得一梦。"官怪其言不伦，问何梦，对曰："昨梦贾老三来，云：'高二兄，我死甚苦，汝必为我伸冤。'"官察其声非高之声也，而高再三言之不已。官曰"然则斫下汝头颅，便可与贾老三伸冤矣。"高搕头曰（"搕头"二字，见《太平广记》卷四十二引《逸史》）："谢大人明断。"官悚然，知附高而言者，即贾之鬼也。于是论高如律。

四川富顺县，民妇李氏，与佣工彭姓者有私。李有子学贾于外，其妇未婚也，而育于夫氏，名曰顺英。李遇之虐，顺英遂亡去。有木工黄姓者，留之以为妻，距其家百里矣。顺英之兄自外归，不见其妹，讼于官。官拘李与彭问之，得其奸状，则曰："是必杀顺英以灭口也。"会其地三四里外有陂池，深丈余，浮一女尸，两手反缚，缒以巨石，其面目为鱼所唼喋，不可辨。官曰："是必顺英。"李与彭大受搒笞，皆诬服。狱成，臬使苏公廷玉疑之，曰："见尸之日，距李谋杀顺英之日，百有三旬。尸未溃烂，何邪？是必非顺英。"执不可，众议皆以苏为迂。俄而顺英自归，已抱子矣，乃皆叹服。而前所见女尸，则莫知为谁。久之，知有夫妇同行，中途反目，妇投池死，夫舍之去。池主畏累，以绳反缚之，将负至他处，又畏人见，遂缒石而沉之云。此事见苏公所著《从政杂录》。苏字鳌石，福建同安人。余谓李氏之狱，非得苏公力持，必有冤死者矣。尸犹未辨，而遽以定谳，可乎？惟池中女尸，恐别有故。夫妇反目，何遽轻生。妇既死矣，夫必买棺敛之，何遽掉臂而去邪？此事大有可疑，当时亦姑弗深求耳。

光绪六年，钱唐库吏何培，以征收钱粮擅改科则，为乡民所告。巡抚谭公震怒，执何培杀之。事后，有言培于五十岁时，至天目山礼佛，山中老僧语之曰："居士来此大善。既来此，不必下山矣！可作书寄家中处分家事，留此与老僧焚修，亦无须削发，且作灵山会上一优婆塞，亦足远祸全生也。"培不解其意，应曰："固所愿也。然家事甚多，必须亲自料理，俟诸事粗了，当再来耳。"僧摇首曰："此去安得再来邪？"培归，未三年而及于祸，此老僧盖先知之矣。

咸阳文古玉，字严山，年逾知命，而好学愈笃。当游学浙东，至黄岩，游九峰山，见紫云峰下有洞崆岈，在绝壁间，因攀援而上。至则有门甚小，伛偻入之，中多蝙蝠，色皆纯白，大有如车轮者。行百余步，又有门半阖半开，侧身而入，则风日清和，平畴千顷。时方秋杪，其中气候乃似春夏之交，桑竹阴翳。民居亦稠密，惟道上行人稀少。遥望数里外，有高山上矗霄汉。循涂而往，山麓有石坊，刻篆文曰："无可又之乡。"即于坊下小坐，又抠衣而登。可十余里，有一庙，庙祀许由，配以洨长。问庙中人，乃知近村居民，皆太岳之后也。庙旁有酒卢，因入沽饮。见饮者甚众，皆衣冠都雅，言辞高古，不甚可解。末坐一少年独饮，揖而问其姓氏，自言王姓，年二十四岁。叩所学，少年云："仆幼无所知，惟尝用力于《周易》、《老子》二书，私为之注，亦未敢自信也。"问此山何名，少年曰："是名中天山，高逾万仞。山巅有不死之药，四方奇花珍木，无所不备，有神人守之。登高而望，则东南大海，西北河源，了了在目。然仆亦未尝跻其巅也。"古玉甚异之。时日已下舂，乃解佩玉付酒家为质，别少年而归，出洞门，则依夕矣。幸有月色，扪藤引葛，仅乃得下，借宿于僧寺，与僧言之，僧皆欣然欲往。次日复寻旧径，则石壁千寻，无复洞门矣，乃以酒钱置石上而反。乃至寺，有玉自溪水顺流而下，取视，则即昨留酒家为质者也。此事王子庄孝廉曾笔之书，王姓少年，必王辅嗣无疑。《太平广记》卷三十九引《广异记》载麻阳村人事，其所遇老翁为河上公，守门童子为王辅嗣。然则此等事，古书固有之，不得竟以为虚诞也。

黄岩县濒海，其民筑塘御潮，有头塘、二塘、三塘、四塘、五塘之称，俗语转为荡。自四荡以下，其地荒凉多鬼魅。同治之末，有人家娶妇，成婚之次夕，方宴宾客，新妇忽起从后户出，家人尾之。其行如飞，竟越竹园而去，钗珥之类皆罥竹叶间。竹外有池，捞漉无所得。列炬四照，见田间有女人足迹，相距辄数尺，斜迤从东南去。穷所往，得之半里外溪水中，已僵立而死。此王子庄孝廉门人施榕所言。新妇之夫，乃从学于施生者也。

同治中，临海县民比年疠疾，过大暑不瘳，乃于次年相约为送船之会，亦其旧俗然也。其船如商船之式，船具如桅樯舵艕，用具如桌椅床榻、枕簟被褥，食物如鸡彘鱼虾、米谷豆麦，备御之具如刀矛枪炮，无一不备。惟盛米之袋甚小，仅受一升，而数则以万计，皆村民所施也。前大暑数日，大建道场。至大暑日，送之出海，听其所之，俗呼为大暑船。尝有海盗夜遇之，以为商船，向之放炮，此船亦放炮御之。至天明，始知为大暑船，大惊而去。后此盗船为官军所败，群盗悉就俘无脱者。又福建某处有卖米之牙行，一夜有叩门以米来售者，担夫数十人至船中起其米，达日而米未尽。米袋大如五石瓠，荷者肩为之赪。天明视之，则小如碗耳。有父老识之曰："此临海大暑船中米也。"即日疫疠大作，禳之始已。余从前客休宁汪村时，每年四月间，有打标之俗，亦所以逐疫也。糊纸为船，无物不具，但皆以纸为之耳。焚之野外，云送之游西湖，俚俗相沿，可发一噱。然亦有于徽河中亲见是船者。昔有贸布之客，曾附之至杭州。至今纸船之尾有一人负布而立，手持雨伞，如贾客之形，盖以识其灵异也。临海之船，竟是真

船，宜其灵异更著矣。

王子庄孝廉，居黄岩之柔桥。其地有庙曰东阮，祀晋阮嗣宗，或曰即白龙山之神也。道光甲午岁，黄岩县中盛行花会。花会者，书三十四古人名，任取一名，纳之筒中，县之梁间，名曰作（去声）筒。主之者曰筒官。人于三十四名中自认一名，各注钱数投入榧中，谓之纳花会。所认之名适合筒中之名，则筒官如其所注钱数，加三十倍以酬之；不中，则如所注之数入钱于筒官。老少奔波，一邑若狂，因是又有降童之事。降童者，焚符降神，求示机兆也。神依人而言，所依之人谓之童身。神降，则童身自倒于地，口吐白沫，俄而跃起，竟登神坐，谓之上坛。于是众皆罗拜，求神指示，神辄示以隐语。酬对既毕，童身又倒地如初，谓之退坛。人依神言，射之往往有中者，故凡纳花会者，无不降童。所降之神非一，而小老爷尤著灵异。小老爷者，俗言观世音菩萨之弟也。人有所问，必回身向内，久之而后答，盖问其姊云。柔桥之人即降童于东阮庙中。小老爷甫降，而村民王广荣忽自田间趋而来，则东阮之神凭其身矣，小老爷仓皇退坛。广荣传神语，责父老招致邪神，亵渎灵场，父老皆叩搕不遑。神自言能治人病，由是问疾者麇至。广荣虽或耕于田，樵于山，贾于市，而庙中有人问疾，甫焚香默祷，无不应时立至。其人初不识字，至是辄能为人处方，悉中肯綮。有群医束手，服神方而即愈者。由是香火日盛，乃新殿宇，门楼郎庑，焕然一新，皆取给于香钱。而王广荣者，固不私一钱也。当是时，各村神庙俱有此等事，然皆以花会为主，间或赐方，亦不甚验。惟东阮庙，无敢以花会问者。越一二年，诸庙之神皆不降，而东阮降神者，垂三十年，至同治甲子岁，广荣死，始绝。

王子庄孝廉于光绪丁丑岁六月十一日，梦过其友张子远所，子远示以杂文一卷，内有聑说二篇。其一，乃王君仁堪所作。其文云：蓬莱、方丈之间，有神人焉，造飞楼于瀛洲之溪，距水尺咫。藐姑之仙来游，坐而濯足，甚自得也。邀赤松子同观焉，赤松子曰："是太迫水，宜升而高之。"于是神人崇其楼三尺。王乔飞舄而至，曰："美则美矣，尚病其庳也。"于是复崇其楼三尺。洪崖子曰："高则高矣，登楼而望，方丈蔽其前，所见不旷也。"于是复崇之三尺。盖距水逾丈，而方丈之山弗能蔽矣。俄有海舟过其下，樯与甍齐，不能进也，于是神人又崇其址十倍，盖距水十有三仞六尺有咫云。既寤，其文历历可记，而莫测其旨。王君者，是年成进士，廷对第一人也。子庄曰："此所谓'巨鳌赑屃，首冠蓬山'者也。"王君大魁，应其兆矣。聑字其外类井，其中类亚，不知何字，梦中读如倪音，实字书所无也。子庄有《枝言》内外篇，皆纪异之作，以余征求异事，录以示余，余采取数则。如此篇者，与前所书文古玉事，并不知其为寓言为实事也。

翁君广平，字海村。于戊戌之春，客于乍浦。偶步野外，见众人皆西走，问之，曰："西海塘之外，海台出见也。"海台者，俗呼海市也。因随之往。见塘外烟雾中，隐隐有楼台之象，其中有若宫阙者，有若寺观者，有若民居市廛者，有若驿舍邮亭者，以千百计，横亘十余里。是时雾气犹重，未能悉见也。少焉豁然开霁，屋舍后起一复道，如长虹，有舆马行其上。而屋舍之帘幙卷舒，窗户开阖，与夫士女之会聚燕饮，或盥漱，或栉縰，或坐而眺望，皆历历可数也。其东有平原，若演武场，有操弓矢者，有执旌旗者，骑而驰骤者，步而击刺者。又有若大官鸣驺清道而至者。其外又有若市井交易者，负者、戴者、坐者、趋者，亦历历可数也。稍远又有若城郭者，有若大船帆风而行者，莫能窥其际矣。俄而一峰突起，有云气环绕之，殷殷然有雷声。其中忽涌出七级浮屠，上插霄汉，铃铎动摇，光彩照耀，而其云气之变幻，莫能名状也。久之昏雾复起，海风亦作，所见之象，倏归乌有矣。翁君有《观海市记》，余同年暴梅村之孙式昭字方子者，录以示余，余撮其大略如此。翁君为震泽平望镇人，盖在乾、嘉间，所云戊戌春者，不知为何年也。

西湖南高峰之下有五老峰，相传有虎穴，俗呼谓老虎洞，然亦罕有遇之者。道光某年，有高氏于其地营葬，百杵俱举，邪许相闻。俄闻虎啸声甚厉，众皆奔走恐后，工遂辍。高氏患之，募求能得虎者。其附近有翁家山，山中人多膂力，应募捕虎。先用一木盆，置大铜镜于其中，烈日照映，光焰上腾，若火起然。于是山中之蜂飞集以万计，咸遗溺于盆中。土人言："蜂见火起辄来救，遗溺所以救火也；"如是数日，积溺盈寸。乃捉一虾蟆，以溺少许著其身上。虾蟆中其毒，跳一步而死，则虎中其毒，亦跳一步而死；虾蟆跳数步死，虎亦跳数步死，以是试之，率不爽。乃伏巨弩于虎出入之处，弩末以蜂溺涂之。一人升树杪观动静，又数十人执火枪伏山下，与之约，闻山上爆竹声，则奔赴。是日虎不出。次日闻虎啸声，有一伥鬼先出，至伏弩所曰："此不利于大哥。"即移置他所。又前行，树上人俟其去远，下树置弩如故，复升树。而虎至，触机弩发，虎中其毒死。伥鬼闻声复还，见虎已死，仰视有人在树杪，踊跃欲上，人击石取火然爆竹，响振山谷。山下所伏人皆上，咸发火枪，伥乃逃去。众人荷虎以归，高氏厚赉之。

汪圻，字子封，湖州人，就馆于宣化府。偶小病月余，一夕梦有人语之曰："请速赴任。"梦中即从之出，肩舆已俟于门。荷之者四人，其前亦有旗伞之属。俄至一处，似人间衙署，门塾堂庑规模略具，然颇隘小。堂上设公案，置印其上，赞拜如仪。遂登公坐，吏役参拜，按籍呼名，点以朱笔。事已退入内，则小屋三间，有二仆为之执役。须臾具饭，馔以四簋，切猪肉作丝，蒸鸡卵作饼，余则蔬菜，其味悉如人间。饭饱之后，一无所事，既无公牍披阅，亦无吏胥禀白。视其印文，曰"八达岭分司之印"，印虽在匣，从不启用。两餐之后，解衣就枕，甫合眼，蘧然觉矣，则仍在宣化郡斋也。是日仍病卧如常，及夜而卧，则又在彼矣，情景一如初至时。如是月余，汪颇厌苦之，乃语二仆曰："吾不欲来此，得乎？"仆曰："当问之吏胥。"已而来，言曰："官既不欲，即

亦不强。"出药二丸授之，曰："服之，则不来矣。"乃吞之，忽如梦醒，自是遂不复至，而病亦从此若失。后汪以巡检需次直隶，尝奉使至宣化，过八达岭，有旋风起于车前，疑其故吏犹来迎候也。越数年，又过之，则无复斯异，盖日久浸疏矣。

绍兴有孙氏妇，嫠也，年且五十矣。与比邻徐叟通，生一子，不忍弃。而妇有女已嫁，亦早寡无子，乃使女子之。女甚喜，托言得之育婴堂者，抚之如所出。子五岁不能言，而性甚悍。年浸长，恒操刀与母斗，女患之。其母适至，女以告。时女之夫族有在坐者，曰："此儿本非己出，又悍无人理，养虎畜狼，甚无谓也，不如逐之。"母素爱此儿，不信女言，龂龂与辩。儿忽大声谓女曰："我本尔弟也，何得子我？"母女皆失色。族人以其素不能言，亦甚骇异，细诘之，则复不语矣。知其有异，亦不穷究。于是复留数年，年益长，性益暴，而是时其母已与徐叟合而同居，若夫妇矣。女之夫族竟以此儿归之二老，二老亦受之不辞。儿归徐，遂能言，与常儿无异。今尚为木匠云。

杭州清泰门外有士人徐彭宣者，夜饮醉归。过社庙之前，见庙中灯火辉煌，人语喧哄，异之，人而觇焉。见神坐堂上，吏役环侍，有按籍而呼名者，阶下鹄立之人闻呼则应，各受一卷，鱼贯而入。视其人多相识者，欲穷其异，因亦阑入其内，见诸人列坐东西。俄有人荷一牌自堂而下，牌上大书"自写履历"四字。诸人见之，皆蹙頞相顾，曰："难，难！"有顿足摇头口张而不能噏者。徐意此最易事，何足为难。遥望堂西偏有一人，乃其兄也，执笔而手战，欲书又止者屡矣，啃曰："岂吾兄善忘至此欤？"欲往语之，而逻者将至，惧为所见，乃循墙行。至一处，署曰"受卷所"。中一人据案坐，则其亡友曹某也。曹见徐，惊曰："子何来此？为逻者所见奈何？速匿此！"徐人，因问其故。曹曰："所谓自写履历者，使其人将生平行事，为善为恶，一一自书。若无所讳饰，是尚自知其过，犹可姑容，冀其悛改。小有不实不尽，则转送冥司科罪，不能生还矣。"已而缴卷者纷集，略一展卷，率多恶而少善。徐思其兄素号端人，必无遗行。及视其卷，则曾奸一处女，又尝干没人千金之赀，皆平素所未知者。未几门启，诸人皆出，曹急麾徐出，曰："及此不出，即不能出矣。"徐趋出，履阈而仆，则身卧庙庑，东方白矣。归省其兄，则夜间寒热大作，昏不知人，黎明汗出始愈。因询以冥中事，兄茫然不知也。微以所见隐事叩之，兄大骇曰："此十许年来未尝告人者，弟何处得之？"乃以社庙所见告，因同至庙中，立誓忏悔。今其兄年五十余尚在，或神许其改过欤！

王君半怡，乃余门下士王梦薇廷鼎之祖也。尝乘舟经太湖之筲箕溇，风雷交作，黑云四合，有五龙斗于湖中，忽远忽近。俄去船不及半里，湖水沸腾，船随风而上者数丈，一落则水及于艢，舟子惊号，不知所措。王君虽恐，犹谓死生有命，手据船舷以观其变。俄复有一龙至，满身鳞甲，灿若黄金，盘旋五龙之间，摆颔张鳞，夭矫腾跃。其时风雷益怒，湖水皆立，五龙皆不能敌。有一龙向东南而遁，捷于箭筈，王君之舟为其所摄，竟与俱去。约二十余里，至钱家溇一古墓前，龙触宰树而堕。舟亦堕地，头舻尾舳无不毁坏，同舟五人幸无伤失。龙仰卧墓上，鼻隆隆作声，若甚惫者。大雨旋至，龙展转良久，奋身一跃，复冉冉腾空而去。时已昏暮，五人者与舟子努力前行，遇男妇十数人，面目不可辨。问以途，曰："前有陆家社，吾等皆社中人也，可从吾投之。"因尾之行。行五里许，果见一村落，及入村，男妇十数人一时不见。道旁有一庙，叩门而人，告以所苦，僧止之宿，且告曰："君等堕舟处，即此村中陆氏之祖墓也。"王君私语同人："顷所遇必陆墓之鬼，不然，此十数男妇何故于黑夜中冒风雨而行乎？"天明出庙，见有十余人荷畚揭过门前，问之，皆陆氏子孙也。昨夜人定后，闻叩门甚急，启视无有。及寝，又梦其先人语之曰："墓域为龙所毁，宜急修理。"故今往修墓也。王君语人曰："吾言信矣！"

杭州陈香墅，四十无子。忽梦至一处，绿阴中有巨宅焉，四面皆楼，碧窗朱槛，绣幕低垂。少艾者列坐其中，脸檀眉黛，绮组缤纷，疑是青楼，徘徊不能去。突有十数人麇至楼下，或执秉秆焉，或执编菅焉，中一人持炬火指挥，使众爇之。一时火烈具举，焱焱炎炎，诸女号哭，有堕楼者。陈视其人，则同学友周子槿也。急叱之曰："君何得燔人之屋？"力夺其炬，复挥众使退，于是火熄，楼中人哭声亦止，而陈顿觉，不解所谓。次日走访周，欲告以梦。至则周适因斋前榴树上有大蜂窠，偶为所螫，命家僮以火攻之，陈悟所梦即此也。乃以梦告，止勿火。是夜，陈复梦数十女子拜于前，曰："君全吾族，德莫大焉。君善人，必有后矣！"陈五十岁后果得三子。

钱唐朱振甫，居十五奎巷。光绪己卯夏，独坐楼上，忽风雨骤至。朱起闭窗，为暴雷摄去，家人无知者。雨霁登楼，失朱所在，见窗櫺有火灼痕，遗一履于窗下，举家惶惑大索。至楼后隙地，见朱已死，胸次尚温，面目焦黑。所衣白布短衫，苍黑成纹，似字非字，似画非画，皆莫之识。扶至床上，夜半而苏，问雷摄后如何情状，不能言也。适其家有病疟者，寒热交作之时，偶以衫覆之，病若失，遂异而藏之。自后病疟及疫疠，或为鬼魅所祟，得此衫，无不立愈，踵门来借者无虚日，有余杭某氏女祟于狐，因借衫去，甫入门，家人即见一物大如犬，自窦逃出。女在床中闻硫磺气，神识顿清，狐亦绝迹。于是朱之雷衫，益加宝贵。庚辰夏，三圣桥有许姓者，其子忽得异疾，白昼言动如常，入夜则肤冷如冰，始而寒战，继以谵语。其语率操北音，索酒食，索衣服玩好。不与，则詈骂其父母，甚且殴击；如命以进，则亦惟毁坏之而已。每自言吾家世大富贵，宫室如何华美，服物如何珍异，又曰："某达官，吾门下也；某富翁，吾奴隶也。"如是者哓哓达旦，天明乃已。问之，则云："每至黄昏，即有一人面团而脰短，手持冷水一盂，泼我头上，遂昏然罔觉。凡所云云，皆不知也。"家人不堪其扰，拟借朱衫以驱之。则大骂曰："吾乃天帝所使，风伯雨师

且听我指挥,区区雷烬之余,焉能吓我邪?”捽其母之发而殴之,众为跪求,始释。次夕,有所亲不谋于其家,衷朱衫而至。病者忽大喜,曰:“今夕得免矣。”问何故,曰:“此鬼缩小仅尺许,匿东北隅,股弁不止。且闻硫磺气甚烈,岂室中有朱家雷衫乎?”其所亲即出此衫,周麾于室,病者曰:“鬼已入溺器中而没矣。”自是遂愈。

钱唐伊生,娶妻杨氏。光绪己卯乡试之前,妻忽得疾,百治不瘳。一日,作江西人口音曰:“予自江西奉真人府文牒,来浙江办闱差,与汝有缘,故寄居于此。饥矣,速为具食。”家人知其狐也,置瓜果焉。即剖一大西瓜,食之而尽,又食他果亦尽,仍索饭。饭至,尽数器。问之,则曰:“下咽即消,不觉其多也。”家人患之,而无如何。亦时见其形,一少年妇也。习见之,亦不为怪。时学使者方录送遗才,伊患不取,问于妻,妻曰:“必取,但不高耳。”已而果然。伊又问:“场中题目,可预知乎?”曰:“不能。”再三问,则曰:“君无忧焉,吾亦当入闱,必来相助。”及入闱,无他异,但文机颇不蹇涩。既出,责其不助,曰:“已助君矣。”问中式否,曰:“恐未必也。”有虞、李二生,伊之友也,以闱中文质之。曰:“虞君,文中之豪;李君,文中之禅也。”问中否,谢不知。及榜发,皆不售。伊以告,妻曰:“余早知之矣。”榜后踪迹稍疏,至第三日辞去。从此遂绝,而妻病亦瘳。

李钦,字又安,四川新都县学生,与同学二人赁屋村中,习举子业。夜闻几案有声,以为鼠也,晨起视之,书籍笔砚,皆有移动之迹,每夜皆然。疑有鬼物为祟,召巫禳之。巫置锣鼓于地,俄而自鸣;巫又削桃为杙,植于地上,俄自拔起,击巫之头。巫无如何,竟逃去,遂不复禳。一夕,闻有磨墨声,李大言曰:“尔既磨墨,必能作字,尔究何怪?盍书以告我。”明日,视案上大书“土阜中也”四字。至夕,众乃祝之曰:“尔既为土地之神,庙在何处?”书云:“在某处吾土地。”如言发之,果得一神象。众乃集赀为建小庙,安神像于其中。已而案上仍有声,众曰:“神必与我等有缘,能吟诗乎?”及旦,果于案上得诗二章,颇秀丽可喜。乃和其诗,写而焚之,自是日有酬唱之作。众曰:“虽见翰墨,未接言谈,能与吾辈共语乎?”室中忽有声曰:“可,然须灭烛。”于是夜间欲与神语,辄灭烛。神雅善谈论,经史异同,文章得失,下而医卜星相,江湖术士之学,无不通晓。兼之劝善规过,言近指远,众皆叹服,以为益友。远近闻风,暮夜咸集。有问疑事者,有乞书画者,皆如愿而去。如是年余,众曰:“吾辈可谓神交矣,然不睹风采,终为恨事,能使一见乎?”曰:“然烛即见。”乃然烛,而三人者所见各异:一为中年人,胜国衣冠;一为老年人,服本朝一品之服;一为少年人,巾服如明代诸生。一见之后,其象即灭,仍灭烛而与谈。众又曰:“既见风采,益深敬慕,君居何处?可许一往乎?”曰:“可。”遂与定期。及期,诸人就寝,梦步出村中,行半日许,便非复蜀中山水,观其风景,如在燕赵之郊。乘车而行,薄暮始到。朱门洞开,绿阴币地,广庭之内鹤舞猿吟。有老翁延客入,款接殷勤,陈设富丽。次日,又张筵以宴之,佐以音乐,席上果品,皆北产也。老翁各取数枚以赠,置怀袖中。又次日,仍循原路而归,至所居始觉,以为一梦历三日矣。问之家僮,不过是日晨起稍晏耳,怀中之果累累皆在,境虽幻而物则真,咸异之。然自此神竟不复至。李晚年以医游公卿间,颇有声,为人言其事甚详,此其大略耳。或曰土地之神,必不如是,殆狐魅托为之,理或然也。

日本国人,多嗜食鳗。然虽嗜之,又甚畏之,曰:“是有灵异,能为祟。”故不敢自杀。凡启酒肆者,必多畜鳗,以供人之求,代之操刀焉。尝有醉客三四人,夜款酒家之门,时已三更,肆中人皆睡矣。客从门外问曰:“有鳗也无?”所畜之鳗于水中同声答曰:“无。”主人大惊。至天明,尽纵其所畜之鳗,即日改业。又一酒肆善烹鳖,享其利有年矣。所生子女手足皆短小,不满三寸,厥形如鳖,彼中人皆云杀生之报也。又有鬻豆腐者,其主妇憎一狗,沃以沸汤,狗体糜烂,叫号三日而死。时妇已孕,及期生一女,自右额至右耳生黑毛长五六分,剃之复生。今已嫁矣,毛则如故。人多见之者,与狗毛无异。

荭村翁,日本人,谈者失言其姓名,不能知也。有一奴,性刚暴,曾于竹林中得一野鸡之卵,拾归煮食之。夜分闻奴号叫之声,翁以为中其毒,往视之,则有一蛇长六七尺,盘绕膺背间,奴力解不能脱,乃以刀断之。天明复煮食其蛇,后竟无他。世传蛇雉相交,是生蛟。疑此卵雉母而蛇父,故蛇来求其子也。

日本有老妪,畜一猫,甚爱之。而猫极馋,邻池所畜之鱼,为其窃食无算。邻以妪所爱,忍弗言。一日妪携猫至佛寺,寺有武夫寓焉。方招客会饮,酒肴已陈,以客未集,故未就坐。猫登筵大嚼,杯盘狼藉,武夫怒甚,拔刀杀之。妪闻猫死,走来抱猫而哭,忽中风疾,手足痿痹,寺僧送之归。妪自此日夜号叫,近听之,尚如人语;远听之,俨如猫鸣,三日亦死。

日本有鬻蔬果者,夏日梨熟,晨起至园中采之。有一蛇盘绕梨树,逐之不去,乃取巨石击之,中其头,立死。及还至家,其长女呼曰:“有数蛇追逐我甚急!”然其身畔实无一蛇,知所杀者为祟。乃招佛会之友,环而诵佛号,使女坐其中。良久,蛇果不见。众方欲散,而次女又啼呼如长女,复环而诵焉,次女曰:“蛇已去矣。”而三女复然,因诵佛如初,蛇乃绝迹,遂无他异。按所谓佛会者,中国多有之,聚男妇数十人同声念佛,竟日而罢,不谓彼中亦有此风也。

日本人多食河豚而死者。俗云中河豚毒者,埋土中一昼夜必活,然未之验也。有一渔师,食河豚而死。其家极贫,邻里之人醵钱买薄棺敛之,舁而置之郊外厝屋。厝屋者,为小屋于旷野,赁于人以停棺。吾浙杭州城外多有之,谓之攒基,即此类也。夜半死者忽苏,而身已在棺中,幸棺甚薄,力掀其盖以出。闻户外人声喧杂,窥之,则数人席地而博,思借灯火归家,乃启户而出。博徒见之以为鬼也,大骇,四散而走。所遗银钱之类,狼藉地上,不暇收拾,渔师尽怀之以归。

日本有嫠妇,甚贫,节衣缩食垂三十年,积银四十余两。人或假其银三十五两,行贾于外。俄而妇死,妇故有一女,鬻于人为婢。妇死之夜,其女梦母来告之曰:“我已死矣,有银四十余两。除某人所假外,尚存十余两在床下,汝宜速往取之,毋落人手。”女惊哭而寤,即还母家,果于床下得银如数,而假银者在数百里外,亦梦妇来言曰:“我已死矣,所假之银必归之吾女,勿与他人!”寤而访之,知妇果死,不敢负,归所假银于其女。

日本西京有所谓平野巫者,皆妇女为之。各有一木匣,方一尺许,从不启以示人,不知其中何物也,能招死者之魂,与生人问答。尝有乡间一女子,与邻舍少年通,生一子。父母耻之,蓄其子而鬻女于西京仕宦家为婢。居无何,女死,父母如西京取其丧。检箱中少一衣,疑为人所廋,又以女死不及面诀,亦殊念之。乃谒巫者,请招其魂。巫焚香烛,祈于神,倚匣若睡。久之为女语,谢其父母。问衣所在,曰:“此在家中某箱内,固未携来也。”又曰:“吾儿肾囊,不必医治,十三岁自愈。”盖其子贤囊大如瓠,后至十三岁,果缩小如常;衣亦果在某箱内,悉如巫言。

日本某氏妇,因病而死,半夜忽蹶然而起,步向后房。众大惊,疑其复生,或曰:“是尸变也。”皆从其后,以观其异。妇至后房,抱一箧而倒。抚之,其体如冰,候其口鼻,了无出入之气,未尝生也。发其箧,亦初无珍异之物,惟有书一函。读之,乃知妇生前曾与一人有私,此书即所欢者诒之。妇虽死而一灵不昧,尚念此书在箧中必为人见,欲自毁之,而力已不能,适以自发其覆,可哀亦可笑矣。

日本有小村聚名曰长泽,有渠水贯其中,水极清,而深不过五六寸。村人某夜行,闻渠中有人言笑,以烛烛之,则其邻叟也,不解衣而浴,曰:“快哉快哉,惜水太冷,宜益以热水。”知其遇鬼,扶之归家,始如梦觉。问其故,曰:“有人邀我饮于酒肆,饮毕复邀我浴于浴堂,甚觉畅适,稍嫌水冷耳。”

日本有一处,松树成林,广袤可二里许。吟风啸雨,不见天日,旷无人居,亦无稻田蔬圃,遂为狐魅所聚处。曾有人过其处,见一狐出自草间,采野花插头上,拾落叶化为衣,被之而行,宛然一好女子也。其人从之行,见此女入市,出钱买物,因从后呼曰:“此非人,乃狐也,勿为所惑。”俄有人击其背甚痛,女子即不见,市人视其钱,乃树叶耳。又有农夫入市,买鱼、肉诸食物,盛以竹筐,携之而归。过此松林,见有两人断断争论,问之,曰:“吾两人拾得银券,分之不可,故相争耳。”农夫曰:“何不易钱而分之?”两人曰:“吾侪未尝入市,未知何处可以易钱?请君携此券入市,易钱而归,当分而为三,吾两人与君各得其一。”农夫大喜,乃置筐于地,曰:“我入市易钱,君等为我守此。此地多狐魅,勿为所窃也。”两人曰:“诺。”农入市,以券示人,则一枯叶也。大惊,即走还原所,筐中之物已空,两人者俱不见。张皇四顾,杳无人迹。

日本国神佛之庙,皆有灵牌。其制以纸为之,大者六七寸,小者三四寸,上书某神某菩萨名号。国人咸佩带之,谓可以备不虞,名曰:“守护札。”当我朝同治六七年间,其国中一日大风,有物漫空而下,如雪花之飞舞,及坠地视之,则皆灵牌也。又有铜石佛像及金银铜钱,亦杂其中而下。其钱皆在花木之上,人家花盆中亦往往得之,黏著枝叶,摇之不落。一时举国若狂,人家皆构神坛,结神会,男服女服,女服男服,鸣钲击鼓,走于通衢,呼曰:“岂不好乎!岂不好乎!”老少奔波,填衢溢郭,如是久之始息。又有人家子弟,或五日或十日不归其家。归而问之,则曰:“有僧招之去,从某山,过某山,至某山。”率皆高山峻岭,其所至之某山,则必素有神庙者也。计其程,则一日必行千余里,盖飞行于空中也。俗云此天狗所为。天狗者,彼中相传多在深山穷谷,古神佛之灵场。其形如人,衣僧衣,执羽扇,鼻准高七八寸,背有翅。又有所谓木叶天狗者,觜如鸟,手足皆四爪,背亦有翅,如中国所传雷神之形。赏善罚恶,其所司也。审尔则是神矣,不知何以呼为天狗,而是时且为人祟,又不知其何理也。彼国倘有《五行志》,此等事在所必载矣。

《史记·天官书》云:海旁蜃气象楼台。日本国越中州有鱼津港,港中往往见此象,每当天色朦胧,忽然而见。其色如淡墨,横亘空中,始止一层,须臾又见一层,或二三层,城郭楼台,望之了了。亦有车马驰骋,其中人物悉具,瞬息变幻,千态万状。然必无风乃可,有风即灭矣。其地两山环合,海气凝聚,故成此象。若外洋,则未有见之者。余前记翁君广平观海市事,兹闻日本人言蜃楼,故又记之。借不及翁君所记之详也。

日本国筑前州海中,每有火,俗呼之为不知火。余谓此不足异,《海赋》所谓“阴火潜然”者也。又其国敦贺港中,每岁除之夜,必有神火,浮于海面者三。其光流走,倏炝不定,往来甚速,至丙夜则尤盛,土人谓之龙灯。每岁皆然,不增不减。此则可异矣。以上日本诸事,皆本其国人吉堂所录。吉堂姓东海氏,名复,在海外曾读余所著书。及至中国,知余有《右台仙馆笔记》之作,录此十数事,托余门下士王梦薇转达于余,因粗加润色而存之。余诗所云“旧闻都向毫端写,异事兼从海外求”,洵不虚矣。

《夷坚志》云:平江市人周翁,疟疾不止,尝闻人说疟有鬼,可出他处躲避:是宋时已有躲疟之说。光绪庚辰初冬,余在右台山馆,从者余德病疟,间日一作。三作之后,又届当疟之日。余德黎明即起,采桃叶七瓣,置诸发际,望东三揖,即趋出。走苏堤第一桥,而至净慈寺,遂游雷峰塔内。将发际桃叶取出,摘草束之,置诸地,祝曰:“尔曹居此,我去矣。”祝已,径入城中,买酒饭,饮食醉饱,薄暮而归,疟果不作,是竟被躲过矣。然气血壮盛者,方可用此法,否则,未有不增剧者也(《玉篇》:躲,丁果切,身也。不知何以有躲避之义)。

余四岁时,自德清南埭旧居,迁临平之史家埭,赁戴氏楼屋三间以居。其东厢楼版下横木截断其一,又以小方纸书“救”字倒黏壁上,不知谁为之,亦莫知所自

始。余家居此凡十二年，一无怪异。惟有孙氏子来，其人甫逾十龄，有羸疾，坐室中，见有一妇人自东厢徐行至后屋，衣蓝布衫，黑布裙。孙问："此何人？"时太夫人与同坐，不见也。孙固言之，太夫人往视，杳无所见，笑曰："汝眼花耳。"孙逾年即卒，殆衰征欤！

余外家姚氏，居临平之枣山港，听事□楹东西有厢。太夫人尝于夜分从西厢至东厢，一小婢执烛以先。见听事栏杆上有一妇人凭而玩月，太夫人问何人，不应，近之不见。乃与执烛之婢同索之，听事虚无一人。其时内室之门皆阖，亦不能他去，疑其鬼也。余内子姚夫人，生平见鬼尤多。其仲姊适戴氏，戴氏居湖州，夫人往省之，时甫十余龄，未嫁也。一夕，见屏后一人行走，衣声綷縩，听之了了。视其面貌，则其仲姊之兄公也，殁数年矣，从容登楼而去。夫人自言："所见之鬼，未有如此亲切者。"后余家僦居临平乾河沿陈氏之屋，夫人于此屋恒有所见，不为余言。至同治壬戌岁，余家附火轮船北行，至天津避寇。夫人见舟中高处有鬼无数，或坐或卧，意鬼亦附海舶北行避寇欤！余《百哀》诗有云："海舶飘零赋北征，未劳魑魅便逢迎。如何眼底分明见，人鬼居然共此行。"纪其事也。及吴中春在堂成，迁入居之，语余曰："此屋平安，吾无所见。"余尝与门下士冯梦香孝廉言之，且云："内人秉质素弱，此即其衰征也。"冯曰："不然，鬼本在天地之间，与人并行而不悖。人苟秉气至清，眸子了然，则自足以见之。其前之有所见也，非衰也，乃其盛也；后之无所见也，非盛也，正其衰也。"梦香之言如此，或亦一理乎？余神识早衰，近益昏眊，虽视人之须眉且不甚了，宜其不足以见鬼矣。

余兄子祖绥，字履卿，先兄福宁君少子也。光绪丙子岁举于乡，距先大夫于嘉庆丙子登贤书，适花甲一周，亦科名嘉话也。出榜前一日，内子姚夫人于吴下春在堂梦先大夫自外至，七品冠服，如生时。内子迎问之，曰："吾将谢恩，向汝姑借朝珠耳。"其时太夫人犹在堂也，内子寤，喜曰："履卿中矣。"余《百哀》篇有云："阿买聪明素所怜，秋风喜赋《鹿鸣》篇。先君入梦分明甚，来借牟尼一串圆。"纪其事也。先大夫易箦时，以七品冠服敛，无朝珠，今借珠于太夫人。七品而挂朝珠，或仍用樾翰林封典乎？是时先大夫已受二品封，岂仍以翰林为重欤？

道光戊申年，余时馆于休宁汪村。是年秋冬间，附近数十里中，每夜有鬼哭声，无人不闻之，然余竟未尝闻也。生平于鬼，不闻其声，不见其形。惟咸丰庚申年，避兵至上虞舅氏。姚平泉先生为上虞校官，新捐馆舍，其家犹居署中，止余宿于花厅。至三更时，睡眼朦胧，见一妇人趋而过。夜深安得有此，或是鬼欤？光绪己卯年，内子姚夫人卒，余感念不已，冀有所见，而竟杳然，虽每夕必梦，然止是《周礼》所谓思梦耳，非果其魂魄之入梦也。庚辰岁，余独宿右台仙馆中，夜不成寐，力行余所谓枕上三字诀（见《俞楼杂纂》）。甫欲交睫，辄为一蚊所扰，余甚苦之。念近来饮食减少，精神衰茶，惟恃夜枕尚安，故尚可支持，若今夕不寐，明日必大委顿矣。俄而蚊又集于面，余正无如何，蚊忽嘤然一鸣，若被人击者，从此寂然。余叹曰："夫人有灵，为我扑杀此蚊矣。"

余家于咸丰戊午、己未间，赁居吴下石琢堂先生之城南老屋。屋有五柳园，颇具泉石之胜。园西南隅有小楼三间，或言有狐居之，然余辈时往来其上，无所见也。时蓄一小犬，毛长被地，尾短足庳，形状可喜，性又灵警，闻呼即至，姚夫人极爱之。一夕忽失犬，大索不获。疑自大门逸出，咎阍者失于伺察，阍者力言未见其出。次日清晨，园门甫启，犬即跃出，盖在园中也。然是夜实于园中遍索之，何未之见欤？疑为狐所匿，殆知人爱此犬，聊与为戏耳。庚申之乱，余举家出奔，每一人登舆，犬必送至舆前，夫人犹命守屋者善视之。及城陷，犬与守屋者俱死。余后与吾兄福宁君言之，且曰："是皆死于其职者也。"福宁君笑曰："然则宜有恤典。"余曰："有之。余有《忆旧游词》，后半阕云：'金阊更回首，只蔓草荒烟，碎瓦颓墙。碧血埋何处？叹苍头黄耳，都化磷光。'所以褒赠之者至矣。"

仁和临平镇有永平庵。道光某年，忽传庵中地下硿硿有声，一时人皆往看，市廛为空。或曰其中有宝物，或曰是将出蛟。余时年尚幼，闻之惴惴焉。一两月后，往看者日少，人言亦稍息，后无他异。然究莫明其故，不知向来如此，至是始为人觉邪？抑向不如是，而是年忽有声也？有议掘而穷其异者，然皆畏之，莫敢发也。至癸卯乡试之年，余读书庵中，问之于僧，僧导至此室中。室乃泥地，既无砖石，亦无木版，以足蹋之，厥声隆隆，如挝大鼓，疑其下必空也。兵燹之后，此庵已鞠为茂草，想瓦砾之中足音久绝，亦不能更发此声矣。

郎沛昌，仁和之临平镇人。家居，忽得无名氏一书，言："临平山之麓，景星观之后，有石如虾蟆形。其下有藏银无数，非君手开，不能得。可于某日某时，亲至其地，发而取之。"郎以为谰语，不信也。越日，又有人叩门，送一书至，所言与前同。视其人不之识，问何处得此书，曰："途遇一人，托我寄君，不知所自来也。"匆匆辞去。于是所识者咸谓郎曰："既有此异，试一往何伤乎？"郎从其言，届期荷锸而去，至其地，扣之，果得银甚多。而郎未携筐筥之属，无以盛之，乃掩以土，而至山下人家借得一畚，负之上山。遇数人似薪采者，各荷一篰以下，亦未及审视。及至所发之处，则已空矣。乃悟前数人所负者，即是也。郎发之而不能得之，然不经郎手，则不能发此，数人者必知其故。其两次致书，即是数人为之也，莫测其为何理矣。

杭州贡院之后，有鸭儿五圣庙。其旁有一破石臼，庙僧弃薪蒸余烬于此，间或宿火于中，以供人昏暮之求。附近居者咸便之。虽雨雪之日，未尝绝火，亦莫知其所自来，皆以为庙僧置之而已。有毛翁者，其家相距不远，旦夕经由其地，必就之吃烟，日以为常。一日忽失臼，乃共异之。庙僧因曰："是臼本可异。吾宿火其中，亦偶尔耳，或三五日一置之，或七八日一置之，何以

终岁不断乎?"于是共疑此臼为宝物,然莫可踪迹矣。毛翁之子曰永孝,字葆园,为余言之。葆园幼时,犹见此臼也。

同治元年,余在天津,忽喧传乡间有母杀其子女者。云其母嫠也,私于人,惧为子女所觉,谋杀之以灭口。其子甫十岁,读书村塾,微闻其谋。日加午,塾师纵诸徒归就食,是子惧不敢归。师不悟其意,谓其年幼独行,或有所畏,亲送之至其家。已而诸童食毕咸集,此子不来,师往其家问之,则已与两姊俱死矣。大惊问故。母言语支离,师迫而验之,则皆扼吭而死,形迹显然,乃闻于官。官鞫得实,怒其淫毒,械奸夫奸妇而徇于市。余适呼刀镊之工为余栉发,问:"此事信乎?"曰:"信。""汝见之乎?"曰:"见之。此妇长身白皙,然目大而颧高,固非良妇也。"次日有同乡孙君自县署来,余因详询其颠末。孙曰:"安有此事?昨日县令以公事下乡,至今未返。县中寂无一事,安有此邪?"余不觉为之失笑。东坡云:"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此事余虽未目见,实已耳闻,且所闻之人自云目见,言之凿凿,当不妄矣;而竟属子虚乌有。市虎成于三人,天下事大率类此。

卷十三

彭雪琴侍郎生于嘉庆二十年十有二月。其时风雪严寒,母王太夫人临蓐四日不产,濒危矣。忽有大风发窗外,室户自辟,灯烛俱灭,人皆惊仆,太夫人亦晕绝于床。俄而侍郎生,太夫人移时乃苏,曰:"顷见一伟丈夫,面黑色,偻而入,高与楼屋齐。吾悸甚,几丧魂魄。"其事见侍郎所自撰《王太夫人行略》。余戏谓:"史传所载,有黑面仆射,有黑王相公,君夙世为谁欤?"侍郎曰:"不然,此黑丈夫必卫我者。我前生是一女子,君如不信,视吾耳犹有穿痕。"然余视之亦殊无所见,不知侍郎此言何据也。

安徽乡间有陈氏孀妇,以夫弟逼嫁,雉经而死,诡言病死,无发其事者。时衡阳彭鹤皋先生方为其地巡检司,即雪琴侍郎之先德也,适以事至郡中。侍郎母王太夫人独居廨舍,一夕忽闻有妇女呼号之声,如曰冤苦,初不为意,而累夕皆然。有乳媪杨微闻陈事,曰:"得无陈氏妇乎?"太夫人祝曰:"诚是也,宜三呼。"果闻呼声三,已而风飕飕,从木末过,遂寂。先生归,太夫人白之,密访得实,闻之上官,论如律。此亦见侍郎所为《行略》中。惟先生始官怀宁三桥镇巡检,后调合肥梁园镇巡检,此事不言地名,不知为何地也。

江西鄱阳县民叶佐恩,娶同县徐姓寡妇陈氏为妻,生一子,曰福来。佐恩死,遗腹又生一子,曰福得。陈氏不能守,赘同县严磨生为婿。磨生与陈氏居叶氏者五年,始偕妻挈其前夫之二子以归。叶佐恩所遗田二亩,归严磨生耕种,以养其二子。屡荒于水,衣食不赡,而福来亦已九岁矣。乃送至坑下村徐茂拐子家,使学习裁缝,每年与钱三千四百。未几,又送福得至坑下刘光裕家,为之牧牛。其地距严氏所居曰车门湖者四十里。光绪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磨生至坑下村接福来、福得回家度岁。二十六日晨起,蓐食而行,福来负蓝布袋,内盛洋钱一、铜钱千;福得负白布袋,盛米数升。行至勘上亭遇雨,而磨生又发痰病,乃于亭中少息,适遇雷细毛者担两箩而至。雷亦坑下刘氏之佣,自刘氏归其家,其所居与严相近也。磨生曰:"我病不能兴,当使二子从君先行,我小愈即至。"乃以钱米并置雷之箩内,雷与二子俱行。至鸳鸯岭,语二子曰:"我与若至此分路,若可坐此,待尔翁偕归,我去矣。"反其钱米于二子而归。而磨生犹卧亭中,久之病愈,雨止,天亦薄暮,乃走间道径归其家,已逮乙夜矣。问其妻,知二子未至。次日使严复仂走问雷细毛,知在鸳鸯岭相失,求之鸳鸯岭左右,无有也。上湾林有欧阳六毛者,言于二十七日遇二稚子问途,约略指示之,然问途之后亦不知所之。又有汪同兴者,启布肆于路旁,言二十七日,有二稚子因饥饿向汪索食,汪饭之而去。问饭毕焉往,不知也。问有见者无,曰:"有欧阳发仂者适在肆中,二子出亦出,或当见之。"二十八日,乃始得二子之尸于陈公坂,福来伤于腮,伤于耳,伤于咽喉;福得并伤于肾。钱米俱在,无所失。陈公坂距车门湖二里而近,莫知为谁所杀。或曰欧阳发仂也,或又曰欧阳丝林也。于是严磨生乃以欧阳发仂、欧阳丝林杀其二子控于官。而叶氏之族则曰:"是严磨生利其故父所遗之田,而自杀之也。"亦控于官,讼久不决。光绪四年,余亲家翁彭雪琴侍郎巡江至饶,严、叶皆具牒诉于行辕,发饶州府讯之。六年夏,侍郎至江西省垣,中丞以下咸迎候于滕王阁。而严磨生之妻陈氏,又以前事诉,前马者斥之,则自投于江。侍郎急命拯之起,受其牍,言于中丞。而豫章诸大吏久知其事,咸疑严磨生实杀二子,谓二子年幼,必无仇杀者;若利其有,则何以钱米俱在?是其继父杀之无疑也。故当侍郎未至之先,已命移其狱至省中治之。而鄱阳令汪君以诚者,贤令也,初下车,叹曰:"境有此狱,而卒不得杀人者主名,上为大府忧,焉用县令为?"时案中人证咸羁管县中,汪君密使侦者于诸人一举一动一语一言,随时伺察。至是年五月,民间传言彭侍郎巡江且至,将亲临郡城审断冤狱,而欧阳发仂闻之,即自疑,频向丁役探问消息。是月十六日,侍郎至。先是,有浮梁沈可发,私刻木印,伪造执照,自称曾在侍郎营中;侍郎提审得实,即以军法斩之。而欧阳发仂愈惧,其夜梦中呓语,连称不好者再。汪君得其状,知杀人者必欧阳发仂矣。乃于密室供城隍神之位而祷焉。夜梦至一处,闻尸臭而不见尸,有一人以身覆之,视之欧阳发仂也。及旦,躬率诸囚诣神庙而讯之,谓欧阳发仂曰:"尔实杀人,神已告我矣。"发仂虽不即承,而神色大变。越日,又讯于城隍庙,诸囚皆号哭,求神明昭雪,欧阳发仂无一言。夜将半,则大呼曰:"吾不敢欺神明,请吐实。"盖鸳鸯岭距车门湖尚三十余里。二十六日之夜,二子宿于鸳鸯岭之社庙中,明日前行,遇欧阳六毛

而问途焉。又前行,饭于汪同兴布肆。而欧阳发仂见其幼稚可欺,欲诱至他处而卖之,乃追及之,而与之同行,且请为导。导至己家,宿之墙外土室中,虽其家人无知者。二十八日平明,复招之偕行,行至陈公坂,则离车门湖近矣。福来已识之,登山而望见其村,不肯与欧阳发仂偕。欧阳发仂强挽之,则大骂,乃痛殴其头面,又扼其吭而死。福得走且呼,曰:"杀吾兄矣!"蹴以足,伤其肾,亦杀之。发青白二布袋,见钱与米,弃之地不取,盖恐以此为人所踪迹也。汪君鞫得实,即驰白侍郎,侍郎时在焦山自然庵,读之狂喜。手批其牍,有云:"数年郁结,为之顿释。望空遥拜,为两冤魂叩谢贤令君。天下多覆盆,而有司安得如此尽心欤! 又不禁感慨系之。"其年侍郎来吴下,知余有笔记之作,以全案示余,乃录其略如此。

宋大观中,吴兴邵宗益剖蚌,得罗汉像,偏袒右肩,矫首左顾,衣纹毕具(见《天中记》引《艺苑雌黄》,余未见原书)。又宣和中,溧水人俞集于蚌中得观世音像,旁有竹两枝。菩萨相好端严,冠衣璎珞,及竹叶枝干,皆细真珠缀成者(见《夷坚乙志》第十三)。是蚌中见佛菩萨象,记载有之。彭雪琴侍郎于宁波普陀山得蚌壳二,皆有佛像。以其一施焦山自然庵;携其一至苏州,余得见之。佛像凡十有二,左三、右五、中四,分列三行。其像皆如佛寺所塑弥勒佛然,眉目有笑容,手有指,腹有脐,无不酷肖,亦一奇迹也。徐花农庶常曰:"《金刚经》有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之语,是蚌所孕,正可谓之三四五佛矣。"

彭雪琴侍郎幼时读书于衡阳之石鼓书院。有萧满者,少负才气,工为讼牍,然意在扶弱锄强,非挟邓思贤之术以牟利者也。中年以后,乃大悔之,改而习道家言,善敕勒之术,且好扶箕。其扶箕也,必与侍郎俱。萧满止能焚符召仙,而运笔于沙盘作字,则皆侍郎为政。其言乃侍郎自以意为之,然往往曲中问者之意,侍郎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久之其名颇著,有问休咎者,有以病求方者,几无虚日。一县中老吏,以其子妇病求方,侍郎假箕笔作一诗云:"无端恶疾到心头,老米陈茶病即瘳。持赠与君惟二味,会看病起下高楼。"其人翌日来谢,果服老米陈茶而愈。萧满愈自信,侍郎则以为偶中也,如是者不胜记。时衡阳县令金君日声,浙人也。其孙甫三龄,偶病,使医治之,医授以方而去。如方具汤液以进,则其孙正熟睡,金君之妻谓其子妇曰:"儿睡甚安,勿遽进药。"乃使佣媪置之饭甑之上,欲其勿冷也。俄儿醒,命取药,姑妇二人共饮儿,儿啼不欲饮,强灌之,不能尽,视碗底浓厚如膏。金君妻咎其子妇曰:"我固命汝沥取清汁,何乃如是?"其子妇讶曰:"曩已倾竹筵中,尽去其滓,岂犹未尽邪?"然不疑有他也。俄而儿大啼,颜色骤变,手足揎蹩,殆不可堪,疑为药所误。呼前医诘之,医曰:"吾药虽不中,病何遽至此?"取余药审视,惊曰:"是鸦片烟膏也,不可为矣!"时道光中叶,鸦片烟犹未盛行,然官署中已多有之。金之庖人素嗜此,是日适以鸦片烟膏一碗蒸饭甑上,与儿之药碗大小形制相同,媪仓卒误取之也。金大怒,趣召庖人,欲予大杖,金妻曰:"无益也,宜为儿计。"偏召诸医,医至皆束手。或言萧、彭二君善扶箕,能为人求方,乃使使者二人持柬以往。其一人至书院,侍郎固在院中,使者致命。侍郎私计:三岁婴儿而饮鸦片烟膏一大碗,必无幸矣,辞不往。使者固请,侍郎不获已,乃曰:"然则当与萧满偕,今不知其人焉在。"请与使者共求之。侍郎之意以为萧满未必即得,迁延一二时,儿必死,即无事矣。甫出书院大门,而遇萧满,不得不与俱至县署。至则已设香案,陈箕盘,而金君者久具公服鹄立以待矣。略述病状,即请扶箕。萧满焚符如常仪,金君跪拜甚谨,侍郎惶悚无以为计,手扶箕笔,不能成一字,但频作旋转之势。金君请益苦,姑连书"吾至矣",书已,仍作旋转之势。萧满见箕笔与常时异,亦自疑惧,左右顾望,汗出如浆。侍郎愈窘,平日常用之药,皆不能记,忽胸中骤得蓖麻子三字。思蓖麻子固药名,然非常用之药,不可轻投,转展寻思,竟无他品,遂书"蓖麻子"三字于盘中。金又请曰:"既蒙赐药,敢问当用几许?"又大书"一两"二字,侍郎亦不能自主也。金乃命人延二客至便坐小憩,且具食焉。食未竟,金出谢曰:"儿饮药大吐,毒尽出,今无害矣。仙人之赐也,二君之力也。"侍郎与萧满皆大喜,出以语人。有知医者曰:"蓖麻子固能拔毒,然其性烈,与巴豆同用之者,法不得过三钱。今用一两,殆哉!"盖以毒攻毒,少则无济,此殆有鬼神相之也。当此时,侍郎年甫弱冠。光绪庚辰岁,侍郎年六十有六矣。夜过余春在堂,言此事。余曰:"楚语有云,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则明神降之。侍郎固真灵位业中人,萧满亦必生有夙根者也,故二人扶箕,实能感召神明,与江湖术士左道惑众者不同也。"侍郎因言萧满晚年,折节为善,有以讼事相商者,必宛转排解之。其人自言前生为猴精,不知何所见,然其目睛流转不定,并口鼻辅颊亦然,疑其所自来必与人异矣。所谓萧满者,满非其名,盖于兄弟行居末,故谓之满,楚语然也。相呼既熟,其名与字,侍郎转不能记矣。余按吴江沈曰霖《奥西琐记》有土字一则云:"䓠,音近满,谓最少也。"然则字当作䓠,乃《曾文正公集》有《满妹碑志》曰:"吾父生子女九人,妹班在末,家人称之满妹。"其字亦作满,盖取盈满之义。䓠乃俗字,不足据也。

雪琴侍郎又言:一日正在书院中作文,而萧满至,大呼曰:"速助我,不然败矣!"问何事,则其时衡阳县城中有书肆曰集贤者,其主妇为妖所凭,延萧满施敕勒之术,大为所窘,飞一石至,几碎其颅,故欲与侍郎俱往扶箕也。侍郎私念扶箕伪耳,安足驱妖,不欲往。而萧满固强之,乃与俱行,然实非其志也,故行甚迟。路中萧满与言:"此妇居楼上,辄从窗中飞石击人,肆中书籍皆为所毁,其余什物无完者。一月以来,人莫敢往,往辄为所困。"言未已,侍郎大怒曰:"青天白日,而魑魅横行如此,我必往除之。"奔而往,萧满自后呼之曰:"止止,吾尚有言。"问何言,曰:"两人偕往,气稍壮耳。"侍郎愈

怒，曰："吾何畏之有！"径叩书肆之门。门启，突入，主人问姓名，不告，曰："来驱妖耳！"即脱帽露顶，望楼上而呼曰："妖能飞石击人，何不敲吾头？若不能者，吾且登楼，赫汝躯，拉汝干。"楼上竟寂然。侍郎连呼不已，而萧满至，见之喜曰："有胜矣，速登楼。"乃俱登楼。妇在帐中，力持其帐不释，侍郎呼其夫曰："劈之！"帐既启，而妇遽引衾自蒙其头。萧满即取清水一瓯，画符其中，使其夫启衾而灌之。妇饮符水，略不柢梧。萧满曰："饮此，神识当稍清矣，吾侪且扶箕。"侍郎则假箕笔，为处一方，略用丹砂镇心、茯苓安神之品，授其夫曰："以此疗尔妇。"遂与萧满俱出。越日询之，此妇竟愈矣。

光绪七年正月上元夜前后数日，扬州灯市颇盛。自教场街鹅颈湾至犁头街一里有余，高棚广幕，灯明如画，士女嬉游，充街塞陌。有张纲镇人王姓者，全家入市观灯，俄皆失散，惟王翁与其子王大仅存。所失者：老妇一人，年五十四，即王翁之妻也；少妇一人，年二十四，王大妻也；又少妇一人，年二十三；少女三人，长者十七，次者十三，最小者九岁，皆王翁之女；又幼子一人，才八岁，王大之子也。于是王翁父子皆痛哭于路。或曰江湖间有曰洒天花者，善用迷药，欲取人子女，先以药洒同来者，则对面不能见。然后以药洒所欲取者，即惘惘随之去矣。王翁父子曰："是则信矣，吾父子彼时皆头昏目眩，几欲倾跌，必迷药使然也。"王大曰："父请先归，我自营求之，不得，不归矣。"掷杯珓卜于神，请所之，神示以东南行。行数日，至仪征，于江口见一舟，曝衣于竿，则其妻之裙也。往求附舟，一老翁坐船头，操楚音，执不可；许以重赂，翁欲纳之。有少妇在船尾语翁曰："尔不惜死邪？我欲留此身以复仇，必不可！"听其言，似中州人也。翁即麾王大去。王大徘徊江岸，忽有兵船巡江，帆风而至，其中有所识陈姓者在焉。即登舟告以故，乃眠桅以待。薄暮，见有一人入此舟，陈即招集火伴往捕之。其人一跃入水中，舟中惟老翁及少妇。少妇自言黄姓，河南偃师人，亦其人以术取之者，"一家四口皆为所杀，投尸于江，独我在耳。"翁则周姓，湖南茶陵人，老而行乞于市，其人招之至，以奴隶畜之。陈问其人姓名，妇曰："此安徽舒城人。但知姓李，不知其名，年三十八岁。习于水，勇于泅，虽入水不死也。"王大问家属所在，果在舟中，闭置仓下（唐人欧阳詹诗："隔帘微月入中仓。"是古止作仓，今作舱，俗字也），发而出之，皆喑不能言。少妇曰："是饮哑药矣，我始来亦然，饮水则解。"乃饮以水，复能言，挈之同归。兵船中将弁将此船移交仪征县，县官命捕李姓者，后未知得否。

徽人程姓者，启肆于扬州新城之流芳巷。光绪庚辰腊月二十四日，既祀灶，与其徒会饮，皆大醉而罢。有李姓者，酒后至相识某姓肆中闲话，适有人来借钱，券书具矣，而无任者，主人辞焉。李慨然请为任，主人不可，李怒，始而谩骂，继而攘衣露臂，殆将用武，环而观者如堵墙。其旁有候补同知吴君寓，吴君之子闻门外大哗，出而观之。李忽一举手，伤吴辅车，四齿折焉。吴君怒，命里长监守之，质明将送之官。夜半，李酒醒，大惧，以头触壁，流血被面，昏绝于地。众惊救无及，正共劻勷，忽来一老者，曰："毋动，我能治之。"取水一盂，书符其中，楔齿而灌之，李竟复苏，血亦顿止。老者曰："十日不风，即无虞矣。"吴君闻之，使视其子之断齿，老者曰："齿虽断，根犹在，可复生也。其童子欤，百日复故；若丈夫也，一年不入房，亦如故矣。"吴请治之，老者不受谢，惟请释李之罪。吴从其言，纵李去。此老者殆精于祝由之术者与？

天津有所谓姑娘子者，女巫也。乡间妇女有病，辄使治之。巫至，炷香于炉，口嗢嗢不知何语，遂称神降其身，是谓顶神。所顶之神，有曰白老太太者，猬也；有曰黄少奶奶者，鼠狼也；有曰胡姑娘者，狐也；又有蛇、鼠二物。津人合而称之为五家之神。紫竹林有李氏妇得寒疾，巫语之曰："尔名在冥中，已书铜牌，越十日，当书铁牌，则虽神不能为矣。今幸有十日之期，宜速禳之。"病者惟妇言是听，大具牲醴祷焉。一二日间，病似小瘥。巫益自多，乃授以秘方汤丸杂进，其药率由巫配合，所费不赀，而服之无验。病日加剧，巫屡变其方以侥幸，其或中朝补而夕泻，昨热而今寒，不及十日，李氏妇竟死。

湖北樊君希棣，字萼楼，余于第七卷中载其死而复苏事。今又闻萼楼有妾姚氏者，素婉娈，善事其嫡。平日尝言："妇人嫁为人妻，则事舅姑如事父母，礼也。今我为人妾，不敢侵主妇之职，则惟有事主父主母如事父母耳。"以故萼楼夫妇极爱怜之。萼楼仕黔中，以寇盗磐互，寄其帑于蜀，姚亦从焉。俄而病死，萼楼在黔，未知也。一夕见姚冉冉至户外，欲入又不敢入，即于户外报地而拜。视其所衣，袿裳鲜明（四字本《后汉书·皇后纪》。《释名》：妇人上服曰袿。今俗呼妇人上服曰褂，乃俗字也，故借用此语），讶曰："汝何得衣此？"遂无所见。越数日而家书至，姚死矣。其后黔乱粗定，家人自蜀还黔，萼楼语其妻曰："姚死，汝以盛服敛之，非礼也。"妻曰："不然。"萼楼笑曰："汝无我诳！"因历言其簪珥袿裳，妻不能隐，乃曰："吾痛之甚，故稍假之耳，君何从知此？"萼楼告以所见。一弱女子耳，死后一灵不泯，竟能自蜀至黔，亦可异也。

余大儿妇樊之伯父，早卒。其伯母痛甚，以姑年老，惧伤其心，不敢哭，日夜饮泣。泪尽则继以血，久之血亦尽，则有如膏如脂者出眼孔中，两目眵昏，几失明矣。一日，有亲串家为扶箕之戏，而其伯父降焉，言谈如平生时。或问之曰："君既有灵，何不归家，与家人一叙乎？"箕笔书曰："吾生无罪过，死后在冥中微有禄秩，不为冥吏拘束，虽日日归家，亦无不可。所以不归者，归亦无益，徒使家人悲悼耳。"其伯母闻之，使人因其再降而与之言，请必归，自誓勿哭。乃订期焉，且曰："哭则吾即逝矣。"及期，设箕盘于密室中，伺之果至，箕动有声。其伯母在窗外闻之，不觉呜咽，箕笔遂止不动。后屡请不复至，其伯母甚悔，亦无及矣。

蜀人沈君秋飒，与大儿妇母家樊氏有连。同治中，曾为贵州布政使，有疾，使医治之，已愈矣。医曰："百日不洗足，乃可，若洗足，则无救。"而沈君极喜洗足，且其时寝兴饮食咸复其常，不以医言为信，家人力阻之。已将满百日矣，沈欲洗足，家人使人招樊君蓴楼至，与之语，自日昳至于丙夜，乃始辞去，以为夜漏已深，必且就寝矣。而沈命燂汤，家人交口止之，不可，竟洗焉，其明日遂卒。异哉，沈君所患，不知何病，一洗足遂不救，亦可怪矣。医固知之，卒不能从其戒，殆亦命欤？《南史》言：阴子春脚数年一洗，每洗则失财败事。如沈君者，竟以洗足丧其生，视子春更甚矣。

马氏妇，湖南人。其姑病且死，妇泣曰："姑妇二人相依为命，设不可为讳，则新妇茕茕何所依赖，形单影只，亦就死耳！"姑曰："汝勿忧，我死且为鸟，仍与汝居。"已而姑死，果有鸟止于室中不去，时集于其妇之怀，乃日以米饲之。至月余，妇泣而祝曰："姑悯我孤苦，化鸟以卵翼我，甚善！然我心则何安焉？请姑自便。"祝毕，鸟去不复来。余孙妇彭为我言之，马氏妇其亲串也。

傅氏女，亦湖南人，幼从其父宦于中州，父甚爱怜之。年十六而嫁，已就涂矣，父亲送之数十里外。将返，解所衣半臂授之，曰："途中以此御寒。"及既嫁，夫妇甚相得，又柔和善事其舅姑，一家无间言。已而其父死，舅姑秘不以闻。其夫告之，女大恸，舅姑争来慰藉。女曰："蒙舅姑过爱，新妇敢不自爱乎？"乃止不哭。然不数月，竟奄然而死。死后有小婢言："女于密室中县其父所与半臂，向之而拜，拜已辄饮泣，良久始出。出对舅姑，则愉色婉容，仍如平常。其在幽间无人之所，未尝不涕泪横集也。"乃知此女以毁而卒，可谓孝矣。

童子刘某，浙江遂安人。年十四，薪采以养母。一日自山中归，且行且歌，邻人奔告曰："虎衔尔母去，犹歌邪？"童子大惊，弃薪而归，荷铁叉以出走逐虎。及之，以叉籍其后。虎怒，释母，还噬童子，张其口呀呀然。童子搭以叉，适中其腭，虎跃，童子亦跃，叉益进贯其颐。童子椿叉于地，虎口不得噏，两前足在空际不能用力，困甚；久之复跃，带叉而扑。童子亦仆。起，亟负母归，呼邻人往视，虎则死矣。纳之官，官赐童子钱十万，其母伤不甚重，药之而愈。此事年家子张子厚言之。盖有毛姓者，与刘同里闬，实亲见其事也。《元史·列女·姚氏传》云：虎衔其母，姚仓卒往逐之，即以手殴其胁，虎乃置之而去，与此事相类。彼一女子，此一童子，鸷虫攫搏，不程其勇，可以立懦矣。若《宋史》所载童八娜事，以身代其大母死，则尤可悯也。

丰某，海宁人，于光绪庚辰岁生一子，无右臂，人咸异之。张子厚云："昔在衢州，见有妇人生子无左臂。"余于第十卷中载中州某氏女兼孑孓二形。此二人者，则一孑而一孓矣。或云孕妇忌见月食，若见之，则所生之子四体必有缺。

许翁，歙县人。余尝见之于故人汪镜轩坐上，盖即汪之妻父也。家故巨富，启质物之肆四十余所，江浙间多有之，至翁犹然。翁为人极愿悫，其言呐呐然，如不出口。而其子弟中，则有三四辈以豪侈自喜，浆酒藿肉，奉养逾王侯。家僮百数十人，马数十匹，青骊彤白，无色不具，腹鞅背鞿，亦与相称。每出则前后导从，炫熿于闾巷间。一日，忽郡吏持官文书来，太守以其豪横，欲逮问之。乃凶惧，上下行赂求免，所费无算，始寝不问。于是此三四辈者相与谋曰："家乡不可居矣，盍出游乎？"各具舟车，出游江浙间，凡其家设肆之处，无远不至，至则日以片纸至肆中，取银钱无厌足。主者或靳之，辄怒曰："此故吾家物，何预公事！"使所善倡家自至肆中恣所取，主者大惧，皆以书白许翁。许翁自度不能要束其子弟，乃曰："今吾悉闭诸肆，彼无所取，则已矣。"为书遍告诸肆，使同日而闭。已而肆中之客皆大哗，曰："主人所不足者，非财也，何为悉罢诸肆？主人自为计则得矣，如吾曹何？"许翁闻之，曰："诚如公等言。"乃命自管事者以下，悉有所赠。管事者，或与之千金，或二千金，视肆之大小自是递降，至厮役扈养，皆有分也，最下亦与钱十万。方许翁定此议时，初未尝辜较其人数。及此议出，主者按籍而计之，则四十余肆中，其人几及二千，各如数拜赐而去，而许翁之钱罄矣。十数世之积，数百万之赀，一朝而尽，亦可骇也。余见许翁时，其冠犹戴青金石顶，缀鹖羽蓝翎。镜轩语余曰："翁所存惟此矣！"

故海宁州知州恽公，讳敷，字子宽。尝为嘉善县知县，有惠政，祀名宦祠，至今嘉善人犹传其轶事。云有钱氏子，以应试至县城，馆某氏楼下，楼有女悦之，投书与期。钱故长者，耻其事，托故辞去。屠者陆某，其邻也，拾得钱所弃书，如期而往。既登楼，即灭灯火，女不知非钱也。及出，为女父母所觉，逐之，陆出刃击杀其父，遁去。其家讼钱氏子杀人。公察钱非杀人者，问女曰："灯既灭矣，安知为钱氏子？其身亦有瘢痣可辨识乎？"女曰："其臀有瘤。"验视无有，公乃使人物色于浴堂，得陆屠，一讯而服。又一事云有民某甲者，与季父同居，声相闻也。甲远归，欲知其妇贤否，以所赍金置社庙香炉中，伪为贫窭焉者而归，妇事之如初。既卧息，乃以实告，质明往取，金亡矣，讼于官。公至其家廉得状，又知其季父故尝谋翳其妇，非端人，必夫妇密语为季父所窃闻，晨往攫取之耳。乃佯曰："此当问之神。"翼日，使人舁社庙神至，一邑之人皆至县中观其异，其季父亦在焉。公问神，神不答，命以大杖敲其头，则有片纸自神耳中出，曰："攫金者，其季父也。"其季父在旁失色，叩头服罪，其事遂白。神耳中书，实公伪为之者。公固循吏，而此二事，实有发奸擿伏之智。光绪辛巳春，恽氏诸子乞余为海宁君家传，故得知其事。既为作传，又存此于笔记中云。

同治乙丑岁，余二儿在吴下得狂易之疾，其妇姚甚忧之，夜不成寐。及夜中，似梦非梦，若有人呼之曰："姑如此戚戚，生亦何味，不如死矣。"视之，则其从兄子也。尔时便觉神思恍惚，问曰："何以得死？"其兄子曰："莫妙于缢。"将再有所问，忽闻其母大声呼己，即应曰：

"唯。"有周氏女字仲英者,内子姚夫人之姨子也,与儿妇同榻,睡梦中闻其应声,惊而觉。遽问曰:"阿谁唤汝?"儿妇时亦顿寤,即告以故,两人皆不敢复睡,坐以待旦。既而闻人言,此室中故有缢死鬼云。然儿妇之母虽已前卒,其兄子则是时实未死,殆缢鬼幻为之欤?后余夫妇自天津还,儿妇偶及此事,余曰:"岂独汝兄子之形声,缢鬼幻为之。即汝母有灵,不必日在汝侧,亦神明幻为之也。汝必尚有后福,左右有吉神守护,见汝将为缢鬼所惑,故假托汝母一呼,以惊觉之耳。"《诗》曰"相在尔室",俗语曰"举头三尺,即有神明",此言可信。善人则吉神随之,恶人则凶神随之。果其立心正大,处事和平,则随在有吉神守护,虽遇殃祸,皆化吉祥,不然者,反是。

德清蔡骏甫兆骐,余前母蔡夫人族侄孙也。年二十九时,病中梦见二吏持文书来,召之偕往。至一处,似大官牙署,导之入谒。旋又导入一室,中设公案,即请蔡坐。蔡曰:"吾诸生,安得坐此?岂吾死而为神欤?吾子尚幼,家事未了,奈何!"泫然泣下。二吏曰:"君既不欲,宜以文字自陈,空言无益。"蔡即援笔,作数百言,授吏持去。已而复来,曰:"为君匄缓二十年矣!"复导之出而寤,病亦旋愈。光绪庚辰岁,蔡以知县需次江苏,奉使至镇江。时丹徒令冯君巳亭,亦同县人也,下堂伤足,遂言于太守,使蔡代行县事。及岁将尽,蔡忽感疾,梦中又见前二吏来召。寤而语人曰:"吾今年四十九,距前梦适满二十年,吾其死乎?"或慰之曰:"梦不足凭,即使有之,前可匄缓,今胡不可?"蔡乃为文,请再缓二十年,且曰:"如数尽难延,某有四子,请各假其五年之寿,即可延二十年矣。"其文蔡自属稿,使幕客润色之,即焚于丹徒城隍之庙。已而病果有间,能饮糜粥,自幸不死矣。至正月十二日晡夕,忽张目谓侍者曰:"噫,吾仍不得免乎,迎我者至矣!"问何所见,曰:"来者甚众,各执灯笼,有山东即墨县城隍字。"明日,日加午,遂卒。蔡自幼有干才,为乡里所重,甫得一官而不永年,人皆惜之,然殁而为神,异夫薪尽而火灭者也。

钱唐江入海之处,有小村聚曰翁家步。其地有某甲者,偶行于市,遇一人以痧药一丸,强使买之,索钱五百。甲拒不受,其人嬲之不已,且曰"失此不买,可复得乎?"甲不顾而去。及暮而痧发,百治不效。甲自言日间所遇,使人遍索之,则不知何往矣。犁旦竟死。其所遇,必是异人,惜其交臂失之也。痧之为疾,夏间恒有之。余二儿妇为唐西姚氏女,其家以致和堂痧药二百年来擅名天下。然痧字古今字书皆不载,不知当作何字。门下士冯梦香孝廉通知医理,颇读古书,尝以问之,不能言也。余按《集韵》有瘀字,音苏,疾也。痧字或当作瘀,痧与瘀乃一声之转也。《集韵》又有㽲字,亦云疾也。今世有乌痧之疾,或古作㽲瘀欤(《说文》有㽲字,云腹中急也。《广韵》音古巧切,与绞同音,即今绞肠痧矣)?

黄土老爷者,满洲人也,谈者不言其名。同治十一年,选授湖南靖州吏目。家故贫之,独行至楚,不挈僮仆。既至,纳部文于藩司,乃遍诣台司上谒。谒者索钱,不与,遂不为通。久之不得之官,资用乏绝,衣装俱尽,流落市廛间。为人担荷黄土,日得钱数十,以糊其口。一日,因所与佣值不足其数,龂龂与争。方伯涂公适出而见之,驻舆问故,其人以告,自称卑职(卑职之称,宋人已有之见袁桷《清容集》)。涂公疑其人有心疾,置不问,麾使去。又久之,益困,至代行夜者击柝。有某官者实主夜禁,闻其柝声,而不见其人,使人呼之,则自棚中出。怒曰:"汝职行夜,乃高卧欤?"将笞之,其人疾呼:"不可,吾乃官也。"某官异其言,转怒为笑,问:"汝何官?"曰:"靖州吏目。"某官大惊,而察其声则北音也,乃曰:"信乎?"曰:"信。""信则明日可于公廨见。"曰:"诺。"及明日不至,问之曰:"吾短布单衣,仅至骭耳,可以行夜,不可以见长官。"某官曰:"此吾之疏也。"以衣假之,其人乃至,审其家世及官秩次第履历,则真靖州吏目也,遂以见长沙太守。太守言于方伯涂公,公啃曰:"然则曩称卑职者,即此君欤?"召而见之,曰:"君良苦矣。"命吏稽籍,今靖州吏目谁也,则摄事者瓜期久满,以代者不至,未得交割。涂公命吏趣治文书,俾靖州吏目之官。已而又谓太守曰:"此君良苦,宜少饮助之。"乃共醵金得四百两,以资其行。居数日,靖州吏目入辞,公又见之,语曰:"吾前命太守以四百金为赆,小助行色。君久历艰苦,宜益刻励,勉为好官。"其人顿首曰:"敢不奉教。然所赐四百金,实未敢受,已寄之长沙县库矣。"公问其意,曰:"一官虽瘠,终胜担荷黄土时。布衣蔬食,岂不足自给,何用多金?谨存县库,备公家一日之用。"公大嗟叹,曰:"君异时必一好官也。"于是其事遍传,三湘间称为黄土老爷,而其名转不著。余以都下所刊爵秩全函考之,靖州吏目名寿嵩,或即其人欤?方伯涂公,即今河南巡抚朗轩中丞,余同年生也。

世传明夏忠靖公治水至松江,斩一蛟,以其与蚌争珠也。后此蚌徙至宝山县海中。同治初,宝山修海塘,汪耕余观察福安预其役。一夕自县中归,夜将半矣,肩舆行塘上,见其前红光烛天,艳炽如霞,疑为失火。舆丁曰:"是名蚌献珠,乃珠光,非火光也。"导至高处观之,其光果自海中出。夫自明永乐间至今四百余年,此蚌犹在,宜其珠之光彻霄汉也。珠光宜白而赤,师古注《司马相如传》有所谓南方出火珠者,其此之谓欤?"

汪耕余观察,安徽怀宁人。其俗不奏厕,每就旷野而遗矢焉。耕余自言:一日正蹲踞草间,见有蜥蜴逐一蜈蚣过其前。已而相逐益近,其间不能以寸,蜈蚣忽止不行,曲其身如弓,蜥蜴亦止不行,久之折而回。耕余先击蜥蜴,毙之,再视蜈蚣,则已死矣,曲身如故。异之,剖而视焉,皮肉无恙,然枯干如腊矣,盖其精液已为蜥蜴所吸也。蜥蜴之食蜈蚣,不食其皮肉,而吸其精液,亦可异矣。又一日,见有蛇方食一蜥蜴,自其后足始,以次第及其身。俗传蛇口含蜥蜴头,谓之龙虎合,盖蜥蜴亦名壁虎故也,断而佩之,可辟不祥。耕余急归,挟利刃以出,俟其吞及头,猛斫之,误中蛇腰,断而为二。其后半截已死,前半截仍活,急吐出蜥蜴全身,

狂窜去。视蜥蜴初无所伤,惟皮已糜烂矣。二事虽细,然非在旷野不能见也。

耕余言:人齿中实有虫。往年尝病齿,或荐皖人王姓者善捉虫,召之至。问所需,曰:“无所需,需银针一。”予之,其人持向龈腭间掏掐,久之,得大虫二、小虫六七。大者长三四分,小者一二分,黑首而白身,皆若已死者。其人以纸封裹之,使置暖处,曰明日启视。及明日启视,则已活矣,遍体毛毵毵然,头有须,有钳,尾有长豪,腹有六足,行走甚疾。耕余以杀虫之药杂置其中,非惟不畏,且甚甘之,三日不予食,乃死。夫人见虫豸,辄色变。孰知辅颊间乃有此物欤?耕余又言:曩权常熟县时,行馆甚卑湿。就寝而虫入于耳,足声窸窣,如蟹爬沙;又时闻其鸣,如曰唵唵,厥声甚长。百计不能去,使刀镊之工镊而出之,则一蚁也。蚁乃得闻其鸣,亦奇。

仁和乡间,有细民某甲,以发丘摸金为活。当粤寇之乱,潦葬者多,甲每夜出,操镬臿从事,必有所获而归。其乡里患之,曰:“一旦事发,必为吾曹累。”乃谓其妻曰:“若为盗妇,行且从坐,死无地矣。”妻大惧,问计于众。众曰:“吾为若除之,有间则以告。”一日甲归,醉卧,妻告于众,众执械咸集。甲惊起夺门而出,逾小水二,卒为众所得,聚薪蒸而焚之。明日拾其烬骨,买棺敛焉,妻仍斩衰哭于旁。有女未嫁而育于夫氏,闻父死乃归,以头撞其母,且哭且詈焉。夫甲之所为,诚有可死之罪,然其妻乃为众人伺间以杀其夫,其罪不尤甚乎?《相鼠》一篇,《白虎通》谓是妻谏夫而作,其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妻之于夫,分则三纲,情则牉合,岂宜闺房之内出此忿戾之言?虽古诗说,愚未敢信。

陈子愚广文言:有盗夜入巨室,登其楼,见一幼女,可十六七岁,于灯下观书。有小婢垂头而睡。盗易之,探囊发匮,恣所取。将去,顾女若无睹者,异之,戏拍其肩,女大怒而起,曰:“安得无礼,谓吾刃不利乎?尔入吾室,胠吾箧,必有绝人之技。试献所长,或可免尔死,不然血吾刃矣。”盗闻大骇,乃曰:“请观吾技。”即向壁间摄衣而上,若有阶级者,及屋笮始却行而下。女笑曰:“技止此耳。”提其足,掷窔间,则一足折矣。女举纤趾蹋壁直上,及笮则翩然翻身以背负壁徐徐走下,谓盗曰:“视尔何如?”盗叩头乞命。女曰:“吾不杀汝。”又提而掷之墙外。余按《梁书·羊侃传》,言侃尝于兖州尧庙蹋壁直上,至五寻,横行得七迹。唐张鹭《耳目记》,言柴驸马绍之弟,尝著吉莫靴上砖城,直至女墙,手无扳引,时人号为壁飞。是此等绝技,古固有之。然以弱女子能此,则奇矣。子愚凿凿言之,或当不诬。惜不知其姓氏,且亦不详其为何时何地人也。

乾隆时,江南通州来一僧,两耳各穿一孔,以小玉环贯其中。往来士大夫家,咸呼为玉环和尚。善谈论,喜饮酒,初无他异,后忽失所在。众追思之,玉环无端能贯入肉中,是必异僧也。然余疑此或先裂其耳,以环纳入,再用药敷之,灭其瘢痕。如《拾遗记》所载,吴王以白獭血杂玉与琥珀屑,灭邓夫人颊上伤痕之类,僧家借此惑众耳。其后通州吕市镇又来一丐,负竹一段,手执小锯,逐段锯之,广三四分。乃以两段联贯为一,形如连环,卖与小儿为戏弄之具,至晚不知所往。众传观其竹,始共叹异,竹无裂痕,何能并合,殆真异人矣。

有富家子,所娶亦富家,装送甚盛。成婚之夕,将就良席,妇忽长叹。子问其故,妇曰:“吾初许嫁一老儒之子。老儒死,其家益贫,吾父亦死,吾母悔焉,背其盟,改适于君。虽由母命,而追念往事,不觉失声,君勿罪也。”子瞿然曰:“老儒子今安在?”曰:“闻流落市井矣。”子遽出,谓其父曰:“吾家幸富厚,何患无妇,奈何夺贫子之妻!”即访求老儒子,遇之以归,衣以己之衣,扫除别室,使成婚礼,尽以妇家所装送者畀之。居数岁,父使以太学生应乡试。子虽自幼从师读书,然日以嬉戏为事,所作诗文皆师代为之,父固不知也。及入闱,执笔苦思,终日不得一字。疲极假寐,有老翁搴帷而入,推之起,曰:“吾文已成,而卷为墨渖所污,无用矣,知子文尚未就,敬以相赠。”子大喜,录之而出,以草稿示师。师曰:“佳则佳矣,二三场必不相副,奈何?”及入第二场,仍终日无一字。薄暮内逼如厕,又遇此翁,哀之曰:“尚有以赠我乎?”翁笑曰:“诺。”出之袖中,经文五篇皆具。出以语师,师默然。至三场,又遇翁如前,师曰:“汝今必中式矣。”榜发果然。师乃告之曰:“汝所遇者鬼也,天下固无是好人,且第一场既以墨污遭摈斥,再入奚为!汝于第二场相遇,吾已知其非人,不言者恐子畏怖耳。汝不夺贫子之妻,固宜有是报,此翁必其父也。”众以为然,乃厚赠贫子。后贫子亦成名,两家往还若姻娅矣。

杭有贫士,少时渡江至萧山,为童子师。岁暮归休,箧中有洋钱三十,皆学徒所赠遗也。至江干,有少妇坐地而哭甚哀,问之,曰:“吾夫死,为族人逼迫,将赴清流,而腹有遗妊,徘徊未忍,是以悲耳。”言未已,其族众迹至,士即同往其家,责以大义。众曰:“君言诚是,但其姑已受人聘钱,为其夫治丧,今无以偿之,势不可已。”问聘钱如干,则洋钱三十也。士即以所赍畀之,归家遂无一钱。或曰:“君有此高义,当不久落寞。”而士顾困于场屋,年五十余尚逐队入举场,所坐号舍适居最后,逼近溷厕,臭秽殊甚,士亦安之。俄有少年来,坐其邻铺,掩鼻曰:“此何可坐?”谋去之。士责之曰:“吾所坐更后于汝,汝乃谋徙他铺,如功令何?”少年惭谢,遂不徙。已而言谈颇相得。及题出,少年操笔成文甚疾速,而士咿唔良苦,少年就视之,仅数行耳,且蹇涩不成文理。士忸怩曰:“本不工文,今年老益荒废矣。”少年曰:“吾请为君成之。”染翰如飞,文无加点,即成,以授士。士大感愧,曰:“以年论,吾长于子;以文论,子吾师也。请如王孝逸白首北面矣。”榜发,两人皆中式。士诣少年谢,执弟子礼焉。少年曰:“吾与君幸有同岁之谊,敢辱大礼!”正相逊让,而少年之母自屏间窥之,使婢问:“客某年曾于江干救一妇人乎?”曰:“有之。”母遽出拜曰:“恩人,恩人!”盖少年即其遗腹子也。”

泰兴李东怀，以拳勇闻。有僧来访，请与角技，东怀惧不敌，伪曰："李东怀吾师也，今适他出。"僧出名纸曰："以此致意。"乃以一手掀其听事之柱，去础数寸，纳名纸其中，曰："置此应无遗失。"即辞去。僧所寓在庆云寺，东怀瞰其亡，而往答之，出名纸语寺僧曰："为我多谢阿师，然恐遗失。"乃唾纸背，竦身直上，以名纸黏著殿之正梁，略不㖞斜。殿屋高，大梁去地几二十丈，僧归见之，不与角而去。盖一畏其骁勇，一畏其趫捷也。

刘雨香，仁和之小陵村人。其地有范氏者，贾于天津，使刘主会计，晚岁南回，家于唐西，资产颇饶。及病且死，忽有一妇人衣红衣，与一男子踵门而问曰："此刘雨香之家欤？"刘氏之人曰："然。"二人径入，遇刘之妾于中庭，问曰："刘雨香焉在？"妾曰："在房。"二人入房，房中人皆见之。刘方卧床上，遽起，跪而自投曰："所负债必无不偿。"妇人曰："已至今日，尚及偿欤？"刘忽倒于地，家人扶之起，气已绝矣。妇人与男子皆不见，刘氏之人无识之者，莫知为谁也。然负债不偿，偿之以命，则固不待问矣。

石门有舟人某甲，舣舟水滨。日且暮矣，有二人来赁其舟，问所之，才数里耳。问佣值，许以钱七百。甲甚喜，即载二人以行。行里许，有一舟迎面来，其操舟者邻比某乙也，问曰："汝焉往？"甲曰："载此二客如某所。"乙视舟中无人焉，来桡去楫，一瞬即过，亦未暇问，然心疑之。既至家，以语甲之子。子即以小舟追及之，见其父所操果空船也，呼父问故。甲视二客皆不见，乃悟遇鬼，敞罔久之。与子俱归，未一月而甲死。

光绪辛巳春，德清乡间有妇祭其夫之墓者。祭毕，焚纸钱，火著其裙，延及其衣，不可扑灭，俄顷之间竟毙于火，佥以为异。后知其夫乃医也，死后有洋钱数百，孤子藐焉始孩。妇不能守，嫁有日矣。谋以其贿迁，而不以其孤往。祭墓告别，遂罹焚如之惨。此鬼可谓有灵矣。

唐灿如，溧阳人，贾于吾湖，遂家焉。一妻一妾，年过六十无子，望之颇切。将及七十，妾始举一男，俄以折阅耗其赀，索逋者踵于门，乃出至他所避之。妻与妾素不相能，至是以家中落，益憎其妾，谋去之。妾曰："吾已有子矣，尚焉往？"妻竟鬻之于乡间。妾将行，泣曰："吾此行，必不活。"已而果缢死于所鬻之家。其子在家已三岁，能言矣，一夕忽瞠目曰："阿婆唤我去。"未几寒热大作，达旦竟死。唐闻而遄归，已无及矣。媢妻悍室，斩绝夫嗣，虽令卖皂荚、扫帚，犹宽政也。

卷十四

无锡县荡口镇民，生得一雁，将杀而烹之。有书生见而悯焉，买以归，畜之以为玩。惧其逸去，以线联其两翮，使不能飞。雁杂处鸡鹜间，亦颇驯扰，惟闻长空雁唳，辄昂首而鸣。一日有群雁过其上，此雁大鸣，忽有一雁自空而下，集于屋檐。两雁相顾，引吭奋翮，若相识者，一欲招之下，一欲引之上。书生悟此两雁必旧偶也，乃断其线使飞，而此雁垂翅既久，不能奋飞，屡飞屡堕，竟不得去。屋檐之雁守之终日，忽自屋飞下，相对哀鸣。越日视之，则俱毙矣。书生感其义，合而瘗之，名曰雁冢。嗟乎！禽鸟之微，犹不忘其偶若此，使人弥增伉俪之重。

扬州城外，有农家畜一牛，颇肥腯，使之耕，亦甚得力。一日牧者击之于树，牛方卧，忽有一马不知所自来，亦至树下，与牛对卧。见者初不以为异。马忽嗅牛之鼻，牛即跃起，自断其纼，以角触马，马亦起而踶牛。于是牧者大呼，村民咸集。而其斗益力，不可解，斗且行，将入于城。守者惧，阖其门，乃却走。又一二里，至角里庄，时随而观者甚众，然莫能为力。其斗已及两时之久，马倒牛亦倒，则皆力竭而毙矣。审视之，马洞胸破腹，一目堕于地；牛两肋俱断，腹破而肠出，并僵卧血中。殆佛家所谓夙冤者欤？嗟乎！一种业根，虽俱堕畜生道中犹不相舍，亦可畏矣。

江西省城鼓楼前，一大宅久为狐据，无敢居者。其西为某氏宅，则无他也。有何姓者，僦其屋以居。一日，使婢至后院收所曝之衣，久之不至，迹之杳然。而其地无门户通他处，且垣墉高峻，非可窬越，大异之。访求数日，竟不可得。有佣媪来告曰："顷闻邻宅有笑语声，此屋久无人居，是可异也。"何乃集家人往视。启其门，则蓬蒿没人，蛸蟏在户，经堂历奥，大索无获，废然将反。或曰此行也，得罪于仙人矣，宜以来意祝告之，何乃焚香默祷而还。及夜，婢忽自后院出。问连日何在，曰："在邻宅。"问："众人入内搜索，汝匿何所？"曰："众人来时，我悉见之，而口不能言，足不能动，但怪众人何不见我耳。"问："汝在彼数日，何所见？"曰："其人甚众，有小女子，众皆呼为姑子，其姣无双，最与我狎，食我珍羞，衣我文绮。其家陈设华美，罗屏绣幕，屋不呈材。每夜众女列坐度曲，以丝竹和之。或使我歌，则姑子辄代谢不能焉。我欲求归，则姑子怒骂曰：'婢子，此间不乐欤？尚何归！'""然则今日何以得归？"曰："此亦姑子之意，谓其家以礼相求，不可不使归也。"问来去何涂之从，婢皆不能言，惟觉此身飘飘然，若有提之而去，挈之而来者。何惧狐为祟，次日复盛设牲醴往谢之。后亦无他异。

湖北徐氏女，嫁为邵氏妇。年过三十而孀，抚孤子至于成立。而其姑病，徐愿朝四大名山为姑延寿。四大名山者，盖世俗所传如峨嵋、五台之类，皆古佛道场也。及姑死，既免丧，乃挈其子乘一马以行，岁月既久，经历颇远。咸丰季年至于云南，止大理府宾川州之鸡足山。相传是山为释迦大弟子迦叶示寂之所，旧有铜佛寺，赪廊碧殿，颇极庄严，至是久圮矣。徐慨然议修复之，乃卜吉日，庀材鸠工，为经始之计。或尼之曰："尔愿则宏矣，方今盗贼磐牙，人民雕攰，事必无成，不如已也。"徐曰："不然，天下事有志竟成，吾姑为之，不忧无助。"已而远近闻其事，果有施舍者。或以钱，或以

粟，徐悉以供土木之费，己无私焉。恶衣菲食，益自刻苦，人皆敬信之。其所乘之马，听其游行山谷，逐水草之便，无牧之者。而徐偶有所往，则马辄自至，莫知其所以然也。其时大军云集，糗粮桢干，所在饶衍。诸将士或至寺中，徐必为洁治蔬食，将士皆喜，各有所施。一二年，集资巨万，于是大兴工作，木工石工日百余人。妇躬给烹炊，执都养之役，未及一年而底于成，僧俗瞻礼，无不赞叹。时马星五观察驷良驻兵其地，实亲见之，年未五十，修眉纤趾，不失大家风范。其子年二十余耳。工既毕，妇请于有司，求给路引至西藏礼佛。留之不可，仍挈其子骑马而去。后有人自藏中还，言曾遇此妇于涂云。

湖北兴国州有杨叟者，乡里之多田翁也。偶骑马自城中归，一童子从，经行阡陌间，弥望皆其田也，意颇自得。顾视童子曰："汝视我田多否？"童曰："多则多矣，翁不闻俗语乎？'一场人命三场火，三年之后不属我。'"叟大怒，骂曰："畜产！"遽下骑，蹴以足，童厥然而倒，视之死矣。童子之父母执以兴讼，耗其家赀十之六七，仅乃得免。后又三遇火灾，荡然无立锥地。叟死，其子妇佣于樊氏。余大儿妇樊闻其所说如此。孔子曰："满则覆"，信夫！

大儿妇樊言：有农家曝谷于场，一媪守之，其孙从焉。有鸦向之而鸣，媪曰："鸦鸣不祥，与汝归乎？"乃归，未及其门，遇娶新妇者彩舆前行，一少年衣裳髗髗，而尾其后。乡间俗例，凡嫁女必使其兄若弟送之，谓之送亲阿舅。富者则以舆马，贫者徒步而已，故有俗语曰"阿舅阿舅，轿后走狗"。其孙见此少年，即戏诵此二语。少年怒，举肱一挥，其孙仆地，触石裂脑，逾时而毙。媪家执此少年讼之官，实系误杀，不能拟抵，而其孙竟以非命死。《禽经》云白脰乌不祥，其信然乎？然使闻之而不归，则不与娶新妇者相值，即不致以戏言见杀。避祸而适以得祸，天下事往往有类此者。

汉口镇民陈某，启肆卖干肉。有黄犬入其肆觅食，陈适割肉，随手以刀斫之，中要害立死，曳而弃之沟。数年后，陈见一老翁坐其门外，疑来买肉，问所需。翁曰："吾非买肉，来寻汝耳。"问寻我何为："汝弃我沟中三年矣，今幸得出，能忘汝乎？"言已即不见。陈问肆中之人，则皆未见有此翁，但见一狗向陈嗥嗥耳。陈还入内，俄身热头痛，昏不知人。忽大言曰："我江宁城外黄土坡人，姓周。因生前有罪，死后罚为狗，为汝所杀，弃我沟中，困不得出。今因人浚沟，我乃得出。诉于冥王，王谓汝误杀我，例不抵偿。我再三陈说冤苦，冥王恻然，命二役与我偕来，不索汝命，但须将此事广为传播，俾人知物命不可任意戕害。则以我一命，保全多命，我可销除宿孽，再得人身。汝非惟免罪，且可得福。"妻子惶惧，请俟陈病愈，从其所言，陈病旋愈。有人从汉口来，亲闻陈说如此也。

江都黄辉山畜一犬，甚爱之，禁不使出户。犬固牝也，方春求牡之时，郁不得逞，遂瘈。黄之子方食，而犬至，不知其已病也。投以食，不食，遽前啮黄子之手，家人奔救，乃去。视所啮处，流血如墨，叫号月余，竟莫能救而死。是亦畜犬者所不可不知也。

天津任家胡同有沈姓者，年七十余矣，长芦盐运司之吏也。家赀颇饶，所居屋亦华美，庭有古树一株，百年外物也。沈欲于庭中筑一墙，以界内外，而树适当其处，谋伐之。夜梦古衣冠人，自言为树神，戒勿伐。沈以为妖梦，不之信，竟纵寻斧焉。有赤汁流出如血，家人咸惧，或劝阻之，而沈意不可回。既伐树，甫五日，而火作，不知其所自起。其夜天无微风，而火势猛烈，竟不可救。沈从梦中惊觉，夺门而出。又念有文书在卧室中，复入取之，遂逮乎火而死。死者凡四人，不延及他屋。明日人往视之，见其大门无恙，四面墙垣初不倾颓，而其中悉成瓦砾场，亦可异也。

彭雪琴侍郎微时曾馆于麻总兵家。麻乃广东人，实回纥人之编置内地者也。其母年八十外，忽得奇疾，疾作时辄失所在，家人遍索之不得，往往得之屋上。或数岁一发，或一岁数发，侍郎馆其家时，尝亲见之。其母高坐屋山，笑语诸人曰："来来，此间甚乐！"家人百计招之，不肯下，其子梯而上，始从之下。然其下也，必其子扶掖之，跁跒而行，屋瓦皆碎，不知其何以上也。既下而问之，亦不能自言矣。其母年至九十五六乃终，亦无他异。

陈东之孝廉潮，泰兴人。萧山汤文端公视学江苏时，取入县学。道光十一年应顺天乡试，中式举人。先后客京师十年，精于小学、韵学、算学，同时魏默深、包慎伯诸君皆推重之。以乙未岁卒于京师，年止三十有四。卒之前一日，文端往视之。时已薄暮，见有二小儿，一衣红，一衣绿，入其所居室，遂不见。文端出语人曰："此子必不起矣。"其家西邻有秦叟者，每日鸡鸣必起，无间寒暑。当孝廉之将生也，秦叟蚤起，见有火球大如碗，坠于陈氏之竹园，次日孝廉生。至是，又见有火球自竹园出而北去，隐隐有声。及凶问至。则秦叟见火球之日，即李廉死之前二日也。其子子愚广文谓为余述如此。

子愚广文又言：其长子绳祖，弱冠未娶，以同治五年失足水死。所聘为同县朱氏女，闻讣绝食而死。广文适居母忧，未遑迎其丧，朱氏厝之于先茔之侧。已而广文具舟往迎之。舟泊河干，距其茔可二三百步。广文先设祭于柩前，并为文焚之，告以迎归合葬。旋风倏起，吹其灰直入舟中，见者无不惊异。逾二年，其次子光祖举一子，即以为之后。子生之前一日，广文妻梦一少女向之而笑，不发一言。及觉，而面貌衣裙了了在目，但不识耳。偶言于朱氏，则朱女之貌一如所梦，其衣裙亦与临终时所著悉合也。

王子闲者，江西藩司署中老宾客也。自中年后即多病，夜不能睡，昼不能食，每日晨起必饮药一大碗。凡补益之品，无一不具，饮此则治事如常人，一日勿药，即病不能兴矣。有熊君谓之曰："人生寝食为最要之事；不寝不食，全恃药力扶持，而能长生久视者，未之闻也。今授子一法，每日不论早晚，但得闲暇，则闭目静

坐,收束此心,使一念不起。如是或四五次,或一二次,每一次以尽一炷香为度。行之既久,必有效验。"王从其说。一月后偶于夜分如法静坐,忽不自知,竟得一寣安睡(寣,呼骨切,音如忽,见《广韵》十一没,云睡一觉也)。寣而觉有饥意,时在人定之后,无所得食。探小盝中,略有饼饵之属,即取食之。食已复睡,至明日日加辰始觉。觉则大饥,亟索汤饼,食之尽数器。食饱扪腹,语其人曰:"寝食之乐,一至于斯。久矣,余之不知此乐也!"许星台廉访时官江西,亲见其人,及来江苏,为余言之。廉访亦力行此法,自言:"从前为太守、为观察时,公事无多,日必静坐数次。今官廉访,则不能矣,然亦必以尽一炷香为度,无一日间断。虽或宾朋高会,声伎杂陈,稍一敛摄,即如不闻不见者然。"余叹曰:"香山诗云:'学调气后衰中健,不动心来闹处闲。'君之谓矣。"廉访因余有肝胃之疾,力劝行此。余旧有枕上三字诀,刻《俞楼杂纂》中,亦非不明此理者。而心形交役,未能坐忘,正如东坡先生作《龙虎铅汞说》寄子由,而自知易流之性,不能终蹈此言也。因记王子闲事拉杂书此,殊自愧矣。

苏州临顿路民某甲,以织纴为业。有某乙,从之学艺,三年矣。甲爱其勤谨,欲以女妻之,谋之妻,亦以为可。妻私问之女,女意不欲,乃寝前议,乙心憾焉。光绪辛巳岁立夏之日,例停工作,甲夫妇并他出,独女在室中。乙挟利刃入室,谓女曰:"汝父母皆欲以汝妻我。汝顾不欲,何也?今日我剚刃汝腹中矣。"即以刃连击之,伤乳及胁。乙知女且死,引刃自断其喉,立毙。女逾日始绝。是殆有宿冤者与?

大庾戴可亭相国罢相家居,喜与门下诸客讲修炼之术。萧山汤文端公未第时,馆其家,亦预焉。一夕相国招诸客坐暗室中,不设灯烛,皆闭目静坐。坐至夜分,相国头上忽发大光明,其大如盘,其明如镜,视其中隐隐若有物者,但不可辨耳。文端亦然。其余诸客各有光,而小仅如豆,且摇曳不定。次日,相国语诸客曰:"吾侪根柢厚薄,功候浅深,俱见于此。"相国年至九十六而终。许信臣前辈视学江西,犹及见之,时年已九十外,不甚有言,而见人辄笑,终日无戚容。信臣前辈曰:"此老视天下之人,天下之事,天下之物,无一不可喜者。"其所养真不可及也。

萧山汤文端公官京师时,居东单牌楼。其屋相传为乾隆时大学士和珅旧第,素称凶宅。及文端居之,了无怪异,惟后有屋七间,颇宏厂,不居人。屋中藏庋书籍,庭下杂莳花本,最西一室为奉佛之所。文端每日晨起,必至此室礼佛,从者皆止于庭不入。文端至户外,辄见一叟先在室中膜拜,拜已不见,文端乃入拜,日以为常。心知其为狐也,以其不为人害,亦姑听之。及文端薨逝之年,此叟遂出至听事。客至,见其苍颜皓首,倚隐囊而坐,疑为文端也,将趋问起居,倏已灭迹,乃共骇异。文端薨,妖异大作,棹椅之类无故自动。或数人方共啜茗。茗碗忽飞至他处。汤氏恶之,不复居此屋。余闻之文端之孙伯述司马云。

萧山县东门外有土地庙,其地盖近海矣。庙后有大池,方一里。同治辛未夏,大雷雨,有一黑龙降于池,其身大于连抱之树,其屋在池中,而其首犹在天半,云气护之,不可见,不知其长几许也。一时喧传神龙取水,冒雨往观者甚众,然皆不敢逼视。但见其背上有水,分两路,一从下而上,其水白;一从上而下,其水黑。有知者曰:"龙头上有分水珠,凡取人间之水至珠所在,清浊自分,清水上行,化为雨泽;浊水下行,仍回元处。故其从上而下者,皆泥滓也。"历一时之久,雨势稍衰,龙乃腾空而去。

湖北兴国州某生,入颇长厚。有小婢曰二儿,亦善遇之。偶使二儿洒扫庭除,怒其粪除不尽,蹴以足,误中要害,立毙,大悔,厚敛之。是岁应乡试,入闱,坐号舍中,每舐笔和墨,辄有二指见于前,而不见其人。昼夜皆然。为其所嬲,竟不得成一字,乃悟曰:"以二指示我,必二儿也。"因纳还试卷,俟门辟而出,为二儿大作佛事,至次科复入闱,遂无所睹。

浙人有蔡姓者,居京师。其子甫及髫龀,即豫蓄一幼女,待其长以为子妇。无何此女死,又为其子聘方氏女,不以前事告。及成昏之日,于房户之外设几案,焚香烛,使新妇向之而拜。方氏之送者曰:"是于俗例,谓之拜房,继室则然,元配则否。"执不可,乃撤去之。俄风起烛灭,新妇仆地,若有扼其吭者,声喀喀然,咸共骇异。乃告以前事,书此女姓氏为位祭之,扶新妇起拜如仪,遂得无恙。

湖北咸宁县有余氏子,幼聘贺氏女,女未嫁而死。余氏议迎其柩以归,而女之父不可,曰:"嫁殇迁葬,非礼也。"自卜地以葬其女。及余氏子别妻妇,楚俗娶妇,婿必亲迎。余氏子迎妇还,道经贺女之墓,有旋风起墓门,初不为意。既至家成礼,而余氏子性情顿异,数日后暴鷙无人理。尤虐遇厥妻,辄使长跪堂前,鞭箠之,骂詈之,几无虚日。舅姑好语之曰:"吾子因病,失其常性,苦我新妇,良所不忍。然拂其意,病且滋甚,幸哀怜吾两老,勿辞劳辱。"新妇颇婉娩听从,而余氏子之病日久不已。舅姑究其病之所由起。知有墓门旋风之异,乃为贺氏女设栗主奉祀之。贺父又亲诣其女墓,责其无礼,然皆无验。历十馀年,所娶妇死,余氏子之病始瘳。余氏与樊氏有连,往岁余大儿妇樊归宁,曾一见之,已如常矣。未几续娶,而病又作,今未知何如也。

咸宁樊氏女,余大儿妇之族姑也。既嫁之后,忽得狂易之疾,久而不愈。樊氏迎之归,使巫者治之,女病良已。乃为制新衣,内外悉易之,以舆送还夫家,幕以鱼网,使舁者疾趋以行。旧时衣物,概不将去,自是女果平复如常。越数岁,母偶检视女所存留衣笥,见有新衣数袭,叹曰:"如此好衣,不著可惜。阅时久矣,固当无害。"乃亲送至女所。女揽衣未及著,忽呵呵大笑曰:"数载寻汝不见,今在此邪?"言已,复发旧疾,懒惘弥甚,百治不瘳,竟以狂死。

鄂俗以人自经死者,为吃油面,油百者,以水和麦末为长条,必稍著油乃成,故曰油面。江浙间曰索面,

古人则谓之索䴵。《玉篇》麦部，䴵，博领切；索䴵也。《南齐书·何戢传》称"上好水引䴵"，即此物也。咸宁有章姓者，营造屋宇，而遇工匠颇刻，工匠衔之。偶食油面，即以所余埋之于户限下。无何章妻缢死，章亦时时引带语人曰："我宜于何处缢欤？"家人患之。有善相宅者，周观其室曰："户限下必有异。"扣之得油面，掊而弃之，乃已。

营建室宇，尤重上梁。温子升阊阖门上梁文曰："良辰是简，穆卜无违。"是古人亦甚重乎此矣。咸宁刘氏新成一屋，居之昔辄患咯血之疾。有相宅者曰："梁上得无有异乎？"梯而视之，则有一赤虫，蠕蠕动，长可数寸，而细仅如发。粘著于木，竟不可去。乃易其梁，而咯血者皆愈。后知木工于上梁之日，偶伤其手，备濡缕入木中，遂成此异，初非有意为厌术也。

徽人程姓者，以赀雄其乡，累世矣。生一子，少而痴颣，及长混混无所知。其家以二仆守之，饥饱寒燠，悉二仆为之节度，或不受教，则痛笞之，乃帖然服。其术若驭牛马，然远近皆知之，无与论昏者。程氏故有质剂之肆在无锡，有汪氏者世为之主会计。汪有女与程子年相若也。汪叟乃慨然曰："吾家自祖父以来皆主程氏。今程翁有子，无女之者，吾何惜一弱女子，不以酬其数世之恩谊乎！"使人达其意于程。程初辞焉，汪固以请，程重违其意，乃聘为子妇。及成婚，纁雁之仪，牢羞之费，颇极晖备。青庐既启，将行交拜之礼，而程氏子蹩躃蹁跹，竟不成拜。已而入室，顾视室中罗屏绣幕，非平昔所寝处，则大惊，叫嚣东西，隳突南北，无能近之者。不得已，仍命二仆推挽以去，女自此独处终身矣。舅姑语之曰："吾子非人类也，苦我新妇，幸善自爱。"次日，即割家赀巨万与之。逾年，以兄弟之子一人为之嗣。而女甚贤达，上事舅姑，下抚嗣子，旁遇娣姒，皆无间言。舅姑益善之，因为子纳赀得官，女遂受四品之服，与夫异室而处者三十年，虽为命妇，仍处子也。程氏子先卒，女又十数年乃卒。晚岁年齿既高，行辈又长，家中事悉禀命焉。女善料事，并能知人，事无巨细，经女处分，悉中窾隙。程氏子虽迷惘终身，然仪状端整，肥白如瓠，中年以后须髯甚美，望之若丛祠中所塑神像者然。且自程氏子之生也，其家日益饶衍，候时转物，无不得利。程氏子死，稍稍衰矣。然则此夫此妇其亦有自来与？余少时馆于休宁汪氏，汪与程有连，故得闻其详。余诗集中有《女萝行》一篇，为汪女赋也。

萧山沈茂才祖炜言：其友李某馆于高氏，主人高叟，博览士也。一日有邻人于山上掘得一物，似鸭而无毛，通体纯黑，两目皆闭，以示李。李不识，高曰："此蛟也，幸两目未开，故不为患。烹而食之，亦一异味。然其身上不可著一滴水。得水即能变化，平地生波，庐舍为墟矣。"乃携至爨室，烧釜使红，投此物于中而盖之。釜中𩰫然，黑水溢出，可四五石，水尽启盖，则已熟矣。色白如凝脂，取出薄切之，湛诸美酒，调以醯醢，与李共食，味甚鲜腴，食品之美，殆未有过之者。余按蛟鲊龙醢，自古有之，则蛟固可食者。然郭璞注《山海经》云，蛟似蛇，四足。王逸注《楚辞》云，龙无角曰蛟。《北梦琐言》说蛟之形状云如蛇，又云如水蛭，皆与鸭不类。此物似鸭，殆非蛟也。

萧山县有地名临浦，其山多毒蛇。或言江西真人府法官能捕之，乃共醵钱请一法官至。适萧山令黄君以事至其地，见之，因与偕往观焉。法官周行山冈，拔剑向空中指画，口诵咒语。又以杨枝湛水，遍洒之。乃至山下平地，以剑画地为三大圈，其圈皆径三四丈，自仗剑立第三圈后，使黄立已后，戒之曰："有所见，忽畏也。"顷之众小蛇蜿蜒而至，甫至第一圈即毙，其后蛇来益多，亦益以大，或入圈未半而毙，或入圈而毙，或出第一圈及第二圈而毙。旋又有三蛇，大如屋柱，入第二圈亦毙。俄狂风大作，山上大树皆扒，有一蛇长十余丈，粗若五斗米囊，遍体金鳞，口噀青烟，连度二圈，不少趑趄，昂头直犯第三圈，黄大怖，遽跳去，法官不为动。蛇入圈者半，忽跪踞不行，则已死矣。法官顾黄笑曰："固戒君勿畏，何怯也？"此事亦沈生祖炜说。余按《夷坚甲志》载方城民王三捕毒蟒，画地为三沟，语人曰："若是常蛇，越一沟即死，极不过二。如能历三沟，则我反为所噬矣。"既而蛇径前，无所畏，欲就王。王亟脱裤中裂之。蛇分为两死，事与此相类。然则蛇或竟逾第三圈，法官亦必有法以制之也。

沈生祖炜又言：有人曾见一蛇，其形正方，修广各七八寸，如薄版一片。询之土人，云："此名花版蛇，蛇中罕见者，其毒尤烈。"余按钱唐赵恕轩学敏著《本草纲目拾遗》，言杭郡山中有蛇，名方胜版，以其遍体花纹如锦，中方胜而形匾如版，故名，岂即此物与？沈又言：有人于海滨捕得一物，形如鳖而无裙。其大如席，背上有甲，背下无甲，在水中力甚大，登陆则不能动，众莫之识。或云此是玳瑁，然考《桂海虞衡志》，言玳瑁形似龟鳖，背甲十三片，黑白斑文相错。其边裙阑阙，啮如锯齿，无足而有四鬣，以四鬣掉水而行。此物无裙，且不知有足与否，又不言其背有斑文，未必其为玳瑁也。

河南府多丛祠，主之者皆妇女也，呼曰师婆。然率为诡谩之言，以欺罔妇竖耳。独一师婆所奉之神，颇著灵异，有求者踵于门，辄如其所祷。以牲醴来祭者无虚日，师婆大获利益。余大儿妇樊在其父河南太守署日，闻婢媪辈言其事，不可胜纪。偶有一宦家妇，以子病祷于神，子病果愈，将亲往谢焉。师婆固辞曰："神所居隘狭，不足辱夫人玉趾，请命臧获执其礼。"妇不可，盛服而往，甫一展拜，有鳖蹒跚从案下出，自此灵响寂然。余二儿妇姚曰："此妇必正人，故邪神畏之。"余曰是也。

大儿妇又言，河南府有一处出大蛱蝶，其大如盘。尝有人以二蝶馈百里外一亲故，其家受而畜之园圃中。一蝶旋毙，一蝶逸出，飞翔郊野。有师婆捕以归，诡言得神蝶，大著灵异，香火日盛。如是月余，畜蝶者之家有一小儿偶过而见之，唶曰："吾家所失蝶，乃在此邪？"自后祈祷不复有验。此则鲍君石贤士之故事，自昔有之矣。

恽次山中丞为常德守时，有记室之友郭君，湘潭诸

生也。颇有词藻，人亦长厚，宾主极相得。居数月，忽语中丞之族子曰："吾将去矣，太守失礼于我，我亦失礼于太守，岂可久居此哉！"族子力白其不然，且曰："君固长者，勿为浮言所惑。"翌日，又谓族子曰："今真不可留矣！太守治我狱，不少宽我，行将斫我头，奈何？"族子骇其语，闻于中丞，疑其有心疾。使医治之，医曰："六脉皆乱，是不可为，亟送之反。"中丞乃亲往视疾，先窥于牖，则见其人在室中，若与人搏击，又若与人揖让，状其伧囊。乃入而问曰："先生之疾有间乎？"曰："无恙也。""闻有归志，信乎？"曰："否，否。"其应对犹不失常度。中丞惘然不能测，姑为具舟。有周君者，中丞所聘为其子师者也，与郭所居相近。中夜，郭忽突入周室，跪其床下。周惊起问故，郭则泣曰："已矣，太守执法，必斫我头，此前生事，死固非枉。然我有老母在，君居宾师之位，能为我言于太守，求一线生路乎？"周力挽不起，乃绐之曰："质明必言于太守，君且去。"推之出，阖其户，郭竟跪于户外达旦。及明日，舟已具，而雨甚，不能成行。郭危坐枕上不动，人往视之，曰："我今日死矣。"食之，不食；强之食，乃尽饭二大碗，夕食亦然。食已，复坐枕上，问何故坐此，曰："待死耳。"是夜，中丞使健仆四人守之。四人者，皆坐旁室中。丙夜，忽闻郭室拗闥有声，走视，则失郭所在矣。其庭中故有门，出门即一大园圃，花木阴森，山石苍突，且有大池二。众人入园，见有人隐约在前，佥曰是矣。尾之，则入于厕，疑其奏厕也。入厕，无所见，始悟所见为鬼。乃大索园中，杳无踪迹。有行夜者曰："园东北隅有一土垣，垣下有一井，其地人所罕至，无乃在此乎？"如言求之，果得其二履于井边，又一裤在井干之上。使人钩捞井中，而得其尸，遍体青紫，有若足蹋者，有若手掐者，厥状甚惨。检视其几席间，则前日医所处方犹在，方中有女贞子，郭书其旁曰："女本贞也，而使之不贞，其罪可胜诛乎？"其所亲某君见之，叹曰："此其前生之孽也。"因言郭于二十岁前得病且死，病中自述之语甚怪，且有一诗。彼时不死者，殆郭氏祖父尚有余泽，故稽缓数年，待其有子也。郭之子尚在孩提，未能成立，且学使者赏其文艺，将以充咸丰辛酉拔贡生，而冤业牵缠，竟死非命，亦可伤矣。观其书药方数语，知其前生必于温柔乡中失足者也。

沈仲复廉访言：其赠公宦游七闽时，继母马太夫人殁，时其所寓屋甚隘狭，才三间耳。东为卧房，房中安纱窗六扇，分前后为二，即于其前为马太夫人位，西向以布幕蔽之。赠公手书一联，悬幕上，每启幕，则联轴触窗棂，砉砉有声。又地苦卑湿，藉之以席，履其上，苏苏然。南牖有几有橙（《文韵》四十八嶝有橙字，都邓切。几橙，即今俗书凳字），橙以藤为之，坐起辘轧作响，乃其常也。仲复时方十一二，与赠公同榻而卧，即在其后间。太夫人抚仲复爱逾所生，故仲复思慕綦切。一夕睡至夜半，闻联轴触棂，如启幕然，又闻行席上声，坐橙上声，仲复泣曰："岂母之灵乎？何不一抚视我！"语未已，闻橙上又有声，如人坐而起者，俄而窗启，俄而帐启，则真见太夫人立于床前，语仲复曰："汝思我，我岂不念汝？但大命有限，不可奈何！汝好读书，他日必成名，鼎甲可望，官位亦不小，勉之！勉之！"仲复哭失声，则一无所见矣。赠公惊而寤，问得其故。赠公素不仅鬼神事，曰："汝思慕之忱，结成此象，非真尔母之灵也。"后仲复于咸丰丙辰应殿试，读卷大臣先进前十本，以仲复所对策每事皆引上谕为证，嘉其留心时事，初拟第二，又拟第三。后为吾师黄县相国改第七，遂为二甲四名。所谓鼎甲可望者，不虚矣。旋以翰林起家，官四川臬司，引疾家居。官位未可量，太夫人所言皆验。

仲复廉访有弟名焘，字叔和，官顺义县令霸州牧。丁所生母忧，去官。服阕以候缺，久居京师。喜为诗，又善饮酒，酒朋诗友，坐上恒满。临终前数日，犹与客饮酒赋诗，甚乐也。次日，忽语客曰："行与诸君永别矣。"客惊问故，曰："吾昨梦顺义县城隍之神言：'将受代，代之者，即君也。'我意不欲。神曰：'君久当为神，徒以有老母，故稍缓之耳。老母终，岂得不赴？'吾曰：'我尚无子。'神曰：'有子无子细事耳，何足论！'其言如是，故知不免也。"客以妖梦解之，然自此日以委顿，至卒之日，沐浴剃发，易衣而卧。问曰："已齐集未？"俄又曰："既齐集矣，我即去。"言已，遂瞑目而逝。后数年，直隶大无，朝廷发金振之，顺天府所属一县令乾没入己，事发，畏罪仰药死。时有某君亦县令之候缺者也，以生人为冥官，至是语人曰："昨日会诸神鞫某县令，顺天府所属六州二十一县城隍咸在，我识其一人，顺义县城隍沈叔和也。"某君素不知沈君临终之语，而其言乃与之符，是可异矣。

同治四年，贵州石阡府有邪教倡乱，阑入府城，知府严君巷战死之。严君名谨，浙江桐乡人。其死难之前，每夜入内，家人辄见其顶上有圆光焱焱如火，大可径尺，如是者三日，而及于难。严君既死，贼入公廨，严君有妹年二十余，谓其母曰："贼至，必为所辱。署后土墙外有大池，我请从母投池中死。"母许之，遂与俱往，诸妇女皆从之。而土墙故无门，欲排墙出，又力不胜，乃解带襁负其母，奋身一跃，竟窬墙而出。又投带墙内，使诸妇女缒以登，一一引之出，于是褰裳入池。池水甚浅，跁跒至水中央，犹未能灭顶，正苦不得死，而贼大至。遥谓曰："尔等皆严太守婘属邪？太守好官，且我等亦非有意杀太守。太守既不幸而死，尔等幸无死，盍从我出。"其妹自水中大骂之。贼始怒，舂以戈，不中，以相距远无如何，自引去。贼志在搜刮金帛，既饱所欲，散归巢窟。遗黎毕集，拯之出水，且护之出城，遂免于难。其妹后归沈仲复廉访为继室，能诗，且工书。仲复问："尔以弱女子，负母窬墙，且引诸妇女缒墙而出，是何神勇乃尔？"竟不能自言其故矣。其有神助与，抑或严君之灵阴相之与？"

河南洛阳县民某甲，有一妾，故尼也。既归甲，不习井臼之事，鲜衣甘食，终日嬉游。其嫡弗善也，时时责让之，遂不相能。诟谇之声日闻于外，同处一室，若寇雠矣。咸丰初，粤贼犯河南府，攻之不克，大掠于乡。

甲仓皇走出，不能顾其家。其家人犹能强步，贼且至，皆避去，独嫡以纤趾不能行，自分必死贼刃矣。妾奋然曰："吾负尔去。"遂负之行，三日三夜，踵穿膝暴，屡仆屡起，而不释于肩。嫡抚之泣曰："吾不知妹之爱我一至于此！"贼退俱返，遂相亲爱若姊妹焉。有邻媪问妾曰："尔与嫡不相能，何出死力相救若此？"妾曰："平日彼此凌谇，私忿耳。患难之中，死生所系，安有为人之妾，坐视其嫡之死而不救者乎？"闻者益贤之。

安徽怀宁县李某，居京师充供事，贫甚。久之，始选授甘肃一巡检司，孑身之官，数年之后，颇有所蓄。其地有一驵侩以贩鬻马羸为业，与李相善，问李何久独居，告以未娶，乃以女女之。既成昏，妇问李君家尚有何人，李曰："无有。"然李实有母有妻，自入京师十余年，不通音耗矣。至是而家书至，李适他出，妇发而读之。李归，妇出书示李，且责之曰："君有妻而娶我，无害也。有母有妻，弃之不顾，尚得为人乎？亟为家书，悉橐中所有，吾为若赍去。"李尤豫，妇促之，乃为书，并以滕囊盛白金二千两。妇负金骑马径至怀宁，访其家得之，遂入拜李母及其妻，致书与金。居数日，李妻与语，小有龃龉，妇辞母欲去，母苦留之。时妇已有身，且及月辰矣，乃为少留，俄生一男，三日后仍骑马而回。此女贤达，且来去飘忽如神龙，洵奇女子哉！其事在光绪初，童米生为余说如此，且云李某至今尚官巡检，妇亦犹在。然余按都下所刊爵秩全函，甘肃肃州嘉峪关巡检王文琳，安徽怀宁人，非姓李者。岂传闻有异乎？

湖州归安乡间，有郁茂才运申者，于同治壬申年至郡城应科考，寓甘棠桥关帝庙中。大殿之后有屋三间，屋宇深邃，虽昼如夜，郁于此衽席焉。及夕就枕，睆荞中忽见一老者一少者，皆手奉槃，自承其颈下血，顾郁曰："君视我苦否？至今血出未尽。"郁明日以语人，人曰："此必乱离时兵死之鬼也。"劝郁避之，郁乃迁去。

青浦陆兰槎茂才，有心疾。一日自市中归，忽有鬼附之而言，曰："我在京师，为汝父所害，今当以尔命偿我。我远来饥矣，速具食，且多焚阴钱。"兰槎之兄清士孝廉怒曰："吾父安有此事？"批其弟颊者三，鬼曰："汝恃举人打我邪？"呜呜而哭。知其畏之也，叱曰："是何野鬼，来此梏乱？"乃自言昔在京师，佣于人为奴，曾见陆父，故詟言以求食耳。又批颊三，则不复有言矣。兰槎病亦旋愈。

吾邑新市镇，有陈姓者启肆鬻缯帛，名曰源泰。一岁，讹火大作（讹火，见《山海经·西山经》，谓妖火也），此熄而彼煽，毁物无算，昼夜守护，火犹未已。俄有物附其婢妾而言，谓："屋西有隙地，可为筑楼三楹。"陈畏其扰，即鸠工为筑楼。楼成，谨祀之，火乃止。然自此买價俱失利，竟闭其肆。家人亦死亡相继，鬻其屋于他姓。

余门下士童米生明经云：其友陈少舫在湖州东岳庙观优，见一妇人生须数茎。又海门同知屠晋卿，曾听男女阴讼其女有须。余谓李光弼母有须，新旧《唐书》皆载之。明人徐应秋《玉芝堂谈荟》载宋宣和时，朱节妻及酒保妻朱氏、元顺帝时汴梁丐妇、明弘治时应州女子、郧阳妇人，皆以妇女而生髭须。古固有之，不足为异也。

米生又言：徐庄愍公之弟（庄愍弟虚舟大令，余曾见之于京师，未知即此君否也），曾梦至一山上，山有僧舍。入之，见中坐者为姚镜堂先生，左即庄愍，右一坐尚虚。庄愍谓其弟："汝下山去，吾留此矣。"未几，庄愍以江苏巡抚死粤贼之难。镜堂先生名学塽，归安双林镇人。官兵部数十年，独居京师，不挈眷属。文章淹雅，志行高洁，乡人皆言其前生为紫皋和尚。庄愍与之并坐，殆与有香火因缘欤？

何子贞前辈绍基，少年时梦至一处，见案上以盘盂盛馒头甚多，即取一食之；又取其一，忽有人攘臂夺去，遂不得食。视其人，不识也。及嘉庆庚辰岁，桂林陈莲史先生以己卯解元中式第一名贡士，遂魁天下。子贞见之，则即梦中所见也。怅然曰："吾其不能与此人争乎？"至道光乙未岁，子贞以第一人领解，而次年成进士，则会、状皆非元也，梦兆洵不虚矣。

子贞前辈于道光己亥岁典七闽试，归途于行馆中梦其仲弟子毅来言别，留之不可。视其服，则已僧服矣。觉而泣曰："吾弟其不幸乎？"于是朝暮哭。及入都，既复命，驰诣其父文安公私第。时子毅果已前卒，家人以其远归，不即告，而子贞已哭失声，遂不能秘。问何以知之，乃言所梦云。

海宁硖石镇徐翁，以贾起家，善候时转物，锱铢必较，虽亲戚弗顾也。生一子，喜博，私取父钱以偿博进，日必数万，徐患之不能禁。其地故有广善堂，岁十一月，则举野外无主之棺，及虽有主而其子若孙贫不能葬者，为之反虆梩焉。然资用不充，不能周遍。徐过之，忽心动，亟以所置良田三百亩输助义举。或问其故，曰："吾子不肖，不数年吾田尽矣，与其供不肖子金盘一掷，何如为掩骼埋胔之用乎？"已而其子博益豪，徐乃储钱数十万于一室中，谓其子曰："博而负，固宜偿，吾室中钱任若取之。然博徒安可使入吾门，令其止门外，若自取钱与客可也。"于是博徒日集于门，其子以缗贯钱负之，由堂涂出，日数十次，惫甚。且视室中钱始则充牣，继且垂尽，不能无顾惜，叹曰："出之不易，入之不更难乎？"乃对其父流涕，矢不复博，终身勤俭过于其父，家乃益饶。人皆谓徐翁善化其子，余则谓皆天也。有锱铢必较之父，必有一掷百万之子，非其父之不善教子，亦非其子之不克承教也；有好行其德之父，必有勤俭成家之子，非其父之善化其子，亦非其子之善体其父也。观于徐翁父子，而人家之所以废兴者，不外乎此矣。

戴莲溪前辈鸾翔之长子，为广东县令，未久即卒。其妻方孕，而宦橐萧然，不能久居。时莲溪前辈犹官中州，乃扶柩北归，将依其君舅。行至湖南，休于逆旅，而其妻产一男，以本无子，得之甚喜。然苦无乳，儿日夜啼，妻亦抱儿而哭。逆旅之邻舍有妇人来视之，曰："患无乳邪？何不雇一奶婆？"妻曰："异乡栖泊，何从雇募；

且资粮匮乏，尚惧不足以达所届，能议及此邪？”又泣曰：“未亡人止此一块肉，儿死我亦死矣。”妇闻之，大不忍，久乃言曰：“吾家幸温饱，固非为人作奶婆者，然闻若言，吾心惄然。吾生一子甫数月耳，愿以吾湩食若子，虽然，必归而告于夫。”言已，遽归以语其夫，其夫怒曰：“吾家幸温饱，岂为人作奶婆哉？”妇曰：“固也。然此儿死，其母亦必死，母子二命所关，岂容坐视？我则既言矣，君无阻我。”乃属其子于他人，使乳之，而自从戴妻以行。戴妻问：“月需钱如干？至中州当言于大人，必如约。”妇怒曰：“吾岂为人作奶婆哉？哀汝耳。虽自汴还楚，舟车之费吾亦自具，不需汝钱也。行矣，无多言！”遂发湖南，道湖北，而至于汴。莲溪夫妇皆感泣，曰：“微此妇，吾得有此孙邪！”厚酬之，竟不受。莲溪乃使其妻盛服拜谢之，又具盛馔，与之宴饮。数日，临行，语之曰：“归楚之费，知已备具。夫人高洁，超迈寻常，然太不为吾夫妇地矣！薄具车徒，幸勿却焉！”乃资送之以归。余谓此妇所为，类古游侠之士，趋人之急甚己之私，可谓奇女子矣。余大儿妇在河南时，闻之戴氏之人，其事盖不虚，惜不能记其姓氏及其乡里耳。

云南大理府城南十里，有观音阁，屹立巨石之端。石下镌老妇，作负石状，即《大理府志》所载妇负石也。相传昔有敌兵袭大理，将入境，见一老妇负此石而行，敌兵惊愕。妇曰：“此地之人，多有膂力。我妇人，又老且病，力弱，不能负重，勿笑也。”敌不敢前进，遂遁去。妇即置石于地，不知所往。后人知是观世音化身，因就石建阁焉。其事不知在何代，盖荒诞不足据，然阁中所奉观世音，则颇著灵异。咸丰丙辰岁，贼杜文秀踞大理十有余年，僧庐道观悉被焚毁，而此阁独存。同治壬申冬，滇抚岑公督大军环攻之，马星五观察驷良与焉。克城前十日，见城中有旋风抟扶摇而上，尘壒坋然从之，若云雾然。直至半空，又从空而下，分为二，由东西城绕城南行，复合为一，至观音阁乃散，众皆异之。岑公大营即在阁前，时贼穷蹙，谋伪乞降，伺间亡去。岑公梦见童子授以一册，云：“奉大士命，赍此授公。”启视，得二十八叶，每叶画一人，形像怪异，惊而觉。次日贼诣大营归命，问其数，二十八人也。公悟，召入，伏甲士帐下斩之，大理以平。公出赀修葺观音阁，纪其事于石。余闻之马观察云。

云南姚州龙华山有活佛寺，创自唐初，寺僧常数百人。忽有一行脚僧，自大理府鸡足山来，衣敝履穿，面目皯黣，言语不伦，若有狂易之疾。主僧姑留以执爨。居数岁，忽于岁除之夕，向主僧求归，且乞一力担荷衣装。主僧曰：“人方度岁，孰肯从行？鸡足去此且数百里，亦非一夕能达，姑俟明日。”而此僧苦请不已，主僧戏指弥勒殿所塑天王像曰：“四天王皆闲坐无事，令从汝去何如？”僧曰：“唯唯。”及元旦晨起，则四天王像竟失其一，此僧亦不知所往，咸共惊怪。翌日，闻人传说，距寺十里外普关山上有一天王像，走视之，果所失也。乃就地立庙，至今存焉。此亦马星五观察所说。观察即云南人，所说当不妄。然余按《夷坚志》载，饶州妙果寺有风和尚，一日向长老觅担夫去云游。长老曰：“门前有二金刚，汝持一个去。”僧诺之，以担挂金刚肩，金刚即随僧走。寺僧呼噪追之，风僧取担自负乘云去，金刚僵立田野中，人起殿盖之，名金刚寺，与此事绝类。岂古今事果有相同者乎？抑缁流附会古事，以自神其迹也？

卷十五

谭丽生，名鑫振，湖南衡山人。光绪庚辰，以第三人及第。辛巳岁，至杭州，居湖南会馆。四月上旬，游韬光归而得疾，数日稍愈，将成行矣。有人乞书大字，书未毕，忽胸膈作痛，遂呕血数升。如是五六日，吐出一物，长六七寸，不知何物也。于是日益委顿，其同年徐花农庶常，日日往视之。至二十三日，执花农手，呜咽流涕，豫索挽联，且使为像赞，并以其九岁之子所临《玄秘塔碑》授花农，微寓托孤之意。次日又往视，已垂欲绝矣。临终索酒，其犹子手进三爵，皆釂之。花农以一爵进，且泣曰：“视君之子，敢不如己之子。”亦釂之，遂瞑。生死之际，神识不乱，殆亦有夙根者与？岂其前世为灵隐老僧，故韬光一游，遂返其真宅也？丽生之来杭也，余适从湖上俞楼还吴中春在堂。已登舟矣，丽生闻之，遽命肩舆出武林门，至余舟中，以后进礼见。余未及答拜，订再见于吴中，不意其毁璧摧柯，如此之速也！闻其为人广交游，精翰墨，一生心血消耗此中。山木自寇，膏火自煎，杀君马者道旁儿，良可叹息。花农书来，详言其状，为之黯然。余适草笔记第十五卷，因记之。

湖北咸宁余氏有一婢，为主母所怜爱，有欲以为妾者，不许。其乡间有余翁者，薄有田产，粗给衣食，年逾四十无子，议买妾。又以买妾价昂，不如娶妻之省。闻余氏婢甚善，且其主人不责直，乃伪为娶妻焉者请于余氏。余氏欲一见其人，余翁自以年老，恐不当意，使其兄子往，乃许之。既成婚，婢不见新婿，而顾见一老翁在房中，久坐不去，颇厌之。坐至丙夜，婢不能忍，谓此翁曰：“夜既深矣，翁何久坐此？”翁不能答，而亦不去。良久，婢又促之，翁出，使其嫡妻以诚告之。妻入，自诡为嫂，谓婢曰：“吾娣胡不知邪？此翁即婿也。”婢曰：“否否，婿曩者至主家，吾曾见之。”嫡妻曰：“此翁之兄子也，翁使至若家相汝耳，岂汝主人以此绐汝邪？”婢惘惘不知所以，念既已至此，距主家又远，可奈何？遂从之。居数日，婢见所谓嫂者，时时在室，与其夫甚昵也，疑之曰：“嫂叔之间乃如是邪？”已而，又闻人呼其夫曰龙爷，呼嫂则曰龙妈，乃问夫曰：“呼汝龙爷何也？”翁曰：“龙吾小名耳。”“然则嫂为龙妈何也？”翁无以应。婢穷诘之，翁不得已，言其实。嫡妻乃好语之，曰：“诚诳汝，然自此汝两人为夫妇，吾则嫂矣。”婢曰：“不可。岂宜以我故，夺汝夫妇之伦，龙爷吾主翁，龙妈吾主母也。”事其夫甚庄，事其嫡甚敬。后其主人余氏闻之，怒

其欺己，欲返婢而绝其婚；婢不可，乃已。婢旋生一子，余翁夫妇大喜，三日洗儿，贺客满坐，名之曰贺得。然家中增益人口，而岁比不登，余翁又老病，需医药，乃大困。方农时，不能雇客作，婢以儿委嫡，自执耰锄，从事南亩，暑雨祈寒，不少休息。俄而余翁死，经营丧葬，颇不苟简。俄而嫡妻又死，婢曰："主翁主母一也，岂得有异。"亦如之。连遭两丧，薄田数亩半鬻于人，衣食几不给。赖贺得长大，助母力作，数岁之后，稍有赢余。乃豫畜一童女于家，以配其子。贺得年十七八，将为行合卺之礼，颇具酒食会亲友，吉期未及，寇警先至。时粤寇已陷武昌，分兵四出，咸宁亦陷，扰及乡间，贺得竟为所掠。于是所畜女仍归母家。母家请绝，婢曰："以三年为期，吾子不归，而后嫁之。"已而人皆藉藉，言贺得已死。婢终日哭，且病不能任耕作，无所得食。会其旧主人余母吕宜人，将从其婿樊君于河南，乃挈之至汴梁，婢遂居樊氏。其为人极和婉，侪辈皆爱之，然其思子綦切，久之遂若有心疾者。或独卧，或与人共坐，往往张目直视，曰："贺得来矣。"虽卧必跃而起，起而不见其子，则哭失声，辄晕眩仆地，久之乃苏。既而又有自咸宁来者，言曩所畜女已为其母家所嫁，则又大悲，病遂笃。临死之时大呼曰："贺得今日真来矣！"乃绝。于是人皆谓贺得实死，故其母临终见之，必其鬼也。然贺得实未死，婢死数载，而贺得自贼中脱归，樊氏乃予以赀，使以其母之丧归葬焉。贺得后娶一金陵人女，盖亦贼所掠至湖北者，夫妇皆勤力，家复温饱，且生数子矣。此事余闻之大儿妇樊，盖婢之主人吕宜人，即儿妇外祖母，余为作《余母吕太宜人传》者也，故知之甚详，此婢贤达，且一老节妇，乃其命途则何其多舛欤？然贺得之子若孙，蒙其余泽，不至落薄，则固可决矣。

湖北咸宁乡间一民家，于兵乱时失其子。有人教其母曰："可取汝子所著履置床下，其绚内向，每夜呼子名，子必能反。"已而果然。又二儿妇姚言，从前避兵乡间，其地曰周家湾。邻家一子为贼掠去，亦有人教其母乞四十九姓人家灯油、灯草，至夜然之，于人静后呼其子名四十九声，夜夜如此，声甚凄切。数月后，子果从贼中逃归，自言每夜闻其母呼己声也。然其子已在江苏之丹徒县境，相距七八百里矣。盖母子一气，自能感通，山崩钟鸣，固不妄也。

咸宁樊君，余亲家翁玉农太守之族也。宦游广东，卒于官。其子不肖，寄其父之柩于僧庐，而尽取其赀以去，不知所之。数载后，樊君之外弟以事至广东，樊见梦曰："吾子不肖，弃吾不顾，吾柩在某所不得归葬。今幸弟至，愿与俱归。"次日其外弟访之，果得其柩，然计道路之费亦颇不细，意尚踌躇。又梦樊促之，其外弟曰："輀车远涉，事甚非易。若启君之柩，而别为椟以盛君骨，归葬故茔，可乎？"樊曰："可。"濒行，又见梦曰："凡过关塞桥梁及高山大川，必呼我姓名，庶不淹滞。"其外弟悉从之。将至家，樊先一夕示梦于其家人曰："吾从外弟归矣！"观乎此，知狐死首丘，叶落粪本，延陵赢博之葬，虽达人高见，而孝子慈孙固不容存此心也。

咸宁余氏女既嫁而死。其母嫠也，老且病。粤寇将至，举家仓皇谋他徙。其母夜间独坐一室，忽见其女至，谓其母曰："遍地烽烟，行将安往？母又多病，不耐奔波，与其道路流离，不如死之为乐。"其母曰："诚然。吾自问生有何味，能从汝去，良所愿也。"旁舍之人，皆闻其母一人独语，而不闻其女语，但闻鬼声飕飕然耳。次日，问其母昨夜云何，母以告，犹不之信。越数日，其母竟死。

先祖母戴太夫人之侄孙骏伯茂才，早卒。其妻张氏生一女，曰慰生，适蔡氏而死。戴本德清人，然迁居湖郡数十年矣。咸丰庚申岁，粤寇犯郡城，戴氏谋他徙，张犹豫。夜间忽闻慰生疾呼曰："速去，速去！"如是者，数夕皆然。张遂决。此与余氏女用意迥别，殆由其母衰壮不同耳。然其后赵忠节公力守湖郡，居民稍稍复集，张氏仍回城中旧居。及湖城陷，竟死于难，惜不终从其女之言也。

咸宁樊氏女，许嫁李氏子，婚有日矣。而其婿病甚，婿家请改期。时女父远客于外，女母又早卒，虽有兄弟数人，皆非同母，略不顾问。女乃自主之曰："既已许人，固无他议。婿虽不幸，犹将往也，况病耳，庸何伤？仍请如期。"乃粗粗成礼。礼成，婿大委顿，幸女善事之。又逾数年，生二子而后死。女独居守志，抚其二子。乃其翁非人也，以女年少有姿首，嫁之可得重聘，谋夺其志。女知其谋，遁归母家，而其母家之事悉委之其舅氏。舅氏曰："若父以家事托我，所入不足给所出，今又增益人口，奈何？"女曰："固也，然我亦非坐食者，请舅氏即以我当一佣可乎？"于是蚤暮力作，不遑顾其子，一子殇焉。后其母家日益落，女自食其力以终其身。余大儿妇与此女为族昆弟，故余得闻之。孤苦穷嫠，茕茕白首，姑存之笔记中，冀不泯幽光耳。

余大儿妇樊之乳母刘氏，河南中牟人。嫁于湖北之兴国州，其夫与子皆前卒，常居樊氏。时余亲家翁玉农太守方知河南府，善遇之，颇有所蓄。忽有某甲自湖北至，自言为其夫兄弟之子，然族属疏远，固不可考矣。乃其事刘，则甚勤恳，抑搔疴痒，问衣燠寒，虽亲子有不若。刘甚喜之，将以为子。刘有妹亦佣于樊氏，谓刘曰："昔吾夫有亲兄弟之子，吾以夫亡往依之，哭于门外达旦，而不见收恤。今此人与姊远矣，何其亲昵之甚也？此必不可信。姊无为所饵！"嗣后甲至与刘语，其妹辄往参焉，使不得尽其说。会刘病，甲乃为赁屋于外，刘因言于主人，就外舍养病。妹又尼之，刘曰："人固有不同，妹将以此子为犹尔夫兄之子邪？此子于我至厚，我又无子，不从之去，而尚焉往？妹勿阻我。他日必不为妹累。"妹无如何，刘乃从甲俱去。甲有所善妇人，遂以为妻，与刘同居，居然母子姑妇矣。乃稍稍蚕食，刘之所畜既尽，伪使刘至某所就医，及暮而返，则甲夫妇不知何往矣。刘儽然一身，卒依其妹以终。嗟乎！羊肉不慕蚁，蚁慕于羊肉，醯酸不慕蚋，蚋慕于醯酸。刘氏愚妇人，固不足知此。乃其妹则何智也！三折肱知为良医，信夫！

仁和唐栖镇乡间有沈氏者，颇有资产。生二女，无子，嗣族人子为子。父母与约曰："所有田宅，悉与嗣子。其银钱、衣服、玩好之类，二女分之。"于是长女私计：无妹，则尽归己矣。一日与妹下楼，自后推之，坠楼下死，以妹失足告。其父母初不疑有他也。长女后归于劳氏，生子至数岁，辄死。其第五子之死也，妹附之而言前事，乃知诸子之死，皆其妹为祟也。后又举一子亦死，至第七子，得无恙。或劳氏尚不应无后，故延其一线与？然此子清狂不慧，所有财物皆为其随手散去，不及十年耗矣。后此子未死前一日，呼刀镊之工尽剃其发，亦可怪也。又闻其尚有二女，一最所怜爱，嫁于嵇氏，亦得怪疾而死。

胡氏，湖北人，故为倡，后倦于风尘，乃以其所生女嫁刘某，而从之居。胡颇有所蓄，刘夫妇善事之。不数年，胡所蓄尽归于刘，于是刘意日益怠，久之女亦偃蹇，不甚顾其母。胡老且病，委顿床褥，竟无过问者，虽饮食不时得，医药无论矣。胡愤恨而死。后刘所生子女，皆至数岁而死，死时辄曰："婆来矣！"婆者，其子女呼其外祖母也。乃知胡为祟云。此与沈女事相类。传曰：子身之贰也，报之于其子女。亦犹报之于其身矣。

唐西镇王氏二女，并许嫁于姚氏，父母俱亡，无所依赖。其一女所许之姚氏，故与王氏有连，盖姚氏妇于女父为舅之子，外兄妹也。乃先取其女以归，而蓄之母氏，实女之祖母家也，戚党相依，女甚安之。其一女所许之姚氏，则初无瓜葛，而亦以为请，王氏之长老不可，曰："俗有童养之例，小家则然耳。衣冠之族，不应如此。"姚氏固请，乃许之，使待年于夫氏。初至亦甚相得。而姚有女工为谗䰟，其姑入其女之言，遂憎疾之，久而弥甚。后避寇难，邂逅见德清蔡氏女，爱之，欲聘为子妇，乃逐此女，仍还母家。使媒氏告王氏之长老，以女游惰，绝其婚。俄姚氏子以暴疾死。死之日，彼姚氏之妇与女父为外兄妹者，见女父自外至，呼曰："二妹，吾已捉毛毛去矣，敬使妹知之。"毛毛，即姚氏子之小名也。夫绝其婚，未伤其命，似不应遽杀其婿。且以谗言构其女者小姑也，婿何罪乎？然世俗于童养之女，往往虐遇之。盖女子而至待年于夫氏，其孤苦可知。既无顾忌，遂相凌践。君舅君姑，本非骨肉；女公女叔，竞构萋菲。饮食每至不周，鞭棰在所恒有，饮恨吞声，宛转而死者，比比然也。王女之父之杀其婿，或亦得请于神矣。观其呼彼姚氏妇而告之，盖假此以警彼也。呜呼！风俗浇漓，人心凉薄，则鬼神之事，固有足以辅政教之所不及者矣。

洛阳县令秦某，以事至汴梁，久留不返。其妻在署中，与女及赘婿同居。俄秦在汴梁大病，妻往视之。妻故有一婢，爱之等于女，居处必与偕，至是因仓卒不及挈。此婢留居署中，而婿频烦役使之。女疑其有私，欲杀婢，伺婢睡熟，以翦刀刺之，力薄不能遽断其吭，劙斮良久，血肉狼藉然后死。遽以棺敛之，舁置野外。比及秦妻返，家人皆见，独不见此婢。问之，女以暴疾死对。其旁有一长橙（都邓切，几橙也。见《广韵》四十八嶝），忽起而人立，且行数步。正共骇异，一小婢哭而跪秦妻前，曰："主母不知邪？婢子死矣，死甚苦！"秦妻惊曰："汝即某邪？"曰："然。"乃具言其事，且曰："主人之女夫，亦即主人也，有所役使，敢不承奉。其有无私情，固不可知。至于婢子，循分执役，实无他念。乃不加察，遽施毒手，睡梦之中，横被翦屠。杀人者死，虽逃王法，岂无冥谪，今已得请于神，必索其命。"秦妻抚之而泣曰："汝诚苦矣，然吾平日待汝不薄，幸以吾故，曲恕吾女。"婢曰："此固不能。虽然，婢子不敢于主母之前加无礼于女公子，一离膝下，恐不复能忍矣！"言已倒地，扶起复问之，则茫然不知所对。秦妻于是为此婢大作佛事，冀仗佛力销释冤愆。此事盖在咸丰初，至今二十余年，未知其女无恙否？然恐秦妻死后，终不得幸免也。

中牟县典史张某，疽发于背，召巫者视之。巫出而语人曰："张公必死矣。吾至冥中，见其父母甚怒，言其子不孝，闻父丧不发而之官，及其居官，又贪暴无人理。今在冥中受罪甚苦，导吾至一处，见张公裸而仆地，其背上凿一小孔，实薪蒸于中，焚其脂膏。岂有如此而得活者乎？"不数日，张果死。死后有人自其家乡来，乃言张甫补官，父即死于家，张秘不言，仍挈妻子赴任。此事其乡人固有知之者，然在河南，则莫之知，在中牟更莫之知也，而巫乃能言之。然则其所见情状，必非伪造矣。

《清异录》云："菌蕈有一种，食之令人得干笑疾，土人戏呼为'笑矣乎'，不言其可以致死也。然此菌实有毒，笑而不已，久之必死。余居吴下马医科巷，邻潘氏有一媪，其妻母也。食菌后觉腹中有异，乃至床上卧，俄而吃吃笑，俄而大笑，惊谓其女曰："殆矣，吾食笑菌，死矣。"其言虽如此，而笑仍不绝声，未几起而立，旋仆，遂伏地狂笑。其女见此状，惊惶失措，以余家时有药饵馈送邻比，乃踵门问焉。余二儿妇检视沪上所刊经验良方，知食笑菌者，薜荔可以治之。墙头适有此种，乃采一束，煎汤与之饮之，须臾笑止。至今无恙。

咸丰间，粤贼陷浙江绍兴。诸暨之包村有义民包立身起乡兵，与贼相持几一年，杀贼无算，浙东西人归之者甚众。及包村破，乃尽歼焉。有魏某者，亦绍兴人，自包村逸出，为贼所追，自其后以刀连斫之，而首不殊。又一贼自前解其衣扣，欲使受刃，而衣扣纠缠不可解，乃以利刃刺其喉。魏仆地，颈血模糊，贼以为死矣，委之去。而魏实未死，俟贼去远，复起立，以手扶其头而行。行数里，稍一释手，首忽下坠倒悬于膺，大惊，仍掀之起，按捺颈上，幸不复坠。然饥甚，盖不食饮者数日矣。偶掬溪水饮之，甘如饴，见田间有黄稗，采而生食之，其香美不可名言也。数日至其家，竟不死。初时每食，尚有热气霧然自喉间溢出，盖即贼刃所刺处也，久之创合，亦不复然矣，惟头稍偏，常若左顾耳。其嫂佣于杭州许氏，余次女家也，故得详知之。异哉！贼斫不死，神扶持，裴公圣相故然；一介细民，何以致此，岂其人有阴德邪？《太平广记》卷三百七十六引《广异记》

云，太原王穆，唐至德初于南阳战败，贼以剑自后斫穆，觔骨俱断，惟喉尚连。初冥然不觉，食顷乃悟，而头在脐上，遂以手力扶头附颈，须臾复落，以发分系两畔，左膊发解，头坠怀中，复系发正首，行四十里。麾下散卒见之，载还军，养病二百余日方愈。绕颈有肉如脂，头竟小偏。与此事绝相类。然则《广记》所载，尚有郑会、邵进等头断而仍活者，亦未必竟无其事也。

江西有谭仙姑者，不知何时人。或云孝女，或云贞女，盖女子而夭折者，其事不得而详也。在江西颇著灵异。嘉庆、道光间，湖北大旱，或言江西谭仙姑求雨最灵，乃往迎之，以纸书谭仙姑之位，置肩舆中。复使人执雉尾导其前，言神所凭依也。神至，果得大雨，于是遂为立庙。其后祈报者无虚日。遇有水旱偏灾，乡民辄迎其神祷焉。有舆夫戏言："空舆耳，舁此何为？"言甫出口，神舆顿重，压此舆夫仆地；再舁之，不能举矣。咸知获罪于神，使叩首谢过，乃复如初焉。余按陆鲁望《野庙碑》云："江浙间山椒水滨多淫祀，妇而尊严则曰媪，女而容艳则曰姑。然则此风自唐已然矣。惟闻谭仙姑之庙，凡素行不修者，皆不得入，入必为神所谴。有三妇人入庙瞻礼，归经路厕，旋风忽起，粪秽激射。中间一妇人衣裙皆污，而前后两妇相去咫尺，略不霑濡。群以为异，后知此妇素悍也。然则如谭仙姑者，尚不失聪明正直之义，或未可以淫祀例之与？

孟县刘某，生二子，皆成立矣。又娶妾，生一女，女患目疾，使巫视之。巫曰："祖坟风水与此女不利，不迁葬，目且盲。"妾乃与刘计，将如巫言。二子执不可，曰："巫言固不可信，吾家幸平安，祖坟年代久远，岂可轻动？"而妾日夕聒其夫曰："吾无子，止此一女，不幸而盲，是无女也。二子但知自为计，君幸为我计！"刘纳其言，乃不与二子谋，故使二子他适，即发祖坟。甫起其棺，而女在家大叫，登时目盲。迁葬之后，刘不久死，二子亦相继死，遂无后。余按《仪礼·丧服篇》"改葬缌"，是古人固有改葬之礼。然郑康成注曰：谓坟墓以他故崩坏，将亡失尸柩也。是古人改葬，非如后世之以风水起见。惟唐李阳冰《栖先茔记》，则实用方士邵权之说，谓干温冥之禁，非窀穸攸宜，盖唐时已有此等谬说矣。《春秋》庄〔三〕(二)年，书"葬桓王"，《公》《谷》皆以为"改葬"。何劭公谓恶录之。仁人孝子无轻言改葬哉！

绍兴乌某，私其婢，生一子。妻恶之，归其婢于母家。婢乞以子从，许焉。婢嫁于房氏，子亦从之，遂为房氏子，不知有乌矣。后乌妻死，无子，乌欲返其子，时婢已死，请于房氏，房氏不可。有术者为乌谋曰："吾能致之。"于乌氏祖墓之前，削木为杙，埋其左畔。旬日后侦之房氏，则其子左目盲焉，乃使人告曰："不归乌氏，右目亦且盲。"未信。复削木为杙，埋其右畔。旬日后，其子右目亦盲矣。大骇，就乌问故，乌谓之曰："尔实吾子也。"因告以术者所为，曰："尔非吾子，则乌氏之墓何预尔房氏之子哉？"子乃泣下，愿归乌氏。房氏知不可留，亦听之。于是先起左杙，后起右杙，旬日之间，两目复明如故。

绍兴城中有天官第，相传为吏部陈公宅。陈先官江西，曾至贵溪龙虎山谒张真人。有童子献茶，失于碎其杯，真人怒，命左右执之去。陈曰："童子无心之失，可恕也。"真人首肯，命释之。后陈老而家居，有老人求见，以玉如意献云："此玉可御火灾。昔蒙活命之恩，今效衔珠之报，幸勿却也。"陈惘然不识所谓，老人曰："曩日真人府中献茶童子，即我也。微公一言，必为真人所斩矣！"陈因诘其姓名，老人曰："实告公，我乃龙也。天下之龙，各分疆域，亦如人间州县。然其未有分地者，必先服役于真人府，役满乃得受地。我已役满，奉真人文牒，来为此地龙王矣。"陈曰："君既龙王，可容我一见真身乎？"老人曰："可。"期于某日至瓜子湖相见。瓜子湖在绍兴南门外，广六七里，其西岸故有龙王庙。陈届期至庙中，凭栏而望。时方盛暑，烈日当空，万里无云。午后忽起微风，俄而风甚，黑云四起，转瞬之间，雷电大作，急雨骤至。湖中白浪滔天，遥望有一物蜿蜒而出，长十余丈，粗可数尺，在水际转侧不定。初时止见其身，不见首尾，后微露其爪，形如鸡距，色黑如漆。旋又露两角，未几，并首亦全见，与世间所图画不甚异也。向陈若叩首者，陈亦举手答礼。已而复没于水，雨止风定，晴霁如初。陈归，以其所赠玉如意缄庋梁间，每遇火灾，辄至陈第而灭，故至今存焉。此事乃沈君祖炜言之。吏部陈公，不知何人，案头无《绍兴府志》，不可考也。其情迹颇近荒诞，盖故老相传如此。沈君即绍郡人，言之凿凿，姑为记之。《齐谐》志怪之书，原不必其为信史也。

沈君祖炜又言：昔有航海者，帆风而行，正极顺适，忽闻其后声如怒雷。回顾，见波浪汹涌，一大鱼尾舟而来。张其口，峆岈若巨壑，皓齿排列若霜戈雪戟，一噏一辟，海水从之出入，洪流澒瀁，涛作风兴。舟人大恐，而鱼行益近。时舟中有猪百头，羊半之，米面称是，乃谋以此等物稍稍掷与之，冀其得食则止。始而猪羊，继而米面，随投随食，在鱼不过一哆口而已，不费咀嚼。须臾诸物皆尽，无物可投。鱼意虽未餍，而其腹亦似果然，缩鳞卷鬣，悠然而逝。舟中人乃相庆，若更生云。此所谓吞舟之鱼，在海中固有之，不足为异也。

沈君又言：其友陈姓者，曾至台湾。一日，见海面有青气上腾，须臾四散，因问舟人："此何物？"舟人曰："皆蚌也。群龙欲夺其珠，故逃耳。请看后面，龙至矣。"语未已，果见群龙数十，或青或黑，四面飞去。

湖北武昌县所属有狼子湖，故多鱼，渔舟聚焉。光绪辛巳四月朔，雷雨交作，见云雾中隐隐有物，众以为龙，皆伏而观之。俄霹雳一声，此物下坠，雨亦旋止。逼视之，乃大鲢鱼也，长丈余，其头尚仰视，似未即死。渔人或以叉籍之，仍不动，再籍之，始垂首而毙。于是居民麕集，各持刀割其肉去，烹而食之，味甚肥美，亦无他异。此事见上海所刊新闻纸，因上二事类志之。

湖北武昌有杨姓者，设肆于汉口，夫妇皆居肆中，年逾四十，尚无子。其弟有一子，杨夫妇皆甚爱之，言于弟，欲以为嗣，弟亦许焉。杨妇每自汉口回家，辄为

儿制新衣履，且多以果饵饲之，儿视伯母如母也。某年杨妇回，抚爱此儿与平时无异，居已逾月矣。一日，儿至妇卧室，嬉戏甚乐。妇忽出，至厨下取刀而入，力斫儿。儿大叫倒地，未死，又连斫之，乃死。其弟夫妇闻声趋至，见状大惊，曰："谁杀吾儿？"妇曰："我也。"弟夫妇莫测其意，惟抱儿而哭。久之，妇亦抱儿而哭。弟夫妇因问："嫂何故杀儿？"妇曰："吾讵知之邪？儿死，吾亦不欲生矣。"以头触墙壁，欲自杀。弟夫妇反共劝慰，曰："固知嫂无他意，此必别有故。吾夫妇年尚少，儿死可再生。愿嫂无介意！"妇乃出所制衣履，为儿著之，且买良材为作棺椟。既敛，妇百计求死，弟夫妇防之甚严。城外故有田宅，妇托故至城外，弟夫妇亦从之往。妇乃绝食，弟夫妇执饮食苦劝，曰："嫂不食，吾二人亦不食。"妇不得已，为举箸，然曰："吾杀此儿，何面目见尔夫妇！且亦何以见吾夫哉！吾夫妇老矣，不能生子，万一尔夫妇竟无子，杨氏血食不以吾斩乎？"其弟夫妇知其必自杀，使人旦暮守之，刀绳之属皆为藏弃。妇伺守者稍懈，取竹一节，踏碎之，以竹末自刺其喉，断吭而死。此妇之杀此儿，必有厉鬼凭依之。袁子才先生《新齐谐》载有舅杀其甥事，与此类也。

朱某，苏州人，设肆于临顿路。咸丰庚申年，贼陷苏州，朱于道路间得人家所弃女子，遂收养之。居数载，女年十六七，遂以为妻，时朱则年逾四十矣。生子女数人，长女嫁于湖州，子皆学贾于外。一岁，妇携其二幼女至湖州视其长女，久而不反，朱使人问女，言母归数月矣。朱各处侦探，杳无踪迹。久之，有人言于金匮县见其妻。朱使导往，则其妻果在，盖已别从一人矣。朱讼于官，判归朱，未几又亡去，朱郁郁不乐。又以道路往返耗其资，不复能设肆，恒至余家助爨烹之役。婢媪辈言其事如此。老夫女妻过以相与，在朱诚不为无过，然既生育子女，且皆成立，乃舍之而去，遂同陌路。杜老诗云"轻薄桃花逐水流"，此女之谓矣。

余家有佣媪朱氏，亦苏州人。当庚申之乱，负其一子一女仓皇出走。已而惫甚，度不能兼全，拟弃其女。而女已跁跒能步，每置之地，辄牵衣不释，不得已，仍负之行。至一桥，高甚，朱乃置其女于桥堍（堍，俗字，然吴文英词云"乍凌波断桥西堍"，则宋时已有此语矣），疾负其子度桥而去。行数十武，犹闻其女在隔岸唤母呼兄也。及乱定，朱复还苏州，积佣值，颇有所蓄。为子娶妇，而女家索陪门财，其余衣裙钗钏，所费颇巨，数年积累，一朝而罄。妇至，又不顺其姑，时有谇语。朱每为余儿妇辈言之，辄呜咽而哭。计此妇生年正在庚申之后，或疑即其所弃女转世也。虽出臆度之辞，不为无见矣。

沈某，亦苏州人，当兵乱时，逃至上海，颇有口辩。泰西人之商于沪渎者，延之至其寓，使佐会计，大有所获。偶见一舟人妇，艳之，欲娶为妻；而此妇喜其多金，亦愿委身，惟故有夫在，计无所出。妇有所善妇曰长子者，素以姊称之，因与谋焉。长子曰："易耳。"乃赁其舟，伪欲如某处。至黄浦，风浪颇急，舟人持篙立船头，长子曰："帆太高，宜下之。"亲出指点，突挤舟人坠江中，反号呼拯救，则无及矣。妇既丧其夫，遂归于沈。及乱定，沈与妇返苏州，生计充裕，甚自得也。妇忽得怪疾，辄自语曰："来矣！来矣！"遂瞑眩而仆，如是者几年余。一日张目曰："今日真来矣！"仆地遂绝。长子仍居沪上，于妇死前数日，忽若与人争辩者，曰："此尔妇之谋，何预我事？"又曰："无多言，从尔去。"遂赴水而死。

苏州又有陈氏子者，当兵乱时，随其母避乱至上海。一日语母曰："门前大树上有红衣人招我。"母叱曰："勿妄言，目眩耳。"次日，陈子竟攀援登树，坐杈桠中，俄枝断，坠地死。大儿妇因言，其同乡余氏女，方与母食，食毕，投箸遽出。乡俗谓"饭后不饮茶，所食不化"，母乃呼其子曰："汝焉往？且饮茶去。"子曰："门外有人呼我，我出即返耳。"匆匆出门，投水而死。此等事，殆所谓夙冤者与？

湖北咸宁余氏女，嫁为石氏妇。石故无赖，日事饮博，余女生一子而卒，余氏收而蓄之。既长，使出而学贾。其子颇勤谨，师甚爱之，垂三年矣。石闻其子稍有所蓄，又余氏所具衣装冬夏皆备，乃自诣其师，欲以其子归。师留之，石不可，曰："吾子与汝为徒耳，非与汝为奴也，汝安得留？"师知不可夺，厚赠而遣之。其地距石所居三四百里，石挈其子至半途，适阻小水，乃赁一舟尽载所赍。父子俱登舟矣，石语其子曰："吾遗一物在某处，可往取之。"子登岸至其地，遍觅无有，将返问之父，比至水滨，则舟已开矣。沿岸追寻，无所睹，乃大窘，儽然一身，进退俱不可。不得已，乞食于途，久之跖穿膝暴，胫骨腐烂生蛆，病不能行。群丐怜而饮食之，得不死。有咸宁人过其地，或告之曰："此子尔同乡也，能挈之归乎？"其人就而问之，曰："是吾乡人余氏之甥也，吾归当为言于余氏。"及归，如余氏告之，余氏急使人迎以归，已憔悴无人状矣。持养数月，乃始能行。后余氏又使学贾于他处，戒之曰："汝父若来，勿再为所诳也。"夫道路之间，杀越人于货，尚且有之，况止于欺诳，又何足异！所异者，以父诳其子而取其资，是不可以人理论矣。余书为搜神志怪而作，然记及此等事者，人无人理，人即妖也，正不必魑魅罔两，然后可铸之禹鼎也。

咸宁余氏有一妇，不知其母家何姓也。妇极短小，坐椅橙上，足不及地，然性柔婉，舅姑皆喜之，夫妇亦相得。久之无子，妇语其夫曰："我自度不能生育，君家又贫，不能纳妾媵，不如我死，君得续娶。虽有纁雁之费，较买妾为省也。"夫曰："是何言与？"而妇自是遂阴有自杀之意。乃归宁，从容语其母家曰："妇人内夫家，外父母家。既已嫁人，其生其死，无与父母家矣。每见人家因女死，辄登夫氏之门，相嬲不休，此最无理。不幸我死，愿吾家勿蹈此恶习也。"其家曰："汝幸未死，何出此不祥语？"妇笑曰："我未死，故及言之，若我死，尚及言邪？"及归，又语其夫："万一我死，君勿伤悼。续娶得子，我死胜于生！"夫初不知其有死志也。越数日，乘人不觉，竟缢而死。余氏大恸，母家之人果无一言，反相

劝慰，此妇可谓贤矣。其夫续娶，亦无子，惟所娶者装送颇盛，余氏赖以温饱。后嗣族人子为子，已抱孙矣，亦足慰此妇于地下乎。

《列女传·母仪篇》云：古者妇人妊子，目不视于邪色，耳不听于淫声。此特言胎教之法耳。《博物志·杂说篇》云：妇人妊娠，不欲令见丑恶物异类鸟兽。又云：不可见兔，令儿唇缺；不可啖生姜，令儿多指。此则近于避忌之说，然犯之亦未必遽验也。独湖北妇人妊子避忌最甚，有所谓换胎者，言所见之物，人其腹中，换去其本来之胎也。故妇人妊子，则房中所有人物画像，悉藏弃之。或以针刺其目，云其目破，即不为患矣。有一妇卧室县一美女像，及生子，厥状肖焉。美女屈右臂，伸三指，作指物状，此子亦屈右臂，伸三指，终身如此。又一妇偶观优，及生子，头上有肉隆起，如戴高冠，两耳旁各有肉一片下垂，如以巾幂之者然。因忆观优时，有优人之冠如是，为其换胎矣。其地每有游僧，担荷衣装，乞食村落，担上有弥勒像，此则尤在所忌。孕妇见之，生子必肖弥勒像矣。故此僧所至，村人辄噪而逐之。孕妇或不及避，猝与相遇，则坐地上，自解其履，以左履换至右足，右履换至左足。此僧亦必将所荷之担，从右肩换至左肩，从左肩换至右肩。如此相持，及人众咸集，逐此僧去，乃得无事。其理真不可究诘也。

中牟县有兄弟二人，谈者失其姓名，兄弟同时病死。俄其弟复苏，则实其兄附之而生也。弟妻引之入室，不可，却入兄室，兄妻又拒之。乃徙居于外，旬日之后，气体充实，如无病人。而一入内，则娣姒皆避之。不得已，出家为僧焉。按段成式《酉阳杂俎》载：上蔡县李简病卒，托汝阳县张宏义身以生，并引扁鹊易鲁公扈赵齐婴之心，及寤互返其室为证。扁鹊事未知出何书，段博极群书，必有所本也。是此等事，古固有之，古但谓之易心。《太平广记》再生部则谓之易形，至今人则谓之借尸还魂。按《金史·五行志》，大定十三年正月，尚书省奏："宛平张孝善有子曰合得，大定十二年三月旦以疾死，至暮复活，云本是良乡人王建子喜儿。而喜儿前三年已死，建验以家事，能具道之。此盖假尸还魂，拟付王建为子。"上曰："若是则奸幸小人，竟生诈伪，渎乱人伦，止付孝善。"此借尸还魂之事之见于正史者也。余尝论死生之事，以为鬼神之说，圣人固言之。吾人束发读《中庸》，即知"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安可不信？至轮回之说，圣人所不言，惟《列子》书言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此为佛氏轮回之说所祖。后世若羊祜、顾非熊事，炳然记载，即世俗所谓投胎者也。实则投胎犹之借尸耳。人之初死，一灵未泯，或适遇初产婴儿，一无知识，附之而生，则谓之投胎；或适遇新死之人，形骸未坏，附之而生，则谓之借尸：其理一也。不可谓竟无是事。然必谓人之生死悉如是，则又不可矣。

元吴自牧《梦粱录》云：杭城小民家，多无坑厕，只有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瀽去，谓之倾脚头。按此俗，今苏、杭皆然。杭州有一细民，以倾脚头为业，因出入于横河桥许氏。许故钜族，民人其家，辄慕之曰："吾死后得生许氏，虽数日而死，吾亦乐之。"后许氏一妇孕，将产，梦见是人来，遂生一子。使人问之，则是人果即于是日死矣。许氏素闻其语，咸知即是人托生也。子生七日而殇，其愿虽偿，其生何太促欤？

无锡杨氏女，许嫁江西程氏子。程故钜族，而程子因父母早亡，自幼失教，既长则骄乐佚游，从流忘反。程之长老寓书于杨，愿为赘婿，庶有所检束，杨氏许之，然不与女言其故也。程书在书室，为女所窃发，遂得其详，郁郁不乐，寖以成疾。及程子至，翩翩裘马少年也，而举止轻浮，语言謿谇。女知所适非人，疾益增剧，程子殊不顾瞻。晨出则至暮不归，夕出则达旦未反，非博场即倡家也。如是年余，其所赍罄矣，并女之奁中物，亦且垂尽，自是女病益笃。临死前一日，已沉沉若死矣。程子偶入视之，见女腕上有金条脱一事，捋取而去。已而婢媪辈见失此物，诧曰："谁所廋邪？"将议大索。女犹知之，微摇其首曰："不必寻矣。"女死，程亦辞去，不知所之。后杨氏次女婿秦君至京师，见之于正阳门外，则已为匄矣，叹曰："吾僚婿也，乃至此欤？"赠以银十两，裘一袭，且曰："亟还江西。果行也，当为办装。"程曰："尔为尔之官，我为我之匄，何预尔事邪？"不顾而去。此子甘处下流，真别有肺肠者。其初至杨氏为赘婿也，杨氏宴之，且陈梨园之戏。优人进点（唐崔令钦《教坊记》云：凡欲出戏，先进曲名，上以墨点者即舞，不点者即否，谓之进点），程点《拾金》。《拾金》乃乞儿事也，众宾愕然。或病其不祥，或赏其通脱，而程竟以乞儿终，非其朕兆与？

山东有陈媪者，老寡妇也。有二子，其长子甲早卒，而甲妇甚贤。甲死后遗有千金，贷于人而食其息，姑妇二人颇足自给。次子乙及妇均不孝。陈媪自从甲妇居，乙不顾问。无何，甲所遗千金尽为人干没。甲妇无以为生，郁郁不乐，久之遂成迷惘之疾，饥饱寒燠皆不自知。媪怜之，昼夜调护之，又苦无食，力作以自食。甲妇之母族谓陈媪曰："此非可长也，且以久疾累尊章，岂母家无人乎？"迎之归。媪自是从其次子居，乙夫妇虽不乐，然无以拒也。而乙妇悍甚，乙亦畏之。乙恒外出，乙妇亦时还母家，每为姑具五日之粮，则其返也必十日；具十日之粮，则其返也必二旬，媪于是恒不得饱。甲妇虽还母家，然犹念其姑，月必一来，来必居数日。每日巡行庭除间，见地上破瓴甋，或败絮、或故纸、或枯本朽株，一一拾起，以奉其姑。且呼之曰："娘，俟此等物化为金银，我与娘皆不饿死矣。"邻舍人闻之，皆为叹息。而乙妇殊厌恶之，不为具食。媪节食食之，故不能久留。留数日，辄好言遣之，曰："吾儿家去，勿念老身。"如是者十余年矣。陈氏之邻，故客舍也，会有达官税驾于此，以病小留，尽得其状，叹曰："是其罪在干没者。夫两嫠妇所恃以活命者，而干没之，此非人矣。"命有司穷治其事，悉反其金。陈媪得金，亟召甲妇告之。甲妇见多金，大喜，神识顿清，夙疾若失。仍奉姑同居，且嗣族人子为子，娶妇生孙焉。乙客死于外，乙妇挟其

资再嫁，而后夫好饮博，不事恒业，不数年，罄其所赍。俄后夫亦死，乙妇不能自存，乞食于路，甲妇时时饮食之，未几以病死。

张翁，闽人也。少时至河南中牟县访所亲，而所亲已他去，遂留落不得归。久之无以为生，乃鬻其衣装，得钱万余，设星货铺于市廛间（星货铺，见李济翁《资暇集》，言列货丛杂，如星之繁）。会有某翁者，亦闽人，游于市。与之语，闽音也，喜曰："吾同乡乎？"因叙桑梓之谊，时与往来。见张翁诚实，乃谓之曰："如此琐琐，岂足生活？君旧时在闽，曾作何业？"张曰："吾旧学于药肆，颇亦有年。"某曰："然则启肆卖药，岂不胜此？"张曰："固也，苦无资耳。"某曰："以吾之资，藉君之力，同启一肆，有利均之。"次日，即出千金授张，曰："好为之，吾今有事且回闽，异日再相见。"张于是即在中牟启药肆焉，买药者踵于门，利市三倍。张虽一钱之人，必籍之，岁终会计，有所赢余，则分为二，曰："此肆吾与某君共之也。"而某君竟不复至。张自至闽访之，亦不得其人，归而叹曰："吾何以报某君乎？"乃辜较某君岁所应得，别储之，榜于门，大施舍。病者药之，物故者櫘之，寒饿者衣之食之；岁大无，振之行之；数十年不倦，中牟称善人焉。后其家益饶衍，其子于同治壬戌入词林，咸知其为行善之报。惟所谓某君者，见首不见尾，亦殊可异也。

余外家临平姚氏，其疏族中有一妇，于吾外王父为尊属，余不及见矣。传闻其生前姣丽无双，且双趾纤小，每制履倦，则以铖线插髻上，帮帛垂耳后，才如一叶，人不见也。以故不良能行，行必以婢媪扶掖之，姚美人之名闻于乡里。今临平有地曰美人埭，以此妇名也。其子妇悍甚，恒与其姑立而谇语，妇懦不能与争，郁郁久之，竟雉经死。妇工翰墨，临死自书一纸，详述其子妇勃溪之状，置怀中。其子搜得，燔之。其子妇曰："凡缢死者，下有遗魄，不掘出，且为祟。"乃掘地深数尺，果得如炭者一段，亦燔之。余幼时曾过其家，家尚温饱。乱后复访之，则无一人矣。有字蓉斋者，于余为舅氏，为贼掠去，不知所终。嗟乎！其先世有此等事，而望其子孙之克昌，则是无天道矣。

道光间，临平乡间有一妇，中年以后得一怪疾，口不能言，肢体不能运动，其耳目亦似无所见闻，昼夜卧床中，块然似已死者。而肌肤仍温和，口鼻仍有出入之息。使医切其脉，盖无病也。其子妇辈按时以糜粥饮之，尚能下咽，饭则不能咀嚼矣。如是五六年。一日晨起，饮之不受，抚之则冷，始知其已死也。其时喧传，以为奇事。余按纪文达笔记中有一事，与此相似，但彼男子，此妇人，为异耳。文达谓其心死而形生，余则以为此乃魂去而魄存也。《左传》载子产之言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余尝以火譬之，人之形质，犹聚薪蒸而束之也。置火于中，俄而薪化为火，此即所谓"人生始化曰魄"也；俄而炎炎焱焱，光焰上腾，此即所谓"既生魄，阳曰魂"也。人之死也，魂升而魄降，亦犹灯之熄也，烟上散而煤下坠，乃其常也。若此妇者，其魂已去，而其魄犹存，正如光已灭而火未绝耳。因记姚氏掘遗魄事，并记此事，且说魂魄之义如此。又魂魄者，生时之名，若死后则为鬼神矣。孔子曰："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焄蒿凄怆，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可知生为魂魄，死则魂升而为神，魄降而为鬼，盖魂升魄降，姑以生时之名名之。其实，魂者火之光也，死而升者止其烟也；魄者火之所以为火也，死而降者止其煤也。观姚氏所掘其形如炭，正可证明其理矣。

唐西镇人伊介春，有女曰翠姑，自幼许嫁木氏子。木所居曰锁条桥，相距非远。后木氏家日落，介春私与其妻议，欲绝其婚。翠姑微闻之，郁郁不乐。咸丰之季，贼陷杭州，乡间皆大乱，介春率妻女奔沪渎，遂别为女相攸，有成议矣。翠姑知事迫，缢而死。此事余闻之二儿妇，适草笔记第十五卷竟，因记之卷末。虽其事平平无奇，似不合志怪之例，然稗官小说，未始不以表章节义为事。先大夫《秦淮烈女篇》云："我无风化权，仅操笔一枝。"余笔记中载此等事，犹此意也夫。

卷十六

武林徐氏，为浙西望族。其故第在姚园寺巷，乱后虽毁于兵火，而门楣及听事无恙。圣祖御书"凛存堂"额及"清德镇俗"额，高宗御书"清慎可风"额，至今犹存。余门下士花农庶常琪，乃文穆公来孙也，稍加葺治而居之。余每过其家，辄兴故家乔木之思。偶阅定远方莲舫太守《燕余偶笔》，载其家文敬公轶事云：文敬之封翁居钱唐江边，每子午潮退，将沿岸数十里水族，亲扫入江，自少至壮无间。一夜潮极大，巡江武官见火光一团，涌入徐氏，叩门以告，适文敬公生，因以潮名。及观平江李次青廉访《国朝先正事略》，则云：钱唐徐文敬公，先世业渔。公生日，江潮大上，一舟为风漂没。封翁急拯之得免。僦舟者为闽省孝廉，入都应试者也。翁延至家，致鸡黍之敬。次日洗儿，请孝廉命名，以江潮之异，名之曰潮。其后孝廉累不第，而文敬早达。分校会试时，孝廉竟出其门云。此二说未知谁得其实。花农距文敬已六世，恐亦未必能详矣。花农之生也，其先德若洲先生梦一道士化为鹤而生，故小字鹤根，意花农亦生有自来者与！

徐花农云：吾家旧祀花园土地。相传文敬公晚岁家居时，招邻叟饮，一叟年最高，延之首坐，叟辞。公曰："君乃吾乡老土地，何辞焉？"叟笑而就席。老土地者，杭人谚语犹言前辈耳。是夜，公梦叟来，云："公命我为土地，愿即公花园中乞一席地，公其许我乎？"公愕然而寤，犁旦使人侦之，则叟死矣。问何病，其家曰："叟固无病，但自言欲往徐氏，如是者三，遂卒。"公叹息久之，祀之于后圃。游戏一言，遂为鬼神所凭藉，卿相造命，信矣！

花农又言：文敬公未达时，为赘婿于同里殳氏。殳

媪以公贫，弗善也。殳夫人卒，公遂归江干故居。一日，殳翁遇诸涂，曰："尔以吾女亡，遂不过我乎？"强邀俱归，于殳媪前亟称公贤，媪微哂。翁曰："尔不嗛于此子乎？吾行且妻以次女。"媪怒甚，曰："尔好为之，吾不与闻。"翁曰："敬诺。"遂以次女为公继室，媪无如何也。公不复居殳氏，与夫人俱归。他日夫人归宁，偶语诸嫂曰："今日肩舆及门，触于枨，几覆。"嫂曰："吾家荜门，安容高车？"夫人曰："庸讵知吾不高车乎？"诸嫂皆干笑，曰："尔乘高车来，当毁垣以迎之。"夫人遂辞去。及文敬公贵，夫人始再至母家，诸嫂置酒相款洽。夫人从容语诸嫂曰："垣未毁乎？"余谓江氏槟榔之诮，韦家鹳雀之称，士方贫贱，见轻于妻族，自古有之。史家载此等事者，欲使人知白屋之中大有青云之士，勿以高门鼎族而蔑视寒微耳。余记殳夫人之言，亦此意也。

杭州姚园寺巷有旌德观，祀疫神曰温元帅。按元人吴自牧《梦粱录》已载有此神，云是东岳所部，疑必起于宋世矣。每岁五月，居民舁神巡行市廛，盖亦逐疫之意，而过徐氏之门必疾趋而过。相传徐文敬公官冢宰，是为天官，主天下神只，故神过其门必致敬焉。国家定制，凡坛庙祭祀及僧道等事，皆掌于礼部祠祭司，实与吏部无涉。巫觋之见，良可一噱，然亦可见故家之重矣。

徐少薇，名暲，花农之再从兄也。嘉庆戊寅，年十四，应乡试，中副榜。其明年举于乡，应礼部试，不第，留京师。未几卒。卒之前数月，梦至一所，修篁夹路，中有棋声，不觉朗吟曰："飞来碎玉度棋声，修竹婵娟画不成。"下句未就，而竹中有人续之曰："惆怅碧溪相别后，烟霞深处五峰青。"寻声而往，则一樵者，方倚树而吟。见徐至，惊曰："华林子来何速乎？钱某犹未至也。子既来此，吾导子至一处观之。"遂与俱往。至则高门岌嶪，若官廨然。入门，有女子六七人执帚扫花，视徐而笑，不出一语。登堂见楹间县一联云："天下今宵共明月，人间何处有仙山。"堂之左右，列书橱八九，缥囊缃帙，充牣其中。有角巾野服者数辈，挟册讽诵。樵者即取一卷，授徐视之，其生平所作诗文皆载其上，惊而寤，不解所谓。惟樵者所云钱某，则固知之，乃其同砚之友也，其时固无恙。未几而钱某之讣至，叹曰："曩樵者言钱某未至，吾来何速，今钱某往矣，吾其继之乎？"因记所梦，弃书箧中。及卒，家人发箧得之，乃知石曼卿芙蓉之城，王平甫灵芝之宫，非小说家伪造也。

杭州武林门内，有长寿桥。桥之左别有一桥，无名，但以小桥呼之。其地有某甲者，素无赖，恒集徒众，携锹锄于无主荒地，擿石卖钱。阶砌柱础，爬罗殆尽，乃窃小桥上石栏石楯，载以小舟，至唐西镇卖之。甲有子七岁，是夕忽得疾，次日弥甚，药之不瘳，自言："有神人击我。"甲使卜者卜之，曰："桥神为祟。"甲大惊，具牲醴祷焉，无效，不数日，其子竟死。嗟乎！乱后桥梁半就倾圮，比来稍稍修葺。乃余往来江、浙间，见有甫修而即圮者，推原其故，盖有负之而趋者矣。安得处处有桥神，为之呵护哉！

苏州山塘有某甲者，以卖鱼为活，人颇长厚，家亦粗足自给。惟嗜酒，每醉则言语不伦，家人习之，亦不怪也。一夕酩酊而归，坐未定，复趋出，家人问焉往。曰："吾且赴水死。明日买棺至兴隆桥边敛我可也。"咸以为醉语耳。良久不返，踪迹之，则宛在水中央矣。钩捞出之，已不可救。竟如其言，敛于兴隆桥边云。

李翁，广东从化县人，迁居省城。年五十余，无子，买某姓女子为妾。女见李老，意不乐，呼使侍寝，掩面而泣。问之不答，固问，始微露其意。李翁曰："老夫女妻，固非偶也。若既不愿，吾何敢强！"召其父至，以女归之。李翁可谓长者矣。此女失此良人，转似可惜也。

许仁山阁学之女，嫁海宁孙氏，有女名小翠，生于京师。襁褓中，父母以奔丧归，因小翠稚小，寄养于余次女处，盖余次女即仁山之从弟妇也。后余女挈之南旋，以还其父母。小翠秀外惠中，眉目如画，然自幼多病，年七岁殇焉。其临死时趺坐榻上，闭目合掌，家人不知其已死，候之则气已绝矣。其殆有宿根者与？昙华一见，亦可异也。

小儿出痘，谓之出花，不知所自始，然南北并有此语矣。一家有娣姒二人，其子皆出痘，娣之子颇危险，姒之子已上浆矣。其夜，姒梦见一卖花媪，娣姒各就之买花，已而娣以所买之花易姒之花，遂寤。次日视儿，则娣之子颇有起色，而姒之子痘皆下陷，未几竟死，娣子反无恙。乃悟梦中易花，是其兆矣。

扬州甘泉县陈生端甫，居仙女庙镇之南，母与妻皆熊氏，盖姑侄也。妻病，母移榻于其房。一夕睡醒，见火光荧荧，自下而上，惊而谛视，乃一大鼠，衔灯草缘壁而行。急呼其子起，则火已及承尘矣，须臾遂炽。陈负母出，又使人舁病妇出，幸皆无恙，屋竟毁焉。夫鼠衔灯草常有之事，而陈氏竟以致焚如之祸。欧阳公云"祸患常起于细微"，信矣。

苏州有王媪者，少寡而贫，无子女，惟为人缝纫以糊其口，垂三十年矣。其邻某翁，颇饶于资，有一子甫十岁，自幼多病。病作，辄有鬼凭其身，招巫者施敕勒之术，竟不能遣，惟王媪偶过其家，则鬼即避之。如是者数年，其子心痗体烦，日就羸瘠，翁甚忧之。梦神语之曰："以此子为王节妇后，病即愈矣。"翁因商于王媪，愿以此子与媪共之，承两家香火。媪大喜。子自母王媪，病果不复作，娶妻生子，奉王媪终其身。然则此子之病，殆鬼神哀怜节妇，不忍其老而无依与？

先大夫《印雪轩随笔》载：临平乡间，有兄弟四人而同岁者，盖二子于正月孪生，二子于十二月孪生也。乃又有兄弟二人，同年同月，而弟之生日顾先于兄者。盖此二人为异母兄弟，皆生于三月，兄于三月中旬生，弟于闰三月上旬生，相距二十日。至无闰之年，则弟先于兄者十日矣。其事本无奇，姑记之为谈助。惜谈者不言其姓氏。

湖北有张氏女，许嫁胡氏子，婚有日矣。而胡氏子病甚，乃使媒妁请绝于张，张女不可，曰："女子既以身许人，死生以之。"遂适胡氏。而胡氏子病有间，又逾数

年，生二子，始死，张女抚其二子以终。此与第十五卷所载樊氏女事相类，然樊女茕茕孤苦，张女则非止有节操，且有才干。其父仕于闽为县令，资财巨万，惟挟二妾以从，弃厥妻于家不顾，无以为生。族中人咸不平，纵臾其妻，使如闽。辞无资，则为醵资，又惧不礼于夫。女乃曰："母无惧，我侍母以行，然须具来往之资。合则留，不合则返耳。"于是母女俱如闽，未至其所三十里，使人以告。父闻妻至，将不纳，闻女与俱至，始大具车徒迎之。既至，果相安居。数月，女辞欲返，母留之女曰："家有尊章，岂能居此长奉母乎？"母泣曰："汝在，故我无苦。汝去，彼将鱼肉我矣，吾从汝归耳。"遂与俱返。后其父以赃败，诏下原籍簿录其家财。县官奉檄至门，母皇恐伏灶下，余人悉走匿。女盛服出见县官，言父平时弃母不顾状，且曰："父盛时，母不同其乐。今父败，母岂得同其苦？请公入视，如有铢金寸锦之储，甘受隐匿之罪。"声情慷慷，县官为之动容。入视之，破屋数椽，疏帐缥被而已。叹曰："诚如汝言，诚如汝言。"遂去。

山西一富翁，年四十无子，每至亲串家见有小儿，辄喜而抱弄之。尝于役于中州，骑马过中牟县城外，见树阴之下一小儿，才四五岁，婠纳可爱。下马就视，儿初不啼，抱之上马，幸无见者。谛视此儿，眉目姣好，肥白如瓠，爱不忍释，竟拥之怀中，驶马而去。比至家，遂以为子。而翁自得此子后，连举二子，三子皆长，并为娶妻。然翁之家人每窃窃私语，谓翁既有子矣，焉用此他人子为？翁微闻之，自度己死后，必不相容。于是召此子语之曰："吾自中牟携汝来，今幸成立。然久居此，终少味也。叶落粪本，汝其归乎！"乃为具万金之装，使携妇俱去，戒之曰："汝至中牟，但至某所访之，必有骨肉相逢。此吾遇汝处也。"子不得已，涕泣辞去。既至中牟，止其妻于逆旅，而自至城外访求，逢人必问，冀有所遇。久之，有人语之曰："吾村某氏老嫠妇，曾失一子，得毋是乎？"其子喜甚，亟使导之往，至则一老妇出曰："吾夫亡后，遗腹生一子，至某岁失之，今且二十年，虽见之，固不识矣。然有可辨认者，此子面有豆花（*唐陈黯有《咏豆花》诗，即痘瘢也，今谓之面麻*），吾曾识其数，今虽久远，犹未忘也。"乃言其数。众人视此子之面，果有豆花，数之与妇言合，皆喜曰："此真是矣。"其子泣拜，历言前事，即从逆旅中迎其妻至。老妇家本贫，自失子后，又悲思成疾，一旦有子，又有子妇，且有多金，乃大喜慰。"塞翁失马，未始非福"，此之谓矣。或亦造物哀怜节妇而曲成之乎？

光绪辛巳岁，花农与倪儒粟茹及孤山寺僧本慧，同至俞楼，于楼后山上西爽亭小坐。既下山，僧自后招花农曰："来看，来看！"花农视之，见松树上一蛙，浅绿色，竟体滑泽如碧玉琢成，无磊砢之状，与常蛙异。儒粟曰："此非金华将军邪？"僧点首曰："无多言。"次日，花农至右台仙馆以告余。按杭城涌金门内之有金华将军庙，旧矣。据《咸淳临安志》，神姓曹，名杲，真定人，仕后唐为金华令。吴越王擢宋婺，钱氏入朝，委以国事。杲即城隅浚三池，曰涌金。既殁，民为立祠池上，此固有功烈于民，宜在祀典者也。其神乃化身为蛙，何邪？然鬼神之事有不可以常理测者。即如黄河之神，化身多为蛇，见于记载，登之奏牍。同年生薛世香廉访，河南灵宝人也，尝语余云："黄河神，有大王，有将军。每见形，则官吏必以盘承之，大设牲牢，广陈优戏。蛇在盘中端然不动。其蛇有大小，小者大王，大者将军。大王蛇不过尺许，头外尾内，其直如矢，虽至数日之久，小有转侧，而终不易其方。将军蛇，或数尺，或丈余，蟠曲如纠缠，首则昂然上出，而不见其尾。大王蛇必居盘中，将军则稍偏焉。数日后辄失所在，莫知何往。河工官吏及滨河之民，咸崇奉之，无敢亵视。有所谓栗大王者，乃国朝栗恭勤公，其神亦蛇也。"然则金华将军之为蛙，何异之有？推而上之，知古书所载，如伯鲧为黄熊，望帝为杜鹃，女娃为精卫，钦鸡为大鹗，盖亦理之所有。一孔之儒，固不足以知之。

同治十年冬，余自西湖精舍还吴下寓庐，迂道德清，省视先人丘陇。泊舟城中，自坐小舟出南门，至金鹅山，展先通奉君之墓，留奴子沈贵守舟。忽有一人可四五十岁，口操德清土音，至舟求见。沈诘其姓氏，其人告之，约略是刘字。沈粗解翰墨，问曰："卯金刀乎？"曰："非也，木字偏旁耳！"余归，沈以告，余亦漫置之。然以木旁字而音似刘，且为姓氏所有，惟楼及柳耳。吾邑素无此二姓，莫知何人也。及归吴下，适同县江子平孝廉、蔡瑜卿秀才皆在，因以问之，两君曰："此事绝异，岂柳侯乎？"柳侯者，吾邑总管神也。吾邑总管神三，曰戴，曰柳，曰叶，而柳实先于戴、叶。唐天宝中初设德清县，柳侯即来为县令。侯名察躬，乃柳子厚之祖，集中《先侍御史神道表》所称德清君者是也。有惠政，既殁，而邑人祠之。岁久祠废，及戴侯兴，而邑人即以柳祠故址为之祠，于是祀戴兼祀柳，后又附以叶，并详县志。余流寓四方，久不获躬拜祠下，而文章道义，又不足以感动幽明，两君所言盖谰语也。其事载《春在堂随笔》卷第五，今因金华将军事，又类记之。

光绪五年十月乙丑，余葬内子姚夫人于钱唐右台山之原，余即自营生圹于其左。既葬三日，有蝶见于坟茔，黑质而黄章。越三日，又见，亦如之。时虽十月小春，然已交大雪，晨起严霜满地，不应有此，亦可异也。及归吴下，以语老友吴平斋，平斋决为太常仙蝶，然未敢遽信也。其事见《春在堂诗编》卷第九，今亦类记于此。余作《金华将军》诗，中四句云："我泛余不溪中舟，疑有神人来同游。我筑右台山下圹，疑有仙蝶来送葬。"即谓此二事也。

陆锦炘，长洲学生，以高等食饩，有声庠序间。光绪辛巳岁，感疾颇剧，妻子为祷于神，陆曰："可不必矣，吾顷见冥吏持牒来，有吾姓名。锦下一字本非炘字，后涂去之，而注炘字于旁，则是我也，其能免乎？未几果卒。陆氏兄弟行以锦字为名者，尚有数人，不知其涂去者为何字也。陆年仅二十四，是岁甫新昏，同学之士颇惜之。

顾某，苏人，官浙中，与于海运之役。自浙至沪，偶与数友饮于茶寮，忽得狂易之疾，其僚送之还苏，而疾益甚。百计求死，刀绳之属家人悉为藏弃，甚至不敢以陶器盛饮食。饭碗茶栝一入其手，辄啮而碎之，或不及备，则吞咽入腹者，亦竟有焉。医巫杂进，久而不瘳。会有请箕仙者，乃就之问故。箕笔书曰："病由鬼祟，鬼亦顾姓，浙江平湖市井中人。顾某前生为其主会计，干没其千金，致彼郁郁而死，故今来索偿。然顾某止于侵蚀其资，究未戕害其命，此鬼自以病终，理难议抵。果能广作功德，当可消释冤愆。"顾氏从之，用浮屠氏法，诵经施食，七日夜而顾病果已，仍至沪上，终海运之事。然未及三年，即以他疾卒。此鬼殆乘其衰气而来，《左氏》所谓"其气焰以取之"者也。

某甲，扬州人，寓于苏，家中惟一母一妻。偶外出，其妻为之阖户，甫还入内，骤得狂疾，载号载呶，不可向迩。母急，使人趣甲返。甲察其声，则男子也，问曰："汝何人耶？"妻大声曰："不识我乎？我某岁与汝别于某所，汝忘之乎？"甲乃恍然知为某乙。先是，甲在扬州时，曾借乙钱十千，及粤寇之乱，甲与母妻逃至某处，适乙亦至焉。其时乙无一钱，乃从甲索所借钱，甲橐中尚有洋钱四十，欲许之，妻曰："乱离如此，生死未卜，岂偿债时邪？"甲从其言而止，自后亦不复见。至是乃问之，曰："与尔别后，尔何所往？"妻作鬼语曰："彼时吾与母同行，尔不还吾钱，母子二人饥饿不得食，努力至江边，贼已大至。江中虽有渡船，以吾无钱不肯载，乃负母循江岸而行，力竭仆地，呻吟三昼夜，母子俱毙。每念死时之苦，恨尔入骨，十数年来在扬州寻觅，竟不可得。后知在苏州，又在苏州寻觅数年矣。今得相逢，必偿我命！甲叩首谢曰："曩者诚我负心，然吾夫妇死，尔母子仍不得活，于事无益；且我负尔钱，究未害尔命也。我愿数倍曩日所借之钱，为尔作功德，凭仗佛力，托生善地，不亦美乎？"鬼始不可，既而曰：汝言亦有理，好为之。"甲于是出钱大作佛事，妻病果愈。中山君有言："与不期众少，其于当厄；怨不期深浅，其于伤心。"甲与乙既素有通财之谊，危迫之际，虽无所负，犹宜分财以济之，况实负其钱乎？乃妇言是用，斤毛不拔，遂使母子流离，挤于沟壑，固宜其饮恨九原矣。虽仗佛力消释前愆，吾犹未保其卒也。

赵某，苏州人，当兵乱时，踯躅城外无所依。有农人李姓，怜而留之，赵因与李女通。李无如何，遂以为婿，赘于其家，夫妇颇相得。赵有季父，避兵宁波，使人访知赵所在，招使往。赵与妻谋曰："吾季父颇有资，今来招我，我且先往。往而得所，再来迎汝，并迎翁也。"及赵至宁波，其季父议为娶某氏女，赵闻某女美，且装送甚丰，欣然从之。及乱定，遂依季父居，不复还苏。至光绪辛巳春，赵偶至门外眺望，有阴风吹面，通体生粟，乃入室蒙被而卧。夜半忽作谵语曰："与汝别二十余年，绝不一念前情，致吾父抱愤而死，吾亦饮恨而亡。负心若此，吾今得请于神矣，汝尚望活邪？"言毕遂绝。

扬州市井中，有王、陈二人共启一肆。肆中畜一猫，毛色甚美，两家皆奇爱之。猫一乳生四子，皆肖其母，逾月之后跳踉于地，见者每注目焉。邻有某甲乞其一，许之，以不能离母，故未将去。一日，陈他出，王倦而假寐，惟陈母、王妻坐守肆中。忽有少年突入，攫二小猫去，母妻皆大号，王惊起追之，某甲亦助之追。须臾，陈亦继至。少年见追者三人，知不能脱，弃一猫于途，甲抱之归。陈与王仍相逐不舍，少年窘甚，并所存一猫亦去之，二人抱猫俱返。而少年不知，犹以为有追者，狂奔不已，触一孕妇仆地，竟践其身上而过。于是市人大哗，要遮少年，使不得逸。视妇，已垂欲绝矣，觅其夫至，缚少年送官，如妇死，当论如律云。嗟乎！鲁以斗鸡而出昭公，郑以逐狗而杀子阳，小事而启大衅，微物而酿巨祸，自古有之矣。此犹其小焉者也。

某甲，湖北人，居扬州为鹾商，喜谈内外丹之术。偶与友饮于茶寮，见一老翁支布为棚，卖药其下，有一客与之谐价，断断未定。就视之，则一何首乌，宛然人形。问所值，钱四千耳。大喜，如数与之。友曰："此必伪也，岂有何首乌已成人形者，而所值止此邪？"甲曰："不然，仙人卖药，论有缘与否，不计值也。"抱之而归。是夕宿于花园，不入内室，次日视之，死矣。家人大骇，穷究其故，友以告。亟使人觅卖药翁，不知所之矣。古诗云："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诚哉是言也。

同治之初，滇中大乱，贼所到之处，杀人如麻，白骨盈野，通都大邑，悉成丘虚。乱定之后，孑遗之民稍稍复集，扫除胔骼，经营苫盖，时则又有大疫。疫之将作，其家之鼠无故自毙，或在墙壁中，或在承尘上，人不及见，久而腐烂，人闻其臭，鲜不病者。病皆骤然而起，身上先坟起一小块，坚硬如石，颜色微红，扪之极痛。旋身热谵语，或逾日死，或即日死，诸医束手不能处方。有以刀割去之者，然此处甫割，彼处复起，其得活者，千百中一二而已。方疫盛时，村民每于夜间见鬼火，数百数千，成队而行，近之则闻锣声、鼓声、铃铎声、吹角声、马蹄声、器械摩抗声，月夜并见有旗帜之象。又往往有人忽然倒地，如酣睡者，越日而苏，辄言有兵马经过，被其捉去搬送什物，至某处而返。又或言令其荷送传牌，牌上大书"某官带兵若干，赴某处，仰沿途供应如律"。及数日之后，其所言某处某处，无不大疫矣。疫起乡间，延及城市，一家有病者，则其左右十数家即迁移避之，踣于道路者无算，然卒不能免也。甚至阖门同尽，比户皆空，小村聚中绝无人迹。老子云："师之所处，荆棘生焉。"信矣！马星五观察驷良，云南人，为余说如此，盖其所亲见也。观察又言：咸丰八九年间，李树往往不实，而反生王瓜；楸树本无实，而反结实如豆，好奇者收而藏之。厥后疫起，百药不效，或谓李瓜、楸豆，自古未闻，天地既生此异物，谅非无用，或可以治此异疾乎？试之果验。而当时收藏者少，甚不易得，得之者珍逾参苓矣。近年来久无此疾，而李与楸之生瓜豆亦不再见。于此又见天心仁爱，虽大劫之中，未始不寓挽回之意也。

叶某，吴人，官于中州。有三子，皆在十龄内外，年

相若也。一日，戏于庭中，其仲子手执一铁钉，谓季子曰："吾此钉一发，即成弩箭，且中汝目矣。"季子曰："兄试为之。"仲子一举手，钉即飞去，仲季二子相去颇远，中间又隔一人，而钉竟从此人腋下穿过，飞集季子之目。目睛即时突出，大如鸡卵，五色烂然。幸其系未绝，累然下垂且四五寸。季子走还内室，投其母；母大惊，以手握其睛，纳入眶中。季子初不觉痛，至是始大痛而倒，良久乃苏，后幸无恙，而此目则盲矣。方扰攘时，忽失仲子所在，大索之，则在一神庙中，厥角稽首，求祐其弟不死。扶之还，色若死灰，额上血漉漉然。其母不忍责，转以好言慰之。此殆有鬼神使之然乎？

潘氏，徽州大姓也。其族人检视谱牒，知乾隆间族中有一妇殁于杭州，即浅葬于城外，今绝无后矣。而此妇生前颇有恩德及其族人，于是举族聚谋，欲归其骨，合葬于其夫之墓。乃共醵金，使一人往。其人于光绪七年四月至杭州，依谱牒所载，营求其葬处，果得之。发视，则其棺乃楠木，所为尚完好，而其底则已朽矣。尸卧棺中，容色如生，衣服亦未坏。视其棺和所题识，盖已一百二十八年，而俨然如新死者。遂舁而置之新制之棺。有与其役者，见尸右手中握一小盒，封缄甚固，乃窃而怀之，莫知何物。或曰："其中有宝珠，尸之不坏，职是故也。"吴下有邵氏旧仆，实从之往，亲见其事，归为奴辈言之如此。

李石泉孝廉，钱唐人，以道光丁酉科举于乡，余同岁生也。初名人杰。未几，湖北有反者名钟人杰，石泉不欲与同名，乃改名峨。或曰："峨字，山在我上，以山压我，岂得为安？不易此名，必大不利！"石泉不从其言，逾年竟卒。余按《太平广记》引《感定录》曰：有进士李岳，连举不第，夜梦人谓曰："头上有山，何以得上第?"及觉，不可名岳，遂更名言，乃中第。此与石泉事正相类，或人所言，不为无见也。

《通俗文》曰："梦语谓之𡁻(引见《一切经音义》)，字亦作呓。《拾遗记》云吕蒙呓语通《周易》，是也。今人亦往往有然。湖北有一妇，不见容于夫，夫外出，辄弃妇不顾。妇食贫自守，无他志。夫偶归，与之宿，闻妇呓语，皆处分家事，勤勤恳恳，夫大感动，曰："谚云柴米夫妻，信矣！"遂相爱重如初。此亦至诚动物之一证也。又有一贵家妾，平日事其大妇，谬为恭敬，夫或于无人处抚问之，曰："夫人遇汝何若?"则谨对曰："甚善！"然其梦中，唪呓呻呼，辄若见督责于大妇，恐怖乞怜，觳觫万状。夫呼问之，笑曰："无他，呓语耳！"固问之，终不言。夫叹曰："积威所劫，一至此乎?"由是寖疏其妻，实则妾之呓语，皆伪为之也。此视骊姬之夜半而泣，用意更阴险矣。其妻竟以此郁郁成疾而死，临死谓侍者曰："吾死，终不令此妾得志。"未几，妾亦死。

光绪辛巳岁四月，苏州西米巷民家，有母彘产一豚，一首、二身、二尾、八足。其家以为不祥，毙而投之水。群丐取食之，亦无他异。按《明史》，天启四年，榆林生豕，一首、二身、二尾、八足，事与此类，在五行家所谓豕祸也。纪文达自言于汉儒之学，最不信五行传说，余亦云然。夫孔子作《春秋》，未尝不纪异，然必如刘向、董仲舒诸儒之说，以某异为某事之应，则不能无附会，亦不能无牴牾。《明史·五行志》但纪祥异，不载事应，所见卓矣。

张氏子，楚人，生而蕴藉，父母奇爱之。年十六七，忽有神附其身，言语不伦，歌哭无度。平时婉娈如处女，至是则距跃曲踊，捷于猿猱，百尺之树可登其巅，视隆楼杰阁，犹几案也。楚俗，为神所附者，即使为巫，乡里皆信奉之，所获颇丰。而其父母雅不欲为此，力请于神，曰："吾子眇小，不足奉大神，愿神舍旃。"神不许。乃邀集其族姻之长老，罗拜于前，请益哀。神附其子，言曰："既众人苦求，吾即去矣。然此子不永年，吾在能护持之，吾去恐不免耳。"言已果去。其子逾年而卒，众以神言为信，然安知非此子已精神越渫，故邪得乘之邪？其子言神初降时，见有若猴玃者。疑为猴精，故趫捷若斯也。

楚人有娶新妇者，甫导引入房，将行合卺之礼，新妇忽发狂，号呼欢呶，骙瞿奔触。举家皇皇，莫知为计，不得已，迓其父至。新妇见之，则厉声曰："汝来邪?"父察之，盖其兄之声也。先是，其父有兄早死，以二子为托，父乾没其资，而虐遇兄子，毙其一人，至是其兄之鬼附新妇之体，历数其罪，父俯首不能出一语。夫氏之人乃责之曰："此女既归我家，则我家人也，岂复与尔家事？且此女在室时，尔何不附之而言？今乃牿乱人家嘉礼，无乃不可欤！"鬼曰："此女在室，我附之而言，谁其闻之？今两家族姻咸在，是非曲直必有公论，我故不辞搪突，一抒愤懑，幸诸长老哀怜，为我善处之。"众谓其父曰："汝诚无状，今尚何言?"乃使悉反其所侵蚀，且召其兄子至，推择族中一长者，俾鞠育之，以待其成立。鬼又附新妇，叩首致谢，遂去。后亦无他。然其父自此不齿于乡里矣。

湖北江夏县民祝某，于兵乱时娶一妇，江西人，嫠也。然此妇自归祝氏，甚爱敬其夫，善事其舅姑，先后宛若，女公女妹无间言。又甚勤恁，凡女事虽素所不习，必勉为之，一家皆喜，以为得贤妇，不以其再嫁而轻之也。居数载，忽得暴疾，有鬼凭之而言，责其不义，察之，乃其故夫也。祝氏之人，环而祷曰："乱离如此，君又早世，茕茕嫠孀，将可倚赖？其不能守，非其罪也。"鬼曰："不然，吾未死时，固尝问之，能为吾守否？彼自誓不嫁，奉吾老母。吾骨未寒，而遽背之，致吾老母流离道路，死于饥寒，吾在九原恨入骨髓。今得相逢，必取其命。尔家若哀怜此妇，为治后事可矣。忽召医巫，徒费无益也。"妇病数日竟死。此妇在祝氏甚贤，度其事故夫必无失礼，乃以负其诸责，遂膺憯遬之诛。传曰："食言者不病"，可为倍死忘生者戒矣！

道光中，安徽太和县令某君幕客有能扶箕者，长夏无事，辄与诸友召箕仙，以诗歌唱和为乐。一日仙至，作诗云："城郭人民异昔时，战场衰草尚离离。平生家国无穷恨，清颍亭边夜月知。"自署蘧蘧子，众莫知为谁。箕笔又书曰："诸君不知有李栩乎？吾即栩也。"众

曰："敢问何时何地人？"箕曰："旧事回思，至今心痛。诸君固好事者，不妨略言之。吾生于明万历之季，明代颍州隶凤阳府，吾乃颍州人也。吾父名精白，官山东巡抚。其时魏忠贤颛权，风示督抚，呈进祥瑞，而山东民间，适有牛产一犊，厥状诡异。吾父为僚友所惑，遂以麒麟生闻于朝，阁臣票旨有云'厂臣修德而生仁兽'。海内忠义之士闻而恶之，吾父遂为清议所不齿。思陵登极，逆奄伏诛，诏定逆案，吾父与焉。吾诚私心痛之，因念《周书》有言：'尔尚盖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然则干父之蛊，惟忠孝而已。每读书见古忠臣烈士之事，未尝不慷慨太息也。崇祯八年，流贼陷颍州，吾念徒死无益，跳而免。走山东，招集旧时部属，得死士数百人，与之俱还，收复颍州。又与贼战茨河铺，大破之。又战焦陂集，禽贼首闯塌天，贼由是不敢犯颍。吾守颍凡八载，名震江淮，后因降贼袁时中复叛，吾出不意，为所戕害。以死报国，亦复何恨。万不料贼中有李信者，故杞县举人也，降贼之后，改名曰岩，力劝闯贼勿多杀人，以收人心。又造'迎闯王，不纳粮'之谣，以荧惑人听，名列贤书，而甘为贼党，非人类矣。然彼为李信，吾为李栩，彼为河南开封府杞县人，吾为直隶凤阳府颍州人，若风马牛不相及也。且吾自惭不学，少年时一纨袴子弟，好驰马试剑，博弈饮酒，间或与幕府诸客为歌诗，酒后耳热，拔剑狂歌，如此而已。又何尝折节读书，应场屋之试，登孝廉之科乎？乃举世以讹相传，竟谓吾即李信，数百年来牢不可破，皆言当时贼中之李信，即山东巡抚李某之子也。嗟乎！吾父生前已为世所诟病，区区之意诚欲捐此微躯为吾父一洒之；乃以姓氏之偶同，遂致枭鸾之莫辨，九原抱恨，岂有穷期！"因又作一诗曰："此恨竟终古，无人一讨论。由来青史上，大半是冤魂。"此事余从前在徽州时，闻之晏白华茂才，有所录一纸，叙李栩战事甚详，今失之矣。按《明史·魏忠贤传》云：海内争望风献谄，诸督抚大吏阎鸣泰、刘诏、李精白、姚宗文等，争颂德立祠。是李精白固奄党也。又云山东产麒麟，巡抚李精白图象以闻，则麒麟一事亦实有之。崇祯二年，定逆案，巡抚尚书李精白列入又次等，论徒三年，轮赎为民，见《崔呈秀传》。李精白之为人，固无足论。又考《流贼传》，杞县举人李信逆案，尚书李精白子投自成，改名曰岩，则史固以李信为李精白子也。此所谓李栩者何人欤？余初以为箕仙诗文，类好事者为之，不足为据。乃后观朱兰坡先生所辑《国朝古文汇钞》，有范光阳《双雪堂集·李栩传》一篇，竟与箕言符合。范光阳为康熙戊辰进士，距明季非远，所传闻必当有据。余因有李栩事存疑一条，已刻入《壶东漫录》矣（《俞楼杂纂》第四十卷）。疑李精白为逆案中人，海内之所切齿，故一闻有以李氏子从贼者，皆曰此必李精白之子也。实则李精白之子是李栩，而非李信，在修《明史》诸公，亦未知此耳。惟李精白止见魏忠贤、崔呈秀传，不知何处人，杞县乎？颍州乎？此事迄未能定。光绪辛巳岁，汪柳门侍读主讲西湖学海堂，与余时相过从。余以柳门前官少司成，因问有前明进士题名碑乎？次日以刻本数册见示，盖非全者。余初不知李精白何科进士，随取一册，信手翻帑，即见李精白三字，乃万历癸丑科三甲九十五名进士，河南颍州卫军籍，直隶颍州人。然则杞县李信诚非其子矣。且以河南颍州卫军籍中式，则世以杞县李信为其子，其传讹亦非无因。数载之疑，一朝而释。夫李栩以贵游子弟，毁家抒难，为国捐躯，是亦一奇士。观其降箕之言，毅魄英魂，至今未泯。余因为考论之如此，庶足慰彼九泉乎？

直隶清河道署，相传明季时有三十六人死难于此。至今署中有一室，设三十六忠臣之位以祀之，未知信否。然居是者，率不利，相戒勿居，僦民舍为公馆，而官廨反虚设焉。同治中，陈作梅前辈鼒官清河道，不信鬼神之说，颜然居之，未几竟卒于官。于是继之者，仍赁屋以居云。余谓忠义之鬼，不当为厉，殆由久旷弗居，故为妖鬼所据。空穴来风，斯之谓矣。

昆明赵蓉舫先生光，先大夫丙子同年也。同治中，以大司寇薨于位。其时直隶有某官奉使自正定还，乘车夜行，忽见有绿帏大轿从北来，导者一骑，从者二骑，马前有二灯，书"刑部大堂"四字，讶曰："夜深安得有贵官经过？且沿涂不见有供帐者，何也？"及至省城，知赵公卒，乃知所遇非人也。由畿辅南行，殆返滇南原籍与？

《礼记·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郑注谓："百家以上共立一社，今时里社是也。"此即后世祀土地神之始。至城隍，则始于春秋时四墉之祭，或引《礼》"坊与水庸"为证。然孔颖达谓："坊者所以畜水，亦以障水；庸者所以受水，亦以泄水。"则是田间沟塍，非城隍也。夫土地之所包者广，城隍亦止土地之一端，宜乎土地大而城隍小。然城隍必一州一县始有之，而土地则小村聚中亦无不有，此城隍之神所以反尊于土地也。城隍与土地皆地只，非人鬼，然古者以句龙配社，王肃之徒并谓社即祀句龙，则如吴越以庞玉为城隍，固不足怪矣。余书所载，如闵斗阳司马为云南府城隍，蔡骏甫大令为即墨县城隍，谈者皆云真实不虚。今又闻门下士邹镜堂宝惠言其妻父丁濂甫先生事，故又记之。濂甫名绍周，江苏丹徒人，道光庚戌科进士，同治中视学浙江，卒于官。卒后其妻蔡夫人梦濂甫来，牙旗仪伞，仍如生时。问之，言已为杭州府城隍矣。其女归邹氏，即镜堂妻也，将死前一年，梦有妇人来索命，已而以产难亡，镜堂思之不置。会有善扶箕者，自言有李少君之术，因使致之，果附箕笔而言："其过去生中为医者，误伤一孕妇，今来责偿。已偿其命，亦无所苦。父见为杭州府城隍，死后居父所，甚安乐。君如相念，可为书使人持赴吴山城隍庙焚之，必可达也。"镜堂如其言，果梦妻来，述书中语悉合。余谓庾元规有《追报孔坦书》，刘孝标有《重答刘沼书》，古人不以生死易心，致书逝者，亦往往有之。然泉路茫茫，谁为置驿？吾恐镜堂之梦，亦《周礼》所谓"思梦"耳。如果一纸之书，九原可达，则幽明虽隔，而音问仍通，岂古者民神不杂之义哉！至濂甫为人，粹然古之君子，没而为神，亦固其所。

忆癸酉之春，曾与杜莲衢侍郎同饮濂甫所，三人者皆庚戌同年也。濂甫是时犹无恙，酒后出《蜀游草》一卷，属余点定，乃未及数月，遂无疾而终。至庚辰岁，莲衢亦归道山，惟余仅存，思之不胜人琴之感矣！异日登吴山，瞻城隍祠宇，追念平生之言，能无腹痛乎？

石门吴又乐大令康寿，于咸丰三年，梦有吏持官文书来召，即随之往。至一处，似大官牙署，入之。见一官南面坐，侍者甚众，吏引又乐至案下而跪，窃窥堂上，悬“威灵公”三字额。威灵公者，其邑城隍神之封号也。又乐自知死矣，即亦不惧，而神反若甚惶遽者，命吏引之出。又乐抗声曰：“敢问以何罪见拘？”神曰：“无他，吏行文书偶误耳。”又乐曰：“既误摄至此，窃愿有所问。自今以往，尚有年龄如干，能示我乎？”神伸五指示之，又乐遂寤。自念五指必五年也，是岁年二十有七。至三十二岁，私计当死，凡身后之事悉为料量，饰巾待终。及改岁，竟无恙，于是知其事者，咸谓又乐曰：“五指者，五十年也，君之寿必可至耄耋矣。”光绪辛巳岁，又乐过余春在堂，与余言如此。又乐六世祖讳之振，字孟举，号黄叶老人，乃国初诗人也。又乐刻其诗集十卷，又补刻渔洋、钝翁诸公倡和诗附于末。冠盖中有此风雅好事者，亦不可多觏矣。

又乐言：光绪庚辰岁知青浦县，以公事至乡间，泊舟月城镇。其时夕阳在树，炊烟四起，凭窗眺望，见距舟可数十步，沿岸有竹篱，篱之内外男妇数人，或坐或立，又有童子六七，嬉戏其间。俄一童子失足堕水，男妇皆惊顾。而岸斗绝不可下。又乐欲移舟救之，而牂牁维系甚牢，且长年三老皆散就酒家，一时不易招集。正愕眙间，忽有狗跃入水，衔童子之衣，泅水而至对岸，盖此岸峻削，而彼岸则陂陀可上也。狗曳童子登岸，其家人亦趋至，抱之起，幸无恙。又乐大异之，使人召其家人问焉，则其家止此一子，若水死，则无后矣，狗即其家所畜者。一常狗耳，乃能入水救其幼主，古有义犬，斯之谓矣。又乐命从者以肉和饭饲之。后闻人言，竹篱中男妇，有其族人在焉，甚利此子之死而得其资财。又乐叹曰：“可以人而不如犬乎？”

咸宁樊氏子，余亲家玉农观察之疏族也。少无赖，好饮博，不事恒业，年四十余而死。有某者，其祖免昆弟也，樊子之鬼，忽至其家为祟。某曰：“我与汝素无怨，何忽见祟？”鬼曰：“吾死无子，尔不为吾立后，何也？”某曰：“汝自潦倒，不畜妻子，非我之咎。且我与尔远矣，某某非汝近支乎？汝欲立后，何不就彼谋之，祟我何为？”鬼曰：“不然，吾无田产，谁肯为吾后？虽近支，可若何？汝实管一族之事，得汝一言，乃有济耳！”盖樊氏为咸宁大族，族长一人外，又有管事者数人，族中事皆其主持，某即其一也。乃语之曰：“事诚在我，但汝生前初不以此为意，今何亟也？”鬼曰：“吾生前大错，日谋逸乐，有子无子不挂怀抱，死后为先灵所责，以为祖宗血食自我而斩。汝不为我立后，吾无以对先灵矣！”某于是言于族人，择其近支一人为之后，鬼始去。观于此，知鬼犹求食，古语非诬。兴灭继绝，先王之仁政；敬宗收族，古人之良法。未可谓魂升魄降，遂泯然无所知也。

钱唐茂才张亮采之妻魏氏，嘉庆丙子举人、湖州府训导名彭年者女孙，咸丰壬子举人、两淮候补盐大使名大缙者长女也，于同治癸亥岁归亮采。次年七月，亮采病，魏刲股肉以进，竟不效。亮采垂死，泣谓魏曰：“吾死无他恨，惟恨两亲在堂，不得终事，愿汝以妇代子矣。”言已而卒。魏欲死之，众以其夫遗言劝勉，乃不死。事舅姑极孝，姑病祷于神，请以身代姑，病良已。至己巳岁，舅卒；光绪己卯岁，姑卒。魏叹曰：“吾事毕矣。”于其年三月二十三日仰药死，年三十有八。距其姑之死，甫十八日；距其夫之死，则十六年矣。死后检遗箧，得其亲笔书一纸，规画其亡姑窀穸事甚详，盖其死志素定也。余从前视学河南时，有嵩县符烈妇牛氏，于夫死后，奉舅姑，教嗣子，至舅姑考终，嗣子成立，乃缢而死。有司具其事以上，予手批其牍云：“妇历十三年之久，竟成初志，从容就义，可谓心坚金石者矣。”有《符烈妇传》一篇，存《宾萌集》中，今于魏亦云。

丹徒邹晴郊宝麒，少时遇有以生人而役于冥中者，谓之曰：“子前生为胥吏，无过恶；今生亦安乐，但寿不永耳。”光绪戊寅岁，在杭州得寒湿之疾，左膝不能屈信。医者攻治太过，肝风大作，两目皆盲。晴郊祷于神，愿减寿一纪，使两目复明，已而果愈。及辛巳岁正月，其父大病，晴郊又祷于神，愿借己寿一纪与其父，父病遂瘳。是年三月十九日，晴郊忽感疾，自知不起，谓家人曰：“吾寿固不永，往岁为治目疾，减寿一纪，今又为父病减一纪，吾数尽此矣。”问何以知之，曰：“神已以名籍示我也。”至二十五日，含笑而逝。其兄镜堂，余门下士也，请以此事载入笔记。余于第九卷中载王孝子继谷事，亦减算以益亲年，借此等事以焜耀吾书，衰颓笔墨与有光矣。

外交小史

[清]佚　名撰　赵兴河整理

《外交小史》，清佚名撰。该书概述有清一代外交事件，由于其取材角度和视野独特，故有特别的史料价值。据民国年间的《满清野史》丛书本标点整理。

安维峻劾李文忠疏

安维峻既以抗疏请归政，革职，遣戍张家口。朝命既下，安直声震天下。大侠王五身护之往，车驮资皆其所赠，则当时安为国人推重可知。然余肄业北京大学分科时，见安先生人极谨愿，已无复有昔日刚劲之气。至观安劾李文忠一疏，语多牵强附会，顾亦为清流所传诵，于此可见当时朝臣风气之锢塞，国民对外意识之暗陋也。疏云："奏为疆臣跋扈，戏侮朝廷，请明正典刑，以尊主权而平众怒，恭摺仰祈圣鉴事。窃北洋大臣李鸿章，平日挟外洋以自重，当倭贼犯顺，自恐寄顿倭国之私财付之东流，其不欲战固系隐情。及诏旨严切，一意主战，大拂李鸿章之心。于是倒行逆施，接济倭贼煤米军火，日夜望倭贼之来，以实其言。而于我军前敌粮饷火器故意勒掯之，有言战者动遭呵斥，闻败则喜，闻胜则怒。淮军将领，望风希旨，未见贼，先退避，偶遇贼，即惊溃。李鸿章之丧心病狂，九卿科道亦屡言之，臣不复赘陈。惟叶志超、卫汝贵，均系革职拿问之人，藏匿天津，以督署为逋逃薮，人言啧啧，恐非无因。而于拿问之丁汝昌，竟敢代为乞恩，并谓美国人有能作雾气者，必须丁汝昌驾驭。此等怪诞不经之说，竟敢陈于君父之前，是以朝廷为儿戏也。而枢臣中竟无人敢为争论者，良由枢臣暮气已深，过劳则神昏，如在云雾之中，雾气之说，入而俱化，故不觉其非耳。张荫桓、邵友濂，为全权大臣，未明奉谕旨，在枢臣亦明知和议之举不可对人言。既不能以死生争，复不能以去就争，只得为掩耳盗铃之事。而不知通国之人，早已皆知也。倭贼与邵友濂有隙，竟敢令索派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为全权大臣，当复成何国体？李经方为倭贼之婿，以张邦昌自命，臣前劾之，若令此等悖逆之人前往，适中倭贼之计。倭贼之议和，诱我也，我既不能激励将士，决计一战，而乃俯首听命于倭贼，然则此举非议和也，直纳款耳。不但误国，而且卖国，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欲食李鸿章之肉。而又谓和议出自皇太后意旨，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此等市井之谈，臣未敢深信。何者？皇太后既归政皇上矣，若犹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至李莲英是何人斯，敢干预政事乎？如果属实，律以祖宗法制，李莲英岂复可容？惟是朝廷被李鸿章恫喝，未及详审利害，而枢臣中或系李鸿章私党，甘心左袒，或恐李鸿章反叛，姑事调停。初不知李鸿章有不臣之心，非不敢反，实不能反。彼之淮军将领，皆贪利小人，无大伎俩。其士卒横被克扣，则皆离心离德。曹克忠天津新募之卒，制服李鸿章有余，此其不能反之实在情形，若能反则早反耳。既不能反，而犹事事挟制朝廷，抗违谕旨，彼其心目中，不复知有我皇上，并不知有皇太后。而乃敢以雾气之说戏侮之也，臣实耻之，臣实痛之。惟冀皇上赫然震怒，明正李鸿章跋扈之罪，布告天下。如是而将士有不奋兴，倭贼有不破灭，即请斩臣以正妄言之罪。祖宗监临，臣实不惧，用是披肝胆，冒斧钺，痛哭直陈，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奏上，奉旨革职，发往军台。时恭王再起秉政，适于是日请假，次日知之，斥同辈曰："此等奏摺，入字藏可也，何必理他，诸公欲成安之名耶？"众无言，此足见恭王之有识也。

清中叶之外交观

自乾隆十二年金川叛乱，迄五十七年尼泊尔征定，其间用兵凡十余次。战役上虽未尝无一二败北事，然其终局，常得自然之胜利。故是时有十全武功之称，谓两定金川，两定伊犁，一定回部，一入缅甸，一定台湾，一复安南，两胜廓尔喀也。此等武功，于宣扬国威，恢张领土上，固有伟大之效力。然令朝野上下益傲然自大，轻视外国，误用其惯法以对付欧罗巴，渐至酿成种种之失败者，此亦其一大原因也。俄罗斯学士贝斯德纳失，尝于所著对华意见中纵论之，略言支那康熙、乾隆间武功极盛，若黑龙江地方之占领，若西藏之归服，若外蒙古人之归化，若准噶尔之征定及布哈尔汗国近旁诸部之降服，若土尔扈特之脱归，皆此数十年间发生

之事实，无一不足长支那之傲慢心者也。支那人既以此等事实长其自大之风，蔑视外国矣。而又适当欧罗巴诸国遣使北京，遂谓为己国强大之所致，愈增其焰。何则？支那人以为外国公使之来北京者，皆朝贡使也，朝贡国若是其众，历代中未尝有如我清朝者也。而支那政府又常思乘机发达臣民之爱国心，故每当外国使臣之至，辄称为朝贡，布告全国。其官吏则又奏诸皇帝，谓陛下聪明至圣，总裁万机，德加四海，兼统万国，兆民悦服，是以各国派遣使臣，前来朝贡。政府即又以此等奏文刊布四方，揭示诸城门，通谕人民。彼欧罗巴公使固未尝不熟闻其说，然起而向支那政府诘责其处置之不当者尤有也。抑岂惟不于此等文告致其诘难而已，虽支那边吏，于欧洲诸国使臣之赠品，附以标帜，而题曰某国王奉献中国皇帝之贡物，彼等亦恬然有所不顾也。而此贡物自边境送达北京，途中人民之见之者，直以为欧罗巴诸国服从支那，而确认此累累者为贡品无疑矣。此其语虽不无过当，然观于乾隆朝与俄罗斯增订之条约，及与英吉利交涉之文书，而知当时自尊自大之习惯，实有出于吾人想象之外者矣。

恰克图条约之怪诞

雍正五年，恰克图条约缔结以后，内地商民，以烟草、茶叶、缎布、杂货往库伦及恰克图贸易者日多。至乾隆二年，又以监督俄罗斯馆御史赫庆之条奏，停止俄人于北京之贸易，统归恰克图。嗣是百货云集其地，市肆喧闹，称为漠北繁富之区。先是恰克图贸易，两国均不榷税；已而俄罗斯渐渝禁约，私收货税；又两国边民互失马匹，其数不可稽，而俄人辄以少报多，移文责偿。于是二十九年，朝命闭恰克图不与通市。然办事大臣等辄乘间舞弊，私与交易。清高宗震怒。三十年，削土谢图郡王桑斋多尔济爵，诛库伦大臣丑达，厉行闭关之策。至三十三年，而库伦大臣庆桂，以俄罗斯恭顺情形入奏，遂互市如初。其后四十四年、五十年，复闭关者再，前者则以俄罗斯边吏庇护罪犯，不即会审之故。由库伦大臣索林，奏请查办，逾年得解。后者则以俄属布哩雅特种人乌呼勒咱等入边行劫之故。奉旨绝市者几七年，至五十七年，始以俄人悔过乞恩之结果，复订市约五款，其文如左：

一、恰克图互市，于中国初无利益，大皇帝普爱众生，不忍尔国小民困窘，又因尔萨那特衙门吁请，是以允行。若复失和，罔再希冀开市。

二、中国与尔国货物，原系两边商人自行定价。尔国商人应由国严加管束，彼此货物交易后，各令不爽约期，即时归结；勿令负欠，致启争端。

三、今尔国守边官，皆恭顺知礼，我游牧官群相称好。尔从前守边官，皆能视此，又何致两次妄行失和，以致绝市乎？嗣后尔守边官，当慎选贤能，与我游牧官逊顺相接。（下略）

右条约以乾隆五十七年正月，由库伦大臣松筠、普福等，与俄官色勒裴特在恰克图市圈互换。是时俄人以闭关日久，商旅阻绝，急欲借平和之方法回复市利，故听命惟谨，务相交欢。松筠等直以俄罗斯人感激皇仁，倍申诚敬等语，列款具奏，遂于是年四月望日开关市易。自是两国商民，互市不绝。然至咸丰八年，中俄缔结天津条约，开海路各港之交通，于是陆路输出品之大宗，渐改海运。而恰克图贸易，遂无复昔日之盛况焉。

英使觐见清高宗行叩头礼

乾隆五十七年，英国遣正使伯爵马戛尔尼（Macarney）、副使斯当东（staunton）等人中国，要求通商条件。翌年，自天津赴京师之际，中国官吏循例予以旗章，题曰英国贡船，强使立之。及至京师，则政府又循例强使于觐见时行叩头之礼。马戛尔尼等深虑以此等小节，损中国政府之感情，妨其推广商利之目的，不敢抗议。遂以是年八月十日觐高宗于万树园幄次，旋以要求诸款，向政府提议。是时朝廷固确认英吉利为海外朝贡国之一，此次使节，直为叩祝万寿而来，得瞻天威，已属蛮服陪臣之大幸。特以荒远不识天朝礼制，妄行乞请，无足深责。以故一方则赐使臣筵宴，优加赏赉，以尽怀柔之意。一方则敕谕英国王，盛称天朝威德，于英政府所要求者，驳斥无遗，付诸使臣而遣之。于是马戛尔尼等此行之结果，自赍还文绮珍玩等赏赉品致诸国王以外，其余绝无所得。惟其随行员等，以途中所见中国内地实情，笔之于书，归而布诸全国，则实为英人莫大之利益云。陈康祺《郎潜记闻》云："乾隆登丑西洋英咭唎国使，当引对自陈，不习拜跪，强之止屈一膝。及至殿上，不觉双跪俯伏。故管侍御韫山堂诗，有'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之句。"康祺忆穆宗亲政后，泰西各国使臣，咸请觐见，先自言用西礼折腰者三，不习中国拜跪。通商衙门诸大臣曲意从之，惜无举前事以相诘责者，即此已见当时吾国朝臣之外交观念矣。

英人代缅甸入贡

乾隆缅甸之役，清师累失利，督师诸臣，惧高宗严谴，乃敷衍了结，与缅甸定十年一贡之约。及英人灭缅甸，清廷贻书诘之。英人谓吾国绝不干与缅甸内政外交，不得谓之属国。政府乃以十年一贡之例答之，英人谓此等小节，不妨仍旧。于是仍令缅甸入贡，而订缅甸条约如左：

大清国大皇帝，大英国大君主，五印度大后帝，因欲固存两国友睦，历久不渝，并广开振兴彼此人民通商交涉事宜，兹由大清国特派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多罗庆郡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工部左侍郎孙，大英国特派赏佩二等迈吉利宝星前署驻华大臣今美京头等参赞大臣欧，将所议条款，开列于左：一、因缅甸每届十年，向有派员呈进方物成例，英国允由缅甸最大之大臣，每届十年，派员循例举行。其所派之人，应选缅甸国人。一、中国允英国在缅甸现时所秉政权，均听其便。一、中缅边界，应由中英两国派员会同勘定。其边

界通商事宜，亦应另立专章，彼此保护振兴。一、烟台条约另议专条派员入藏一事，现因中国察看情形，诸多窒碍，英国允即停止。至英国欲在藏印边界议办通商，应由中国体察情形，设法劝导，振兴商务。如果可行，再行妥议章程。倘多窒碍难行，英国亦不催问。一、本约立定，由两国特派大臣，在中国京城，将约文汉、英各三份，先行画押，盖用印章，恭候两国御笔批准，在于英国京城，速行互换，以昭信守。光绪十三年二月初八日，奉旨依议钦此。

观此条具见英国外交手段之狡滑，以实利归己，以虚名归中国，并可见吾国当外交者之自欺，处处受人愚弄也。

廓尔喀始终入贡

《清代野记》云：京师旧有会同四译馆，在正阳门内东城根玉河桥，沿明旧地也。屋共三百余间，专备外国贡使驻足之地，凡朝鲜、琉球、越南、缅甸、暹罗、廓尔喀诸国，来者皆驻焉。以余所知而言，暹罗咸丰间尚入贡，嗣因粤寇作乱，海道不通，遂绝。琉球则于光绪六年灭于日本。越南亦于六七年间为法人蹂躏，直逼其都，国主遣使臣入中国求援，居天津半年余。时李文忠为直隶总督，以其私订条约，未曾请示天朝，不便保护，拒之。二使臣痛哭而归。其实文忠不敢与法人开衅也。琉球尚世子亦在天津，每晨必长跪文忠辕门外，候文忠舆出，则作秦庭之哭，文忠每遣武弁慰谕之。如是数月之久，亦痛哭而归。缅甸之役，在乾隆朝本系敷衍了事，并未扫穴犁庭执讯馘丑也。大兵仅达木邦而止，即以木邦土酋为王，与之订十年一贡之例。至光绪八九年间，英人占据缅甸后，大为整顿，至十三年，遂与我驻英公使订缅甸条约矣。朝鲜则岁有例贡，海道距山东一苇可航。然不准由海行，必须遵陆，渡鸭绿江，出奉天，过榆关，而至京师。迂道千余里之遥，不以为苦。彼国商人，恒借岁贡以获大利。盖以货物杂贡品中，出入两国之境，皆免税也。以高丽参为大宗，布次之，纸发海味又次之。每十月来，次年七月归，以为常。及为日本所灭，而贡亦绝。于是四译馆鞠为茂草矣。惟廓尔喀与前清相终始，至光绪季年，犹见邸抄中有入贡之事，彼国亦十年一贡也。

中俄密约之真相

中俄密约者，瓜分中国之先锋也，而其机实自中东之役启之。当军书旁午，风声鹤唳之时，当局者旁皇无所措，辄欲借他国之力以泄一时之忿。两江总督张之洞，电奏争和议曰：若以赂倭者转而赂俄，所失不及其半，即可转败为胜。惟有恳请饬总署及出使大臣，急与俄国商订密约，如肯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即酌量画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数城，或北路数城以酬之，许以推广商务云云。是中俄密约最初发议之人也。当时盈廷诸臣倚俄之心甚热。而西后尤为主持，虽此策未实行，然王之春使俄时，已有所商订，而俄人亦居为奇货，将借此市恩，而求大欲于中国。俄使喀希尼频露意于当道，以结其欢心，遂有胁日本还我辽东之事。

乙未二月，李鸿章以全权大臣议和于日本，于事前先有所商于各国公使。俄使喀希尼曰：吾俄能以大力反拒日本，保全清国之疆土，清国则当以军防上及铁路交通上之利便以为报酬。李鸿章与喀希尼私相约束，既成于此时矣。既而马关条约既发布，而俄人有联合德法迫还辽东之事。喀希尼即将举前者与李鸿章私约提作正文，以要求于总署。适值和议成后，德宗大怒，李鸿章罢职入阁闲居，于是俄使暂缓其请，以待时机。

喀希尼知中国实权在于西后，而李鸿章为帝所嫉、为后所庇也，乃密贿通内监以游说西后。且与李鸿章约，设法复其权力，而借其力以达俄国之希望。于是时机适到，有丙申春间俄皇加冕之事，各国皆派头等公使往贺，中国亦循例派遣。以王之春尝充唁使，故贺使即便派之。喀希尼乃抗言曰：皇帝加冕，俄国最重之礼也，故参列其间必一国之名士，闻于列国之人物乃可，王之春人微言轻，不足当此责。可胜任者，独李中堂耳。于是有改派之事。喀希尼复一面贿通西后，甘诱威迫，谓还辽之义举，必须报酬，请假李鸿章以全权议论此事。而李鸿章请训时，西后召见至半日之久，一切联俄密谋，遂以大定。

李鸿章抵圣彼得堡，遂与俄政府开议喀希尼所拟草约底稿。及加冕之期已近，往俄旧都莫斯科，遂将议定书画押。当其开议也，俄人避外国之注目，乃假托筹借国债之名，不与外务大臣开议，而使户部大臣当其冲。遂于煌煌钜典万宾齐集之时，行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而此关系地球全局绝大之事。遂不数日而取决于樽俎之间矣。时丙申四月也。

其年七月，李鸿章尚游历欧洲，其议定画押之草约达于北京，喀希尼直持之以交涉于总署。全署皆为之惊愕，德宗观而大怒曰："是举祖宗发祥之地，一举而卖与俄人也。坚持不肯画押。喀希尼乃复通西后，加甜诱之言与恐吓之语。西后乃严责皇上，直命交军机处开议，不经由总理衙门。

至八月间，喀希尼迫逼中朝，其势益急。故为束装就道、驺驹在门之状，雇运搬行李车数辆，置于俄使馆门前以示意。乃告总署云：若此约不批准，则即日下旗回国。西太后为所惑，日日敦迫皇上，命即画押。皇上之实权本在西后之手，安能批其逆鳞哉。于是以西历九月三十日批准此密约。俄使喀希尼即日携约而归于俄。即为酿成日俄战争之原因，而近日东三省外交困难之所由来也。

哲孟雄之幸存

《清代野记》云：印藏之间，又有小国名哲孟雄者，周遭仅中里七十余里耳。本为藏番部落，每由西藏入贡之期，亦附贡微物，聊以将意而已。英人欲通商西藏，必于达吉岭开埠，为转输停顿之地。欲开达吉岭，必道出哲孟雄。遂力争哲孟雄于总理衙门，以为本系

印属小国，总署函致驻英公使，于是星使命随员各抒己见。有湖南新化人邹代钧者，为邹叔绩太守汉勋之孙，舆地名家也，援古证今，原原本本，考据哲非印属。呈星使，亦不置可否，以示总文案方培容。方字子涵，上元人，见邹说，大声曰："钦差如商量此等大事，不可委之书生，彼皆据《海国图志》及《瀛寰志略》等书，妄腾臆说耳。中国古书，万不足恃也。既英人欲得哲孟雄，不如与之，中国何在乎此七十里小部落哉?"星使亦不能决。方又曰："何不与马参赞商之?"星使以为然。马参赞者，英人马格里也，自郭嵩焘奉使时，即授马二等参赞，借以通两国之情。马虽英人，然忠于所事，并不助英以欺中，英人亦重之。及问马，马曰："容细查之。"即登楼觅邹曰："君舆地专家也，请据中国古书为我考察哲孟雄究奚属者?"邹曰："已进一说于公使矣。"马即询星使，星使曰："方子涵云：'中国古书恐靠不住。'"马曰："是何言? 中国书论中国事，犹以为靠不住，岂外国书论中国事反靠得住耶?"取邹稿去，即据以译成英文，而复英外部焉，英外部亦无异说，乃照租借例定议而已。方在八股时代，颇有文名，不料一入仕途，顿丧其天良如此。

记清流党

光绪初年，承穆庙中兴之后，西北以次戡定，海宇无事，想望太平。两宫励精图治，弥重视言路。会俄人渝盟，盈廷讨和战，惠陵大礼议起，一时棱具风骨者，咸有以自见。吴县潘祖荫、宗室宝廷、南皮张之洞、丰润张佩纶、瑞安黄体芳、闽县陈宝琛、吴桥刘恩溥、镇平邓承修尤激昂喜言事，号曰清流。而高阳李文正公当国实为之魁。疏入多报可，弹击不避权贵，白简朝入，鞶带夕褫，举朝为之震竦。松筠庵谏草堂，明杨椒山先生故宅也，言官欲有所论列，辄集于此。赤棒盈门，见者惊相传，次日必有文字。南皮畏见客，惟同志四五得入门，丰润喜著竹布衫，士大夫争效之。侍郎长叙、布政使葆亨，以国忌日嫁娶，镇平素服往贺，座客疑且诧。俄而弹章上，两亲家罢官矣。尚书贺寿慈演皇杭，过琉璃厂宝名堂茗话，诸公合数人之力倾之，至摭拾暧昧为罪案，率罢去。二张蒙眷注特厚，南皮以阁学抚晋，丰润以庶子摄都堂，知癸未科贡举，骎骎大用矣。当是时，法兰西窥安南，中朝怀柔藩服，锐用兵。丰润以钦差大臣视师福建闽县，会办南洋，镇平使往定边界。丰润过上海，中外人士仰望丰采。既而海疆不竞，丰润主持重，为敌所乘，闻炮声先遁，狼狈走乡村。赖海军学生炮击法帅孤拔殪之，敌始退。丰润犹疏辨，朝廷震怒，削职戍新疆。闽县、镇平相继谢病去。宝侍郎典闽试归，途纳江山船女为妾，上疏自劾罢官，言路名望锐减。孝钦知诸臣好大言实不足用，自此遂轻视言官矣。

清流党之外交观

同、光之间，清流党之势最盛，实有左右朝野舆论之权。一时尊王攘夷之论，靡漫于全国，凡稍谈外交识敌情者，咸斥之为汉奸大佞，痛诋之不遗余力。党势既盛，遇事则挟其鸱张虚矫之气，以鼓动多数无识之徒，为之后盾。朝廷于和战大计，往往为所劫持，实数十年来外交失败之原因，而鸦片战争、英法联军诸役之所由酿成也。兹录清流党言论逸事数则，以供外交家之参考焉。李文忠之督畿辅也，凡有造船购械之举，政府必多方阻挠，或再四请，仅十准一二，动辄以帑绌为言。其甚者，或且谓文忠受外人愚，重价购窳败之船械而不之察。故文忠致刘丹庭书，有云："弟之地位，似唐之使相，然无使相之权，亦徒唤奈何而已。"按其实，则政府齮龁之者，非他人，即翁同龢也。同龢本不慊于文忠，因乃兄同书抚皖时，纵苗沛霖仇杀寿州孙家泰全家，同书督师，近在咫尺，熟视无睹。及为人参劾，上命查办，文忠时为编修，实与有力焉。然亦公事公办，并非私见也。同书由是革职遣戍。同治改元始遇赦，归而卒。然同龢因此恨文忠矣。使见文忠有大功于国，使非恭王知人善任，恐亦将以罪同书者罗织而罪文忠矣。所以光绪初年，北洋治海陆军，皆文忠竭力罗掘而为之。及甲午之败，文忠有所借口，而政府犹不悟也。当时朝士无不右翁而左李，无不以李为浪费，动辄以可使制梃挞秦楚之坚甲利兵为言，顽固乖谬，不达时务，众口一词，亦不可解。至因优伶杨三之死，而为联语云："杨三已死无苏丑(杨昆丑也)，李二先生是汉奸。"昌言无忌，不辨是非如此。所以梁鼎芬以劾文忠革职，同年故旧皆以为荣，演剧开筵，公饯其行。至比之杨忠愍之参严嵩，其无意识之举动，真堪发笑。可见当时朝士之昧于时局，绝无开通思想也。甲午之年，京曹官同声喧詈马建忠，竟有专摺奏参，谓马遁至东洋，改为某某一郎，为东洋作间谍。盖以马星联之事，而归之马眉叔者。星联字梅孙，浙江举人，癸未以代考职事革捕，而遁至东洋。建忠号眉叔，江苏人，候选道，其时实在上海为招商局总办。言者竟合梅孙、眉叔为一人，可笑孰甚。至谓文忠为大汉奸，眉叔为小汉奸，观御史安维峻劾文忠一疏，无一理由。此等谏草，实足为柏台玷。而当时朝野上下，且崇拜之，交誉之。及获罪遣戍，大侠王五为之备车马，具糇粮，并在张家口为之赁居庐，备日用，皆不费安一文，盖若辈皆以忠义目安也。闭塞之世，是非不同，无怪其然。故有与文忠相善者，不曰汉奸，即曰吃教，反对者则人人竖拇指而赞扬之。若执孟子"皆曰可杀"一语，则文忠死久矣。所以然者，文忠得风气之先，其通达外情，即在同治初元上海督师之日。不意三十年来，仅文忠一人有新知识，而一班科第世家，犹以尊王室攘夷狄套语，诩诩自鸣得意，绝不思取人之长，救己之短。而通晓洋务者，又多无赖市井，挟洋人以傲世，愈使士林齿冷，如水火之不相入矣。光绪己卯，总理衙门同文馆忽下招考学生令，光稷甫先生问某太史曰："尔赴考否?"某曰："未定。"光曰："尔如赴考，便非我辈，将与尔绝交。"一时风气如此。某君之随使泰西也，往辞祁文恪，文恪叹曰："你好好一世家子，何为亦入洋务? 甚不可解。"及随星使出都，沿途州县迎送者

曰："此算甚么钦差，直是一群汉奸耳。"处处如此，人人如此，当时颇为气短也。郭嵩焘之奉使英伦也，求随员十余人，竟无有应者。岂若后来一公使奉命后，荐条多至千余哉？郭后乘小轮返湘，湘人见而大哗，谓郭沾洋人习气，大集明伦堂，声罪致讨，并焚其轮，郭噤不敢问。邵友濂随崇厚使俄也，同年公饯于广和居，睢州蒋绶珊户部亦在座，竟向之垂泪，皆以今日此宴，无异易水之送荆轲也，其愚如此。曾惠敏返国后，朝士亦多以汉奸目之。读近世中国外交史，及薛曾郭三星使之书牍，未尝不太息痛恨于书生之误国也。

出使笑话九则

《纯乡漫录》云："李伯行为日本钦使时，一日开茶会，其随员查益甫者，见西人送茶与西妇，盖素识者也，查亦贸然送一盘与一妇，妇见系华人，勉受之。未及接得，查忽缩手，又不与之，大笑而去。及跳舞时，查一人独自乱跳，西人为之捧腹。

又王某为日使时，横滨领事为黎庶昌，与学生监督林某，同赴日皇之宴会。二人不欲食西菜，乃相语曰："惟水果尚为可口。"两人乃各饱吃柿子多枚，以至满手满脸，狼藉不堪，人皆捧腹。及至入园食物时，因椅少，惟妇人有坐位。有一妇因起身接物，二人者即于其后拖其椅以自坐，妇未及知，复坐致倾跌于地。杨某为比使时，比国适开博览会，杨将中国小脚鞋及烟具等种种恶陋之物，送往陈列，且自以为得意。任满回国，适与考察宪政之五大臣同舟，一日大餐时，杨忘其所以，以辫盘旋于额，各西人皆顾之而笑。端午桥欲告之，而恐其不悦，乃询曰："足下刚由厕所来乎?"曰："否。"曰："吾见公之辫盘于额，以为从厕所来耳。"杨乃自觉，急除之下。又尝自题小照云："大有武乡侯气象。"又好作诗，同人莫不笑之。

张某为英国钦差，常亲自上街买小菜，其使馆中房屋一切，龌龊万状，不堪入目。其大厅一间，所谓宴会之处也，卧榻设于斯，饭间设于斯，厨房亦设于斯。自汪伯棠接任后，英人云："日来始得瞻仰贵馆之丰采"云云。其平日无一客到可知矣。

崔国因之鄙陋，全国人皆知，然未得其详。吾国人见轻于外人，崔实为罪魁。当其家眷盗酒馆之手巾，为西人搜出后，因此钦使为盗之风声，遂传于环球。上亦知之，故惩以革去二品顶戴之罪。其在英时，夫人专为全馆上下诸人洗衣，而收所洗资，其裹脚带飘飏于使馆门前，英人见白色长带随风荡漾，以为中国有何丧事，使人来探问，始知为脚带也，西报中为照片揭载之。又不自开火食，惟附食于翻译李一琴之处，每见酒瓶、荷兰水瓶等，必拾而藏之。使馆中人，往往以空瓶及绳索橘皮等置之门外，以待崔来，崔见即拾去。置之不已，崔则拾之不已，且毫不知倦。察其色，似喜不自胜者，真可怪已。

许某使比时，偶与妇人之老者同座，则置之不理。而专使译人与少妇攀谈，少妇多厌之，翻译极以为苦。笑话怪象极多，不能尽述云。

钱钦使念劬云："十年前随某公使为参赞时，初莅法国，包定火车头等厢房一间。夜分，公使忽腹泻，如决三峡，满裤淋漓。公使一时性急，乃以指甲抓剔裤间之粪，而弹之有声，于是满车皆作星星之粪点。及钱醒，始告之，钱自解一裤，易其污者，掷之车外。又取他物，抹去所弹之粪点，忙乱至天明，不能复睡。报纸未得喧传，实赖此半夜擦抹之功。更幸系包定一舱，舱内无外人，否则不可设想矣。"

又云："吾国驻美某公使，避暑来法。适值某公爵夫人开筵会，钱为之介绍入座。汤毕，侍者捧鱼一大盘由厨房出，香味扑鼻，盖某河中最难得之鱼。主人正在演说此鱼之美及厨司烹调之得法，座客正作朵颐之想，捧鱼者首至公使手侧，以待公使之取鱼。公使初未之知。时适喉中痰满，呼咯一声，回首欲吐于地，不意不偏不倚，正落鱼盘之内，座客大哗 。公使逃席去，钱亦抱惭不置云。"

外洋公司轮船，凡在一二万吨以上者，其大小便所，悉男女有别，不得错乱。吾国有某某参赞者，随某公使往欧洲。参赞貌白皙，好修饰，因之未留须。一日欲入厕，推门入，则先有人在，见其面洁如玉，唇朱如樱，乌辫垂垂，纱衫宛宛，疑为女子之误入男厕也，为之殷勤握手，携入女子厕中。不意女厕中，有一妇识其为中国参赞员也。不禁大笑。乃为之语曰："君是吾辈同类耶？抑闻贵国有所谓宦官者，与女子相似，君毋乃是耶？且欧洲女子，近求选举权而不可得，而支那女子，竟得为外交官，吾辈当开会欢迎矣。"参赞大窘，数日不敢入厕。至使署后，急为留须，今已于思于思，非复如前日之妩媚矣。

记圣路易赛会副监督

《新庵随笔》云：某京卿者，中国最初出洋游学生中之杰出才也。虽无专门学问，亦未受卒业文凭，而于侪辈中，当时固已首屈一指。回国后，就关道某公为舌人，颇蒙青睐。旋与公之宠姬某氏有瓜李之嫌，为所觉，仓皇遁去，落落不得志者有年。既而公不忍没其才，以为弃置可惜，复捐赧录用，赞襄某处铁路事，擘画颇周备。某公大喜，不数年，屡保至道员。会朝命亲贵重臣聘问欧美各国，需用译人以佐皇华之使，公以某口辞捷给荐之。未几晋秩京卿，复拜使命，为美国赛会副监督。于是创议于会场特建中国宫室，糜帑至四十五万金。既成，视之，非宫非殿，非庙非衙，殊不能名其状。且以卑小之室，置诸各国崇楼宏宇间，殊不足壮观瞻。虽他人莫敢非笑，而亦自叹弗如焉。有知者谓经手中饱，不下其数之半云。考之与赛诸家游记所言，大略相同。无何，京卿既归，托病不朝，留连东瀛，逍遥养疴，未几竟殁。京卿无妻，以妾当妻，妾某氏，本勾栏中人，或谓即吴妓朱桂珍，亦莫能详也。至是不安于室，私于圉人，辗转复与某伶有染，伶固个中男儿好身手也。一日观剧，偶与人争座，为或所诮，某氏大愤。退

而与伶谋自营戏园焉，即春桂茶园是也。画栋雕梁，俨然为海上各园之冠，盛矣哉！说者谓京卿以偷工减料之资，即为大兴土木之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中岂有乘除之数存耶？然则营营无已者，亦可以反矣。按某京卿即黄开甲，某伶即李春来也。

中国赴圣路易赛品

圣路易赛会，中国政府馆之卑陋，既如前所述。而最足以章吾国耻者，则赴赛物品是焉。兹录其尤甚者如左：烟枪十余枝，烟灯数枚，满面烟容之官员一。杀人刀数柄，杀人小照数方，雏形知县署一。各种酷刑俱备，枷一。上海北京广东宁波装小足妇人各一。小木人数百枚，乞丐、烟鬼、囚犯、苦工、娼妓之类。小草屋十余间。苗蛮七。绿营兵一，翰林进士举人秀才各一，均高四尺以上，背驼面目枯瘠。奎星楼一，小城隍庙一，城隍鬼判俱备。教会学校照片数十方，药王财神等神像照片多方。呜呼！政府縻数百万巨款，而所征出品，乃悉为卑陋劣粗之物件，或代表陋俗迷信之具。是非赴赛，直自求辱耳。论者所以太息痛恨于承办官吏之毫无心肝也。

李春来朱桂珍之狱

朱桂珍，吴门之山塘上人。其父业屠，殁后，母即改嫁棕棚匠。朱氏幼时，性嗜剧，且喜作男子装，有小棕棚之目。大观、庆乐两剧场，盖无日不有其母若女之踪迹焉。久之，其母以棚棕匠不遂所欲，遽与离异。黄朱氏（即朱桂珍）亦届破瓜之年，吴俗故多轻薄子，游蜂浪蝶，时萃其门。邻右毛媪，夙以七十鸟为业者，瞰其姿媚，知为奇货可居也，婉转怂恿，遂入海上乐籍，命名曰朱桂珍。三马路之公羊里，其香窟也。顾以美未殊众，不甚知名。性尤狂傲，与客恒落落寡合。一日作西装游于张氏味莼园，纤腰一握，袅娜如临风之柳，诚有所谓行一步可人怜者。蓦然见五百年风流业冤，盖黄京卿之遇彼姝，适其时矣，一见即剧赏之。即夕召使侑觞，两情伉俪，遽赋定情。未逾月，畀其母以明珠十斛，置诸金钗之列焉。氏性聪慧，自幼粗解文义，喜读说部书，尤嗜《水浒》及《施公案》。尝叹黄天霸之为人，而惜其莽武不情。适京卿后，怪其文弱过甚，与人言及，自伤非偶，盖不俟京卿之殁，而已蓄异志矣。夙好观剧，至是益逞其欲，于某园踪迹尤勤。李春来者，某园中之著名武生也，尝扮黄天霸等戏剧，好身手已镂入美人之肺肝。而情电所磨荡，眼线所接触，益觉刚健中含有妩媚风格。李伶渐窥其隐，柳梢月上，克遂私约。久之不复顾忌，鹊巢鸠居，公然如伉俪。于是人言藉藉，中冓之耻，论者至指京卿以为戒。李伶犹不知敛迹，稔其积有巨资，百计骗取。适李春来隶某园，时朱几无日不诣是园观剧，一日朱之座位，忽为他人所占，争之不得，大愤。归而与李伶谋，欲独辟一园以泄愤，李亦欣然从之。乃退出某园，李又另赁基址，与之望衡对宇。而于建筑时，又复别出心裁，装置一切，克臻美善，为海上各园之冠，名曰春桂，即嵌二人之名以名园也。朱氏亦自居于老板娘娘而不疑，与李偕往偕来。未几李伶因丁伶改名来沪事被逮，而海上不平人，与粤东诸同乡公函控诉，两罪并发，朱氏出其全力，辇金运动，致成交涉之案。审讯之日，有人目击李伶衣春纱衫乘汽车而至，不加刑具，神色自若，令人忘其为淫凶恶极之羁犯焉。或曰："京卿积赀如许，皆由多行不义而来，悖入悖出，亦固其所。"而朱氏独始终不隳其志，讯期辄驾车而往，侦探消息。念李伶之就押所也，则尝太息流涕曰："侬诚薄命，致苦我黄天霸。"平心论之，得不谓之情种乎哉？惜用之非其人耳。

新加坡之记念诏书

《清代野记》云：余随使泰西时，道出新加坡。其时中国总领事为左秉隆，字子兴，广东人，京师同文馆学生也，能通英、法、德三国语言文字，研究外交，颇有心得。曾惠敏公携之出洋，即任以新加坡总领事，时觞余等于署中。见其书室中有画龙竹筒十余枚，皆长三尺许，两端皆以蜡印封固。异而询之，左叹曰："此皆历年中朝所颁暹罗、缅甸等国恩诏、哀诏也。制成后，循例颁寄，亦不计人之受与不受。代寄者大都皆中国海商，一至新加坡，即交与领事衙门，日积月累，遂有如此之多。使果寄至彼邦，彼亦必不承认，反生枝节，不如留此以为记念而已。"继又曰："英人已屡次请求一二幅为博物院之陈列品，吾不敢也。"

鸦片战争之结果

鸦片战争既告终，于是中国与欧美大国先后订约者凡三，清廷已确认诸国为平等敌体之友邦，公文照会，禁用夷字。而其时所谓清议者之势力，尚于尔后数十年间，左右一世之舆论，虽清廷亦时为其所劫持焉。独其为战争原因者之鸦片之禁令，清廷初无明文解除，而臣民吸用之习，蔓延益甚。从而英商之输入，亦依然盛行。清廷不得已，至咸丰九年，遂公然弛禁，以洋药之名，征收关税。由是吸食鸦片之弊风，不啻为法律所默许。而诸外国人反从而丑诋之，或且携我国一二粗制烟具，陈诸博物院，以为我国民风俗之代表矣。

琉球官生留学国子监

琉球国遣官生入监读书，自康熙二十二年部议准行，无年限，每逢册封之年，请于使臣，回京代奏。其来也四人，率以四年而归，归其国则授四品官。嘉庆十年，其子弟来，吴兰雪时以博士教之，颇聪颖。十四年己巳还国，过山东蒋别驾第，护送之。其子弟有赠蒋诗者，有"诗草即今传海国，笔花何止属江郎"之句，工秀可诵。兰雪衣钵，传之海外矣。后兰雪为候补中书，尝作诗云："凤凰未识池边树，桃李先栽海外花。"亦韵事也。

越南进贡表文

同治十二年，越南国王遣使上表进贡，表文用俪

体，选词颇佳，兹备录之："越南国王臣阮福时稽首顿首谨上言：兹仰见萱阶日煦，桂甸风清，仰天阊而葵藿遥倾，瞻王会而梯航恐后。谨奉表上进者，伏以皇畴建五，庶邦翘安劝之仁；使驿重三，下国效宾从之款。寻常雉贶，咫尺螭坳，钦惟大皇帝陛下汤德懋昭，尧勋光被。六御辰居极北，合遐迩为一家一人；四敷文命暨南，公覆载于所通所至。波不扬于周海，共毕受于商畿。念臣忝守炎邦，世承藩服，久恰同文之化，夙敦述职之虔，土物非臧，上居幸停留抵；庭香惟谨，下情获遂瞻依。臣凭仗宠灵，恪修职贡，式金式玉，遵王度以不违；维翰维屏，迓天庥于无斁。臣不胜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除另具岁贡品仪，交陪臣潘仕俶、何文关、阮修等赍递上进外，谨奉表随进以闻。一恭进今年癸酉岁贡品物象牙一对，犀角二座，土绸一百匹，土纨一百匹，土绢一百匹，土布一百匹，沉香三百两，速香三百两，砂仁米四十五斤，槟榔四十五斤。"读之不胜山河今昔之慨矣。

朝鲜使臣题三家词

吴汉槎兆骞，戍宁古塔，行笥携徐电发钦《菊庄词》，成容若德《侧帽词》，顾梁汾《贞观弹指词》二册。会朝鲜使臣仇元吉、徐良崎见之，以一金饼购去。元吉《题菊庄词》云："中朝寄得菊庄词，读罢烟霞照海湄。北宋风流何处是？一声铁笛起相思。"良崎《题侧帽弹指》二词云："使车昨渡海东边，携得新词二妙传。谁料晓风残月后，而今重见柳屯田？"以高丽纸书之，寄来中国。《渔洋续集》有"新传春雪咏，蛮徼织弓衣"，指此。

行素斋杂记

[清]继　昌撰　樊　夫整理

《行素斋杂记》二卷，清继昌撰。继昌(？——一九〇八)，字莲溪，正白旗汉军人。光绪三年进士，改庶吉士，历官军机章京、道员等。升湖南按察使，迁江宁布政使，光绪三十四年改任甘肃布政使，署安徽巡抚。

作者曾供职军机处，属老佛爷一派，熟谙清廷及各省政情。本书重点记述清代军机旧闻、官制沿革、清宫掌故及人物事迹。多属耳闻目见，史料价值甚高。

此据光绪二十七年湖南臬署刻本整理。

自　序

光绪癸巳六月，奉先妣那拉太夫人讳，读礼家居。谢绝尘事，惟与笔墨为缘。因忆见闻所及者，拉杂书之，洎甲午裒然成帙。乙未春二月，先君又复弃养，昌且在病中。苦块之余，只药炉茗碗相伴，心绪益复无聊。仍假笔记为消遣计，迨病起服阕，此事仍不肯辍，日久遂积为数巨卷。顾语多琐屑，不过小说家言，兹择其稍可存者，重加厘订。录写讫，而志其崖略如此。

时己亥十月长白李佳继昌莲畦自识于行素斋。

卷　上

京西潭柘寺，有银杏一株，俗呼帝王树。我朝增一代，则树生一干。咸丰朝所生之干，适为殿檐所碍，止而不长。同治朝所生干梢，忽为风折，复旁茁一枝，一干两歧，恰符我皇上入承大统之兆。国祚绵远，嘉木效灵，洵千古未有之祥征也。

京西山中产汉白玉石，大内宫殿，阶墀兰楯，皆用之。质坚色莹，雕镂花纹极工细。近则此种稀矣。

戒台重葺之时，工人于松下炊饭。活动松为烟火所灼，遂枯。奇株灵树，损于俗子，惜哉！

东陵后山，多产紫芝。植以瓷盆，供诸几案，颇不俗。又产海棠、木瓜。产梨名佛见喜，甘脆异常。又山中产雉，较他处野雉稍小，肉嫩而鲜，名赶翎哨，可以驯养。昌平州明十三陵产金蝉，俗名金钟，状似促织。京西香山产松菇，轮囷如伞，洁白肥脆，味颇鲜美。

汉军旗人，向无充军机章京者。同治朝，文文忠公特为奏准，丁仙圃太守鹤年，始获以部郎膺是选。王博航户部汝济继之。再则予也。

庚寅四月，予传补军机章京时，皇上驻跸西苑。直庐在中海东岸，面西启门。净几明窗，轩豁可喜。水光、山色，日供瞻眺，不似隆宗门内直庐之隘。

章京晋谒恭邸、醇邸，用军机章京某红柬，礼邸用章京某红柬，其他军机大臣均用光名红柬。先传到者称老前辈，以侍生帖拜之，自称学生。

每日军机散直后，满汉章京四人在方略馆值宿。除领班帮班外，余则轮值。过十年始不住班，谓之开班。

皇上披览章奏，每日不过寅卯之间。若遇圣驾出宫拈香等日，尤早半时许，故入直无敢或后。慈禧皇太后起居，善自颐养，每日晚膳后必游幸各处以习劳。由西苑诣颐和园日，予在直庐，恒亲见慈驾自宫中步至福华门，约二里许。故圣寿已居六旬，康强悦豫，无与比隆云。

军机章京传补后，复与会试，得鼎甲者：乾隆丁巳榜眼、福建林枝春；乾隆己未榜眼、江西涂逢震；乾隆戊辰状元、浙江梁国治；乾隆甲戌状元、江苏庄培因；乾隆丁丑榜眼、安徽梅立本；乾隆辛巳探花、江苏赵翼；乾隆庚辰状元、江苏毕沅、榜眼诸重光；乾隆壬辰状元、安徽金榜；乾隆乙未状元、安徽吴锡龄；探花、浙江沈清藻；乾隆戊戌状元、江西戴衢亨；乾隆己未状元、浙江姚文田；嘉庆庚辰榜眼、浙江许乃普，嘉庆甲戌状元、安徽龙汝言；道光乙未探花、山西乔晋芳；道光乙巳探花、浙江吴福年；光绪丁丑榜眼、湖北余联沅；光绪庚寅状元、福

建吴鲁。

章京洊升军机大臣者：满洲舒文襄兆文襄雅尔哈善阿庄恪班义烈讷亲阿文成索琳庆文恪勒文襄长文襄松文清托文定台布赛尚阿，浙江梁文定，山东袁清悫、卢文肃，浙江孙文靖，江西戴文端，浙江章文简，直隶赵盛奎，江苏吴熊光、何恪慎，江西陈孚恩，江苏彭文敬，江苏曹恭悫，江西胡家玉，直隶焦佑瀛，浙江许恭慎、徐用仪。

父子先后入直枢廷、鄂文端，子鄂刚烈、鄂漕督；宝阿襄壮，子丰诚武；傅文忠，子福勤恪、福文襄、福大司空长安；尹文端，子庆文恪；阿庄恪，子舒亮廷观督弼；傅襄勤，子福中丞尼善；博恭勤，子托文定；策凌度都统，子珠慧堂员外；拉鄂京卿，子昌曙亭观督炽台；中丞斐音，子成筠溪太守善；台大臣布，子熙备庵阁学成；桂月樵司寇，子长阆仙中书；年四笃园吏部庆，子英豪卿廉访祥；崇荷卿中丞，子裕寿泉中丞长；张文和，子晴岚少宗伯若霭，弟寿雪司寇若渟；英煦斋相国，子奎尚书照；汪文端，子时斋，大司马承霈；陈文肃，子玉亭闽督辉祖弟緪桥观督绳祖；方恪敏，子襄勤；裘文达，子恭勤；金莳亭太守，子筠庄中丞应琦；孙文靖，子平山农部衡；袁清悫，子内翰煦；龚深甫内翰，子暗斋观督丽正；梁文定，子鹤庄太守承福；宜制府绵，子焕堂户部札勒杭阿；曾宾谷都转，子笙巢太守协均；若纳尚书延泰，子长文襄惠勤襄，孙桂丹秋员外芬，曾孙麟厚堂总镇翔；温相国福，子勒文襄永，恪敏曾孙文孔修尚书庆；蒋文肃，子恪、孙澄川太守熊昌。又盛少司农住，子崇荷卿；孙裕寿泉台中丞，子成筠溪，孙奎若卿绶、文楼华两部郎；赵升之少卿文哲，子少钝；太守秉渊，孙斗垣中翰荣。三四世入参枢要，尤后先济美云。

兄弟并入枢垣，乾隆以来可考者：鄂刚烈容安，弟鄂伦；玉西岩华，弟东岩；岱海勤毅，弟广丹亭；侍郎巴忠，弟巴克垣，札克桑阿，弟札拉桑阿；珠尔赓额，弟珠尔松额；松文清，弟松心庵；将军箖瑞远村水部庆，弟平吏部庆；玉达士观督璋，弟玉昆；刘竹轩制府秉恬，弟退谷户部秉馑；金莳亭太守云槐，弟辅之殿撰榜；洪素人太守朴，弟桐生太守梧；盛孟岩方伯惇崇，弟甫山太守惇大；清舫太守穆特亨额，弟崇阶兵部穆克登额；云鹏都转丰绅泰，弟佩贤藩部丰升额。

河南罗山、嵩岳，皆产兰，春日多市诸省城。怀庆府清华镇多竹，笋肥美，竹则可以为器。

先君于丁亥春预营生圹，延江西陈丽中松相地，即定于先茔之南辛山，乙向亦如之。丽中之言曰："祖茔已立百余年，后人读书入仕不绝，即为佳壤，无待另谋。"予深服其见理正大。爰植松楸，气极葱郁，可信为佳城也。堪舆家解此，夫亦何事多求。

世之躁进者，每不信"安命"二字，以为人力可以胜天，而不知冥冥中自有主之者。即以鄙人言，丁丑观政冬曹，已卯即保举，无论题选遇缺即补，人咸谓得缺。可早十年，乃仍不获到班。辛巳复保以员外郎，即补。庚寅夏传直枢曹，是冬即获保，无论"题选咨留"四字，同人均谓太便宜。盖军机处三年一保，定额六人，予恰在额内，否则须俟三年也。辛卯夏补缺，甫一月即拟陪郎中，癸巳夏始拟正升补，遽以忧去官。回忆十七年以来，即不得保。案：按资序补，亦至员外郎，所差者郎中一阶耳。观此，命运有定之理，益信。

阜成门外可园（即三贝，子花园）予于癸未年曾一往游，亭台花木，半已无存。惟古藤一株，真数百年物。此外秋水一潭，为斯园当日胜概，近则修葺为宸游临幸地矣。

先妣主持家政四十余年，最喜勤动。黎明即起，琐屑无不躬亲。性好洁。癸巳夏，病已殆，每日犹强起栉沐溲便，未尝不下床。易箦时，欲饮水，恐污衣，犹命以巾幛之。噫，予小子，中年失恃，每一念及，不知涕泪之何从也。

肃邸曦园，有卧柳一株，百余年物也。有诗咏之："太液池边人字柳，当年濯濯好风姿。分来枝派河闲邸，可有三眠三起时？"

御史郎中，截取繁缺，知府记名，近年未经简用。癸巳春，户部郎中陶堣，截取后召见，奏对支离。奉旨："斥回原衙门行走。"嗣是数月闲，截取各员，奉旨简用者四人：林启授衢州守，赵时俊授贵阳遗缺守，庞玺授兰州遗缺守，王儆授凉州守。亦朝廷激浊扬清意也。

崇文门外法华寺，佛殿前后，海棠数株。独殿右一株，每年春秋两番作花，亦理之不可解者。

近时大僚子孙，登仕籍者，莫盛于广西岑襄勤公后嗣。泰阶春荣任河南河北道，旭阶春煦任河南怀庆府，云阶春煊任太仆寺少卿，尧阶春蓂任湖北督粮道。昆季四人，同时并官四品，洵为当世佳话。

道光年间，竞尚柳诚悬字体，翰苑无不习之。时称南书房为深柳读书堂，清秘堂为万柳堂。说见李梦韶《转漕日记》。

阮吾山《茶余客话》载："工部节慎库'捧日亭'额，为严分宜书，今已无存。营缮司有古槐一株，乾隆朝灵石何君道生官此，曾有诗咏之。见《双藤书屋集》中"。今树心已空，而枝叶犹茂。

工部署内，有老榆一株。根下横贯铁炮一，多年锈废，而树下土中，春时往往拣得铁炮子，亦古迹也。

军机章京入直，镫上贴纸，剪葫芦为识。雨帽例用全红色，近则雨衣亦有滥用者矣。

壬辰冬，军机大臣礼亲王额筱山、相国孙莱山大司寇，均因病乞假。许星叔大司马，又因殿陛滑跌，磕伤鼻准。张子青相国，遂独对者两日。

旧制：军机章京随军机大臣至南书房候缮谕旨。近则大臣召对毕，退至军机堂述旨缮进，章京遂不随入。闲遇圣驾出宫日，须格外从速。在南书房祗候缮旨者，亦仅一二员随入，则皆平日办事敏捷者当之。缮写谕旨，"员"字从"负"，"屬"字从"属"，皆曾经御笔如此书写，遂恪遵不易。旧制：凡恭遇南郊大祀，皇上先一日莅坛，军机大臣入直于西天门外，直庐章京各带短几坐褥，列坐帐房中，略如扈从之仪，谓之坛班。近则

凡遇郊祀，皇上先一日在宫办事后莅坛，次日礼成还宫，办事军机大臣仍入直于隆宗门内直庐，无所谓坛班云。

乾隆年间，曾两次命军机章京福德、官保、永保，前往山西等省查办事件，以章京专膺使节，为枢曹异数。而嘉庆十四年，章京庐荫溥，以鸿胪寺少卿，与军机大臣托津，同奉命往江南查办案件，则更前此未有之荣遇也。

咸丰朝以前，銮舆驻跸圆明园，军机章京散直，寓赐庐，所谓七峰别墅，诸老前辈竞以诗酒觞咏为欢。近则此盛不复睹矣。

光绪十七年冬，奉旨："礼亲王世铎、庆郡王奕劻、克勤郡王晋祺、大学士额勒和布、兵部尚书许庚身、刑部尚书孙毓汶，户部尚书翁同龢、都察院左都御史孙家鼐，均加恩在西苑门内骑马。大学士张之万，在西苑门内乘坐二人小椅。"洵异数也。

旧制：军机处缮写简授员缺谕旨，均空其名，以待御笔填写。近则进单，请朱圈发下，即由章京照缮，仍将原单缴进，谓之恭缴朱笔。皇上亲政后，遇除授尚书、侍郎、将军、督、抚各缺，仍恭请皇太后懿旨简用。盖由圣德谦冲，于用人行政诸大端，犹复禀承慈训，以示不敢独断云。

军机处缮写谕旨，明发用六行格式，廷寄用五行格式。凡寄信中遇人名、地名、数目字，均不得回行写。

军机处多用水笔墨，亦不求精良。盖只取其速，不取其工。缮写偶有错误，辄以纸贴之，虽经御览，未尝以草率见责。

嘉庆十六年，仁宗以枢垣乏人，特召方勤襄公入参机务。勤襄因母老疏辞，情真语挚，不啻李密《陈情表》也。疏曰：

窃(臣)维甸谨将奉到谕旨，详细述告。(臣)母恭聆恩命，惊喜感泣，令(臣)扶掖叩头，并谕以"天恩高深，汝当勉力报效，不可因我衰老，以私废公"等语。

窃(臣)受恩至重，未效涓埃。前岁，赴任闽中，因老母不能迎养。去秋，在热河，仰蒙垂问，沥奏微忱。凡(臣)不能遽达之私衷，先荷圣明府鉴，特颁回籍养亲之旨，俾遂门闾倚望之情。感戴生成，恩同覆载。今春，自浙回籍，母子朝夕相依。(臣)母日诵佛号，顶戴圣慈。衰亲服食得安，皆出主恩所赐。

兹因军机汉大臣需人，特召(微臣)，俾参枢务，渥荷温纶之褒奖，备叨溢分之殊荣。并蒙睿虑周详，训词谆切。念(臣)母衰年远涉，敕沿途照料其起居。恐(臣)母恋子难离，并遇巡幸，以免(臣)扈从。凡此优容之异数，实(臣子)罕觏之遭逢。自顾何人，得邀体恤，入微至于此极。纵使捐糜顶踵，亦不足稍报鸿施。

惟察看(臣)母身体，去岁腹疾，虽已痊愈，而精神恍惚之证，每日卯后午前，总有数次，阳衰气怯，迥非数月前可比。闻(臣)片刻出门，亦必百端疑虑。前因(臣)入山祭埽，禀明往返两日，(臣)母亦以为应往。迨至次早，已忘前语，转疑(臣)患病不起，失声悲恸，终日未尝进食。迨(臣)赶回见面，始得释然。自此以后，跬步不敢他出。清晨初觉时，即须见(臣)侍侧，否则疑虑生悲，劝慰不解。(臣)私揣(臣)母，似难力疾远行。然身受非常恩渥，又不敢陈情固请。战栗兢惶，五中迷瞀，不知所为。伏读恩谕，准令将(臣)母身体情形，据实具奏。是以不揣冒昧，声明琐屑实情，渎陈天听。(臣)不胜悚惧待命之至。

疏上仁宗鉴其情，允其勿庸来京。

桐乡陆敬庵《冷庐杂识》一则云："医书：槟榔治瘴。川广人皆喜食之，近则他处亦皆效尤。不知其性沈降，破泄真气。耗损既久，一旦病作，不治，莫识受害之由，嗜之者终无所警也。"余按宋周去非《岭外代答》有云："川广人皆食槟榔，食久，顷刻不可无之。无则口舌无味，气乃秽浊。尝与一医论其故曰：'槟榔能降气，亦能耗气。肺为气府，居膈上为华盖，以掩腹中之秽。久食槟榔，则肺缩不能掩，故秽气升闻于辅颊之间。常欲啖槟榔以降气，实无益于瘴。彼病瘴纷然，非不食槟榔也。'此论槟榔之害，最为切要，知非特无瘴之地不可食也。嗜槟榔者其鉴之。"予读此，益信先妣病时，多服槟榔，致伤正气，诚为庸医所误。惟当时未见及此，不孝之罪，实百身莫赎矣。

光绪元年乙亥，恩科顺天乡试，一榜三状元：丙子科山东曹竹铭鸿勋、庚辰科江苏黄慎之思永、癸未科宛平陈冠生冕。皇上登极纪元，宏开恩榜，畿辅又为王化之首，固宜有此冠冕之士出于其间也。

国朝合榜取士，二百余年，宗室八旗中一甲及第者四人，二甲第一者二人：道光癸未传胪、满洲麟文端魁，戊戌传胪、宗室灵文恭桂，同治乙丑状元、蒙古崇文山家宰绮，探花、汉军杨子和太守霁，光绪癸未榜眼、宗室寿子年阁学耆，己丑探花、汉军刘静皆太史世安。

光绪十四年十二月，直隶宣化守章君洪钧病疫。次子恒谦、三子恒颐，躬侍汤药，目不交睫者十余日。恒颐见父病增剧，刺指血书疏默祷，愿减己寿，以延亲算。父病笃，不能就枕，恒颐伏其后承背以代。初犹与恒谦更替，洎垂危，恒颐不忍使其父转侧，遂拳曲支拄者数昼夜。迨父殁，恒颐困顿，不知人事。稍醒，哀痛欲绝，呕血数升，越四日遂卒。恒谦当父垂尽时，终夜祷天，匍匐中庭，两膝尽肿。父殁，伏地号泣，水浆不入口，泪尽继之以血，目眥皆烂。泣谓其母曰："有伯兄季弟在，母无忧，儿当从父地下。"神明湛然而逝，距父丧仅十一日。恒颐妻洪氏，亦绝粒以殉。经直隶总督李为之请，旌于朝，孝烈萃于一门，洵足以风世云。

壬辰夏，军机大臣入对，奉命，以福箴亭相国锟管理圆明园三山事务。同直中，有一时不解三山之说者，盖此差已近三十年，未经简派也。

领侍卫大臣，向多以御前行走，宗室、王、贝勒膺此职。壬辰奉旨，以都统容贵充之，洵一时异数(案：容贵仅都统，专官兼此职，例不准入乾清门)。

御前大臣，体制最尊，国语谓之"戈什昂邦"。非王公负重望者，罕能任此。中一缺，为蒙古王公专职得

之,恒以为荣,盖蒙古部落,诸王公均不得与抗礼也。阅兵大臣职分亦较崇。遇皇上大阅时,得于御前侍坐。故兼此职者,亦以为荣。

步军统领,向多系尚书兼之。若仅任此职,则遇军政年,参谒兵部尚书,当戎服佩刀,以属下礼见。文职兼充,则否。

兵部尚书,向不得兼步军统领。侍郎,向不得兼左右翼总兵。若兼管顺天府府尹,向亦不以户部尚书任之。因其均系繁要耳。

军机大臣,偶因感冒二三日不入直,可以不请假。若五日以上,始具折陈请。

庚寅十一月,醇贤亲王薨逝。奉上谕: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懿旨。

皇帝本生父醇亲王奕譞,秉性忠纯,宅心仁厚,才猷远大,勋业崇闳。自幼仰蒙宣宗成皇帝钟爱,恩眷优加。文宗显皇帝,谊笃友于,封为郡王。同治年间,晋封亲王,历充御前大臣等差,恪恭尽职。追皇帝入承大统,特降懿旨,令以亲王世袭罔替。慰谕再三,始涕泣受命。历年以来,平章军国重事,主持正议,利国利民。其综理神机营及创立北洋海军,宏谟硕画,成效昭然。前年亲赴海口,巡阅操防,尤能综揽大纲,不辞劳瘁。论国家酬庸之典,虽叠颁异数,犹觉功浮于赏。而王谦谨为怀,益加寅畏。于特旨赏坐杏黄轿,始终不敢乘坐。并以现居赐邸,为皇帝发祥之所。敬援雍和宫,成宪请旨,恭缴其忠敬笃棐之忱。数十年如一日,自古贤王,罕有伦比。王气体素强,前岁感犯肝疾,特率同皇帝,屡往问视,旋即调治就痊。本年夏间,感受暑湿,触发旧疾,复同皇帝,叠次诣邸看视。近日以来,闻王病笃,深宫默念,日夕焦愁。不料病势已深,医药罔效,遽于二十一日丑刻薨逝深宫,震悼实深。著赏给陀罗经被。即日亲临赐奠。皇帝诣邸,成服行礼。派总管内务府大臣福锟、礼部尚书昆冈、工部尚书熙敬、礼部左侍郎钱应溥,办理丧事。所有一切事宜,俱由官为经理。镇国公载沣,即日承袭王爵,用示笃念亲贤至意。钦此。

同日又奉上谕: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懿旨:"自古帝王以孝治天下,必推本于所生。而礼有经权,尤必折衷至当,方足以昭示来兹。恭读高宗纯皇帝御制濮议辨,援引礼经,垂为定论,称所生曰:"皇帝本生父殁,则称本生考。立庙于其邸第,为不祧之庙,祀以天子之礼,合乎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之义。则尊亲之谊交尽,而于公义私恩两无遗憾。圣训煌煌,昭垂万世,洵协于天理人情之至。皇帝入嗣,文宗显皇帝诞承大统。光绪元年正月,醇亲王密陈《豫杜妄论》一疏,内称:'历代继统之君,推崇本生父母者,以宋孝宗之不改子称秀王之封为至当,将来如有以治平嘉靖之说进者,务目之为奸邪小人,立加屏斥'等语,持论正大光明。敬征高宗纯皇帝御论,正相吻合。其志虑之忠诚,防维之深切,方之古纯臣,何以加兹。上年二月初二日,因吴大澂之奏,特降懿旨,将王之密疏,宣示中外,俾天下臣民咸知我朝隆轨超轶前代,而醇亲王寅畏之本心,从此昭然若揭。讵意天不假年,溘然长逝,痛惜之极,悲感弥深。醇亲王著定称号,曰皇帝本生考。所有一切饰终葬祭典礼,自宜恪遵祖,训详定彝章用遂皇帝恩义交尽之忱,兼表贤王终始不渝之志。著派御前大臣、军机大臣翁同龢、孙家鼐,会同礼部,妥议以闻。钦此。"复奉懿旨赐谥曰贤,并据御前大臣等条议典礼:

一拟请皇上持服期年,谨案期年之服,十二月而除。今准十二月之例,拟请皇上御缟素,或十三日,或十一日,恭候懿旨;

一,拟请皇上于释缟素后请发;

一,亲王薨逝,照例奏请辍朝三日,今醇亲王薨逝,应否酌加日期,恭候懿旨;

一,期年内,拟请皇上除诣皇太后前请安暨听政召见外御便殿时仍用素服;

一,缟素期内,每日奠酒,拟请皇上诣邸第亲行奠酒外,其余每次奠酒,拟请钦派王贝勒公每日一人,前往恭代。其齐集礼节,应由礼部照例办理;

一,期年内,坛庙大祀,拟请皇上亲诣行礼,其中祀期年内均遣官行礼;

一,期年内遇元旦,堂子行礼,拟请皇上仍御礼服;

一,期年内遇元旦,皇上亲诣慈宁宫行礼,御礼服作乐,其太和殿朝贺,仍御礼服升殿,应否宣表作乐,恭候懿旨;

一,初祭、大祭及奉移、奉安,一应祭奠需用羊酒馔筵楮钱金银锭等项,应由礼部查照亲王例办理;

一,祭文内拟请用皇帝敢昭,告于本生考,醇亲王碑文称谓,同应否恭书御名,臣等未敢擅拟,一切章奏内恭遇醇亲王字样,均用双抬书写,奏奉懿旨皇帝服制,即著定为持服。期年御缟素十一日,辍朝十一日。期年内,除请安暨听政召见外,御便殿时仍用素服,太和殿朝贺御礼服,升殿不宣表乐,设而不作,蒙古朝正来京王公,例赐筵宴,照旧举行。宗亲廷臣筵宴,均停止。其祭文碑文,均书皇帝名,余均照所议行。嗣据条议,葬祭典礼;

一,醇贤亲王庙,拟请于新赐邸第恭建,庙额应请谨书曰:"醇贤亲王庙";

一,庙制拟建殿七楹,殿外中门三间,殿前东西配屋各五间,殿后寝室五间。中门之内建焚帛亭,祭器库,中门之外建宰牲亭;

一,座神厨五间,神库五间,东西厢及治牲房各三间,大门三间。至殿宇及正门,瓦色应用何色琉璃,恭候懿旨;

一,每岁时飨,拟仿宋秀安僖王祀典,于四仲月朔举行,由承袭王承祭前期太常寺请旨是否亲行,如遇皇上亲诣行礼,应以承袭王陪祀;

一,礼节乐舞、祭器祭品,应钦遵高宗纯皇帝御论,祀以天子之礼,由各衙门详晰具奏请旨;

一,立庙后恭遇诞辰、忌辰,是否亲诣行礼,恭候懿

旨；

一，皇上期年除服，拟请亲诣行礼，照大祭礼读文致祭；

一，恭绎御论醇贤亲王葬礼，应查照亲王例，由各该衙门敬谨备办；

一，醇贤亲王园寝飨殿，业经建造，其碑亭瓦色因碑文内恭书御名，拟请用黄色琉璃；

一，奉安前期，拟请皇上亲诣园寓行礼读文，致祭奉安，礼成后，拟请皇上亲诣园寝行礼。至奉安日，是否亲诣恭送，恭候懿旨；

一，飨殿神 牌字样，拟谨书醇贤亲王神位，钦派大臣恭题。奉入飨殿时，拟请派承袭王恭奉行礼。其庙内神牌，拟请俟庙成后，择吉制造题。写至供奉日，仍由承袭王恭奉，拟请皇上亲诣行礼。所有应行礼节事宜，届时由各该衙门奏明办理；

一，醇贤亲王碑文，是否御制，抑由翰林院撰拟，恭候懿旨；

一，奉安后，每年清明、中元、冬至、岁暮，致祭园寝，由承袭王行礼；

一，查宋秀安僖王于立庙前班讳醇贤亲王应否讳名一字，恭候懿旨；

一，醇贤亲王庙及园寝，均请设官员兵役看守，奏上奉懿旨，醇贤亲王庙于新赐邸第建立，其现居邸第并著另建。醇贤亲王祠庙中，殿宇及正门瓦色，中用黄色琉璃，殿脊四围，及正门四围，均用绿色琉璃。遇诞辰忌辰，皇帝均亲诣行礼。皇帝亲制碑文，奉安日亲诣恭送看视。奉安次日，仍诣园寝。行礼余均照所议行。

近年以来，云南、甘肃省，无官卿贰者。山西自祁文恪殁后，亦遂无人。癸巳春科道中，山西尚有王儆、庞玺二人，云南尚有赵时俊一人，未几联翩出守。遇有本省因灾蠲缓钱粮，恩诏应具疏谢。仅属翰林领衔各省官京堂者，就癸巳年考之，直隶大学士张之万、礼部尚书李鸿藻、兵部侍郎王文锦、光禄寺卿沈恩嘉、鸿胪寺卿刘恩溥、江苏户部尚书翁同龢、吏部侍郎廖寿恒、都察院左都御史徐郙、内阁学士恽彦彬、宗人府府丞陈彝、左副都御史薛福成、大理寺卿徐致祥、通政司参议殷如璋、国子监祭酒陆润庠、安徽大学士李鸿章、工部尚书孙家鼐、鸿胪寺少卿方汝绍、浙江兵部尚书许庚身、吏部侍郎徐用仪、礼部侍郎钱应溥、工部侍郎汪鸣銮、内阁学士许景澄、江西詹事朱琛、山东刑部尚书孙毓汶、工部侍郎徐会沣、太常寺卿李端遇、湖南兵部侍郎徐树铭、内阁学士龙湛霖、湖北户部侍郎陈学棻、福建太仆寺卿林维源、广东户部侍郎张荫桓、礼部侍郎李文田、仓场侍郎许应骙、左副都御史杨颐、广西太仆寺少卿岑春煊、河南通政司副使顾璜、内阁侍读学士田我霖、光禄寺少卿田志肃、陕西刑部侍郎薛允升、贵州刑部侍郎李端棻、山西、甘肃、四川、云南均无之。汉军任汉缺卿贰者，就癸巳年论，则徐荫轩桐，官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寿伯蕃昌，官通政使；徐楠士承煜，官大理寺少卿；杨子通儒，官太常寺少卿；贵哲生贤，官内阁侍读学士。若户部左侍郎崇受之礼，兵部左侍郎敦甫巴克坦布，工部右侍郎英菊侪年，则均系内务府汉军，由副都统三院卿蒙简任满缺者也。

上书房行走，除总师傅张南皮、相国徐荫轩协揆外，王云舫少司马、高熙亭编修赓恩，均直隶人。徐东甫少司空、曹竹铭修撰鸿，勋均山东人。李蕴斋侍讲培元、张劭予中允仁黼、高勉之侍讲钊中、蒋仲仁编修艮，均河南人。一时可谓独盛。

定例：满洲四品京堂缺出，吏部题本开列应升之五品京堂，仅按官阶，不计资俸。故通参无人，始用光少。光少无人，始用鸿少。若有京察一等，以四品京堂用者，且时复截缺。至通参光少出缺，六部保送人员引见，亦遂得除授。以致光少、鸿少，恒多年不得迁转。若将例章酌改，遇四品京堂缺出，以记名人员与通参等相间轮用，参议出缺，以光少转。光少出缺，以鸿少转。京察及保送人员简补光鸿遗缺，斯可望疏通矣。

批本处各员，向无京察保列一等之例。辛卯奏准，每届京察，以一员保列引见。壬辰，都察院、吏部、工部，均奏添一等一员，作为满汉公额，每届轮流保列。

各省折奏，军机处逐日钞存，半月汇为一束。复摘其事，由分省、分日登诸册，遇事按册而稽，顷刻可得。部院中若仿行之，积年案牍，朗若列眉。书吏辈自无从隐匿舞弊，诚策之善也。

军机章京，初无定额。嘉庆四年，始定为满汉各十六员。章京先因署缺后，即留于额外行走候补，自十一年中书重伦始。又二十一年，奏明汉章京上行走之强逢泰不占额缺。于是汉章京每班八人之外，复有额外章京一员。咸丰三年，因军务较繁，添传汉章京四人，在额外行走。七年，添传之员，均已补额。复添传二员，在额外行走。同治十一年，因军务渐平，奏停添传。嗣是，以十八员为率。

咸丰十一年奉旨，挑取满汉军机章京各四员，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额外行走，仍照常在军机处值班，毋庸常川到署。嗣后多系领班帮领班充之。

部院中宗室司员，自咸丰年间灵蔚生廉访杰，简任热河承德守，每届京察，均奉旨记名，以京堂用，遂无外用道府之员。

给事中截取道员记名，近年多未简放。癸巳春，张光宇给谏廷燎，始蒙简用，为云南迤西道，时以为荣。

闽王可庄殿撰仁堪，以南斋翰林京察一等记名，出守江苏镇江。值民间焚毁教堂事，颇棘手，持平办结。壬辰夏，属邑大旱，办理赈抚，实惠及民，大吏保荐，调守苏州，政绩炳然。未几，卒于任，时论惜之。可庄之祖文勤公，历任山陕川广督抚，为一时名宦。曾辑《石渠余纪》一书，于国家制度沿革，考载详明。已刊行。

马佳葛民方伯绍诚，陈臬河南时，创设循环牌榜，令各州县，将日收呈词若干、传到审结者若干、系狱人犯若干、未讯结者若干，五日一汇详，臬署设励勤局考核之。以结案之多寡迟速，定牧令之功过。劝惩不少假，各属肃然。又黄河渡口，向缺船只，待济者徘徊河

干。船户居奇，商贾恒数日不得渡。公谂知其弊，将巡河废弃大炮船二只，捐廉修整。严定章程，禁船户留难，行旅便之。其他善政多类此。

汉军杨简侯方伯能格，入词馆后，于柯亭种竹百竿，自号曰玉堂种竹生。方伯书法，名重一时。侄子和太守霁子子通侍郎儒，均能传其衣钵。

满洲世族，以八大家为最贵。一瓜尔佳氏，直义公费英东之后；一钮祜禄氏，宏毅公额亦都之后；一舒穆禄氏，武勋王扬古利之后；一纳喇氏，叶赫贝勒锦台什之后；一栋鄂氏，温顺公何和哩之后；一马佳氏，文襄公图海之后；一伊尔根觉罗氏，敏壮公安费古之后；一辉发氏，文清公阿兰泰之后。

颜札秋坪司马景廉，咸丰年间由翰林院侍讲学士大考，擢内阁学士，洊至户部尚书。光绪癸未，缘事降调内阁学士。未几擢兵部尚书，甲申仍降为内阁学士，寻卒。三仕三已，一官始终亦奇。

本朝礼部汉堂官不由科目者，仅三人：一吴恭定绍诗，以诸生保举，历巡抚，晋大宗伯；一叶侍郎存仁，以监生洊升方伯，内擢少宗伯；一李大司马世杰，以吏员出身，任少宗伯。

宝文靖公身历四朝，傃直枢府二十余年，谙习掌故。咸丰庚申，文宗巡狩木兰，公适任少司农，诏提库藏。公以夷人不靖，城守吃紧，留备兵饷，靳不与。撄文宗怒，欲置之重辟，公毅然不挠。即此一节，已不愧大臣体。

立春日，军机大臣进春帖子，词系每员恭撰。五言截句一章，七言截句二章，用硬黄纸书之。另有恭进皇太后前一分，各拜笔墨笺纸之赐。毓庆宫行走，暨南上两斋翰林，亦如之。

陕西阎丹初相国，长户部数年，为国家撙节库储二百余万。平生自奉过俭，不无公孙布被之讥。殁后赐谥文介，可谓名实相副已。

国朝文臣改武，始自康熙朝姚仪，以京堂改云南总兵。嘉庆朝刘清，以道员改山东总兵。武臣改文，则嘉庆朝杨忠武公遇春，由提督改陕甘总督。同治朝杨岳斌，亦以提督改任陕甘总督。光绪朝刘铭传，以总兵蒙特授台湾巡抚。若张朗斋曜，则由佐贰积功至布政使，改总兵，擢提督，复简任山东巡抚。盖国家量材器使，干城腹心之寄，无所轩轾其间也。

自奉御史记名，不准注销之命。光绪十四年军机章京钱子密应溥，特蒙恩注销御史，以五品京堂用。继之者为金忠甫保泰，外此陈瑶圃刑部邦瑞、王博航户部汝济、王绂卿户部颂蔚，均因纂辑方略，奏请暂缓带领引见，则又不拘常格者也。

蒙古十六国，部落分为四十九贝勒者，曰科尔沁，曰札赖特，曰杜尔伯特，曰廓尔罗斯，曰敖罕，曰奈曼，曰巴林，曰土默特，曰札鲁特，曰阿鲁，曰翁牛特，曰车里克，曰喀喇沁，曰吴喇忒特，曰察喀尔，凡十五国。而其时以察喀尔故太子为诸贝勒冠，亦为一国。分察喀为二，故号十六国。

光绪戊子，吏部以文选司事繁，奏请添设满汉郎中、员外郎、主事各一缺，奉旨准行。

光绪己丑，因直隶省五月分雨水，粮价至九月始奏闻，奉旨责其迟延。仰见我皇上躬揽万几，无时不以国计民生为念。

己丑，滇抚谭钧培奏建水监犯被劫，折内禁卒被缚受伤身死情形，未经详叙，奉旨诘责。我皇上慎重民命如此。其居皋吕之位者，益当知谨畏已。

定例：督抚藩臬提镇等，遇元旦冬至，呈递贺折用硬黄纸折，恭书："（臣）某跪恭贺"，"皇上元旦天喜"，"皇上长至天喜"。万寿圣节，则书"恭祝皇上万寿万万寿"。呈递皇太后折，亦然。光绪己丑，广西冯军门子材贺折，屡用骈语，下部议，以违式夺俸。

朝廷虚衷纳谏，一时朝士多所敷陈，未免有措语失当者。上虑开攻击之风，遂严旨黜谪数人，以示儆计。自乙酉以来，御史吴峋，以劾朝邑相国，目为汉奸，编修梁鼎芬，以劾合肥相国，指为可杀，均革职；侍郎黄体芳，以请开李合肥会办海军差，并饬曾纪泽遄归练师，降调；御史朱一新，以陈请遇灾修省，豫防宦寺流弊，降调；御史魏迺勷，以劾府尹薛福辰，请以太医院官改用，降调；御史屠仁守，以归政届期，直抒管见，所见乖谬，革职；庶子崇文，以劾南皮相国，附会灾祥，革职。皆班班可考。

都中自仲冬朔翻貂褂，来岁正月十九日，皇上由西厂子看烟火还宫，脱貂褂。军机章京惟元旦服白风毛补褂，余日虽军机大臣服补褂日，章京入直，仍服貂褂。

京中部院各衙门，封印日，皆先封堂印，后封司印；开印日，则司印先开，堂印后开。定制如此。

直隶定州为古中山国，城东北隅有韩魏公众春园旧址。后人置苏文忠公雪浪石，合建韩苏祠。乾隆年间，就园起行宫，屡经御题，后渐荒芜。马佳梦莲刺史宝琳，于道光年间牧定，时曾陈明大府奏准估变，又请留其半。值修葺御碑亭、韩苏祠，以存古迹。并增修亭台廊榭，复池沼花木之胜。今又数十年矣，不知斯园兴废何如也。

京师积水潭，高庙临水开窗，叠石为径，花木明瑟，为城中逭暑胜地。相传为纳兰太傅明珠家庙。忆寺内藏有太傅行乐图，予少时曾见之。

王麓台侍郎所绘《万寿盛典图》，现在大内。闻福箴亭相国云，其副本合四巨卷，向藏维桂亭通侯家。曾以二千金质诸人，今不知归谁氏也。

名公钜卿，文人学士，往往谓高僧转世，小说家多载之。以予所闻，葛民方伯绍诚前身，为云龙山僧；姚良庵观督近韩前身，乃润州莲性庵僧，幼年梦中时过其地；王孟调副贡星诚生时，其先人梦焦山退院僧某来谒。夙因之说，未必尽诬。

江苏潘文勤公，收藏金石甚多。屋五楹，充牣其中。殁后人有欲售之者，夫人曰："先大夫一生所爱护，手泽摩挲，不忍使之散佚也。"噫，夫人可谓贤矣。

翁常熟协揆，性好书画，收藏甚富。又好游山水，

每当春秋佳日，休沐之暇，辄单车匹马，往西山古刹，流连竟日而返。

翁常熟、孙寿州两协揆，与徐嘉定大司马城内寓庐相望，因结文酒社，迭作主宾，时谓之三元会。盖以三公皆殿撰也。

直隶制军李少荃，与两广制军李小荃；浙江中丞崧镇青骏，与贵州中丞崧锡侯蕃；直隶方伯裕寿泉长，与盛京将军裕寿山禄、刑部侍郎裕寿田德，皆以同怀兄弟同时贵显，为迩日搢绅之盛。

京师董四墓桃、魏六工巨李、玉田香稻、圣水塘藕、盘山礶儿梨、芝麻花梨、翠屏山榛栗、北山苹果，此外马乳葡萄、黄芽白菜，均甲于天下。

岭南林睡庐老人《家训》一册，有云：丙辰涪州饥，予时宰大竹，奉委至涪，总理赈务。其借给仓谷、平粜赈粥各项，俱有一定章程。止须督率各委员，依法办理，随到随给，不许延搁，便无他弊矣。惟散给籽种一事，其弊有不可胜言者。定例：差令里保，先期细查，分别极贫、次贫、有力三项，造册送核。俟上宪核发，到日按册散给。按其田亩，极贫者全给，次贫者半给，此定例也。殊不知里保吏役，秉公者少，营私者多。凡属该役等亲旧，以及援引贿嘱者，即有力之家，亦造入贫册，希图冒领。若无钱贿嘱，以及平昔与该役等有睚眦口角之类者，虽极贫亦为造作有力。此实在穷民不能沾惠之由也。予访之已确，即通禀上游，请不必按原核定册，一听便宜从事。倘有缺有滥，即请参革治罪，各宪悉批准行。查涪州分十六里，予乃向刺史要出版籍册，随带银数，自钱至两不等，不分星夜，俱已封就。零数以钱文足之。镌刻领状，按数刷备。临时止填姓名银数，先期晓示。某日，按临某里，里各择一宽阔之地，为公所。令一里百姓，俱集其地，听候散给。予至彼，令一吏掌册籍，一吏掌领状，一吏掌号薄，一吏掌银钱，俱列公案两旁。乃令百姓静听，反覆开导。后俱令站立东边，点一名至公案前，问："尔果极贫耶？"彼云："是。"则回问东边众人，皆齐声谓："此人果系极贫。"即按数填写领状，给与银钱。再点一名，如前问之，众佥谓："此人尚属有力。"即是冒领者。或予以薄惩，或叱退之。点至数名，办若行云流水矣。不半月间，十六里俱已散完，然后造册申送。涪之人士，咸谓无滥无缺。然此办法，亦须上游深信不疑，而后得行吾志。若稍有疑虑，虽曰苟有利于民生，耑之可也，吾亦不敢遽自便宜从事也。

又云：编联保，甲十家编为一甲，十甲编为一保。甲设甲长，保设保长。耑司稽查，法至善也。甲长经岁一更。为甲长者，岂能一无经营家务之事，穷年仆仆，独为十家稽查之理？况保甲之法，一家有犯，连坐十家。大事有司，敢不遵例？而甲内或有私宰、赌博、鼠窃、狗偷之事，若概罪以连坐，不独伤于过刻，亦未免近于骚扰，竟置不行，则视为虚文，不亦废法乎？所以，法虽最善，究竟呆而不活。予任牧令时，略为变通。各甲不给门牌，十家共制一签，签宽二寸，长三尺。一面写明立保甲例，其一面即大书十家姓名。不设甲长，十家轮流值日，周而复始。十日之内，每家只司稽查一日。至次早，即将签送次家，于系便属签到值日之人矣。此一日即竭力稽查，亦属易事。甲内倘有私宰等事，事发，亦止连坐值日一人。庶几法既不废，亦不致骚扰滋事。予行之颇觉有效，并以此书示，其留意焉。

绅民捐输巨款，从前虽有赏给举人之案，后以科第为士子进身之阶，未便开侥幸之门，遂停此例。光绪十六年，畿辅水灾，浙江廪贡生庞元济，捐助赈银三万。两经直督李奏请，奖给举人。十九年，广东贡监生周长华，捐助江宁赈银三万两，亦经江督刘援案，奏请蒙赏举人。皆异数也。

皇上驻跸瀛台日，南书房翰林入直蕉园门内万善殿，军机堂在西苑门内迤北。每日军机大臣、御前大臣毓庆宫行走。大臣入直，均恩准乘船以代步。

明王元美，以广西蒋冕十五岁中解元，载入《皇朝盛事》。按咸丰壬子，南皮张香涛探花，是年登贤书第一，亦系年十五。方之古人，岂容专美。

光绪庚寅科会试，满洲贡士八人，惟启仲履绥得馆选，亦近数科所仅有。

翰林掌院学士暨教习庶常馆，向系简翰林出身之尚书侍郎充之。迩来亦不尽拘此格，且专用尚书侍郎，以次久未简派。

光绪己丑科乡试，以户部主事承荫充江南副考官。经礼部奏称，承荫系江宁驻防，应否回避旗卷。奉旨改用修撰曹鸿勋为江南副考官，陕西副主考以承荫充之。

光绪己丑，光禄寺奏：称："蒙古署丞，保列一等，无阶可升。请与满洲人员，一体拣选，题升署正。再经京察一等，一体调繁。"得旨："下部议准。"

归安陆观督心源，家藏书籍甚富。曾仿范氏天一阁例，于县属仁寿铺建阁五楹，藏书一万余卷。光绪十四年，复将所藏旧刻旧钞，为近时板本所稀者一百五十种，计二千四百三十三卷，附以所刊丛书等三百余卷，捐送国子监。得旨嘉奖。

廓尔喀，向例五年人贡一次。曾见其表文，词虽鄙陋，意殊恭谨。表云："廓尔喀额尔德尼王毕热提毕毕噶尔玛生写热曾噶扒哈都热萨哈，九叩跪奏，如天覆育，如日月照临，抚育万国，寿如须弥山坚固，至大至寿文殊菩萨大皇帝宝座前，恭请圣安。窃（小臣）五年一次，年班例贡，应于本年专差噶箕等恭赍赴京呈进。今已敬谨备办齐全，拣派正贡使噶箕热拉毕噶尔玛热纳，副贡使萨尔达尔的热克漫拉，及大小头目人等，于光绪十二年七月初五日自阳布城恭赍启行。从前，（小臣）部落，凡遇事件，皆系禀由驻藏二位大人，代为转奏。今仍禀请二位大人，念廓尔喀离京遥远，不知天朝规矩，并念（小臣）诚心向化，详细情节，代为奏明。想（小臣）部落，自祖上投诚天朝以来，诚心归向。今（小臣）惟有一心一意，敬谨恭顺，伏乞大皇帝俯念（小臣），系投诚出力之人，现在（小臣）年幼，办事恐有错误，将（小臣）视同奴隶一般，恩施宽待，（小臣）得以永远仰承天

恩,(小臣)就感戴不尽。为此,于光绪十二年七月初五日,自阳布城九叩跪奏。"

沈文肃公葆桢夫人,为侯官林文忠公女。咸丰六年,文肃守广信府,时粤逆杨辅青连陷贵溪等县,警报日数十至。文肃适赴河口劝捐,夫人刺血作书,乞援于饶总兵廷选。饶得书感泣,星夜赴援。而文肃亦归,城赖以全,夫人之功伟矣。光绪十年,潘伟如中丞霨,奏请于朝,以夫人附祀广信府城文肃专祠。其书义正词严,卓卓可诵。兹录之:

将军漳江战绩,啧啧人口,里曲妇孺,莫不知海内有饶公矣,此将军以援师得名于天下者也。此间太守,闻吉安失守之信,豫备城守,偕廉侍郎往河口筹饷招募,但为势已迫,招募恐无及。纵仓卒得募而返,驱市人而战之,尤所难也。顷来探报,知昨日贵溪失守,人心皇皇,吏民铺户,迁徙一空。署中童仆,纷纷告去,死守之义,不足以责此辈,只得听之。氏则倚剑与井,为命而已。太守明早归郡,夫妇二人,荷国厚恩,不得藉手以报,徒死负咎,将军闻之,能无心恻乎?

将军以浙军驻玉山,固浙防也。广信为玉山屏蔽,贼得广信,乘胜以抵玉山,孙吴不能为谋,贲育不能为守,衢严一带,恐不可问。全广信即以保玉山,不待智者辨之。浙省大吏,不能以越境咎将军也。

先宫保文忠公,奉诏出师,中道赍志,至今以为心痛。今得死此,为厉杀贼,在天之灵,实式凭之。乡间士民,不喻其心,以舆来迎,赴封禁山避贼。指剑与井示之,皆泣而去。

太守明辰得饷归后,当再专牍奉迓,得拔队确音,当执爨以犒前部,敢对使几拜,为七邑生灵请命。昔睢阳婴城,许远亦以不朽。太守忠肝铁石,固将军所不吝与同传者也。否则,贺兰之师,千秋同恨。惟将军择利而行之。刺血陈书,愿闻明命。

慈禧皇太后五旬万寿,暨皇上二旬万寿,迭敕中外,查明一二品大员,有老亲年届八十以上者,各优加赏赉。一时举报,武臣老亲享大年居多,文臣中未数觏。

从前,满军机大臣是否准看汉字折件,均请旨遵行。自道光朝以来,无不阅看汉折者,均不递奏片请旨。

光绪辛卯正月二十五日,皇上御紫光阁,各国使臣觐见,嗣有请觐者,皆御承光殿见之。甲午,又改御文华殿受觐。戊戌八月,皇太后训政后,或御仪鸾殿,或御勤政殿觐见,候旨钦定。

道光朝大考翰詹,题《落叶赋》。许滇生侍郎赋中有云:"除非天上能开不夜之花,那得人间长种恒春之树"。罗萝村侍郎赋有云:"衬将橘绿橙黄,秋老而还添烂漫剩;有苍松翠柏,岁寒而依旧婆娑。"均为宣庙所赏,拔置高等。联语不特工丽,合应制体。亦因孝慎皇后薨后,上命题,寓悼亡意也。

光绪丁丑科会试,同谱闽谢枚如内翰章铤,年已六旬,盖耆宿也。著有《毛诗注疏毛本阮本考异》四卷、《春秋左氏传毛本阮本考异》四卷、《读经札记》四卷、《文集》五卷、《诗集》十卷、《词集》八卷、《禅贩杂录》六卷、《词话》十二卷、《备忘录》二十卷、《说文闽音通》一卷、《我见录》十六卷。并闻其曾祖慈田公,著有《蒙斋讲义》二十四卷、《东岚谢氏诗存》二卷、《生成辑录》二卷。祖思庭公,著有《蕉窗笔记》四卷。考息环公,著有《四书居闲笺》二十卷、《侯贤集》一卷。足征家学渊源。

乙亥乡试,顺天同榜中有酒姓、寧姓,云南同年生有瓦姓、寸姓,皆榜花也。

仁和关晋轩少宗伯槐,工绘事,号青城山人。乾隆朝直枢垣,扈从兴京,画《云壑松崖卷》进呈,蒙奖赐文锦一匹。次黄旗堡,又命画《北镇医》、《无闾山》等图。四十五年南巡,驻跸江南灵岩山,命写《竹炉山房图》。时山人以就礼部试,未扈从,旨命寄绘焉。刘公谨之有纪事一绝,云:"窈窕灵岩展画图,青旗翠辇丽仙都。侍臣合有丹青笔,好向山房写竹罏。"

青城山人绘《霜林秋色图》,纵七尺,横三尺二寸,设色苍老,层峦叠翠,万树丹黄。

御制诗注云:"关槐任中书,时在军机处司员行走,曾扈跸木兰,目所亲见,故能绘其景。凡题款九十七字。"诗载乾隆《御制诗》五集。

张诗舲抚军,直枢廷日,扈从木兰,有馈鹅者,载以驼。上尝顾而笑之,因绘为《载鹅图》。又彭文敬公官光禄少卿时,有《枢垣趋直图》,一时同直诸君,多有题咏。

江苏毛罗照舍人上炱,直枢垣时,亦能画。旧日圆明园军机堂西轩壁粘大幅山水,即舍人笔。

桐城方勤襄公,生当弥月,时恪敏公适总制畿辅,扈从行在,携之入觐,赏赉骈蕃。既长,赐官中书,直枢垣。所聘云南裴中丞女,尚未娶,会引见,蒙垂询,命金坛于文襄公传示裴中丞,使毕姻。旋以归宁滇南,又有旨下,直隶制军沿途促返,殊恩异宠,旷世所稀。

枢垣每月装册一,标曰《随手登记》,逐日缮录中外折件事由。遇元旦无折奏时,敬书"太平无事"四字于册,有则书"太平有象"。若万寿圣节,特于月日后,恭书"万寿无疆"四字。寻常日,若无一事须登记者,只书某月某日,暨是日住班二人姓氏,谓之七字班。

刘朴夫给事谨之,直枢垣二十余年,以病卒,室人汤恭人殉焉。高宗悯之,特赏谨之鸿胪寺卿衔,并银百两。汤氏照例旌节。

高阳李文正公,同治五年官户部时,奉太夫人讳。当时两宫皇太后温诏,再三慰留,俾开侍郎缺,守孝百日后,即赴弘德殿授读,仍在军机处行走。公两次呈请终制,并经倭文端公等代为陈奏皇太后。因穆宗圣学方隆,且军务未平,深资翊赞,仍降诏未允。嗣百日已满,复因病恳辞,懿旨始允其请。为朝廷倚畀之重如此。

卷 下

军机章京每日蒙赐克食，年终例拜麅鹿之赏。戊戌，皇太后训政后三节，暨皇太后万寿，均颁赏章京绸缎。除夕，恭诣皇极殿，行辞岁礼，蒙赏荷囊银锞，皆异数也。军机处例差，曰颁赏，曰秋审，曰永远加恩，曰新正加恩，曰缴朱笔。颁赏者，朝鲜各国使臣来京，若赐筵宴，则查开历届应赏物件，呈览；秋审者，刑部按期呈进秋审黄册，备文知照军机处，可矜者分别拟缮，或勾或缓，谕旨先期呈御，俟勾到本上时，钦定发下；永远加恩者，一年中如奉有永远蠲豁钱粮、加广中额等恩，命缮录于册，进御留览；新正加恩者，各省遇有灾荒、来年应行接济者，缮拟恩旨，于新正、初二、初四等日，呈递候施行；缴朱笔者，中外各衙门奉有朱批折件，封送军机处代缴，年终开列件数呈览，并将朱批折，交内库各差，于每岁八月中分派章京司之。

军机章京，每日住班二人，有老班公、小班公之目。老班公专掌交发事件，小班公掌登写随手记载，暨接递谕旨等事。次早堂上阅看折件时，其已奉朱批及拟请批者，小班公掌之。有当入对请旨者，曰见面折，则掌诸老班公，开具略节送堂，以备遗忘，谓之面单。

凡明发寄信交片各谕旨，达拉密属某人拟草，则某人拟妥，自行送堂明发。廷寄草只送交堂上，即退下。若交片及遇有放缺，派差开单，须以次送阅讫带下（带上、带下，乃军机处语）。

旧制：军机处苏拉，皆十五岁以上不识字者充之。近则头童齿豁，尚供奔走，且无不识字者。纸匠亦然。此亦王弇州“觚不觚”之谓也。

军机处苏拉，向选内务府三旗幼丁充之，故当时戏呼之为“小么”。语见《啸亭杂录》。

南皮张文达公，工画山水，笔致超逸，远不让云林，近亦不亚鹿床居士。年届八旬，有以便面索画者，辄欣然应之。书法亦秀洁，如所谓美女簪花，格不露一毫老态，足为寿征。

戴文节公学术湛深，画笔高雅，重以忠义炳然，尤为一时所贵。遗集有《尚书沿革表》一卷、《书三考》四卷、《习苦斋诗文集》十二卷、《画絮》十卷、《古泉丛话》四卷、《习苦斋笔记》一卷。文孙青来太史兆春，能世其家学，以画闻于时。

光绪丁丑，同怀昆弟同捷南宫者：贵州陈昆山吏部灿，桂山户部馨；湖北张次珊太史仲炘，春叔工部叔燠；若福建何肖雅吏部刚德，锡侯刑部晋德，则嫡堂兄弟也。

世祖御制《劝善要言》一书，光绪十七年上特饬繙书房加译汉文，交武英殿刊印呈览，并每省颁发一部，照式刊发各属学宫。每月朔望日，同《圣谕广训》一体宣讲。

孙子潇学士原湘，嘉庆乙卯以第二人举于乡，迨乙丑复捷南宫第二，殿试亦列二甲二名。大兴舒铁云孝廉，因有“臣无第三，亦复无第一”之作。事奇，诗亦奇。

翻译乡会，向无重赴鹿鸣，恩荣宴成。案光绪五年，礼部奏称：“致仕大学士英桂，道光元年辛巳，翻译乡试中式，可否归入己卯正科，重赴鹿鸣。”得旨允行。

近二十年以来，浙江葛品莲、河南王树汶、江宁三牌楼、云南报销各案，大小官僚获谴者多人，皆大狱也。

江苏陈六舟宗丞彝，同治壬戌以二甲一名登第。其先人资政公嘉树，亦系道光壬午科传胪桥梓。衣钵相传，可谓世能济美。

江苏廖云初文锦，由嘉庆辛未翰林，出守河南卫辉府。子椅城太守维勋，亦由道光癸巳翰林，出守贵州贵阳。孙谷似中丞寿丰，复以同治辛未翰林，官至浙江巡抚。仲山宗伯寿恒，又系同治癸亥翰林，现官尚书。匪特一门科第联绵，翱翔词苑，且父子俱仕至太守，孙枝双秀。一时同居峻秩，洵搢绅盛事。

直隶满城李氏，自其先人汉章公，乐善不倦。大吏题请建坊，入祀乡贤祠。其家挺生、焕若、馥远三公，祖孙父子相继，世多善行，均得祀乡贤。遐迩称为四代善人家。

光绪乙亥，顺天乡试：江苏陈氏名珍、名侃同胞兄弟，同榜中式，名典与族叔爔唐，是科同登本省贤书；云南吴氏，兄焘中顺天正榜，弟炳中副车，而嫡堂兄弟煜、灼，亦于是科登本省正副榜，族兄绍泗，复同榜中式；福建何氏咸德，中是科解元，兄晋德、侄暐，亦同榜中式。皆称一时之盛。

予堂伯祖诚斋、光禄公达三，任粤海榷使时，于衙中搆高阁，正当海印石之北，可以远眺。仪征阮文达督粤时，名之日海印阁，书额悬之。并纪以诗云：“珠江雨后复炎蒸，杰阁初成快共登；窗纳白云山一角，帆收黄浦浪千层；顿除豪气凉停扇，为看禅光暮却镫；高倚阑干提海印，莲花池外问南能。”

富察福文襄，以异姓封贝子，晋封郡王，子若孙复两代袭封贝子，为本朝所仅有。其曾孙文六阶谦，降袭一等，入八分镇国公，诏命内误书“世袭罔替”。光绪五年出缺，经本旗再请袭封时，查悉其误，始奏明更正，以入八分辅国公，降袭一代，再以不入八分公世袭罔替。嗣六阶上公子海龄袭爵，未一年而殁，今其弟海年袭焉。

直隶热河道缺，向系由部开列，满蒙御史部员，京察一等记名者，相间带领，引见除授。光绪辛巳，教匪倡乱后，部议整顿吏治，改为由直督拣选实缺道员，请旨调补。

甘肃平庆泾固化道，向由部选，或外补。嗣经定为请旨简放一次，由部拟选一次，外补之例遂废。

忠武公塔齐布、壮武公乌兰泰，征剿粤匪，威名震一时。后皆殁于王事，忠烈尤足不朽。二公皆隶外火器营，乌公参旗务时，手订营规，极其整肃。至今犹奉行之，洵八旗名将也。

甄别属员之例，各直省行之，部院多未闻。惟张幼

樵佩纶，署副宪，参劾御史数人。阎文介公长户部，劾罢曹郎数人。当时不免严厉之诮，盖所谓一家哭者欤。

左文襄公肃清关陇，勋高望重，中外咸钦。比入觐九重，召对之下，举止不觉失常，孔雀翎摇颤不已。天威咫尺，洵非虚语也。

彭刚直公，善画梅。先芝田伯任江南尚衣，曾索其一帧。先伯捐馆舍，收藏书画均散佚，此帧已不存。只依稀记得，题诗有"十分春色梦江南"句耳。闻刚直每画梅，必题一诗，绝句居多，此帧亦七绝一首。

慈禧皇太后颐养之余，怡情绘事，岁时赏赐王大臣，莫不什袭珍藏，宝如拱璧。多能天纵，正不独懿德懋昭，足驾太姒徽音而上之也。

历年恭遇郊坛大祀，皇上亲诣行礼。是日皆天宇清和，从无风雨。有时祷雨祈晴，无不立应如响。具征黼扆诚虔，昊苍默佑。宜其感召之理，昭然不爽尔。

乾隆时平定金川苗疆，道光时平定回部张格尔，均绘有战图，刊板摹拓，颁赏中外大臣。光绪十四年，以粤捻甘回各匪平定，敕绘战图数十幅，以彰武功之盛，犹之先朝意也。

光绪十三年，御史刘纶襄，疏请添设江南乡试副考官一员，部议驳之。按雍正元年，湖北、湖南分为两闱，光绪元年，陕甘亦分两闱，皆属因时制宜。况江南安徽上下江，夙称人文渊薮，每科应试者不下二万人，似以分闱为是，将终有议改日耳。

国朝谥文达者，河间纪晓岚尚书昀，江西裘叔度尚书曰修，仪征阮云台太傅元，为最著。嗣是，武陟毛旭初尚书昶熙，满洲文星岩相国煜，南皮张子青相国之万，皆赐谥文达，为一时所仅见。

项城袁筱鸥侍郎保恒，为端敏公总宪令嗣。当光绪四年，豫省荒旱奇灾，奉命回籍，办理赈抚。殚竭心力，劳瘁成疾，遂不起。温诏优恤，特谥文诚，易名之典，亦国朝所不多见者也。予乙亥科覆试，蒙公列置一等，因执弟子礼。挽以联云："民望慰云霓，从兹四野归耕，公若有灵应瞑目；儒林重山斗，最是一时仰止，士惟知己倍伤心。"

宛平杨氏，俗呼为杨裁缝家。闻其祖业衣工，出入和公坤第。和败，有妾携私蓄遁于杨，杨代为营屋以居，养赡终其身，并为之料检丧葬，一毫不以自私，且始终尊以礼。后杨氏子孙，登甲乙科，入仕籍，至今绵延不绝，谓非厚德之报哉。

江苏陆凤石阁学，尊人精岐黄。阁学及第后，其尊人犹以医应人之招，徒步往来，不少吝。或劝其辍医，辄曰："吾不能以子贵改其常，而得罪乡党也。"盛德如此，可以风矣。

博尔济吉特子猷都护锡纶，少负济世才，任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多年后，权伊犁将军篆，威行绝域，俄人亦敬惮之。卒之日，箧中只敝衣数袭。所部将士及回民，无不泣下。迄今谈及，犹曰"好将军"。

光绪壬辰科会榜，有名刘次子、山东癸巳科乡榜，有名张去病者，以视乾隆年间臬司张无咎、石去浮、提督王无党命名，朴拙颇有古人遗风。

湘阴吴伟才，左文襄公中表也。与文襄同以嘉庆十七年十月初七日寅时生。所居相距八里许，少有奇童之目。与文襄同至道光壬辰。文襄与兄景乔中翰，同举于乡，而伟才改业贾。此事与史文靖与打铁某子同日生相类。

道州何子贞太史，书名重一时。其先人文安公亦能书。有自题《童子钓游图》，岁加墨，皆小楷，绝精纯。又闻朱春舫观督履恒，藏有黄左田先生《岁朝图》，自微时至年九十余，皆岁加细书，题跋者亦多名手。

大庾戴文端公直枢廷时，扈跸热河行围，有狍逸入帐中，获以献。

御制诗赐之，有云："状元端是让前辈，大狍小狍获则同。盖以金坛于文襄公丙申岁围帐获鹿事为比。君明臣良，赓歌已为盛事。且翰苑枢垣，前后辈之称，亦上为九重所知，何等荣幸。"

枢垣前辈吴昙绣方伯俊，有《雨后赴西苑》诗云："惺忪晓梦背秋城，乍有凉飔便旋迎。天放好晴娱薄宦，蝉吟残暑诮劳生。驯如白鹭因机息，淡至青山是骨清。一沼圆荷两堤柳，者番稍觉葛衣轻。"钱裴山中丞楷，有《和冯玉圃小除夕同夜直韵》诗云：棂列东西户不扃，一冬几共此镫青。学疏苍雅缮书捷，言尽韦弦破睡听。无事福同清御月，旧游尘忆玉堂铃。长安爆竹千门响，凭送春声到禁庭。每当晓雨朝晴之际，入直西苑，欲一吟清景，辄以尘俗而止。又每逢住班日，直庐静寂，无一事撄心，与同直杯酒闲谈相诩，为人生快境。吴钱二前辈诗，不啻为此日写照也。

乾嘉闲木兰随围，御苑校射，枢直能射者，咸与其列。中鹄者，赐戴孔雀翎。程春庐通副同文，贺赵菊言吏部盛奎，得翎诗云："圣处能窥楚养由，翩然儒雅渺无俦。会心桑女俄穿虱，妙手庖丁方解牛。内定固应操百胜，卓登久已历三休。得骁真博天公笑，看取宫门拜赐秋。"又同日强绮园水部逢泰得翎，索诗叠前韵奉贺云："衮忠奕叶主恩由，二十为郎世寡俦。禁院却来依五凤，勋阶本合佩千牛。簪毫日直书先学，匣剑宵鸣志未休。校射宫门好身手，时平绝塞罢防秋。"

锡厚庵都护缜田，驻藏帮办大臣，引疾家居，专折奏事，经言官纠参。奉旨：告病人员，虽无不准递折明文，惟究于体制未合。嗣后凡告病未经销假者，概不准自行递折奏事。

各省学道之设，旧制久不行。光绪戊子，陈君琇莹、黄君煦均，以御史拜河南广西学政之命，为近年所仅见。

汉军人员引见，向例口奏清语履历。光绪十三年，兵部引见之千总徐元璞、范一伦履历，竟奏汉语。奉旨申斥。

光绪十三年，兵部奏称：捷报处司员，接发军报，日夜从公，责任綦重，处分亦严。请定为三年，酌保一次。旨允之。

定制：内大臣、十五善射大臣、头二三等侍卫、散秩

大臣、銮仪卫满洲冠军使等、护军统领等，均戴孔雀翎。西北路换防大臣赏副都统衔者，亦戴孔雀翎。所以重观瞻、示武略也。

光绪戊子，兵部议奏：顺天武乡试及会试，一律展限二日。九月会试，十月乡试，均于初五日开考，十三日将挑取人数出示晓谕，著为例。

光绪十二年三月，皇上只谒东陵。本年会试考官等，改于三月初八日听宣入闱，应试士子，改于初十日入场。

军营打仗，受伤武职员弁，例免骑射。光绪八年，何小宋制府璟，奏令改习枪炮，著为例。

《枢垣记略》载，于文襄公诗云："申拂珊光禄行帐中，获生狍一，献之大庖，异日即以颁赐。木兰扈跸佳话也，不可无诗纪其事，辄赋六韵赠之：特拜全狍赐，颁从数获余。喧传徼飒得，列献射生如。食力偿其愿，旌劳溯厥初。幻殊迷鹿梦，笑拟弄獐书。行炙夸宾客，分鲜逮仆舆。东方工割肉（拂珊昨在宴次，每以善割自负），归遗一轩渠。"后再随扈木兰，合围后有鹿逸至金坛相国帐中，系以献，特赐双眼花翎。王兰泉司寇昶，亦赋一诗云："四山万骑殷雷霆，黄阁开帷对翠屏。岂有射声来虎帐，竟同折角出龙庭。八珍络绎增仙膳，双眼匀圆耀彩翎。总与明良添盛事，好传佳话玉堂听（相国时掌翰林院）。"两事彼此巧合，真可当佳话。

陆朗夫中丞耀，《寓园杂咏·和阮唐山同年》云："中庭促膝共蘧庐，谐笑云云习未除。苛节删于相熟后，淡怀长似订交初。才华须让连城璧，蹇劣谁持下坂车。夜久不知河转角，柳梢缺月挂方疏。"冯德宇给谏培直，《次无事戏作》云："直庐阒静似茅庵，坐卧何殊弥勒龛。帘影欲摇云满屋，鸟声疑对客清谈。添薰官烛更初永，强饭公厨味久谙。日夕拈毫无一字，年来懒过再眠蚕。"读之想见枢廷前辈谐笑之乐。

枢垣向无题名，王兰泉司寇《春融堂集》中，载有《军机处题名记》，作于乾隆三十二年，而题名迄未得见。梁茝林中丞章钜，为之广搜博访，补辑《题名》三卷，并辑为《规制》二卷。先辈苦心，足资考证。迄今军机处始有《题名》一书，得随时增辑焉。

前记张南皮相国独对之事。按《枢垣记略》载，道光二年夏，松文清相国缘事出直，文文敬相国出差，黄勤敏大司农病假，曹文正相国遂独对者币月，洵乾隆以后所未有也。

癸巳阅邸钞，见有山西洪洞县民人狐晋师家被劫案。狐姓近不多见，当是晋大夫狐偃之裔。

武职大衔借补小缺，系同治六年曾文正公奏行之，著为令。

光绪十六年二月，奉旨："嗣后各衙门呈递折件，遇有随扈字样，均著毋庸抬写。"

截取知府，前记简用四员。后癸巳冬，林绍年授云南昭通守、王鹏寿授江西南昌遗缺守、沈家本授直隶天津遗缺守，皆截取班也。

满洲桂莲舫侍郎清，以缮译进士在弘德殿行走。品行端方，与倭文端公在八旗中均有理学之目。

年来自师继瞻少司马曾八十五岁致仕，后惟张南皮相国八十四岁尚立朝端，亦当时之鲁灵光也。

八旗中任督抚藩臬者，就癸巳年屈指数之，江苏巡抚奎俊、山东巡抚福润、河南巡抚裕宽、浙江巡抚崧骏、江西巡抚德馨、广东巡抚刚毅、贵州巡抚崧蕃、直隶藩司裕长、江甯藩司瑞璋、安徽藩司德寿、广东藩司成允、贵州藩司嵩昆、山东臬司松林、河南臬司长禄、甘肃臬司裕祥、福建臬司张国正、江西臬司福裕、四川臬司文光、广东臬司额勒经额，共得十九人。盐运使二人：惠年，英启。总督则漕督松椿。

扬州刘融斋中允熙载，道光二十四年翰林。咸丰三年召入上书房，文宗赐以"性静情逸"四字。因病乞归，鄂抚胡文忠公疏荐其"贞介绝俗，学、冠时人"。同治三年召至京，授国子监司业，迁左春坊中允，督学广东。逾年复引疾归，主讲上海龙门书院。十四年，著有《艺概》六卷、《四音定切》四卷、《说文迭韵》二卷、《昨非集》四卷、《持志塾言》二卷。光绪七年卒。经苏抚卫荣光奏请，入国史儒林传。

昆明钱南园侍御沣，书法颜鲁公，已入化境，近年甚贵重之。直枢垣日，所写交发档，均被后辈携去。一字之珍，几如拱璧。

光绪十四年，陕抚叶中丞伯英病故，陶方伯模尚未到任，曾廉访鉌又在任丁忧，省中一时无三品以上大员。潼商道文观督光，遂兼权三印。

原任直隶提督郭松林、李长乐、记名提督陈振邦故后，均以战功在本籍建祠奉祀。郭之妾、李之妾、陈之妻，各以身殉，并奉旨准其附祀。国家表彰忠节、维持风化之意，至已。

石尔德特文端相国瑞常，咸丰己未、同治壬戌、甲子、丁卯、庚午五科，主顺天乡试。而壬甲丁庚四科蝉联，尤为艺林中一时美谈。

凡遇皇太后万寿事宜各谕旨，均用硬黄纸缮写。各衙门奏事，亦均用黄折。皇太后万寿圣节，暨元旦、长至令节，各将军、督抚、提镇、学政等，均恭递贺折，外附安折。寻常奏事，亦敬附安折二分：一请皇太后圣安（恭书全徽），一请皇上圣安，均用硬黄纸折贺折朱批："览。"皇太后安折，朱批："安。"皇上安折，朱批："朕安。"各发回，年终恭缴。

贵州赵氏昆仲以炯、以炷，光绪丙戌同榜成进士，以炯且得大魁。以焕复于己丑捷南宫。科名之盛，与云南吴氏相埒。均以火旁字命名，亦奇。

《宸垣识略》载："工部厅前有铁砖，相传为石季伦家旧物"。按：此砖方广四尺许，现仍在大堂屏后门槛下。何时所遗，却无可考。

常熟翁宫保，蒙恩赏用紫缰。惟朝马辔用紫，余不敢用。谦恭寅畏，识者以为得大臣体。

故城贾运生方伯《郡斋笔乘》载：嘉道间翰詹例著貂，多以紫色猫皮代之，有"翰林貂"之嘲云。今则多服东洋貂，然价亦日昂。予直枢垣，见同官多有著貂尾褂

者，予告以不应，半愕然，不知国家定制，一品始准服貂尾也。

迩来服饰，多不遵定制。宗室朝珠，半僭用黄瓣。百官袍褂，多用大“寿”字、“江山万代”等花样。甲午奉旨斥禁，一时为之肃然。

部院值日奏事堂官到班，均呈递膳牌。独理藩院，当腊月初八日至正月十八日，四十日内，因蒙古王公来京呈进贡物请安，应为代奏。办稿回堂，几于日昃不遑，故用奏片，而不用折，亦不递膳牌。逐日一堂到班，预备召见。虽非定制，然相沿已久。

定制：元旦暨冬日，郊坛大祀朝贺，侍卫服猞猁狲褂，銮仪卫官员服豹皮褂。

贾退崖方伯有云：“今日作地方官，于应办公事，作一件是一件，作一日是一日，作一分是一分。慎勿以‘办不动’三字横亘胸中。”又曰：“办公事，或有牵制，当设法作去，不可遂以不办了却为老谋深算也。”又曰：“凡人出言行事，到情理至足处，便暗与古训合符。一日晤辽东杜石坡刺史，询以近事，刺史慨然曰：‘今日只有认真办事，此外全想不来。’噫，名言也。上句即武乡侯‘鞠躬尽瘁’之义，下句即所谓成败利钝，非所计也。”又曰：“我辈作官，当常常想到未作官以前，与不作官以后。自律自严，律人自宽。办事不期勤而勤，自奉不期薄而薄。”此数语，均可当官场座右铭。

崧镇青中丞骏，抚浙八年，无赫赫名。比卒，箧只余廉俸六百金。朝野佥惜之，曰：“是好监督抚。”继任者据其政绩入告，宣付史馆立传。

《宦游纪略》，为贵筑高青书太守廷瑶作。太守在嘉庆朝，由安徽别驾，仕至广西平乐守，以廉干称。是书乃自记其在官时折狱临民之事，亦有用书也。任广东郡守日，待僚属尤多盛德事。某邑令陈君受培，殁于任。代者以亏缺仓库银十七万两揭报，大府骇愕，檄公往查封，并接署府篆。公至，会同钟太守英，诣县署，料检衣物，不值三百金。复按簿稽之，实亏三万余金耳。公因说钟太守，代为分赔，免以失察咎，去任。钟公慨允，并解囊资陈妻孥，扶榇归里。公驰回白大府，而其事遂寝。后十余年，公展觐入都，有投刺晋谒者，视其名为陈銮。延之入，泣拜于堂，即陈君之子也。曰：“当日微公保全，填沟壑久矣。今銮之能读父书、叨寸进者，皆仁人赐也。”时銮已探花及第。又广州别驾李公先瑚殁，夫人蔡殉焉。李君因承办船工，亏帑四千，应籍殁。公代为弥补，并醵千金归其榇于闽，为蔡夫人请旌，如例。又惠来令王君卒，眷属流寓贫，不能返里，公子鬻其女弟于张。公闻而恻然，亟纠同人赎之，而以属王君乡人、南海令阎君抚育，并为之择配焉。“高谊薄云天”，其太守之谓乎！

高太守典郡试，正考日提州县录送前一百名至堂上面试，公座左右，设棹橙，可坐二十人，人各一题。试一起，讲行书，不必誊真，恐误正考工夫也。二十人退，复进二十人，为时甚速，一日可面试三百人。通顺者存之，荒谬者将其卷另为一束，不阅不招覆。正考第一次招覆州县录送之前一百名，不过存五六十名，或四五十名。府中正考新拔之士，亦如前法。面试之可者存，不可者去。一百名中所存，不过六七十名耳。如是面试四五次，大学前五十名，小学前二十名，真才得矣。武童于马步箭地球舞刀，考内场后，取马步地球，全中舞头刀者，每学不过八九名，多亦仅十四五。名先将长榜写就，凡合式者名数空出，悬牌招覆。人射一矢，十人射，如四人不中，即于卷面填七八九十，榜亦如之。令六人再射，三人不中，填写如初。三人再射，一人不中，则填第三。二人再射，不中者第二，中者第一。武童出，而长榜随出。

陕西桑蚕之利，始于康熙朝。山东诸城刘公棨，知甯羌州时，出郭见山多槲树，宜蚕。乃募里中善蚕者载茧种至，教民蚕茧。成，复教之织。州人利之，名曰“刘公绸”。贵州养蚕，始于山东历城陈太守玉璧。知遵义府郡多槲，公由里取茧种，且以蚕师来教民织。自是遵绸之名，与吴绫蜀锦争价。

本朝耆旧，重宴鹿鸣者多。若重宴琼林，则惟乾隆辛未黄侍郎叔琳、庚辰史文靖贻直、庚戌稽文恭璜、嘉庆壬申翁覃溪学士方纲、咸丰壬子潘文恭世恩。二百余年，仅五人耳。

本朝武职大员，重遇鹰扬宴者，向多未闻。光绪甲午，湖北在籍、前湖南沅州协副将施鸿恩，乡举重逢，经兵部奏议，蒙恩赏加总兵衔，亦嘉惠耆老意也。

江西甘庄恪公，当雍正丙午抚粤西时，公父显祖及公弟汝逢、子禾，同举江西乡试。祖孙父子叔侄三世同科，为熙朝所罕。

昆山徐健庵司寇，尝曰：“作官时少，作人时多；作人时少，作鬼时多。”世以为名言。

桐城姚伯昂《竹叶亭杂记》载：嘉庆丙寅，考取军机章京，童萼君工部槐第一，题为《勤政殿疏》。有句云：“所其无逸，弼丕丕基于亿万年；彰厥有常，思赞赞襄于一二日。”军机章京之有考试，自此始。按：此则可补《枢垣记略》所未备。

又载：英煦斋相国，继德文庄公为翰林，公子奎玉庭照、奎芝圃耀，亦先后入词林，为满洲科第第一人家。成亲王为书一扁曰：“祖孙父子兄弟翰林。”玉庭长公子锡祉又继之，四代翰林，诚玉堂佳话云云。按汉军李锡之通参祉家，亦悬一扁曰：“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翰林。”足与并美。

咸丰年间，刑部主事何秋涛进所纂书八十卷，文宗赐名《朔方备乘》，并赏秋涛以员外郎用，在懋勤殿行走，亦儒者稽古之荣也。

甲午三月，奉上谕：“向来各直省，将军、督抚等所奉朱批折件，均应按年恭缴。乃近年以来，各省多有遗漏未缴之件。其缴进省分，有自行奏缴者，有咨由军机处或奏事处呈缴者，办法亦参差不一。著通谕各该将军、督抚、提镇等，嗣后将所奉朱笔等件，统行咨交军机处，于年终汇缴，以归画一。其从前遗漏之件，均著一律补缴。钦此。”按：军机章京本有恭缴朱笔差使，至军

机处奉有朱笔。若当日有述旨事，即随时缴进。否则，俟月底恭缴军机处拟旨，由章京呈堂。如有酌改之处，由军机大臣中行走最后者执笔。

满蒙部曹，进士出身、未与馆选、得升翰詹者，谓之外班翰林。仅系举人得升翰詹者，谓之斗字翰林。

嘉庆二十一年七月十九日奉旨："嗣后，军机大臣俱准穿绿皮牙缝靴，著军机处存记。"又军机大臣随扈，均赏穿黄马褂，所以示宠荣也。

甲午三月，有旨："凡永不叙用之员，皆系获咎较重。嗣后各将军督抚，于此项人员，概不准保请销去'永不叙用'字样。"此旨，盖因吉林将军长顺，为已革佐领丁喜乞恩而发也。

甲午三月，御史钟德祥疏称："翰林人员壅滞，请饬部妥议，疏通章程。"得旨："下部议。因复行编检，保送知府之例。己亥，御史熙麟疏称："各部员外郎，宜与郎中一体截取。奉旨："交部议。"准员外郎得随时保送知府，而截取之议仍不行。

慈禧皇太后特于福华门内设立绮华馆，敕苏杭织造，募精于织务女工数户来京，优其食饩，以便宫中讲求蚕桑之法。并命内务府大臣，综其事，亦欲习知勤苦意也。

满阁学平日职司甚简，惟遇皇上御门读本最难，非练习清文者，罕能无误。咸丰某年，朝审御门，届期钦派某公读本，一字不能成诵，竟因之罢职。

郊坛大祀，悬挂望镫，高五六尺。编藤为罩，围以绛纱，内燃白蜡五支，高尺余，工部制造库特派二员司之。俗谓一人蹲于镫内，照料蜡炬，盖出附会。

祈年殿，自光绪戊子被雷火延烧，数年未能建复，以木料之难得也。每岁祈谷，暂在圜丘坛行礼。戊子，太和门灾，癸巳始修复，用国帑百余万两。

步军统领，俗称九门提督。按《竹叶亭难记》有云："嘉庆己未十月，定总兵每人在南城外轮驻半月(以顺治门外泰抄产官十间房，郑源房为公所)。六年，改左翼总兵驻扎城外，右翼总兵驻扎圆明园。"又云："总兵驻园，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旨也。"十一月三十日，又令明年诣园。后步军统领与左右翼总兵，均轮替在园住班。正阳门外，仍照旧轮流驻扎。"所记如此。按嘉庆七年正月，停左右翼总兵，城外值宿，仍随时出城查察。今则皆知提督有不得一夕暂宿城外之说。其在园住班之制，则未必尽晓。

文宗朝，凡考试命题，场中多不识出处。如"山色湖光共一楼，得庨字"、"万竿烟雨绿相招，得丞字"、"高车高棚，得从字"。往往误解。又己未科朝考题："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论"，一时均不知为《鲁论·不念旧恶章》蔡氏外注。

满洲他塔拉氏，本为望族。近年仕宦，尤为一时之盛。裕寿山禄任盛京将军，裕寿泉长任河南巡抚，裕寿田德任总宪，庆兰圃裕任福州将军，堃紫岩岫任侍郎，裕泽生宽任河南巡抚，曾怀清鉌任陕西布政。外此任翰林部曹等尚复多人。同时并登朝籍，视前此佟半城，几不多让。

工部从前差务繁富，闻印稿司员，每年腰缠钜万。即甫到署者，水利一项，亦分至八九百金。车马衣服，煊赫一时。堂下两行，售玉帛书画者，轰然列肆，故有"金工部"、"银户部"之称。近则财力告匮，差少人多，无复曩日景象。

《居易录》有云："丁丑冬有旨：'三品以上朝官，年及六十，许乘肩舆入东西华门至阙门。'盖圣朝优老之意。先是，百官皆由长安门出入，惟内阁由东华门，然亦必易马始得入。又满洲阁部大臣，皆骑，无肩舆者。自是，亦多乘肩舆矣。"按：此制与今不同。今惟汉大臣官一二品年六十以上者，赏朝马后始得乘坐二人小椅进内。若满大臣，虽赏朝马，亦不准乘坐小椅。广少彭尚书寿，曾因病躯不便骑，乞请乘椅进内，奉旨申斥，不允所请(庚子夏，荣相国因股疾特旨赏坐小椅)。

陕西杨子经先生彦疾，作令河南，最喜论文，为一时宗匠。从游者众，昌亦忝在弟子之列。先生于咸丰辛亥，以第二人举于乡。令嗣炳，咸丰己未亦登贤书第二。先生孙懋源，又中光绪戊子解元。家学渊源，足为艺林佳话。

《居易录》所载："有汉军御史八员，己卯留其五，巡视五城，余三员裁去。"按：此与近制异。近时汉军并无专缺，且汉军御史不得巡城。任京畿道，视顺天籍之汉御史，同寓回避意也。

云南姚州贡生甘雨，曾任广西州训导。里居教读，从学者数百人。一门孝友，为滇省之冠。子孟贤、仲贤、叔贤、季贤，皆名列乡举。见诸学政高钊中奏疏云。

满汉军机章京衔名，每月初八日缮单，呈进皇太后、皇上各一分。

军机大臣及预备召见人员，皆暂止于乾清宫西阶下板屋内。按旧制：伺候召对各员，皆在廊下只候。咸丰元年，文宗特敕建板屋，俾得暂资坐立，藉蔽风雨，亦体恤臣工意也。

军机章京，不论品级，皆得挂朝珠。此乾隆二十四年三月谕旨，著为例。

嘉庆二十五年正月，谕王大臣等："呈递如意，自本年万寿暨明岁元旦为始。"亲王、郡王、贝勒，无论内廷外廷行走，俱准呈递。贝子公惟内廷行走者，准其呈递。军机大臣、南书房翰林及内务府大臣，无论品级，俱准呈递。上书房行走各员，俱不准呈递。大学士、尚书、领侍卫内大臣，俱准呈递。都统在内廷行走者，方准呈递。侍郎、副都统，俱不准呈递。御前侍卫一品者，准其呈递。乾清门侍卫，概不准呈递。年班来京文武大员，亦惟一品者方准呈递。

历科新进士，用中书者不过十人上下，且多以年少者充其选。甲午科用至五十二人之多，则以近来内阁颇见疏通，故多用。

甲午五月，特命翰林院侍读王懿荣在南书房行走，不由掌院学士保送，盖异数也。

军机章京，向例三年酌保一次，定额满汉八人。已得保者，不再与其部曹。仍在原衙门当差者，升途尚易。若仅在军机处行走、原衙门不常至者，每不免浮沈之感。鄙意宜仿批本处缮书房之例，奏请京察，添设满汉一等保送四员，候旨以道府用。斯升途较宽，亦鼓励人才之道也。

宗室中，一时同列九卿者：小峰溥善，与弟玉岑溥良同官侍郎，弟倬云溥兴官阁学；荩臣溥顾与弟仲路溥颋，同官侍郎。均同怀兄弟。

光绪甲午冬，奉旨："嗣后驻藏办事帮办大臣，三年任满，著奏请陛见。"

大梁顾氏，同怀昆季四：人璜、瑗均入翰林，璇、璥均登贤书。郑氏亦昆弟四人：思赞、思贤、思贽、思贺，先后同举于乡，思贺且入翰苑。门第清芬，为时所健羡。

内阁侍读学士，虽四品京堂，遇考试试差时，仍归小考，差宗人府府丞。若按阶升迁，必九转方至此秩，故有"九转丹成"之谓。

皇太后初驻跸颐和园，间五日皇上一诣园请安。后奉懿旨，改为十日一次。则以由宫至园，往还约三十里，五日之期，万乘无乃过劳，慈衷所以示爱恤也。

光绪壬午、癸未之间，一时如宝竹坡侍郎廷、陈伯潜阁学宝琛、邓铁香鸿胪承修、张幼樵学士佩纶、陈伯屏太守启泰，遇事敢言，日有献替，虽台长同官，且以白简劾罢，纪纲为之一肃。张幼樵奉特命，以庶子权副宪，洵出非常恩宠。

满洲裕如方伯额勒精额，操守廉介，办事勤能。每人都觐见，勾留不过旬日。请训后，单车匹马，即日就道，顾人恒以不情目之。予甲午游粤，每谒见必倾谈移晷，聆其言论，何尝不近人情也。

内务府官属，为宫廷仆从之臣，升迁不与部院一例。近年，由内府曹郎升为部院堂官者，除师继瞻少司、马曾敦甫少司马、巴克坦布文贡、三琳少司寇均作古外，崇受之礼现官大司寇、崇心阶光官少宰、立豫甫山官少司农、英菊侪年官少司空、世博轩续官阁学，可谓极一时之盛。

青田端木鹤田舍人国瑚，道光朝官中书，品行高介，著作自娱。同治朝端木子畴埰，亦官舍人，性朴介，工书。时为之语曰："前有端木，后有端木，紫薇齐芬，一般高蹰。"

醇贤亲王园寝碑文，乃翁常熟恭代皇上御制。煌煌大文，立言得体。固非一代大手笔，不能为之也。惜碑文长，不及录。

皇上天性勤敏，遇出宫拈香，日漏三下即起。凡执事人员，少迟必误。军机大臣每寅初入直，章奏已早发下，恒不及阅，已召见章京缮旨。堂官旁立以俟，顷刻须就。一时阘冗之风，为之一变。京师贡院，号舍一万二千余间。每遇乡试人多，须添棚号。光绪丙戌以后，经言官陈奏扩地，增建三千间，较旧舍加大。我皇上右文爱士之恩，可谓极其高厚。

定制：百官朝冠，除夏用罗胎外，冬则用皮。虽秋日甫换季，亦用江獭小毛。惟八旗命妇，始戴绒冠。

亲郡王贝勒朝冠，有翎支者，均不戴，亦定制也。

定制：小京官由进士出身者，皆得考试试差。然近年点用主考、房考、中书尚有之，他职实罕。

中外官员，预备召见，除军机大臣外，皆一人一起（召见俗谓之叫起）。惟巡漕御史请训，主考覆命，则二员同起召见。

皇上躬祀天地坛，六部轮派司官一员充后管，照例呈递膳牌。盖从前有在斋宫召见者，故其制至今不废。

宛平陈冠生殿撰冕，十五岁登顺天乙亥乡榜，癸未以一甲一人及第，未十年遽卒。诞之夕，其先人梦一人赤身戴冕旒，径入内室，遂生。修撰大魁后，未进一阶，岂非正符先兆。

光绪己丑正月，皇上大婚礼成，特赏礼亲王世铎四团龙补服，准其带章。带章者，织为日月象，定制为皇太子服。故非遇大朝贺，礼邸不敢服。

己丑正月二十七日，皇上大婚，皇后妆奁不过二百抬，初无珍奇之物。我朝之崇俭德，洵足以超迈前代，昭示后来，互古无与媲隆已。

光绪己丑正月，皇上大婚。二月，皇太后归政。甲午十月，皇太后六旬万寿。凡三次举行大典礼，朝廷闿泽覃敷，加恩于懿亲暨中外大小臣工黎庶者，各有差，沐戴仁风，欢欣鼓舞。

甲午三月二十一日，奉旨："至圣先师祀典綦重，本年八月初三日致祭文庙，朕亲诣行礼，以申诚敬。"我皇上践阼以来，每岁春秋大祀、中祀致祭，均已次第亲行，惟尚未亲祀文庙。癸巳春，李侍御慈铭，请举行临雍礼，疏特留中。盖以视学释菜，大典攸关，宜详且慎，圣度谦冲，尚若未遑也。

同治朝，倭文端公入直弘德殿，遇二太监舁一箱，问以何物，乃梨园戏具，以供皇上玩者。公即上疏，谏两宫嘉纳，命毁其玩物。

光绪壬辰，皇上侍奉皇太后，驻跸西苑。因冬月遇有引见，勤政殿北向，朔风栗冽，特设玻璃屏以障之。为皇太后所闻，大加训戒，谓："朝仪瞻觐之地，不宜阻隔，且列祖列宗，虽春秋已高，犹以勤劳，率天下宵衣旰食，不惮寒暑。今皇帝年甫及冠，岂宜出此，率更定制？"立命将屏撤去。

宣宗晚年，尤崇节俭，尝御羊皮出风褂，一时朝臣多效而服之。今此制已废。

丙申五月，醇贤亲王福晋薨逝，皇上御缟素十一日，期年除服。一切祭葬礼，视醇贤亲王例。

国初定制：花翎、蓝翎，惟内大臣、侍卫等准戴。嗣后，军功在前敌者，始准保奖。寝假外而河工，内而纂修实录等，暨襄办典礼，皆纷纷保戴。惟军机处遇有军务告竣，始保戴翎支。若纂修方略，虽亦照异常劳绩保举，而翎支仍不得保。

简放各省试，差京堂及内廷行走翰林，皆谢恩而不请训。比回京，则无论京堂翰詹部员，均覆命请安。定

制如此。

《韫山堂诗集》注：扈跸木兰，凡驾由左门入，在直军机章京皆立班。按：大内军机直庐，在隆宗门内，遇有圣驾，经由大臣及章京，均不立班。

《藤阴杂记》称："京官向乘肩舆，杜紫纶始乘驴车。嗣后渐有骡车，然帏幔朴素，且少开旁门者。"今则无不旁门。《郎潜纪闻》云："余昔闻之老辈，道光初年，京官又复坐轿，即坐车无不后档。自余同治甲子入京所见，凡京堂三品以下，无乘轿者。凡王公勋戚以外，无乘后档旁门车者。"云云。近十余年来，二品乘轿者，亦不多见。后档旁门车，虽王公亦不坐。其他京堂，尚坐大鞍车，若郎属等官，半坐小鞍车，变顶马为跟马，风尚又不同已。

京官五品京堂以上，虽准翻穿貂褂，然遇奉使覆命，应服行装请安。惟一品始得服貂马褂，二品仍服白风毛马褂。

军机大臣许著绿牙缝靴，嘉庆年间恩旨也。然近时扈跸，仍多不穿用。

汉军机章京定例：两班十八人。丁酉年服阕起复者，多积至二十五员，致直庐隘不能容。

小军机向遇皇上谒陵，随扈两班轮往，但合东陵西陵随扈，两次为一次。

京师东岳庙一碑、护国寺一碑，皆赵文敏书。大学一碑，张照书。文昌庙及杨椒山先生祠碑各一，皆刘墉书。

步军左右翼总兵，向多以侍郎、副都统兼之，仍食本职俸。丙申，乌什哈由翼尉升任总兵，系专任兵部。据以上请，特给俸米，视副都统例。

军机处拟旨，有经御改者，书之档，仍其旧，而恭录御笔于上，谓之过朱。凡折件摘其事由，书之折面，谓之开面。凡军机处奏片，请旨发下后，交内阁，补书王大臣衔名于前，年、月、日、谕旨于后，谓之穿靴戴帽。

军机处金牌，日交汉章京住班小班公佩之，封印后交领班者。若遇随扈，则派章京一人专掌之。

王公、尚书、侍郎、将军、都统、督抚，年岁生日，各咨呈军机处。正月初旬，汇具以闻，以备赐寿。侍郎、副都统以上，年及六十岁者，每年冬咨呈军机处，亦汇以闻候旨，恩赏朝马。

军机处谓各督抚折奏为家，其他谓之非，值班日无明发寄信谕旨，谓之摇。慈禧皇太后御笔，颁赏臣下"福"、"寿"字外，又有"龙"、"虎"、"松"、"鹤"、"益寿"诸字。璇宫墨宝，堂庑生辉。

南皮张文达公，自谓为吴刚转世，见于梦兆，尝自镌小印以志。

元旦长至暨万寿圣节，各省督抚等应递贺折，先期半月，但非忌辰日均可呈递。

简放各省主考日期：云南、贵州，五月初一日；广东、广西、福建，五月十二日；四川、甘肃、湖南，五月二十二日；江西、浙江、湖北，六月十二日；江南、陕西，六月二十二日；河南、山西、山东，七月初八日；顺天，八月初六日。

廿年来，广东、福建、四川、浙江、江西、江苏、山东各省，正主考皆系简放京堂开坊翰林，其他编、检居多。近惟辛卯，中书陈璧主试湖北，吏部员外郎王嘉善主试贵州，此外未经多见。

丁酉中秋日，命翁同龢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案江苏，常熟、昭文二邑同城。

国朝已得宰相四人：蒋文恪、文肃父子接武，翁文端大拜，至今日叔平大司农奉协揆之旨，相距才三十年，亦父子为相者也。

丁酉，六部汉侍郎十二员，出学试差，及奉使外洋者，至八员之多，只四员在京，无不一人兼绾两部者，亦一时所仅见。

每岁七夕，皇上驾幸紫光阁，皇后妃嫔皆随侍，南府供奉献剧三出，亦乞巧合欢意也。

光绪二十四年元旦，日食，奉诏以康熙、乾隆年间正旦日食再见，参稽成宪元旦，于乾清宫受礼，不御太和殿受贺，停止宗亲宴，慈宁宫庆贺仍举行。

近年，皇上驻跸颐和园，御仁寿殿办事。军机直庐暂设于东宫门外南朝房地，视隆宗门内直房尤隘。

顺天乡试，向例府尹充监临兼尹，于初八日黎明赴乾清门领题，丁酉科兼尹孙燮臣大宗伯，奉命主试，入闱军机大臣面奉谕旨，特令府尹进内领题。因派予捧交片赴龙门，亲传与汉监临，亦创格也。

丁酉秋，军机堂官谕令开列简放协办大学士名单，因查品级，考由尚书至总宪，均系应升。钱子密大司空，系拔贡出身，或疑其不应开列，然不由进士出身而拜相者。

国朝汉员中不乏其人，并无不合开列之明文也。案宋时尤重出身，无出身者不得入相，故欲相某人，必先赐同进士出身，而后许入相。其重如此。则此语相沿已久，亦非无因。

国朝谥法，最重文正。大臣易名之典，得谥正者，一代只一人。然谥文安者，则二百余年只道州何仙槎大司农凌汉一人。

满汉人父子同时官一二品者，近惟徐荫轩相国桐、子楠士承煜，官刑部侍郎。崇心阶光官吏部侍郎、内务府大臣，子世博轩，续官阁学内务府大臣，亦搢绅所稀。

满洲翰林，开坊最速，故有"编不过夏"之称。惟开至洗马司业，停滞数年，始得升转，故为之语曰"一洗万古大业千秋"。

汉军正蓝旗赵氏，自国初以来，族中为邑宰者百余人，世因呼其门曰"赵知县家"。

云南缪氏素君嘉蕙，工画，兼擅篆隶。慈禧皇太后召入宫中，侍从璇闱。清暇染翰，出入禁闼几十年，人比之曹大家云。

国朝四世翰林，除满洲石氏、汉军李氏外，如常熟翁氏：文端公，道光壬午翰林；子叔平、协揆、同龢，咸丰

丙辰翰林；孙曾源，同治戊辰翰林；曾孙斌孙，光绪丁丑翰林。亦四代蝉联，足称佳话。且叔平、协揆及侄曾源，均系状元及第，尤为科名之盛。惟江苏彭氏，足与并论。

常熟翁文端公，未达时家贫。相传其乡居日，暇偶与二三父老为叶子戏。适雨，著钉鞋，竟夕坐博，验其履印，曾不一移。识者早决其安处有常，后必贵。

光绪十四年，文镜堂观督光，任潼商道。适抚藩臬均无人，遂兼权抚篆，后升川臬。戊戌，又值将军病故，总督藩司，均未到任。省中当时无他大吏，文又得护督篆，前后若出一辙。

康熙间，仪徵武进士杨军门恺，受知圣祖，召入南书房，与何义门、蒋南沙诸人同校书史。后提督两湖，晚年归老。许登濂观督赠联云："天禄校书名进士，岳阳持节老将军。"儒将遭逢以视，哈军门人直枢廷，尤为荣耀。

《梦园丛说》记内阁大堂案上粗石砚一方，相传为严分宜故物，不可移动。予询之温蔚卿内翰，信然。云："此砚今犹置之大堂榻上东北隅，其西北隅尚有一柜，云亦不敢启，不知中有何物也。噫，奸雄柄国，据案票本，诬害忠良，一团厉气凝结于顽石，迄今数百年，触之犹足以祸人，可畏哉。至于柜，意必当时置紧要文件，或奸谋秘计，禁人窥视，故相沿至今，犹谓不敢启耳。其然，岂其然乎？吾不能决而信之也。

成亲王旧邸，在净业湖北岸。府中贴落（宫府中以书画粘壁，谓之贴落），王书甚多。后裔某贝子，欲裁去款识，售诸琉璃厂贾人，贾人不可。贝子怒，尽焚之。遗墨荡然，殊觉可惜。

去河南裕州二十里，地名扳倒井，汉光武遗迹也。林文忠公未达时，公车过此，有留题古井五古诗一章，用笺纸四幅书之，粘于壁后寺中。住持裱为手卷，名流题跋甚多，今仍宝藏庙中。

内阁厅事，有张诗舲河督祥河官阁学时绘紫薇花一幅，并书楹帖云："丝纶阁下文章贵，钟鼓楼中日月长。近年广西况夔笙周仪、王幼霞鹏运、浙江许鹤巢玉琢、端木子畴采四君，同官中书。公余吟咏，互相赓和，刻有《薇省联吟词》，亦一时风雅事也。

江苏曾之撰、张謇、江西文廷式、山东王懿荣四人，应礼部试时，世谓之四大公车。

予堂伯祖诚斋光禄公达三，工诗，好读《易》。権粤关时，构小亭于署，日把卷坐其中。题联云："闲坐小窗读《周易》，每依南斗望京华。"先代清芬，后人能无钦挹。

丁丑，同年支芰青太史恒荣，殿试二甲十五名，朝考二等十五名。沈立山兵部维诚，乡会两覆试，均名列二等十六。可谓巧合。

乙未四月，庶吉士散馆用知县者，三十余员之多，为历科所无。各卷有一联故错平仄者，有故涂抹多字者，意惟恐不得知县，为熙小舫侍御麟疏参。

军机大臣无定额，近数十年皆不过五人，相传多辄不利。光绪癸未、甲申年间，七人：恭亲王、宝文靖相国、李文正相国、景秋坪大司农、翁叔平大司空、潘文勤大司寇、王夔石少司马。未几，仍用五人：礼亲王、额筱山、张南皮两相国、孙莱山大司寇、许恭慎大司马。后复多至七人：恭亲王、礼亲王、翁常熟、李高阳、孙济甯、徐小云少宰、刚子良宗伯。高阳卒，济甯引疾，钱子密司空入为军机大臣。今则礼亲王、荣仲华相国禄、刚子良协揆、王夔石大司农、启颖之廖仲山两宗伯六人。

予在枢垣，见上赐张南皮玉如意一柄，乃乾隆钱文端公陈群所进者。时文端后人子密司空在枢属领班，南皮因举以赠之，当时传为佳话。

各省应行旌表妇女，例由督抚具题，或同乡官赴礼部具呈核办。军兴以来，内外臣工，专折奏请者，多戊子奉旨，仍著照例办理。

道光以前，中外各官加衔者，百不什一。自军兴以来，保举捐纳之例开，不特外吏人人加有升衔，即部曹中且有郎中加按察使衔、主事加道衔者。后经吏部议，以四品不得逾二品，五六不得逾四品，七八不得逾五品。乃近年又有以道员加头品顶戴，自延旭之观察煜始；郎中加二品衔，自如鹤侪户部松始。

光绪甲申，孙莱山、乌少云两侍郎，衔命赴河南鞫案未返，复使湖北、安徽，再返河南。轺车经岁，四省驰驱，为近年持节所罕。

清宫禁二年记

[清]裕德菱撰　崔玉华整理

《清宫禁二年记》，清末裕德菱撰。裕氏为晚清大臣裕庚之女，曾随父使法国四年，见闻颇广，回国后入宫伴陪慈禧，此书即其宫中闻见之亲录，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此书有多种版本行世，现据民国《满清野史》丛书本标点整理，参考了其他版本。

余父裕庚任法使四年。既届瓜代，乃挈眷归，从者为余母暨头贰等参赞、海陆军随员与其眷属、仆役等，都五十五人。于一千九百零三年一月二日，乘安南船，由巴黎行抵上海。

上海道及上海县等，俱公服相迓。旧例：显者过境，为县之长者，饮食器用，皆有供给，且鲜有拒绝者。而余父于此，无不以婉言却之。

二月二十二号，余等离沪。旋于二十六号抵津。津海关道及其他官员之迎迓者，一如上海。

旧制：显官归国，例有一奇特之礼仪，盖当至中土时，必有请圣安之制。其左近之督抚，为之布置。若道台职卑，尚不足与此焉。其时督直隶者为袁世凯，余等初至，渠即遣一吏来，预于存问，俾行此殊礼。布置既周，余父及袁世凯，皆服朝服，冠朝冠，花翎朝珠，一如其职，以往万寿宫。万寿宫者，特为行此礼之地也。其时下级官吏，来者颇众。宫之最后进有案，案之中，设皇帝及太后牌位，上书“万岁万岁万万岁”。其时直督袁及其他官吏先至，袁督立于案之左，官员分两行以侍。未几余父至，即跪于万岁牌下，口称“请皇安”焉。旋起立，问圣躬安康，袁督当以“健豫”答。礼遂毕。

吾父在津时，即电京中友人某，为之觅屋以居。未几遂得一名屋。屋盖李鸿章与列强签辛丑条约之所。李亦旋捐馆于此者。李既故后，居是屋者，以余家为第一。华人迷信重，佥以为居是者，必遇不祥。第余家处此甚安适，并无鬼怪如友人所言者。

当一千九百零三年三月一号，庆亲王及其子贝子载振来拜晤。并谓太后将于翌晨六时，召见余母及余姊妹二人于颐和园。时余母告庆王：“旅欧者久，卒著西服，无旗服可称身者。”庆王谓已将此节奏明。并谓太后颇愿吾徒衣西服觐见，不必斤斤于旗服也。盖太后欲一见西衣之穿著如何耳。时余与妹，满志踌躇。意谓此际必衣何者为当。幼时，吾母辄以同色衣服衣余姊妹二人。时余妹愿著一浅蓝鹅绒外褂，以此色与彼甚称故。而余则选一鹅绒外褂之红色者，盖意此或可得太后欢心也。踌议者久，卒从余说。并议定冠红色之冠，翠羽为饰。若鞋若袜，其色亦同。余母则衣海青色长衣，缘以紫色之鹅绒。冠黑绒冠，白羽为饰。

方闻庆王传命时，惊惶特甚。继念得此机缘，或可一瞻宫中景象，而见所未见焉。余离中国久，且余父又未将余妹及余之名，报之内务府。故余入宫之望，曾萦梦寐。然以是恐终其身不可一得。迨至余父返自巴黎，太后始知其有子女也。至余父不报余姊妹名于内务府之故，则欲余等受相当之教育，惟是必不可令太后知之。不宁此也，满洲旧制：一二品大员之女子，年满十四者，当入宫听选。中者得为妃嫔。余父出此，良亦由是。若慈禧太后者，则咸丰所选中者也。

闻人言：如余等者，或有留居宫中之望。果尔，或可以余之力，使后改革政治，而所以裨益中国者，甚匪浅鲜。思至此，愉快无似。并决志：苟能如愿，当注全力以为之，俾中国之进步与其福利，日进无疆。思念方殷，忽有一缕红光，远见天际，余以此而卜今日天气之必佳也。天既明，百物可辨。渐见宫墙作红色，闪隐目前，随山上下。墙之顶与屋之顶，金覆以青黄瓦，耀似白日，绚烂若画图焉。途中佛塔种种，经过余前。旋至一村，名海淀，去宫门约四里。官吏告余：距宫颇近矣。余以困顿久，颇有永不能至之想。遽聆斯言，甚快。此村居屋俱平房，以砖建成，与北方居屋无异。且颇修洁。村童见吾徒经此，争相出视，且相告曰：“此等贵妇，将往宫中而为皇后矣。”闻之殊可笑。

既离海淀，旋至一牌楼，刻镂精美，华人绝佳之建筑也。至牌楼，始见宫门，相去约百码。门凡三，俱函宫墙中。中门甚大，左右二门略小，中门非太后进出不启。余等之轿，止于左门，门已启。门前五十码有屋两所，禁卫军寓之。

方余等初至时，见官吏等相语甚杂。旋有入门呼者曰：“至矣，至矣。”既下轿，有四等太监二人，迓于道

左，并率小太监十人，持黄丝帘，围轿作幕。此盖太后所赐，用之有殊荣。帘长十尺，高二尺，由二太监持出者。

此四等太监二人，遇吾徒甚恭，各立门之左右，肃吾徒入。既入门，至一广院，平铺白石，约方三百尺。院中花台极多，中植古松，松上悬群鸟之笼。其后有红墙，为门亦三，与初入之门同。门之左右，各有矮屋一行。每行内有房十二间，朝房也。广院中官吏甚众，各衣公服如其职，视之颇作无谓之忙碌。见余等至，立即静肃无哗。时此二太监导余等入一室中，室之广长约廿方尺，中陈红木台椅，各铺红垫。有窗三，悉悬丝帘。余等入室未五分钟，即有一丽服之太监入室而言曰："太后有谕，召见裕太太及诸位小姐于东宫。"言甫毕，二太监即跪下而答曰："是！"满制：闻太后或帝谕者，其臣庶当一如帝后亲临，跪以答之。渠等随令吾徒从其后。复入一左门，以达广院。院之大小，与前院若。其不同者，有一仁寿殿在其北。其余房屋，较前为大耳。太监导余等入东侧之室中，陈紫檀椅，雕刻极工细，上铺蓝缎垫褥。四壁所悬之幕，色质亦同。壁之四方，悬钟种种，数之得四十架。有顷，有女婢二来相告曰："太后方临装，稍候片时可也。"彼之所谓片时者，实不啻两小时有半。然华人视之，殊平淡。故吾徒亦不甚焦灼也。此后太监时有来者，送牛奶，送杂物，其类极繁，约得廿余事，俱太后之赐。继又赐金戒指各一，上嵌明珠。旋太监总管李莲英又至，服二品公服，红顶孔雀翎。满宫太监之有孔雀翎者，仅李一人而已。李为人极丑且老，皱纹满面，惟举止翩翩耳。谓余等曰："太后立即召见。"且又致玉戒指各一，亦后之赐。余等拜受之下，惊喜特甚。意谓太后尚未见余等，叠赐珍物如许，则其人之慈爱可知矣。

李方去，又有两宫女来，佥庆王公主也。问太监曰："彼等能华语否?"余闻之殊可捧腹，当先诸人答曰："吾等本华人，虽能作数国方言，华语固所谙也。"渠辈闻之惊甚，且言曰："大奇事！彼等所言，与吾徒殊无歧异者。"余等闻之，惊异之心，几与渠辈相若，盖不谓宫中竟有愚鲁至是者。且可知渠辈所受之教育。固极肤浅。继又云：太后方候余等入见。余等乃随之行。

余等及大殿之门，复遇一妇人，装束与庆王公主等。惟首戴凤凰，与众殊耳。妇人笑容可掬，与吾徒握手相见，与西人无稍差异。询之他人，始知即光绪皇后也。皇后告余曰："太后特命余来相迓者。"观其举止，温蔼可亲，体态亦都丽，惟容颜不甚美耳。旋又闻大声发自殿中，召余等曰："即来陛见！"余等旋即入内。见太后著黄缎长衣，绣淡红牡丹其上。头披亦类是。珠玉之花，饰其左右。珠缨系于左。顶上戴玉凤凰。长衣之外，复有一披肩，肩系明珠所织。俱精圆，大如黄鸟之卵，色泽无二，共三千五百粒。余生实未之前见。披肩形如鱼网。复以美玉之钩二，系一玉缨垂其上，以外复戴珠钏两双，玉钏一双。第三指及五指上有戒指数事，均玉制者。右手罩以金护指，长约三寸。左手两指，罩以玉护指，长短与右手同。鞋上满系珠缨，饰以各种宝玉。

太后见余辈至，旋即起立，相与握手，面呈笑容，殊可亲。且以余等娴于宫礼，似甚惊奇者。旋谓余母曰："裕太太！尔以何术育尔子女至于如是，诚奇事！彼等久居异邦，吾知之也。何以所语者又与吾无二？且何以貌之美丽复若此也?"余母旋答之曰："渠父督责殊严耳。先教彼等习中国文字，后及其他，且甚勤。"太后旋谓："吾甚悦渠父之悉心抚育，且授以良善之教育焉。"太后乃挽余手，审余面，笑亲余之两颊。而谓余母曰："吾甚愿有尔女与吾共晨夕也。"吾闻之甚悦，且谢其仁蔼焉。太后复询余等所著之巴黎衣履甚详，并嘱余等必时时著西服。因居宫中，不常之见。太后于西服中，悦路易十五式之高底女鞋尤甚。与太后语时，见一人立于其侧，相去咫尺间。太后旋言曰："余且导尔以见光绪帝。但尔必呼之万岁爷，而呼余老祖宗也。"帝与余等握手，有忸怩态。高约五尺七寸，甚瘦，但举止英挺，隆准广额。睛黑，奕奕有光，口大齿白，神采甚佳。余察帝，虽时时呈笑容，然中含忧色。其时太监总管李莲英至，跪石板上，而语太后曰："舆已备矣。"太后旋命余等偕至朝堂，太后接见各部尚书及各军机之所也。步行约二十分钟可达。是日天气清明，太后之露舆以太监八人舁之，各衣其公服，殊奇异。太监总管，处舆之左；其次级者，处舆之右。各以其手护舆而行。太监之五品者四人行于前，其六品者十二人行于后，其手中各有所持，如衣，如鞋，如手巾、梳、刷、粉、镜、针、红黑墨、黄纸、烟、水烟袋等物。其末一人，则负一黄椅。此外尚有阿妈二人，婢女四，亦各有所持。余见此，颇饶兴趣，质言之，即一妇女之梳栊室，而以人负之行者。皇帝随行舆之右，皇后及诸宫眷，则行舆之左。

朝堂长约二百尺，广约一百五十尺。堂中有长案一，上铺黄缎。太后既降舆，即升堂登宝座。座设长案之后。皇帝之宝座较小。居太后之左。各尚书一一跪于后前之长案下。

朝堂之后，有厅若暖阁者甚大，长约二十尺，宽约十八尺。缭以雕镂之阑干，高约二尺。仅有二门，可容一人出入。门之前有阶六级。暖阁之后，张以小屏风。屏风前，太后之宝座在焉。小屏风后，又有极大之刻木屏风，长二十尺，高十尺。实余所仅见之美物也。

暖阁系檀木所制，上雕凤穿牡丹图，极精美。全阁雕纹，无不类是。太后宝座之两旁，有翣二，下端为黑檀，上插孔雀羽，成扇形。一切铺饰，俱黄鹅绒也。太后方登宝座时，乃命余等与皇后及诸宫眷等立于屏后。吾等于此，闻太后与诸大臣之言甚清切。余将以所闻，告之读者。

是日也，所可永志不忘者极众。余于诸宫眷中，为一新奇人也。生长异邦，习染异俗，因是种种，惹人疑问者甚易。且余以是得悉此等妇人好奇之心，固与西人无殊。庆王之四格格，孀妇而极美者也。问余曰："尔固生长欧土，而受其教育者。吾闻人言：'凡有往是

土者，必饮其水，饮后率忘故土。'尔稔西语，习之欤？抑以饮水而能之欤？"余答曰："尔兄载振往伦敦，贺英皇爱德华加冕礼，道经巴黎，余曾遇之。其时吾父亦得请柬，吾等本可同行，卒以云南交涉事亟，未遂所愿。"格格忽问曰："英土固有君耶？吾意太后，固世界之君也"四格格之姐，为皇后弟之妻，敏慧闲静，聆是言而笑。卒之，皇后谓格格曰："尔何若是其愚，吾知诸国各有其君，且有数国而为共和政体者，美国其一也。对于吾邦颇形友爱，惜吾人之赴美者，率下等社会。彼土人士，乃以华人无不尔尔。吾甚愿满人贵族，一临彼土，使知吾人之真相焉。"彼继告余：曾读译本之各国历史。视其人，见闻殊博。

太后之所爱者，为花草禽鸟犬马等，一与常人无异。有一犬，太后爱之极笃。彼之所至，犬必随之，犬诚驯良，余未之前见。太后以其美，名之曰海獭。

去朝堂不远，至一广院。院之两侧，有大花篮二，以天然木植，编制成者。高约十五尺，满覆以紫藤之花。篮极精美，太后殊爱之。花含苞时，太后必集群众赏之，意甚得也。由广院入循廊，廊沿山坡，遂达剧场。剧场之殊特，诚有出人意虑者。场共绕广院之四面，面面不相连属。凡楼五层，面临空场。而戏台则有二，连级以上。其楼之在第三层者，为布景及藏储各物之用。其台之在第一层者，一如常式。第二台则如庙寺，专演鬼神剧者，以太后喜此故也。

剧场两旁，翼以循屋，稍低，而循廊护其外，为各大臣被召听戏之所。剧场对面，有室三，专建之以供太后者，高约十尺，与戏台等平。室外设活动玻璃窗，夏时则易以绿纱之帘。其两室为太后起坐之所。右侧一室，太后休息于此。室前设长榻，坐卧一如其意。是日太后则导余等入此室中。继闻人言，太后观剧，率在此室。视听有间，则昼寝焉。太后善眠且熟，虽声浪极大，不能扰之。读者苟有曾入中国剧场者，必知于此喧哗之地，欲睡神之惠临，其艰难为何如也。

余等既入太后之休息室，戏即开幕。戏为蟠桃会，亦鬼神剧也。此剧殊饶兴趣。自始至终，余乐之不疲。所演诸节甚灵敏，且与真者无异。余深讶太监等之讵能演此。太后告余："戏中诸景，俱太监等所手绘，而为彼所教导者。且此剧场，与中国所筑者殊。场有悬幕可上下，以节剧之起讫。"太后固未尝观西剧也，余不知渠果以何术竟与西剧暗合。太后爱读宗教书及小说，时编辑成戏而自演之，且颇自负其能。

太后坐而言，余等侍立。有顷，询余曰："尔知戏中情节否？"余以"知"对。太后似颇愉悦者，旋复欣然谓余曰"与尔长谈，忘命餐矣。尔饥否？当尔旅欧时，尔能得中国食物否？曾思家否？苟余离国如是其久，思家必切。惟尔久居异土，非尔之咎。盖余命裕庚之往巴黎也，然今亦不之悔。尔且自思，尔今足以辅余者实繁，且可使外人知满人妇女中，亦有能操西语者，与彼等固无殊也。"方太后言时，余见太监置长桌三，上各覆以精美之白台布。并见太监甚多，各携食盒，静立院中。盒为木制，漆作黄色，其大可容小碗四，大碗二。太监置桌既毕，院中太监，列作双行，以达院之彼端一小门外，互递食盒，至于房门。内有衣履清洁之太监四人，受之以置于案上而去。

据此以观，则太后进餐，固无一定餐室，随其足迹之所至而定焉。凡所用之碗，俱黄色，覆以银盖。间有绘青龙及中国之寿字者。

余计其食品，共约一百五十种，列三长行。大碗居先列，碟次之，小碗又次之。布置既毕，有宫眷二，各携一黄盒入。余见之颇惊，意宫眷且司此贱役，将来余之入宫，得毋类是。盒虽重，然宫眷持之甚敬。旋有小台二，置太后前，置盒其上而启之，中陈小盘数事，殊精巧，各盛糖果、糖莲子、核桃仁以及及时之瓜果。太后谓渠乐之甚，其味盖胜于肉。赐赉甚多，并嘱余等家居时，亦食之。余等感太后之仁爱逾恒，食之颇伙。余见太后食糖不鲜，颇讶其何以能再进餐也。食毕，宫眷二人复至，持盒去。太后复谓：渠时以余食，赐宫眷食之云。

此后又有一太监入，持一茶杯以献。杯系白玉，其托与盖则金。旋又一太监入，捧一银盆，内玉杯二，一盛金银花，一盛玫瑰。两太监俱跪太后前，上捧其盆，俾太后能及之也。太后揭去金茶盖，取金银花少许，置之茶内，继乃饮之。并告余等：渠爱花如何之笃，并花之味使茶如何之美。又谓：将使尔等，一尝余茶，观尔等嗜之否也。随命太监以其所饮之茶畀吾徒。茶既至，复置金银花其中，余尝之，诚精美，加以花之香洌，尤觉芬芳无似。

茶毕，太后乃命余等同往隔壁房内进餐，以餐桌置于此也。余初疑太后食糖后，有一定之房间用膳。继考之，竟不果然。既入其室，太后乃命将菜碗之盖揭去，随坐于桌之首位，命余等立其侧，且谓："曩时观剧，恒由皇帝伴食。今以新客在座，颇觉羞涩，吾愿皇帝毋再如此之羞缩。尔等三人，今且伴我可也。"余等闻之，觉太后恩宠出于侪众，乃叩首以谢之，然后进食。初次叩首，使人头眩不置。久之乃惯。

方进膳，太后又命太监置菜碟吾徒前，银箸银匙与焉。太后曰："尔等立而食，余心滋歉，然祖宗成例，余不能违，虽皇帝也，亦不克坐吾前。吾知西人稔此，必以吾之遇待宫眷，颇不规于礼。故宫中成例，余殊不愿西人知之。尔且观吾于西人前，举止将大异是。盖不欲示彼等以真相耳。"

牛肉为宫中禁品，以服力之兽，食之将获重戾也。食品以豚肉、羊肉、家禽、蔬菜为最多。豚肉之制，约得十种。如肉丸也，有红白之别，红者烹以酱油，味甚可口。又有笋炒肉丝，樱桃烧肉，葱炒肉片等。葱炒肉太后所嗜，余尝之果佳。又有鸡蛋饼，菌子炒肉，白菜煨肉，萝卜煨肉等。鸡、鸭、羊肉，亦有数种。案之中有黄磁大盆一，约二尺对径。中盛清汤鸡鸭鱼翅。鱼翅中国之珍品也。此外有烤鸡、烤鸭。上置松针，取其香也。另有一盘为太后所最喜者，则烤肉也。

满人嗜面，不常食米。今日所食者，种类极繁。有炕者、蒸者、炒者，或制以糖，或以椒盐，或作龙形，蝴蝶形，以及花卉形。另有一种，中有肉馅。此外有酱数种，太后亦甚嗜之。又有绿豆糕，花生糕数事，配以糖制之汤。

食毕，太后乃起立，谓余等曰："且随我往休息室，俾皇后及宫眷等进膳。渠等食时，固恒在余后也。"余等既入休息室，余乃立于门首，以观皇后等进餐。渠等环案而立，毫无声息，且无一坐者。

此时剧尚未已，惟所演者，不如第一出之饶有兴趣也。太后入室后乃坐于长榻上，太监献茶。太后又命进之余辈、读者试思：余蒙如此荣幸，其欣慰如何？华人之视其君上也，至尊无与伦，其言无异法律，凡有面之者不得仰视，非是不敬。今吾等所遇，实非常之爱宠矣。且闻人之言，太后性情暴厉甚。但以余所身受者断之，诚慈善，言语亦和蔼可亲，世界中极仁厚之妇人也。或告者之过欤？

此后，余等遂别太后、皇后及诸宫眷等而归。至家后，又见太监数人，持太后所赐之贡缎，人各四匹，专候余等归来者，遂又谢恩如仪。此次赐物，系送至家中者，余等乃置贻缎于堂中之台上，叩首谢恩。并告太监，敬达太后余等谢忱之如何诚且甚也。此外尚有一事，则送物之太监，例应有所赏给，以报其劳。余等遂与太监银，人各十两。继始知太监之送赐物归者，太后必询受物者之若何感戴，及赏给之几何。此等赏给，太后亦允彼等受之。且又询余家居屋甚详，并吾等爱戴与否。太监等极喜饶舌，余第二次入宫时，又以当日太后所语者，一一见告。

余母以父病，余一旦入宫，将无人为之左右，以是忧懑甚。然太后旨，所不能违，遂于三日后复往。

入宫之第一日甚忙。当初到宫时，即面太后谢前日之赐，太后当语："今日忙甚，将接见俄国公使夫人勃兰康。渠之来，携有俄皇阖家影片，为俄皇赠品。"太后当询余："能俄语否？"余以"不能"对，并告太后："俄人知法语者多。"太后闻余言，似甚欣悦。旋又目一宫眷而诘之曰："尔胡不谓能俄语耶？余固不得而知之也。"余闻此言，意必有以诳言欺太后者。以太后闻余言不伪，似甚喜者。不久果有一宫眷见逐。盖渠自称能操数国语，实则一无所能也。

今日除受俄使夫人朝见外，又值太后之侄德裕纳聘期，宫中复演剧。满人贵族聘礼，例有福晋二人，往新妇家。新妇盘膝，闭目坐床上以候，彼等至，乃置玉如意一于新妇衣上，复悬荷包二于新妇之纽扣上，内装金钱各一，复为新妇戴金戒指二，上镌大喜二字。行礼时甚静且速。既毕返宫，告礼成于太后。

余等今日所衣者，甚单简且短，盖以地无毡毯，若以红绒长衣行于其上，极易破损，且鲁钝之太监，又时时践踏之。易以短者，似较简捷。故特易之。殊今日俄使夫人之朝见也，事前未之或闻，必更长衣，乃可接待。故以此意奏知太后。太后曰："尔何故必欲易之耶？吾见尔长衣，拖于地上，其形如尾。以今较之，其美甚殊。尔第一次之入宫也，吾甚非笑之。"时余方欲解明其故，太后又曰："衣长衣，想较短者尊严。吾语然否？"当应之曰："诚然。"旋又曰："果尔，速易尔之极佳丽者来。"余等乃如命立即更之。余妹及余之所衣者，为水红绉纱外褂，饰以普鲁士之线带。余母则着一灰白色之绉纱外褂，上绣黑玫瑰花，领衣及衣带略带灰青色。方更衣时，太后时命太监来，视余等著就未。以此故，匆遽特甚。比太后见余等至，忽呼曰："斯诚三仙子而曳长尾者！"旋问曰："尔等行时，以手牵衣，曾觉倦否？装束诚都丽，但余不悦其尾耳。衣之有尾，殊无意义。吾知外人见尔等作此装束，必有猜度吾之命意者，且必不为彼等所喜。至吾之意，仅使外人见尔等能著西衣，俾知吾之于此道，本非茫然。吾敢谓西妇之来吾前者，吾未见其衣有如尔三人之美者。且吾亦不信西人如中人之富，彼所戴之珠宝固甚少也。有告余者，谓余于世界君后中，为珠宝最多之人。今余且时时收集之。"

时余等以迎勃兰康夫人故，甚形忙碌。是日十一时，勃兰康夫人至，余妹迓之于第一院之朝房，导之入仁寿殿，太后在焉。时太后坐暖阁内之宝座上，皇帝坐其左，余立其右，为之翻译。太后衣黄花缎外衣，绣蜀葵及寿字其上，饰以金边。衣扣上悬一明珠，大如鸡子。又有手钏戒指金护指等。所梳之髻，与常式同。

勃兰康夫人既入朝堂，余妹复导之至于暖阁之门，渠乃与太后为礼。余即趋下，导之入暖阁，太后与之握手，渠随献俄皇所赠之影片。太后遂谢俄皇之厚赠，其措词绝佳，余即为之译作法语，以夫人不能英语故也。太后又命余导夫人见帝，余从之。帝起立，与之握手，并问俄皇安好。既毕，太后下座，引夫人入其寝宫，并命之坐，相与昭谈，约定十分钟。而余为之译，此后余复导之见皇后。满礼以姑媳之间为最严。太后受朝时，皇后方坐屏风后以伺。余寻之至此，始得之。见皇后毕，遂导之入餐室。所备者满席也。

余今且述汉席与满席之别。汉席之菜，率一一置于桌中，人各以箸，取所嗜者食之。满席则大异是，人各有专菜，几与西人同。太后甚悦此，谓其省时。而较汉菜为清洁，则未尝道及也。宫中之菜，本精且洁，至宴西宾则尤佳，盖略有所变更也，如鱼翅、燕窝、布丁之类。惟不尽然耳。

太后与帝，曩不与人同食，故陪宴者，只福晋及宫眷等。食方及半，忽有太监来云：太后立欲见吾。余闻之甚恐，意岂有乖误耶？抑有太监以谰言中吾者耶？此盖宫中恶习也。及见太后，乃满面呈笑容，殊出意外。太后告余："妇女之来宫中者，从未有如勃兰康夫人之美丽端庄者。且有数妇人，品态殊不佳，惟余不愿言之耳。"又曰："彼等以吾辈为华人也。曾一无所知，颇加冷眼。吾于此等事，殊加之意。以彼自许为学识高而文化美者。乃所行若是，余见之诚不能无疑。彼等时称吾人为野蛮，吾思彼之所谓野蛮者，较彼等实文

明，而礼度为佳耳。'太后之接待西妇也，无论其人品态之如何，恒遇之以礼。俟其既去，乃与吾等衡其美恶。时太后语毕，乃出一极美之绿色宝玉，命余持赠夫人。夫人受讫，欲见太后面谢之。余又随之见太后。膳毕，夫人复告余：谓荷太后之赏赉，及颜色之慈霁，欣慰无似云。旋即兴辞去。

凡客去后，吾等必将各事告之太后，其定例也。以太后之举止观之，其喜闲话，盖与常人同。如问勃兰康夫人所言者何事，喜其宝玉与否，其菜爱食与否之类。

余将勃兰康夫人所言者述毕，太后谓余兴之夙也，作事且多，势将疲惫，今日将不需余矣。余乃请晚安，如仪而退。

吾等所居之屋，共大房间四，厅房一，如上所言者。余母暨余姐妹居其三，其第四间则令仆婢居之。时太后命一太监来伴吾徒行，渠谓太后曾遣小太监四人，供驱使焉。倘有不是处，可告渠知之。渠并称其姓李。但宫中太监，除总管外，姓李者多，殊难从而辨别之。

行有顷，始抵居室，渠指室之东偏屋而谓余曰："此即太后寝宫，余等适从此间来者。"余闻此言惑甚，既距太后宫如是其近，何步行时，乃如是其远也。当以此节询之。渠乃曰："此室较小，居皇帝宫之左偏，本有一道，由此处直达太后之宫，已为太后断绝，其故不可以告尔。"继又曰："此室宜东向，不应面湖也。"余曰："面湖风景甚佳，余则乐其如是。"渠笑而言曰："稍待，尔当有所闻，乃知此处之不良也。"余闻其言惊甚，颇不愿再有所询问矣。渠又谓皇帝之宫，即在吾等所居者之后，甚大，与太后宫相若。由此室望之，可见其院中之树，露出屋颠也。渠又指皇帝宫后之居屋一所，较大而低，亦有广院者，谓即皇后之宫。宫旁另有两宅，为之左右翼。渠指其左者而言曰："皇妃居于是焉，此两宫间，本有道路，老佛爷封闭之。以是故，帝之与后，不经太后前，不能往来也。"余闻此言，意太后出此，特以之监视彼等之行为耳。是实余所罕闻，而不能思其故者。且恐李太监再以此等事见告。遂谓之曰："余疲甚，颇思休息矣。"渠闻之乃退。去后，余乃得入室。举目四瞩，觉布置精美悦目。所有器用，俱红木制，各蒙以红缎垫褥。窗上悉悬红丝帘。室之大小各相似。窗前为炕，即榻也。砌之以砖，上亦蒙以红木。榻上有竿，甚高，板片架其上，相交作十字形，红丝帐悬焉。其余诸炕，其制甚奇，前面有洞，冬令置火于中，炙砖使热。日间有物如几，置其上。夜则去之。

次日余于五钟兴，并开窗远瞩。时甫黎明，天作深红色，反照湖中。湖波不扬，万籁俱寂。此景诚足怡人！远见太后之牡丹山，栽牡丹殆遍，其景尤美。余立即著衣，以往太后宫。时皇后坐于廊下，余乃与之请晨安焉。皇妃亦在坐，余并未与之周旋，盖有所受命也。其意或以宫妃不足齿于侪辈欤？此外尚有宫眷数人，多余所未见者，皇后一一为余介绍。且告余曰："彼等亦宫眷也。"佥满人贵族女，甚都丽。皇后又谓此十人，均初入宫学习者，不得近太后侧云。所著之衣，均满式中之华美者，其服制与皇后同。

余与此宫眷相谈数语后，即随皇后入内，于此遇庆王之四格格，年念四而孀者也。及所谓袁大奶奶者，亦嫠妇，太后之侄媳也。彼等以预备太后用物故，殊忙碌。皇后告余等，宜即入太后寝室，助其穿著。乃入见太后而呼之曰："老祖宗吉祥！"时太后仍卧床上，视余等而笑，问夜眠安否？当以"安适"对。但余自思夜眠固甚适，惟为时太短，尚不及半。且曰昨事太辛勤，殊不之惯。加以奔走为劳，人几跛矣。

太后习惯，必和衣眠，故著衣时，以袜为首。袜丝制，白色，以一锦带束之踝上。但太后虽和衣以眠，然日必易之，取其洁也。是后著一淡红色之内衫，质甚柔，外加一短绸袍，上绣竹叶。太后晨兴时，率著拖鞋，故亦不衣长褂。衣毕，太后乃趋一窗前，其下有长桌二，梳具布满其上。

方太后梳洗时，谓余母曰："余之卧床，极不愿婢仆太监等铺叠，以其秽也。故此等事，必令宫眷等为之。"时余与妹方立其旁，太后顾余姊妹曰："尔等慎无以为宫眷而执婢役之事也。须知以吾之老，为尔祖母不难。稍有服役，尚无所损。且至值班时，尔等仅需监视。俾他人为之，固不必躬与其事也。"又顾余曰："德菱，尔可以助余者甚多，吾将使尔为宫眷领袖。西妇朝见时，尔可为吾译人，由尔布置一切，余事毋庸多为之。且吾之珠宝，亦需尔掌管，烦重事不必为之也。龙菱则选一可任者任之。此外尚有四格格及袁大奶奶，与尔等而为四，各事可协为之。至对于彼等，亦不必过事谦抑。苟有无礼于尔等者，可告余知之。"余闻命乐甚，但必先辞职，于理始当。乃致辞太后前，谢其荣命之恩，并自陈浅陋，恐不足以当重任，愿退随宫眷后，悉心惕励，俾供鞭策。乃太后不俟言毕，笑谓余曰："速毋言，尔何谦抑若是？于此可见尔之敏慧过人，而毫无自负心也。满人妇女中，竟有完美似尔者，诚足令余惊异。尔虽离国久，而于此小节，亦复知之甚稔。"太后之为人，极喜笑谑语。旋又嘱余且试为之。苟不能是，必责诟余，而令他人代之云。语毕，吾乃受职。旋之卧榻前，观其铺置之如何，始悉其事固甚易也。此事今属余分内，特监视之，以俟其事毕。方太后下榻时，太监等乃取其衾曝之院中。继以帚扫床，铺毡其上。毡之上置厚褥三，俱黄锦缎制者。其上又布软绸被单种种，其色各异。上又蒙黄缎被单，单绣金龙及绿云。太后之枕头甚多，刺绣极美。日间均置之床上。另有一枕，内装茶叶，太后率枕之，谓可以明目。此外又有一枕，其式甚奇，长约十二寸，其中有洞，约三寸见方。枕中所盛者，为曝干之花。云太后卧时，置耳洞中，可闻声息。余意太后用是，盖无人敢至其前者矣。

黄缎被单上，有被六，其色为月白、为枣红、为绿、为淡红、为青、为紫，各各相叠。床为木制，雕刻极精，悬白色绣花绉纱帐其上。床架上悬绸袋甚多，内盛香料。惟香味太浓，嗅之几令人病，其后乃惯之。太后又喜麝香，亦时时用之。

铺床约费时十五分钟乃毕。回首见太后方理发也。余乃趋侍太后旁，视太监为之梳之。太后年虽高，其发甚美且长，柔如天鹅绒，黑如鸦羽。太监中分其发为两股，置于耳后，编之成辫，乃挽一髻于顶上。既挽成，以两长针贯其中。后乃盥面。太后性如幼女，苟太监所为，有不如意者，必呶呶不休。有香水十余事，外又有香皂，洗面后，复以软巾擦之，敷以花制之蜜油，继复敷以淡红香粉。

太后梳洗毕，回顾余曰："以余之老，而梳洗精细若是，尔见之得无非笑？虽然，余性喜修饰，且喜他人之修饰也。余见少女之修饰美者，余心滋悦，盖以是诚足令人年少耳。"余当告太后，谓其态颇类少艾，且甚美。余虽幼，殊不敢与之较。太后喜谀辞，聆是言甚喜。是日晨，余欲探悉太后好恶所在，以此颇觉辛勤云。

此后太后乃引余入一室，并示余珠宝所在。室之三面有架，中积檀木盒甚多，珠宝藏其中焉。盒之上各标黄签，上书所藏之物。室之右偏有盒一行，太后指谓余曰："此中珠宝，皆余所日用者。得间，尔一一视之，当知其所藏也。此室内约有盒三千具，其外尚多，另储别室。余得暇，亦将示尔。"旋又言曰："吾甚惜尔不识字也。不者，当以物单与尔，俾尔签注。"余闻言惊甚，果谁谓余不识字者，心颇欲知其人，然又不敢询之太后。遂告太后曰："余虽非士子，然尝学问，略能写读。苟以物单畀吾，当试习之也。"太后曰："实奇事，尔至此之第一日，曾有以尔毫不识字告者。惟为何人，余亦忘之矣。"语时乃举目四瞩，吾意太后必知其人，特不欲语吾耳。旋又曰："午后有暇，当以物单示尔。尔且取架之第一行内，其盒有五，来吾前！"吾如命取之，置案上。太后先开第一盒，中藏极美之牡丹花，为珊瑚与宝玉所制，与真者无二。花瓣系珊瑚，叶则宝玉，以细铜丝连缀成之。太后乃取此花簪于右侧。太后又开一盒，中盛一蝴蝶。此为太后所心裁，以珊瑚及玉缀之成瓣，瓣瓣下端有孔，铜丝穿其中。此外两盒，内藏手钏及戒指甚多，其形各异。有金钏二，上镶明珠。又有两钏，镶以宝玉，金链系其上。链之端亦垂宝玉。其末一盒，则藏珠缨。余从未见有似之者，心甚爱之。太后乃取其中之梅花式者，缨以小珠五，环大珠一，成梅花形。其下系一珠，其下又一梅花，连累而成。甚长。太后悬之于外衣纽扣上。

值是时，有宫眷数人，持外衣数袭。至太后前，俾其自择。太后视之，谓无一可称身者，令持去，另易一他者来。惟以余视之，无不精美，色既鲜艳，刺绣复华丽也。有顷，宫眷复持数袭至，太后乃于其中，选一海青色上绣仙鹤者，衣之。临镜自视者久之。复将所戴之玉蝴蝶取下而言曰："余于微末处，不厌精详。著此衣而戴玉蝴蝶，其色嫌绿，且恐其损吾衣也。其置此盒中，另将三十五号中藏珠鹤者取来。"余于是复入珠宝房，适得盒之为三十五号者，乃取之置太后前。太后启盒，取一鹤出。鹤全身以珠编成，其体为银，鹤嘴为珊瑚。珠之编扎绝精，不细察之，不能知其体之为银也。工极细，珠之光与形亦完美，太后乃取以戴之。视之果都丽。太后复取一紫色披肩衣外衣上，亦绣仙鹤。至手帕、鞋子所绣者，无非鹤，视之几如鹤人矣。太后著衣方竟，光绪帝至，衣礼服，其制与官吏同，惟无顶翎耳。帝跪太后前而呼之曰："亲爷爷吉祥！"宫中自帝以次，率以父称太后，其故，盖以太后极愿为男，故命人亦以男呼之。然此仅其特性中之一耳。

余之见帝，其应致敬与否，因未有告余者，余不得而知也。继思多礼，较之缺礼者为佳，行之当无妨。然于太后前，例不得向他人致敬，故拟俟帝或太后外出乃行之。有顷，帝出至厅堂中，余随其后而致礼焉。适太后亦以其时外出。渠目吾，呈异色，一若大不豫者然。然未有所言也。时余颇不自安。继念礼既多矣，此后绝不为之可也。

于是余复入室，见一小太监捧黄盒甚多，置于室之左偏案上。太后取小宝座坐之，此太监乃启其盒，将盒内之黄纸封，一一呈之太后。太后以牙刀揭而读之，此乃各部尚书及各省督抚之封奏也。帝复入室，立于案侧。太后读毕，乃授之帝。时余方立于宝座后，观帝览奏章，一目了然，历时甚速。览竟，一一复纳之盒中。当此时，内外静肃，毫无声息。览奏方竟，太监总管入，跪太后前而告曰："驾已备矣。"太后旋即起立，行至室外，余等随其后。当下台阶时，余则掖其肋而行。太后既登驾，帝与后暨余等从之。如常仪。而太监婢仆等所持各物，一如余第一日所见者。既抵朝堂，余等仍隐于屏风后。而朝仪于是始矣。时余急欲知朝堂之情形，及所行者为何事，奈宫眷等时时不离余之左右也。后幸彼等与吾妹语，余乃潜至屏风之角上。其处有椅，可坐以休息，并得闻太后与诸大臣之言语。妇女性喜窥探，盖诚然矣。

朝堂之上段，以人众语庞，不得悉其为何事也。继由屏风窥之，方见一将军与太后语。语毕，军机入见，庆王为之领袖，与太后论简放事。有一名单，呈太后前，太后乃取名单，口择数人焉。庆王于时，又举数人，奏太后曰："此数人者，虽未列名单内，然亦应简派，且觉人地之相宜也。"太后曰："甚善！任尔为之可也。"旋又闻太后谓皇帝曰："此举当否？"：帝应曰："是。"于是各军机及尚书退。早朝毕。余等复由屏风出，至太后前。太后谓颇思散步，藉吸新空气焉。时婢仆乃取太后之镜，置于桌上。太后于是取去头饰，仅余一髻矣。余思此颇适。太后又欲易其玉花。一太监授余一盒，余启之，取出精美之珠花数枝于太后前。太后取其一，簪于髻右，并取一玉蜻蜓，簪于髻左。太后谓此种小花，渠爱之甚，去头饰时，恒喜戴之。时吾于侧，悉心而观。忽念太后御下之花，将何以处置之。装花之盒，因不知朝后太后复将易装，并未携来，继念将如之何则可，且不知太后将作何语。思至此窘甚。乃忽有一太监，持盒至，见之大慰，余随置花其中。时皇帝已返宫，太监总管亦不之见。太后登山时，且言且笑，一若世间困难事，以及境内需解决之重要问题，毫不足介之意

者。以余所目睹者断之,渠之性质,诚极温和。旋太后又回顾而言曰:“尔且视随余后者,何其多也!”余回首视之,果见诸人曾随太后赴朝堂者,皆一一从其后。

余等行经一广院后,旋至一游廊。廊濒湖滨,作之字形,极长。余视之,不知其所届终。廊之全体,刻镂均极精丽。廊间之天花板上,悉悬电灯,夜间燃之,其景尤美。

太后步行极速,余等力行,始克及之。所有太监及婢仆等,悉行于太后之右。仅有一太监之负黄缎椅者,得随太后之后。此太监几与太后之犬同,跬步不离左右。至其所负之椅,则为太后步行时,用以休息者也。行既久,余已觉倦。太后虽年老,其行仍速,毫无倦意。太后询余:“若是宫者,果否悦之?与之起居,惬意也不?”余告太后:“幸供驱使,诚大乐事。此志萦梦寐间,历有年所,今梦境果真,殊愿足矣!”

及其既也,始抵一处,有大理石制之舟在焉。而余之精力殆竭。余之生平,从未见有老妪如太后之强健者,诚无异乎驭临华夏能治安之若是其久也。此舟甚大,以一大理石所雕刻成者,但其中已尽损。太后乃一一指示吾辈,余时方览舟之破坏处。太后曰:“尔等试观窗上之彩色玻璃,与其美丽之图画,皆于一千九百年,为西兵所损,吾诚不欲修治之。盖于所身受者,颇不欲其遗忘,此大可纪念者也。”

余等立有顷,其负黄缎椅之太监,乃趋前,太后坐其上而休息焉。值话语时,余见有两舟,甚大,而装饰华丽者,移泊余等前。另有数舟,较小,随其后。及其既近,余见其制亦精美,视之如浮塔,雕刻甚佳。塔之窗,悉悬红纱帘,以绸饰之。太后曰:“此即舟也,余等必至湖之西岸,始进食焉。”于是太后乃起立,行至湖滨,太监二人左右扶掖之。既登舟,余等皆随之。舟之内,甚精美,红木器用,布满其中,上各置以绿缎垫褥。各窗之外,有花盆无数。座室后,有房两间,太后命余入内视之。其一室之小者,为更衣室,满置梳具。其别一室,有榻二,椅数事,太后倦时,休息于是。时太后居宝座,命余等坐地板上。太监等随持红缎褥来,俾余等坐焉。但著中服者,坐其上甚便。惟余所著之巴黎外褂,则殊不适,惟余不欲言之耳。余拟易西服以旗衣,因其安适,且利于作事。但不得太后旨,不敢易之。惟太后见余坐地板上之不便状,旋谓余曰:“苟尔愿立者,其起立,且可视舟之行吾后者。”余探首窗外,见皇后与诸宫眷等,方居后舟上。彼舟棹而前,吾舟则后退以就之。旋太后笑谓余曰:“与尔一苹果,尔其持此掷之。”言时,即于桌中之盆内,取一枚授吾,吾力掷之,乃苹果未达彼舟,而坠湖中矣。太后大笑。复语余曰:“再试之。”然终未达。太后乃取一枚自掷之,苹果自趋彼舟,击一宫眷之首,于是诸人大笑。余复取苹果戏掷之。此外尚有数舟,无舱,太监等居其上。另有一舟,婢仆乘之。其余则餐船也。湖景甚美,日光照之,呈碧绿色。吾语太后:“今见湖色,颇忆海洋中景况。”太后曰:“尔旅行如是其久,尚犹未足,而恋恋于海洋耶?尔且与吾共晨夕,毋得再适彼异土。且愿尔享受此湖风景,以代彼风涛险恶之海洋也。”余闻言,立允之。且谓得侍起居。至足乐也。诚言之,余心实乐是。盖以宫中风景之怡人,天气之明媚,日光之灿烂,与夫太后之仁爱,育吾几如慈母,使吾爱之之心,油然而生,与时俱进,而不自觉矣。虽以巴黎之乐,余所念念不忘者,今以欣悦之极,亦复不之记忆矣。

其后,余等遂达湖之彼岸。复有一溪,甚狭。仅容一舟出入,两岸遍植垂杨。余见此景,恍如中国小说中,曾有是者。至此时,所有婢仆太监等,各携箱箧,行于两岸,仅皇后与余等之舟,行于溪中。太后曰:“不数分钟,将抵一山麓矣。”行近岸,有黄轿一,红轿数具,迟于是焉。余等登岸,行至轿侧,余见太后之驾,并非晨间所用者。其杠黄,由两太监各以一杠置肩上负之行。驾之四角,由四太监辅之。太后方登时,语余母曰:“吾赐尔与尔女以红舆,并得用红素。此殊恩也,不轻赐人者。”语时,皇后目视余辈,吾知其意,嘱余等叩首谢也,乃如其言以为之。并侍其登驾后,乃觅余等所乘者。讵余等所用之太监,已各立于轿后,心甚奇之,并见轿杠上,已有吾等之名。余问太监以故,太监谓太后昨夜命为之也。乘此轿登山,甚适。余见太后行于前,皇后随之。上山时,其行甚险,盖轿役之在后者,必举轿过首,使其相平。余见之窘甚,颇虞其颠覆。致受损伤,时余之太监行于侧,余谓之曰:“吾甚惧夫轿役之踣也。”渠嘱余回顾,乃视彼等之轿,所有轿役之在后者,靡不举轿杠以及于首,心稍释。渠并谓此种轿役,习练已熟,专供驱使,毫无危险也。回顾时,见宫眷等之轿随余后,婢仆太监等行于道左,以是心大定。久之乃至山巅。余等既扶太后下轿,乃随之至一极丽之宫殿内。余视之,颐和园中之最佳处也。其名为清风阁,宫内有室两间,四周皆窗也。太后取其大者为餐室,其小者为梳妆室。凡太后所至之处,盖无不有其梳妆室也。太后引余等周览各处,并示余等所植之花。花极美,随在有之。时有大小太监告余曰:“太后食物备矣。”余即外出,见有大黄盒二,内藏各种糖食水果甚多,一如昨日所述。余每次持碟二,往返九次始毕。置于太后前之方桌上。时太后方与余母述其所植之花。然语时,确又窥察余之所为。方余置碟案中时,甚矜持,且以余日前窥伺所得,知太后好恶之所在,乃将渠之悦爱者,一一置于其前。太后笑谓余曰:“尔所事甚佳,且尔何以知吾悦爱所在,而置之余前也,果谁语尔者?”余答以:“并无相告者,特日前窥伺所得,知何者为老祖宗所喜者耳。”太后曰:“吾见尔,诚不似吾之左右,无往而不用心者。彼等脑力,几不若一禽鸟也。”时太后进食甚健,并给吾糖食甚多,且嘱吾即于其前食之,无妨也。吾于是复谢之。盖以为多谢,终较少谢为佳,故时时忆之。太后曰:“以后凡有所赐给,其事之小者,尔仅谓老祖宗谢谢可矣,不必叩首也。”有顷,食毕。乃命将盘盂持去,而谓余曰:“今日应尔值班,故此等事属尔,尔可取出,坐廊下自食之。食物所余者甚多,因余不能尽之

也。倘尔悦此，可命尔之太监携回室中也。”余于是将盘盂放之盒中，置廊下之桌上，并请皇后食之，余不审此举于理当否。然苟试为之，与皇后固无损也。皇后尝谓甚美，渠将食之。时余方取一糖果置口中，忽闻太后呼余名，余急趋入见，太后方坐桌上，将进餐矣。太后曰：“昨日勃兰康夫人，尚有何所语耶？渠诚欣悦否？尔视外人，果爱吾否？吾意则不若是，外人恐终不忘光绪二十六年拳匪之乱也。至谓此变，由吾守旧所致，吾并不以为意。惟谓中国必用西法，吾诚不明其故耳。曾有西妇告尔，谓吾形容暴厉者否？余闻是言，惊甚。奚以方进餐时，特呼余入而以此事见质也。时太后状极严肃，一若甚烦恼者。余当以西人除赞美外，曾无他语答之。并谓外人语我：“太后诚美，且极和蔼也。”太后闻之似悦。即笑语余曰：“西人语尔，固必若是。谓尔主之良善，不过使尔闻之而欣慰耳。余所知者，较尔为广，今余亦不能再事烦恼。惟中国之贫，一至于此，余心恨之。虽余之左右，日以列强友爱中国相慰，余终不之信。惟愿中国终有强盛之一日耳。”时吾聆其言，似甚烦闷，不知所以答之。仅以强盛终有其时，吾等皆甚盼之等语相慰。其时，颇拟有所忠告，继念方值盛怒，不如另俟机遇之为佳。余心甚悯太后，甚愿举世人对于彼之观念，而为人所不敢言者告之，并陈世界大势，辅其不逮。然此时似有嘱余勿言者。方太后语时，吾计之至熟。其后，乃知苟有劝告，尚非其时也。且余爱太后日笃，极不愿有以忤之。必有一时，满吾奢望。今先探悉太后之为人何若，后乃思所以感化之，俾中国之能实行改革也。

余立太后侧，至其食毕始已。太后乃以其围巾与余。巾系绸制，方三尺，其色甚多。其一角内折，一金制之蝴蝶在其上，蝶背有钩，俾悬巾于领上者。太后谓余曰：“吾知尔必饥矣，其命皇后及诸宫眷来进餐，尔可择所喜者，任意食之无妨也。”此时余实饥甚。忆自晨五时兴，仅略食早餐。乃奔走不已。至太后食时，日将傍午，而太后又缓缓食之，余侍其侧与之语也，颇意其将永不能毕之矣。太后食肉，固甚多也。时皇后立桌之首坐，余则立于两旁。余等以不欲争前也，故立于桌之彼端。今日之食，与第一日所食者，无稍差异。时太后入室梳沐，并易外衣，后复外出。所易之衣，清素而华美，乃以淡红与灰白丝织成。行时，烁烁有光。太后既出，乃言曰：“吾甚愿视尔等之进食也，尔何故立于桌之彼端，美馔悉不在是，其速来此，近于皇后可也。”余等如其言，尽趋至桌之彼端。太后立近余侧，并指一熏鱼，嘱余试食之，此盖彼所嗜也。且言曰：“尔毋自外，今正尔与众人竞食时也，尔知之否？苟有不善视尔者，可告余知之。”语毕，乃出，谓将往散步。余时观诸宫眷等，状颇有不怿者，盖以太后重视余耳。余知彼等稍稍嫉余，余固未尝介之意也。

食毕，余乃随皇后左右。因余所应为之事，及应随太后与否，又不得而知之矣。且以嫉余者多，更事事加意，不愿稍有舛误，贻人笑柄。时闻太后与太监语，询执掌园事者为谁，谓彼等惰甚，树枝颇有应修削者。余闻此，乃至太后前。太后谓余等曰：“凡事余必躬与，不者，余之花将尽萎矣。彼等都不足恃，不知其果何所能也。园之内，彼等应逐日周视之，凡枝叶之凋朽者，则当删削。盖彼等以久未惩治，而日疏之耳。”太后复笑而言曰：“余必不使彼等失望，凡有所希冀者，余必予之。”时余默念此辈得毋土偶，焉有人而日希鞭笞者。太后旋顾余言曰：“尔曾目睹行刑否？”余当告以幼时曾于陕西某县署内，目睹一囚之被鞭笞者。太后曰：“斯何足道，此囚之罪，尚不及太监之半，故惩治彼等，亦应视此囚为重。”继又嘱余与彼习骰子戏，因曩以习此者少，未能为之。于是太后乃复入室，即顷间进餐处也。室中有方桌一，及太后之小宝座，面南，太后坐于其上，而谓余曰：“吾且示尔以戏此之术，尔视此图，自忖能悉读其字否？”余当见有一图，置桌上，其大小与桌同。上敷色种种，图之中，则书其法则焉。所书者如下：此戏名八仙过海。八仙之名，为吕仙、张仙、钟仙、蓝仙、韩仙、赵仙及铁仙，此七仙者俱男，仅有一荷仙为女云云。至图上所绘者，则中国地图也。另有象牙竿八，对径约寸半，厚约寸之四分之一，上镌八仙之名。此戏可由八人为之：或四人各执两仙以当八人焉。图之中，置一瓷盘，以六骰掷其中，而计其点之数。如四人戏此，先以一人掷骰，计其点之数若干，其点之最多者为三十六。倘有得三十六点者，则其所执之仙，当至杭州，而游览其风景焉。如执吕仙者，有三十六点，乃以吕仙置于杭州，再掷一次，以视其列一仙之所在。故四人戏者，卜掷两次。若八人，则人掷一次。其点不同，则其所至之地亦不同。数点之法，则取其成双者，由一双至于三双。最小之点，为双一、双二、双三，苟有掷得者，则当流配而出局焉。其仙之游行图中，而无先至皇宫者，则胜。

余既毕述之太后前，视其色甚喜，曰：“尔讵能如是，殊非余意念所及。此戏及余所独创，曾授宫眷三人，使习之。教授时极艰阻，且又教之诵读，俾作此戏。而彼等习此，久久不成，余亦因之气沮矣。”余闻之，不图宫眷辈之愚顽，一至于此。初意彼等才智必优，故余于其前，辄未敢以中文自炫也。余等既入局，而太后殊顺利，其所执之两仙，悉在余等前。一宫眷语余曰：“太后无不胜者，尔见之必奇愕。”太后乃笑语余曰：“尔决不能及余之仙。”又曰：“尔作此戏，乃第一日也，倘尔有一仙及余之一，将有美物相赠，其速为之！”余自思：必不能追至太后前，因相去太远也。但太后嘱余以所期之骰点，呼而掷之，故余为之颇力。惟虽如此，而掷出者仍不果是。太后大悦。至历时已久，余亦不之置念。旋数骰点时，而余所执之仙，乃适在太后之次。太后乃谓余曰：“吾决尔必不能胜余，因无一能胜我者。今尔虽在余次，余亦将与尔赠物，一若胜余者。”语时，因命一婢，持其绣花手帕来。旋此婢持种种手帕至其前。太后且询余所爱者为何色也。旋取一淡红及一淡青者与吾，上各绣紫藤花。而言曰：“此两帕最佳，愿尔取

之。"时余方欲叩谢，讵两膝已不能移动矣。勉为之，虽能屈下，然殊觉甚难。太后视余大笑，而谓余曰："尔不惯直立至如是其久也，今尔两膝亦不能屈曲矣。"时余之两膝固甚酸痛，然殊不欲直陈之，乃语太后曰："殊无妨，仅两膝觉强硬尔。"太后曰："尔必去坐廊下，稍事休息。"余闻得坐，大喜。乃出至廊下，见皇后与数宫眷亦坐于此。皇后曰："尔立久必倦矣，来坐余侧。"其时余膝强直，而背亦疲殆。太后坐宝座上，其安适如何，焉知吾等之困苦也。且衣西衣者，尤非宜于北京之皇宫，余固甚盼太后之命吾易旗衣也。方太后与余论西衣服式时，恒语余曰："西服决不若吾等所衣者之美，且回绕腰部，其困难殊甚。若余则绝不衣是。"惟太后言虽如此，然初无命余等更易之意。故余仍静待后命焉。其时皇后由袋中取一表出，谓余曰："此戏已历两小时矣。"余当以意念中，觉此为久答之。方言时，见余之太监携圆盒四，以一竹竿肩之而行，置于余等坐前。乃有一太监，取茶一杯与余。旋余母及余妹至，又各进之。其时与余等语者殊多，渠并未之进也。余旋见廊之彼端，亦有两盒，与此相若。有一太监甚高，方以黄瓷茶碗，而用银为其托与盖者，进茶皇后前。彼亦未尝进之他人。

余方由太后室中退出，见尚有宫眷两人，仍居其中，未与吾偕退。中一人告余曰："吾今甚乐，可暂事休息，盖吾午后坐此，今已相继三日矣。"吾初闻此言，不解所谓。旋又曰："今尚未值尔班也，不知尔曾得有命令否耶？尔知当太后昼寝时，必有两人守其旁，以监视太监及婢仆等也。"余聆是言，殊可笑，诚未之前闻。不稔太后室中，究应居几何人也。旋皇后趣余曰："吾等速去，各自休息。不尔，太后将于吾等休息前兴矣。"以是乃返室中。余初尚不知疲惫，及坐后，始自觉精力殆竭，思睡甚。盖五时而兴，殊不之惯耳。惟今所遇之事，于余靡不新奇，因之余之思虑，又及于巴黎。继又念曩在巴黎时，恒以跳舞，五时始得就寝。今乃以五时兴，诚奇事也。环余之景况，又无不新异者。太监以伺余故，蹀躞室中，扰扰不已，一若寝室中之女婢然。余告以今已不之需，颇愿其出室，俾余寝也。乃又持茶至，持糖食至，并又询所需焉。太监去后，余方思易衣之稍适便者，忽又来前曰："有客至矣。"视之为宫眷二人，及一少女之约十六七者，余每晨率于宫中见之，作事殊碌碌，但未与之通询问耳。宫眷曰："余等特来视尔，且察尔果畅适否？"余思彼等来视余，其意良厚，惟其面目，余殊不欲视之，其偕来之女子，色亦卑陋，渠等复介绍于余，而以其名为长寿也见告。此女子似非永年者，盖以其太瘦弱也卜之。视其色甚病，较余尤弱。余初不知渠果如何人，与余致敬，余则答以半礼。其仪详述之如下：对于太后、皇帝及皇后等叩首。对于贱于余者，则立而屈膝焉可矣，然必俟其礼毕，乃稍屈膝以答之。此余之所以答长寿也。

于是两宫眷曰："长寿之父，职甚卑，故不能长侍宫闱。渠固非宫眷，然亦非婢仆也。"余闻此言几欲笑出，然终不知伊究何如人。晨间曾见伊与宫眷等并坐，故今亦肃其坐焉。宫眷复询余倦未，并爱慈禧究何似也。余当告以太后为最可敬爱者，余殊未之前见。余入宫虽未久，爱之之心已甚笃矣。彼等闻此，乃与长寿相视而笑。余见其出此奇异之行动，觉烦闷甚。又询余曰："尔爱居此否？且欲居是，果至何时已也？"余谓："甚愿久居此，并当竭吾力之所至，以侍太后。以余至未久，太后视余已仁爱若是，且牺牲吾身，以服事君上，亦分内事也。"彼等乃笑而言曰："吾等甚怜尔，并为尔惜。纵尔勤于所事，尔固难望正当之鉴别耳。果如尔言以行，恐将为众人所嫉恶矣。"

余闻之，始终不知其所言者为何事，且不知其命意之所在，念此殊奇特，莫若别设他论，避其言锋之为愈。于是询彼等之髻，谁为梳栊，彼等之鞋，谁为工作，一若其所询余者。彼等乃以一切皆其女仆为之见答。时长寿复与两宫眷言曰："可以宫中事详告之，彼苟为自身计者，将必易所志矣。"余固不喜长寿者，其面目尤不足动余。以彼稚女，额尖唇薄，笑时，人仅闻其声，其面目间，率不克呈喜怒色。余方思亟以他语杂之。乃彼等黠甚，竟不容吾有所言。而谓余曰："今且以各事为尔详述之，他人无知之者。余等爱尔笃，故愿有所忠告，俾尔于艰困时，克自卫也。"吾答以："于事靡不竭心力以为之。当不至遇艰困。"彼等笑而言曰："此无与也，太后将寻尔愆尤矣。"余闻此，殊不之信，颇拟以不愿闻是拒之。继念莫若姑聆其语，免致见忤，以余平生不欲植仇敌也。余乃告以："老祖宗和蔼如此，而心复慈善，想不至惟孤立无助之女子如余辈者，愆尤是寻。余等固其子庶也，苟有所欲为，为之可矣。"彼等乃曰："尔固不之知也，此间之黑暗，尔尚毫无闻知，其悲惨与苦难，诚非尔之所能臆度者。吾知尔得侍慈禧故，欣慰必甚，且将以宫眷自荣。惟尔新至，其日月尚未至焉耳。渠今待尔诚极慈善，但尔久于此，渠心厌怠，尔将知彼行为矣。余等居是久，故宫闱生涯，亦知之甚悉。彼李莲英者，方于慈禧太后后，以执掌宫中事，想尔早有所闻矣。吾等无不畏之。彼固伪为不能惑诱老祖宗者，然凡有所惩治，无不由伊议定，为余等所尽知之者。故余等苟获愆尤，率挽伊为之开脱。渠恒谓无力足以左右太后，且不敢多言，言多必遭诟责云。余等无不恨太监者，以其恶劣也。渠辈以尔方得太后之欢心也，与尔辄作傲岸之礼貌。此余等所亲见者。其状如此，久之恐将如余辈，非尔所能堪者矣。老祖宗性极无恒，今日爱是人，翌日则恨之如毒。存心深，而衡人辄不得其当。虽皇后也，亦畏李莲英甚，视之殊有礼。质言之，无一人而不敬礼伊者。"彼等之言，刺刺不休，吾颇意其将无已时矣。其时王太监入室，进茶吾辈前。忽闻呼声甚远，余乃询王阉以故，彼宫眷等亦闻是。忽一太监踉跄入而言曰："老祖宗醒矣！"渠等旋起立，语余曰："当往视太后也。"乃尽去。渠等来谒余，而作种种骇人之谈，余心滋不怿。且述太后行为，至于如是，余心尤戚。盖余第一日之至此也，即爱太后甚。故自念凡彼所言，决

不之置念。

此外又有所不幸者，则以彼等之来，无暇更衣，而即趋太后前也。余至其卧室时，见太后方盘膝坐床上。另有一几置于其前，笑谓余曰："尔休息安否？曾寝否？"余以未寝对，因日间不能成眠也。太后曰："俟尔及余之年，尔将无时而不能眠者。今尔方壮，贪嬉戏耳。吾思尔必往山中采花，否则曾作长行者，以尔外观似甚疲也。"余于此仅能答之曰："是。"时两宫眷适在余室，此讥非太后者亦入室，相助持梳具焉。余见之，念顷间方力刺其非，今又面之，为之羞惭不置。太后既盥面毕，复栉其发。婢仆等持鲜花如素馨、玫瑰之类至其前，太后乃一一簪之。而谓余曰："吾爱花甚，以其较玉与珠之为佳也。且爱物植之渐以长成，而余自灌溉之。尔至此前，余以此殊忙碌，今则久不视之矣。其命速备餐，余将于其后稍游憩焉。"余出室传命，既复进糖食其前。时太后已著衣竟，出坐厅堂，而作骨牌戏焉。乃询余曰："如是日月，尔究乐之否？"余答以："得与太后俱，甚乐之。"又曰："恒有于余前述巴黎之美者，其地究奚似？尔居之乐否？愿归来否？离中土至三四载之久，必甚苦是。当尔父期满，得余之命，其来归也，想尔等俱甚欣悦矣。"

太后之言若是，余之不能以离巴黎故而甚悲戚也告之。乃仅答之曰："是。"太后又曰："吾思中国无物不具，其不同者，仅人之生活耳。且向所谓跳舞者，有语我者：谓二人携手而跳跃室中也。苟如此，则诚无乐趣。尔曾与人跳跃未？并有语余者：白发老妪，亦跳舞也。"余乃详述种种跳舞戏，如总统所设者，私人所设者，以及所谓假面跳舞者。"太后曰："余诚不乐假面之跳舞，苟人焉而戴假面具也，则与之舞者，将不识为何如人。"余于是又详述主人之设宴也，其邀客之若何审慎，品行有不端者，绝不能与上等社会为伍。太后乃曰："吾甚愿尔舞，尔可稍示我否？"余闻命，乃往寻吾妹，渠方与皇后作长谈，即告以太后愿吾徒跳舞，必为之也。时皇后及诸宫眷等闻是，佥欲一瞻云云。吾妹谓曾于太后室中，见一留音机，或可于此得音乐焉。余思其言甚当，乃见太后，乞用其留音机。太后曰："跳舞尚需乐乎？"余闻之欲笑，乃语之曰："用乐较佳，否则不能整齐步伐耳。"太后乃命太监将留音机取出堂中，而曰："尔跳舞，余进餐也。"余取机寻之，其音片中，尽中国乐。其后乃得一二人跳舞之曲，于是乃舞。其时观者甚众，彼等视之，或将以余为发狂矣。舞毕，太后视余等而笑曰："若吾则绝不为此，尔等频频旋转室中，不眩晕否？吾意尔胫必疲甚。斯诚足乐，中国数百年前之女子，恒为是。吾知此大不易，且舞者必有殊荣。但余终以为男女相携而舞，殊不雅观耳。且男以手抱女之腰，尤吾所反对。惟吾甚悦女子之相舞也。且吾决不令华人为此，以男女殊无芥蒂。吾知西人颇不以此为意，以此见西人度量较吾徒为洪耳。闻西人殊不敬其亲，谓可以笞之，且可以逐之他适。斯言确否？"余答以："殊不如是，告者言之误耳。"太后又曰："或其下等人中，间有之。以传言之误，遂相率以西人之无不如是也。中国亦有与是相若者。"余闻是殊愕，果谁以此种谰言相告，而使之深信不疑耶？

余等食既，已五时又半。太后谓将往廊中散步，故吾徒复随之。渠方以花示余，谓其所手植者。凡太后所至之处，从者之众，一如早朝时。行至长廊之彼端，约需时十五分始达。太后乃命将其坐椅置之一凉室中。此室为竹所建，一切器用，无不作竹形。太后既坐，阉人乃进茶与金银花。太后复命之给余辈，而言曰："此则余之自奉者也。吾最爱乡景，此外尚有佳处甚多，将一一示尔。且可必尔见之，将不再乐彼异邦矣。世界风景，固无一若中国者。使臣之由外国归者，恒谓彼土山林，视之殊顽恶。此言信否？"余闻之，知必有语是博其欢心者。故告太后："余足迹几遍各国，亦曾见有风景之美丽者，惟终不若中国耳。"语时，太后谓甚寒，且以之询余，并谓余曰："尔之太监，俱立此，曾一无所事。此后可命之携衣襄相随，吾思西衣极不适，非太冷，则太暖。尔之腰觉缚束否？不知尔奚以能饮食者？"太后语毕，乃起立，余等从其后，缓缓行，以返宫。渠坐于堂中宝座上，复戏骨牌，余乃出至廊下。皇后语余曰："吾知尔必不惯终日工作，而莫之稍息也，尔必倦矣，莫若易旗衣衣之盖较此为适，且便于工作。视尔长裾行时且必牵之也。"

吾告皇后，谓："苟能易旗衣，岂不甚愿？但未得太后命，而余又不敢自陈也。"皇后曰："尔不必言之，吾必太后行将使尔易之矣。今之欲尔著巴黎衣者，盖欲悉西妇之衣，如何与时更易也。渠见西妇之来颐和园者，率衣毛制之衣。吾等初见之，亦以西人不若吾等之奢。及见勃兰康夫人，乃知其不果是。尔犹忆太后之言否，渠固谓勃兰康夫人，较所见之西妇不同，即其所衣者，亦与众异也。渠之衣，盖纱质，绘花其上，太后甚悦之。"值语时，电灯忽燃，余乃复至太后前，观其有所需否。太后曰："今可以寝前再作骰子戏。"余等于是复入局，此与午后所为者无异。此次太后复胜，然仅历一小时已毕事。太后语余曰："奚以尔终不能或胜也？"吾知渠喜嘲语，乃以命运不佳答之。太后笑而言曰："明日其著尔靴，左右颠倒之，此必胜矣。"余告太后必为之，似觉使伊甚悦者。然值是时也，余乃悉心省察太后之性情，盖于渠前，除服从外，无一可使之欣悦者。太后继谓甚惫，余等乃以牛乳进。又语余曰："每晚于吾寝前，尔其往次室中为吾焚香，稽首佛前，余甚望尔之非基督教徒也。若果如是，则尔将永不能为余所有矣，其速应吾非是也！"此问殊出余意料，极难置答。为余个人计，必谓非基督教徒也始可，然以此欺太后，觉为罪至深，但除是又无他术，势必出此而后可。然默念时，吾已不自禁而应之矣。因不能稍有所踟蹰，不者，将启其疑窦。时余面色虽未稍异，然余心之怦怦，固未之或已。以欺愚太后故，自问殊惭。盖余最初所受之训诫，则无以真言为羞也，而今乃反是。时太后闻余之非基督教徒也，笑曰："余甚欣羡，尔虽久与外人居，竟未尝

信其宗教。不独此也，尔必坚守尔之所旧有者，且永守之，及尔终身。尔今盖不知余心快慰之奚似也！余颇疑尔已信外人之上帝矣，虽尔不愿如是，渠等亦必有术使尔信之。余今就寝矣。"

余等乃助之解衣，而余则置其珠宝于室中，一如平时。太后则戴一玉钏，并易卧衣以眠于绸被中而言曰："尔今可以去矣。"乃相与之致敬，而向室中退出。时见厅内之石板上，坐有太监六人，皆守夜者，终夜不得寝息。太后卧室中，又有太监二、婢二、及老婢二，有时且有宫眷二人焉，此数人者，亦不得寝息。每夜两婢则按摩太后之胫，由老婢二人监视之，太监二人又监视老婢，而太监复以宫眷二人监视，盖虑其或有舛误也。凡此数人，互相轮值，而宫眷等之必需终夜守者，则以阉人为不足恃也。太后固深信宫眷者。此上所言，皆余询之太监而告余者。闻之，为之惊愕不置。此后又有一宫眷告吾：宫中常例，每晨必轮值一人，至太后卧室，唤之兴也。翌晨值余，其下一日则值余妹。言时面呈奇异之笑容，余初不解其故，后乃知之，继询之，究以何术而唤之醒也？渠答曰："是无他术，由尔自决可矣，但必审慎，毋使太后怒也。今晨值余，余知太后昨日大忙，意其必倦，故唤之之时，仅扬吾声音，俾之始醒。乃太后兴后大怒，痛责余，谓稍晏矣。凡太后起迟，恒咎人之声音不扬，未能醒之也。然余知太后，必不如是待尔，以尔方来未久，但非所论于数月后耳。"凡彼所言，使余闷甚。但太后之为人，以余所目睹者决之，苟所事甚当，而必谓太后之怒之也，吾终不之信耳。

次日，兴时较早，著衣亦至匆遽，盖恐后时也。至太后宫时，已有宫眷数人坐廊下，彼等笑而逆余，且嘱与之偕坐。因为时尚早，仅及五句钟。而告余者则谓五时三十分，唤醒太后也。有顷，皇后亦至，群与之致敬，请晨安焉。皇后与吾徒作数语后，即询曾唤醒太后未，并询轮值者为谁，余因自承。皇后乃立命入太后室。余入室时，未使稍有声息。旋见婢仆数人，立于其中，一宫眷坐地板上，盖昨夜之轮值者。彼见余至，即起立，低声语余，谓余既至，渠将去更衣，并稍稍梳掠。太后未醒前，莫或离此室也。彼既去，余乃至太后榻侧而言曰："老祖宗！今已五时三十分矣。"时太后面墙卧，未见呼者之为谁也。旋叱曰："去！毋溷我。吾未曾语尔以五时三十分也。以六时唤我。"语毕，复眠。余乃候至六时复唤之。太后乃醒而言曰："诚足令人惊怖，尔何若是惹人厌恶也！"太后言毕，举目四瞩，见余立榻侧，大愕，呼曰："是尔耶，果否是尔？谁命尔来唤我者？"余答曰："一宫眷告余，今日轮余侍老祖宗寝室也。"太后曰："是诚奇异，彼等竟敢不俟余训诲，而辄以命人，彼等因此事之甚辛勤也，乃举以畀尔，以尔初来不知之耳。"余闻是，未之置答。是日太后事事苛责，余悉心左右之，果觉此非易事。但至下次，余则力以新奇事，或其饶兴趣者分其所思，而艰困亦因之稍减。

读余书者，必不能想象余于此时，得返室中，其乐果何极也！盖此时仅午前十时三十分耳。时余倦极，且思睡甚，未及解衣，径卧床上，首方及于枕，而已成眠矣。

至此以后，所事无不同。每晨必有早朝，其时甚忙。余直至十五日以后，始得悉宫中真相焉，从此宫中日月，余颇乐之。而爱之之心，亦与日俱永。太后视余等极仁慈，并引吾周视各处。一日曾往视太后农圃。圃在湖之西岸，行经一桥，桥名玉带，太后时偕余辈，乘舟来其下，或步行其侧。此桥盖太后所悦者也，时携其椅，坐桥顶上而饮茶焉。每隔四五日，太后必一至其圃。苟于其中，而得蔬与谷也，则乐甚，并取而自烹之于院中。余思此诚足乐，亦卷余袖而助之。圃中时时产有鸡子，太后且教吾如何与红茶煮而食之也。太后之灶，其制甚奇，系铜制，外砌以砖，无烟突，可到处移置之。太后教余先煮鸡子使熟，破碎其外壳，加红茶半杯许，与盐与香料煮而食之。太后曰："吾极乐乡居，以此较宫中为天然也。且甚乐少年之嬉戏，其严肃之贵妇人如余等者，甚恶之。余固不能再还童年，然嬉戏之心，仍甚笃也。"凡有所烹调，太后必先尝之，且嘱余等遍尝而询曰："此味不较庖人所制者为美欤？尔等以为何如？"余等无不以精美答。故余在宫中，游嬉时盖居其大半。

余每晨必见光绪帝，苟得间，渠必询余英文。余见其颇娴拚切，甚异之，且觉其颇有兴趣。彼与吾等居，几判若两人，有笑，有戏谑。但一至太后前，则立严肃，若甚惧其将死者然。有时似甚愚蒙。其侍帝入朝者，恒告余以帝之为人，谓其颇不聪颖，且绝不言语也。但余每晨见之，故知之较详。且以居宫中久，觉帝诚华人中之最颖敏者。渠极善外交，理解力亦极富，惟无机遇，不得一展布之耳。外人颇有以光绪果有刚气，及其理解力见询者。彼固不知宫中法律，其母子间，严厉之甚，岂若吾徒对于父母者耶？帝之生活极苦，幼稚时复多病。渠生而为音乐家，种种乐器，佥不学而能。极爱洋琴，时迫余教之。朝堂中有琴数具，均甚美。渠固嗜西乐者也。余曾教以一种跳舞曲，渠按拍之果佳。余觉其殊可友，且尝以其困苦为余诉之。西邦文化，余等屡述之，讵意帝无不知之，频频告余，颇思所以福利其国也。帝爱民殊切，苟值饥馑，必思有以拯之。余察其颇心怜黎庶。而太监等，时作谰言污之，谓其残酷，余未入宫前，已有所闻矣。帝视太监甚善，惟主仆间，不无隔沟。不与阉人语，不得与之语，且不得作闲谈。余居宫中久，知阉人之残毒甚悉。彼等对于其主，毫无敬意。盖悉由下等社会中产出，无教育，无道德，并无感情。虽其侪辈也亦若是。外间所述，多谓帝之足格不善。余敢告读者，此种议论，率由阉人以语其家庭，而家庭中复互相传述，以作美谈，而弥布于外耳。北京居人，大半得悉此种言语。即余居宫中，亦频闻之。

一日值太后昼寝时，余等忽闻一种可骇之声浪，聆之类爆竹然。此类声音，宫中绝不得有是，以爆竹为宫中禁物也。太后旋以是惊醒。不数秒后，人大乱，东西奔突，一若居屋被焚者。太后旋下令命：太监等无哗。

而彼等若不闻知，奔走呼号，状若狂。太后大怒，命余等以黄袋与之。袋系黄布制，内装竹板，形式大小各殊，专以之笞太监、婢女、及老婢者。凡太后所至，袋必随，俾意外事用之。故藏袋处，吾等靡不知也。既从袋中取竹板出，太后命余等持往院中，以笞太监，以女子如宫眷及婢女者，各手一板，以笞耸动之群众，此状诚足娱矣。余自思此事殊足嬉，不禁大笑。回顾诸人亦无不笑者。时太后立廊下监视，但相去甚远，不能明了一切。及闻种种声浪，故知余等之笑，亦必不能尽闻也。时余等颇拟竭力将群众分开，奈以笑之剧也，几无力足以制之矣。乃忽然间，群阉立静，无有语者。盖中有一人，见李莲英及其仆从至其前也，彼等见之，惧甚，直立如土偶。余等亦止其笑，各持一竹板，以趋太后前。盖李亦于是时昼寝，闻喧哗声，特来询究，俾告之太后者。盖一小太监捕得一鸦，鸦为不祥鸟，太监等深恨之。而人又率以鸦名太监，以其令人厌恶也，故恨之尤甚。彼等时以机捕之，悬一大爆竹于其爪上，乃燃爆竹而释鸦焉。鸦既高翔，火药爆裂，此鸟遂于空中炸成片片。彼等为此，似非一次。有告余者：谓其恒以此残酷行为事为乐，且恒设宴饮酒以贺。但率于朝堂外为之。讵今日之鸦，乃径向太后宫中飞去，行经广院，火药爆裂，而太后方寝也。时李总管，即以此情毕陈之太后前。太后大怒，命将此阉执之来前，而鞭朴之，总管乃立命卧之地上，两阉立其侧，各执大竹板二，而笞其胫。被刑者绝不敢声息，总管一一数之，数其至百，始命停止，而跪太后前，以俟后命，并磕响头，求惩其荒疏之罪。太后谓非其咎，且命将犯罪者逐去。时犯者仍卧地上，未敢或动。于是太监二人，各执其足，曳之以去。余等侍于侧，呼息亦不敢稍扬，盖畏太后谓吾等目击行刑，而背议其残酷也。至此种刑事，几日有之，殊不以为意。余初至时，颇怜悯之，及一经寓此，心胸亦为之一变矣。

余第一次所见之被刑者，婢女也。因渠为太后取靴，误择其非配偶者。太后察出后，乃命一婢掌其颊，每颊十掌。惟此婢掌之不力，太后遂谓其友爱甚，致不遵其命令，乃反令被掌者掌掌者。余思此，极可嬉，几欲笑出，惟不敢耳。是夜，余乃询此两婢，既互相掌颊，其感情觉何似也。至余之所以询此之故，因见彼等方出太后寝室，而嬉笑一如平时矣。渠等告余，是无足异。盖已久惯之，此等细故，殊不足烦闷也。余不久亦习是。其感情之淡薄，几与渠等相若。

余今乃述彼婢女也，彼等盖较之太监优甚，率为满人士卒女，俱必入宫，侍太后十年而后嫁。余入宫之第一月，即见有一婢嫁人者，太后曾赏之银五百两，极爱之。其出宫也，殊非易易。人极慧，其名曰秋云。太后以其秀丽若秋时之云，故以是名之。余与之处，为时虽暂，然亦殊爱之。伊曾告余：宫中人语，勿信之。并谓太后曾于其前，谓爱吾笃也。是年三月二十六日出宫。余等于其去也，无不黯然。太后于其未去前，尚不以为意。及去后，始觉伊之不能稍离矣。以此数日，余等日居困难中也。凡事几无一可当太后意者。太后并非无秋云不怿，奈馀婢心甚怯，虽竭力从事，期博太后欢，其能力竟不能达，故余等不得已助之，免激太后怒也。孰意太后立止余辈前，而言曰："尔等所事，已甚冗，不愿尔之再助婢女也。即若是，殊不足令余欣悦。"太后言时，颜色甚厉，盖深知余等所为，不足当其意也。旋又顾余笑而言曰："吾知尔诚能助之，俾余不致忿怒。惟诸婢之黠太甚，彼等之不能是，非真不能也，盖知余将选一敏慧者侍余寝室。而此事又非彼等所喜，故作愚顽，俾余怒而远之，得从事于寻常事耳。至太监等则尤劣，盖无一愿居秋云位置者，吾知之审矣。自今以往，余将择其愚顽者，俾余驱使可也。"时诸人惊怖无似，余见之欲笑，继思其人，并非懒惰者，或真愚也。乃逐日与之从事，始知其不果然。至太监辈，则几如全无脑系，举止奇特，毫无感觉，其状态终日如一。至其状态，余当以残酷二字形容之。方太后有所命，无不应之曰：是。乃一至余等之憩室中，又一一询之诸人，而言曰："顷间何所命，余已尽忘之矣。"于是必趋顷间之在太后前而闻是命者之前，而恳之曰："乞尔以所命告我，因太后语时，吾未之闻也。"余等恒以是非笑之，因知彼等不敢面询太后，乃举而详告之。有一太监能书，日间太后有所命，渠必录之。因太后于事无不欲记载也。共有太监二十，曾受教育者，学识均甚优。太后于中国文学本娴熟，然凡有所询问，均能答之。吾见苟有能答太后者，或所答不若其所知者，均足使之欣悦，盖彼恒非笑之，而以是甚乐也。太后亦喜戏弄，彼固知宫眷辈之不能中文也，然必时时询之。苟所答者，能仿佛近是与否，靡不足使太后笑者。曾有告余：谓人之太慧者，为太后所不喜。其愚者亦不之悦。余初颇以为忧，及三星期后，始知所以侍之之术，固不难也。凡敏慧之女子，太后固未尝不爱慕；惟太自炫者，实所恶耳。至余之所以能得太后欢心者，其术则若是：凡余侍其侧，无不注全力以为之，且事事加之意焉。有所命，无不如其愿以遂之。此外尚有一事，惟余所察出者，则太后凡有所欲，如芋与手帕之类，渠则先视其物，后则以目视侍于其侧者，而不明言也。盖太后室中，有桌一，其日用所需者皆置其上。余既习其性，仅视太后之目，不转瞬间，即知其所需为何物，鲜有误者。渠之悦余，亦良由是。太后性极强执，其所谓是者，必为之，且自信极坚。有时，余见其状，一若甚悲戚者，彼之情绪极深，而愿望尤深，能使其貌之美不稍衰，且愿人与之同情。但仅可于行为中表著之，不可以言。盖其心中事，不欲人知之也。吾知读者阅此，必以为人而为慈禧太后之宫眷，诚非易事。但余于是则适相反，盖余深悦之也。以太后之为人，殊饶趣致。即欲使之欣悦也，亦并非大难事耳。

是年四月初一，太后以久旱故，忧甚。每朝后，必祷。相继至于十日，而卒无效。而吾徒亦无敢有言语者矣。太后终日一无所命。且未与人交一语。吾知太监等恐怖甚，故不俟其进食，径往宫中。是日晨，余所

事极多，且又饥甚，凡诸宫眷，无不尽然。而余中心，则甚怜太后。及其既食也，太后谓颇思休息，余可暂去云。余于是乃返室中，询王太监曰："太后究以何故，因无雨而烦困至于此极。余等固无日不觉天气之甚佳也。"彼谓："老祖宗实为贫困之农人而烦困耳。久无雨，其所植之谷，殆枯槁矣。"王太监复谓自余入宫，从未雨也。余初不信无雨，竟至两月七日之久。继又念其时似较此为长，因宫中岁月，殊足愉乐。而太后待余之慈善，几若识余为时已甚久者。是晚太后所食甚少，各处都无声息，人亦无敢语者。而皇后则嘱余努力速食，余几为此语所迷。其后，余等入憩室中，皇后告余："太后甚为贫农烦忧，且将祷雨而禁肉三四日焉。"是夜，太后寝息前，下命北京城内，无得屠豕。其故，盖以人各戒肉，以自牺牲，天或悯而降之雨。旋又命各人必沐浴，且涤其牙齿，俾洗除污秽，而克祷于上帝前也。皇帝且必入禁城某寺行礼，帝亦不得食肉，或与人语，并祷上帝，悯彼贫农，而施霖雨。身悬一玉牌，上镌斋戒两字，字为满汉体。而随帝之太监等亦悬此。其意盖欲儆其行礼时，敬肃将事也。

次日，太后兴时较早，并命余勿以其珠宝与之，著衣甚促。所食之早餐，仅牛乳面馒而已。而余等所食者则菜粥，加盐少许，殊无味。太后除命令外，从不与人语。故余等亦无语者。是日太后衣淡灰色长褂，都无修饰。鞋亦灰色者，手帕亦然。余等随之至一厅堂，有太监一人，手持大柳枝一，跪其中。太后摘取一枝簪头上。皇后亦若是，并嘱余等效之。光绪帝亦取一枝插冕上。而太后复命太监婢女等亦取而簪之。故各人头上，柳叶招展，状甚奇特，见之殊可哂也。太监总管入，跪太后前曰："已于宫前厅堂中，备齐一切，候行礼矣。"太后乃谓今往祈祷，愿步行。行不数分钟，已过庭院，而达此室。余见室中置大方桌一，上有黄纸一方，暨一玉版，内盛银朱，以之当墨者。复有大笔二。桌之两侧，置大瓷瓶二，亦插柳枝其中。时各人俱静肃无哗。而余之意念中，则颇以戴柳枝为奇，亟欲得其故焉。时太后所衣之黄缎外褂，则置于桌之前。太后立此，取檀香而置于炭盆内焚之。皇后乃密嘱余，前往相助，余乃如嘱，置香其中，俟太后谓已足乃止。于是太后跪其外褂前，皇后跪其后，余等复居其后而跪，作长行焉。祈祷乃于是始。是日晨，皇后曾授余等以祷辞，其辞为："敬乞上天与其诸佛，垂怜余辈，而赦贫农于饥馑之中。谨愿牺牲以代，而乞天降之雨也。"

余等读祷词三次，而叩首亦三次，至九叩乃已。祷毕，太后视早朝，亦如常。是日退朝较早，因午时将迁回禁城中也。盖光绪帝应往禁城祈祷，而帝之所至，太后必欲随之。退朝时在是日晨九句钟。太后旋命余母携珍宝入禁城。因渠将不御是。余于是乃往珠宝室中，书锁各物，而置钥匙于黄袋内，复书之，以置于诸袋中，而授之执掌钥匙之太监。复选太后喜用之物，而检拾之。其中以太后所衣之长褂，惟最重要。然以太多，势难尽携。

平时余见管太后长褂之宫眷，惟最烦也。渠乃选之，俾四五日间所应需者，而告余曰："已选出五十袭，或可应用矣。"余谓："太后居禁城中仅四五日耳，似无需如是之多也。"渠谓："多携较妥，因不能必其意中究何所欲耳。"惟居宫中，检拾各物，其事盖甚简。时太监等携来黄匣甚多。匣木质，漆以黄色，约长五尺，宽四尺，深一尺。余先置黄丝巾其中，后置长褂，复以厚黄布盖之。其他各物之检束也亦如是。共检束五十六匣，约历两小时始毕。先以太监携之去。太后驾出宫门时，光绪帝与后暨诸宫眷，均跪于道左。驾过，乃各觅其舆而乘之。驾行时，卤簿甚众，且都。兵士行驾前，亲王四人乘马，居驾之左右。其后有太监四五十人，亦各乘马从之，各服礼服。帝与后之驾，其色与太后同。妃嫔者，作深黄色。宫眷则红色。各以四人荷之行。而太后者则八人也。余等之太监，亦各乘马相随。行甚久，始见帝之驾，息于铺石之道上，余等从之。继见太后之驾仍前行，余等则由径路，趋万寿寺迎之。余等下轿后，旋即备茶及其他食品。余复扶太后出驾。上台阶时，并掖其右臂以行。太后坐宝座上，余等乃置桌其前，而余妹进茶（常例：太后外出，或祭祀时，则此类事，由余等为之，不用太监也）。余等复置食物太后前，始退而休息焉。至所谓万寿寺者，则太后由颐和园至禁城时，恒憩于是焉。

方余居舆中时，种种思虑，萦于脑际。是日天气甚和美，余见太后默默无言，心悯怜之。居常，太后甚欣乐，且时有以令余等欢喜者。继复思及柳枝，而终不明其用意所在。抵寺有顷，太后乃偕帝进餐。而余则外出。旋见皇后方坐院左之小室中，有宫眷数人与之偕。皇后见余，乃招余去。至则见彼等方饮茶也。皇后谓余曰："吾知尔必倦且饥矣，可坐余侧，少饮茶。"吾谢之，乃傍之坐，而互谈途中所见，并述此行之乐。皇后曰："尚须一小时，始可达禁城。"渠并叙晨间祈祷礼，且嘱余等各宜虔诚，以致甘霖。而余则以柳枝之疑团未释，不复能忍，乃急以其故询之。皇后笑而告余：谓佛教以柳枝可致雨也，而宫中习俗，凡祈雨时，必簪之。渠又告余：以后每晨仍必祷，俟得雨乃止。

时闻太后方于院中话语，聆之，知其已毕膳矣。余等乃随皇后入厅堂，食太后之馀，一如曩日。今日之食，虽无肉，然余觉其甚美。及食毕，出至庭院时，则见太后方缓步其间，谓余等曰："以乘舆故，余胫殊强直。去此之前，当稍行动。尔等觉疲否？"余等以不疲对。渠命余等从之行。太后居前，余等从其后，环绕院中而走，见之殊足发噱。旋太后回顾而言曰："吾等大类马之行于厩中者然。"此言也，殊足令余追念赛马场也。时李莲英来，跪太后前，谓："此时宜启驾，不者，恐不能于所选之吉时至禁城中。"以此，余等遂离万寿寺。此时，驾行甚速，约一小时余，已抵宫门。余等从帝驾后，由径路行，而宫门则大启也。帝与后之驾，径入宫门。余等则下舆步行入内。复有小舆，迟吾徒焉（此舆，由太监以索置肩上，荷之行，如上所述者）。既至朝堂之

广院中，帝与后方在相候。太后驾至，帝跪于前，皇后暨余等跪其后，列作长行以迎之，亦如往时。抵此，午后及夜间，均行祷礼。俟太后寝息后，余等乃返卧室。及至其中，各物已布置有序。而余之榻，亦由太监安置妥帖矣。太监于余，殊有益，以有种种之事，不能自为之也。时余倦极，四肢亦惫，因亟就寝，直至闻叩窗声，乃醒。余亦不自知成眠历几何时矣。旋驱睡魔而兴，兴时见天光黑暗，疑云之弥布也，中心甚乐，意天或降雨，而太后之心，或以是舒。乃急急著衣，衣竟，忽见对面窗上已有日光，不禁大失所望。

禁城内之宫殿历年已久，其貌殊古，而结构亦甚奇。庭院小，而循廊宽。凡所居室，无不黑暗。不燃电灯，夜间以烛，人居室中，不能见天日，非于院内仰视不可。今日之兴也，日尚未出，犹未清醒，双目昏迷，故疑其有云也。余既至太后之宫，而皇后已先余在是。每晨之至太后宫者，恒以皇后为第一，而装束亦甚齐整，余不知其果以何时兴也。皇后告余："今尚未晚，太后虽醒，尚未起床。"余乃入太后卧室，而与之请晨安焉。一见即问天气如何？余乃以无雨象实对。于是太后下榻，著衣进晨餐，如昔时。且告余今日将不视朝矣。而帝则入某寺祈祷。余无要事可注意者。余等之祷也，继续至于三日，仍无雨。余觉太后甚沮丧，旋命余等日各祷二十次。每祷一次，以银朱蘸水记点于黄纸。

四月初六晨，天始有云。余见之，即趋至太后卧室告之，孰知已有语之者矣。太后笑而谓余曰："以是佳音告余者，尔尚非第一人也，吾知尔等必各欲为之首也。今日余觉甚倦，思稍卧，尔且去。当吾兴时，将命人呼尔。"余乃出，往寻皇后，而诸宫眷等均在焉。既见余，群询余知欲雨未。及余等由憩室外出，见庭院已湿。有顷，雨大至。太后乃起，复祷如常。幸雨未止，终日如倾盆焉。

方太后戏骨牌时，余立其椅后视之，旋见皇后及婢女等，俱立于廊下，而太后亦见之，乃谓余曰："速去，命彼等往憩室中以伺，独不见廊已湿软？"余于是至其前，乃未及启齿，皇后已告余憩室中亦甚湿，而水复流入也。盖此室历年久，且无沟渠。如上所述者，太后之宫甚高，有阶十二级。憩室在宫之左，筑于平地上，故无阶级。时余方立廊下相语，乃不数分钟，而余服亦濡矣。太后以手敲窗之玻璃，嘱余等趣入。盖宫中定例：非侍太后左右，或有职务者，虽皇后，不得太后命，不能入其宫。是日太后甚乐，见余等大笑，谓吾等似溺湖中而援出者。时皇后著淡绿外褂，首饰上悬红缨，红水滴滴，渍衣上殆遍。太后笑谓余等曰："视诸女衣尽污矣。"旋命诸人退而易衣。

彼等既去，余复入太后室。太后视余言曰："尔亦湿矣，惟衣上不显著耳。"盖余所衣者，为加修米尔绒，甚清素。太后抚余臂曰："尔衣何若是其湿也，莫若易之，且衣其稍厚者。吾思西衣甚不适体，腰亦太细，居诸人中殊不称。吾可必尔易旗衣后，当尤美。吾愿尔易之，置尔之巴黎衣为记念物可也。吾仅欲知西妇之穿著如何耳，今吾视之已甚稔。下月将届端午节，吾将为尔制美衣数袭焉。"余闻是，乃叩首以谢。并告太后，谓："余苟能易旗衣，则诚大慰。前以久居他邦，所衣者尽西制，其他则无有也。未入宫前，固思易旗服，因得命令，云老祖宗欲吾等衣西衣入觐而止。至余之因易旗衣而欣悦者，则有数故：其一，则以初入宫时，宫眷恒以外人目余辈。其二，则余知太后本不喜此，且居宫中，尤非所宜，故决意易之，以此较适也。况终日所事多，而立时尤久，尤非得有疏散之长衣不可。"时太后乃命太监，以其衣授余试著之。余乃返卧室，去其湿者而易之。吾试著太后衣，觉太宽大。惟衣之长短，与袖之大小颇适。太后乃命太监之能书写者，将余衣之尺寸记录，俾为余制之，并谓此尺寸必适于余。至太后之于余母暨余妹也，亦若是。并命太监：凡吾等之衣，趣成之。继又与吾研论衣之颜色，谓余必著色之淡红或淡绿者，盖于余等甚适，而又为太后所喜故也。余见此，知太后甚乐。旋又论及吾等之头饰，并命人制之。一如诸宫眷所簪者。续语余曰："吾知尔能著吾之鞋也。尔第一日至此，吾曾试著尔之鞋，尔忆之否？吾必为尔择佳日，俾尔再为满人，而此后永不著西衣也。"时伊且言且笑。旋取历书读之。有顷，言曰："是月十八日最佳。"而太监总管李莲英，尤知所以博太后欢心者，乃自陈届时必命各件之预备齐全也。后太后又嘱吾等之髻，宜若何始可，且簪何种之花。质言之，太后甚喜为吾等布置，俾成旗装也。无何，太后乃命余等退出。而天之雨，滂沛至于三日未止。至雨之第三日，帝乃归。而各礼亦自是日停矣。太后雅不喜寓禁城中，余亦深恨之，故亦与太后表同情。每晨著衣，必以烛，因室中极黑，虽至午后，亦无不如是。惟为雨阻，未能即归。其后，太后乃谓翌晨必返颐和园，不计其雨与否也。余等无不大喜。月之初六，乃返颐和园。是日天色晦暗，惟未雨耳。余复检束各件，一如来时。并憩于万寿寺进餐。而余等之食肉也，亦于是日始。余见太后极嗜肉，且询余食无肉，可悦不？余答以："虽无肉，而各味甚美，深爱之也。"太后则谓："此种食物，不能下箸。苟非斋戒，不撤肉也。"

是年第一次之游园会，为慈禧太后所设，以宴外交团中妇女者也。会在是年四月间。此会，太后欲使与曩昔稍异，乃命园中置橱种种，而以珍奇绣货花卉置其中，一若陈列所者。而此诸物，则将以之赠来宾者也。其所宴之客，则美公使康格夫人，美使馆参赞韦廉夫人，西班牙公使佳瑟夫人及其女公子，日本公使尤吉德夫人暨其使馆中之妇人，葡萄牙代理公使阿尔密得夫人，法使馆参赞勘利夫人及其士官诸妇人，英使馆头等参赞瑟生夫人，德使馆妇人二及法国士官诸妇人。此外则海关关吏之妇人数人焉。是日太后选一极丽之外褂衣之，褂色作孔雀绿，上绣凤凰，凸出衣上。凤凰口内，各缀细珠一串，约长二寸，行时珠串前后移动，甚悦目。头之所饰，则玉凤凰。鞋之与帕，亦无非绣凤凰者，一如往时也。余母则衣纳芬得制之绸外褂，饰以银

辫。头上所饰者称是,复益之羽毛焉。余妹及余均衣淡绿色之中国绸外褂,上以爱尔兰丝绣作古钱纹,复以极细之绒编饰之。所戴之帽,作绿色,上簪淡红之玫瑰花。其余诸宫眷,无不衣极华丽之外褂。方行于朝堂时,景色之美,实所罕见。

是日晨,太后状极乐。谓余曰:"余苟著西衣,其态不知奚若。余腰诚细,惟衣此博大之外褂,不能称身耳。即使缚腰如尔之紧,余思当不至有所苦。惟余终不信世界中,有能如旗衣之美者。"今日之客,太后与帝先受其朝觐。有日耳曼公使杜扬氏及各使馆中之翻译,与之偕来。入朝堂时,诸宾作长行,由杜扬氏代陈颂辞。颂辞译成华语,达之庆王,由庆王转达于帝,帝旋以华语答之,而由杜扬氏之译人为之译。于是杜扬趋至暖阁之台阶上,与太后及帝行握手礼。其余诸宾,乃次第以进。彼等俱立于太后之右。方趋前时,各自呼其名与其所代表之使馆焉。太后与诸宾各有数语语之。及见有面生者,必询其驻华之年月几何,及曾否乐居于此等语。凡此诸语,均由余为太后译述之。各人致敬毕,复趋下以立于朝堂中而俟其余。

其偕来之译人,行礼时,不与焉。但立于朝堂中,俟礼既毕,由庆王率之至于别宫。茶点之属备于是。译人既去,太后与帝乃下座,以杂于诸宾之中。

常礼既毕,遂有椅座持来朝堂中,各人得以自适。太监等后进茶,略作数语,乃延诸宾入茶点室。而太后与帝、后、妃嫔不与。太后既退,乃由其继袭之公主作主人焉。入座时,康格夫人居其右,西班牙公使夫人佳瑟则居其左。所食者俱华菜,但有刀叉以备诸宾用。进食时,公主起立,作欢迎词,余为之译作英法语。食毕,乃延宾入宫园。太后与帝均候于是。有鼓乐一班,奏欧洲曲调。

时太后为诸宾导,周览园中。凡经陈品之橱前,各宾俱立而观,互相赞赏其品物。而此诸物者,太后将以之持赠诸宾,作此次之记念品也。既行抵园中新建之茶室内,各人乃坐而休息,且饮茶焉。于是太后乃与诸人兴辞。余辈导诸宾至其轿前而别。诸宾既去,余等至太后前,以所遇之事告,并述诸宾之如何欣悦,一如往昔。太后曰:"西妇之足,奚以皆如是之巨也。其鞋形似舟,而步履时,殊可哂,余诚不能赞美之。且西妇之手,余从未见其有掺掺者。其皮肤虽白皙,而面目间则白毛被之。尔固以为美否?"余答以外出时,曾于美国妇女中,见有美者。太后曰:"固无论其容美之若何,惟睛作绿色,殊不秀媚,望之令人忆彼猫眼也。"不数语后,太后谓余等必倦,嘱退去。时余等精力已竭,闻之乐甚,乃向之行礼而退。

自余之入宫也,且两月余矣。而吾父之病,未或有瘳,卒无时机可出而省视。且可否请假外出,茫如也。吾父时有书来,勖余自励,且尽职焉。余母曾询皇后:"苟乞假太后前,而归去一两日,于理当否?"皇后旋告余等:"此举甚当,惟能俟至初八日以后,则更佳,以是日为节期也。盖每年四月八日,宫中率有食青豆之礼。据佛教,自此日以后,人之生命,乃次第以分。即谓善者死后升天,而不善者入凶处受苦难焉。太后于是日,必择其所爱者,给豆一盘,共八粒,与食之。"皇后谓余:"苟以豆还进太后,伊必欣悦,其意盖谓此后可相遇也。而俗则谓之吃缘头。"余如其嘱以为之。是日太后甚乐,游湖之西滨,而于是处进餐。时太后与余母,述余等第一日之入宫情状。旋谓余母曰:"吾不稔裕庚病已瘳未,果以何时始可来宫?自渠使法后,吾尚未见之。"余母当以其病稍痊,惟两胫殊弱,步履维艰为答。太后乃曰:"吾忘语尔,苟愿回去者,可请假也。近来余大忙,忘语尔知之。"余等乃俱谢太后,并告以颇愿归去,一视父病奚若。太后遂发命,余等以次日出宫。旋又问余等家居需几何时始可?余等如常仪,而以候其后命对。太后乃谓两三日足否?余等对曰:"于意甚满足矣。"初余闻太后语,私忖不知果有以余等所欲者告之否者,抑其意本若是乎?心甚异之。

当太后午后昼寝时,余乃以暇往视皇后。后之为人,慈善和蔼,见余至,命坐其侧。彼之太监,复以茶饮余。其室中所铺设者,一如太后,惟视太后为精,而外观殊美耳。相与语宫中事既久,皇后乃谓渠爱余甚笃,而太后亦然。余乃以太后曾命余等归去两三日告之,并述吾颇异太后之留心于事也。皇后谓余等入宫已两月,曾有人以此事提醒太后者。事后,余乃知总管李,固知余等之归心切也。皇后旋语余曰:"吾将有以教尔,益尔智慧。盖太后虽命尔明日归家,然尚未有一定之时,尔且不必以此事语人,且不可以急切思归状现于色,毋易尔衣,仍作事如恒,似并未曾以此事置怀抱间者。苟太后忘速尔去,尔亦不必为述之,而依常例,以次日归去可也。尔之返宫,可较定时早一日,以示尔之急欲视太后也。"余闻言大乐,并询皇后:返宫时,可否持物献太后?皇后谓此乃应为事。故余次日仍操作如常,并侍太后入朝堂也。朝毕,太后命于别墅之茶室中进膳。此室居牡丹山顶,殊精美,以竹建成,复以茅草,一如乡村居室然。所有器用,亦竹制。窗之架,则作寿字与蝶形,而悬淡红绸帘其上。室后有竹棚,缭以栏干,上悬红灯。倚栏设座,俾座者安适也。吾意此棚,盖将作宫眷之憩室用者。食后,余等复侍太后作骰子戏。戏既久,余竟得胜。太后大笑而语余曰:"尔今日诚幸甚,吾思尔以得归故,乐甚。因是尔之仙子,助尔胜也。尔今可以归矣。"盖今日之戏,即余所述之八仙过海也。太后语时,顾一太监,询以今何时矣。彼以二时三十分对。余等乃向之叩首,立其侧,以俟后命。太后曰:"余见尔去,甚凄恻,固知尔必于两三日内归而慰余也。"又顾余母曰:"裕庚当善自珍卫,速已其疾。余已命太监四人,随尔去。且予以余食之米。"于是余等又叩首谢恩。终乃言曰:"尔等今可以去矣。"

余等既退出,见皇后方坐廊下,余等即向致敬,并与诸宫眷告别返室,预备一切,以备启行。余等之太监甚佳,已将各物检束妥当。乃各赏之银十两,轿役各四两,其常例也。行至宫门,余等之轿已迟于是。乃与太

监告别而去。其可奇者,则太监等状殊恋恋,且嘱余等之速归也。太后所命之太监四人,往视余家者,方候于此。余等登舆后,乃乘马相随。余居宫中两月,恍如入梦。而今日之离太后也,心殊怅然。而同时愿见吾父之心,又至急切。行两小时,始临家。见吾父举止较健,其得见吾辈也,乐可知矣。同来之太监,乃入客室,而置黄米袋于案。吾父乃叩首以谢太后。诸太监则各有所赠。彼等亦称谢而去。

吾随以宫中情状,及太后待余之慈蔼,一一禀告吾父。父问余能否感诱太后从事改革,并谓颇望于其生前,得目击之。惟此事能达与否,固久萦余怀者也。当允吾父,竭余心力以为之。

抵家之第二日,太后又遣太监二人,来视吾辈,且赐食物果品甚伙。彼等谓太后以吾等之去,殊怅惘。并嘱彼等问吾辈亦如是否也。吾辈当以翌日返宫告之。居家仅两日,来视余等者又至众,故终日甚忙碌。吾父嘱于夜间三时启行,俾于太后未兴前至颐和园。吾等于是于三时首途,维时天色甚黑,其景一如两月前之所遇,而事之变迁乃异是矣。私念余诚世界极快乐之女子也。恒有告余者,谓太后爱吾至笃。中以皇后言之尤切。况吾又闻太后,固不喜少年人也。顾余虽乐,而宫眷中,颇有忌余者。且太后之事,究应如何而可,若辈殊不愿见告,致余时觉困难。当太后以爱余语余母时,若辈相视而笑。幸余时时审慎,必使有所以悦之。今则返宫,行将又见若辈矣。惟然,吾当决意以驱此困难,吾但愿能于太后有所裨益。其余诸人,则所不计也。

抵颐和园时,方过五句钟,余等太监,相见喜甚。并谓太后尚未兴,已备早餐,可往室中食之未晚。余等乃先往见皇后,渠方拟往太后宫,晤面亦喜甚。并谓曾见吾等之旗衣,已制成,且极美。时觉甚饥,乃往室中进朝餐,食甚多。食后往见太后,时太后已醒,故迳往其卧室中。见太后即行请晨安之常礼,并叩首其前,谢宁家所赐什物之恩。太后乃坐于床上,笑谓余曰:"尔归去乐否?吾知凡有来此与吾居者,不久,即不愿再去矣。"顾余母曰:"见尔甚乐,裕庚果奚似?"余母当以吾父痊可答之。又问家居两日,究何所事?并欲悉吾等前此所选易衣之日,曾忆之也不?余等当以颇悉其期对。于是太监等乃携大黄匣三入室,内盛华丽之外衣与鞋、白丝袜、手帕、荷包、头饰之类,质言之,则全套也。余等乃叩首以谢,并言所赐诸物,无不足令余等愉快者。太后又命太监逐一取出,令吾等视之,而谓余曰:"吾今为尔制礼服全袭。计琥珀头饰一副,绣花长褂两袭,常用长褂四袭,忌辰长褂两袭,一天蓝色,一紫色者,稍有装饰,此外尚有内衣甚多。"云。余见之,兴致大奋,当告太后,亟欲著之。太后笑曰:"尔稍候,吾已选定吉日矣,必俟之。尔必先栉尔发,此事殊不易,可请皇后教尔。"吾知太后虽命余稍候,然苟见吾兴致奋发,必更喜也。太后旋问余:第一日入宫,发何屈曲乃尔?吾乃禀太后:特以纸使之屈曲者。是后太后乃恒以是嘲余矣。太后并谓余:苟不能梳发使直,而著旗衣,则状必奇丑云。是晚,余方坐廊下,一宫眷来笑语曰:"苟尔衣旗衣,不知尔究能美丽否?"吾告以但愿其自然耳。渠又谓:"尔出外数年,吾等颇以西人目尔也。"余告以自太后目余,一如其所出,中心殊自足,不劳代烦。吾知其甚嫉余,故余贻彼独居此,而往寻皇后。时余方与皇后于憩室中相话语,而此宫眷又至,傍余而坐,自笑不已。时又一宫眷,方为太后摘取鲜花者,见之,并询其自笑之故。继皇后亦见之,亦以此事相询,渠概不置答,仍自笑不已。适其时一太监入,谓太后需余,乃去。后余尝以其自笑之故询皇后,然终不能得。是后数日间,甚安谧,太后殊愉悦,吾亦然。一日皇后告余等:"各事须早置备,备十八日易旗衣也。"因为时已促,仅余两日矣。是夜太后寝息后,余乃返室中,戴旗装之头饰,往见皇后。渠谓余较美,且可必太后见余衣旗服,将更挚爱。余告皇后:"未赴欧洲前,恒衣旗服,故知所以戴之。"并告渠宫眷辈恒以异邦人目余,诚不识其故。渠谓以是仅足见彼等之愚耳。并谓彼等嫉余,余可不必置之念云。

次日兴时,较恒常为早,而著新衣焉。衣后自视,乃并己之目力,亦不克自信,频频询之他人:果是吾否也?此类装束,虽余不恒著之,然今自视,似尚不陋。时皇后入觐太后,途经余室,来俟余辈,与之偕往。及抵憩室中,来视余辈者颇众。且议论不休,使余颇觉羞缩,群谓余衣此衣,较西服美甚。惟光绪帝与众特异。渠谓余曰:"尔之巴黎装,实较是为美。"余向之含睇而笑,未之置答。渠乃频摇其首,而往太后寝室中。继李莲英至,及见余辈,乃兴致奕然,嘱余即往谒太后。余告之曰:"人争来睨余,一若余为奇物者。"渠曰:"尔不自知己之美也,愿尔后勿再著西衣矣。"及太后见余,大笑不已,余以是颇不自适,盖虑今之装束,或不自然。太后曰:"余殊不信尔犹是前此之女子也。"旋指一镜语余:"尔且临镜自窥之,视尔姿态,其变更果何似。吾思尔后诚属吾有矣。将再置外褂与尔。"时李莲英谓是月二十四日为夏至,各人之钗,均于是日易金以玉。而余等尚未之有云。太后乃谓李曰:"尔以是语吾,吾心殊悦。既使彼等衣旗衣,吾必各给以一玉钗。"李乃去,旋复持翡翠玉钗一盒,至其前。太后乃取一美者以予余母。并告之曰:"簪此者,已有太后三人矣。"又取钗之较美者二,与余及余妹,谓此两钗本为偶。其一东太后恒簪之,其一则渠幼时所簪者也。余见太后赐物甚多,而余殊未有以报答。思之良恧。余等乃竭真诚以谢,并示感戴之意焉。渠曰:"吾今视尔,一如吾有。至为尔所制之外褂,诚最佳者,且将给尔以宫服,与皇后同制。尔固余之宫眷,其阶级本相若也。"时李莲英侍其后,与余作暗号,使叩首以谢。是日也,余叩首频频,几不能忆其数矣。其头饰太重,戴之殊不惯,且虞其坠落。太后且谓将于其七十寿辰,昭示吾等之职位于宫中。盖太后万寿,每进一秩,渠可赐殊恩于其所爱者,或有功绩而有所裨益于太后者,太后固无论何时,可以

晋人职位，惟此际特觉殊异耳。旋皇后来贺余，谓太后已选得一亲王匹吾，便余嫁之。渠亦喜戏弄者。余乃以所遇宠眷，一一函告吾父。父谕余受此宠眷，颇冀余内省无愧，思有所以裨益之，且必忠悫无惰，以终其身也。

余时欢忭无似，宫中日月，诚有足令人爱慕者。太后慈蔼，始终不衰。且自余易旗装后，待命优异，大与前殊，诚如伊所自述。一日，月下侍太后棹舟湖中，太后尝询余仍思适欧否。是夜月光皎洁，余舟之后，尾有数舟。其一舟中，有太监数人奏笛，声韵悠扬，颇足悦耳。并弄一乐器之名月琴者，太后复引声而歌，声极柔媚。余闻是音，乃告太后："得奉晨夕，于愿至足，任彼何处，亦不愿去矣。"太后复勖余诵诗，而彼日为余训迪。余告以吾父曾使余习之，能稍自作。太后闻之，状似惊异，而言曰："前此奚不我告？吾乐诗，尔可时时为吾诵之。余蓄诗甚多，各体无不备。"余告太后："中文知识，殊有限量，颇不敢以浅陋自陈。盖读书仅得八载耳。"太后告余："宫中仅皇后与彼。娴习文字。曾思启迪宫眷辈，俾能书诵。卒以彼等荒惰，遂尔中止矣。"昔吾父语吾："苟有所能，无见询者，切毋自炫。"故余之于诗，遂秘而未宣。迨宫眷既知之，遂颇有与余不洽者。且自是而怨日积矣。

四月也，除此外堪称欢愉之日月，今已过矣。至五月既朔，宫中人无不大忙。盖自朔日以至初五，为毒虫节，或亦谓之龙舟节。是日除皇族宫眷太监外，凡督抚将军显宦，靡不有精美之贡品，其贡物之多，实余所未曾见。凡贡进者，人有一黄帖，帖之右角，书贡者之名，名之下，复书叩进二字。至其所贡之品，亦书于其上。太监辈乃以大黄匣，一一携之入。此五日中，无不繁剧，尤以太监为甚。至贡进之多，余亦不能计数之。贡物靡不有，如居屋器用，丝绸珍宝，种类极繁。其最多者为舶来品。余且见有刻镂极美之御座与绣货焉。太后命将诸物，均储诸别室，仅留舶来品于其宫中。盖多所未见者也。

五月三日，为宫中各人进献之期，其情状殊足娱目。余等以置备故，前一夜迄未眠，且为皇后襄助，至翌日晨，乃陈各人进献之物于一广院中，而置诸黄匣之内。皇后之物，列匣作第一行。凡彼所献，悉其自制，为鞋十双。余则绣花丝帕，橄榄袋，烟荷包种种，靡不精美。至宫眷所献者，人各异。盖于节前，不克请假外出以购之市中也。至余等日必有一二人居太后侧，尤无一可以外出者，故颇乐以所购之物语人。余等固未尝请假出宫，然所有献物，已早为之备矣。而宫中人又无不各就献物，预测太后之爱憎。吾母暨吾姊妹，曾函致巴黎，购有法国之华丽锦缎数段，及法国古式之器用一副。余等居宫中，为时虽短，而太后嗜尚所在，已尽悉之。故此外又购行箧扇、香粉、胰皂，以及法邦之新物焉。凡所献物，太后必逐一视之。苟见有恶劣者，必究献者之姓氏。下至太监婢仆等，亦有所贡献，且颇不恶。太后于诸物中，择其所爱者留之，其余则令持去，竟有永不寓目者矣。至其所最慕爱者，为外国品，尤以法国之锦缎为最。盖渠几无日而不制外褂也。他若香粉、胰皂、亦颇使之愉悦，足以美其颜色也。渠以是恒谢余辈，为状至殷。且谓余等思虑周详，能为渠选得佳品。不宁此也，即对于太监婢仆等，太后亦必婉言慰之。众人以是大快。

五月四日，则为太后赏赉余辈之日也。亲王显宦婢仆太监等，亦均有之。太后记忆力极强，凡所贡物，尽悉靡遗，且能知献者姓氏。是日余等又大忙，太后一视其人所献者，为赏赉之等第。有一黄纸，凡将有所赏赉者，姓名悉书其上。某亲王福晋，所进之品极劣，太后大怒之，嘱余将其进物，置室中，谓将重视之，以究其果为何物也。阅其面色，似滋不怿。继命余等短长其绸缎，加以丝辫，而置之厅堂中。辫之尺寸各殊，均太短，不足以缘外褂。至其衣料之品质，亦至不良。太后谓余曰："尔今可以知之矣，其所进物，果佳否耶？吾悉此诸物，必人之赠。彼特留其佳者自用，而以其余畀之吾耳。即其所进，盖殊出于不得已，非其本心。然疏忽至于是极，令余甚为惊异。彼或以余受物至多，不得悉加审察。殊不知其最劣者，余最措意。盖必如是，而各物始能悉识之。凡所进献，其欲悦余者余知之。其出于勉强，而非其本心者，余亦知之。余将如其所进以报之可也。"是日各宫眷，太后悉赉之美丽外褂一袭，银百两，皇后妃嫔亦然。至所赉余等者，则稍异是。有绣花外褂两袭，青素者数袭，短衫暨无袖短衫数袭，外则有鞋与所簪之花。太后谓余等外褂不多，故不赉银，而特为余等制之。此外又赉余极美之耳环一双，而余妹则无之。盖太后见余所服者为金，而余妹则饰以珠玉也。一日太后谓余母曰："裕太太，吾见尔于二女间，盖有所偏爱。龙菱乃有美丽之耳环，而德菱则无之。"时余方侍其座后，太后未俟吾母置答，而回顾余曰："吾将制一美者与尔，尔今为吾有矣。"继余母以余不欲服耳环之重者告太后。太后笑曰："此无与彼，今已为吾有，吾将视彼所需，一一与之，尔可不与闻其事矣。"太后所赐之耳环，果甚重。太后语余："苟日服之，必惯。"乃不几时，余果觉如无物者矣。

今且至节期矣，是节亦谓之龙舟节。凡五月五日午时，于诸毒虫最不利，鳞介类如蟾蜍百足蛇蝎等，无不深藏泥土中。盖此时殊足令之麻痹，故制药者，率于此时捕之，藏之瓶中，俟其既干，而制药焉。太后曾举是告余。故余于是日，遍掘土中以捕之，然率无所获，旧俗：太后率于午时，取酒一小杯，置雄黄少许其中，以笔醮酒，于吾辈之耳与鼻下涂黄点一二。以此可避暑季之虫类毒人身体也。至其又谓龙舟节之故：盖以周之战国时；国分为七，各有其君以临之。楚国大夫屈原，曾谏其君与其余六国相联合。其议未行，而虑其国之必将沉沦也。彼意既不能感喻其君，乃抱石投江而死。死之日，即五月五日。楚王哀之，乃乘龙舟而投角黍江中以祭之。从此国人乃以是日为节期矣。今日宫中演剧，其第一出，即此历史也，殊有兴趣。继又演介

鳞之于午时前，所以自藏其身者。宫中诸人，无不著虎鞋，盖鞋之颠形如虎首也。且又以黄绸制作虎花簪之头饰上。虎花本童子所簪者也，而太后亦命余等簪之。满洲贵族夫人，佥来宫中，见之无不非笑。余等乃以太后命答之。凡宫眷生辰，太监总管，无不登记之。五月十日，余之生辰也。彼于数日前，告余宫中旧俗，值生辰者，必有所进于太后，其物则果品糕馒之类也。以是故，余乃命人购之，共计八盒。

是日黎明，余盛妆，著宫服，且整饰端详，力求娟好，趋太后前请晨安焉。俟其装束既竟，太监乃以进物入，跪地上，余献之太后前，叩首者九。太后谢余，并祝余寿，复赐余檀香手钏一双，雕镂绝美。并有锦缎数匹。且谓以余生辰故，已为余备面矣。此面亦谓之长寿面，习俗如是也。余于是又叩首谢之。继复向皇后叩首，得鞋两双，绣花颈带数事，为回礼焉。比余返卧室，宫眷等所赠之礼，已满其中矣。

综言之，余之生辰，盖极乐者也。

五月十五，余终身所不忘之日也。盖此日之于宫中，无不凶者。是日晨，余等一如往日以往太后卧室。乃渠腰痛甚，不能即兴。于是轮流按摩其背。其后乃下榻，惟为时稍晏，然其意殊怏怏也。继皇帝入室，跪其前，请晨安，而太后乃若毫不经意者。余见帝以太后不适故，鲜有所语而退。而往昔为太后栉发之太监，又以是日病，于是又命一人来，为太后佐助。太后乃命余等监察之，毋使之落一发也。盖落其一发者，率不能稍有所容忍。而此太监，又不若向之栉发者之黠，彼恒有术以藏之，使不之见。此监则不知所措矣，时惶惧甚。而太后又于镜中窥得之，乃询曾落其发未，渠以实对。于是太后大怒，命易其人。余见欲笑。但此太监，悚栗无似，不禁大哭。太后命其立离室中，且谓将有以惩治之。余等不得已而为太后助，此事良不易，盖太后之发太长，梳之实难耳。

于是太后复临朝，一如恒昔。朝毕，乃举其事以告李莲英。李诚狠毒人也。当谓太后曰："何不于其时扑杀之！"少间，太后命李以其人来，于其宫中加之刑焉。既毕，又谓食物粗恶，命取庖人而刑之。有人告余：值太后怒时，盖无一事而不非者。余以是故，虽以今日所遇，而处之漠然。太后曾谓余等之髻，垂于后者太低，殊觉过事修饰（*盖满洲头饰，率置于项之正中。其梳于后者，谓之燕尾，率垂至颈之下端*）。余等之髻，固无一日不如是，而太后未尝道及之。当时彼目余等而语曰："余今视朝，无需尔辈，其各归室重栉之，苟再见有如是者，余必立削其发。"余闻太后语，严厉如此，惊惧之甚，实生平所未有。余不知太后曾指余而言否也，但漫允之为宜，遂如其言以应之。余等方拟返室，太后复立出监视。行不数武，又闻其诟叱长寿，谓渠之自以其髻为是，亦命之去。途中颇有非笑长寿者，以是颇使之愤愤。当太后怒时，恒谓余辈所事，特欲使之怒者。实则余等无不兢战，谁敢出此，盖无不力求所以愉悦之，而适得其反耳。

是日也，太后之怒终不已，故余时谋离其左右。余见太监辈，有趋其前以陈白者，且间有紧要者，太后乃读书不已，始终不之睨。实言之，此日余实自觉怆恻也。初时，余尚以为太监皆仆役之忠悫者。乃逐日视之，始尽悉其为人。偶尔鞭笞，殊未尝有所苦之也。

旋皇后嘱余仍入太后室，侍之如常。谓余苟讽太后作骰子戏，彼或以是而忘其烦懑焉。余初惧将有所谴责，颇不愿往。继见后为状至诚，乃以试为答之。当入太后座室时，彼方观书。既见余，乃言曰："其来前，吾愿有以语尔。尔知宫中诸人，固无一良善者否，余深恶之。以后尔髻毋再太低，以垂于脑后。今晨余未怒尔也，吾知尔与众人殊，慎毋为他人煽诱。颇愿尔日居余侧，如吾所语尔者，以从事可也。"太后语时，状极慈蔼，其面色亦不如晨间之厉。吾当许太后：苟能有以愉悦之者，实所大慰也。凡所语者，一如慈母之语爱子，故余之志虑，亦因之以变。且念太后，毕竟无不是之处。但恒闻吏人言：谓人之为太监者，无不凶恶，盖时时思所以倾害人，而实则毫无理由也。

是日，各人之从事，无不格外审慎。有谓太后一经嗔怒，则无休时。然所以语余者，温蔼实甚，似尽忘其困扰者。例此言，适得其反。太后固不难于侍奉者，惟必观其举动耳。余思其魔力甚大，盖一经语余后，几令余忘其曾经盛怒者矣。而余之思虑，又似已为太后觉察。彼谓余曰："吾能令人恨吾如毒，然亦能令人爱吾。吾固具此权力者也。"余思此言良然。

五月二十六日早朝，庆王奏太后："美使夫人康格，来请私觐，乞示时日焉。"太后谕俟至明日覆之。意盖欲得暇思索之也。时余仍居屏风后，方倾耳以听，而宫眷辈哗甚。

旋太后乃命视朝时，无得或语者。余心大乐。盖如此，太后与宰臣之言，余或得聆其一二。其言固至饶兴趣也。朝后，太后命余排云殿备餐。殿居某山之巅，去时，太后愿徒行，故吾等乃缓步随之。共登山二百七十二级，且行崎岖之石上者，约十分钟乃达其地。太后于登山时，若毫不介之意者。有小太监二人，左右掖其两臂，扶之以上，其状至可哂。余见太后步履绝健，恒及太监之先，且不与一人语。当抵殿时，余等惫极，精力弱竭。太后固善行者，视此状大笑。盖太后之为人，苟其智与毅力，有能胜人者，辄欢悦。彼言曰："吾老矣，然吾步履，犹能较尔少年为速。尔辈诚无所能，果以何事而至是耶？"太后性尤喜赞美，吾居宫中久，颇知设辞以悦之。然有赞美而不得其当者，彼又恨之。故虽谀辞也，亦靡不审慎出之。

排云殿，一瑰丽宫殿也。殿前有一广场，如庭院然，中植红白夹竹桃殆遍。院中有瓷桌一，及瓷椅数事。太后坐御座上饮茶，默不一语。是日天甚清朗，且有日光，惟风甚厉。坐其中，不数分钟，谓风至巨，遂入殿中矣。吾见其如是，喜不自胜，耳语皇后：风将吹吾头饰去也。时太监辈，方置食物于台上，皇后暗示余等随之去，余等从之。及至殿后之游廊，遂共席窗台以

坐。盖宫内窗牖，无不低者。廊之内，窗之下，砌砖如椅，广约及寸，谓之窗台。而宫殿中，除御座，从未见有椅者。皇后乃问余："曾知太后有所思否？"余告以太后所思者，或晨间庆王所述之私觐事也。皇后谓余所度者甚是，且询余曰："尔究知私觐果何所事？且将于何时举行耶？"吾告："太后尚未之置答也。"

方是时也，太后已食毕，缓步室中，而视吾等进食。旋至吾母前而谓之曰："吾甚异夫康格夫人欲觐吾之故也，殆有所事与吾语耶？颇欲知之，备为之答。"吾母谓："或有人欲见太后，而使康格夫人居间耳。"太后曰："否，不可若是。欲入宫者，必先呈名单。若常例朝觐，吾殊不置意，而今固无所用其私觐者。吾极不愿人有询问。尔等尽知之：彼西人也，依其习俗，固和蔼且恭谨。惟其礼仪，则不能与吾徒并论。余且作保存之言可也。盖中国俗尚，吾深佳之，终吾之身，颇不欲其或有更易。尔试思之：凡吾黎庶，何一非自髫年，授之揖让。尔且以最古之训谕，与新道德衡之。然彼人民或乐是也。至吾之所谓新道德者，盖指基督教言也。以毁其高曾考妣之神主，而付之火。此间人民，以教士之故，而室家仳离者，不知其几。彼固恒诱惑青年，以信其教者也。至吾之因其朝觐，而中心不适者，盖以彼凡有所请托，吾等终觉谦挹过甚，不忍有以拒绝之。而彼外人，乃若不明其故者。今吾将以所筹度之语语尔。设彼等之言，而有涉于请索者，吾将语以凡事必与宰臣商之，吾不能主之也。吾虽为太后，然国法在所必遵。若日使尤西德夫人者，余则爱之甚。人既和善，且从无呆笨之疑问。日人本与吾人相若，其进化之悬殊，尚不远耳。去岁，在尔等未来之前，曾有一牧师夫人与康格来者，劝吾设一女校于宫中。当时吾不愿拒之，乃以容再计议答。今且就此言论之，苟设女校于宫中，岂非大愚？且吾又从何处而得如许之女子耶？事之类此者甚多，余实厌之矣。而贵族中之子弟，余殊不愿其来吾宫中，从事诵读也。"

太后语时，视余等而笑，诸人亦无不笑者。太后曰："吾固知尔等之必笑也。彼康格夫人者，人诚和善。而美人之对于中国，亦极友爱。吾于光绪二十六年，颇感其惠，但吾终不悦彼教士耳。李莲英告余，谓教士之在此间者，恒以药食华人。人乃无不愿从基督教者矣。然必伪为诚善，而使华人慎重思之，一若不愿嬲人之信其宗教，而稍违其本愿然者。且又恒取贫苦之幼童去，而抉其目，以作药剂也。"余于是告太后，谓："是诚不确。余会见教士甚多，其心无不慈善。且颇愿有以辅助贫民者。"并告太后："教士之所以待孤儿者奚若，如庇之居屋，给之衣食之类，恒以时身入内地，取瞽儿之不能奉事其亲者，而教养之。余所知，盖不一端也。有时乡人以其残弃之儿女，给之教士，以家贫不克抚育之也。"且又述彼等之学校，与其所以辅助贫民之术。太后笑语余曰："余固信尔之言也。惟教士又奚以不居国中，而谋所以裨益其国民者？"余闻此，思多言亦复无济。惟吾甚欲于此时使教士之在中国者，所遇骇闻之事，俾太后知之也。当一千八百九十二年，曾有教士二人，被暴民杀毙于武穴，而教堂亦毁于火。时张之洞督两湖，余父奉檄，往查其事。叠经困难，始获三犯，而依律缢杀之。被难教士之家族，政府复与以赔偿焉。其翌年，宜昌左近之麻城，一天主教堂，复毁于火。暴民谓于该堂中，见有瞽童甚众，皆目之被抉而从事工作者也。宜昌守亦谓教士确曾取儿童之目而制药也。余父于时，乃取瞽童入署中，面询之，守之为人极戾，亦极排外，乃给诸童以食而教之，谓教士确抉其目。乃翌日询之诸童，佥谓教士待之极优，给之寝居。而与之丰衣美食。未入教前，瞽已久矣。并谓宜昌守曾授之意，佯称教士之见虐。惟此殊不确耳。且求仍返校中，谓彼处诚足乐也。

太后曰："彼等之拯济贫民，而救其苦难也，良或有之。盖如佛祖之以其肉而食饥禽也。苟彼等能置吾民而他适，则所深愿。吾等且信吾固有之宗教可也。尔抑知拳匪之乱之所由兴乎？彼中国教民，诚不能辞其咎矣。拳匪受其虐已久，故思从而报复之。此固下等社会中恒有之事。惟其举动太暴，且又火北京居室，藉以致富也。其火居室也，不问其谁氏之屋，而同归于尽。盖欲延长其时间，而为攫取钱财之计。至中国教民，又庶民中之最劣者。乡民之土地财产，彼等恒夺为己有。而彼教士，又从而庇佑之，俾有所分润焉。其有拘至县署中者，皆不跪，不服从法律，且时时侮辱官长。教士又不计其有罪与否，出全力以荫之。教民之言，辄以为实，而使县长释其罪。光绪二十四年，尔父曾订有官吏与教士往来之规则，尔尚忆之否耶？吾知庶民信彼基督教者多矣。但高级官吏，吾终不信其有信教者。"语至此，太后四顾，而低声言曰："康有为曾劝皇帝信此教矣，但终吾之生，无一人得而信之也。至西人政事中，亦有吾所欣羡者，如其海陆军与机械之类。惟论其文化，吾必谓中国实居首选。至拳匪之乱，人民颇信其与政府相联络，此实大谬。当发难时，吾叠降谕旨，以兵力逐之。奈已燎原，不可收拾。于时，余决意不出宫门一步。以余之老，死生何足置念。惟端王及那公，力速余去，且劝吾易装焉。余大怒之，未之立允。迨余返銮，恒有语余者，谓人民颇信余微服去也。且谓余衣一女仆之衣，乘一破骡车，而此女仆，乃作太后装束，乘吾之轿以去。吾诚不知谁造谣者。人既信之，则居北京之外人；自不难得而悉之矣。今再与尔述拳匪之事也。其时，奴婢待余之虐，盖已甚矣。方吾去时，几无一人愿与吾偕，且迁都之议，宫中尚未筹及，而彼等已于其先相率避去。其不去者，则环立吾侧，以觇动作，而不事所事。余见其如是，决意亲询之，以视愿随者有几人焉。故语之曰：'愿从者从，不愿从者，离此也可。'乃余言甫毕，而侍侧以聆是者，已寥寥。吾见之，诚不能不惊奇也。仅得太监十七，老婢二人，婢女一人，即长寿是也。渠等佥谓无论如何，必与吾俱。吾之太监共三千人，乃不俟吾点验，而去者殆尽。中有劣者，且有所无礼于吾，掷吾宝贵之瓶于石板上而破碎之，盖知

吾之将去不能有所惩治也。吾涕泣终日，而祷于太祖太宗之前，祈其护佑。从吾者亦随吾祷。至吾之家族相从者，仅皇后一人而已。戚族某，吾最爱之，凡有所需，均如其愿，乃亦竟不我偕。至其所以不偕之故，盖以为外兵见宫人之走者，无不杀之耳。”

余等行后七日，余遣一太监归，见此戚人仍居北京。伊询太监：曾否有外兵追逐，而余之见杀未也？但此后数日，日兵占居宫殿，彼即见逐。盖彼初意，虑其必死。继以余尚未见杀，故意来居宫中，或可与余等偕去。至彼遄征之速，余迄今尚不得其故。一日晚，余等方居乡人陋室中，彼忽与其夫偕至，其夫固甚佳者。彼当告余，以余之去，如何怅惘及急欲知余安危之状，且言且泣。吾当禁其弗语。仅以所言殊不之信告之。自此以后，遂与吾绝矣。而余之旅行，艰困殆极，日居轿中，自日之未出，以至于既暮。夜则宿于乡村中。尔今闻是，必且悯余。以余之老，犹且受此苦难也。

行时，帝则乘车，以骡负之，后亦若是。余于途中，仍自祷高曾，乞加冥佑。惟帝则终始无言，从未启齿。某日，又遇数事：是日雨大至，轿役逃者数人，而骡又暴毙数口。天既至热，雨如倾盆，一一注余头上。另有小太监五人，又复逃去。至其所以逃去之故，则以前夜余见其虐待县官，而不得不惩治之也。此县官曾供给周至，务期安适，惟食物本难致。余曾闻彼与县官争斗，而县官则跪其前，乞其勿语，且允其所索。余于斯不禁大怒，夫以旅行之景况如是，苟有为之供给者，诚不能不自足矣。

行经月余，始达西安。余之疲困，几不堪为尔言。而余心烦闷之甚，更不待言矣。以是致余大病，几三月始瘉。终余之身，余不能忘之也。

光绪二十八年春，余等始返北京。及余得见宫闱，诚不能无恐怖之观念。盖凡百事物，大异初观。吁，可哀矣！宫中华饰，其可宝贵者，非经破损，即经劫窃。三海内之珍宝，几无一存。即余所日祷之白玉佛，亦复有人坏其手指。外人且有登余宝座，而摄影去者。当余居西安时，虽以督署备余行宫，然其建筑太老，湿重，且易致病。余寓其中，如入地狱。继皇帝又因是病矣。今欲一一语尔，为时颇长。思余生平，备尝艰阻，而以末年为最。苟余有暇，当为尔详言之。吾颇愿尔知其真相焉。

今吾且再论康格夫人私觐事可也。此次私觐，必有特故，吾但愿其再勿有所呈请，以余深不愿却之也，尔能度其一二否？余告太后：“必不致有特故。或康格夫人，以其娴习礼也，故尔有是举。且吾亦不信其有所呈请。”太后曰：“吾之所反对者，仅以康格夫人，恒偕一女教士来，为之译人也。今吾既有尔母及尔姊妹，吾思之，必且足用矣。彼之此举，吾诚不能谓其必是。且译人之华语，吾又不能尽解。外交界中诸夫人，吾甚愿见之，但非所论于教士也。苟有机遇，吾且禁之。”

次日晨，庆王告太后谓：“美国海军大将伊文斯暨其夫人，及其偕行诸人，欲觐太后。美国公使，特请分两次朝见，并谓：昨日所陈康格夫人自请私觐事，实误也。”

早朝既毕，太后乃笑而言曰：“昨日吾非语耳，既请朝觐，必有其故耶？吾宁见美国海军大将及其夫人也。”又回首语余等曰：“其整齐各物，务期悦目。凡吾室中所有，其尽易之。必如此，则吾等起居状况，始不致为外人所知也。”余等均知此举，不啻举宫殿而翻覆之，事大不易。然皆应之曰：“是。”

当预定朝见日之前一夜，余等乃举障窗红帘，而易之以天蓝色者（此色为太后所厌恶）。他若椅机之垫褥，亦易之，色与是同。于是时也，余等方督太监辈从事工作，忽见数太监入室，携一大匣，满盛时钟，而太后亦于时入，乃命将青玉之佛，一一移去，而宝玉华饰，亦间移之，而置时钟焉。盖以为世所希有，不轻欲外人见之也。余等又易绣门帘三袭，而以绿色者代之。至此门帘，亦所希有。盖帘为金丝织成绣佛五百尊其上，道光帝曾用之。太后以为悬此于户外，可辟百邪。故太后特命朝见后，必以一人复悬之。毋或忘。继余等又整齐其器用，伊之梳妆台，为诸物中之最重要者，恒不欲人见之，虽官吏之夫人亦然。故乃为之移置密室中，而加锁焉。继又易其榻，凡有红者，尽以绿代。其原有之器用，皆檀香制，榻上之雕刻物，质亦同。而此檀香，于未制器用前，率分置于佛寺中，以圣洁之，故亦不可使西人见。然以榻上之雕刻物，非余等所能移动也，乃以绣幔幛之。方是时，太后趋入，嘱其卧室，暂缓布置。盖以次日，仅有海军大将及其随员朝见，必不致入私室。若伊文斯夫人与其他妇人之朝觐也，则在是日之后。并谓朝堂中，不知果如式布置否，当视之，此要事也。旋言曰：“其仅于吾厅堂中，铺地毯可也，吾深恶之，然殊无如之何！”

余等工作既毕，太后乃以诸夫人朝觐时，余等当衣何服见谕。顾余曰：“翌晨尔无庸来吾御座前，彼间皆男子。吾当于外部卿丞中，命一人来。吾殊不欲尔与生人语，此非满人礼。彼等皆不相识者，一经返至美土，或将以尔之颜色语诸人。”其时太后又命次日取其黄袍来前，俾临朝衣之。谓于此际，伊必衣其公服。此袍系黄缎制，上绣金龙，且带一颈环，共有珠一百八粒，亦公服中之一。旋又曰：“吾殊不愿衣公服，颇不美观，吾惧夫将必衣是也。”又谓余等曰：“尔等所衣，固不必殊异。”

次日，太后兴时较早，亦较曩日为忙。以余所知，凡有朝觐，余等无不受骚扰，时有舛误，颇足激太后之怒。太后曰：“余方力求娇妍，而此辈乃恒使余嗔怒。吾知美国海军大将归国时，必以吾之容止语人，吾殊不愿其观念或有差谬也。”其发，约两小时始栉成。而常例早朝，为时已晚。太后乃命俟外人去后行之。频频引镜自窥，谓彼殊不悦公服。且询余：“苟外人见之，曾知此为公服否耶？”又言曰：“吾衣黄袍，致余色亦陋，余面几与袍色相若矣。”吾当告太后：“今日乃私觐也，苟愿衣他服，当无不可。”渠闻此，似甚喜。而吾则深惧夫

所言之或误。然以大忙，亦不之置虑。太后乃命将其种种外褂，一一持来。选之既久，乃取一淡青缎袍，上绣寿字，而饰以宝石与明珠者衣之。太后衣毕，谓此衣始足称身，且命余入珍宝室取花以饰其髻。其花之簪于头饰左者为寿字，右者为蝙蝠，若靴与帕以及他物所绣者无不类是。装竟，笑而言曰："今余始觉不嫌，且往朝堂中候之，并可于暇时作骰子戏焉。"于是又谓余等曰："临朝时，尔等可居屏风后，欲窥视者亦可。惟终不愿尔等为人所见耳。"于时，太监等置图桌上，将入局矣。忽有一高级太监趋入，跪太后前而言曰："美国海军大将已入宫门，美公使与之偕，约得十一二人。"太后笑语余曰："吾料仅有美国公使与其海军大将，暨随员一二人而已。其余果为谁耶？虽然，此无与也。吾颇愿受其朝觐。"余等乃扶之登暖阁内之宝座，并整拭其衣履，而以所备答词受之。乃偕皇后退居屏风中。其时甚静，都无声息。朝见者行于石板上之履声，犹得闻之。余等乃从屏风向外窥探，见有亲王数人，引导诸人升殿阶而入朝堂。海军大将及美国公使既入，立作一行，与太后鞠躬者三。时帝亦坐宝座上，居太后左。其宝座甚小，几与寻常之椅同。太后之答辞甚简，仅欢迎海军大将之来中国而已。诸宾于是趋至暖阁前，与太后及帝行握手礼。其升降也，各异其侧。旋由庆王导入别宫而宴之，于是早朝遂毕。此盖极单简而仅具仪式者也。

朝毕，太后谓曾闻吾辈有于屏后笑者，他人闻此，或将訾议，伊极恨之。余告太后："笑者实非余也。"太后曰："此后再有外人朝觐者，尔不必再来朝堂中，但非所论于寻常早朝，来觐者皆吾之臣庶耳。"

是日午后，太后未入寝室。彼谓愿俟诸人既去而聆其作何语也。约两小时后，庆王来前，谓诸人已毕膳，以得见太后颜色，靡不欢忭无极，今已去矣。至此次海军大将之入宫，乃由左门入。其中门仅太后与帝得出入之，惟献国书者，亦克行之。故海军大将之退，亦由其所入之门以出。继太后询庆王："曾否引诸人周游宫殿(指颐和园)？彼等见之，意态何似？曾否有所语？觉欢忭否？"复语庆王曰："尔今且去，明日为诸夫人觐见期，凡有所需，速预备之。"是夜，太后又谓余等曰："明日所衣，务期其同。且择其最丽者衣之。今来宫之夫人，后或不能再与吾徒相见，今苟不以所有示之，无机遇矣。"乃命吾等均衣淡青色之衣，皇后与皇妃亦然。又语余曰："苟诸夫人，询谁为皇妃者，尔则告之。倘不见询，余不愿尔介之相见。余之为人，无不审慎。盖以宫中诸人，不惯与人周旋。恐其举止，或有乖误，而为西妇非笑也。"又与余等曰："畴昔妇女之来宫中者，余恒有所赠。而前次入觐，则全无。今果应投赠与否，吾不得而知之矣。"顾余曰："尔可预置宝玉数事，备余之需，以精匣盛之，务期妥当。惟不得余命，勿持之来前。"又曰："吾等话语已久，尔等可去休息矣。"余等乃与致敬，请晚安焉。余以得返室中，心中大快。

次日晨，各事无不顺适，且亦无所骚扰，诸人靡不悉心修饰，太后以是大慰。旋语余曰："尔之面色，脂泽太淡，人将以尔为嫠。且尔唇吻，可涂丹朱，习尚如是。今且不需尔，可返室中，重敷颜色焉。"余于是复归己室，施脂粉如众。惟自窥姿色变异，不禁大笑。于时又入太后室。太后曰："尔之颜色，今诚美矣。苟尔以脂粉为糜费者，吾将为尔购之。"太后且言且笑，彼固恒戏弄余者也。

此时太后饰妆已毕，乃有数宫眷持来外褂甚多，备之选择。彼谓将衣其色之淡青者，乃选之至二三十袭，迄无一当。命再持数袭来。其后，选得一外褂之绿色者，上绣百蝶。复衣一紫色坎肩，亦绣蝶者。褂之下端，垂珠缨。太后并戴明珠，其中之一，大如鸡子，盖彼所最爱者。非有要事，不悬之也。头饰左右，簪玉蝴蝶花各一。手钏与指环，亦无不有蝴蝶者。质言之，无物不与之相配也。其头饰上，珠宝之中，仍簪鲜花。白茉莉，其最爱者。皇后与宫眷，不得簪鲜花，但出于太后殊恩而赏之则可。余等可簪珠与玉之类。太后谓鲜花仅彼可用。其意以为余等年太幼，簪之恐损花也。太后装束既竟，乃随之入朝堂，当嘱将骨牌携之与俱，盖将于此时戏之以消遣。戏牌时，且与吾等语，谓吾等对于美国妇人，各宜和悦，且宜恭谨，并可引之周览各处。太后曰："今之各物都已更易，此固无妨也。"又曰："吾思之，颇欲自笑，今更易各物，果何为乎？彼等见之，将意余等起居，无不如是。此后如有询尔者，尔可以并不如是，每有朝觐，则更易对。俾令彼等为之惊奇也，且尔必语此。不者，将无人知之。而前此之忙碌，太不值矣。"今日固私觐也，故太后未用其宝座之大者，仅坐小宝座上，居朝堂之左，每晨受诸臣之朝，则于此，而皇帝立于其侧。时一太监入，即昨日之人，谓诸妇人已至宫门，共九人焉。太后乃令宫眷数人于院中迓之，并导之入朝堂。彼等如命以去。余则立太后座右。继见彼等佥登堂阶，太后低声询余曰："谁为伊文斯夫人耶？"余以从未与之谋面，遂以不识答。及其既近，余见一妇人，与美使夫人偕行，决其必为伊文斯夫人也。乃以之告太后。既近前，太后曰："彼女教士又偕康格夫人来矣，每次渠必与俱，吾将告以恒喜见之，视渠果能明吾意之所在否？"

康格夫人既与太后握手，复引伊文斯及其他诸夫人，与太后相见。余侍侧，窥伺太后，见其状极和蔼，笑容可掬，与曩状大殊。而谓彼等今得相见，实所欣慰。乃命太监携椅入堂，俾诸妇坐。同时太监又进茶焉。太后乃询伊文斯夫人：曾否爱悦中国？以北京之地为如何？寓此者已得几时？尚有几时淹留及居停何处焉。余已熟闻太后语，故凡所询问，无不一一知之。旋康格夫人语其译人，谓久不见太后，谨询起居。太后告余曰："尔告康格夫人，余之起居殊健，且余见之殊喜。惜余不克时时视朝，不者，可恒相见。"又续言曰："公主(恭王之女继袭公主也)将陪宴也。"于是朝觐始毕。

宴设于太后宫后之养云轩，特铺陈此地以作餐室者。凡果食等均备于此。除太后皇后皇妃外，均与宴。

余以布置餐桌,约费两小时始毕。太后谕用外国之白台布,似觉净洁。而掌花园之太监,又以鲜花饰台上。太后又命座位之如何安设,曰:"伊文斯夫人尊客也。康格夫人虽为美公使之妻,然居京者久,故宜以伊文斯夫人居首。"后又告余:"各人座位,一依其阶级为先后,公主及太后侄女为女主人,各相向坐。"余等乃置金制之菜单盘于桌上,及金盘之盛杏仁、瓜子者。其余诸物则银制。且设箸焉。太后并谕:外国之刀叉亦必备。餐为满式,共二十四盘。外则有甜菜及水果等。太后复谕用最美之香槟酒,而言曰:"吾知西妇恒喜酒也。"

时诸宫眷中,竭诚以待客者,吾自思,惟吾一人而已。其故,盖以太后时规范彼等之举止,而训责过严,闻外人之朝觐也,渐生厌恶矣。方余等进食时,一太监来谓余曰:"太后方于其宫中相候。食毕,可导诸夫人往见之。"故余等食既入太后宫,见其方于此迟吾辈。太后起立,嘱吾询伊文斯夫人:曾有所食否?以所飨者,殊不精美也(中人习尚。宴客者。恒自贬食品)。旋又谓:渠甚愿以其私室,示伊文斯夫人,备渠或知其起居状况。于是乃导之入其卧室中,而请伊文斯及康格夫人坐焉。太监等于时进茶,一如恒时。太后乃请伊文斯夫人稍羁于京,而观各处寺庙焉。曰:"吾国虽古,然无精美之建筑如美国者,知尔见之,必觉各物无不奇特,吾今老矣!不者,吾且周游全球,一视各国风土。吾虽多所诵读,然较之亲临其处而周览之,则相去远甚。虽然,其中盖有难言者,此后吾或可一行。但吾甚惧夫离国也。方吾回銮时,所有各处,几不复能辨识,至今犹有余恐。此间各事,无不惟余是赖。皇帝固太幼也。"

太后乃回顾余等,命延诸夫人周览宫殿及著名之龙王庙焉。庙居颐和园湖中之小岛上。旋康格夫人谓将有所陈白,而语女教士趋前申其说。康格夫人方与此妇人语时,太后已急不可待,欲知其所言者为何事,乃以之询余。以余一人,欲聆两妇之语,又欲聆太后语,诚觉大难。余所仅得而闻之者,仅有一字,则绘像也。以是始得猜其余事。乃余方未能以是告太后,而此妇已进前陈词曰:"康格夫人之来,特有命意之所在,盖有美国画家加尔女士,意欲绘一太后肖像,送之圣路易博览会中。俾彼美人士,得知君临中国之太后,其美果奚似,而乞太后之俞允也。加尔女士者,则烟台海关税务司加尔之妹也。"

时太后状甚惊异,盖此妇言时,渠固悉心听之,惟渠不愿自言不稔其言语耳。乃回首视余,此盖预先布置,欲余翻译之暗记也。然余未即为之译,而康格夫人又嘱其友女教士再为太后述之,盖以太后不洞悉其所语也。太后乃谓余曰:"此妇所言,余殊不明了,余思尔为余言之,当稍佳。"故余乃一一为之详解,惟余知太后必不知绘像之意义,因太后至今尚未摄有肖影故耳。

吾今且释中国人绘像事,彼等必死后为之,盖欲留为纪念,而使其后世拜祷之也。吾见太后有惊诧色,殊不愿其于外人前而呈昧于此事之情状,因潜摄其袖,而语以稍待,将以各事一一为之详释焉。太后答曰:"今且稍为吾释之!"吾乃以宫中习语为之解,语与原有之华语稍异,来宾闻之,佥不得而知。太后于是乃略知其大意,于是谢康格夫人之厚谊,而允稍待以答之。太后语余曰:"尔告康格夫人,凡事余不能独断,必与诸臣商议后,乃能决之,想彼亦有所知。且谓余凡有所举,必格外审慎,毋令国人议余之后。祖先之成规,余固不得不遵守之。"云云。余聆此言,知太后于此事,盖不欲再有所讨论矣。

方是时也,太监总管入跪太后前而奏曰:"舟已齐备,诸夫人可乘此渡湖游庙矣。"太监等此种行为,率由宫眷示以暗号而致之,以太后已疲于话语,而不愿再有所计议此等事故也。余今特于此详释之:凡值外人朝觐时,必派宫眷一人,以伺察太后之举动。苟于某事,觉有不悦,或倦怠状,宫眷乃以暗号示太监总管,渠即入室如前状,中辍其议论,而解其烦困焉。于是太后乃与诸妇人兴辞,而谓其意盖恐诸人归去之太迟,且愿其多得时间,俾可优游以周览各处云。

于是诸夫人乃乘太后之御舟,如上所述者,以赴此岛而游庙焉。庙筑于小岛上,岛之中有一洞,盖从未有人入其中者。俗传此洞为龙王之居,太后深信之。而庙遂以是得名。

余等留庙片刻,回抵宫内,诸夫人即兴辞登轿。既至宫门,易来时之轿而归。余循常例以诸宾所述之言及曾否表示欢迎之感忱,详以入告。太后曰:"吾爱伊文斯夫人,吾料渠乃极佳之女子也,窥其举止,似与向所见之美国女子迥异,余雅喜接晤娴习礼仪之人。"旋又述及绘像一事曰:'奇哉!'康格夫人何发此想?何谓绘像?趣语吾来!"余谓日须端坐数小时。言未竟,太后面呈惊态,似惮其烦,急问端坐何为。余谓坐之必端,终始如一,盖便画士之临绘耳。太后曰:"像成而余将耄矣。"余告以前旅巴黎时,亦尝倩加尔画士绘有一像。太后即命取视之,俾知真像。余随命身旁太监至余家中取之。太后曰:"曷为必余坐而绘之?岂他人不能为代乎?"余谓:"此乃老祖宗之像,他人焉能代?故必亲坐而后可。"太后问:"坐时每次服饰须同否?"余以"必同"答。太后谓:"中国画家,一面其人,即能挥毫而成,殊不费事。泰西高等画家,当亦能尔也。"余乃详述中西画法不同之处,且谓伊苟一见画像,即明其殊异之所在,而所以必坐多日之理由,亦可了然也。太后谓余曰:"女画士性情如何?能华语否?"余答:"素稔加尔女士之为人,固一极端正之女子也,惟不谙华语耳。"太后曰:"渠兄久司海关,渠何以不谙华语?"余谓:"加尔女士离华已久,其旅华时日,计之极短。盖长从事于欧美间也。"太后曰:"渠不谙华语,殊慰余怀。余之踌躇不愿绘像者,即为须留外国人于宫耳。盖宫人类喜闲谈,或将以余不愿人知之事语之。"余谓:"此乃必无之事,加尔女士既不谙华语,宫中舍余等母女三人外,又无谙英语者。"太后曰:"良难深恃,渠等寓宫少时,将能谙习。"又曰:"绘像究须几时蒇事?"余谓:"此全恃坐次之

多寡，坐时之修短。”余不欲以实情告，盖恐其不耐此，第谓：“俟女画士抵时，当嘱其速成蒇事也。”

太后曰：“康格夫人之请难却。故余诿谓须商之诸大臣，俾得有暇斟酌，此尔所知者也。如尔素稔女画士之为人，且以为可以容其入宫，则不妨召之来。而余命庆亲王答复康格夫人可也。惟是如何布置，吾等要当先为商酌。盖外国女子留居宫内，向无此例。且吾每入夏季，必避暑颐和园。其地距城甚远，吾意女画士必不能逐日奔波也。然则将何以处此，且必有人长日防守之。兹事良不易解决，余殊无主见，尔又曷能任防守之役耶？纵尔以为能之，而令宫中之人，日间无与谈话之机矣。然夜间又谁与同寝处而守之者。”太后绕室而走，沉思良久，旋忽笑曰：“得矣，吾能幽之如囚，而使之不自觉也。然此则全赖尔母女三人，为吾为之。尔等其各谨慎从事，余亦将为留意焉。余将谕令以醇亲王之府邸为加尔女士税驾之所。”醇亲王为光绪帝之生父，其府邸密迩太后之宫，车行约十分钟可达，在颐和园之外，而不与宫院相接者也。

太后又曰：“尔晨与同来，暮与同归相处，吾意此为艰难中极妥当之法。惟女画士收发之函件，须时留意，尔其不免倍增辛勤欤！然尔当知余于此类事务，若此不惮烦琐者，盖求免将来之周折耳。尚有一事，亦须格外谨慎，则为监视加尔女士，俾勿与皇帝语。余作此言，盖以皇帝腼腆性成，尔所素知，言语间恐或忤之耳。余于绘像之际，拟另派太监四人，伺候一切。”太后于是又曰：“尔曳余袖时，余见康格夫人注目视尔，不知彼作何想。第尔且不必措意，听其作何想可也。尔之意，纵康格夫人有所误会，余固知之也。且知尔之此举，实所应然。”余谓：“康格夫人，或疑余将劝老祖宗勿允其请。”太后曰：“岂有此理，苟非尔素稔女画士，则余无论如何必不之允。余所虑者，非绘像也，恐将因此发生重大之事端耳。”

翌晨，余接康格夫人来书，恳余勿进间太后，蔑视加尔女士。余即译呈太后。太后阅之，怫然不悦曰：“无人有以此辞达尔之权，彼何人，敢疑尔谮毁加尔女士乎？余今语尔：当尔曳余袖时，彼尝注目而视乎？尔可随意答之，惟须如来书之辞旨。或告以中国宫眷，向无运动太后之例则更佳。且当声明：媒蘖人短尔尚不至卑鄙如此。尔不愿作此语，则可言加尔女士素至交，中心从无谮毁之想。”余乃仍循常例，覆书康格夫人，以免失礼焉。

是日下午，太后舍绘像外，未谈他事。少顷复曰：“加尔女士寓宫之际，余愿康格夫人勿遣彼女教士为其伴侣。苟有此举，余必不坐而绘像。”翌晨，太监携余画像至，未及进呈太后，宫人争来饱观。或谓酷肖，或谓粗劣，余亦不与计较焉。迨余入告太后，太后即命携入御寝。及接画在手，凝神审阅，且手加抚摩，甚以为异。卒乃大笑言曰：“画诚有趣，若以油画者然（确系油画也）。如此小技，实生平所未见。像果酷肖，中国画家，鲜有能得其神情者。画上之衣，诚可怪，何两臂与颈，皆袒裼乎？余闻外国妇女之衣，无袖无领，然尚不料有如画上之恶劣焉。尔曷为亦衣此？余意尔必羞以此装示人也。嗣后勿再衣此，余睹之甚诧。以此为文明，庸不可怪，其偶尔衣之乎？抑时衣之乎？岂男子在前，亦作此装乎？”余谓：“此乃妇女寻常晚衣，每临盛宴跳舞会辄衣之。”太后笑曰：“是更不堪！是更不堪！外国事事似见退步。中国妇女于男子之前，礼不得露手腕。而外人竟与吾华理想大异。皇帝常言变政，以此征之，尚不如守吾人旧习为愈也。尔对于西俗之成见，曾变更否？尔以为吾国风俗果远美于外国否？”余见太后厌恶西俗若是之甚，惟能以诚然为答。太后复阅余像，惊问曰：“尔面曷为半白半黑乎？此殊不近情理。尔面固未尝黑，而颈亦如是何耶？”余谓：“黑色之一面，乃背阴之故。盖画士由坐处望之，固应尔也。”太后曰：“加尔女士为余绘像，其黑亦将若是乎？是乃送往美国者，余不愿彼都人士，见余面半白半黑也。”余闻太后言，心思不便以实情告。乃许太后：“俟女画士抵时，将以此意达之。”太后问余：“何时开绘？”余谓：“女画士现仍留沪，康格夫人已致书招之来京，预备一切矣。”后一星期，余接加尔女士书，谓：“拟即日晋京。如蒙太后见召，绘其御容，无任欢幸！”余以来书译呈太后。太后曰：“余殊喜尔亲知加尔女士，令余省事多矣。尔知余或有事告知女士，而不愿康格夫人知之者，余之意，盖谓或有应告女士之事，而为康格夫人所闻，则将以余为极难取悦者。谅尔能知余意者也。此妇既为尔友，则有事语之，当能出以从容，而不致冒昧。余实告尔：此妇苟非尔之契友，则余断不容其至此。盖此事大反常例也。”

闰五月初三日，庆亲王面奏：“女画士已抵京，现与康格夫人同居，请示何日开绘？”太后曰：“容明日复之。余将先查历书，免于凶日为之也。”翌晨朝罢，即查阅历书。良久，卒乃谓余曰：“查历书，须十余日后，始有吉日。”言时授书示余。后乃择定闰五月二十日为大吉日。继复择定戌时为吉时，乃晚间七点钟也。余闻之窘甚。盖时已日落，不能开绘。余乃以此意婉告太后。太后答曰：“无妨，此间多电灯，光线甚足。”余谓灯光下为之，不能如日光之佳。”读者当知余汲汲求请易时之意。盖余知加尔女士，决不愿于电灯之下作画故也。太后答曰：“何烦琐乃尔，余自作画，任何光皆可。加尔女士当亦能之。”磋商良久，卒乃择定闰五月二十日晨间十钟开绘。定议后，余心大慰。当日太监携余画像进呈太后时，且携有余在巴黎所摄肖像数张，余恐太后见之，将主摄影，而不主绘像。盖摄影速而且易，复无逐日端坐之劳。故余决意不以影片示太后。余等选定绘像日辰之第二日晨间，太后偶过余寝室外廊，即缓步而入。四周顾瞻，盖视器物是否洁净，布置是否得宜，此盖太后第一次入余寝室也。余见太后，顿失所措。盖宫眷之室，御趾不轻临。余既不能任其久立，又不便请其稍坐。清制：皇帝皇后，各有御座。凡有所适，辄由太监携之与俱，不轻坐他人之椅也。余正欲令太监

将太后御座携入，太后止余，谓将随便坐之。言已，即坐于一安乐椅上。斯实余之荣幸也。太监乃送茶入，由余接呈太后，以免太监久侍。此盖宫闱之礼，亦藉以示敬耳。太后饮茶毕，即起坐，绕室行，览阅陈设各物。且启余抽屉箱笼，以视衣物之是否折叠整齐也。偶举目，见室隅案上所置之影片，指而问曰："案上置者，乃何画乎？即近前视之。既取在手，惊而言曰："噫！此皆尔之影片乎？较尔之画像佳甚，且益逼真，曷为不早示余！"余闻言，茫然不知所对。太后见余有窘状，乃乱以他语。太后凡见宫眷答语时，猝不及备，则辄谈述他事，俾吾人有暇思忖。少顷，复问前事，则吾人即能应声答之矣。

余之影片，皆作欧装以摄者。太后阅之既久，乃言曰："佳哉此片，美于画像多矣！惟余既有成言，自必践之。余纵须摄影，而与画像一事，毫无与也。所苦者，不能招市肆摄影者入宫，诚难事也！"

余母乃进告太后：言余之一兄，曾研究摄影术有年，其艺尚佳。可即招入为之，当能称意。余于此，须表明余二兄之行状。是时二人皆在宫内当差，一管颐和园电灯处事务，一管太后御用小汽轮。清制：凡满员之子，皆须在宫当差二三年不等。渠等在宫中，可自由行走，且逐日见太后。太后之遇诸少年也，极形仁慈，常与闲谈，如慈母焉。诸少年每日清晨至宫，公务既毕，即须归家。宫中例不准留人过宿也。太后闻余母言，极为惊诧。即问："何以向不闻述及此事？"余母答称："因不知太后亦欲摄影，故不敢冒昧进告。"太后笑曰："嗣后有事，尽可随意直陈。盖余于新颖之事，必求一试。好在外间无人得知也。"言已，即命传余兄至。余兄既至，太后谓之曰："吾闻尔乃一摄影家，今将有事烦尔。"余兄时已跪下，盖按宫廷之礼，太后有谕，必跪而恭聆，即皇帝之尊，亦不免也。惟宫眷独蒙恩免。盖宫眷长日伺候，太后时与闲谈，故特命免行此繁缛之礼，以免消耗时光也。

太后问余兄以何时得入宫为之摄影，以何种天气适宜。余兄谓拟于今夜归取摄影器来，随时可为之。听老祖宗便，天气不妨事也。太后闻言，乃决意于翌晨为之，且曰："余拟先摄一乘舆视朝之状，然后再摄他影数种。"复问："摄影时，须坐许久？"余兄以数秒钟对。太后作惊异状。旋续问："摄影后，几时可成？俾得早睹之也。"余兄答："晨间摄影，下午可成。"太后谓：如是妙极！并言拟亲视余兄工作。乃告余兄任于宫内择一相当之室，以为工作之处。并命太监一人，预备一切。

翌晨，天气晴好。八点钟时，余兄携摄影器数具，候于宫院内。太后步入院，一一视之。旋曰："奇哉！岂以此即能摄人之影？"及闻余兄详解摄影之法后，即命太监一人立于器前，俾彼可由聚光镜片中，望其形状。旋忽惊问曰："尔首曷为颠倒！倒立乎？抑直立乎？"余等告以摄影之后，其状即不如是。太后得此观象，欢然自得。且啧啧称奇，卒命余立器前，仍由聚光镜中视余作何状。继复与余易地而处，命余由聚光镜中视之，挥手不置。及闻余述其举动也，色殊愉悦。

太后旋登御舆，命舆夫舁之行。将过摄影器时，余兄已摄得一影。既过，太后回顾问余兄已否摄取其影，兄以已摄对。太后曰："曷为不先告余？容过严肃。后再摄时，须先语余，俾令面容和悦也。"

余知太后极为愉快。临朝之际，余等咸处屏后。余见太后状，似欲急求退朝，以便再摄数影者。是日临朝仅二十分钟，盖罕有之事也。

各大臣既去，余等由屏后出迎太后。太后曰："天气极佳，盍往再摄数影。"太后即步入朝堂之院内，余兄已备镜箱于此，且已摄有一影矣。太后谓欲于御座上摄一影，一如临朝之状。余等闻言，乃舁御座入院，后置屏，下置足凳。不数分钟，即部署妥帖。太后又命一宫眷取长袍数袭，俾其选择。于时余复往取太后平日最爱之首饰数事。太后命将接见伊文斯海军大将及其夫人时两次所用之服饰取来，分别衣之，各摄一影。旋又欲摄一衣素服之影。且命余兄将所已摄者从速成之，渠急欲视其何似也。继又谓余兄曰："姑少待，余将与尔同去，以视尔之工作。"顾洗片等事，恒在黑室，余意太后或不耐，故初未详细以告。今知不可秘，乃为一一说明。太后曰："此无妨，余愿一往视之，固不问室之如何也。"余等同赴黑室，视余兄工作。置一椅室中，俾太后坐而视之。太后谓余兄曰："尔当作事如寻常，勿以为有余在此可也。"太后注视良久，迨见片上出现人形，若是之速，大喜。余兄持玻璃片，置红光之前，以示太后，俾较为清楚也。太后曰："此不甚清晰，余仅能辨明自己之肖像。惟面与手曷为黑耶？"余等谓俟印纸上后，则黑处转白，而白处转黑。太后曰："原来如此，诚可谓到老学不尽矣。此事以余视之，洵属新颖。今余摄影，中心慰甚。惟望画像之佳，亦能如是耳。"旋复谓余兄曰："俟余下午休息之后，再为工作。余愿目睹尔成之也。"下午三点半钟，太后午睡甫醒，即匆匆著衣，迥异恒时。衣毕，即赴余兄处。余兄已将各物预备妥当，乃将晒印之法，述之太后。时当夏季，阳光极烈，下午四时，日轮犹高。太后坐视余兄印片，足有二小时之久。且见晒出极为清楚，欣然自得。既得第一张，手持弗释，更阅其他数张，及复视手中者，讵已变黑，乃不解其故。惊问曰："胡为变黑？抑晦气乎？"余等乃言印后必用药水洗之，否则一经烈光，将使之褪色，如此张然。太后曰："是诚有趣，且视将如何为之。"

诸片印成后，余兄即置于药水盆中，卒以清水洗之。此皆常法也。太后见片上形像，既明白呈露，益为诧异曰："何奇特若是！无不翼然如生者。"及工成，乃悉取入御寝，坐于小宝座上，审视良久。甚至取镜自照，以与顷间摄之影相比较。

是时余兄仍鹄立院内，以候后命。太后偶忽忆及，乃言曰："噫！余将尔兄全忘之矣。可怜渠必仍立院中，以待余命。尔往告之。止！余亲往为佳。渠终日劳苦，余必稍以数语慰之也。"太后乃命余兄每片再印十张，且命将摄影器留置宫内，俾次日再为之也。自次

日起，霾雨十日。太后极为焦急，盖须俟天晴，始能摄影也。太后欲在朝堂摄数影，而堂深且暗，其上层之窗，皆糊以厚纸，惟下层之窗，可透光。余兄虽经屡试，卒不获一佳影。

天雨之际，余等移寓三海，盖以皇帝将至地坛致祭也。岁举一次，其礼节与其他岁行之祭同。太后因天雨之故，命将各艇移泊颐和园之西岸，于是乃率宫眷，分乘各艇，赴城之西门，至最末之桥而登岸。岸上有轿预候，余等乘之至三海之门，复入艇渡湖，约一英里之遥。湖中莲花盛开，清香扑鼻。太后曰："余等在此盘桓，至少三日。余望天公放晴，则余拟于湖上艇中，摄数影也。余尚有一佳思，即摄一观音像是也。以二太监总管为侍者，其应衣之服，早已备就，余偶尝衣之。余逢盛怒，或有所烦恼时，辄作观音装，则余气顿平，俨然一观音后身矣。此举与余，大有裨益。盖令余心中不忘'大慈大悲'四字也。今作观音装而摄一影，则可随时视之，而生慈悲之心矣。"

余等行抵私宫时，雨始止。地泞滑不易行，余等仍步入太后御寝。太后有奇癖，喜于雨中步行出游，苟非大雨滂沱，且不用雨具焉。而太监辄携余等之雨具以从。惟太后不用，则余等亦不敢用之，宫中事，莫不如此。太后步行，余等亦步行。太后乘舆，余等亦乘舆。所不同者，太后疲惫而坐，余等不能坐其前，惟能立候耳。太后之爱三海，胜于禁城之宫殿。盖其华丽，远出禁城之上，且能使太后之性情怡悦也。

是日，太后命余等早归休息，盖步行后，极形委顿故也。且谓明日苟晴，将作观音装摄影。讵意天不作美，连雨三日，故决意再居数日。其末一日，天放晴光，已能摄影，事毕，余等复回颐和园。

余等抵颐和园之次日，太后谓宜预备接见女画士各事，命太监总管传谕各太监不得与加尔女士语，惟以礼遇之可矣。余等宫眷，亦同受此谕。并谕余等遇加尔女士在太后前时，不得白事。皇帝所受之谕亦然。继复传谕收拾醇亲王府邸。后谓余曰："余以监守女画士事，委尔三人，余已命外务部供给加尔女士膳品。余所郁郁者，此间无外国食品耳。"太后又命以余等家内之炉灶，移入醇亲王府邸，以便加尔女士随时点制食品。太后曰："尔舍终日监守加尔女士外，且须晨与同来，暮与同归，诚苦尔矣。虽然，余知尔必不以此为苦，尔盖为吾尽力也。"既复笑曰："余何自私乃尔，余命以尔家之物，移置该处，尔父将如何？今最佳者，莫若请尔父同来相处。该地空气，颇与尔父相宜也。"余等急叩首以谢，良以醇亲王府邸，从未准官员等居住。太后今发此谕，实为特恩也。且以此之故，余能逐日见余父之面矣。以视从前之仅一月一次，而犹须请特别假者，其庆幸为何如也！

翌日，太后派余等至醇亲王府邸，部署一切。府邸极为壮丽，附属之小屋，均彼此隔开，不与正屋毗连，如普通室者。院中有小地，有曲径，风景与颐和园仿佛，惟规模则远逊之。余等择夏居之屋一宅，为加尔女士寓所。屋内陈设，应有尽有，美逾寻常，俾有宾至如归之乐。余等之居，在加尔女士之侧，既便呼应，又可时时窥守之。当晚，余等回抵颐和园，以部署情形报太后。太后曰："余愿尔等谨慎将事，勿使此妇知尔等以防守为务也。"观太后状，似极忧虑此事，盖加尔女士未抵之前，尝频频以此语叮咛余等也。

接见加尔女士之前一日，诸事悉已预备妥帖，太后深为满意，而余亦极觉心慰。太后命余等早退，盖彼愿休息，以期明晨容光稍美也。翌晨，诸事皆匆匆毕之，即早朝亦然。俾加尔女士至时，不致匆忙。

余立屏后如常日。有一太监来，谓："康格夫人偕女画士及他妇一人已至，现在朝房之内。"是时早朝将毕矣，太监总管人告太后："外国女宾已来，候于他室。"太后谓余等曰："余思当入院中迎之也。"向例：太后辄在朝堂接见外宾。今因加尔女士非宾客比，故以为不当常礼遇也。

余等下阶之际，见诸女宾已入宫院之门，余乃指加尔女士告太后，太后注视颇切。既抵院内，康格夫人趋前向太后行礼，并介绍加尔女士焉。女士笑容可掬，太后一见之下，欣慰无似，盖太后喜人以笑容对之也。乃低语余曰："视其貌，若一极欢乐者。"余答太后："果作此想，余心殊慰。"盖余正虑太后见女士后，不知作何态度也。女士与余行礼之际，太后睇视颇悦。旋语余，谓见加尔女士与余接晤时，为状极乐。且曰："窥其举止，良易处置。"言已，乃回寝宫，余等随之。既抵宫，女士谓已自备画布，长六英尺，阔四英尺。余曾预告女士："太后之绘像，不喜缩至极小，其大必与身量相埒。"及女士出画布示之，太后犹嫌过小，殊为怅怅。于时画案已部署妥帖。太后乃问坐以何处为宜，而是室窗户颇低，除近窗地面外，光亮熹微，余知女士颇难遽决。审度再四，卒定于近门处铺画布也。太后以须易衣故，命康格夫人等稍坐休息。余乃随太后入寝室。启口即问余意女士年近几何，渠观其发，色淡，而几全白，殊不能决其年龄也。余闻之，不禁欲笑。乃谓："发色之淡，固由天生。"太后谓："曩见之西妇发作金黄色，除老人外，无白发者。"又曰："女士容貌极美，为吾绘像，谅亦佳也。"

时太后回顾一宫眷，命其取一黄袍来。此袍虽为彼所不喜，然彼意绘之画图中，色为最美。乃从宫眷所持诸袍内，选得一袭。上所绣者，则紫藤也。其鞋与帕，均与此相配。袍之外复披一绿缎肩巾，上绣寿字。每一字中，嵌一明珠。又戴玉钏一双，与玉护指焉。头饰之一边，簪玉蝴蝶与缨缕之类。其别一边，则鲜花，一如常时，此时太后，状诚美矣。

当太后由室中外出时，加尔女士已将各物预备妥贴。及见太后作如此装束，不禁呼曰："太后著此服，何都丽乃尔！"余旋以此言，译告太后，太后以是悦甚。

太后乃坐于宝座上，以备临绘，其姿势甚自然。安乐与燕居无殊，而置其一手于垫褥之上。加尔女士曰："姿势绝佳，以其自然也。乞毋移动！"余乃以女士之言

告太后。渠询吾：其状佳否？不者，当易其姿势焉。余谓其状，望之确自然。渠乃又询皇后及宫眷辈之意见，彼等无不称美，而未以加矣。然吾于时见彼等方欣欣然视女士之工作，盖从未一睇太后也。

方女士为太后绘草图时，诸人无不张口而视，以从未见有工作如是之易而天然者。皇后耳语余曰："吾虽不知像画，然固能决其为良画家也。吾等之服与头饰，彼从未之见，而所临者，无不酷肖。苟思中国画家，而为西妇画像，则其混淆不知何似矣！"草图既成，太后甚喜。且以女士作此，速且肖也，深异之。余乃为之解明其说，谓此仅草图，一俟设色时，则彼将知其区别矣。太后命余询女士倦未，思休息否？并告伊渠终日甚忙，每日仅可坐数分时也。余等乃肃女士及康格夫人进餐。餐毕，乃偕太后入剧场。

康格夫人去后，余乃延加尔女士入余室中，从事休息。乃方坐定，而太后命一太监来，召余赴彼寝室。太后曰："方余午后寝息时，殊不愿此妇绘画。彼于此时，亦可寝息。俟余醒时，尔肃之来可也。今见各事，较余预期者为佳。余甚忻慰。"余乃以太后之意，告之加尔女士，并谓太后寝息后，苟此时可当其意，尚可稍事绘画焉。女士颇为太后所感动，语余无庸休息，惟盼即从事绘事也。今日为渠入宫之第一日，余固不愿以各事详告之，盖虑其烦恼耳。且亦未告以此即太后之命令也。经余之种种运用，乃使女士去其急欲绘画之观念，且未有以忤之。旋太监入室，预备餐桌，余导之出至廊下，皇后与之语，呶呶不休，而余则为之译人焉。有顷，一太监来，谓太后已毕膳，愿吾等入而进食。既入室中，余见已设有座椅，不胜大愕，盖前所绝无者。平时，除太后外，无不立而食也。皇后之惊愕，较余尤甚，询余曾知其故否？余谓或因加尔女士在此故也。皇后语余至太后前，面询之。盖以不得太后命，不敢坐。太后耳语余曰："吾之所以待皇后及宫眷者，颇不愿加尔女士知之，而以吾徒为蛮野也。宫中仪礼之由来，彼不得而知之，将能免于误会。尔等仅可坐而食，不必来谢吾，一若日日固无不如是，而已习惯然者。"

太后盥手后，乃来余等食桌前，于是余等起立。太后嘱余：询加尔女士曾爱此食物否？及闻女士答以爱之，较彼固有者为甚，殊欣悦，且颇令释然。

膳既毕，余告加尔女士与太后兴辞，余等则与太后、皇后致敬，并与宫眷辈辞别，而导女士至于醇王府邸。乘车而行，约十分钟始达。既以女士之寝室示之，遂辞出。入己室中，心殊愉悦，盖以得有安息也。

翌晨，余等又与加尔女士入宫。至宫时，方早朝。女士外人也，不能入御座旁，余等乃坐朝堂之后廊下，俟朝之毕。以是故，反致余不能追随太后，一如往时。而余固有之位置，一时恐难复得。心焉思之，不胜沮丧矣。不宁惟是，余之居宫，其惟一之目的，乃欲以西方俗尚与其文化，循诱太后，使之欣悦。以余所知，深信太后于此已得乐趣，且恒以余等所言之事物，语诸大臣，而谘询意见也。如余以旅法时所摄之海军操演肖影示太后，觉其颇有所感触，且谓甚愿中国亦有若是之表彰。旋以商之诸大臣。而彼等乃亟以遁辞答之曰："为此颇需时日也。"由此以观，则太后几全无改革之望。纵彼心愿为之，然一经商之诸臣后，诸臣虽无不赞从，而辄设辞延宕，以搁置之。且以余宫中经验之所得，知无有敢以新事语太后者，盖恐以是而生困难也。

当太后出自朝堂时，加尔女士趋其前，而吻其手，致渠大愕，惟面色间未呈露耳。然此后余等独居时，乃询余等："此非华礼，加尔女士之何故出此也！"迨知此乃西礼，遂无他言。

于是太后乃步行返其寝宫而换衣饰，备画像焉。是日晨，天气甚佳，太后坐约十分钟，乃告余觉倦甚，并询：苟请女士延长其时间，于势当否？余答以女士之居宫，尚有时日，延期一日，固无妨也。维时余固知女士之必因此沮丧，然又必竭力徇太后之所欲。不者，将全局尽隳矣。女士谓：苟太后欲事休息，渠可于时绘宝座及屏风。若尚愿坐而临画也亦可。此语使之甚喜。谓下午休息后，必再坐。旋谕吾于十二钟，延加尔女士餐于吾之室中，吾母吾妹及吾与之俱焉。若宫中晚餐，约于六时。此次则俟太后食后，女士乃与皇后暨诸宫眷用膳。太后又谕香槟或他酒之为加尔女士所爱者，必备。谓彼知西俗，妇女食时，恒乐饮酒。至太后何以有此意念，则无人能知之。吾意必告者之误。但于此时而正其谬，则又非计。盖太后极不愿人非其所是也。仅可稍俟机遇，于无意中正之耳。

是日午后，值加尔女士之休息。太后命人召余去，而以其常设之疑问询余。如加尔女士有何所言之类。观其状，似亟欲知女士对于渠之意见。迨余告之女士谓其极美，且觉少艾也。太后曰："诚然，女士语尔，固必如是。"然经余之确切陈辞，谓女士此意，并未曾询之而自语余者，渠闻此，其状似尚不怏然也。太后忽语曰："吾思果加尔女士能绘吾之宝座以及屏风，则吾之衣饰，彼必可绘之，而不必吾之亲临矣。"吾告以此必不能，因无人可衣此，俾女士之得其真相也。而太后之答语，乃使余惊愕不置。太后曰："此固甚易，尔可为吾衣之。"余闻此，几不解所谓。继思之，必谋所以舒此困难，而语以女士或不悦此。然太后则知女士于此，必无反对处。盖当绘渠面容时，渠固亲临也。故余乃婉言以此意达之女士。卒之，凡值太后疲倦时，余乃衣其外褂，饰其珍宝焉。以是故太后之绘像始得成。仅有数小时，女士欲绘太后面容者，则由太后亲临也。余晨坐两小时，午间复坐两小时，直至像成始止。

吾父之四月假期，于今已满。六月一日，太后与帝，乃御殿受其朝觐焉。吾父病体殊健痊，惟仍苦于风湿，当登丹墀时，太后见其状，乃命太监二人扶之。

吾父首谢太后眷顾余妹及余之恩，循例去冠，叩首及地有声。凡官吏之受有殊恩者，辄作此礼。继乃置冠首上，仍跪太后前。太后乃询其居巴黎之情状，慰劳有加。且见其不能久跪也，特谕太监赐以毡垫，此亦殊恩也。以毡垫惟大学士为能用之。太后当谓吾父，状

殊老耄，不欲其再适异国，且以欲留吾姊妹于宫中，不尔，则将携其子女以去。并谓余等离国虽久，然犹习于满人俗尚殊为欣慰。吾父谓其所以教养吾等者，一依本国之俗尚，其于此事，盖甚致意云。

于是太后又询皇帝：尚欲有所询问否？帝答以欲问吾父能否法语。及闻其不能也，似甚奇愕。吾父乃以公冗，无暇习此以释之。且谓自念老迈，殊难从事外国方言也。太后又问：法国对于中国之感情如何？吾父答：初颇友爱。惟自拳匪之乱后，为使臣者，困难特甚。太后谓：此诚不幸事，惟近来百务，均得满意之解决，殊为欣慰。旋又谕吾父，善自珍摄，期其速愈。而朝事乃毕。

此后，太后恒谓吾父归自巴黎，顿呈老态。当病体复原之先，必宜珍重，而各事务期安乐。且以吾父因太后之善视吾姊妹也，殊形感激，为之大快。

光绪帝万寿，为是月二十八日。宫中于是始预备庆贺礼焉。帝之生辰，实月之廿六，因值先皇忌辰，不克宴会，遂改是日，岁以为常。庆贺期，共得七日。在廿六前者三日，后者四日。宫中无人不著礼服。凡百事务，靡不停止。是年为帝之三十二生辰，其大礼则十年一行，如二十万寿，三十万寿之类。而其宴会，亦不甚烦重。然此已足为万几之障。而此七日间，且罢朝焉。仅有太后一人，于此时不甚装束，宴会亦不恒与。至此次庆贺礼之所以不大举者，尚有别故。盖以太后尚存。依满制，太后实居帝上而君临全国，帝犹其次焉。帝颇知其故。方太后命人预备庆礼时，帝恒谓此次不必举行庆祝，以未届十年也，且极不愿宴会。帝之于此，苟遵行规定之仪则，似嫌非礼。惟其臣庶，则无不承认其诞辰，而如常仪以行庆祝耳。于斯时也，绘像亦因之停止矣。既至二十五日之晨，皇帝乃衣公服，服为黄袍，上绣金龙，加天青色外褂。其帽之顶，则大珠也。以珠为帽顶，只有帝仅用之。帝先往太后处请晨安，一如常仪。继往宗庙祭祖。礼毕，复至太后前叩首。凡华人之生辰，无不叩首亲前，表其敬意。此后，帝乃御殿，受群臣之朝贺焉。朝贺时，人约数百，以叩首故，纷纷上下其首，苟不先为之齐一，则其上下也尤甚，状极可哂，虽帝也，见此殊特之情状，亦有时为之粲然。方朝贺时且作乐。今略述之：其最要之乐器，系一坚木所制。其底平，约三尺对径，上作半球形，距地高约三英尺，中空，另有一木杆，质与此同，用如鼓捶焉，特派一吏专司之。乐作时，竭力击鼓，其声可想见矣。帝登御座时则击之以儆众。此外有一器，形如虎，亦以坚木制成。虎之背，有音格十二，而置于丹墀中。此器不击之，仅以物沿虎背之音格而刮之，所作之声，如同时燃放无数之爆竹然。朝贺时，则作之。此器之外，益以鼓声，几令人聋矣。行礼时，有一吏专司赞礼，其所呼者，如：跪、叩首、起立之类。但以乐音嘈杂，其所语者，几不能闻一字。又有一乐器，其状如架，亦木制。约高八尺，宽三尺，架之上有横木三，上悬钟十二，俱黄金制，以木梃击之，其声与用齿轮旋转之洋琴相若，惟较为洪大耳。此器置于朝堂之右。至朝堂之左，亦有一器，与之相若。其不同者，则所悬之钟，为白玉所雕琢耳。此两器所作之音乐，甚和美。

各大臣朝贺既毕，皇帝乃返于私宫。皇后、皇妃、及诸宫眷，均聚于是。与之叩首毕，各宫眷以皇后为领袖，跪于其前，而献如意。如意者，介圭之类，或以玉制，或以木嵌玉制之，为吉祥之标识，献之其人，俾使之愉乐且利达焉。行礼时，亦佐以乐，乐为丝属，极和美。

其后帝则受太监之庆贺，其礼相似，惟无乐耳。太监之后，则婢仆等。而礼遂告终矣。于是皇帝复入太后宫，跪其前而谢之。盖以此次典礼，实彼之赐也。既毕，太后乃往剧场观剧，诸宫眷皆从之。

既至剧场，余等诸人，各蒙太后赐以糖果，盖此日之俗尚也。有顷，太后退，作午后之寝息，而典礼遂终。

典礼之后两日，则七月之朔。而七月七日者，又宫中之令节也。

有两星，一名牛郎，一名织女。相传为耕织之鼻祖而匹偶也。继因争论，遂遭贬谪，而隔银河以居，每年七月七日，始得相遇，喜鹊为之架桥以渡。

是节典礼，颇觉奇特，有盘数四，各盛以水，而置于日中，俾日光可以照其上。于是太后乃取细针，而置之盘中，盘各一焉。针浮水面，射盘底成影。影之状，因针之位置而殊。苟其中有成形状，而为人所预期者，则投针者，必吉且巧。若形状与所期者殊，其人必拙。太后并焚香而拜祷此两星焉。

巧节既过，太后最悲恻之时期至矣。盖以其夫咸丰帝崩于是月。月之十七日，为其忌辰故也。其十五日，则为祭祀诸死亡之节。是日侵晨，宦廷乃迁入三海，备行祭礼。华人相传之死者，其灵魂仍存于地。届此节则焚以纸币，亡者之灵魂，将得其所焚之数，取而用之。太后故于是节，集僧徒数百，超度灵魂之孤独而无苗裔祭祀之者。是日之夜，太后暨诸宫眷，相率泛舟湖中。糊纸如荷花为灯，中置以烛，飘于水上，盖浮灯之一种也。意谓将以光明界之是年死亡诸鬼，导引之来，享其所赐。太后命余等亲燃其烛，而置花于水上。彼谓死者之魂，将知所感。有太监告太后，谓彼确见有鬼者，信之甚笃。太后虽未尝有所见，然相谓其位至尊，鬼不敢近，惟嘱余等注目一视，苟有所见，则告之。余等固必无所见者也。然有宫眷辈，辄惧甚。紧闭其目，不敢稍视，深恐或见之。

太后之对于咸丰帝也，依恋至切，故当此时，悲怆不可言，且至抑郁。余等靡不谨慎从事，深恐有以怒之。因伊辄于小故寻瑕疵焉。又寡与人语，时时啼泣不辍。吾念咸丰帝宾天已久，颇不明太后如此悲戚之故。亘七月间，宫眷中所著之衣，无得稍有彩色。余等皆衣墨绿或淡青者，而太后则纯黑。逐日如此。无或稍异。虽彼所用之手帕其色亦黑。月之朔望，宫中必演剧，而七月间则无之，且不得有音乐声。凡百事物，无不令之呈凄戚状。质言之，宫闱间，无一而不悲痛者。

七月十七日之晨，太后亲祭于咸丰帝之庙，跪神位前，涕泣良久，因欲致虔敬于咸丰也。余等于此三日间，无得有食肉者。此为余第一年之居宫，常日相习于娱乐，今见此状，惊讶不置。而余之对于太后，殊怜悯之。观其悲戚，系出自至诚。且又无术可以止之。以余为太后之所爱也，值此怆恻之时，恒不欲余离其左右。一日皇后谓余曰："太后状殊恋尔，吾意尔于此时，莫若与之同居为佳。"余即从之，而余亦不禁自悼。太后哭时，余亦随之俱哭矣。及太后见之，乃立止其涕泣，而嘱余之勿悲也。渠谓余年少，不可以涕，且尚不知何所为哀痛者。值此相语之时，太后恒以其已事，为余述之。有一次谓余曰："自余髫龄，生命极苦，尔所知也。以余非双亲所爱，尤觉毫无乐趣。吾姊所欲，亲必与之。至于余者，靡不遭呵叱。方余入宫之始，以余之美，嫉妒者众。幸余颖慧，卒排众难，而获胜利焉。余之初来，先帝恋余至切，其余诸人，鲜加顾盼。幸余继获一子，致先帝之宠眷未衰。奈自此后，遂入骞运。先帝之末年，忽遘重疾，而西兵又于是时举圆明园而火之，余等乃避之热河。此中情事，人佥知之也。嗟余方少年，先帝见背。幼子继之。彼东太后之侄，人至不良，颇瞰帝位，而非皇族，于理不当。举此时之所身受，深顾无有如吾者。方先帝之弥留也，凡有举动，彼已茫然。吾乃以子至其榻侧，询继承者，果谁氏子，彼乃一无所答。良以变出意外，先帝与吾，佥不知所措。继余语之曰：'此固尔之子也。'彼闻是言，立张其目而语余曰：'继袭正统固属之。'吾以此事既决，心乃涣然。语后未久，旋即升遐。之数言者，殆其最终之言语也。历年虽远，而崩驾情状，如在目前。思之犹昨日耳。"

"自余子之得登极而为同治也，余时自思，或可豫逸。奈年方二十，又复殂谢。自此以后，身世全非。盖所期之荣华，以彼之殂，尽归湮灭。兼之东太后之与吾也，心性龃龉，困难时兴。相处既久，卒难言好。幸余子死后五年，亦相继凋谢。光绪帝年方三岁，即来母余。又以孱弱性成，时致灾殃，瘦弱之极，几不能步行。其双亲之育之也，辄不敢与之饮食。其父为醇王，尔之所知。其母则为余姊妹，故余抚之，一如已出。实则余固子之矣。虽至今日，余已为之备尝艰困，彼固犹未健全。此外险阻，犹难屈指，尔素稔之。今述之，殊无所济矣。凡余所期，无不失望者。"太后至此，又复大哭。旋续言曰："人之视余，一若已为太后，诚无往而不愉快。然如顷间所语尔者，则固无有也。且所身受，犹不止是。一事之谬，余辄为众矢之的，曾有言官，且上章劾余，幸余旷达，不为物囿。不者，余墓木拱矣！尔且思诸人之偏狭，果何所极。其所以反对余者，乃亦并于暑季而迁居颐和园也，亦反对之。然余居此，固未尝有所贻害也。虽以尔之入宫，为时至暂，尔当见凡百事务，非吾所能独断也。彼等有所欲为，辄先自计画，奏知余前。苟非事出重要，余固未尝有所不可。"

悲悼之时期既过，余等仍返颐和园。而加尔女士，又从事太后之画像焉。乃不几时，太后于此，殊觉厌倦。盖有一日，曾问余："思此，果以何日告成也。"渠颇虑冬令之前，犹不克蒇事。以冬令将返禁城，苟于此间，而欲绘像，不独困难极多，且不便甚。余告太后，毕此甚易，祈其毋自烦也。

余既为太后端座，备临画也。数日后，太后曾询余："加尔女士于此，有所言否？"余告太后："彼即有所言，余则告以太后之命令如是。并谓余于此，殊不敢有所陈白。"乃卒以此言，余之与女士也，始得免种种困难。惟与太监等，则大费龃龉。虽有太后之督责，然卒不以礼遇女士。彼女士固不知其究竟。余时以往诉太后之辞恫吓之，俾规范其举止，奈此亦仅得暂时之效果，不转瞬间又顽惰如故矣。

八月既朔，太后乃从事移植菊花矣。此盖彼所欣爱者。每日必携余等以至于湖之西滨，相率助之折取菊芽，插之于花盆之内。此固无根，仅菊之枝干，余见之殊奇。而太后谓此必成佳卉也。余等日往灌溉之，至于萌芽而止。苟逢盛雨，太后必命太监等之湖之彼岸，以席覆之，而免风雨之摧折。凡太后之花或其所爱悦之事物，虽有他事羁绊之，然亦必亲往监察，且有时亦不复作午后之寝息，盖其性质使然也。其果园内，植桃梨等，太后亦时所注意，此外尚有一事为余所察觉者，则春夏之后，太后性极易怒，且戚甚。秋季为彼所最难耐者。冬寒亦所厌恶。

八月某日，太后稍有不豫，且苦头痛。余见太后之病也，仅此次耳。但每晨太后仍起床，视朝如恒。惟不能饮食，而旋即卧矣。曾召医士数人来，各诊其脉。而诊脉亦有其仪则。医士率跪于榻侧，太后则伸手外出，而置小枕之上，此专备诊脉用者。诊脉既毕，则开药方，人各殊异。余等乃授之太后。彼择其中之最佳者用之。另有二人，随医士配药于太后之前，太后且一一视之，然后乃服。

际是时期，雨大至，且极炎热，气候温湿，蝇以万计。而太后之所最憎恶者，则蝇也。故夏时反不若此季之困苦。种种防蝇之策，无不具。每户之侧，各有太监一人，手持拂尘以驱之。至蚊之扰害，余等从未有之，盖余于宫中，未尝见有用帐者。以蝇之如是其多，虽防之至严，然仍有一二飞入室中。苟有落于太后身上者，太后必号呼。有落于其食物上者，则必举所有而尽弃之。太后是日间之脾胃，且将以是而尽败。而其性情，亦至暴戾矣。当蝇之飞近太后侧也，必命立其左右者捕之。余固恒受此种命令者。然憎之之深，几与太后相埒，盖苟触之，其污秽之沾于手上者，辄诚盛也。

太后既病之后，起居不适者久之，而医士乃恒不离左右。太后所进之药，性味各殊，不独未见痊可，而渐转剧，且致寒热矣。太后畏寒热极甚，余等伺守其侧，无间日月。苟得间外出数分时者，乃于是时进食焉。其康豫时逐日所燃之香味，乃至此而恶之至切，不得稍近其侧。盖其特性也。花亦若是，平时爱之固甚挚，今亦不得近之。且以病故，其脑力终日不懈，致日间不能成眠，而觉时日之骤长矣。欲谋所以消遣之也，乃使一

太监之知文字者，于日间读书。所读者大都为中国古史或诗词或他种学说。太监读于其前，余等侍于其侧，而以一人按摩其胫，太后以此稍觉安适。如是者，逐日无或稍异。至太后痊愈乃止，约得十日以外。

一日太后询余曰："凡病寒热，西医所以治之者，究为何药也？而告余者：西医恒以丸药食人。此诚险事。以丸丹果何物所制，殊不得而知之。中国之药，纯系草本，余有载籍，解其性味甚详。故恒能择其当者而服之。又有告余者：彼恒以刀剖人皮肤。在中国则以药治之可矣。李莲英告余：余之小太监某，腰生一疮，有劝之往医院中诊视者，彼固不知将何以治之也。乃西医竟以刀剖开其疮，使之大惧。继闻其不两日而竟愈矣。余为之殊惊异。"又续言曰："一年前，一西妇来宫中，见余咳甚，畀余黑丸，嘱余吞之。因余不愿有以忤之也，乃受其丸而语之以少待服之。然余殊不敢轻尝，卒弃之。"余闻是言，乃以不明西药答之。太后于是又言曰："吾固知北京居人，颇有服西医之药者。即余之戚某，亦时与此辈西人相往还，彼等恒不欲使余知之，余固尽悉也。无论如何，苟彼等服是而自陨其身，殊非余咎。盖彼等病时，余从未遣太医诊之故耳。"

太后病既痊愈，乃时时游湖，时乘无舱之舟，或乘汽艇，彼于此似甚爱之也。且恒欲至湖之西岸，其地水浅，汽艇无不深没泥中。而此种情事，乃颇足以悦太后，一若艇底见触，殊觉可乐。于时无舱之舟，驶近其侧，余等乃去汽艇而乘之，以达彼岸，而趋左近之山巅上，以观太监辈之所以出艇泥中者。盖太后生性，恒喜观他人之困难而以为乐。太监等知之甚悉。苟有机遇，必作此种行为以博其欢。若事非重要，彼固略一视之。但太剧烈，或有不慎之处，必重惩之。故必欲如何而能使太后愉快，则诚有难言者。

此外太后之特性，则无事而不查究也。例如余居宫中，凡太后食前，必进糖果。食毕，乃以其余分给诸宫眷。当余等大忙时，恒不愿再设及糖果，故遂置之。乃不转瞬间，而太后即觉之矣。某日太后既食毕，步至窗前，隔玻璃以视余等之所为。旋得见太监等，方取所给余等之糖果而食之。时太后亦无所言，仅命将糖果仍复取回，俾余等视之，一若仍欲食之然者。余知此必有错误，因渠从未取之回也。太后见其所余者甚少，乃询谁食之至如是之多者。余等惶惧甚，未有以答之。余思之既久，念莫若实陈之为愈。盖决太后必知其究竟也。乃告渠："吾等实甚忙，遂忘糖果，太监等乃取而食之。"并谓如是者非一次矣。余见得此机遇，俾以太监之行为告之，心中殊乐。太后答吾，谓彼苟欲给太监等，可自给之。惟以其慈惠所及，特留之以给吾辈者，而不自食，殊觉不虔敬耳。乃回首语余曰："尔之言甚确，一如余所知者。"余甚喜。旋命此获咎之太监，罚俸三月以惩之。余知彼等于此，固不介意。盖彼等月之所得，恒有术使如其俸给者，不啻数倍也。及余返至休息室中，一宫眷语余曰："尔此后毋再以太监事告之太后，彼等必谋所以报复也。"余问："彼等乃仆役，究有何术足为吾害？"渠答："彼等必以暗事相中伤，使尔入其中，而不自觉，此其常习也。"太监之恶劣，吾固知之。惟始终不明其以何术仇吾耳。吾料彼等，必不敢于太后前，媒蘖余短，故遂置之。其后，吾乃悉其所以陷害宫眷之术，盖务使太后误入其彀中，而与余等为难也。如太后语太监：某事应作，面嘱余为之。彼乃不告之余，而往告他人。如是，则太后必以余之侍之也，惰甚。而此人者，乃反得信任矣。虽太后及皇后爱吾至切，而与太监处，实非易事，忤之终非计耳。彼等自以为太后之仆役也，他人训令，恒所不受。终之对于宫眷等，时有所无礼。于皇后亦所不免。

其余各事，无不一如往昔。惟八月间，皇帝祀朝日坛时所衣者，红袍也。

方是时也，康格夫人来请私觐，盖欲一视太后之起居，且观画像之如何也。太后允之，并谕预备一切。此次偕康格夫人入宫者，除康贝尔女士及女教士外，尚有其戚二人来见太后。以其为私觐也，故诸宾均导之入太后私宫，而于其厅堂中接见之。即画士绘像之所。太后之于绘画，已不之耐，且时时为吾等言之。然见康格夫人等，则谦抑异常，且极誉所绘之美。今日太后性格之佳，为曩所未有。当嘱余命太监尽启诸宫殿，而示之来宾焉。太后导彼等，由此室以达彼室，并以中室之珍宝示之。卒乃至一寝室中休息，命取椅来，以款来宾。是时室中之椅甚多，然皆太后之御座，视之固与寻常所用者无殊。宫中定例：无论其为何椅，但一经太后用之，则谓之御座，非得太后命，无人得而坐焉。

是时太监等方携椅入，以备西妇用。乃有一妇，竟误坐太后御座上。吾立见之，方未及以术令之使去，而太后已暗示吾以不耐状，吾于是趋此妇前，而语之将有所示也。以此彼乃不得不起立矣。至此事之所以烦困者，则以太后固觉无人能坐其御座，然又欲余使此妇离之，而不明言其故也。既而余方瘁于译述，太后又低声告余曰："尔视此妇，又坐余榻上矣，余等离此室为佳。"余乃导诸人入茶点室焉。既毕膳，各人与太后兴辞，而贻加尔女士以去。诸宾去后，吾等如常例，以各事报之太后。太后曰："此妇甚可笑，既坐余宝座，又坐余榻，或彼不识何以为宝座耳。然若外人知其故，必非笑余辈也。吾人礼貌，胜彼等者多矣。尚有一事：方康格夫人由庭院中来，曾以一小包授之加尔女士，尔见之否？"吾答："曾见渠与之一物，其状如包，惟中系何物，不之知也。"太后于是命余去，而问女士之果为何物。余于此际，所受太后之命令，奇特者极多。习之既久，颇能以吾之辞令，而达太后之训示焉。故余至加尔女士前，并不询之，惟期以术寻得之也。乃余遍寻其所谓小包者，均不之见，其中何物，更无从而知之矣。吾以是窘甚。盖以太后有所训示，无不立欲达之，如余今日所为者。时方事搜寻，忽一太监来，谓太后欲见吾，吾于是复至太后前。未及其语，而告以加尔女士方寝，俟其既醒，将必问之。太后曰："吾殊不欲加尔女士，知尔之所为者，实吾之命。不者，彼将以吾为多疑也。尔今问

之，切无言其故。尔固慧甚，当能是也。"有顷，余偕加尔女士步行，以至太后之宫，从事绘画。余见顷间所计议之小包，渠方携之行，为之大慰。既至太后宫，加尔女士语余曰："天殊黑，尔可毋庸再坐，余绘太后之宝座可也。此间有杂志，苟尔悦此，可藉以消遣也。"余于是乃启其小包，始明其中实无他物。仅美国之月刊杂志耳。余既见之，旋即托辞，急趋至太后前而告之。讵知太后已外出游湖矣。故余复乘轿踵之。既至湖滨，太后见余，乃命以小舟棹余，至于汽艇，余尚未得暇与之陈说，而太后曰："吾已尽知之矣，此乃一书，加尔女士曾授尔读之也。"余闻之大失望，此行诚无谓矣。固知此必太监乘最先之时机告之，然不料其竟能至于是也。太后今以是殊满足。仅询余加尔女士曾否疑彼寻究此事也。

余方欲归以至加尔女士之前，太后又呼余而言曰："今尚有一事语尔，凡有西妇来宫中者，尔可至帝前。苟彼等与帝有所语，尔可为译之。"余当答太后："凡有外人来时，吾必与俱。"自念从未有与皇帝问答者。太后乃亟释所以言此之故，谓彼欲余之敬皇帝也与敬彼同。外宾来时，期余为之布署耳，彼之所言，余明知其非确也。盖太后欲时时防闲，不令外人之得间循诱皇帝，使之从事改革已耳。

八月十五日，则中秋节之典礼也，亦有谓之月节者。至月节之名之所由来，则由于中人率信月圆时，非真圆，必至此日，乃得其全。是日应行诸仪，佥由宫眷为之指挥，于月之上升时，且拜之焉。其他典礼，与龙舟节者无不同。太后之与宫人等。亦互有所献赉。节礼之终，则殿以戏。所演者月景也。相传：月中有一嫦娥，与之偕居者，为一白兔，名曰玉兔。按是剧所演，此兔乃逃之地上，变为一少艾。日中一金鸡见之，亦逃出，变一娇好之公子。彼等既相遇，遂相爱好。时地上另有一红兔，见此情状，亦变为公子，俾夺金鸡之情爱，而求悦于玉兔焉。惟其面色之红，卒不能变，相形见绌，未遂所愿。而金鸡之与玉兔也，相爱如常。此时月中嫦娥，知其所失，乃遣天兵捕兔去，而金鸡亦于是返日中矣。

八月二十六日，宫中又举典礼。方清之龙兴也，顺治帝以力征故，于八月廿六日，粮糈尽竭，不得已以树叶为食。其士卒亦然。盖彼时所可得者，仅有是耳。自是满人遂以此日为纪念，迄今不衰。满人于是日，无不尽屏侈靡，尤以宫中为甚。余等无得肉食，所餐者，仅米和莴苣之叶而已。且不得用箸，食物则以手撮之。虽太后亦无得或异。此盖欲使后世子孙，毋忘乃祖拓辟疆土，所受之艰阻故也。

八月垂尽，太后于春间所植之葫芦，将于是时收获，太后日偕余等去以观之。彼恒择其式之最佳者而采之，盖谓其腰之最细者也。且以细带缚之，使不改其形式。一日太后指一葫芦而语余曰："此颇足令余思尔之著西衣时也。今尔之衣，尔必觉其安适矣。"当葫芦成熟时，乃割之。太后必以竹刀刮其外皮，而以湿布拭之，曝之使干。不数日间，辄作褐色。乃悬之而作颐和园中之饰品焉。有一室中，共有葫芦一万，其状各殊。至以布拭葫芦，俾丽其色，与所以刮之，以备宫中之用者，皆宫眷分内事也。惟余等中，除太后外，鲜有审慎及之者。一日余方从事于此，忽有一葫芦之老者，其顶为余击落，而此又太后所最喜者。余时不敢以所过往告太后。一宫眷语余："莫若尽弃之而不言也，葫芦甚多，太后或不得而觉之。"余卒自决，莫若往告太后。苟有责罚，受之可也。而太后竟未尝以此有所烦扰，殊足奇异。太后曰："此实太熟，其顶固将坠落，尔适以其时拭之，而遂堕耳。此殊无法可施也。"余告太后："以余之不慎，自念殊惭！况此为老祖宗所悦者耶。"而此事乃毕矣。时诸宫眷均坐憩室中，亟欲知余之所以脱此厄者。迨既告之，佥谓彼等苟有犯是者，必遭呵责云，且均大笑，而谓："悦爱者所事，无不佳者。"是言殊使余不自适。继以此事一一告之皇后，渠谓余以实言告太后甚当。并嘱余审慎，嫉余者颇多也。

九月之初，菊花发芽，宫眷之责，应每日往整齐之，尽去其芽，每干仅留其一。以此则菊可肥硕，花开亦大，虽太后亦从事焉。太后于菊最精详，余等之手，苟不凉者，不得抚之。盖谓热手，将使叶之萎也。其花约九月杪，或十月初则盛开。太后之于菊也，盖有奇能。能于菊之未萌芽时，道其花之形与色。彼恒谓此将作红花者，余等乃以竹片书其名于上，而插之花盆中。继又谓此必白者，余等复如前法以竹片插盆内，而书其名。太后曰："此为尔第一年之居宫中也，尔今见此，及闻吾所述者，必甚奇。然吾于此，鲜有讹误也。花开时，尔将见之矣。"此言诚然，盖无有不如渠所预述者。余等中无一能知太后奚以能辨别之故，且一无所讹。余曾询其故，而彼乃以秘密见答。

当此际也，画像之进行甚缓。一日太后询余："果以何时而能毕之？"并询欧俗："如此像者，应如何酬报之？"余答："率以巨金为酬。"太后颇不然是，谓："中国俗尚，以金钱见酬，殊见侮也。"彼意酬加尔女士以勋章，较以钱酬者优甚。此时余不克复有所言，然决意一俟有机遇，当再为太后言之。

九月间，有一俄国马戏来北京，致宫中诸人，无不互相道之。太后闻之既久，乃询其状果何似。余等既详告之，彼觉殊有兴趣，且谓颇愿一视之。时余母念苟以马戏来宫中者，诚佳事也。遂问太后以能如此否。太后闻是甚喜，并备置一切，以便戏此。各事既定矣，马戏中诸人及其所携之兽，均寓于吾等所居之左右。故余等乃出私资以饮食之。因欲以马戏示之太后，故所费亦不之计。其帐幕约两日始张成，而于是时，已有人以其所行之事，报之太后矣。方马戏开演之前一日，吾见太后退朝时，其状甚怒。余等乃询其故。彼告余母及余，谓："有御史等，颇不以马戏之来宫中为是。因此等举动，从未有入宫闱者，乞太后罢之。"太后言时，大怒而言曰："且视余之权力果何似也。余仅欲视一马戏耳，乃不能使人之不余逆。"吾思莫若给以资而遣之

去，夫太后以为是者，余等固无敢违之也。乃太后思之有顷，跃而言曰："彼等之帐幕固已张矣，他人将不计其有马戏与否，而其议论则同，吾必举之。"以是乃得如式举行。太后与诸宫眷等无不欣慰者。戏中有一段为幼女于球上跳舞，太后最悦之，且令重演之，至于数次。另有一段之有兴趣者，则摆棍戏也。满宫中人，除吾母及吾姊妹外，从未有见马戏者。太后于时，甚惧夫此人由摆棍坠下而自戕也。又有一段之娱太后者，则乘无鞍之马以竞技也。太后见是甚奇之。其为太后所反对者，则以提议携狮虎之类以来宫中也。太后意以此等野兽来宫中，殊不妥善，宁不阅之。马戏之主人，乃携一稚象来，作种种灵巧之技术。此颇足使太后愉快。主人见之，即以是持赠，太后受之。事后，余等试与之戏，见象竟毫不移动，乃弃之而置宫内诸象之中。

马戏所演者共得三段。于其结幕之先，其主事者语余，谓："极愿以狮虎之戏相示，实无危险。且大有可视者在。"余等计议者久之，太后乃允其携入，但必置之远处，并不得纵之出柙也。

方狮虎等牵入场中时，太监乃尽聚而环绕太后之左右。不数分钟，太后即命携之去，而言曰："吾实不之惧，第虑其万一逃脱，而伤他人耳。"此后全幕遂终。太后命赏之银壹万两。彼马戏者反得巨资以去矣。

两日以后，余等犹共述马戏之价值。乃至是以往，太后述之，觉有大失所望然者。渠谓初意此必有奇异者在也。此亦太后特性中之一，盖无一事，而可使之愉快至于五分钟者。太后谓余曰："外国技艺，吾从未见有奇异者。即以此妇所绘之画像论之，吾殊不能谓其精美，观之似甚粗率（太后不知油画故也）。且绘事物，又何必欲其呈彼前也。中国画家颇能绘吾之衣与鞋之类，仅一览足矣。吾意彼殊不能绘事也。惟吾之所言，尔必勿语之。"又续言曰："方尔为吾坐，俾临绘时，尔与彼果何所言耶？"吾虽不明所语，然能见彼之语尔者，固甚多也。宫中事，尔均不可告之，且勿教以华语。吾闻彼时以各物之中国名问尔，尔亦必不可告之。彼之所知愈少，则裨益于吾等者愈大。吾知宫中实情，彼近尚无所知。惟吾等惩罚太监时，或事之类于此者，究不知彼果作何说。吾意彼必以吾等为野蛮也。某日逢吾之怒，吾见尔乃以画士他往，此诚尔之聪颖处。吾之性情，最好莫使之见，恐被将议吾之后。吾甚盼画像之即告成也，严冬将至，吾等应即启彼箱箧，而取冬衣矣。尔乃幼女，知尔必需之，况所有者，皆西服耶。且吾诞辰，又在下月，所有典礼，必将举行。而此后则将迁人三海，其将何以处此画士。吾颇拟令之归去，以居美使馆中，而日来三海，至事成而止。惟此举则困难甚。盖其途程，非如今之车行十分钟可达，将得一小时矣，纵此举可得满意之布置，其如冬令将迁入禁城何！尔试探之，彼果欲以何时成之也。"吾得是机遇，乃告以"加尔女士急欲成之。惟彼逐日所绘者，为时太短。良以太后亲坐临绘之时间太促。且以加尔女士之画室，又与太后之寝室为邻。一至午后休息时，彼又不能不停其工作"。太后曰："甚善，苟彼欲吾终日端坐者，则吾所有事，将全弃之矣。"又言曰："吾知尔端坐已倦，故欲吾再坐耳。然吾已觉至烦厌矣。"余于此，乃不得不告太后，谓："吾之端坐，不独不觉疲惫，且以得坐其御座，视为殊恩，方欣羡也。"继又告太后："加尔女士实不悦余为太后端坐，盖不能如其亲坐之速。彼之于此，仅得谓吾奉太后命而为之，故不得不安之耳。"

以后十日，余等无不大忙，盖以选备物料，预制冬衣，及太后万寿时余姊妹所著之礼服。所有冬衣，皆宫制，衣身为红缎，上绣金龙绿云，饰以金编，灰鼠缘之。其袖与领（皆外卷）则紫貂之裘也。当太后以此等服制语一太监时，皇后与余点首示意，余乃从之外出。皇后曰："尔去与太后叩首，彼赐之衣，而以貂裘为缘，实殊恩也。平时只有郡主衣之。"故余返室中，乃乘机与太后叩首，谢其所赐之殊恩焉。太后答曰："尔应衣此，余诚不明其故，尔何故不应以郡主相待。夫郡主之非皇族者，固甚多也。凡有殊绩于国家者，无论何爵，均可赐之。尔之于余，较余所有之宫眷，为益至巨。且见尔于职务，无不忠悫。尔或以余于此等事殊不加察，其实不然也。尔可与郡主齐位。吾之待尔，亦无不若郡主，惟较此为优耳。"旋回顾一太监曰："其以吾之皮帽来！"此帽系紫貂制，饰以珠及玉。太后乃详述吾等之帽，与此略同。惟太后之顶则黄，而余等者红也。余以是不禁大快。除皮帽及宫装全袭外，太后又有裘袍两袭。其逐日所著者一羊皮，一灰鼠。太后继又赐余等四袭，物质均美，皆黑白狐裘也。且均以金编与绣花丝带饰之。此外又有衣两袭，一淡红色，绣蝴蝶一百。一红色，绣绿竹叶。短衣数袭，亦附以皮。皆太后之赐。又有坎肩数袭以足之。

方余由室中外出，一宫眷谓余大幸，而得如许赐物。且谓渠自来宫中近十年矣，尚未有如是之多也。余见渠似相嫉者。皇后闻是，特来与余等语，且告渠余来宫时，除西衣外，无所有也。苟太后不以相当者见赐，余将奚以自备。然宫眷之与吾龃龉也，此由其端倪耳。其始余殊不之置意，直至某日，有一宫女，以无礼之语相刺，渠谓余未来时，太后爱之固至笃也。惟余则答以彼无权可与吾计议。时皇后亦在坐，乃与彼等计论其所以待余者。并谓苟余得机遇，必举是以告太后。是言颇有效用，因此后，遂无有以言语相窘者矣。

一日，值太后下午休息后，余遇皇帝于途，彼方返其私宫也，仅有一太监随之，余以是殊奇异。此太监，盖帝所私有，深信任之。帝询余何往，余以往室中休息答。继谓其久不见余矣。余闻是而笑。因每日晨间，固无不于朝中见之。帝曰："自画士来此，余遂无隙得与尔闲谈如昔日者矣。颇虑吾之英文，殊未有进步，盖以无人助我，而尔又日陪从画士也。吾见尔与之相处，殊形快乐。吾思此，盖以孤独所致耳。惟尔方监察其后，彼曾有所觉察否？"吾告以："谨慎从事，殊未有所宣泄，想彼尚不致以监视见疑。"帝乃曰："有谓彼为太后绘毕后，将复为吾画像，吾知此必流言也。吾颇欲知果

谁言是者。”吾告帝：“吾今乃始闻其说，故不可以相告。”继询伊：“果否欲画一像？”乃仅答曰：“欲吾答此，殊属为难。惟吾究应绘与否，尔知之稔矣。吾见太后摄肖像甚多，下至太监辈亦有之。”吾闻此，立明其意之所在。乃询帝：“果以小摄影器来，为摄影，究愿之否？”帝状呈惊异色，而询曰：“尔亦能摄影否？苟此举而不危险，俟有机遇，试为之可也。尔必毋忘。但行此必审慎耳。”

于是帝又变其语词而言曰：“今且有暇，可相话语矣。吾欲有所询尔，望尔必以实告。外人之于吾也，其意见果何似耶？曾以吾为有法行与睿智者欤？吾固亟欲知之也。”乃吾尚未能有所言，帝续言曰：“吾固知之甚悉，彼等视余，固等于儿童，而无足轻重者也。其语余来，果如是否？”吾当告以：“外人之询余者颇多，然仅询帝为何如人，而彼等意见，特未之及。其得而知之者，仅谓帝之起居康豫耳。”帝又言曰：“苟彼之视余，而有所谬误，则宫廷间守旧之笃，实尸其咎。自余御极，殊不欲有所言，或有所建白。卒之外人，见余无所事也，乃相率目余为庸碌者矣，吾知其然也。再有询尔者，尔其以吾所处之地位实答之。吾素抱宏愿，期所以利达吾邦家，而吾非元首，不能达之。尔之所知，虽以太后之权势，恐尚不足以变更中国之现状。纵曰能之，亦非所愿。吾恐改革之期，尚不知何日耳！”

帝又谓苟能允彼游行各处，一如欧洲君主者，则事之佳妙何极。惟彼之于此，则永无望耳。余当告帝：“圣路易博览大会，诸亲王中，多有愿往视之者。苟此事而能善为布置，则吾国与各国之殊异，以及俗尚之区别，彼等见之，可尽知之矣。”帝于此颇觉踌躇，盖以前此从未有允是类之请求者。

余等话语甚久，所言者多西国俗尚也。帝谓颇愿一游欧洲，观其政事，究如何措置者。

方是时，忽一太监来，谓太后已醒。余于是乃匆匆向彼室中去。

今至十月矣，其第一日雨雪，太监请训太后：谓其诞辰之庆礼，仍如往时于颐和园中举行否。颐和园者，太后之所乐居，曾如上所述者也。故彼立允其请，而谓种种典礼，一如往时，预为布置。于是总管乃以一名单，上书各郡主之姓氏及其爵位。又一名单，上书满洲官吏之妇女姓氏。呈之太后，俾伊选择，果谁氏而为太后所欲以来宫中叩贺者也。此时太后共选四十五人，此诸人者，俱各以太后之命召之入宫。当此际，余方立于太后座后，彼四顾而言曰：“曩时吾诞辰之庆礼，率不欲招致多人，此次实出例外。盖欲使尔一见彼等之装束，与其于宫中仪则，果如何茫昧耳。”

此次典礼，以十月六日为始期。加尔女士已返寓美国使馆。余母余妹及余，乃返宫中。六日破晓，太监等乃以各色之绸，饰循廊，且于各处及树之中，悬灯笼焉。约七时，祝寿者均至。余见之，始深然太后之言。太监乃导彼等于诸宫眷之前，惟状甚羞缩，鲜有所语也。继复导之以入于憩室，其中人已甚众。吾辈宫眷，皆退立廊下。其中颇有衣饰华丽者，惟其颜色甚古，状态亦丑陋。余等视之既久，乃趋太后前，而报告各事焉。

太后凡值际会如此次者，其神志绝佳，于时乃多有所询问。继于他事中，询余等曾于来宾内，见有老妇人，而衣著如新妇者（谓满妇而嫁与中国官吏者），独渠一人也。今召之来，以其曩时曾与宫中有关系故。太后又谓彼尚未亲见其人，惟知其甚颖慧耳。乃余等尚未见之，意彼或未来也。

太后装束甚速，既毕，即入厅堂中。太监总管乃以诸人人，引见太后。余等宫眷，排列成行，立其宝座后。彼等既入堂中，有叩首者，有请安者，又有并不致礼者。其实似无一人知其应如何而可。太后与之略作逊辞，并谢其贺礼。

今余且述太后之为人，凡有所赠，或有所事者，虽至微，彼恒谢之。此盖与常人所述者，大相殊也。

时太后明知诸人无不张皇也，乃谕总管导之入各人之室中，并嘱其毋庸客气，且去休息。各人乃又踟蹰，不知其应去与否。直至太后谓余等曰：“可导之去，以觐皇后焉。”

余等既至皇后之宫，彼等觐见如仪，且不似前此之羞涩矣。皇后乃告彼等：“苟欲详知各节，或于宫礼无稍差误，宫眷中无不愿告之者。”且决议每宫眷一人，各任来宾数人，授之仪节。以初十之典礼，苟有谬误，诚不美观。故余等乃从事均派，人各得来宾若干，以监督之，且以所应行诸礼授之。

值太后午后休息时，余乃往谒诸宾之任余职内者。诸宾中，太后所述之新妇在焉，故往见之。颇使余爱其为人，并觉伊殊有趣致。伊固显然曾受教育者也，与多数之满洲妇人，殊不相类。且见其诵读绝佳。于是余乃以应行各事，详为彼等解释，并对于太后之应如何称之也，至此一端，余不稔以上曾述之否，无论何人与太后语，则称之为老祖宗；自称也，不曰我，而曰奴才。凡满人家族中，其仪则仿是。代名词之你我二字，率以父亲或母亲及男或女代之。太后于此等仪节，注意最严。由此日至于初十，此四日间，诸来宾乃学习宫仪，并往剧场观戏。

每日之晨，余等均往侍太后，并以前一日所遇之兴趣事报告之。继则先行以赴剧场，而立于院中，以俟太后之至。太后到时，各跪下。俟其既过，以达于戏台对面之室中。其跪也，排列成行，皇帝居首，后次之，皇妃又次之，其后则郡主宫眷，而来宾为之殿。其初两日，各事无不如仪。乃至第三日之晨，帝忽回顾言曰：“太后至矣！”帝固余等之表率也，于是无不跪下，帝犹一人独立，视余等而笑。太后实未至，固不待言，诸人亦因之俱笑。帝之于戏弄也，最形欢愉。其他则绝无如是者。

初九日夜，宫眷中无一眠者，盖欲于初十之晨无后时也。所有来宾，均嘱之以轿先行，至某山顶太后之特别朝堂而迟吾辈。彼等须夜间三时抵此，余等则稍后，

约在破晓。有顷，太后至，而庆礼于是始焉。此次庆礼，与皇帝万寿无稍差异，前已述之矣，无庸再叙。其异者仅有一端，盖于是日侵晨，吾等仍需有所进献，且每人各进鸟百头，其类各殊。每年太后万寿，率有此奇特之举。盖太后必以其私资购鸟万头而释之也。方鸟笼悬于丹墀中，其状殊可悦。太后于此必选一吉时，而太监等携笼随之去，今之所择者为午后四时。太后乃携诸宫眷至一山顶，顶上有庙，先焚檀香，而后祷于上帝。太监等乃各携一笼。跪太后前，太后一一启之，目睹鸟之飞去。且祝上帝，毋令之再见捕也。太后作此举，状极庄重。而余等方互相私语，计议群鸟中以何者为最美而可畜之者。此诸鸟中，有鹦鹉数头，有淡红者，有红与绿者，各以细链锁架上。乃太监既断其链，而鹦鹉并不移动。太后曰："甚奇事！每年均有鹦鹉数头之不去者，恒由吾畜之，以俟其既毙。尔等其视之，必不去矣。"方此时，总管至，太后乃以所遇告之。伊则立即跪下而言曰："老祖宗大吉！此鹦鹉盖知老祖宗之慈爱，宁愿居此以侍奉耳。"此举名曰放生，功德事也，且必获酬报于天上。

时有一宫眷询余，鹦鹉之不飞去也，于意云何？余谓此诚奇事。彼曰："此甚易见，何奇之有？彼太监者，奉总管命，购之已久，而教练之也。当太后午后休息时，必携鹦鹉来此山顶以驯习之。其目的所在，仅欲博太后欢而愚之耳。盖如此可使之愉快，且自信其仁慈，下及无知之禽鸟，亦且乐与之俱。"又续言曰："其最可笑者，则当太后纵鸟时，太监等方于远山之顶，捕而再售之。彼太后之祷，虽诚切祝其自由，乃不转瞬，而旋又被捕矣。"

万寿庆礼，延续至于十三日始止。各人均一无所事，且均快乐，而逐日演剧焉。十三日之暮，乃告来宾：典礼已终，各自预备，翌晨而去。是晚彼等乃各向太后兴辞，而于次日离去。

以后数日，余等以将迁入三海之故，从事检束，无不冗忙。太后取历书，择得二十二日迁居最吉。故二十二日晨六时，宫中诸人，尽离颐和园而去。时大雪，途行极艰，余等乃以轿行，一如恒昔。太监等亦各乘马，不役之充轿役矣。途中马之倾跌于滑石上者甚多。而肩太后之銮舆者，亦有一人倾跌，致堕太后于地上。遽然间，余颇意其有骇闻事发见，马蹄得得，太监狂呼，曰："停止，停止！"继闻人曰："趣视之，彼未死耶？"于是各人停轿不前，而道途亦为之阻塞。此盖人西门时，銮舆行石路上所致。其后余等见太后驾已息于道旁，于是乃下轿趋面前，以观所遇。此时议者纷纷，各有惊色。余亦以是惶甚（盖以此际，谣传革命党将尽毙宫人也。余等虽有所闻，并未敢告之太后）。旋即至驾前，见太后神色安详，坐而谕总管，嘱其勿惩轿役，以途湿而滑，非其罪也。而李莲英则谓："此殊不可，盖必其不慎所致。肩老佛爷之銮驾，竟敢不慎至此！"语毕，回首顾掌刑者（此掌刑者，携竹板随宫闱所至）而言曰："于其背上，笞八十可也。"而此可怜之轿役，方跪泥泞中，敬聆是命。于是掌刑者携之至于百码以外，踣而挞之，笞八十者，为时至速。而此人旋即起立，一若行所无事者然。致余甚讶其状，固甚镇静也。余等于时乃候一太监以茶来，而以之进于太后。且问其曾蒙损伤否。太后笑而言，谓殊无事。且命余等先行。今且述彼茶也，此茶太监等必恒备之，携一小炉，与之俱行，并备热水。至宫廷迁移时，虽亦备之，然鲜有用之者。

时诸宫眷仍由径路趋三海，备先太后而于其到时迓之。余等候于庭院中者既久，冻几僵矣，而太后始至。余等俱跪，俟其既去而止。继乃随之入宫。

方雪之既霁也，太后乃定以次日往觅一地，俾加尔女士之继续绘事焉。余谓莫若稍待，俟女士既来而自觅之，必能择一地可适当于工作也。太后谓此殊不可，苟俾伊自择之，必将取彼所不能至之处。盖宫内禁地甚多，不能令女士去也。故于次日，太后乃与余外出以觅之。觅之既多，终嫌太暗，其后乃得一室在宫之湖边者。太后曰："此则甚便，尔之来去，或以轿，或以舟也。"吾见此地，苟以轿行，必得四十五分钟始达宫门。若以舟则可稍速。余初甚盼寓居宫中，与太后共晨夕。然计议之后，终不能达。盖以加尔女士，仍寓美国使馆，设令其独自出入宫门，殊非计也。故太后谓余：莫若寓吾父处，晨与女士偕来，暮则与之同归也。此事于余，惟觉欣慰。故除遵太后命令外，亦遂无他说。

其翌日，加尔女士来宫中，见所选之室，俾之工作者，尚觉不甚愉快。其最所不悦者，则谓此室之太暗也。于是太后乃命窗牖之蒙以纸者，易以玻璃，而此又使室之太亮。加尔女士请悬以帘幕，俾聚光于画上。方吾以其所请告之太后，太后曰："举宫中事物而变易之，除其适吾者外，此诚第一次也。"其始余则易其窗牖，彼犹不自惬意，而索帘幕焉。吾思莫若举屋顶而尽弃之，彼或可安适也。然余等仍以帘幕悬之。俾遂女士之意。

当太后审视画像，以观其进行之奚若也。其际，谓余曰："余等以此像也，几经困阻，乃吾终虑此将不能有所奇异。吾见坎肩上所绘之珠，其色乃各异。有白者，有淡红者，且有作青色者，尔可以是语之。"吾于是乃竭力解释其故，谓加尔女士绘此，一依其所目睹者，因光之影以异。但太后终不明其说，且询余能见其有青色或红色者否。吾乃又释此乃光线射于珠上，所呈之颜色也。而彼仍谓彼所见者，除白者外无他色。然至此后，觉彼亦殊不以此烦困矣。

太后寝室之在三海内者，其左近一室中，有塔一，高约十英尺，而以檀香雕成者。塔内佛像种种，太后率于晨间拜其下，其礼仪则太后于塔外焚香，而命宫眷一人稽首佛前。太后告余："此塔之在宫中百余年矣。"其诸像中，有观音大士之像一，高仅得五寸，而以纯金制成。其中空，脏腑无不备，系金玉制。群信观音之权力极大，而太后每于困难时，必拜之。且谓彼之所求，恒有灵验。太后曰："此必然也，方余祷时，靡不诚切，非若尔辈女子，稽首其前以尽职也，而旋即匆匆去矣。"太

后继谓彼颇觉中国人民，废弃其祖先之宗教，而信基督，至觉悲悼也。

太后于中国旧有之邪教，而涉及三海者，信之最笃。一日方话语时，太后告吾："凡有所见，毋惊惧也。"彼谓恒有人与尔偕行，而忽不之见，此常事也。且述此为狐，特作人形，以自适耳。彼等居三海中，或将数千载，具有权术，以变形状，一如所欲。且谓太监辈，固必告余为灵魂或为鬼也。但殊不确，此盖灵狐，并不伤人者。乃数日后，竟有一事，一若证实此说者。是夜，余之火已灭，乃遣余之太监，视他宫眷中有无未眠者，若有之，试取热水来。渠去时，曾携灯笼与俱。乃旋即趋回，面白如垩粉。即问其故，渠答曰："吾见一鬼女也。彼来吾前，灭吾之烛，而旋即不之见矣。"吾告彼："此或一婢女也。"但彼曰："非是，宫中诸女，靡不识之。若此人者，从未之见。"彼坚信其为鬼也。吾告彼："太后曾谓此间无鬼，或狐而人焉者。"彼答曰："此非狐，太后谓之为狐，以彼惧言鬼耳。"彼遂告余："数年前，总管李莲英，行于太后宫后之广院中，见一少女，坐于井侧。渠乃去询其所事。但稍近之，则见坐于此者，尚有数女。及至其前，诸女乃徐徐跳入井中。渠于是大呼。一侍者以灯笼趋其前，渠以所遇告之。而此侍者，乃告渠无有能跳入井中者，以其上尚复以巨石也。"余之太监谓："多年前，确有数女子，投此井以自戕。李莲英所见非他，即其鬼也。中人率信人之自戕者，其灵魂仍存在于其地之左近，以勾引他人而为之替，彼乃得投生以去故也。"吾当谓："素不信此，且极愿一目睹之。"彼答曰："苟尔一见之，必不欲再见，盖此已足使尔惊悸矣。"

以后事，一如常，至十一月初一，太后乃降谕宫中，谓："十一月内，先皇之忌辰甚多，照例所演之戏，一律停止。而宫人所衣，亦应变易，期当于礼。"是月九日，皇帝往祀圜丘。帝于是日前，静居私宫三日，除其太监外，不与一人语。虽皇后，其妻也，于此际亦不得见之。凡大祀，无不如此。

此次典礼，与其他诸祭事无不同，惟有豕耳。豕既屠后，供庙内之祭坛上。历若干时，乃分赐群臣。凡食肉者，以为必获利达。而得此赐者，则为太后莫大之殊恩也。其他异点，则皇帝必亲诣行礼，无论如何不得命群臣代。至其故，则以旧律：国内有获罪至大辟者，由帝亲定死书，而归刑部掌之。及年之终，以被戮者之姓名，书之黄纸上，而献之帝。当祀圜丘时，帝乃取此纸而焚之。备达天听。而其先祖，亦得以知其所为，一本法律，而无不当者。

其祀圜丘也，则在禁城中举行。太后虽不悦此地，然亦命宫廷暂移是处。其故，盖不欲片时之离皇帝左右也。故余等又复迁入禁城中。大祀既毕，宫廷本欲迁回三海，但是月十三，为康熙帝之忌辰，故决议仍居禁城中，俾行礼焉。康熙帝御临中国，得六十一年，为自古诸帝中之最久者。太后告余等，谓彼之雄伟，为中国所未有。其记忆力之强，尤吾等所当尊敬者云。

十一月十四日，早朝既毕，太后告知余等："俄日将于旦夕启衅，心焉忧之。虽两国之事，与中国无与，然颇虑其战于中国境内，则无论孰胜孰负，终有不利于中国也。"当时余等，亦不甚注意。乃翌晨，忽太监总管报告太后：走失太监五十人。众以诸阉无端出此，莫不惊讶。按太监公毕之后，例准自由入城，惟须于闭宫门前回宫而已。乃至次晨，又报走失太监者百人。太后闻之，恍然悟曰："吾知其故矣，若辈必闻吾语，谓俄日将有战事，恐义和团之变，再见今日，乃相率而逃耳。"向例太监有逃者，则缇骑四出，苟见捕者，必按律惩治。此次太后传谕："免予侦捕。"乃某晨，太后素所亲信之某阉，又不知去向。太后知之大怒，谓彼平日对于此阉，备极优渥，今乃获此报酬。乱机甫萌，而先逃脱。言次不胜懊丧。即余也，亦尝见太后遇之极善。惟以其人，专事媒蘖宫眷之短，故于其去，殊觉漠然。

此后阉人之逃者，日有所闻。太后乃决计移居禁城中，俟至来春再作计议。

余尝以阉人私逃之故，问诸余阉，据谓此正如太后所料，盖恐复遭变故之如义和团者，而不得摆脱耳。即太后宠爱之太监，亦与余子同逃，并不足为异。继又告余："虽李莲英其人，亦全不足恃。往年拳匪之乱，两宫出狩西安，李竟托病后行，俾前途万一有变，渠可脱身以去。"旋又谈及李之阴狠："无辜良民死其手者，不计其数，尤以阉人为众。李权倾宫闱间，有干犯之，或因事而触其忌者，辄不得幸免。李之去若辈，易如拂尘耳。"又谓："李夙有阿芙蓉癖，恣意吸食，为量甚大，宫中多不之知。即太后亦不之觉。"盖宫中禁食此物固甚严也。

自是每晨，辄闻俄日两国之惊耗，宫中诸人，渐为震恐。一日太后召宫人集其前，谕令："勿自惊扰。果有事变，与吾人无与，决不致波及。吾人祖宗之灵。实孚佑之。而今而后，殊不愿闻再有道及之者。"乃太后复召宫眷，集其寝室，谕令："祷于先人之灵前，乞加冥佑。"于此可见太后之焦急，正与吾辈无殊。彼虽谓不愿闻人谈及此事也，然且时时亲述之，似终难释然于怀者。一日与余等闲谈之际，而谓外间实在之消息，颇愿日有所闻。余谓此事良易，仅须有西报数份，及路透特约电一份，即能知其最近之消息矣。太后闻此，为之踊跃，即命以余父名购之，每日送至余父处，转送宫中，由余译呈。余谓余父固尝订阅各报也。乃遵太后所谕之法传递焉。太后每晨视朝，余即以其时，将战事消息，译成汉文。讵意战电至者，络绎不绝。以余一人之力，殊嫌不济。因告太后，改笔译为口述，俾电报随到随告，庶期简便。太后颇关心于西报之新闻，不特命余译述战事消息，凡其中有兴趣者，命悉译之。而于欧洲各国元首之行止，尤所注意。且以其举动，外人无不知之者，深为诧异。乃谓余曰："此间稍觉机密，盖宫外人，无一得悉宫内事者，固不特吾民然也。若彼等能略知一二，则凡百流言，或可因以而息，未始非佳事也。"

余等寓居禁城时，加尔女士仍每日从事绘像，曾予以美室一间，彼寓其中，似极安适。太后复命余，予以

种种便利以佐助之。盖太后已以此事，心生厌倦，而冀其早成也。彼罕至加尔女士之室，偶尔过之，则状至殷勤，遇之者一若彼以观画为一生最大之乐事也。

是月中，宫闱诸事，极无聊赖，以忧戚也。一日太后谓拟率余等周览禁城。余等乃先至朝殿，见殿之制，与颐和园微异。入者须历阶而登，阶以白石为之，可二十级。左右有栏，亦白石。阶岭有臣廊，绕殿之四周，支以巨栋，上敷朱漆。沿廊之窗，刻镂极工，作各式之寿字形。殿内铺以方砖。太后谓此乃坚金炼成，历数百年矣。砖色奇黑，似敷漆者。且极滑，步履其上，辄虞踣踬。殿中陈设，与颐和园及三海中者同。惟御座乃紫檀木制，上嵌各色宝玉焉。

此殿仅于太后万寿日及元旦，用以行朝会礼，余时罕用之。而西人则从无登之者。平日朝觐，则在较小之殿行之。

余等在殿中盘桓少顷，即往游帝居。其宏敞远不及太后，惟陈设极精美耳。为室共三十有二，多弃置不用。中所陈设，同一华美。室后为皇后之居，规模更小，共二十四室。内有三室，特分出以为妃嫔之用。帝与后之私宫，虽相密接，然无交通之径。盖二宫皆缭以回廊，远接太后之宫。此外尚有数屋，则为宾客休息之所。且有数屋，封锢极严，空耶实耶，似无知者。太后谓彼亦未尝入之，以封锢已有年矣。即通此屋之人路，亦常紧闭。余等之过其地，惟此次耳。其屋与宫中他屋迥殊，状极陈昧。足见年代之悠远矣。太后且谕余等毋得道之。

宫眷之屋，与太后居相接。惟室之窄隘，居其中者，几不能旋转其身。冬季尤苦寒。仆役之居，则在余等寓处之尽端，无他径可适，入者必经余等之长廊。而入余等之居，则须过太后之廊下焉。此乃出于太后之意，备监视余等之后。而凡有出入者，亦得悉之也。

太后继乃导余等至其宫中，吞吐而言曰："吾将有所示，实尔等所未见也。"余等乃入一室，与其寝室相毗连，彼此通以狭径，径长可十五英尺。两壁施漆，绘画颇美。旋见太后语其扈从之太监。是人即蹲身移去此径两端之木塞，其塞实墙基之洞中。余乃知向以为坚壁者，实可移动之画板也。画板既开，露出一室。室无窗，光由屋顶入。四隅置巨石，石上有黄垫座位。垫侧置香炉，各物皆呈古色。此外则毫无几案之属。室之一端，复有一径，与前径相若，亦设画板。板后有室，室后有板，层层相隔，不知凡几。质言之，全宫之壁，皆有此径，中藏一秘室。太后告知余等：明季宫闱，尝用之以行种种事。皇帝欲独处时，则居之。太后尝用一室，以藏珍宝。拳匪乱时，太后于西狩之前，曾将珍宝秘藏此处。回銮后，启室视之，安然无恙。匪徒之劫掠皇宫者，固无一疑及尚有此地也。

余等既回至廊下，视顷间所离各室，则除黑色石墙外，一无所见。其隐奥有如是者。至太后之厌居禁城也，其故虽多，然亦因其中多怪诞事耳。即太后亦有所不悉。太后曰："如是处者，即余亦不乐道之，恐人疑用是以行各项事务也。"

余在禁城宫中，曾遇同治帝之妃三人。帝崩后，三妃皆寓禁城中为太后作女红，以消磨岁月。余既与之遇，乃知彼等皆深受教育者。中以瑜妃，尤为颖慧，能诗工乐，堪称中国女子中之最有才智者也。且于太西各国之掌故俗尚，亦无不了然，令余为之惊服不置。彼于各事，似无不知其大略。余尝问之："奚以畴昔从不之见？"彼答："非太后召，则不入觐。今太后既来禁城，故日谒之也。"一日余接诸妃书，邀余过从。其居屋与城中他屋分隔，而宽敞亦不及之。陈设简朴。仅有太监及女仆数人，供奔走焉。诸妃自称：性习宁静，鲜有宾客，块然独处，自乐其乐而已。至瑜妃之室，则图书四壁，颇饶雅趣。并出诗数章以相示。中多凄戚之音，有所感也。妃殊主张设立学校，以教育女童。盖以其中之能写读者，如凤毛麟角也。并勖余随时以此言进之太后。妃并主张以泰西之治，施于中国，惟殊不欲延用教会中之教员，因若辈常借他题，以发挥其宗教主义，恐招华人之忌也。

十一月垂尽，太后召见直隶总督袁世凯。是日适为休假日，加尔女士出宫游憩，故余得暇以随太后视朝。太后问袁："对于日俄战事，有何所见？"袁称："两国虽已构兵，然决不致牵涉中国。惟战事既定，则满洲必多事矣。"太后谓："吾亦深知之，以两军战于中国境内故也。策之上者，惟有严守中立。良以中日一役，国力已颓，不能再以干戈相见。"又谓："今当严谕各官员，慎勿干与此事，以免外人有所借口焉。"

太后继问袁对于战事结果之意见，胜利属之谁也。袁谓："事极难决，日人其或胜乎？"太后谓："日人果胜，吾忧可以稍释。第恐未必能然耳。盖俄地广兵众，胜败犹未可必也。"

太后于是又言中国之近况，谓："中国苟不获已，而与他国构兵，则恐无立足地矣。吾国武力废弛，诸无预备。既无海军，又无训练之陆军。质言之：实一无可以自卫者。"袁世凯仍安慰太后，谓："就中国现势论之，无庸虑有战祸也。"太后谓："总之中国今当自醒，以力行政事。惟不知从何措手耳。殷望中国，得在世界列强之中，占一优胜之位置。时有疆臣奏请变政，惟以议论纷歧，殊未见有进步也。"

袁世凯既退，太后复召见军机大臣，告以顷间与袁世凯所语。彼等乃无不赞助，而谓当力求振作也。并对于国防等事，各抒意见。讨论后，某亲王谓彼虽赞成变政，惟极反对变服装，易起居，而去辫发也。太后深讳其议，谓："中国礼俗，素称文明，今以不及者为代，非智者所为。"既而退朝，一事未决。此不独今日为然也。

后此数日，除战事外，绝口不谈他事。太后连日曾召见各将帅，惟以朝仪素所不谙，既临太后前，皆手足无所措，见者为之失笑。诸武员之献议，多无意识，不知所云。太后某次尝语及海军之窳劣，良以吾国实无训练之海军士官所致。某将答称："中国人民，较各国为众。至战船而论，吾国有河湖炮船无数，商船若干

艘,大可用以临阵。"太后闻之,即命退下。谓"吾国人民固众,然大都与彼相若,颇不能有所裨益于国家也。"此人既退,众乃笑不可忍。太后止之,谓:"彼殊觉无可笑者,以若人也,而居海陆军要职,深为恨恨耳。"一宫眷问余:"太后胡为闻此人之言炮船也,遂致盛怒?"余告以:"虽以全数抵御战舰一艘,殊无济也。"宫眷闻余言,为之咋舌。

十一月既晦,两湖总督张之洞抵京,即觐见太后。太后谓之曰:"尔为老臣之一,日俄战争究与吾华有何关系,其陈所见,且直言无畏。苟其事有必至者,余可早为预备也。"张之洞答称:"无论此战之结果若何,而吾国之满洲,恐难保不以利权,让与各国以通商矣。此外则决无他虞。"太后又将前此召见各大臣,讨论变政之议论告之。即据答称:"吾国尚有余暇,从事改革,惟欲速则难期完美。且当于措置之先,审慎筹画。就其个人之意而论,改革之举,出以操切,其计至愚。"又谓十余年前,彼于改革极不谓然。今以大势所趋,时局迥异,不得不稍稍行之,惟起居一节,仍当谨守旧制,而祖宗遗训,不能轻弃也。简言之,仅劝采用西法,以补中国之不足。余无所陈。太后因张之洞之意见,殊确与之吻合,颜色之间,颇露悦意。方太后召见大臣时,帝虽与焉,惟默然静听,不发一语。太后虚应故事,辄询其意见。而帝之所答,则无不与太后之见同。其议遂决矣。

关于佛教诸典礼,以腊八粥为最重要,于每年十二月初八日举行。相传如来佛,尝于是日乞食,得米与豆,归而作粥,以均飨诸僧。其后遂永以是日举行典礼,以志不忘。其意盖谓于是日节食者,如来必福之。故所食仅米与果豆之类,相杂为粥。不加盐及其他滋味,几类淡食,殊难下咽。

余等今将扫尘,预备度新年矣。所有各物,悉数取下,重事检点,若影像图画以及器用等件,亦无不细加拂拭。太后又阅历书,备择吉日,以始事焉。继择定十二月十二日大吉。先期余等皆已奉有训令,故于十二清晨,乃各从事于此。中有宫眷数人,奉命取下佛像而拂拭之,并为之制新帷幕焉。其余事,则由太监为之。余问太后:"所有首饰,须拭擦否?太后答称:"除彼外,无有用之者。故不需此。"

各物既悉当太后之意,而拭擦一清矣。渠乃预备一名单,为所欲召之人以参与除夕礼者。此礼于岁之末一日举行,与欧州每岁除夕夜所行者相似,所以表辞别旧岁之意也。向例于两星期前,邀请来宾,俾宽以时日,使克预备。太后并命为宫眷制新冬服焉。此服与余等现所衣者之殊点,惟灰鼠之出锋,代以白狐者耳。其次则制糕矣。此盖于新年,用以供佛及祖先者,必由太后亲先制之。太后既决定制糕之时期,故宫眷等乃齐集一室,室为专供此用者。于是太监携入米粉糖酵等物,合而揉之,以成方块,置蒸笼中以熟之。糕隆然起,如面包然。群谓隆起愈高,则神悦愈甚,而制者必获吉祥。太后所制之糕,熟时颇佳美,于是众皆贺之。太后大悦。旋命宫眷,人制一方。讵意熟时,竟无一佳者。余乃第一年为之,尚有可恕。而其他宫眷亦不见佳妙。何也?私问其故于某宫眷,渠答曰:"何谓乎不能哉?余特故意出此,以取悦太后耳。余即不能胜之,亦能与之相若,然恐转有不利也。"余等制糕既竟,乃命太监为之,无一有不佳者。

其次乃备小盘,盛各种鲜果于内,饰于冬青等之枝叶,供于佛前。次乃取玻璃盘,盛以糖食,预备祀灶。相传腊月二十三日,灶神朝天,一奏岁间吾人所事,至除夕而归。至以糖食祀之之故,盖欲借此以缄其口,不致多言也。糖食既备迄,余等乃至厨下,置祀物于灶前之桌上。灶特置此,以备祭祀用者。而谓庖人之首领曰:"其善守视之,灶神将以尔一年间之所窃,陈白无遗,将惩尔矣!"

翌晨,余等偕太后同至朝殿,太监预备黄色红色湖色斗方大纸,磨墨以待。太后乃握笔醮墨,书福字寿字。既而稍倦,则命宫眷代书,或命能翰墨之官吏书之。书毕,分赏诸宾以及群臣。其得太后亲书者,则为莫大之荣眷焉。咸于新年之前数日赏送。是时各省督抚等,贡献新年之礼品,络绎而至,收到时,辄呈之太后。其合意者留用之,不则付诸储藏室而下键焉,大约永不视之矣。贡品中有小件器具、古玩、宝石、绸缎,无物不具。虽衣服亦有之。直督袁世凯所贡者为黄缎袍一件,以各色宝石珍珠,缀成芍药花,其叶以翡翠为之,光彩耀目,价值甚巨。所缺憾者,分量过重,衣之殊不适体。太后初见时,似颇爱之,故第一日即试衣之。后乃弃之不顾。虽余以此衣之华丽无出其右,屡请太后衣之,卒见拒。某日太后接见外交团,余谓太后莫若衣此。太后未允,然亦未言其故,故外间之人,无一曾见此奇服者。

其他珍品,则两广总督所贡者也。中有珍珠四袋,袋各数千粒,体圆光足。若在欧美购之,价必奇昂。惟太后珍宝甚富,珍珠尤多,故仅赞以甚好二字,亦绝不以为意也。皇后及宫眷,每逢新年,亦须有贡献,大抵乃手出之品。如鞋、巾、领、袋等物。余母及余姊妹所贡者,为面镜、香水、香皂、及其他之美妆品,盖皆由巴黎携来者。太后因正缺此,极形感悦。太监及女仆等,则各贡奇异之糕点食品。

贡品之多,堆积数室,惟余等不得太后命,不克移动之。

宫眷等亦互相有所赠送,而彼此常易混淆,殊可发噱。余曾收得赠品十余事,余乃决意以同侪中之赠余者,转赠他人。讵意翌晨,有某宫眷赠余绣花手帕一方,余一见之,即识其为余物,曾用之作新年赠品者,余乃明言之。而该妇答曰:"奇哉!"余方诧异,尔何为以余赠尔之物,而还赠与余。于是各人大笑。逮彼此比较赠品,则见诸人之中,收回赠人之礼品者,几过半数,则更可发噱。因俗解此纷乱也,乃将各人之物,堆积一处,散乱而均分之,无不满意而去。

新年之前约七日,停止朝觐。印皆上封。至休息

期后乃启之。在此期内，太后停办政务，各事益见舒适。而太后亦以拨除烦冗，从事燕息，殊觉珍惜此时间焉。余等工作，除择其安乐者外，他则无所事事，至年之末日而止。

三十日之晨，太后乃祭诸佛，次及于先祖。祭毕。来宾有至者矣，迄于旁午，至者约得五十人。诸宾中之主要者，为太后之大公主，醇王福晋，洵贝勒福晋，涛贝勒福晋，恭王福晋，以及庆王之眷属。之数人者，皆时来宫中者也。其翌日，尚有郡主数人，佥非皇族。惟其爵位系出自特赐者耳。此外又有满吏之女，且有多人为余所未曾见者。是日午时，诸宾既集，乃觐见太后。然后各归私室，备事休息。午后二时，诸宾群集于朝堂，依其爵位，排列成行，以皇后为领袖，叩首太后前，此即所谓除夕礼，曾述之矣。其意盖谓于新年前，而向太后辞岁耳。礼毕，太后各赐荷包一事。荷包红缎制，上绣以金，中置金钱。盖欲使各人于新年之后，从事储藏，俾雨旸不时之用。此实满洲旧俗，行之迄今未衰也。

是日之暮，音乐大作，嬉笑为欢，由夜达旦，无一眠者，以太后之欲作双陆也。于是余等相继入局。太后必欲各人以钱为博，其胜负约得二百元。并嘱吾人努力为之，期其必胜。然无一不审慎从事，俾毋胜太后也。至太后倦时，乃结局而言曰："此所有钱，吾所赢者，今将散之地上，尔等争相攫取可也。"余等知太后之以此为戏也，乃无不竭力争之。

半夜时，太监等携一铜钵入室，中有燕炭。太后折取所备之冬青枝叶，而置之火上。余等复效之，益以松香，空气尽变芬馥矣。此举也，盖欲致吉祥于新年耳。

其次乃制元旦饼，因元旦日，无得食米，而以此饼代之。饼以抟粉制之，而置肉馅其中。余等以一半人制饼，余则为太后剥莲实焉。

天将破晓矣，太后谓倦甚，且去休息。余等以其非就眠也，仍欢笑如故。有顷，至太后寝室，见其眠已熟矣。乃各归己室，重事装束。一俟太后既寤，人携水果数事，至其室中而献之。所有水果，皆寓庆祝意。如苹果者，谓平安也。如橄榄者，谓永年也。如莲子者，谓福利也。太后无不竭诚受之，并祝吾人之庆利。继询吾等曾否就眠，及闻，皆终夜未眠也。谓此良当，且谓彼本不欲眠，仅休息耳。乃竟有使之不能醒寤者，而归其故于彼年之耄也。时余等侍其侧，俟其梳妆既毕，乃向之庆祝新年。于是又往皇帝皇后处祝贺。此后遂无庆礼，乃群随太后观剧。今日剧场，系筑于庭院中。太后居于廊之一端，是处盖备来宾及宫眷观剧者也。当演剧时，余觉睡魔忽至，乃竟倚栏而酣眠矣。及于既寤，忽觉有物堕入口中，察之，知非他物，乃糖果也，旋即食之。既至太后前，询余曾食糖果否，且嘱余勿眠。如此良辰，毋使虚度。

太后今日兴致之佳，为余所未曾见。与吾人嬉戏，一如女童，几不知彼即尊严之太后，如吾徒所夙悉者也。

所来诸宾，亦无不乐甚。是夕戏剧既终，太后嘱阉人以其乐器来，为吾徒作乐。太后歌曲数阕，吾等各以其间和之。于是太后又命阉人歌，其中曾有习练者，音韵甚美。其他则绝不能之，致生种种趣事，太后以此大悦。时诸人中，仅帝一人，从未破颜一笑，似不乐此良辰者也。余于外间遇之，而询其以何故戚之深也。彼乃以英语之 Happy New Year 答余，一笑而去。

次日，太后兴时绝早，以往朝殿祀财神焉。余等均相从，且与祀礼。此后数日间，则一无所事，惟日湎于博，而争攫太后之所赢者耳。其初无不安相，乃至一日，某宫眷忽大哭，而归咎于余之争攫时，踏其足趾也。太后以是大怒，谕彼返其室中，居之勿出。且谓："此小节，犹不能忍受，而欲其享安乐也，殊不当耳！"

正月十日，为皇后诞辰。余等乃询之太后：可否俞允，俾有所馈赠也。彼允吾等可任以所欲赠之。但此举也，于馈赠之前，必先呈之太后，以征其同意。余等于此，靡不出以慎重。凡太后之所谓太美者，亦不敢举以相赠。然究应投赠何物，又有难言者，盖以太后或择其所爱者，而自留之，虽其价值固甚贱也。苟有如是者，太后则谓留之自用，而以他物与皇后云。

是日典礼，与皇帝之万寿相似，惟不甚铺张耳。余等亦献如意，而叩首皇后前。彼于时，本坐而受之。然以吾等为太后之宫眷，因敬太后及于吾人，乃起立焉。彼之对于吾辈，固无一而不谦抑者。

是日也，皇帝与后以及妃嫔，得同桌而食，一与帝之万寿同。能如此者，一年间仅两次耳。余则无不分而食者。太后遣其宫眷两人，往侍皇后，余其一也。余因欲知彼等之相处，举动果何似，闻此甚乐。既至皇后之室，乃以太后命告之。皇后仅答"甚好"而已。于是余等至其餐室，为之布置台椅，一依其序。所有膳品，与余所悬度者大殊。食时，毫无拘束，且极安适，非若太后之严肃也。余等可相与话语，而共享酒肴焉。方进馔，仪礼甚休。帝与后既就座，帝之妃，乃取酒杯，斟之使满，次第献于其前，以帝为首，表敬意也。膳毕，余等复回至太后室，并告以各事无不安适也。吾等之行，固明知太后欲有所侦察也，惟未能得有兴趣事以告之耳。太后询余等："帝状严重否？"余等无不答之曰："是。"

新年典礼，以正月十五日之灯节为终止。灯之形式各殊，有作兽形，有作花形，有作果子等形者，以白纱糊之，上敷彩色。中有一灯作龙形，约长十五英尺，其下有十竿，以太监十人持之。龙之前，另有一太监，持一灯如珠，以龙恋是也。游灯时，并佐以音乐。

灯之后，则有烟火，各呈中国历史中之风景以及葡萄紫藤与其他诸花形焉。种种幻状，极为可观。烟火之侧，有一移动之木屋。太后及诸宫眷，居其中视之，而免冒寒气也。共历数小时，未或稍间。且于此际，燃放爆竹数万，其声，太后似深悦之，以此为典礼之殿，则诚佳美。吾人无不大快。

其翌晨，诸宾乃相率离宫而去。而吾人逐日之生

涯,复从是始矣。

诸宾既去,太后一如恒昔,以评衡诸人之衣饰与其昧于宫仪之类。继又谓彼殊乐是。盖以宫中景况,殊不欲彼等知之故也。

以春之将至,而农民且事布谷也。于是又有典礼。皇帝于时乃祀社稷坛,而祝丰年焉。帝于是就坛内之地,以犁耕之,然后播种其下。此举盖欲农民重视其事,虽皇帝也,且不以是为怍。行礼时,以其为公共事也,无论何等人,皆得参观,农民至者亦众。方是时也,皇后乃亲蚕事,先取其子而孵化之。蚕既生,皇后乃饲以桑叶。俟其长成,至于吐丝而止。每日必采桑叶饲之,日四五次。特命宫眷数人于夜间与之食。且视其有无逃去者。蚕之生长极速,其形日异。及其长成也,所食极多。余等以饲之之故,甚形忙碌。皇后能于日光照之,而知其吐丝之时。苟视之而透明者,则蚕已熟,乃置之纸上。此时之蚕,一无所食。吾人仅视之勿令他去可矣。吐丝四五日后,丝既竭而蚕亦萎缩,状如死者。皇后取而藏之盒中,俟其成蛾,乃取出置厚纸上而布子焉。

苟蚕已成熟,而任其自然也,则必吐丝自缚,至于布满而渐成茧矣。因欲知其丝之吐尽未也,乃取茧而于耳边摇之,苟丝已尽,则闻其声。继置茧于沸水中,以俟其柔,如此而蚕死矣。乃以针挑播丝头,置于辘上而缫之。此外尚有数茧,则另蓄之。蚕既成蛾,乃破茧而出,亦置纸上,备之布子,而置之于寒凉之地。俟至来春,其子又孵化而成蚕矣。

丝已成,而取至太后前,俾之鉴核。方此时,太后命一阉人,取其幼时于宫中所制之丝来前,而与新丝比。其丝历年已久,既与新制者同其精美也。

凡此所事,与皇帝布谷之意同,盖与人民以模范,而鼓舞其工作云尔。

是岁春,天气綦热,太后急欲重回三海,惟以日俄之战端已启,莫若暂驻禁城,待大局稍定之为愈也。太后于日俄战事,忧懑甚盛,日祷于诸神,以求中国之安泰,余等亦必与焉。此时诸事辄形暗淡,未尝有特别事故。至二月初旬,太后以居禁城,厌倦无似,乃谓无论如何,必当迁居三海,俾加尔女士,得竣画像。此事将近期月矣。

余等遂于二月六日重回三海。但见百草著绿,群卉含英,太后乃携余辈绕游湖上,靡不欢欣鼓舞。太后顾而乐之,而谓余辈之举动,极类一群野兽之脱离樊笼者。此时太后之态度,欣悦逾恒。惟语余等:苟彼移跸颐和园者,视今当更为欣悦。加尔女士即奉召入宫,太后乃亲临其处,观肖像焉。继又询余:"此像绘竣,须历时几何?"余谓太后:"若不稍费时间,以姿态示之加尔女士,则竣之也,费时日颇久。"太后闻余言,沉思有顷,乃允每晨退朝后,以五分时畀之加尔女士。惟切实谕明:"只及面部,不及其他。"乃如是者仅得两日。至第三日之晨,太后又托辞于不豫矣。余又告太后:"若不静坐,以面部姿态示之女士,则绘事将不能进行矣。"太后于此,虽觉甚怒,然仍复静坐数次,至面部绘成而止。此后,太后乃严辞拒绝,不允再事静坐矣。而谓无论此像之成否,决不闻问。余于是乃代太后静坐,俾加尔女士得知太后之衣饰,肖像始渐告厥成。

太后闻肖像之将成也,甚为欢忭。余思此乃佳遇,可以绘费再进告矣。太后询余:"所以酬加尔女士者,究必须金钱否,且其数之几何?"余告太后:"绘像为加尔女士之职业,彼若不以此时为太后画像,则必将绘他人者而获酬报。今之于此,其望且或奢耳。"余之此言,终不能令太后明其意,因询余:"果如酬以金钱,不致见侮于女士,而彼康格夫人者,献赠肖像者也,不将因此而见侮欤?"余详述欧美各国,妇女之以绘画教读等业为生者,习行不鲜,非特不以为辱,而为荣也。

太后甚诧余言,而询女士之兄奚以不加资助。余谓:"女士雅不愿其兄有所供给。矧其兄已有家室之累耶!"太后谓:"此种文明,实为奇特。在我中国,父母既亡,为之子者,有抚养未嫁姊妹之天职。"又谓:"中国妇女,苟自出谋生,则人将传为谈助矣。"然仍允余,谕令诸大臣,付加尔女士以绘像之费。

二月十四日(即西历一九零四年三月二日)为余入宫周年之期。时余已忘却,太后告余,始忆及之。太后问余:"居宫中是否愉快?抑仍思重回巴黎也?"余乃以诚意相答,谓:"余之居法,虽觉安适,然以宫中岁月,至饶兴趣,此间诚乐,不复思法矣。况在祖国,而得与亲友时相往还耶。"

太后莞尔而笑,谓恐余不久将厌居宫中,而遁往海外矣。且谓欲余不作出外之想,惟有嫁余去耳。复询余所以反对婚事之故,是否惧阿姑之羁束也?若果有此,余则无所用其忧虑,盖彼一日犹在人间,则余可一日不虑夫此也。又谓余适人后,不必居家中,仍可如常以来宫内。

太后赓续言曰:"去岁尔之婚事提议时,时余亦愿且置之。良以尔之生长情形,与其他宫眷稍有殊异。惟余之心于此事,固未尝一日或忘。现仍为尔择所天,务期与尔相匹。"余之答言,一如曩昔。略谓:"余殊无适人之意,苟太后不我遐弃,不愿一日之离宫闱也。"太后闻余言,谓余未免固执,想不久变更其宗旨矣。

二月下旬,加尔女士日从事于太后之肖像,盖欲速成之也。太后又阅历书,择一吉日以绘竣此像。旋择定一九〇四年阳历四月十九号大吉。余乃告知女士。讵女士再三声言,时间短促,实难如期告竣。余以此言转达太后,并详述尚有细微处必须补缀,莫如假以时日,俾女士得从容布置也。而太后拒之。谓十九号四句钟,必须告竣。余亦不能再有所言矣。

限期之前,约一星期,太后乃亲临加尔女士之绘室,作末次之察看,状态似甚欣悦。惟因面部,色有浓淡,终不以为然。余告以此乃光之影也。而太后必欲余转嘱女士更之,务使两边相若。女士与余讨论良久,终知不能违太后之意,乃略加修改。太后偶见像下,有洋文数事,问余为何物,乃即以绘像者之姓字告之。太

后即曰："余知外人往往有奇特之举动，惟思奇特至此，余实未之前闻。奚以书其姓字于余肖像之上哉！他人不知，必谓此乃加尔女士之肖像，而非为余有矣。"余乃又详释其所以然之故，略谓：外国之美术家，于所绘图画之末，无论其为肖像与否，往往自署己名，已成惯例矣。太后遂谓："此或当然，姑留之可也。"惟观其状，终有不豫色然。

加尔女士从事绘画，几以夜继日，始克如期告竣。太后乃邀请康格夫人及其他各公使夫人，入宫观览画像，以此非正式觐见也。太后乃御较小之某殿接见之。互相寒暄后，太后命与余等导之以入女士之绘室，余等从之。太后于是与诸夫人道别，迳返已室。皇后奉太后命，与余等偕往，盖为太后作主人也。各人既见太后之肖像，均称道不绝口，赞其酷肖。观览既毕，余等乃退食茶点。皇后坐于案之首端，命余次之。各人坐后，来一内监，奏请皇后转告来宾，谓帝稍觉违和，未能莅临也。余乃为之译述，各人均形满意。故此次来宾未觐皇上，纷纷告别而去。其实帝并未病，特余等忘以觐见事告之，使莅临耳。

外宾既去，余将各事奏知太后一如常。太后问："外宾对于肖像云何？"余答："外宾极赞道之。"太后曰："此固宜然，像乃外国美术家所绘者也。"观其状，殊怏怏，且泄怒于他事。余以加尔女士几经辛勤，始克成此，不禁大失所望。太后乃谓："加尔女士绘成此像，颇费时日，何以无人语彼，而以见外宾之举告皇帝也。"对于内监总管，尤形愤愤。旋谓彼忆及此事，即派内监向外宾道歉，盖恐外宾不知情形，而疑皇帝有他事发生，致悠悠之物议也。余告太后："已向外宾详释帝之违和，彼等闻此，亦即漠然置之矣。"加尔女士既出宫，一日，太后询余曰："彼曾诘尔以拳匪之乱否？"余告太后："时居巴黎，于乱之始末，极少闻知。"且谓女士从未一道之也。太后曰："余殊不欲道及此事，并不愿外人举此以询吾之臣民。居常自思：吾实堪为妇女中之最明智者，他人鲜克望其项背。彼英后维多利亚者，吾素耳其为人，即其历史，吾固尝取译本读之，觉其关系之重，与所以身罹百忧者，殊不得余之半。余之生涯，今且未艾，其未来事，无人可得而悬度之。余或反其故常，作奇特之举，以惊醒外人之耳目，亦未可必。英吉利者，列强中之一也，然非维多利亚英谋独断，有以致之。彼盖有国会之英髦，以助其后，凡百施行，必择其善者而从之。英后于此，仅事画署，而于其国之政治，曾无所可否。吾有人民，且四百兆，又无不惟予一人是赖。彼军机者，虽可备余之咨询，而彼等仅司监察。事关重要，余实决之，皇帝何所知也。余一生事，无失败者。然决未梦及拳匪之所以贻害于邦家者，至于斯极。综余生平，惟此谬误。乱之方兴，余实应严降谕旨，以禁其蔓布。奈载漪、载澜，坚称拳匪降自上天，所以荡清国耻，而剪除外人者。彼之所谓外人。固指教士言也。余恨之至切，而守旧教亦至笃，尔所深知。故于此时，未尝稍置可否。意欲坐观其究竟耳。讵知其举动太暴，而载漪竟于某日，以拳匪之魁入颐和园，集内阉于丹墀中，验其头部，有无十字焉。其魁曰：'此十字者，尔不之见，惟余能于人之头部寻得之，而知其为基督教徒也。'载漪于是入余私宫，谓拳魁方迟于宫门，曾得内阉二人之为基督信徒者，而询余奚以处之。余于时怒甚，当谕载漪：未经余俞允，奚得擅以拳匪入宫？彼谓：'此魁法术极大，能聚外人而尽戮之。且得诸神呵护，不畏西人之炮火。'且谓：'曾亲见之，一拳匪以手枪击他匪，已命中矣，而卒无所伤。'于是载漪请余以入教之内阉二人，畀之匪魁。余从之。未几，闻此内阉两人，即在离此不远之某处枭首。翌日，匪魁又随载漪、载澜入宫，命内监尽焚香，以表其非基督教徒也。继又谓莫若日令匪魁入宫，授内监以拳术。北京居人，大都皆习之矣。其次日，各内监无不衣拳匪之衣，余见之大愕。其衣为红衫黄裤，而以红布缠头。念彼等竟弃其公服，而作是装，不禁无悲矣。而载澜者，且以一袭进献。方是时也，军机领袖荣禄，适以病乞假一月。余于其病时，固日遣内阉一人视之。是日阉人归，谓荣禄已愈，将于明日入宫，虽彼假期尚有十五日也。余以彼之遽请销假，中必有故，为之惑甚。然以拳匪头目事，亟欲与之磋商，故欲见之之心，亦至急切。及彼之知宫中举动也，面呈忧色，而谓：'拳匪者非他，实叛徒也。仅欲集彼黔首，助之以尽戮外人。至其结果，殊不足为朝廷福。'余当告之，其言近是，而诘其处置之方，彼当告余，将往语载漪焉。乃至翌日，载漪来，谓以拳匪事，与荣禄冲突至烈。并谓北京居人，无一而非拳匪矣，苟欲施以禁遏，必举北京之人而尽屠之，虽宫廷亦所不宥。又谓拳匪已择定一日，以尽杀各国使臣，而董福祥亦允率兵助之，以火使馆云。余闻之焦灼无似，料其必有大乱矣。仍立召荣禄入宫，而禁载漪于余之左右。荣禄来后，状至忧懑。及知拳匪之所欲为，忧懑愈甚，促余立即下诏，而谓拳匪实秘密党徒，人民不得轻信之。并谕九门提督，立逐匪人以出城门之外。载漪闻知大怒，谓：'此谕果出，则拳匪必来宫中，尽戮诸人，无得免者。'余闻此言，自思莫若且以诸事，任载漪为之可也。载漪既去，荣禄谓彼已癫狂，且决拳匪将为大乱之基。又谓：'苟载漪而辅拳匪，以焚毁各国使馆者，则其神志，必已迷惘。拳匪尽无知愚民，殊无知识，彼意外人之在中国者，已举地上诸外人而尽之，苟悉戮之，他无有矣。不知其国之强盛，果达何极。若尽毙旅华之外人，则所来以报施者，不知其几千万也。'并谓确信：'外兵一人，可死拳匪百，而略无困难。'且乞余允彼得节制聂士成。此人后竟以保护使馆，致死于拳匪之手。时余立即允之，并谕彼速见载漪、载澜，告以此事之重大，勿干涉彼之计划。孰知祸乱日亟，莫可收拾。其反对拳匪者，仅荣禄一人，而欲其与众人敌也，乌乎可？一日载漪，载澜又至，乞余降谕拳匪：先戮使馆中人，后及其余之外人焉。余以是大怒，未之允。争论良久，载漪谓必为之，且不可羁延。以拳匪已决焚毁使馆，定翌日举行矣。余时怒不可遏，乃谕内阉数人逐之去。彼则

且行且言曰：'太后不允颁此谕也，吾将代太后为之。愿之与否，所不计矣。'乃载漪竟有此举。此后事，尔必知之。载漪既不余前知，颁布此种谕旨，致死者甚众。彼旋见其计之不可行，且见外兵之逼近都城也，惶惧失措，致余西狩。'"太后言至此，不禁大哭。余告太后："心甚悼之。"太后曰："尔不必为予悼，惟余之令誉，毁于一旦，当为尔所深悼者耳。综予平生，惟此谬误，良以优柔有以致此。此事之前，余如白玉，而所以治理余之国家者，靡不称道。乃自拳匪乱后，贻余白玉以玷，且终其身而不能涤除矣。余时时自悔，悔余过信乖戾之载漪也。艰深创巨，惟彼一人，实尸其咎。"

余居宫中之第二年，与第一年之情形相若。每逢忌辰以及节期，所以庆吊者亦相若。太后每晨视朝后，则从事于兴趣之事，其于宫内之菜园，关心至切。播种之际，太后必亲自监临。迨既长成，可以采割，各宫眷均携带一种小叉，而收获之。太后见余等从事南亩，状至忻悦。有时兴致勃发，必来相助，以欲奖励余等也。凡植蔬菜，得有最优之成绩者，太后必有所赏。故余等无不殚竭精力以从事，一为赏品计，一为取悦太后计也。太后又嗜养鸡，每宫眷一人，各得鸡若干只，一若余等必自看守也者。每晨则各以鸡子呈于太后。惟余之鸡，得卵终较他人为少，甚惑之。一日余之内监告余：彼曾见某内监，窃余鸡埘中之卵，以移置他人之鸡埘中，俾其主人得获首选。余始恍然。

太后对于宫眷，绝不准其奢侈。某日命余开拆一包，余方拟剪断包外之绳，太后见而止余，命余解之。余以是颇费困难，始竣此事。太后继命将包物之纸，折叠整齐，与绳一并安放某抽屉之内，俾需用时，知其处也。太后尝以款授余等，作个人之零用。苟余等欲购鲜花手帕丝带等物，可向宫中使女购之。惟太后给余等各人小册一本，用出之款，必一一登载其上。每至月底，太后则检查之。若见有用款之多者，加谴责至严。其用省而出入相符者，亦必褒奖。余等以时时聆其懿训，乃渐知克勤克俭，为居家之良规矣。

光阴荏苒，今又届外交团春日游园会矣。曩例必于其前一日，招请各国公使参赞，及其余之使馆人员。次日则招请各公使及参赞之夫人，是年亦若是。惟到会之外宾无多，且有数人，从未到过者。日本使馆来外宾五六人，由日本公使内田夫人率之。太后对于内田夫人，欢迎甚挚。且因该夫人谦抑甚，太后尤时加称道。各外宾觐见后，余等导之至于别殿，款以茶点，并导游宫内一周。游毕，外宾一一兴辞而去。余等乃以各事告之太后。太后于此，亦必有所询问，一如恒昔。此次诸宾中，有一妇(*以余断之必英人也*)，衣一种粗重之旅行服，其袋极大，时时探手其中，一若甚寒然者。其帽之质，与其衣同。太后询余："曾见一妇而以米袋布为衣者欤？"并询："作此装束以来宫中，非异事欤？"余答："使馆妇女，无不熟识，此人必不之属。"太后谓："姑不究其为谁，然必非上等社会，所可决也。且可必作此服装者，决不能现身欧洲宫廷间。"太后曰："凡此诸人，其实表崇敬于余者，或卑余为不足受之者，余一见知之矣。此辈外人，类以中人愚甚，遂疏于礼貌，如其在欧洲社会中也。余思此后，宫中有事，外人应著何服，必先告知之。即有所邀请，亦必审慎。如此则信徒与余所不愿见者，可一律屏除矣。余于显著之外人，而来游中国者，极愿接见，惟其平民，殊不欲之来宫中耳。"余当进言："日人通行之例，可援用之。即发请柬时，将外宾应服之衣，注明柬末也。"太后甚然此说，决计照行。

每值晴朗之日，太后辄至庭外，以监察内监之栽植花木。宫内荷花，每年早春，必移植一次，太后甚注重之。老藕必截去，而取其嫩者以植之新土中。种荷之地，虽为湖之西滨最浅之处，然内监种植之际，湖水时有与腰齐者。太后则费数小时之久，坐玉带桥上，以监察之，而时以种植之法，训导之焉。此举常历三四日始毕事。此数日间，各宫眷则侍其侧，制作种种缨缝无，备太后各种椅榻之装饰品。其实余等终日忙碌，几无事不为也。

是年春，袁世凯复入宫陛见，太后与讨论者，为日俄战争等事。袁告太后曰："此项战争之关系，日益重大，恐最后蒙莫大之影响者，厥惟中国。"太后闻袁之言，甚烦闷。谓某御史曾请以大宗食米，赠与日本，彼未之允也。袁世凯极然太后之言。

此时，余每日仍将西报中战电，译呈太后。一日余见报上载有新闻一则，谓康有为已由巴达维亚行抵新加坡云云。余以为此，必能致太后之注意，遂一并译之，讵太后见此，勃然大怒。旋告余，谓："此人实致中国纷乱之祸首，皇帝未遇康氏前，于列祖列宗之遗训，遵守惟谨，莫敢或违。惟自引进以后，遂思变政，且欲汲引耶教于中国。"太后继言曰："康氏曾请皇帝以军队围困颐和园，将余禁居其中，俾彼得实行新政。幸彼时军机大臣荣禄，与直督袁世凯，均效忠于余，始得破坏其计划。当是时也，余闻荣之言，即趋至皇帝所居之内城，询以此事之真相，皇帝答称自知其过，遂请余垂帘听政也。"

时太后曾立降谕："捕康有为及其党徒。惟康已设法出奔，而太后亦遂不知其消息。迨余译呈，不免旧事重提矣。继太后以得知康之所在地，似觉释然。且欲知其何所事焉。乃旋又盛怒，询余外国政府，必以何故而保护中国之国事犯。又何故不于其己国国是稍加之意，俾中国得以治理其臣庶也。乃命余时时留意康氏之消息，有则立即译呈之，惟余则立意无论如何，决不再提及此人，而太后亦渐渐忘之矣。某日游三海时，太后指其中之旷地告余等，谓此处本为朝殿，而焚于拳匪之乱者也。惟此殿之被焚，实意外事，非西兵意欲毁之。又谓每见此地，辄为心酸。且现用之朝殿太隘，不足以容留新年朝贺之外宾。故决计于被焚处筑新殿焉。太后遂命工部依其意旨，制新殿之模型，制成呈览。前此宫内各殿，尽中国式。惟现造之殿，则参用西制。旋工部制成模型，呈之太后阅看，模型以木为之，

体积甚小，而窗棂毕具。然余观太后于此，无一可当其意者。非曰此室大，即曰彼室小。故复将模型发还，命工部重造之。迨二次呈进，宫内各人，皆谓较第一次为胜，呈太后亦极形满意。模型既定，太后乃思所以名之者。筹思者久，始定海晏堂三字，而立兴土木矣。太后于建筑之进行，甚为注意。并决定其中之陈设，悉用西式，仅御座仍旧制。余等由法返国时，曾携有器具样本数种，太后细加参考，乃择定路易十五世之式样。但各物必涂黄色，以崇体制。其帘幕地毯称是。太后既定各种器具后，余母乃进言，谓愿以此项器具相献。太后允之。余母遂向巴黎著名之某公司订购。新殿告成，器具亦至，因即一一安置其中。太后亲临察看，仍觉不当。其状似不满意于新殿之结构也。谓今后始知中国之宫殿，优美无伦。以其形式之庄严，实优于西式之宫殿。然既筑成，无可更改，亦不必过事吹求矣。

是年之夏，余颇有闲晷，乃日以一小时教皇上以英文。皇上天资颖悟，忆力绝强，故进步綦速。惟发音不甚清晰耳。诵习未久，即能读普通教科书中之短篇故事，且能默书，亦无差误。皇上之英文书法，异常秀艳。临摹古体，与装饰品用之英字，尤称佳妙。太后闻此，似甚欣悦。谓彼亦愿学之。以其自信，苟从事于此，进益必非常迅速也。讵太后学习两课后，即不能耐，此后亦绝不道及之矣。

余于授课时，遂得乘机与帝纵谈各务。一日帝忽然语余："谓余于改革事，曾不能移化太后，稍事进行也。"余答："自来宫中，兴办者已复不少，海晏堂其一也。"然帝状似卑此为不足道者。帝谓时机果至，或有用余处。惟于此举，帝状颇呈疑虑色。旋又询余父病状。余答父病若不见瘥，余等无论如何，必暂离宫闱去也，帝答余等此去，虽觉凄戚，然终以去此为佳。并谓余旅欧多年，宫中岁月，万难久耐。苟愿去此，彼必不加禁阻也。

太后准余月以两次往探余父。而余居宫中，各事亦靡不安适。惟某日太后之使女告余：谓太后又复为余筹议姻事。初闻之，殊不介意，旋太后告余：谓诸事已布置有绪，将嫁余于所择定之某亲王。观其状，似欲探余作何言者。余告以父病，忧虑正殷，乞其暂缓置议。此言使太后甚怒，谓彼之待余甚厚，殊觉不知感戴。余默然未答。太后亦无所言，遂勉自抑制，不复忆及之矣。迨余宁家时，乃将详情告知余父。余父始终不以此婚事为然。命余返宫，为内监总管李莲英详述此事，并向李说明余所处之地位。盖宫内诸人，能左右太后者，惟李一人而已。故余遂乘机向李述之。其始似颇不愿干涉此事，谓余终应遵太后之意而行。迨余告以实无适人之念，而愿奉职宫中也。始允为余竭力设法。此后余遂不闻太后道余之婚事，李亦从未述及，始知彼已为余收有成效矣。

夏季中，并无要事。时在八月，乃伐宫内之竹，而命宫眷从事于此。余等乃取竹雕刻之，作花卉文字形。太后在旁，为之指导。继将此竹，制成台椅，俾太后茶室之用。秋夜冗长，太后乃教余等以中国之历史歌赋，间十日考试一次，以觇学业之有无进益也。其优美者，必有奖赏。年幼内监，亦共余等学习。中有数人，答语绝可发噱。值太后畅乐时，闻此则付之一笑。有时则命内监扑责之，以惩其愚顽。惟彼等常被扑责，视之若惯，而旋亦忘之矣。

皇帝以将届太后七旬万寿，拟以极大规模，举行庆典，惟太后因日俄战事方殷，不允其请，盖恐人民有所訾议也。故此次万寿，与前此所异者，惟太后受宫内诸人朝贺后，赏赉甚众，且锡以衔位，丰其俸给，并酌予升擢焉。余妹与余，均得赏郡主衔。此种衔位，只限于宫闱，由太后特赏。至宫外诸臣之升擢，则由皇上颁谕行之。向例然也。庆祝以内城为宜，故拟于此中行之。惟太后不然此说，谕令宫闱于十月十日（*太后万寿日*）前三日方得移往。以此故，颐和园之与内城也，均须铺张，诸事极形匆促。兼之前数日，雪至大，各事益形阻滞。惟太后于此悦甚，以其素喜雪景也。并欲于宫中，傍山摄影。遂命余兄以摄影器入宫，摄影数张，无不佳美。

十月七日，宫闱始迁入禁城，庆祝于是始矣。凡百铺张，极形美丽。庭院中搭以玻璃棚，俾雪不得入，宜每日演剧焉。初十日庆祝礼与夙昔无异。诸事已毕，宫闱复回三海。

余等既回三海，闻余父又以病势增剧，上书乞休。太后遣内监数人往探病状，知其果然，始允其请。且于吾父沪上之行，亦颇赞同。谓此行或可已其疾，而视西医之能否奏效也。又谓余母似必随往，惟余妹与余大可不必与之偕。余乃一再进言，谓余之偕行，乃其天职，诚恐余父万一不测，余将永无再见之日矣。余苦求太后俯允所请，而彼仍多方阻难。继见余去志已决，乃谓余曰："彼为尔父，尔既坚欲偕行，余知不便阻留。惟须记取诸事毕后，当速返宫中也。"太后既准余等赴沪，复欲为余等备制衣服，以及途中应用各物。故迟至十一月中旬，始克出宫。太后之意如此，余等惟有静待而已。

各物既备，太后乃取历书，为余等择一启行之吉日。所择定者为十一月十三。余等遂于十二日出宫返家，先向太后叩头告别，并谢其种种优待。是时无人不哭，太后亦然。余等复向皇上皇后告别，皇上仅与余等握手，而操英语曰：Good luck（*佳运之意也*）。其他诸人亦以余等之去，无不黯然。太后伫视良久，谓余等周旋不已，徒费时间，于事无济，莫若就此启行也。内监总管候宫门，亦向余等珍重道别。余等遂驱车至余父处，至则诸事已预备就绪。翌晨乘火车至天津，适得末班商轮赴沪。舟抵大沽口，因水浅停搁若干时。

既抵沪滨，余父即赴西医处就诊。其病经此番跋涉，似有瘥势。而余转忆宫中之生涯不已。虽沪上旧友至众，且时承相邀赴饮宴跳舞等会，然终觉不快。盖沪滨事事物物，均与余京中所习见者殊，颇望有时重返宫中，以侍太后。抵沪后，约两星期，太后特遣人来，探

询余等之近状。此人携来太后所赐之珍物至多，及所赏余父之药品。余等以得见此人，无不欢忭。彼谓宫人相念甚殷，并以速返宫闱相劝。且以余父之病，日渐有瘥，彼谓余无庸再羁沪上，莫若返京，以服务宫中也。故余寓沪度新年后，即北上矣。此时海冰未释，余遵海先至秦皇岛，后乘火车入都，此行备极艰辛，抵京后，为之大快。时太后已遣余之内监候于车站，余旋即入宫，一见太后，欢忭愈恒，而相向哭矣。余告太后："父病渐瘥，极盼常侍其左右也。"

余在宫中之职务，与前无殊。惟无余妹相伴侣，又无余母相与话语，顿觉岁月之全非矣。太后待余如恒，且视昔为优渥，余终觉不乐，极愿得重返沪渎也。宫中所事，无异曩昔。至二月间，接上海来电，谓余父病日笃，急欲见余，余遂以电呈之太后，而俟其后命。太后见电，谓父年已老迈，病势如此，恐难速痊。及其既也，乃告余可即束装赴沪。余复向宫内诸人，一一道别，满拟不久而归，而此次竟不能如愿矣。盖余重抵沪上时，父病已危，复经数日，遽尔长逝。按其日期，即西历一千九百零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也。余等服孝百日，以此遂不能返宫矣。

余在沪时，得新交多人，始觉宫中之生涯，终不能胜过余在欧洲时所身经之默化力也。余虽为满人，然服膺西人已久，且在外国受有教育者。故与余夫见后，婚事旋即议定，余则以是为美国之国民矣。然余在宫中之二年，以奉侍慈禧太后者，实余年幼时最安乐之日月，故余对此二年之光阴，遂念念不能忘也。

余于改革一事，虽不能多所循诱太后，然仍望此生得见中国有日醒悟，以侪于世界列强之林也。

清代之竹头木屑

[清]佚　名撰　张成水　崔纪新整理

《清代之竹头木屑》一卷，记清朝历代琐事轶闻，兼及朝野掌故、艺文书画等。所记之事或大或小，均以情节细微取胜，颇能以小见大，发他书所不载者。

据民国《满清野史五编》本标点整理。

唐景星

香山唐景星观察廷枢，洞悉欧洲情势，有干才。同治初，奉旨在总理衙门行走。时大臣未谙欧洲交涉之术，每欧使盛气相凌，诸大臣辄噤缩相顾，不敢发一语，于是外人玩侮益甚。一日，威使争一事未得，辄拍案厉声，唐忽奋拳起曰："威妥马，汝何得如此？"威怒曰："汝何故无礼，敢直呼我名？"唐曰："此何地而汝拍案？吾何得复有礼于汝？"威使出不意，闻是言遂稍戢其威。后有人问唐曰："汝何以敢得罪大使？"唐曰："吾在彼久，熟知彼中事。在公堂拍案，彼已有过，故彼无以罪我也。"然大臣等，终以唐在衙门，恐易启衅，遂出之。

总理衙门

威妥马在中国久，熟于中国情事，归国后著一日记，详载所闻见，内言总理衙门最极讪笑。云："中国总理衙门，其规矩与欧洲各国之外部，迥然不同。凡各国使臣至总理衙门，必具酒果，王大臣以次陪客同坐，一若以饮食为交涉之要务也者。又中国虽事权不一，然大臣仍不敢各抒己见。每使臣发一议论，则各人以目相视，大臣视亲王，新入署之大臣，又视旧在署之大臣。若亲王一发言，则各人轰然响应，亦莫非是言。若亲王不言，诸大臣必不敢先言也。一日，余至署，诸人相顾，无敢先发一语。余不能复耐，乃先发言曰："今日天气甚好。"而诸人尚不敢言。惟沈君某者，似觉不可复默，乃首答曰："今日天气果好。"于是王大臣莫不曰："今日天气果好。"不啻如犬之吠影吠声云。按威语固嫌过甚，然谓中国事权不归一，而各人仍不敢自抒己见云云，实切中症结。

使臣六则

自中西通好后，吾华大臣奉命出洋者不少，然其中惟曾惠敏公，颇为西人所敬服。余若郭筠仙、薛叔耘两侍郎，亦颇有所表著。此外则自郐以下，损国威，贻笑柄，殆不可一二数。录其猥琐事数则，亦足以见一斑矣。

有某钦使者，性极鄙吝。一日将市鱼，乃集署中告之曰："吾妻弟工算计，今日欲使购鱼。然吾不能独买一鱼，诸君盍醵资同购乎？"诸人知其意，不敢违。于是若参赞，若文案，若随员，若翻译，若学生，各出钱若干，交某之妻弟为市鱼资。既反，乃取鱼之中段归己，余以次均分，至学生则以鱼尾与之。又一日，其参赞将宴数西客，已令庖人具酒膳矣。某闻之，忽问参赞曰："尔今日请客乎？"曰："然。"曰："盍由我代汝治肴，价可较他人便宜，且物亦精美。"参赞谢不敢，且以已命庖人辞。某嬲之不已，乃曰："吾作小炒肉最擅长，此物必须托我。"参赞无奈何，勉强应之。既而筵具，酒半，内出小炒肉一器，诸客方赞其佳，某忽科头短衣，若厨役状，出问曰："菜佳否？我手段果何如？"参赞仓猝不知所为，急起应曰："甚佳。"某即前举手，夹一片食之方去。西客讶甚，私问此何人？而子敬之若是？参赞以实告，西客不信，龂龂不已。乃与参赞约，请钦使出见，如即是所见之人，当以金百镑为君寿，否则罚亦如之。参赞不得已，乃请某出见。某出，西客谛视之，果即顷所见之人，即以金百镑与参赞，怅怅而归。

炸　药

左文襄征回，凯旋入关，顿军某所，安扎甫定，文襄忽传令拔营前进。时兵弁惫甚，欲稍休息，猝闻此令，皆不欲，诸统领入帐白状。文襄怒曰："吾即起马，有敢后行者，以军法从事。"众怨恨勉行。行数小时，文襄问已行几何，帐下白言，离前驻军所已四十里。文襄复下令安营，稍顷，前途来报云："前驻军所，忽被轰炸，全营营地，顿成巨坎。"于是全军皆大惊服，将领皆入谢，且问所以先知之故？文襄曰："吾甫驻军时，忽思叛回虽暂弭首，然出于勉强，非诚心归化也，必甚憾我，阴图报

复。吾所驻地，彼必预算及，且吾静听更鼓，地下若有应声，如中空者然，故令速避。然明言又恐后不验，故不能不以威迫耳。"将领咸惊叹以为神人。

俭德

宣宗御宇三十年，服用之俭，为史册所罕见。所服套裤，当膝处穿破，辄令所司缀一圆绸其上，俗所云打掌是也。于是大臣效之，亦缀一圆绸膝间。一日，召见军机大臣。时曹文正跪近御座，宣宗见其缀痕，问曰：汝套裤亦打掌乎？对曰易作甚费，故亦补缀。宣宗问曰：汝打掌须银几何，曹愕眙久之曰：须银三钱。宣宗曰：汝外间作物大便宜，吾内府乃须银五两。又宣宗尝问曹曰：汝家食鸡子须银若干，曹诡对曰：臣少患气病，生平未尝食鸡子，故不知其价。

乐平

左文襄自安徽援浙，道经乐平、广信一带，大股贼至，文襄欲旋师乐平。团练列枪阻之曰："平贼赖官兵，官兵见贼即逃，贼何时平？若过此者，当即发枪。"文襄乃进兵力战，果胜贼而前。然文襄由是颇怨乐平人。

海捕

河南州县，凡奉有统行缉捕文书，则发海捕。海捕者，大率流丐为之，官亦与以票，三五成群，行至乡镇，遇店铺即送香一支，店中必优给以钱十文八文不等，较之平常乞食，难易迥殊矣。行约年余，则归缴票，谓之销差。其果能缉捕与否，初不问也。

叩阍

凡冤狱不得直于本省官长，则部控；又不能直，乃叩阍。然叩阍极难，其人伏沟中，身极垢秽，俟驾过时，乃擎呈状，扬其声曰冤枉。如卫士闻之，即时提得，将状呈上，其人拿交刑部，解回原省。或言专有一等人代人为此，亦不须多钱。缘此等本是丐流，既得讼家钱，且解省时，沿途均官供食，狱结照例充军，又可中途脱逃，为此者极多。且非此辈则何时候驾，如何递呈，亦不能如式也。

胥吏

陆清献尝曰："本朝大弊只三字，曰例、吏、利。"郭筠仙侍郎曰："历朝风气，皆名利递嬗，如西汉好利，东汉好名，唐好利，宋好名，元好利，明好名，国朝好利。"又曰："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幻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外国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史共天下。"其言可谓切至。

奇死二则

近某省制军之介弟某，素有才名，偶自家出省，其兄制军，隆友于之爱，晨夕与食处。一日晚食，弟忽责其兄曰："兄爱国家厚恩，专制兼圻，国家待兄不薄。虽然兄之负国，亦已甚矣，如某某道府廉洁，兄未尝加意任用，某某办事，怨声载道，兄不加罪，将弁某某勤训练，兄不任之；某某以克扣著，反作统领；如此愦愦，一旦国家大僇，匪特兄不保首领，且将遭灭族之祸，将来波累及弟，是谁之过欤？"制军恚曰："纵如弟言，即兄遭重罚，何至累及弟？"拂衣迳入。次晨忽不见弟所在，使人迹之，则已附轮船行矣。先是制军重其弟，属其友某大员保之，恐其不知，乃发电函致之曰："弟发已得保，恐特旨相召，宜速回也。"弟时在舟中，得电纸观之，瞥见特旨二字，大惧曰："祸已作矣，奈何？"即登床，则矢溺齐下，气若失。忽一跃从窗中出，投水死。湘潭黎吉云者，道光时官至御史，初不名吉云，宣宗以其名犯庙讳，时西域适献吉云骓，因赐名吉云。黎性慷慨，平时尝诋言官蓄缩。既为御史，乃亟思建白。一日，忽奏洋兵已破天津，至河西，务宜速发大兵抵御，宣宗得奏大骇，亟召见，问："军机大臣皆未以此奏，汝何从知此？"黎曰："得诸剃头者。"宣宗大怒，命褫职，即日出京。于是同乡知好，咸饯送之，并各赋诗相赠。黎亦自作诗，甫题二句曰："寒蝉久无声，楚客今当归。"忽掷笔扑地死。

节妇

粤东乡人子，常有为人掠扳出洋，谓之猪仔，或衣食无着，辄自出洋觅食。然有已定妻室者，其家待此人久不归，则择日迎娶妇如仪。妇立右拜天地翁姑，其左则缚一雄鸡以应之。仍责妇奉事一切，静待夫妇，或已归亦不顾也。又有已娶妇而子逃去者，亦邀其妇为子守节。有私欲嫁人者，则必自行卖去，而得其财礼。

当十大钱

咸丰时造当十大钱，然出京师即不可用，价日跌落，外省人入京者猝不易辨。或戏释之曰："凡当十大钱，手中才取一文，看钱面却写十文，市中通呼为二十文。如用以购物，实准作平常制钱二文。"

碰响头

凡大臣被召见，恩命尤笃，或纶音及其祖父，则须碰响头，须声彻御前，乃为至敬。然必须重赂内监，指示向来碰头之处，叩头声籧籧然，若击鼓矣，且不至大痛。否则叩至头肿如瓠，亦不响也。凡大臣跪久则膝痛，故膝间必以厚棉裹之。前合肥以太后万寿在迩，乃在北洋大臣署中，日拜跪三次以肄习之，盖国朝大臣恭谨类如此。

秦大士

秦殿撰大士，一日上偶问曰："汝家果秦桧后人乎？"秦无他言，但对曰："一朝天子一朝臣。"

西河命册

越中骨董铺有毛西河先生命册，乃康熙戊寅年京口印天吉推演。时先生年七十八，据册先生实以天启三年癸亥十月初五日戌时生，其八字为癸亥、壬戌、壬戌、庚戌。后又有先生姬人命册，亦当同时推算。时年三十二，丙午正月十六日子时生，八字为丙午、庚寅、丁酉、庚子，其人殆即曼殊也。术者推先生八十五不死，当寿至九十四，后先生果以是年卒，术亦灵矣哉！先生姬人殷殷以子息为问，术者言今年不育，则终无子矣。七十八老翁尚望其生子，亦可发一笑也。又命册首有泛论一段，夫阴阳之理云云。先生批其上曰："近日时文家有冒子，不谓批命人亦然，可恶可恶。"批八十五岁上曰："古人云：时至即行，原无所惧。但诸事未了，如何如何？"

热河之狩

咸丰庚申，显庙驾幸热河，圣意不乐，因御书"且乐道人"四字命张诸行殿。时慈安太后随行，执不可，云："天子一日二日万几，安有自求逸乐之理？今虽蒙尘，尤不宜有此。"亲督内侍去之。

圆明园

故事：上在圆明园御舟徐行，则岸上宫人必曼声呼曰安乐渡，递相呼唤，其声悠扬不绝，至舟达彼岸乃已。显庙出狩时，穆宗尚在抱，戏效其声，上抚穆宗首曰："今日无复有是矣。"言讫潸然泪下，内侍等皆相顾凄惶不已。

钦天监

会典馆开，须编辑近代灾变之事，因移文咨询钦天监，二年未得复。时礼王管理钦天监，乃由分纂官请总裁面恳礼王促之。翌日即得覆曰：查得自道光某年天上并无事故，合行咨复云云。又其先屠君仁守纂《五行志》，询之钦天监，时惇王管监务，亦如是云。

地　图

前明某西儒绘地图，初依西人通行之本，中国在亚洲东郡，居全球中，不满一掌。华人见之大怒，谓中国不应如此。乃另绘地球，使中国适居中间，谤乃稍止。浅陋自大，诚为可恨。然近来英、法、德会议地球中线所在，辗转不决，英欲以英天文台为准，法德又欲以法德天文台为准，各不相下，意度不广，其去华人亦五十步之于百步。且又通商之初，万尚书青藜见人辄云："天下那有如许国度？想来只是两三国，今日英吉利，明日又称意大利，后日又称瑞典，以欺中国而已。"又满人某谓人曰："西人语多不实，即如英吉利应是三国，现在止有英国来，吉国、利国却从未来过，亦是一证。"按中国握权要之大臣，少既未闻各国名目，至登显位，应接宾客不暇，故视外事有如云雾，无怪有此扣盘扪籥之谈也。又福建许某某观察入都，译署某大员谓之曰："船政局经始，至今已二十余年，尚不能造船。国家需用轮船，仍须购之外洋，岂非徒糜巨款？"许曰："中国近来练船，均局中自造，且曾经战事。"因历举各船名以对。某大员始恍然曰："原来船政局已会造船，如此尚不算糜费。"

文中堂

同治朝有西国公使六人请觐见，文中堂与议礼节极严，甚至将茶杯掷碎。公使初欲带刀，并欲多带从人，文皆不可。是日诸使入觐带人颇多，文命每门截留数人，至紫光阁裁余翻译而已（按：此举差强人意，惟惜徒务其末耳）。

杂录联语

某公文采风流，照映一时。尝题山西明远楼联曰："秋色从西来，雁门紫塞；明月几时有？玉宇琼楼。"又题珠江关张祠联曰："庙貌常严，莫遣江流随石转；海波如镜，不愁月尽有珠来。"又一联曰："无命复何如？徒令上将挥神笔；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又三忠祠祀吴虞仲翔、唐韩退之、宋苏东坡，题联曰："海气百重楼，总为浮云能蔽日；文章千古事，萧条异代不同时。"又祭关张祠文有曰："天上双腾之剑气，豹死而皮尚留；波心一颗之珠光，海枯而石不烂。"又谢授两广总督奏曰："导黑水而入南海，奉扬徙鳄之皇威；标铜柱而来越裳，激厉站鸢之士气。"又谢五十赐寿摺曰："蒲柳之秋虽早，太阳一照而生春；桂姜之性常存，晚节弥坚于报国。"皆为时传诵。

又或述某武员谢恩奏摺有云："主圣则臣自直，仰钦厉世摩钝之精心；恩深而命转轻，弥坚报国忘身之素志。"又谢头品顶戴摺有云："饱塞垣之腾马，筹夜唱以无忧；凛梁水之濡鹈，衣朝披而有愧。"亦摩宋四六之善者也。

彭刚直联

刚直微时尝游泰山，题联曰："我本楚狂人，五岳寻山不辞远；地犹邹氏邑，万方多难此登临。"

陈国瑞

陈国瑞发遣至新疆，时值穆宗大行，诸太监有遣戍者，见陈贫，赠以银。陈曰："咱老子从不收没屌子人的银子。"遂却之。

毕宫保

毕秋帆宫保尝有一侍姬，与门客潜通。惧事露见罪，因遁去。毕知之，怒授某弁刀，使追得杀之。毕夫人闻，止之曰：不可，事已至此，何必再造孽缘。毕悟，夫人使弁置刀，更授以金曰：如遇客可告之曰，汝欲得侍姬，何不早白，何忽遽为此。今事闻大人，殊不怪汝，且虑汝中途川资缺乏，故特使我追给汝金，汝好自为

之,无虑他日不相见也。弁去,果追及,因授金,且述命如夫人教。客感愧欲涕,再三致谢而去。后客夤缘得官,已而,毕被罪遭籍没,客时为京曹官,适随王大臣莅其事,正指挥间,忽豪商查某令人持片至,致某大臣曰:毕宅客厅有翡翠盘径尺许者,此我家主人物,主人闻毕被籍没,特命小的来求大人赐取回。大臣方迟疑,某前垂手谨白曰:是实借之查氏者。前某客毕时亲见之。因许持去。然盘实毕氏物,客欲报毕恩,故约查取之。后客因说查与毕宅万金为购盘赀,毕之眷属,藉是稍有糊口赀云。

野叟曝言

《野叟曝言》一书,相传为康熙时江阴缪某所撰。缪有才学,颇自负,而终身不得志,晚乃为此书以抒愤。书成,适仁庙南巡,缪乃缮写一部,装潢精美,外加以袱,将于迎銮时进呈,冀博宸赏。缪之女颇通文墨,且明慧晓世事,知此书进呈必酿祸。又度其父性坚执,不可劝止,乃与缪之徒某甲商议,乘夜用白纸装订一部,其精美与原书无殊,即置诸袱中,而匿原书于他处。迨次日缪将迎驾,姑启袱出书,重加什袭,则见书犹是,而已无字矣。缪大哭,以为是殆为造物所忌,故一夕之间,书遽羽化也。女乃徐劝之曰:"既为造物所忌,似不进呈亦佳,免召杀身之祸。"缪无如何,始罢进呈之意,由是郁郁而死。死后女乃将其书重加润饰,凡秽亵之语,删除略尽,始付刊印行,即近日流传之本也。

南巡杂记

乾隆时国势殷盛,公私富足,江南一带,尤称繁华。高宗南巡前后六次,臣民望幸之私,最后尤甚。地方官绅迎驾预备一切,极争奇斗异之能。其第五次南巡时,御舟将至镇江,相距约十余里,遥望岸上,著大桃一枚,硕大无朋,颜色红翠可爱。御舟将近,忽烟火大发,光焰四射,蛇掣霞腾,几眩人目。俄顷之间,桃砉然开裂,则桃内剧场中峙,上有数百人,方演《寿山福海》新戏。又彼时各处绅商,争炫奇巧,两淮盐商尤甚。于时凡有一技一艺之长,莫不重值延致。又揣知上喜谈禅理,凡缁流迎谒,多荷垂询,倘蒙恩旨,即永为僧人,当酬以万余金,否则任听还俗,亦可得数千金。故其时士子稍读书者,即可不忧贫云。又南巡时须演新剧,而时已匆促,乃延名流数十辈,撰《雷峰塔传奇》。恐伶人不习,乃即用旧曲腔拍,若歌者偶忘曲文即依旧曲模糊歌唱,不至与笛板错迕。又御舟开行之时,双舟前导,戏台架两舟上,向御舟演唱。福文襄自台湾凯旋,舟行江南,亦用此法。

轿 夫

福文襄出行坐轿,须用轿夫三十六名,轮替值役,轿行若飞。其出师督阵亦坐轿,轿夫每人须良马四匹,凡更役时,辄骑马随从。然颇扰民间,某县令尝杖一轿夫,致被劾罢官。又某公督四川,其轿甚大,须夫役十六人始能举之。轿中有小童二人,伺候装烟倒茶,并有冷热点心数十百种,其侈汰如此。

白 鸭

合肥过法,法人待之有加礼。将行,法人赠以两白鸭。已而至英,英女主遣车迎之。有一车稍空,因以鸭置其中。英人观者,因谓中国之俗,凡贵人出,必以生物自随。此物若死,则贵人必自危,以为将死之谶。盖欧人误传华俗,大率类此。

胡文忠

当楚军围安庆时,胡文忠公曾亲往视师,策马登龙山,周览眺望,见形势壮伟,喜曰:"此处俯视安庆,如在釜底,贼虽强,不足平也。既复驰至江滨,忽见二轮船,鼓轮西上,迅捷异常。文忠即变色不语,勒马回营。未至即中途呕血,几至坠马。初文忠已积劳瘁,体本不豫,自是日益加笃,不数日遂薨于军。

华人出洋

粤东向例,年终必由总督奏称,并无华人流入外洋云云。至张孝达尚书督两广时,始停此奏。

甲乙二商

有甲乙二人,由小贩起家,后为小商业于汉口,二人相友善,然性皆桀黠。一日相谓曰:"吾等营营,终所得无几,不如捐一官候补,庶有发财之望。"甲曰:"吾辈各捐一官,财力不足,且不能相助,不如以我之名捐官,而汝助我,庶乎合宜。"乙深然之。翌日筹款交甲,甲拚挡数日,亦凑成巨款,合之共得三千金,约甲出七成,乙出三成。乙询己应为何事,甲曰:"汝不谙书算,无可位置,当以门子一事屈君可否?"乙在市井中,亦尝出入衙门公馆,视平常仆人已若帝天,得作门子,于愿斯足,竟欣然许诺。甲遂捐一大花样巡检,至广东。甲待乙颇骄倨,虽燕居未尝稍宽假,乙颇衔之。然钱已入甲手,不能自脱。乃悉心交结同类诸前辈,于蒙蔽把持之法无不研究。不二年,甲得补五斗司巡检,乙随之往。五斗司为粤东巡检首缺,乙无几时,与地方诸痞棍习熟,凡巡检应得款项,多为乙所阑取。且多方营奸利,甚至伪造甲手书,向富人讹索,甲均不之知。无何六年期满,甲升官去任,偶觇知乙腰囊甚富。大奇,问之,乙虽饰辞对,而隐隐若有骄甲状。甲知有异,乃乘人静时延乙入,与之好语,始知乙数年所蓄,已倍于甲,甚自悔恨。及升补他缺后,缺适瘠,而甲用度稍费,不二年已用去万余金。阴念如此非久计,因与乙商,欲与乙合资捐一大八成知县。乙笑曰:"天下出资少而犹欲骄人者,自古及今,恐未之有?"甲心知乙欲与己互易主仆之分,又念前时因贪作主人之故,受乙亏已不小,因急谓乙曰:"吾固欲推君为主人耳。吾辈入都,君改名捐知县,而指四川,以前之事,谁则知之?吾愿供执鞭之役,其资则君七我三可也。"乙念已阅历久,料人不能欺我。

且南面之荣，已未尝得。今从甲言，是名利两获矣。"遂欣然许诺。甲遂丐病，偕乙携眷入都。过梅岭，甲即置酒与乙痛饮，遂尊乙为主人，而已则改执仆隶之役。乙至京报捐知县，之四川，逾年选万县。万县为四川省商务要地，水陆辐辏，乙甚得意，见甲意气甚盛，时以言语凌跞甲。甲稍有所欺蔽，皆为乙所摘发，甚怅憾。欲弃之归，则银已交乙，又不能索回。因发愤考求欺蔽之术，又求得诸老辈师事之，不数月尽得其术，且更出乙上。四川省事，与粤东大异，其用术法，固多乙所未知。无几，甲借他事啖乙，乙信之，因以银钱事委甲，甲浸渔冒滥，无所不至，乙均不能觉察。久之，乙见甲服饰稍奢，颇怪之，亟为查察，始知甲已积至十余万金，乃大惊。一夜置酒召甲讲和，相约以后公见，仍行主仆礼；私见则仍为友朋，至所入款，无论若干，概行平分，以昭公允。不四五年，两人均得三十余万，而甲以前此私营之故，独多十余万。时川中大吏，新有更调，而新任督臣，好参劾州县。二人知宦途之险，乃商酌罢官，归至汉皋。二人合本设数巨肆，并多买盐票。为子孙计，时治酒过从。且每举从前互相欺蔽之事，以为笑乐。因叹曰："吾辈悔不皆作仆人，此时当更富，始知彼之南面称老爷者，皆为小的辈穿鼻者也。"

陆葆德

陆葆德者，或言河南人。精拳勇，曾中武举。入都与宗室某较技，某被殴死，论抵。遇赦免，乃为标客，为人护资货。一日护某客货甚多，道出其地，遇有来劫者，陆却之。俄引健儿数辈来苦斗，陆又获胜。已而其酋至，尤柔捷。与陆持亦未能胜，酋遂放仗引之归，请与其女相较。女素得父传，尽其技，且加精焉，是日仅能相御。酋大喜，竟以女妻陆。陆本能文，改试文场，竟中甲榜，散馆为令于蜀。然好色，妾媵至十四人，精力遂甚衰减。然与朋幕燕集时，犹自炫其技。时夏月，院中棚甚高。陆立阶前，拍手一呼，即腾立棚上，众咸失色。一日署中为母寿，偶归室，适见贼展袱括取财物，遽前捉之，贼上屋，陆亦上屋，贼跃过屋数重，陆亦从之行。贼掷瓦击之，陆直以手接取。俄而人役麇集，贼适误踹坏墙坠地被获，陆严刑欲讯其不法事，贼大言曰："我辈十三人，由齐至此，中途相失，否则岂为汝获？毙我可耳，安肯说平日事。"遂毙之杖下。陆五十余即死。今犹有人在蜀中。

田秀栗

田秀栗字子实，陕西人。初捐从九，官于蜀，继捐升知县，令成都。丁文诚督川，闻其贪劣，将劾之，田惧。时制军苦督署之窄，田阴伺得其旨，审知督臣自山东来，山东抚署素华敞，乃修督署，尽规其制，由是得督臣欢。又为雇二仆妇，田阴许岁私给数百金，使侦制军动静。自是制军凡一举一动，皆为田所知，有所陈对，咸中窍会。又侦知制军债家某，使人嗾至川，索甚急。债凡三千金，制军窘，无可为偿。田乃白制军，能使之去，制军不得已许之。田乃引债主归，出橐中金偿之，制军于是不复能劾田，东乡案结。前督文公，实有令提督李有衡督兵进剿之札，在李有衡处，文恐为所持，以属田。田素与李善，乃先为伪文书一通，匿袖中，且先约一友，随后往。田见李慰问毕，询所以自免之策，李曰："吾有文督札在此，若死则俱死耳。"田曰："文官多巧，其中有趋避语，宜出示我，当为汝辨之。"李不疑有他，遂取出与观。正指点间，忽外传有客至，李出见客，田匆促中急以伪文书易之径去。李送客归，即曰："顷视文书，果如君言，当无他矣。"遂匆匆别去。李返视前札则已易去"督兵"二字，已改为"相机"矣，始知为所卖。大悔恨，由是见钦使无复可置词。文既得札，三叩首谢之。田他事诡谲多类此。后为泸州牧，忽见案牍犯人有李有衡字，大惊，遽倒地死。其柩自陕至川，过昭化某渡，亦没于水（或云："田给李之家属非而给李也。"俟考。四川有一灯谜曰：田秀栗给文书。打《四书》一句，是"难乎有恒"矣，即指此事）。

游布政

游布政智开尝官安徽之和州。州妇女好抹牌，不事事，游欲禁之而患不能。乃令诸丐曰："凡见人家赌博者，得人丐钱。"和民家屋，多临街安窗，于是诸抹牌者，欲闭窗则无光，开窗辄为丐所见，此丐去，彼丐复来，不堪其扰。乃相率罢抹牌。曾文正督直隶时，患吏治之弛，乃调游及某君至，直以为他州县表率。后为永平府，去任时，言官或劾其十七车尽载银币，某公独奏保其必无是事，乃得免议。然游性褊小，不识大体。官粤藩时，首府某君患游苛察，思有以钳制之。燕见时突询曰："大人此次入京，所耗费亦不赀否？"游戚然曰："颇亦不少，大约两万余矣。"某因曰："此在今日，亦不得不如此。"游后知其有意钳己，甚恨之。后升巡抚，旋署总督，乃劾去之。又游性苛细，在抚署时，署为国初尚可喜王府。署之西偏有一园，虽亭榭久虚，然草木颇丛蔚，有大树数株，大率三四百年物。游辄令锯木，令署中守门者售于肆，得银五十两。守门者令人舁树出，则当地绅民，谓园中树关一城风水，无得锯。若辄锯者，则吾辈见人舁木出，即聚众打之，守门者乃不敢出木，然银则已缴矣。又衙前有官屋数十间，令署中役隶居住。偶空两三间，役隶等因私租与人。游知之，令录租入官，其他行多类此。

史学笑柄

湖北两湖书院，甄录肄业各生，多系高才，然滥竽者亦复不免。闻某年腊底大课时，史学中有问《三国志》史法题，堂中某生盛称吕布辕门射戟一段，文法最妙。并引金圣叹所批"妙哉！妙哉！"为一时士林传为笑柄云。

海山仙馆

粤东盐商潘氏，最称富盛。其花园名海山仙馆，颇

具邱壑。潘之裔名仕成者，奢汰愈甚，后以欠国课，不能缴，家被籍没，园亦入官，此同治季年事也。园价昂，一时无人能购，乃用开彩法售之。共三万条，每条银钱三枚，数日即满额。逮开彩时，为香山一蒙师所得。此人本寒士，以骤得巨产之故，恣嫖赌，全园不能售，则零碎折售。先售陈设古玩器，次售假山石，次拆门窗售之。未一二年，余过其处，则全园已犁为田，惟颓垣败瓦，犹约略可数。得彩之人，已潦倒死矣。又潘尚有《佩文韵府》板，则抵与山西某票号云（或曰："海山仙馆"四字，离合观之，适是每人出三官食六字。出者，出银钱三枚也，官食者，款归官也，颇为巧合）。

求 书

刘文清公书名重一时，然求书不易。有某公同直军机，时馈刘精品饮食，刘辄函谢。不数日则又致馈，年余未尝倦。一日刘诣某，某忽出一册，启之，咸刘手迹。刘讶其多，视之，即己平日谢函也。某因曰："不有此馈遗，何得如许珍迹耶？"刘大笑。

兴国州

洪逆之党，攻武昌洪山时，罗忠节守洪山，贼屡攻不下，募能破官军者，赏五千金。兴国人独出应命，尽力攻击，果破洪山，诣贼酋领赏。贼酋怒骂曰："汝辈不惮自杀乡里，不义如此，留汝何为？"命尽杀之。兴国人至今犹以为大耻。

陈公轶事

陶文毅公督两江时，陈公銮为陶表弟，在其幕中，左文襄亦同事。文襄颇朴直，陈年少俊美，且有文才。陈好游曲巷，尝悦妓某，偶问妓曰："汝意中欲嫁何人？"妓对曰："无过左师爷，其次即君。"陈甚怪其语。时文毅太夫人知陈狎游状，因召谓曰："汝果有是意，宜先使见我，果佳即当为汝娶之。"陈喜谢。妓由旁门入见太夫人，太夫人果赏之，即为陈娶为妾。后陈督两江，妾已扶正，去初嫁才十五六年耳。后生子。

曾文正大度

曾文正未达时，尝赴省乡试，肄业岳麓书院，以后至故，与某生同屋。某生性颇褊躁，其书案离窗可数尺，文正因置案窗前以取光。某生怒曰："吾案头之光，自窗中射来，今为汝遮，则减吾读书之光矣。"文正曰："然则令我置案何处？"某生指床之侧面曰："可置此。"文正竟如其言。文正中夜读书，某生又怒曰："平日不读书，此时乃来聒噪人。"文正为之低声潜诵。是科文正中式，报到之日，某生捶床大怒曰："此屋风水，当为我得，今乃为汝夺去。"或诘之曰："彼之书案方位，乃汝所教，何为怪彼？"某生愈怒曰："正坐如此耳。"凡某生不情之举动，同人咸为抱不平，而文正处之燕如，故识者均知为大器云。文正尝至江南筹资，得百金，尽以购全史，携归，一年毕诵。其精勤如此。

满 营

国初杭城初驻满营时，满人住城中者，或不能仰体上意，遇妇女乘舆过满营者，每迫令停轿掀帘，捏手抚足，无所不至，杭人患之。于是绅士告诸将军，假他事出至某处，易小轿，帷四面，露手帘外，纤指长爪，俨若妇女，入满营中。诸无赖果令停轿，掀视则将军也，大骇欲返走。将军大怒，命执至署，枷责有差。自是此风稍戢。此事或云即巡抚所为。又按前明时杭之富人，悉住西城，故国初特圈为八旗兵丁住扎之所，然汉人甚不喜之。或建议谓营中屋宇，应仿兵房之式，于是高大之屋，一时毁去，俾满人不得居住云。

内廷供奉

前数年时，慈圣志存颐养，命挑选能书画琴棋之妇人入内供奉。又留心民事，命浙省织造，选进能蚕织妇人数名入内，以供顾问。织造因选之杭湖两府，然恐民间妇女，不谙体制，乃令人再三教导之。复告以如询及物价，当如何陈对，诸人咸唯唯受命。入内供奉，颇蒙优眷，年余给假令归省家。诸人以在大内，久承宠眷，多为诸大臣所未有，遂骄视一切。至家，一湖州妇人见县令时，言语顶撞，令呵之，妇曰："我在内廷，见如许大官，汝一小小知县，敢如此耶？"令大怒。次年诸人入都，当由县起文，令乃止，不使此妇得行，而以病详织造。后诸人入，慈圣询此妇何病，他妇诉称为令所遏。慈圣怒，令织造勘送入都。令不得已，乃遣妇，而再三求妇为之弥缝前过焉（或曰："诸妇既与令忤，令乃为代告病，诸妇知之，共作一摺，言令罪，至省，乞嵩振青中丞代奏，中丞收其摺，不为通，遂已。"）。

家 书

余友罗君，藏有包慎伯家书一通，录之足见前辈操行之纯笃。其文曰："兴实见字，十八日之书，至廿六方到此，迟延至八天，可诧之至。昨责汝阿辛薪水一节，汝须细思之。我少而贫窭，壮而游四方，堂上二老，皆赖姑太太女代子职。若无姑太太，我何能奔走谋甘旨？溯我落拓江湖四十余年，一贫如昔，而菽水不缺，儿辈宦成，果谁之力？微姑太太，汝辈有今日哉？况汝少受姑母钟爱，视如掌珍。乃既壮大，并不知报德，而并其子之四金之薪水亦吝之。我不责汝，天亦不福汝矣。做人道理，全要明白。我在天长时，佐人书记，月得三千，而以二千济郑大哥，不足又为称贷以益之。此事汝知之，我于郑大哥尚尔，况汝于姑太太哉？粉饰之词，我不愿听，总之阿辛薪水必送，且与汝之任期相终始。至嘱！至嘱！李提戎之润笔，三千乎？三金乎？便望寄来为要。七月晦父字。"末附一行云："百合粉并不见佳，下次不必寄售。"

二十四史

相传纯庙时刊印廿四史，时上雅重文史，患多舛

谬，常自校核。诸臣虑无以逞上意，乃故于明显处错误数字，俾待宸翰勘正，以惬圣怀。然不免有漏未正者，故今殿板书，常有讹舛云。此说甚奇，然曲意承迎，其极必至于此，至此则心地更不可问矣。

太医院

仁和朱侍郎，尝奉命试太医院官学生，侍郎自以不解歧黄，及浼精医学者恭拟一题，袖至院。题纸既下，见诸生皆袖手默坐，若未得题者。侍郎怪之，遣人询问，则同辞对曰："向来题目，皆出御制《医宗金鉴》，今非是，故不敢作。"侍郎大窘，乃求得《医宗金鉴》，匆促摘一二语命题，不意诸生犹袖手如故。又问之，则曰："向来出题，只是在首卷中检取，今尚未合例也。"亟如其言改题，始得终试事。又向例太医院恭请圣脉，皆隔别分拟，而又不得大相歧异。医官患得罪，皆推一资格稍长为首，凡用药之温凉攻补，皆此人手持钮珠某粒为记，各医生皆视为趋向。又所开必须精求出处，故诸医拟方，必用《医宗金鉴》，取不能批驳也。至次日复诊，照例不能复用旧方，又不得多改，惟酌改三两味，方为合格。故复诊数次，即与初方宗旨，迥不同矣。

贡　物

满清贡例之弊，几至不可思议。朝廷宽大之恩，如果品之属，例须入贡者，由官给价，并不使小民受亏。但就福建一省论之，荔枝、龙眼、佛手、酸枣糕、燕窝、鱼翅等物，均由官发价，向民间平买，此国初定例也。厥后吏胥舞弊，克扣价目，十给二三而已，至今并十之二三亦无之。且业此之民，须先与吏目议定，每年应纳几何，方准给据，始得采办，如佛手一物，以供玩也。闽中所贡，年不过六百斤，盖例由军署给价银九十六两，令民间领办，今则每年反纳吏目百余元。又小民有栽种佛手之家，不得卖诸他人，只能售与办者，其价目之贵贱，亦定于办贡之人，其间情弊，可想而知。佛手为至小之物，弊尚如此，而况其大者乎？盛京贡辽阳香水梨五十担到京，除霉烂外，只余三十担左右，输入大内。计该处雇夫五十名，挑运十余日，抵京只得三十担，所费已属不赀。倘以此费购梨，尚得数倍。且盛京官吏，藉办贡名目，讹索小民，亦复不赀，殊可慨也。

林文忠公

向闻林文忠公烧西商鸦片烟土而不给价，故致启衅。近闻人言，彼时实以茶一箱，易烟一箱。而茶为胥吏所办，中多杂以砂石。既至欧洲，又以不能售，寄回。商人耗本无算，遂致激成衅端。又文忠闻伍氏通西人，乃屡苛罚之，曾令缴军饷至数百万。伍每入见，多为署中人所侵，至费千金，始得一椅。后林复出，陨于军。或曰："实伍畏其复至，使人谋毙之。"

粤东团练

义律欲以兵入粤省，徐广缙时为制军，大惧。乃问伍策所出，伍曰："宜使民间多为团练，而游行街市间。"乃往谓义律曰："汝欲入城，督抚无不可，然民间皆不欲，团练满街市矣。"义律不信，必欲入。伍曰："可与君先以夜往观之。"入城时，见鼓逢逢然，火灼灼然，以为民兵果盛，遂退。徐入奏，其词甚夸，宣宗因封徐子爵，巡抚叶名琛男爵，而团练兵多得功牌。时人嘲之曰："逢逢顶或有书不孝子、不孝男于纸，投徐制军轿中者，徐大怒，遍物色，并吊取生童试卷，核其笔迹不得。或曰：'举人刘华东喜嘲谑人。'取其平日书字核之，果是。乃奏革刘举人云。"

通商初制

西人初通商时，凡轮船入虎门口则缴军火，出口始给还，西人不得辄入城，其严如此。

粤东潘氏

潘仕成盛时，姬妾数十人，造一大楼处之，人各一室。其窗壁悉用玻璃，彼此通明，不得容奸；又禁不使下楼；有所需，则婢媪致之。潘另住一室，夜间欲召何人侍寝，则呼其行第，使人召之。潘败，一日将散诸妾，则令人楼下呼之曰："几姑（粤俗婢仆呼主人之妾，多以入门之前后次第之曰几姑），老爷召汝，可扃门来。"至则潘谕之曰："今不需汝等，汝欲留者，吾仍月给汝金若干，否则给汝四百金，任汝所之，惟不复上楼。"一人去则又呼他人，散者十之九。诸人初不预备，故房中物，纤悉未取。

文襄旧事

左文襄佐骆文忠幕时，长沙富人常氏，有子杀人，当论抵。以独子故，遍贿官绅，求寝息其事。文襄执不可，常氏恨且惧，乃辗转托人求文襄勿问。文襄曰："此事若问吾者，吾犹谓必杀之。"卒论罪如律。

文襄小像

左文襄入都，醇王特引至府第，两人并坐，使精于摄影术者为照一相，后以一纸呈上。又有西人为文襄塑一像，今奉长沙祠中，双目炯炯如生，视之可怖。然髭颇短，与今市中所售文襄照不类。先时四时皆以上等时服更易，冬则貂褂，或玄狐褂，后为偷儿盗去，乃更用其次者。骆文忠亦有塑像，在求贤馆。成都骆文忠祠亦有塑像，宛然如生。

杨厚庵宫保

杨勇悫公起自行间，其居乡里，循谨孝义，里中人至今称之。其在军中立战功，积勋至开府，事迹详史传。闻其持行，有他将所不及者。法越事起，公奉特旨募勇援台。时庞省三为巡抚，重公名，先为公募勇数营。公至省，见多市井，不可用，改募之。庞又荐某为将，某乃旧隶公偾事者，公告以不可用，庞衔之。适是日届太后万寿期，文武官绅应庆祝。初所司置拜垫，公

与绅士伍公先时至，拜位列大府后。藩司某至，见公拜垫居第三，曰："公昔为总督，今为钦差，朝廷班次，宜有序。"公谦不肯，藩司因请之，乃亲移公拜垫于巡抚之左。庞至即行礼，不知公前之谦也，更恨之，乃日催其拔队，阴持饷不给。藩司请示，不置可否。长沙民习于兵，见乡兵至，辄欺侮之。兵怒，数斗詈，或延烧民间草房一间。庞遂命闭城门，且榜示民得诛乱兵，格杀勿论。阴欲激变，即日以纵兵焚掠入告。且谓彭公受命即行，而杨乃逗留长沙久不去。于是部将多愤懑不平，幕府中亦怂公疏辩。公慨然曰："朝廷方忧边，何忍更以琐屑烦圣虑？降罪我自当之。"然朝廷知公，卒未下庞奏。公至闽，与守官等，议办防守机宜。幕府欲公入告，公曰："此守臣事，吾特助为之耳。若我入告，是占守臣颜面也。"卒不入告。时须渡台，而我海军悉已为法人所歼，督臣等意欲留公省中。因问公渡台事，公曰："吾奉朝命渡台，是须即行。"问行期，公未语。翌日公巡阅炮台，提军方留宴，公起入厕，久不出，众久候，不敢催。逾日始知已改装附舟渡海矣。后和议成，公遂归。公在家与诸乡绅齐列出门，但坐平常肩舆，至乡即乘竹轿，与田夫野老问答如平交。中兴以来，诸将帅纯笃无过公者，人多以是称之云。

王壮武

咸丰间寇起岳州，屡失守，城中无人烟，曾文正以空城难守，未尝措意。王壮武独奋然曰："岳州为湖南门户，何得置之？"遂毅然以二营兵驻守其中。俄而寇大至，兵少粮绝，几濒于危。文正遣炮船往，欲援之使出。诸营哨官欲请迁避，而惮壮武不敢发。兵众稍移就东城，壮武怪询故，部下白言，兵众饥疲，欲就船。壮武知不能强，而耻于前说，急拔刀欲自刎。部下救之，得不死，遂登船去。壮武以书生将兵，忠勇奋发，其部勒营陈，皆用己意。其点名辄鼓吹升座，望之威严若神。其部下将咸勇敢善战，人目为老湘营云。

田兴恕

田兴恕，凤凰厅人，勇敢亚于鲍忠武，江西贵州多有战迹。闻其行军江西也，一日偶率部下数百人出，突遇寇大队至，围之数重。田引兵入一地，四面溪水环流，田令四面部队，而己卧吸鸦片烟。寇数喊杀，皆植立不动，寇稍怠。久之，或坐或立。田挥刀突进，众从之，寇出不意，悉披靡，杀伤无算。田乘马素驯良。一日出战，马忽跃而人立，炮子猝至，洞其胸，田跳而免。战罢田埋马村中，而亲祭之。田后以杀洋人，论戍伊犁，士卒感其恩，从之去者数百人。所至责供给，州县甚苦其扰。时左文襄征回，攻循州不能下。田至，自请愿任破州，一战下之。文襄奏其功，得释罪，免戍归。

左文襄奏议

左文襄公奏议，语气多改窜，不复尽用原本。如奏查李次青摺，公既为李辩战败不得为罪，而后复申之曰："惟李在湘不得意，复钻营江西，得有优保，实为无耻。"按左与李至交，而入告之言，乃切直如此，实为近来督抚所不及。今此语均已删去。嘻！左公不自讳，而后人乃为代讳，直道不行，甚可慨也！

罗忠节公

江右某公，为秀才时，罗忠节公带兵过其县境。某公故与令稔，因往询罗公之行军如何，令嗟叹曰："罗公真圣人，吾见行军者多矣，未见有如是肃整。"某公大惊，因即往谒。将至营，兵数人牵一牛至曰："秀才来甚好，适有民人来营诉牛为他营兵盗去，帅命吾等往索，他营兵不服，与斗胜之，遂以牛归。而牛主闻斗，惊惧免去，吾等无所归牛，今当请秀才代交牛主。"某公卒谒罗公而退。罗公克复某城，某公又与他绅往谒，罗公曰："君辈来甚佳，今贼未大受伤，虽得城无益，吾须即往。此间存现银谷甚多，吾已命兵众运置一处，勿得携分毫。汝辈可即以此办保甲团练也。"语讫，即驰马去。已而他将所带绿营兵至，掠取存物，一时便尽。公守洪山，寇攻屡不得志，出赏格募广济兴国人围攻，死亡甚多。时江西告急，促公往援，公以屡奉诏诘责，不即克复湖北省城状，故未得即赴。一日，寇大股猝至，公督队下山，未几寇已至，各发枪炮。时公戴长穗小帽，着棉马褂，突有枪弹伤公额，兵众闻主帅受伤，阵稍动，公犹指挥全军，旋冲旋退，故寇不敢迳逼。公血殷袍袖，众劝速归养伤，公不肯，使两人夹扶徐行至营，公立门外。众兵由是咸奋而前，寇遂退。公是夜语言即模糊，次日报知胡文忠，文忠旋来省视。公卒以伤后受风，遽殒于军。

按此所述公殉难状，与奏报稍不符，然系得之亲在营中之人，当得其实，故录之。

江忠烈公

江忠烈公初率团练兵剿寇时，兵皆招募，公激以大义，皆奋勇愿死敌。时命公协剿广西寇，诸将怯懦，皆主尾追，虽向忠武亦然。公独奋然曰："随贼东西，将无已时，非截击不可。"诸将皆曰："寇势方盛，不宜轻敌。"皆不愿行。公再三言之，乃曰："君等既如是言，请自为之。"惟乌蓝泰深然公说。遂与公同绕出贼前，截诸蓑衣渡，时公兵才数百，乌兵亦不多，而寇势方盛，一战，乌殁于阵，公为铁杆伤腕坠马，两亲兵掖之去。公复追扼道州，道州已陷。公又至省助守，俄而贼又至。时城外石马铺有河南陕西兵各数百，贼奄至不及战，悉跪降，咸被贼屠杀。前队至，城中犹未觉，罗绕典乘肩舆出城，数十武始觉，乃倒抬而入。时城中大帅多而不一，公请于诸帅曰："南城外有小山尚可守，宜速扼之，则西北角运粮犹可通。如被合围，则难守矣。"众相顾莫肯前往。因即委公，公即率所部兵三营前往，城由是得固守云。

邓　公

贼之围长沙也，多募矿丁，因令掘地道，道成，轰坍

城十余丈。邓公时率镇筸兵六百人，多强悍不畏死，即驰往堵御。贼上，屡被遏退。缺处近学使署，署中积钱可数千缗，学使急募人运石填城，凡运石一块，给钱一千文。于是人争运石前往。时邓军与贼抵拒，兵贼扭合，持战猝不可分。或陷入缺中，筑城者不暇问为兵为贼，即并筑其中，贼卒不得逞。后修城得骨甚多，乃并葬一坟云。邓复扼守江南之石子湾，时部下适分大半助他处攻剿，公所将才数百人。俄贼大至，众言不可敌，宜速避。公曰："吾受国恩至重，义不宜去，汝辈可速自为计。"众感公恩义，亦不肯行，公曰："汝辈同死此何益？不如姑去，将来犹可为报仇计。众犹不肯，公曰："既如是，与其徒死，不如计伤贼。"乃尽以所余火药，埋置地下。俟贼至即轰发。于是贼等多被轰死，而公及部下亦于是日殉难云。

老湘营

日人之海城也，分扼唐王、亮甲两山，筑炮台掘壕，为固守计。时淮勇已败不能军，湘勇新集。日人思以轻兵之在辽东者颇明纪律，于贫民贸易，务得其平，惟向富户勒助饷项，故贫民愚者受其饵，多感之。富者虑其扰，密以情告老湘营统将李公，预伏兵半边街左右。夜昏黑，日人至者约三百人，数人甫入街，伏遽起，击杀三十余人，擒数人。一骑坠而毙之，后知为大酋之子也。李公由是轻日人，以为易与，数挑战，日兵不出，越数日，队大至，分沿村庄而前，湘军分三路应之。贺长发率中路，战未几，日兵即退，贺领队逐之。日兵纷登唐王山，贺部逐登山半，见左右接应者不至，遽返。中有两兵植旗不肯退，贺遣人喝之乃退。日兵乃由壕入垒，徐发炮击我师，伤多人。论者以为此役若左右齐至，乘锐气而入，日炮不及施，台可夺，山可据，海城唾手可得，实中日胜负之机，惜其时漫无以赴也。

湘军再胜，李公益骄。淮军将徐邦道者，谄事倍至，李公颇以儿视之。湖南亲军营将刘树元，恃夙将，屡以言相抵，龃龉不相得。又屡约分攻唐王、亮甲山，屡不如约。时日人已定计抄牛庄，苦其兵少于我，乃抽山东据城邑之兵，从分水岭过，攻所必救，故趋我陪京。依军据案山站，闻警回援，以书告诸军帅慎防，无应者。依军方拔队，日兵蹑之，战不解。李刘登山远眺，刘命发动大炮助击，李曰："不可击，此依军也，勿谓吾不早言。"诘朝依遣人来谢，乃知借此退日兵，又惜其不可发也。于是人乃从此道径抄牛庄。牛庄者，数百里平原，中一市镇，无城郭沟池可守，又无山川险要可扼。而该军饷械屯其中。各将帅觊海城可旦夕下，争前趋，仅魏军两营留守。初七下午，日兵渐至，魏部奔告其帅，乃率四营回援，尚以为海城窜出轻兵，亟达刘树元慎顾前敌，勿庸虑后。不知日兵已遍牛庄东北，有混迹入市者。市外一天主堂亦扛炮据其巅，有惊告者，魏恐挑他国衅，听之。初八黎明出队，日兵已先阵，排枪数发，我伤亡多，虑不支。一裨将请于魏帅曰："事急矣，愿率所部冲锋，得势则大军随进。"魏颔之。乃率一营奋勇而前，为日兵枪队排击，将尽歼焉，裨将者与所余数十人俱就擒，魏部鸟兽散。方战之顷，李率所部赴牛庄，魏邀其合击，李以未饭辞，欲乘其疲而取全胜也。讵兵入市，四散觅食，魏兵逃逸。日人以炮封市口，聚兵环数里，湘军欲出不得，殊死战，鲜降者，死伤约千余人。李匿一典肆，日人攻之甚力，击杀不少。乃逾垣之贺匿处，贺任为前路，旋被枪子伤洞股，舁而行，苦战得出，时已夜过分矣。说者谓老湘军起于王壮武，盛于战陇坂，收复天山南北二万里地，而终于牛庄云。然日人虽胜，卒以此重湘人，不敢蔑视，以是知前贤之遗泽远也。

某　公

前某公使欧洲至英，英有诸贵达人为大会燕之，其意甚殷勤，糜费亦甚巨。至期某公忽不欲往，于是翻译等甚难其事，再三譬解始去。比将散时，某公忽恋恋不欲行，然主人及诸客咸鹄立候。翻译等又婉转言之，始辞去。又某国外部与谈一事，属归商政府，某君率意言曰："何谓政府？政府即我，我即政府。"又某制军在公司船，睹洋琴，问舟中有人能鼓琴否？船主以敬制军故，大索舟中，得一法国女子之善鼓琴者。然以连日晕吐，见发未理。船主强起之，梳发理衣，使赴琴案。制军见女子至，亟避入房，女子恚怒，以为嫚己。赖译者婉言，云华俗，男子见妇女必避，此是尊敬之意。制军之避去，实是此故。今在房中，正静坐听汝抚弄矣。女子闻之，为一弄，译又伪传制军命，赞谢之，女子乃悦而去。

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之权勿用，即是镜也。是镜行多矫伪，已载野史四编《梼杌志》中，检阅自知，兹不赘述。而匡超人又云："实暗指汪容甫先生，相传先生情性乖僻，一日晨出，忽潜回至夫人房中。时夫人方梳头，汪出不意，自其后抱之，夫人问曰：'是何人来相戏？'先生怒曰：'岂尚有他人敢如此乎？'遽出之。后作《拟刘孝标论》，乃有'蹀躞东西，终成沟水'语，实则夫人之出，固由先生之疑误也。"按此二说，皆常州人语，不知确否。

穆彰阿

相传穆彰阿擅权时，偶一门生入都谒穆，欲求一信函至外省张罗。穆思少顷乃曰："汝某日可来。"至则穆无他语，但令之某省见某巡抚，令以手书扇呈之，并另书一扇与其门生。门生未测何故，往见某中丞，面呈中堂所书之扇，并言穆中堂令来见。中丞大惊，又见某亦持中堂手书之扇，知必是中堂之要人，即日召藩臬，令与各属员集资得万余金赠某，并重礼款之。

左文襄

昔左文襄罢西师而入朝也，愤纲纪之不举，盛欲有所整顿。朝中诸大臣颇相忌畏，而未有以相制。已而察知议政王意亦不愿，于是群起侮弄之，或举其可笑之

端，编为小诗，转相谐谑。缘左侯不习于陈对，其初陛见也，慈宫甚劳苦之，且曰："汝在外久，今在京须早起想不便。"左侯操湘音对曰："臣在军中，五更时便须弄起来。"诸人遂皆举此为笑。左又谓诸寅僚曰："吾之妾善为盐莭，虽乡味，颇可口。"翌日尚遣人分致，乃仅各馈少许。诸人编诗，亦遂人之。又左体肥，每当治事之时，喘息殊甚。诸臣伪为恭谨，相共扶掖，其实以为弄资也。又诸臣知其欲研究诸务，任其自行料检，左顾此则失彼，举端则不能竟委，数日茫无头绪。已而两江总督缺出，遂简放左公督两江云。

奇俭

阎文介之官山西，语戚某曰："宜多携搭连布。"搭连布者，至粗且厚，阎之任首制以为袍褂。属员有用摹本缎者，阎辄斥之，言今兵书旁午，汝辈何尚奢阔？审如此者。必是多财，可捐资充军饷。属员等惮之，乃皆以搭连布为袍褂。戚所携布且尽，价大涨。有知县某，以进士即用，闻其事，乃遍假贷华贵之衣及诸佩物，服以入见。文介责其奢，曰："卑职需次此间，所得宦囊，仅足制衣物，实在无此多金购搭连布。故只得服故衣入见，虽见参处，亦无可避。"文介惭不复语，自后虽有著摹本线绉者，亦不复致诘矣。阎工会计，官户部尚书日，悉发旧簿籍，一一综核，扶摘爬罗。得四百余万，由是朝廷得资以造颐和园。其所荐达，悉多俭刻，一时有天下俭，一国俭之目。天下俭者，为李公用清。相传其自原籍复入京时，徒步三千余里，未雇一车骑，都下闻者，咸大惊怪。官云南巡抚时，日坐堂皇理事。夫人即坐其旁小室中，将产时不雇接生媪，既产遂毙。公之仆怜之，为市棺稍美，公以为费，令易薄者。已而子亦死，仆更为市小棺，公叱曰："安用是？"及启夫人棺纳之云。一国俭者，为李公嘉乐。其为江西布政使也，常呼剃发者与以二十文，已而呼问其仆曰："吾与此人二十文，亦得意否？"仆曰："外间剃发一次，亦须四十文，今为大人剃发，乃才二十文，殊不满所望，已垫付数十文使去矣。"公怒曰："吾家中剃发，才须十二文，今与二十文，已大过，汝乃更私增之乎？嗣后吾不须彼矣。"盖公夫人亦能供待诏之役，不假他人手也。后二李均被言官劾去。或曰："李公嘉乐官江苏时，有县绅某公将入都，群谋赆之。公独曰："某公京朝官，吾辈何宜如是？"事遂已。后某公至津，一日忽出银票一纸凡千金，遍觅其取银之肆不得，托人询之，人视之，乃不著名之小银号也。人问所从来，曰："李某所赠也。"人始知李虽阳却，阴实赠之，且厚于他人云。时以俭闻者，又有卫公荣光。其抚浙时，早食惟油条三数枚，庖人入内，悉须搜检，不准夹带鱼肉。一日公生日，僚属毕贺，公延至花厅，亟令庖人治具，诸人咸谓当大有所饷。已而仆人捧两大木盘出，则累累者悉油条也。

曹州知府

浙东某太守署大名府时，尝捕盗至边境，其地距山东之曹州府境，才数十里。时曹州知府某公，甚有干名，某太守因欲往谒之。甫至署门，见左右各列站笼四架，睹其枷人颈处，油腻厚殆寸许，盖必站死人百数，始有此状，太守心为战凛。人大门则两旁刀枪森列，威严可畏。延坐花厅，见案累累，颇怪此公见客处，何处亦堆置公事。久之主人始出，坐始定，便瞪目视曰："某今乃欲反。"盖斥某相也。太守愕然，答曰："安有是？且亦安能？"某哂曰："汝汉人护汉人，况为属员，安肯言其实？"太守知不可与论，乃亟誉其勤能以乱之，且曰："君客座尚理公事，足见贤劳。"某曰："此皆盗案须杀人者，非盗案则不在此。"太守曰："然则君办盗案若干？"某曰："殊不多，凡归案办者，才杀千余人。"太守讶问曰："岂尚有不归案者乎？"某曰："盗多，得辄杀之，何暇悉上闻？"太守又问其数，某曰："亦几不过七千余人耳。"时某公到任才二年，太守怪曰："计时安得办如许？"某曰："吾治此类事，皆有简法，不必尽烦刽子手也。"太守叩其法，曰："除站笼死外，余则以四人仰置一条凳上，翻出其腹，以数人分猝其头足。又一人持枣木棍，方上而圆下，其末锐，力洞其腹。洞四人讫，辄充去。又举棍易洞他凳之人，顷刻数十人易易也。"太守闻之身颤悸，不复得语，遂兴辞出，太守今为候补道，某则已为巡抚矣。

记法越之役

法越之役，首尾数年。事定，粤中报销乃至二千五百万，当时闻者咸为骇诧。近闻此款，粤中用者不过七百万，而张孝达制军借洋款三百万，及曾忠襄继用之款，咸在其内。余则有代部借五百万，又续借二百万。而云南之岑、唐，广西之唐、苏，台湾之刘，各军之饷。咸取给于是。还款则代部借者，仍由部拨还，而粤东又岁筹得闱姓四十四万两四成报效（粤中官绅向收番摊，陋规不可裁革，令以四充公，六成报效）。约四十万两，某款约三十万两，官售盐（盐仓剩盐，官为售之）约十余万两，截至光绪二十年止，约得千余万两。又罚黄江厘厂书吏三十万，罚海关收税家人十余万，有是蓄聚，故接任者亦无怨恨之词。又时在龙州筑炮台十五座，琼州等处筑炮台数座，继其事者，以惜费故，凡琼州等处炮台，悉皆停罢。已订购之大炮，及另购之枪弹，悉移解于北洋云。

又时事亟，时粤东尝派员解军火至台，其人惮于渡海，私叩策于督署某君，某君教以方照轩军门营业台湾甚多，宜与交欢。某如其言，乃如汕头与方军门交往甚至。方军门喜，乃加派其侄解运，悉由商船分运渡海。其枪弹悉用货箱装盛至岸，则用木筏渡登，前后运船十数，无一被搜获者。又海关家人某恃权横恣，制军闻之怒，手批命署中委员方便擒至署。委员得手批甚以为忧，往叩某君，某君曰："此易易，但须汝不得钱耳。"委员惶恐言不敢。某君又云："汝果不须钱，此事何难办？"某乃托人致某饮之桃李园，坐定，则所约督辕亲兵已至，某乃出手札示之，某曰："汝何弄我？"曰："此奉制

台札不得已耳。"乃拘至署。监督某亟托巡抚将军皆不肯为言，乃使人致意制军曰："某之罪不及死，盍罚之?"乃罚十万释之去。

纪文太守轶事

文微时曾娶一有夫之妇为妾，得志后，妾死。乃自撰《绛云小传》，极称其妾之慧秀贤淑，工书善画，所纪琐事甚多。其开宗明义谓妾自言，虽侍前夫年余，并未破瓜云。

文性极俭，在河南太守任中，衣衫褴褛。每晨醒，即于枕上呼童买蒸馍馍一个，送至衾中，大嚼。文早起盥面，必敷胭脂水，否则不能见客，盖面上有烟灰之色故也。

拳匪起时，文烟瘾日增。及闻两宫西狩，则终日卧床吸鸦片，榜其房门曰："此处停灵，闲人免进。"

文不用家丁，伺候皆亲兵，不准呼大人，只准呼二爷。文见上官，皆不请安，惟见荣中堂则请安。

皖省四参案

州县四参案，定例綦严。自捐例开后，实任州县，大率预捐加级，以备抵销。皖省州县瘠苦，近年相率不预捐加级，忽忽十有余年。忽一日有部文咨皖抚，请其照例查参。皖抚得咨始大惊，若依例案，则落职降官者，不知凡几。及托人商诸部吏，吏曰"可于此后，每年纳一千四百金于我辈，则此事当永蠲除。但于每岁终咨部，言皖省命盗各案，应得处分之官，因久未举办，查检甚难，容明年即查清咨部"云云。缘堂司等官事繁，必不暇查究及此，但以此塞责可矣。其须千四百金者，则以吏等因此须备办文书，不免花纸墨费也。皖抚不得已，从其言。故皖省州县，自此得免四参处分，岁须凑资赂部吏矣。

耆　英

耆英为两广总督，用度奢汰。每吸鼻烟，辄以手握一把擦鼻端，狼藉遍地，皆上品鼻烟也。其侍者不忍，或随时拾贮之。后其家贫甚，姑取拾贮之鼻烟售诸肆，得数百金。

倭文端

初派学生出洋，及入同文馆学习，曾文正谓应多派举贡生监，倭文端谓，举贡生监，岂可使学习此等事?卒如倭议。又定税则，文端谓烟酒琐碎之物，朝廷何屑科税，遂定烟酒食物不税之例。又条约定每年六部九卿堂官，分诣各国公使贺年，惟倭文端及祁子和侍郎，未尝一投刺云。

剑　术

合肥李制军瀚章抚湖北时，一日为太夫人作寿，宾乐甚盛。忽一人便衣至，年可四十许，言欲登堂祝寿，阍者拒之。其人汹汹欲入，为制军所闻，乃命召入。人即长揖曰："君识我乎?"制军思之久，不能省记。其人即曰："君亦记君家后园树林被削之事乎?"制军愕然，亟改容加礼，称为神仙，请入座与宴。宾众咸莫测所以，争前问故。制军愕然曰："斯真大异事，余童时，与诸弟读书塾中。一日散塾后，与诸弟嬉门前，见有一人，似自他方至者，方蹲而大便。旁有小包袱，又一小纸裹，中似无物，而呺然若猪尿泡者。余等觉其怪，遽与诸弟取纸裹开视之，其人遽呼不可。已而见吾诸人已取纸裹，亟提裤前欲夺回，则纸裹已开，瞥然有气冲出。其人顿足曰：'殆矣，殆矣！'即蜷缩地上，若甚畏悚困惫者。顷之，忽如有气回入纸中，其人亟以手握纸，则已如前状矣。余辈咸觉可怪，争问其故。其人悚然曰：'汝等真大福人。余故能剑术，纸裹之中，乃剑也，向出，必杀人始返。汝等前程远大，得无伤，已移于君家后山树木矣。'余辈咸怪其语不清，次日入塾以语师，师曰：'是极可怪，殆异人耶? 汝等何乃交臂失之?'亟偕诸童至后山观林木，则树杪枝叶，咸被削去。师及余等，咸大惊异。其人微有须，若四十许人，今去彼时，已二十余年，而省视容貌，若不异前，岂非真有道之士耶?"时制军子星吾太史，年方龆龄，亦亲闻之，因述于其友黄益斋观察云。

张子青相国

南皮张子青相国，年已耄耄，而神气无殊少年。恭王问之曰："君何修而得此?"青相曰："吾无他术，独能不用心耳。"恭王曰："君真大能，位至军机，而能不用心，洵是难得。"

青相最爱演戏。有僧虚舟者，日在其府中为戏提调，甚被宠昵。赶三尝谑之曰："有一僧死，见阎罗王，斥其戒律不严，僧极陈守戒清苦，可请验。王命剖视其腹，则满贮青菜豆腐也。继一尼至，王斥如前，尼亦力辩，且引僧为例。王又命剖视，则满贮稀粥面已。"盖北音稀粥，音近虚舟也。后被言官弹劾，逐虚舟出都。

青相亦能自唱戏，花厅中无他陈设，帽架上置纱帽两顶，欲演戏时，即自戴之。青相好梆子戏，京城梆子之盛由青相始。

诸葛亮

左文襄督陕甘时，闽人林寿图为藩司。林故工文字，雅好诗酒，并善诙谑，文襄时招与谈饮。一日外间报某处捷音至，林称其神算，颇致佩服之意。文襄拍案自诩曰："此诸葛之所以为亮也。"已而文襄言及时人，颇怪自称诸葛者之多，林亦拍案曰："此葛亮之所以为诸也。"文襄恶其轻薄。后林调任某处，竟劾罢之。

刚　毅

刚毅尝于太后前荐其昔日抚苏时之中军王定扬曰："王定扬竟是臣手下一个黄天霸。"慈圣颇哂之。时荣相亦同召见，出谓刚曰："黄天霸虽好，但只可惜取那施百全的，竟是一个包袱脚儿如何?"包袱脚者，京师

语，谓人满腹是戏，口中却唱不出之谓也。刚闻之，甚以为恨。

刚尝于拟谕旁添“毋蹈积习”四字，以授仁和，而“蹈”书为“跌”。仁和见之，乃取朱笔密点跌字四围，旁另添楷书一蹈字，始终未变辞色，时人皆服其雅量。

集资造船

张荫桓至美，某领事上书，言旅外洋商民，愿集资造船，无事则商家运货，有事则备国家之用。张据咨总署，总署谓恐轻易启衅，力驳之。已而张入总署，薛叔芸出使英法，复申前说，张亦驳之。盖己所不能成之事，亦不欲人之成也。

人名簿

林文忠有记人名簿四册，分题“千古江山”四字，凡姓之第一笔为“丿”者入千簿，第一笔为“一”者入古簿，“丶”者入江簿，名下兼注号及籍贯，亦略载其言行。

贿　寇

道光末年，英军入扬子江。阮太傅家居，与其徒江寿民等，募资备盛礼，使人馈其统带，为扬城求免。时西兵本无意于扬，扬遂得无恙。已而洪秀全兵至，江亦贿之，如贿英之策，贼匪从旁去不入城。逾时又至，贼仍入城，屠掠无异它处。而扬民恃有贿，故不迁，被难者愈多。江无以自白，遂投江中死。时丁俭卿晏在淮安，亦欲为之，并先以枣子、栗糕、灯笼鸡子，盖取早立登基之意也，后闻江死乃止。

辛丑直隶用款

回銮皇差，共用一百九十余万，内由外省协解七十八万，由赈捐项下提用五十余万，善后局支出二十余万，南三府地丁银三十余万。每尖站报销二万八九千至三万余四万不等，宿站报销三万八九千至四万余五万不等。

赔款八十万，暂向赈捐项下借拨。

陵差请部拨六十万。

省外抚恤教民款，共请二百万两，由京饷及北洋海防公费划拨，实津贴各州县一百余万，其余七十余万，以十万作课吏校士之需，以十余万安置降匪，十余万作还借地方公款。

度支杂记

近年户部，常时不过存银二百万两，每月放八旗兵饷四十八万两，虎神营等又一百余万两，故所存之银，才足发三月兵饷。司计之臣，时时仰屋兴嗟。而联军入京时，顿有五百万者，盖彼时以军需紧急，各省饷银，一时凑集，故有此数也。

修颐和园，其款多出之海军经费，闻约计三千万两。其修理费则出土药税。土药税每年有一百四十余万，归户部拨款者，才三十余万，余均归颐和园。太后驻园时，每日须一万两。

醇王薨逝，修祠造坟诸费，咸由部拨，约共用五百万。祠中九连灯，开销九万两，户部接内务府咨即付，不敢驳诘。

州县杂款，报销尤不可究诘。有尝任直隶之莱水者，言莱水每年收牛羊税约得六百两，而才报十三两，而藩司署费二十四两，道署二十两，州署十四两，余皆县官自得。又月领驿站费三百两，而由县给发不过五十两，则每年获数千矣。又税契一项，年可得数千金，而向只报一百两。廷杰为藩司，欲令尽归官，县官甚虑之，姑使人询天津何如。时某为天津，入见裕制军曰：“天津每年收税契三万，而报销只列数百两。然津地冲繁，公私各费，皆取给于此。今若尽归之，将以何给费?”裕制军曰：“藩司既必欲如是，吾亦不能与争，略增旧额何如?”某令曰：“愿增为八百，不知可否?”裕曰：“可矣。”令欣然，于是莱水亦只增二三百金云。

甲午、乙未，东征粮台报销费八万两。

凡京师大工程，必先派勘估大臣。勘估大臣必带随员，既勘估后，然后派承修大臣。承修大臣又派监督，其木厂由承修大臣指派领价。时承修大臣得三成，监督得一成，勘估大臣得一成，其随员得半成，两大臣衙门之书吏合得一成，经手又得一成，实到木厂者只二成半。然领款极不易，必年余始能领足，分多次付，每领一次，则各人依成瓜分。每文书至户部，户部辄核以无有，再催始少给之，不如是则恐人疑其有弊也。木厂因领款烦难之故，工价愈大，盖领得二成半者，较寻常工作，不过二成而已。

近来大工，如祈年殿，至一百六十万，太和门，至一百二十万。

内务府经手尤不可信，到工者几才十之一，而奉内监者几至十之六七。戊戌因皇上将至津阅操，南苑亦预备大阅，造营房若干，报销一百六十万，而李莲英得七十万。太后尝命内务府大臣购灯数百盏，此大臣自恃慈眷未行贿。已而灯入内，内侍故污之以示太后曰：“某所办差乃若是。”太后亦怒曰：“毁之。”即时取数百盏灯尽碎之，狼藉满地。即宣此大臣入，令其拾碎玻璃，拾毕始止。

大内费用，由户部拨交内务府者，同治四年一案，定为三十万两。同治七年，又加三十万两。后内务府每年时向户部支取二三十万不等。至光绪十九年，户部堂官奏参内务府堂官，不能撙节。时福中堂为户部尚书，兼内务府堂官，出奏时照例违避，后均得处分。已而忽由内降旨，以后每年再添五十万两。

粤海关每年供用三十万两，杀虎口、张家口、淮安关所收税课，亦归内用。户部岁奉太后十八万，皇上廿万，名曰交进银。皇上之二十万，于二月初缴，太后之十八万则每节交五万，年下交八万。端节银于四月底交入，中秋银于八月初交入，其年下银，则于十二月初交入。

大内银库，存一千六百万两，太后处尚有三万两

金。

太后发内帑银。惟戊戌春，赈四川灾五万两，为令户部先垫，而准在拨内务府款时扣回者。余则虽名内帑，实仍由户部发出。

同治二三年，忽内因乏用，令内监送金一箱，令户部派员至内领取。内监送至委员处，立即委箱而去，委员大窘。良久乃得一人，即托其回至部，遣人入内将箱中物取出，委员始得回。

同治七八年间，上尝手批至户部取银，户部见条付银，不敢核也。

宁苏杭州之织造，每岁发五百万两。

部匾

六部皆有匾，上书某年谕满大臣等，宜时至大内某宫，敬谨阅看某朝所立御碑。今各部多失去，其存者亦大率以纸糊之。前某部尚书某公，因署中大堂撤造及见之。旋查宫内所立碑，系专谕满大臣。大略谓"本朝君临汉土，汉人虽悉为臣仆，然究非同族，今虽用汉人为大臣，然不过用以羁縻之而已，我子孙须时时省记此意，不可轻授汉人以大权，但可使供奔走之役"云云。呜呼！深远矣。

和珅

和任大学士，和珅在军机日，手持水墨画轴，韩城师见之曰："贪墨之风一至于此。"又尝捉韩城手谛视曰："状元宰相手，果然好。"韩城曰："此手但会做状元宰相，不会要钱，有甚好处。"闻者凛然。

岳威信

岳威信公钟琪，由文改武，屡立战功。有诗集若干卷，尝过卢生庙，题句云："只因未了尘寰事，又作封侯梦一场。"较之无病呻吟更为雄壮。

集句联

张文端公集《论》、《孟》作一联云："约失之鲜矣，诚乐莫大焉。"实于身心有益。近时陆璞堂前辈，任考功日，有联云："我有好爵，子宜高官。"张蓴楼观察在京候试日有联云："佛言不可说，不可说；子曰如之何，如之何。"言皋云书室联云："多识前代之载，不读非圣之书。"则皆才人所宜尔也。诸城师为韩城师集一联云："即今民风尽熙皞，当令元气常调和。"大臣之言，迥出寻常万万矣。

年羹尧

年羹尧七八岁时，随父遐龄湖北巡抚之任。一日父出，大风，江中浪涌如山。羹尧欲泛舟游黄鹤楼，家人百方拦阻，羹尧不听，乃驾舟破浪而行。倾侧颠簸，几于溺者屡矣。比游黄鹤楼，顾盼自雄。日暮风益猛，命解维渡江，众不敢忤其意，复冒险而回。人怪而问之，曰："吾年方幼，正当力学之时，若吾后福无穷，遇险必济；否则葬于江鱼之腹，亦了此一生。"髫龀之时，已如此桀骜，是以大功虽立，终以跋扈伏诛也。

刑部

谚曰："刑部四无。"谓门无匾，堂无点，官无钱，吏无脸也。

王露

乾隆间，林爽文台湾壮大甲附之，围诸罗城。日久军饷断绝，文报不通。总柴大纪遣人伪作乞丐装，中藏血书，乞粮于将军常青。台湾县知县王露曰："流寇满地，恐中途为所劫，请先遣其赝者，如得达，即以真继之。"遂装砖砾十车，封缄甚固，又用牛车若干辆装草柴，上加穅秕，覆以芦席。时有二人立门外遥觇，门役疑为奸细，执送王露。王露问之，二人曰："吾等皆诸罗人民，因城中粮尽，故遣来探听。"王露乃伪叱门役曰："汝何故妄执良民？"因呼二人至后堂谕之曰："诸罗绝粮久，余稔知之，独路梗，解送不易，奈何？今将先送伪物，贼劫去过二三日，然后再送真物。请速归语城中，努力固守，无以乏食为忧。"二人叩谢而去。次日黎明，拨老弱役二名，谕之曰："尔等先以伪银米试之，途中倘遇贼劫去，当重责，若能解到，则有厚赏。"二人唯唯去。至中途，贼千余人立高阜，望之大笑，不阻亦不追。夫役疾驱而抵诸罗城，验封开视，则皆真银米也。夫役共讶之，不解其故。盖王露于中途潜易之，诸罗既得粮，分与兵民，守御益力。

胡某

杭人胡某，富埒封君，为近今数十年所罕见。而荒淫奢侈，亦迥非寻常所有。后卒以是致败。兹就平日所闻者诠次于后，亦足资鉴戒矣。

胡有财神之目。相传胡幼时，作徒于某店，夜卧柜台上。半夜忽闻有人声，急呼众起，果得一贼，已僵矣，久之始醒。众询其故，则叩头言贫不得自存，故逾垣人，冀有所获。不意甫入门，即见一金面神，卧于桌上，遂不觉惊骇欲绝。众扶而释之，咸窃窃奇胡。胡后为某钱店司会计。有某中丞者，时有某官候补于浙，落拓不得志。一日诣其店告贷，众慢不为礼。胡独殷勤备至，且假以私财。某感之，誓有以报。迨后敭历封疆，开府浙江，即下檄各县曰："凡解粮饷者，必由胡某汇兑，否则不纳。"众微知其故，于是钱粮上兑，无不托诸胡，胡遂以是致富。

左文襄收复杭城时，胡亦由上海回杭。或有以蜚语上闻者，左怒。胡进谒，即盛气相待，且言将即日参奏。次日胡忽进米十数舟于左，并具禀言匪围杭城之际，某实领官款若干万两，往上海办米。迨运回杭，则城已失陷，无可交代。又不能听其霉变，故只得运回上海变卖。今闻王师大捷，仍以所领银购米回杭，以便销差，非有他故也。时东南数省，当沦陷后，赤地千里，左方以缺饷为虑。得胡禀，大喜过望，乃更倾心待胡。凡

善后诸事，悉以委之，胡由是愈富。

左文襄西征时，苦军饷无所出，乃令胡为贷于某银行，以七厘行息。左藉此得率军出关，故不以利重为嫌。其实此款仍由银行刷印股票，贷诸华人，以四厘行息，三厘则银行与胡各分其半也。忆某年银行之执事人回国，香港诸西人公饯之，酒半酣，座中忽一人起而问曰："诸君今日饯某，为公事乎？为私情乎？"众曰："自然是为公事。"其人徐言曰："彼为左大人经理借款，曾告我四厘行息，我昨获见其合同底稿，乃是七厘行息何也？"执事人色沮，噤不敢答，众亦失色而散。

胡姬妾极多，于所居之室，作数长弄，诸妾以次处其中，各占一室，如永巷然。胡不甚省其名，每夕由侍婢以银盘进，盘储牙牌无数，胡随手拈得一牌，婢即按牌后所镌之姓名，呼人侍寝，每夕率以为常。

胡酷好女色，每微服游行街市，见有姿色美丽者，即令门客访其居址姓氏，向之关说。除身价任索不计外，并充与其父或夫或兄弟之美馆。于是凡妇女之无志节者，男子之阘茸者，无不惟命是听。而其市肆店号所用之伙友，大半恃有内宠，乾没诓骗，无所不至，遂至于败。

胡荒淫过度，精力不继。有以京都狗皮膏献者，胡得之大喜。盖他春药，皆系煎剂或丸药之类，虽暂济一时，然日久易致他疾。惟狗皮膏只贴于涌泉穴中，事毕即弃去，其药性不经由脏腑，较他药为善。然京中他店所售皆伪物，即有真者，而火候失宜，皆不见效。惟一家独得秘传，擅名一时，而有时亦以旧物欺人，伪作新者。故胡每岁必嘱其至戚，挟巨金入京监制，以供一年之用，所费亦不赀。某年有人于津沽道中遇其戚某，询以何往，彼亦不讳言，并告以制膏法，惜日久忘之矣。

胡败后，自知不能再如前挥霍，乃先遣散其姬妾之平常者，令其家属领归。室中所有，亦任其携去，所得不亚中人之产。迨后事渐急，谣言将有籍没之举，乃亟择留其最心爱者数人，余皆遣去。则所携已不及前，然犹珠翠盈头，绮罗被体也。暨疾亟，其家人并其所留之姬遣去，则徒手而出，一无所得矣。其幸不幸如此。

江浙诸省于胡败后，商务大为减色，论者谓不下于庚申之劫。盖时惟官款及诸势要之存款，尚能勒取其居室市肆古玩为抵。此外若各善堂、各行号、各官民之存款则皆无可追索，相率饮恨吞声而已。胡死之次年，值中元节，杭例有盂兰盆会之举。有轻薄子，故于其居室前设一醮坛，悬蟒袍、补服、大帽、皂靴及烟具、赌具诸寓物于壁，旁悬一团扇，题其上曰："雪岩仁兄大人法正。"见者粲然。怨毒之于人亦甚矣哉！胡之母享年九十余，当胡未败时，为母称觞于西湖云林寺。自山门直至方丈房，悬挂称寿之文，几无隙地。自官绅以至戚族，登堂祝寿者踵相接。暨胡殒后，母亦继殁，则其亲友方避匿不遑，到者寥寥。其家新被查抄之命，虑人指摘，丧仪一切，惟务减杀，无复前之铺张矣。论者或比诸《红楼梦》之史太君，洵然。

论曰：综胡之一生言之，抑亦一时无两人也。当其受知湘阴相国，主持善后诸事，始则设粥厂，设难民局，设义烈遗阡；继而设善堂，设义塾，设药局，修复名胜寺院，凡养生送死，赈穷恤贫之政，无不备举。朝廷有大军旅，各行省有大灾荒，皆捐输巨万金不少吝。以是屡拜乐善好施之嘉奖，由布政使衔候选道被一品之封典，且赠及三代如其官。外人之商于华者，亦信为巨富，中朝向之假贷，苟得胡署名纸尾，则事必成。至于委巷小民，白屋寒士，待胡而举火者，咸颂胡祷胡不置。呜呼！何其盛也。及其败也，此方以侵蚀库款被县官封闭告，彼即以伙友无良，挟资远遁告，身败名裂，莫为援手，宾客绝迹，姬妾云散，前后判若两人。呜呼！何其哀也。岂生平所获皆不义财，故悖入者，亦悖出欤？抑务广而荒，受逾于器，人满则天覆之，故及身而败欤？梁武帝有言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憾。"其师之定论也夫？

刘锡鸿

中国铁路之不能早开，实因刘锡鸿之摺所阻，四万万人为奴之祸，实基于此。刘为法国使差时，往往敝衣趿鞋，举止蹒跚，衣带飘舞，徒步出外。而最爱立于最高桥梁之上，周望四处。其随员等切谏之，刘大怒曰："你等不知乃翁意，欲使外人瞻仰天朝人物耳。"

清稗琐缀

[清]佚　名撰　李国恩整理

《清稗琐缀》一卷，杂记清代朝野轶事。其中记科举时代考官之“贪酷异常”、记立山尚书家“有朝珠三百六十五挂”等等，皆有史料价值。

据民国《满清野史五编》本标点整理。

溥　伟

前清家法，鉴于理亲王之祸，自康熙后，即不立东宫。然阿哥等之简在帝心，将付大统者，辄密书其名，藏之正大光明殿匾额内，盖恐玉几末命，仓猝非常，有所舛误也。宣宗倦勤时，以恭王奕䜣最为成皇后所宠，尝预书其名，置殿额内。有内监在阶下窥伺，见末笔甚长，疑所书者为奕䜣，故其事少闻于外。宣宗知而恶之，乃更立文宗。成皇后后宣宗死，病笃时，文宗侍侧，后昏瞀以为奕䜣，乃执其手而得之曰：“阿妈（满人呼父之词）本意立汝，今若此，命也，汝宜自爱。”旋悟为文宗，窘极。文宗乃叩头自誓，必当保全奕䜣。穆宗以冲幼嗣立，奕䜣长军机秉政，其子载澂封贝勒，颇与穆宗狎，滋为不道，少夭死无子，以溥伟入继，袭王爵。德宗末叶，失孝钦显皇后欢，体尪弱多病，又无子，以溥儁为大阿哥，旋以罪废。于是近支亲贵，凡下于德宗一辈者，人人有非分之冀矣。溥伦年最长，美丰度，工词令，且系宣宗冢曾孙，最应立。溥伟自以乃祖功高，希望尤切。及宣统入嗣，伟之怨望亦最烈。顾其人儇薄无行，尝派为恭办丧礼大臣，辄于几筵前，向宫婢等无礼。上谕有警戒王大臣不得于祭尊时哗哭者，即隐斥之也。伟平居郁郁，尝以病废。都人谓谋望曰热，有宗室显贵相谓曰：“夫已氏又患热矣，恐非石膏一斤、知母八两不可。”或曰：“毋尔，只须皇帝一个、江山一座足矣。”其彰著如此。国变后，伟遁走不知所往，现闻山东有告示出现，系伟与张勋会衔，度亦不轨者之所为耳。故述其历史如。见《何严小乘》。

科举时代轶事汇记

满清科场，关防甚为严密。道光时，某权相以此树党，其旧门生年家子，及有以文字著名者，场前预送条子为文内关节，时遂沿为风气。惟某部郎颇束身自爱，某科出礼闱，呈文稿于乡荐座主，某甚重其文，怪其不预送条子。某曰：“门生初试，不知条子为何物，又愧由诡道贻师门羞。”座主咈然不悦，曰：“君不受栽培，嗣后不必过我也。”是科虽中，不与馆选，说者谓不受栽培所致。清咸丰七年，某翰林为河南学使，场规酷刻，巡号如阅狱囚，枷锁载道，以致人犯法为幸。出题尤谬妄，单句如必有妖，是为我，从反之类。截搭如羊父母干龟动乎，鳖生焉之类。又鄙夷一切，某两县同日复试，一县兽蹄鸟迹之道，一县鸡鸣狗吠相闻，盖谑其字不成字，文不成文也。是省大员，嗾言官弹其割裂经传，玷辱斯文，诏革职。

清嘉庆十四五年，楚北学使江右人，阅文有眼力，贪酷异常，将试一郡，牌饬提调官备木枷百号，铁索百条，临郡时带有上郡荷枷生童数人游市。试日，号口设瞭望台，号头立窥伺差。严寒不准携火器，酷暑无得脱衣冠。见有交接言语，借火吸烟，辄枷锁以徇。怀挟越号，必严刑以处。坐堂如秋审，点名若考囚。科举未发，先索书价，否则降等。袒护教官，猫鼠同眠，勒索印银，张罗院费。时诅以联云：“厥土为涂，何故糟踏湖北；挟辀以走，可怜玷辱江西。”隐切姓名，皆纪实也。后数年，出陈臬事，有同寅藩司某素相契，因事获咎。汪督志伊委其查讯，虽未授意，谅必原情。时值除夕，藩司稍请宽假，彼设三木以待，檄提数次，藩司不堪，亲具供状，挟怀中刃自尽。子控部，事闻于朝，汪罢职，被拿问。解员叱上刑具，彼不从，亦设三木以待。笑曰：“请君入瓮。”途中亦自经死。见《聆风簃杂缀》。

顾亭林狱事

顾亭林狱事，志乘未详，见于《与颜吏部光敏书》，特录其略。先是苏州沈天甫、施明、夏麟奇、吕中伪造《忠节录》，托名已故祭酒陈仁锡，讥毁清朝，罗列江南北名士巨室，以为挟害之具。又伪造原任阁辅吴甡一序，诈其子中书吴元莱银二千两。事发，刑部定谳，将沈天甫斩决，此康熙五年事也。次年，莱州即墨黄指挥培之仆姜元衡刷易此书，增入黄氏唱和诗，控其主与兄弟子侄作诗，诽谤清朝。又与顾亭林搜辑诸人诗，皆有

讪语。处士于七年二月在京师闻之，即出都抵济南，幽絷半年。因援沈天甫故牍，谓姜元衡所控之书，即沈天甫陷人之书，事旋解，株连二十余人，均得释。处士赋诗六章，纪其事，有"伟节不西行，大祸何由解"之句，又末章云："天门殊荡荡，日月相经过。下闵黄雀微，一旦伏网罗。平生所织人，劳苦云无他。骑虎不知危，闻之元彦和。尚念田画言，此举岂足多？永言矢一心，不变同山河。"诗集中不载。详见颜氏家藏尺牍。

噶 礼

康熙末年，江督噶礼办事勤敏，喜著声威。尝以南闱号舍逼窄，请旨改建。而贪婪不法，无敢言者。辛卯岁，江南科场事发，噶礼获之，得银数十万两，又大纵估客，粜米出洋，米价一时腾贵，以至军民交怨。时仪封张清恪公伯行为江苏巡抚，密饬查拿，果得总督令箭，并访获张元隆等交通海贼情状，以实参奏。圣祖震怒，正钦差张鹏翮出京密办科场，兼讯噶礼。而噶礼权势甚盛，遂以反诬，革张伯行职。事闻，上曰："朕素知张伯行为天下第一清官，着加恩免议。"旋调仓场侍郎，而罚噶礼修热河城工，以赎前愆。五十一年九月，上知城工未完，懈于督办，遂将噶礼拿交刑部。适噶礼之母诣都察院讼礼忤逆，令家人进毒弑母等事，奉旨廷讯确实，发部议以凌迟处死。上命先将噶礼眼珠打出，又割其两耳，籍没其家。妻子同谋，法皆斩首，其母恨礼甚，又诣刑部，请照陶和气例，凌迟后焚尸扬灰。有旨赐帛，而噶体又贿嘱帛系未绝时即行棺殓。监绞官候至夜分，忽闻棺中语云：人去矣，我可出也。闻者大骇，劈其棺，噶礼遽起坐。因耳目俱无，不知所之，监绞官惧事泄，一斧劈倒，连棺焚化，始行覆命。上笑曰："这奴才真烧坏也。"此案见康熙五十一年邸抄。

故家珍物

京师巨族，数百年来，积聚至多。闻立玉甫（山）尚书家中，有朝珠三百六十五挂，其下乘者犹值千金。尚书平时，除忌辰外，每日一挂，一年之中，从不重复。又其家古玩，值三百万。拳匪之乱，尚书既被难。迨联军入京，家资尽丧，凡诸宝器，大半西去。荣相（禄）家宝物，亦多散失。回銮后，广收贿赂，无几时，即已充实。闻所用翡翠翎管，表里莹澈，自外视之，翎毛纤发毕睹，盖所赐玻琉翠也，价值一万三千。带钩一具，亦值万余。

县令口才

前清河道设有专官，每年工竣，须历视各县，以验工程。某县令平日不问公事，有糊涂之名，而口才甚为便给。一日河道至某处勘验工程，令治筵款之。河道酒酣后，因拟一联曰："童子打桐子，桐子落，童子乐。"令应声曰："何道开河道，河道深，何道升。"盖河道系姓何，闻之大喜，不半载保令为知府云。

纪马江死义诸将

甲申马江之败，世皆归罪于张幼樵，然力战死绥之诸将，其忠荩实有不可没者。且法人内犯，实仗孤拔一人。自孤拔死于炮，法人失所恃，遂不复纵横海上，陆军乃得一胜于谅山，功过亦差足相抵。较之大东沟刘公岛诸役，其得失必有能辨之者。爰检箧中旧所录张幼樵为诸将请恤疏稿，录之于此。方今锐意规复海军，听鼓鼙而思将帅，其亦有奋袂而起，以追先民之风烈者乎？按是役死事最烈者，为督带飞云兵轮副将衔参将高腾云，及管带福星轮船五品军功陈英。原疏叙高事云：

该参将由粤来援，论事呐呐如不出口。前月二十六日法增一船，诸将请援，高腾云独义形于色，臣心异之。夜复来见，询以方略，高腾云曰："闽防之忌，本以牵制使敌不发耳，非战地也。但炮注子，人枕戈者已一月，昼夜相持，咫尺间，恐酿成战事。知帅意急欲先发，必多牵制不可。得南洋援必不来，即来，怯将亦无用，徒害事耳。"臣诘之曰："然则奈何？"对曰："专攻孤拔，得一当以报而已。"臣欲令其统率诸将，则辞以资望在李新明后，且曰："水师船各自为战，非若陆军，一将能指挥十余万也，诸不必纷更，坚守以待上命。"该参将既去，臣复嘱各船就商筹策。该参将志定神完，誓死报国。是日手发巨炮，击其鸟波船，一一命中。以一飞云小舰，当敌人三大舰，中流坚拒不退。横来一炮，该参将腿为之折，复一炮，遂飞入水中而没，舟乃发火。

其叙陈事云："该军功人极瘦弱，文理甚优。方敌舰日增，臣深忧之，陈英上书请以各轮船合攻孤拔座船，而艇船等炮火牵制下游，使各轮小商船水勇及捍雷船截其鱼雷舰，所论均有条理。臣采其论，下诸将，布置略定。无如法暗约英美先发，陈英见英美船骤下，急起碇誓众曰：'此吾报国日矣。吾船与炮俱小，非深入不及敌船。'敌以三船环之，舟中机损人亡不顾，但以炮向孤拔船，孤拔船为炮所毁，而孤拔中炮死。敌复增船来，持至三时许，陈英猝中炮于望台，学生王涟随殉，船始焚毁。英美船观战者，均称羡不置，为之深惜。"云云。是役力战死者，尚有许寿山、叶琛、林森林三人。

年大将军

年大将军羹尧，有幼时师杜某，台州人。将军贵，杜某已卒，家甚贫。其妻命其子某，跋涉至西陲，谒将军求官。子年二十余，颇愚鲁，至西陲投逆旅。逆旅中人视其椎朴，且寒素，以下等舍宇处之，某亦安焉。翌日某询年大将军府何在，逆旅中人共惊异，主人自来问渊源，某为具述之。主人大恐，立启精室，绚烂非素所睹。某自揣身无余资，不敢居此。主人固请居焉，曰："苟大将军知客官不居此，主人自得重罪。"自是供给丰腆，并奉资恣其用。其初，往大将军府投刺不得见，继往复不见，归颇愧叹。主人曲为解慰，劝之投函，音息复渺，不觉怨望，主人亦色沮。守候月余，资斧尽竭，积

耗旅资，且数十金矣。一日数弁皆三品冠，持大将军名制云传见某，某即随往。至府则自门以入，夹道兵卫，剑戟交叉，某心胆俱落，勉强至大将军前，匍匐不敢发一语。将军面若含怒，厉声曰："吾以为吾师子必早腾达，乃犹若尔，已负吾师，复不在家侍奉若母，而来求官。官岂宜若耶？吾亦无所资尔。"即命侍卫导交藩司，押送回籍。某不觉懊丧欲绝，悲愤中来。及抵藩署，藩司已降阶恭迎，盛宴在堂。是夕归逆旅，陈设愈灿，臬司以次亦复争相款宴，赠赆无算，某乃喜出意外。流连既毕，藩乃命二吏相伴返浙，甫抵里门，土木轮奂，则本州知府已为鸠工治第，一如富豪。乃知大将军方接某刺时，已命人赍万金，嘱知府为经纪矣。复已探得某愚鲁不堪为官，故作狡狯以绝其望也。

汤　斌

汤文正公斌抚苏时，闻吴江令郭琇有墨吏声，公面责之，郭曰："向来上官要钱，卑职无措，只得取之于民。今大人如能一清如水，卑职何敢贪耶？"公曰："姑试汝。"郭回任，呼役汲洗其堂，由是大改前辙。公喜，特保举卓异。而前任苏抚余国柱方掌纶扉，征贿巨万。闻之，衔恨刺骨，嗾人劾奏。虞山翁铁庵司寇从而和之。赖上稔知郭无他，故得以保全。时常州贡生何义门在京考选，为铁庵门生，遂登门嚷骂不已，索还门生帖，否则改称不认为师。义门由是知名。康熙二十六年，郭内升御史，才半年中，参罢三宰相、两尚书、一阁学，直声振天下，称为铁面御史。旋以吴江张令亏空举发旧案，株连落职，拟遣戍。幸上以郭琇居官尚有风力，免其治罪。二十八年擢两湖总督。

冯柳东遗事

嘉兴冯柳东先生登府，亦乾嘉间硕儒，精汉学，工词章，所辑《朱竹坨集外稿》最有名于时。顾迂诞不习吏事，由翰林散馆改知县，选闽中某邑，卒以不能折狱，改教授归闽中。有一妓年已长，色衰且陋，先生顾深眷之，以为柳河东顾眉生之俦，赠诗词甚伙。临行时，至辍所御七品补服为赠曰："以此作枕，幸无忌交颈时也。"一时传为笑柄。

正定府大佛寺

直隶正定府，有大佛寺。佛以铜为之，高十余丈，为楼五层。余友东蹈，尝登其最高层，盘坐佛耳中，并不觉隘。庚子岁清宫西狩，寺僧亦云散，有窃寺中之小佛售诸西人而致富者。回銮时，西太后驻跸寺中，拟修复旧观，以估工五千万而止。

邑梁氏即贰臣传中某某，清初，父子相继入枢垣，权势张甚。纯庙南巡时，其子已退老，或以其不法事上闻。会梁迎驾，游大佛寺至山门前，纯庙怒指弥勒佛问曰："佛见朕于意云何？"梁以佛见佛故笑对。纯庙复返顾问曰："然则见汝亦笑何欤？"梁免冠顿首："佛笑奴才不成佛耳。"纯庙意乃解。

梁氏今已式微，而平泉池馆，尚擅竹石之胜。其藏书处曰"焦桐书屋"，庭中植桐四株，皆数百年物。纱橱须眉皆碧，北窗一枕，不啻消夏湾头也。所藏多宋元精椠，后人颇知爱惜，今不知尚保存否？

江山妓之贾祸

读《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之韵史，桐严妹之令人颠倒，可想一斑。中表某君，曾任浙江金华府，有所眷曰七妹，山盟海誓，满拟金屋贮之矣。顾七固别有所欢，贵介公子也，为仁和相国之戚属。月夕花晨，过从甚密。发审委员某者，诇其事以告某君，且甚其词。某君乃突至七画舫中，连掌其颊。七愤甚，仰阿芙蓉以殉。某公子力为报复，时仁和方柄国，不半载，而某君以挟妓纵酒致酿人命八字褫职矣。

又毗陵冯竞任表兄之外舅，为令于浙省，有能名，历任繁剧。某年由会稽量移钱塘，画鹢中流，片帆风顺。其姬人固江山佳丽也，方凭窗纵眺，有邻舟磨舷而过，舟中一姝，为姬人旧日姊妹行，遥致寒暄曰："阿姐别来无恙。"姬人大怒，立饬停舟，谓："彼姝有意辱蔑，宁不知我作官太太者，而敢尔尔？"舟人慑钱塘令威势，百计劝说，令彼姝叩首于姬人前以赎罪。彼姝夙负艳名，交好者不乏大官显宦，性颇强项，"旧巢共是衔泥燕，飞上枝头变凤凰"。至此已羞愤万状。所谓钱塘令者，复大肆诟詈，谓莅任后，必重加惩治。彼姝闻言，奋身投江，风里杨花，竟作水中仙子。钱塘令到省，即得撤任之牌示，未几而革职永不叙用之命下，竟未能莅钱塘新任。并书之以为狭邪者戒，不可作江山艳屑观也。

汪精卫轶事

壬子春在槟榔屿，养疴鹤山极乐寺，汪君精卫来访，叙谈甚惬。别后，客有谈其轶事者。谓汪当狙击摄政王之前数日，经营党事，本尚有待。长沙甯调元太一寄以《金缕曲》一词，感慨凄凉，情词迫切。汪读之大恸，揉纸而食之曰："以识不忘。"不数日而后车误中，汪竟锒铛入狱。吏知为文士，颇加敬礼，日贻新闻纸一束。汪阅至黄花岗一役，喃喃自语曰："天下事竟遂不可为耶？"日诵此语，致忘寝食。狱吏大惧，不敢再令阅报。武汉发难，粤督首请特赦党人，遂有将汪发往广东，交张鸣岐差遣之谕。狱吏致殷勤于汪，汪不肯出，曰："吾之狱系代表四万万人而来，今吾翩然出，而彼四万万人者困苦颠连，仍不啻在囹圄中也，吾奚出为？"狱吏曰："君不知乎？"乃以近事告，且曰："君富贵不远矣，一至张帅处，何愁不大人者？"汪笑而斥之。狱吏更谋馈物作赆仪，汪曰："无须，但以狱中击练之巨石惠我足矣。是与我相处久，吾日抚摩而按弄之，不忍离也。"其多情皆类此。汪为人恂恂儒雅，其状态殊类太史公、留侯一赞。顾两手箕张甚巨，云："即在狱中无报可阅，日弄练石所致。"甯词，惜谈者遗忘，近见汪自作一词，亦调《金缕曲》云："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旧，不堪回首。国破家亡无限恨，禁得此身消受。又添了离愁万

斗。眼底心头如昨日，数襟期梦里重携手。一腔血，为君剖。泪痕莫滴新词透，倚寒窗循环细读，残灯如豆。留此余生成底事？空令多情僝愁。愧戴却头颅如旧，跋涉河山知不易，愿孤魂绕护车前后，肠已断，歌又逗。”词当作于光复以前，一往情深，神似弹指词中赠吴季子二阕。即论余技，亦已足传矣。

张文襄之诙谐

湖北有富商，刘其姓，长毛其绰号也，以曾隶太平天国部下故名。张文襄督鄂时，屡劝输将，每助赈一次，则为请奖一次，历奖至尚书衔。某年病卒，文襄拟送一幛，时易实甫诸名士，均在幕中，各拟四字，文襄阅毕，笑曰：“诸君所拟非不佳，但于尚书衔，未免抛荒耳。”因援笔自书曰：“红杏飘零。”众皆叹服。

咸丰行宫

前清陆军部司员文某，言辛丑春，因公往热河何都统署，因喇嘛介绍，得见咸丰行宫内秘藏珍珠佛，及蓝宝石、金刚石琢成佛像。高径尺，景泰蓝座，塔高亦数尺。乾隆时御磁，以数百箱计，扃闭牢固，闻小如杯碟，亦件值数百金。例归喇嘛世守，非其人不得见也。宫内有古柳一株，不知历几何年，喇嘛因树之枝干，雕一千手神像。相其高度，筑三级楼台，为之华盖。神首探出楼之第一级，鼻大可容数人，手长数丈，其伟杰可想。正梁为双龙环抱形，中嵌一夜明珠。喇嘛教徒，夜起诵经，环坐珠下，如白昼云。

童　谣

宣统辛亥春，北京有一歌谣出现，曰：“明亡于庙，清亡于道。”骤闻之似尚费解。释者曰：“庙祀魏阉，明祚随去；铁道国有，清运告终。秘数如此，前定可知。民国之兴，岂偶然哉？”

拍　卖

清廷未倒时，北京内阁发爱国公债票，应者寥寥，奕劻卖马，那卖宅，故作寒酸，求免担负。实则诸亲贵私财，寄顿外国银行者，据内阁调查报告，现银达六千余万。聚敛所得者如彼，乃装穷如此，效明末诸臣拍卖破烂桌椅之手段，民安得不困？国安得不亡？

白泰官

白泰官者，清初八侠之一。有勇力，矫猱绝伦。晚年深自韬晦，退居常州甘棠桥旧宅中，终岁杜门不出。偶值冬日，与二三弟子散步至文庙前，一和尚持扁担作旋风舞，顾盼骄人，自谓受少林正传，走遍天下，未遇敌手；居士辈有能取笠帽老衲顶上者，当九跪执弟子业。泰官一时兴起，竟取笠冠之。和尚殊惊异，叩首如礼，殷殷问姓名而去。临别时，言三年后当再来拜师所赐。泰官阅世深，知此僧决非好相识，来必报复。因嘱家人慎记其事年月。及期，泰官衣青衣，坐门阈上负曝，伪为童仆也者。和尚至，急延之上坐，告以师已他出，请稍待。已则趋火炉侧烹茶供客，拾竹头木片，随手捻之，尽成齑粉。僧自念三年修练，虽多进境，然其徒技犹如此，泰官诚未可测矣，遂默尔迳去。

京官之消遣

前清京官，向称清苦，其有当权弄贿，炙手可热，车马衣冠，臣门如市者，不三数人。即术工奔走，机善夤缘，上谄下骄，藉于其期伺渔人之利者，亦属极少数人。其大半则萧索闲居，以诗酒声色自娱而已。光绪、宣统间，国是最纷，政潮亦最激，而多数京官，仍颓唐如故。其供职各部者，惟每晨到署画到，近午即归，谓之上衙门，此外毫无所事，亦由各部人员，浮于所职故也。友人某尝官民政部，曾为一诗云：“本无一事报公家，犹自蜂狂到署衙。顾我绵材羞袜线，翻嫌民政尚萌芽。上堂宛似星瞻斗，入院惟看鸟弄花。最是消闲无那处，出门闲坐东洋车。”

外交秘密

近阅新小说见《外交秘密》一书，中有桃花协会一节，言西太后以某剃发匠代醇邸使德谢罪，此实大谬。按醇邸在德时，曾以不愿在德皇前叩首，负气至汉堡，经人调停始止，有章奏可查，更安得有冒充情事？今小说多似是而非，最足惑人，此等事在今日可不置辩，惟恐数十年后，或有深思好奇之人，转以是为真，而疑史乘为伪矣。

宝域楼故址与五王爷园遗事

今北京总统府正门，或云即系宝域楼者，清高宗建，仿西域宫室，以居香妃者也（香妃事见《春冰室野乘》）。又今清华学校所在地之清华园，于清咸、同间，尝为老醇王赐园，所谓五王爷园者是也。王为穆宗之叔，生平持身严正，颇以礼法自绳。常不满于孝钦之所为，日者奉孝钦召观剧宫中，剧为《翠屏山》，演至佳处，王忽扬臂大声喝好，同座告以宫廷不宜放诞，王笑曰：“昔先皇家法，宫中不许演剧，且剧如《翠屏山》又安得见之宫廷？今我观此，不觉忘情，犹自谓在前门外戏园中，故若是耳。”孝钦知其意在讽谏，亦颇善其言，然卒不能改。清制：“宗室赐园，非特旨则只及一代，故王死仍以清华园归官。”园故荒落，王亦未尝从事修葺，故及清华学校之始筑，仍为废园也。

神缆之笑史

中日之役，今二十年矣。犹忆初接仗时，报纸有捏造战胜新闻者，谓黑旗兵刘永福，用溺器实炸药，浮水面，击沉日本兵轮。庚子之役，里人奔走相告，谓义和拳头目大师兄陛见，蒙太后赏红顶花翎，言下有伙颐沈沈之雅。此二事事后思之，同堪喷饭。或谓其时风气锢蔽，为此语者，要亦时代有以限之。然吾年来接阛阓中人之稍读书者，其议论之奇特，正复相似，于以知无

文化之民，思想范围至隘，不期而如出一辙。教育不普及，祸未艾也。上海张逸槎先生《逸庐笔记》中，有神缆一则，录之。茶余酒后，用为谈助，倘亦足以破瞽说警顽愚欤？（以下《逸庐笔记》原文）法越之役，两粤戒严，督师者有彭、张两宫保，与南皮节帅，日筹防御之策，虚衷延纳，昕夕不遑。于是热心功名之士，简练揣摩，上书络绎。有制成攻守新器者，则下营务处嘱余等研究之，其间奇特之论，不一而足。有拟以大舰积薪，围烧敌舰者；有用强水喷射铁甲，使其穿漏自沉者；有能以符术致敌生命者。穷思极想，使人不能赞一辞。更有外委陈荣升者，异想天开，上书自陈，能以竹缆用药渍透，设险要处，敌船轮叶遇之，即能绞住，倘复加力猛驶，汽锅必裂云云。余等推论数日，以为必无是理。乃陈某直诣大宪，谓某等未识此缆神奇作用，若蒙俯赐采择，只需二百金，即可制就呈验。如无效，愿依军律治罪。大宪悯其愚诚，立命应付，月余始布置竣工，禀报请验。于是省中司道，及镇江大员，咸奉命莅止，乘篷舟海兵舰往验，余坐东海小轮尾其后。既至，龚方伯、蒋观察传余到舰，即见陈弁，手铃而腰旗，服装诡异，旁若无人。李镇军谓陈曰："汝新发明之神缆何在？"陈请各宪至船头，己乃趋而前，左手摇铃，右手挥小旗，喃喃不辨作何语。忽两岸鼓声渊渊，车声辘辘，未几而径寸之竹缆作暗绿色，由水中渐起，出水数寸，端系两岸，直绷河面。既而铃声又作，鼓声骤止，横亘河面者，共有八缆，距十余丈。陈弁屈右膝请曰："无敌神缆，今功成矣，为各位大人贺喜。事毕矣，末弁谨送各位大人回辕。"李镇军徐曰："吾等奉帅命来，必考验而后可复命。"陈曰："缆则具在矣，顾谁能蹈此危机而亲试之？"蒋观察目余曰："何如？"对曰："此何难试？令此舰冲缆而过，成败立见矣。"陈厉声曰："此何事？尔何人？何狂妄乃尔？神缆岂等闲？如许贵人在船，而思一网打尽，必系敌人间谍无疑，请捕治之，毋使遁。"众默然。余遽曰："然则请即以某所乘东海小轮当之，以释众疑，何如？苟神缆有效，使欧西舰队，不敢逞威于亚东，区区东海，良不足道。而某之冒昧轻视，亦甘受军律不辞。"陈嗤之以鼻曰："身其齑粉矣，尚何军律之可受？"龚方伯谓余曰："凡事重审慎，戒孟浪，苟实有见地，吾等当赞君行也。"余曰："即下东海，令舵工直驶中流。"舵工以先入言。露恇怯。乃躬司机，鼓其锐进，船到缆断，岸人急烧黄纸，焰飞满江。继闻崩崩之声，八缆齐断。东海回轮，尚余勇可贾，就断缆处蜿蜒行之，而绞住轮叶之说亦破。神缆至此，全功尽弃矣。回舰，龚方伯谓余曰："此可谓势如破竹，可贺可贺。"陈弁瑟缩欲遁。李镇军曰："陈君陈君，吾等如何复命？得毋又谓嫉君也者。"陈崩角乞恩，伏不敢起。余为之缓颊，始抱头去。

一士类稿

[民国]徐一士撰 郑 敏 任孔闪整理

《一士类稿》,清末民初徐一士撰。徐氏出身于江南科第望族,其父辈因主维新变法"而罹党狱"。其本人在清朝生活近三十年,长居济南,民初居京、沪,致力于清代野史掌故的搜集整理,为民国年间最负盛名的野史掌故大家。《一士类稿》以记载晚清政界、文坛及实业界的风云人物为主,侧重介绍轶闻琐事,揭示出若干幕后隐秘,有独特的史料价值。此书原在有关杂志连载,民国年间辑为专书,后又有多种版本行世。现据民国《古今丛书》本重加整理,参考了其他版本。原书小标题略有变动。

自 序

余学少根柢,而早岁即喜弄笔墨,其为刊物写稿,始于清宣统间。光阴荏苒,久成陈迹,其迹亦早已不存矣。少年气盛,以为将来可为之事正多,此不过偶尔消遣而已。不料此后长期写稿,若一职业,暮岁犹为之不休。三十余年来,世变日亟,个人之环境亦因之而异,回溯畴曩,渺焉难追。聊就忆及,试话旧事。

在拙稿见于刊物之前,幼年即尝有试写笔记聊以自娱之事。此项雏形(其实够不上说什么雏形)笔记之试写(亦可云偷写)时,年甫九岁也。今欲谈此,可将余幼受家庭教育之情形,大致一谈。

吾家累世重家学,学业得力于父兄之教诲者为多,而余所得于塾师者尤鲜,以余幼时乃一逃学之孩子也。余自六岁正式入塾读书,八岁患腹痛之病,颇剧,百方调治,而时愈时发,病根久不除。父母钟爱,惧其夭折,对于塾课特予宽假,到塾与否,颇听自便。余苦塾中拘束,藉此遂得解放。病发时固不上学,即值愈时亦多旷课。其后病不常发,而余之不上学,已习惯而成自然(惟塾中讲书时,每往听讲,类乎旁听之性质)。有以"赖学"、"逃学"相嘲者,不遑顾矣。

当此废学之时,而仍与书卷相亲,则以吾父之教,获益甚大。吾父为余讲书最多,作非正式之教授。教材甚广,盖自经、史、子、集(所谓"正经书")以至小说之类(所谓"闲书"),不拘一格,随时选讲。讲者娓娓不倦,听者易于领会,教法注重启发读书之兴味,不责其背诵(于"正经书",有时亦令将所讲者熟读成诵,然不为定例),以视塾中读书,有苦乐之不同。关于"闲书",曾为讲《三国志演义》,自首至尾,完其全部(开首十数回讲过后,即令余自讲,吾父听之,酌加指导),以其为文言而杂白话,得此基础,可为阅读他书之助也。《聊斋志异》,亦在选讲之列。又尝为讲《西厢记》,则惠明下书一段也。此外如《水浒传》、《儒林外史》、《西游记》、《封神演义》、《隋唐演义》、《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等等,均自阅之(《红楼梦》,吾父有手批之本,而其时余不喜阅,此书固非稚年所能感觉兴味者也)。

当此之时,科举未废,所谓"书香人家"多不愿子弟看闲书,致妨举业。吾父则利用之以为教材,除鄙恶者外,喜令余辈阅看,而加以指导,为言其价值之高下及优劣工拙之点,时亦于书上加眉批或圈识以示之,俾可触类旁通,此实当时家庭教育所少见者。

"正经书"除讲过者外,亦每自行阅读,由少而渐多,惜熟读成诵者太少,故至今深感根柢之浅薄焉(喜读史,实际是看,似受《三国志演义》之影响。此书以史事为纲,虽羼入许多不经之谈,而写来兴会淋漓,能诱启读史之兴趣,并闻其与正史多不合,亦欲以《三国志》相比勘,由此而及其他。至吾父所选讲者,《史记》为多)。

笔记之属,吾父曾为讲《庸庵笔记》等,甚感兴味,亦后来研究近代史实掌故之张本。

吾家有一钞本《彩选百官铎》,明倪元璐所撰之《升官图》也,编制颇佳,可于游戏中藉识明代科举、职官等制度。每值岁时令节,家中每为"掷铎"之戏。平日亦偶为之。"掷"谓掷骰,"铎"以骰行也。清循明制而有所损益,吾父每为余辈言其因革异同,亦可为儿童时期之一种关于掌故的教育,诱启之力非细(余辈因是亦喜"掷"当时之升官图,惜无如倪铎之佳者耳)。

吾父对于家中儿童,常为说故事,或取材于经史之

属，或取材于小说戏剧，多与德性及学问有关。余辈以听故事为乐，而儿童教育亦即寓是。

经吾父之讲说，对于昔人之著述，发生浓厚之兴趣，童心忽作动笔之想，可谓已经“斐然有述之志”（一笑）。于是裁纸为小册子数本，每本十余页，长宽各二三寸，而作写笔记之尝试焉。所写或记一时之观感，或述吾父所讲说，或书听讲之心得，每则寥寥数语。此虽极其幼稚，却不妨算作余最早之笔记也。犹忆其第一则，题为《月》，文曰：“水中有月，非水月也，乃天月也”盖观池中月影，偶动文思，遂振笔直书于小册子，稚气真可笑之甚。第二则似系关于孔子、老子学说异同者，则述吾父之语，意在备忘，其原文今已不记得矣。以下尚写有十则左右，均已忘作何语。

九龄童子，且是逃学的童子而写笔记，当时自觉实为“胆大妄为”之举动，故以秘密处之，极畏人知，一若做下亏心事者。不料秘册忽为吾三兄（和甫）发见，持而高声朗诵，且曰：“老五做文章矣！”（吾父七子，余次居五）“做文章”三字，在当时是何等严重，余羞赧之极，大有恨无地缝可钻之势，亟夺回此册而撕碎之，盖第一册未写完即中止。此际情景，大似一幕喜剧也。

吾三兄对吾学业夙极关心，尝正色以不应“赖学”相规诫。既不效，亦于余之看书时相指授。见余秘册后，以为此举虽若可哂，然所写文字均尚通顺，亦属可喜，故劝余继续为之，不必中辍。而余年幼怕羞，不敢再写。迨后来屡以笔记等稿发表于刊物，吾三兄犹话及此事，笑谓有志竟成焉。

吾三兄喜买书，旧书而外，新出书报，尤恒购阅（应书院类课试，常居超等前列，所得奖银，多为买书之用）。阅后每即畀余阅看。且谙习掌故，博闻强记，时为谈说，以记忆力之卓越，加以健谈，于名人轶事及各项制度，历历如数家珍。谈时或庄或谐，有声有色。吾四兄凌霄及余之致力研究掌故，实吾三兄导其先路，得其指示启发之力甚多。而余实兼受教于三四两兄也。吾四兄对余学业上之指导，亦犹三兄。余于诸兄均师事，而获益于三、四两兄者居最。

至余历岁为各刊物写稿之经过，言之孔长，兹不缕缕。所写各稿，前期未经留意藏弆，俄致散佚。迨后始事保存，而其间亡失者仍往往有之。惟收拾丛残，所存犹属不少。以质论，固未敢自信，以量论，却不无可观。虽东涂西抹，难入著作之林，而频年矻矻，实为心力所寄。垂老百无一成，此区区者幸尚不为读者所鄙夷。赋性疏拙，素寡交游，而以此颇获文字之交（或相访而识面，或神交而未晤），情谊肫挚，关切逾恒。即写稿之资料，亦每得裨助。此实当日从事写稿时所未敢意料而感激不能忘者，心境上亦赖获慰藉焉。去日苦多，人事无常，旧稿亟宜及时整理成帙，付印问世，以免将来尽归失逸。近承朱朴之、周黎庵两先生，收入《古今丛书》之三，亦征神交关切之雅，因理辑三十余篇，略以类相从。仍各注明某年，以《一士类稿》之名称出版。斯亦余写稿以来一可纪念之事也。

吾三兄在日，以余随时写稿，零碎披露，保存甚不易，屡劝出单行本，今乃不及见，思之泫然。

余学识谫陋，拙于文辞，故写稿不敢放言高论，冀免舛谬。所自勉者，首在谨慎，所谓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然“无过”不过“求”而已矣，岂易言哉？虽未敢掉以轻心，而能力有限，精神疲敝，仍恐舛谬不乏，所望大雅宏达，不吝教正，幸甚幸甚！

甲申（民国三十三年）孟秋，徐一士

王闿运与《湘军志》

王闿运《湘军志》，虽物论有异同，要为近代杰作。其子代功所编述《湘绮府君年谱》卷二，光绪元年乙亥（四十四岁）云：“……十一月遂至长沙。曾丈劼刚适遣使修书，请府君来省议修《湘军志》事，以为洪寇之平，功首湘军，湘军之兴二十余年，回捻平定又已十年，当时起义之人，殉难之士，多就湮没，恐传闻失实，功烈不彰，必当勒成一书，以信今而传后。以府君志在撰述，亲同袍泽，亟宜及时编辑，以竟先烈。且文正尝言著述当属之王君，功业或亦未敢多让，今日军志之作，非君而谁？府君不得已诺之。”光绪三年丁丑云：“五月，始撰《湘军志》，先阅《方略》诸书……七月，阅《方略》。八月，因撰《湘军志》，欲离城避嚣，遂假东山何氏宅，根云尚书之故业也……十一月，检咸丰时旧案关于军事者，及湘军招募遣散年月、统将姓名，欲别作一表以明之，而十不存一，无从稽核，迄未成书。”光绪四年戊寅云：“二月，往东山，阅《褒忠录》及《曾胡奏牍》诸篇，作《湘军志·曾军篇》。三月，入城，十二日仍往东山，作《水师篇》成，寄彭丈雪琴商定。四月，命大姊画《湘军志图》，以明进兵方略……作《曾军后篇》……六月，还东山，作《江西后篇》……八月，四川总督丁丈稚璜遣书约往四川，又致书谭丈文卿，属其劝驾。府君答以撰军志毕，始定行期。作《援江西篇》。九月，仍寓府学宫。十七日步还东山，作《援广西篇》、《临淮篇》、《援贵州篇》。十月……撰军志，作《湖南防守篇》、《平捻篇》。十一月，《湘军志》草创毕，始定蜀游。”光绪五年己卯云：“十月，改定《湘军志》。”光绪六年庚辰云：“五月……改《湘军志》。”光绪七年辛巳云：“七月，作《湘军志·援蜀篇》、《川陕篇》……闰月作《湘军志·营制篇》。至是《湘军志》始成，曰《湖南防守篇》、《曾军篇》、《湖北篇》、《江西篇》、《曾军后篇》、《水师篇》、《浙江篇》、《江西后篇》、《临淮篇》、《援江西篇》、《援广西篇》、《援贵州篇》、《川陕篇》、《平捻篇》、《营制篇》、《筹饷篇》，凡十六篇，九万余字。诸生（按：成都尊经书院生也）读军志，多言叙事文笔变化者。府君因语之曰：‘曾涤公尝言：画像必以鼻端为主，于文亦然。余文殊不尔，成而后见鼻口位置之美耳。其先固从顶上说到脚底，不暇问鼻端也。八家文凭空造出，故须从鼻起耳。余学古人，如镜取影，故无先后照应也。’……十月，始理归湘事。《湘军志》刻成，取版以归。”卷三光绪八年壬午云：“正月，人日登定王台。城中多言《湘军志》长短者。府君闻之，以谓

直笔非私家所宜为，乃送刻版与郭丈筠仙，属其销毁，以息众论。”光绪九年癸未云：“三月……丁稚璜屡书速府君入蜀，且有责言，乃于二十五日买舟东下……九月……重校《湘军志》毕。蜀中诸生闻原版已送郭氏，故复刻之也。府君因语诸生曰：‘此书信奇作，实亦多所伤，有取祸之道，众人喧哗宜矣。韩退之言修史有人祸天刑，柳子厚驳之固快，然徒大言耳。子厚当之，岂能直笔耶？若以入政事堂相比，则更非也。政事堂就事论事耳，史臣则专以言进退古今人，无故而持大权，制人命，愈称职愈遭忌也。若非史官而言人长短，则人尤伤心矣。’”光绪十二年丙戌云：“七月……陈丈右铭盛推《湘军志》美，然疑其仍有爱憎。府君惜其犹有文士之见，不知怀私文必不能工，轻视文人，故有此见也。”卷四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云：“六月……答陈深之论文云：‘……单者顿挫以取回转，复者疏宕以行气势，貌神相变，即所谓物杂故文也。故《国策》、《史记》贾、晁、向、操诸人能用单，《国语》、班书，东汉以至梁初善用复，不能者袭其貌。单者纯单，始于北周，而韩愈扬其波，赵宋以后奉宗之，至近代归方而靡矣。复而又复，始于陈隋，而王勃等淈其泥，中唐以后小变焉，至南宋汪陆而塌矣。元结、孙樵化复为单，庾信、陆贽运单成复，皆似有使转，而终限町畦。卒非先觉，反失故步。故观于汪中、恽敬、袁枚之徒，体格无存，何论气韵？其余如侯魏之纪事，乃成小说，洪吴之骈俪，不如律赋，兹非学者之明戒欤？余少学为文，思兼单复，及作《桂阳图志》，下笔自欲陵子长，读之乃颇似明史，意甚恶焉。比作《湘军志》，庶乎轶承祚睨蔚宗矣。……’”卷五光绪三十四年戊申云：“五月……时张文襄公改两湖书院为存古学堂，以救新学之弊，研究文史，令代功分教。诸生多问作诗文法者，代功不敢专对，请府君书示后学……论文曰：‘诗有家数，有时代，文无家数，有时代，此论自余发之……明代无文，以其风尚在制艺，相去辽绝也。茅鹿门始以时文为古文，因取唐宋之似时文者为八家……余……文，力追班马，极其工力，仅得似明史，心甚耻之。及作《湘军志》，乃脱离时代矣。以数十年苦心孤诣，仅仅得免为明文；若学八家，数月可似……’”闿运撰著此书之缘起暨经过，与夫自道甘苦及工力，略具于斯。

其谓“庶乎轶承祚睨蔚宗”，盖以《湘军志》与《三国志》、《后汉书》相衡。又《湘绮楼日记》光绪四年戊寅二月二十七日云：“作《湘军篇》，因看前所作者，甚为得意，居然似史公矣；不自料能至此，亦未知有赏音否？”二十八日云：“作《曾军篇》成，共十二页，已得二年军事之大纲矣。甚为得意。”三月十七日云：“撰《军志篇》成，读一过，似《史记》，不似余所作诸图志之文，乃悟《史记》诚一家言，修史者不能学也。《通典》、《通考》乃可学，郑樵《通志》正学之，亦智矣，惜其笔殊不副，然不自作不知之，则余智不如郑久矣。”则又尝以似《史记》自喜。《史记》之超妙处，《湘军志》虽尚难跻及，而闿运“脱离时代”之说，固可谓非漫自矜夸，以近代人实罕有此种文字也（所云《湘军篇》，盖属稿之初，有此篇名，旋改为《曾军篇》矣。三月十七日所云，按之前文，当指《胡军篇》，后来始改为《湖北篇》者）。

《湘军志》初刻于川，闿运携版回湘，以湘人之愤怒，乃送版于郭嵩焘销毁。后至川再刻之。《湘绮楼日记》光绪八年壬午正月关于毁版事所记，初七日云：“以外间颇欲议论《湘军志》长短，与书佐卿，属告诸公烧毁之。”十七日云：“锡九来，论《湘军志》版片宜送筠仙。余告之曰：‘吾以直笔非私家所宜，为众掩覆，毁版则可，外人既未出赀属我刻，而来索版，是无礼也。君不宜为众人所使，且置身事外，以免咎尤。此版吾毁愿毁之，又何劳索？’锡九唯唯而去。”廿日云：“遣送《湘军志》版及印刷书与筠仙，并书与之言：‘本宜交镜初，今从权办也。’”其当时在湘迫，于众怒难犯不得不毁版之情形，于此尤可略睹焉。送版及书与郭嵩焘者，盖嵩焘在湘绅中负重望，为反对《湘军志》领袖人物之一也。嵩焘有致陈士杰一书，深斥《湘军志》，可代表反对派之言论。其说云：

> “湘军本末，宜有述录，发议自吴南屏，嵩焘实倡行之，曾劼刚一以属之王壬秋。始见其《曾军篇》，于曾文正多刺议，寓书力戒之。去腊自蜀归，其书遂已刊行。沅浦宫保指证其虚诬处，面加诘斥，几动湘人公愤，将其板销毁，然闻蜀人已有翻刻本，贻毒固无穷矣。壬秋文笔高朗，而专喜讥砭。通志局初开，嵩焘力援之，为罗研生所持，言：“若壬秋至，湘人攻击且尽，曷云志也？”其后所修三志，《东安志》板已毁，《桂阳志》亦有纠缪之作，《衡阳志》托名彭雪琴宫保，无敢议者，衡人私论亦皆隐憾之，自王船山先生已遭其讥议，其他可知，要其失不在秉笔而在包修。劼刚踵行其失，鄙心不能无歉然。因沅浦宫保之言，取其书读之，专叙塔忠武、多忠武战功，湘人一皆从略，江忠烈直没其名，至江西始载其以一军赴援，并帮办军务之命亦匿不书。而于李勇毅、杨厚庵则竟诋斥之。张笠臣指为诬善之书，且言：“楚人读之惨伤，天下之人无不爽心快目。”开端数行中，便谓洪寇之盛，实自湖南始，始合围而纵之，又起偏师追而歼之，直以是蔽罪湖南，亦竟不测壬秋之果为何意也。今其势不能不重加修辑，又万不能开局，当由思贤讲舍任之。壬秋高才积学，极谋以讲舍相属，而终见忤如此，所损声名实多。始悟君子成己成人之学，一皆性之德，于人多伤，终亦不能成己。重为壬秋惜之。”

盖纂修《湘军志》一事之发起，旨在表扬湘军功烈，垂乡邦之荣誉，而闿运任此，自出心裁，成一家之言，于发起纂修之本旨，未甚措意，且其为人，固以知兵自负，好谈大略，少年时颇思赞襄军谋，腾骧政路，而挟策以干曾国藩等，率见谓迂阔之谈，落落寡合，无所藉手，志愿弗克一酬，盖不能无觖望（如与吴大澂书有云：“闿运平生志愿，满腹经纶，一不得申，每嗟感遇。”又与左宗棠书

有云："闿运行天下，见王公大人众矣，皆无能求贤者。涤丈收人材不求人材，节下用人材不求人材，其余皆不足论此。以胡文忠之明果向道，尚不足知人材，何从而收之用之？故今世真能求贤者，闿运是也；而又在下贱，不与世事，性懒求进，力不能推荐豪杰，以此知天下必不治也。"又与李汉春书有云："陈伯严来，述尊论，见许为霸才，不胜感激。自来曾胡左丁肃潘阎李诸公，相知者多，其或有许其经济，从无赏其纵横。尝有自挽联云：'春秋表仅传，正有佳儿学诗礼。纵横志不就，空留高咏满江山'盖其自负别有在也。而麾下一见便能道其衷曲，曷名钦佩！"均见其自负才猷迈众，不甘徒为文人）。故对于名震一时功成受赏之将帅，虽多写状甚工处，非于表扬无裨，而笔锋所及，每流露不足之感，或涉讽刺，或近揶揄，间有疏略，亦遗口实，湘人恚嫉，有由来矣。他读者亦颇致疑其不免以爱憎之见影响纪实，固不仅陈宝箴为然也。曾国藩以湘军领袖而居功首，最为群伦所崇仰，《湘军志》于传其苦心义概之外，不乏微词，其弟国荃，论功仅亚国藩，闿运书其功状，亦不如其意，故国荃甚恶而诟斥之，为王定安继撰《湘军记》之张本。

湘军之兴，郭嵩焘、崑焘兄弟，均参谋议。《湘军志》成，两人阅后，各加批识，以纠辨为多。乙卯（民国四年），崑焘、孙振墉辑录成帙，并加笺注，名曰《湘军志平议》，堪为读《湘军志》者之重要参考书。振墉叙有云：

> "曩文正始立营制，先伯祖侍郎公、先祖京卿公，实豫咨议。其后先京卿公，佐湖南抚幕十余年，援师四出，兵饷又皆所手治。尝拟与吴公敏树、罗公汝怀、曹公耀湘等纂《楚军纪事本末》一书，存一代用兵方略。会文正虑近于张功，事以中辍。已而湘潭王壬秋先生闿运所撰《湘军志》，为文谲奇恣肆，侈论辩而多舛于事实，识者病之。振墉手录先侍郎公暨先京卿公订正是书百数十条，附以笺注，题曰《湘军志平议》。夫前人往矣，当其万折不回，克成大业，要自有常胜之理存，区区战事粗迹，乌足概其平生；然于军谋之奇正，地形之险夷，贼势之强弱，傥见为粗而遗之，亦治国闻者所深耻也……君子之立功也，求信于己而已，而立言者贵有以征信于后。孔子称董狐古之良史，为其直也。若是非之与淆，恩怨之或蔽，虽以迁史之文冠百代，世且目为谤书，他何论焉？"

其以迁史谤书为说，或即因闿运尝自言似《史记》也。又辛酉（民国十年）跋有云：

> 湘军开本朝创局，以驯致中兴，王氏挟区区乡曲之私怨而颠倒之，悖矣。考其篇目，始于湖南防守，而江军之援广西阙焉；略兵事之始，成于平捻，而左军之定甘肃、新疆阙焉，没兵事之终；江西既编析为三，而江南安庆不列篇名，以《曾军后篇》统括之，意谓曾文正公功绩第迄于两省而止。即兹荦荦大纲，不免谬误，其书之不足以服人心而彰国论明矣。《传》曰："心有所好恶，则不得其正。"夫不正由于有好恶，而况好恶之辟之与人异性者欤？余氏肇康云，王志初出，分饷湘人，一时物议沸然，军阀尤愤，王氏将原书次第收回，其亦有不可自坚者邪？朱氏克敬改纂是书，稿佚不传。王氏定安之记，持论稍私于曾忠襄而文又不逮。盖斯志之流行海内久矣，其贻害岂浅哉？窃尝谓是非者天下之公，维皇降衷所固有也，故孟子曰无是非之心非人，盖是非棼泯，起于一念之微，其始不过语言文字之差耳，浸假发于其事，将使东西易位，玄黄变色，而实祸中于国家矣，尚得为衣冠视息之伦乎？夫以咸同之战迹昭昭在人耳目，而立论诡异如此，其他学说之戾，不言可知也。呜呼！平实之论难工，邪衰之言易悦，末俗异趣，文更甚焉。振墉惧夫王氏之矫诬害正，是以不得不辞而辟之，亦上承先志而已，岂求胜于文辞之末哉？

诋斥尤力。至论篇目之失当，读此书者盖不乏同感，尤于《曾军篇》、《曾军后篇》，觉其未安。闿运于此，未闻有所说明，不知当时用意果何若也。郭嵩焘批《湘军志》、《曾军篇》有云："按湘军之名，创始曾文正公，其后骆文忠用以平蜀，左宗棠用以平浙及闽广，西至甘肃，复新疆万里之地，皆承曾文正公之遗，以湘军为名，是以曾文正公为湘军之大纲。疑此篇当为湘军原始篇，历叙各军分合与其源流本末所以立功之由。以曾军名篇，是谓曾文正公亦统于湘军也。前后叙述，亦与《湘南防守篇》大致无甚区别，于文为复，于所述事实亦为失伦。湘军原始，实由曾文正公，述其原始而后本末分明，未宜混合言之。"又云："以《湘军志》为名，自应以曾文正公创立湘军为主，不宜特立曾军名目，以使有所专属。如江忠烈、王壮武、萧启江、李忠武及今曾威毅伯，皆别立一军为统帅，功绩又最伟，别为一篇可也，不可以施之曾文正也。"又批《曾军后篇》有云："贼踞金陵十余年，克复南京自为湘军一大篇目。湘北江西各省，皆标立名目，江南攻战事宜，但名《曾军后篇》，并江南之名亦隐之，显示贬斥之意，似未足以服人。"（均见《湘军志平议》）。其言有当，未可目为阿私曾国藩之论也。又其子焯莹《湘军志平议后叙》有云："王氏《湘军志》，文句规仿马迁，篇章祖袭《尚书》；其足惑世诬民，盖又有浮于《三国志演义》也。先兵左尝书戒易布政佩绅，以谓壬秋文辞自优美，足可引为师资，或行政治军，一闻壬秋之言，如饮狂药，不可救疗。彼其视诸老先所挟持以为常胜之理与之异趣也宜已，况济以爱憎予夺之私，更乌惜兴心而嫉妒取快于其说乎？……祸之中与人心风俗，讵减于猛兽洪水者？"亦深诋之。郭氏之攻《湘军志》，盖三世焉。

郭振墉辑录《湘军志平议》成，寄示王先谦、冯煦。先谦复书谓：

> 承示大著《平议》一册，尤深愉快。壬秋此

志，湘人咸不谓然，天下皆知，然不明揭其症结所在，则人将以为爱憎毁誉之私，而喜其文笔者，更曲护之，而无能夺其气。犹忆弟衎艰归里时，令伯祖谈及此事，欲以改作见委，卒不果行，盖兵事曲折轻重，非当日身亲目击者不能知其深，事过境迁，化而为文，则人但问其笔墨何如，而兵戈是非无复言之者矣。此所以壬秋志出，君家令伯祖、令祖两公独引憾，而他人视之淡如也。今兄取两公当日书眉所评论纠正百数十条，复以官书私录笺注之，为《湘军志平议》一书，使留心世事者，即事征文，虚实立见，且俾后之人知两公苦心所争得失，乃惇史千古之公，非湘军偏隅之事也。从此阅王志者，家置一编，以开迷误，则兄绍述之功在天下矣。

亦湘中有名学者不满意《湘军志》，而助郭氏张目者。阅此，知郭嵩焘曾有请先谦改作之议也。先谦盛推《湘军志平议》，《平议》一书要非苟作，特惜其行世时，闿运未及见，不得闻其对斯之意见与感想何如耳。煦复书谓：

荷手翰并《湘军志平议》一册。此书之纰缪，往闻之曾忠襄"几欲得此老而甘心"，今已论定，则其名已沦于罗刹鬼国。文正当日，凡湘中才俊，无不延揽，而对于此老，则淡泊遇之如此，益服文正之知人，然不料此老之末路顽钝无耻至是也。为之一叹！

将闿运痛骂一番，似不无过火处。至曾国荃之痛恨《湘军志》，则属实情也。

黎庶昌为曾国藩门下治古文者四大弟子之一（其他为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三人。黎与薛文学之功，候视张吴稍逊，而兼长经济），对于《湘军志》，却甚为赞赏。其所选辑之《续古文辞类纂》，于叙记类特录《湘军志》之《曾军篇》、《曾军后篇》、《湖北篇》、《水师篇》、《营制篇》为一卷，惟标目不曰《湘军志》而曰《湘军水陆战纪》，评注云："此书不著作者名氏，盖湘潭举人王闿运笔也。文质事核，不虚美，不曲讳，其是非颇存咸同朝之真，深合子长叙事意理，近世良史也。大体皆善，今录五篇。"又云："按壬秋原书，本名《湘军志》，此称《湘军水陆战纪》者，据沪上活字本也。"上海书坊，以活字排印，改题《湘军水陆战纪》之名，殆以避时忌之故欤。庶昌不独赏其文词，且赞以良史，许以真核，所见与郭嵩焘辈大异矣。闿运此作，以似《史记》自负，庶昌亦正以斯推之，在闿运尤可云搔着痒处，故对庶昌深有文字相知之感。其与庶昌书有云：

文诚（按：谓丁宝桢也）与闿运为知己，亦犹曾文正之为闿运知己。外间但以未得保荐不入幕府疑之，又焉知真知者乎？前年所作诔文，以限于骈体，词甚隐约，传状既非朋友所作，所言止此而已，较之曾文正身后仅有挽联者，已为多矣。然曾文公事业在《湘军志》者，殊炳炳麟麟，而沅甫以为谤书；曷承特采，曷胜感激！三不朽之业，著一毫俗见不得；节下蝉翼轩冕，一意立言，真人豪也。抑尝论之：孔子云有言者不必有德，此是言语之言；不朽立言，是文言之言；未有无德而有功言者。德者、本也，功、用也，言、体也；平生蕴蓄，一望而知；尤愿先生依经以立干耳。闿运伏处卅年，于诸经稍有发明，惜曾公早逝，未及尽见。

致感之余，并对物论略为辩解，而自示《湘军志》之作，实依经立干，为有德之言焉。其谓曾国藩"事业在《湘军志》者殊炳炳麟麟"，固非无据之饰词，盖《湘军志》之书国藩事，虽间有未甚许可之语气，而国藩之伟大处，忠诚处，实往往可见也。丁曾并论，亦所以自白无诋谤国藩之意（丁文诚诔，佳作也。陈夔龙为丁宝桢侄婿，所著《梦蕉亭杂记》卷二有云："湖南湘潭王壬秋太史文……睥睨一世……中兴诸将帅，半系旧人，均敬而远之，独与文诚公臭味相投，申之以婚姻。文诚逝世，太史所作诔文，哀感顽艳；其遒丽处，恐六朝人无此手笔。"述其与宝桢之相得，良然；至叹美此作，盖亦未为过誉。挽国藩联，文为："平生以霍子孟张叔大自期，异地不同功，勘定仅传方面略。经学在纪河间阮仪征之上，致身何太早，龙蛇遗憾礼堂书。"雄深超卓，亦其杰构。挽曾诸联，斯为健者，亦颇见其对国藩之认识与理解不同恒流。孙衣言联云："人间论勋业，但谓如周召虎、唐郭子仪，岂知志在皋夔，别有独居深念事？天下诵文章，殆不愧韩退之、欧阳永叔，却恨老来浞轼，更无便坐雅谈时。"用意略相近，而骏迈处未逮）。

闿运撰《湘军志》时对国藩之情绪，可考之于《湘绮楼日记》。戊寅（光绪四年）二月十一日云："翻曾涤丈文集，见其少时汲汲皇皇，有侠动之志，因思诸葛孔明自比管乐，殊非淡静者，而两人陈义皆以恬淡为宗，盖补其不足耶。"二十一日云："作《湘军篇》，颇能传曾侯苦心。其夜遂梦曾……"二十七日云："夜览涤公奏，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然其苦乃自寻得，于国事无济，且与渠亦无济，反有损，要不能不敬叹，宜其前夜见梦也。世有精诚，定无间于幽明，感怆久之。彼有此一念，决不入地狱。且吾尝怪其相法当刑死，而竟侯相，亦以此心耿耿，可对君父也。余竟不能有此愚诚。'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出师表》无此沉痛。"二十九日云："作《胡军篇》。看咏芝奏牍，精神殊胜涤公；有才如此，未竟其用，可叹也！"三月十六日云："看胡奏稿书札及方略，见庚申年事，忽忽不乐。又看曾奏稿，殊矢忠诚之道。曾不如胡明甚，而名重于胡者，其始于至诚且贤，其后不能掩之也。余初未合观两公集，每右曾而左胡，今乃知胡之不可及，惜交臂失此人也。向非余厚曾薄胡彰著于天下，则今日之论，几何而不疑余之忌盛哉？"十七日云："欲作《曾军后篇》，连日正不喜曾，

乃改撰《水师篇》。”四月十一日云：“作军志。咸丰六年至八年，湖南协济江西军饷银二百九十一万五千两，此左生之功也。左生于江西殊胜曾公。”十二日云：“夜看曾书札，于危苦时不废学，亦可取，而大要为谨守所误，使万民涂炭，犹自以心无愧，则儒者之罪也，似张浚矣。”十四日云：“作军志。叙多功于曾军，使稍生色，亦以对砭其失。军不可惧，孔子以惧教子路，言其轻死耳，非谓行三军当惧也。”十五日云：“作军志。看曾书疏，未尝一日忘惧，似得朱（按：疑应是“宋”字）儒之精矣，而成就不大，何也？”盖于推许之外，兼有不足之意。国藩用兵，最重“扎硬寨，打死仗”，不尚诡谋奇计，而为人力求稳慎，不喜冒险。闿运固自负权奇郁不得施，对之有不以为然者，加之性好讥评，遂论之如此。撰《湘军志》时之情绪，见于日记者，自可与《湘军志》参阅，然不可过泥，以其日记中多有兴到语、率尔语（且前后不尽一致），著书下笔之际，则较有斟酌，与写日记时之信笔放言，态度上尚颇有谨严与率易之别耳（其四月二十五日日记云：“作军志。看方略、曾奏将毕矣，然叙次殊不及前，以彭杨曾构陈事，三人皆不欲载，有依违也。故修史难：不同时，失实；同时，循情。才学识皆究，仅记其迹耳。”则自谓有因有所瞻顾而不肯深文之处也。又是月二十二日云：“作军志。序田镇战事颇近小说，然未能割爱也。”盖颇以此役战状写得过于历历如绘自疑，而亦不失为佳文）。

曾国荃之围攻南京，李秀成率师驰救，众远过之，以国荃之坚持，卒不得逞而去，自是南京无援，遂成必破之局。此役关系太平天国之存亡甚大，当时曾国藩之奏报，备陈形势之孤危与战事之剧烈，而日记及家书中有“寸心如焚”、“心胆俱碎”等语，想见忧悸之甚，其《金陵湘军陆师昭忠祠记》，亦著其坚苦御敌之状，故此役实国荃所引以自豪者。《湘军志·曾军后篇》叙此云：

> 同治元年……闰八月，苏、常寇来攻曾国荃军，多发西夷火器相烧击，复穴地袭屯垒，连十昼夜不休。九月，浙江寇复来助攻。国藩急征援兵，皆牵制不得赴。国荃以三万人居围中，城寇与援寇相环伺，士卒死伤劳敝，然罕搏战，率恃炮声相震骇。盖寇将骄佚，亦自重其死，又乌合大众，不知选将，比于初起时衰矣。十月，寇解去……

将国荃此一场大功，写得甚简，若无甚奇特。国荃之斥为谤书，盖于此节尤所忿恚也。郭嵩焘云（见《湘军志平议》）：

> 李秀成以三十万众，困曾三万人。搏战四十余日，用火药轰炸其营垒，破其地道无数，极古今之恶战。壬秋一意掩没其劳，以数语淡淡了之，真令人气沮。

嵩焘且“气沮”，国荃安得而不大怒乎？王定安承国荃之指而作之《湘军记·围攻金陵下篇》纪此役云：

> 闰八月，疫犹未已，军士互传染，死者山积……当是时，群医旁午，病者方资休息，而伪忠王李秀成引兵三十万，自苏、常奔至，号六十万，东起方山，西讫板桥镇，连营数百。国荃兵不满三万，贼围之数匝。彭玉麟、杨岳斌水师，皆阻隔不相闻。诸将惩向荣、和春之失，谋溃围就水师，退保芜湖。国藩在安庆，忧之废寝食，飞檄令解围。国荃令于众曰：“贼以全力突围，是其故伎，向公、和公正以退而致挫，今若蹈其覆辙，贼且长驱西上，大局倾覆，何芜湖之能保？夫贼虽众，皆乌合无纪律，且久据吴会，习于骄佚，未尝经大挫，吾正苦其散漫难遍击，今致之来，聚而创之，必狂走，吾乃得专力捣其巢，破之必矣。愿诸君共努力！”诸将诺服。己亥，乃分围师为三，以其二防城贼侵袭，国荃自将其一当援寇。一夕筑小垒无数，障粮道以属之江。贼益番休迭进，蚁附环攻，累箱实土，以作橹楯。挟西洋开花炮自空下击，所触皆摧。国荃留孱卒守棚，选健者日夜拒战，更代眠食，常以火毬大炮烧贼无算，贼仍抵死弗退，军士伤亡颇众。己酉，部将倪桂节中炮殒。国荃左颊受枪伤，血渍重襟，犹裹创巡营。历半月，贼稍却，而伪堵王黄文金出东坝，攻金宝圩，为李秀成声援。鲍超遣军御之新河庄，为所乘，水师亦困于金柱关。贼焰益张，乃掘地道陷官军垒。国荃屡堵合之，亦时以秽卤倒浸穴中。九月壬子，伪侍王李世贤复自浙江纠众麕至，合秀成军号八十万。国荃度浙寇新来气盛，诫诸将厚集其阵，暇以待之。贼负板担草土填濠，我军拒濠发炮，贼屡却，仍坚壁不出，相持两昼夜。甲寅乃发万人开壁击之，军士气十倍，呼声动天，当者无不摧靡，一日内破坚垒十三，杀八千人。援贼气夺，乃益凿地埋火药。辛酉，两穴同发，土石飞跃如雨，大营墙坍，贼队猛进，国荃督军士露立墙外，环掷火毬，间有枪炮，贼前者既殪，后者复登，逾三时墙缺复合，杀悍寇数千。群贼乃谋昼息宵攻，轮进以疲我，连营周百里，其近者距官军才二十丈，仍潜开隧道，乘雨夜轰之。国荃令各军掘内濠，翼以外墙，破其地洞七，贼计始窘。十月，国荃度贼力疲，可一战破也，乃诫诸将秣厉以俟。壬午，引军出濠，克十余卡，知贼不任战，军益大出。癸未，李臣典等出东路，曾贞干出西路，彭毓橘、萧孚泗等出南路。甲申，天向曙，臣典烧东路四垒，火光烛天，西南诸贼望见汹惧，弃垒逃。贞干侦三汊河贼宵遁，急引兵趋之，遇逃寇则纵兵要击，追之板桥周村。彭毓橘追至牛首山，王可升搜贼方山西。诸贼在东路者绕南门逸，其在西路者走秣陵关，于是苏浙

贼数十万皆遁，金陵围师解严。是役也，李秀成率十三伪王赴援，李世贤继之，杨辅清、黄文金围鲍超于宁国，陈坤书出太平窥金柱关以困水师，悍酋萃一隅，我军几殆惫不振。曾国藩固以进攻金陵为非计，业被围则飞檄调蒋益澧、程学启驰救。益澧在浙，学启在苏，皆有故不得至。国荃孤军居围中，战守四十六日，杀贼五万，我军亦伤亡五千，将士皮肉几尽，军兴来未有如此苦战也。

详叙此役战守之状，写得如火如荼，于国荃尤特为标举，而断以"军兴来未有如此之苦战"，与嵩焘所谓"极古今之恶战"，均以辨正闿运"罕搏战"等语。研究《湘军记》与《湘军志》之异同，此节最宜留意，盖国荃之属定安撰《湘军记》，斯其最大动机也（定安自叙云："向张既殒，朱维沦胥。帝曰：'汝藩作督三吴；汝荃统师，布政于苏。'乃整其旅，电扫风驱。北斫濡须，南操芜湖。遂捎秣陵，连壁南都。洪酋恇慑，乃召其徒。其徒百万，封豕训狐。威毅答之，如割如屠。忠仆侍颠，弃戈而嘘。乃张九贼，周其四阹。两徂寒暑，乃焚厥居。帝嘉乃绩，锡之券书。兄侯弟伯，析圭剖符。紫阁图形，载之典谟。作围攻金陵下篇第九。"盛推国荃下金陵之功，亦着重此役之击退李秀成等援师）。平情论之，闿运所谓"罕搏战，率持炮声相震骇"，举重若轻，未免太甚，且词涉轻薄，良有召怒之道，定安为国荃竭力铺叙，亦势所必然。惟闿运之论太平援军方面之弱点，则不尽虚诬，盖太平军已有暮气，亦湘军所由奏绩也。不然，以秀成之智勇能军，将众以临寡，形势上可操必胜之券，何竟不能解金陵之危，使国荃为向荣、和春之续，而逡巡退却，不克再振，坐待天京之沦陷，天国之覆亡乎？虽曰国荃武略优长，湘军善于战守，太平军如无弱点，结果当不若是耳。国藩《金陵军营官绅昭忠祠记》有云：

> 当诸将屯驻秣陵，向公荣、张公国梁最负众望，其余智者竭谋，勇者殚力，亦岂不切齿图力，思得当以报国？事会未至，究天下之力而无如何。彼六七伪王者，各挟数十万之众，代兴迭盛，横行一时，而上游沿江千里，亦足转输盗粮。及贼势将衰，诸酋次第僵毙，而广封骇竖，至百余王之多，权分而势益散。长江渐清，贼粮渐匮。厥后楚军围金陵，两载而告克。非前者果拙而后者果工也；时未可为，则圣哲亦终无成，时可为，则事半而功倍也，皆天也。

以湘军之成功，归之于时，归之于天，是国藩识度高卓襟怀宏阔处。虽非专指击退援军之役，与闿运所论亦不尽同，而其言太平军方面实有弱点之可乘，则与闿运固无大异也。"贼势将衰"，"比于初起时衰矣"其意义岂不相通耶？国藩此论，若概目为谦让不矜之意，则体会有失矣。故闿运之说，良有未可抹杀者（郭振墉于嵩焘语之笺注，谓："寇势未衰于初起也。"而所引证佐，未足以破闿运说）。定安叙此，亦未便完全不顾，而若仍之，虑于国荃伟烈若有所损，非"持论稍私于曾忠襄"者所宜，于是于国荃鼓励军心语中，叙入"贼虽众，皆乌合无纪律，且久据吴会，习于骄佚"等语（实犹闿运所谓"寇将骄佚，亦自重其死，又乌合大众，不知选将"也），并著"知贼不任战"语于迭经苦战，"国荃度贼力疲，可一战破也"之后。如此写法，俾太平军之弱点，不为遗漏，而在国荃方面，却又占得地步，不至掩其战绩，亦可谓匠意斡旋，良工心苦矣。吾人于此，不宜滑口读过也。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五《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史学》有云："其局部的纪事本末之部，最著者有魏默深源之《圣武记》、王壬秋闿运之《湘军志》等……壬秋文人，缺乏史德，往往以爱憎颠倒事实……要之壬秋此书文采可观，其内容则反不如王定安《湘军记》之翔实也。"扬《湘军记》而抑《湘军志》，其不满《湘军志》处，与陈宝箴所疑相同，闿运所不肯自承者也。定安之撰《湘军记》，分《粤湘战守篇》、《湖南防御篇》、《规复湖北篇》、《援守江西上篇》、《援守江西下篇》、《规复安徽篇》、《绥辑淮甸篇》、《围攻金陵上篇》、《围攻金陵下篇》、《谋苏篇》、《谋浙篇》、《援广闽篇》、《援川陕篇》、《平黔篇》、《平滇篇》、《平捻篇》、《平回上篇》、《平回下篇》、《戡定西域篇》、《水陆营制篇》，凡二十篇，以体裁论，颇较《湘军志》为完整。国荃光绪十五年己丑叙有云："今海内乂安，湘中宿将存者什二三，惧其战迹之轶也，议为一书，与方略相表里，而执笔者传闻异词，乃丐东湖王鼎丞观察定安更为之。鼎丞久从愚兄弟游，谙湘军战事，其所述者，非其所目睹，则其所习闻。书既成，复与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暨下走商订得失。漏者补之，疑者阙之，不为苟同，亦不立异，盖其慎也。"定安自叙有云："及壮，佐湘乡曾文正公戎幕，从今宫太保威毅伯游者二十余年，湘中魁人巨公什识八九，其它偏裨建勋伐者不可胜数，东南兵事，饫闻而熟睹之久矣。其后宦游天津，稍习淮军将帅，而湘阴左文襄公暨今陕甘总督茶陵谭公、新疆巡抚湘乡刘公，钞录西北战事，累数百卷，先后邮书见畀。最后从云贵总督新宁湘乡两刘公家得其章奏遗稿，于是又稍知滇黔越南轶事。自咸同以来，圣主之忧勤，生灵之涂炭，将帅之功罪，庙谟之深远，上稽方略，下采疆臣奏疏，粲然备具，而故老之流传，将裨幕僚之麈谭，苟得其实，必录焉。其或传闻异辞，疑信参半者，宁从阙疑，非真知灼见，不敢诬也。"又云："蒙以不才废弃，居彝陵山中，湘中诸君子，书问相勉，而为此作。自光绪十三年三月讫四月，成第一至第五卷，又自十月讫腊月，成第六至第十一卷。明年五月，放棹南游，客新宁刘氏，湘人士敦促，自八月讫九月，成第十二至第十五卷；而余有江南燕齐之行。过长沙，与郭筠仙侍郎商榷得失，携其稿呈威毅伯曾公。又明年三月，余归东湖，六

月，至金陵……乃续成五卷，自七月讫九月毕事。阅时几三载，凡历游五省，中间人事牵率，忽作忽辍，其执笔为文，九阅月耳。”国荃因不满《湘军志》而嘱定安改撰之缘起与夫定安撰《湘军记》之经过暨资料，于此可见大凡。盖以《湘军志》为底本，而加以修改与补充，闿运为创作，定安则因其旧而重为编撰（取材《湘军志》处固不鲜），创者每易疏漏，因者易于周密，此亦常理，而资料较富，叙次多较赡备（亦间有失考处），启超称以“翔实”，非无当也。特闿运之独往独来，少所瞻顾，振笔直书，断制自如，蔚成一家之言，自非定安所逮。而文章之雅健雄奇，使读者感浓厚之兴味，留深刻之印象，恶之者亦叹美不遑，而恚嫉所以益甚焉。世之嗜读《湘军志》者多《湘军记》者少，岂无故哉？（国荃叙《湘军记》，谓“至其叙事简赡，论断精严，则仰睎龙门，俯瞰兰台，伯仲于陈志、欧史之间，可谓体大思精，事实而言文者矣。”亦甚赞其文字之工，虽涉过誉，定安要亦能文者，造诣可观，惟难与闿运抗衡耳。）

沃丘仲子（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传闿运有云：“所为《湘军志》，是非之公，为唐后良史第一，而骄将恶其笔伐，有欲得而甘心者……”则以门人而赞扬本师，亦略同闿运所谓“此书信奇作，实亦多所伤，有取祸之道……非史官而言人长短，则人尤伤心矣”之旨也。信史之难，自古所叹，闿运此作，虽可议处甚多，而精气光怪，不可掩遏，实有不朽者存，是在读者之善于别择而已（民国二十五年）。

王闿运与肃顺

王闿运撰《记端华肃顺事》，以白其冤，闿运固尝客肃顺所，有相当之交谊也。考二人之相与，盖自咸丰九年己未，时闿运年二十八岁。闿运卒后，其子代功所编述《湘绮府君年谱》卷一纪是年事云：

> 四月，会试榜发报罢，以京师人文渊薮，定计留京，寓居法源寺。于时名贤毕集，清流谋议，每有会宴，多以法源寺为归。时龙丈皞臣居户部尚书肃慎公宅，授其子读。李丈篁仙供职户部主事，为肃所重赏。肃公才识开朗，文宗信任之，声势烜赫，震于一时，思欲延揽英雄，以收物望，一见府君，激赏之。八旗习俗，喜约异姓为兄弟，又欲为府君入赀为郎，府君固未许也。严先生正基闻之，惧府君得祸，手书诲以立身之道，且举柳柳州急于求进，卒因王叔文得罪，困顿以死，言之深切。府君得书感动，假事至济南，作《上征赋》及《济南途中秋兴》诸诗。尹丈杏农耕云赠诗有云：“行藏须早决，容易近中年。”尽叹府君之不遇也。
>
> 十一月，李丈篁仙因事入狱，府君闻之悲感，作幽愤诗，又为书致肃裕廷尚书，代叙其愤。

是肃顺延揽闿运，而闿运以严正基之言，未久即引去。肃顺之势方盛，炙手可热，正基已虞其将败，则缘政尚峻厉，怨家甚多，尤以戊午科场大狱，佐文宗申国法以救积弊，锐行诛谴，深为朝列所切齿耳。《年谱》同卷咸丰十年庚申云：

> 三月，复还京师，居法源寺。其时同人居京者，蔡舅与循、郭丈筠仙、龙丈皞臣、邓丈弥之，黔蜀则莫丈子偲、赵丈元卿、李丈眉生，云南则刘丈景韩兄弟，江南则尹丈杏农，江西则高丈伯足、许丈仙屏，迭为文酒之会。其后失意四散，子偲丈述杏农语为诗云：“吾军久摧颓，不尔非全倾。诙哉杏公语，沉痛不忍听。”盖胜游文会，未久而风流云散矣。
>
> 四月，曾文正公始授两江总督之命，进驻祁门。府君于八月出京，往祁门视曾……
>
> 十月，还长沙。

十一年辛酉云：

> 是岁七月，文宗显皇帝晏驾热河，郑怡诸王以宗姻受顾命，立皇太子，改元祺祥，请太后同省章奏。府君与曾书，言宜亲贤并用，以辅幼主，恭亲王宜当国，曾宜自请入觐，申明祖制，庶母后不得临朝，则朝委裘而天下治。曾素谨慎，自以功名大盛，恐蹈权臣干政之嫌，得书不报。厥后朝局纷更，遂致变乱，府君每太息痛恨于其言之不用也。

闿运于咸丰十年回京，或又与肃顺往还，所举迭为文酒之会之同人，不乏与肃顺相善者，肃顺轻满员，而雅重汉人名流也。未几有英法联军之役，继以政变旋作，肃顺坐叛逆被诛，于是同人星散。惟咸丰十年闿运在京亦为日不多，纵与肃顺气谊相投，非必有甚深之关系耳。民国三年，闿运应总统袁世凯之招，北上就职国史馆长，有《法源寺留春会宴集序》之作，文云：“法源寺者，故唐悯忠寺也。余以己未赁庑过夏，居及两年。其时夷患初兴，朝议和战，尹杏农主战，郭筠仙主和，而俱为清流，肃裕庭依违和战之间，而号为权臣，余为裕庭知赏，亦善尹郭，而号为肃党。然清议权谋，皆必有集，则多以法源为归。长夏宴游，悲歌薄醉，虽不同荆卿之饮燕市，要不同魏其之睨两宫。盖其时湘军方盛，曾胡犄角，天子忧勤，大臣补苴，犹喜金瓯之无缺也。俄而大沽失机，苏杭并陷，余同郭还湘，肃从西幸，京师被寇，龙髯莫攀，顾命八臣，俱从诛贬。自此东南渐定，号为中兴；余则息影山阿，不闻治乱。中间虽两至辇下，率无久留。垂暮之年，忽有游兴，越以甲寅三月，重谒金台。京国同人，既皆失职，其有事者，又异昔时，怀刺不知所投，认启不知所问。乃访旧迹，犹识寺门，遂请导师，代通鄙志，约以春尽之日，会于寺寮。丁香盛开，诤筵斯启，群英迢至，喜不遐遗，感往欣今，斐然有作，列其佳什，庶继兰亭，亦述所怀，以和友声云尔。”时年八十三矣。回顾五十余年前事，感慨系之，对于肃顺与己之关系，亦自道

其梗概焉。至其咸丰十一年致书曾国藩，主张恭亲王奕䜣当国，为国谋兼为肃顺谋，颇中利害。奕䜣以皇叔而有能名，负重望，使肃顺辈礼下之，引与共事，垂帘之局，盖不易成。孝钦之能倾肃顺辈，正由厚结奕䜣，使为己用耳。闿运怀此，不径向肃顺建议，而言诸曾国藩，亦见其与肃顺关系之非甚密切也。若夫说国藩以自请入觐，申明祖制，以阻太后之临朝，则殊迂阔而远于事情，国藩非卤莽之流，岂肯冒昧出此，自取咎戾耶？

李篁仙为闿运之友，"湘中五子"之一也，以部曹受肃顺之知遇，竟缘事被肃顺奏劾下狱，故闿运致书肃顺，代鸣不平。民国三年闿运为李氏遗诗作序，述所谓"湘中五子"并李氏受知于肃顺暨获咎情事有云：

> 余故少孤，为叔父所教育，九岁能文，而不喜制举程式，随例肄业城南书院。院长陈先生本钦，名儒也，专攻八比文，礼聘龙先生友夔助校课艺。龙先生熟精四书汇参之学，诸老翰林，如劳罗诸公，皆推服焉。或聚谈讲论，龙先生来，则莫敢先发言。而余与其长子皞臣交，及武冈二邓子，皆在城南讲舍，李君篁仙亦从其外兄丁果臣居院斋。篁仙早入学补廪生，皞臣亦举丙午乡试，下第还侍父，居内斋，皆谨饬，独余跅弛好大言，篁仙放诞自喜，余尤与相得，日夕过从，皆喜为诗篇，邓弥之尤工五言，每有作皆五言，不取唐宋歌行旧体，故号为学古。其时人不知古诗派别，见五言则号为汉魏，故篁仙以当时酬唱多者目标为"湘中五子"。后以告曾涤丈，罗罗山睡中闻之，惊问曰："有《近思录》耶？"时道学未衰，故恶五子名云。然篁仙实先工科举学，八比试帖大卷皆甲于四子；由辛亥乡举应丙辰殿试，卷在进呈十本中，翰林资也。及朝考，误点注，乃置三等，用主事，分户部，以此侘傺，遂懒散不乐曹司趋走，然以才名见重徐侍郎树铭，因见赏于本部尚书肃顺，部事辄咨之。户部亟理财，设官银号凡五，各识以宇记，因曰五宇。官吏因缘亏空，肃尚书治之，设核对处，以篁仙会王郎中正谊办理。银号欠款，当缴银钱，而辇当十钱抵偿，主者不肯收，辇者委堂下径去。篁仙日趋公，数数见之，漫问曰："此钱胡为露积庭下？将破坏矣！"吏具言缴款不收故，则曰："不收，可令更将去。"吏辄应曰："诺。"即呼辇者还其故号。及大治亏空，王郎中以徇纵当送狱待讯。尚书赵公思救之，从容曰："下狱太重；即如李主事，亦当下狱耶！"意以肃善李，必可宽也。肃骤见抵，因发怒曰："皆奏交刑部！"而篁仙入狱。案未结，有夷变，又纵出之。既和，复囚之。改元，不得赦。及诛肃顺，大治肃党，大臣坐罪者相望，篁仙乃以为肃所陷，赦复官。盖在部五年，而在狱两年。

观李氏之事，亦颇见肃顺之铁面无私，不事阿徇。李本被指目为肃党者，乃反于大治肃党时邀赦而复官，斯亦可云趣事。

醒醉生（汪康年）《庄谐选录》卷三云："湖南李篁仙（名榕）、严六皆（名咸，溆浦人）、黄瀚仙、邓弥之、邓保之及王某，为肃门湖南六子，肃败，六子尚在都城。已而李以铸钱事被捕治，余五人始惧，相率仓皇南旋。"所谓王某，即指闿运。如所云，"肃门湖南六子"中，其四为"湘中五子"之李王二邓四子焉。其言肃败王尚在都城，闻李被捕治，五人乃相率而去云云，实误。尤舛者，谓李篁仙名榕，李榕固另有其人也。李篁仙，名寿蓉，湖南长沙人，官至安徽道员；李申甫，名榕，四川剑州（今剑阁县）人，尝为曾国藩幕客，官至湖南布政使。二李虽同时之人，岂可混而为一乎？

闿运辛未（同治十年）三月至京，应会试后，曾存问肃顺家，颇恋恋有故人意。《年谱》中未载其事，《湘绮楼日记》则于此略有所记，七月事也。摘录如次：

> 六日……海岸来，翰仙继至，同车入城，至二龙坑劈柴胡同，见豫庭二儿：一曰征善，出继故郑王端华；二曰承善，年十八，甚英发。园亭荒芜，竹树犹茂，台倾池平，为之怅然。
>
> 八日……故郑王子征善来。余本约豫庭子承善来（字智甫，又云禹阶。其弟同善，字禹襄，独与母出居于外，盖豫庭二妾不和也），而以无衣冠不能至。旗人仍习气，讲排场，不能变也。谈久之，无策可振之。宗室禁严如此，亦定制之未善耶！

是月十五日，闿运即出京，盖临行之前，加以存问，念旧有心，而有爱莫能助之感。忆曾闻人言：闿运此次至京，托名会试，实专为访问肃顺后嗣，厚予资助。殆不尽然。居京数月，将行始诣访，苟专为此事而北上，当不如是耳。《年谱》卷二是年云：

> 正月，府君居衡，已七年，专事撰述，无出游之意。常丈仪庵以为非习劳之义。去岁闻常丈病卒，追其感意，故复为北游。
>
> 三月三日至京师，寓黄丈晓岱宅。府君初不欲会试，适值试期，亦不欲示异，遂入试。

谓北游旨在习劳，适值试期，姑与试焉；试期早著功令，相值无乃太巧乎？《日记》四月四日，闻未获售，谓："余来本不为试事，而勉赴试期。"以下颇作悔艾之语，似其时名心犹未能尽忘也。

《清史稿》闿运传，多用沃丘仲子（费行简，闿运门人也）《近代名人小传》传闿运语，其云"咸丰三年举人……初馆山东巡抚崇恩，入都就尚书肃顺聘。肃顺奉之若师保，军事多咨而后行。左宗棠之狱，闿运实解之"，本诸《小传》所云"咸丰癸丑举人，以贫就食四方，尝馆山东巡抚崇恩、大学士肃顺所。顺奉之若师保，军事多以咨之。左宗棠之狱，因

以得解”也。肃顺纵激赏闿运，何至便“奉之若师保”？在费氏之作《小传》，推美本师，或过其质，犹可说也；正中甄采，自宜加慎。闿运系于咸丰七年丁巳中本省补行壬子（咸丰二年）乙卯（咸丰五年）并科举人。《年谱》卷一是年云：

> 时江西军务紧急，曾文正公督办军务，江南大营亦于去年失陷，金陵贼酋内乱，唯湖南稍得休息，朝议补行壬子乙卯两科乡试，放考官举行科场事。或以告府君宜及期应试者，府君见沿途寇盗充斥，度考官必不能至，辄漫应之。已而闻先祖妣言，乃驰至省城录科，遂入试。是岁领乡荐，中式第五名举人。座主为杨君泗荪、钱君桂森，房考官为鲍君聪。

其为是年中举，自无疑义。若咸丰三年癸丑，则并无乡试，闿运岂能为是年举人乎？（又，闿运似亦未尝馆崇恩；《年谱》卷一载其咸丰九年冬十年春间客山东巡抚文煜所，《湘绮楼文集》中有《珍珠泉铭》，即作于十年春在山东巡抚署时，《年谱》亦及之。）未言曾馆崇恩，费氏殆以前后任而误记，《清史稿》均未考而援用耳（崇恩为文煜之前任）。肃顺于咸丰十年十二月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闿运已先于八月往祁门，旋回湘，且肃顺迄被诛未晋正揆，《小传》言“馆大学士肃顺所”，亦稍未谛；《清史稿》作“就尚书肃顺聘”，较合。

至关于左宗棠之狱，肃顺从中为力，俾其得免罹祸，薛福成所谓“肃顺推服楚贤”也。福成《庸庵笔记》卷一言此云：

> ……是时粤贼势甚张，而讨贼将帅之有功者，皆在湖南……惟肃顺知之已深，颇能倾心推服，平时与座客谈论，常心折曾文正公之识量，胡文忠公之才略。苏常既陷，何桂清以弃城获咎，文宗欲用胡公总督两江，肃顺曰：“胡林翼在湖北措注尽善，未可挪动，不如用曾国藩督两江，则上下游俱得人矣。”上曰：“善。”遂如其议，卒有成功。左文襄之在湖南巡抚幕府也，已革永州镇樊燮控之都察院，而官文恭公督湖广，复严劾之，廷旨敕下文恭密查，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肃顺告其幕客湖口高心夔碧湄，心夔告衡阳王闿运壬秋，闿运告翰林院编修郭嵩焘筠仙。郭公固与左公同县，又素佩其经济，倾倒备至，闻之大惊，遣闿运往求救于肃顺。肃顺曰：“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郭公方与京卿潘公祖荫同值南书房，乃浼潘公疏荐文襄，而胡文忠公上《敬举贤才力图补救》一疏，亦荐文襄才可大用，有“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之语。上果问肃顺曰：“方今天下多事，左宗棠果长军旅，自当弃瑕录用。”肃顺奏曰：“闻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赞画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请再密寄官文，录中外保荐各疏，令其察酌情形办理。”从之。官公知朝廷意要用文襄，遂与僚属别商具奏结案，而文襄竟未对簿，俄而曾文正公奏荐，文襄以四品京堂襄办军务，勋望遂日隆焉。此说余闻之高碧湄，未知确否。碧湄与壬秋皆尝在肃顺家教其子者也。

所述闻诸高心夔（又字伯足）者若是，盖宗棠之狱得解，甚赖肃顺等，闿运亦颇有劳于其间；而曾国藩之督两江，亦出肃顺推荐。（闿运湘潭人，福成曰衡阳者，盖因自避家讳之故，而书其旧籍。）此外更有传说肃顺之荐国藩由于闿运向之推举者，闿运言其诬。《湘绮楼日记》光绪五年乙卯二月七日云：“季怀问曾涤丈督两江，为余荐之于肃裕庭；又言六云身价三千金，皆了无其事，何世人之好刻画无盐也！”时闿运充尊经书院院长，季怀即薛福成之弟福保，为川督丁宝桢幕客，同在成都。六云为闿运之妾（民国二十五年）。

湘绮楼之今昔

王闿运一代文豪，其子代功为编年谱，称有《湘绮楼文集》二十六卷，外集二卷，而坊间仅有八卷本，晚年之文，均未收入。曾请宁乡梅伯纪君代访，其家与王氏有旧也。近得来书，亦未见此二十八卷本，盖迄未印行。并谓：湘绮故居，在湘潭之云湖桥，适当湘潭湘乡之孔道，十年前湘乱迭乘，闻其迭遭兵燹，书籍散失殆尽，但以其后嗣无闻，无从问讯。昨阅湘报，有关于湘绮楼记载一则，故家零落，风流歇绝，良可慨叹。兹持剪报附呈，知亦同此怃然。”所剪示者，为刘湜《湘绮楼追记》，其文云：

> 去年十月间从长沙回到我的故乡——湘潭……偶然想到一回事，值得我几番追忆。记得发蒙读书时，是在湘绮先生的故宅，而今足足十年了。那时我才十岁，□□□（有脱漏）闹得很糟，把湘绮楼前的古树砍得寸木不留。楼虽先年楼被水浸坍了，得着树木的陪衬，还留有几许风光。经此之后，只留下一块方形的草坪，给人们徘徊凭吊。
>
> 湘绮楼虽然倒了，但是楼后的两进屋还是如故。每进间有宽大的丹池，所种的花木都已高出屋外，虽然是旧式房屋，可是空气流通，景致也还幽美。
>
> 相隔我家，只一条小小的涟水。不记十月哪日里，我独自渡过涟水，向十年未到的旧游之地迈进，一会儿已达到了，可是眼前的一切，都不是我脑海中所想到的景象，屋子破了，墙壁已有裂痕，庭子里的花木和果树也不多留，有的已非旧主了！五年前售与周姓，现教局虽有收回公产重修湘绮楼之提议，究没有成为事实，恐终于是个意见。
>
> ……在湘绮楼前，触景生情，增加我无限感慨，曾有诗一首云：

湘江口北云峰麓，远树空濛暗幽谷。
松老参天欲化龙，胡为鸟声鸣剥啄！
荒村寥落少人行，但见歌吟樵与牧。
攀跻幽径过山塘，十年重到湘绮屋。
升阶笑问应门童，自云我是周人仆。
园林寂寞惊萧然，三五昏鸦噪寒木。
人亡物在事全非，感物怀人景触目。
从来大梦果依稀，沧桑非是年华速。
我今涕泪何潸然，徘徊忍向西风哭！
（自注：山塘即楼址地名）

凭吊故居，抚今感昔，阅者相同深感喟也。

王氏有《湘绮楼记》，为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所作，亦文集八卷本所未收者，兹就钞存者移录于次，俾与刘氏所记并览：

湘绮楼者，余少时与妇同居之室，僦居无楼，假以名之。后倚长沙定王故台，实面湘津。谢拟曹诗曰：“高文一何绮，小儒安足为。”余好为文而不喜儒生，绮虽未能，是吾志也。宴居一年，湘军治兵，出参军谋，归读我书。邻园有鹤夜鸣，辄起徘徊。赋诗曰：“鹤唳华池边，气与空秋爽；平生志江海，低羽归尘鞅。”翛然有世外之志。忆弱冠时，梦余所居五楹通楼，前临平田，绿苗无际。后游吴城湖楼，恍惚似之，但白波连山，无稻田耳。及避兵明冈，六年还城，家无赡储，月供房税，靡菽水之福，有泉刀之苦。乃身至广州，求得蛮女，偕妻上湘，借居衡阳，依朋友以资衣食。妾汲妇炊，大治群经，屋壁皆长女篆书。妻妾儿女，夏簟冬炉，每读诵楚辞相和。尝寄诗夸示高伯足云：“知君一事苦相羡，新得西施能负薪。”余之消遥物外，自此始也。然所居有轩无楼，连房五间，前堂两夹，容膝而已。自甲乙迁居，岁逾一纪，潜虬为戾，承水暴涨。山庄沙掩。余方承修《湘军志》，携妾城中。妻孕少子，涉波而免。归视沙浸，未易扫除，乃谋城居，迄无安宅。丙子秋始得陈氏故庐，道光初湘藩裕泰买赠其书记陈花农者也。余旧与丁果臣、张凤衢、彭笛先游，得识其子小农，恒至其居，似甚宽广。至是小农子鲁詹将官蜀，乏赀，以宅质余。余忆前游，欣然许之。丙子十月成券入宅，宅殊湫隘，堂后益暗，乃撤屋作楼，始题旧名。方鸠工筑垣，三营将弁快靴行褂者三四十人，指画楼前，若有所疑。余出问之，则对曰：“此楼基公家地也，君何侵焉？”询以据，则请验契，以滴水为界，此出滴水方丈，视契良然。余告之曰：“此非吾主，吾有所受之也；君等寻前主究之，吾固不吝。”期以三日，而四日不至。楼成，徐询其由，则由前军官居之而自侵公地云。楼之后俯临荒园，旷望三方，上作重台，目送湘帆。畇女七八岁，日登危阑，踊跃其颠。余后作其哀词云：“居子十年，一日千回；昔呵尔去，今望魂来。记其事也。与余游者莫不登焉。女士则曾彦，杂家文廷式，楼客之异者也。营弁既妒余作楼，乃收其余地作屋数百间，楼便不能空旷。大儿又惧平台之危，乘余出游，拆去重层，又不能见帆。戊子火灾，大改前制，楼虽岿存，亦并新之，为内外二间，无前四周回阑之制。诸女适人，妻妾殂逝，始去兹楼，移居山庄。年七十，门人张登寿倡议醵金，于山塘作楼，以致庆祝。弟子多闻此言。子妇杨氏兄度敛钱许铭彝，许极以为不然。语闻于余，余以为倡议诚非，阻者亦未是也。为师筑室，亦弟子之职，因惜费而訾之，与己不能而求助者，庸有愈乎？且此议既闻，而夏巡抚唐衡州俱有助资，杨许议废，抑又何说？度幡然更督其工，费四百金，为山中湘绮楼。孤居田边，过者笑之。余不得已，又自作前堂东房，楼乃有寄。然地势迤下，自余室至楼，三下始登，楼顶适与地平，又一奇也。乙巳，风雹吹损窗槛。杨张皆弃学师倭，不顾湘矣。独余益缮完两楼，城楼更作回廊别室，山楼尽度九经雕板，岁偶一居，忘谁主人。然有楼未若无楼之绮也。人以楼名。长白郑公子远为之图。而城楼左右，尽子妇孙女居室，客不得复上。山楼被风灾时，巡抚特檄委员会县令来勘，即宴于楼。自是客来必宴之。春有桃花牡丹，夏有荷池，秋有红叶远桂，冬有松雪。若使科举不废，练军不兴，则学使案试，朝使督抚阅兵，皆过门停骖，吁其盛也！旧楼记有铭，被火失之。续作新楼记，亦未镌录。今特铭两楼缘起及名楼之意，俾知我者有述焉。丁未中秋王闿运作于清泉东洲黄绮楼。黄绮者，彭雪琴所作以居我，因官而名之也。（民国二十六年）

李慈铭与王闿运

李慈铭同治十一年壬申四月六日日记云：

作书致砚樵，极言作诗甘苦，以砚樵题予诗，谓：“初学温李，继规沈宋。”予平生实未尝读此四家诗也。义山七律有逼似少陵者，七绝尤为晚唐以后第一人，五律亦工，古体则全无骨力。飞卿亦有佳处，七绝尤警秀，惟其大旨在揉弄金粉，取悦闺襜。荡子艳词，胡为相拟？至于沈宋，唐人罪人耳。倾邪侧媚，附体佥壬，心术既殊，语言何择？故其为诗，大率沿靡六朝，依托四杰，浮华襞积，略无真诣，间有一二雕琢巧语而已。飞卿尚有《卢家少妇》一律，粗成章法，“近乡情更怯”十字，微见性情；延清奸险尤甚，诗直一无可取。盖不肖之徒，虽或有才华，皆是小慧，必不能抒扬理奥。托兴风雅，其辞枝而不理，其气促而不举，纵有巧丽之句，必无完善之篇。砚樵溺志三唐，专务工语，故以此相品藻。予二十年前已薄视淫靡丽制，惟谓此事

当以魄力气体，补其性情，幽远清微，传其哀乐，又必本之以经籍，宓之以律法。不名一家，不专一代。疵其浮缛，二陆三潘亦所弃也；赏其情悟，梅村、樊榭亦所取也。至于感愤切挚之作，登临闲适之篇，集中所存，自谓虽苏李复生，陶谢可作，不能过也！砚樵之评，实深思之而不可解。以诗而论，世无仲尼，不当在弟子之列，而谓学温李规沈宋乎！

又云：

前日香涛言：近日称诗家，楚南王壬秋之幽奥与予之明秀，一时殆无伦比。然"明秀"二字足尽予诗乎？盖予近与诸君倡和之作，皆仅取达意，不求高深，而香涛又未尝见予集，故有是言也。若王君之诗，予见其数首，则粗有腔拍，古人糟粕尚未尽得者。其人予两晤之，喜妄言，盖一江湖唇吻之士，而以与予并论，则予之诗亦可知矣！香涛又尝言："壬秋之学六朝，不及徐青藤。"夫六朝既非幽奥，青藤亦不学六朝，则其视予诗亦并不如青藤矣。以二君之相爱，京师之才亦无如二君者，香涛尤一时杰出，而尚为此言，真赏不逢，斯文将坠，予之碌碌，不可以休乎！逸山尝言："以王壬秋拟李爱伯，予终不服。"都中知己，惟此君矣。此段议论，当持与晓湖语之。

又云：

学诗之道，必不能专一家，限一代，凡规规摹拟者，必其才力薄弱，中无真诣，循墙摸壁，不可尺寸离也。五古，自枚叔、苏李、子建、仲宣、嗣宗、太冲、景纯、渊明、康乐、延年、明远、元晖、仲言、休文、文通、子寿、襄阳、摩诘、嘉州、常叔、太祝、太白、子美、苏州、退之、子厚，以及宋之子瞻，元之雁门、道园，明之青田、君采、空同、大复，国朝之樊榭，皆独具精诣，卓绝千秋。作诗者当汰其繁芜，取其深蕴，随物赋形，悉为我有。七古，子美一人，足为正宗，退之、子瞻、山谷、务观、遗山、青丘、空同、大复，可称八俊。梅村别调，具足风流。此外无可学也。五律，自唐讫国朝，佳手林立，更仆难数，清奇浓淡，不名一家，而要以宓实沈著为主。七律，取骨于杜，所以导扬忠爱，结正风骚，而趣悟所昭，体会所及，上自东川摩诘，下至公安松圆，皆微妙可参，取材不废。其唐之文房、义山，元之遗山，明之大复、沧溟、弇洲、独漉，国朝之渔洋、樊榭，诣各不同，尤为绝出。七绝，则江宁、右丞、太白、君虞、义山、飞卿、致尧、东坡、放翁、雁门、沧溟、子相、松圆、渔洋、樊榭，十五家皆绝调也。而晚唐北宋，多堪取法，不能悉指。我朝之王厉，尤风雅筦人，瓣香可奉。五绝，则王裴其最著已。平生师资学力，约略在兹，自以为施骤百家，变动万态，而可域之以一二人，赏之以一二字哉！

又云：

道光以后名士，动拟杜韩，槎牙率硬而诗日坏。咸丰以后名士，动拟汉魏，肤浮填砌而诗益坏。道光名士苦于不读书而骛虚名，咸丰名士病在读杂书而喜妄言。

又云：

得砚樵复书，言所评非本意也。再索诗集云。又复一书，备言以人品定诗品之旨。

慈铭评骘诗家，自道所学，略见于斯，而自负之高，意态尤可睹。

王闿运与慈铭，并时噪誉文坛，而慈铭之于诗，深不然之，羞与为伍，盖途辙有异，真未免文人相轻之见也。闿运《诗法一首示黄生》（坊本《湘绮楼文集》未及收）有云："今欲作诗，但有两派，一五言，一七言。五律则五言之别派，七律亦五律之加增。五绝七绝，乃真兴体。五言法门，皆从此出。既成五言一体，法门乃出，要之只苏李两派。苏诗宽和，枚乘、曹植、陆机宗之。李诗清劲，刘桢、左思、阮籍宗之。曹操、蔡琰则李之别派，潘岳、颜延之苏之支流。陶谢俱出自阮，陶诗真率，谢诗超艳。自是以外，皆小名家矣。山水雕绘，未若宫体，故自宋以后，散为有句无章之作，虽似极靡，而实兴体，是古之式也。李唐既兴，陈张复起，融合苏李，以为五言。李、杜继之，与王、孟竞爽。有唐名家，乃有储、高、岑、韦、孟效诸作，皆不失古法，自写性情，才气所溢，多在七言，歌行突过六朝，直接二曹，则宋之问、刘希夷道其法门，王维、王昌龄、高、岑开其堂奥，李颀兼乎众妙，李、杜极其变态。阎朝隐、顾况、卢仝、刘义，推宕排阖，韩愈之所羡也。二李（贺、商隐）、温岐、段成式雕章琢句，樊宗师之所羡也。元微之赋望云骓，纵横往来，神似子美，故非乐天之所及。张、王乐府，效法白、元，亦匹于新丰上阳诸篇乎。退之专尚诘诎，则近乎戏矣。宋人扬昌，其流弊也。诗法既穷，无可生新，物极必反，始兴明派，专事模拟，但能近体，若作五言，不能自达。不失古格而出新意，其魏（源）、邓（辅纶）乎。两君并出邵阳，殆地灵也。零陵作者，三百年来，前有船山，后有魏、邓。鄙人资之，殆兼其长，比之何李李王，譬如楚人学齐语，能为庄岳土谭耳……诗既分和劲两派，作者随其所近，自臻极诣。当其下笔，先在选词，斐然成章，然后可裁……乐必依声，诗必法古，自然之理也。欲已有作，必先有蓄。名篇佳制，手披口吟，非沉浸于中，必不能炳著于外，故余遇学诗人，从不劝进，以其功苦也。古人之诗，尽美尽善矣。典型不远，又何加焉？但有一戒，必不可元遗山及湘绮楼。遗山初无功力，而欲成大家，取古人之词意而杂糅之，不古不唐，不宋不元，学之必乱。余则尽法古人之美，一一而放之，熔铸而出之；功成未至而谬拟之，必弱必杂，则不成章矣。

故诗有家数，犹书有家样，不可不知也。”正可与慈铭所论合看。闿运之所自负，亦大有目无余子之概。若慈铭者殆非所愿齿及云。

范当世在诗家中，亦一时之隽。慈铭与言謇博手札，有云：“所携视诗，其姓名是否范当世？当世素不知其人，观其诗，甚有才气，然细按之，多未了语，此质美未学之病也。”亦不甚许可，特视论闿运者差胜耳。

文廷式《闻尘偶记》云：“李莼客以就天津书院故，官御史时，于合肥不敢置一词。观其日记，是非亦多颠倒，甚矣，文人托身不可不慎也！然莼客秉性狷狭，故终身要无大失，视舞文无行之王闿运，要远过之。”论王、李人品，二者交讥，于慈铭尚有恕词，闿运则不留余地矣。完人本难，廷式亦多遗议也。清流集矢李鸿章，为一时风气，慈铭在言路，不劾鸿章，故廷式病之。以“狷狭”评慈铭，盖确。其日记以意气之盛，时伤偏激，然论学书事，可供甄采，毕生致力，勤而有恒，闿运日记，未能与侔也。廷式尝摘钞慈铭日记，间加批识，并有小序云：“李莼客日记数十册，尚未刊。其中论时事，记掌故，考名物，皆有可采。匆匆阅过，未能甄录，颇觉可惜。兹就其《荀学斋》一种中，略采数条，以著梗概。其日记数年辄改一名，有《越缦堂》《孟学斋》《桃花圣解庵》诸目。其考据诗词等作，必将付刊，故余特略抄其记时事者。莼客以甲午秋卒。晚年多病，虽居言职，有所欲言，而精力每不逮矣，亦可惜也！（可参阅平步青所为《慈铭传》，言卒于十一月二十四日。）

廷式以“舞文无行”斥闿运，慈铭亦以“轻险”等语极诋之。其光绪五年己卯十二月初二日日记云：“阅《邹叔绩文集》……遗书前刻楚人王闿运所为传，意求奇崛，而事迹全不分明，支离芜僿，亦多费解。此人盛窃时誉，唇吻激扬，好持长短，虽较赵之谦稍知读书，诗文亦较通顺，而大言诡行，轻险自炫，亦近日江湖佹客一辈中物也。日出久消，终归朽腐，姑记吾言，以验后来而已。”其嫉之更有如是者。之谦与慈铭同里，夙嫌，尤慈铭所恶，日记中每深致轻诋。（民国二十六年）

李慈铭与周祖培

李慈铭尝授读周祖培家，祖培相待颇厚，有爱士之雅。祖培之卒，慈铭丁卯五月二十五日日记云：“秦镜珊来，言新见邸录，商城相国于四月间薨逝，官其子文令主事，荫一孙举人。相国容容保位，无它可称，而清慎自持，终不失为君子。其于鄙人，亦不足称知己，然三年设醴，久而益敬，且时时称道其文章，颇以国器相期；常谓其门下士曰：‘汝辈甲科高第，然学问不能及李君十一。’予甲子京兆落解，为之叹惜索日。是亦可感者矣。追念平生，为之黯惨。时居母忧在籍也。”慈铭性狷傲，不肯轻许达官以知己，而如所云，盖亦未尝无知己之感焉。

癸亥（同治二年）五月，慈铭以捐班郎中签分户部。到部未几，奉派稽核堂印差，深以为苦，辞而未果。其是年日记中道及此事者，如六月初三日云：“得署中司务厅知会，予派稽核堂印。向例满汉各八员，须日日进署。生最畏暑，近日炎熇尤酷，支离病甚，又无一钱可名，乃正用此时持事来，殆非人力所能致者也。”初四日云：“晨入署，诣司务厅，托其以病代告堂官，改免此差，不可得……作片致方子望，托其转致首领司，代辞此事……晡后偶从芝翁谈及署中事，大被嗤笑，盖深以予求免差为不然也。御前仗马，被锦勒，系黄缰，方蹀躞得志，闻山麋野狼羁绁呼喧声，固无不色然骇者。然芝翁之于予，自非恶意，且谓我能读书而不能作官，尤为切中予病。”祖培“能读书不能作官”之语，对慈铭自是定评。又慈铭是年十一月初二日日记有云：“东坡云：‘乐事可慕，苦事可畏，此是未至时心尔。及苦乐既至，以身履之，求畏慕者初不可得；况既过之后，复有何物？’此论诚为名言，然慕与畏犹有不同。慕于功名势位，诚为妄耳；若宫室妻妾饮食之慕，则临时固尚可乐也。畏则虽极至砧斧鼎镬，尔时若实已无法可免，当亦心死，不复觉可畏矣。以予自论，平生所慕者书，所畏者事。书自性命所系，一日不得此书，一日不能不慕。若言所畏，家居时或明日有小事必须出门，先日方寸即觉兀臬。今年到官后，更畏派差使。此虽四月不入署，然日惴惴恐书吏送知会来。以此类推，此心安得有一刻自在处。东坡谓比之寻声捕影系风趁梦，四者犹有彷佛，诚可笑也。呜呼！人生有几许寒暑，乃尽为此幻境消磨；吾心有几许精神，乃禁得此细事胶扰。以后当痛定此心。如近日所最畏者，户部请当月，天坛派陪祀耳。彼进牢户戍绝域者，岁不知几千人，何况入衙署宿郊坛乎？遇虎豹陷盗贼者，岁不知几万人，何况接同僚对吏役乎？”慕书，畏事，自道良然，故久官郎曹，而平日几绝迹于署门，斯亦所谓能读书不能作官耳。统观慈铭日记，固多穷愁之语，而读书之乐，时时可见。此种清福，正自难得。

关于文字者，慈铭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日记，述代祖培撰挽袁甲三联事云：“前日商城属撰漕帅袁端敏挽联。予始撰云：‘尽瘁在江淮，身去功成，千载犹思羊太傅。哀荣备彝册，子先母老，九原遗恨李临淮。’上联谓端敏移疾后，以苗练复叛，奉诏办团，旋于防所，今苗逆已平也；下联谓端敏太夫人犹在堂也。芝翁谓：‘佳则佳矣，然太华，请更易之。’因改撰云：‘名扬台府，功在江淮，更喜能军传令嗣。史炳丹青，庙崇俎豆，只怜临奠有高堂。’芝翁大喜曰：‘此真字字亲切，不特端敏一生包括，并其家世及身后优崇之典，事事都到，情致缠绵，固非君不办此也。’因激赏不已。予所撰先后之优劣，识者自能辩之。特记于此，以示为贵人作文字之法。亦颇有致。

《曾文正公日记》影印行世之前，有湘潭王启原所编《求阙斋日记钞》印行，系就日记原文分门学，

省克，治道，军谋，伦理，文艺，鉴赏，品藻，颐养、游览十类钞辑，摘撷编次，具有条理，亦颇便阅者。且有印影本中作空白而见于《类钞》之处。戊辰（同治七年）正月十七日日记有云："阅张清恪之子张懿敬公师载所辑课子随笔，皆节钞古人家训名言。大约兴家之道不外内外勤俭，兄弟和睦，子弟谦谨等等，败家则反是。夜接周中堂之子文翕谢余致赙仪之信，则别字甚多，字迹恶劣不堪，大抵门客为之，主人全未寓目。闻周少君平日眼孔甚高，口好雌黄，而丧事潦草如此，殊为可叹。盖达官之子弟，听惯高议论，见惯大排场，往往轻慢师长，讥弹人短，所谓骄也。由骄而奢而淫而佚，以至于无恶不作，皆从骄字生出之弊，而子弟之骄，又多由于父兄为达官者，得运乘时，幸致显宦，遂自忘其本领之低，学识之陋，自骄自满，以致子弟效其骄而不觉。吾家子侄辈，亦多轻慢师长，讥弹人短之恶习。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习，力戒其骄。欲禁子侄之骄，先戒吾心之自骄自满，愿终身自勉之。因周少君之荒谬不堪，既以面谕纪泽，又详记之于此。"此节中之"周中堂之子文翕"、"周少君"，影印本均作空白，不观《类钞》，不知所言为谁何矣。"周中堂"即指周祖培，祖培卒于丁卯（同治六年）也。曾国藩日记中，罕对人诃责之词，此特借以训诫子侄，遂不觉词气之峻激，本旨固不在周氏耳（《类钞》列诸伦理类，亦以此；可与其《家书》、《家训》中训诫诸语合看。"欲禁子侄之骄"。句之"侄"字，"类钞"误作"弟"。手头之《类钞》系"上海朝记书庄印行"，"上海中华书局承印"之本)。使慈铭在京，关于祖培家此类文字，躬为董理，当不致如是。

慈铭回京后，为祖培撰神道碑，并代祖培子撰行述。其日记中记其经过。辛未（同治十年）九月初四日云："撰周文勤公神道碑文，既无行状可据，仅取文勤自癸卯至丁卯日记采缀之。"二十四日云："为允臣代撰《文勤公行述》，至夜分成，约三千六百言，与碑文事同文异而较详密，文勤遗事，搜辑靡遗，至其师弟渊源，家世衰盛，亦俱附见，谨严完美，不见其斡旋诘曲之端，而气体仍极醇实，自信并世当无二人，而沉埋下僚，无过问者，恐数百年后，当有子云、君山其人，思之而不得也。此文是代人作，例不存稿。"十一月二十日云："夜周允臣来，送文勤碑铭行述润笔银八十两。"《祖培行述》，慈铭极得意之作也。(民国二十三年)

谈章炳麟

章太炎（炳麟），高文硕学，蔚为近代鸿儒。比岁讲学苏州，不与政事，海内推为灵光岿然之国学大师，兹闻遽作古人，莫不悼惜不置，盖实至名归，非幸致也。综其生平，立言多可不朽。虽以个性之特强，有时不免流于偏执，甚且见讥为章疯子，然小疵难掩大醇，今日盖棺论定，此老自足度越恒流，彪炳史册，即其"疯"，亦有未可及者（清光绪三十二年丙午东渡日本，在留学界及民党欢迎会席上演说有云："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说。遇着坚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精神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近来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章疯子之自量其疯如此，亦隽语也)。

其性孤鲠，故于时流少所许可，尤好讥诃显者，而对于黎元洪，独投分甚深，称道弗衰，其历来文电，比比可征也。所为"大总统黎公碑"，尤详著其善，而深惜其志不获伸。文有云："公丰肉舒行，身短，望之如千金翁，而自有纯德，不由勉中，爱国悬至，不诛于强大，度越并时数公远甚。始在海军，已习水战；及统陆队十余岁，日讲方略，于行军用兵尤精。山川厄塞，言之若成诵。绝甘分少，与士均劳逸，士无不乐为用者，会倡义诸师旅长，皆自排长兵曹起，或杂山泽耆帅，跅弛志满，教令不行。汉阳败后，公始综百务。未期月，燕吴交捽，日相椎杵，终掩于袁氏。再陟极位，卫士无一人为其素练者。故于民国为首出，而亦因是不得行其学。使公得位乘权十年，边患必不作，陆海亦曰知方矣。世之推公，徒以其资望，或乃利以纾祸，不为财用发舒地；虽就大名抱利器，无所措，与委裘奚异？悲夫！"盖赞扬与叹惋兼致，笔健而情挚焉。又云："炳麟数尝侍公，识言行，其言或隐，即遍询故参佐，故以实录刻石，不敢诬。"只看此处之一"侍"字，章氏岂肯施诸其他曾居高位者乎！文中又有"……然持承平法过严，绌于拨乱，亦公所短也"等语，略申责备贤者之旨，且所以示"实录"，固不能看作寻常贬词也。

当民国初年章氏被袁世凯羁留于北京时，憔悴抑郁中，曾作《终制》一文，以刘基自况，谓："功状性行足以上度，其唯青田刘文成公。既密近在五百年，又乡里前文人，非有奇卓难知之事，如有所立，风烈过之矣。遭值昏明异路，谋议随之，则同异复有数端。夫以巨细一端相校，犹有窃比老彭拟及晏子者，况其同者乃在性行身状之间，其异者直遭世污隆云尔，故曰见贤思齐焉。死者如可作也，犹将与征邻德，听其雅训，以督仕人无状之咎。今旦暮绝气，而宅兆未有所定，其唯求文成旧茔裡地，足以容一棺者，托焉安处。"又托杜志远代谋葬地，书谓："刘公伯温，为中国元勋，平生久慕，欲速营葬地，与刘公家墓相连，以申九原之慕，亦犹张苍水从鄂王而葬也。君既生长其乡，愿为我求一地，不论风水，但愿地稍高敞，近于刘氏之兆而已。"向往之忱，自负之意，均可概见。其挽黎元洪联，有"继大明太祖而兴"之句，是黎固其心目中之明太祖也。以刘伯温遇

明太祖，宜可一伸王佐之志事，而黎氏两居总统之位，章既未为阁员以襄大政，亦未任总统府要职以参密勿，盖气谊虽相投，形迹则非甚亲耳。

黎为临时副总统时，章谒诸武昌，说以与袁作正式大总统之竞选。黎自揣苟如此，必大遭袁忌而速祸，非明哲保身之道，亟乱以他语，与作闲谈，因问及家事，谓："君中馈久虚，非久计，宜早择佳偶，以为内助。"章初犹以国事关心不遑及此辞，黎更力劝，章意乃决，于是经友人之介绍，与汤国黎女士（时有才女之名）订婚，未几即结婚于上海矣。闻二十余年来，章汤伉俪颇笃。尝有言其不佳者，传闻之误也。

浚县孙思昉君（至诚）好学能文章，于民国二十年受业章氏之门，甚蒙器赏。顷见其所撰《余杭先生伤辞》云："至诚幼侍角山、井北二先生论文有曰：'清季文士善反古，湘潭一反而至汉魏，余杭一反而至周秦。'自是为文，往往拟湘潭余杭以为式，署所居曰'拜炎揖秋之邁'，窃私淑诸人已夙矣。后遍读先生所为丛书，益叹其小学精邃，跨越近代，仑思洞深，直跻诸子，然犹意先生倜傥之士，不可以绳尺求也。追辛未始获受业为弟子，乃讶其和易平实，与宋儒为近，开朗潇楸，在魏晋之间。孟子云：'五百年必有名世者。'盖自明清以来，考道论德，未有如夫子者也。初马通伯先生季子文季求先生为书致之当道，时至诚方佐张督绥靖江苏，未即上谒，先生曰：'稍须至诚且来，定有以为谋。'文季疑其尚未相见，何以知其任此，曰：'于其文知之。'是先生知至诚，如九方皋相马于骊黄牝牡外已。先生所以诏至诚者，于教则并重儒道，剀切人事，于政则兼用老韩，以佐百姓，于学则勤求经训，务期有用；于文则先究义法，次辩气体。自愧驽下，竟无以副斯。去秋谒先生姑苏，先生娓娓数千百言，杂以诙谐，神固甚旺也。尝曰：'奇衺怪迂之谭，至今日而极。以今文疑群经。以赝器仇正史，以甲骨黜许书，以臆说诬诸子，甚至斥神禹为虫鱼，以尧舜为虚造，此其祸固烈于秦皇焚书矣。方当以檠薙视承学之士；涂附教猱。我无是也。'然则精研故训，独探眇诣，发千古之绝学，树海内之正宗，微先生我将安仰！奄忽之间，山颓梁坏，内圣外王之业，至此斩其统绪。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岂不痛乎！辞曰：清朴学，数段王。逮孙俞，犹彀张。后居上，惟余杭。穷春秋，道大光。旧物赖以复，区夏赖以匡。生不逢尧与舜让，乃践迹于素王。哲人亡，摧栋梁。古人来者不可望，余焉忽终古之茫茫！呜乎哀哉！"于章氏之学术志行，颇得赅要。

孙君为书——《谒余杭先生纪语》相示，录之如左：

民国二十年夏，谒余杭章先生沪寓，先生论文曰："文求其工，则代不数人，人不数篇，大非易事，但求能入史斯可矣。若梁启超辈，有一字能入史耶？"或问及吴稚晖之作，曰："吴稚晖何足道哉！所谓苦块昏迷语无伦次者尔！"次论佛法云："佛法能否转移人心，尚待商兑，盖语其高眇，实非众生所能与（并谓："尝持此语印光，印光谓：因果之说，固愚夫愚妇所与知，不难普渡众生，然非所语于晚近科学渐明之时也。"），语其浅近，如因果之说，往往不验，又非智士所能信，即当时治法相宗既精且博如欧阳竟无者，犹负气特甚，亦未能出家，习气终难尽绝，疑此尚未足易世也。"至诚曾以书达欧阳大师，意在激成两大师之雄辩，极论佛儒修短，当不减会稽斋头，一议一难，莫不厌心抃舞，快何如之。欧阳大师竟以"四不答"置之。迭函相渎，答书有"孙至诚太笨"之斥。

民国廿四年秋，谒于苏寓，纪述如次：

论某公好奇，曰："学说之奇衺，至今日而极，坊表后进者，惟有视以正轨，岂容教猱升木，如涂涂附？今则以今文疑群经，以赝器校正史，以甲骨黜许书，以臆说诬诸子，甚至以大禹为非人类，以尧舜为无其人，怪诞如此，莫可究诘。彼固曰有佐证在，要所谓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者已。绝学丧文，将使人忘其种姓，其祸烈于秦皇焚书矣。好奇之弊，可胜慨哉！"答问《章氏丛书》，续编未收文录之故，曰："近所论列，经往以时忌不便布之。而近年多为碑版文字，又迹近谀墓，故未付刊。"

又书轶事数则云：

袁世凯禁之都门时，先生愤甚，于几案旁遍书"袁世凯"三字，日必击之数四。又尝书"死耳"二字为横帔赠人。民国四年书"明年祖龙死"，袁氏果以次年卒，始得释。可云巧合。初山东某氏，曾隶民党籍，自请监视先生，实阴相护持，事之颇谨，暇辄求为作字撰文，更以其先人传志请。先生曰："尔非袁世凯门下小走狗耶？"曰："唯。"曰："自知者明，甚善，当为尔翁作佳传以传之。"然先生后论及袁氏曰："袁世凯亦自可人。当余戟手痛骂时，乃熟视若无睹。近人闻有后言，辄恶之欲其死，孰敢面短之，况痛骂耶？"

孙岳初隶民党，后附曹锟，以事南下，因谒先生沪寓小楼。刺入，先生持杖迓之楼门。孙上，乃迎击之，曰："何物孙岳，亦北洋派鹰犬耳，何面目来此相见！"孙狼狈下；追击之，骂不止云。（孙后竟倒曹）先生严气正性，嫉恶尤甚，人有不善，辄面加诃斥。晚年于所不善则不见，或见亦不数语，不复谩骂，此盖涵养日深之徵；而汤夫人从旁婉劝，亦与有力焉。

先生与人书有云："少年气盛，立说好异前人。由今观之，多穿凿失本意，大抵十可得五耳。假我数年，或可以无大过。"盖晚年趋重平实，与前稍异，庶几"从心不逾"者已。

曹亚伯尝以所作《民国开创史》就正，并求书联。先生曰："稍缓当好为撰句以应。"曹索甚亟，曰："无已，惟有以杜句移赠。"乃书"英雄割据虽已

矣，文采风流今尚存”二语。见者叹其工切。其敏捷如此。

当其被袁世凯拘留，有上世凯一书，颇极笑骂之能事，文尤诙谐可喜，并及考文苑事则其志也。兹附缀录之：

前上一书，未见答覆。迩者宪兵虽解，据副司令陆建章言，公以人才缺乏，必欲强留，炳麟不能受此甘言也。若有他故能议公者，岂惟一人？舆论纵不振于中土，若外人之烦言何！炳麟本以共和党独立来相辅助，亦倪至而相行耳，而大总统羁之不舍，既使赵秉钧以国史相饵，又欲别为置顿。炳麟以深山大泽之夫，天性不能为人门客，游于孙公者旧交也，游于公者初定也，既而食客千人，珠履相耀。炳麟之愚，宁能与鸡鸣狗盗从事耶！史馆之职，盖以直笔绳人，既为群偏所不便。方今上无奸雄，下无大佞，都邑之内，攘攘者穿窬摸金皆是也，纵作史官，亦倡优之数耳！窃闻史迁、陈寿之能谤议，而后嗣乐于览观者，以述汉魏二武之事也；不幸遇朱全忠、石敬瑭，虽以欧阳公之叹息，欲何观焉！今大总统圣神文武，咸五登三，簪笔而颂功德者，盖以千亿，亦安赖于一人乎？属有武汉人士，招往讲学，北方亦有一二人耸之。愚意北方文化已衰，朝气光融，当江汉合流之地，不欲羁滞幽燕也。必欲蔑弃约法，制人迁居，知大总统恪其宪典，必不为也。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以与朋辈优游谑浪，炳麟亦不能为也。苟图其大，得屈此身以就晦冥之地，则私心所祈向者，独考文苑一事经纬国常，著书传世，其职在民而不在官，犹古九两师儒之业。迩者方言国音字典文例、文学史、哲学史等，皆未编成，而教育部群吏又盲瞽未有知识，国华日消，民不知本，实愿有以拯济之。同苑须四十人(仿法国成法)，书籍碑版印刷之费，数复不少，非岁得二十四万元不就。若大总统不忘宗国，不欲国性与政治俱衰，炳麟虽狂简，敢不从命？若繄一人以为功，委弃文化以为武，凤翱翔于千仞，览德辉而下之，炳麟其何愧之有！设有不幸，投诸浊流，所甘心也！书此达意，请于三日内答覆。

吴宗慈著《庐山志》，章氏有题辞一篇，警峭可诵，亦足徵其倔强之性。《章氏丛书》续编，无《文录》一种，此类文字，见者不多，因亦录次：

余友吴宗慈蔼林，为《庐山志》十二卷，义宁陈翁序之，举目录详矣，复求序于余。余曰：“内则栖逸民，外则容桑门者，古之庐山也。以岩穴处驵侩，以灌莽起华屋者，今之庐山也。中国名山数十，自五岳及终南，青城，点苍，峨眉，近道有黄山、括苍，其地或僻左，或当孔道，而船航不得至。独庐山枕大江，蕃客俗士所易窥，其变迁乃如是，固地势然也。虽然，自今而往，山日槎，市日廓，欲隐于其地者，非高赀则不能已。今之情，求仕不获，无足悲；求隐而不得其地以自窜者，毋乃天下之至哀欤！蔼林，负俗之才也，曩以议员走南北几十年，不得意而去，其后未尝为不义屈，常居是山，期与昏狂相远，其自重若斯之笃也。所为志筦核去华，于昔之胜迹，今之变故，详矣。山志一卷，尤质实，足以备故事。且情之韪非不可知，要之今之庐山，必与蔼林所期者稍远矣。吾乃知天之鼓物，果不与圣人同忧乐也，题其端云尔。民国二十二年九月，章炳麟。

盖有一肚皮不合时宜之慨焉。(民国二十五年)

章炳麟被羁北京轶事一

癸丑(民国二年)秋间，章太炎(炳麟)甫度蜜月未久，应共和党之招，由上海抵北京，遂被袁世凯羁留，至丙辰(民国五年)袁死，始得恢复自由而南旋。其间轶事有可述者。

初，共和党与民主党、统一党合组为进步党，与国民党在国会成对峙之势，实受袁世凯操纵(统一党之初期，章氏本居领袖之地位，后因该党完全为袁氏所用，乃不与闻其事)。该党中之民社派(鄂人居多)，持异议，因用共和党之原名，自树一帜，其党魁则仍遥戴黎元洪(时在武昌)领之，本有历史上之关系也。惟党人较少，党势过弱，为谋党之发展计，遂敦请章氏北上，共策进行，以其素善黎氏，且负海内大名，言议为世所重，故力邀其来。章氏亦欲有所擘画，即应招而至。初意小住即行，不料一入都门，竟遭久羁焉(袁自二次革命之役武力奏功，方以雷霆万钧之势，厉行专制，党务本已无可为，未几国会遭厄，更不在话下矣)。袁世凯以其持论侃侃，好为诋诃，固深忌之，且闻其尝与谋二次革命，尤不慊于怀，对章之来，顿兴“天堂有路尔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之感。章氏方作寓于前门内大化石桥共和党本部，自以为无患，而党部门前，已军警布列，名为保护，实行监视，使成“插翅也难逃”之形势矣。

章氏不免大吃一惊，致书袁世凯诘问，置不理，愤郁异常，而莫如之何也。其在京之门人钱玄同等，时往探视，见其忧恚之状，因谋有以慰藉之。玄同之兄恂，时为总统府顾问，与政界不无关系，玄同与商此问题，拟为章谋，特设一文化机关，由政府给以相当经费，俾领其事，超然政潮之外，不失治学之本色，庶精神上有所慰藉，较胜不自由之闲居。恂本与章有旧(张之洞之延致章氏，系属恂代为招邀，有此一段因缘)，愿为尽力，惟不居要津，与袁氏亦无深交，不便直接进言，乃转托张謇(时为农商总长)言之，并先与章氏商谈，章以无聊之甚，亦颇赞成。章本有设“考文苑”之主张，兹以规模较大，恐难即就，此机关名称拟定为“弘文馆”，作小规模之进行，其工作则为编字典及其他，馆员人选，预定有门人钱玄同、马裕藻、沈兼士、朱希祖等，盖犹师生讲学之性质也。当玄同等以马车迎接章往西城石老娘胡同钱宅与恂面谈此事时，军警及侦探多人乘自行车簇拥于车之前后左右云(其时北京乘汽车者尚少，马车迎师，即甚恭敬。在清宣统年间，摄政王载沣，以皇父

之尊,行元首之事,出行亦不过较阔之马车而已)。

张謇既言诸袁氏,袁氏表示:“只要章太炎不出京,弘文馆之设,自可照办,此不成何等问题也。”并允拨给数千元作开办费。其经常费每月若干,亦大致说定,惟待发表而已。事虽已有成议,而未能即日实行,延滞之间,章氏不能耐矣。

民国三年元旦,钱宅接到章之明信片一纸,若贺年片而语则异乎寻常。开首为“此何年!”三字,以下又有“吾将不复年”之句。玄同见之,以其措语不祥,虑有意外,翌日亟往省视。至共和党本部,登章氏所寓之楼,则酒气扑鼻,而室中阒其无人,惟章氏新书之字多幅,纵横铺列,几满一室(酒气由于墨汁中和以烧酒,作字多幅盖为将行应索书者之请)。案头有致黎元洪书稿一通,告别之书也(文云:“副总统执事:时不我与,岁且更新,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此为公祝!炳麟羁滞幽都,饱食终日,进不能为民请命,负此国家;退不能阐扬文化,惭于后进,桓魋相迫,惟有冒死而行。三五日当大去,人寿几何,亦或尽此,书与公诀!”时黎氏亦已到京,在总统府中,作瀛台寓公也)。方疑讶间,闻章氏与二三友人上楼,且行且言。入室之后,与玄同略谈数语,即仍与友人谈,所言为明日出京之准备。玄同因问将何往,章氏正襟端坐,肃然而言曰:“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歇后语也,《论语》下文为“津”字)玄同曰:“将往天津耶?”曰:“然。袁世凯欺人,居心叵测,此间不可一日居,明日即先至天津,再由津南下。”曰:“弘文馆事已有成议,何遽行乎?”曰:“袁世凯只能骗尔等,岂能骗我!彼岂真肯拨款以办弘文馆耶!”曰:“袁似不至吝此区区之款,惟官场办事,向来迟缓,弘文馆事之延滞,或亦其常态,盍再稍待乎?”曰:“吾意决矣,必不再留!”玄同虑其出京难成事实,而见其态度极为坚决,不便强谏。翌日,果行,军警等随至东车站而截留之,章惟痛骂袁氏无状而已。旋有大闹总统府之事。

其大闹总统府之一幕喜剧,《纪念碑》(小说名,民国三年十一月出版,写民国二三年间政闻,以讽刺袁世凯为主,著者署“沪隐”,或是一被解散之国会议员,笔墨颇好)第八回(《章疯子大闹总统府》)特加描写,其文云:

> ……民国三年的新年节……正月初七日下午傍晚的时候,总统府新华门内,忽听见吵嚷的声音,随后数十兵士,即拥着一人出来,将那一人推至马车中,前后左右,皆有兵士团团的围着,押至宪兵教练所去了…… 及细细询问起来,才知道获住的……是个疯子……他老先生这一天忽然高兴起来,于清晨八时径赴总统府,请谒见总统。他身穿一领油烘烘的羊毛皮袄,脚踏着土埋了似的一对破缎靴,手擎着一把白羽扇,不住的挥来挥去;又有光华华的一件东西,叫做甚么勋章,不在胸襟上悬着,却在拿扇子那一只手大指上提着……歪歪斜斜的坐在总统府招待室里头一张大椅子上,那一种倨傲的样子,无论什么人他都看不到眼里。列位想一想,总统府是何等尊严的地方,凡请见总统的人,是何等礼服礼帽,必恭必敬的样子,尝看见那些进总统府的官吏们,皆是蹑手蹑脚的,连鼻子气儿也不敢出,往来的人虽多,一种肃静无哗的光景,就像没有一个人一样,那见过这个疯子,这个样儿怪物呢!不消说传事的人一回报,袁总统自然是拒不见的了。这个疯子真是有点古怪,越说不见他,他是偏要请见。直等到天色已晚,他不但不去,还要搬铺盖进来,在此处值宿,适听见传事的人报大总统延见向次长瑞琨,他发起怒来道:“向瑞琨一个小孩子,可以见得,难道我见不得么?”他自言自语,越说越有气,索性大骂起来。卫兵请他低声些,他即怒卫兵无礼,摔碎茶碗,即向卫兵投去。其初卫兵见他提着一个光华华的东西,思量着他许有些来历,不知道他究竟能吃几碗干饭,也不敢较量,只得由他去闹。随后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一个命令,如此如此,卫兵们就把他拿小鸡子似的从招待室里头拿出来,并拿进马车里去,一溜烟就送到一个地方,把他入了囚笼了。他姓章号太炎,浙江余杭人,讲起旧学来,无人不佩服他,不过因他举动离奇,一般人叫他章疯子。自此以后,章疯子囚犯的时代甚长,由宪兵教练处移囚至龙泉寺,又由龙泉寺移囚至徐医生家,俱是后话。且说章疯子被囚后,也有许多营救他的。有一人转求袁总统最亲信的张秘书,为他缓颊道:“袁总统挟有精兵十万,何畏惧一书生,不使恢复其自由呢!”袁瞋目答道:“太炎的文笔,可横扫千军,亦是可怕的东西!”所以太炎被了囚,人人断其无释放的希望。这是深明白当道的意思的……

写得活灵活现,虽小说与历史不同,不无特意渲染之处,而大端固可征信也。所云提着之勋章,指民国元年授与以革命有功勋之二位。至所谓“囚笼”、“囚犯”,是广义的、精神的,言羁留中之失却自由而已。充类言之,其时黎元洪以副总统居瀛台,受袁世凯之特别优待,亦可作囚笼中之囚犯观。时当隆寒,章身御重裘,而出门必羽扇不离手(在寓中时不然),实一特癖。《逸经》第九期,载冯君所撰《革命逸史》之《章太炎与支那亡国纪念会》一节,记壬寅章在东京,三月十八日以会事至警署,“长衣下袖,手摇羽扇,颇为路人所注目。”盖此项习惯已久矣。又章氏《宋教仁哀辞》(民国二年春作)有云:“躬与执绋,拜持羽扇,君所好也。”亦其羽扇故事。

自移拘于外城龙泉寺,章益愤恚异常,拒绝官厅供给,惟以来京时旅费所余治餐,所以深绝袁氏,示义不食袁粟之意也。不久,旅费用罄,遂拟绝食。事闻于袁氏,不欲蒙逼死国学大师“读书种子”绝矣之咎,因谆属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妥为设法劝导处置,俾不至以绝食陨生。官医院长徐某,炳湘所亲信,与商此事,乃由徐具一报告书,言章患病,龙泉寺与其病体不相宜,应

迁地疗养，即移居东城本司胡同徐之寓中，以便随时调护治疗，一面由徐以医生之资格，慈善家之口吻说章。得允，于是徐遂暂作章之居停主人，绝食之举无形转圜矣。此为是年夏间事。

章氏既到徐寓，以片纸招门人往晤。钱玄同等应命而至，见徐为一白须老者，言谈颇鄙俗。谈次，徐指章而谓钱等曰："你们老师是大有学问的人，不但我们佩服，就是袁大总统，亦甚为器重。如果你们老师明白大总统的好意，彼此相投，大总统定然另眼看待，决不亏负与他。可是大总统的火性也是厉害的，倘或不知好歹，一定要触怒了他老人家，他老人家也会反脸不认人。扑通一声（言至此，作枪击之势），你们老师的性命难保了！你们总要常劝劝他才好！"当时徐氏表演得声容并茂，钱等觉无可与语，只好默然，章亦惟微哂而已（闻章对徐，初以其态度殷勤，谓是长者一流，颇假以词色，且与谈医书尚洽，称其医道不错，嗣以话多不投机，始渐不喜之云）。

在徐寓小住，本暂时办法，善后尚需计议也。袁世凯仍坚不许其出京，至待遇方面，则愿酌供在京之费用，而希望其接眷来京，作久居之计。经黎元洪斡旋其间，遂定议付以五百元之接眷费，并按月付五百元，俾作家用（其后仅月得三百元，闻有人中饱。或谓即徐所为云）。章以出京既属绝望，乃从黎等之劝告，属门人朱希祖赴沪代迎其妻汤国黎女士北来，一面经人代为觅房，俾移居，旋租得东城钱粮胡同房一所。

斯际之某日，徐氏仆人往请钱玄同到寓，并谓："非章先生请，乃徐院长请也。"既至，徐出见，怒容满面，曰："你们老师太不讲交情！"即出章氏所书致汤电稿一纸示之，盖被其截留者（徐对章本有暗为监视之任务），文为："北人反复，君勿来！"因又曰："我待你们老师有何不好，而竟骂我反复！"钱以所谓北人并非指彼向之解释。徐曰："我是北人，此非骂我而何！"钱复略代解释，遂入见章。章与谈接眷事，谓："顷更加考虑，袁氏方面，狡诈无诚意，不愿徇其意而接眷，已发电止之矣。"（不知电并未发）钱加以劝慰，并谓："师母之来与不来，可俟其斟酌办理，师且静候消息，暂不必再有表示也。"章颔之。

汤夫人不果来，章则迁入钱粮胡同新居矣。此房间数颇多，甚宏敞（上房七开间，厢房亦五开间），章氏一人居之，仆役及庖人等则有十余人之众，皆警察厅派来，以服役而兼监视者也（章氏居此，以迄民国五年恢复自由）。此房相传为凶宅，翌年（民国四年）章氏长女㸚来京省视，自经于此，迷信者益相诧为凶宅验焉。

以上所述，闻诸钱玄同先生为多，拉杂书之，聊备谈章氏轶事者之参考（章氏顷于六月十四日卒于苏州，玄同除与在平同门数人以"先师梦莫，惨痛何极"发电致唁外，并挽以长联，有"缵苍水宁人太冲姜斋之遗绪而革命""萃庄生荀卿子长叔重之道术于一身"等语云）。

章炳麟被羁北京轶事二

前稿述章氏民国初年被袁世凯羁留于北京时之轶事，兹更据所闻，续为记述，作前稿之补充（此次所述，亦闻诸钱玄同先生者为多）。

章氏民国三年夏末，由本司胡同迁入钱粮胡同新居（房租每月五十四元）后，眷属未至，甚感寂寞。未几，其门人黄季刚（侃）应北京大学教席之聘来京，所但任讲授之科目，为中国文学史及词章学，谒章之后，即请求借住章寓，盖词章学教材等在黄觉不甚费力，即可应付裕如，惟文学史一门，其时治者犹罕，编撰讲义，为创作之性质，有详审推求之必要，故欲与章同寓，俾常近本师，遇有疑难之处，可以随时请教也。黄本章氏最得意之弟子，章亦愿其常相晤谈，以稍解郁闷，因欣然许之。不料不数日，而黄突为警察逐出，而章氏因之复有绝食之事。

某日之深夜，黄正在黑甜乡中，忽有警察多人，排闼直入，其势汹汹，立促黄起，谓奉厅中命令，前来令其即时搬出此宅。黄愕然问故，警察惟言奉令办理，催促实行而已。黄谓："我之寓此，系章先生之好意，纵须搬出，亦当俟天明后向章先生告别再行。"警察曰："如使章先生知之，必加阻挠，徒添许多麻烦，故汝宜即搬，不必候见章先生也。"遂不由分说，立将黄氏押出章寓。

黄氏之在章寓，往往早出晚归，且有时寄宿他处，与章亦非每日必见面；翌日章未见黄，以不知其事，故未以为意也。二三日后，他门人有来访候者，乘人力车进大门时，门首岗警即作势欲止之，不顾而入。谈次，章曰："季刚数日不见矣，汝见之否？"经以实告，乃知之。正诧怪间，警察数人入，命来访者速去，并谓以后不准再来，即引之而出。盖章之见客自由亦被剥夺矣。章愤恚极甚，谓凌逼至此，尚有何生趣，于是复实行绝食，以祈速死。当其前清被禁上海西牢时，即曾绝食多日，因同囚之难友相劝而止。在龙泉寺时，又曾一度开始绝食。此次绝食之举，盖第三次也。

其在京之门人钱玄同等闻之，亟起营救，一面上书平政院申诉，一面往见警察总监吴炳湘，力请解除接见来宾之禁，俾可复食。吴以章又绝食，不便过执，乃许其门人及友朋无政治色采者仍得入见。惟章则绝食之后，态度甚坚，钱等竭力劝解，不之从，谷食悉废，仅尚饮茶耳。钱等相商，以滋养品（藕粉之类）少许随时潜入茶内，藉稍补救。章氏旋即疑之，怒谓茶不干净，此策遂失败。诸人徬徨无计，而章绝食垂十日矣。

章恶袁世凯及其党类，波及北人北物。时值冬令，北京御寒之具，多用"白炉子"（烧煤球），若洋炉烟筒之装置，其时用者尚少。章谓北京之用煤球及"白炉子"，为野蛮人之习俗，摒不用，亦不更谋御寒之具，惟以傲骨当严寒，所居房屋高大，益冷，往见者不敢脱大氅，犹时觉冷不可耐。章既绝食，卧于床，床近窗，窗有破处，尤易为寒风所侵，气息奄奄，决意待尽，其状甚凄惨也。而乃绝处逢生，忽有转机。

某日傍晚，马叙伦来慰问，略谈之后，即告辞，章曰："我为垂死之人，此后恐不再见，君可稍留，再话片刻。"时章犹勉强能作语也。马曰："饥甚，亟须回寓进餐。"章曰："此间亦有厨房，可令为君备饭，即在此晚餐。"马曰："对绝食之人，如何能吃得下！君如必欲留我在此吃饭，最好君亦陪我略吃少许，则我即从命而在君旁进餐。"章稍作沉吟，意似谓可。马乃曰："君能略进饮食，甚善，惟绝食有日，不宜太骤，当先啜米汤之类，方无患。"于是章果略饮米汤；自斯遂渐复食，生命得以无恙焉。

马氏是晚自章寓出，即以章氏复食消息语人。翌日，钱玄同往省视，知所言有证。章有一铜制欢喜佛像，作人牛相交之形，制作颇精，以六十元得之，常置案头。钱氏此次往晤，案头忽不见此物，因问何故藏皮。章告以女㠭昨至矣，此盖章氏复食动机之所以萌，马氏会逢其适耳。章氏三女，长名㸚，时已适龚宝铨，次则于前清章氏入狱时由章之长兄（钱，字椿伯，原名炳森）携去抚养，㠭其季也，称三小姐，时仅十余龄，甚活泼，当绝食垂尽之顷，爱女北来，天伦至性，岂能无动？故复食得以实现也。

袁世凯每月给章五百元，为一种高等囚粮之性质。此款非直接交付，系展转给与，前为章氏居停主人之官医院长徐某，以与吴炳湘有密切关系，为经手人之一，因之章乃月仅实得三百元，吴氏知而不问，章之门人钱玄同、朱希祖等，亦闻悉其故，而不便明告章氏，恐增其怒也。故章仅知为减发，而不知被人截留。徐以章氏后来不假以词色，衔之，当闻其绝食将殆时，忽来访问，睹其状，以为必无生理，乃向之曰："袁大总统每月白送你五百元，你何等舒服，竟尚不知足，无端绝食，真不知好歹！"言已，冷笑而去。彼只顾奚落章氏，不暇择言，无意中"五百元"脱口而出。钱玄同、朱希祖遂往见吴，谓："徐以经手人之资格，今已明向章先生说出五百元矣；若仍仅与三百元，章先生必以见欺而益愤，绝食岂能挽回乎？"经此一番交涉，此项高等囚粮，以后始得如数给与。

至黄季刚之被逼移寓暨章氏接见来客自由之被剥夺，以致惹起章氏绝食者，其动机闻颇与章氏之庖人有关，所谓小鳅生大浪也。章在钱粮胡同寓所，所用仆役人庖人等，共有十余人之多，一仆系前由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所荐，曾随侍于龙泉寺，此外则吴炳湘所间接推荐（托与章相稔者出名介绍）盖由警察之类改充，皆负有暗中监视之责者也。庖人某，亦警察出身，技甚劣，以章于饮食素不考较，故能相安。黄季刚则不然，固留意于此者，与章共餐，颇有不能下箸之苦，屡为章言庖人须更换，后并荐一四川厨子代。章氏重违其请，遂遣之去，而改用黄荐之四川厨子。此警察而司庖者，失此优差，愤愤而去。不数日，遂有黄氏被逐等事，盖此人回厅后有所捏报，与有力焉。

章氏嗜学而不好洁，说者谓有王介甫之风。其于饮食，不顾滋味之优劣，菜肴惟就置于最近处者取食之，余纵有珍味，箸弗之及也。此节尤似王氏。宋人朱弁《曲洧旧闻》云：

> 王荆公性简率，不事修饰奉养，衣服垢污，饮食粗恶，一无所择，自少时即然。苏明允著《辨奸》，其言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以为不近人情者，盖谓是也。然少喜与吕惠穆、韩献肃兄弟游。为馆职时，玉汝尝率与同浴于僧寺，潜备新衣一袭，易其敝衣，俟其浴出，俾其从者举以衣之，而不以告。荆公服之如固有，初不以为异也。及为执政，或言其喜食獐脯者，其夫人闻而疑之曰："公平日未尝有择于饮食，何忽独嗜此！"因令问左右执事者曰："何以知公之嗜獐脯耶？"曰："每食不顾他物，而獐脯独尽，是以知之。"复问："食时，置獐脯何所？"曰："在匕箸处。"夫人曰："明日姑易他物近匕箸。"既而果食他物尽，而獐脯固在；而后人知其特以其近故食之，而初非有所嗜也。人见其太甚，或者多疑其伪云。

王安石与章炳麟为相距近千年之两个大学者，其习性大相类似，可谓后先同揆。王氏被疑为伪，盖非，正书呆子所以为书呆子耳（章氏不喜浴，王之浴于僧寺，当亦系韩氏强之）。章对于饮食既如此，菜肴上之知识，极有限，当在龙泉寺时，拒绝官方供给，自起火食，司庖者（或即陆建章所荐之仆人兼任）请示作何菜，章想得二种：一为蒸蛋糕，以鸡蛋为食品之最普通者，易于想到也；一为蒸火腿，以火腿为在南中所常食，故亦思及也。二种以外，不复有第三种，于是顿顿蒸火腿蒸蛋糕矣。及居钱粮胡同，吴炳湘间接荐来之庖人某，亦仍旧贯，以此二种为常备之品（所谓蒸火腿者，实即以"清酱肉"——北平之一种腌肉，每为火腿之代用品——切片蒸之）。有客共食，始酌添他菜。每日之火食账，则一任其浮冒开销，以章不知物价，且不屑较计钱数也。而银币及钞票，杂置抽屉内，往往听其自取，略不稽考，以故此席遂成优差，胜于供职警察多多，一旦被章因黄言而解雇，遂怀恨在心而谋报复耳。

章被袁氏羁留在京，神经受重大刺激，其时之行为，有可怪者，盖以发泄其愤世嫉俗之意也。自居钱粮胡同，即传集寓中全体仆役，颁示条规，中有：（一）仆役对本主人须称"大人"，对来宾亦须称以"大人"或"老爷"，均不许以"先生"相称。（二）逢阴历初一、十五，须一律向本主人行大礼，以贺朔望。并谓，"如敢故违，轻则罚跪，重则罚钱"。钱玄同曾问以何故如是好奇，且家仆对主人称"大人"，在前清亦无此例也（清时主人纵官至极品。其所用仆辈亦只以"老爷"呼之）。章曰："吾之为此，惟以'大人'、'老爷'均前清之称谓，若'先生'者，吾辈革命党创造民国，乃于南京政府规定以代'大人'、'老爷'（民元南京内务部曾下令禁称'大人'、'老爷'，一律改称'先生'），今北京仍为帝制余孽所盘据，岂配有'先生'之称谓乎？此所以示北京犹是'大人''老爷'之世界耳。既犹是'大人''老爷'之世界，叩首之礼，亦固其宜。"

其长女㸚于民国四年至京省父，忽自经而死。章氏作《亡女事略》，其厌世之故，略有所言，然亦未具必死之确因，故以"此何为而然者耶?"作结。至叙其情事，谓："民国四年四月，㸚如京师省视，言笑未有异也。然燕处辄言死为南面王乐，余与季女㠭常慰藉之，宝铨数引与观乐，或游履林囿间，始终不怡，见树色益怃然若有亡者。九月七日夕，与宝铨、㠭谈笑至乙夜就寝，明旦起视，已自经，足趾未离地，解拊其胸，大气既绝矣。医师数辈，皆言不可治，遂卒。"时㸚婿龚宝铨亦寓章所，㸚与妹㠭同住西厢房，龚住东厢房，据闻㠭以㸚屡欲自杀，甚有戒心(曾一次自经于树，为㠭所救)。是夜就寝后，甫曙自醒，见㸚不在室内，即大惊，亟起而觅之，则见其自经于章所住上房之堂屋，绳悬于屋之上坎。解下，延汤尔和等救治，谓时间过久，不能再生矣。其死固颇奇也。章尝以长八尺之宣纸，大书"速死"二字，悬于堂屋，以自示其愤恚不欲生之态。㸚自经处，适当其旁云。

章炳麟被羁北京轶事三

前草《章炳麟被羁北京轶事》二篇，先后披露《逸经》第十一、十二两期，内容盖多闻之于钱玄同先生，更以曩所知者相印证，仓卒记述，未能周备，嗣阅《逸经》第十三期所载吴宗慈君之《癸丙之间太炎先生言行轶录》、刘成禺君之《癸丙之间太炎先生记事》(均在刘君《洪宪纪事诗本事注》内)，与不佞所记为同时间之事，记载翔赡，多可补拙稿所未及。其谓章氏应共和党之请而入京，系为党人某某所卖，此共和党内部之事，不佞所未能知也。又言章氏出京，党部同人设筵为饯，逆知出京必被阻，约纵酒狂欢以误车表云云。此节亦不佞所未详，当以躬与其事者之言为可信。其他与拙稿互有详略处，可以参看。

吴君谓："徐医生寓钱粮胡同……居近龙泉寺，每先生怒不可遏，监守者辄急请徐至……乃得由龙泉寺移住徐宅。"此节似未甚谛。徐医生系住本司胡同，章氏由龙泉寺迁居徐宅，后由徐宅更迁钱粮胡同，则为自租之房矣，本司、钱粮二胡同，均在内城东四牌楼间，龙泉寺则在外城之西南隅，相距实甚远也。章氏长女㸚自经之原因，不佞不甚了了，惟吴君谓"赴徐宅，诉于先生"云云，据不佞所闻，㸚民国四年到京省觐时，章早迁居所租之房(已与徐医生不洽)，㸚亦即居此，数月后乃自经而死(章氏所作《亡女事略》一文亦可按)。

又《逸经》第十条所载刘君《洪宪纪事诗本事注》有云："元洪入京，太炎改唐诗讥之曰：'……徒令上将挥神腿，终见降王走火车……''……西望瑶池见太后(黎入京谒隆裕)，南来晦气满民关。云移鹭尾开军帽，日绕猴头识圣颜。一卧瀛台经岁暮，几回请客劝西餐。'某根太炎，持猴头句说袁，阴使鄂人郑胡等借主持共和党名义，迎章入京，遂安置龙泉寺。"按章氏之安置龙泉寺，诚在黎元洪到京之后，而到京实在黎前，袁世凯非因此诗始诱其入京，动机盖因其于二次革命时发表斥责袁世凯之文字也。章氏民国二年到京之日，虽骤难确忆，而记得总在秋间(钱君亦谓伊是年九月十三日到京，章已先至而居共和党本部矣。检察厅于章到京后，承袁旨以参加内乱起诉，传章就讯，章以病辞，为十月间事)。至元洪由鄂入京，则时在十一二月间矣。章氏此项谐诗，忆共五首，刘君所引两首外，更有三首，当系在京而于元洪到京后所作耳。"西望瑶池见太后"句，刘君谓"黎入京谒隆裕"，夫隆裕已于是年春间逝世，元洪入京何能相见乎? 意者此句或是虚指之词(隆裕或慈禧)，如其他首中之"瀛台湖水满时功，景帝旌旗在眼中"欤。(民国二十五年)

太炎琐话

章太炎(炳麟)绩学雄文，杰出近代。当自清光绪季叶，即自负极高。其《癸卯狱中自记》云："上天以国粹付余。自炳麟之初生，迄于今兹，三十有六岁，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惟余以不任宅其位，繄素王素臣之迹是践，岂直抱残守阙而已，又将官其财物，恢明而光大之，怀未得遂，累于仇国，惟金火相革欤，则犹有继述者，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流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意态之轩昂，抱负之伟大，想见俯视群流果于自任之概。辞气甚亢厉，读来却又饶有妩媚之致。其后民初被羁北京时，甲寅五月二十三日家书有云："研精学术，忝为人师，中间遭离祻乱，辛苦亦已至矣。不死于清廷购捕之时，而死于民国告成之后，又何言哉! 吾死已后，中夏文化亦亡矣!"意亦犹之，均自示一身之关系特重也。

太炎此种态度，俨然"斯文在兹"之意也。其师俞荫甫(樾)，则对于"斯文在兹"四字，欿然弗敢承焉。俞氏《春在堂随笔》卷八云："……既得福寿砖之后，越五月，同人又于俞楼后山上得摹崖四大字，曰：'斯文在兹'，皆大惊喜，花农孟薇驰书以告余吴下，谋于西爽亭后辟一门，以通其地。余曰：'福寿二字，犹可窃以自娱。斯文在兹四字，万难干以取戾，斯举可不必也。'书此四字者，为赵人张奇逢，乃直隶获鹿人也，顺治五年为杭州府知府。自来言西湖金石者均不知有此四字，盖淹没至今而始显者也。"志此四字石刻之发见，而谦让不敢自居，与太炎之态度异矣。

俞氏朴学大师，太炎从学，得力不少，后益精进，蔚成一子，规模境诣，非师门所能限，奇才闳蓄，称霸学林，亦俞门之光也。太炎之论俞氏，如《说林》下有云："吾生所见凡有五，第研精故训而不支，博考事实而不乱，文理密察，发前修所未见，每下一义，泰山不移，若德清俞先生，定海黄以周，瑞安孙诒让，此其上也。"列为经师之第一流。又《俞先生传》，虽间言其短，仍甚致推崇。至尝有《谢本师》之作，不满俞氏，乃出一时感触，非可一概而论。民初编订《文录》，此篇不收入。

太炎文章，雄劲冠时，骎骎有上追秦汉之势，朱晦翁(熹)有云："韩文力量不如汉文，汉文不如先秦战国。"见《朱子语类》。又恽子居(敬)《上曹俪笙侍郎书》

论古文有云:"文人之见,日胜一日,其力则日逊焉。"均以后世文章其力渐薄难逮古昔为言。太炎之文,能超时代而趋往古,学劬而力尤伟也。其天赋之优,洵属度越恒流。

林琴南(纾)所为小说《畏庐笔记》(民初所作),其《马公琴》一则有云:"客曰:'……由考据而入古文,如某公者,从游不少,亦可云今日之豪杰,且吾读其文,光潘怪陆离,深入汉魏之域,子云相如不过如是。足下苟折节与交,沾其余潘,亦足知名于世。'生笑曰:'此真每下愈况矣。某公者,捋扯饾饤之学也。记性可云过人,然其所为文,非文也,取古子之文句一一填入本文,如尼僧水田之衣,红绿参错照眼,又患其字之不古,则逐一取换,易常用之字以古字,令人迷惑怪骇,不敢质问,但惊曰博,私诧其奇。夫古人为文,焉有无意境义法可称绝作者。汉文之最宏丽者无如封禅文典引及剧秦美新,然细按之,皆有脉络可寻。即《三都》、《两京》之赋,中间亦有起伏接笋之笔。某氏但取其皮,不取其骨,一味狂奔,余恒拟为商舶之打货,大包巨簏,经苦力推跌而下,货重而舱震,又益以苦力之呼啸,似极喧腾,实则毫无意味。于是依草附木者尊如亚圣,排斥八家,并集矢于桐城矣。此种狂吠,明之震川固遭其厄,试问弇州晚年何以屈服于震川!天下文字,因有正宗,不能以护法弟子之呐喊及报馆主笔之揄扬即能为蜉蝣之撼也。'"意有所指,似即谓太炎耳。然多非中肯之谈。太炎之文,虽非无可议及不可为训处,而大体无愧卓荦大手笔,固非林氏所能及也。至意境、义法之说,章文格老气劲,义蕴闳深,不取摇曳生姿,而意境韵致自具,特未可以桐城义法绳之而已。

林氏此论,对太炎加遗一矢,盖含有报复性质,太炎对林夙尝轻鄙也。其《与人论文书》(清末所作)有云:"并世所见,王闿运能尽雅,其次吴汝纶以下有桐城马其昶为能尽俗(萧穆犹未能尽俗)。下流所仰,乃在严复、林纾之徒。复辞气虽饬,气体比于制举,若将所谓曳行作姿者也。纾视复又弥下,辞无涓选,精采杂污,而更浸润唐人小说之风。失欲物其体势,视若蔽尘,笑若龋齿,行若曲肩,自以为妍,而只益其丑也。与蒲松龄相次,自饰其辞,而只敬之,曰此真司马迁、班固之言(纾自云:日以左、国、史、汉、庄、骚教人,未知其所教者何语也。以数公名最高,援以自重,然曩日金人瑞辈亦非不举此自标,盖以猥俗评选之见而论六艺诸子之文,听其发言,知其鄙倍矣。纾弟子记师言,援吴汝纶语以为重。汝纶既殁,其言有无不可知,观吴汝纶所为文辞,不应与纾同其缪妄,或由性不绝人好为奖饰之言乎)。若然者,既不能雅,又不能俗,即复不能比于吴蜀六士矣。"盖贬斥林氏如是。至《雅俗之辨》,则有云:"徒论辞气,太上则雅,其次独贵俗耳。俗者谓土地所生习(《地官》大司徒注),婚姻丧纪旧所行也(《天官》大宰注),非猥鄙之谓。孙卿云:'有雅儒者,有俗儒者。'李斯云:'随俗雅化。'夫以俗为缦白,雅乃继起以施章采,致文质不相畔。世有辞言袭常,而不善故训,不綦文理,不致隆高者,然亦自有友纪,宛僓侧媚之辞,薄之则必在绳之外矣,是能俗者也。"吴蜀六士谓八家中之宋六家,欧阳曾王三苏也。太炎讥其"志不师古,乃自以当时决科献书之文为体。"又云:"仆重汪中,未尝薄姚鼐、张惠言,姚张所法,上不过唐宋,然视吴蜀六士为谨(夸言稍少,此近代文所长。若恽敬之恣,龚自珍之儇,则不可同论)。仆视此虽与宋祁、司马光等,要之文能循俗,后生以是为法,犹有坛宇,不下堕于猥言醜辞,兹所以无废也。"是桐城之文,虽非所深许,然以为有可取而不薄之,特视林为不足依傍桐城,更无论司马迁辈矣。

太炎此篇,更论及小说云:"小说者,列在九流十家,不可妄作。上者宋钘著书,上说下教,其意犹与黄老相似,晚世已失其守。其次曲道、人物、风俗、学术、方技,史官所不能志,诸子所不能录者,比于拾遗故可尚也(宋人笔记,尚多如此,犹有江左遗意)。其下或及神怪,时有目睹,不乃得之风听,而不刻意构画其事,其辞坦迤,淡乎若无味,恬然若无事者,《搜神记》《幽明录》之伦,亦以可贵。唐人始造意为巫蛊媟嫚之言(苻秦王嘉作《拾遗记》,已造其端。嘉本道士,不足论,唐时士人乃多为之),晚世宗之,亦自以小说名,固非其实。夫蒲松龄、林纾之书得以小说署者,亦犹大全讲义诸书传于六艺儒家也。"溯小说之古体,而病晚世称小说者非其伦,遂不许蒲林之书以小说署,所见不免太固。古小说文字本简质,后经演化,体裁浸多,领域甚广,附庸蔚为大国,在文学上成一重镇,虽优劣不一,未宜一概抹杀。蒲氏《聊斋志异》,自有其文学价值,其中描写,涉于猥亵,固是一疵,要其大端文字之工处,不可废也(所著小说,并有《醒世姻缘传》一种,亦为有价值之作,以太炎之论衡之,更不得以小说署矣)。林氏宗尚桐城,于古文致力甚勤,然非有过绝流辈之诣,特移译外国小说,成绩足称(自撰之小说,则少精神,难相副)。

俞氏《春在堂随笔》卷八云:"纪文达公尝言:'《聊斋志异》一书,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先君子亦言:'蒲留仙,才人也,其所藻绘,未脱唐宋人小说窠臼。'若纪文达《阅微草堂》五种,专为劝惩起见,叙事简,说理透,不屑于描头画角,非留仙所及。余著《右台仙馆笔记》,以《阅微》为法,而不袭《聊斋》笔意,秉先君子之训也。然《聊斋》藻藻绘,不失为古艳,后之继《聊斋》而作者,则俗艳而已。甚或庸恶不堪入目,犹自诩为步武《聊斋》,何留仙之不幸也!"(纪氏评论《聊斋志异》之语,详见其门人盛时彦所撰《姑妄听之》——《阅微草堂笔记》五种之一跋)。以记事之体裁论,《聊斋志异》之作法,于义诚有未妥,然以传奇派之小说论,则本唐人说部而加恢奇,颇多佳制,在文学上之价值,非《阅微草堂笔记》暨《右台仙馆笔记》所逮。至步武《聊斋》者之不足观,亦见蒲氏之作之难能。林氏所撰近乎"聊斋"体之笔记小说,笔墨固亦远逊也。

太炎论文,自抒所见,不同人云亦云,可供读太炎

文者之考镜，兼资谈文者之扬榷。文家宗尚不一，见解有殊，盖亦不必过泥耳。

梁任公（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八节有云："馀杭章炳麟少受学于俞樾，治小学极谨严；然固浙东人也，受全祖望、章学诚影响颇深，大究心明清间掌故，排满之信念日烈。"（章学诚虽讲史学，与排满之主张毫无关系，不应列此）又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四章《清代学术迁变与政治之影响（下）》有云："章太炎（炳麟），他本是考证学出身，又是浙东人，受黄梨洲、全谢山等影响甚深。专提倡种族革命，同时也想把考证学引到新方向。"认太炎为浙东人，实误。馀杭，固浙西也。倘系馀姚，乃浙东耳。梁氏殆以二"馀"相混而一误再误欤（忆尝有人撰一书，冒为太炎作品，而署曰"馀姚章太炎著"，盖以二县名易相混，使有诘之者，可言此另是一馀姚章太炎所著也。因梁事而漫及之，藉发一笑）。

太炎清季鼓吹民族革命，诋斥清帝甚力。迨民国十七年，表彰《三字经》，重为修订印行，则有异故态。尝见此书之普遍坊本一种，其历史部分，叙至明末乱事，接入有清代兴，云："乞援师，吴总兵。满入关，据神京。传十世，国号清，至宣统，大宝倾。"注谓："明总兵吴三桂，招致满人，长驱入关，窃据汉土，改国号曰清，共传十主，二百六十八年"。尝为民国初年所增补，不知出谁氏手笔。太炎修订本，叙此则云："清太祖，兴辽东。金之后，受明封（注："清为金之后。姓爱新觉罗，明代末叶崛起辽东，至太祖始称帝。"）。至世祖，乃大同。十二世，清祚终（注："李自成陷北京，吴三桂迎清世祖兵入关，遂代明有天下，传至宣统，逊位民国，凡十主，二百六十八年。自太祖努尔哈赤至宣统，共为十二世。"）。对照而观，坊本所云窃据，章本乃曰大同，其对清之态度，不与昔大相径庭乎？盖昔以种族革命者之立场，兹以史家之立场，所谓彼一时此一时，可不以前后相乖为诧也。太炎清季深责曾国藩，晚年则每有誉词，旨亦近之。

拙撰前有述太炎民初被羁北京时轶事二篇（均见《逸经》），其第二（见《逸经》第十二期）述及在东四牌楼钱粮胡同寓所时对仆役颁有规条，其事颇趣，系闻之钱玄同先生。钱君谈此时，谓不能尽忆，仅忆其要者。近于《都门趣话》（辑者署"大雷啸公"，内容盖录自民初报纸），见有《太炎约仆之条件》一则云："……一日忽与仆人约曰："余有仆役应守规则六条，汝辈能恪遵者留，否则去：（一）每日早晚必向我请安；（二）在外见我须垂于鹄立；（三）称我为大人，自称曰奴仆；（四）来客统统曰老爷；（五）有人来访，无论何事，必须回明定夺，不得径行拦阻；（六）每逢朔望，必向我行一跪三叩首礼。仆人无如何，唯唯而已。或曰：章太炎仆役系某处派来密探，藉以窥其动静者，章故以是侮弄之。未知确否？"有可补充前述之未备者，因更缀录，俾资参阅（其时太炎仆役，多系便衣警察，负有暗中监视之责）。（民国三十三年）

太炎弟子论述师说一

前谈太炎，录孙思昉君（至诚）《谒馀杭先生纪语》，昨承姜亮夫君（寅清）由巴黎来书，对此有所引申补充。二君同为章氏弟子，均笃于师门，风义足称。兹录姜君来书如次：

顷于《国闻周报》二十五期，读大著载同门孙思昉君《谒馀杭先生纪语》，论某公好奇一段，有"今则以今文疑群经，以赝器校正史，以甲骨黜许书，以臆说诬诸子"云云四语，细采文义，观语气轻重急徐之间，与不佞所闻于先生者，小有同异，岂弟子退而异言者欤。此四语适为不佞所曾轻尝，而三数为先生所申诫，又为近来学人所执以为先生疾者，不敢秘其所闻，一任世俗耳食之言，厚诬先生。然先生自有千秋，亦不敢为调停之说，以取售于当世。敢举其平日待坐所闻一二事，为阁下陈之：

（一）以今文疑群经　先生于经为古文家，此举世之所共知，而壁垒甚严，亦举世之所共知，然于今文家之严守家法者，亦未尝轻蔑。忆井研廖先生既殁，有欲求先生为墓文者，不佞以此进叩，先生惘然相语曰："季平墓志，非我亦不能为。"而于南海立说之不纯者，则颇见诋讥。至廖康而后，先生未尝以经今文家许人，今人亦实无一以今文家之立场疑群经者。疑群经者钱玄同君号为魁首，钱君固先生弟子也。故"今则以今文疑群经"一语，似觉轻重之间，尚可商量。忆初谒先生时，以治经请，先生言以经视经，则宜守家法，不可自乱途辙，杂揉今古。盖不佞亦尝请益予井研，故先生以此绳之也。大抵先生于当时之说经者，皆病其杂乱抄撮，不见矩矱，非必如早年于今文家之说一意作主观之批评也。

（二）以赝器校正史　此与下文"以甲骨黜许书"二语大为当时学人所诟病。盖先生早年于此固曾张其挞伐，盖阮吴诸家之说不足以服人，而甲骨出处不明，又无其他有力佐证，当时唱之者如刘铁云辈，又非笃行纯学之士，孙诒让亦谨严无他规模，以一融通四会之学人，欲其贸然承认一种新学问，有所不能，亦有所不可，故早年之指陈吉金甲骨之弊者宜也。近年来铜器甲骨之出土者日多，研治者途术亦日精，先生于早年之说，似已不甚坚持。忆二十二年上海同福里座中，偶谈及先生为某氏跋散氏盘中语。先生曾言许叔重《说文解字》亦采山川鼎彝，故金石非不可治，惟赝器太多，辩别真伪，恐非目前世人学力所能及，故以证文字大体尚可寻其鳃理，以证史事终觉不安。证史不安云云，则谓先生蔑弃鼎彝，不如谓尊史过甚为能得其实。先生民族思想最切，近来国事日非，故其缅怀故国之情益甚。晚年以读史召群弟子，而于含"刚中"思想之儒行一文，复数数为世人唱导。其

救民之忧,非哗世取宠者之所能望其项背。

(三)以甲骨黜许书　先生早年之不满于甲文,其原因已如上陈,惟以其所疑至晚年仍不得解,故对甲文之态度,较吉金为严肃,而尤不喜人以证古史。忆初谒先生时,先生知不佞为海宁王静安先生弟子,即谓治小学当以许书为准。二十二年春苏州国学会邀不佞演讲,大意以甲文为中国较早之文学,杂证《八卦》后于甲文及《易》为春秋战国时术数之学。讲稿刊布后,先生大不悦,以召同门诸君。即不佞游大梁归,已传言唧唧,趋锦帆路拜谒,先生温语喻之曰:"凡学须有益于人,不然亦当有益于事。古史诚荒渺难稽,然立说固与前人违异,亦必其可信乎?治小学为读书一法,偶采吉金可也,泛涉甲文以默契于我心,出之以谨严,亦可也,必以此而证古史,其术最工眇,要近虚造,不可妄作。"继则以"食肉不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为解喻。去年有欧洲之行,先生赐之食,又温语以顾亭林、王而农相勉,复言甲骨不能相信。不佞笑以请曰:"倘有的证,足使先生信其为殷商时物,则先生亦将为之鼓吹乎?"先生笑曰:"但恐君辈终不能得的证耳。"大抵先生于甲文因其"来历不明"而疑之,并固治学谨严者应有之态度,世人方以此见诟,盖不思之甚耳。

(四)以臆说诬诸子　不佞于诸子素少究心,故侍座时亦从未以此请益,惟少岁偶读《唯识论》后,因以喜读先生《齐物论释》及重释,然多不甚了了,尝一以请教,先生自谦其书为"此亦一种说法"云云,他无所闻。孙君究心诸子,平素所闻当较为多也。

总之,先生于近日学人,皆叹其根柢太浅,言经者泛滥杂抄,不明家法,究习吉金甲骨者,既好立异说,不根于载籍,而又挦扯正史,以为无益而诬史,为治学者所当谨择而已。细择先生晚年言学之趣向,大约有二,一欲救世以刚中之气,一欲教人以实用之学,其归在于不忘宗邦之危。刚中则夸诬奇觚皆在当砭之列,实用则怪诞诡谲皆在宜排之数。变更旧常,不轨于典籍,或有危于宗邦者,皆为心所甚忧。此其大校也。不佞所闻如是,所关虽不甚大,然亦学术上之一重公案。孙君所记,语意有待于疏说处,故为补说如是,尚乞附尾大著,刊之周报,使世人勿误解孙君之言,则幸甚矣。途中未以书自随,故但能举此以为验。俟归国后,当为阁下一再详之。

适晤孙君,因以相示,孙君于姜君宗旨,甚表钦佩,旋来书更举师说,以资参验,亦同门切磋之雅也。故并录左:

承示姜君述馀杭先生绪论各节,与弟所述小有异同。弟侍馀杭先生或后于姜君,似以姜君之言为近是　姜君拥护师门,惧为耳食之言所厚诬,且不为调停之说以阿时,殊深敬佩。兹复将先生自书之言或他人所录曾经鉴定者,移录于次,以供参验,可乎?

(一)以今文疑群经　先生去秋作制言发刊词宣言有曰:"今国学之所以不振三:一曰毗陵之学,反对古文传记也。二曰南海康氏之徒,以史学为帐簿也。三曰新学之徒,以一切旧籍为不足观也。有是三者,祸几于秦皇焚书矣。"又先生《汉学论上》有曰:"清时之言汉学,明故训,甄制度,使三礼辨秩,群经文曲得大通,为功固不细。三礼而外,条法不治者尚过半,而末流适以汉学自弊,则言《公羊》与说彝器款识者为之也。循《公羊》之说,周可以黜,鲁可以王,时制可以诡更,事状可以颠倒。以《春秋》为史耶,则沈约、魏收所不为;坚指以为经耶,则吴广之帛书,张角之五斗米道也。清世言《公羊》已乱视听,今《公羊》之学虽废,其馀毒遗蠚犹在。人人以旧史为不足信,而国之本实蹶矣。"按康南海《新学伪经考》出,则群经之可读者鲜矣;崔适《史记探源》出,则史之可读者鲜矣。近之以尧舜神禹为虚造者,实自康崔诸为今文学者启之,宜先生之为此言也。

(二)以赝器仇正史　说详先生星期讲演会记录第四期《论经史实录不应无故怀疑》(二十四年五月刊行),有曰:"今人以为史迹渺茫,求之于史,不如求之于器。器物有,即可证其必有,无则无从证其有无。余谓此拾欧洲考古学者之唾馀也。凡荒僻小国,素无史弃,欧洲人欲求之,不得不乞灵于古器。如史乘明白者,何必寻此迂道哉?即如西域三十六国,向无史乘,倘今人得其器物,则可资以为证耳。其次已有史乘,而记载偶疏,有器物在,亦可补其未备。如列传中世系籍贯历官之类,史或疏略,碑版在,即可藉以补苴,然此究系小节,无关国家大体。且史乘所载,不下万余人,岂能人人尽为之考。研求历史,须论大体,岂暇逐琐屑之末务?况器物不能离史而自明,如器有秦汉二字,知秦汉二字之意义者,独非史乘所诏示耶?如无史乘,亦无从知秦汉二字为何语也。即如陕西出土之秦汉瓦当,知陕西为秦汉建都之地,乃史乘之力,据史乘然后知瓦当为秦汉之物,否则又何从知之?且离去史乘,每朝之历年即不可知,徒信器物,仅如断烂朝报,何从贯穿?以故以史乘证器物则可,以器物疑史乘则不可;以器物作读史之辅佐品则可,以器物作订史之主要物则不可。如据之而疑信史,乃最愚之事也。不但此也,器物之最要者,为钟鼎、货币、碑版,然钟鼎伪造者多,货币亦有私铸伪造二者,碑版虽少,今亦有伪作者矣。《韩非子·说林》:齐伐鲁,求谗鼎,鲁以其赝往,是古代亦有伪造之钟鼎也。又《礼记·祭统》,卫孔悝之鼎铭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庙。据左氏哀十六年传,六月,卫侯饮孔悝酒于平阳,醉而逐之,夜半而遣之。孔氏正义谓即此六月中,先命之,后即逐

之。此语最为无赖。夫铸鼎刻铭，事非易易，何能以旬日遽成？以《左传》所载为信，则孔悝之鼎赝而已矣。今人欲以古器订古史，第一须有精到之眼光，能鉴别真伪不爽毫厘，方足以语此。无如历代讲钟鼎者，以伪作真者多，甲以为真，乙以为伪，乙以为真，丙以为伪，彼此互相讥弹，卒无休止，钟鼎自不能言，而真伪又无法可求，何能得其确证哉？且钟鼎及六朝前碑版所载，多不甚著名之人，稍有名即无物可证，夫论史须明大体，不应琐屑以求。如云今人有四万万之多，我能知两万万之姓名，事固非易，要亦何用？今以古器证史则可知其人必有者，盖无几矣。如秦半两钱在，秦诏版在，秦权秦量在，可证始皇之必有其人矣，然汉高祖即不能证其必有，何也？铜器货币均无有也；王莽二十品钱（六泉十布错刀契刀货泉货布）均在，所谓新量（真假姑不论）者亦在，王莽可证其必有矣，然光武则不能证其必有，何也？铜器货币均无有也，无从证也。史思明顺天钱得壹钱均在，今北京法源寺有悯忠寺宝塔颂，镌御史大夫史思明之名，是史思明可证其必有矣，安禄山则不能证其必有，何也？货币碑版均无有也，无从证也。以故，以器物证史，可得者少，不可得者多，如断线之珠，无从贯穿，试问始皇有，高祖未必有，王莽有，光武未必有，史思明有，安禄山未必有，尚成其为历史耶？以钱币论，唐以后铸钱皆用年号，然宋仁宗改元九次，皇祐、康定之钱，传世无几，宝元以一钱须迭两宝（宝元、通宝也）未铸，铸皇宋通宝，如以无宝元钱故，即谓宝元之号乃伪造可乎？又明洪武时，铸洪武钱，其后历朝沿用。嘉靖时补铸历朝之钱，然以永乐革除建文年号，故建文钱独不补铸，谓建文一代之事，悉系伪造可乎？果如今世考古之说，钱之为用，非徒可以博当时之利，且可以传万世之名，则钱之为神亦信矣！惜乎晋人作《钱神论》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也！以碑版论，昔隋文帝子秦王俊死，王府僚佐，请立为碑。文帝曰："欲求名，一卷史传足矣，何用碑为？"此语当时谓为通人之论。如依今人之目光言之，则此语真不达之至矣。何则？碑可恃，史不可恃也。然则碑版非徒可以谀墓，几可生死人而肉白骨矣！且也钱币造自政府，铜器铸由贵族，碑版之立，于汉亦须功曹、孝廉以上，而在齐民者绝少，使今有古代齐民之石臼在，亦无从知其属于何人，如此而谓周秦汉三代，除政府贵族功曹、孝廉而外，齐民无几也，非笑柄而何？钟鼎、货币、碑版三事之外，有无文字，而从古相传，为某人之物者，世亦不乏。如晋之武库，藏孔子履，其上并无孔子字样，高祖剑未知有铭与否，王莽头当然头上不致刻字。此三物者，武库失火，同时被焚，以其失传，谓孔子、高祖、王莽均属渺茫，可乎？设或不焚，王莽之头，亦无从知其确为王莽之头也。履也，剑也，亦无从知其属于谁何也，何也？剑与履不能自言也。又有文字本不可知，而后人坚言其为某某字者，如《西京杂记》载夏候婴求葬地，下有石椁，铭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啸堂集古录》载之，字作墨团，汗漫如朵朵菊花。当时人妄言此为某字，彼为某字，夫铭之真伪不可知，即以为真，又何从知其甲为某字，乙为某字哉？今人信龟甲者又其类也。由此言之，求之钟鼎、货币、碑版、而钟鼎、货币、碑版本身已有不可信者，况即使可信，亦非人人俱有，在古器者皆不甚著名之士，而齐民又大率无有，有文字者如此，无文字者更无从证明，如此欲以器物订史，亦多见其愚而已矣。夫欧人见亡国无史，不得已而求之器物，固不足怪；吾华明明有史，且记述详备，反言史不足信，须恃器物作证，以为书篇易伪，器物难伪！曾亦思书者契也，前人契券流传至后，后人阅之，即可知当时卖买之情状，虽间有伪造，考史者如官府验契，亦可以检察真伪。如不信史而信器，譬如讼庭验契时，法官两造，并不怀疑，忽有一人出而大言曰，契不足恃，要以当时交易之钱作证，此非至愚而何？妄人之论，本不足辨，无如其说遍于国中，深恐淆惑听闻，抹杀历史，故不惮辞费而辟之，使人不为所愚。

（三）以甲骨黜许书　说详章氏国学讲习会讲演纪录第一期《小学略说》（二十四年十月出书），有曰："宋人释钟鼎文者大都如望气而知；清人则附会六书，强为解释。夫以钟鼎为古物，以资欣赏，无所不可；若以钟鼎刻镂，校订字书，则适得其反耳。至如今人哗传之龟甲文字，器无征信，语多矫诬。皇古占卜，著龟而外，不见其他。《淮南子》云：牛蹄彘颅，亦骨也而世弗灼，必问吉凶于龟者，以其历岁久矣。可见古人稽疑，灵龟而外，不事骨卜。今乃兽骨龟厌，纷然杂陈，稽之典籍，何足信赖？要知骨卜一事，古惟夷貊用之，中土无有也。庄子言宋元君得大龟七十二钻而无遗策，唐李华有《废卜论》，可见龟卜之法，唐代犹存。开元时孟诜作《食疗本草》，宋苏颂《图经》及《日华本草》，皆言已卜之龟必有钻孔，名之曰漏天机，虽绝小之龟亦可以钻十孔，钻孔多则谓之败龟板也。夫灼龟之典，载于《周礼》，凿孔以灼，因以观兆；无孔则空气不通，不能施燋，无以观兆。今所得者，累然成贯，而为孔甚少，不可灼卜，或者方士之流，伪作欺人，一如河图洛书之傅合《周易》乎。其文字约略与金文相似，盖造之者亦抚摹钟鼎而异其钩画耳。夫钟鼎文字，尚有半数可认，亦如二王之草书笺帖，十有六七可识，余则难以尽知，不妨阙疑存信；彼龟甲文者，果可信耶否耶？"又先生在正风文学院讲研究国学之门径（卓方记录）曰："又有一事，须为之防，则歧路是也……某君在中国好谈佛经，至日本则专造赝鼎，谓为某代古物，谓为某人真迹，以欺日本人，既又回国骗中国人。譬如龟甲，

在《史记》龟策列传中，记载甚明。龟非常用之物，必卜时始启之，卜后即藏之。如每卜一事，必刻一次，如周代世用此龟，则一次刻后，二次三次以至多次，又刻在何处？甲骨总云出在河南，是否殷墟亦难确定，而龟甲之文与大篆说文不同，试问如何能识？孙诒让努力欲识之，已受其绐。今人识现在之字，尚须查字典，甲骨文有何书可查。前清好谈籀篆，此种风气，自钟鼎开之。宋欧阳修始好钟鼎，作《集古录》。宋人研究钟鼎，以某字似某字即断为某字。清人视为不妥，遂以此字为象形、此字为会意而解释之。顾必先识此字然后可以知其为象形、会意、指事，若并不识此字，又安能明其所象者何形，所指者何事，所会者何意也？画一〇为日，而世之圆者何限，画一——代天与地，而可代者无穷。兹以天字为喻，解为至高无上，从一大。必先识而后可解曰至高无上从一大，设不识天字，而指一牛字曰，一元大武，此天字也。可乎否乎？然造字之初，或竟写作牛形，未始不可，则又将如何如何作解矣。故清人以六书解字，殆等于测字者类耳。殷去现在三千馀年，《汉书·艺文志》记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孔子时已有阙文不可识，或尚可问诸故老。凡识字必有师传授，汉人去古未远，古文当尚有人能识。至宋已离汉约千年，邃古文字之音训，已早失传，今乃欲以数千年后之人，而强识数千年前失传之文字，其不邻于武断者几希。识钟鼎字已不免武断，则龟甲文字之认识，其为向壁臆造尤可知，而况乎其多为赝物耶？”

（四）以臆说诬诸子　先生尝语至诚曰：“近人言国学，于经则喜说周易，于文字则喜谈龟甲，于子则喜解墨辩，以三者往往其义不可猝识，乃可任以己意，穿凿附会之，其題非人与己皆不可为正，故无所不可，此所谓魍魉易图狗马难效也。”至诚颇喜研讨诸子，而及于墨，傥亦以是为诫也耶。

至先生为廖翁季平铭墓，颇多推挹之言，其视之固不与康南海同类相丑谋，然于其学行，似均有弦外余音。篇首曰：“余始闻南海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议论多宗君，意君必牢持董何义者，后稍得其书，颇不应。民国初君以事人京师，与余对语者再，言甚平实，未尝及怪迂也。后其徒稍稍传君说，又绝与常论异。”文尾又有曰：“余闻庄生有言：圣人之所以骇世，神人未尝过而问焉。次及贤人君子亦递如是。余学不敢方君子，君子言，殆超神人过之矣，安能以片辞褒述哉？以君学不纯儒，而行依乎儒者，说经文兼古今，世人猥以君与康氏并论，故为辨其妄云。”廖翁晚年说经多近神话，故文中有怪迂之说，神人之目，此其抑扬诎折之间，旨趣略见。

姜君多见通人，于今文龟甲之学，均尝究心，而尤拳拳师门，其立言较至诚所述为圆，庶几所谓光光相网而无碍者欤。以同门之雅，承切磋之谊，因更为左证，以广其义如此，未知姜君以为何如。（民国三十三年）

太炎弟子论师说二

章炳麟在学问上之造诣，实有不磨之价值，士论目以“国学大师”，盖无愧焉。其言论及见解，深可重视。前录姜亮夫、孙思昉两君来书，为《太炎弟子论述师说》，以饷读者，俾作研究章学之助。兹又得姜君由巴黎来书，于师说续有阐述，意甚殷拳，特再移录如下，公诸当世：

前书仓卒，不意有“相网无碍”之誉，愧甚愧甚。孙君举馀杭先生自书及亲自鉴定之言以为信鉴，较不佞为翔实。细绎文义，幸鄙说之无大违离，于本愿已足；不欲更有他说。惟近来读此文者，颇有误不佞为有所折衷。此四语之深浅，本不足为馀杭损益；然与前书初衷颇易，欲为误者一解，用再为申说，即杂引孙君所引各文为喻。

一代学人，自有其一贯之学术思想，此吾人所当知者。先生学术之中心思想，在求“救世之急”，《菿汉微言》之所以作也。而其方法在教人不忘其本。不忘本故尊史，《春秋》史之科条毕具者也，故宗春秋。然今文家亦言拯民，亦未尝不言尊史，则史以何者为可征信？《公》、《穀》多杂阴阳怪迂之说，说人世惟左氏为最平实，而司马、班、陈皆衍其学，为数千年史宗。故凡先生微义，在于尊史，而左氏传为之俶始，以其不为怪迂之说也。此十年前读先生书一得之愚，虽证验未具，而自信不诬也。此义既明，用以采量兹四语，则前书所陈，不待申言而明矣。兹再谴谈析之如左：

一　以今文疑群经　今文家一般之现象，在杂揉阴阳五行家奇异之说。《易》《诗》不关史事，（此举大者言）《尚书》所事多在字句间，独三传异说最为奇诡，而《公》、《穀》杂揉为尤甚，以人事推之迂怪，所关盖不仅于礼乐制度之间。故自东京以来，三传之争最烈，“三统”“三世”之说，已令人迷惘，而“素王为汉制法”之语，实等俗世《推背图》、《烧饼歌》之流，大为不经，故先生之辟今文，亦以说《公》、《穀》者为最（于公羊之说，则主弃董何而存其真。此于侍坐时屡屡言之）。而《尚书》次之，三家诗之异，盖已不甚过问，（此亦就量言）是则先生之辟今文者，盖辟其怪迂不近人情之说；非辟全部之今文，如南海之必以一切古文经为刘歆一人所伪也。此即孙君所引先生论汉学一段，已大可作吾说之证。“吴广、张角”之言，其微义讵不令人沉痛哉！故“以今文疑群经”之语，不佞所欲申说者，以为不可以辞害义。必欲明以章之，则或可申其义曰：“今则以今文怪迂之说疑古史。”重在怪迂，一语之真义，往往当贯其学说之全部。世或将以此词面之言概先生，而耳食不观全书者，将以此致疑矣。

至思昉君按语:"南海《新学伪经考》出"云云一段,为另一问题,更望阅者勿以与馀杭先生之说相牵合,则幸矣。

二　以赝器校正史　先生既尊史而又有所征信,自不容妄疑信史。本此一贯之主张,则以吉金文订古史,盖已违异,大可商量(此不仅于尊史如先生者所以为不可,即海宁王静安先生,博涉群书,贯穿金石,其所论列,亦甚精谨,但读《观堂集林》者,无不能见之也)。先生所甚虑者,恐放者为之,而忘弃旧史捋扯作祟也。然于吉金本身,亦相当承认其价值,一则曰:"以器物作读史之辅佐品则可,以器物作订史之主要物则不可。"再则曰:"今人欲以古器物订古史,第一须有精到之眼光,能鉴别真伪,不爽毫厘,方足以语此。"又曰:"钟鼎伪造者多。"(皆见孙君前文)其言之平实近人,虽强佼亦无可辩,孙君所引之证,较不佞前书所言为尤温婉矣!大抵世人于先生学行,有一种误解,少年有激论,中年有激行(即如孙君所记廷辱袁项城等类),而世又传雅谑之号,因以想像其学为戈矛森列,不意其为温婉平易,不伪不饰之学者也。

三　以甲文黜许书　经古文家多究心小学,故两汉经古文家几无一非小学家。先生于小学,沉雄劲伟,贯穿音义,有三百年来过人之处,然于字形则不甚究心。甲文之要,则专在于形体,其事遂大相左。且甲文形体又与秦篆殊,亦因与汉人所重订之经典文字殊。此事既与尊史之见不相脗合(以其必改史以就甲文故),又与己所持之音义一贯之见相扞格,而征之载籍,又"无足信赖",故先生辞之,语无游词,则致疑于龟甲兽骨之存在,盖必有之结果。孙君所引两文,皆足以证前书"先生疑虑,晚年仍不得解"之语,惟鄙说有"泛涉甲文,以默契于我心,而出之以谨严"云云,似稍不合。或因不佞于甲文有偏爱,先生知其集习不能解,故因其器而施之教欤?

四　以臆说诬诸子　此事前书既无所陈,兹亦无可辩说。

总之,先生除甲文外,其他三事,皆决无偏执之意。意有急舒,言有畛界,此不佞所为断断争辩者也。

上来所陈,皆本于先生之意以立言,是非自当有归于至当者。不佞于先生之学,欣佩无既。然尚有一言不能不为世人告者;先生治学之歆向vers与今世学人不相合,此亦不容为讳。近世治学之歆向,在于求"真";而先生生治学之歆向,在于求"用"于救民。苟异词以明之,则求真者在无我而依他起信;求用者在为我而求其益损。求用者在不离故常(离故常则不可用故);而求真者或且毁其根株。此中并无绝对之是非。此意不明,则论先生者必不免不诬妄,而拥护之者,亦未必得其本真。此前书所以综合先生之学,标二旨曰:"救世以刚中之气,教人以实用之学"也。此义既明,则一切毁誉,皆当是是非非,各归予致当矣。

不佞尝谓近有四学人,其学说皆可为过去数千年及未来时日作枢纽者,则先生为经小学之纛,井研为经今文之殿,海宁开考古之学,新会启新史之途。不幸十年来先后辞世,使天祸中国,从此而斩,则四先生其将为华夏学术之殿;若黄裔不丧,则四先生盖必为后世之宗师矣。俟归国后,拟合四先生为四君学谱一书,下愚如不佞,不知其能有成否也。信笔布意,不觉其长矣。(民国二十五年)

太炎弟子论师说三

兹更接孙思昉君由天津来两书,有所讨论,并录于次,俾参阅焉:

书一:承视姜君书,弟之所知已尽前楮,惟愿言之怀,犹有绪馀,足以渎听者。昔韩昌黎有言: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原远而末益分。盖人人之思维,离主观几无客观,故见仁见智、未易强同。姜君固兼宗井研廖氏、海宁王氏之学者也,馀杭先生之说适与两氏相反,姜君立言自不能无所依违。他不具论,至谓近世治学之歆向在于求真,先生治学之歆向在于求用,异乎吾所闻矣。先生与王鹤鸣书(见文录二)曰:"足下云,儒术在致用,故古文不如今文,朱陆不如颜李。仆以九流著于周秦,凡为学者,非独八儒而已。经师授受,又与儒家异术。商瞿高行铎椒之流,尝事王侯,名不皭皭显著如孟荀鲁连也。《春秋》断狱,《禹贡》治河,三百篇当谏书,无过以典训缘师,不即曲学干禄者为之。汉之循吏吴公张释之朱邑黄霸,少驽如韩延寿,皆以刀笔长民,百姓戴德。仲舒乃为张汤增益苛碎,尝仕江都,民无能称,侔于千驷,此则经术致用,不如法吏明矣。周官九两,曰儒以道得民。郑君曰: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今颜李所治六艺云何?射御犹昔,礼乐即已疏陋。其言书数,非六书九章也。点画乘除以为尽矣,贩夫贩妇以是钩校计簿,何艺之可说。仆谓学者将以求是有用与否,固不暇计。求六艺者究其一端,足以尽形寿,兼则倍是。泛博以为用,此谓九能之事,不可言学。近且翁同龢、潘祖荫之徒,学不覃思,徒捃摭《公羊》以为奇觚,金石刻画,厚自光宠,然尚不足言致用。康有为善附会,媚以拨乱之说,又外窃颜李为名高,海内始彬彬向风,其实自欺。诚欲致用,不如椽史识形名者多矣。学者在辨名实,知情伪,虽致用不尚,虽无用不足卑。古之学者学为君也,今之学者学为匠也。为君者南面之术,观世文质而已。为匠者必有规矩绳墨,模形惟肖,审谛如帝,用弥天地,而不求是则绝之。韩非说炳烛尚贤,治则治

矣,非其书意。仆谓学者宜以自省。"是先生之学固以求是自揭矣。未闻先生晚年定论有违前说也。

书二:鄙作《馀杭先生伤词》有"勤求经训,务期有用"之语,与先生自述学贵求是不贵致用之说若有殊,其中尚待释疑。盖夫子自道之言与因材施教之说异。学以求是为第一义谛,而致用已落第二义谛矣。《伤词》追述遗训,与其复弟函中语相类。其言曰:"若言精求经训,非自《说文》《尔雅》入手不可。足下疲于吏事,恐不能专意为此,但明练经文,略记注义,亦自有用。"足表学人之治学与俗吏之向学迥不可同日语。然求是与致用云者,特各有所重轻而已,实则言其异,则所谓一致而百虑,言其同,又所谓殊途而同归者矣。先生之言学,侧重求是,而亦不废致用。综观先生致王鹤鸣及至诚书,其意之重轻所在,读者可自得之也。

太炎弟子论师说四

复接姜君由巴黎来书讨论如下:

孙君第二次辩论,已见《周报》三期。近以一小小译事,书案纷沓,日不暇给,而孙君申辩已非旧时论点,故不欲再有所论列。顷间再翻《周报》,似觉仍有不能已于言者,再拉杂为阁下陈之。

前书"求真""求用于救民"之言,本为举世之纷纷者发,得孙君一揭,此义益彰,不胜欣快;然果无申释,则不仅不足以解世人之惑,即孙君亦未必能相谅矣。

凡有所成就之学者,必有其道之"全",然发言盈庭,不能无因时因地而有所摇演谢短,故吾人之论是者,当先得其"全",得其全,则是非正反真寓之语,厄言曼衍之辞,皆各有其归向,亦各有其相得之谛。自休宁戴君以来,其言足以抗代而确有其"全"者,馀杭先生其人也。弟所见馀杭先生之"全",即第一二两书末段所申之辞,而第一二两书又皆为此"全"而分解条析者也,即无一语不为此"全"辩。孙君于弟前书条辩分析之言,既已无说,而独标举此义,于弟立论之基,似尚有未晰,而引用证据,似又是先生为某一部分说法之言(辩见后),有所摇演谢短者,孙君岂仅见其分而未见其全欤?

且即以孙君标举之义而论。(弟言"求用于救民",孙君截为"求用"似已非本义,今且不细论)所谓"求用"与"求真",其实并非对立之两事。弟言求用于救民,然未尝言先生"不求真",惟先生求真之态度,与今世学人异。今之学者为真以求真,而先生则为用以求真。苟以俗设喻,则先生有一付救民之心,而以此必笼照一切学术,世人则只有向往之学术,而不顾其他。此为推心之论。再以学设喻,举大者言,可以庄子"内圣外王"之说为解。先生盖以求为外王之思而修内圣之道者也。更以儒言为喻,则益觉明白,即大学格致修齐之义,今人求学,为格物而格物,致知而致知,前书所谓依他起信者也。先生则意在为修齐而格致,不关修齐以上者不必格致,既格既致,即是求真,故不反对求真,亦且拥护求真,弟亦不言先生不求真。其实举中国数千年来儒者一贯之精神而言(甚至于老庄),便无不是以求用为歆向,凡稍涉哲学之门者,皆能道之。孙君所闻与弟有异,故以此两事为对立,仅为先生争一"真"字,而又于第二书中(《周报》十四卷第三期中第二书也)"务期有用"一语回惶自护为第一义谛、第二义谛之言,其实苟即鄙说而裁之,正不必以为有异也。至谓"而言其异则所谓一致而百虑,言其同又所谓殊途而同归"云云,则为文家虚调,而远于辩章学术之义矣。

更退一步言,以孙君所引先生与王鹤鸣书而论,此先生以古文家之资格,为经古文作拥护者,诚有"学者将以求是,有用与否不暇计也"之言,(按"是"与"真"不必相等,兹姑就常识论之)。然此特为经生发,为拥护经古文之经生发,为制敌发,所谓摇演谢短之说也。果必以此而谓不求用专求真,是最真之学莫过于"有规矩绳墨,审谛如帝",而最疏者莫过于"观世质文而已"(三语皆与王书中语),孙君又将何辞以为解?弟手中无先生书,不能自为其说多引左证,即就此次孙君两文中所引之言而论,已足大成吾说。如三十六期引论经史……不应……疑一文,于以碑版补正史列传之缺一事,而曰:"此犹系小节,无关国家大体。"又曰:"研究历史须论大体,岂暇逐琐屑之末务?"此岂纯任一"真"字而可辩章者哉?又曰:"我能知两万万人姓名,事固非易,要亦何用?"则明标用字矣。

此次讨论之点,已非前两书论旨,弟本不欲再答,以灾《周报》篇幅,然此事确又为前两书论点之碣础,且亦即两人立言所以异之硕,故不能不一言。近日事乱如麻,而此行来欧,箧中无线装书,《馀杭丛书》不仅续编不能得,即正编亦遍觅不得,故不能所引证;俟归国后当更为文申之,而此次辩论亦请暂止此。

孙君阅及此书,亦又来书论之,仍并录于次:

承视姜君第三书,本可不再置辨,无庸如郑人争年以后息为胜也。然有不能已于言者。馀杭先生自明其学为求是而讥致用,已若揭日月矣,姜君反谓其学为致用而非求是,以先生之说为制敌而发,目以摇演谢短,恶,是何言也!先生之学,以经学为主,而说经以古文为主,譬诸制敌,此乃其大本营所在,而非游击队,傥为之拔赵帜立汉帜,将无以自植坫坛;舍此而言其全,更非弟之所敢知也。至以"规矩绳墨,审谛如帝,观世文质"为言,细绎原书,不难解悟。盖先生以求是为君,犹庄周所谓无用之用(即间接之用),致用为匠,犹庄周所

谓有用之用(即直接之用)。前引《易》一致百虑之说,即恐其混求是致用之分野,乃以其同而求其异。姜君能使之名实违反,二者易位,以先生所谓求是者即所谓致用耶?吾知远于辩章者有攸归矣(即后误引能知两万人姓名之说为言,亦因不辨两者分野故耳)。总之说先生之学,必征诸先生之书,不则如韩非所讥鬼魅易画,远于求是已。俟姜君归国,共取先生之书再相质难可也。

姜君来书,并有"归期约在七月中,人故都当能一访高斋,以倾平日渴慕之情"等语,不佞亦甚愿相晤一谈,籍获教益;届时拟介绍两君晤面,以同门之雅,从容扬榷切也劘。(民国二十六年)

左宗堂与梁启超

湘阴左宗棠与新会梁启超二人对举,似颇兀突。余以其均为清代举人中之杰出者,早有大志,对于仕宦,则左氏志在为督抚,梁氏志在为国务大臣,后各得遂其愿。此点颇为相似,故并述之。

左氏为壬辰(道光十二年)举人,会试三次不第,即弃举业而专治经世之学,知交群推,有名于时。咸丰间军事起,久居湖南巡抚幕府,用兵筹饷诸务,实主持之(入幕之始,由于湘抚张亮基之敦约,即甚见倚重。张旋署湖广总督,左偕往,未几调抚山东,始辞归。会骆秉章抚湘,又敦聘入幕,倚任尤专,久于其事,左师爷之名大著)。始保同知衔知县,继保同知直隶州知州(仍居幕宾地位,不以官自待也)。咸丰四年甲寅,督师曾国藩克复岳州,拟为左氏请奖知府并花翎。左氏答刘蓉书言志,力辞此奖,书云:"吾非山人,亦非经纶之手,自前年至今,两次窃预保奏,过其所期。来示谓涤公拟以蓝顶花翎尊武侯,大非相处之道。长沙、浏阳、湘潭,兄颇有劳,受之尚可无怍。至此次克复岳州,则相距三百馀里,未尝有一日汗马之劳,又未尝偶参帷幄义议,何以处己,何以服人?方望溪与友论出处:'天不欲废吾道,自有堂堂正正登进之阶,何必假史局以起?'此言良是。吾欲做官,则同知直隶州亦官矣,必知府而后为官耶?且鄙人二十年来,所尝留心自信必可称职者,惟知县一官。同知较知县,则贵而无位,高而无民,实非素愿。知府则近民而民不之亲,近官而官不之畏,官职愈大,责任愈重,而报称为难,不可为也。此上惟督抚握一省大权,殊可展布,此又非一蹴所能得者。以蓝顶尊武侯而夺其纶巾,以花翎尊武侯而褫其羽扇,既不当武侯之意,而令此武侯为世讪笑,进退均无所可。涤公质厚,必不解出此,大约必润之从中怂恿,两诸葛又从而媒孽之,遂有此论。润之喜任术,善牢笼,吾向谓其不及我者以此,今竟以此加诸我,尤非所堪,两诸葛懵然为其颠倒,一何可笑!幸此议中辍,可以不提,否则必乞详为涤公陈之。吾自此不敢即萌退志,俟大局戡定,再议安置此身之策。若真以蓝顶加于纶巾之上者,吾当披发入山,誓不复出矣!"语甚恳切,却又极诙谐。由不肯受无功之幸保,说到不愿为(亦可云不屑为)同知及知府,又因之说到督抚权大之可为,意志可知。至言为知县必可称职,知县为亲民之官,官卑而职要(直隶州知州除领县外有直辖之疆域,其为亲民之官,与知县及散州知州同),在可为之列,惟此不过就前保官秩所历之阶,作一回顾,实陪衬之笔耳(知府四品,公服之帽例用青金石顶珠,所谓暗蓝顶也,于是有"蓝顶加于纶巾之上"等趣语。左好以诸葛自况,亦每戏以诸葛称人,书中言及曾胡而外,并言两诸葛,所指为谁,俟考。刘蓉在曾幕见重,或即其一欤。后左氏出湘抚幕,骆秉章督师入川,延刘居幕府,言听计从,卒肃清川乱,并擒获石达开,刘亦颇有诸葛之风者,官至陕抚)。其言督抚非一蹴所能得,料此愿之不易偿也。乃后竟由浙江巡抚而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以大学士人朝为军机大臣后,又出督两江,且锡爵由一等伯晋二等侯,为清代赫赫名臣,素志得偿,而侯相之尊,更过乎所望矣(有清故事:汉员进士出身者始得入阁。左以举人破格膺揆席,实为异数,故李鸿章谓之破天荒相公)。

梁氏为己丑(光绪十五年)举人,屡应会试未捷。当戊戌(光绪二十四年)政变,以因康党被名捕,逋亡国外,以言论称雄,仍为政治活动。辛亥(宣统三年)上海报纸有诋之者,梁氏致书其主笔自辩,有云:"公等又日日造谣,谓吾运动开党禁,辇致巨金以赂政府,甚且言其曾亲自人京,往某处谒某人,若一一目睹者然。似此记事,则作报者亦何患无新闻哉?吾请开心见诚与公等一言。谓吾不欲开党禁耶,此违心之言也,吾固日夜望之。以私情言,则不亲祖宗丘墓者十余年,堂上有老亲,不得一定省,游子思归,情安能免?以公义言,则吾固日日思有所以自效于祖国也,吾固确自信为现在中国不可少之一人也。虽复时人莫之许,而吾固以此自居而不疑。而吾以所以自处者,又非能如革命党之从事秘密也,恒以张旗鼓以与天下共见。故吾信吾足迹若能履中国之土,则于中国前途必有一部分裨益。谓吾不欲开党禁,此违心之论也。虽然,屈己以求政府,而谓吾为之乎?凡有求于人者恒畏人,吾之言论固日日与天下共见也,曾是乞怜于其人者而乃日日骂其人不遗余力乎?手段与目的相反若是虽至愚不为也。吾尝有一不惭之大言在此,曰;"吾之能归国与否,此自关四万万人之福命,非人力所能强致也。"吾知公等闻吾此言,必嗤之以鼻,然人苦不自知,吾亦无如吾何也。故吾常以为天如不死此四万万人而应堕永劫者,则吾先化为异域之灰尘,固其宜也。是故近年以来,中国有心人,或为吾挚交,或与吾不相识者,常思汲汲运动开党禁,彼固自认为一种义务,吾无从止之,然窃怜其不知命也。而公等乃日日以欲得一官相诮。吾数年来早有一宣言在此矣:'若梁某某者,除却做国务大臣外,终身决不做一官者也。然苟非能实行吾政见,则亦终身决不做国务大臣者也。'夫以逋亡之身,日夕槁饿,而作此壮语,宁不可笑?虽然,举国笑我,我不为动也。虽以此供公等无数谐谑之资料,吾不恤也。数年以后,无论中国亡与不亡,举国行当思我耳。而公等乃以欲得

官相猜，何所见之不广若是？鹓鸾翔寥廓，鸱衔腐鼠而视之曰吓，吾今乃觏子之志矣。"自明决不运动开党禁而求官，一方面则云做官必做国务大臣余非所屑，且国务大臣必须能实行其政见始做之，若做之则必能自效于国家，为国民造福，一己之出处，四万万人之运命实系焉。自待之重，语气之豪，可谓壮哉！未几武昌事起，举国震动，清室授袁世凯内阁总理大臣，组织内阁，以袁之推荐，任梁为法部副大臣（号曰次官，在部中地位类似今之次长），时党禁已先开矣。梁氏未肯回国就职，固以自忖时会非宜，亦可云副大臣之地位尚未符其国务大臣之志愿也。迨入民国，乃先后为熊（希龄）内阁之司法总长及段（祺瑞）内阁之财政总长，在国务员之列。以级秩论，可谓已达到其未归国前之宣言矣（辛亥四月，清室以预备实行立宪之理由，变更政府官制，裁旧内阁及军机处，设新式之内阁，为责任内阁之雏形，以总理大臣为领袖，佐以协理大臣二人，各部尚书一律改为大臣，与总协理均为国务大臣，即梁氏所言非此不做者也。迨袁氏组阁，复裁协理大臣，国务大臣惟总理大臣及各部大臣矣。民国初年，号为行内阁制时，责任内阁曰国务院，设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为国务员，犹之清末之国务大臣也）。惟两次任国务员，皆失意而下台，无甚成绩可称。以事业论，固未副当年之自负，所尝为人注意者，特为熊内阁草大政方针，作言而未行之昙花一现而已。黄远生民国二年九月十一日通信《记新内阁》言及梁氏之加入熊内阁有云："熊氏之被电推为总理也，力辞甚坚，有虽仲尼复生无可为之语……其以大义相责而促成之者实梁任公。及议院通过后，熊氏复姗姗其来，任公复屡电催之，故熊氏到京后之第一目标，反在任公。其先本以教育部属之，任公坚辞决绝，任公之左右尤代任公坚辞决绝。熊氏乃大不怿，故第一次谈判时，熊实不欢而散。至第二次谈判，熊乃出其最峻厉之词锋与任公交涉矣，谓：'屡次皆公促我来，属我牺牲，而公乃自洁，足见熊希龄三字不抵梁启超名字之尊。'又诘任公以：'公既不出，则张季直、汪伯棠皆牵连不出，熊内阁势将小产，此时进步党持何等态度？又如公等均不出，熊内阁纯以官僚组织成之，舆论必不满意，此时进步党又将持何等态度？故为进步党计，公亦不可不出。'其词恳切，任公无以难之也。至此时已改换任公为司法部矣。"黄与梁素颇接近，如所云，是其时梁氏虽劝熊组阁，而自身之出处，犹持迟回审顾之态度，未尝不虑任此而不克有为足为盛名之累也。卒以环境关系，竟"试他一试"，一试而失败后，恢复其言论生活，自言愿终身为一学者式之政论家，不复混入实际之政途矣。未几见猎心喜，又入段内阁为财政总长，再试而再失败焉。盖其人不愧为政论家之权威者，笔挟情感，善于宣传，每发一议，头头是道，其文字魔力，影响甚巨（晚年关于学术之作，亦多可称），而政事之才，实极缺乏，故毕生之所成就，终属在彼不在此耳。若左宗棠之如愿而为督抚，所自效于清廷者，武略则平靖内乱，戡定边陲，政谟则尽心民事，为地方多所建设，自另是一种实行家之卓越人才已（至其晚年以大学士两值枢廷，老矣，且为同列所挤，在朝为时甚暂，相业罕所表见可不论）。

左氏之中举，几失而竟得之，梁氏则中举后会试，尝一度几中而竟弗售。其事亦可合述。

道光壬辰，左宗植、宗棠兄弟同应湖南乡试，宗植领解，宗棠卷同考官本摈而不荐，循惯例已无取中希望。正考官徐法绩搜遗，得而大赏之，特中第十八名。宗棠对之深有知遇之感。其同治八年己巳为徐撰《神道碑》叙及此节云："其年秋，公以礼科掌印给事中主湖南乡试，特诏考官搜遗卷。副考官胡以疾卒于试院，公独校五千余卷，得士如额。解首为湘阴左宗植，搜遗所得首卷为左宗棠，榜吏启糊名，监临巡抚使者吴公荣光，避席揖公贺得人，四座惊叹。"又同治九年庚午《书徐熙庵师家书后》云："故事，乡试同考官以各省州县官由科目进者为之，凡试卷经同考阅荐而后考官取中，同考所斥为遗卷，考官不复阅也。是科宣宗特命考官搜阅遗卷，胡编修既以疾先卒，公独披览五千余卷，搜遗得六人，余忝居首，书中所称十八名者也。当取中时，公令同考官补荐，不应，徐以新奉谕旨晓之，旋调次场经文卷，传视各同考，乃无异议。礼经文尤为公所欣赏，题为《选士厉兵简练俊杰专任有功》，书中所称经文甚佳者也。后并进览。当时闱中自内帘监试官以下颇疑是卷为温卷也。比启糊名，监临巡抚南海吴公荣光贺得人，在事诸公多有知予姓名者，群疑益解……。计同举四十五人中，余齿最少，今亦五十有九……白头弟子，尚得于横戈跃马时得瞻遗翰，不可得谓非幸也。抑余尤有慨焉。选举废而科目兴，士之为此学者，其始亦干禄耳，然未尝无怀奇负异者出其中，科名之能得士欤，亦士之舍科名末由也。惟朝廷有重士之心，主试者不忍负其一日之长，则兴教劝学，其效将有可睹，于世道人心非小补也。"徐左遇合，良有过于寻常座主门生者，宜左氏惓惓于师门者甚至也。而其最被欣赏之文，题目若与左氏异日事业隐相关合者，殆抱负所在，故言之有物，不同人云亦云欤。"选举废而科目兴"一段，持论亦颇轩爽。人才之出于科举，正以舍是末由耳。考官例得搜遗，惟往往习于省事，仅阅同考官所荐之卷，余置不问。宣宗恐各省同考官屈抑人才，壬辰五月降谕云："三载宾兴，为抡才大典，各直省主试经朕特加简任，宜如何涤虑洗心，认真校阅，务求为国得人。顺天同考官及会试同考官，俱系翰詹科道部属。该员等甲第本高，又经朕亲加校试，尚无荒谬之人充选，所以得人较盛。各直省同考官，则年老举人居多，势不能振作精神悉心阅卷，即有近科进士，亦不免经手簿书钱谷，文理日就荒芜。各省督抚照例考试帘官，仍恐视为具文。全恃主试搜阅落卷，庶可严去取而拔真才。士子握椠怀铅，三年大比，一经屈抑，又须三年考试，或竟有终身沦弃者，岂不可惜？该主试俱系科甲出身，试回思未第之先，芸窗诵读，与多士何异？若止就荐卷照常挑选，而于落卷漠不关情，设身处地，于心何忍？嗣后各

直省督抚务将帘官认真考校，不得以年老荒谬之员滥行充数。其典试各员，必须将闱中试卷全行校阅，不得仅就荐卷取中，方为不负委任……特申诰诫。倘各直省正副考官草率从事，一经朕别有访闻，即将该主试严惩不贷。”左氏所云“特诏考官搜遗卷”“朝廷有重士之意”，即谓此，亦科举掌故也。闻同考官某已于左卷加“欠通顺”字样之批条，经徐氏力与争持，始换批补荐。又文学家吴敏树，与左同榜获隽，亦搜遗所得六人之一。

梁启超乙未（光绪二十一年）会试，副考官李文田极赏其卷，已议取中矣，卒为正考官徐桐所厄，以致摈弃。李氏于落卷批“还君明珠双泪垂”之句，以志慨惜，传为文字因缘佳话。胡思敬《国闻备乘》纪其事云：“科场会试，四总裁按中额多寡，平均其数，各定取舍，畸零则定为公额，数百年相沿，遂成故事。乙未会试，徐桐为正总裁，启秀、李文田、唐景崇副之。文田讲西北舆地学，剌取自注西游记中语发策，举场莫知所自出，惟梁启超条对甚详。文田得启超卷，不知谁何，欲拔之而额已满，乃邀景崇共诣桐，求以公额处之。桐阅经艺，谨守御纂，凡牵引古义者皆摈黜不录，启超二场书经艺发明孔注，多异说，桐恶之，遂靳公额不予。文田不敢争，景崇因自请撤去一卷，以启超补之，议已成矣。五鼓漏尽，桐致书景崇，言顷所见粤东卷，文字甚背绳尺，必非佳士，不可取，且文田袒庇同乡，不避嫌，词甚厉。景崇以书示文田，文田默然，遂取启超卷批其尾云：‘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启超后创设《时务报》，乃痛诋科举。是科康有为卷亦文田所拔，廷试后不得馆选，渐萌异志。”据余所闻，李批梁卷，仅“还君明珠双泪垂”七字，未引下句也。梁领得落卷后见李批而感知己，谒之。李闻其议论，乃大不喜，语人以此人必乱天下。梁主本师康有为（时名祖诒）之学说，宜不相投。又相传徐桐之坚持摈梁，系误以为康氏卷。梁代师被抑，而康竟掇高魁焉（中第五名）。时康名已著，其文字议论为旧派人物所恶，斥以狂妄。（胡谓康“萌异志”者，系指戊戌之事，所撰《壬戌履霜录》诋为谋逆也）。左谓在壬辰湘试同举中齿最少，时年二十一也。梁则十七岁即中举，更为早发，适与左子孝威中举之年龄同（孝威为同治元年壬戌举人。后亦未成进士）。（民国三十二年）

谈柯劭忞一

近代北方学者，柯劭忞亦有名人物也。劭忞山东胶县人，幼读甚慧，十六岁为生员，嗣于同治九年庚午，中本省丁卯庚午并科举人。年二十一（榜年十七，盖少报四岁），六上公车被摈。至光绪十二年丙戌始成进士，入翰林，散馆授职编修，二十七年辛丑简充湖南学政，还京后历官国子监司业、翰林院撰文、侍讲。三十二年丙午，奉派赴日本考察学务，归任贵州提学使，旋开缺在学部丞参上行走，官至典礼院学士。曾充资政院议员，大学堂经科监督，署总监督。当辛亥（宣统三年）革命起，奉命充山东宣慰使兼督办山东团练大臣。鼎革而后，设清史馆，由赵尔巽主之，延任修史之役。尔巽卒，代理馆长。盖《清史稿》之成，与有力焉。卒于民国二十二年，寿八十有四。此其略历也。治学甚勤，所著书以《新元史》为最伟大，名闻遐迩。

劭忞所以成其学，家庭之关系匪鲜，盖良好之基础赖斯也。潍县陈恒庆，其丙戌同年友，且有戚谊，以工部主事官至给事中，外放知府，回籍后于民国初年撰《归里清谭》（又名《谏书稀庵笔记》）中述及劭忞事有云：

> 柯太史凤荪，诗古文渊源家学，别有心传，故兄弟皆成进士，太史文名驰天下。封翁佩韦，虽未得科名，经史之学，具有根柢。太夫人长霞，为掖县李长白之女，诗学三唐，稿中《乱后忆书》一律，京师传诵殆遍。诗云：“插架五千卷，竟教一炬亡。斯民同浩劫，此意敢言伤？业废凭儿懒，窗闲觉日长。吟诗怜弱女，空复说三唐。”太史原籍胶州，因捻匪之乱，避居潍邑。李长白后人亦居潍邑，由李季侯丰纶始迁也。季侯为予癸酉同年，太史为予丙戌同年。甲戌会试后，柯李皆下第，同赴河南禹州投亲，已入豫境，离禹城仅九十里，坐车行至深沟，其地两面悬崖，中为大道，雨后山水陡下，季侯淹毙，同死者车夫三四人，骡马十余头。凤荪踞车盖之上，浪冲车倒行，其后悬崖崩塌，车乃止，乃呼救，崖上人缒而上之，竟得生。此行也，得生者凤荪一人，亦云幸矣！太史自言：“得生固幸；水退后，一面雇人寻尸，一面雇人赴禹州署送信，夜间尸体在野，一人守之，与群犬酣战，殆竭尽生平之力矣！”太史元配于氏，为予表妹；继配为吴挚甫先生之女。过门后，嘱太史带往寺内前室灵前行礼，见太史所作挽言悬于壁间，嗤其语句多疵，则夫人学问，又加太史一等矣。

可谓一门风雅，劭忞蔚为学人，岂无故哉？闻劭忞幼娴吟咏，七岁时即有“燕子不来春已晚，空庭落尽紫丁香”之句，固征早慧，亦深得力于母教耳。至遇险独存，写来情景可怖，所谓会有天幸也。好谈命运者，殆将援为“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之左验乎！

盛昱，其庚午同年也，为肃亲王永锡之曾孙，协办大学士户部工部尚书敬徵之孙，工部侍郎恒恩之子，家世贵盛，生长华朊，光绪间以丁丑（三年）翰林官至国子监祭酒，文采风流，焜耀一时，家有园亭花木之胜，好客，所交类为知名之士，“坐上客长满，樽中酒不空”“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雅有昔贤风概，京朝胜流，盖无人不道盛伯羲焉。劭忞与为雅故，每参高会，其诗文亦颇获其切劘之益也。盛昱引疾罢官后，卒于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劭忞于三十一年乙巳序其《郁华阁遗集》云：

> 宗室伯羲先生既卒，门人搜集其古今体诗，得百二十八首，附以词十三阕，都为四卷。先生庋金石书籍之室曰郁华阁，故名之曰《郁华阁遗集》。

先生博闻强识，其考订经史及中外地舆之学，皆精核过人，尤以练习本朝故事为当世所推重。吾友临清徐坊尝谓劭忞曰："吾辈聆伯羲谈掌故，大至朝章国宪，小至一名一物之细，皆能详其沿袭改变之本末，而因以推见前后治乱之迹。若撮其所言，录为一书，恐二百年来无此著述矣。"劭忞窃叹为知言。昔桐城姚郎中分学问之途有三，曰词章、考据、义理，以劭忞之愚论之，特晚近承学之士派别如此耳，谓学问之途苞于三术，斯不可也。古之儒者，博综乎先王之制作而深明乎当时之损益，其学如山渊之富，故无所不知，其言如蓍龟之决，故无所不验，如便之臧文仲，晋之叔向，郑之子产，所谓闳览博物之君子是也，岂若斗筲之夫，龂龂然守一先生之说，殚精竭力以自画于空疏无用之途哉？先生之学，未知视古之儒者为何如，然近世闳博之君子，未有能及先生者也。先生自通籍至国子祭酒，居官十有四年，忠规谠论，中外叹仰，然不能尽行其志，谢病家居，又十年乃卒，卒之明年而京师之"乱"作，使先生尚在，则当时耆艾重臣，敬信先生而听其言，必不至崇"妖乱"而召戎寇，以贻宗社阽危之患也。"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呜呼恫已！劭忞与先生交最久，先生有诗，劭忞必索而观之。先生诗不自收拾，多散佚，故劭忞所见有出于集外者，然无从检觅矣。先生之卒也，劭忞既为文哭之，今读其遗诗，又为之序，以识吾悲，且以见先生之学，其善诗为余事焉。

盛推其掌故之学，盖盛昱甚以此见重侪辈也。此序文字颇工，为劭忞之佳构，而见者不多，故就《郁华阁遗集》所载录之（劭忞《蓼園文集》，藏于家，未知最近有刻本否）。至谓使盛昱尚在，必无庚子之祸，则未免言之过易。倚义和拳以"扶清灭洋"，孝钦后主持于上，顽固之王大臣逢迎而赞襄之，不惜骈戮异议诸臣以立威，而谓区区一无权之盛昱足挽狂澜乎？

盛昱与劭忞先后为国子监堂官，劭忞甲辰（光绪三十年）官国子监司业，去盛昱庚寅（光绪十六年）之罢祭酒，十余年矣。宜宾陈代卿，咸丰十一年辛酉举人，久官山东州县，劭忞为其胶州任所得士，尝于劭忞官国子司业时，作北京之游，即寓劭忞所，其《节慎斋文存》卷下，有《北游小记》一篇，云：

> 光绪甲辰六月初二，余由津门乘火车入都，……居停主人为柯凤荪少司成，余权胶州时所得士也。时方十四龄，文采斐然，知为远到器，由词馆而洊升京堂，四十余年，见余犹执弟子礼不倦，其血性有过人者，凤荪朴学，不随风气为转移；著有《新元史》，尝得欧洲秘藏历史，为中土所无。余在京见其初稿，以为奇书必传，未知何时告成，俾余全睹为快也。

盖《新元史》之作，为劭忞毕生惟一之大事业，据云积三十年之精力，始克告成，迨此书完全蒇事，享中外大名，代卿不及见之矣。

劭忞于丙戌同年翰林中，夙善徐世昌，晚年尤相亲。世昌为总统时，设诗社于总统府，号曰晚晴，劭忞为社友中最承礼遇者（世昌所为诗，每就正于劭忞）。劭忞诗集曰《蓼園诗钞》，卷五有《徐总统画江湖垂钓册子》一首云：

> 箬笠蓑衣一钓竿，白苹洲渚写荒寒。
> 不知渔父住何处，七十二沽烟水宽。

清适可诵。同卷稍后有《挽奉新张忠武公》云：

> 白首论兵气益振，功名何必画麒麟？
> 不怜扩廓奇男子，百战终全牖下身！
> 连云甲第化烟埃，想见将军血战回。
> 呜咽菖蒲河里水，十年流尽劫余灰。

为挽张勋之作。玩"百战终全牖下身"之句，盖深嗟其死于牖下，未战死于丁巳（民国六年）复辟之役耳。劭忞工于诗，弗能多录，录斯二者（一淡一浓），略见一斑。

世昌在总统任，下令对《新元史》加以称扬，列为正史，所以示注重文化之意，兼为同年老友助一臂之力也。世昌以总统获法国文学博士学位，劭忞亦缘《新元史》见重东瀛，得日本文学博士，丙戌翰林同时遂有两外国博士，时论荣之；惟世昌系因政治关系，其事有间（后来日本设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聘劭忞充委员长，亦征重视，以中国人得日本博士者甚少，耆宿中仅劭忞一人也）。

傅芸子君讲学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余以东京帝国大学博士论文审查会当时对《新元史》所作审查报告推论得失颇详，因函请以关于此事闻诸日友者相告，近承函示：

> （一）闻诸仓石武四郎教授：当日审查《新元史》，此邦史学名宿箭内亘博士（东京帝大教授）甚为致力。博士为仓石君高等学校之师，仓石君一日往谒，适值博士为审查《新元史》之工作，皇皇巨著，堆积室中。博士云："以此书言之，其价值可在博士之上，亦可在博士之下，即此一编，颇难断定。又，原书之异于旧元史者，未比较言之，须为之一一查对，以作成报告，故工作颇觉麻烦云。"
>
> （二）据闻东京帝大方面，最初尚无授予凤老博士学位之意；此事系由当日驻华公使小幡酉吉之提议而成。
>
> （三）青木正儿博士云：凤老既得博士后，对于日本之有博士学位者，无不重视。当日有某博士尝往谒，凤老欢迎甚至，礼貌有加，实则此君固虚拥此头衔者也。

虽仅鳞爪，亦颇有致。

劭忞之老友张曼石（景延），于劭忞之卒，挽以长联云："通家三代，公适长我十龄，忆从束发受书，兄事略同师事，窃曾见丹铅瘁力，簪绂趋庭，入跻承明著作之班，出以庠序培材为务，声誉腾乎瀛海，功名付诸儿孙，国变后但闭门吟啸自娱，要勿负平生志耳。青史重完人，想奕世直笔褒题，任置忠义儒林文苑遗逸中，纤悉

都无愧色。”“远客半年，悔不早归数日，一自下车闻耗，惊心弥复伤心，最难忘饮饯内堂，纵谈陈迹，遍及弱岁钓游所至，屡叹故交存在几希，情词倍极缠绵，体态未尝衰苶，濒行时尚扶杖殷勤相送，谁知即永诀期耶？白头怀旧侣，当此际灵麾展拜，独于乡邻耆老学子孤寒外，凄凉别有余悲。”语甚沉挚，以累代通家，交非恒泛也。此联由安君筠庄钞示，并知曼石先生现居旧都，因思造诣一谈，叩以柯氏轶事，先致一书道意，得复书云：“闻声相思久矣，老病颓侵，无能修谒，顷承惠毕，知将枉驾蓬门，欢慰之至。惟日来痰嗽气弱，殊难久谈，容俟少瘥，再为函约可乎？”曼翁高年违豫，暂不便相思，致妨颐养；他日晤谈后，当更有述。（民国二十六年）

谈柯劭忞二

关于柯凤荪（劭忞），前略有所述。近与其老友章丘张曼石先生（景延，曾为汉军旗籍，复籍章丘）。晤谈，于其轶事更有所知，爰续为叙述，以作前稿之补充。柯氏之大父易堂，曾与曼石之大父荣堂同官于闽，罢官后，曼石之父梦兰受业其门，其后梦兰又延柯父佩韦课子，为曼石之师，柯氏自少年即与曼石相善，曼石挽联谓“通家三代”，以此。梦兰官于豫，历知安阳、遂平、鹿邑诸县，柯氏每随侍其父于县署，力学攻苦，异常勤奋，见者咸加叹异。

当柯氏在籍进学后省父于安阳县署也，其父挈之谒居停暨各幕友。翌日，柯氏如厕，值厕所有修葺之处，帐房幕友某往视，柯见之，不忆昨已见过，且施礼矣，复向之作揖致敬。某方与工人语，未之措意。柯乃大恚，其父睹其愤愤之态，异而询其故，具以状对，于被人看不起之辱，言之有余怒焉。父笑曰：“本来是尔多事。昨日尔已对彼作过揖矣，今日何必又作？尔不过一后生小子，被人看不起，亦甚寻常；使尔能中举中进士者，何人敢看尔不起乎！”柯聆训大为感动，誓努力前程，以雪此耻，故孜孜矻矻，几有废寝忘餐之势。有志者事竟成，卒掇巍科，入词林，为读书人吐气。其父欣然谓之曰：“尔当深谢某氏；非由彼之一激，尔未必能成名也！”

以用功太过之故，柯氏少年多病，在鹿邑县署时，尝身兼咯血、梦遗、关格、怔忡四大症，甚为憔悴，识者多忧其不寿，而晚年身体康强，享八十余之高龄，为当日所料不到者。柯氏兼通医理，亦即由少年多病而留意岐黄之故。又闻其父一日晨起，入其室，见烟气弥漫，盖时当冬令，柯氏坐近炉火，衣袖误被燃着，而柯方执卷讽诵，神与古会，毫不知觉也。其父于其勤学甚嘉之，而亦未尝不以书呆戒之云（柯氏书淫之癖，据闻实颇有父风，其父固亦酷嗜书卷而因之若有几分呆气者）。

前稿述柯氏与李季侯（丰纶）由京至豫，途中遇险，李氏淹毙一节，引陈恒庆《归里清谭》所载。兹闻曼翁所谈，于情事尤详。李氏字吉侯，为柯之母舅，其外舅宫子猷时官河南禹州（今禹县）知州，李以娇客管帐房事务，入京会试，与柯同下第，作伴回豫，柯俟送李到禹县后，再自回遂平。当行至新郑打尖，旅店主人谓曰：“天色骤变，将有大雨，前途有深沟，遇雨恐遭大险，今日宜宿此，明日看天色再行为妥。”李不听，而又不急行，以有芙蓉之癖，过瘾既毕，始从容就道。行至两面皆山之深沟，大雨倾盆而至，山水齐下，遂罹祸难。李、柯同乘一车，当此危急之际，柯闻李惊呼曰：“有性命之忧矣！”（指此数字即当时李出诸口者，盖平日作惯文字，临危犹于无意中掉文也）迨柯顾视，即失李所在，盖已作波臣矣。时车已入水，水且挟车而行，柯升踞车盖之上，得免冲入水中。幸雨止，附近村庄有土人李长年者，十余龄之少年也，闻呼救之声而至，率人从崖上缒救，柯乃获庆更生。其车夫人等均得救，骡马亦均尚未毙，独李吉侯无踪，禹州署得讯后所遣之人翌日始得其尸于数里外之某处。此次祸难，死者仅李吉侯一人。使李从旅店主人之言，可不死；立时速行，亦可不死；其卒与祸会，以陨其生，知其事者或谓盖属前定焉。又，当李氏由旅店登程，车甫行数步，李忽作应答之声，柯讶而问之，李曰：“适闻有人呼我也。”其实当时并无人相呼。事后柯氏与人谈及，亦以为异。此皆曼石亲闻诸柯氏者（李长年为柯之救命恩人，知柯为名孝廉，甚为钦敬，因拜为义父，此亦患难中一段佳话）。

柯氏既脱险，归至遂平，叩见其父后，见案头有某书一部，亟取而阅览，于遭险之事，一语不遑提及也。其父检点其行装等，睹水渍之痕，询之，而柯氏方聚精会神以阅书，其味醰醰然，未暇即对。其父旋于其携回之书箱中，见有《萝月山房诗集》一册，李吉侯所作也，因问及李氏，柯对曰：“死矣。”而仍手不释卷，神不他属。父怒，夺其书而掷诸地，诃之曰：“尔舅身故，是何等事，乃竟不一言，书呆子之呆，一至于此耶！”复询其详，始备言途中遇祸之经过焉。柯氏沉酣典籍，近于入魔，其事固多可笑，而后来之克为有名学者，未尝不得力于此种书淫之精神耳。“用志不纷，乃凝于神”，其是之谓欤。

此次险事而外，柯氏又尝遇一险。在鹿邑时，侍父并偕曼石兄弟三人（均柯父门人）由县署往张老庄看牡丹，分乘骡车三辆（柯父与曼石一辆，柯氏与曼石之弟一辆，曼石之兄暨仆人一辆），路经涡河寨（其地为鹿邑名胜之一，所谓“涡水风帆”也），出寨门即下坡而过桥，地势陡峻，柯氏所乘车，以车夫指挥失宜，车忽由坡斜下，不当桥而当河，河水颇深，下必无幸，以地势关系，骡行迅疾，车夫不能止之，其危险可想。当斯之时，突见一人，奔至骡前，以手控衔，骡立止，柯与曼石之弟遂得无恙（此人为一挑粪者，不受谢，匆匆即去）。涡河寨之险与新郑道上之险，情事虽有小大之不同，而性命亦在呼吸之间矣。

曼石之父梦兰交卸鹿邑篆务赴省垣，眷属侨寓商丘，柯父以年老辞馆休养，梦兰即欲以柯氏为曼石兄弟之师，柯父以累世通家之谊，辈行早定，不可忽改，遂使

柯氏仍以平交之称谓，与曼石兄弟共治课业，切磋而兼指导，并为批改文字，此曼石挽联所以云"兄事略同师事"也。

时柯氏兼治算学，系由《知不足斋丛书》中检出旧算学书数种，加以研习，亦时与曼石等讲论，并仿制古算学仪器，盖致力甚勤也。初尝以不解天元(即今之代数)之术，恒示闷闷，而钻研弗懈。一日晨起，语曼石曰："吾将通天元矣，昨晚梦梅定九相访也。"午餐之际，忽喜跃而起，高声曰："我懂得了！"因即为曼石等言天元之术，如何如何，口讲指画，兴高采烈。其事颇类所谓"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者，斯亦足见其治学专挚之一斑矣。

柯氏晚年在旧都与曼石时相过从，每自叹衰老，而精神固尚矍铄，步履亦尚清健也。民国二十二年春间相晤，柯氏与纵谈旧事，感慨系之，并劝其将平生所为诗，整理编次，付诸剞劂，而以作序自任。曼石欣然诺之，会因事赴豫，即携稿以行，在豫编次就绪。此归旧都，惊闻柯氏卒三日矣，人琴之痛，不同泛泛，故挽联有"远客半年，悔不早归数日，一自下车闻耗，惊心弥复伤心"等语也。是年夏，柯氏以胃部旧病复发，入德国医院调养粗痊，归寓后，以幼子昌汾赴曲阜孔氏就姻，携新妇归来，在报子街聚贤堂开贺宴宾，柯以病后精神犹不佳，未亲往，令子辈招待而已。宴后，其友多人复至其太仆寺街寓所当面道喜，柯氏不得不亲与周旋。竟缘过劳复病，再入医院，诊治无效，遂以不起云。

其大父易堂之轶事，亦有可述，兹附志之。易堂道咸间宦于闽，以才调自喜，疏狂傲物。夏间出门，赤足乘轿，行至街衢，加两足于扶手板上。值某官之轿，迎面而来；某官素短视，见其足之高拱，以为向己拱手为礼也，亟拱手答礼。此事传为笑柄，某官深憾之。未几，易堂在噶吗兰同知任被参夺职，据闻即与此事有关。其被参之考语，有"诗酒风流"字样，同折被参者中，有一人之考语曰"烟霞痼疾"云云，以系瘾君子也，二人之考语，并传于时。易堂罢官后，在闽课徒自给，落莫以终。弥留之日，赋诗告诀云：

> 魂将离处著精神，生死关头认得真。此去定知无后悔，再来应不昧前因。可怜到底为穷鬼，却喜从今见故人。闻道昭明犹孳报，愿临阿鼻与相亲！

襟怀若揭，情致卓然，才人吐属，如见其人矣。梦兰有《哭业师柯易堂夫子八律》，亦情文交至之作，警句如"挂冠归去惜余年，诗酒生涯即散仙。傲骨更谁怜白发，豪情直欲问青天。""老去江湖犹作客，年来心事半书空。满天风雨人何在？千里家山梦未通(夫子罢官后，柯欲还乡，不果)。"均挚切动人。

清诗人前乎易堂而亦以诗酒字样见列弹章者，有黄莘田(任)。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五云："永福黄莘田(任)，官广东四会县知县，放情诗酒。大吏以'饮酒赋诗，不理民事'劾之，莘田闻之忻然，解组日即将'饮酒赋诗，不理民事，奉旨革职'，十二字自旌其舟而归。"可与易堂事合看，特易堂未遂还乡之愿耳。(民国二十六年)

谈陈三立

散原老人义宁陈伯严(三立)，雅望清标，耆年宿学，萧然物外，不染尘氛，溯其生平，盖以贵公子而为真名士，虽尝登甲榜，官京曹，而早非仕宦中人，诗文所诣均精，亦足俯视群流。兹就所知，试谈其略。

光绪八年壬午，陈宝琛典试江西，散原为所得士，深邀鉴赏，师弟之谊颇笃，晚年情感尤挚。八十生日，宝琛赠诗云："平生相许后雕松，投老匡山第几峰？见早至今思曲突，梦清特地省闻钟。真源忠孝吾犹敬，余事诗文世所宗。五十年来彭蠡月，可能重照两龙钟？"想见白头师弟之风义。诗之首句，本事即在壬午闱中。洪钧(同治戊辰状元，宝琛同年友也)时以江西学政充乡试监临，与宝琛论取士之法，谓宜取才华英发之士，以符"春风桃李"之旨。宝琛则谓宜以"岁寒松柏"为尚，遂以"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命题，入彀者多知名士，散原与焉。"平生相许后凋松"，五十年往事重提也(此诗初稿，本以"相期无负后雕松"之句切壬午之遇合，曾为陈苍虬诵之，后经改定写赠)。民国二十三年，散原北上，省其师。师年八十七，弟年八十二，皤然二老，聚首旧都，共话畴曩，盖欢然亦复黯然云。翌年，宝琛卒，散原挽以诗云："一掷耆贤与世违，猥成后死更何依！倾谈侍坐空留梦，启圣回天俟见几。终出精魂亲斗极，早彰风节动宫闱。平生余事仍难及，冠古诗篇欲表微。"语极工炼沉着，于宝琛生平暨本人关系，均道得出，可与宝琛赠诗合看。并挽以联云："沆瀣之契，依慕之私，幸及残年赏小聚。""运会所遭，辅导所系，务摅素抱见孤忠。"亦甚挚切。

壬午乡举后，旋于丙戌会试中式，是年未应殿试，己丑成进士，以主事分吏部行走。时有吏部书吏某冠服来贺，散原误以为搢绅一流，以宾礼接见；书吏亦昂然自居于敌体。继知其为部胥，乃大怒，厉声挥之出。书吏惭沮而去，犹以"不得庶常，何必怪我！"为言，盖强颜自饰之词，散原岂以未入翰林而迁怒乎？部吏弄权，势成积重，吏部尤甚，兹竟贸然与本部司员抗礼，实大悖体制，散原折其僭妄，弗予假借，亦颇见风骨。散原非无经世之志，而在部觉浮沉郎署，难有展布，未几遂翛然引去，侍亲任所。其父右铭翁(宝箴)在湖南巡抚任，励精图治，举行新政，丁酉戊戌间，湘省政绩烂然，冠于各省，散原之趋庭赞画，固与有力。

当是时，散原共谭壮飞(嗣同，湖北巡抚继洵子)、陶拙存(葆廉，陕甘总督模子)、吴彦复(保初，故广东水师提督长庆子)以四公子见称于世，皆学识为一时之俊者，而陈谭二公子之名尤著(丁叔雅惠康，故福建巡抚日昌子，时亦有名，四公子之称，或以丁易陶，原非固定也)。

戊戌政变，德宗被囚，孝钦临朝，京内外诸臣视谓新党者，获咎有差。右铭翁革职永不叙用，散原亦坐

"招引奸邪"一并革职。所谓奸邪,指梁启超辈也。散原《峭庐记》有云:"初吾父为湖南巡抚,痛窳败无以为国,方深观三代教育理人之原,颇采泰西富强所已效相表里者,仿行其法。会天子慨然更化,力新政,吾父图之益自喜,竟用此得罪。"言之有余喟已。方德宗之锐意维新,颇为流俗所诧,及政变,轻薄者为联以嘲陈徐两家,以"徐徐云尔""陈陈相因"。"礼部侍郎,兵部侍郎"对"徐氏父子,陈氏父子",时先二伯父子静公亦父子获咎也(先二伯父在礼部侍郎任革职下狱,先从兄研甫在湖南学政任革职永不叙用。所谓兵部侍郎,指巡抚例加兵部侍郎衔)。

自是虽忧国之念未泯,而不再与闻政事,惟以文章行谊,为世推重。光绪三十年,诏戊戌以党案获咎者,除康梁外,悉予开复原衔。疆吏有欲荐请起用者,坚谢之。尝一度为南浔铁路总理,特以乡望见推,未几即辞去。入民国后,卓然介立,声誉益隆,海内想望丰采,有矜式群伦之慨焉。

其为诗,工力甚深,神清致远,名满天下,后学所宗。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一有云:

> 伯严论诗,最恶俗恶熟,尝评某也纱帽气,某也馆阁气。余谓亦不尽然。即如张广雅(之洞)诗,人多讥其念念不忘在督部,(时督武昌)。其实则何过哉? 此正广雅长处。如……数诗,皆可谓绵邈尺素,滂沛寸心,《广雅堂集》中之最工者,然东来温峤,西上陶桓,牛渚江波,武昌官柳,文武也,旆旌也,鼓角也,汀州冠盖也,以及岘首之碑,新亭之泪,江乡之梦,青琐湛辈之同浮沉,秋色寒烟之穷塞主,事事皆节镇故事,亦复是广雅口气,所谓诗中有人在也。伯严不甚喜广雅诗,故语以持平之论;伯严亦以为然。衍为张之洞幕客,有知遇之感;其以"诗中有人在"为之洞"纱帽气"辩解,论颇通达。之洞高位饶宦情,人与散原大异其趣,诗亦不妨与散原大异其趣也。而散原格律之严,亦于斯可略睹矣。

吾兄彬彬尝谓:散原老人之诗,标格清俊。新派海派固不通唱和,即在京式诸吟侣中,亦似落落寡合,每见离群孤往。昔年北政府盛时,闽赣派诗团优游于江亭后海,或沽上之中原酒楼,往来频数,酬唱无虚;陈则驻景南天,茕茕匡庐钟阜间,冥索狂探,自饶真赏。及戊辰首会迁移,故都荒落,诗人泰半南去,此叟忽尔北来,省其师陈弢庵,得"残年小聚"之欢。壬子间杨昀谷赠诗:"四海无家对影孤,余生犹幸有江湖。"足为诗人写照。曩者春明胜流云集,则苏赣间有江湖;今日南中裙屐雨稠,则旧王城为江湖。颇闻北徙之故,乃不胜要津风雅之追求。有介挈登堂者,有排闼径入者,江干车马,蓬户喧阗,悉奉斗山,愿闻玄秘。解围乏术,乃思依琼岛作桃源。此中委曲,殆非世俗所能喻,而其支离突兀,掉臂游行,迥异常人,尤可钦焉。综览散原精舍诗,所最推许者,当属通州范当世肯堂,集中投赠独繁而挚。一作云:"公知吾意亦何有,道在人群更不喧。"又曰:"万古酒杯犹照世,两人鬓影自摇天。"此"使君与操"之胜慨也。于范作《甲午天津中秋玩月》,叹为"苏黄而下无此奇",报以"得有斯人力复古,公然高咏气横秋",恰与范之兀傲健举相称。彼皆"为诗而诗,人格与诗格,大致不远,自足睥睨一世矣。"所论可质识者。

其文亦清醇雅健,格严气遒,颇守桐城派之戒律,而能自抒所得,弗为桐城派所囿,蔚成散原之文。所为《龙壁山房文集叙》有云:

> 窃以文章之不敝,亦不敝于其心之所至而已。涵诸古而不诬,征诸己而不馁。其一时兴废盛衰之间,类曹好曹恶,异同攻尚之习,竞以为胜,非君子之所汲汲也。桐城家之言兴,相奖以束于一途,固以严天下之辨矣,而墨守之过,狃于意局,或无以餍高材者之心,然而其所自建立,究其指要准古先之言,皆足达其心之淑懿,条贯于事物,倡一世于物则乐易之途,以互殚其能,而不为奇邪诡辨,淫志而破道,阶于浮夸之尤。传曰:言有宗,出辞气斯远鄙倍,盖庶几有取焉。

盖自道为文之宗旨如是,其才思功候更足相副,宜一篇既出,率为并时文家所称服也。新城王晋卿(树枏,今春卒于北平,寿八十六),与散原年辈相若(丙戌同年)。所为文亦有盛名,或以"南陈北王"并称。王氏著作颇多,特以文家境诣论,似犹略逊于散原耳。

散原性极诚笃,善奖掖后进,而于漫欲借以标榜或大言过实者,亦能立辨。闻居南京时,一日有民元曾开府边圉之某氏来,哆言其记诵之博。散原问平日治何书最勤最熟。某氏答曰:"致力甚勤者,殆不胜枚举;即如四史,人多苦其卷帙浩繁,而我能背诵不遗一字也。"散原曰:"是诚不易。适为一文,欲引用我官书,苦不甚忆,君既精熟如此,请为我诵之,省翻检之劳多矣。"某氏瞠目赧颜而退。此事颇趣,亦大言过实之良规也。

属稿甫竟,接孙思昉君来书,中有述及闻诸佛学家欧阳竟无(渐)关于散原者一节,谓:"闻欧阳大师谈:陈散原先生,性渊默,寡言笑,高年而步履甚健,登山临水,终日不疲。民国二十年,曾游匡庐龙潭,散原赏其幽邃。大师请选石为书散潭刻之,以易今名,散原谢未遑也。大师有诗纪游曰:'予六十年不识匡庐,散原已北,改辕而南,相逢而笑,遂游黄龙,悲鸿、次彭、登恪诸君俱在,盛事一时,诗纪之:'剩有婆娑一散原,天工鬼使凑征辕。黄龙见后解真见,摩诘言穷是至言。如我啬夫论喋喋,感公长者意浑浑。黄花翠竹都饶笑,秀北能南勿□谖。'读诗想见二老风流云。"(民国二十五年)

谈廖树蘅一

宁乡廖荪畡(树蘅)起诸生,为湘中宿儒,学行为一时胜流所引重,工诗文,事功则见诸常宁水口山矿务,绩效大彰,世所艳称。卒于癸亥(民国十二年),寿八十

有四。其次子基棫撰行状，所叙有云：

岁乙未，义宁陈公宝箴抚湘，明年大兴矿政。先是陈公备兵辰沅，延府君课其次子三畏，其长子三立与府君尤善，故陈公父子知府君深，遂委办常宁水口山矿务。矿场在万山中，地狭隘，商人开采久，千疮百孔，积潦甚深，交夏至即当停采。府君傍皇筹度，得开明黐一法，将朽壤揭去，开一大口，上哆下敛，使积潦归于一泓，用田家龙骨车舁之，水易尽，然后隧地深入。规画既定，削牍上陈。已报允，讵兴工两月，主省局者悉反前议，谓古今中外无此办法，函牍交驰，百端诮让，府君不为动。……至十月乃获大矿，明岔成效卓著，泰东西人来视矿者，咸……极言土法之善，水口山之名，已喧腾中外矣。戊戌，府君部选宜章训导，巡抚俞公廉三以水口山不能易人，遂调署清泉，兼顾矿场……会朝廷召试经济特科，俞公及柯督学劭忞各疏举府君名以应，府君以年老辞未赴。岁癸卯，俞公移晋抚，继之者赵公尔巽，初履任，即调府君主省局，水口山委先兄基植接办。先兄悉遵府君成画，前后十六年，都费银一百一十九万两，而加设西法厂实占十之四五焉，获利在六百万两外。府君既入省局，将积弊彻底廓清，常谓治矿如经商，当保官本，图渐进，毋务恢张。在事八年，官商大和，利无旁溢。巡抚岑公春煊以府君有功湘矿，特奏保举……再疏请，以分部主事得赏三品衔二等商勋。府君办矿虽久，然未经手一钱。当开工时，作文誓山神，有"洗手奉公，勉存朝气。有渝此盟，明神殛之"等语；而言者不察，谓有私财数十万，府君亦勿与辩也……改革后，幅巾还山，不一与闻世事。

其绩业可于此得其大凡。

廖氏外孙梅伯纪君既寄示所钞行状等，并录王闿运所为《寿廖七十序》见畀，坊本《湘绮楼文集》未及收者也。文云：

近世论士必曰热心，而刘岘庄尚书独自号冷隐，若冰炭之不相合也。非热不足以济人，非冷不足以应世。士君子怀才抱道，要必有发见之时，乃后不为虚声，不然者，岩穴枯槁而自以为冷，声华喧赫而自以为热，其可嗤也均矣。当东南鼎沸之时，天下波靡，而独有湘乡曾侯倡为求人才分国忧之言，于是左、胡和之，虽走卒下吏，一艺之长，得以自达。闿运弱冠亦与其议论，湖外人才搜访遍矣，宁乡近邑，廖氏名族，有荪畡先生者，与刘克庵兄弟游，称名诸生，竟寂然不相闻。其后湘军愈昌，谓将分旄，而周提督得称大将，专阃固原，乃始礼接之，邀游列营，历览关原，赋诗而还。陈巡抚故宦湘中，颇与唱酬，名声乃稍稍闻于省城。未几而海外耀兵，疆臣失职，征调惶扰，陈君自鄂臬调藩畿辅，江湖波荡，而先生拿扁舟，越重湖，游虎丘而还，其于世盖脩然矣，可谓冷矣。俄而陈君抚湘，康、梁得志，亟用热心之言，举国若狂。湘人被知用者皆旋踵放弃，独常宁矿利大效，海外腾书以为巨厂；部尚书移文湘抚称廖氏私产，即先生为陈抚所开辟也。方其受事时，与巡抚约，一不得掣肘，荐一人，授一策，即请退矣，故其举事皆自经画，以成此伟绩。无尺寸之柄，而御数千万人，外排众议，内检罅漏，为湖南所恃以立国，陈抚所赖以雪谤。身杂丁役之间，躬畚钟之事，食不兼味，居不重幕，亦哑然自笑，不自知其何所求也。人之目之者，皆以拥厚资，握全权，一语不合，则以求去要必胜。省局尝欲驾驭之，排挤之，而卒不能。徐视其容色，听其言论，若不知有开矿之利，而遑恤人言乎？闿运长先生八岁，相见时年逾六十矣，未暇问其设施，但观其诗文春容高华，无寒俭之音，不与冷官相称。未几果以学官改部司，主省局，天下言矿政者交推之，而亦垂垂老矣。今年正满七十，同事诸君皆欲称觞致词，而以余知先生最深，属为文张之。予以为先生性冷而心热，蓄道德能文章而不见用，偶见之于纤小之事，已冠当时、名海内，使其柄大政、课功效，必能扩充之无疑也。士无所挟持，诚虚生耳，虽膺高爵享厚禄何益？先生家固小康，以勤俭治之，男妇各有所职，六丈夫子，俱有才能，恂恂雍雍，门庭儒雅，尤余所叹羡。尝戏语之云："君毋自夸能教，此福非他人所及也。生平得接贤人君子众矣，先生得天独厚，而不自表襮，特假矿以发之。今七十既老，当古人致政之年，宜及斯时谢事闲居，饮酒赋诗，传子课孙，以福泽长曾元，而何汲汲远游，避客遁世之为？"先生笑曰："吾前者西征东游，子未闻一言，今独欲吾具衣冠，延贺客，仆仆亟拜，以为子酒肉计，子言谬也。姑待吾归而论之。"然闿运窃自喜相见晚而相知深，吾文果足用也，遂书以为寿。

文饶趣味，亦颇足征。廖尝居其同里提督周达武幕府，序所谓周提督也（达武《武军纪略》一书，自述蜀黔战事，文字颇工，即廖氏代撰）。王氏为不赞成戊戌新政者，故于陈宝箴有不满之词。廖氏《珠泉草庐文录》，弁以王氏所为序，同为坊本王集所无，并录于下：

《珠泉草庐诗文》，余皆得而读之。诗裔皇中宫音，尝决其非乡曲穷愁文士。文因小见大，务为有用之作，不甚雕绘，颇取韩退之气盛言宜之说，沛然而来，忽然而止，于今所谓古文家者，皆有合焉。余之得奉教也，由陈右铭。右铭罢官旅湘，为余亟称廖君能文词；及其抚湘，乃倚以主矿政。余窃意文人不耐杂，不虞君之肯为用也。既而右铭罢去，矿利大兴，海内皆推廖君所主为第一，直省无敢比者，无有称其文诗者矣。独张子虞、柯凤笙前后督湘学，稍知其能诗。余虽勉与君唱和，于古文义法未之窥也。昔归熙甫论王元美，以为庸妄巨子，余之不见屏而猥承相与论文，岂非幸欤？退之非薄六朝，余不敢擅论八家，盖人各有能有不

能，而余之论君文，曾不敢谓当君意也。丙午小寒日，王闿运题。

又有阎镇珩所为序云：

前明茅氏八家之选，议者或疑其未公，近世益之为十家，然李之学优于孙，而其才实非子厚匹也。明嘉隆诸子，貌为秦汉，当时已不厌人心，惟震川自比介甫、子固，至今犹师法之不已，然未有齿及王李者，盖文章贵真不贵伪，王李之效秦汉，伪也，震川之为八家，真也，惟真则可久，其伪者特蜉蝣之旦暮而已。与震川同时有摹效史迁者，震川为文讥之，比于东里效西施之颦。夫人才之高下不同，古今之时变亦异，必欲舍我而效人，如邯郸学步，直匍匐而归耳。善夫曹子桓之言曰，文章者人之精神。形躯有时而敝，精神终古不泯，学者诚知文章为吾之精神，则必实道其胸中之所得，使真气沛然，不可抑遏，如是虽欲无久于世得乎？廖君荪畡，积其所为文成一巨册，间使人走遗予，且俾商论。予读之，真气充溢，绝不为俗儒摩拟之习，至其状写景物，尤出之以自然。廖君其深于古者欤。然吾闻文章之体莫尚乎简洁而精严，望溪标举义法二字，原出于《史记》年表序，百余年来，人人诵言义法，然为之而能简洁精严者盖亦少矣。姬传之才，不逮八家远甚，惟其善于修饰，工于淘洗，故古光油然，为世所宝重。廖君诚能于此求之，其必有进乎今之所得者矣。丙午小阳月，石门阎镇珩序。

王序涉及义法及八家之类，似即针对阎序而发者。（民国二十六年）

谈廖树蘅二

廖氏有自订年谱，稿藏于家，未经刊印。曩承其外孙梅君节录见寄，虽未获其全，得此亦大足供览。兹移录于左，以公诸世：

光绪二年丙子三十七岁。七月，长沙录科列第一名。九月落解归。义宁陈公右铭由镇筸道解任回省主营务，约明年司其笺牍，兼教读。新主纪元，州县例举孝廉方正，知县唐公步瀛拟以树蘅应之。自知不称力辞，唐公亦不另举。

光绪三年丁丑三十八岁。是岁馆陈氏闲园，在长沙局关祠右。学生三人，陈公次子三畏，兄子三恪，侄婿黄黼丞。时公以内艰辞去戎政，无笺奏之烦，专主课徒。公营葬平江。公子三立，字伯严，同居园舍。五月，隆无誉观易与湘乡王文鼎来家。无誉有嵇绍之痛，遁迹梅山二十年。此次为怨家牵涉，拟游关陇避之。予引之闲园，与宁州父子相见。宁州赏其诗，为之序行，所谓《罘罳山人集》也。临别赠诗。七月，因事暂归，伯严赋诗两首。十一月二十五日，雪。梦至山，下有寺院，与一同行者立山上，赋诗一首。醒时残灯未烬，亟起录之。初宁州公喜谈矿，著有《馈贫》一策，予读之未敢以为然也，及公抚湘，丙申正月以常宁水口山银场见委，则山中景物，与梦中所见无异。事兆于二十年前。以予不乐谈矿，偏以相属，亦若苍苍者故以此相靳。凡事前定，岂非然哉？

光绪四年戊寅三十九岁。是岁馆闲园。三月，丰城毛庆蕃实君来湘，同寓园庐。四月，伯严邀同实君作麓山游，作游记一首。六日复与两君游衡山，寓祝圣寺，听默安人谈禅。七月回长沙，作《游衡山记》。腊月，伯严送其弟就婚永州。解馆归。

光绪五年己卯四十岁。是岁唐公步瀛官益阳知县，具书招司教读，兼阅课卷。三月赴馆。作书寄伯严云："与子之别，八易弦朏，日月不居，思之成痛。虽音书往复，不废存问，而风雨萧寥，终伤遐阻。离索已来，鄙吝弥甚。方干射策，一第犹悭，阚泽佣书，半菽不饱。嘉平旋里，方拟抱汉阴之瓮，耕谷口之田。眄庭柯以怡颜，拥图书以适性。上奉老母，左顾儒人。窃此馀闲，以苏劳轴，而乐山明府谬采虚声，远贻书币，必欲牵率顽钝，供其指臂。重违其意，欲罢不能，始以今日达于署园。山桃方华，覆压芳榭，池水解冰，照我尘容，而牙琴罢张，柯笛辍响，顾念昔者，味同嚼蜡。安得与吾子举酒命醽，一续坠欢也！仆生三十九年矣，昧道懵学，有腼面目，惟无耻之耻，粗知奉教于子舆，不德之德，雅愿观型于太上，即长此终古，亦无闷焉。自非亲昵，不敢宣言，鲍子知我，如何如何？尊公名业，群流仰镜，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明德之后，必有达人，时时读书，盛勖光采。"四月，闻罘罳山人没于县人喻太守光容宁灵官舍，已逾岁矣。至是得其寄予与伯严诗，盖绝笔也。读之不胜哀惋。诗云："秋风又到天心阁，乡思遥连地肺山。九日黄花开渐淡，经年白雁去无还。奇文欣赏荒凉夜，才子声名顾及闲。早晚曰归犹未得，离亭衰柳共跻攀。"山人在宁灵有《西征前后集》、《宁灵消食录》，光容均为付刊，派人护其丧回湘。后予丐湘潭王先生壬父撰传其诗集，则予与义宁父子所校刊也。

光绪七年辛巳四十二岁。七月，陈公右铭赴河北道任，至省送行。

光绪九年癸未四十四岁。是岁三月，刘君朴堂邀赴杭州，访义宁陈廉访不果。

光绪十年甲申四十五岁。周军门达武请撰其蜀黔两省战事，辞之不获，勉诺之。

光绪十一年乙酉四十六岁。是岁家居。三月葺西园茅庐，浚池种树。陈考功三立撰《珠泉草庐记》。四月将甘泉赍来《武字营军牍编志略》二卷，托名周君自撰，徇其意也。八月，挈基植秋试，假寓福源巷。右铭廉访自武林免官来湘，偕罗惺四太守来寓。本届四书文题"而尽力乎沟洫"，予文取资《沟洫志》、《河渠书》，右公极赏之。

光绪十二年丙戌四十七岁。四月，陈生三畏暴亡，寓通泰街蜕园，父兄均不在。余临其丧，一哀出涕。九月，《武军志》成。右铭廉访笑谓何必借名领军，徒使周老五得名。然人莫不知出宁乡廖秀才手也，尤以弁言为工，谓雅似古微堂文。

光绪十三年丁亥四十八岁。是岁馆罗氏。时义宁公父子居蜕园，相距甚近。罗顺循、曾般庵、杜元穆、王伯亮、陈伯涛、文道希常来陈宅，文酒之会，几无虚日，每会必驰函相召。

光绪十五年己丑五十岁。三月寓书伯严考功。托为罘罳山人世兄蓼荪谋事，回报已交新化邹代钧录入测绘学堂。

光绪十九年癸巳五十四岁是岁居玉潭书院。二月巡抚吴大澂巡阅过县，书《小雅》"鹤鸣于九皋"两章手卷，后书"癸巳暮春书奉笙陔明经以致思慕之忱。"公工小篆，此帧尤极斯邈之能。先询知县郑之梁，拟造庐相访。之梁以乡居隔城远，始以篆轴交郑转付。余与公素未谋面，自来不曾奔走气声以希当道之知，不知何以过蒙殷勤。据郑云，盖欲邀余至求贤讲舍也。十一月，发长沙，拟游明圣庙。至武昌，值陈公右铭以明日赴直隶藩司任，即夕见之。明日与通州范当世送之登舟。居数日，雇轮东下。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五十六岁。二月，由上海换江轮返汉口，过江访伯严，留居旧邸，招饮菱湖楼。伯严为予序诗，劝刊行。十一月，陈公右铭抚湘，奏兴矿务，属为襄事，诺献岁赴省而商进止。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五十七岁。是岁正月往长沙省城。巡抚陈公右铭委以常宁水口山矿务，素乏讲求，未敢自信，重违其意，勉诺试办。先与公约，既经信委，请饬官局勿荐人，勿掣肘，勿以意度未曾经临之事谕办，有效幸也，无效自行投劾，不烦举措。公韪之。以二月二十八日由省河角解缆，儿子基植随侍。三月初四日抵衡州。十一日至隔水口山十里之松柏市。市濒湘水，距衡州府城百五十里。初至僦何姓市楼以居。常宁故耒阳分邑。矿场居钟湘两水之间。钟水入湘之口，名茭源。宋时于此置茭源银场监。明薛文清瑄亦尝职此。距此三里许，有山名龙王，形势嵯峨，高出云表，奇石错立，有高至数丈者。石为磺气所蚀，玲珑如太湖灵璧，色深黝，山腰石矿，纵横穿凿，深入无间，峰势欹斜，若将堕落，开始不知几千百年也。时吾县喻光后仙乔奉檄主办此山之矿。水口脉络，由龙王山来，产矿之所曰余家田，土人呼平垄曰町畦亦名町里，纵横不过数十丈，后左右略有小阜，前有小港，直达溪河，无所谓山也。历年山氓都向町里开挖，千疮百孔，积潦渟淤已成病块。左阜曰铜鼓墙，右曰锡坑。亦间有开窑口者，特不如町之多。环町墓棚鳞次，以百千计，大都借拾遗矿为名，窝娼聚赌，贩卖鸦片，生事召闹，靡所不为。居既稠杂，气候堙结，夏秋之交，疾疫繁兴，火警亦频。遍谕棚户，予以搬迁之费，令于山口另行搭盖，并清查户口，编造保甲，颁发门牌，设立墙长，以时稽查。惟废洞交午，町地受戕已深，不将朽壤揭去，必如山氓办法，春夏便当停采。因思长沙以下，煅灰采煤，均有明窑暗窑两种。暗窑者如本山现行之法，掘洞支木深入地底是也。明窑则敞开大口，刬去疏恶之土，略同山农开挖塘边，聚四山之潦于一泓。舍竹筒车笨窒之制，改用农家龙骨车，一条可抵竹车六条之用。水潦既尽，另于槽底隧地深入。而窑坑两山之水既有所归，更可多开窑路，是为事一而两得。筹度既定，削牍上陈。时官矿总局提调用事，牍上报允，且多嘉奖之语，不知因何见忤，悉翻前议，竟舍暗就明，古今中外无此办法，为之必无成。督过之严，几同骂座。余始知官习之难除，先请之不能蒙贷也。既已兴工，欲罢不能，上书争之，仍不纳。直待邹君代钧奉院委来山，目击情形，极力赞成，始免纷纭。计自八月见矿，九月鬯出，十月则所获更多。事既粗有眉目，重以磺气蒸蚀，水土恶劣，无日不病，遂以十月赴省面辞。比奉抚院批云："该绅开办水口山，用心良苦，收效亦最速，且于地方民情，亦甚惬洽。平时久负贤能之望，临事益征名实之符，佩慰何已。该绅学识优长，性情诚笃，方将发摅素蕴，宏济艰难，矿务特其见端耳。本部院不自忖量，创为此举，所望二三君子共相赞助，以底于成，何得遽思高蹈，翱翔云霄之表乎？尚共勉竟前功，以副勤望。所请应毋庸议。"是日陈公大宴官士于庭，笑问树蘅曰："批语何如？"余曰："米汁虽甘，然偃鼠腹小，恐不能吸尽西江也。"座客与公皆大笑。余时犹怀去心，友人张琳、杨鼎勋均劝其不必固辞，遂仍回银场。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五十八岁是岁正月在松柏。初二日晓起，儿子基棫猝问天禧是何年代，语以宋真宗辽末帝皆以此纪年，汝何以及此。具云："顷梦至市南古樟下有宅，极宏丽，门署延室二字。右有跋云：保此令名，以全其德。惟彼汶汶，不受污蔑，不丰不俭，是为先生之宅。噫，微斯人孰能若此！末署天禧四年谦叟。"考辽天禧只一年，宋真宗五次建元，天禧属第四次，凡五年。此云四年，其为真宗时可知。而梦境迷离，末由推测，姑录于籍，以纪其异。二月，棫回家。市商议建神庙于樟下，以余稍谙修造，请绘屋图。计长十三丈，横八丈，凡为屋二十间，有室有门，有楼有厦，凡如庙制罔不备。四月破土开基，则地下故有石址，与图绘靡分寸之不合，众咸讶焉。明年棫复来，览之惊异，以谓梦中所见，与此无殊，惟南北异向耳。吾尝以此索解于人，不可得。又十年，为丁未岁。湘潭王闿运壬甫来观水口山银场，夜宿松柏，闻此

一段因缘，谓寇平仲谪道州，在天禧四年，当日建宅，盖以馆莱公也。回衡州，手书延室二大字，并原跋，撰文记之。夫梦幻境也，幻极而真机露焉。余一生悲愉欣戚，皆先有梦兆，如丁丑十一月二十五日闲园梦中所拟七言长句其一也（原诗刊集中）。今基械之梦尤奇，岂非事皆前定足以淡人世计较之心哉？二月，巡抚陈公阅边，由永州便道来山视矿。适余就山筑屋成，县尹龙起涛即于局所置顿，厨传极腆，陈公一茶而去。三月，以晶莹矿石五枚上之巡抚陈公，媵之以诗（诗刊集中）。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五十九岁。是岁在水口山银场。二月赴省吊陈中丞夫人之丧。县人周汉，恶外邦见凌，著书诋之。臬使黄遵宪言于巡抚陈公，将其二品衔道员咨革，下狱。余为缓颊，公意已移。汉字铁真，人称为铁道人，性倔强，不愿出狱。道人以此蒙祸，诚属无谓，然当道怒此灌夫，亦未必成绝大交涉也。施者受者，所见各殊，无从解纷。五月得选授宜章训导之信。八月陈中丞因事去位，承其任者为山阴俞公廉三。十月赴省辞矿差，公未允，遂乞假还山度岁，场事暂交儿子基植照料。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六十岁。是岁俞公以宜章隔常宁远，不能兼顾矿场，咨调清泉训导。清泉缺较优美，余辞焉。公不可，曰：“与君无私，无庸辞也。”晤前任梅君鋆，亦曰：“此席谊当属君。”吾之莅此也，曾于梦中得句云：“湖海句留十二年。”吾由湖南海防例入粟得此职，今恰一纪，宁非数乎？余遂以四月挈眷履任。自是一年强半居官，命儿子植分管银场事。学署在小西门外，与衡阳学同在一隅。右为先圣庙，衡清未分治时所立也。再右为西湖书院、西湖观、文昌阁、衡清书院。崇楹巨栋，绵亘湖堧，荷田十顷，连成一泺。湖水清泚，以在西郭外，遂蒙西湖之称。视杭之明圣，具体而微。学署之右，有濂溪祠，为茂叔外家郑向故宅。方志载元公寓此最久。余题学署楹柱云：“此间亦号西湖，十里烟波千柳树；遗构犹邻茂叔，一庭芳草万荷花。”又客座联云：“午榻梦初圆，小雨凉生乌帽影。”“水风香不断，白莲花是窃丝魂。”时湘潭王先生壬甫主讲船山书院，余弱冠即闻声思慕，至此始接笑谈。先生谓联语不类校官所拟，且不似湖南人吐属。赠诗云：“林屋比邻高露山，却因远士识孱颜。卅年诗句吟边马，一笑闲官似白鹇。尊酒未遑寻竹石，荒崖且为辟榛菅。喜君暂出酬知己，但炼金砂莫闭关。”后书：“荪畡先生与予邻近，而初未相见，数于陈右铭处闻之。陈来抚湘，以矿务为累，以荪畡一矿有效，承命索诗，辄成奉赞。”云云。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六十一岁。是岁在清泉学署。郡人经商衡州者三十余户，议设会馆潇湘门外，请湘潭王先生壬甫与予主任其事。购买某氏废祠，撤故营，新增其式，廓中庭设李瞿两真人神牌，以其皆长沙人也。十二月，巡抚俞公廉三赴矿场阅视。时采出之矿运鄂售与洋栈者，入银以百余万计，场上犹皑素山积。公谕省局于余利项下提银五千两充本山之赏。总局区分此款，以四分之三作常宁通县积谷书院之用，并分及该县散职佐弁与汉口、松柏两处委员，其及银场者甚少。事为巡抚所闻，以为不应滥及场外人，檄树衡将数核减。余上书辞焉。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六十二岁。是岁在清泉学任。正月，奉院令下省。衡州因教案停学政试五年，拟衡、清附长沙考试。中丞召商一是，虚怀询问，属勤攻其短，有贤者风矣。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六十三岁。是岁在清泉学任。三月，柯学使劭忞按部永州。时衡州停考，仅留一宿，索余近作，谬相推许，谓近体湘绮不能过。用纨扇写所作七律三首见赠，诗甚佳，录之左方。诗云：“缔嵲霜崖抱郡楼，旗竿晚掣朔风遒。地分二陕桃林近，水迸三门竹箭流。望气应知行在所，论都再见帝王州。潼关近得平安报，父老迎銮涕泪收。”（陕州作）“殿前折槛尚嶙峋，欲挽滔滔又乞身。百二山河秦得地，五千甲盾越无人。论都事大关宗祐，抗疏名高动缙绅。见说曹羁三谏去，不堪西望属车尘。”（送夏伯定乞假归）“屃赑春寒析酒醒，长安二月雪填城。青山海上无田里，白道天涯有弟兄。道远衣裘常恨薄，名高官职不嫌轻。东坡底事悲清颍，十月匆匆已送行。”（家兄教儒入觐行在将归，以诗送之）四月，挈儿子杰栋回长沙应学院试。七月毕考，归珠泉草庐。八月朔，赴衡州，杰儿随行。一日抵湘潭，取道南岳，至祝圣寺，访默安上人。日尚早，上人坚留宿，遍约福严上封诸方丈入席，以檀施见称。余愕然。具道戊寅六月余与陈三立、毛庆蕃同来宿寺中，殿宇岌岌将颓，时主修岳庙者为李方伯元度，赖余介义宁陈公一言，求庙工竣后分盈羡重新此寺，坚致视前有加，山上同参，无日不感发踪之力，相与尸祝也。事隔卅年，回首前尘，如烟如梦，非诸辨才说出因缘，几忘之矣。作诗二首赠默公。抚院俞保举经济特科，凡六人。三品衔内阁中书浏阳欧阳中鹄，署山西宁远县通判江宁举人吴廷燮，宜章县训导宁乡廖树蘅，举人湘谭梁焕奎，山阴副贡生傅以潜，湘潭县廪贡生王代功。树蘅考语：“学问渊博，践履笃实，性情爽直，条理井然。经史而外，中西政艺讲求有素。调署清泉县训导，委令就近办理常宁水口矿务，已著成效。”臣于前年赴衡州阅兵，亲往查看，见该山横亘十余里，厂屋栉比，丁夫数千，悉以兵法部勒，井然不紊，足征威足御众，力能任事。其时学院柯特疏加保。随由排封催赴省领咨。有毋得匏系一官辜负破格求才之意云。自顾疲钝，不能应召，具启辞之。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六十七岁。是岁在长沙矿局。正月初九日王湘绮先生自省城来，邀作沩山游。十一日启行，宿横市。十二日黄材早尖，申刻抵密印寺（寺门楹联云："雷雨护龙湫，洗钵安禅，昨夜梦伽蓝微笑；松花迷鹿径，鸣钟入定，何人知节度重来?"）十三日方丈寄云陪观优钵昙花泉。春晴水涸，非复飞花溅雪之观。未刻下山，宿横市。十四日渡沩水，经滩山铺，穿麦田，未刻至灰汤关庙。饭后偕湘绮观汤泉，夜宿庙中。十五日早起，与湘绮分袂，回云湖桥，计百里。予以午后归家。连日湘绮皆有诗索和，余不工步韵，勉应之（诗刊集中）。笠云上人和韵云："瘦骨曾从访月山，巇如蜀道喜追扳。净瓶早岁成高蹋，吟砚何年对碧鬟。世外桃花云罨霭，梦中飞瀑水回环。吁嗟末路艰难日，谁为降龙置钵间。""问法求寻湘水西，沿流归梦不曾迷。俯参白足千年迹，记踏丹崖万仞梯。埋骨塔高存古寺，回心桥在枕寒溪。鼻头牵出沩山牯，往事从君得再提。"湘绮见余和韵，笑曰："诚如柯凤荪云近体无以过君。"及见上人作，驰函相告曰："和尚压倒廖王矣。"石门阎镜蓉镇珩，以所著《北岳山房文集》其门下陶履谦致赠，旋来相访，畅论文章风会得失，甚有意识。惜其目眵难久视，步履亦艰，不能常晤谈。随以历年所为散文乞序。明日至寓所遐龄庵报步，已脱稿矣（文刊集首）。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六十八岁。是岁巡警道赖承裕属拟上岑抚院请释周汉出狱禀稿云："敬禀者：已革二品衔陕西候补道周汉，湖南宁乡人，光绪某年为传刻单片诋毁外人，经督宪张委员来湘，毁其板片，奏请革职。不料二十四年外间仍有讪詈泰西人揭帖，署名周孔徒。时当议款初成，前院宪陈恐因此肇生衅隙，饬将该革员发司羁管，无非假惩儆以图保全。不谓该革员入狱之后，激于忧愤，言动失常。庚子八月以后，忧愤愈剧，绝粒纵饮，以祈速死不得。七年以来，仅以瓜果菜茹充食，米汁未尝入口，无谷气养脏，致便溺频数，视息仅存。其愚可悯，其苦可矜。查该革员髫龄入学，弱冠从戎，涉历艰难，屡濒危险。其从刘襄勤出师西徼，硖口达坂城等役，与士卒植立冰天炮弹间，往往彻夜不曾收队，坚忍卓绝，至今湘军将士犹能言之。甄叙微劳，得保今职。该革员笃于天属，痛其故父生员周瑞西死难广西，终身疏布菲食，不肯赴人宴会。同怀弟周浑同居襄勤幕中，感疾而殒，创痛益深。由此绝意进取，牒请开去本官，以所袭云骑尉世职咨归湘标候补。事虽过中，亦因感愤太深，为此不情之请。回湘之后，专刻善书，到处散发。其劝妇女不缠足，与今所行天足会略同。徒以不顾利害，干冒世忌，致撄法网。在该革员早拼一死，无所顾忌，惟以宽仁敦大之朝，独令此忠近于愚之人身填牢户，良用惜之。查该革员年已七十，衡以古礼耄悼不加之义，亦在矜宥之条，况当日徒有愤戾之空文，尚无挑衅之实害。某等谊托交亲，居同州壤，欲为讼冤，匪伊朝夕。合亟仰恳宪恩，疏求宽释。想该革员难后气平，年齿夙暮，必不再丛世忌，重烦廑虑矣。某等无任屏营待命之至。"牍上，即允用像从送出，汉不肯行，逾年始归，病殁于家。

又《宁乡县志·列传》云："廖树蘅，字荪畡，廪贡生。祖含章，性孝友，亲没哀毁尽礼，与兄景福析居有年，复合爨，并让产之半与之，乡里称焉。父新端，以廉正见重县令，咸丰时檄使治一方之事，亭决可否，一秉至公。树蘅生而英迈豁朗，自幼读书，即厌薄科举，毅然思有以自立。为文劲气郁勃，曲折当事理，尤留心邑故，所述多表彰文献之作。诗则芬芳悱恻，翛然意远。服膺宋张宣公告孝宗晓事者难得之言，及近代顾亭林所述孔子'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二语，以此自勉，亦以勖人。主讲玉潭书院时，仿桐城姚鼐，义理、考据、词章，分门课士，学风丕变。家既中落，益务自刻励，未尝以贫困干人。光绪丁丑，义宁陈宝箴官湘中，闻树蘅名，招之课子。宝箴深器重之。乙未宝箴复巡抚湖南，大兴矿务，委树蘅主常宁水口山。山与龙王山接壤，其地甚狭，多积潦。土人用暗窑开采，春水汜滥，妨工作。树蘅创开明窑法，決一大口，上哆下敛，令水归一壑，用田家龙骨车戽之。议上，众大哗，宝箴令以便宜从事，遂毅然行之，未数月，效大著。树蘅先以训导注选，未几授宜章训导。宝箴檄移署清泉，兼治矿务。在事八年，赢利六百万。会诏开经济特科，巡抚俞廉三、提学柯劭忞举树蘅以应，辞未赴试。赵尔巽继为湘抚，调树蘅绾总局，湘矿益大振。最后巡抚岑春蓂奏叙前劳，乃以主事分部加三品衔给二等商勋。改革后，退老于家。县中日月多故，其忧伤憔悴之旨悉寓之于诗，未尝一问世事，闻者叹其高致。平生孝友睦姻任恤之行，称于宗族乡党者甚众。卒年八十有四。子六。长基植，字璧耘，附贡生……后乃佐其父治矿水口山。趋公之暇，按时读经文，精录礼经成帙，皆于工次成之。树蘅绾总局，大府以基植能，令继其任，保训导，给四等商勋。在事亦八年，以国变归。先树蘅数年卒。……"家世生平，略具于斯。其以宜章训导调署清泉训导，传言巡抚陈宝箴檄，据谱实俞廉三在湘抚任内事也。（檄由藩司下，为通例，特此由巡抚主张耳。）又传谓"巡抚岑春蓂奏叙前劳。乃以主事分部加三品衔给二等商勋"。若主事由保案而得者。其实调主省局之后，以训导官卑，乃援例入赀为分部主事（并加四品衔）。倘崇体制，与保案无关。（按：其《珠泉草庐诗后集》卷一诗题中有云："癸卯，赵公尔巽继任，檄余管省局事。……丙午，大府以校官难统治全矿，命捐分部主事加四品衔，非余意也。"）农工商部奏定商勋之制，廖氏办矿著效，以有功实业经奏保而得二等商勋三品衔之奖（其子基植亦得四等商勋，应予五品顶戴，此亦一时制度也）。又据《行状》（次子基棫述），所著书已刊行者曰《珠泉草庐文

集》二卷、《诗钞》四卷、《诗后集》二卷、《葵源银场录》二卷、《武军纪略》二卷、《祠志续编》三卷,未刊行者《读史录》二卷、《文后集》一卷、《杂著》一卷、《书牍》十卷、《笔记》二十二卷、《骈文》一卷、《自订年谱》二卷。《葵源银场录》,吾所见惟署卷一之一册,为水口山办矿之公牍,而别有《葵源银场诗录》一册,为咏矿事者,并刊列友好之赠诗,未知是否即以诗录作卷二也。

关于廖氏之主事与三品衔,又按桐城姚永朴《三品衔分部主事宁乡廖君墓志铭》所叙云:"最后由宜章训导叙前劳以主事分部加三品衔",亦混两事为一。姚文叙事著"据状"字样,廖氏次子基棫所撰《行状》乃谓:"巡抚岑公春蓂以府君有功湘矿特奏保举,……再疏请,以分部主事得赏三品衔二等商勋。虽省略主事所由来一层,而言以分部主事得赏,何尝如姚氏所云乎("以分部主事"与"以主事分部"不同)?姚氏之为古文,渊源家学,讲求义法,有名于时。此作文字亦颇清适,而于此实不免疏舛焉。廖氏父子商勋之奖,关乎当时制度,姚氏略而不书,殆以其名不古雅,然亦为不应漏略者(古文家叙事,往往省所不应省,而谓之雅洁,实为非宜)。(民国三十二年)

谈隆观易

隆山人名观易,字无誉,别号卧侯,宁乡畸士,诗才清妙,交廖树蘅,因并与陈三立及其父宝箴相识,均爱重之。宝箴为刊其《罘罳草堂诗集》,弁以序云:

> 宁乡隆君无誉,诗人也。其里中友笙陔〔荪畡〕廖君,既馆于予,乃数为予言无誉人之诗。无誉伏处穷山中,无名声于时,一卷啸吟,冥思孤往,憔悴而专一。其为诗垂三十年,屡变其体,所得诗逾六七千首,今存者亦千首有奇。然无誉尝一游秦中而归,故今诗言边事者为多焉。今年九月,无誉复有秦陇出塞之行,假道长沙,过宿笙陔斋中,予得与相见,接其论议,读所撰著文字,根柢郁茂,其经世之志,略见于斯矣。既而取阅其《罘罳草堂诗卷》,则逢源杜与韩,语言之妙类大苏,而似归宿于吾乡山谷老人,世之号为能诗者未易而有也。无誉自言,向读朱文公《中庸注》至"静深而有本"之语,恍然悟诗教之宗,故其诗淡简以温,志深味隐,充充乎若不可穷。往尝论今之为诗者,大抵气矜而辞费,否则病为貌袭焉,而窃喜子瞻称山谷"御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之言,谓为得其诗之真,而颇怪世少知之而为之者,盖乡先辈声响歇绝,殆千数百年于兹矣。读无誉诗,其庶几遇之也。无誉将行,予与笙陔以其诗无副本,虑亡阙于道里之险难,相与尼留其稿,而略为择录若干首,付之剞劂,兼以质无誉塞外云。光绪三年嘉平月,义宁陈宝箴。
>
> 是编营始丁丑之冬,寻以人事牵迫,辄舍去,今年春夏,以手民劣恶,别录为编,选良董成,历月凡五,用既厥工,未几而无誉之讣至,盖无誉已于戊寅冬十月病殁甘肃之宁夏官幕矣。呜乎,以无誉之才之学之年,而不获竟其志业,以大白诸世。而遂以客死,岂非其命邪!抑无誉敝精力于吟咏声病之间,而因以戕其生邪!独恨懒漫侵寻,未克寄无誉是编,商略取置,使一及见之,然亦不谓无誉之遽止于此也!抚校遗编,为之雪涕。己卯夏五月,宝箴附识。

三立与王闿运各为作传,其文如下。

三立《隆观易传》

> 隆观易,字无誉,长沙宁乡人也。幼奇慧,年十三以诗谒湘乡曾文正公,由是数从曾公游,遂通经史百家之书。父蓺虎为里豪所中,隐于狱。蓺虎故才士,亦曾公所引重也。观易乃阴干曾公,豪闻而惧,私念蓺虎交厚曾公,罪当出,即出当杀我,遂贿狱座毙蓺虎。观易哀愤,穷日夜谋杀豪,以死无恨。未几豪病死,于是观易谢绝人世,敝精力呕血为诗歌。斗室空山,憔悴枯槁,其志深故其道隐,其怨长故其词约而多端。同治中,县人喻光容者官甘肃狄道州,招观易。光容起自兵间,为牧守,顾雅好儒学,与观易相得甚欢,为留二年而归。当是时,相国左公次第定回疆,规善后,观易客游其间,就所知陈书相国言边事。相国高才素嫚,又观易乡里后进,而相国更事久,益儿子畜之,得观易书,笑曰:"隆氏子亦上书言事耶!"然观易所言实良策,后相国所施设,竟多与观易合云。观易既归,益放其意为诗,自比苏轼、陈师道。光绪三年,复就光容于宁灵,至数月卒,年四十一。观易少负气跅弛,喜言大略,议论踔厉纵横,机牙四应,无不人人绌伏。后更摧挫抑敛,恂恂如处子。人有称誉,则惶恐引避;有毁之者,必谢过,曰:"死罪!诚如公言。"终不复辩。卒后,湖湘间颇重视观易诗,后生学徒,多效其体,观易之名浸昌矣。所著书曰《禹贡水经考》、《经义知新录》、《六百日通》、《西征续觚》、《西征续集》、《宁灵消食录》、《罘罳草堂诗文》,凡若干卷。赞曰:业业隆生,狂狷之间。固穷无恶,猎艺斯专。观俗秦坂,咏志湘川。风犹孔硕,留规后贤。

闿运《隆观易小传》

> 隆观易,字无誉,宁乡人也。父任侠,为里豪所仇。观易年十余,避走衡阳,易姓名,居莲湖书院,从生童诵读,颖异劬学,诗文幽苦。衡阳欧阳生时为馆师,察异之,诘其自来,具诉其冤。生女夫曾国藩适以侍郎治兵衡州,移文宁乡,悉反其事,捕系其父所怨家数十人,欲穷治其狱。时骆秉章为巡抚,以国藩侵官权,固不乐,里豪乃遍诉其县吏士,因左宗棠告巡抚,径下檄用便宜斩其父,事又大反。观易甫归,遇奇变,即又窜走出山谷间。有廖翁者,知其冤,客舍之,资其衣食。观易学亦日进。既逃死不敢出,唯与二三相知不涉世事者以诗写其忧,不袭于古,由发抒其愤,所遭际

然也。岁久，事益解，而怨家犹盛，不敢入城市者二三十年。县人文武达者皆无因与相识，后乃识廖树蘅。树蘅奇其才，哀其遇，稍稍言于官士间。义宁陈宝箴，好奇士也，得见观易，特以为诗人之穷者，又隐厄不自拔耳。然尤喜其诗，为之刊行，间以示人，人亦未之问也。观易既久抑不得奋，思游关陇从军绝塞以自振。光绪初过宝箴寓邸，辞而行，行未至嘉峪，道卒，年四十一。妻某氏，困约时所娶也，有子某，贫不能自存。树蘅合其友数人经纪之，出其诗以示王闿运。王闿运曰：自军兴以来，搜求振拔文武之材多矣，曾侯尤好文，一介之士，一语之善，未尝不知赏也。余居家亦汲汲于遗才，自谓无遗焉矣，乃初不知有隆生；知之矣，不知其厄穷之由。夫文章易见耳，当吾之身，百里之内，而使斯人颠倒侘傺以终，可不悲乎！

廖树蘅曰：湘绮此文，较骈枝室尤佳，波澜格局略同，高老过之，学以年进也。论词得史公之遗，令人往复不尽，卧侯不死矣！

其人其诗，于一序二传，可知其概。闿运所叙，与三立间有异同。观易父之死，陈传谓里豪贿狱卒毙之，王传则云骆秉章下檄斩之，其事不侔矣（树蘅子基棫，于《宁乡县志》传观易，此节谓："观易……乞援曾公，诺之。仇闻而惧，观易未及反，而获虎已先毙矣。"传末附叙其子云："子志毅，诸生，未几亦卒。"）王传（坊本《湘绮楼文集》未载）树蘅特加称叹；文固佳，然论词与寿树蘅七十序之"当东南鼎沸之时，天下波靡，而独有湘乡曾侯为求人才分国忧之言，于是左胡和之，虽走卒下吏，一艺之长，得以自达。闿运弱冠与其议论，湖外人才搜访遍矣，宁乡近邑，廖氏名族，有荪畡先生者，与刘克庵兄弟游，称名诸生，竟寂然不相闻。"略词意近复，似均不无矜气（寿廖之作，时期似在传隆之后）。（民国二十六年）

谈吴士鉴

钱唐吴絅斋（士鉴）近卒于里，清季词臣中著淹雅之誉者也。光绪己丑举人，壬辰榜眼，以翰林院编修直南书房，官至侍读，历充癸巳甲午顺天乡试，戊戌会试同考官，江西学政，资政院议员。著述颇富，尤致力于史（著有《晋书斠注》等）。其壬辰会试之获售，盖几失而得之，卷在同考官第六房吴鸿甲手，头场已屏而不荐，迨阅第三场对策，乃叹其渊博精切，深得奥窔，始行补荐，竟获中式。时先研甫兄亦与分校（第十五房），闱中知其事也。揭晓后，鸿甲语人："絅斋头场文，复视亦甚工，不知初阅何以懵懂一时也。"乡会试专重头场（《四书》文），久成惯例。头场不荐，二《五经文》三（对策）场纵有佳文，房考亦多漫不经意，难望见长。同光间潘祖荫、翁同龢为大臣中讲学问者，屡掌文衡，矫空疏之习，每主试，必属房考留意经策，于策尤重条对明晰，以赡实学而劝博览。是科同龢为正考官（祁世长、霍穆欢、李端棻副之），絅斋以第三场文特工得隽以此。考同龢日记，是年三月十五日云："策题：《论语古注》，《新旧唐书》，《荀子》，《东三省形势》，《农政》。"闻絅斋第三题文是为同龢所赏云。

先研甫兄与絅斋交甚厚，其诗，辛卯有《和吴公詧》云：

> 后起英流近有无，少文情愿屈张敷。
> 文章气谊莺求友，学问渊源彗画涂。
> 藏室相将探柱下，选楼何必坠江都。
> 无端引入西州感，接响谟觞谓可须。
> 结语谓潘尚书。

《次吴公詧韵一首》云：

> 年辈平亭亦复佳，论交杵臼素心谐。
> 通经早陋桓荣说，谭艺如亲彗地侪。
> 愧我诊痴终俗学，羡君作健有高怀。
> 纠唐刊汉无穷事，此事还须戒捎埋！

《偶成四绝索吴公詧和》云：

> 文通捃藻笔花吐，高密研经带草舒。
> 欲向谁家丐膏馥，白支窗下一踟蹰。
>
> 议家聚讼总支离，坐务懵然讵有知？
> 尽揽天光归眼底，可能不被古人欺？
>
> 宗英闲世每相望，索隐书成补子长。
> 孝穆鸿篇楚金传，岂宜便作鲁灵光？
>
> 文章自昔论流别，我溯宗风爱六朝。
> 读史缀成文笔考，起衰一语太浮嚣。

壬辰有《仲夏贻吴公詧，公詧先以纸属书，即书此归之》云：

> 吾郡有先正，伟哉孙与洪。
> 放眼观谟觞，合志犹巨邛。
> 媚学不知倦，孟晋相磨砻。
> 当时投赠篇，谓与元白同。
> 修途奋长辔，身约道自丰。
> 纂著各逾尺，林苑光熊熊。
> 湛卢烛牛斗，联步登南宫。
> 丁未及庚戌，五色云呈空。
> 信夫和氏宝，三献终无穷。
> 春华而秋实，稽古荣厥躬。
> 羽琌山人言，科亦因人崇。
> 矫矫延陵子，崭然头然雄。
> 绮年奉庭诰，诵书犹拨彗。
> 铅椠五官技，时或笺鱼虫。
> 纠谬复刊误，磊落怀宗英。
> 遗篇网典午，著录观其通。
> 缀文擅均体，色如汉时红。
> 倾盖欢平生，英石初叩桐
> 所居数廛隔，晰夕相过从。
> 滞义得诠解，旷焉发我蒙。
> 间以唱酬乐，飞章走诗筒。

昂藏逸天骥，仪曜占逵鸿。
金门授笔札，孤累出深丛。
长安千丈尘，马蹄疾于虹。
袭迹翔紫霄，风矩开良弓。
未壮掇高第，姚声迈终童。
顾余不舞鹤，内镜渐悾悾。
延对误蝇点，失次成笼东。
浮荣亦何介？出门忻有功。
虽异七年长，石交契深衷。
敬以一言赠，努力弹飞冲。
观水必观海。陟山必陟嵩。
益揽天禄储，便腹还求充。
宏裁兰台令。朴学丁孝公。
师旷亦有言，盛年日方中。
积德比于玉，砥行方诸铜。
蔚为庙堂器，名实俱龙炏。
平津与卷施，倘克追乾隆。
长谣尘清听，献乐操土风。
细书不嫌疥，义在他山攻。

想见友朋唱酬切磋之雅，而于所学亦可略睹焉。䌹斋诗，庚寅有《酬徐缦愔》云：

幽州万士几人佳？把臂先知夙好谐。
清鉴每从高构定，微讴愿与薛谭侪。
西京师法陈经义，北极风云拓壮怀。
莽荡平原一冯吊，台荒燕草久沉埋。
卷施才调百年无，振笔看君盛藻敷。
蛙紫烦嚣今贯俗，文章流别古分途。
群言要使归函雅，十载何当共炼都。
为抱冰弦弹瑟瑟，游鱼六马漫相须。

辛卯有《缦愔小剧诗以询之》云：

徐生江海姿，笔锋骋遒健。
高哦扬天葩，新篇辄盈寸。
俗音洗于遮，繁条割蕌蔓。
金精匪贵多，魁纪一斑见。
我时从之语，轻师觊挑战。
鼓瘖复强挝，旗靡冀仍建。
多君善诱敌，欲使倾心献。
异器处甘酒，殊筐居调饭。
良谭高晷移，一豁尘襟闷。
竭来君敂门，为苦头风眩。
思深摧肝脾，毋乃耽吟倦。
流观千金方，静检服石论。
医理与药瀹，然反自不变。
持养贵得宜，勿使荣卫困。
我亦病烦郁，欧温致熯溷。
上药渺石芝，下药再三撰。
神气不能王，六藉未搜编。
鸿笔思前贤，笃艺畏时彦。
但期葆岁寒，窥道破颃顿。
高名非所希，千载亦风电。

可合看。

己未（民国八年）䌹斋序先研甫兄《涵斋遗稿》云：

光绪戊子、己丑间，海宇无事，朝廷右文。一二名公巨卿，主持风会。凡以科目进者，多闳通渊赡之才。论者谓嘉庆己未而后，得人以己丑为最。余以是年冬公车入都，始识徐君缦愔，继获交江君建霞。二君以己丑入词馆。缦愔治经史词章，建霞精目录金石之学，皆得其乡先生劭叔、顾涧蘋之遗绪。三人者，月必数见，见则钩釽辨析，移晷忘倦，而缦愔之群从艺甫、莹甫与其姊婿言謇博，又皆潜心竺学，如骖之靳。壬辰余获馆选，于二君为后辈。文字觞咏之会，殆无虚日。甲午东事起，缦愔刳心时变，与余纵览移译之书，博考裨瀛之事，颇有志于用世。会建霞视湘中，广开风气，迂旧之儒，咸诋諆之，而余与缦愔曾不以此稍挫其志。丁丑缦愔入湘，继建霞之任，于此始与缦愔别。国门执手，百感苍凉，盖已知朝局之必有变也。明年政变勃兴，缦愔落职，建霞亦牵连罢斥。缦愔奔母丧还都，相见呜悒，仍以致用相期。无何，庚子乱作，余间关赴秦，旋至南昌，即闻缦愔之讣，哭不成声，作诗吊之（按：其诗云："修门犄粧首相知，别后江湖杳梦思。太岁龙蛇天地黯，文人鹏鸟古今悲。伟高诀别谁为友？阳羡无田尚有儿。后死非才徒负负，欲呼阊阖望迷离。"）三两年间，建霞、謇博先后下世。而朝野蜩螗，国事骤坏，驯致有辛亥之变。莹甫憔悴怫郁，亦以不起。回忆当年雄睨高谈，履綦相错，其豪迈隽爽之气，如在目前，独余犹独活人间，百无一效，艺甫则试吏汴中，湛冥廿载，亦可想见其意气之消沮矣。缦愔有子曰肖研，能读父书，搜辑遗诗，录为一卷，余又以遗文一首归之。芝焚兰瘁，馨烈犹存。缦愔生平交游学术，略具于斯。因述余两人交谊之终始，弁诸简端。缦愔之诗，清丽遒逸，能函雅故，与乾嘉学人相近（下略）。

情文相生，言之有物，不徒足见两人交谊也。䌹斋辛卯有《简徐蓺甫即送还宜兴》诗云：

清时绷履盛高宾，欲访槐街迹已陈。①
我辈耽吟犹有癖，矮笺秃笔斗清新。

（注：①君居上斜街，即査初白顾侠君诸先生倡和之地。）

由来杞梓推南族，岂独何家大小山。
疑义就君如折狱，金根伏猎不须删。

豹台说礼今谁嗣，湖海填词旧有图。
百载宗风能继起，伫看间气跃锟铻。

善卷洞外碧云披，想见图成瑞应时。
欲剔苔封摹旧篆，与君同访国山碑。

王伯恭《蜷庐随笔》云："庚寅五月，余应学正学录

试，吴子修太史亦为其子士鉴买卷入场。榜发，士鉴落第。亡弟仲高适在京，谓余曰：'是儿若中进士，决可问鼎。'盖士鉴为仲高之表内侄，固深知之也。壬辰士鉴果得榜眼及第，仲高亡已二年矣。士鉴旋入南书房，屡得试差，子修亦恒掌文衡。父子同时为名翰林，洵为嘉话。子修尤为福人也。"盖䌹斋未捷会试之前，人已以鼎甲期之矣。子修先生(庆坻)先于丙戌入翰林，相距仅六年(授职编修，相距仅三年)。

上文述及其壬辰会试获售之几失而得，顷见其子秉澂、承湜等所为《行状》，记其乡会及殿试时事云：

> 戊子乡试，以先王父官词林，入官卷。典试钱惮菴阁学桂森甚赏二三场经策，以额满见遗，深致惋惜。时先王父修《杭州府志·艺文志·儒林·文苑传》未成而入都，府君并续成之。己丑乡试，中第四十四名。典试为顺德李仲约侍郎文田、衡山陈伯商编修鼎。撤棘时，先七叔祖宝坚先中三十四名。监临崧镇青中丞骏谓："官卷只两名，乃中在一家！"命取试卷磨勘，无瑕可指。陈编修以卷出己手，不敢与争。李侍郎乃言，"浙江官卷，二三场无如此之博雅者，且功令弥封，凭文取士，更无官卷不准中在一家之例。"故府君述及此事，常有平生第一知己之感。冬间奉先王母挈眷入都，谒李仲约侍郎，始告以治舆地之学。次年复试，取列一等第一名。阅卷大臣为番禺许筠庵督部应骙，嘉定廖仲山尚书寿恒，瑞安黄漱兰侍郎体芳。府君至是声誉益起，日下知名之士，咸愿折节与交。会试报罢后，益专心舆地之学，尽阅张乌斋、何愿船、徐星伯诸家之书。又于暇时讲求金石，遍搜厂肆，得拓本益多。考证地理官制，积有跋尾若干通，是为《九钟精舍金石跋尾》之创始。壬辰会试，中第三十七名，出吴唱初编修房。总裁为常熟翁叔平师相同龢，寿阳祁子禾尚书世长，宗室霍慎斋阁学穆欢，贵筑李苾园尚书端棻。吴编修阅第一场制艺，初未呈荐，及见二三场，已三月杪，以示袁忠节。忠节曰："此人必非自田间来者，吾知其人，以浙卷不敢言。"因举三场条对东三省舆地甚翔实，遍告同考诸君，相率踵吴编修室，询此卷荐否。后经监试谢南川侍御隽杭怂恿，始于四月朔呈诸翁相。时浙卷二十四名已定，翁相以府君卷为通才，不忍抑置，最后始撤去一卷，以府君补之。尝语同官曰："吴某某实吾门之马郑也！"及殿试，策问四道，第一道为西藏地理，府君卷独条晰无遗。读卷大臣为钱塘汪柳门侍郎鸣銮。故事，读卷八人，依阁部官阶先后为位次，各就其所读卷分定甲乙。待标识定毕，乃由首席大臣取前列十卷进呈御览，然诸大臣手中各有第一，初不相谋，仍依宪纲之次序为甲第之高下，及胪唱，府君以第二人及第，则又翁相国力主之也(按：读卷八人次序为额勒和布、恩承、翁同龢、李鸿藻、启秀、薛允升、汪鸣銮、陈学棻)。

所叙会试情事，可与拙稿印证。至其著作，《行状》云："生平著述，有《补晋书经籍志》四卷，《晋书斠注》一百三十卷，《九钟精舍金石跋尾》甲乙编各一卷，《敦煌唐写本经典释文校语》二卷，《果吉轩经眼录》一卷，《含嘉室诗集》八卷，《文集》四卷，《商周彝器释例》一卷，《西洋历史讲义》若干卷。惟《文集》及《经眼录》、《彝器释例》、《西史讲义》尚未刊行，余者悉已付梓。《晋书斠注》尤为府君极意经营之作，盖此书撰自甲辰，复得吴兴刘丈翰怡承干之助，成于甲子，刻于丁卯，经历二十余年，而从事搜讨，则远在癸巳、甲午间也。"其《西洋历史讲义》为进呈之作。《行状》云："宣统元年……奉命轮班撰呈各国历史讲义。初次进呈，召见于养心殿东室。翌日明谕褒奖，谓：'所进讲义，尚属可观。'其时进讲者凡十四人，每日二人轮班，各进一篇，七日一周。府君所撰西史讲义，皆亲自属稿，于历次交涉之失败及强国凭陵之前事，痛切言之。"关于纂修《清史》，《行状》云："甲寅夏，清史馆长赵次珊丈尔巽聘府君为纂修。时馆事草创，亟待府君商订体例，搜集材料。甫就侍，奉先王父召归。既而赵次丈以列传事有所商榷，手书敦促，并厚致薪糈及聘金，府君皆却不受。终以史事重要，重来京邸，担任总纂，未观厥成，复以先王父母年高多恙，仍回绪里养。"吴氏撰有《纂修清史商例》，见民国五年出版之《中国学报》。(民国二十二年)

谈陈夔龙

陈夔龙筱石，胜清之显宦，民国之遗老也。当辛亥革命之起，方在直隶总督任，颇力为清室保境，国体变更，引疾去职，遂为上海租界之寓公，度其优游之岁月，今年八十一矣。其离任时，有《乞病获请赋此留别》诗云：

> 茫茫难问梦中天，草草劳人暂息肩。
> 赐履忝居群牧长，挂冠犹及国门前。
> 仓皇铤走中原鹿，哀怨空闻蜀道鹃。
> 七十二沽春水绿[1]，烟波一曲好停船。
>
> 惭愧苍生留雨霖，十年旄节主恩深。
> 朅来大陆浮云幻，忍见虞渊白日沉！
> 谁为两间留正气？剧怜一病负初心。
> 河桥多少新栽柳，雪后婆娑感不禁。
>
> 多谢群公卧辙劳，早从市上识荆高。
> 能创霸业先延隗，萧愧无规赖有曹。
> 秦地十城求赵璧，吴淞一水试并刀。
> 眼前无限沧桑恨，此地寻源或种桃。
>
> 艰难回首又庚辛，祖帐今多去国臣。
> 华屋顿添知己泪，布衣犹是秀才身。
> 百年养士宁无报，一柱擎天别有人。
> 寄语幽燕诸父老，彩幡仍报汉宫春。

(自注:①卸篆日适值立春)

又其《水流云在图记》下册《津沽留别》一则云:

辛亥六月,余病疡苦剧,卧治官书,心窃苦之,累疏乞请开缺,未邀俞允。迨八月而武昌变起,各省响应,土崩瓦解,驯至不可收拾,岂天心之易醉,抑人谋之不臧。直隶为北门重镇,屏蔽京师,筹饷征兵,关系最为紧要。余以病躯尸位,智力几穷,誓以一身报国;幸文武共济和衷,绅民咸知大义,屡濒危险,卒庆安全,诚非初愿所及,而余病莫能兴矣。嘉平望后,蒙恩赏假三个月安心调理,十八日交卸督篆,稍息仔肩……回忆信睦尊俎,骋怀风月,时为变迁,抑郁其谁共语耶!

又其《梦蕉亭杂记》卷二有云:

直隶一省,于全国分崩离析之秋,卒能烽火不惊,诚属徼天之幸。直至逊诏将下,余适乞病获请,得以完全疆宇还之朝廷,痛定思痛,有余恫焉。

均见遗臣之口吻,而其自明为故主保境之劳,亦情见乎词也。民国成立以后,胜清旧臣,愿比殷顽,以遗老自待者,穷乏憔悴者不少,夔龙则以久膺封疆朊仕,宦囊较丰,故生计颇为饶裕。楼名花近,友联逸社(社友余肇康和夔龙感旧诗所谓"桃源尚是人间世,花近楼高且纵观"也)。声伎遣意,诗酒怡情,娱老有方,耄而犹健,晚境之佳,侪辈罕能及之焉。

夔龙为贵州贵阳府(今贵阳市)人(其家本非黔人,父以知县官黔省,卒于黔,夔龙兄弟占贵阳籍),幼年丧父,家境颇艰,实以寒士起也。《水流云在图记》上册《机声课读》一则云:

同治甲子六月,先光禄公捐馆侨舍,越明年乙丑十月,嫡母杨太夫人亦见背。龙兄弟三人,迭丁不造,露立茕茕。先母姜太夫人辞甘茹苦,伤亡念存,特延师课读于家,虽饔飧不给,而馔食必丰。或劝使余兄弟弃学就贾,太夫人应曰:"一息尚存,不忍使廉吏之子沦于驵侩也!"时烽火四达,斗米千钱,太夫人以纺绩得赀,藉供馆谷,往往机杼之声,与余兄弟诵读之声彻于(按:疑是'宵'字笔误)达旦,虽陶称截发,欧美画荻,曷以逾焉?

厥后夔龙与兄夔麟、夔麒均以科第入仕,夔龙官至总督为最显。

夔龙以光绪十二年丙戌成进士(时年三十),美风仪,能文词,由兵部主事历迁郎中,以敏干为上官所赏,兼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佐理外交,亦有能名,以总理衙门保案擢内阁侍读学士,遂跻京堂之列。荣禄长兵部,并直总署,夙嘉器之,比总统武卫全军,引入幕府。庚子之乱,夔龙方以顺天府丞兼署府尹,有地方之责,颇濒于危,旋调署太仆寺卿(《梦蕉亭杂记》卷一纪此云:"余以署任人员,日在枪炮林中,力顾考成,代人受过,太觉不值,言于文忠,请令王君培佑回府尹任。文忠初不允奏,嗣以端邸与余有意见,恐蹈危机,因奏饬王培佑回本任。太后谓:'陈夔龙署事以来,百废俱举,且经手承办要件甚多,何能听其交卸?'文忠谓:'陈夔龙奉办各要件,已有端倪,既有本任人员,似应令其到任历练,俾免旷职。'太后始允。既而曰:'陈夔龙办事得力,无端令其交卸,未免面子太下不去。'文忠谓:'诚如上言。查王培佑现署太仆寺卿,亦系三品大员,可否即令陈夔龙署理?'旨曰可。余遂于七月十二日卸府尹任。迨二十一日北京不守,两宫西狩,余无守土之责,获免清议,惟有惭汗而已!"当危疑险棘之时,赖荣禄之力,得卸艰巨之任而居闲职,深自幸也,而荣禄对夔龙之爱护,亦足见一斑。所谓端邸与有意见,指端王载漪曾封奏请诛十五人,首李鸿章,次王文韶,而殿以卸龙,经荣禄面奏其谬,得解,事亦详《杂记》此节)。外兵入京,两宫出走,派大学士昆冈等为留京办事大臣,夔龙与焉,又拜顺天府尹之命(署理,旋即真除)。庆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奉命为议和全权大臣,奕劻随扈,由怀来县折回,先鸿章到京,奏派夔龙偕侍郎那桐随同办理,故《辛丑和约》之订立,夔龙亦参与其间。《水流云在图记》上册《严城决策》一则云:"庚子、辛丑间,余以京兆尹兼留京办事大臣,并随办和议。时九门以内,敌军驻守,九门以外,拳势犹张,镇抚之宜,万端棘手。议款一日不定,则联军一日不撤,忧宗社之震惊,悯生民之涂炭,中宵起舞,悲愤填膺,亭秋谓余曰:'各国处连鸡之势,欲偿款而非在侵略明矣,盍将所侦敌情密以上闻,使九重深知其艰,庶诸公得伸其志;不然,筑室道谋,纷纷无益也。'余亟以白两全权大臣,佥韪其说,属即创草,达于行在,由是天心厌祸,各国亦如约缔盟,诚非始愿所及。故寿亭秋五十诗云:'十丈红尘照直庐,连鸡九国快驱除。艰难行在余清泪,辛苦危城伴索居。客邸幸安同幕燕,敌情先察见渊鱼。留台驰奏和戎策,烧烛深宵代检书。'盖纪实也。"(亭秋为其妻许氏之字。如所云,夔龙于此,甚得内助之力焉。夔龙初娶于周,再娶于丁,又继娶于许。辛亥武昌起义后,袁世凯谋再起,奕劻葺援之,授意夔龙奏保,夔龙不允,据闻亦从许言)辛丑回銮,先期派夔龙与左都御史张百熙等充承修跸路大臣(时夔龙已简授河南布政使,尚留府尹任。此项工程,正阳门城楼未即修复,后夔龙在漕督任内捐银一万两倡修之)。未几擢署漕运总督,乃为开府大吏矣。迎銮途次,拜命真除。癸卯(光绪二十九年)移河南巡抚(翌年甲辰,充会试知贡举。此差外吏例不能充,兹以借闱开封,得以巡抚充之,深以为荣)。丙午(光绪三十二年)调抚江苏。翌年丁未擢授四川总督,请假回籍省墓。未即之任,翌年戊申调督湖广。翌年己酉(宣统元年)复调督直隶,至辛亥革命去职,其略史如是。

光绪丙戌进士,官总督者三人,为同榜中最红者。丁未三月徐世昌以民政部尚书外简新设之东三省总督,七月杨士骧以山东巡抚升署直隶总督(翌年真除),夔龙以江苏巡抚升补四川总督,同在一年(此总督指地方总督,漕运虽亦总督,地位与巡抚相等),盖同年进士而为同年总督矣(士骧卒于直隶总督任,世昌清末官至大学士内阁协理大臣)。三人之中,徐杨均翰林,夔龙

则部曹，而显达最早，当其为漕督时，士骧不过通永道，世昌犹翰林院编修耳。士骧之得补道缺，据夔龙所述，实赖其提挈。《梦蕉亭杂记》卷二云：

丙戌同年杨莲甫制军，向官京师，所居相距寫远，不常把晤，仅于春秋期会，尊酒言欢。君以编修改官直隶道员，庚子随李文忠公来京议款。余时官京尹，襄办和议，与君时相过从，患难论交，情非恒泛。岁杪通永道出缺，藩司玉山方伯言之李文忠，请以君奏补。张幼樵学士时在幕府，亦为君说项，文忠终以君到直资格太浅，未经允诺。犹记小除夕日君匆遽造余，详述前事，以余系府尹，此项奏件例会衔，并述周张二君语，谓非余力向文忠陈说，难冀有成，且时甚促。一过新年，正月初五文忠寿辰，保定署臬司某君来京祝厘，资格较深，恐文忠意有所属，语次情形极为迫切。余以同年至好，又系分内应办之事，允于除日往见文忠。讵到时文忠正会晤德公使……迨德使去后，文忠拟暂休息，余揆此情势，恐难进言，而莲甫守催不已，只好姑为关说。文忠谓："莲甫虽系翰林出身，第官直日浅，此缺尚有尽先应补之人，长官亦须稍存公道。"余谓："公言诚是。直省候补人员虽多，但从公于患难中者目前仅莲甫一人，劳绩亦不可没。公昨谓行在诸公均蒙优叙，然则从公于贤良寺者不应得优叙乎？"公笑曰："我已知莲甫托君前来说话，君与彼为同年，又系大京兆，例须会衔，我若奏补他员，恐君不肯画诺矣！请如君议。"余亦笑对曰："某所言实系力崇公道，并非专顾私交。"此时窗外环而听者多人，知事已谐，玉山方伯趋而前曰："稿已办就，请即书奏。"余亦列衔书奏讫，与方伯退入莲甫室。适吏部尚书嘉定徐颂阁先生在坐，闻之，谓余曰："莲甫得缺太便宜，但须说明如何应酬我，否则交部议奏时我必议驳！"余笑曰："公喜食福全馆，莲甫治具尤精，多备盛筵饫公，余亦得叨坐末，何如？"均各大笑。讵知莲甫官符如火，奏到竟邀特允，不交部议，尚书挟持一饭而不可得。厥后余抚汴，莲甫任直臬，拟保升豫蕃，为余臂助，项城阻之。不数年，莲甫已继项城为直督，而余督直反在其后，功名迟速，庸有定乎？莲甫归道山，未经国变，可谓全福。公子辈承其余荫，各自成立，长者尤恭谨，克世其家，故人有子，为之欣喜不置。

通永道兼为直隶总督暨顺天府尹所属，故夔龙以府尹之资格，为请于李鸿章（大学士领直督）。士骧之官直督，先于夔龙，夔龙叹其功名之速，以直督兼北洋大臣，为各督之领袖。夔龙留别诗所谓"赐履忝居群牧长"（自设东三省总督，列衔曾在直督之前，惟直督为畿辅重臣，事实上犹居"群牧长"之地位）。"故人有子"，言之若有余羡，盖夔龙无子，颇引为缺憾耳（世昌亦无子）。至对于世昌，则以满清遗臣之立场，对其为民国之国务卿且居大总统之位，深表不满。辛酉十二月下旬（民国十一年一二月间）所为诗有句云："龙头休浪执，腹尾会平分。"用华歆与邴原管宁之典，以示异趣。自注云："同年生有曾厕清班，膺朊仕，迄今仍腼踞高位者，余与尧衢则当日之两曹郎也。"时世昌在大总统任，所指显然矣（尧衢为长沙余肇康字，亦其丙戌同年，以部曹官至江西按察使，因教案罢。起为法部参议，又缘事黜免。入民国后，侨民海上，以遗老与夔龙唱和于逸社）。然如己未（民国八年）诗题有《寄谢齐照岩中丞杭州》、《并怀沈冕士中丞山东》等语，齐耀珊、沈铭昌清季均仅至监司，不能有中丞之称，盖以浙江省长、山东省长准浙江巡抚、山东巡抚而称之，是对民国总统下之高位亦未尝漠视。

世昌之壬午（光绪八年）举人，士骧为乙酉（光绪十一年）举人，夔龙则乙亥（光绪元年）即已中举，时年甫十九，其进学在壬申（同治十一年），年十六。民国年二十一年，又届壬申，于旧例有重游泮水之典。赋诗（用赵翼《重游泮宫》诗韵）云：

其一

五夜书灯映柳塘，弱龄初采泮芹香。
道人再作游仙梦，老衲重登选佛场。
发箧莫寻陈蠹简[①]，压箱犹剩旧萤囊[②]。
园桥此日如观礼，谁识当年瘦沈郎[③]！

（自注：①童时书院课卷，曾请弢庵太傅题句，旋复失去。②往日上学书包，由先妣亲制，迄今尚存。③赵诗末韵，他本押长字，当是初刊本。）

其二

龙门百尺溯前游，温峤甘居第二流[①]。
齿亚洪乔宜把臂[②]，才输颖士愿低头[③]。
漫劳门左争题凤[④]，差免墙东学侩牛[⑤]。
幸拾一衿聊慰母，焚膏犹记夜窗幽。

（自注：①榜发名列第二。②余年十六入庠，齿最少，同岁同榜有殷君诰。③榜首萧君射斗，后中甲戌进士。④与伯兄少石、仲兄幼石先后得科第。⑤先光禄公弃养，余始八龄。家贫，有劝学贾者，先妣姜太夫人未允，力延师课读。）

其三

风景河山举目殊，江关萧瑟负终繻。
凡才敢诩空群马，晚景翻怜过隙驹。
白发慵搔非故我，蓝袍重著感今吾[①]。
举幡又见新人贵，老谢盐车悔识途。

（自注：①黔俗，新秀才释菜日，例著蓝衫拜客。）

其四

数仞墙高许再循，检场灯火最相亲。
桐宫献艺狂书草[①]，藜阁观光利用宾[②]。
旧揭浮签留示客[③]，同题团榜慨无人[④]。

假年还向天公乞,桂籍秋风杏苑春⑤。

(自注:①试题"于桐"二字,极枯窘,同试有阁笔者。②学使刘藜阁检讨青照,极荷青睐。③蒋励堂相国有《赋童试浮签诗》,广征题咏。④考录先发团榜。⑤明年重宴鹿鸣,重宴恩荣之期则在十年后矣。)

原唱及和作刊为《壁水春长集》,以获赏匾额曰:"壁水春长"也。其乡举在光绪乙亥,时年十九,至今乃甲子一周,因是恩科,循旧例准上届正科(同治癸酉)。以民国二十二年癸酉为重宴鹿鸣之期,是年又有诗:

其一

白发依然举子忙,耄荒惭对五经房①。
甫看萁荚新年绿,回忆槐花旧日黄。
棘院又来前度客,苹筵重上至公堂。
孔怀顿触令原恸,不共吹笙并鼓簧②。

(自注:①定制,房考入闱,各分一经。②先兄少石先生癸酉孝廉,惜已仙逝。)

其二

当年恩榜庆龙飞,奉使双星曜锁闱。
毕卓通才便腹笥①,张华博物副腰围②。
浓圈墨笔兼蓝笔③,暗点朱衣赋翠衣④。
岂有文章惊海内⑤,科名草绿报春晖⑥。

(自注:①正考毕东屏师保厘,蕲水人,庚申翰林。②副考张兰轩师清华,番禺人,乙丑翰林。③考房谢小蘧师绍曾,南康籍,贵州拣发知县,壬子举人。④试场诗题:"山色朝晴翠染衣。"⑤用成句。试场首题:"焕乎其有文章。"⑥赴宴归来,先母姜太夫人率子祀先,喜极而涕。)

其三

园桥碧水爱春长①,又逐秋风战士场。
年比看羊苏典属②,才输倚马左文襄③。
月宫在昔香飘桂,云海而今劫扶桑。
高会傥延三益友,他题请试互评量④。

(自注:①昨岁重游泮宫,荷颁到'壁水春长'御书横额。②十九岁获中。③湘阴左恪靖侯相国壬辰乡举三场试卷朱墨本十四,至今完好,近日文孙乞余题词。④今年重宴鹿鸣者,近日所知,尚有湘潭秦子质军门炳直,泸州高蔚然太守树,无锡杨小荔太守志濂。)

其四

宦迹东西印雪鸿①,龙门跋浪鲤鱼风。
梁园造榜人犹在②,罗甸观场我尚童。
明镜双看衰鬓白,公车五踏软尘红③。
头衔乍换渐非分,雅什重赓句未工。

(自注:①余宦游行省。②癸卯河南乡试,余充监临。是科撤棘后,乡举遂废。③五上春官,始成进士。)

一时和者尤夥。以夔龙两诗可为科举旧闻之谈助,故录之。(其"假年还向天公乞,桂籍秋风杏苑春"之句,望于重宴鹿鸣之后更能及旧例重宴恩荣之期,时在民国三十五年丙戌,年正九十矣。)夔龙与秦炳直(清末以臬司迁提督)同以重宴鹿鸣获太子少保衔之赐,和者因多以宫保称之云。是年陈秦及高树、杨志濂而外,吴郁生(元和人,字蔚若,似亦邀加衔)、缪润绂(正白旗汉军人,字东麟)亦光绪乙亥举人,旧例同有重宴鹿鸣之资格者。秦、高、杨、缪诸同年和作,并录如次,俾汇览焉:

秦诗:

科名早达多成毁,甲第迁移变屈伸。
惟有圣皇宏造士,必推元命乐嘉宾。
三章观始赓宵雅,一德能终信老臣。
黔楚风云联属久,宫袍双著拜恩纶。

高诗:

其一

奔驰皇路半生忙,老耄归田昼闭房①。
君或理须饶茜碧②,时当举足踏槐黄。
丁年赴省观苹宴③,亥岁登科别草堂④。
两姓弟昆全盛日,一门唱和沸笙簧。

(自注:①住卧室闭门不出。②树须发皆白,公必不然。③树十六岁入学,十八岁丁卯赴乡试。④乙亥登科,游浣花草堂归里,未北上。两弟中举后乃偕赴京。)

其二

丹诰荧煌御翰飞,天惠宠渥到秋闱。
庄书悬壁金泥饰,大笔如椽玉带围。
白下今留黄阁老,蓝衫昔换紫罗衣。
长春行在褒耄旧,万里晴光望彩晖①。

(自注:①泸县数月阴雨,近日晴。此首诗望我公重赴鹿鸣有恩旨。)

其三

秋闱四赴首途长,席帽芒鞋屦入场。
嗜古尊经开学校,怜才爱士遇文襄①。
生资固陋嗤高叟,赋命清寒类子桑。
一路荣华到开府,何堪郡守并衡量!

(自注:①乙亥张文襄调树入尊经书院。)

其四

何时北雁语南鸿,捷报传来耳畔风。
例举先朝谈贡举,门旌罗甸励儿童①。
老臣谢表孤衷白,贺客盈庭醉面红②。
自笑江淹才早尽,口占俚句未能工。

(自注:①公之罗甸及沪上大门,应悬匾以鼓励后辈儿童。②公届时当置酒酌客。)

杨诗:

其一

千门看榜万人忙，瑞来珠联星聚房。
已入网珊量尺玉，不嫌伏早骋飞黄。
黔灵秀出牂柯郡，绿野花添丛桂堂。
今日鹿鸣诗再赋，九州几辈协笙簧。

其二

鱼跃登龙鹢退飞，升沉途判系春闱。
樗材我分青毡守，花兆公宜金带围。
贡举兼知持节针，疆圻遍历挂冠衣。
科名草已无根久，犹托苔芩映碧晖。

其三

黄发丹忱恩眷长，宫花簪自少年场。
臣称耋老命重异，天焕文章耀七襄。
待得春归还染柳，宁因河改悔栽桑？
齿居三益蒙何取，山海壤流窃忖量。

其四

望公遵渚逐飞鸿，迎侍鼋头趋下风。
韩尹推敲宠岛佛，宋人献颂愧镶童。
居夷觚梦萦甜黑，入洛车尘忆软红。
恨昔未为梁苑客，巴词不获附邹工。

缪诗：

其一

乡闱回首捷三场，花信番风过眼忙①。
碑字未堙先圣庙②，艺文曾刻聚奎堂③。
名标北榜邀魁选④，遇感南丰燕瓣香⑤。
惆怅种桃人去远⑥，重来仙观有刘郎。

（自注：①时年二十四。②乡试恩榜例于文庙前树题名碑，与进士同。③首艺并诗幸与闱刻。④名次第八。⑤房师鲁芝友，南丰人。⑥毛旭初、崇文山、殷谱经、徐荫轩四座主化去已久。）

其二

凌云发轫路先探，洄溯名场述美谈。
家庆幸登恩榜再①，公才杰出鼎元三②。
音传鹊报邀亲喜③，会际龙飞沐泽覃。
荣被宠光臣草莽，记陪秋宴酒尊酣。

（自注：①先堂叔祖际唐公举咸丰纪元辛亥京兆榜。②丙子曹竹铭、庚辰黄慎之、癸未陈冠生三殿撰并同是科京兆榜。③先母爱新觉罗太恭人盼子成名心切，闻报喜极。）

其三

贤登天府数同俦，问有晨星几个留。
炊熟黄粱寻昨梦，香分丹桂快前游。
歌诗恍听群鸣鹿，策杖偕来健倚鸠。
自信黔中声望卓①，湘潭②无锡③更泸州④。

（自注：①公籍隶贵阳。②秦子质军门炳直。③杨小荔太守志濂。④高蔚然太守树。三人均乙亥同年，寿八十以上。）

其四

易名偶比宋司空①，敢道扬云异曲工②。
五上春官叨馆职③，九膺民牧剩清风④。
济南流寓渐高隐⑤，海内同年有巨公⑥。
懋典优隆天万里，白头双对夕阳红。

（自注：①绂榜名裕绂，散馆后改。宋庠本名郊。②公乡举名亦与今异。③癸未、丙戌、丁丑三科未赴试，及壬辰始登第，与馆选。④改官山左，洊擢临清直牧，膺民社者凡九。⑤国变解冠，客历下。⑥公前开府北直。）

旧梦重温，情态宛然。

夔龙宦途腾踔，世颇以巧宦目之，而其《自叙》有云（见《梦蕉亭杂记》）卷一）：“……丙戌一榜，同年置身青云，亦未有如余之早者，然余仕途升阶，仍系拾级以进，初无躐等之获，捷径之干，此无他，时会不值，则一第如登天之难，遭际适逢，则人座如拾芥之易，其中殆有天焉，非人世恒情所能揣测者也。”盖所历多系应升之阶，未为超擢不次，惟官符如火，迅疾过于同侪，故人惊其速化耳（五上公车，始成进士，故言登第之难）。其官督抚，无赫赫之名，而为政尚以稳静见称，其《自叙》有云（同上）：“所可以自慰者，厥有三端：一不联络新学家，二不敷衍留学生，三不延纳假名士。衙斋以内，案无积牍，门少杂宾，幕府清秋，依然书生本色。连圻僚友，有讥余太旧者，有笑余徒自苦者，甚有为以上诸流人作介绍者，均一笑置之，宁守吾素而已。”盖自示为保守一派，而不赞成并时之号为时髦督抚一流，争藉所谓新政以出风头者也。至其由京职外任，其间几生波折。辛丑既简放河南布政使，几内升外务部侍郎，夔龙深幸未成事实。《自叙》有云（同上）：“外部徐进斋侍郎忽焉病逝……先是李相宣言：‘陈筱石外放藩司，我不赞成。目今外交人才少，此人应留京大用。’闻之，切切私虑，以汴藩夙称优缺，京僚获简，不啻登仙，若改京职，依然清苦。讵事有出意外者。武进某京卿，外交、财政均其所长，而尤醉心督抚，一闻进斋之耗，恐被特简，特密电西安政府，谓那琴轩侍郎曾任斯职，必堪胜任。进斋遗折上，琴轩果奉简矣。”斯时夔龙不耐久任京职之清苦，亟思外用，俾饶家计，侍郎位虽高于藩司，亦甚不乐为焉。纪昀《滦阳消夏录》二，谈八字有云：“无锡邹小山先生夫人，与安州陈密山先生夫人，八字干支并同，小山先生官礼部侍郎，密山先生官贵州布政使，均二品也，论爵布政不及侍郎之尊，禄则侍郎不及布政之厚，互相补矣。”以夔龙论，河南布政使与外务部侍郎，“厚”与“尊”二者不可得兼，夔龙宁愿舍“尊”而取“厚”，未几径擢漕督，抚豫苏，督鄂直，固“尊”“厚”兼致，名实俱优矣。使果以外务部侍郎而长居京秩，宦囊殊为减色耳。

“武进某京卿”，指盛宣怀。宣怀未遂督抚之愿，致审则由于官营实业，又当别论。其家财之巨，自远非夔龙所及也。

庆王奕劻继荣禄而为枢臣领袖，以贪庸为清议所鄙。庚戌（宣统二年）正月御史江春霖以“老奸窃位，多引匪人”劾之，词连夔龙及朱家宝（云南人），谓：“直隶总督陈夔龙则其干女婿，安徽巡抚朱家宝之子朱纶则其子载振之干儿。”奉旨诘其“果何所据而言”，复奏谓：“陈夔龙继妻为前军机大臣许庚身庶妹，称四姑奶，曾拜奕劻福晋为义母。许宅寓苏州娄门内，王府致馈，皆用黄匣，苏人言之凿凿。夔龙赴川督任，妻畏道难逗留汉口，旋调两湖，实奕劻力。朱纶拜载振为义父，系由袁世凯引进。光绪三十四年二月，朱纶曾到其父吉抚署内，购备貂褂、人参、珍珠、补服等件送礼。朱家宝每于大庭广众夸子之能，不以此事为讳，现犹不时往来邸第，难掩众人耳目。”奉旨斥以“毫无确据，恣意牵扯，谬妄已极”，“莠言乱政，有妨大局”，“任意诋诬”，“轻于诬蔑”，“实不称言官之职”，命回原衙门行走（春霖本由翰林院检讨迁御史）。当是时，春霖直声震朝野。宣武门外北半截胡同广和楼酒肆有不署名之题壁诗二首云：

居然满汉一家人，干女干儿色色新。
也当朱陈通嫁娶，本来云贵是乡亲。
莺声呖呖呼爹日，豚子依依恋母辰。
一种风情谁识得？劝君何必问前因。

一堂二代作干爷，喜气重重出一家。
照例定应呼格格，请安应不唤爸爸。
岐王宅里开新样，江令归来有旧衙。
儿自弄璋翁弄瓦，寄生草对寄生花。

谑虐之甚，一时哄传焉，或谓罗惇曧所作也。《梦蕉亭杂记》卷二有云：“庚戌月枢臣南海戴文诚逝世，辇毂之下，喧传余将内召入辅，忌余者嗾使言官某侍御以不根之言妄行参劾，仰荷圣明垂鉴，令该御史明白回奏，卒以妄行诬蔑不称言职从宽饬回原衙门行走。”即对此项参案之自辨（至关于由川督改授鄂督，据云实乖本愿，有“鄂省财政枯窘，债台高筑，较之川省财力丰富，不啻天渊，岂可以此易彼”，及“张文襄公督鄂垂二十年，百废具举，规模宏肆，第鄂系中省，财锱只有此数，取锱铢而用泥沙，不无极盛难继之感”等语。亦见《杂记》卷二）。（民国二十六年）

谈段祺瑞

段祺瑞于十一月二日卒于上海，以系“三造共和”之民国元老，闻者多致嗟悼焉。段氏早有知兵之名，佐袁世凯治军北洋，共王士珍、冯国璋称“北洋三杰”。其后当时势力推移，崭然有以自见，遂陟高位，执国柄，举措设施，动关大局，蔚为民国史上有声有色之人物。天津《大公报》三日短评《吊段芝泉先生》有云：“段先生对于中华民国的关系之大，为孙中山先生及袁项城以外之第一人。”盖的论也。文学非所长，然颇留心翰墨，所作亦有别饶意致者。如民国十五年在临时执政任时所撰《因雪记》云：

丙寅正月五日卯正，披短衣，著下裳，净面漱口后，念净古真言。披长衣，念净衣真言，整冠，取念珠，放下蒲团，跏趺西向坐，冥目宁神，虔诵佛号，廿转数珠，合掌读愿文。顶礼已，启目，垂手，收念珠入袋中，起身，去蒲团，五年余如一日也。持烟及盒，排闼穿房，入外客厅，刘玉堂、周尧阶、汪云峰拥坐奕案，俱起逆余，云峰让一坐。尧阶久不奕，欲先试之，让三子，两局俱北；云峰继之，所负之数与尧阶两枰等。适点心至，馒首两碟，食其一，又尽麦粥两盂。刘谓雪似嫌小，举目视之，屋垣皆白。遂出念珠，默诵而行，出后门，过上房，赴后园，沿荷池，循引路，搴衣登山。安仁亭近在右侧，但不能穷千里之目。转而左向，更上，至正道亭。旋视远迩，一白无边，苍松翠柏，点缀摇曳，清气袭人，爽朗过望。因思厉气久钟，不雨雪已数月，既雪矣，乖戾之意大杀，人民灾劫或可豁除。然环顾豫鄂鲁直临榆张北，阴云惨淡，兵气沉霾，自顾职之所在，不免忧从中来。纲纪荡然已久，太阿倒持有年，人事计穷，欲速不达，心力交瘁，徒劳无补，惟有曲致虔诚，默祷上苍，由无量之慈悲，启一线之生机已耳。越涵慧亭，俯首降阶，遵曲径，穿小桥，傍石洞，绕山阳，过宅神祠，归坐内客厅。如意轮王咒百十一遍，往生咒倍之，大明王真言、往生真言等，接续诵毕，完一日之课程。遂援笔志之，以启发儿曹之文思。

一篇短文，有叙事，有写景，有感慨，有议论，以文家境诣言，虽尚欠功候，而无冗语，无华饰，真率而具朴拙之趣。本非文人，不必以文人之文绳之也。

时当大局风云日亟，政府地位，危疑震撼，若不可终日。段氏身为执政，忧念中犹有悠闲之态，盖果于用人，己惟主其大纲，不必躬亲诸务，亦其素习然也；惟责任则自负，政治上无论成败，从不诿过于下耳（临时执政制度，本不设国务总理，后为应付环境，始增置之，若代负责任者，不过权宜之计，非段氏真不肯负责也）。又尝闻人谈其任边防督办时轶事。欧战既停，段由参战督办改称边防督办，其机关则由督办参战处改称督办边防处（所练参战军亦改称边防军），处中事务，向委僚属处理，惟大事至府学胡同私邸启白而已（时吉兆胡同巨宅尚未建成）。一日雪后，偶至街头散步，顾谓随行之小僮曰：“边防处距此远否？”对以不远。曰：“可导我往彼一视。”比至，欲入，卫士见此叟步行而来，衣冠朴旧，因厉声呵止。僮斥之曰：“此督办也，汝等何敢尔！”卫士愕然请罪，阍者亟报处中重要职员，恭迎入督办室。众以今日督办忽莅，不知有何大事，肃侍静候训示。段微笑曰：“街头步雪，乘兴闲游至此。诸君不必在此招待，可即各治其事。”众乃爽然而退。段在督办室小憩，旋就处中巡览一过，仍由小僮侍送，缓步而归。

其暇逸之度,尤可概见。

李鸿章为段之乡前辈,以声望之隆,当晚清同、光、宣之际,一言"合肥",皆知所指为李氏也。自入民国,段氏乃继之而起,专"合肥"之称,先后若相辉映。段有《先贤咏》云:

昆仑三干脉,吾皖居其中。
江淮夹肥水,层峦起重重。
英贤应运起,蔚然闲气钟。
肃毅天人姿,器识尤恢宏。
勋望诚灿烂,宛如万丈虹。
盛年人曾幕,文正极推崇。
发逆据白下,十三秋复冬。
分疆且不可,遣军犹北攻。
开科已取士,坛坫以争雄。
公奋投笔起,淮将征匆匆。
移师当沪渎,神速建奇功。
一战克大敌,中外咸靖恭。
全苏勘定后,抚篆摄旌庸。
助攻金陵复,鸟兽散群凶。
还师定中原,捻匪无遗踪。
分军靖秦陇,归来戍辽东。
卅载镇北洋,国际庆交融。
甲午败于日,失不尽在公。
寅僚不相能,未除芥蒂胸。
力言战不可,枢府不相容。
已筹三千万,意在添艨艟。
不图柄政者,偏作林园供。
海军突相遇,交绥首大同。
损伤相伯仲,几难判拙工。
策划设尽用,我力已倍充。
胜负究难属,准情自明通。
及至论成败,集矢于厥躬。
继起督两粤,远谪示恩隆。
庚子拳乱作,权贵靡从风。
德使竟遇害,八国兴兵戎。
转战迫畿辅,无以挫其锋。
銮舆俱西幸,都城为之空。
联军客为主,洞穿乾清宫。
责难津津道,要胁更无穷。
仰面朝霄汉,气焰陵华嵩。
环顾海内士,樽俎谁折冲?
五洲所信仰,惟有李文忠。
国危而复安,深赖一老翁。

雅有劲气,亦未可以诗人之诗绳之(诗中叙李事,间有未尽谛处,无关宏旨),要见其对乡先贤钦慕之意耳。段在职时之肯负责任,盖有李氏之风。鸿章子经方与段稔交,观其与客弈,有诗云:

俨同运甓惜光阴,镇日敲棋玉漏沈。
代谢几人称国手,后先一著见天心。
漫争黑白分疆界,转瞬兴亡即古今。
局罢请君观局外,纵横南北气萧森。

段和韵云:

孜孜闻道惜分阴,国势飘摇虑陆沉。
颠倒是非偏鼓舌,踌躇枢府费机心。
纲维一破那如昔,虞诈纷争到直今。
恶贯满盈终有报,难欺造物见严森。

又有首云:

披裘玩雪不知寒,庭角初春赏牡丹。
放眼天空观自在,关心国势敢辞难?
众生且愿同登岸,沧海何忧既倒澜?
砭痛契深瘳厥疾,回环三复竟忘餐。

题为《伯行枉诗且有颂不忘规之语次韵奉答》,原唱未详。

段之《策国篇》,为十年以前自抒经国抱负之作,亦可觇其志也。诗云:

乡镇聚为邑,联邑以成国。
国家幅员广,画省为区域。
民与国一体,忍令自残贼?
利害关国家,胡可安缄默?
果具真知见,兴邦言难得。
民智苦不齐,胸襟寡翰墨。
发言徒盈庭,转致生惶惑。
政府省长设,各国垂典则。
邑宰如家督,权限赖修饬。
统治成一贯,筹策纡奇特。
政不在多言,天健无休息。
晚近纲纪隳,高位佥人弋。
武夫竞干政,举国受掊克。
扰攘无宁土,自反多愧色。
往事不堪言,扫除勿粉饰。
日新循序进,廉耻继道德。
农时失已久,饥寒兼忧逼。
民瘼先所急,务令足衣食。
靖共期力行,百司各循职。
良善勤讲诱,去莠惩奸慝。
言出法必随,不容有窥测。
土沃人烟稀,无过于朔北。
旷土五分二,博种资地力。
兵民移实边,十省两千亿。
内地生计裕,边疆更繁殖。
道路广修筑,交通无闭塞。
集我国人资,银行大组织。
独立官府外,经理总黜陟。
发达新事业,随时相辅翌。
输入减漏卮,制造精品式。
肥料酌土宜,灌溉通沟洫。
比户余粟布,孝弟申宜亟 。
既富而后教,登峰务造极。
国际蒸蒸上,谁复我挫折?

关怀国事之忱,溢于言表。(民国二十五年)

谈徐树铮

徐树铮为民国史上有名人物，与政治军事均有重要关系，誉者钦其壮猷远略，毁者病其辣手野心，而其人起家诸生，雅好文事，与柯劭忞、王树枏、马其昶、林纾、姚永朴、永概诸人游，盖有儒将之风，阅《视昔轩遗稿》，其文及诗词，颇有功候，不乏斐然之作，不仅以人传也。《致柯凤孙王晋卿马通伯书》云：

……读《易》后，发愿总集群，遍为点读。年来奔走四方，形劳而神豫，无时无地，盖未尝不以丹铅典籍自随。近十三经中，惟余《公》、《穀》未毕，非不知贪多之为害，特以不能详博，何繇返约，故亦不惮其繁也。尝考十三经之称，传记训诂，杂羼并列，未为的当，拟提出《尔雅》，仍以《大学》、《中庸》还小戴之旧，而以大戴并立，附《国语》、《国策》于左氏传后，合为十五经，再于《尔雅》后增取《方言》、《释名》、《说文》、《广雅》，共成经训二十种，中国经世大文，殆可包举无遗。读者各尽资力所能，专治其一二，或普读其大凡。国家兴学育材，此为之基，立贤行政，此为之准，然后益以艺事之学，分门隶事，群智得其范围。古今两无偏泥，神州决漭，庶免陆沉之惨，特不知何日能观厥成耳。诸子、诸史、骚赋、诗歌、填词、南北曲、八比文，皆中国文学粹腋，不可不各有最辑，拟定为目录，广求名宿耆贤审慎抉择后，刊布于世，俾勤读之士有所依归，近日文人之恶孽，著述之芜秽，或不至永为人心大患，亦治世之要也。此事重大，尚未敢轻有所表著，然权富可剥，功名可弃，此则毕生以之，穷通决无二致，非外物所得而夺矣……闻叔节病颇殆，每念及为之累日不怡，倘竟不起，宁不又少一人？天果欲仍以文化起吾中国，甚愿天之先有以起吾叔节。一粒之谷，食之不足饱，种之则可推衍陇亩，蕃育万方，非细故也。

又《上段执政书》云：

……反政以来，文教废坠，道德沦亡，读书种子，日少一日，如柯先生劭忞、王先生树枏、马先生其昶、经术词章，为世所师，皆已年逾七十。若姚永朴、胡玉缙、贾恩绂、陈汉章诸先生，年辈差后，亦皆六十内外。其他政论家流，虽有富瞻文学者，然操行杂驳，于公私邪正多不能自持。而海内宿儒为树铮所不及知者，尤不知凡几。此数叟者，蛰居都门，著书讲学，矻矻罔倦，拟恳厚赠禄养，矜式国人，并饬梁秘书长鸿志、张帮办伯英、正志学校张校长庆琦，时为钧座存问，俾各身心安泰，保此斯文一脉。林畏庐与姚叔节两先生先后病殁，至为痛惜。树铮辟地频年，奔走南北，兄姊亲爱，死丧迭仍，皆为私痛，未至过戚，惟两翁之殁，不能去怀，每一念及，辄复涕零。两翁者于钧座有旧，从学满天下，身后清苦，请饬存恤其家，使遐迩共歌钧座崇儒重道之雅，争奋求学，文化庶几复兴。钧座不欲重整吾华厚施当世则已，如欲之，舍昌明经训无他术也。为长治久安计，练百万雄兵不如尊圣兴学信仰斯文义节之士。袁、黎、冯、徐诸氏，能取之而不能终之，可为殷鉴。物质器械，取人成法即足给用，礼乐政刑，非求之己国不足统摄民情。且各邦政学皆在我经训下，二十年之后，全球大小诸国不尊我经训为政治最精义轨者，树铮不敢复言读书妄论天下事矣。惟钧座及时图之。

二篇均其晚年文字，治学之志尚，经国之意见，与夫慕重师儒之情怀，大抵可睹。此种议论，自不免以思想迂旧见诮，而致力甚勤、信持极笃，要为自抒所是。至如《谢龚郅初赠倭刀》诗云："横海归来壮，风云变态多。宝刀堪赠我，世事竟如何？击楫会宵舞，逢人莫浩歌。为君勤拂拭，明日斫蛟鼍。"则表露其武健之本色。而《平报周年纪念日感言》云：

……余军人也，军人之天职在保民，在卫国，而保民之良法在去暴，卫国之能事在却敌，然则军人者杀人之人耳。夫彼人祖宗数十世延传之祀续，而我以利刃斩之，彼人数十寒暑艰苦化生以有其身，而我以顷刻死之，然则天下至不平之事孰有过于杀人哉？而余顾悍然为之，然则余殆不平之人耳。虽然，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惩一劝百，杀以止杀，非圣人之所谓仁术者乎？毋亦平天下之道固有赖于是者乎？……故愿为记者进一言曰：我国破坏之余，建设未集，法纪荡然，道德扫地，元凶巨憝，间出扰害，贤路未尽登庸，宵小或仍窃政，朝野隐痛，常郁郁多不平之气。暴之不除，良何由安？故欲平国民不平之气，非余辈保国卫民之军人杀人不可。欲杀人而仍不失人心之平。非扶持正论之记者倾注余辈军人杀人之目，参仿余辈军人杀人之腕，以著笔著述鼓吹杀人之事业不可。《平报》素详军事，语皆翔实，执笔者之性理似于余辈军人为近，或者不以余言为河汉也。余请拭目以观后效。

其个性尤充分呈见，觉杀气满纸矣。其师段祺瑞清末官江北提督时，曾自制长联，悬诸廨园，有"好一派肃杀情形"之句〔见沃丘仲子（费行简）"段祺瑞"〕，殆可移作此文评语。俞仲华（万春）《荡寇志》结子云："话说那嵇仲张公统领三十六员雷将，扫平梁山泊，斩尽宋江等一百单八人之后，民间起了四句谣歌，叫做：'天遣魔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又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这四句歌乃是一个有才之士编造出来的，一时京都互相传诵，本来不是童谣，后来却应了一起奇事。……"此文此歌合看颇有相得益彰之趣（又按：此"四句歌谣"实本于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七所载《扶箕诗》）。又此文开端云：

偶忆昨为民国二年十月三十日之夜，畏庐老人招饮，座客多《平报》记者，偶谈及越朝十一月一日为《平报》周年纪念日，于是群谋所以为《平报》祝者。畏庐老人谓余曰："子雅与《平报》诸记者

善，殆不能无言矣。"此以昕夕卒卒，未敢诸于口也。顷自外归，足甫及书斋之槛，则十月三十一日《平报》又已裒然置案头。念余素性不喜读报，又时殊剧忙，虽余常御之案，中西京外报纸数十种，堆置靡弗备，而其得阑入余目，分其秒刻之暇，脩然以惕余者，《平报》外无一也。然则《平报周年纪念日》，实余读《平报》周年纪念日也。《平报》周年纪念日，余固不必有言，余读《平报》周年纪念日，余又乌可以无言？……

自道与《平报》之关系如此。按：《平报》在并时诸报中，有特别之色采，群称为陆军部机关报。时祺瑞为陆军总长，树铮以次长实主部务，故又见称树铮之机关报。主编辑者为臧荫松，林纾则排日为撰笔记，曰《铁笛亭琐记》。是时树铮与诸文人交游日浅，渐染未深，文事造诣，不逮后此。此文以"以观后效"作结，既登报端，阅者或传以为笑，谓此徐次长对《平报》之训令也。迨祺瑞、树铮见猜于袁世凯，《平报》遂停刊（《铁笛亭琐记》曾由《平报》社出单行本，后归商务印书馆出版，改名《畏庐琐记》）。其后又有一小型报曰《平报》，名适同而已。迁都以还，《平报》复为北平各报之通称，犹之称津报、沪报等矣。（民国二十四年）

谈孙传芳

佛堂溅血，一棺戢身，十年前威震东南之孙联帅遂长眠矣。其事迹有足述者。

入民国后，北洋系大将山东人为多：吴佩孚、孙传芳其后起而负重名者也。传芳之视佩孚，知名于时尤较后，盖受佩孚赏拔而始得所凭借，浸以大显焉。传芳久在鄂，隶王占元部下，洊至第二师师长，犹若碌碌未有奇节。占元解职，传芳自结于佩孚，得拜长江上游总司令之命，稍露头角矣。然是官仅领空名，无土地，无人民，养望而已。旋承佩孚之命，统兵定闽，因任福建督理，乃得膺封疆重寄，而犹觉偏隅不足以大有为，且虑此役有功之师长周荫人亦欲一握疆符，遂以闽督让之（先已保为帮办），而己以闽粤边防督办之空衔，聊示兼圻之意。江浙齐卢战起，以闽赣联军总司令之名义攻浙，藉内应而直抵杭州，乃代卢永祥作督，抚循军民，声闻日著。时曹锟为总统，除令督浙外，且授以闽浙巡阅使之头衔，名实均为兼圻重镇，与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并称东南大帅焉。凡是均与佩孚有息息相通之关系。未几，锟被囚，佩孚丧师，段祺瑞为临时执政，永祥以宣抚使挟奉军南下，燮元、传芳组织江浙联军以拒之（齐称第一路总司令，孙称第二路总司令）。燮元军当前敌，战不利，传芳见几撤兵自全，不与燮元同败，执政府仍以浙江军事善后督办畀之。迨奉将杨宇霆督苏，传芳一面虚与周旋，一面密与诸将结合。准备既成，突发讨奉通电，率师入苏。宇霆仓皇退却，传芳遂奄有江苏。盖得浙得苏，咸如发蒙振落之易，其智略良有过人者也。

传芳既得江苏，且乘势而逐去皖督姜登选，亦奉将也。执政府即令传芳督苏，而传芳则先已自称苏皖赣浙闽五省联军总司令，盖兼有两巡阅使之地盘（亦即清代两江闽浙两总督之地盘），五省将帅，悉秉号令，意气发舒，声威远播，"联帅"之称自此始。虽势力范围较佩孚"洛阳虎视"（康有为祝佩孚五十寿联语）时，尚有未逮，而结合之坚实则过之矣。闻当时苏省某巨绅致传芳贺电有云"钱武肃开府十三州，吴越奉其正朔。郭令公中书廿四考，朝野仰若天神。"亦可略见威震东南群流翕附之一斑焉。此为传芳最得意之时代。

佩孚再起后，党军由湘入鄂。佩孚势不支，促传芳由江西出兵攻湘相援。传芳陈师江西，军容甚盛，而迟迟不发。迨佩孚败退，始与党军接触，屡战受挫，遂失赣省。既退归南京，知颓势难挽，乃微服赴津谒张作霖，俯首输诚，蕲共御党军，作霖许之。能伸能屈，传芳有焉。旋传芳地盘尽失，乃至山东依张宗昌，宗昌兄事之。作霖为大元帅，以传芳为第一方面军团长，宗昌为第二方面军团长，共任津浦线之军事。传芳曾一度乘蒋介石宣告下野之机会，将选锋反攻南京，血战于龙潭，以众寡不敌，卒大败，传芳逃而免，部下几无一生还，当时皆作殊死战也。事虽不成，宗昌及褚玉璞皆服其勇。传芳则痛哭曰："精锐已丧，后无能为矣。"玉璞召集部曲，训话曰："你们算得什么队伍，像孙联帅的兵，那才真是队伍呢！"其后党军进攻山东，传芳军视张褚所部，犹为劲旅，遂由济宁规取徐州，颇有进展，丰沛均入掌握，而宗昌正面奔溃，由韩庄退至泰安，传芳归路断绝，率部奋勇冲回。晤宗昌后，而责其偾事，宗昌惟自批其颊，连称"该死"。迨退出济南，传芳先至北京谒作霖，谈作战计划（相传作霖诘以"你的仗是怎么打的？"传芳答："打的不错，已去徐州不远，如效坤正面不生变化，徐州早已取得。"问："部下损失若干？"答："无损失。"问："枪械尚有多少？"答："每兵两杆。"作霖诧问何以，传芳曰："效坤兵溃，沿途遗弃枪械，俯拾即是，惜一人只有两手，若三手，则每兵三杆矣！"作霖大笑，慰劳甚至）。张学良劝作霖罢兵，作霖曰："馨远尚言能战，何遽服输乎？"传芳经学良设法婉劝，始不再言可战。未几作霖出关遘难，学良迹遵国府电令东归，约传芳同行。传芳召集所部重要将领郑俊彦、李宝章等征询善后意见。俊彦等先请示主帅有何成算。传芳曰："我军现只有两条路可走：一即在关内占据地盘，与直鲁军（张褚所部）相呼应，静待机会，再图发展；一即投降党军耳。至全军随同奉军出关，则为事实上所办不到，因奉方已苦兵多，势难强其兼为我军筹饷糈也。"俊彦等不置可否，惟谓将士疲惫已甚。传芳喻其意，即曰："士各有志，我不相强。"于是全军向党军降。传芳仅率学兵一营赴奉，由学良代为安插。从此联帅不掌兵符矣。

当传芳与学良及杨宇霆等同车离北京时，沿途虑有危险，随时试探前进，车行极迟，空中且时有党军飞机侦察，车中人多有惧色，传芳则言笑自若，弗改常度。遇车停时，每下车散步，若甚暇逸者，同车者皆称其胆

大也。既抵奉，学良优礼之，传芳雄心亦尚未已，后鉴于宇霆之死，恐以锋芒取咎，乃深自韬抑云。近岁作天津寓公，共靳云鹏等逃禅诵经，法号智圆，若与世相忘者。本月（十一月）十三日在居士林为施从滨之女剑翘枪击陨命。一代英物，遂如斯结局。天津居士林为云鹏所发起组织，林长即彼。《大公报》载其十四日谈话有云：

> 馨远系余劝其学佛，平日作功夫甚为认真，诚心忏悔。除每遇星期一三五来诵经外，在家作功夫更勤，每日必三次拜佛，每次必行大拜二十四拜，所以两年以来神色大变，与前判若两人。其夫人亦作功夫甚勤。立志改过，专心忏悔，而犹遭此惨变，殊出人意料之外，几使人改过无由，自新亦不可得（靳氏言至此，不觉拍案叹息）……此风万不可长……人非圣贤，谁能无过，要在知过改过。若努力改过犹遭不测，则无出路可想。

传芳学佛之近况盖若是，云鹏伤类之感亦足睹。施从滨者，宿将，久官鲁省，历任镇守使等要职。传芳略地苏皖时，张宗昌以鲁督出兵与战而败，从滨被俘，传芳杀之。其后孙张弃怨成好，共事一方，而从滨则既死矣。以学佛之有名军人而遭暗杀，传芳盖与张绍曾同；以有名军人而被暗杀于报仇，其事又若与徐树铮、张宗昌相类焉。兹四人者，虽有等差，要皆民国史上得占一席地者也。

传芳由闽入浙，抵杭州之日，雷峰塔崩圮，谈休咎者以为不祥之征，而传芳无恙，驯且以浙江为根据地，一跃而为五省联帅焉。在浙时收拾民心，与地方感情颇不恶。比至苏，首裁附加捐税，民誉大起。农田以负担减轻而涨价，闻最贵者至每亩值一百五十元云。某绅献策，请行亩捐，每亩征银二角，以助军费，传芳弗许也（至赴赣督师时，以军用浩繁，乃行之以应急）。失败后，在江浙尚不无去思，亦自有因耳。至其在赣顿兵不动，自老其师，坐失机宜，以取覆败，说者谓初意盖不欲己尽其力而使吴佩孚收其功（传芳已尊显，佩孚犹以部曲将视之，传芳意不能平），且有与党军妥协之一种幻想云。（民国二十四年）

谈胡雪岩

杭人胡光墉（字雪岩）以商业称霸，名著中外，声势烜赫。至光绪九年癸未，所业倒闭，举国震动，实距今年癸未六十年前一大事也。其人虽以失败终，溯其生平，要为一非常之人物。其盛衰之际，令人兴感。李莼客（慈铭）《越缦堂日记》癸未十一月初七日云："昨日杭人胡光墉所设阜康钱铺忽闭。光墉者，东南大侠，与西洋诸夷交。国家所借夷银曰洋款，其息甚重，皆光墉主之。左湘阴西征，军饷皆倚光墉以办，凡江浙诸行省有大役大赈，事非属光墉若弗克举者。故以小贩贱竖，官至江西候补道，衔至布政使，阶至头品顶戴，服至黄马褂，累赏御书。营大宅于杭州城中，连亘数坊，皆规禁籞参西法而为之，屡毁屡造。所蓄良贱妇女以百数，多出劫夺。亦颇为小惠，置药肆，设善局，施棺衣，为饘鬻。时出微利以饵杭士大夫。杭士大夫尊之如父，有翰林而称门生者。其邸店遍于南北，阜康之号，杭州、上海、宁波皆有之。其出入皆千万计。都中富者，自王公以下，争寄重资为奇赢。前日之晡，忽天津电报言其南中有亏折，都人闻之，竞往取所寄者，一时无以应，夜半遂溃，劫攘一空。闻恭邸、文协揆等皆折阅百余万，亦有寒士得数百金托权子母为生命者，同归于尽。今日闻内城钱铺曰四大恒者，京师货殖之总会也，以阜康故亦被挤危甚。此亦都市之变故矣。"

初十日云："作片致介唐，属代取见银，以今日闻四恒号将闭，山西人所设汇局皆被挤危甚也。使诸肆尽闭，京师无富商大贾，外内货贝不通，劫夺将起，司农仰屋之筹益无可为矣。"略述胡氏之为人，北京当阜康号倒闭时之景象，亦于斯可见其大致焉（李谓杭士大夫尊之如父，盖不免过甚其词。日记中对杭人每好轻诋，颇有浙东西畛域之见。又日记同治五年丙寅四月二十三日言及胡事云："张某，邑之大驵，庚申、辛酉间，与杭人胡雪岩操奇赢，各挟术相欺诈，银价旦夕轻重，或相悬至数百千万，钱法以之大坏，商贾遂共煽惑为观望，主军需者至持饷不发。胡倚故巡抚王壮愍，而张与前知府怀清暱，益树势倾轧。越事之败，实由两人。……胡雪岩者，本贾竖，以子母术游贵要间。壮愍故以聚敛进，自守杭州至抚浙，皆倚之，遂日骄侈，姬侍十余人，服食拟于王者，官亦至监司。左宫保初至，欲理其罪，未几复宠，军中所需，皆倚取办，益擅吴越之利。杭之士大夫有志行者皆贱之，不肯出共事，故益专。其材盖出张某上远甚。……亦牵连记于此，以验其他日之败。"可与癸未所记合看，盖李于十余年前已言其必败矣）。文协揆谓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文煜，素有富名者也。给事中邓承修旋劾文煜存阜康银号银数至七十余万之多，请饬查明确数，究所从来，据实参处。十九日奉谕著顺天府确查具奏。顺天府兼尹毕道远府尹周家楣查覆，奏称查核阜康号票根簿内有联号开列银四十六万两，第一号上注明"文宅"字样，除前江西布政使文辉呈请究追阜康银款十万两称由文煜代为经手外，其余三十六万两簿中只注"文宅"字样，云云。二十五日奉谕著文煜明白回奏。文煜奏称由道员升至督抚，屡管税务，所得兼俸历年积至三十六万两，陆续交阜康号存放，云云。二十六日奉谕："所奏尚无掩饰，惟为数较多，著责令捐银十万两，即由顺天府向该号商按照官款如数追出，以充公用。"文煜饶于财，此外当尚多，以追银十万两归公了事，不予深究矣（又有前驻藏帮办大臣锡缜，以报捐八旗官学用款，请将阜康商号存银万两饬追归公，于十二月上奏。初九日奉谕："所奏殊属取巧，著将原折掷还。"给事中郑溥元劾锡缜前在户部与姚觐元、董隽翰、启续等表里为奸，家称巨富，请派员查参，云云。十四日奉谕："锡缜久经告病开缺，已往之事，姑免深究，惟该给事中称其任意渎奏，实属咎无可辞，锡缜著交部严加议处。至所称告病未经销假人员应否呈

递奏摺之处，著请部查明具奏。”二十五日谕：“锡缜著照兵部议降四级调用，不准抵销，并折罚所兼世职半俸九年，免其降调世职。至告病人员，虽据查无不准递摺明文，惟究于体制未合，嗣后凡告病未经销假者概不准自行递摺奏事。”其事亦可附述。姚觐元辈昔为户部司员，官至司道，上年壬午阎敬铭任户部尚书后，以在部旧事被劾褫职，锡缜亦曾官户部司员者也)。

胡受左宗棠知遇器使，筹饷购械，左氏深资其力〔为借洋款，以助西征，亦中国外债史初期可特书者。光绪三年五月左氏奏明借定洋款(由汇丰银行借银五百万两)一摺，言每月一分二厘五毫起息〕，屡经奏奖，俾邀异数。其称道之词，见于奏议者，如同治五年十一月附陈胡道往来照料听候差遣片，谓：“道员胡光墉素敢任事，不避嫌怨，从前在浙历办军粮军火，实为缓急可恃。咸丰十一年冬杭城垂陷，胡光墉航海运粮，兼备子药，力图援应，载至钱塘江，为重围所阻，心力俱瘁，至今言之，犹有遗憾。臣入浙以后，委任益专，卒得其力，实属深明大义不可多得之员。惟切直太过，每招人忌……臣稔知其任事之诚，招忌之故。”

同治十年九月办理粮饷各员请奖片，谓：“布政使衔福建补用道胡光墉，设局上海，购运西洋军火枪炮，转运东南协饷，每遇军用艰巨饷需缺乏之时，不待臣缄续相商，必设法筹解，以维大局。”同治十二年四月请赏道员胡光墉母匾额摺，谓：“浙江绅士布政使衔在籍福建候补道胡光墉，经臣奏派办理臣军上海采运局务，已逾八年，转运输将，毫无缺误。臣军西征度陇，所历多荒瘠寒苦之区，又值频年兵燹，人物凋残殆尽，本省辖境，无可设措，各省关欠解协饷，陈陈相因，不以时至，每年准发足饷，先犹以两月为度，继则仅发年杪一月，而犹虞不能如期收到，转散各营。每年岁事将阑，辄束手悬盼，忧惶靡已。胡光墉接臣预筹出息借济缄牍，无不殚诚竭虑，黾勉求之，始向洋商筹借巨款，格于两江督臣非体之议中止，继屡向华商筹借，均如期解到，幸慰军心。去冬华商借款不敷，胡光墉勉竭己资，并劝各亲友助同出借，计借十万两，以副期限，不取息银。其力顾军需深明大义如此。上海为洋商会集之所，泰西各国，枪炮火器，泛海来售，竞以新式相耀。臣于闽浙总督任内，饬胡光墉挑择精良，不分新旧，惟以便利适用为要。嗣调督陕甘，委办上海转运局务兼照料福建轮船事宜。胡光墉于外洋各器械到沪，随时详细禀知，备陈良楛利钝情形，伺其价值平减，广为收购，运解军前，臣军实资其用。其购到普洛斯后膛螺丝开花大炮及后膛七响洋枪，精巧绝伦，攻坚致远，尤为利器，各军营竞欲得之，而价值并未多费。其孜孜奉公如此。同治十年，奉伊母胡金氏之命，以直省水灾较广，捐制棉衣一万件，嗣复添制棉衣五千件，并捐牛具籽种银一万两，以津郡积潦未消，籽种不齐。续捐足制钱一万串，以助洩水籽种之需。此外办运浙江赈米，奉委采办闽米，运送上海，装载赴津。迭经直隶闽浙督抚臣先后奏明在案。去年臣以甘肃苦寒，兵燹之余，百货昂贵，种棉织布之利，土民向所不谙，无衣之患，甚于无食，而边地降雪最早，每值严寒，冻毙者所在皆是，现值饷需奇绌，势难分兵勇御寒之具遍惠寒民，因念江南布棉价廉，人多好义，爰檄饬该道捐棉衣，并许俟集有成数专摺请奖。旋据该道禀称，伊母年届七旬，屡饬该道毋以宰割为寿，令将平日节缩所存，捐制加厚加长棉衣二万件，以给边荒穷窭，并亲率家属，逐件按验，其有制办未善者，立令更换，该道又另劝捐棉衣裤八千件，均于去年七月间运交臣军后路粮台，输解前来。臣去冬转饬散给，所全甚多。”

又光绪四年三月胡光墉请予恩施片，谓：“浙江在籍绅士布政使衔江西补用道胡光墉，上年闻陕省亢旱成灾，饥民待赈孔亟，拟捐银二万两白米一万五千石装运赴汉口飞挽入秦。臣因道远运艰，饬改捐银两。兹据禀称改捐银三万两，共捐实银五万两解陕备赈。即前截留备购东洋米之洋款三十万两，亦已改银轻赍到甘。并据该道呈开，捐输江苏沭阳县赈务制钱三万串，捐输山东赈银二万两、白米五千石、制钱三千一百串，又劝捐新棉衣三万件，捐山西赈银一万五千两，并捐河南赈银一万五千两，只因目击时艰，念灾民饥饿流离之苦，竭力捐助，不敢仰邀奖叙等情前来。臣维胡光墉自奏派办理臣军上海采运局务，已历十余载，转运输将，毫无遗误，其经手购买外洋火器，必详察良楛利钝，伺其价值平减，广为收购。遇泰西各国出有新式枪炮，随时购解来甘。如前购之布洛斯后膛螺丝开花大炮，用攻金积堡贼巢，下坚堡数百座；攻西宁之小峡口，当者辟易；上年用以攻达板城，测准连轰，安夷震惧无措，贼畏之如神。官军亦羡为利器，争欲得之。现在陆续运解来甘者，大小尚存数十尊，后膛马步枪亦数千杆。各营军迅利无前，关陇新疆速定，虽曰兵精，亦由器利，则胡光墉之功实有不可没者。至臣军饷项，全赖东南各省关协款接济，而催领频仍，转运艰险，多系胡光墉一手经理。遇有缺乏，胡光墉必先事筹维，借凑预解，洋款迟到，即筹借华商巨款补之，臣军倚赖尤深，人所共见。此次新疆底定，核其功绩，实与前敌将领无殊。臣不敢稍加矜诩，自蹈欺诬之咎，亦何敢稍从掩抑，致负捐助之忱。兹就胡光墉呈报捐赈各款，合计银钱米价棉衣及水陆运解脚价，估计已在二十万内外，而捐助陕甘赈款，为数尤多。又历年指解陕甘各军营应验膏丹丸散及道地药材，凡西北备觅不出者，无不应时而至，总计亦成巨款。其好义之诚用情之挚如此。察看绅富独力呈捐，无如其多者。”由此三奏所云，左对胡之知赏倚重与胡之功状可睹矣。

其见于左氏书牍者，如壬申(同治十一年)《答杨石泉》谓：“胡雪岩，商贾中奇男子也。浙人始訾之，近亦无甚议论。”又见于家书者，如乙丑(同治四年)三月与孝威(其长子)谓：“胡雪岩人虽出于商贾，却有豪侠之概。前次浙亡时，曾出死力相救。上年入浙，渠办赈抚，亦实有功桑梓。外间因请托未遂，又有冒领难民子女者被其峻拒，故不免蜚语之加。我上年已有所闻，细

加访察，尚无其事。至其广置妾媵，乃从前杭州未复时事。古人云：人必好色也，然后人疑其淫。谓其自取之道则可耳。现在伊尚未来闽，我亦未再催。尔于此事，既有所闻，自当禀知，但不宜向人多言，致惹议论。”可与同治五年奏片所陈招忌一节合看。左氏排物议而器使之，倚以集事，可谓能度外用人者已。至胡以好色贻讥，其后来商业上之一败涂地，亦颇因奢淫之故也。

曾劼刚（纪泽）《使西日记》光绪五年己卯云：“十二月初二日，葛德立言及胡雪岩之代借洋款，洋人得息八厘，而胡道报一分五厘。奸商谋利，病民蠹国，虽籍没其资财，科以汉奸之罪，殆不为枉，而复委任之，良可慨已！”于胡氏为左借款事深斥之。

沃丘仲子（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传胡于货殖，据云：“同治间足以操纵江浙商业为外人所信服者，光墉一人而已。浙人，字雪岩（初学贾钱肆中，一日突有人来，谓为湘军营官，饷弗继，欲假二千元。适主事者咸外出，唯光墉留，贸然许之，约翌日至取资，逾时众归，闻而大哗，主者立逐之出，然亦不敢毁约。越日其人来，如数以贷。未浃旬，竟携资来偿，本息弗绌。唯向前慨假我资者，乃一少年，今何不在。肆人诡以病对。时光墉已潦倒甚，偶踽踽行河上，忽值是人，问子病当瘥，对不病。曰不病何状若是，对无业故憔悴。其人大诧，语以肆人语。光墉亦倾告前事，曰是则我害子矣。遂延致军中，为易衣进餐，谓：自得资给诸卒，皆踊跃赴敌，遂克近邑。今我有资十万，皆得自贼中者，固不足告外人，钦子诚实，且坐吾累，愿以资贷子设肆可乎？欣然承之。自是左军所至，势若破竹，浙东西及八闽皆定。诸将既得贼中辎货多，而克诚皆置局榷税，饷入亦丰，莫不储之光墉所。及宗棠北伐回捻，又檄令购运军食，其时肆中湘人存资过千万，乃并治丝茶药诸业。当大乱新平，旧商零落，乃以丰财捷足，百业并举。迄同治壬申，私财亦二千万。乃假洋债，助宗棠出关。时已官道员，遂晋头品顶戴黄马褂。然光墉特幸逢时会，非真有奇计雄略。既富显，唯知奢纵，用人第取先意承志者，老成羞之，肆渐中亏。对洋商屡食言，信誉日堕，不十年所营皆败，且亏军需帑，至褫职监追，宾客尽散，姬妾潜逃，只堂上一衰母耳。愤死，余一药肆，为人所得，仍其旧名，岁给资千余以赡光墉家而已。从来成败无若其速者。”亦可备览。惟所述多不了了。胡早已受知于王有龄，商而且官，声势颇张，岂迨左军入浙尚学贾钱肆乎？）

刘声木（体仁）《异辞录》卷二云：

清史而立货殖传，则莫胡光墉若。光墉字雪岩，杭之仁和人。江南大营围寇于金陵，江浙遍处不安，道路阻滞，光墉于其间操奇赢，使银价旦夕轻重，遂以致富。

王壮愍自苏藩至浙抚，皆倚之办饷，接济大营毋匮。左文襄至浙，初闻谤言，欲加以罪，一见大加赏识，军需之事，一以任之。西征之役，偶乏，则借外债，尤非光墉弗克举。迭经保案，赏头品衔翎三代封典，俨然显宦，特旨赏布政司衔赏黄马褂，尤为异数矣。

光墉藉官款周转，开设阜康银肆，其子店遍于南北，富名震乎内外，佥以为陶朱、猗顿之流，官商寄顿赀财，动辄巨万，尤足壮其声势。江浙丝茧向为出口大宗，夷商把持，无能与竞，光墉以一人之力，垄断居奇，市值涨落，外国不能操纵，农民咸利赖之，国库支绌，有时常通有无，颇恃以为缓急之计。

先文庄抚浙之初，藩库欠光墉资二十万，尚不知其为何如也。光墉见，称述中堂不置，而莫明其为谁，问之乃湘阴也，笑而遣之。未久光墉以破产闻。先是关外军需咸经光墉之肆，频年外洋丝市不振，光墉虽多智，在同光时代，世界交通未若今便，不通译者每昧外情，且海陆运输，利权久失，彼能来我不能往，财货山积，一有朽腐，尽丧其赀，于是不得已而贱售，西语谓之拍卖，遂露窘状。上海道邵小村观察本有应缴西饷，靳不之予，光墉迫不可耐，风声四播，取存款者云集潮涌，支持不经日而肆闭。

光墉有银号一、典二十有九、田地万亩，其他财货称是。上海、杭州各营大宅，其杭宅尤为富丽，皆规禁御仿西法，屡毁屡造，中蓄姬妾辈十余人。先一日光墉由沪而杭，尽呼之集一堂，自私室出，立即下键，予以五百金遣去，不得归取物，有怀挟者任之。光墉选艳，惟爱幼孀，以为淫佚恣意之便，本无一人崇尚名节，故一哄而散，毋稍留恋。

次日光墉将其业产簿据献于文庄，不稍隐匿，在落魄之中，气概光明，曾未少贬抑。文庄为设局清理，令候补州县二十九人接收各典，皆踧踖莫知所对语。文庄谓此二十九人者曰：诸君学古人官，独不思他日积赀致富设典肆以谋生乎？收典犹开典也，不外验赀查账而已。

文协揆存款三十五万，疏请捐出十万报效公帑，其余求追，以胡庆余堂药肆之半予之。孙子授侍郎，乃文庄庚申同年也，有万金在其肆内。张幼樵学士来书云：子授得失尚觉坦然，而家人皇遽，虑无以为生计，乞为援手。亦诺焉。其外京朝外省追债之书，积之可以丈尺计，则一时阛阓中扰乱情形，可想见已。

前一岁有僧以赀五百元存于杭城典肆，肆以为方外书名不便，拒而不纳，僧以木鱼敲于门外，三日三夜。光墉偶过其处，问故许之。及是僧至取款，不与，则敲木鱼不止。肆伙笑谓之曰：和尚汝昔以三日三夜之力而敲入，今欲以三日三夜之力敲出，不可得也。不得已而以妇人衣裤折价相抵。僧持泣曰：“僧携此他往，诚不知死所矣。”挥泪而去。其流毒类如是。

是时贾商贩竖，挟胡氏物出售者，其类不可胜数，罔不显其奢丽。其屋上雕镂，室中几案，园内树石，每易一主，辄迁移以去，至于清亡而未已。

光墉未几即死，其母旋亡，距七十寿辰不足一岁。杭人谑之曰："使母早三月逝，当备极荣哀之礼，此老妇人真以寿为戚矣。"

《海上花列传》中黎篆鸿即光墉也，语焉未详。传中有女婿朱淑人，今亦无考。然光墉有后嗣，庆余堂之半仍为彼有，营业至今不衰云。虽间有未尽谛处，而大体盖颇翔实(文庄为刘父秉璋谥)。

醒醉生(汪康年)《庄谐选录》卷十二云：

杭人胡某，富埒封君，为近今数十年所罕见，而荒淫奢侈，亦迥寻常所有。后卒以是致败。兹就平日所闻者诠次于后，亦足资鉴戒矣。……胡有财神之目，相传胡幼时作徒于某店，夜卧柜台上，半夜忽闻有人声，急呼众起，果得一贼，已僵矣。久之始醒。众询其故，则叩首言：'贫不能自存，故踰垣入，冀有所获，不意甫入门，即见一金面神卧于桌上，遂不觉惊骇欲绝。'众乃扶而释之，咸窃窃奇胡。

胡后为某钱店司会计，有李中丞者，时以某官候补于浙，落拓不得志，一日诣其店告贷，众慢不为礼，胡独殷勤备至，且假以私财，某感之，誓有以报。迨后扬历封疆，开府浙江，甫到任，即下檄各县曰：'凡解粮饷者必由胡某汇兑，否则不纳。'众微知其故，于是钱粮上兑，无不托诸胡，胡遂以是致富。

左文襄收复杭州时，胡亦由上海回杭，或有以蜚语上闻者，左怒，胡进谒，即盛气相待，且言将即日参奏。次日胡忽进米十数舟于左，并具禀言："匪围杭城之际，某实领官款若干万两往上海办米，迨运回杭，则城已失陷，无可交代，又不能听其霉变，故只得运回上海变卖。今闻王师大捷，仍以所领银购米回杭，以便销差，非有他故也。"时东南数省，当沦陷后，赤地千里，左方以缺饷为虑，得胡禀，大喜过望，乃更倾心待胡，凡善后诸事，悉以委之，胡由是愈富。

左文襄西征时，苦军饷无所出，乃令胡为贷于某银行，以七厘行息。左借此得率军出关，故不以利重为嫌。其实此款即由银行印刷股票，贷诸华人，以四厘行息，三厘则银行与胡各分其半也。忆某年银行之执事人回国，香港诸西人共饯之，半坐，忽一人起而问曰："诸君今日饯某，为公事乎？为私情乎？"众曰："自然是为公事。"其人徐言曰："彼为左大人经理借款，曾告我四厘行息，我昨获见其合同底稿，乃是七厘行息，何也？"执事人色沮，噤不能答，众亦失色而散。

胡姬妾极多，于所居之室作数长弄，诸妾以次处其中，各占一室，若宫中之永巷然。胡不甚省其名，每夕由侍婢以银盘进，盘储牙牌无数，胡随手拈得一牌，婢即按牌后所镌之姓名呼人侍寝，每夕率以为常。

胡酷好女色，每微服游行街市，见有姿色美丽者，即令门客访其居址姓氏，向之关说，除身价任索不计外，并允与其父若夫或兄弟一美馆，于是凡妇女之无志节者，男子之阘茸者，无不惟命是听，而其市肆店号所用之伙友，大半恃有内宠，乾没诓骗无所不至，遂至于败。

胡荒淫过度，精力不继，有以京都狗皮膏献者，胡得之大喜，盖他春药皆系煎剂或丸药之类，虽暂济一时，然日久易致他疾，惟狗皮膏只贴于涌泉穴中，事毕即弃去，其药性不经脏腑，故较他药为善。然京中他店所售皆伪物，即有真者，而火候失宜，皆不见效，惟一家独得秘传，擅名一时，而有时亦以旧物欺人，伪作新者，故胡每岁必嘱其至戚挟巨金入京监制，以供一年之用，所费亦不赀。某年有人于津沽道中遇其戚某，询以何往，彼亦不讳言，并告以制膏法，惜日久忘之矣。

胡败后，自知不能再如前挥霍，乃先遣散其姬妾之平常者，令其家属领归，室中所有亦任其携去，所得不亚中人之产。迨后事渐亟，谣言将有籍没之举，乃亟择留其最心爱者数人，余皆遣去，则所携已不及前，然犹珠翠盈头绮罗被体也。暨疾亟，其家人并其所留之姬追去，则徒手而出，一无所得矣。其不幸如此。

江浙诸省，于胡败后，商务大为减色，论者谓不下于庚申之劫，盖其时惟官款及诸势要之存款，尚能勒取其居室市肆古玩为抵，此外若各善堂、各行号、各官民之存款，则皆无可追索，相率饮恨吞声而已。胡死之次年，值中元节，杭例有盂兰盆会之举，有轻薄子故于其居室前设一醮坛，悬蟒袍、补服、大帽、皂靴，及烟具、赌具诸寓于壁，旁悬一团扇，题其上曰"雪岩仁兄大人法正"，见者粲然。怨毒之于人亦甚矣哉！

胡之母享年九十余。当胡未败时，为母称觞于西湖云林寺，自山门直至方丈房，悬挂称寿之文，几无隙地，自官绅以至戚族，登堂祝寿者踵相接。暨胡殁后，母亦继殁，则其亲友方避匿不遑，到者寥寥。其家新被查抄之命，虑人指摘，丧仪一切，惟务减杀，无复前之铺张矣。论者或比诸《红楼梦》之史太君，洵然。

论曰：综胡之一生言之，抑亦一时无两人也。当其受知湘阴相国，主持善后诸事，始则设粥厂，设难民局，设义烈遗阡，继而设善堂，设义塾，设医局，修复名胜寺院，凡养生送死赈财恤穷之政，无不备举，朝廷有大军旅，各行省有大灾荒，皆捐输巨万金不少吝，以是屡拜乐善好施之嘉奖，由布政使衔候选道被一品之封典，且赠及三代如其官。外人之商于华者，亦信为巨富，中朝向之假贷，苟

得胡署名纸尾，则事必成，至于委巷小民，白屋寒士，待胡而举火者，咸颂胡祷胡不置。呜呼，何其盛也！及其败也，此方以侵蚀库款被县官封闭告，彼即以伙友无良挟赀远遁告，身败名裂，莫为援手，宾客绝迹，姬妾云散，其后判若两人。呜呼，何其衰也！岂生平所获皆不义之财，故悖入者亦悖出欤？抑务广而荒，受瑜于器，人满则天概之，故及身而败欤？梁武帝有言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憾。"其斯人之定论也夫（又卷四云："杭胡雪岩盛时，尝于冬日施丐，每人棉衣一件又钱二百文，一时托钵之流颂德不置。"）。

又李伯元（宝嘉）《南亭笔记》卷十五云：

浙江巨商雪岩，受左文襄特达之知，赏黄褂加红顶，遭逢之盛，几无其匹。后以亏空公款奉旨查抄，文襄再三为力，脱于文网，未几郁郁而终。冰山易倒，令人浩叹。胡好骨董，以故门庭若市，真伪杂陈，胡亦不暇鉴别，但择价昂者留之而已。一日有客以铜鼎出售，索八百金，且告之曰："此系实价，并不赚钱也。"胡闻之颇不悦，曰："尔于我处不赚钱，更待何时耶？"遂如数给之，挥之使去，曰："以后可不必来矣。"其豪奢皆类此。每晨起，取翡翠盘盛青黄赤白黑诸宝石若干枚，凝神注视之，约一时许，始起而盥濯，谓之养目，洵是奇闻。胡有妾三十六人，以牙签识其名，每夜抽之，得某妾乃以某妾侍其寝。厅事间四壁皆设尊罍，略无空隙，皆秦汉物，每值千金。以碗砂捣细涂墙，扪之有棱，可以百年不朽。园内仙人洞，状如地窖，几榻之类，行行整列。六七月，胡卸重衣偃卧其中，不复知世界内尚有炎尘况味。花晨月夕，必令诸妾衣诸色衣连翩而坐，胡左顾右盼，以为乐事。或言胡尝使诸妾衣红蓝比甲，上书车马炮，有一台，高盈丈，画为方罫，诸妾遥遥对峙，胡与夫人据阑干上，以竿指挥之。谓为下活棋，亦可为别开生面矣。胡尝衣敝衣过一妓家，妓慢之不为礼，一老妪殷殷讯问，胡感其诚，坐移时而去。明日使馈老妪以蒲包二，启视之，粲粲然金叶也。妓大悔，复使老妪踵其门，请胡命驾。胡默然无一语，但捻须微笑而已。胡尝过一成衣铺，有女倚门而立，颇苗条，胡注目观之。女觉，乃阖门而入。胡恚，使人说其父，欲纳之为妾，其父靳而不予。许以七千元，遂成议。择期某日，宴宾客，酒罢入洞房，开尊独饮，醉后令女裸卧于床。仆擎巨烛侍其旁，胡回环审视，轩髯大笑曰："汝前日不使我看，今竟何如？"已而匆匆出宿他所。诘旦，遣妪告于女曰："房中所有悉将去，可改嫁他人，此间固无从位置也。"女如言获二万余金，归诸父，遂成巨富。胡尝观剧，时周凤林初次登台，胡与李长寿遥遥相对，各加重赏。胡命以筐盛银千两，倾之如雨，数十年来无有能继其后者。

胡败日，预得查抄信，侵晨坐厅事间，召诸妾入。诸妾自房出，则悉扃以钥，已而每人予五百金，麾之使去。其有已加妆饰者，则珠翠等尚可值数千金，其猝不及防者，除五百金外，惟所着衣数袭，余皆一无所有。胡所居门窗户闼，其屈戌皆以云雪白铜熔铸而成，查抄后，当事者恐为他人盗去，悉拔之使下，堆废屋中，充梁塞栋。胡既以助筹军饷受知于左文襄公，财事盛极一时，故各省大吏之以私款托存者不可胜计。胡以拥资更豪，乃有活财神之目。迨事败后，官场之索提存款者亦最先，有亲至者，有委员者，纷纷然垒息而来，聚于一堂。方扰攘间，左文襄忽鸣驺至。先是司账某知事不了，已先期远飏，故头绪益繁乱，至不可问。文襄乃按簿亲为查询，而诸员至是皆嗫嚅不敢直对，至有十余万仅认一二千金者，盖恐干严诘款之来处也。文襄亦将机就计，提笔为之涂改，故不一刻数百万存款仅三十余万了之。胡之败也，亏倒文文达公煜存款七十万两，因托德馨料理，言官劾之，谓文何得有如许巨资，朝旨令其明白回奏，后以历任粤海关监督福州将军等优缺廉俸所入为对，并请报效十万，竟蒙赏收。此项乃议以庆余堂房屋作抵。其屋估价二十万，尚余十万令胡自取为糊口之资。德之用心可为厚矣。胡豪富之名，更驾潘梅溪而上。败后以天马皮、四脚裤货诸衣市，尚值万余金。肆中裁长补短，改为外褂，到省人员多购之，后知其故，竟至无人过问。胡第三子名大均，后以知府候补某省，每年必返杭一次，为收雪记招牌租金三千两也。胡既败，分遣各妾，金珠悉令将去。某年其第三子大均回浙，一妾依然未嫁，闻而探视。无何妾病，即卒于大均处。检其所携之箧，只珠二颗，值银一万两，他物称是，可想见胡平日之豪奢矣。胡之舆夫，相随既久，亦拥巨资。舆夫有家，兼畜婢仆，入夜舆夫返，则佥呼曰："老爷回来了，快些烧汤洗脚。"一舆夫而至于此，真是千古罕闻。

又卷二云：

德晓峰中丞馨任浙藩时，议者多谓其簠簋不饬，然甲申年富商胡雪岩所开阜康银号骤然倒闭，德与胡素相得，密遣心腹于库中提银二万赴阜康，凡存款不及千者悉付之。或曰："是库银也，焉得如是？"德曰："无妨也，吾尚欠伊银二万两，以此相抵可也。"更遣心腹语胡曰："更深后予自来。"届时德果微服而至，与之作长夜谈，翌晨将胡所有契据合同满贮四大箧，舁回署内，而使幕友代为勾稽。后所还公私各款，皆出于是。人始服德之用心。后德谓人曰："余岂不知向胡追迫，倘胡情急自尽，则二百余万之巨款将何所取偿乎？我非袒胡，实为大局起见也。"左文襄西征之役，赖胡筹饷，得不支绌，亦与胡最契，以德调处胡事甚善，密保之，擢至江西巡抚。后以演剧为南皮所劾，遂罢官归。

凡是之类,为关于此“活财神”之传说。所述事迹,堪备节取,未宜尽信,盖或溢其量,或相抵牾,或涉不经,或杂神话,纷纭恍惚。虽云实录(《庄谐选录》所述,差胜于《南亭笔记》,可采处较多,叙次亦较整齐。《南亭笔记》至谓左宗棠莅杭躬为胡处理债务,真奇谈之尤),要见“活财神”之名,震于流俗,是以众说腾播。真伪羼错,口耳相传,入于记载,其盛其衰,亦一沧桑,渲染处可作小说读也(有一章回体小说,名《胡雪岩演义》,上海出版,编者署陈得康,演其豪奢之状,并及家庭琐事,笔墨略仿《红楼梦》,惟仅十二回,篇幅无多云)。

陈云笙(代卿)《慎节斋口存》卷上有《胡光墉》一篇云:

> 浙江巡抚王壮烈公有龄,幼随父观察浙江,父卒于官,眷属淹滞不能归,僦居杭州。一日有钱肆伙友胡光墉见王子而异其相,谓之曰:“君非庸人,胡落拓至此?”王以先人宦贫对。胡问有官乎,曰曾捐盐课大使,无力入都。问需几何,曰五百金。胡约明日至某肆茗谈。翌日王至,胡已先在,谓王曰:“吾尝读相人书,君骨法当大贵。吾为东君收某五百金在此,请以畀子,速入都图之。”王不可,曰:“此非君金而为我用,主者其能置君耶?吾不能以此相累。”胡曰:“子毋然,吾自有说。吾无家只一命,即索去无益于彼,而坐失五百金无着,彼必不为。请放心持去,得意速还,毋相忘也。”王持金北上,至天津,闻有星使何侍郎桂清赴南省查办事件,乃当年同砚席友也。先是王随父任,初就傅,何父方司阍署中,有子幼慧,观察喜之,命入塾与子伴读。既长能文章,举本省贤书,入都赴礼部试,遂不复见,不意邂逅于此,即投刺谒之。何见王惊喜,握手道故,欢逾平生,问何往,王告之故。何公曰:“此不足为。浙抚某公吾故人也,今与一函,子持往谒,必重用,胜此万万矣。”王持书谒浙抚,抚军细询家世,即以粮台总办委之。王得檄,乃出语胡,取前假五百金加息偿之,命胡辞旧主自设钱肆,号曰阜康。王在粮台积功保知府。旋补杭州府,升道员,陈臬开藩,不数载简放浙江巡抚。对胡亦保牧令,即命接管粮台,胡益得大发舒,钱肆与粮台互相挹注。胡又喜贾,列肆数十,无利不趋,兼与外洋互市,居奇致赢,动以千百万计。又知人善任,所用号友,皆少年明干精于会计者,每得一人,必询其家食指若干需用几何,先以一岁度支畀之,俾无内顾忧,以是人莫不为尽力,而阜康字号几遍各行省焉。咸丰五年,杭州不守,王公殉难,继者为左中丞宗棠。胡以前抚信任,为忌者所谮,左公闻之而未察,姑试以事,命筹米十万石,限十日,毋违军令。胡曰:“大兵待饷,十日奈枵腹何?”左公曰:“能更早乎?”胡曰:“此事筹已久,若待公言,已无及矣。现虽无款,某熟诸米商,公如急需,十万石三日可至。”左公大喜,知其能,命总办粮台如故,而益加委任。时浙闽次第肃清,而陕甘回乱起,肆扰关内外,朝命左公督师往剿。左公欲贷洋款,洋人不可,计无所出,商之胡。胡曰:“公第与借,某作保,合当允行。”果借得五百万金。洋人不听大帅言而信胡一诺,左公益信爱胡,倚之如左右手,屡奏称其顾全大局,积保至道员,加二品顶戴,赏穿黄马褂。胡又有慷慨名,每遇兵荒祲岁,动捐数十万金,无所吝,富而好义,人尤称之。以是京内外诸巨公囊中物无不欲以阜康为外库,寄库无算。不赀之富,虽西商百余年票号无敢与抗衡者,可谓盛矣。沪上大贾与外洋贸易,蚕丝为最,胡每岁将出丝各路于未缫时全定,洋人非与胡买不得一丝,恨甚,乃相约一年不买丝,胡积丝如山无售处,折耗至六百余万金。又各省号友多少年喜声色,久而用侈,不免侵渔,渐成尾大。胡知大局将坏不可收拾,乃潜遣亲信友人分诣各肆,谨视号账。一日与妻密计,设具内宴,夫妇上坐,姬妾二十四人左右坐,酒池肉林,间以丝竹,欢宴竟日。妻小倦思息,胡命继烛,与诸姬洗盏更酌。夜方半,胡语诸姬曰:“吾事寝不佳,诸姬随我久,行将别矣。汝等盛年,尚可自觅生路,各回房检点金珠细软,尽两箱满装携出,此外概不准带,自锁房门,无复再入,各予银二千,或水或陆,舟车悉备,今夕即行,一任所之,吾不复问。”有数姬涕泣请留,胡亦不禁,余姬一时星散。胡即赴金陵见左公,备陈颠末,且曰:“即今早计,除完公项外,私债尚可按折扣还,再迟则公私两负矣。”左公许之。即日电发,各省号同时闭关。俟诸密友赍各号账回,分别公私,按折归款。事毕返杭,收合烬余,尚有二十四万金,赎回故宅三所,分居诸昆季。又十余年,夫妇皆以寿终。君字雪岩,浙江钱塘人。其在粮台积功事迹,见左文襄奏议。赞曰:“王壮烈身殉封疆,左文襄功在社稷,并相彪炳丹青。尚矣,胡君以阛阓中人,识王君于未遇,一念之厚,美报迭膺。遭际中兴,几于富甲天下,观其已事,虽古之猗顿、陶朱未能与媲,不可谓非奇人也。何公以翰林起家,扬历中外,孺陟兼圻。溯其崛起之初,有欲比之版筑鱼盐而不得者,岂所谓醴泉无源欤。而崇高富贵,顾不如善贾者。末路犹得保全,良可悲矣。”

此作亦可供参阅(何公谓何桂清。王有龄谥壮愍,在浙江巡抚任殉难,为咸丰十一年辛酉事)。陈氏四川宜宾人,同光间以举人官山东州县。

《一叶轩漫笔》(撰者署沙沤)云:

> 绩溪胡雪岩观察光墉,贾人子。在文襄公西征,转输军食,深资其力,师捷后膺卓荐。观察盛时,理财之名大著,富可敌国,资产半天下。当事借用外债千数百万。西人得其一言以为重。起第宅于杭州,文石为墙,滇铜为砌,室中杂宝诡异至不可状,侍妾近百人,极园林歌舞之盛。偶一出

游，车马塞途，仆从云拥，观者啧啧叹羡，谓为神仙中人。其公独曰："雪岩字义近冰山，恐勿能久耳。"未几果败，公私负逋近千万，录其市肆田舍陂池之属，不能偿其半。胡遂效开阁放柳枝故事，玉人尽散，而资用乃益困。初，观察于杭州设庆余堂药肆，炮制精而取值贱，盖以济贫困者，有司独未判抵逋负，至是一家皆取给焉。为善食报，岂不然哉！

胡为杭人，盖无异词，此独曰绩溪，或其祖籍耶？

我佛山人（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六十三回（"设骗局财神小遭劫"）有云："……等到继之查察了长江苏杭一带回来（按：谓回至上海），已是十月初旬了。此时外面倒了一家极大的钱庄，一时市面上沸沸扬扬起来，十分紧急。我们未免也要留心打点。一时谈起这家钱庄的来历，德泉道："这位大财东，本来是出身极寒微的，是一个小钱店的学徒，姓古，名叫雨山。他当学徒时，不知怎样，认识了一个候补知县，往来得甚是亲密。有一回，那知县太爷，要紧要用二百银子，没处张罗，便和雨山商量，雨山便在店里，偷了二百银子给他。过得一天，查出了，知道是他偷的，问他偷了给谁，他却不肯说，百般拷问，他也只承认是偷。死也不肯供出交给谁，累得荐保的人，受了赔累，店里把他赶走了。他便流离浪荡了好几年。碰巧那候补知县得了缺，便招呼了他，叫他开个钱庄，把一应公事银子，都存在他那里，他就此起了家。他那经营的手段，也实在利害，因此一年好似一年，各码头都有他的商店。也真会笼络人，他到一处码头，开一处店，便娶一房小老婆，立一个家。店里用的总理人，到他家里去，那小老婆是照例不回避的，住上几个月，他走了，由得那小老婆和总理人鬼混。那总理人办起店里事来，自然格外巴结了。所以没有一处店不是发财的。外面人家都说他是美人局，像他这种专会设美人局的，也有一回被人家局骗了，你说奇不奇？"我道："是怎么个骗法呢？"德泉道："有一个专会做洋钱的，常常拿洋钱出来卖，却卖不多，不过一二百、二三百光景，然而总便宜点。譬如今天洋价七钱四分，他七钱三就卖了；明天洋市七钱三，他七钱二也就卖了，总便宜一分光景。这些钱庄上的人，眼睛最小，只要有点便宜给他，那怕叫他给你捧□□，都是肯的，上海人恨的叫他钱庄鬼。一百元里面，有了一两银子的好处，他如何不买，甚至于有定着他的。久而久之，闹得大家都知道了，问他洋钱是哪里来的，他说是自己做的。看着他那雪亮的光洋钱，丝毫看不出是私铸的。这件事叫古雨山知道了，托人买了他二百元，请外国人用化学把他化了，和那真洋钱比较，那成色丝毫不低，不觉动了心，托人介绍，请了他来，问他那洋钱是怎么做的，究竟每元要多少成本。他道：'做是很容易的，不过可惜我本钱少。要是多做了，不难发财，成本每元不过六钱七八分的谱子。'古雨山听了，不觉又动了心，要求他教那制造的法子。他道：'我就靠这一点手艺吃饭，教会了你们这些大富翁，我们还有饭吃么？'雨山又许他酬谢，他只是不肯教。雨山没奈何，便道：'你既然不肯教，我就请你代做，可使得？'他道：'代做也不能。你做起来一定做得不少，未必信我把银子拿去做，一定要我到你家里来做。这件东西，只要得了窍，做起来是极容易的，不难就被你们偷学了去。'雨山道：'我就信你，该请你拿了银子去做，但不知一天能做多少？'他道：'就是你信用我，我也不敢担承得多。至于做起来，一天大约可以做三四千。'雨山道：'那么我和你定一个合同，以后你自己不必做了，专代我作，你六钱七八分的成本，我照七钱算给你，先代我作一万元来。我这里便叫人先送七千两银子到你那里去。'他只推说不敢担承，说之再四，方才应允。订了合同，还请他吃了一顿馆子，约定明天送银子去，除了明天不算，三天可以做好，第四天便可以打发人去取洋钱。到了明天，这里便慎重其事的送了七千两现银子过去。到第四天，打发人去取洋钱，谁知他家里，大门关得紧紧的，门上贴了一张招租的贴子，这才知道上当了。"我道："他用了多少本钱，费了多少手脚，只骗得七千银子，未免小题大作了。"德泉道："你也不是个好人，还可惜他骗得少呢！他能用多少本钱，顶多卖过一万洋钱，也不过蚀了一百两银子罢了。好在古雨山当日有财神之目，去了他七千两，也不过是九牛一毛，太仓一粟。若是别人，还了得么！"我道："别人也不敢想发这种财。你看他这回的倒账，不是为屯积了多少丝，要想垄断发财所致么？此刻市面，各处都被他牵动，吃亏的还不止上海一处呢。"

古雨山即胡雪岩。受骗事亦其话柄之一。

搜辑关于胡氏之各说，未能尽也。然已可供谈助矣。略加商订，姑为披露。至更事征考而详辨之，为综括有条理之叙述，则期诸异日。（民国三十二年）

壬午两名医

清孝钦后以太后主国事者数十年，初政，负中兴大业之誉，晚节召动摇邦本之祸，实中国近代史上极重要之人物，而当光绪初年，大病几殆，使其死于是时，则孝贞既逝，德宗犹在幼冲，政局将若何演变，诚不易料。其幸而疗治获痊，遂复绵历垂三十年之寿命，盖薛福辰、汪守正两名医之力为多。斯二人者，其关系亦殊巨已。

庚辰（光绪六年）孝钦患病甚剧（时孝贞犹健在），诏各省保举名医。前任山东济东泰武临道薛福辰，以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暨湖广总督李翰章、湖北巡抚彭祖贤荐，见任山西阳曲县知县汪守正，以山西巡抚曾国荃荐，均为孝钦疗疾，诊疗渐效。辛巳（光绪七年）六月以病体粗愈报大安（孝贞已前逝于是年三月，训政之事，遂专于孝钦矣），诏予诸臣奖叙，福辰因之得简广东雷琼遗缺道，补督粮道，守正则简江苏扬州知府，均仍留京继续医治。壬午（光绪八年）十二月，病乃全愈，报万安，诏谓"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深宫侍养，朝夕起居，上年六月间已报大安，犹未如常康复。年余

以来，随时调摄，现在慈躬已臻全愈，实与天下臣民同深庆幸。道员薛福辰，知府汪守正，与太医院院判庄守和等，由总管内务府大臣带领请脉，所拟方剂，敬慎商榷，悉臻妥协，允宜特沛恩施，以示奖叙。薛福辰著赏加头品顶戴，调补直隶通永道，汪守正著赏加二品顶戴，调补直隶天津府知府，均著即行赴任，太医院左院判庄守和，右院判李德昌，均赏加二品顶戴……"对于薛汪二人，除优加顶戴外，并移官近地，盖仍备将来宣召也(道员加头品，知府加二品，均不循常例，称破格之奖。院判六品官耳，而骤加二品，则太医另是一途，又当别论也)。当是时，薛汪医名著于海内。

二人虽精于医，而经历政途，医事固非其本业，一生事迹亦不限于能医。本篇题曰二名医者，以其治愈孝钦之病，志其最有关系之事也。曰壬午者，以全功竟于是年，本年又值壬午，此恰为前一壬午之事，往迹追述，作六十年之回顾也。

关于二人，翁同龢光绪二年丙子五月二十九日日记云："薛君福辰来。此人薛晓帆之子，号抚平，能古文，通医，十年前工部司员也。今为济东道，其政事未可知，独于洋务言之甚悉，以为中国无事坐失厘金每年千万，是大失计。又言破洋人惟有陆战，陆战之法，曰散阵、行阵、小阵，其守法则用滇黔地营，必可操六七成胜算也。"

光绪六年庚辰六月二十三日云："旨下直省荐医，李相荐薛福辰，曾沅浦荐汪守正，与御医李德立同至长春宫，召见请脉。"二十四日云："薛与汪议论抵牾。薛云西圣是骨蒸，当用地骨皮等折之，再用温补。汪亦云骨蒸，但当甘平。"

翌年辛巳二月初四日云："汪子常，名守正，汪小米之胞侄，所谓振绮堂汪氏，藏书最富者也，山西阳曲县知县，曾沅浦荐医来为西圣治病者也。"

李慈铭辛巳二月十一日日记："夜云门邀同敦夫饮聚宝堂，招霞芬玉仙。玉仙近日有山西阳曲县知县汪守正之子某，随其父入都，为訾郎，以九千金为之脱弟子籍。守正钱唐监生，巧猾吏也。去年西朝不豫，各省大吏多荐属员之知医者入京，守正其一也。晋中久大祲，而守正囊橐之富如此……此辈可愤绝也。"

光绪十年甲申三月二十日云："汪子常郡守来，以扃试不得入。汪名守正，杭州人，今为天津知府。"(时李以课所领书院士在津)

二十二日云："汪子常来，其人老吏，倨而猾。以后不必见之。"

李好诋诃，其于汪氏，所言恐不免过刻。

欲详知二人生平事历，宜更求之。薛福成为福辰弟，有《诰授光禄大夫头品顶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薛公家传》，见《庸庵文别集》卷六，又觅得《重修平阳汪氏迁杭支谱》，卷五(《志乘》)有《子常公传略》(汉川谢凤孙撰)，二人生平乃可征。兹录于下：

薛传

公讳福辰，字抚屏，别号时斋，江苏无锡薛氏……公幼习制举业，先考光禄公谓学有根柢则枝叶自茂，教以温经读史，兼览百子，熟玩朱子《近思录》，涵而操之，务俾理博才赡。又综考有明以来制艺之卓然者，而撷其华，师其意，由是沿流溯源，学乃大进。咸丰五年中顺天乡试第二名举人，援例以员外郎分发工部行走。会光禄公知湖南新宁县事，选知浔州府，未及行，卒于官。公奔走经营，归丧于乡，身留湖南，清理官逋。事未蒇，而粤寇陷无锡，太夫人挈家侨徙江北。公未得音问，偕弟福成，走数千里，微服穿贼境，屡濒于危。航海涉江，始觐太夫人于宝应，相见悲喜，遂奉母乡居以避寇。公弟福成、福保等，始皆从公学制举文。至是见时变方殷，兄弟互相切磨，研极经济及古文辞，浩然有用世之意。公入都，浮沉工部，积六七年，居闲无事，乃大肆力于医书，始宗长沙黄元御坤载之说，以培补元气为主，继乃博究群书而剂其平，出诊人疾，无疢不疗。盖公之学凡三变，初攻时文，中治古文辞，最后研医术，用力尤劬，而遭遇之隆亦终以此。累试礼部不第，居工部又久不补官，出参伯相湖广总督合肥李公幕府，积劳改知府，分发山东补用，又以治河功改道员，补济东泰武临道。越四年，丁内艰。服阕入都，格于例，不补官，将归隐矣。适皇太后慈躬不豫，遍征海内名医，伯相李公鸿章与总督李公瀚章巡抚彭公祖贤交章论荐，供奉内廷者三年，每制一方，覃思孤往，凑极渊微，或与同值诸医官龂龂争辩，必得当乃已。一日辩声甚厉，皇太后在内闻之，问曰："此薛福辰耶，何戆也！"然由此知公益深。公援引古书，亦精核无间，诸医终无以夺也。而公之担荷亦独巨云。迭赐文绮、银币、金币、黄玉、搬指，又赐御宝云龙福寿字，又赐"职业修明"匾额及七字句对联，又赐貂裘、蟒玉、珠串。恭报皇太后大安，特简广东雷琼遗缺道，补督粮道。旋报皇太后万安，特赏头品顶戴，调补直隶通永道，赐紫蟒袍、玉带钩，又赐福寿字及黄辫荷包，并赐宴体元殿，长春宫听戏，西厂子观灯，又赐七字句对联。当是时，公之功在天下，殊恩异数，焜耀络绎，有将相大臣所不敢望者，天下不为侈而以为宜。莅官通永，三年擢顺天府府尹，以抨劾骫骳吏，为群小愠焉。御史魏迺勷摭琐事劾公，且请以太医院官降补，迺勷坐言事不实镌职去，寻转宗人府府丞。公夙研经世事，在山东为巡抚丁文诚公所倚任，凡整军、治狱、赈饥及防河大工，壹埤遗之。塞侯家林决口也，公综理全局，联络兵民，捧土束薪，万指骏作，穷四十五日夜之力，河流顺轨，民困大苏。通州为出都孔道，僦车者公私骈集，牙侩把持，大为民病，公创设官车局，排斥浮议，力任其难，商气称便。尹顺天时，值岁大祲，灾黎嗷嗷待哺，公精心擘画，集巨款，选贤员，濯痍嘘槁，全活甚众。为监司时，即深恶属吏之瘝官者，纠弹不少贷。伯相李公暨丁文

诚公、前顺天府尹沈公秉成，屡以治行尤异密荐，天子亦自知之，顾以医事荷殊眷，而吏治转为医名所掩，颇用此郁郁不乐。公素性通敏，阅事多，于世路险巇，人情曲折，必欲穷其奥而探其隐，然天性径遂，凡人一言之善，或一事稍可人意，则倾诚推服，必逾其量倍蓰，或稍拂其意，则贱简之也亦然，其待交游与在家庭之间。莫不皆然。顾用情未协于中，则意气稍不能平；意气不平，而养生之道戾矣。会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而公已疾不能视事，累疏陈请，始允开缺调理。扶疾南还，未浃月，遽以光绪十五年七月二日卒于无锡里第，年五十有八……福成曰：余昔见公好围棋，嫂王夫人屡谏未听，则举棋局而投诸井。王夫人早卒，而公复笃好之。曩居通永道署中，见公秉烛达旦，或演棋谱，或与客对弈，其起居失时，稍致人言者，未始不用此为累。公之得风痹疾也，医者言用心过度，内受伤损而不自知，允矣。人之精力几何，公于治事用心本专，复耗之于技艺，此必不支之势也。不然，以公之遇与年，其建树讵止于此耶？由今思之，贤哉嫂也。甚矣养生之术之不可不讲也。

汪传

先生讳守正，字子常，杭州钱塘人也。性纯孝，年十五，侍父病，刲臂肉和药以疗，卒不起，誓将身殉，以母在未果。服阕则锐意进取，博母欢心。十九受知昆明赵蓉舫学使，补博士弟子员，有声黉序。后屡踬乡闱。闻发逆势焰焰，慨然有经世之志，遂纳粟为知县，分发河南。时周勉民、方伯屏、藩中州知先生才行，委权鲁山县篆。鲁山产丝，为生计大宗，向苦官吏诛求。先生请于上，举数百年积弊悉汰去。再权郾城县。郾城为捻匪出入之冲，先生募勇训练，躬自督剿，民赖以安。有某寨主张文刚者，素通捻匪，党众势强，为地方患害有年矣。县官束手，莫可谁何。先生至，廉得其情，设机布弩，将擒获之，而以蜚语去官。当是时，发逆方张，国家需才，而先生以廉能被劾，闻者愤惋。先生顾洒然曰："一官何足惜哉！独张文刚未获，民患方深，吾滋戚耳。"方先生之去官也，鲁山郾城两县民如婴儿之恋慈母。或发为讴歌，以寄慕思。及吴少村中丞抚豫，具闻其状，乃强先生起，委以军事，以勋劳得复原官。相继抚豫者，为张文达公、李子和中丞，皆倚先生如左右手。及张·李二公去，先生乃改官晋。晋抚曾忠襄公重器先生，犹加于张李二公也。补虞乡县知县。虞乡向无书院，先生捐俸创建以造士，士风大振。旋调平遥。平遥多土豪侵掠富户，先生威济以恩，强梁敛迹。岁大祲，赤地千里，先生集资巨万，躬率吏役振恤，全活无算。复设育婴堂，以养幼孩。所事条理精密，皆先生一人手订。忠襄公益以是知先生。自是，晋省凡有大祲及一切兴作救灾之事，靡不借重先生，而先生亦罔不为之尽力，而各中其机要。于是山西之民，无士农工贾，靡不知先生名矣。先生尤精医理。当其令阳曲时也，会慈禧皇太后圣躬不豫，忠襄公以知医奏保先生。先生入内廷视药，不数月而圣躬愈，恩赏特隆，复蒙旨擢扬州府知府，未及赴任所，旋调天津。先生感恩遇、益自奋发，思所以报称。既履天津任所，则杜绝私谒，严察属吏，慨然以吏治民生为己任。沧州民以河堤溃构讼，久不决，死伤甚众。先生请款修复，宿祸以寝。法越衅起，先生创办芦团，民资保障。朝廷睹先生之才，将大用，以宏济艰难，偶因政见与直督合肥李相国不合，相持不下，遂调宣化府以远之。不数岁，郁郁以终，惜哉！年六十六。赞曰：先生以一县令视疾内廷，圣眷优渥，恩赏屡加，而其才行志节又足以符际遇之隆，独以其抗直之气不遏抑，戢翮茧翰，赍志以没，岂非命耶！虽然，是亦何损于先生哉？吾曩与先生犹子禳卿内阁晤海上，旋即别去；近复与禳卿之弟鸥客茂才同寓次，久且益亲密，为余言先生，辄娓娓不倦。先生没且三十年，能令犹子辈不忘如是，则盛德遗型，必有远过乎人者，余故乐为论次云。

二人均以医术蒙孝钦优眷，然福辰曾任监司，后官至副宪即止，未为甚显。官京尹时，为言路所论，词近揶揄，自负经世才而以医进，用致人言，中怀抑郁，以病早退遽卒，不克跻名臣之列。守正则由令而守，颇为峻擢，而以迕上官见疏，终于一郡，晚节尤形落寞焉。

薛传中所指御史魏乃勷摭琐事劾之，情事亦颇可述。光绪十二年丙戌十二月，乃勷以玉粒纳仓，福辰临期未到，上疏劾其玩视大典，援引邵曰濂事（十一月十九日上谕："御史贵贤奏京卿衰病恋栈请旨惩儆一摺。太常寺卿邵曰濂，本年春间迭次请假，至八十日之多，当差已属怠惰，现在将届恭祀圜丘，典礼綦重，该京卿又复临期请假，实属性耽安逸，旷废职守，著交部议处。"旋照部议革职），请予严议，并谓福辰惟能医事，可改用太医院官。十一日奉谕："御史魏乃勷奏薛福辰玩视大典请旨严议一摺。玉粒纳仓与坛庙大典不同，且邵曰濂获咎系因久旷职守，该御史参劾府尹薛福辰临期不到，辄谓较邵曰濂情节有加，深文周纳，措词已属失当；至请以太医院官改用，尤属胆大妄言，不可不予以惩儆，以杜攻讦之渐。魏乃勷著交部议处。玉粒纳仓，向系兼尹府尹联衔具题，届期躬诣太常寺交收。此次薛福辰因何临期不到，毕道远曾否前往，均著明白回奏。"次日福辰回奏，略谓："先得礼部知会，以十月二日辰刻玉粒纳仓。是日黎明先诣先农坛会同交收，以府署稍远，由署趋诣太常寺已交辰末。"云云。未予处分。十四日即迁宗人府府丞（宗丞、京尹均正三品，而宗丞班在京尹之上，为大三品卿之一，京尹犹小三品卿也。此系升擢，惟京尹有地方之责，事任较重，宗丞则闲曹耳）。二十日谕："魏乃勷照部议降三级调用。"乃勷以言官弹一京卿，竟以"胆大妄言"获此重谴，则缘对福辰以疗病进用含讥刺之意，致触孝钦之怒耳。在福辰若

可快意，而实难免隐憾在心，耻以医进而为人指目也。至乃勸请以京卿改用太医院官，设想颇奇，却非并无前例。如雍正九年辛亥正月十九日谕："刘声芳在太医院效力有年，屡加特恩，用至户部侍郎。伊于部务茫无知识。上年夏秋间，朕体偶尔违和，伊并不用心调治，推诿轻忽，居心巧诈，深负朕恩，著革去户部侍郎，仍在太医院效力赎罪行走，从前所赏伊子荫生及举人，俱著革退……翼栋，朕闻其通知医理，加恩用至副都御史，乃伊识见昏庸，遇事推诿，著革去副都御史，补授御医之缺，效力行走。"此旧事之可资复按者。魏劾薛疏原文，一时未及检得，不知亦引及此项旧例否（刘声芳盖本由太医院官擢至卿贰者，与《中和月刊》三卷第六期载太医院志殊恩一节内所述乾隆时医官吴谦历升列卿擢任部堂，暨同治时院判李德立曾以三品京堂候补，均非恒例。又按：院志所构李德立以京堂候补，盖指同治十三年甲戌十一月事。时以穆宗"天花之喜"加恩，左院判李德立以三四品京堂候补，右院判庄守和以四五品京堂候补，旋穆宗于十二月遽逝，李庄均撤销京堂，并摘去翎顶）。太医院官虽亦列仕版，其堂官（院使院判）且亦颇具京堂体制，而士大夫终以方技轻之，此是相沿一种风气，古昔实不尽然。如章炳麟《区言》一（《葑汉昌言》五）有云："方技之官，汉人亦不贱视。"《衡方碑》："方尝为颍川太守，免归，征拜议郎，迁太医令。"《杨淮表纪》："淮从弟弼由冀州刺史迁太医令。议郎刺史之与太医令，虽同为六百石，望之清浊，权之重轻，岂可同年而语？今世虽士人知医者，宁卖诊市上，必不屈居是职，而汉人不耻也。"可以参阅。

薛福辰、福成兄弟，一以医术著，一以使才著，而均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光绪十五年己丑，福成以湖南按察使膺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之命，开缺以三品堂候补。出国之前，奏准给假，回无锡原籍省墓。时福辰亦以中风不语开左副都御史缺归里，旋卒，福成为料理丧葬事宜。迨光绪二十年甲午，福成差竣以左副都御史还朝，六月抵上海卒。其为福辰所撰家传，作于甲午，盖绝笔云）。其名之辰与成，音亦相近。福成之入曾国藩幕，由于乙丑（同治四年）上书之邀特赏。其辛卯（光绪十七年）九月自跋上曾侯相书云："同治乙丑之夏，科尔沁忠亲王战没曹南。曾文正公奉命督师北剿捻寇，并张榜郡县，招致贤才。余上此书于宝应舟次，文正一见大加奖誉，邀余径入幕府办事……文正语（李）申甫曰：'吾此行得一学人，他日当有造就。'又谓余曰：'子文辰于论事，年少加功，可冀成一家言。'……厥后，余从公八年，前后出入幕府，共事者三十余人，多一时贤俊，余颇得晨夕晤谈，以扩见闻充器识，皆文正提奖之力也。"按：求阙斋乙丑五月日记云："故友薛晓帆之子福成，递条陈，约万余言，阅毕嘉赏无已。余在幕府尝见文正手稿。近阅湖南刊本，归入品藻一类，而讹为伯兄抚屏之名，想由校者之误。恐后世考据家或生疑义，故并及之。"自道遇合之由与获益于入幕者如是，盖后来建树实基于斯，并辨明成之误为辰，诚重其事也。至所云《求阙斋日记》湖南刊本，指王启原所编《求阙斋日记类钞》而言，时曾氏日记印行者仅此。福成疑其误由于校者。尝翻阅福成未及见之印影本《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则曾氏此节手迹（乙丑闰五月初六日），实是："阅薛晓帆之子薛福辰所递条陈，约万余言，阅毕嘉赏无已。"书即为福成事，则仍曾氏书此一时笔误耳。

福辰善医术，而不善养生，福成所为传，慨乎其言之（曾国藩同治十年辛未四月日记云："近来每日围棋二局，耗损心力，日中动念之时，夜日初醒之时，皆萦绕于楸枰黑白之上，心血因而愈亏，目光因而愈蒙，欲病体之渐痊，非戒棋不为功。"亦颇可与福成所云合看）。兹附述一大臣讲养生而享大年者，其人为官至大学士（体仁阁）之全庆，卒年恰在光绪壬午也。其养生之术颇奇，乃以磕头为妙法。翁同龢壬午正月初四日日记云："谒全师。师言：'每日磕头一百廿，起跪四十次，此法最妙。'"（全庆尝以工部尚书充咸丰六年丙辰会试副考官，为同龢座师）传授此法，即在是年。同龢仿行之。据《无挂碍室随笔》（见《国闻周报》）引常熟秉衡居士《荷香馆琐言》云："吾乡翁松禅相国，每夜必在房行三跪九叩头五次乃卧，其法传自全小汀相国庆。翁相晚年气体极健。自谓得力于此。"可见同龢于师门所授，已实行且有效矣（磕头四十五，起跪十五次，盖行其八分之三）。全庆寿八十二，同龢则七十五也。运动肢体，为卫生之道，斯即藉磕头起跪以为运动耳。类是者实古已有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上云："张廷老，名琪，唐安江原人，年七十余，步趋拜起健甚，自言夙兴必拜数十，老人气血多滞，拜则支体屈伸，气血流畅，可终身无手足之疾。"是前乎全庆。宋人已早有行之者矣（续于《文艺杂志》检得《荷香馆琐言》，已谓与张廷老事暗合）。全庆卒于壬午四月，十九日谕："致仕大学士全庆，学问优长，老成恪慎，由道光年间翰林，受先朝知遇之恩，洊陟正卿，协赞纶扉，朕御极后，擢授大学士，历管部旗事务，迭司文柄，宣力有年，克尽厥职，前以重遇鹿鸣筵宴赏加太子少保衔，嗣因患病奏请开缺，准予致仕，赏食全俸。方期克享遐龄，长承恩眷，兹闻溘逝，轸悼殊深，著赏给陀罗经被，派辅国公载濂，带领侍卫十员，即日前往奠醊，加恩晋赠太子太保衔，照大学士例赐恤，入祀贤良祠，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伊子吏部郎中麟祥著赏加四品衔，用示笃念耆臣至意。"寻赐祭葬，予谥文恪。大年荣遇，福命颇优也。全庆叶赫纳喇氏，正白旗满州人，字云甫，号小汀，嘉庆二十四年己卯举人，道光九年己丑进士，两次入阁（同治十一年壬申以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翌年癸酉充顺天乡试正考官，以举人徐景春试卷磨勘斥革，降二级调用，光绪四年戊寅又以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光绪七年辛巳以大学士予告，服官六十年（道光元年辛巳即以荫生官京曹）。一生宦迹，虽无赫赫之名，当时朝中老辈，盖无出其右者矣（咸丰戊午科场大狱，全庆以兵部尚书偕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瑞华、兵部

尚书陈孚恩奉命查办，同治元年壬戌，追论其事，坐附和成谳，降四级调用）。（民国三十一年）

吴汝纶论医

吴汝纶以古文老师而信仰西医最深，于中医则极端诋斥不遗余力。其见于尺牍等者，有如下列：

手示尊体自去冬十月起疾，今五月中尚未平，殊为系念。吾兄体素强健，何以如此？此殆为服药所误。今西医盛行，理凿而法简捷，自非劳瘵痼疾，决无延久不瘥之事，而朋好间至今仍多坚信中国含混医术，安其所习，毁所不见，宁为中医所误，不肯一试西医，殊可悼叹。执事久客上海，宜其耳目开拓，不迷所行，奈何愿久留病魔，不一往问西医耶？岂至今不能化其故见耶？千金之躯，委之庸医之手，通人岂宜如此？试俯纳鄙说，后有微恙，一问西医，方知吾言不谬。（辛卯六月晦日《答萧敬甫》）

今侄还京后，想益调摄强固。是否尚服西药？每恨执事文学精进而医学近庸，但守越人安越之见，不知近日五洲医药之盛，视吾中国含混谬误之旧说，早已一钱不值。近今西医书之译刻者不少，执事曾不一寓目，颛颛焉惟《素问》、《灵枢》、《伤寒》、《金匮》、《千金》、《外台》等编，横亘于胸而不能去，何不求精进若是？平心察之，凡所谓阴阳五行之说果有把握乎？用寸口脉候视五脏果明确乎？《本草》药性果已考验不妄乎？五行分配五脏果不错谬乎？人死生亦大矣，果可以游移不自信之术尝试否乎？以上所言，吾将斫树以收穷庞，未可以客气游词争胜，愿闻所以应敌之说！（癸巳三月二十五日《与吴季白》）

绂臣灾病应退，某岂敢贪天之功？但平日灼知中医之不足恃，自《灵枢》、《素问》而已然，至《铜人图》则尤不足据，《本草》论药又皆不知而强言，不如西医考核脏腑血脉，的的有据，推论病形，绝无影响之谈，其药品又多化学家所定，百用百效，而惜中国读书仕宦之家安其所习，毁所不见，其用医术为生计者又惟恐西医一行则已顿失大利，以此朋党排摈，而不知其误人至死者不可胜数也。今绂臣用西医收效，自此京城及畿南士大夫庶渐知西术之不谬，不至抱疾忌医，或者中上庸医杀人之毒其稍弛乎。（丁酉正月二十一日《答王合之》）

中医之不如西医，若贲育之与童子。来书谓仲景所论三阳三阴强分名目，最为卓识。六经之说仲景前已有，仲景从旧而名之耳。其书见何病状与何方药，全不以六经为重，不问可也。西人之讥仲景，则五淋中所谓气淋者实无此病，又所谓气行脉外者实无此理，而走于支饮留饮等病，亦疑其未是。此殆亦仲景以前已有之常谈，未必仲景创为之也。盖自《史记·仓公扁鹊传》已未尽得其实，况《千金》、《外台》乎？又况宋以后道听途说之书乎？故河间、丹溪、东垣、景岳诸书，尽可付之一炬。执事谓其各有独到，窃以为过矣。（二月十日《答王合之》）

前书言柯病新愈而咳嗽未已，近来如何？又言中西医皆不用，此似是而非。中药不足恃，不用宜也。若不用西药，则坐不知西医之操术何如，仍中学在胸不能拔弃耳。实则医学一道，中学万不可用，郑康成之学尤不可用。中医之谬说五脏，康成误之也。咳嗽一小疾，然可以误大事。中医无治咳嗽之药，亦不知咳嗽之所关为至重，此皆非明于西医者不能自养。（三月二十三《与廉惠卿》）

医学西人精绝。读过西书，乃知吾国医家殆自古妄说。（十一月十七日《答何豹臣》）

闻目疾今年稍加，深为悬系。又闻近服中药，医者侈言服百剂当服复旧观，前属张楚航等传语，倘已服百剂，其言不效，则幸勿再服，缘中医所称阴阳五行等说绝与病家无关，此尚是公理，至以目疾为肝肾二经，则相去千里。吾料公今所服药大率皆治肝补肾之品，即令肝肾皆治，要于目光不相涉也。况中药所谓治肝补肾者，实亦不能损益于肝肾也乎？然且劝公勿久服者，中药性质言人人殊，彼其所云补者不补，其所云泄者不泄，乃别有偏弊，而本草家又不能知，特相率承用，而几幸其获效，往往病未除而药患又深，此不可不慎防者。尊甫先生不甚通西医之说，其于中医似颇涉猎，尝抄撮经验良方，令我传钞。今若语以中药之无用，必不见信，然目疾所谓一痛耳，若因药而致他病，则全体之患矣。此不可以尝试者也！（戊戌十二月四日《与贺松坡》）

汝堂上属买燕菜鹿茸等物，一时无人携带。自西医研精物理，知燕菜全无益处，鹿茸则树生之阿磨利亚及骆驼粪中所提之阿磨利亚皆与茸功力相等，而价贱百倍，何必仍用此等贵物乎？西医不但不用鹿茸，亦并不用阿磨利亚者，为其补力小也。汝平日不考西书，仍以鹿茸为补养之品，何其谬耶！（己亥五月二十四日《与千里》）

令四弟如系肺疾，应就西医，并宜移居海滨，借海风所涵碘质以补益肺家，服麦精鱼油以调养肺体，仍戒勿用心，勿受外感。此病甚不易治，中医不解，亦无征效之药。其云可治，乃隔膜之谈。若西医用症筩细心审听，决为可治，乃足信耳。（九月二十日《与廉惠卿》）

前初见文部大臣菊池君，即劝兴医学。昨外务大臣小村君亦谆谆言医学为开化至要。且云他政均宜独立，惟医学则必取资西人，且与西人往来论医，彼此联络，新学因之进步，取效实大等语。是晚医学家开同仁会款待毓将军及弟等，长冈子爵、近卫公爵、石黑男爵皆有演说，皆望中国明习西医，意至恳至。东京医家集会者近百人，可谓盛会。而弟所心服者，尤在法医。法医者，检视生死

伤病以出入囚罪，近年问刑衙门获益尤多，吾国所凭《洗冤录》仵作等，直儿戏耳。恐议者以医为无甚关系，故具书此间所闻，以备张尚书采择。（壬寅六月十日《与李亦元》）

敝国医学之坏，仍是坏于儒家，缘敝国古来医书列在《汉书·艺文志》者皆已亡佚，今所传虽经《素问》大抵皆是伪书，其五脏部位皆是错乱。其所以错乱之故，缘敝国汉朝有古文、今文两家之学，古文家皆是名儒，今文则是利禄之士，古文家言五脏合于今日西医，今文家言五脏则创为左肝右肺等邪说。及汉末，郑康成本是古文家学，独其论五脏乃反取今文，自此以后近二千年，尽用今文五脏之说，则郑康成一言不慎，贻祸遂至无穷，其咎不小。敝国名医以张仲景、孙思邈为最善。仲景《伤寒》所称十二经，今西医解剖考验实无此十二经路。苏东坡论医专重孙思邈，今观《千金方》所论五脏亦皆今文之说。此敝国医道所以不振之由也。（《同仁会欢迎会答辞》）

犬孙目疾，若中药虽可见效，吾不主用，缘中药难恃，恐贪其效而忽其敝。中医不能深明药力之长短。孙儿障翳苟不碍瞳人，即可置之不问，久亦自退，较胜于用不甚知之药。观西医不见病不肯给药，则知中国欲以一药医百人，其术甚妄也。（辛丑二月二十七日《谕儿书》）

汝纶于西医之极口推崇，于中医之一笔抹杀，其态度可以概见。光绪二十年（癸卯）卒于里（桐城），其所聘学堂教习日本人早川新次以报丧书寄其本国，中述延美医治疗事，谓："正月九日下午，突有先生之侄某，遣使送书，报先生病状，且言先生不信汉医，专望西医之诊视，乞伴美国医偕来。小生不敢暇，即与美医交涉。十日晨发安庆，夜半到吴氏宅。直抵病床询问，见其容态已非现世之人，惊其病势之急激，知非等闲之病。亲戚辈具述疝气之亢进，腹部膨胀如石，热度高，美医不能确定病名，小生疑为肠膜炎也。是夜及次日，美医种种治疗，病势益恶。先生自觉难起……小生酬知己之恩，正在此时，与美医议良策，奈传教兼通医术之人内科非所长。先生病势益恶，至十二日早朝呼吸全绝……先生于卫生医术，生平注意……今兹之病，斥一切汉医不用，辩汉医之不足信，特由安庆奉迎西医。闻生等一行到宅，甚为欣喜，岂料美医毫无效验。美医云：'若在上海或日本，得与他医协议良法。'小生亦觉此地有日本医士一人，或可奏功。遗憾何极！"盖笃行其志，到死不肯一试中医也。壬寅在日本考察学制时，西历七月七日《日本新闻》云："先生昨日午前往观医科大学，于本学附属医院见割胃癌病者，由近藤教授执刀破腹部，切割胃管，通胶皮管于下，以进饮食。先生观此大手术，颜色不变，晏然省察焉。"又六月二十二日云："君……聘医亦好西医。李鸿章尝戏谓曰：'吾与执事笃信西医，可谓上智不移者，余人皆下愚不移者也！'"汝纶师事鸿章，其笃信西医之由来，殆即受教于鸿章。至观破割大手术而神色夷然，亦缘信之既深，故无疑诧之感耳。（民国二十三年）

杭州旗营掌故

清室入主中夏，以八旗将士驻防各省要区，控制形胜，为一种特别之制度。此项旗营，在所驻之地，自成一局面，为时二三百年，其文献殊有征考之价值，而资料则颇感缺乏。三多六桥以诗名，家世杭州驻防（正白旗蒙古人），于杭营掌故，素极究心。己丑（光绪十五年）有《柳营谣》之作，用竹枝词体，述杭营诸事，共诗一百首，附注以为说明。时犹髫年（约十四五龄），所造已斐然可观。既见诗才夙慧，尤足考有清一代杭州驻防旗营之史迹。举凡典制风俗人文名胜，以及轶事雅谈，略具于斯，洵可称为诗史，研究旗营故实者之绝好资料也。其自序云："吾营建自顺治五年，迄今二百四十余载，其坊巷桥梁古迹寺院之废兴更改者，既为杭郡志乘所略，而其职官衙署科名兵额一切规制，又无纪载以传其盛。自经兵燹，陵谷变迁，老成凋谢，欲求故实，更无堪问。夫方隅片壤，尚有小志剩语，纪其文献，吾营八旗，实备满蒙大族，皇恩优渥，创制显荣，其间勋名志节，代不乏人，倘无一编半册，识其大略，隶斯营者非特无以述祖德，且何以答君恩乎？童子何知，生又恨晚，窃不忍任其淹没无传，以迄于今，每为流留轶事，采访遗闻，凡有关于风俗掌故者，辄笔之，积岁余方百事，即成七绝百首，名曰《柳营谣》。盖如衢谣巷曲，聊以歌存其事，不足云诗也。后之君子，或有操椽笔而为吾营创志乘者，则此特其嚆矢耳。己丑冬日自记。"以诗存事，旨趣可见。诗如左：

灯词宠赐早春时，会典房中永宝之。
何日新宬重建复，碧纱笼护御题诗。

（乾隆六年颁到御制灯词一卷，藏于会典房。房已毁于兵燹。）

彩毫飞落九重云，会议堂开赐冠军。
欲访三司公署地，查家弄口剩斜曛。

（会议府向在查家弄，库司、左司、右司并在焉，御书"冠军"二字颜其大堂。今古木衰草而已。）

喜际升平息鼓鼙，更衣宫里仰宸题。
天然凤舞龙飞笔，留幸杭城九曲西。

（乾隆十六年南巡，阅兵于大教场，筑更衣宫供诗碑焉。杭城西北昔有九曲，故一名九曲城。）

五小营门九里城，穿城河水最澄清。
临流稚子学垂钓，圣代于今休甲兵。

（营城内外计有一千四百三十六亩四分零，周围九里，穿城二里，自钱塘门而北而东南又辟五门，屏山带水，胜甲省垣。）

平南军府建高牙，二百年来是一家。
今日四夷我皆守，弓刀挂壁啸龙蛇。

（顺治二年，金大将军领平南大将军印统兵抵浙。五年议设驻防官兵共三千九百数十人，七年冬筑营城以判兵民，八年又遣官兵协防，十五年增甲兵五百副于

营外，康熙八年始奉旨永不住民房。）

树石参差水竹环，倚园新作雅游还。

御书楼上凭阑眺，西背平湖北面山。

（军署向有西园，去年长乐初将军重葺，易名倚园。御书楼在园正东。）

艳说鱼轩两莅杭，廿年风景感沧桑。

材官齐祝婆婆福，书额重来仰北堂。

（将军希侯太夫人，即咸丰初年将军倭侯夫人也，重莅杭营，故于军署二堂颜曰"重来"，为彭雪琴尚书书。）

竹马争骑迓使君，新将军是旧将军。

蔼然斋额亲题处，九载重看墨尚芬。

（吉仲谦将军重镇杭州，倚园有蔼然斋，为光绪六年驻节时手题。）

都署新成涵碧亭，真如画舫水边停。

秋来妙又如书屋，雨打残荷倚槛听。

（恭问松都护今岁广葺其署，建亭沼上，颜曰"涵碧"。昔松赐亭固莲溪两都护先后题有停舫、寄庐、听秋书屋、万花堂、伴鹤轩诸胜。）

书巢遗址仰流芳，敢恃聪明乱旧章？

我喜趋庭闻故事，重悬楹帖复镶黄。

（嘉道间南尊鲁协戎任镶黄旗，颜其档房曰"书巢"，为查声山旧书。又自集《尚书》语"罔以侧言改厥度，毋作聪明乱旧章"为联。今家大人协领是旗，仍其旧句悬之。）

四旗裁去近千人，万顷沙田泽沛春。

此即盛时司马法，兵当无事本为民。

（乾隆二十八年裁去汉军四旗九百余人，赐以萧山沙田，有不耕者准其外补营勇。）

同承恩泽镇之江，敢享承平志气降。

调自六州归一本，和亲康乐答家邦。

（乱后八旗调自乍浦、福州、荆州、青州、四川六处，以复旧额。）

涌金门外春秋祭，忠义遗阡表八旗。

男女当年同血战，居然似死竟如归。

（忠义坟在涌金门外，裒葬庚辛阵亡官兵并妇女，列入祀典，春秋致祭。）

万古纲常未丧师，昭忠贞烈两崇祠。

至今月黑霜清夜，恍有英风拂树枝。

（昭忠、贞烈两祠在双眼井旁，总纪庚辛死事男女。）

汉字教成满字来，两傍满汉学堂开。

宏文自是承平象，不羡弯弓跨马回。

（书院后即设满汉两官学。）

八旗学校分文武，弓箭诗书两不荒。

家艺渊源迈千古，栽培将相答君王。

（武义学曰弓厂，乃各旗自设者。）

弓胎驿角箭翎雕，试取穿杨百步遥。

闻说将军亲选缺，争将全技献星轺。

（官制，由前锋领催挑取骁骑校，递上至于协领皆然，每一缺出，与选者齐赴教场听候考选官缺，拟定正陪，奏送引见。）

大阅争后壁上观，鼓声雷动落云端。

马蹄风卷红旗滚，两翼双开阵势宽。

（三年大阅，五年军政。）

鼓角声残大阵还，八旗兵马拥城湾。

旧时军令何严肃，一月惟教一日闲。

（道光元年奏，遵于每月朔停操一日，余则逐日轮习各技。）

旌旗处处风留影，砧杵家家月有声。

难得八方无事日，格林炮队选精兵。

（格林炮来自德国，营中购置多尊。）

霜天吹角马如飞，卅二排兵拥绣旗。

都趁晓风残月出，炮山今日试红衣。

（红衣，大炮名，年例九月试演于秦亭山西，俗呼为炮山。）

杂技营中博且专，居然骑马似乘船。

碑能直立钟能挂，傥使随园见早传。

（营操有杂技一门，马上尤娴，有立碑、挂钟诸名目。袁子才有《骟马歌》。）

五年一赋出关行，远比寻常上玉京。

相马由来如相士，空群须比古人精。

（营例阅五年遣员出关购马一次。）

当年花市聚群芳，叫卖声声紫韵长。

今日只遗灯夜好，看灯人似看花忙。

（迎紫门直街即南宋之花市，古名官巷。朱淑真词云："花市灯如旧。"）

红颜命薄本寻常，剩得芸编说《断肠》。

欲觅调朱施粉地，绿杨城角旧门墙。

（原朱淑真故居，在宝康巷，今为东城筑断其半。）

二仙巷里吊诗人，我与庐陵有夙因。

目送飞鸿风瑟瑟，一张桐雅日随身。

（二仙巷在花市南神堂巷北，当即旧东城山门巷。元张光弼移居寿安坊。胡虚白有诗云："二仙巷里张员外，头白相逢尚论诗。"余家藏古琴一张，背镌真书"桐雅"二字，其下又镌瓦当文"飞鸿延年，龙池之右"，行书，"延年高雅对孤桐，与和长松瑟瑟风，不为野夫清两耳，为君留目送飞鸿，庐陵张光弼"三十三字，凤诏之下，有隶书"仪清阁宝玩暨万年少题"数十字，声音清越，断纹匀细，每抚银丝，益思尚友。）

沧海桑田几变更，俞园无复种香粳。

同居七世家风古，连理枝宜此挺生。

（俞家园在井亭桥南，宋时为秫田。《宋史》："民俞举庆七世同居，家园木连理。"）

金山当日寓河边，周北楼租四五椽。

可惜弁阳生太早，不然得月两家先。

（元郭畀寓楼在施水桥坊。《癸辛杂识》："余有小楼在军将桥，夏日无蚊。"云云。）

真珠曲阜永安桥，红白莲花共五条。

更有鳌山兼兔岭，至今何处问渔樵。

（真珠桥在真珠河上，曲阜桥在军将、施水二桥之间，西岸跨街，小永安、红莲花、白莲花三桥并在梅青院东，今俱废。鳌山头在清湖桥南新开弄，兔儿岭在坍牌楼，今罕有知者。）

朱棺悬葬是何人，翦纸无从证夙因。
何不学仙化辽鹤，百年同此蟪蛄春。

（镶红、正红两旗协署墙界下有朱棺悬诸窟室。）

城隅旧地访平章，入梦梅姬漫独伤。
一树棠阴无处憩，花公祠宇失堂皇。

（贾似道故宅在分箕兜，旧为镶白旗协领署。乾隆中香公格任此，梦贾妾梅姬乞焚楮帛。花公禅布康熙间任此，有政绩，去后该旗感而立祠署旁。今皆废。）

何氏山林莫浪推，来观甲帐接楼台。
一丘一壑尤天巧，侍御当年此构材。

（将军署系柴孝廉故宅，其祖明侍御公构也。）

上方寺里上方池，放鸭调鹅任所之。
寄语儿童休下钓，断碑记读放生祠。

（寺在将军府西。寺废，西池尚存，有残碑两方，知为当时放生所也。）

梅花深处昔敲门，友竹交松别有轩。
阅罢金经调绿绮，禅房茶熟正香温。

（嘉庆间梅青院僧印海善琴所居，有友竹交松轩，为噶学山题赠。）

梅青古院好滋培，一秀才捐一树梅。
放鹤亭前人不返，十分清丽为谁开，

（院为宋林和靖未隐时所居，嘉庆五年将军范恪慎公创为八旗士子肄业之所，见马湘湖明经《补梅记》。光绪初掌教盛恺庭观察捐资重葺，议每入泮者栽一梅于庭，今颇成林。）

曾说城西有客行，机头蕊榜见分明。
我来织女如重遇，先问乡人及第名。

（《夷坚志》："建炎春一士人步城西，有虹自地出，圆影若水晶，老木丫槎。闻茅舍机杼声，女子四五，绾乌丝丫髻，玉肌云质，揎腕组织。视之，锦文重花中有字数行，首曰李易，问之，曰登科记。"）

六井于今五处无，白龟池尚傍西湖。
朱家楼阁元家宅，惟听天中唱采蒲。

（白龟池系钱塘六景之一，宋朱师古元、元仇远曾居是地，今惟蒲荡而已。）

井名谁把凤凰题，浪唤凰兮与凤兮。
石上都无仙翰影，碧梧枝上乱鸦啼。

（井在太阳沟，相传为凤氏所启，以故得名，并镌凤凰于井阑，今无存焉。）

铲辘甘井汲西城，簇簇松花水面生。
三十年来陵谷变，寒流空怅一盂清。

（松花井在长生桥西，昔常有松花浮水面，故名。）

一抔黄土草纷纷，鱼腹瓜刀久不闻。
短碣搜寻重建立，行人始识杜仙坟。

（坟在钱塘门内，乾隆四十二年春正红旗协领佛公智重修，寻废。光绪戊子家大人获其墓碑，复为封治。仙名灵，字子恭，晋人也。朱竹垞《鸳鸯湖棹歌》："网得钱塘一双鲤，不知鱼腹有瓜刀。"原注："钱塘杜子恭，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曰：'当即相还耳。'既而刀主行至嘉兴，有鱼跃入舟中，破鱼得瓜刀，见《搜神记》云。"）

坟寻苏小怅诗人，何处埋香瘗玉真？
且步史君新径去，钱塘门下吊乡亲。

（钱塘门内旧有苏小墓，详许绳祖《雪庄渔唱》。又有新径，见杨蟠《西湖百咏》。）

海棠纵不是甘棠，昭谏曾栽满县香。
今日川红花事了，江东犹说埒河阳。

（钱塘县治旧在城西，曾有罗隐手植海棠花，王元之有诗。）

显忠庙里灯如海，显忠庙外人如山。
元宵箫鼓喧阗处，一架烟花散玉环。

（庙在长生桥，祀汉大将军博陆侯，每岁元宵灯火极盛。）

春宵火树灿银河，月爆星球巧样多。
古庙尚留嘉泽号，黄沙弄口几回过。

（庙祀李邺侯，向在梅青院北，今建黄沙弄，亦设灯剧。）

演武场和立马来，景灵宫殿早成灰。
紫东一片如钲日，曾照宫花插帽回。

（承乾门外大教场，即宋景灵宫故址。《随隐漫录》："景灵宫谢驾回，宰相以下皆簪花。"）

蕲王赐第在河东，御笔名园纪懋功。
想见骑驴湖上去，长生桥水照英雄。

（韩蕲王赐第在前洋街，宋高宗书"懋功"名其园，今废，即长生桥东北境也。）

潘阆犹传旧姓名，一条穷巷景凄清。
低回且咏元之句，前日寻君下马行。

（潘阆巷为宋潘逍遥故居，在长生桥东。王禹偁诗"前日访潘阆，下马入穷巷"，今其地为兵房。）

菩提讲寺证前因，老屋颓廊积绿尘。
一径桑麻三径竹，缅怀宰相赠诗人。

（寺在八字桥西，今栽桑竹。道光八年舅祖文吟香公读书于此，见瑞文端公《如舟吟馆诗钞》。）

莲荡于今尚姓吴，莲花当日比西湖。
更谁携得方池种，博取清风明月无。

（吴家荡在菩提寺东，昔时莲花最盛，今废。）

旧时轩月尚如轮，不见填词人道人。
行到莲池西尽处，更无矮屋奉高真。

（开元宫在吴家荡旁，为宋周汉国公主府，元时句曲外史张伯雨入道于此。外史《开元宫得月轩词》，有"环堵隘花狼籍沟水，涨云充斥，似石鱼湖小酒船宽窄"之句。自阑入营中，惟矮屋数椽，中奉高真像而已。雍正癸卯二月十九日厉太鸿过之，有《木兰花慢》一阕，见《樊榭山房集》。今则荆棘丛生，陈迹不可访矣。）

清湖河水自西流，屋后今无载酒舟。

借问题诗高九万，癖斋可在黑桥头？

（咸淳《临安志》："高九、万喜、杜仲高移居清湖河诗，有"河水通船堪载酒"之句。杜仲高金华人，有《癖斋集》。黑桥今名板桥。）

水边先后起高楼，良相名人共不休。

城外湖山城内见，见山且看合双修。

（瑞文端公故第在清湖河北岸丁家桥相近，中有见山楼，眺尽湖山之胜，见公弟瑞雪堂观察《乐琴书屋诗钞》。按：其地似即赵松雪为祝吉甫所题"且看楼"遗址，惜无好事者复建之。）

浅绿垂杨两岸匀，平桥犹说石湖春。

轩开说虎今安在，况复轩中说虎人。

（石湖桥，因宋范成大居此，故名，中有说虎轩。）

浅水长流过小桥，郭西风景此偏饶。

江郎一去无人管，欲把蕲王共手招。

（江学士桥，明江晓居此得名，亦称小桥，康熙《仁和志》谓江所居即蕲王赐第。）

小旸谷暖远嚣尘，卧雪何须送炭人。

我拟消寒依样筑，纵非黍谷也回春。

（小旸谷，宋孔仲石筑以御冬，不火而暖，见《杨诚斋集》。址在洗麸桥西。）

马家桥与洗麸桥，流尽兴亡水一条。

我欲沉沙寻折戟，清湖河畔认前朝。

（马家桥、洗麸桥由吴越王屯兵得名。洗麸俗称大八字桥，桥西即清湖桥，俗称二八字桥。）

短短红墙小小门，一官虽谪亦君恩。

桥东遗署今乌有，盖代威名世尚闻。

（年大将军雍正间谪杭州，后贬至正白旗满洲防御，其故署皆围红墙，在石湖桥东折东弄内。按：年为防御时，日坐涌金门侧，鬻薪卖菜者皆不敢出其门，曰年大将军在也。见《啸亭杂录》。）

十官巷里道人闲，身在纷华市隐间。

遥想缥缈罗四壁，争将福地比嫏环。

（宋陈起居十官宅巷开书肆，赵师秀、刘克庄辈皆有赠诗，址在鸿福桥东。）

载酒红桥绕绿云，紫云坊剩绿云纷。

数椽小屋临河辟，水竹谁家占一分。

（洪福桥，《乾道志》名洪桥，清流绿荫，为营中胜处。）

癸辛向访癸辛街，鞔鼓桥西迹已埋。

欲就草窗谈杂俎，不知何地是书斋。

（癸辛街在鞔鼓桥，宋周密居此，著《癸辛杂识》。）

杨王宅记癸辛街，瞰碧名园景最佳。

只惜紫云坊过晚，茂林修竹系人怀。

（杨和王宅在鸿福桥，大涤洞天记在癸辛街，有瞰碧园，具茂林修竹之胜，紫云坊在鸿福桥西，犹存一石柱焉。）

施水坊桥古迹存，我来偏不效争墩。

前修尚有都音保，鼎峙何妨说可园。

（《清尊集》分题武林古迹，施水坊桥其一也。都音保满洲人，善书，昔居桥边。见《武林城西古迹考》。即余可园在近也。）

天潢鹤俸慨然分，恤士曾传好使君。

梅院一龛应配享，王将军与宝将军。

（乾隆四十年，将军宗室富公重士恤兵，奏添养育兵，并捐廉饮焉，去后营中设生祠于梅青院。四十五年至五十年，将军王公、宝公悉宗其政体，前后垦牧田召租以济困乏，杭乍孤寡口粮及远差贴费皆自二公始，垂惠吾营，当议共祀以报之。）

岱防御画效倪迂，收拾西湖进紫都。

博得天颜曾一笑，南巡并得卧游图。

（防御岱彭号半岭，工画，曾绘西湖全图进呈御览。）

一个猫儿一饼金，谁与论画补桐荫。

牡丹不用胭脂染，家学渊源两竹林。

（黄履中字德培，汉军人，裁汰后卖画为生，尤善画猫，一猫一金，以黄猫儿称。任九如以画紫牡丹得名，一夕梦古衣冠人谓之曰："汝画牡丹，当用苏木汁如制胭脂法，则绝肖。"醒而试之，果逼真。）

教棋卖字有王郎，妙墨争如学士梁。

倘使当时逢月旦，书名应并蒋山堂。

（王东伶，汉军人，裁汰后教棋卖字，游四方，书学频罗庵，能乱诸。）

军帅群钦多艺才，工棋善画漫相推。

张成风角翻新学，五两银鸡妙剪裁。

（嘉庆八年，将军宏公工棋善画，又精制器，尝以银片剪一鸡，高置竿头，占四方风信，历试不爽。）

梅花重补聘名师，教育深恩大树滋。

为语八旗佳子弟，报崇应建范公祠。

（将军范恪慎公礼贤下士，创立梅青书院，补梅延师，以汉学教授八旗子弟，至今因之。）

英雄原不碍风流，传说元戎艳福修。

画罢牡丹春昼永，闲凭妓阁看梳头。

（道光间将军湘上公善画牡丹，多内宠，教之妆点，有云鬟、月髻诸名目。）

就园都护最能文，儒雅多才更博闻。

听雨一编无觅处，天防著作掩功勋。

（双就园都护道光间任镶黄旗协领，升西安副都统，署宁夏将军，累著军功，后予告归杭，著《听雨斋诗文》。）

万竿苍雪绕斋齐，分照家君太乙藜。

竹牒可能重我授，并将古迹证城西。

（太夫子廷沄岩先生为吾营耆儒，著作甚富，有《城西古迹考》、《诗文》等书，乱后多失传。）

瑞公威范震千家，百战功勋洵可嘉。

两浙灵声传不朽，忠魂甘葬万荷花。

（将军瑞忠壮公坚守旗营，屡建大功，卒以粮尽殉节于军署荷池，今建专祠在梅青院前。）

凛然忠义冠当时，蒙古家声百世驰。

足与湖山争浩气，段家桥北杰公祠。

（乍浦副都统杰果毅公辛酉杀贼阵亡，今专祠在湖上。）

我吊先贤赫藕香，不徒勋业与文章。

易名惜未邀殊典，气节千秋峙戴汤。

（赫藕香方伯由庶常改官，至江苏督粮道，庚申在籍佐瑞忠壮公克复杭城，赏布政司衔，次年巷战阵亡。死事之烈，可与应文节、汤贞愍二公并称，著有《白华旧馆诗稿》。）

东公清节尚流芬，千里还乡恋夕曛。

不惜康泉偏挹注，二疏而后又重闻。

（东恭介公由正蓝旗协领历升福州将军，晚年归里，尽倾宦囊分给乡党，后复总制四川，卒于道。）

八桥居士老禅房，衣钵无人奉瓣香。

副本倘留长庆集，他年应学抱经堂。

（外祖裕乙垣公居八字桥西，又号八桥居士。嘉庆戊寅举人，有诗名，在京供职礼部员外，寓法华寺十余年，易箦时命侍者将生平著作尽纳棺中。昔卢抱经学士父存心藏妇翁冯景《解春集》遗稿，示学士诗云，外祖冯山公，文章惊在宥，衣钵无后人，瓣香落汝手。学士后梓行。）

缓带轻裘自不群，此真不好武将军。

当时翰墨淋漓处，争裂羊欣白练裙。

（将军连上公善书，得者宝之。）

都护清励雅爱才，高风犹听士民推。

公余别有怡情处，花木扶疏尽手栽。

（富兰荪都护爱士癖花，今都署花木多其手植也。）

姊妹才情一样长，题诗先后到山墙。

骚人尽解垂青眼，艳比兰芳与蕙芳。

（康熙初，白晓月、色他哈两女士多才多貌。晓月有《半山题壁诗》，色他哈见而和之。复有名人方苞、荀倩等和诗。荀云："新吟为我旧吟谁，姊妹遭逢一样悲。绝胜金阊楼上女，兰芳名与蕙芳垂。"）

分明飞燕掌中身，娘子偏教唤玉真。

听说能知休咎事，当年不让紫姑神。

（《睽车志》："程迥居前洋街，一日飞五六寸长一美妇，自称玉真娘子，能言休咎。"）

不作诗仙作画仙，李家又见一青莲。

红妆屡倩描新照，真个神从阿堵传。

（李朝梓汉军人，乾隆间居潘阆巷，工画仕女。相传其家有楼为狐所居，一日李见一清代宫装丽姝，笑请写照，为描抚入神。后屡见而屡易其装，李尽抚之，由此得名，人称之曰"画仙"。）

镜中真个自生花，对脸传红未足夸。

一片青铜今莫宝，空将奇事说陈家。

（嘉庆丙子三月，军将桥东岸蒙古陈氏家有古铜镜忽生花，半月始灭。当时诗人多歌咏之。）

地傍湖山秀绝尘，新传八景出名人。

倚园花石仓河月，费尽丹青画不真。

（湖山之秀，汇于西城，吾营尽占其胜。吾师王梦薇先生每入营必低徊忘返，尝题柳营八景，曰"梅院探春"，"倚园消夏"，"西山残雪"，"南闸春淙"，"吴荡浴鹅"，"井亭放鸭"，"仓河泛月"，"花市迎灯"，并绘画征诗，一时传为美谈。）

修筑东西两岸堤，争输鹤俸覆香泥。

小桥官柳青青外，谁把桃花补种齐。

（光绪元年八旗捐栽杨柳于岸，傥再间以桃花，当更可观也。）

新妆结队过门前，为赴关爷祝寿筵。

如此英雄真不朽，馨香俎豆二千年。

（俗称关帝为关爷，五月十三日为诞期，士女多寿之。）

参差红烛间沉檀，为赛今年合境安。

齐赴毓麟宫上寿，木犀香里倚阑干。

（临水夫人庙在双眼井西，曰毓麟宫，亦曰天圣母宫，闽人尤信祀之。）

锣鼓敲开不夜天，龙灯高纵马灯前。

娇痴儿女争相看，坐守春宵倦不眠。

（杭俗春宵有龙马灯会，必先入营参各署，以领赏犒。）

节物于今各处殊，吾家笑作五侯厨。

荆州圆子福州饺，岁暮春初相向输。

（难后八旗皆调自六州，所以节物各殊。）

糯粉新和红绿豆，厨娘纤手惯蒸糕。

品题何借刘郎笔，春饼同煎馈老饕。

（俗于春首用红绿豆和粉蒸糕相馈。）

湖上春深兴更悠，招邀俊侣策骅骝。

诘朝要放桃花血，逐队松鞍到处游。

（春分前后当以针刺马颈，谓之放桃花血，前一日须出骑，谓之松鞍。）

盂兰古会早秋乘，锣齐家家各自称。

偏说莲花桥水活，顺流今夜放荷灯。

（军将桥一名莲花桥。）

风流犹话半闲堂，闸斗秋开蟋蟀场。

一幅红绸新赐采，将军争识大头黄。

（营中斗蟋蟀以博胜，谓之秋兴。）

西去人家断复连，一湾流水绕门前。

落花枯草调鹰地，暖日清风放鸽天。

（俗喜调鹰放鸽，佳者只值数金。）

五色丝缠铁嘴巢，衔旗啄弹各相教。

忍饥就范如鹰隼，细草青绒蚱蜢包。

（铁嘴蜡嘴皆杭产禽名，饲以青虫，教之衔绒，能解人意。）

鞭如掣电马如龙，出猎归来兴不慵。

为有双禽将换酒，背驼红日下南峰。

（秋冬之际营人多出猎湖山。）

季冬一日最魂销，记得城池一炬焦。

为禁满城停宰杀，伤心往事话今朝。

（辛酉十二月朔为发逆陷城，今届是日，满城为禁屠宰。）

声名文物合推今，精绝诗书画与琴。

莫笑管弦闻比户，武城自古有知音。

（吾营以诗传者，赫藕香方伯有《白华馆遗稿》，外王父乙垣公有《铸庐诗草》，舅祖文吟香公有《亦芳草堂诗稿》，善雨人寺丞有《自芳斋诗稿》，贵镜泉观察有《灵石山房诗草》。以书名者，善寺丞之行书，固画臣姻伯之楷书，杏襄侯囡丈之隶书。以画名者，祥瑞亭协戎之马，家大人之山水牡丹，蔼云、织云两夫人之花卉。工琴者，盛恺庭观察，外舅文济川公，家六叔保子云公，柏研香杏襄侯姻丈，皆精绝灵妙，远近言琴者莫不以吾营为领袖。数年以来，甚至垂髫儿女尽解操缦，亦吾营中一韵事也。）

留月宾花乐事饶，声携吟屐井亭桥。

如逢水绘庵中主，尊酒论文一笑浇。

（荣竹农部郎随侍都护恭公来杭，颜其衔斋曰“留月宾花馆”，每逢佳日集吟社焉。）

谁为旗营唱竹枝，风流传遍逸园词。

吉璁去后难为和，敢比鸳湖百首诗?

（内史守彝斋茂才有《杭营竹枝词》八首。昔竹垞太史作《鸳鸯湖棹歌》百首，同里谭吉璁和之，余则未敢窃比焉。）

自愧髫年闻见稀，池当人往又风微。

百篇吟就仍无补，数典而忘庶免讥。

六桥此诗，余所见为石印一册，盖庚寅（光绪十六年）所印，署《可园外集》，并有俞、王二序。俞序云：

国初平一海内，以从龙劲旅分驻各行省，是曰驻防。大者统以将军，其次为都统，又次之城守尉。吾浙杭州乃东南一大都会也，于是有镇浙将军，有镇浙副都统，皆驻杭州，开军府，立满营，度杭城西偏以为城，其周九里，其门有五，规模闳远矣。二百数十年来，功名之隆盛，人物之丰昌，流风遗俗之敦厚，故家世族之久长，不可胜计，而纪载阙如，无以垂示于后。中间又经兵燹，一营俱烬。乱定之后，乃调集乍浦、福州、荆州、德州、青州、四川六处驻防，重建新营，粗复旧额。入其城者，但见衙署之鼎新，廛舍之草创，欲问其故事而遗老尽矣。乃有鋆溪协戎之哲嗣曰三多六桥者，著《柳营谣》一百首，凡有涉掌故者重以诗记之。上纪乾隆中高庙南巡之盛，下逮咸丰间瑞忠壮、杰果毅两公死事之烈，而凡杜仙之坟，凤氏凰氏之井，句曲外史之庐，临水夫人之庙，以至九月演炮，春分松鞍；云鬟月髻，湘公府之闺装；留月宾花，荣部郎之吟馆，事无巨细，一经点染，皆诗料也，即皆故事也，可以传矣。余春秋佳日，必至西湖，由钱塘门入城。必取道满营，如得此一编，于舆中读之，望将军之大树，观故家之乔木，其可慨然而赋乎。光绪十六年岁在上章摄提格仲春之月，曲园居士俞樾，时年七十。

王序云：

余于丙戌岁始于花市构屋以居，距杭防营仅数武地，暇辄入城，既爱其风土清淑，旋以琴酒获交其士大夫，又钦其温文尔雅，有儒将风。未几其子弟竞以文艺来从余游。有六桥世勋三多者，为有鋆溪协戎哲嗣，年少多才，且能留心掌故之学。忆杭城自顺治五年始设满蒙八旗防营，迄今垂亩六十年，其中规模创制，文物声名彪炳可风者，殆不胜数，而纪载阙如，中丁粤难，一营熸焉。克复后，合官与兵仅存四十余人，余悉调自荆、青、闽、蜀、乍浦诸营，以复旧规。非特文献荡尽，即其坊巷风情，大非昔比。六桥惜其典则云亡，深抱数典忘祖之虑，爰为广询老成，穷搜故实，一名一物，莫不笔以载之。积岁余，所得既多，乃仿竹枝词体，成七绝诗百首，名曰《柳营谣》。而请序于余。其诗自开国至今，大而宸章官制、勋业忠贞，小而风俗园亭、世家古迹，厘然毕举，若讽若规，隐隐寓劝惩之思，寄今昔之慨，正不徒夸显荣存典则已也。余于防营栖游既习，思为创辑志乘，以传其盛，恒苦考证之隘，迄未卒业成书。今得是编，资我不浅。他日书成，不得不呼为将伯也。故喜而为之序。光绪庚寅春，王廷鼎书于花市小筑之瓠楼。

可资同览，因并录之。（民国三十一年）

阉人掘藏事述

光绪四年戊寅，有告退太监苏德掘得藏银一案，经言路奏陈，派步军统领顺天府尹查覆。近于吴县彭君心如处，得观其曾祖芍亭先生（祖贤，官至湖北巡抚）手写日记，是年四月纪偕步军统领荣禄遵查此案情形颇详，时官顺天府尹也。兹移录如下：

（初五日）荣大金吾召见后，交到军机处交片，内开：“本月初五日军机大臣口传面奉谕旨，著派荣、彭刻即往查看，钦此。”又交片：“有人片奏：风闻京北上地村居住内监苏德，置有拆房基一所，在沙河镇街中，去岁十月营兵因刨挖碎砖，挖出银一缸，约有一万数千两，官员觊觎，将兵丁法取刑求。苏姓以人情势力，将银归己。今岁二月，苏姓又挖出银七缸、金一铜箱，金系条，银系宝，每宝百两，系前明成化光化字样，约在十数万两，续又挖出银一窖，长五尺，深五尺，宽二尺，每日夜间装车载运，尚在刨挖。询问工人，据云苏姓已奏明皇太后赏给”等语。遵旨即刻驰赴沙河镇，时已酉刻，会同荣大金吾，各带司员，前往查看，并命苏德指引。据称如有以多报少情甘认罪。查毕取供，并取北路同知把总禀供，又派员赴上地村点查窖银秤见斤两确数。亥刻，金吾登舆回城（定例，提督司九门禁钥，不得在城外住宿）。予宿于店。霸昌道续燕甫（昌）来见。（初六日）卯刻，燕甫邀至苏姓地，开更楼门，登楼复视。回店，昌平州吴履福来见。予回城。午刻到署。陈令（嵋）带苏文兴呈验样银，开呈秤银清单。计开：

第一袋碎银九十五斤

二袋小元宝一百二十七斤

三袋小元宝一百四十七斤

四袋方锭八十九斤

五袋小圆锭七十七斤

六袋小圆锭九十二斤

七袋小圆锭七十五斤

八袋小圆锭一百斤

九袋大元宝七十四锭重二百四十二斤(有乾隆年号)

共一千零卅七斤计一万六千五百九十二两。

外有呈祥大元宝一锭,方圆小碇五个,不在前数之内。申刻酌定奏稿,与荣金吾删改,即缮稿缮摺。

(初七日)寅刻入朝,卯刻奏事处传:摺留中。……恭录四月初七日奉上谕:"前据御史英俊奏:闻告,退太监苏姓在沙河镇置有房基一处,上年营兵在该处刨出银一万数千两,官员觊觎,将兵丁等刑求,几致酿成重案。本年又刨出金银,约银十数万两。续挖出银一窖,询系该太监奏明皇太后赏给等语,当派荣禄、彭祖贤前往查看。兹据奏称:查明太监苏德在沙河置买铺房及空院一处,共刨出银一万六千六百余两,并无十数万两之多。据苏德供称,此项银两未敢擅动,曾经奏明,奉皇太后懿旨赏给,并无刨出银窖金条等,实系情愿报效。上年营弁王振声暨该太监遣义子苏文兴,均赴北路厅同知衙门呈报,兵丁张邦振等挖出银两,私自藏匿,经该同知讯断,给还地主领回,将张邦振责惩等情。太监苏德在伊房刨出银两,曾据奏明,惟未声明银两确数,当奉皇太后懿旨赏给。现据荣禄等查明具奏,奉懿旨:著将此项银一万四千两交顺天府,以为资遣灾民之需,余银二千六百余两,著赏给苏德。钦此。"

附录奏稿如左:

"奏为遵旨会同查勘沙河镇刨出埋藏银两情形,恭摺覆奏,仰祈圣鉴事:窃照本年四月初五日准军机大臣口传面奉谕旨:著派荣、彭刻即前往查看,钦此。钦遵。并准将附片原奏交阅前来,臣等公同阅看。查原奏内称:'风闻京北上地村居住内监苏姓置有拆房基一所,在沙河镇街中,去岁十月营兵因刨挖碎砖,挖出银一缸,约有一万数千两,官员觎觊,将兵丁法取刑求。苏姓以人情势力,将银归己。今岁二月苏姓又挖出金一铜箱银七缸,金系条,银系宝,每宝百两,系前明成化光化字样,约在十数万两,续又挖出银一窖,长五尺,深五尺,宽二尺,每日夜间装车载运,尚在刨挖。询问工人,据云苏姓已奏明皇太后赏给等语。臣荣随带员外郎倭什鉴额、铎洛仑、中军副将赵清、参将王山宽,臣彭随带治中萧履中、候补知县陈嵋,会同前往。是日申刻齐抵昌平州属之沙河镇地方,传到内监苏德。先勘得沙河镇镇街路西有铺面数间,进内有大空院一所,询是关闭当铺房屋拆卸地基,四围有院墙。查看房基地身多有刨挖痕迹,地面高下不等。据苏德指验坑箱一处,称系在内陆续刨出小缸一口,瓦坛五个,当时铁镐磕碎一坛,尚有正坛四个,约计银万余两。臣等周历勘视后,回至公所,即据呈验缸坛。并据苏德供称,系直隶景州人,在昌平州属上地村寄居,先前充当乾清门总管太监,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因病乞休。是年置买沙河镇街西关闭当铺空院一块,临街瓦房六间,租与谷姓开设烧饼铺生理,上年十月间捕盗营兵丁由空院内挖出银两,经捕盗营把总王振声禀明北路厅,太监亦遣义子苏文兴呈报厅官,传到张姓等,追出银一千余两,当十钱五百吊,交苏文兴领回。本年三月十九日因盖房使用砖块,刨出小坛一个,内装银两,由是日至二十五日三次连前共刨出银五坛一小缸,约有万余两,分为三次用轿车四辆拉运到家。太监世受国恩,得此异财,未敢丝毫擅动,情愿报效,出于至诚。是月二十八日进内口奏,面奉皇太后懿旨:'将此项银赏给太监,钦此。'委无铜箱、银窖、金条情事,如虚情甘认罪。并据跪称,实系'情愿报效,恳求转奏赏收'等各语。质之该太监义子苏文兴,供俱相符。臣等饬派司员倭什鉴额等亲赴该太监寓所点视,大元宝七十五锭,余俱小宝,其方锭碎锭共计一万六千六百余两,宝上有乾隆号者,臣等复加查核,仅止一万余两,并无十数万之多。且验视大元宝,每个重五十两有奇,并非百两,亦无前明成化光化字样。此臣等现在查看讯明之实在情形也。至原奏所称去岁十月营兵刨挖银一缸,官员法取刑求,苏姓以人情势力将银归己一节,臣等饬据北路厅同知郑沂禀称:上年十月二十日捕盗营把总王振声报,该弁亲戚苏文兴在沙河街置有房铺空基一所,嘱为照管,九月间派令雇工鲁楞、兵丁张邦振赴院内挖砖使用,闻有挖出银两私自藏匿情事。又据苏文兴报同前由。该同知传到张邦振、鲁楞查讯,初犹狡供不承,迨经掌责押追,始据实吐,陆续追出银一千三百五十八两,又以银易当十京钱五百吊。该同知以定律所载,官私地内掘得埋藏无主之物,方准收用,今张邦振刨出银两,系在有主地中,理应给主,当传苏文兴将银钱一并具领。张邦振隐匿不报,责惩保释在案。此上年十月捕盗营兵丁掘得银两该厅讯断给还地主领回之实在情形也。所有臣等遵旨前往沙河会同查看讯明各缘由,谨合同恭摺复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请旨。"

(初八日)恭录初七日谕旨,录原奏,札饬霸昌道北路厅,传知苏德,饬令遵旨将所得埋藏银一万四千两交送本府兑收,以为资遣之需。

(十二日)苏德从沙河镇送到所掘藏银一万六千六百余两,予命经历在二堂弹兑库平一万四千归库存储,以备资遣之用,余银二千六百余两交苏

德领回，赏给金花红绸。

上谕中谓苏德刨出银两曾据奏明，惟未声明银两确数，当奉皇太后懿旨赏给云云，似有回护。苏德之亟以情愿报效为言，或亦宫中授意也。时以久旱，灾民麇集，顺天府正办赈务，兼课资遣，故即以此款拨给充用。（民国二十六年）

小奢摩馆脞录

[民国]佚　名撰　袁克平整理

《小奢摩馆脞录》一卷，成书于民国初年，所记皆清代朝野杂事，以咸、同以后为主。

据民国《满清野史五编》本标点整理。

苗沛霖诗联

咸、同间，发、捻并起，其党中颇有人物，如石达开、李秀成、洪大全、苗沛霖辈为尤著。石达开文字最优美。洪大全临命时，吟咏自若。至李秀成临难之前，在囚中草口供，洋洋数千言，裒然巨帙，尤昭昭在人耳目者。惟苗沛霖则少表见。一日，余与友人翻家中旧书，忽于乱纸堆中检出一纸，中书苗沛霖诗联二章，语近俚俗，不及达开之吐属隽永。然当日起义原因，与其愤恨地方官之专横暴敛，情见乎词，录之以备野史稗官之采。诗云："故园东望草离离，战垒连珠卷画旗。乘势欲吞狼虎肉，借刀争剥马牛皮。知兵乱世原非福，卧死寒窗不算奇。为鳖为鱼终不免，将归大海作蛟螭。"联云："甚么天主教，敢称天父天兄，丧天伦，灭天理，竟把青天白日，搅得天昏，何时伸天讨天威，天才有眼；这些地方官，尽是地痞地棍，暗地鬼，明地人，可怜福地名区，闹成地狱，到处抽地丁地税，地也无皮。"

柯逢时

某公抚赣多暴政，赣民苦之。时有嵌姓名为联额者云："逢君之恶，罪不容于死；时日曷丧，余及汝偕亡。"匾额为"执柯伐柯"。又某满人抚豫，庸懦昏愦，不喜接见属员，专恃京函为登黜，时人为之语曰："此之谓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闻者绝倒。

王湘绮为绝代佳人

湘潭王壬秋闿运，治朴学，有前清乾嘉老辈风，海内群推为硕果。顾守旧殊甚，人颇议之。江西陈伯严，曾从壬秋问奇字。伯严为陈右铭宝箴子，或传右铭抚湘时，壬秋尝往来署中，与伯严互为讲习。伯严一日侍父侧，父顾问先生为何如人，伯严谨对曰："东方岁星游戏人间一流也。"父笑颔之。已而作谐语告之曰："我初不解古绝代佳人作何状，若先生者真个一绝代佳人矣。汝幸自持，慎勿被其勾引到旧学窝中，溺而不返也。"人或谓右铭此谕，可续《世说新语》。

宋板四库全书

前清显宦如翁叔平、张孝达、端午桥辈，颇好古学，喜收藏，一时都中古籍金石碑刻搜罗殆尽。外省属吏欲借内僚为援引，往往以金石书翰代土仪，颇投时好。闻某太守至京师，携《钦定四库全书提要》一部，送某相国，外自署"宋板四库全书"六字，付琉璃厂装潢。及呈时，某相国笑曰："提要为本朝著作，君从何得此宋板也？此乃无价瑰宝，实不敢收。"某大惭而出，一时传为笑谈。

奇　对

戊戌政变，谭浏阳被戮，其尊人亦以是摘官。时人有集讣帖之首句，与殿试策之尾句，为联者云："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延显考；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犯宸严。"又那拉氏当国时，恭亲王奕䜣适死，而德国亨利亲王来华时，翁常熟罢相，而夏同和大魁，有人作一联云："恭亲王去，德亲王来，见新鬼应思故鬼；夏同和兴，翁同和败，愿贵人莫学常人。"华人诋外人为鬼，故有新鬼之目。夏，贵州人，翁则常熟人也。"贵人"、"常人"，用思尤巧。又合肥李相国与常熟翁师傅柄政时，人亦为联云："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嵌官名地名而意主双关，真匪夷所思。陆剑南所谓"佳句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者也。

陈宏谋轶事

清陈宏谋退养林泉时，每与乡中父老聚谈为乐。至除岁前数日，乡人多有以春联索书，陈笑而受之。命其家各书标识于纸背，然绝不一书，亦不命其书记代作。届期乡人来索联，宏谋各以故纸还之。乡人大骇，问："何不写字？"陈曰："有字不如无字好。"乡人各欣然携归各贴门首。或问曰："何无字？"乡人告曰："陈公云：'有事不如无事好'故不用字也。"陈闻之亦大笑，后

遂沿以为俗。至今广西春联，多贴红纸，不书字。

陶然亭

京师陶然亭在南下洼城根旁近，为前清江藻所建，又号江亭，夙为文人宴会游玩之所，颇负盛名。其实不过黄土一丘耳，车尘马矢，喧杂不堪。惟秋夏之间，塘内芦苇高可隐身。而槛外西山，终日在望。都门喧嚣之地，有此点缀，差媲山林。盛名之来，或以此耳。亭内女墙断槛，题咏殆遍，佳者殊寥寥，惟李亦元三六桥诗联颇不恶。亦元诗云："车走雷声辗动尘，千门驰道接天津。杜鹃九死魂应在，鹦鹉余生梦尚新。抱蔓黄台成底事，看花紫陌已无春。汉家陵阙都非故，残照西风独怆神。"三六桥联云："载酒重来，问旧游几辈青云，几人黄土？拈花一笑，看今日满城风雨，满地江湖。"又京师相传，端方善诙谐。一日与张香涛同游陶然亭，张以陶然亭命对，端应声曰："张之洞。"殊为巧合。

京师好丑说

余居北京数载，颇怪旧社会之习惯，与他地异。回里閒时，长老先生问及都间近状，余累举邓文滨《京华二好二丑论》，以为穷形尽相，皆吾意中所欲言，不必余一一缕指也。此论见诸《醒睡录》，世罕知之，特录于此。但邓君所举，皆庚子前旧社会之实录，今则国体政体迥异，曩时社会趋向，又为一变，然大概实同也。昔西人哈葛得、沙士比亚著书，喜道中古黑暗故事，盖洞悉旧弊，乃可图新。哈沙二君，别有深意耳。文曰：

或问于余曰："公游都门数年，以何物最好？"余曰："字好，相公好。何谓字好？朝卷白折，点画匀净，墨色晶莹，分行布白，横竖错综看来，无毫发憾。近年除乡会试揭晓后，自复试以至朝考，策论诗文次之，惟以字样工拙分甲乙，他考亦然。若素以书法著名人，拟其将来可以问鼎者，无不毕中。兼此地纸墨笔砚，俱极精良，人争习之，故曰字好。何谓相公好？都中相公有二，一大学士，极贵也；一优童，极贱也；而其名相埒。余素不观剧，为同人强邀，某日某园某班，皆有定局。辰巳前略观大意，歌喉舞技，了不异人。正午后众美咸聚，争妍取怜，其态度丰神，有飘飘欲仙之致，如人万花园中，令人目眩心惊，不觉神为之夺，意为之移也。都中贵显筵宴，以不招相公为寡兴，以能致著名相公为出色，即官太太，老师母，亦有'我见犹怜'之誉。都门最艳丽之衣服，惟相公能穿之；极宝贵之珍奇，惟相公能摆之；至阔大之房屋，惟相公能居之，且关防最严密也。相公能答天桥，声气易隔阂也；相公能显神通，名士专家之书画多秘惜也。相公能致真笔，于是有狎相公而倾家破产者；有闹相公而参官罢职者；有包相公至金尽爱弛，而雉经自亡者。非好何以至是？故曰相公好。"

又问："然则以何物为丑？"余曰："白日大街遗屎丑，八股时文丑。何谓遗屎丑，厕屋者，行人应急所也，而都门以市衢为厕屋，狭隘胡同无论矣。外城若正阳门桥头，琉璃厂东西，内城若太学贡院前后街东西，四牌楼，皆百货云集，人物辐辏之中区。其地无时不有解溲屈躬者，间有峨冠博带，荆钗布裙，裸体杂处，肉膊相逼，光天化日之中，毫不为怪。早晚间，堆积累累，恶气秽形，令人不可向迩。而巡城官吏，无有以全羞恶，肃观瞻，荡秽瑕，免疹疫，规划而改良者，故曰白日大街遗屎丑。何谓时文丑？国朝文教昌明，以制艺取士，所须文选，主试应试者，宜奉如圭臬。奈近来风气偷靡，闱中见敛才就范，敛气归神，及精心抒妙理诸作，辄视为怪诞不祥之物，而专以色泽为工，如棠甘鞠苦，龙飞虎拜，采苹季女，秾李王姬，草野无庚癸之呼，槐堂有未申之隐等语。而揣摩时风者，转相摹效，愈趋愈下，愈下愈趋，有令人不可向迩状。故都门纪事，仿月令文。至四月云：妇脚解，阴沟开，会墨出，举子化为官，来乃发声，配合新颖，足解人颐，此其证也。故曰八股时文丑。"

余按二好二丑，确为庚子以前实录，今则仅相公犹为都门交际场媒介物外，一好二丑，渐渐骎微矣。

白云观

京师白云观，旧为前清卖官鬻爵之地，盖因观中道士高云溪为媒介也。高本山东人，喜交游，当时如荣禄、奕劻、载恬者，皆与之有旧。高亦出入邸中，恬不为怪，都中人为余言，高道士正月二十日寿辰，凡王公百官以及优伶隶卒，咸往庆祝，并有俄国商人，及太监诸色人等甚伙，毂接肩摩，岁以为例。则是当日权势之煊赫，至今犹可想见矣。

请　安

请安，乃古者施于臣下之礼。陆祁孙曰："请安二字，见左昭二十七年，齐景公餉鲁昭公，已不在坐，使宰献而请安。犹燕礼司正命，卿大夫以安为君享臣下之礼也。至前清，则施之于尊者矣。"

秋　瑾

山阴秋女士之死，天下冤之。桐城吴芝瑛女士经纪其表，又为传略遗事祭文，以表彰之。秋女士平生出处，大略赖以暴白。然被逮情形，芝瑛另有一书与某女士，云得之越中，确实调查，为传略遗事所不载者，录之以存信史。书云：

秋氏被逮后，即入山阴狱，次日夜深，正商明禁婆为解刑具，具纸笔作书。忽闻叩门声急，禁婆隔门与语，答以复审之事，趣禁婆速启门。门辟灯光烛天，兵士列队，如临大敌。禁婆人见秋氏，战栗不能出一言，泪落如线。秋氏曰："汝勿怖，待我出门往观。"及狱门，心知有变，语兵士曰："汝暂息灯，容我凝神片刻，有语问县官。"及见县官，告以余犯何罪至此？欲一见贵福死无憾。县官曰："吾极知汝冤苦，无回天力奈何？且事以至此，见贵福胡为者？"乃与县官约三事：一请作书别亲友，一临刑不能脱衣带，一不得枭首示众。县官许以后二事，秋氏谢之。即有兵士前后掖之行，秋氏斥

曰："吾固能行，何掖为？"及至轩亭口，秋氏立定，从容语刑人曰："且住，容我一望，有无亲友来别我？"乃张目四顾，复闭目曰："可矣。"遂就义。县官监斩毕，在肩舆中痛哭以归，路人为之泣下。贵福以此衔之。

又闻秋氏被逮后，山阴县搜得贵福平时赠秋氏之楹帖及书扇，呈还贵福以灭迹，意欲献媚上官。不料贵福疑其揭己之隐，将播恶于众也，适撄其怒，遂借端撤省，不久自缢死。又闻贵福捕得秋氏，微服至省时，已二更，入见方伯某公。某谓今日夜深矣，恐不得见中丞。贵福必欲往见，求其手草数语，持以往，得见白状。中丞大惊，绕屋走，手足无措，姑以电话问路总办某公：秋瑾为何如人？某公答以秋瑾为革命党，遂与贵福定议杀之。浙官场惟信方伯不以此狱为然，始终不肯画诺。张中丞无可如何，至交替时，属宁绍台道某带印进省，委署臬篆，始奏此案云云。

孔雀翎黄马褂

清制多赏功臣以孔雀翎、黄马褂为荣者，然颁赏之后，诸臣恒以章奏谢，谄语络绎，奇藻纷披，多有可笑者。记刘统勋尝蒙赐花翎谢恩折语，有"顾影惭深，举头恩重"八字为时传诵。后于敏中谢孔雀翎、黄马褂有一联云："载而知重，宁惟假以羽毛？服且增荣，奚啻赐之颜色？"亦传诵一时。钩心斗角，措语益工矣。

朱九妹

咸、同兵燹时，汉阳府有女子被掳，题诗于帕，沉江而死。诗曰："生长朱门十九春，而今竟作乱离人。杀身难弭君王恨，殉节聊酬夫婿情。江水虽能沉弱质，月明谁与吊孤魂？天伦父母恩难报，但愿来生作子孙。"高霞初先辈《天问楼集》曾记其事，并和诗云："一曲琵琶易感春，数行烽燧惨离人。凄凉十九年前事，郑重三千岁后情。万里清流湘女泪，五更明月杜鹃魂。慰卿泉下无他物，长伴江头竹有孙。"

近读香山李葭荣氏笔记，亦纪此事，与此稍异，且诗词亦各不同，录之云：

南昌女子朱九妹丽色冠时，略通吟咏，得婿委禽矣。咸丰初，金田之变，蔓延赣省，破其家，掳致舟中。贡之某统制，惊喜若狂，势将屈之。九妹从容陈词曰："婢子家毁人亡，他无所归，从君结百年缘，此幸滋甚。然君贵人，我良家女，义不苟合，虽不必拘牵媒妁，必文定厥祥，涓吉合卺，庶不为同袍所轻。"某曰："天朝不尚妖礼，又焉用是？"九妹曰："虽然军中有敬天父天兄之礼，不择吉日，无以礼告，得勿亵乎？"某曰："天朝不用妖历。"曰："请以钱为筮，奇为今日，偶为明日，如何？"某怜其含悲而婉于词，未忍遽迫。九妹请以纸署婚约，某曰："某不能文，若解此乎？"九妹曰："荒率数言，尚无不可。"某发箧与以黄绢一幀，因援笔为七律一章，某不知作何语，欣然曰："我居然得女师矣。"是夕张灯结彩，挈九妹行结婚礼，某曰："天朝尚右，若当居左。"甫跪，砉然有声，某头颅陨矣。九妹狂跃入水，众股栗，援之不及。尸漂流至浅水，为渔人所得。刃犹在手，怀中微露绢，出之，即舟中所作诗，曰："静掩朱门十九春，崇朝竟作乱离人。斩酋已泄平生恨，尽节聊酬夫婿恩。江水夜流沉弱质，月明天远吊孤魂。劬劳父母今何处？轮转来生作子孙。"诗虽不无疵累，顾能自抒怀抱，正复难得。烈而多智若九妹者，固不当于字句间指摘短长也。惟时同舟有被掳逸归者，语其事，并传抄其绝命词，和者数百家，积成卷帙，余幼时尚获见云云。

万岁山

景山即煤山，又名万岁山，在神武门外，相传元明之间，积煤炭之地。久而增高，因以为山。前清为此山密迩宫禁，不许人入览。宣统三年三月间，余偕友经过，见门半掩，因入内。由西而东，历山头五峰而下，蹩珊勃窣，颇觉困惫。山上有亭五，居中者最大，亦最高。亭内有佛像一尊，积尘三四寸许，面貌已不可辨。南望宫禁殿陛，窗棂曲槛，历历都在眼底。中殿由神武门内数计至大清门，共十一重，两旁房屋各左右列，划以街衢。时已薄暮，四望苍翠，晚烟四垂，景颇不恶。京师人相传，山上有老树，蜿蜒曲屈，为明思宗殉国之处，至今楼上犹有铁链键之。余遍处寻觅，并不见蜿蜒曲屈者，想岁久淹没所致，故今不可得见也。是日同游者为丰城万北芷。

魏子安

《花月痕》一书，相传为湘人某作，非也，盖实出于闽县魏子安晚年笔。子安早岁负文名，长而游四方，所交多一时名士。喜为狎邪游。所为诗词骈俪，尤富丽瑰縟。中年以后，乃折节学道，治程朱学最邃。言行不苟，乡里以长者称，一时言程朱者宗之。晚岁则事事为身后志墓计，学行亦高，颇有乡贤祠食豚之愿。惟时念及早岁所为诗词，不忍割弃，乃托名"眠鹤主人"，成《花月痕》说部十八卷。以前所作诗词，尽行填入，流传世间，即今所传本也。子安与谢枚如章铤同时，故卷首有枚如题词。友人林复南为枚如所最称赏，亲侍謦咳，曾为余言及此。

永乐大典

吾国巨籍，前数《永乐大典》，庚子拳匪倡乱，旧所储存，均付一炬。当时并闻有军人得之，用以代薪者，亦秦火后一大厄也。江阴缪筱珊，治金石学，喜收藏，曾著《永乐大典考》，于是书源流，可见梗概，兹节录焉。考云：

永乐大典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目录六十卷，明成祖敕胡广、解缙、王洪等纂修，以姚广孝监其事。始于元年癸未秋，成于六年戊子冬。冠以御制序文，姚广孝等进书表，初名《文献大成》，后改今名。以卷帙过巨，未能刊本。孝宗好读书，常置案头。嘉靖壬戌禁中火，世宗亟令救出，幸未被毁。遂诏阁臣徐阶，照式抚抄一部，至隆庆改元始毕。正书留乾清宫，副本

存皇史宬。入清朝因藏实录，复移贮翰林院。李穆堂在书局，首先借观。全谢山时寓李邸，因与李定为日课，日尽三十卷。以所签分令四人抄之。一日所签，或至浃旬未毕，其难如此。会纂修三礼，谢山语总裁方望溪，抄三礼之不传者，而副本缺少几及二十卷，拟奏请发宫中正书补足之，亦未果。祁门马嶰谷曰琯，仁和赵谷林昱，均为谢山致钞资。而谢山改知县，未久于其事。杭堇浦世骏，续《礼记集说》，所采元人说，半出于大典。清乾壬辰，诏修《四库全书》，大兴朱笥河，请将大典中古书善本，世所罕见者，择取缮写，各自为书，以复旧观，得旨允行。计编入《四库》书经部六十六种，史部四十一种，子部一百三十种，集部一百七十五种，共四千九百二十六卷。第诸书辑散为整，考订不易，有业经辑出而未进呈者，如《宋元两镇志》、《奉天录》、《九国志》之类，亦复不少，嘉庆丁巳，乾清宫灾，正本遂毁。而修《全唐文》时，大兴徐星伯松曾抄出《宋会要》五百卷，《中兴礼书》一百五十卷，《河南志》四卷，秘书省续到《阙书》二卷，仁和胡书农敬抄出《施谔临安志》十六卷，《大元海运记》一卷，孙文靖公尔准抄出《仇远山村词》。道光戊子重修《一统志》，嘉兴钱心壶仪吉会奏请重辑大典未尽之书，谕俟《统志》修毕，再行核办。新安相国，颇以为多事。逮《统志》成，而西邮兵起，钱心壶亦降官，无人理此事矣。原书万余册，恭庋敬一亭，蛛网尘封，无人过问。咸丰庚申，与西国议和，使馆林立，与翰林院密迩，书遂渐渐遗失。光绪乙亥重修翰林院衙门，庋置此书，不及五千册。严究馆人，交刑部毙于狱，而书无著。余丙子入翰林，询之清秘堂前辈云："尚有三千余册，请观之。"则群睨而笑，以为若庶常习散馆诗赋耳，何观此？且官书焉能借出。逮丙戌，志伯愚锐始导之入敬一亭观书，并允借阅。每册高二尺，广尺二寸；粗黄布连脑包过，硬面宣纸朱丝阑；每页三十行，行十八字；朱笔句读，书名或朱书，或否。前后阅过九百余册，而余丁内艰矣。其书零落不完，毫无巨帙。抄出宋十三处《战功录》、《曾公遗录》、《顺天志》、《泸州志》、《宋中兴百官题名》、《国清百录》诸书。癸巳起复，词之则只有六百余册。庚子之乱，毁翰林院以攻使馆之背，旧藏均付一炬，大典遂一册不存，正书早归天上，副本亦付劫灰，后之人徒知其名而已云云。

缪考中所谓目录六十卷，山西灵石杨氏连筠簃丛书曾刻之，余读书大学时，于藏书楼尚得翻阅此目录。

戴东原先生轶事

[清]戴清泉撰　何　成整理

《戴东原先生轶事》，清末戴清泉著。戴清泉为清代学术大师戴震(东原)族孙，故其所记载戴氏轶事较为真切，可补他史之阙。据《虞初新志》本标点整理。

族祖东原公，本考据学、算数学、制造学经世实用之旨，发为哲学家言。其所论著，远足以补汉宋儒者之偏弊，近足以导欧美文化之先河，是固海内学人所公认者也。公之生迄今二百年矣，人往风微，崇拜热忱，久而弥挚。族人祖荫将以独力建筑图书馆于公读书故址，暂于摇碧楼先行开办。学界诸君子，又为开得纪会于京师，亦有倡设图书馆之议。惟英末学，于我公之学术，曾不能窥其奥要，有以发挥而光大之，仅得举公之轶事，幼所闻诸先严，为各家传记所未及者而志之。虽无关宏旨，要亦不贤识小之意云尔！

吾族自南唐天祐中护公为兵马使，居歙之篁墩，因戍守婺居凤亭里。子寿公官中书舍人。寿公子安公，历官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监察御史上柱国，谥忠恭，即隆阜所追之一世祖，实即迁隆阜自二世颜公始。子睿公，凡十一传至若采公，乃分为三门。其时隆阜支丁极繁，族中共分十三门，多建支祠。我家敬爱祠，即紫竹门楼门三门三支所合建。三门自若采公后十三传至景良公，即公之曾祖。景良公传宁仁公，宁仁公传公父弁，商于南丰，轻财尚义，尝修《三门支谱》，独力建众厅，以为族党宴叙之所。发乱屋毁，即今思乐园基址。现计三门支丁，不满十余，又多徙居外郡，祠中惟紫竹门楼门支丁稍众，然鲜有留心公之学术大要与其遗闻轶事者，岂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欤？(以上记公之支派与世次)

明末流寇之乱，徽地以僻处山中，独获完善，休养生息，至乾隆朝，故徽属最称殷富。维时族之人，多务商业，以豪侈相尚；虽未知为学之道，而故家大户，藏书颇富。公父为族人经营布业于江西之南丰，家寒素，无力购置之本，多向族人假借。公记忆力极强，钩稽参考，夜以继日。年二十六，娶朱氏，尝读书至午夜，送粽糖以充饥。及毕，始知糖乃蘸墨而食，其专心致志，有若此者！(以上记公之家族与环境)

公幼而歧嶷，至十岁才能言。出就蒙师读，授《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问师性善之所以然？师不能答。乃易师而授《四子书》，讲解仍若俗说，每不慊于怀。师授《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叩师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师曰："朱文公之言也。"问文公何时人？曰："宋人。"孔子曾子何时人？曰："周人。"周宋相去几何时矣？曰："几二千年。"然则朱文公何以知其然？师无以应，曰："此非常儿也！"因渐治训诂考证之学，而经义以明。至于哲学、学说、原善三卷，殆即公入学时所急欲研究者欤？(以上记公之幼稚时代)

公于帖括之学，不甚讲求。年二十九，族人怂恿应试，题为"乡人傩"三字，公文旁征博引，考证详明。宗师虽赏其文，而故实多不知其出处，甚且疑为抄袭，发落日，面质公，公历举经典，如数家珍，宗师大激赏，以衣冠赠之曰："勉之！汝将来成就，当胜我十倍也。"(以上记公入学轶闻)

公之为学也，以为求获新知，须先贯通古义。凡古圣贤之至理名言，著于群经，以流传至今者，欲明其道，必达其辞；欲达其辞，先识其字。故以训诂之学，为读书明道之工具。而证之以制度名物实迹，故其学说贯穿群经，无汉儒拘泥师说之弊；实事求是，无宋人空谈玄理之弊。(以上记公求学次序)

清乾隆十七年，休地大旱，斗米千钱，公家乏食，日以面果腹，闭户著《屈原赋注》十二卷。又尝以休地山乡，吸水灌田，所需劳力多而无补于大旱，乃变通古法，制螺旋车与自转车，以利农田。螺旋车者，外用木廓，中轴附以螺纹板，轴出廓外，斜置水滨，以水力或人力转之，水循螺纹而上，用力少而呈功倍，与今之西式吸水机有相合者。惟彼时鲜良工，螺板与外廓，难以密合而圆转，至今农家遂失其制。自转车者，轮置河滨，资流水之力以运水，上升高可二三丈，丝毫不需人畜之劳，灌溉能日夜不息。其制法详公著《螺旋车记》、《自转车记》。今休地西北乡，山河旁岸之田，多用自转车，永无亢旱之患，各处仿其法者甚多。又尝自制浑天仪，以为研究天算之用，若使生于今日工业发达之时代，则

其所发明以利国便民者，安有既极耶？（以上记公遗制）

公祖墓在距隆阜二里之茅山桥南，东对公宅，遥望山势，如书架层叠，青鸟家谓为"万架书箱"主子孙著作等身，血食万代。族豪某，意欲侵占，以广己之祖茔，公讼诸官，县令利族豪贿，将文致公罪，公乃日行二百里，徒步走京师，一时名流争相结纳。大宗伯高邮王文肃公闻名景慕，延课其子念孙，得以成名，皆公之循循善诱也。（以上记公之避祸入京）

公自三十三岁避祸入京，应北闱试未第；然名重当世，一时学者，以得交于公为荣幸。年四十举南闱，屡会试未第，至五十一，以举人特召充四库馆纂修官，校《水经注》、《九章算术》诸书。乾隆帝赐诗卷首，命以武英殿聚珍板刊行。五十三会试，仍不第，命一体殿试，授翰林院庶吉士。至丁酉年五十五，以足疾困罢，慨然有归田之志，孰意竟以是年五月病没京师。病亟时，犹撰《声类表》，又点定《段氏六书》、《音韵表》，是真好学深思，诲人不倦者。卒后，京师同志挽联云："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明德之后必有达人。"呜呼！以公之所学，斯当之无愧矣。（以上记公成名与病没）

公没，子中立早卒，乃以族侄中孚字美中者嗣。除书籍外，家无恒产，嗣子时赖公婿山东孔氏周给之。发匪乱后，殁于兵，屋宇毁于火。孙一，在隆阜，无一椽蔽风雨，乃徙居洽阳究山光角亭等处，藉小贩谋生。二十年前尝至吾家，先严犹相资助。因其有子十人，生计极困难，民国初年，有为琴泉处农场介绍佣工者，细询之，即公十曾孙之一。叩以父母兄弟之状况，则父母已没，兄弟亦星散，多为人养子与赘婿矣。噫！（以上记公后嗣零落）

公所著书，除乾隆朝奉旨刊行。及山东孔氏微波榭段氏《经韵楼丛刊》外，尚有遗文杂著，及晚年未完稿本，公没后，至道光中叶，门弟子及族人集资剞劂，版存公家厅楼，印行不多，即被兵燹。乱后残余版片，尚有被人鬻作薪材者，先严犹及见之。彼时以大乱之后，无力保存，尝用疚心！嗟乎！一代儒宗，其遗者不获广传于世，殆亦造物之所忌欤？（以上记公遗书版片）

玉台书史

[清]厉　鄂撰　于　齐　管　平整理

《玉台书史》，清初厉鄂（一六九二——一七五二）撰。该书辑录自先秦至清初历代女书法家为一编，是一部重要的书法史资料汇编。“雅人韵事，良足千秋矣。”据《香艳丛书》本标点整理。

宫　闱

汉

孝成许皇后，大司马车骑将军平恩侯嘉女也。后聪慧，善史书。（《汉书·外戚传》）

章德窦皇后，扶风平陵人，大司马融之曾孙也。年六岁能书，家人皆奇之。（《后汉书·皇后纪》）

和帝阴皇后，光烈皇后兄，执金吾识之曾孙也。后少聪慧善书艺。（《后汉书·皇后纪》）

和熹邓皇后，后讳绥，太傅禹之孙也。父训護羌校尉，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家人号曰诸生。是时方国贡献竞求珍丽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绝，岁时但供纸墨而已。（《后汉书·皇后纪》）

顺烈梁皇后，讳妠，大将军商之女，恭怀皇后弟之孙也。少善女工，好史书，尝以列女图画，置于左右以自监戒。（《后汉书·皇后纪》）

冯嫽，楚主侍者冯嫽，能史书，习事，尝持汉节为公主使，行赏赐于城郭，诸国敬信之，号曰冯夫人。（《汉书·西域传》）

王美人，赵国人也。祖父苞，五官中郎将。美人聪敏，有才，能书。（《后汉书·皇后纪》）

左姬，字小娥，安帝生母也。善史书，喜词赋，和帝赐诸王宫人，因入清河第。

魏文昭甄皇后，中山无极人，明帝母，汉太保甄邯后也。父逸上蔡令。后年九岁，喜书，视字即识。数用诸史笔砚。史谓后言：“汝当习女工，用书为学，当作女博士耶?”后言：“闻古贤女，未有不觉前世成败以为已诫者，不知书何由见之。”（《魏志·本传》）

吴

吴主赵夫人，丞相达之妹。善书画，巧妙无双，能于指间以采丝织云霞龙蛇之锦。大则盈尺，小则方寸，宫中谓之极绝。孙权常叹魏蜀未夷，军旅之隙，思得善画者，使图山川地势军阵之像。达乃进其妹，权使写九州江湖方岳之势。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灭，不可久宝。妾能刺绸作列国，方帛之上写以五岳河海城邑行阵之形”。既成，乃进于吴主，时人谓之针绝。虽棘刺木猴云梯飞鸢，无过此丽也。（《拾遗记》）

晋

武元杨皇后，讳艳，字琼芝，宏农华阴人也。少聪慧，善书。（《晋书·本传》）

安僖王皇后，讳神爱，琅邪临沂人也。父献之，尚新安愍公主，无子，唯一女。后立为安僖皇后。后亦善书。（张怀瓘《书断》）

齐

韩兰英。韩兰英吴郡人，有文辞，宋孝武时献中兴赋，被卖入宫。宋明帝时，用以为宫中职僚，及武帝以为博士，教六宫书学。以其年老多识，呼为韩公云。（《南史·齐武穆裴后传》）

梁

武德郗皇后，讳徽，高平金乡人也。后幼明慧，善隶书，读史传。（《南史·梁后妃传》）

陈

武宣章皇后，讳要儿，吴兴乌程人。本姓钮，父景明为章氏所养，因改姓焉。后少聪慧，美容仪，善书计能诵《诗》及《楚词》。（《南史·陈后妃传》）

后主沈皇后，讳婺华，吴兴武康人也。后性端静、聪明、强记。涉猎经史，工书翰。（《南史·陈后妃传》）

沈氏后，德名标婺华，允光亲署，独美可嘉。如晚晴陈云，傍日残霞，注云今见署启一纸。（窦臮《述书赋》）

后主皇后沈氏，吴兴人。君理之女，善书。（《书史

会要》)

北 魏

文成文明皇后冯氏，长乐信都人也。父朗秦雍二州刺史，坐事诛，后遂入宫。高宗践极，立为皇后。后性聪达，学书记，作《劝戒歌》三百余章，又作皇诰十八章。(《魏书·后妃传》)

宣武灵皇后胡氏，安定临泾人，司徒国珍女也。后姑为尼，世宗初，入讲禁中，讽左右称后姿行，世宗闻之，召入掖庭为承华，进为□华嫔。肃宗践祚，尊为皇太后。临朝听政，性聪悟，多才艺，略得佛经大义，亲览万几，手笔决断。(《魏书·后妃传》)

唐

太穆宝皇后，京兆始平人。隋定州总管神武公毅之女也。善书学，类高祖之书，人不能辨，工篇章而好存规诫。(《旧唐书·本传》)

则天皇后武氏，讳曌，并州文水人也。上元元年，高宗号天皇，皇后号天后。天下谓之二圣。宏道元年为皇太后，临朝称制。天授元年，后自称皇帝，改国号周。长安五年上，后号曰则天大圣皇帝。(《唐书·本纪》)

唐则天顺圣皇后武氏，凛凛英断，脱去铅华脂粉气味，乘高宗溺爱，而窥觎窃起，遂能不出重闱深密之地，驾驭英雄，使人人各为其用。不旋踵，默移唐室，使之善自退托，有周南卷耳之志，则其用心，岂减古贤后妃哉！惜乎不知出此，乃欲以牝鸡司晨。宜乎不克令终，而张柬之等起而正子明辟也。新史贬而传之，旧史以为穷妖白首，良以为训。考其出新意，持臆说，增减前人笔画，自我作古，为十九字，曰"𠀑天、埊地、𡆠日、囝月、〇星、𠺞君、𠡦年、𠙺正、𢘑臣、曌照、𡕀载、𡔈载、圀国、𥘬初、鏊、证、𥠢授、□人、𨲢圣、𤯓生"当时臣下章奏，与天下书契，咸用其字，然独能行于一世而止。唐之石刻，载其事者，知其在则天时也。虽然，亦本于喜作字。初得晋王导十世孙方庆者，家藏其祖父二十八人书迹。摹榻把玩，自此笔力益进，其行书骎骎稍能有丈夫胜气。今御府所藏行书《一夜宴诗》。(《宣和书谱》)

武后君临藻翰，时饮顺天经而永保先业，从人欲而不顾兼金。注曰："则天皇后沛国武氏士蘉女，临朝称尊，号曰大周金轮皇帝。时凤阁侍郎石泉王公方庆，即晋朝丞相导十一世孙，有累代祖父书迹，保传于家。凡二十八人，缉成一十一卷。后墨制问方庆，因而献焉。后不欲夺志，遂尽模写留内，其本加宝饰锦缋还王氏。人到于今称之。右史崔融撰《王氏宝章集序》，具纪其事。(窦臮《述书赋》)

荐福寺天后飞白题额，崇福寺武后题额。(《历代名画记》)

周升仙太子碑，圣历二年武后撰，并行书。(《金石录》)

延载初，周允初除凤阁鸾台平章事，证圣元年卒。则天为七言诗伤之。又自缮写，时以为荣。(《旧唐书·周允元传》)

上官昭容，名婉儿，西台侍郎仪之孙。天性韶警，善文章，自通天以来，内掌诏命，掞丽可观。帝即位，进拜昭容，景云中谥惠文。(《旧唐书·本传》)

吕温《上官昭容书楼歌序》云，贞元十四年友人崔仁亮于东都买得《研神记》一卷，有昭容列名书缝处。(《吕衡州集》)

千福寺额，上官昭容书。(《历代名画记》)

临川公主(太宗女)，韦贵妃所生，下嫁周道务，工籀隶，能属文。高宗立，上孝德颂，帝上诏褒答。永徽初进长宫主，恩赏卓异。(《唐书·本传》)

晋阳公主(太宗女)，字明达，幼字儿子，文德皇后所生。主临帝飞白书，下不能辨。(《唐书·本传》)

贵妃杨氏。宋张端义云，贞定大历寺有藏殿，其殿藏经，皆唐宫人所书。经尾题名，皆极可观，有涂金匣藏《心镜》一卷，字体尤婉丽，其后题云，善女人杨氏为大唐皇帝李三郎书。(《贵耳集》)

后 唐

魏国夫人陈氏，襄阳人也，善书。(《唐书·沙陀传》)

南 唐

先主后种氏，江西良家女，性警悟，通书计。(马令《南唐书》)

后主昭惠后周氏，小字娥皇。大司徒宗女，通书史，善音律，尤工琵琶。元宗赏其艺，取所御琵琶时谓之烧槽者赐焉。后病亟，以元宗所赐琵琶及常臂玉环亲遣后主，又自为书请薄葬。(马令《南唐书》)

保仪黄氏，江夏人，后主选为保仪，书学技能多出于天性，后主属意。会小周专房，品秩不加，第以掌墨宝而已。初元宗后主，皆妙于笔札，博收古书，有献者，厚赏之。宫中图籍万卷，尤多钟王墨迹，皆系保仪所掌。(马令《南唐书》)

耿先生，军大校耿廉女，好书善画。往往有佳句，雅通黄白之术，能拘制鬼挽救，奇怪恍惚，莫知其所由来，为女道士，自称天自在山人。保大中，因宋齐邱以入宫，元宗处之别院，号曰先生。常被碧霞帔，手如鸟爪，题诗墙壁，自称比大先生。(郑文宝《耿先生传》)

宫人乔氏。李后主手书金字《心经》一卷，赐其宫人乔氏。乔氏后入太宗禁中。闻国主薨，自内庭出其经，舍在相国寺西塔院资荐。且自书于后，曰"故李氏，国主宫人乔氏，伏遇国主百日，谨舍昔时赐妾所书《般若心经》一卷在相国寺西塔院，伏愿弥勒尊前持一花而见佛云云。"其后江南僧持归故国，置之天禧寺塔相轮中。寺后失火相轮自火中堕落而经不损，为金陵守王君玉所得。君玉卒。子孙不能保之，以归宁凤子仪家。乔氏所书在经后，字极整洁，而词甚凄惋，所记止此。

徐锴集南唐制诰，有宫人乔氏出家诰，岂斯人也耶。(王铚《默记》)

宋

曹皇后。仁宗曹皇后，真定人。枢密使惠武王彬之孙也。性慈俭，重稼穑，尝于禁苑种谷，亲蚕，善飞帛书。(《宋史·本传》)

慈圣曹皇后，工飞白，盖习观昭陵落笔也。先人旧藏一美字，径二尺许，笔势飞动，用慈寿宫宝。(《老学庵笔记》)

向皇后。神宗向皇后，河内人，宰相敏中曾孙。哲宗立，尊为皇太后。(《宋史·本传》)

向皇后工行草。(《书史会要》)

安妃刘氏。安妃本酒保家女，初事崇恩宫。宫罢，出居宦者何家。内侍杨戬誉其美，复召入。明达贵妃以同姓养为女，遂有宠。为才人，进淑妃。政和四年加贵妃，朝夕侍上。擅爱专席，林灵素以技进，目为九华安妃。肖像于神霄帝君之左。宣和三年薨，谥明节和文，册赠为皇后。(《宋史·本传》)

明节刘后一时遭遇，宠倾六宫，忽苦瘵疾，临终戒左右曰："我有遗祝在领巾上，候我气绝，奏官家亲自来解，"语毕而终。左右驰奏，上至哀恸，悲不自胜，领巾上绳头细字。其辞云："妾出身微贱，而无寸长，一旦遭遇圣恩，得与嫔御之列。命分寒薄，至此夭折，虽埋骨于九原，魂魄不离左右，切望陛下以宗庙社稷之重，天下生灵之众，大王帝姬之多，不可以贱妾一人，过有思念，深动圣怀。况后宫千计，胜如妾者不少，妾深欲忍死，而与君父廖别，谪限已尽，不得少留，冤痛之情，言不能尽。"自后左右每欲宽解必提领巾，上愈伤感，闻者谓李夫人不足道也。林灵素谓后是九华安妃，临终闻本殿异香音乐，次年有青城道士，见后于巫山，仿佛金钗钿合云。(《钱氏私志》)

宪圣吴皇后。高宗宪圣慈烈吴皇后，开封人。父近以后贵，进封吴王。年十四，高宗为康王，被选入宫。王即位，封和义郡夫人。后博习书史，又善翰墨，由是宠遇日至，寻进贵妃。绍兴十三年，诏立为皇后，高宗内禅称太上皇后。名所御殿曰慈福。(《宋史·本传》)

德寿慈福两宫，御书观音经共八段，初在碑石库。嘉定三年，置架设于群玉堂东偏。(《中兴馆阁录》)

《群玉堂法贴》十卷，第一卷有宪圣慈烈皇后御书千文《归田赋》。(《中兴馆阁录》)

慈福皇太后，喜亲翰墨，尤爱《兰亭》，尝作小楷一本，全是王体，流传内外，故陆升之代刘珙造春贴子有云："内仗朝初退，朝曦满翠屏，砚池深不冻，端为写《兰亭》。"(《兰亭博议》)

宪圣慈烈皇后吴氏，开封人，吴宣靖王近之女。高宗后，博习书史，妙于翰墨。帝尝书《六经》赐国子监刊石，稍倦，即命后续书，人莫能辨。(《书史会要》)

宋宪圣皇后，书《养蚕图》。自浴种至翦帛，凡二十四事，使阅者宛然置身田舍，见妇子劼励不遑之景也。每段下题小字，极其工致。至元中郑足老题云：为显仁皇后字。后习高皇字，高皇手书《九经》。每倦则后书续之，人未易辨。金华宋景濂云图出於潜令楼玮，玮犹召见，以图上进，上携至宫。宪圣慈烈皇后，逐段题之。皇后姓吴配高宗，其书绝相类，谓非显仁韦后书，余考之显仁韦后，乃高宗母也。从徽宗北辕，老年始归，宪圣慈烈吴后，乃高宗继后，史称其善翰墨，则为吴后书无疑，金华之言为确矣。(《庚子销夏记》)

刘贵妃，临安人，绍兴十八年，入宫，专掌御前文字，工书画。(陈善《杭州府志》)

刘夫人字希号夫人，建炎间掌内翰文字及写宸翰字。高宗甚眷之，亦善画，上用奉华堂印。(《书史会要》)

三子庆于毗陵得李伯时画《草堂十志》，前有奉华大小印，向曾收入刘娘子位者，后有闭关颂酒之裔一印，此虽用刘伯伦事，然于妇人恐不类耳。

杨皇后，宁宗恭圣仁烈杨皇后。少以姿容选入宫。庆元三年四月，进封婕妤。五年进婉仪。六年进贵妃。恭淑皇后崩，中宫未有所属，贵妃与曹美人俱有宠。韩侂胄见妃任权术，而曹美人性柔顺，劝帝立曹。而贵妃颇涉书史，知古今，性复机警，帝竟立之。皇子昀即位，加尊号寿明仁福慈睿皇太后。(《宋史·本传》)

恭圣仁烈皇后杨氏，宁宗后，忘其里氏，或云会稽人。杨次山者，亦会稽人，后自谓其兄也。少以姿容选入宫。颇涉书史，知古今，书法类宁宗。(《书史会要》)

太清宫宁宗时建，杨皇后书《道德经》石幢。(《武林旧事》)

杨妹子。马河中远进御及赐贵戚画，宁宗每命杨妹子题署。有杨娃印章，杨娃者宁宗恭圣皇后妹也。书法类宁宗，以艺文供奉内庭，其迹惟远画见之。(《清赏录》)

杨妹子乃宋宁宗恭圣皇后妹，其书类宁宗。凡御府马远画，多命题咏，余曾见马远松院鸣琴小幅。杨娃题其左方云："闲中一弄七弦琴，此曲少知音。多因淡然无味，不比郑声淫。松院静，竹楼深，夜沈沈。清风拂轸，明月当轩，谁会幽心。"调寄《诉衷情》，波撇秀颖，妍媚之态，映带缥缃。(《韵石斋笔谈》)

宁宗皇后妹，时称杨妹子。书法类宁宗，马远画多其所题。(《书史会要》)

杨妹子题马远红梅，远在画院中最知名。余有红梅一枝，菁艳如生，杨妹子题诗于上，字亦工。按杨妹子者，宁宗恭圣皇后之妹。书法类宁宗。凡御府马远画，多令之题。此帧李梅公见而爱之，携去竟毁于火。余又有女诫一卷，为马麟画。相传为宁宗书，实杨妹子书，用御书之印耳。此卷今在畿南士夫家。(《庚子销夏记》)

六月二十四日，赴鉴叔招，出马远单条四幅，俱杨妹子题。其一《白玉蝶梅》"重重叠叠染湘黄，此际春光已半芳。开处不禁风日暖，乱飞晴雪点衣裳。"再题"晴雪烘香"四字。其一《著雪红梅》"铢衣翠盖映朱颜，未

委何年入帝关。默被画工传写得，至今犹似在衡山。”再题“朱颜传粉”四字。其一《烟锁红梅》，“夭桃艳杏岂相同，红润姿容冷淡中。披拂轻烟何所似，动人春色碧纱笼。”再题“霞铺烟表”四字。其一《绿弯玉蝶》，“浑如冷蝶宿花房，拥抱檀心忆旧香。开到寒梢犹可爱，此般必是汉宫妆。”再题“层叠水绡”四字。后各有杨娃之章一小方印。与余家所藏妹子题马远《杨叶竹枝》二册。字画差大，然笔腕瘦嫩，略相似。二册《杨叶》题：“线捻依依绿，金垂袅袅黄。《竹枝》题“雨洗娟娟净，风吹细细香。”（项鼎铉《呼桓日记》）

尝观马和之四小景，有杨妹子各题一绝云：“人道中秋明月好，欲邀同尝意如何？华阳洞里秋坛上，今夜清光此处多。”“石楠叶落小池清，独下平桥弄扇行。倚日绿阴无觅处？不如归去两三声。”“清献先生无一钱，故应琴鹤是家传。谁知默鼓无弦曲，时向珠宫舞幻仙。”“雨洗東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牵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沈津《吏隐录》）

度宗昭仪王氏，会宁郡夫人昭仪王秋儿东宫直书阁能属文，鹤骨癯貌。度皇自即位后，万几之暇，批答书阁式克钦承皆出其手。（《随隐漫录》）

荆国大长公主，太宗女，幼不好□。真宗即位，封万寿长公主。下嫁驸马都尉李遵勖。主善笔札，喜图史，能为歌诗，尤善女工之事。（《宋史·本传》）

魏国大长公主，英宗第二女。神宗时，封属国公主。下嫁左卫将军王诜，好读古文章，善书札。（《宋史·本传》）

越国夫人王氏，端献王颢之妻，作篆隶有古法。（《书史会要》）

华国夫人韦氏，魏惠献王恺妻，特封韩魏两国夫人。（《魏王恺传》）

谢翱《翠亭避雨》诗云：“仰面无所睹，梁间有题字。问此何人书？婉娩有弱气，云昔魏王妃。学书似李卫。乘去到此山，洒墨在空翠”。自注云：“亭有魏王妃所题字尚新。王尝以成德军节度镇州，故妃至其处”。（《晞发集》）

金

元妃李氏，章宗元妃李氏师儿。大定末以监户女子入宫，是时宫教张建教宫中，师儿与诸宫女皆从之学。章宗问建宫教中女子谁可教者，建曰：“就中音声清亮者，最可教。”章宗以建言求得之。章宗好文辞，妃性慧黠，能作字知文义，遂大爱幸。明昌四年，封为昭容，明年进封元妃。（《金史·本传》）

明

慈圣李太后，神宗生母也。东安人，神宗在位，上尊号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尝书廉谨持家四字，以贻其父李公。（《名山藏·坤则记》）

慈寿寺神宗，为慈圣皇太后建也，宝藏阁系圣母御笔题。（《燕都游览志》）

文华殿后殿所悬扁，凡十二字，每行二字，共分六行。其文曰，学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经大法，乃慈圣御笔。臣下但见龙翔凤翥结构波磔之妙，以为御书，而实非也。（《万历野获编》）

神宗贵妃郑氏，大兴人，父宪成。妃狡媚多智，生皇三子，封皇贵妃，帝宠之颛房。崇祯三年七月薨，谥恭属惠荣和靖皇贵妃，葬银泉山。（《明史稿》）

郑贵妃泥金书《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一卷，在瓷青纸上，梵本刻丝锦装，卷首题云：“大明万历甲辰年十二月吉日，皇贵妃郑谨发诚心，沐手，亲书金字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一卷。恭祝今上圣主，祈愿万寿洪福永亨康泰安裕吉祥。”楷法秀整，前绘佛像甚精细。今藏吾杭赵谷林斋中。余题绝句四首云：“梵夹瓷青出汉京，翼坤（郑贵妃宫名）题处最分明，依稀买得砚神记。纸上香多蠹不成。”“巧笑由来雨露偏，佛恩遣在圣人前，开函稽首无他愿，一笔泥金寿一年。”“柘馆余间罢女红，祝厘不与众嫔同，也胜密誓含元殿，小字亲封玉合中。”“城南诗老观空久（丁君敬身同赋），特赋新词继梦华，他日秋山黄叶下，与君礼足九莲花。”

武宗王妃，燕京人。以才色得幸于武宗。侍幸蓟州温泉，题诗自书刻石，今石刻尚存。（《列朝诗集》）

陈司彩，洪武二十年，诏选民间淑女入宫，分司六尚。陈二妹，字瑞贞，仲裕女也。貌端庄与焉，善六书，晓大义，精女工，嫔嫱皆师事之，人称为女中君子。二十四年，命为司彩，赐归省。（《枣林杂俎》）

娄妃。娄妃书仿詹孟举，楷书千文极佳。江省永和门并龙兴普贤寺额，其笔也。后人以其贤，不忍更之。（《书史会要》）

杨妃。杨妃书法赵文敏，颇得笔意，但偏锋耳。（《书史会要》）

安福郡主，宁靖王奠培之长女，工草书，能诗。（《列朝诗集》）

女仙

晋

南岳魏夫人，讳华存，字贤安，位紫虚元君，领上真司命。（《真灵位业图》）

魏夫人左仆射舒之女，太保公椽南阳刘幼彦之室，光禄勋璞之母。天才卓异，少读《庄》、《老》及《春秋》二传、《五经》、百子。后修真得道。夫人善书。（《书史会要》）

豫章女巫。豫章女巫，太元中有神降之，能空中与人言，且善书。（《书史会要》）

唐

吴彩鸾，女仙鸾自言西山吴真君之女，太和中进士文萧客寓钟陵。南方风俗，中秋月夜，妇人相持踏歌，婆娑月影中，最为盛集。萧往观焉，而彩鸾在歌场中作

调弄语以戏萧。萧心悦之，伺歌罢，蹑踪其后。至西山中忽有青衣燃松明以烛路者，彩鸾见萧遂偕往，复历山椒有宅在焉，至其处坐席未暖，而彩鸾据案如府司治事。所问皆江湖溺死人数。萧他日询之，彩鸾初不答。问至再四，乃语之，"我仙子也，所领水府事"。言未既，忽震雷迅发，云物晦冥。彩鸾执手版伏地作听罪状。如闻谪词云，以汝泄机密事，罚为民妻一纪。彩鸾泣谢谕萧曰，"与汝自有冥契，今当往人世矣。"萧拙于为生，彩鸾以小楷书唐韵一部，市五千钱，为糊口计，然不出一日间能了数十万字，非人力可为也。钱囊羞涩，复一日书之，且所市不过前日之数，由是彩鸾《唐韵》世多得之。历十年，萧与彩鸾遂各乘一虎仙去。《唐韵》字画虽小，而宽绰有余，全不类世人笔。当于仙品中别有一种风气。今御府所藏正书一十有三，《唐韵》平声上，《唐韵》平声下，《唐韵》上声，《唐韵》去声，《唐韵》入声，《唐韵》上下二，《唐韵》六(《宣和书谱》)。

钟陵西山有游帷观，每至中秋，车马喧阗十里若阛阓。豪杰多召名姝善讴者夜与丈夫间立，把臂连踏而唱，惟对答每捷者胜。太和末有书生文萧往观，睹一姝甚妙。其词曰："若能相伴陟仙坛，应得文萧驾彩鸾。自有绣襦并甲帐，琼台不怕雪霜寒。"生意其神仙，植足不去，姝亦相盼，歌罢，独秉烛穿大松径。将尽，陟山扣石，冒险而升。生蹑其踪。姝曰："若是文萧耶?"相引至绝顶坦然之地，后忽风雨裂帷覆机，俄有仙童持天判曰："吴彩鸾以私欲泄天机，谪为民妻一纪。"姝乃与生下山，归钟陵为夫妇。"(《诚斋杂记》)

仙人吴彩鸾书孙愐《唐韵》，凡三十七叶，此唐人所谓叶子者也。按彩鸾隐居在钟陵西山下，所书《唐韵》，民间多有，余所见共六本。此一本二十九叶，彩鸾书，其八叶，后人所补，气韵肥浊，不相入也。(《黄山谷集》)

裴铏《传奇》，载成都古仙人吴彩鸾，善书小字，尝书《唐韵》鬻之。今蜀中导江迎祥院经藏中佛本行经六十卷，乃彩鸾所书，亦异物也。(张邦基《墨庄漫录》)

洪龟父朋写《韵亭》诗云："紫极宫下春江横，紫极宫中百尺亭。水入方洲界玉局，云映远山罗翠屏。小楷四声余翰墨，主人一粒尽仙灵。文萧彩鸾不复返，至今神界花冥冥。"(吕本中《紫薇诗话》)

楼钥跋宇文廷臣所藏《玉篇钞》云："始予读文萧传，言吴彩鸾书《唐韵》字，疑其不然。后于汪季路尚书家见之，虽不敢必其一日可办，然亦奇矣！为之赋诗，且辨其为陆法言《切韵》，兹见枢密宇文公所藏《玉篇钞》则又过之，是尤可宝也。既谓之钞，窃以为如《北堂书钞》之类，盖节文耳。以今《玉篇》验之，果然，不知旧有此钞而书之耶？抑彩鸾以意去取之耶？有可用之字略之，有非日用之字而反取之。部居如今本，皆以朱氏别之，而三字五字止以墨字书之，次序皆不与今合，不可致诘。辄书前岁所与汪氏诗跋于左，庶来者得以览观。"(《攻媿集》)

宇文廷臣文孙家，有吴彩鸾《玉篇韵》，今世所见者，《唐韵》耳。其书一先为廿三先廿四仙不可晓。又导江迎祥寺有彩鸾书佛本行经六十卷，或者以为唐经生书。(《砚北杂志》)

鲜于伯机有吴彩鸾书《切韵》一本，其书一先为廿三先廿四仙不可晓，字画尤古。(《志雅杂钞》)

龙兴紫极宫写韵轩，世传吴彩鸾写韵于此轩，以之得名。予昔在图书之府，及好事之家，有其所写唐韵，皆硬黄书之，纸素芳洁，界画精整，结字遒丽，皆人间之奇玩也。(《道园学古录》)

虞集题吴彩鸾《唐韵》真迹后，"豫章城头写韵轩，绣帘窣地月娟娟。寻常鹤唳霜如月，书到人间第几篇。"(《道园学古录》)

元詹玉题写韵轩，调《桂枝香》：紫薇花露。潇洒作凉云，点商勾羽。字字飞仙下笔，一帘风雨。江亭月观今如许，欢飘零墨香千古。夕阳芳草，落花流水，依然南浦。甚两两凌风驾虎。恁天孙标致，月娥眉妩。一笑生春，那学世间儿女。笔床砚滴曾窥处，有西山青眼如故。素笺寄与玉箫，声彻凤鸣鸾舞。(《凤林书院草堂诗余》)

彩鸾与文萧遇，在文宗太和末，而《法苑珠林》则写于天宝年间。岂神仙隐显，原非时代之可限欤。(陈宏绪《寒夜录》)

吴彩鸾龙鳞楷韵，后柳诚悬题云：吴彩鸾世传谪仙也，一夕书《唐韵》一部，即鬻于市，人不测其意。稔闻此说，罕见其书，数载勤求，方获此本。观其神全气古，笔力遒劲，出于自然，非古今学人所及也。时惟太和九年九月十五日题，其制共五十四叶，鳞次相接，皆留纸缝，天宝八年制。(《庚子销夏记》)

项氏宝藏吴彩鸾正书《唐韵》全部，原系鲜于伯机故物，后为陆太宰全卿所购，名迹也。虽字细仅若蝇头，而位置宽绰有余，全不类世人行笔，当于仙品中求之乃得。(《清河书画舫》)

谢自然，华阳贞女也。幼而入道，善笔札，能属文。(《续仙传》)

卢眉娘。永贞元年南海贡奇女卢眉娘，年十四，幼而慧悟，工巧无比，能于一尺绢上，绣《法华经》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点画分明，细于毛发，其品题章句，无有遗阙。至元和中，宪宗以金凤环束其腕，眉娘不愿住禁中，遂度以黄冠，放归黄海，赐号曰逍遥。后神迁，香气满室，弟子将葬，举棺觉轻，即撤其盖，惟有藕屦而已。后人往往见乘紫云，游于海上。(《杜阳杂编》)

嵩山女子。嵩山女子，佚其名，任生者，隐居嵩山读书，常夜闻异香，忽一女子开帘而入，年可二十余，凝态艳质，世莫之见。有双环青衣左右翼侍，顾谓侍者曰："郎君书籍中取一幅纸兼笔砚来。"乃作赠诗一首，笔札秀丽。后三日来，又赠二篇，良久出门，闪闪上空中，去地百余丈，犹隐隐见于云间。生以三篇示于人，皆知其神仙矣。(《神仙感遇传》)

曹文姬。文姬本长安倡女也，生四五岁，好文字

戏。及笄，姿艳绝伦，尤工翰墨。自笺素外，至于罗绮窗户可书之处，必书之。日数千字，人号为书仙。笔力为关中第一，后归任生，三月晦日，偕生乘云仙去。（刘斧《青琐高议》）

曹文姬本长安倡，姿艳绝伦，尤工翰墨。欲偶者请先投诗，岷山任生诗曰："一点尘心谪九天，玉皇殿上掌书仙。莫怪浓香薰骨腻，霞衣曾带御炉烟。"女曰："真吾夫也。不然，何以知吾事耶！"遂事之。五年忽对任曰："吾本天上司书仙女。以情爱谪人寰，二纪将归，子可偕行。"腾云而去。后以所居为书仙里。（《书史会要》）

附　尼

元

妙湛。比邱尼妙湛。管夫人为写《长明庵图》，妙湛小行书题其上。（《珊瑚网》）

名　媛

周

鲁秋胡妻，雕虫篆，鲁秋胡妻所作。秋胡随牒远仕，荏苒三年，桑时间玩，集为此书，亦云战笔书。其体遵律，垂画织长，旋绕屈曲，有若虫形。（僧梦英《十八体书》）

二十二虫书，鲁秋胡妇浣蚕所作，亦曰雕虫篆。（韦续纂《五十六种书》）

汉

扶风马夫人，安定皇甫规妻。不知何氏女也，规初丧室家。后更娶之，妻善属文，能草书，时为规答书记，众人怪其工。（《后汉书·列女传》）

扶风马夫人，大司农皇甫规之妻也。有才学，工隶书，夫人寡，董卓聘之，夫人不屈，卓杀之。（《书断》）

后汉皇甫规妻马夫人行隶，中中品。（韦续《九品书人论》）

蔡文姬，蔡邕女也，博学有才辨，又妙于音律。兴平中乱，没于南匈奴，曹操赎之，操问曰："闻夫人家多坟籍，犹能记忆之否?"文姬曰："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今所诵忆，裁四百余篇耳"。操曰："今当使十吏就夫人写之"。文姬曰："男女之别，礼不亲授，乞给纸笔，真草惟命"，于是缮书送之。文无遗误。（《后汉书·列女传》）

蔡邕得笔法于神人，传女文姬，文姬传之钟繇。（《古今传授笔法人名》）

"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汉祚衰。"蔡炎书。（《淳化阁贴》）

蔡炎《胡笳引》，自书十八章，极可观，不谓流传，仅余两句，亦似斯人身世耶。（《山谷题跋》）

晋

卫夫人。晋中书院李充母卫夫人，善钟法，王逸少之师。（《羊欣撰录》）

卫夫人名铄，字茂漪，廷尉展之女弟，恒之从女，汝阴太守李矩之妻也。隶书尤善规矩，钟公云："碎玉壶之冰，烂瑶台之月。婉然芳树，穆若清风"。右军少尝师之，永和五年卒，年七十八，子充为中书郎，亦工书。（《书断》）

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传授笔法人名》）

庾肩吾，《书品》列中之上。

李嗣真书列上下品，云卫夫人正体尤绝。

韦续《九品书人论》上中品有李矩妻卫夫人，正行。

《唐人书评》卫夫人书，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沼浮霞。（《书苑菁华》）

晋卫夫人《笔阵图》

夫三端之妙，莫先于用笔，六艺之奥，莫重于银钩。昔秦丞相李斯见周穆王书，七日兴叹，患其无骨。蔡尚书入鸿都观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群，故知达于其源者少，暗于其理者多。近代以来，殊不师古，而缘情弃道，才记姓名。或学不该赡，闻见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虚费精神，自非通灵感物不可与谈斯道也。今删李斯笔□，更加润色，总七条并作其形容，列事如左，贻诸子孙，永为模范。庶将来之君子，时复览焉。笔要取崇山绝仞中兔毛，八九月收之，其笔头长一寸，管长五寸，锋齐腰强者；其砚取前涸新石，润涩相兼，浮津耀墨者；其墨取卢山之松烟，代郡之鹿胶，十年已上强如石者为之。纸取东阳鱼卵虚柔滑净者。凡学书字，先学执笔，若真书去笔头二寸一分，若行草书去笔头三寸一分，执之下笔，点画波撇屈曲，皆须尽一身之力而送之。若初学者，先大书，不得先从小。善鉴者不写，善写者不鉴，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一一从其消息而用之。

一　如千里阵云，隐隐然其实有形。丿　陆断犀象。

丶　如高峰坠石，磕磕然实如崩也。㇂　百钧弩发。

丨　万岁枯藤。乛　崩浪雷奔。𠃌　劲弩筋节。

右七条《笔阵出入斩斫图》。执笔有七种，有心急而执笔缓者，有心缓而执笔急者。若执笔近而不能紧者，心手不齐，意后笔前者败；若执笔远而急，意前笔后者胜。又有六种用笔，结构圆备如篆法，飘扬洒落如章草，凶险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飞白，耿介特立如鹤头，郁拔纵横如古隶，然心存委曲。每为一字各象其形，斯造妙矣！书道毕矣！永和四年上虞制记。

晋卫夫人《与师贴》，

卫稽首，和南近奉敕写《急就章》，遂不得与师书

耳。但卫随世所学，规摹钟繇，遂历多载。年廿著诗论草隶通解，不敢上呈。卫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学术真书，咄咄逼人，笔势洞精，字体遒媚，可诣晋尚书馆书耳。仰求至鉴，大不可言。弟子李氏卫和南。（《淳化阁贴》）

黄长睿云：卫夫人贴，盖唐初李怀琳作，事见窦泉《述书赋》。（《东观余论》）

黄山谷题绛本法贴云：王会稽初学书于卫夫人，中年遂妙绝古今。今人见卫夫人遗墨，疑右军不当北面，盖不知九万里，则风斯在下耳。（《黄山谷集》）

郗夫人，王羲之之妻也，甚工书（孔元舒《在穷记》）

谢夫人，字道韫，王凝之妻，安西将军奕之女也。（《晋书·列女传》）

道韫有才华，亦善书，为舅氏所重。（《王羲之外传》）

李嗣真书后品云：谢道韫是王凝之妻。雍容和雅，芬馥可玩，列中下品。

韦续九品书人论下上品有王凝之妻谢道韫行草。

傅夫人，郗愔之妻也，善书。（《书断》）

韦续九品书人论下上品有傅夫人正隶。

荀夫人，王洽之妻也，亦善书。（《书断》）

汪夫人（《宣和书谱》作江）王珉之妻也，善书。（同上）

荀夫人，庾亮之妻也，韦续九品书人论上下品有庾亮荀夫人正行隶篆。

蔡夫人，羊衡母，韦续九品书人论上中品。

桓夫人，《唐人书评》云：桓夫人书，如快马入阵，屈伸随人。（《书苑精华》）

李意如，琅邪王献之保母也。姓李名意如，广汉人也，在母家有志行，归王氏柔慎勤恭，善属文，能草书，解释老旨趣。（《云麓漫钞》）

宋

谢夫人。孔琳之妻谢氏，亦善书。（《书断》）

北　魏

李夫人。高慎妻李氏，赵郡李徽伯女，艳且慧，兼善书记，工骑乘。（《北史·高乾传》）

李彪女，幼而聪伶，彪教之书学，读诵经传。后宣武闻其名，召为婕妤，在宫常教帝妹书，诵授经史，后宫咸师事之。（《北史·李彪传》）

北　齐

魏夫人，韦续《九品书·人论·下下品》有北齐魏夫人正行。

唐

刘秦妹，马家刘氏，临摹逼斥安西《兰亭》，貌夺真迹。如宓妃遗形于巧素，再见如在之古。昔注云：翰林书人刘秦妹归马氏。（窦泉《述书赋》）

刘秦妹善临《兰亭》及安西贴夺真，亦唐翰林书人。（《法书苑》）

房嶙妻高氏。《太原府交城县石壁寺铁弥勒像颂》、《安公美政碑》，俱参军房嶙妻高氏书，石壁寺碑，乃行书。（《学林新编》）

房嶙妻高氏，尝书石刻，字画洁媚。（《墨池编·续书断》）

《太谷县令安庭坚美政颂碑》跋

开元二十九年《安公美政颂》，房嶙妻高氏书。安公者，名庭坚，其事迹非奇，而文辞亦匪佳作，惟其笔画遒丽，少类妇人所书。余所集录，固已博矣，而妇人之笔，著于金石者，高氏一人而已。然余尝与蔡君谟论书，以为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甚于今，余之所录如于頔、高骈，下至陈游环等书皆有，盖唐之武夫悍将。暨楷书手辈，字皆可爱，今文儒之盛，其书屈指可数者，无三四人。非皆不能，盖忽不为尔，唐人书见于今，而名不知于当时者，如张师邱缪师愈之类，盖又可不胜数也！非余录之，则将遂泯然于斯世矣。余于集古，不为无益也夫。（《集古录》）

撰人姓名残缺，房嶙妻高氏书。开元廿九年三月。（《金石录》）

《太原府交城县石壁寺铁弥勒像颂碑》跋。

《太原府交城县石壁寺铁弥勒像颂》者，林谔撰。参军房嶙妻高氏书。余所集录古文自周秦而下，旋于显德。凡为千卷，唐居其十七八。其名臣显达下至山林幽隐之士，所书莫不皆有，而妇人之书，惟此高氏一人耳。然其所书刻石存于今者，惟此颂与《安公美政颂》耳。二碑笔画字体，远不相类，殆非一人之书，疑模刻不同，亦不宜相远如此，又疑好事者寓名以为奇也，识者当为辨之。（《集古录》）

林鹗撰房嶙妻高氏行书开元二十九年六月。（《金石录》）

柳夫人，崔简妻，宗元伯姊，善隶书，为雅琴以自娱。（《柳河东集》）

崔瑗，永州刺史博陵崔简女，嫁为朗州员外司户，河东薛巽妻，善笔札，读书通古今。（《柳河东集》）

杨夫人，柳柳州宗元室，善翰墨。（《书史会要》）

金銮，白氏金銮，居易女，十岁忽书《北山移文》示家人，居易以终南紫石刊之。（《书史会要》）

陈燕子丁（德宗时人）独庵比邱，道衍《法华经》跋云：唐僧义道与女人陈燕子丁共以小楷细书是经，为荐人母解脱清升，点画波擎，若出一手。（《金华府志》）

廉女贞，善隶书，常为内中学士。（《李远集》）

邓敞妻李氏，邓敞封敖门，生婚李氏。其父尝为福建从事，官至评事，有女二人皆善书，敞之所行卷，多二人笔迹，敞官至秘书少监。（《玉泉子》）

关氏，南楚人，图之妹，甚聪慧，文学书札，图尝动人，图尝语同僚曰某家有一进士，但不栉耳，后图以妹妻常修。关氏与修读书二十余年，才学优博，越绝流辈，咸通六年登科。（《南楚新闻》）

薛媛，薛媛濠梁人，南楚材妻，楚材旅游陈颍，受颍牧之眷，无返旧意。媛写真寄之曰："欲下丹青笔，先□宝镜端。已惊颜索莫，渐觉鬓凋残。泪眼描将易，愁肠写出难。恐君浑忘却，时展画图看。"夫妻遂偕老焉。时人嘲之曰："当时妇弃夫，今日夫弃妇。若不逞丹青，空房应独守"。(《全唐诗话》)

媛善书画，妙属文。(《云溪友议》)

封绚，殷保晦妻，封敖孙也。名绚，字景文，能文章、草隶，保晦历校书郎。黄巢入长安，共匿兰陵里，贼悦封色，欲取之。封骂曰："我公卿子，守正而死，犹生也。终不辱逆贼手，遂遇害。"(《唐书·本传》)

后唐

李夫人，西蜀名家，后唐郭崇韬伐蜀得之。夫人以崇韬武弁，尝抑郁不乐，善属文，尤工书画。(《书史会要》)

五代蜀

黄崇嘏，临邛人，周痒知邛州，崇嘏上诗称乡贡进士，年三十许，祗对详敏。复献长歌，痒益奇之，召与诸生侄同游。善琴奕，妙书画。翼日荐摄府司户参军。胥吏畏服，案牍一清，痒美其风采，欲以女妻之。崇嘏袖封状谢，仍贡诗曰："幕府若容为坦腹，愿天速变作男儿。"痒览诗惊骇，召见诘问，故黄使君女也。乞罢归临邛，不知所终。(《玉溪编事》)

宋

朱严妻。王禹偁赠朱严诗云："妻装秋卷停灯坐"，自注云：严妻能诗。(《小畜集》)

安国夫人崔氏，韩琦妻，善书札，体法甚老，殊无妇人气。(《安阳集》)

杨夫人。夏竦妻杨氏工笔札。(《宋史·夏竦传》)

权太君。天水郡太君权氏，善草隶书，诵数经能略通其说。(《临川集》)

武昌县君郭氏，郭氏曾祖恕，祖遵式，父昭晦，聪明孝谨，能读书史，善书画，选归于皇从孙右监门卫将军世单，封武昌县君。(《欧阳文忠公集》)

和国夫人。和国夫人王氏，宗室赵仲锐室，能诗章，善字画。(《书史会要》)

章煎。章煎，友直女，工篆书，传其家学，友直执笔自高壁直落至地，如引绳，而煎亦能如其父。(《书史会要》)

唐氏。唐氏能书，梅尧臣《泗州观唐氏书》诗云："唐氏能书十载闻，谁教精绝到红裙。百金买尽蒲葵扇，不必更求王右军。"(《宛陵集》)

史炎。史炎字炎玉，州刺史张闾聘为冢子祺之配，祺亦有才，倡和成集，名曰《和鸣》。作字用秃笔，体法古劲，黄山谷与祺父有内亲，而祺弟祉亦以进士为青神尉，山谷亲来访之。炎玉致书，尝缄绿菜以赠，山谷为之赞曰：蔡蒙之下彼江一曲，有茹生之，可以为蔌蛙蠙之衣，采采盈掬，芼以辛盐，宜酒宜馔。在吴则紫，在蜀则绿，颁我旨蓄，史君炎玉。(曹学佺《蜀中诗话》)

徐宏中跋山谷《绿茹赞》云，按此赞末句言史君炎玉，盖指眉阳望族史氏女。名炎，字炎玉。髫丱资颖嗜学，苹蘩线纩，一不介意，善属文雅。安□闾少卿出守眉阳。闻其才贤，纳为家嗣子履之妇。炎玉日游心于编简翰墨，平生游览之胜，燕笑之适，与子履诗酒酬唱，格调闲雅，久而盈箧，手自叙次目，曰《和鸣集》。而少卿之室，于山谷老人为姑辈，子履实其亲表也。因寓书致绿菜为信，山谷珍其品，以赞谢之。褒其为古女校书云。绍兴甲戌秋徐宏中跋。(《式古堂书画会考》)。

庆国夫人邢氏。余与天台谢杰景英为忘年交，谢赵出也，为余言外氏丞相家法甚悉。今见邢氏赵夫人手书戒妇子一纸，往往与景英言合，邢尚书赵丞相事具国史，至其故家典型，要自令人起敬(陈傅良《止斋集》)

谢夫人。谢夫人谭文初妻，颍川汝阴人。居家，鸡晨以兴，家之事无不遍视，舍此则读书观古人书画，二事皆精。(郑侠《西塘集》)

李清照。李清照，号易安居士，礼部员外郎格非女，知湖州赵明诚室。

易安居士能书能画，而又能词，尤长于文藻。迄今学士，每读金石录序，顿令心神开爽。何物老妪，生此宁馨，大奇！(《才妇录》)

李易安《一剪梅》词贴：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处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右调《一剪梅》。

跋李易安书《一剪梅》词云：易安词藁一纸，乃清□阁故物也。笔势清真可爱，此词《漱玉集》中亦载，所谓离别曲者邪，卷后无题识，仅有点定两字耳。(《书画舫》)

秦国潘夫人。周必大题秦国潘夫人书云：右靖国元年辛已祖妣秦国潘夫人从祖父，初任忻州司法时与郑州叔祖母姚氏书。夫人富文忠公弥孙，其云奉文乃运使金紫及奉使太师小字。后批三管散一行，金紫年十四代写。常记祖母张秦国道祖父之言，旧小吏事上官极恭，太守礼上，法曹与他掾窄褒捧案，此书亦云起五更，每日两衙，极边小垒，事体尚尔，况藩府乎？今仪门外虽有州县官于此下马牌，然皆肩舆直造客位，初到略展衙礼，远不过三日，近则是日亟免，并记此以示后人。嘉泰三年十月旦立石。(《平园集》)

徐夫人，徐氏讳蕴行，自号悟空道人，临川蔡教授诜之母，学虞书得楷法。(《诚斋集》)

徐夫人名蕴行，善读书，工欧虞笔法，为通判蔡逋妻，以贤妇称，暮年留心内典，手写华严诸部经，号悟空道人。(《抚州府志》)

蔡同年之母徐夫人，手写佛经九十五卷，得唐人笔法，字画亦细楷。(《止斋集》)

周必大跋徐夫人所书《华严经》《梁武忏》：

郁林蔡侯子羽故母徐氏，三衢人。宣和间刑部侍郎讳敷言之女，潜心内典，学虞世南书，尝手写《华严经》、《梁武忏》，皆终部帙。所谓女人身得度者，其子将藏是书于名山。求予一言，予谓夫人为善如此，郗氏之业，在所不论，二经果报，宁复唐捐《华严经》云：南方国有长者妻，名曰善慧，见佛神力，心生觉悟。《法华经》云：比丘尼憍昙毗得佛授记，后名光相如来，予知夫人此念不断尽未来世，岂止资其冥福而已。庆元丙辰六月丙寅。(《平园集》)

韩玉父，秦人，家于杭，李易安尝教以诗，后父母以妻闽人林子建。子建得官归闽，韩自钱塘往三山，比至，林已官时满矣。复回延平，假道昭武，宿漠口铺，题诗于壁。(《四朝计集》)

张夫人，张氏蜀之故家，汉御史纲之后。通判宋若水之妻也，性贤孝，读书史。善笔札，通古今，识义理，而不肯为词章，其方直之操，士大夫或有愧焉。(《朱子文集》)

游夫人。建安郡夫人游氏，赠光禄大夫黄崇妻，而子则端明殿学士中也。建安建阳人，幼受班昭女训，通大义，至它组纫笔札之艺，皆不待刻意，而能辄过人。(《朱子文集》)

张秾。张俊有爱妾，乃钱塘妓张秾也。颇涉诗书，俊文字，秾皆与之，柘皋之役，俊发书属秾照管家事。秾报后引霍去病赵云事以坚其心，且言今日之事，惟在宣抚，不当以家为念，勉思报国，俊以其书缴奏。上大喜，亲书奖谕，以赐秾，仍加封雍国夫人。(郭翼《履雪斋笔记》)

胡夫人，黄子由尚书夫人胡氏元功尚书之女也，俊敏强记，经史诸书，略能成诵，善笔札，时作诗文亦可观。于琴奕写竹等艺尤精，自号惠斋居士，时人比之李易安云。(《齐东野语》)

黄尚书子由帅蜀，中闱乃胡给事晋臣之女。过雪堂，行书《赤壁赋》于壁间，刘改之从后题《沁园春》一阕。其辞云："按辔徐驱，儿童聚观神仙画图。正芹塘雨过，泥香路软，金莲自拆，小小篮舆。傍柳题诗。穿花觅句，嗅蕊攀条得自如。经行处有苍松夹道，不用传呼。清泉怪石盘纡。信风景江淮各异殊。想东坡赋就，纱笼素壁，西山句好，帘捲晴珠。白玉堂深，黄金印大。无此文君载后车。挥毫处，看淋漓雪壁，真草行书。"后黄知为刘作，厚有馈贶。(张世南《游宦纪闻》)

陈述古女。陈述古诸女，亦多有文，有适李氏者，从其夫仕晋宁军判官。部使者以小雁屏求诗，李妇自作黄鲁直小楷题其上："红蓼淡芦欹曲水，几双容与对西风。扁舟阻向江乡去，却喜相逢一枕中"。"曲屏谁画小潇湘，雁落秋风蓼半黄。云淡雨疏孤屿远，冷冷清梦到高唐。"(《耆旧续闻》)

邵安人。安人邵氏道冲，字用之，武经郎林延龄之室。家定海，母朱氏，方娠，梦丹书金篆在霄汉间，生而敏慧，未龀知书。稍长，观《汉书》《资治通鉴》至成诵，归于林。姑嫠居，亡爱子，斥奁具，营丧葬，无靳色，姑疾经年，医祷备至，人称其孝。延龄仕不进，一闲十三年。邵安之，觞咏琴奕以相娱，喜缁内典，手书《法华》、《圆觉》、《金刚》等经。(《宝庆四明县志》)

赵夫人。俞似官广州钤辖，题英州金山寺壁云："转食胶胶扰扰间，林泉高步未容攀。兴来尚有平生屐，管领东南到处山"。似妻赵夫人亲书此诗于壁，字画径四寸，遒健类薛稷。(《容斋随笔》)

方氏，桐庐人，陈晕经略子妇，临《兰亭》，并自作草书皆可观。(《画继》)

李夫人，名至规，号淡轩，宋状元黄朴之女。长适尚书李珏子，善抚琴画兰，为郎中孙荣甫作《九畹图》。自序其后曰："予家双井，公以兰比君子，父东野翁甚爱之，予亦爱之。每女红之暇，尝写其真，聊以备闺房之玩，初非以此求闻于人也。"(王恽《秋涧集》)

丁夫人，洪庆善夫人，贤而有文，字画劲丽。(《华阳老人集》)

朱淑真，海宁人，文公侄女也，文章幽艳，才色清丽，实闺门之罕，有因匹偶非伦，勿遂素志，赋《断肠集》十卷以自解。(《古今女史》)

辛亥冬于京师见宋朱女郎淑真手书《璇玑图》一卷，字法妍妩。有记云，若兰名蕙，姓苏氏，陈留令道质季女也。年十六，归扶风窦滔，滔字连波。仕苻秦，为安南将军，以若兰才色之美，甚敬爱之。滔有宠姬赵阳台善歌舞，若兰苦加捶楚，由是阳台积恨，谗毁交至，滔大恚愤，时诏滔留守襄阳，若兰不愿偕行，竟挈阳台之任，若兰悔恨自伤，因织锦字回文。五彩相宣，莹心骇目，名曰《璇玑图》。亘古以来所未有也。乃命使赍至襄阳。滔感其妙绝，遂送阳台于关中。具舆从迎若兰于汉南，恩好逾初。其著文字五千余首，世久泯没，独是图犹存。唐则天尝序图首，今已鲁鱼莫辨矣。初家君宦游浙西，好拾清玩，凡可人意者，虽重购不惜也。一日家君宴郡卒衙，偶于壁间见是图，偿其值得归遗予。于是坐卧观究，因悟璇玑之理，试以经纬求之，文果流畅，盖璇玑者，天盘也，经纬者，星辰所行之道也，中流一眼者，天心也。极星不动，盖运转不离一度之中，所谓居其所而斡旋之。处中一方，太微垣也，乃叠字四言诗。其二方，紫微垣也，乃四言回文；二方之外四正，乃五言回文，四维乃四言回文；三方之外四正，乃交首四言诗，其文则不回也；四维乃三言回文，三方之经以至外四经皆七言回文诗，可周流而读者。绍定三年春二月望后三日，钱塘幽栖居士朱氏涉真书。首有璇玑变幻四小篆，后有小朱印，予向见《断肠集》，不载斯文。(《池北偶谈》)。

朱亿女。尚书朱亿女，郡人也。淑行婉质，工琴书，至道初裴愈奉使两浙，闻其才艺奏之，召至宫师。既入京掖，赐号白花莲夫人，后出俗，刺血书《莲花经》一部，改赐慈济广慧大师。(《洪武苏州府志》)

吴氏三一娘。楼钥云，今《玉编》惟越本最善，末题云，会稽吴氏三一娘写。问之越人，无能知者，楷法最精。(《攻媿集》)

王排岸女孙。卢陵王排岸之女孙,眉目秀丽,能琴棋,善翰墨,失身富家。常郁夕不乐,慕名胜而终焉。郡有朱渊未第,其室寝废,家事不治,经郁一妾,颇难其人。邻媪云,排岸女孙归久,试与官人谋之,朱笑曰:“恐无此理”。行成以八百券为质,一至其家,内外之事,皆若素定”。(《贵耳集》)

元

管夫人,管夫人道升,字仲姬,赵魏公室。延佑四年,封魏国夫人。翰墨词章,不学而能,心信佛法,手书《金刚经》至数十部,以施名山名僧。天子命夫人书千文,敕玉工磨玉轴送秘书监收藏。又命孟頫书六体为六卷,雍亦书一卷。且曰令后世知我朝有善书妇人,且一家皆能书,亦奇事也。(《松雪斋集》)

管夫人书牍行楷与鸥波公殆不可辨同异,卫夫人后无俦。(《容台集》)

管夫人题《渔父词》

遥想山堂数树梅,凌寒玉蕊发南枝。山月照,晚风吹,只为清香苦欲归。南望吴兴路四千,几时间去雪水边。名与利,付之天,笑把渔竿上画船。身在燕山近帝居,归心日夜忆东吴。斟美酒,脍新鱼,除却清闲总不如。人生贵极是王侯,浮利浮名不自由。争得似,一扁舟,弄月吟风归去休。(右《渔父词》仲姬书)

吴兴郡夫人,不学诗而能诗,不学画而能画,得于天者然也。此《渔父词》皆相劝以归之意,无贪荣苟进之心,其与老妻强颜色双鬓未全斑,何若行吟泽畔不近长安者异矣。皇庆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子昂书。(《清河书画舫》)

管夫人手写《璇玑》图诗,五色相间,笔法工绝。(《居易录》)

管仲姬《与中峰贴》

道升和尚拜覆本师中峰和尚大禅师法座前,道升拜别顶相,动是数载,瞻仰之心,日积不忘,年时得以中首座来都,如见师父尊颜。备审道体清安,甚为慰喜,道升手书《般若经》,报荐先父母深恩及救荐亡儿女轮回之苦,极感谢我师大发慈悲,点化亡者,皆得离苦海。我师但起一念,何独道升公姑父母儿女,得生净土。一切法界含灵,皆成佛道,尽证菩提矣。道升粉骨碎身,生生世世,报答我师大和尚慈悲深恩耶。道升叠蒙赐书,知前年吾师所惠书及录题经赞法语寄来,至今并未曾收得,不审当先何人送去。闻知怏怏,道升一面作书于家间问舍侄去也。去岁以中送去《般若经》五卷,又蒙本师慈悲,展读点化,又各得题谶,存没重感我师。道升宿业本重,每日人事扰扰,不能安静,长想我师慈悲指教,寻思话头,但提起终得受用。道升与良人诚心至愿,但得到家,只就家庭修设,拜恳本师大和尚大发慈悲,普度一切鬼神,一切有主孤魂,一切无主孤魂,一切冤亲良人,与道升祖上父母儿女外祖妣奴婢,及一切法界含灵莫堕三涂恶苦,愿皆得早生佛界。此乃良人与道升心愿。已托以中先覆知师父大和尚,今春仆回,又拜吾师惠书及心疏,道升等拜观如心如愿。良人见之生欢喜心,尤增感佩。我师如此大发慈悲,度脱一切众生,是道升等七世师父之恩,何以报谢?今因的便,特拜此书报安。更乞善保爱不宣,六月初七日女弟子管氏道升和南拜覆。(《式古堂书画汇考》)

右赵承旨手牍十一纸,魏国夫人一纸,皆与天目幻住公者。承旨所云悉为夫人没后与住商评,欲修事荐严,时承旨老矣。音词宛恻,读之可为兴感,不知当时本老答语,何以写其忧也。夫人以书《般若》得公赞叹,致谢云云。皈依之诚,尤为迫切。本之徒宁通作一卷。今归黄令公淮东书院藏之,间出以相示。余谓三士皆从菩萨地来,所谓应以比邱宰官信女身而得度者,因缘聚会乃如此,今皆还净土矣。学士大夫不能释然于现在之时,而余为勘破于过去之日,相对一笑,摩挲移日,不独以其翰墨之妙而已也。吴门祝允明跋。(同上)

赵魏公书散满天下,亦时时获观,惟夫人真迹,为世罕有。此卷之可贵者,正在是耳,或谓松雪嗜好佛法大过者,彼其时宗社墟矣。黍离之怀,不于空观而焉寄,此则在所当慨而不当认梦为实也。宏治癸亥十月在锦衣君清淮堂书前进士吴郡杨循吉。(同上)

子昂书中龙象,当时与之同世者皆沾余润,遂成名家,况画眉阁彦,宁不传受笔诀与之俱化耶。观魏国夫人尺一题董其昌。(同上)

管夫人家书

余见管仲姬字一卷平安家书,付三哥长寿收拆,娘押封,娘书付三哥吾儿:昨日福山寺僧来,得五哥六月内书,知汝安好,家中及道院内平善,方得放心。可收香盟寺呈子,至先还借钱一百,如得入手,可与四五哥大一哥商量交孙行,可买东横钱百户屋地,并西边萝卜地,及德清园前地,我已分付五哥了。此地若别对付钱买了,却将此钱好生实封了,付的便寄来。九月间沈山主周年,切须与三定钱,油三斤,米五斗,请十僧。灯斛做汝父母名字,追荐沈山主则个,可怜此人多与我家出气力,切须报答他。书到便与哥哥每说知,分付福和万六道徐庆一等,好生与我安排供养为好。苏湾田塍交徐寿二好生修理,休误桑树好生照管浇灌。山上亦宜照管,交梓沛兄令人多接栗树,多种桑树,只此不一。七月廿六日娘付三哥收。此池湾沈氏所藏,子赵奕有跋。(《太平清话》)

夫人能画与诗,尝人觐中宫,命写梅称旨,且命题之。诗云:“雪后琼枝嫩,霜中玉蕊寒。前村留不得,移人画中看。”(《霏雪录》)

管仲姬竹卷后跋云:操弄笔墨,故非女工。然而天性好之,自不能已,窃见吾松雪精此墨竹。为日已久。亦颇会意。因大丞相不忽夫人之命,敬写一卷,鄙拙可愧耳。此卷藏豫章杨寒云家。(《因树屋书影》)

李瓒贻管夫人画竹卷长丈,余离披错,落姿态百,

出与怪石奔峭相间，气韵生动，真奇作也。后自题二句云：竹势撒崩云触石，应是潇湘夜雨集。皇庆三年秋日作，道升下有管氏道升、仲姬二印。（《随草续编》）

夫人画竹风格胜子昂，此帧凡三竿，极其苍秀，自题一诗云："春晴今日又逢晴，闲与儿曹竹下行。春意近来浓几许，森森稚子日边生"。字法似子昂，有友人见而爱之，携去。（《庚子销夏记》）

祁县戴枫仲藏管夫人道升小画一帧。有细书小字云：山回新绮阁，竹掩旧朱门。（《池北偶谈》）

王夫人，夫人字圭卿，号春温，工书画，曹文贞公尝题其书画卷第所云漕府参军时见益者，不知指何人也。（《霏雪录》）

曹伯启题王夫人书画卷后云，画传当代功尤妙，字学前贤体更多。（《渌泉漫藁》）

八达太夫人，忽都虎郡王太夫人也。长清县灵岩山寺中碑，至元年，八达氏有诗二句云："岩前松桧时时绿，殿上君王岁岁春"。大字刻之，不类妇人笔。（《金石文字志》）。

赵夫人。夫人讳鸾，字应善，雍古部氏中书平章世延女。中书参政许有壬室，朗惠慈静，能琴，书善笔札。（《书史会要》）

游夫人。雷机母，延佑间，赠建安郡君，善书而有文。（《潜溪集》）

危郡君。危氏讳德馨字兰玉，雷机室，赠建安郡君，通书记，作字有楷法。（《潜溪集》）

徐氏如，郑天觉妻，通论语孝经大义，工书，亦有法。（《清江集》）

刘氏，孟运判妻也，性巧慧，能临古人字，咄咄逼真。（《书史会要》）

柯氏，天台人九思之女，通经史善笔札。（《书史会要》）

段氏，天佑之女，能诗章，善笔札。（《书史会要》）

士女曹妙清，自号雪斋，钱塘人。善鼓琴，工书，行书点墨皆有法度，三十不嫁，风操可尚，尝写诗寄铁崖。铁崖答之云：红牙管带紫狸毫，雪水初融玉带袍。写得薛涛萱草贴，西湖纸价可能高。玉带袍其砚名。（《列朝诗集》）

陈自幼，能书，适南浔姚氏，一意奉佛，有手书观世音普门品，赵荣禄题其后。（《六研斋笔记》）

明

高妙莹，字叔琬，解缙母也。通经史传记，善小楷，晓音律算数，女工极其敏妙。（《名山藏》）

蔡氏，隐士韩奕妻也，读书通大义，善笔札，尝书经刻以行世（张昶《吴中人物志》）

徐氏，裔山吴之天平山，归水东陆舆，读书通大义，知楷法，子霁入翰林，封孺人。（《震泽集》）

杨夫人，邢子厚妻，卢德水云子厚九嫂，乃杨磐石女弟，书法自成一家。博学能文，过于慈静。（《列朝诗集》）

马氏，名问卿，字芷居，金陵人。陈翰林鲁南之继室也，书法苏长公，得其笔意，颇与鲁南相类。（《列朝诗集》）

黄氏，遂宁黄简肃公珂之女，新都杨用修之继室也。博通经史，工笔札，闺门肃穆，用修亦严惮之，寄用修长句，为艺林传诵。而用修亦云，易求海上琼枝树，难得闺中锦字书。读者伤之。（《列朝诗集》）

金元宾妻，万历时人，元宾为履吉高足，故书法亦因之。绵丽多态，而闺阃之气未除。（王世贞《三吴楷法跋》）

邢慈静，贵州左布政马拯妻，少卿邢侗妹也，书宗李卫。（《武定州志》）

慈静善仿兄书。（《列朝诗集》）

邢夫人慈静《自述诗贴》（行书乌丝阑纸本）

依自闺房处女子，闻君博览通古史，归君薄海宦游多，光阴迅度如弹指。万里黔方道路长，松柏森森云杳茫。辽阳刀剑如林密，征马南催鬓如霜。何以君病抱沈疴，与君报国酬英主，日为三苗乱我黎，君家呕血归幽旅。不见夫君旧日容，惟思携手君所□。君家何处侣烟霞？白云来处空舒卷。独伴遗儿归故乡，修途万里多炎凉。昔去云拥驷马车，今日孤舟住夕阳。子母寥寥泪暗流，几番欲葬江鱼腹。忆昔白头人去时，依稀点首将予嘱。教子朝夕名未成，春光不驻东流急。小庵日日拜空王，思君不见空断肠。百鸟啼声惊梦里，觉来犹是泪千行。君家功若小邱山，谁与夫君奏庙廊。平生功绩皆湮没，依身何自见君王。恨杀乌纱能误人，始知名利如罗网。春去秋来愁又结，坐看衰草心焦热。杜宇啼我心中悲，我啼杜宇枝头血。慈静自述。（《式古堂书画汇考》）

黄氏，编修赵景妻也，少工楷法，读书通晓大义。（《初学记》）

姚氏，号青峨居士，秀州人姚元瑞女，归范君和，日读汉魏以来诸集，摹晋诸家书法，吟咏多散佚不尽传。（《玉鸳阁遗稿小传》）

徐夫人。徐媛字小淑，副使范允临之室也。多读书，好吟咏，与寒山陆卿子唱和，称吴门二大家。（《列朝诗集》）

近代名闺以书表著者，吴中为范夫人、徐小淑、赵大家、陆卿子；清漳为柯孝廉配张徽；卿卿寓白下，有女弟子云涛、月液，与余清瑶君投分。所遗诗札，翔鸾舞凤，岂仅鹦哥娇也。（《珊瑚网》）

徐小淑《天上谣》墨迹

洞天去人九万里，凉风吹云天似水。珠扉高启赤霓翔，冰帘漾中素练举。碧花瑶草簇阑干，张君危坐听啼鸾。翠蜃吹涎作楼阁，青田小龙耕晓烟。璇宫桂花秋露滑，吴刚玉斧香凝屑。绛节高飘阿母来，藕黄衫子翠罗鞋。晏香鸣筝婉华舞，笙歌沸空拥吹台。自向东王一卮寿，啾啾白麟天半走。贝阙人归龙夜吼，〔此处有阙误〕右《天上谣》东海徐媛小淑氏。

陆大家。陆氏名卿子，姑苏尚宝卿师道之女，太仓赵宧光凡夫之妻也。凡夫弃家卢墓，与卿子偕隐寒山，手辟荒秽，疏泉架壑，善自标置，引合胜流，而卿子又工于词章。翰墨流布一时名声藉甚，以为高人逸妻，灵真伴侣，不可梯接也。（《列朝诗集》）

陆卿子诗墨迹

鸣蝉寂无声，闲夜凉飔发。薜荔覆檐楹，叶际见孤月。流光入房栊，徘徊照华发。抚景一长叹，终古谁不没？弃世学神仙，徒劳练金骨。寒山赵氏陆。（《玉台翰墨余芳》）

张徽卿，清漳人。柯孝廉配，寓白下，善书。（《珊瑚网》）

张徽卿诗札墨迹

"绮窗听得梅花弄，至今暗香犹袭人"也。小朐妹告借秋鸿新谱，特遣婢子叩领。赠戴氏二姬一绝附正："云鬓月面两相宜，涛作秋波液是脂。我见犹怜而况若，江妃汉女莫猜疑。"外曲中卫宛若杨三秀作容录呈一品题之，眉社女弟张徽卿。"

云涛，玉液，徽卿女弟子。清瑶君赠诗云："妙杌乐縠衍波笺，铁画银钩字样圆。姊正临池洗端石，妹先题叶弄轻烟。"（《珊瑚网》）

云涛玉液诗札墨迹

华衮轻于一字褒，侬家姊妹出蓬蒿。愧无芳躅追彤史，浪得虚名动彩毫。（广陵云涛烟鬟氏。）

花笺处处有侬名，欲动春风欲啭莺。对月瞻云吟秀句，幽闺一倍使人清。（适楚玉液织黛氏。）

叶小鸾，字琼章，一字瑶期，水部叶仲韶季女。四岁能诵楚词，工诗多佳句，能模山水，写落花飞蝶，皆有韵致。日临子建《洛神赋》或《藏真贴》一遍。静坐疏香阁，薰炉茗碗，与琴书为伴而已。年十七，字昆山张氏，未行而卒。（《列朝诗集》）

袁氏，名九淑，字君嫕，通州人钱良眉之妻，四川左布政袁随之女也。少读经史，尤深内典，诗文清丽，书法遒媚，归王孙一年卒。年才十八，有《伽音集》。（《列朝诗集》）

沈伯姬，聘黄履素，年十八，早亡。书法似欧率更。（《眉公集》）

叶纨纨，字昭齐，三岁能朗诵《长恨歌》，十三能诗，书法遒劲，有晋风，归赵田袁氏。（《列朝诗集》）

蔡夫人。李少司马厚庵说黄石斋先生（道周）配蔡夫人。今年将九十。尚无恙，能诗。书法学石斋，造次不能辨，尤精绘事，尝作《瑶池图》遗其母太夫人居云。（《居易录》）

蔡夫人，黄石斋之配也。《花卉》一册共十幅，今藏友人赵谷林小山堂。每幅俱有题句。其《山茶》云：蜑风蛮雨，浥注鲜明。《千叶桃》云：不言成蹊，匪繇色媚。《芍药》云：折花赠行，黯然消魂。《诸葛菜荷包牡丹》云：蜀相军容，小草见之。《罂粟》云：对此米囊，可以疗饥。《萱花剪春罗》云：睠焉北堂，勿之洛阳。《铁线莲》云：小草铁骨，亭亭自立。《金丝桃品字兰》云：浙江武陵，或滋他族。《秋海棠淡竹叶》云：君子于役，闺中肠断。《月季长春》云：两族并芳，四时皆春。此幅上题云：石道人命石润蔡氏写杂花十种，时崇祯丙子。小印二，曰石润、玉卿。

郑珠江太守跋云：石斋先生被难以前，蔡夫人致书，谓到此地位，只有致命遂志一著，更无转念，谆谆数百言，同于王炎午之生祭，闺阁中铁汉也。后抚孤立节，死者复生，生者不愧，足当斯语矣。写生得五代人遗法，一花一叶，俱带生动，所谓"为君援笔赋梅花，不害广平心似铁"者耶！珠江郑千仞。

蔡夫人大节在珠江郑太守跋语中，今读夫人自题句云：不言自芳，匪繇色媚，以植品也。对此米囊，可以疗饥，以安贫也。小草铁骨，亭亭自立，以励节也。君子于役，闺中肠断，以言情也。眷焉北堂，勿之洛阳，以教孝也。蜀相军容，小草见之，以劝忠也。言简意长，得古君子箴铭之体焉。画之生动鲜妍，后贤惟恽正叔可以希风。此又第二义云。壬子夏月沈德潜题千灵岩山居。

沈纫兰，字闲静，秀水司谏黄承昊妻也。纫幼攻书史，雅善临池，以孝行闻，著效颦集。（《女史》）

马孺人，翰林陈石亭继室，陈失配，知马贤而有文，遂娶之。年八十，不废吟咏，书法得苏长公笔意，有芷居稿。（《犁居稿》）

二方夫人，汉上萧驾部大茹公夫人，皖城张叶部夫人，皆姓方，皆能图写诸佛像，又好以泥金缮写诸经，布施供奉。（胡之骥《诗说纪事》）

徐范。吾禾有十三龄女童，能摹诸家体，卖字自活，为沈伯姬凤华所书《古诗十九首》。八石徐媛跋，有云：笔彩生芳，墨香含素。欧率更允拜下风，卫夫人终当北面。至自慊每草榻便作冻蝇，其推重可知矣。（《珊瑚网》）

徐范缩书《圣教序》，无一笔不肖，亦无一毫闺帏羞涩态。（《恬致堂集》）

徐真木白榆，长于临古，颇得形肖，其姊范行书，甚有《圣教序》笔意，名胜白榆。吾禾射圃关西《夫子庙碑记》，乃其笔也。病瘫痪，自署蹇媛云。（《东村随笔》）

徐范正书《木兰诗》一纸，行笔秀劲，题云檇李女子徐范仿吴彩鸾书。今在赵氏小山堂。

梁小玉，武林人，七岁依韵赋《落花诗》，八岁摹大令贴。长而游猎群书，作《两都赋》，半载而就，著《瑯嬛集》三卷。（《列朝诗集》）

国　朝

黄媛介，字皆令，嘉禾黄葵阳先生族女也。髫龄即娴翰墨，好吟咏，工书画，楷书仿《黄庭经》，画似吴仲圭，而简远过之。其诗初从选体入，后师杜少陵，清丽高洁，绝去闺阁畦径。适士人杨世功，萧然寒素，皆令

龟勉同心,恬然自乐也。乙酉鼎革,家被蹂躏,乃跋涉于吴越间,困于槜李,踬于云间,栖于寒山羁旅建康。转徒金沙,留滞云阳,其所纪述,多流离悲戚之辞,而温柔敦厚,怨而不怒,既足观其性情,且可以考事变,此闺阁而有林下风者也。(《无声诗史》)

王阮亭云,禾中女子黄媛介,字皆令,负诗名数十年,近为予画一小幅,自题云:"懒登高阁望青山,愧我年来学闭关。淡墨遥传缥缈意,孤峰只在有无间。"(《池北偶谈》)

黄媛介,字皆令,嘉兴人。杨世功之配,善诗词楷书,摹《黄庭经》十三行,画山水小景,有元人笔致,长安闺秀师事之。(《续图绘宝鉴》)

黄皆令女。黄皆令幼女不知名,吉水远山夫人朱中楣云:犹记闲坐湖楼,皆令携幼女过访。发方覆额,遂能以咏诗写贴,楚楚可人。今依然梦想间,并裁小诗赠之,"瑟瑟轻罗淡淡妆,柳眉莺语乍调簧。乌云应拂春山小,红蕊初含夜雨香。鸳水毓灵多鲍谢,蝇头妙楷逼钟王。梦回犹记殷勤别,几欲笺诗燕子忙。"(《随草续编》)

姜氏淑齐,胶州宋方伯子妇。姜字淑齐,号广平内史,善临《十七贴》,笔力矫健,不类女子。(《池北偶谈》)

沈无非,嘉兴人,项鼎铉之妻。项鼎铉云:先室沈无非氏,酷情笔砚,朝夕读书不倦,尤喜临池,绝肖褚河南《九成宫》。有手书所撰《朝鲜许士女集小序》一首。先为其兄沈景倩临摹上木,今记之以为儿辈存手泽云——"是编为箕国士女许景樊诗文,秀色逼人,咄咄无脂粉气,昔称绛仙可疗饥,女岂其俦伍耶!间剽窃古人,如水屋珠扉一二语,然肖景处,故不害为画师后身,世毋曰龟兹王所谓赢也而易之。无非氏题于密云之深深斋。"(《呼桓日记》)

吴贞装运,字首良,适曹村金氏,书法遒劲,尤精琴理。妹静装运,字佩典。适汝南周氏,幼摹《黄庭》,得其笔意。(《翠楼集》)

郭璕,字素汝,长洲人。适埭川顾氏,画学赵文淑,花鸟推逸品。书法大小,俱有古致。(《翠楼集》)

张在贞,字惠婉,天如先生女也。通经史,工琴书,与妹文琳倡和,有《月窗合草》。

姬　侍

六　朝

墨娥,姑臧太守张宪妓也,尝代宪书札。(《获楼杂抄》)

宋

王朝云,苏东坡侍妾,朝云始不识字,晚忽学书。粗有楷法,从泗上比邱尼义冲学佛,亦略闻大义。(《东坡集》)

朝云字子霞,钱塘人。苏子瞻宦钱塘,纳为常侍。朝云初不认字,既事子瞻,遂学书,粗有楷法。(《青泥莲花记》)

翠翘,洪内翰侍人,字画婉媚。(《书史会要》)

翠翘工画墨竹,每自题其后曰:翠翘戏笔。字画婉媚,墨气清润。(《绘事备考》)

田田,钱钱,辛弃疾二妾也,因其姓而名之,皆善笔札,常代弃疾答尺牍。(《书史会要》)

意真,刘光世侍儿。严州乌石寺在高山之上,有岳武穆飞、张循王俊、刘太尉光世题名。刘不能书,令侍儿意真代书,姜尧章题诗云:"诸老凋零实可哀,尚留姓名压崔嵬。刘郎可是疏文墨,几点胭脂涴绿苔。"(《鹤林玉露》)

厨娘。京师中下之户,每育女则爱护之,稍长则随其姿质,教以艺业,用备士大夫采择娱侍,名目不一。就中厨娘最为下色,然非极豪贵家不可用。尝闻时官中有婺人某者,奋身寒素。历二卒一守,然受用淡泊,不改儒酸,偶奉祠居里,便嬖不足,使令进馔且大粗率。守念昔留某官处晚膳,出都下厨娘烹调极可口。适有便介如京,谩作承受人书。托以物色,费不屑较。未几承受人复书曰:"得之矣"。其人年可二十余,有容艺,晓书算,旦夕遣以诣直。旬余果至,初憩五里头,特遣脚夫先申状来,乃其亲笔也。字画端楷,历叙庆幸,即日伏事左右。末乞以四轮接取,庶成体面。辞甚委曲,殆非庸碌女子所可及。守一见为之启颜,及入门,容止循雅,绿裙绿裳,参视左右乃退,守益喜过望。(《旸谷漫录》)

明

何玉仙,号白云道人,史疾翁之妾,能篆书。(《列朝诗集》)

张家婢。张天骏家有厮养婢善书,观者啧啧称赏。(《紫桃轩又缀》)

柳如是。柳是,字如是,一字蘼芜,本吴江名妓徐佛弟子,姓杨名爱,柳其寓姓也,丰姿逸丽,翩若惊鸿,性狷慧,赋诗辄工,尤长近体七言,作书得虞褚法。年二十余,归虞山钱宗伯,而河东君之名始著。(钮琇《觚剩》)

国　朝

韩郎中姬。韩郎中圣秋姬人某氏好临摹晋唐法贴,独废钟书。韩诘所以,对曰:"季汉正统,关侯忠义。而斥以贼帅,狂悖极矣。书虽工,抑何足取?"韩有诗记其事云:"谁知太傅千年后,败阙端从戎路开。"(《居易录》)

高密单氏妾。高密单氏某妾,学右军楷书,似《黄庭》《遗教》二经。(《池北偶谈》)

名　妓

唐

薛涛，字洪度，西川乐妓。工为诗，当时人多与酬赠，武元衡奏为校书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妇人薛涛，成都倡妇也。以诗名当时，虽失身卑下，而有林下风致，故词翰一出，则人争传以为玩，作字无女子气，笔力俊激，其行书妙处，颇得王羲之法。少加以学，亦卫夫人之流也。每喜写己所作诗语亦工，思致俊逸，法书警句因而得名。非若公孙大娘舞剑器，黄四娘家花讬于杜甫而后传也。今御府所藏行书萱草等书。（《宣和书谱》）

元稹以监察使蜀，知有薛涛，难得见。严司空潜知其意，每遣薛往泊。稹登翰林，涛归浣花，造小幅松花笺百余幅，题诗献稹。稹寄旧诗与涛云："长教碧玉藏深处，总向红笺写自随。"（《牧竖闲谈》）

宋贾似道家有薛涛萱草诗。（《悦生堂古迹记》）

宋

王英英，楚州官妓也，学颜公书。蔡襄教以笔法，晚年作大字甚佳。（《书史会要》）

梅尧臣赠诗曰："山阳女子大字书，不学常流事梳洗。亲传笔法中郎孙，妙画蚕头鲁公体"。又观王氏书诗云："先观雍姬舞六么，妍葩发艳春风摇。舞罢英英书大字，玉指操管浓云飘。风驰雨骤起变怪，文鳐书飞明珠跳。"（《宛陵集》）

马盼，徐州营妓也，性慧丽。苏轼守徐日，甚喜之，能学轼书，得其仿佛。尝书《黄鹤楼赋》未毕，盼窃效书山川开合四字。轼见之大笑，略为润色，不复易之。今碑四字。乃盼笔也。（《书史会要》）

李琪。东坡先生在黄日，每有燕集，醉墨淋漓，不惜与人。至于营妓供侍扇书带画，亦时有之。有李琪者，小慧而颇能书札。坡亦每顾之喜，终未尝获公之赐。至公移汝郡，将行，酒酣奉觞再拜，取领巾乞书。公顾视之久，令琪磨砚墨浓，取笔大书云："东坡七岁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即掷笔袖手，与客谈笑，坐客相谓，语似凡易，又不终篇，何也！至将彻具，琪复拜请，坡大笑曰："几忘出场"。继书云："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留诗。"一座击节，尽醉而散。（《春渚纪闻》）

楚珍，不知姓，本彭泽倡女，草篆八分皆工。董史云家藏长沙古帖，标签皆其题署，宣和间有跋其后者曰楚珍，盖江南奇女子。初虽豪放不群，终以节显。吾尝见其过湖诗，清劲简远，有丈夫气，故知其人不凡。（《书史会要》）

谢天香。钜野有秾芳亭，邑人秋成报祭所也。一日乡耆谋立石其中，延士人王维翰书之。翰未至，有妓谢天香者，问云："祀事已毕？何为迟留不饮？"众曰："俟维翰书石耳。"谢遂以袖代笔，书秾芳二字，会维翰至，书亭字完之，父老遂命刻之石。王谢遂成夫妇。后维翰登进士，与天香偕老。（《青泥莲花记》）

温琬，甘棠倡，字仲玉，初姓郝氏，本良家子，六岁，质明睿，训以诗书，达日不寐，日诵千言，能通其大义。喜字学，落笔无妇人体，遒韵有格，有得之者，宝藏珍重之，不啻金玉。能染指书尤妙。（宋清虚子《甘棠遗事》）

陈相，衡阳妓也，歌舞出其类，学书作小楷。（《山谷集》）

严蕊，字幼芳，天台营妓也，善琴奕书画。（《书史会要》）

天台营妓严蕊，字幼芳，善琴奕歌舞，丝竹书画，色艺冠一时，间作诗词有新语。（《齐东野语》）

赵总怜，能著棋分茶写字弹琴，以扇头乞词于芗林向子諲，戏赠《浣溪纱》云："艳赵倾燕花里仙，乌丝栏写永和年，有时闲弄醒心弦。茗碗分云微醉后，纹揪斜倚髻鬟偏，风流模样总堪怜。"（向子諲《酒边词》）

苏翠，苏氏建宁人，淳佑间，流落乐藉，以苏翠名，能八分书。（《书史会要》）

苏翠，咸淳间供奉乐部，善写墨竹，亦工梅兰，扶疏朗润，曲尽其致，颇自矜贵。每一图成，必以八分书题之。（《绘事备考》）

延平乐妓。刘克庄《后村诗话》云：延平乐籍中，有能墨竹草圣者。潘廷坚为赋《念奴娇》美其书画，末云玉带悬鱼，黄金铸印，侯封万户。待从头缴纳君王，觅取爱卿归去。（《刘后村集》）

杨韵。湖妓杨韵，手写《法华经》，每举笔，必先斋素，盥沐更衣。病死之夜，其母梦韵来别云：以经之力，今即往生乌程县厅吏蔡家作女。时蔡妻方娠，是夜梦有肩舆及门者，迎之则韵也。云来寄宿，寤而生女。其母他日来视女，为之哑然一笑，人咸异之。（郭彖《睽车志》）

元

梁园秀。刘氏，名梁园秀，歌儿也。才艺精妙，喜文墨，能作乐府，时吟小诗亦佳，字画楷正。（《书史会要》）

梁园秀姓刘氏，行四，歌舞谈谑，为当代称首，喜亲文墨，作家楷媚。间吟小诗，亦佳。所制乐府，如《小梁州》、《青哥儿》、《红衫儿》、《塧拷儿》、《赛儿令》等，世共唱之。（夏伯和《青楼集》）

明

姜舜玉，号竹雪居士，隆庆间旧院妓，工诗兼楷书。（《列朝诗集》）

林奴儿，号秋香，成化间妓，风流姿色，冠于一时。学画于史廷直王元父二人，笔最清润。落籍后，有旧知欲求见，因画柳枝于扇。诗以谢之曰："昔日章台舞细腰，任君攀折嫩枝条。从今写入丹青里，不许东风再动

摇。"(《无声诗史》)

沈周题妓林奴儿画,《调寄临江仙》云:"舞韵歌声都摺起,丹青留个芳名。崔徽杨妹自前生,笔愁烟树杳,屏恨远山横。描得出风流意思,爱他红粉兼精。未曾相见尽关情,只忧相见日,花老怨莺莺。"(《石田诗集》)

马湘兰。马姬名守真,小字元儿,又号月娇,以善画兰,故湘兰之名独著,所居在秦淮胜处。(《列朝诗集》)

马湘兰双钩墨兰立轴,傍作条竹瘦石,气韵绝佳。题云:翠影拂湘江,清芬泻幽谷。壬申清和月写于秦淮水阁。湘兰子马守真,又双钩墨兰小轴题云:幽兰生空谷,无人自含芳。欲寄同心去,悠悠江路长。丙申春日湘兰守真子。二轴今藏余友广陵马半槎斋中。

薛素素,姿度妍雅,能书。作黄庭小楷,尤工兰竹,下笔迅扫,各具意态,又善驰马挟弹,能以两弹丸先后发,使后弹击前弹,碎于空中,又置弹于地,以左手持弓向地,以右手从背上反引其身,以击地下之弹,百不失一,绝技翩翩,亦青楼中少双者。(《甲乙剩言》)

范夫人徐小淑《赠素素》诗云:"连城声价旧名姬,着纸芙蓉香粉奇。彩笔挥云夸濯锦,谁言蜀女擅称诗。""幽兰九畹墨花淋,走马章台弹扑金。却买轻车驾油壁,西陵松下结同心。"

马如玉,桃叶妓,善楷书,诗奕奕有致,国华王孙社中人也。(姚旅《露书》)

马如玉,字楚屿,本张姓,家金陵南市楼,徙居旧院。熟精文选、唐音,善小楷及八分书。(《列朝诗选》)

朱无瑕。朱馥名无瑕,字泰玉,桃叶妓,工楷书,画兰,能诗。(《露书》)

朱无暇字泰玉,桃叶渡边女子。幼学歌舞,长而淹通文史,工诗善书,时人以方马湘兰云。(《列朝诗选》)

顾文英,善书,以碧丝作小行楷绣之盛镜囊以寄所欢。(俞琬纶集)

卞赛,秦淮妓,后为女道士,自号玉京道人。工小楷,善画兰,鼓琴。乱后游吴。梅村学士作《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赠之。(《板桥杂记》)

卞赛,字赛赛,自号玉京道人。莫详所自出,或曰:秦淮人。知书,工小楷,能画兰,侨虎邱之山塘。所居湘帘棐几,严净无纤尘。双眸泓然,日与佳墨良纸相映彻。晚依良医保御氏。刺舌血为书《法华经》,既成,自为文序之。(《梅村集》)

王少君,名曼容,白皙而庄,倩扬巧笑,殊有闺阁风,其居表以长杨,人遂呼为长杨君。学字于周公瑕,学诗于余宗汉,学琴于许太初,争以文雅相尚。(潘之恒《曲中志》)

郝文姝,字昭文,金陵妓,居珠市,领其谈吐,慷慨风生,下笔成琬炎,几令卫夫人收泣,而以貌列中品,姝由由然不屑也。甯远李大将军物色之,载滕车中。方督师辽东,置诸掌记间,称内记室,凡奏牍悉以属。(潘之恒《鸾啸小品》)

郝文姝,珠市妓,为人文弱,清致逼人,余尝在其斋头见信笔作报札,顷刻数百言,字不减《黄庭》,信佳秀也。(《露书》)

郝赛,名婉然,字蕊珠,珠市妓。丽容媚态,楷书有昭文门风,著《调鹦集》。(《露书》)

郝艺娥名婉然,工写《宣示贴》。(《珊瑚网》)

赵丽华,字如燕,小字宝英,南院妓。自称昭华殿中人。如燕父锐,以善歌乐府,供奉康陵。如燕年十五,籍隶教坊,能缀小词,被入弦索。予尝得其书画扇,楷法极佳,后题云:乙卯中秋同西池征君质山学士集海滨天香书屋。书此竟,闻任兵宪在陆泾坝御倭大捷,奏凯回,亦快事也。沈嘉则为作传,有云赵虽平康美人,使具须眉,当不在居孟朱家下,今即其题扇数语豪宕可知。(《静志居诗话》)

李贞孋,字淡如,桃叶妓,工书画,著《韵芳集》。(《露书》)

梁昭,吴姬,字道昭,以善歌名。为人仪度澹雅,绰约若仙,习琴能棋,作小楷,有东方赞曹娥郡笔法。(《识小录》)

孙瑶华,字灵光,金陵曲中妓,归新安汪景纯,读书赋诗,屏却繁华。汪仲嘉有代苏姬寄怨所欢诗,一时词客属和成帙,吴兆熊尤岸然自负,灵光诗一出皆阁笔敛衽。景纯子骏声以手迹示余,诗词皆清劲婉约,真闺房之秀也。(《列朝诗集》)

杨宛,字宛叔,金陵名妓也。能诗有丽句,善草书,归茗上茅止生,止生重其才,以殊礼遇之。(《列朝诗集》)

茅止生云,宛叔归予,年才十六,能读书,工小楷。其于诗游戏涉猎,若不经意,鲜润流利。(钟山献序)

董其昌云:"杨宛书,非直媚秀取姿,而回腕出锋,绝无媚骨。"(《书史会要》)

汪历贤题杨宛叔《兰亭》临本,诗云:"独就规模出新意,更留粉本与《兰亭》。双钩响拓谁能事,直唤昭陵片笺醒。"(《香祖笔记》)

杨蕙娘,名晓英,秦淮女郎,工《黄庭》小楷。(《珊瑚网》)

沙嫩,名宛在,字未央,桃叶妓,善弦管,著蝶香集。(《露书》)

沙宛在,名彩姝,擅临《兰亭》。(《珊瑚网》)

杨叔卿,喜学《麻姑坛》,一染齐纨,可易百锦,大足掩映林下风。(《珊瑚网》)

灵 异

宋

李媛。远兄子硕送客余杭步伍亭,就观壁后得淡墨书字数行,仿佛可辨,笔迹遒媚,如出女手。云:"夜台夜复夜,东山东复东,当时九龙月,今日白杨风。"后题云:李媛书。详味诗句,似非世人所作。亭后荒闐有

数十冢，疑冢间鬼凭附而书。(《春渚纪闻》)

紫姑。政和二年，襄邑民因上元请紫姑神为戏，既书纸间，其字径丈，或问之曰："汝更能大书否耶？"即书曰："请连黏襄表二百幅当为作一福字"。或曰："纸易耳，安得许大笔也"。曰："请大麻皮十斤缚作令径二尺许。墨浆以大器贮，备濡染也。"诸好事因集纸笔，就一富人麦场，铺展聚观。神至书云：请一人系笔于项，其人不觉身之腾踔往来场间，须臾字成，端丽如颜书。复取小笔书于纸角云：持往宣德门，卖钱五百贯文。既而县以妖捕群集之人，大府闻取就鞫。治讫无他状，即具奏知，有旨令就后苑再书验之。上皇为幸苑中临视，乃书一庆字，与前书福字大小相称，字体亦同。上皇大奇之，因令于襄邑择地建祠岁祀之。(《春渚纪闻》)

杂　录

宋

南阳驿女子。靖康间京畿士人，往往南窜邓州南阳县驿。有女子书字清婉，留题于壁云："流落南来自可嗟，避人不敢御铅华。却思当日莺莺事，独立东风雾鬓斜。"(马纯《陶朱新录》)

盱江驿舍妇人。刘仙伦云：盱江驿舍中，有妇人书一忆字。笔势颇姿媚，游子明、王相之皆题诗其后，率予同赋："阳台雨歇行云杳，天阔鸿稀春悄悄，鸂鶒孤眠怨芳草，夜夜相思何日了。妾非无声不敢啼，妾非无泪不敢垂。柔情欺损青黛眉，春风着人琐窗落。""绿窗书字寄心曲，细看香翰婉且柔。中有间愁三万斛，向隅弃笔惆怅时。此情默默谁得知，无缘相见空相忆，不如当日休相识。"(《松山集》)

明

昙阳子《昙阳子书〈阴符经〉跋》云："昙阳子手书《阴符经》，贻学使徐公。是经论者，以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术。徐公仕宦至中大夫，归不待年。其于法于术，用诚有所未竟，而兹所可竟者，神仙抱一之道耳。然其大致则一矣。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治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有味乎先民之言。或谓是受之元女，或谓轩辕氏与玉女论阴阳六甲，退而自著其事。昙阳子居尝好书是经，夫岂以二女自命耶。余复睹所贻王廷尉元美心经，鸟迹龙文，若出造化，其原反终始，又必轨于正经。余不敏，无能知昙阳子，故为徐公跋而归之。"(宣城梅鼎祚《裒石室集》)

玉台画史

[清]汤漱玉撰　管　平整理

《玉台画史》、《玉台画史别录》，清代女学者汤漱玉撰。辑录先秦至清朝历代女画家生平事迹，以人系事，汇为一编，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据《香艳丛书》本标点整理。

宫　掖

虞

嫘

沈颢《画麈》：世但知封膜作画，不知自舜妹嫘始。客曰："惜此神技，创自妇人。"予曰："嫘尝脱舜于瞍象之害，则造化在手，堪作画祖。"

张萱《疑耀》：许氏《说文》画嫘舜妹，画始于嫘，故曰画嫘。

吴

吴王赵夫人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赵夫人丞相达之妹，善书画，巧妙无双，能于指间，以彩丝织为龙凤之锦，宫中号为机绝。孙权尝叹魏蜀未平，思得善画者，图山川地形，夫人乃进所写江湖九州山岳之势；夫人又于方帛之上，绣作五岳列国地图，时人号为针绝，又以胶续丝发作轻幔，号为丝绝。

唐

东光县主

李华《东光县主神道碑》：县主太宗子纪王第三女也，降尊而处下，去泰而从约，诣绣绘之妙，适饮膳之和。

和政公主

颜真卿《和政公主神道碑》：公主肃宗第二女，幼而聪慧，长而韶敏。金石丝竹之音，绘画工巧之事，耳目之所闻见，心灵之所领略，莫不一览悬解，终身不忘。

前　蜀

王衍后金氏

吴任臣《十国春秋》：金氏名飞山，成都人，生时有山飞至后家，因名焉。姿容绝世，兼擅绘事。乾德初选入掖庭，及高后废，立为皇后。

南　唐

耿先生

郑文宝《耿先生传》：耿先生军大校耿谦女，好书善画，为诗往往有佳句。雅通黄白之术，能拘制鬼魅，奇瑰恍忽，莫知其所由来。为女道士，自称天然山人。保大中，因宋齐丘以入宫，元宗处之别院，号曰先生。尝被碧霞帔，手如鸟爪，题诗墙壁，又自称北大先生。

宋

越国夫人王氏

《宣和画谱》：亲王端献魏王頵妇，魏越国夫人王氏，自高祖父中书令，秦正懿，王审琦，以勋劳从艺祖定天下，为功臣之家，而未闻闺房之秀，复能接武光辉者。端慧淑慎，有古曹大家之风，则魏越国夫人其后焉。盖年十有六，以令族淑德妻端献王，其所以柔顺闲靓，不复事珠玉文绣之好，而日以图史自娱。取古之贤妇烈女，可以为法者，资以自绳，作篆隶，得汉晋以来用笔意，为小诗有林下泉间风气。以淡墨写竹，整整斜斜，曲尽其态。见者疑其影落缣素之间也，非胸次不凡，何以臻此？今御府藏写生《墨竹图》二。

蔡国长公主

《范太史集》：神宗元丰八年，后宫武美人生第九公主于禁中。今上即位，以皇妹封嘉国长公主。六岁慧

悟,已能弄笔书画,好锦绣女功之事。元祐五年薨,追封蔡国。

曹　氏

《宣和画谱》:宗妇曹氏,雅善丹青,所画皆非优柔软媚,取悦儿女子者。真若得于游览见江湖山川间胜槩,以集于毫端耳。尝画《桃溪蓼岸图》,极妙。有品题者曰:"咏雪才华称独秀,回纹机杼更谁如?如何鸾凤鸳鸯手,画得《桃溪蓼岸图》。"由此益显其名于世,但所传者不多耳。然妇人女子能从事于此,岂易得哉!今御府所藏五:《桃溪图》一、《柳塘图》一、《蓼岸图》一、《雪雁图》一、《牧羊图》一。陈克《曹夫人牧羊图》:"日长永巷车声细,插竹洒盐纷妒恃。美人零落泾水寒,雨鬓风鬟一挥泪。柔毛胾胾与人群,儿女恩怨徒纷纷。洞房哪复知许事,但书远牧连空云。槲叶飘萧晚风劲,羖䍽相追寒鹊并。短童何处沙草深,族走群飞各天性。向来鞍马曹将军,文采斑斑今尚存。林下美人更超绝,新图不作五花文。"

释道潜《观曹夫人画》三首:"野水平林渺不穷,雪翻鸥鹭点晴空。洞房岂识江湖趣,意象冥将造化同"。"华屋生知世胄荣,谁教天付与多能。西风白草牛羊晚,隐见横岗一两层。""临平山下藕花洲,旁引官河一带流。两棹风帆有无处,笔端须与细冥收(尝许作《临平藕花图》)。"

元好问《松下幽人图》(宋宗妇曹夫人仲婉所画,上有曹道冲题诗):"秋风谡谡松树枝,仙人骨轻云一丝。不饮不食玉雪枝,竹宫月夕频望祠。竟不下视斋房芝,人间女手乃得之。眼中扰扰昨暮儿,画图独立羲皇时。予怀渺兮幽林思。"

和国夫人王氏

邓椿《画继》:和国夫人王氏,显恭皇后之妹,宗室仲輗室也。善字画,能诗章,兼长翎毛。每赐御扇,即翻新竟仿成图轴,多称上旨,一时宫邸珍贵其迹。

仁怀皇后朱氏

夏文彦《图绘宝鉴》:仁怀皇后朱氏,钦宗后也。学米元晖著色山水,甚精妙,画上有印曰:朱氏道人。

刘夫人

《图绘宝鉴》:刘夫人希,建炎年掌内翰文字。善画人物,师古人笔法,及写宸翰字,高宗甚爱之,画上用奉华堂印。

周密《志雅堂杂抄》:李伯时《卢鸿草堂图》,曾收入高庙刘娘子位者,有奉华大小二印,又有闭关颂酒之裔一印。此刘家事,然以妇人用之,恐不类也。

陈善《杭州府志》:刘贵妃临安人,绍兴十八年入宫,专掌御前文字,工书画。

汪砢玉《珊瑚网》:刘夫人《太真醉浥花露图》,太真在当时,惟宿酒未醒,晓起傍花枝吸露,此景最堪模写。是像丰致滟滟,眉目楚楚。肌色如桃花,想玉环红汗浥也。把菊盈盈掩绛唇,固藉以解醒乎?信出名笔哉!旧有奉华堂印,知为建炎掌内翰刘夫人所绘。惜装潢时,为庸手剪去,然暗中摸索,要自宋人挥染。万历丁未重九日,醉里汪砢玉题。

王毓贤《绘事备考》:尚衣夫人刘氏,画有《宫衣添线图》,《枚卜图》,《补衮图》,《宫绣图》。

琼华　绿华

周密《武林旧事》:刘婉容云:"本位近教得二女童,名琼华、绿华,并能琴阮下棋,写字画竹。"

杨妹子

《珊瑚网》:杨妹子《菊花图》并题(绢横披有对版):"莫惜朝衣准酒钱,渊明身即此花仙。重阳满满杯中泛,一缕黄金是一年。"赐大知阁,杨娃为宁宗后之女弟,故称妹子,以蓺文供奉内庭。凡颁赐贵戚画,必命娃题署,故称大知阁,然印文擅用坤卦,人讥其僭越,王弇州以其字柔媚而有韵,乃此画亦清妍而有致,第画记裨乘,独遗之,不得与建炎刘夫人希,并垂为欠事玉水(原本赐大知阁。下有印两方,一圆一方,圆镌坤卦,方镌杨氏画,记四字)。

度宗皇后全氏

郎瑛《七修类稿》:度宗后全氏像,在新市民人苏琪家。广额凤眼,双眉入鬓。衣道服,苏亦全之裔也。国亡变姓,据苏以祖父云。此像乃后入燕时手写,以遗族者。

金

章宗元妃李氏

《金史·后妃传》:章宗元妃李氏师儿,性慧黠,能作字,知文义。

《中州集》:张汉臣杰,五六岁召入,赋《元妃素罗扇屋画梅》云:"前村消不得,移向月中裁。"

明

郢王栋妃

《明史》:郢靖王栋太祖第二十四子。洪武二十四年封,永乐六年之藩安陆,十二年薨。无子,封除,留内外官校守园。王妃郭氏,武定侯英女,王薨逾月,妃恸哭曰:"未亡人无子,尚谁恃?"引镜写容,付宫人曰:"俟诸女长,令识母。"遂自经。

韩夫人

周宪王有燉《诚斋新录》:良医夏希鲁,精通医术。韩氏得疾,说症取药,遂得安好,可见其医术之妙也。予以韩氏所作《墨梅》一纸酬之,于今二年有余,予料其

必覆酱瓿矣。不意装潢成轴,持来谒予,以求题咏。予为之一大笑,书以与云:"墨花新染一枝真,为爱冰肌玉骨神。瘦影阑干明月夜,清香吹满玉楼春。"又书韩夫人所画《红梅图》:"晓妆初就写红梅,绛萼丹英次第开。自是内园春色早,百花头上早春魁。"

郭良璞

《南江逸史·跋》:永明王时,坤宁宫常在郭良璞,年十九,妍丽敏捷,雅擅三绝,能击剑走马。

卢昭容 附

王士祯《池北偶谈》:歙人胡明勋,字半庵,顺治丙戌居京口,两膝忽患疡,痛入骨髓,数日宛成人面。易医百许人,濒死者数矣。疮忽人言曰:"我梁时卢昭容也,子害我于洛阳宫,今报汝,医何能为?诣佛忏悔可耳。"既苏,发愿书经,凡五百万字,疮竟愈。后在真州有降乩者,书卢昭容邀半庵与会,自画生时像,首饰凤髻,衣宫衣,问半庵:"洛阳宫相见,今似否?"胡为悚然。

名媛上

晋

苏 蕙

施德操《北窗炙輠录》:苏蕙织锦回文诗,所传旧矣,故少常沈公复传其画,由是若兰之才益著。

唐

薛 媛

花摅《云溪友议》:濠梁南楚材旅游陈颍,颍守慕其仪范,将欲以子妻之,楚材诺之。遂遣家仆归取琴书,似无返旧之心。其妻薛媛善书画,妙属文,亦侦知其意,乃对镜图其形,并诗四韵以寄之。楚材得妻真及诗,甚惭,遽有隽不疑之让,夫妻遂偕老焉。里语曰:"当时妇弃夫,今日夫弃妇。若不逞丹青,空房应独守。"薛媛写真寄夫诗曰:"欲下丹青笔,先拈宝镜端。已惊颜索寞,渐觉鬓凋残。泪眼描将易,愁肠写出难。恐君浑忘却,时展画图看。"

张夫人

张说《李氏张夫人墓志铭》:李伯鱼妻,范阳张氏女,讳德。性孝悌柔婉,能日诵数千言,习礼明诗,达音妙绘,德容言工,盖出人也。

王美人

康粱锽《观王美人海图障子》:宋玉东家女,常怀物外多。自从图渤海,谁为觅湘娥。白鹭栖脂粉,赪鲂跃绮罗。仍怜转娇眼,别恨一横波。

姚月华

伊世珍《琅嬛记》:姚月华笔札之暇,时及丹青,花卉翎毛,世所鲜及。然聊复自娱,人不可得而见也。尝为杨生达画芙蓉匹鸟,约略浓淡,生态逼真,杨喜不自持,觅银光纸裁书谢之。其大略云:"连枝欲长,忽阻山蹊,比翼将翔,遽乖云路。思结章台垂柳,心驰普救啼莺。幸传尺素之丹青,岂任寸心之铭刻。江湖恍在案,波浪忽翻窗。植写断肠,茧情交颈,怜纸发其枝干,兔管借之羽毛,雌戏蘋川,雄依苔石。色与露华同照烂,翼将风叶共低昂。明镜晓开,苦忆文君之面。疏萤夜度,遥思织女之机。所冀吾人,获同斯画。越溪吴水之上,常得双开,汉树秦草之间,永教对舞。"

后 唐

李夫人

《图绘宝鉴》:李夫人西蜀名家,未详世胄。善属文,尤工书画。郭崇韬伐蜀得之,夫人以崇韬武弁,尝郁邑不乐。月夕独坐南轩,竹影婆娑可喜,即起挥毫濡墨,模写窗纸上。明日视之,生意具足。或云:"自是人间往往效之,遂有墨竹。"

南 唐

童 氏

《宣和画谱》:妇人童氏,江南人也。莫详其世系,所学出王齐翰。画工道释人物。童以妇人而能丹青,故当时缙绅家妇女,往往求写照焉。有文士题童氏画诗云:"林下才华虽可尚,笔端人物更清妍。如何不出深闺里,能以丹青写外边。"后不知所终,今御府藏《六隐图》一。

《铁网珊瑚》:童氏《六隐图》,今藏山阴王之才监簿家。乃画范蠡与张志和等六人,乘舟而隐居者,山水树石,人物如豆许,亦甚可爱。

前 蜀

黄崇嘏

金利用《玉溪编事》:黄崇嘏临邛人。周庠知邛州,崇嘏上诗,称乡贡进士。年三十许,祇对详敏,复献长歌,庠益奇之,召与诸生侄同游,善琴奕,妙书画。翼日荐摄府司户参军,胥吏畏服,案牍一清。庠美其风采,欲以女妻之,崇嘏袖封状谢,仍贡诗曰:"幕府若容为坦腹,愿天速变作男儿。"庠览诗惊骇,召见诘问,故黄使君女也。乞罢归临邛,不知所终。

宋

卢　氏

《图绘宝鉴》：卢氏许州人，能作墨竹，梅圣俞尝赋诗题之。

梅尧臣《宛陵集·墨竹诗》云："许有卢娘能画竹，重抹细拖神且速。如将石上萧萧枝，生向笔间天意足。战叶斜尖点映间，透势虚黏断还续。粉节中心岂可知，淡墨分明在君目。"

李夫人

王十朋《梅溪后集·游楞伽诗》：藏书阁在已无书，山色依然满旧居。留得妇人三墨竹，金钟声里尚扶疏（自注：钟楼有李夫人墨竹，公择女兄，山谷母也）。

李　氏

《画继》：朝议大夫王之才妻，崇德郡君（米芾《画史》作南昌县君），李氏公择之妹也。能临松竹木石，见本即为之，卒难辨，文与可作一横绢丈余，著色偃竹以贶。子瞻过南昌，山谷借而李临之，后数年示米元章于真州。元章云："非鲁直自陈不能辨也。"作诗曰："偃蹇宜如李，挥豪已逼翁。卫书无遗妙，琰慧有余工。熟视疑非笔，初披飒有风。固藏惟谨钥，化去或难穷。"

黄庭坚《姨母李夫人墨竹二首》：深闺净几试笔墨，白头腕中百斛力。荣荣枯枯皆本色，悬之高堂风动壁。小竹扶疏大竹枯，笔端真有造化炉。人间俗气一点无，健妇果胜大丈夫。

又《题李夫人偃竹》：孤根偃蹇非傲世，动节臞枝万壑风。闺中白发翰墨手，落笔乃与天同功。

又《题崇德墨竹歌》：夜来北风元自小，何事吹折青琅玕。数枝洒落高堂上，败叶萧萧烟景寒。乃是神工妙手欲自试，袭取天巧不作难。行看叹息手摩拂，落势夭矫墨未干。往往尘晦碧笼纱，伊人或用姓名通，未必全收俊伟功。有能能事便白首，不免身为老画工。岂如崇德君，学有古人风。挥毫李卫让神笔（卫夫人尚书郎李充母，以夫姓自称李卫），弹琴蔡琰方入室。道韫九岁能论诗，龙女早年先悟佛。弈棋樵客腐柯还，吹笙仙子下缑山。更能遇物写形似，落竹不待施青丹。本知赏异老苍节，独与长松凌岁寒。世俗宁知真与伪，挥霍纷纭鬼神事。黄尘污眼轻白日，卷轴无人得觇视。见我好吟爱画胜他人，直谓子美当前身。赠图索歌追故事，才薄岂易终斯文。所爱子猷发嘉兴，不可一日无此君。吾家书斋符青壁，手植苍琅千数百。一官偶仕叶公城，道远莫致心惨戚。我方得此兴不孤，造次卷置随琴书。思归才有故园梦，便可呼儿开此图。

又《题崇德君所画雀竹蜩螗图赞》：蒿下踊闲，斥鷃饮啄。争雄穹枝，竿网将作，蝉嘒竹间。自谓得已，螗螂从之，鸡鸣不已。

洪朋《李夫人偃竹歌》：袖中欻忽生丝竹，眼底鲜飚起寒绿。妙手谁能写此真，偃蹇一枝生气足。夫人故有林下风，岁寒落落此君同。映窗得意偶挥洒，写出筼筜谷里千秋之卧龙。夜来风雨吹倒屋，但恐踊跃变化入水渺无踪（朋山谷之甥）。

郭　氏

欧阳修《居士集》：郭氏曾祖恕，祖遵式，父昭晦，聪明孝谨，能读书史，善书画，以选归于皇从孙，右监门卫将军世覃封武昌县君。

张昌嗣母

《画继》：文氏湖州第三女，张昌嗣之母也。居郫湖州，始作黄楼障，欲寄东坡，未行，而湖州谢世，遂为文氏奁具。文氏死，复归湖州孙。因此二家成讼，文氏尝手临此图于屋壁，暮年尽以手诀传昌嗣，今昌嗣亦名世矣。

章　煎

《画继》：章友直女名煎，能如其父，以篆笔画棋盘，笔笔相似。

鲍夫人

周密《癸辛杂识》：赵孟坚《梅谱诗》："僧定花工枝则粗，梦良意到工则未。女中却有鲍夫人，能守师绳不轻坠。"

王氏女

曹勋《松隐集·题王氏女自写渡水罗汉》：尊者暂离方广间，神通游戏山水闲。女郎夙植窥其藩，妙笔写出尊者颜。甚知此意大廓落，直与世尘解缠缚。不须锡飞与杯渡，政恐有僧敲折脚。

谢夫人

郑侠《西塘集》：谭文初妻谢夫人，颍川汝阴人。居家鸡晨以兴，家之事无不遍视。舍此则读书，观古文。无事则书画，二事皆精至。而于水墨，尤有闲淡之趣。

李清照

《才妇集》：易安居士能书能画，又能词，而又长于文藻。迄今学士每读《金石录·序》，顿令心神开爽，何物老妪，生此宁馨？大奇大奇！

陈继儒《大平清话》：莫廷韩云，向曾置李易安墨竹一幅。

《宋学士集》：乐天《琵琶行》，李易安尝图而书之。

朱　氏

《咸淳毘陵志》：蒋重珍良贵《题常州朱氏画草虫卷》：常州草虫天下奇，女郎新样不缘师。未应好手传轮扁，便恐前生是郭熙。　笔端生意已如生，点缀沙虫机不停。浅著鹅黄作蝴蝶，深将猩血染蜻蜓。

胡夫人

周密《齐东野语》：黄子由尚书夫人胡氏与可，元功尚书之女也。俊敏强记，经史诸书，略能成诵。善笔札，时作诗文亦可观，琴弈写竹等蓺尤精，自号惠斋居士，时人比之李易安云。

董史《皇宋书录》：夫人号惠斋，有文章，兼通书画，吴人多相传其尝因几上凝尘，戏画梅一枝，题《百字令》其上云："小斋幽僻，久无人到此。满地狼藉。几案尘生多少憾，把玉指亲传踪迹。画出南枝，正开侧面，花蕊俱端的。可怜风韵，故人难寄消息。非共雪月交光，这般造化，岂费东君力。只欠清香来扑鼻。亦有天然标格，不上寒窗，不随流水。应不钿宫额，不愁三弄，只愁罗袖轻拂。"（按：此词上半阕第五句误多一字）。

《图绘宝鉴》：胡夫人画梅竹小景，俱不凡。

汤夫人

《图绘宝鉴》：汤夫人叔雅之女，赵希泉妻，写梅花，每以父闲庵图书识其下。

方　氏

《画继》：陈晖晦叔经略子妇，桐庐方氏，作梅极清远。又临《兰亭》，并自作草书，俱可观。

祝次仲女

万廷谦《龙游县志》：祝次仲女，嫁常山徐堪，善画。

朱淑真

杜琼《东原集·题朱淑真梅竹图》：右《梅竹图》并题，为女子朱淑真之迹。观其笔意、词语皆清婉，似夫女人之所为也。夫以朱氏，乃宋氏能文之女子，诚闺中之秀、女流之杰者也。惜乎恃其才胆，拟古人闺怨数篇，难免哀伤嗟悼之意。不幸流落人间，遂为好事者命其集曰《断肠诗》。又谓其下嫁庸夫，非其佳配而然，不亦冤乎哉？呜呼！人之一念，不以自防，则身后之祸，遂致如此。若夫程明道先生之母，训女子惟教识字读书，不可教之吟咏，可为万世良法焉。是图乃吴山青莲里陆允章家者，厥父士昂，厥祖孟和，谓其远祖所蓄，为真迹无疑。孟和士昂隐居耕读，不妄人也，其言盖可信。允章求志，当无诬辞。

沈周《石田集·题朱淑真画竹》：绣阁新编写断肠，更分残墨写潇湘。垂枝亚叶清风少，错向东门认绿杨。

韩希孟

吴其贞《书画记》：贾节妇《水仙图》纸画一小幅，纸墨如新，画法高简。文秀洁净，如寒潭水月。识小楷六字曰：韩氏希孟戏写。妇则韩魏公五世孙女（《宋史》作巴陵人，或曰丞相琦之裔），襄阳贾尚书子瑾（《辍耕录》作琼）之妇，为元兵所掠，知不免，遂赋《练裙诗》，投水而死。越三十年英爽不昧，复托梦赵魏公，为书《练裙诗》，而清节之名更彰于世。图上有唐伯虎方正学题，正学题中略述其《练裙诗》。噫！作画人，后来死节；题画人，后来死忠。二事属在一纸之上，流芳千古，岂偶然哉？余披览此图，心目凛然，如登忠臣庙，如入节妇祠。稽首下拜，不敢作等闲图画观。

借闲漫士曰：希孟《练裙诗》，见《宋史·列女传》；托梦赵魏公事，见陶宗仪《辍耕录》，诗各不同，宋诗纪事两载之。

金

谢宜休妻

《图绘宝鉴》：谢宜休妻，遗其姓氏，小字阿环。山水学李成，精妙合格，竹学黄华，亦可观。

秀隐君附

《绘事备考》：秀隐君，不详其姓氏。贞祐中，于某州善果寺，画《初祖面壁图》，观者云集，欢喜赞叹。因求再画，笑而不答。明日访之，已无迹矣。

《图绘宝鉴》：秀隐君善山水。

元好问《遗山集·秀隐君山水为范庭玉赋》：万壑松烟人座寒，六铢仙帔想骖鸾。多少金闺画眉手，吴山才得镜中看。

又《秀隐君山水》：乌鞋踏破软红尘，未信溪山下笔亲。图上风烟看潇洒，画家亦有魏夫人。

《中州集》：刘仲尹谢孔遵席后堂《画山水图诗》（后堂号秀隐居）：家在龙沙弱水东，朅来尘世笑春风。都将海外蓬壶景，漏作人间画手工。玉腕雪回犀管细，宝煤香散凤绡空。只因大地山河影，常记飞鸾下月中。

元

管夫人

《图绘宝鉴》：管夫人道昇，字仲姬，赵文敏室，赠魏国夫人。能书，善画墨竹梅兰。

吴其贞《书画记》：管夫人《竹石图》，粉壁一堵，在湖洲瞻佛寺殿之东壁，高约丈余，广有一丈五六尺。画上坡上一巨石，作飞白勾皴法，只有数笔画，识石之前后左右，有数竿修竹，高有三四尺，是为晴竹。亭亭如生，使人望去，清风徐来，寒气袭骨。抑且用笔熟脱，纵横苍秀，绝无妇人女子之态。伟哉！古今一奇画也，谓之神品。其壁四隅稍有剥落，粉色微暗，时壬子正月既望，骤雨盆倾，仝沈湛之长儿振启泛舟往观。

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管夫人《长明庵图》，庵居旷野，垣内有屋三层，横廊通门，径竖竿悬一灯，所谓长明也。旁有石莲台，作施鸟食者。垣外二长松下荫，又一树参之，门外坡临水际，水间复有坡树。墨气高古，无儿女子态。款书大德九年冬十一月廿又五日，仲姬管道昇作。其上题云：松树阴阴落翠岩，一灯千古破幽关。也知诸法皆如幻，甘老烟霞水石间。比邱尼沙

湛。此尼想即庵中人也。

又《管夫人墨竹图并书》：杨万里此君赋卷董宗伯题云：管夫人《画山楼绣佛图》，与鸥波公在伯仲间。至其书牍行楷，殆不可辨同异。卫夫人后无俦，此卷竹枝纵横墨妙，风雨离披。又似公孙大娘舞剑器，不类闺秀本色，奇矣奇矣！

孙承泽《庚子消夏记》：管夫人画竹，风格胜子昂。此帧凡三竿，极其苍秀，自题一诗：春晴今日又逢晴，闲与儿曹竹下行。春意近来浓几许，森森稚子石边生。字法似子昂。

郁逢庆《书画题跋记》：管夫人《悬崖朱竹》杨维桢题云："网得珊瑚枝，掷向筼筜谷。明年锦绷儿，春风生面目。"朱竹古无所本，宋仲温在试院卷尾，以朱笔埽之，故张伯雨有偶见一枝红石竹之句。郑元祐题云："亦是檀栾池上枝，却缘殊色借胭脂。清阴忽讶繁红藉，劲节难从染绛移。结实定为朱凤食，腾空堪作赤龙骑。多应血泪湘妃尽，客赋梁园总未知。"

借闲漫士曰："余家旧藏管夫人墨竹真迹，署款天水管道昇，下有印曰中姬。"

曹妙清题句云："夫人写竹如写字，不堕书家溪径中。料得山房明月夜，翛然叶叶动秋风。"今失去久矣。

李夫人

王恽《秋涧集》：李夫人名至规，号澹轩，宋状元黄朴之女。长适尚书李珏子，早寡。今年七十有二，善画兰，抚琴，近为郎中孙荣父作《九畹图》，若与兰为知交也，且自叙其后云：予家双井公以兰比君子，父东野翁甚爱之，予亦爱之，每女红之暇，尝写其真，聊以备闺房之玩。初非以此而求闻于人也，郎中以兰省之彦，一日来征予笔，遂诵点汗亦何忍，但觉难为辞之诗以应之。

王夫人

曹伯启《汉泉漫稿》：题王夫人书画卷后（夫人名圭卿，号春温）：白璧何尝废琢磨，青君生意自融和。画传当代功尤妙，字比前贤体更多。漕府参军时见益，京城士子日相过。眼中燕玉纷纷在，惟解春风艳绮罗。

刘　氏

《图绘宝鉴》：刘氏不知何许人，孟运判室，号尚温居士。能临古人字，逼真，喜吟小诗，写墨竹，效金显宗，亦粗可观。

蒋　氏

《图绘宝鉴》：蒋氏汴人，完颜用之室。嫠居以清净自守，好作墨竹。

张　氏

《图绘宝鉴》：张氏乔德玉室，善写竹。

《元遗山集》：乔夫人《墨竹》二首："万叶千梢下笔难，一枝新绿尽高寒。不知雾阁云窗晚，几就扶疏月影看。""只待惊雷起蛰龙，忽从女子散春风。渭川云水三千顷，悟在香严一击中。"（夫人参洞，下禅有省）。

郝经《临川集》静华君《墨竹赋》（君任张氏，行台公之女，元遗山之姨侄，总管乔君之妻也）：甚哉！物色之有异也，不为丹青，不为丽缛，不为泉石，不为卉木。墨于用而形于竹，开太古之元关，写灵台之幽独，储秀润于掌握，贮冰霜于肺腹。足乎心，而无待于目；备乎理，而不备乎物；全乎神，而不徇乎俗。盖达者之有天趣，而以贞节为□也。若一叶一节，施涂粉泽，舒焉而布烟，惨焉而缀雪，以规规之形似，幸他人之目悦，是□□之效颦，恶足以知吾物色之设。竹有竹外之形，墨有墨外之色，故与可有成竹之论。坡仙有心识之诀，而颍滨谓解牛斫轮，心手俱灭而后至乎超绝，讵庸陋固滞者得厕其列也。于乎，静华琴书满家，雄侯玉胄，振吐天葩，幽闲贞一，莹璧无瑕。弃宠光而高蹈，缅逸志于云霞，湛虚室之太素，曾不慝乎豪奢。故其坐云轩，伫灵宇，凡纵绝天籁，举吞八九之云梦。小渭川之千亩，□萧萧之神寓，植岁寒于豪楮，埽胸中之全竹。走笔下之风雨，忽颖脱而迸裂。恕绝绷而掣去，何此君之尚元箧，青翠而不处。恍一梦于蓝田，幻两身于湘浦。措斧斤兮何地，陋淇园之卫武。挥涕泪兮何从，愧苍梧之二女。发四座之清风，驱半襟之烦暑。欲折枝而不得，惧真宰之或怒。纵入横出，高森亚舞，不步不武，不绳不矩，百千其状，剑拔戟踞。会于颦呻而得于盼顾，岂画工这屑屑于此焉而得与？神奇忽恍，固不与万物同化，将落落兮终古。则君之玩物色，寓天趣，又岂纷红缦绿所得同年而语哉？辞曰：月府兮云卿，戏墨兮淋浪；震虩虩兮神苍筤，列数幅兮森中堂，气飒爽兮来三湘，粤维静华之比德兮，乘贞节兮凌霜。

吴中女子

虞集《道园遗稿·吴中女子画花鸟歌》：吴中女儿颜色好，洗面看花花为俏。调朱弄粉不自施，写作花间雪衣鸟。绿窗沉沉春画迟，半生心事花鸟知。花残鸟去人不归，细雨梅酸愁画眉。

盛　氏

《元诗选·癸集》：吴兴盛懋子昭寓居峡县，善绘事，名重湖海，其女亦传其家学，精于点染。及卒，黄原质悼之以诗云：兰房书静女工闲，还向窗前学画山。环佩已随箫史去，尚留遗墨在人间。

范秋蟾

朱国桢《涌幢小品》：范秋蟾者，台州塘下戴氏妻也。琴棋书画，靡所不精，尤工音律。一日，其夫与客同赋诗吊泰不华，未就，秋蟾出一律曰："江头沙碛正交舟，江上人怀百战忧。力屈杲卿生骂贼，功成诸葛死封侯。波涛汹汹鲸横海，天地寥寥鹤怨秋。若使临危图苟免，读书端为丈夫羞。"

名媛下

明

戴　氏

朱谋垔《画史会要》：戴氏，文进之女，画山水人物，效其父，有笔力。

金夫人

《江宁府志》：金夫人，陈别驾钢之配也，善水墨画，所写蕃马，峭劲如生。

卢允贞

周晖《金陵琐事》：卢氏名允贞，字德恒，号恒斋，倪文毅公夫人。白描精妙，有《九歌图》、《璇玑图》二卷。

《闺秀纪》映淮《题卢允贞寒江晓泛图》：寒林自昔重营邱，水色山光接素秋。想藉幽思邀过雁，恰如同返木兰舟。

马闲卿

《金陵琐事》：马氏名闲卿，号芷居，陈鲁南夫人。善山水白描，画毕多手裂之，不以示人，曰："此岂妇人女子事乎？"

邢慈静

《列朝诗集小传》：慈静临邑人，太仆卿侗之妹。善画白描，适武定人大同知府马拯。

陈维崧《妇人集》：慈静画观音大士，庄严妙丽，用笔如玉台腻发，春日游丝。

仇　氏

《画史会要》：仇氏英之女，号杜陵内史，能人物画，绰有父风。

《珊瑚网》：仇氏著色白衣大士像，无论相好庄严。而璎珞上堆粉圆凸，宛然珠颗，《吴郡丹青闺秀志》，称其绰有父风。信哉！

《式古堂书画汇考》：杜陵内史《青鸟传音图》，绢本青绿山水人物大轴。

钱大昕跋王雅宜书《洛神赋》，杜陵内史补图：王大令《洛神赋》，今仅存十三行，书家奉为圭臬。赵魏公收此赋，虽有石本，而真迹不传。雅宜山人书有晋法，兹卷用退笔，苍劲朴老，无懈可击，尤为称意之作。杜陵内史濡染家学，写洛神飘忽若神，一扫脂粉之态，真女中伯时也。胥台袁氏世弃此卷，漂转数姓，为小松郡丞所得。今辍赠寿阶，楚弓复还，当为吴中佳话。而小松之通怀敦交，亦可传已。

方孟式

《列朝诗集小传》：方氏孟式，字如耀，桐城人，父大理卿大镇，弟兵部侍郎孔炤，山东布政使张秉文含之之妻也。志笃诗书，备有妇德。绘大士像，得慈悲三昧。崇祯庚辰含之守济南，死于城上，如耀堕池水死。

沈　氏

《金陵琐事》：沈氏沈宜谦女，杨伯海妻，工折枝花，吴中黄姬水题其杏花云："燕飞修阁帘栊静，纨扇新题春思长。妙绘一经仙媛手，海棠生艳复生香。"

许　氏

王世贞《弇州山人稿》：许氏汝宁君之母，雅善绘事，吴兴人，以为管夫人复出。

文　淑

《列朝诗集小传》：太仓赵宧光凡夫子妇，文氏名淑，点染写生，自出新意，画家以为本朝独绝。

《初学集》：文淑，字端容，性明惠，所见幽花异卉，小虫怪蝶，信笔渲染，皆能抚写性情，鲜妍生动，图得千种，名曰："寒山草木昆虫状，摹内府本草千种。"千日而就，又以其暇，书湘君捣素《惜花美人图》，远近购者填塞。

《珊瑚网》：寒山赵文淑著色花蝶草虫为《没骨图》，极韵藉风致。

《池北偶谈》：文淑楚词《九歌》、《九问》等，皆有图，曲臻其妙。

姜绍书《无声诗史》：文淑，字端容，衡山先生女孙。父从简，亦吴中高士。适寒山赵灵均，写花卉，苞萼鲜泽。枝条荏苒，深得迎风挹露之态。溪花江草，不可名状者，能缀其生趣，芳丛之侧，佐以文石，一种茜华娟秀之韵，溢于豪素，虽徐熙野逸，不是过也。其扇头绘事，必图两面，盖恐为人浪书，故不惮皴染焉。

《式古堂书画汇考》：赵氏端容文石良姜图，绢本著色，二花一石，彩蝶孤飞，款题辛未仲夏天水赵氏文淑画书。右角上方印二，一曰赵氏文淑，白文，中文字朱文；一曰端容，朱文。左角下方印二，一曰寒山兰闺画史，一曰乔叶贞蕤白文图印。一曰端操有从幽闲有容，朱文。

韩　媞

顾凝远《画引》：韩玥韩求仲太史女，工诗，兼长山水，有管夫人韵致。

范道坤

《无声诗史》：范道坤东平州李生室也，画山水竹石及花卉，清婉绝尘。董思白先生跋其画册云："北方学画，自李夫人创发，亦书家之有李卫，奇矣奇矣！"

《珊瑚网》：万历癸卯冬，仲得山阴范道坤氏仿倪迂山水，觉清淑之气，果钟于妇人。

叶小鸾

《列朝诗集小传》：小鸾字琼章，一字瑶期，工部郎

中叶绍袁仲韶第三女。四岁能诵《楚辞》，工诗多佳，能模山水，写落花飞蝶，皆有韵致。年十七，字昆山张氏，将行而卒。

周淑祜　淑禧　禧弟子姚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至元斥卖广济库故书，有采画本草一部，近赵凡夫子妇文淑端容，设色画本草，曲臻其妙。江阴周荣公二女淑祜淑禧临之，亦成绝品。淑禧写大士像一十六幅，陈仲醇谓其十指放光，直造卢楞枷吴道子笔墨之外。今文淑真迹尚有存者，周氏姊妹花草，见者罕矣。

《居易录》：江阴周砚农荣起女禧祜，皆工画，禧名尤著。予昔在江南，尝得其画。《惜花春起早诗意士女》一帧，又尝嘱江阴知县陆次云访其所画楚词《九歌》、《九章》图。陆在江阴数载，不相闻，闻已购得，装潢而未寄予也，当问之。

《妇人集》：江阴女子周淑禧，处士周荣起女也。工画花鸟，在徐熙黄筌间，好事者争以饼金购之。

《无声诗史》：澄江两名媛，姓周氏，长名淑祜，次名淑禧。父仲荣佳士也。能诗歌，亦善画，二女以丹青著，花卉虫鸟，用笔如春蚕吐丝，设色鲜丽，气韵生动。禧兼工佛像，曲尽庄严端穆之状。间作外域鞍马，点染精工，思致茂密。祜适金沙文学潘圣瑞，禧适同邑黄生。

《池北偶谈》：禧弟子姚，亦江阴人，美而艳，作画得禧遗意。

《查慎行集》：《题江阴周氏女郎设色草花》："野花最好是无名，纤手亲烦点染成。吹得蜂腰比人瘦，东风轻薄可怜生。"

江仲钫《题江上女子周禧天女散花图》：天光百尺兜罗青，行空谁蹑鸾凤翎。如莲好女来婷婷，宝花簇簇开珑玲。旋风散作千蜻蜓，现身了慧何惺惺。昔闻优昙提罗金天夸佛树，花常笼葱叶不零。绕身万片毋乃是，我初弗辨但见春冥冥。维摩偶示病，方便居梵庭。琳琅法语宣，邈想随风聆。邱潜之图曾貌空中形，周家女子腕妙尤心灵。病身供养得分外，光明直现双芥瓶。安得参坐长者弟子列，氤氲贝叶禅宫扃。

梁夷素

《无声诗史》：梁夷素，武林女子，工诗画，陈眉公比之为天女花。云孙锦，非人间所易得。

《杭州府志》：梁孟昭，字夷素，钱塘人。茅九仍室，能诗，工画花鸟。

崔子忠妻女

《列朝诗集小传》：子忠字道母，莱阳人。侨居都门，画法古，规摹顾陆阎吴遗迹。一妻二女，皆能点染设色，相与摩挲指示，共相娱悦。

孙　氏

《无声诗史》：孙夫人永嘉人，善写梅，寒梢粉瓣，逗月凌霜，皆从笔花渍出，但少香耳。其夫任道逊，仕至太仆卿，亦善写梅。夫人父某仕为郡守，以写梅著名，人称之曰孙梅花。夫人一家，能为暗香疏影传神，不减谢庭咏雪矣。

吴兴老儒女

《珊瑚网》：吴兴老儒女，小字端丸，解琴理，能写山水竹石。张元长以扇请之，为写澹云疏树，置一草堂其下，颇有空山无人之致。题云："问奇人去后，寂寞子云亭。"女后不知所在。

姚夫人

《妇人集》：桐城姚夫人（维仪），无大师（方检讨以智法号无可）姑母也。酷精禅藻，其白描大士尤工。

王　朗

《妇人集》：金沙王朗，学博次回（名彦泓）女也。生而夙悟，诗歌书画，莫不精工。

《无锡县志》：王氏名朗，金沙王彦泓女，为秦氏妇。歌诗小词，及画水墨梅花，并称奇绝。

宫婉兰

《妇人集》：海陵宫婉兰，进士伟镠女。归冒无誉褒，工画墨梅，雪叶风枝，翛然有偃蹇瑶台之思。

吴蕊仙

《妇人集》：茂苑吴蕊仙（名琪），才情新婉，当其得意，居然刘令娴矣。尤好大略，精绘染，松陵周飞卿琼赠诗云："岭上白云朝人画，尊前红烛夜谈兵。"盖实录也。尤侗《鹧鸪天·题女史吴蕊仙画》："拂水佳人堕马妆，春来响屧满横廊。绣襦甲帐无消息，暮雨潇潇空断肠。笔翡翠，砚鸳鸯，吴绫三尺写红窗。青山碧水无人处，乱点桃花赚阮郎。"

无名氏女子

《妇人集》：吴门家太仆（名济生）示余以望远图，乃十四岁女子所作。雾鬓云鬟，薄施水墨，真遗世独立矣。

姚　淑

《明诗综》：姚淑字仲淑，金陵人，庶吉士达州李长祥继室。

《妇人集》：夔州李翰林（名长祥，崇祯癸未进士）乱后侨居金陵，娶姚夫人，善丹青，得北宋人笔意，曾为云间董大（名汉）母夫人画一粉箑，烟墨离离，深秀不可言，为香匳画手中逸品第一（或曰夫人又工画仕女图）。

《钮琇觚剩》：季研斋继室曰钟山秀才，浮桜梳头，凝妆特妙，其婢墨池，性明慧，尝书兰竹，辄令墨池以口退墨，李师云："别有香在口，莫畏胭脂黑。"

康夫人

《妇人集》：江西康孝廉（名范生）夫人，亦金陵女也。工画竹，最似管夫人手法，孝廉颇矜重之，尝以一扇贻余，绿筱明玕，便觉白日欲翳。

林　媛

《妇人集》：莆田周明瑛与外书曰："林媛《松石图》，已见岁寒之志。钦其至性，以一绝代之画首矣！亦不敢展玩，恐风雨悲鸣也。"

周　烺

《妇人集》：周炤，字宝镫，江夏女子也。湘楚中人，传其丰神纤媚，姣好如佚女。性敏给，知书，归汉阳李生。生名以笃，字云田。生固慕炤，既得炤，则益大喜过望也。然家先有大妇在，炤眉黛间恒有楚色，李生爱客游，尝携炤残笺数幅，以示友人，人无不色飞者。生箧中有炤自写《坐月浣花图》，双鬟如雾，烘染欲绝。图尾有小篆二：一曰络隐，或曰炤，又曰络隐云。（董以宁《周炤传》云：炤，江夏周某女也，某官山东按察使佥事遇闯难，殉节死，炤哀之，作悼怀之赋。）

闺秀浦映绿《满江红·题周络隐坐月浣花图》：彼美人兮宛相对，姗姗欲下。恰此夕月华如洗，花枝低亚。盼到圆时仍未满，看当开半遂愁谢，与花神月姊，细商量，归来乍。　怜嫩蕊，银瓶泻，回清影，晶帘挂。奈晚妆犹怯，镜台初架。二十余年芳草恨，两三更后长吁罢。几时将络秀旧心情呼儿话？

卢丹妇

《妇人集·注》：宜兴卢丹，善画美人，每作一图，皆妇为之点睛云。

薛涛如

《式古堂书画汇考》：薛氏静君《秋色图》，洒金方笺著色秋叶二本，一蝶二蜂，萘香扇粉，款书涛如。（书图左角上，薛印静君，白文）

孙九畹

《式古堂书画汇考》：《摩诘句图集册》（汪王水徽）第三十幅，香气传空满，妆华影箔通。九畹孙氏兰晖。

项　佩

沈季友《槜李诗系》：项佩字吹聆，秀水人，文学吴巨手统持内子。能诗善画，喜读书，工诗。

归淑芬

《槜李诗系》：归淑芬，字素英，嘉兴人，文学高阳继室。夫妇皆隐，工书画，笔墨珍惜，购之不多得也。

徐　范

《槜李诗系》：徐范，字仪静，号玉卿，嘉兴徐海门女。海门善书，范童而习之，工画梅兰。

周兰芳

《槜李诗系》：周兰秀，字淑英，吴江周应懿女，平湖孙愚公室。《春日写竹寄姊沈夫人》云："新箨初舒雨后枝，碧含香破淡相宜。为君写出疏栏影，一片寒光照墨池。"

徐夫人

《槜李诗系》：归淑芬《题陆右黄徐夫人画》云："茅屋疏篱近水开，前峰叠叠树如苔，虽然有路通樵采，截断烟云未许来。"

刘　媛

《初学集·题刘媛画大士册子》：吴道子画佛，昔人以为神授。今观刘媛所画大士，岂亦所谓梦作飞仙，觉来落笔者耶？沈生乃得此嘉耦，岂非夙缘？萼绿华降羊权南狱夫人曰："冥期数感，亦有偶对之名耳。"东坡云："羊生得妻如得风，握手一笑未为辱。"殆谓沈生夫妇也。

邹赛真　《明诗综》作贞

《当涂县志》：邹氏名赛真，御史谦女，鲁之妹也。号士齐，国子监丞濮琰妻，编修韶母。少贤孝，好学，雅自矜重，谓笔墨非其事，因流传者少，太守傅钥养母于署，迎礼真，为作《东山爱日记》。傅叹服，梓其集，而嘱序于铅山费宏。宏，真婿也。初琰训铅山学，真见宏弟子员，劝琰婿之，后宏果殿元入内阁，人服其鉴云。

《东山爱日记》（石渠宝笈三编，明人尺牍八十册之最后一册，楷书）：姑熟郡斋左方之隙有山焉，可丈余，名曰小东山，郡守游息之所也。山之上轩豁高朗，四面洞达。毕见民隐者，为视民亭；其下则郁葱环绕，阴翳含发者，为延翠亭；西则碧波潋滟，芙蕖的历者，为爱莲池。四围周匝，则有梅有桃，有松竹，有枣。花则有菊有萱，而四时之景萃焉，宛然蓬岛之胜境也。于时辽阳傅公，以进士擢居谏垣，多蹇谔声。天子念吾郡为畿辅重地，特简公守是邦，无何六事修饰，百废俱兴，郡民安堵。明日迎其母太夫人来养，每值公暇，则率其子孙日俱酒馔于兹山，称觞戏彩以为寿，随其所欲者，极力为之，惟恐其少有拂耳。于是太夫人盘桓陟降乎兹山之间，俯视群汇之畅达，遐眺万姓之宴安，灌忻夷愉，康宁矍铄，不必割肥烹鲜而甘且腴矣。即诸景分题曰《东山爱日》，撮其要也。余既各绘图而复为之咏，余闻之孔子云："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说者以为喜惧之念两存，则于爱日之诚，自不能已矣。至于诗则云且以喜乐，且以永日，盖喜乐则日永矣，永日即爱日也。嗟乎！父母之恩犹天地，然天地之恩无涯也，父母之生有涯也。古人一日之养，不以三公换，庸讵非以三公可得，而父母之年不可再得耶。夫日之当爱审矣，而养之当重宜矣。虽然，未也。天子以天下

养，诸侯以国养，大夫以家养，庶人以身养。而士君子之修德树行，建功扬名者，以百世养。是故谓之尊亲，谓之显亲，谓之大孝，敢以是为公期望，为太夫人颂祷，遂书以为记。《视民亭》：宣化群黎德意长，万家襦袴诵声扬。清怀一勺姑溪水，龟鹤相依寿北堂。《梅》：七日孤根暖独回，百花梅上一枝开。实成看取调羹日，列鼎荣新上寿堂。《桃》：花开自是瑶池种，献实曾传汉帝家。千岁祥光呈寿域，金章耿耿照流霞。《延翠亭》：冉冉天涯一色苍，密云千顷护琳郎。生香不断贞仙境，彩舞连翩进寿觞。《爱莲池》：独爱莲溪久著名，清香一郡乐生生。寿堂怡悦西湖景，绿盖红幢照眼明。《枣》：累累红玉璨明霞，仙种由来席上夸。荣乐儿孙称寿考，安期巨实大如瓜。《菊》：拂拂秋风香满庭，寿筵忻指绿销金。清风和露酿春酒，次第赓歌慰德音。《竹》：清风隐隐动琅玕，直节虚心几岁寒。剩有清香名寿酒，高堂日日报平安。《松》：郁郁贞姿冒雪馨，千年劲节树青冥。仙人啖实增长寿，更有灵根胤茯苓。《萱》：退食公庭喜奉萱，北堂遗爱继周南。天边雨露荣慈寿，化日熙熙酒正酣。敕封孺人治下，濮门七荀八岁，老拙邹氏顷首拜书。

吴　娟

《无声诗史》：吴娟字眉生，其母家为新安著姓，幼而黠慧，从家塾读书，即娴为诗歌，兼通绘事，适汪司马伯玉之孙某。汪生性跅弛，游于狎邪，荡其先业，以至不能谋生。乃偕其耦遨游吴越间，藉其研田以供资斧。娟益研究于声律，诗词婉畅，书体遒媚，画法出入倪米间，而得意外之韵。写竹石墨花，标韵清远。如娟之才艺，可谓女博士矣。

二方夫人

胡之骥《诗说纪事》：汉上萧驾部大茹夫人，畹城张计部夫人，皆姓方，皆能图写诸佛像，又好以泥金缮写诸经，布施供养。

张玉祥

田汝成《西湖志余》：张靖之女玉祥，在室时，手自绘《刺绣美人图》，精妙绝伦。及嫁，携归刘氏希仁。希仁杭指挥使也，装成轴乞诗于靖之，因题云："兰蕙情怀冰雪容，生来未解出帘栊。琼琚冷佩蚕房雨，翠带香披绣阁风。双玉已谐琴瑟调，五花新受凤鸾封。明朝早有丞当事，自采蘋蘩步月中。"

王伯姬

《金华诗录》：王伯姬，东阳人，嘉忠女，适同邑卢洪芳，工小楷及画山水花卉，无一不精。

汝太君

《池北偶谈》：徐元《叹波落水庵集》云："访江城毛休文于竺坞慧文庵，出其母汝太君画扇十八面，山水草虫，无不臻妙。三百年中，大方名笔，可与颉颃者，不过二三而已。"

刘　氏

《济南府志》：刘氏，德平举人李图南继室，滨州虞城令刘加隆女，自号菊窗女史，生负夙慧，读书晓大义，善吟咏，兼山水墨花卉，有逸致。

崔绣天

徐沁《明画录》：崔绣天闽人，十三岁即解写佛，所作观音像，妙相庄严，位置山水云烟，造微人妙。

赵淑贞

《明画录》：赵淑贞，山阴人，诸生赵伯章室也。工花鸟芦雁，笔法秀洁，更饶姿韵。

汤尹娴

郭琇《吴江县志》：汤氏，名尹娴，字冷君，诸生汤三俊女，计来妻也。工诗绘，好琴。来死，执氏手曰："与尔梦援琴百弦绝者有征矣，乞善视吾子。"氏泣曰："我在必不负君，但恐我生不久耳。"来死三日，氏绝粒而号，明旦扶柩之墓，呕血数升，竟卒。年二十五，崇祯庚辰岁也。

蔡夫人

王士祯《居易录》：黄石斋先生道周继配蔡夫人，名石润，字玉卿。今年将九十，尚无恙，能诗，书法学石斋，造次不能辨。尤精绘事，常作瑶池图，遗其母太夫人云。

厉鹗《玉台书史》：蔡夫人，黄石斋之配也。花卉一册共十幅，今藏友人赵谷林小山堂。每幅俱有题句，其《山茶》云："蜑风蛮雨，浥注鲜明。"《千叶桃》云："不言成蹊，匪繇色媚。"《芍药》云："折花赠行，黯然销魂。"《诸葛菜荷包牡丹》云："蜀相军容，小草见之。"《鹦粟》云："对此米囊，可以疗饥。"《萱花剪春罗》云："眷焉北堂，勿之洛阳。"《铁线莲》云："小草铁骨，亭亭自立。"《金丝桃品字兰》云："湘江武陵，或滋他族。"《秋海棠淡竹叶》云："君子于役，闺中肠断。"《月季长春》云："两族并芳，四时皆春。"此幅上题云石道人命石润蔡氏写杂花十种。时崇祯丙子，小印二，曰石润、玉卿。郑珠江太守跋云："石斋先生被难以前，蔡夫人致书谓到此地位，只有致命遂志一着，更无转念，谆谆数百言，同于王炎午之生祭，闺阁中铁汉也。"后抚孤立节，死者复生，生者不愧，足当斯语矣。写生得五代人遗法，一花一叶，俱带生动，所谓"为君援笔赋梅花，不害广平心似铁"者耶。珠江郑千仞。

借闲漫士曰："此册后归梁山舟学士，余从舅氏乞得之。"

傅道坤

《无声诗史》：会稽傅氏女，名道坤者，貌丽而慧，幼

习丹青。同郡范太学初议婚，惑日者言，竟娶他姓，不逾年弦断，将再娶而傅尚未字。范生曰："岂赤绳系定留待我耶?"遂娶之，居一二载，绝不露丹青。后元夕张灯街衢，灯带偶失绘，众仓皇觅善手，傅闻，援笔绘之，观者竞赏。尤工山水，唐宋名画，临摹逼真，笔意清洒，神色飞动，咸比之管夫人。落款或范傅，或道坤。好事者争购之。然非妯娌亲洽，展转相浼，不能得也。华墨楮砚，以四婢典之。有女名隆坤，亦能步武丹青，名擅一时，嫁太学王于迈。

范景姒

《池北偶谈》：吴桥节孝范氏，名景姒，文忠公景文女弟也。好读书，通经史，尤工书画，绘大士像，仿佛龙眠。有《冰玉斋诗》若干卷，归同邑王世德。二十而寡，年三十九卒。文忠撰墓志，见集中。

刘　氏

《安福县志》：刘氏王谶妻，太守刘公铎女。颖敏过人，工书画，善舞剑。二十一，谶死，遗孤文度，未晬，身常佩剑不离。甲申兵乱，刘闻感愤，竭产募义，时有猾将张某淫威思逞，阳以军需索饷，刘乘传诣辕门，张欲逼之，刘抽剑向张曰："宁断头，勿辱。"张惧乃止。

卜酝蕙

《珊瑚网》：丹青之在闺秀，类多隐而忽彰，吾禾若卜酝蕙金淑修（见《画征续录》）辈，颇有林下风。

�л　娘

《觚剩》：睐娘者，姓易氏，居松陵之舜水镇。长及齿龀作花鸟小图，工刀札，善吟咏，尝手摹吴道子画观音像施醉香庵女冠。

徐安生　附

徐德符《野获编》：徐安生，吴人，徐季恒女也。美慧多艺，其写生出入宋元名家，尝仿梅道人《风雨竹》一幅遗余，且题二绝句于上云："夏日浑忘暑酷，堪爱酒杯棋局。何当风雨齐来，打乱几丛新绿。""满拟岁寒持久，风伯雨师凌诱。虽云心绪纵横，乱处君能整否?"次诗盖用唐李季兰语。

《珊瑚网》：徐女郎安生，善绘事，作《六君子图》，俨然云林再见。

《式古堂书画汇考》：徐女郎安生《墨竹图》二幅。

厉鹗《折桂令·题徐安生桂花湖石小幅》：是何人染出秋光，石疑闻蛩，树讶悬香。纤手皴苔，柔豪晕碧，娇客分黄。权当作如来供养，也应教才子收藏。肠断吴阊，漂泊多情，老去徐娘。

国　朝

王端淑

张庚《画征录》：王端淑，字玉映，号映然子，山阴人，遂东先生思任女也。适钱塘丁肇圣学博。工诗文，善书画，长于花草，疏落苍秀，卒年八十余。著有《吟红稿》。

龙夫人

魏叔子文集：龙夫人姓贺氏，永新人，孝廉科宝之母也。善绘事，所绘大士像，最工且多，其夫攸令君率篷室课耕凫溪山中，夫人独居龙溪，搆竹影楼，与孝廉赋诗弹棋，子母相倡和无虚日。或手调丝桐以自陶写，攸令君岁时过从，则夫妻相敬如严宾焉。

黄媛介

《画征录》：黄媛介，字皆令，秀水人。工诗赋，善山水，得吴仲圭法。太仓张西铭溥闻其名，往求之。时皆令已许杨氏世功，杨久客不归，父兄劝之改字，誓不可，卒归于杨。乙酉城破家失，乃转徙吴越间，饔飧于诗画焉。尝为新城王阮亭写山水小幅，自题诗曰："懒登高阁望青山，愧我年来学闭关。淡墨遥传千载意，孤峰只在有无间。"词旨亦隽永。

《妇人集》：皆令诗名噪甚，恒以轻航载笔格诣吴越间，僦居西泠段桥头，凭一小阁卖诗画自活。稍给，便不肯作。

厉鹗《题黄媛介江山秋眺画扇》：寥落江山发兴新，疏松列翠指通津。闺中也自伤秋旅，写出双帆不见人。

借闲漫士曰："余弟子惠从禾中得皆令金笺扇面，仿云林树石，署款甲申夏日写于东山阁，皆令。"

（闺秀）（朱文）（媛介）（白文）（皆令）（文朱）左方上有词云：紫燕翻风，青梅带雨，共寻芳草啼痕。明知此会不得久殷勤。约略别离时候，绿杨外多少消魂。重提起，泪盈红袖，未说两三分。　纷纷，从去后瘦憎玉镜，宽损罗裙。念飘零何处，烟水相闻。欲梦故人憔悴，依希只隔楚山云。无非是怨花伤柳，一样怕黄昏。调寄满庭芳。留别无瑕词史我闻居士（如朱是文）。

吴　氏

《画征录》：吴氏字素闻，善山水及士女。

《池北偶谈》：康熙丁未，从同年徐敬庵旭□处，见秀水吴氏画扇二，一学小李将军山水，一《洛神图》，妙入毫发。吴字素闻，其人亦天人也。

倪仁吉

《义乌县志》：吴之葵妻倪氏，名仁吉，浦江人。能诗，善书画。夫病革，矢以身殉，夫力阻之，且属以立嗣奉姑，仁吉含泪顺承。时年二十，恸绝复苏。事姑犹母，抚教为后之子。行不窥堂，衣不易素。闲以吟咏自适，有《凝香阁稿》。

《池北偶谈》：倪仁吉，义乌人，善写山水，尤工篇什。予尝见其《宫意图诗》，其一云："调入苍梧斑竹枝，潇湘渺渺水云思。听来记得华清夜，疏雨银釭独坐时。"倪手种方竹数十竿，甚爱惜。莱阳董樵处士游婺

郡，倪高其人，斫一枝赠之。

徐灿

《画征录》：徐灿，字湘蘋，吴人，海宁相国陈之遴素庵配。善画士女，工净有度，晚年专画水墨观音，间作花草。

《选佛诗传》：夫人事母至孝，手写大士像五千四十有八，以祈母寿，晚年遂皈依佛法，更号紫箐氏。

吴骞《题徐夫人白描大士》：拙政园边野草春，平泉花木半为薪。巫咸未剪辽阳纸，辛苦鸥波忏佛人。

沈彦选

《画征录》：沈彦选，嘉兴人，海盐俞教廉鸿配也。善花鸟，分枝布叶，自得异致。笔亦不纤，盖不以妩媚为工也。

陈书

《画征录》：陈书，号上元弟子，晚年自号南楼老人，秀水人，太学生尧勋长女，适海宁钱上舍纶光。善花鸟草虫，笔力老健，风神简古。翁鹤庵先生（瑞徵）尝叹曰："用笔类白阳，而遒逸过之。"间作观自在关壮缪吕洞宾像。上舍家贫而好客，夫人典衣鬻饰以供，尝卖画以给粟米，虽屡空，晏如也。课子严而有法，长陈群，康熙辛丑进士，入翰林，次峰廪生，次界亦善花草。

借闲漫士曰：家藏南楼扇头小景，署款澉湖舟次即景寓意陈氏手书。本生曾大父比部公乞文端题云：鱼亭西曹出所藏先太夫人画箑，请余评判真赝。余奉轴谛视，怳然记忆年未弱冠时，侍太夫人往来澉上，取道横山金粟诸河桥，低坐小舟以进，太夫人性耽绘事，所携绢素，蓬窗不便展舒，乃取箑数握，随手作小景，谓余曰："此黄筌赵昌辈能事也，吾不耐为此，如舟次狭小何?"余曰："绘事旨趣，贵有生意，东坡《题小景画》云：'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景。'固无分大小也。"太夫人颔之。后为好事者购去。六十余年，又复见此，碧柳朱华，浣风濯露，犹仿佛船唇侍立时也。手泽之感，其能去于怀哉？敬题一绝，并识缘起以复：截取湖光一段春，调朱配粉至今新。瓣香幸落门生手，印证当年侍画人。乾隆三十三年六月既望男陈群谨识，时年八十有二。甲午春自余乞文端孙润斋中丞重为之跋，并和原韵，讵文端跋，时又六十七年矣，亦佳话也。

吴应贞

《画征录》：吴应贞，字含五，吴江人赵□□妻。工写生，风神婉约，自是闺中之秀。

习忍

《画征录》：习忍武进人，不知谁氏女也。写生师恽南田法，有折枝花册，娟娟雅洁，枝干花叶，均有意致，非貌似其师也。册后有南田跋。

金淑修

《画征续录》：金淑修，明随州牧殉难，赠太仆卿徐世滈长子肇森配。善山水，局度轩敞，有丈夫气。不轻作，故流传绝少。子嘉炎，举康熙己未博学鸿词科。

马荃

《画征续录》：马荃，字江香，扶羲孙女。工花草，妙得家法。一叶一花，人争珍之，适常熟□□，以节重于里。吴德旋《初月楼续见闻录》：马江香名荃，常熟人画师马扶曦女。江香亦善画，晚岁名益高。四方以缣素兼金求画者益众，常带婢数人，悉令调铅杀粉，而琴川多贵游士女，皆采求授指法。时武进恽水画以没骨名，而江香以句染名，江南人谓之双绝。

王正　王敬

《画征续录》：王正，字端叔，江都人。善花草，布置工稳，能诗，受业于徐少宗伯倬，后入都，马相国齐延教其女。

《名媛词选》：正工翎，毛女弟敬善写芝竹。

孙兰媛

《檇李诗系》：孙兰媛，字介畹，适文学陆渭。工诗词，多韵语，不杂脂粉，擅写兰竹。

王炜

《檇李诗系》：王炜，字功史，又字辰若，太仓人，海盐陈文学光淬室。能诗善画，以世乱偕隐于娄，博学敦古，顾伊人称为笄帏中道学宿儒，不当以香奁目之。太仓女子黄若从父蜀归，以《奇花珍木图》示之，日夕模写，致病而殁。

赵昭

《画征续录》：赵昭，字德隐，写生工秀，兼长兰竹。

《檇李诗系》：赵昭，字子惠，吴郡寒山隐君女，祖母陆卿子，母文端容，俱擅词翰之席，子惠能嗣其美，适平湖文学马仲子班，性好烟霞，常葛衫椎髻，自拟道民。会仲子父难破家，遂入空门，更号德隐，结庵于洞庭西山中。有诗云，虞山钱太史柳君，春日采兰，忽得双丫，复以并蒂植之庭中，命余图焉。时席试汤饼，会诸名闺，共赋《采兰词》，余亦成咏："日照鲜肤露未干，轻罗徐约唤人看。若因野客良缘好，两席花前看浴兰。"

杭世骏《题赵昭双钩水仙》：寒山木落涧泉分，小宛堂开辟蠹芸。留得外家残稿在，一丛寒碧写湘君。

厉鹗《题赵昭双钩水仙画扇》：名同班氏最清华，知道停云是外家。点染春心冰雪里，只消叶底两三花。

殳默

《檇李诗系》：殳默，字斋季，小字墨姑，嘉善殳丹生山夫之女，夫曰陆少君。姑生而奇慧，九岁能诗，刺绣

刀尺、无不入妙。习小楷，摹画李龙眠白描大士，爱管夫人画竹，与同卧起，年十六，未字卒。

徐　蓉

《池北偶谈》：米侍讲汉雯言前令建昌县署，有水夫文三郎者，颇文雅，不类俗人。米谢事，居南昌，三郎亦随侍。一日见家僮辈两素扇，一画梅，一画兰竹，又书唐人绝句二首，问之，即文三郎妻徐蓉所作，年才二十三。

卞德基

《魏叔子文集》：卞德基，金陵卞楚玉琳次女。善画好读书，精笔札，与其姊元文（梦珏）先后事刘孝廉峻度，如刘敞王拱辰故事。

朱如玉

汪由敦《鲁孝妇传》：孝妇朱氏名如玉，字又寒，仁和朱久亨女也，嫁同邑鲁君旋长子宗镐。善诗，工属对，能为设色花鸟。

徐昭华

毛奇龄《两河诗话》：始宁徐仲山（咸清）女昭华，闺秀也，谒予为师，请试题。会昭华画蝶工甚，遂命题画蝶五绝，限东韵，昭华立成云："蛱蝶翻飞去，翩跹彩笔中。虽然图画里，浑似觅花丛。"诵之一座惊叹，予喜为和诗云："滕王有遗谱，描之深闺中。羞杀东园蝶，翾翾满绿丛。"盖言羞时辈也。予别有观昭华《画障》诗云："吾郡闺房秀，昭华迥出尘。书传王逸少，画类管夫人。紫水和泥染，青山带露皴。蝶衣联绣褶，花片滴朱唇。阁上云烟晓，阶前草木春。只愁频对镜，图作洛川神。"此诗颇传人间，后昭华画真有进管夫人处。

堵　霞

毛际可《安序堂文钞》：锡山吴子元音哲配堵夫人，博学能诗，工写生花卉，深得徐熙笔意，余尝为诗赠之，有"清才能咏絮，妙笔自生花"之句，夫人以自颜其芝兰之室。

马玉徵

陈撰《春江听雨录》：马玉徵，钱塘人，园前包氏女，适同里诸生马道垣。山水学北宋人，夫妇皆七十余，康熙某年殁。

卞　氏

《画征续录》：三韩卞氏，大中丞永誉女，善花草，赏家称其工。

范雪仪　傅德容

朱象贤《闻见偶录》：吴郡妇人能画者多，而康熙间有范雪仪傅德容，乃为翘楚。二人专于人物，范尤在傅上，傅画虽工，未免略有作家气。

刘献廷《题闺秀雪仪画嫦娥便面》：素笺折叠涂云母，黛笔清新画月娥。莫道绣奁无粉本，朝朝镜里看双螺。

俞光蕙

《画征续录》：俞光蕙，字滋兰，海盐人，少司农颖园孙女，于殿撰敏中配。性好画，年七岁，写折枝花于壁，司农见而异之。长受法于钱太夫人陈书，太夫人于司寇司农侄女倩也。以亲串往来指授，自是益进，笔致清颖古秀，布置亦大雅。

恽　冰

《画徵续录》：恽冰，字清於，南田之女。善花草，得其家法。

《初月楼续闻见录》：冰，字清於，南田先生族曾孙女也，适同邑毛鸿调。鸿调不应举，筑小楼，夫妇吟诗鬻画以老焉。

《闻见偶录》：兰陵恽南田，少时画山水。虞山王石谷亦画山水，二人友善，后王蓺益进，而南田不能过，遂别攻花卉。殁数十年，其族侄孙女二，俱能继其精妙，幼者尤佳，名冰，字清於。

恽珠《闺秀正始集》：清於诸生钟隆次女，余诸姑也。年十三，即作画，与姊究心六法，尤工花卉翎毛，赋色运笔，能传南田翁家学。孙女周字樯村，亦能得其意，名噪都下。《画征》以姑为南田女，误矣。

恽怀英

俞蛟《读画闲评》：恽氏怀英，铁箫道人季女，南田女孙也，号兰陵女史，适同乡吕光亨。幼传家学，善花鸟，落笔雅秀，设色明净，尤长于墨菊，书法亦娟好。吕登进士典郡，复入为户部员外郎，卒于京师。贫不能作归计，携幼子宗长安委巷中，鬻画自给。

孔素瑛

《画征续录》：孔素瑛，字玉田，圣裔毓楷女，占籍桐乡，适乌程贡生金某。善写花鸟，有机趣，能诗，有《飞云阁集》。

借闲漫士曰："余藏《玉田水墨落花蝴蝶扇面题》云：春去春来花自惜，花开花落蝶应知。年年恨到王孙草，正是花残蝶老时。素瑛画于飞云阁小印一，玉田朱文。妹兰瑛继瑛，亦工画。"

丁　瑜

《画征续录》：丁瑜，字怀瑾，钱塘人。父允泰，工写真，一遵西洋烘染法。怀瑾守其家学，专精人物，俯仰转折之态极工，适同里张鹏年，亦善画。

姜　桂

《画征续录》：姜桂，字芳垂，号古研道人，孝廉本渭

季女，行人垓曾孙女也。父母许张氏子，聘未婚，张卒。桂时年十九，闻讣欲自经，父母许其守节，乃不死。未几，翁姑相继殁，无可归。矢志于室，贞女也。通经书，善画山水。乾笔疏秀，尝见其小幅自题云："暖风晴日值良辰，窗外梅花数点新。更想林泉清淑致，山光树色写初春。"又记云："仿元人惜墨法，惟旧纸得墨，始有气韵，佳纸难觅，大幅更罕，兹帧细洁又平拓者再，而纸性猝难融化。浅深浓淡，颇费经营，而笔不达意，欲貌似古人而不可得，多愧多愧。"凡此足以知其学力有所得矣。

戴延年《吴语》：姜贞女桂，余师南学之妹。幼许字某氏子，未嫁而寡，父母欲更为择配，女泣示志，遂不之强，至老不出户限。组纫之余，兼及绘事，翎毛花卉，无一不工。余家藏一帧荔柿两枝，题曰《利市图》，以为珍玩焉。

汪　亮

《画征续录》：汪亮，字映辉，号采芝山人，桐乡人，柯庭（名文柏）孙女。幼聪颖，好学多艺，能留心典藉，善诗，尤好六法。私淑清辉老人，轻隽秀润，设色淡雅，其一种清逸之致，颇觉出尘自得。适吴兴费氏，今移家嘉兴。

借闲漫士曰："孙云壑（锡麟）赠余采芝山人山水小帧，苍厚烟润，不似闺阁中手笔。"

鲍　诗

《画征续录》：鲍诗，字令晖，平湖人，别驾怡山次女。怡山有四女，皆知书善画，能诗。徽州老诸生程立岩名之廉者，善山水花草，来游东湖，姊妹从之，专学花草，傅白阳法也。今晕笔尤长，适余族侄徽士云锦，有《鹤舞堂小稿》一卷，在家时作《吾亦爱吾庐诗抄》二卷，乃与徽士倡和诗，造句幽秀。

自题《荷花小景》：垂柳垂杨罩鹭鸶，红荷花底水参差。分明东浦桥边见，一抹斜阳弄影时。

吴琼仙

洪亮吉《更生斋集》：吴琼仙，字子佩，一字珊珊，吴江平望镇人，翰林院待诏徐达源配。嗜吟咏，著有《写韵楼诗》，兼工绘事，暇即发挥烟云，摩写花鸟。

姬　侍

宋

艳　艳

《画继》：任才仲妾艳艳，本良家子，有绝色，善著色山水。才仲死，从贼不知所去。

《宋画录》：艳艳工真行书，善著色山水，河南邵泽民侍郎家藏其《潇湘八景》一册，细润清远，足以名世。

张丑《清河书画舫》：庚子谷日，偶从金昌常卖铺中获袖卷，上作著色春山。虽气骨寻常，而笔迹秀润，清远可喜。谛视之，见石间有"艳艳"二字，莫晓所谓。然辨其绢素，实宋世物也。越数日，检阅画谱，始知艳艳为任才仲妾，有殊色，工真行书，善青绿山水，因念才仲北宋名士，艳艳又闺秀也，为之命工重装，以备艺林一种雅制云。

清音道人

姜特立《梅山续稿》：谢叶《枢相清音道人扇面诗》：归休谢去世间忙，看画题诗引兴长。忽见远山来几席，方知妙笔出闺房。百杯歌彻行云住，万象心营点墨香。珍重制成团月扇，清风满座自生凉。

又和云：纷纷朝士利名忙，惟有山林寄兴长。枢相好奇聊玩物，道人弄笔欲专房。方嫌小景鲛绡窄，忽辱新诗茧纸香。潭府炎蒸无著处，聊将三伏助清凉（案：枢相谓叶衡道人，盖其妾也）。

翠　翘

《图绘宝鉴》：翠翘，洪内翰侍人，失其姓，自题云："翠翘戏笔。"字画婉媚。程大昌题诗云："戏作风枝斜，再恼玉堂宿。"

明

李　因

《妇人集》：海昌女子李因，字今是，号是庵，作水墨花鸟，幽淡欲绝。王吏部尝题其《芙蓉鹭鹚画》云："寒入金塘花叶孤，非烟非雨态模糊。姚家女子丹青绝，写作芙蓉匹鸟图。"《姚月华小传》，曾作芙蓉匹鸟也。

《静志居诗话》：是庵善画花笔之夭斜，禽鸟之跳掷，俱有生动之趣。刻沉香为像，以奉白阳山人。

《珊瑚网》：李因山水写生俱擅长。

李日华《六砚斋三笔》：葛无奇家姬李因，妙于写生，无奇以《牡丹折枝》贻余，余酬一绝云："珠箔银钩独坐春，抛将绣谱领花神。脂轻粉薄重重晕，恰似崔徽自写真。"

《安序堂文钞》：顾且庵侍御愿圃（今在阔板桥东皇新巷）为葛园故址，相传葛光禄与其姬人泛舟之处。光禄既以诗名，而是庵夫人，绘事臻逸品，一时文采风流，犹可想见。

何玉仙

《列朝诗集小传》：史痴翁忠有爱妾何氏，名玉仙（《画史会要》云名曼），号白云道人。能篆书，及小画。

《无声诗史》：予曾见痴翁画一卷于燕都中，有白云绘事，盖飞白竹石也。

朱玉耶　李佗那

《列朝诗集小传》：郭布衣，天中诸姬朱玉耶，工山

水，师董北苑。李佗那工水仙，直逼赵子固。

《静志居诗话》：石城女子李佗那，善画水仙。

厉鹗《题朱玉耶疏树山亭画扇》：从来名士悦风流，小笔萧疏在扇头。一笠空亭行迹少，石城烟树冶城秋。

刘别驾妾

袁中道《珂雪斋集》：万历壬辰，东上有龙阳人，以舟载楼而鬻者。鬻而建之宅右，名曰远帆楼。逾月，有一妓来，与之登楼，熟视泣下。因问楼所由来，予答以鬻之龙阳人。妓乃愀然曰："噫嘻！此妾夫君别驾刘公楼也。公爱声色，蓄妓甚多，妾其一也。终日于楼上教歌舞，丝竹代奏，欢晏穷日夜。公既死，妾亦流落，孰知楼亦远移至此！"因指白板扉上，所画花卉数种，谓予曰："此妾与女伴某窃公笔而喜为之者也。"以袖拂拭，言与泪俱。

吴瑟瑟

冒丹书《妇人集补》：吴瑟瑟（字数青），姑苏人，钱进士（名位坤）姬也。兄年十七，亦美丰姿，善音律，能为大小李将军画。倩妹设色，鲜妍远过其兄。兄尝师朱文甫，朱画冠当时，每称若妹殊胜阿大也。瑟瑟画最著者，《李夫人箫史图》、《孙夫人放鸽图》。

吴净鬘

《静志居诗话》：陈老莲妾吴净鬘，善花草。

郭麐《灵芬馆诗话》：老莲姬人吴净鬘，又名鬘华，又名华鬘，又名净德，又小名小宝。友人文后山藏老莲鬘华合作花卉册子，见其私印如此。

彭西园侍儿

《池北偶谈》：彭尧谕，号西园公子，河南鹿邑人。官通判，崇祯末，颇擅诗名。予年十八九，时与先兄考功同上公车，于北道逆旅，见壁上画兰石甚有风致，其旁细字注云：西园侍儿乔施同写。吴郡文启美震亨题其后云："令人羡杀西园老，携得西施共小乔。"后十余年，重过之，画犹宛然。题一诗云："无复湘中见汜人，西园兰石怆如新。低回十五年前事，只有蛛丝络暗尘。"

杨影怜

《珊瑚网》：松陵盛泽，有杨影怜，能诗善画，余见其所作水仙竹石，淡墨淋漓，不减元吉子固。书法亦佳。今归钱蓉江学士。

借闲居士曰："柳如是，本姓杨，名爱，盛泽归家院妓。柳其寓姓也，见《觚剩》，影怜盖是其字。柳所画《月堤烟柳》，为红豆山庄八景之一。旧藏孙古云（均）所，郭频伽（麐）有诗。"

国朝

顾媚

《画征录》：顾媚，字眉生，又名眉，号横波，龚宗伯芝麓妾。工墨兰，独出己意，不袭前人法。眉生本金陵妓女，芝麓纳为妾，后改徐氏，故世又称徐夫人云。

《妇人集》：顾夫人识局朗拔，尤擅画兰蕙，萧散落拓，畦径都绝，固当是神情所寄。

朱彝尊《题顾夫人画兰》：眉楼人去笔床空，往事西州说谢公。犹有秦淮芳草色，轻纨匀染夕阳红（自注：夕阳红，兰花名，见《金漳赵氏谱》）。

彭孙遹《题顾眉生画兰册》：无复当年弄墨辰，断纨影裹认前尘。青溪画阁秋如水，写出芳兰竟体人。

厉鹗《小桃红·题横波夫人画兰扇》　秦淮不见翠双颦，折扇香痕润。往事眉楼有谁问，墨花春。灵均旧怨都销尽，南朝艳粉才人风韵，题咏到湘裙（自注，龚宗伯有题画兰裙子《如梦令》，为横波作也）。

蔡含　金玥

《画征续录》：蔡含，字女罗，吴县人，如皋冒辟疆姬也。生而胎素，性慧顺，好画兼善山水花草禽鱼，长于临摹，尝作松图巨障，辟疆作长歌题其上。一时名人和之。又尝为《墨凤图》，题者颇众。辟疆姬人，又有金晓珠，名玥，昆山人，居染香阁，亦善画，曾临高房山小幅，得其气韵，时称冒氏两画史。

《樊榭山房续集》：自注，金玥蔡含合笔画红梅玉茗，小印，文曰："书中有女，画中有诗。"

王士祯《题冒辟疆姬人圆玉女罗画》三首："雪后空庭气萧瑟，千头纡竹尚婵娟。畏寒冻雀不饮啄，斜日踢枝相对眠。"（《疏篁寒雀》）"记取凌波微步来，明珠翠羽共徘徊。洛川森森神人隔，空费陈王八斗才"（水仙）。"堂堂策策八千头，荇叶菱花满碧流。仿佛吴兴骑马处，江南风色白苹洲"（苹花戏鱼）。

朱彝尊《于中好·题蔡女罗疏篁寒雀图》：疏篁几叶摇晴翠，浅晕出断霞鱼尾。恁时寒色空闺里，偶忆得，潇湘水。　更添冻雀黄昏睡，问同梦梅花开未。一枝已遂双栖计，任雪压，风扶起。

又《醉花间·题金晓珠水墨芙蓉》：湘江水，澧江水，木末同姿媚。露下冷花繁，风里柔枝婉。玉台匀染地，意匠应憔悴。砚滴井华新，墨吮香唇醉。

厉鹗《题冒辟疆姬人金圆玉水墨秋葵》（自注云：辟疆题云，余不能饮，日看此画，花亦饮醇酒意也）："金盏横欹醉不胜，墨痕秋晕一脸冰。西园老尽佳公子，看画花枝学信陵。"

艾氏

《居易录》：莱芜张部郎（四科），字芹沚，买一婢，年十四，姿首甚丽，询其家世，曰："东乡艾氏女也。"因纳之，生一子而殁。自画小像一帧，留奁箱中，张见之惋

叹,悬像别室,食必亲荐。一日糞污其上,夜梦妾怒语曰:"奈何污我?"旦视之,画已失矣。

迟惴妾

《画征录》:迟惴,闾阳人,善花鸟草虫,其妾亦善画,笔与惴类,惴画皆出于妾手。

名 妓

唐

崔 徽

张君房《丽情集》:崔徽,河中府娼也。裴敬中以兴元幕使蒲州相,徽相从累月,敬中使还,崔以不得从为恨,因而成疾。后东川幕府白知退归,徽对镜写真,谓知退曰:"为妾语敬中,崔徽一旦不及画中人,且为郎死矣。"发狂疾卒。

宋

严 蕊

《齐东野语》:天台营妓严蕊,字幼芳,善琴奕歌舞,丝竹书画,色艺冠一时。间作诗词,有新语。

苏 翠

《图绘宝鉴》:苏氏,建宁人,淳祐间流落乐籍,以苏翠名。尝写墨竹扶疏,旁八分书,题为倚云拂云类,颇不俗,亦作梅兰。

延平妓

刘克庄《后村诗话》:延平乐藉中,有能墨竹草圣者,潘庭坚(物)为赋《念奴娇》,美其书画,末云:"玉带悬鱼,黄金铸印,侯封万户。待从头缴纳君王,觅取爱卿归去。"余罢袁守归,途赴郡集,席间借观,醉墨淋漓,今不复有此隽人矣。

写竹妓

陈造《江湖长翁集》:陈总管《座上赠写竹妓》二首:"劲节苍梢笔底寒,一天风雪与坚顽。回思拥扇宾筵见,却为娇娆一破颜。" "此君写影道机熟,犹忆涪翁诧子舟。谁信红衣万钧笔,拟分此派嗣湖州。"

明

林奴儿

《明书画史》:林金兰,自号秋香亭中人,南都妓也。画山水人物,宗马远,笔力虽未至,亦女流所难得。

梅禹金《青泥莲花记》:林奴儿,号秋香,成化间南京旧院妓。从良后,有旧识欲相见,以扇画柳,题诗拒之云:"昔日章台舞细腰,任君攀折嫩枝条。如今写入丹青里,不许东风再动摇。"

《金陵琐事》:林奴儿风流姿色,冠于一时。学画于史廷直王元父二人,笔最清润。

沈周《临江仙·题林奴儿画》:舞韵歌声都折起,丹青留个芳名。崔徽杨妹自前生,笔愁烟树杳,屏恨远山横。 描得出风流意思,爱他红粉兼清。未曾相见尽关情。只忧相见日,花老怨莺莺。

葛 姬

皇甫汸《司勋集》:葛姬,号晓云,本出教坊,雅善琵琶,兼通翰墨,尤工于写兰。

呼文如

《列朝诗集小传》:万历间,江夏营妓呼姬文如,小字祖。知诗词,善琴,能写兰,与其姊举齐名,或讹为胡姓云。

朱斗儿

《列朝诗集小传》:朱斗儿,字素娥,画山水小景,陈鲁南授以笔法。

《画史会要》:朱素娥,金陵妓也。陈鲁南授以笔法,更入作家。闻鲁南入翰林,尽以平日往来诗画,缄封寄与鲁南,上写云:"昨日个锦囊佳句明引勾,今日个玉堂人物难亲近。"其风流儒雅如此。

马湘兰

《列朝诗集小传》:马姬,字真,小字元儿,又字月娇,以善画兰,故湘兰之名独著。所居在秦淮胜处,喜轻侠,时时挥金,以赠少年,步摇条脱,每在子钱家勿顾也。王伯穀序其诗云:"轻钱刀若土壤,翠袖朱家;重然诺如邱山,红妆季布。"

《式古堂书画汇考》:马湘兰《兰花图》,洒金方笺著色,一花数叶,弱态不胜,款书庚午夏日,湘兰为龙池兄戏笔。(书图右,献庭,朱文)

又马湘君《兰花石图》,缣素水墨,款书戊寅菊晦月日玄子为文茂契君写马湘。

《无声诗史》:湘兰,兰仿赵子固,竹法管夫人,俱能袭其余韵,其画不惟为风雅者所珍,且名闻海外。暹罗国使者,亦知购其画扇藏之。

《玉台书史》:马湘兰《双钩墨兰》,旁作筱竹瘦石,气韵绝佳。题云:"翠袖拂湘江,清芬泻幽谷。壬申清和月,写于秦淮水阁。湘兰马守真。"又《双钩墨兰》小轴,题云:"幽兰生空谷,无人自含芳。欲寄同心去,悠悠江路长。丙申春日,湘兰守真。"子二轴,今藏广陵马半槎斋中。

马文玉

《列朝诗集小传》:文玉,名珪,善讴善琴善画,游西湖作《忆旧诗》四章,武林词客属和盈帙,缙云郑士弘叙

曰："品似芙蕖，才过柳絮，弄墨则花笺染就，惯自描兰；裁诗则竹简题残，曾无窜草。尤工乐府，停吴云于双声；最善丝桐，挹湘水于十指。"

马如玉

《列朝诗集小传》：如玉，字楚屿，本张姓，家金陵南市楼，徙居旧院，修洁萧疏，无儿女子态。熟精《文选》唐音，善小楷八分书，及绘事，倾动一时。北里名姬，多倩笔于人，惟如玉不肯，即倩人亦无能及玉也。

赵丽华

《静志居诗话》：丽华，字如燕，小字宝英，南院妓，自称昭阳殿中人。能缀小词，被入弦索，予尝得其书画扇，楷法绝佳。后题云："乙卯中秋，同西池徵君质山学士，集海滨天香书屋，书此竟，闻任兵宪在陆泾覇御倭大捷，奏凯回戈，亦快事也。"沈嘉则为作传，有云："赵虽平康美人，使具须眉，当不在剧孟朱家下。"今即其题扇数语，豪宕可知。

徐翩翩

《无声诗史》：徐翩翩，金陵妓。万历初，以色艺擅声，能写墨兰。

薛素素

《明诗综》：素素，小字润娘，嘉兴妓。

《静志居诗话》：予见薛五较书，手写水墨大士甚工，董尚书未第日，授书禾中。见而爱之，为作小楷心经，兼题以跋。至山水兰竹，下笔迅扫，无不意态入神。

胡应麟《甲乙剩言》：京师东院本司诸妓，无复佳者，惟史金吾宅后有薛五素素，姿态艳雅，言动可爱。能书，作《黄庭》小楷，尤工兰竹，下笔迅扫，各具意态，虽名画好手，不能过也。

《式古堂书画汇考》：薛素君《梅花蛱蝶图》，并题(纸斗方)"不愁春信断，为有梦魂来。素素"

又，《水仙图并题》："幽芳小小剪轻罗，玉面檀心气韵多。好与避风藏绣箔，天寒不遣试凌波。素素"

《珊瑚网》：李日华《题薛素花里九音》：薛素能挟弹调筝，鸣机刺绣，又善理眉掠鬓，人间可喜可乐，以娱男子事，种种皆出其手。然花繁春老后，人情不免有绿阴青子之思，姬无可着力，今又以绘法精写大士，代天下有情夫妇祈嗣，此又是于姬已分上补一段大阙陷也。乃欢喜以赞曰："慧女春风手，百花指端吐。菩萨现花中，自结真实果。"

借闲漫士曰："曾见素素画兰扇面，有印二：一曰薛素素，一曰五郎，白文。"

顿　喜

《珊瑚网》：顿喜，号西来，金陵妓，善作兰竹飞白石。

《式古堂书画汇考》：顿瑶英《春江花月社图》，汪珂玉记云：秦淮一带水，故是玉树新声。陈梁佳境，花月春江夜，犹为吾辈胜场，而无奈杀风景者，徒起骚人之一唱三叹也。时万历壬子秋，余访马氏湘兰旧馆，登其树石之巅，凭老姬人指点板桥故事，云祠部恐废缠头，不难毁数百年之佳丽，今且移花无地，著月无宫矣。吴友羽南因作《步院曲》，余和云："试向藏莺山子看，斜阳流水断桥酸。若言歌舞繇斯罢，何不香消院院残？"自是与俞羡长诸君品藻今古，平章风月。主盟冶城可眺处，而曲中郑如英、寇文华、沙宛在辈，咸能淋漓白练裙，不让桃根桃叶，有《清溪泛月》诸作。至癸丑春集灵谷梅花坞凤台杏花村，有瑶阴会业，合前韵语，总标之曰"春江花月社"。得顿姬瑶英，约略破墨成图，绝胜"纤纤初月上鸦黄，海棠花下合梁州"也。于板桥乎复何恨？封禺香史汪珂玉记于珍珠河舍。

吴　绮

《槜李诗系》：吴绮，字绣君，嘉兴妓。自题《兰石》云："清影留纨素，疏香隐石苔。风微无所著，浓淡有由来。"《冬日画兰便面》云："幽意随有得，呵冻聊写生。真堪纫作佩，霜霰不胜情。"

卞赛　卞敏

余怀《板桥杂记》：卞赛，一曰赛赛，后为女道士。自称玉京道人。知书工小楷，善画兰，喜作风枝袅娜，一落笔尽十余纸。有妹曰敏，颀而白如玉肪，风情绰约，人见之如立水晶屏也。亦善画兰，写筱竹枝兰草二三朵，不似玉京之纵横枝叶，淋漓墨沈也。然一以多见长，一以少为贵，各极其妙，识者并珍之。

张　乔

《翁山诗外》：友人庞祖如，赠予《张乔美人画兰》一幅。上有陈文忠公相君题诗云："谷风吹我襟，起坐浑鸣琴。难将公子意，写入美人心。"兰凡两丛，生石上，叶长者五，短者八九，花已开未开者有七，叶细花柔，宛有露笑烟啼之致。兰根旁有小印一文曰逢永，逢永者，黄孝廉圣年南园社中十二人之一也。乔字二乔，广州人，工诗美颜色，歌舞妙绝一时。年二十一，病垂危，彭孟阳文学以数百金赎之，附于千金市骏骨之义。乔竟不起，孟阳葬之于白云山麓梅花坳。送者数十百人，人诗一章，植花一本，以表之，号曰"花冢"。

姜如真

徐釚《本事诗》：彭椅旧院行，为阎再彭题姜姬画兰作："如真小字姜为氏，风流应善长千里。自书甲戌上元前，为赠翩翩蔡公子(蔡为鹤江宗伯子)。""公子才华宗伯家，南国征歌偏狭邪。云间莫生好词藻，坐看点染紫荆花。"(姬自题云，时莫生云卿在坐，更助笔墨之兴。)

杨　妍

《本事诗》：妍，字步仙，旧院歌姬也。能诗善书，工

画丛兰竹木。兵火后,寓武定桥南大功坊废圃内。■闻玮锵,送叶学山之秣陵,寄询杨较书云:“孤客江干八月潮,绮窗曾记话无聊。轻纨画蓮丛兰小,遮遍春风武定桥。”

吴梅仙

《画史会要》:梅仙金陵妓,善丹青。

林雪 王友云

《珊瑚网》:林雪,闽中妓,善绘事。

李光阳《西湖逸史》:林雪,字天素,闽妓也。入武林寄寓湖上,工书善画,临摹古幅,尝乱真。董思白赠以诗曰:“片云占断六桥春,画手全输妙与真。铸得干将呈剑客,梦通巫峡待词人。”

《容台集》:山居荏苒,凡三十年,乃闻闺秀之能画者一再出,又皆于武林之西湖。初为林天素,继为王友云。天素秀绝,友云澹宕,特饶骨韵。

范 珏

《板桥杂记》:范珏,字双玉,廉静寡所嗜好,惟阖户焚香瀹茗,相对药炉经卷而已。性喜画山水,摹仿大痴顾宝幢槎牙老树远山绝硐,笔墨间有天然气韵,妇人中范华原也。

寇 湄

《板桥杂记》:寇湄,字白门,娟娟静美,跌宕风流,能度曲,善画兰。

沈春泽《寒夜醉后看寇五姬画兰》:诗画亦常事,疑信何参差。昨宵水阁中,酒深灯短时。看子停银觥,支颐如有思。开簏浣香毫,墨花生儿枝。纤指过寒笺,残墨成冰澌。缀以竹石情,洗却儿女姿。此时众信坚,吾复转疑之。安得手与心,出奇能若斯。相顾各叹息,歌子明月诗。

范 珠

《无声诗史》:范珠,字照乘,金陵妓,画山水,能对客挥毫,周晖所著《续金陵琐事》载之。

杨 宛

《无声诗史》:杨宛,字宛若,金陵妓。后归茅元仪,写兰石,清妍饶韵。

楚 秀

《初学集·题女郎楚秀画二首》:曼绿轻红约略分,墨华凝碧溅罗裙。烟风一抹知多少,知是吴云是楚云。

小艇疏帘水墨闲,落梅风落点朱颜。欲看粉本频临镜,自埽修眉画远山。

杨玺姬

潘之恒《曲中记》:杨璆姬,平康才人,世以玉貌善音律,拟之楚璆姬。雅好翰墨,又尝游戏丹青,得九畹生态,时称逸品。

徐 佛

《觚剩》:盛泽归家院,有名妓徐佛者,能琴善画兰。

朱 馥

姚旅《露书》:朱馥,字无瑕,字泰玉,桃叶妓。工楷书画兰,能诗。

李贞俪

《露书》:李贞俪,字淡如,桃叶妓。工书画,著《韵芳集》。

崔联芳

刘銮《五石瓠》:崔联芳,南京旧院妓。能吟咏画兰。

胡茂生

汪汝廉《春星堂集》:观胡茂生较书诗画,赋此寄怀:名噪三山藉甚时,盈盈一水正相思。填词争拟李清照,写竹浑如管仲姬。胜日闻君多唱和,残年怜我独栖迟。萧然一棹停江上,欲访仙源未有期(自注,茂生天台人,隐居图溪)。

王阿昭

沈春泽《秋雪堂诗删》:王阿昭《帕上画山水歌》

六朝花柳香不已,六院家家娇姊妹。马姬老去遂空群,任侠风流总无对。五娘贞秀亦翩翩,居然自呼九畹仙。郝家文珠墨池史,扇头妙楷流云烟。李郎澹如真慧绝,跌宕成名何必说。哪堪药物减天机,使我怜才素心结。近来喜得王昭儿,缣素心肠山水姿。相将磴礴荷花边,悠然落笔态可思。今日乞昭画一簏,明日乞昭图一纸。一簏一纸一出奇,寸心灵变能如此。正欲持此夸示人,侍儿忽贻秋罗巾。秋罗半幅恣挥洒,远山疏树能有神。我曾问昭何处得,昭言学画才廿日。出门看山归想画,聊复寄之游戏笔。笔端游戏岂易哉?汗汗漫漫皆天才。收罗八荒贮一笥,半幅神理为其胎。愿昭从今转精进,眼前腕底多矜慎。画工气莫稍渐染,伧父手莫轻投赠。我家太湖烟水头,七十二峰将新秋。扁舟黄叶载昭去,双眸处处皆淹留。

国 朝

陈小住

《本事诗》:吴兴女子陈小住,为朱十画扇作并头莲,朱十集唐句题之:“可爱深红间浅红,满池荷叶动秋风。萦回谢女题诗笔,一片西飞一片东。”(《曝书亭集》作题王女史画莲)又集唐赠陈较书并索其书扇二首:“不将清瑟理霓裳,笑倚东轩白玉床。小叠红笺书恨

字，屏风娱点惑孙郎。”“葡萄美酒夜光杯，夜半高堂客未回。知我怜君画无敌，且将团扇暂徘徊。”

倩 扶

《画征录》：倩扶，华亭人，善花草，多写意，工诗有集。

吴 媛

《画征录》：吴媛，字文青，无锡人，自号梁溪女史。善画，有《墨荷图》，设色菊花，与倩扶并为吴梅村东山胜侣。

丰 质

《画征录》：丰质，字花妥，兰阳人。妙音律，善演剧，而性度闲雅，焚香鼓琴，好画墨兰，学王觉斯法。花叶舒畅潇洒，绝无拘滞修饰，不得以风尘笔墨忽也。寓居睢州，名甚重，陈其年《柬侯六叔岱诗》云：“闻说睢州女校书，春愁才妥上头初。今朝人卧梁王苑，歌板糟床只欠渠。”忽忽悟，即于睢州从一贫人，辛苦作家，卒年盖三十云。

玉台画史别录

[清]汤漱玉撰　管　平整理

朱柔则，字道珠，钱塘人，诗人沈用济方舟室。方舟客红兰主人所，久而不归，道珠遥寄《故乡山水图》，主人作诗，有“应怜夫婿无归信，翻画家山远寄来”之句，当时传为佳话。方舟妾曰顾春山，道珠尝约春山河渚观梅，得句云：“楼外有梅三百树，美人不到不开花。”其风致可想见矣。

余士珊，长纡先生之妹，幼时随父任滇南，长纡补学博回浙，士珊画《野畦图》送之，卷中花果，多不能名，盖滇中物也。后归王氏，吴穀人祭酒，《题刿银灯词》，载有《正味斋集》中。

宋秋田藏闺秀扇面甚夥，有陈字陈李山水合笔，字无名老莲子，见《画征录》。李相传是老莲女，未知所据。殆亦如青蚓妻女，偶尔渲染，流传不多，传画家者，未之及耳。周南卿亦有闺秀扇面数十页，鉴别极精。南卿没后，不知归于谁氏矣。萨克达氏，云贵总督谥庄恪阿思哈公第四女，英煦斋协揆(和)配也。善写生，尤喜以指头画鹰，得其神俊。颜所居曰“观生阁”。每作画，协揆为之署款，尝于胡书农学上斋中，见所作《花草胡蝶》卷子，协揆题其后云：“今夏内子得瓯香馆山水册子，遂摹之，始悟花卉难，草虫难，画蝶尤难。盖山水可以添染，花虫则一笔落纸，不可收拾。此内子之独得，不知有合否？请俟高明指谬。”余虽不解画，然于画蝶，每赏之，亦爱则忘丑耶！闺房之雅，洵足媲美鸥波矣。

姚夫人，顾隅东(升)室也。隅东工书画，自颜所居楼曰“写山”。夫人亦擅绘事。朱西畯(昆田)《题写山楼主人墨梅二绝》云：“墨梅旧数杨补之，今看尺幅横一枝。尽删海粟百绝句，写山楼有无声诗。冷蕊疏花色斩新，鲍夫人合管夫人，问君妩媚何能尔，莫是罗浮梦后身？”

张净因，甘泉人，张坚女，幼读书，能诗善画，年二十五，归于黄，事舅姑以孝闻，家贫或以画易米，有长官慕其名求见其诗，净因谢曰：“本不识字也。”嘉庆丁卯卒，年六十七，著《绿秋书屋诗集》五卷，宜兴吴仲伦(德旋)云。

巴延珠，字佛图。伊尔根觉罗氏都统，谥勤敏莽鹄立女。勤敏工写真，其法本于西洋，不用墨骨，纯以渲染皴擦而成，神情酷肖，佛图亲授指法，亦工人物，守贞不字，长斋绣佛以终。

竹垞《清平乐·题吴中女子吕文安画云》：“深闺暇日，偶仿王郎笔。小字亲题无气力，杀粉调铅第一。圆珠斛得谁家？香车远隔天涯。陌上依然柳色，门前何处桃花？”阮亭《题冯女郎画兰》云：“丐得骚人笔下妍，玉池清照影便娟。一时弱质辞空谷，冶叶倡条尽可怜。”吕冯画迹，今不可见，姓氏附见两家集中，亦云幸矣。

吴玖，字瑟兮，石门吴南泉女，桐乡程同文春庐继室。姓特高洁，工诗善画，初写折枝花，继作山水兰竹，皆出心悟，追踪于古妇人无此笔也。尝画《溪山归兴图》，春庐题句云：“人间何处觅菟裘，送老溪山一叶舟。惭愧贤妻招隐意，年年看画过清秋。”

嘉兴朱筠，字梅侣，钱孝廉青选室。工楷书，得大令十三行笔法，兼擅墨菊。

柴贞仪，字如光，静仪字季娴，钱塘人，孝廉柴云倩(世尧)女也。如光适黄介眉，季娴适沈汉嘉，并工绘事。余藏如光《杏花春燕》、《季娴木犀芙蓉》，笔意韶秀，可称双璧。

吴规臣，字飞卿，一字香轮，金坛人，吴县顾侣松大令(鹤)室也。以孝行称，画师南田，风枝露叶，雅秀天然。兼精岐黄之术，侣松令米脂，从征喀什噶尔，飞卿留居吴门。夫家母家，皆恃丹青以给。近时女士工画者，嘉兴沈采石(穀)山水，吴顾芳(蕙)花卉，南海黄畊畹(之淑)兰竹，并出冠时，何闺阁之多才也！

陈琼圃，字阆真，号钼月，钱塘半江司马淞女，归安费锡田室。能诗，兼六法。夫亡，誓以身殉，卒年二十有九。其自题山水画册云：“路转千峰一径斜，烟霞深锁野人家。春来更有幽栖处，开遍东风枳谷花。”“家住江南杨柳湾，一蓑烟雨打鱼还。数声芦荻秋风暮，饱看青溪两岸山。”“蒹葭深护水云乡，门掩青山对夕阳。吟罢小楼闲眺望，晚风吹起白蘋香。”“峰含晚日树含烟，野水微茫接远天。如此溪山谁领取，风光输兴钓鱼船。”极清婉可诵。

山舟学士尝《题女史朱雨花画海棠便面跋》云：“予犹女适德清许氏，一日归宁，手一扇上画折枝海棠，生秀圆润，署款朱新，字雨花，盖女史所贻也。予叩何人，曰：‘此即五世一堂竹溪戴翁(德清人)之曾孙妇也。’向予慕其家风孝友，尝买櫂访之，见其祖孙四世，而五世

孙徵符方在衽褓，即女史朱所诞育也。夫蚕织针管，是宜所习，不意画手渲染之妙，其朴而能文可知矣。予生平所见闺秀画不一，最上如黄石斋先生之蔡夫人，钱尚书母南楼老人，绰有徐黄遗法，妍丽中气骨古厚，非如吴下文淑恽冰，徒以姿媚一派见长而已。女史年未满三十而技若此，倘得前人名迹，浏览而静摹之，所造当更有进于是者。予故因犹女之请，跋其便面以报所赠。嘉庆八年岁在癸亥二月之末。"此跋《频罗集》中未刊，故亟录之。

吴映瑜，字韫辉，号秋水，静江孝廉澂女，赵穆亭承杰继室也。与縠人祭酒为族兄妹，工书画。祭酒在都，同寓一室，朝夕评骘擘窠书，似有胜焉。六旬外，犹能作楷。余尝见山水册一，气韵妍雅，洵称合作。

读画闲评

[清]俞　蛟撰　郑　敏　张成水整理

《读画闲评》二十七则，清俞蛟撰。俞氏为乾隆、嘉庆年间山阴人，多年"辗转随幕"，阅历广泛。该书即记其三十余年间所见书画名家之生平行事及绘画风格，多有他书所不及者，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据民国石印本整理。

闵孝子传

闵孝子，名贞，字正斋，或呼闵骇子。居湖北汉口镇。幼失怙恃，稍长，见人于岁时伏腊，悬父母图像而致祭者，辄欷歔流涕，痛二亲遗容不获见也。或谓写真家有追容之法，求生人眉目口鼻修短肥瘠之相似者，可彷佛得之。而楚中写真，讫无佳者。因笃志学画，吮粉研朱，历晦明风雨，暮年而得长康、韩干之妙。朝夕虔祷观音，谓天下人如恒河沙数，宁无一二人，与父母相肖者？求慈航神力默使来前，而图之。乡人咸笑其诬。有绐之者曰："昨见翁媪携筐拄杖，与君家椿萱酷类，有事荆襄，计程可追而及也。"于是正斋屏息疾趋。一日夜行二百余里，足皆重茧。果有翁媪，延之而返，其貌直与父母相似。写毕，翁媪忽不见。乡人于是惊异叹息。孝思所感，可以通神明，若是其灵异也！由是楚以北，咸称正斋为孝子云。正斋既工写照，四方求画者，摩肩击毂。然遇贫贱者，靡不应；富贵者，必重索金币，曰："世多党太尉、殷荆州之流，非金箔点睛，轻云翳目，无以得其欢；余何为以传神阿堵之笔，为若辈描食肉相乎？"时湖督闻其名，招致之。正斋先以片纸呈副木，形韵俱全，神情兼得，制军大悦，令速竣绘事。正斋索润笔二千镒。当事怪其妄，正斋曰："制军之位，党大尉、殷荆州之俦也；倘无重赀而应其命，是轻制军且轻余画也。"益至千金，卒不应。制军怒，欲绳以法。因挟其父母图像避入京师，寓潘家河沿之晋阳庵。余过访之，正斋注目凝视，握手大笑，如旧相识，出奉馔图索题。图绘其二亲，凭几坐，已率妻妾奉壶餐于堂下，盖识其不获生事之恨也。幅中名作如林，余亦题《长亭怨慢》一阕。恒欲为余写照，余嫌其每作必三日，谢却之。其写意人物最工，间作白描山水，师巨然，墨竹有梅花道人意，然不多作。求画者所赠润笔，随手耗散，绢素积几榻皆满，卒不偿，以是人皆怨之。至有嫉之如仇，而正斋不顾也。居三年，窭甚，遂负襆被，策款段出都门而去。嗟乎！以正斋之画，上而卿大夫，下而士农商贾，孰不欲为父母写真以遗子孙，岁时瞻仰；倘求而辄应，楮墨之润，不数年而成素丰，如反掌耳。且以制军之贵，自两司而下，莫不奔走恐后，思得其欢心。正斋顾一布衣，挟笔墨以相抗，几蹈不测之祸，而不悔，亦何为哉！或曰："此其所以为骇也。"余曰："非骇也，古之愚也。其孝不可及，其骇尤不可及也。"

童二树传

童珏，字璞岩，号二树，会稽名士也。博闻强记，有文名；又工书善画，尤长于梅。画竟，必题咏，刻印章，署其下曰"万幅梅花万首诗"。性高洁，不求闻达。年二十余，未尝应童子试也。郡守闻其贤，倩人劝使就试，特置榜首。迨学使按临，仍托病不出。日与里中耆旧，饮酒赋诗。座上客尝满，半皆问奇字索书画者。豫省抚军，数千里外，走书币聘修省志。解维将发，犹抒纸篷窗，写"暗香疏影"，以偿夙逋。其画，学宋人杨无咎，而花蕊不繁，枝干屈蟠，微见横斜之致，而无拔剑张弩之态，可谓得梅之神韵矣。然余不奇其画，而奇其诗。盖二树之作画也，无论巨帧尺幅，求之辄应，数十年来，墨迹遍天下，岂止万幅哉？而其诗长歌短咏，信笔而书，各极其致，不盗袭前人，不雷同己作，斯为难耳。"万幅梅花万首诗"，岂夸语哉！豫志毕，复就江左抚军之聘。未几，卒于维阳志馆。

余秋室传

余集，钱塘人，字蓉裳，号秋室。登乾隆丙戌科进士，廷试不用。逾年，以荐征入史馆，授编修。自幼神情萧散，读书之暇，留心绘事，以逸笔写生。凡丛兰、修竹、花草禽鱼，无不入妙。而尤工士女，都下遂有余美人之目。然颇矜重，不轻作。求者恒经年不报，索之急，则随手作花竹应之。余曾见其绘《文姬归汉图》，鬟髻巍峨，裙裾飘渺，低徊于黄沙衰草间；一胡奴鞚马作

努力状，神情弈弈。又见《欠伸》、《簪花》二图，俱绰有风致，不类凡工。画竟题诗，神韵闲远，不屑作庸熟语。而书亦古秀，三绝之称，殆无愧焉。为人和易，无达官气。尝敝车羸马，踯躅道左，间或徒行。遇故人相识者，即立谈移晷，涂人不知其为玉堂人物也。故余每遇当道，避之惟恐不速；而于秋室，乐与之交。问字联吟，且十年矣。其文采风流之雅，冠于翰苑；不自侈清要，骄态凌人，不役役于要津，奔趋谄媚，以求迁爵秩。学优品粹，有足多者。然而花砖顾影，供职承明之庐，几二十年，每为同列所笑。年来由谕德赞善，荐擢侍读。功名迟速，固无待乎奔竞也。

潘莲巢

潘公寿，字莲巢，江南丹徒人。画山水，用没骨法，林峦秀异，傅色明净，别有意趣。余不胜心折。友人董小地，自楚中来，携莲巢所作便面，用白石翁法，参以云林，墨光清润，运笔古雅，直非都下山水家所能梦见。王太史梦楼，与同里闬，每画，无不经其题咏者。昔郑虔一人而兼三绝，今则合两人为之，从此艺林又添佳话矣。披古来画花卉者，以徐熙、黄筌为最，而没骨始于黄筌。当时有“黄筌富贵，徐熙野逸”之语。余以富贵不若野逸为佳。然宋时马远作山水，间用此法，于峰头坡脚，且渲以朱标；惟树本用墨笔勾擦，苍润清湛，别有意趣。是富贵态亦未始不佳也。兹莲巢又全施五彩，绝无墨迹，可谓用古而不泥于古。至气韵之厚薄，有目者所共鉴，不必余为置吻矣。

王三锡

吴郡王三锡，石谷裔孙也，工山水。北平余竹西，客吴门，得其所绘册页十二帧，示余。邱壑位置，不作寻常蹊径，运笔亦别具雅韵，著色尤清湛。迩来山水家，无其匹也。盖画，著色为难，重色为尤难；不知者动夸水墨，诋著色为匠。古来文人学士，作画用裸青石绿者，不知凡几，彼特未之见耳。顾著色不佳，易流于匠，世人避难就易，以墨汁涂抹，聊图简便，遂谓山水不宜著色，谬矣。竹西为余言：“王君年七十余，无异少壮。乞其画者，必重具金币，函致之。一日有负钱数十缗，叩门求画，却不受，曰：‘古人谀墓得金，书碑酬绢，当必有交接之礼。岂余卖画，行同市狯乎？’其人怒而去。时咸服其高致”云。

戴芑塘

戴镐字芑塘，吴兴人。弱冠，即喜画竹，购古名人墨迹，置之寝所，仰卧静观，久而领会。合仲圭、仲昭两家法，参以己意，不拘拘于攒三聚五、重分叠个，而自得风梢雨箨之致。所谓“聚渭川千亩于胸中，而出之者”。世人画竹，多以钱塘诸日如为师承，芑塘独谓日如细笔虚攒，避匀而失之碎。盖三五大叶之内，间以虚笔点踢，为画竹之大弊也。其取法之高，而肆力之专如此。家贫，卖笔为业，恒往来于京邸，凡公卿士大夫，擅笔墨者，无不识芑塘。闻人画竹，必访其居处，亲睹其交柯接叶，以验己之工拙，其虚心集益，又如此。倘芑塘天假以年，为之不已，则竿头日进，安知他日不与吴夏齐名？惜己酉冬殁于京寓。

汤松阿朱青雷罗克昭合传

汤谦字松阿，金陵人也。童时，出家为道士，故时人又以汤道士呼之。画宗黄子久，而误于麓台“山水欲毛”之说，因取败毫如帚者，醮以枯墨皴擦而成，重傅青赭色，亦觉纵横苍翠。惜于山水中法脉，漫焉弗讲。每作小屋，于数十仞山冈之上，四面空无依倚，瀑布不寻源，喷涌峰顶，昔人谓“架上悬巾者”是也。又于崇峦复嶂之外，不作远山；有时仅以浓墨抹如锥，或如茧栗，意以远山为可有可无之物；殊不知穷岩绝壑，绵延数百里，少亦数十里，倘不分布远山，使掩映于崖坳林隙，则虽峦容巉峭，而山外无山，安见其脉之长，而气之厚乎？即远山之或瘦削，或圆混，尚须就近山形势所宜，非可漫为之也。至于气韵生动，全在烘染得之，枯墨乾笔，失之远矣。同时，有山左人朱文震者，字青雷，号平陵外史，亦宗子久，其诣力所至，与松阿伯仲，特不用败帚如猬毛耳。又工篆隶，解吟咏，似高松阿一等。又有罗克昭者，休宁人，画不逮汤朱，顾盼自喜。其乡人程不山谓其六法不一获，十二忌，独得乎全，知言哉！平日奉吴人张宗苍为师。夫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张出黄尊古之门，而尊古得力于麓台，师学渊源，一望而见。宗苍、尊古之画，板浊窒滞。弥伽居士，《画征录》论之详矣。即步趋则效，不失毫厘，亦艺林所不取。而况尚不能形似乎？生平好为人师，凡江南北作画者，必曰“某吾弟子也，某私淑于予者也。”及观其人之画，则皆大过于罗，并有引之觌面而不相识者，以是人皆鄙之。然半生遭际，颇得力于绘事：其同里有大僚，适餐授馆，延之作画，为纳赀入方略馆，后由指挥仕至州牧而卒。

李兰亭

李丰字兰亭，如皋人。善饮，因号“醉馨子”。墨竹抚石室老人，干秀劲而叶森密，纵横清逸，绰有师范。巨幅多作溪限谷口，清泉淙淙，峭石兀立，令人有渭川淇澳之思焉。性情潇洒，不慕荣利。年四十，未娶。每自谓：“颅无枕骨，终必为僧。五十后，当髡发披缁，以参三乘耳。”北游，寓龙泉寺，与一时名下士，诗酒往来。求写此君者，必载美酒，相与痛饮。酒酣兴发，则巨帧尺幅，迅扫而成；否则，终日不握管，即画亦减雅趣。

朱中峰传

朱蒿字中峰，山阴人，山水师北苑，而参以叔明，合两家神韵，萃于一手。与王石谷同时。石谷长于傅色，而中峰善于用墨。石谷干湿互用，而中峰纯用湿笔。尝见其一二大幅，林峦崇茂，气势绵亘，点染勾擦，由浅而深，由疏而密，望之淋漓滃郁；焚香静对，觉岚光云气，濛濛然欲沾人衣袂也。至其魄力之宏厚，结构之严

密，非解个中三昧者，不能领会。而时下以干笔凑撮敷延，自称学倪、黄者流，非特不足与谈，并不必与观也。顾世之纯用干笔者，不知作俑何人。或曰："始于元季四家。"然试观梅道人墨气干乎湿乎？其余亦浅绛烘晕，或施青绿，从无枯槁尫羸，奄奄若病夫者。即匠氏叠石为山，经四时雨露之润，苔藓葱郁，饶有生趣；何以明窗净几之下，挥洒而出者，反如灰堆土壤乎？秀水张浦山先生曰："湿笔难工，易流于薄；干笔点曳便捷，不烦渲染，所以学画者争而趋之。作者观者，一于耳食，相与侈大矜张，反以湿笔为俗，而弃之。"然浦山只论难易，而不及美恶，犹未为知言也。古诗云："山路原无雨，空翠湿人衣。"又杜工部诗："元气淋漓幛犹湿"，合之，可以征非余一人私言矣。余生也晚，不获亲见其解衣磅礴，仅奉遗迹以为模楷。而十余年来，形似神非，性鲁腕拙，徒自笑耳。石谷名重一时，迄今犹声称藉甚；而中峰知之者独鲜。岂绘事一道，其人之或显或晦，暗中亦有神物主持之耶？呜乎，深可慨已！

许兰谷

许镛字兰谷，与余同里闬。祖父皆以诗名，有集行于世。故其诗清隽不凡，本于家学。能鉴别古鼎彝、樽罍、金石、古文、及名人墨迹真赝。又工隶篆真草书。墨竹师管夫人，兰叶师郑所南，烟丛雨干，秀骨天成。既脱时习，复不囿师资；诣精进，而性敏慧，江浙画兰竹者，未能或之先也。摹青藤书画，能乱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时有李某者，开质库，凡持古书画往者，靡弗纳。兰谷恒以旧纸尺幅，迅扫而成，宛然青藤道人也。质金，可供旬日醉。兴酣，辄哗于同人曰："彼何知？设此时有艺过青藤，而署己名者，彼且锱铢是靳矣。余以惬意者署己名，留以自玩，或赠知己；以不惬意者始质其金耳。"后稍稍闻于李，大惭，即有以古人真迹往者，亦不敢纳。而兰谷之樽屡空。然李数年所贮古人真赝迹，已盈笥累椟，所耗金钱，不可胜计。既惭且悔，因尽出而焚之。近都下有翰林某，其父以商贾起家，积赀至百余万。欲购古人真迹。裱工张姓者，因倩人伪作元明画售之，家赖小阜。余谓殷富之家，坐享祖父之遗，只宜购珠玉锦绣，世人所不能欺诳者，居之以待善价，或遗子孙，斯亦已耳。何必效颦风雅，强作解事哉！后兰谷晚年，益贫乏，遂弃儒人释，环百八珠于项下，与老僧予参，终日坐蒲团论禅理，自号"兰头陀"。或曰：予参画兰竹亦佳。

尤贡夫

尤荫字贡夫，真州人，以墨竹名于时。用笔似本乎仲圭，而发干不劲，布叶繁杂，可以见功诣矣。欲自出机杼，纯用焦墨，遂多窒滞。尝以粉笺，写毕，熟揉使墨与粉俱堕，作碎裂纹，似亦可观，可谓善于藏拙。若施于缣素，则绝无生趣矣。尝为友人马扐庵作《春帆细雨图》，以草绿色点曳凑撮，莫辨林峦，而居然署名其上，直不知山水为何物矣。

方兰如奚铁生合传

方薰字兰如，家樵李之石门，因自号"御儿乡农"。貌朴野如山僧，性高逸，狷介自守。工诗、古文，善书，尤长于画。凡人物山水，花鸟草虫，靡不臻妙。桐乡金云庄西曹有墨林之好，收藏极富。闻兰如名，致简招之，出古贤名迹以示，真赝优劣，品藻无讹。因属为摹仿，以试鉴赏家目力。脱手无不乱真。西曹心折，而兰如六法，亦从此益进矣。有巨商馈金数十镒，求作秘戏图，毅然却之曰："诲淫坏心术，莫此为甚。余虽贫，不为也。"尝与武进赵味辛中翰暨云庄诸公游吴兴道场山，谒太白山人孙太初祠墓，乘兴作图题咏而返。复同游惠山，有《前后载泉》等图，为近日艺林佳话。皆金阁《折枝花鸟图板》，亦其手笔也。同时，有仁和奚铁生者，名冈，以逸笔作山水，出入于倪、黄、董、巨，而运以己意，名噪遐迩。酷嗜酒，醉则放颠，白眼对座上客，双瞳无侪辈久矣。知不足斋主人鲍绿饮，自石门携兰如画，矜示铁生。铁生谓此君丰于诣力，而啬于天分，因作空灵简远之笔，邮寄兰如。顾绿饮曰："此云林生老境，非彼梦想所能到。"兰如见之，笑曰："此子天姿果高，惜少学力耳。然无因至前，足窥其隐。"乃作雄浑沉厚之幅答之，以寓勖之之意。两人既互为轩轾，而时人亦莫能定伯仲。余谓方奚二君，皆脱尽时下肤习蹊径，而元气淋漓高旷，铁生似为少逊欤？

兰陵女史

恽氏怀英，铁箫道人季女冰之女侄，南田翁之女孙，毗陵旧族也。号兰陵女史。适其同乡吕君名光亨。自幼本于家学，善花鸟，落笔雅秀，敷色明净；尤长于墨菊，书法亦娟好，望而知渊源有自矣。吕登进士，任部曹，视学滇南。衡文取士，一秉至公。后典某郡太守，复人为户部员外郎，卒于京师。时恭人年五十余，贫不能作归计，携幼子寓长安委巷中，鬻画自给。顾都下虽人文渊薮，而独于绘事工者果稀，而解人尤鲜，漫以众工目之，低昂其值，可胜浩叹！

陈依香

武林陈纫兰字依香，家有小楼，与南北峰相对，因自号"二峰山人"。岁辛亥，与余寓于京师。初不知画，见余作山水，雅好之，喟然叹曰："是岂人所不能学耶？"僦居委巷，谢交游，惟晨夕过余，藉为他山之错。逾年，恍然有悟，曰："余家两峰三竺间，林峦秀异，云烟变幻，此天然图画也，何为抚古人成稿乎？"因治任遄归，不通音耗者十年。庚戌，复游京师，出画示余。气韵雅隽，运笔沈著，得南宗正派，非近日都下学倪、黄者所能望见。因询其致力之由，二峰曰："余居家二年，日徜徉于湖山胜处，领其旨趣；久之觉两峰三竺，秀矣而未奇也。因裹粮负囊，为天台、雁宕游，观夫奇峰插天，危崖坠地，烟岚雨壑，野树平芜。日摩荡于胸中，欲吞吐出之，而未能也。"余曰："然此所以笔头日进之验乎？虽然，

昔人谓山水欲传世，须五十年功力，幸毋自域。余他日归老家园，舟次钱塘，当访君于两峰三竺，索画而读之矣。"

罗两峰传

维阳罗聘号两峰，喜吟咏，精鉴赏。尝自言白昼能睹鬼魅，凡居室及都市，憧憧往来不绝，遇富贵者，则循墙壁蛇；行贫贱者，则拊肩蹑足，揶揄百端。两峰有感于中，因写其情状，装成长轴，名曰《鬼趣图》。幅中题咏，长篇累牍，皆海内知名士。虽世俗好奇，亦由两峰腕下古趣横生，足以欣动一时，岂漫然哉！昔吴道子尝画地狱变相，鬼子鬼母，极琦瑰脩俺。明季宛平崔道母，画《许旌阳移居图》，亦有鬼魅。道子人物，为古今独步，其画鬼也，乃一时游戏之笔；而道母生当明季，目击乱亡，不无感慨寄托。惟宋时龚圣予直欲以鬼物见长，口哆张而目狠视，骨象狞劣，观之令人不欢。然圣予诸人，皆想像而出，故作诙佹，以惊世骇俗；岂若两峰确有所睹，得于心施诸画者之为善乎？昔钱塘金寿门树帜骚坛，声称藉甚，客居维阳，两峰师事之惟谨。每作画，乞其题咏，署名其上，时人遂争购之。其实寿门固未尝有片楮寸缣之作，而张浦山《画征录》，得诸侍闻之误也。岁辛亥，晤两峰于京邸，见所绘梅竹雅秀多致，而于《西方象教图》庄严清静，宛然面壁观心，高出诸作之上，始知两峰之伎，又不止于画鬼也。

董小池

董洵字企泉，号小池，又号念巢。家本山阴，后移居京师。墨兰师郑所南，雨叶烟丛，楚楚有致。博通六书，工篆刻，集古来官私印，益以近代名人所刻，不下数千百方，置几案间，朝夕赏玩，故得于心，而应于手。我朝自程穆倩、丁敬身而后，继轨者，独推小池。一时名士所用印章，不经小池镌刻者，书画为之减色。著有《印说》二卷，别源流，正谬误，非好古之稔，而所见者博，乌足以语此？瑶华主人，以天潢之贵，尝延之人座制印，厚赉金帛，以润铁笔。题其寓斋曰"印香书屋"。复为延誉公卿间，可谓不负所学云。

陈寿山传

京师万柳堂之西北隅，有古刹，曰夕照寺。或谓即燕京八景"金台夕照"之遗址也。大兴王安昆书《高松赋》于殿之左壁，右壁松树五株，为陈寿山笔。寿山名崧，天长人，游楚不遇，入都卖画作生涯。笔多匠气，观之令人胸次作恶，故其画恒为市廛商贩，及胥掾家所宝；骚坛艺苑之士，莫有持缣素，乞其挥洒者。独夕照五松，离奇夭矫，苍翠浓郁，恍闻谡谡涛声起檐际，而置身千岩万壑间。余每入寺，必瞻玩移晷，不忍去。寺僧为余言："寿山作画时，值长夏，解衣裸体，酌巨觥连饮，磨墨贮瓦瓯，睥睨久之，然后累几而上，皴擦勾斫，飒飒有声。晌午，天大雨倾注，若黄河乍泻，千珠万珠，跳掷阶下，庭水积尺许。雨霁而画毕，夕阳犹在高春也。"殆古人所谓"胸有成稿，意在笔先"者乎？盖画无论山水、人物、花木，不难于小而难于大。譬诸写字，以纤毫凭几，于尺幅中作小楷，极整齐结构；及纵笔作擘窠书，往往散漫而失绳墨者有矣。殿壁纵横各二丈有奇，松本围径尺，而有参天之势，枝干屈曲，针叶疏密，均得乎法，画松之能事毕矣！王安昆书素亦自负，与画对峙，似为减色。足征笔墨有一日之短长，而寿山涂抹半生，得画壁而传，可谓厚幸矣！

唐琴岩

唐庭阶，山阴人，善鼓琴，因号琴岩居士。工韵语，喜饮；每举杯长吟，诗成辄醉。学画于钱塘孙志皋，有出蓝之誉。画败荷芦雁尤工。昔边颐公以雁得名，而墨中渗胶，黯淡无致，艺林少之。琴岩有鉴于此，故墨光秀润，生趣勃然。一时文士，暑月所持素箑，无不经琴岩挥洒者。家故丰，日坐小楼。楼前绕栽花竹，自酌酒赋诗，鼓琴作画，而外无一事溷心曲，清幽高雅之致，备于一身。惜为悍妻所制，诟谇交谪，不绝于耳。子复不肖，因出游齐鲁燕赵间。越数年返，则赀产为妻子荡尽无遗，即昔日之琴尊花竹，亦化为乌有，因愤郁而卒。悲夫！

刘峨峰

刘章甫字峨峰，号望衡居士。家长沙，其祖父皆业医，而望衡独爱画，虽青囊肘后，世其家学，非所好也。余见所绘花鸟，笔无专师，任意挥洒，自然合度。画竹则千丛万簳，蔽壑连崖，几疑招蓬山之鸾鹄，而永嘉高士结屋其中也。山水工于摹仿，不能自出机杼。尝赠余横幅，画牧人荷蓑笠，跨一牛，数牛散于夕阳芳草间，或降或饮，或寝或讹，具有湿湿之致。惜不多作，故时人无知其能画牛者。

余竹西

余国观号竹西，其先扬州人，寄居宛平。工写竹，参文吴而不滞师法，有潇洒之趣。后专写新篁，若微雨乍洗，嫩箨初解，非食肉鄙夫所能领其旨趣也。竹边多巨石，以浓淡笔，迅扫而成，阴阳凹凸自见。有时墨笔之中，间以朱绿二色，亦别有生趣，可谓自我作古矣。居宣武门外，竹垞老人之古藤书屋。藤本经二尺余，春夏时绿阴满院，璎珞低垂，酌酒赋诗，操觚染翰，致足乐也。昔竹垞居此，著书不辍。兹竹西复以书画蜚声艺苑，藤花有知，所以百余年来，犹欣欣向荣，而不凋谢，职此故欤。竹西初任滇南，以病归；病愈不复出，高风可挹矣。

寄 尘

僧寄尘，湖南湘乡人，能书，工画兰竹，败荷残菊，纵笔皆佳。年三十许，丰致翩跹，绝无黄面瞿昙之相。寓五羊城庄家园亭，自督抚两司外，莫有不识寄尘者。余过访之，见案头文玩，金玉铜瓷毕备，而室中衾枕服

饰，皆纨绮也。晌午，留客，器具精洁，蒸豚炙鲤，鸭臛羊羹，咸软脆得宜，酸咸中款。且备于俄倾间，不烦购诸市肆，别倩庖人。每过，必留醉饱，若以余为饮食之人，而余亦乐与之论书画。至于宝筏金绳，真如妙谛，固知其未必领会于中，亦绝不见其依傍傅会，惑世诬民。每见世之缁流，逢人辄谈因果轮回，以炫其家教之法力，殊可厌鄙。不若寄尘之屏弃一切诵经茹素之虚文，惟日事临池挥翰，以抒写情灵。昔远公招陶靖节结社庐山，靖节以无酒，攒眉而去。今寄尘酒食是议，吾知诸善知识、索书画者，日繁有徒，更不烦招而至也。

王湘洲传

王元勋，画师之良也，字湘州，世居山阴。工人物，其山水花卉，亦各有神理。余伎犹能写照。尝于尺幅中，为余作《深柳读书图》。身长径寸，面大于豆，眉目井井，神情毕肖。而布景设色，直追元人。其写妇女，则更于逼肖中增妩媚，故闺闼淑媛，无论老幼妍媸，莫不爱湘洲为写照也。江以南，奉金币求画者，无虚日。楮墨之润，家赖以丰。余爱其人物，尤爱其仕女。古来画仕女者，以五代周仲朗为白眉，《画鉴》称其不在施朱傅粉，镂金佩玉，而在乎能得闺阁之态。夫闺阁之态，夫人而知之矣；求其玉肤花貌，如丽娟缥缈于风前，飞燕轻盈于掌上，无论横帧竖幛，不拘拘于秾纤修短，而各得娉婷绰约之致，方为难耳。仲朗之画，代远年湮，余未之见；要亦名下之士，无虚誉；而后先颉颃者，吾能舍湘洲而他属耶？岁丁未，晤湘洲于京师，握手道契阔，暇日为余作《美人晓起图》。云鬟斜軃，倦眸初启，展玩之余，宛然巫山洛水，相遇于指顾间也。兹湘洲南旋，闻其舟次维扬，诸商士款之作画；二十四桥佳丽，毕收腕下。元微之诗曰："闲倚屏风笑周昉，枉抛心力画朝云。"当为湘洲咏。然而湘洲老矣，别余时须发苍然。余又以饥驱之故，归期未卜，欲再睹其含毫抒腕，渺不可得。念及此，不禁为之黯然！

金竹溪

余尝于乡人陈骥勷寓邸，拣其书簏，有白描画册一页，周围仅余尺，笔细如发，无一丝错杂。所画宫殿楼阁，缭以垣墉，墙内外植花木，堆盘石；而殿宇之窠瘤棻□，瓴甋罘罳，以及栏楯户牖，俱高下得宜，崇庳有序。左右列小阁，悬以珠帘；右帘内作男女裸接，人大于豆，虽五官不可辨，而四支宛然。时下所作秘戏图，无其妙也。顾无图章款识，询之骥勷云："其外父金竹溪曾以画供奉内庭，花木人物，皆绝妙。平日摹唐、宋、元、明人真迹，积盈箱箧。惜年未三十而卒。卒后，皆散失，惟此图独存。"余因慨夫当世擅楮墨之长，而湮没不传者，何多也！倘金君天假以年，运以精思，加以诣力，宁不成一代名手乎？陈子以余玩不释手，持以为赠。后出示余友宗芥飒，与有同好，又割爱赠之。

李谷斋

李世倬，三韩人，号谷斋，侍郎高其佩甥也。少随其父如龙宦游江南，获交王石谷，指授山水阃奥，笔遂大雅，古浑沈郁，绰有师范。然细案之，终在弟子之列，不能并驾而驰。其指头人物，则全得力于舅氏无疑也。尝于京师悯忠寺斋堂，见所绘观自在变相三十六轴，人身均高八九尺，或老妪，或美人，或鬼魅，或将帅儒臣，其状或狰狞妩媚，各得其态度，纵恣雄健，心胸畅而手腕抒。张诸四壁，洋洋大观；不特何无忌酷似其舅，直欲超而过之。余寓居距寺八里，每兴至，即往徘徊观玩，往往移晷。谷斋之画，夙有盛名；顾论者只称许其山水，而不及人物，足征鉴赏家之难矣。

程不山

程令观字不山，休宁人。家贫，走都下，无所遇，课蒙糊口，非其志也。偶晤友人斋头，见其衣冠整洁，丰姿娴雅。私询客何好何能，答以客无所好，无所能也。余亦姑置之。一日，与前友出郊，归途遇雨，友引避不山寓室，则画具横陈几上，不山正吮粉调脂，钩勒傅染，为花写生，笔未停挥也。疏秀而多逸致，体裁章法，亦迥别时流，心窃异之。越数日，作尺幅《宓妃图》惠余，所谓"云髻修眉，丹唇皓齿"者，果已曲尽其态；而瓌姿柔情，艳逸绰约，亦复能宛转出之。余曰："子可谓画中能事者矣！"不山笑曰："予乌解个中三昧，聊借此自娱耳。"因出《秘戏图》十二页示余，布置点染，似本仇英，而男女燕昵之态，荡人心目处，无多让焉。余因告以秀水张浦山之言曰："秘戏图，不工，可不画；工则诲淫，吾虞子他日获诲淫之咎也。"不山唯唯者再。后病归乡里，遂不知其所终。

李纫斋

李敬思，号纫斋，又号痴道人。居江南，而寄籍顺天。由内庭三馆，供事议叙得官，任新会牛肚巡检，以画见知于粤中诸当事。其画石最佳，竹次之，花木又次之，山水人物，直凡工耳。尝于方伯司阍处，见所绘横幅，磐石大如牛，以浓墨钩勒，略加渲染，觉浑朴苍润，若化为真石，令当日米颠见之，虽不下拜，亦当首肯。世人解画者，稀舍竹石而取山水人物，是犹痒在背而爬搔其腹也。然试诘诸纫斋，四者之中，何物擅长，亦未之或解，其故何欤？

王蓬心传

王蓬心名宸，太仓巨族也。少登贤书，由中翰历官至永州太守。工诗善画，山水师黄子久，笔力雄浑沉著，几欲登堂而窥其室。世之学大痴者不少，得其皮毛，便矜张夸大，而峰峦堆砌，布置逼塞；树木则欹斜错杂，不按章法，此皆未曾见大痴之真迹，但得后人转辗临摹之恶态也。蓬心为少司农麓台之孙，去奉常公烟客六世。二公当日笔墨，皆宗大痴，为本朝山水家领袖；而又收藏古名迹最富。蓬心本其家学，足知渊源之有自矣。居官簿书之暇，诗酒自娱，有燕寝凝香之雅，人俱目为风流太守。年七十余，致仕，湖北毕抚军延之

作画，主宾款曲，其得磬腕下烟霞邱壑之妙可知也。雅好弈而不工，遇宴会，喜与人拇战。世俗拇战无论胜负，率以三数而止。蓬心若负其二，则不终数，且毕席不与其人战。弈胜，可终日不倦，负亦即止。其门客属吏，或故为败北，则诩为色喜，此亦其生平之小疵也。

罗存礼传

罗存礼，粤西高士也。好游，自号"五岳游人"，有司马子长之风。工山水，家贫，以笔墨作生涯，尝摘六如诗句，署其门曰："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作孽钱。"可以见其标格矣。画法巨然，纵横驰骤，不囿师资。喜作穷岩绝壑，灌木丛莽，虎豹所宅居也，蛇虺所窟穴也，毒烟苦雾所霾也，山精木魅所凭依也。余曰："是殆为粤西山水写照乎？"盖粤中有山皆险，无水不湍。罗君生于斯，长于斯，故得于心，而应于手者，如此。余时客粤，数过访，皆不遇。庚子，入都，于友人斋头，见有客衣冠朴野，貌清癯，抵掌谈吐纳之术。询之，则罗君也。云："自衡岳北游，登岱宗，芒鞋藤杖，寻幽探胜，已两年于兹。抵京方匝月耳。"余以其游屐初至，未遽去。越数日，访之，闲云野鹤，不知所之矣。比闻其结屋衡山，挈妻子偕隐，吾知其穷七十二峰之胜，以供磅礴，与世之摹成稿，拓粉本者，大有径庭。惜相距道远，不获见也。

余纪罗君事，越数日，梦一道士叩门揖余而言曰："余西粤之鄙人也。既不能立德立功于时，复不能闭户著书，立言垂后。古人三不朽，余何有焉？孤踪弱植，自问与草木同腐。乃重烦楮墨，表扬幽滞。迩者东王公命余绘天下名山图，五十年始克竣事。君记取连九之期，三山之畔，当进五云之浆，太玄之酪，为君一涤尘垢，所以报也。"语毕，拂袖去。余亦为柝声惊寤，凉月满窗，夜将午矣。夫天下名山，在世人必扶筇著屐，负橐裹粮，越数十年之久，殚毕生之力，不能遍游者，有矣。仙人则青鸾赤鲤，乘虚往来，朝而圆峤，暮而瀛洲，又何待绘图以观？岂仙人亦欲学宗少文卧游耶？且连九何时？三山何地？五云太玄之浆酪又何物乎？梦境恍惚，亦听之而已。顾东王公考诸《列仙传》，生于碧海芬灵之墟，凡男子得道者，隶焉。天上作画，胜于地下修文，罗君仙乎哉？

巢林笔谈

[清]龚　炜撰　钱炳寰整理

龚炜(一七〇四——一七六九)字巢林,江苏昆山人。他出身在书香世家,不但本人喜经史,工诗文,善丝竹,习武艺,而负时望;即其母氏及诸姑姊妹,皆知诗书,通文义。他怀才不遇,屡蹶科场,遂绝仕进,以著述为乐。所著有《屑金集》等六七种,惜均遗佚,传世者仅此《巢林笔谈》。《笔谈》有正续两集,共八卷,所记为作者"四十余年来视履所及,暨胸中所欲吐"者,故内容广泛而多江南之事,诸如社会民情,风俗掌故,天灾人祸,官吏贪诈,无不涉及。编排按时间为序,起于康熙后期,迄至乾隆二十八年,从一个侧面反映康乾盛世江南社会、政治、经济情况。

底本用乾隆三十年作者自刻本。卷下小标题为整理者所拟加。

自　序

扬子云称士有不谈王道者,则樵夫笑之。予际极盛之世,浅浴诗书之泽,不王道之谈,而矢口涉笔,冗杂一编,典雅不如梦溪,隽永不如闻雁,亦剽其名曰笔谈,其不免樵夫之笑者几希! 而二三同学,则谬许可传,意者略其琐屑无谓之处,其间颂圣称先,道人著书风俗,或蠡测经史,辩诬证误,亦间有近道者欤。先民不废刍荛之询,圣人亦择狂夫之言,览者推斯义焉,庶乎其可也。乙酉仲春,巢林龚炜漫书。

卷　一

康熙诞辰

康熙辛丑,上御极六十年矣,深仁厚泽,浃髓沦肌,海内乂安,人民和乐,自唐虞以来,未有若斯之盛者。而万寿圣诞,正值天气清和,卉物条畅之际,民间之颂升恒、祝炽昌者,溢乎中外。我吴尤称繁华之地,巡抚吴公暨诸僚属,并铺张美丽,仙宫梵宇,普建祝圣道场;舞榭歌台,尽演蟠桃乐府。华灯绮彩,绵亘长衢;火树星球,光明彻夜。文武官舞蹈嵩呼,都人士欢声雷动。煌煌哉太平之盛观,图绘弗能殚已。

施世纶貌丑

漕宪施公,貌奇丑,人号为"缺不全"。初仕县尹谒上官,上官或掩口而笑,公正色曰:"公以其貌丑耶? 人面兽心,可恶耳。若某,则兽面人心,何害焉!"

下邳张良庙

过下邳,竭留侯庙,瞻仰之际,英雄而带烟霞气矣。出步圯桥,遥想当年纳履授书,仙踪契合,低回不能去。

淮安漂母祠及韩信钓台

晚泊淮城,诣漂母祠及韩侯钓台,凄凉满目,因叹一饭之德,报以千金;百战之功,不赎三族,侯不忍负母,宁忍负汉? 而汉祖忍于负侯,侯仁而汉暴也。汉兴而侯绝,不使英雄泪满襟耶? 谢原功诗云:"天日可明归汉志,风云犹似下齐兵"二语,殊足表侯。又苗疆有韦姓者,世土官,相传为侯之遗胤,庶几犹有天道。

俗　僧

寓清江浦,偶至一古寺,旁隐小门,迤逦入,有精舍焉。盆树充庭,诗画满壁,鼎樽盈案,如入虎邱山塘肆中。顷之,一老僧盛服出,款曲之际,夸示交游,侈陈朝贵,盖一俗僧也。已,转一回廊,又得三楹,中置一龛,被以锦绮,又有小楼,扃户不得上。噫,僧亦奢矣! 浮屠贵净行,乃复美衣服饰馆宇,且秘之荒凉破寺中,其人庸可测乎?

求　嗣

有祈嗣于韦苏州庙者,梦神示一"瓜"字,求为解,则曰"以问丁巳解元"。觉而语人,人谓瓜多子,是有子之兆。但丁巳非正科,所谓丁巳解元者,又不知何指

也？王素岩先生闻之，谓孤而无子为瓜，岂吉兆欤？其人后竟无嗣。而先生以丁巳开科，领解京兆。

昆山紫云岩

循鹿城而北，绕马鞍而南，秀野霏金，晴岚滴翠，处处春色，步步花香。道遇客周姓者，因相与登山，从东岩取径，直抵上方，入华藏寺，历浮屠四五级，四望百里，眼界一空。复自文笔峰委折而西，登紫云岩，叠嶂千层，翘翘秀绝。穿石壁中，隐隐见天，所谓一线天是也。侧首危峦，如有落势，径稍滑，周扶行数步，遂缘仙人桥而下。

读　礼

读《仪礼》，疑仪节太碎；读《周礼》，疑设官太冗。

葛莘伍

外王父莘伍葛公，长身玉立，善骑射，好读史，爱客。酒酣以往，指画山川形胜，评说古今成败，及行军用兵倚伏之势，精彩葩流，声情慷慨，往往倾其座人。尝驰马忠武祠前，皎日银鞍，观者如堵，外伯祖孺初先生作长歌记之。颇爱古玩，每岁于荷花盛时，约举香炉会，有客石秀卿为之驿骑，金镂银涂，罗列盈案，于以品其高下。是会也，例设素淆，尤称雅集。公笃于气谊，与许、李二翁尤善；李没，每宴必设匕箸，有张幼于之风焉（幼于尝宴死友，曰“吾念所至，辄与心语”）。

任克溥荐陈学夔语

康熙十七年，诏征博学鸿词，刑侍任公荐福建举人陈学夔，有句云：“昔长安卖赋，洛阳之纸顿贵；今骂贼全节，睢阳之舌犹存。”

旧君反服

孟子学于子思，其论旧君反服意同，而子思语气较婉，然谢叠山先生引斗辛之言为正。有定识，然后可以读书。

高祖父短命

高王父云扶公，少以文行冠一庠，有善相者谓曰：“君貌清秀，可大贵；但恐其年不至，若过三十一二，功名不足虑也。”又梦神与语：“颜子天限，若知之乎？”及年三十二果卒，术与梦皆验。

曾祖父有智

曾王父西圃公，从外舅吴翁抵关上，吴有仇家统众伺。时敬生先生馆关署，翁从侄也，将介敬生求救于主政。公曰：“不可。关尹不受事，西宾讳干情；且事急矣，一多委曲，已被殴辱，何及焉！不若嘱敬生但言家有急事，亟须舟人城，令公差取舟去。彼见差船，必不疑；即疑，亦不敢动。动则馆宾在焉，关尹能无一问乎？”翁大称善。遂如公指，众果不疑，守至日暮乃去。

邓诗有致

江宁邓汉仪有“朝云坟在落花中”句，其韵致可人。

顾相不值一钱

顾相秉谦尝送一按君，见地遗一钱，急蹈之，客出，取以入。人谓一钱尚尔惊顾，三公之位，得不附珰固宠乎？予谓奄党三公，还是不值一钱。

晋文旌典不及姜氏

晋文返国，姜氏实成之，后逆季隗，不及姜氏，其为早亡无疑，顾旌异之典何阙也？史佚之耶，抑晋文薄幸如斯耶？怀嬴失行，备位宫闱；姜氏才贤，弗闻庙祀。以志我过，独一介子推哉？

舅氏春游诗

春气暄和，梅花正放，约同人游马鞍山，道逢梦航大舅氏。舅氏素简出，得追陪游屐，尤可喜。因饮于山馆，寒香扑酒，山色迎人，景既绝佳，而舅氏抚今追昔，引入禅理，更超然入妙。翌日，寄诗一首云：“重阳风雨此间留，芳岁元阴偶再游；促膝新知方共乐（时同席有与舅氏乍会者），离群往事漫含愁。观河始悟童无耄，阅世真同蜉与蝣；见说酒垆今易主，美人黄土已经秋。”馆有汤妇者，颇以色名，死数年矣。

吊古会

吾乡旧有“吊古会”，月轮一人主之，临期分祭先贤祠墓，觞咏以发其幽光。前辈风致，殊深慨想。

薛宷改名

薛太守隐元墓为头陀，本名宷。自以去冠当去宀，剪发当去一，而元墓有米堆山，遂名米，号堆山。

荔枝佳种

荔枝佳种，上下俱红，中一道白如雪，名“玉带束佳人”。

颖考叔言掘地及泉太浅陋

颖考叔“小人有母”四字极悱恻，直刺郑庄之隐，故使忍人亦为感动。及语之故，胡不言母子重合，天理人情之至，只此迁善之心，已足动鬼神、召太和；失口之誓，何嫌何疑？至掘地及泉，隧而相见，不太浅陋耶？

越王与汉祖

越王诛宰嚭，汉祖封项伯，其事相反。愚谓伯之罪甚于嚭，以嚭为羁旅之臣，而伯则叔父之亲也。汉祖德其助己，不惟不诛而又封之，人臣之怀二心以事其上者何儆焉？且独不思己之杀曹无伤乎，项伯即楚之曹无伤也，楚亡而封以爵土，又何以申公义于天下？汉祖之不如勾践也明矣。虽然，大夫种被诛之后，功臣多不克

保其终，韩、彭之祸，则勾践开其端也，又贤乎哉？

诗　兆

先妣葛孺人，虔奉佛氏，乙巳之春，偶不怿，作净土诗以自广，有“尘事多般无了日，到头毕竟望西游”之句。明年春，遂弃不孝等。呜呼，此其为泰山梁木之兆欤！

读南北史

予于丙午夏秋间，钞录《晋书》毕，复事《南史》，阅一载讫功。今年春，复纂《北史》，方完《帝纪》，会学使者将至，稍稍理时艺，遂未卒业，钝资不能兼及，可叹也！

魏孝文圣仁

予读《南、北史》窃叹圣仁如魏孝文，一人可千百其君矣，使之统一宇内，文武成康之盛可几也。乃临江数罪，不长驱直入奄有中原者，时无硕辅以辅之耳；抑天不厌祸，虽有圣主，故抑之使不得志耶？

洁　癖

倪高士好洁近癖，予最喜其汲水洗桐，护持苔藓，使绿缛盈庭。

双回夜泊

予婚于乙巳之仲春，寻以两家多故，及今四载，始赴外家（娄东王氏），徇双回之俗也。舟从西转，夜泊东关，愁云罩星月之光，寒风散鳌灯之焰。花飞六出，耳倾淅沥之声；溜滴半舱，骨透阴寒之气。虽苏公有兴，终败意此际元宵（东坡上元夜入延祥寺观灯，以无灯败意）；纵谢女多才，亦倦赋今番雪夜。己酉元夕书于邑之东关舟次。

食河豚

河豚有毒，食之间有致伤者。一日至槎溪，妹倩陈篁屿问予食河豚否？予曰：“怀疑而食，味必失真；失真之味入疑腹，易牙不见功矣。”已，觞予于杞园，酒半，进一味甚鲜，不觉大嚼，同席相视而嬉。予曰：“误矣，东坡值得一死，我终不敢轻生。”相与大噱而罢。

三　宥

《王制》：“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又，然后制刑。”《周礼》：“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谓行刑之时，天子犹欲以此三者免其罪也。东坡“杀之三，宥之三”，本此。盖主司一时失记，东坡不便显证，故以想当然答之耳。

以功覆过

谋人之军，师败则死之，管仲不殉笙窦之难，夫子特以功覆过。由、赐之见，未为不是。

如其仁

“桓公九合诸侯”节如其仁句，言如此便是其仁。

国危不事冢宰

国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避嫌语。忠荩者不道。

梦魁得魁

练川王修撰未遇时，祈梦于京师吕祖庙，梦神导至一处，无门可出。神曰：“吾为汝特辟一门。”门辟，突遇一青面神如世所画魁星者，觉而异之。后以癸巳岁恩科竟得大魁。

东　园

耳东园名久，今日始探其胜。辟地旷，取径幽，树老云深，去城市而入山林矣。已而，门临流水，藤架石桥，因徘徊池上，睇盼山光，随萦纡而陟磴道，破隐翳而历亭台，游屐且尽，转境无穷。客有惜其漫漶不鲜者，予曰：“林麓大观，不在雕饰。”因叹奉常先生之泽，波及游人者多矣。园有庵曰“杂花林”，亦幽静可憩。己酉上巳，书于光大堂之西斋。

雪里拖枪

徐文贞之子锦衣君，骄贵负癖，每大旋，无寒暑，必于城上。一夜，冒雪登城，一僮荷矛随之。时漏下三鼓，嘉靖以天寒大雪，卫卒巡逻必怠，命内侍侦之。逻者多枕藉酣卧，遥望城上有荷矛者，叱之，答曰：“徐指挥巡城。”内侍以闻，帝大悦。明旦语于朝，超擢其官。人目为“雪里拖枪”。

居功实难

先妣尝言：“非功之难，所以居之者实难也。鞍之役，范文子不敢代帅受名，武子知其必免。晋王龙骧以范通之言，自悔其褊，不复矜平吴功。若功不及古人，而侈汰日甚，其能免于罪乎？”此为树功青海者言之，后卒如料。

赠文枚臣诗

粤西文枚臣，快士也，以世讲过我，极欢。临行，予赠以诗，有云：“今人多慷慨，结交杯酒中。始亦敦管鲍，云雨隔穷通。我等贵久要，何至嗟薄终？”枚臣为感泣，谓予曰：“我游齐鲁燕赵间，阅人多矣，风情高爽，未有如君者，幸自爱！此去当伫子于燕台。”遂别去，予亦为之凄绝。

赵文敏仕元

赵文敏，宋宗室，万无仕元之理，我终不以风雅盖其短。

沈归愚赋秦皇句

沈归愚先生以诗稿见示,其赋秦王一律,有"烧书乍歇骊山火"句,与杨文公诗暗合。

漉　溪

漉溪旧称七十二溇,家于斯,而未竟其处。今夜棹一野艇,随湾荡漾,秋清月朗,风淡波澄,渔唱灯微,犬嗥村静,佳境也。疏其可名者得半,而尧仁、齐可、鹤颈、鹳嘴、荷花、花瓶,其最著云。己酉中秋前二日记。

李厚文

阅贤书,李总宪之孙拱宸魁其选。拱宸之父厚文,最长厚,人视之一寒士也。世禄之家有此人,其子乌得不发!

朱维暎

业师朱维暎先生一病不复起,十余年师弟,永隔幽明,悲夫悲夫!前于七月中见先生,体虽稍瘠,神气自王,窃以不久当平复,无大苦也。再往,先生已支离床褥,不能强步堂中矣。予缕讯其妪,妪云:"日来病转亟。"心甚忧之,然犹冀其渐减也。讵料新秋一见,遂成千古。先生无子,有孝女,适周振部,邑中知名士也。

陈白阳

陈白阳先生尝云:"吾作枝头,括儿点花,世间绝无。宝矣。"沱江尤以山水得名,人称沱仙。

叶忠节死难

叶忠节公转运湖北,遭夏逆之乱,中丞失守,僚属奔散,印务多公兼摄。时贼势猖獗,公自度力不支,送太夫人出危城,伏地恸哭不能起,但云"左难右难";至夫人及子,则正色谕片语,绝无系恋情。及城陷,公自刭治事堂,饭从颈中流出,盖食无几时也。时有两仆从公,其一赍印信从间道星驰报部,显公大节;一为公经纪后事,不为贼胁,义皆可旌。公之外孙王律庵先生,予外舅也,为予言之如是。

陈讲秋赠诗

南海陈讲秋先生,自长洲移节新阳,未半年改教去,士民思之。予以薄劣,缪见赏,临别赠予诗云:"末班匏系亦何心,独有骊歌别恨深。归问宦囊何所贮?取君佳作示知音。"

瘗鹤葬花

冯具区瘗鹤先墓旁,表曰"羽童墓",自为铭。朱学熙以古窑器葬落花于南禺,黎太仆为作《花阡表》。二事有清致。

卧室堆金

麓台王公掌捐例时,外舅与丹思殿撰同卧一室,室中堆金数万,相约云:"若有见者,不动色,即是可人。"其后至者,莫不相顾色飞。

元白不宜并称

元、白并称,虽仅以诗论,终恐元之浼白。

习刀自豪

予少好武备,尝窃前人刀法,静观而私演之,大要用避为击,手眼快,身脚轻耳。因系铅于足,久之解去,超逾颇便。然法不指授,终是死法。丙午冬,有客从北来,与予讲论刀术,与旧说无以异也。遂习之,略知腾踪闪赚斜提直刺之法,而功疏力诎,技卒不成。然当酒酣兴高,迭跃挥霍,光铓霜落,手臂风生,遣豁不平之怀,洗涤酸腐之胃,卫身虽拙,而吐气自豪。

中秋角技

犹忆庚子中秋夜,与客三四辈,挟弹角技,燃烛为的,飞丸落煤,拍叫欢呼,与拓弦之声相应。尔时亦殊沾沾自喜。

朱柏庐叶廷玉两贤

朱柏庐先生馆于叶太翁廷玉家,一夜大雪,主人治具暖寒,酒半,慨然兴叹,翁问先生何叹?曰:"适忆故友极贫,不觉念切绨袍耳。"曰:"此不足忧,且畅饮。"明日,问所在,遗之以十斛米。先生当乐饮之时,不能不戚然于故交;翁以先生之故而遗米于素不相识之人,斯真两贤矣。

县令好蝶

明季如皋令王峄,性好蝶,案下得笞罪者,许以输蝶免。每饮客,辄纵之以为乐。时人为之语曰:"隋堤萤火灭,县令放蝴蝶。"

张煊昭雪谈太伏诛

阅旧报,读世祖皇帝诏云:"朕观往籍,从古来欺君误国之臣,有正法显戮者;亦有逭刑幸生者,其生也,虽生犹死。摘奸发伏之言官,有吐气伸志者;亦有蒙冤就死者,其死也,虽死犹生。总之,是非真假,未有日久而不别白者也。"大哉圣训,不但激昂忠义之气而平其心;饶伊大奸慝,度无不生其愧悔者。时有御史张煊,以劾谈太、陈名夏、洪承畴罹重典,上悯其冤,恩恤有加。谈太伏诛,名夏等皆得罪,故上有是谕。

摘菜者

夏孝廉佩言馆尚明田时,遇一摘菜者,踵至其家,茅斋蓬藋,几上摊诗数首,无余物也。怪其不列书籍,则指腹以对。问出处,自言善数学,安分株守。越数日,复诣之,足音已空谷矣。或云几日前,曾有使来,盖一官人也,避仇至此,仇死故去,不知其姓名。

外曾祖葛芝山之死

外曾祖芝山公为乱民所逼，奔外家，其家恐祸及，拒不纳，遂及于难。公，太常卿中恬公子，少能文工画，风流豪迈，有贵游习，卒以致祸。然害公者，皆见公荷戈而逐，发狂病死。其聪明英爽死而能神，盖亦有不可磨灭者焉。五知徐太史题公遗画诗，有云"寄语挥毫贵公子，櫜弓卧鼓百年余"。

太常竹意

旧传岳正葡萄、太常竹意，是夏太常昶，而夏之裔孙佩言则曰："此王太常，即先太常之师也，画尤罕觏。尝夜闻一邻女吹箫，善之，询知为不字贞守者，为写一竿遗之。女得画心动，更求一幅为偶。太常索取碎焉；谓以神女故遗画，转以画萌尔凡心，终身不留画人间矣。女亦断箫不复吹。"

曾祖侍叔

先曾祖西圃公幼孤，为叔某所凌，某通衙蠹，诬告数四，公尽礼而多智，某虽暴无以困也。后某以事系狱，公不宿怨，仍往探之。某亦痛自责出涕，且曰："得钱若干计脱矣。"公出即称贷与之，某果得脱。他日，见公用稍给，复侵之。公曰："我固知得释必及也，尔时终不忍耳。"

神鱼井

何公腾蛟云从，其先山阴人，戍贵州黎阳卫，所居有神鱼井，素无鱼。公生，鱼忽满井，五色巨鳞，大者至尺许。及公殉难，井遂无鱼。

少游黄山

昔游君山，登松风亭，士子云集。翌日，复策蹇游黄山，同寓外遂寂无有兴者。始则缘江而行，继登大阜，江远浮天，黄田弥望，钜观也；但无林木荫翳、亭台结构之胜耳。及至鹅鼻渚，则峰峦奔突，势若饮江，波浪之阔，更为无际。憩坐其下，可以盥洗，可以投竿。欲寻访古迹，而樵夫无可询者，既返，犹歉然也。今日复过澄江，追忆昔游，觉少时之兴致，正复不浅。壬子七月既望笔。

何义门索贽

何义门曾执贽于翁司寇，及翁章论汤公，何诣翁索贽，士论伟之。

官僚疾赈

雍正十年秋，大风拔木，沿海居民，漂没无算。荒民之流于昆者，或聚于书院门外，枕藉而死者十八九，臭腐之气，蒸为疾疫。我乡好义之士，稍稍赈施，辄拂长官意。其意以为：即死，亦与官无累；得食，则久羁我土。呜呼，此其为父母斯民者欤！赖天子仁圣，屡诏兴发，沟瘠重苏，民间一糕一饼之施，并邀旌异。我不知向之禁民勿施者，亦复泚然汗下否也？

倪云林不画人物

倪云林厌世浊，不画人物。愚以惟其浊也，正当借画以激之。

二皇改句

杨文襄进呈元宵诗，有"爱看冰轮清似镜"句，肃皇以为类中秋诗，改云"爱看金莲明似月"。申文定作祛倦鬼文，显皇年十岁，援笔改"魔"字。二君皆具点金手。

乃汝世雠

《泰誓》"是乃世雠"句，后世疑之。愚意纣虽暴辟，加一雠字，似触目。先引古人之言，而后申之，遂不嫌于创世字。言纣洪维作威，孤人之子，独人父母，乃是汝之世雠，语自无疵。

狂夫之言

夫子以至德称文王，即以达孝归武周，可知戎衣一着，无忝前人，无愧后世。武王非圣人，是何言欤？陈眉老著《狂夫之言》，亦多以私意窥武王，乃真狂夫之言矣。

鸣鸟不闻

《君奭篇》"耇造德不降，我则鸣鸟不闻"，愚意下句是比拟之词，言召公去，而嘉言不复闻于我矣，矧进而格君心乎？蔡注谓：周方隆盛，鸣凤在郊，《卷阿》"鸣于高岗"，乃咏其实，固矣。

王敬美

或叩王敬美，尊兄文果何如？敬美云："如河口皂隶。"言其随时答应，没甚紧要也。二美并著才名，敬美毕竟是元美之弟。

学诗大不易

予少时曾赋雪景，有"收纶渔父归舟晚，迷径樵人行路斜"句，瓶庵二舅氏诧为仙才，适五知太史在大舅氏所见之，亦极嗟赏，遂萌学诗意。而是时业师朱维映先生，方以举业勤课，未敢露此意。一日，偶杂数首于时艺卷中，先生为丹黄之，谓异日可与言诗。先生诗学，得之雪鸿先生，盖未易许人者。自此稍事涂抹，亦不自知其好丑。近得钱宗伯手批《诗统》读之，煌煌大部，全璧无几，因叹此事大不易，强作无益也。

囊　云

宁献王自号臞仙，尝令人往庐山囊云，结屋曰："云斋"，障以帘幕，每日放云一囊，四壁氤氲如岩洞，此兴

不减东坡。坡有《攓云篇》，其序云："云气自山中来，以手掇开，笼取其中，归家云盈笼，开而放之，作攓云篇。"

府君家居

先考蓼村府君登第后，议叙中翰，家居读书养亲，布疏自甘。采择故家旧典，汇集成书；构求先贤遗像，倩工临摹。乐与亲戚情话，晨夕忘倦。一切蒱博诸戏，屏绝不陈。时或徘徊东皋，与耕氓野老话桑麻，课晴雨。春秋报赛，斗酒相劳，殊自得也。尝言市井草莽之臣，忠在早输国课，其以急公示后人者切矣。乡民有诉曲直者，必和颜调解；或求为袒庇，则峻拒之。未尝以刺字通官府，里中爱敬如父母，言及有垂涕者。

张景州诗

太仓张景州《长歌行》云："君不见华山绝径退之哭，高处须防一失足。"时在西帅年公幕府，二语深得讽谏之义。予最爱其集中"庭旷转阴迟"句。

归还授产

内幼失恃，外舅宦游京师时，继外姑陆夫人未娶，托其孀姑郁母王夫人训育之，夫人爱之甚，临没亦授产五十亩。后嗣君不类，从博徒游，不三年赀尽。予悯其贫困，欲归还其产，以语内，内亦欣然从之。未几郁死，送终之具取给焉。

相

客有荐相者于毛稚黄，毛曰："贫贱我所自有，富贵本非所望，夭寿不贰，修身俟之。仆自相审矣，政无烦此公饶舌。"予尝就云间周汉涛相，谓予他日名必显，其言前事颇验，未知后竟何如？录毛语，爽然自失。

御史判孝

明闽民有随母再嫁者，刲股疗继父疾，有司以孝闻。时御史陈缨判曰："弃本姓而冒他姓，义已不明；亏父体以济父仇，孝则安在？"四语简当。

秦斩于庄襄

删《书》以《秦誓》终篇，说者谓王气在秦，愚以秦斩于庄襄，后世一男子自称秦始皇，其旨微矣。

陆陇其为令

（一）

陆平湖先生先为嘉定令，邑有大盗为民患，更数令不治，至是将入寇，捕者以闻。公戒吏民无动，令当自治。骑马直入盗中，盗见公皆愕。公谕之曰："尔等皆良民，迫于捕逐耳，今令来，欲与尔等共为善，能自新乎？各散还家，贳汝罪；否则，官军至，无遗类矣。"众皆流涕蒲伏曰："公真父母，死生唯命！"公回县，盗相率待罪。公曰："业已许汝矣。"皆泣拜去，盗遂息。

（二）

公抚字先于催科，有一刁民负欠，诳公且鬻女。公闻言流涕，戒勿鬻，取俸代完。民出，众怒其诈，竟殴之几毙。自是民间输纳恐后。

（三）

公尝夜治狱，有数人守至更深，公目之不去，令左右闭门，捽众跪于堂下，数之曰："苟非切己，何为夜守公庭？唆讼构衅，定由尔等。"各以大杖击三十，按之，皆如公言。于是远近称神明。

予少读公书，其理学精粹，不能窥公万一，窃好问公政绩。有客徐席珍馆东土久，得悉公治嘉状，为予述逸事三节，知仁勇已备，大儒之致效若斯也！

戒民集

张忠定公咏每断狱，必有判语，蜀中镂板，谓之《戒民集》。予于别集读其数则，皆明快绝伦，惜未见其全书。

晋　书

刘佥事绍谓《晋书》词不古雅，苛论也。惟论赞用四六非体，然唐文皇制词亦雄骏可观。

陈名夏案

三代以后开创之主，多果于诛戮。惟我世祖皇帝，克宽克仁，培本深厚。如陈名夏败后，朝右犹攻击不已，上以名夏既伏辜，不得复事株连，续奏者多奉严旨，自此罗织之风遂绝，所全不知凡几。名夏夙负文望，而其品卑下，归朝后，墨勒根王甚任之，擢为宰辅，卒以奸败。子掖臣尤庸劣，时有故宦女，奸逃系官，臣渔色脱之，将占为己妾，寻亦被劾问戍。

绿字佳句

王阮亭词有："春水平帆绿"、"梦里江南绿"、"新妇矶头烟水绿"。邹程村曰："昔应子和名三红秀才，今更不当称三绿耶？"前人绿字佳句甚多，予最喜元人送春诗"批颊穿林叫新绿"。

黄湜墓

明太常黄节愍公子澄墓，在邑之马鞍山阳，子彦修、彦辉祔。万历初，裔孙熊与蒋乾争冢地，讼于县。县令亲勘不决，忽地中有声如雷，化青气直上，从西北去，裂土见石志，乃洪熙元年刘侍御琏笔也。令大惊，申抚；会有诏恤建文死事诸臣，遂疏闻，有旨封表其墓，并立祠。公讳湜，原籍分宜，其葬马鞍也，以子彦修。先是，编籍昆山，公被难时，彦修以昆音充解役，得负骸骨藏焦山数年，历江阴、常熟，辄有梗之者，至昆始克葬。公之精忠大节，照耀千古，墓在我邑，不闻有瓣香

尊酒吊公墓者，已属缺典，而败棘黄茅，并不复识其何处，亦吾党之耻也。

水浒

施耐庵《水浒》一书，首列妖异，隐托讽讥，寄名义于狗盗之雄，凿私智于穿窬之手；启闾巷党援之习，开山林哨聚之端。害人心，坏风俗，莫甚于此。而李卓吾谓宇宙有五大部文字，并此于《史记》、杜诗、苏文、《李献吉集》，悖矣。若以其穿插起伏、形容摹绘之工，则古来写生文字供人玩味者何限，而必沾沾于此耶？

王元天才

娄东王氏自嘉靖以后，琅琊、太原，名贤迭起，而予私心向慕者，则以缑山先生为最。先生以元辅子而取名元，登上第，皆以文章。居平孝于亲，信于友，与世甚淡，与物无竞，殆富贵中高逸，道学内神仙乎？先生没，文肃公哭之，有"国士无双，人伦罕二"之语，岂家庭之私好哉！先生少时岁试，杂一梵语，学使震其名，不敢遽第下等，而令覆试，题出"今茅塞子之心"句，先生误听为作"金毛狮子赋"一篇，词甚藻丽，时年十四耳，天才也。

卷　二

夷　惠

夷、惠称圣，自孟子始。廉立宽敦，是师百世之功；隘与不恭，是学夷、惠之弊。坐实夷、惠不得，焉有君子不为而犹得谓之圣人乎？

曾　元

曾氏世济其美，然有曾子为之父，固难为继。若曾元养曾子，竟谓其以残炙养亲，或不若是之薄。

虎服罪

后汉童恢为不其令，邑有虎患，捕二生虎至，恢咒虎曰："王法：杀人者死。汝若杀人，当伏罪；不者，号冤。"时一虎低头作震惧状，即杀之。其一视恢鸣吼，若诉冤者，遂释之。恢之廉平足以感物如此。然我尤异夫伏罪之虎，就死而不欺其志，愈于人之奸遁百出者多矣。

吴起温峤

吴子拊循士卒，似非忍人，杀妻案可疑。温太真尽忠王室，定非逆子，绝裾案可疑。

名物韵致

赵吴兴蓄古琴二：一曰"大雅"，一曰"松雪"。遂以大雅名堂，而以松雪自号。杨铁崖有铁笛，字之曰"铁龙"；后得一苍玉箫，字为"玉鸾"以配之。南海黄庸之度岭而北，倚篷听雪，归而以"听雪篷"名其轩。金华吴少君，尝炼白垩为灶，名"玉雪厨"。时大彬茶壶名"钓雪"，似带笠而钓者。一名一物，出自韵人，令人欣赏不置。

军旅思险

"军旅思险，隐情以虞"八字，能细加体会，抵韬略千万言。

世宗遗诏

伏读世宗皇帝遗诏，不胜感泣。上临御十三年，法立而不苛，政举而不扰，宾天之日，犹谆谆以宽大训后，此真尧舜之用心哉！自古人君，英察者流为惨刻，仁厚者难于刚断。仁明如帝，无间然矣。

归批史记

张先生以书百卷求质，先君如其直以予之。越数年，有请益意，先君遂还其书。中有归批《史记》一部，系先生之祖烈愍公手度，予甚惜之。又数年，先生父子继没，予偶与陆惠三谈及此书，陆与张邻，知其将售也而问之，张故昂其价，予一时无以应也，谋诸妇，妇卸金簪一枝，质以与之，此书乃归于予。

诛贾磔静

人妖物怪，不可一日容于盛世，如贾士方、曾静是已。贾既伏诛，天下称快。今上即位，磔静然后大赦。天威独断，诛不逾时，能哲而惠，虽尧舜何加焉？

续捐苏松浮粮

苏松浮粮，世宗皇帝已捐四十余万，今奉恩旨，又捐二十余万。天佑我国，圣圣相承，万年有道，于斯卜之。

忧民对客

吴廷举赞刘忠宣云："忧民如有病，对客若无官。"想见古大臣风味，闻太仓公常诵斯语。

徐庶常有古风

舅氏家有恶奴盗卖主田；其母愤其子之不法，诟詈不止，不数日死水中。奴与妇父襄谋报县，冀以诬主。徐庶常与舅氏交最深，闻信，不及晤主人，亟冠带诣县，力为申辨，卒免于累。人之相知，患难始见。庶常此举有古风。

海神庙

吊海宁相国之丧，因便游海神庙，神像如生，庙貌赫奕，金碧丹艧之饰，雕镂磨砌之工，俨然帝室王居也。寻至海塘，塘口有浮屠，凭而望洋，不觉身在海中。

海盐陈氏之兴

海盐陈氏之兴，传闻其先有陈四脚子者，孝子也。

一道人自远来，雇夫担囊，争价曰："必如命，除却陈四无人矣。"盖陈平日为人佣赁，不甚计较也。适陈至，果不争，夜不及宿店，即次陈舍，破壁间支一铺，陈让焉。道人不得已就寝，抵触有声，询之，乃其父母骨殖，欲葬无地，夜则抱持以睡者。道人为叹息。诘朝，指一善地示之，陈遂得以葬其亲。迭遇岁旱，里人开浚至十八潭，适拱其穴。有堪舆家过此云：此处当出十八公。其后陈果大发，按术正未艾也。不知果有是事否？人无贵贱，尽伦即贤，子孙定不以此为讳。

重过金山

辛丑之秋，从先君自淮上返，泊舟瓜步，阻风不得行。遥望金山，如蓬壶之浮碧澥。先君顿发游兴，驾小舟溯流而上，遂登妙高台，历浮屠四五级，俯瞰大江，水天一色。中有一石洞，窅然而深，意裴头陀开山得金，即其处也。山门外，长廊萦绕，石槛临流，僧人设茶铛，小坐啜茗。已，登舟，风转急，浪涌漱天，衣衫为之沾濡。今日复过金山，风和日丽，欲一登览，为事所牵，追维昔游，感慨系之矣。时戊午七月下旬也。

过明故宫

谒孝陵还，暮云起而残阳落矣。所过故宫遗址，倍极苍凉，瞥见民居破屋，间犹有拾盖黄瓦者。

徐庶常才高自负

徐庶常富于书籍，或疑其剽古句入己诗，然其天才高迈，脱口便有神韵，岂是掩袭得来。予尝听其与梦航舅氏论诗云："本朝诗人，外论多推屈翁山、王阮亭，次即及我，我以此二人先，没甚好处。"有耻居王后之意，未免自负太甚耳。庶常幼年，初读时文，一前辈过之，问试笔否？对曰未也。曰先试一破可乎？题出"今之孝者"。即应声云："大孝无分今古，称今，而风斯下矣。"闻者异之。

赛会奇观

吴俗信巫祝，崇鬼神。每当报赛之期，必极巡游之盛：整齐执事，对对成行；装束官弁，翩翩连骑。金鼓管弦之迭奏，响遏行云；旌旗幢盖之飞扬，辉生皎日。执戈扬盾，还存大傩之风；走狗臂鹰，或寓田猎之意。集金珠以饰阁，结绮彩而为亭。执香者拜稽于途，带杻者匍匐于道。虽或因俗而各异，莫不穷侈而极观。偶至槎溪，适逢胜会，创新奇于台阁，采故典于诗章。金华山上，现出富贵神仙；柳市南头，变作繁华世界。陶彭泽之黄花满径，都属宝株；裴晋公之绿野开筵，尽倾珠箧。分两社以争胜，致一国之若狂。队仗之鲜华，乃其余事；宝珠之点缀，实是奇观。

朱仪九促府君赴试

辛卯计偕，祖姑丈朱仪九先生问先府君行有日乎？府君辞以不赴，先生假寐不言，府君拱立以俟。迁久乃曰："亦思若祖之望若何如乎？"府君归，趣治装。后为不肖等言之，犹皇然如失也。先生善事后母，旌孝不愧。

高祖应岁试

高王父应岁试，祈签于帝君庙，有前三三与后三三之句，不得其解。案发，乃一等第六；而高叔祖非占公，亦遂以第六名入泮。

多生君子不如少生小人

汉末名士，乃是真名士；宋世儒者，乃是真儒者。汉亡而宋弱，剥床之祸烈矣。故多生君子，不如少生小人。

祭睢阳文

倪文正《祭张睢阳文》："其气在须，其义在齿"，二语奇创，移以题公画像尤妙。

李元胤有国士风

李成栋本从高杰起群盗，及为将军，降叛反覆，死不足道。其养子元胤，则义士也。元胤本姓贾，素修整，好与士大夫交，持论侃侃。后至钦州，为我兵所执。主帅使其故人说之曰："君不尝受国恩耶?"元胤大恸曰："某昔不过帅府养子，今爵通侯，司禁旅，狼狈被擒，计惟一死报主，豫让不言之在前乎？我父俟九泉久矣。"故人曰："成栋果若父耶?"元胤曰："黔宁皆以养子自奋，子毋多言。"遂与弟建捷同死。予既壮其节，又以其临难数语，真有国士之风，故录之。

王赵二令

中州王公治昆，用法甚严，吏民侧目，于时王老虎之名籍籍矣。其后豪强屏，盗贼息，里门夜开，民卒便之。此真所谓"其次莫如猛"者欤！是时嘉令赵公，治与公略相类，而嘉俗强悍，尤号难治，其除奸戢暴，俗亦为之一变。二公是汉赵广汉一流，以云循吏，则未也。

闱中神助

有一生以麟经应试，题落"赵武"二字，忽见一朱袍博带者俨立于前，生惊问为谁？自称："我晋大夫赵武是也。"其人恍悟，为添注，遂得隽。又有在闱中梦欧文忠与语："汝写我《醉翁亭记》，必售也。"觉而详之，殊不解。已得题，锐意冥搜，竟日不成局法，忽忆梦中语，遂袭记中句调，得魁其经。

为来生诵时文

太仓张钦文先生暮年，已给衣顶，犹日诵时文不休。人怪之，曰："我为来生地耳。"世有过目成诵者，定从前世苦功来，固是一理。先生子泰基，官翰林，出守景州。

莲　笠

莲初透水，遇雨辄夭，因剪荷叶，线缝之作兜鍪状，雨则覆之，名莲笠。

陈宏谋李卓吾

姜麟目陈文恭为活孟子，未免推崇太过，然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固是圣门高选。李卓吾言行坚僻，而焦弱侯先生谓可肩一狂字，坐孔门第二席。正恐今之狂也，不在受裁之列。

孟子说魏齐

议孟子者曰："当时尚有周王在，何必纷纷说魏齐？"愚以为大不然。孟子特患说不行于魏、齐耳，于周何嫌乎？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九鼎震，周之大数尽矣，献、赧其赘焉者也。虽无桀、纣行，七雄视之，直几上之肉，孟子虽贤，能以共主令天下乎？天下神器，原不一姓，文武虽圣，能歘挽既去之天心乎？周无再兴之理，魏、齐有可乘之势，舍此适彼，不待蚤知之士而后知也。况梁惠、齐宣识非甚暗，有承教之心，有足用之善，诚能举国而授，反手可王。定一之后，封周以丰镐、伊洛之地，永作虞宾，文武在天之灵，亦何恫乎？独惜我道终穷，尼山邹峄，先后一揆，二周六国，俱殄暴秦耳。士抱咫尺之义，执蠡管之见，妄议大贤，左矣！

卫御史疏侍婢及时婚配

康熙十六年，有御史卫执蒲，疏请士夫家侍婢当及时婚配，不得过二十外。旨以言官摭无益事塞责，着饬行。其疏中有句云："白发盈头，犹是双鬟婢子；青衣半世，依然只影空房。"

自建致远堂

凝翠堂，予祖宅也。贻安堂，则先君所构，堂东西皆有小楼，其西即所谓蓼怀阁也。先君没，居宅未有成命，伯氏应归凝翠，予若就贻安，其何以处诸弟？因以贻安一区全畀之。予则建堂于蓼怀阁之庭隙，而置杂屋数椽于后，另辟门户。工始于己未之春，落成于夏，卜迁于秋。以"致远"颜其堂，盖取宁静之意云。

朱仪九兄弟

祖姑丈朱仪九与其弟昆发，任其父遗逋各几百金。先曾祖谓祖姑曰："了此方可做家，能弃首饰勿吝乎？"对曰："唯命。"即出钗环，计直偿之，遂脱累。昆发谋诸妇李，李奁资数倍于祖姑，靳固不与，后卒以盘剥废家。而祖姑家，今已业田千亩。

梦　兆

康熙壬子科，邑人有梦徐王夏中式者，下注妻顾氏。而王夏之妻实姓顾。或以语徐，徐自喜必得。及发榜，则南闱中者，为徐世濂、王缉基、夏乾御，分应三姓；北闱则中顾洪善，字达夫，并妻字亦映带，梦亦巧矣哉。

徐相国听谶语

徐相国幼时，顾太夫人于除夜令听谶语，封翁冷笑曰："毕竟状元阁老矣。"公出，适有偶语者，其一曰"悉如尊公所言"，公私自喜。后登己亥状元入阁，竟如其谶。

地灵人杰

顺治己亥廷试，我邑徐立斋状元、叶文敏探花二公，皆著清望，为名臣。可谓地灵人杰。

白云泉

天平山之白云泉，西山幽丽奇处也。予谒范墓登此，泉声潺潺，与千尺雪竞爽。行游渴甚，取泉水连啜数瓯，喉吻润而肌骨清矣。登兼山阁，启绮窗以临山，披霜林而如绣，挹其景，不能名其状。柳子云："物不自美，因人而彰。"兹山之胜，始于白傅之题咏，范氏得之以固其宅，殆羊叔子所谓百岁后魂魄犹乐登此者欤？予既叹二公之泽与山并寿；而范之子孙，更能构辟精舍，使拜其祖墓者，得尽游息之乐为可嘉也。

重游西山

予自丁酉之秋始游西山，得尽馆娃、邓尉、花山诸胜。时空谷饶秋色，都异种，因山为高下，五色相间，照日鲜华，奇观也。己亥春仲，先夫人为炜建醮于紫石山女真道院，得游小赤壁，戏作一小记。已，登尧峰，倚峭壁，卧石床，远吞湖光，近挹山爽，朗吟诗句，旁若无人，有轻世肆志之思焉。翌日，又陟穹窿，回顾群山，则已超烟云而入霄汉矣。观有道士钮姓者，烧笋饷予，分外甘美。晚历茅蓬积翠，则绿肥笋径，紫润烟峦，又一佳境也。篮舆敦促，犹尚徘徊。每忆斯游，常形寤寐，今日复来西山，感而书此。

附录《小赤壁记》："横山之西北麓，故姑苏台址在焉。下有石壁峡池，其色赤，高不及数仞；其流清，小不棹扁舟，以视黄州之赤壁，直一拳一勺耳。故曰小赤壁。境绝凡尘，静如太古，四方游屐鲜有至者。今探幽得此，聊记数语，亦苏赋之拳石勺水也。"

时予年十六，同游绵祖葛表兄誉予童年老笔，今又二十余年往矣，老大无成，可胜太息！

道闻五妹凶问

从城中返棹，道闻五妹凶问，肠为寸裂。妹自八月归，见其颜色非昔，窃忧之。随迎四妹浃聚，骨肉言欢，为加匕箸。小春和煦，枫林正红，挈游西山，以豁痞结，差觉爽健，意谓可幸无恙。何图匝月之间，遽成永别。痛乎！痛乎！疾呼舟诣嘉。张拙老深德我妹，泣数其贤不置；倩则擗踊长号，彼呱呱而泣者，乌知为母亡耶？吾尔时泪涌如泉，哽咽不能吐一词矣。闻其临终时方

夜膳，抚其子多作身后语，顿尔咯血，医药罔效。呜呼！人命危脆，乃至于此！于人世何恃哉？既归，为赋挽诗一首，痛其少孤而寿促，惜其才贤而命衰也。

沈归愚不贪不吝

有冒籍欲倩沈归愚先生保者，许以厚酬，不顾。又，应试江宁，有庠友没于舟次，先生解囊唱助，得敛钱归榇。持己不贪，则有守；济人不吝，则有为。有守有为，得之贫士为尤难也。

焉能为有无

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无？"愚意执德不弘，则理未湛于所当务者，不能有。信道不笃，则私易起于所当去者，不能无，故曰焉能为有无。

中庸疑有错简

《中庸·大哉圣人之道》章至"敦厚以崇礼"结住，下"居上不骄"节，按文义，与上不浃，当另为一章。疑上有错简。

先母论史

先夫人雅好文史，每于不孝等昏定时，讲论亹亹。尝谓汉昭烈虽未一统，贤于高祖；孙仲谋称臣于魏，有愧父兄；司马懿阴贼更深于操。又言大美终之实难，唐文皇盖世英主，犹有十渐之累；天宝昏愦，不足论矣。又称开国母后莫不贤明，独吕雉以妒悍称制，外戚之祸，汉为最烈，贻谋可不慎欤。如斯正议，虽儒者无以易也。岁月如流，慈训久邈，每读史传，辄为涕零。

名人诗句均有出处

"苍龙半挂秦川雨，石马频嘶汉苑风"，历下诗也。李之田疑石马不能嘶风，陈玉叔援《华山旧志》汉陵灵异时作风雨声应之。名人诗句未有无出者，未可轻议。

郑卫诸什不定指男女期会

尝疑《史记》"国风好色而不淫"句未安。诗出淫奔者之口，未可谓之不淫；出刺淫奔者之口，不得谓之好色。推《离骚》之义以例《国风》，郑卫诸什，不定是男女期会之诗。

陈后山吟榻

陈后山每游览得句，急归卧一榻，以被蒙首，谓之吟榻。家人知之，为之逐猫犬，匿婴孩，俟其诗就乃复常。此盖因"语不惊人死不休"句，故为是极苦事耳。愚以诗贵天趣，终当视流水行云。

汉高祖讲不到忠孝

"我翁即若翁，必欲烹尔翁，则幸分我一杯羹。"最忍心语，书之史策，可丑。《朝鲜国策》问云："汉祖忍于分羹，而为义帝发丧，岂移孝作忠之道？"要之分羹发丧，好歹俱无是心，只把此心都倾在项王身上耳，讲不到忠孝。

拔卿子冠军为义帝之失

东坡贤义帝拔卿子冠军，不知义帝之失正在此。以项羽之气肯为宋义屈乎？且义实庸才也，能料武信君之败，而不能料项羽之不可制，留军不进，遣子相齐，授人以诛讨之词，不知孰甚焉！幸而项羽代将，得成钜鹿之功；不然，则亦武信君之续耳。怀王以草昧君臣，间亲间旧，其何以帖首立者之心？羽既杀义，不得不授以上将军之任，太阿之柄失矣，腹心之寄离矣，衡山临江之祸，不待徙居郴县而始决也。

寻亲记中张员外

传奇《寻亲记》所指张员外，非真面目。张系昆山人，本举人，饶于赀，比邻有周宦者，怙势侵之，窘辱者数矣。一巡按与周隙，行县招告，张首其禁书，毙周于狱。记乃周氏所作也。初，张计偕入都，梦城隍谓之曰："汝今岁应中会试第几名，入词林，然寿命不长矣，近有一大阴功人，感动天曹，欲将汝易之，汝可得富寿，愿否？明当券于庙。"张惺，熟思之，即投券如神命。张后货殖，动必倍息，遂致富。水部寿民，其后也。予盖闻之水部外孙马赓载云。

张斗南

张斗南，早饩于庠，然不喜举子业，好词赋，善谈论，不以家贫少挫其志。尝与予共寓沧浪亭，评今古，谈风月，瓯茗疏灯，绵宵不倦。一日，致予书云："某今年三十有一，形神衰飒，幸粗了世缘，归骨山足，得知己如君者，从钟残磬断之余，一叩当年雅调，则生刍一束，所赐实多。"予以斗南方盛壮，忽作此语，岂其中有不自得者耶？何图岁月无几，遽先朝露，桥公戏笑之言，遂成其谶，悲夫！

斗南曾试苏台怀古诗，极为桐城张宗伯所赏。附录之：金粉山川委晓风，美人载去霸图空。剑埋旧冢魂犹壮，马立寒潮恨未穷！千古亭台眠宿草，三更灯火话江枫。何须今日添惆怅，已付升平笑语中。"

外家礼法

幼从先夫人宁外王母徐孺人，犹及见故家礼法。每日晨夕，子孙循定省之礼，炜等虽幼，亦必候问起居然后退。清晨梳洗毕，母即端坐堂中，余各以次坐，侍儿屏息，僮仆禀事不过户限，非其家人不得历阶而升，门内肃然。终母之年不少懈。

绅士媚态

槎溪一富宦治丧，绅士毕集，有一老者自远来唁，寒素若儒生。既入门，莫有迎者，徘徊厅事，众宾佯不见；及视其柬，乃一八座乡宦也。乃大惊，争先媚承，有

拥挤不前者，卒卒自咎眼钝。

风俗薄恶，莫甚于今治丧家，而邻邑中太仓尤甚。吊者有贵贱，孝子不得贵贱其人。当道之所以异于众宾者，有受治之义也。余则非亲即友，同一拜其父母，何分轩轾？彼则乡宦至，匍匐出谢；否则，齿德虽尊，弗动也。孝子如此，何怪接宾者之谄人慢人乎？娄士有诋昆俗卑贫薄陋者，予谓太之富，诚足骄昆，若卑薄陋，则何地不然！因举此以证之。

照井生

俗有“照井生”之语，出《后汉书·四夷传》：海中女国有神井，女子窥之辄生子。

蔡伯喈卓然有品

蔡伯喈，旷世逸才不具论，即论其品，亦卓然有以自立。其始不就卓辟，虑祸勉应，多所讽谏，后卒不悛，欲奔兖州，邕之不阿卓明矣。卓既暴尸，殊不意言之而叹，亦叹其不克终耳。王允因此死之，殊失士大夫心。

咏西瓜灯诗

运乘舅氏咏西瓜灯诗有“热中不类故侯心”句，可称典切。

江一麟夫妇相规

明婺源江公一麟，以贤牧升部郎。将北行，取俸十两，令州民赵锷治船。及登舟，见修理整备，问所费？锷对如前数。不信，密查各色工匠费，实倍之。乃取银六两；扇三十柄，墨二斤，计直四两余者偿之。锷固却，以公坚持，乃受。其夫人素贤，谓公曰：“既知十两，即当如数偿之，而别以扇墨酬其劳可也，何靳此？”公面发赧，亟以四两补之，锷益不敢受。公怒曰：“乃使我不如一妇人耶？”予以公之偿锷已足，夫人犹以为歉，公以夫人之语，而犹以不如妇人为嫌。其平日之善善相规，施德于民者何尽哉！

邬都尉八山叠翠诗

都尉邬公有八山叠翠诗，高低写作四层，叠成山形。又有包山叠翠诗，中包四山，形亦如之。萦转成文，清新可诵，巧制也。公讳景和，字时泰，尚肃皇妹长公主。公主早薨，以不应元文命忤旨，放归昆山，僦数椽以居，萧然闲远。陆伯载赠公歌有云：“三江九岭恣游历，胸中夙有烟霞癖。挥毫洒洒若飞泉，琢句融融疑剖璧。”此可想其风致矣。隆庆改元，诏徵还朝，薨于位。故老相传，公姿貌中常，选尚之日，赐宴内廷，一时公卿子弟咸自矜持，公独饮啖如常。太后谓是能食天禄者，遂得尚主。此与右军坦腹相类，故终为戚畹名臣。

附　录

（一）八山叠翠诗（游苏州半山寺）

山疑实沧
山世拥阆画浪
山塘归已阁苑作渔
山隔半心乐忘楼村庄歌
山远光百千三城题留侑
山映峰四苏旧榻醉
山里近庙禅新
山堂竹丝

（二）包山叠翠诗（游西山灵光寺）

山山镜随
山尽映照镜身
山神游是色眼如不
山异有四季春山山光贪
山灵邻后山都山山归世
山择前访野慕是俗
山遍外至因寻
山人乐真

官商贼串合诈坑贫民

某栈火，包房无恙也。某与邑之某某等所谓六贼者，谋以包物潜运于郡典，城门为之夜开，遂诳报包火。时某尹新莅昆，同新邑赵侯往勘，包与栈相距甚远，而尹不察也。赵侯以典既隶昆，不欲显斥。同官有“雷神巧，火神更巧”之讽，尹亦若为弗闻也者；竟准其报，且议所以偿之者甚微。月朔行香，士民哗于学宫者，不下数千人。尹惭甚，即揭倍偿朱示于典门，众乃散。尹反，即改其前令，其有理论于典者，辄以严法绳之。无何，有房主以包房赁券呈上官，请按验其处，上官始悉其诈。委员覆勘，又有从中力庇者，奸不得发。昆故贫邑，民间衣饰半在质库，一没入，则冬无绵、夏无帐者比比，更有借人质物，索偿不得，致无计自裁者。嗟乎，奸商饕利，固不足论，司牧者亦复忍为之耶？其后六贼相继遭事或病死，尹亦以赃败，而某典之在郡城者，复大火，烧其所积珍宝无算云。

侍生晚生

今人投刺，有侍生、晚生等称，不知始于何时？及阅《方奉常集》，云幼时见简帖只书某人拜，后则系以侍生、晚生、晚学生矣。乃知弘治以前犹无此称，创此者陋矣！门生之称已久，汪国楠出杨给事东明之门，东明却其所投门生刺，而令称晚学；谓为主求贤，不敢借为私交。杨公可谓识体。

操演杀人

战阵杀戮，万不获已。试演于无事之日，而必杀人以肃军政，岂舍此别无肃军之法乎？孙武之斩姬，穰苴之诛贾，均无取焉。

李密少事伪朝句有误

尝疑李令伯“少事伪朝”句有误。按旧本作荒字，

盖言黄皓等荒乱朝政也。

生摄冥王

邑传何趾协先生生摄冥王，始亦甚秘，后稍泄人，或即之，多述因果以警世。言一夜听事，有二人披兽皮至，视之，皆乡宦，且系故交，乃大惊，私欲拯之，而内热甚。因问能念佛否？皆摇首叫嗥去。盖一犬一虎云。噫，彼所谓虎与犬者，讵不谓富贵可常保，不早自觉悟，忏悔前非，死而宛转于冥殿，欲一称佛号而不得。悲夫！人兽之关几希？可不戒哉！

割臂疗姑

叔母王安人有至性，庚申夏，于其姑唐太君之病，殚心侍奉，盛暑不懈。已而称疾者浃旬，盖以医药罔效，不得已而封臂疗治，负创方深，第不欲使人闻，故托疾以自晦耳。无何，太君以高年不治，而侍安人者，稍稍得露其实，谓及今刀痕犹隐隐。安人终不欲自明也。予尝论古今来纯孝之行，所最难言者，子之于后母，妇之于舅姑耳。素无属毛离里之爱，推父之恩，因夫之义，礼虽不杀于所生，情终有差于罔极。又况抚之者之未必尽同己出乎？若安人之孝于其姑，不迥出寻常万万者哉？炜故志之，以风世之为人子、为人妇者。

百客堂

今人以屋宇不扫除、不整顿，或任人出入，谓之百客堂。昔沈启南名盛客众，尝造百客堂。百客堂之称，俗失其义矣。

马鞍山小柏诗

马鞍山翠微之上有压云轩，轩旁有小柏数株，邑士胡清尝赋诗云："栽傍岩限未足看，谓言斤斧莫无端。他时直入抡才手，不独青青保岁寒。"后有视漕浙中者，游山爱此诗，访知胡为贫士，厚遗之而去。此公可谓怜才，惜不得其姓名。

王百谷紫牡丹诗

袁文荣极爱王百谷紫牡丹诗，"色借相君袍上紫，香分太极殿中烟"句。谓馆阁诸公能道得王秀才十四字否？愚以此十四字，亦谁不能道？乃知士遇知己，正不必高山绝调也。

寡　妇

（一）

《曲礼》：寡妇之子，非有见焉，弗与为友。但云非有见焉，弗与为友，可。而必别之以寡妇之子，何欤？与其子友，而致嫌于其母之寡，非君子之言也。注好色二字，尤薄。

（二）

寡妇不夜哭，亦非情理。

同姓嫁娶

朱韫斯误娶同姓，欲去其妇，名流多劝止之；欲取证于古之娶同姓而无伤者，一时莫之应。吴志伊独曰："王沈与王基联姻，刘畴与刘嘏为婚，缘非同原也。"前辈博洽如此。

鼓　枰

顾文康喜弈，因桌为枰，冒以牛革，名鼓枰。每落子填然有声。公自言："饱食后尤宜创制新异。"然亦从竹楼记宜围棋二句来。

陈迪贤冤狱

练川陈迪贤，以勇健著里中。壬子大水，嘉民号于县治，时县尹江方遑遽，迪贤从外来，谕众毋哗，众稍退。江问为谁？对曰，武生某。江以一武生遂能压众，意指使即其人也。收掠取服，竟毙于狱。其实与贤无与。呜呼冤矣！

袁箨庵向舆夫称知己

袁箨庵尝于月夜肩舆过街，适有演剧者，金鼓喧震，一舆夫自语云："如此良夜，何不唱套楚江情觉得清趣耶？"袁即命停舆，从者莫解其故，袁出舆，向舆夫拜手曰："知己。"盖《西楼记》，袁得意笔也。

卷　三

礼书竟同文券

将以继祖宗之嗣，合二姓之好，婚姻之典，不綦重乎！门楣求其称，婿妇惟其贤，财帛抑末矣。吴俗风气日下，男计奁资，女索聘财，甚有写定草帖，然后缔姻者，于是礼书竟同文券，亵甚矣！且一重利，则良贱不及计，配偶不及择，不亦羞族党而坏礼节乎？

上中下浣

上浣、中浣、下浣，本唐官制，十日一休沐也，只应直省中人用之。今人不解其义，通作上中下旬用，误矣。

华空尘

章邱华鳌工绘事，每画辄咏，自题"空尘诗画"，人目为"华空尘"。

王廓如

内兄王廓如竟卒于金陵之邸舍，惨矣哀哉！其初到时，犹强步晤予，予视其神色，甚讶之，谓曰："君似负疾，远过不致劳乎？"答曰："吾散闷耳。"因扶至楼上，叙数语便气喘，固知其病已深矣，而不料其如是速也。廓

如为人厚重，无贵介气，善士也。

辛酉乡试

曩在金陵，忽海虞王柳南来报云："今秋领解是淮上周白民，果尔，则一榜生色。"予问："何以先知？"曰："人言籍籍矣。"已，榜发，白民又落。清真之不利场屋，白民岂不知之，但题目到手，终不肯为之诡遇耳！是科太仓中式七人，却有几名允入圜毡，则阅文者又不尽河汉也。辛酉榜后笔。

有姑风雅

予有姑适徐氏者，待字最久，其在家时颇近风雅，尝栽菊数本列西斋，洁酒治淆，觞王父于花前。先君作诗记其事，炜和诗有"花到晚荣应更好"句，先君谓语关两意，以俟后徵。不数年先君弃去，王父奄逝，姑亦不复留人间世矣。晚荣之徵，竟成虚语，每见菊花盛开，辄生悲感。

诡避失选

明时有官行人者，过龙西溪霓谋曰："吾欲注门籍几日，何如？"门籍者，京朝官例书名簿置长安门，有病则注明其下，免朝参，谓之注门籍。西溪问故？答曰："近有楚差，将避之。"西溪曰："湖广非险远，况尊公在堂，便道一省，不亦善乎，避何为者？"行人曰："不然。闻吏部将选科道，承此差恐不得与，避之，则同官杨子山当行。"西溪曰："然则听子。"行人竟称病注门籍。吏部遽开选，乍告病者不得出，杨以应选擢天垣，行人大悔恨，此可为诡避阴谋者戒。

火　居

火居，道士之称。今人不解火字义，谓必土字之误。尝见郑氏《杂说》载，广东僧人有有室家者，谓之火宅僧，火字本此。方言亦皆有出，未可臆断。

叶宫式亦能诗

叶宫式大父白泉、父二泉，并以诗文书法负时望。宫式以声色破家，谁复知其能诗者？予犹记其蓑衣诗云："汉家物色荒江上，把换羊裘便莫知。"又樵径落叶云："松风吹去担头轻。"思致甚曲，而饶有清韵。

王逸田所藏书画

王逸田出所藏书画示予，予固未能辨其真赝，就其所称右军手迹，不觉哑然笑。王书虽古本墨刻亦不易觏，乃以牙签玉轴装潢华整，遂啧啧自信其真；而亦知昙礦之鹅，当时已传其赝耶！虽然，受得百欺，或冀一真，此却不碍风雅。

二马不如歌妓

永明人缅，辅臣马吉翔等，犹于中秋夜饮妃弟王维恭邸。时有歌妓黎维新，年且老矣，吉翔强之为梨园舞，维新泣曰："今何等时耶，而犹作此丑态？"吉翔怒而鞭之。永明之有吉翔，犹福王之有士英、二马逊此妓远矣。

昆山状元

明弘治十一年，顾文康大魁，尝梦人谓曰："汝后昆山妆元姓陆。"至本朝顺治己亥，徐公立斋榜姓始验。

徐元文诗志

读立斋公章疏，自是顾文康以上人。其为殿撰时被召，有句云："空传枚马金门侍，只倚雕虫事武皇。"长洲韩宗伯谓公生平致君之志，已见于此。

同夕误娶

嘉民有同夕迎娶者，从人醉，争道，撇轿于路旁，哄急灯灭，仓皇误舁。既成礼，人众辞去，彼此不知也。翌日，两家探信，相视漠然，乃大惊。鸣县，县尹以婚已成，虽误因之；便杖责轿役而解之。已，按其人物奁资，亦两不相下云。

梦航与瓶庵孰优

或问予梦航与瓶庵行诣孰优？予曰："大舅氏高简淡素，杜门三十年，念佛读书外无余事，《蛊》之上九当之矣。二舅氏积学有行，其一国之善士欤！"又问："二翁皆早谢，青衿虔奉瞿昙，悟道孰深？"予曰："各有其累。大舅氏欲障未除，晚年犹蓄一婢，然于世缘甚淡，根株易拔。二舅氏气性太胜，气胜则渣滓日生，清虚日远。"曰："瓶庵书经五大部，其功不更伟乎？"予曰："此福因耳，何关至道？"

放鹅庄

松江王氏，其先某翁，以训蒙为业，廉介有守。一外省学徒巡按江苏，以多金酬师，翁不受；但嘱其疏减浮赋，里人德之。有馈其生鹅者，固却不得，留之。人疑翁有羲癖，争遗鹅，池为之满。后人题其处曰放鹅庄。子孙世显贵，至于今不衰。

燕丹遣轲大失计

燕太子丹遣荆轲，轲受命不固辞，皆大失计。无谕轲刺难成，即幸而杀秦王，秦岂无复仇之举，见陵之患，未见息也。诚听鞠武南连北构之说，而用智深虑沉之田光，敢死之荆轲，疾仇之樊将军与燕一切勇壮之士，愤兵一战，事未可知。计不出此，而乃为幸险之谋，英豪屠尽，身死国灭，岂不惜哉！

葛孺初殆过纯儒

葛孺初先生在吴郡，饮一士夫家，席间有女妓行酒，每至前，正襟危坐，如对大宾，不知其为妓也。史称许散愁为纯儒，先生殆过之。

秦生能武

锡山有秦先生者，尝应试江宁，舟遇将军眷属，生短视，溺于鹢首而不及避，兵众竞殴之，生拳捷，落数人于水，众号主者，主者皆叱去，至生诉，则曰："君以书生能武，壮哉！本欲治军罪，饱君尊拳够矣。本军愿进一言：宾兴，大事也。今日幸过罢兵耳，脱逢敌手，格斗致伤，我即重惩之，无及矣，后当慎诸。"生深感其言。其后馆一富商家，有群盗来劫，盗知其家先生能，先欲除之，排馆门入，枪棍乱下，时馆中无器械，生不得已，左右提胡床抵之，呼声彻内外，其徒素受武艺于生者，闻变出救，生已攫盗棍，夹攻之，盗乃退。明旦出视，血流满地，器物齑粉，而生但觉两腕无力云。

孟子问牧民于子思

孟子问牧民之道于子思，子思曰利之。孟子称仁义，子思曰仁义所以利之。温公谓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其对梁王，与言之人异耳。愚意对梁王，正宜如子思之言顺导之。

滕文公与孟子

滕文公，三代以后有数贤君，与孟子投契甚深，井田之法，意在必行，虽则许行、陈相胡乱一番，以文公之贤，必不因此而阻其盛举。特以国势岌岌，无暇及此耳。试观间于齐楚三章，孟子亦无从措手，只教其为善死守，存亡听天而已。处七雄之世，弱小如滕，虽有汤武，亦末如之何矣。

五霸才德

五霸论才，则宋襄最庸；论德，则晋文最下，功皆不及齐桓。而私心独喜楚庄，温润而能纳谏。

傲慢差胜便佞

何蕤音元英与张祖望纲友善，人以张傲慢难近，何曰："今人不少便佞，吾正喜其傲慢，傲慢非美德，较便佞差胜耳。"身为贵官，能于便佞中喜傲慢，其人却可喜。

称桧有功

贼臣至秦桧，士无贤不肖，再没个宽解他，而邱琼山瞽说，独称其有造宋功。

白猿传之类

欧阳率更貌寝似猴，友人作诗戏之，好事者遂妄作《白猿传》，斯不亦可笑之甚乎！相传王文恪之父漂海遇猩猩，偶而生公，后父得流航，挈公以归。公贵，为作望母台。其说诞甚，殆亦白猿之类欤？

祝寿连旬

癸亥秋八月初二日，为继外姑陆夫人五十设帨之辰，孝廉君述裕预修绮彩灯屏之饰，工縻数月。至是，盛供帐，设宴乐，为夫人舞班进祝。于时州大夫及缙绅士，相继称觞，欢宴连旬，工歌不绝，诚盛举也，且尽孝道也。虽然，物力维艰，若稍从俭约，未必非夫人意。

赠王东庄诗

与东庄王处士叙于静宁轩，予雅重之，渠亦赏予于物外。予赠以诗，有云"鄙怀怕薰灼，结想在清真。落落殊难合，欻然见古人"。以古人目东庄，非虚誉也。东庄工画，为司农公高弟。

寄内诗

庚申三月，予寄内诗云："小楼连夜雨霏微，寒食清明且过矣。"壬戌之春，则有"轻破罗浮梦，缓归陌上花"之句，皆以其久归而未即返也。今届中秋，同在娄东，时秋香盈座，明月方高，与诸内弟闲步空庭，谈谐欢畅，复赋诗有云："广寒许我清辉共，却被帘旌隔几重。"郗选谓予中年伉俪，犹钟情乃尔？予曰："此而不用我情，我乌乎用我情？"

绿浮杯影月筛花

予作花月诗酒吟，效连珠回文体，中有"绿浮杯影月筛花"句，内常诵之。谓不减"乱点余花吐碧衫"，虽不免刻画唐突，然亦具见其有雅致。

相国母

太仓公之生母沈太夫人，本农家女。先是，奉常先生梦一绿龙，赭其爪，蟠于庭柱，觉而异之。寻有输租者挈一幼女至，绿衣红袖，绕柱如龙状。先生感梦留意，及笄而后纳之，遂生相国。

风云变色炎凉异态

李学宪在楚中，于五月十三日祀关圣，赫日蒸炎，少顷阵起，李对众宾曰："俄而风云变色。"有一幕友与主不浃，将辞去，时亦在座，倒接手扳曰："所以炎凉异态。"

紧绷密钉晴雨同声

况公百律为主政时，朝鼓敝，礼部将移文造鼓，而难于措词，公奋笔曰："紧绷密钉，晴雨同声。"同曹科目出身者皆叹服。

治丧中之非礼

今人治丧，大书祗领二拜及更衣等字，愚以为皆非礼也。夫礼：自卑尊人。岂有示人更衣而拜，且以概之尊且贵者乎？即上香献爵，亦无自设唱赞之体。

砚名玉带袍

杨铁崖诗"雪水初融玉带袍"。玉带袍，钱塘士女曹妙清砚也。其名艳异，但不知于砚义何取？

李荆山厚情

江右李荆山秩满归省，迂道数百里，存我于荒墅，何情之厚也！

梦读佳句

“施凌云以翠步，潮生乳麓之新酒，月上松烟之小楼。”黄九烟梦读《采茶赋》，得此三句，不知前人有是语否？若凭空得此，大奇！

汉武非英主

戾太子冤死，汉武已是不明。至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其时曾孙在内，不即开释，以觇其气度；而乃遣使者分条中都官诏狱系者无轻重皆杀之。幸丙吉拒使得免。不然，不特戾太子无遗种，元平以后，中兴乏主，汉祚不几绝乎？而世犹以英主目之哉！

霍光不如秺侯

霍宣成定燕王上官之乱，成于昭帝之英明；昌邑之废，赞于田延年之勇决；宣帝之立，丙少卿有力焉。然卒不掩其元功者，以其能不自用耳。其后霍显弑后，犹豫不忍发举，禹、山、云大横，卒以灭宗，其才识不如秺侯远甚。

魏武临阵

遇事张皇，则中无定主。魏武临阵，意思安闲，如不欲战，是绝大本领。

一凤三雏五子登科

杭守王公，讳临亨，万历进士，生三子：长志坚，登进士，仕至佥宪。次志长、志庆，皆举人。世号一凤三雏。志长之孙编修喆生，亦生三子，科第一如前人。徐司寇兄弟三人，皆鼎甲，五子俱登第。皆我昆盛事也。后以约花溪两公继没，王编修于广座中叹曰：“五子登科，二颗已枯。”时五知在坐，即应曰：“一凤三雏，二雏已殂。”盖编修已丧二子，故云。

昆邑著姓

我昆一姓而异派者，莫多于朱、张，俗云：“七张八朱。”又“带（戴）叶黄（王）果（顾）李，不如一大孛荞（徐）”，谇语耳。于邑中著姓，不及十之二，戴无闻人，嘉靖、万历间，间有科第，亦不显。志称儒家者有六，其隶昆最旧者也。

沈万三亦能文

沈万三妻丽娘亡，三思之，作恩锁台，置离思碑，有云：“玉骨土融，百形皆幻；红脂尘化，万态俱空。构室见其情牵，树碑由于恩结。”元末云林、金粟，家并丰赡，都以诗文书画领袖风雅，而万三则群指为富人耳，谁复知其能文者？

以神为戏

鬼神可敬不可亵，世俗则以亵为敬焉。往时见神庙有参谒迎送之仪，以为失事神之体，今更有摄篆人帘之事矣。设柜收钱，神庙旧规，今更有异神联会者矣。赛会只有旗牌等官，今更设中军。里中有有兴者，整顿仪仗，顶带彩服，先期公坐，扬扬自得，直是以神为戏耳。

方矫亭以儒者言托生

方矫亭先生，儒而辟佛者也。托生之说，肇于佛氏，儒者不道。然先生自言，前世为富家儿，年可五六岁，思之泣下。又何说欤？尝见都元敬载考亭曾请业紫府真人，真人谓其不诚，拒之。愚以考亭必不尔，传之者妄也。然儒者与二氏，正不必辟。王敬美云：“阴用其实，而阳诋其名；假窃其似，而自文其陋，俱耻之。”

汪何选文

汪何选文，遇有佳者，必力购之，不问得名与未得名也。近来制义之宗，断推金坛，然不免人者主之矣。

工于用短

有沈矮子者，以星术供奉内庭，赐官序班，每承命，步不能趋，常滚至上前，甚溜。可谓工于用短。

治相国丧

徐相国之丧，有一友王姓者饬工为榇，何、陈二翁治宾客，时人戏撰一对云：“九姐侧身登匠事，三爷成对没阶趋。”二翁皆行三，九姐则王之绰号也。

禅房应轩敞

僧家曲径通幽处，正恐不独花木深也。愚意当尽坏之，易以轩敞禅房，为我佛洗涤香界，即道观亦然。

玉　雕

陇西有一雕刻玉人，长三寸许，枕瓮酣卧，肖毕吏部也。玉质莹净，一瓮红如宝石，有人以千金购去。又有一玛瑙杯，旁隐红日，酒注日落，光溶溶如浴然，名“海天落照”。先夫人少时曾见一玉关帝，赤面白身，相传为柴氏之物。王石园家有十二生肖，皆良玉雕琢，中有一马，五色斑斓，随其形饰而雕之，真异宝也。先夫人有一玉器，上下合榫如磨形，或称“同心结”，径围三寸余，腻如浮筠，决非汉以后物。先君没，只存空匣，不知落何人手？可胜叹惜！

先曾祖遗一投壶瓶，下镌玉山草堂字，特珍之。

行文古趣奇特

（一）

《管子》卧名利者无生危，言息其名利之心，则无危

生之累。若竟云息名利者无生危，便不见古趣矣。

（二）

《淮南子》欲宍之心忘于中，则饥虎可尾。欲宍，言恋其躯也，二字亦奇特。

引君当道

明神宗一日御讲毕，语江陵相："昨日禁中花盛开，侍母后赏宴甚欢。"盖指生母慈圣也。居正曰："仁圣太后处多时寂寞。"仁圣，帝嫡母，此为引君当道。

守　业

外高祖葛太常公八子，各授宅一所，迄今惟外祖之后尚世守其业。前年厅事几坏，贯一撤而治之，百余年之故物复光，而幼时嬉戏之地，依然如昨，可喜也。后堂稍一因循，遂不支。虽然，祖宗之业，子孙守之不坠，固可庆幸；不得已而腐败摧折，犹愈于转售他人，增彼此之感也。

周忱与王振

周文襄抚吴，吴民百世尸祝。独其与王振周旋，士林病之。然其间有不可不辩者，如振宅新成，公遗以剪绒毡，一切地方事宜，令毋掣肘。公之笼络小人，理或有之，至谓钱御史昕抄没振家，金观音像背有"孝孙周忱拜奉"字样，无论必无是理，即有之，其中岂无委折？愚意公必有大母事佛，公为铸金祈福，其流入振家者？或振侦知，假宫闱旨取去耳。不然，天下宝物何限，而必遗以佛像？且"孝孙"何称，而施之奸阉者，乃在不世出之名臣乎？阮亭不察，遂谓其不惜名节，即有功业，亦不足重，过矣。

周忱纳言

周文襄公初至昆，甫登岸，怒杖一人。广文朱先生冕，叱隶止杖，白公请息怒，至衙门治之。公从之。已，问冕何故？对曰："宪台下车，瞻观所系，因怒伤人，恐累盛德。"公谢焉。公与先生都无势位在其意中，故能陈纳如此。

尹直审囚

尹直与群僚审囚朝堂，有杀妻拟大辟者，直曰："人以无子娶妾，遭妻悍，殴死；初恐绝嗣，今顾绝其命耶？世之妒妇长气矣。"此据一面之词耳。既称其妻殴妾至死，不于妾死时控告，擅自杀妻，于法无赦理。若恐妒妇长气，犹不虑宠妾凌妻者之长智乎？尹固劣相，不足道，一时翕然矜释，竟无有驳及此者，何也？

四子言志章

夫子诏四子言志，原在酬知。春风沂水，却是所问非所对，而一片化机流溢，不觉深契圣心，喟然叹与。点固高旷，亦不得以事为薄三子。下节许三子，是此章本义。

嵇侍中不必仕晋

嵇侍中不必仕晋，既仕晋，不可无荡阴之节。读《王褒传》始惬。

归庄门符

归元恭先生元旦书门符，左曰："福寿。"（注：南台御史大夫）右曰："平安。"（注：北平都督佥事）又题柱云："入其室，空空如也；问其人，嚣嚣然曰。"

徐司寇谦下

徐司寇公于乡里甚谦下，有一老诸生过其舆，公短视未及下，随以名帖致意。

缓急称贷

缓急，人之所时有也，而信义不可不讲。尝见有向人称贷者，始未尝不和颜巽语，及期而不索，可以相安于无言；或其人亦有所需，稍一促，则反面谇语，信义之谓何？故有善谐者，谓欲假贷，当先图一像来，以俟他日对照；又曰："不诺则一怪，诺则千怪。"可谓深识世情者矣。然使其借也，果用于正，其逋也，果绵于力，信虽失，于义不大伤。如之何其没人膏血，供己泥沙用也。

今无人公言

昔瓶庵舅氏尝作开河、摊荒诸说，指陈侃侃，言即不行，亦使长吏知士林犹有公言，今无其人。

学画患太似

麓台先生以画妙天下，一时受业者多极意临摹，惟恐不似，东庄于及门中称高足，公问汝意云何？答曰："正患其太似耳。"公拍案欣赏曰："得之矣。"

杨士奇留意人才

杨文贞公士奇，见昆山屈昉送行诗有佳句，识其名。后昆令罗永年以事诣京谒公，公询及昉，罗茫无以对。公曰："士人尚不知耶？"罗惭甚！寻有诏举经明行修士，罗即以屈应。杨公之留意人才不待言，即罗亦可谓善补过者。

澹归论忠臣功臣

澹归禅师上孔定南书，请葬瞿留守稼轩、张监军别山（讳同敞，居正孙），其略曰："衰国之忠臣，与开国之功臣，皆受命于天，同分砥柱乾坤之任。天下无功臣，则世道不平；天下无忠臣，则人心不正。事虽殊归，道实同源。"其立言最为得体，宜定南之乐从也。师，俗姓金，名堡，崇祯庚辰进士，永明王时任兵科，杖戍后，剃度为僧。

钱谦益与龚鼎孳

虞山与合肥，真兄弟也。其才望同，其官位同，其出处亦同。而柳妓与顾妓，又兄弟也。其所事同，其专宠同，其妖蛊亦同。是夫是妇，总不足当童夫人一笑。

底深称臀

凡物之底深者，皆可称臀，今人用之必笑。《考工记》“㮚氏为量其臀一寸”，言底深一寸也。

使知天下无弃物

曾王父至北庄，偶见一系蹄绳，手洗之，先妣问何用？曰：“以缚豆棚可乎？”已而语人曰：“吾岂一绳之惜哉，新妇初做家，使知天下无弃物耳。”北庄，先君旧居。

得妙境创新语

东坡月黑看湖光，升庵更深看新月，俱于人所不到处得妙境。至以玉塔咏月，以银船咏新月，亦非两公不能创此新语。

翁吝媳奢

南翔有一富翁，甚吝，尝患疟，或谓疟有鬼，盍饲之？翁以三钱取办，盖烟一、酒一、纸一云。已，转剧，人咎其慢鬼。翁曰：“任取命去，不更为汝所卖矣。”有一内亲诣翁，谈次作须烟状，翁悟曰：“近有烟贾偿所负，可供君。”翁入，客从门间窥之，所贮不下数十箱，翁凭高抽一箱，解包撮少许，旋缚如初，以授客，恰一筒耳。既娶媳，谓其妇曰：“吾与若辛苦久，晨当厚奉。”有见其用簿者，特添糕钱各一焉。翁死，子为政，不数月，费万金。子死，妇更豪奢，每出必饰舟舆，多侍从，金珠绮縠之华，甲于豪贵。见者皆曰：“不有此翁，焉有此媳？”

蔡林屋誉影

蔡林屋善易，自号易洞。尝置大镜南面，遇其著书得意，辄整衣冠向镜拜，誉其影曰：“易洞先生，尔言何妙！吾今拜先生矣。”痴态中亦自饶韵趣。

喜附贵人

外王父莘伍公，于徐司寇公为从甥舅，而外王母又司寇从兄女也；且连楹以居，苟非吉凶大礼，不数往。时有一孝廉之父，喜附贵人，或诣孝廉不值，父必曰“在尚书第”。卒之孝廉亦不常在徐也。

良　人

妇人称夫曰“良人”，本《毛诗》。《仪礼》“媵衽良席在东”，则又只称一良字，古文省字如此。

张桓侯本色

张桓侯礼服孟起，义释严颜，俱是大有学问人作用。其书法铭于刁斗，文集传于艺林，风雅又如此。此关、张之所以并称也。不然，明经好学如解州，肯与兄兄而弟弟耶？俗但知其瞋目横矛，写一时勇态，失却大贤本色矣。

赵常山具大臣器量

读《赵常山别传》始末皆具大臣器量，目为虎将，屈哉！

刘后主

刘后主父昭烈而子北地，武侯尽瘁于前，姜伯约、诸葛思远效忠于后；卒误于陈祗、黄皓、谯周诸人，为面缚舆榇之事，辱祖宗而负忠良，犹靦然以安乐为魏晋寓公，其甚于叔宝之全无心肝者哉！

谯　周

谯周既明数学，胡不入山晦迹而与人家国？亡国之罪，浮于黄皓。

赴省途中

甲子秋七月，偕内弟郗选桓重赴省，抵丹阳，舍舟从陆，与桓重行歌互答，杂以邻邻之声，道旁有窃笑者。将近省城，山色甚佳，辄下车却行。

妙在转字

酣卧秦淮寓中，醒来日荧荧上窗矣。郗选指窗谓予曰：“此日影也，又湖光也，映窗而摇曳也，能以一句括之否？”予应声云：“半窗秋日转波纹。”桓重誉予层层俱到，妙在一转字。

燕子矶夜泊

夜泊燕子矶，闻邻舟有吟诗者，酸腔聒耳。桓重谓予，当歌以乱之。遂申喉发调，予吹笛以和，风涛镝激，不复闻邻舟咿哦声矣。

抛却半生有用工夫

廿年制义，抛却半生有用工夫；三黜乡闱，落得九册无名败纸。倪鸿宝先生云：“熊狼之里柔绳，何时出力乎？”精气消磨，予亦不能复事帖括矣。甲子冬日，书落卷后。

时艺文章

辛亥之夏，王介亭先生过舍，见予少时时艺，亟赏之，谓循此做去，可冠秋闱。及见近作，拂然曰：“子名心热矣，何乃似丙午以后墨耶？”近来两科，颇忆先生之言，稍规先正，终亦无用。然文章正的，先生自不爽也。

贪作皇后

公孙述将帝蜀，梦人语曰：“八厶子系十二为期。”觉谓其妻曰：“虽贵而祚短，柰何？”妻曰：“朝闻道，夕死

可，况十二乎？”二十一史中无贪作皇后如述妻者。梁朱温妻张后，见朱瑾妻被逼，谓曰：“万一汴州失守，妾亦当如此矣！”有栗栗危惧之思，才见明识。

士隶往来

邑有一跛隶，家甚裕，尝邀一乡宦赏菊，士林犹作诗讽之。迩来胥势益张，宦族日贫，屈节相往来者比比矣。盖始见则怪，久习不异，非独其人恬之，即旁观亦以为固然矣。方奉常云：“士大夫固不可以富贵骄其乡里，亦不得以名器混于市井。”市井且不可，况胥隶乎！

读阴符经

《阴符经》三百言，唐荆川先生叙之，力辟谭兵养生家言，谓圣人垂世之文，精以治身，粗以治天下，五贼之说千条万贯毕具，非大圣人判元黄于混沌，正蒙否于乾坤，只字不能道。盖深信其为轩辕书，而若有心得者。然予读之，不得其微奥，复取汤临川先生解读之，义卒不明。天随子诗云：“曾亦爱两句：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方寸了十字，万代皆胚浑。”数语实获我心。

素书为黄石所著

《素书》六编，语语切要，而词旨较《阴符》亦易明了，真圣贤经世之书也。其称太公兵法，盖黄石公逆知天下将乱，佐命立功之士，非兵法不足以动其欣赏；兵法不出于太公，不足以坚其诵读，故假托以授子房耳。此书即黄石所著无疑。

虚能益人

友辈中虚而能受者，无如王叔武。叔武文极为葛章揆表兄所赏，固邑人士之表表者。其课龠侄时，每作文，必下问，予辄以己意增损，不自知其有当否也？已，侄语予，先生每见改本，不厌数回读。予感其虚受，不觉愧自内生，益思自励；乃知虚之一字，并能益人，叔武亦我师也。

后生可畏

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今字注我之今日最惺。如曾子少吾子四十六岁，一贯之悟，年未及壮，积学至老，想亦去圣不远。四十、五十无闻不足畏，只警策后生语，不是到四十、五十便奋发也。没用朝闻道夕死可矣。老大失学者，何可竟灰此念？

白鱼段补志

白鱼段在邑之西南，距城不数里，相传张氏据吴时，为幸姬构园亭于此，今莲河浜，即其池也。而前志多不载，何欤？盖兵火之后，馆宇烟沉，村墟寥落，二三野人，莫有知文字者，遂使佳丽之地，湮没不传耳。自葛慎节、陈刑部墓于斯，而陆翁承、李完素复以文学交名流，白鱼段之名，稍稍见于杂集，顾白鱼之义未详。按白鱼状似鲤，出海中，此何以称焉？岂以伪吴尝驻跸，附会白鱼之瑞耶？古有段谷、段溪，水乡之称段或以此，抑亦有分段之义？而形诸笔墨，见之题咏，则又称白漊或漊溪，以其水源大漊浦而名之，然于白义何取乎？称漊溪者近是。溪有七十二溇，最著者有鹳嘴、鹤颈、尧仁、花瓶之名，其水清洌，颇有秀色。东港为石家堰，西港为陆家湾，此溪之界也。亦不知因何人得名？予家旧居丽泽门，有丽泽书屋，毁于兵燹，先曾祖西圃公始卜筑于此。见夫瘠田茅舍，犹然一寥落村墟也。为之筑圩岸，浚支河，励以服田力穑，敦以孝友睦姻，于是地沃俗淳，于诸村中称仁里焉。数十年来，国家深仁厚泽，休养生息，安耕凿而不扰，忘帝力于何有？村中气色日新，视昔日之卉木池台仅夸美丽者，不大相悬绝哉！书之以补前志之阙。

卷　四

乾隆十年全蠲丁粮

乾隆十年上谕，本年各省地丁钱粮，按次全蠲，与民休息。诏下之日，万方忭舞。自上嗣服以来，大赦积逋，再减浮赋；岁收稍薄，辄费天庾；水患偶乘，动支国帑，天地犹有憾，皇仁蔑以加矣！我侪小人，惟是祝丰年、急公税，稍申媚兹之忱，乃更沐非常溥博之泽于望外，苍生何福以当之！自惟草茅，无以报效，衢歌不足颂扬，只有清香一炷，祷祝上苍，惟皇子子孙孙永保民。

沮封不似晏子语

《孔子世家》载晏子沮封之语：儒者滑稽不可轨法，倨傲不可为下，崇丧厚葬不可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为国。按语气不似晏子。试观《左传》所载及《孟子》所引，其对君称说，引古今皆合体要，何至诋儒若是？或是战国人伪撰，太史公援据故实，亦尽有此种。

士贵耆老

以筋力用者谓之人，人求丁壮；以才智用者谓之士，士贵耆老。此仲长统《昌言论》中语也。留心铨叙者当味此。

求　嗣

妹倩李天柱进香玄妙观，予亦附瓣香，登弥罗宝阁礼拜毕，临窗四望，忆王虹友先生诗云：“中天星斗悬窗户，下界乾坤小市朝”，杰句也。天柱幼孤，今年三十余矣，祈嗣甚切。予以天柱为人长厚，妹亦好善，天必有以报之，无用徬徨也。曾于其建醮时代作一疏，中一联云：“滫瀡奉晨夕，有缺慈亲弄孙之欢；俎豆祀春秋，尚虚王父为尸之愿。”见者称其诚恳。

谨慎非迂

先君诸事谨慎，于场事尤小心，考具必亲检点，犹

恐有戏之者遗以片纸，必搜括再三，然后入。去岁在金陵与友辈谈及怀挟者，为述先人谨慎状，众颇笑之。寻闻北闱以此获罪者甚多，须信过慎之非迂。

变形使者

宜兴周启隽立五，其始颧削颐逼，面槁色，盖薄相也。年逾三十，犹困小试。一夜，偶宿南城外，梦一雉冠绛衣者，易其头，去其庞，顿改旧观。又梦一白须老人，命一金甲神剖周腹；涤其脏腑，而复纳之，祝曰："清虚似镜。"自是文思日进，寻登第入词林。尝见笠翁著《柰何天》有变形使者，戏文耳；世竟有符此者，大奇。

七世为神

予先世多潜德，自侍御公以下凡七世皆为神，迄今犹祭于社。其旁支之列于神牒者，不下数十位，故世传龚氏多神。有邑子以细故，与先曾祖西圃公争论者，公理直，彼不能屈，自负宦族，诟公曰："尔祖宗不过多几个雕塑者耳。"公曰："乡先生没而可祭于社，以视当时则荣者何如？"

遇仙树

真义旧有银杏树，荫下可布数十席，始祖遇仙公手植也。公讳徛，仕宋为殿中侍御史，以忤贼桧高隐，道遇一异人，授以枯枝曰："枝生处定居。"行至真义植之，枯枝果生，乃银杏也，遂家焉。世称公为遇仙公，目其树为遇仙树，事载《中吴纪闻》。

欲为清视龚卿

我宗自静轩公理以名藩谥清惠，世有廉吏，如海峰公瑾之令闽清，揽斋公承恩之判汉阳，鸣梧公起凤之令杞，子孙皆贫，不能自存。先是，邑人有"欲为清，视龚卿"之语，张元长先生曰："此其为龚氏之世谣也哉，令后人动色相戒，谓廉吏安可为也？悲夫！"先生作《昆山人物传》于我宗独多，皆极咏叹淫泆之致。

婢名墨池

姚夫人仲淑之婢名墨池，盖夫人善画竹，其宜于墨之淡者，俾受笔而口退其墨，故名。

舌耕笔畦更苦

国有四民：农、工、贾皆自食其力，士则取给于三者，得食较逸。然舌耕笔畦，裋褐不完，往往视三者为更苦。

皎皎素丝在所染之

娄东某太学本富室子，日与诸贵驰声骛色，家渐落，郁郁不得志，至自缢死。或云遇祟。予以祟者，心之所召，彼既不得于中，切切自期一死，鬼遂得以乘之。岂真有所冤抑不释耶？假使其不为习俗所染性，或轻财而正用之，则慷慨好施，岂不亦娄东一伟士哉！虽死生有数，亦何至自戕其命？予与某有亲谊，见其伉爽有情，美质也。皎皎素丝，在所染之。于此有深惜焉！

尹继善振饬漕政

漕政关国民，米色不容不计，而横征在所必惩。往时，吏缘为奸，官分其橐。正数外有加头，斛见时有浮面；多寡视乎强弱，勒掯在于筛扇。粮宪以下，名为稽察，实属具文。康熙末年，吾邑有衣冠数辈攻其弊于上官者，卒以贾祸。自三韩尹公制两江，周知其弊，大为振饬，一切需索浮挡之弊，洗涤无余。十余年来奉行不怠，省民间之物力，可胜数哉！

淮南子文字犹近战国

《淮南子》：亲母为其子治疙秃，血流至耳，见者以为爱之至也。使出于继母，则过者以为嫉也。事之情一也，所从观者异也。此与楼缓对赵王引公甫文伯母同，汉人文字犹近战国。

葬亲建祠

乙丑岁之腊月初八日，葬考妣于溪南祖茔之穆位。时值严冬，天气和暖，操版筑者便于赴功，咸谓我考妣盛德所致。呜呼！泉壤已封，灵輀不返，长依祖祢之体魄，永绝不肖之晨昏。痛哉！痛哉！既葬，兄炳建祠堂于节母祠后，望松楸其非远，庶灵爽之式凭。

魏文高贵均狃书生习气

魏文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吴王，又以纸写一通与张子布；高贵目裴秀为儒林丈人、王沈为文籍先生，事并风雅。然身为帝王而处极乱之世，尚狃书生习气，宁有远谟大略？

王某卖友求名

虞山王某以画得盛名，其始则娄东王奉常先生成之也。先生故多藏画，有古画一卷，是其所最珍重者，某居先生家久，见之。已，游时贵金太傅门，泄其画。金遗书借观，实欲取之也。先生迟疑，欲不与，彼方怙侈；与之，则累世重宝，一朝轻弃，谊不忍心。知某献媚，犹以旧门下必不深辨，为临摹遗之。金得画大喜，而某则辨其新旧笔迹，曰："此烟翁临本也。"金怒，书以诮先生，先生不怿者累月，作诗遗案间。后某至，见诗大惭，先生叙寒暄如旧。

懿训可传

谭元春之母魏夫人，以诗画课其子，而于荣进甚淡。每于诸子下第，辄置酒劳之曰："此自有定分，我亦不须汝曹有此也。"偶阅至此，于心有戚戚焉。少时试于学使者，已得复失，殊怏怏。先妣和颜慰之曰："学求在我者耳，小挫乃尔介意耶？"正与魏语相类。事隔多年，忽忽若忘，有触斯感，觉一时慰藉之言，都堪不朽。以是推之，吾母之懿训，其可传于后者，何可胜道哉！

作财赋考有益

周太翁安士作《江南财赋考》，于民生有益，其子植成进士，人多归美其父。

北 园

北园在马鞍之阴，因山为屏，疏泉为沼，有卉木亭台之胜，无阛阓嚣尘之扰。圣祖南巡，常驻跸于斯，御书“天光云影”颜其堂，非独东海隆遇，盖亦我邑盛事也。予生晚，不及睹车驾巡游之盛，然自少至壮，每至山间，辄往游焉，园丁犹必索钱然后入。后以登莱负帑入官，即时拆卖，我邑故贫，士大夫既无力以售此园，而官斯土者，又乏柳州公之雅兴，园之不保，夫又何尤！寻有买其地以葬枯骨者，改为广仁园。予赋一律寄慨，有“诸君创此诚高义，不记当年拜至尊”句。四方士有问及北园者，实不忍置对。

家贫出孝子

“家贫出孝子”，谚语甚确。然孝子而家贫，其孝行必不能达于有司，并不能闻于里党。予尝留心博采，而乐道其事者绝少。表兄葛韶九曾述一市人，其父好饮，而怜其子贫，辄令减省。其子阴益之，不使父知。父临饮陶然，亦遂不自觉其多少。事虽微，而充此即可以言孝。

显晦如故

太仓沈白溇先生，与颛庵公少友善，公登三事，先生以老明经游京师，相与呼字如故。近世无此风矣。

董宣不应入酷吏

董宣令洛阳，格杀湖阳公主苍头，帝目为强项令，绝大风力。临死布被覆身，家惟大麦数斛，其清又如此。范史编入《酷吏传》，非是。

樊英可入隐逸

樊英累辟贤良不就，其对顺帝岩岩不屈，可入《隐逸传》，不当以方术目之。

蔡伦良贺吕强

东汉宦者蔡伦，可附文苑；良贺可附名臣；吕强可附忠义。

不逸有余可安不足

境遇何常，在于善处；惟不逸于有余，乃可安于不足。南翔二妹家，夙称富厚，近颇艰难。而予不甚忧者，以妹当富厚时，亦未尝一日自暇逸也。

岱诞赛会

三月二十八日，俗称岱诞，各乡之神朝于岱庙。庙有数处，石牌，介昆山、常熟间，赛会尤盛。届期水陆毕集，加以鼓枻游拳，飞艎竞渡，玉箫金管，袅逸响于清波；翠袖红妆，流采葩于涟漪。洵贡俗之所不废，亦有兴者所乐观也。王父晚岁，颇赖丝竹陶写，尝于是日延客奏技，倾动知音。予时尚幼，游兴正狂，今当其时，况味迥殊，追惟往事，何可复几！

施襄夏与范西平

伯氏以围棋冠邑中，四方善弈者辄过访。有施生襄夏、范生西平，皆浙中年少，与新安程兰如鼎足，莫有出其上者。施与范尝往来予家，予不明弈理，而默观其品：襄夏端坐凝思，落一子，神致悠然；范则抚掌摇足，以是定二人之优劣。

主 仆

贾子云：履虽鲜，不加于枕；冠虽敝，不以苴履。名分严，国法重焉。而我邑之狼仆叛奴，无惮日甚，其故何也？一在主之不振，一在官之不明。处尾大之势，而无欲以持之，令即不行于仆，顾名而犹有虑焉；一利其资，则予取予求，受其笼络矣。此冠之所以苴履也。遇告主之案，而按律以治之，法先严于未审，闻风而知所惧焉；一居为货，则抗讦抗辨，惟所颠倒矣。此履之所以加枕也。嗟乎，冠苴履，义已荡然，履加枕，祸可胜道哉！

顾亭林言经学

顾亭林先生尝言：“五经有大全，而经学衰矣。宜广集宋、元说经诸书，无论当否，悉贮之。”先生无书不读，而识力又高，宜其为此说也。愚以经衰于阙略，亦未始不晦于太广。若无论当否悉贮之，正恐识力不定者易误。

张文杜卷

先君分校江右，得张君文杜卷，荐之主司；及阅二场卷，失一判，业已甄拔，主司不忍弃置，遂录之。夫一字错误，外帘犹必帖出，累累数行，阅几人而不及检，场中洵有神乎？张登进士，任蒙阴令。

外舅祈梦

外舅王律庵先生歌鹿鸣时，祈梦于吕祖庙，引入一库中，按匮封识皆州县名。详之者俱谓他日必任藩宪。后宰丰城，以委盘库，卒于南昌邸舍。

如何作诗

或问予诗如何可作？予曰：“不知也。姑就鄙见论诗，只有三字：情也，理也，景也。”而蔽以一言，曰：“真写得”三字。真，即村歌亦成绝调，不观古来谣谚，有载之史传，垂之后世者乎！然则学可废乎？曰否。真，是诗之根，非学无以殖之。须于吟诵时，得其真气味，然后下笔时可以发我真性情。何谓真气味？神在句外。何谓真性情？言出心坎。若意浅、神竭、韵粘、字呆，都

不是真气味。热中人作高尚，富贵性谈场圃，伪君子讲节义，都不是真性情。知此，始可与言诗。

瘦马家和白蚂蚁

郡人有收取妇女，涂饰卖人作婢妾者，谓之瘦马家，盖以娇养得名。居间谓之白蚂蚁，言其无缝不栖也。此辈相为表里，于是买妾者辄往拣择，中意则昂其价，否则犒以零星，谓之看钱。遂有浮浪者，但办看钱，故作拣择，以恣调趣。而瘦马家往往驱使蚂蚁百端诳驱，呈样者以丑易美，隐年者指妇作女，甚有鼓乐送至舟中，喜嫔诡言新人害羞，且莫相接，而又以遗忘箱笼为辞，登岸脱去。受诳者方施施自得，揭巾谛视，乃一冠带泥神；回顾从人多散，急往其家理论，邻舍皆云昨宵暂赁，不知所往。欲鸣官，又无指名，吞声忍气而已。刁俗幻变如此。

笛音何呜咽

予于声歌无所谙，独喜笛音寥亮，每当抑郁无聊，趣起一弄，往往多悲感之声，泪与俱垂，审音者知其为恨人矣。今夜风和月莹，阑干静倚，意亦甚适，为吹古诗一二首，皆和平之词，而其声仍不免于呜咽，何也？

歌诗谱

《歌诗谱》从琴中度出，宝臣叔得之陶颙若，陶受音律于徐湘州，吴中清客莫及也。

妇道刚柔

或谓妇道尚柔，刚则必凶，愚以为不然。刚有善恶。恶则为猛为隘，妇人得之而嫉悍生焉，疾之诚是也。善则为义为断，节操因之，夫何不可？且柔亦未尽善也，或慈顺之不足，而流为暗昧，入于阴邪，其害更甚。即如《易》之《归妹》六三与上六，不得与于初二四九之吉，而谓妇道之专尚夫柔哉。

大观别业

西山离州城不数里，王奉常公别业也。大观虽逊东园，而位置幽雅，兼远眺垂纶之胜。壬子大风，半就倾圮，近闻川东公颇事修葺，胜地可保，亦幸事也。

沧浪卖茶者

壬寅七月，以府试入郡，偶至沧浪茶肆。其卖茶者年可五旬，有文气，为具述黄生员割势一案，脱口如泻水，心异之。叩其邻，云："来未几日，亦不知何处人？"朱业师谓此必讼师潜迹者。郡城具五民，肆市寺观中定多可疑人。

曹髦讲经

高贵乡公幸太学，讲论诸经甚晰，独于"垂衣裳"一段问对俱失。上古制作，原不成一圣人之手，大抵先其所急，渐臻大备。乃以衣裳有无，疑黄帝与羲农化殊，迂矣！而博士淳于峻，对以三皇时人寡而禽兽众，故取其羽皮而用足；黄帝时，人众而禽兽寡，是以作为衣裳以通时变。衣裳之作，岂系乎人兽之多寡，支离不更甚乎？又，当时司马权重，上下之分荡然，急宜讲者莫如《春秋》，诸经皆讲，而独不及此，何也？

知人未易

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昔王湛有隐德，兄子济常轻之，一日，见湛剖析《易》理，乃叹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济之罪也！"噫，以济之隽爽，犹且久而后悔，而况其他！

君子亦党

宋儒以南轩先生之故，而进魏公于名贤，不知攻李忠定，杀曲端，引桧贼者，谁之咎？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

西山圹姨

王郗选桓重率其侄芝庭将往西山，便道过予，且曰："吾次姊榇归，权厝山足。金君羁宦京师，甥幼未胜扶榇，莫有为之主者，义不敢劳吾子。"予曰："不然。为姨也唁，君即主矣。"遂附舟夕发。三五佳月，斜侵半舱，吴歈与谯鼓相间，欲寐不成，剧谈彻晓。晚过灵岩，霜林夕照，红黄满山，偶一命屐，不觉步屧廊，登琴台矣。俄而烟光收黛，仄径窘步，遂扶携而下。明旦，至费家河村舍，则孺人殡在焉，盖停而未圹也。归而述之于内，垂涕不止，因代作挽歌一律，以叙其悲伤之意。

曹鸿仪过奖

娄东曹季篪秀赢能文，与予交甚欢。尝谓予："君不藜照，史事谁属？"予曰："君终子衿语，宁有太史馆容得如许辈？"季篪曰："此非予之私君也，先王父尝言之矣。"盖季篪之祖鸿仪先生，耄而好古，季篪曾以拙作尘览，先生惠予佳章，极为引重，意是临文奖借耳，不谓其平日所论如是。我何长？被斯誉也，益愧！

三年之爱

予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予也一呼，使天下后世为人子者恻然蹙然，心骨俱碎。

吴中时医

吴中时医某，始以痘科得名，渐及大方，名益噪；负技而骄，不多与金钱，虽当道或不赴，时亦以此受辱。服其药者辄见杀，而名不少损，盖小效归其功，大害委于命，一任其轻心躁气，不惜以身命尝者，踵相接也。既死，哄传其堕落狗胎，有文在腹。其子以五十金买养之，岂以其奚落穷民，妄投药剂，致有斯报耶？然而郡人之言不足信，群聚而诋之，一如其群聚而奉之也。

随处可以致毙

予幼时尝梦与人搏，狂叫不止，已而声气渐微，喘若扼吭。吾母连呼乃惺，惺而格格者累日，此亦日间顽放所致。尝登马鞍山，苔径甚滑，为众所挤，失跌且数丈，下有大石，触之立碎，忽觉空中驱向树间乃止。又性粗，食易哽噎。比长，稍加慎，遂鲜诸患，权载之。自舟有溺，骑有堕，寝有魔，饮有醉，食有噎，行有蹶，其甚皆可以致毙，信哉！

义勇武王庙碑

为至人作文，不具绝顶识力，写不出真面目、真精神。予读钱鹤滩先生《义勇武安王庙碑》，不胜跃喜。其言操之贼有白之者，而权之为贼未白也。自王首辱骂其使，不与为婚，使人知权之当摈。及权贼王附操而后，其为汉贼者，始不得逃乎天下万世之公议。然操尚知留王以倾权，而权不能留王以支操，不惟智不操若，而得罪于汉室亦大矣。故权之为贼，自王白之也。此义阅千百年无人能发，一朝揭出，自是绝顶识力，不愧为至人作文。

吴人称父母

吴人称父为阿伯，是爸字之误。又称母为阿媄，本音痳，讹如埋。人子日称其父母而竟不知为何字耶？司马温公《书仪》云："古人称父为阿郎，母为娘子；今则称子与妇矣。"

曾王父有表圣风

曾王父晚岁建大悲阁于书屋之左，平旦，即起盥漱，礼大士，诵《金刚经》及佛号，日以为常。阁亦有胜致，凭槛临流，启窗见山，亘以梅竹蓉桂，芳香四袭。旁有斗室曰"洗心"，外有小轩曰"息庐"，茶灶毕具，真蹴跌胜地也。复营寿藏于溪南，构别墅数楹，暇则扶杖徘徊，有司空表圣之风。谚云"人要日日死得"，此境甚难。或以家累未了为恋，公则七十而传矣；或以子孙不振为忧，公则有孙发科矣（时先君已登贤书）；或以后事未备为虑，公则松楸郁然矣；或以万业随身为惧，公则勤苦于前，焚修于后矣。及耄而终，尽除障碍，非福德兼备者不及此。

亲不贬尊

先安节于方伯公行次甚尊，其与方伯书，称"贤亲相公彦文足下"，称贤亲，服属稍远也；称相公，尊其位也。顾文康尝受业于嫡侄，临文称"老侄先生"，盖亦不以亲故贬尊也。

徐夫人教子

金坛周召诗妻徐夫人，教其子有云："财散可来，名辱不复。"真名语也。徐两子：一上虞令铨，一庶常锺。锺负异才，有贤母而不能遵其训，至身名俱丧，惜哉！闻召诗先已入乡贤，以锺故黜之。死而有知，何以面父于泉下？

采药图

槜李王星元，世习传神，总角一别，更二十余年矣。今夏惠顾，为予作《采药图》，霞思云想，刻意经营。图成，栩栩欲活，不知画是我，我是画也？

没财得疾

有一生没其宗女之财，女故出家早没者。其人感腹疾，常蠕蠕动焉。一日，腹中忽作语曰："尔负我财，不急为好事，不汝贷也。"语毕痛甚，因私祝曰："苟舍我，唯命！"居久之，其人怠忘，痛如初，忆前语，为举一葬埋公事。

埋金大愚

积财已非达者，而埋金更属大愚。以有用之财废置无用，虽拥厚赀，不免守虏之讥。以至公之物，据为至私，即贻后人，亦启偏颇之衅。匪直此也，财，犹泉也，流则其性，违性不祥，故有埋积日久为怪为祟者。或又云，埋金变水，或成白浆。又，往时里中发窨者，见新遗牛粪，气息蒸然可异。然则为富者计，孰若好施与，建不朽，廉取薄享，阴培子孙之福于无尽哉！

优伶乘轩

肩舆之作，古人有以人代畜之感，然卿大夫居乡，位望既尊，固当崇以体统。不谓僭滥之极，至优伶之贱，竟有乘轩赴演者。

赴　考

常廑帝乡之怀，欲往而中止者数矣。去冬，气冲病发，新年转剧，默坐四十余日，乃瘳。会内弟宋麟、桓重来结伴，遂欣然允之。舟中谈谐甚畅，未见所苦。抵济宁，舍舟从陆，气益蒸炎，弱不受秽。至东平，渐渐眩顿，见食欲呕矣。宋麟假道临清，临别黯然。将逾梁山，病发市中，自度前途尚远，不堪颠顿，幸桓重古谊，伴送予归。一月之间，两渡江河，生死迁变，不惟自累，并以累桓。嗟乎，何遇之穷也！既归，取前历试诸艰，缀《阮途志历》二卷，题词其后。自此绝意名场矣。

幼时得句占谶

古人每于幼时得句占谶，癸巳之春，予年十岁，塾师王昆发先生以"燕语微风日"命对，予对以"莺啼细雨春"句，师极赏其工，尔时亦不自知其何况也。及今思之，不为啭晴之莺，而为啼雨之莺，境遇迍邅之兆欤？

三叔母

三叔母朱孺人，圭璧其躬，冰霜其操，竟不及享子奉，待天旌，抱郁以没。呜呼悲夫！母待字方笄，作配于继，十年伉俪，病里生涯（叔犯虚症，事病极苦）；九载

衰麻，丧中度日（舅姑及夫，身历三丧），代鞠尽寸心之瘁，抚躬无块肉之遗，可谓生人之至艰，未亡之极痛者矣。而负托者又外若任劳，阴图中饱，量支菲给，反受皱颜。既处境之难堪，复逢人之不谅，母安得不病，病安得不死哉？虽然，母自少知佛，弥留之际，犹强起栉沐，辞父母，谆谆以念佛为嘱。大限方来，真知不昧，业债脱净邦超矣。于世乎何恋，于人乎何尤！

双忠寺碑文

李空同先生作双忠祠碑文，言："周之亡也，稽首奉图籍，西向纳土，不闻有死之，何也？曰，文弊之也。文弊，则天下横议；横议，则纵横行；纵横行，则乱贼肆；乱贼肆，则贞纯匿。故苏洵者，纵横者也，其言曰：'比干有心而无术，苏秦有术而无心。'秦，何人也？鸩雀与孔鸾长短耶？故祸天下者，必洵之言者也。忠臣成仁，义士死国，舍仁义何术矣？"其论足以扶教维风，其文足以砭庸针俗，卓识大力，一空当世作者。双忠祠，祀龙逢、比干。

马鞍山之讼

马鞍山旧归顾氏，按之邑乘，虽无明文，然几百年相沿，人无异词，其为顾氏世业无疑也。近有修怨于顾者，耸二三人士具呈上宪，谓其占据逋粮戕贼取利，上宪信之，断归公管，刊石著令。予于此有盛衰之感焉！文康之后，子孙世宦，山亦藉以培植，邑人士惟恐此山之不归顾氏。及其衰也，斩凿弗禁，不肖者或因以取利，遂使仇家得以藉口，夺如反掌。假使顾氏有一二有力者保护此山，清其积逋，彼虽智，亦何所施其技哉？既予以可乘之隙，而又以赤手空囊，与富而多谋者抗，讼不败何待！

杨诚斋与陆放翁

杨诚斋不为韩侂胄撰南园记，甘受摈斥，士论高之。陆放翁为韩撰《阅古泉记》，世多讥贬。愚以杨公诚高，即放翁阅古泉之作，亦不过登览文字，无关重轻也。

韩侂胄未可尽非

韩侂胄，忠献后人，儥权任奸，洵属不肖。然其封鄂王，夺桧爵，颇有善举。即伐金之役，犹是《春秋》大复仇之义，未可尽非也。特误用程松，致辱国丧师耳。函首送金，虽其自取，然宋亦大伤国体。

多闻阙疑

世传苏叔党为梁师成妻服缌麻，朱侍郎浚白贾似道书万拜，二公皆执节名臣，何至屈辱如此？多闻阙疑，正在此种。

中秋无佳境

今夕是中秋节矣，病侵强岁，闲过清时，功名之士，所为短气。不佞缘以藏拙，亦自不恶。但檐溜泠泠，月光隐翳，绝无佳景。一生不知几度此节？似此便可扣除。

赌　风

赌博之风，莫甚于今日。闾巷小人无论已；衣冠之族，以之破产失业，其甚至于丧身者，指不胜屈。近有诸生犯赌一案，教官坐赃落职，以下褫革拟罪者数人，似亦可以少惩矣。而沉溺游场者，卒无悛心。愚谓聋虫尚可通以意气，人为物灵，冥顽一至此耶！且盗贼，饥寒迫之也，此更何所迫欤？数年前，陇西有仆马遵者，身受赌害，抽刀断一指自誓，于时观者失色，尽谓其能痛改矣；乃左创未愈，而右执叶子如初。

鹿城科第

鹿城素称名邦，科第较胜于他邑，近甚不振，然犹稍稍继续。今阅贤书，南北寂然。徐北海先生谓马鞍之有塔，如文人之有笔，笔头落矣，其何以济？有轻薄者，谓塔去顶如叶子中六须子，盖隐讽赌风之盛，而文士失职也。

两大快事

一朝之忿，逞于一击，固取祸之阶，然有不平事，情亦难禁。我吴有两大快事。陆冢宰完为诸生时，殴方士王臣；五人击奄党。王臣怙宠肆虐，拘系诸生，抄录方书；完约同袍竞击之，幸抚军王公恕奏列臣罪，完等得免。五人竟死于毛抚之手，快事中又生不平，恨不起一鹭而鞭其尸也。

不嫁人奴

邑有一女子，既受聘矣，以夫家系人奴，誓不嫁，将娶之夕，截发投尼庵。夫家既失婚费，力诎于再娶，夫之父遂以愤死。今年秋，梦女而吓之曰："我将厉汝。"女惊觉，犹意梦为尔耳，不足异也。是日向午，果有大蛇螫其股，女负痛狂走，蛇亦昂首尾之，若待其毙然。一尼以耜斫其头，头落，犹蜿蜿不止，火之亦不爇。噫，怨毒之于人，甚矣哉！我不知其出家果不过耻为人奴否？何其舅之痛恨若斯也？岂前世已有夙憝，又加以今生之负聘，遂固结而不解欤？

飓风成灾

（一）

七月十四日晚，飓风大作，庭树怒号，窗户如裂，夜更数起。昆治障墙，百余年来从未倾圮，至是塌尽。沿海漂没，甚于壬子。当事大开仓实，船粟往哺，而民情刁恶，反傲天灾凌官长，镇洋冷侯几被侵，崇川亦屡哄，及抚宪至乃止。疏闻，上为恻然，以崇川被灾最，悉蠲其赋；除命相国高公同督抚两台，以灾之轻重议蠲，勿拘常格。于是灾黎并沐更生之德矣。

（二）

远族有侨居茜泾者云，水大至，老幼互絙，同乘一富者之屋，三日不得举火。被灾前，无夜不闻哀号迁徙之声，此其兆也。

（三）

刘河有一人乘茅屋，吹至海中，见一大艘，灯光荧荧，中有一袍带者，俨坐如大官，作检簿状，顾此人不在数中，急放回。其人如醉梦，顺流得达隑曲。

（四）

一闽贾橐千金生理，尽散于灾民，豪举也。

王恕斋

（一）

成都守王恕斋先生，以心疾没于眢井，前后丧四子、两孙，何遭厄之酷也！予为太原婿，得接诸先生风旨。中丞公长厚和平，获寿考，发子孙，天之报之者未艾也。成都或不及中丞之度量，然闻其任刑曹、守成都，始终以谨廉自持，居乡不与户外，教子孙以退让，不可谓非贤大夫矣。食报如此，令人不解。意者，天道忽近而贵远欤？令似景沂亦诚实，诸孙多秀发，其必有以光大其烈焉。

（二）

娄民有冤鬼临身者，家人许以经忏超荐，病人作鬼语曰："必得成都王太守诵《玉皇经》乃解。"其家以鬼语谒请，恕斋为诵之，果验。恕斋素奉道，其经力足以解人之冤，而不能自度其厄，何也？

虞山有虎

传闻虞山出虎，吏兵持弓矢逐之不获，昆人相惊。以虎至愚，以刘昆守弘农，虎皆负子渡河。今即未能驱之，或未必招之使来。有谓我昆从无虎患者，则否。弘治己未，有姚某渡吴淞江遇虎，以虎足陷淖幸免。正德丁卯，农人胡山死于虎。嘉靖戊戌，虎复至，足迹遍三四里。即吴淞一处，虎凡三见，事详《方奉常集》。

忤逆之罪

天下无不爱其子之父，瞍之顽，亦缘后妻少子之惑。不然，父即不慈，必无忍死其子之理。忤逆之罪，何罪乎？而敢轻告之哉！世之断斯狱者，先究其宠妾后妻之有无，而真情自立见矣（*时湖北锺祥县有高氏告逆事，故书此*）。

拐子

我不解天地生物，何以有毒虫猛兽？尤不解生人而更有甚于毒虫猛兽？如今之拐子者，取人脑，堕人胎，断人肢体，惨毒非常。前自嘉兴发觉，邻郡始严缉，寻亦怠弛。如我吴杀孩一案，承审官以首犯已毙，遂欲宽其余党，幸蒙大部神明，屡次严驳，台中亦章论其事，上即命御史覆审，终不能穷究根株，不知何时得刈尽此类也。闻浙中有大绅，利其合药之资，阴为护持，或未必然。果尔，则又与于拐子之甚者矣。

岁暮有感

方移周正，又旅嘉平。青帝侵权，花先春发；元冥失御，水不冬凝。风自南来，辄掩在婺之曜；云行西去，并收离毕之光。雨滴愁肠，灯昏永夜。心怀万端而不寐，勉事丹铅；病瘉一岁而未瘳，怕沾药石。当寒而暖，烟出喉吻；应歛而舒，酥其骨节。幸有真师之妙偈，教我安闲；（*真歇禅师偈云："老僧自有安闲法，百苦交煎总不妨。"*）安得吕祖之神通，惺予大梦？

卷　五

寿

五福首寿，每因乎气之盛衰，故世际其盛，人多寿考。今之以百岁题旌者，岁不乏人，可谓盛矣。即以一家而论，亦莫不然。先曾祖有德有行，勤苦造家，正气滋之候，故身及子女，下而僮仆皆寿。曾祖七十八岁，祖父八十四岁，大祖姑八十岁，二祖姑今八十六岁，犹无恙也。家僮二人，皆逾八十。

吴俗奢靡日甚

吴俗奢靡为天下最，日甚一日而不知反，安望家给人足乎？予少时，见士人仅仅穿裘，今则里巷妇孺皆裘矣；大红线顶十得一二，今则十八九矣；家无担石之储，耻穿布素矣；团龙立龙之饰，泥金剪金之衣，编户僭之矣。饮馔，则席费千钱而不为丰，长夜流湎而不知醉矣。物愈贵，力愈艰，增华者愈无厌心，其何以堪？我家故贫，一丝一粟皆先曾祖勤苦所贻，先君每念前劳，自奉极薄，释褐时，始有真青皮套，留以贻后人如新也。先夫人挫针治繲，没后几无裳衣之设，思之有余痛焉。今薄产无几，不节若，则嗟若，何如《贲》之六五犹得终吉乎？

乐与愁耳与目

里中延名优演剧，乡城毕赴，予时恶境横生，兴致都尽，兀坐小斋，风送欢声入座，亦泠泠楚绝。因思乐极之时，脱闻壮士悲歌，未有不酸鼻流涕。乐可生愁，愁亦可转为乐，兹独不然，何欤？始悟乐之入人浅，愁之入人深也。俄而大雨倾注，步至溪上一观，见鲜衣华冠者，多洗足踉跄，不觉颐为之解。又悟耳目所感，亦分同异。盖耳静目动，静则心不受役，动则忽然忘怀也。反而书之，如有所得，愁结亦解。时戊辰上巳前一日也。

王翱好行赎罪法

王忠肃公翱治讼，好行赎罪法，曰："偿命，无益死者之家，财或足以济其用。"愚以为大不然。杀人者死，其法至当。若钱可以贷，则富豪益横，且使其妻子忘大仇而利资用，灭绝天理之甚。先王明罚敕法，以通刑之变，金作赎刑，盖指罪之极轻者，杀人之罪何罪，而可概之哉？

穷贪者速其殃

昔有一富者，家饶廪粟，时天旱米贵，其人左右望，惟恐天之下雨。未几，火焚其廪。又，有以米价问筶于邑神者，自二两以至三两，连得圣筶。又问三两以外，欻见神怒起，即怖死。凡穷贪丧心者，未有不速其殃。

杀人食报

闽富人某，以奸黠起家。一日，有估客负重赀，避雨舍旁，某艳其赀，殷勤为一夕留；客以富室，亦不疑；醉而杀之，取其金，人不知也。居无何，雷击其禾，某怒发痴，诉神于县；县令亦恍惚若有所凭，竟饬差。差遑遽不知所出，闻空中语曰："汝奉命拘审耶？我且至。"差即解某赴讯，某语侵神。差作鬼语曰："劫财杀贾，尸埋汝家，有之乎？"某色变词塞。令大声曰："天理昭彰，鬼神显异。"立往按验，果得尸如生。收某致法。王星元云。

乌衣垂盼

郗选述其从弟用宾，尝谕予只有两地可以相处，遇则弭笔承明；否则碧山紫府点校青瑶矣。嗟乎，声名不出闾巷，焉望清华；神魄未离腥膻，终虞尘触。欲避众喙之噂沓，早自怜蜗伏无言，不谓世眼之眯瞑，忽竟有乌衣垂盼。

最忌游荡

儒家子弟，最忌游荡。近见儿辈，颇锐意作文，甚喜。但当时存濂溪先生潜伏之说，庶无见猎之忧。

优人称相公

相公二字，宰辅之称，以之称士人，岂以士人读书谈道，有可以为相之具，不妨过为期许，犹之大台柱，即端揆之意乎。近来郡中至以相公称优人，将毋以登场搬演，亦有为相之时欤？则三旦又可居焉。吴人取笑天下，往往有此。

牡丹亭非昙阳子事

昙阳子仙去，凤洲先生传其事，而世或以《牡丹亭》诬之，误矣。夫神仙之说，欺愚易，而罔智难；饰远易，而诬近难。凤洲先生以绝人之才，负天下之望，生同里闬，苟非信而有征，肯称弟子、浼笔墨、啧啧传其事哉？且《牡丹亭》出自汤遂昌，遂昌品行卓卓，非夫世之轻薄浮浪者比也。还魂之作，不过推极夫情之至，岂真有所指名哉？即使隐有所指，安见其为昙阳子而发乎？即使为昙阳子而发，侨居误听之传奇，反足信于同里巨公之传记乎？而况遂昌必不为此也。吾意《牡丹亭》之误，人见夫还魂之事近乎仙，太傅适有女仙去，而其名位，又有同于所谓杜平章者，求作者之意而不得，遂拟议其事以实之。负冤二百年莫为申雪，予故表而出之。

明初冤狱

明初，芥视臣僚，以非罪冤杀者无算。予于魏苏州观之狱，尤痛恨焉。魏公治郡有声，即其浚河道，修府治，亦政中所应有事。一经诬奏，致贤守才士，株连蔓抄，虽极暗之世不至此。明朝之谓何？

偶　桓

偶武孟桓眇一目，尝自题瞎牛何居，先生致荆门吏目归，居太仓之桃源泾，其有取于放牛桃林之义乎？

为后母难

自古慈母非难，后母而能慈其前子之为难也。先妣尝称方母缪恭人之贤：其分财也，不以己出存私；其训饬也，不以前子引嫌。不私财，犹好名者可勉；不引嫌，非无我者不能。曩见叔母朱孺人之于其子，抚字之非不周也，而防闲督责，亦不少宽，此真所谓不引嫌者。而人不察，以为是陵其子矣。今母亡未一载，其视母在时何如也？予是以益叹母之贤，为不减缪恭人，而深为其子惜也。缪恭人，琼守方公国祥之继室。

执法毋为例拘

例以佐律，读律者不可不明例。然士大夫居官贵有特见，毋为例所拘。一拘于例，则吏得远称博引以行其私。故官之权尝轻于吏，高文肃云："我今日是例。"

用人之道

日来披览书史，历观用人之道，至我世宗皇帝极矣。登进不拘一格，则怀才者兴；迁官不以年资，则宣力者奋。假以便宜，然后责其效，任事无掣肘之患；予以养廉，然后责其清，外官无亏空之忧。以民社为不可轻，政必先于试可；以官方为不可忽，法不贷夫贪残。故政举刑清，民安吏戢，真可为万世法也。

学儒与学佛同功

先儒目佛氏为异端，以予观之，正是不异。慈悲全乎仁，戒律存乎义，庄严以崇礼，定慧而生智。功先诚正，治心律意马之驰；道在治平，现身为法象之设。斩魔有慧剑，克之勇；护戒如明珠，守之固。报彰因果，赏罚之义昭焉；誓度众生，胞与之心切矣。推本于无生，同源于太极。总之，务为过深之论，谈性与谈禅皆妄。得其不远之则，学儒与学佛同功。

湖山记游

向观《西湖图》，心随目注，途径历历，不啻亲游其境。今春泛舟湖上，红花绣堤，绿水浮山，倚棹哦诗，呼僮沽酒，又若身在图中。往返半月，随所得多少，书之成《湖山记游》一卷，此二十年来出神入化之境也。

温习之功不可废

王郗选辄取《文选》句试予，予十答其八九。盖尔时吟诵，倍于他书；以后自恃已熟，一搁数载，病中偶忆《七发》，试一背诵，格格不能成篇。温习之功，庸可废乎！

书多难博

士至今日而谈博学，难矣！汉当秦火之后，儒者搜罗旧籍，殚精毕虑，始得以博洽名世。自汉以后，作者林立，卷帙日繁，洎乎唐宋，不知几倍于汉矣。考之《艺文》，开元四类书凡五万三千九百八十一卷，唐人自著文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至宋宁宗时积书至九千八百十九部，共十一万九千九百七十二卷。又五六百年而至今，书籍之富，更非唐宋比矣。古人当残断之余，出搜讨之全力，靡以岁年，而犹不足；今人际浩繁之极，分帖括之余功，稍事涉历，而反有余耶？李献吉不读汉魏以后书，岂是汉魏以后文字不足读，恐亦读不去耳！

潦倒床头半岁余

初秋气疾复发，小愈即染时症，缠绵累月；今届除矣，神气犹不能当风。昨梦中得句云："逍遥湖上三春暮，潦倒床头半岁余。"予频年患病，败意不一，今春稍开颜，秋来又复如此。乃知清福，造化所吝，诗书管弦之岁月，湖山花草之情怀，不使人轻易尝也。己巳除夜书。

得聘媳凶问

贺岁至娄东，接京信，得聘媳凶问。予中年得子，本图早婚，忽遭此变，不胜悲悼！死生命也，修短数也，但以深闺失恃，得疾增悲，医药之功，不敌宽假。涵斋以禁廷侍从之身，纵极怜爱儿女，忙里岂能入细？用是益不能不戚戚于怀也。

当立贤诛武

伯氏泛观史传，好以己见论古，尝论五王反正，武曌当正刑诛，先儒之说是已。然臣其子而戮其母，于义终未安。庐陵昏懦，不足以承宗庙，宜更立宗室之贤者，然后尽诛武氏。既无母子之难处，亦绝韦牝之再鸣，此论甚是。

霹雳碎瓯

马翁颙若尝诵《皇经》，一婢置茶瓯其侧，忽空中作霹雳声，碎瓯如粉。急叩之，乃从产妇房中出也。此正验其诚处。彼火居家，亵置经忏甚多，绝无斯异，盖无知者无所感召，故神将亦不示灵显。

老诸生时文

时文要细腻，端在老诸生内。终年帖括，浸入骨髓，四书讲义，毕竟多看几句，成宏正嘉之文，毕竟多读几篇，粗看似觉蒙晦，细按终有条理。然而场屋弗尚也，选家弗收也。不知费多少精神岁月，聚成一堆不值斤两故纸，亦是可叹！

修志难在人物传

修志之难，难在人物传。黩货眩势，震名徇情，有一于此，表章失实，文虽工，弗善也。我邑自方志后，鲜有及者，今邑中士复有是举，有力者捐赀，能文者修辑，且告成矣，幸甚！顾不知果能绝去四者之病否？何舆论之纷纷也。

婚嫁不计聘奁

予素持婚嫁不计聘奁之论。一夜，与朱仲升谈次，渠述一旧主家，起家湖商，妇孀而子夭，其季女所从受书者，奁资可得数千金，欲为予子作伐；予时被酒，应之。明旦酒醒，不觉怃然，即诣仲升，仲升已归，急写书辞之。会步东书来，遂定平原姻事。后仲升至，极重予不违素论。

禽兽相残与人何与

张思南汝舟同知南昌时，宁藩有鹤为民犬所毙。藩府传令，鹤有金牌，郡民何得纵犬毙鹤？张公判云："鹤虽有牌，犬不识字，禽兽相残，与人何与？"竟释民不问。他集以此事另属某官，传之者误也。公昆山人，当以《昆志》为信。

立后宜择勋臣家

唐宪宗郭皇后，拒中官称制之请，训武宗以盛天子之事，并卓卓可称。后为汾阳女孙，真能不愧先烈。皇家立后，择勋臣有德望之家，定是不同，汉、唐、宋以来，历有明验。

乾隆南巡

（一）

大巡诏下，一时供职者，如抚宪雅公、郡尊邵公，真能善体圣心，不扰而事办。

圣驾幸姑苏，万民竞瞻天颜，充塞御道，皇上撤舆卫，简侍从，御龙驹，犹恐蹄蹴跪者，温旨令起。君民如父子，忭舞溢街衢。是时晴天倍朗，丽日增辉，极似金粟界中放大光明，欢喜作礼之象。

（二）

有一官造一戏台，转轮可御。绮彩华灯，使不风而

摇曳;清歌妙舞,若驾雾以飞腾。以之娱目,诚属新异。一随驾大臣恶其技巧,禁止痛惩,或传即金吾舒公。公固贤者,宜其得大体如是。

(三)

去冬,恭赋圣德神功诗百韵及南巡赋一篇,郡尊邵公称吴士第一,学宪庄公亦蒙批"饶有古泽,非苟作者,可进"。督抚两台校勘合格,因敢于接驾时恭进。奉旨交学臣,而拙册竟未上达,此中殆有数焉!诸公一言之誉,终亦铭勒不忘。

渔父索诗

贯酸斋尝过梁山泺,有渔父织芦花为被,爱之,欲易之以绌。者父曰:"愿以诗输之。"遂赋诗,有:"西风刮梦秋无际,夜月生香雪满身"句。渔父果却绌,竟持被归。所谓伊人犹在葭苍白露间乎?我安得溯洄从之。

农妇佳句

传闻吴县有农妇,素不识字,见蛛网飞花,忽得句云:"蜘蛛也惜春归去,网着残红不放飞。"不知信否?姑志之。

炎气酷蒸

天久不雨,炎气酷蒸,且七日矣,今夜更甚,露坐溪上,水树无声,火尘翳面,虽云淡淡起,而风与雨杳不可即。前夜夜半,叩仲升馆门,呼与陶嘉月,濯清泉,虽热,犹有清气,不似兹之黑暗中但饱飞蚊挥汗雨也。

雷击绳武堂

闰五月十七日下午,雷电大作,地为震动,予时在书斋,凛凛意村中必有大暗昧事;不然,何霆怒若斯也?已,报绳武堂兽头落矣,庭柱焦矣。绳武堂四房新构。辛未六月朔记。

著书亦属有福人

日长无所事,俯首温经,夜热不能寝,乘凉背史。因思古人经史之学,原期实用,不揣固陋,欲经以经,纬以史,作《裨政》一编。构思月余,方握管,不觉气渐升,知旧疾又将发矣,遂辍去。乃知穷愁著书,亦终属有福人!

作文气味

今人于《四书》《五经》,只解得拈题,作文气味自不相入。若肯把经文似时文读法,抑扬婉转,心口相应,用意自然深厚,出笔自然古雅。不佞懒看注疏,而于本文则梦寐犹哦不辍也。

公山不狃

夫子欲往公山之召,有其心而无其事者也。佛肸之召,只触其行道之念,意不在佛肸。两章语气迥别,匏瓜焉系,最深人玩味。按公山弗扰,即公山不狃。吴伐鲁以语叔孙辄,辄谘于不狃,不狃持论甚正;及使为率,则故从险道,使鲁知备。亡不忘君,其人尽有可取;其叛季氏,安知其不欲张公室也?此夫子所以发兴周之想欤!

身后事那顾得许多

病大剧,负痛不止,昼夜不合眼者数日矣,看来不克支持。些小家事,内胜任有余,且媳甚能,无虑;特以子未冠,虽娶,浑如赤子,欲预书数语示之。忽又豁然开悟,今生已多此一身,脱不济,一点灵台,只向东华问消息,那顾得许多?气稍平,起而书之。

忧来药不效

两月前,内力劝予延医,予曰:"时医看此病必用参,参贵,用度甚艰,勉措必增忧。忧来药不效,何如静养以俟。"日来痛渐减,颇涉轩岐书,益知此事大不易,断不容以躯命试庸手。

台谏风烈

仁和侍御钱公屿沙疏论两江总督黄公,有古台谏风烈。

名利两穷

凡物不贵重之,则不至。如求名者把心思智巧都倾入八股中,自然得名;求利者把精神命脉都钻入孔方里,自然得利。樵朽一生,名利两穷,只缘看得时文轻,便是上渎文星,看得守钱鄙,便是获罪财神。太甲曰:"自作孽,不可逭。"

春寒望梅

春来,寒威不减,梅信甚迟,辄吟"花匠碍寒应束手"句,盖望梅甚切矣。今早有折一枝来者,急洗瓶清供,如梦中遇仙,如久阔遇友。

继善复来漕政重肃

尹公复制两江,漕政重肃。昆邑马侯,尤奉行之最善者。

笃于年谊

癸丑先君之变,同年王怀远先生来吊,举声长号,久乃收泪,慰勉不肖孤者甚至。后于先外舅丰城公丧次,见我邑浦高阳亦如之。二公可谓笃于年谊者。

浦湘为神

浦高阳湘,孝子也,以丁酉举人应孝廉方正荐,擢令高阳,廉介有守,卒于官。竞传其为神,或云即高阳城隍。

学荒蠹生

有书饱蠹，大是可惜。予家无藏书，所有不及万卷，轮转翻阅，不熏不晒，绝不见有所谓蠹鱼者。迩年多病，稍稍涉猎，便苦气升。今日偶有所检，有物从线缝中出。学殖荒落，此其验矣。

亲　丧

娄东顾行人之执亲丧也，衰麻不去身，膏粱不沾口，读礼家祠，终制如一日。予表兄葛绵祖之丧，其子五载亦蔬食三年。五载，顾之甥也（五载，榜名寅）。

宋高懦愦

宋高宗禅授一节，能为太宗之所不能为，贤矣哉！以是知和议之成，特畏金耳，非尽虑钦之归夺其国也。然我终不能不以亡宋斥之者，深恨其愈懦愈愦，致忠武十年心力，废于一旦。议立太祖后者，实始于娄陟明寅亮疏。见王明清《挥尘录》。

李芦洲

侍读李芦洲先生，与先君同年进士，予又婿其女甥。致仕归，常思造谒，而逡巡未果。盖以先生晚年，益任性，易侮慢人，予又疏脱，恐不免受其辞色。然素钦其长厚，居乡清介绝俗，此等风度，何可不一见耶？而先生已弃世矣，惜哉！洗马公曾赐过，便和易近人。

邵嗣宗中会元

太仓有乡民入城，问学中有邵嗣宗其人乎，且状元及第矣。问何以知之？曰神告之。是岁，邵下第；今壬申恩科，邵中会元。神言自不谬，彼民不知，误会作状耳。

卢句有味

卢公武诗“齑盐清梦稳，铁石古心存”二语，常诵有味。

本朝无三元

本朝无三元，若得解、会，三元可望。李祖惠以解元中会试第二，可惜！其才实堪之。

朱氏奴

朱氏有世奴赀饶跋扈，幸前令公明，讼决数年矣。今岁奴子捐监，主复鸣官，奴不服，贿翻前案。传闻有大绅从中转嘱，不知谓谁？吾愿在籍诸公益加慎焉！

风月平章

始衰之年已至，多病之身尚存，惟是闭户就闲，却医勿药，蠹书不蠹物，无所忮求；捉管不捉钱，何来烦恼？四纪之司花可友，一枝之达士堪模。博弈则无为弗为，管弦虽独乐亦乐。胸藏丘壑，迩室若具遐观；枕傲羲轩，世味都成古淡。白衣无位，合加我风月平章；青简方名，或似彼烟霞痼癖。壬申除夕笔。

立春遇雨

岁朝遇春，久晴遇雨，皆吉。雨于立春日，不知何占？打着丁巳头则主阴湿，东作工本，全资菜麦，雨以润之，尤望日以暄之，老农惟时若是祷。

春　寒

（一）

春来几日矣，日光微薄，冰雪坚凝，极目寒云，全无新象。拥炉拥裘，犹复寒冷刺骨，单薄者将何以御之？万里裘固不可得，黄绵袄则公共物耳，今何靳之？敬奏东皇，乞与方便！

（二）

今早鸟声唤惺，揭帐视之，朝曦入牖来矣，便有春和气象。昨欲乞灵东皇，竟准其奏耶？起而书之。

唐寅真身

世目唐子畏为轻薄浮浪人，不曾得子畏真身也。子畏年长于衡山，倾心訾服其品，今之文士能如此虚心乎？家起屠贾，轻财好施，今之富人能如此慷慨乎？以彼其才，稍稍贬节，何患奥援无人？一跌不振，脱屣流外，自重之道得也。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作业钱，其廉介又如此。若夫逆料宸濠之叛，佯狂却聘，得圣贤归洁其身之义，尤其生平卓绝千古者！至其为乞儿，为佣奴，为募缘道士，大丈夫不得志，聊寄其情于幻梦之中耳。庄周化蝴蝶，可得谓蝴蝶即庄周耶？

溺子败名

溺子败名甚于废家。家之废，只蹙其生；名之败，不宽于死。

朱子之议秦桧岳飞

世传朱子称秦桧有骨力，议岳忠武为横，此岂情理中所有耶？朱子言：“举世无忠义，这须正气，忽自施全身上发出来。”叹美施全，即是痛恨贼桧，深惜忠武处，安得有此错谬语？《纲目》千有余年之褒贬，使天下后世帖然无遗议；独于本朝近事，反没其好恶之公至此耶？若理上必无之事，而朱子竟有其说；又或当时有所愤激作此反语，如《檀弓》“丧欲速贫，死欲速朽”之类，而纪录者未之察也。呜呼！世无有子之明，即圣言亦不能无疑于后世，宁独朱子然哉！

形丑心美

张学宪和，正统己未廷试，已拟第一，以眚目抑置传胪。公自言：“吾已废一目，又肩厚薄，手大小，足长短。所美而无丑者，惟此心耳。”尝见有议人得失者，必

正色曰:"人当于有过中求无过,不当于无过中求有过。"其厚道如此。今展其遗像,酷类今之朱仲升。仲升,亦名贤后人,顾彤勉之哉!

张和乩诗

康熙十二年五月望,夜有请仙者,乩书"湘水道人降",又自称"清河故状元",盖即学宪张公和也。其称状元,与明初花纶一例,皆以始定大魁故耳。题诗三绝句,录其第二首云:"南宫散秩列群仙,缥缈云山别有天。控鹤来归桑梓地,丁公无恙隔人烟。"

乩诗非尽出本人

邑传先安节降乩诗云:"金川一恸足千秋,惭愧纲常竟不留。"按语气全不似公诗,以是知乩诗或有灵鬼所托,不尽是本人。

文人戏笔最足误人

文人戏笔,最足误人。如孔融与曹操书云:"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老瞒博学有识,亦疑其有出。若脱去"想当然"一语,后人标新取异,便欲据为故实。愚意太白悬纣头,亦是此类。不然,后世人君所不忍为,而谓圣人为之耶?

景佳如画

儿子从未远出,初应省试,不能不一往。阻风沙漫洲,舳舻相接,郡中宋氏叔侄,移船头就柳阴,棋于其下。崇友拉予看荷花,夕阳反照,荷净花明,萧疏四五人,科头握蕉扇,委影池塘,若绘江上阻风图。二景绝佳。

知其不可而犹为之

木铎信天封人,固为知夫子者,然未若晨门之语尤深。盖知其可而为之,士君子同有是心;惟知其不可而犹为之,乃极圣人惓惓于世之苦心,言外有多少叹息神情。

昆太科第荣枯

昆新乡榜,自丁卯至今连恩科四脱矣,而荐卷往往倍于他邑,亦可怪也。太仓辛酉七人,已四成进士,一会元,一会魁,一探花,皆选入词林。今五魁内一、二、四皆在太仓之镇洋,南北共隽九人。三十里之隔,荣枯至此。

士贫难为工

我邑风俗颇醇,但愿士多自好,便是于皇舆增长气色。科名稀少,要亦地运所驱。斗大昆城,状元六见,盛极而衰,即是剥而必复,正未可量。最可虑者,赤紧占住一贫字,贫则难为工矣。

科第以人重

昆山六状元,多以名位显,惟沈修撰坤,名位不昌,今亦无有知之者。盖科第以人重,人不必以科第重也。

江阴令虐士

江阴令治漕虐士,教官阿令治之。时学宪雷公闻之大怒,即亲诣明伦堂开读《学政全书》,申饬教官,令惶悚谢罪。制台鄂公廉知令不法,奏夺其职,江南人士交口颂公。闻梦公交代亦极称是举,士气为之益奋。

鬼兵神火

夜来辄闻追贼声,出视之,果有火光无数,起灭不常,乍远乍近,踪之绝无影响。犹忆壬辰岁暮,有仆夜半叩门云,火光烛窗,势若数十人排空而来。时先君居北庄,墙卑不足恃,急起鸣金。大父闻之,登层楼远眺,遥语"火渐远勿怖"。于是,戒僮仆更卧起,夜遂不得安寝。至除夜,正料理岁事,传言寇至矣。先夫人挈炜等迁入旧宅,大父张弓矢以备,村人多耰锄自卫,究亦寂然。按之与今所见相类,或云鬼兵,或云神火,杳渺不必深求。

更名入泮

兄子绍基,更名龠,遂入泮;本字大闾,欲并易之,予曰大吕可。

院试求签

前岁,予姊为昭儿院试,求签于土山庙,签云:"王路宜迁改,前途事业新。故园花渐发,先折一枝春。"昭儿本名福基,以昆山分入府学,皆迁改也。故园二字,切求签之人,春字切时令,渐字先字,并为今岁龠侄兆矣。卜公签,灵应如此。

实始翦商

《阙宫》之诗曰:"居岐之阳,实始翦商。"盖从周家有天下之后而追溯其规模气象,谓王业实始于此;非谓太王先有翦商之心也。杨升庵按《说文》引诗作戬字解云福也。谓太王始受福于商,而大其国尔。尤足洗千古之惑。

读古文不可拘泥字句

(一)

古人文字,拘泥字句不得。《史记》"西伯阴行善"。愚意只言商辛忌刻,即善亦不敢显为。误看阴字,便诬至德。

(二)

季子然章"弑父与君,亦不从也"。亦字,打惺季氏,冷婉入妙。疏作必字,便板。按语气不重,深许二子。

(三)

四岳之荐舜,曰"烝烝乂,不格奸。"禹之赞舜,亦曰

“夔夔斋栗，瞽亦允若。”自其耕田时已化及顽傲，使不进于大恶，而信顺矣；岂厘降以后，反有完廪浚井之事乎？且象即傲，必不敢傲天子之女，悖慢入宫，宁有是理耶？此与臣尧说，均属野语。

陆讱斋

陆罗源读书无别好，治家有条理。致政归，课子及孙，丹黄不辍。昭儿，其婿也，亲之有益。

亳州同知死漕米

亳州倅顾周士，以漕米数上不收，愤激晕官仓，归一夕卒。

训导得官少滥厕

训导一官，由增附而廪；积考三十年无误，得贡；贡又数年，得官，较他途独少滥厕。圣朝敬老尊贤，尤当念之。

痘殇复活

有痘殇而撇棺于野者，犬坏其棺，则死者闯然出焉。其父负归，竟无恙。

农书占验

农书占验，“小暑雷，倒黄霉。”今连旬阴雨，溪水浮岸，果验其占。又谚云：“六月被，田无米。”盛夏太凉，不宜于岁。

屋诛非夷族

读书具特识，我于升庵公低头欲拜矣。《周礼·秋官》有屋诛之文，谓如汉世下蚕室之类，非谓夷族也。救康成之失，正刑书之误，有功经学，有裨宪典。

揽讼被祟

有叶某者，尝以揽讼诳重贿，讼败，其关说人无辞于贿者，自缢死。死而见诸途，叶忘其死也，与之语，寻灭，悸而病，且死，连呼“汝蔑我”。审之，则又女子声。女子者，娄东人死于兄嫂者也。其兄嫂将出，有支粟者，以属妹曰无过予，反则过与焉，诟詈不止，女愤死。叶造语坏其声，故亦祟及之，叶遂毙。

虫　灾

交白露节，烝水如沸，稻根易腐，腐则虫生，理有固然，然不意若此之甚也。月初入郡，闻府三县间有虫灾；而我邑禾苗芃芃，谓西成可望。中秋，虫亦冥冥起，不数日，蔓延无既，向之所谓芃芃者，一望尽赤。积贫之邑，罹此奇灾，伊谁堪之！

暴殄日甚

天之生财，未尝靳之，而亦未尝不惜；受之以节，斯益耳。吴俗奢靡为天下最，暴殄日甚而不知返。譬如人授物于人，见其郑重爱护则喜，否则施者倦矣。天心宁有异乎？

岁饥筮占

岁大饥，民无所恃。为筮之，占《离》之彖，辞曰：“离利贞，畜牝牛吉。”离者，丽也。牝牛性顺，象民也。利在守，必得所丽而畜之。其朝廷兴发之兆乎？筮火漕，占《履》之九四，曰“履虎尾，诉诉终吉”。苛政猛于虎，故有履尾之象，不能不诉诉而惧，惧而终吉，缓征有望焉。或有筮得《师》之九二者，曰“王三锡命”，则皇维时其诏恤矣。越数日，奉恩旨，一切蠲缓；赈折诸大政，靡不毕举，如其占。

林氏旷达

太仓公之如夫人林氏，无所出，尽弃其腊田，为公整理坟茔；更择一地，葬其同侍之娣某氏，而营寿圹于其右，曰：“均无子，谊合窆。”其身后所需服物赍赉之费，贮一箱，授川东公。处分井井，半年而卒。盖不惟旷达足称，其深识远虑，尤女而丈夫者也。

东园不保

东园名胜，一朝濯濯，不咎子孙之不保，咎前人之多事。

拨米江南疏

阅临桂陈公奏拨米江南疏云：“江南地广民稠，即遇丰稔，而本年所产，犹不足供民食。”公尝任江臬，故能深悉其艰；今以湖抚追念旧属，惓惓如此，此之谓民之父母。

文皇因梦建灵济宫

明文皇有疾，梦二真人授药，疾愈，因建灵济宫，封玉阙、金阙两真君，即五代时徐温子魏王知证、梁王知谔也。二徐何功德而为真人耶？殆亦刘聪、遮须国王之类耳。文皇自命英武，遽信杳渺之梦，为之建宫崇奉；畏死幸生，乞灵神鬼，不亦取笑后世乎！倪文毅岳为宗伯时，斥为叛臣之裔，不肯与祭，卸其事于寺官，甚有见识。

添　丁

乙亥十一月十一日寅时，孙关锡生，高王父云扶公一支，又添一代矣。于侍御遇仙公为二十六世孙，为之志喜。昭儿于其未孕时，梦帝君手授，予已预定今名。

读书须善自理会

孙季昭《示儿编》：伊尹放太甲于桐，放字是教字，应是篆籀相似之误。审是，而成汤放桀于南巢，安知不是封字？即如象封有庳或疑为放。放与封，亦自有误。当时去古未远，犹难考信。秦火之后，经史残缺，读书者须善自理会。

缀虫灾志

岁届除矣，自八月迄今五月间，所蒙圣恩广博，贤宪承宣，及一切被灾拯灾情事，缀《虫灾志》一卷。既卒业，不禁喟然与叹，天之怒民甚矣，皇之爱民至矣。怒民之天，不能不爱爱民之主，为之下时雪，降甘露，以应圣德。《书》曰："惟德动天。"于今皇尤信。

卷　六

娄东名贤

我吴故多贤绅，而娄东光禄卿沈公清正，尤不可及。公自词林出守大郡至方伯，外任十余年内升，家无余储。致政后，屡主讲席，一以敦行励多士，一时士多自好；而州中诸缙绅亦因此养望者多。可贵哉，名贤之化也！

毁寺得报

陆讱斋尹罗源时，见县治倾颓，集绅士议所以治之者。时县有古刹，以奸僧多问罪去，寺且就废。众议撤材以新县治，讱斋然之。择日起工，正梁方动，一董事立毙其下，而讱斋亦即于是日中风得病，寻致政归矣。明时郑介庵，吾邑夙儒也。邑有慧敦寺既废，介庵请于县主，得寺地数弓建贞祠。介庵死，其孙名镛者，数梦游地府，见其祖在烈焰中，自言为废寺受此报。予因罗源事而并录之，以为轻毁佛寺者戒。

灾年米价

顺治四年丁亥，邑之西门外严子祥家王瓜生李，是岁大饥，米石价四两。八年辛卯，大水，米石价四两二钱。今本地米价至五两外矣。

瘟　疫

（一）

疫气缠联，触之即病，病即死，死亡无算。衣冠中得祸最惨者，无如周鲲庄，一家七口俱毙，存一孱弱子，甥继，非其出也。

（二）

有市牙赵某者，病疫，为鬼卒摄至冥司。一绯衣者坐堂皇上，先有二人参差伏阶下，视之，则素熟诸生诸某，后则其子也。绯衣者拍案大怒，数其刀笔构讼，喝卒以戈舂之，肠出于腹，其子为乞哀，曰："尔助恶，亦无生理，差几日耳。"次及赵，卒亦捽而殴之，伤其目及臂。赵惺，眚一目，不觉臂忽短。即侦诸消息，日前已腹痛死，越数日其子亦毙。

（三）

诸生吴师圣，病七日不惺，一绿衣吏导之去，殿庑如城隍庙，俾写册籍。写几日，手腕欲脱，询其旁，曰："他日当来莅事，今且听归。"吴惺，一一可记忆，语予曰："冥中定罪，莫严于刀笔，而骨肉相残者即次之。吾后当为冥官，大约判官录事类耳。"

（四）

有孙某者，病中恍惚见周鲲庄父子在冥中，衣冠如平生，壹似有所事者。

赉宇不愧我徒

先高祖云扶公馆巴城时，夜有孀妇叩门，欲以讼词浼公，公严拒不纳。杨维斗先生闻之曰："赉宇不愧我徒。"赉宇，公初字也。

琴声忽自内出

秋来，病与贫俱，夜坐小斋，郁结不解，忽琴声自内出，不觉跃起，妇能忘境，我乃为境滞耶？因取琵琶酌两三弹，作黄连树下唱酬，其声冷冷，终不能啴以缓，发以散也。

雷　鋐

都宪雷公，学问人品，为当今朝绅之表；历任江浙学政，教泽深矣。去岁浙江荐饥，公以学臣具疏，尤感动邻省。今乞养归闽，士民咸切重临之望焉。

办赈贪墨

弭灾平憾，皇仁已极靡加，而我新阳独在糊涂帐里，吃昏闷苦，何也？盖县主某，悉以其事委之三吏，三吏用事，而新政不可复问矣。予作伤鹿城诗，有"广收金粟治田园，回头笑指街前骨"句，书其实也。昆邑许侯较慈惠，而太翁又能道之以善，故治荒迥别，吏亦视新阳末减。

田荒地白

荒札相仍，人稀力尽，虽曰"力田不如逢年"，年岂能为不艺者熟乎？起视四野，田荒地白者多矣，如何如何！

续虫灾志

今年耳目所经，都属可骇，择其的真者成《续志》一卷。续志者，续《虫灾志》也。嗟乎，虫之为祸，烈矣哉！

毋为已甚

圣驾南巡，黜苏州知府某，清吏治也。某去位之日，吴民将窘之。一别驾温谕之曰："狼狈至此，亦足矣，毋为已甚。"众乃退。

娄东光禄公

甫里许竹素，与娄东光禄公同年，最契友也。见公清苦，语次说公以娱老之计。公拂衣起，未竟其说而

罢。予盖闻之桓重云。

顺治三年席费

清河与太原联姻，两家皆贵而赡，其记顺治三年婚费：会亲端席十六色，付庖银五钱七分。盖其时兑钱一千，只须银四钱一分耳。而猪羊鸡鸭甚贱，准以今之钱价，斤不过一二分有奇，他物称是，席之所以易办也。今士夫家窘况者多，较前宦相去悬绝，而物价又四五倍于前，勉措而不知节，乌得不日贫？

叶寿承至老冠服一式

吴市日骛新异，趋时者竭蹶勉应，此伤财大蠹也。我邑叶太翁寿承，自少至老，冠服一式。一日，易冠郡肆，索旧制高边者，市人都笑曰："久不见此式矣。"因令其另制。使士夫尽尔，创新者自止。

作闺饰篇

闺中衣饰，尤不可为市门转移。予尝斟雅酌宜，作《闺饰篇》置《屑金集》中。

柴云章至孝

柴云章先生性至孝，所著有《养亲说》，皆其晨昏践履之实。丁巳乡荐，以第三人冠其经，太翁年过八十，犹及见之。世称先生养亲、显亲两无负焉。而以予所闻，更不止是。太翁尝得危症，先生百计不效，至尝溲秽；又股上有剜痕大寸许，或叩其故？但言伤在某日，不明其所以然。按之，正翁病笃时也。翁脱万有一起之危，寿至大耋，皆其至诚所感，而世人有不及尽知者矣。书以补志乘之缺。

功不及杜士言

徐观察守乌蒙，苗寇薄城下时，徐以公事留省，一切捍御机宜，皆出自幕宾杜士言。后徐议叙擢官，功不及杜。当围守时，人有以危言惧杜者，杜曰："脱不济，先杀夫人，我等皆自尽耳。"壮哉斯言！缓急可恃人也，不遇而死，惜哉！杜之友柴葵阳，诚信士也，属予记其事。

漕粮新弊

漕政自制台尹公清弊以后，官民安帖久矣。迩年粮户米色，迥胜于前，而霉烝数告，其咎安在？往时粮艘开时，但闻插人谷子。近传运丁巧弊叠出，着水不已，甚至衬灰图涨。幸而混交，则利归慾壑；脱或烝烂，则罪诿收粮。连年米坏，职此之由。此言亦未必无因，并察之何如？

舒仲应散军粮赈饥

袁公路以米十万斛，给沛相舒仲应为军粮。时大旱岁饥，江淮间人相食，仲应悉散以给饥民。术将斩之，仲应曰："以一人而活万人，死不恨。"术亦终赦之。事有可以活万人者，亦直得一死，且亦未必遂得死祸。中人如术，尚能赦之，而况明君圣主乎？然亦不可先存一幸生之念，盖事贵果决，稍一回顾，便不能毅然行之矣。

顾振裘兄弟

邑诸生顾振裘与其弟骏声并能文，又皆束修其躬，今之陈元方兄弟也。

歌新阳尹被劾去

抚宪陈公劾去新阳某尹，士民快之。予作里歌一首，有云："蓬容退舍天矢黄，委照吴中占吉昌。中丞棨戟肃秋霜，诛锄荨草先我疆。"又"披云拨雾湛清光，任汝鬼蜮无潜藏。梏荎累累赴法堂，民喜相告俽路旁。"诗不足采，存数语以志公之威德。

良医诊脉

得疾二十余年，旋发旋止，迩来发必大困，困必经年，至今日而几几不可为矣。闻上海王翁协中，擅名国手，力疾就之，诊脉曰："无事，以用心太过耳。心火旺，气即升矣。只须二物治之：用金华香附一斤，云苔八两。"服之亦不甚效，想久疾无近功耳。然以岌岌不可终日之势，而毅然以无事断，非良医不能。

诗人钟淳崖

诗人钟淳崖先生，混迹阛阓，尝酩酊夜行，为县尉所杖，每一下辄呼爽快，人讶之，先生曰："此与呼痛宁殊乎？"先王父忍庵公，犹及见先生潦倒状，述之甚详。后沉醉溺死。死数年，降乩某家，知先生本谪仙也。先生诗有《意意编》者，寄托深远；又有词曲一卷，作四六小引，按节歌之，都堪陨涕。

顾仲瑛遗植山茶花

平乐村山茶树，顾仲瑛先生遗植也，干老枝繁，开时朵大色鲜，丹砂鹤顶，未足尽其形容，品花者不得专美滇、蜀。近以俗主厌苦游人，不加爱护，日就衰落，可胜叹惜！

日洗几马

杨文懿守陈为洗马时，假省，行次一驿，其丞以洗马亦驿官类耳，坐问公日洗几马？公曰："勤则多洗，懒则少洗，无定数也。"使于此而稍加呵叱，则褊矣；如其问以答之，趣甚！

耿公女孙不更字

徐子山传毓之子，聘方伯耿公麟奇之女孙，未娶而子夭，女誓不更字，有强之者，至截耳自明。呜呼烈矣！满洲为皇家起化之地，女子贞信，直追二南。

李荆山侍御

江右李荆山侍御，文章气谊，先君及门中第一人

也。入台后，拟切要数条致之，答书辞以老病。病则偶然，老犹未也，尚望勉思职事，力振风采。

半字师

东海一闺秀作蓝菊诗云："为爱南山青翠色，东篱别染一枝花。"佳句也。予以别字尚硬，为去其侧刀，人称为半字师。

葛信天

表兄葛信天，优翰墨，识时务，遇事谨慎，赞临桂公幕最久，所至多善政。

吴雄不问风水禁忌

汉顺帝时，河南吴雄，家贫丧母，营葬于人所弃地，丧事起办，不问时日。有言当族灭者，雄亦不顾。然自雄始，三世为廷尉。世之惑于风水禁忌之说，而事多中废者，亦愚矣哉！

伯氏云亡

伯氏长予四岁，自幼至今，未尝一日相离也。予病而兄健，常恐先朝露以为兄忧，何图仓卒中风，夕不待旦！五十六年兄弟之局，结于俄顷，其时心碎魂惊，不知此日为何日也！去春，龠侄梦诗一联云："江边有燕悲巢幕，林下无人泣落花。"不知是何人诗句？兄为予述之。予心知其非吉，常切殷忧，然亦讵料其身亡之日，龠在白下，闻讣奔丧，阻风燕矶三日，哭于江头，一如梦中诗所云耶？呜呼！哲人莫挽，定数难逃，埙去篪孤，余生何味？予亦无所恋于今之世矣。

桓重捷北闱

予尝谓桓重君文固妙，然犹未足恃，可恃者在宅相。盖侍读陆澹人先生诸外孙，如徐，如彭，如缪，如蒋，皆得科第，独桓重未耳。连踬数科，甚讶之。今秋，予以龠侄忧归，昭儿病返，无心更问乡榜，忽报桓重捷北闱矣，不觉颜为之开。以外姑病正剧，得此信或小差耳；且以信予言之无不酬也。

姊病故

姊病日笃，盖久痢积虚也。予日往视之，辄呼"好兄弟"不止，予时寸肠割矣。不得已而进参补之说，其家专主治缠，遂不济。呜呼！予同母六人，自五妹亡后，常忽忽不乐，今自秋徂冬，不五月，连丧兄姊，而皆世间难得之人，其为悲痛，尚忍言哉！姊一生朝盐暮齑，曾未分夫婿禄仕之荣，竟以痢虚莫补，陨其身命，尤痛恨也。

妇肩子任

妇祖王中宪公，善作家，置田几及万亩，子孙都仕宦，今亦清况可掬。独张夫人才而俭，孀居，能守其业，各房藉以维持。近葬中宪公及两恭人，妇肩子任，力成于独，可敬也。

岁尽境恶

岁云尽矣，人生恶境，至此极矣！一秋冬间，期、功、缌三被其躬，丧亡之戚何如也！乙亥虫灾，百年未有，今才四年耳，虫又啮禾，亩收不过一二斗烂米。了粮不足，数口嗷嗷，方忧莫措，而劣户奸胥，又将以蠲缓之皇恩为买卖计矣，奈之何哉？

阴沟有怪

邑人王思位家尝有怪，其始，见灶神委地，以为是儿童顽戏耳。及揭釜盖，而釜中糜尽为粪秽矣，乃大惊。闻刘顺之有道术，延禳之，法坛钟鼓方鸣，而空中亦拍砖如响。予同族有名铣者，自负儒生，大呼"邪不胜正"。声未绝，而奇秽即沾其衣。先是，思位曾通一阴沟，刘意其中或有怪，塞之，怪遂绝。

顾茂索诗

顾粟园茂，吾邑老成人也。然自以瑞屏曾孙而优于诗文书法，目中殊少可意人。一日，忽以寿册属其婿夏震沧索诗于予，予以病辞；书再至，不得已勉应之。时粟园已瘫废，负而诣予谢曰："惠诗字字心坎，册中第一作也。"已，书一对联饷予。粟园于后辈，从无称老及长者，震沧疑之曰，此君又当别论。又以所作《归选古文序》，属予改，予为酌定数字，亦字字首肯。乃知粟园未尝不谦下，亦因人而施耳。粟园死，有老成凋谢之感。

劝人罢讼难

予前致妹倩严效羲札云："前人辛苦造家，亦欲子孙雍睦相守，纵其间不无厚薄，而家道隆替，绝不系此。一涉讼，无论成败未定，即使操必胜之术，亦不过中饱衙吏，得不偿失。况和气致祥，乖气致戾，几见有骨肉相残能保其家者？"盖其时彼将以家产讼，故为先事之忧，不禁言之切直也。其后不从予言，卒以成讼；讼虽胜，人已无多，徒伤和气耳。近日，我宗有以细事构成大衅者，予亦力为劝解，而卒不听。何好言之难入如此也？抑官符星祟，有非人力所得而主者耶？

严殿英效羲父子

严效羲之父殿英翁，有经计才，赤手至巨万。其兄中卫公讳禹沛，先君乡会同年友也，读书不事生产；殿英所置田，分给其兄与弟，可称友爱。效羲，其第三子，为人亦伉爽，曾为故明董烈妇重建祠，又于海藏惜字会助田若干亩，二事殊可记。倚，少年得疾，年三十而卒，悲夫！

临道德经五年

向得一旧刻《道德经》，爱其古秀，习之五年而不成，功固不密，亦缘取法太高，且资钝不克副耳。然握

管自此渐紧，盖恐其易脱，力挤指尖，所谓龙眼者是也。正锋非此不济，故书法虽未工，与横描者自异。

再游金陵

病缠累岁，欲藉国庆，祓除怨阶意外，又思暂离垢氛。适当恩科乡试之期，趁儿辈便，再作金陵游，是或一道也。昼则闲步街衢，或小酌戏馆，或诣友寓一谈；夜则多少饮火酒，塌壁便卧。一月来，差觉爽健，过中秋节即归。向推徐协六少年老成，今与同伴，一种温润谦和之气，如饮醇醪，尤令人醉心也。

近世真娘

沈五梅廷扬妾张氏，本吴妓，廷扬诛后，尽鬻其衣饰，葬之虎邱东麓，庐墓二十余年，儿童罕见其面。噫，一妓也，而能不负所事如是哉！不知此女埋香何处？想亦附窆山麓。今人忽近而贵远，但知有真娘，而不知此之更可谥贞也。考实，当题其墓曰"贞娘墓"。庚辰秋，偶过虎邱书此。

娄东十子皆坎壈

娄东十子，皆极一时之选，而皆坎壈不遇。何汉勋中副车，又罣误。我不解太属科名如此其盛，竟无一人得与，当亦获隽诸公所深惜者也。

沈敬亭先生

陆胜非北游，辞行于沈敬亭先生，偶举一时贵自策，先生艴然曰：老夫所望于诸贤者不在此。陆盖先生及门士也，为予述之，犹深以失言为耿。胜非寻中亚魁。

调解讼事

读书学道四十年矣，从无一事涉讼。去年春，不幸有操戈同室者，予以房长苦心调解，累千万言不从，只得置身事外，忽被与讼者词连。稍持公，致嫁祸，反陷必死之而后快。然当诬逼保辜之日，上天震怒，雷击示警，一时见者闻者，莫不为之吐舌。嗟乎，精诚有所感，造化为悲伤，自昔然矣。区区之心，可以格天，独不可见谅于人乎？后日有书其事者，正恐不能为曲予者讳也。

樊玉衡神断

黄冈樊孝介先生尝与士人论文，一收头（明时签般实排户收征银，名收头），裂襟流血，号为顽户所殴。先生徐谕左右，验其衣带，则皆完；命杖之。谓士人曰："识之，世岂有解衣待殴者乎？"先生讳玉衡，号棠轩，万历乙未进士，为我邑名宦最，其神断不胜举。

水镜为鉴

水镜之为鉴，随物而现形，积泥以浊之，积尘以暗之，则物遁其形，乌从别其妍丑？

吾道如处暗

文始经云："吾道如处暗。"夫处明者，不见暗中一物；处暗者，能见明中区事。真妙语也。精之可以入道，粗之亦可观人。

王炳文妇

诸生王炳文妇钱，娄东名族，年二十，归于王，王病笃而婚，婚未几死。钱以处子守贞，孝事翁姑，礼遇戚属，斋居蔬食，二十有余年矣。诗云："终温且惠，淑慎其身。"夫人有焉！炳文，松筠之醇次子。

人郁则为病

草郁则为腐，树郁则为蠹，人郁则为病，予病不为郁所致，故不以恶境而加增。内则以愤郁而发病矣，血来不止，如之何？

江阴睢阳庙

初冬无所事，以昭儿应学宪诗赋考，予亦一往，意欲于归途看吾谷丹枫也。予每至江阴，必先谒睢阳公庙，而大雨连旬，艰于步履；及遇朔日，礼不容再怠矣，持瓣香冒雨行，至则庙门钥焉，索匙于庙旁之茶室然后入。燃烛数枝，犹暗如黑夜，瞻仰凛凛，叩首而出。因叹多士济济，竟无一人念及睢阳公者！归过虞山，略一登览，以出外久，不能盘桓。时已小雪后矣，而田禾犹有在水中者，岁收又大不济矣。

关圣谥法

向尝私拟关圣谥法，百思不当，及闻钦定仁勇，乃始惬心惬意。

沈宗伯矍铄不减三十年前

丁未戊申间，长洲沈宗伯公馆生水，曾介王松筠，以制义谒公，公评有"点窜涂改，可以勒铭石阙，立碑淮西"之誉。盖意在奖成，不惜齿牙余论也。壬子一别，已三十余年矣，今以九十大年，犹复费公心力，评阅拙咏。往谢时，公谦和如旧，矍铄不减三十年前，真地行仙也。愚意公高年颐养，宜就西山故居，觉更饶仙趣。

亳州同知曾捐义田

亳州同知顾周士未得官时，曾捐义田五百亩。

子孙行赂祀乡贤

吾昆乡贤祠，旧亦间有乡绅厕其间，试思俎豆学宫，何如其难副也。祖祢无可祀之功行，而子孙以官爵行赂市之，是直予之以不安，于尊崇何有哉？

俗客俗人

吴孺子遇俗客，辄闭目坐，曰："吾静思佳士，以扑向之俗尘耳。"张桂峰不喜造客，出必风雨中张盖而行，

曰:"吾故不欲以面孔向俗人。"俗之一字,为高明所厌恶如此。晋时竹林之游,王戎后至,阮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戎答曰:"卿辈意亦复易败耶?"此一答大不俗,然其平日持筹握算,惟利是视,终不免带些俗气。颜延之《五君咏》:"山涛、王戎以贵显并黜。"贵显无黜理,王戎正当以好利黜之。

唐东江宜祀乡贤

志称唐东江先生淹 贯经史,良然。娄士多传其居乡持正,遇事之有益地方者,必剀切言之。果尔,则泽在民生,更足重矣。先生晚遇,颇以热中招物议,然不以一眚掩大德,议祀乡贤者,亦当及之。无如后人之不振,何也?

庭前双桂

蓼怀阁庭前先君手植双桂,今四十余年矣,高出楼头丈余,盛夏则绿阴蔽日,深秋则金粟飘香。抚嘉树而思余荫,得不倍加珍护。

诸内侄连进五人

向决光大,诸内侄必发,以成都公父子卜之也。其时皆童幼,十余年间,小试连进五人,乡闱一正两副,皆恂恂不染浮习,充此何可涯量。

王奉常子孙

王奉常公九子,发者五分。自崇祯乙卯至今乾隆壬午,甲榜八人,乙榜十五人,副榜五人,而芝廛先生后居其大半。康熙丙子科,中丞公兄弟同登,先生惊忧不已,若过分者。然天道亏盈而益谦,宜其久而未艾也。

和咏文殊雪像

甫里曾有以雪像文殊菩萨者,严西圃、许竹素两先生为之唱咏,里中属而和之。陈象乾以语予,予亦效颦一首云:"曾在寒山证法音,偶骑白泽下珠林。花拈如意都成玉,云护袈裟岂铸金?点破凡身浑泡影,消除世相释冰心。慧光一照寻归去,流水茫茫何处寻?"一时谬称绝唱。而长洲沈宗伯则云:"题小样似不必存。"公之于诗品严矣。

鬼 神

太史公曰: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夫有物则有鬼神矣。通得"精气为物,游魂为变"二语,便知左氏说神鬼非谬。沈敬亭云:"精气二句,非人物聚散之谓。精气为物者,神也。自天神地祇,以及圣贤忠烈没而为神者,皆是也。以其确然有主,故云物。磷有光,啸 有声,以其飘忽无常,故云变。是为能通此义者。

燕翼之祥

燕巢,吉征也,而征诸东海者尤异。徐交河尝步至周之延家,见飞燕若迎状,视其楹,营巢将半,主人颇厌之,徐则甚冀其一顾。诘朝,燕已去周而入徐室矣。不三四日巢成,六七年巢径三尺许,户拱震方,状类三足蟾蜍,岁凡再育,共十余雏。其后南北两词林继起(太仆号南太史,中允号北太史),至本朝,而三公皆以鼎甲至卿相;登进士者十余人,今科裕成、协六同登,其犹燕翼之祥乎?

孙蒋同荐沈敬亭

合河孙文端称沈敬亭真君子,一肚正经书,于自陈本中力荐之。虞山蒋文恪为湖抚时,亦荐以自代。缁衣之好,二公有同心焉。

尊师种德

二李先生之封翁陶庵公,宦族之极贫者,为其子延师,必丰其修脯,督课甚严。康熙 乙未科会试,兄弟同登,长会元,次传胪,时号天池双凤。会元仕终侍讲,传胪仕终洗马。近来我邑朱杏占,待先生亦忠敬,三子皆能文,两科已连隽其二。种德之家,定获美报,尊师亦其大端也。

内亡度岁

今夕是除夕耶?内亡且二十日矣,含泪濡毫,粗述其生平大略,三十七年夫妇之情与一切病亡惨境,不忍一二道也。往年度岁,纵极艰难,内必勉措齐整;今夕但闻幕内哭声。孙男女麻衣绕膝,泪霪霪不止,何心更问度岁事?哀哉!壬午除夜泪笔。

陈大年讲立品

千墩陈大年尝谓予子昭曰:"君讲立品极是。但生计既薄,须善作家,先使衣食不外假,立品较易。"予深韪其言。人言大年痴,大年故不痴!

以赀入仕

曩时王寿南欲以赀入仕,曾质之于予。予谓尊产已不足济君用,坐食终困,等困耳,不若筮仕可上进。后选得西安府经历,十余年中,七署县篆;所积俸廉,为其子葆元入粟补官,今通判大定。父子并禄仕,赞之者不爽矣。惟从弟丽天及妹倩李天柱,予则力阻之,盖以其所处不同也。然人福命有在,予只就现前境地论耳。今皆出而仕矣,不能不深致望焉。

徐尹达有异资

素知徐尹达负异资,千言立就。近与昭儿同召试,投契甚深,述其梅花诗二句云:"满庭明月罢吹笛,有客缟衣来叩门。"是题难得佳句,凌空想出,一种澄静澹远光景,不即不离,可谓超妙。其书札往来,亦都脱俗入古,宜其名噪士林。

沈宗伯为郑崟阳作传

明末郑崟阳先生,才高行卓,一时名公卿如文文

肃、黄漳江辈，多与之交；奸臣温体仁诬置极刑，公愤至今未平也。长洲沈宗伯为作传表之，夜梦先生来谢云："某之冤，阴府已雪；而阳世尚有未尽知者，藉公文得白。"即之，黰然一黑人也。予以黑者，冤也。先生之冤既白，胡然而尚黑其形乎？岂当时受诸惨毒，无复人形，故皯黯如是乎？抑太阴主黑，凡现形于冥者，类如斯乎？予又闻有才有行之士，屈于生前者，必伸于死后。先生之死，已百有余年之久，犹未脱生，岂黑面玄绡，如世所图阎罗包老，主断黑狱者乎？则温贼必蓬首囚服，受治于其下。

史意画意

诸景筠《金陵咏古》诗："如何屈辱称臣主，竟使英雄让父兄"句，得史意。李兰台"绿杨影里话前朝"句，得画意。

谒敬亭先生

素仰敬亭先生品望，而以多病习懒，未获亲炙。今春，以考妣志铭谒请，所居在州之南门极静处，修篁苍翠，短槿萧疏，涤尽点尘，宛开三径，一望而高风可掬，忘其为九列朱门矣。既至，一老者应门通刺，即延入书斋，先生道貌岸然，接对谦和，予拜呈考妣行实，陈求志之意，先生逊谢而后许。僮持一编在旁，即问"是古文词耶？慕之久矣。"予并呈阅，阅才一篇，即欣赏以为汉文复出，至为之起。予时踧踖甚，欲细聆教益，以先生年高，恐妨颐养；既退，而不胜依依也。越数日，先生之门人陆胜非遇子昭于昆城云："先生以予在金涵斋所，诘朝往答，并欲以樽酒论文，询知予返，而为之怃然。"予闻之而益不自安，何所长而得此于大贤也？

毛邵品望副高第

太仓以文章登高第者，称毛、邵两太史，其品望亦克副其才。

读悼亡诗札忆内

往读归太仆悼亡诸札，窃以先生学道人，乃亦钟情如荀奉倩？及身当其境，而觉不堪回首之处，有甚于先生者。予与内聚首几四十年，中间欢愁各半，十余年来独处斗室，朝夕或一二见，相对如老友，而饮食寒暖之节，犹无一不相关也。今日偶读沈宗伯题其夫人遗像诗云："记得月寒霜重夜，五更为我着朝衣。"不觉刃刺我肠矣。去年秋风渐肃，怜予拥破被，伛偻纳残絮；严冬龟手，缉布袜日光中，装绵惟恐不厚。完我身上暖，而渠已中风，噤口永诀，不能通一词矣。援笔及此，纸已尽湿，归札、沈诗，犹不至如此之惨怛也。

太属科名极盛

（一）

近来科名之盛，莫盛于太属，三鼎甲、解会元齐备，而两科中状元叠出，地亦灵矣哉。

（二）

闻毕、秦两殿撰，皆积善之家，宜其获报如是。

金涵斋之达

金涵斋给假归里，为两兄营窀穸。已，又葬其配王宜人于虞山；而自封寿圹于其左，固是一干正经人。当台省阶腾之候，预为身后图，亦达。

赵子自经

嘉定赵奇三之次子寿庭，自经死，或传其被窃滋累，郁郁致此。予以寿庭聪慧人，必不以此自戕其生，且以贻父母之至痛。其死也，亦其命中应遭此厄，适逢其不得意时耳。吾邑有老儒王玉苍者，其子方以武职晋五品，正其得意时也。一日，扶杖早出，忽自缢于友人徐汉客之门庑，闻者莫不惊诧焉。若以寿庭为不得意而自裁，彼得意者又何为而短见耶？八十老儒，与少年英俊，皆是明理之人，而皆不得自主，岂非莫之为而为者欤？寿庭名国荣，嘉邑诸生，与其兄陟庭晓荣称二俊，忽焉摧折其一，惜哉！

龙阵风反佃禾

秋杪，龙阵起，传有禾舟吸去，大奇。按之，则邑东门吴姓者，素刻薄，取佃禾甚多，一佃将自缢；顷之，禾反故处，余则抛散不知所在？龙之为灵，固昭昭如是哉！

闻沈敬亭噩耗

前九月望后，太仓张金坡至，急诣之，问光禄公近履。愀然曰："公已于月之初八日骑箕去矣。"予骤闻，惊战如峰摧柱折，已而潸然涕、黯然失也。初秋，曾以一札候公，谓公以担荷世教之身，宜倍加珍摄。盖望公寿跻期颐，得奉教之日长也。不图廿年景仰，仅以一见毕之。疏懒生悔何及乎？及予吊公时，遇桓重，桓语予："近日起居，函丈语次必及君，且曰当我世而有如此人，吾恨不早见之。集中文有极当意者，欲定数字而未果。"呜呼，公之惓惓于予如此，予更何以为情哉！

方外二人

予于方外可二人：一安禅庵汉和尚，一清真观孙正凝，并有行，通文墨。和尚死，予久不复至安禅庵矣。清真日就衰飒，犹幸有一正凝，今游山过此，欲探太乙殿老梅消息，兼晤正凝，键户不得入，为徘徊良久而反。

我吴老彭

我吴彭氏，兄弟鼎甲，祖孙会、状，世所罕觏。今大司马官位又远过其祖，诸公子并登科第，入词林，溯其本源，老彭固贤大夫也。

祀庭桂文

庭桂盛开，予以蔬酌祀花神于树下，病懒缀文，命昭儿代作，中有数语可采：因材而笃，总司四纪之奇葩；按律以吹，特缀三秋之芳景。培兹高桂，丛若小山。洒玉露以濡根，犀含白玉；披金风而舒蕊，粟绽黄金。月殿遴才，不使仙娥专美；星宫考绩，应与奎宿同旌。

续编自序

乙酉春，予以笔谈六卷付梓，四十余年来视履所及，暨胸中所欲吐，稍稍见于此矣。而尘笥尚遗剩纸，迩来间有记言，复拣若干条，续编二卷。亦知谈何容易，敢云笔有余妍，要以意绪所触，不能自止。窃附坡公不删之义，以博一粲云。戊子仲冬，际熙老民龚炜又笔。

续编卷上

御制明怀宗碑文

顺治十四年，御制《明怀宗碑文》，驾过思陵，为之出涕。圣仁如此，所以开亿万世无疆之治也。

山西夫子

汉儒多以著述训诂为经学，而言乎躬行实践，则无如山西夫子。其与曹操书云："明公布大义于天下，而速取自树，非某之所敢知；君犹是汉也，某敢不臣汉哉?"以汉臣裁操，片词严于斧钺，凛乎《春秋》之义，其一生大节，为纲常名教之宗，尼山而后一人也。按古碑：关氏自石磐公讳审、道远公讳毅，皆有至行，通《易》《春秋》，夫子之祖父也。家学渊源，其来有自。

孟荀同传未合

太史公《史记》是宇宙第一部大文字，而《孔子世家·赞》推崇至圣，又是秦汉以来第一人。独孟子与荀卿同传，未合。

顾瑞屏九岁奇县尹

顾瑞屏先生年九岁时，尝戏县庭，县尹方坐堂，呼而责之曰："尔童子顽甚，曾读书识字否?"对以初学时文。尹曰，试尔一破题，出"王坐于堂上"，即翘首而应曰："望之不似人君，僭称王也。"尹大奇之。

董子云事君

董子云："上臣以人事君，中臣以身事君，下臣以货事君。"知此，则知所以事君矣。

贡院牙官似丑净

兄孟容以录科案名误隶昭文，禀监临乔公，公不顾，两牙官叱去，威甚。时督宪尹公兼摄学政，录科案，公定也。因具呈，公即移送贡院。曩者挥叱之牙官，见系督宪送考，革面趋承，绝似戏棚中丑净站班。

齐桓最足服人处

五霸，齐桓为盛，其最足服人处，尤在存三亡国。

最爱谷诚文

予最爱浙中谷先生诚文超妙，闻选贡时，学使颜公索其名不得，物色之，先生为赋十亩章。吾邑周止崖先生文亦高超，选拔后，即挂冠为道士。

梅花主人传

生负花癖，而心性尤与梅近，思得余地种植而不可得。读周三瓢恭自撰《梅花主人传》，而神为往矣。其略曰："主人性嗜梅，年四十，始得数亩之宅，周遭有池，池立丛篠，主人树梅环之。每寒月曈曈，六花将笑，主人负暄花外，烹茗拈笔，品梅次第。倦则横笛吹落梅之词，回风旋舞，飞花作雪。其或香云既敛，瘦影横斜，辄歌小词，歌曰：'山迢迢兮溪曲，曲中有人兮结茅屋。玄鹤无声花渺茫，主人吹笛花断肠。'又歌曰：'溪曲曲兮山迢迢，中有人兮居衡茅。枕清瑟兮梦瑶台，明月印花溪上来。'"沈启南先生为作《梅花主人图》，世称神到之笔，惜未及见。

聂政其人

聂政待母终而死知己，不忍累其姊嫈，而重刑以绝踪，原是孝义之士，特不必为严遂用耳。尹氏至鄙为穿窬之微，而讥太史公盛传其事，毋乃太过？劫刺之事，本属邪路，侠士往往误为人用，只一点感激知己之心，迫而成此。其事则盗，其人未可尽抹倒也。

牛肉鳝鱼

因果书谓一生不食牛肉抵半斋，予见人辄劝戒，尤望闻此说者广布之。按《唐律》屠牛者，在极恶不赦内。

鳝鱼就烹时，其首都向灶神作哀诉状，生切为丝，犹宛转刀盘间。

屠夫临死，其形声无不酷肖所屠。

戏题傀儡

偶与钱仲坚、王郗选桓重剧谈静宁轩，一优童至，戏以傀儡品题，三人都肖，予笑谓彼置我何等？徐曰："冠带上场，定是正人模样。"予口占句云："早被尘埃埋本色，不图写照在梨园。"

戊午南闱

锁院按牌点名，不得越次。戊午南闱，乍点官籍，

次已大乱，诸生堕冠遗履，考具狼籍，甚则颠仆践踏，以致哗声雷动，监临因有士习之奏；其实不过因送考者夹挤耳。辛酉，添栅阑之，遂无此患。

畜吐人言

唐宋之间等，诗非不佳，而其人则非人也，是畜吐人言。新城谓为人头畜鸣，反矣。

外曾祖兄弟善画马

外曾祖芝山葛公劘，与弟宁调公锑，并善画马，芝山公马尚留一册于洎修表侄处，而宁调马不可复得，予少时，闻商邱宋中丞购其画，价重一时。岁远迹湮，世无有知之者，特志之。

史讥杜工部

诗以道性情。史讥杜工部褊躁诞傲，而工部诗绝无此气；然则史所讥者非其本性。缘喜沉饮，多所触忤，故得此名。不然，性情外诗，必不能如此之沉着笃挚。

庙堂诗与山林诗

庙堂诗不得露寒乞相，所忌在俗。山林诗不可沾轩冕气，然亦忌酸。

老郎菩萨

梨园所称老郎菩萨者，一粉孩儿也，平时宗之，临场子之，颠倒殊不可解。或云即唐明王。吾则有说以处之：开元精励，尽人可称为宗；天宝昏庸，优人得亵为子，恰合两截人。

天谴秦桧

金陵牧羊亭有秦桧墓，人呼"狗葬"，口碑绝妙。明时雷震一牛，朱书秦桧，桧堕畜久矣，非狗即牛，犹遭天谴。桧之受罪，宁有穷时乎？一时之漏网，未足为幸也。

直笔诛黄土

翊甫大舅氏著《梦航杂缀》其谥略中姓名，有侧置倒置者，以差等陋劣故。徐太史诗有"直笔风霜诛黄土"句。

未婚守贞

先君作《三里桥杂志》，书未婚守贞者二：一，故明工部员外晋鲲女，名菊英，未详所字。一，廪生李嘉庆女，字琼州，守方国祥子登熊。

丰神在字句外

义山诗丰神在字句之外。但袭其藻采，而猥云学义山也，正恐义山不认。

阮亭诗甚于毁庙

后汉王朗家传，以秦始皇为无德之君，除其庙像，快事也。阮亭先生剑州邓艾庙诗云"剑阁至今思伯约，蜀巫翻赛棘阳儿"二语，甚于毁庙。

博浪一击

凡事可忍，而家国之仇不可忍。留侯之最可敬者，在为韩报仇。博浪沙一击，事虽未成，而六国后之起兵亡秦，肇端于此。苏子谓其不忍忿忿之心，逞于一击，为圯上老人所深惜，未是的论。

信实士

予尝与顾仲贻辈谒韦左司祠，启扉而入。既出，行数武矣，仲贻独回身阖其扉，尔时心许其为信实士。

斗南赠诗

张斗南赠予诗，有"星辰河岳是君身"句，是何言也？彼盖以予之不谐于俗，故作此不量轻重语以矫之。斗南死，予亦不复鼓瑟矣。

陈寿三国志

陈承祚《三国志》，非独大指纰缪，即隶事亦多失实。其论武侯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修父怨也。索千斛米不与，不为二丁作传，鄙极矣。后世握管者，不免徇情黩货，寿之作俑欤！

晋惟明帝

予尝论典午百五十年中可以君人者，惟明帝一人，武不及也。高贵乡公之弑，武所与闻，而其后怡然受禅。明帝追论及此，至以面覆床，有晋祚不长之叹，其立心之相去何如乎？盖不独天资英睿矣。享国不永，惜哉！

北朝二君

北朝魏孝文以后，又有周武帝，南朝诸君无一及者。论世而执中外之见，迂矣。

高欢犹司马懿

高欢之有澄、洋，犹司马懿之有师、昭，而人才愈下，人道愈绝。

吉星灵佑

先夫人尝患重疟，热势方盛，恍惚见朱衣人；称文曲星官有令。渐觉热退凉生，越一宿，遂瘳。吉星灵佑，有声有形，奇矣。

手鼻代眼

隋时卢太翼目双瞽，以手摸书而知其字，是以手为眼者也。外夷有裸国，暮夜嗅金，便知好恶，是鼻亦可

以代眼矣。皆大奇。

连璧并摧

才人不寿，可惜！故人长谢，可哀！欷歔悼往，有二俊焉：其一，白皙疏眉目，下笔有精彩，则为娄东诸生钱仲坚玉阶。其一，貌若处子，见人不发言，为文清绮，喜吟，善吹箫，则为虞山上舍蒋喜侯燕。二君盖从母昆弟，年才并茂者也。予识钱于童子时；阅数年，以世谊交蒋氏诸昆，喜侯行五，时亦未冠也。予孤介迂蹇，当为英少所弃，二君则款予甚，而握手依依之致，喜侯尤不胜情。甲子秋，同晤于白下，欢然道故，仲坚共晨夕者十余日，喜侯则以寓隔稍疏。已，闻喜侯已抡魁官籍中，不知何以置之？予方深惋惜，而喜侯寻以病没，仲坚亦相继死。呜呼！连璧并摧，风流顿绝。喜侯神气未旺，常惧其非寿征，而仲坚则气象开爽，不似不满三十人也。然仲坚长于喜侯，得年较优，而喜侯有子，仲坚累聘而不及娶，又可悲夫！

大块文章变化不尽

从夏镇抵南阳，时当落照，云霞曳天，澄波倒影，俯仰上下，无彩不呈。俄而浓云四布，宝净色忽焉惨淡。已，又惟出新月，清光一钩，疏星万点。大块文章，真是变化不尽也。

姊妹皆晓文义

五妹最喜予尺牍，一日妹倩至，偶诵一札无遗句。予讶曰："君从何处看来？"曰："耳熟焉耳。"以是知妹之吟诵不去口。予胞姊妹四人，皆识字，晓文义，盖先夫人敦诗悦礼之遗也。

大学衍义作聘礼

太仓张海山，为其子观海聘苏景山女（黄门采之母），用《大学衍义》一部、白金二两成礼。贫士法此，便不难于婚娶。

古书疑义须深考

《风俗通》汲令应郴为杜宣释弓影之疑，《晋书》乐广剖析角影，两事也。而孙月峰认为一事，以弓影为相延之谬。凡遇古书疑义，不可不深考。

士　丐

昔年曾有一敝衣破笠哭于门外者，家人叱之不去，先君询其来历，自称"晚生湖广人，父任县令，身亦例监。父亡贫困，流落至此"。因问知文字否？对以曾做八股。先君以"远方之人"题试之，借题乞哀，亦小有文理，因食之而资之以钱，谢而去。已，往邻舍求乞，则自称小花子，叫唤百端。嗟乎！以士自待则士矣，以丐自处则丐矣。士与丐亦何常之有？

武后像

明祖时，宫中犹揭武后像，钱惟明唐谏之几得罪。帝亦寻悟，撤去。想见象山刚正，孝陵纳言，为宫寝计至深远也。然后有一言足倾普天下才人之心者：宰相之过；有一事足慰千万世人子之心者：母服三年。

娶嫠妇诗

一士以丧偶娶嫠妇，作诗云："同是人间不幸人。"其子改幸为义字。

野夫旗卒胜俗士

昔游钟山，路逢一野夫，喃喃孙吴故事，予甚异之。近又登杭之乌石山，小坐一亭，杳绝人境，寻有一旗卒从林中采取野花，谓予此处修心最好。此二人殊胜俗士。

出言忌酸腐

出言有章固妙，而通文大忌酸腐，且亦间有触忌。表兄葛绵祖四十初度，一友云："与君交总角，忽忽不惑年矣。"绵失色。

不义之义

一游民犯奸，鞫之妇，供和奸。其人力争"强"字，以脱妇罪。此为不义之义，犹足愧天下薄幸人。

埋尽西湖停棺

西湖色色可人，惟厝棺山阳最可憎。己巳游湖，戏为湖山诸神作一奏除疏。明年大巡诏下，湖上停棺葬埋净尽。拙文先为之兆也。

乐志论起首数句

仲长统《乐志论》起首数句，须富人办得，不如"衣食粗足，逍遥山水"八字。

不以族望相附

近时同姓往来，即非其族，亦称宗不书姓。昔张黄门受先为天如太史作序，书"盟弟张采"。二公同里至交，并不以族望相依附，其风古矣。

清明闲步

数时报节，已届清明，闲步郊原，枝间柳桃，花铺菜麦。春林渐盛，黄莺紫燕，何树不啼；春水方生，黛甲素鳞，何波不跃。一切卉木禽鱼之胜，多是文章朋友之资。独惜少年一去不回，为欢常如不及。

沈归愚之仁

沈归愚先生试鸿博归，有童子引一病妇，欲附舟尾。询之，乃其姊为宦妾逐于主母者。同舟有难色，先生以其情恳，强载之。中途妇死，先生为棺殓，舟子将弃诸路，先生恻然曰："生死虽殊，思恋父母一也，羁魂千里，殊可悯。"又厚予船直，归榇其家（王松筠云）。

四六文喜庾李

予于四六文最喜庾兰成，喜其香艳中带萧瑟之致，犹有楚骚遗音。次则李玉溪，其气疏达而不滞，其文清丽而不靡。

科试案临昆邑

科试之案临昆邑，自海宁俞公始。俞公之准案临，叶履成先生有力焉。不知省邑士多少盘费。

吴景帝四子怪名

古来命名莫异于吴景帝四子，太子名𩅦（弯），字䨝（迄）。次子名𩃙（觥），字䂬（碳）。又次子名𠅰（莽），字昷（举）。又次子名𡨥（褒），字㸆（拥）。予以命名原使人有以名之也，必拣目不经见之字，使人不能举其名，先失命名义，恶乎成名？景帝太子不嗣位，三子亦俱无称于后。

樊英有疾

《汉记》樊英有疾，夫人使婢拜问，英下床答拜，陈实怪问之？英曰："妻者，齐也。礼无不答。"愚以妻问应答，婢拜可受。

罗愿等死岳祠必误

宋御史罗汝楫附贼桧，劾忠武。其子鄂州知州愿，则贤者也，以谒岳祠立死。又嘉靖初年，桧裔孙汤阴令某，称循吏，亦以祭岳祠呕血死。人谓忠武怨愤未平也。愚以恶恶止其身，至纯至粹如忠武，必不以桧、楫之恶，而雠其干蛊之子孙，此必传说之误；不然，则亦会逢其适耳。

录癸丑试卷思赵公

偶录旧作至癸丑试卷，不禁太息涕洟，思成都赵公不置也。予时沉沦小试，蒙公首拔，不幸猝遭大故，公为惋惜累日，手书慰藉，情意悱恻。后公卒于官，公之子犹索文以相资益，称是先人遗命。呜呼，偶然得当，终始惓惓，世有真赏如公者乎？而予一生坎壈，无以副公之知，惭负何极！公讳暄，乡进士，居官清廉慈爱，应祀名宦。

周灵王谥

灵非美谥，惟周灵王生而有髭，又称圣主，故谥为神灵之灵，与凡谥灵者迥别。

选文不可阿徇

选近今诗文，不容阿好，尤不可徇情。阿好失之偏，徇情并失之伪矣。

梦绿袍神

我昆清和里社为最盛。望前后三日，乡城之神都赴山王庙，舁神者飞步竞前，谓之朝山王。今春梦至其处，喧阗如其时；众拥一绿袍神至，美少，炜如也，见予俯躬作迎状。觉而异之，令奴周视各庙，见一庙有绿袍少年神，如梦所遇。因以瓣香，附一绝云："云山渺渺隔青城，梦里惊疑绛节迎。岂是朝回金阙后，为传绿字又分明。"

虔祷受赏狎侮捆责

明末，太仓卫汪指挥善射，而施百户技甚劣。一严厉上台将至，施惮甚，乃具牲醴虔祷关圣；汪猝至，无所不狎侮。及下操，汪矢为斜风所吹，全围俱脱，捆责几毙；施九矢皆中，受上赏。

张洪志还金

明侍御张公宪臣之封翁洪志，但称其还金，而未详其事。予访之故老，始悉翁以操舟为业，有老者持黄布袱来雇船，翁问所往？云年老无子，变产就养婿家。舟返已薄暮矣。早起，见布袱在，翁曰："噫，此昨老养命物也。"急鼓枻候诸途，老者果杖而哭至。翁具言来意为还金，老者劈半谢翁，翁坚却而去。侍御少时，教养外家，初录县试，将诣府，告父已出案，翁惊曰："尔有何病出汗耶？"其淳朴如此。

稗乘有补正史

《洛阳伽蓝记》载后魏隐士赵逸者，云是晋武时人。自永嘉以来，建国称王者十有六君，皆游其都鄙，目见其事，国灭之后，史多失实。如苻生虽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杀，乃天下之恶归焉！苻坚贤主，妄书贼君。凡诸史官皆此类。观此，知古人之饮恨于简编者不少，参之稗乘，岂曰小补？逸自言："吾不闲养生，郭璞为筮五百岁，今始逾半。"

道士建阁

道士刘顺祉，兼习堪舆家言，晚年尽以所得酬资建斗母阁。

鬼　凭

神鬼茫昧，然所亲见者亦有一事。乙未元旦，有妹之乳妪忽为鬼物所凭，伛偻作老人态，捋须唱曲。家人谋所以饲之，一奴私议用素，距妪居甚远也，凭者即呼其名而大骂之。予时年十二岁，厉声呵叱，终亦不较。良久，妪惺，询之，茫如也。

槜李烟雨楼

槜李烟雨楼，四时皆宜，予自己巳登此，得领彪湖春色，忽忽五年往矣。重阳在望，桂香犹复袭人，龙楼涌翠，悬以秋日，别具晶莹，再得芙蓉冒绿池，则全美矣。登眺之余，卖茶者采菱饷客，色味迥殊。因思荷香雪景，又不知何年得备览此胜？癸酉重阳前二日，书于角里街之观稼楼。

清　谈

清谈最有致，但只宜闲散人。

潘好礼械子

唐潘好礼廉执不阿，其子请举明经，公自试之，不能通，怒笞之，械而徇于门。此似太严，然无才而试，亦间有夹带械示者，以视公之自治何如？

夫子必不为家臣

夫子称公皙哀曰："天下无行，多为家臣仕于都，惟季次未尝仕。"按此，知夫子适齐，必不为高昭子家臣。

讥改佳作

汤临川见改窜牡丹词失笑，作一绝云："醉汉琼筵风味殊，通天铁笛海云孤。纵饶割就时人景，却愧王维旧雪图。"伧父妄涂佳制，最可耻。

会试满汉分合榜

国朝会试，顺治中，满汉分二榜；康熙庚戌以后，始合满进士，名贤日起，而殿试鼎甲，则属汉人。

管仲实杀公子纠

予读《管子·大匡》，而知桓公之杀公子纠，管仲杀之也。仲既知国人之憎纠而怜桓，称其惕而有大虑，非己莫容，则其心早已倾注于桓矣，何不竟奉之，而又臣纠？是以子纠为饵也。射桓而中其钩，是阴纵桓也。桓与纠不两立，桓立而子纠必不得生，子纠之死，舍管仲其谁归哉？

永乐之篡

建文忠臣，有过于激烈者，予窃伤之！永乐之篡，天下万世有公评；面詈不止，则愈撄其怒，而株累益多。原诸公之意，岂以为建文之难，普天下皆当死殉者欤？以永乐之残忍，而子孙享国长久，不能无憾于天！或云宣宗是惠帝遗孤，仁宗养为己子，信否？姑以平我不平。

女真观

西山女真观有二：圣祖亲临者，在紫石山；其分出者在灵岩，曰小桃源。今春，妹倩李天柱母周夫人六十寿诞，建延龄道场于小桃源，予亦一往，有紫石山静方师在焉。其先师称四师者，与先夫人同为葛太常中恬公曾孙女，以未婚守节，度紫石山为女真者也。康熙己亥之春，先夫人建醮于此，其时四师主坛，观中师及小桃源来者，并遵其规，威仪齐整，唱诵清和，令人有三代礼乐之思。今先夫人与四师辞世已久，其徒静方亦老矣，话及先夫人姊妹间情谊，与一切登临胜赏，说法讲经，宛如昨日事，盖不胜存没之感焉。

向人说因果

向人说因果，信者半，不信者半。然有一半人可以发善心，遏恶念，其利便溥。勿以不信者之藐藐，而失信者之亹亹。

乙亥除夜

星回节改，正蚕凫纷集之时；岁饥民贫，增鸠鹄可怜之色。等粟米于珠玉，驾藜藿于膏粱。田以养民，今则视田若浼；典以质物，兹则有典空开。檀榆之雕刻精良，只充薪价；卷轴之缥缃璀灿，不值纸钱。雨粟侈谈，点金无术。士人尽西华东郭，兼索米之奚从？乞儿遍北里南邻，更填沟之不少。索逋者不敢复权子母，总属空还；荷担者无以给其妻孥，几寻短见，散陈因之仓廪，皇仁已极靡加；积凋瘵若河沙，国恩亦难遍及。幸甘露零而瑞雪降，为我后兆其丰年；若螟螣去而蟊贼消，在尔神畀以炎火。乙亥除夜笔。

民风诗

先安节寄叶文庄民风诗云："锅无粒粟灶无薪，只有松楸可济贫。半卖半烧俱伐尽，可怜流毒到亡人！"近见多少丘坟濯濯，正如公诗所云。

东西两塘

我邑东西两塘，甲族萃处，往时栋宇凌云，轩车盈道，一交冬月，米船拥塞。比年各宦所业田，尽归于乡，瓦冷烟寒，断楹不续，人踪稀少，草蔓当街，奇荒之后，益复拆毁，曲巷小弄，白地居多。偶一入城，不胜泫然。

𥱼𥱼𥱼

吴中大疫，民居多粘"𥱼𥱼𥱼"三字于门首，云驱邪也。不知创自何人？按大事记：嘉靖三十六年，妖人马祖，剪楮为兵以骇众，各户多悬"𥱼𥱼𥱼𥱼"四字厌之，字形相似，出道藏，亦未详音义。此等字，大约如《酉阳杂俎》所载聻字之类。

韩文公具豪侠性

韩文公《送董邵南序》，思燕赵屠狗士；过田横墓，感横义高，为文祭之。道学人具豪侠性，方不入迂阔一途。

管公明论妖异

管公明云："神明之正者，非妖能乱也。万物之变，非道所止也。久远之浮精，必能之定数也。"此论妖异最彻。

读书倾泪

予幼读《孟子》，常有一种凄恻难过处，殊不自解。后读《史》《汉》等书，不知倾多少眼泪，盖情文相感，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晋民富吴民贫

"晋民富而吴民贫"，圣祖皇帝谕中语也。吴中繁华气象迥胜于晋，其实多藉外方生色。圣主身在九重，洞悉其艰，明目达聪，虽重华无以加矣。世宗不承，今上绳武，泽及吴民视他省有加，一言而为万世利，猗欤休哉！

李方叔祭苏文

李方叔祭苏文忠文，有曰："皇天后土，鉴一腔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万古英灵之气。"奇壮语，大为公生色。按公生平，实无愧此语。程篁墩作《苏氏梼杌》，岂犹修洛蜀数世之怨欤？

买东西考

明崇祯时，曾遣中官问词臣，今市肆交易止言"买东西"，而不及南北，何也？词臣莫能对。辅臣周延儒曰："南方火，北方水，昏夜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不待交易。故但言买东西，而不及南北。"帝善之。然亦太穿凿。愚以此语定起东汉，其时都市之盛，侈陈东西两京，俗语买东、买西，言卖买者，非东即西，沿习日久，遂以东西为货物替身；如方言称主人贵东、敝东之类，着落东西二字，而不言南北可知。

朱册韩三子

朱册韩先生年过甲子，举三子：长存章，以选贡仕道州判官；次厚章，以廪生应博学鸿词征；次□章，亦廪生，并负文望。当征君之在京师，才名大震，公卿咸以木天相待，惜未及廷试而卒。今其子兆曾，为名诸生。

一夫拚命万夫莫当

子玉杀而晋文喜，孟明用而晋师不敢出。凡人怨积于仇雠者必深，勇激于愤耻者倍奋，感生于恩宥者忘死。一夫拚命，万夫莫当。两霸主所见同，而楚成失之矣。

六朝名教颓陵

晋王敦、桓温，叛臣也，而《世说》犹称敦为王大将军，称温为桓公，六朝名教颓陵，恬不以逆节为异。

武氏乱唐之原

唐武氏之乱，成于徐世勣"陛下家事"一言，而其原实由于长孙无忌之私其甥。当承乾之废，无忌等力赞晋王，太宗寻悔之，欲更立吴王恪。夫再易太子，诚非美事；然为宗社大计，又不得以常理论。雉奴懦恪类己，知子莫若父矣。无忌以恪非长孙氏出，力谏而止。高宗立，遂有聚麀之耻。未几，而遂有敩攘之祸。无忌早已不保其身，世勣亦一传而覆其宗。人臣一念之私，凶于尔国，害于尔家，可惧哉！

慕天颜偏遇陆平湖

中丞慕公天颜，抚吴亦称慈爱，独与平湖先生不合，速之去，何也？先生后任灵寿，初谒直抚格公，公迎谓曰："放心做好官，勿慕抚我也。"已，公迎驾五台，上问地方孰为好官？公以先生对，出即疏荐云："清操素著，恺悌为心，履任方始，声教已洽。"读此，慕公有愧焉！格公讳古尔德，满洲人。

徐健庵称汤文正抚吴

我邑健庵徐公，称汤文正公抚吴，"以海忠介之清刚，而去其烦苛；以周文襄之慈爱，而加之方正"四语，人与文都不朽。有一大僚，劾文正公抚吴无一善状者，系徐公门生，其亦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欤！

喜补旧衣

每见家中补缀旧衣，喜逾新制。

御批捕蛇说

读御批《捕蛇说》，知圣主无念不切民瘼。敢告司牧，日跪诵之。

翰薮探奇

凡遇古书中奇字奇句，草草读过，如未读然。不佞稍事涉猎，有难解者，间亦标而释之，积若干条，缉数卷，题曰《翰薮探奇》。噫，翰薮靡涯，探奇何尽？年衰病废，涉猎无多，正复贻笑博雅。

科试递外叶

两闱不出拟题，夹带之弊已绝矣。惟县府试尚有递外叶者。夫子弟必端其始，甫就试，即自欺欺人，文行两失，异日安望其佳？况倩鬻皆干法纪，所争小而所失大。为父师者不加检，又从而导之，不亦异乎？

二语括忠介一生

骈体易涉浮，出大手定不同。倪文正公撰周忠介赠太常卿诰命云："希圣得清，择节取苦"二语，已括忠介一生。

君臣契合

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特旨："江南学政，着陆陇其去。"阁臣王熙回奏，陆某已身故，上嗟惋久之，曰："本朝如陆陇其者，亦何可多得？"呜呼，先生理学经济，无日不在圣明眷注之中，将起废而畀以文衡，复叹逝而思其懿德。圣贤相遭，君臣契合，足令千载下感激欲涕也。

试 胆

择将帅在智谋，而智谋非胆不决；选军校在力艺，而力艺非胆不奋。胆不可见，猝投以艰险，而精

神意气之间，无不呈露，则试胆之法也。明末，有一废员负绝力，投秦良玉军，战鼓方振，秦察其有怖色，遂不用。

选兵治军

戚南塘《选兵议》云："第一可用，是乡野老实之人；切不可用，是城市油滑之人。"大要以油滑者，狡狯难测；老实者，诚信易孚，其言良是。但乡野之老实者，皆务本耕种；辍耕而投军，终属游手，能必其不油滑乎？治军者，示之以恩信，肃之以纪律，齐而一之，亦何不可用之人哉？

任将功臣

任将，必丰其资财，所以备赏募之用；而掠取者必治。功臣，不责以豪奢，所以酬矢石之劳；而骄纵者不贷。

读孙吴兵书

尝读孙吴司马书，其大旨总不脱经传，合之古名将攻守之法，亦无不然。善读经传者，会其意而通之，文事武备，皆取则焉。今人只囫囵读过耳。

三　陈

古有三陈，以星宿孤虚为天陈，山川向背为地陈，编伍弥缝为人陈。而员半千则曰：师以义出，沛若时雨，顺天时为天陈；足食约费，且战且耕，占地利为地陈；举三军士，如子弟从父兄，得人和为人陈。盖其经术湛深，故立论尤确。

黄克缵作闽三忠祠记

明闽中黄公克缵作《闽三忠祠记》云："世间有真忠义，而后奸雄之徒窥人神器者知我之威，力能夺人之天下，而不能夺匪石难转之心；能灭人之身家，而不能灭血可化碧之魂。"三忠殉建文之难，此数语绝不回顾永乐，直哉，千古不磨之笔哉！三忠祠，祀闽县叶公福、莆田陈公继之、莆田陈公彦回。后黄公亦著危节。

先君慕方奉常

先君极慕方奉常，引以为法，奉常诗有"布帐随予五十年"句，常诵之，以励俭节。

读古文

予读古文自《左传》始，先业师审其音节，知所好在是，不令背诵，而记忆较熟。已，课《史记》则去《左》《国》之重者，而尽读焉。人不从少时读古，以时文余力旁及，定不相入。

秋胡妻

刘子玄谓秋胡妻，直以怼怨厥夫而死，持论甚偏。升庵以贞烈予之，是矣。又云，当祠于妒妇津，以刘伯玉妻配享，于义又不合。愚以胡妻耻夫行薄，且以自明己志，妒云乎哉？若伯玉妻，则以夫诵《洛神赋》而死于洛川者，其事迥不类。

从弟母子覆舟无恙

从弟焕，从叔母王安人自真义反，触桥舟覆，同舟溺死二人，而安人母子俱无恙。予于此益信因果，盖宝臣先叔，曾以千余金助建万年桥；又尝治航便民，独任所费而不居其名。

绿天深处

夏月赤日行天，炎气逼人，衰年怯暑，大是苦境。旧闻处州括苍山有绿天深处，缘竹径入，百二十里绿阴，五里一亭，十里一室。明刘一介处此六十年，悬想便觉清气可挹。

作李节妇传

予作《李节妇传》先叙地而及姓氏，亦偶然耳。有议予从无此叙法者，予谢曰："一生只熟读《史记》，实不知《史记》之非法也。"又讥予非史官，居然为人作传，予又谢曰："我今而知玄晏先生之妄矣，何乃作《列女传》？"

昆邑藏书

我昆书籍之富，往时甲于东南。盖缘东海三公，并以诗文遭际隆盛，上赐及四方赠遗，积之既多；又不惜多金，力购宋、元以来善本，广搜遗逸简编，装潢缮写，殆无虚日，缥缃充栋，不独"传是楼"一处也。邑中故家旧族，尚多先世藏书，诸绅士亦不乏收买书籍者。近来大姓日落，书籍亦多散之外方，可胜感叹！

出言何可不慎

丁卯之夏，有粤东萧系良橐数百金，往京师捐教职，遇予于淮上，出其文示予，则岁科领案作也，充满有力，予谓君中才，场后就捐未迟。时王桓重同舟，亦以为然。萧唯唯去。越三年，桓重入都遇之，云："上科以应试缺赀，不果捐，尚留滞此。"颇追咎予。予闻之诧甚。赏其文而劝之试，亦情也；听不听，彼自主也。试而不中，命也；因试而缺捐赀，非萍踪所及料也。及今思之，热肠尚有失误，出言何可不慎？

仲弓之父

仲弓父，《史记》但称贱人；《论语》注直书行恶，朱子必有所据。若但以犁牛二字按之，当是一蠢材，为世所鄙弃者。

仲子手生而有文

宋武公生仲子，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则仲子之为夫人，天定之，而仲子实惠公之妾也。《春秋》以天王下赗侯妾为纲沦法斁之候，故始隐而不始惠。

然则天能造命赋形，而正名辨分，必俟圣人之参赞欤。

李芦洲亦名臣

读李芦洲奏略，知先生不但制科名元，即居官亦卓乎名臣。

千金购一字

一字千金，甚词也，而亦竟有之。宋高宗购王右军书，以千金易一字。见《书画谱》。

抄书千卷

千墩庠生顾衣士，少贫苦，倚壁读书，至湿蒸衣烂。其手抄书，积有千卷，一苦心士也。其造就门人，亦多有名誉。

墓庙跪像

丹阳陈少阳先生墓，铸汪伯彦、黄潜善跪像。嘉靖间，郑普过之，题柱联云："丹陛披肝，千古纲常可托；荒庭屈膝，两人富贵何为？"二像应笔而仆，盖惭伏也。向以跪像之铸，不过戮辱奸贼，以雪公愤，孰知竟有魂凭？则杭州游人之溺击桧、卨，亦不是不受痛苦者，快哉！

明末隆武时，建方正学庙，缚跪姚广孝像，亦快！

关圣庙应铸吕蒙像，伏罪于旁，悬潘璋头于周将军刀上。

诗到极处反觉平易

新城诗似觉平易，其难正在此。诗到自然极难，自然到极处，反觉平易。细按其命意措词，原是不平不易也。李长吉几于呕出心肝，亏他绝世聪颖呕得出，故妙。人无长吉之才，刻意追新取异，露出一种咽塞之态，意晦词涩，奚取焉？

闻雁形容月色之妙

天上月色能移世界，邵茂齐之言也。闻雁主人引而伸之曰："石上泉涧，梵刹园亭，屋庐竹树，种种常见之物，月照之则深，蒙之则净。金碧之彩，披之则醇；惨悴之容，承之则奇；浅深浓淡之色，按之望之，则屡易而不可了。以至河山大地，邈若皇古；犬吠松涛，远于岩谷；草生木长，闲如坐卧。人在月下，亦尝忘我之为我也。"形容月色之妙，全从深体得来。

泛湖一出

予于传奇，最喜泛湖一出："良弓藏兮，大夫速扁舟之驾；溪纱犹在，美人践一缕之盟。溯犟蹩于吴宫，愁花泣雨；叙团圞于舟次，惜玉怜香。慨多少金粉繁华，都成榛莽；举一切干戈抢攘，悉付烟波。是耶非耶？姑留为湖山佳话；高矣美矣，休觑作桑濮遗音。"每当月白风清，更阑人静，手拨琵琶而切响，曲分南北兮迭赓，且唱且弹，半醒半醉，恍若一片孤帆飞渡行春桥矣。

续编卷下

读性理书

性理书，历周、程、张、朱诸大儒，已透辟无遗蕴，后人读其书，守其说，尽得性分以内事，无欠缺足矣。王文成公一生，可谓尽得性分以内事，无欠缺者。只缘多其词说，反滋拟议，世之伪君子，尽有假谈性理，冒得道学名者，尤不可不察也。

李德裕

唐自贞观、开元以后，政治无过于会昌。卫公之卒，宜书"故太尉卫国公李德裕卒"，以表其相业；不然，或书"崖州司户"，以讥当时执政者之倾轧。宣宗之信谗，而《纲目》削其官皆不书，释之者曰：以党祸未解也。夫牛、李之党，人孰不知有君子小人之辨哉？知牛党之多小人，则不得以党祸罪德裕矣。元祐、绍圣之际，君子未尝议司马公也。

静领得趣

炉香烟袅，引人神思欲远，趣从静领，自异粗浮。品茶亦然。

撤帘下帷

内室之施帘帷尚矣，移之厅事看戏，移之户前看张灯赛会，久已成俗，然犹不失障蔽之义。近闻吴趋有并此撤之者。

先祖匪人

《毛诗·四月》章"先祖匪人"句，愚意作先祖匪犹夫人也解。

十二戒

古之箴言者，曰兴戎，曰阶厉，曰起羞，曰生垢，至括囊针口、远佞放淫，详哉其言之矣，不假樵一二谈也。乃有乘于人之所易忽，而发于心之所不及觉，矢口而出，造业无穷，约略十余条，举为炯戒。

逢人骨肉之诉，而漫插一语，缘以增怨增嫌，衅不自我，而隙深由我。其所当戒者一也。

闻人闺阃之私，而微逗片言，以至传一传十，谤不自我，而声溢由我。其所当戒者二也。

见人词讼，而稍参末议，虑非不周也，而此之得计，何以处彼？有阴受其祸者。其所当戒者三也。

见人交易，而偶谈价值，意非不公也，而卖者之情急于买者，有难言之隐焉。其所当戒者四也。

文字之工拙何常，瞥见而转述其短，至造就改观，而名犹锢于前诋，为害岂浅乎？其所当戒者五也。

赋形之妍媸何别，当前而戏嘲其丑，倘采择有人，而事或偾于偶绰，抱憾何穷乎？其所当戒者六也。

高谈雄辩之余，不检者容有失误，而于广众中攻其破绽，使人神蕊而形茹。其所当戒者七也。

交游声气之场，务名者岂无过情，而于谈谐间证其伪假，使人声销而价减。其所当戒者八也。

人以无能滥竽，正欲借人包荒，而或出一精察之语，使彼无可容身。其所当戒者九也。

民以末技丐食，亦属无计谋生，而或沮以老成之说，使彼缺一饱饭。其所当戒者十也。

谑言即不为虐，而轻浮失其长厚，终非积德之源。其所当戒者十一也。

绮语非不怡情，而心志缘以沉迷，即为导邪之路。其所当戒者十二也。

凡此皆冲口易犯，驾驷难追，而人心风俗之厚薄系焉，亦祸福灾祥之机所由伏也。我同人其三复之乎！

读古文能中节

予于后俊中，极许李凤诏为知音，以其读古文能中节也。

置身画图中

常思遍游名山水，而阻于无事之忙，限于不足之力。今老矣，虚愿难酬矣！披览名人图画，恍若置身其中，亦可少补游屐所未至。

金世宗元武宗

金世宗感昭德皇后之节，终身不复立后；元武宗兄弟之让，皆极人伦之至，而为三代以后谊主之所难。书之史策，感人正复不浅。

妹倩招游西湖

妹倩严效羲曾有西湖之游，招予同往。予曰："西湖烟景，梦寐不忘。有尊舟之便，不须办得游资。君于西湖为客，仆视君直西湖主人矣。"已，予病发不果。效羲没，常念此情不置也。

吕蒙与秦桧

关仁勇至大至刚，阴谋或不及防，故白衣摇橹，吕蒙得袭其后。岳忠武至纯至粹，诏令终不忍违，故金牌猝至，贼桧得售其奸。天不欲汉、宋复兴，生此二贼，千古恨事！或疑各为其主，吕蒙不得例秦桧；不知仁勇之生死，汉室之存亡系焉。亡汉之罪，孙权不逭贼名，蒙之坐贬奚疑？

武王封箕子

箕子去之朝鲜，故武王即以朝鲜封之，而迂儒遂疑武王有防箕子之心，置之外徼，此真小人之腹也。

金仁山善辩

金仁山先生识力极高，如《西伯戡黎辩》，以戡黎事属武王；《微子不奔周辩》，以面缚事属武庚。皆足以破后世之惑。

丁　祭

向传丁祭至虔者，炉烟结篆，有使子路来享、子贡来享等字。又闻我吴文文肃公震孟祭圣，圣座前放大光明，悬如星斗，直是夫子亲临，不仅遗贤来享矣。今乾隆二十二年，学使李公因培案临我邑，时值秋丁，预令所司整饬祭器，亲率诸生演习礼仪，临祭严肃，亦数十年来所未有。公又于新进外，取备卷童生充圣庙佾生。

社仓厉民

事有名为利民，而其实厉民者，今之社仓是已。周制，县都各有委质，以待凶荒。自汉至隋唐，常平义仓迭举，其犹有古之遗意欤！日久弊生，朱夫子已极言之矣。今上乾隆七年，江苏徐中丞倡立社仓，勒写两邑谷数千石，归县勾稽；而以粮户之有家者点充社长，轮转交代，以致出纳弊生。惧累者多不愿任，承办吏益复多开户名，索钱免点。于是任社长者靡有不空，空则扳连亲族，贻累无穷。比年岁不登，试问社谷有一粒在民间否？为法不善，可为太息！金华社仓记云："王氏青苗，本意未尝不善，弊在以县不以乡，以官吏而不以乡人士君子也。"我乡旧有同善会，建立社仓，其始付托得人，贫民颇沾实惠；以后交代日非，此举遂废。世情多伪，即所谓乡人士君子，亦似难信，在官在乡，均无善术。迂愚之见，不如以社仓谷附贮官仓，备民间旱潦浚筑之费，是或一道。空名滋累无为也。

阴　德

《隋书》隐士李士谦云："阴德譬犹耳鸣，惟己独闻，人无知者。"此论阴德最精。

科试改表为诗

予前拟作《试士说》有"表多浮词，不若诗之可以道性情，歌功德，且声律既谐，骈体不患不工"等语。近奉旨改表为诗，草茅愚见，亦竟有适合者。

片言偶合

予尝诣学宫看廪保先生保结，其时朱有成带醉容于忙中趋而揖予，连呼"海内第一知己"，予愕然。有成握予手曰："君不忆三年前批阅拙文乎？"予曰："读君试作超妙，可冠场，抑置二等，尔时殊不平，僭评数语，恐未当。"有成曰："惟其字字中肯，所以日夕不忘；不然，朱大传岂好谀者哉？"片言偶合，深人感叹如此。

老圃初志

予少时联句郊园，有"有菜一畦忘世味"句，尔时即慕斯境，以农圃老，初志也。

茧 园

茧园鬻于邑庙，人多惜之。然原始要终，有不幸之幸焉。茧园，即春玉圃，在叶文庄公居第之东，公之元孙孝廉恭焕，焕孙水部国华，并敦风雅，相继创辟。其竹木泉石，蔚然深秀，其堂曰“大云”、曰“小有”，其亭榭曰“烟鬟”、曰“霞笠”，其轩曰“据梧”，其阁曰“樾阁”，其径曰“绿天”。雕栏萦绕，缀景如画，洵东城胜地也。前后几二百年，士大夫觞咏不绝，不可谓非盛且久矣。邑乘以名园志者，不下数十，今皆荡为冷烟，惟此为鲁灵光殿。且地近试院，苏太人士之来试于昆者，靡不游息其间。一溯园之所自，而知文庄之遗泽，至今未泯；藉神庙以永垂不朽，岂非斯园之甚幸欤！

以父母礼事外舅姑

先业师朱维暎先生无后，婿周鲲庄振郜以父母礼事外舅姑。先生没，迎外姑陈夫人养于家，并嫁其季女，居心厚矣。而鲲庄亦竟以无后终，天道洵难知哉。

妻死记异

山妻王氏，以六十一岁终，颜色槁悴久矣。其敛也，忽端好如少时，举体甚轻，异哉！予闻重者沦坠石不上举，轻者飞越云不下沉。举体轻，当得好处去矣。氏方数岁，外舅丰城公请名于乩仙，仙大书“琼林”二字，知其根气本清，一生虔奉二氏。发病之夕，犹燃灯爇香，诵经更余，至痰壅而止。呜呼，此其所以致斯异欤！

邑中花卉

邑中花卉之盛，今惟观庙矣。太乙殿之老梅、碧梧，道院之绣球、牡丹，昆庙四美亭之桂花，皆可观。马鞍胜迹久湮，四美亭遂为山间最佳处。

不知死从何去

生从何来不必问，不知死从何去？一生以花月为命，脱不得仙，化作花间蝶、月中蟾，亦不恶。

原 妒

人皆以妒为妇人病，《国策》不曰“妒者情乎”？以情而妒殊可原，黑心符只做得一面文字，予持论极平，作《原妒》云：“人之生也，不能冥情以处，而夫妇人伦之始，情尤深焉！妇人从一而终，情何如其专也！使为之夫者，亦由敖由房，坚其偕老之思、同穴之誓，岂非闺房之福，妒何从生？惟是士也罔极，二三其德，或赋喈彼，或歌期我，始之如胶如漆者，渐且有洸有溃。于是以爱夫之心，激而怼夫；终亦不忍竟置其夫，因迁怒于所爱所私之人。而所爱所私之人，又或工掩袖之谗，使狂惑迷乱者，虚恭而实怨，外惧而内猜，转辗以成妇之恶名。究其所以被此名者，特迫于情之不能自已耳。是夫负其妇，非妇负其夫也。而世不察，概目为狮子吼、胭脂虎。夫果如狮如虎，我亦不能为妒者贷，然所以酿此狮虎者，又不能为其夫宽。天下之至近者，莫如夫妇，平日之云为动静，讵不知其性之刚与柔、乖与和乎？逆知后之必不可制，正不当撄其所忌，而姑以渔色者一尝试之，卒之累己累人，其责不仍在夫哉？故召妒酿恶，其夫皆不得免于罪。而妒有差等，处分亦自有别，其甚至于狮虎者，暴戾恣睢，本属情外之物，不可恕。而不至如狮虎者，怒言怒色，只由情之所激，故可原。夫天下情外之物不常有，大抵激于情者多耳。自有此原，不独召妒者自反知悔，即妒者亦且心平气和，未始非疗妒之一术也。”

业 报

有乡民铸一铁叉而铚其柄尾，刺解两用，戕贼物命不数计矣。一日渡桥，见一大鲤，奋叉直刺，失足堕河，而柄尾之铚倒刈其颈，身首异处。业报之奇如是哉！

杀兄放火发于幼儿

邑有凶民吴才，杀兄放火，嫂及侄女皆灰。一侄方数岁，蛇行出槛下，奔告其舅，报官刑讯；供与保正协谋，患兄常作偷儿故也。狱上，剐才于市；保论斩，而先已毙狱。此事发于数岁之儿，且出诸烈焰中，岂非天哉！

陆孙评湖山记游

陆罗源评予《湖山记游》云：“笔墨间无非香气，町畦外别具炉锤；极才子之能事，销骚人之怨思。予尝读其游黄山诗，知其山水兴本浓，故于斯记不禁欣赏。孙正凝谓绝似《水经注》。”

鹿善继非凡人

周忠介公识鹿公善继于白须过堂时，谓天下岂少乌须药？此公独存本色，不避时忌，定非凡人。公之留心相士如此。鹿公后殉国难。

三十年前雅贶

癸丑三十初度，妹倩陈篁屿以竹刻仙人暨盆树四种为寿：一桧尖，一迎春，一山桃，一黄杨，并有佳致。今又三十年，仅存黄杨、桧尖二种，亦以不善剪裁，蔓非昔观矣。然犹幸留此，以表雅贶。

王阮翁轻信不稽

王阮翁间亦轻信不稽，随手撰记，如会稽诸生徐蔼病瘕死，死时云见一白衣少妇，以蔼为张睢阳公后身，妇即公杀以享士之妾，寻之十三世，始得报复云云。试思公之精忠大节，睢阳之人感激而为公死者，不知凡几，宁独一妾？使妾死而公屈身以生，公诚无辞于妾。公死于忠，妾义不得独生；死于守城之日，与死于公死之时，先后一间耳。若以前死为恨，设公不杀妾，妾其

偷生于城亡之后乎？报复之说，使死义之妾负不义之名，是诬妾之甚者也！公尝显灵于正德年间，自叙归天之后，押案东岳，侍直蓬莱，为景佑真君，为忠烈大夫，其在天之灵赫赫也。即使应运下降，亦必命世大贤，而乃以一病措大当之耶？是又诬公之甚者也！昔晦师为诸生时，应试江阴，亲见一生以慢公击死。以此按之，诬公者危矣！

做官做家截然两事

做官做家，截然两事，并而为一，不祥莫大焉。

师子林

吴城之东北隅，有师子林。地以林名者，有竹万竿成林也；林以师子名者，缘竹外多怪石如狻猊状也。相传为贵家别业，未详其所自始？殆如孙承佑之占胜沧浪，后得苏子美而始著者欤？元至正二年，有天如禅师之弟子建寺于此，赐额“菩提正宗”。于是以“含辉”、“吐月”、“立玉”、“昂霄”名其峰，以“小飞虹”名其桥，以“卧云”名其室，以“立雪”名其堂，以“栖凤”名其亭，以“指柏”名其轩而柏曰“腾蛟”，以“问梅”名其阁而梅曰“卧龙”。凡诸品题，并饶韵趣。又有名公钜笔炳著其间，如欧阳承旨序其胜，倪高士、高太史辈赋其景物，以视南城之沧浪亭尤称瑰伟绝特焉。几百年来兴废不常，恭逢銮舆巡幸，焕复旧观。不然颓废于荒烟蔓草中，宁惟不得与沧浪竞爽，即其名亦几几乎湮没不传矣！予既幸斯林之遭际，因叹凡物之瑰伟绝特，不能自致其美以芜没空山者，为不少也！

巨石落水

庭前双桂颇高，负风有拔势，思得巨石镇之，适孙氏废园有六角花台石四块，媵合如两大盆，每块约重二千余斤，予值售之。一庸匠载以小舟，舟覆石落，用三十余人，力挽累日始起。

作传须如绘像

为人作传状志铭，须如绘像肖其人方好。即加修饰，亦须存四五分真面目。今人只雕一具足好相，逢人便印耳。子孙无不乐道其祖父，然亦必予之以可受。

史记好本

《史记·秦本纪》鯆鼭字左边本从耑字，裴龙驹云：“《史记》有此等字，乃为好本。”今《史记》有此字者绝少。

临文挦扯

临文而挦扯类书，常有自构文字，而叩之不得其解者。

高文襄题覆海忠介被谴疏

高文襄题覆海忠介公被谴疏，有云：“伏乞优容候用，许令陶镕，正直而济以中和，刚方而文以礼乐，将来建竖，必有胜于今日，不止为一节之士。”为忠介作进步语，极于粹精，合着我朝汤文正公所造。

不必仕不必不仕

苏文忠《灵壁张氏园记》：“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是极有斤两语。下譬之饮食，适于饥饱而已，便是写滑语。

郗选能熟读左传

郗选初见予，年才十四五，便有欣慕之色。后欲执贽于予，予力辞之而恚之读。古友辈中能熟左氏全传者推此，亦太原钑镂之选也，而无如其遭际不偶何！

年来懒入骨

年来懒入骨，几几着衣吃饭，亦觉多事；惟与书卷有缘，清谈有兴，花月山水有情。

宋玉才

王鹤书尝称宋玉才不二色，伉俪并饶清韵；每当月夜，尝玩联吟，必俟月沉而后睡。果尔，岂尘世中人耶？玉楼召速，亦其所乐赴者欤！

银工出宰相

银工出宰相，世俗以为美谈。不知此银工，乃宋奸相李邦彦父李浦也。昔人谓朱温称帝，重累朱诚之五经。予以邦彦之为宰相，虽贱如银工，亦当以为大辱。

李荆山赠诗

“羸马萧然路建章，十年烟雨忆吴阊。得亲仪羽鸿盘远，却逐氛埃蝶阵忙。泥劫永怀怜国士，石田宁解笑荒庄。别来为问云亭彦，草绣瑶阶字几行？”此宁都李公荆山赠予诗也。公出先君门，故有荒庄之谦，风致飘逸，迥异时下投赠。

葛韶九

交亲零落，常切逝者之思，有贫苦而能全其傲者，表兄葛韶九其人也。性孤耿，不肯受人颜色，遇势利人辄避。喜棋酒，能鉴别书画；作诗必沉思苦吟，不落俗调。尝于寒夜共饮小斋，酒后剖西瓜相饷，诘朝别去，见桌上遗诗一绝，有“殷勤捧出非无意，一片冰心沁我肠”句，其风致可想。子庄亮，补诸生，有名。

柴葵阳

柴葵阳长予四岁，须鬓皓白，俨然自居长老。“予先与令尊为忘年交”，戏称为“小友”，因此小龃龉。然其古貌古心，固知其非世俗人。寻自讼其偎也，后见予所著记序文数篇，时方患疟，抄录不辍，谢予曰：“君他日吴中文献也。”其去世前一月，简予犹谬称不置。

陈检讨集

今世盛行《陈检讨集》，陈固才子，予却嫌其才太多而不知所裁。才多，则捃摭富而益浮；不知所裁，则语无分寸，施受俱不能无愧。作俑虽由于昔人，而滥觞实至此而斯极。

孤栖村墅

村墅孤栖，柴门静掩，虽少韵人清话，亦免俗物填胚。

烟 瘾

饥则思食，渴则思饮，人生莫此急矣。烟草一物，无与饮食之数，何以系人之思，更甚于饥渴？长洲韩宗伯烟酒并嗜，或问公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公沉吟半晌，曰："去酒"。

疑檀弓失实处

曾子养到之器，必无疾言遽色。尝疑《檀弓》所载失实。如子游裼裘而吊，礼未行而遽讥之，后乃引过，殊少蕴藉。子夏丧明节，斥名数罪，辞色亢激，朋友责善，当不尔。

张肇生

老友中吾敬张肇生，为馆师有品，为廪保雅道。

陆清献息讼示

往见村民言及官吏，俱有怖色，此风最好；今则不然。家小裕，便与胥吏亲热，遇细故，辄控吏一二事，遂视公庭如熟路。乡村如此，城市可知，案牍之所以日繁也。昔陆清献公两治剧邑，几于无讼。其在灵寿时示息讼云："健讼之风，最为民间大患。欲争气，则讼之受气愈多；欲争财，则讼之耗财愈甚。即幸而胜，亦成一刻薄无行之人，况未必胜耶？且如有一事，我果无理，固当开心见诚，自认不是；我果有理，亦当退让一步，愈见高雅。与其争些些之气，何如享安静之福？我愿尔民为耕田凿井之民，不愿尔民为匍匐公庭之民；但愿尔民为孝友睦姻之民，不愿尔民为便给善讼之民。"语既透彻，而一种慈祥恺悌之意，溢于言表。若作格言刊布，家悬一纸，苟有人心者，未始不可感格，亦拯浇之一助也。

国朝诗选奉旨删辑

长洲沈宗伯进呈《国朝诗选》，奉旨删辑：凡明臣而仕本朝者，都不入集。圣主重文教，励名节，不独操觚家知所法则矣。前修《江南通志》者，盛称洪承畴诸臣，亦义在必删，是所望于续修者。

毋得作威陵士

学宪梁公试太属童生时，太提调邵公点名，颇加声色，公传谕毋得作威陵士，邵有惭色。人谓只此便见邵非科目，梁公之为状元也。予曰，以公之贤，但以状元重公，浅矣！

朱注诗经

读朱注《诗经》，必兼读古序，朱子注《四书》数易稿而后定，诗注恐未是定本。陈止斋尝讥其以千七百年之彤管，与三代之学校，为淫奔之具，偷期之所。朱子闻之，即移书求其诗说，盖亦自疑其未尽，的有参考之意。以是知朱子于诗注正需斟酌，未始不如《四书》之详慎。其或著述殷繁，而岁月易逝，有未及尽订正欤？独怪止斋承朱子之问，何不直抒所见，而但以未注诗答之，殊负朱子一片虚怀，前此讥评，亦徒费饶舌耳。

洛蜀分党贤者之累

孟子之时，杨、墨之言盈天下，圣道几熄，故孟子不得不辨。后儒一宗孔、孟，不过意见微有不同，何必互相攻击？愈攻击，则意见愈生；洛、蜀分党，终不免为贤者之累。

王飞藻拔贡

旧例选贡，分县合选一人，今得广额，特恩也。外间多拟顾开基、王飞藻两君，皆以世家能文，而顾尤宿学。科试案发，顾复第一，连前三领案矣，外议愈稳；及出贡榜，新邑拔王，而昆山之顾竟出意外。王君先受知于邑令康侯（名基田，山西名进士），侯改调昭文，恐其艰于膏火，携之去，故其业益进。侯喜造就人材，其莅新时，建玉峰书屋。

崇祯有亡国之罪

明怀宗言："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甚矣，其自恕也！孟子曰："不信仁贤，则国空虚。"又曰："不用贤则亡。"皆专责其君之词也。崇祯朝，未尝无仁贤，而信之不专，用之不久，则偾事之小人日益进，而国亡矣。此所谓虽有善者，亦末如何之候，而概责之曰"诸臣皆亡国之臣"哉！且亦思用此亡国之臣者谁乎？奈何其不自反也？故帝之贤，贤在死社稷，而言乎亡国，则不得但诿罪于诸臣。

改文之法

为初学改文，其法在申其未申之旨，达其未达之词，通其未通之线，接其未接之榫，传其未传之神，足其未足之气；呆板则启其灵机，径遂则导之层折，单薄则加以衬托，枯竭则生以波澜，夹杂则芟其芜词，累坠则镌其赘字，茶弱则振以健笔，俚俗则泽以经腴，蹈虚则益以精实，太实则提以翻空；因题体而绳墨之，就思路而引伸之，即文境而开拓之。昔先业师朱维暵先生能尽其妙。

昆邑人才

我邑人才蔚起，而黄律阳兼诗文书画，尤其表表者

也。

寿狗喜虫丧鬼

庆贺吊之施于年亲世契，礼也。匪其侪类，瞰富者而仆仆往拜，国人皆贱之，有寿狗、喜虫、丧鬼之目，始于无藉子，浸假而至绅士，猥极矣！然昔之富人，犹厚礼以招绅士，而引以为荣；今之绅士，或轻身以希微利，而反以取厌。呜呼，尚忍言哉！

好物不坚牢

吴中后来之秀，断推刘企山潢，两应召试，皆第二等第一。今春圣驾大巡，潢已不及试矣，惜哉！予前极叹常熟宋玉才之才焉而夭，既又伤元和朱邓云如宋，今又悼刘，四十余年来所见诸名士试卷多矣，此三人，实为隽异，而皆不得年，洵乎好物不坚牢也！

孙登标南闱第一

我昆国朝解元王太史哲生，中顺天第一。莱州戴汝槐迁此，中山东第一。南闱自故明李太史胤昌以后无人，今科孙登标继之，于邑有光。

朱丽苍不寿

诸生朱丽苍，试必高等，年未壮，而从学者已盈门矣。其父有亲威间嫌怨，能以至诚调解，和而益亲。邑中施棺局之设，亦与有劳焉。如此人而不寿，可胜悼惜！

嫁娶恶习

《汉书·地理志》载燕俗嫁娶之夕，男女无别。今江浙间有嬲亲之俗，亦何以异此。又闻山左州郡有所谓讨喜者，秽亵益复不堪。士大夫生圣人之世，处礼义之乡，有此恶习而不知革，亦可怪矣！

岁科考绩领案最多者

名士所争，尤在岁科考绩，所知领案最多者，太仓唐吏部东江九次，我邑刘司训湘洲六次，长洲沈宗伯归愚七次，宝山朱贡士觐宸八次。吏部与宗伯皆晚遇，吏部寿过九十，宗伯今将百岁，未艾也，其孙方应童子试，推恩钦赐举人。

上元灯彩

上元灯彩，春社梨园盛象也。升平化日，不可无此点缀，老民近患尥掉，有必鼓兴往观。

校字难

陈眉公极言校字之难，始不谓然。小有著述，已对过数次，付梓而误字叠出。过来人语定不差。

世人只爱离乡草

诗云："惟桑与梓，必恭敬止。"而世人只爱离乡草。

曹公试士

学宪曹公试士，如春气嘘物，其词令谦冲，亦自来未有。

沈敬亭

沈敬亭先生之为名宦，为乡贤，微论舆情允协，即在祠诸公当亦虚左以待。

简用举人

国家体士至矣，今奉恩旨，又疏通举人，一时简用者至二千人，自古无此旷典，士之报礼宜何如也？

上谕褒前朝忠义

上谕词臣："隆武诸藩，皆前朝支属，不得加以伪字。史可法、黄道周诸臣，正当褒其忠义。"圣人至公无我之思，教孝教忠，万世瞻仰。

李荆山衡鉴不爽

壬午春寓郡城，有金匮王君名宽者，来访昭儿，予见之，极赏其秀拔；今成进士，出光禄卿李公荆山之门。荆山江右名士，衡鉴不爽，于王君征之矣。

蛇　神

有许蛇王庙香愿而偶忘者，舟过其处，岸上人群噪舟中有大蛇，舟子遍索不见。幽有鬼神，异类犹如是夫。

西园雅集图

《西园雅集图》记黄鲁直已秉蕉箑，而王晋卿犹拥紫裘，富贵风流，毕竟带些虚怯。

内侄女与女邻

桐谕徐梅逊之子庆培，孤贫有守，其妇王，予内侄女，自幼视予犹父者也。于归后，父罢官，舅去世，姑老子幼，馆谷不敷半岁粮，而积有遗逋，张皇补苴，忍饥寒不顾，亲操井臼，已自忘其为珠翠纨绮中人矣。有女邻张姓，亦以针指度日，与相往来，通有无，无倦色。予两贤之。

苏郡状元

我郡旧属七县一州，国朝状元，自顺治戊戌常熟孙承恩，至今乾隆丙戌吴县张书勋，已十有六人。前人谓状元是苏州土宜，信然。张状元与我昆孙解元登标，同为都宪雷公癸酉拔贡；元和顾声雷、吴县陈嘉琰，皆癸酉进学，四人同登会榜，雷公所拔士中者多矣，今科尤盛云。顾与陈又同举庚辰乡试，顾乡、会并魁。

菊　花

花中最耐久者，无如菊花，极爱之，而苦于不善培

植。犹忆少时有仆嘉定人，知艺菊，先君令栽数十本，中有松子、鹤翎等种。花时陈列，由粗及细，可得一二月赏玩。草堂胜事，已成陈迹久矣。戊午秋杪，过槎溪，适神庙赛会，时有维扬富宦，大陈供具于庙中，旁列菊花甚盛，多细种，惜置之热闹之地，幽赏不足耳。甲申初冬至甫里，与一友谈及菊谱，云邻舍尚有松子，拉与俱往，所见一二株已残，不足观矣。前年，�侄曾有此兴，小艺数种，颇可观，寻亦兴阑。秋来，辄问亲友家有菊花否？自笑生负花癖，但思看现成花，亦太自适意。

每当征漕思好官

每当征漕之月，比屋思今相国尹公不置，好官亦尽做得过。

汉武忍而至愚

予尝论汉武，忍而至愚者也，不察戾太子冤，愚矣其忍乎！然其始以兵乱，而其后"思子宫"之作，父子之情犹未尽泯也；至欲立昭而先杀钩弋夫人，则至忍与至愚，俱无可解免矣。人苟不肖，强藩重臣，皆足以乱天下，燕王上官之属，能逆亿而先诛之乎？夫人无骄纵之罪，又不闻有父兄席其势，安见异日必不利于孺子，而以猜忍杀之哉？其时暴风扬尘，百姓感伤，帝犹不悔，而沾沾自诩，引吕氏为鉴。夫古来不少贤母，以吕氏一人之阴贼鸷戾概之哉！齐王建而无君王后，能四十年不被兵革乎？后薨而即亡其国，母其有累于子乎？即其后昭帝崩，上官皇后出乱臣之家，武帝处此，其猜忌当更何如？卒之废贺立宣，数更大事，而安静无为以终其身，曾不售帝所言，则以不肖度人者之徒坏心术，而目为至愚，岂诬也哉！且帝以至忍之心而行其至愚，为子而未始不足以害子也。母子天性，与父一体，抚此座而根母死之由，仁人孝子有不能一日以生者，昭帝之不永其年，安知不常抱此不忍其母之思，而忧伤悲痛，勉强以临天下，至于形销骨立，以陨其生乎？则昭之崩，又不啻武杀之矣。而世之论武者未及也。

荒年业主仍收租

乾隆二十四年，今相国陈公抚吴，严谕各属粮从租办，勿令顽佃藉荒全吞（时又虫灾，较二十年稍轻），致业户赔粮，各业因得稍取粮资。二十六年亦如之（时遭水灾）。不然，佃且引二十年例不起租矣。君子所以贵乎其政也。

毕氏不富而好施

毕殿撰外转归里，大叶乡望，毕氏世长厚，以利济侵其家业，前之所以福后也。今殿撰贵而能谦，不富而仍好施，培福于惜福之余，福更何穷乎！书之以风薄俗，以劝善门。

五月桂花

时方五月，觉北窗有香气，殊不意桂花欲放也。女孙折以示予，异而志之。

今岁轮蠲漕米

皇帝事事法祖，于黎元尤轸念不置，老民望七之年，所奉恩诏多矣，含鼓之余，辄为感泣。今岁又沐天恩，轮蠲漕米，幸须臾无死。及此旷典，万姓欢腾之象，万年无疆之祝，夫岂笔墨所能罄哉。

陆汤圣学

平湖尝言，予得《孟子》"好辩"章意，潜庵得"反经"章意。二公于圣学，并不亚于孟，觉汤公持论尤醇。

前辈决科

谈次及前辈决科如响，而今不然，何也？侖侄曰："人但传其决着者耳。"此言得之矣。震川云："场中只有撞着法。"决者亦然。

千总高品

城守千总许君名文焕者，职卑品高，方正足以型俗，清介可以箴官，深人去后之思。

重修马鞍塔

马鞍塔废已久，有叶溪庵成琛师先破钵资，募缘兴造，举人张家相董其事，三四年来，心力俱瘁，今可望圆功。依释家言，福因种矣。但华藏寺破砀费修，常住又无恒产，正恐保守不易。近闻太仓募造海宁寺，所费不赀，皆陆翁大淳一人肩任。贫邑断无其人。

槎溪望老妹

老病疏懒，数年不到槎溪，念妹不置；今力疾来此，篁老夫妇白头如新，两甥愉愉色养，诸孙绕膝。予既喜其家庭聚顺，而老年兄妹畅叙阔情，所患气疾日常三四伸，是日中怀条达，气觉渐平，进酒肴亦加杯箸。

访菊佳种

菊花莫盛于嘉邑，向推金氏，予问篁老，金处菊花如旧否？篁曰："何必舍近求远，此地大德寺天笠师栽菊甚盛，今正开，盍往观乎？"予狂喜，即与同往。净室中分列百余株，高低层叠，浓淡参差。清韵纷霏，五彩不沾脂粉；幽芳静穆，三秋谙尽烟霞。香阜位置于地宜，逸老相对与人合。啜茗欣赏之余，顿使神情开涤，积疴欲瘳。拜花惠，即拜笠师惠矣，何不更效远公一醉陶令也？既反，择其种尤佳者，附录之：

黄薇　红幢（有予直二十四金者，师不售）　紫幢　松针　破金　鹤翎　松子（未开）　蜂铃　狮蛮　蟹爪　金超　银超　蜜珀　檀香球　月下白　青心白　二乔　醉杨妃　玉楼春　三学士

南越笔记

[清]李调元撰　李肇翔整理

李调元(一七三四——约一八〇二),清四川罗江(今属德阳市)人,号雨村,诗人、学者、戏曲理论家。乾隆进士,两度外任广东官职。著述凡五十余种,辑有《函海》。

《南越笔记》十六卷,依事类分卷。首记民俗,所录优美民歌,多为好诗。全书时有粤方言词语,首卷专条尤为丰富。方言字及至今字书失收字不少。二、三卷记山川,特详水系、地貌。述山脉时附考证。文字清丽,可作山水游记读。博物、工艺比重大,记岭南珍禽异兽鳞介昆虫甚多,颇从经济资源角度着眼。又间附工艺流程、有关谣谚。近世西欧物质文明东渐足迹,亦有反映。卷七记少数民族,提供了民俗、民族、宗教、社会、史学诸学术领域大量重要史料。现据《函海》本并参校他本加以补充整理。

序

举鼓捊挡击以谈天,语辨而失于诬,指墭剽沙塥以言地,辞强而背于理。载笔者间收之水经国志,聊存一时应对之捷。其去多识之学,水火也。夫自虞帝明庶物,孔门讲格致,而后之儒者遂不厌详悉,举凡峙流夭乔翻飞喙息之俦,无不欲各尽其情实而自成一家言。如嵇含之《南方草木状》、范成大之《桂海虞衡志》,以暨《岭表录异》等篇,大抵皆足补《禹贡》厥包实竹笋之名,职方其畜为鸟兽之异。其为五岭九溪搜奇矜异,洵哉不少遗漏。远游者诧奥博,土著者务精核,后之人纵有闻见,又何加焉。虽然,时有古今,则物亦有显晦。今即以东粤论,如瓯逻巴之人市献琛,前古所无;南越王之桂蠹火树,于今未有。即此以推,固不可以泥于前古或志或不志矣。予自甲午典试粤东,惜所游览仅五羊城而止,虽欲征之前贤所记而未逮也。岁次丁酉之冬,复来视学,此古太史辅轩采访之职也,遂得遍历全省诸郡县,可以测北极之出地以占时变,可以乘破浪之长风以穷海隅,可以审扶荔之不宜于北土,可以征灵羽之独钟于丹穴,幽渺而至五行符瑞所不及载,载而莫阐其理者,亦可以征信而核实。畴见昔人著述,诧为怪怪奇奇惊心眩目者,至是又不觉知其或失则诬,或当于理,而因为之弃取焉。且因为之上下草木鸟兽各纵其类焉。书成计一十有六卷。敢曰《尔雅》注鱼虫,壮夫不为也,亦聊以广箧中之见闻尔。

绵州李调元雨村撰

卷　一

粤东气候

邱文庄《奇甸赋》云:“草经冬而不枯,花非春而亦放。”《通志》谓:正月李桃花盛,柔桑可采,皆南中气然也。又,“四时皆是夏,一雨便成秋”,子瞻记中语也。

立　春

立春日,有司逆勾芒土牛、勾芒名拗春童,著帽则春暖,否则春寒。土牛色红则旱,黑则水。竞以红豆五色米洒之,以消一岁之疾疹。以土牛泥泥灶,以肥六畜。

元日元夕

元日拜年,烧爆竹,啖煎堆白饼沙壅,饮柏酒。元夕张灯,烧起火,十家则放烟火,五家则放花筒。嬉游者率袖象身香筒,打十八闲为乐。城内外舞狮象龙鸾之属者百队,饰童男女为故事者百队,为陆龙船,长者十余丈,以轮旋转。人皆锦袍倭帽,扬旗弄鼓,对舞宝灯于其上。昼则踢毽五仙观,毽有大小。其踢大毽者,市井人;踢小毽者,豪贵子。歌伯斗歌,观者为庆头,其灯师又为谜语,悬赏中衢,曰灯信。

灯　公

海丰之俗,元夕于江干放水灯,竞拾之。得白者喜为男兆,得红者谓为女兆。广州灯夕,士女多向东行祈

子、以百宝灯供神。夜则祈灯取采头，凡三筹皆胜者为神许，许则持灯而返。逾岁，酬灯。生子者盛为酒馔庆社庙，谓之灯头，群称其祖父曰灯公。八月十五之夕，儿童燃番塔灯，持柚火，踏歌于道，曰："洒乐仔，洒乐儿，无咋糜。"塔，累碎瓦为之。象花塔者，其灯多。象光塔者，其灯少。柚火者，以红柚皮雕镂人物花草，中置一琉璃盏。朱光四射与素馨茉莉灯交映。盖素馨茉莉灯以香胜，柚灯以色胜。

打仔　采青

下番禺诸乡，每正月初，儿童集山间，以拳棒相角。曰"打仔。"又，自初十至十五，窃蔬者相淫奔，曰"采青。"

五月五日

粤中五月采莲竞渡，至五日乃止。广州夺标较胜，有逾月者。今此风已戢，惟大洲龙船高大如海舶，具鱼龙百戏。积物力至三十年一出，出则诸乡舟行以从，悬花球绣囊，香溢珠海。又载，世屏堂在府城西，宋知广州蒋之奇建。其下有池，列石嶙峋，即南汉所为明月峡玉液池。旧有含珠亭、紫云阁，每端午令宫人竞渡其间。

夏　至

夏至磔鸡御蛊毒。农再播种，曰挽禾。小暑小获，大暑则大获。随获随莳，皆及百日而收。

放鸽会

广人有放鸽之会。岁五六月，始放鸽。鸽人各以其鸽至，主者验其鸽为调四、调五、调六七也，则以印半嵌于翼，半嵌于册以识之。凡六鸽为一号，有一人而印一二号至十号百号者，有数人而合印百号者。每一鸽出金二钱，主者贮以为赏。放之日，主者分其二。一在佛山，曰内主者；一在会场，曰外主者。于是内主者出，教以清远之东林寺为初场，飞来寺为二场，英德之横石驿为三场，期以自近而远，鸽人则以其鸽往。既至场外，主者复印其翼，乃放鸽。一日，自东林而归者，内主者验其翼印不谬，则书于册曰：某日某时某人鸽至，是为初场中矣。一日自飞来而归，一日自横石而归，皆如前验印，书于册，是为二场、三场皆中。乃于三场皆中之中，内主者择其最先归者，以花红缠系鸽颈而觞鸽人以大白，演伎乐相庆。越数日，分所贮金。某人当日归鸽若干，则得金若干。有一人而归鸽数十者，有十人千鸽而只归一二者。当日归者甲之，次日归者乙之，是为放鸽会。

七娘会

七月初七夕为七娘会。乞巧，沐浴天孙圣水。以素馨茉莉结高尾艇，翠羽为篷，游泛沉香之浦以象星槎。十四祭先祠厉为盂兰会，相饷龙眼槟榔，曰"结圆"。潮州则曰"结星"。二十五为安期上升日，往蒲涧采蒲，濯鉾鉾水。

吹田了

东莞麻涌诸乡以七月十四日为田了节，儿童争吹芦管以庆，谓之吹田了，以是时早稻始获也。

剥　芋

八月蓼花水至。有月，则是岁多珠。为大饼象月，浮桂酒，剥芋。芋有十四种，以黄者为贵。

九日广州琼州风俗

九日载花糕、萸酒。登五层楼双塔，放响弓鹞，重阳登高放风鸢。又载，风鸢之戏，广州则以重阳，琼州则以五月，南风盛时，截竹绷布续藤为绳放之，声闻数里。鸢制大可十倍，其说洵然。但余于秋时在琼，春时在广，亦见有放纸鸢者，惟与吴中止嬉春月，风候为特异耳。

迎　降

霜降展先墓，诸坊设斋醮，禳彗，谓之迎降。

下元会

十月下元会，天乃寒，人始释其荃葛，农再登稼，饼菜以饷牛，为寮榨蔗作糖食鲙，为家宴团。

挂　冬

冬至祭墓，曰"挂冬"。

团年送年

小除祀灶，以花豆洒屋。次日为酒以分岁，曰"团年"。岁除祭曰"送年"。以灰画弓矢于道射祟。以苏水染鸡子食之，以火照路，又曰"卖冷"。

灶　卦

永安岁除夕，妇人置盐米灶上，以碗覆之，视盐米之聚散以卜丰歉，名曰"祝灶"。男子则置水釜旁，粘东西南北字，中浮小木，视木端所向。以适其方，又审何声气。以卜休咎，名曰"灶卦"。

吹　角

顺德之容奇、桂洲、黄连村，吹角卖鱼。其北水古、粉龙渚、马齐村，则吹角卖肉。相传黄巢屯兵其地，军中为市，以角声号召。此其遗风云。

赌蔗斗柑之戏

广州儿童有赌蔗斗柑之戏。蔗以刀自尾至首破之，不偏一黍，又一破，直至蔗首者为胜；柑以子多为胜。

俗尚师巫

永安俗尚师巫。人有病，辄以八字问巫。巫始至，破一鸡卵，视其中黄白若何以知其病之轻重。轻则以酒馔禳之，重则画神像于堂，巫作姣好女子，吹牛角，鸣锣而舞，以花竿荷一鸡而歌。其舞曰赎魂之舞，曰破胎之舞。歌曰鸡歌，曰暖花歌。暖花者，凡男婴儿有病，巫则以五彩团结群花环之，使亲串各指一花以祝。祝已而歌，是曰暖花。巫自刳其臂血以涂符，是曰显阳。七月七夕则童子过关，十四夕则迎先祖。男子或结场度水，受白牒黄诰，妇人或请仙姐，施舍钗钿。仙姐与女巫不同。女巫以男子为之，仙姐以瞽人之妇为之。

妇女足不袜

粤人妇女尚高髻短裙，春时以踏青斗草为戏。非士大夫家，大抵足皆不袜。唐人咏句云："细尺裁量减四分，碧琉璃滑裹春云。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画裙。"后人指此诗为妇人裹足之证。

放　闲

韶州十月朔日农家大酺，为米糍相馈，以大糍粘牛角上，曰：牛年牛照水，见影而喜。是日，牛不穿绳，谓之"放闲"。

小熟大熟

粤中田禾二熟，以五月为小熟，九月为大熟。志称谚云："干冬湿年，禾黍满田。"各郡皆然，惟琼州独异。曰："冬湿年干，禾黍满田；冬干年湿，禾黍少粒。"

水田旱田坡田牛田人田

滨海诸邑有水田、旱田、坡田。其坡田只宜莳山蓣、番藷、芋艿。诸杂粮兼收，可以佐食。《草木状》云甘藷根叶如芋，实如拳，有大如瓯者。蒸煮食之。旧珠崖之地，不业耕稼，惟种甘藷，秋熟收之，蒸晒切如米粒，仓团贮之，名曰藷粮。《志》称："八月芋可剥，九月红藷登。"按粤俗，以葵衣御雨。《通志》云：新会蒲葵，其本作扇，其末作蓑笠、簟篨。又有一种油葵，出阳江恩平，性柔，止可作蓑笠。上番禺诸乡，地瘠而民皆窳。耕者合数十家牛，牧以一人，人以一日。其牧牛之田曰牛田。所生草冬亦茂盛，食牛肥泽。其种稻者曰人田。上番禺牛田多，下番禺人田多。又，广州之地，凡潮田稍高者，犁必以牛，牛必以吉贝核渣饲之乃肥有力。核中有仁，榨油已，其渣尚有润泽，故牛嗜之。牛皆水牛，春以犁田，冬以驮榨。榨者，榨荻蔗以为糖也。水牛多产神电。《志》云："电白旄牛。"即此。

赶　墟

《南越志》云：越之市名为墟，多在村场，先期招集各商，或歌舞以来之。荆南岭表皆然。吕沆《化州诗》："三日一墟人不断。"李德裕《厓州诗》："鱼盐家给无墟市。"故村镇赶集者，谓之"赶墟"。

坐　簰

粤中多产竹，可结为筏。自那旦登陆至雷沿海山溪迂绕日多，问渡深阔处用船，遇浅窄溪流，土人多以竹筏撑渡往来行李。此制岭北浅溪中亦有乘之者，名曰"坐簰"。《六帖》云：罗浮罗阳溪生龙葱竹，叶似芭蕉，阔二尺余，长二丈。《韶州志》云：英德出凤尾竹。

珠娘珠儿

任昉《述异记》："粤俗以珠为上宝，生女谓之珠娘，生男谓之珠儿。"今粤中女郎善操舟，皆戴蓆帽，四围施巾以蔽面，即古制所称苏幕遮也。

四　鼓

《岭南杂记》：粤中水塘宵更禁五更，仅四鼓而天已明矣。相传击五鼓则潮水泛溢，此亦谬悠之说，然城中犹五鼓也。杨诚斋诗云："天上归来有六更。"盖内楼五更绝，梆鼓交作，谓之蓦更，即六更也。见周遵道《豹隐记谈》。

女子采香

《岭南杂记》云：海琼沉香，俱产黎峒，多虎狼毒蛇。其俗皆女子采香，耳带金环，首缠锦帕，腰佩利刀，什伯为群。崖间遇有窃香者，即擒杀焉。

中秋女始笄

香山之俗，中秋女始笄。是夕，召亲戚为丸羹，食而笄之。初加挐髻，既嫁变塌髻，形颇不雅。冬至，家以丸羹祀神，或以笄女，他时率不以笄也。东莞娶妇，入门庙见后，终身不复戴笄。南海番禺妇人平居不笄，有事则笄。女子出阁前一日始笄，笄多用莲花珠笄，乳媪笄壳尖笄，长乐兴宁圜笄。大小如其首，以金为梁，或四六，或八十，有偶无奇。虽田家妇子，笄靡不华，靡不朝夕在首。永安妇人粗棉大苎，衣多青黑，发左右盘，无鬟鬓，皆戴塌笄。笄广五六寸，与头相等。以羊皮金纸剪劈为条者七或九或十一，名曰金缕子，以傅其上。笄亦以纸为之，外冒黑纱，四旁插大钗簪，自朝至夕，无或有妇不笄者。其未笄者有髻子，笄则无之，故常不去其笄。虽至贫，笄亦华好。嫁日，其姑来迎，其母送至夫家乃还。贫者率务勤苦，其俗如此。

粤俗好歌

粤俗好歌，凡有吉庆，必唱歌以为欢乐。以不露题中一字，语多双关而中有"挂折"者为善。"挂折"者，挂一人名于中，字相连而意不相连者也。其歌也辞不必全雅，平仄不必全叶，以俚言土音衬贴之，唱一句或延半刻，曼节长声，自回自复，不肯一往而尽。辞必极其艳，情必极其至，使人喜悦悲酸而不能已已。此其为善

之大端也。故尝有"歌试"以第高下,高者受上赏,号为歌伯。其娶妇而亲迎者,婿必多求数人与己年貌相若而才思敏给者使为伴郎。女家索拦门诗歌,婿或捉笔为之,或使伴郎代草,或文或不文,总以信口而成、才华斐美者为贵。至女家不能酬和,女乃出阁。此即唐人催妆之作也。先一夕,男女家行醮,亲友与席者或皆唱歌,名曰坐歌堂。酒罢,则亲戚之尊贵者亲送新郎入房,名曰送花。花必以多子者,亦复唱歌。自后连夕,亲友来索糖梅啖食者,名曰"打糖梅"。一皆唱歌,歌美者得糖梅益多矣。

其歌之长调者,如唐人《连昌宫词》《琵琶行》等,至数百言千言,以三弦合之,每空中弦以起止,盖太簇调也,名曰"摸鱼歌"。或妇女岁时聚会,则使瞽师唱之,如元人弹词,曰某记某记者,皆小说也。其事或有或无,大抵孝义贞烈之事为多。竟日始毕,一记可劝可戒,令人感泣沾襟。

其短调蹋歌者,不用絃索,往往引物连类,委曲譬喻,多如《子夜竹枝》。如曰:"中间日出四边雨,记得有情人在心。"曰:"一树石榴全着雨,谁怜粒粒泪珠红。"曰:"灯心点着两头火,为娘操尽几多心。"曰:"妹相思,不作风流到几时。只见风吹花落地,那见风吹花上枝。"《蜘蛛曲》曰:"天旱蜘蛛结夜网,想晴只在暗中丝。"又曰:"蜘蛛结网三江口,水推不断是真丝。"又曰:"妹相思,蜘蛛结网恨无丝,花不年年在树上,娘不年年作女儿。"《竹叶歌》曰:"竹叶落,竹叶飞,无望翻头在上枝。担伞出门人叫嫂,无望翻头做女时。"《素馨曲》曰:"素馨棚下梳横髻,只为贪花不上头。十月大禾未入米,问娘花浪几时收?"凡村落人奴之女,嫁日不敢乘车。女子率自持一伞以自蔽,既嫁人率称之为嫂。此言女一嫁不能复为处子,犹士一失身不能复洁白也。梳横髻者,未笄也。宜笄不笄,是犹不肯在花棚上也。十月熟者名大禾,岁晏而米不入。花浪不收,是过时而无实也。此刺淫女,亦以喻士之不及时修德,流荡而至老也。有曰:"大姐姐,分明大姐大三年。担凳井头共姐坐,分明大姐坐头边。"言女嫁失时也,妹自愧先其姊也。有曰:"官人骑马到林池,斩竿筋竹织筲箕。筲箕载绿豆,绿豆喂相思。相思有翼飞开去,只剩空笼挂树枝。"刺负恩也。有曰:"一更鸡啼鸡拍翼,二更鸡啼鸡拍胸,三更鸡啼郎去广,鸡冠沾得泪花红。"有曰:"岁晚天寒郎不回,厨中烟冷雪成堆。竹篙烧火长长炭,炭到天明半作灰。"有曰:"柚子批皮瓤有心,小时则剧到如今。头发条条梳到尾,鸳鸯乍得不相寻。"有曰:"大头竹笋作三桠,敢好后生无置家,敢好早禾无人米,敢好攀枝无晾花。"敢好者,言如此好也。其蛋女子荡恣,如吴下唱《杨花》者,曰"绾髻"。有谣曰:"清河绾髻春意闹,三十不嫁随意乐。江行水宿寄此生,摇橹唱歌桨过滘。"桨者,摇船也,亦双关之意。滘者,觉也。如此类不可枚举,皆以比兴为工。辞纤艳而情深,颇有风人之遗,而采茶歌尤善。

粤俗,岁之正月,饰儿童为彩女,每队十二人。人持花篮,篮中然一宝灯,罩以绛纱,以绠为大圈缘之踏歌,歌十二月采茶。有曰:"二月采茶茶发芽,姐妹双双去采茶。大姐采多妹采少,不论多少早还家。"有曰:"三月采茶是清明,娘在房中绣手巾。两头绣出茶花朵,中央绣出采茶人。"有曰:"四月采茶茶叶黄,三角田中使牛忙。使得牛来茶已老,采得茶来秧又黄。"是三章,则几于雅矣。

东莞岁朝,贸食妪所唱歌头曲尾者曰汤水歌。寻常瞽男女所唱,多用某记。其辞至数千言,有雅有俗,有贞有淫,随主人所命唱之,或以琵琶、箓子为节。儿童所唱以嬉,则曰山歌,亦曰歌仔,多似诗余音调,辞虽细碎,亦绝多妍丽之句。大抵粤音柔而直,颇近吴越,出于唇舌间,不清以浊,当为羽音。歌则清婉溜亮,纡徐有情,听者亦多感动。而风俗好歌,儿女子天机所触,虽未尝目接诗书,亦解白口唱和,自然合韵。说者谓粤歌始自榜人之女,其原辞不可解。以《楚词》译之,如"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则绝类《离骚》也。粤固楚之南裔,岂屈宋流风多洽于妇人女子欤?

潮人以土音唱南北曲者,曰潮州戏。潮音似闽,多有声而无字。有一字而演为二三字,其歌轻婉,闽广相半,中有无其字而独用声口相授,曹好之以为新调者,亦曰畲歌。农者每春时,妇子以数十计,往田插秧。一老挝大鼓,鼓声一通,群歌竞作,弥日不绝,是曰秧歌。南雄之俗,岁正月,妇女设茶酒于月下,罩以竹箕,以青帕覆之,以一箸倒插箕上,左右二人摙之作书,问事吉凶。又画花样,谓之"踏月姊"。令未嫁幼女且拜且唱,箕重时神即来矣,谓之"踏月歌"。长乐妇女中秋夕拜月,曰"椓月姑",其歌曰月歌。蛋人亦喜唱歌,婚夕,两舟相合,男歌胜则牵女衣过舟也。黎人会集,则使歌郎开场,每唱一句,以两指下上击鼓,听者齐鸣小锣和之。其鼓如两节竹而腰小,涂五色漆描金作杂花,以带悬系肩上。歌郎毕唱,歌姬乃徐徐唱,击鼓亦如歌郎。其歌,大抵言男女之情,以乐神也。东西两粤皆尚歌,而西粤土司中尤盛。大约云峒女于春秋时布花果笙箫于山中,以五丝作同心结及百纽鸳鸯囊带之,以其少好者结为天姬队。天姬者,峒官之女也。余则三五采芳于山椒水湄,歌唱为乐。男子相与蹋歌赴之,相得则唱酬终日,解衣结襟带相遗以去。春歌正月初一,三月初三,秋歌八月十五。其三月之歌曰浪花歌。赵龙文云,徭俗最尚歌,男女杂遝,一唱百和。其歌与民歌皆七言而不用韵,或三句,或十余句,专以比兴为重,而布格命意,有迥出于民歌之外者。如云:"黄蜂细小螫人痛,油麻细小炒仁香。"又云:"行路思娘留半路,睡也思娘留半床。"又云:"与娘同行江边路,却滴江水上娘身。滴水一身娘未怪,要凭江水作媒人。"徭语不能尽晓,为笺译之如此。修和云,狼之俗,幼即习歌,男女皆倚歌自配。女及笄,纵之山野,少年从者且数十,以次而歌,视女歌意所答,而一人留。彼此相遗,男遗女以一扁担,上镌歌词数首,字若蝇头,间以金彩花鸟,髹以漆精使不落。女赠男以绣囊锦带,约为夫妇,乃倩媒以苏木染

槟榔定之。婚之日，歌声振于林木矣。其歌每写于扁担上。狼扁担以榕为之，又以五彩龄作方段，龄处文如鼎彝，歌与花鸟相间，或两头画龙。徭则以布刀写歌。布刀者，织具也。徭人不用高机，无箸无枝，以布刀兼之。刀用山木，形如刀，长于布之阔，锐其两端，背厚而椭。如弓之弧，刃如弦而薄，刳其背之腹以纳纬，而愬其锐而吐之以当梭。纬既吐，则两手攀其两端以当箸也。歌每书于刀上，间以五彩花卉，明漆沐以赠所欢。獞歌与狼颇相类，可长可短。或织歌于巾以赠男，或书歌于扇以赠女。其歌亦有竹枝歌，舞则以被覆首，为"桃叶舞"。有咏者云："桃叶舞成莺睆睍，竹枝歌就燕呢喃"。

广东方言

广东谓平人曰狫，亦曰獠，贱称也。《北史》周文帝讨诸獠以其生口为贱隶，谓之压獠，威压之也。谓平人之妻曰夫娘。夫娘之称颇古。刘宋萧齐崇尚佛法，阁内夫娘，令持戒。夫娘谓夫人、娘子也。广州则以为有夫之娘也。东莞女子未字者称曰大娘，已字称小娘。众中有已字未字，则合称曰大小娘。广州谓新妇曰心抱，谓妇人娠者曰有欢喜，免身而未弥月曰坐月，亦曰受月。谓子曰崽。《水经注》"弱年崽子"是也。谓云孙曰衢，元孙曰塞，息讹为塞也。谓父曰爸曰爹。《南史》"湘"东主人之爹是也。阳春谓外祖父曰公爹，外祖母曰婆爹，自称则曰侬。高明谓外祖父曰公低，外祖母曰婆低。东莞谓曾祖曰白公，曾祖母曰白婆，或止称曰阿白。广州谓母曰妳，亦曰妈。妈者，母之转声，即母也。亦曰毑。凡雌物皆曰毑。谓西北风亦曰毑，盖飓与瘴皆名母，故西北风亦曰毑也。妇谓舅、姑曰大人公、大人婆，亦曰家公、家婆。贾谊曰："与公并倨。"列子曰"家公执席"是也。子女谓其祖父曰亚公，祖母曰亚婆。母之父曰外公，母之母曰外婆，母之兄弟曰舅父，母之兄弟妻曰妗母，母之叔伯父母曰叔公，曰叔婆。孙谓祖母之兄弟及妻曰舅公，曰妗婆。谓从嫁老妇曰大妗。醮子之夕，其亲戚送花于新郎房中者，男曰花公，女曰花婆。子初生者曰大孙头，子女未生者则名曰蕴。新会则曰长仔，或曰屘。奴仆曰种仔。惠州曰赖子，言主人所赖者也。广州凡物小者皆曰仔，良家子曰亚官仔，耕庸曰耕仔，小贩曰贩仔，游手者曰散仔，船中司爨者曰火仔，亡赖曰打仔。大奴曰大獠，岭北人曰外江獠。小奴曰细仔，小婢媵曰妹仔，奴之子曰家生仔，螟蛉子曰养仔，盟好之子曰契仔。姻娅之使役曰亲家郎。东莞称无赖者曰趱子。又多以屎为儿女乳名，贱之所以贵之。男曰屎哥，女曰屎妹。谓赁田者曰佃丁，曰田客。赁地者曰地丁，曰地客。僦屋曰房客。巫曰师公、师婆。觋之夫曰觋公。琼女卖槟榔者曰山子。徭之峇者亦曰山子。广州谓横恣者曰蛮，又曰"蛮澄铱"。铱，刘铱；澄，龚澄枢也。言其不循法度若此二人也。谓外省人曰蛮果。兴宁长乐人曰哎子，海外诸夷曰番鬼，司柁者曰柁公、梢公，在船头者曰头公。二人为舟司命，故公之，即三老也。摇橹者曰事头。《宋书》："萧惠开有舫十余，事力二三百人。"事头者，事力之首也。立桅斗者曰班首，司篙者曰驾长，打牵曰牵夫。香山谓佃而服役者曰人倩，谓田主曰使头，其后反以佃户之首为使头。

广州谓美曰靓，颠者曰废，鲠直曰硬劲，迂腐曰古气，壮健曰筋节，轻捷曰辘力，言其力如车之辘也。角胜曰斗，转曰翻，饮食曰吃，游戏曰则剧，杂剧也。讹杂为则也。谓淫曰姣，姣音豪。又曰嫪毒。谓聪明曰乖，谓不曰吾，问何如曰点样，来曰厘，溺人曰碇，走曰趯，取诗趯趯阜螽之义。攻治金铁之器曰打，为醮事曰打醮，取事物曰逻，骂人曰闹，挈曰扱起。东莞谓事讫曰效，游戏曰睩。顺德曰仙，曰欣。新会曰流，指何处曰蓬蓬。顺德谓欺曰到。《史记》张仪曰：不如出兵以到之。《索隐》曰：到，欺也。犹俗云张到。谓张网得禽兽也。到，得也。张仪善欺，故谓欺人者曰张到也。以言托人曰诀，一作呋，谓猥猿者曰魁摧。出贾谊《哀时命篇》，即《诗》之飑陨也。缝衣曰敹，《书》曰"敹乃甲胄"。凡细者缝，粗曰敹。著里曰缝，著边曰陨也。东莞谓光曰皎。皎音效。美好曰洒，持物曰的，肥曰凹，肉熟曰脸。《礼记》曰：腥肆焰脸。祭注曰：脸，熟也。焰，或为腤也广州谓烹物曰腤，亦曰焊也。

谓港曰涌。涌，冲也，音冲。凡池沼皆曰塘。其在江中者亦曰塘，若白蚬塘、蠕塘、菱角塘是也。犹合浦海中之珠池也。凡水皆曰海，所见无非海也。出洋谓之下海，入江谓之上海也。出洋曰开洋，亦曰飘洋。谓潮曰水，潮起则曰水大，潮落则曰水干。廉钦州谓潮以朔望而大者曰老水，日止一潮者曰子水。谓水通舟筏者曰江，不通舟筏者曰水，二水相通处曰滘。

称山之有林木曰山，无者曰岭。广州谓门横关曰闩，谓帆曰[巾里]，绳索曰缠，旁出者曰缆枝。小舟曰艇，泅水曰游。《南州异物志》赞：合浦之人习水善游。芟草曰薅草，亦曰劳。谚曰："耕而不劳，不如作暴。"树椮水中以挂罾曰罾戙，亦曰罾门。西宁谓鱼种曰鱼口，小猪曰猪口。广州谓卵曰春，曰鱼春，曰虾春，曰鹅春，鸭春。数食箩曰几头。晋元帝谢赐功德净馔一头是也。数槟榔曰几口，陆倕谢安成王赐槟榔一千口是也。亦曰几子，陈少主尝敕施僧智颢槟榔二千子是也。数蕉子曰几梳，苏轼诗"西邻蕉子熟，时致一梳黄"。谓衣一套曰一沓。沓，袭也。讹袭为沓也。楮钱一片曰一佰，线缕一绺曰一子，一家曰一主，一熟曰一造，掷骰子者一掷曰一手，禽之窠曰斗，雌鸡伏卵曰哺斗。石湖云：雌雄曰一斗，十鸡并种，当得六斗是也。琼州数尚六。禾六束曰一把，钱六百孔曰一贯，物六十斤曰一担。万州则以禾十二把为一担。潮阳以钱八十为一佰，曰东钱。筑墙纵横一丈曰一井。化州石城间，贫者欲避火门，于野外构茅以栖，名曰艼。雷州有艼村，有蒲艼，有新艼岛，吴川有芷艼镇，琼有芒艼港，儋有郎艼墟，定安有坡艼市，万有黎艼都，乐会有薄艼溯陂，会同有李艼塘、文昌有罟艼墩，黎峒有岑艼、黑艼、居艼、陈婆艼。

自阳春至高、雷、廉、琼，地名多曰那某、罗某、多某、扶某、过某、牙某、峨某，陀某、打某。黎岐人姓名亦多曰那某、抱某、扶某。地名多曰那某、滴某、婆某、可某、曹某、爹某、落某、番某。其近汉者多曰奷某，奷音不。香山中秋夕剧饮月下曰饾中秋，发引之日役夫蹋路歌以娱尸曰踏鹧鸪。海丰方言，其滨海者大约与潮相近。如髻曰庄，鼻曰鄙，耳曰系，须曰秋，鸭曰哑，牛曰悟之类。其属于山者，语又不同。谓无曰冒，我曰碍，溪曰阶，岭曰谅。

其蛋人，则谓饭曰迈，筋曰梯，碗曰爱，瓦盆曰把浪，拿网曰今网。狼人谓父曰扶，我曰留，彼曰往，女谓男曰友友，又曰友二。男谓女曰有助，谓娶曰换。野郎曰苦郎，那家曰扶闾，有心有意曰眉心眉意，扁担曰闲，木曰肺。以榕木担相赠，曰送条闲肺。榕头曰图。有歌曰"三十六图羊、四十双图鸡"。獞谓花瓣曰花脉，花朵曰花桃。傜谓鱼曰牛，不曰陷。有歌曰："牛大陷到石头边。"谓兄曰表，来曰大。有歌曰："表大便到木横底，娘大便到木横枝。"峚人谓火曰桃花溜溜，谓饭曰拐烌。

琼语有数种，曰东语，又曰客语，似闽音。有西江黎语，有土军语，地黎语。地黎称峒名有三字者，如那父爹、陀横大、陀横小之类。有四字者，如曹奴那纽、曹奴那劝、曹奴那累之类。有六字者，如从加重伯那针、从那重伯那六、从加重伯那�之类。有七字者，如从加重伯那白吾之类。其山多曰鹧鸪啼，村多曰荔枝。广州语多与吴趋相近，如须同苏，逃同徒，豪同涂，酒同走，毛同无，早同祖，皆有字有音。潮州或无字有音，德庆亦然。新会音多以平仄相易，如通作痛，痛作通。东莞则谓东曰冻，以平为去；谓莞曰官，以上为平。香山谓人曰能，番禺谓人曰寅。东莞之南头谓刀曰多，增城谓屋曰窜，广州谓父又曰爸，母曰妳，或以阿先之。亦曰亚，儿女排行亦先之以亚。谓视不正曰乜斜。乜音咩。射覆曰估，以刀削物曰剸，音批。细切物曰�，音速。削去物曰弊，音撇。食饱曰饲，音救。以鼻审物曰嗅，许用切。谓多曰够，少曰不够，音遘。谓无尾曰屈，音掘。谓人无情义者，亦曰剩。谓腿曰髀，音彼，髀也。以手搓物曰挪，音傩。以手按物曰捺，难入声。以拳加物曰搋，音钗。以手覆物曰揞，庵上声。以指爬物曰掟，乌寡切。般运曰掟，连上声。积腐秽曰攦揰。漱口曰敕口，敕音朔。谓人愚曰猓殀。怒目视人曰睐，音利。谓田多少曰几畛。肉动曰瞤，音彻。疮肿起曰謈，兴去声。以足移物曰蹝，裸体曰躶躺，音赤历。不谨事曰邋遢，鼻塞曰鼻齆，音瓮。露大齿曰龅牙。新妇入门，使亲属老妇迎之，曰枱步。是夕，夫妇同牢食曰暖房饭。次早见舅姑亲属献币、帛帨履曰荷惠。冬至，围炉而食曰打边炉。元夕，黏诗藏谜以示博物通微曰打灯。以鸽翎贯皮钱踢之曰踢毽，毽亦曰燕。谓云脚疏直曰风路，不知人之来历曰不知风路。龙门谓娶妇时置酒延宾以迎之曰接路。高要人谓婿曰郎家，女巫曰鬼魁。

粤人多以捕鱼为业

粤人多以捕鱼为业。其渔具多种，最大者曰罛，次曰罾。罛之类有曰深罛，上海水浅多用之。其深六七丈，其长三十余丈。每一船一罛，一罛以七八人施之。以二罛为一朋，二船合则曰罛朋。别有船六七十艘佐之，皆击板以惊鱼。每日深罛二施，可得鱼数百石。有曰索罛，下海水深多用之。其深八九丈，其长五六十丈。以一大缕为上纲，一为下纲。上纲间五寸一藤圈，下纲间五寸一铁圈。为圈甚众，贯以索以为放收，而以一大船为罛公，一小船为罛姥。二船相合，以罛连缀之，乃登桅以望鱼。鱼大至，水底成片如黑云，是谓鱼云。乃皆以石击鱼使前，鱼惊回以入罛。鱼入，则二船收索以阖罛口，徐牵而上。有曰板罛，以小船施之。小船有罛姥而无罛公，故一名罛姥船。有曰围罛，制如索罛而小，深二三丈，广七八十丈。连合二舸为一围，以二船一前一后施之，亦以板惊鱼。凡鱼首有石者皆惊入罛，无者则否。首有石者曰黄花，曰鲷，曰狮白，置罾竿坠而起之。有曰绞罾，形亦方，周五丈余，以四角系于柱中放之。人在岸上离罾十余丈，鱼至则转辘轳以起之，此罾之事也。大抵罛皆用于海，罾皆用于江。罾之利常不如罛，罛者渔具之可大得志者也。

罾之外，有以箔者，以笼者，以涂跳者，以跳白者。箔，以坚竹编之。每一箔，其崇五尺，广丈。渔者尝合五十箔而为一，其长五十丈。虞其过大，则箔口为鱼房二重以藏鱼。岁三月，大禾已莳，鱼始上田。渔人以箔三方依田塍，一方依水，潮至则张而大，潮退则卷而小，是为塞箔。箔亦曰簄。陆龟蒙诗："织作中流万尺簄。"故凡以石为梁绝水者曰洪，以竹为梁取鱼者曰簄，亦曰沪。皮日休渔具诗，列竹于海澨曰沪，今有沪渎是也。鱼笼长五六尺，宽二尺，口通尾塞。以山藤系之，置于上流，鱼入则为倒叩须，所罥不能出。又中置树枝以聚鱼。涂跳以木为之，长三四尺，厚半寸，首尾翘然，状若上弦之月，前有二丈直之，上有一木横之，其底则舟而两旁无墙，所谓撬也。当海水干落，鱼虾蛤鳝之属胶黏浅沙，跣踏之，辄深入渐洳，不可得。渔者于涂跳曲其左足，而以右足踔泥，左扶横木而右手捃拾板，轻坦滑擿行若飞，盖大禹泥行之所乘者也。跳白者，船也。其制小，仅受一人，于湾环限澳间，乘暮入焉。乃张二白板于船旁而鸣其榔，鱼见白板辄惊眩入网。然诸鱼不惊，惟鲚鲢魩鲬三者惊。三者味甘美，故粤人最重跳白之鱼。鱼以晓散而暮聚，聚必于水之涯涘。故跳白船之出以暮而多在岸草蒙茸之际，无风波患。其照公鱼，则以火枝摇飏，公鱼抢火，乃以罾漉之。取花鱼则以藤竹为竿，竿长丈有三寸，贵软而轻。以左纽丝为线，长丈有四寸，系以四钩，钩分四方，施于沙泥之上，足轻手疾，日可得花鱼半石。花鱼者，七星鱼也。取鲍鱼以钓。其竿五尺，系以天蚕之丝，饵以公鱼腾鲆。取鲥以泼生钓，以轻丝为之，往来游飏，则不损其鳞。取河豚以秋潮始盛，垂千百钓于网中。河豚性嗔，触网辄不

去,欲与网斗,以故往往中钩。又或以一大绳为母,以千百小绳为子,子绳系于母绳之末,而母绳之末各系一钩,一河豚中钩,则众河豚皆中钩,是名兄弟钓,亦名拖钓。其钩皆空不以饰亦子曰鲦鱼曰鶬曰鲈曰马鲚曰鳢此八者善惊。有曰墙罛,则以索罛为之,专以取鳙白及黄白花鱼,亦曰黄花罛。每一船一罛,罛深六七丈,长三十余丈。相连数百千罛以为一墙,横截海水。鱼触墙罛,不能去,大小壅积。起罛时,鱼多不可胜取,每割罛之半以放鱼。大抵索罛疏,专以取大鱼,春则取鳙、白鲦,冬则取黄花,一岁仅两用之。围罛密,以取杂鱼,终岁用之。此罛之事也。

罾之类有曰绣罾。其形四方,广三丈有六尺,以舟施之,以二竹为罾子,竹长四十丈许,上有多圈,贯绳以为放收,而为一罾。桠以架罾,鱼至乃下罾,以石击鱼。有曰沉罾。沉音朕,方言也。长十余丈,口大而尾小,尾旁有一穴以出水母及鬣鱼之属,而浮二木于水中以支罾口。又于水中置二水搅木以系支罾口之木,是曰罾门。其口广三丈有六尺,常向上流,潮缓则罾口合,急则口张而鱼大入。凡一沉罾,以纻麻十二石为之,九人升之,罾之巨者也。有曰知州罾。其广丈余树二木于水中以绷罾,是曰硬门。常浮而不沉,费人力少,罾之小者也。有曰车罾。其形方,以三石曰生钓。然生钓之河豚多雌者,雌者多子,味不美。惟南亭海心冈撒网而取者,其河豚多雄。雄者多腴,味绝美。取贴沙鱼以细钓。先一夕放之江中,次日乃收。一细钓有钩数百,渔者夫妇各放细钓至数千,好水旬则得贴沙数十百斤矣。细钓以虾、以七星鱼或蚯蚓为饵,网鱼亦如是取,是皆番禺茭塘各乡取鱼之法也。

卷 二

梅 岭

梅岭者,南岳之一支。《星经》曰南戒门户,《汉书》曰台山,《舆地志》曰台岭。其名不一。其曰秦关者,以始皇三十四年所适治狱吏不直者所筑也。《南康记》云"南野三十里至横浦,有秦时关,其下曰塞上"是也。南越吕嘉叛,杀汉将军韩千秋,函封使者节置塞上即此,故又曰汉塞也。曰东峤者,以居五岭东偏也。曰台者,以高而平,曰峤者,以高而峭锐。台专言梅岭,峤则兼言五岭也。五岭,一岭也。其在东则为梅岭也。然自昔皆以梅岭为五岭之第一岭也。五岭皆越门,若台关则秦所筑,故亦曰秦南门也。汉之北塞至寒门,南塞至暑门,台关又暑门之大者也。以其山曰台山,故关亦曰台关又曰横浦关。而梅岭之名,则以梅鋗始也。鋗本越句践子孙,与其君长避楚走丹阳皋乡,更姓梅,因名皋乡曰梅里。越故重梅,向以梅花一枝遗梁王,谓珍于白璧也。当秦并六国,越复称王。自皋乡逾零陵至于南海,鋗从之筑城浈水上,奉其王居之,而鋗于台岭家焉。越人重鋗之贤,因称是岭曰梅岭。其曰大庾岭者,汉元鼎五年,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击南越,裨将庾胜城而戍之,故名大庾。其东四十里,胜弟所守,名小庾。是则岭名梅以鋗,岭名庾以胜兄弟;秦之时岭名梅、汉之时岭名庾也。然汉时亦称梅岭。《史记》云:汉破番禺东越兵不至,杨仆请从便击之,上令屯豫章梅岭以待命。余善闻之,遂反。入白沙武林梅岭,杀三校尉。上乃遣仆出武林,王温舒出梅岭击之是也然此或豫章梅岭也。《史记索隐》云豫章三十里有梅岭在洪崖山当古驿道。要之,梅岭皆以鋗名,非以梅。盖鋗奉其王自梅里至豫章又至台山,亦名台山曰梅岭,其姓为梅复从梅里至以台山为梅岭,犹之乎以皋乡为梅里也。

五 岭

五岭之称,始《史记·张耳传》,曰秦"南有五岭之戍"。师古曰:西自衡山,南东穷海,一山之限耳,而别标五者。裴渊《广州记》曰:大庾、始安、临贺、桂阳、揭阳是为五岭。邓德明《南康记》曰:大庾一,桂阳骑田二,九真都庞三,临贺萌渚四,始安越城五。《舆地记》:一曰台岭,一曰塞上,即大庾也;二曰骑田,三曰都庞,四曰萌渚,五曰越岭。鄙意窃谓九真太远,当以裴说为是。王伯厚曰:骑田即彬州腊岭,都庞即道州永明岭,甿渚即道州白芒岭,则道州有二,可疑也。大抵五岭不一,五岭之外,其高而横绝南北者,皆五岭,不可得而名也。

三 峡

自英德至清远有三峡,一曰中宿,一曰大庙,一曰浈阳。大庙介二峡之间,尤险狭,故尉佗筑万人城于此。汉杨仆先陷寻陕。姚氏云:寻陕在始兴三百里,地近连口,即此。然其险,盖与蜀异,蜀三峡其险在滩,粤三峡其险在峡。自皋石山而下,危峦峻巘,为铁步障,为玉屏,凡数百里不断。其在中宿者,有南北二禺。南禺峰三十有六,北禺少其四。峰峰相抱,一水萦回,而出水如环肉,北禺为之好,而北禺之山且憩,南禺之山且行。行而南,以东至广州为白云诸峰,又东至海上为罗浮。其憩者耸而为峰,两两壁合,镵锐绝特,望之若攒玉插天。其下苍磴屈盘,箐丛茂密,临危飞石,与古木互相撑拒,往往有崩陷之患。盖粤山之第一险。南禺路陡绝,挽舟者率从北禺,衣钩笮罥,乍却乍前。至浈阳,路益紧束,彼此绳索相牵,腾藉而上。踝血沾溅利石,往往至剧。陈岩野先生诗云:"双峰若人立,举手相攀摘。步障四十里,恺崇势均敌。磴道虽新凿,猿猱苦绝壁。往年胃牵夫,山鬼至今嗅。"其险如此。

连 峡

自洭口西北行,有数坻石横江,状若桥,云神人之所设。滩势澎怒,篙者胸肿痛,钩者手酸。十人之力,尝不给上一峡,不知其名,连峡自此始。越三十里,又一峡。下有豆豉村,望前山如千叶芙蓉,半包半解。解者为峰峦,包者为石,绝与西华相似。峰峰有树,树树

有峰，瀑布横穿而出，其不成瀑布者，纷披四注如雨雪。密叶丛箐中，有影无声，每与猿鸟幽咽。此连峡中第一境。如此者二十余里。上一峡，绝壁颇宽广，上有石窟数口。前后相穿，缏藤梯棘，从峰罅而上，人力营治飞巢，为避乱之所。自此水益湾环，滩益高，石益廉利。鱼陂高低，水车砯击，舟行益艰苦。既至阳山县，县西二里有石刻，曰韩文公钓矶。矶左为祠，一石刻文公像，为南海陈昂所写。城绝卑小，郭外屋高于城，茅茨数十间，火烟寥落。文公所云隔江荒林密箐，小吏十余家，鸟言夷面，今恍然在目也。二十里至老牙、大理二峡。夹壁攲叠，状若颓城。无数古木支拄，石色苍绿，皆作云水纹，松、杉、茶子诸树幂之。怪藤千尺，多有黄猿啸牵而下，或戏丸。堕之空中，犹能翻接柔枝。已入晾纱峡，水叩石牝，呜咽有声。水石相吞，久之始答。有数复岩喷水，从风飘滴，峡尽犹沾濡不已。又入一峡，名同冠，壁之石皆为白。笋芽丛乳，葳蕤倒披而下。有一洞甚大，多文石。丹青绮分，树影森沉，瀑光明灭，驻舟其下久之。峡转峰旋，舟层层如入螺尾，乍出阴崖，乍入阳窦，凄神寒魄，一日不知几变。一潭曰龙湫，湫旁有三穴甚深。水出穴中为瀑布者二。上有洞，洞中石柱无数。自上生下，复自下生上，望之有如堂厦。又有小瀑布五六道，与峰上诸水相连为大水帘。其前有滩，滩上为羊跳峡，言峡小羊可跳而越也。一巨石塞峡，沿石角攲侧过之。一岩张其口，若吸舟状数里得楞伽峡。峡势欲堕，两崖相碰。石皆雕镂通透，如破莲蓬。内外有悬乳千万枝。长者逾千尺，白者成人，黑者成物。石脉所出者色多白，石肤所出者多黑。有一大瀑布，作数折，大风一激，腾跃三四峰乃散。一石人，传为丁兰所化。旁多篆刻，苔蚀不可读。越半里，林上又一瀑布，参差与数折者对，土人谓之"双龙灌水"。水在峡中又绝异，日光所荡，含草色则绿，含石色则青。亦多金沙丹砾，粼粼可拾。自此至铜鼓龙涎二峡皆然。龙涎去连州南五里，其水发源九陂，流二十里。或隐不见，乃自峡之腰吐一小孔，喷薄而出，因曰龙涎元。

诸 峡

峤南之山，自西、自北、自西北、自东北，皆两山相夹成峡。西自德庆至高要，有大湘、小湘、羚羊三峡。北自英德至清远，有浈阳、香炉、中宿三峡。西北自乐昌、平石下六泷，有泠君蓝豪二峡。东北自连州至连溪口，有楞伽、羊跳、同冠三峡。而乐昌二峡尤险。其险在六泷，六泷之险在水，诸峡之险在山。连州兼山水之险，羚羊峡山水稍平。东上揭阳，则蓬辣乌蛮诸滩亦甚险，盖以居上流多石故也。

白云山

白云者，南越主山，在广州北十五里。自大庾逶迤而来，既至三城，从之者有三十余峰，皆知名。每当秋霁，有白云蓊郁而起，半壁皆素，故名曰白云。

其颠为摩星岭。岭半有寺，亦曰白云。左一溪曰归龙，其上飞流百仞，盘舞喷薄，陈宗伯潴以为湖。湖东北为楼馆十数所，环植荔支、梅、竹之属，名云淙别业。下有古寺二，右景泰，左月溪，林、径、水、石皆绝异。黎太仆譬之仙女见人，散发垂腰而姿态自远，绝不染烟火之气，亦一说也。月溪下有九龙泉，流为大小水帘，志所称"重重挂玉帘"处。其北为鹤舒台。安期昔上升，有白鹤舒翅以迎，故曰鹤舒。又北一里有峰曰宝象，上有动石，游人叱之辄动。前有泉，因虎跑而得，甚甘。其西南五里有太霞洞，泰泉之水出焉。故有李忠简玉虹饮涧亭小隐轩及孙典籍白云山房，今皆废。又一里有洞曰玉虹，其南曰聚龙冈。折而西，有宋高宗御书阁。又七里为蒲涧水。安期旧居此，始皇遣人访之。太白诗所云"秦帝如我求，苍苍向烟雾"是也。记称：安期将李少君南之罗浮。至此涧，采菖蒲一寸十二节者服之，以七月二十五日仙去。今郡人多以是日采菖蒲沐浴灵泉以祈霞举。而宋时郡守尝醵士大夫往游谓之"鳌头会"云。涧旁有寺曰蒲涧，前为丹井，水甘温微有金石气。其阳有滴水岩，水瀸微不断，无风则滴，有风则不滴。上有一石状悬钟，人至辄铿然有声。其下又有水帘，溅洒如雾，时大时小，下注为流杯池。沿涧而南为文溪，为上下二塘，至粤秀山麓，则分流为二：左曰菊湖，右曰越溪。又会东溪之水，至此山下为甘溪。冰驰雪骤，喧豗震山，是曰藓藓水。吴刺史陆允、唐节度使卢均常疏浚以通舟。允传云：州治临海，海流秋咸，允畜水，民得甘食，是也。均又筑堤百余丈，潴水给田，建亭榭其上，列植木棉、刺桐诸木，花敷殷艳，十里相望如火。伪南汉引以流觞，与宫人荒宴，称甘泉苑。

是山之胜尤在水。其大水凡二：其源于月溪者为溪一，曰双溪。溪本一而名曰双，以其上为月溪而下复为此溪也。溪上瀑布交流，陈宗伯尝筑邀瀑亭焉。其源于泰泉者为涧一，曰蒲涧。涧流为溪者二而湖一。

罗 浮

蓬莱有三别岛，浮山其一也。大古时浮山自东海浮来与罗山合，崖巘皆为一。然体合而性分，其卉木鸟兽至今有山海之异。浮山皆海中类云。《汉志》云，博罗有罗山，以浮山自会稽浮来傅之，故名罗浮。博，傅也。傅转为博也。浮来博罗。罗小，浮博而大之；罗卑，浮博而高之。故曰博罗也。或曰，罗山亦蓬莱一股，故浮来依之，罗主而浮客，客蓬莱而依主蓬莱，故袁宏竺法真作登山疏，皆言罗而不及浮，言主而客在其中也。然罗为浮主，而罗浮之东麓有博罗之白水山焉，西麓有番禺之白云山焉，与之鼎立，人亦以为三岛，则罗浮又为白水白云之主矣。其峰四百三十有二，罗与浮半之。游者自西而入，则罗多而浮少；自东而入，则浮多而罗少。罗之颠曰飞云，其西有三峰，亦峭绝鼎峙，往往中夜可候日，而浮山极颠，每当雨霁，白云汹涌四出，大风荡漾，乍往乍回，若尚在大海之中，浮而未定，尝欲远于罗山然者。或曰，首阳大华一山而分，罗与浮二山而合，实有巨灵主之。分之者，所以通黄河；合之

者，所以镇南海。然二山下合而上分，其颠有分水凹，是曰泉源山之交嶼也。水分于西则为罗，分于东则为浮。浮之水与罗相吐吞，罗之山与浮相补缀。水分其上而山合其下，故观其合而得山之情状焉，观其分而得水之情状焉。当二山之交，有磴穹然，如衡二砥柱，峙其两端而色苍黝，是曰铁桥。非桥也，一石飞空，袅袅数十百丈，上横绝巘，下跨悬崖，以接二山之脉，故曰桥也。盖浮山善浮，下有浮碇冈以定之，上又有铁桥以贯之，而后与罗长合而不离也。山故有二铁桥，皆天生石梁，而此为上铁桥，其在大石楼南者曰下铁桥。大石楼在上铁桥西，相去五里许，有小石楼。三石对峙，上下俱方，峻削崭空，岌岌欲堕。登之则重檐四柱，窗户相通，烟霞开阖，常若有人往来。度其高，仅得山顶十分之四，然俯视沧溟，夜半见日，亦不减飞云之上焉。二石楼两峰相际，其脊乃铁桥。故凡登飞云者，自二楼而上，必度此桥，率以此为铁桥矣，不知乃下铁桥也。盖石楼二以大小分铁桥二以上下分也。下铁桥西有一大瀑布，所谓分水□泉源，为二山之界者。罗浮瀑布凡九百八十有奇，流为长溪者七十有二，潴为潭七，为神湖一，为渊池者六，天下名山未有瀑布多于此者。

西　樵

广州有三樵：曰东樵、曰南樵、曰西樵。西樵者南海之望而东樵罗浮之佐也。去广州治西百余里。奇秀峭拔，挹云霄而上之，望若青莲之华，而四面方立，立皆内向。诸峰大小相联属，皆隐于削成之中，又若芙蕖之未开然者。山之东，凡二十峰，南十有五，西十有八，北亦十有八，合为七十二峰，而以大科为绝顶。岩二十有一，洞有十。其飞泉散出于诸峰间，乍合乍分。合者为卧泉，分者为立泉，状各不一。凡泉三十有二，其一在喷玉岩，一在锦岩，一在漱玉岩，二在垂虹洞左右，交流如双虹下饮，故曰垂虹。又有二泉在云谷中，群峰回合，势若层城。有白沙书院，瀑布左右夹之，合流行石上，委曲数里，从岩顶喷飞，因名其下岩曰喷玉。又有泉二：在天峰左者曰左天泉，右者曰右天泉。合奔云谷，注于九曲之溪。有二亭，曰左瀑，曰右瀑，以收其胜。其在广朗洞口者，凡作三级，逶迤而下，冰轰雪吼，倒射青冥，势益暴。又一在水帘洞，是曰水帘，为九曲溪下流。披洒壁间，霏微若珠箔。又一在云端村。其曰泻钱泉者，从空细下，倾击有声。石薄岩虚，琮琤相应，亦一瀑布也。其在碧玉洞者，擘崖而出，横直恒无定势，余气为烟为雾者，冥濛竟数十丈，望之常若非泉然。盖自喷玉岩至此，为飞泉者十有三矣，而以此碧玉之瀑为最奇。

霍　山

霍山在龙川县北，周旋七十余里。为峰三百七十有二，最秀者曰大佛迹。秦始皇时，有霍龙字灵阳者居之，因名霍山。其颠有二岩，东向者曰望月，无甚奇；西向者曰太乙，深八九丈，广倍之，高二丈余，上有覆石平如掌。左右两峰夹之，是为霍山洞天，其东有横岩在半壁岩中。有一石出地数尺，人偶撼之，辄动，及力撼之，反不动，亦一异也。岩上峰名酒瓮，石崛起平地百余仞，上锐中博下顿，如瓮然。泉涓涓倾出，味甘如醴，因名酒瓮泉。所注成潭，大亩许，清深不测，旁多万年松、风兰、仙人掌、金星草、黄精、白术之属。远近随风，处处芬馥，如入罗浮之百花迳矣。大佛迹峰在山南，石上有大人迹十四所，迹有黄牛浆甚澄澈。邻峰曰石楼，亦有巨人履迹。下有一石，可坐数十人，为仙乐石。又有捣药石，常闻杵声而不可见，寻之多在志公楼峰之腰。又有七星石，井大各如盆，深数尺，水随汲随盈，不汲不盈，盈必七井一时盈。其上一峰曰船头，凌晨望之，若大舶在海岛中。云气往来，山如鼓枻摇动，亦一异也。

顶湖山

顶湖者，端州镇山，去郡四十里。从羚羊峡望之，紫翠滴沥，若在帆际。舍舟后，沥水从大蕉园取道入，有白云寺当山之正麓。寺右溪向产嘉禾，每粒双米，不垂穗，已三十年矣。沿涧而东里许，有锄云精舍。又十里，为上龙湫，所谓上飞水潭也。若不甚深，而黝黑可怖，砰訇作势，转下三四折为大龙湫。垂绠测之，百余丈不得其底。旁通乾穴，可达七星岩水洞。每大风雨，有青白气一缕从中起，其黝黑过于上湫。又东有数叠泉，经小潴潭二，一大瀑布长可三十余丈，是谓大飞冰潭。自西庵而下，又有短瀑布八九、小湫潭四，是皆所谓顶湖也。广中之山，其顶多有积水，而是山为湫为潭者八九，绝与西樵相似。

东安诸山

自六都水口三十余里至石夹，自石夹以上峰皆纯石。其中一一空洞。水声入之鞺鞳四应。瀑泉大者潴成潭，小者成涧。诸小石亦各自为岩穴，鼻口相呀，有惊泉喷薄。其中有一谷，两壁嵚岈，甚隘，仄身以入渐宽豁，可藏数百家室。山高林黑，阴风飒飒，然不能以久立也。

三十里许至东安，山尤诡怪。城北有天柱峰拔地峭秀。民居其下，环引清泉，灌溉花竹，丛中与猿鸟相为主客。城南有天马山，乱石惊飞，势若风雨，自天而下者，其石大；自地而上者，其石小，望之以为奔马也。其东为锦鲤峰。上盘危磴百级，四壁皆穿。石中有圆窍六七，窥其下百千孔穴，相连如藕心钱，泉水喷射作数道而下，注于陂塘。其在城西者，有翠屏山，方正如削。在城东北者九星峰，日光照之，如太阿出匣，赤精芒耀。左右有数峰，黛横紫拥与争胜。西南一峰稍平圆，峰半吐一舌为宫观，有栏楯飞接。下有岩曰九星，轩明爽垲，滴水不漏。石气暖干，绝去蝙蝠、松鼠之迹。石乳穿地，履之丁丁有声。其西又有一岩与众峰连，两水潜出其下。澎湃争流，石梁、茅宇，参差映带。有数十人家依之，此近城之山胜概也。

其在西北十五里，为大绀山。山高绝，云霞常罩其

半。樵采者每见有池馆数所，碧桃垂实。白犬吠人，倏忽不知所在，盖仙窟也。其西有路通罗定。从山麓仰行，攀林援葛，手口并运，凡百余里。经溪涧者四五，皆在积叶之中。谷中时有白云填塞，一望渺漭间，漏出苍崖碧树不可计。自白石墟度桥，桥长者数百步，或木或石架之。溪多坻石，可作鱼梁。水峻急乃反多鱼，居人持以为鲊。其在西南五十余里者，曰云雾山。在杨柳都者，曰圣山。并高千仞。圣山有神祠，岁旱拆去数瓦，以竹引泉过祠下，霖雨立至。其曰书山崖、牢铁岭、云扶诸山，皆绝高大，则远城之山大概也。

锦石山

山在德庆州西，高百余丈，一石状天柱，削成而圆，旁有数大石，若箕踞而坐然。盖自崧台而西，舟行三日，夹岸皆土山绵亘，惟此石拔起，若连茎上矗，旁无附丽。汉大夫陆贾使南越，从桂岭取道至此，施锦步障以登。尝祷山灵，若佗降，当以锦为报。其后佗去帝号，受南越王封，与贾泛舟珠江，溯牂牁而上，贾因以锦包山石，锦不足，植花卉代之。遍岩谷间，望若霞绚，因名锦石山，至今异花甚众，终岁如春，采撷者多不识其名。

丹霞山

丹霞山从别传寺右折为锦石岩。岩中多石花，如千瓣芙蕖，大小黄白红绿不一，倒生石腹。朵朵可以攀摘，盖钟乳之所为。左折至海螺岩绝壁下。其悬崖相倚，下如层城，上如列屏，须飞梯垂绠乃可上。上至兰若，其地蜿蜒伸缩开麓者九。或深三四十丈、二十丈、十余丈，如西番莲，一一花瓣相附丽。其下临大江，明砂绣发，清澜镜莹。外则远近峰峦争奇竞峭，多上丰而下削，状若倒生苞笋，盖山水之绝怪处也。

五指山

五指山在琼海中。亭亭直立，上参霄汉，若端人正笏峨冠之象。以故琼州诸邑，多出瑰玮卓特士。五指而外，又有小五指。其余崚嶒巀嵲，若琼山白石诸岭皆其支派也。迤逦而来，至邱文庄、王尚书宏诲所居之左，有马鞍冈与文笔金鸡二山错立掩映。文笔从平地特起，高数百仞。天色晴霁，辄有苍烟一道，界破碧空，若天门华表。岁多科第，则吐光如炬。王尚书诗云："不知浩渼中，地脉潜何寄。突然五指伸，复此擎一臂。"繇文笔渡清溪而西为金鸡岭。尝有金鸡飞鸣其上，故名。苏子瞻诗："人间文笔无双士，天上金鸡第一星。"至今文士举者，多以酉科。

三白水山

阳春西南一百三十里有白水山。高二百余丈，其周四百余里。上有天池龙井，注为飞泉。一派十三叠，一叠一状，或横，或直，在壁中则直，在壁外则横，各随石壁之势。增城之西二十里有白水山。高千仞余，上宽平，状若仰盂，可田百亩。有飞泉长百余丈，直至山足，缭绕丹邱而东。水车所激，无高不至，灌田数千百亩。两崖怪石夹束，如砥柱悬桥者不可胜数。其旁多云母石，是曰白水丹邱。博罗东北三十里许有白水山。北连象头山，为罗浮东趾，有悬泉百仞下注。山凡八九曲，一曲一潭，深者坠石四五丈不能穷。苏轼诗："劈开翠峡走云雷，截破奔流作潭洞。"又云："坐看惊鸟投霜叶，知有老蛟蟠石瓮。金沙玉砾粲可数，古镜宝奁寒不动。"旁有巨人迹数十，下有汤泉，是为东粤三白水山之胜。

白鹤峰

归善有白鹤峰，下临东江，与丰湖诸山对耸苏学士故宅在焉。学士《上梁文》所谓"鹅城万室，错居二水之间；鹤观一峰，独立千岩之上"是也。中有思无邪斋，其铭云："饮食之精，草木之华。集我丹田，我丹所家。昼炼于日，赫然丹霞。夜浴于月，皓然素葩。金丹自成，曰思无邪。"予爱其语，书之于座间。斋前又有"德有邻堂"，其左为"朱池"，右为"墨沼"。木棉榕梡之属，古色萧森，学士之所手植也。

圭　峰

圭峰在新会城北二里许。秀拔玉立，其顶四方，名玉台。上有网瀑布，从肘腋间飞出，下注百仞。白沙诗"弄罢飞泉下玉台"谓此。庄定山云：吾闻南海之山名玉台者，有巨人静而无欲，深知所谓潜之道者。沈石田因作《玉台图》以寄。白沙山上又有绿护屏，登之可望崖门。按昔人诗："绿护天荒南渡迹，玉台钟蠡建和年。"屏半神皋奥衍，灌为天田。田方百亩，有界水三分，与白虹亘天而下，中纽汇处是曰圣池。池中龙吹息成云儵欻万状。白沙尝与周镐为云潭之游，有《云潭记》庄定山见之，谓即濂溪"太极图"云。

春　冈

春冈在增城城中，一名凤冈。其东麓有唐时何仙姑宅。《罗浮经》云，"其阴云母峰。峰之西北曰凤凰冈，神女居之"，是也。仙姑常往来罗浮，其行如飞。天后遣使召赴阙，中路失之。天宝九年，五色云起麻姑坛，有仙子缥缈而出，道士蔡太一识其为仙姑也。大历中又见于小石楼，广州刺史高翚上其事，赐明霞衣一袭，取所作《饵云母》诗入大内。诗云："凤台云母似天花，炼作芙蓉白玉芽。笑杀狂游勾漏令，却从何处觅丹砂。"仙姑故善诗，孙典藉尝记其《罗浮口占寄家三绝》留研屏一绝。又昔有人见其《题黍珠庵东壁》一绝，字比晋人差清婉，少骨。壁时半毁，惟余"百尺水帘飞白虹笙箫松柏语天"十三字，其下必"风"也。越女以能诗知名者，自绿珠始。至唐初有南海七岁女子，若仙姑，尤其清丽者也。

七星岩

七星岩在沥湖中，去肇庆城北六里，一曰冈台山，

一曰员屋七峰。两两离立，不相连属。二十余里间若贯珠引绳，璇玑回转，盖帝车之精所成，而沥湖则云汉之余液也。玉屏居七峰之东，是象玉衡。或以七峰纯作金形，上应西方白虎七宿，予谓《易》称效法，谓坤天有七星以为象，则地有七峰以为法。象者精气之所为，峰无精气，以星为精气。其含云吐雨，居禽兽而生草木，皆星之所为之。石乳者，星之津液；宝藏者，星之光芒。一卷之多，皆珠斗之子孙也。其或岩间积湿之光，荧荧若星，则鹹之所作。鹹始于润下，终于炎上。润下为火之阴，炎上为火之阳，亦皆星之变化也。七峰皆中空，各为一岩，岩皆南向。一小者名阿波岩，北向。南向者，阳明之洞，道书所谓大天日月分精照之者也。日月忽然起灭不繇孔穴，则阳明之所为也。大岩当诸岩中央，有南北二门，前后相通，是为崧台正室。其顶穹窿如盖，高数百丈，上开天井，云气可以直出。折而北，洞户益敞。有龙床坐人百余，其平如砥。又有龙磨角石，有大小龙井三四，与潮汐上下。岩中复多石乳。始滴为乳，终滴则凝为石。长者玉柱，短者瑶篸。自上而下，复自下而上，互相撑抵，如此者以千万计。其为人物诸瑰异，五色间错，亦皆石之余髓，非他物。大抵山空则气蒸于内而为乳，山实则气蒸于外而为云。云暖故散，乳寒故凝。云与乳同类，故皆诡怪万状，变化成章。乳者山之精液，云者山之华也。岩外之石色多白，琼脂的皪，一一穿漏亦有乳流注其间。乳干者膏腻，嚼之淅淅有声。其薄而成片者，声皆清越。中訇窍穴，以衣覆而叩之，作鼓声，杖击则作钟声。其一在崖间者，小如碗，吹之呜呜若海螺。又以石击岩余地，亦作鼓声，谓之地鼓。曰河鼓岩者，亦两门，然皆南出。中有水，圆积如叠鼓，又如半月之弦，其浅处清见数丈。诸岩皆水环石，此独石环水，澄渊深，故以水胜。曰辟支岩者，距后沥水二里许。舍舟循平田北入，奇石森列、房栊户牖咸具。有水自岩端下注，溉田数百亩。土人于此祀禾花仙女以祈岁。当西水涨时，诸岩皆可舟游，宛似武夷九曲。古时肇庆称两水夹州，盖西江之水一从城南出羚羊峡，一从七星岩前出后沥水。今此水淤塞，半为田，半为沥湖。沥湖者，言西江之余沥所成也。两水夹州，则西江势分，无泛滥之患，形势更宜。

玲珑岩

去始兴江口十里，有二山在城南，崟岑对峙，左大而右小。左山多岩穴，大者曰玲珑岩。岩中有岩，以大小相间。燠室凉房靡不备，类巧者之所为。其最胜者凡八岩。初自南壁上为二小岩，形如半月相环，外隔而中通。数十步一岩差大，上至山半，一岩甚大，可容人数百。日月盛实其中，名天光岩。路左一岩差小，石乳垂下，有红绿苍翠色。稍上又一岩，两柱屹立如楼阁，一一当东，日初出则阳光先贯，朝霞满壁。内有洼，注水可饮，是谓下岩。自天光前绳屈而上数十级，有一岩穹然，其石乳悬者为杵，陷者为臼，云葛洪炼药之所。又级而上有一岩，石龙势欲昂举，泉自颔垂滴，味甘以冽。下有坎，不盈不涸。又有琉璃草生其上，可疗风疾，曰风药。折而左，路稍黑晦，火行数十步，一窍圆明上通，是谓上岩。自半月至此凡八岩，而山中人但称为上三岩、下三岩云。

阳春岩洞

阳春县夹江奇石，自云霖铺至下马水，峰峰峭削，岩岩勾漏，凡百余里不穷。最著者有空同岩。从郭西三里度水而南，又四里矗石五六中，方横不甚锐拔者，空同岩峰也。岩口前后斜出，深广数十丈，上下层叠如巨厦，二石柱支之。上有天坼甚光耀，一石名龙床，云气尝湿其钟鼓石。左扣左应，右扣右应，左右扣则一岩皆应，以是山中空故也。凡石山皆中空，盖艮象一实二虚，二虚其洞穴也。山以虚，故能通泽之气。山无气，气皆从泽而出。气凝则为乳，洞穴所有物象皆乳所成。岁久乃坚为石。石者，气之渣滓也。岩中又有暗窦炬行十余丈，昔有金膏银液之异。

出岩，从高流河口行十余里，有三峰出水。东曰潭西石，道书所谓"潭西玉髓"是也。一穴深广百余笏，古溜所积，多为云霞鸟兽形钟乳。随手折之，轻松莹透，疑即玉髓。四壁作龙鳞，有草斐亹下垂若龙髯，金翠相映。土人云，此金芝也。嗅之辛辣。

从潭西乱流数里，为高冈岩。未至岩，一峰庳小，为角石；一峰张其口，为马口石。二峰相属为莲塘口石。水穿洞腹而出，势甚喷薄。冬月，捕鱼人始能行洞底，里许无所触碍。西二里为南岩寺，有元至正碑。束炬稍北，为银辉洞。循崖行，螺旋蝼屈，可数十穴，极其幽窅。石莹腻，得火发光。钟乳悬冰，层砌交拄，传有银瓮涌出，不知何世之物也。又循崖行至西岩，得天然洞阙，稍加追琢为之。左右支洞，委宛各高数丈。其奥有一古龙蜕，土人疗疾，每琢石出之，是曰龙蜕岩。又前，有童真人骑赤豹处，曰赤豹洞。广敞得龙蜕之半。入里许，上通日光洞，前为合水口。从水口而东，越陂陀三四里，有寺曰川山，旁倚危峰四五。一洞下广上锐，两扉仄暗。扪其壁，高下隐起，有鸟迹书为苔藓所蚀。镫光射处，时见片片琉璃，是曰玉玻岩。从水口而西，一石曰下那虹石。有虹阳洞在水次。其旁小峰曰小那虹石，北有数峰不相属，曰上那虹石。又北有瑯阳洞。洞上有三峰，曰大瑯、小瑯、瑯背。从水口而北五六里，经凤罗口。其西岸有峰四五，南户之；岩一，北户之；岩一，东户之。岩一北户在山麓，不甚广邃。东户去地二百尺，铁壁平削，非人可度。又三四里，则皆东石也。凡三十余峰，或相属，或不相属，谓之石城。其南颠则多甃垒，北壁直瞰江堧。又有二十余峰曰合窠石，作四连。北四峰为焦青石。又北三峰为中部石，又北八峰相属为中青石，四峰不相属为乱坑石，又北六峰相属又不相属为兵营石，四峰相属为那青石，东北五峰不相属为那乌石，那乌水所自注也。其东三峰为鲸石，又东三峰为荔石，又东二十余峰为潭葛石。自石城至潭葛凡百余峰，屈蟠十余里，隐隐皆有洞穴，崖岫多藨

水皱。

潭葛北有石角洞，其悬溜高下相溅，其凝乳洁晶相积，其藓花若翦玉而成，其岚烟时吐五色。土人云，宝玉气也。又北三四峰相属，半出陂陀，半入湖浸，为浮曜洞。亦曰小铜石岩。人家在岩口，蕉竹连阴，甚有致。去岩里许，东北有四峰，平坡带岨，曰隔冈石。又北六七峰，曰铜石。其东南去人家半里，有磴道数曲至下岩，又百余级至中岩。岩，刘仙蜕所也。炬探之，乱花瑶芝，倒垂四壁。壁光莹射炬如玉。旁有一石房，床、屏、盂、筐，宛若鬼作。又数十级，壁有周敦颐、祖无择题刻，为元鹤岩。下坂则黄泥湾矣。

自湾至天塘，道旁有六七峰相属，曰黄泥湾石。北五里许有八九峰不相属，曰梧桐石。又十数峰横倚平嶂，曰石盎。往往洞户出翠微，或隐林际，或覆重崖下。凡五六见，非钩梯飞緪不可至。又三四里，在群峰相矗间，曰云霖砦。负石而居，曰客砦。前踞泓湖曰三砦。砦下夹路数峰，高四五丈许。尺尺皴皱，络藤垂筱，青翠涓滴。石上猿狙狎人，冬寒时群至就火，抚弄不去。湖外有云霖洞，历数十磴乃至。瀺灂之声与风叶相答。洞中急溜，又若泛瑶瑟然。里许，循仄径行，高下不知其几。四旁委洞，时仄身蹲膝，窥之不能悉达也。数百步出后洞，门有白水飞瀑十三叠岚烟拥蔽其半，与响石、大岩、石窟三宠皆奇绝。白水之山，最高大在阳春西南去县远。其在城北，有峰隆然起如宝幢者，凉伞冈也。左右则云林、射木、磁木之山，烟翠隐见，皆面江，互相映带。江丝黄泥湾七十里至县，与左泷水合。又南五十里，与轮水合。又漠阳江一路皆奇石，或有名，或无名。或石也而以峰名，或峰也而以石名。无不峻削奇诡，玲珑穿空，不可得而穷也。

碧落洞

英德之南约五里，一石壁高千余仞，上有洞曰碧落。循磴而上至一洞，其广二丈，袤倍之，高四五之。从洞右仄行，未及半，石断有飞梯出于壁外，阁道空悬。两翼为楯槛承之。仄行复至一洞，两壁牙交，容一人。既束复舒，为虚楼一叠。一石吐出，上平下锐，可坐而临水。从洞左仄行，又有虚楼一。其石皆长蒲草。云霞所垂，乳变态千万。将雨，则乳枝湿润生云。僧常炽火以辟云。一水洼深二尺许，乳之涓滴所成也。有鱼长数寸，见人弗畏。上有石棺，古仙人蝉蜕于此，盖灵窟也。伪南汉命为“云华御室”，有记。唐人周夔为《到难篇》云：浈阳之石室，“两崖卷束，势合如屋。孱颜百间，开待朝昏。峭然岚壁，宛矣仙閟。羽容霓色，霏绕瑶局”。又谓：“忽惊呀豁，危赴腾立。背倚青壁，久而汗浃。”是此洞也。洞外峰峦四合，一屏前立。江光树色，掩映虚无，境绝幽丽。

穗石洞

穗石洞在会城坡山之下。坡山向在江干，称“坡山古渡头”。山木不高大，为刘龚所凿，今仅一培塿耳。昔有五仙人持穗骑羊降此，仙人去而羊化为石，故名穗石洞。有一巨石，广可四五丈，左有脚迹。迹中碧水以然，虽旱不竭，似有泉眼在其下，亦一异也。城中天然之石惟此，余皆客石。

甘泉洞

甘泉洞在增城东洲西岭下。湛文简之母陈，因祷是洞生文简，故文简以为号而建甘泉书院其上。其后文简所至，辄为楼，名曰见泉，以示不忘所生之地。

紫霞洞

琼州治南二里苍屹山之北有紫霞洞。洞口一石版题曰：远七里，近七里，不远不近七里。壁间复有盘龙屈曲，自何起伏八篆书郡人产子者，多镌名石上，以朱涂之，谓可得长命云。

泐溪石室

泐溪石室在乐昌治西北三里。其山曰泐溪岭。泐溪在岭下，岭以溪名。石室亦如之。高三丈许，广倍之，左石各有斜窦，甚深。渐入，若螺蛳尾，一飞来碑刻《真武》赞八句。字如岣嵝碑，不能尽识。云飞自武当，有陆羽题名及枢室。二楷书字大四尺。右有石床，长二丈，平整可卧。其东四里，又有岩，纵横十字平广若大衢，名十字岩。横者甚深，有地道可通泐溪石室。似有阴晖主夜，阳精主昼，形如日月飞在元空之中，流入洞天之内，其光明与外无别者。

扬历岩

扬历岩在保昌西北三十里。以汉将军杨仆经其下，故名。绝壁有瀑布，瀑布中有祇林寺，瀑布为寺之屏。游者以为入瀑布中，不知其且入寺中也。岩高深各数十丈，广三之，可置室十余间，而瀑布之横悬正足蔽之。从外望之，但见瀑布不见寺，并不见有岩。岩下又有一岩，如巨口吸水，水喷薄至雨花台，乃成溪潭。旁有大小蒲团石，甚怪。

三洲岩

三洲岩在德庆州东七十里。哮豁靓深，如堂如房者半。两旁有隙坼二。日光分透，从右壁而上，初甚暗，不数十武即洞如。飞磴盈尺，行者前后不相顾，从穴中屈首，穿而出，乃至顶。有一亭，古木丛荫，丹灶、砚池、仙羊窝、石柱皆在焉。古有蛟叟修真于此地。李纲书玉乳岩三大字，祖无择铭之。其石皆苍绿色，摩挲如玉，可爱也。其南又有亭，泷江缭绕足底，下视烟波，茫然无际矣。

白面岩

白面岩在翁源县东南七十里。石色中青外白，故曰白面。其宽敞可容千人。黑暗处，炬之约深数里不能穷也。春夏时有泉下滴，日供三四人饮。击其石，片

片音响各别。又谓玉磬岩。常有神飞至，居岩一二年辄去。去之日，有大风雨，拔木发屋，人以为异。

穿镜岩

穿镜岩在灵山县西二里。峰半一孔相通，有如穿镜，望之以为前后二镜也。旁有三海。岩皆高广，石乳森森四垂，肖诸物象。又有吕君洞，出入上下，如环无端，绝与穿镜相仿佛。宋州守陶弼登此，见有螺蚌之异，疑古沧海之变。其玲珑穴漏或泡沫所成，赋诗纪之。

卷　三

西　江

西有三江其一为漓，一为左，一为右。右江至浔而汇左为一，而右江之名隐；左江至梧而汇漓为一，而左江之名亦隐，惟曰西江。西江在西粤为三，在东粤为一，一名郁水。《唐志》称南海名山灵洲大川郁水亦曰牂牁江。予以其源远委长，经流四省，可为一大渎，而岣嵝碑有南渎衍亨之语，因名之曰南渎。盖东粤江之大者无如牂牁故南海一名牂牁海亦曰牂牁大洋，南海固以江而重也。则祠牂牁于广州以为南渎也亦宜。牂牁者，江中两山名。左思云：吐浪牂牁。西江之水，以牂牁之山为始，以崖门之口为终，牂牁其即西江之岷山也。

三　水

三水者，自肇庆而来者曰牂牁江为一水，自清远而来者曰浈江为一水，自广宁而来者曰绥江为一水，皆会于三水县东南之昆都山下，是为三水。《志》以牂牁浈二江达于广州入海者为一水，非也。绥江至四会会龙江顾水东南出南津口以入浈江，又分一支西南出清岐口以入牂牁江，其水甚大，不减浈江。一源而二流，西北二江皆受其灌注，可以为一水与二水参。夫以一水而能灌注二江，天下之所少。入西江以为上流，入北江以为下流，而不得合西北二江以称三水，此前人志山川者之疏也。

潮

广人以潮汐为水节。或日一潮而一汐，或日两潮而两汐，皆谓之节。其在番禺之都，朝潮未落，暮潮乘之。驾以终风，前后相蹙，海水为之沸溢，是曰沓潮，一岁有之，或再岁有之。此则潮之变、水之不能其节者也。若以岁之十月自朔至于十有二日候潮，朔日潮盛，则明年正月必有大水。二日则应二月，日直其月，至于十有二日皆然，此亦潮之常而人罕知之。盖水之神于节者也。然大率潮与月相应，月生明则潮初上，月中则潮平，月转则潮渐退，月没则潮干。月与日会，则潮随月而会；月与日对，则潮随月而对。月者水之精，潮者月之气。精之所至，气亦至焉。此则水之常节也。盖水与月同一坎体，故以月为节者在在有常，而以日为节者在在有变也。余靖云："月之所临，则水往从之。故月临卯酉，则水涨乎东西；月临子午，则潮平南北。彼竭此盈，皆系于月，不系于日。"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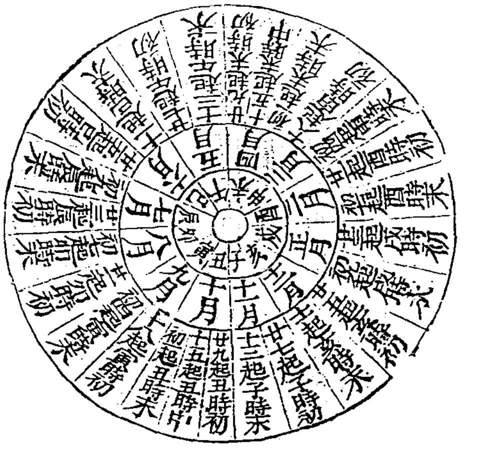
广州潮

广州潮以朔日长至，初四而消；以望日长至，十八而消：谓之水头。以初四消至十四，以十八消至二十九、三十谓之水尾。春夏水头盛于昼、秋冬盛于夜。春夏水头大，秋冬小。故防倭者自清明前三日至大暑前一日，谓之春泛。春泛为大，以水头故，言大泛也。自霜降前一日至小寒前一日，谓之冬泛。冬泛为小，以水尾故，言小泛也。

琼州潮　附流水指掌图说

琼州潮候，与江浙钦廉不同，其地势异也。郡与徐闻对，境两岸相夹，故潮长则西流，消则东流。日有消长，常也。八月九月，其势独大，每日两有消长者，其变也。故旧潮渐减渐小，谓之老潮；新潮渐进渐大，谓之稚潮。十一月朔，或时不测而长，谓之偷潮。其大小之候随长短星不系月之盛衰。旧《志》云，琼海东南诸港朔望前后潮大，上下弦前后潮小、二至前后潮大二分。夏至潮大于昼，冬至潮大于夜。又云，晴则望南而吼，阴则望北而吼。人以为阴精，验之果然。又云，交广潮候与闽粤相去亦少差，而琼崖儋万之候大小俱各差殊，其半月东流，半月西流则同，不系月大小之盛衰。今附流水指掌图说，以便参观。倪邦良曰，雷之海安横渡至琼之海口，计程约八十里。非遇大顺风，则往返举帆均以水流东为候，而逐月逐日各有差移，难以他郡潮信推测。癸未六月，承乏定阳。适初旬伏流待渡海安，偶阅舟师流水簿，繁不胜纪。因撮其略绘图于左。每月两次起新流，相距十四日，如十一月十三起流，二十七又起流是也。惟四月十月则新流三次，其逐月争差，各缩二日，退一时俱逆算。如十一月十三、一十七起子，十二月十一二十五起亥是也。三、九月之初四、十八，十月之初一、十五，则缩三日而流。在上半月者则起时未，在下半月者则起时初。惟四月、十月之十五流起时中。其起新流之前三日俱伏流。每日一次流东，四个时辰便退西。其逐日争差各半个时，历两日差一时，俱顺算。如十一月十三起子末，十四起丑初，十五起丑末是也。若遇闰月，则以上半月照前月下半月，以下半月照后月上半月。又海口、北海安流早半个时辰。海口、琼地，海安、雷地。按潮为天地呼吸之气所运，而适与月应。盖月行每月一周天，与日会，十二会得日三百五十四有奇，是一岁月行之数也。岁有三百六十日，常数也。而又有六小月。今倪氏此图，以十二月编定三百六十日。每月相距十四日起流，一月缩三日，两日差一时，又以三九十、月朔望内各缩多一日，共得六日。以准六小月，并月行三百五十四日，适符三百六十之数。

准定潮候起伏，洵属简便。但月行尚有奇零，今只整齐配去，不计余分，岁久必差，故天后庙碑所定起伏月日时刻久已不符，以其便于渡海者，姑录之以俟智者考正云。



（按天妃庙碑言，十六七八九四日伏流可渡，至中流始有怒涛，乃东西合流处所，所谓中洋合窠浪也。过此可勿戒心。如风大，则半日可渡。又岁三月二十三日，天妃渡海南，必有北风。舟楫宜候之以是日，须臾可渡。是日广东边海地亦皆有风雨，又不可泥于图说也。）

二　湖

会城中故有二湖。其一曰西湖，亦曰仙湖，在古瓮城西，伪南汉刘龚之所凿也。其水北接文溪，东连沙澳，与药洲为一。长百余丈，岁久淤塞。宋经略陈岘疏浚之，犖龚故苑奇石置其旁，多植白莲，因易名曰莲池而湖亡。其东偏今有仙湖里遗焉。其一曰兰湖。《南越志》番禺北有芝兰湖。《广州志》兰湖在双井街，其水常潴，今亦亡，其地亦犹曰兰湖里云。城中又有二洲，一曰粤洲，在元览台西，为白云之水所注；一曰药洲在越王台西南一里，即龚所凿仙湖与之为一者也。

昌乐泷

昌乐泷在昌乐县西北六十里。自泷口以上至平石，凡有六泷，乃郦生所称崖壁峻阻，岩岭千空，交柯云蔚，霾天晦景，谓之泷中者。泷中之山名监豪，两峡相抵触，欲崩欲陷，枫楠豫章诸大木撑之。天从石罅中出，仅寻丈许，随峡势以为大小。屈曲萦回百余里，至泷口乃稍开豁。峡中一名武溪其水源出桂阳王禽山人临武。经鸬鹚石南流，合泸水、泠君之水激为大泷。滩流激怒，惊湍飞注，凡有六处最险。其曰寒泷者，涛风沫雪，凛冽如深冬。舟出没者，衣尽湿，如裸而泅，冻不可忍。上有庙，祀汉桂阳太守周昕，报始疏凿之功也。庙左祀昌黎韩愈。愈昔至此不敢涉，有《泷吏》诗云："险恶不可状，船石相舂撞"，故亦称韩泷。一曰金泷，其崖昔为雷击，倾裂数百丈。颓波所入，众壑砯冲鼓若出。崩转如电掣，尝有金银光怪。一曰白茫泷，一曰垂泷，悬洪百余仞，汇为巨潭。渹（谹）腾沸，望之茫洋。一曰梅泷，上多梅树。有兽白毛而长臂，旦夕吟啸，人以为猿公。一曰腰泷，言在泷之腰也。亦曰穿腰泷，舟人率以两篙穿腰舁舟而上，日不能十里、二十里。舟下者势如劈箭，直入九渊，离巨石尝一发许。路或穷，折而入岩窦则山液滴沥，阴湿毒淫，若有蛟、蛇、鬼怪之物欲相插噬，令人凄神寒魄，不能自持。自寒泷至此，皆绝险。舟上者与石争，下与水争。与石争者势在篙，与水争者势在舵。其可为力者人半之，不可为力者天亦半之。出峡至泷口，有鹅公石在水中，险若滟滪，过此乃敢泊舟。岭南谓水之湍浚者曰泷，诸州皆有泷。英德有泷头水罗定有泷喉，而以此六泷为大。六泷又以穿腰为大。予有《泷中号子》云："舟子穿腰欲上天，下泷船笑上泷船。上泷争似下泷险，一片风帆乱石边。"又云："舟随瀑水天边落，白浪如山倒翠微。巨石有时亦却立，白鸥欲下复惊飞。"泷口东岸有赵佗古城。佗昔自王，首筑此以扼楚塞，盖以秦新道惟此泷中最险。彼北从湞水、西从漓水以入者，险皆不及。泷口有望泷楼，去县西北三十里。县西门曰西泷，其东曰东川，南曰武水。武水至县南有龟峰横当水口，水为萦纡倒流。上有一亭曰武溪亭，有记。

潮水泉

韶州清溪驿东五里许有潮泉。泉有雌雄，雄大而雌小，一雄长则一雌消，日凡三长三消。初以鸡鸣，次午酉。消则涓滴不留。惟秋冬间泉无消长，乃有细水长流。土人以泉应潮，名曰潮泉。

贪　泉

石门有泉，饮之辄使人贪，名曰贪泉。语云："登大庾岭，则芳秽之气分；饮石门泉，则清白之质变"。繇来久矣。

丰湖二泉

惠州丰湖有二泉：曰清醒，曰古榕。清醒在丰湖南姚坑，泉口仅如盂，日汲数十石不竭。水比他泉稍重。古榕在湖峰西麓，迸出石隙甚芳冽，清醒则甘。然冬尽春初，古榕泉味复与清醒埒。清醒不变而古榕独变，亦异甚。二泉因东坡在惠，改名西湖，今统名西湖。

寿　泉

寿泉井在兴宁东二十里。每大雨，诸坑堑浊水交流于井，井水独清。土人名其地为井子唇。浊在唇而清在腹。汲者去其唇之浊，取其腹之清，味甚甘，饮之多寿，是曰寿泉。

三　泉

琼州有三泉：其在府城东北者曰双泉。相去咫尺，一甘一咸异味。苏子瞻名曰洞酌，有诗云："酌彼两泉，

挹彼注兹。一瓶之中,有渑有淄。”其在州北郭三里者,曰粟泉,出石罅中,甚甘。泉底多银沙星有粟叶长青时时浮出粟米。啖之香美。子瞻名为粟泉。或曰,泉非真浮粟可食者也,泉脉上涌,细白沙累累若浮粟耳。

毒 泉

长乐有两毒泉。其一在曾峒嶂下,相传宋邹太尉引兵征铁板僧,去毒泉二尺许,以剑刬地,泉即随剑入地不为害。一在黄麖岭,有军士误饮而死。文文山移营其上,祷而止之。曲江濛瀼驿对岸亦有毒泉,沾足溃烂。泉所注田数十顷,食其田谷者一二年辄死,号蛊毒田。斯乃地之孽气所注也。安得有邹文二公者以至诚消其患害乎?

九眼井

九眼井在歌舞冈之阳,相传尉佗所凿。其水力重而味甘,乃玉石之津液。志称佗饮斯水,肌体润泽,年百有余岁,视听不衰。又尝投杯于井,从石门浮出,舟人得之以为神,名越王井。《通典》谓南海有天井门。天井者越王井,门者石门也。井又名越台井以在越王台之下也。广州诸井此最古,南汉主亦尝饮之,号玉龙泉。其广丈余,有九孔,文石为盖。汲者欲得井华,分绠而下,瓶罂各满,毋相抵触,人甚便之。自汉至今,以为尉佗之遗泽云。

肇庆七井

包孝肃为端州守,尝穿七井。城以内五,城以外二,以象七星。其在西门外者,曰龙鼎冈井,民居环抱,清源滑甘,为七井之最。此都城来脉,山川之秀所发也。大凡幽溪邃涧之水,饮之消人肌体,非佳泉。佳泉多在通都大路之侧,土肉和平而巽风疏洁,乃为万灶所需,食之无疾。孝肃此举,端之人至今受福大矣哉!君子为政,能养斯民于千载,用之不穷。不过一井之为,井亦何所惮而不为乎?《易》曰“君子以劳民劝相”,言凿井之不可缓也。江城妇女,冒风雨出没,在在皆然。惠州城中亦无井,民皆汲东江以饮。堪舆家谓惠称鹅城乃飞鹅之地,不可穿井以伤鹅背,致人民不安,此甚妄也。然惠州府与归善县城地皆咸,不可以井,仅郡廨有一井可汲而饮云。

流杯曲水

流杯曲水有二。其一在增城张老岩。石贩斜铺十余丈,一水从石罅中流,萦纡百折。游人每以小石障下流以畜其势,乃两两夹水而坐,使人酌杯酒置上流,听浮游所至,取而饮之。然有不得饮者,有一再饮者,有杯流至前、忽复流而之他者,有顺流而下、忽复旋回而上者。于是哗然争饮相欢以笑。其一在从化之北四十里。一泉自山颠飞下,分为两带,上下凡二级,曰百丈带。其深处汇为渊潭,不可测。浅者流离四出,引之可以浮觞。又龙门有圣礤岭,流水九曲,注为飞泉百十丈。下成深潭,亦可以浮杯逐暑。

漈

龙门县其溪滩之极险者,名之曰漈。有曰濛双十二漈,有曰白水漈。漈与泷皆天下绝景。六泷可比闽之九龙,十二漈可比浙之五泄。

广东诸水之不同

白水山在阳春西南。上有飞泉一道,注于潭中。天霁,潭有声则雨,雨有声则霁。九牛泷在南雄城南五十里。一名龙罩水。下有深潭。雨久响则晴,晴久响则雨。临高之东南迈龙村江中有滩,久旱滩响则雨,久雨滩响则晴。琼山博落溪中有大石横亘,曰铜铙石。下有穴,大岩水注其中有声。旱闻之则雨,雨闻之则晴。澄迈县南王家都有东巽泉,流泻可三丈余。朝响则雨,暮响则晴,称圣井。仁化有龙王坑,一泉涌出,溉田千余亩。霪则小流,旱则大流。天久无雨,云自其泉腾至山颠则雨。澄海县南有鸣洋,在南湾海中。声起若雷,自东则风,西则雨。广宁之西三十里,有石涧,山泉自窦出,旱则声闻数里,雨则否。南海县治之北有日泉井,东有月泉井。日出,则日泉井中先见日,与月泉井相望;月出,则月泉井中先见月,与日泉井相望。南海西樵山有金银井,一赤一白,相距尺许,乌利丹井也。注赤水于银井,赤水不白;注白水于金井,白水不赤。茂名观音山上有金玉井,潘真人昔炼丹于仙坡。其烟通于金井,烟则黄;通于玉井,烟则白。茂名上宫湾之水与府治后龙井相通,名曰龙眼;下宫湾之水与宝光寺虎井相通,名曰虎眼。信宜东有龙山,其南有石孔,曰风窖;北有石孔,曰雨窖。韶州有雌雄泉,一日两潮。雄长则雌消,雌长则雄消。始兴有朔水,朔长而晦消。博罗有白水泉,东热而西寒。翁源有燕子泉,春出而秋伏,与燕子同其来去。镇平有长潭,与绿水湖相通。湖清则潭清,湖浊则潭浊。清远有米贵水,在金钗湾上。中有二水。有谣云:“米贵水流朱溪岸,米贱水流绿林塘。”甘竹滩在顺德之南四十里。凡滩,水皆一流,而甘竹滩两流。潮长则水满而下滩,潮消则水干而上滩。谚曰:“水消水上滩,水长水下滩。”是两流也。盖潮自滩入,汐自滩出也。舟行者每纡道象山之阴以避之,名“偷洋滘”。文昌有浮山,屹立海中,分潮水西东。朝潮至浮山而东,暮潮至浮山而西。谓之分洲洋。琼海分东西二溜,凡渡海必候流水。东海鸣则风,西海鸣则雨。土人每占之以候渡。又琼海半月潮长则西流,海南易渡;半月潮回则东流,海北易渡。朔望前后潮大,上下弦前后潮小,雷之州,东有调黎之水,日两潮两汐;西有那黄之水,日一潮一汐。粤中古谣曲云:“郎心好似调黎水,不起风波春复秋。日日两潮还两汐,令侬消却别离愁。”又云:“花下欢闻白马嘶,郎来日日在南溪。莫如琼海潮相似,半月东流半月西。”文昌西北有分水江,一水分两溪。左者色黑,右者白,交流至海。始兴有墨江,水黑如墨,流至江口与浈水合。五里间黑白判

然。万州樟树岭石上有人马迹，或沙水上迹隐则岁丰，见则岁歉。合浦南有涠洲，去海壖千二百里。天阴雨，辄望见之，晴霁则否。定安江中有石人，令贤则石人出，否则隐。

永安五江

永安县有五大水以江名，名曰五江。自鸡公嶂至小黄花佛子凹冈脊之地，其水四驰，南为秋乡江，其流最长。西则神江诸水，东则琴江，北则蓝口水源秋乡江、神江、义容江。琴江其大者，小水注之甚众。大者为经，小者为纬，源流见矣。

五江一曰秋乡江，在永安城西南一百二十里。其源二，一出琴江宝峒山，一出官山嶂下，合流而北，过火带社，西纳车峒水，东纳石坑钟坑水，折而西，田子迳水南注之。至县，轿尾水东北注之，堤坑水北注之，南下，猪母坑水又北注之。至半江，东纳牙溪水。至马头山，西纳下濑水，又西纳官坑水，又东纳黄沙水，又东纳双螺浊水，又西纳逆坑水，东南纳军粮水至凤凰冈，北纳清溪水，又东纳南山水，又西纳龟坑水、吉田水，至曲派，纳下义水，入于东江。广东舆图云：其源一出县东，一出县北。众山环绕，万壑交流。百余折而经驯雉司前，又折而至梅花岭入于江口。其曰牙溪者，一出羊角嶂北，一出公坑西，至番流水合流而北纳罗坑村水西至牙溪口入秋乡江。曰黄沙水者，一出燕尾山，一出乌禽嶂。至磜头合流，北过上下汤、梅子派西入秋乡江。曰军粮水者，出梅坑迳北，过唐田，西北入秋乡江。曰清溪水者，其出宝山嶂者为上下窖水。出狗头山者，为员墩水。合流纳瓦屋头水，过沙子，径神宫前半，径至旱塘。其出天子嶂者为苦竹水，至旱塘合流，至凤凰冈入秋乡江。曰南山水者，出犁壁山，北过南山至石屯。其在归善境者，一出黄草嶂，一出石塘至洴塘合流至上石屯合南山水西北入秋乡江。曰下义水者，出礅石径北为卷蓬水，出犁壁嶂西为犁壁水，过上义高冈合流，纳梅子坝水过下义至曲派，入秋乡江。

二曰神江，在县西北一百一十里。其源二，一源在林村埔北，东出小黄花，西出嶂下；一源在林埔南，东出佛子凹，西出鸡冠山，合流，至龙潭胫北，受辣菜坑水至黄竹径又北受曹坑水，至黄塘，南受白溪水至横石，又南受苦竹坑水，至鳅口北受陈田水，至鱼潭迳又北受杨坑水，至陂角沙，南受龙头山木公坑水至停塘，北受花坑水，至企山下，南受大梨水，至邓村又南受禾坑水，入东江。《广东舆图》云：其源出鸡冠嶂，周回百折，众水注之。经梧桐山之前，又折而至江口入于东江。

三曰义容江，在县西七十里。发源蒋峒尾，至飞鹅岭合月角岭水，过义容屯至乌鹊潭。其出大鲁嶂、猫儿山者，至安全合流，至中田合桃子园水，至乌鹊潭入义容水至黄坭塘受汤坑入于东江。《广东舆图》云：其源出大鲁山，折而至宽仁司之前，复折而入于东江。

四曰东琴江，在县东四十里。自鸡公嶂发源，西受北坑水，至上镇东受象鼻迳水，至水口村，西受塔凹水。至练坊西受童坑水。至官屋埔，东受甘坑水。至杨梅埔，西受冯坑水，至寺坑，东受黄小塘水。至羊羔西夕黎坑龟湖水。过长乐米潭至琴口会南琴江入于横流渡黎坑水出逃军嶂龟湖水出宝峒嶂。《广东舆图》云：北琴江自帘紫嶂发源，由山谷嶂折四十里入长乐界琴口。按东琴江初《志》称曰北琴江，故《广东舆图》本之。然此江在县之东，当名东琴江，称北琴江，误，今改正。其曰塔凹水者，一出芙蓉径，过贺冈，一出解沙径，过袁田，至塔凹合流，入东琴江。

五曰南琴江，在城东南六十里。其源自西来者，一出嶂下，一出横排岭，合流至龙窝，纳吉峒水。一出公坑嶂，一出岑里，合流至清溪，合施坑水，俱至明亭水，合流至中湖纳松坑水，至柘口。自南来者，一出磜头，一出黄坑，合流至小鳖，合貉老坪水，过细女滩纳掩桑水，至柘口，会西水过长乐大梧，至琴口会东琴江。《广东舆图》云：自羊角山发源，沿流由南岭后曲折三十里，入长乐界琴口与东琴江之水会合入横流渡。其曰黄花水者，东出芙蓉径，西出陈塘上不，至鲤鱼头，合流北至散滩径，纳白溪水出康禾。

西樵三十二泉

西樵有三十二泉。其出于大科中峰之南、天峰之北，东流两崖之下，泻于云谷者，为左天泉。南自福老峰流于天峰之南泻于云谷者，为右天泉。二泉最高，西樵第一泉也。双流过仰眠峰，飞泻于喷玉岩下出于大坑。又南则四峰之泉注洗研池，出于厓子坑，流于九龙洞。出于西坑口，至于大坑，会喷玉泉而东入于江。西则烟霞洞泉伏流洞口会于锦岩泉，又会于铁泉又会于龙泉，流于石子田，泻于乐尧庄为左垂虹泉其云端井泉二，溢流于龟头社泻于乐尧庄为右垂虹泉。合流洞口。出于罗汉岩，达于黄冈而西入于江。北则大科村泉流于西竺，会于宝鸭池，西出会于饮马泉。南下为泻钱泉归于天湖。其碧云三泉，一出流清馆，一出山坳，一出村边，盈积五六池，泻于观翠岩北，会于阶梯泉与贵峰大槽之泉，归于天湖，流出于猪坑，注无底井又注于官山下而北入于江。南则云路二泉流于村南，出于大蔺山下帽峰，达于江村而南入于江。噫，一山之颠，九十六峰之间，飞泉四出。其多若此。

日月二泉

广州城中有日月二泉。日之泉每夜辄有一日在其中，月之泉每夜辄有一月在其中。日泉今失其处，惟月泉在金华夫人庙神座下，有巨石覆之。又有星泉。又广州有三井，亦分日月星之名。日井在旧青紫坊千佛寺侧。月井在城西南古月华楼下，今盐仓街旧月泉庵址。星井在城西六里，古金肃外绣坊。

粤东温泉有三

粤东温泉有三：其一在罗浮白水山，东坡诗所谓“惊然丞相井，疑浣将军布”是也；一在电白热水池；一

在阳山温泉滩二俱在道旁，行人皆得浴焉。

韶　石

粤东之北之西北皆多石，其所为山皆石也。居人所见无非石，故皆不以为山而以为石。盖自梅岭以南湟关以东南千余里间，天、一石也，而石外无余天；地、一石也，而石外无余地。岩岩削出，望之不穷，其高而大者以千数，小者纷若乱云，亦无一不极其变。石多中空，或一峰为一洞，或数峰相连为一洞，此出彼入，四际穿漏，外视之，皆无所有。色青蓝，间以白理。雨后若新染然，花木蒙茸其上，恍若锦屏。是皆绝奇石也。然尤以韶石为大宗。韶石在韶州北四十里，双峰对峙若大阙，相去里许，粤人常表为北门。旁有三十六石环之，一一瑰琼无端，互肖物象，各为本末，不相属联。有记其状者云：韶石前后怪石相望，直若危柱，削若堵墙，圆若廪囷，半削如飃瓜。首尾翘翘似舟航，方幅如布帆。廉起如檐宇，约略尽之。大抵韶之山多奇，而韶石为最。若双阙，又韶石之最。

英德石

英德石有大小，大英石者，言乎英德之峰也。英德之峰，其高大者皆石，故曰大英石。盖地至英德，有石而无土。土不生于英德，石独生焉。其为状，多直而少横。每一直石，起辄至数千百仞，各自为根，不相缘引。一石一峰或数峰。峰无余石，石无余峰。卑者不相附，高者不相摩。卑者或侧出而多岐，高者必矗竖而特干。盖自英德至阳山数百里，相望不绝，皆直石之为怪。而英德之峰奇而野，阳山则奇而秀。英德之峰少树，阳山之峰多树。树少故其石尽见，见而数百里间似但有石而无山然者。凡以皱、瘦、透、秀四者备具为美。其出土者曰阳石，受雨雪多，质坚而苍润，扣之清越。入土者，曰阴石，则反是。石生山谷间，大小相叠，一一嵌空斗竦，具峰峦岩洞之状。即一卷许，亦辄芙蓉乱削，乳窦交通，巉巇勾漏。小心视之，须五日始尽其一峰，十日始尽其一谷。此以小而奇者也。

蜡　石

岭南产蜡石，从化、清远、永安、恩平诸溪涧多有之。予尝溯增江而上，直至龙门。一路水清沙白，乍浅乍深，所生蜡石，大小方圆磔砈，多在水底，色大黄，嫩者如琥珀。其玲珑穿穴者小，葛蒲喜结根其中，以其色黄属土，而肌体脂腻多生气，比英石瘦削崭岩多杀气者有间也。

会城三石

会城有三石。东曰海印，西曰浮邱，中曰海珠，皆地之肺也。海珠在越王台南，广袤数十丈，东西二江水环之，虽巨浸稽天不能没。语云，南海有沉水之香，亦有浮水之石，谓此也。相传有贾胡持摩尼珠至此，珠飞入水，夜辄有光怪。故此海名曰珠海，浦曰沉珠，其石则曰海珠云。石上有慈度寺，古榕十余株，四边蟠结，游人往往息舟其阴。端阳七夕作水嬉，多有龙郎蛋女，鲙鱼酤酒，零贩荔支、蒲桃、芙蕖、素馨之属，随潮来往。遥望是寺，鱼沫吹门，蠔光次壁，朝晴暮雨，含影虚无，恍忽若鲛宫贝阙而不可即也。海印、潜石也。在下方之东，半出波际。其上有京观楼，周以雉堞，视海珠浮邱，隐隐若三台象。浮邱去城西一里，为浮邱丈人之所游。古时浮邱在海中，与海印、海珠若离若合。宋初有百二十岁老人陈崇艺言：儿时浮浮邱山足舟船数千，山四畔篙痕宛然，今浮邱距水四里余矣。邱下有井，葛稚川尝饮之。有海神献珊瑚一株，因名珊瑚井。井旁多莃莶草，三月上巳，游人多往采撷。

五羊石

周夷王时，南海有五仙人，衣各一色，所骑羊亦各一色，来集楚庭各以谷穗一茎六出留与州人，且祝曰：愿此阛阓永无荒饥。言毕，腾空而去，羊化为石。今坡山有五仙观，祀五仙人。少者居中，持粳稻，老者居左右，持黍稷：皆古衣冠像。下有石羊五：有蹲者、立者，有角形微弯、势若抵触者。大小相交、毛质斑驳。观者一一摩挲，手迹莹然。诸番往往膜拜之，薰以沉水，有烟气自窍穴中出，若石津润而生云也。

九曜石

九曜石在药洲旁，南汉主刘龚使罪人移自太湖灵壁，浮海而至者。石凡九，高八九尺，或丈余。嵌嵜嵂兀，翠润玲珑，望之若崩云，既堕复屹。上多宋人铭刻。一石上有掌迹，长尺二寸，旁有米元章诗。一石白色中空，一圆石为顶若牛头，大可五尺。身中直通至顶，四旁有十余窦相穿。有刻云："花药氤氲海上洲，水中云影带沙流。直应路与银潢接，槎客时来犯斗牛。"一石通身有小孔，如水泡沫。一石独大，合三石为之，下有数萌，长三尺许，瑳如雪。父老云，向未经见，此客石也。久而生笋，岂地之灵使然耶？然今亦摧折矣。

应雨石有二

应雨石有二，其一在封川西南锦钱山。石上有巨人迹，岁旱，以水灌之则雨，名圣石。其一在揭阳黄岐山。山有一洼池，容水数斗。旁有峙石，方厚二丈许。岁旱，积水池中以戛洒峙石，石滋润即云蒸而雨。有铭者云："元气之核，风雨之胎。我疑尔腹，定有潜雷。"邑人因名其石曰潜雷。

犀象二石

有犀象二石在始兴玲珑岩。其色狮青而象白。土人取二石各一片，磨薄，置盘中，以醋沃之，二石相去咫尺辄能相就，离之复合。盖狮之青，阳也；象之白，阴也。磨薄者，以火之力使之阳阴相合，而醋又炎上之苦所作也。有鸡啼石，在从化县东二十里。高丈许，方广称之。相传自他所飞来，以鸡啼而止。有二鱼王石，其

一在阳春城北。屹立江潭，古木苍藤幕其上。岁旱，祷之，投藤药以毒潭水，有巨鱼纷纷浮出即雨。其一在阳江东南沸村。岁有鸡尾鱼米朝之。有鸳鸯石在肇庆七星岩口。石凡二，各长丈许，大四五尺。一俯一仰，号曰鸳鸯石。乙卯岁，岩上一巨石坠，击伤俯者。明年春，兵乱，妇女多被掳掠。人以为此石破碎之兆。又有鸳鸯石在德庆云蕴山上。石亦二，一大一小。崇正间大石先坠，去平田数里而止。后一日，小石复坠，与大石同止一处。又号公婆石，是皆石之为怪者也。

石粪

从化北九珠山，是多青石。居民燔灰以粪田，名曰石粪。盖田之瘠以石，而肥以灰，灰有火气，田得其暖而阳气乃生。火生于地，地之火不足，以人力之火补之，亦一道也。英德阳山诸县耕石田者十家而九，亦纯用石粪。以石而瘠，亦以石而肥，故其田多谷。

锦石

锦石出高要峡，青质白章，多作云霞、山水、人物、虫鱼诸象。以为屏风、几案，不让大理石，但质微脆耳。其纯白者，产七星岩，名白端。为柱，为础，及几案、盘、盂，皓然如雪，皆可爱。盖七星岩内外，纯是白玉。亦有白质青文，然望之苍黑如积铁，以岁久风雨剥蚀也。最白者，妇女以之傅面，名为干粉。与惠州画眉石、始兴石墨，皆闺阁所需。

四石镜

四石镜一在东莞青紫峰。朝霞则青，暮霞则紫。一在和平仙径，山色明则雨，暗则晴。一在澄迈，曰石岭。色白则晴，黑则雨。一在罗定八片岭，体甚圆，大可数尺。其下一水横流，水映日，日映石镜而光生焉。譬之月然，受日之光以为光。

石船

高州潘仙坡有一石船，中圬，两端微起，若荷华片。长八尺有半、广四尺。又有石篙一，在云炉洞。长二丈许，相传潘茂名真人遗物。

弹子矶

弹子矶在英德之北，临江壁立，如半破弹子，其中有石的云。

五层楼

五层楼一名镇海楼，在广州城内观音山之东北。明洪武初，永嘉侯朱亮祖所建，岿然上出重霄。登至第五层，全府境像皆归一览之中，真巨观也。粤中楼阁无杰出者，当以此为第一。

卷四

雷神

雷州英榜山有雷神庙。神端冕而绯，左右列侍天将。一辅髦者，捧圆物，色垩，为神之所始，盖乌卵云。堂后又有雷神十二躯以应十二方位及雷公、电母、风伯、雨师像。其在堂复，则雷神之父陈氏锇也。志称陈时雷州人陈锇无子，其业捕猎，家有九耳犬甚灵。凡将猎，卜诸犬耳。一耳动则获一兽，动多则三四耳，少则一二耳。一日出猎，而九耳俱动。锇大喜，以为必多得兽矣。既之野，有丛棘一区，九耳犬围绕不去。异之，得一巨卵，径尺。携以归，雷雨暴作，卵开，乃一男子。其手有文，左曰雷，右曰州。有神人尝入室中乳哺，乡人以为雷种也，神之。天建三年，果为雷州刺史。名曰文玉。既没，神化大显，民因祀以为雷神。此事诞甚，然厥初生民，皆繇气化。鳦卵吞于简狄，帝武感乎姜嫄。神圣之生，天必示之怪异。况雷于天地为长子，《易》曰："震一索而得男。"神生于霹雳，为天地始阳所孕，理或有之。

罗浮君

罗浮山，洞名朱明耀真之天，青精朱灵芝治之。今山中伏虎岩上有朱子庵，盖青精之所尝居。青精者，罗浮始开辟之人，故居人称之曰青精君，而号华子期曰玉源君。子期，淮南人，相传角里先生弟子居罗浮玉源。玉源在分水嶼，所谓泉源福地也。他如阴长生居铁桥，葛孝先居飞云顶，鲍靓居酥醪观，葛稚川居麻姑峰下，单道开居石室，苏元朗居青霞谷，轩辕集居蛇穴，是皆罗浮君所与共治斯山者。罗浮君亦称四百三十二君，盖山之神也。罗浮君每尝出见，陈武帝时见于大石楼上，长三丈所，通体皓然，衣服楚丽。山中人莫不伏拜。其祀肇于晋，著于唐，唐元宗尝于五龙堂南筑坛以祷，使道士申太芝王之又于都虚观置守祠者十家。宋乃著为令。岁十月下元长吏醮山以礼事神。淳熙甲午，守臣王宁奉祀。有庆云起于祠所，五色轮囷，绘图以奏，谓为太平之应。而先朝永乐中遣官设醮，瘗所降玉简于观中，盖皆以罗浮之神绝灵，为望秩所必焉者也。

南海神

南海神庙在波罗江上，建自随开皇年。大门内有宋太宗碑、明太祖高皇帝碑。其在香亭左右，则列宗御祭文，使臣所勒者也。韩昌黎碑在东庑。宋循州刺史陈谏重书。神自唐开元时祭典始盛，尝册尊为广利王。岁以立夏气至，命广州刺史行事祠下，祝文书御名。宋真宗锡王玉带。至和元年，加王冕九旒，犀簪导青纩充耳，青衣五章，朱裳四章，革带钩艓，绪韨素单，大带锦绶，剑佩履袜，内出花钗九株，袿，襡，簪，钿，署曰：赐明顺夫人。明顺者，王之夫人，皇祐所封号也。元时数遣

使奉锦幡、销金幡、金银香盒。吴莱《古迹记》言南海庙有玉简、玉箫、玉砚、象鞭；林霭所献铜鼓，面阔五尺，脐隐起，有海鱼虾蟇周匝；及宋真宗所赐玉带、蕃国刻金书表、龙牙、火浣布，今皆不存。洪武六年赐黄金香盒，重十六两，黄绫幡一副。藩臬大夫每春秋仲月壬日致祭。先出香盒于官库，赍至神前，祭毕，复归藏焉。

禾谷夫人

香山村落多祀禾谷夫人，或以为后稷之母姜嫄云。

伏波神

伏波神为汉新息侯马援。侯有大功德于越，越人祀之于海康、徐闻，以侯治琼海也。又祀之于横州。以侯治乌蛮大滩也。滩在横州东百余里，为西南湍险之最。舟从牂牁至广必经焉。滩有四：曰雷霹，曰龙门。曰虎跳，曰挂舵。每滩四折，折必五六里，出入乱石丛中，势如箭激，数有破溺之患。夹岸皆山，侯庙在其北麓。凡上下滩者，必问侯。侯许，乃敢放舟。每岁，侯必封滩十余日，绝舟往来。新舟必磔一白犬以祭，有大风雨，侯辄驾铜船出滩，橹声喧豗，人不敢开篷窃视。晴霁时，有铜篙铁桨浮出，则横水渡船必破覆，须祭禳之乃已。此皆侯之神灵所为云。凡过滩，每一舟拨招者四人，使舵者四人，前立望路者一人，左右侧坚其掌，则舵随之。然此地仅一姓人知水道，世为滩师，余人则否，其人亦马流遗裔也。滩为交趾下流。徵侧叛时，侯疏凿以运楼船，至今石势纵横，宛如壁垒，大小石分曹角斗，奇阵森然，戈甲之声，喧阗十余里外。侯威灵盖千年一日也。祠中床、帐、盘、盂诸物，祝人拂拭惟谨。居民每食必以祭，事若严君。予亦尝以交趾簳珠为荐。簳珠者，薏苡也。

飞来神

罗定州西五里许地曰牛头湾。有尉佗庙。万历间，庙乘风雨飞越数里，至玉树冈。谭石乡民乃增饰而祀之，号其神曰飞来神，庙曰飞来庙。其钟与香炉未飞去者，数移入庙而数去。

天　妃

天妃，海神。或以为太虚之中，惟天为大，地次之。故天称皇，地称后。海次于地，故称妃。然今南粤人皆以天妃为林姓云。

龙　母

龙母温夫人者，晋康程水人也。秦始皇尝遣使尽礼致聘，将纳夫人后宫。夫人不乐，使者敦迫上道。行至始安，一夕，龙引所乘船还程水。使者复往，龙复引船以归。夫人没，葬西源上。龙尝为大波，萦浪转沙以成坟。会大风雨，墓移江北。每洪水淹没，四周皆浊，而近墓数尺独清。墓之南有山，天将雨，云气必先群山而出。树林阴翳，有数百年古木，人不敢伐，以夫人有神灵其间云。夫人姓蒲，误作温。然其墓当灵溪水口，灵溪一名温水，以夫人姓温故名。或曰，温者，媪之讹也。

斗　姥

斗姥像在肇庆七星岩，名摩利支天菩萨亦名天后。花冠璎珞，赤足，两手合掌，两手擎日月，两手握剑。天女二，捧盘在左右。盘一羊头，一兔头。前总制熊文灿之所造也。文灿招抚郑芝龙时，使芝龙与海寇刘香大战。菩萨见形空中，香因败灭。文灿以为：菩萨即元女。蚩尤为暴时，黄帝仰天而数，天遣元女下授黄帝兵符，伏蚩尤。又尝下天女曰魃，以止蚩尤风雨。古圣人用兵，皆以神女为助，于是倾赀十余万为宫殿极其壮丽以答之。

花王父母

越人祈子必于花王父母。有祝辞云："白花男，红花女。"故婚夕亲戚皆往送花，盖取《诗》华如桃李之义。

金华夫人

广州多有金花夫人祠。夫人字金华，少为女巫，不嫁，善能调媚鬼神。其后溺死湖中，数日不坏。有异香，即有一黄沉女像容貌绝类夫人者浮出，人以为水仙，取祠之，因名其地曰仙湖。祈子往往有验。妇女有谣云："祈子金华，多得白花。三年两朵，离离成果。"越俗今无女巫，惟阳春有之。然亦自为女巫，不为人作女巫也。盖妇女病，辄跳神。愈则以身为赛。垂髫盛色，缠结非常。头戴乌毛之冠，缀以缨珞。一舞一歌回环宛转，观者无不称艳。盖自以身为媚。乃为敬神之至云。女巫，琼州特重。每神会，必择女巫之姣少者，唱蛮词，吹黎笙以为乐。人妖淫而神亦尔，尤伤风教。

东莞城隍

洪武二年三月朔，上在朝阳殿，梦一臣幞头象简，一白髯老者随之，山呼舞蹈，称臣东莞城隍。老者，县中钵盂山土地。谨奏陛下，东莞岁中致祭无祀，一次不敷，乞敕有司递年祭三次，庶幽魂得以均沾。上觉而异之，召礼部议，乃封东莞城隍显，佑伯，仍管城隍司事。赐伯爵仪仗，暨异锦龙缎一端，印曰"东莞县城隍之印"。递年三月三日、九月九日，有司以少牢致祭，别颁敕封钵盂山土地，赐以冠带。诏东莞及天下无祀者，岁中清明日、七月望日、十月朔日致祭，著为令。

南越人好巫

南越人好巫。叶石洞为惠安宰，淫祠尽废，分遣师巫充社夫，遇水旱疠疫，使 行禳礼。又遵洪武礼制，每里一百户立坛一所，祭无祀鬼神。祭日皆行傩礼。寻常有病，则以酒食置竹箕上，当门巷而祭，曰"设鬼"，亦曰"抛撒"。或作纸船、纸人燔之。纸人以代病者，是曰"代人"。人以鬼代，鬼以纸代。博罗之俗，正月二十日

以桃枝插门，童稚则以桃叶为佩，曰禁鬼也。广州妇女患病者，使一妪左持雄鸡，右持米及箸，于"闾巷间嗥曰：某归！则一妪应之曰某归矣。其病旋愈，此亦招魂之礼，是名"鸡招"。人知越有鸡卜，不知复有鸡招。亦曰"叫鸡米"云。至始死，则招师巫开路。安崖有二司神者，一日降魂童言曰：欲与萧公斗法。于是二司神各发马脚。马脚者，神所附之人也。以枪自刺其腹，洞贯焉。刺咽，亦如之。有疾病者许火棚。既愈，如数伐薪，请二司神酬愿，病者率众舆二司神跣行烈焰，毫发无损。广有二界神。香人有争斗，多向三界神乞蛇以决曲直。蛇所向作咬人势，则曲；背则直。或以香花钱米迎蛇至家，囊蛇而探之。曲则蛇咬其指；直则已。有许愿者不还，蛇则腾至人家，索饮食。又或有仇怨，于神前书其人年生八字，以碗覆之。神前碗大小纷然，无有敢动其一者。有急脚先锋神者，凡男女将有所私，从而祷之，往往得其所欲，以香囊酬之，神前香囊堆积。乞其一二，则明岁酬以三四。新兴有东山神者，有处女采桑过焉。歌曰："路边神，尔单身。一蚕生二茧，吾舍作夫人"。还家，果一蚕二茧，且甚巨。是夜，风雨大作，女失所之。有一红丝自屋起，牵入庙中。追寻之，兀坐无声息矣。遂泥而塑之，称罗夫人。番禺石壁有恩情神者，昔有男女二人于舟中目成，将及岸，女溺于水，男从而援之，俱死焉。二尸浮出，相抱不解。民因祠以为恩情庙，此皆丛祠之淫者。

冼夫人庙

冼夫人庙在高州。按志，冼，高凉人。其家世为南越首领，辖部落十余万。冼幼贤明，晓兵略，善抚部众。罗州刺史冯融闻其贤，为子宝求娶焉。侯景反，高州刺史李迁仕召宝，冼止之曰：刺史无故不当召，欲邀君共反耳。既而迁仕果反，冼自将千余人袭击，大破之，遂与陈霸先会于赣右。还谓宝曰：陈都督非常人也。厚资给之。陈永定间广州刺史欧阳纥反，发兵拒之，纥徒溃散，册冼为石龙郡大夫人，赐绣幰卤簿如刺史。及隋继陈，隋高祖遣韦洸安抚岭外，冼因陈主遗之书，令其归化，遂遣孙暄迎洸，岭南遂安。未几，番禺王仲宣反，又遣孙盎进兵攻破仲宣。冼被甲领彀骑巡抚诸州。高祖异之，册为谯国夫人，仍开幕府，为置官属给印章，便宜行事。年八十卒，谥诚敬夫人。

韶州苏黄墨迹

政宝堂石刻在韶州府治西，苏轼、黄庭坚墨迹。杨万里跋云："岭南无二先生帖，大似鲁人不识麟。"惟韶有之。精光异气，上烛南斗。

海琼子

白玉蟾本葛长庚也，随父任之琼，自号海琼子。博洽群书，善隶篆，兼工梅竹，嗣以仙去。王忠铭序文云："文章之变，不可胜穷。而其发于性术也亦异。吾乡自白海琼仙而邱文庄相。二先生诗文出，业已彪炳艺林，为出世经世者之宗，后有作者，不可及已。"

桂阳周府君碑

旧志碑跋云《欧文右桂阳周府君碑》。按《韶州图经》载《桂阳太守周府君碑》，其庙在乐昌县西武溪上。武溪惊湍激石数百里。昔马援南征，其门人袁寄生善吹笛，援为作歌和之，名曰《武溪深》。周使君开此溪，合浈水。桂阳人为立庙刻石。又云，碑在庙中，郭苍文。今碑文磨灭。府君字君光，而名已讹缺不可辨。《图经》亦不著其名，《后汉书》又无传，不知为何人也。《南丰集》云：熙宁间某从知韶州，王之材求得此本，并以书来曰：按《曲江图经》，周府君名昕字君光，则永叔未之详也。又有碑阴，列故吏工师官号姓名。之材并模以来，永叔亦未之得也。其碑"曲江"字皆作"曲红"，而"苍江"字、"江夏"字，亦作"红"，盖古字通用，不可不知。此学者所以贵乎博览也。

韩文公祠

韩文公祠在潮州府治后。《竹坡诗话》云："韩祠有异木，世传退之手植。去祠十余步种之辄萎。有题诗者云："韩木有青春谷暖，鳄鱼无种海潭清。"潮阳东山有二峰，曰双旌石。昌黎尝建亭于此。鳄溪在府城东。溪有鳄鱼食民畜产且尽，昌黎作文驱之。是夕，风雨大震，西徙六十里，民赖以安。

连州二诗人

石文德孟宾于皆连州人。石有《楚王夫人挽歌》云："月沉湘浦冷，花谢汉宫秋。"楚王异之，授水部，号其乡为儒林乡。孟亦官水部，以诗名。陈尧佐序其诗云："如百丈悬流洒落苍翠间，清雄奔放，望之竖人毛骨。五季词人，无有过之者。"

白沙先生

陈献章字公甫，新会人。正统间乡荐第九，两上春官。过临州谒吴与弼，有解悟。比归，声名蔚起。时钱浦谪顺德，见而知其醇儒，雅重之，劝之竟业。成均时，祭酒邢让命和杨龟山《此日不再得》诗，览之，惊曰："警敏绝伦，青于蓝矣。"阙下竞传之。南归，从学日益众。于是天下无不知有陈白沙也。有司屡荐，勉起赴京，以母老身病上疏，诏许之，授翰林检讨，得家居，以绍明圣学为己任。及门如辽东贺钦之、嘉鱼李承基、番禺张诩、增城湛若水、东莞林光皆绍江门之绪。其诗自名其家，书法宗晋唐。晚喜为苑笔书，世竞珍焉。《通志》庐阜精舍在新会县南小庐山上，距江门二里，陈献章建白沙村名。

六如亭

东坡故居在惠州府城白鹤峰下。昔有白鹤观，东坡寓此。有诗云："为报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撞五更钟。"传至京师，章惇笑曰："苏子尚尔快活耶？"复贬昌

化。六如亭在府城南丰湖上,侍妾朝云葬此。

载酒堂

东坡以别驾安置儋州,时负大瓢行歌田亩间。有馌妇年已七十,谓曰:“内翰昔日荣贵,一场春梦耶?”东坡大然之,因呼为春梦婆。今儋州有载酒堂。

苏 泉

琼州城东有浮粟泉,因苏文忠饮此得名。今俗称苏泉。

枕书堂

宋包拯合淝人,知端州。莅事明察,不遗隐伏。端产砚,前守缘供贡率取数十倍以事权贵。拯命制者止足贡数,岁满不持一砚归。寻擢龙图阁待制,拜枢密,童稚妇女皆知其名。志载枕书堂在郡治东,菊圃在郡厅西,拯建。

花 船

粤郡遍集舟航,广州城外载酒移棹春游者名曰花船。又有高尾艇、槟榔艇诸名。船户间有鬻色者,此风近已惩格。《清异录》云:四方指南海为烟月作坊,以言风俗尚淫。今汴中鬻色户甚夥,至于男子。举体自轻,遂成蜂窠巷陌,又不止烟月作坊也。

河 船

自肇庆至河头所乘舟楫,皆称河船。轻利浅窄,首尾尖锐,妇人俱能操篙橹。风帆皆以蒲席合成,各随大小缝就。往往两帆斜系,迎风如蝶翅,沿溪收放,却极稳便。

卷 五

金

开建有金庄水焉,其源出金鸡涌。二百里间为大泷小泷者二,皆有瓜子金、麸金。越一山,有金缕水流声清激,亦产生金。土人淘其沙,日得麸金分许,不能多。或有得一金龟,则其地数日无金矣。崖州黎田其水漾洄清彻,浮光耀金。有商人以百金贸而淘之。阳江木朗白石山涧中,及广宁溪峒亦有金坑,而生金甚微。色亦低劣,民竭一日之力,仅足糊口。英德之金山迳溪东西田脚亦有金。河源之蓝田濑蒸煮其沙,日得生银钱许。若得三四钱,则三日不能复得。

银

粤之山旧有银穴、银沙。《始兴记》云:“小首山崩。崩处有光耀,悉是银砾,铸之得银。”而英德、清远其山传有银矿者,辄有白气上升,草木沾之皆白。或山石盛热时,有银汗,白而味辛。其矿或红如乱丝,或白如草根,或衔黑石,或有脉,谓之龙口。循龙口挖之,浅者一二丈,深者四五丈。有焦路如,灶土然,斯旷苗也,又挖则矿见矣。繇微而盛,盛而复微,或如串珠,或如瓜蔓,微则渐绝,绝而复焦,焦复见矿。若焦已绝,则又盘荒也。凡矿以有银星大点而柔者为上,小点而坚者次之,谓之明矿。次则夹石矿,以色绿者为上,红黑黄白者次之。又次则砂土矿,淘去浮者,留其沉重者煎之,以成瓜者为上,如瓜蔓者次之。然往往盘荒时见有人骑白马望空而去,此银气也。气去则其银亦去,故往往不得银云。东莞东南百余里有宝山,其穴有银砖数百片。相传郭将军所炼,取之辄昏迷不得出。旁一深洞在水中,土人尝祭以白鸡,入水凿之,其刚者石也。柔则为铅,铅一石或得银数两。然每为神笞击,铸不及成。电白东有纱帽山。山有石,大小数万。非石皆银块也。取之亦辄昏瞀,曳以巨藤,藤尽断。有为斋醮以铸者,费三百金,第如其数如偿,余不能动。潮州西丰水有一穴,中有银饼数千枚,亦不可取。始兴林水源有钭潭,潭底有银数千瓮,以青石盖之,可开观而不可取。罗浮一洞有大银版无数。有取其二者,夜梦山神诃责,复纳还之,雷即震击此洞,塞以巨石,至今遂不复识云。

铜

考唐建中初,赵赞判度支,采连采白铜铸大钱,一以当十。而韶州城南七十里,宋初置场采铜,曰岑水铜场,谓场水能浸生铁成铜,今不然矣。而连州亦绝无白铜。大抵广东无铜矿惟广西右江州峒有之。往时掘地数尺即有矿,故蛮人好用铜器。然广东亦有赤铜宓山云。

铁

铁莫良于广铁。广中产铁之山,凡有黄水渗流,则知有铁掘之得大铁矿一枝,其状若牛,是铁牛也。循其脉路深入掘之。斯得多铁矣。然产铁之山有林木方可开炉。山苟童然,虽多铁亦无所用。此铁山之所以不易得也。凡铁矿一枝,层层剖之,皆有木叶纹,向背不一。山有某木,则铁矿中有某叶纹。深掘之至数十丈,莫不皆然。岭南当隆寒时,木不落叶。惟产铁之山落叶,盖铁之精华所摄,金克木之道也。铁矿有神,炉主必谨身以祭,乃敢开炉。炉之状如瓶,其口上出。口广丈许,底厚三丈五尺,崇半之,身厚二尺有奇。以灰沙、盐、醋筑之,巨藤束之,铁力、紫荆木支之,又凭山厓以为固。炉后有口,口外为一土墙。墙有门二扇,高五六尺,广四尺。以四人持门,一阖一开以作风势。其二口皆镶水石。水石产东安大绛山。其质不坚,不坚故不受火,不受火则能久而不化,故名水石。凡开炉,始于秋,终于春,以天气寒凉,铁乃多水。金为水之源,水盛于冬,故铁水以寒而生也。下铁矿时,与坚炭相杂,率以机车从山上飞掷以入炉。其焰烛天,黑浊之气数十里不散。铁矿既溶,液流至于方池,凝铁一版。取之。以大木杠搅炉,铁水注倾,复成一版。凡十二时。一时

须出一版，重可十钧。一时而出二版，是曰双钧，则炉太大炉将伤，须以白犬血灌炉，乃得无事。

铁于五金属水，名曰黑金。乃太阴之精所成。其神女子，相传有林氏妇以其夫逋欠官铁，于是投身炉中以出多铁，今开炉者必祠祀，称为涌铁夫人。其事怪甚。凡一炉场，环而居者三百家，司炉者二百余人，掘铁矿者三百余，汲者、烧灰者二百有余，驮者牛二百头，载者舟五十艘。计一铁场之费，不止万金。日得铁二十余版则利赢入，九版则缩，是有命焉。然诸冶惟罗定大塘基炉铁最良，悉是锴铁。光润而柔，可拔之为线铸镬亦坚好，价贵于诸炉一等。

诸炉之铁，冶既成，皆输佛山之埠。佛山俗善鼓铸。其为镬，大者曰糖围。深七深六、牛一牛二；小者曰牛三牛四牛五。以五为一连，曰五口。三为一连，曰三口。无耳者曰牛魁，曰清古时凡铸有耳者不得铸无耳者，铸无耳者不得铸有耳者。兼铸之，必讼。铸成时，以黄坭豕油涂之，以轻杖敲之，如木者良，以质坚故其声如木也。故凡佛山之镬贵，坚也；石湾之镬贱，脆也。鬻于江楚间，人能辨之，以其薄而光滑，消湅既精，工法又熟也。诸所铸器，率以佛山为良。陶则以石湾。其炒铁，则以生铁团之，入炉火烧透红，乃出而置砧上，一人钳之，二三人锤之，旁十余童子扇之。童子必唱歌不辍，然后可炼熟而为镤也。

铅　锡

铅一曰连。徐广云，连、铅之水炼者。昔王莽铸作钱布，皆用铜，殽以连锡。孟康云：连，锡之别名也。李奇云：铅，锡之璞，名曰连。应劭云：连似铜。许慎云：链，铜属也。连州有铅锡治，故以名州。然今广东锡多从广西贺县而至，贺县出锡，故名贺。贺，锡也。语云，羊脂软铜牡，羊角缩贺。然广东长乐、兴宁、河源、永安皆产锡，坚白甲于洋锡，有“马蹄”、“蜈蚣”、“门限”之名。贫民采者赖以生。天启末年以来甚盛。又韶州产锡。余靖云，韶处岭厄，杂产五金。四方之民，聚而游手。牒诉纷拏，常倍他郡，皆以争锡穴之故。则宋时韶实多锡矣。

珠

合浦海中有珠池七所。其大者曰平江、杨梅、青婴，次曰乌坭、白沙、断望、海猪沙，而白龙池尤大，其底皆与海通。海水咸而珠池淡，淡乃生珠，盖月之精华所注焉。故珠生池中央者色白，生池边者色黄，以海水震荡，咸气侵之，故黄也。

珠者，蚌类也。蚌之阴精圆泽为珠。故郭璞曰“琼蚌晞曜以莹珠”。或以为石决明产，非也。珠一名神胎。凡珠有胎，盖蚌闻雷则瘢瘦，其孕珠如孕子然，故曰珠胎。蚌之病也，珠胎故与月盈朒，望月而胎，中秋蚌始胎珠，中秋无月，则蚌无胎。《吕氏春秋》云：月，群阴之本。月望则蚌蛤实，群阴盈；月晦则蚌蛤虚，群阴揫。《淮南子》云：蛤、蟹、珠、龟，与月盛衰。又云：月死而羸蚌膲。语曰：“涠蜯之精，孕为明月。”又曰“蚌胎之珠，随月圆缺。”予诗云：“合浦珠池涠蜯窟，吐纳清光孕明月。每年秋夕晒珠时，半天闪烁红霞发。”是也。凡秋夕，海色空明而天半闪烁如赤霞，此老蚌晒珠之候。蚌故自爱其珠，得月光多者其珠白，晒之所以为润泽也。

凡采生珠，以二月之望为始。珠户人招集赢夫，割五大牲以祷。稍不虔洁，则大风翻搅海水，或有大鱼在蚌蛤左右，珠不可得。又复望祭于白龙池。以斯池接近交阯，其水深不可得珠，冀珠神移其文珠至于边海也。

采之之法，以黄藤丝棕及人发纽合为缆，大径三四寸，以铁为梧，以二铁轮绞之。缆之收放，以数十人司之。每船梧二、缆二、轮二、帆五六。其缆系船两旁以垂筐。筐中置珠媒引珠，乘风帆张。筐重则船不动，乃落帆收梧而上，剖蚌出珠。

蚌有一珠者、数珠者，有绝无珠者，有仅得珊瑚碎枝及五色文石金银者，盖有数焉。珠身以圆白光莹细无丝络者为精珠，半明半暗者为褪光珠，次肉珠，次糙珠、药珠，大而稍匾者曰珰珠，所为南海之明珰也。其曰走珠、滑珠、磥砢珠、官雨珠、税珠、篦符珠、稗珠，古有此名，今莫能尽辨，但以精珠龙精粉白，重一分者银六倒，二分者四十倒，肉珠二分重者四倒。合八百夥而成一两者曰八百子，则十倒。合千夥而成一两者曰正千，八倒。其重七分者为珍，八分者为宝。故曰七珍八宝，其价则莫可定云。

玉　山

曲江县东有玉山。卉木茂滋，泉石澄润，相传为昔人穴玉处。又琼山石白润如玉，故名琼山。高州海中有文魮，其鸣似磬而生玉。《山海经》云：文魮状如覆铫，是生珠玉。是粤亦有玉云。

水　晶

琼州五指山多水晶，光莹照人，望如雪霁。取以为假山，高至丈余，价甚翔。其银晶及黄紫者，多从闽、漳而来。或谓色红者火晶，可以取火。白者水晶，可取水、亦可取火。水晶所在，夜辄有火光云。

珊　瑚

珊瑚，水之木也。生海中磐石之上，初白如菌，一岁乃黄。海人以铁网先沉水底，俟珊瑚贯出其中，纹网得之。或以铁猫儿坠海中得之。在水直而软，见风则曲而坚，得日光乃作鲜红淡红二色。其五七株合成者，名珊瑚林。夜有光景，常煜煜欲然。南越王以为烽火树是也。状多如柏，亦曰烽火柏。

或谓此物贵贱并随真珠，大抵以树身高大、枝柯丛多、纹细纵而色殷红如银朱而有光泽者为贵，色淡有髓眼者次之。其色善变，可以占灾祥。圆之为珠，带腕上，或以为簪。其人有福泽，则益红润高明云。

琥珀蜜蜡

琥珀来自云南者多血珀，来自洋船者多金珀。蜜蜡水珀，广人雕琢为器物，特工。余则以作丸药之用。琥珀者，龙阳而虎阴，龙为魂而虎魄，盖得松液之阴精，因已土而结者也。广中抱龙丸，为天下所贵，以其琥珀之真也。其以油煮蜜蜡为金珀，吸莞草易，但不香。

贝

徐闻之西，每天霁，海水清彻见底，浑然砥平，皆石也。石土多有石栏杆、海菜、铁树、云根石、菌灵栭、土芝等物，砂中复有鸁蛾蜃蜊蚝蚶蛸蚌之属，凡古之威斗大钟刑鼎琼弁敦牟卮匜，以及罂缶、甗釜豆区棬笞之状，无不毕具。磨荡既久，肌理滑莹，皆作五色光怪。有客尝摭拾之，凡得贝类三百余，鸁类五百余，蛤类二百余，石类一百余，树类五十余。其最精丽纤巧，如相思子、甲香、指甲鸁、石鸁石蟹、石燕、砗磲、瑇瑁等，有六十余种，一一不同，是皆所谓贝也。

玻璃瑠璃

玻璃来自海舶，西洋人以为眼镜。儿生十岁，即戴一眼镜以养目光，至老不复昏蒙。又以玻璃为方圆镜，为屏风。昔汉武帝使人入海市灰璃者，此也。《南州异物志》云，蒙璃本质是石，欲作器以自然灰治之。自然灰状如黄灰，生南海滨。今西洋人不知亦用此灰否。每裁锯为大小物，或以镶嵌璧障。潘尼所谓"灼爚旁烛，表里相形。凝霜不足方其洁，澄水不能喻其清"者。广人或铸石为之，相去远甚矣。

龙脑香

龙脑香，出佛打泥者良。来自番舶。粤人以樟脑乱之。樟脑本樟树脂，色白如雪，故谓之脑。其出韶州者曰韶脑。樟脑以人力，龙脑以天生者也。凡脑皆阳气所聚，阳香而阴臭，而龙者纯阳之精，尤香。其脑与涎皆香品之最贵者。

绵　布

东粤之绵布良苦不一，最美者白氎。《史记》，榻布者，白叠。或作答是也。其布细腻精密，皑如雪，轻如茧纸，幅广至四五尺，吉终为之。其织为巾者，两头组结方胜葳蕤，及诸物象，织者每抛一梭，则念一佛，故广州人殓死者以为面衣，是曰西洋布。以来自番舶者为真，其出于琼者，或以吴绫越锦拆取色丝，间以鹅毳之绵，织成人物花鸟诗词。名曰黎锦，浓丽可爱。白者为幛，杂色者为被，曰黎单。四幅相连曰黎幕，亦曰黎幔。以金丝者为上。又有花被、假被。《汉书》，儋耳朱崖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即今之黎单也。亦有织为巾帨与裙者。裙曰黎桶，横幅合缝，如井栏，皆素花假锦百褶而成。所谓迦盘之衣也。黄文裕赋云："布帛则攀枝吉贝，机杼精工。百卉千华，凌乱殷红。疏绨东暑，密斜弭风"盖谓琼布也。

斜谓斜文布，其文或作象眼，或卍字，或大小方胜，文皆侧理，故曰斜。广州有麻经丝经，兼丝布或绵纬。丝有双纴，布甚厚实。有榜被，絮绝所织，其纬粗如小指，或谓即毾被，亦名毾㲪，或方文斜文。雷州有雷被，以白绵线为之，亦有红者紫者。崖州多织绵，儋州多织生丝。崖州组织绵线如布帛状，绣人物花鸟其上，有十金一具者，名曰帐房。俗称儋崖二帐，是皆越布也。《志》曰：南方之布葛，越木绵，草本，亦越也。其曰织贝者，织为贝文《诗》所谓贝锦也。贝或吉贝也。《志》称高昌有草实如茧，丝如细纩，名曰氎子，织之为布。白叠，即吉贝也。岛夷以卉服来贡，而织吉贝之精者为入篚，故曰织贝。临川吴氏云："染其丝五色，织之成文曰织贝；不染五色而织之成文曰织文。"是也。绵与丝，一也。

绵又有木棉之绵，即攀枝花絮也。其木高四五丈，花殷红，朵大于杯。花落则絮蕴焉，春暮时漫空而飞，采之，其粗者可以为褥。岭外以为吉贝即木棉，非也。吉贝，草绵。如斑枝，乃木棉耳。汪广洋诗："翠苞半折渐吐绵，雪花填满行人道。"又云："搓就琼簪腻如蛋，丝成冰缕细如烟。"谓斑枝也。

又有树绵，一曰树头绵。以吉贝枝接乌桕，俟生时截去乌桕，树长可八九尺，四季开花，夏秋尤盛。每一株，生数十年不坏。絮同木绵，德庆以上多种之。

葛　布

粤之葛以增城女葛为上，然不鬻于市。彼中女子终岁乃成一疋，以衣其夫而已。其重三四两者，未字少女乃能织，已字则不能，故名女儿葛。所谓北有姑绒，南有女葛也。

其葛产竹丝溪、百花林二处者良。采必以女。一女之力，日采只得数两。丝缕以针不以手，细入毫芒，视若无有。卷其一端，可以出入笔管。以银条纱衬之，霏微荡漾，有如蜩蝉之翼。然日晒则缥，水浸则蹙缩。其微弱不可恒服，惟雷葛之精者，百钱一尺。细滑而坚颜色若象血牙，名锦囊葛者，裁以为袍，直裰，称大雅矣。故今雷葛盛行天下。雷人善织葛，其葛产高凉硐洲，而织于雷。为絺者绤者，分村而居。地出葛种不同，故女手良与沽功异焉。

粤故多葛，而雷葛为正葛。其出博罗者曰善政葛。李贺《罗浮山人与葛》篇云"依依宜织江南空"，又云"欲剪湘中一尺天"，谓此。出潮阳者曰凤葛，以丝为纬，亦名黄丝布。出琼山、澄迈、临高、乐会者，轻而细，名美人葛。出阳春者曰春葛。然皆不及广之龙江葛，坚而有肉，耐风日。凡此皆纻葛也。

纻葛外，有新会细苎，盖左思所谓"筩中黄润"，又曰"黄润比筒"者。凡叠布必成筒，一筒十端，而葛之大者率以两端为一连，苎则一端为一连，他布则以六丈为端，四丈为疋，此其别也。古时为木绵，皆以细麻为布，惟粤之苎，则自上古已有。《禹贡》曰"岛夷卉服。"《传》

曰：岛夷，南海岛上夷也。卉，草也。卉服，葛越也。葛越，南方之布，以葛为之，以其产于越，故曰葛越也。左思曰：蕉葛升越，弱于罗纨。《正义》曰：卉服葛越，蕉竹之属。越即苎初也。汉徐氏女赠其夫以越布，邓后赐诸贵人白越是也。《汉书》云粤地多果布之凑。韦昭曰，布，葛布也。颜师古曰，布谓诸杂细布皆是也。其黄润者，生苎也。细者为绘，粗者为苎。苎一作纻。《禹贡》曰："厥篚织贝。"传曰："织细纻也"。《疏》曰："细纻布也。"《汉志》所谓"兰干细布"也。兰干者，獠言纻也。翁源以为苎霜布是也。其曰花练曰縠纑，曰细都，曰弱折，皆其类。许慎云，南方篇布之属皆为荃。荃，绘也。蕉竹之属皆绘也。蕉布黄白相间，以蕉丝为之，出四会者良。唐时，端、潮贡蕉布，韶贡竹布。竹布产仁化，其竹名曰丹竹。丹亦曰单。竹节长可缉丝，织之名丹竹布。一名竹练。《庾翼与燕王书》曰"竹练三端"是也。志称蛮布，织蕉竹、苎麻、都落等。麻有青、黄、白、络、火五种。黄白曰苎，亦曰白绪。青络曰麻，火曰火麻，都落即络也。马援在交趾，尝衣都布单衣。都布者，络布也。络者，言麻之可经可络者也。其细者当暑服之，凉爽无油汗气，炼之柔熟如椿椒茧绸。可以御冬。新兴县最盛，估人率以绵布易之。其女红，治络麻者十之九，治苎者十之三，治蕉十之一，纺蚕作茧者千之一而已。又有鱼冻布。莞中女子以丝兼苎为之，柔滑而曰若鱼冻，谓纱罗多浣则黄，此布愈浣则愈白云。外有藤布芙蓉布，以木芙蓉皮绩丝为之，能除热汗。又有毡布，出新安南头。毡本苎麻所治，渔妇以其破敝者，剪之为条，缕之为纬，以绵纱线经之，煮以石灰，漂以溪水，去其旧染薯莨之色，使莹然雪白。布成分为双单，双者表里有大小絮头，单者一面有之。絮头以长者为贵，摩挲之久，葳蕤然若西毡起绒。更或染以薯莨，则其丝劲爽，可为夏服。不染则柔，以御寒，粤人甚贵之。亦奇布也。谚曰：以罾为布，渔家所作。著以取鱼，不忧风飔。小儿服之，又可辟邪魅。是皆中州所罕者也。

粤布自《禹贡》始言，迁、固复言。官其地者，往往以为货赂。昔孙伞调朱崖，广幅布，蛮不堪役，遂作乱杀伞。而士变献吴大帝细葛以千数，粤人苦之。宋恭帝时，广州献入筒细布，一端八丈。帝恶其精丽，蠹害女红，却之，诏岭南禁作此布。诚虑小民淫巧，风尚侈靡，使贪吏得以为暴也。雷州妇女多以织葛为生，《诗·正义》云，葛者，妇人之所有事。雷州以之，增城亦然。其治葛无分精粗，女子皆以针丝之干，捻成缕，不以水绩，恐其有痕迹也。织工皆东莞人，与寻常织苎麻者不同。织葛者名为细工，织成，弱如蝉翅，重仅数铢，皆纯葛无丝。其以蚕丝纬之者浣之，则葛自葛，丝自丝，两者不相联属，纯葛则否。葛产绥福都山中，以蔓生地上，而稚者为贵。若缭绕树间，则葛多枝叶，不中为丝。采者日得斤，城中人买而绩之，分上、中、下三等为布。阳春亦然，其细葛不减增城，亦以纺缉精而葛真云。

蕉类不一，其可为布者曰蕉麻，山生或田种。以蕉身熟踏之，煮以纯灰，水漂澼令干，乃绩为布，本蕉也。而曰蕉麻，以其为用如麻，故葛亦曰葛麻也。广人颇重蕉布，出高要、宝查、广利等村者尤美。每当墟日，土人多负蕉身卖之。长乐亦多蕉布，所畜蚕，惟取其丝以纬蕉及葛，不为绸也。绸则以天蚕食乌桕叶者织之。史称粤多果布之凑，然亦夏布，若蕉葛苎麻之属耳。冬布多至自吴楚，松江之梭布、咸宁之大布，估人络绎而来，与绵花皆为正货。粤地所种吉贝，不足以供十郡之用也。蕉布与黄麻布为岭外所重，常以冬布相易云。

程乡茧

程乡茧绸为岭南所贵。其蚕分畦而养，各以其叶饲之。饲某叶，则为某茧绸。其茧布，则罗浮大胡蝶茧所成云。

文昌茧

文昌茧，其蚕惟食山栗叶，故吐丝坚韧，其绸可久服弗敝。新兴茧亦然。若南海官窑茧、顺德龙江茧则劣矣。

鸟 衣

南方多鸟衣。鸟衣者，诸种鸟布所成。一曰天鹅绒。夷人剪天鹅细管，杂以机丝为之，其制巧丽。以色大红者为上。有冬夏二种，雨洒不湿，谓之雨纱、雨缎。粤人得其法，以土鹅管，或以绒物，品既下，价亦因之。一曰琐袱，出哈烈国，亦鸟毳所成，纹如纨绮。其大红者贵，然服之身重不便。粤人仿为之，似素纺绢，而自起云，殊不逮也。又有以孔雀毛绩为线缕，以绣谱子，及云肩袖口，金翠夺目，亦可爱。其毛多买于番舶，毛曰珠毛，盖孔雀之尾也。每一屏尾，价一金。一屏者，一孔雀之尾也。以其尾开如锦屏，故曰屏。

黎 毯

方勺《泊宅编》：闽广以木绵纺绩为布，名曰吉贝。海南蛮人以为巾，上出细字，杂花卉，尤工巧。即古所谓白叠布。今黎人居海南山峒，多业纺吉贝，鬻市中。妇女兼工绣毯，称黎毯。《虞衡志》云：黎幕出海南。黎峒人得吴越锦彩，拆取色丝，间木绵挑织而成。每以四幅联成一幕。

红藤簟

《北户录》：琼州出红藤簟，其色殷红，莹而不垢。《志》称粤东多藤。产于海南者为最。琼州有赤、黄、白、青诸藤，又有苦藤、圭藤、土藤，皆堪为器用。按《方言》谓簟为笙，亦曰籧篨。红藤席，较嘉纹诸席，更属经用。朱彝尊词："瀫纹细织暹罗席，方花盈尺。"

蜡 丸

南方草木入药者甚夥。市人制丸裹蜡，俗称广丸，远方携用颇验。

竹　器

《惠州志》:竹器出长乐。又《肇庆志》:竹器出高要诸桥诸乡。《琼州志》:出缠棕器,为酒壶、茶瓯之属。

鼻　烟

烟草,今在处有之。按熊人林《地纬》云,粤中有仁草名金丝醺,可辟瘴气。多吸之,能令人醉,亦曰烟酒。又有鼻烟。制烟为末,研极细,色红,入鼻孔中,气倍辛辣。贮以秘色磁器及玻璃水玉瓶盒中。价换轻重,与银相等。来自西域市舶,今粤中亦造之,足以馈远。

羽毛纱缎

广南尚羽毛纱缎,悉携自番舶,以出贺兰者为上。红毛诸处,亦有贩至者,即不能同其软薄矣。今粤地亦制羽毛绉,以丝织成之,颇适于用。按毯氇,旧产罽宾国,今诸洋俱有之。

潮　布

潮阳产绒布,极重密,足蔽风雨,俗称潮布,行用远近。梁四公说南海商人,赍火浣布二端。杰公遥识之,曰:此火浣布也。一是绢木皮所作,一是绩鼠毛所作。以问商人,具如杰公之说。因问木鼠之异,曰木坚毛柔,是异也。

广　纱

广之线纱与牛郎绸,五丝八丝云缎光缎,皆为岭外京华,东西二洋所贵。

纸

东莞出蜜香纸,以蜜香木皮为之。色微褐,有点如鱼子。其细者光滑而韧,水渍不败。以衬书,可辟白鱼。南浙书壳皆用栗色竹纸,易生粉蠹。至粤中必以蜜香纸易之,始不蠹。最坚厚者曰纯皮,过于桑料。细者曰纱纸,染以红黄以帷灯,恍若空縠,以其细点如沙亦曰沙纸。晋武帝赐杜预蜜香纸万番。《岭表录异》"广州多栈香,以作纸名为香皮",是此纸也。长乐有谷纸,厚者八重为一,可作衣服。浣之至再不坏,甚暖,能辟露水。谷纸自昔见重,唐萧倣为岭南节度使,敕诸子以谷纸缮补残书。子廪谏曰:"州距京师且万里,书成不可露赍,必将贮以囊笥,贪者伺望,得薏苡之嫌乎?"仿曰:"善。吾思偶不及此。"此谷纸之故事也。从化有流溪纸,纸出流溪一堡,有上流纸艔、下流纸艔二艔,专以运纸,故名。其竹名曰纸竹,与他竹异。男女终岁营营,取给篁箐,绝无外务。其法,先斩竹投地窖中,渍以灰水。久之乃出,而椎练渍久,则纸洁而细,速则粗而渗。粗者一名后纸。

卷　六

雌雄钟

五仙观大禁钟,洪武初永嘉侯朱亮祖所铸,然不敢击。岁乙酉,有司命击之,城中婴儿女死者千余。于是婴儿女皆著绛衣,系小银钟以厌之。越一年城破,乃止勿系。钟有雌雄,其雌者向飞入白鹅潭,往往与城中钟相应。

铜　鼓

《通志》:铜鼓在南海庙中者二,大者径五尺,高称之,中空无底,钮垂四悬,腰束而脐隆起,旁有两耳,通体作络索连钱及水瀫纹,色微青,艳若铺翠。小者杀大者五之一,高亦称之,制类大者。考《后汉书注》、《广州记》,俚獠铸铜为鼓。《宋史》,蛮号有铜鼓者,曰都老。今之铜鼓,盖诸峒獠所遗。然今庙中所藏,内有镌云"汉伏波将军所铸",何以称焉。张穆《异闻录》云:昔马伏波征蛮,以山溪易雨,制铜鼓。粤人亦谓雷、廉至交阯,海滨卑湿,革鼓多痹缓不鸣,无以振威,故伏波铸铜为之,状亦类鼓,名曰骆越之鼓。此又一说也。廉州有铜鼓塘,钦州有铜鼓村,灵山有铜鼓岭,文昌、万州亦有铜鼓岭,皆以掘得铜鼓而名。庙中铜鼓一,得之唐节度使郑细所献,一得之浔州知府所献。

韶州铁鼓

韶州忠惠公祠有铁鼓。一面微损,击之有声。先时,江中有一蛟,舟行者多为所害,公以铁为鼓及船,使役人乘之,一日夜来往五羊,得蛟,斩之。至今蛟骨二段存祠中。

铁　柱

《制略小志》载铁柱十有二,周七尺五寸,高一丈二尺。五代南汉铸建乾和殿,宋柯取其四植于帅府正厅。今藩廨铁柱其一也。一没于城东濠,一没于司直泥淖中,余莫知所在。

秦牺尊

英德峡山庙有秦牺尊,制作奇古。尝为权贵人取去,舟出峡,风涛大作,乃复还庙中。

琼州铛

琼州有黎金,似铜鼓而匾小,上三耳,中微其脐,黎人击之以为号。此即铛也。古时蛮部多以铜为兵,以铜为器。富者鸣铜鼓,贫者鸣铛,以为聚会之乐。

番　刀

粤多番刀。有曰日本刀者,闻其国无论酋王鬼子,始生即以镔铁百斤淬之溪中,岁凡十数炼。比及丁年,

仅成三刀。其修短以人为度，长者五六尺为上库刀，中者腰刀，短小者解腕刀。初冶时杀牛马以享刀师。刀师卜日乃冶，以毒药入之。刀成，埋诸地中。月以人马血浇祭，于是刀往往有神，其气色阴晴不定。每值风雨，跃跃欲出，有声，匣中铿然。其刀惟刻"上库"字者不出境，刻汉字或八幡大菩萨单槽双槽者，澳门多有之。以梅花钢、马牙钢为贵。刀盘有用紫铜者，镂镌金银者，烧黑金者，皆作梵书花草，有小七在刀室中，谓之刀奴。其水土既良，锤煅复久，以故光芒炫目，犀利逼人。切玉若泥，吹芒断毛发，久若发硎，不折不缺。其人率横行疾斗，飘忽如风，常以单刀陷阵，五刀莫御。其用刀也，长以度形，短以趯越，蹲以为步，退以为代，臂以承腕，挑以藏撇，豕突蟹奔，万人辟易，真岛中之绝技也。其软者，以金银杂纯钢炼之。卷之屈曲如游龙，首尾相连，舒之劲直自若，可以穿铁甲、洞坚石。上有龙虎细纹，或旋螺花，或芝麻雪花。砚之以金丝，砚则见所谓绕指郁刀也。刀头凡作二层。一层金罗经，一置千里镜，澳夷往往佩之。又有两刀如剑，隐出层纹，可沾积毒药，然皆不可多得。外有红毛西洋诸刀，镂凿亦异。其割食者，首以珊瑚琥珀嵌之，柄以金珠古窑镶之，率奇瑰夺目，轻薄如纸，可割裁充文房玩器。有交蛮长刀，有槽无脊，轻利颇如日本，而精莹钢锐逊之。有峝刀，其纹以九帘为上，轻便断牛。有交趾刀，甚长，亦有槽无脊，精美如倭，然亦不能多得。寻常战斗之用，惟以惠阳刀为良。

粤人善鸟枪

粤人善鸟枪，山县民儿生十岁即授鸟枪一具，教之击鸟。久之，精巧命中，置于肘上背物而击之，百步外钱孔可贯。鸟枪以新会所造为精，枪成置于掌上，击物而枪不动，掌亦无损。然后架之于肘用之，其人在前，则转身而横击之，无不妙中。枪既锤炼精熟，夜必悬于墙，否则曲而不直。引药又宜长带在身，使人气温暖，方易著火。炭则以糯谷为之，盖沙炮贵长，鸟枪贵轻，而药皆宜干燥。此外有三眼枪者，有置于刀枪之末，本末互用者，有交枪者。其曰瓜哇铳者，形如强弩，以绳悬络肩上，遇敌万铳齐发，贯甲数重。其曰沙炮者，以百炼精铁为之。长者一丈五六，或二丈。每一发可毙人于三箭地外。其为制也，皮宜厚，腹宜光滑，口宜稍大于身，使弹子易于喷撒。弹子多至升许，一发毙数十百人。杂以快钯藤盾，长短相救，用之战阵，可以每战辄无敌矣。

西洋铜铳

西洋大铜铳者，重三千斤，大十余围，长至二丈许，药受数石。一发，则天地晦冥，百川腾沸，蛰雷震烨，崩石摧山，十里之内，草木人畜无复有生全者。红毛夷擅此大器，载以巨舶，尝欲窥香山澳门胁夺市利。澳夷乃仿为之，其制比红毛益精云。

觌面笑

澳门所居，其人皆西洋舶夷，性多点慧。所造月影、海图、定时钟、指掌柜，亦有裨民事。其风琴、水乐之类，则淫巧诡僻而已。如机铳者，名觌面笑，韬藏于衣袖之中。小石如豆，啮皮函外；铁牙摩戛，火透函中。盖皆精铁分合而成，分之二十余事，邈不相属。合之各以牝牡橐籥相茹，纳纽篆而入蜗户，栝转相制，机转相发。外以五六铁柤柤之，大四寸，围长六七寸，以带系置腰间。带有铜圈，可插机铳二十枚。铅弹亦怀于身，用时乃入弹，重八九分，用止二枚，不可多用，则坏铳。危急时一人常有二十铳之用，百不失一，此亦防身之奇技也。

佛山真武庙会

佛山有真武庙，岁三月上巳，举镇数十万人竞为醮会，又多为大炮以享神。其纸炮，大者径三四尺，高八尺，以锦绮多罗洋绒为饰，又以金缕珠珀堆花叠子及人物，使童子年八九岁者百人，倭衣倭帽牵之。药引长二丈余，人立高架，遥以庙中神火掷之，声如丛雷，震惊远迩。其椰炮，大者径二尺，内以磁罂，外以篾以松脂、沥青，又以金银作人物龙鸾饰之，载以香车，亦使彩童推挽。药引长六七丈，人立三百步外放之。拾得炮首，则其人生理饶裕。明岁，复以一大炮酬神。计一大炮，纸者费百金，椰者半之。大纸炮多至数十枚，椰炮数百。其真武行殿则以小爆构结龙楼凤阁，二户一窗，皆有宝灯一具。又以小炮层累为武当山及紫霄金阙，四围悉点百子灯。其大小灯、灯裙、灯带、华盖、璎珞、宫扇、御炉诸物，亦皆以小炮贯串而成。又以锦绣为飞桥复道。两旁栏楯，排列珍异花卉莫可算。观者骈阗塞路，或行或坐，目乱烟花，鼻厌沉水。簪珥碍足，箫鼓喧耳，为淫荡心志之娱，凡三四昼夜而后已。

龙门木枪

龙门健儿多以棉木为枪，长三丈余。三人持之，一进一退，以四尺为率。从地上挑起人马，敌不能近，谓之八步长枪。

水翻车

水翻车一名大辋车。从化之北，凡百余里，两岸巨石相拒，水湍怒流。居民多以树木障水为翻车。子瞻诗："水上有车车自翻。"其轮大三四丈，四周悉置竹筒，筒以吸水，水激轮转，自注槽中，高田可以尽溉。西宁亦然，每水车一辆，可供水碓十三四。

木 牛

木牛者，代耕之器也。以两人字架施之。架各安辘轳一具，辘轳中系以长绳六丈，以一铁环安绳中，以贯犁之曳钩。用时，一人扶犁，二人对坐架上。此转则犁来，彼转则犁去，一手而有两牛之力，耕具之最善者

也。

罗浮铜龙铜鱼

罗浮冲虚观，当宋时，有道士于朝斗坛下得铜龙六、铜鱼一。细玩之，非金，非石，非铜铁。其龙皆具四足而微鳞，鱼则空洞，其中无孔。坚若窑瓷，轻如木叶。盖神物也。苏长公尝以为异。

大　甑

广州光孝寺有大甑，六祖时饭僧之用。大径丈，深五六尺。韶州南华寺亦有之，大与相若。当饭僧时，城中人争持香粳投之。

太平粤海二关

粤东省境，北通西江、东浙、南楚诸处者为太平关，在韶州。其东南接诸洋面及粤西、闽、滇各省海运商贩者为奥海关。各关口俱滨海岸。粤地出产繁多。陈若冲记中所云"人物富庶，商贾阜通，故市中出纳喧阗，盛于他处"。

十三行

按余靖《志》云，番禺大府，号为都会，海舶贸易，商贾辐辏。今诸番岁携毯毷毲毺诸物与中土互市，皆厮属也。广州城南，设有十三行(按十三行今实止八行，为丰进、泰和、同文、而益、逢源、源泉、广顺、裕源云)。

花边钱

花边钱以银熔为钱样，面有水草、烛台诸纹，间有作人马形者。边轮有花，俗称花边钱。自洋外来，以便于鬻物，市中多用之。然内地亦能制，故真赝相错云。

端　砚

《岭南杂记》：端砚出肇庆羚羊峡东。有上岩、中岩、下岩之别，有水坑、旱坑之分，有旧坑、新坑之目。其石之精粗美恶，人人聚讼，皆由身不至端溪，究莫能辨真石也。大约不论石之大小，眼之有无，细润光嫩者为上。其发墨与否，久而后贵，初出未有不发墨也。其眼亦不论大小，以层次分明，色泽圆活者为佳。魏泰《东轩笔录》云：端砚有三种：石色青紫，衬手而润，叩之清远，有青丝圆小鸲鹆眼乃岩石。岩有上岩、中岩、下岩，品最贵。其次赤色，呵之乃润，鸲鹆眼，色紫纹漫而大，乃西坑石。其下青紫色，向明侧视，有碎星光点，如沙中云母，干而少润，谓后历石。《通志》，又据《岭南杂记》云，宋时旧坑今无所得石。至于城外庙前肆中所卖，皆屏风岩旱坑之石，即新坑不可得矣。按长安李观察家藏一砚，当时以为宝。下刻字云"天宝八年冬端溪东州石，刺史李元书"。刘原甫取视之，大笑曰："天宝安得有'年'？自改元即称'载'矣！且是时州皆称'郡'，刺史皆称'太守'，安得独尔耶？"出《唐书》示之，莫不叹服。

石　墨

陆应阳《广舆记》：石墨出始兴小溪中，长短如墨。人或取以画眉。《通志》：一名画眉石。顾微《广州志》：怀化县掘堑得石墨甚多，精好写书。

丹　砂

《舆地志》：连昔昔产丹砂。按，葛洪修道罗浮山。鲍倩南海守绝粒，取白石煮食之。尝夜访葛洪于罗浮之冲虚观。今蓬莱阁遗履轩乃二仙夜谈之所。潘茂名炼丹高州之东山，服食仙去。何仙姑，增城何泰女，食云母粉，遂得轻身往来罗浮山顶。

自鸣钟

《广州志》：自鸣钟出西洋，以索转机，机激则鸣，昼夜十二时皆然。按自鸣钟每交一时，又有众音并作，铿锵如度曲声，少顷乃止。今谓之乐钟，又谓之八音钟。

龙须席

《肇庆志》：龙须草出广宁。生岩崖间，似蒲而细。《通志》云亦出儋州。工人织作席垫及佩囊。诸色花纹细密，光致莹润，间有裹饰边棱，装镶底面，加以纱缎彩缯，曲尽其妙。《志》又称，龙须席甚有名，以广宁金渡村者为佳。高明、长乐亦有之，织手微不及。然犹不及西洋茭文席也。余视学肇庆，以此出题使诸生作赋，并使作凤尾蕉诗，皆端州产也。

木　瘿

广多木瘿，以荔支瘿为上，多作旋螺纹，大小数十，微细如丝。

茅　君

新会茅笔，以白沙所居圭峰，其茅多生石上，色白而劲。以茅心束缚为笔，作字多朴野之致。白沙尝称为茅君，故今人仿之。

石湾缸瓦

南海之石湾善陶。凡广州陶器，皆出石湾，尤精缸瓦。其为金鱼大缸者，两两相合。出火则俯者为阳，仰者为阴。阴所盛则水浊，阳所盛则水清。试之尽然。谚曰："石湾缸瓦，胜于天下。"

佛山多冶业

广州佛山多冶业。冶者必候其工而求之，极其尊奉。有弗得，则不敢自专，专亦弗当。故佛山之冶遍天下，石湾陶业亦然。

粤中多尚屐

粤中婢媵多著红皮木屐，士大夫亦皆尚屐。沐浴乘凉时，散足著之，名之曰散屐。散屐以潮州所制拖皮

为雅 或以抱木为之。抱木附水松根而生，香而柔韧，可作履，曰抱香履。潮人刳之为屧，轻薄而软，是曰潮屐。或以黄桑苦楝亦良。香山土地卑湿，尤宜屐。其良贱至异，其制以别之。新会尚朱漆屐，东莞尚花绣屐，以轻者为贵。广州男子轻薄者，多长裙散屐，人皆呼为“裙屐少年”以贱之。

西洋茭文席

粤之席以西洋茭文者为上。其草随舶而至，澳人得之亦能识。然皆复而不单，单者作细方胜斜纹，惟西洋国人能识。

东莞席

有莞席出东莞县。莞丛生水中，其中茎圆美。《拾遗记》曰穆王时，西王母来敷黄莞荐。宋《起居注》曰：广州刺史韦朗作白莞席三百二十领。莞音完，又音官。盖其为用最古。东莞人多以作莞席为业，县因以名。县在广州之东，故曰东莞。

琼州席

琼有藤席。有定安席，有椰叶席、槟榔席，皆席之美者。槟榔，山槟榔也。叶如兰，大三指许，长可数尺。淡白中微带红紫，绩为布似葛而轻，亦可作席。人知粤多奇布，不知有槟榔布与槟榔席也。又澄迈染茜草为饰，久而愈滑，曰黄村席。又琼有红竹籧篨，潮有流黄席。

酒 器

粤酒器有鹲雕杯。鹲雕者，越王鸟也。其喙黄白黑色，长尺许，光莹如漆。以为杯，可受二升。有鹤顶杯。鹤者，海鹤也。其大者修项五尺，类淘河。而咮锐顶色丹，坚润如金玉。以为杯，可受一升。有鹦鹉杯，本海蠃壳也，出琼州三亚港青栏海中。前屈而朱，如鹦鹉嘴然。尾旋尖处作数层，一穴相贯，甚诘曲，可以藏酒。其色红白青紫相间，生取者鲜明。《异物志》云：扶南海有大蠃如瓯，其体蜿蜒委曲。盛酒在中，自注至倾覆，终不尽，以伺误相罚为乐。有红虾杯，红虾大者须数尺，以金镶口为杯，可受酒升许。有鸬鹚杯，磨海蠃壳为之。有海胆杯，海胆生岛屿石上，壳圆有粟珠，粟珠上有长刺累累相连，以漆灰厚衬之为杯。一名共命杯，以其取一带十也。有火鸡卵杯，受一升，有缠棕杯、沉速香杯，因香之大小方圆刳成，状千百出，以金银镶之。粤人颇尚奇器，以地之所少者相高。然大抵近山多用蠃杯，近海多用香杯，而东西洋之金银器不与焉。

椰 器

凡椰出于琼者，处处相似，独文昌铺前所产者大小形殊。小者至如拇指，作杯以此为贵。椰壳有两眼，谓之萼。有斑缬点文，甚坚。横破成碗，纵破成杯。以盛酒，遇毒辄沸起，或至爆裂，征蛮将士率持之。故唐李卫公有椰杯一，尝佩于玉带环中。椰杯以小为贵。一种石椰，生子绝纤小，肉不可食，止宜作酒杯。其白色者尤贵，是曰白椰。粤人器用多以椰，其壳为瓢以灌溉，皮为帚以扫除，又为盎以植挂兰、挂竹，叶为席以坐卧。为物甚贱而用甚多如此。

槟榔合槟榔包

广人喜食槟榔。富者以金银，贫者以锡为小合，雕嵌人物花卉，务极精丽。中分二隔，上贮灰脐、蒌须、槟榔，下贮蒌叶。食时，先取槟榔，次蒌须，次蒌叶，次灰，各有其序。蒌须或用或不用，然必以灰为主，有灰而槟榔蒌叶乃回甘。灰有石灰、蚬灰。以乌爹泥制之作汁益红。灰脐状如脐，有盖，以小为贵。居者用合，行者用包。包以龙须草织成，大小相函，广三寸许。四物悉贮其中，随身不离，是曰槟榔包。以富川所织者为贵，金渡村织者次之，其草有精粗故也。

阳春瓦盘

阳春东有马鞍山。山颠一古瓦盘，围八尺许。中有清泉。登者掬饮将半，诘朝复满，虽积雨不溢。

温坑瓦瓮

永安温坑所作瓦瓮，内外纯黄，火炙不裂，以藏酒，味能不变。又有康禾白磁诸器，亦坚好。又越人谓石瓮曰石涌。

卷 七

马 人

马人一曰马留。俞益期云，寿泠岸南有马文渊遗兵，家对铜柱而居，悉姓马，号曰马留。凡二百余户，自相婚姻。张勃云，象林县在交阯南，马援所植两铜柱以表汉界处也。援北还，留十余户于铜柱所，至随有三百余户，悉姓马。土人以为流寓，号曰马流人。铜柱寻没，马流人常识其处，尝自称大汉子孙云。其地有掘得文渊所制铜鼓，如坐墩而空其下。两人舁之，有声如鼙鼓。马流人常扣击以享其祖。祖即文渊也。有咏者云：“铜鼓沉埋铜柱非，马留犹著汉时衣。”铜船在合浦，相传马援铸铜船五，以其四往征林邑，留一于此。天阴雨，浮出湖面。樵浦者常得见之，因名湖曰铜船湖。昔人诗：“铜船亘奔流。”又云：“冒险触铜船。”是也。

马人今已零落，而钦州之峒长皆黄姓。其祖曰黄万定者，青州人，初从马援征交阯有功，留守边境。后子孙分守七峒，至宋皆为长官司。元时以贴浪峒长黄世华有讨贼功，赐金牌印信。洪武初年收之，仍为峒长。其在时休峒者，祖曰禤纯旺，亦马援战士。永乐初，时罗峒长以事被革移，纯旺孙贵成守之。其如昔、博是、澌凛、鉴山、古森五峒，亦皆以姓黄者为长。盖皆万定后裔，马留之人也。然黄氏繁盛而马氏衰矣。

黑　人

《林邑记》:有儋耳民,以黑为美。《离骚》所谓元国,即今儋州也。其地在大海中,民若鱼鳖。鱼鳖性属火而喜黑,水之象黑,儋耳民亦水之族,故尚黑也。然儋州今变华风,绝无缓肩镂颊耳穿缒为饰之状,独暹罗、满剌伽诸番以药淬面为黑,犹与古儋耳俗同。巨室多买黑人以守户,号曰鬼奴,一曰黑小厮。其黑如墨,唇红齿白,发卷而黄,生海外诸山中。食生物,捕得时与火食饲之,累日洞泄,谓之换肠。此或病死,或不死,即可久畜。能晓人言,而自不能言。绝有力,负数百斤。性淳,不逃徙,嗜欲不通,亦谓之野人。

徭　人

万历初,两广寇之剧者曰罗旁徭。徭每出劫人,挟单竹三竿,炙以桐油,涉江则编合为筏,所向轻疾,号为五花贼。其砦有九星岩,一石窍深二尺许,徭辄吹之以号众。又有石,其底空洞,撞之渊渊作鼓声,徭亦以为号。其谣曰:撞石鼓,万家为我虏;吹石角,我兵齐宰剥。而罗旁水口有竦石,状若兜鍪,高百仞。徭每夜隔江呼石将军,石应则出劫无患,不应则否。将军陈璘以此石为贼响哨,妖甚,烧夷石,顶有鲜血迸流,其怪遂绝。盖鬼物之所凭焉。

徭故多妖术,又所居深山,丛箐乱石,易以走险。其谣曰:"官有万兵,我有万山;兵来我去,兵去我还。"其大绀、天马诸山尤险峻。陈璘尝以马不能鞍、人不能甲为虑,大征时勤兵二十万,部分十道,凡两逾月乃荡平,覆其巢穴八十余,斩获数千万。今东西山尚有云榄、云洋诸种人,率短小跷捷,上下如猱玃。带三短刀,持铁力木弩,弩长二尺,重百斤头作双槽钉以樵铜锴铁药箭长仅尺许。无事射猎为生,有事则鸣小铛举众蜂起,以杀人为戏乐。虽设有徭官狼目以主之,然薄税轻徭,示以羁縻而已。

徭狼以语音相别,徭主而狼客。狼稍驯。初,大征罗旁,调广西狼兵为前哨。今居山以西者,有二百余丁,其后裔也。诸徭率盘姓,有三种:曰高山、曰花肚、曰平地,平地者良。岁七月十四拜年,以盘古为始祖,盘瓠为大宗。其非盘姓者,初本汉人,以避赋役潜窜其中,习与性成,遂为真徭。袁昌祚云:罗旁之地,土著之民多质悍,利入徭为雄长;客藉之民多文巧,利出徭为囮,夺兹固长蘖之媒也。则备诸徭当自齐民始。罗旁徭其稍驯,听约束,与齐民无异,从不入城。有见官长者,还语其类,谓不畏中间坐者,但畏左右鸡毛官,谓皂隶也。妇人皆著黑裾,裾脚以白粉绘画,作花卉水波纹。獞则以红绒刺绣。徭贞而獞淫。徭之妇女不可犯,獞妇女无人与狎,则其夫必怒而去之。徭欲娶妇,入山见樵采女辄夺其衫带以归。度已之衫带长短相等,乃往寻求其女,负之。女父母乃往婿家,使成亲。否则女仍处子,不敢犯也。西宁、东安诸生徭亦然。或者谓徭人以十月祭都贝大王,男女连裾而舞,谓之"蹋徭"。相悦,则男腾跃跳踊,背女而去。此西粤之徭俗也。又谓獞人当娶日,其女即还母家,与邻女作处,间与其夫野合,既有身,乃潜告其夫作栏以待,生子后始称为妇。妇曰丁妇,男则曰獞丁。官曰峒官。峒官之家婚姻,以豪侈相尚。婿来就亲,女家于五里外以香草花枝结为庐,号曰入寮。鼓乐导男女入寮,盛兵为备。小有言则啸兵相鏖。成亲后,妇之婢媵稍忤意,即手刃之。能杀婢媵多者,妻乃畏惮。半年,始与婿归,盛兵陈乐,马上飞枪走球,鸣铙角伎,名曰"出寮舞"。婿归则止。三十里外遣"瑶眊"持篮迎之,脱妇中裙贮篮中,命曰"收魂"。盖欲其妻悸畏而无他念也。"瑶眊"者,巫也。东粤有徭而无獞,吾故详言徭而略言獞。

曲江徭惟盘姓八十余户为真徭,其别姓赵、冯、邓、唐九十余户,皆伪徭。其男子穿耳,饰银环,衣服彩绣花边,首裹花帕,腰刀挂弩下,跣足。女人无裤,系重裙,皆绣花边。其戴版者曰板徭,以油蜡胶发裹于板上,光闪似蜻蜓羽,月整一次。夜以高物皮首而卧,下亦跣足。婚姻不辨同姓,食多野兽。以膏粱酿酒,七月望日,祀其先祖狗头王,以小男女穿花衫歌舞为侑。性亦工巧,或制器以易盐米。有山官约束之,号"徭总",岁时一谒县令。其无板睹民徭耕山者,花麻而不赋,耕亩者编户与庶民同。女子饰耳环,妇则屏之。

连山有八排徭,性最犷悍。其臀微有肉尾,脚皮厚寸许,飞行林壁,自号徭公。而呼连人为百姓,自称徭丁曰"八百粟",言其多也。称官长则曰朝廷,月送结状。至县庭不跪,纳粮则以委县之里长。里长利其财物,与交好。少拂,则白刃相加矣。有徭目八人司约束。岁仲冬十六日,诸徭至庙为会阆,悉悬所有金帛衣饰相夸耀。徭目视其男女可婚娶者,悉遣入庙,男女分曹地坐,唱歌达旦,以淫辞相和。男当意不得就女坐,女当意则就男坐。既就男坐,媒氏乃将男女衣带度量长短,相若矣,则使之挟女还家。越三日,女之父母乃送牲酒,使成亲。

凡女已字,顶一方板,长尺余,其状如扇,以发平缠其上,斜覆花帕,胶以蜡膏,缀以琉璃珠,是曰板徭。未字则戴一箭竿,发分数绺,左右盘结箭上,亦覆绣帕,自织麦秆帽戴。出入丛箐,首频侧而不碍,是曰箭徭。其领袖,皆赖五色花绒垂铃钱数串,衣用布,或青或红,堆花叠草,名"徭锦"。女初嫁,垂一绣袋,以祖妣高辛氏女,初配槃瓠,著独力衣,以囊盛槃瓠之足与合,故至今仍其制云。《后汉书》言槃瓠诸子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於宝言:"赤髀横裙,槃瓠子孙"是也。槃瓠毛五采,故今徭佚徒衣服斑斓。其性凶悍好斗,一成童可敌官军数人。又善设伏,白昼匿林莽中,以炭涂面,黑衣黑裤,为山魈木魅之状。见商旅则被发而出,见者惊走,弃财物,呼曰"精夫赦我"乃已。"精夫"者,徭之渠帅也。自洸口至连州四百余里,径路艰险,商旅不敢陆行,行必从水。官军与交通为盗。而徭官岁入其租税千金,纵容弗问。四方亡命者,又为之通行囊橐,或为向导,分受卤获。其巢窟与连山相对,

仅隔一水。官兵至,尽室而去,退则击我。惰归踉跄丛薄中,不可踪迹。拒敌则比耦而前,执枪者前却不常以卫弩,执弩者口衔刀而手射人,矢尽则刀枪俱奋。度险则整列以行。遁去必有伏弩。往时常勤五省之兵征之。德庆有葙徭山、葙翁山,皆熟徭所居。徭曰葙徭,徭之长曰葙翁也。又有葙马山,徭马之所生,故曰葙马。又,徭人多以其人为马。马多力,善走,倏忽百里。故羡之而以为名。其曰狑人者,徭之别种。狑犹《诗》所谓"卢令令"也。猖人者,旧居文昌东北百里东猖山。其人如猿,故云猖。《诗》:"遭我乎猖之间。"注谓"猖,山名"。非也。猖,犬类也。猖人一作狙人,庄生所谓狙公也。与狑人皆高髻雕题,状若猩狒,散居林莽,饥拾橡栗。庄生《赋芧》"朝三暮四"之言,殆谓是也。

黎 人

黎母山,高大而险,中有五指、七指之峰。生黎兽居其中,熟黎环之。熟黎能汉语,常入州县贸易,暮则鸣角结队而归。生黎素不至城,人希得见。

岁壬子,忽有生黎二十余献物上官。旗书"黎人向化"四字,以槟榔木竿悬之。一人负结花沉一块,大如车轮。外色白,内有黑花纹。一人抱油速一树,长七八尺。二人舁一黑猪熊,二人舁一黄鹿,貌皆丑黑,蓬跣,短衣及腰,以三角布掩下体,观者以为鬼物也。当额作髻,髻有金银钯,或牛骨簪。其纵插者,生黎也。横插者熟黎,以此为别。

妇女率著黎裲,以布全幅上与下紧连,自项至胫不接续,四围合缝,以五色绒花刺其上。裙衩作数百细摺,用布至十余丈。长不能行,则结其半于腰间,累累如带重物。椎髻大钗,钗上加铜环,耳坠垂肩,面涅花卉虫蛾之属,号绣面女。

其绣面非以为美,凡黎女将欲字人,各谅己妍媸而择配,心各悦服。男始为女纹面,一如其祖所刺之式,毫不敢讹,自谓死后恐祖宗不识也。又,先受聘则绣手,临嫁先一夕乃绣面。其花样皆男家所与,以为记号,使之不得再嫁。古所谓雕题者,此也。题,额也。雕,绣也。以针笔青丹涅之,有花卉虫鱼之属,或多或少。而世以为黎女以绣面为绝色,又以多绣为贵,良家之女方绣,婢媵不得绣,皆非也。

黎妇女皆执漆扁担,上写黎歌数行,字如虫书,不可识。男子弓不离手,以藤为之。藤生成如弓,两端有弰,可挂弦,弦亦以藤。箭镞以竹,无羽,但三丫为菱角,倒钩入肉,必不能出。被射者以身就竹林下,屈垂竹尾,系箭箄于其上,以多人按定被射者,使身不动,徐放竹尾,镞即出,然筋骨俱已散碎,敷以药散,仅不死而已。

生黎最凶悍,其弓重二百余斤,戈以标刀,甲以角,盔以香木皮。熟黎弓则以杂木,若担竿状。棕竹为弦,筋竹为箭干而不甚直,铁镞锋锐有双钩,一小绳系之,临射始直箭端,遇猛兽,一发即及。兽逸而绳绊于树,乃就获焉。凡欲买沉香者,使熟黎土舍为导,至生黎峒,但散与纸花金胜及锄头长一尺者、箭镞三角者,或绒线、针布等物,生黎则喜。每峒置酒饷客,当客射牛中腹,即以牛皮为锅,熟而荐客。人各置一碗,客前满酌椒酒,客能饮则一一尝之,否则竟勿尝也。如或尝或不尝,彼则以为有所轻重,虽尽与客沉香,必要于隘路而杀客,其凶暴若此。生黎以熟黎勾引,尝出盗劫,男妇尽室以行,跷捷如飞,官兵不能追逐。惟妇女以黎裲太长,行稍缓,往往被擒,乃稍屈伏。

其别种有生岐者,尤犷悍,虽生黎亦辄畏之。大抵五指山中多生黎,小五指山中多生岐。岐,隋所谓缶也。黎,汉所谓俚也。俚亦曰里。《汉书》曰九真蛮里,又曰归汉里君,是也。

熟岐稍驯善,其巢居火种者,为千脚岐,与熟黎同俗。半生半熟者次之。计黎强圉凡一千二百余里,绝长补短,可四百有奇。山势盘旋羸然,黎举种尽落居其外,岐居其中。二三十里间辄有一峒。峒有十数村,土沃烟稠,与在外民乡无异。第层峰叠献,林竹丛深,水毒山岚,氛翳四塞,外人不能恒入。故诸獠得以负固为患。

黎有二种,五指山前居者为熟黎,山后为生黎。熟黎亦有二种,与生黎近者为三差黎,与民近者四差黎,征徭稍稍加焉。熟黎者,生黎之稂莠,而粮长又熟黎之蟊贼。凡生黎蠢动,皆熟黎为之挑衅。而熟黎之奸欺,又粮长之苛求所激也。粮长者,若今之里长。其役黎人如臧获,黎人直称之为官,而粮长当官亦呼黎人为百姓。凡征徭任其科算,尽入私囊。诘之则曰:"此生黎也,激之恐变。"其奸欺若是。

官或诣黎村征粮,所至宜一一尝其酒馔。黎人喜官公平,乃相戒速完国课。如遗其一,即瞋恚阴挟弓矢伏林间,凶其水草之性矣。赴州县,裸而额髻直竖一雄鸡尾,横插骨簪,斯则其冠冕也。官必欢然笑语,受其所献,赏以银牌、红布。彼欣然持归,供之香火为遗爱。或鄙其裸裎,使著衣见,彼递相传语,见者遂希,而纳粮亦怠。

黎多符王二姓,非此二姓为长,黎则不服。欲立长,则系一牛射之,矢贯牛腹而出,则得立。黎长不以文字要约,有所借贷,以绳作一结为左券。或不能偿,虽百十年子若孙皆可执绳结而问之,负者子孙莫敢诿。力能偿,偿之;否则为之服役。贸易山田亦如是。黎死无子,则合村共豢其妇。欲再适,则以情告黎长,囊其衣帛择可配者投于地,男子允则拾其囊,妇乃导归宿所,携挟牲牢往婚焉。父母死,敛所遗财帛会黎长与众瘗之。以为父母恩深,我无以报,不敢享其遗赀,而旁人亦不敢窃取,惧其鬼能祟人云。每扛负诸物,惟以一肩,登高陟险,不更移,曰祖宗相沿如是,不敢更也。其愚孝又有如此。黎善咒鬼能作祟。或与客商牴牾,即咒其已亡父母。逾时,其人身如火炽,头腹交痛。知其故勿暴其过,第曰:获罪土神,请为皈谢。觅酒脯与之祭于地,喃喃其词。祭毕,夫妇分而啖之,病人欻然起矣。其或土商与贸易欺以赝物,则出伏路旁,执途人以

归，极其棰楚，俾受者通信于家，讼其人，偿以原物，始释之。如其人不可得，讼其同侣。闻官遣熟黎持牒晓之，虽不识字，睹印文而亦释遣焉。

其俗最重复仇，名“算头债”。然不为掩袭计。先期椎牛会众，取竹箭三刃其干，誓而祭之。遣人赍此矢告仇，辞曰：“某日某时相报，幸利刃锻矛以待。”仇者谋于同里，亦椎牛誓众，如期约，两阵相当，此一矢来，彼一矢往，必毙其一而后已。或曲在此，曲者之妻于阵前横过呼曰：“吾夫之祖父负汝，勿毙吾夫，宁毙我可也。”其直者妻即呼其夫曰：“彼妻贤良如是，可解斗。”亦即释焉。如已报矣。若力微不能敌，则率同里避之。报者至，见无人相抗，即焚其茅茸，曰：“是惧我也，可以雪吾先人耻矣。”凯还不再出。

峯　人

澄海山中有峯户，男女皆椎跣，持挟枪弩，岁纳皮张，不供赋。有峯官者，领其族。峯巢居也。其有长、有丁、有山官者，稍输山赋。赋以刀为准者曰徭。徭所止曰岔曰峒亦曰峯。海丰之地，有曰罗峯，曰葫芦峯，曰大溪峯。兴宁有大信峯，归善有窑峯。其人耕无犁锄，率以刀治土，种五谷，曰刀耕；燔林木，使灰入土，土暖而蛇蛊死，以为肥，曰火耨。是为畲蛮之类。《志》所称伐山而畬，爇草而播，依山谷采猎，不冠不履者是也。潮州有山峯。其种二：曰平鬃，曰崎鬃，亦皆徭族。有莫徭号白衣山子，散居溪谷。治生不属官，不属峒首，皆为善徭。其曰斗老与盘、篮、雷三大姓者，颇桀骜难驯。乐昌有伪徭，多居九峰司诸山。其始也苦于诛求，以其田产质客户，窜身徭中，规免旦夕，久之性情相习，遂为真徭。相率破犯条要，恣行攻劫，为地夫之害，即善徭亦且畏之。徭或作繇。《汉书》“江都王建遣人通越繇王”是也。越东多徭而无獞，獞惟粤西多有之。自荔浦至平南，獞与民杂居不可辩，大抵屋居者民，栏居者獞。栏架木为之，上以栖人，下以栖群畜，名“栏房”，亦曰“高栏”，曰“麻栏子”。狼人则不然，自荔浦至平南多獞人，自浔阳至贵县多狼人。粤东惟罗定、东安、西宁有狼人。盖从粤西调至征戍罗旁者，族凡数万，每人岁纳刀税三钱于所管州县，为之守城池，洒扫官衙，供给薪炭，性颇驯畏法。

疯　人

粤中多疯人，仙城之市，多有生疯男女行乞道旁。秽气所触，或小遗于道路间，最能染人成疯。高雷间，盛夏风涛蒸毒，岚瘴所乘，其人民生疯尤多，至以为祖疮，弗之怪。当垆妇女，皆系一花绣囊，多贮果物，牵人下马献之，无论老少，估人率称之为同年，与之诺笑。有为五蓝号子者云：“垂垂腰下绣囊长，中有槟门花最香。一笑行人齐下骑，殷勤紫蟹与琼浆。”盖谓此也。是中疯疾者十而五六。其疯初发，未出颜面。以烛照之，皮内赪红如茜，是则卖疯者矣。凡男疯不能卖于女，女疯则可卖于男，一卖而疯虫即去，女复无疾。自阳春至海康，六七百里板桥茅店之间，数钱妖冶，皆可怖畏，俗所谓过癞者也。疯为大癞，虽繇湿热所生，亦传染之有自。故凡生疯，则其家以小舟处之。多备衣粮，使之浮游海上，或使别居于空旷之所，毋与人近。或为疯人所捉而去，以厚赂遗之乃免。广州城北旧有发疯园。岁久颓毁。有司者倘复买田筑室，尽收生疯男女而养之，使疯人首领为主，毋使一人阑出，则其患渐除矣。

蜑　家

蜑家本鲸鲵之族，其性嗜杀。彼其大艟小艑，出没江海上。水道多岐，而罟朋之分合不测，又与水陆诸凶渠相为连结，故多蜑家贼云。

诸　番

诸番之在广东者，曰婆利、曰古麻剌、曰狼牙修、曰占城、曰真腊、曰瓜哇、曰暹罗、曰满剌加、曰大泥、曰蒲甘、曰投和、曰加罗希、曰层檀、曰赤土。其直安南者，曰林邑、曰槃槃、曰三佛齐、曰急兰丹、曰顿逊、曰洲湄、曰浡泥、曰阇婆、曰扶南、曰彭亨、曰毗骞、曰天方、曰锡兰山、曰西洋古里、曰榜葛剌、曰苏门答剌、曰古里班卒，是皆南海中大小岛夷，见于《明祖训》、《会典》者也。其不可考者，有荦罗兰顿田离其门毒右笪罗越佛逝诃陵个罗哥谷罗婆露狮子摩逸佛朗机诸国，则未尝入贡，懋迁有无者也。

安南，本汉交阯地。洪武初朝贡，其物有金银器皿、熏衣香、降真香、沉香、速香、木香、黑线香、白绢、犀角、象牙、纸扇。占城，本古越裳氏界。洪武二年，其主阿答阿首遣其臣虎都蛮来朝贡，其物有象、犀、象牙、犀角、孔雀、孔雀翎、龙脑、桔皮、抹身香、熏衣香、金银香、奇南香、土降香、檀香、柏香、烧碎香、花藤香、乌木、苏木、花梨木、芜蔓、番纱、红印花布、油红绵布、白绵布、乌绵布、圆壁花布、花红边缦、杂色缦、番花手巾帕兜罗绵被、洗白布泥。暹罗在占城南。洪武四年，其王参烈昭昆牙遣使柰思俚侪剌识悉替等来朝贡，进金叶表，其物有象、象牙、犀角、孔雀尾、翠毛、六足龟龟筒、宝石、珊瑚、金戒指、铜鼓、片脑、米脑、糠脑脑油脑、紫檀香、速香、安息香、黄熟香、降真香、罗斛香、乳香、树香、木香、乌香、丁香、丁皮、阿魏、蔷薇水、琬石、紫梗、藤竭、藤黄、硫黄、没药、乌爹泥、肉豆蔻、胡椒、荜拨、苏木、乌木、大枫子、苾布、油红布、白缠头布、红撒哈布、红地绞节智布、红杜花、头布、红边白暗花布、细棋子花布、织人象花文打布、西洋布、织花红丝打布、剪绒丝杂色红花被面、织杂丝竹布、红花丝手巾、织人象杂色红文丝缦。真蜡本扶南属国。洪武六年，其王忽儿那遣使奈亦吉郎等来贡，其物有象、象牙、犀角、孔雀翎、苏木、胡椒、黄蜡、乌木、黄花木、土降香、宝石。瓜哇本古阇婆国。洪武三年，其王昔里八达剌遣使八的占必等来朝贡，其物有胡椒、荜茇、黄蜡、乌爹泥、金刚子、苏木、乌木、番红土、蔷薇露、奇南香、檀香、麻藤香、速香、降香、

木香、乳香、黄熟香、安息香、乌香、荜拨茄、龙脑、血竭、肉豆蔻、白豆蔻、藤竭、阿魏、芦荟、没药、大枫子、丁皮、番木鳖子、闷虫药、碗石、宝石、珍珠、锡、西洋铁、铁枪、摺铁刀、铜鼓、苾布、油红布、孔雀、火鸡、鹦鹉、瑇瑁、孔雀尾翠、鹤顶、犀角、象牙、龟筒。满剌加在占城南。永乐三年,其王西剌八儿速剌遣使奉金叶表来朝贡,其物有番小厮、犀角、象牙、珠母壳、瑇瑁、鹤顶、鹦鹉、黑熊、黑猿、白鹿、锁袱、金母、鹤顶、金厢戒指、撒哈剌白苾布、姜黄布、撒都细布、西洋布花缦、片脑、栀子、花蔷薇露、沉香、乳香、黄速香、金银香、降真香、紫檀香、丁香、丁皮、琇、胡椒、血竭、乌爹泥、肉豆蔻、没石子、阿魏、窠铅、片脑、肉果、玛脑、珠、竹布、苏合油、乌木、苏木、大枫子、番锡、番盐。三佛齐本南蛮别种,在占城南。洪武四年,其王哈剌札八剌卜遣使玉的力马罕亦里麻思奉金字表来朝贡,其物有黑熊、白獭、火鸡、孔雀、五色鹦鹉、诸香、兜罗锦被、苾布、龟筒、胡椒、肉豆蔻、番油子、米脑。浡泥本阇婆属国。洪武四年,其王马谟沙遣使亦思麻逸朝贡,其物有珍珠、宝石、金戒指、金绦环、金银八宝器、龙脑、牛脑、梅花脑、降香、沉香、速香、檀香、丁香、肉豆蔻、黄蜡、瑇瑁、龟筒、赢壳、鹤、熊皮、犀角、孔雀、倒挂鸟、五色鹦鹉、黑小厮。锡兰山。正统十年,其王遣使耶把剌谟的黑哑等来朝贡,其物有宝石、珊瑚、水晶、金戒指、撒哈剌象、乳香、木香、树香、土檀香、没药、西洋细布、藤竭、芦荟、硫黄、乌木、胡椒、碗石。苏门答剌。永乐三年,其王锁丹罕难阿必镇遣使阿里来朝贡。其物有马、犀牛、龙涎、撒哈剌梭眼、木香、丁香、降真香、沉速香、胡椒、苏木、锡、水晶、玛瑙、宝石、石青、回回青、硫黄、番刀、弓。大坭称隶暹罗,助贡国。其来贸易,有胡椒、乳香、血竭、没药、片脑、荜拨、乌爹泥、土檀、黄檀香、降香、沉香、沉粟香、丁香皮、乌木、苏木、藤黄、木食子、龟筒、象牙、番牛角、瑇瑁、珠壳、宝石、打麻、西洋布、竹布、茭张席、灰筒。念兰丹,正德四年来贸易,有胡椒、乌木、丁皮。已上凡二十国,皆尝来往广东者。

旧例,贡舶三艘至粤,使者捧金叶表入京朝贡,其舶市物还国。次年,三舶复至,迎敕,又市物还国。三年三贡,或五年一贡,一贡则其舶来往三度,皆以澳门为津市。黄文裕云,往者番舶通时,公私饶给,其贸易旧例,有司择其良者,如价给之,次则资民买卖。故小民持一二钱之货,即得握椒,展转交易,可以自肥。广东旧称富庶,良以此云。

卷　八

凤

《山海经》:南禺之山有凤凰、鹓鸰。南禺者,谓罗山之南番禺之东也。《庄子》云,"鹓鸰发南海飞于北海"是也。有山凤凰者,亦凤之类,大如鹅雁。伏卵时,雄者以木枝杂山桃胶封其雌于巢,而留一窍,雄飞求食以饲之,子成,发封,否则窒之。又有大头凤卵于石,积柴封之,鸰则抉石而起。《通志》云,博白渌含之山多凤,有高三尺者,五彩冠似金杯,天晴则双飞,而众鸟随之。又有大如鹅者,尾甚长,羽声甍甍,响若轮转。诸鸟见之,敛翼俯首,伏不敢鸣,名大头凤。徭獞间射得之,肉备众美。獞娘握兵者多以其毛为裘,或以鹔鹴代之。色久逾鲜,涅而弗滓。小凤凡数种。有曰桐花凤,丹碧成文,羽毛珍异。其居不离桐花,饮不离露。桐花开则出,落则藏。盖以桐花为胎,以露为命者也。儿女子捕之,饮以蜜水,用相传玩。渔洋有词云:"郎似桐花,妾似桐花凤",谓此也。此种蜀中亦有。又有凤头雀,大小毛片皆如燕,惟头作凤冠而尾红。儿女养之驯放去,一二日复来。有曰金凤,出儋州,大如指许,身五色,冠首修尾,俨如钗上金凤花。有曰凤鸡,毛色花班,似鹌鹑而小。尾短身圆,度之仅及荔支大。足胫微细如一发,袅袅欲断。岁十月,从罗浮飞至新安田上,或至东莞茶滘。人以红丝为网,见辄惊人。畜久驯习,然畏寒,至腊月必死。其声颇似鸡雏,故名曰鸡。喉小,谷麦不能进,食惟芝麻、稗米而已。多巢花萼中,亦桐花凤之类。

孔　雀

孔雀产高、廉、雷、罗定诸处。截其尾,编列瓶中,足供玩饰。《南裔异物志》云自背及尾皆作圆文,五色相绕,如带千钱。《虞衡志》谓雄者尾长数尺,金碧晃耀,时奋张其尾,团如锦轮。《岭南杂记》云其毛羽初春而生,四月后复凋,与花相荣衰。自爱其尾,欲栖息必先择置尾之地。捕者先施网罟,俟其两尾霪而重,不能高翔,即罗网罟,不肯妄飞。土人取其尾,每数十茎长短相杂为一,价亦不甚贵。其遍身毳毛及尾毛之破碎者,取以织补服。

翠　羽

《尔雅注》,翠鹬似燕,绀色。生郁林,其羽可为饰。按翠羽点妇人首饰,色最鲜明,俗称广翠。

五色雀

罗浮诸处有五色雀。《罗浮志》云,产罗者以铁冠为长。苏公在海南见者常以两绛者为长。又,《异苑》云山鸡爱其毛,映水则舞。魏武时,南方献之。翡翠、山鸡,皆出肇庆。旧属南海郡。

鹦　鹉

鹦鹉出惠州及吴川、石城诸处。《南方异物志》云鹦鹉有三:一种青,一种白,一种五色。凡鸟四指,三向前,一向后,其目下睑眨上。此鸟两指向前,两指向后,两睑俱如人目。《广舆记》,新兴有六真院,蔡确贬新州,寓此。有侍姬名琵琶,畜鹦鹉甚慧,每为确唤琵琶。及琵琶死,鹦鹉犹呼其名。确赋诗伤之。有纯红者,自番国来。

倒挂鸟

《罗浮志》:倒挂鸟一名么凤。东坡词"倒挂绿毛么凤"是也。李之仪云此鸟以十二月来,有收香、倒挂子、采香使诸名。苏诗"蓬莱宫中花鸟使,绿衣倒挂扶桑暾"。自注云:"岭南珍禽有倒挂子,绿衣红嘴,似鹦鹉而小。自海东来,非尘埃中物也。"《鸟兽考》云,日间好焚香藏之羽翼间,夜张尾翼倒挂以放香。故高启诗云:"绿衣小凤啼愁罢,瘦影翻悬挂枝下。芙蓉帐里篆烟消,解敛余香散中夜。"刘绩《霏雪录》云,即桐花凤。

了哥

《本草纲目·释名》:秦吉了即了哥也。岭南容、管、廉、邕诸山峒中,皆有之。如鸲鹆能效人言。《广州志》云有三种:眼黄者金了,为上;眼白者银了,为次;眼黑者,铁了,为下。产琼州。《唐志》:开元初,广州献之,言音颇雄重,能识人情,慧于鹦鹉。《岭南录异记》谓:有廉州民获赤白吉了各一头,献于刺史。《唐会要》谓了哥形似鹦鹉而色白,顶微黄,顶毛有缝如人分发。出杜薄州《禽虫述》,谓生秦中。元稹诗"红罗著压逐时新,吉了花纱嫩面尘",谓纱色相似也。

潮鸡

潮鸡产南海。《述异记》谓之伺潮鸡。沈约《袖中记》云:潮鸡鸣长且清,其声如角。每潮至即鸣。李赞皇诗:"三更洋吏报潮鸡。"余武溪亦云:"客听潮鸡迷早夜。"自注曰:"番禺鸡三更即鸣。"南越又产长鸣鸡。《幽冥录》云宋处宗买得长鸣鸡,爱养甚至。恒笼置窗间,鸡遂作人语,与处宗谈论,极有深致,终日不辍。处宗因此功业大进。鸡名烛夜,见崔豹《古今注》。

鸽

鸽之大者曰地白,广州人称鸽皆曰白鸽,不曰鹁鸽。地白惟行地,不能天飞,故曰地白。人家多喜畜之,以治白蚁,亦以其多子,可尝食其子。每四十日一乳,乳时雄者餐米,至咽米成浆液,乃吐出以喂其子。雌复受孕,性绝淫,雌尝乘雄,故多乳。富者畜至数百头,惟所指使以谷令就掌饲之。鸽有高下之殊,其异在目。目有黑底天青者、黑底插黄者、黄油白气者、焦油者,以此四种为上。其睛清而深,有重晕,以日照之,精光四闪。晕边复有血粒如石榴子,则极聪慧者矣。其头宜小,尾宜短,翼宜与尾齐。翼与尾齐则飞高,飞高则可免鹰击之患。故鸽之佳者,价之轻重与金等。翼凡大毛十二茎,每出彀至二三月则调毛。四调、五调、六七调,曰初王,则可用,调至十一十二,则老。调者何?脱其胎毛,更生新者,故曰调。

鹧鸪

鹧鸪,豫章以南诸郡皆有之。《采兰杂志》:一名花豸。开翅之始,必先南翥。《酉阳杂俎》云,飞逐月数,如正月一日飞而止,但伏巢中不能起矣。至十二月十二日起,最难采,设网取之。僧齐己诗:"好听鹧鸪啼雨处,木兰舟晚泊春潭。"李群玉诗:"豆蔻花入船,鹧鸪啼送客。"郑谷诗:"座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春风唱鹧鸪。"《乐章集注》云:正平调有《鹧鸪天》。按《古今注》,鹧鸪,其名自呼。《广志》言:鹧鸪鸣云,但南不北。《南越志》云:其名自号。杜薄州惟本草说鸣云:"钩辀格磔。"又云:"行不得哥哥。"

画眉鸟

画眉鸟,《草堂诗余》又名黄眉鸟。《闽书》云好斗善鸣。《粤志》谓眉长而不乱者善鸣,胸毛短者善斗。又必越两日一浴,使毛羽光泽,身不生蝨,则其音流丽。欧阳修诗云:"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自高低。"高翥诗云:"春色满山归不得,刺桐花里画眉啼。"广中多刺桐,每行诸峡中,禽音倍胜他处。

鹲䴔

鹲䴔一名越王鸟。大如孔雀,有黄白黑色,喙长尺许,状如鸢。口句末可受二升许,南人以为酒爵,珍于文螺。不践地,不饮江湖,不唼百草,不饵虫鱼,惟啖枫楠诸木叶。故其粪香似薰陆,山人以为香末,又治杂疮。其名一曰象雕,亦曰越王雕,言其大也。古诗"山鸟状如人",谓此。

丹歌

海南鹤皆灰色,白者则小,去顶二寸许,毛始丹。亦能鸣舞。有水鹤亦小,状类白鹭。其性通风雨,有风雨则鸣而上山,否则鸣而下海。寻常多在榕树。广人以其顶丹可贵,故曰丹歌。有"丹歌时引舞"之句。

淘鹅

淘鹅即鹈鹕,一名逃河。阳江人谓之水流鹅,以其大如鹅,能沉水取鱼也。或竭小水取鱼。颐下有皮袋,尝盛水二升许以养鱼,随水浮游,每淘河一次,可充数日之食。渔童谣云:"水流鹅,莫淘河,我鱼少,尔鱼多。竹弓欲射汝,奈汝会逃何。"其词颇近乐府。

白鹇

白鹇即白雉。周成王时,越裳贡白雉。建武中,南越徼外蛮献白雉。唐肃宗时,日南徼外蛮献白雉,皆白鹇也。素质,黑章,喙丹。雄者有朱冠,皆纯白,腹有黑毛,尾长二三尺,时卿之以自矜。神貌清闲,不与众鸟杂,故曰鹇。耿介不欲近人,故曰雉。雉,挚也。雌雄挚而有别,终日并游,人未尝见其乘居而匹处。雌雄不相戏狎,若朋友然,故曰。雉雌者多朱毛,白中由朱而变为纯白,亦以黑为边襴,如水波形。其音"呋呋",藏喉间甚隐而微。

珊瑚鸟

珊瑚鸟一名山鹋。性静似画眉,尤易畜。其铁脚

者、眼赤而突者,善斗。臆间有黑毛一片、圆小而长者,善鸣。雄者尾长,雌尾短。雄者音长,雌音短。

青　雏

青雏状如鸽。青色,喜食橄榄。乌者囫囵吞之,肉烂乃吐其核。一名橄榄雏。秋深自粤西来,春半乃去。宿则倒悬一足树杪。弋得之,肉厚味腴。其生于槟榔林者,曰槟榔雏。喜食槟榔之未熟者,性亦相类。

石　燕

石燕栖西樵山之岩穴中。大如乳燕,足生翼末。山人小儿羸瘦,取食之。谚曰:"婴儿瘦,探石彀。"香山有山燕,黑而健疾,众鸟畏之,隼也。与此二类。

相思仔仔

相思仔仔一名巧妇鸟,即鷦鹩。《诗》所谓桃虫也。因此虫而变,故其形小。性绝精巧,以茅苇羽毳为房,或一或二,或鸡卵大。以麻发悬系树枝,虽大风雨不断。久畜之,可使为戏及占卦,名"和鹊卦"。其身小,其曰相思仔仔者,小也。相思者,身红黑相间,如红豆。红豆者,相思子也。

吉吊雀

吉吊雀一名兜兜,产东莞大奚山中。状如鸲鹆而大,青首翠翮,其名自呼,曰"兜兜"。其出则风。

元钩雀

元钩雀产高明粟砦山中,每鸣必雨。

钩割雀

钩割雀四五月夜半向东飞鸣,如云"钩割",则年丰;"钩钩割",则年必歉。

卷　九

虎

罗浮有哑虎,不啸不咥。相传葛真人上升,留二丹粒以与其隶黄野及哑虎食,为罗浮四庵守者。今冲虚观葛真人像旁有黄野及一蹲虎,是必哑虎也。然土人皆云山中虎率不啸不咥,从不伤人,八九十岁老人未尝闻有虎哮吼,亦可异也。

犀

犀角出暹罗者,内凹外凸,气微腥。出占城者,四周圆整。注沸酒且香。照之有血晕者,价两倍。饮食中以犀角搅之,有毒则白沫生。

山牛山马

琼州多山牛,牛也。而两睛红,常百十成群,见人吆喝弗避。或曰山牛有四眼,以其眼上有两旋毛,状似四眼,故云。琼州又多山马,似鹿而大,千百为群。角弯而内向,无岐。眼下复有二眼,日闭夜开以烛物。善人棘丛。黎人得之,以其皮易布,可为卧具御湿。其毛牛也,不识者以为山牛也。

果下牛果下马

果下牛出高凉郡,《尔雅》所谓犤牛也。郭璞云犤牛绝卑小,可行果树下,故又呼果下牛。粤谣云:"果下马,果下相逢为郎下;果下牛,果下相逢为依留。"果下马者,以其小而坚壮,亦名石马。粤人凡物之小者皆曰石。然果下马非有种,马中偶然产之,不可常得,故其价倍于常。

熊类不一

熊类不一,多出黎母山中。有人熊、猪熊、狗熊之名。熊多力,黎人搏而获之,一峒毕贺,以熊多则其地不祥。前明乐会有熊无数,自山中出,捕得百余首,自是频年大旱,盖旱征云。

䴇䴇

䴇䴇者,如人面,唇黑,身有毛,反踵。见人亦笑,笑则上唇掩目。大者丈余,俗呼为山都。邝氏云,山都形如昆仑。青毛,有尾,见人辄闭目张口而笑。䴇䴇见人,则握手而笑。人以竹筒置臂,姑与之握。握则必笑,笑而上唇掩目,因曲臂以锥穿其唇于额,格而杀之。《吴都赋》云:"猩猩啼而就擒,䴇䴇笑而被格。"是也。

狒　狒

狒狒状如猕猴,红发髼鬅,人言而鸟音。能知生死,笑似䴇䴇,上吻覆额。得之,生饮其血,可见鬼物。是皆人熊之属也。又云熊名子路。獞人于熊馆呼之"子路可出",熊即出;"子路可斗",熊即斗。有绿者土司徭獞取其皮,为骏马障埿,尘不敢扬,威慑虎豹。一尺百金。其牝曰羆,披发人立,力能拔树,指爪利如锋攒,遇虎、豹、樵、牧,皆抗其喉,捏鲜血饮之。其脂亦曰羆白,味过于前掌后蹯也。

猩　猩

猩猩人面猿身,一名熊人,谓其熊而人也。曰红人,则谓其毛发纯红也。性机警,通八方言,声如幼女子,啼亦清越。间学虫鸟语,音一一曲肖,盖兽中之百舌也。最嗜酒,人以酒满注瓮中,复置高屐其旁,猩猩见辄毁骂而去,去已复还。姑以指染酒尝之,遂至醉,著屐而笑,人因缚取。问之曰:汝饮我酒,须还我血。猩猩许以血一升,即得一升,不能多。血以染绯,久而不变,最可贵。

腾　豺

腾豺者,生高要西七十五里腾豺岭。状类沐猴,头

正方，发长丈许，覆其面。欲有所视，辄摇头以两手披之。名腾犴，上树甚捷，故以名。东粤无犲狼，惟此岭有之，疑亦人熊之类。

猿

大庾岭有白猿洞。洞多梅树，白猿尝攀挂其上，花与猿，皓然莫辩也。行者闻风生，始知为白猿吟啸。复有绯猿善啼，啼必三声。高州青山镇，其山多猿。有黄绯者绝大，毛彩殷鲜。有黄色玉面者，有身面俱黑者。罗浮则有金丝猿，毛如织绒，其啼声绝大。琼州多猿，射之辄腾跃树杪，于四周伐去竹木，然后张网得之。尝于石岩深处得猿酒，盖猿以稻米杂百花所造。一石穴辄有五六升许，味最辣，然绝难得。封川之北三十里有猿岭，多猿，牡黄而牝黑。牝能啸，牡不能也。或云，纯黑者雄，金丝者雌。雄者能啸，雌不能。琼州又有石猿，小者拳许。饮以井水即长。又有黑猿，能磨墨，磨毕跳入笔筒中。

猴

琼州多猴，以小者为货，曰拳猴。大者曰猕猴，亦曰母猴。母非牝也，母音转为马，故又曰马猴。

狨

东粤山中有狨，大小类猿。色纯黄，名金线狨，一名猱，以其毛柔长可缉藉也。尾绝自爱，中药矢即自啮其尾。跷捷善缘木，猕猴绝怖畏之，其以猕猴为食也。甚怪。

猓 然

猓然生从化山中。似猴，身黑面白。其尾长过于身，数以尾自度其身以自娱，其自爱尾，亦似狨。

番 狗

蠔镜澳多产番狗，矮而小，尾若狮子，可值十余金。然无他技能。番人顾贵之，其视诸奴团也反不如狗，寝食与俱，甘肥必先饲之。坐与立，番狗惟其所命。故其地有语曰："宁为番狗，莫作鬼奴。"

獭

粤人多以水獭占水旱。水獭一名遍獭，类青狐而小，啄尖足骈，能知水信高下为穴，故云。善捕鱼，一岁二祭鱼。《淮南子》云，畜池鱼者，必去遍獭。广人谓蛋家男曰獭公，妇曰獭婆。以其能入水取鱼也。其以猿为雌者插翘，山獭也。语云："猿鸣而獭应。"庄子云："猿，猵狙以为雌。"言非类为牝牡也。邝氏云，山獭性淫而无偶，徭女采樵，歌啸为猿声以诱之，山獭闻之即跃抱徭女，因扼杀之，以其骨续骨、解箭毒。以阴茎入药，名插翘春。

蒿 猪

蒿猪一名箭猪，即封豕也。封者，大也。故象亦曰封兽。封豕初本泡鱼，泡鱼大如斗，身有棘刺，故化为毫猪。毫在项脊间，尺许如箸，白本黑端，人逐之则激毫以射人。妇女以金银镶之为簪，能止头痒，除白屑。其毫如蒿然，亦曰蒿猪。

懒 妇

懒妇即山猪。雄大而多力，口旁出两牙，长六七寸，甚猛利。肉味美多脂。以机轴纴织之器置田间，则不敢近。齿长，辄入海化为巨鱼，状如蛟螭，而双乳垂腹，名曰奔鲟。谚曰："朝为泡鱼，暮为蒿猪；朝为懒妇，暮为奔鲟。"刺妇女之不能服勤者也。以奔鲟油为烛，照饮酒则紫焰生花，照读书则昏昧作晕。箭猪以鱼始，山猪以鱼终，物之相变如是。

香 狸

南越有狸无狐，雷州产香狸。所触草木生香，脐可代麝。《本草》称灵猫，自为牝牡者也。亦名果狸。其食惟美果，故肉香肥而甘。秋冬百果皆熟，肉尤肥。香狸外，有玉面狸。白面，红爪，牛尾。亦食果，饮则以水淘淡乃食。有猫狸，文如锦钱。有火狸，毛色如金钱豹。其钱差大，岁久化为豹。有藤狸，生长藤间，食藤实，而多倒挂。

香 獐

香獐味甘，性温，食之不畏蛇毒。脐名獐香，非麝也。狸之似獐者也。徭女当春时多采生香獐子以为佩，动则香气远闻。山歌云："生獐香吹徭女风。"

竹 豚

竹豚即竹鼦。穴地，食竹根。毛松，肉肥美，亦松。内一二脔，可盈盘。色紫，味如甜笋。血鲜，饮之益人。徭中以为上馔，故谓之竹豚。

獴 猔

《尔雅》："蒙颂，猱状。"郭璞《注》：即蒙贵也。状如雌而小，紫黑色。健捕鼠，胜于猫。九真、日南出之。海语云，獴猔有白、有黑、有黄，有狸状，酷类猫而大。足高而尾结，捕鼠捷于猫也。诸国皆产，惟暹罗者良。船估挟至广，常猫见而避之。豪家每十金易一云。今粤人有自番船购者正类此，称之曰洋猫，大抵即獴猔也。《尔雅翼》：猫又名猫奴。《记事珠》云，猫有名白凤、紫英、锦带、云图者。

象 牙

《岭表录异》：广之潮、循州多野象，牙小而红。《通志》云：牙以文为真，以红为贵。不文则假，不红则枯。按象牙多出滇南、粤西。裁为梳具，东省所制特佳。工聚业精，流播闺阁。凡在他省，往往贩取用之。

卷 十

龙 涎

南海,龙之都会。古时入水采珠贝者,皆绣身面为龙子,使龙以为己类,不吞噬。在今日,人与龙益习,诸龙户率视之为蝘蜓矣。

新安有龙穴洲,每风雨,即有龙起,去地不数丈。朱鬣金鳞,两目煜煜如电。人与龙相视久之,弗畏也。其精华在浮沫,时喷薄如瀑泉如雨。争承取之,稍缓则入地中矣。是为龙涎。或谓龙涎者,多积于海上枯木,如鸟遗状。其色青黎,其芗腥。杂百花焚之,翠烟千结,蜿蜒蟠空,经时不散。可以剪分香缕,然多不真。从番舶来者,出大秦、波斯。于雨中焚之,熣爆有声则真。又,罗浮多龙潭,尝有人小遗潭中,庵僧见之,使之蒲伏土上,俄有白气千百道从谷中起,迅雷乘风,雨如注,海上舟船已破弱无数矣。人必蒲伏土上乃免,若在木石之间必为龙所掣。又,新兴有天露山,其顶有潭,岁旱以石投之,声震如雷,即雨。又有井干湖,其深莫测,岁旱以土掊击之,亦有雨。又,化州有石龙,其首蟠州廨之左,其尾注于江中。身多窍穴,每为风潮所激,则喷沙如雪,霏霏满空。有时鸣以一岁,鸣以二三岁。其声隐隐,与鹅鹳同。在左如右,在西如东。有探其尾于急湍之下者,皆得古钱。或为五铢,或为开元,或古或近,或缺或全。紫碧交散,青黄杂辉。其为数,歉不八九,盈不二十,虽百十人各有所给。又茂名灵湫山有一龙井,晋时有潘茂名真人者,以金铸五龙,纳井中。自永嘉至今,每遇旱,高凉太守出五金龙祭之,雨立至。

蜃 气

东莞合兰海,其水漩洄而黝黑,三江之所汇,有龙窟焉。尝有积气如黛,或如白雾,鼓舞吹嘘,倏忽万化。其为城、阙、楼、台、塔、庙诸状,人物车骑错出于层峰叠巘之间,尤极壮丽。舟行其中弗见也。自外望之,变幻斯见。即之辄远,离之复近。虽大风雨不能灭,人以为蛟蜃之气所为云。其气或大或小,晴则大,阴则小,五色光芒不定。或如旌旗戈甲,则兆其地有兵革;如仓廪,则兆其地丰登。居人每候之以知灾祥。岁正月初三四五日必一见,不见则以为怪。或谓此乃海气,春晴始见,非也。此蜃气也。蜃者,千岁之雉所化,其为物最神。

海 市

海市多见于靖康场。当晦,夜光忽生,水面尽赤,有无数灯火往来,螺蚌鲛人之属,喧喧笑语,闻卖珠鬻锦,数钱量米麦声,至晓方止。则海市也。或曰海上有珊瑚之市,在虎头门西。盖即海市。或曰,其地故有沉洲,每月出,辄有鬼物就海中为市,所谓沉洲夜市也。盖南海蜃气有气而无声,海市有声而无气,以此为别。而靖康海市又与青州不同。靖康海市见于夜,青州见于昼。《番禺杂记》云:海边有鬼市,半夜而合,鸡鸣而散。人从之,多得异物。始所谓狼牻之民也。《水经注》:狼牻之民,冥夜为市。以鼻嗅金,即知美恶。疑即此种。

海 鳅

海鳅出,长亘百里,牡蛎蚌蠃积其背,崥岍如山。舟人误以为岛屿,就之,往往倾覆。昼喷水为潮为汐,夜喷火,海面尽赤,望之如天雨火。

怪 鱼

近海上之地,怪鱼甚多,其状不一,开洋时随风鼓舞,往往飞入舶中,人不敢取。有一鱼长数十丈,其首有二大孔,喷水上出,遇舶则昂首注水舶中,须臾而满。亟以巨瓮投之,连吞数瓮,则逝。有一鱼嘴长丈许,有龉刻如锯,能与力战而胜,以救海舶。又有鱼长二十余丈,性最良善,或渔人为恶鱼所困,此鱼辄为渔人解围。又,大风雨时,有海怪被发红面,乘鱼而往来。乘鱼者亦鱼也,谓之人鱼。人鱼雄者为海和尚,雌者为海女,能为舶祟。火长有祝云:"毋逢海女,毋见人鱼。"人鱼之种族有卢亭者,新安大鱼山与南亭竹没老万山多有之。其长如人,有牝牡,毛发焦黄而短,眼睛亦黄,面黧黑,尾长寸许,见人则惊怖入水。往往随波飘至,人以为怪,竞逐之。有得其牝者,与之淫,不能言语,惟笑而已。久之,能著衣,食五谷。携至大鱼山,仍没入水,盖人鱼之无害于人者。人鱼长六七尺,体发牝牡亦人,惟背有短鬣微红,知其为鱼。间出沙汭,能媚人。舶行遇者,必作法禳厌。海和尚多人首鳖身,足差长,无甲,亦怪事也。

鲲 鱼

鲲一作暨,鱼之大者。长二丈余,脊若锋刃,尝至南海庙前,谓之来朝。或一年数至,或数十年一至。若来数,则人有疫疾。志称南海岁有风鱼之灾。风,飓风。鱼,谓暨鱼也。有乌白二种。来辄有风,故又曰风鱼。

潜龙鲨

南海有巨鱼曰潜龙鲨,盖鱼种而龙者也。有网得者,长五尺许,重百斤。其小鱼从者数千,至不可网。肉甚甘,诸骨柔脆,惟鳞坚不可食。鳞大者如掌,可为带及酒器饰,小者中杂佩。脊一行、肠二行,鳞皆十三。两翅两行,鳞皆三十。

黄雀鱼

惠州产黄雀鱼。八月化为黄雀,十月后复化为鱼。

鼠 鲇

鼠鲇者,产于南海。每暴尾沙际以给鼠。鼠见之,

谓且失水，舐而将食之，被卷入水而去。

乌贼

乌贼肠中有墨，吐之以自卫。尝浮水上，乌见之，以为死矣，往啄之，被卷入水。

鱼

广州鱼多池塘所畜者。鲢、鳙、鲩、鲮、鲫，皆以鱼秧长之。鳙一名鳑。语曰："网鱼得鳑，不如啖茹。"言不美也。鲩之美在头，鲤在尾，鲢在腹。语曰："鲩鱼头，鲤鱼尾，鲢鱼之腹甘且旨。"又曰："水鲮土鲫，病人宜食。鲮浮鲫沉，可以滋阴。"盖鲫属土，其性沉，长潜水中；鲮属水，中性浮，游长跃水上。鲫食之可以实肠，鲮食之可以行气。鲫守而鲮行，故以为美也。

江海鱼之美者，语有曰：第一鲍，第二鲷，第三第四马膏鲫。"又曰："黄白二花，味胜南嘉。"又曰："寒鲚热鲈。"黄者，黄花鱼。白者，白花鱼也。又春曰黄花，秋曰石首也。凡有鳞之鱼皆属火，二花不然。其功补益而味甘，故美。鲚鱼至冬益肥，故曰寒鲚。鲈至夏益肥，故曰热鲈。言一以寒而美，一以热而美也。凡鲈鱼，以冬初从江入海，趋咸水以就暖；以夏初从海入江，趋淡水以就凉，渔者必惟其时取之。语曰"鱼咸产者不入江，淡产者不入海"，未尽然也。白花鱼咸淡之水皆有，黄花鱼惟大澳有之。大澳者，咸水之边也。自十月至十一月，以日昃尽浮出水，渔者必伺暮取之。听其声稚则知未出大澳也。声老，则知将出大澳也。声老者，黄花鱼啸子之候也。其啸子必于大澳，故于大澳取之。取鳗及黄皮蚬鲚青鳞，亦皆听其声。声齐则开众取之。鲥鱼以孟夏随鲚鱼出，其性喜浮游，网入水数寸即得。或候其自海入江，逆流至浔州之铜鼓滩，触石壁不能西上，则多得。语曰："黄鱼不上双鱼石，三黧不上铜鼓滩。"三黧者鲥鱼也。黄鱼每新水长则出。嘉鱼以孟冬天大雾始出，出必于端溪高峡间。其性洁，不入浊流，尝居石岩，食苔饮乳，以自养。霜寒江清，潮汐不至，乃出穴嘘吸雪水。凡嘉鱼在蜀中丙穴者，以三月出穴，十月入穴。在粤中、大小湘峡者，以十月出穴。三月入穴，西水未长则四五月犹未入穴。蜀嘉鱼畏寒而喜热，粤嘉鱼不然。白沙诗"两山断处小湘峡，十月嘉鱼出水鲜"是也。�鱼、鳟白，皆以仲春出。大者重数十斤，人自大洋，望之如黑云。至虎门则鯮鱼之稚者多变为鲥。渔者辄合围取之。又鯮鱼大至时，其下堆积至数十百丈，不可底极。以枪刺一鱼，取之。次鱼饮其血，复上，复枪刺取之。如是者相连不断，不可胜取。故鯮鱼时节所在，人民餍饫多糟之，为终岁食。盖鯮鱼放卵，雄者为雌者含卵口中，卵不分散，故类繁。彼此尾相啣，无一断续，故得其一则千万源源可得。竹鱼产二禺连口。以盛夏出，色如筱叶青翠。鳞下多朱砂点，味甘。马膏鲫以腊月出，至三四月。有马伍者，以九十月出。似鲈而肉厚，为马膏鲫之次，故曰马伍贴沙，一名版鱼，亦曰左蚧，身扁，喜贴沙上，故名。市归以贴墙壁，两三日犹鲜，即比目鱼也。一名鲽，一边青绿，一边白。一目在青绿边，亦有两目合而为一者。《吴都赋》云："双则比目，片则王余。"河鲀以番禺茭塘所出者为美。自虎头门至茭塘六七十里许，其河鲀小，色黄而味甘，少毒，与产他县大而板牙色白者异，其价贱，土人以当园蔬。秋时竞为河鲀之会，以火燔刺以沸汤沃涎，浣至再三，杂肥肉烹之，皮骨脱落，斯可食矣。河鲀终岁皆有，入秋尤宜多食，益胃暖人，可减一衣。产妇每以为补，其腴在膈，即肝也。俗以为八珍之一云。鲊鱼状如鲈，肉松少刺，味甘，大者重数十斤，出海丰。鲟鱼多产端州，以春时出浮阳，见日则眩。渔者辄于阳处取之。一曰，鲟龙鱼，长至丈，有甲无鳞，鱼之至贵者也。鲇鱼出流水者，色青白；出止水者，青黄。故以滩濑中者为美。鲶鱼状如鳊，圆头缩尾，狭鳞，肉厚而细。一脊之外，其刺与骨皆肥美。新安人每以奉客。味甘以平，食之肥健益气。一名镜鱼，以其圆也。鲨有犁头鲨、剑鲨、班点鲨、虎鹿锯鲨。背鬣而腹将，大者丈余，皮有沙，圆细如珠，可以治木发光润。海水将潮，天皮雨毛皆起湿，虽千里外不爽。一名潮鲤。腹中有两洞以贮水。养子子必二，皆从胎生。朝出口，暮则入脐。其肉淡而松，以翅作银丝菜，称珍品。蜡鱼产阳江，似鲫而白，肉柔腻，性喜温暖。腊月时，渔人立水中，鱼争附足，可掇也。红者肉稍粗。鳐鱼一名狼藉笋。鱼如笋，长尺许，与鳍鳗二鱼皆惠州出，鳍鱼大者盈丈，鳗鱼大如指许，长七八寸。脊骨美滑，宜羹。龟鱼大如小儿臂，有腹无口，其足三十，如笄簪。章鱼足有八，一名章举。昌黎南食诗其五为章举鱼是也。石冷鱼似虾蟆而黑，生石穴中。倒挂鱼鲜食醉人，宜鲊，出万州。凤尾鱼一名马鲚，其子宜醢。葵鲤出罗旁水口，圆如葵扇。已上皆鱼之美者。大率出于海者十之七，出于江者十之三。然皆美于池塘者也。

其最微细而美者，曰鲚鱼。春时自岩穴中出，状似初化鱼苗。宜干之，食以姜醋。曰银鱼。以秋九月出，九月有风曰银鱼风。谚云"九月银鱼出水长，银鱼风起水泱泱"是也。其出惠州丰湖之第一桥下者，长二黍许，光滑无鳞，表裏朗澈。以白磁盆浥之，与水无异，惟见两目莹漆，希贵弗多。渔者但量器计值，煮以湖上清醒泉及姚坑水，有味无渣。而出于清明节者尤美。曰鹅毛鱼。取之不以网罟，乘夜张灯火艇中，鹅毛鱼见光辄上艇，须臾而满。多则灭火，否则艇重不能载。其气味绝香，一曰香鱼。外有锦鳞鱼者，大可二指，长寸许，身有横理十二道，鳞如错锦，具五色。尾长于身，如带金彩缕缕。以盘盂畜之，于午日中投花一二瓣，皆争覆阴，不得者忿而相斗。翩反鼓舞，各有态度。斗罢，复比目而游。又有金鱼者，分鲤鲫二种。春深咬子，咬子者，雄以口咬雌者眼，子则出腹。子出腹，宜即取之，否则雌者还食之矣。或不食，则子著萍藻间，遇雷雨，辄随电光而去。子初出，色黑。繇黑而红，而黄，则钝金矣。以鬣小、三尾、五尾者为贵。谓之虾尾咬子。又名跌子。当跌子时以大虾盖之，则多虾尾尾尾又以撒开

象木芙蓉叶者为贵，谓之芙蓉尾。此二种则鱼之可玩者。

鱼花

鱼花产于西江。粤有三江，惟西江多有鱼花。南海有九江村，其人多以捞鱼花为业，曰鱼花户。取者上自封川水口，下至罗旁水口，凡八十里。其水微缓，为鱼花所聚。过此则鱼花希少矣。鱼花之步，凡数十。步皆有饷，鱼花户承之。岁纳于朝。当鱼"汕"种时，雄者擦雌者之腹，则卵出，卵出多在藻荇间，雄者出其腹中之腹覆之，卵乃出子。然见电则子不出矣。土人谓鱼散卵曰"汕"。腹者，鱼之精也。子曰花者，以其在藻荇之间若生又，方言，凡物之微细者皆曰花也。亦曰鱼苗。

鱼生

粤俗嗜鱼生，以鲈、以鰔、以鳍白、以黄鱼、以青鲚、以雪鲮、以鲩为上。鲩又以白鲩为上。以初出水泼剌者，去其皮剑，洗其血鮏，细刽之为片。红肌白理，轻可吹起，薄如蝉翼。两两相比，沃以老醪，和以椒芷，入口冰融，至甘旨矣，而鲥与嘉鱼尤美。

鳝

鳝之族有曰鳗鲡，背有肉鬣连尾，无鳞，口有舌腹白，大者长数尺，脂膏最多。其有黄脉锦纹者，名金丝鳗鲡。善穿深穴。冬时穴热乃出，名走风鲜。有曰白鳝，以产池塘中乌耳者为佳。有曰黄鳝，黄质黑章，多涎沫。大者长二三尺，小者佳。有曰藤鲜。其曰泥鳅，长二三寸，无鳞，以涎沫自染，曰温鱼。与泥鳅相似而多肉，与诸鳝皆喜伏水土之下，味甘，可以滋阴。大抵鳝与鱼相反，鱼属火，可以滋阳。故蛋人多子，以多食鱼。又方书，鱼鳔白为丸，可以种子。鳝属水，滋阴。故患痰火者宜食之。白鳝，或塞箔或装笼取之箔鳝为佳。黄鳝以钓，或于坑田掘取之。凡鳝，畜于盆中，夜以火照之，其腾而抢火，火辄灭者，喷火蛇也。与鳝相类，而颔下有细鳞数片，食之杀人。故凡食鳝者，不可不慎。谚曰："鱼浮鳝沉，沉者滋阴。虽则滋阴，其毒亦深。"

鲎

鲎大者尺余，如覆箕。其甲莹滑而青绿，眼在背，口藏在腹，其头蜣螂而足蟹。足蟹而多其四，尾三棱，长一二尺。其血碧。凡诸血皆赤，惟鲎碧色。碧生于咸，赤生于淡。海之水咸，故色碧。鲎之血与海水同，得咸之气多故也。其子如粒珠，出而为鲎者仅二，余多为蟹、为蟠虾、麻虾及诸鱼族。盖淡水之鱼多生于鱼，咸水之鱼多生于鲎，鲎乃诸鱼虾之母也。鲎乃候也，善候风。诸水族亦候之而出，故曰鲎。性喜群游。雌常负雄于背。背有骨如扇，作两截，常张以为帆，乘风而行。雌雄相积虽遇惊涛不解，名曰鲎帆。渔者每望其帆取之。持其雄，则雌者不去。如持其雌，则雄去矣。然失雌亦不能独活，故曰鲎媚。取之又多以夜，凡海中夜行，举棹拨浪，则火花喷射。鲎蟹之属，缘行沙滩，亦一一有火花。水咸成火。渔者每拾一火，则得一鲎蟹之属焉。

珠鳖

珠鳖产高州海中，其背降起者有珠，珠或从口吐出。六足珠鳖，味甚美。

玳瑁

玳瑁产廉琼一作瑇瑁龟。夜伏沙汀，注目上视，与月争光，月之精华因入焉。而为文介，渔人捕得之，覆其背，即不能去。比晓，其介文采益鲜明，因厄于沙而磨莹焉。自脊两分，得十四版，以厚而黄、多有物形者为贵。

毛龟

毛龟出韶州，大如钱，以水养之，其毛披放，色碧绿。置之几案，可辟蝇。有六目龟，出钦州。本两目，其四目乃金黄花纹，圆长中黑，与真目排比，状似六目，故名。有卜龟出雷州，俯行者灵。有巨龟出惠州，背生树木，望之俨如洲渚，然不常见。有红白二龟，在文昌北石井中。旱、祷之，红出则雨，白出则否，亦龟之神者。

蟹

蟹类甚多。有曰小娘蟹，其螯长倍于身。大者青绿如锦，味与诸蟹同。而新安人贱之，惟熟其螯以进客。有拥剑。五色相错，螯长如拥剑然。新安人以献嘉客者，曰"进剑"，为敬之至。有飞蟹，小者如钱，大者倍之。从海面飞越数尺，以螯为翼。网得之，味胜常蟹。此三者，蟹之异者也。寻常以膏蟹为上。蟹之美在膏，而其容善于俯仰。俯以八足之折，故曰跪；仰以二螯之倨，故曰螯。螯者，敖也。以螯敖人，故昔人食蟹尚螯，今则尚膏。

崖州石蟹

环琼水咸，独崖州三亚港水淡，故产石蟹。石上有脂如饴膏，蟹食之，粘螯濡足而死。辄化为石，是为石蟹。取时以寸钩出之，故螯足不全。或谓石蟹浮游海中，见风则坚，误也。

罗浮仙蟹

仙蟹产罗浮阿耨池旁。形如钱大，色深红，明莹如琥珀。大小数十群行，见人弗畏。以泉水养之，可经数月。见他水则死，相传仙人掷钱所变。

卷十一

蟛蜞

凡春正二月，南风起，海中无雾，则公蟛蜞出。夏四五月，大禾既莳，则母蟛蜞出。其白者曰白蟛蜞，以盐酒腌之，置荼蘼花朵其中，晒以烈日，有香扑鼻。生毛者曰毛蟛蜞。尝以粪田、饲鸭，然有毒，多食发吐痢。而潮人无日不食，以当园蔬。故谚有曰："水潮蚏，食咸解。"咸解者以毛蟛蜞入盐水中经两月，熬水为液，投以柑桔之皮，其味佳绝。解其渣滓不用，用其精华，故曰解也。蚏者蛤之属。谚曰：蟾蜍、蛤、蚏三者，形状相似。而广州人惟食蛤，不食蟾蜍、蚏。蚏惟潮州人食之，故名曰水潮蚏。蚏有一种，生海泥中，长二三寸，大如指，两头各有两岐。以其状怪，故曰蛏。气味甘温，能去胸中烦闷。然病后不可食，食惟白蟛蜞，称珍品。

蚝

蚝，咸水所结，其生附石，磈礧相连如房，故一名蛎房。房房相生，蔓延至数十百丈。潮长则房开，消则房阖。开所以取食，阖所以自固也。凿之，一房一肉。肉之大小，随其房。色白而含绿粉。生食曰蚝白，腌之曰蛎黄。味皆美。以其壳累墙，高至五六丈不仆。壳中有一片莹滑而圆，是曰蚝光。以砌照壁，望之若鱼鳞然。雨洗益白。小者珍珠蚝，中尝有珠。东莞、新安有蚝田，与龙穴洲相近。以石烧红，散投之，蚝生其上。取石得蚝，仍烧红石，投海中，岁凡两投两取。蚝本寒物，得火气其味益甘，谓之种蚝。又以生于水者为天蚝，生于火者为人蚝。人蚝成田，各有疆界，尺寸不逾，逾则争。蚝本无田，田在海水中。以生蚝之所谓之田，犹以生白蚬之所谓之塘。塘亦在海水中出，无实土也。故曰，南海有浮沉之田。浮田者，蕹簰是也。沉田者，种蚝、种白蚬之所也。

蠕

蠕比黄蚬而大，闻雷则生，故文从雷。粤故有蠕田，在番禺市底之南。春初取小蠕种之，至冬乃取，故曰蠕田。田在咸海中，亦曰蠕塘，犹夫白蚬之塘也。蠕与蚝、白蚬、蛳、蚶虽生于天，亦恒生于人。惠潮多蚶田，蚶与沙蚽、蠕皆味甘，性温，益人。蚶从甘，不用调和，自然甜美，愈大愈嫩。《志》称岭南炙之，名"天脔"是也。一名花蠕。沙蚽不可种，故粤人贵沙蚽而贱蠕。蠕凡沙坦皆有。冬月时，渔者以足取之，谓之"踢蠕"。蠕以天寒乃肥。其以仲秋孕者，腹黑，广人有酿蠕之食，以白者为贵。

白蚬

番禺海中有白蚬塘。自狮子塔至西江口，凡二百余里，皆产白蚬。岁二三月，南风起，雾气蔽空，辄有白蚬子飞落，微细如尘，然落田辄死。落风中得咸潮之力乃生。秋长冬肥，积至数丈乃捞取。粤人谣云："南风起，落蚬子。生于雾，成于水。北风瘦，南风肥。厚至丈，取不稀。殷勤祭沙滩，莫使蚬子飞。"外有黑蚬黄蚬，一名扁蠃。遇风雨亦辄飞徙。蛋女率于黑沙泥处取之。贫者以为蔬，然味不如白蚬。凡生于海者曰白蚬，生于江者曰黑蚬黄蚬，而金铰蚬者，生大海中，独珍。刘𬬮时取以自奉，禁民不得采。亦曰金口蚬。有无耳蚬，产韦涌。相传宋帝昺幸韦涌时，食蚬而美之，曰：惜不令其无耳。至今帝泊舟处，蚬皆无耳，甘美异常。进蚬渔人配祀将作大匠梁公庙中，人称蚬子丈人云。蚬之美，可以解蛊。以为腊，不能水土者宜之。白蚬多生于雾。每当春暖，白雾瀰空，濛濛霂霂之中，土人知为白蚬也。名落蚬天。

蛤

蛤生田间，名田鸡。冬藏春出。篝火作声，呼之可获。三月三日农以其声卜水旱。声小，水小；声大，水大。谚曰："田鸡声哑，田好稻把；田鸡声响，田好荡浆。"又，"田鸡上昼鸣，上乡熟；下昼鸣、下乡熟；终日鸣，上下齐熟"。唐诗："田家无五行，水旱卜蛙声。"蛙，蛤也。或谓大声曰蛙，小声曰蛤。韩退之《南食》，其四曰蛤，未知是此否。珠蚌亦名蛤，然非尝食。一种肖田鸡而无腰股，鸣长声，俗呼为蚏。主瘰疬即蝼蛄云。

璅玮

璅玮状似珠蜯，壳青黑色，长寸许。大者二三寸，生白沙中，不污泥淖，互物之最洁者也。有两肉柱，能长短，又有数白蟹子在腹中，状如榆荚，合体共生，常从其口出，为之取食。盖二物相须。璅玮寄命于蟹，蟹托身于璅玮。郭璞谓璅玮腹蟹。葛洪谓小蟹不归而玮败是也。

蠃

蠃种最多，以香蠃为上。产潮州。大者如盘盂，其壳雌雄异声，可应军中之用。次则珠蠃出东莞大步海，南汉常置三千人采之，名其地曰媚川都。人曰珠蠃户。

有银母蠃，状若蚌，内多小珠，而珍色不及。壳厚而莹，可以截镶器皿，亦名珠母。其肉最胜而性寒，有九孔蠃产珠与蚌珠类。有鹦鹉蠃，珠光隐隐可烛，文采五色，类鹦鹉。有指甲蠃，一名紫䳄。《荀子》东海有紫紶，紶即蜐也。一名石蜐。味甘咸，能利小水。江淹谓石蜐有足翼，得春水则生华。郭璞谓石蜐应节而扬葩是也。味绝鲜美。虚损人以米酒同煮，最补益。有马甲柱形。形如指甲，蠃壳薄肉少，味颇清。昌黎《南食》诗："章举马甲柱，斗以怪自呈"。有寄生蠃生咸水者，离水一日即死。生淡水者，可久畜。壳五色，如钿，或纯赤如丹砂。其虫如蟹，有螯足，腹则蠃也。以佳壳或以金银为壳稍炙其尾即出，投佳壳中，海人名为借屋。以之行酒，行至某客前而驻，则饮。故俗以为珍。有蝓

螯者、二螯四足似彭蜞，其尻柔脆蜿屈则，蠃每窃枯蠃以居，出则负壳，退则以螯足扞户。稍长，更择巨壳迁焉。与寄居虫异，名多足蠃，亦曰窃蟳。《越记》，负屋之螯，饲以云母，能产白珠。《梅华国志》，屋蟳，千岁出海为螯龙，盖此物也。有神仙蠃，产罗浮。曾经仙人所啮，尾端尽破。味甚甘。有流蠃，大如小拳，一名甲香蠃。肉亦视月盈亏。有蛤蜊生海滨土中，白壳紫唇，一名赤口蠃。以壳为粉曰蛤粉，可入药。凡蠃类，两壳相合，皆名蛤，而此蠃肉壳大利于人，故曰蜊。有车螯者，似蛤蜊而大。甲厚而莹，有斑点如花。绝水佯死，乌鸟信而啄之，辄为所得。一名沙蚶。有海胆，生岛屿石上。壳圆，有要珠，大小相串粟珠上。又有长刺累累相连，取一带十，如破其一，余皆死，粘于石上。壳破流浆，终不得起。肉色黄鲜，以作酱，味佳。

已上诸蠃，皆举其知名者。史称楚越之地，饭稻羹鱼，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盖谓此。

蚌

蚌，川泽处处有之。凡狭而长者，皆曰蚌。广而圆者，皆曰蛤。车白与蚬，皆蛤属。车白即车螯，土人以为沙白者，谬也。

吊

吊，介之属也。产琼州海口港中。蛇头鼍身，水宿不栖。其膏甚轻利，贮以铜瓦，皆渗出。惟鸡卵盛之，则不漏。以治诸肿毒，功同熊胆。

穿山甲

穿山甲一名鲮鲤。似鲤有四足，能陆能水，其鳞坚利如铁。黑色，绝有气力，能穿山而行，盖陆之鱼也。杨孚《异物志》：鲮鲤吐舌，蝼蚁附之，而因吞之。又开鳞甲，使蝼蚁入之，乃奋迅而舐取之。

银鱼

银鱼产惠州丰湖第一桥下，以秋九月出。九月有风曰银鱼风。长二黍许，光滑无鳞，表里融彻。以白磁盆浥之，与水无异。出于清明者尤佳。又有红虾，产潮州、番州、南巴诸处。色夺榴花，头可制杯，见《异物志》。又《通志》云，儋州有红蟹。张籍诗云："大鱼如柳叶，小鱼如针锋。"

河豚

《海语》：河豚出于江河者，皆不盈尺。海中大者如豕，有重数十斤者。《通志》：味美在肝而有毒。吴中以初春，而粤中以秋，荐为河豚之会，中其毒者，水磨降香汁，捣橄榄汁，饮之可解。

江瑶柱

《尔雅注》：蜃小者玉珧，即江瑶柱也。《安南异物名记》云："江瑶如蚌而稍大，中肉腥而肕不中口，仅四肉牙佳耳。长四寸许，圆半之，白如珂雪，一沸即起，甘鲜脆美，不可名状。此所谓柱也。《通志》：马甲柱，惠州美其名曰西施舌。《琼州志》：江瑶以柱为珍，崖州者佳。按江瑶又名海月。谢朓诗"挂席拾海月"，指此。苏长公曾云，荔枝风味，惟江瑶柱可以敌之。

海镜

《岭表录异》：海镜广人呼豪菜盘。两片合以成形，壳圆，日照如云母。内光，有小肉如蚌胎，腹中有小红蟹子，其小如豆，黄而头足俱备。海镜饥则蟹子走出取食，蟹饱归腹，海镜亦饱。《通志》云："其壳为明瓦，圆如镜。"崖州产者佳。

牡蛎

牡蛎，《本草衍义》云：牡蛎附石而生，磈礌相连如房，故曰蛎房。一名蠔山。初生海畔，身如拳石。四面渐长，有一二丈者。一房内有蚝肉一块，每潮来则诸房皆开。有小虫入，则合之充腹。韩昌黎诗："蚝相粘为山，十百各自生。"《通志》谓蚝以左顾者为雄，故曰牡蛎。粤人以为常馔，其壳用以垒墙，亦可烧灰涂壁。《岭南杂记》云：蚝壳砌墙，鳞鳞可观。《志》又云，介与鳞相若。粤中获介之利居多，镂甲为珍，亦生民所资也。

黄甲

粤中少螃蟹，惟黄甲到处有之，味略带腥。陵龟蒙有《蟹志》，吕亢作《蟹图》，黄甲、蛗、蠘诸种俱不载。又万州出石蟹，宜治眼疾。白香山《眼病》诗："案上漫铺龙树论，盒中虚撚决明丸。"

瓦屋子

南人名蚶为瓦屋子。《岭表录异》云：瓦屋子，盖蚌蛤之属也。南中旧呼为空慈子，卢尚书钧改为瓦屋子，以以其壳上有棱如瓦，故名。壳中有肉，紫色而满腹。广人尤重之，多炙以荐酒，俗呼为天脔肉。《通志》：惠潮多种蚶，有蚶田。《南越志》：凡蛤之属，开口闻雷鸣，不复闭口。杨万里诗："鲊带桃花楚水蠘。"蠘即蚶字。

虾

虾之种类甚繁，小者以白虾，大者以竚虾为美。竚虾产咸水中，大者长五六寸，出水则死。渔人以丝粘网。其深四尺有五寸，长六尺者，仄立海中。丝柔而轻，竚虾至，则须尾穿罥，弗能脱也。两两干之为对虾，以充上馔。鲜者肉肥白而甘。其次曰黄虾、白虾、沙虾。最小者银虾，状如绣针，以纻布为网，网大丈有二尺，以二罾䍐系之，口向上流，取虾卵及禾虫，亦复如是。银虾稍大者出新安铜鼓角海，名铜鼓虾。以盐藏之，味亦美。其虾酱则以香山所造者为美，曰香山虾。其出新宁大襟海上下二川者，亦香而细，头尾与须皆红，白身，黑眼。初醃时，每百斤用盐三斤，封定缸口。

俟虾身溃烂，乃加盐至四十斤，于是味大佳，可以久食。一种名虾春。粤方言，凡禽鱼卵皆曰春。鱼卵亦曰鱼春子。唐时，吴郡贡鱼春子，即鱼子也。然虾春非虾之卵也。江中有水蠡，大仅如豆。其卵散布，取之不穷。产新会者卵稍粗，滋味益好，烧之通红。红故鲜明多脂而可口。次则番禺深井江勒海所产，村落间家有数瓮，终岁醃食之，或以入糟，名泥虾。又，丹虾产惠州西湖，其色青，煮熟丹红，绝鲜美。谚云："湖上渔家，白饭丹虾。"白饭者，水晶鱼也。长不盈寸，大不过分，其色瑳洁，无乙有丙。八九月有之。

水　母

水母生海中，以咸水之渣滓为母，故名水母。鲜煮辄消释出水，一名海蛇。气最腥，为虫之所宅。虫者，虾也。水母以虾为浮沉故曰水母目虾。性冷，能化物，不能自化，脾胃弱者勿食。干者曰海蜇，腹下有脚纷纭，名曰蜇花。八月间干者，肉厚而脆，名八月子，尤美。

黄鱼虫

黄鱼虫一名天虾，色白，状如蛱蝶。四五月间从空飞入水，化而为虫。黄鱼食之而肥，名黄鱼虫。鱼人取其未化者炙食之，云味甘美。或以为虾所化，以其自天，故曰天虾。崔豹云，海间有飞虫如蜻蛉，名缁绀。七月，群飞暗天，夷人食之，云虾所化。或曰，腐草为萤，朽麦为蠹，蠹为虾。天虾者，蠹之所化，未知然否。

卷十二

五色蝶

越南蛱蝶，翅纹鲜丽。罗浮有五色蝶，能作茧，可携至远方。《罗浮志》云：蝴蝶洞有仙蝶，文彩陆离，为仙人彩衣所化，大如盘而五色。人得其茧，蝶亦化出，数日即有一蝶来引之而去，虽数千里外藏之箱箧，亦化出也。

粤土多蚁

粤土多蚁。《广志》谓有飞蚁、木蚁，黑黄大小数种，善啮物。《岭南杂记》云，新构房屋，不数月为其蚀坏倾圮者有之。《粤志》：潮人土人以蚁害稼，有蚁祖庙在大马蚁山。岁五月，郡蚁来朝。有咏者云："马蚁山头马蚁朝，年年五月趁江潮。"蚁祖，主蚁之神。犹《周礼》蝈氏、蜩氏之命其官也。《岭表录异》云：广州多蚁，其窠如薄絮，囊连枝带叶，彼人以布袋贮之，卖与养柑者以辟蠹。《鸡肋编》谓之养柑蚁。

红蝙蝠

罗定州产红蝙蝠。《北户录》云，泷州有蝴蝶，背深红，惟翼脉浅黑，名红蝙蝠。多双伏红蕉花间，采者获其一，则一不去。又，《南方草木状》载鹤子草虫化蝶。《丹青野录》又载彩裙化蝶。

蚺蛇胆

有蚺蛇胆。《岭南杂记》：蚺蛇，粤西及南海州县有之。《北户录》云：大者长十余丈，围七八尺，多在树上候獐鹿，过者吸而吞之。至鹿消，即缠大树上出其头角，乃不复动。土人伺之，以竹签签煞之，取其胆。

按蚺蛇胆诸说不一，《岭南杂记》谓捕之之法，度其出入之地，先钉罗桩数行，狭仅容其身，壮士持橄榄棍，其中一人出外飏妇人裙以招之，蛇望见即昂头，高五六尺来逐。人退入罗桩内，蛇到狭处，蜿蜒屈伸间，人持棍击之，且退且击。视其首俯地，则无惧矣。以葛藤系其颈而牵之。每击一下，则皮肉蹙缩成泡而血凝，即护身胆也。其力大减，多以乱真。真者乃在腹内，价过兼金，《琼州志》云：遇人击伤，胆即至伤处护之，故独重肤胆，腹中之胆无用也。"《廉州志》云：上旬在颈，中旬在心，下旬在尾。性耐死，取胆释之，犹活。《广州志》云：胆有三：一曰旱胆，能疗目；一曰水胆，能止泻；一曰护身胆，为熬刑药。《南裔异物志》又云：蚺蛇牙长六七尺，土人尤重之。云辟不祥，利远行。

蚊子木

越南蚊蚋，大小纤细不一，善螫人，冬月不断。《本草拾遗》云：岭南有蚊子木，叶如冬青、枇杷，熟则拆裂而蚊出。元微之谓蚋子之下有蟆子，蟆子之下有浮尘子，皆蚊属也。人蒙絮被自蔽辄通透，故昔人有"已微于蠹蠹，仍害及人人"之句。

十二时辰虫

《酉阳杂俎》载南方有避役虫，一名十二时辰虫。夏日常见于篱落间。见者多称意事。《岭南异物志》言其首随十二时变易。《博物志》言其阴多缃绿，日中变易，或青或绿，或丹或黄。《北户录》言不能变十二色，但黄、褐、青、赤四色而已。据《本草》引陆佃言，蜥蜴能十二时变易。《禽虫述》云：守宫长细五色者名蜥蜴。则此虫即蜥蜴矣。说者谓守宫点妇人臂，终身不灭，偶则落。故前人句云："守宫落尽猩红色，明日低头出洞房。"然《春秋·考异邮》云：以其常在屋壁，故名守宫，亦名壁宫。则饰臂之说，大抵不真。

蝍　蛆

蝍蛆能伏蛇，每自口入食蛇腹。山行，筒置蝍蛆，蛇不能近。又能嗅龙腥。天将雨，争就木最高处，盖闻龙腥故也。广中多蝍蛆而少蜈蚣，绝无蝎。蝍蛆多生古墙中，盛暑辄出，大者有珠。雷常搜而击之。

蛤　蚧

蛤蚧唯雷琼为多。长五六寸，似蜥蜴四足，有毛，尾绝短。尝自呼其名以鸣。一岁则鸣一声，有鸣至数

十声者,人以为神。罗浮亦有之。《方言》曰,桂林之中,守宫能鸣。即此。一名吉度蛇。吉度者,象其声也。其背色绿,有黄斑点,若古锦。自旦至暮,常变十二种色。有得其一,闭于笼中玩之,止见变黄、褐、赤、黑四色。多居古木窍间,人以其声与色之异,喜捕取之。得其雌雄合者益阳。

断草乌

断草乌似小蛇,大仅指许,长五六寸。头如龙形而小,身纯乌。其行也,百草沾之立断。人见断草,辄迹得之。故蛇每离地丈许,使身如矢直以入穴,使不沾草,故人莫得而取之。以酒煮食,愈麻疯。

海　珠

海珠状如蛞蝓,大如臂,所茹海菜。于海滨浅水吐丝,是为海粉。鲜时或红或绿,随海菜之色而成。晒晾不得法,则黄。有五色者,可治痰。或曰,此物名海珠母,如黑鱼大三四寸。海人冬养于家,春种之濒海田中。遍插竹枝,其母上竹枝吐出,是为海粉。乘湿舒展之,始不成结,以点羹汤,佳。

害人虫

害人虫有数种:一曰蜞,有青黄二种。青者生深山树叶中,名曰飞蜞。闻声辄飞,刺人取血。专集耳后,使人不知。始如针血,饱则如指。随手拔去,稍迟,深入肤理矣。凡山行,以无患子,或蒜、或姜汁、或茶子末涂身,则飞蜞不敢近。黄者生地下,吮血如蚂蝗,入水则死。蚂蝗一名水蛭,池泽处处有之。入人肌肉咂血,误吞之,则生子腹中,嗽食脏血。饮黄土水数升可解。或以蜂蜜,则蚂蝗化水而死。有狗鼻揹者,生阴湿处。似山蜞而长,好入犬豕鼻中吮血,间入人鼻,血出不止。日含酽醋,塞两耳,自低其首,则此物儵然而出。被刺时,人不可拔,重力拍之则自堕。有沙虱者,生水中。大不过虮,喜入皮肤害人。以茅根竹叶刮之,或以苦苣汁涂之可愈。或以火炙身,则随火去。有飞蛟者,生于瘴雾。有三足,无身。呼吸间入人肺腑,则食渐减而毙。或入鱼腹、牛马腹中,令食之者剧病。先毒物以毒人,虫之最恶者也。然亦徭黎中乃有之。又有蛇蛊,状如蜘蛛而足短,最毒,出琼州。见者以为蜘蛛也,易视之,忽为所中。有谣云:“生恨蜘蛛无结网,无丝无绪最伤人。”

雨师云师

霍山有雨师、云师。云师如蚕,长六寸。雨师如猬,长七八寸。每出则有云有雨,山人以为验。

蛊

粤东之估,往赘西粤土州之妇人,寡者曰鬼妻,人弗娶也。估欲归,则必与要约。三年返,则其妇下三年之蛊;五年,则下五年之蛊,谓之定年药。愆期,则蛊发膨胀而死。如期返,其妇以药解之,辄得无恙。土州之妇盖以得粤东夫婿为荣,故其谚曰:“广西有一留人洞,广东有一望夫山。”以蛊留人,人亦以蛊而留。粤东诸山县,人杂徭蛮,亦往往下蛊。有挑生鬼者,能于权量间,出则使轻而少,入则使重而多,以害商旅。蛊主必敬事之,投宿者视其屋宇洁净,无流尘蛛网,斯则挑生鬼所为。饮食先嚼甘草,毒中则吐,复以甘草姜煎水饮之,乃无患。入蛮村不可不常携甘草也。挑生鬼亦蛊之属,盖鬼而蛊者也。凡下蛊皆出于獞、出于獞之妇,若徭娘则不能下蛊。蛊有鬼,名曰药鬼。药鬼之所附獞妇,恒不得自繇。代代相传,必使其蛊不绝以为神。其中于人得解者,或吐出生鱼、生虾、生鸭子之属,皆药鬼之为之。粤东无獞,故无药鬼。

恩平蚯蚓

恩平蚯蚓生恩平水中,屯结,每水一升,可得蚯蚓数十许。色黄浊,饮之立蛊。又,罗旁之水多有柯木叶、木犀花叶浸其中,饮之亦辄胀满以死。所谓水蛊者是也。

白蜡虫

粤人以虫大如虮虱者,芒种后置之菁细树上。树状类冬青,虫食树汁,吐沫粘嫩茎上,化为白脂。至秋取之。以水煮镕,滤成蜡。文理莹彻,若石膏然。以之浇烛入药,甚适用。虫嫩时白色,作蜡。及老,则赤黑。其结苞于树枝,初若黍米。入春,渐长如鸡头子大,色紫,赤累累抱枝,宛如树之作实,是称蜡种。亦白蜡子。子内有白卵,一苞数百。次年立夏,以箬叶包之,系于树上。芒种后,苞拆,白卵化虫乃复上树作蜡也。黄蜡成于蜜蜂,白蜡成于此虫,各有其能若此。白蜡琼州最多。以之为炬,大者可五六斤,每夜宴,用至数百石,其价颇贱。谚曰:“东家白蜡虫,西家黄蜡蜂。养蜂得蜜食,养虫得烛红。”

禾　虫

夏雨过多,禾中蒸郁而生虫。或稻根腐而生虫,稻根色黄。禾虫者,稻根所化,故色黄。大者如斤许,长至丈。节节有口,生青,熟红黄。霜降前禾熟,则虫亦熟。以初一二及十五六乘大潮断节而出,浮游田上。网取之,得醋则白浆自出。以白米泔滤过,蒸为膏,甘美益人。盖得稻之精华者也。贫者多腌为脯,作醢酱以食之。

蜂　蜜

蜂蜜多产于阳春,以为货。蜂为房于岩石林木间者,其酿白蜜脾,谓之山蜜,亦曰蜂糖。霜后割之,白如脂,味胜家蜜。家蜜取以夏冬为上,秋次之,春易发酸。冬曰梅花糖,最甘香,唐诗云“天寒割蜜房”。然其性热,多食发湿垫病生虫䘌。新兴有姜蜜,尤忌,不若川蜜温、西南蜜凉为可嗜。又,海滨岩穴野蜂窠蜜曰石

蜜，多泛溢于草间石罅，露积日久，必宿蛇虺之毒，不可食也。

蚨　蜂

蚨蜂出阳春，尝附橄榄树而生。虽有首足，与木叶无别，须木叶凋落乃得之。土人以置箧笥，每遇蛊毒必鸣，鸣则自呼。又以其声之清浊卜祸福。粤以鸡卜，又以蚨蜂卜，人罕知之。史称昆虫之所长，圣人不能与争，其谓此欤。

天　蚕

天蚕产阳江，嗜食樟枫叶。岁三月，熟醋浸之，抽丝长七八尺，色如金。坚韧异常，以作蒲葵扇缘，名天蚕丝。亦有成茧者，大于家蚕数倍。《禹贡》"厥篚檿丝"，或即此类。然不可缫为丝入贡者，齐鲁之山茧也。有沙柳虫，腹中丝亦可作缘。

石背虫

石背虫生荔枝树上，喜食荔枝花蕊。荔枝多虚花，花十子乃一。又以石背之为贼，场师必务去之。石背闽中尤多。冬伏荔枝叶下，荔始花，虫亦生子。一生十二粒，数应一岁，闰则增其一。荔花时，石背辄溺，溺则全枝脱蒂，雨时尤盛。其背坚如石，故曰石背。广中荔花所苦多雨耳，石背无甚害也。

金鸡虫

金鸡虫食龙眼花立尽。岁大寒节，场师必摇树使金鸡虫尽落，乃扫除而溺之江。非大寒节，虽摇树，虫亦不落也。有黄虫者，状类蜜蜂，春社后江岸地中乘日暮而出，食百树叶，色转翠，盖叶之所化也。与金鸡亦相类。

绿金蝉

绿金蝉一名金花虫。大者如班猫，有文采，其背正绿，如金贴。有翅生甲下，喜藏朱槿花中。

卷十三

荔　支

《罗浮志》：荔有数种，产增城者尤佳。挂绿为上。出新兴者香荔实小核焦而香美，荔枝之最珍者也。白乐天《荔枝图》曰：如离本枝，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番榴、洋桃皆粤产。《虞衡志》云：五棱子，形甚诡异，瓣五出，如田家碌碡状，味酸，久嚼微甘，谓之洋桃。《志》云能解岚瘴之毒，中蛊者以自然汁饮之，即吐而愈。或曰种自外洋来，故名。按番榴俗又名秋果。土人鬻物者，多以葵叶编伞，当市梢隙处以蔽风日。

龙　眼

《草木状》云龙眼似荔枝，但枝叶稍小，壳青黄色，形圆如弹丸，肉白而带浆，其甘如蜜。一朵五六十颗作穗，如蒲萄然。荔枝过则龙眼熟，故谓之"荔枝奴"，言常随其后也。《通志》：龙眼曰早花者，以六月六日可食。按龙眼粤地多有之。熟时，儿童贩卖者，填街盈篚。

柑　柚

柑柚，广中多产之。其佳者有狮头、羊额诸名。裴渊《广州记》云柚有雷柚，实如斗大。《广州志》：柚有大小红白数种。产于增城者小而尖长，甚芬郁，名香柚，十月熟。一种如斗大者，曰斗柚，十二月熟。余皆八月熟。又有名贺正柚，至正月始熟。《罗浮记》云罗浮香柑有赭黄二色。《潮州志》云潮果以柑为第一品。《肇庆志》云乳柑产四会上林者佳。《北户录》载新州出变柑，有苞大于升者，且皮薄如洞庭之桔也，他柑之所弗及，相传移植不百里，形味俱变，因以为名。

香橼佛手

《本草》，陈藏器云，枸橼生岭南，实如盏。苏颂曰彼人呼为香橼，子形长如小瓜。李时珍曰：木似朱栾，植之近水则生。实如人手有指，俗呼为佛手柑。清芬袭人。按今粤人呼为五指香橼。内典以佛手为兜罗绵手。白香山诗"十指剥春葱"，谓女手也。

化州橘红

《岭南杂记》：化州仙橘相传仙人罗辨，种橘于石龙之腹，唯此一株。在苏泽堂者为最，清风楼次之，红树又次之，凡近州治闻谯楼更鼓者，其皮亦佳。《志》云今广东柑、橘、橙、柚之皮皆充用。按广陈皮入药者，化州为上，新会次之。新会即冈州地。《本草》云橙、橘同属，能下气消痰，与柑、柚性极不同。形质大小粗细，固自有辨，医方多误用，宜慎之。

槟　榔

《南裔异物志》：槟榔无花而实，坚如干枣。以扶留古贲灰并食，则滑美，下气及宿食消谷。《南中八郡志》云："土人以为贵，款客必先进。"《鹤林玉露》曰："槟榔，食之，醺然颊赤。"东坡诗所云"红潮登颊醉槟榔"也。虽妇女亦竞啖之。婚礼用以当委禽。《志》称今产琼州。《广志》又谓椰树高六七丈，无枝叶，其实大如寒瓜，其浆美如蜜，饮之乃醉。今产文昌。《志》云："清浆升许，微酒气，名曰椰酒。"《虞衡志》云椰酒，新者极清芳。"按，椰子，蒂可作念珠，皮可为器皿。

橄　榄

橄榄一名谏果。《草木状》云树身耸，枝皆高数丈。其子深秋方熟，味虽苦涩，咀之芬馥，胜含鸡舌香。《通

志》:粤中多种乌榄,其利多。白榄种者少,号曰青子。按粤产,实繁纤长而小,鲜时亦登果盘,可醒酒。“正味森森苦且严”,东坡咏句也。

桄 榔

桄榔木,海南所产。《虞衡志》云直如杉,又如棕榈。有节如大竹,一干挺上,高数丈,花数十穗。《草木状》谓皮中有屑如面,木性如竹,紫黑色,有文理,工人解以制奕枰。按,桄榔性坚韧,可为器,作轿干尤佳,世争购之。

绵 木

《肇庆志》:新兴产绵木,其质柔韧,以为负担,虽负重不折,为舆杠最佳。

波罗蜜

《虞衡志》:波罗蜜大如冬瓜,外肤礧砢如佛髻。削其皮食之,味极甘。子瓤悉如冬瓜,生大木上,秋熟。《广州府志》又载,波罗树无花结果,果成,或生一花。花甚难得,即优钵昙花也。

食竹衣竹

《广州志》:韶州出丹竹,亦曰单竹。节长二尺,练以为麻织之,是名竹布,故曰南越食竹衣竹。按唐开元间,岭南有调,有贡。韶州调以竹子布亦有名丝而无以为织者。《志》又载阳江出天蚕,其食必樟、枫叶。岁三月熟酸浸之,抽丝长七八尺,色如金,坚韧异常,以作蒲葵扇缘,名曰天蚕丝。

广 漆

广中产漆,售行他省,皆称广漆。粤中工人制造几、匣、器皿,无不精雅。髹器中,磨砑最细者,退光为上。次之《琼州志·漆器》垒漆、雕漆,有剔红、剔黑诸色。《虞衡志》云:南漆如稀饴,气如松脂,沾沾无力。《通志》谓广漆色甚明光而不甚粘,出阳春新兴德庆。《广州志》又载,海上有花如芍药,曰到粘子。渍以为胶,可代柿漆,谓之海漆。陆应阳谓东坡造。

菩提树

菩提树,子可作念珠。《广州志》云:“诃林有菩提树,梁智药三藏携种,树大十余围,根株无数。”《通志》谓叶似桑,寺僧采之,浸以寒泉,历四旬,浣去渣滓,惟余细筋如丝,可作灯、帷、笠、帽。《琼州志》又称金刚子,产琼山圆如弹,坚实不朽,可为数珠。按菩提子,每颗面有大圈文如月,周罗细点如星,谓之星月菩提。又有木槵子,色较黑而质更坚结,亦可为念珠。大姚诸处,俗亦呼为菩提子。

紫檀花梨铁力诸木

紫檀花梨铁力诸木,广中用以制几、匣、床、架。《古今注》:紫栴木出扶南,色紫,亦谓之紫檀。《广州志》:花榈色紫红,微香。其文有若鬼面,亦类狸斑,又名花狸。老者文拳曲,嫩者文直。其节花圆晕如钱,大小相错者佳。《琼州志》云,花梨木产崖州昌化陵水。铁力木理甚坚致,质初黄,用之则黑。黎山中人以为薪,至吴楚间则重价购之。《通志》云一名石盐,一名铁棱。

乌 木

乌木,琼州诸岛所产。土人折为箸,行用甚广。《志》称出海南,一名角乌,色纯黑,甚脆。有曰茶乌者,自番舶,质坚实,置水则沉。其他类乌木者甚多,皆可作几杖。置水不沉,则非也。

梅

梅花,惟岭南最早,冬至雷动地中则梅开。故广中梅于一之日已花,二之日成子,得春独早。故群卉资之以为始。韶州梅,长至已开,腊月大雪,梅复开尤盛,有于旧蒂而作新花者。其地属岭北,故梅以腊以正月开,广则秋末冬初,梅且开尽,往往不待长至,以地暖故早。

梅岭多梅。唐《六帖》言庾岭梅花,南枝已落,北枝未开。而宋之问有“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之句。好事者往往植梅其上。宋淳熙间知军事管锐植三百株。明正统中,知府郑述复补植。正德中,参政吴廷举增植及松,至万五千余株。有某推官女亦植梅三十株,镌诗于石。崇祯初年,博罗张郎中萱植三百株。知府赵孟守题曰“梅花国”,书额于红梅驿以旌之。

枫

枫喜风,故从风。岭南枫多生山谷间。罗浮连亘数岭皆枫。每风起,则枫鸣。风去,枫声不止,不与众林俱寂,故谓之枫。枫者,风之所聚,有瘿,则风神之,曰枫子鬼。嵇含云,枫老有瘿。中夜大雷雨,瘿暗长一枝,长可数尺,形如人,口眼悉具,谓之枫人。越巫取之作术,往往有神。

榕

榕,容也。以其材无所用,为斧斤所容,故曰榕。叶甚茂盛,柯条节节如藤,垂其干。及三人围抱,则枝上生根,连绵拂地,得土石之力,根又生枝如栋柱。互相撑抵,望之有若大厦。直者为门,曲者为窗牖。玲珑四达,人因目之曰榕厦。其中常产香木,炎精所结,往往有伽脯焉。粤人以其香可来鹤,子可肥鱼,多植于水际。又以其细枝曝干为火枝,虽风雨不灭。故今州县有榕须之征。其脂乳可以贴金接物,与漆相似,亦未尽为不材也。

性畏寒,逾梅岭则不生。故红梅驿有数榕,为炎塞之界。又封川西三十里分界村,二广同日植一榕,相去三丈许,而东大西小,东荣西瘁。东榕又不落叶。咫尺间,地之冷暖已分如此。自韶州西北行,榕多直出不甚

高，与广州榕婆娑偃蹇者异。高州道中榕夹路垂阴，凡百株，状甚诡怪，皆束千百根以为一身。有红、白、大叶、小叶诸种。有子无花。子落时常如密雨，中多岭西副使吴廷举所植，父老称吴公榕。新兴东北一带亦有之。

先是宋延祐间有仓振者知新州，夹道植榕。其后高芝复植松。于是行旅歌之曰："仓榕高松，手泽重重。高松仓榕，夹道阴浓。"而佥事刘洵者，修高、仓故事，自高要南岸至新兴，令里胥分地植榕，遣官以时验勤怠，至今榕树存者大十围。又，归善叶春及知惠安，令民植榕。下教曰：榕者容也，其阴大，当驰道，植自白水至雒阳五丈，而树田间恐妨谷。凡植几本以报。呜呼，远者种德，近者种树。吾无德，且种树。"此皆仁人之泽也。其榕凡四百二十一本云。

笔管树

笔管树，即梡树也。广州故屯田，道署有一树，通体根须蟠结，大可数十抱。枝短而劲。叶初发，细卷如辛夷之蕾。叶开则色殷红，望之如花。其树无花，叶即其花。叶至冬而落，春间乃发。初发又如笔管，粤人因名为笔管树。旧有一碑在树腹，兵妇得之以捣衣，有闻石声清越者求之，则冢宰李默所撰《孤树哀谈记》也。默常为屯田副使，居此，故有之。

椰

椰生琼州，栽时以盐置根下，则易发。树高六七丈，直竦无枝，至木末乃有叶如束蒲，长二三尺。花如千叶芙蓉，白色，终岁不绝。叶间生实如瓠系，房房连累，一累二十七八实，或三十实。大者如斗，有皮厚苞之，曰椰衣。皮中有核甚坚，与肤肉皆紧著。皮厚可半寸，白如雪，味脆而甘。肤中空虚，又有清浆升许，味美于蜜，微有酒气，曰椰酒。苏轼诗"美酒生林不待仪"，言椰子中有自然之酒，不待仪狄而作也。琼人每以槟榔代茶，椰代酒以款宾客，谓椰酒久服可以乌须云。琼州多椰子叶，昔赵飞燕立为皇后，其女弟合德，献诸珍物，中有椰叶席焉。椰叶之见重也，自汉时始。琼州人无分男女，首皆戴笠，以竹丝为之。其用椰叶为笠者，贵之也。以为席，则贱之矣。

番禺多桂

番禺多桂。《山海经》云贲隅之东，八桂生焉。故舟楫多采桂为之。故曰番禺之桂，爰始为舟。

肉　桂

肉桂，一名越桂。饮食中，古称蜀姜越桂。越桂以高州肉桂为珍。杂槟榔食之，口香竟日。秦时罗浮有桂父者，象林人也。尝服肉桂及葵，以龟脑和之。《列仙传》赞云："伟哉桂父，挺直遐畿。灵葵内润，丹桂外绥。"盖谓是也。

洋　桃

洋桃，其种自大洋来，一曰羊桃。树高五六丈，大者数围。花红色，一蒂数子，七八月间熟，色如蜡，一名三敛子，亦曰山敛。敛，棱也。有五棱者名五敛。以糯米水浇则甜，名糯羊桃。广人以为蔬，能辟岚瘴之毒。中蛊者捣自然汁饮，毒即吐出。脯之，或白蜜渍之，持至北方，不能水土与疟者皆可治。苏长公诗"恣倾白蜜收五棱"，谓此。

冬桃匾桃

冬桃，似橄榄而圆，色绿，味甘酸。有匾桃，似桃而匾，一曰偏桃。大者若鸭卵，色青黄，味酸微甜。

望　果

望果，一名蜜望。树高数丈，花开繁盛，蜜蜂望而喜之，故曰蜜望。花以二月，子熟以五月。色黄，味甜酸，能止船晕，飘洋者兼金购之。有天桃者与相类，树高亦数丈，巨者百围。正月花，六七月子熟，大如木瓜，味甜，酢以羹鱼尤善。凡渡海者，食之不呕浪。然年荒乃多结实，粤谣云："米价高，食天桃。"

黎檬子

黎檬子，一名宜母子。似橙而小，二三月熟，黄色，味极酸，孕妇肝虚嗜之，故曰宜母。元时，于广州荔支湾作御果园，栽种果木树大小八百株，以作渴水里，木即宜母子也。吴莱诗："广州园官进渴水，天风夏熟宜檬子。百花酝作甘露浆，南国烹成赤龙髓。"盖以里木子榨水煎糖也。

人面子

人面子，以增城水东所产为佳。子如大梅李，其核类人面，两目鼻口皆具，肉甘酸，宜为蜜煎。仁绝美，以点茶，如梅花片，光泽可爱，茶之色香亦不变。水东在城南雁塔下，其树仅数十株。子皮薄，落之使溃烂，乃干其核囊之。其仁皮宽，稍摇即脱去。此树最宜沙土，沙土松则根易发，数岁即婆娑偃地。山居家，其祖父欲遗子孙，必多植人面、乌榄。人面卖实，乌榄卖核及仁，百余年世享其利。番禺大石头村妇女，多以斫乌榄核为务。其核以炊，仁以油，及为礼果。有咏乌榄者云："只应人面子，与尔共成仁。"盖粤中惟此二果以仁重，故谚语云尔。

蝇　树

西樵多种茶。茶畦有蝇树，叶细如豆。叶落畦上，则茶不生蠖。旱则蝇树降水以滋茶，潦则蝇树升水以熯茶。故茶恒无旱潦之患。又夏秋时，蝇皆集于蝇树，不集茶，故茶不生蠖而味芳好。盖蝇树者，茶之所赖以为洁者也。

药 树

化州、石城之间有药树，状似木棉。其精液色白，见风则黑。是名药脂。土人以濡箭镞为暝药以射虎，虎三跃而毙。山猪中药箭，则啮木槵根以自疗。土人知之，用药箭，必含一木槵子或橄榄，盖药树与橄榄性相犯故也。

柊 叶

有柊叶者，状如芭蕉叶，湿时以裹角黍，干以包苴物，封缸口。盖南方地性热，物易腐败，惟柊叶藏之可持久。即入土，千年不坏。柱础上以柊叶垫之，能隔湿润，亦能理象牙使光泽。计粤中叶之为用柊为多，蒲葵次之。有油葵者，似棕叶而性柔，以作簑衣，耐久不减蒲葵。谚曰："油葵蓑，蒲葵笠。朝出风干，暮归雨湿。"又曰："只卖叶，休卖花。花贫叶富，二葵成家。"《广州竹枝词》云："五月街头人卖芭，卷成片片似叶蕉。"谓柊叶也。"参差叶尾作蓑篷"，谓蒲葵也。篷形方，大三尺许，以施于背遮雨，名曰篷葵。葵曰蒲葵者，以叶如蒲而倒垂，盖蒲之木也。

油 葵

油葵生阳江、恩平大山中。树如蒲葵，叶稍柔，亦曰柔葵。取以作蓑，御雨耐久。谚曰："蒲葵为扇油葵蓑，家种二葵得利多。"

马缨丹

马缨丹一名山大丹。花大如盘，蕊时凡数十百朵。每朵攒集成球，与白绣球花相类。首夏时开，初黄色，蕊须如丹砂，将落复黄。黄红相间，光艳炫目。开最盛最久，八月又开，有以大红绣球名之者。又以其瓣落而蒂枝矗起槎枒，成与珊瑚柯条相似，又名珊瑚球。名大红绣球者，以开时也；言珊瑚球者，以落时也。唐诗"越人自贡珊瑚树"，意即此。

步惊花

步惊花有幽香，步行遇之，往往惊为蕙兰，故曰步惊。永安人每以嫩叶干之，持入京师作人事。

槌 子

槌子一名员子，多生则岁歉。永安人每以为验。

泡 木

泡木，高明高要皆有之。千百成行，出于江海堧沙水间，乃无始以前之木，质不朽烂，火之不然。渔人斫之以系罟网，尚其性甚浮故也。

海苔树

海苔树出阳江海中石上，状如树枝，根如铁，亦称铁树。柯条蟠结，有枝无叶，分红黑二种。火稍炙之，随手作各种古树，甚有画意。

海 枣

海枣俗名紫京，坚重过铁力木。铁力木不甚宜水，此则入水及风雨不朽。以作屋，嫌小皱裂，故不贵。

盐醋子

盐醋子，阳江山林多有之。高四五尺，叶如苦楝秋生白花。结子最繁，冬即枯死。子味酸如醋，酷日暴之，能出白盐，故名。

刺 桐

刺桐花形如木笔，开时烂若红霞，风吹色愈鲜好，绝无一叶间之。或谓刺桐即苍梧。琼州田家以刺桐叶粪田，门巷多种之，耕时视其花为候。

香桃花

香桃花与中州桃花不异，独于八九月盛开，有微香。中宿峡秋海棠亦香。大抵岭南众香之国，花木多香，盖阳德之所发生也。

散沫花

散沫花，树高五六尺，枝条柔弱，花繁细如半米粒许。广人多使丐者，著敝垢衣种之。花香尤烈，叶以染指甲，故亦名指甲花。

琼南花木

琼南气候，大抵在新夏初秋之间，半凉半燠。谚云："叶茂四时，花开八节。"扶桑自春，木芙蓉自夏，桃菊自秋皆开，至冬春而止。莲亦有四季花者。木兰花如粟。淡黄，芳似珠兰，而蕴藉过之。树本大者围数尺，真可以为木兰舟也。木槿花，比广州较大。名土牡丹，皆从夏至冬有花。有青茉莉，本如藤萝，盘结成盖，花时香甚酷烈，土人多结竹为亭，坐卧其下，为消暑之会。有仙人掌自下而上，一枝一掌，无花叶，可以辟火。有铁树，叶朱绀色，形如江南老少年，其本则综也。有人面竹，可为杖。琼南竹此为佳种，他竹率生荆棘。有藤竹，坚实耐久，长逾寻丈，皆与诸花杂植，以为园林之玩者。

孔雀花

琼州有孔雀花，可以辟暑。有为苦热诗者云："葛衣半解方流汗，冻杀墙阴孔雀花。"是花性宜阴湿，对之生寒，故云。

广东诸果

广东诸果多于他处，琐屑难名。今姑取俗所称者：一曰毂子，大如橄榄而长，初亦苦涩，后甘，嫩者蜜渍之可食。一曰余甘子，树高丈余，叶如槐子，如川楝白色，有文理，核作六棱，亦初苦涩后甘，行者以之生津。一

名庵摩勒。一曰鬼目子，大如梅李，皮黄肉红，味甚酸，人以为蔬。以皮上有目，名鬼目。一曰麂木。麂者，鬼之讹也。一曰山枣子，叶似梅，子如荔支，九月熟。一曰卍果，果作卍字形画，甚方正，蒂在字中不可见，生食香甘。一名蓬松子。一曰桾櫏子，树似甘蕉，子如马乳而小，俗称牛奶柿，亦曰牛乳子。广人言乳曰奶，中有美浆若牛乳，故曰牛奶子。一名梗枣。一曰千岁子，蔓生，子在根下，有绿须交加如织，一苞恒二百余子。皮青黄，干者壳肉相离，撼之有声，似肉豆蔻。一曰秋风子，色褐，如梨而小，味酸涩，熟乃可食。一曰金纽子，色红黄，味甘，大如秋风子。俗歌云："一双金纽子，无计上罗衫。"一曰青竹子，如桃而圆，味酸，色黄。一曰羊齿子，一曰羊矢，如石莲而小，色青味甘。一曰不纳子，实如圆枣，十月黄熟，味甜酸，盖苹果之小者。粤中少苹果花红二种，以不纳子代之。一曰山葡萄，一名蘡薁。其茎细袅，花紫白，实比葡萄而小，色赤味酢，可为酒，八九月熟。一曰山韶子，类荔支而鲜丽过之，微有小毫一名毛荔支，亦曰毛珧子。肉薄而酸涩，著核不离，盖荔支之变者。一曰胭脂子，子赤如胭脂，味甜酸。谚曰："不采红蓼花，但采胭脂子。持以作朱颜，其馀入玉齿。"一曰都捻子，扑樕丛生，花如芍药而小，春时开有红白二种。子如软柿，外紫内赤，亦小有四叶承之。每食，必倒捻其蒂，故一名倒捻子。子汁可染，若胭脂花可为酒，叶可面，皮渍之得胶以代柿。苏子瞻名曰"海漆"，非漆而名为漆，以其得乙木之液，凝而为血，而可补人之血，与漆同功，功逾青黏，故名。取子研滤为膏，饵之，又止肠滑。以其为用甚众，食治皆需，故又名都捻。产罗浮者高丈许，子尤美。一曰黄皮果，状如金弹，六月熟。其浆酸甘似葡萄，可消食顺气，除暑热，与荔支并进，荔支餍饫，以黄皮解之。谚曰"饥食荔支，饱食黄皮"。有曰白蜡子者与相似，其味尤胜。谚曰："黄皮白蜡，甜酸相杂。"曰苹婆果，一名林檎树。树高叶大而光润，荚如皂角而大，长二三寸。子生荚两旁，或四或六。子老则荚迸开，内深红色。子，皮黑，肉黄，熟食味甘。盖奥栗也。相传三藏法师从西域携至，与诃梨勒菩提杂植虞翻苑中，今遍粤中有之。一曰水榔子。多生水间。或谓林檎为雄，水榔为雌，与苹婆相似。

三醉木芙蓉

三醉木芙蓉，本拒霜之变也。其花重台多露，而颜色不定，一日三换，故称三醉，将红曰初醉，浅红曰二醉，暮而深红为三醉，故亦曰"酒芙蓉"。又有添色芙蓉，初白花，次日稍红，又次日深红，又谓"三日醉芙蓉"。其子自秋至春不落，皮可为笔为布。广州有芙蓉布，即此种所成。

含 笑

含笑与夜合相类，大含笑则大半开，小含笑则小半开。半开多于晓，一名朝合。小含笑白色，开时菩蕾微展，若菡萏之未敷，香尤酷烈。古诗云："大笑何如小笑香，紫花那似白花妆?"又有紫含笑，初开亦香，是子瞻所称"娟娟泣露，暗麝著人"者。罗浮夜合含笑，其大至合抱，开时一谷皆香，亦异事也。

木 樨

木樨与桂相似，而花多过之，秋深尤盛。白沙有《九月木樨盛开寄贺黄门》诗云："香逐西风起，氤氲入杳冥。不知从此去，几日到辽城。"

月 贵

月贵花似荼蘼，月月开，故名月贵，一名月记，有深浅红二色。宋子京云：花亘四时，月一披秀，故又名月月红。广东为长春之国，虽涸阴冱寒，花开不辍，月贵其一也。佛桑亦然。而琼州芙蓉一种，自五月开至冬尽。佛桑多与牡丹相似，花朵大，有重楼子而香，终岁盛开。梅菊亦大朵，梅不以春，菊不以秋，二花时时相见也。

贝多罗

贝多罗来自西洋，叶大而厚，梵僧尝以写经。唐人诗"贝叶经文手自书"是也。花大如小酒杯，六瓣，瓣皆左纽白色，近蕊则黄。有香甚缛，落地数日，其香朵朵不散。

杜鹃花

杜鹃花以杜鹃啼时开，故名。西樵岩谷间有大粉红黄者、千叶者，一望无际。罗浮多蓝紫者、黄者。香山凤凰山有五色者。是花故多变，而殷红为正色。

丁 香

丁香生广州，木高丈余，叶似栎花，圆细而黄。子色紫，有雌有雄。雄颗小，称公丁香。雌颗大，其力亦大，称母丁香。从洋舶来者珍。番奴口尝含嚼，以代槟榔。其树多五色，鹦鹉所栖，以丁香未熟者为饵。子既收，则啄丁皮。

女青男青

女青一名万年枝，即冬青，亦曰女贞木。身大合抱，肉厚皮粗，经冬不谢。结子青黑色，有瓤核，飞禽嗜之。亦名冻青。又有男青与相似，条蕊皆朱色，尤易植，人罕知之。

佛 桑

佛桑一名福桑，又名扶桑，枝叶类桑。花丹色者名朱槿，白者曰白槿。有黄者、粉红者、淡红者，皆千叶，轻柔婀娜，如芍药而小，盖丽木也。一曰花上花。花上复有花者，重台也。其朱者可食，白者尤清甜滑。妇女常以为蔬，可润容补血。

白瑞香

白瑞香，多生乳源山中，冬月盛开如雪，名雪花。

刈以为薪，杂山兰、芎䓖之属烧之，比屋皆香。其种以挛枝为上，有紫色者香尤烈，杂众花中，众花往往无香，皆为所夺。一名夺香花，干者可以稀痘。

合　欢

合欢木似梧桐，枝柔弱，叶细而繁。每风来，辄自相解，不相牵缀。五月花发，上半白，下半肉红，散垂如丝。秋实作荚，子极其薄细，其叶至暮即合，一名合昏，亦曰夜合。盖夜合花其花夜合，合欢木其叶夜合，性各不同。高州有合欢树，枝叶若拘系然，互相交结，其状甚古。

指甲花

指甲花似木樨，细而正黄，多须药，一花数出，甚香。粤女以其叶兼矾石少许染指甲，红艳夺目。唐诗"弹筝乱落桃花片"谓此。一种金凤花，亦可染，名指甲桃。叶小如豆，花四瓣，层层相对。一干辄有二种花，一深红，一黄边红腹。其蕊大者为凤头，小者凤尾，尾修长缕缕，又有两翅，粤女多象之作钗。二三月时栽之，与指甲花为一丛。儿童向街头卖者，多此二花。

南　烛

南烛产罗浮高处，初生三四年状若菘，渐似栀子，二三十年成大株，盖木而似草者也。叶似茗而圆厚，冬夏常青，枝茎微紫。大者高四五丈，肥脆易折。子如茱萸，九月熟，酸美可食。昔朱灵芝真人，以其叶兼白粳米，九蒸暴之，为青精饭，常服，人称青精先生。今苏罗猺人每以社日为青精饭相饷，师其法。

西樵山四种花

西樵山有四种花，他处所无。曰山石榴，三月盛开，称满山红。曰锦鹭花，叶如碧兰，花瓣上红下白。曰白鹤花，叶如三藾，茎上出花，状白鹤，头颈翅足皆具。头又有黑点如眼睛，开于暮春。曰粉蝶花，枝条甚柔，花如粉蝶然。湛文简尝为四花亭玩之。又有月桂二株，石榴一株，在烟霞隐居之前。月桂多花，石榴多实，则是年禾茶皆熟，山人以为验。

九里香

九里香，木本，叶细如黄杨花成艽，色白，有香甚烈。又有七里香，叶稍大。其木皆不易长，广人多以最小者制为古树，枝干拳曲，作盘盂之玩，有寿数百年者。

白婢子

白婢子一名山矾，叶如栀子，可辟书蠹。灰其叶以染紫为黝，可不用矾，故名。三月作白花，六出甚香，亦曰白婢子。入药，名"山栀子"。

水松山松

水松者，椤也。喜生水旁，其干也得杉十之六，其枝叶得松十之四，故一名水杉。言其干则曰水杉，言其枝叶则曰水松也。东粤之松，以山松为牡，水松为牝。水松性宜水。盖松喜干，故生于山；桧喜湿，故生于水。水松，桧之属也，故宜水。广中凡平堤曲岸，皆列植以为观美。岁久，苍皮玉骨，礧砢而多瘿，节高者麆骈低者，盖其根浸渍水中，辄生须鬣，嫋娜下垂。叶清甜可食，子甚香。

花开四季

粤中候暖，花开四季。儋州有四季荷，广州诸处有四季桂。又，芭蕉、佛桑皆四季著花。《虞衡志》又载石榴花，南中一种，四季常开。

木棉花

《岭南杂记》：木棉花，大可合抱，高可数丈，叶如香樟，瓣极厚，一条五六出。正二月开大红花，如山茶而蕊黄色。结子如酒杯，老则拆裂，有絮茸茸，与芦花相似。土人取以作裀褥，女工不能治。《通志》亦云"询之粤人，无有织者"。一名攀枝花。《肇庆志》云"以吉贝苗接乌桕根，结花为棉"。按此，则以木棉可绩为布者，大抵因接本使然，与草棉固自有别，然当开时，殷红照耀，实非他花所可媲美。又南海神庙木棉花开时最盛，海珠寺亦然。

茉　莉

茉莉自波斯移植粤中，芳香不改。东坡称为暗麝。《南越记》云，彼之女子穿彩丝以为首饰。《洛阳名园记》作"抹厉"。王十朋作"没利"，洪景卢作"末丽"，皆以己意名之。宋时遣使至南汉，不识茉莉。刘鋹绐曰："此小南强。"后鋹使至，不识牡丹，前使者复曰："此大北胜。"按，《茂名志》云，粤无牡丹，以佛桑代之。

卷十四

沉　香

峤南火地，太阳之精液所发，其草木多香。有力者皆降皆结。而香木得太阳烈气之全，枝干根株，皆能自为一香。故语曰："海南多阳，一木五香。"

海南以万安黎母东峒香为胜。其地居琼岛正东，得朝阳之气又早，香尤清淑，多如莲萼梅英鹅黎蜜脾之类，焚之少许，氛翳弥室，虽煤烬而气不焦，多酝藉而有馀芬。洋舶所番沉药沉，往往腥烈，即佳者意味亦短，木性多尾烟必焦。其出海北者，生于交阯，聚于钦，谓之钦香。质重实而多大块，气亦酷烈，无复海南风味。粤人贱之。

海南香故有三品：曰沉、曰笺、曰黄熟。沉笺有二品：曰生结、曰死结。黄熟有三品：曰角沉。曰黄沉。若败沉者，木质既尽，心节独存，精华凝固，久而有力。生则色如墨，熟则重如金。纯为阳刚，故于水则沉，于

土亦沉，此黄熟之最也。其或削之则卷，嚼之则柔，是谓蜡沉，皆子瞻所谓“既金坚而玉润，亦鹤骨以龙筋。惟膏液之内足，故把握而兼斤。无一往之发烈，有无穷之氤氲”者也。

凡采香必于深山丛翳之中，群数十人以往，或一二日即得，或半月徒手而归，盖有神焉。当夫高秋晴爽，视山木大小皆凋瘁，中必有香。乘月探寻，有香气透林而起，以草记之，其地亦即有蚁，封高二三尺。随挖之，必得油速伽南之数，而沉香为多。其木节久蛰土中，滋液下流，既结，则香面悉在下，其背带木性者，乃出土，故往往得之。

沉香有十五种，其一曰黄沉，亦曰铁骨沉，乌角沉。从土中取出，带泥而黑，心实而沉水，其价三换最上。其二、生结沉，其树尚有青叶未死，香在树腹，如松脂液，有白木间之，是曰生香，亦沉水。其三，四六沉香，四分沉水，六分不沉水。其不沉水者，亦乃沉香，非速。其四，中四六沉香。其五，下四六沉香。其六，油速，一名土伽倆。其七，磨料沉速。其八，烧料沉速。其九，红蒙花铲。蒙者，背香而腹泥。红者，泥色红也。花者，木与香相杂，不纯铲木而存香也。其十，黄蒙花铲。其十一，血蒙花铲。其十二，新山花铲。其十三曰铁皮速，外油黑而内白木，其树甚大，香结在皮，不在肉，故曰铁皮。此则速香之族。又有野猪箭，亦曰香箭。有香角、香片、香影。香影者，锯开如影木然。有鸳鸯背，半沉半速，锦包麻，麻包锦。其曰将军兜、菱壳、雨淋头、鲫鱼片、夹木含泥等，是皆香之病也。其十四老山牙香，其十五新山牙香。香大块，剖开如马牙，斯为最下。然海南香虽最下，皆气味清甜，别有酝藉。若渤泥、暹罗、真蜡、占城、日本所产，试水俱沉，而色黄、味酸、香尾焦烈。若至鸡骨香，乃杂树之坚节，形色似香，纯是木气。《本草纲目》以为沉香之中品，误矣。

伽 倆

伽倆杂出于海上诸山。凡香木之枝柯窍露者木立死，而本存者，气性皆温，故为大蚁所穴。大蚁所食石蜜，遗渍香中，岁久渐浸，木受石蜜气，多凝而坚润，则伽倆成。其香本未死，蜜气未老者，谓之生结，上也。木死本存，蜜气膏于枯根，润若饧片者，谓之糖结，次也。岁月既浅，木蜜之气未融，木性多而香味少，谓之虎斑金丝结，又次也。其色如鸭头绿者，名绿结。掐之痕生，释之痕合，挼之可圆，放之仍方，锯则细屑成团，又名油结，上之上也。

伽倆木与沉香同类而分阴阳。或谓沉，牝也，味苦而性利，其香含藏，烧乃芳烈，阴体阳用也。伽倆，牡也，味辛而气甜，其香勃发，而性能闭二便，阳体阴用也。然以洋伽倆为上。产占城者，剖之香甚轻微，然久而不减。产琼者名土伽倆，状如油速，剖之香特酷烈，然手汗沾濡，数月即减。必须濯以清泉，膏以苏合油，或以甘蔗心藏之，以白萼叶苴之，瘗土数月，日中稍暴之，而后香魂乃复也。占城者静而常存，琼者动而易散。静者香以神行，动者香以气使也。藏者以锡为匣，中为一隔而多窍，蜜其下，伽倆其上，使薰炙以为滋润。又以伽倆末养之，他香末则弗香。以其本者返其魂，虽微尘许，而其元可复，其精多而气厚故也。寻常时勿使见水，勿使见燥风黴湿，出则藏之，否则香气耗散。

东莞香

东莞香以金钗脑所产为良。地甚狭，仅十余亩。其香种至十年已绝佳，虽白木与生结同。他所产者，在昔以马蹄冈，今则以金桔岭为第一，次则近南仙村、鸡翅岭、白石岭、梅林、百花洞牛眠石乡诸处，至劣者乌泥坑。然金桔岭岁出精香仅数斤，某家有精香多寡，人皆知之。马蹄冈久已无香，其香皆新种，无坚老者。凡香，先辨其所出之地。香在地而不在种，非其地则香种变。其土如鸡子黄者，其香松而多水；熟沙黑而多土者，其香坚而多生结，能耐霜雪。又以泥红名朱砂管者，或红如麯粉者，硗确而多阳者为良。土莞人多种香，祖父之所遗，世享其利。地一亩可种三百余株，为香田之农，甚胜于艺黍稷也。然可种之地仅百余里，他处弗茂且弗香。凡种香，先择山土，开至数尺。其土黄砂石相杂，坚实而瘠，乃可种。其壤纯黄纯黑，无砂，至雨水不渗，潮汐润及，其香纹或如饴糖，甜而不清，或多黑丝缕，味辣而浊，皆恶土也，不宜种香。木如树兰而丛密，行人每折枝代伞，谓之香阴。其叶似黄杨，凌寒不落，种五六年即结子。子如连翘而黑，落地即生，经人手摘则否。夏月子熟，种之，苗长尺许，乃拔而莳。莳宜疏，使根见日。疏则香头大，见日则阳气多。岁一犁土，使土松，草蔓不生。至四五岁，乃斩其正干斵之，是为白木香。香在根而不在干，干纯木而色白，故曰白木香。非香，故曰白木，而不离香，故曰白木香。此其别也。正干已斩，留其支，使益旁抽。又二三岁，乃于正干之余，出土尺许，名曰香头者凿之。初凿一二片，曰开香门亦曰开香口。贫者八九岁则开香门，富者十余岁乃开香口，然大率岁中两凿。春以三月，秋以九月。凿一片如马牙形，即以黄土兼砂壅之。明岁复凿，亦如之。自少而多，今岁一片，明岁即得二三片矣。然贫者凿于三月，复凿于九月耳。富者必俟十阅月乃再凿，盖以十月香胎气足，香乃大良也。既凿矣，其为雨露所渍而精液下结者，则其根美。其雨露不能渍，水不能腐者，其精液渗成一缕，外黄内黑，是名黄纹黑渗，以此为上。盖香以岁久愈佳，木气尽香，气乃纯。纯则坚老如石，掷地有声，昏黑中可以手择。其或鬃纹交纽，穿胸而透底者，或不必透底而面渗一黑线者，或黑圈斑驳如鹧鸪斑者，或作马尾渗者，或纯黄者，铁壳者，皆为生香。生曰生结，亦曰血格，曰黑格。熟曰黄熟，亦曰水熟。黄熟者，香木过盛而精液散漫，未及凝成黑线者。又土壅不深，而为雨水所淋者，是为黄熟。生结者，香头之下，间有隙穴，为日月之光所射，霜露之华所渍，日久结成胎块，其实不朽，而与土生气相接者，是为生结。以多脂膏润泽，洽于表里，又名血格。曝之日

中，其香满室，不必焚爇而已氤氲有余矣。

鹤顶香

鹤顶香在古榕之腹。常有鸟衔香子堕落其中，岁久香木长成，其枝叶微出榕杪，白鹤之所盘旋，朝夕不散。久之，香木作结，坚润如脂。人取而爇之，香烟翔舞，悉成白鹤之形。白鹤大小，则视香烟之秾薄。是名鹤顶香。东莞或时有之。或曰，是遁香也。身在榕中而气与鹤相感，盖以榕为体，以鹤为用者也。

诸　香

诸香，有曰鸡蹢香，枝条似鸡距，故名。一曰鸡香，一曰鸡藤香，一曰鸡骨香。有冷生香，似降香而小。降香一曰降真香，杂诸香焚之，其烟直上，辄有白鹤下降。有马眼香，其藤大如臂，岁久心朽皮坚甚香，周遭有小眼如雕刻香筒状，粤人多以供神，谓之比降。降之真者，从海舶而来，曰番降。根极坚实，色紫润似苏方木。烧之初不甚香，得诸香和之特美。其屑可治刀伤。有水藤香，有枫香，即枫胶也，一曰白胶香。有左纽香，石檀香有海漆香，产文昌海港，色甚黑，焚之油出如漆。有龙骨香，其树从生，有刺，汁甚毒，枝老而根结者美。有芸香，山中树液所结，杂诸香焚之，能除湿气。有思劳香，状乳香而青黄褐色，气似枫胶。有橄榄香，橄榄之脂也，如黑饴状，以黄连木及枫胶和之，有清烈出尘之意。有薰陆香，一名马尾香，《山记》罗浮有越王捣薰陆香。其曰白木香，则东莞香木之枝干也。经斫伤则成黄熟，否则岁久亦止白木，故曰白木香。广中香族甚多，其未知名者，味皆酷烈。广人生长香国，不贵沉檀，顾以山野之香为重也。

檀　香

岭南亦产檀香，皮坚而黄者，黄檀。白者，白檀。皮腐而色紫者，紫檀。皆有香，而白檀为胜，与紫檀皆来自海舶。然罗浮亦有白檀，竺法真谓元嘉末有人于罗山见一树，大三丈余围，辛芳酷烈，其间枯条数尺，援而刃之，乃白梅檀也。比年三水县西北百余里有香树一株，大七八丈围。其干至四丈乃发枝，垂阴二亩，通体纯白，土人称白旃香，盖白檀也。某帅使数百人伐之，仅于树根一窍为雨水所浸渍者，得香二十余斤，味如沉水，其余枝条皆不香。又，新安黄松冈有香树三株，叶细如豆，类九里香。然不降不结，以不经斩伐，故精液不凝，而皆散为枝叶也。

南方花皆可合香

南方花皆可合香，如素馨、茉莉、阇提、佛桑、渠那、大小含笑之类。又有麝香花，夏开，与麝香木皆类真麝香。或传美家香，用此诸花合之。

奇　草

岭南奇草，大抵多蕉竹类，叶多如芭蕉，干多如竹。若槟榔、桄榔、椰、蒲葵，皆木之也。木之竹以叶，而失其木，竹之木以干，而失其竹者也。罗浮有芭蕉竹，有槟榔竹，信宜之东山有木竹。皆以叶而名之为竹，故岭南竹类繁。

芭　蕉

草之大者曰芭蕉，虽复扶疏若树株，而茎干虚软。苞裹重皮，皮之中无所谓肤也。即有微心，亦柔脆不坚，盖草之质为多，故吾以属于草。其大者兼围，高二丈余，叶长丈，广尺至二三尺，中分如幅帛，有双角。其叶必三，三开则三落，落不至地，但悬挂茎间，干之可以作书。陆佃云"蕉不落叶一叶舒"，则一叶蕉巴是也。花出于心，每一心辄抽一茎作花，闻雷而拆。拆者如倒垂菡萏，层层作卷瓣，瓣中无蕊，悉是瓣，渐大则花出瓣中。每一花开，必三四月乃阖。一花阖成十余子，十花则成百余子，大小各为房，随花而长。长至五六寸许，先后相次，两两相抱。其子不俱生，花不俱落，终年花实相代谢，虽历岁寒不凋，此其为异也。子以香牙蕉为美，一名龙奶。奶，乳也。美若龙之乳，不可多得。然食之寒气沁心，颇有邪甜之目。其叶有朱砂斑点。植必以木夹之，否则结实时风必吹折，故一名折腰娘。曰牛乳蕉，曰鼓槌蕉，曰板蕉，皆大而味淡。鼓槌蕉有核如梧子大，而三棱。曰佛手蕉者，子长六七寸，小而皮薄味甜，是皆甘蕉之知名者。

蕉之可爱在叶，盛夏时，高舒垂荫，风动则小扇大旗，荡漾翻空，清凉失暑，其色映空皆绿。其高五六尺者，叶长干小，萧疏如竹，曰水蕉。其花如莲，亦曰莲花蕉。一种瘦叶，花若蕙兰而色红，日拆一两瓣，其端有一点鲜绿。春开，至秋尽犹芳，名兰蕉，亦名美人蕉。宜种水中，其最小可插瓶中者曰胆瓶蕉。此三种皆花而不实，但可名芭蕉，不可言甘蕉。言甘蕉者，以其实；言芭蕉者，以其开花即萎，故名芭蕉。芭者，花也，所谓骡孕蕉花，花时无不萎耳。

粤故芭蕉之国，土人多种以为业。其根以蔬、实以糇粮饼饵，丝以布。其絺绤与荃葛同，而柔韧逊之，名布蕉。布蕉多种山间，其土瘠石多，则丝坚韧。土肥则多实而丝脆，不堪为布。谚曰："衣蕉宜瘠，食蕉宜肥。肥宜蕉子，瘠宜蕉丝。"子熟时，大小排比，或以十余二十余为一梳，彼此相饷。子瞻诗："西邻蕉向熟，时致一梳黄。"其形相梳子长，短者如梳齿。黄时生割之，置稻谷中数日即熟，熟乃大香可食。

增城之西洲，人多种蕉，种至三四年，即尽伐以种白蔗，白蔗得种蕉地，益繁盛甜美。而白蔗种至二年，又复种蕉。蕉中间植香牙与小柑橘、芋薯等，皆得芳好。其蕉与蔗，相代而生，气味相入，故胜于他处所产。

朱　蕉

朱蕉，叶芭蕉而干棕竹，亦名朱竹。以枝柔不甚直挺，故以为蕉。叶绀色，生于干上。干有节，自根至杪，一寸三四节或六七节，甚密。然多一干独出，无傍枝

者，通体铁色微朱。以其难长，故又名铁树。

蔗

蔗之珍者曰雪蔗，大径二寸，长丈。质甚脆，必扶以木，否则摧折。《世说》云"扶南蔗一丈三节，见日即消，风吹即折"是也。其节疏而多汁，味特醇好，食之润泽，人不可多得。今常用者曰白蔗，食至十挺，膈热尽除。其紫者曰昆仑蔗，以夹折肱，骨可复接，一名药蔗。其小而燥者曰竹蔗，曰荻蔗，连冈接阜，一望丛若芦苇然，皮坚节促，不可食，惟以榨糖。

糖之利甚溥，粤人开糖房者多以致富。盖番禺东莞增城糖居十之四，阳春糖居十之六，而蔗田几与禾田等矣。凡蔗岁二月，必斜其根种之，根斜而后蔗多。蔗出根，旧者以土培壅，新者以水久浸之，俟出萌芽，乃种。种至一月，粪以麻油之麸，已成干，则日夕揩拭其蠛，剥其蔓荚，而蔗乃畅茂。

蔗之名不一，一作肝𦝫。蔗之甘，在干在庶也，其首甜而坚实，难食，尾淡不可食，故贵在干也。蔗正本少，庶本多，故蔗又曰诸蔗。诸众也，庶出之谓也。庶出者尤甘，故贵其庶也。曰都蔗者，正出者也。曹子建有《都蔗诗》，张协有《都蔗赋》，知其都之美，而不知其诸之美也。

增城白蔗尤美。冬至而榨，榨至清明而毕。其蔗无宿根，悉是当年，故美。榨时，上农一人一寮，中农五之，下农八之、十之。以荔支木为两辘，辘辘相比若磨然。长大各三四尺，辘中余一空隙，投蔗其中，驾以三牛之牯，辘旋转则蔗汁洋溢。辘在盘上，汁流槽中，然后煮炼成饴。其浊而黑者曰黑片糖，清而黄者曰黄片糖，一清者曰赤沙糖，双清者曰白沙糖，次清而近黑者曰粪尾。最白者以日曝之，细若粉雪，售于东西二洋，曰洋糖。次白者售于天下。其凝结成大块者，坚而莹，黄白相间，曰冰糖，亦曰糖霜。余尝舟至罗定州之界牌塘，见岸上灶烟冲突，停舟上岸访之，始见作糖之法，一一不爽如此。

高州多种葛

高州多种葛，雷州人市之为絺绤。秋霜时，有葛花菜，即葛乳涌生地上，如芝如菌。色赤，味甘脆，微苦。其性凉，乃葛之精华也。亦曰葛蕈。

蕨

从化山中多蕨，以雷鸣出土，故蕨惟雷鸣乃可食。蕨，决也。乘怒气决然而生，故曰蕨。其芽微也。初生萌甚微，故曰薇。

藜　白

藜白者，叶心有粉如灰，名灰藋，亦曰盐菜。红心者曰胭脂菜，嫩时可食，茎老以作杖，谓之莱。

薯　莨

薯莨产北江者良，其白者不中用。用必以红，红者多胶液。渔人以染罛罾，使苧麻爽劲，既利水，又耐咸潮，不易腐。薯莨胶液本红，见水则黑，诸鱼属火而喜水，水之色黑，故与鱼性相得。染罛罾使黑，则诸鱼望之而聚云。

睡菜睡莲

睡菜一名瞑菜。叶类茨菰，根如藕。采根为盐葅。食之，使人好睡。与"五味草"食之不睡，名"却睡草"相背。睡莲，布叶数重，叶如荇而大。花有五色，当夏昼开，夜缩入水底，昼复出也。与"梦草"昼入地，夜即复出相背。广州多有之。

石花菜

石花一名海菜，产琼之会同。岁三月，菜厂主人置酒，广集菜丁，使穿木屐入海采取。海有研石，广数里，横亘海底，海菜其莓苔也。白者为琼枝，红者为草珊瑚。泡以沸汤，沃以姜椒酒醋，味甚脆美。以作海藻酒，治瘿气；以作琥珀糖，去上焦浮热。

落树石柏

南海有落树，附石而生。有枝无叶，侧类石柏，气似落。岁久坚凝，风日雨露不能浥损。色黝以苍，大者咫尺，小数寸。根干为泱明、蛤蛎所因依，波涛所喷啮，沙石所轧蹩。峆岈窟窦，劲峭曲诘，大类绣涩古铁，亦谓之铁树。其红者脂腻莹滑，曼衍柔脆，又若珊瑚然。以火揉之炙之，随其形状为松、栝、梅、柳诸树，可供几案之玩。石柏生阳江、电白海上，色洁白而质坚脆，扣之铿然。乃浮沫所积，海苔所化，入水不泛，火不焦。枝叶理致于侧柏，亦无不肖，皆石树之珍也。

仙人掌

仙人掌，多依石壁而生。其叶劲而长，若龃龉状。其花形如凤，子生花下，曰凤栗。叶则曰凤尾。笋发苞外类芋渠，内攒瓣如球，各擎子珠于掌，一枝一掌，自下而上。子自青赤而黄，有重壳，外厚内薄。熟其仁食之，味兼芡栗，可以轻身延年。一名千岁子。

诸异草

粤多异草。有曰万年松，非松也，苔成树而枝叶类松者也。高数寸，茎端布叶，叶上有毛，干之数岁不死。渍以泉水，二三日碧绿如故。以他水及秽手触之，皆死。得天雨，仍生。罗浮山中所产，一名卷柏，亦曰苔松，有曰千岁竹。其叶类竹而无枝，长数寸或尺。干之，不死。有曰朱草，状如小桑，栽长三四尺，枝叶皆丹，朔望生落如蓂荚，周而复始。有汁如血，以染绛，成黼黻文章。以金银投其汁，辄成圆泥，成水为金浆玉醴，饮之长生。有曰挂兰、挂竹，皆生于空中，雨露沾濡，久而弥秀。有曰长命草，多产潮阳。咏者云："潮阳女儿梳掠好，鬓边斜插长命草。"琼州有长生草，亦生类。有还魂草。一名地胆。叶如芥，花如地茶。以蛤

试之，能起死回生，产阳江山中。有接骨草。丛生，高二三尺，叶大如柳而厚，茎有节，色绿而圆，花白，午开，自三月至九月不绝，折伤者裹之即愈。始兴玲珑岩有琉璃草，茎如芹，食可已风，与肇庆七星岩风药相类。风药丛生石隙，其叶圆厚，和酒嚼之，治风疾。一曰风草，亦曰风菜。谚曰："风病须风菜。"此皆不死之草也。

其可为饵者曰石菖蒲，以小者为贵。有一寸十二节者，以甲子日采，阴干至百日为末，每日服三四钱，能益智，聪耳明目。罗浮东涧石上所产，质甚坚，气味清芬，他产则辛。有曰白菖蒲，溪荪也。根肥白，节疏作菹食杀虫。有曰凉粉草，茎叶秀丽，香犹藿檀，以汁和米粉煮之，止饥，名仙人冻。山人种之连亩，当暑售之。有曰香薷，生石上，叶似白苏，甚香柔。煎水及为饼，消暑散肿。一名石香葇，亦曰香茸。有石莼，似紫菜，色青，味甘平。此皆草之可资服食者也。

其可佩者曰排草，状如白茅，对节生叶，叶两两相连。长五六寸，而干中穿，以细嫩者为贵。番禺人种之，动至数亩。以其叶售于海外诸番，诸番岁有疮痏，煎其叶为汤，浣之即愈。其根茎以合诸香为囊，能使众味久而不灭。故一名留香草，亦曰养香。一种夏开细粉紫花，如莳萝，干之香。亦曰排草，有曰千步草。香闻十里，然不可多得。或谓千步草即排草。广人种之成畦，长至千步，故十里闻香。有曰瑶草，生罗浮山中，如白茅而小，茎圆而香。有曰金缕草，色赤如金，云麻姑金钿所化，罗浮麻姑峰有之。其可用者曰龙刍，与莞与菰与龙修，皆以充席簟及坐团。曰蒉者，种之流沙则成田，有方圆二种。曰咸草，多以束物，为箔席。

其无所可用者，曰白草。丛生，三四寸许，茎叶与众草无异。每天雨，先一日变白，晴则如常。产仁化扶溪都。有曰知羞草，叶似豆瓣相向。人以口吹之，其叶自合，名如羞草。有曰鹤草。叶似鹤，嘴翅尾足皆具。曲尘色，紫蒂，以其叶如柳而短，亦曰蛾眉草。

断肠草

断肠草一名苦吻，亦曰苦药，曰苦蔓公。然皆以为胡蔓花，如茶花黄而小，又名大叶茶。叶按月数多寡，一叶入口，血溃百窍，肠断而死。其死之缓急，则视所下之水缓急。急水者，湍激之水也。高雷间，人有仇怨者，辄茹之，或置食物中，以毙其亲，或自含口中，勒人财物，急则咽下讼于官，以人头钱偿，则不终讼。人头钱者，被诬之人以钱抵命也。高雷人号为妖草。近之叶辄蠕动，将取毒人，则招摇若喜舞状，盖以杀为性，所谓毒也。陶贞白云，断肠草，其花美好，名芙蓉花。故太白云："昔作芙蓉花，今为断肠草。"

岭南藤类不一

岭南藤有数百种。其可食者曰甘露藤。蔓如箸，花如指甲花，性甘以温，久服令人肥健，一名肥藤。有凉口藤，状若葛，叶如枸杞。去地丈余，绝之更生。中含清水，渴者断取饮之，甚美。沐发令长。一名断续藤，常飞越数树以相绕。一名东风菜，先春而生，东风乃至，农夫以验土膏之动。东风一作蝀风，又名绿耳，可为蔬。有白花藤，味如甘蔗，以美酒调服，能补衰老。有浮沉藤、兰子藤，子皆如梨，色赤如鸡冠，生食甜酢。有红藤，可代槟榔食。有小藤，产于东莞，微细如发，直起数丈无一节，常飞越数树，如百千游丝牵缀。红者名红龙须，紫者紫龙须，凡有五色。然生无根蒂，以秽物投之，即消释不知所去。土人以其液和细土石灰涂衅糖釜，其坚如铁，虽猛火不裂。其花及子浸酒，可补骨筋。有盒藤，其荚有白子数枚，壳扁状如盒子。水浸数日炒食之，味佳。有乳藤，蔓如悬钩倒挂，叶尖而长，断之有白汁如乳。妇人产后，以藤捣汁和米作粥食之，乳湩自通。此皆食藤也。诸藤初生嫩条，为藿为笋。而以其大实曰冬荣子者，大如柚子，中有瓤，瓣瓣相叠，白如猪脂，炙食皆甘美。身怀数日，香不灭。秋末冬初间，采以相饷，矜为服食之珍云。

其可为药者曰黄藤。熬其汁，则藤黄也。性最寒，以青鱼胆和之，治眼疾。间有白者，叶如土茯苓，身小而长，外有箨包。以茎浸水洗目，并除肿痛。有丁公藤，蔓生，著地高尺许。叶长二寸，面绿，背微白。伤风者以一二叶煮酒服之，汗下如雨，即愈。有皆治藤，蔓延墙壁野树间，长丈余，叶似泥藤。中暑者以根叶作粉食之，虚损者杂猪胃煮服。有买麻藤，其茎多水，渴者断而饮之，满腹已，馀水尚淋漓半日。可解蛇毒，干之亦然。性柔易治，以制履，坚韧如麻，故名，言买藤得麻也。藤名而麻实，人争买取。又以他藤多而贱，听人自取，是藤适中颇贵，必须买之，而其子味微苦可食，因曰买子也。有青藤，仔叶长三四寸，多芒刺。茎大如指而坚韧，人日用之，比北地之用柳条。花名假素馨，煎汤以洗疮疥甚良。有忍冬藤，名左纽。有曲藤。琼州酒无曲蘖，似此藤叶辛香，杂米粉为饼以酿，亦曰酒藤。有曰金藤，以为箸，遇毒，则烟气迸出。此皆药之藤也。

其为器物者，曰白藤。子斑驳可为素珠，出文昌山中。曰五色藤。以红者为簟，曰桃笙，色如夭桃，甚莹滑。白者名琼枝，以红紫间之，为席为盘及屏风、盔甲、马鞭之属，其用甚奢。其可以为屋桁桷者曰泥藤，可以驾牛其大如筀竹者曰苦藤，稍小而性柔可为牛绳船缆曰括藤，以磨砺器物能发光腻曰湿皮藤。其叶饶有芒刺曰剉叶，可为香者曰鸡香藤。坚而酷烈，能辟水雾之气，山中多用之。大抵岭南藤类不一，多货于天下。其织作藤器者，十家而二五。芊汾水之肆，衣食于藤，盖多于果布也。

油　草

油草，永安县水际多产之。每开花结米，可占有年。粤人多植之。

蕨　粉

蕨，永安最多。凡有二种：一以其芽者，名龙头菜；一以其根为粉者，名粉蕨。性寒，多食患黄肿。农家当

早晚稻未收，多以蕨粉为食。广州春间，争以饷客。

水蜡烛

水蜡烛，草本，生野塘间。秋杪结实，宛与蜡烛相似。有咏者云："风摇无弄影，煤具不燃烟。"

冬　笋

《通志》云：《诗·义疏》谓笋皆四月生，巴竹笋八月生，篃竹笋冬夏生。《永嘉记》：含隨竹笋六月生。今冬笋惟浙中者行远，岭南则四时常有之，地暖发生故也。按《杂记》又称粤东之笋十九皆苦，须以黄豆同煮，先去苦味。

油　葱

《岭南杂记》：油葱形如水仙花，叶厚一指，而边有刺。不开花，结子从根发生。长者尺余，破其叶，中有一膏，妇人涂掌以泽发代油。贫家妇多种之屋头，问之则怒，以为笑其贫也。

苏合香

《通志》：按《神农本草》云，苏合香生中台川。今从西域来，色如紫檀，重如石，烧之灰白者佳。大秦人采苏合，先笮其汁以为香，膏曰苏合油，乃卖其滓与人。展转达中国，不大香也。

蔷薇露

《香谱》云：蔷微露出大西洋国。花如牡丹，花露晶莹，芬芳袭人。以泽体发，香腻经年不灭。国人贮以铅缶，行贩他处。

洋　艾

洋艾本不甚高，宜种盆盎。绿叶茸茸如车盖，可疗疾，兼却火灾。按仙家次药，有灵丛艾、张播之艾。赞云："论蔼灵丛，蔚彼修坂。"

山波罗

粤中凡村居，路旁多种山波罗。横梗如拳，叶多刺，足卫衡宇。

卷十五

诸　兰

兰为香祖，兰无偶乃第一。香以桠兰为上，桠者茎多也。次公孙逼，每一大茎辅以二小茎，若公领孙。其花从上开下。次曰出架白，花高出叶上，甚洁白，从下开上。次则青兰，叶长二尺，小儿直。其花青碧，以白干者为上，青干柔干次之。次黄兰，叶长而稍大，花淡黄，有小红成纹。次草兰，以短叶白干者为上，其花肥，喜食霜雪，不资灌秽，有双花单花之别。外有风兰，花如水仙黄色，从叶心抽出作双朵，系置檐间，无水土自然繁茂。又有花如秋海棠，蕊则兰花、紫蕊黄，甚幽媚，名鹿角兰，叶细如鹿角海藻。有石兰，生于石上，与相类。叶长四五寸，小而柔韧。花色淡白。有小玉兰，花亦作淡白色，甚清香。有倒兰花，倒垂，紫色。有报喜兰，如蜡梅而色红紫，香味亦同。每茎作七八枝悬树间，勿侵地气，遇吉事则开。寤生者，以花根悬户上即生，亦曰催生兰。是皆以空为根，以露为命，乃风兰之族。有贺正兰，每当立春及元日开。有夜兰，寻之不见，夜乃闻香，罗浮多有之。凡兰生深林中，微风过之，其香蔼然达于外，故曰幽兰。林愈深则茎愈紫，香更有馀。而夜兰开于夜，尤为幽绝，斯又兰之隐者也。有翡翠兰，六瓣二蕊，色如翡翠。有鹤顶兰、凤兰、龙兰，皆以花形似名，然不香。鹤顶兰，花大面青绿，背白蕊红紫。卷成筒，形微似鹤顶。一茎直上作二十余花，叶甚大。有朱兰，花小色丽，开只一朵，朵六出，叶如百合。有球兰，开至五十余朵，团圆如球。有竹叶兰，叶似竹似萱，花则兰也。深紫，丛生，有微香。有文殊兰，叶长四五尺，大二三寸而厚，花如玉簪，如百合而长大，色白甚香，夏间始开。是皆兰之属。

或谓兰与蕙难辩。凡生下湿，方茎赤花者为蕙，所谓薰也。凡多花者皆蕙，非真兰。真兰者，叶短而柔，一茎一花，色如玉，瓣中无黑脉紫纹，蕾未出土，香已喷人。幽谷中亦不可多得，是为真兰。然大抵春芳者为春兰，色深；秋芳者为秋兰，色浅。而桠兰四时有花，春秋尤盛，故为兰之伯长。旧说谓楚人贱蕙而贵兰，故其室西养蕙而东养兰，南粤亦然。

薏　苡

薏苡一曰薾米，亦曰薏珠子。交趾人呼为簳珠，食以代米，或杂米中熟之。谚曰："食米得薏，薏一米二。纵郎二米，侬只一薏。"

仙　茅

仙茅产大庾岭。自岭之颠折而东，稍下为嫦娥嶂。相传葛稚川弃其丹，生仙茅。叶似兰蕙，花六出。其根独茎而直，傍有短细根相附。八月采之，濯以嶂下流泉，色白如玉，以酒蒸晒，尝服补益真气，土人多以饷客。罗浮仙茅高仅一二寸，八月生。黄花，根如指大，长寸许。外有白茅生山谷中，状如排草，以作浴汤，合诸香甚良。又有香茅名辣草，皆瑶草之族。

素　馨

素馨本名耶悉茗，珠江南岸有村曰庄头，周里许，悉种素馨，亦曰花田。妇女率以昧爽往摘，以天未明，见花而不见叶，其稍白者，则是其日当开者也。既摘，覆以湿布，毋使见日。其已开者，则置之。花客涉江买以归，列于九门。一时穿灯者、作串与璎珞者数百人，城内外买者万家。富者以斗斛，贫者以升。其量花若量珠然。花宜夜，乘夜乃开，上人头髻乃开，见月而益

光艳，得人气而益馥。竟夕氤氲，至晓萎，犹有余香。怀之辟暑，吸之清肺气。花又宜作灯，雕玉镂冰，玲珑四照，游冶者以导车马。杨用修称粤中素馨灯为天下之至艳，信然。儿女以花蒸油，取液为面脂头泽，谓能长发润肌。或取蓓蕾，杂佳茗贮之。或带露置于瓶中，经一宿，以其水点茗。或作格悬系瓮口，离酒一指许，以纸封之，旬日而酒香彻。其为龙涎香饼、香串者，治以素馨，则韵味愈远。隆冬花少，曰雪花。摘经数日仍开。夏月花多，琼英狼藉。入夜，满城如雪，触处皆香。信粤中之清丽物也。

广州有花渡

广州有花渡头，在五羊门南岸。广州花贩每日分载素馨至城，从此上舟，故名花渡头。花谓素馨也。花田亦止以素馨名也。

蒌

蒌以东安富霖所产为上。其根香，其叶尖而柔，味甘，多汁，名曰获扶留。他产者，色青味辣，名南扶留，殊不及。然番禺大塘、康乐、鹭冈、凤冈头诸村，及新兴阳春所产亦美。冬间以刍草覆之，稍沾霜雪立萎矣。凡食槟榔，必以蒌叶为佐，有夫妇相须之义。故粤人以为聘果。

西洋莲

西洋莲，其种来自西洋。蔓细如丝，朱色，缭绕篱间。花初开如黄白莲十余出，久之十余出者皆落，其蕊复变而为菊。瓣为莲而蕊为菊，以莲始而以菊终，故又名西洋菊。

露头花

露头花，产番禺蓼涌。其叶如剑，脊边皆有芒刺。花抽叶中，与叶仿佛相似。色白而柔，花中有蕊，如珍珠粟形。常含清露涓滴，故名露花。以火燔其根，便成大头出土上，花乃茂盛，故又名露头花。夏月大开。以花置油上晒之，香落油中，芬馥隔岁不灭。以膏发，照读书，芳盈一室，广人甚珍之。

慎　火

慎火者，可以御火。广人多种屋上以防火，一名戒火。其形如火始然，又名火秧。扁者不枝不叶，圆者多枝叶，丛生成树。四棱有芒刺，皮中有白浆，能盲人。广人以作篱落村墟间，竻竹为围，火秧、露头花为界，在在皆然。谚曰："尔有垣墙，我有火秧。"

换锦花

换锦者，脱红换锦，脱绿换锦也。叶似水仙，冬生至夏而落，独抽一茎二尺许，作十余花。花比鹿葱而大，或红或绿，叶落而花，故曰"脱红脱绿"，花落而叶，故曰"换锦"，花与叶两不相见也。

胡蝶树

胡蝶树高三五尺，叶皱而有棱，蓓蕾丛生，至二三十许。花皆四朵相对，须眼微具。一花谢，一花复开，相续不断。新会白水为盛。

蕹

广州西郊，为南汉芳华苑地，故名西园。土沃美，宜蔬。多池塘之利，每池塘十区，种鱼三之，种菱莲、茨菰三之。其四为蕹田。蕹无田，以蔑为之，随水上下，是曰浮田。

藤　菜

藤菜，一名落葵。蔓叶柔滑可食，味微酸，宜以羹鱼。其子有液紫红，可作口脂。出惠州丰湖者尤美。子瞻诗："丰湖有藤菜，似可敌莼羹。"

高凉姜

高良姜，出于高凉，故名。其根为姜，其子为红豆蔻。子人馔，未拆开者，曰含胎。以盐腌入甜糟中，终冬如琥珀，味香辛可脍。其根不堪食，而药中多用之。人不以其子而掩其根，所重在根，故不曰红豆蔻，而曰高良姜也。蔻者何？扬雄《方言》云："凡物盛多谓之蔻。"是子形如红豆而丛生，故曰红豆蔻。

猴　姜

猴姜，蔓生石壁如藤蔓，即姜也。味甚辣，猴以为姜，故曰猴姜。一名树鸡。叶生蔓上，不作枝，采之为笠，甚轻。西宁多有之。

三　藾

三藾根似姜而软脆，性热，消食，宜兼槟榔嚼之，以当蒟子。或以调羹汤，微辣而香。聘妇者以三藾雕镂花鸟胡蝶诸状，薄金溥之，佐槟榔、椰、肉桂、姜花等以实筐。三藾一名山柰，亦曰廉姜，可为菹。

解草果

解草果，人多种以为香料，盖即杜若，非药中之草果也。其苗似缩砂，三月开花，作穗色白微红，五六月子结其根，胜于叶，味辛以温，能除瘴气，久服益精、明目，令人不忘。

香花菜

香花菜，丛生。茎、叶、花、子皆辛香。花绝小，紫色。妇人多以香茅并植之，以香手爪去垢秽，干之，香气不减，持以相贻。

阳春砂仁

阳春砂仁，一名缩砂蔤。新兴亦产之，而生阳江南河者大而有力。其种之所曰果山。曰缩砂者言其壳，

曰密者言其仁。鲜者曰缩砂密，乾者曰砂仁。八月采之，以嫩者蜜渍为货。售于岭外最珍，其税颇重。

葳蕤

葳蕤，产罗浮铁桥诸峰。茎干强直似竹箭，节节有须。叶狭长，表白里青，其尖处有小黄点。三月开青花结实，根大如指许，长一二尺，补益之功逾黄精。方家称黄芝，亦曰青黏。以漆叶同为散，可以延寿。

放杖竹

放杖竹者，似竹非竹。酒浸服之，理腰脚，老人一月可放杖，故名。出罗浮第十四岭。

薯

东粤多薯。其生山中，纤细而坚实者，曰白鸠莳。似山药而小，亦曰土山药。最补益人。大小如鹅鸭卵，花绝香，身上有力者，曰力薯。形如猪肝，大者重数十斤，肤色微紫，曰猪肝薯，亦曰黎峒薯。其皮或红或白、大如儿臂而拳曲者，曰番薯。皆甜美，可以饭客，称薯饭。为谷米之佐，凡广芋十有四种，号“大米”。诸薯亦然。番薯近自吕宋来，植最易生。叶可肥猪，根可酿酒。切为粒，蒸曝贮之，是曰薯粮。子瞻称海中人多寿百岁，繇不食五谷而食甘薯。番薯味尤甘，惜子瞻未之见也。芋则苏过尝以作玉糁羹云。

芋

广芋之美者首黄芋，次白芋，次红芋。芋皆小，惟南芋大。南芋色紫生沙，甚可食，而白者尤良。凡以春种以夏收者，曰早芋。以夏种以秋收者，曰晚芋。与红薯并登如稻，故有“大米”之称。芋大者魁，小者奶。奶赘魁上下四旁，大小如乳奶者，乳也。魁亦曰翀。俗以妇人多子为南芋翀，犹以茨菰一乳十二子为慈姑也。又芋奶应月生子，称十二奶。芋奶宜为蔬羹，其性与茯苓皆属土。性重厚，故皆养脾。和鲫鲤鱼食之，调中补虚。有银芋，苗茎莹白，与叶皆可生食。广芋多种，然苗茎必熟乃可食，银芋不然，故多以为齑。

地肾

罗浮多地肾。盖松之膏液，因郁蒸之气而成，或松花落地而成。一名松黄。其为状小若弹丸，大若鸡卵。红黄相错，一一晶莹。熟之，味甘以香。庵僧尝以甜薯、百合、笼篛、竹胎、涌生、葛乳杂之为素馔。其生无根蒂，散布松下。土松石瀷润处，辄有之。凡物出于松者，无不可爱。而地肾无所附丽，气与松合，而形与松离，则尤异。盖亦茯苓之类。

茂名木耳

茂名多以木耳为货，阳春亦有之。其山深，故多朽木。而木火之精华未尽，得水气复蒸为耳。以桑、槐、榆、柳、榕树上生者良，柘木次之，生于桑者治痢，生木香者治泻，生于梅者治腹痛。枫木生者令人笑不止，亦异事也。

从化多香菌

从化多香菌，冬采者良。其木曰羊矢，畲人伐置山间。至冬，雨雪滋冻，腐而生菌。无蛇虺之毒，谓之雪菌。色白而香，亦曰雪蕈。或以朽桑、樟、楠三者尺断，当腊时于肥阴处埋之为深畦，如种菜法，春月以米泔水浇灌，不时菌出，日灌之三，即大如拳许，是谓家蕈。他蕈产于木之根土处，精华郁结。有白者、有淡黑者，其茎皆白，皆甘美，不下蘑菰。性温补益阳。然湿气薰蒸，未免有毒。若夏间瘴雨所成与最大者，煮时投以姜片饭粒，其色不黑，乃可食。

落花生

落花生，草本蔓生。种者以沙压横枝，则蔓上开花。花吐成丝，而不能成荚，其荚乃别生根茎间。掘沙取之，壳长寸许。皱纹中有实三四，状蚕豆，味甘以清，微有参气，亦名落花参。凡草木之实，皆成于花。此独花自花，而荚自荚，花不生荚，荚不蒂花，亦异甚。

留求子

留求子，一名使君子，广州多有之。状如栀子，有五六棱瓣，而两端锐。半黄已熟。壳脆薄，中有白肉，微甘。小儿患食积者，煨熟与之食，以当干果。食辄下虫而疾愈。语曰：“欲得小儿喜，多食使君子。”

桃金娘

草花之以娘名者，有桃金娘。丛生野间，似梅而末微锐，似桃而色倍赭。中茎纯紫，丝缀深黄如金粟，名曰桃金娘。八九月实熟，青绀若牛乳状，味甘可养血，花则行血。或谓产自桂林，今广州亦多有之。

二兰菜

二兰菜，一曰马兰。其叶似兰而大。马者，大也。故曰马兰。花似菊而紫。味辛，性微温，以作茹甚良，能养新血。一曰芥兰。叶如芥而绿，花黄。花比叶尤甘。叶有铅，不宜多食。以微蓝，故又名芥蓝。谚曰：“多食马兰，少食芥蓝。”

罗浮百合

罗浮百合，最盛。根如葫蒜而大，重叠二三十斤，相合如莲瓣，故名百合。色白，和肉煮之，或作粉，益人。五六月一本一花，花红白如文殊兰。重常倾侧，名天香。中有檀心，色黄，味甘，宜蜜蒸食之，人称为山中之仙蔬云。

麻蓝

麻多旧根，一年凡四刈。五月刈者曰首苎，性柔。未刈者脆，其苗之稚者可茹，是曰麻蓝。广人多以醋炒

食之。广州多青麻，高州多黄麻，青麻蓝最美。

薛 瓜

广州西瓜，种有绝佳者，传自薛将军携种植之，俗呼为薛瓜。

夜来香珍珠兰二花最香

夜来香，藤本，花微黄，分尖瓣，入夜始开，香特奇郁。又珍珠兰，藤本，花蕊累累如贯珠，骈附于梗，色微黄，香特浓郁。又如鱼子状，亦名鱼子兰。二花，花之最香者。

铁 树

《岭南杂记》：铁树高数尺，叶如老少年，开花如桂而不香。或云，此树周甲子一开，开必丁卯年。然甚无异致。王济《日询手镜》云，吴浙间有俗谚，见事难成，则云须铁树开花。许寄槎云，余在广西殷指挥家见一树，高可三四尺，干叶皆紫黑色，叶小类石榴，质理甚厚。问之。曰：铁树也。每遇丁卯年乃花。花四瓣，紫白色，如瑞香瓣，较少圆。一开累月不凋，嗅之有草气，乃知铁树花开之说有自来矣。

今粤地多见盆缶中，未知植者何取。

鹿葱宜男之分

《南方草木状》：水葱花，叶皆如鹿葱，花色有红、黄、紫三种。出始兴。妇人怀孕佩其花生男者，即此，非鹿葱也。交、广人佩之，极有验。然其土多男，不厌女子，故不常佩也。《潜确类书》：水葱生水中，如葱而中空。又名翠菅。王维诗"水惊波兮翠菅靡"是也。此草亦可为席。按《风土记》云："宜男草，花如莲，妇人佩之则生男"。梁徐勉《萱草花赋》云："其花四垂，其跗六出。亦曰宜男，嘉名斯吉。"则鹿葱与萱草为二种矣。

卷十六

东粤稻种不一

东粤稻种不一。一曰香粳，粒小而性柔，甚香。其红者曰香红莲。一曰珍珠稻，粒圆而白。最早者曰六十日种，六十日而熟，一曰蝉鸣稻。又有西风早、光早、乌早。最迟者曰芮稻，二月种至十月熟。曰界稻，十一月种至四月熟，界在两年，亦曰三时稻。其出于徐闻、阳春、澄迈者，曰香稻。出番禺者曰斜禾，与吉贝、茶豆、胡麻杂植丘阜间，名曰种斜。粒白而长，亦绝香。而从化有赤黏、白黏、黄黏、花黏、薯梁黏、鹧鸪黏。深水莲糯，则有黄、白、红、麻四种。粳有余杭粳、赤粳，宜作糍饵，皆谷品之良者。

其生畲田者，曰山禾，亦曰山旱、曰旱稌。藉火之养，雨露之滋，粒大而甘滑，所谓云子，亦曰山米也。当四五月时，天气晴霁，有白衣山子者，于斜崖陡壁之际，劖杀阳木，自上而下，悉燔烧，无遗根株，俟土脂熟透徐转，积灰以种禾及吉贝绵，不加灌溉，自然秀实。连岁三四收，地瘠乃弃，更择新者。所谓畲田也。而罗浮山上，神皋奥沃，瀑水流离四注，悉成天田，虽千仞之颠皆可稼。焚石本之，莳而不耘，岁且两收，此尤山田之美者。其生沙滩者，曰大禾。三四月间乘水节种之，潮而润至汐而膏留。莳得其强，则毛蟛蜞不食。八月花收，九月垂头，粒大而饭多。其田在海濒，弥望斥卤，自一沙至于八沙外沙，岁有赢壤。三岁种草，四岁种禾。子田之利，常浮于其母，有肥母硗秋粮亦薄，此则水田之美者。

凡粤之田，近海者虞潦，则有基围；近山者虞旱，则有水车，故凶荒之患常少。其大禾田岁一收，旱禾田岁种早黏、早糯则二收。晚收于九、十月，米得金气，多性热而功用不及。然大率以黏米为贵。黏米似粳而尖小长身，其种因闽人得于占城，故名占，亦曰籼。籼音仙，先熟而鲜明，故谓之籼。气味清芬，性温无毒，最可以和脾养胃。岭南之谷多黏，有青黏、黄黏、花黏、银黏、油黏，又有鼠牙、虎骨、冷水、抛犁、麻包锦、黄鱼串之目，而交阯黏为多。糯则有安南糯、斑鱼糯、白糯、黄糯、蕉糯、油糯、翻生糯、金包银糯十余种。而其性多变，苏子瞻言海南秫稻率三五岁一变，顷岁儋人最重铁脚糯。今岁乃变为马眼糯。草木性理有不可知者。岭南以黏为饭，以糯为酒，糯贵而黏贱，其价倍之。盖以其性善变，罕得佳实云。

异 饭

西宁之俗，岁三月，以青枫、乌柏嫩叶浸之信宿，以其胶液和糯蒸为饭，色黑而香。枫一名乌饭木，故用之以相饷。南雄以寒食前后妇女相约上丘垄，以乌糯饭置牲口祭墓。又以蜡树叶捣和米粉为粔籹，色青而香。长乐人以香桂皮叶蒸饭食之，亦香。东莞以香粳杂鱼肉诸味包荷叶蒸之，表里香透，名曰荷包饭。琼州以南椰粉为饭，曰椰霜饭。南椰与椰子树不同，其精液形色气味皆类藕蕨之粉，故曰南椰粉。性温热补中，《本草》以为莎木面也。

茶 素

广州之俗，岁终以烈火爆开糯谷，名曰炮谷，以为煎堆心馅。煎堆者，以糯粉为大小圆，入油煎之，以祀先及馈亲友者也。又以糯饭盘结诸花入油煮之，名曰米花。以糯粉杂白糖沙，入猪脂煮之，名沙壅。以糯粳相杂炒成粉，置方圆范中敲击之，使坚如铁石，名为白饼。残腊时，家家打饼声与捣衣相似，甚可听。又有黄饼、鸡春酥、蜜饼之属。富者以饼多为尚，至寒食清明犹出以饷客。寻常妇女相馈问，则以油糤、膏环、薄脆。油糤、膏环以面，薄脆以粉，皆所谓茶素也。端午为粽，以冬叶裹者曰灰粽、肉粽，置苏木条其中为红心。以竹叶裹者曰竹筒粽，三角者曰角子粽，水浸数月，剥而煎食，甚香。重阳为糕，冬至为米糍，曰冬丸。平常则作

粉果。以白米浸至半月,入白粳饭其中,乃舂为粉,以猪脂润之,鲜明而薄,以为外;荼蘼露、竹胎肉粒、鹅膏满其中以为内,则与茶素相杂而行者也。一名粉角。又有以椰子,以芝麻,以豆糠为餈者,以蕨以葛以菱以茨菰以甘薯为粉者,皆谓之饱食。

两广盐

两广盐有盐田。盐之为田也,于沙坦背风之港,夹筑一堤。堤中有窦,使潮水可以出入也。天雨水淡,晴水咸。潮消则放淡水使出,潮长则放咸水使入也。凡盐田五亩,以其半分为四区,布之以细沙,周之以沟水,是曰沙田。日以鲎鱼之壳戽水者三,而沙田始不涸也。以鲎鱼壳者,以其坚而耐咸,不易坏也。浇溉三日,沙与盐相杂,乃耙松而干之,置于漏也。漏在沟之旁,长七八尺,两旁有墙,崇二尺。中广二尺,横以木,覆以草之蓢蕵也。漏旁复有沟,置盐沙于蓢蕵上,以沟中水再淋之,沙沉于底,盐卤乃流也。卤者盐之精。《尔雅》曰天生曰卤,人生曰盐也。卤既流,至三四丈为一槽,载之。以火照卤,卤气冲火,火灭,则良卤也。投以鸡子或饭,或截小鱼为两以试之,咸皆浮矣。或杓卤而置莲子数枚,三浮五沉者淡,七八浮者则淳也。于是煮之,则为熟盐。晒之则为生盐也。生盐浮游于面,不杂泥沙,其白如雪,则为盐花也。语曰"无云而雨,有日而雪",言戽水淋沙,如无云之雨也。日色烈而盐花始白也。

粤中诸茶

粤中诸茶,其在珠江之南,有三十三村,谓之河南。粤志所谓"河南之洲,状若方壶"是也。其土沃而人勤,多业艺茶。春深时大妇提籯,少妇持筐,于阳崖阴林之间,凌露细摘绿芽紫笋,薰以珠兰,其芬馨绝胜松萝之荚。每晨茶估,涉珠江以鬻于城,是曰河南茶。好事者或就买"茶生",自制叶。初摘者曰"茶生",犹芥山之草子也。而西樵号称茶山,自唐曹松移植顾渚茶其上,今山中人率种茶,间以苦蔹。蔹树森森,望之若刺桐丛桂。每茶一亩,苦蔹二株,岁可给二人之食。其采摘亦多妇女,谚云:"春山三二月,红粉半茶人。"茶人甚守礼法,有问路者,茶人往往不答。昔湛文简、方文襄二公讲学山中,其流风遗化有存者。文简尝治云谷精舍,中有稻田茶丘十余亩。旁有人居七八村,皆衣食于茶。其茶宜以白露之朝采之,日出则味稍减。或谓此茶甲天下。早春摘者尤胜,三日一摘,余则每月一摘。早春一月之茶,可当余月一年云。端州白云山其上有湖僧于岩际种茶,岁收石许。烹之作素馨花气,味甘淡而滑,称顶湖茶,然不能恒得。而罗浮幽居洞北有茶庵,每岁春分前一日,采茶者多寓此庵。其茶以受日阴阳分味之高下,试以景泰泉水,芳香勃发,是曰罗浮茶。景泰泉者,罗浮诸泉之冠。淳祐中,有逍遥子为《茶庵》诗:"活水仍将活火煎,茶经妙处莫虚传。陆颠所在间题品,未试罗浮第一泉。"黎美周云:泉以茶为友,以火为师,火活斯泉真味不失。盖谓此云。曹溪茶气味清甜,岁凡四采,采于清明寒露者佳。新安杯渡山绝壁有类蒙山茶者,烹之作幽兰茉莉气,水瀹十余次,甘芳愈胜。或经一宿再瀹,气味不减,饮者无不惊异。山势高,云露滋润,得太清之精英多故也。乐昌有毛茶,茶叶微有白毛,其味清凉。潮阳有凤山茶,可以清膈消暑,亦名黄茶。蔹以产新安河源者为良,其味最苦,而粤人烹河南茶者,必以点蔹少许为可口。《南越志》称龙川县出皋芦叶,叶大而涩,南海谓之过罗,今称为苦艼。艼,一作蔹。长乐有石茗。琼州有灵茶,即江南黄连茶也。有乌药茶,以乌药嫩叶为之,能补中益气,一名山叶。或以金鹅蕊捣去苦汁,合儿茶、毛茶为之。东莞以芝麻、薯油杂茶叶为汁,煮之,名研茶。谓能去风湿,解除食积,可以疗饥云。

岭南诸酒

岭南诸酒则有灵溪、博罗。灵溪在乐昌东北,源出泠君之山,以其水酿曰灵溪酒。博罗蛮村有桂,以其花酿曰桂酒。苏长公有《桂酒颂》,并与酿法刻于罗浮铁桥下,谓非忘世求道者不以授云。惠州有罗浮春。长公以寄山中道士邓守安者。又有海酝及万户酒,长公诗:"岭南万户皆春色。"又有雪酿,长公诗:"雪花浮动万家春。"盖宋时酒皆官酿,惟岭南以烟瘴不禁,谓之万户酒。唐子西以万户酒之和者名"养生主",劲者名"齐物论"。梅尧臣云:"越林多蔽天,黄甘杂丹橘。万室通酿酤,地远无禁律。"粤地故多灵泉甘液,终年花果鲜美芬芳。而当时人民饶裕,户户为酒,争以奇异相高。故名贤迁谪至此,多好嗜之。而粤又有酒泉焉。一在阳江之南,泉甘而香,以为酿曰阳江香。一在龙川霍山之青华观,泉甘如饴,曰醴泉,昔时出酒极清异、日满数斗,今泉孔滴水犹含酒味。有酒峡焉,东莞之龙潭峡是也。以其水酿,曰龙潭清。有酒山,在香山境,以其白泥为饼,杂药物酿之。有酒井,在开建似龙山之下,其泉如醴。有酒树,曰严树,产于琼州。捣皮叶浸之,和以香粳,或以石榴叶,酿酝数日即成酒,曰严树酒。又有酒花,以石榴花著瓮中,经旬而成,其曰荔枝酒,则土人赍持酿具,就树下以荔枝煏酒,一宿而成者。有倒捻酒,以倒捻子为之,酝酿日深,阳精纯固,以之为酒,益人。有酒草,其形如艾,名曰甜娘,以为酿,曰甜娘酒。有酒藤,以叶之辛香者和米粉酿。有曰酒香。则以角沉、黄熟等为酿,所谓七香酒也。

大抵粤中花木多禀阳明之德,色多大红,气多香,红以补血,香以和中,故无不可以为酒者。龙眼之窈,橘之冻,蒲桃之冬白,仙茅之春红,桂之月月黄,荔枝之烧春,皆酒中之贤圣也。荔枝烧,唐时最珍。白乐天云:"荔支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琥珀春。"然以陈者为贵。《志》称广有十八仙,韶有换骨玉泉,皆名酒。今不可考。今广州所常用者,惟龙江烧。细饼而陈者,以诸鲜花投其中,封缸两月,加沉香四两,以发群芳之气,名百花酒。一名百末酒。汉景《星歌》云:"百末旨酒布兰

生。"师古云，百草华之末曰兰生者，汉武之百味旨酒也。太宗赐魏徵诗"醽渌称兰生"是也。盖以百花干之为末，人之。若广中，则以鲜花为用，或专以松黄，以荔枝花，以蒲桃壳，以香蕉子浸之亦佳，而龙眼花尤胜。

油

韶、连、始兴之间，多茶油子树。以茶子为油，客至，辄以油煎诸物为献。燕、吴人购之为泽膏发，谓非是油，则玫瑰。桂兰诸香不入。梁简文云："南油俱满，西漆争然。"南油，必茶子也。晋傅巽云"南中茶子，西极石蜜"是也。琼州文昌多山柚油、海棠油、山竹果油，儋州多麻子油，皆美。广州有露花油。露花生番禺蓼涌，状如菖蒲，其叶脊边有刺。叶落根露，以火煏之，则成枝干而多花。花生丛叶中，其瓣大小亦如叶，而色莹白，柔滑，无刺芒，花抱蕊心如穗，朝夕有零露在苞中，可以解渴。又有粉，可涂儿女肌肤，止汗粟。以其花结芳胜戴之，或折叠衣笥，经久犹香。其生于地土者，蕊落结子，大如瓜，曰路头花，多不香。香惟露花。盛夏时，露花始熟，以花覆盆盎晒之，香落茶子油中，其气馥烈，是曰露花油。蓼涌及增城人善为之。洋舶争买以归。迟开者曰寒花。阳气微敛，香益清彻，然不可为油。其生东安山中者，丛卑叶小，自春至秋皆花。近水者尤香，然亦不可为油。东莞有蜜香油。以栈香子榨之，然灯明亮，蝇蛾百虫不敢近，触之辄折翼脱足而死。性大热，误人饮食，令人吐。外有榄仁油、菜油、吉贝仁油、火麻子油，皆可食。然率以茶子油白者为美，曰白茶油。又有山茶油，以乌药子色红如珠者榨之。火麻产端州江岸间，黑色，炒焦以为小磨香油，名曰秧油。然以生榨者为良。

糖

广中市肆卖者有茧糖，窠丝糖也。其炼成条子而玲珑者，曰糖通。吹之使空者，曰吹糖。实心者，小曰糖粒，大曰糖瓜。铸成番塔人物鸟兽形者曰飨糖，吉凶之礼多用之。祀灶则以糖砖，宴客以糖果，其芝麻糖、牛皮糖、秀糖、葱糖、乌糖等，以为杂食。葱糖称潮阳，极白无滓，入口酥融如沃雪。秀糖称东莞，糖通称广州。乌糖者，以黑糖烹之成白，又以鸭卵清搅之，使渣滓上浮，精英下结，其法本唐太宗时贡使所传。大抵广人饮馔多用糖，糖户家家晒糖，以漏滴去水，仓囤贮之。春以糖本分与种蔗之农，冬而收其糖利。旧糖未消，新糖复积，开糖房者多以是致富云。

糖 梅

自大庾以往，溪谷村墟之间，在在有梅。而罗浮所产梅花，肥大尤香。苏诗："罗浮山下梅花村，玉雪为骨冰为魂。"他处花小，然结子繁如北杏，味不甚酸，以糖渍之可食。段公路云，岭南之梅小于江左。居人以朱槿花和盐曝之，其色可爱，曰丹梅。又有以大梅刻镂为瓶罐结带之类，渍以棹汁，味甚甘脆。东粤故嗜梅，嫁女者无论贫富，必以糖梅为舅姑之贽。多者至数十百罂，广召亲串，为糖梅宴会。其有不速者，皆曰打糖梅。糖以甜为贵，谚曰："糖梅甜，新妇甜。糖梅生子味还甜。糖梅酸，新妇酸，糖梅生子味还酸。"糖榄亦然。有糖梅必有糖榄。榄贵其有雌雄，雄者花而雌者实也。凡女既入门，诸媵妗相与唱歌。其歌曰解。解糖梅者词美新妇；"解"糖榄者，词美新郎。

荼蘼露

广人多种荼蘼，动以亩计。其花喜烈日，当午浇灌，则大茂。有细瓣而蕊三四卷者，有瓣粗而蕊一二卷者。有细心者，疏茎者。以甑蒸之取露，或取其瓣，拌糖霜，暴之兼旬，以为粉果心馅，名荼蘼角，甚甘馨可嗜。然犹以大西洋所出者为美。大西洋天气寒时，荼蘼始花，露凝花上，晶莹分郁，若甘露，诸花木则否。暹罗、满剌伽人购以银钱，贮以玻璃瓶，携至占城。占城妇女以香蜡调之膏发。客至，则以发拂拭杯盘之属以为敬。澳门番女得之，以注饮馔，或以沾洒人衣。外有蔷薇水，暹罗、瓜哇、满剌加三国，曩以进贡。其蔷薇乃三佛齐所种，与中国蔷薇不同。广人多以土蔷薇浸水效之，试以琉璃瓶翻摇数四，泡周上下则真也。

燕 窝

崖州海中石岛有玳瑁山，其洞穴皆燕所巢。燕大者如乌，啖鱼辄吐涎沫，以备冬月退毛之食。土人皮衣皮帽，秉炬探之。燕惊扑人，年老力弱或致坠崖而死。故有多获者，有空手而还者，是为燕窝之菜。或谓海滨石上有海粉，积结如苔。燕啄食之，吐出为窝，累累岩壁之间。岛人俟其秋去，以修竿接铲取之。海粉性寒，而为燕所吞吐则暖；海粉味咸，而为燕所吞吐则甘。其形质尽化，故可以清痰开胃云。凡有乌白二色。红者难得，盖燕属火，红者尤其精液。一名燕蔬。香有龙涎，菜有燕窝，是皆补草木之不足者，故曰蔬。榆肉产于北，燕窝产于南，皆蔬也。石花亦然。石花出崖州海港中，三月采取，过期则成石矣。

乳源石钟乳

乳源县西有乳岩。乳大者曰乳床，小曰乳枝。葳蕤下垂，一一空中相通。乳自其末溜至端，且滴且凝。滴者如冰，凝者如脂膏，乃钟乳之最良者。他岩洞及阴润之所，云气嘘噏，亦即生钟乳。盖石之精华，随寒暖而为融结，昌黎所谓泄乳交岩脉也。然惟石有脉有津气者，方出乳，顽石则否。石之腴者乳益潼流，瘠而透漏者则否。乳源多良乳，故县以名。其乳岩之水，流至白土，二三百里间，亦皆钟乳之纯英所注，饮之甘香。或谓乳穴之水皆味甘性温，重而有力，煎之似盐花，喷起皎洁如霜，是真所谓石髓。久服肥健，以酿酒尤宜，功过钟乳。钟乳性涩而凝精，不可服，服者多生奇疾。

云 母

罗江之上多云母。日照之宝光煜煜。昔有罗辩

者，服之得仙，骑一白牛而去。今化州白牛潭有石碓五六糜，是其炼云母之所遗云。增城有大溪，出云母粉，何姑服之，亦得仙去。《罗浮记》云，是溪有云母石，名云母溪。何姑尝炼其石如红玉，服之可以辟谷云。

石　耳

韶阳诸洞多石耳，其生必于青石。当大雪后，石滋润，微见日色，则石生耳。大者成片如苔藓，色碧绿，望之如烟，盖石之精英以寒而发。其花为雪蕈，其叶为石耳也。石耳亦微有蒂痕，大小朵朵如花，烹之面青紫如芙蓉，底黑而皱。每当昧爽撷取则肥厚，见日渐薄，或且消化为水。或以为苔藓之变。北方有榆肉，此则苔藓之肉云。

粤西鲑粤东脍

粤西善为鱼鲑，粤东善为鱼脍。有宴会，必以切鱼生为敬。食必以天晓时空心为度，每飞霜锷，泡蜜醪，下姜蒌，无不人人色喜，且餐且笑。其脍也皆以男子，鲑则以妇人。凡女始嫁，其家必以数十黄罂与之。能善为鲑，使甘酸而香可饫口，是为好妇。粤东罗定，所居在山谷中少鱼，俗亦尚鲑。廉州则以珠桂肉为鲑，连州以笋虫脍之，色白如雪，味甚甘。

广为水国

广为水国，人多以舟楫为食。益都孙氏云南海素封之家，水陆两登。贫者浮家江海，岁入估人舟算缗。中妇卖鱼，荡浆至客舟前，倏忽以十数。弱龄男女崽，身手便利，即张罗竿首，画钓泥中，鳖、蟹、蜃、蛤之入，日给有余，不须衣食父母。又舟人妇子，一手把舵筒，一手煮鱼，橐中儿女在背上，日垂垂如负瓜瓠。扳罾摇橹，批竹纵绳。儿女苦襁褓，索乳哭啼，恒不遑哺。地气多燠，既省絮衣之半，跣足波涛不履袜，或男女同屐。男子冬夏止一裤一襦，妇人量三岁益一布裙，如是则女恒馀布。地惟粳稻，土厚获多，人日计米一升，加以鱼、蚌、乌菱、蕉、橘、薯芋，减炊米十可二三，如是则男有余粟，故古称饶富居甲焉。

啁啾漫记

[清]佚　名撰　徐鸿整理

《啁啾漫记》一卷，记明末至清末诸多名人事迹，兼及清朝典故，多有他书所不及者，史料价值较高。

据民国《满清野史五编》本标点整理。

毕秋帆制军轶事

毕秋帆制军沅，好儒雅，敬爱文士，人有一艺一长，必驰币聘请，惟恐不来，来则厚资给之。开府秦豫，岁以数万金遍惠贫士。以故江左名流，及故人之罢官无归者，多往依之。其时孙星衍、洪亮吉辈，留幕府最久，后皆擢第始散去。星衍喜谩骂人，一署中疾之若仇，严侍读长明等辄为公揭逐之，末言如有留孙某者，众即卷堂大散。公见之不悦曰："我所延客，诸人能逐之耶？必不欲与共处，则亦有法。"因别构一室处衍，馆谷倍丰于前。诸人益不平，亦无如何也。后移节两湖，其爱姬某，善音律，解吟咏，与幕客某孝廉潜遁。公闻之亦不愠，徐遣骑士持百金，追而赠之于途。二人拜受，感泣而去。其豪旷如此。公殁，符保森挽诗有云："杜陵广厦今谁继？八百孤寒泪下时。"盖道实也。公生平酷好金石，抚陕时重修省城，秦汉瓦头及砖之有字者，搜罗殆尽。如长乐、未央、兰池瓦当长无相忘之类，拓碑者抚摩以为奇货，传重艺林，铜雀瓦更不足言矣。其幕下某客用古人澄泥之法，手自埏埴，土细工精，出窑时其坚如玉，与真者无少异。再埋土中数月，曾具只眼者莫能辨也。

金　堡

金堡字道隐，浙江仁和进士，官礼科给谏，刚直敢言，满朝侧目。为权贵所中伤，被杖下狱。崇祯末，避乱至新宁，寓居茅坪巷。每面壁痛哭，人问不答，竟莫测其故也。寻闻永历建号，欣然曰："中兴之机，其在斯乎？"乃走端州从桂王。复以言事获谴，遂披缁入桂林山中，又入罗浮，自号澹归上人。后移迁于仁化之锦崖，改额曰丹霞山。酒酣耳热，则对崖大哭，与鸟声泉声相应，人以颠僧目之。二子亦祝发，武进赵继鼎语以金氏不可无后，堡恻然，乃听其长子镐还俗。著有《借山遣兴诗集》。尝以书贻定南王孔有德，乞葬明故臣瞿式耜、张同敞遗骸，云："山僧，吴水之罪人也，承乏掖垣，奉职无状，系锦衣狱，几死杖下。今夏编成清浪，以道路之便，养疴招提，投躯浮屠，四阅月于兹矣。车驾至桂，咫尺阶前，而不欲通。盖以罪人自处，亦以废人自弃，又以世外之人自恕也。今且有不得不一言于左右者：故督师大学士瞿公、总督学士张公，皆山僧之友也，已为王所杀，可为得死矣。敌国之人，势不并存，忠臣义士，杀之而后成名。两公岂有遗恨于王？即山僧亦岂有私痛惜于两公哉？然闻遗骸未殡，心窃惑之。夫成大业者，表扬忠节，如出天性，杀其身而敬且爱其人，若唐祖之于尧君素，周世宗之于刘仁赡是也。即我太祖之下金陵，于元御史大夫福寿，即葬之矣，复立祠以祀之。其子犯法当死，又曲法而宥之。盛德美名，于今为烈。至于元世祖祭文天祥，伯颜恤汪立信之家，岂非欲兴起礼教，共植彝伦者耶？山僧盖尝论之，衰国之忠臣，与兴朝之功臣，皆受命于天，同属砥柱乾坤之人。天下无功臣，则世道不平矣；天下无忠臣，则心术不正矣。事虽殊轨，理则同源。两公一死之重，岂轻于百战者哉？王既已杀之，则忠臣之忠见，功臣之功亦见矣。此又王见德之时矣。请具衣冠，为两公殓，瞿公子孙宜存恤，张公无嗣，益可哀矜，并当择付亲知，归葬故里。则仁义之誉，王且播于无穷矣。如其不尔，便许山僧领尸，随缘藁葬，揆之情理，亦未相妨。岂可视忠义之士如盗贼寇仇然，必灭其家，狼藉其支体而后快其心耶？夫杀两公于生者，王所以自为功也，礼两公于死者，天下后世以王为德也，惟王图之。物外间身，不辞多口，既为生死交情，不忍默默。然于佛氏冤亲平等之心，王者泽及枯骨之令，圣人维持纲常之教，一举而三善备焉。"有德览之，遽令殡葬。

纪周昌发窃出江忠源遗骸事

周昌发字盛侯，沅陵人，性豪爽，喜击刺。咸丰二年，新宁江公忠源募楚勇，昌发充亲兵。三年冬，忠源巡抚安徽，入卢州被围，命昌发缒城促援师，未反而城陷，忠源死焉。湖南援军统领江忠浚者，忠源弟也，谋

以死士入城觅其兄尸。昌发慷慨请行，询其术，对曰："出入百万敌军中，事贵临机应变，其术岂能预定耶？苟不济，请以死报。"忠浚壮其言。乃著所获敌军号衣牌入城，为逻者所执，将诛之。遇黄衣某帅，故其乡人也，得释，使居营屋中，勿许之出。久之，与一卒狎，时引出坐一老人所，闲语及忠源。老人曰："江公死古塘侧，就掩泥中。"昌发故不信，老人引至塘侧，指示忠源尸所。夜分潜往掘得之，负尸瘗城闽间，解衣覆之去，然而未有隙也。越夕，黄衣帅大醉，急趋尸所，负之逃。城内尸山积，又大风雨，黑云四垂，咫尺不能见，鬼声呜呜然。举足非践尸，即陷泥淖中，敌军巡警踵相接，昌发乃祷神求佑。适有阮得胜者，新陷敌中，昌发告之故，啖以金，遂同缒尸于城下。城外竹签密布，昌发且行且拔，过敌卡无觉者，竟夜达援军大营，往返盖八日云。赏千金，辞，强之，受其半，又分半与阮。于是湘楚诸军，无不知周勇士者。五年移师三河，中炮额伤，逾年创发遂卒。同时有江忠信者，忠源之族弟也，骁果善战，从忠浚援卢州。敌军围厚，援军虽日搏战，不得近城，城中饷尽。募能入城馈饷者，众将噤莫敢应。忠信愤然，独以所部六十人往，人怀白镪，夜半逾敌垒，敌惊觉则已入矣，因留守城，未几城陷，从忠源不去。忠源曰："吾守土者，义当死。城亡，敌必以全力扑援军，援军势单。君速出佐吾弟，徒死无益也。"忠信大恸，逃归本营，卒完其军。呜呼！忠源仓卒临难，而神志不乱，其雅量诚不可及也矣。其后二年，忠信攻桐城中炮亡。余以其行事与昌发类，故并纪之。

刘岘庄制军轶事

新宁刘岘庄制军坤一，性机警，权奇自喜。少时家贫甚，食常不给。一日友人招饮，设有佳馔，举座皆熟识，公大喜。又虑人多不得饱，佯为扪虱足间，扬其敝袜，拂之者再，尘垢飞落樽俎，座客无敢下箸。公则徐起大馋，果腹而去。

庚子之变，公力持和约，以保东南。时长江钦差李秉衡者树异议，公窃忧之。一日诡语李曰："今联军攻天津，京师危甚，老夫受国深恩，志在勤王，愿以此席畀公，何如？"李愤然曰："仆有怀久矣，微公言亦欲以死报国，勤王之举，仆身任之，无烦公也。"后数日李即率师北上。公语人曰："李公此行，社稷之福也。"或问其故，笑而不答。未几，李战败死绥，而东南半壁，赖公独全。

纪赵申乔父子

赵申乔者慎旃，江苏武进人也。康熙九年成进士，历官至尚书，以廉名显于世。顾惟苛刻，不能容物，遇僚属词色甚厉，稍不称意，辄登白简，人皆畏之。晚岁尤酷虐，喜兴大狱，如戴名世案，无辜株连者三百余人，天下共冤之，而申乔悻悻不顾也。圣祖尝谕曰："办事当于大者体察，不可刻意苛求，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治天下之道，以宽为本，若吹毛求疵，天下人安得全无过失者？尔前任浙江巡抚时，民多怨之，后任湖南巡抚，大小官员，无不被参，岂一省之内，竟无一好官耶？尔为大臣，不可徒肆意气。"申乔不知省，暴厉如故。其子凤诏授山西太原知府，会车驾西巡，驻跸龙泉关，帝谓凤诏曰："汝父官声清廉，汝当效法。"凤诏对曰："微臣所自信者，不受贿而已。居官受贿，无异闺女失节，臣实耻之。"帝笑曰："尔言虽鄙陋，然如此存心甚佳。"五十四年，山西巡抚苏克劾凤诏受贿三十余万，帝震怒，诏凤诏立正法，其赃银照数追取入官。申乔大惧，求赐罢斥，帝以其疏忿激，失大臣体，严旨诘问。申乔奏称："臣一念愚诚，誓不欺君，唯皇上始终矜全。"帝怒曰："汝如不欺君，汝子贪赃数十万银两，汝何以不先陈奏？"申乔语塞谢罪，寻卒于位。

魏叔子轶事

魏叔子先生自言生平未尝蹈邪淫事，而淫念触地而发。又数有天幸，不使成就。其客吴门时，曾青黎昵一娼，其兄庭闻未之知也，叔子偶与娼笑语，颇欲狎之。既以为不可，而念不能绝。翌日晨起，庭闻使仆来请速往，至则迎门而嗄曰："吾得奇梦，梦君与吾弟共舆一豮猪淫之，岂君近有遗行耶？"叔子闻之汗下。后每举以戒子弟，其不自欺如此。

王　纲

王纲字乾维，乐平人。生有夙慧，读书过目成诵。知天下将乱，益结友言兵事，与欧阳斌、彭士望为刎颈交。务实学，耻言章句，每夜分辨论古今兵农诸大政，辄达旦以为常。往复呼叱，意气激昂，邻人睡，惊起，以为斗詈，而纲舌锋滔滔自若也。甲申燕京陷，庄烈帝殉社稷，纲痛哭不欲生，乃就史阁部可法于维扬幕府。公待以殊礼，奏疏文牍，皆纲起草。未几清摄政王致书招降，公大怒，属纲复书驳之，多尔衮气夺。或传是书为侯朝宗笔者，误也。纲数以奇策进，公未尝不赞叹，然竟不能用，遂辞去。无何，清师南下，史公殉节维扬，南都继陷。纲闻之，竟郁郁死。

钱牧斋轶事

虞山钱牧斋历事明清，再至尚书，好延引后进。晚岁委蛇，望物顿减。平生喜聚书，所居红豆山庄绛云楼上，牙签缥轴，分别部居，珍如拱璧。性复啬吝，凡世间孤本，辄秘不示人。所撰《绛云楼书目》，凡载宋元善本，皆是中乘，绝佳之品，则并书目亦不存。其后中夜乳媪抱其幼女嬉楼上，剪烛灺，落纸堆中，延烧橱椟，牧斋惊起，已不及救。所藏古书，悉付一燎。惟割成《明臣志传》数百本，当时备撰，明史在楼外，未及于难。曹倦圃溶，藏书亦富。游长安时，牧斋得暇，便过从，翻检架上，得奇书，便借抄。曹因请南归后，借其路振《九国志》，刘恕《十国纪年》，牧斋慨诺。及曹寓苏州，晤牧斋，言及前约，牧斋疾应曰："我安有此书？曩者言妄耳。"曹以其先辈，不敢诘。及吊楼灾，谈次，牧斋忽叹曰："我昔有惜书癖，诚畏因借转辗失之，子前欲借《九

国志》、《十国纪年》，我诚有之，今此书已成广陵散矣，使钞本尚在，子可转钞也。”其生平作伪多如此，宜其出入两朝，首鼠靡依也。

纪陈侍御

鄞上陈侍御紫芝，有声台垣。一日，在友人酒坐。时明珠官大学士，坐中誉伯揆无虚口。侍御被酒大言曰：“诸君奚为者？吾方有封事。”众皆愕然。翌日，具疏劾湖广巡抚张汧恃势贪暴，且请罪其举主，张乃明珠所私也。奏入，圣祖语之曰：“满朝为所贿，尔小臣胡独敢言？”侍御顿首曰：“臣秩虽微，臣言责重。知而不言，实负陛下。”帝颔之，谕九卿即与四品卿，侍御益感激思报称。一日，于朝房值明珠，延坐甚恭，并进茗饮，归寓暴卒。盈廷皆疑之，然无敢言者，其威权可想见矣。

江忠烈公遗事

江忠烈公忠源，微时游京师，谒曾文正公国藩。曾时官左庶子，刺入，曾愠曰：“此新宁秀才江岷樵，素无赖，善辞遣之。”门者出，谢曰：“主人敬谢客，客新宁无赖秀才，平生工喝雉耳，主人不暇与若辈游也。”公正色大言曰：“事诚有之。虽然，天下岂有拒人改过曾国藩邪？”门者复入告，曾惊起，迓入。时朝野承平久，公独以为将大乱，侃侃言天下事，声震屋瓦，手指擘画，袖拂茗盏堕地，公谈自若，绝不顾，曾深敬礼之。及去，曾目送之，退谓人曰：“平生未见如此人。”既而叹曰：“此人虽名满天下，然当以节烈死。”闻者亦莫测其旨。而二公之远识深虑皆不可及也。同客举人邹柳溪名兴愚，陕西人也，公以其温雅士，厚遇之。邹病羸咯血，又贫不能赁仆，公亲为量水称药，数月不少懈，而邹竟死。时公之师邓铁松名鹤龄，湘乡举人，亦咯血垂殆。公既为柳溪治丧，属其族人传霖送归陕，而身护师南归，未至亦卒。又为任棺敛，而致其丧湘乡。其后同年生曾春田名如耆死京师，公又归其丧。当是时，公之义声已震京师矣。其送人诗曰：“人生无忧患，谁知性情厚？沦落不及悲，此行当不朽。”盖其气节养之有素也。公才气浩瀚，所著有奏议六卷行世，其遗诗一卷，初刻于长沙，郭意城为之序，谓其忠肝义胆，照耀千古者，原不必以诗传。而其性情所寄，长篇短幅，皆有浩然不可遏抑之气，诚非虚语。集中于三丧之归，皆有诗以纪其事，蔼然仁者之言也。悉录于此，以志高义。其《为邹柳溪驱病诗》云：“阴阳寒热邹鲁哄，热似探汤寒似冻。邹生尔病果何辜？绵历三春过夏仲。我欲乘风上九天，手扣天关如凿空。谒见玉皇借六甲，斩除二竖清恶梦。须臾天仗森排列，大开阊阖受朝贡。臣愚昧死再拜言，愿霁天威听舆诵。臣友邹生狷者徒，安贫久抱汉阴瓮。奇骨例为百神钦，运艰偏被群魔弄。高堂有母下无儿，万一不虞臣实痛。东陵寿考天宁论，原壤不死圣不讽。邹生清耿独拘患，一身那敌三彭众？愿假神农草木兵，岐伯专征御飞控。卢扁和缓受节制，四面围攻无一缝。穷追邪贼缮荣卫，只有三焦留雾露。廓清膏下与肓上，从此攻伐长不用。邹生尔病合当苏，虮虱小臣言必中。病鬼不与穷鬼殊，昌黎有文尚能送。”《哭邹柳溪》云：“昂藏意气薄云烟，病里犹思著祖鞭。宛马未酬千里志，海鹏难诉九重天。苏韶讵有回生望？向秀空传思旧篇。或喜修文君不愧，一生孤愤未妨宣。半月论文病即侵，无方起死愧交深，良规尚在人何往？遗箧亲收泪不禁。褥暑蒸云天惨黵，凄风送雨气萧森。黄金台畔桑乾水，呜咽声声助客吟。”《哭邓铁松师》云：“异乡见同气，生死誓相依。嗟我邓夫子，至性终不移。去年客京辇，有弟捷南闱。春明试将迫，盼弟来如期。弟来亦何暮？兄望亦何痴！痴望忽焉到，喜极不自持。忧喜互相攻，呕血倏盈卮。形容日枯槁，行路知难医。谁谓试事毕，阿弟已先归。旅馆嗟谁伴，惟有二竖随。欲归囊无钱，插翅安得飞？曾萧古君子，解囊时其亏。谓我旧及门，鞍马护南驰。南驰未数日，奄及死别离。临危执我手，欲语泪交颐。谓余死不恨，永与同气违。妻孥谁不念？所重在连枝。子归余语季，念我毋过悲。此语谁复闻？沉痛摧心脾。忆昔甲午岁，吾师来夫彝。数月生春风，早得窥樊篱。谓当贡玉堂，勋业媲龙夔。次亦宰百里，膏雨润疮痍。岂谓天难问？用行终无时，潦到五十年，一朝陨路歧。从游实无状，万咎安所辞？异乡恶死人，见辄走避之。逐客今屡下，安望持其危？典衣买柳棺，鬻者尤居奇。送终礼数缺，凄恻徒涕洟。可怜春生子，古谊厚不漓。知我方寸乱，筹画不少遗。哀哀路三千，素车指湖湄。吾师有二子，头角闻嵚崎。扶柩到其家，义当敦切偲。达人后必大，庶几绍裘箕。《东明阻雨》云：“天公似憎我行速，嘤雨溅泥止归轴。我留京华逾两载，不惜此间一再宿。男儿进退本宽绰，早归固愿迟不恶。不缘情事有匆遽，逆旅何妨且寻乐。长安故人骨未返，白发倚闾嗟道远。哀哀吾师死他乡，万里一棺何日窆？我欲乘风叩天阍，唤取羲和鞭朝阳。朝阳一出宿雨止，灵乎归来返蒿里。”《哭曾春田》云：“十载走名场，触事多感怆。岂惟嗟沉沦？渐复悲死丧。前年邹与邓，艰难已万状。曾侯我同年，里闬复相望。行年五十三，发白心弥壮。慷慨走幽燕，谈笑轻波浪。同行窃相谓，此老不可量。何期近国门，一病天不相？凄凉路道间，桐棺等藁葬。邸寓始得闻，尚冀传者妄。痴奴走告我，涕泣声辄放。经营易其棺，麦饭聊相饷。谓我稍得志，南归片帆扬，送汝转故乡，免遭赤日炀。不才已摈斥，定省难久旷。孤棺战烈日，万里宁无恙？良由我不德，念之徒自怅。可怜妻若子，按日计胪唱。不知成死别，犹复盼归舫。痛哭长途长，火云烧万嶂。何时到其家，白骨就黄壤。”

记朱生

大兴朱生永庆，字长源，修干美髯，才名籍甚。乙酉清豫王下江南，生起义，兵败被执，隶正黄旗，僦宣府人姜纳吾居。王奇其貌，尝赐以妇人，辄辞不受。时都谏杨兆升死于难，其妾姚氏被掳，王又以赐生，生沈思良久始诺，遂以姚氏归纳吾家。向夕，闭户长揖姚氏

曰："夫人忠臣侧室也，吾何敢非礼？其所以伪聚者，为全夫人节耳。"是时纳吾伏童仆数辈侦两人，而生据椅诵佛，烛且跋，声益高，至晓不辍。童仆报纳吾，纳吾异之，不言。抵夜复令童仆以班伺，生诵如初，纳吾又不言。三夕伺之，又复如初。纳吾晨起问曰："君既不近妇人，何赘此一受为？"生曰："此搢绅妾，吾非欲妻之，欲完若璧以归。恐机泄，弗果如愿，故且同室。然非诵佛，无以明心，不意为君侦得，幸秘之，勿败乃公事也。"纳吾曰："君谊动鬼神，毋弗夕夕苦君。"为治别室，遣老媪侍姚氏，家人咸敬之。久之闻于王，王高其谊，以资遣姚氏归家，而生竟以鳏夫终老。

清德宗西狩琐闻

清德宗久制于孝钦太后，郁郁不得志。拳乱之始，帝心非之而不敢言，且朝贵咸党于太后，虽言亦不得从。及西狩，恒思援各省督抚以自助。勤王之师，陕西藩臣某最先，某故先朝旧勋之裔，帝颇重之，擢陕西巡抚。一日招某入，叩头毕，帝甫有言，而太后适至。帝色变，某亦汗下流背，乃乱以他语而罢，太后未之审也。

帝之西狩，衣履敝垢。一日，内侍以新制袜进呈，式劣，帝不悦。有顷，太后至，问袜佳耶？帝曰："然。"太后又曰："差长否？"帝曰："然。"太后乃笑。

帝初莅长安，在行宫二重殿召见臣工。门作圆月式，垂棉布帷，王夔石相国趋入，辄为门限所阻，仆于室内，赵尚书舒翘继之。帝大笑，趣内侍扶起之。

回銮计定，帝命将新制二轿试坐，太后促之，帝踽躅曰："不敢。"太后笑曰："汝略坐无妨。"帝面赤，乃作半跪式略坐即下。

朝鲜越南文献一斑

我国文化，远播殊域，东方如日本、朝鲜，南方如越南，皆最著者。自越沦于法，文献邱墟，论者惜之。而朝鲜复入于日本，典章文物，亦将堕地尽矣。咸丰戊申冬，桂林龙翰臣先生典试湖北，适越南副使王有光道出武昌，以彼国大臣诗集求删订，翰臣选其越国公绵审及潘并二君诗词若干首，为《越风合钞》，并题《庆清朝词》一阕纪其事。词曰："蝇楷书成，乌丝界就，天南几帙琼瑶。茶江印水，彿人佳景偏饶。曾记画屏围枕，春山淡冶似南朝（"茶江春水印山云，画屏围枕看春山"，皆两人集中佳句也）。风流甚，锦囊待滕，彩笔能描。摹到盛唐韵远，但宋元人后，比拟都超。知音绝久，今番来入星轺。一自淡云句邈，使臣风雅总寥寥。同文远，试登鞮乐，聊佐咸韶。"（"淡云微雨小姑词"乃康熙朝朝鲜使臣诗也）。其评论诗格，颇以盛唐相许。今各略录数首，亦以见文化之远，而伤国威之丧也。绵审字仲渊，集名《仓山诗钞》，其《秋怀用遗山均》云："梦落寒山暮雨声，一樽倚醉坐来清。长风撼撼迎秋至，古意茫茫入夜生。宾客病多黄叶散，江湖计晚白鹭惊。村南烟舍遥相约，拟买扁舟钓月明。"《送别》云："落日照衰草，送君多苦吟。穷愁归故里，垂老负初心。驿路寒山瘦，关门秋露深。中途逢九日，相望碧云岑。"仲渊又有《仓山词钞》、《浣溪沙》曰："料峭东风晓暮寒，飞花和露滴阑干，虾须不卷怯衣单。小饮微醺还独卧，寻诗无计束吟鞍。画屏围枕看春山。"潘并有《菊堂诗钞》，其《工部杜郎中往沱瀼枉道见访，敉馆把酒奉慰》一首，颇有唐音。诗云："奠江滚滚下沱洋，相见伊人水一方。万里君门悲贾谊，十年郎署老冯唐。井闾日接文章气，几案风生笑语香。莲酒满斟聊共醉，风流记得在他乡。"《一雁同叔明赋》云："俦侣几时到？江湖何处居？一声天地外，孤影雪霜余。岁晏愁看汝，吟成独笑予。只应附归翼，远寄故乡书。"《寄绥和县知县杜叙甫》云："相思那得日相闻？独夜裁书酒正醺。迁客风流君识否？茶江春水印山云。"古风如"风骚久沦靡，微言谁嗣音？天稷挽颓波，百一有遗吟。三唐富杰作，名声犹至今。翩翩陈拾遗，感遇意何深。炼服已千岁，不见蓬莱岑。团团三株树，攀企独劳心。"亦不落凡响者。光绪年间，朝鲜金君奭准与翰臣先生哲子松琴友善，持其乡人《松穆馆集》相赠，松琴有东海奇才，恨不并世之叹。今亦录数首于后。松穆馆者，李虞裳（名彦瑱）之所居也。李曾于元陵癸未，随通信使入日本，日本诗人率为难题，强均以穷之。李左酬右应，笔飞墨舞，日人皆瞠目吐舌，诧为希有。其才气如此。集中如《日本道中所见》数诗皆佳。诗云："野凫毛，如绣缎，山鹊毛，有金翠。岚吐起绀碧，云花染成胭脂水。"又，"袖口引粘蝶粉，帽顶坐悬蛛丝。先生赏花深处，茶烟如缕罥枝。"又，"树十围，皮如蟒，桥一弯，背如驼，网散水银鳞跃，棹穿花漆齿歌。"他如《山寺题壁》云："老衲幽居只树林，石桥苔径入春寻。虚潭骤雨垂龙气，碧幛游云带鹤心。竹里疏灯僧院静，花间清磬佛楼深。百灵来听无生偈，每夜松窗月色阴。"又，"碧天楼阁带春星，槛外飞泉坐倒听。树色湿云诸洞黑，磬声摇月数峰青。院中宿鸟参禅定，池上游龙学佛灵。顿觉前身金粟是，悬灯萝幌独翻经。"皆卓然大家，置之吾国名家集中，真不辨识。呜呼！古人录良友遗诗，尚徘徊痛悼，不能自已，况丧社之邦，遗风堕雅，安可不亟表扬之哉？吾于录是篇而不禁有重慨焉。

纪康熙己未博学宏词科

康熙十七年戊午，圣祖特开制科，以天下之文词卓越、才藻瑰丽者，召试擢用，备顾问著作之选，名曰博学宏词科。敕内外大臣，各荐举来京。于是臣工百僚，争以网罗魁奇闳达之士为胜。宰辅科道题荐八十三人，各衙门揭送吏部七十二人，督抚外荐三十一人，都一百八十六人。于次年己未三月朔考试，中选者五十人。一等：彭孙遹、倪灿、张烈、汪霦、乔莱、王顼龄、李因笃、秦松龄、周清原、陈维崧、徐嘉炎、陆棻、冯勖、钱中谐、汪楫、袁佑、朱彝尊、汤斌、汪琬、邱象随。二等：李来泰、潘耒、沈珩、施闰章、米汉雯、黄与坚、李铠、徐釚、沈筠、周庆曾、尤侗、范必英、崔如岳、张鸿烈、方象瑛、李澄中、吴元龙、庞垲、毛奇龄、钱金甫、吴任臣、陈鸿绩、

曹宜溥、毛升芳、曹禾、黎骞、高咏、龙燮、邵吴远、严绳孙。皆授翰林职，入馆纂修明史。王方谷、朱钟仁、申维翰、王嗣槐、邓汉仪、王昊、孙枝蔚七人，则年老入试未选者，特旨授内阁中书舍人。傅山、杜越，辞病未与试，亦授内阁中书舍人。其未试丁忧者：曹溶、戴王纶、汪懋麟、王谷韦、陆陇其、惠周惕、钱芳标、陈学夔、张贞、柯崇朴、柯维桢、黄虞稷、彭桂、林以畏。其未试病故者：叶舒崇、陈九胜。其未试致仕者：祝宏坊。其患病行催不到者：应扮谦、稽宗孟、黄宗羲、李容、魏禧、张九征、张新标、顾豹文、王追骐、范鄗鼎、陆舜、顾景星、蔡方炳。其与试未用者：赵进美、毕振姬、王岱、孙棨、上官鉴、法若真、王紫绶、杨毓兰、张能鳞、王孙蔚、潘扬言、张瑞征、张含辉、王廷璧、田雯、冯云骧、傅扆、嵇永福、章贞、程必升、李念慈、侯七乘、毛际可、徐之凯、徐而芳、叶封、王钺、林尧英、赵延锡、陈宏、刘瑞远、魏学渠、顾鼎铨、田茂遇、宋实颖、董俞、江闿、徐懋昭、李开泰、李芳广、陈玉琪、任辰旦、储方庆、王祚兴、高向台、赵骊渊、马骏、白梦鼐、许孙荃、许自俊、张英、程大吕、高层云、李瑞征、王含真、金居敬、陶元淳、李大春、叶灼棠、谭吉璁、施清、陆次云、潘藩大、张霍、赵廷扬、宋维藩、朱培、陆元辅、吴雯、李良年、徐林鸿、陈荚、吴农祥、叶奕苞、阎若璩、郎戴瓒、冯行贤、邓林梓、王宏撰、杨还吉、罗坤、朱士曾、徐咸清、夏驷、陈僖、宋涵、叶方蔚、成其愿、纪炅、程易、戴茂隆、许先甲、周起莘、黄始、陈恒贞、宋昱、邵允彝。凡此一百八十六人者，虽趋舍各殊，然皆才高学博，著述斐然可观，近代能文之士，未能或之先也。当征试时，有司迫诸遗民就道，不容假借。惟李容、黄宗羲、应扮谦、嵇宗孟、顾景星、蔡方炳以死拒得免。其他类胁以威势，强舁至京，如驱牛马然，使弗克自主。而犹美其名曰，圣天子求贤之盛典也，其然岂其然乎？

当戊午正月大科诏下，阁臣争欲以遗民顾炎武荐。炎武预令诸门人之在京者辞曰："绳刀俱在，无速我死。"众乃止。或曰："先生盍亦听人一荐？荐而不出，其名愈高矣。"炎武笑曰："此所谓钓名者也，吾岂为之哉？"同时有魏裔介者，罢相家居，恒谓人曰："吾不羡东阁辅臣，而羡公车征士。"柏乡县令闻之，称于监司，将之。监司曰："焉有元老而赴词科者？"遂不敢荐。迷哉！裔介钓名犹不可，而况垂涎乎？人之度量，相越远矣。

李容被征，自称废疾，长卧不起。陕抚怒，檄周至县令迫之。遂舁其床至西安，抚臣亲至榻前怂恿，容遂绝粒，水浆不入口者六日。而抚臣犹欲强之，容拔刀自刺。陕中官属大惊，乃免。

黄宗羲闻掌院学士叶方蔼将荐己，寓书拒之。叶不从，竟荐于帝前。门人陈锡嘏知之，大惊，诣叶曰："公如是，是将使吾师为叠山之杀也。"叶愕然，乃又以老病奏闻，事遂得解。

魏禧被征，又疾辞，宁都州尹不听，强舁至南昌。赣抚疑其诈，以板扉舁之入署。禧絮被蒙头卧，称疾笃，乃放归。

傅山年七十有四，大吏强征之，固辞不可，遂称疾。大吏令役舁其床以行，至京师三十里，以死拒不入城。大学士冯溥首过之，公卿毕至，山卧床不起，问之不答。魏象枢乃以老病上闻，诏免试放还。特加中书舍人以污之，冯溥诣山强入谢，不可。令宾客百辈诱说之，称疾笃。仍使役舁以入，数人强掖之跪，山力拒不胜，仆于地。魏象枢进曰："止，止，是即谢矣。"遂放归。山叹曰："自秦政以来，未有辱士如是之甚者也。"

孙枝蔚被征，以老辞，亦不许。授官日，吏部集验于庭，枝蔚独卧不往。已而役至，强拥之去。主爵者见其须眉皓白，劳之曰："君老矣，幸自爱。"枝蔚瞠目曰："公何言也？我前以老求免试，诸公必以为壮。今我不欲以得官，诸公又以为老，何耶？"主爵者语塞，卒以金鹭补强加之，然后放归。

李因笃被征，以母老辞，阁臣闻其名，必欲致之。大吏承风旨，加意迫促，因笃将以死拒。其母劝之曰："儿死固佳，七十老人，将何依乎？"不得已，始泣涕就道，应试入翰苑，与朱彝尊、潘耒、严绳孙称四布衣。授官后即上疏乞养，情词恳恻，诏许放归。疏中有曰："内阁学士臣项景襄、李天馥等，旁采虚声，先后以臣因笃姓名联廛荐牍，获奉谕旨，吏部遵行，陕西督抚促臣应诏赴京。臣自念，臣母年逾七十，属岁多病，又缘避寇坠马，左股撞伤，昼夜呻吟，久成废疾，困顿床褥，转侧须人。臣年四十有九，儿女并无，母子茕茕，相依为命，躬亲扶持，跬步难离。随经具呈哀辞，次第移咨吏部，吏部谓称亲援病，恐有推诿，一概驳回。而台司郡邑络绎遣臣长行，急若风火。臣趋朝之限，虽迫于戴星，而问寝之私，倍悬于爱日。然呼天不应，号泣就途，心绪荒迷，如坠云雾，低头转瞬，辄见臣母，寝食俱废，肝胆迸裂"云云。足证当时官吏促迫之苦也。

召试之日，侍卫诸近臣环列左右，众方濡墨属稿，作嗫嚅瑟缩状。惟乔莱则展卷疾书，数千言立成，起顾日晷犹未昃也。同试汪琬等，旁睨其所为，不觉叹服。

三月二十日折卷，帝谓阁臣曰："朱彝尊卷有'杏花红似火，菖叶小如钗'之句，菖叶安得似钗？"众对曰："此句不佳。"帝曰："斯人固老名士，姑略之。"又问："汪琬赋中有'或问于予曰，及唯唯否否'之语，岂以'或'指朕，'予'自指也？"李天馥对曰："赋体本有子虚亡是之称，大抵皆寓言，似不必有实指也？"帝曰："毛奇龄赋中有女娲补天事，信否。"冯溥对曰："在列子诸书有之，似乎可信。"帝曰："朕忆楚辞亦有之，但恐《齐东野语》不宜入正赋。"溥曰："赋本浮会，与铭颂稍异，似可假借作铺张者。"帝曰："如此则其文甚佳，今在何等？"众对曰："已置二等之末矣。"帝命稍移在二等之中。

填榜将毕，帝忽于二等卷斥出一卷，命阁臣择一有名者补之。于是冯溥以吴农祥、徐林鸿、王嗣槐对，杜立德以白梦鼐、施清高、尚台叶对，方蔼则以其弟奕苞对，且曰："渠，臣弟也，若不举，当恨臣刺骨。"帝不怿，遂悉罢不用，自取严绳孙卷补之。绳孙召试日，以目疾，仅成《省耕诗》八韵，阁中阅卷已不录，帝素重其名，

得置榜尾。

彭孙遹、朱彝尊、毛奇龄、汪琬等，皆以绩学雄文，负海内重望，虎视蛟腾，傲睨一世。每逢校艺论文之会，同馆以科目进者，率面内惭，噤不能发一语。遂怀忌嫉，诋之为野翰林。故五十人者，时有野翰林之目。

傅星岩相国逸事

聊城傅星岩相国微时，徒步赴江南谒伊公子密之，相见不及他语，遽曰："山左傅以浙闻公子侍姬中有素云者，艳倾宇内，愿一平视，公子其许之否乎？"密之逡巡谢曰："劳君远涉，请少休，容后徐议。"星岩怫然作色曰："某数千里跋涉而来，无他凌也，公子幸许我，诚当少俟，否则无过留。"密之欣然诺，命酒款之。数巡后，环佩锵然，侍女十余辈拥素云出见。星岩微睨叹曰："名不虚也，此来不负。"因即告别。密之坚挽之，星岩曰："得睹倾城，私愿已遂，岂为饮食哉？"不顾径去。密之怏怏，如有所失。既而曰："吾何爱一妇人，而失国士？"即乘骏马追及三十里外，挟以俱归。引之入曲室，锦绮华缛，供张悉备。乃揖之曰："君既属意素云，吾即以赠君。此室即洞房，今夕即七夕也。"星岩曰："吾何敢夺公子所爱？"曰："仆以君为丈夫，故有是举，乃效书生羞涩态耶？"语未毕，侍女已导素云出拜。星岩惊喜过望，即留月余，密之又为之治装奁物外，更资以数千金。星岩归里，安然为富人矣。无何满清入关，明社遂墟。星岩值顺治丙戌开科，由大魁历清要，十余年间，遂跻宰辅。会密之以事入狱，曩昔故旧，莫肯援手。素云闻之，谓星岩曰："君不能脱密之于难，富贵何为？"于是星岩为之营救，其事乃解。密之既出狱，星岩谴使邀之入都，密之复书峻却，谓某昔日之施，君今日之报，前后之事既奇，彼此之心交尽。自兹以往，君为熙朝重臣，某为胜国逸士，两无所憾，不在相见也。星岩与素云得书，叹想不置。

大臣不跪见诸王之始

清初，贵胄势甚盛，阁臣见之必跪白。虽丰功伟绩如洪承畴者，亦未尝不屈膝也。其后康熙二十六年，太皇太后崩，诏王大臣议丧礼于永康门外。时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以次环坐，大学士九卿长跪其前。自晨至午，议未决，大学士王熙年老气衰，膝痛不可忍，屡踣地，康亲王桀书叱之。给事中高层云愤然曰："是苛制也。"即日抗章弹劾，谓大学士为辅弼大臣，诸王宜加以礼接，不可骄恣倨慢，坐受其跪，失藩臣体。奏上，举朝震骇，皆为高危。寻诏下，嗣后会议政事，大臣不得向诸王长跪，著为令。

书任侍御

康熙时任侍御宏嘉，巡视北城，某锦衣骏马者突其前，叱侍御让道。侍御问何人，众役对曰："此某亲王所嬖千金旦者也。"侍御命执之，众皆目谢不敢。侍御大怒，身逐之。旦跳入王府，侍御坐府门，呼必得旦乃已。王曰："是申申者何也？即出敢若何？"旦出，侍御叱缚之，予杖四十。王大恚，入奏，圣祖曰："任宏嘉所行者国法，非凌若也。若庇优不自惧，而来诉乎？"王觳觫稽首退。当是时直声震朝野，满大臣相戒，勿任侍御者。寻以内艰归，服关不出，终于家。

文字狱之一

清初，文字之狱大兴，奸人乘之，纷然投匦告讦，富家世族，被其构陷者，锒铛载道。尝有告人作诗触时讳者于刑部，他司官将白堂官移讯，主事李可汧见之曰："此非某诗，乃唐人薛逢作，题曰《开元后乐》，大概言天宝乱后事者，有何触忌，而移讯耶？"明日李复携唐诗鼓吹，言于堂官，由是被控者方得免。罗织前代人诗以入人罪，二千年来所未闻者。使无李可汧为之昭雪，其人辨之无可辨也。虽然，此不过苦海中之一勺耳，当时有千百倍于是者，可胜叹哉！

允禵遗事

固山贝子允禵，于康熙五十七年，以抚远大将军督西陲边事。时有武弁康绩者，运食至半道。会岁饥，民乏食，无以自存，绩尽以所运赈贷之，归白其状。允禵愕然，而重其义，军法当斩。乃上状云："绩法宜死，而心宜生。"圣祖异而赦之。允禵留绩帐中，参机宜事。绩每遇允禵宴饮，辄谏，允禵改容谢之。一日，复以红裙侑觞，绩闻之，排闼直入，流泣而谏，允禵悚然。绩指群侍饮者曰："皆若导谀耳。"持拳纵击之。众恨绩刺骨，屡谗之于允禵。允禵笑曰："绩，吾之诤臣也，去绩，吾过亦多矣。"卒不从。世所传允禵淫虐事，乃世宗造词以诬之者，非实录也。允禵虽非贤哲，然其阔达大度，有世宗所不及者。

沈归愚轶事

沈归愚尚书，服官数十年，旅进旅退，毫无建树。高宗徒以其捉刀之故，独宠眷不衰。《乾隆御制诗集》半为归愚之作，其他亦必归愚润色者也。一日，帝以所作《大钟歌》赐之阅，归愚读至"道衍俨被荣将命"句，疑"荣将"二字未安，易为"荣国"。帝曰："若以道衍为荣国公，故易'荣将'二字耶？不知荣将乃黄帝时铸钟人，若误会涂之，无异点金成铁。然古书读不尽，有我知若不知者，亦有若知我不知者，我固不以此罪若也。"归愚既退，帝顾侍臣曰："沈德潜今日乃被我难倒矣。"言罢拊掌。归愚卒后，帝闻其泄捉刀事于外，不觉大怒。乃借徐述夔诗案，追夺阶衔祠谥，扑其墓碑。

海兰察遗事

乾隆名将以海兰察为冠。海生有神力，矢无虚发，中者辄死。用兵由天授，善以少击众。其征西藏科尔喀时，至吉龙两大山间，隔深溪，溪岸劣，容一足。驾桥则敌争之，礌石雨下，声如雷鸣。将军福安康计无所出，问策于海，海笑曰："此易攻耳。予我五百人，八日

粮,勿问我所往。”乃嘱巽长某速备桥材,八日后驾之,当无一人敢争者。海令故严,及驾桥敌争如故,皆曰:“不意海兰察今乃妄语,贼满山来,何谓一人?”正疑虑间,敌乱,左右奔,山上火发,见我兵矣。群指曰:“彼岩间端坐者,非海耶?”急渡,合而歼之。福安康设酒问其故,曰:“用兵无他,在善思耳。此涧水也,非江非河,源近。发源山必相连,沿涧行,流渐细,百里外,果得山梁。逾梁行两山,望见贼营,众伏草间待期,如兽遇猎不敢动。戒士卒勿语,恐逻者闻。五百人块然如木石,顾度长日如年耳。粮尽而期至,贼空营以争桥,吾据其营,斩守营贼。以上攻下,虽贲育不敢抗,况惊蛇乱窜哉?”福不胜叹服。海貌恂恂如儒生,口不能道辞。然负气好胜,与权贵龃龉。和珅尝讦其在陇西收受毛皮等物,高宗笑曰:“海兰察能杀贼,皮物收以御寒,何必讦责?汝辈既不能杀贼,亦岂能谢绝人情乎?”和大惭沮。

书罗慎斋事

湘潭罗慎斋少卿典致仕后,主讲岳麓书院,以程朱学海人,造次必于礼法。诸生心向之,而苦其拘。时钱塘袁简斋过湘,闻慎斋名,访之。慎斋薄其为人,拒不见。袁去,慎斋命仆担水,洗门前阶石。仆怪之,曰:“勿使秽迹污吾地也。”闻者传以为笑。慎斋尝著有《读易管见》、《读诗管见》等书,沾沾自喜,恒谓人曰:“能过我一读吾书乎?吾书若传世,两庑冷肉,当分我一席矣。”其后《读诗管见》一书,为新宁周怙盗去。周时就学岳麓,亦能文,慎斋雅重之,而不意其负心也。慎斋寻其书不获,愤惋不自聊。乃延僧道建醮,对神誓曰:“盗吾书者,其后不昌。”因以郁卒。周得书秘不示人。寻暴死。其后转鬻于李某家,李亦暴亡。其家惧,赍之求忠书院,今不知其所在矣。余闻之于故老者如此,而深慨慎斋之不达也。

宣宗重视清语

清制,满蒙人员,凡遇谢恩请安,皆用清语。道光八年,盛京副都统常文回京,在隆宗门外谢恩,以汉语陈奏。宣宗大怒曰:“清语为满洲根本,若偶尔奏对,尚且不能,非忘本乎?”即命革职。

书胡穆孟事

胡穆孟者,侯官世家子也。善骑射,应武科,捷乡试,与同年生连江沈廷栋友善。甲寅,耿精忠乱,征武甲武科以为车骑骁骑诸常侍,穆孟坚辞其命,逃之连江,就廷栋家。廷栋房师某,为某邑知县,以事至省,廷栋具书币修候,已入缄未发也。穆孟窃视其书,中述靖南举动乖乱,人心不属,难成大事。骇曰:“此何等语,岂可形之笔札间耶?往必获咎。”因取书润色之,稍隐约其词,为更书入故缄。而廷栋未之知也,以付使人,至城下,为门者所诘,索得其书。涉诽谤,发书刑曹,逮廷栋穷治,诬伏论死。穆孟闻之,谋诸其妇王氏曰:“沈七罪固当然,其母妻老艾,茕茕未有后,若故之痛可念,为之奈何?”妇曰:“沈母高见,爱子受戮,必无生理,其妻寡无所依,亦必偕亡。是沈一人死,而三人俱毙也。君素善沈君,安容坐视?”穆孟曰:“然则惟吾可出代沈君死耳,吾呱呱者在膝下,虽死犹有后,孰与沈君有灭族之惨耶?”妇曰:“杀身取义,此烈丈夫事也,君为奇男子,妾其甘守愚妇乎?君勉之,毋以妾为念也。顾策将安出?”穆孟因语之故。即赴刑曹,具状自伏。刑曹疑之,召廷栋与质,廷栋实不知易书由,争死甚力。穆孟曰:“书实吾所为,此易辨耳。今第使两人各具书迹,同者坐,复何辞?”刑曹然之。使书,果穆孟笔,乃释廷栋而辟穆孟。论决之日,王氏设奠西市,哭极哀。取其首而缝之,具衣冠敛,且市两棺,属其子于廷栋,令抚视之,而自刎其尸侧。观者数千人,莫不感激泣下。呜呼!死生之际大矣哉!若穆孟之代友受戮,世俗所讥为至拙者非耶?夫自知其拙,而毅然为之不少避,可不谓贤哉?新化有张进者,富室张尚礼之仆也。土寇王进才之乱,尚礼命进往侦,被执,逼言其主所在,进绐曰:“主固有在,但却之以众,恐惊窜耳。”信之,遣二卒同往。至则大呼曰:“主速避,缓则无及矣,我只办一死耳。”尚礼家遁去。顷之贼众至,二卒言其故,械赴贼营,割舌抉眼,拔筋抽肠而死。进椎鲁不读书,而其树立乃卓卓若是。呜呼!此又士君子之所难也矣。

犬寄诗

纳兰峻德工诗画,豪放不羁。尝寓盘山天城寺,与水月庵僧然西以诗往还,系于小犬之项,云:“相望一峰隔,相呼恐不闻。寄诗冯小犬,好去度深云。”僧答诗有“昔有鸿传信,今冯犬寄诗”句,犬寄诗则古所未有者,可为廖融添一诗奴。

纪鲍廷博藏书事

鲍廷博者,字以文,号渌饮,世为歙人。以文携家居于浙,故又称仁和鲍氏云。年二十三,补诸生,屡试不售,遂绝意进取。竭力购求典籍,皆收藏家所罕有者。乾隆三十八年,高宗诏开四库馆,采访遗书,海内藏书家,踊跃进献。廷博家藏善本六百余种,命其子士恭进呈一览。廷博之书,大半宋元旧板,旧写本,又手自校雠,一无讹谬,故为天下献书之冠。四十年复奉诏还其原书。其书内《唐阙史》及《武经总要》,皆御制诗题之,一时传诵。廷博既因进书受知,名闻当世,遂以所藏古书善本,付之梨枣,公诸海内,而以《唐阙史》冠诸首,名曰“知不足斋丛书”。朝夕雠校,寒暑不辍,数十年如一日。仁宗尝题内府《知不足斋诗》,有“斋名沿鲍氏,阙史御题诗。集书苦不足,千文以序推”之句,盖指廷博所刻丛书二十余集,用周嗣兴千文以次排编也。嘉庆十八年,方受畴巡抚浙江,帝问鲍氏丛书续刊何种,受畴以续刊之二十六集进。奉上谕:生员鲍廷博于乾隆年间恭进书籍,其藏书之知不足斋,仰蒙高宗纯皇帝宠以诗章,朕于几暇,亦曾加题咏。兹复据浙江巡抚

方受畴代进知不足斋丛书第二十六集，鲍廷博年逾八旬，好古绩学，老而不倦。著加恩赏给举人，俾其世衍书香，广刊秘籍，亦艺林之胜事也。廷博于是又欲刊竣廿七廿八两集，亲自校对，廿七集将刊成，忽患心痛。顾士恭曰："若继志续刊，无负乃翁意。"言讫而瞑，时手中尚执卷未释也。廷博生平，酷嗜书籍，每一过目，即能记其某卷某页某行某讹字。有持来问者，不待翻阅。见其板口，即曰此某氏板，某卷刊讹若干字。案之历历不爽。仪征阮元闻而异之，访诸其家，故问以海内鲜见之古本，及其书之美恶所在，意旨所在，见于某代某家目录，经几家收藏，几次钞刊，真伪若何，语刺刺不休。而廷博答之无不矢口而出，滔滔不竭。文达叹曰："古人云读书破万卷，鲍君所读破者，奚翅数万卷哉？"

陈玉成遗事

故老言英王陈玉成用兵如神，往来飘忽，如健鹰搏空，一瞬千里，敌莫测其所至。其识略实为诸王冠，每临阵横槊马上，瞭览山川脉络，举鞭示部将于某所设疑，某所诱敌，某所设伏。及胜，卒如其言。或问其故，则亦不能尽道也。倘所谓天授者欤？性忌恶如仇，与洪仁达有隙，而沈桂者，洪秀全之宠臣也，权势炙手可热，幸进者纷集其门。玉成贻书诤之，桂恨刺骨，与仁达谮之于秀全，秀全数谴责之，玉成恒忽忽不乐。安庆之陷，秀全手诏让之曰："不复此城，毋相见也。"玉成捧诏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继之以死。"左右闻之者皆流涕。未几，卢州继失，益惮秀全不敢东，故败。其受苗沛霖之绐也，拔刀欲自刎，不获，顾沛霖大骂曰："骇奴反覆，我死行及若，何哉？"沛霖于是囚之，之颍州，献胜保。胜保命冯沂说之降，语次及秀全将覆亡事，玉成仰天笑曰："某起匹夫，拜王爵，手提百万军。纵横数千里，乃且为降卤哉？且国之存亡，天也，岂一二人留去所能决哉？"不听。沂以其言闻胜保，胜保自鞫之，高坐军帐，盛威仪，诸囚皆俯伏震栗，莫敢抑视。玉成独昂然人，坚植不拜。胜保叱之，玉成厉声曰："某生不知拜跪为何事，而乃欲以若所习者污我耶？"胜保复问生平所遇，谁善用兵者，玉成笑曰："李续宾尚不足当吾鞭之一击，况余子哉？"胜保大惭，命左右拥之去，不复见。越数日，槛送京师，至延津，诏磔死。颜色不变，屹立受刑，肉尽而尸不仆。其妻某氏，亦不屈，殉焉。论者谓秀全不忌玉成，则玉成虽败，犹可渡江而东，卷土重来，以图恢复，断不致西奔寿州，以就死也。而卒自坏其长城，以速灭亡，佞人之肉，可足食哉！玉成与秀成善，秀成好以恩信结民心，玉成则壹恣权略，尝曰："忠王所为，此天下大定事也。今海内纷纷，日相攻杀，且欲事煦仁孑义为哉？"及被絷，坐舟中，所部三千人伏河畔痛哭。玉成命左右启篷，面之，流涕曰："公等皆去，二十年可相见也。"三千人者皆大哭失声。死后二年，其旧将某卒刺杀沛霖于蒙城壕上，以复玉成仇。

纪石仑森狱事始末

康熙初，三藩平定，有诏蠲免丁粮，湖南过军之地，所当免者十数年，银谷累千万。大吏格沮上意，征敛如故。时天下初定，民惴惴畏吏如虎，无敢言者。湘潭贡生石仑森独愤曰："此明季之苛政，今世乃有此乎？"即走京师，讼诸守土者。诣合部，莫敢为通，乃怀奏俟车驾出，伏道旁称冤。圣祖览其词，交刑部讯状，给勘合驰驿送归武昌，令督抚案问，事得直。当是时，石仑森之名动天下。自湖南巡抚以下，疾之若仇，而仑森意气激昂自若也。会武昌夏逢龙乱，湖南抚臬密谕湘潭县令杨笃生，假交通叛党收之，家人皆散走，子观逃徐淮间，欲依从妹婿陈鹏年。而鹏年亦屡陷大狱，归京师。观还覲仑森狱中，吏并捕观，论杀仑森。县商民闻之，皆愤恨，聚数百人欲劫出之。仑森告刑者曰："即杀我，当于城中，出城不可得杀矣。"仓皇就城垣间刃之。先是仑森在武昌闻乱，先走从蜀中，间道还湘潭，所宿尽题名，后记日月。及被收，持之自雪。有司不能傅之罪，虽杀之，秘不具狱。而益恐吓石氏，三年奔避不得葬。及部选仑森学官，乃厚赂其家，令具呈报病死焉。杨笃生以杀仑森博大吏欢，得擢知府。三湘间人，莫不哀仑森而詈杨，然卒无如杨何也。仑森自著《陈情纪事》，述官吏贪虐甚详，乃控京后返鄂所作者。略云：

从来事属于公，虽在下非为越分，理持其平，即独鸣不禁陈言。三楚原属一省，从古于兹。湖南明末先遭土寇闯献荼毒，国朝定鼎四年，始入版图。然犹兵来贼去，旋失旋复，邑里邱墟，闾阎榛棘。至顺治十八年经略洪平定，仅见十年生聚。今上御极之三年，龙阳彭之凤纳贿，题疏南北分抚。时值山西用兵疲困，抚军某作俑于前，某踵迹于后，诛求之事渐起。至康熙十三年，吴三桂蹂躏，死徙流亡，不可胜道。十八年恢复民控抛荒田地，抚军韩世琦疏请恩免六年，业已停征三载。忽于二十年，始而追荒费，继而折荒粮。且征荒饷，荡平已久，事出无名，横征暴敛，较前更甚。一阅月而江苏所空之库饷既周，再阅月而长安所记之逋欠又足，未半载鼎盛行盐之重资，渤海发动，辄数十万金，索取搬运，昭明彰著，何一非小民之膏脂。如此者四载，湖南之民力竭矣。每见朝廷有公事，视为奇货。即如南杉木植功令各官捐助，湖南派在里民，按粮加派，延及烟户，计口出金，殃民且以肥己，一邑数万。追比啼号，不忍听闻。虽经排夫控部题疏，然而全情未楚。又如户部行查荒粮，止清数也，而湖南藉以丈荒派费。皇上岳麓赐匾，以重道也，而湖南亦因之科费。如此之类，不堪枚举。今二十载计之，某某苛剥于民，然犹重儒术也，今则斯文扫地矣。某之害止于苛派粮里，今则罗钳吉网，令州县访士民之饶裕者，动称院访，拘禁讲价，一网打尽矣。某之纵贪，于秽迹著闻者，间有参罚之时，今则苞桑孔固，不动不摇矣。某于士民之呼号者，虽不申冤，亦不加害，今则阿堵入手，任其肆虐矣。某犹勉强顾名，一年之前，某则饕餮横行于下车之日，

益深益热，愈趋愈下。虽皇恩浩荡，湖南不沾涓滴，百姓反罹苦害。漕粮每石，价止征四钱，每石解折二两二钱，一倍五倍。况荒熟并征，新旧交迫，为祸更烈。即今督宪仁廉，诸如禁乡保，革里役，停词讼，惩滥取，不许承差下属种种大泽，上及湖北。独湖南洞庭阻隔，全无忌惮，竟成鬼域，民有冤情，一控督宪。即触抚怒，底死不释，如安乡刘永昆、潘士进、邹海扬、王中公，至今尚幽图圄。即督宪属驳行提，而锻炼如故。大抵养鹰遗患，南楚之害，未必非楚人为之。仑世居湖湘，耕读为业，情属同室之斗，敢为不平之鸣。思范文正公为秀才时，以天下为己任，仑才不能逮公，心窃同患。忍令湖南一隅地，若越人视秦人肥瘠，而漠不相关者乎？

漱华随笔

[清]严有禧撰　范学辉整理

《漱华随笔》四卷，清严有禧撰。以记载明末清初两代名臣、文士言行轶闻为主，对当时的政坛大事、典章制度、文坛风气以及社习俗也多有涉及，是一部较重要的野史笔记。本标点本以守山阁本为底本。

序

唐啖助谓《左氏》博采当世文籍，太史公尤好采择异闻，则说部固史材也。且其事其言足昭法戒，史或不载，好古之君子，必录而不遗，亦所以佐史之穷也。惟是记录之难，其繁芜无当者无论矣。或传闻异辞，择焉不精；或有意抑扬，词多失实。非所以征信也。观察严公，世其家学，见闻该博，所记《漱华随笔》，卷帙不繁而语皆征实，盖其慎也。又其大旨，义归惩劝，是又将自为一史矣。公平生著述甚富，宦辙所至，其所设施与所奏记议论，当世利弊得失，表章古人忠孝节义之行，一皆见之于文，既详且核。其文章光明磊落，直追配前贤，法皆得而读之。《漱华小品》，盖公奉讳里居键户谢客时所记录。异时求文献之足征，皆将于是乎。在惜乎其未得与于史事也。乾隆十七年五月六日，安平陈法。

卷　一

采访遗书

乾隆六年奉上谕，从古右文之世，务访遗编，今内府藏书已称大备，但近世以来著述日繁，如元、明诸贤，以及国朝儒修，研究六经、阐明性理、潜心正学、醇粹无疵者，尚不乏人，虽业在名山而未登天府。着各省督抚、学政，留心采访，不拘抄本、刻本，随时进呈，以广石渠、天禄之储。圣主崇儒右文，超越前代，于此可见。

会试移期

明张凤翼有会试移期议，谓会试定于二月，盖以太祖定鼎金陵，地在大江之南，得春为先。今建都北京，远三千里，宜移在三月，一便于云贵士子，二减衣裘、防闲较易，三誊录无呵冻之苦，四归家无闸河运舟之阻云云。时未及行，至乾隆甲子科场后，经御史范咸条奏请会试改期三月著为定例，部覆未准，特旨允行。皇上体恤士子之意可谓至矣。

夹带怀挟

怀挟夹带之弊，近科以来日盛于前，彼此效尤，恬不为怪。乾隆甲子七月，经副都御史励宗万条奏，请严搜检，上可之。临场特派大臣监视，果搜出怀挟夹带数十人。兵部侍郎舒赫德因奏请变通科场规制，内云：古之用人者，询事考言，是以功罪有征。今之时文，徒空言而不适于实用，其不足以得人者一也。墨卷房行，转相抄袭，肤辞诡说，蔓衍支离，止图弋取科名，其不足以得人者二也。士子各习一经，每经拟题多者百余，少者不过数十，古人毕生治之而不足，今则数月为之而有余，其陋者至经文都未全读，况望其通贯儒先之说乎？其不足以得人者三也。表以观其词藻，判以观其决断，策以观其通古今、察利弊。今则表、判可以预拟，彼此传抄，答、策随题敷衍，毫无发明，其不足以得人者四也云云。奉旨交大学士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覆奏，略云时艺取士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变者，非不欲变，诚以变之而未有良法以善其后，且就此而责其实，则亦未尝不适于实用，而未可概为訾毁也。必若变今之法行古之制，其毋乃徒为纷扰而不可行，又况人心不古，上以实求，下以名应，相率为伪，其弊尤繁。如近日所举孝廉、方正，又何益乎？若乃无大更改而仍不过求之语言文字之间，则论策今所现行，表者赋、颂之流，是诗、赋亦未尝尽废。至于口问经义，背诵疏文，如古所谓帖括者，则又仅可资诵习，而于文义多致面墙。其余若三传科、史科、明法、书学、算学、崇文、宏文生等，或驳杂纠纷，或偏长曲技，尤不足以崇圣学而励真才云云。奉旨依议。

五经中额

乾隆九年十一月，河南布政使赵城折奏，内称科场定例，每额中十九名，加中五经一名。其间淹通博洽者固不乏人，而浮夸躁进之徒，剽窃拟题，购求坊刻，割截成篇，临时强记塞白，甚有于场中同号互相倒换，凑助完卷，剿说雷同，千篇一律，及至出闱之后，有叩以经义而茫然不知所出者。是习五经者日益多，通一经者日益寡，长浮伪而启幸心，殊非加中五经之本意。可否稍为变通，嗣后各省乡试，其有学问淹通实在能作五经者，许于本州县报名，该牧令面出冷题考试，申送府州。府州亦如法考试，汇送学臣，再加考核，另册录送入闱。时另编字号于堂庑，不得混杂号舍中，以杜倒换凑助等弊云云。旨下九卿议，不果行。

榜后覆试

乾隆甲子八月，顺天府府尹蒋炳奏，称欲清科场积弊，莫如覆试一法。请各省放榜后，中式之人赴省填写亲供，即令本省巡抚会同学臣，在抚署内当面出题覆试，以别真伪云云。奉旨允行，至丁卯科即行停止。

曲阜世职

监察御史卫廷璞奏请将曲阜县照各省知县之例，隔省补用，停其世职。或于京师闲散之曹令袭一官，或于孔氏中额之外广额一名，以示尊师重道之意。时部议虽不果行，而未隔数年，即奉停袭之旨，卫君真达识也。

诋毁程朱

明永乐中，饶州儒士朱友季诣阙献书，专诋周程张朱之学。成祖大怒，遣行人押还，令有司声罪杖遣，悉焚其所著书，曰："无误后人。"后万历末，四川佥事张世则一本大略谓朱子之学专务尚博而不能诚，意成宋一代之风俗，议论多而成功少，天下卒于委靡而不振。于是以所著《初义》上献，欲施行天下，一改章句之旧。行人高攀龙上疏驳之。近御史谢济世注《四书》，多与考亭不合，且诋毁考亭云"明太祖与之同姓，故开国时令天下遵用其注"等语，至形之章奏，并刻其书行世。虽奉有毁板之旨，而所刻未必不流传，可见邪说惑人，无代无之。谢君在台中颇有声，而议论披猖如此，宜其晚节之不克终也。

满洲乡会试

旗下满洲准乡、会试，自顺治壬辰科始，康熙中停止数科，后复旧，遂行至今。然其例先后不同，顺治初满人汉人分二榜，壬辰满状元麻勒吉，汉状元邹忠倚。乙未满状元图尔宸，汉状元史大成。康熙庚戌科以后，则满、汉人同一榜，皆试汉文矣。

第二称状元

元时，及第第二者亦称状元，盖其时第一必蒙古人，以中国人居第二，故中国自以状元称之，其余进士系中国人者，亦曰某人榜进士，皆第二也。

明初解元

明初，应天解元黄文忠以作全场题二十三篇领解，今人知有颜茂猷，不知有此矣。

制科议

曾见王文恪制科议，内云经义取士，其途稍狭，不能尽天下之才。愚欲于进士之外别立一科，如前代制科之类，必兼通诸经、博洽子史词赋乃得预焉，有官无官，皆得应之。其甲授翰林，次科道，次部属，而有官者则递升焉。如此则天下之士皆得争奋于学，虽有官者亦翘翘然有兴起之心，无复专经之陋矣。此议颇精当，可为后世取士之法。

知县改授

王端毅公恕为冢宰时，有益都县进士石存礼应选知县，改选行人，题曰：窃惟知县，百责所萃，生民休戚系焉。今石存礼年方二十二岁，气质清秀，形体孱弱，若使宰百里之地，督率众职，分理庶务，加以送往迎来，承上接下，劳苦百端，恐不能堪。看得行人司行人，亦系三甲进士该除之官，其职简而不劳，故将石存礼仍送该衙门办事，候有行人员缺除授。使本官读书进学，日省月修，待其老成，然后授以任事之职。古大臣培养人才，用心良厚，近雍正年间，屡有引见知县奉旨改京员者，亦此意也。

封赠例

宋元封赠大父母，降父母一等。封赠父母，降本身一等。盖推恩近重而远轻也。然子孙之心，终有未安。自明以来，封赠三代，一如现爵。教孝之典，可谓大备。

再醮请封

封典有再醮不得受封之说，此为妻不为母也。近有以母再醮不请封者，殊失考。

大字帖

词林写大字帖，非古也。曾见《涌幢小品》载乙卯年过故鄣姚氏，乃大京兆画溪公之孙，出公座主王槐野先生单名帖，称友生，字仅蝇头细书。是年会元瞿文懿，画溪同年也，亦有单帖，称年侍生，字与王先生等。前辈之朴而谨如此，今滔滔不可复返，稍损之，且以为失体矣。

钞　法

崇祯辛巳，桐城生员蒋臣上言钞法可行，且云岁造三千万贯，一贯直一金，可得金三千万两。侍郎王鳌永亦以为必可行。怀宗特设内宝钞局，昼夜督造，募商发卖，无肯应者。阁臣蒋德璟具揭争，言民虽愚，谁肯以

一金买一张纸。御史白抱一亦上疏极谏,事卒不行。

限田

崇祯庚辰,工部主事李振声请限田,一品官田十顷、屋百间,二品官田九顷、屋九十间,以是为差,逾限者房屋入官变价,田地入官为公田。旨下部议,侍郎蒋德璟出揭驳之,谓三代时有井田,故田可限。至秦而经界废矣,董仲舒始议限田,李翱、元稹、林勋皆祖其说,非不雅志三代,为抑富扶弱之图,然皆不见用。惟王莽、王安石、贾似道三人力任为必可行,而皆以扰民致乱。由此思之,法非不善,而井田既湮,势固不能行也。其言颇达治理。

褒崇名臣

元朝褒崇前代名臣,如求郭令公之后,得其裔孙曰元亨者,官永兴助教,此事真可法。如宋之岳武穆、文丞相,官其子孙,或于本县增一廪生优之,亦无不可,而惜乎未有言之者。

明末加派

曾就义,江西人,作县颇著清名。崇祯戊寅,考选御史,疏中称百姓之困,皆由吏之不廉。使守令尽廉,即稍从加派以济军需,未为不可。怀宗悦其说,遂擢第一,入词垣。未几,即有剿饷、练饷之加,实因曾议而决也。曾进馆未久卒。夫国计民生何等重大,而昧心妄言,以博一已之官,此天地所不容。曾之死,阴祸致然也。

人舆

三代时,人主乘车皆负以马,唯桀用人辇,谓之不道。至穆王,犹用八骏。汉黄屋左纛,袭秦之旧,当必用人,然未及臣下也。东汉阴就始用人,为井丹所叱。唐宰相皆乘马,张弘靖以宰相镇幽州,用人舆出人,将士创见骇怒,驯至于乱。时朝官出使,皆乘驿马,间有担子,唯宰相至仆射致仕官疾病者得乘之。王荆公在金陵,有进肩舆者,怒曰:奈何以人代畜!南渡时,行在百官始赐肩舆,秦桧入朝,施全刺之,毡裹厚,不得入,则帏轿矣。明制,两京文武三品以上乘轿,四品以下乘马,在外自大吏而下,亦皆给马,武官、勋戚皆乘马,唯年老公侯拜三公者赐轿。本朝则文武大小,无不乘轿,惟有八人、四人之分。近年武员,奉有上谕,提镇以下不得乘轿。至文员则虽佐贰杂职,亦罕乘马,甚至舆台厮养援例入国学,亦俨然肩舆出人,恬不为怪,真可叹也。

期功之丧

顾邻初起元论期功之丧,曰:前辈士大夫如张宪副祥有期之丧犹着齐衰见客,其后或有期功服者鲜衣盛饰,无异平时,世俗安之,恬不为怪。昔晋人放达,儒者所诟,然其时谢安期功不废丝竹,人犹非之。视今日当何如哉?余谓在官有公制,固所不论,至里居遭有期功宜稍异常,不赴筵会。即赴,不听声乐、不躬行庆贺礼,不先谒宾客,庶古礼犹存一二也。

行状称不孝

人子为亲作行状及丧中用帖称不肖者,谦辞耳。近世士大夫不察其故,凡中科甲及仕宦中人,皆改称不孝,非俨然自谓胜其亲者乎?且不孝,乃五刑中第一大罪,讵可以此自居。先辈文文肃、钱口口鼎甲后,俱称不肖,可以为法。

谥法

周公制谥法,虽臣子于君父不得私焉,所以示万世之公也。汉晋以下已多失之,然犹付之公议,有不当,则博士驳正之,犹为近古。自明以来,则有美无恶,且由翰林者皆得谥文,不以人而以官,不闻有驳正之者矣。

戒石

今府州县《戒石铭》云: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苍难欺。本蜀主孟昶所作,全文共二十四句,名令箴,宋太祖摘此以刻石耳。近见宋臣跋语,以为太宗自作,误也。

本籍张榜

曾见浙江《新昌县志》载,洪武中奉圣旨,在京乡试多有中式的国子监生,为他肯学,所以取中。似这等生员,好生光显他父母,恁部里出榜,于原籍去处张挂,着他乡里知道。太祖之鼓励人才,可谓至矣。

殿试

旧制,殿试皆有黜落,临时请旨,不拘数目,故有省试屡经中式而见摈于殿试者。宋时,张元以落第进士,积忿降元昊,为中国患。于是群臣建议,乃诏进士与殿试者皆不黜,沿至本朝,殿试举人间有黜者,不为常典。

武殿试

武举止有会试,无廷试传胪之例,崇祯四年始行之,拔王来聘为状元,赐宴兵部,自此遂为故事。

封本生

诸公大绶修撰满考时,本生母与继母并在邸,于制不得兼封。本生乃疏请貤封,世宗许之。迨乞假归,生母卒,于制又不得持服,公衰绖疏水三年,然后赴阙,则逾假限矣。当事者矜其情,为请于上,凡为人后者,皆得服其本生,著为令。嗣是廷臣得貤封及服本生者,咸谓公锡类云。

致仕官

明初定制,致仕官居乡,惟于族内序尊卑如家人

礼、于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则设别席,不得坐于无官者之下。如与异姓致仕官会,则序爵,爵同则序齿。其与异姓无官者相见,不答礼。庶民以官礼谒见。敢有陵侮者,论如律。不知当时士大夫能循此礼否?在今日,则断不可行矣。

假葬

世俗过信堪舆,多停柩不葬,或以砖石甃土,至数十年犹不埋者。晋郄诜母亡,便于堂北壁外下棺,谓之假葬。三年即吉,卫瓘以其不应除服而议之。是假葬虽古人有之,然而非礼也。今有数十年不下棺而子孙除服仕宦者,可乎!

通家子弟

前辈遇通家子弟初见请纳拜者,既受之则设席望其家遥拜其父祖,乃就坐。此礼真古风,今人所不知矣。

刻诗文

古人无自刻文集者,或当时或后世见而爱之,为之镂板。五代和凝有集百余卷,自付梓行世,识者非之。今人不自量其诗文可否,概为镂板,无怪传者少而不传者多也。

表字

礼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近世谀佞成俗,以直称表字为简慢。某翁某老虽幼生小子,无不蒙此称者。夫父母存,恒言不称老。子舍而居尊长之名。冲幼而甘衰耄之目,无乃不祥,至形之文翰,俗陋尤甚矣。

明陵

乾隆乙丑,遣官祭告明陵,少司寇钱香树派往思陵。事竣回奏云:愍帝当国运既替,流贼蔓延,在位十七年,未尝营及陵寝。逮李自成猝犯京城,引国君殉社稷之义,慷慨自裁,就葬妃园,坏土仅掩,至为惨恻。遭我世祖章皇帝,应天顺人抚有寰宇,登极之后,躬幸思陵,念其荒凉,敕令修葺,并勒丰碑。越今八十余年,风雨剥落,倾圮特甚。臣将事陵次,见享殿三间已倾其二,唯东偏一间数椽仅存。配屋三间,瓦毁椽折,墙垣倒塌,不数年势必尽为瓦砾。伏思皇上仁心为质,念旧存亡,天下臣民实所共仰,兹当驾过昌平,遣员告祭,深仁厚泽,与世祖章皇帝先后同揆。臣恭奉牲醪,身履其地,目击陵宇坍颓殆尽,幸生阐幽举废昌明无忌之朝,若不据实奏闻,于心实有未安。仰请皇上谕令督臣,转饬有司,量为修葺,则盛德既被于明代,善述益光于前烈矣。等语得旨允行。

卷　二

内阁

永乐初建内阁,以解缙等七人在阁办事。终永乐之世,杨士奇、杨荣官止五品,尚沿国初之旧。仁宗朝,升士奇礼部侍郎,荣、溥俱太常卿,以东宫旧恩,非例也。后荣升尚书,授以工部,盖不欲以兼官压六卿之上。溥丁忧,起复,不入阁。故宣德以前,内阁与九卿为平交,执礼、持法不相顾忌。宣德以后,三杨眷重,渐柄朝政。英宗九岁登极,凡事启太后,太后避专,令内阁议行,此内阁票旨之所由始也。及景泰易储之后,虽天子亦藉内阁以为已用,但其官品皆不脱学士衔。成化、弘治,多由侍郎升尚书入阁。若先升尚书,则无入阁之命。至正德初,刘瑾以其私人焦芳吏部尚书入阁,盖以外僚之首入主中秘之权。逮张孚敬、张居正,则直以阁体自尊,危坐诸卿之上矣。

国子生

明初人才辈出,太学为盛。朝廷所用,内而台谏,外而藩臬,率以授太学之成材者。正统以后,此制遂废。嘉靖八年,廷议复申祖制。于是以举人监生孙翥为给事中,举人监生阮徽、岁贡监生张澍为监察御史。万历以后不行矣。

太常博士

太常博士,汉人极重此官。国有大政,下丞相九卿会议,必及博士。即如废昌邑王奏中公卿将相列名上请,必曰:臣敞等谨与博士议云云,其重之如此。

赞礼郎

太常赞礼郎,即宋之太祝也。宋重其官,以宰相任子为之。明初亦以处文学之官,或乙科初选,后乃以黄冠为之矣。

按察司

明初置提刑按察司,谓之外台,与都察院并重。故《大明令》按察司、都察院并列,不视之为外官也。后抚按之权重,而宪司为承行之官矣。

明初风气

明初风气淳厚,上下恬熙。官于密勿者,多至二三十年,少亦十余年,故或赐第长安,或自置园圃,率以家视之,不敢蘧庐一官也。史载孝宗时,令南北五城遇百官夜饮归,使各铺火夫提灯传送,真盛世之风也。神宗朝,宫膳丰盛,列朝所未有。不支光禄钱粮,彼时内臣甚富,皆今轮流备办,以华侈相胜。又收买书画玉器侑馔,谓之孝顺。上惟岁时赏赐而已,至崇祯禁止。上一日欲食米糖,内臣奏令御膳监制进,问一料所费,对曰

八两。上以银三钱令赴市买之，须臾捧一盒至。上分给各皇子、公主，笑曰："此宁须八两耶？"

封继妻

夏贵溪为大宗伯，奏乞三代诰命，并请封继妻苏氏。世庙以其久司邦礼，多效劳绩，允之。苏，广陵人，本贵溪妾，以嬖立为继室。父曰纲，其少女适曾石塘铣。纲出入两家，传石塘复套之说，夏大喜，主其策。纲益自负，与巡仓御史文朴通贿作奸。分宜已刺其阴事，而夏不悟，妄度河套指日可复，作《渔家傲》一阕。适黄泰泉至，示之，索和。黄有"千金不买陈平计"之句，盖讽之也。夏大诟，嗾言者逐之去。去三日而祸作，苏家女能误贵人，岂非所谓祸水耶？

殴驸马

万历壬子，内监梁进朝殴驸马都尉冉德让于府中。公主仓皇往救，进朝骂詈，至令公主跪谢。既而复殴于朝门，吏科曹于忭疏劾妇寺恣横已极，恳乞速正典刑，不报。德让八日三疏，皆不得达。盖缘巨珰庐受、李恩用事，进朝贿以金宝，是以多方阻绝。驸马挂冠而逃，东厂以闻，上大怒，下旨切责，夺其父职为民。

长平公主

长平公主年十五，将降驸马都尉周世显。会流寇犯京师，不果。怀宗殉国时挥剑斩之，伤颊断腕，贼入宫见之，以为死矣，舁送周皇亲第。越五日复苏。顺治二年，上书愿归空门，世祖不许。诏求元配，命周君故剑是合，土田、邸第、金钱、牛车锡予有加，期年而夭，葬于彰义门之赐庄。松江张宸为之诔，太仓吴伟业有诗挽之，孙承泽《春明梦余录》曰公主名徽娖。

保童生

怀宗令臣工保举州县正官，原限举人生员，不及童生。宋今础之普在垣中，保一童生。或问之，宋曰："此人年老，不能服官，聊复塞责，以免连坐之累耳。"其人既经保举，即于里中具冠带、张盖、乘舆，其儿妇偶有小过，怒甚曰："吾今已为官，当行官法。"集亲族杖之，其妇当夜缢死。父母讼之官，未及讯质而童生亦毙矣。

姜熊狱

姜如农采熊、鱼山开元既下诏狱，上诏卫臣骆养性、司臣梁清宏拷治。榜掠无所得谳，上出密谕一小纸曰：姜采熊、开元即取毕命。骆养性具奏，二臣当死，陛下何不付所司书其罪，使天下明知二臣之罚。若生杀出臣等，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又密言于诸大臣，而总宪刘公宗周上殿力争，自辰至午不肯退。上怒，少司马冯公元飏、都谏吴公麟征开陈大指，婉辞规劝。上心动，谕卫臣缴昨旨，于是姜熊始移刑部狱，杖一百。后首辅伏诛，有新参请释二臣，亦不许。甲申正月，闯贼猖獗，阁臣李建泰督师山西，上御正阳门行推毂礼，建泰请释二臣，上乃报可，谪戍。

冯涿州

冯涿州与内竖声气呼吸相通，怀愍帝每寄耳目于内竖，尽为蒙蔽。丁丑之狱，牧翁求救于涿州。一日，令内竖密报云：阁部温送布衣陈履谦葛布一端，又某日阁部温请布衣陈履谦、张汉儒小饭，久谈而出。于是怀愍帝遂动疑，而钱、瞿二公得生矣。其实无是事也。吁可畏哉！

庄廷钺

湖州庄廷钺，目双盲，不甚通晓古今。以史迁有左邱失明乃著《国语》之语，奋欲著书。其居邻故阁部朱公国祯家，朱公尝取国事及公卿志状疏草，命胥钞录，凡数十帙，未成书而卒。廷钺得之，则招致宾客，日夜编辑，为《明书》，书冗杂不足道也。廷钺死，无子，家资可万金。其父胤城流涕曰："吾三子皆已析产，独仲子死无后，吾哀其志，当先刻其书而后置嗣。"遂梓行之，书凡百余帙，颇有忌讳语。本前人诋斥之词，未经删削者。庄氏既巨富，浙人得其书，往往持而恐吓之，得所欲以去。归安令吴之荣者，以赃系狱，遇赦得出，有吏教之，买此书吓庄氏。庄氏欲应之，或曰踵此而来，尽子之财不足以给，不如以一讼绝之。遂谢之荣，之荣告诸大吏，大吏右庄氏，不直之荣。之荣入京讼，诸大臣转奏，遂遣官至杭，执庄生之父及其兄廷钺等，并列名于书者十八人，皆论死。其刻书、鬻书并知府、推官之不发觉者，亦坐之。发廷钺之墓，焚其骨，籍没其家产，所杀七十余人。

盛符升

张御史星法疏参山东巡抚钱珏，盛符升密书报之。命未下而钱辨疏已到，即以盛书出首，并参山东大僚郭琇、赵仑等七人。郭降二级，赵等四人革职、拟流，张降二级留任，盛降三级，钱原品解任。郭初拟革，满中堂伊公力争得免。贤哉！盛符升老而无耻，以私一人故害诸大僚，所谓鄙夫不可与事君，信矣！

李忠毅

周忠介公被逮事，人艳称之。时江阴逮李忠毅公，亦有垂髫少年十人各执短棍，直呼入宪署，杀校尉。诸尉踉跄越墙逃，一卖蔗童子十余岁，抚髀曰："我恨极矣！"遂从一肥尉后举削蔗刀脔其片肉，掷以饲狗。

袁忠愍

武定袁熙宇先生，讳化中，天启中官御史，劾逆阉，与杨左诸公同死诏狱，谥忠愍。余在山左询其祠祀，访其子孙，则百余年来未有专祠，子孙寥落，夷为村农。官斯土者，诚能留心表彰，用以慰忠魂于地下，且使邦人有所矜式，亦盛事也，书以俟之。

文三桥

文三桥先生见人止操吴音，常言南北一也，每见南人迁就北人，未闻北人迁就南人，不可解也。性超脱，游于分宜、华亭之间。一日过分宜，分宜曰："三桥今日可在此饮酒。"先生曰："今日徐存老已见招矣。"分宜作色曰："难道徐存老的酒吃得，我的酒就吃不得么？"先生即拂衣起云："明日来洗厨罢。"又尝往贺华亭他出，诸达官庄服以待，时盛暑，先生解袍以纱帽自扇。俄而华亭至，扇犹未已，华亭曰："三桥热矣。"命童取一扇来，先生视扇云："扇大佳，恐损坏，不若纱帽为凉快也。"意气放逸，旁若无人。

历下诗派

历下诗派，始盛于边尚书华泉，再盛于李观察沧溟。二公之后皆式微，施愚山督学山左，曾为沧溟立墓碑，梦其衣冠来谢。新城王司寇刻《华泉集》及其仲子习遗诗，又访其后裔，为言于当道，子以奉祀生，皆盛德事也。

陈演祖

陈演之祖名某，巡按辽东御史也。家本寒素，未生时，里中富室夜梦有人送匾其家者，署曰："光禄。第其人有二子，皆诸生，以为科第可待也。未几，二子俱死，诸孙零落，鬻第于御史，会差辽东，卒于任，赠光禄少卿，去富翁作梦时已五十余年。后有司送匾其家，前梦始验。不知此事何急而预兆于五十年前，且所兆者乃死后之赠官也，奇矣。曩余在京师，闻尚书孙公之太翁云：顺治甲午科，邑中名儒梦解元为康忱，榜发，非是。越六十年，康熙甲午科解元乃康忱也，与陈氏事相类。

金丞相

金丞相石琚致仕居乡，闻司隶呵导过门即起立，客曰："丞相何为如此？"公曰："参军虽微，朝廷命官也，吾敢不敬。"载《玉堂佳话》。

沈石田

石田先生临殁时，适王文恪公罢相归，遣人问讯。石翁捉笔作答，书黄鹤白云四字，家人环泣曰："形神离矣。"既乃成一绝句云："黄鹤白云瞻宰公，此机超出万人中。门前车马应如海，先有心情问病翁。"字墨惨淡，盖绝笔也。又按，石田先生事见文文肃《吴中名贤小记》，耕石斋瞿氏刻本作"勇退归来说宰公"，似觉少健，但与当日情事不合矣。太仓王司寇误为吴文定公，不知文定捐馆在石翁之前，石翁有诗哭之。司寇与石田相去未远，失实乃尔，可见作史之难。

王梅溪

王梅溪先生忠义蹇谔，为宋名臣。因劾丞相史浩八罪，孙汝权实怂恿之，史恨刺骨，遂令门客作《荆钗记》以蔑之，其实玉莲乃梅溪之女，孙乃梅溪同年生也。史客故谬其说耳。又余少时，闻吾邑修葺东方殿，卸下大梁，梁上有某官孙汝权同妻玉莲字样，则似汝权又梅溪之婿，不知何说也。

女子叩阍

康熙二十八年，圣祖南巡视河，次淮扬。泰州女子蔡蕙上疏讼父冤，略云：妾闻在昔淳于缇萦为父鸣冤赎罪，汉文帝怜而释之，载之前史，千古传为盛典。今臣妾父被仇害，自逮狱以来，妾衣不解带，卧不登床，捐膏粉以谁施，弃绮纨而弗御，日夜悲号，吁天无路，每夕遥望宸阙，礼拜千余，于今三年，寒暑靡辍。唯祝玉辇南巡，妾父盆冤见日。今幸驾临淮海，是诚千载奇逢，妾愿效缇萦之故事，冒死鸣哀，伏唯天鉴。旨下两江总督，谳上，其父免死，改城旦。今山东聊城令蔡莅，即蕙弟也。

祝举人

崇祯中，浙西举人祝渊北游上谷，寓陈翁家。一日，与翁饮酒酣，忽发愤曰："丈夫负此七尺，贵有传于后世耳。吾欲以诗文自见，则当世已有某某，度不能与争名。方今可为之事，惟上书救石斋耳。"石斋，谓漳浦也。明日，遂入京师，诣长安门上疏论救，予门杖，祝谈笑解衣，无恐怖色。监杖内阉曰："奇男子也。"令轻其罚，真定梁金吾左右护持之，得遣戍。盖明季士人好名如此。

陆子高

陆子高初名冠孝，一云其字也。长洲人，赘于邑中孙氏。以常熟籍应试，登洪武甲戌榜进士，赐一甲第三名。及第对策忤权要，以冒籍劾奏，欲置重典。同榜九十八人拜疏，愿同宠辱。太祖义之，仅除名，家居著述。年至八旬卒，诫子孙以贡士名其墓。门人鱼侃为撰志铭，而旧志及《长洲志》皆轶之，曾志载之寓公中，亦非也。

僧大汕

朱相国《平涵涌幢小品》载其尝馆一贵人家，其人奉斋，一日，怒厨人，凡易十余品，俱不称意。朱笑谓之曰："何不开斋？"近吴园次游广州，有僧大汕者，日伺候督抚、将军诸监司之门。一日，向吴自述酬应杂遝，不堪其苦。吴笑应之曰："汝既苦之，何不出了家？"座上皆大噱。二事颇相类，而吴语尤可味。

赵康敏故第

寿光赵康敏公故第为裔孙所鬻，屡易主矣，居者每见朱衣人辄病。后某官张姓者居之，初入宅，复见朱衣人悲叱咄唶，张设拜，遥谓之曰："公子孙自不肖，不能守先业，此宅且数易主人，与某无与。公生为名卿，何不达而屡次见祟耶"？言甫毕，朱衣以袂掩面入壁而没，自是不复见。

蒋洪章

蒋绂字洪章，天顺间进士，知吉水县，以治闻。后不得志，解职归，精于医理，与桑某善。桑为通判致仕，年六十余，其夫人亦五十余矣，忽患病，医以为蛊。公切其脉，大弦，起而步于庭，良久更诊之，曰："定矣。"请夫人入，乃举手揶揄。桑曰："足下亦老无耻矣，嫂何病娠也。娠当男，至冬至举，亦银带官。与若等。"果生子，亦举人通判，如公言。

钱国辅

吾邑世袭锦衣百户钱国辅于癸未冬袭职，伊族公恶之，贻书于少司空陈益吾，云：此人小陈履谦也。亟发之出都，旧例锦衣必奉钦差，无部差之理。司空欲其速去，以部札与之往苏州催工部各项钱粮，邑中人助其路，费而行。后闯贼破都城，追各官赃，误认锦衣为世职，必有厚藏，无不夹追，多有毙者。国辅竟以南行得免，此可见祸福倚伏，彼下石者反脱人于厄矣。

刘巨塘

刘巨塘，令宜春，入觐时随众往祝分宜寿。值其倦，世蕃令门者且阖门，刘不得出。有严辛者，分宜纪纲仆也，导刘往间道过其私居，留之饭馔。已，辛曰："他日望台下垂目。"刘曰："汝主正当隆赫，乌用垂目为也。"辛曰："日不常午，愿台下毋忘今日之托。"不数年，分宜果大败。刘适守袁州，辛方以赃二万滞狱。刘忆昔语，为减去赃若干，始得出狱，从戍。呜呼！如此仆者，识见过其主远矣。

王肯堂

万历己丑廷试，取吴道南为一甲第三。时金坛王肯堂为申、王两相至交，预为图鼎甲，计密订陛下下字一点针眼为信。适有鬻廷试卷者，一卷偶为稚子针下一眼，诸人皆弃之不用，其人减价求售，道南以其价廉售之。临试日，书至陛下，正当针眼，急涂浓墨，将下字一点盖之。既而两相遍照针眼，得吴卷，遂置一甲，他卷不复照视，王卷反置二甲。功名有定，于斯信矣。

斯孝廉

建昌斯孝廉始赴省试，梦神谓曰："臬司掾某是汝座师。"醒大不乐，曰："掾何为者，此不捷兆也。"已入省访之，果有是掾，因与往还。揭晓前一夕，监临以藩司掾填榜恐作弊，忽召臬司此掾入填名。至半，忽二广交争卷，一曰："斯某卷好。"监临曰："好。"掾遂填注。一曰："某卷尤好。"监临曰："果尤好。"掾曰："已填斯某矣。"曰："汝知是何斯字?"曰："是斯焉取斯斯字。"监临曰："莫非天定?"遂罢争。盖掾因往还熟姓名也。此与句容笪御史事相类，益信功名有定，不可强求矣。

王文肃

太仓相以子病，祈梦于忠肃坟，于公见梦曰："公是当朝宰相，奈何问余?"太仓曰："非为朝事，余一生清苦，认真不作亏心事，而儿病如此，是何罪业?"于曰："公记得吝一单名帖失活二十七人之命否?"太仓默然，醒而追忆，有海商漂至，巡兵执以为盗，众皆怜之，请太仓往解，不应。又请一单名帖致兵道，终不应。二十七人者皆死。太仓矜名节，故知其冤而不为救。然力可为而不为，神固已罪之矣。

韩 某

万历丙辰进士韩某，父为显宦，曾入一尼庵，见一尼色最丽，心动。他日以内人馈之饼，尼不知计，食之晕绝，韩趋入其庵，窃其衵服以戏于旁。尼忽醒，觉其故，笑曰："何至若是，晚当与君作伴耳。"韩信之不疑，遂去。顷之沐浴，对佛缢死。时韩尚无子，妻忽怀孕生男。稍长，聪颖殊绝，年十六举于乡。明年试春闱，一日捷音至，亲朋称庆。又一日，见家僮凶服号哭而来，询之则已死矣。韩痛绝，再苏，诘其死时状。僮曰："公子将死时，忽发呓语曰吾岂真韩公子哉，乃某庵尼僧托生其家，受他恩爱几年，以偿夙冤，今得请于帝，斩其嗣矣。韩闻此语，惊恨而卒。

李太青

金沙李太青为诸生时，读书姑宅。有婢娟媚，李私狎之，许以他日贵当置偏室。崇祯癸酉，李登贤书，婢以实告姑。姑喜，将资奁具以待。李赴公车，有日来谢姑，复与婢拳拳再订，群以为盟必践也。比甲戌李冠南宫，与妻谋之，妻大憾，遣人诘责姑，李不能禁，婢遂自经死。李官礼曹，当入直，辄私携妾扮家童入宿禁省。一日，忽见前婢披发过其前，李不之儆。漏三下，方与妾交媾情浓，忽内传他旨呼李，李心虚，以为携妾事泄也，遂脱阳死妾腹上。人以为婢索命云。

汉阳生

汉阳诸生蔡某，小试甚利，后值场期不肯入。友人强之再三，乃曰："吾少时读书某处，邻有好女，每浴时辄隙而观之，自是每入场，双目辄朦然不见，出则如旧。"

张太岳

江陵在位日，有献玉美人者。江陵示其私人曰："天下果有姣好女子若是者乎?"其人曰："愿为师相觅之。"因遍处物色，半年始得其人，售以八百金，厚其装奁，护送至京。江陵嬖之甚，称为九太太，由是怠于政事矣。江陵素患热症，毒发于顶，虽严寒不戴暖耳，惟入朝则暂戴焉。至是，屡服暖补之剂，毒复发。又服阴凉之剂以散之，遂患脾泻而死。呜呼！江陵权势薰天，一旦无禄陨世，泡影灭而冰山摧，皆出一女子致之。可畏哉！可鉴哉！

卷　三

汤先生

汤潜庵先生课子读书，尝至夜分不辍。曰："吾非望汝早贵，少年儿宜使苦，苦则志定，将来不失足也。"又云："教子弟只是令他读书，他有圣贤几句话在胸中，有时借圣贤言语照他行事开导之，便易有省悟处。"

陆先生

陆稼书先生尝述其封翁语云：贪与酷皆居官大戒，然贪而酷人皆知恶之。若自恃廉谨而刻以绳人，人慕其风节，竞相仿效，祸不可言矣。

先生又云：一切刑名、钱谷，务持大纲，无益繁文俱宜省去，多一番驳诘则多一番需索，多一番提解则多一番拖欠，胥吏所深喜而小民所深恶也。

朱平涵

湖上朱平涵相国尝云：灼龟起课，得佳兆未必佳，得凶兆未必凶。且如本佳而得凶兆，豫先愁这几日。本凶而得佳兆，日后失望烦恼更甚。真名言也。

魏环溪

魏环溪曰："居官者，何人不择吉任事，而升者升，降者降，黜者黜，死者死，未尝皆吉也。娶妇者，何人不择吉成婚，而寿者寿，夭者夭，孕者孕，绝者绝，未尝皆吉也。类而推之，诸事皆然。无他，君子则吉，小人则凶，理也。周以甲子兴，商以甲子亡，非明验乎。"

宋太宗

太宗尝谓宰相曰："流俗有言，人生如病疟于大寒大暑中，过寒暑迭变，不觉渐成衰老。苟不竞为善事，虚度流年，良可惜也。"

又《唐摭言》载杜牧对酒诗，亦有"人生如疟在须臾，何乃自苦八尺躯"之句，与此同意。

沈文端

沈文端公生日，神宗遣使存问，从弟某语公曰："兄位宰相，蒙恩存问，而子姓济济，可谓盛矣。"公愀然久之，曰："弟以为盛，吾方忧其衰耳。"弟问故，公曰："吾乡宋立庵太宰家法可敬，彼方当贵盛，吾家不及也。顷立庵生日，吾预其家宴，座中子弟数十人，不闻饮啖声。昨吾生日，见诸子弟饮啖不顾长者，家法如此，是以知其衰也。"

又

尝见文端公家训，一则内云：家下凡百，俭素恬澹，不要做出富贵的气象，不惟俗样，且不可长久，大抵盛极则衰，月满则亏，日中则昃，一定之理。惟有自处退步，不张气焰，不过享用，不作威福，虽处盛时可以保守。我今虽做热官，自处常在冷处，必不肯多积财货，广置田宅，使身终之日，留此争端，自取辱名尔。已知持满之道，只愁一向做得门面大了。为今之计，要减些田土，损些受用，衣服勿太华美，器用宁可欠缺，留些福量遗与后人云云。真至理名言也！

张太宰

阳城张太宰藐姑寄子书云："刻下父母俱存，大小无恙，光景已佳。但日中则昃可奈何，每念及此，通身汗下。目下只当求一安身立命之处，势焰时如此，凄凉时亦只如此，任四时寒燠温凉，而一元之气寂然自在。尔父子当思吾言。"此书字字药石，可与伏波诫兄子书参看。

顾亭林

《亭林集》有规友纳妾书，读之颇有味，内云：董子曰君子甚爱气而谨游于房，是故新壮者十日而一游于房，中年者倍新壮，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以月当新壮之日，而上与天地同节矣。某年五十九，未有继嗣。在太原遇傅青主，浼之诊脉云尚可得子，劝令置妾。遂于静乐买之，不一二年而众疾交侵，始思董子之言，瞿然自悔，出而嫁之。尝与张稷若言青主之为人大雅君子也，稷若曰："岂有劝六十老人娶妾而可为君子者乎？"愚无以应也。又少时与杨子常先生最厚，子常年逾六十，素有目眚，买妾二人，三五年间目遂不能见物。得一子，已成童而夭，竟同伯道。此在无子之人，犹当以为戒，而况有子有孙又有曾孙者乎！先生之言，真药石也。

颜光衷

颜光衷曰："谚云公门中好修行，盖公门人下接民隐，上通官情，艰苦孤危之时扶持一分，胜他人方便十分。宽假一次，胜他人方便十次。"此与王心斋见诸掾吏惟云"心地好，前程保"之言，若符节也。

董尚书

董尚书浔阳家甚富，凡衣冠过宾，无不延礼厚赠者。其孙礼部青芝，工于诗、字，往往以手书扇轴及诗稿赠人。尚书闻之，曰："以我家势，虽日以银币为欢，犹恐未塞人望，奈何效清客行事耶？且缙绅之家自有局面，岂复以诗、字得人怜乎？将来破我家者，必此子也。"

刘忠宣

刘忠宣公自作《寿藏记》，内云：士大夫家子弟爱其父兄者，俟其身后，必求名儒大笔铺张其行业，以志于其墓。作国史者，亦或凭而采之。子无似承祖宗世泽，窃科甲官禄，前后四十年。在家在邦，无一事可述以传者。万一后人私乞所亲，谄言以误名笔，纵可欺人，独

不自愧于地下耶！用是自述平生履历，书而勒诸石，归付儿等藏之，以俟他日。呜呼！以公之盛德，大业照耀史册，犹自谓生平无一事可述，真足愧天下后世之谀墓者矣！

又

同寮会饮，有誉威宁伯之才美者。刘尚书时雍云："人皆谓王世昌智，以予言之，天下第一不智者，此人也。以如此聪明，如此才力，却不用以为善。及在显位，又不自重，阿附权官以取功名。名节既坏，而所得爵位毕竟削夺，为天下笑，岂非不智而何！"坐客为之肃然。

沈文昭

沈布衣鉴记览博洽，放言自废。或问曰："今之居大位享大福者，未必有学问。有学问者，每多贫贱无福。何也？"沈云："有学问便是福，何必富贵？"老僧惟寅尝云："读书要有福，无福者读书不成。如人家子弟有志读书，若无衣食之忧、户役之扰、疾病之累以夺其心，便是有福。纵使无忧于衣食、无扰于户役而身常有疾不能遂志，即是无福。"此等议论皆有理。

徐　翁

太仓陆公容登进士，观政工部。父执徐翁孟章谓曰："仕路乃毒蛇聚会之地，君平昔心肠条直，全不使乖，今却不宜如此。坐中非但不可谈论人长短得失，即论文谈诗亦须慎之。不然，恐谤议交作矣。"陆初不以为然，后为同年所中，乃叹徐翁之言不妄。

冯钝吟

冯钝翁云："为子弟择师，是第一要事。慎无取太严者，师太严，子弟必不令。"又云："子弟不可把世间刻薄事教他。"皆至言也。

薛文清

薛文清尝言：吾居察院中，每念韦苏州"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之句，惕然有警于心云。

章枫山

章枫山云：吾尝处困，颂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便警拔不为穷所挠。

贺相国

江夏贺相国致子侄书云：据今日耳目观听，岂不谓逢圣阁员矣。乃逢圣自有根本，不可忘者。高曾以上，事不及知。先大父、大母，嘉靖乙巳度荒年，三日仅黄豆一升。岁除，一母鸡易米二升五合。使逢圣今日不念，是自绝其祖父母之泽也。先中宪亦贫，诸生授馆四十年，每岁正月六日始至十二月二十四日止，一领青衣，直布坐处方方一块蓝色。先恭人让居于婶，周旋数尺陋室中，下湿上漏，炊爨即在床前，烟薰眼泪，逢圣哽咽不能书。今日不念，是自绝其父母之泽也。即逢圣，戊戌馆于钟祥，己酉馆于嘉善寺，或御冬以絺，或六月荐草。癸卯揭晓，则先日绝粮；丙辰报至，则深夜丐酒。今日不念，忽作两截人，是自绝其子孙之绪也。念之若何，亦曰罔敢作孽而已。不作孽若何，亦曰救得一物是一物，救得一事是一事而已。救之若何，亦曰服膺先中宪之训，饿死事小，家中没饭吃切不可错动了念头而已。不错动念头若何，亦曰公门无一事之干，本宅无生事之仆，钱粮无分毫升合之逋欠，马递、水驿不往索一骑一舟，山场、湖地不讨管一尺一寸，大江上下无营运装载之船，其或非意相加，则力诫子孙，闭门谢过而已。此极猥琐事，逢圣何胪列。乃尔先正有言，孝了一步不忘亲，积之成大孝。忠臣一事不顾私，积之成纯忠。廉官一铢不苟拾，积之成清白。烈女一笑不闻音，积之成贞节。天下事皆起于微成于慎，微之不慎，星火燎原、蚁穴溃堤，吾畏其卒，故怖其始也。

高侍郎

淄川高侍郎珩，少时与兄解元玮公车北上，谒尚书张公延登。公言："君辈少年登第，不啻登仙。老夫少年，意气亦尔。今老矣，回忆五十年中功名官职，都如嚼蜡。更数十年，君阅历当自知之。"后高晚年忆尚书之语，慨然赋诗云"翘车北指五云边，绪论追陪岂偶然。晚节功名如嚼蜡，少年科第似登仙。旷怀久已推先辈，微语还堪悟后贤。毕竟山中煨芋好，十年宰相亦堪怜。

忍庵先生

吾宗忍庵先生，即少司农灏亭之父。生平规言矩行，尺寸不苟。灏亭上公车，先生绘像付之，并书其后云：余息交绝游几二十年矣，每念先御医公受世庙殊恩，清卿公生食显禄、殁蒙恤典，而为之子若孙，未能奋身图报。太王父暨王母邱垅皆在京师，缺然展扫，有身具心，岂敢忘君父哉！顾自审非名场中人，遂早甘熟歇。今吾儿邀天之幸，得上公车，稍可伸北阙南陔之思矣。余犹以身颓家窭，难共长征，而舐犊引雏，情不能割，特绘小像，付以相随，如时见我面，时闻我语。当自爱其鼎，勿同乎流俗，惜此七尺，保此方寸，以为报国绳祖之本，庶能慰老人之怀。切念吾儿，如玉无玷，如器无缺，如女子未字，诚不可不慎也。至若纵浪之饮，狭邪之游，知吾儿从未误犯，今即少年客旅，亦必遥忆老人，更不忍以身行殆第。或虑高明之友相奖风流，情难自持，不免失足，设当尔时，急展此卷。如有怒色，即婉谢友人，云老父在，不敢从耳。又当知予此身得至今日者，以少时绝无娈童、季女之溺，每过自坚忍，故能留此须眉余白于人间。此像为谢文侯笔，先曾为余作一帧，乃不数年而忽皆杖焉。若曰："此老已六十矣，甚能警余，吾儿其念之。"

徐中丞

苏抚徐公士林尝疏奏买谷事宜，内云：为政贵于持

平，民不可累，官亦不可累，立法期于尽善，官受其累，民亦必受其累。余每三复斯言。

张篑山

张篑山《王山随札》内云：王山笋类多苦，烹之亦有真味。又产苦菜，浸之一宿，饥来啖之，颇胜园蔬，然以苦多为人弃。人生营营，无日不苦，日在苦中，安之若饴。至饮食细故，非刀俎物命，便不可下箸，安得携此二苦味令饱尝耶？

杨石斋

杨石斋廷和当国时，一弟为京卿，二弟为方面，诸子布列，在位济济。其子用修先生廷试第一，人皆贺之，公颦蹙不自安。人问故，公曰："君知傀儡场乎？如方奏伎时则次第陈举，至将阕则尽出傀儡于场，此曲终时也。人家气数有限，今尽发泄如此，人以为我宗之庆，我忧方大耳。"未几果验。

先太仆

先王父太仆公答友书云：弟自去年至今，勉强度日，不饿耳，不能饱也。穷巷杜门，不交一人一事，惟以砚北之身与丹黄为伍。《读诗质疑》已六易稿，尚未成书，今始卒业。又于其间批读《庄子》一部，《楚词》一部，《国语》、《国策》一部，《楞严经》一部。所以汲汲如此者，盖以年逾知命，一事无成，读书无益于身心，学道未忘乎尘俗，加以神色耗减，精气消亡，而视茫茫，而发苍苍，恐遂汩没，草木同腐，庶几假灵先圣，益我神明，以炳烛之勤为桑榆之补。如或我材可用，则将取诸其怀。或者老此终生，亦可乐而忘死。水到渠成，固骠姚之天幸。道尽途殚，亦李广之数奇。观此可以见先王父读书之勤，襟期之旷矣。

先文靖

先文靖未遇时，读书道院，署所居室曰"夔龙事业山中养，孔孟文章心上求。又尝著《读书词》云：夜深人静，悄正一轮明月天心高照。漏声不到乡村里，风走花阴犬叫鸭。炉香袅抚绿绮，一番新调弦指外，流水高山，鹤梦树头。惊觉曲终，顿起闲愁恼怪。白屋青灯，故淹年少，仰天长啸，那些个金马玉堂难到。文林虎豹，毕竟是养成牙爪蚤。难道万卷诗书，让人探讨。盖尔时所负已不轻矣。

莲池大师

大师尝云：工夫最忌拣择，有志于学者，只是一个正念常在胸中，逢静也如此，逢闹也如此，凭他静闹变迁而我这个念头断无移易，如此方无间断，谓之善做工夫。如必嫌喧取静，则境界恐无有静之时，亦无有静之处。学人但患志不猛烈耳，志一猛烈，则何之不可。又云：七十古稀，百年能几。今此暮景，正宜放开怀抱，看破世间如一场戏剧，何有真实。此是智慧中人大安乐、大解脱法门也。

清净真人

施济非贫士所□□□□□□□阻人为恶，在我不过口舌之劳，而人蒙无限之福，便是莫大阴功。无益之书不必读，无益之戏不必为。有事则干之，务要忠厚存心，利益民物。无事则清心静坐，念念对越上天。古圣贤惩忿窒欲四字，决定离他不得，和以处众，宽以乐群，寡言以养德，常定以安神，一切恶习荡涤殆尽，便是在世仙人。

袁了凡

昔有儒生数辈谒中峰和尚，问曰："佛氏论善恶报应如影随形，今某人善而子孙不兴，某人恶而家门隆盛，佛说无稽矣。"中峰云："凡情未涤，正眼未开，认善为恶，指恶为善，往往有之。不恨己之是非颠倒，而反怨天之报应有差乎？"众云："善恶何至相反？"中峰令试言其状，一生谓詈人殴人是恶，敬人礼人是善。中峰云："未必然也。"一生谓贪财妄取是恶，廉洁有守是善。中峰云："未必然也。"众人历言其状，中峰皆不谓然，因谓问，中峰告之曰："有益于人是善，有益于己是恶。有益于人则殴人詈人皆善也，有益于己则礼人敬人皆恶也。是故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则为真，利己者私私则为假。又根心者真，袭迹者假。又无为而为者真，有为而为者假。皆当从心源隐微处默默洗涤，默默捡点。

卷　四

成文穆

大名成文穆公拜相后大修宅第，购得民居，有树贞节坊者，令勿毁，遂低一隅。其子青坛大拜后修家庙，有前明陈少卿坊，适当辟门之冲，当毁。其后人式微，召而告之曰："吾亦故家也，讵忍坏故家之棹楔。"遂改辟门，并新其坊，人称两世厚德。

葛征奇

吴梅里本泰应癸酉京兆试，其卷在同邑葛征奇房中。已入彀矣。拆卷时，知为同邑也。大主考方逢年谓葛曰："自忖胸中无疚则填，否则黜可也。"葛曰："此生年已六旬，且赤贫，某虽与之同社，以年长，实师事之。若以同邑避嫌，是锢此生以全己之功名也。"竟填之。次年甲戌联捷，识之以见葛公之忠厚焉。

文待诏

有以书画求文待诏鉴定者，虽赝必曰真迹，所以周全贫士也。前辈存心忠厚如此。

王司寇

通州邵潜潜夫，万历间诗人也。入国朝，年八十无

子，苦徭役。时新城王司寇、阮亭司、李扬州按部至通，诘旦，首谒邵。邵所居委巷，乃屏舆从，徒步而入。邵曰："适有酒一斗，能饮乎？"新城欣然为引满，流连移晷始别。州牧闻之，立除其役。

李梅崖

梅崖李公为井陉道日，陆稼书先生任灵寿县令，来谒，公开中门，以宾礼接见，迎送至门，未尝以属员待也。公三次荐陆于朝，而陆见公止称晚生、荐主。且曰："昔魏环溪先生曾叨荐拔，而未尝称为师。若于公有异，恐无以见魏公地下，故敢如此。"公甚有喜色。有邑令邵嗣尧者，公曾脱其死罪。后陆、邵俱行取为御史，公罢官居京师，二君往来无间。忽有要路为于养志夺情事，托邵致意于陆，求勿言。陆即举劾其非，要路衔之，并归咎于邵。邵无以自解，遂众辱陆于朝班。次日，邵谢绝李公曰："门生甘作负心人，不复迹及师门矣。"公笑而谢之。迟日，公会陆先生，先生绝不言及。公微问邵事，先生曰："彼无他故，不过要做官耳。"微笑不更有言。即此一节，公之虚怀礼贤，与陆先生之涵养不校，俱非世人所及矣。

文德翼

文德翼，德化人，进士，为嘉兴府推官。有属吏，粤东人，馈端石。发之，白金也。封函如故，谢之曰："汝砚不可磨墨。"却之，其介而近人如此。

周秋部

华亭周秋部茂源以恤刑驻节雪苑。有山人得罪别驾者，别驾盛怒，欲加以刑。山人仓卒中托言："我，秋部挚友。"冀缓其责，实未尝谋面也。别驾诣秋部问之，秋部曰："此余生平好友，幸君相谅。"山人得无恙。一时推为长者。

青质夫

青文胜字质夫，蜀大宁人也。洪武间，以贡士为龙阳县典吏。龙阳故滨洞庭，岁罹水患，田去赋存，计年征三万七千有奇，民窜徙，无以为生。公愀然悯之，乃诣南都奏闻，疏三上，不报，遂自经于登闻鼓下。明太祖嘉其忠，诏免龙阳租二万四千余石，永不起科。龙民思其德，立祠以祀，匾曰忠惠。后蒙恤典谥惠烈，至今祠额犹新云。

沅江谯氏

沅江谯姓，其家自正德年间，初祖大相，勤俭醇厚，睦族洽邻，生子三人，同居共爨，递传至七世未分，所著有家训四则，食指百余人。严肃和顺，靡有间言。雍正十年，当事者以状闻。天子亲书"世笃仁风"匾额以旌之，迄今又越两世矣。

翁蓼野

余同年友翁蓼野，其尊人大环先生于康熙壬申岁探亲赴粤西，仲冬四日，舟次湖南之新塘站。有句云：霜浓古寺钟开处，一点空明透佛灯。次夕，忽失所在。同舟人物色之不可得。信至家，邬太夫人痛哭不欲生，卜之神，得谶焉，曰：扁舟风雨泊江关，兄弟相看梦寐间。已分天涯成死别，谁知意外得生还。时蓼野尚未离襁褓也。未几，邬太夫人亦殁。蓼野兄弟稍长知状时，抱持相对哭，既而相谓曰："予兄弟乃不如曹氏一娥耶？"惘惘出门，重趼裂趾，冲冒毒雾，流离楚粤间。其伯姊遣人要归，倚门哭之曰："父亡遗两弟，今两弟安遗？其踵前祸而甚之也。"已而蓼野兄弟俱有子，且喜且悲曰："今而后可不反顾矣。"遂兄弟偕出，复于衡永间遍访，道路哀之。有祁阳民郑海还者，告以瘗处，且曰："余故弟海生，于是年生子，走告其外家。渡江，溺格于败苇祖苇中，先有一人僵矣。踉跄归告，余乃偕往，择阜而瘗焉，此是也。"出遗钥为证。蓼野兄弟不识也，考其地则距新塘不远，考其时则郑子庚可稽。遣善走者证钥于伯姊，越三月，携锁还，报牡牝吻合。乃信瘗者之为大环，而生还之谶于是乎验矣。谓非蓼野兄弟纯孝之所感哉！蓼野名运标，癸卯成进士，今令武陵。其兄号楫山，先卒。

李孝女

鹿邑李孝女，次居三。父麒生与族人挺九及础隙，挺九以麒生四女无子，嗾础率子兆龙殴之几死。女闻，手刃杀础。妇始舁父归，父曰："我以无子致此。"呼天者再而绝。女痛父言，遍以状告，挺九许之金，求解此狱。诱女誓神前，拜未起，口啮其面，抽佩刀刺之，不中。交讼之官，官直女，问础罪当死，余分别予杖。础惧罪，缢死，兆龙亦以创重死。女以元凶漏网，浼父友郭岩、郭维振偕之京，徒跣披发，泣登闻鼓下。直鼓者哀其志，送河南鞫之。当路疑其与二郭私，终以女辞切不能蔑，而维振竟以拷掠死。女后病狂，死九日复起，曰："罪人斯得。"俄传挺九死矣。乃以礼葬父，养其母，终身不嫁。为母殖螟蛉二，皆为聘妇。母卒既葬，乃为弟纳室，嫁其妹，亲祭维振墓，树之碣，以亲墓嘱弟。遂自经死。仇子乘人乱，破棺戕其尸，殓已经旬而血涌不止，仇子亡，捕卒不获。

吴仲缨

江阴吴仲缨，名汉一二侯之裔也。论交击剑，以豪杰自命。文文肃、钱口口诸公咸推许之，与先高祖为布衣交。崇祯间，先高祖筮仕申阳，邀公佐幕。时流氛冲斥，凡攻守谋画，多与商确。杀贼战胜，飞檄露布，半出其手。鼎革后每谈往事，辄须髯猬张，声泪俱下。贫老无子，寄居荒村以殁。

吴门贫妇

吴门一人家有妻子而极贫，除夕，破衣冒雪出门借贷，莫有应者。怅然而归过一富贾之门，见有人门首凿银，若有物触其身者，归家垂首太息，湿衣淋漓。妻提

其衣，破缝中银半锭坠地。妻疑其盗，诘责之，其人指天自白，既而思之，此岂富贾之所遗乎？向者若有物触我。妻令还之，其人有难色，强之往，则门已闭矣。扣而告之，富人熟视曰："君当于此过除夕。"其人曰："我饱而妻饥，我不忍也。"富人曰："我已计之矣。"即以钱米馈其家，妻不受，富仆具其实，乃受之。其人遂留饮富家，富人曰："君有子，新正三日可偕来过我饭，勿爽约。"至三日往，富人曰："君之子甚佳，异日必成立。况君信义如此，决非长贫贱者。我有弱女，愿为君子配。此店中五千金，即以授吾婿，君可迁居于此矣。"出管钥付其人而去。富人固贤，乃窭人之妻则真烈女也。士有不耻苟得者，独何为也耶？

朱良吉

常熟支塘里民朱良吉母钱氏，年六十余，病将死。良吉沐浴祷天，以刀剖胸，割取心肉一脔，煮粥以食母。母寻愈。良吉心痛，就榻，不可起。邻里为裒财，命道士醮告神明，祈阴佑之。邑人俞浩斋闻而过其家，视良吉胸开疮裂几五寸，气腾出，痛莫能言。俞为纳其心，以桑白皮线缝合。未及期月，已无恙矣。此事在延祐乙卯冬，陶九成曾述之以劝世。迄今数百年，旌门之典未加，亦阙事也。

蒋仁伯

蒋安字仁伯，其弟懋犯法，当戍开平。安时为诸生，去巾帻，诣御史，谓懋弱不任荷戈，且老母所钟爱，不若安往得为国家效犬马，且以慰老母余年。御史义而许之，后以老代归，子孙渐显，忠烈公即其曾孙也。

章韶凤

章格字韶凤，尝为刑曹，平反书生王某狱。王后贵，知应天贡举，谋所以报。格戒二子勿应试，人以此重之。弟律守保定，律父故有憾于保定之贵人，其子劫姑财，人谓律且甘心焉，律叹曰："三尺非修怨具也。"其子得减死。

狄云汉

狄云汉任临清通判，自免归，无宅以居。沈石田为作买宅，疏栖数椽于山，述扁曰乾坤一草亭。每闭户断炊，吟啸不辍，好事或馈之，非其义不受也。邑令杨子器为置田二十五亩于湖壖，因戏自号曰余夫，旋亦废之。

钱海山

钱海山，邑绅之豪横者也。以盗案发觉破家客死。然有一事可记。海山年已向迈，曾娶艾妾，与其女皆二八之年。定情之夕，其女在侧，海山忽念，我女方择佳婿而此女事我老人，未知税驾何所。即迁卧他所，认妾为女，嫁吴门吴生，发甲执子婿礼。海山籍没后，依之以终。

桑民怿

桑民怿宦归后不免饥寒，疾且殆。有直指使者按部，与君旧契，殷勤临视。适豪家狱急，属为居间，愿奉数千金为寿。君虽衾裯不掩，竟坚拒之。此非文人所能也。

先文靖

先文靖归里后，周恤姻族倍至。又念人数繁多，所施或不能遍，置田数百亩，设义庄一所，岁量所人资给。又裒里中童儒为义塾，延师教之，并资其衣食。尝构小楼于室之东北隅，既落成矣，宾朋酒酣，相为颂祝。公忽愀然曰："吾向实不察斯楼栋所直适邻居之中，堪舆家所忌，设邻有疥癣灾，吾实贻之矣，吾居此何安。"即命撤楼，更其楹南向。其抑己便物，类如此。

又

宣城刘仲达《鸿书》载世庙阅海忠介疏，时喜时怒，批云：这畜有比干之忠，但朕非纣也。留中者久之，后有所激，下阁票拟，华亭拟以毁谤君父，决不待时，传首天下。常熟力争，乃改拟秋后处决，世庙从之。是岁，以圣寿六袠停刑。至冬晏驾，忠介得免。此一事，国史、家乘皆失之，想当时纶扉之地，潜移默夺，华亭固不肯归美于人，先文靖亦不以告人也。闻文靖先曾救杨忠愍公，此二事足千古矣。

先中翰

张大复《笔谈》载，严中翰道普不务能容名，而客有登其座者，如饮醇醪心骨俱醉，如啖哀梨喉吻欲仙，殆是真性与情表其如里也耶？山人金雅少素负惊人之癖，而多酒，过至中翰所，脱帽岸帻，箕踞自便。坐客讶之，而中翰礼意如平时。一日不见，辄候无恙于山人，馈遗勿绝。予尝与山人语，温温耳，而觉其中有不能自吐之块垒，被酒辄发，中翰心知其非酒过也。惟真感真，惟真忘真，不亦信夫。此一则，亦可见先中翰生平大概。

先邵武

族祖邵武太守，号天池有道人也。年三十无子，纳妾二人，皆陋。一日过姻家，见侍女年且及笄而尚未蓄发。询其故，主人对以素喑，即蓄发，孰收之？公恻然，谓第使蓄发，吾将以为妾。其人以为戏，未信，复为申约，卒娶之。文靖闻之，喜曰："儿合天道，必有后。"后三妾皆生子。

尤 翁

长洲尤翁开质库，岁暮，闻外哄声。出视，则邻人也。司事者前诉曰："某将衣质钱，今空手来取，反出詈语，有是理乎？"其人不逊，翁命捡原质，得衣帷四五事。翁指絮衣曰："此御寒不可少。"又指道袍曰："与汝为拜

年用，他物非所急，留可也。”其人得二件，默然而去。是夜，竟死于他家，涉讼经年。盖此人负债多，已服毒，知尤富可诈，既不获，则移于他家耳。或问尤翁何以预知而忍之，翁曰：“凡非理相加，其中必有所恃。小不忍则祸立至矣。”

汤文正

吴门徐枋，文靖公汧子也。隐居灵岩山，四十年未尝入城市。汤文正抚吴，屏驺从访之，枋不出。公久立其门，枋终不肯见，时人两高之。

吴文恪

吴文恪公讳讷，以荐举历官副宪。正统间老疾，乞休里居，逡巡约敕，若未尝有势位者。尝徒步出城闉，遇负薪者辟易道左，曰：“贱辟贵。”公亦引却，曰：“轻辟重。”长老至今传道之。余谓文恪固贤，负薪者亦可谓之知礼。近世贵贱无等，舆台厮养视缙绅如等夷，猝然相遇，不惟不让，且加亢焉。如负薪者，可易得哉！

李文安

李文安公讳杰，以宗伯乞休归。会刘瑾诛，诏起才望为瑾厌抑者。吏部首荐公，公闻之，自循其所服玉带，语子弟曰：“书生初服谓何，今得此已足矣。卧田庐，与亲旧欢乐，谈说平生，不亦善乎。若漏尽夜行，恐有后悔。”卒不起。

鱼盛二公

自明迄今，吾邑之称廉吏者，以鱼、盛二公为首。鱼讳侃，字希直，由进士历开封守。断狱如神，苞苴屏绝，人拟之包孝肃。秩满乞归，每断炊病卧寒衾，雨溜湿床席。家人进粥，曰：“清官亦知有今日耶？”公夷然自若也。盛讳赉汝，字以善，由举人历汉阳守。所至有声，被诬免归家居，田一区，宅一廛，有以自守，老益贫困，或劝其干有司。公曰：“缙绅仰面望有司颜色请求受谢，譬如行乞也，吾不能。”呜呼！如二公之贤，虽古循吏何以过，而《明史》不载其姓名，其何以廉顽而立懦乎！余故列之，以志高山之仰云。

李远庵

李远庵居官清苦，常俸外不取一文。郑晓出其门，同官南京数年，岁时一寒温而已。一日，侍坐既久，有一布鞋在袖，逡巡不敢出。远庵问袖中何物？郑曰：“晓妻手制一布鞋送老师。”远庵取而著之，生平受人物，仅此而已。

魏　琦

京师魏孝廉琦与山东毛相国相善。相国归，寄箱二只于家。孝廉即命置堂庑下，亦不知所贮何物。至十四、五年，相国殁，孙来袭荫，始索之。问箱在何处？孝廉指庑下示之，孙意弃掷若此，必无长物。既发，内贮金千余两，亦有札记其数，无不大骇。孝廉曰：“若知有此，即置秘室，吾卧不稳矣。”

刘南垣

尚书刘南垣请老家居，有直指使者以饮食苛求属吏，郡县患之。公曰：“此吾门生，当开谕之。”俟其来，款之曰：“老夫欲设席，恐妨公务。欲留此一饭，但老妻他往，无人治具。家常饭能对食乎？”直指以师命，不敢辞。自朝至午，饭尚未出，直指饥甚。比饭至，惟脱粟一盂，豆腐一器而已。各食三碗，直指觉过饱。少顷，佳肴美酝罗列于前，不能下箸。公强之，对曰：“已饱甚，不能也。”公笑曰：“可见饮馔原无精粗，饥时易为食，饱时难为味，时使然耳。”直指喻其训，自后不敢以盘飧责人。

徐　翁

徐翁宣城尚书，元太父官典史，以忤巡按被责，自免归。督尚书兄弟发愤为学，相继登第。尚书选得某府推官，即直指之家也。心私喜，临行置酒，戚友毕集。候翁出称觞，翁称疾卧不起，尚书人跪问故。且言：“此行冀得报怨，何反不乐为？”翁曰：“此吾所以病也。吾为小吏，当日诚不为无过，但直指稍过当耳。且缘渠朴责，激而罢归，教子以有今日，则直指乃吾恩人，非仇也。汝思报怨，吾所以病。汝往，当以吾言开心告之，尽捐夙嫌，是吾子也。否则非吾子也。”尚书唯唯，翁乃起，尽欢而罢。时直指家居，闻尚书来，恐甚，郊迎尽礼。尚书述父命，自是情好遂洽。

瞿兴嗣

瞿兴嗣遇歉岁，有窭人来籴粟，受其钱五千，阳忘曰：“汝十千耶？”倍与之粟。凡负贩者，必多偿其直。家人怪问之，嗣兴曰：“彼胼胝手足以求升合利，吾忍与较耶？”

梼杌近志

[清]佚　名撰　崔玉华整理

《梼杌近志》，清末民初人撰，杂记清康、雍、乾以来诸朝官场轶闻、市井百态。

据民国《满清野史四编》本标点整理。

巴延三

巴延三制府，初任军机司员，龌龊无他能，人争鄙薄之。尝当值宿，时西域用兵，夜有飞报至，大臣俱散出。清乾隆帝问值宿者，以巴对。上呼至窗下，立降机宜，凡数百语。巴小臣，初觐龙颜，战栗应命，出宫后一字不复记忆。时有上亲侍小内臣鄂罗里，人素聪黠，颇解上意，遂代其起草。上阅之称嘉者再，因问其名，默志之。数日语傅文忠曰："汝军机有若等良材，奚不早登荐牍?"因立放潼关道，不数岁遂至两广总督。巴感激鄂切骨，常以恩人呼之。既任封疆，毫无建树，终以贪黩罢归，为鄂怨恚者再。以节钺宗臣，而其才反不若阉竖，亦可丑也。

是镜之诡诈

江阴是镜，诡诈诞妄人也。胸无点墨，好自矜饰。海宁陈相国为其所惑，高东轩相国亦信之。尹健余侍郎督学江左，因二公之言，造庐请谒，结布衣交。镜遂辟书院，招生徒，与当时守令往还，冠盖络绎。常州守黄静山永年，亦与过从。其后因嘱托公事不复往。镜因于书院静室中，供陈、高、尹、黄四木主，俗所谓长生禄位也。稍有识者，皆非笑之。辛未，雷翠廷先生督学至，广文以为言，先生贻书令其来见，以觇其学。镜不往而令广文通意，欲先生造庐，如尹故事。先生笑曰："吾固知贤士不可召见，但恐吾往见后，则四公木主之外，又增一人，故不为耳!"后数年，镜为乡人告讦，亡命不知所终。镜居村去市数里，有小路，如逾沟而行，则稍近数十步。镜平生必由正路过桥，不趋捷也。一日市归，途遇雨，行至沟旁，四顾无人，一跃而过。有童子匿桥下避雨，惊曰："是先生亦跳沟耶?"镜饵以一钱，嘱勿言。童子归，其父诘钱所从来，遂争传是先生跳沟，声名大损。

横闬侍郎

雍正初年，大将军羹尧宠眷甚渥，尝入京陛见，世宗因命其于正大光明殿阅朝考卷，时复有所宣召。殿庭深邃，绕出前庭，路颇迂折。年方起座，闻后槛丹扆欻然，四扉洞开。年趋视之，则某侍郎已横闬于其旁，盖启扉以便其行也。时谓之横闬侍郎云。

崇文门关吏需索之苛

吾国榷税之关，以京师崇文门胥吏为最侈且暴。言官屡劾，谕旨屡诫，而积习如故也。商贾行旅，赴试士子，均莫敢或抗。凡外吏入都，官职愈尊，则需索愈重。大臣展觐，亦从无与较者。吴江陆中丞以山东布政使陛见，关吏所索过奢，公实不能与，乃置衣被于外，携一仆前行曰："我有身耳，何税为。"既入，从故人借衾褥为宿。事竣，还之而去，时以为异闻。

崇文门兵役苛索

崇文门兵役，索难过客最苛，或有食物，群攫食之。清道光时，有何某者，嗜鼻烟，每行必携精美古壶十数具，壶中皆贮美品。一日入城，尽为门兵所攫。何某因告其友周姓，意极愤恨。周曰："此易耳，当为君报之。"因研疥痂入鼻烟中，贮八九壶，伪为过客入崇文门。门兵搜得烟壶甚喜，复攫之。越十余月，周复入城，见门兵皆疥，大笑。兵诘之，周从容语前事，众皆怒。周曰："疥已入脏，急忏犹可治，不然鱼烂死矣。"众惧，跪乞其方，誓以后不再索难。周因与药，并属急须忏罪。越数日，疥者皆瘥，自是门兵诘客稍稀矣。

清初唯一之蠹吏

潘某者，忘其名，清顺治初京师大猾也。祖若父世为部吏，明亡，悉收部中例案藏于家。清人入关百度草创，纠纷不可理，群吏皆束手，潘以故得劫持上下为奸，疆臣日辇金其门，富至累巨万。初，潘窟穴于吏部，久

之诸部吏皆归之，奉为宗主，由是日益发舒，起大宅京师，园林邸第，拟于王公。两廊下如六部例，分置各房，榜曰某部某部。凡来关说某事者，则入某房而潘总其成。朝政交部议者，非盈其欲壑不得直，且遭严谴。家藏伪章，文书下行直省，多潜易之，奉行者莫辨焉。又招纳豪猾亡命之徒，为之耳目，有不慊意，辄暗杀之，莫得主名。内外大吏皆惮之，无有敢举发者。已而流闻禁中，清世祖以问大学士陈名夏，名夏不敢以实对。世祖震怒，命步军统领逮之，发交刑部治罪，尽得其奸状。爰书上，立置重典。并逮其羽党数十人，治罪有差，京师为之肃然。籍其家，得内外大吏交通文书两巨箧，吏不敢匿，以闻。世祖不欲深治，诏焚之。翌日，世祖幸南书房，谓某翰林曰："潘一小吏，治之甚易。名夏辈何局促乃尔？"某翰林对曰："潘耳目多，声气广，恐朝廷未必尽治，言之或为百口累。"世祖微哂曰："汝告名夏，今得安枕矣。"后数举以戒廷臣。

包衣张凤阳

康熙中，礼王邸中包衣人，有张凤阳者，交结戚里，专权弄威，气焰直倾朝右。时人谚曰："要做官，问索三。要讲情，问老明。任之暂与长，要问张凤阳。"盖谓张与明、索二相也。张尝憩于郊，有某中丞驺卒，呵张起立，张睨视曰："是何龌龊官，乃敢威焰若是。"未逾月，中丞即遭白简，一时势焰，人莫之及。纳兰太傅高江村等，款待宾客时，凤阳裼裘露顶箕踞上位，座皆侧目，礼王夙知其行，会董鄂公见罪于凤阳，凤阳即率其徒入公宅，拆毁堂庑。公奔告王，王燕见仁皇帝时，遂免冠奏。上曰："汝家人，可自治之。"王归，立毙杖下。未逾时，而孝惠章皇后之懿旨至，命免凤阳罪，已无及矣。都人大悦，咸感王惠焉。

和珅姬妾

和珅有宠妾长二姑，所称二夫人者。珅引帛时，赋七律二章挽之，并以自悼云："谁道今皇恩遇殊，法宽难为罪臣舒。坠楼空有偕亡志，望阙难陈替死书。白练一条君自了，愁肠万缕妾何如？可怜最是黄昏后，梦里相逢醒也无。"（其一）"掩面登车涕泪潸，便如残叶下秋山。笼中鹦鹉归秦塞，马上琵琶出汉关。自古桃花怜命薄，这番萍梗恨缘艰。伤心一派芦沟水，直向东流竟不还。"（其二）又传有吴卿怜者，苏人，先为平阳王中丞亶望妾，王坐事伏法吴门，蒋戟门侍郎锡棨得之，以献于珅。珅败，卿怜没入官。作绝句八章，叙其悲怨云："晓妆惊落玉搔头（正月初八日，晓起理鬟，惊闻籍没），宛在湖边十二楼（王中丞抚浙时，起楼阁饰以宝玉，传谓迷楼，和相池馆皆仿王苑）。魂定暗伤楼外景，湖边无水不东流。"（其一）"香稻入唇惊吐日（和处查封，有方餐者，因惊吐哺），海珍列鼎厌尝时（王处查封，庖人方进燕窝汤，列屋皆然，食厌多陈几上，兵役见之纷纷大嚼，谓之洋粉云）。蛾眉屈指年多少，到处沧桑知不知。"（其二）"缓歌慢舞画难图，月下楼台冷绣褥。终夜相公看不足，朝天懒去倩人扶。"（其三）"莲开并蒂岂前因，虚掷莺梭廿九春。回首可怜歌舞地，两番俱是个中人。"（其四）"最不分明月夜魂，何曾芳草怨王孙。梁间燕子来还去，害杀儿家是戟门。"（其五）"白云深处老亲存，十五年前笑语温。梦里轻舟无远近，一声款乃到吴门。"（其六）"村姬欢笑不知贫，长袖轻裾带翠颦。三十六年秦女恨，卿怜犹是浅尝人。"（其七）"冷夜痴儿掩泪题，他年应变杜鹃啼。啼时休向漳河畔，铜爵春深燕子栖。"（其八）珅死时年未六十，先患足软，每夜半，生剥犬皮一，缚两膝上，始入朝，虽盛暑不能去。

法和尚

乾隆中有法和尚者，居城东某寺，势甚薰赫，所结交皆王公贵客。于寺中设赌局，诱富室子弟聚博。又私蓄诸女伎，日夜淫纵，富逾王侯，人莫敢撄。里毅公阿里衮恶其坏法，乃令番役阴夜逾垣擒之，尽获其不法诸状。阿恐狱缓，为之缓颊者众，乃遍集诸寺僧寮，立毙杖下。逾时要津之托始至，已无及矣，人争快之。至于市井间绘图鬻卖，久之未已。

西山活佛

乾隆乙巳、丙午间，有顺义民妇张李氏善医术，兼工符箓祈祷之事，病者服其药辄瘥。又有宦家妇女，为之延誉。大学士三宝之寡媳，巡抚图思德之媳，各施银数万两，并拜张李氏为母。争建西山三教庵、西峰寺与之居，虔为供奉，号为西山老佛。后烧香者既众，男妇杂沓，颇有桑间濮上之疑，为步军统领所惩治，奉旨张李氏伏法。旗族妇女，交家长严加管束，其风始熄。事详《秋坪新语》。

私造假印案

嘉庆己巳冬，工部有书吏王书常者，私镌假印，冒支国帑。其于钦派岁修工程，皆假捏大员名姓，重复向户曹支领，每岁耗银至数十余万。久之为工头某告发，始置书常于法，大吏降黜有差。夫水曹支领银两，必须诸司空签押毕，关知户曹，度支大员复加查核，然后发帑。定例本为详慎，乃诸部曹夤缘为奸，伺大员谈笑会饮时，将稿文雁行斜进，诸大员不复寓目，仰视屋梁，手画大诺而已，更有请幕友代画者，其习已久，故使蠹胥得以肆其奸志。嗟夫，于照常供职之事，尚复泄沓若此，又安望其兴利除弊，实心办事哉！

伊桑阿之无耻

贵州中丞伊桑阿，高文端公兄子也。累任封疆，以贪黩闻，为下吏举发。清帝命初颐园侍郎往讯得实，解京正法。清帝怒其暴虐，复遣侍郎瑚图灵阿于中道赐死。伊初闻旨，以为诈伪，不肯受命，瑚使人缚之，乃叩头乞贷须臾，以待恩命之至。瑚笑曰："曩昔威望，皆往何处去也？"因以帛勒毙。夫以封疆世族，至于玩法致罪，已无颜以对人，乃摇尾乞怜，如犬彘就死状，真不知

是何肺腑也。

剧盗陈阿尖

无锡北门塘陈阿尖，农家子也。六七岁时，有贩鱼蛋者过其门，陈赤体窃一尾，背贴墙上掩之。复窃两蛋夹两肋，手垂于地，客不知也。比去，陈持以归，母大喜，陈亦自得计，因萌学窃意，由是专志拳棒，习轻身术，数岁艺成。所耕田左塘之南，须迂道从桥上过，方可耕作，陈能以铁锄点水超越而过。有巨盗泊舟塘岸，见而大惊，因从之。陈虽伪为力田，实则行窃，数年后，家大裕，亦不作农矣。尝于雪夜往苏州，一夕窃二千金归，藏圮桥下。去时雪上无迹，回则倒著草履。至南门，天又未曙，故窃卖浆家铜具。为主人所见，缚送邑宰，禁之。明日，苏人失窃，鸣县捕之。有老捕见草履印，疑陈所为。至锡探之，则是日行窃卖浆家，犯案非能至苏州者，其草履迹印，故示奇也。释后，行窃他省，道经海盐。时陈姓以富名天下，而家中上下，俱有绝技。有幼女年及笄，尤骁勇矫捷，与婢住旁楼，司守银室。陈思窃之，而畏不敌，姑窜身入高墙。望楼中一灯荧荧，人声俱寂，疾下。出具烛之，见铁栅封锁甚固，知为藏镪所，扳去铁条，方欲入，忽窗环作声，一青衣女自楼飞下。陈大惊，欲遁不及，出利刃与斗。青衣起一足踢去之，陈遂为所执，提置楼上。见一女坐床头，红裳绣襭，美丽绝伦，笑谓陈曰："子亦太不谅，欲钱则不妨明言，何作此不良行，试问汝有何术？"陈唯唯称不敢。固问之，曰："轻身耳，"女顾青衣取大藤笆至，置上楼，令陈足履其口，不得已走之五十余周，汗出如渖，遂下。盖陈虽身轻，百余步必一履地养力，乃可重走。女曰："如此伎俩，亦思作贼，吾家小婢，尚可胜汝。"命青衣试之数百周方下，并无喘色。陈愈惊，知不能免，遥瞷楼后一窗未键，乘不备，耸身疾遁。女以莲钩蹴之曰："便宜汝，不追也。"陈觉臂奇痛，星夜回里，烛之，青紫已满，医数月而愈。然窃心未改，后竟被获。邑令以陈案甚多，详置重典。临刑呼母至，谓欲一含乳，死乃目瞑。母怜其子，袒胸使含之。陈尽力咬去一乳，恨曰："若早勖我以正，何至今日？"

王国宝

王国宝者，明太湖盗也。国初归降洪文襄公，以其人敏捷，因荐授苏州巡抚。性残暴，一时搢绅故老，无不被其害者。又因抗粮案株连生员数百，尽行斥革，震动一时。后又交通郑氏，欲以地附，为制府麻文僖公勒吉所知。因搬取其兵马粮饷，尽赴江宁，然后露章劾之。国宝侦知，欲逃，城门已闭，因夫妇缢死钟楼。

瞿圃状元

乾隆初，有粤东殿撰，以少年擅巍科，扬历中外，颇受上知遇。然不甚通文理，尝读孔子"观射于矍相之圃，"读"矍"为"瞿"，人皆笑之，呼为"瞿圃状元"云。又有某殿撰任湖北道，丁艰归。会有楚中人貌甚狰狞，挟巨斧于其宅旁，日相窥伺，为其觉察，因递解归，终不知何事以致之，盖有夙怨故也。后居家修池塘，猝中风卒。是日雷雨异常，众皆谓其为雷所击云。

记闵鹗元

闵抚军鹗元，乌程人。中乙丑进士，累任安徽江苏巡抚。初任皖时，以廉洁自重，布衣蔬食。接见僚属，必谈《性理》、《近思录》诸书，背诵如泻水状，人皆慑服。袁简斋先生笑曰："如其廉洁果实，不过高辛氏之孽子流耳，况外木强而内多狡诈，不近人情，乃公孙弘、卢杞之毒，徒贻害苍生耳。"人皆以其言为过当。及抚吴日，颇改前节，苞苴日进，动逾千万，人始服袁之言。时李昭信相国以贪墨获罪，上严谕，令各督抚议其罪。人皆希上旨，以为可诛。独闵探知上有怜才意，乃以议贵、议功为言，复以诸督抚养廉实不敷用，必须受诸陋规，始足以充公项等语。上虽严斥，心是其言。李相因之末减其罪，时以其弟获罪，降为三品顶戴。故吴人谚曰："议贵议功，一言活昭信中堂，难逃青史。伪仁伪义，三品留江苏巡抚，无补苍生。"后以庇属员冒徵案获罪遣戍，人争快之。其家置产券约皆惟书文字，盖防籍没也，其用心溪刻如此。

好奇售伪

近代收藏家，往往胸无点墨，而自矜博雅。牟利之辈，遂不惮多方增饰，即以其矜者给之，使之入其彀中而不觉焉，亦可嗤矣。南昌贾人钱子明，饶于资，好藏古器。尝以巨镪置案头曰："世有奇珍，余岂惜此？"或以彝鼎书画来者，则曰："此纵佳，犹恒有物，何取乎？"一日客携一古锦匣至，内有物，其形似茧，而大如瓢，长尽许，色白，微见青斑，摇之内有声。云："系某宦家藏，传世既久，子孙不知其名，并不识其用，惟承上世之嘱，以故宝藏至今。闻君精于鉴古，特假一观，冀有所示。"钱因笑置之。越日有同好某来访，钱言及之。某曰："尝观《异物志》，载员峤山有冰蚕，长七寸，色黑，有鳞角，以霜雪覆之，然后作茧。茧长一尺，织为文锦，入水不濡，投火不燎，唐尧时海人献之。尧以为黼黻，此其是乎？若然，真无价物也。"钱检书阅之，良是。乃邀客，欲破茧以验，客不可，钱曰："验之若合，愿以千金为赠，否则亦以数缣之值偿之可乎？"客遂商于物主，议既定，乃破之。内果蚕腊，色纯黑，鳞角可辨，入水不濡。客曰："今惟投诸火矣，两家其勿悔。"物主请置千金于前而后验。时某亦在座，私谓钱曰："今已试数端，谅非伪物，盍减厥值而不竟其验乎？"钱然其说，遂以半价得之。既得视为至宝，终亦不敢入火。后泄其谋，盖同好者因其言夸，故给之。入水不濡者，涂以白蜡也。

又某邑富室詹某，胥人子也。或讥其不学，乃出资市书，不数年而东观西园之富，不是过矣。惟是牙纤锦帙，藉以饰观，曾未寓目。同邑某羡书贾之获殊厚也，乃于郡中觅得抄本书百卷，以五十金得之。冀售善价，而詹竟不阅，却其书。某窘，乃商于詹之戚全某。全固

稍通文墨,为詹所信任者。问某需价几何?曰:“得三百金足矣。”全曰:“然,则当售八百金耳,以四百金与我,尚有百金,分给其司籍者。书当假我一观,缓七日来取。”某唯唯。及期,全令易一人将书去,并授其言,且曰:“如我教,价可得矣。”其书詹本未阅,置而不疑。越日,全至詹处,翻阅诸本,检得是书。佯诧曰:“此籍何来?”詹曰:“亦欲售者。”全曰:“索价几何?”曰:“未之问也。”全曰:“速与议价,迟恐为识者所得。”詹问:“是书何所奇?”全曰:“书成某代,素无刊板,世惟二部。一藏内府,一在民间。前朝某相国,悬万金求之不得,不意今入贾人之手。”因于架上取四库书目,检示詹,果如所语。詹喜曰:“余费金巨万,藏书虽充栋,恰愧无秘本,今始得矣。”未几,某往取书。詹问值,某曰:“事不谐矣,此书系郡宦家藏,为其子弟所窃,昨已有人踪迹至,急欲收归,不能售也。”詹曰:“既不欲售,何来我家,余有例,来书不售者,照书价罚其半,是书价几何也?”某乞免,詹靳不许。某曰:“若此势必成讼,事将不可解矣。”时全亦在旁,从容言曰:“窃书者,谅不敢归,今姑厚赂来人,但言无踪迹可耳。”詹令某即往商,价固勿论。某再往返,始言非千金不可。全劝给八百金而成。詹既得书,全曰:“此宦家物,若泄于人,必滋讼累。”詹遂秘之,其谋终不泄。闻四库书目所载,全盖阴抽其架上之书,嵌钞本名,伪撰提要,仿原样镌页以易之耳。噫!是与冰蚕茧何以异哉?

达瓦齐之愚呆

伊犁之役,准汗达瓦齐被虏,清帝以达人固庸懦可悯,特赦之。封以亲王,赐第宝禅寺街,择诚隐郡王孙女配之。然不耐中国风俗,日惟向大池驱鹅鸭,浴其中以为乐而已。体极肥,面大于盘,腰腹十围,膻气不可近。上命为御前侍卫,以优容之。

煤驼御史

清雍正时,凡满汉科道,皆令轮班奏事,如旷职者,立加罢斥。有满洲御史某,奏禁卖煤人毋许横骑驼背,以防颠越。上斥其官,时传以为笑柄,谓之“煤驼御史”云。

王西庄之贪

王西庄未第时,尝馆富室家,每入宅时,必双手作搂物状。人问之,曰:“欲将其财旺气搂入已怀也。”及仕宦后,秦诿楚谨,多所乾没。人问之曰:“先生学问富有,而乃贪吝不已,不畏后世之名节乎?”公曰:“贪鄙不过一时之嘲,学问乃千古之业。余自信文名可以传世,至百年后,口碑已没,而著作常存,吾之道德文章犹自在也。”故所著书多慷慨激昂语,盖自掩贪陋也。

耿藩之白石狮

粤东既定,建平南、靖南二王府,东西相望,备极雄丽。而靖藩性尤汰侈,谓门前两狮,必用白石琢成,而石以星岩者为良。乃飞檄肇庆,行高要县取之。时浙中杨自西雍建为邑令,承命开凿,督促频繁,斧斤丁丁,昼夜不得暂息,仅获胚石二具。驾以艨艟,至行峡口,舟不胜载,与石俱沈。复命更取,其督愈亟,藩官日暄询于堂,令唯俯首隐忍而已。未几雍建内擢兵垣,疏言粤东不堪两王,条其累民之弊二十余事,因迁耿于闽,后其府已改将军第。而狰狞列峙于门者,犹是杨公经营之石也。

五华山故宫

云南五华山,永历故宫在其上。顺治丁亥,洪承畴督师由贵竹大路取滇,李定国拒战曲靖。吴三桂由广西、四川旁捣其虚,至黄草坝,入省城。永历遁至阿瓦,三桂重购得之,缢于贵阳府。三桂以功封平西王,遂据山上故宫,增修二十余载,备极崇丽。康熙癸丑,三桂反,出攻长沙抗命,乙卯,僭尊号,丁巳,病死。伪周洪化其孙也。戊午,诸王贝勒讨贼,驻军曲靖。赖将军平耿精忠,由福建进征西粤,亦由四川黄草坝直薄省城,俘伪洪化斩之,滇南大定。康熙癸亥,金陵邵子为章赴幕楚雄,访其父老得实,题四截句于壁,一时争相传和。诗曰:“百万雄师睥睨间,先朝一脉绝南蛮。擒人即是人擒路,谁道天公不好还。”“军威南朔敢称雄,转眼兴亡一瞬中。他日龙门成纪传,君臣父子总无公。”“行营历历草萋萋,铜柱摩崖手自题。虎豹无睛威尚在,老军犹说旧平西。”“岧峣天半起觚棱,不尽亭台取次登。心力刚枯人事去,秋风谁与哭西陵。”邵子诗笔敏妙。惜有濡头之癖,落魄寡俦,故不甚显于时。

杨玉科逸事

杨玉科统领,以克复云南大理府起家,得赀不计其数。挟巨金,游上海,挥霍无度,贩珠玉者不绝于门。杨玉科游沪时,备金钏数十事,盛之以匣,使仆挟之随行。每有悦者,即求肌肤亲,勿问昼夜也。事已,呼仆进匣,令妓自择金钏一双。间有贪者,求其二,亦弗靳也。每悦一妓,则以数千金娶之去。鸨有不从者,则以势劫之。然娶去后,稍拂其意,即逐之去。鸨辈恶其攘夺钱树子也,每布谣言,谓杨统领之待婢妾,若待军士然,恒以军法从事,稍不合意,即杀头云云。以故诸妓渐畏之。其实国家之军法,杨何能施之于家庭?不过其人暴戾实甚。其妾某,偶触其怒,时值六月,杨褫其衣,赤身缚之于烈日中,终日未已,经诸人环跪代求,始释而逐之。类此者盖不可胜纪云。中法之役,告奋勇,赴前敌,战殁于阵前,事闻于朝,得旨优恤。杨在日,诸妾均令见客,不回避。一日,其友袁某至,适其妾花小宝在侍,袁屡顾之,杨曰:“汝喜之耶?当以为赠。”立呼肩舆,送至袁处。

纪应夔丞翁梅倩

翁梅倩矮而肥,腰圆背厚,面短而阔,肤色焦黄,颈缩肩耸,貌甚不扬,而以能歌称于时。前《繁华报》曾戏

以北里诸姬，拟《水浒传》中一人，所拟者虽未必皆洽，而拟翁梅倩为豹子头林冲，则见者无不绝倒。盖非妙在林冲，而妙在豹子头也。审是，则翁梅倩之尊范可想矣。时有应桂馨者，浙江鄞县人，父文生，为上海石匠包工头，因此致富。桂馨性喜挥霍，好结纳，耗去家资十余万，见翁大悦之，纳为簉室。岂真嗜好与俗殊酸咸者耶？或曰："彼石匠之子，非悦之也，将世其业，取翁梅倩去，将以为翁仲之型模也。"是则近之矣。亡何，应以事涉讼，翁乘间逸出，仍理旧业。会寓沪西人赛马，北里积习，遇赛马日，必乘车往观，衣饰服御，穷极奢侈。翁初出，窘甚，适有贩珠宝者许某至，翁向购珠花为饰，值近千金。伪称三四日即偿其值，意将假以壮此数日观瞻，而后璧还之也。许窥知其意，仅越二日，即往索值，且急。翁无以应，许乃偕侦探者至，将窘之。翁猝然谓侦探曰："我于渠有肌肤亲，渠故持此作缠头费者，而索值也耶？"侦探乃转慫许，许无可辩，翁遂从此拥有之矣。会客有购彩票者，赠以一纸，既揭晓，中大彩，获数千金。自是姊妹行皆艳羡之，谓翁梅倩之后福，正未艾也。讵有盗，夜入其室，尽卷所有以去。非独数千金尽失，即所诈得之珠花，亦不翼而飞矣。翁大窘，气焰尽杀。年渐长，貌益寝，乃由娼入优，往来于沽津长江一带，演髦儿戏以自给。

苏宝宝小传

情天楼苏宝宝，父浦东人，生三女，宝宝居次。幼时黄毛蓬首，呆稚蠢笨。其姊名媛媛，恣睢放浪，操淫业于上海鼎丰里。寻迁于寿康弄，好昵细人优伶，尽得市井暴厉跳荡不羁之习。每赴客召，昂头大步，目无余人，故狎客及北里姊妹，以"老英雄"三字锡之，媛媛亦直受不辞也。宝宝幼年，依姊氏为活，心窃羡之。于是举止动作，悉模拟姊氏，尝私语婢媪，谓他日者，或苟能与阿姊驰驱于坛坫间，俾人谓弱妹不弱，予愿足矣。浸长，跳荡不羁，一如乃姊所为。又生有媚骨，能修饰，当其一曲清歌，柔声作态，人谓媛媛或不及也。先是媛媛有面首任公子者，藉观察公之余焰，与媛媛欢好无间。任故美少年，挥霍无度，宝宝是年已十五，心爱慕之。会当盛暑，任二与媛媛约，以午夜驾车游于避暑园。任至，则媛媛应召出。宝宝绐之曰："阿姊俟汝不及，已先行，予亦欲驾车夜游，可共载也。"言毕，流目送盼，若不胜情。任本能手，知言外意，遂偕之同乘。及归，则宝宝呻吟若受重疾。媛媛侦知其故，大暴怒，笞其妹，并与任绝。宝宝遂诉其母曰："儿年长矣，不欲倚姊为食，且姊之所能者，儿胥能之，愿母假以凭借，俾自建白。"母壮之，卜吉日，饰宝宝应觞。月余，名大噪。顾宝宝志不在营业，日与无赖少年伍，凡达官巨商，臃肿蹒跚，或拳髭如猬，声如牛吼者，纵挥巨金，不与之交一语。尝告姊妹行，谓顷来狎客，亦太不自量，不自省面目何状，即欲向美人作种种丑态，诚天下之恨事也！客微闻之，均自惭形秽而去。未几生涯日趋冷淡，而宝宝落落如故。每谓吾侪操业，须有擒贼先擒王之气概，若时会不来，毋宁自择面首，以乐晨夕。遂日驰逐于剧场，见伶人之膂力过人，技艺出众者，辄回眸送睐，思得一当。先昵春桂某伶，次及新剧场某伶，尤悦花旦周蕙芳。周儇黠尤甚，谓宝宝阅人太多，诚爱我者，以盟誓为要，以金钱为质。是时，宝宝已见弃于嫖界阔人所谓胡九爷者。胡多金钱，初悦宝宝，掷缠头无数，及与之绝，宝宝遂无所挹注，且怨周之要挟也。日为流言丑语以诟周，周衔之，阴使人告于宝宝，谓愿和好，请过其私室，图良觌。宝宝信之，驱车往。则周预约伶人无数，恣意辱之。宝宝号而出，车至泥城桥，复有辍业伶人某，自车中攫宝宝下，痛殴无算，血被其面。归以语丹徒某公子，诉之警署。宝宝遂辍应召，养疾于鸿兴里私宅。宝宝放纵久，独处无聊，旧态复作。有匠人子绰号机器炮者，往就之。匠人之子，性悭吝，一钱如命，不三日而绝交，于是宝宝益侘傺。其母忧之，百方喻宝宝，复出操淫业，更名情天楼，而营业复不振。盖宝宝常持擒贼擒王主义，苟不得者，毋宁美男子。而上海狎客之面目秀好者，皆非挥霍之流也。宝宝债台百级，摒挡无术。会海上老妓梁溪李寓归自都门，素契宝宝，谓是儿必终能贵显，惜非其地。商诸宝宝及其母，为措一千二百金偿夙逋，携之北上。会有浙人黄三者，充役于某洋行，能结交权贵，奔走邸府。遂以宝宝介绍于某邸某二爷，并私语宝宝，此贵人，汝能笼络之，富贵且立致。宝宝欣然曰："今而后遂吾初志矣"遂曲致其曩在上海剧场流目倩笑之技，有过之无不及。某二爷大喜，及夕定情。翌日，即令黄于原价一千二百金外，另加千金，由梁溪携之登车，载往苏州胡同黄三宅内暂住。事为《燕报》揭载，满城风雨，哄动一时。某二爷惧，商诸黄三及宝宝。为暂避耳目计，移寓天津裕中旅馆。宝宝以电告其母若姊，谓贵人遇我良厚，车马衣服，玩好珍饰，靡不如志。曩者母姊谓我不成器，今何如矣。又言思亲甚切，请以三月间来津，此间乐，可共富贵云。

王景琦之奇遇

《聆风簃杂缀》云："清穆宗御极时，春秋鼎盛，好微服冶游。然微行时从者仅一二内臣，苦无便给之士，为其狎邪侣，未能曲尽游兴。京师著名之饭庄曰"宣德楼"。一日，王景琦太史，偕某部郎小酌楼中。王擅二簧，某部郎长昆曲，乃以红牙檀板，各献所长。一曲既终，隔座一客，欣然至前，询太史等姓名官阶。曰："所奏曲良佳，盍为我再奏一曲。"视其人气度高华，口吻名贵，太史心知其异，乃如命为之再歌。歌未竟，蓦有二少年被华服立帘外探望，见客则拱立肃然。俄而车马喧阗，人传恭王至。行马数十，奉一朱轮车，停楼下。恭王从容下车，人与客耳语。久之客始微颔，怏怏从之去。客登车，恭王为之跨辕，游龙流水，顷刻已渺。太史与某部郎皆心惊不已，知遇上也。不数日，上谕下，二人皆不次晋秩。某部郎以枉道为耻，辞不拜。太史则数迁至侍郎，宏德殿行走。所以蛊惑上者，无所不至。上竟以此得痼疾不起，所谓出痘者，医官饰词也。

及薨,人有撰挽联讽其事者云:“宏德殿、宣德楼、德业无疆,且喜词人工词曲;进春方,献春策,春光有限,可怜天子出天花。”王后为陈六舟弹劾革职,永不叙用。陈疏如神禹之鼎,而措辞又含蓄得体。惜不记忆云。

记万人迷

数年前京谚有曰:“六部三司官,大荣小那端老四;九城五名妓,双凤二姐万人迷。”荣为荣铨;那,那桐;端,端方也。双凤,大金凤、小金凤,二姐未详。万人迷本名不知云何,初为某副都统婢,与仆私通,事觉,某都统并逐之。万人迷语仆:“汝侬当自审所处,坐食当僵死矣。”又云:“闻南城勾栏有百班顺者,其掌班甚良善,某将往依之。”语毕,即驱车自投,鬻身于百顺,得价四百金。以百金与仆曰:“以此为决。”以三百金饰妆阁、购衾枕,陈设华丽。数日,万人迷名大噪。武威张天石云:“吾来京,犹及见万人迷,貌亦平平耳。独其英采焕发,精神肆应,见者眼热,昵者心醉,不知所以然也。”海某,内务府郎中,以昵万人迷故,倾其家。会岁终,索逋者麇集,海遁之百顺班。万人迷询知其故,谓海曰:“吾前言以身事君,君见容否?如诺我,今日即返君宅,债事当为君了之。”海大喜,万即代海出千金交鸨,返宅,出金料量债事毕。以其余购田宅,数年富倍曩昔。万人迷初精于择术,继明于知人,故十年后,闻万人迷之名者,尤啧啧称羡不置,非偶然也。

肃亲王戏癖

晚清王公贵人,嗜戏成癖。相传肃王善耆,尝与名伶杨小朵合演《翠屏山》。肃扮石秀,杨饰潘巧云。当巧云峻词斥逐石秀之时,石秀抗辩不屈。巧云厉声呵曰:“你今天就是王爷,也得给我滚出去。”四座观剧者,皆相顾失色,杨伶谈笑自若,而扮石秀之善耆,乃更乐不可支也。叫天尝语人曰:“我死后得我传者,惟某王爷一人而已。”或云即肃王也。善耆在宗室中雅号明达,而所行所为乃如此。当庚戌夏间,名省代表以请愿国会集京师,晋谒肃,谈次,邸忽取帽掷于案,大声唱“先帝爷白帝城”云云。诸代表悚然大惊异。肃徐笑曰:“诸君无尔,咱们都是好朋友。你们也不说是代表,我也不说是王爷,横竖咱们乐一晌儿就得了。”即此观之,则知世所传合演《翠屏山》一事,决非子虚乌有也。

记谢珊珊

清季南妓北来者,自赛金花外,继以林桂生、谢珊珊及珊珊之妹四宝。珊珊善歌,与贝子载振昵。一日招至东城余园侑酒,备极媟亵。御史张元奇专摺参之,谓其为珊珊傅粉调脂,失大臣体。摺上,庆王奕劻为掩饰耳目计,下令尽封闭南城妓馆,逐苏妓南旋。一时莺莺燕燕,纷纷逃匿,亦小劫也。载振本童呆,使英返,即任商部尚书,年未弱冠耳。庚子变后,清廷既知外人富强,根于重商,特设商部以资董理。而乃任童呆若载振者主其事,则所谓重商者亦可想矣。谢珊珊貌平平,论丰致且不及其妹四宝,特善酬应耳。珊珊南返后,不敢北游,惟四宝仍不时来往京沪。五年前传其为某贵人妾。无几,复来京,张艳帜于韩家潭。时人拟之孙行者,又制灯虎讥之云:“而今搁起成亲事。”亦雅谑也。

定王笑语

乾隆末,定王屡摄金吾印信。一日正阳门火,延及民居,王驰救之。有娼家避火,群立巷口,粉白黛绿者数十人,王不识,诧曰:“是家女子,何若是之多也?”人争笑之。胡亥不辨鹿马,晋惠不知菽麦,世上痴人,可谓无独有偶。虽然,是固乾、嘉时之贵胄也,使生光绪之季,则风流队中,将推此辈为领袖矣。

沈浚群芳榜

华亭石臼铺沈氏,饶于财。有沈浚者,幼孤,母甚姑息。既游庠,益听其厚资出入,乃愈放荡。时山阴王季重,秉铎华亭,浚与交甚欢。王与学使李懋芳同乡,自恃前辈,负才望,凡有言,无虑不从。值浚就试遗才,王曰:“吾已为子地矣,但于题下明书‘华亭沈浚’四字,当无不取”。沈如其言。李见甚怒,檄府提究。乃挽要人,关说多方,仅免笞辱,仍除其名。越数年,改名休文,复入泮。时更狂肆,纵为狭邪游。薄松郡无名姝,出游苏台。日往来平康,品诸色技。作花案:某为状元,某榜眼,某探花。名群芳榜。争前列者,率厚贿之。择日迎状元,一郡若狂。按君李森先,廉得其实,饬差密捕,立毙杖下。沈貌寝,瞎一目,而须长过腹。受杖时,头著于阶,宛转支撑,几致尽落。嗟乎,轻薄子以游荡贾祸,至于破家,甚且殒命,固咎由自取。然当时以花榜而置死刑,岂得谓罚当其罪欤?

烧坯

康熙末年,总督噶礼由晋抚升任两江,办事勤敏,喜著声威。当以南闱号舍逼窄,请旨增建,即今平江府各字号是也。而贪婪不法,无敢言者。辛卯岁,江南科场事发,噶礼护之,得银数十万两。又大纵估客粜米出洋,米价一时腾跃,以至军民交怨。时仪封张清恪公(伯行)为江苏巡抚,密饬查拿,果得总督令箭,并访获张元隆等交通海贼情状,以实参奏。圣祖震怒,正钦差张鹏翮出京审办科场,兼讯噶礼。而噶礼权势甚盛,遂以反诬革张伯行职。事闻,圣祖曰:朕素所知张伯行为天下第一清官,著加恩免议。旋调仓场侍郎。而罚噶礼修热河城工,以赎前愆。五十一年九月,上知城工未完,懈于督办,遂以噶礼拿交刑部。适噶礼之母诣都察院讼礼忤逆,令家人进毒杀母等事,奉旨廷讯,果然。发部议,以凌迟处死。上命先将噶礼眼珠打出,又割其两耳。籍没其家,妻子同谋,法皆斩首。其母恨礼甚,又诣刑部请照陶和气例,凌迟后焚尸扬灰。有旨赐帛,而噶礼又贿嘱帛系未绝时,即行棺殓。监绞官候至夜分,忽闻棺中语云:“人去矣,我可出也。”闻者大骇,劈其棺。噶礼遽起坐,因耳目俱无,不知所之。监绞官惧

事泄，一斧劈倒，连棺焚化，始行覆命。圣祖笑曰：这奴才真烧坏也。此案见康熙五十一年邸抄。

张　保

闽、浙海盗最剧者，人但知有蔡牵，而不知同时又有张保者。牵既就戮，海洋安谧者久之。及保猖獗，屡劳王师，力竭请降，授官至参将。先是粤督百龄公贻上元董益甫先生诗云："岭南一事君应羡，杀贼归来啖荔支。"益甫先生覆书云："昔蒙赠诗，当改一字，抚贼归来也。"百公默然。保供职既久，有拟荐擢总兵以示羁縻者。桐城姚石甫观察言于大吏曰："保无尺寸功，穷蹙乞降，官至三品，国恩宽厚至矣。再加迁擢，何以服奸宄？不如以海洋缉盗责之，有功则迁擢不为滥，有罪则谪降不为苛。"保卒以此计奔走海上而死。

金脸盆

中国之大奢侈，莫如官场，然亦未闻有以金面盆为器具者，有之自五少大人始。五少大人者，女扮男装十七八岁之翩翩少年也。兴禄者，又为□□帅之属吏，思贿赂以得差，而以异想天开之法，请精工制成金镶珠嵌之金脸盆，以孝敬五少，于是委洋务局、机器局、电报局、营务处、善后局等。札文叠至，而滇省之候补各局，皆奔走兴禄之门。按清季上海有女扮男装之许阿妹，不料官场中亦有之。许已枷责监禁，五少大人将何如？以一金脸盆而得五六处之差使，又得一般候补者之奔走，其受贿贿人，何止利市三倍？呜呼，清季官吏，黩货至此，虽欲不亡，得乎！

凤山之婪贪

清季炸死广州之凤山，当督练近畿军时，其侵蚀军饷，不可以数计。己酉，余友汤君官戎部，掌军需，亲见两事：一、项城在枢府时，每镇岁减发之三十万，铁良当事，仍还给之。一、某军医官控凤山发饷按七成，举例累累。其他贿卖差缺，丑声载途，不可道也。凤山有一女，嫁前皖抚诚勋子增龄。前年冬，诚宅被盗，勋大不怿。某君与勋有旧者，往慰之。勋慨然曰："他物盗去不足惜，独次儿妇失去一箧，内藏物盖值三十万，此不无耿耿耳。"此可见凤山婪赃之巨，不可臆测也。

书麻城狱

麻城涂如松娶杨氏，不相中，归辄不返，如松嗛之而未发也。亡何，涂母病，杨又归，如松欲殴之，杨亡，不知所往。两家讼于官。杨弟五荣，疑如松杀之，访于九口塘。有赵当儿者，素狡狯。漫曰："固闻之。"盖戏五荣也。五荣骇，即拉当儿赴县为证，而诉如松与所狎陈文等，共杀妻。知县汤应求讯无据，狱不能具。当儿父首其儿故无赖，妄言，请无随坐。汤访唆五荣者，乃生员杨同范也。因请褫同范，缉杨氏。先是杨氏为王祖儿养媳，祖儿死，与其侄冯大奸。避如松殴，匿大家月余。大母虑祸，欲告言。大惧，告五荣。五荣告同范，同范利其色曰："我生员也，藏之，谁敢篡取者。"遂藏杨氏复壁中，而讼如松如故。逾年，有乡民黄某见河滩浅水中有一尸为犬爬啖，告地保请应求往验。会雨雷电以风，中途还。同范闻之，大喜，指其衣衿笑曰："此物可保。"与五荣谋伪认杨氏，贿仵作李荣使报女尸，李不可。越二日，汤往，尸朽不能辨，殓而置楬焉。同范、五荣不允，率其党数十人，哄于场。事闻总督迈柱，委广济令高仁杰重检。高试用令也，觊汤缺，所用仵作薛某，又受同范金，竟报女尸，肋有重伤。五荣等遂诬如松杀妻，应求受贿，刑书李献宗舞文，仵作李荣妄报，总督信之，劾应求，专委高鞫。高掠如松等，两踝骨见，犹无辞，乃烙铁索使跽，肉烟起，焦灼有声，虽应求亦不免。不胜其毒，皆诬服，李荣死杖下。然尸故男也，无发，无脚指骨，无血裙裤。逼如松取呈，如松瞀乱，妄指认抵拦。初掘一冢，得朽木数十片，再掘并木无有。或长髯巨靴，不知是何男子。最后得尸足弓鞋，官吏大喜。再视髑髅，上鬖鬖白发，又惊弃之。麻城无主之墓，发露者以百数。每不得，又炙如松。如松母许氏哀其子之求死不得也，乃剪己发，摘去星星者为一束。李献宗妻剜臂血，染一裤一裙，斧其亡儿棺，取脚指骨，凑聚诸色，自瘗河滩，而引役往掘，果得。狱具，署黄州府蒋嘉平，廉其诈，不肯转。召他县仵作再检，皆曰男也。高仁杰大惧，诡详尸骨被换，求再讯。俄而山水暴发，并尸冲没，不复检。总督迈柱，竟以如松杀妻，官吏受赃，拟斩绞奏。麻城民咸知其冤，道路汹汹，然卒不得杨氏，事无由明。居亡何，同范邻妪早起，见李荣血模糊，奔同范家。方惊疑，同范婢突至曰："娘子未至期遽产，非妪莫助举儿者。"妪奋臂往，儿颈拗，胞不得下，须多人掐腰乃下。妻窘呼三姑救我，杨氏闯然从壁间出，见妪大悔，欲避而面已露，乃跪妪前，戒勿泄。同范自外入，手十金纳妪袖，手摇不止。妪出语其子曰："天乎，犹有鬼神，吾不可以不雪此冤矣。"即属其子，持金诉县。县令陈鼎，海宁孝廉也。久知此狱冤苦，不得间闻，即白巡抚吴应棻。吴命白总督，总督故迈柱，闻之以为大愚，色忿然无所发怒，姑令拘杨氏。陈阴念拘杨氏稍缓，或漏泄，必匿他处，且杀之灭口，狱仍不具也。乃伪访同范家畜娼，而身率快手直入毁其壁，果得杨氏。麻城人数万，欢呼随之。至公堂，召如松认妻，妻不意其夫焦烂至此，直前抱如松颈，大恸曰："吾累汝，吾累汝！"堂下民皆雨泣。五荣同范等叩头乞命无一言。时雍正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也。吴应棻以状奏，越十日而原奏勾决之旨下。迈柱不得已，奏案有他故，请缓决。杨同范揣知总督意护前，乃诱杨氏具状，称身本娼，非如松妻，且自伏窝娼罪。迈复据情奏，天子召吴、迈两人俱内用，特简户部尚书史贻直督湖广，委两省官会讯，一切皆如陈鼎议。乃复应求官，诛范同、五荣等。袁子才曰："折狱之难也，三代而下，民之谲觚甚矣。居官者，又气矜之隆，刑何由平？彼枉滥者何辜焉！"麻城一事，与元人宋诚夫所书工狱相同，虽事久卒白，而辐辏变幻，危乎艰哉！虑天下之类是而竟

无平反者正多也，然知其难而慎焉，其于折狱也庶几矣。

记李长寿李巧玲

李兆受又名长寿，为捻匪渠魁，其生平跋扈反覆，叛降抚剿之事实，具载清史，不复录，兹录其与李巧玲遗事：长寿雄于财，挟资走上海，盖耳李巧玲之艳名而来者也。时丹桂戏园，创于甬人刘维忠，廓式恢宏。李长寿至，据其中厅，责令戏园侍者，毋令他人入座，曰："为我召北里姝来。"侍者见颓然一老翁，装束类乡曲，不知其为何如人也，姑诺之。然彼时北里姝，声价高甚，所谓长三者，非有介绍不得近。侍者乃商之于么二，择其最下者，召十许人至，侍坐于旁。李视之若无睹焉。剧将终，命仆人辇金至，人赏百金，灿然列案上。于是一夜之间，李长寿之名大震。明夜又来，仍命召妓，则为长三者，为么二者，妍者，媸者，纷至沓来，亦不及辨为若干人也。长寿左顾右盼，意殊不慊。诸妓之当其一盼者，即引以为荣，窃窃然谓其同侪曰："李大人顾我。"同侪视李大人，则呼仆方奉黄金水烟筒以进也，是故晚近奢习，有以黄金为烟筒者，实自李长寿始。剧将终，李长寿起，拂衣去，侍者请赏。则曰："上海妓者，例以三元为一局，吾昨所发者，已溢今日之数矣。"侍者无如之何。是夕也，北里诸姬空巷而至，后来者坐无隙地，中独有一人岸然不顾者，则李巧玲也。长寿以巧玲不为所屈，笑曰："婢子乃不为动耶?"乃夤缘以识李巧玲，狂恣豪奢。巧玲之婢请盥，长寿臂金条，脱承其巾，微水溅脱条。婢曰："条脱著水矣。"长寿遽解下曰："既著水，无所用之，即以赏汝。"婢惊愕却顾，目视巧玲。巧玲曰："此何物事，值得如许惊怪！"婢乃谢而受之。会新岁，长寿至，例赏而外，复以数百金掷庭际，俾婢辈争拾为戏。如是种种，皆所以媚巧玲也，而巧玲漠不为动。夫长寿虽一世之枭雄，抑亦酒色之徒也，其所以如是者，以欲求得巧玲肌肤之亲之故。巧玲乃伪为不知也者，终不作留髡之举。至是，长寿术无所施。一日，怀五千金之券至，故置于案上，伪为遗忘也者而去之。明日，匆匆来曰："昨误遗一纸于是，盍检以还我。"意盖以利动之也。抑知巧玲布置之诡，应对之捷，神色之整以暇，有出夫长寿意料之外，抑亦出于今之读者之意料之外者。呜呼，其术可惧，其慧又令人可爱也！当其闻长寿之言也，从容顾其婢曰："奴辈不识字，可取出，俟李大人自检之。"婢即以紫檀小匣进，发其匣，金珠之类，几充牣焉。余则契券之属。检之，则三、四千者，五、六千者，纵横错杂，不知其为数之几何也。长寿错愕，不知所为，几不复敛其手。良久，乃徐徐言曰："吾亦不辨何者为吾物矣，姑置此可也。"婢乃捧匣以退，至是而李长寿乃嗒然矣。揭竿起事之狂焰，至是无可施，攻城略地之诡谋，至是无可展，冲锋陷阵之勇气，至是无可用，反戈相向之狡诈，至是无可逞。惟太息言曰："婢子可恨哉！"取一世之枭雄，玩之于股掌之上，李巧玲不可谓非人杰也。长寿既丧其气，使人间接以叩之曰："李大人爱卿，卿何拒之甚也?"巧玲曰："大人姓李，奴亦姓李，礼同姓且不为婚，而况其他。奴即不自爱，李大人亦岂不自爱耶?"长寿闻之，气益为之夺。自是始绝念于李巧玲，而巧玲之囊既充盈矣。以一弱女子而能使恣睢暴戾之徒，无所施其技，此李巧玲之所以能独享盛名于北里也。当巧玲盛时，北里名姬莫与之匹。乃时运不济，命途多舛。未久即结识某甲，尽出其资，股开留春茶园，一败涂地。复构讼事，禁狱中。既释出，则憔悴无人状，竟不知所终。李巧玲赏识伶人，与胡宝玉有同嗜，曾以争一黄月山之故，彼此据戏场而不归，竟达于旦，卒于两无所获而后已。迨巧玲堕落，宝玉乃无敌于侪辈。

杨翠喜

杨翠喜者，直隶北通州人也。家素贫，十二岁时，其父母携往天津。时拳匪势张，乃逃避至芦台。匪乱既炽，无可谋生，其父售翠喜于上棍陈某。联军攻破天津，陈某遂挈翠喜至津，居城中白家胡同，与杨茂尊为邻，转售翠喜于杨，是为翠喜堕落孽海之始。是时津沽间之声伎，颇称一时之盛。时有陈国壁者，购幼女二：一名翠凤，一名翠红，在上天仙演戏，均得善价。杨茂尊羡甚，乃谋于陈，令翠喜随翠凰等学戏，专演花旦。所演诸戏，亦均淫哇之音，若《拾玉镯》、《珍珠衫》、《卖胭脂》、《青云下书》之类。年十四，在侯家后协盛茶园，初登舞台，所入甚微。未几受大观园之聘，声价为之一振。津门豪客，多为翠喜揄扬，为一时女伶冠，时翠喜年方十八。后翠喜又就天仙之聘，声名益高，月获包银，可八百元，于是芳名籍甚。迨赵启霖参奏出，而杨翠喜之名，遂哄动全国矣。余同学杨君，谓赵奏本不实。当时赵摭拾影响之词，张皇入奏，其意不过图一己直声振天下耳。盖载振本儇薄少年，性喜渔色，与弟扶二，访艳藏娇，无所不至，风流趣史，广为流传，宜世人多信为实事也。

振贝子辞职疏

前清贝子载振为赵启霖参揭，案结。赵以妄言落职，全台大哗。载振内不自安，亦具疏辞职。其词略谓：臣系出天潢，夙叨门荫。诵诗不达，乃专对而使四方。恩宠有加，遂破格而跻九列。倏因时事艰难之会，本无资劳才望可言。卒因更事之无多，遂至人言之交集。虽水落石出，圣明无不烛之私。而地厚天高，蹐跼有难安之隐。所虑因循恋栈，贻衰亲后顾之忧。岂惟庸懦无能，负两圣知人之哲。不可为子，不可为人。再四思维，惟有仰恳天恩，开去一切差缺，愿从此闭门思过，得长享光天化日之优容，倘他时挽盖前愆，或尚有坠露轻尘之报称，云云。婉曲微妙，文词斐然，或云，此疏系太仓唐文治捉刀也。

士大夫之谄媚

前清乾隆间，汪太史谄事豪贵。其妻某氏，始拜金

坛于相国妾为母。嗣相国势衰，梁瑶峰秉枢柄，又令其妻拜梁为义父，踪迹昵密。时相传冬月严寒，梁早朝，汪妻辄先取朝珠，温诸胸中，亲为悬挂。自来诸臣媚妾，悦人惟恐不工，至为婢妾倡伎之所不为，而未有甚于此者也。又闻某妻拜梁为义父时，执贽登堂，拜毕，出怀中珊瑚念珠，双手奉之。梁面发赤，疾趋而走。其妻持念珠，追至厅事，圜系其颈。时坐上客满，皆大惊失措。纪晓岚作诗讥之云："昔曾相府拜乾娘，今日乾爷又姓梁。赫奕门楣新吏部，凄凉池馆旧中堂。君如有意应怜妾，奴岂无颜只为郎。百八念珠亲手捧，探来犹带乳花香。"（此事详见近人所著小说《傀儡记》）又泰州王某者，记名军机章京，将传到矣。忽一日呈请回籍，携眷出京，众皆大愕不解。有知其事者谓：王无意中得罪一人，其人持刀日夜伺于途，将得而甘心焉，故宁弃官归耳。先是某日，署中派人递摺件，时王已移居外城，夜半，倒赶城而入，将至东华门，忽摸索车中，忘携朝珠，大窘，时已不能出城往取。因忆有汪某者，住东华门左近，盍往假用之。遂驱车至汪宅，汪已寝。闻王半夜至，披衣起，问何事，王以情告，请借用之。汪沈思曰："我躯体较尔长大，我珠恐不合用，我将内人珠借尔用之可也。"匆匆取珠出，即挂于王项。王戏吟曰："百八牟尼珠一串，归来犹带乳花香。"汪登时面色大变，怒气勃勃，返身入内，王亦异之。不俟其送，即出而登车，甫扬鞭，汪已赶至，手白刃大骂曰："尔糟踏人太甚，不杀尔，誓不干休。"追斫其车尾，急驰不及而免。及事毕，欲遣人还珠，又见汪怒目持刀，立门外以俟。大惧而奔，汪追及大街而返。自是每出，必遇汪挟刃以俟，故决计弃官归也。后有知者，谓汪即乾隆间某夫人拜梁相为义父者之曾孙也。王不知其为汪某之后，误揭其曾祖之短，宜乎汪某之恨入骨髓也。又道光朝一翰林，夙出潍县陈官俊门下，陈丧偶，翰林为文以祭之。有"丧我师母，如丧我妣"之句。翰林妻又尝为许乃普之义女。有诋之者，集成语作联，揭之门外云："昔岁入陈，寝苫枕块；昭兹来许，抱衾与裯。"二事略同，一诗一联，皆为言官登白简，至今有余臭焉。

入相奇缘

乾隆中叶，和珅以正红旗满洲官学生，在銮仪卫当差，举舁御桥。一日大驾将出，仓猝求黄盖，不得。高宗云："是谁之过欤？"各员瞠目相向，不知所措。和珅应声云："典守者不得辞其责。"高宗见其仪度俊雅，声音清亮，乃曰："若辈中安得此解人？"问其出身，则官学生也。和珅虽无学问，而四子书五经，则尚稍能记忆。一路舁轿行走，高宗详加询问，奏对颇能称旨，遂派总管仪仗，升为侍卫。荐擢副都统，遂迁侍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尊宠用事，旋由尚书授大学士。盖自乾隆四十二、三年以后，向用益专，其子丰绅殷得，复尚公主（公主府址，清季改为北京大学堂），而权势愈熏灼矣。性贪黩无厌，徵求财货，皇皇如不及。督抚司道，畏其倾陷，不得不辇货权门，结为奥援。当时督抚如国泰、王亶望、陈辉祖、福崧、伍拉纳、浦霖之伦，脏款累累，屡兴大狱，侵亏公帑，抄没赀产，动至数十百万之多，为他代所罕睹，此辈未始不恃和珅为奥援。迨罪状败露，和珅不能为力，则亦相率伏法。然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或且惴惴焉惧罹法网，惟益图攘夺刻剥，多行贿赂，隐为自全之地。非其时人性独贪也，盖有在内隐为驱迫使不得不贪者也。当是时阿文成公以元勋上公首相，为枢府领班，然十余年中，常奉命出赴各省治河、赈灾、查案，席不暇暖。和珅益得潜窃魁柄，行文各省，凡有摺奏，并令具副封，先白军机处。专政既久，吏风益坏，酿成川楚教匪之变。和珅复任意稽压军报，并令各路统军将帅，虚张功级，以邀奖叙，而和珅亦得晋封公爵。且于核算报销，勒索重贿，以致将帅不能不侵克军饷。教匪且愈剿愈多，几至不可收拾。盖至乾隆末年，而康、雍、乾三朝之元气，殆尽斫丧于彼一人之手矣。

和珅之家财

和珅用事二十余年，至嘉庆三年以前，未尝一被弹劾。乾隆间，御史曹锡宝虽尝一劾其家奴刘全，藉势招摇，家资丰厚。然廷臣查勘，竟以风闻无据覆奏。锡宝坐妄言，被诘责。及嘉庆四年正月三日，高宗崩，而和珅始为御史广兴，给事中广泰、王念孙等所劾，即日夺职下狱，寻赐自杀。其家财先后抄出凡百有九号，就中估价者二十六号，已值二百二十三兆两有奇，未估者尚八十三号，论者谓以比例算之，又当八百兆两有奇。甲午、庚子两次偿金总额，仅和珅一人之家产，足以当之。政府岁入七千万，而和珅以二十年之宰相，其所蓄当一国二十年岁入之半额而强。虽以法国路易第十四，其私产亦不过二千余万，四十倍之，犹不足以当一大清国之宰相云。

皇帝一员

孙可望在滇，劫永历入营，日支粮五升，肉菜少许，饷司上日计簿曰："皇帝一员、皇后一口，太子一口。"可望怒骂曰："奴辈不书皇帝一尊，而云一员，使我得罪主上乎？"其可笑如此。

孀妇异材

明末，兴邑有某太太者，孀妇也。时有部郎某，衔恤家居。一日晨起，假寐于其厅事，忽梦一白蟒蜿蜒过。惊起，至门外瞻之，则见此妇满身缟素，自其夫之墓祭扫归，过犹未久。部郎适丧偶，既异其梦，复艳其姿。遣人媒合之，娶归其家，尊为太太。太太既入门，持家井井。又善伺部郎意，甚嬖宠之。无何部郎服阕赴都，选知蜀中某府，挈之赴任。署中事皆委之经理，明察如神，内外咸惮之，不敢欺，不数年积镪累千万。已而部郎死，太太扶榇归里，厚资居僻壤，所为多不法事。少年佼好者，留与之乱。里中人稍忤其意，缚以归，闭之一室，绝其饮食，死即投之水火，前后杀无算。先是部郎前妻有二子，遇之虐，次第死。太太亦有二

子、长子稍壮，心非其母所为。太太怒，鸩杀之。次子惧，逃匿外家不敢回。由是益肆行无忌。久之为大吏所访，擒置太原狱，将治其罪。适是时闯贼既破宁武，由宣大直薄都门。太原虽不被兵，而鹤唳风声，警报叠至。太太乃以重金贿狱吏，自绘其貌，寓书于闯。大约谓：己之财可以佐军资，己之貌可以充下陈，乞还兵太原，出之狱中，俾得侍巾栉。闯得书大悦，自率轻骑疾驰至太原，筑长围攻之。太太知闯已至，先布置腹心数人于狱外，城破前一夕，自狱中破械出，遁归兴邑。比城破，闯求之狱中，不得，将移师兴邑。而太原至兴邑四百里，崇山叠巘，道窄仅一线，兵不能至，乃已。太太自狱中归，益横于里中。适清定鼎燕京，中原犹未大定，亦无过问者，竟得以寿终于家。此事距今几三百年，兴邑人犹无不知有某太太者。

和珅善谑

和相虽位极人臣，然殊乏大臣体度，好言市井谑语，以为嬉笑。尝于乾清宫演礼，诸王大臣多有俊雅者。和相笑曰："今日如孙武子教演女儿兵矣。"又安南贡金座狮象，空其底者，和诧曰："惜其中空虚，不然可多得黄金无算也。"为夷官所姗笑，其器量浅隘若此。尝阅《闻见后录》载：章子厚好为市衢之谈，以取媚于神宗之语。可见今古权奸，如出一辙也。

权臣奢俭

世之论人者，莫不以奢为骄汰，以俭为美德者，然大臣臧否，自当论其大节，初不在奢与俭也。汾阳王姬妾数十人，寇莱公蜡泪成堆，卒为名臣。秦桧之不著黄衫，卢杞之恶食，非不俭朴，然终不免为小人。此史策之尤著者。嘉庆间某阁臣历任封圻，簠簋不饬，其家奢汰异常，舆夫皆着氄毡之衣，姬妾买花，日费数万钱。尝操演士卒，有司某适馈银五万，某挥散军士，略无吝色。至于和相则赋性吝啬，出入金银，无不持筹握算，亲为称兑。宅中支费，亦由下官承办，不发私财。其家姬妾虽多，皆无赏给，日飧薄粥而已。然二公贪婪，如出一辙，初不以奢俭易其行也。

外臣赐花翎

清初定制，外任文臣无赐花翎者。乾隆中，方敏悫观承官直隶制府时，眷遇颇优，以古北口大阅，故公特乞赐花翎。上笑曰："若尔侏儒状亦爱花翎耶?"因特赐之。嗣后外任督抚，屡有蒙恩赐者。惟刘文正公督陕时，特赐花翎，公回京时，即日缴还。上亦优容，不加责也。以直隶总督之尊，请赏花翎，而上以调侃之词出之，亦可见清高宗之骄泰无礼，与当时大臣柔媚无气节矣。

线量美人

蒋赐棨为文肃公孙，承先代家世，上颇优眷。侍郎乃附和和相，因与其家人刘全等联为友谊，分庭抗礼，颇自堕其家声。朱文正公曰："使戟门不趋和相，自守家范，其侍郎固在也。今周旋若此，乃终未能改一官阶，徒自减其声价，甚无谓也。"侍郎颇好色，以为妇女颀而长者，其交始久，故预制墨线，合其度者，方为收用，时谓之"线量美人"云。

糊涂官

福建有秦某者，官莆田令，正月署中宴客，演剧演至雷峰塔许仙合钵事，秦忽大怒，呼吏执许仙下堂笞之。优人诉曰："某戏子，非许仙也。"秦曰："吾原知尔戏子，若真许仙，则笞死矣。"一时传以为笑。江苏某官，摄太仓令，方审案，突有一人上堂呼冤，诉子业剃头而忤逆者，某以渎扰，叱令驱出。案毕退堂，忽忆此剃头父呈忤逆事，即令役速将在署剃头之人缚至。某一见大怒曰："尔奈何忤逆其父。"叱令重责至一百，其人昂首辩曰："小人实系早年丧父者。"某始恍然，满堂书役皆匿笑而散。因记黔中苗人称天子为京里老皇帝，称大、小官府皆曰皇帝，其私称官府则曰矇，粤西瑶人称官府曰瞎。噫矇瞎之称，殆春秋一字之褒与。窃谓若二君真当之而无愧者也。又有北人任淮安令，民有控鸡奸者，诉曰："将男作女。"官不解其故，叱曰："江南下雨，与尔江北何干!"众为哄堂大笑，既询知其故，乃为判断。此则语音之误，非二公之伦矣。

二百万之部费

福康安平西藏凯旋，户部书吏以军需报销之部费请。人问需几何，曰："非数百万不可。"众咋舌，司阍者更峻拒而痛呵之。格不得达，退而辇金十余万遍赂王府左右，上刺请见，以贺喜求赏为词。福早有所闻，因大怒曰："么麽小胥，敢向大帅索贿乎？顾胆大若是，必有说，姑令其见。"宣人，厉色诘之。对曰："索费非所敢，但军需浩大，累至数千万，册籍太多，必数倍书手，日夜迅办，数月之间，全行具奏，圣上方赏功成，天颜有喜，而大事因无罅隙可寻。若刻无巨资，仅就原有之人，分案陆续题达，非三数年不能了局。如是则今日所奏，乃西军报销，明日所奏，亦西军报销。皇上厌倦，必干诘责，物议因以乘之，必兴大狱。而中堂威望，遂一旦堕地。故非敢索费，特为中堂计尔。"词毕，福激赏不已，遽饬粮台先予以二百万。所谓王公有大勋劳于天下者，尚见劫于吏胥之手，如是其可畏也。疆吏之被其坑杀也，何俟言哉？吁！可慨也。

清汉合璧之殿试策

清初新庶常年少者多派习国书，盖期其兼综九能，储承明制诰之选也。至殿试对策，则从无以清书入卷者。康熙戊辰科进士仁和凌绍雯少习清书，廷对日用清汉合璧体书写。读卷诸臣，靡可位置，乃以之殿二甲。以闱场应奉之作，亦何必独为其异，雄才邃学，扬声有期，侧艺偏长，诡遇可耻。如绍雯者，设拘守常格，随众汉体(按汉体二字，岳卷翁以之称飞白书，盖避鄂

王讳也，借用也），岂并此二甲末名，亦不得耶？

福康安威福自恣

大学士公福康安督蜀，势张甚，灶下厮养，凭藉抟噬。一日舆夫入人家攫钗珥，都司徐斐见而询之。其党伍捽徐挞辱，冠服皆毁。姚方伯令仪方为成都太守，捕治之，毙其魁。公相怒曰："守敢尔！"诘之则抗词以对。时姚已奏擢川东道，乃遣骑追前疏还，然姚直声振西川矣，后卒开藩是省。同治间，浙江吴仲云制军振棫官蜀中，蜀人犹有言其事者。制军为制《太守怒》乐府。又绵州李观察调元《童山诗集》有《清江行》为福公出征后藏过锦而作。其述当时供张之盛，声势之赫，亦复穷极奢丽，尊若帝天。福以椒房贵戚专阃，因人成事，初无战功之可言，而威福自恣如此。宜清仁宗谕旨，每诫臣工，多以福康安与和珅并举欤！

福康安舆夫之横暴

福康安行军时，遴选舁夫，皆壮狡者。四班更替，日驰百里。即临阵督战，亦仿韦虎故事，不乘骑也，故舆夫尤横。嘉庆初，以廓匪不靖，经理藏卫，方以地险寇道，纡筹乏策。一轿夫头素暴横，入苗人家，强夺藏丫头簪珥。巡视都司徐斐禁之，即捽徐下马，裂其衣殴之。时随营为川北道杨荔裳，姚一如副之。姚刚直喜任事，闻之赴辕禀福。司阍林姓，即林臬台之叔，颇解事。曰："将军以过劳，心少不豫，此等琐屑，两君决之可耳。"遂遣多役捕至，犹肆咆哮，怒呼用棍。众愤既深，痛予系扑，手捆至四十，放起已毙。复往禀知，福亦不怒，曰："抢夺斗殴，军政固应加重。但伤阍人急为选充。"越数日移营，舆已驾而舆夫不集。严督之，则环跪崩角曰："役等舍命奔走，原止供奉贵人，今随员均可专戮，役辈恐无遗孑，惟将军主之。"福赫然，即询谁毙役者，姚昂然曰："姚令仪也，与杨揆无与。"福曰："何不告我？"曰："琐事贱人，何敢上渎？"福不得已曰："责之固当，毙之太过。"遂撤姚差。时姚已保升川东道，折已缮，并撤之，改用李铼，则怒其对之戆也。久之乃得迁。时云间许小欧先生在都门闻之，为赋小乐府一章，纪之云："扬干仆，叔向戮。泾水兵，段尉刑。书痴白面太憨生，一怒能使三军惊。上公阖帐醉眠熟，狐鼠凭陵窃威福。就中舆皂尤狰狞，日日肩公作公足。入市手挈幼妇钗，毁垣刀揕门官腹。监纪咨嗟军尉愁，忌器情多空踽促。闯然一骑来，意气颠如雷。儓令先遗近，何物此重儓。呼吏捽之下，倔强奚为哉。赤棒捆盈百，血肉飞尘埃。上公惭谢首频俯，实应且憎谓予侮。从此蛾媚谣诼多，鹈雀纷哓鸩鸟诉。片语何缘解忤公，三年终竟难淹我。岩廊传说作奇闻，想像须眉争起舞。君不见曹黄门纠刘秃子，几辈寒蝉羞欲死。不分茸城强项多，二妙同岑照青史。"

王亶望之豪侈

王亶望喜食驴肉丝，厨中有专饲驴者，蓄数驴肥而健。中丞食时，若传言炒驴肉丝，则审视驴之腴处，刲取一脔，烹以献。驴刲处血淋漓，则以烧铁烙之，血即止。鸭必食填鸭。有饲鸭者，与都中填鸭略同，但不能使鸭动耳。蓄之之法，以绍酒坛凿去其底，令鸭入其中，以泥封之。使鸭头颈伸于坛口外，用脂和饭饲之。坛后仍留一窟，俾得遣粪。六、七日即肥大可食，肉之嫩如豆腐。若中丞偶欲食豆腐，则杀两鸭煎汤，以汤煮豆腐献之。豪侈若此，宜其不能令终也。

刘第五

刘第五者，教匪林清党也。奉旨各省协擒，许以重赏。知叶县廖寅子思芳，勇敢闻于时，思以奇功自见，而行多鲁莽。一日投宿旅店，店中故有伟男子，口操齐音，腰悬利刃二。思芳震骇迫视，刀箭瘢历落胸间，急出呼骑士兜擒之。问其名曰："刘第五。"喜而送诸县。既定谳，解刑部。而曲阜孔氏上言，廖所获者孔氏佃农刘第五，非教匪逸酋刘第五也。上怒集廷臣鞫问，如孔氏言，乃释刘而系思芳。都中士大夫，日以此为谈柄。一日恭值上躬耕籍田，百官祗候于望耕台下。或向大司寇韩桂舲先生，询问原委，会诸城刘侍郎信芳与德州卢尚书南石并立。韩戏指二人曰："都是汝山东人不好。"刘未及答，卢目刘曰："都是他姓刘者不好。"刘应声曰："都是汝第五者不好。"盖德州序第五也。众皆大笑，其声欢然。时上已出殿，似有所闻。前引侍卫飞趋而来，举手挥之，始各屏息。明日纠仪御史，欲上弹章。或以事涉德州，力阻而止。即此见戏言之有损无益。而思芳瘐死狱中，尤可为恃勇贪功者戒。特不知承平世界，佃农带刀何为，刀箭创何由而至耳？

记齐王氏

蜀中妖妇齐王氏，军中称为齐二寡妇，姿容绝艳，而骁勇特甚，兼善幻术。时桂涵罗思举赴营投效，勒制军以都司札付二张，元宝二锭给之，限七日斩齐王氏首级，迟则军法从事。二人易服往探，齐王氏拥众屯大寺内，夜卧纱帐中，一足翘帐外。室中燃巨烛如白昼，檐下持刀护者四十人。二人登树伺之，竟夜不得其便。因相商曰："逾限当死，不胜亦死，不如径往取之。"遂各执巨斧，从树跃下，持刀者四散辟易。齐王氏跃起，从床中飞出一鞭，几为所中，仓猝中，斫其一足而出。俄而贼营大扰，举火如星。二人仍从树上穿叶攀枝而遁，持足以献。勒疑其伪，后知齐王氏受伤，越日死，遂复优赏之。有黑老头者，每战作先锋，尤为勇悍，曾一日手斩总兵二人，官军望而畏之。有徽人裴某，能手举五百斤，随其同乡某监司在营。一日大帅议出队，裴出跪帐前，求派差使。帅问何人，监司禀称系伊随仆，不谙军规，当责惩之。帅曰："此人颇有胆气，令带百人出队。"获胜而回，赏以六品顶戴。裴大喜过望。月余，又领众巡行，遥见一女子单骑持枪至，众兵望见尽逃。裴自念一女子耳，杀之，当不费力。策马直前，举矛刺之。女略一举手，裴已翻身入沟内，幸素习水性。见女下

骑,俯首寻觅,遂从水中跃起,矛中其喉,女出不意,仆地而死。即登岸,拔刀斩其首以归。因所杀一女子,不敢报功,私与同列言之。索观其首,乃黑老头也。立闻于帅,亦大喜。超擢参将,后官副将而终。

记红娘子

崇祯末流寇四起,绳妓红娘子乱河南,虏杞县举人李信去,强委身事之。信不从,逃归,有司疑信,执下狱。红娘子来救,城中民应之,信仍归红娘子。遂与李自成约为兄弟,决意为逆。李信妻汤氏劝不听,缢于楼,面色如生,未识何时死,乃出约队复人殓之。得绝命词一首云:"三千银界月华明,控鹤从容上玉京。夫婿背侬如意愿,悔将后约订来生。"信得诗,大恸欲绝。此事与汪燕庭所传玉儿事相类。

纪高道士

《京宪报》纪高道士一则,颇足供人研究,录如下:白云观,西便门外迤西路北高道士,今已羽化,供职上清矣。稽其生平功行录,实以神仙中人兼政治中人者也。观奉长春真人,正月十九日,真人诞辰,都中达官贵人,命妇闺媛,皆趋之。礼真人者,必拜高道士。言应酬者,遂以是日为高道士生辰,拜时或答或否。答者必其交疏,或名位未至者也。若直受之而不报,则顶礼者以为荣。昔阅《石头记》,心异张道士事,谓以史太君之贵,王熙凤之骄,贾宝玉之卑视一切,何至与一老道周旋若此。比来都客,为述高道士事,乃知黄冠中其有此不可思议之人物也。客曰:"往者吾就道士谈,旋有一人来,与道士最稔者。道士谓之曰:'昨有某君属予为道地,欲得海关道。'余谢之曰:'且慢,今朝廷方徵捐于官,海关缺肥,监司秩贵,属望奢,恐所得不足以应上求,恁可犯不著也。'此人曰:'仆有友某君,以知县分发山东,闻师父与中丞有旧,欲求一八行书栽培可乎?'道士欣然曰:'此易耳,中丞新有书来,懒未及复,复时附数语足矣。'他日遇道士于南城酒肆。谈次,道士语一人曰:'某侍郎之女公子,明日出阁,予几忘之,适前日侍郎之夫人来谈及,匆匆不及备奁物,即以筐中所藏某总管贻我缎二端,乃大内物,总管所受上赐者,又以某总管赠我珍物二事,亦御赐品,备礼而已。'"此皆客述道士言,而觍缕以语人者。南城酒肆,即杨梅竹斜街万福居。道士入城,每以是为居停。其肆东偏一院,境颇幽寂,凝神炼气,或无妨焉。故客欲以杯酒结道士欢,及道士饮人以酒,悉于是肆。肆善治鸡丁一品,其烹割术,为道士秘授,肆人名之曰"高鸡丁"云。

礼部尚书赶车

联军入京凌辱王公贵人,若肃王善耆、御史陈璧等,往往迫之担粪运石,当时各日报争载之。怀塔布者,时任礼部尚书,于孝钦后为姻属,为人至龌龊无状,适为联军所获,以之驾车。一洋人执御时,以鞭挞其背作声,怀回首斜睨而笑曰:"老爷别打,横竖这路,是我跑衙门跑熟的,包管不错。"其意扬扬若甚自得者。呜呼,此耻岂西江能濯耶!

清季内务府之豪侈

前清时,内务府员,各库库丁,吏、户两部书吏,其豪长皆岁入数十万。然其人率不事家人生产,每岁所得,悉糜于声色狗马诸玩好。故凡歌楼妓馆中传呼某某等至,则群呼大爷或二爷,其音盈耳,如向日六部司员之参谒堂官然,其乞怜之状可掬也。内务府员多豪举,继三文某其尤也。继三故内务大臣继录弟,以八千金为花宝琴脱籍,以三千金为翠云脱籍,又以巨金为银福、红宝脱籍,费累巨万。而其平日无夕不在勾栏中,每夕必费数百金。旁观者无不张目咋舌,而继出之怡然,不以为异也。文某不眷眷于妓馆,专以狎优为事。光绪中叶,伶之稍有声誉者,皆文某为之脱籍,每费必万金,其豪侈真不可思议。大凡国之将亡,必有灭亡之道。当时书吏及内府员贪黩侈汰如此,而台谏诸公,乃视为当然,不一参劾。天怒于上,民怨于下,有国如此,其能幸存乎!

记陈小亭

陈小亭,户部书吏子,家饶于财,昵素云三老板。三老板者,本名素云,十年前亦有声于时,陈与之昵最早。十年间饮食宴处,悉在三老板家。三老板性挥霍,独能供给。既竭其藏金,则售卖房屋以继之。陈在京房业计百所,平均以三千金约之,可得三十万。以此推之,三老板所糜,当不可以数计,真销金窟也,今桐花庄等班房屋,小亭旧产也。小亭既尽售其旧业,渐贫窘,乃自设伎寮,沾溉夜度资余润以糊口,前蕴香小班是也。三老板虽始终不薄视小亭,然其富过小亭且百倍,自奉之丰,视小亭蔑如也。小亭家世书吏,而富埒王侯。其祖若父舞文弄法,赚取污浊钱,非如小亭其人,乌能排斥迅速如此?传曰:"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谅哉!

洋翰林不识字

有某某留学生,识字无多,致书与何秋辇中丞,"辇"字误作"辈"字,"究"字误作"宄"字。秋辇作一联嘲之云:"辇辈并车,夫夫竟作非非想;究宄同盖,九九难将八八除。"真巧不可阶。有唐某者,留学生而得翰林者也,致何书,称何为秋辈老伯,又其中草菅人命,作为草管人命。秋辇因作联云:"辇辈同车,夫夫竟作非非想;菅管为官,个个多存草草心。"可谓工绝。京中有人将前记一联,改数字者,联云:"辇辈同车,人知其非矣;究宄并盖,君其忘八乎。"则谑而近虐矣。

瑞澂识字无多

瑞澂性狡,未达时,在沪因拐骗珠宝事,公廨出票提之,旋遁去。逮任苏抚时,辇巨金请人赴沪运动,将此案取消,遂得逍遥法外。瑞与清室泽公爷为葭莩亲,

有所求必有所应。故办事一切,能得心应手,无人敢掣肘,职是故也。昔时某君尝述一段佳话,堪足发噱。一日某提学使以学校毕业公文上院(时公已护院),面呈且请示。公故诩其能,当大庭广众,持此公文高声朗诵,至肄业之"肄"字,乃读作"肆"音,合座轩渠。公虽怒,然不敢言。即此一端,其他可知。呜呼,一省之广,巡抚之责任,何等重大,一举一动,莫不为全省之矜式,岂可以此不学无术之徒,而贸然任之?清室欲不亡得乎?苏抚某公,亦旗人,才识之无。一日接见属员,临行叮咛曰:"太湖一带,土匪出没之处,宜游戈游戈。"盖游弋之"弋"字,竟作"戈"字读。吁,怪矣!

满员没字碑之多

麟趾同治甲戌翰林,生长京师,且系世族,又为国史纂修,当时仅二十余岁。在馆校对史传,阅至罗泽南、刘蓉等列传,拍案大骂曰:"外省保举之滥,一至如此。罗泽南何人也?一教官出身,不二年竟保至实缺道员、记名布政使,死且请谥。刘蓉更岂有此理?一候选知县,遂赏三品衔,署布政使。外省真暗无天日矣。"时同坐者为阳湖恽彦彬,见其愈骂愈烈,万无可忍。遂耳语曰:"慎毋妄言,若辈皆百战功臣,若非湘淮军,我辈今日不知死所矣。"麟曰:"百战何事?天下太平,与谁战者!老前辈所谓湘淮军何物耶?归谁将军统之耶?"恽笑曰:"即与太平战耳。南方大乱十余年,失去大小五、六百城,君不知耶?"麟大诧曰:"奇哉,奇哉!何以北方如此安静,所谓与太平战,更难索解。"恽曰:"尔不知洪秀全造反,自称太平天国耶?"麟又曰:"贼之事,我如何能知道?"恽知其不足与言,遂不答而出。

又有阿勒浑者,在黑龙江为副都统三十年,不识汉字,更无论汉文,所行公牍,除满文外,他皆不阅。一生长技,惟骑射耳。一日有一满人应试者,邀南方士人某君同饮于万福居,阿与焉。坐间,阿突然问某君曰:"闻前十余年南方有大乱事,确否?"某君遂举粤捻之乱略言之。阿大诧曰:"如此大乱,其后如何平定?"某君曰:"剿平之也。"又曰:"闻南方官兵见贼即逃,谁平之耶?"某君又举胡、曾、左、李诸人以对,皆不知,但曰:"奇哉,奇哉!此数人果真能打仗者耶?"可谓天下无独必有偶矣。

都门题壁诗

昔都门广和居酒楼,有无名氏题壁一诗,咏江春霖奏参庆邸父子云:"公然满汉一家人,干女干儿色色新。也当朱陈通嫁娶,本来云贵是乡亲。莺声呖呖呼爷日,豚子依依念母辰。一种风情谁识得,问君何苦问前恩?"又无名氏和作一首云:"一堂两世作干爷,喜气重重出一家。照例自然称格格(王府女公子称格格,满洲语也),请安应不唤爸爸(滇俗)。岐王宅里开新样,江令归来有旧衙。儿自弄璋翁弄瓦,寄生草对寄生花。"语妙解颐,都人士争相传诵,而讽刺之意,跃然于笔端。某酒楼又有题壁诗四绝云:"翠钿宝镜订三生,贝阙珠宫大有情。色不误人人自误,真成难弟与难兄。""竹林清韵久沈寥,又过衡门赋广骚。转绿回黄成底事,误人毕竟是钱刀。"(自注,吴音不辨王、黄,王竹林系天津巨商,黄系军装买办。)"红巾旧事说洪杨,惨戮中原亦可伤,一样误人家国事,血腥新化口脂香。""娇痴儿女豪华客,佳话千秋大可传。吹皱一池春水绿,误人多少好因缘。"诗意迷离,所指盖即女伶杨翠喜,暨载搏纳名伎洪宝宝事。二诗当时哄传都门,几于万口同声。尤以"儿自弄璋爷弄瓦"一句最佳,或为之对曰"兄曾偎翠弟偎红。"真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噫,懿亲当国,贪污至此,求其国之不亡,得乎!

满员笑柄

《莼乡漫录》云:前清乾、嘉间,内务司员某,外任扬州盐院,值丁祭,吏人循例预白。某曰:"何祀?"曰:"祭孔夫子。"某不解,以问塾师曰:"孔夫子,何人也?"师曰:"孔子,圣人也。"仍不解,以问奏摺幕友曰:"孔子曾居何官?"友曰:"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愈不解,友因晓之曰:"即今之刑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耳。"某恍然,召吏人及塾师,谯让之曰:"何物夫子?何物圣人?宁孔中堂而不知耶?"

吴县潘文勤公(祖荫)于前清光绪初叶,长刑部。有满司员某,闻其好尚文雅,思所以媚之者,乃急就成诗数十首,恭楷录正,于堂上署诺时,揖而进之。文勤即时翻阅,及首章题目,乃"跟二太爷阿妈逛庙"八字(都人谓从,曰跟。谓伯父曰,太爷。阿妈者,满人称父之词。都中隆福等寺,月有常期,陈百物以待售。往游者,辄谓之逛庙云),不禁狂笑冠缨几绝,某是时面若死灰,逡巡自退矣。

龚照玙弃旅顺

前清甲午之役,龚照玙弃旅顺而逃,其罪与卫达三等。后卫被诛,龚运动得法,得久羁狱中。庚子拳匪乱,遂自出狱。和议成,复大加运动,脱身南归。其年六月六日,为其六十寿期,乃预定宴客三日。其邑人张陆先生者,素与龚有隙。第一日忽肃衣冠而入,长揖曰:"六哥今日乐矣,容弟一言乎?"龚曰:"请见教,实愿闻之。"曰:"弟近看新书数本,始知国民乃国家之主体,弟亦国民也,则中国土地之存亡,应负一分之责任。请问六哥,前年将弟之旅顺,送向何处去也?今日能见还乎?"龚大窘,狂呼逐客。二日晨,其门首忽有联云:"称六太爷,上六旬寿,欣占六月六日良辰,六数适相逢。曾听得张陆先生,大踏步闯进门来,口叫六哥还旅顺;坐三年监,陪三次斩,赚得三代三品封典,三生愿已足。最可怜达三故友,小钱头不如咱洒,冤沉三字赴黄泉。"龚愤甚大,索数日,不得其人。小钱头不如咱洒者,合肥土语,言卫用钱之法不及龚,故卒得祸也。

奴才小史

[民国]老　吏撰　魏梦太　崔纪新整理

《奴才小史》,清末民初老吏撰。老吏显系笔名,其姓名生平待考。此书集中记载了鳌拜、遏必隆、安德海、李莲英等宠臣、权奸及太监的作恶史。作者取材角度独特,如"兆惠"一条云:兆惠"于乾隆朝,平天山南北路,以勇将称……世皆知之,余独著其起家微贱事"。故有其独特的史料价值。此书民国年间被编入《满清野史续编》,今据此重新标点整理。

鳌　拜

鳌拜,为清开国异姓功臣之一。清世祖临殁时,受顾命,与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同为辅政大臣。于任事之初,先宣誓曰:"不私亲戚,不计仇怨,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受其馈遗。不结党羽,不受贿赂,惟以忠心仰报先皇帝大恩。若复各为身谋,有违斯誓,上天殛罚、夺算凶诛。"听其言,真若可信。

然究其宣誓之由,实以异姓之臣,忽受顾命,为清初之创举。而同姓之臣,因事构谗,则已之身家性命殆矣。故藉此以为欺饰他人耳目计。

迨康熙六年,索尼疾卒。鳌拜以圣祖幼冲,遂专权恣肆。恶苏克萨哈与己争论是非,遂与其党班布尔善等,构成二十四罪款,将置之极刑。圣祖不允所请。鳌拜攘臂争之,卒坐苏克萨哈罪。又以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议圈地土事相忤,亦诬陷致死。中外为之侧目。

积此二因,鳌拜之显背誓言,圣祖已知之。迨康熙八年,遂命康亲王杰书等,勘问其罪,得三十款,论死。寻念其效力多年,不加诛,仅以革职籍没,与子那摩佛同处锢禁。

遏必隆

遏必隆,姓钮祿祜氏,额亦都之第十六子也。满清未入关时,遏必隆于松山之役曾筑长围,以困明总兵曹变蛟。变蛟率兵攻太宗营,诸将未及赴,营中大惊扰,遏必隆与侍卫巴什塔及内大臣锡翰等,坚守后营门,击退变蛟,遂为太宗所嘉赏。

顺治二年,流寇李自成余党郝摇旗、李锦等,窜聚湖广,于是荆襄武汉间,道路阻梗不得通。遏必隆随郡王勒克德浑往讨之。师次武昌,与流寇之余党战,卒破之,遂拔铁关。乃由骑都尉晋轻车都尉,旋为议政大臣。十八年世祖殂,与索尼、苏克萨哈、鳌拜同受遗诏为辅政大臣。

然而遏必隆之为人也,性软弱,遇事多模棱不决。当辅政时,见索尼多病,不能任事,每多藐视之。独鳌拜之专恣自肆,时与苏克萨哈不相能,则助鳌拜以锻炼其罪。苏克萨哈乃含冤而死。尤可恶者,鳌拜创圈易旗地之举,中外大臣,群以为不便,遏必隆无一语阻之。其与鳌拜狼狈为奸,盖可知矣。

康熙八年,既正鳌拜之罪,又责遏必隆之扶同隐忍,宣布其罪状十二款,论死。逾年,特原其为顾命大臣,且勋臣之子,仍以公爵宿卫内廷。十二年冬,乃以疾卒。

兆　惠

兆惠,字和甫,姓吴雅氏,满洲正黄旗人。于乾隆朝,平天山南北路,以勇将称。其卒也,清廷谥之曰文襄,世皆知之。余独著其起家微贱事。

盖兆惠,幼而贫窭者也。生未逾月,父母俱亡,乃育于姑母家。七八岁时,已长大如成人,膂力之强,能敌百夫。偶游市上,见群不逞之徒,攒殴一人。被殴者,竭力呼救不止。四顾旁人,皆袖手。兆惠勃然怒,挥拳奋击,皆披靡作鸟兽散。方欲追击,一道人从后掣其肘,即随之去。至西山深处,一茅庵中,留教拳棍,且口授以兵法。半年,技成,乃始归,姑母则以为已死也。既而为识者所指引,乃入旗营,就步粮为卫卒。

时有来保(谥文端)者,以宰相兼摄步军统领,见诸卒拨水,不过寻丈间。兆惠独远及数十丈外。怪之,呼与语,甚戆。命鞭之,则其声戛戛然,如击石焉。久之,兆惠乃大呼曰:"性能耐刀锯耳,不堪鞭箠也。"来保见其状貌,已奇之。闻其言,益大异。令明日至府面试。

届期,兆惠至来保处。来保曰:"尔能弓矢乎?"曰:

"能。"命与弓矢。兆惠乃张弓抽矢,发无不中。复问:"尔能刀石乎?"曰:"能。"命与刀石。则挥刀运石,力大无穷。与谈行军纪律,则侃侃而言,动中窍要,一似熟习孙吴之法者。来保益大喜。次日入朝,见高宗,叩头贺曰:"臣为国家得一奇士。卫卒兆惠,其人虽微贱,真大将才也。"即日召见,试之。果皆如来保言。立授一等侍卫。后征西域,数建大功。

穆彰阿

穆彰阿,号鹤舫,道光季年,政界中主动力之人也。满首揆之席,穆彰阿占之。江苏吴县潘世恩,为汉首揆,皆直机务。惟世恩资望虽重,而枚卜已在垂暮之年。故军国大事,悉为穆彰阿一人所主。

是时顺德罗惇衍(后为尚书)、泾阳张芾(后谥文毅)、云南何桂清(后为总督),三人同年登第,入翰林,年皆未弱冠。张、何以穆彰阿炙手可热,遂如扬雄之依新莽、蔡邕之附董卓。独罗惇衍绝不与通。散馆后,初考试差,三人皆得差。命既下,罗惇衍往谒世恩,世恩问:"见穆中堂否?"曰:"未也。"世恩骇然曰:"子未见穆相,先来见我,殆矣!"罗惇衍少年气盛,不信其说,亦竟不往。次日,忽传旨:"罗惇衍年纪太轻,未可胜衡文之任,著毋庸前往,另派某去。"人皆知穆彰阿所为也。满清科举时代,凡放差而收回成命者,止此。实则张、何之年,皆小于罗(是年题名录罗十九,张十八,何十七),而罗以不慊于穆彰阿之故,遂托此以为词。穆彰阿之专权恣肆,已可知矣。

虽然,此犹小事耳。其斫丧满清之命脉,而诒海内以未有之辱者,为五口通商约。盖鸦片之为害于天下后世,无中外皆知之。林则徐为天下后世计,故于焚毁鸦片事,甘为此激烈之手段。宣宗亦念其忠,特以穆彰阿作梗,故林不免于罪,而是事遂一主于和。闻道光二十二年间,大学士王鼎(谥文恪)方自东河查勘回,闻和议痛哭,争不能得,以忧死。其病剧时,召门下士至卧榻前,伏枕流涕,授遗折数千言,力排和议之非,而斥穆彰阿之奸。卒为穆彰阿所泥,不得上。王鼎殁,祁寯藻(谥文端)亦尚力争,然寯藻在军机为后进,且汉大臣,不能决事,故穆彰阿愈得志。

已而白门和局既定,宣宗退朝后,负手行偏殿上,一日夜未尝暂息,内侍但闻太息声。漏下五鼓,宣宗顿足长叹。旋入殿,以朱笔草草书一纸,封缄甚固。时宫门未启,命内侍持往枢廷,戒之曰:"但与穆彰阿,毋为祁寯藻所知。"盖即谕议和诸臣于和约画押之廷寄也。观此则穆彰阿于是时,必有危言耸论,挟制宣宗,使其不得不从者。自是宣宗忽忽不乐,以至谢天下。

迨文宗嗣位数月,颁示腾黄,为林则徐雪冤,而著穆彰阿之罪曰:"大学士穆彰阿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从前洋务,穆彰阿倾排异己,殊堪痛恨。若一旦置之重法,实有不忍。着从宽革职,永不叙用。"于是主战主和之功罪是非,千秋论定。而枋政之臣,欲以掩天下后世之耳目,不可得矣。

耆英

耆英,于道光壬寅癸卯甲辰间(二十二三四年),倚畀最重之人也。初为广州将军,继任两江总督,复为两广总督,又晋擢大学士。主眷之隆,一时罕匹。然而白门订约,一任朴鼎查之扶持,无纤悉磋磨之可望。及办广州善后事宜,又畏英人如虎。设无粤民义愤,以左右其间,又将任英人入城,致省垣几为其所踞。至咸丰初,追责其自外生成,畏葸无能,抑民奉敌,罔顾国家之状,贬为员外郎。

迨咸丰八年,大沽事起,惠亲王绵愉、宗室尚书端华、大学士彭蕴章等,联衔奏保其熟悉外情,请弃瑕录用,以观后效。文宗召之入见,耆英遂造膝请陈:自称当此时势,惟有独任其难。文宗谆诿者再,密谕其自展谟谋,不必附合桂良,致涉拘泥。盖于此欲以和为战也。因赏给侍郎衔,令其驰赴天津。比至,往拜英使,拒而不见。桂良闻之,惧和议因此中阻,乃有奏请召回耆英事。

耆英之不礼于英使也,当时但言其与英人有隙。然究其不礼之由,盖因任两广总督时,曾奏告宣宗,谓外人只可计诱,是以用温言抚慰之。且其中,又有藐视英人语。及耆英抵津门,英法之译人,以此等奏章予耆英视之(先一年,英人陷广州,曾踞督署,令人译历次交涉案件,乃见耆英之奏语)。耆英自觉无颜,乃退而思避。甫至通州,朝命适下,着其仍留天津,自行酌办。耆英不再折回,径由通州入都矣。

既入都,旋以书告僧格林沁,谓某日可抵军营。时惠亲王绵愉,方自僧营归,途次,接僧格林沁遣弁送耆英书至,阅之,大惊。谓大沽之事,并未办有端绪,辄敢藉词卸肩。且未奉特旨,先擅自回京,大违臣节。遂以状闻。文宗鉴其前后居心,如出一辙,因数其积愆而置之法(谓其擅离差次之罪小,而诿过卸肩之罪大。乃传旨宗人府及刑部尚书,令宣朱谕,赐其自尽)。天下后世,亦莫不詈其罪之魁,而恨其死之晚也。

琦善

琦善性畏葸,善谄媚。道光十八年时,以大学士任直隶总督,名为畿疆坐镇,实则碌碌无能者也。越二年,英人义律猝至大沽口,以书献琦善,谓焚毁鸦片之衅,起自林则徐、邓廷桢二人,向索偿不与,反遭其诟逐,故入浙江。递书与总兵,不受。再递书与浙抚,又不受,故越浙而至此。琦善信其说,据以奏闻。与英人议和之说,遂肇端于此矣。

时天津道陆建瀛,谓英兵尚踞定海,而来此托词请抚,是据邑以要我也,宜与战。俟夺其舰,俘其人,俾之还我定海,然后徐议和,方为善策。琦善执不可。旋宴其舰中军士十余人,且以温语慰藉之,谓已乞恩朝廷,将特遣重臣,驰赴广东,平反焚毁鸦片事。由是义律大喜。

未几，朝命下，即以琦善为钦差，令赴广东查办。寻又命为两广总督。时苏抚裕谦，方任两江总督，闻之，抚髀流涕，叹琦善之庸才误国。而琦善不知也。既抵粤，先撤虎门防，以媚英人。义律遂乘机先索赔款，继又要求割香港全岛，且趣令速覆。琦善以事关割地，不遽答。义律乃遣人挑战，琦善欲止之。义律曰："战而后商，未为晚也。"而广州之战衅又开。

当英舰之攻虎门也，先陷口外之大角、沙角两炮台。靖远炮舰水师提督关天培，告急于琦善，且请增兵，以固省城门户。琦善仍执和议，故未之许。天培固请，仅予兵二百，令暗渡以助之。不数月，天培卒以战死闻。

是时，琦善虽以义律言入告，然宣宗已简亲臣宿将，使克期赴粤，一意主战矣。义律知大军将至，所请者已不行，故易词以尝试琦善。谓缴还两炮台，并以定海易香港。琦善与之订期相见，竟许之，一面咨请伊里布，收定海，释俘囚。一面复以义律之咨文等，附折上闻。宣宗见之，大怒，斥其甘受欺侮，迷而不返，甘为此遗臭万年之举。遂褫其职，没其产，戍之于军台。时道光二十一年春也。迨二十二年冬，赏给四等侍卫，为叶尔羌帮办大臣。逾年三月，又赏三品顶带，为热河都统。旋被御史陈庆镛弹劾，其略曰："逆人之敢于猖獗，兵丁之敢于逃窜，驯至今日海鸟群飞，鲸鱼跋浪，为所欲为，莫敢谁何者，实由琦善于外夷入寇之始，首先示弱，以惰我军心，助彼敌焰。今海内糜烂，至于此极，即罢斥琦善，终身不齿，犹恐不足餍民心，而作士气，何况鞶带再加，脱累囚薰沐之乎？"宣宗亦知刑赏不平，仍黜琦善职，令闭门思过，以彰赏罚之公。厥后起用为四川总督，复以办理叛番乖方，下狱籍没。越数年，又起用以三品衔，署河南巡抚。旋革职，赐都统衔，饬督兵攻洪、杨之军于扬州，不克，卒于军。

肃　顺

肃顺，为咸丰朝三奸之一。父曰乌尔棍布。于道光间一日朝归，至府前不远，见一小家女极妖艳，悦之。归与包衣赵某谋，欲致之。赵探得其详，归报曰："其家回回也，父开草料铺(喂牲口之草料也)，女已字人，将嫁矣，无可为计。"乌尔棍布大怒，欲责之。继而与赵谋，伪为革职逐出状。赵于是僦居女之比邻，与女父相结纳。探知其贫，负债甚巨，遂假以资，不取息。女父感之。赵阴使恶少调其女，又阴使人唆其婿，谓女不贞，并举其人以实之。婿家将退婚，女父执不可。会提督衙门，捕得盗案，赵大喜，以为此计成矣。时乌尔棍布正管九门提督也。赵乃袖重金贿盗，攀女父为窝主。盗如命。于是捕女父刑讯。女父不服，则预藏赃物于女父砖炕下，令盗言其处，遣兵役搜之，果得。于是女父与盗皆斩。女父既死，举家无以为主，赵时时供给薪米。久之，乃谓女母曰："尔家自遭此变，家破矣，婿又将退婚。女大须嫁，将何归？"女母曰："惟尔命。"赵于是劝其纳女于乌尔棍布。逾年，生一子，即肃顺也。

肃顺秉政时，待各署司官，恣睢暴戾，如奴隶若。然惟待旗员如是，待汉员颇极谦恭。尝谓人曰："咱们旗人浑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枝笔利害得很！"故其受贿，亦只受旗人，不受汉人也。汉人中有才学者，必罗而致之，或为羽翼，或为心腹。如匡源、陈孚恩、高心夔，皆素所心折者。曾国藩、胡林翼之得握兵柄，亦皆肃顺主之。惟最不利于人口者，则咸丰戊午顺天科场案发，柏葰以宰辅主试，竟遭刑戮，实肃顺一人有以致之也。刑部定案后，行刑之日，各犯官皆赴菜市口，候驾帖一到，即行刑。是日，柏葰照例冠摘缨冠，衣元色外褂，同赴市口，先向阙谢恩，静候驾帖。时谓其子曰："皇上必有恩典，我一下来，即赴夕照寺。候部文起解，尔回家，速将长途应用之物，赶紧送来。"盖向来一二品大员临刑时，或有格外恩典。柏意谓非新疆，即军台，故云至夕照寺。候起解也。乃言甫毕，见刑部尚书赵光，一路痛哭而至。尚书盖在内廷候驾帖者。柏一见云："完了！完了！皇上断不肯如此。此必肃六从中作祟。我死不足惜，肃六他日亦必同我一样。"云云。刽子即屈左足半跪，送中堂升天矣。闻是日赵光候驾帖时，文宗持朱笔颇迟疑，并云："罪无可逭，情有可原。"肃顺在旁对曰："虽属情有可原，究竟罪无可逭。"上意犹未决，肃顺即夺朱笔代书之。赵光一见，即痛哭出宣武门矣。柏死后，有人挽以联云："其生也荣，其死也哀，雨露雷霆皆主德；臣门如市，臣心如水，皇天后土鉴孤忠。"盖此等挽联，最难著笔，此联颇能得体也。越六年，肃顺亦斩于市中，监刑者仍赵光也。定制：宗室行刑，即在宗人府自尽，不赴市曹斩决。肃顺乃照叛逆例，绑赴市曹，与大盗等，更难堪矣。而柏葰临终之言果验。肃顺既斩，柏葰冤亦昭雪。

多隆阿

多隆阿，字礼堂，隶黑龙江部伍。咸丰初，征兵边徼，应募入关。以参领，属僧格林沁部下。既奉檄南援，遂隶江宁将军都兴阿。武昌、九江、安庆之战，喋血数年，与鲍超俱以善杀汉人闻，故当时称多鲍焉。同治元年，陕西回教徒起事，廷命胜保督军西征。胜保在皖北时，颇称强悍。及至关中，则锐气顿挫，株守省垣，日纵淫乐，不复言战事。言官交章弹劾，乃逮保至京，而以多隆阿代之。

多隆阿既至陕西，闻回教徒在渭北者居多，遂径趋渭北。连战三日夜，夺获器械马匹甚夥。渭北之羌柏、苏家沟、渭城亦为多隆阿所取。回教徒乃西走甘肃。多隆阿方欲率军登陇，而由滇至蜀，由蜀至陕之蓝大顺党骤然出山，据周至及鄠县。多隆阿乃移师而南。周至甫下，而左目已为弹所伤，旬余，卒于军。时同治三年四月也。清廷谥以忠勇。而是时驻防西安之旗人，皆衔恨入骨者，亦有故。

方回教徒之围西安也，官军分城而守。惟东北隅，适在满城内，故由旗营主之。佐领某，潜输款于回教徒，约为内应，期以六月望夜，回教徒舁云梯，由东北角

楼下登城。而佐领某，自城上援之。至期，风雨交作，回教徒所持草炬皆湿，不能燃，迷失路，反向北行，奔驰达晓，则已在渭滨，去西安城四十里矣。佐领某，所得回教徒之贿金千两，欲奄有之。其党大愤，遂上变。将军乃斩佐领某以殉。迨多隆阿抵陕，闻其事，大震怒，并诛与佐领某之同党者数十人，且尽革旗营月饷。当是时，旗营中之无衣食者，相率拆屋售材以餬口，鬻子女卖妇者，相属于路。佥曰："多隆阿以怒一人，而迁及于众人。众人何辜，乃随一人以俱毙乎?"迨多隆阿中弹，创甚，卒死，旗人相向而笑曰："是真天道之好还矣!"继任者虽奏复之，然旗营中痛恨多隆阿，犹历久不止云。

崇厚

崇厚，性庸软。于同治初为三口通商大臣，寻迁都察院左都御史时，时本无所表现，会光绪五年，将与俄订交收伊犁条约，忽命崇厚往。

崇厚之赴俄也，仅抵拉哇基。俄人馆之小楼上，所供者，多恶草具。崇厚不能堪。及开议，俄人谓："今日之举，毋庸多议。我国已定新约十八条，度为尔国所必允者。"崇厚索草约观之，不肯遽允。俄人谓："汝为议和大臣，殊不识议和宗旨，何无用至此!"既以足蹴之，复举而掷于楼下，崇厚几毙。馆人扶之起，旋以调养获痊。厥后俄人更百端逼勒，崇厚惧死，乃以所定新约十八条，咨送回国，寻亦归。由是朝野为之哗然。

时修撰王仁堪、庶吉士盛昱先交章奏参。洗马张之洞劾之尤力，谓："无理之约，使臣许之，朝廷未尝许之。崇厚误国媚敌，擅许擅归，国人皆曰可杀者也。伏望拿交刑部明正典刑，治使臣之罪，则可杜俄人之口。"奏入，乃将崇厚革职，下之狱。俄公使为之请，始赦之。交收伊犁之约；改命一等毅勇侯、大理寺少卿曾纪泽为全权专使，往俄京圣彼得堡再开议。越二年，卒就绪。

裕禄

裕禄之自戕于天津也，满人有惜之者。然其崇拜拳匪，荒诞殊甚。充其所为，则足以杀其躯而已矣。

方拳乱之初发也，裕禄正为北洋大臣。时仓场侍郎刘恩溥，奉命赴天津招集拳匪，顺道入谒裕禄。裕禄极言拳民敢战，外夷甚惧状。实则拳匪驱童稚为前敌，以犯外兵。外兵排枪一发，恒毙数百，半多未成年者，而彼昏不知也。尤可笑者，是时有号"黄连圣母"之女妖，本流娼，久在津。拳祸甫作，乱民争奉之。初居于船，泊北门外大关口。船之四围，裹以大红洋绉。又有所谓三仙姑、九仙姑者，咸居舟中以侍之。旋为裕禄所闻，乃迎圣母入署，决休咎。圣母至，裕禄跪迎之。既坐督署大堂，裕禄入见，行三跪九叩礼，奉之若神明。礼毕，裕禄上言："乞垂悯生灵，拯此一方。"圣母谓："已令神将用天火烧夷兵，不久灭尽。汝无忧!"有顷，圣母出署，裕禄复跪送之。

厥后联军陷大沽，据北仓。裕禄闻警，握短枪至厅事，对胸自击。枪发，踬地乱滚，气未绝，其仆负之走。途次，死焉。顾仓猝不得棺，以板合为柩，以面糊于板。又不得衣衾，仅就其所穿血渍之纺绸衫裤以殓之。殓时，而蛆虫生矣。

荣禄

荣禄，清西后那拉氏之内侄，摄政王载沣之外舅也。光绪戊戌(二十四年)四月，奉命为北洋大臣。是时常熟翁同龢适开缺回籍，荣禄赆以千金，且执手呜咽而泣，问其何故开罪于皇上。识者已知其乃口蜜腹刀，类于唐之李林甫也。

当荣禄于未任直督以前，尝欲联合六部九卿上表，请西太后复行垂帘。先谋之于徐郙，徐郙曰："奈清议何!"事遂沮。然已与西太后密定幽囚德宗、杀戮新党之策。故有满人之问于荣禄者曰："皇上听信新党之言，变乱祖宗定制，可奈何!"荣禄曰："姑俟其乱闹几日，使天下共愤，恶贯满盈，不亦可乎?"至八月初旬，夜分入京，密请独对。翌晨，而谋围颐和园之说起，德宗竟幽于瀛台。谭嗣同、刘光第、杨深秀、林旭、杨锐、康广仁等，骈首就戮于菜市矣。

越二年，庚子夏，拳祸之兴，实由荣禄所嗾成者也。盖荣禄早由北洋大臣改入军机，一切政权，胥握于手。凡载漪、刚毅、徐桐、赵舒翘等之所为，荣禄非独赞成之，抑且提倡之。及李鸿章至京议和，外人索惩罪魁，甚严厉，而独不及荣禄者，因德使克林德，日书记杉山彬被戕之后，荣禄佯遣人告使馆，使慎防，更遣人资其粮食，以为日后事或不成之地步计耳。

至癸卯(二十九年)春，不知何故忤西后意，抑郁死。其死也，内廷循旧例为之撤乐。西太后见之，怫然不悦曰："何故如是？岂荣禄死，我遂啜泣不饭耶?"立命奏乐。噫！炙手可热之权臣，垂死乃受此冷落，岂十余年深结之慈眷，末路尚不能自保，而竟中于谗言耶？抑西太后知荣禄之以己为傀儡，狐假虎威，肆极凶暴，贻误家国，致于危辱，至是乃大彻大悟，深痛恨于荣禄之卖己耶？荣禄之罪，固浮于桀纣，然而子卯不乐。倪使杜蒉杨觯觯，未知酌饮何人？

增祺

增祺，密云驻防人，幼孤，家贫，落魄为博徒。稍长，以有膂力，习弓马，兼攻举子业。得幸进，旋为副都统，后又任奉天将军职。当光绪二十四年间，因旅、大划界事，遂以定增祺卖国之铁证。

当中俄之订约也，仅许俄租旅、大沿海一带。自增祺受俄多金，遂遣私人福树滋，会同金州厅与俄划界。俄人欲将普兰店(在金州北)以南之金州半岛，悉划入租界内。是时金州厅尚能据约力争，福树滋以得贿故，不置一言。金州厅乃电禀增祺，请示办法，以图据理以争，保我疆土。不意增祺为贿赂所迷，遂电饬划界诸人，谬云普兰店即大连也，准许由普兰店起划归俄人租界，由是金州半岛之版图不为我有矣。越二年，拳匪肇

乱，联军陷京师，清帝西狩。增祺于奉天省垣，尚未得确耗，盖为联军所阻也。及闰八月初旬，俄军由旅顺北发，是时寿昌之距俄军尚三百里，闻之，急趋省垣告增祺。增祺与五部侍郎及府尹府丞等，密筹弃城而逃之计。不数日，俄军逼近辽阳，增祺预遣其母出城，而后与寿长及溥颋、钟灵等，窃取内库金宝，先后弃城走。

方增祺之将逃也，商民见其将附郭之车悉拘引，早知其意旨所在，即聚众攀留之。增祺诡曰："我决不去，惟府尹欲逃，汝辈可往留之。"众为所绐，增祺遂乘隙携从者从人，策马出小北门去矣。是晚渡辽河。翌晨抵新立屯。时有瑞禄者，本亡赖(因黑龙江犯奸掠妇女案，曾戍新疆)，素为增祺所亲信，沿途肆掠妇女至九人之多，财物尤不可胜计。

然是时，俄军距奉天省垣尚远，增祺惟恐其不至，尤恐其至而不入，则所窃库款无以弥缝。乃遣其党觉罗广惠回省垣。广惠本煤窑土棍，遂纵兵焚掠。故是月初六日，宫外之火，即广惠为之也。实则俄军于初九日始抵城下，见无守者乃入城焉。增祺闻俄军已入城，乃急奔入内蒙古境。蒙人以其未奉朝旨，不予招待。迭费唇舌，始许暂栖。某夜增祺妻忽被蒙人掠去。其部兵海龙者，本马贼余孽，越三日始为之夺归。增祺于是不敢留，拟回密云驻防。抵热河界，其队兵涎民屯富庶，又将肆掠。热河都统色楞额以兵阻之。增祺方进退维谷，适遇道员周冕自黑省循蒙境而来，告以大局无妨，须早自为计。增祺始求其赴旅顺，说俄人，求容纳。周去，增祺则回入奉境之义州以俟之。时留于省垣之姚鋆等，为之关白俄官，许其回省。增祺遂不俟周覆，而于十月初七日复入省垣。

增祺之入省垣也，俄军械之于民房，窘辱万状。次年，正月初旬，始令居原署，代办事。此后日听命于俄人。尝赴旅顺谒俄军官阿其克塞夫。或阿其克塞夫过沈阳，增祺必出郭迎之，出则溥颋必从。有李席珍者，尝为增祺效奔走。盖每接清廷之旨，应遵奉与否，必由李赴阿其克塞夫处探问意旨故也。未几，增祺妻死，有谑者为拟挽联云："军乱新立屯，蒙境久经传众口；夫降阳世界，夜台肯否作孤魂？"一时相与传播。盖上联即指被蒙人掠去事，下联则因庚子俄军逼奉天时，增祺欲逃，而其妻有"皇上命汝守兹土，死可矣，走何为耶？"之语者。迨光绪壬寅(二十八年)春，有开复原职，宽免一切处分，留办善后事宜之旨。识者知其皆由俄人为之要求耳。

不二年，日俄战争起，炮声隆隆然，逼近省垣。增祺急令家人掘地丈余深，为避炮计。闻者粲然。及日军击走俄军，乘势入城，增祺惧祸及，亟将素与俄官往来文牍，付之焚如。及接见日员，则捧出中国稿件，以明其不与俄人私通。盖又变媚俄之面目以媚日本也。日人知其故，投稿于地而唾之。无何其母死，增祺托名终制，得脱身归，尚恐人之攻击其往事也。亟谒邸中之有势力者，竟获优待如平昔。于是清廷之赏罚，自兹坠地尽矣。呜呼，可不慨哉！

附录甲辰二月戏祭奉天将军增祺殉难文：

清光绪三十一年二月，日本兵克奉天，俄总督苦鲁巴金遁，清将军增祺殉焉。无心子泪洒为文而哭之曰："呜呼！公死矣，公死矣。公不死，吾民死。公果死，吾民不死。幸哉公死！或人多口，以为公死，又以为公未死。以为死者，谓俄实生公，应死俄；以为未死者，谓清实生公，不死清，必不死俄。果尔。则公未死者身，已死者心。心死哀独大，余哀公不觉涕泪横流也。公心亦人心耳，死之状何苦？状无人状。然而心死者中国有万状，状皆如公，公亦无奇，余知公为独详也。请状之，以告吾国民心未死者，亦令国民之心死公，勿厚望。公密云一旗厮耳。密云山水接龙脉，风水钟于公。公赤贫，幼丧，迫于饥饿。善聚积，小富乃得副都统，大富乃得将军。奉天将军兼巡抚事，聚积之术益扩张。一差之优，索数千金。一缺之优，索数千金。生前不嫌少，死后不恨多。公真善为身谋也！然公冬不重裘，夏不叠扇，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疑之者，谓公厚自谋者，胡自薄之？而不知公实不惜一身，而惜此一金也。则公之心死于金钱者一。公起家博徒，少习弓马，兼攻八股业，故未闻上等教育。公夫人，则讲求忠孝者也。庚子，俄逼奉天，公拥资欲遁，公夫人面叱之，曰：皇上命汝守兹土也，死可矣，走胡为耶？孰知公利禄心生，名心乃死也。居老母为奇货，浪荡西走，以奉天拱手而授之俄。西陵宫阙，迁其宝器。夫人大骂，拚不与生。公犹拥其爱姬以自慰。于以知公之识，足以有须眉，不足以有巾帼也。则公之心死于忠孝者二。公遁不远，俄遮之还，逼成草约，三省归俄掌中。俄德公，公亦倚俄，免失守罪。而日俄战祸，实酿乎此。奉天遂糜烂而不可问。夫奉天者，清之奉天，俄之奉天，实公之奉天也。清有此奉天，授之公。公有此奉天，授之俄。俄又以此奉天，还之公。清又听俄，而不敢夺公。公代俄善守此奉天，富贵公自享之，好官公自为之也。然清不有奉天，授之俄，公有功焉。公可以于俄取之。俄不有奉天，夺于日，公无功焉。公不能于日取之。呜呼！如公之才，足以为二臣，而不足以事两姑也。则公之心死于奴隶者三。公既擅此三长，适与今政府相和合，而引为同调也。故得以尸位久。公最亲信如黄冯、施忠诸辈，亦传公衣钵，能为青出，均之皆心死而已矣。综公平生，非无小善。然事母孝，而不以礼；与人爱，而不以德；喜读书，而袭其皮毛；爱人材，而收其蝇狗；柔缓而不足以决大疑；阴险而不足以共大计。朝廷倚公，苍赤望公。公心死不可用，用必亡吾国。敢为公诵勿渡河诗，而一哭也。公之秽德，彰彰尚夥，而以奉天为最多。公位置僚佐，颠倒错乱，无才能资望之可言。朝一人，輦金多，则置此人。暮一人，輦金多，则易此人。吏治用以大坏，知公乃操刀之刽子也；

公因左袒俄人，与府尹廷杰龃龉，至怀手枪以寻仇，哭号怒骂，失大臣体，知公乃衣冠之沐猴也；日俄战剧，逼近奉天，公闻炮声隆隆然，令家人掘地丈余深，为避炮计。街市喧传以为笑柄，知公之胆小于鼠兔也；南满地带，辟为战场，难民以数万计，公无良法以振之，而日以钱米行小惠。乘舆济人，向隅者多，知公乃妇人之仁也。日拘华官数十人，加以通俄罪名，公不为昭雪。更以私憾，劾无过僚属，或假败坏军事而杀之。公直全无心肝，殆非复黄种人之孙子也。呜呼！公死矣，舆人有口，太史有书，余何敢以私议，拟公千秋。然凡余所言，皆公实录。公倘九原有知，亦必掀髯而笑曰："小子知言也。"哀哉，尚飨！

鹿传霖

鹿传霖，汉军人。继赵舒翘任江苏巡抚。值拳匪变起，闻乡里大扰，族之长幼均被屠。于是在抚署内大哭，誓与拳匪不两立。遂借勤王美名，力请开缺，克日帅羸卒北行。至河上，闻乡里无恙，遂逍遥不进。闻者皆非笑之。

既而联军入京师，两宫急走，止于山西不复行，后又忽传启銮之命者。盖由传霖以重关百二，天险可凭，力请入陕之说进也。时刚毅垂死，传霖代为顽固党之首领。未几，以夤缘内监，入军机。力持压制主义，以锄遏新机，为独一无二之宗旨。又善媚荣禄而骄同僚。荣禄为所迷惑，几于无语不从。故荣禄欲掩天下人耳目，间或取一二无聊之新政，以试行之，而传霖辄为之梗。遂并此无聊着，亦不办矣。

其举动之特别，有传为话柄者，则以子若孙之相继夭折，心中郁闷，而欲辞出军机也。夫军机只有逐出，从未有辞退者，殆传霖知荣禄之必留己，而故作此态耶？然已腾笑于辇毂下已。

迨宣统己酉庚戌间，荣禄早死。南皮张文襄、寿州孙文正，相继谢世，传霖乃循资为首相。其时外交多失败，内政多不举，驯至人心瓦解。不一载，而四海分崩，未始非传霖酿成之也。

端　方

端方，字午桥，号陶斋，湮阳人。以京官出为霸昌道。光绪戊戌六月开缺，为京师农工商局督理。庚子岁，拳乱作，清帝逃至西安。时岑春煊署陕西巡抚，端方为藩司，与春煊屡有争端。辛丑回銮后，以春煊抚山西，端方继其任为陕抚，旋令署鄂督。

端方之在鄂也，日以纳贿为事。尝语人曰："差可卖，缺不可卖，则朝廷不能察其实而加罪于我。"其设谋之狡如此。凡与外人酬酢，时时演出一种献媚之态，见者皆指为剧中之曹孟德。盖其面色本白，而状态又似之也。故端方在鄂久，而名誉不佳。

及量移至江苏为巡抚，欲市官声。凡属吏人谒时，应馈门包，概令和盘托出，改作公用。骤聆之，似廉洁，岂知其别有一术焉。凡不纳苞苴者，对之有怒容，或于归公之门包外，更袖门包一分以进者，见之则有喜色。于是属吏皆具两分门包。门包之累累者，何自来乎？皆括江苏人之脂膏也。

已而由苏抚署江督，不久，即去。既又复持节至。一般学界中人辄喜曰："陶斋尚书重镇南洋矣。"此无他，端方知江苏人多文弱，又矜言新学。彼惟于学堂中拨款若干，以为补助资，则趋之者，已如蚁慕膻，或则略与周旋以施其牢笼之法。而江苏人已争诵之。实则所拨者，皆取于汉族之财，而托名为国家也。端方一己之悭囊，纤毫未破。未几，由南洋改任北洋，畿疆坐镇，暇预从容，日摩挲金石，以度数载光阴，而于国计民生之大，皆视之漠然。值孝钦梓宫奉移，以永安山陵，道涂观者达数万。外国驻京公使，咸与于执绋役。端方于此，忽演一奇特事，盖令人携摄影器，于沿途及陵寝内拍照，且安然乘舆，横冲神路，辟易而过也。为李国杰所劾，乃坐以恣意任性，不知大体之罪，遂革职。

宣统三年春，盛宣怀创铁路国有说，阴令御史石长信奏之。清廷用其言，遂欲实行国有政策。湘鄂人拒之坚。政府乃议择一与湘鄂略有感情者，使之前往，或能融洽。于是那桐、徐世昌两协理，与邮传大臣，皆在摄政王前力保端方。端方复起用，得为粤汉、川汉两路之督办者，实由于此。

顾端方闻命为督办时，以为实行干路国有政策，窒碍甚多。盖商办之路，一旦遽改官办，不惟成效难收，抑且易滋民怨，故不欲往。奏请另简大员以任其事。而廷旨不允。端方乃宴鄂京官于都中。至者为汤化龙、吴禄贞、陈曾寿等十余人。端方请其为将伯之助，皆不允。不得已乃抵鄂，与川绅乔树楠、湘绅余肇康等秘密筹议，以期破团坏体。会湖北政界中之高凌霨、赵彦滨、冯启钧辈，亦逢迎端方，谓湘鄂均公旧治，感情夙厚，旌节所至，无不和洽者。端方以谀言日至，渐形恣肆。自谓布置周密，功可必成，已照会鄂路总理，召集股东，速筹退股办法矣。

时川督赵尔丰，以压制太甚，激生民变。政府闻之，急令端方带兵入川。故端方又启行。既入川境，赵尔丰事事与之反对，故川事不能明了。迨抵资州，即获田征蔡、周善培等来书，谓如到成都，即以兵戎相待。又闻赵尔丰早预备督练公所为幽禁端方之地，故留住资州半月，不敢前往。仅遣随员先赴成都，以探虚实。未几，随员以电达端方，谓北京失守，两宫出狩山西。有旨令端方率鄂兵由陕赴晋勤王。端方闻之大哭，而不意其为伪也。当令兵队预备北上，兵队之反抗者，遂突入行辕挟端方出，而杀之。寻以其头颅送至武昌，仍由武昌给还其子。

赵尔丰

赵尔丰者，尔巽之弟，汉军人也。宣统元年时，尚为驻藏办事大臣。三年春，干路国有之政策定，川人起争之。是时代理川督者为王人文，而尔丰犹未至也。

嗣以人文屡祖川人，与政府相持。邮传大臣盛宣怀恶之，请旨严饬。寻以赵尔丰荷任川督。

尔丰之莅川也，继人文奏劾盛宣怀之后，民气异常发展，知其不可压制，故代川绅具奏。已而盛宣怀假朝旨申斥，鄂督瑞澄、督办端方，复连电劾之。尔丰进退失据，又变而迎合宣怀。遂于七月十五日，以柬请诸绅会议要事为名，而将蒲殿俊等十人捕入督署。时诸人正于铁路公司开会，既被诈捕入署，即与抗争。尔丰大怒，欲杀未能，乃令亲军拘禁之。时诸绅为众望所归，既被拘，群情大愤，声若鼎沸，不约而同，咸往督署请释。尔丰令亲军开枪逐之，先后毙者四十余人。众益愤，围守督署，以死求释诸绅。尔丰不允，并以军队遍扎各街，勒令各街开市，各街仍寂然。尔丰怒曰："我不是赵尔丰，却是张献忠，若不开市，与我剿两条街，则自然皆开市。"此赵屠之谥所由来也。

及尔丰既激变，反妄报民乱，且执自治商榷书，诬咨议局议长为首要。迨清旨派岑春煊赴川，又不自安。盖恐春煊一至，事难掩饰。遂铺张战功，谓川乱敉平，冀荧惑政府，以止春煊之行。然政府已疑其所奏不实，由摄政王谕军咨府，派员至川，激查真相。旋由给事中陈田等十二人交章劾之，而尔丰之技乃穷。

虽然，此犹武昌起义前事耳。若八月以后，东南各省，既相继独立，成都亦踵而行之。在川人之初心，本欲使尔丰入藏，于中途毙之。不意尔丰闻成都之宣告独立，犹复拥兵自固，阴为鬼蜮。乃由尹昌衡等多方筹划，一面遣散其死党，一面勉军人以大义。至十一月初三日，尔丰姑被杀于成都。其首级则传示大众，并宣布罪状。闻者快之。

瑞 澂

瑞澂，字莘儒，激成鄂变之首祸也。当光绪丙午、丁未间，尚为九江关道。逾年，擢江苏布政使，奉旨办清乡事宜，靖萑苻于江浙间。稍有政声，旋升巡抚。宣统元年十月，署湖广总督掾，是为瑞澂驻鄂之始。

宣统三年春，广州事作。瑞澂闻长江上游亦遍布革命党，遂于武昌大戒严。已而寂然，识者嗤为庸人自扰。是年夏，干路国有之政策行，川、粤、湘、鄂四省人皆反抗。政府起用端方，令南下，谋解散团体。端方乃于五月抵鄂，与瑞澂商。

时湖北商务总会闻端方纳川人李稷勋言，将改鄂境路线（本定宜昌迄汉阳，后议改为宜昌迄广永），具书并图说，请瑞澂代奏。瑞澂本与端方不相能，然以其向用方殷，无隙可乘。及得商会书，大喜，思借此以挠端方。遂具疏以闻，非真有爱于鄂人也。迨清旨交邮传部议奏，盛宣怀故左袒端方。端方亦于此时电述抵鄂种种情状，而瑞澂倾轧之谋卒不遂。

未几，川事告急，端方与瑞澂商，将率鄂军西上。瑞澂允之。由是鄂省之军备一虚。瑞澂恐川省有事，鄂省必受影响，爰采统制张彪之议，于郧阳则派李汝魁、施南则派张楚材，率军防堵边境。水军则派湖鹗、湖隼两兵轮，于宜昌上驶。陆军则令三十一标统带曾广大，督率所部西行。由是武昌之军备又虚。八月十九之事，亦遂乘机而起。

虽然，起事之前，瑞澂未尝无警觉也。外务部、民政部之密电早达武昌。江汉关得英美两领事之照会，亦转呈瑞澂。故瑞澂饬军警两界，已加意严防。革命党在武汉之秘密机关亦屡为瑞澂所侦获，而卒不能保其无事者，盖由瑞澂令铁忠给药弹于旗兵，而新军独不与焉。先是，瑞澂搜获党籍，见新军多列名，新军已人人自危。及不给药弹，知不免于一死。死等耳，与其死于旗人手，毋宁举义而死。于是振臂一呼，万众齐发，武昌乃以失陷闻。

然而瑞澂固坐镇湖广全部大臣也。援例，疆臣失守省城，必殉之，否则必诛。瑞澂知其然，乃诿咎于已死之张之洞。电称湖北兵之不叛者，只有马步兵各一营，辎重队一营。此皆故督臣张之洞糜数十年之心力，无量数之国帑，而养成乱党等语。政府为所蔽，仅褫其职，且令带罪图功。仍著暂署鄂督，以观后效。其计亦巧矣！厥后武昌竟不能复。又惧为革命军所擒，由汉口而遁于九江，由九江而遁至上海。政府闻之，虽着张人骏派员收取印信，并欲拿解至京，以置之重典，而瑞澂已逃往日本矣。满大臣不忠于国，未有如瑞澂之甚者也。

寇连材

寇连材，直隶昌平州人也。年十五以奄入宫，事西后，为梳头房太监，甚见亲爱。举凡西太后室内会计，皆使掌之。少长，见西太后所行者，多淫纵事。屡次几谏。西太后以其少而贱，不以为意，惟呵斥之而已，亦不加罪。已而为奏事处太监。一年余，复为西太后会计房太监。乙未十月，西太后杖瑾、珍二妃，蓄志废立，日逼德宗为樗蒲戏。又给鸦片烟具，劝德宗吸之。而别令太监李莲英，及内务府人员，在外廷肆其谣言，称德宗之失德，以为废立地步。又将大兴土木，修圆明园以纵娱乐。连材大忧之。日夕眉皱，如醉如痴。诸内侍以为病狂。丙申二月初十日晨起，西太后方垂帐卧，连材则流涕长跪榻前，西太后揭帐叱问何故，连材哭曰："国危至此，老佛爷（宫内人每称皇帝为佛爷，西后则加称老佛爷）即不为祖宗天下计，独不自为计乎？何忍更纵游乐，生内变也！"西太后以为狂，叱之去。连材乃请假五日，归诀其父母兄弟，出其所记宫中事一册，授之弟。还宫，则分所蓄与小珰。至十五日乃上一折，凡十条：一、请太后勿揽政权，归政皇上；二、请勿修圆明园，以幽皇上；其余数条，言者不甚了了。大率皆人之不敢开口言者。最奇者，末一条，言皇上今尚无子嗣，请择天下之贤者，立为皇太子，效尧舜之事。其言虽不经，然皆自其心中忠诚所发，盖不顾死生利害而言之者也。书既上，西太后震怒，召而责之曰："汝之折，汝所自为乎？抑受人指使乎？"连材曰："奴才所自为也。"西太后背命诵其词一遍，无甚舛。西太后曰："本

朝成例:内侍有言事者斩,汝知之乎?"连材曰:"知之。奴才若惧死,则不上折也。"于是命囚之于内务府慎刑司。十七日移交刑部,命处斩。越日,遂有驱逐文廷式出都之事。连材不甚识字,所上折中之字体,多错误讹夺云。同时有王四者,亦西太后梳头房太监,以附德宗发往军台。又有闻古廷者,德宗之内侍,本为贡士,雅好文学,甚忠于德宗,为西太后所忌,发往宁古塔,旋杀之。丙申二月,御史杨崇伊劾文廷式疏中,谓廷式私通内侍,联为兄弟,即此人也。崇伊盖误以闻为文云。

安得海

安得海,直隶南皮人。以柔媚得西太后欢,语无不纳。厥后遂干预政事,纳贿招权,肆无忌惮。穆宗年渐长,知其所为,多暧昧事,乃告东朝(文宗嫡后钮祜禄氏,谥孝贞)。东朝性忠厚,密令缓发。穆宗独不愿,故安得海乐极生悲,而有在济南伏法之事。先是,西太后将命安得海出都,问之穆宗,穆宗阳为赞成,阴以白东朝,谓安得海必出都门,出都门一步,即可斩。特谁肯下此辣手者。东朝以穆宗欲急诛,不忍拂其意,且长此秽乱宫中,任西太后为唐武瞾第二,他日九泉之下,亦无颜以对文宗,乃答穆宗曰:"汝欲求有肝胆之人,惟山东巡抚丁葆桢尚可恃。"穆宗闻而大喜,急求东朝密告丁葆桢,俟机诛安得海。

丁葆桢既闻密旨,即密属德州知州赵新曰:"传闻安得海将过山东,如见有不法事,可一面擒捕,一面禀闻。"赵新,能吏也,更事既多,计较利害亦颇熟。及安得海过境时,欲勿禀,则惧为丁公所怒。欲显禀,则恐不能去之,反撄其祸。因与幕客商,用夹单密禀。意谓丁葆桢如不参奏,则夹单非例行公事可比,既不存卷,安得海断不之知。若竟参奏,则为祸为福,丁葆桢自当之,与地方官无与焉。及丁葆桢疏既上,西太后知之,大惶骇。顾事既如此,乃忍痛与东朝同召恭邸及军机内务府大臣议之。皆力请就地正法,以符祖制。然犹留中两日未下。醇王复诤之,始有谕云:"丁葆桢奏太监在外招摇煽惑一折,据德州知州赵新禀称:有安姓太监,坐太平船两只,声势烜赫,自称奉旨差遣,织办龙衣。船旁有龙凤旗帜,带男女多人,并有女乐,品竹调丝,观者如堵。又称本月二十一日,该太监生辰,中设龙衣,男女罗拜。该州正访拿问,船已扬帆南下。该抚已饬东昌、济宁各州、府、县跟踪追捕等语。览奏曷胜诧异!该太监私自擅出,并有种种不法情事,若不从严惩办,何以肃宫禁而儆效尤!着山东、江苏、直隶各督抚迅派干员,于所属地方将六品蓝翎安姓太监,严密查拿,令随从人等,指证确实,毋庸审讯,即行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饰。傥有疏纵,惟该督抚是问。随从人等,有迹从匪类者,并着严拿分别惩办。钦此。"于是丁葆桢即诛安得海于济南。籍其辎重,得骏马三十余匹,良者日行六百里。黄金一千一百五十两。元宝七十枚。巨珠五颗。真珠鼻烟壶一枚。翡翠碧霞朝珠各一挂。碧霞玺数十枚,重者至七两。其他珍宝称是。皆输内务府。时同治八年七月中也。

历城县令,于安得海伏法后,为购地葬之,营一小坟。越数年,历城乡人有病者,忽为鬼所附。聆其口音,则京腔也。众怪病者素不习此。环集问之。鬼自言:"姓安,在内廷供职多年,有要差赴广东,留滞于此。寓屋数间,久不修理,天雨下漏,令人难住。烦诸君为我稍加补葺。"众问:"到此后,曾回京否?"答曰:"吾曾回京两次。宫中景象,不异曩时。守宫之金甲神,因昔时曾见吾面,不吾御也。惟黄河难渡,往返不易,故仅行两次耳。"众往视其坟,果有两洞。为拾泥土补之。明日,鬼复来附病者谢曰:"烦诸君厚意,为我葺屋,可弗漏矣。"拱手而别。

李莲英

皮硝李者,孝钦后之梳头房太监也。名莲英,直隶河间府人。本一亡赖子,幼失怙恃,落拓不羁。曾以私贩硝磺入县狱。后脱羁绊,改业补皮鞋。此"皮硝李"三字之徽号所由来也。河间本太监出产地,同乡沈兰玉向与有故,先为内监,见而怜之。莲英遂恳其引进。适孝钦后闻京市盛行一新式髻,饬梳头房太监仿之,屡易人,不称旨。兰玉偶在阒阒房言及。阒阒房者,内监之公共休憩所,莲英尝至此访兰玉者也。既聆孝钦后欲梳新髻事,遂出外周览于妓寮中,刻意揣摹。数日,技成,浼兰玉为之介绍,兰玉竟荐之,而莲英遂从此得幸矣。迨东宫既殂,益无忌惮,由梳头房晋为总管,权倾朝右,营私纳贿,无恶不作。奔走其门而得显位,如张荫桓、陈璧辈,其彰彰者也。当时慈眷之隆,至与孝钦后并坐听戏。内廷御膳,所遗各馔,例与内监膳用。孝钦后遇有莲英所嗜之品,多节食以遗之,或先命小珰撤去,留俟莲英食之。其四十寿辰,御赐珍品、蟒缎、福寿等字,同于大员。内自军机,外自督抚,无不有庆祝之礼。赃私之积,以千万计。孝钦后殂后,摄政王载沣,亦涎其蓄,而思所以攫之,不意又为隆裕后所庇,卒不能遂。迨其病卒,饰终之典,等于元勋。罪浮于安得海,而结果大异,亦有幸有不幸尔。

张元福

张元福者,满清宫中发生最后之阉宦也,俗呼为"小德张"。得安、李衣钵,而势力之扩张,较之安、李尤过数倍。方两宫殂谢后,国服未除,已在宫内排演戏剧。他人所不敢为者,而元福傲然为之。无他,为隆裕后所嬖故也。

兴修延熙宫西式铁楼,虽隆裕后有懿旨宣布于外,而实出于元福一人之主谋。盖国服期内,大工不兴,则内帑不动。虽欲肆其侵蚀手段,而苦于无隙可乘。乃以兴修延熙宫之役,运动隆裕后。迨隆裕后一首肯,则元福之目的达矣。工无竣期,款无定额,宫廷任其拆毁,帑项恣其浪用。久之而孝钦显皇后之积储金,不翼而飞入于私囊内。

不见夫安定门,极乐寺胡同内,美轮美奂之楼房百

余间乎？屋主为谁？则张元福也。陈其内者，有楠木桌案，楠木雕花落地罩及装饰等物，并有两殿卷之客厅。电灯满院，照耀通宵。又取南海銮仪殿所有之电机锅，移设于其宅之花园内。又于宅内设德律风通至宫中。余如几案所陈之内廷器皿，及园中之太湖石，鱼池华厅，六方凉亭，皆自建福宫移置于此者。其果为隆裕后所赏给耶？抑乘其不知而盗取之耶？

阉宦而娶妻纳妾，自古罕闻。惟张元福则居然享此艳福。王子元、李乐亭、金云卿皆元福之狐群狗党也。恒往津门，以多金买良家幼女，而为红拂之赠。或谓元福为秦宫中嫪毐之第二，可无疑矣。且元福时出至荷包胡同，购秘戏图，为众目共睹。意者其授诸妻妾乎？抑将备独居寡偶者，临摹之助乎？民之多言，伊可畏焉。

元福既肆无忌惮，故随口称奉懿旨，以为压制之常山宝符。虽对于摄政王亦有之，况其他乎？以故宫中人无敢与抗颜行者。又得二总管姚玮与之倡和，其气焰能使犹子入宫廷而旁人莫敢发。纳贿七千金而慎刑司不敢深究。永德厂工之私窃禁物，擅伐御花园神木多株，而守园吏不敢问。其大违列圣宫禁，幸而溥仪尚在幼冲，载澧不为所惑，即隆裕后亦无垂帘听政之事，否则不堪设想矣。

藤阴杂记

[清]戴　璐撰　唐立馨整理

《藤阴杂记》十二卷，清戴璐撰。戴璐（一七三九——一八〇六），字敏夫，号菔塘，一号吟梅居士。归安（今浙江省湖州市）人，乾隆进士。历官工部郎中、太仆寺卿。著有《石鼓斋杂记》、《吴兴诗话》等。

《藤阴杂记》为记载康熙中叶以后北京的名胜古迹及典章佚事的掌故之作。作者在自序中说："余弱冠入都，留心掌故，尝阅王渔洋《偶谈》、《笔记》等书，思欲续辑，于是目见耳闻，随手漫笔。及巡视东城，六街踏遍，凡琳宫梵宇，贤踪名迹，停车咨访，笔之于书。"其意在继王士禛《池北偶谈》、《香祖笔记》之后，存己所见闻，备一代掌故。本书是一部著名的史料笔记，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现据嘉庆原刻本标点整理，并参校了其他版本。

序

余弱冠入都，留心掌故，尝阅王渔洋《偶谈》、《笔记》等书，思欲续辑。于是目见耳闻，随手漫笔。及巡视东城，六街踏遍，凡琳宫梵宇，贤踪名迹，停车咨访，笔之于书。甲寅，读礼闲居，重加芟削。见《旧闻考》、《宸垣识略》已载者，悉去之。汇存十二卷，固不若说鬼谈狐令人听而忘倦也。寓移槐市斜街，固昔贤寄迹著书地。院有新藤四本，渐次成阴，恒与客婆娑其下。爰仿渔洋《香祖》之例，即以名之。嘉庆丙辰阳月，吟梅居士戴璐。

卷　一

王弇州及徐应秋《玉芝堂谈荟》，俱记有明盛事，王渔洋《池北偶谈》、《香祖笔记》，载止康熙中叶。今将本朝盛事，续录于左：

父子大拜：桐城张文端公英，次子文和公廷玉。常熟蒋文肃公廷锡，子文恪公溥。无锡嵇文敏公曾筠，子文恭公璜。

父子一品：商邱宋文康公权大拜，子荦吏部尚书。海宁陈清恪公诜礼部尚书，子文勤公世倌大拜。钱塘徐文敬公潮吏部尚书，子文穆公本大拜。诸城刘文正公统勋大拜，子墉今吏部尚书大拜。富阳董文恪公邦达礼部尚书，子诰今户部尚书大拜。

父子兄弟九列：桐城张文和公弟廷璐戊戌榜眼、礼部侍郎，廷瑑工部侍郎；文和子若霭、若澄俱内阁学士，若渟刑部侍郎。静海励文端公杜讷刑部侍郎，子文恭公廷仪刑部尚书，孙宗万刑部侍郎。钱塘徐文穆公弟杞甘肃巡抚，子以烜礼部侍郎。武进刘文定公纶大拜，子跃云礼部侍郎。休宁汪文端公由敦吏部尚书，子承霈户部侍郎。嘉兴钱文端公陈群刑部侍郎加尚书衔，子汝诚户部侍郎。溧阳史文靖公贻直大拜，子奕昂兵部侍郎。蔚州李旭升吏部侍郎，子周望礼部尚书。阳城田文端公从典大拜，子懋吏部侍郎。钱塘梁文庄公诗正大拜，子敦书工部侍郎。临川李绂户部侍郎，孙友棠工部侍郎。安溪李文贞光地大拜，孙清植礼部侍郎，曾孙宗文工部侍郎。南昌熊一潇工部尚书，孙学鹏兵部侍郎。广昌魏方泰刑部侍郎，子定国吏部侍郎。常熟蒋文恪公子檙兵部侍郎，赐棨户部侍郎。大兴黄叔琳吏部侍郎，子登贤漕运总督。海丰吴绍诗礼部尚书，子垣吏部侍郎，坛同时为刑部侍郎，涪州周文恭公煌兵部尚书，子兴岱礼部侍郎。光州胡文良公煦礼部侍郎，子季堂刑部尚书。桐城方恪敏公观承直隶总督，子维甸副都御史。若八旗名臣硕辅，恒出一门，史不胜书，未敢率记。

兄弟翰林同时九列：前则昆山三徐、华亭三王，已

见《池北偶谈》。今则南汇吴省钦工部侍郎、省兰内阁学士，满洲铁保礼部侍郎、玉保吏部侍郎。

同胞三及第：昆山徐氏而后，惟武进庄存与乙丑榜眼，弟培因甲戌状元。

同邑一榜及第：康熙己未榜眼孙卓、探花茆荐馨，俱宣城人。壬辰状元王世琛、探花徐葆光，俱长州人。乙未状元徐陶章、榜眼缪曰藻、会元传胪李锦，俱苏州人。雍正庚戌状元周澍、探花梁诗正，俱钱塘人。乾隆壬戌榜眼杨述曾、探花汤大绅，俱武进人。乙丑状元钱维城、榜眼庄存与，俱武进人。

翁婿状元：鼓大司马启丰丁未状元，婿庄培因甲戌状元。金少宗伯甡壬戌会状，外孙汪如洋庚子会状。

鼎甲三人同时八座：康熙癸丑状元韩大宗伯（菼，谥文懿），榜眼王大司农鸿绪，探花徐侍郎秉义。乾隆乙丑状元钱少司寇（维城，赠尚书，谥文敏），榜眼庄少宗伯存与，探花王大司农（际华，谥文庄）。越十余年，会元蒋少司马元益，以侍御历侍郎，一时称盛。文敏未几卒于家，文庄师卒于位，庄公休归即卒。独蒋少司马年八十余。

乾隆丙辰榜眼黄孙懋，五年即擢阁学而卒。探花秦大司寇（蕙田，谥文恭），状元金总宪德瑛，传胪蔡中堂新，二甲二名曹大宗伯（秀先，谥文恭）俱官一品。金、秦俱六十外卒，漳浦以宰辅致仕。十年，重宴鹿鸣，年已九十。

祖孙父子同科：江西奉新甘庄恪汝来，官巡抚时，父万达、弟汝逢、子禾，雍正丙午同举于乡。封公后官知县，不受冢宰封诰，亦奇。

父子同登进士：乾隆己未，乌程费瀛，子兰先。甲戌，嘉善周翼洙，子升桓。辛巳，大兴邵自镇，子庚曾。前此未查。若父子同科及同胞同举尚多，不及录。

同胞同登进士：顺治丙戌，胶州法若真、若贞。己丑，乌程姚延启、延著。康熙丁未，宜兴储方庆、善庆。庚戌，福山鹿廷瑛、廷瑄。丙辰，归安沈涵、三曾。联名入翰林：己丑，长洲张学庠、学贤。大兴黄叔琬、叔璥。乙未，长洲李锦、文锐。乾隆丁巳，归安潘汝诚、汝龙。戊辰，涿州刘湘、洵。己丑，山阴沈诗李、诗杜（本李生）。壬辰，咸宁贾策安、策治。戊戌，大兴邵自昌、自悦。丁未，灵石何元烺、道生。乙卯，吾郡王以铻中会元，第二名即胞兄以衔。廷对状元，则前此所未有。嘉庆丙辰，南昌许庭椿、应嗜。

同胞三同甲：康熙辛丑，宜兴储大文会元，弟郁文、雄文同榜。

同胞五登甲科：大兴金澍、溶、潢、洪、浚，门县“五子登科”额。同年邵楚帆侍御自昌，弟自华、自悦、自本、自和、自巽、自彭，则六正榜一副榜。代州冯履咸、履泰、履谦、履豫、履丰，亦同胞。

祖孙会状：康熙丙辰彭定求，雍正丁未彭启丰。亦无继者。

父子鼎甲：溧阳任兰枝，癸巳榜眼，子端书，丁巳探花。镇洋汪廷玙，戊辰探花，子学金，辛丑探花。

己亥江南解元钱棨，辛丑会状。翁阁学作三元诗，德定圃师和韵。赵云崧翼作三元考，谓张又新、崔元翰，孙何、王曾、宋庠、杨置、王岩叟、冯京，孟宗献，王宗哲，商辂，及钱而十二。

重赴琼林：康熙己未赵执信、王材任，俱于乾隆己未称前后同年。辛未黄侍郎叔琳，庚辰史文靖，丙戌熊编修本，庚戌嵇文恭亦然。丙辰蔡中堂未及来京。

王文恭公项龄，举康熙癸卯乡试，雍正癸卯重赴鹿鸣，作公宴诗。黄侍郎庚午重赴，即次其韵。辛未又次韵重赴鹿鸣。康熙丁酉侯官郑开极，乾隆丁卯钱塘周天相，丙子归安吴大炜，壬午永福黄任，甲午霸州孟琇。近年己酉科，云南赛玙，年九十二，浙江吴编修嗣富。壬子，福建三人：大学士蔡新，年八十六。陈材年八十八。邱理德年八十三。湖北御史万年茂，前壬子解元，年八十六。湖南石鹏翥，年八十一。谭昌明年八十六（曾寓四川，营补令山西）。乙卯，冯侍御浩以丙辰举人，年七十七，奏请预宴。湖北陈编修中龙，年八十九。云南沈咏、孙似茗，俱官知县，年八十外。

国朝年少登第：顺治丁亥王文靖熙，年二十。乙未伊文端桑阿，年十六。戊戌陈文贞廷敬，年二十。康熙己未李丹壑孚青，年十六。辛未黄昆圃叔琳，年二十。庚辰史文靖，年十九。壬辰舒大成，年十八。辛丑励少司寇宗万，年十七。雍正庚戌嵇文恭，年二十。

乾隆朝年少登第：丁巳德定圃师，年十九。己未蒋麟昌，年十九。乙丑梦侍郎麟，年十八。戊辰朱大司马珪，年十八。壬申熊恩绂，年二十。甲戌戈太仆源，年十九。丁丑彭绍升，年十八。辛巳秦中丞承恩，年二十。丙戌祥布政鼐，年二十。甲辰蒋编修攸铦、文学士宁，俱年十九。

教官金榜挂名且中状元：明惟翁正春一人，称盛事。乾隆辛巳王韩城，蓝田教谕。辛卯榜眼王增，由临安教谕。丁未状元史致光，由汤溪教谕；嘉庆丙辰榜眼

汪守和，由新喻教谕。

一省三鼎甲：顺治丁亥，吕宫武进人，程芳朝桐城人，蒋超金坛人。戊戌，孙承恩常熟人，孙一致盐城人，吴国对全椒人。己亥，徐元文昆山人，华亦祥无锡人，叶方蔼昆山人。康熙癸丑，韩菼长洲人，王鸿绪娄县人，徐秉义昆山人。己未，归允肃常熟人，孙卓、茆荐馨俱宣城人。己丑，赵熊诏武进人，戴名世桐城人，缪沅泰州人。雍正庚戌，周澍钱塘人，沈昌宇秀水人，梁诗正钱塘人。乾隆庚戌，石韫玉吴县人，洪亮吉阳湖人，王宗诚青阳人。

顺治己丑新进士即用道府二十余人，分发两广。止此一科，后不为例。

解元状元：康熙甲戌，胡任舆，辛酉解元。乾隆辛未，吴鸿，丁卯解元。辛丑会状钱棨，己亥解元。康熙初，解元中进士无不入翰林者，今不尽然。

大宗伯德定圃师，乾隆癸未、己丑、庚子、辛丑、甲辰五典会试。韩城王中堂，乾隆乙未、戊戌、丁未、己酉、庚戌五典会试。前此惟孝感熊文端公赐履，康熙癸丑、甲戌、丁丑、庚辰、癸未五典会试。少宗伯介师，乾隆辛未、甲戌、丁丑、庚辰四典会试。诸城刘文正公统勋，乾隆辛未、丁丑、辛巳、辛卯四典会试。高阳李文勤公霨，顺治戊戌、康熙甲辰、丙辰三典会试。泽州陈文贞公廷敬，康熙壬戌、辛未、癸未三典会试。桐城张文和公廷玉，雍正癸卯、甲辰、乾隆丁巳三典会试。溧阳史文靖公贻直，雍正甲辰、丁未、乾隆乙丑三典会试。

《池北偶谈》汉阁臣：康熙朝，江南宋、徐、张、李、张五人。后太仓王公掞，华亭王文恭公顼龄，山西沁州吴公。后泽州陈文贞公廷敬，福建则安溪李文贞公光地，四川遂宁张文端公鹏翮，直隶各省无续拜者。雍正朝江南三人，桐城张文和公廷玉，在位二十余年，常熟蒋文肃公廷锡，无锡嵇文敏公曾筠，浙江海宁陈文简公元龙，江西高安朱文端公轼，山西田文端公从典。乾隆朝，江南溧阳史文靖公贻直，常熟蒋文恪公溥，武进刘文定公纶，金坛于文襄公敏中，武进程文恭公景伊，无锡嵇文恭公璜，浙江钱塘徐文穆公本，海宁陈文勤公世倌，钱塘梁文庄公诗正，会稽梁文定公国治，仁和孙公士毅，山东泰安赵公国麟，诸城刘文正公统勋，广西临桂陈文恭公宏谋，福建漳浦蔡公新，陕西韩城王公杰，浙江富阳董公诰。

尹文端公四督两江，甲申四月八日，七十生辰拜相，仍督两江。袁子才枚为公门生，呈诗云："紫禁城头驻玉车，宫闱深处女儿家，万钉宝带天边赐，十部笙歌宅里哗。北面公侯争把盏，东床帝子替簪花。休夸与佛同生日，转恐光荣佛尚差。"又："韦平两世黄扉业，伊吕三朝白发身。""儿童竹马头成雪，官舍甘棠树拂天。""新筑沙堤迎使节，刚调梅雨到江村。"文端纪恩十绝。其三云："旧沙堤上筑新沙，如此光荣有几家。说与儿孙须努力，两朝父子领黄麻。"

杭州王峨山正功，出入省闼二十年，每入直，辄搜考档案，勒成一书，名《中书典故汇纪》。其目有六：曰官制、曰职掌、曰仪式、曰恩遇、曰建置、曰题名，而以杂录终焉。杭世骏作序。阮吾山司寇葵生留心掌故，恒以在阁未久，未及遍阅档案为憾。

汪厚石孟鋗久困公车，壬午，召试中书，初到内阁口号云："陈人久叹积薪余，乍许清班学步趋。猎猎西风敝裘帽，东华门外唤车驱。""静听阁老马蹄声，侍读诸公白事迎。我自田间来几日，慎教轻易上阶行。""六科书吏立如麻，齐下三单卅点加。埽笔纷纷忙注本，日轮眼急下东华(遇启銮封印日，则三日本齐下)。""乾清门侧档初交，匣砚看人唤打包。枯坐今朝拚守晚，领归谕折件传抄(每入领上谕、奏折，曰直中，例派一人候夜直，交代为守晚)。""御门闻道特除官，朱笔题名敬奉观。别有改签更式样，传宣票拟细寻端(御笔亲书为朱签。特旨改标为改签)。""轮班辰入退过申，来是空言两隶人，莫怪此间无洒埽，禁城清绝不生尘。"典籍厅任事八首云："六年历俸八年资，又向西厅坐褥移。一转成仙人共笑，遭回不去待何时。""寂寞茶房淡泊厨，喧然吏役日高初。各堂上任夸谁似，一饱猪羊祭库余(典籍到任，例以猪羊祭库)。""画行事细粗能晓，点卯人多猝未详。夜直若非连两夜，军机须去面中堂(供事、皂隶、纸匠、苏喇，朔望日赴厅唱名，汉典籍无园直，夜直连两日)。""印单印簿缝钤存，启钥开箱昼继昏。始识相公多摄事，十才一二本衙门(中堂有兼管上谕处。国史馆、三通馆、俄罗斯馆行部院衙门文，俱用厅印，以印单为凭)。""掌印帮班等样官，平明满汉一厅攒。考勤簿子亲书押，要送兼厅侍读看(满汉典籍各二缺，余皆别堂来兼理者。满侍读学士侍读兼厅，则为厅官之长)。""北厅章奏南厅案，大库文书小库银。承发散班齐了事。瓣香酹酒祭科神(厅供事南北各十四人，五月十三日醵钱事科神，云是萧曹也)。""宝箱例引赴乾清，肃驾年年黄据征。接送预行交泰殿，奉盈一念警宵兴。(旃檀香宝，交泰殿二十五宝之一，驾出，内阁学士、典籍各一员赴乾清宫请宝，驾旋，送宝亦如之)。""办事衔名不自由，背推踵接此勾留。莫将五日轻京兆，尚许筲人唤皂头(吏部选例，中书带办事衔者，题管典籍，撰文则否)。"丙戌进士，官吏部，未几卒。

蒋苕生士铨，甲戌考取中书，夜直诗："朝衣墨渍带酸寒，谁唤仙郎上界官。海内封章留砚北，天边纶綍在毫端。昼持襆被花同宿，人散黄扉月自看。那似鸣机图画里，小窗灯火坐团圞?"的是一人独直情事。

徐中丞士林，康熙癸巳进士。初官中书时，有句云："归来惹得山妻问，侍女薰香近有无。"后由部郎历官江苏巡抚，方正最著。没，祀贤良。官苏臬，对云："看阶前草绿苔青，无非生意；听墙外鹃啼雀噪，恐有冤魂。"仁人之言，历久未沫。

内阁大堂西槐树，会试年鹊结一巢，则中书得鼎甲一人。乙未，结数巢，则状元吴锡龄，榜眼汪镛，探花沈清藻，会元严福，皆中书。吴、沈次年卒，严官亦未显。今惟汪编修存。中书会试必有中者。乙卯止中一人，丙辰无之。

吏部、翰林院、礼部、国子监土地俱祀韩昌黎，未知所自。赵瓯北翼入翰林，诗以解嘲云："瀛洲署中坎社鼓，社公传是韩吏部。建置本末无可征，肇祀不知意何取。从来名贤殁为神，各视生平所建竖。或班侍郎居碧落，或册真人位紫府；或选阎罗分殿十，或封遮须列爵五。鬼官司命周顗除，太阳都录魏征补。白传已列蓬莱仙，曼卿更拜芙蓉主。况公日星河岳气，立朝大节炳千古。绝脉能开道学先，余事亦号文章祖。抗疏几碎佛氏骨，从祀不惭宣圣庑。岂宜罚作土地神，坐使淮阴哙为伍。屈宋讵称衙官职，乐却翻充皂隶户。生前磨蝎坐命宫，曾谪岭南鲛鳄浦。庸知身后尚蹭蹬，无端又遭左迁侮。乡先生可祭于社，此土初非公故土。即云立社为乐公，公未久修史馆簿。区区冷官一脔肉，岂足为公增华膴。我来展谒聊解嘲，且勿牢骚硕人俣。幸未改塑浮屠像（潮州有公像作浮屠形，郭青螺易以木主），儒服依然端章甫。香火祠虽处末僚，翰墨缘仍近艺圃。犹胜杜陵老拾遗，变作十姨呼阿姥（杜拾遗庙讹作杜十姨，塑女像，见《蓼花洲闲录》）。"

史文靖公，康熙庚辰年十九，馆选后归娶，绘《玉堂归娶图》，征诗。袁子才枚亦己未馆选归娶，题文靖图云："愧作彭宣拜后堂，绝无衣钵继安昌。算来只有归迎事，曾学黄粱梦一场。"吾湖丁巳沈庶常云蜚，亦翰林归娶，未几殁于京邸。袁赋挽诗，而乡人有不能举其姓氏者矣。

乾隆七年，编检侍班，始挂朝珠。商宝意盘诗云："一现牟尼五色重，陆离婉转正当胸。欲宣梵呗酬君德，百八珠随百八钟。""螭坳鹄立两班瞻，中宪俄惊秩骤添。从此披香案前吏，果然仙佛一身兼。"想是时四品方挂，五品尚不得云。

刘文定公以武进廪生，丙辰二十六岁擢博学宏词第一。廷试"五六天地之中"合赋，诸征士不解所出，公独挥翰如飞。张文和公故睨公卷，对众朗吟。始共得题解。诗题《山鸡舞镜》，有句云："似拟投林方戢戢，可能对语便关关。"一时传诵。时沈归愚宗伯同试，未第。俯首曰："吾辈头颅如许，乃不如白面后生，得不愧死！"

武进庄本淳学士培因，少负才华，不作第二人想。乾隆乙丑，令兄方耕少宗伯存与以第二人及第，学士赋诗调之，落句云："他年令弟魁天下，始信人间有宋祁。"果中甲戌状元。馆课《夏云多奇峰》有"天际落芙蓉"句，颇自矜诩。未几，卒。此与蒋菱溪麟昌"羊灯无焰三更碧"句，同一诗谶。甲戌会榜，庄中第三句，第一胡绍鼎，第二朱棻元。庄为彭芝庭尚书婿，尚书笑谓曰："君当作状元，不见榜头书鼎元庄耶?"一时语慧，遂成佳谶。二则见《炙砚琐谈》（同年汤纬堂辑）。

阮吾山少司寇葵生，与秦通政荻江清同保台谏，同日补授。二公皆壬申乡举。秦问阮曰："君南榜名第几?"阮曰："五十三。"秦讶然曰："予列陕榜亦五十三名。"秦又言："辛未偶取丁卯贾天禄、庚午萧克明朱卷读之，皆五十三名。戏谓予亦欲中五十三名，已而果然。"又通政胞兄浩生，中癸酉五十二名。戏谓："迟弟一岁，高弟一名。"荻江曰："高弟一名，毕竟迟弟一岁。"

宜兴陈其年维崧，年四十余，尚为诸生。有日者谓曰："君过五十，必入翰林。"梅杓司磊赠诗："朝来日者桥边过，为许功名似马周。"己未，果以鸿博授检讨。年五十六。

名士晚达：康熙丁丑，姜西溟宸英七十三中探花。癸未，王楼邨式丹五十九会状。宫恕堂鸿历五十八、查他山慎行五十四、己丑何端简世璂五十八、壬辰胡文良煦五十八、乙未裘琏七十二、辛丑陆坡星奎勋五十九，俱入翰林。乾隆丙辰，刘起振八十岁授检讨。己未，沈归愚尚书六十七入翰林。癸丑，吴贻咏五十八岁中会元，入翰林。嘉庆丙辰，元和王岩八十六岁中式，尚未殿试。

高江村士奇，钱塘诸生，年十九，贫，至京师，卖文自给。新正为人书春帖子，自作联句，偶为圣祖御览，召见，授录事。年三十二，有"空对西风叹二毛"之句，遂改中书，擢侍讲。不数年，晋宫詹，放归。起用，殁，谥文恪。

励近公杜讷，静海岁贡。年六十，选授州同。会三殿三门禁扁书未工整，人荐书扁，合式，遂授编修。七十二岁，开坊升侍郎，赠尚书。亦谥文恪。二公不由科目，遭际亦同。

孙松坪致弥，嘉定人，耿都尉荐，以布衣赐三品服，充朝鲜采诗使，士论荣之。康熙戊辰，入翰林，旋以连染下狱。起用，升学士而卒。亦儒生荣遇。

顺治丙戌会试，杜月湖芳以庶吉士同考，得魏柏乡裔介卷，已拟第一，后改十二名。李寅棠本十二名，改

第一。月湖评魏文，拟之以苏长公，果居揆席。而月湖分校次年即卒。柏乡作志铭述之。

本朝直隶状元，自雍正甲辰陈大宗伯德华始。封翁梦神人赠松柏两株，桂花一枝。吟诗以纪。有"庭树两株邀祖德，天香一瓣续孙枝"之句。长子德荣、少子德正俱以进士官藩臬。宗伯登上第。年八十三而卒。

范浣浦咸，雍正癸卯联捷，入翰林。先是，梦得泥金贺帖，有"齐第五"三字，乡会首题第五字皆齐字("子华使于齐"一节，"道之以德齐"一节)。咸安宫学生向少科第，浣浦谪官充教习。丁巳，观补亭、德定圃先生、李质颖、诺敏皆联捷，馆选一时称盛。

雍正己酉、壬子、乙卯三科，乡试聘邻省举人同考。浙江钱湘人琦，出福建举人林瑞泉房，丁巳入翰林，乙丑同考。林于乙丑成进士，出张太史映斗房，钱于填榜时，即认张为太老师。出闱，率所中会元蒋元益、状元钱维城等谒林，同年而称太老师。蒋与林又己酉同年。一时传为佳话。林归班，终于蜀令。

嘉庆己未会试，中二百九名。翰林七十人，部属八十人。同胞同榜者，满洲廉善、能；大兴俞恒泽、润，原籍德清。状元姚文田，吾乡名士，胪传前夜，有人梦迎天榜，有"人心易昧"、"天理难欺"二金牌前导状元。盖姚高祖陈臬江南，以身活千万人，阴德不浅所致。

卷　二

吏部藤花，传为长洲吴文定宽手植。王渔洋司寇《夏日有事吏部坐藤花下呈赵玉峰、王昊庐二少宰》诗："日斜人吏散，杂坐古藤阴。时有凉风至，冷然开我襟。周行聊寄迹，丘壑共论心。尚忆延陵叟，清徽感至今。"注："指吴文定公。"陈文简元龙任侍郎时，偕泽州相国同赋二律；乙酉大拜京察至部，又赋诗，已二十年。

宋牧仲荦由苏抚擢冢宰，咏诗云："长洲少宰令名垂，手种藤花世共知。一片清阴连古干，三春乔木飏微飔。储才总见当年盛，好事堪为我辈师。未答恩晖兼述祖，闲厅惆怅每移时。"周渔璜起渭和诗："竹埤槐院古藤垂，阅世苍茫不自知。浓结绣帏遮晓日，乱牵珠琲飏春飔。尚书屡叶经行地，大雅新音举世师。更上沙堤寻凤阁，紫薇花好似当时。"陈泽州和诗："黄散功名画省诗，卅年心事故人知。回惊海内交游少，却讶天涯聚散迟。芳草长洲春去后，落花高馆夜深时。藤阴旧是栖迟地，风月今宵有梦思。"冢宰编《藤阴倡和集》。

汤西崖少宰右曾诗："一年容易及花时，待到花开看较迟。槐柳阴中春已老，燕莺声外蝶先知。绿云片片将成幄，紫玉条条尚缀枝。三百年来遗事尽，风流留得在曹司。"又《次遂宁张冢宰韵》诗："繁英密叶自年年，常在朱栏碧槛前。罨画溪从新竹绕(罨画溪两岸多朱藤，许浑《咏紫藤》云："家近江南罨画溪")，平泉潭共绿萝悬(李德裕有《思平泉潭上紫藤》诗)。龙蛇屈曲盘空上，罽珥丰茸压架偏。岂敢对公终不饮(用包孝肃群牧司赏花事)，惜花较似醉差贤。"

刘文定公纶为冢宰，程文恭公景伊为少宰，何公逢僖由选郎外转，旋擢侍郎。赋藤花诗，倡和成帙。选郎孟超然装成全册。文定诗云："莎厅麗罳见繁枝，压架阴成覆广墀。移榻相将重数典，绿天吟彻放衙时。""采楹雨过上蚰蜒，夕照低翻红欲然。案吏画叉先检校，拟芟秋荚计明年(荚多则花易减，每以先秋摘去)。"

商宝意盘，庚戌编修，陈情乞外，例得同知。更调江南、湖北，二十余年不调。作《白鹇吟》，云："玆禽缀我衣，无由狃云雾。未养羽毛丰，甘遭尘土污。予秩既难迁，尔颜亦非故。见月拟开笼，归心向谁诉？"迨迁太守，诗云："得信如逢青鸟使，迁官不唱《白鹇吟》。"

康熙辛丑，新进士看验。马墨麟维翰人本矮小，挺立不跪。提督隆科多呵之曰："不料渺小丈夫，风骨如许！"对曰：区区不跪，尚未见维翰风骨也。"后以给事转建昌道，忤总督，直揭部科，被逮。复官常镇道而没。夙与户见曾同年，诗名有南马北卢之目。卢挽诗云："前辈典型亡北斗，中原旗鼓失南军。"

韩春湖朝衡，杭州人，丙戌翰林，改吏部。尝填曲述司官况味，穷形尽相，一时传诵。其司嘲云："漫道司曹，地位清高，文章收拾簿书劳，上衙门走遭。笑当年指望京官好，到如今、低心下气空愁恼。要解到、个中辛苦耐人熬，听从头说晓。　几曾见、伞扇旗锣红黑帽，叫名官从来不坐轿。只一辆破车儿代腿跑，剩有个跟班的夹垫驮包，傍天明将驴套。再休题、游翰苑三战清标，只落得、进司门一声短道　办事费推敲，手不停披目昏眊，那案情律意多用心操。还有滑经承弄笔蹊跷，与那疲贴写行文颠倒。细商量坐把精神耗，才得回堂说稿。　大人的聪明洞照，中堂的度量容包。单只为、一字宽严须计较，小司官、费尽周旋敢挫挠？从今那复容高傲，免不得、改稿时颠头簸脑，说堂时垂手呵腰。　西苑路迢遥，候堂官偏难凑巧；东阁事更饶，抄案件常防欠早。受用些、汗流浃背的秋阳照，沙飞扑面的冬风暴。那顾得、股颤心摇，肠枯舌燥。　百忙中错误真难保，暗地里只眼先瞧。敢只望、乞面去捱些脸臊，那知到、吃雷回唬得魂销。若是例难逃，律不饶，忙检举也半边儿焦。只怕因公罣误几降调，幸得霹雳声高雨点小。赶办过平安暂报。　公堂事了，拜客去、西头路须先到，约债去、东头路须亲造。急归家、栅闭沟

开沿路绕。淡饭儿才一饱，破被儿将一觉。奈有个、枕边人却把家常道。　道只道非絮叨。你清俸无多用度饶，房主的租银促早，家人的工钱怪少。这一只空锅儿等米淘，那一座冷炉儿待炭烧。且莫管小儿索食傍门号，眼看着、哑巴牲口无麸草。况明朝几家分子，典当没分毫。空烦扰，空烦扰！五旬外，头颅老。休嗟悼，休嗟悼！千里外，家山邈。无文貌，没相巧！怪不得办事徒劳，升官尚早。　回头顾影空堪笑，把平生壮气、半向近年销。这便是、那司官行乐图儿信手描。"司慰云："薄宦天涯，首善京华，公余随伴散司衙，任逍遥似咱、便无多钱钞供挥洒，较似他、风尘俗吏殊高雅。再休为、长安清况辄嗟呀，且衔杯细话。　有多少、宦海茫茫吁可怕，那风波陡起天来大。单听得、轿儿前喝道喧哗，可知那、心儿里历乱如麻，到头来空倾轧。霎时间、升美缺锦上添花，蓦地里、被严参山头落马。　你我赴官衙，坐道从容尽潇洒，只照常办事便不争差。可有急公文特地行查，与那紧差使横空派下？所言公案无多寡，将依样葫芦便画。　特题的才能俊雅，推升的器识清华。便只要、颈上朝珠将就挂，到其间、科道挨班分定咱。何须一等夸京察，但盼个学政儿三年税驾，试差儿一榜通家。　频年俸渐加，添置些绵衣布袜；挨时米不差，彀养个车夫奶妈。一任咱、壶冰贮水消炎夏，炉煤聚火煨残腊。且落得、酿酒栽花，题诗品画。客何来几句闲谈罢，忙捧上大叶清茶。他待要、决胜负一枰对下，我还与、叶宫商弦管同抓。不用果觳嘉，器皿华，野蔬菜便似山家。尽射覆藏阄倾巨斝，直到月落参横更鼓打。且莫去和衣共榻。　回看家下，满壁的、今和古书签挂，满院的、开和落花枝亚。笑相迎、子妇牵衣闲戏耍。奴婢儿多宽假，鸡犬儿无惊唬。但博得、夜眠时一枕神清暇。　虽则久别家，把圣水孤山梦想遐：蹴厂的香车宝马，赶庙的清歌杂耍。才看了殿春风红芍药，又开到傲秋霜黄菊花。你便道、茶园戏馆太喧哗，试与我、窑台揽胜多幽雅。况争夸燕山八景，风日倍清华。　真休暇，真休暇！暗移却，春和夏。无牵挂，无牵挂！渐了却，婚和嫁。忘机诈，绝虚假。受尽老健年华，清高声价！　太平时节恩光大，或京堂儿转、帽顶变山查。这便是、老司官头白为郎尽足夸。"未几，由郎中擢惠潮道，告归。

员外内用，九阶方得四品，故有九转丹成之号。谓员外、郎中、御史、掌道、给事中、掌科、鸿少、光少、通参也。余惟越通参，八阶遍历，整二十年，方转四品。

赵恭毅公申乔状貌奇古，长户部时，人呼冷庙龙王。见鲍西冈《亚谷丛书》。

王渔洋《再入户曹戏作》："休论颜驷与冯唐，执戟重来鬓已霜。惭悔儒冠成底事，却从陛楯羡诸郎。"丙子，官户部侍郎。腊月，为殷彦来书《雍益集》中绝句七十首。查查浦嗣瑮、梅雪坪庚、陈香泉奕禧题跋谓新城不以书名，有求者俱令门生代书。此册于封印前书，想见前贤风致。曾于阮吾山司寇家见之。

台州侯元经嘉缙，才士也。年五十，以拔贡官县丞。解饷至户部，管库吏需索，不即予批。侯方窘，时梁文庄公为侍郎，见侯名，曰："夷门也。"顾司官谓某尚书祭文，诸君谦让不作，盍以属之。即传至户部后堂，授笔札，不移晷成，骈体极庄丽。某司官复进曰："此堂官祭文，诸司曹尚需一首，亦以相属。"侯磨墨濡笔，复成四言韵文。此何足尽夷门之才，而一时堂上下啧啧称讶不已。彼管库者已袖文书，俟侯出而付之，明日遂行。今之解饷受累者多矣。有夷门之才，则可以解饷。然赖文庄素知其人耳。

康熙己未保举鸿博，朱竹垞谓皆擅著作才。撰《鹤征录》未成。其时应考者一百三十三人，未取名士，如法若真，丙戌进士，布政使；赵进美，前庚辰进士，河北道；田雯，甲辰进士，郎中；叶封，己亥进士；高层云，丙辰进士，常博；谭吉璁，例监，同知；许孙荃，庚戌进士，刑部郎中；戴王纶，乙未榜眼，江西粮道；陆陇其，庚戌进士，革职知县。监生阎若璩、李良年。进士汪懋麟，以丁忧未试。保举奏疏，于吏科库见之。

乾隆丙辰考试鸿博一百九十三人，年长万经，癸未翰林，年少袁枚，廪监。取入翰林十五人，亦见《馆选录》。不取而后登显仕者，沈归愚德潜、王少司马会汾、裘大司空曰修、钱少宗伯载、叶庶子酉、杨学士述曾、金总宪德瑛。曹大宗伯秀先以春榜已入翰林，不与试。全祖望撰《公车征士小录》。今惟袁随园存。

乾隆辛巳会试，有"中者不如不中，用者不如不用"之谣。时刘侍郎秉恬取入中正榜，不数年总督四川。孙补山先生二甲第三，文字入选，未用，壬午召试，授中书；不十年，开府云南，终大学士，赠公爵。若冯方伯应榴、陆副宪锡熊、郭侍读元灏，皆未用，以召试授官。榜下选翰林者，皆不之及。

赵秋谷执信去官，查他山慎行被议，人皆知于国忌日同观洪昉思升新填《长生殿》。昉思颠蹶终身，他山改名应举。秋谷一蹶不振，赠他山云："与君南北马牛风，一笑同逃世网中。"竹垞赠洪句："梧桐夜雨词凄绝，薏苡明珠谤偶然。"是也。近于吏科见黄六鸿原奏，尚有侍读学士朱典、侍讲李澄中、台湾知府翁世庸同宴洪寓，而无查名，不知何以牵及。又传黄以知县行取入都，以诗稿土宜送赵，答刺："土宜拜登，大稿璧谢。"因之挟嫌讦奏。黄有《福惠全书》，坊间盛行，初仕者奉为金针。李字渭清，己未鸿博，与毛、朱倡和，世无知其被论。何也？

朱竹垞以带仆充当供事，出入内廷；潘稼堂耒以浮

躁轻率，有玷讲官；为掌院牛钮参劾。原奏尚存。

癸巳，四库馆开，以翰林纂辑不敷，刘文正保进士邵晋涵、周永年，裘文达举进士余集、举人戴震，王文庄举举人杨昌霖。时称五征君。武康高文照未与斯选，寄五君云：“丹纾旁求石室书，普天光气吐蟫鱼。洽闻端赖终军豹，薄技空惭黔地驴。亡去篇增安世箧，载来学富惠施车。诸公衮衮蒲轮出，一夜多空风雨庐。”“屈指浮生几甲寅，孤身天地一微尘。魏收木榻经穿久，刘勰雕龙自鬻频。正派百川归学海，空山四壁有逋臣。大官厨味宁多羡，珍重青藜照读人。”高少工诗，博学，仅以拔贡中甲午举人。乙未，客死京寓。五君俱改入翰林。

萧侍读惟豫，顺治甲午中五名。庚子，主江西试，吉水李尚书振裕，年甫十五，阅卷决为大器，名列第五，云以衣钵传之。

康熙乙丑会试，王司农鸿绪为总裁，胞兄九龄为同考。若兄弟同科、典试、分校：康熙己未，沈三曾、涵；乾隆癸卯，吴蠡涛主政俊云南副主考，弟中书树萱湖南副主考，甲辰会试同为分校官；壬子，顺天乡试，吴学士树本，弟助教孝显同考；甲寅顺天乡试，何农部元烺，同弟水部道生，充同考官。

康熙癸未，礼部右侍郎王项龄转左，内阁学士王九龄升右侍郎，乃胞弟也。其三弟鸿绪，为工部尚书。兄弟同时八座，后官俱一品。

德定圃师官大宗伯，五典会试。绘《春官桃李图》，施小铁朝干作记，诸门生题诗。

礼部侍郎开列知贡举：乾隆庚辰，特点熊少司寇学鹏。蒋太史士铨有“满城桃李属秋官”之句。今知贡举开列六部，满汉侍郎钦点二员。

礼部堂官不由科甲：吴恭定绍诗，以诸生保举历巡抚，晋大宗伯。叶存仁以监生，历布政，晋礼部侍郎。李□□世杰以吏员出身，官至兵部尚书。

平越王少司马士俊，康熙辛丑翰林，改祥符知县。时田文镜督豫，素恶科目，忽问出身，王眉蹙口涩，若为万不得已而对曰：“士俊不肖，某科翰林也。”田以为刺己，愈恶之。将劾其官，王详请免河南硷地税，冀见忤放归。布政杨文乾得牒，惊曰：“此何时，尚有奇男子耶?”迟明，田果折劾，杨为缓留。杨即巡抚广东，保荐同往，以道府用，权两司。未几，田卒。即代其任，旋佐兵部。丙辰读卷，先期梦髯道士袖文来谒。诘旦，阅金总宪卷，奇其文，列十卷内，遂得大魁。谒见时谓貌同道士云。田督豫时，一疏劾科目牧令十余员。适李穆堂制府绂过汴，揖未毕，即厉声曰：“明公身任封疆，有心蹂躏读书人，何也?”田不能堪，劾李，致丽入蔡珽案，拟辟。乾隆初出狱，佐户部。又以多保鸿博，议降，复起阁学，告归。

己未朝考诗题《因风想玉珂》，袁子才枚有“声疑来禁苑，人似隔天河”一联，甘冢宰汝来阅卷，嫌语不庄，欲弃。尹文端力争，入选。子才深感知遇，有“琴献已成焦尾断，风高重转落花红”之句。文端固是爱才，亦见冢宰校文之慎。

庶常馆久不修葺，吉士恒不进馆。乾隆丙戌，王文庄公充大教习，奏请重修，焕然一新，御赐“芸馆培英”额。裘文达公谓公曰：“愿公世世子孙俱进是馆。”公子朝梧果于辛丑入翰林。

自己卯严磨勘之条，顺天停科四十余人，陕西斥革一人，广西斥革一人，时疵谬者固不乏人，亦有幸免者，有诬指者。壬午勘卷，某摘一用社稷镇公子卷，应议。裘文达充大磨勘官，心疑非杜撰。归第，问公子麟，对以句出《国语》，客有以出《左传》对者，立命取书以证，果出《左传》。遂长跪而几受责。时麟已官编修矣。自是勘卷不敢妄加指摘。庚寅，顾天骏五十外中举，题为《“孟公绰”节》，用“国狗之瘈”句，为大磨勘指出，停科。安得有文达虚心查《左传》而救之。

己卯，磨勘官有宫太仆焕文、阎侍御循琦、朱侍御丕烈、朱侍御嵇，尽心细核，指摘较多。时有魔王之号。朱侍御丕烈以大磨勘复核未公劾奏，尤见丰采。庚辰考差，列三等，竟副江南主考。于时杨给事方立，有废誊录之奏。汤方伯聘有改经文为经解之奏。章疏纷纷，议覆殆无虚日，遂酌改罚停三科、一科条例，减主考房官处分，至今遵守。仪部向号闲曹，至是繁剧甲六部。时郎中为郑前村先生忬，与先大夫主稿，故得其详。

己卯，任邱边氏中六人。解元方晋。第四晌禧，文实胜元，乃以后场犯讳罚三科，又以经文语疵罚二科，久馆南皮张氏。壬辰例准会试，辛卯遽殁，未得一踏礼闱。门人张景运著《秋坪新语》，称其无书不读。文人无命，一至于斯！

庚辰乡试，郑前村仪部忬、蔡兰圃以台同校。礼记房多宿学，一时有四皓之目，谓顾奕松、马曾鲁、赵光照、陈彭龄，年皆六十上下。马乙卯拔贡，辛酉副榜，至是联捷入翰林，改吏部，守思南归卒。笃实可亲，敬师尤切。顾丙辰副榜，仅官学博。陈亦终靖江司训。

南北人卷不通看，前惟辛酉科行之。自戊子以后，仍不通看。是以庚寅科惟李殿图、刘经传二人看南卷。

丙午科惟初彭龄、韩汤衡看南卷。一房几二十人，所谓尽东南之美也。南北皿副榜向无定额，佳卷约中十余人。戊子以后，何侍御曰琠条奏照正榜五名中一之例，南北皿各中七人。

李石渠殿图，常梦人语遇亨而通，不解所谓。乙酉出刘侍读亨地房，丙戌出卢学士文弨荐，中拨入纪太仆复亨房，而梦乃验。遂由翰林科道廉访闽中。

进士见于《王制》，入诗始于唐徐凝《答施先辈》诗："料得仙官列仙署，如君进士出身稀。"元欧阳原功《京城杂咏》："行到琼林春更好，新来进士唱名声。"举人入诗，白香山："乞钱羁客面，落第举人心。"岁贡入诗，孟浩然："孝廉因岁贡，怀橘向秦门。"秀才入诗，李太白《送杜秀才》："秀才何翩翩。"诸生入诗，高适："诸生曰万盈，四十乃知名。"

吴白华司空省钦，久困乡闱。丙子被贴，《饮长干酒楼》诗："归燕吟成近十霜，吴鞋重踏大功坊。故侯寥落遗民老，忍见西风字数行(大功坊，被贴处)。"丁丑召试，授中书，《感遇》诗："再四蹉跎榜末填，蹇人岂分上青天。科因制举尊鸿博，典为游巡予量铨。"迨癸未入词馆，戊子秉文衡，及今已三十年。凡典乡试七次，会试同考三，总裁一，学政五任。弟省兰以举人学正，甲午充同考。戊戌赐进士，以编修充丙午浙江正主考。大考第一，侍讲擢正詹事。

钱少宗伯载，雍正壬子中副榜，时金桧门总宪客禾，订交。丙辰大魁，宗伯屡试不售。日者谓逢申方中，年四十五，壬申果联捷，出畦朝栋门。畦乃总宪辛酉江南所得士也。于是执小门生礼维谨。自是典文衡、陟卿贰，七十归田，八十七方卒。韦约轩中丞谦恒，二十拔贡，名噪词场。四十四癸未及第，不十年开府黔中，嗣三入词馆，再领成均，官上鸿胪，七十七卒。

癸未一榜，英才济济，拟鼎甲者初未知秦大成名也。呼名时，秦貌本寝，茧袍缨帽，几于一军皆惊。寓衣肆中，无第可归。继而订交，接其言论，笃实可钦。性至孝，随乞养侍母。越十五年，补官，年将六十，仅一分房，假归旋卒。先是，会榜第三本定张书勋，以论误斥去，于落卷中搜秦卷补之，占大魁，张随中丙戌状元。皆科名佳话，因志之。

刑部福建司有甘露轩，以配四川司白云楼，皆王、李当年赋诗地。查查浦嗣瑮诗："甘露飞来缀柏枝，白云楼下坐谈诗。时平刑措原无事，闲煞西曹是凤池。"

渔洋《香祖笔记》："十月初九日夜，雨雪竟夜，积素满庭。晚菊尚敷腴可玩。晨起，忍寒坐信古堂，对雪看菊。忽梁溪琴僧岳莲见过，弹《平沙落雁》、《汉宫秋》二曲，古音萧寥，忘其身在长安，官是秋曹之长也。赋诗记事。"时为康熙四十一年壬午，想见承平刑措气象。

阮司寇吾山葵生《斋宿四川司》诗："宿斋西署暮烟稠，帘卷西风懔敝裘。凉夜独寻黄叶径，遗踪待访白云楼。虚堂俨对秦台月，雪案清于蜀道秋。笑与诸君若相避，夜来明去未勾留。"又《雨中进署》云："驽蹄款段蹴洪流，十八曹司水际浮。纵辔登堂还没膝，弹鞭入屋自低头。层层素几排红影，面面红窗化蜃楼。波浸法堂占吉兆，几人快马似龙游。"(白云亭排几案作桥，亭中水深尺余，惟叙雪堂最高，水仅及阶。都谚以"沙拥翰林院、水淹三法司"为吉兆，时一等赴泺引见。)少司寇时为司员，旋改御史通参兼部。一日，杨主事蘅见而愕然，曰："公旬日必得本部堂官。"时尚无缺，果有海升杀妻一案，杜少司寇玉林获谴，初放王郎中士棻亦以先检应谴，遂擢吾山。又《西曹判笔》诗："狼籍云司墨与朱，朝朝依样画葫芦。三钱价本轻寒获，一字锋能夺湛芦。几度停毫防出入，可怜落纸判生枯。淋漓敢快如刀笔，湘管何时泪始无?"仁人之言，可作西曹箴铭。

卷 三

工部藤花未及吏部著名，而植根亦久。康熙己亥，陈文简元龙以粤抚晋长冬官。到署见花盛放，赋诗云："不知移植自何年，蔓曲根蟠百丈牵。曾向铨曹嗟树老，又来水部遇花缘。当阶吏散留佳荫，亭午风清动紫烟。莫道官寮无韵事，公余欹枕亦修然。"

翁大司空叔元，常熟诸生，被黜，冒籍永平。在京与苏苞九翔凤夜行执火，燕两手，谓苏曰："朝廷若挂穷民榜，天下无如我二人。"后中丙辰探花，历官工部尚书。苏，壬戌进士，终于一令。

陈泽州《午亭集》：《冬官署中南亭，张敦复英所葺。兹予再至，承乏公后，而敦复权领翰林，斋居有怀》诗云："乾坤荡漾两浮萍，岁月樊龙意渺冥。再到冬曹新燕垒，百年乔木旧槐庭。吟成白雪人难和，梦续黄粱客半醒。惆怅玉堂明月夜，柯亭刘井几回经。"按今工部厅事，植藤，亦曰藤花厅，旁有斋戒房。节慎库旁有捧日亭，相传为严世蕃书，今削其名。南亭，疑即藤花厅，而人罕知，故记之。

裘大司空曰修父君弼，以建德令行取入都。夫人祷于燕子矶水神，生公。治河敏干，位至司空。殁后梦示家人，仍归神位。袁简斋枚与公己未同年，过而吊以诗云："燕子矶边泊，黄公垆下过。江神如识我，应送好风多。"

都察院《题名记》，始于陈文勤公世倌丁巳官副宪

时。《记》略云:"少读司马文正《谏院题名记》,辄懔然于报称之难。家世总台职一人,副者三人。世倌以樗散复厕其后,谨以父及伯叔兄及己名别勒石于壁,以志隆遇云。"按公父诜、伯敳永、叔论、兄世倕。

父子御史:鄞县胡文学,子德迈;新安吕北琳,子履恒、谦恒。长兴钱珏,子兆沆。阳城田从典,子懋。钱塘张湄,子霁。归安沈世枫,子咸熙;固始吴士功,子玉纶。归安章有大,子宝传。安邑葛德润,子鸣阳;临桂朱若东,子依鲁。桐乡冯浩,子应榴。通州刘圻,子锡嘏。汾阳曹学闵,子锡龄。绥德张璨,子秉愚。

兄弟御史:汉阳江蘩、芑,商邱陈履平、中,夏邑李敏第、行,献县戈涛、源,大庾戴第元、均元,常熟张敦均、培,无锡冯埔、培。

祖孙御史:南昌熊一潇,孙学鹏。丰润郑恂,孙澄。蒙自尹泰,孙壮图。雍正乙巳先祖讳永椿任御史,越六十年璐由湖广道转科。

父子科道:余杭严沆,子曾榘。定州郝浴,子林。虞城耿惇,子大烈。文水郑昆玺,子廷楫。

兄弟科道:太仓钱三锡、晋锡,余姚袁懋功、德。

祖孙给事:海宁杨雍建,孙存理。

乾隆二年,翰、詹、科、道轮进经史。十四年,御史金和以翰、詹人多,科、道人少,奏请分班进呈。随以无裨实政停止。近人文集中有进经史即此。

行取科、道,久已停止。行取部曹,乾隆十五年永行停止。

九卿、科、道验看月官,向例全集。因到班寥寥,壬申奉旨特派九卿四五员。御史张声奏科、道亦请钦派,部议派掌科、道各四员,著为例,而台规未载。

乾隆十八年,定给事中正五品,御史从五品,俱不试俸。各省道员俱正四品,删去参政等虚衔。

诸城刘文正公,乾隆六年甫任总宪,即以桐城张、姚二姓官多,奏请裁抑;尚书纳亲管理事务太多,任事多锐,一时风采懔然。纳亲果于金川偾事,桐城未久去位。

御史蒋元益,乾隆十八年八月,劾奏总河高斌、顾琮老疾。奉旨严行申饬。九月即有漫工河库亏空大案。蒋即视山西学政六年。

御史欧堪善升太仆少卿,视学贵州。癸酉选拔,因将原卷另誊,被巡抚定长参奏降调。近日贡卷多有另誊解部者,岂不知此例耶?

乾隆七年,因言路不得其人,令内外大臣保举如马周、阳城布衣而为御史者,共六十人。擢御史者仅胡宝瑔、吴龙见、葛德润、章有大、丁廷让、孙灏六员,本系应保御史者。其他外吏未仕者不用。后跻大位者英廉大拜,吴达善、爱必达总督,俱在选中。若二泰满色所保之人平常,被御史吴炜纠参扣除。于是李清芳、陈大玠有请通行考选之奏,部议准行,至今不废。

香山魏忠贤坟,康熙中御史张瑗奏请铲平。王振祠尚在智化寺,乾隆七年御史沈廷芳奏毁之。百年来无人奏及,亦不可解。

乾隆十二年,瀛台侍宴,某侍郎向傅文忠屈膝请安,为御史万年茂纠参,并援某某为证。侍郎力辨其诬,万即罢归,里居四十年。万本壬子解元,重赴鹿鸣,年八十五,丙辰尚存,不及来京与宴。

明重御史巡方,权倾督抚,统辖文武。士人释褐即得,人艳称之。昔有一富人二婿,一为守备,一尚秀才。富翁轻生重备。后备历副将,生成进士,以御史巡方阅兵。副将披执郊迎,报名入谒,五更禀请开操。生于枕上赋一绝云:"黄草坡前万甲兵,碧纱帐里一书生。而今始信文章贵,卧听元戎报五更。"康熙初停止。雍正初,直隶三府设一巡察,二年报满。台湾巡察如之。今惟满科道巡察东三省,闻犹是巡方体制。

都察院称柏台,固无柏也。傅岩溪为泞任副宪时,植柏于堂前,赋五言古诗,俾科道和韵。今渐成荫,而未见添种,不及隔墙太常寺槐阴之茂。

御史院题名碑,日久漫灭。黄侍御玉圃叔璥刻为一书,乾隆初,王给谏应彩偕许农部道基探讨续增,嗣后岁有增添。余辑《给谏题名》时,随手检阅章奏,康熙以前尚漏十余人,年分有前后倒置者,悉为更正,惟望后之君子于续辑时,详加考订而已。

给事中向无题名,各科惟悬近年一二匾,久则另换。日久无征。余自甲辰转礼科,欲编辑而无从。继掌吏垣,查库见国初以来凡内升外转章疏,详载履历、到任年月,喜极欲狂,因得据以编录。顾册籍难携,每于候本斋宿之顷,手不停披,编成一册,几欲与《题名碑录》、《馆选录》、《御史题名》、《文武搢绅》,并为京师必有之书。继见明人萧彦有《掖垣人鉴》,载至万历而止。意欲续编,因遍寻本朝诗文集,甄录事迹,未知能成书否也。

《钦定台规》,乾隆初告竣。其时未分十二道,迄今五十余年,更定典礼若干,亟应续纂,而未有议及者。不若六部卿寺,频见有纂修则例之举。向日御史到任,京畿道吏送《台规》一册,内载仪注甚详。此历久不废者,近闻久不呈送,并饩羊而去之。

余初入台,仅见陈宝所前辈鸿宝称总宪,副宪为某堂翁,诸后辈为某道长。陕西道坐次自西南而东北,复折西而北,不敢紊次。新来偶误者,沈华坪前辈琳见即呵之。

王渔洋谓谏官称魏环极象枢、杨以斋雍建、李琳枝森先。杨、魏奏疏俱见本集。李巡按江左有声,再劾冯铨,颇见风力。素豪于饮,家有园名"椒雨",盖酒之辛者。山东掖县人,前庚辰进士。言事,流尚阳堡;赦回。今陕西道悬所书"钱面冰心"额,笔法遒古,百廿余年,墨沈犹新。御史台有十人,到任则题名。陕西道颜以四字,如"肃振台纲"、"邦之司直"之类,若不能容,则将前匾弃去,立碑于京畿道。余庚子入台,尚见有二三匾题字者,后悉刮去,以三十人并立一匾,改勒石于陕西道壁,俾后至者争识其名。管松崖前辈干贞时掌京畿道,倩史国华书而自为之跋。

考选御史与乡会试,例认同年。余于己亥与选,同记名者十九人,每岁春朝,会于阮吾山司寇葵生瓶花书屋。时萧玉亭际韶、郎耕莘若伊已逝,若冯星实应榴、史卓峰梦琦、陈琬同其焜、杨培山寿楠、秦荻江清、王卜崖锺健、王瑶峰尔烈、李晓南炤、郑秋浦澂、朱篠庭依鲁、潘容斋曾起、沈大云孙琏、陈钚卿兰森、程澂江世淳、冯半梅堉,皆同选也。恐久而遗忘,故志之。

"吏科官,户科饭,兵科纸,工科炭,刑科皂隶礼科看。"今刑科并无动刑皂隶。六科俱有官厨,掌印严正,备饭即佳,不必户科饭。巡城口号:"中城珠玉锦绣,东城布帛菽粟,南城禽鱼花鸟,西城牛羊柴炭,北城衣冠盗贼。"

曹秋岳溶《自四译馆迁左纳言》诗:"入奉金舆丽,环看彩纛秋。塱谗难道责,献可实怀忧。砥砺资贤友,明良感昔游。定知归马诏,先下海南州。"

曹秋岳溶《迁太仆卿》诗:"日抱无闻恐,苍苍四十余。台乌稀旧侣,厩马阅新除。冷态飘霜柿,闲身伴壁鱼。《周官》严瞀御,此制近何如?"

太常仙蝶,翅长毛茸,通灵解人语,呼为老道。戊申冬,德少宗伯明捧贮盒内进呈。御赐诗云:"蠕动蛰之时,来宾果是奇。异夫群物体,睹此一仙姿。芗久太常号,神超大造司。欣兹百年遇,用志五言诗。"勒碑大堂。时座师德定圃宗伯总理寺务,赋七言古诗,亦勒于壁。先有塞尔赫诗:"万里罗浮天一涯,奉常清署梦中家。谁教片影随风絮,不恋浓香宿露花。栩栩居然能解语,悠悠信可共餐霞。冰霜尚有寒梅约,未入《离骚》莫怨嗟。"塞字晓亭,宗室,有诗名,官侍郎。

"寅清堂",万历中董文敏为寺卿所改书,用李北海法,甚工。见《春明梦余录》。今"寅清堂"额,系乾隆乙未重修,非香光之旧矣。

高念东侍郎珩,有太常乐诗:"长安百职趋路逵,说向闲人皆不宜。惟有馆卿云最乐,官身惟问私家著。其次屈指则太常,碧树清风秋满廊。数日文书一二纸,不过牲牷榛栗耳。巡檐闲步据床眠,叶声摵摵催鸣蝉。病叟荷锄往菜圃,青虫化蝶迎风舞。万物自得怡我情,何止芳草当窗生。此署终身无不可,谁云曼倩羡公卿。会议会推挥汗雨,寄谢诸君良劳苦(时以吏部侍郎降)。"

曹秋岳溶《宿坛》诗:"静阒神穹紫翠遥,一天星斗照虚寥。苍松万岁蹓跹伏,白玉千门海岳朝。藻火斋宫回复道,鼓钟冬祀肃重宵。讲求渐洽升中礼,日日祠官按凤箫(时由太仆迁奉常)。

龚介庵佳育起家掾吏,由江南布政内擢太常卿,与赵恒夫给谏吉士同修《赋役全书》,语同事云:"赵农部每与予谈,不讳'吏员'二字,吾甚感其重我,若加意周旋,反成轻佻。"见《寄园寄所寄》。太常任通永佥事,竹垞馆焉。原非俗吏。

大祀福酒,光禄寺堂官验尝,敬贮龙瓶,名曰"灌酒",然后护以龙袱,抬赴祭所。灌后有余 ,许携以归,亦受福之遗意也。酒味甘,色黑,小户尤宜。良酝三升,至今犹恋。

毛西河《诗话》:御酒坊后墙有街曰"长连",又一街曰"短连",总曰"廊下家"。长随答应,多住此卖酒,京师称"廊下内酒家"。故査嗣瑮诗:"长连遥接短连墙,紫禁沧洲列两厢。催取四时花酿酒,七层吹过竹风香。"其时或尚存数竿耳。光禄寺因张元易种竹署中,黎惟敬题"紫禁沧洲"额,今匾去而竹亦亡。

李穆堂侍郎绂,降光禄卿,履任之日,查阅册籍,复至实录馆。诸公问:"今日何事?"穆堂历举筵宴、器物、制度无遗,盖一过目辄能记,至老不改。

光禄寺向无题名,吴白华司空为卿时,查得近年卿员书版作记。考寺为英亲王故邸,规模宏敞,今半空闲。余又详考国初以来著录,惜不能全,若得赴阁科核册,则无遗漏矣。

光禄四署丞八缺,例用满洲归班举人,七八年升六

部主事或中允、赞善,计中举后得官已二十余年。昔有旗员嘲唱赞易于得官之骤,有"十年窗下苦,不比一声嚎"之谑。盖太常鸿胪等官,由八旗生监兵丁挑补,得即授六品顶带,且挂朝珠云。

渔洋《池北偶谈》:祭酒不三年辄升,丁祭无过四者。高念东侍郎为祭酒,久不迁,洪文襄戏之曰:"高先生可谓五丁开山矣!"高对曰:"无妨六丁六甲!"果三年始升。予在成均四年,升少詹。口占寄高云:"佳话曾闻役六丁,任教人笑钝司成,六丁今日还加二,始信前贤畏后生。"然此官清简恬静,《南史》邱灵鞠有言:"人居官愿数迁,使我终为祭酒不恨也。"近年惟陆大司马宗楷官祭酒几二十年,未主文衡。年逾七十,超擢侍郎,主丙戌会试、戊子乡试,遂长兵部。未几,休致。近见法大司成所辑《司成题名》,久任无如公者。

查他山慎行于康熙甲子肄业成均,至癸未释褐,年五十四,记事诗:"曾陪鼓箧三千士,重到桥门二十年。"进士释褐谒圣后,即至彝伦堂谒司成,高坐受礼。相传动必有咎。余于己卯肄业,癸未释褐,约诸同年齐到行礼。近日除鼎甲三人外,到者甚少,几视具文。

乾隆辛未,古桧重荣。癸卯,肇建辟雍。庚戌,御制重排石鼓文,与旧存十鼓并列戟门,并勒张照诗于石,颁赐群臣。璐以鸿胪少卿,亦得恭领。壬子,命将蒋衡所进《十三经》勒石彝伦堂。

进士题名碑,每科工部题请银一百两,建立在戟门外松树间。易剥蚀,赖题名碑录板在翰林院,足资考证。

国子监学正,向系九卿保举,因有保大臣子弟者。御史陈大化奏请考试,今改为会试录取。己丑、壬辰两科,与中书进士认同年,名中正榜。甲辰榜下用进士三人,乙卯、丙辰进士录用更多。六堂向无前后辈之称,近亦照翰阁科道之例,识拜前辈。

田山薑雯以未入翰林为憾,弟需馆选后寄以诗云:"此事亦寻常,于我独无分。"就试中书第五,入署视事,遭同年翰林某侮辱,尝叹云:"北门草制,始自乾符;内翰宣麻,号称供奉。笑彼纷纷乳臭,标胜气于眉棱;亦且截截谝言,夸清班于颊舌。"又诗云:"休言京兆除书近,摇落于今已六年。"己未试博学宏词时,官工部郎中,首先交卷,复被黜。题温飞卿诗后云:"一代才名乾膘子,八叉吟手亦徒然。不教词赋陪雕辇,空读《南华》第二篇。"不十年,官大鸿胪,巡抚江南,晋户部侍郎。需终于翰林,亦未有集。

本朝名人诗无不有题禹鸿胪画者。其人唱赞序班耳,名之鼎,字尚基,扬州人。一艺成名,其信然欤!今序班专用直隶生员,他省无之。

贰卿皆旁坐,独通政司六堂俱正坐。相传起于赵文华任参议时。鸿胪正、少俱正坐,未知何据,鸿胪祀土地,补头蟒玉,似三公服色。未识何神,记以俟考。

京官向乘肩舆,杜紫纶诏始乘驴车,嗣后渐有骡车。余己卯入都,见京官骡车多而驴车少。然帏幔朴素,且少开旁门者,今则无不旁门,而布帏渐少。钱箨石少宗伯不能走旁门,亦不可解。阮吾山司寇官中书,坐敝车,人有十景之嘲,谓一骑嘶风、三窗印月、敝盖斜阳、断辕残雪、打头秋霆、拂面春风也。吾山自咏云:"布帷飘瞥短辕颠,紫凤天吴百结悬。三面转移迎旭日,四窗空阔见青天。看山倚槛东西顾,唾玉随风左右便。伸足横肱吟十景,朝朝驱出暮驱旋。"

"京堂詹翰两衙门,齐脱貂裘猞猁狲。昨夜五更寒彻骨,举朝谁不怨葵尊。"渔洋戏作,时康熙乙亥,任葵尊宏嘉奏三品以下禁服貂裘、猞猁狲也,一时服压韵之稳。赵恒夫吉士《元夕》诗:"忆赐琼筵分次第,蝉貂炫服敢纷纶。"今京堂翰、詹、科、道仍准服貂,不知何年复旧。

孙文靖士毅,杭之临平镇人,家世业贾,德清蔡明经粹容克嶷在镇授徒,赏异之,强其父令从受业。四十中己卯举人,庚辰下第,尚未知名。辛巳二甲三名,不用,归。应壬午召试,方擢第一,授中书。不十年,开府滇南,补入翰林,位兼将相。卒年八十。先以征安南封公,削去,殁仍赠公。孙袭伯爵。浙江科目膺五等之封,公一人而已。

戊戌会试,于文襄、王韩城总裁,状元,且是师生。同考秦大成、陈初哲、黄轩、金榜四状元。是时京师状元无不入场,是科状元戴衢亨,即出金房,皆盛事也。

吾湖明初科名不振,成化时建万魁塔于碧浪湖,自是二百年无脱会榜。乾隆丁未,塔圮,己酉脱科。郡人修复,庚戌张师诚,癸丑叶绍楏、蔡之定入翰林。乙卯王以铻会元第二,王以衔状元,同胞元魁联名,从来未有。丙辰会元袁榅,亦湖人。

金华府顺治丙戌朱之锡馆选后,一百五十年无继者。嘉庆丙辰,浦江戴殿泗传胪馆选,兰溪严殿传武殿试传胪,同科同府,名俱殿字,亦巧合矣。

卷 四

乾隆甲子,驾幸贡院赋诗,词臣恭和进册,独副榜张凤孙诗推擅场。诗云:"玉堂遥接聚奎堂,雉扇轻笼宝鼎香。卤簿两行传警跸,韶音一片叶归昌。龙门真

得风云气，髦士亲瞻日月光。千百年来成创举，右文雅化轶前王。""珠联宝额昨新颁，五色云飞画栋间。岂止文场添壮观，欲求上理辟贤关。冰壶谁掌宜虚己，大冶无私肯铸顽。敬绎丝纶齐感激，姓名何必列孙山。""清时未分守蓬蒿，贫贱心期逐岁高。朋辈几人纡紫绶，风尘犹自恋青袍。两叨乙榜（壬子、甲子）。宁论屈，十踏秋闱敢惮劳？放眼天池何浩荡，投竿终拟钓连鳌。""席帽频看上苑春，佣书未负不才身。蓼虫天性能茹苦，蓹臼生涯合受辛。自小文词羞剿袭，于今功令尚清真。短檠独对重搔首，恐负朝廷养士仁。"时馆阁诗册求捉刀者蹇户，终不得第。效力河工，历任观察。

贡院聚奎堂，有明侍郎王图石刻诗，主试多次其韵。刘文定公庚辰主试诗："廿二年来才思钝，（戊午分校，及今已廿二年，）恐教涂抹负婆心。"己丑主会试诗："五度当场宁见惯，要知熟处倍矜心。"又撤棘诗："纳卷连箱老屋深，人依奎井德星临。囊中璞剖矜昆圃，爨下桐焦惜邓林。笺落风帘春已尽，榜填月户夜将沈。诗排副墨传梨枣，不是争名是证心。""名经高座倚檐深，节届清和浴佛临。绛蜡押书明似昼，白袍催放拥如林。隍中蕉覆元非幻（时封遗卷，备选中书、学正、学录），浦里珠遗讵久沈！寄语舍人兼博士，拟分余焰慰灰心。"公衡鉴公明，怜才尤切。己丑、壬辰，得人尤盛。会元徐烺、孙辰东，并有国士无双之目。两科中正榜亦号得人。

壬午乡试，赵瓯北编修翼分校，作秋闱杂咏诗，一时传诵。录其最警策者，如《宣名》云："觚棱淑景日初寅，御纸签名下紫宸。同辈半为扬觯客，至亲翻有向隅人。一时朝服班行肃，隔夜巾箱检点频。却笑门前回避字，主人出后贴偏新。"《赴闱》云："衣冠一队出朝来，衔尾雕轮辘辘催。故友相逢休问讯，诸生傍睨或低徊。登瀛数恰符仙侣，观象台应聚斗魁。太息十年辛苦地，敢期珊纲入罗才。"《封门》云："关锁中分棘院森，外帘信息总沈沈。官封恰似泥丸固，人望居然人海深。选佛场清尘自隔，聚星堂迥路难寻。由来令甲严防禁，如水臣心久自箴。"《占房》云："纸窗邻并似僧寮，三面分排判苑茅。幽谷新莺频绕树，画堂旧燕早投巢（旧曾分校者多占正房，新进不知则两厢矣）。宵来说鬼常盈座，晓起闻鸡为近庖。斗室敢嫌湫隘甚？风檐犹忆号帘敲。"《聘礼牌》云："斋期停宴鹿鸣筵，白镪仍颁锦盒鲜。镕处金分三品贡，镌来字异五铢钱。质精应识披沙苦，礼重真同纳采虔。却笑儒珍常待聘，今朝何以答求贤？"《供给单》云："食品开明二等殊，仍防中饱落厨夫。漫疑乞米书成帖，不比充饥饼在图。日有只鸡公膳半，夜无斗酒客谈孤。歌鱼讵敢弹长铗？苜蓿儒餐分已逾（食单无鱼酒）。"《乡厨》云："不谙烹饪强司厨，每一房头拨一夫。聊可燔柴当老妇，偏工媚灶谄人奴（奉奴仆甚谨，冀分余沥）。饥肠定有羊蹄踏，敝袴谁怜犊鼻污？乞得爨余频护视，出闱一饱共妻孥。"《刻匠》云："梨枣先期妙选材，风斤月斧一时来。官差独应诗文役，儒术偏资刀笔才。讵以刃游矜绝技，所期纸贵卖名魁。关心更有同门卷，预向经房订几回。"《分经》云："不多数子领群流，余辈经堂各探筹。多士未遑谈虎观，考官恰似画鸿沟。逢来未必专门业，分后偏防易地谋。信有科场如射覆，量才人亦听拈阄。"《拟策》云："策题分拟戒搜罗，不比贤良古制科。腹笥愁渠真太少，记珠笑我亦无多。略钞《兔册》留方便，暗度鸳针教揣摩。莫笑巽岩编摭拾，果谁成诵口如河（巽岩编即策括也，见《文献通考》）"！《刷题》云："剞劂才完促刷题（以泥衬板，足踏之使平，谓之跳题），错疑响榻印层缔。烟云顿满非濡墨（刷印用煤汁），文字何灾却污泥！消息怕传通信鸟，限期频听报更鸡（刷时关防甚严，五鼓即发外帘散题）。还愁漫漶文难别，监刻轮番仔细稽。"《选韵》云："令甲初添试帖新，主司选择为胪陈。华严字母删奇险，韶濩诗林取雅驯。叉手挥成知几辈，吟髭撚断定多人。最先一字休忘却，官韵当头耀炳麟（限得某字，例刻在第一）。"《荐条》云："三寸冰衔镂刻工，卷端钤与荐书同。品题未便无双士，遇合先成得半功。佛海渐登超渡筏，神山犹怕引回风。笑论此即量才尺，大抵抽长在短中。"《文几》云："东西棐几两排连，序坐居然十八仙。旁列如参尊宿座，经闱刚半主司筵（主司方桌，同考半桌）。席间地岂睽函丈（每桌皆接连不隔），案上文常拥累千。词馆向论先后辈，如何位次按经编？"《卷箱》云："曹仓邺架漫相同，无限精灵閟此中。败卷堆成团扇箧，佳文贮即碧纱笼。封钤怕有冤啼鬼，扃镌如防气吐虹。在笥衣裳谁占取？却须破壁去飞空。"《红烛》云："五色迷离晚退堂，例燃红蜡照昏黄。文星已炳增荧爚，官体聊存取吉祥。恰映朱衣人现影，不容朱卷字分光（傍晚不阅卷）。别怜矮屋蝇头字，剔尽寒花夜未央。"《蓝笔》云："中书不判五花工，凝碧池头染翠融。欣赏情同青眼客，别裁权亚黑头公。淡痕岂向眉添黛，浓抹何须帛勒红。却笑出蓝凡几辈，异时若个最葱葱？"《落卷》云："几阵云烟过眼轻，案头堆叠太纵横。落花退笔全无艳，食叶春蚕尚有声。续命缕残谁起死？返魂香到或更生！暗投未必皆珠颗，无限人间叹不平。"《副卷》云："去取真看难肋如，弃之可惜味无余。战场旗色标偏将，驰道椎声中副车。文采原输全豹变，姓名休笑续貂书。侧生荔子香虽减，犹胜西风落叶疏。"《拨房》云："中额难均数迥悬，按房裒益主司权。未妨螟赢艰生子，笑比琵琶别过船。红药赠行应割爱，锦窠托宿亦成缘。莫惭掠美如醯乞，磨勘严条藉独肩（既拨房后，如磨勘干吏议，则所拨之房任之，原荐者不与）。"《勘卷》云："校勘深防吏议持，闱中先自细求疵。世情肯为微瑕掩，宦况愁停薄俸支。人彀仍怜危絙落，干霄或厄闰年迟（头场已中，后场有疵者停科）。始知完璧真难得，看取纵横抹笔垂。"《闱墨》云："十八经房各数篇，篇端未有姓名镌。人间可许千秋镜，此地居然万选钱。纸价明朝增几倍，魁星一辈又诸天。却愁众口吹求甚，斤削先加锲刻前。"《草榜》云：

"编排红号据文评，一榜翻疑以字行。恰似风檐才起草，尚迟澹墨为书名。异时雁塔依先后，明日龙头可老成(填榜前一日)。颖脱诸生应得兆，家家乾鹊树头鸣。"《谕帖》云："匝月严扃绝寸笺，忽挥僮约出闱传。定知书到堪金抵，却命车来以贿迁(供给所余，皆载以归)。露简不封书半草，冰衔自写笔如椽。还同路引经关隘，点验层层始放前。"《填名》云："堂吏声高唱拆封，关防加密锁闱重。掀髯剧喜名流出，防口深愁熟客逢。星斗光连千炬火，鱼龙气动五更钟。荣观最是填魁候，六幕文昌景倍浓。"《拜榜》云："淋漓墨渖遍填名，肃穆朝衫告礼成。所愿人皆为国士，岂嫌师转拜门生。满堂灯火荣光照，一路笙箫雅乐迎。却顾东方已辨色，卿云纠缦日晶明。"《谢恩》云："朝房冠佩雁行排，放榜明朝诣阙皆。报国文章聊可藉，儒官职役此为佳。求师已有襕衫客，逢友多称玉筍侪。稍逊皇华人复命，亲承天语叩瑶阶。"《赴宴》云："退朝车骑又喧阗，京兆堂高彩绣悬。哕凤尽来新贡士，饩羊犹见古兴贤。堂餐味出官厨馔，厅壁图开礼宴筵(主司及执事官皆与宴，堂上悬宴图)。此地恩荣惭最荷，去年驺从满庭前。"《门包》云："红毡名帖认师生，执贽仪文草草成。脩脯自行原有例，锱铢必较太无情。士如画饼宁供啖，我亦荒庄敢取盈。莫以戋戋薄羔雁，穷经人本少金籝。"《房卷》云："校官各自有房元，试牍从排似弟昆。十数名分新雁塔，一家人集小龙门。合编恰比联珠宿，溯绪原非异茧盆。师说谁堪传枕膝，十年诗法要相论。"时蒋苕生士铨亦与分校，赋《满江红》词《蓝笔》云："毛颖先生，新除授、蔚蓝天使。青眼内、生平不识，杨朱墨氏。翠壁间题应减迹，绿天遍写难寻字。草新诗待借碧纱笼，添螺子。黛眉恨，何关尔？青衫泪，多由此。判升沈、一旬辛苦，三年悲喜。疏密圈来方入彀，纵横抹去非知己。比卢公老脸坐中书，操生死。"《荐条》云："判姓分衔，纵五寸六分宽窄。雕镂出一行细字，堪陪玉尺。左右分陈监试案，收藏不到司衡席。认经房卷面印分明，存稽核。天人界，鸿沟画；云霄路，函关隔。发军符、好风吹送，几行飞翮。半喜犹争文字命，终身已注师生籍。抱遗珠借慰老儒心，嗟何益！"《落卷》云："经笥便便，知不等、巾箱储蕴。叹燕石、、丰年难售，椟中重韫。赵括残兵同一泣，田横义士都相徇。待求他药笼贮黄杨，偏逢闰。冬烘册，陈年券；鱼豕字，尖叉韵。向此中沈沦苦海，地天俱闷。跃冶岂无干莫宝，藏锋偶作铅刀钝。祝他年拔宅共飞升，休长困。"

汪厚石有考具十咏五律，题目甚新，如《锡水壶》云："有底复有鋬，反盖即承盘(反其盖即插烛)。一器材兼擅，多劳质故安。水疑清泪滴，蜡易短檠残。妙制惟熔锡，壶天几许宽？"余仅切题。

蒋苕生与纪宗伯昀、叶少詹观国、汪给谏存宽、张给谏霁及余师秦西墀先生壬午分校，皆丁卯同年。初八夜赋诗，末句云："十六年前今夜漏，六人五处卧风檐(纪、汪同顺天榜)。"

观象台在城东南隅。癸卯监试外场，于重九前，偕琳侍御宁登高，通州城市可接之眉睫间。薄暮归寓，因次日放榜，未得成咏。侍御今盛京将军。

泡子河吕仙祠，祈梦颇灵。姜西溟乡会试，寓祠。及第后诗云："烟埋尘锁吕公堂，丹灶长封棘院旁。九转大还唐进士，六旬重上汉贤良。如今已悟荣名幻，到老空抛岁月忙。瓢笠愿寻五岳者，不知何处遇云房？"

西城帅府胡同，为西林鄂文端公第。海内名士多出其门。尤赏吾乡姚贞庵汝金，保举鸿博，未遇。荐修三《礼》，书成，将特荐馆职，而公遽卒。姚仅叙县丞，感赋云："雕刻千言双鬓苦，挽回一命万牛难。"又云："折柳魂消燕市酒，开箱泪堕晋公缣。"后偕公子弼抚晋，获买山资，归老于燕。其《中州记略》及诗文残稿，西林后人尚宝藏之，称念慈先生云。

西华门内雪池，康熙中赐蔡升元。饬内府司员水雪施工，克期告竣。令同直陈广陵元龙送归新第，见蔡纪恩诗。荣遇无与伦比。

蒋文肃公第在李广桥，枕净业湖，御赐"秀写蓬壶"额。鲍西冈钤《净业湖》诗："李广桥头望，春冰已涣然。人家依岸曲，树色引河沿。勃起临渊兴，忻逢霁雪天。曾为五湖长，凭轼亦延缘。"湖中荷花颇盛，消夏尤宜。

护国寺西，先为张文和公廷玉第，后改西华门内，赐史文靖公。余癸未出钱塘王文庄公门下，曾于此第谒见。有"江山胜地皆行部，台阁崇班半属僚"之联。后文靖薨，赐文庄。师生接住，亦是佳话。文庄内直二十四年，以除夕所赐福字二十四悬挂，曰"二十四福堂"，外无馀地。公子请曰："此后拜赐，何以置之？"公曰："别置一轩，名曰'馀福'。"而猝于丙申捐馆，语竟不遂。虽饰终典礼与文靖同，而文靖年八十二，公年仅六十。壬子，公子朝栴招余饮堂前鸾枝花下，有感乙未谯集，赋诗云："鸾枝才放袅晴空，竹石参差剩几丛？绛萼依然开烂漫，红牙犹忆唱玲珑。西州感逝怀乔木，东阁承家绍素风。不尽衔杯增缱绻，柏台行见骋花骢。"公子记名御史，旋守河间。

平则门二条胡同，为武进刘文定公第。公四十以侍郎直军机，四十九晋总宪。太夫人八十赐"延晖承庆"额。公主乡会试，俱号得人。璐庚辰出公门下，时往展谒。公以总宪久直枢廷，门阈萧然，司阍不阻。见公与人对弈，袷衣蕉扇，谈论诗文忘倦。大拜后，园居于文襄同院，喧寂悬殊。客至，恒手自拂尘拱客，立待取褥。清望一时莫及。

汪文端公第在东城十三条胡同(今名汪家)，有"黼

黻宣勤"、"六典持衡"赐额。己巳,参知政事;旋降侍郎,复入枢廷,官跻冢宰。尝于丽景轩中,以"首夏犹清和"分韵宴集。戊寅,卒于位。御驾临丧,饰终优渥,极人臣之荣遇。

英文肃公廉,雍正壬子举人。南河效力,日与名士倡和,有《淮南游草》。回京,改任北河永定道,因决口,遂革职。复起户部司员,久任郎中,晋尚书,大拜,掌翰林院。尝于竹井书屋迂竹轩,延翰林有诗名者倡和成帙。又有《独往园九日集吴白华诸翰林登高饯查太守礼》,见《白华集》。

介少宗伯师第在灯市口,有野园。汪文端《题野园》诗:"数竿修竹静生香,犹记开轩六月凉。多少楼台图画里,吟情不较野园长。"庚辰晋谒,尚见池亭佳胜。师于壬午捐馆,遂不复至。

德定圃师第在史家胡同。公自东粤还京,岁集诸门生宴集乐贤堂。内藏书万卷,莳花种竹,啜茗吟诗。编《乐贤堂诗》。卒年七十一。公子英和,壬子、癸丑联捷入翰林,惜公未见。

尹文端公第有绚春园,又名晚香。韦约轩谦恒、沈云椒初,俱用少陵《游何将军山林》诗韵赋诗十首。

琼华岛辽后洗妆楼,相传为金章宗李宸妃,非辽后。然词人歌咏,名作如林。录其尤者,如:陈迦陵维崧《满庭芳》词云:"细马轻衫,西风南苑,偶然人过金沟。道旁指点,辽后旧妆楼。想像回心宫院,钿筝歇、含泪梳头。青史上、武灵皇后,一样擅风流。堪愁,成往迹,缭垣败甃,满目残秋。便脂田粉硙,零落谁收?莫问完颜耶律,兴亡恨、总是荒丘。红墙外,谁抛金弹,年小富平侯。"又《齐天乐》云:"洗妆楼下伤情路,西风又吹人到。一绺山鬟,半梳苔发,想像新兴闹埽。塔铃声悄,说不尽当年,花明月晓。人在天边,轴帘遥闪茜钗小。如今顿成往事,回心深院里,也长秋草。上苑云房,官家水殿,惯是萧娘易老。红颜懊恼,与建业萧家,一般残照。惹甚闲愁,且归斟翠醥。"岛中有白塔。鲍西冈诗云:"太液冰融春气和,瀛台一派水风多。披云近历琼华岛,礼佛遥瞻窣堵坡。小李将军徒见画,大都仕女竞相过。觚棱金雀纷难识,禁扁流传恐亦讹。"

庙市惟东城隆福、西城护国二寺。百货具陈,目迷五色。王公亦复步行评玩。鲍西冈有句云:"三市金银气,五侯车马尘。"足括庙市之胜。

《西河诗话》:"安定门西有祝家园,关左祝御史别业也。春末,京朝官多休沐其地。梁蕉林《桂枝香》词首句云:'赏心乐事,祝家园里。'曼殊亦为诗云:'阶草衔虚槛,亭榴接断垣。酒阑携锦瑟,请唱祝家园。'"今不知归谁氏,记以俟考。

兴化寺街于文襄第雨梧书屋,后赁蔡小霞廷衡。韦约轩《重过见藤花有感》诗:"东阁当年未敢窥,年来频见紫云垂。不知醉涴车茵者,谁向花前酹一卮?"又《饮藤花下》诗:"紫琼压架覆苍苔,东阁潭潭傍日开。为问年时频烂漫,几人能到后堂来?"

柴市为文信国授命处,建文山祠。唐东江孙华诗云:"衣冠仍宋代,忠义照人寰。身拄天纲绝,心扶帝室孱。人居永叔上,祀在武侯间。忆昔时标季,逢危历险艰。抡魁光制策,正议触权奸。朝右多孤蜮,中原盛狒狒。戈谁挥日指,弓竟射天弯。犀甲逃荒谷,龙舆落海湾。有心奔鬲氏,无计服戎蛮。金雁离陵墓,铜驼泣草菅。但存一旅在,犹望九斿还。战苦身攒镞,途穷血裹斑。六歌声慷慨,百死走间关。虎口危频搤,龙髯痛莫攀。海鳍犹旧卒,玉马坐新班。流涕诃宏范,从容诋伯颜。死悲非宋土,徇恨不厓山。身幸空坑脱,朱仍柴市殷。忠驱十宋义,节并两周顽。皋羽西台泪,千秋尚一潸。"吴超亭兴宗诗:"四海凭依只一舟,期年苞系抵千秋。戎衣进讲存家学,剑佩持危徇国仇。后代方黄如继体,前生瑕吕是同俦。宋儒报礼逾巴蜀,岂独将军号断头。"

宋牧仲《过银锭桥旧居》诗:"鼓楼西接后湖湾,银锭桥横夕照间。不尽沧波连太液,依然晴翠送遥山。旧时院落松槐在,仙境笙簧岁月闲。白首炼师茶话久,春风料峭暮鸦还。"桥亘积水潭畔,是诗能状其胜。

积水潭荷花极盛,法梧门司成,壬子夏招客赋诗,丁巳闰夏复集,余亦偕往,分韵赋诗,绘图记事。余诗有"此地昔平泉,乔木犹葱蒨。西涯迹已陈,西厓诗最羡"句,梧门因作《西涯考》,赋诗三首。考云:"纳兰容若《渌水亭杂识》称李长沙赐第在西长安门西,俗呼李阁老胡同。其别业在北安门北。《汤西厓集·题李文正慈恩寺诗序》云:"乔庄简《跋文衡山西涯图》云:"寺之后曰西涯。"考公《怀麓堂集》有《西涯》十二首,第四即《慈恩寺》。他如杨柳湾、钟鼓楼,四诗中亦互见,则慈恩寺在西涯东,因以自号,今不能识其处。公不但无别业,并生时故居久废。公罢相后,客至不能具鱼菜。风操如此,岂能更为平泉木石计。集所云督复旧业者,始终未之复也。《燕都游览志》云:"积水潭在都城西北隅,东北亘二里余,南北半之,俗呼海子套。"又云:"海子南岸旧有海子桥,亦名月桥,俗呼三座桥。"又云:"银锭桥在海子三座桥之北,此城中水际看西山第一胜处,不似净业湖之逼且障也。"又云:"德胜桥西有积水潭,转而南,得藜光桥。"又云:"三圣庵在德胜街左,巷后筑观稻亭。夏日桔槔声不减江南。"《明一统志》云:"大慈恩寺在府西海子上,旧名海印寺。"《长安客话》云:"海子桥北旧有海印寺,宣德间重建,改名慈恩。今废为

厂。"何大复《慈恩寺》诗："海子桥西寺，高楼御苑花。"朱国祚《介石斋集·宿净业寺》诗云："僧楼佛火漾空潭，李广桥低积水含。"近人吴长元《宸垣识略》云："海潮观音寺在银锭桥南湾。"又云："明嘉靖碑：海印寺东为广福观，西为海潮寺。"又云："西涯为李文正故居，其《诰命碑阴记》云：'吾祖始居白石桥之旁，后移慈恩寺之东，海子之北。'"余综诸说，与地址印证，盖广福观（在今鼓楼斜街。）之南，响闸（今之万宁桥澄清闸。）之西，月桥（今之三座桥）。之北，海潮寺之东，地名煤厂，文正故第当在是。厂西则为李广桥，弘治时太监李广以符箓获宠，文正疏引唐柳泌、宋郭京为鉴，有为乞祠额者，公执不可。桥或广所造，奸珰遗秽，桥亦蒙羞。后人易名藜光，又嫌文饰，不如直名李公桥。盖桥实近在煤厂，为文正诞生之地，贵后赐第。今按院胡同至李阁老胡同者，为李贤第，《渌水亭杂识》殊不足据。至西涯则今之积水潭无疑。潭即水关，在诸河极西，林木丛郁，水石清幽。其先为法华庵，今敕建汇通祠。桔槔亭、稻田、杨柳湾，皆可指识其地。净业湖，十刹海，分流汇注，归宿于澄清闸。余居距李公桥不数武，门外即杨柳湾。西涯则屡至其地，未考始末。偶过苏斋，见《西涯图》展玩，因详辨之，并补图，招诸君子赋诗焉。

东城智化寺，为王振建。梵宇巍峨，振留土偶。乾隆初，沈侍御廷芳奏毁。寺近举场，章湖庄太守铨寓此赋诗，淋漓感慨，可作一则史论读。诗云："寥落缁流在，低徊旧道场。寺从天顺建，敕赐佛经藏。忠悫遭阉寺，摧残甚汉唐。铁牌谁灭迹，成祖首遗殃。正统初嗣立，刑余未煽张。中宫崩太后，内阁失三杨。持柄惟王振，膺城欠李纲。乘舆沦土木，烽火入边墙。幸是天人佑，全无矢石伤。童谣符雨帝，社稷赖郕王。少保勋劳懋，元戎战绩彰。夺门忘手足，复辟念貂珰。忽谓忠诚著，宜令庙貌庄。毘卢侈像设，金碧极辉煌。殄瘁端因此，贻谋遂不臧。南牙成水火，北寺总朝堂。祸至上公魏，凶逾西厂汪。锦衣荫弟侄，缇骑遍苏杭。更叹生祠建，先于圣庙旁。初时闻近辅，延蔓及遐方。要典春秋比，闻人左魏当。门悬宸赐额，炉烬尚方香。开府干儿辈，中涓义父行。应山先毙狱，廷弼续追赃。赫矣思宗立，于焉逆案详。纵加奸党戮，无补国家亡。女谒须严绝，阉人必慎防。如何令宦侍，甘使蔑王章。此寺人凭吊，前朝事渺茫。两碑俱没字，万佛自回廊。遗像今消歇，层楼渐废荒。子孙忘法守，先见服高皇。"

卷 五

中城 南城

杨梅竹斜街梁文庄公第，清勤堂前藤花，汪文端公有诗。万柘坡光泰馆此修《三通》，严海珊刺史遂成贻诗云："满架藤阴史局中，让君一手定《三通》。"又青乳轩以寓王中书谷原又曾，文庄告养归里，又曾送诗："藤阴假馆年华晚，潞水抽帆别思频。"文庄终养来京，于此宣麻，旋卒于位。今久改旅店，藤花尚茂，车过时犹及见之。

文庄立朝谨密，允称完人。乃掌铨数月，即被御史欧堪善劾其将房师高山朦混请复、保荐监生户部员外金烈掌选、掌院则将轮班编检抽换不公三事，虽未必一人作主，究为言官所指。于此见无过之难。

高安朱文端公第在梅市街，今为旅店。安溪李文贞公第在西珠市口，有"夹辅高风"赐额，赁宅尚是后人。

绿雨楼，陆文裕深旧邸，在正阳、宣武二门之间，东曰素轩，北曰澹室，中为书窟，今失其处。见《改虫斋杂疏》。公裔孙耳山锡熊藏有嘉靖中经筵所赐宫扇，邀程鱼门晋芳、汪厚石孟鋗、赵损之文哲、阮吾山葵生、曹习庵仁虎、吴白华省钦联句，有"楼添槐雨凉，屏引梧飔飐。"绿雨、槐雨，未知孰是。姚砺圃赋长歌。

康熙七年，京师正阳门挑浚御河，得玉印如升，篆文人不能识。少宰孙北海承泽家居，闻之曰"此元顺帝祈雨时所刻龙神印也，各门俱有之，盖雨后即埋地下耳。"（见《筠廊偶笔》）

王渔洋司寇《前门道院鹤》诗："怜尔冲霄翮，胡为近市喧？依然能警露，宁复慕乘轩！月出孤松顶，泉流白石根。故山如在眼，早晚谢笼樊。"今香火烦盛，院宇不宽，久无鸣皋栖止矣。

天启时宫中塑关圣像二尊，一大一小。有日者推算小者福寿绵长，香火百倍；大者不及。熹宗遂以小者弃置正阳门右侧小庙，而供大像于后宫，增其祭品，以穷日者之言。未几闯贼入宫，毁像，而前门香火极盛。

渔洋《年谱》云："正阳门关庙祈签灵验，余戊戌榜后，祈得：'君今庚甲未亨通，且向江头作钓翁。玉兔重生应发迹，万人头上逞英雄。'未喻其旨，后庚子司李扬州，甲辰升去。'江头'盖指扬州。继由户郎改侍读，乙卯升祭酒。是年闰八月，余生闰八月，'宝兔重生'又验。'万人头上'或官至一品之兆。"

秦涧泉修撰大士，甲戌散馆，求得签句云："静来好把此心扪。"不解何谓。试题《松柏有心赋》，忘押"心"字，列之高等，上看出，曰："状元有无心之过，试官无有眼之人。"《随园诗话》云然。

壬申乡试，有人求签问题，得"阴里相看怪尔曹，舟中敌国笑中刀。藩篱剖破浑无事，一种天生惜羽毛"，茫然未喻。入闱，首题乃《"夫子莞尔而笑"二句》，次题

《"故天之生物"二句》，三题《"交闻文王十尺"三句》，方验。

同年汤萼棠将选知府，求签得"君是山中万户侯，那知骑马胜骑牛。今朝马上看山色，争似骑牛得自由。"及选，得南安。同年饮饯，首演《杜宝劝农》，正吟此绝。杜乃南安太守也。汤后终南昌守。

南海程周量可则喜吃槟榔。官兵部时，王渔洋戏赠云："趋朝夜永未渠央，听鼓应官有底忙？行到前门门未启，轿中端坐吃槟榔。"昔正阳门专许舆人，车不准行。时京官无一乘车云。

陈泽州初寓宣武门东街，与李湘北少宰比邻。《乙丑除夕移青藤馆新居》诗："五春三度移居日，桃梗椒花总闭关。"《新斋》诗："莫道幽居小，楼头十万家。"又有《六友斋玩月》诗。又《青藤馆昼睡》诗："汗简纷难就，青藤蔓许长。"又《简西邻给孤寺主》诗，则定在珠市口西，今莫考其旧第。

泽州甲戌服满入都，戊戌同年会于邸第，仅得七人。有《见潘岸谷比部讯屠芝岩给谏》诗："细柳新蒲绿映空，曲江花有几枝红！天家一榜四百士，白首相知六七公。海上故人如梦里，蓟门落月满楼中。逢君旧忆铜龙事，左掖清阴入院桐。"时距戊戌三十七年耳，零落至此！芝岩名粹忠，后官兵部尚书，鄞人。

二忠祠在鲜鱼口，吉水人祀文信国、李忠肃邦华。忠肃甲申徇节于吉安会馆，即此。《旧闻考》称在城内文信国祠，未确。柴市一祠，未闻作吉安会馆。此祠又名怀忠会馆、丞相祠堂。边华泉联句："花外子规燕市月，柳边精卫浙江潮。"赵瓯北翼《谒祠四首》诗注亦云："李公徇节公祠下。"诗如"半生声伎勤王散，一代科名死事尊"、"血碧肯污新赠谥，汗青终照旧题诗"。末首吊忠肃云："就谥神前手掩关，又传文水继文山。故知旷世心相感，恰好同乡迹再攀。地本表忠真死所，志同徇节肯生还？传芭曲里神弦紧，庙祀应增配食班。"昔同年欧阳晴岩新谒选，寓祠，频经瞻拜。今两遭回禄，未克修复，门榜徒存，庐陵节义之乡，无人倡议重修，能无慨叹！

天坛道院昔为讌集之地。胡南苕会恩有《道院看牡丹》诗："青阳好序顿过三，选胜如游百顷潭。碧落清虚人罕到，香林诘屈马偏谙。玉壶酒贮芳春思，石鼎诗联永夜谈。共说元都添绝艳，不须崇敬访名蓝。"又《道院祈雨》诗："萧萧古院薜萝青，钟鼓频催午梦醒。安得此间长避世，卧看羽客诵《黄庭》。"又《斋宿即事》："瑶坛清绝地，借榻卧闲房。压槛秋花细，鸣檐夕雨凉。新泉烹日铸，古鼎爇都梁。入夜闻天籁，尘心一切忘。"

道院即神乐观，今改神乐署。冯大木廷櫆有《神乐观送同年之官》诗云："尺五天边春昼晴，同游南陌麹尘生。客来弥勒龛中坐，诗向桃花潭上成。"乾隆七年，满御史某携伶看花，因游人杂沓，遂奏禁栽花，拆毁酒肆，至今不植花卉。惟古松尚存，樛枝黛色，夏可纳凉。鲍西冈《坐树下》诗："不识南郊路，恍从物外游。神霄穹宇丽，森木缭垣幽。坛草萋以茁，畤花春复秋。风蝉吟不尽，返影下林丘。"

查他山慎行《凤城新年词》："才了歌场便买灯，三条五剧一层层。东华旧市名空在，灵佑宫前另结棚。"陈其年维崧有《同人集灵佑宫会饮》诗，今宫前并无灯市。陈泽州廷敬有《至日陪祀同王阮亭灵佑宫早起》诗，今天桥宫观悉为诸王斋宿之所。

吴梅村祭酒《金鱼池》诗："金鱼池上定新巢，杨柳青青已放梢。几度平津高阁上，泰坛春望祀南郊。"注谓《天庆寺高阁，今圮。"胡南苕诗："菰黍菖华满帝畿，散朝仙侣叩岩扉。齐回玉勒连钱骑，并试香罗叠雪衣。日射朱鱼吹浪泳，花随彩燕扑帘飞。当筵水调歌声缓，身似游云忘夕归。"曹秋岳侍郎溶诗："旁城微雨踏花过，五色文鱼戏绿波。不为水亭堪系马，香车珠箔动人多。"王渔洋《冬日过金鱼池》诗："记来剧饮暮春天，络马青丝白玉鞭。却倚回廊望珠箔，吴歌赵舞为君妍。"王横云鸿绪《上巳》诗："花底张云幔，风光满碧汀。一杯同洛禊，曲水即兰亭。"繁艳可想！今萧瑟已久，仅有金鱼。鲍西冈诗："地是金源旧，人还白帢来。茶牌销瓦砾，柱础搰蒿莱。"则雍正初年，荒凉已甚。

金鱼池北金台书院，盖仿首善遗意，董于京兆尹。昔陈句山京兆兆仑，延顾虞东镇、姚砺圃汝金掌教，得人最盛。姚赴晋阳时，句山赠诗云："廿载金台懒赴官，客中为客感无端。东门带草重重在，待系先生去辙难。"谓门下士有涕泣送行者。汤纬堂大奎有《过金台书院观金鱼池得鱼字五十韵》诗，后半云："忆昔瑶池甃，俄惊屋社墟。年深埋瓦砾，灰劫剩沮洳。载咏施(愚山)王(渔洋)句，长怀韦杜居。风流犹昨耳，吟赏复谁欤？花鸟余文藻，菰芦愧栎樗。陈诗聊纪兴，清露滴蟾蜍。"

朱竹垞检讨彝尊，康熙戊午入都，舍于三里河桥之南泉寺，与李武曾良年同寓，撰《惜字林记》，见《竹垞年谱》。今寺门尚存，桥侧有铁山寺，亦似古刹。

《亚谷丛书》云：京师戏馆惟太平园、四宜园最久，其次则查家楼、月明楼，此康熙末年酒园也。查楼木榜尚存，改名广和。余皆改名，大约在前门左右，庆乐、中和，似其故址。自乾隆庚子回禄后，旧园重整，又添茶园三处，而秦腔盛行，有魏长生、陈渼碧之流，悉载吴太初《燕兰小谱》。近又见《瑞云录》以续《燕兰小谱》，皆

好事者为之。

京腔六大班，盛行已久，戊戌、己亥时，尤兴王府新班。湖北江右公谯，鲁侍御赞元在座，因生脚来迟，出言不逊，手批其颊。不数日，侍御即以有玷官箴罢官。于是搢绅相戒不用王府新班。而秦腔适至，六大班伶人失业，争附入秦班觅食，以免冻饿而已。侍御居官颇直，曾奏官兵过境扰累，覆奏千言，视南漕铮铮有声。归江陵十余年，因荆州水决，全家溺毙。毕制府沅吊以诗云："最怜豸绣乌台客，披发何由诉大荒。"

《如是我闻》载倪少宗伯承宽《感旧为方俊官作》诗云："落拓江湖鬓欲丝，红牙按曲记当时。庄生蝴蝶归何处，惆怅残花剩一枝。"诗末有注："俊官名兰如，吴人。为庄本淳学士所狎，有状元夫人之号。己卯入都，学士已殁，憔悴自伤，门前冷落。"宗伯诗语无泛设。嗣后南部李桂官方至。其详见袁随园、赵瓯北长歌，称史文靖于庚辰重赴琼林宴上，亦呼状元夫人，后依秦中幕府，较方为优。

祝豫堂中翰维诰作《燕台新乐府》，如《太平鼓》、《兔儿爷》、《响盏》、《缝穷妇》之类是也。蒋太史士铨亦有十四首，如《弄盆子》、《画眉》、《杨象声》、《兔儿爷》、《戏园》、《鸡毛房》、《泼水卒》、《堆子兵》、《摇铃卒》、《唱估衣》、《缝穷妇》、《唱南词》，其《档子》尤为悚切，足以警世。诗云："作使童男变童女，窄袖弓腰态容与。暗回青眼柳窥人，活现红妆花解语。憨来低唱想夫怜，怨去微歌奈何许！童心未解梦为云，客恨无端泪成雨。尊前一曲一魂消，目成眉语师所教。灯红酒绿声声慢，促柱移弦节节高。富儿估客逞豪侠，铸银作钱金镂屑。一歌脱口一缠头，买笑买嗔争狎亵。夜阑卸妆收眼波，明朝酒客谁金多。孩提羞恶已无有，父兄贪忍终如何！君不见莺喉一变蛾眉蹙，斜抱琵琶定场屋。不然去作执鞭人，车前自理当年曲。"花档子散处前门左右，鲜衣美食，一无所能。色衰音变，则为弹手教演幼童，若无资，即执鞭赶车，否则入鸡毛房矣。

京师元旦贺岁，奔忙可笑，然礼设已久，台垣虽门贴"概不贺节"公约，而不能止也。阮裴园学浩戏作云："争门投刺乱如烟，辘辘冲风亦可怜。触眼但逢骑马客，纵怀须待听莺天。久知扃户饶清福，颇爱烧香作静缘。砚席尘封炉火冷，谁教疲绝短檠边。"

新年例贴门神，查他山、唐实君作传诵已久。近赵瓯北翼作，更欲突过前人。诗云："剑笏森森谨护呵，东西相向俨谁何？满身锦绣形空好，一纸功名价几多。辟鬼漫同锺进士，序神还让寇阎罗。欲稽故宝惭荒陋，或仿黄金四目傩。""执戟垂绅将相权，曾传褒鄂壮凌烟。描来花样辉三径，报满瓜期例一年。人欲登龙先仰望，门虽罗雀肯他迁？谁家健妇夸持户，劳绩殊难企及肩。""漫嗤两脚踏空虚，身已离尘迹自疏。甘守仓琅监锁钥，肯随朱履上堂除！无言似厌人投刺，含笑应羞客曳裾。暮夜金来君莫受，防他冷眼伺门闾。"

金鱼池西精忠庙，祀岳忠武，自灵佑宫灯市罢后，庙设烟火，人竞往观。又土塑秦桧，以煤炭燔之至尽，曰烧秦桧，盖仿火判之形也。火判，城西有四五处，秦涧泉作赋，纪心斋作词，先大夫同作四律，颇为同人所赏。诗云："谁于火树现雄豪，腰腹皤然尚沃膏。脚色似曾夸进士，头衔犹未换功曹。虚中大可营三窟，注焰无烦驾六鳌。一片热肠人海坐，年年灯影照霜袍。""荼毗了义本三乘，火里莲花拔宅升。袍笏宰官虽说法，纠名书判最难凭。焦头上客宜蒙赏，烧尾豪筵独许登。一笑当场招鲍老，且来附热看春灯。""装点须眉异壊工，鼻头出火耳生风。阴阳为炭灵其下，蜡炬成灰夜未中。西岸岂愁淄水降，东方兼挟泰山雄。熏天炙手须臾事，薄尽心肠是老公。""烛龙向夜吐星芒，踏遍宣南宣北坊。此老自来夸赫艳，世人多不爱清凉。赤熛暂借三更势，焦土回看一炬荒。剩与帝京添景物，软红明日又飞扬。"

卷 六

东 城

国初，益都相国冯文毅仿廉孟子万柳堂遗制，既建育婴会于夕照寺傍，买隙地种柳万株，亦名万柳堂。毛西河奇龄、乔石林莱作赋，陈其年序，朱竹垞记，又赋诗云："不到闲园已隔年，绿杨高并女墙连。无妨并马横桥渡，更许深杯曲水传。径仄易侵蘋叶小，日晴况有杏花妍。舞雩幸忝从游列，澹沱春光过禁烟。""小径升堂步屧偕，堤沙遥筑避尘霾。歌翻骤雨新荷好，地比崇山峻岭佳。露井有花滋药甲，春衣无桁挂松钗。永和会后兹游最，禊饮蓬池未许侪。"益都致政，门生祖饯，和诗传汪蛟门懋麟"都门人送贺知章"，潘稼堂耒"东山身为草堂留"佳句。如竹垞二首，亦绝唱也。诗曰："十里沙堤万树杨，秋容犹未点新霜。小车稷下将归日，上巳城东旧醉乡。坐立部歌听总好，田园乐事话方长。千秋祖帐赢疏传，录别尊前有和章。""白头许赐冶源闲，青史难将谏录删。此去耕渔寻旧侣，且凭丝竹解离颜。开帘浴鸟阶前水，过雨斜阳槛外山。他日从游期莫定，强留嘶骑玉河湾。"陈泽州廷敬《重阳谯集》诗："晓随丞相凤池头，晚接花茵想胜游。万里捷书频送喜，一时佳节倍销忧。松风有梦怀温树，鱼水多情羡野鸥。不尽谢公丝竹兴，边机樽俎在前筹。""胜迹王孙万柳赊，相公清兴渺云霞。黄尘漠漠双蓬鬓，艳蕊凄凄旧菊花。见说登临犹昨日，笑怜岁月属官家。何时蜡屐陪欢谯，也比参军落帽纱。"益都入朝，出此诗示徐立斋相国曰："终当让此公！"

严绳孙《柳枝词》："丹禁城南小苑开，万株新柳拂烟栽。相公论道归常晚，能踏沙堤几度来？""问讯平泉金缕枝，陌头飞絮可同时？移根独近金茎露，不向春风管别离。""软红冲过六街尘，翦绿搓黄别作春。椮径会怜花似雪，不能更要扫门人！""雨滋烟敛绿成行，小小红亭曲曲塘。应待相公修禊饮，拂开萍叶送流觞。""薰风躏柳遍春城，可似章台走马情？共指平津开阁地，莫教错认亚夫营。""柳浪萍池自不扃，黄鹂啼处绿冥冥。长安冠盖浑无暇，几个双柑树底听。""踏青挑菜却来无，谱出清明士女图。最想攀条人散后，一庭凉月夜啼乌。""太平桥畔最毵毵，早许游人蜡屐探。但傍上林眠起稳，不妨摇落有江潭。""年年三月门芳菲，雨露常沾在紫微。不管淄川千万树，尽舒青眼望公归。"

胡南苕次韵诗："春入平泉万绿分，清晖水木映斜曛。柳湖夜漾千林月，松岛晴归众壑云。虹影双垂穿树见，莺簧百啭隔溪闻。丹台翠壁留题遍，休暇东山此乐群。"

康熙中，冯氏将堂归石文桂，壁上尽刊其诰身，供长生禄位。改寺曰拈花。鲍西冈钤诗云："野云旧迹已消沈，故相遗墟尚可寻。曲水当年修禊事，荒池今日照禅心。空传骤雨新荷调，剩有山禽楚雀音。怪底春阴偏酿雪，手寒无那强凭襟。""息壤长留并冶源，风流谁复更争墩。桥横中岛春冰浅，树绕斜冈蔓草昏。一自镜湖归贺监，长教祖帐说青门。城南韦杜今无几，水石平泉幸仅存。"又即景诗："丛薄莽无际，秋声宁在城？苇间闻钓乐，林却见山行。漠漠渚花淡，萧萧沙鸟清。岘亭何处是？吴语一关情。"汤西厓诗："桥坏谁装新雁齿，水枯已断旧鱼梁。"尤感慨系之矣！

严海珊遂成诗："卢赵风流去已赊，野云池柳有栖鸦。新荷骤雨潇潇夜，寂不闻歌解语花。""手执珠絜集霸才，火城如昼绮筵开。而今马矢填车厩，谁记平泉草木来。"此乾隆初年也。近则柳枯水涸，桥断亭倾，石氏石刻尚嵌壁上，无复知为益都别墅矣。壁黏履郡王七古覃字韵诗，极为盛衰感慨。时余视东城，拟往钞录，旋以御事，未果。

高念东珩《亦园记》："万缕将披细柳，知浓阴行埒苏堤；数尺自出清泉，是神力驱成香海。"是万柳堂又名亦园。冯益都《亦园春兴》诗："小筑城隅柳满堤，绿云低护草初齐。"次首："乱飘柳絮铺新径，细数桃花过野塘。"是园即万柳堂。王横云和诗："春浓亭榭护沙堤，翠碧千重柳带齐。吹去杂花迎缓鞚，飞来好鸟唤扶犁。轻阴色散旃檀外，斜日烟浓汉苑西。佳景欣当调鼎暇，关河极目暮云迷。"严存庵我斯《题亦园》诗："清时谢太傅，此地即东山。物我风尘外，经纶鱼鸟间。几人能后乐，半壑有余闲。吾亦忘机者，披襟自往还。""濠梁秋水上，窈窕赤栏干。石细萦书带，藤低碍簪冠。树声千壑雨，雁影一汀寒。绝似江南景，凭谁把钓竿？""草堂开绿野，曲榭俯清渠。最爱陶家柳，还同杜甫居。天高秋射隼，沙暖昼观鱼。到处乾坤大，何须赋遂初？"毛西河《亦园修禊》诗："曲江修禊已三年，胜饮无如柳下偏。地旷仅教油幔接，溪回不碍羽觞传。沿堤草向春深发，夹路花从雨后妍。陪得蓬山旧仙侣，到来满座尽云烟。""良会何须丝竹偕，春风处处远尘霾。东流水色清堪恋，北地晴光浅亦佳。高柳隔帘抛粉絮，新蒲刺水簇金钗。洛中禊饮年年事，丞相同行岂易侪。"

沙窝门有放生池，顺治中浙人范思敬实创始焉。初，范尝梦到一院，禅室悬木鱼，有人云："东坡居此。"遂入谒，坡云："吾有王文正公泥金书《法华》一部授汝！"坐侧有一人侍立，云何姓。觉而异之。既放生池成，延一老宿居之。范一日至院，宛似梦中，室悬木鱼，僧忽云："有一法宝，今赠居士。"视之，即王文正公金书《法华经》也。室有募缘疏，为何御史书。岂僧即东坡后身耶？（《池北偶谈》）

梁蕉林清标任司农时，有秋碧堂，刻晋唐法帖。汪蛟门懋麟赋谯集诗："秋碧堂中夜如水，桂花正吐黄金蕊。抹丽含香夹竹红，水晶帘外冰轮起。食谱茶经夙讲求，玉盘新荐枫亭荔。绛珀深凝凤尾胶，碧烟细瀹龙团字。"又构蕉林书屋，自题云："半船坐雨冷潇潇，仿佛江天弄晚潮。人在西窗清似水，最堪听处是芭蕉。""淡烟晴日满帘栊，春色依依上小红。客为看花频载酒，海棠开否问东风。"今城东莫考其遗址。

程篁墩谓京师最盛曰梁氏园，牡丹、芍药几十亩。孙退谷谓梁园引凉水河水入其中，亭榭花木一时称盛。康熙中，龚尚书《招董玉虬文骥梁园李家庄泛舟观灯》诗云："此地足烟水，当年几溯游。"王横云有《宋荔裳招饮梁家园》诗："半顷湖光摇画艇，一帘香气扑新荷。""林间绿酒常浮月，座上清歌迥遏云。"沈心斋有《陈以树招饮梁家园警露轩》诗："野旷天高启八窗，门前一碧响淙淙。"《旧闻考》称南极于魏村，似又在左安门外，今莫知其址。但知北城有梁家园，空旷平原，并无烟水。余己卯入都，但见堆积粪土。后筑官房，李吏部调元寓焉，筑看云楼，有"槛外远山排闼绕，楼前积水当湖看"之联。今有僧募盖寿佛寺，设义学。

先大夫官仪曹日，偕同寅诸公谷雨后二日作东城之游，赋诗云："凤城南望禁墙封，驰道逶迤接九重。宿雨已滋金埒草，流云不散石坛松。回看城阙披横幅，却话烟云指过峰。曾是文明河上路，朱鱼唼藻写春容（三里河即鱼藻池，旧有元文明河）。""柳枝无力挂春衣，太息池塘景物非。名士不随陵谷变，虚堂奈此管弦稀。打钟扫地空诸相，解带量松验几围。回首沙堤行乐日，红灯官马载花归（万柳堂倾圮特甚有感）。"

崇文门外三条胡同有查氏园，施培叔朝干赁住时，频访。林木葱茜，池馆清幽。未几，以无妄被议，移寓城西，牵复。嗣是遂无京官居住，恐鞠为茂草久矣。

东便门至西便门，三冬冻合，设拖床坐人，比车较省。鲍西冈诗云："寥色起城隍，坚冰致用良。陆行宜殿脚，匡坐称车箱。方马虞颠覆，浮槎叹渺茫。何如溱洧上，满载一床床。"吴白华消寒赋冰床联句，蒋苕生有冰床乐府。

陈泽州《三晋会馆记》："尚书贾公，治第崇文门外东偏，作客舍以馆曲沃之人，曰乔山书院。又割宅南为三晋会馆，且先于都第有燕劳之馆，慈仁寺有饯别之亭。公两以节钺镇抚四方，为善于乡如此。"今北城有三晋会馆，规模甚狭。东城贾第及馆，几不可问。

查他山《京师中元词》："万柄红灯裹绿纱，亭亭轻盖受风斜。满城荷叶高钱价，不数中原洗手花。""铜盘小拍坐张灯，手指东城满月升。从此夜游凉似水，渐无人卖担头冰。"

史忠正阁部，京卫人也。后裔零落，遗像鬻于庙市。蒋苕生得之，敬藏。高东井文照赋诗云："素练懔风霜，须眉怒欲张。生原同信国，死尚识睢阳。心迹绯袍露，江流玉带长。南都成底业？不画上明光。""太息琅邪政，君臣溺宴安。中朝群指马，四镇日争蛮。运去功名沮，忠孤志力殚。师门付衣钵，慷慨竟身完。"谓左忠毅光斗拔史公于童子场中，许他日必为非常人也。

刘克猷子壮常梦为朱之弼门生，搢绅未见其名。庚午，计偕入都，侨寓黄冈会馆。下第，步邻塾，见垂髫童子貌颇清秀，见书包有"朱之弼"三字，遂大惊愕，询其家世寒微，助以纸笔之资，久亦忘却。嗣久困公车，己丑谒选，强入礼闱。朱已弱冠，丙戌进士，授给事中。是科分校，遂出其房，占大魁。官终侍读。朱历官工部尚书、徐东海志墓。有南庄在郊外，查他山有诗。今故第后人，俱莫可考。

博晰斋明，满洲人，壬申编修，外任府道，改兵部郎中。博闻强识，于京圻掌故、氏族源流，尤能殚洽。老年颓放，布衫草笠，徙倚城东，醉辄题诗于僧舍酒楼，洒如也。人有叩其姓氏者，答云："八千里外曾观察，三十年前是翰林。"又云："一十五科前进士，八千里外旧监司。"

卷　七

西城上

朱竹垞于康熙己巳自古藤书屋移寓槐市斜街，诗云："涉衫桐帽海棱鞋，随分琴书占小斋。老去逢春心倍惜，为贪花市住斜街。""屠门菜市费赢骖，地僻长稀过客谭。一事新来差胜旧，昊天寺近井泉甘。"考《六街花事》引："丰台卖花者，于每月逢三日至槐市斜街上卖。"今土地庙市逢三，则槐市为今上下斜街无疑。若昊天寺近西便门，昔王渔洋司寇曾同施愚山侍读访王山史、陈蔼翁于寺观。唐子华《水仙图》诗："蒲车应诏谢宾客，城西古寺风萧萧。残碑老树气象古，凉衫重戴风神超。八驺喧阗不到此，两三素侣还相要。"今寺久作农田，惟存古井。

十二砚斋，朱竹垞记中书汪蛟门懋麟僦寓宣武门之右，穷巷萧然，馔炊不继。久病，梦入广庭，得石砚十二枚。寤而作歌，因名其斋。

朱竹垞集：乔侍读莱尝辟一峰草堂于宣武门斜街之南，有《看花歌》云："主人新拓百弓地，海棠乍拆丁香含。"

查他山集：去宣武门西半里，有陋室十余间，从马上望见老槐二树，亭亭出屋，遂僦居焉。《尔雅》："连屋谓之簃。"《疏》："楼阁，相连小屋名也。"因借树以名集，有《移居二十韵》诗。屋今无考。

徐司寇干学集有《同吴长庚光、严存庵我斯、蔡石公启僔、徐方虎倬饮李将军园亭》诗："宣武门西别业幽，群公载酒共销忧。"今亦无考。

查他山《饮朱竹垞槐市斜街新寓》诗："槐街旧与一峰邻，酒瓮重开为洗尘。最爱今年春带闰，迟来犹作看花人。"

朱竹垞《曹赞善鉴伦移居》诗："后园虚阁压城濠，溅瀑跳珠闸口牢。正好凭栏看洗象，玉河新水一时高。"今洗象在宣武门西河内，其居必是上斜街。

查他山《同园看花》诗："结邻真喜近斜街，步屧寻春又一回。五日重来光景换，早花零落晚花开。"又《同园修禊》诗，今无考。

洗象诗，名家集中歌行词赋，无美不备。独渔洋《竹枝》一绝云："玉水轻阴夹绿槐，香车笋轿锦成堆。千钱更赁楼窗坐，都为河边洗象来。"可作图画。

毛西河《诗话》："宣武门竹林寺傍，有酒家，名顶泉居，酒名蓟酒。尝骑马诣益都相公第，必造饮。同官张毅文鸿烈往酤，诗云：'竹林寺畔顶泉居，井洌香甘新醉余。'"今寺已无存，何问酒肆！西河又谓："长安宴会方小彻，长班即燃提灯满前除以促之。"今无此习。

三忠祠在上斜街，天启中山西人建，祀沁水张忠烈铨、襄陵高忠节邦佐、大同何忠愍廷魁，皆辽阳死事者。其乡人以后之徇节者祔祀。近人马壮节全、牛毅节天畀、任总兵举、张总兵凌霞、张总兵大经皆与焉。按马全初名璟，中壬申武探花，官福建游击。与同官某狎语失欢，奋拳相角，某败走，全骑追之及城濠，桥上相搏，堕濠水中。从者解纷，至督辕，复大哗。事闻制军，交劾罢，时年未三十。游京师，相国傅公惜其材勇，留京营教习。己卯改名全，中式，联捷廷试，技勇冠多士，遂以第一人及第。前后两登鼎甲，亦古所未闻。不三年，授江南提督，从征金川，徇木果木难。弟瑀，亦官总兵。任公金川阵亡，勇略见袁随园墓碑。子承恩，官提督。张大经，辛未武状元。

善果寺，王渔洋有《独游怀叶文敏方蔼》诗，尚有游寺诗："偶然偕素侣，佛日到香林。亭午无人处，青苔满院阴。三衣消瘦服，半偈妙明心。爱就鱼山宿，萧条写梵音。"潘稼堂耒诗："慈仁楼阁浸参差，幽赏无如此地宜。樗散人来休浣日，懒残僧话劫灰时。一窗幡影看烧笋，满院松阴听弈棋。多少龙山泥饮客，篮舆风味有谁知。"查他山诗："高林鸣枯风，院静如泼水。时有杖藜僧，下阶拾槐子。"寺有核桃数十株，题咏多未之及。

渔洋《居易录》："戊戌，观政兵部，寓慈仁寺。梁曰缉熙乙未同年，本不相识，时以咸宁令行取入都，亦寓寺中，遂与定交。"按公《双松歌赠许天玉》、《梁曰缉言辋川雪中之游》、《竹枝词》等篇，皆戊戌寓寺所作。渔洋有《询刘公勇慈仁寺寓》诗："窈窕禅宫掩，双松岁月深。披衣闻石濑，宴坐理朱琴。湖海三年别，云霄万里心。舅甥王卫似，相对发高吟。"盖公勇亦寓寺弹琴，故云。

宋牧仲荦《筠廊偶笔》："慈仁寺窑变观音，以庄严妙丽胜。"

庙市见杞县刘文烈理顺书，与马士英书并列。白仲调廷评梦鼐购刘书归，曰："不令与奸邪同列！"

渔洋《池北偶谈》："己亥于慈仁市上见'客氏拜'三字敝刺，朱克生以三钱得之，赋《客氏行》。予笑曰：'使当天启时，此一纸过诏旨远矣。'又买正德钱二枚，背有螭虎形。"

宋牧仲上元过慈仁寺买得崔鸿《十六国春秋》、《天下名山记》，诗云："华灯九陌挂春风，独买残编古寺中。蜡屐夙曾师谢客，细书今始识崔鸿。窗间冰雪归堪把，月下笙歌兴不同。明日又愁公事扰，西曹读律技偏穷。"

王横云《杂咏》诗："慈仁寺里海榴红，却与江南色相同。移向小庭闲伫立，绛唇微语曲栏风。"又："慈仁每月初兼五，松下朱阑列百廛。亦有公卿来问直，试评程尉几文钱。"高念东珩《慈仁寺》诗："一月招提到几回，长松百丈羽幢开。市人熟识应含笑，又向东廊看画来。"孙司空在丰《竹枝词》："腊后春前春未回，燕京腊月少花开。明朝十五慈仁寺，买得盆梅屋里栽。"查他山慎行《饮严侍御曾榘鸾枝花下作》："卖花声里过斜街，不记招寻月几回。只有绣衣真爱客，印泥封酒必同开。""僦居喜近慈仁寺，移得鸾枝隔岁栽。报到退朝今日早，东栏昨夜又花开。"

孔东塘尚任《燕台杂兴》云："弹铗归来抱膝吟，侯门今似海门深。御车埽径皆多事，只向慈仁寺里寻。"自注：渔洋龙门高峻，人不易见。每于慈仁庙市购书，乃得一瞻颜色。故《古夫于亭杂录》云：昔有士欲谒余，不见，以告昆山徐司寇，司寇教以每月三五于慈仁书摊候之，已而果然。

慈仁庙市久废，前岁复兴，未几仍止。盖百货全资城中大户，寺距城远，鲜有至者。国初诸大第宅，皆在城西，往游甚便。自地震后，六十年来荒凉已极。近惟崇效、法源二寺春日看花，余寺无问津者矣。若归义、紫金，不能举其名也。

慈仁寺毗卢阁，冯益都诗云："宝阁崚嶒俯帝京，芙蓉西望削初成。龙窥方丈三更雨，天假重阳一日晴。入眼黄花矜晚节，举头鸿雁惜归程。茱萸剩有仙人佩，池草何缘寄远情？"田山姜雯诗："千层佛火出层云，面对西山正夕曛。老树风悬雕鹗宅，荒原草长骆驼群。秋生沙碛寒应早，水下天津势渐分。侧耳秋城闻战鼓，登坛重起旧将军。"

汪钝翁《说铃》："王十一迁寓慈仁寺，予往阻之曰：'子寓慈仁寺，不得不赋双松诗，恐损子名！'王傲然曰：'寓不可不移，诗那可便作。'今集载《报国寺双松赠许天玉》，盖是岁移寓作也。歌词雄伟沈丽，与题相称。王既为此言，而其后竟尔操笔。才人固自难量。"

姜学在于慈仁市上买得宣德窑青花脂粉箱，陈迦陵维崧赋《满庭芳》词云："龙德殿边，月华门内，万枝风蜡荧煌。六宫半夜，齐起试新妆。诏赐口脂面药，花枝袅、笑谢君王。烧瓷翠、调铅贮粉，描画两鸳鸯。当初温室树，宫中事秘，世上难详。但铜沟涨腻，流出宫墙。今日天家故物，门摊卖、冷市闲坊。摩娑怯、内人红袖，恸哭话昭阳。"箱后归扬商宠姬。商宝意有诗。

程周量可则尝抚慈仁寺松叹曰："长安诸贤率皆未登庾岭，故使诸松浪得盛名。"亦赋双松歌。王楼村式丹亦有长歌。

曹秋岳溶《九日登高》诗："相怜皂帽俯长松，斜日蓬蒿古殿钟。层阁萧条飞燕雀，满城苍翠落芙蓉。烽烟天阔凭高恨，沙塞花寒对酒浓。江表何年还倦羽，此身终得伴孤筇。"

宋荔裳琬《慈仁寺看海棠作》："维摩室外沙棠树，疑是散花天女移。娇靥最怜终半放，快游不必定前期。蝶衣乱舞轻风下，莺语流连夕照时。况有虬松堪徙倚，红霞青籁晚参差。"

毗卢阁诗多名作。独查查浦绝句"十三松下小回旋，杰阁毗卢尺五天。笑指卢沟桥上影，人随车马蚁衔连。"高念东亦寓慈仁，集有诗云："缁尘不到梵王家，铃语天风静若哗。客久能诗龙树偈，僧贫解饷虎丘茶。名山遥忆心先往，帝里重来鬓已华。栖鸽禅房原自好，一枝休羡上林鸦。"又《季秋登阁》诗："野色横今古，西风满帝州。山寒云外出，水远日边流。万象秋皆静，浮生倦亦休。长松幽意惬，少为夕阳留。"

明宪宗建慈仁寺为母后祝厘，颁名画百二十轴，皆天堂地狱变相。大毗卢阁高三十六级，长廊四周，城市郊原，历历可睹。仰瞻宫阙，如傍云霄；俯眺西山，俨入襟袖。殿前双松，当时已称数百年物。东一株高四丈余，偃盖三层，涛声满天；西一株仅二丈余，低枝横荫数亩，鳞皴爪攫，以数十红架承之。阮亭作双松歌，又言其下可置数十席。出总圣门为海棠院，皆僧寮也。海棠干数围，亦元时物。阁后有窑变观音，高尺许，宝冠绿帔，相极慈悲。寺前后凡七层。今毗卢阁改为平殿三间，双松竟举入木厂。海棠院今废为染衣之所。惟窑变观音尚存，仰荷睿藻题咏，珠龛宝座，装饰精严，游人瞻玩，辄不能去。乾隆己丑秋，同人往游，予亦有句云："联镳出访慈仁寺，一带荒畦种野蔬。髯叟久经悲火化，金仙闻已罢楼居。珠龛白定瞻慈相，翠竹黄花绕佛庐。怪底绛裙曳环佩，海棠月冷听经鱼。"(《茶余客话》)《北墅绪言》：都门报国寺毗卢阁，内祀有观音，盖窑变也。明神宗时，李太后崇礼大士，欲得一磁相奉之，举念间景德镇窑中诸器化一庄严法像，绿衣披体，晏坐支颐，两膝低昂，左偃右植，手轮梵字，篆法宛然。献之阙下，懿旨命供于寺，俾都人咸知敬礼。

张晴峰衡，景州人，顺治辛丑进士。官水曹郎，贫不能举火。一日，贷钱过慈仁寺，见书，即买归展读，怡然忘饥。

归义寺有辽初石幢，查他山诗云："地作邻人业，苔侵破庙堧，两工碑背字，犹记会同年。"

《筠廊偶笔》："宣武门外教子胡同永庆寺，最为卑陋。僧文然居，祖师殿前白杨、古柏各二。"余寓北邻时过访，师室无他物。壁有联云："石压笋斜出，岩垂花倒开。"乙卯，再过，已示寂。赋诗吊之："古庵如空山，幽绝招提境。春风扣禅扉，斜日林间静。小别二十年，依然磬声冷。不见白头僧，闲阶踏松影。"

宋牧仲太宰《登毗卢阁饮樵沙道院》诗："更从别巷访樵沙，道院幽幽惬微尚。"院似在西城，俟考。

渔洋《过圣果寺看桃花》诗："古寺寻春已后期，东风犹为绛桃迟。禅扉静掩残春雨，细逐茶烟扬鬓丝。"寺亦俟考。

寄园为高阳李文勤公别墅。其西墅又名李园，狄立人亿于此设宴。见姜西溟诗。其后归赵恒夫给谏吉士，改名寄园。沈心斋阁学诗云："大隐金门侣，名园休沐宜。辋川摩诘画，杜曲牧之诗。帘亚文禽人，花阴碧藓滋。家传清献鹤，夜静独知诗。"胡南苕初夏小集有诗。查他山《九日游》诗："萦成曲磴叠成冈，高著楼台短著墙。花气清如初过雨，树阴浓爱未经霜。熟游不受园丁拒，放眼从惊客路长。亦有东篱归不得，四年京洛共重阳。"给谏休宁人。子占浙籍，中式，被某劾之，谪官助教，久住京师，以寄园捐作全浙会馆。孙宫允人龙《记》称为明冉驸马月张园址，改为寄园觞咏之地。后以父子异籍，被浙人劾奏，以寄园捐为全浙会馆。浙人建景贤祠以祀。人但知给谏作《寄园寄所寄》，其宰交城平寇及《续表忠记》，世无知者。

张匠门大受有《同顾侠君、王玉衡上巳载酒月张园》诗："故人载酒城西地，狂客吹箫月上时。"王楼村有《匠门邀过寄园小集》诗，是匠门曾寓寄园。

教子胡同一宅，略有树木，亦指为寄园故址。王兰泉司寇昶寓时，有蒲褐山房，勒诗于石。赵瓯北翼比邻而居，赠诗："寄园本是吾家地，输与高人占清闳。"

寄园有梨一株，逾常味。李高阳居时嗜之。后艾司寇元征、徐漕帅旭龄、赵给谏吉士接住，馈以为常。癸亥，梨大熟。甲子，高阳薨，梨随枯。甲子，会辛卯同年在朝者于寄园，郑山公、王阮亭、沈绎堂、李奉倩等二十九人。甲戌，惟郑山公重、王涓来泽宏、王阮亭三人，尚列朝端。距辛卯已四十四年。二则见《寄园寄所寄》。二十九人中，吾湖有姚陟山淳焘、沈维庵上墉，盖辛卯备副，当时亦认同年。

赵恒夫初令交城，分校得冯云骕，丙辰翰林；辛酉主江南试，拔胡任舆领解。胡向梦有"手弄双元小天下"之句，久困公车，甲戌题为《"孔子登东山"章》，试后谒赵于寄园，恒夫曰："子必大魁。"廷对果第一。

松筠庵在炸子桥。庵不祀佛，塑幞头神像，相沿为城隍神。五月，抬像换水，结会立碑，既而寂然。庵僧

将地私卖。丙午，杨给谏寿楠、李都谏融视城，访知为杨忠愍故宅。其时曹宗丞学闵、阮司寇葵生、郑侍御澂倡议鼎新，榜曰"忠愍故宅"，仍号松筠。司寇记略云："读公年谱，嘉靖丁未年三十二成进士，除南京吏部主事。辛亥，升兵部车驾司。旋谏阻马市，廷杖谪边。壬子冬，复武选司。癸丑，劾嵩下狱。是前后居斯宅者仅传舍耳，而至今人心翕然，爱护保持，不忍暂辍。盖公之灵爽，日在天地，虽烟云草木，一榻蘧庐，犹令人系思无穷，矧其退食休憩之所，曾焚香而修谏草者耶！"又赋诗云："桥头庙貌俨㕏巖，每一经行感慨随。竹院无僧闲啜茗，松窗命侣坐敲棋。两朝事往留遗宅，一篑功完待纪碑。当日曾经丞相步，至今传诵秀才诗。"按渔洋集中"筠"作"云"，亦未指忠愍故宅。集云："康熙庚申，高念东侍郎珩居松云禅舍，冯益都溥过之，流连竟日。高赋诗云：'户倚双藤梵宇开，无人知是相公来。相看一笑忘朝市，风味依然两秀才。'冯答云：'隐几僧寮户不开，天亲无著忆从来。而今相对浑忘却，只识维摩是辨才。'予和云：'二老前身二大士，重逢半日画炉灰。他年古寺经行处，记取寒山拾得来。'"又考徐司寇乾学题忠愍书画诗云："从此馨香辉鼎俎，至今岩谷锁松筠。"似因是庵而及。渔洋撰《高公墓志》，"云"作"筠"。

严宗伯我斯《登玉皇阁》诗："城西杰阁俯晴空，极目凭阑兴不穷。双阙烟生缥缈外，万山青在有无中。题诗旧日苔痕碧，著屐重来柿叶红。莫惜登高佳节过，好携尊酒送飞鸿。"阁在盆儿胡同。胡南苕《冬日侍李容斋夫子登城南玉皇阁》诗："仙台冬旭似春融，咫尺神霄帝座通。绛节葳蕤临斗杰，羽衣婀娜激天风。亭空鹤放余霞外，壑近龙吟一笛中。谁道玉清香案远，姓名元识太微宫。"自注：是日丹壑醮坛。丹壑名孚青，十六岁已未入翰林。史胄司夔呈文定诗："郎君馆阁称前辈，弟子门墙半列卿"是也。

王楼村式丹集《慈仁寺东扬州会馆移居》诗："大地邻虚总一尘，冷官随处可容身。栽花树栅闲中事，爱酒怜诗我辈人。桑下岂惟三宿恋，槐阴也作两家春。却思旧雨东西路，千万还应更买邻。"按扬馆今在菜市口，离慈仁几二里。刘大山岩《赠楼村移居》诗："碧山堂里老尚书，二十年前此卜庐。"

卷　八

西城 下

长椿寺，明孝定太后建，以居水斋禅师，有渗金多宝佛塔，高一丈五尺。《燕舟客话》载："小室藏佛像，中二轴黄绫装裱，与他轴异：一绘九朵青莲花，捧一牌，题曰'九莲菩萨'，明神宗母李太后也；一绘女像，具天人姿，戴毗卢帽，衣红锦袈裟，题'崇祯庚辰恭绘'，烈皇生母孝纯刘太后也。"今只存一轴，女像著千佛袈裟，金书"智上菩萨"四字，游人赴寺展观。康熙中，唐东江孙华《长椿寺瞻慈圣李太后御容》诗云："明代修家法，徽音冠史编。宫闱风自肃，母后世称贤。诏选良家人，恩承甲观偏。婕妤常却辇，钩弋乍披拳。奕叶盘根李，层峰太华莲（释氏称太后为九莲菩萨）。观津原近赵，沙鹿本邻燕。赤蜺腾光景，苍龙降蜿蜒。祥来弓韣祭，兆卜玉鬌全（用宋李宸妃事）。冲圣初临极，慈宁遂俔天。车仍从辇后，影不到帘前。壶教三宫穆，坤仪万国传。调元归保傅，预政戒中涓。浴茧公桑室，观禾钩盾田。经令邓氏习，宠异霍家专。章武能循礼，阴乡雅避权。珠囊银管启，帐殿玉钩褰。妙画临吴绢，清词洒蜀笺。丹青摩诘善，点画茂漪妍。无事常游艺，多生本悟禅。缁经梵夹字，爇鼎水沈烟。金刹凌云起，珠宫匝地连。中官领将作，内府出缗钱。宝相装弥勒，仙真事偓佺。璧釭巧匠缀，玉钏鬼工镌。薝蔔开香域，伊蒲供净筵。赤頿争赴集，白足竞骈阗。法乳三千界，慈仪四十年。恩施覃道俗，仁性及飞蠉。武帐初辞御，银台遂上仙。通都簪素柰，薄海遏朱弦。方恨珠襦卷，俄惊玉玺迁。定陵风瑟瑟，嫄庙草芊芊。佛土三生愿，尧门一梦遄。神孙谁似续，缁侣当曾元。社饭多年冷，关斋宿世缘。仪容犹宛在，天帝忽胡然。绀发分螺细，金姿像月圆。一椽留世守，再拜肃心虔。长信繁华歇，灵光浩劫延。千秋金粟影，常并法幢悬。"乾隆壬午纪侍御复亨、蒋太史士铨、王员外显曾偕先君仪部公游长椿寺，见后像残破，醵资装裱，贮以锦匣。蒋诗云："圣像勒石传琳宫，观自在身太后容。丹青画本世罕觏，京师梵宇分颁同。城西旧有长椿寺，玉轴犹存尚方赐。袈裟璎珞天人装，灵气浮空花雨坠。金粉半脱目有神，老僧略识娘娘尊。当时诸佛避宝座，今日故纸黏梁尘。昔辅神宗持国柄，外有江陵内慈圣。谅暗不负托孤心，严惮同钦蒙养正。晓漏声中呼帝起，长跽读书宁恕尔。不须定汝作官家，须知汝亦都人子。煌煌慈训天下平，帝长唯赖张先生。九州富强天子孝，报恩崇佛工繁兴。黄金布地恩难答，嘉靖求仙换家法。一时库藏散浮屠，请看堂中多宝塔。后来帑尽烦征输，国戚助饷多加诛。皇儿泣随菩萨去，六宫斋醮无时无。可怜酣睡太妃侧，万历初年还共忆。世宗神祖善功垂，仙佛如何难杀贼。呜呼往事莫具陈，重装宝相开金轮。槐花落尽香烟冷，麦饭谁人念老身？"先君诗云："城西寺古仍前朝，大柞长椿创椒殿。秋风叶落只树园，金涂铜塔光明见。真容一幅妙莲花，圆姿替月开生面。当时布施出东朝，史言钜万赀无算。斯地才存劫后尘，华鬘四照香云散。毋乃繁兴土木工，岂知别结人天案。定陵冲幼作天子，宗社危疑从此始。大柄手付张先生，五更讲读呼帝起。西城击剑亦偶然，家法森森必罪己。大婚成礼旋移宫，含饴弄孙吾老矣。慈母何因种福田，民安物阜即生天。官家已享升平运，那不皈心结佛缘。宫邻金虎一朝隔，坐令门户操戈鋋。蜚书再出逐元老，赤梃一击归疯颠。政府调羹意良苦，得似江陵初政否？寒食明年忆老身，泪痕空洒昭陵土。君不见风烟台榭小侯家，转眼银铛缇骑遮。闻道九莲

亲示现，请看千佛绣袈裟。"渔洋《居易录》："予过长椿寺，见慈圣李太后及田妃像，皆白皙丰美。田像有怨容。"徐华隐嘉炎有《展田妃像》诗："妙相生前写，幽宫异日同。先携茂陵碗，后傍鼎湖弓。"东江诗不兼及，时已无存。

长椿寺为宴集之地，潘稼堂耒有《和重九益都公集长椿寺》诗："才陪秋禊过山堂，又赴离筵到竹房。随地黄花皆栗里，有人皂帽忆鲈乡。笼纱句入禅心妙，煨芋身贪佛日长。容得逍遥称大隐，侏儒不用笑东方。"渔洋戊辰入都，总宪立斋徐公邀饭长椿寺。同集者相国冯公，刑侍高公，健庵徐公。

胡南苕会恩《雨后过长椿寺夜集》诗："花宫过骤雨，暑月似凉秋。积水空无际，遥天翠欲流。星花穿树动，人语隔池幽。永夕抒清啸，忘机一唱酬。""野屐乘凉发，禅关向夕开。听诗逢旧侣，烧烛话深杯。槐雪虚檐落，松风古殿回。坐来衣露满，清绝读书台。"又《毗罗阁》诗："独立珠林缥缈楼，凭阑颢气接皇州。东连瀛海帆樯集，北望居庸紫翠浮。黄鹄青冥千里暮，疏砧碧树九门秋。尘劳扰扰斜阳外，怅望岩栖隔旧游。"

朱竹垞《送梁药亭佩兰长椿寺联句》诗："九日倏已过，(姜西溟)湿云漫四郊。森森长雨垂，(朱竹垞)飒飒虚檐梢。病叶恋冷枝，(梁药亭)惊乌盘空巢。晨兴践夙约，(陆射山)揽袂皆贫交。胜引双树林，(魏禹平)宛若深山坳。藤绾三秋蛇，(张汉瞻)槐舞千岁蛟。(赪柿迸露实，(朱悔人)金英坼霜苞。红的的吴萸，(陈叔毅)碧茸茸秦艽。瓦沟窜鼯鼪，(汤西崖)户网牵蟏蛸。苏深聂屃伏，(查悔余)篆古蒲牢哮。粥鱼昼浩浩，(俞大文)墙鸡午胶胶。光景欻明晦，(姜)眺览穷橧樔。新酎绿满斝，(朱)晚菘黄充庖。岂意青豆房，(梁)俄顷罗嘉肴。鸣姜剩紫蟹，(陆)题糕余彩猫。子鹅新韭配，(魏)鲜鲫枯荷包。已见雉膏登，(张)况有兔首炰。分曹玉钩射，(朱)角力骰盘抛。急觞易沈顿，(陈)缓带便爬抓。一饮动一石，(汤)载号或载呶。同声唱者和，(查)含意漆在胶。五言乍妥贴，(俞)十手争传钞。虽乏韶濩音，(姜)肯使下里淆？合并洵匪易，(朱)顾我中心恔。归帆舣艕舸，(梁)别骑笼鞦鞘。逦迤陟荒冈，(陆)邪许搴长茭。免泣卞和璞，(魏)且诛宋玉茅。草缚不借履，(张)泉酌呺然匏。槟榔蕉椰荔，(朱)都蔗菱菰茭。鸡头祖竹萌，(陈)翠羽官梅梢。熟知江乡乐，(汤)莫厌潮田硗。招隐邱中琴，(查)励志贲上爻。岂必马足尘，(俞)逐逐营斗筲(姜)。"

陈其年《重阳登高》诗："禊日从游万柳堂，序成欲拟右军王。好秋又过茱萸节，野兴还寻蓿蔔乡。望入关山情倍迥，闲餐茗粥话偏长。浊醪粗饭身强健，为补登高到上方。"《戊申九日登长椿寺妙光阁》诗："与汝妙光楼骋望，他年无著与天亲。"陈泽州集："妙光阁为龚芝麓尚书建登览有作》云："尚书游屐经行处，夕照残花寂寞红。"冯益都有九日登阁诗。今阁久倾，重建未果。沈心斋阁学涵《避暑阮氏园亭用少陵游何将军山林十首韵》诗："莓墙纡匼匝，绀宇耸云霄。"自注：园在长椿寺左，今则荒垄空地，尽盖官房。阮氏未识何人。徐华隐有《陪合肥夫子招集妙光阁度曲看花》二律。

毛西河有《陪益都夫子长椿寺观剧》诗："春色融融起化城，楝花风发坐来清。当轩一奏开元乐，满院如闻上苑莺。"张匠门大受有《妙光阁看丁香花用昌黎出游诗韵》。韩文懿菼有《戊午春读书长椿寺》诗。今丁香繁茂，树下可设数席。惟律僧戒携酒榼，觞咏无闻。查他山《步入一茎庵登妙光阁》诗："偶然联客袂，随意叩禅关。门径忽新改，居僧出未还。一尖城上塔，几点树头山。此处宜看雪，危梯约再攀。"又《同荆州兄过一茎庵饮香林亭下》诗："尚书别业改，香火付兰若。"注："亭为合肥宗伯所葺。今莫可考。

弘衍庵在醋张胡同。渔洋《与施愚山看海棠》诗："韦杜城南十万家，东风处处酒旗斜。不知冷节匆匆过，犹见僧楼一树花。""木鱼声静佛香迟，日午风帘自在垂。好是维摩方丈室，恰逢天女散花时。"《庚午重过感怀愚山》云："十年不见谢宣城，目极澄江远恨生。白首重吟枯树赋，江潭蕉萃庾兰成。"纪太仆复亨曾寓此庵。

门楼胡同。陈紫澜宫詹浩《移居》诗："数卷残书一酒瓢，移家东去尚西郊。略无根柢萍浮水，不费经营鹊有巢。知己忽成千里别，归期久愧北山嘲。右安门近寻芳路，且喜春风上柳梢。"

悯忠寺详见《日下旧闻》，名篇络绎，不及复载。昔谢文节枋得北来，羁寺中，见壁间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犹尔，吾岂不汝若哉！"不食而卒。王渔洋《吊宋谢文节公》诗："勤王信州兵，买卜建宁市。一片曹娥碑，堕泪女儿子。"近见《卜砚集》，知公建宁桥亭买卜。一歙砚，程文海铭，永乐中出土，三百年流传至天津周月东焯宝藏，临终，赠查中丞礼，携之至京，遍征名辈题咏，多七古长篇。纪太仆复亨诗云："建安山下公潜走，徒旅奔亡惟石友。侧足桥亭卜肆中，玄黄血尽泪余红。相看故国俱何处，墨涌苍波卷朔风。北去凄凉公不返，墓田寒雨空碑版。同心赖尔表艰贞，遍刻夷齐作志铭。远过一片寒陵石，留伴千秋玉带生。沧桑阅世如公在，记得庚申渡辽海。一时球璧感兴亡，敲火还飞紫电光。醉客满堂谁敢唾，开帘起坐月如霜。赠来死友珍逾玉，犹见当时交信录。(见《叠山集》。)"姚贞庵汝金诗云："盈尺桥亭砚，曾司卜筮功。五灵求兆吉，七圣告途穷。叹息金瓯破，摩挲玉带同。结邻依李相，译梵陋房融。当日遭时否，飞尘到处蒙。摧残留硕果，隐遁学冥鸿。蛰室藏龙尾，清流映彩虹。墨濡蕉叶白，吟泣杜鹃红。

忍死因慈母，辞征自洁躬。那堪身向北，只有泪流东。柴市人同义，香台佛悯忠。更无薇可食，还假石相攻。珹玏姿犹润，丹铅手已空。坚牢完劫后，转徙老寰中。燕俗黄金贵，查侯彩笔工。偶然寻旧雨，对此缅贞风。珍重宁缘物，流连默抱衷。之官珠乍返，插架卷仍充。俄报良朋逝，方增远思恫。意应仍赵璧，胆似语秦铜。幽壤知心早，遗孤治命崇。半千年璞在，一万里诚通。此段关臣友，都能见始终。我诗非苟作，名教在磨砻。”余诗见毕秋帆制府刊本，篇长不录。

愍忠寺石坛，传为唐太宗征高丽回瘗战骨处。赵瓯北翼诗：“一区开作堑，万骨聚为屯。岂乏功臣狗，兼多君子猿。生无半面识，死比并头婚。聊免群乌啄，差无饿虎蹲。结蒲工不暇，裹革例难援。”

寺旁明末侍御赵譔徇节葬此，未及议恤。乾隆二年，御史传为许奏请赐谥忠愍，建景忠庵。滇人即作会馆，一时征诗甚众。《筠廊偶笔》：“悯忠寺见唐贯休画阿罗汉十六轴，最奇古。”今恐无存。

圣安寺。渔洋同施愚山、宋牧仲联句。竹垞在寺饯曹检讨，称寺藏金元帝后及旃檀佛像，诗有：“画壁商喜留，吴装何诡丽”、“绝笔追顾陆，璎珞杂佩璲”等句。崇效寺在柳湖村西，名流竞游。竹垞过寺诗云：“缭垣途转曲，入寺淖初乾。尚有残僧在，同寻断碣看。白花秋细细，红枣晚攒攒。更上荒台望，遥山五髻盘。”宋牧仲《秋日同人游圣安、崇效二寺》诗：“柳湖古寺市南头，芳草闲房处处幽。岁月已同游伴改，依然文宴此中留。”“妙像旃檀拜古芬，消磨往迹几斜曛。老槐自是金源物，不与长楸入旧闻(《日下旧闻》载楸遗槐)。”“无尘别境许重寻(崇效寺杨忠烈题“无尘别境”)，异代翻教托慨深。满壁清诗不厌读，王(式丹)刘(岩)翰墨惬余心。”王楼村式丹诗：“尚书清兴属萧晨，野寺烟光洽主宾。莫讶门前驻车马，官场自有爱闲人。”“已公茅屋足茶瓜，记得长安客里家。五十年来重俯仰，当檐一树马缨花(宋公五十年前寓寺植花，今合抱矣)。”“琳宫画像事依稀，碑版苔花冷夕晖。多少停骖惆怅处，不须重问李宸妃。”“扑枣僧寮隔市尘，纵横墨迹照秋旻。孟津声价当时重，未抵杨公千载人(寺僧藏王觉斯草书)。”“曾趁春光碾小车，松龛风叶又秋初。巡檐绕柱看题句，前度刘郎我不如(春初偕刘大山题寺壁，大山有‘小车行处草初生’之句)。”吴荆山士玉诗：“哦松朱夏涌秋涛，萧 寺凉生兴转豪。旧是城南联句处，满天诗色碧云高。”缪湘芷沅诗：“停云回忆殿西头，种树参天翠色幽。五十年来一弹指，松风解带复句留。”“湖烟柳翠杳难寻，槐老楸荒落照临。小队初过挑菜圃，缁徒送出枣花林。”郭于宫元釪诗：“墙上笼诗有碧纱，十年芋火旧僧伽。圣安寺是尚书寺，不让佳名擅枣花(王渔洋改崇效为枣花寺)。”宋山言至诗：“忆陪蚕尾老尚书，枣剥空庭月上初。草色依然僧磬冷，梦回忽复十年余。”田乐园需有《同孙子未过圣安寺观画壁，慧明上人出王文安公所遗饮器，贯酒相饷，晚归记事》诗：“侵晓连骑出，远至柳湖村。雨过天初霁，瀌瀌溪流浑。山僧立板桥，揖我入寺门。荒草埋石径，残碑插松根。披藓辨文字，代历唐宋元。况有丹青手，商喜画壁存。像设三十六，位置如弟昆。上人颇好事，禅榻开清樽。先辈贻饮器，历历饮酒痕。醉后拟题句，留迹传只园。应不让画史，兼可招吟魂。嵇阮耽逸趣，斜日行将昏。晚凉上马去，秋塍蝉声繁。”按圣安寺金元帝后佛像，久移他处。寺有奸僧遁迹，伏法后，今惟一僧。寺虽修整，古物荡然。入门蔬菜盈畦，间植花卉；门前树影参差，想见柳湖风景。崇效寺四季多花，游屐颇盛。然“无尘别境”，不知何时洗去。寺藏拙庵和尚红杏青松照，时康熙庚午，渔洋、竹垞、王昊庐、查他山、陈香泉、孙松坪俱有题句。渔洋集称：拙公智朴《盘山志》，雅有体裁。赠诗悉录卷中，百余年墨沈如新。图书姓名“少司马印”、“引首肃台”。方丈有王觉斯铎大书“静观”二字，时顺治丁亥，王年五十六。同游者孙枚先廷铨、宋玉叔琬、赵韫退进美。吴天章雯《崇效寺雪坞上人种竹》诗：“崇效窗前竹几竿，移来依旧碧檀栾。敲风忽醒三生梦，过雨真添五月寒。龙奋九霄惊霹雳，凤翔千仞爱琅玕。坞中多少峨眉雪，好养灵根岁岁看。”陈泽州有《崇效寺看枣花书雪坞诗后》诗，有《枣林寺门遇袁杜少》诗。渔洋又有《甲戌五月望日，宋山言至邀过崇效寺，访雪坞法师看枣花同赋》诗，又《雪中怀拙庵》诗：“东望盘山三百里，年年结束负行縢。”是拙庵乃盘山僧，常来驻锡。雪坞则崇效住持。徐华隐与雪坞倡和尤多。田山姜亦有《坐雪坞三语轩茶话》诗。二僧何幸也！

阮吾山《法时帆学士旧藏诗册跋》：“三十年前，余从庙市购一诗册，皆己未博学鸿词翰林赋送邱季贞洗马回淮南之作。诗翰各有可观，凡八人：海盐彭羡门、平湖陆义山、嘉兴徐华隐、任丘庞雪崖、东明袁杜少、长州冯方寅、宝应乔石林、山阳李公凯也。乾隆戊申秋八月，法时帆学士过余寓斋，出此册见示，亦前数公手迹。盖同游崇效寺看梅之作，惟羡门、石林二公不与焉。按邱洗马南归，在康熙甲戌之秋，距己未已十有六年，诸公尚同在馆中。其看梅诸咏，未署何年岁，然诗中称义山、华隐宗伯学士，公凯为学士，盖已在癸未以后。是时羡门已历少宰，石林先以言河工事罢归，距甲戌又十余年矣。是数君子于同年中气谊弥笃，白首如新，有足多者。城南荒刹，岁暮冲寒，半月两过，淹留竟日。缅冷客之胜致，足见前辈风流。而雪坞上人，手种双梅，待名流之屐齿，皆可作日下旧闻传也。时帆与余围坐土壁，展玩移时，觉百年前风会人物，宛乎可想。倘将此一册留庙寺中，俾与《青松红杏图》同作山门之宝，宁第结一重翰墨缘已耶！”时帆式善今大司成。

接叶亭在烂面胡同中间，汤西崖少宰居焉。赋诗云：“中丞宰木拱，大令宿草深。”注：“四十年前，傅雨臣

感丁中丞居此，沈硐房大令尝寓云。"西崖咏斋中草木至五十二首，可谓蕃矣。雍正时张南华鹏翀居之，赋小集牛字韵八首。乾隆丁巳，沈椒园侍郎寓，吴少司马应棻招同人宴集首倡。徐恕斋以升赠侍御诗："床休论上下，廨各占西东。诗派追初白，官情共软红。"又《感怀次吴少司马韵》："骀唱冲泥到，荒亭感昔年。风流穿树石，裙屐已云烟。凉月奁开镜，深杯鲸吸川。槐花苍砌满，好句让群贤。"周西隒天度《感怀》诗："青棠如线草如烟，阅世真成浩劫前。日下林皋解若此，人间坛坫益凄然。蜗行蠹壁余残垒，虫网疏窗罥辊弦。熟客不来宾从散，春风夜雨落苔钱。"极写荒凉之景。后为查中丞礼、祝芷塘德麟寓，稍葺治，倩王蓬心宸绘图征诗。沈东田世枫诗："爱此幽栖地，偏居官巷中。人门风迹在，小坐市尘空。丛筱轻烟碧，长林落照红。渐看秋爽荐，疏处引清风。"芷塘赋诗，李羹堂调元八叠和韵。如："百年鱼藻思诗老，一日莺花付史公。楸树前庭韩句里，桃遮小径杜诗中。""雨屣送僧莲寺近，夜炉留客竹床寒。醉里功名付桑落，梦中富贵说槐安。"俱佳。今归吴漪园太史裕德。

莲花寺树林蓊郁，门径极佳。《旧闻》不载其名，似是旧庵修整。今为述职大吏行馆。

接叶亭对门大宅，为华亭王文恭公顼龄旧第，堂曰："锡寿。"公曾孙绍曾、显曾入词馆，公孙祖庚保定太守，谒选道员。癸未，宴丙辰同征鸿博刘文定、曹文恭秀先、王廷尉会汾、杨侍读述曾、申副宪甫、陈太仆兆仑、钱宫庶载凡八人。文定诗："人间盛事传衣钵，天上荣光属斗台。"谓太守继文恭举词科。时惟秀水朱稼翁稻孙亦继竹垞而举，海内惟此二人。钱宫庶绘《七清图》。太守补任宣州，示袁随园枚，亦同举者，因题尾云："酒置平津阁，灯明锡寿堂。风前怀祖德，雨后对花光。人老衣冠古，园深水石苍。分笺赓白雪，还似咏霓裳。""有客登黄阁（武进），无人不白头。八仙才咏罢，五马复南游。庶子丹青妙，群公翰墨留。萧疏松菊意，莫忘岁寒秋。"秦西巘座师为太守婿饯送宣州诗："控纵名缰四十霜，霓裳咏后赋长杨。一樽上相歌骊曲，八座中朝半雁行。"亦指锡寿堂宴。

烂面胡同水月庵额，为孟津王无咎书。张匠门大受有《寒夜同顾嗣立、彭廷训集水月东院，联句送吴舍人》诗。

增寿寺西有忏园，乃王文靖公弟中丞燕别墅。万柘坡光泰诗云："小巷大街东，园基近佛宫。残蝉斜照后，独鸟乱烟中。树老藤全白，篱荒枣半红。曲池无寸水，弹入雍门桐。"今更荒废，老树犹存。毛西河诗，已见《吴略》，不录。

顾侠君嗣立寓有晚翠阁，查他山诗云："依稀宣北坊西角，鸿爪留泥我亦曾。"似在西便门街，无存。

渔洋《与郑山公登九莲阁》诗："凭阑试聘望，远近一寒林。不见西山色，苍茫云外深。"向闻阁在长椿寺妙光阁之后。今圮。

妙光阁建自合肥尚书。近见《定山堂集》，乃姬人善持君所作，即所谓横波夫人也。殁殡长椿寺中。尚书《清明感悼》诗云："石火平催白首春，芳兰折尽感芳辰。布金园阔忘家俭，炊玉心枯念客贫。化去魂归无色界，悲来佛是有情人。让他帘外双飞燕，又见垂杨碧草新。"又绝句："生辰岁岁炷名香，幢盖莲花绣妙光。"横波仲冬三日生辰，恒于阁中礼诵，故云。

张黄门惟赤字螺浮，有新园在枣林街。合肥尚书过饮诗云："柳市城闉百尺居，枣林街里一囊书。"螺浮有"十年霜雪老黄门"之句，一时名流争和。尚书《观螺浮侍史龙梭演剧》有"翩若惊鸿矫若龙"句，是时久任黄门，遂有园林声伎，亦足以豪。

西城饭厂设增寿寺，钱饮光澄之到京寓寺诗："一路风尘满鬓华，解鞍便宿老僧家。房留官坐监施饭，店与人开带卖茶。庭树午余时系马，钟楼日落乱栖鸦。五更不睡骡车过，铎响铃声枕畔哗。"知康熙初年，施饭即在此寺。

顾侠君嗣立家吴中，有秀野堂；京寓宣武门壕上，背郭环流，杂莳花药。查查浦颜曰"小秀野"，并题云："一片波光拂槛流，西山晴翠压墙头。书声灯影微茫里，差胜苏州隔秀州（余寓比邻）。"侠君自题云："数间小屋傍城西，纸阁屏风新品题。堪笑生涯同燕子，春深到处好添泥。""草堂春柳正鬖髿，芍药红兰渐著花。生怕梦归难识路，却教移得到京华。"按壕上今上斜街，寓址莫考。余赁官廨七年，藤萝成阴，丁香花放，满院浓香，不得已而迁去。留别诗云："秀野遗踪杳莫寻，藤萝满架护清阴。七年蜗寄匆匆别，嘉树婆娑怅最深。"

丙辰鸿博征士来京，若杭堇浦、周兰坡长发、申笏珊，恒集接叶亭。周送翁朗夫照诗："懒眠古巷联裙屐，接叶高亭发啸歌。"

卷　九

北城上

龚芝麓尚书寓宣武门左，有香严斋。海内文人延致门下，岁暮，各赠炭资。马甸臣世俊下第，无以卒岁，袖文质公。读《而谓贤者为之乎》篇"数亡主于马齿之前，遇兴王于牛口之下，河山方以贿终，功名复以贿始"等句，泪涔涔堕，曰："李峤真才子也。"赠金八百，并延

誉之。明年，辛丑状元。所谓"八百孤寒齐下泪"者，公足当之。朱竹垞挽诗："寄声缝掖贱，休作帝京游。"盖纪实也。

宣武门街右为陈少宗伯邦彦第。堂曰"春晖"，屋有藤花。文简公丙午自粤还朝，见花盛放，赋诗。今屋归全浙会馆，藤花尚盛。

宣武门外河名银湾，王文安铎所题。孙松坪《中秋》诗："碧涨银湾类影娥。"

商宝意盘癸卯拔贡，至京，寓香炉营，见歌者林建中。后二十年遇淮上，赋云："我从弱冠游神京，僦居曾记香炉营。密通往还潘太史(允敏)，诙谐跌宕倪先生。君时方下黄门榻，衡宇相连宾不杂。醉倒常遗玳瑁簪，歌阑犹照珊瑚蜡。"

海波寺街为金文通之俊第，有古藤书屋。康熙初年，御史何蕤音元英寓此，名丹台书屋。王横云未遇时，饮屋中诗云："龙门百尺邈难登，喜到高斋对古藤。少长题诗红叶共，高低点笔石栏凭。敬通跌宕因文史，北海风流在友朋。更春柏台增气象，迩来霜简剧威棱。"汪蛟门懋麟诗："护持传太傅，燕赏惬尚书。留得清阴在，重为水部居。"康熙丙辰，朱竹垞有《饮何少卿藤花下》诗。甲子，检讨自禁垣移居，有藤二本，有《寓斋小集六言》，又《小集送人》诗："我携家具海波寺，九月未槁青藤苗。夕阳倒影射柽柳，此时孤坐不自聊。"又《饯梁孝廉佩兰》诗，又《紫藤花下作迟汤上舍右曾》诗："柽叶绿如伞，藤花紫满檐。"又《柽联句》、《寒夜赋火箸》诗、《花下醉歌送吴、魏二子联句》。至己巳，移槐市斜街。诗云："不道衰翁无倚著，藤花又让别人看。"

渔洋戊辰来京，竹垞邀饭古藤书屋，食鲍鱼半翅，甚美。观米海岳《研山图》，作歌。蒋京少景祁有《集竹垞太史古藤书屋分赋·惜黄花》词："露明秋树，烟寒蔬圃。御堤边，正萧萧柳梢堪数。散发玉堂仙，遁迹金门侣。招好友，四围芳俎。帘衣风舞，蛩声夜语。落苹花，又疏疏六街凉雨。此别会何时，美景谁留取？最恼煞、丽谯催去。"同赋者黄庭、姜遴、陈枋、蒋运昌。查他山诗："整娖牙签万卷余，谁言家具少于车。僦居会向春明宅，好借君家善本书。"又《同竹垞、西崖、他山、药亭四人联句》诗，又《闰夏共饮限藤柽二字》诗："曲巷居相近，回栏到每凭。爽开寻丈地，阴合两边藤。幽事披襟惬，新诗计卷增。醉探杯底绿，凉影落层层。""碧草柔牵蔓，红花细著柽。客稀成雅集，屋老称佳名。渰渰云催暮，疏疏雨放晴。家园风景似，只是少啼莺。"

《曝书亭集》：锡山听松庵僧人性海，制竹火炉，王舍人绂爱之，为作山水横幅，并题以诗。岁久炉坏，盛太常因而更制。流传都下，李西涯辈多为吟咏。顾梁汾典籍，又仿遗式制炉。恒叹旧图不可复得。及来京师，忽见之成容若侍卫所，容若遂以赠焉。丙寅秋，梁汾携炉及卷过予海波寺寓，适姜西溟、周青士、孙恺似三子亦至，坐青藤下，烧炉试武彝茶，联句成四十韵。

甲戌元夕，赵恒夫吉士《饮于中翰章云汉翔古藤书屋》诗："一曲新翻出酒楼，春来六日趁人留。豸台共指红灯拥，蚕陌群酣白粥流。坐啸三休丛桂老，居停五易古藤留。自嗤旧物坚牢甚，欢宴吟传四十秋。"自注："寓为金文通甲午旧邸，递传龚芝麓宗伯、何蕤音侍御、朱竹垞太史，以及于中翰，五易主矣。予俱叨饮其中，为之志感。"

宜兴蒋京少景祁居时，孔东塘尚任诗云："太傅吟诗旧草堂，新开蒋径自锄荒。藤花不是梧桐树，却得年年引凤凰。"自注："京少寓此，尝与阮亭先生过谈。其地为金、龚、朱故寓云。"孙松坪致弥《移寓》诗云："一枝许寄即吾庐，莫笑生涯琐蛣如。堂驻翠华传太傅，楣留银榜忆尚书。"时与王云冈同寓。管青村棆诗："王猷与共孙登啸，宋玉堂为庾信居。"时为康熙庚辰以后，寓公俟考。今古藤靠壁，铁干苍坚，古色斑驳，洵百余年物。特屋未宏敞，大第已析为三四。宅西偏赁施小铁冏卿朝幹，移居时，余赠有"依稀诗老留题处，想像宾筵载酒余"之句。继而知古藤在东邻余姓屋内。访之，主人绘图示客。近人王枫亭给谏友亮有题句，惜未及录。

朱竹垞集：《冯检讨勖招诸同年集六枳园对菊》诗"可怪南邻冯检讨"，则似在海波寺街。

傅谨斋副宪为许移寓方壶斋，相传为田山姜故寓。吴白华司空赠诗云："夹巷笙歌喧北里，残年冰雪爱南荣。"又云："诗翁例作鸿胪长，干騻论才价未低。"田时官大鸿胪，傅尔时亦长鸿胪云。

《亚谷丛书》云："京师戏馆惟太平园、四宜园最久，名亦佳。查家楼、月明楼其次。比年如方壶斋、蓬莱轩、升平轩最著。"今考诸园俱废，查楼仅存木榜。惟方壶斋屡易新名，人尚称为方壶斋；城西仅此一馆，春初尚盛，在永光寺西街。

永光寺本元刹，梁药亭佩兰寓。与朱悔人、宋山言醉后放歌。为北城粥厂。吴鉴南璜随父朴庭寓寺侧，生子，商宝意盘寄诗："原是释迦亲抱送，永光古寺翠微僧。"庚辰成进士，由农部任知州，徇木果木难。吴超亭别驾兴宗题其遗集云："早年声誉动长安，一卷梅花九陌看。朱邸赐莲宵禁肃，永光击钵晓钟寒。坐依苜席衣曾接，立并程门雪未乾。犹忆濒行瞻马首，短亭惜别劝加餐。"

王渔洋《同人集河楼下》诗："下直经旬发不梳，河

楼高会翦春蔬。已喜绿蒲藏睡鸭，更烧红烛射游鱼。”“御河杨柳尽飞花，露叶烟条拂狭斜。十五年前曾击马，数株初种不胜鸦。”楼似在西河沿，今绝无酒肆，但有银楼。

姜西溟《汤西崖移居》诗：“椿树前头巷，先生卜宅成。”似今之西草厂胡同。又“吴突烟通舍，查沟水过湾”，谓吴元朗暻、查声山升皆邻并。又“吾老欣同巷，归休愿息关”，故传西崖尝借西溟马出门，西溟戏赠有：“终朝何太苦，驼水又驼汤”之谑。

保安寺有奇石，梁少司空敦书寓寺前，移置庭院，名曰“垂云”，作歌。阮司寇吾山《和移居》云：“曾有诗翁屐齿经。”自注：“此地为渔洋山人旧居。”见《邵青门集》。渔洋自题得树堂诗：“老树空庭得，堂因老树名。”未审即此宅否？

邵青门长蘅与阮亭尚书书：“奉别将十年，回忆寓保安寺街，踏月敲门，诸君箕坐桐阴下，清谈竟夕，恍然如隔世事。清景常有，而良会难再，念至增惆怅也。”又自序：“忆己未客都门，寓保安寺街，与阮亭先生衡宇相对。愚山先生相距数十武，陆冰修仅隔一墙。偶一相思，率尔造访，都不作宾主礼。其年寓稍远，隔日辄相见。常月夜偕诸君扣阮亭门，坐梧树下，茗碗清谈达曙。愚山赠行诗有云：‘踏月夜敲门，贻诗朝满扇。’盖纪实也。”

椿树三条胡同，汪文端公寓，以所藏“快雪时晴”帖颜斋，曰“时晴”。公后赐第东城，申拂珊副宪甫接住，赋诗。沈云椒初和诗云：“花底春风敞数楹，清华水石旧知名。帘阴虚受池光合，琴响疏传竹韵并。高唱登坛凌白雪，小斋数典纪时晴。结庐岂必寻邱壑，早有云烟拂袖迎。”

查查浦嗣瑮有《同杨耑木中讷移寓半截弄》诗：“衣簏书囊不满车，傍谁池馆觅新华。云离翠岫原无主，燕值雕梁便是家。随地可赊邀月酒，有钱先买探春花。故园不是无茅屋，梦里寒梅一径斜。”

徐苹村侍郎邸，斋名“野航”，陆侍讲肯堂继寓，颜曰“怀鸥”，自题“舫斋”。徐恕斋以升诗：“虚舟却与前因证，亦是怀鸥亦野航。”先是，查查浦《题怀鸥舫》诗：“绣额珠帘覆玉缸，障风先护碧油幢。冬来爱近长安日，开了南窗上北窗。”查他山诗：“江湖宛在小窗前，便欲从君借榻眠。梦作白鸥归未得，鲈乡亭外水如烟。”

秦鉴泉学士大士，壬申状元，寓半截胡同。庚辰，庭产芝草。长君芝轩承恩中式，作《瑞芝》诗。庚寅，又茁一芝，次子承业中式，赋《后瑞芝》诗。又有“芝是科名草，恩为及第年”之句。余壬午以课艺就正，蒙有张湘晓之褒。未几，假归不出。芝轩今开府关中。

陈文简公元龙爱日堂第，在绳匠胡同西，有园亭，通北半截胡同，似是钱少司寇维城宅，今归查氏。

查查浦癸巳使广东还京，仍移半截旧寓。诗呈汤西崖院长、周桐墅宫端。汤则南邻，周则旧寓此宅。诗：“缕络藤梢架未芜。”注：“中庭紫藤，系宫端手植。名起渭，贵筑人。”

齐次风侍郎召南，移寓半截胡同，赋诗八首，阮裴园检讨学浩与弟徵园学浚和韵。巷南逼近横街，夏日又从横街移居贾家巷，即陈句山兆仑旧宅。原宅又为齐接居。叠韵八首，有“晨夕好趋前辈召”句，谓张月槎汉、沈勉之荣仁、张南华鹏翀、李玉洲重华、彭芝庭启丰寓皆邻近云。句山移住粉坊，又叠前韵，有“两髯公据东西垒”，谓南华与周石帆长发寓占东西。“二馆人联远近坊”，谓同馆寓宣武门南约三十余人。杭堇浦世骏和作，俱见本集。

王文贞公崇简有青箱堂。沈白溇受宏诗：“西园地接红尘陌，东第门开白玉京。”容园见孙松坪诗。怡园跨西、北二城，为宛平王文靖公第。宾朋觞咏之盛，诸名家诗几充栋。胡南苕会恩《牡丹》十首，铺张尽致。石为张南坦所堆，见于《池北偶谈》。查查浦集有《公孙枚孙景曾庚辰招同年饮怡园》。时已非全盛。读汤西崖《怡园感旧》诗：“朱门幽寂似岩阿，璧月圆来两度过。今日城南韦杜少，旧时池上管弦多。花才婉娩经秋未，人顾娉婷奈老何。颓却玉山抛宝盏，不须重唱百年歌。”汪文端《感宛平酒器》诗：“华屋难追金谷盛。”注：“怡园毁废数年。”是为乾隆戊午。此后房屋拆卖殆尽，尚存奇石老树。其席宠堂“曲江风度”赐匾，委之荒榛中。今空地悉盖官房。相传吾乡沈龠翁太史少游京师，被酒过横街，值怡园诸姬归院，失避，以爆竹炙面而归。故先君上元绝句云：“宣南坊里说遗闻，丞相园林步障分。犹记笙歌归院落，一时憔悴沈休文。”

熙宁壬子清明，东坡看花于钱塘吉祥寺。洪武壬子清明，杨孟载看花于西江省掖。时去坡公三百年，赋诗追忆。序末云有“为后三百年张本”语，雍正壬子清明，去杨公三百六十年，吴江王载扬藻邀同人会于怡园，客为沈麟洲元沧、丁静者凝、张得天照、李世份钟侨、杨蔚友炳、刘延清统勋、彭翰文启丰、顾小崖成天、商苍雨盘、沈慎旃延芳，凡二十人。彭、商俱有和诗，见本集。

雍正辛亥三月，任少司马兰枝假怡园集庶常会课，以《赋得“花枝照眼句还成”》为题，陈文简赋诗云：“午桥旧接瀛洲路，授简登堂盛事新。”

徐儋园司寇《碧山堂雨中宴同馆诸公》诗："积雨冲泥会故人，高斋当暑似萧晨。十年冉冉存双鬓，百感茫茫集一身。缑岭仙人曾憩洛，高阳才子正游秦。今朝佳宴逢休暇，莫厌当筵酒㭊频。"时王瑁湖项龄豫回，许生洲孙荃视学秦中。孙屺瞻同作云："饮同河朔兴偏狂，炎夏先秋五月凉。暑去天容金谷酒，雨深人坐碧山堂。十年蓬鬓星星改，一座兰纫款款芳。更席再谋倾细酌，那辞扶醉绕回廊。"考碧山堂在绳匠胡同，今改作休宁会馆。屋宇轩敞，为京师会馆之最。其南其北，昔为秦文恭师、姜度香司寇、刘司农宅，当日自合而为一宅，故能容满堂珠履。渔洋假归，门人黄叔琳、李先复、胡闰饯于碧山堂。查他山《饮徐尚书碧山堂花下》诗："谢公别墅近城濠，载酒曾陪饮兴豪。不料故人还客此，犹能折柬致吾曹。商量未定将归燕，摇落何堪旧种桃。并堕平生知己泪，廿年尘土一青袍。"刘大山岩诗："碧山堂里老尚书，二十年前此卜庐。"读之并有对此茫茫之感。孙松坪有《冠山堂呈健庵先生》诗："宣武门前卜筑宽，过从忘却在长安。"或即碧山。横街有第，乃怡园之一隅，向为王氏世守，后赁张总宪若淮、吴少宰嗣爵。韦约轩中丞谦恒自黔回京，再入词馆，赁住怡园，废址尚剩四松，乃构亭于松石间，颜曰"四松"，并栽花树二十余本。赋诗云："半亩荒园枕碧苔，小亭容我日裴徊。断无热客侵书幌，合有门生共酒杯。松石尚能邀月到，莺花偏为逐春来。平津车库寻常事，漫说当年蜡泪堆。"又构有椒书屋，方桃杏盛开，屋又转售。住只年余，留别诗："知道主人将去汝，故将颜色媚春风。"次首云："不知接叶成阴后，谁记山翁手自栽？"

北半节胡同有听雨楼，相传为严分宜东楼，前后即其故第。汪荇洲侍郎曾寓，见王楼村集。近韦约轩中丞自四松亭移居。有醉经堂、古藤书屋、得石轩、松石间精舍、槐荫馆、绿天小舫、桐华书塾。九日同人送吴白华司空使楚，分体赋诗。今归查氏。其南为吴兴会馆，自是楼旁余屋，纪太仆复亨以"清远"名其堂，公车赖以栖止。先是，吴少司马应棻寓顺承门街东井书屋，舍宅为馆不遂。孙宫允人龙另觅地，工未及完，假归，诗："转为枌榆筹未了，草堂花径几时新？"嗣又辟地扩馆，吴比部岩植藤，今已满院。王观察銮植槐，余题句云："初白槐簃问有无？槐街更忆小长芦！风流二老前型续，消夏聊将种树娱。"馆近不戒于火，癸丑修整复完。

东井书屋，吴眉庵司马宴客，示《岭北集》，杭大宗诗："官因右部论兵伟，诗比东坡过海奇。"常以秋日召客，名曰秋盘，酒具曰犀槎。徐观察以升诗："每羡秋盘嘉，醇醪泛犀槎。"张太史映斗有《犀槎歌》。又得墨纱蕉幅，张之斋牖，因名蕉窗，赋诗亦极一时觞咏。后归纪太仆、费学士南英。今屋已成墟，东井亦枯。

厂西门外为南北柳巷。徐儋园出都，韩慕庐、王横云送至柳巷，口占赋赠："柳市凉吹送客飔，高谈二妙有新辞。"二公乃司寇壬子所取士，故云。南柳巷对魏染胡同，查他山集："槐簃不能容，迁居魏染胡同，西邻枣树垂实，故名枣东书屋。张匠门、缪湘芷于此饯饮。"又吴文简公襄旧宅，赐额"兰藻"尚存。沈东田方伯寓此。东有饲鹤轩，后祝芷堂德麟、曹剑亭锡宝俱居，相传为吴梅村祭酒故宅。汤西崖少宰亦寓，有联云："旁人错比扬雄宅，异代应教庾信居。"迤南大宅，金桧门总宪第，有一经斋。

查他山集有："宫友鹿寓孙公园，与唐实君、杨耑木同巷。赠句云：'墙头过酒传乡语，花底移床梦故山。'"

毛西河会鸿博同年于众春园，各赋一诗，未知其地。偶见李子实笔店招帖，开设众春园口，乃即今虎坊桥西炭厂。昔时胜地，不知何时始废。又徐司寇有《邀陈说岩太宰虎坊桥南别墅》诗，朱竹垞有《虎坊南园联句》，今桥南下洼，尽荒冢矣。

竹垞己未同徐检讨釚移寓虎坊桥，辑《瀛洲道古录》。查他山《别谭都谏瑄》诗："宣武门东旧宅，虎坊桥畔凭栏。可惜手栽红杏，花开又让人看。"似皆桥西赁宅。阎恭定循琦廊而大之，继居者王韩城、赵副宪。

汤西崖《宣武门东城下晓行》诗："老去应官有底忙，未明先起揽衣裳。人从鸦鹊声中出，路入轮蹄影里长。闸下已添秋水势，城阴初散晓烟光。隔河楼上花枝好，尚护重衾半篆香。"自是西河对岸城根，今禁行车。

孙松坪集："徐虹亭釚检讨寓斋，阮亭少詹旧寓也。庭中老椿二株，近百年物。招饮赋诗云：'嘉树经秋未减阴，夕阳霞影落杯深。地偏只许诗仙住，句好长留醉客吟。甫里梦牵莼菜滑，明湖书忆鲤鱼沈。凭将尽取蓝田璧，古木城坳共盍簪。'"似又一宅，非保安寺街。

卷　十

北城下

万善给孤寺东，吕家藤花刻"元大德四年"字。倪给谏国琏联句："一庭芳草围新绿，十亩藤花落古香。"商宝意诗："万善寺旁吕氏宅，满架古藤翠如织。铁干谁镌大德年，模糊辨是元朝植。"今屡易其主，藤尚无恙。

田司农雯《古欢堂诗话》："己未予领冬曹节慎库，自横街移居粉坊巷。先至其处，督奴子搬家具。闷坐久，作诗题壁，有'墙角残立山姜花'之句。俄而渔洋至，见而和之。遍传都下，和者百人。原唱云：'东野家

具少于车，学打僧包何为家。一捆乱书十瓦钵，奚奴负走如奔麡。小巷逼塞同破寺，邻人指说来官衙。自操箕帚埽土锉，糊窗吹纸西风斜。雨淋屋塌堆瓦砾，墙角残立山姜花。日暮天寒验霜信，匝飞秃树啼老鸦。短檠无油月相照，二更三更城鼓挝。鱼目鳏鳏瞠不睡，直从万古寻羲娲。'陈其年序云：'一官落落，竟无百花潭上之庄；八口摇摇，何来万里桥边之宅。相逢詹尹，惟话卜居；不遇伯通，谁为赁庑？盐瓶酱瓿，频戛触于宣武街前；豚栅鸡栖，几转徙于崇文门外。每因赊酒，惯恼邻翁；只为担书，恒吁老仆。此乌飞三匝，先生既自起而嘲；鷦借一枝，众客亦同声以赋也。'"近彭芸楣尚书元瑞与戴筤圃太常第元官翰林时易居，亦用此韵。蒋苕生和之。《宸垣记略》因崇文门句，指为东城。按诗明云横街移居，奚奴负走，则为粉坊琉璃街无疑，不必泥崇文句也。

毛西河四屏园送吴郎中归里，赋诗。园在横街口，内荒冢累然。

施愚山移寓寄宋牧仲诗："书声不敌市声喧，恨少蓬蒿且闭门。此地栖迟曾宋玉，薜墙零落旧题痕。"《旷园杂志》："己未愚山寓邸寄云楼下老梅，四月开四花，俄而报至，施与高咏俱入翰林。南邻孙卓榜眼、茆荐馨探花，皆同里人。是科四月殿试，果符四花之兆。"

琉璃厂，正月游人杂沓，名曰逛厂。鲍西冈鈖《春游词》云："车驻雕轮马驻鞭，手拈瓜子步差肩。排门尽启君平肆，趁赚痴儿问福钱。""丛脞书多卷帙残，几人著眼笑酸寒。南沙画片香泉字，幅幅装池骨董摊。""料丝羊角灿成行，簇帛堆纱锦绣装。岁岁灯棚变新式，鳌山结撰到西洋。""像生花草捻泥人，鼓板笙箫小店陈。风景不殊吴语杂，勾人情绪武邱春。"

延寿寺，宋徽宗北来寓此。赵瓯北翼吊诗："牟驼冈下去匆匆，旄葛曾歌此寺中。花石纲空成艮岳，钟鱼界岂是离宫。两河有地更新主，四海无家作寓公。遗迹不须悲古刹，黄龙北去更途穷。""往事无端感靖康，但知割地少周防。削瓜疆土蜗为国，厝火君臣燕处堂。空有同声呼少帝，绝无一战作降王。可怜问寝循家法，古寺犹传礼佛香"谓钦宗寓愍忠寺，时来问安。

汪钝翁集："《京师丰台西河沿，皆与同人习游者。病中追赋》：'芍药坡前卖酒家，曾携车骑醉春华。谁知老向空山里，犹梦丰台十里花。''病怀衰骨两支吾，记得年时卧酒垆。借问河边攀剩柳，也应憔悴似人无。'"

吴梅村琉璃厂诗："琉璃旧厂虎房西，月斧修成五色泥。遍插御花安凤吻，绛绳扶上广寒梯。"

琉璃窑东，辽御史大夫李内贞墓。志称葬于京东燕下乡。乾隆三十六年工部郎孟补亭澔监督窑厂，空地瓦砾中忽露人腿一条，缉凶未获。四处挖掘，因得李内贞墓志，仅载官御史大夫、生卒、葬于京东燕下乡海王村。知琉璃厂辽时为京东乡村，海王之名始见。因亟为封墓摹碣，并乞朱学士筠作文勒碑。李为晋人，孟亦晋产，事有巧合。余时同官水部，曾见命案，数月获凶，即厂外居民妒奸支解，屋小不克全埋，将腿掷入厂内云。（此案见《水曹清暇录》，《宸垣识略》微有舛误，因改正之）

厂东门内一宅，相传王渔洋曾寓，手植藤花尚存。近程鱼门晋芳移居，以诗寄袁太史枚，有"势家歇马评珍玩，冷客摊钱问故书"之句，袁笑曰："此必琉璃厂也。"因记商宝意移居，万晴初访之，见门对云："岂有文章惊海内，从无书札到公卿。"万曰："此必商公家矣。"

孙公园后，相传为孙退谷侍郎别业，前为安州陈尚书第，后有晚红堂，吴白华司空官翰林时赁住。公宴座师王文庄公，戏台联云："地近春明，忆当年甥馆清娱，几听后堂丝竹；序先秋禊，幸此日师门暇豫，共陪高阁襜帷。"盖宅为荼陵彭大司马维新旧第，公乙丑及第后，于此赘姻。宅后一第，有林木亭榭，沈云椒侍郎寓焉。有兰韵堂，诗云："匝地清阴三伏候，参天老树百年余。"

兴圣寺在琉璃厂南。胡南苕有《大雪步至兴圣寺，访沈存田一揆同年，用东坡聚星堂雪韵》。近潘榕堂司马汝诚寓寺，雪中召客，亦用聚星堂韵。胡、潘前后丙辰进士，亦巧合矣。孙松友梅一夕六叠原韵。

刘文定师初寓横街，《移居》诗："两堆故纸压肩赪，墙角搜罗到短檠。岂是全家多道气，载来鸡犬亦同行。""仆夫忽报趋朝早，小树鬅鬙夜气浓。此去天街多半里，惊心几杵丑时钟。"

程文恭景伊第在横街，有绿云书屋。文定题云："仙云童童覆瑶席，仙人展坐春无迹。笑认窥檐老树枝，此是吾家道南宅。"

铁门宣城馆，施愚山故宅。王渔洋过感诗："暮天黄叶落，一过西州门。无复高人迹，空闻鸟雀喧。新阡思挂剑，旧馆忆开樽。南望澄江水，谁招屈宋魂？"

座师王文庄公，初寓韩家潭。七月二十五生辰，每于中秋前后张乐邸第，燕乙丑同年及门生。其戏台对联最为精切。忆己丑岁则云："十七夕彩满蟾宫，赓隔夜霓裳旧曲；廿五载班联鹓序，萃当年蓉镜群仙。"庚寅岁则云："寿宇覃禧，借缑山鹤舞余筹，更谱瑶笙谐凤吹；晚香励节，集蓬岛鹓班旧侣，重翻霓羽侑鸾觞。"堂曰"宝言"，因太夫子文山先生著《宝言堂家戒》。书室曰"梦舫"，因梦忆西溪而名。比邻外郎营，为徐文穆公

本第，昔延文山先生课诸子，文庄随侍。后徐氏以第归文庄，甫兴作，而赐第护国寺，因售作全浙公产。“凛存堂”额尚在。

曹文恪秀先第在米市胡同。癸巳，仿真率会，邀程文恭公、嵇文恭公、吴恭定公绍诗、总宪张公若潍、大司寇崔公应阶、少司马蒋公元益，戊戌再集，易以漳浦蔡公、周文恭公煌、总宪罗公源汉，有“七人元旦五百岁”之句，朱石君先生以“二老同年十九科”为对，指蔡公也。

四川营四川会馆，相传秦良玉勤王至京，驻师于此。后改石芝庵，旋作会馆。王楼村集有《石芝庵》四律，而不及秦事。京师亦别无石芝庵。记以俟考。

樱桃斜街，阮都谏应商寓。侄学浩入翰林，吴文简襄赠诗：“斜街旧雨忆黄门，六十年来老弟昆。”

灵椿坊李铁拐斜街，黄侍郎叔琳父卜居，梦祖授以小钺，侍郎果巡抚浙江。庚午，重赴鹿鸣宴，新同年蒋苕生士铨呈诗云：“玉笋争传少日身，新城门下独嶙峋。旧家标格真龙凤，弱冠文章老斫轮。极美科名周甲子，斯文寿考应星辰。渔洋弟子今存几，霜雪垂肩第一人。”“名宦功成鬓已斑，大夫致政许归闲。高冯宝镜藏金背，裴楷天官说玉山。学士半生春梦过，尚书七十白衣还。年来吉月趋朝便，履道原居辇毂间。”注：“文端祝八十诗：‘高门列戟迈金张，鼎望崆峒戴斗乡。甲第日边光化里，午桥都下集贤坊。渥洼早骋台骢步，棣萼俱传榜蕊香。看取德星歌寿恺，华簪接席笏堆床。’”严海珊呈诗：“曾为捐客老难忘，闻得如今鬓未苍。宗派别开黄鲁直，典型犹见蔡中郎。诗镌五季行之远，史埒《三通》志最详。叹息带经堂已圮，叫残鹍鸠草痕荒。”公昔受业新城，为刻《诗话》、《史通补》。子孙科甲繁盛，自同年观察符彩亡后，渐不振矣。

城南剌梅园，士大夫休沐余暇，往往携壶榼班坐古松树下，觞咏间作。谭舍人吉璁佐郡延安，同官于此祖饯，联句五十韵。高太常层云绘以为图，诗载朱竹垞集。又竹垞《同何侍御元英饮松下》诗：“禁烟高柳遍龙潭，未得同游只自惭。小榼春风携最好，又骑骢马到城南。”又《剌梅园饯陆进》诗：“剌梅园里青松树，笑我重来竟白头。”孙松坪致弥诗：“好觅南邻朱检讨，典衣还醉剌梅园。”

陈其年《祖园》诗：“谁割龙潭景，添成物外游？”徐憺园《饮禊祖园》诗：“旧游农坛西，紫阁郁连畛。入门问邱壑，凭栏纡胜引。”似又一祖园，非右安门外祖氏园亭也

黑龙潭，康熙中为宴游之地。徐憺园、王横云集俱有诗。胡南苕九日集潭诗：“夕眺清秋望眼宽，客中令节思漫漫。空潭木落龙眠静，断碛霜黄雁阵寒。北望云霞双阙迥，西来紫翠万峰攒。朱门多少题糕兴，谁向荒郊载酒看。”张匠门大受游黑龙潭，地为新城尚书游宴处，赋诗云：“可惜尚书去，城南日影斜。高亭一怅望，林外总归鸦。”

黑窑厂登高诗充栋，不过写景。惟渔洋四律，苍凉沈郁。《精华录》不选，全录于左。诗云：“寒云萧瑟古今哀，携客同登万里台。宫阙苍茫生返照，山川突兀入衔杯。风高九塞悲笳起，木落三关朔雁来。惆怅东篱兄弟在，故园黄菊背人开。”“对酒当歌劝浊醪，纷飞木叶下亭皋。谈经江左中朝贵，戏马彭城六代豪。铜鼓雄师开瘴疠，朱方新戍乱波涛。苍然平楚商风里，咫尺云天首重搔。”“大漠东来走令支，山河明灭影参差。滹沱浊浪凌秋急，碣石寒云出塞悲。九日登台思郭隗，十年长事少袁丝。重来击筑商歌苦，菊蕊枫雕又一时。”“兰蕙初蘦拂素波，佳期渺渺奈愁何！凭高且尽燕姬酒，异地长为楚客歌。废苑人稀衰草合，诸陵秋老夕阳多。远游寂寞湘潭侣，欲尽云旗问九河。”国初亦是宴游之地。芝麓尚书花朝宴集，又招汪苕文、王阮亭、李湘北、陈其年饯董玉虬，以秦州杂诗分韵。徐憺园集有《陈说岩太宰招同竹垞、西溟黑窑厂最高处燕集》诗：“张幄以御风，重毡覆青油。芳茵藉促坐，曲几罗庶羞。”似支搭帐幄，未有亭阁。今日窑台仅一土阜，间有茶肆，游人陶然亭归，在此小憩。

城南有龙爪槐，僧言三百年矣。徐虹亭釚《菊庄词话》：“白门纪伯紫云：‘壬子季夏，仆与合肥龚宗伯、山阳陈黄门台孙同饮龙爪槐树下填词。’”则其地在当时亦名流屐齿所必经也。饮槐下，竟日清风谡谡，可以忘暑。陈黄门寓保安寺，傍亦有双槐轩。孙司空在丰《饮龙爪槐下》诗：“槐绿阴阴花事稀，到来庭翠欲侵衣。龙蟠车盖横空态，鸟啄林芳自乐饥。钱落沈郎榆荚满，风随谢女柳绵飞。蓟门长啸还携酒，拚得如泥醉不归。”

龙泉寺二巨鼓，王文靖所置。宋牧仲太宰尝偕诸名辈风氏园看松，回至寺中倡和，诗皆长篇，王楼村、宫友鹿尤擅场。至雍正时，鲍西冈有《悼松》，时已无存矣。

沈心斋阁学悃集：戊子春杪，佥宪劳介岩之辨、汪涵斋少司农晋征、孙树峰少宗伯岳颁、张蚴斋少司寇睿、朱近庵少京兆□□，年皆七十，举五老齿会于陶然亭。用“人生七十古来稀”为起句，诗：“人生七十古来稀，五老同时逸兴飞。名并香山非去国，数逾商皓更忘机。花开金谷扶残醉，曲奏霓裳驻落晖。自是升平多胜事，年年高会傍岩扉。”乾隆戊子，沈东田方伯世枫在京，邀陈太仆兆仑、周学士景桂、朱鸿胪续经、傅副宪为许作五老会，亦奇。

查他山《游陶然亭》诗："望远村东缓辔游，忽从饮马得清流。黄尘乌帽抽身晚，白露苍葭洗眼秋。风偃万梢铺井底，日斜双鹭起城头。谁怜一派萧萧意，我是江南不系舟。"自注："余寓城南道院，在望远村，去亭二里。"陶然亭建于江藻为工部郎监督窑厂，有记勒石。百余年来，遂为城南觞咏之地。名家集中，多有登览之作。如鲍西冈《清明》诗云："花枝娅姹柳傞傞，傍郭人家上冢多。远树日晴山露影，回塘风贴水生波。草芳野径裙腰合，木荫空亭屐齿过。选胜知谁闲载酒，妒他画榼与香螺。"近人诗以曹习庵仁虎"穿荻小车疑坐艇，出林高阁当登山"为绝唱。吴鉴南璜诗亦佳，载《随园诗话》。

己卯重阳前一日，董文恪公邀蔡殿撰以台、陈光禄孝泳、先大夫游陶然亭，即事有作。先大夫敬和云："清秋又见菊花黄，佳日登临忆侍郎。独耸吟肩参末席，齐开笑口说重阳。觥筹交错倾三雅，风雨争飘忽满堂。最似奎章虞阁老，白头骑马兴飞扬。"

癸未九月十三日，吴白华、曹习庵、程鱼门、阮吾山、赵璞函文哲、陆耳山、吴稷堂省兰，集陶然亭作展重阳会，送董东亭潮假归海盐，联句五十韵，缠绵悱恻，不减竹垞刺梅园送谭舟石诗。佳句如："延缘穿苇雪，陵缅俯松涛。叠磴依林峭，回阑架石牢。塔痕红崒嵂，峰影翠巉嶆。筠室苔铺绣，弓畦菜摘笔。余甘分彩柿，残绣上花糕。"写景工致。东亭归即下世。今惟白华、稷堂二侍郎存。

陶然亭又名江亭。春秋佳日，宴会无虚。亭前廊以轩楹，可容小部。汪讱庵启淑夏日招水部同人会饮，是日大雨如渑，雨声与笙歌相间，亦春明所罕遇也。翌日记之以诗。

各省公车至京，场后同乡宴集。吾乡向在陶然亭设宴，饮酒论文。孙宫允人龙、严都谏源焘、吴比部岩在座，尤轰饮尽致，不醉无归。此举四十余年不废。自庚寅以后，余倡议，应京兆试亦循此例。章湖庄铨会必有诗。庚子秋宴诗云："高秋爽气入高楼，放眼云山藉此游。桑梓谊均座上客，荻芦环似水中舟。德星聚共文星炯，吴下人为日下留。预识榜花开四照，声名争夺凤池头。"甲辰会诗："暂借江亭作下菰，芳郊胜集共提壶。席间高会枌榆社，槛外平悬清远图。万里归来联旧雨，三年老去认今吾(出守宁夏，降补来京)。回思七度随裙屐，惹起乡情到五湖。"

风氏园古松，见于诸家题咏。高文良其倬赋长歌："浓阴数亩自周遮，横列十人容坐语。"不知何年翦伐。缪湘芷沅集："风氏园旁数武有武家窑，与黑龙潭相对。水木清华，渚溆环互；风日澄霁，宛似江南。李总宪楠将于此移筑广陵馆，仙去，不果。丙戌重过，悲从中来，赋五古一章。"今黑龙潭左右一望黄沙，夏秋茭芦丛薄，谁复知有风氏园者。

严海珊刺史，暮年赴滇，邀姚砺圃陶然亭话别，有无花无水水遇不以时之感。刺史未几即卒。姚哭以诗云："无花无水黯消魂，空对春风倒酒樽。今日陶然亭上坐，寂寥诗境与谁论。"

沈东田方伯就养京邸，秋日步至陶然亭，以楹帖"慧眼光中，开半亩红莲碧沼；烟花象外，坐一堂白月清风"为韵，成十四绝句，手书壁间。

陈无轩焯，肄业成均，馆虎坊桥韩城王公邸。宋芝山葆淳作《湘管斋图》，题屋字韵七古，一时和者甚众。朱笠亭炎诸君又合作一图，无轩答诗云："名斋窃取湘东竹，落纸烟云辑瑞玉。云巢(华亭董椿)捉笔先树石，浓阴渍破莓苔绿。酌翁(海盐陈樽)接手起坡陀，上作峰峦下川谷。阁外清森桐百尺，莘园(钱塘王学浄)远寄孤高目。芝山补竹小松(钱塘黄易)松，各擅所长非节录。"嗣是，历游南北，和者数百人。无轩自叠韵至三十首，录为《湘管联吟》。斋虽构于苕西，图则始于都下。余于乙卯至斋，壁有沈芥舟《潇湘八景》，足与《湘管》并寿矣。

辛亥八月秋，法时帆式善会已亥同年于陶然亭，即席赋诗。伊墨卿秉绶二律，超妙擅场。诗云："年光如水判流东，苹鹿闻歌似梦中。今雨都来联旧谱，秋山相对坐春风。芦花傍渚摇空碧，枫叶穿云露晚红。共是五更听鼓客，萧斋难得一尊同。""山外秋云抱郭飞，僧仍老圃筑场归。看花最忆玄都观。走马犹疑惨绿衣。我辈酒怀殊卓荦，雨余天气渐霏微。若寻簪帽当年柱，闻道苍苍已十围。"

卷十一

郊垌上

出东便门，循河五里为双林寺，林木蔚秀。查他山《秋饮双林寺河亭上》诗："共喜联鞍去，精蓝古堠边。断桥花底鹭，高岸柳阴蝉。野意迎凉爽，秋容得雨鲜。昔游吾自讪，尘土梦三年。"(近年邱侍御文悒查粮驻此，余曾往访)

朱竹垞有《严侍郎沆招集吴氏园亭》诗："八驺晓出郭门东，避暑间园河朔同。山简宾寮携酒上，谢家裙屐满亭中。微凉高柳虚檐日，过雨新苗隔岸风。四坐传杯浑不醉，主人先已百分空。"

毛西河请假，同年钱于沙河门外。朱竹垞赋长律

二十韵,中有云:"晓雨千门散,新泉五闸闻。花光晴淡沱,峰翠远氤氲。祖席移帆影,回塘蹙水纹。"则是东便门外,而非沙河明矣。

田山姜雯以工部郎分司大通桥,九日泛通惠河,绘图,歌云:"贱子行役钝无用,老牛服箱鞭不动。轧轧泥涂垂辔衔,白汗翻浆四蹄重。五闸濑激长河通,一桥云耸白塔共。中流破版鸭觜船,摇橹唱筹日倥偬。官帖倒耗水衡钱,短车苦捉天庾贡。一百七十万石米,常抱东南民力痛。自春徂夏风日佳,吏人趋走蛮触哄。夹岸柳花半篙水,何暇延赏作清供。重阳料峭西风急,老菊丛开燕麦种。客来快马著轻衫,大呼上船气豪纵。崖崩秃树黄叶翻,瓦罂浊酒白衣送。捩柁开头百丈牵,欸乃无声双蹇鞚。长年三老不曾识,赤脚奴子为此弄。岂是操舟张水嬉,但同打鼓骑屋栋。可笑兹游亦草草,萧骚野态集驺从。日暮入城寒雁来,软尘扑面同一梦。郁生为写秋泛图,我欲作歌招屈宋。"曹贞吉题云:"官河浩荡城东隅,舳舻衔尾舟人呼。五闸屹屹蓄水利,奔流直下跳圆珠。九日已过气萧瑟,田郎治具招我徒。方舟次第罗几案,琉璃色映红氍毹。微风舒舒旗脚转,波浪淡折靴纹粗。凫鹥乱流唼荇藻,枯杨夹岸森千株。欸乃声中鱼网急,恍惚身入江南图。溪桥小市足虾菜,人声往往杂燕吴。巫峡滩平水清浅,牵以百尺驱两驴。诸君觞行乃无算,发狂大叫惊僮奴。潞河浮图倏在眼,峭帆恨不凌江湖。返棹扳萝登古堞,苍然秋色来平芜。夕阳欲下寒山紫,回光激荡纷有无。结束短后上马去,城头暮笳吹呜呜。"朱竹垞题九言诗云:"田郎与我相识今十年,新诗日下万口争流传。黄尘扑面三伏火云热,每诵子作令我心爽然。开轩示我《秋泛图》五丈,鸭头图画宛似吴中船。大通桥北官舍最湫隘,箕筥升斛囊橐群喧阗。他人对此束缚不得去,田郎掉头一笑浮轻涟。疏花蒙茏两岸渡头发,蹇驴蹴蹩百丈风中牵。五里十里长亭短亭出,千丝万丝柳枝杨枝眠。当其快意何啻天上坐,酒杯入手兴至吟犹颠。庆丰闸口只有此渠水,未知经过谁子曾洄沿?仓曹题注名姓不可数,似子飞扬跌宕真无前!长安酒人一时赋长句,我亦对客点笔银光笺。篷窗寂寞不妨添画我,从子日日高咏《秋水》篇。"近年图鬻于市,为冯编修集梧所得,更征时人题咏。

城东卷地黄埃,一过大通桥,见水,顿觉心旷神怡。故二闸泛舟,都人目为胜游之一。昔汪讱庵郎中启淑《招水曹同人春日泛舟即事》诗云:"夹岸修杨绿带烟,蹇驴解挽橛头船。乡情暂释尘襟爽,灰洞原来别有天。""葛衣疏爽水风凉,弭楫时闻杏子香。芦叶萧萧蛙阁阁,恍疑睡起魏家塘。"余和诗云:"十里回塘爱倚桡,柳丝菰雪扇轻飕。尘中暂领江乡趣,恍泛烟波十四桥。""寺指双林鼓柮迟,一湾清浅路逶迤。笔床茶灶安排好,艇子呼来似总宜(西湖船名)。"戊申视东城,因公再泛,绘图记事。同年韦约轩谦恒诗云:"凤城东去草如茵,春水初生涨麹尘。吟遍垂杨千万缕,浑忘身是画中人。""乡思频年入梦牵,烟波长忆橛头船。一篙忽见桃花水,苕霅居然到睫边。"伊云林朝栋集唐云:"绕城波色动楼台,谁唤分司御史来?看弄渔舟移白日,须成一醉习池回。""百壶那送酒如泉,隐隐飞桥隔野烟。春水船如天上坐,多应吟尽夕阳川。""水烟松色远相依,白鸟衔鱼上钓矶。几度木兰舟上望,近来诗客似君稀。"法时帆式善诗云:"石桥东去水云濛,千点桃花雨一篷。"多少诗情传画里,春愁不系柳丝风。"生平爱上钓鱼船,不著蓑衣不扣舷。今向先生乞双桨,江天佳处便流连。""昨岁曾题《秋泛图》(即冯鹭庭所藏《田山姜潞河秋泛图》),寒塘衰柳半模糊。而今新绿依稀在,谁是当年旧酒徒?"余自题云:"仓曹秋泛忆山姜,漫比芳踪题柱郎。春水方生时更好,花须柳眼扑轻艎。"

汤西崖《大雨出广渠门》诗:"滑滑深泥没膝初,长安街市欲生鱼。艰难去马来牛迹,萧瑟盲风冻雨余。但觉人间尽虞坎,不知何处是高车?隔林灯火冥濛起,恐有幽人内读书。"又《新寺》诗:"一径阴浓旧荔墙,偶随清梵赞公房。松梢细滴长廊雨,佛院微明小炷香。空自布金施长者,至今纨扇剩昭阳。百年兴废须臾事,意蕊心花入道场。"

黄金台,相传齐化门外土阜。名作如林,曹实庵贞吉《满江红》词云:"落照苍然,空掩映、荒台数尺。忆当日,君臣之际,悲哉昌国。七十二城如解箨,功成翻削英雄色。读先生一纸报燕书,为沾臆。碣石畔,风萧瑟;即墨下,牛腾掷。笑安平奇计,儿童能识。骑劫庸才何足道,可怜战血凝深碧!问千金马骨倩谁埋,邯郸陌?"

左安门外韦公寺,宋牧仲《游安亲王园不得入,过寺有作》:"竟阻寻幽兴,空携作赋才。开樽思兔苑,杖策过香台。画栋秋云隔,松关暮雨催。南征闻奏捷,飞盖会追陪。"高念东侍郎《韦公寺看海棠》诗:"燕子初来杏子酸,早朝几度又春残。莫嫌逆旅莺偏涩,但出城阛地自宽。纵使海棠嗔醉客,岂无芳草待吟鞍。风光好处皆游遍,不信如今是作官。""占断秾华别有情,妖姿带睡亦倾城。三章约法棋书酒,一夜关心风雨晴。藜杖自当酬语燕,金樽何忍负啼莺。出门无限寻春路,笑煞沾襟阮步兵。"

陈泽州有《容园呈大司马宛平公》长律,似在郊外,而非怡园。朱竹垞《王尚书招同人宴集丰台药圃》诗:"上苑寻幽少,东山载酒行。发函初病起,出郭始心清。元老风流独,群贤少长并。甘从布衣饮,真得古人情。""山田围辋水,左右出丰台。是日孤亭坐,繁花四面开。蚁浮倾更满,蝶舞去翻来。即事多高咏,天涯不易哉!"

王横云《宛平太傅别业看芍药》诗:"凤城南陌敞云

庄,红药翻阶绕径芳。独殿三春矜绝丽,竞分五色炫新妆。霞光长护中书省,金叶争妍昼锦堂。底事满园罗万本,盐梅调鼎费平章。""重枝累叶荫云根,雨露偏滋独乐园。自是黄腰登宰辅,那随青草号王孙。春来士女千群出,香入衣裾数日存。更喜名贤多丽句,一时传写管城兖"唐东江孙华《宛平公招同丰台园中观芍药》诗:"芳园十里笋舆便,醉露欹红正斗妍。百和香吹花似海,千巡杯送酒如泉。青帘罨暖翻阶影,紫雾氤氲覆树烟。剧喜丹颜浑未老,后堂长得侍彭宣。"

丰台卖花翁张姓,女名阿钱,毛检讨奇龄纳为小姬,目有曼光,陈迦陵名曼殊。明慧能诗,以奇疾殁。检讨作别志,书砖,并录同馆哀挽之作。记其最婉丽者:汪蛟门懋麟云:"荒村小婢卖花回,补屋牵萝小镜开。怪底红颜如芍药,妾家生小住丰台。"汪舟次楫云:"春到长安芍药开,寻花曾一到丰台。自从解语归金谷,不是花时客也来。"乔石林莱云:"村庄无复住东墙,但对名花引兴长。莫道小家刘碧玉,一生不嫁汝南王。"邱曙戒象升云:"昨夜优昙带露开,簪花迤逦到丰台。湘帘一控春如海,万朵花光入座来。"赵秋谷执信云:"淡红香白好容颜,宝髻堆云作百鬟。唤作佛花元自误,如今争肯住人间。"吴宝崖陈炎云:"阿钱生小态婵娟,多病皈依绣佛前。不信曼陀花一朵,忍教憔悴夕阳天。"曼殊病剧,作《留视图》。梁蕉林相国题云:"百朵云光绾髻斜,焚香小坐澹铅华。画图展向春风里,好护丰台第一花。"时陈迦陵维崧作四六序,周赞善青原作《续长恨歌》,语多凄惋,详《西河集》及《虞初新志》,不具录。曼殊养病坟园,比邻刺梅园老尼过之,读壁上诗,感叹涕零。后述之识者曰,此梁蕉林《春郊即事》十首之二也。老尼明季宫婢,故读之伤心。诗云:"河外人家郭外村,金鞭玉勒走王孙。墅桥东畔迢迢路,芳草斜阳昼掩门。""画楼高处故侯家,谁种青门五色瓜。春满园林人不见,东风吹落海棠花。"

丰台在宛平县西草桥南,为近郊养花之所。元人园亭皆在此。今每逢春时,为都人游观之地。自柳村、俞家村、乐吉桥一带有水田。桥东有园,其南有荷花池。墙外俱水田,种稻。至蒋家街,为宛平大学士王文靖别业,向时亭台极盛,今亦荒芜矣。其季家庙、张家路口、樊家村之西北地亩,半种花草,半种瓜蔬。刘村西南为礼部官地,种植禾黍豆麦。京师花贾比比于此培养花木,四时不绝,而春时芍药尤甲天下。泉源从水头庄来,向西北流,约八九里,转东南入南苑北红门,归张湾,水清土肥,故种植滋茂,春芳秋实,鲜秀如画。(人海记)

王横云《夏日同人祖园宴集》诗:"曾随胜侣到云庄,绿柳参天夹道长。坐树黄鹂迎客语,窥鱼白鹤爱溪凉。幽岩樽酒宜晴日,小阁蒲荷恍故乡。一别名园惊隔岁,羡君丝竹漫徜徉。"王渔洋司寇《过祖氏园亭》诗:"依然春草樊川路,并马来过覆盎门。记得城南天尺五,绿芜红药水边村。""陂塘点点乌犍出,夏木阴阴白鸟飞。也似江南好风景,水田一带学僧衣。"陈泽州《重游祖氏园》诗:"十五年前白鼻騧,青丝金络酒重赊。长思别后凄凉地,再见秋来烂漫花。世事五侯新第宅,桑田几度旧人家。将军坐啸风烟外,帐底歌钟阅岁华。"宋牧仲《游祖园》诗:"春光偏向客中催,选胜城南并马来。多少闲愁消欲尽,路旁茅屋绛桃开。""插天高柳碧丝丝,一片东风淡荡吹。彷佛隋家堤上过,露条烟叶叫黄鹂。""园林晴日散芳菲,曲径藤梢欲罥衣。爱杀水亭风景好,蒲芽才吐燕双飞。""亭北名葩取次看,一枝将放倚雕阑。梁园记得春深日,斗大花开绿牡丹。""高台突兀俯红亭,树杪西山一抹青。谁系斑骓花坞外,故吹长笛使人听。"折得风前赤玉枝,帽檐斜插醉归时。重游好待将离放,还唱旗亭绝妙词。"又《过万泉寺》诗:"我生好游老愈猛,马上看山日引领。忽闻胜友说万泉,此心便已落幽境。乘暇晓出右安门,儿子门生督并整。闲坊曲径远市声,堤柳溪花弄秋影。访旧折入祖氏园,小憩藤轮敲松瘿。一亭欹斜波上留,香送残荷四望迥。佳处渐涉湿余水,传道清流八百顷。禅扉寂寞枕弯环,沙觜双凫睡交颈。正逢野叟刈穲稏,只少吴歌摇舴艋。老僧踏藕作清供,冰雪堆盘风味永。名花烂漫忆丰台,社鼓喧阗厌中顶。长歌此地即沧浪,莫问长洲旧烟景。"

严存庵我斯《游祖氏园》诗:"出郭不数里,名园傍水涯。芦花围野岸,杨柳几人家。小阁临池回,疏篱抱径斜。到来幽兴极,竟日许停车。"泯泯濠梁上,萧萧落叶天。柳歌鱼拨刺,荷碎鹭联拳。曲水萦花圃,晴云下渚田。小山遗胜在,临眺几流连。"去园里许有九莲寺,或曰明慈圣太后九莲菩萨后身也。"更寻黄叶寺,几眺白云秋。径曲双桥隐,门开一磬幽。残碑频系马,过客倦登楼。叹息前朝事,西风芦荻洲。"胡南苕会恩诗:"款段相将碧外停,苔矶草路昔曾经。水亭一角杏花白,春树千重山霭青。漫设鸡豚学村社,仍移壶榼傍烟汀。纸鸢风里儿童闹,又聒诗翁午梦醒。"又《祖园观荷至万泉寺》七古。今祖园名已莫考。环万泉荷花尚盛。园主屡易(余戊午方至万泉寺水阁,观荷最佳)。王楼村式丹有《城南褚氏园亭宴集》诗,"祖"、"褚"、"祝"三字,都人音不分明。俟考。

查他山《九日宴朱大司空之弼南庄》诗:"云物苍凉感凤城,良辰难遇是晴明。同时那得人偕集,去日浑如客饯行。大漠寒烟凝朔气,空林残叶堕秋声。篱边旧是餐英客,省对黄花倍有情。""不是蓝田别有庄,三年此地作重阳。先生出郭仍携酒,独客登台又望乡。天阔一雕盘远势,风高群雁起斜行。茱萸诸弟遥相忆,应叙新来鬓点霜。"又《陪大司空松林看杏花》诗:"偶逐肩舆出郭行,蹇驴斜照一鞭横。平分节物归僧舍,背指风沙带帝城。好鸟啼能添野趣,晚花开及向春晴。作诗

自取排吟兴，何必留题识姓名。”“暖烟浓霭互交加，树里孤亭四面遮。杏酪已调初改火，松涛忽泻正烹茶。内官老作茅庵主，远客闲看禁苑花。多谢东风不相笑，一枝归压帽檐斜。”又有《怀南郊旧游》诗：“名园狂醉已经年，永定门坊记堕鞭。想得出郊重系马，一行新柳变新烟。”汤西崖《自黄村归经草桥》诗：“按鹰台北接春郊，信马闲行未觉遥。尺五城南好光景，到天烟色柳条条。”“右安门外旧池亭，别墅参谋堂右丞。今日草桥清浅水，还留一缕照衰兴。”“夭桃秾杏一时开，上巳风光次第来。向有殿春红芍药，连塍十里到丰台。”

赵恒夫吉士谪官居寄园。甲戌清明，偕门生子弟共十六人，步行出右安门，过目耕园踏青，赋春游六叠韵诗二十四首。时少长困惫，恒夫兴酣，落笔愈唱愈高，同人敛手推服。见《林卧遥集》。目耕园未知后改何名，记以俟考。

宁河崔解元凤集，庚辰赴试，梦一叟诵诗，首句云：“功名只在草桥头”，醒而不解。行至草桥，正演红梨花赵解元事，果抡元。

卷十二

郊坰下

徐憺园《游天宁寺至白云观》诗：“篮舆携伴惬幽怀，古寺寒钟景色佳。开阁青山方满坐，入门红药已翻阶。清谈未厌王濛茗，枯坐真同苏晋斋。会向射堂看秉烛，知君不惜酒如淮。”“浮图宝铎半空闻，仙观还看傍白云。霜树绀园鸦自集，岩花丹灶鹤依群。碑镌仁寿留千载，跸驻崆峒记数君。行乐只应凭眺遍，未妨徙倚到斜曛。”

渔洋文集：予弱冠游京师，于翰林友二人焉，曰相国合肥李公、尚书泽州陈公。予既散曹，二公虽号清切，然嗜好相似，下直必偕。乙卯至京，二公即日访予于天宁寺，予适他往，二公坐塔下待予，牡钥将下，始连骑入城。《天宁寺浮图》诗：“千载隋皇塔，嵯峨俯旧京。相轮云外见，珠网日边明。净土还朝暮，沧田几变更。何当寻法侣，林下学无生。”朱竹垞《寓天宁寺》诗：“青豆房容借，经旬且闭关。日边连右辅，树杪豁西山，六井泉相似，千花塔易攀。不应朝市客，翻羡旅人闲。”“万古光林寺，相传拓跋宫。著书非柱下，留客即淹中。味折园蔬甲，香携市酒筒。波涛人海阔，安坐作渔翁。”“到此栖迟惯，都无应接劳。借书僮入市，莝荐马腾槽。塔射层层火，松鸣夜夜涛。惟嫌重九会，风雨罢登高。”查查浦嗣瑮《塔灯》诗：“灯明三百六十点，风撼三千四百铃。最好天宁云外塔，恨无梯级上青冥。”

严存庵《过天宁寺》诗：“芙蓉千仞倚长空，古殿残碑一径通。代阅隋唐秋落木，地连幽蓟晚多风。寒花庭院飞驯鸽，斜日郊原度塞鸿。回首几人吟眺处，至今犹说李崆峒。”寺多李、何游眺诗，故云。

王渔洋请假归新城，绘《载书图》。都人于彰义门外祖饯，赋诗成帙。惟王横云司空诗云：“都亭祖帐落花深，满路薰风返故林。几载云霄槐棘坐，无边霜露蓼莪心。西曹丹笔关星象，北阙崇班待履音。遥计牛冈方改卜，趣装应已及秋阴。”有压倒元、白气象。

普济堂，顺天府设以养孤独，饯行者于此茶话。堂联为姚端恪文然句：“但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

吴梅村《箫史青门曲》：“青青寒食东风柳，彰义门西冷墓田。”谓长平公主葬处。今莫可考。

胡南苕《龚宗伯招集郊园》诗：“城西软红外，历历好池亭。古苑花垂雪，春台客聚星。莺喧千亩绿，燕掠一郊青。山水兼丝竹，清音更可听。”汪苕文琬诗：“去年郊园折红药，今年河亭攀绿杨。”郊园俟考。

孔定南武庄王祠，在彰义门外三里柳巷，春秋展祀。癸丑，予以奉常承祭，陪祀无人。王已无后，仅本旗章京一员迎送。庙貌尚整。予昔使粤，过王故邸，赋诗；今复展谒荐馨，以诗记事。按《八旗通志》：孔有德子被李定国掳，惟女四贞，康熙三年奏准春秋致祭。四贞食格格俸，适孙延龄，镇桂林，从逆，被吴世琮所杀。四贞十二年回京。吴梅村诗云：“锦袍珠络翠兜鍪，军府居然王子侯。自写赫蹄金字表，起居长信阁门头。”“藤梧秋尽瘴云黄，铜鼓天边归旐长。远愧木兰身手健，替耶征战在他乡。”

摩诃庵在平则门外。陈泽州再游诗云：“暮景西郊僻，精蓝此地逢。残花落清梵，深竹度烟钟。春雨红楼暗，香林碧树浓。近来幽意惬，巾拂对从容。”王渔洋先以王北山给事曰高约游不果，赋七古；己未同杨尔茂正中、富磐伯鸿基两宗伯，李湘北天馥阁学，张素存玉书宫庶同游，诗云：“西院枕回溪，青山满高阁。祇园天气佳，苔砌余红药。鸟如迦陵响，梵是鱼山作。微雨忽来过，纷纷几花落。”龚芝麓尚书于摩诃庵杏花下为张郎韶九赋《感旧·菩萨蛮》词。

宋牧仲有《摩诃庵看丁香，因访慈寿寺、元福宫、钓鱼台诸胜》诗：“古寺花成幄，霏霏过雨天。穿林随老衲，扪葛上荒阡。双阙晴云外，千峰夕照边。幸同江左彦，觞咏足陶然。”“欲访垂纶处，长歌蓦坞来。澄波飞野鸭，断岸失孤台。正喜青藤共，宁愁画角催？胜游应再续，计日牡丹开。”高文良其倬《慈寿寺》诗：“苍苔半没泥金榜，饥鼠来偷点佛灯。无限沧桑前度事，朝朝风

语塔巅铃。"

慈慧寺有蜘蛛塔。万历中,少詹南充黄平倩辉书碑。平倩耽禅悦,与僧愚庵善,尝住此寺。一日,方诵《金刚经》,一蜘蛛缘案上,向佛而俯,驱之复来,黄曰:"尔以听经来耶?"为诵终卷;又为说情想因缘竟。蜘蛛立蜕化去。因以桑门法起塔,复书碑,记其事云。(《池北偶谈》)

孙司空在丰《游摩诃庵归至圆觉寺》诗:"摩诃旧游寺,立马驻山门。老栝凌云翠,秋花饮露繁。有尘难可到,无佛但称尊。翻忆兴亡事,摩碑独此存。""更入招提境,茶瓜兴可添。山僧无俗韵,莲舌见锋铦。飞阁阑低树,高林塔露尖。天花满空际,含笑待谁拈"?

舒子展翰林大成《摩诃庵看杏花》诗,一时传诵。程鱼门晋芳壬申到庵,惟枣树,已无杏花。诗云:"玉堂旧客题诗处,野刹离离放小红。三十年来人事改,枣花香细月朦胧。"

摩诃庵见高文良其倬题壁诗:"八字朱扉碧树间,偶缘客至暂开关。松梢红上三竿日,楼角斜衔一崦山。锄麦人冲残雨去,坐禅僧共落花闲。未能便入宗雷社,且约芳时数往还。"

元福宫,梨杏花繁。高章之偕顾书宣图河、汪安公倓、胡孟行任舆同游。重游,三君已殁,花亦不蕃。赋诗云:"当时梨杏向千株,今日风光总不如。老树无花三月半,旧游似梦六年余。偃松风拔新栽桧,御果园荒旋种蔬。同辈故人还几在?酒痕犹涴旧衣裾。"

唐东江有《兴圣寺看杏花》诗:"探花一骑西郊回,为言红杏千株开。闲寻古寺惬幽赏,枝枝淡冶如肥梅。"寺在昌运宫,则非城中兴圣寺。查他山有《兴胜寺杏花歌》,亦是此寺。

西郊万安禅院,赵恒夫吉士自寄园至西岩,必宿院中。其叠韵诗云:"义麦盈畴蛙鼓闹,贞枝倚槛鹤轩留。""兰橑共拜弯弓月,桂棹同游曲水樽。"

平则门外定慧寺西延宁庵,荒刹也。图裕轩学士锴布,默坐庵中而逝,即葬庵侧。朱石君尚书珪表墓,周编修永年作传,勒石庵右祠堂。学士曾以田四百余亩施诸戒坛,亦建祠祀。门下士刘鸿胪湄作记,称先生早入词林,屡司文柄,年未五十,引疾不仕。性耽禅悦,恒信宿萧寺,徜徉二十年,洒然而逝。鸿胪刻其遗集,并惧延宁小刹,久而就湮,复勒石戒坛名胜地,以不朽先生,其风义有不可及者。余房师赵检斋先生,为学士壬申礼闱所得士;分叨私淑,曾随师谒见,以赴某寺未见,不及仰瞻典型为憾!

阮裴园偕倪穟畴国琏,晚出西便门,以迷径歇老圃家。诗:"郭外灵源漾远空,人家全住翠微中。半湾柳散风前绿,一路莺啼雨后红。曲水清流王内史,远山低树米南宫。何须更记西郊景,已与尘寰路不通。"

王横云《畏吾村访李西涯墓》诗:"风雅茶陵领搢绅,当年馆阁句常新。谁知马鬣经封后,白石穹碑屑作尘。"注:"西涯子孙式微,以墓前白石碑捣碎和盐以卖。"见《瓦釜漫记》。

王横云《高梁桥》诗:"凤城西去绕高梁,曲水湾环荫绿杨。青女乍来霜未结,犹余烟景似江乡。""辽宋当年战水滨,休哥制胜事应真。今寻铁马横戈地,惟见游轩拾翠人。"

高梁桥沿长河至万寿寺,亭榭仿平山堂,春游惟此为胜。乙酉,纪心斋侍御复亨偕先君率余同游。先君赋《玉河记游》诗,属和多人,惜未汇刻一编为怅。诗云:"秋色西来好,因之谢吏人。印须金马客,容裔玉河律。柳拂沙头老,虫鸣草际新。转怜斯路熟,未得及侵晨(西苑启事每于四更过此。故云然)。""系马曾游处,青帘白石桥。曲阑依窈窕,古塔郁岧峣。画本才横幅,花枝尚短条。银河通尺五,未敢问轻桡。""细水才如涧,涛奔怒不流。虹梁收别壑,雪瀑溅高秋。但少春茆屋,从添白酒篘。何时携钓具,真作漫郎游(广原闸观水)。""梵呗效祠官,高居太乙坛。古松横爪鬣,阴洞出琅玕。清磬一声彻,微风三夏寒。竹宫遥拜后,老衲话迎銮(万寿寺,辛未重修,为祝延之地)。""汉室中常侍,唐家神策军。斯人能佼佼,奴辈自纷纷。香火归天帝,蘋蘩纪墓文。穷奇看朽骨,几保碧云坟。(昌运宫为明太监张永建,墙外有墓)。""一径垂杨下,沿流古道斜。刹竿迷佛火,篱角络秋瓜。行殿梁窥燕,虚堂幔卷纱。暮笳何处起?蕃马戏平沙。"侍御口占绝句,余和云:"树杪青帘一道开,无妨藉草酌深杯。桓骢不顾人争避,也踏春泥乘兴来。"

朱竹垞《满井访仑公》诗:"郊行方泽外,路转古城洼。小雨乍泼火,轻风无聚沙。青莲过桥寺,红杏隔墙花。一笑远公在,催停榖觫车。"

王横云《土城》诗:"城北逶迤接上垣,萧萧战垒暮云繁。书生胆气横千古,匹马来看古蓟门。"城在德胜门外土阜,至今呼萧太后土城。为辽圣宗之母,瀛洲澶渊之役偕行。此驻师处。今梨园子弟盛演《萧后打围》,妇孺皆知其英武也。赵瓯北翼《怀古》诗云:"郊圻屹立土门崇,萧后曾经此诘戎。赤帝敢伤吾子白,雌风偏胜大王雄。封椿坐困南朝费,岁币终来内府充。千载遗踪双阜在,犹传女队促装红。""负扆图成鬓未华,手携嗣主战边沙。不闻宫掖悲人彘,肯使兵尘丧帝羓。粉黛三千歌入塞,燕云十六纪传家。笑看琼岛妆台女,

空把才名后代夸。”

出安定门东北八里，为宏毅公额亦都、恪禧公遏必隆祠墓。癸丑秋，余往承祭，裔惟世爵一二人。公孙策楞、纳亲、爱必达、阿里衮、阿敏尔图，皆官极品，想见一时之盛。

出朝阳门东七里，为勤襄公佟图赖祠。长子忠勇国纲，次子端纯国维，皆以军功祔祀。余座师介少宗伯为忠勇孙，同祖兄弟庆复大拜，补熙将军。卿贰多人，今亦惟袭公一人。承祭之余，方知师门勋戚云。

高念东《水关竹枝》：“德胜门前菡萏铺，漫夸江上有西湖。阿谁更作长堤主，与种垂杨一万株。”“酒家亭畔唤渔船，万顷玻璃万顷天。便欲过溪东渡去，笙歌直至鼓楼前。”

明大傅珠自怡园延唐东江、查他山课子揆叙，唐有《园居杂咏》十四首，如“楼头花萼连藩邸，地接枌榆总旧勋。流水游龙非马尉，赤墀青琐异王根。一篱缠结花为障，四面丛攒柳作城。如云驼马常弥野，落日鸡豚自一村。”想见繁华气象。他山集诗更多。东江哭揆恺功诗：“犹有高斋旧宾客，可怜水磨好园林。”知园在水磨，今为长春园。《宸垣识略》谓在海淀，误。渌水亭为成容若著书处，在玉泉山下。

澄怀园为上书房内直诸臣寓斋。大学士漳浦蔡公，绘《澄怀八友图》，谓同时陈尚书德华、程文恭景伊、张文恪泰开、观总宪保、二周学士长发、王章、梁少詹锡玙也。汪文端、秦文恭作记。前后内直诸公，皆有题句。蒋苕生士铨代涂少司空逢震二律擅场，诗云：“水木清华退食同，直疑楼阁在虚空。地邻海淀兼三岛，人异淮南正八公。春满云边天尺五，昼闻花外漏丁东。仙源小聚群仙影，照取须眉一鉴中。”“东序谈经珮绂连，天分灵境坐群仙。笑看池水知心迹，同是松身作寿年。画里原兼诗烂漫，人间无此地幽偏。好风香带图书气，春在先生杖履边。”

海淀槐树街，励文恭廷仪休沐地。金桧门先生丁巳内直，栖托其间，云壑烟峦，蔚然在望。考西山一名小清凉，爰取为山房之名，而倩张南华作图，自题诗云：“路出郊西近，身依尺五天。当年劳卜地，迟我问流泉。散帙临窗下，群峰隐几前。车音门外绝，兀坐意悠然。”汪文端与同直诸公俱有和作。今不知归何氏。

海淀佟氏园，有董文敏书“瑞园”石刻。申拂珊副宪甫寓园时，搜剔于墙东草棘中，为赋长歌《移寓过园》诗，诗云：“偶寻断石留书法，即论栽松仿画家。”

良乡道上灰洞迷漫，行人到此，解鞍即卧。独陶篁村元藻题壁诗云：“满地榆钱莫疗贫，垂杨难系转蓬身。离怀未饮常如醉，客邸无花不算春。欲语性情思骨肉，偶谈山水悔风尘。谋生消尽轮蹄铁，输与成都卖卜人。”款署“篁村”二字。壬申，袁简斋枚过之，和诗有“好叠花笺钞稿去，江湖沿路访斯人”之句。时店主将圬壁，劳宗发宰良乡，钞呈方制府，并嘉赏之，勿令圬。越十数年，简斋在梁瑶峰方伯署，始晤篁村，方知陶姓。篁村感三公高谊，而方、劳二公下世，即席感赋二诗云：“匹马曾从燕蓟趋，桥霜店月已模糊。人如旷世星难聚，诗有同声德未孤。自笑长吟忘岁月，翻劳相访遍江湖。秦淮河上敦槃会，应识今吾即故吾。”“三间老屋夕阳村，底事高轩过此门？飞盖翠摇新蘸墨，华灯红照旧题痕。不教画墁佣奴易，便胜纱笼佛殿尊。惆怅怜才青眼客，几番翦纸为招魂。”篁村，会稽名诸生，不过。子廷珍，以诗赋擅名，以孝廉终一令；廷琡，辛丑进士，宰清平。

庚辰春，游直隶学幕，驻窦店，见壁上有女子新题六绝，黑沈犹新，然多不可辨。仅识其一云：“极目萧萧易水声，一腔幽恨最难平。燕丹已是无家别，枉指归期马角生。”秋杪回京，壁已重粉。诗则默志不忘，后述之汪讱庵郎中，亟选入《撷芳集》并《水曹清暇录》中。

赵恒夫吉士以给事勘河，与熊尚书一潇同罢。自寄园卜筑西岩，诗称浑河秋涨，不能北渡。来京则在芦沟桥西宅，有见一轩、来爽阁、蓼庄，恒偕吴古逸、毛香令对弈吹箫。附近万安禅院，时往止宿，罕山、延寿、澄果、龙广、圆通诸佛寺，俱有题壁留别诗。西山口赵蓼天有自怡园，恒夫题壁有“峰顶泉来天抱瓮，松根影过月移樽”句。牵复尚住西岩，姜西溟、朱竹垞、何屺瞻焯过访，赠诗有“月岸一竿寻钓伴，烟汀半棹隐芦人”句。丙子补助教，时往山中，一六堂期，司成遣役促还，有“一六期轮四日疏”句。诗编为《林卧遥集》。诗为于章云汉翔赠韵，伸、纶、孙、墩等字，叠至四千，从古所无。书之以作艺林佳话。

白云观中右有儒先之殿。考李道谦《甘水仙源录》：观津张本，字敏之，正大九年，以翰林学士使北见留，隐为黄冠，疑即其人。李石农銮宣作诗吊之云：“观津学士北游燕，太极宫中伴鹳眠（白云观，元太极宫，以居邱真人）。应羡汉家苏武节，牧羝落尽尚南旋。”“先生原本是儒官，唤作仙人意未安。世祖若归文信国，他年亦拟著黄冠。”

檐曝杂记

[清]赵　翼撰　李解民整理

赵翼(一七二七——一八一四),清代中期著名史学家、文学家,著述繁富,尤以《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瓯北诗钞》、《瓯北诗话》、《瓯北文集》饮誉学林。《檐曝杂记》为其一生零散杂记文字的汇辑。内容多为作者历官京城和粤、桂、滇、黔等地的见闻,涉及典章制度、政务军机、宫廷秘事、中外交流、科举考试、宦海风云、乡俗民情、奇闻趣事、诗文书画、读书心得等各个方面。

现据湛贻堂《瓯北全集》本加以标点整理。

卷　一

军机处

军机处,本内阁之分局。国初承前明旧制,机务出纳悉关内阁,其军事付议政王大臣议奏。康熙中,谕旨或有令南书房翰林撰拟,是时南书房最为亲切地,如唐翰林学士掌内制也。雍正年间,用兵西北两路,以内阁在太和门外,儤直者多,虑漏泄事机,始设军需房于隆宗门内,选内阁中书之谨密者入直缮写。后名"军机处"。地近宫庭,便于宣召。为军机大臣者,皆亲臣重臣。于是承旨出政,皆在于此矣。直庐初仅板屋数间,今上特命改建瓦屋。然拟旨犹军机大臣之事。先是世宗宪皇帝时,皆桐城张文和公廷玉为之。今上初年,文和以汪文端公由敦长于文学,特荐入以代其劳。乾隆十二三年间金川用兵,皆文端笔也。国书则有舒文襄赫德及大司马班公第,蒙古文则有理藩院纳公延泰,皆任属草之役。迨傅文忠公恒领揆席,满司员欲藉为见才营进地,文忠始稍假之,其始不过短幅片纸,后则无一非司员所拟矣。文端见满司员如此,而汉文犹必自己出,嫌于揽持,乃亦听司员代拟。相沿日久,遂为军机司员之专职,虽上亦知司员所为。其司员亦不必皆由内阁入,凡部院之能事者皆得进焉,而员数且数倍于昔。此军机前后不同之故事也。

按出纳诏命,魏以来皆属中书,故六朝时中书令极贵,必以重臣为之。而中书令官尊,不常亲奏事,多令中书舍人入奏,于是中书舍人亦最为权要地。唐初犹然,高宗时始分其职于北门学士,玄宗时又移于翰林学士,于是中书门下之权稍轻。迨唐中叶以后,宦者操国柄,设为枢密使之职,生杀予夺皆由此出,而学士及中书俱承其下流,是以枢密一官极为权要。昭宗时大诛宦官,宫中无复奄寺,始命蒋玄晖为之,此枢密移于朝臣之始。地居要津,人所竞羡,故宣徽使孔循欲得其处,辄谮玄晖于朱全忠而杀之。朱梁改为崇政院,以敬翔为使。后唐复名枢密,以郭崇韬为使。明宗时安重诲为使。晋高祖以枢密使刘处尚不称职,乃废此职,归其印于中书,而枢密院学士亦废。出帝时桑维翰复之,再为枢密使。周世宗时王朴为之。是五代时之枢密院,即六朝之中书,其于唐则国初之中书、中叶之学士、末季之枢密合而为一者也。至宋、金则枢密使专掌兵事,与宰相分职,当时谓之两府,而他机务不与焉。元时军国事皆归中书省。明太祖诛胡惟庸后,废中书省不设,令六部各奏事,由是事权尽归宸断。然一日万机,登记撰录,不能不设官掌其事,故永乐中遂有内阁之设,批答本章,撰拟谕旨,渐复中书省之旧。其后天子与阁臣不常见,有所谕,则命内监先写事目,付阁撰文。于是宫内有所谓秉笔太监者,其权遂在内阁之上,与唐之枢密院无异矣。本朝则宦寺不得与政。世祖章皇帝亲政之初,即日至票本房,使大学士在御前票拟。康熙中虽有南书房拟旨之例,而机事仍属内阁。雍正以来,本章归内阁,机务及用兵皆军机大臣承旨。天子无日不与大臣相见,无论宦寺不得参,即承旨诸大臣,亦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也(按五代、宋、金枢密院,皆有学士供草制。今军机司员,亦犹是时之枢密院学士)。

廷寄

军机处有廷寄谕旨。凡机事虑漏泄不便发抄者，则军机大臣面承后撰拟进呈，发出即封入纸函，用办理军机处银印钤之，交兵部加封，发驿驰递。其迟速，皆由军机司员判明于函外。曰马上飞递者，不过日行三百里。有紧急则另判日行里数，或四五百里，或六百里，并有六百里加快者。即此一事，已为前代所未有。机事必颁发而后由部行文，则已传播人口，且驿递迟缓，探事者可雇捷足先驿递而到，自有廷寄之例，始密且速矣。此例自雍正年间始，其格式乃张文和所奏定也。军机印存大内，需用则请出，用毕即缴进。自用兵以来，军报旁午，日或数起，难于屡请屡缴。故每请印出，则钤就封函数百，以便随时取用。而封函无专员收掌，不免狼籍遗失，宜专派一员登记月日、数目，庶更为慎重。

军机大臣同进见

军机大臣同进见，自傅文忠公始。上初年，惟讷公亲一人承旨。讷公能强记，而不甚通文义，每传一旨，令汪文端撰拟。讷公惟恐不得当，辄令再撰，有屡易而仍用初稿者。一稿甫定，又传一旨，改易亦如之。文端颇苦之，然不敢较也，时傅文忠在旁窃不平。迨平金川归，首揆席，则自陈不能多识，恐有遗忘，乞令军机诸大臣同进见。于是遂为例。诸臣既感和衷之雅，而文忠实亦稍释独记之劳。然上眷倚有加，每日晚膳后阅内阁本章毕，有所商确，又独召文忠进见，时谓之晚面云。

军机不与外臣交接

往时，军机大臣罕有与督抚外吏相接者。前辈尝言张文和公在雍正年间最承宠眷，然门无竿牍，馈礼有价值百金者辄却之。讷公亲当今上初年，亦最蒙眷遇。然其人虽苛刻，而门庭峻绝，无有能干以私者。余入军机，已不及见二公。时傅文忠为首揆，颇和易近情矣，然外吏莫能登其门，督抚皆平交，不恃为奥援也。余在汪文端第，凡书牍多为作答，见湖抚陈文恭伴函不过僮锦二端。闽抚潘敏惠，公同年也，馈节亦不过葛纱而已。至军机司员，更莫有过而问者。闽督杨某被劾入京，人各送币蠡数事，值三十余金。顾北墅云入直，诧为异事，谓："生平未尝见此重馈也。"王漱田日杏所识外吏稍多，扈从南巡，途次间有赠遗，归装剩百金，过端午节充然有余，辄沾沾夸于同列。是时风气如此。

军机非特不与外吏接也，即在京部院官亦少往还。余初入时，见前辈马少京兆璟尝正襟危坐，有部院官立阶前，辄拒之曰："此机密地，非公等所宜至也。"同直中有与部院官交语者，更面斥不少假，被斥者不敢置一词云。

军机撰拟之速

军机撰述谕旨，向例撰定后于次日进呈。自西陲用兵，军报至辄递入，所述旨亦随撰随进。或巡幸在途，马上降旨，傅文忠面奉后，使军机司员歇马撰缮，驰至顿宿之行营进奏，原不为迟也。然此营至彼营七、八十里，必半日方到，而两营之间尚有一尖营，以备圣驾中途小憩者，国语谓之乌墩。司员欲夸捷，遂仓猝缮就，急飞驰至乌墩进奏，名曰赶乌墩。斯固敏速集事，然限于晷刻，究不能曲尽事理，每烦御笔改定云。

军机直舍

余直军机时，直舍即在军机大臣直庐之西，仅屋一间半，又逼近隆宗门之墙，故窄且暗。后迁于对面北向之屋五间，与满洲司员同直，则余已改官不复入直矣。扈从木兰时，戎帐中无几案，率伏地起草，或以奏事黄匣作书案，而悬腕书之。夜无灯檠，惟以铁丝灯笼作座，置灯盘其上，映以作字，偶萦拂，辄蜡泪污满身。非特戎帐中为然，木兰外有行宫处，直房亦如此，惟多一木榻耳。余归田后，岁庚子上南巡。余恭迎于宿迁，见行宫之军机房明窗净几、华裍绣毯，当笔者倚隐囊欹而坐，颇顾盼自雄，余不觉爽然失也。

圣躬勤政

上每晨起必以卯刻，长夏时天已向明，至冬月才五更尽也。时同直军机者十余人，每夕留一人宿直舍。又恐诘朝猝有事，非一人所了，则每日轮一人早入相助，谓之早班，率以五鼓入。平时不知圣躬起居，自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后，上自寝宫出，每过一门必鸣爆竹一声。余辈在直舍，遥闻爆竹声自远渐近，则知圣驾已至乾清宫，计是时，尚须燃烛寸许始天明也。余辈十余人，阅五六日轮一早班，已觉劳苦，孰知上日日如此，然此犹寻常无事时耳。当西陲用兵，有军报至，虽夜半亦必亲览，趣召军机大臣指示机宜，动千百言。余时撰拟，自起草至作楷进呈或需一二时，上犹披衣待也。

圣学一

上圣学高深，才思敏赡，为古今所未有。御制诗文如神龙行空，瞬息万里。平伊犁所撰告成太学碑文，属草不过五刻，成数千言。读者想见神动天随光景，真天下之奇作也。寻常碑记之类，亦有命汪文端具草者，文端以属余。余悉意结构，既成，文端又斟酌尽善。及尽呈，御笔删改，往往有十数语只用一二语易之，转觉爽劲者，非亲见斧削之迹，不知圣学之真不可及也。

圣学二

上每晨起，即进膳。膳后，阅部院所奏事及各督抚摺子，毕，以次召见诸大臣，或一人独见，或数人同见，日必四五起。最后见军机大臣，指示机务，讫，有铨选之文武官，则吏、兵二部各以其员引见。见毕，日加巳，皆燕闲时矣。或作书，或作画，而诗尤为常课，日必数首，皆用朱笔作草，令内监持出，付军机大臣之有文学者，用摺纸楷书之，谓之诗片。遇有引用故事，而御笔

令注之者，则诸大臣归遍缮书籍，或数日始得；有终不得者，上亦弗怪也。余扈从木兰时，读御制《雨猎诗》，有“著制”二字，一时不知所出。后始悟，《左传》齐陈成子帅师救郑篇“衣制杖戈”注云“制，雨衣也”。又用兵时，谕旨有朱笔增出“埋根首进”四字，亦不解所谓。后偶阅《后汉书·马融传》中始得之，谓决计进兵也。圣学渊博如此，岂文学诸臣所能仰副万一哉？余直军机时，见诗片乃汪文端、刘文正所书，其后刘文定继之。由诗片钞入诗本，则内监之职。迨于文襄供奉，并诗本亦手自缮写矣（御制诗每岁成一本，高寸许）。

圣射

上最善射，每夏日引见武官毕，即在宫门外较射，秋出塞亦如之。射以三番为率，番必三矢，每发辄中圆的，九矢率中六七，此余所常见者。己巳岁十月，偶在大西门前射，九矢九中。钱东麓汝诚叹为异事，作《圣射记》进呈。不知圣艺优娴，每射皆如此，不足为异也。

皇子读书

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迥绝千古。余内直时，届早班之期，率以五鼓入，时部院百官未有至者，惟内府苏喇数人（谓闲散白身人在内府供役者）。往来。黑暗中残睡未醒，时复倚柱假寐，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吾辈穷措大专恃读书为衣食者，尚不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体乃日日如是。既入书房，作诗文，每日皆有程课，未刻毕，则又有满洲师傅教国书、习国语及骑射等事，薄暮始休。然则文学安得不深？武事安得不娴熟？宜乎皇子孙不惟诗文书画无一不擅其妙，而上下千古成败理乱已了然于胸中。以之临政，复何事不办？因忆昔人所谓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阿保之手，如前朝宫庭间逸惰尤甚，皇子十余岁始请出阁，不过官僚训讲片刻，其余皆妇寺与居，复安望其明道理、烛事机哉？然则我朝谕教之法，岂惟历代所无，即三代以上，亦所不及矣。

皇子善射

一日至张三营行宫，上坐较射，皇子、皇孙以次射。皇次孙绵恩方八岁，亦以小弓箭一发中的，再发再中。上大喜，谕令再中一矢赏黄马褂。果又中一矢，辄收弓矢跪于前。上若为弗解其意者，问：“何欲？”仍跪而不言。上大笑，趣以黄马褂衣之。仓卒间不得小褂，则以大者裹之抱而去。童年娴射，已是异事；而此种机警，在至尊前自然流露，非有人教之，信天畀也。

庆典

皇太后寿辰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乾隆十六年届六十慈寿，中外臣僚纷集京师，举行大庆。自西华门至西直门外之高梁桥，十余里中，各有分地，张设灯彩，结撰楼阁。天街本广阔，两旁遂不见市廛。锦绣山河，金银宫阙，剪彩为花，铺锦为屋，九华之灯，七宝之座，丹碧相映，不可名状。每数十步间一戏台，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侲童妙伎，歌扇舞衫，后部未歇，前部已迎，左顾方惊，右盼复眩，游者如入蓬莱仙岛，在琼楼玉宇中，听《霓裳曲》，观《羽衣舞》也。其景物之工，亦有巧于点缀而不甚费者。或以色绢为山岳形，锡箔为波涛纹，甚至一蟠桃大数间屋，此皆粗略不足道。至如广东所构翡翠亭，广二三丈，全以孔雀尾作屋瓦，一亭不啻万眼。楚省之黄鹤楼，重檐三层，墙壁皆用玻璃高七八尺者。浙省出湖镜，则为广榭，中以大圆镜嵌藻井之上，四旁则小镜数万，鳞砌成墙，人一入其中，即一身化千百亿身，如左慈之无处不在，真天下之奇观也。时街衢惟听妇女乘舆，士民则骑而过，否则步行。绣毂雕鞍，填溢终日。余凡两游焉。此等胜会，千百年不可一遇，而余得亲身见之，岂非厚幸哉！京师长至月已多风雪，寒侵肌骨，而是年自初十日至二十五日，无一阵风，无一丝雨，晴和暄暖，如春三月光景，谓非天心协应，助此庆会乎？二十四日，皇太后銮舆自郊园进城，上亲骑而导，金根所过，纤尘不兴。文武千官以至大臣命妇、京师士女，簪缨冠帔，跪伏满途。皇太后见景色钜丽，殊嫌繁费，甫入宫即命撤去。以是，辛巳岁皇太后七十万寿仪物稍减。后皇太后八十万寿、皇上八十万寿，闻京师钜典繁盛，均不减辛未，而余已出京不及见矣。

大戏

内府戏班，子弟最多，袍笏甲胄及诸装具，皆世所未有，余尝于热河行宫见之。上秋狝至热河，蒙古诸王皆觐。中秋前二日为万寿圣节，是以月之六日即演大戏，至十五日止。所演戏，率用《西游记》、《封神传》等小说中神仙鬼怪之类，取其荒幻不经，无所触忌，且可凭空点缀，排引多人，离奇变诡作大观也。戏台阔九筵，凡三层。所扮妖魅，有自上而下者，自下突出者，甚至两厢楼亦作化人居，而跨驼舞马，则庭中亦满焉。有时神鬼毕集，面具千百，无一相肖者。神仙将出，先有道童十二三岁者作队出场，继有十五六岁，十七八岁者。每队各数十人，长短一律，无分寸参差。举此则其他可知也。又按六十甲子扮寿星六十人，后增至一百二十人。又有八仙来庆贺，携带道童不计其数。至唐玄奘僧雷音寺取经之日，如来上殿，迦叶、罗汉、辟支、声闻，高下分九层，列坐几千人，而台仍绰有余地。

烟火

上元夕，西厂舞灯、放烟火最盛。清晨先于圆明园宫门列烟火数十架，药线徐引燃，成界画栏杆五色。每架将完，中复烧出宝塔楼阁之类，并有笼鸽及喜鹊数十在盒中乘火飞出者。未、申之交，驾至西厂。先有八旗骗马诸戏：或一足立鞍镫而驰者；或两足立马背而驰者；或扳马鞍步行而并马驰者；或两人对面驰来，各在马上腾身互换者；或甲腾出，乙在马上戴甲于首而驰者，曲尽马上之奇。日既夕，则楼前舞灯者三千人列队焉，口唱《太平歌》，各执彩灯，循环进止，各依其缀兆，

一转旋则三千人排成一“太”字，再转成“平”字，以次作“万”、“岁”字，又以次合成“太平万岁”字，所谓“太平万岁字当中”也。舞罢，则烟火大发，其声如雷霆，火光烛半空，但见千万红鱼奋迅跳跃于云海内，极天下之奇观矣。

木兰杀虎

上较猎木兰，如闻有虎，以必得为期。初出塞，过青石梁，至地名两间房者，其地最多虎。虎枪人例须进一二虎，其职役也。乾隆二十二年秋，余扈从木兰。一日停围，上赐宴蒙古诸王。方演剧，而蒙古两王相耳语。上瞥见，趣问之，两王奏云：“适有奴子来报，奴等营中白昼有虎来搏马，是以相语。”（蒙古王随驾，另驻营在大营数里外。）上立命止乐，骑而出，侍卫仓猝随，虎枪人闻之，疾驰始及，探得虎窝仅两小虎在。上命一侍卫取以来，方举手，小虎忽作势，侍卫稍陕输，上立褫其翎顶。适有小蒙古突出，攫一虎挟入左腋，又攫一虎挟入右腋。上大喜，即以所褫侍卫翎顶予之。其时虎父已远，惟虎母恋其子，犹在前山回顾。虎枪人尽力追之，历重巘，腾绝涧。上勒马待，至日将西始得虎归。虎枪人被伤者三人，一最重，赏孔雀翎一枝、银二百两，其二人各银百两。虎已死，用橐驼负而归，列于幔城，自头至尻长八九尺，毛已浅红色，蹄粗至三四围，盖虎中之最大者。

跳驼撩脚杂戏

未至木兰之前，途次每到行宫，上辄坐宫门外较射。射毕，有跳驼、布库诸戏，皆以习武事也。跳驼者，牵驼高八尺以上者立于庭，捷足者在驼旁，忽跃起越驼背而过，到地仍直立不仆，亦绝技也。布库，亦谓之撩脚，本徒手相搏，而专赌脚力，胜败以仆地为定。其人皆白布短衫，窄袖，而领及襟率用布七八层密缝之，使坚韧不可碎。初则两两作势，各欲伺隙取胜；继则互相扭结，以足相掠，稍一失即拉然仆矣。既仆，则敛手退，胜者跪饮一卮而去。

蒙古诈马戏

上每岁行狝，非特使旗兵肄武习劳，实以驾驭诸蒙古，使之畏威怀德，弭首帖伏而不敢生心也。上至热河，近边诸蒙古王公例来迎谒。秋八月万寿节，行宫演大戏十日，蒙古王公皆入宴，兼赐蟒缎诸物。行围兵一千三百名，皆蒙古也。每行围，质明趋事。其王公侍上左右，听指挥惟谨。十余围后，必诹日进宴，上亲临之。是日，设大蒙古包作正殿，旁列四蒙古包以款随驾之王公大臣。奏乐多弦索，极可听。又陈布库、诈马诸戏。布库不如御前人，而诈马乃其长技也。其法：驱生驹之未羁靮者千百群，令善骑者持长竿，竿头有绳作圈络，突入驹队中，驹方惊，而持竿者已绳系驹首，舍己马跨驹背以络络之，驹弗肯受，辄跳跃作人立，而骣骑者夹以两足终不下，须臾已络首而驹即帖伏矣。此皆蒙古戏，以供睿赏者也。岁岁如此，不特上下情相浃，且驯而习之于驱策之中，意至深远也。又喀尔喀四大部，地最远，每岁则以一部来入觐。上虽岁岁出塞，而其部须四年一觐。若间岁一出，则其入觐须八年矣。此又驭喀尔喀之长计也。

犬毙虎

虎食犬，常也，独围场中犬能毙虎。其犬锐喙高足，身细而长，望之如蛇之四足者。侍卫逐虎不能及，则嗾犬突而前。嗾必三犬，虎方奔不暇回噬。一犬前啮其后足，虎挣而脱；一犬又噬其一足，虎又一挣；两挣之间，一犬从后直啮其颔，而虎倒矣。然犬恃人为威，非有人嗾之不敢也。

鹰　兔

鹰窠中往往有兔，即鹰所生也，其走能与鹰之飞同捷。凡鹰见兔，必逐而搏之，此兔度不能避，则仰而簇四足于腹，俟鹰至劈而开之，则鹰为所裂矣。

木兰物产

木兰在热河东北三百余里，本蒙古地，康熙中近边诸蒙古献出，以供圣祖秋狝。今每岁行围，大约至巴颜沟即转而南，不复北矣。巴颜，蒙古语谓富也，其地最多鹿，故云。山多童，惟兴安岭稍有树。全惕庄为热河总管，尝奉旨采木于木兰，谓余云：“巴颜沟之北多大木，伐之从羊肠河流出。热河宫殿材皆取给于此。”有落叶松，盖气益寒，则松叶亦落矣。木兰出麻菇最佳。每秋狝驻营后，土益肥，故所产尤美。俗呼银盘麻菇，取其形似，非也，盖营盘之讹为银盘耳。地有鼠，土疏而坟，一鼠在土中穿突，土辄高起如冢。余初入木兰，见遍地皆冢，疑此中无人居，何得有此？后在戎帐中，日将暮，坐褥前尺许地渐坟起，诧为异事。袁愚谷谓：“勿怪，此有鼠在其下也。”明早再入视，则高尺许如冢矣，然后知向所见皆鼠宅也。野鸡味最鲜。初在草中，为人马所惊，辄飞起，然飞只在两山间，不能越山而过。力竭则扑而下，入草中尚能冲十余丈，过此则以首伏丛薄，不见人，即自以为人不见矣。俯而拾之，尚活。数十钱即买得，故可煮汤以待鸡之至也。凡水陆之味，无有过此者。土人云：“木兰中多榛松子，野鸡食之，故肉尤美”云。

蒙古食酪

蒙古之俗，膻肉酪浆，然不能皆食肉也。余在木兰，中有蒙古兵能汉语者，询之，谓：“食肉惟王公台吉能之，我等穷夷，但逢节杀一羊而已。杀羊亦必数户迭为主，刲而分之，以是为一年食肉之候。寻常度日，但恃牛马乳。每清晨，男、妇皆取乳，先熬茶熟，去其滓，倾乳而沸之，人各啜二碗，暮亦如之。”此蒙古人饘粥也。

蒙古尊奉喇嘛

蒙古俗最重喇嘛(即僧也),非特近边诸部落也,凡喀尔喀、准噶尔及土鲁番、青海、西番、西藏等处,无不虔奉恐后。喇嘛之首号胡土克图,犹内地所称大和尚也。尤以西藏之达赖喇嘛为大宗,谓之活佛,相传即如来后身世世轮回者。将死,则自言托生处,其弟子如期往,奉以归,谓之瑚毕勒罕。至十六岁始放参,则又为达赖喇嘛。其实伪也。喇嘛死,弟子号谛巴者,访某家生子,辄托言喇嘛后身而迎以归,幼即教以经典。至放参后,有来谒者,谛巴先为述其家世,令喇嘛见之,一二语道著,辄共惊为前喇嘛转世也,故崇信尤甚。然西藏路远,西北各部不能往参,则各有胡土克图掌佛教于国中。大者,其王亦执礼惟谨;小亦各严重于一方。每胡土克图出行,无不膜拜道旁,以金宝戴于首献之,但得其一摩顶,便以为有福,欢喜无量。并不必胡土克图也,即凡为喇嘛者,诸番亦无不尊奉之。所至让穹庐与居,宰羊马,奉酮酪,夜则妻妾子女惟所欲,谓之供养,惟恐不得当。其俗然也。虽愚而可悯,然千百年来习尚如是,故国家于西北诸部,亦因其俗而加礼于胡土克图,有时竟得其用。如乾隆十五年,西藏王朱尔墨特那木扎尔有异志,驻藏大臣傅清及拉布敦诱而手刃之,其番众咸挺而为乱,达赖喇嘛出谕遂止。三十一年,喀尔喀部青滚杂卜断驿道而叛,邻部将应之,其地有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图,怵于定边将军之言,独不从乱,遂皆戢。其明验也。是以上亦有国师,号章嘉胡土克图,住京师之栴檀寺。每元旦入朝,黄幰车所过,争以手帕铺于道,伺其轮压而过,则以为有福。其车直入东华门,盖尊宠章嘉,正所以帖服外夷,乃长驾远驭之深意。余尝见章嘉,颜状殊丑劣,行步需人扶,然蒙古经及中土大藏佛经皆能背诵如瓶泻水。汪文端尝叩一佛事,辄答以某经某卷,检之果不爽,则其人亦未可浅量矣。

黄教红教

喇嘛有黄教、红教之别。黄教者,专以善道化人,使勉忠孝,息争竞,达赖喇嘛及大胡土克图皆以此重于诸部也。红教则有术能召风雨,并咒人至死。平西陲后,尝取准夷之习此术者入内地,令之祈晴雨,亦有小验。

达瓦齐

达瓦齐既至,行献俘礼,系白组跪阙下。上以其未抗拒也,特赦之,封以亲王,赐第,择宗室女配之。然不耐中国风俗,日惟向大池驱鹅鸭闹其中以为乐而已。体极肥,面大于盘,腰腹十围,膻气不可近。其从人亦皆厄鲁特,故膻益甚,十步外即令人掩鼻。然性淳厚忠谨。尝扈从行围,上下马,坐茵未至,方小立,达瓦齐辄手捧落叶堆于地,请上坐。上大笑,赏银币以宠之。

黑水营之围

黑水营之围,孤军陷万里外,凡三月得全师以出,诚千古未有之奇事也。将军兆惠既深入叶尔羌,贼众我寡,且马力疲不能冲杀,乃占一村寨,掘濠筑垒自守,即所谓黑水营也。所掘濠既浅,垒亦甚低,贼可步屧入,遂日夜来攻,而我兵处危地,皆死中求生,故杀贼甚力。贼惧我兵致死,欲以不战收全功,别筑一垒于濠外,为长围守之,如梁唐所谓夹城者,意我兵食尽,当自毙也。而营中掘得窖粟数百石,稍赖以济。贼又决水灌营,我兵泄之于下流,其水转资我汲饮。已而,随处掘井皆得水。又所占地林木甚多,薪以供爨常不乏。贼以鸟枪击我,其铅子著枝叶间,每砍一树辄得数升,反用以击贼。惟拒守既久,粮日乏,仅瘦驼羸马亦将尽。各兵每乘间出掠回人充食。或有夫妇同掠至者。杀其夫,即令妻煮之,夜则荐枕席。明日夫肉尽,又杀此妇以食。被杀者皆默然无声,听烹割而已。某公性最啬,会除夕,明公瑞、常公钧等皆至其帐聚语,屈指军粮,过十日皆鬼箓矣。某公慨然谓:"吾出肃州时有送酒肴者,所余饾饤,今尚贮皮袋中。"呼奴取出,供一啖。时绝粮久,皆大喜过望。既饱而去,则私相谓曰:"某公亦不留此,事可知矣。"不觉泣下,盖自十月初旬被围,至此已将百日,无复生还望也。而上已预调兵在途,富将军、舒参赞率以进援,果毅阿公又以驼马至,遂转战而入。兆将军亦破垒而出,两军相遇,乃振旅归。是役也,地在万里之遥,围及百日之久,不伤一人,全师而返,国家如天之福,于此可见。然向非预调索伦兵在途,将缓不及事,于此益见睿算之远到云。其年遂尽平回地。

俄罗斯

西北诸国,惟俄罗斯最大。我朝平准夷后,西北万里悉入版图。准夷西北为哈萨克,而哈萨克外皆俄罗斯地也。中国之正北出居庸关五千里,始至喀尔喀之乌里雅苏台,为边境尽处,亦与接壤。其地有一种人号乌良海,有我朝之乌良海,亦有俄罗斯之乌良海。此正北之连界处也。乾隆二十二三年间,曾遣使来借辽东之黑龙江运粮,则其国境又与我东北之黑龙江相接也。回部之外为拔达克山,而拔达克山之外又系俄罗斯地,则其西境又包众回部矣。不宁惟是,康熙年间我朝征大西洋国之能占星者,西洋遣南怀仁、高慎思等由陆路来,亦假道俄罗斯,三年始至,则其国西境又直至西海矣。兆将军西征时,闻西北有粪国者,其城周五百里,皆铜铸成,岂即俄罗斯耶?抑别一国耶?俄罗斯至今为我朝与国,不奉正朔,两国书问不直达宫廷。我朝有理藩院,彼亦有萨纳特,有事则两衙门行文相往来。其字又与蒙古异,内阁尝另设中书二人,专习其书文,以便文移。其印则圆如三寸盘,而油朱堆纸上厚数分,不与内地印色同也。纸亦洁白可爱。其国历代皆女主,号察罕汗。康熙中,圣祖尝遣侍卫托硕至彼定边界事。托硕美须眉,为女主所宠,凡三年始得归。所定十八条,皆从枕席上订盟,至今犹遵守不变。闻近日亦易男主矣。

茶叶大黄

中国随地产茶，无足异也。而西北游牧诸部，则恃以为命。其所食膻酪甚肥腻，非此无以清荣卫也。自前明已设茶马御史，以茶易马，外番多款塞。我朝尤以是为抚驭之资，喀尔喀及蒙古、回部无不仰给焉。太西洋距中国十万里，其番舶来，所需中国之物，亦惟茶是急，满船载归，则其用且极于西海以外矣。俄俨斯则又以中国之大黄为上药，病者非此不治。旧尝通贡使，许其市易，其入口处曰恰克图。后有数事渝约，上命绝其互市，禁大黄，勿出口，俄罗斯遂惧而不敢生事。今又许其贸易焉。天若生此二物为我朝控驭外夷之具也。

回人绳伎

回人有能绳伎者，与内地不同。内地走索之法，椓两竿于地，以索平系于竿，而人往来其上耳。回人则立一木高数丈者，其颠斜系长绠属于地。回人手横一木，取其两头轻重相等，不致欹侧，则步绠而上，直至木之颠，并跷一足，而仅以一足踏于绠，口唱歌，良久始下。其绝技也。上每出行，武备院尝以其人奏伎。后偶有一人坠而下者，上悯之，自此不得设。

卷　二

杭应龙先生

余十余岁，颇能作时文，如明隆、万间短篇，一日可得四五首。先府君子容公观其文义，谓他日不患不文，而经书尚未尽读，遂不令复作，专以读经为业。十四岁始发笔为之，辄有发挥处。十五岁，先府君见背。余童骏，专弄笔墨学作诗、古文、词、赋、四六之类，沾沾自喜，而举业遂废。有杭应龙先生，与先府君交最厚，悯余孤露，谓不治举业，何以救贫，乃延余至家塾，课其幼子念屺，而使长君杏川、次君白峰拉余同课，二君久以举业擅名者也。余时年十八，犹厌薄不肯为。至冬，有庄位乾明经移帐于杭，课先生从子廷宣，书舍与余同一厅事，日相怂恿，始勉为之。然驰骋于诗、古文者已数年，一旦束缚为八股，转不如十四、五岁时之中绳墨矣。明年补诸生，遂不得不致力。后藉以取科第得官，皆应龙先生玉成之力也。及余得中书舍人以归，而先生已不及见。余有诗哭之云“我归但有徐君墓，公在曾怜赵氏孤”。至今犹抱痛焉。

汪文端公

汪文端公诗、古文之学最深，当时馆阁后进群奉为韩、欧，上亦深识其老于文学。殁后，上以诗哭公，有云：“赞治尝资理，论文每契神。”公之所以结主知者可想已。余自乾隆十五年冬客公第，至二十三年公殁，凡八九年。此八九年中，诗文多余属草，每经公笔削，皆惬心餍理，不能更易一字。尝一月中代作古文三十篇，篇各仿一家。公辄为指其派系所自，无一二爽，此非遍历诸家不能也。金鳌玉蝀桥新修成，桥柱须镌联句，余拟云：“玉宇琼楼天尺五，方壶员峤水中央。”自以为写此处光景甚切合。公改“尺五”作“上下”二字，乃益觉生动。即此可见一斑矣。公又好奖借后进。余尝代拟东岳庙联，云：“云行雨施，不崇朝而遍天下。理大物博，祖阳气之发东方。”已进御，奉朱笔圈出。公方缮书，适金桧门总宪至，谓必出自公手。公曰：“非也，乃门人赵云崧所集句耳。”又尝代和《御制司马君实玉印诗》，中一联云“不名符宿望，此德称高贤”，亦非甚佳句。上命内监持示南书房诸臣，谓毕竟汪由敦所作不同，诸臣皆宜师事。盖诸臣皆说成名印，此独云“不名”，于“君实”二字较切耳。诸臣皆谀公，公又以余答。其说项如此。及公殁，诸公皆以公故物色余，谓公所捉刀者，必好手也。及属草持去，其所击赏者未必佳，而著意结构处转或遭窜改，于是益叹此中甘苦，固非浅人所能识。余初序公集有云：“公死而天下无真知古学之人，天下无真知古学之人，而翼遂无复知己之望。”由今思之，安得不潸焉出涕也。

傅文忠公爱才

傅文忠文学虽不深，然于奏牍案卷，目数行下。遇有窒碍处辄指出，并示以宜作何改定，果惬事理，反覆思之，无以易也。余尝以此服公，公谓无他，但办事熟耳。尹文端以南巡事，隔岁先入觐。公尝命司属代作诗相嘲，中有句云“名胜前番已绝伦，闻公搜访更争新”，文忠辄易“公”字为“今”字，便觉酝藉，可见其才分之高也。文忠不谈诗文，而极爱才。余在直时最贫，一貂帽已三载，毛皆缩如猬。一日黎明，公在隆宗门外小直房，独呼余至，探怀中五十金授余，嘱易新帽过年。时已残腊卒岁，资正缺，五十金遂以应用。明日入直，依然旧帽也。公一笑不复言。呜呼！此意尤可感已。

观总宪爱才

总宪观公保最爱才，余初不相识也。扈从木兰，有宫詹温君属余代和御制诗数首，温即公婿也。公与温皆扈从，公见温诗，询知为余作，即令温致殷勤。明年再扈从，公先过余邸，以捉刀诿谜，自是公应制之作皆以相属。后余入翰林，公为掌院，派撰文，定京察一等，皆公力也。前辈留意人材，不遗葑菲如此。

大臣身后邀恩之例

汪文端师两子：今少司农承霈、前龙川令承霨，皆余授业弟子也。师一日忽语余：“桐城张文和公先以得罪归，今既殁，上仍遵世宗遗诏，还其配享钜典，恩莫大焉。其子学士君自宜泥首阙廷奏谢。乃寄声问余，应入京否，抑或循故事呈本籍巡抚代奏，毋乃不知事体。”余始知大臣身后有恤典，其子例当谢恩，而生前官禁近受眷最深者，尤当诣阙谢也。及师殁，长君郎中承沆本荫官，既扶柩归，奉恩纶葬祭如礼。岁庚辰服阕，赴京

补官,而病殁于扬州,吾师身后遂无复登仕籍者。承霈以书来告,余忽忆师前语,因令其以御赐祭葬来谢,万一蒙恩旨,或可得一官。遂作书趣霈来,而霨亦至。余为白于傅文忠,文忠讶其以何事来,余告之以故,或因此得蒙恩授一内阁中书,文端一脉不坠矣。文忠喜曰:"此可谓善于觅题。"明日即代为奏。方是时,京师诸公卿皆以为文端既殁,其子复何所望而贸贸来也。虽旧在门下乞余光者,亦目笑之。次日,上至瀛台。奏甫入,上即命内监高姓者出问:"汪由敦二子在此,朕欲一见。"已而又一内监秦姓者出,传旨带领引见。及驾出,二子迎舆前,免冠叩头谢。上驻舆垂问,奏对毕,上意似不甚嘉许。因问二人履历,奏云:"皆监生,试而未中。"上曰:"汝明年可再试,试而不中可再来。"谕毕,舆已行。文忠奏云:"明年乃会试,此二子皆监生,不能入礼闱。"上命各赏一举人,理藩院尚书富公德来传旨,率二子叩谢。而文忠以余先有内阁中书之语未得遂也,又奏云:"小者无所能,大者书法似其父。"上又命以前赏其长子之荫官赐霈,而赐霨举人。于是文忠来传旨,又率二子迎舆谢。一刻间凡三叩头,而霈得户部主事,转过于内阁中书矣。是日满朝大小臣工,无不感圣天子垂念旧臣恩施逾格,有泣下者,兼颂文忠之垂悯故人子弟,而并以余为有画策之能,抑知此事实因师前论张文和语而触发之。然则吾师前语其有意乎?无意乎?由今思之,竟如樗里子之智,能计及身后者。吾师真哲人也。自余为二子创此例,后裘文达、钱文敏、王文庄诸公殁,其子皆彷此得授内阁中书云。

辛巳殿试

辛巳殿试,阅卷大臣刘文正公、刘文定公,皆军机大臣也。是科会试前,有军机行走之御史眭朝栋上一封事,请复回避卷,即唐人所谓别头试也。上意其子弟有会试者,虑己入分校应回避,故预为此奏,乃特点朝栋为同考官,而命于入闱时,各自书应避之亲族,列单进呈。则眭别无子弟,而总裁刘文正、于文襄应回避者甚多。是岁上方南巡,启跸时曾密语刘、于二公留京主会试,疑语泄而眭为二公地也,遂下刑部治罪。部引结交近侍例,坐以大辟。于是军机大臣及司员为一时所指摘。且隔岁庚辰科状元毕秋帆、榜眼诸桐屿,皆军机中书,故蜚语上闻,有历科鼎甲皆为军机所占之说。及会试榜发,而余又以军机中书得隽,傅文忠为余危之,语余不必更望大魁。而余以生平所志在此,私心终不能已。适两刘公又作阅卷大臣,虑其以避嫌摈也,乃变易书法,作欧阳率更体。两刘公初不知已列之高等。及将定进呈十卷,文定公虑余卷入一甲,又或启形迹之疑,且得祸,乃遍检诸卷,意必得余置十名外,彼此俱无累矣。及检,一卷独九圈,当以第一进呈。九圈者,卷面另粘纸条,阅卷大臣各以圈点别优劣于其上,是岁阅卷者九人,九人皆圈者惟此一卷。文定公细验疑是余,以语文正。文正覆阅,大笑曰:"赵云崧字迹虽烧灰亦可认,此必非也。"盖余初入京时,曾客公第,爱其公子石庵书法,每仿之。及直军机,余以起草多不楷书,偶楷书即用石庵体,而不知余另有率更体一种也。文定则谓遍检二百七卷,无赵云崧书,则必变体矣。文正又覆阅,谓赵云崧文素跅跎不羁,亦不能如此谨严,而文定终以为疑,恐又成军机结交之局。兆将军惠时方奏凯归,亦派入阅卷,自陈不习汉文,上谕以诸臣各有圈点为记,但圈多者即佳。至是兆公果用数圈法,而惟此卷独九圈,余或八、或五,遂以第一进呈。先是历科进呈卷皆弥封,俟上亲定甲乙,然后拆。是科因御史奏改,遂先拆封,传集引见。上是日阅十卷,几二十刻,见拙卷系江南人,第二胡豫堂高望浙江人,且皆内阁中书;而第三卷王惺园杰则陕西籍。因召读卷大臣,先问:"本朝陕西曾有状元否?"皆对云:"前朝有康海,本朝则未有。"上因以王卷与翼互易焉。惺园由此邀宸眷,翔步直上,而余仅至监司,此固命也,然贱名亦即由此蒙主知。胪传之日,一甲三人例出班跪。余独挂数珠,上升座遥见之。后以问傅文忠,文忠以军机中书例带数珠对,且言昔汪由敦应奉文字皆其所拟,上心识之。明日谕诸大臣,谓:"赵翼文自佳,然江、浙多状元,无足异。陕西则本朝尚未有。今当西师大凯之后,王杰卷已至第三,即与一状元亦不为过。"次日又屡言之。于是乡、会试,翼皆蒙钦点房考,每京察必记名,及授镇安府、赴滇从军、调广州、升贵西道,无一非奉特旨,上之恩注深矣。向使不归田,受恩当更无限。寻以太恭人年高,乞归侍养,凡五年。丁艰又三年。在家之日已久,服阕赴补,途次又以病归,遂绝意仕进。此固福薄量小,无远到之器,亦以在任数年,经历事端,自知吏才不如人,恐致陨越,则负恩转甚。是以戢影林下,不敢希荣进也。

偶阅《闽书》载:绍兴八年廷试,初以黄公度为状元,陈俊卿次之。高宗召问二人:"乡土何奇,辄生二卿?"黄对曰:"子鱼紫菜,荔枝蛎房。"俊卿对曰:"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高宗曰:"公度不如卿。"遂赐俊卿第一。《瀛奎律髓》记宋高宗自丁未至壬午,所取首甲科者十一人:一丞相、一枢使、三尚书、五从官,惟公度以忤秦桧,即被论归,至桧死召为考功郎中而卒。是其命本不应显达,故登第之始即遭挫折,此预兆于几先者也。

殿试送卷头

殿试前,有才之士例须奔竞,以所拟对策首三十余行先缮写送诸公之门。卷内有当切题处,固不能预拟,而颂圣数语则不拘何题皆可通用也,谓之送卷头。延揽者即以是默识之,然亦须视阅卷大臣之为人。当两刘公主裁数科,则营进者转或被摈。辛巳科,余固虑及此而不使知矣。癸未新进士褚筠心及余门人董东亭潮,本一榜中巨擘,诗文楷法抡魁有余。东亭惟恐不得前列。余告以两刘公不可干以私,且其衡鉴自精,有才者亦不必干,余往事可验也,东亭窃以为不然。而吾乡少司空刘圃三先生好汲引,与文定又从兄弟也,特为东

亭送卷头。文定既入阅，则先觅东亭卷，谓同列曰："此吾乡董潮也。"文正亦觅筠心卷出示曰："此吾向日延请在家修书之褚廷璋也。"两人遂不入十卷，褚卷第十一，董卷第十二。而十卷进呈者或转逊焉，此又因营求而失之者也。然两刘公殁，而不受干谒之风又令人思矣。

武闱

武闱但以弓马技艺为主，内场文策不论工拙也。余尝主顺天乙酉科武乡试。其策有极可笑者，如"一旦"二字多作"亘"字，"丕"字又作"不一"字。盖缘夹带小本字画甚密，不能分晰，故抄誊讹错耳。又如"国家"字应抬高一字，则凡泛论古今处，如"国家四郊多垒"、"社稷危亡"之类，亦无不抬写。武生自称"生"，则应于行内稍偏，乃又将"生人"、"生物"、"生机杀机"之"生"字，一概偏在侧边。如此者不一而足。然外场已挑入双好字号，则不得不取中。幸武闱无磨勘之例，可不深求耳。

汪、刘二公文学

汪文端师应奉诗文，门生有才者或为代作，可用即用之，不必悉自己出也。刘文定公亦令诸门生撰稿，却不肯袭用一语。而其中新料、新意，又必另入炉锤，改制而用之，盖为刻稿地也。于此见文端之大，亦见文定之精。

刘文正公塞阳桥决口

刘文正公临事虽颇刚急，然实有厘剔奸弊，人受其福而不知者。辛巳岁，河决阳桥，公奉命往塞决口。时夺流者数百丈，埽工薪木皆数百里内村民车载而来。县丞某掌收料物，欲藉以营利，留难百端，有五六日不得交纳者，人马守候，刍粮皆告竭。公一日易服微行，见薪车千百辆环列河干，私问之，得其故，乃大怒。至公馆，亟请巡抚奉王命旗牌至，使伍伯缚县丞来，欲先斩然后入奏。巡抚及司道以下为之长跪，良久始释。而数千辆料物一日尽收，民皆驱车返矣。此虽细事，亦可见公察弊利民之一端也。

尹文端公肃清江南漕政

尹文端节制两江凡四度，德政固多，而最得民心在严禁漕弊一事。先是有司收漕粮，以脚费为名，率一斗准作六七升。公初巡抚江南，奏明每石令业户别纳兑费钱五十二文，而斗斛听民自概。有遗粒在斛之铁边者，亦谓之"花边"，令民自拂去。其时有司签书吏人仓收漕，莫肯应也。其后桂林陈文恭抚吴，胡文伯为藩司，皆守成规，弗丝毫假借。有某县令戈姓，每石加收一升五合，辄被劾坐绞。漕务肃清者凡四十余年，皆文端遗惠也，宜吴人思公至今犹不置云。

程文恭公遭遇

仕宦进退，莫不有命。余外舅程文恭公为礼部侍郎时，在班行中无所短长，方疑侍郎一席亦不能久。会圆明园失火，举朝大臣咸趋救。公踉跄入，正值上坐小舆出，文恭跪道左请圣安，而先入及后入者，皆未得见也。上遂心识之。明日赏救火诸臣币物，特命给一分。自是邀圣眷，洊历吏部尚书、拜大学士，为一时贤相。其端皆自救火之日起。

两中鼎魁

王新城记：康熙中，有中进士被革后再中进士者。乾隆年间有马全者，山西人，已中武探花，由侍卫出为参将，与同官相争詈，被劾革职。入京，在九门提督卫门充兵。又应乡、会试中式，庚辰殿试竟得状元。凡两得鼎魁，亦奇闻也。后官至提督，征金川战殁。

相宅董仙翁

董华星达存，吾邑人，壬申进士，精六壬奇门术，相宅尤奇验。壬申将会试，须僦宅贡院前，余与之约同寓矣。时余客座师汪文端公第，公为余赁一宅，余不敢却，乃嘱内弟刘敬舆偕董寓，董所亲择也。又有吾乡符天藻亦附焉。二场后，余诣董，私问其寓内当中几人，答曰："三人俱可隽。恐符君或失之，盖夜卧须各按本命定方位，而符怀疑，不我从也。"出榜，果董、刘俱成进士，余与符落第。又江苏巡抚庄公有恭延之相衙署，董为改葺数处。既落成，公将出堂视事，董止之，为择一吉日时而出。届期坐甫定，辕门外忽传鼓报喜，则加官保之信适以是刻至矣。今藩伯康基田令昭文，以家中有子弟应秋试，预叩董。董询其先茔何向，教以茔之某方立一灯竿，子弟中某年生者当发解，已而果然。他奇验多类此，人皆称"董仙翁"。

揣骨史瞎子

术家又有揣骨听声之法，多瞽者为之。《北史》：高欢未遇时，与司马子如等逐赤兔。遇盲妪，自言善暗相，因遍扪诸人，言皆贵而俱由欢。齐文宣帝试皇甫玉相术，以帛巾袜其目，使历摸诸贵人，无不验。齐文襄时，有吴士双盲，妙于听声。文襄令刘桃枝、赵道德等列试之，言皆中。《五代史》：李守贞为河中节度使，有术者善听人声，以知吉凶。守贞出其家人使听之。术者闻其子妇符氏声，惊曰："此天下母也。"守贞益自负，曰："吾妇犹为天下母，吾取天下复何疑哉。"遂反。后守贞败，符氏为周世宗继室，果为皇后。此揣骨听声之见于史传者也。近时亦尚有精其术者。雍正年间，浙东有史瞎子者，遇男子则揣骨，女子则听声，言休咎奇中。徐文定公元梦抚浙时，其孙舒文襄赫德相国方丱角，而休宁汪文端公由敦以诸生为之师。文定令史相师弟二人。史曰："皆大位也。"时舒以世家贵公子，其显达固意中事，文端则寒诸生，念不到此，谓史特因弟以及师，聊作周旋语耳。是夕，史独伥伥到书塾，谓文端曰："君勉之！将来官职声名在主人之上。"文端益惶恐不敢当。史曰："非谀语也。君寒士，谀君何所利？

正以我之命某年当有厄，某年当得脱。计君是时已登显仕，我之厄或由君而解，故郑重相托，君是时幸勿忘今日言，当力为拯之。”已而，或进史于世宗宪皇帝，奏对后忽奉旨发辽左为民。至今上御极之十年，诏军流以下皆减等发落。时文端公果为刑部尚书。乃检史旧案，则系特旨发往，不载犯罪之由。同列多难之，文端以其罪不过军流，正与恩诏相符，乃奏释焉。既入京，仍客于文端第，则益韬晦，不肯言祸福矣。岁庚午，文端长子承沆方应举，文端夫人望之甚切，请史决之。史曰：“即当得六品官。”六品者，惟翰林修撰及部主事。时文端方直禁近，子弟若登科第，必不至分部，其为状元官修撰无疑也。母夫人方窃喜。无何，文端为是科主考官，承沆回避不得试，共以史言为妄矣。其冬特旨赐文端荫一子，承沆果得主事官，正六品。其奇中如此。余以是岁客文端第，故知之甚悉。其他奇验尚多，不胜缕述也。

兼管部务

一部有满、汉两尚书、四侍郎，凡核议之事，宜允当矣。然往往势力较重者一人主之，则其余皆相随画诺，不复可否。若更有重臣兼部务，则一切皆惟所命，而重臣者实未尝检阅也，但听司员立谈数语，即画押而已。故司员中为尚书所倚者，其权反在侍郎上。为兼管部务之重臣所熟者，其权更在尚书上。甚至有尚书、侍郎方商榷未定，而司员已持向重臣处画押来，皆相顾不敢发一语。昔人曾奏请亲王不可兼部务，盖有所见也。

军需各数

上用兵凡四、五次。乾隆十二、三年用兵金川，至十四年三月止，共军需银七百七十五万（实销六百五十八万，移驳一百十七万）。十九年用兵西陲，至二十五年，共军需银二千三百一十万（实销二千二百四十七万，行查未结六十三万）。三十一年用兵缅甸，至三十四年，共军需银九百十一万。三十六年用兵金川起，至四十二年止，共军需银六千三百七十万。以上系章湖庄在户部军需局结算之数。五十二年台湾用兵，本省先用九十三万，邻省拨五百四十万，又续拨二百万，又拨各省米一百十万，并本省米三十万石，加以运脚，约共银、米一千万。

京官趋势吊丧

傅文忠公扈从热河，而其兄总宪广公成殁于京，文忠乞假归治丧。广公家受吊之期凡三日，已遍讣矣，其最后一日，则文忠到京日也，前两日遂无一人至者。文忠到，则各部院大小百官无不毕至，虽与广公绝不相识者，亦以文忠故致赙而泥首焉。舆马溢门巷，数里不得驱而进，皆步行入。

钟　表

自鸣钟、时辰表，皆来自西洋。钟能按时自鸣，表则有针随晷刻指十二时，皆绝技也。今钦天监中占星及定宪书，多用西洋人，盖其推算比中国旧法较密云。洪荒以来，在璿玑，齐七政，几经神圣，始泄天地之秘。西洋远在十万里外，乃其法更胜，可知天地之大，到处有开创之圣人，固不仅羲、轩、巢、燧已也。钟表亦须常修理，否则其中金线或有缓急，辄少差。故朝臣之有钟表者，转误期会，而不误者皆无钟表者也。傅文忠公家所在有钟表，甚至傔从无不各悬一表于身，可互相印证，宜其不爽矣。一日御门之期，公表尚未及时刻，方从容入直，而上已久坐，乃惶悚无地，叩首阶陛，惊惧不安者累日。

西洋千里镜及乐器

天主堂在宣武门内，钦天监正西洋人刘松龄、高慎思等所居也。堂之为屋圆而穹，如城门洞，而明爽异常。所供天主如美少年，名邪稣，彼中圣人也。像绘于壁而突出，似离立不著壁者。堂之旁有观星台，列架以贮千里镜。镜以木为筒，长七八尺。中空之而嵌以玻璃，有一层者、两层者、三层者。余尝登其台以镜视天，赤日中亦见星斗。视城外，则玉泉山宝塔近在咫尺间，砖缝亦历历可数。而玻璃之单层者，所照山河人物皆正，两层者悉倒，三层者则又正矣。有楼为作乐之所。一虬髯者坐而鼓琴，则笙、箫、磬、笛、钟、鼓、铙、镯之声无一不备。其法设木架于楼，架之上悬铅管数十，下垂不及楼板寸许。楼板两层，板有缝，与各管孔相对。一人在东南隅，鼓嘴以作气。气在夹板中尽趋于铅管下之缝，由缝直达于管。管各有一铜丝系于琴弦。虬髯者拨弦，则各丝自抽顿其管中之关捩而发响矣。铅管大小不同，中各有窾窍，以象诸乐之声，故一人鼓琴而众管齐鸣，百乐无不备，真奇巧也。又有乐钟，并不烦人挑拨，而按时自鸣，亦备诸乐之声，尤为巧绝。

梨园色艺

京师梨园中有色艺者，士大夫往往与相狎。庚午、辛未间，庆成班有方俊官，颇韶靓，为吾乡庄本淳舍人所昵。本淳旋得大魁。后宝和班有李桂官者，亦波峭可喜。毕秋帆舍人狎之，亦得修撰。故方、李皆有状元夫人之目，余皆识之。二人故不俗，亦不徒以色艺称也。本淳殁后，方为之服期年之丧。而秋帆未第时颇窘，李且时周其乏。以是二人皆有声缙绅间。后李来谒余广州，已半老矣。余尝作《李郎曲》赠之。近年闻有蜀人魏三儿者，尤擅名，所至无不为之靡，王公、大人俱物色恐后。余已出京，不及见。岁戊申，余至扬州，魏三者忽在江鹤亭家。酒间呼之登场，年已将四十，不甚都丽。惟演戏能随事自出新意，不专用旧本，盖其灵慧较胜云。

京师偷拐之技

都门繁会之地，偷儿、拐子有非意计所及者。吾乡董某偶入戏馆，占席以待客，横二千钱于案。忽衣冠者

三人自外来,中一人若与董素相识者,遽向揖。董答揖,揖甫下,而钱为其人之同伴者撮去挂于肩。揖毕,问姓氏,其人故惊愕作误认状,深抱不安。董回坐,而案上之钱已失。撮钱者尚立于旁,反詈之曰:“戏馆中有钱岂可横于案?如我之挂于肩斯可耳。”实则挂肩之钱即其钱也。董熟视,竟不敢言。又一少年以银易钱于市,方讲价,忽一老者从后击而仆之,且骂曰:“父穷至此,儿有银乃私易钱。不孝孰甚!”遂夺银去。旁观者谓是父责子也。少年闷绝,良久始苏,云:“吾安得有父也?”而银已去不可追矣。又有藏利刃杂稠人中,剪取腰间杂佩,或至割衣襟一幅去,混号谓之“小李”。被剪者觉而获之,虽加殴辱弗怨。或旁人指破,则必报矣。有女郎坐香车,一书生行其旁,两美相顾,颇有情。小李者伺书生后,将下手,书生不知也。方回顾,女郎不便语,但以口颊隐示若有人伺于后者,书生觉而斥之,小李遂去。未几,车转曲巷,女郎口忽为小刀划破。

狐　祟

京师多狐祟,每占高楼空屋,然不为害,故皆称为狐仙。余尝客尹文端第。其厅事后即大楼,楼下眷属所居,楼之上久为狐宅,人不处也。尝与公子庆玉同立院中,日尚未暮,忽有泥丸如弹者抛屋而下,凡十数丸。余拾其一仰投之,建瓴之屋宜即抛下矣,乃若有接于空中者,不复下,亦一奇也。余僦屋醋张衙同,其屋已数月无人居。初入之夕,睡既熟,忽梦魇,若有物压于胸腹者,力挣良久始得脱。时月明如昼,见有物如黑犬者从窗格中出。明日视窗纸,绝无穿破处。先母命余夕以二鸡卵、一杯酒设于案,默祝焉。诘朝,卵、酒俱如故,而其物不复至。

洪经略行状

先辈尝言:洪文襄公承畴当明崇祯十五年松山被陷时,京师传闻公已殉难。崇祯帝辍朝,特赐祭九坛,其子弟在京成服受吊,撰行状送诸公卿矣。方祭第九坛,而公生降之信至,遂罢祭,而行状已遍传人间。顺治元年从入关,为内院大学士。次年,出经略江南诸省,逋寇以次削平,后再出经略楚、粤、滇、黔诸省,西南底定,皆其功也。归皇朝一年乃卒。其家再成服受吊,撰行状不复叙前朝事,但自佐命入关起。有好事者,尝得其前后两行状,订为一本云。

李太虚戏本

李太虚,南昌人,吴梅村座师也。明崇祯中为列卿。国变不死,降李自成。本朝定鼎后,乃脱归。有举人徐巨源者,其年家子也,尝非笑之。一日视太虚疾,太虚自言病将不起。巨源曰:“公寿正长,必不死。”诘之,则曰:“甲申、乙酉不死,则更无死期。以是知公之寿未艾也。”太虚怒,然无如何。巨源又撰一剧,演太虚及龚芝麓降贼,后闻本朝兵入,急逃而南,至杭州,为追兵所蹑,匿于岳坟铁铸秦桧夫人跨下。值夫人方月事,追兵过而出,两人头皆血污。此剧已演于民间,稍稍闻于太虚。适芝麓以上林苑监谪官广东,过南昌,亦闻此事。乃与太虚密召歌伶,夜半演而观之。至两人出跨下时,血淋漓满头面,不觉相顾大哭,谓:“名节扫地至此,夫复何言!然为孺子辱至此,必杀以泄忿。”乃使人俟巨源于逆旅,刺杀之。此事得之于蒋心余编修。

徐健庵

先辈尝言:徐健庵乾学在康熙中以文学受知。方其盛时,权势奔走天下,务以奖拔寒畯、笼络人才,为邀名计,故时誉翕然归之。其所居绳匠胡同,后生之欲求进者,必僦屋于旁。俟其五更入朝,辄朗诵诗文使闻之。如是数日,徐必从而物色。有所长,辄为延誉。当时绳匠胡同宅子僦价辄倍他处。所甄拔初不以贿,惟视其才之高下定等差。相传乡、会试之年,诸名士先于郊外自拟名次。及榜出,果不爽,非必亲自主试也。徐方主持风气,登高而呼,衡文者类无不从而附之。以是游其门者,无不得科第。有翰林杨某者,其中表也。八月初,遇徐于朝。徐问:“欲主顺天乡试否?”杨谓:“幸甚。”徐曰:“有名士数人不可失也。”及夕,则小红封送一名单至,计榜额已满。诘朝,主试命下矣。杨不得已,与诸同考官如其数取之。榜发而京师大哗,捏名帖遍街市。圣祖闻之,降旨亲审。杨窘甚,求救于徐。徐谓:“毋恐,姑晚饭去。”翼日,有称贺于上前者,谓:“国初以美官授汉儿,汉儿且不肯受。今汉儿营求科目,足觇人心归附。可为有道之庆。”圣祖默然,遂置不问。盖即徐令人传达此语也。尝有人日具名纸谒其门,必馈司阍者十金,而不求见,但嘱以名达徐而已。阍人怪之,密以白徐,徐令留见之,其人故作踖踧状,谓:“吾诚意尚未到,不敢求见也。”强之而后入。徐问曰:“足下有深雠未报乎?”曰:“无有也。”“然则何为逡巡不敢言?”固问之,始以情告,欲得来科状元耳。徐曰:“已有人,可思其次。”其人谓:“他非所望,宁再迟一科。”徐许之。然徐不久罢归,其人竟不第。

高士奇

高江村士奇,康熙中直南书房,最蒙圣祖知眷。时尚未有军机处,凡撰述谕旨,多属南书房诸臣,非特供奉书画、赓和诗句而已,地既亲切,权势日益崇。相传江村初入都,自肩襆被进彰义门。后为明相国家司阍者课子。一日相国急欲作书数函,仓卒无人。司阍以江村对,即呼入,援笔立就。相国大喜,遂属掌书记。后入翰林,直南书房,皆明公力也。江村才本绝人。既居势要,家日富,则结近侍探上起居,报一事,酬以金豆一颗。每入直,金豆满荷囊,日暮率倾囊而出,以是宫廷事皆得闻。或觇知上方阅某书,即抽某书翻阅。偶天语垂问,辄能对大意。以是圣祖益爱赏之。初因明公进,至是明公转须向江村访消息。每归第,则九卿肩舆伺其巷皆满,明公亦在焉。江村直入门,若为弗知也者。客皆使傔从侦探:盥面矣,晚饭矣。少顷,则传呼

延明相国人，必语良久始出。其余大臣或延一二人晤，不能遍，则令家奴出告曰："日暮不能见，请俟异日也。"诸肩舆始散。明日伺于巷者复然。以是声势赫奕，忌者亦益多。江村率以五鼓入朝，至薄暮始出，盖一刻不敢离左右矣。或有谮之者，谓："士奇肩襆被入都，今但问其家赀若干，即可得其招权纳贿状。"圣祖一日问之，江村以实对，谓："督抚诸臣以臣蒙主眷，故有馈遗，丝毫皆恩遇中来也。"圣祖笑颔之。后以忌者众，令致仕归，以全始终。犹令携书编纂，以荣其行，可谓极文人之遭际矣。

按《宋史》，卢多逊为相时，太祖每取书史馆，多逊预戒吏先白己，辄通夕阅之。遇上问书中事，应答无滞。《魏书》，温子升先为广阳王渊家马坊中教奴子书，尝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见而善之，因访焉，由是名誉稍起。按此二事，高江村绝相似。

王云锦

雍正中，王云锦殿撰元日早朝后归邸舍，与数友作叶子戏。已数局矣，忽失一叶，局不成，遂罢而饮。偶一日入朝，上问以元日何事，具以实对。上嘉其无隐，出袖中一叶与之曰："俾尔终局。"则即前所失也。当时逻察如此。云锦孙日杏语余云。

卷　三

粤西滩峡

粤西滩与峡皆极险。府江之昭平峡，横州之大滩，右江之努滩、鸡翼滩，左江之归德峡、果化峡，余皆身经其地，而昭平峡最险。余初至桂林，由水路赴镇安任。先是大雨十七昼夜，是日适晴。巳刻自桂林发舟，日午已至平乐。舟子忽柅杙焉。余以久雨得晴，方日中何遽泊，趣放舟，而不知其下有峡之险也。舟子不得已，乃发舟。山上塘兵亟呼不可开，而舟已入峡不能止，遂听其顺流下。但见满江如沸，有数千百旋涡。询知下有一石，则上有一涡，余始怃然惧，然已无如何。幸而出峡，舟子来贺，谓："半生操舟，未尝冒险至此也。"余自是不敢用壮矣。后余调广州，自桂林起程，百僚饯送，有县令缑山鹏亦在座。余至广十余日，忽闻缑令溺死峡中矣。横州大滩长三十里，舟行石缝中，稍不戒辄齑粉，亦奇险也。自黔江下至常德府，有清浪滩，略与横州滩相等。两处俱有马伏波庙。而黔中之头滩、二滩、三滩，共三滩，路虽短而险更甚。

镇安民俗

镇安府在粤西之极西，与云南土富州接壤，其南则处处皆安南界也。崇山密箐，颇有瘴。然民最淳，讼狱稀简。县各有头目，其次有甲目，如内地保长之类，小民视之已如官府。有事先诉甲目，皆跪而质讯。甲目不能决，始控头目。头目再不能决，始控于官，则已为健讼者矣。余初作守，方欲以听断自见，及至则无所事。前后在任几两年，仅两坐讼堂，郡人已叹为无留狱，则简僻可知也。此中民风，比江、浙诸省，直有三、四千年之别。余甚乐之，愿终身不迁，然安得有此福也？

镇安水土

镇安故多瘴疠。钮玉樵《粤述》谓署中有肉球、肉脚，时出现，而瘴毒尤甚，入其境者，遂无复生还之望。及余至郡，未见有所谓肉球、肉脚者，瘴亦不甚觉。问之父老，谓"昔时城外满山皆树，故浓烟阴雾，凝聚不散。今人烟日多，伐薪已至三十里外，是以瘴气尽散"云。惟水最清削，极垢衣荡漾一二次，则腻尽去，不烦手搁也。是以不论贫富皆食豨脂以润肠胃。余尝探其水源，在城西三十里，地名鉴隘塘。水从山腹中出，有长石横拦之，长三十余丈。水从石上跌而下作瀑布，极雄壮。城中望之，不啻数百匹白练也。汇而成川，绕城南而过。川皆石底，无土性，故鱼之肉甚坚而无味。又东流，亦从山腹中出左江。盖滇、黔、粤西诸水大半在山腹中通流，其见于溪涧者不过十之一二而已。后余在贵州，探牟珠洞，秉炬入三里许，忽闻江涛汹涌声，以炬照，不知其涯涘，益可见水之行山腹中者，如长江、大河，非臆说也。牟珠洞之水终岁在黑暗中，无天日光，水中生鱼遂无目，尤见造化之奇。

镇安多虎

镇安多虎患。其近城者，常有三虎，中一虎已黑色，兼有肉翅。月明之夕，居人常于栏房上见之，盖千年神物也。余募能杀虎者，一虎许偿五十千。居人设阱擭及地弩之类，无不备，终莫能得。槛羊豕以诱之，弗顾也。人之为所食者，夜方甘寝，忽腹痛欲出便，其俗屋后皆菜园，甫出门至园，而虎已衔去矣。相传腹痛即虎伥所为云。人家禾仓多在门外，以多虎故无窃者。余尝有句云"俗有鬼神蚕放蛊，夜无盗贼虎巡街"，盖实事也。余在镇两年，惟购得一虎、五豹。豹皆土人擒来，虎乃向武州人钩获者。其法以木作架，悬铁钩，钩肉以饵之。虎来搏肉，必触机，机动而虎已被钩悬于空中矣。

闻山西岢岚州在万山中，最多虎，故居民能以一人杀一虎。其法用枪一枝，高与眉齐，谓之齐眉枪。遇虎则嬲之，使发怒，辄腾起来扑。扑将及，则以枪柄拄于地，而人鞠躬一蹲，虎扑来正中枪尖毙矣。或徒手猝遇虎，则当其扑来，辄以首撞其喉，使不得噬，而两手抱虎腰，同滚于地，虎力尽亦毙。余在镇安，曾以百千募湖南虎匠，至半年迄无一获，安得岢岚人来绝此恶孽也。

独秀山黑猿

镇安府署东北有独秀山，高百丈。山之半一洞，深

不可测。其中有黑猿，不轻出，出则不利于太守。余在郡时，以详请前守韦驮保回京事将被劾，上官檄余赴省，而猿忽出，满城人皆谓太守当以此事罢官矣。有老者熟视久之，谓："旧时猿出，多俯而下视，故官覆。今猿向上，当无虑，且得迁。"未几，余得旨赴滇从军，遂免劾。然驰驱两年，劳苦特甚，猿盖先示兆云。又天保县令送一黑猿来，系于楹。有门子嬲之，相距尚七八尺，忽其右臂引而长，遂捉门子之衣，几为所裂，而猿之左肩则已无臂，乃知左臂已并入右臂矣，即所谓通臂猿也。此猿竟不为人所狎，终日默坐。与之食不顾，数日遂饿死。

树　海

镇安沿边，与安南接壤处，皆崇山密箐，斧斤所不到，老藤古树，有洪荒所生，至今尚葱郁者。其地冬不落叶，每风来万叶皆贴，如山之鳞甲，全身皆动，真奇观也，余尝名之曰"树海"，作歌记之。其下荫翳，殆终古不见天日，故虺蛇之类最毒。余行归顺州，途中有紫楠木七十余株，皆大五六抱，莫有过而顾之者，但供路人炊饭而已。孤行者无炊具，以刀斫竹一节，实水米其中，倚树根而炊，炊熟则树根之皮亦燃，久之，火盘旋自外而入，月余则树倒矣。倒后，火仍不灭，旅炊者益便焉。使此木在江南，不知若何贵重，而遭此厄，可惜也。余尝欲构一屋材，拟遣匠克尺寸断之，雇夫运出，终以距水次甚远，一木须费数十千，遂不果。

肉　桂

肉桂以安南出者为上，安南又以清化镇出者为上。粤西浔州之桂，皆民间所种，非山中自生者，故不及也。然清化桂今已不可得。闻其国有禁，欲入山采桂者，必先纳银五百两，然后给票听入。既入，惟恐不得偿所费，遇桂虽如指大者，亦砍伐不遗，故无复遗种矣。安南入贡之年，内地人多向买。安南人先向浔州买归，炙而曲之，使作交桂状，不知者辄为所愚。其实浔桂亦自可用，但须年久而大合抱者，视其附皮之肉松若有沙便佳。然必新砍者乃润而有油，枯则无用也。

面木　酒树

《洛阳伽蓝记》有所谓"酒树"、"面木"，初不解所谓，余至广西，乃知"面木"即桄榔树也。大者五六围，长数丈，直上无枝，至颠则生叶数十，似栟榈。其树中空，满腹皆粉，可得十数斛。沸汤淬之，味似藕粉。粤人尝以此馈遗。又广东椰子树，每一椰子内必有酒半杯，小者一勺许，甘香清冽，味胜于米酿数倍，此即"酒树"也。

三七　鸡血藤

南方阳气上浮，而阴气凝于下，故所产多有益于血阴者。有草名"三七"，三桠、七叶，其根如萝卜，为治血之上药。刀斧伤，血方喷流，以其屑糁之立止。孕妇产前、产后皆可服，盖其性能去淤而生新，故产前服之可生血，产后服之又可去淤也。然皆生大箐中不见天日之处。近有人采其子，种于天保县之陇峝、暮峝，亦伐木蔽之，不使见天日，以之治血亦有效，非陇、暮二峝不能种也。云南有鸡血藤胶，治妇人血枯证最灵。余在滇买数斤，然不知其藤何似。忆在镇安，见大箐中有藤粗如碗，长数百丈，延缘林木间，不知其起止，意即鸡血藤也。遂兼买其藤，携回镇安，取箐中藤相比，藤断处有汁赤色，与滇藤无异，乃知即此物也。煎胶治血亦效，惜不久改官去，遂不得多煎。

山羊　石羊

山羊之血，治刀斧伤最灵。是物生山箐中，尝食三七故也。粤人馈遗，多有赝者。余在镇安，土官有馈生者，似羊而大如驴，生取其血，较可信。又一种石羊，身较小，其胆在蹄中。凡山岩陡绝处，能直奔而上，力乏，则曲蹄于口恬之，力辄完，复奔而上，故其胆可止喘。

蛤　蚧

蛤蚧，蛇身而四足，形如虩虎，身有瘢，五色俱备，其疥处又似虾蟆，最丑恶。余初入镇安，路旁见之，疑为四足蛇，甚恶之。问土人，乃知为蛤蚧也。郡衙倚山，处处有之。夜辄闻其鸣，一声曰蛤，一声曰蚧，能叫至十三声方止者乃佳。其物每一年一声，十三声则年久而有力也，能润肺补气壮阳。口咬物则至死不释，故捕者辄以小竹片嬲之使咬，即携以来。虽已入石缝中，亦可乘其咬而掣出也。遇其雌雄相接时取之，则有用于房中术，然不易遇也。药肆中所售两两成对者，乃取两身联属之耳。其力在尾，而头足有毒，故用之者必尾全而去其头足。

阴　杪

密箐中有一种阴杪，其木横生土中，不见天日，有枝无叶，在泥沙下，自生自长，世莫之知也。将出为人用，则一枝或透出土；否则人过其上，足步有空窾声，知其下有此木矣。其色微黑，质理似松薄而有丝，劈其端，可自根拽至颠不断也。验其真伪，以此木作小匣，暑日入煮肉其中，隔宿不败。是以作棺埋入地，尸千年不腐。又有一种，则深山中大树年久自死，倒入泥沙中，为土气所滋，土木之性已相浃，故作棺亦历久不坏。余在镇安尝得一具，但未知生于土中之物，抑或倒入泥沙之物。本以备太恭人送终，太恭人以二十年前已作榇，岁加漆，光致可爱，而此具仅厚三寸许，遂不肯易。余拟留以自用云。

边郡风俗

粤西土民及滇、黔苗、倮风俗，大概皆淳朴，惟男女之事不甚有别。每春月趁墟唱歌，男女各坐一边，其歌皆男女相悦之词。其不合者，亦有歌拒之，如"你爱我，我不爱你"之类。若两相悦，则歌毕辄携手就酒棚，并

坐而饮，彼此各赠物以定情，订期相会，甚有酒后即潜入山洞中相昵者。其视野田草露之事，不过如内地人看戏赌钱之类，非异事也。当墟场唱歌时，诸妇女杂坐。凡游客素不相识者，皆可与之嘲弄，甚而相偎抱亦所不禁。并有夫妻同在墟场，夫见其妻为人所调笑，不嗔而反喜者，谓妻美能使人悦也，否则或归而相诟焉。凡男女私相结，谓之"拜同年"，又谓之"做后生"，多在未嫁娶以前。谓嫁娶生子，则须作苦成家，不复可为此游戏。是以其俗成婚虽早，然初婚时夫妻例不同宿。婚夕，其女即拜一邻妪为干娘，与之同寝。三日内，为翁姑挑水数担，即归母家。其后虽亦时至夫家，仍不同寝，恐生子则不能做后生也。大抵念四五岁以前，皆系做后生之时。女既出拜男同年，男亦出拜女同年。至念四五以后，则嬉游之性已退，愿成家室，于是夫妻始同处。以故恩意多不笃，偶因反目，辄至离异，皆由于年少不即成婚之故也。余在镇安欲革此俗，下令凡婚者不许异寝。镇民闻之皆笑，以为此事非太守所当与闻也。近城之民颇有遵者，远乡仍复如故云。

西南土音相通

广东言语虽不可了了，但音异耳。至粤西边地，与安南相接之镇安、太平等府，如"吃饭"曰"紧考"、"吃酒"曰"紧老"、"吃茶"曰"紧伽"，不特音异，其言语本异也。然自粤西至滇之西南徼外，大略相通。余在滇南各土司地，令随行之镇安人以乡语与僰人问答，相通者竟十之六七。

缅甸之役

征缅之役，其详具余所撰《缅事述略》中。余以镇安守，于乾隆三十三年奉命至军，时果毅公阿里衮方为将军、命余参军事。未几，今大学士诚谋英勇公云岩阿公桂亦以总督兼将军至。两将军合营，翼仍在幕府。明年四月，傅文忠公恒来滇经略，余以故吏又橐笔以从。时方议冒暑兴师不必避瘴，大兵从腾越州西渡戛鸠江，经猛拱、猛养直抵缅酋所居之阿瓦。余在滇一年余，知暑瘴不可不避，必俟霜降后瘴始退，军行无疾病，始可展力。且大兵既渡戛鸠，全在江外，万一不能如志，则归路可虞。尝力言之，而公意已定，不见纳。惟偏师应援一节，公初议大兵渡戛鸠，别令提督五福统偏师五千，从普洱进，以分贼势。时方阅地图，余指谓公曰："图中戛鸠、普洱相距不过三寸许，其实有四千余里。两军既进，东西远隔，声息不相闻，进退皆难遥断。前岁明将军之不返，由不得猛密路消息也。"公始瞿然，问计安出。余谓："大兵既渡戛鸠之西，则偏师宜由江东之蛮暮、老官屯进取猛密，则夹江而下，造船以通往来，庶两军可互应。"公是之。乃罢普洱兵，改偏师循东岸以进。其后大兵西渡，遭瘴气多疾病；而云岩将军所统江东一军独完，遂具舟迎公于猛养，渡而归。又以此兵败贼于蛮暮，攻贼于老官屯，得以蒇事。余自愧在军无所赞画，惟此一节，稍可附于刍荛之一得。忆昔直军机时，公于汉员中最厚余，满员中最厚云岩。公今征缅之役，因余说而改偏师，因云岩公统偏师而得善归，此中似有机缘也。

云南天气之暖

云南天气炎蒸。余在蛮达军营度岁，布帐不敢南向，则面北以避日炙。然其地多西南风，则又于帐南合缝处用横木支一罅使透风。又令仆役伐僰夷村中大竹数十，环植帐外，稍可御暑。然其地距腾越不及三百里，遥望腾越，山巅积雪乃经春不化，殊不可解。又大理府之下关，六月中常有雪团卖于市，喝行者以当饮冰焉。询其由来，则取诸点苍山最高处也。相传五台山有千年不化之冰、六月长霏之雪，塞外苦寒，固宜尔，滇南极炎地，乃亦有此。余尝疑地气有寒暖不同，而天气皆凉，是以滇地虽暑，而山巅雪仍不化也。未审是否。

人变虎

龚观察士模为余言，普尔边外人有能变虎者，新授孟艮土目叭先捧即其人也。余以将军命檄之来永昌，令其变虎，竟不能。

象

璞函随经略至猛拱，每晨起，途中多有粪堆如小冢，土人云野象粪也。其象不受人驱策，故谓之野象，必诱而驯之，始供役。诱之之法：掘地坑，布席而土覆之若平地，数百人锣鼓铳炮驱象过而陷之。象体重而坑深陡，不能出也。则饿之数日，然后问之："肯给役否?"象点头，则劚其坑前地，迤逦斜上，使步而出。一点头，则终身受人役不复变，盖象性最信也。负重有力，一象能驮千斤炮一位，故缅人出兵，随路有炮也。象不点头，则不使出，饿数日再问之。亦有饿死而终不点头者。

碎蛇　缅铃

闻孟艮边外有碎蛇，每日必上树，跌而下，至地则散如粉，俄又合成一蛇，蜿蜒而去。盖其生气郁勃，必一散以泄之也，为接骨治伤之胜药。然余在滇未得见。又缅地有淫鸟，其精可助房中术。有得其淋于石者，以铜裹之如铃，谓之"缅铃"。余归田后，有人以一铃来售，大如龙眼，四周无缝，不知其真伪。而握入手，稍得暖气则铃自动，切切如有声，置于几案则止，亦一奇也。余无所用，乃还之。

安宁州温泉

滇南处处有温泉，其热者可以焆鸡鸭，惜无人为之甃池架屋，徒流注于野沟荒港而已。一夕驻师象达，见山麓乱草中烟气腾上，探之则温泉也。然气息殊恶，盖山下有石炭或硫磺，则泉虽温而不离其母气。惟下有朱砂者气最正，兼可愈风湿之疾。滇城西六十里为安宁州，前明杨文襄一清故里也，有温泉极佳，有司已筑室其上。余自滇回粤，纡道赴之。门外小石山数座，皆

穿穴透漏，土人谓之“七窍通天”。款扉人，有内外两池，皆正方，惜池底仍沙土，但四周甃砖，可坐而已。闻骊山之泉下有石版铺底，此不及也。然官斯土者已为此泉所累。每大吏出省，安宁其首驿也，必往浴焉，供张毕具。又相传有某督者，日须此泉浴，姬妾亦效之，日费三十斛。知州者另制木桶，使气不泄，常雇六十人，更番作水，递至督署，尚暖可浴也。在大吏不过一盆水，而有司为之惫矣。

永昌府珍珠泉

永昌府城外九龙山，亦名太保山。下有易罗池，方二丈许。池底常喷出如碎珠者万颗斜而上，将至波面，辄散为水不可见。池中有鱼，其首皆俯趋。盖泉初出时味最甘，故鱼惯趋而下也。池水流出，又有一大池，可五六十亩，颇有烟波浩淼之致。傅文忠经略来滇，明中丞特搆一亭于湖中，比杭之湖心亭，而架曲木桥以通之，颇可憩。惜堤上无树，若植桃、柳数百株，当称“小西湖”也。黔之威宁城外有葡萄泉，亦从池底涌出，其颗大如葡萄，色嫩绿，亦如之，惜无廊槛映其旁，但一破亭而已。余方欲经始，适去官，遂不果。

响水塘瀑布

天下瀑布皆汹涌下注而已。滇中广南府有地名响水塘者，其瀑乃自下而上，跃出半空。初在三里外，即闻轰雷声。渐近里许，则对面语不相闻。望见白雨溅空，皆喷而上，高十余丈，碎点飞洒，濛濛成一片烟雾，阔可十亩。真天下奇观也。喷而复落，流为涧。驿路在涧之右，少焉循路而上，则与瀑顶相并，乃知其上又有大山，大山诸水汇于此，跌而下，正值大石如盘陀者，触而激射，是以溅入空际，非真有逆流之瀑也。

宝石　碧霞洗

猛密土司有三宝井，分三处，如鼎脚，其城即随而围之，故号“三角城”。地属缅，缅酋封禁甚严，必土司先以文申请，酋遣人莅视，始得开。人缒而下，遇石即取以出，石中有有宝者，有无宝者。岁只开一井，故一井常三岁一开，欲休其地力，使生宝也。宝石之次为碧霞洗，则猛密山中有之，不必井出。宝石有红、蓝诸色。旧时质大而光厚，并有映红、映蓝二种，贮水缸则满缸如其色，近已不可得。碧霞洗亦有诸色。今亦多石滓，光淡不能融透，盖搜采者多，不待其精神足也。闽中漳洲诸山有水晶，则其上先有气，土人因得掘取之。掘尽，则他处又生。有紫者、绿者颇珍重，白者不贵也。闻和阗之玉亦岁岁长成。每秋八九月，玉山大雾数日，则其水中石即变玉，故有纯净者，有不脱石质者。乃知此等宝物，生生不穷，非上古所有，至今始得之也。

乩　仙

扶乩请仙，到处皆有，不得谓无其事也。大约人死后，必有数十年灵爽，为符咒所召，则降乩而来，非必纯阳辈也。其中亦灵蠢不同，皆余所亲验者。余乡孝廉王殿邦善请仙，在京师时，余邀来决事，隔宿先草一疏，至期焚于香案。殿邦不知何语也，而所判语辄针锋相对，其降坛诗尤切合。余厅事后门联有“富贵平安”字，外人所不见。而是日香案供水果，与门联又不相值也。降坛诗辄云“香烟篆出平安字，水果娇成富贵花”。则岂非仙从厅后门过而来耶？先至者为回道人，即纯阳也，则呼余为“赵子”；后至者为卢道人，则呼余“探花公”，似亦各视其身分以为相接之高下。而其所判诗，起句后，循其文义，下文亦可意揣而得，应作某字，余方思及，而乩已书矣。大约每字总比余早半字工夫。后余在永昌，果毅阿公之子丰升额（*后亦袭公爵*）。亦能请仙。阿公夜约余及同在幕府诸公，候仙至，则几不能成文理，判一字后，停笔半晌不续。时夜已深，余急欲退，知其非通品也，则反暗为传递。余初不扶乩，但余意中想到一字，默出诸喉，则乩已书矣。余故缓之，辄又停笔。于是为足成绝句而毕事。乃知所符召者，不分仙鬼也。如王殿邦所请，则不必画符，但念咒，一揖即至，盖其家设坛虔奉已久，相熟习云。

镇安仓谷、田照二事

余在镇安，别无惠民处，惟去其病民者一二事而已。常平仓谷，每岁例当春借秋还。其谷连穗，故不斗量而权以称出。借时盛以竹筐，每称连筐五十斤，筐重五斤，则民得谷仅四十五斤耳。及还仓，则五十斤之外加筐五斤，息谷五斤，又折耗五斤，共六十五斤为一称，民已加十五斤。然相沿日久，亦视为固然，不敢怨。余赴滇从军之岁，粤西购马万匹济滇军，有司不无所累，遂于收谷时，别制大筐可盛百二十斤者收之，民无可诉也。及明年，余自滇归，已无购马费，则仍循旧例六十五斤可矣，而墨吏意殊不足，然未敢开仓也。余府仓亦有社谷当收，即令于称之六十斤处凿一孔，贯锤绳于其中，不可动移，听民自权（*筐五斤，系前官放谷时所扣；息谷五斤，价交司库，故六十斤为一称*）。于是民之以两筐来者，剩一筐去，城内外酒肆几不能容。余适以事赴南宁，而归顺州牧欲以购马岁所收为额，州民陈恂等赴宁来控。余立遣役缚其监仓奴及书吏，荷校于仓外，而各属之收谷，皆不敢逾检矣。又天保县令某，先与署府某商谋，谓民间田土无所凭，故易讼，宜按田给照以息争端，实则欲以给照敛钱也。而时未秋，民无所得钱，先使甲目造册，将于秋收后举行，而不虞余之自滇归也。夏六月，余忽回郡，廉知之，以此令向日尚非甚墨，因语以此事固所以息争，而胥役等反藉以需索，则民怨且集于官，不如自以己意出示罢之，尚全其颜面也。然计其所失，已不下万余金。某方衔次骨，而民间皆知以余故得免此横钱，是以感最深。每余出行，各村民辄来舁舆至其村，巡历而过，又送一村，其村亦如之，父老妇稚夹道膜拜，日不过行三十里。至宿处，土铚瓦盆、鸡豚酒醴，各有所献，不烦县令供顿也。及余调广州，时方赴桂林，途次得旨，即赴新任，不复回郡。时署

中惟一妾，巾车出城，满街人户无不设香案跪送。又留一族孙鹤冲在郡，交代毕来广时，街民送亦如之。是岁九月，陈恂等七十余人又送万民衣伞至广，计程四千余里，距余出镇安已六七月矣。亦可见此邦民情之厚也。

榕　巢

查俭堂礼为粤西太平守，署园有大榕树一株，其干旁出者四。俭堂谓可架屋其上也，乃斲木为书室，名曰“榕巢”，并以自号焉。明窗净几，掩映绿阴中，退食后辄梯而上，品书画，阅文史，颇为退闲胜地。丁艰去，接任者来，熟视，笑曰：“此中大便甚佳。”遂穴其板作厕舍。

卷　四

广东珠价

广东珠价初未尝贵，自某巡抚收买，于是价日增。而珠之来自外洋者，亦无所不有。有蠔、蚌二种：蠔珠有底稍平，状如馒头，而色微赤；蚌珠则有极圆者，光洁白可爱，然圆者亦不易得也。品珠先论形体，稍有欹侧及皱纹，弗贵也。珠又多疵。体或圆矣，而有一二点黄晕，又珠之累也。圆而无疵矣，又须有精光，乃为上品。或因有微疵，而稍加磨治，则光闪烁不定矣。余尝见一颗重三钱，大如龙眼果，惜有黄晕如豆许，然已索价万金，若无疵，虽二万金不得也。数珠亦用此庄严。数珠一百八粒，或用碧霞洗，或用珊瑚及青金石、伽俑香之类，价不过三四千金。其旁有记念三挂，挂各十颗，以珠为之，每颗重四、五分，欲取其形体光彩一样相同者，须于数百颗中选配始成。大约重四分者，以四五千金为率；重五分者，以六七千金为率。此记念也。记念之末，又有小垂角，须体长而上锐下圆者。每颗重六七分，则价七八百金；重八分以上，则千金矣。三垂角又以三千金为率。而数珠之后，又有一丝绦悬于背者，中为背云，下为大垂角。背云径二寸，非一珠可满也，则中嵌一大珠，重六七分者，价率二千金；旁嵌四珠，重五六分者，价亦如之。大垂角亦珠也，其形亦上锐下圆，而重须二钱以外始相称，则索价不赀，率五六千金矣。又有佛头四颗，间于百八珠之间，则以碧霞洗及珊瑚之类为之，大者亦须二千金。总计数珠一挂，必三万余金始完善。而珠之形，又有天然奇巧者：或为葫芦形，或如胆瓶状。此又偶然一遇，欲求成对，虽数年不得。余在广一年，所见珠颇多，然置之暗中绝无光。不知古所谓夜明珠者，又何物也。

广东蜑船

广州珠江蜑船不下七八千，皆以脂粉为生计，猝难禁也。蜑户本海边捕鱼为业，能入海挺枪杀巨鱼，其人例不陆处。脂粉为生者，亦以船为家，故冒其名，实非真蜑也。珠江甚阔，蜑船所聚长七八里，列十数层，皆植木以架船，虽大风浪不动。中空水街，小船数百往来其间。客之上蜑船者，皆由小船渡。蜑女率老妓买为己女，年十三四即令侍客，实罕有佳者。晨起面多黄色，傅粉后饮卯酒作微红。七八千船，每日皆有客。小船之绕行水街者，卖果食香品，竟夜不绝也。余守广州时，制府尝命余禁之，余谓：“此风由来已久。每船十余人恃以衣食，一旦绝其生计，令此七八万人何处得食？且缠头皆出富人，亦裒多益寡之一道也。”事遂已。闻潮州之绿篷船较有佳者。女郎未笄，多扮作僮奴侍侧，官吏亦无不为所染也。有“状元夫人”者尤绝出。其修撰视学粤东，试潮毕，以夏日回广州，所坐船不知其为绿篷也。夜就寝，忽篷顶有雨渗及枕边，急呼群奴，奴已各就妓船去，莫有应者。忽舱后一丽人裸而执烛至，红绡抹胸，肤洁如玉，褰帷来视漏处，修撰不觉心动，遂昵焉。船日行二三十里，十余日至惠州，又随至广州。将别矣，而丽人誓欲相从，谓：“久堕风尘中，今得侍贵人，正如蜕骨得仙。若复沦下贱，有死而已。请随入署，为夫人作婢以殁世。”泪如雨不止。百计遣之不去，赠以五百金始归。而不知正其巧于索赀也。及归，而声价益高，非厚币不得见，人皆称“状元夫人”云。

茭塘海盗

番禺县茭塘十数村，世以海盗为业。其船曰“多桨船”，盖海船皆趁风使帆，此独用桨，故不论风之顺逆皆可行，其桨有至三十六枝者。行劫皆以白昼，遥望他船如黑豆许，则不能追及；或大如鸭，则无有不追及者矣。至则两头用铁钩拽其船，而群盗持刀仗往劫。亦有盗船仍被盗劫者，此船一二十人方劫得赀货，又遇盗船三四十人者，辄复为所劫。此类甚多，几莫能致诘也。其出海口，有水汛兵讥察，则例有私税。以出海一度为一水，率不过月余。乾隆三十五年，盗魁陈详胜者率其徒出海，久不归。汛兵计其期已过，会出哨遇之，遂索补税焉。盗乞缓期，俟厚获当倍偿。兵不许，则相争。兵以鸟枪毙四盗，盗亦以压船石掷伤兵。于是兵以拒捕告，而制府入奏，责有司速缉。购得同为盗之黄姓者，许发觉后免其罪，始得陈详胜等，而无左证，入其家，搜得分赃单一张，不书姓名而有暗记，由是讯出二十余人。又从二十余人讯出他案八九十人，共一百八人。《律》载江洋大盗不分首从皆斩，则俱鬼箓中数也。余念法不可逭，而诸盗未有杀人案，则情稍轻。因略为条别：有惧而未敢从者；有患病伏于舱者；有被诱作火夫炊饭者；甚至年二十以下则指为盗首之嬖童，初不肯服，寻知为生路也，亦忍耻认之。案既定，立决者三十八人，骈戮于教场，地为之赭。其余皆遣戍绝徼，自是海盗稍清。然不数年盗又炽，巡抚李公湖乃杀至三百余人云。

闽省海盗率借商船行劫。盖盗不能制大船，则数十人驾一小船，出海遇商船，夺而据之，逼商人入舱，盖以板而铁钉钉之，使不得出。及行劫既饱，则驾至僻岸，各携所得而去。商人在舱下属

耳,无人声始敢撞板而出,盗已不知何往矣。

粤东沙田

粤东沿海地,往往有涨沙。居民见水中隐隐有沙距水数寸,则先报升科。俟其沙出水面,先种草数年,然后筑堤分畎,试种禾秫,又数年始成良田。然报垦者率以多报少,如报一百亩,其所规度必数百亩。而粤东又有例,所垦田浮于报额,而为人首告,即以所浮田赏之。于是先报垦者方种草筑堤,黠者已睨其旁,知其有所浮,辄首而得之。而报垦家虽有欺匿,实已费数年赀力,一旦为旁观夺去,其何能甘?于是每至收获辄相斗,动至毙命。余谓宜改例,量以十之一赏告者,而所浮之田仍令原垦者升科,庶免争夺。方欲请于大吏,会迁官去,遂不及竟其事。

西洋船

西洋船之长深广,见余所咏《番舶诗》,而其帆尤异。桅竿高数十丈,大十余抱,一桅之费数千金。船三桅,中桅其最大者也。中国之帆上下同阔,西洋帆则上阔下窄,如折扇展开之状,远而望之几如垂天之云,盖阔处几及百丈云。中国之帆曳而上只一大缅著力,其旁每幅一小缅不过揽之使受风而已。西洋帆则每缅皆著力,一帆无虑千百缅,纷如乱麻,番人一一有绪,略不紊。又能以逆风作顺风,以前两帆开门,使风自前入触于后帆,则风折而前,转为顺风矣,其奇巧非可意测也。红毛番舶,每一船有数十帆,更能使横风、逆风皆作顺风云。

诸　番

广东为海外诸番所聚。有白番、黑番,粤人呼为“白鬼子”、“黑鬼子”。白者面微红而眉发皆白,虽少年亦皓如霜雪。黑者眉发既黑,面亦黔,但比眉发稍浅,如淡墨色耳。白为主,黑为奴,生而贵贱自判。黑奴性最悫,且有力,能入水取物,其主使之下海,虽蛟蛇弗避也。古所谓“摩诃”及“黑昆仑”,盖即此种。某家买一黑奴,配以粤婢,生子矣,或戏之曰:“尔黑鬼,生儿当黑。今儿白,非尔生也。”黑奴果疑,以刀斫儿胫死,而胫骨乃纯黑,于是大恸。始知骨属父,而肌肉则母体也。又有红夷一种,面白而眉发皆赤,故谓之“红毛夷”,其国乃荷兰云。香山县之澳门,久为番夷所僦居,我朝设一同知镇之。诸番家于澳,而以船贩海为业。女工最精,然不肯出嫁人,惟许作赘婿。香山人类能番语,有贪其利者,往往入赘焉。

骡马与人性相通

骡马不能言,然性灵者能与人心相通。余在滇从军,得一骡,色纯黑,高五尺,甚瘦,虽加刍豆饲之不肥也。然力甚坚劲,日行百余里,虽竟月不疲。性极灵,上下冈坂,宜左宜右,不待揽以辔,真如四体之不言而喻也。上峻岭时,每数里辄勒住听其稍喘,余或下而藉草坐,则骡侍立于旁,以颈相就,若相劳苦者。时有骡马三十余,归粤时尽以赠同人,独此骡不忍弃,随至镇安,青刍香秣,稍酬其劳。调守广州,亦随往。后余赴黔,上水四千里,不能载往,遂送番禺张令,甫一夕死矣。岂此骡宿世有所负于余,而使之偿宿逋耶?抑其性贞烈,不肯易主而自毙耶?昔汪幼泉自京丁艰归,以所乘青骡豢于姊婿吴仲贤处,阅二年余忽死。未几,幼泉讣至,计其日,即骡死之日也。又李钦斋制府尝有一公子极聪慧,五、六岁即能骑马,爱厩中一马,乞于公,公即与之。后公子殇,马亦同日死。则冥冥中人马似有相关者,不可解也。

三界庙

粤西之梧、浔、南宁三府,有三界庙最灵。邝露《赤雅》云:神姓许,平南人,采樵得一衣,轻如叶,带内有字,能召风雨,知未来事。明弘治中,制府捕至,覆以洪钟,积薪烧之,至夕发之,不见,后人遂为立庙曰“三界”,亦曰“青蛇庙”。人或飨神,则蛇出饮食。倘有许愿不偿者,虽数百里蛇必来索,人呼曰“青蛇使者”云。今庙之在梧州者,气焰尤著。商贾之演戏设祭以申祈报者,殆无虚日。祭之时,果有青蛇自龛中、或梁上、或神之袖中出而饮酒食鸡卵,见人不避,食毕蜿蜒而去。余友冯尉一烜之官南宁,其随行之妻弟高某偶溺于庙侧,是日即病,不数日遂死。余初赴镇安时,长儿廷英以病留南宁月余,几不救矣。内子设祭于庙。时久旱甚暑,适是日大雨稍凉,儿病遂霍然。后余自广东赴贵西任,途次三儿廷俊甫周晬,忽患异证,连日昏愦,不乳不哭,医莫能愈也。过浔州,以羊豕祭三界庙,是日五更即能哭出声,数日大愈。此余所亲验者,不得谓鬼神之事渺茫也。

黔粤人民

黔、粤土司地苗、倮、瑶、僮之类,前朝叛乱无宁岁,非必法令不善,实其势盛也。黔东为罗施鬼国,率苗人所居。黔西为罗甸鬼国,率倮人所居。客民侨其间,不及十之一二,故无以钤制,而易于跳梁。然客民多黠,在其地贸易,稍以子母钱质其产蚕食之,久之,膏腴地皆为所占。苗、倮渐移入深山,而凡附城郭、通驿路之处,变为客民世业,今皆成土著,故民势盛而苗、倮势弱,不复敢蠢动云。惟粤西土民故瑶、僮种,今皆训习畏法,盖粤西土俗本柔懦也。

黔中倮俗

凡土官之于土民,其主仆之分最严,盖自祖宗千百年以来,官常为主,民常为仆,故其视土官,休戚相关,直如发乎天性而无可解免者。粤西田州土官岑宜栋,即岑猛之后,其虐使土民非常法所有。土民虽读书,不许应试,恐其出仕而脱籍也。田州与镇安之奉议州一江相对,每奉议州试日,田民闻炮声但遥望太息而已。生女有姿色,本官辄唤人,不听嫁,不敢字人也。有事

控于本官，本官或判不公，负冤者惟私向老土官墓上痛哭，虽有流官辖土司，不敢上诉也。贵州之水西倮人更甚，本朝初年已改流矣，而其四十八支子孙为头目如故。凡有征徭，必使头目签派，辄顷刻集事。流官号令，不如头目之传呼也。倮人见头目，答语必跪，进食必跪，甚至捧盥水亦跪。头目或有事，但杀一鸡，沥血于酒，使各饮之，则生死惟命。余在贵西，尝讯安氏头目争田事。左证皆其所属倮人，群奉头目所约，虽加以三木，无改语。至刑讯头目已吐实，诸倮犹目相视不敢言，转令头目谕之，乃定谳。

土　例

土民事事有土例。如出夫应役，某村民自某塘送至某塘，欲其过一步不肯也。凡交官粮及杂款，旧例所沿，虽非令甲亦输纳惟谨，彼固不知有所谓朝制，但祖父相传，即以为固然也。有流官不肖者，既征数年，将满任，辄与土民约：某例缴钱若干，吾为汝去之。谓之"卖例"。土民欣然敛财馈官，官为之勒碑示后。后官至，复欲征之，土民不服，故往往滋事。

滇黔民俗

滇、黔民情最淳。征缅时，派满洲、索伦兵各五千，每站过兵，须马七百、夫二千，皆出之民间。上轸念民艰，按例加倍给雇价，然多为有司移用，民之应差者未必得也。其夫、马皆民间按田均派。余自滇归，一日小憩道旁灵官庙。有生监及村老十余人咸集，见余至，皆跪迎。余问其何事，皆不敢言，固诘之，则结算兵差费耳。问以费若干，则粮银一两科至六两余。余谓："朝廷给价已加倍，何至烦尔等出财？"皆云："藩库例不先发，令有司垫办，有司亦令民垫办，俟差事毕始给。今差虽毕，而给与否未可知。且有司亦多他用，民等幸不误差，不敢望给直矣。"其谨厚如此。至黔中苗人应徭役，一家出夫，则数家助之，故夫役尤多。第不肯与汉民同办，必分日应差，恐汉民不公，或被虐使云。

苗倮陋俗

苗、倮俗，惟男女之事少所禁忌。兄死则妻其嫂，弟死则妻其妇，比比而然。水西安氏虽已改流，而其四十八支子孙仍为头目。头目死，妻欲改嫁，而赀产不得将去，则于诸叔中择而赘焉，叔亦利其产而乐为婚也。故往往有妻年四十余，而夫仅二十者。至家中婢女，率皆无夫，听其与人苟合，生子则又为奴仆，是以苗、倮家奴仆皆无父也。余尝在毕节籍一马户，家有老婢名大娃者，问其夫，则曰："未嫁。"及点奴子，有二童，皆其子也，可为一笑。然其俗大概如此，不为异也。仲家苗已有读书发科第者，而妇女犹不著裤。某君已作吏矣，致书其妻，谓到任作夫人须裤而入，其妻以素所未服，宁不赴任。滇之永昌城中，虽搢绅家亦听婢女出外野合，每日纳钱数十文于其主而已，俗名"青菜汤"，谓不能肉食，仅可买菜作汤也。嘉禾沈百门又言湖南苗俗亦相同，惟为女时无所禁，既嫁，则其夫防察甚严，不许有所私云。

仕途丰啬顿异

余出守镇安，万山中一官独尊。鼓吹日数通，出门炮声如雷。冬月巡边，舆前骑而引者凡十余，队后拥纛驺骑又十余，可谓极秀才之荣矣。然心窃自恐不能消受。一日方盥面，适内子对镜晓妆，余瞥自见面目于镜中，谓内子曰："君睹此面，可称此朊仕否？"未数日，而以详请前守回籍事几被劾。会有旨从军，乃得免。然滇中两年，跋涉万余里，坐征鞍，寝戎幕，依然旧时出塞况味也。既回镇安，忽调广州，乃大豪富。署中食米日费二石，厨屋七间，有三大铁镬，煮水数百斛供浴，犹不给也。另设水夫六名，专赴龙泉山担烹茶之水，常以足跰告。演戏召客，月必数开筵，蜡泪成堆，履舄交错，古所谓钟鸣鼎食殆无以过。然仅一年，迁贵西，署在威宁万山巅。冬月极寒，下凌经月不止，弥望皆冰雪。自书吏、差役、门子、轿伞夫，皆仰食于官，否则无人执役矣。书吏行文书，每日纸几番、封几函，俱列单向官请给，天下无此贫署也。两年之间，寒暄顿异若此。统计生平朊仕，惟广州一年。然在广时，刻无宁晷，未尝一日享华腴也。召梨园宴客，亦多命僚友代作主，而自向讼堂讯囚。每食仍不过鲑菜三碟、羹一碗而已。则固性所习，亦命所限也。

湖南祝由科

湖南有祝由科，能以符咒治病。余与陈玉亭同直军机时皆少年，暇辄手搏相戏。玉亭有力，握余手辄痛不可忍，余受侮屡矣。一日在郊园直舍，余愤甚欲报之，取破凳一桄，语玉亭："吾闭目相击，触余桄而伤，非余罪也。"余意闭目，则玉亭必不敢冒险来犯，而玉亭又意冒险来，余必不敢以桄击也。忽闻桄端揩一声，惊视，则玉亭已血满面，将毙矣，盖桄著唇间也。急以汤灌之，始苏，呼车送入城。是日下直，余急骑马往视玉亭，而马忽跳跃，亦跌余死，半刻方醒。及明日见玉亭，玉亭故无恙。后其家人语余奴子，始知余之跌，即玉亭所为。祝由科能以伤移于人也。方术妖符，固有不可以常理论者。然湖南葛益山以此治病，最擅名，人称"葛仙翁"。余在滇时，将军果毅公患左肩一小瘤，本旧时骑马跌伤臂，其节揪结而成者，至是为庸医所误，皮破不能合。滇抚明公德特为招致葛仙来治之。用符水喷患处，刀割去腐肉，愈割而瘤愈大，竟不效而去。

肩舆牵缆

扬帆、牵缆，皆行舟事。然云、贵作吏者，肩舆上山，必用纤夫。其纤以色布为之，承应上司或有用全帛者。盖山路高，舁舆而上，须藉此得力也。余在贵州，山行亦用之。因忆昔在山东途次见挽小车者，顺风则张小帆于车，可援作一对，因得句云："笑看南俗轿牵缆，好对北方车挂帆。"章湖庄云："甘肃宁夏府有沙山，

亦用缆挽轿。"

缅甸安南出银

银本出内地，如五代时五台山僧继颙以采银佐北汉之类，宋以前不取于边地也。今内地诸山有银矿处俱取尽，故采至滇徼。然滇中惟乐马厂岁出银数万而已，他皆恃外番来。粤、闽二省用银钱，悉海南诸番载来贸易者。滇边外则有缅属之大山厂，粤西边外则有安南之宋星厂，银矿皆极旺。而彼地人不习烹炼法，故听中国人往采，彼特设官收税而已。大山厂多江西、湖广人，宋星厂多广东人。大山自与缅甸交兵后，厂丁已散，无复往采者。明将军曾过其地。老厂、新厂两处民居遗址，各长数里，皆旧时江、楚人所居。采银者，岁常有四万人。人岁获利三四十金，则岁常有一百余万赍回内地。当缅酋攻厂时，各厂丁曾驰禀滇督，谓只须遣官兵三千，来助声势，则厂丁四万自能御敌。时滇督恐启封疆衅，遂不果。宋星厂距余所守镇安郡，仅六日程。镇安土民最懦钝无用矣，然一肩挑针线鞋布诸物往，辄倍获而归。其所得银，皆制镯贯于手，以便携带，故镇郡多镯银，而其大伙多由太平府之龙州出口。时有相杀事，恃人众则择最旺之山踞之，别有纠伙更众者则又来夺占，以是攻剽无宁岁。安南第主收税，不问相杀事也。有一黄姓者，广东嘉应州人，在厂滋事，由安南国王牒解广督。余讯以所得几何，而在外国滋事如此。渠对云："利实不赀。矿旺处，画山仅六尺，只许直进，不许旁及。先索僦直六百金，始听采，即有人立以六百金僦之。则其利可知也。"

云南铁索桥

铁索桥，多奔流急湍，不可累石为柱，则以铁索大如臂者，贯于两岸之崖石。或十余条、或二十条，用木绞使直，而建屋其上，铺板作地平，翼以栏楯。桥长者或数十丈，望之如飞楼虚阁，往来者不知行于空中也。滇中以澜沧江桥为最。昔李定国烧断以拒我师，吴三桂用竹筏过兵，至永昌。既逐定国，始动帑三千金修之。道旁今尚有碑记。而黔中盘江一桥，视澜沧更胜。鄂文端节制三省时，改驿路于此所创建也。

榕树黄果树

闽、粤间榕树最多，其材一无所用，而荫极大，暍行者皆憩息焉。余尝作诗咏之，所谓以无用而为有用也。其根尤奇。昔在镇安，府署后独秀山有榕一株，根千百条，沿缘山腹，透入石罅，如鼠钻穴、蛇入洞，固已奇矣。及至广州，厅事后又有一株，根大五十抱，相传有神。每太守到任，必沥酒祭之。然皆无须也。又有一种有须者，其旁出之干忽生须，如流苏下垂，及著土则又成根。久之，千百根合成一根，故根益大，槎枒嵌空，不可名状。土人谓无须者为雄，有须者为雌。余谓当反其名称，如人之有须者必男也。滇南有黄果树，亦然。僰人敬之为神树，其须垂地不敢稍损，故根益多。余尝过遮放土司，有一株荫大三四亩，其须之著土成根者，亦大盈亩。千百根或离或合，中多窾窦，如千门万户。大处可布一席，小处仅侧身过，亦有不可过者。余尝屈曲行其中，竟日犹未遍，几不能出，信天下之奇观也。

甘肃少水

甘肃地少水，水甚珍。余尝遣一仆至皋兰，每宿旅店，有一盂水送客盥面，盥毕不可泼去，店家澄而清之，又供用矣。凡内地诸水不通流者，谓之"死水"，久则色变，且臭秽不可食。甘省独不然，土井、土窖绝不通河流，但得水即藏入，虽臭秽弗顾也。久之，水得土气，则清彻可饮矣。余友章湖庄铨为宁夏守，为余言：甘省处处以得雨为利，惟宁夏不惟不望雨，且惧雨。缘地多碱气，雨过而日晒，则碱气上升，弥望如雪白，植物皆萎。故终岁不雨，绝不为意。然宁夏稻田米最多，则专恃黄河水灌注。水浊而甚肥，所至禾苗蔬果无不滋发，不必粪田也。田水稍清则放之，又引浊水。田高水下，水能逆流而入于田，亦事理之不可解者。

虾蟆衔雹

湖庄又云：甘省多雨雹，大者或击毙牛马。每雹时，辄有虾蟆千百飞入空中喧叫，口皆有雹喷下，盖龙气所摄而上也。用鸟枪轰之，始散去。

甘省陋俗

甘省多男少女，故男女之事颇阔略。兄死妻嫂，弟死妻其妇，比比皆是。同姓惟同祖以下不婚，过此则不论也。有兄弟数人合娶一妻者，或轮夕而宿；或白昼有事，辄悬一裙于房门，即知回避。生子则长者与兄，以次及诸弟云。其有不能娶而望子者，则僦他人妻，立券书期限：或二年，或三年，或以得子为限。过期则原夫促回，不能一日留也。客游其地者，亦僦以消旅况。立券书限，即宿其夫之家。限内客至，其夫辄避去。限外，无论夫不许，即其妻素与客最笃者，亦坚拒不纳。欲续好，则更出僦价乃可。亦湖庄云。

逆回之乱

湖庄又云：逆回苏四十三之乱，攻兰州城甚急。西门外即黄河滩，多石子，布政使王廷赞预令运城上，贼至掷之，故不得近。贼又于西门外关帝庙神座下掘地道，已至城内矣，实火药其中，方燃药线，忽大雨如注，线湿不能发，遂止。于是恨神不佑，尽拔其须而去。事平后，兰州感神之功，益崇像设，庙宇壮丽，更倍于昔。

洛阳桥

少时见优人演蔡忠惠修洛阳桥，有醉隶入海投文之事，以为荒幻。及阅《明史》，则鄞人蔡锡守泉州时事也。余至泉州，过此桥，果壮丽。桥之南有忠惠祠，手书碑记犹在。旁有夏将军庙，即传奇所谓醉隶夏得海也。桥名万安而曰洛阳者，其地有洛阳社，此水亦名洛

阳江也。按《闽书》以此事属蔡锡，并记桥圮时有《石谶》云“石头若开，蔡公再来”，以为锡之证。而《坚瓠集》、《名山记》皆亦以为忠惠事。又云：其母先渡此江，遇风，舟将覆，闻空中有声呼“蔡学士在”，风遂止。同舟数十人问姓名。公母方有娠，心窃喜，发誓愿，如果符神言，当造桥以济行者。后公守泉而母夫人尚在，遂奉母命成之。而附会者又谓吕洞宾遭劫时，避于公炉内得免，乃谢以笔墨。公造桥时，以之书符檄，故能达海神云。其说不经。而《府志》两存之。究未知其为襄与锡也。今按忠惠手书碑记一百五十二字，但志其长三百六十余丈、广丈五尺，洞四十有七，用钱一千四百万有奇，而其他不及焉。使其奉母命，且有海神相之，则安得不志亲惠而著神庥？然则醉吏一事，非忠惠可知也。至桥之长三四百丈固雄壮，然闽桥如此者甚多。福州之南台，长不及而广过之，石视万安更新整。即泉州一府，如通济桥长八十余丈，顺济桥长一百五十余丈，大通长二百余丈，镇安长三百余丈，盘光四百余丈，东洋四百三十余丈、酾水二百四十二道，安平八百十有一丈、酾水三百六十二道，其他以数十丈计者，更指不胜屈也。盖闽多海汊而又有石山，汊阔而取石易，故规制如此。余所见天下桥梁，滇、黔之用铁索，闽之用石，皆奇观也。

闽俗好勇

闽中漳、泉风俗多好名尚气。凡科第官阀及旌表节孝之类，必建石坊于通衢。泉州城外，至有数百坊，高下大小骈列半里许。市街绰楔，更无论也。葬坟亦必有穹碑，或距孔道数里，则不立墓而立道旁，欲使人见也。民多聚族而居。两姓或以事相争，往往纠众械斗，必毙数命。当其斗时，虽翁婿、甥舅不相顾也。事毕，则亲串仍往来如故，谓斗者公事，往来者私情，两不相悖云。未斗之前，各族先议定数人抵命，抵者之妻子给公产以赡之。故往往非凶手而甘自认，虽刑讯无异词。凡械斗案，顶凶率十居八九也，其气习如此。使良有司能鼓之以忠义，缓急用之，可收有勇知方之效。惜乎官其地者率以敛贿为事，为民所积轻且深怨。于是有身家者尚不敢妄为，而慓悍之徒相率而为盗矣。

井水灌田

灌田或用桔槔，或用戽斗，有急流处则用水车，未闻恃井汲也。山左人间用辘轳汲水，不过灌畦蔬而已。泉州则禾田亦以井灌。田各有井，井之上立一石柱，而横贯一小木为关捩。横木之上，系一长木，根缚石而杪悬竿。竿末有桶，拄其竿下，汲满，则引而上之，木根之石方压而下，则桶趁势出矣。其用略如罾鱼之架，而俯仰更捷。或井深而桶大，石之力不能压使出，则又一人绠于木之根以曳之。余尝有句云“一田一井浇禾遍，此是泉南古井田”，亦异闻也。盖泉州在海边，地之下皆水所渗，故汲之不竭云。然久旱则井亦涸。

断水御海寇

海水不可饮。故凡海舟必有水舱，取淡水入其中。余在广，因祭南海神庙，适有西洋船泊狮子洋，遂登焉。其高七八丈，入舱深亦如之。凡取淡水处皆有程，至某地取水，可至某地，涓滴不敢多用也。闻国初海澄公黄梧初附时，有朝臣问以御海寇之法，曰：“海寇不能不取水于内河。凡入内河取水处，皆设炮台，使不得入，即困矣。”今沿海各港汊皆有炮台，梧所创议也。余往厦门，涉海汊，见水极清泚可爱，因以一指蘸而尝之，乃碱涩不可耐，良久舌犹不能屈伸云。

河底古木灰

岁丙午，江南大旱。余乡河港皆赤裂百余日，居民多赴烟城濠中掘黑泥，和麸作饼。相传此城本沈法兴聚粮处，年久化为泥也。乡人以各河底皆有黑泥，亦掘之。至五六尺许，辄得泥如石炭者，然不可食，以作薪火，乃终日不熄。其质非土非石，有大至数围、须用斧劈者；有碎叠成块，缝层层可揭者。细验之，则大者本巨木，层叠者则木叶所积，年久烂成块也。江南人惟沿村有树，河港之在野者罕所植，间有之，亦必取作器，小则伐为薪，其孰肯砍而弃诸河？意必洪荒以来，两岸本多树，随山刊木时，始伐而投之，历千万年成此耳。是岁，数百里内河港俱掘得。滆湖大数十里，湖底亦有之。余弟汝霖买数百斤，犹存。

卷　五

《诗》有四始、五际。按《诗纬泛历枢》曰：《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鱼》在巳，火始也。《鸿雁》在申，金始也。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午、亥之际为革命。卯、酉之际为改正。辰者，天门，出入退听（《居易录》）。

三皇之书：伏羲有《易》，神农有《本草》，黄帝有《素问》。《易》以卜筮存，《本草》、《素问》以方技存。

《大戴记·夏小正》、《管子·弟子职》、《孔丛子·小尔雅》，古书之存者，皆三子之力也。

陆务观曰：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孔，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李诩《戒庵漫笔》*）

“包牺因燧皇之图而制八卦，神农演之为六十四。”此淳于俊对高贵乡公之言也。汉、魏间守经甚严，此语必有所本。（同上）

孔庙易“文宣王”号为“先师”，易塑像为木主，相传嘉靖中张璁所建白。然明太祖初年已易木主矣。《水东日记》云：国初孔庙、城隍皆木主，今虽太学亦以塑像为常，不知何时始也。闻广州城隍旧设木主，景泰中都

御史易塑像云。一说太祖改塑像为木主，而旧时塑像，各学生员俱不忍毁坏，遂迁于夹室。后功令稍弛，仍奉以塑像。迨至嘉靖中始易木主云。

诗看用事，字看用笔，画看用墨。

《杜少陵年谱》系黄长睿所著。随年编纂，以古律相参，先后乃有次第，然后少陵之出处老少粲然可观。

三言诗起于散骑常侍夏侯湛。李东阳有云："扬风帆，出江树。家遥遥，在何处？"徐东痴云："辘轳鸣，井深浅。楼高高，去何远？"

六朝以来绝少题画诗，自杜少陵创为画松、画马、画鹰等大篇，搜奇抉奥，笔补造化。嗣是，苏、黄诸公极妍尽态，物无遁形，以后益务斗胜矣。

古来构园林者，多垒石为嵌空险峭之势。自崇祯时有张南垣，创意为假山，以营邱、北苑、大痴、黄鹤画法为之，峰壑湍濑，曲折平远，巧夺化工。南垣死，其子然号陶庵者继之，今京师瀛台、玉泉、畅春苑皆其所布置也。杨惠之变画而为塑，此更变为平远山水，尤奇矣。

宝志公圹本在钟山，而今鸡鸣山有志公肉身遗像者，明太祖将以钟山为陵，并欲取灵谷寺以扩兆域，祷于志公，得签诗曰："世间万物各有主，一厘一毫莫乱取。英雄豪杰本天生，也须步步寻规矩。"后终以钟山为陵，启志公瘗，用两大缸合成，志公端坐其中，指甲已长绕腰三匝。遂迁之于灵谷寺，而八功德水竟带去，至今尚在灵谷寺也。后太祖常召太常不至，内侍曰："遣往灵谷祭志公去矣。"乃命即鸡鸣山塑像祭之(杨仪《明良记》)。

唐末黄巢、明末李自成，皆以流贼起事，至陷宫阙，僭伪号，无一不相似。后巢败奔于太山狼虎谷，为其甥林言斩首；自成败奔于九宫山，为村民锄死，亦无一不同。二贼死后，又皆有传其未死者。谓巢依张全义于洛阳，曾写己像，题诗云："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着尽着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栏杆看落晖。"(按，此本元微之《赠智度僧诗》。)自成死后，亦有传其为僧于武当者，又无一不相似。乃其败死，又皆以破毁祖墓所致。王氏《见闻录》：巢犯阙，有一道人诣安康守崔某，请斲其金统水源祖墓。果得一窟，窟中有黄腰人，举身自扑死。道人曰："吾为天下破贼讫。"巢果败死。自成祖墓在米脂。相传中有漆灯，漆灯不灭，李氏必兴。边大绶为米脂令，亦发其冢。果有一蛇，遍体生毛，向日光飞出，咋咋而堕。是日自成即为陈永福射中左目。后虽陷京城，旋亦败死。是二贼又无一不相似也。然皆因发冢而灭。青乌家风水之说，岂真有征验耶？

又黄巢所至杀掠，独厚于同姓，并黄冈、黄梅等县亦得免祸。张献忠乱蜀时，亦于张恶子、张桓侯庙大有增饰。牛金星以下第举人作贼，凡进士官必杀，举人出身者不杀。后其党杀一县令，询知举人出身，乃弃而奔逃。此亦流贼之相似者。

张谊《宦游记闻》载有《白粥》一首："水旱年来稻不收，至今煮粥未曾稠。人言箸插东西倒，我道匙挑两岸流。捧出堂前风起浪，将来庭下月沉钩。早间不用青铜照，眉目分明在里头。"

煮饭何如煮粥强，好同儿女熟商量。一升可作二升用，两日堪为六日粮。有客只须添水火，无钱不必问羹汤。莫言淡泊少滋味，淡泊之中滋味长。(《白粥诗》)

《豆腐诗》："传得淮南术最佳，皮肤脱尽见精华。一轮磨上流琼液，百沸汤中滚雪花。瓦缶浸来蟾有影，金刀割处玉无瑕。个中滋味谁知得，只合僧家与道家。"

《池北偶谈》载：海盐徐咸著《西园杂记》，谓"大礼之议，张、桂之论，确不可易。诸元老大臣徒以朝廷大议出一书生，不胜其愤，遂不论事之是非，相率力排之。其实非至公至当之论"云。又引黄毅庵《野记蒙搜》云"有不可解者，大礼之议主张、桂而诋杨廷和也。"是阮亭之意亦以张、桂为非，盖习于前明绪论，而不敢创为异说尔。《明史》谓"张、桂之论千古不易，诸臣徒见汉、宋诸儒之成说，而不究事势之不同，争之愈力，失之愈深"。此真作史者之卓见也。

《池北偶谈》谓元时以契丹、高丽、女直、竹因歹、竹亦歹、木里阔歹、竹温、渤海八种人为汉人，以中国人为南人。按，元时亦有不尽然者，初取辽、金，以辽、金人为汉人；继取南宋，则以南宋人为南人。

邱文庄《世史正纲》云："王安石行新法，欲去异议者。彼皆先朝旧人，素有闻望，去之无名，乃为祠禄处之。此安石增置之法，非祖宗故事也"云云。然王旦致仕后，已尝为玉清昭应宫使，则不自安石始矣，盖祖宗时本已有之，不过一二老臣以示尊礼崇奉之意。至安石则增置益滥耳。陆放翁以宝谟阁学士致仕，亦有十样锦之祠禄，则庶僚亦得邀此恩例。此又安石后所滥加者也。

汴梁王金章吊其师刘文奇诗云："门无司马求书使，室有黔娄正被妻。"

韩翃诗"新衣晚入青杨巷，细马春过皂荚桥"，此不过属对字面好看耳。青杨巷在荆州，梁何妥居白杨巷，萧眘居青杨巷。皂荚桥在扬州，晁无咎《扬州诗》云："皂荚村南三四里，春江不隔一程遥。"相去数千里，凑合有何味耶？

云间某相国之孙乞米于人，归途无力自负，觅一市佣负之。嗔其行迟，曰："吾相门之子，不能肩负，固也。汝，佣也，胡亦不能行？"对曰："吾亦某尚书孙也。"此语闻之董苍水。

尚宝卿王延哲，王文恪之子也，性豪侈。有持宋椠《史记》来售者，索价三百金。延哲绐其人曰："姑留此，一月后可来取价。"乃选善工就宋版本刻就。其人如期至索价，又绐之曰："以原书还汝。"其人不辨真赝持去，既而复来曰："此亦宋椠，而纸不如吾书，岂误耶？"延哲大笑，告以故。取新刷数十部，并板亦赠之，其人大喜过望。今所传震泽王氏《史记》是也。以文恪之清正，而其子豪富如此。今苏州布政司署，相传亦文恪旧第

四分之一，则其富可想矣。

京师前门关帝庙签，夙称奇验。予顺治己亥谒选，往祈，初得签云："君今庚甲未亨通，且向江头作钓翁。玉兔重生应发迹，万人头上逞英雄。"是年十月得扬州推官，以明年庚子春之任。扬郡濒江，故曰"江头"也。然终未悟"玉兔重生"所指。予以崇祯甲戌生，实在闰八月。过闰中秋遂擢拜国子祭酒，于是乃悟。(《居易录》)

刘云山，常州医也。康熙丙午，杭州有巨室子病亟。忽有人到门曰："我刘云山也。"投一匕而霍然。赠之金不受，曰："他日寻我于毗陵之司徒庙巷可也。"后某至庙侧，有老人曰："云山死三十七年矣。其生时常信鬼神，曾为斯庙广其祠宇，而自为像于神旁，尚可识其形容也。"巨室子入拜，其像宛然。(陈椒峰记其事)

仪真县地名仙人掌，有柳耆卿墓。按《避暑录》，柳死旅殡润州，王平甫为守，出钱葬之。真、润地相接，或即平甫所葬也。阮亭《真州诗》云："残月晓风仙掌路，何人为吊柳屯田。"正指此。然按《独醒杂志》，耆卿死葬枣阳县之花山。每岁清明，词人集其下为吊柳会。然则柳墓不在真州也。

福建总兵杨富有孌童生二子，杨子之，名曰天舍、地舍。后杨历官江西提督。又乐陵男子范文仁亦生子，余内兄张宾公亲见之。(《池北偶谈》)

陈丈人年百余岁。知县周惠隆延之，询其所得，曰："无他，知事迟，回头早耳。"

江阴君山以春申君得名。其山临江，为一邑胜境。有联云："此水自当兵十万，昔人曾有客三千。"

卢仝之死，今据《戒庵漫笔》，谓甘露之变，座上见收，年老寡发，收者以丁钉其颅而去。

《水南翰记》："人家择风水，子孙百世计。谁知后来者，反卖祖宗地。其地若果佳，其家长富贵。其人卖至此，其地必不利。"

宋壶山《赠地理师》云："世人尽知穴在山，岂知穴在方寸间。好山好水世不欠，苟非其人世不见。我见富贵人家坟，往往葬时本贫贱。迨其富贵力可求，人事极时天理变。"又钱仁夫诗云："寻山本不为亲谋，大半多因富贵求。肯信人间好风水，山头不在在心头。"

行过前山又后山，寻龙不见又空还。想应相去无多路，只在灵台方寸间(亦堪舆家言)。

成化己丑会试题，"老者安之……"三句。有举子破题云："人各有其等，圣人等其等。"李西涯为主考，批曰："若还如此等，着他等一等。"(汤沐《公馀日录》)

江阴周岐风狂放，得罪逃避。钱晔赠以诗云："一身作客如张俭，四海何人似孔融。"(同上)

汤沐《公余日录》：部曹马汝砺以失火事罢官，陆龙皋慰以诗云："非灾敢谓池鱼及，是福终当塞马归。"

萧何封酂。酂有二音，音赞者在南阳，音嵯者在沛。王楙《野客丛书》引《唐书·刘晏传》释文，并引杨巨源、贾岛、姚合诸人诗以证之，当作赞音，其音嵯者，乃误也云云。(同上)

一传未终，恍已迷其姓字。片文屡过，犹未识其偏旁。

《居易录》述吴梅村师谓予在广陵，日了公事，夜接词人，比之刘穆之。则知阮亭曾拜梅村为师也。

张谊《宦游纪闻》：元世祖欲吞巴、蜀，舣船万舰，阻绝江流，使鱼不得下。时有张、王二守，并屯要害，百计拒敌，不肯屈服。每悬鱼竿上，以示有余。世祖遂潜师而退，钓鱼名山者以此。按攻合州是元世祖之兄窝阔台，非世祖也。

西瓜已见《五代史·胡峤传》，而江以南犹未有种也。自洪忠宣使金移种归，始有之。(亦见李诩《漫笔》)

古辣水用锡罐贮之，上刻"永乐二年熬造"。罐重二斤，水八两，香气酷烈。(同上)

左萝石有《古辣水诗》，又有古姓者，自号"古辣泉"云。古辣本宾、横间墟名，以墟中之泉酿酒，埋之地中，取出名"古辣泉"。

人参背阳向阴，一名"土精"。生上党者佳，人形皆具，能作儿啼。今则产辽东之北者最贵重。有私贩入山海关者，至大辟。至上党参，则无有过而问者矣。古今地气不同，抑物性有变易耶？

今人称子弟之不成材者曰"不郎不秀"。汤沐《公余日录》："明初，民间称呼有二等，一曰"秀"，谓故家右族颖出之辈；一曰"郎"，则微裔末流群小之辈。称"秀"则曰"某几秀"，称"郎"则曰"某几郎"。人自分定，不相跨越。

李西涯有子兆先，明敏绝人，而好游荡。公一日题其书室云："今日花街，明日柳街，有限光阴，秀才秀才。"其子归，亦题公书室曰："今日黄风，明日黑风，燮理阴阳，相公相公。"(杨仪《明良记》)

张忠定廷登屡典乡、会试，得人最盛，其厅联云"门多将相文中子，身系安危郭令公"。

小说载：李空同督学江西，一生偶同姓名。李出对句云："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应声对曰："费无忌、长孙无忌，公无忌，我亦无忌。"

兵部尚书夏原吉治水江南，与给事中某同寓僧寺。某如厕甚急，夏戏之曰："披衣靸履而行，急事，急事。"即对曰："弃甲曳兵而走，尚书，尚书。"(常输也。见《齐东野语》)

张谊《宦游纪闻》：安南使人朝，出一对云："琴、瑟、琵、琶，八大王，一般头脑。"程篁墩对曰："魑、魅、魍、魉，四小鬼，各自肚肠。"

金山一小沙弥善对。太守某出对云："史君子花，朝白午红暮紫。"应声曰："虞美人草，春青夏绿秋红。"

一个十字四个口字(图字)，一个口字四个十字(毕字)。

今人谓干谒求财者曰"打秋风"。靖江一县令得客所送扇，题还之曰："马驮沙上县新开，城郭民稀半草莱。寄语江南诸子弟，秋风切莫过江来。"(同上)

杨一清童时，有某国公与某尚书同席。各赐以杯

酒,一清以两手接之。尚书出对曰:“手执两杯文武酒,饮文乎,饮武乎?”杨应声曰:“胸藏万卷圣贤书,希圣也,希贤也。”(同上)

《宫人诗》曰:“金针刺破南窗纸,偷引寒梅一线香。蝼蚁也知春富贵,倒拖花片上宫墙。”

磨谜:路迢迢而非远,石叠叠而无山,雷遥遥而不雨,雪飘飘而不寒。

采石李太白墓,过客留题甚多。有一诗云:“采石湾头一堆土,李白文章冠今古。来的去的一首诗,鲁般门前弄刀斧。”

荷叶鱼儿伞,蛛丝燕子帘。

陈询出为同知,同僚饯之。令各用三字分合,以韵相协,以成句终之。陈循云:“轰字三个车,余斗字成斜。车、车、车,远上寒山石径斜。”高穀云:“品字三个口,水酉字成酒。口、口、口,劝君更尽一杯酒。”询自云:“矗字三个直,黑出字成黜。直、直、直,焉往而不三黜。”

一字或去上、或去下,仍各成一字。如“章”字上去“立”,则下成“早”字,下去“十”则上成“音”字。 兊 克 患 昼 粪 党 罴 蘂 薰 箪 嵩 意 巢 奔 苍。

上下无异:中、申、车。

四围无异:田、十、回、井。

中去一字为别字:穷—穹 麻—床 闻—间 闾—问 屁—尼 痴—疾 窳—窊 羁—骂 霭—雪。

颠倒各成一字:由—甲 干—士。

移中置上别成一字:田—古 困—杏 囷—呇 囨—否 回—吕。

移中一画在上别成一字:目—百 曲—西 尹—户。

一字易置为二字者:可—叮 召—叨。

两字各异音同者:瞎—核 镤—帕 铭—惧。

《水南翰记》:国子祭酒和诗,有以“琱弓”作“弓琱”者。监生嘲之曰:“琱弓难以作弓琱,似此诗才欠致标。若是此人为酒祭,算来端的负廷朝。”

天然对偶,用《经》书句者:“天维显思”,“民亦劳止”。“维汝一德”,“于今三年”。“有能夺庸”,“爰立作相”。“行此四德”,“弼予一人”。“文王之德之纯”,“周公之才之美”。“闲暇而明政刑”,“会通以行典礼”。“礼乐自天子出”,“笾豆则有司存”。“欣欣然有喜色”,“荡荡乎无能名”。“率百官若帝之初”,“于万年受天之祐”。“发号施令罔不臧”,“陈善闭邪谓之敬”。“闻俎豆未学军旅之事”,“听鼓鼙则思将帅之臣”。“亶聪明而有作,不作聪明”,“由仁义以安行,非行仁义”。“五百里采、五百里卫,外包有截之区”,“八千岁春、八千岁秋,上祝无疆之寿”。“是为冯妇也”,“无若宋人然”。“相公公相子”,“人主主人翁”。“断送一生惟有”,“破除万事无过”。“迅雷风烈风雷雨”,“绝地天通天地人”。“无可奈何花落去”(晏元献),“似曾相识燕归来”(王琪)。“水底月如天上月”,“眼中人是面前人”(杨大年)。“天若有情天亦老”(老长吉)。“月如无恨月长圆”(石曼卿)。“江州司马青衫湿”(王安石)。“梨园子弟白发新”(蔡天启)。“人言卢杞是奸邪”,“我觉魏徵但妩媚”(东坡)。“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汤思退)。“为长者而折枝,非不能也”(洪容斋)。“宰予昼寝,于予与何诛”,“子贡方人,夫我则不暇”(汪圣锡)。“孟孙问孝于我,我……”,“赐也何敢望回,回……”。

目字加两点,不作貝字看(賀字)。貝字欠两点,不作目字看(資字)。

木了又一口,不作杏字猜,若作困字猜,又是呆秀才(極字)。

莫道南风常向北,北风也有向南时。(同上)

城外俱是土馒头,城中尽是馒头馅。(《暖姝由笔》)

五风十雨梅黄节,二水三山李白诗。(李西涯、程篁墩在采石联句)

祝枝山学佛语作《叉袋谜》:无佛(物)不开口,开口便成(盛)佛,盘多罗诘(结)多,罗破多刹(撒)多,佛(物)多难陀(驮)。

客少主人多,天高皇帝远。

张文潜《宛丘集·仲夏诗》:“云间赵盾益可畏,渊底武侯方熟眠。”(武侯谓卧龙。)此谑当更云汤焊诸葛耳。相传有送鹅及梅子札云:“汤焊右军二只,醋浸曹公一瓶。”

福州仁王寺有僧喜唱《望江南》。或为言于当事,延主一刹。又不得意,作诗云:“当初只欲转头衔,转了头衔转不堪。何似仁王高阁上,倚兰闲唱《望江南》。”此与“匆匆不暇唱渭城”相似。

《爆孛娄诗》:“东人吴门十万家,家家爆谷卜年华。就锅排下黄金粟,转手翻成白玉花。红粉美人占喜事,白头老叟问生涯。晓来妆饰诸儿女,数片梅花插鬓斜。”

俗语作对:烧炭用柴,必横柴而竖炭;煎浆下饭,须热饭而冷浆。(同上)

纸画梅花有诗云:“羌笛有声吹不落,胆瓶无水亦常开。”(同上)

俗语:“精”曰“鲫令”。“团”曰“突栾”。“孔”曰“窟笼”。“蓬”曰“勃笼”。“忍”曰“熬”。“足”曰“彀”。“视”曰“看”,曰“望”。“按”曰“揿”。“浮”曰“吞”。(去声。)“移”曰“捅”。“流”曰“倘”。“虹”曰“吼”。“窍”曰“洞”。“筋”曰“快”。“卧”曰“党”。“概”曰“荡”。“跑”曰“波”。“立”曰“站”。“趋”曰“跑”。“躲”曰“闪”,曰“伴”。“藏物”曰“圆”。“热酒”曰“顿”,曰“荡”。“泻酒”曰“筛”。“门关”曰“闩”。“非常事”曰“咤异”。“喜事”曰“利市”。“忧事”曰“钝”。“阶磴”曰“僵礤”。“自夸”曰“卖弄”。“首饰”曰“头面”。“鞋袜”曰“脚手”。“器”曰“家伙”。“取物”曰“担”,曰“拿”。“疟疾”曰“打摆子”。“相助”曰“帮辅”。“小食”曰“点心”。

明太祖尝至国子监,有厨人进茶,上悦,赏以冠带。一贡生夜吟云:“十载寒窗下,何如一盏茶。”帝适闻之,

应声曰："他才不如你，你命不如他。"（同上）

刘钦谟至一僧寺，僧不答。刘问："何礼？"僧曰："我释教，不答是敬汝。"刘偶见一戒方，取击僧首。僧问："何故？"刘曰："我圣教，打是敬汝。"（同上）

伍文定与知府出行，见墙头露出一少艾。知府出对曰："墙内桃花，露出一枝难入手。"伍对曰："园中梅子，不消几个便酸牙。"（同上）

正德三年会试，王鏊、梁储为主考官。教坊演戏，一人问曰："今年会试文何如？"一人答曰："王良天下之贱工也，如何得好文章？"

金星士有《劝世诗》："有生有死自家知，人不回头也是痴。傀儡一场虽好看，可怜终有散场时。"

一字易置为二字者：可、叮，召、叨，古、右。字异音同者：缌、相、钤。

僭删朱子中庸首节章句

朱子注"天命之谓性"三句，不知费几番参究，然后落笔，固已无复可议，而愚窃尚有未安者。"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第思孟子云"犬之性"、"牛之性"，即同是物类，已不能同性，况能与人各得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乎？盖物之中，清浊本不同。有与人性相通者，如蜂蚁君臣，虎狼父子，乌反哺，羔跪乳，鸡司晨，犬守夜，牛负重，马健行，是也。圣人因得而品节之，如牛穿鼻，马络头，皆驯而服之，非必栖鸟于泉，蓄鱼于木，而后谓之品节也。有与人性不相通者，如豺虎之暴，蜂虿之毒，跂行、喙息、蠕动，甚至虺、蛇、枭、獍，亦何莫非率其所赋之自然，而所谓理者果安在乎？况又有五常之德乎？圣人于此，亦惟有如周公之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固无所施其品节之方，物亦不受圣人之品节也，益可见人性、物性不可混而同之也。子思专就人身上指示性理，故言无弊。朱子从阴阳五行根源说下，故不得不兼人物而言，既兼人物而言，又于人所得天赋之理处不另为划清，故语多窒碍也。今僭删数字云："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亦应改即）。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之生（删一物字，专主人说）。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二字亦可删。五常之内自有健顺也）五常之德，所谓性也。"如此注解，似觉意圆而义密。至于末节有"万物育焉"之句，则又是人道之极功，而非谓人物初生时同得天理之全也。愚陋之见，未知然否。

题席帽山人王逢梧溪集

是集久无刻本，余从江阴叶保堂明经处借得抄本，颇完善。一再读之，知其生长于元末明初，与杨维祯、倪瓒、袁凯辈相友善，而始终不仕，盖自托于元之遗老，欲以隐节自完。故其为诗，大概以扶植名教、激扬风义为主。如余阙、李黼石、抹宜孙、陈友定、达识帖木儿等捐躯殉难，及他节妇、孝子、义士，无不各有小序以表彰之。尝劝张士诚降元，授官太尉，诗中即以"张太尉"称之，其后士诚僭伪号，则不复齿及，盖隐援陶渊明甲子纪年之义，亦可见其用意所在矣。古体诗音节高古，时有汉、魏遗韵。近体亦老成朴实，不落纤佻，固不屑与鞶帨家争工斗靡也。保堂以乡先辈遗墨，不忍听其湮没，将付梓以传，可谓能扶大雅之轮矣。

河　套

河套，古朔方地，唐张仁愿筑三受降城处，地在黄河南，自宁夏至偏头关，延袤二千余里，饶水草。明初设东胜二卫，永乐后以地远难守，遂废为瓯脱。正统十四年有额森（旧名也先）。寇宁夏，留千余骑于其中，然尚未为所占据也。天顺间有阿勒楚尔（旧名阿罗出）。潜来居之。又有伽嘉色楞窃入套，将为久居计。王越等往剿，虽屡捷而寇据套自如。伽嘉色楞又纠元裔们都将居套内，称汗。成化四年，项忠讨满四，恐其乘冰冻与套寇合，乃急攻，获满四。可见是时寇久已居套矣。成化九年，王越袭寇于红盐池，大捷，寇始徙北去，西陲得息肩者数年。成化十一年，余子俊以延庆地平易，寇屡入套，我反居外，寇反居内，故筑边墙千七百里，以限内外。弘治元年，小王子渐入套中，出没为寇。弘治八年，鞑靼北部伊果剌伊木王等入套驻牧。于是小王子等相倚为边患。小王子居东方，号土默特，其分诸部在西北者曰济农、曰谙达。二部据有河套，时入寇。济农先入，谙达自丰州来会之，相倚为边患。总督刘天和击败之，然终未逐出。后济农死，谙达独盛。嘉靖二十六年，谙达求封贡，诏不许。时曾铣上言："寇居河套将百年，出套则寇宁夏、三关，入套则寇甘、固，应请水陆并进，三举则寇不能支，当远徙矣。"帝方向之。而帝意忽中变，故严嵩得以陷铣及夏言于大辟。究而论之，套地水草肥美，自永乐弃废之后，又无汉人居之，故寇得窃据。其始犹未敢据为巢穴，中国每岁发兵搜套。其时寇常为客，而我犹为主。迨后驻牧既久，寇且视为故土，彼反为主，我反为客矣。今套地实即鄂尔多斯，守藩服惟谨，与四十八家蒙古及喀尔喀诸部落，长为不侵不叛之臣，自无庸驱之他徙。然则驾驭外藩，固在朝廷之盛德，使之不敢生心也哉。嘉庆十四年十一月初二日，因演剧有《议河套》一出，因略考套中原委于此。

假印大案

嘉庆十四年冬，有蠹吏蔡泳受、王书常、吴玉等私雕假印，凭空捏造事由，向三库及内务府广储司库共十四次，并诈传谕旨，称钦派办工大臣姓名，用伪印文书咨行部院衙门，以致各堂司官被其欺蒙，给发银两。有商人王国栋亦以工程在广储司库领银，看出假印，事遂败露。皇上念此案干涉大小官员甚多，惟恐稍有枉滥，默祷于天。正当节届近年，天气开朗，瑞雪应期，因即照军机大臣所拟，蔡泳受、王书常、吴玉均即处斩，仍先刑夹一次，再行正法。并传集各部院书吏环视，俾知警

惧。其为从之谢典邦、商曾祺，秋后处决，余犯陶士煜等七人发黑龙江为奴。其失察之堂司官，分别黜降有差。

海盗来降

闽、粤外洋，自盗首蔡牵俶扰滋事，海氛不靖，已十馀年。牵后为官兵所击溺死，继有朱濆为首，猖獗又数年。濆死，其弟朱渥独不愿为匪，嘉庆十四年冬率党夥三千三百馀人自首出投，海氛已稍熄矣。而外洋尚有郭婆带（本名郭学显）、张保仔二股，船数最多，剽掠亦日久。郭婆带亦愿为良民，张保仔邀其相助，不赴，并与保仔奋勇鏖战，杀其夥党百十人，擒获三百余名。自率其众五千馀人，亦于十四年冬收入平海内港，赴官呈献，并缴大小船七十余只、炮四百余位。闽浙总督百龄具奏其事。上喜其悔悟自新，赏给郭婆带官把总，令其随同捕盗。又同时有盗首东海霸陈胜等四百余人，亦带领船只炮械来投首，地方文武官乘机剿捕，又歼贼六七百人。余初不知外洋有如许盗贼，今据邸报，投首及擒献、歼毙者不下万人。真天子如天之福，自此，东南数省当长享清晏之福矣。

卷　六

高名衡

王阮亭《居易录》记明崇祯中，高明衡工诗画，尝在京画白练衣，内有花二十五种，寄其夫人张氏，并题五七言绝句（录中载其四首），以为风雅中人。按，名衡字平仲，以御史巡按豫省，劾熊文灿表荐孔贞会，为其所恩，专以抚流贼，遂致误国。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来攻汴梁。名衡偕推官黄澍、祥符县王燮、总兵陈永福等拒守七昼夜，贼退去。名衡由豫按代李仙风为豫抚。是年十二月，自成又攻汴。名衡偕陈永福及巡按任浚等，不解甲者四十昼夜。十五年二月十三日，贼放火药攻城，为浮土所歼而退。三月贼再来攻，以必拔为期，筑长围困之。直至九月十五日，朱家寨、马家口黄河两路大决，汴城全淹，始护周王以出，仍回城拒守。帝念其劳，得以乞病归。钱谦益记其守城诗，所谓“心同石炮俱糜碎，身与金钱总弃捐”者也。则名衡实为封疆劳臣，何以《居易录》绝无一字及之，但云守汴有功而已。

骆养性

王阮亭《池北偶谈》：故明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崇祯时，熊开元、姜采以言事下锦衣狱。一夕，帝御笔谕养性，取二犯绝命。养性附奏缴御笔，谓：“言官有罪，当明正典刑。今以昏夜杀二谏官，臣不敢奉命。”适帝意亦解，遂得不死。按《东华录》，养性入本朝，顺治二年为天津总督，奏请田赋悉照明代原额，其辽饷五百万、新饷九百万、练饷七百三十万一概删除，得旨允行。是时天津尚沿明季设有总督，故养性得之，而竟能奏免天下二千余万之加赋，可谓天下阴受其福，而不知我国家万年有道之长，实基于此。是养性之功，不特救熊、姜一事也。阮亭乃反遗之，未免舍其大而志其细。阮亭又谓宋荔裳犹及见之，而不言其现任官位，盖已致仕退闲矣。

骆养性掌锦衣卫，乃周延儒所荐也。后背延儒与中官结，反刺延儒阴事，皆上闻。帝乃大怒，延儒由是赐死。

王承恩

崇祯帝缢煤山时从死者，诸书所记不同。冯梦龙《甲申纪闻》谓太监王之心。程源《孤臣纪哭》谓太监王之心、王之俊。《燕都日记》谓司礼监王之俊。《绅志略》谓王之心从死，王之俊、王德化俱自尽。陈济生《再生纪略》谓王之心从死，其司礼监王之俊则被贼追赃时自尽。王世德《崇祯遗录》谓京城陷，帝以太子、二王托太监王之心、栗宗周、王之俊三人。帝缢，王之心从死。宗周、之俊献太子、二王于闯贼。是皆无王承恩姓名，惟徐梦得《日星不晦录》谓太监王承恩于十九日缢死，然不言从帝同缢。《国事补遗》及《国变录》则谓帝与王承恩对面同缢。今《明史》载同缢者系王承恩，盖据我朝顺治十一年上谕，褒恤明季殉难诸臣十六人内，独有太监王承恩。其时鼎革之际，明末内监多有在宫禁执役者，我世祖章皇帝询得其详，故独褒恤之。康熙四十二年，圣祖仁皇帝以熊赐履等所进《明史稿》载王之心系属错误，特命改王承恩。可见稗官小说多有不可尽信者，而本朝修《明史》时考订必求确核，真可传信千古。

按吴梅村所辑《绥寇纪略补遗》，独载帝与王承恩对缢于寿皇亭，内监皆未知，因御马至山后龁草，一珰识之，始寻得云。梅村成书在顺治壬辰，比世祖褒恤王承恩尚在前。梅村所辑已得其实，可见其临文不苟矣。

张家玉

《明史·张家玉传》：闯贼陷京城，家玉抵书骂贼，被缚去，长揖不跪。贼以杀其父母恐之，乃跪。其实父母尚在粤也。然诸野史所记，皆无此事。《燕都日记》谓家玉上书闯贼，请表彰死节诸臣。贼始而欲腰斩，继而免罪，仍署弘文院。《日星不晦录》家玉名下注：骂贼，绑出要剐，旋放。《劫灰录》谓：家玉年少貌美，声巨词辨。贼曰：“吾杀此曹多矣，未有如此不畏死者。”乃释之。家玉恐不得脱，乃转为文誉贼，乘间南走。惟《绅志略》谓：“家玉上书闯贼，请宾而不臣，贼怒欲剐之，颜色不变，乃释，而愈欲降之，不可，遣人往拘其父母，乃跪云。是为亲屈膝，事非无因。然诸书皆为之讳，则以家玉归广东后，起义兴复，百折不回，死犹不肯以颈血污敌手。其大节固已卓著，此等权宜营脱之处固可略而不论也。至修《明史》，则不妨瑕瑜互见耳。

华兰芬《燕邸日抄》亦谓：家玉已极口骂贼矣，

绑出要剐，遽尔回心。为烈不卒，君子惜之。《通鉴辑览》：以家玉曾谒闯贼，廷议不予谥。

汤若望　南怀仁

余年二十许时，阅时宪书，即有钦天监正汤若望、监副南怀仁姓名，皆西洋人，精于天文，能推算节候。然不知其年寿也。后阅蒋良骐《东华录》，则汤若望当我朝定鼎之初，即进所制浑天星球一床，地平日晷、窥远镜各一具。其官曰"修政立法"。顺治九年，汤若望又进浑天星球、地平日晷仪器（初曰"修政立法"，或前明所授官，或其自署。至钦天监正则本朝所授官也。是年又赐太常寺卿，管钦天监事。汤若望号通玄教师，又从钦天监正升大常卿衔）。康熙七年治历，南怀仁议奏：监副吴维烜所造八年时宪书，十二月应是九年正月，又一年两春分、两秋分种种错误。遂革维烜职，授南怀仁为监副。按国初至余二十许时，已一百二十余年。而二人在朝中已能制造仪器，必非少年所能，当亦在三四十岁。则余识其姓名时，盖已一百五六十岁矣。后阅《明史·徐光启传》，以崇祯时历法舛讹，请令西洋人罗雅谷、汤若望以其国新法相参较。书成，即以崇祯元年戊辰为历元。是崇祯初已有汤若望，则又不止一百五六十岁。嗣后又不知以何岁卒也。

《明史·外国传》：西洋人东来者，大都聪明特达之士，意专行教，不求禄利。其所著书，多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如徐光启辈是也。

牛金星

卢氏县举人牛金星，以磨勘被斥，投降李自成。自成奇其才辨，与谋议帐中。后私归取其妻子，为族中送官，坐斩，得减死论。自成又得之，大喜，伪署弘文馆学士。说自成以私恩小惠收人心，创为"迎闯王，不纳粮"之谣，传之民间，并为之分等威，申职守，创官爵名号，大加置署。自成既僭号，拜金星为天佑殿大学士。及自成自京师败归陕，金星子佺为其襄阳府尹。金星随自成自陕南奔，其同党宋献策等皆遁亡，金星乃依其子佺于襄阳。此《绥寇纪略》所记也。以后不知下落，料已失势死矣。及阅王阮亭《池北偶谈》，则金星又尝为我朝京卿。盖奸宄之雄，见自成势盛，妄思为佐命功臣；及本朝定鼎，又知天命有归，则背伪主而仕兴朝，尚为得策也。

洛阳伽蓝记

佛教之入中国，已见《陔余丛考》。今按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晋永嘉中，洛阳仅有寺四十二所，今城内外共一千余寺。其最雄丽者为永宁寺，后魏灵太后胡氏所造浮图，九层，高九十丈，刹又高十丈，西域沙门达摩遍历诸国，谓阎浮提所无也。按白马寺，汉明帝遣人向西域求得《四十二章经》，以白马驮来，因以为名。此一寺最古。后魏显祖好浮屠之学，国俗化之。故梵刹之盛，实自后魏始。报德寺，孝文帝所立，为冯太后荐福。景明寺、永明寺、瑶光寺，皆宣武帝所立。秦太上君寺，胡太后为其父母追福。胡统尼寺，太后姑所立。景乐寺、融觉寺、冲觉寺，皆清河王怿所立。明悬尼寺，彭城王勰所立。平等寺，武穆王舍宅所立。龙华寺，广陵王所立。宣忠寺，城阳王徽所立。高阳寺，高阳王雍之宅，雍为尔朱荣所害，故为寺。追光寺，东平王略之宅。建中寺，乐平王尔朱世隆所立。长秋寺，刘腾所立。景宁寺，司徒杨椿所立。又河阴之役，诸元歼尽，王侯第宅，多题为寺，故列刹相望。龙华寺，众羽林所立。菩提寺，西域人所立。法云寺，西域乌伤国沙门摩罗所立。又胡太后曾遣比丘惠生及燉煌人宋云向西域取经，惠生有《行记》，亦载《伽蓝记》内。按佛教既无益于身心性命，又无益于国计民生，不知何以风行若此？今且更千百倍焉。此固愚民易为所惑，然其始亦必有奇异动人之处，是以所至皈依。如《晋书·载记》内所志诵经解难，临刑枷锁自脱之类，大概或竟有其事。即如《伽蓝记》所谓：盘陀国王舍位与子，向乌伤国学婆罗门咒。四年尽得其术，还，复登王位。就池咒龙，龙变为人，向王悔过，实足骇人观听。是以人皆信向，到处崇奉。乌伤国有如来晒衣处。龙王寺有如来履石之迹。婆楼城有如来投身喂虎处。王城南摩休国有如来剥皮为纸、拆骨为笔处。再西行五日，有如来舍头施人处。辛头河有如来作摩竭大鱼以肉喂人处，有如来挑眼施人处。雀离国有如来为尸毗王救鸽处。那竭城有如来浣衣处。虽皆出于附会，然能使天下人人附会，必非无因。盖佛教多在咒语、偈语，如张道陵在鹤鸣山造符咒，传之至今，犹有验者。并里俗之祝由科、圆梦等技，虽不识字人习之，亦能驱使鬼神。不可尽以为诞妄也。世间万事无不有，岂可以方隅之见概之哉。

庚申外史

权以衡所著《庚申外史》，元顺帝为宋德祐帝之子一事。最为斟酌得宜，谓之真，则无确据；谓之假，则当时朝野咸有传闻。故开卷即书"文宗崩，遗命以明宗子妥欢帖木儿为嗣"，此顺帝得嗣位之由来也。下又叙宋德祐帝入元封瀛国公。瀛国公，幼君也。既长，愿为僧于白塔寺中，号合尊大师。后奉诏居甘州山寺。有赵王者出游，过其地，怜其老且孤，留一回回女与之。延祐七年，女有娠。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子。明宗自北方来，早行，见其寺上有龙文五采，物色得之，乃问瀛国公曰："子之所居，得毋有重宝乎？"曰："无有，惟今早生一男。"明宗大喜，因求为子，并载其母归。是虽未明言此子即妥欢帖木儿，而明宗先有子懿璘只班，立未逾月而殇，此外别无他子，则即妥欢无疑也。顺帝入即位后，又载尚书高保哥奏言："昔文宗在时，尝述明宗谓陛下素非其子。"帝闻之大怒，问当时草诏者何人。虞集、马祖常以文宗御笔呈上，乃舍而不问。是又明顺帝非明宗亲子，则其为瀛国公遗体不待言矣。故余应、袁忠彻、程克勤诸人各有记述并诗歌。而权以衡此史于真赝疑信之间，可谓措词尽善矣。至其叙至正元年京师

大饥，户部遣郎官求粮于扩廓。有普贤奴谓使者曰："他将帅出师，皆朝廷供给刍粮。今察罕父子出兵大河南北，不曾费朝廷一钱，乃来求粮耶！"参政张至道叹曰："三十二年天子，岂可使无一顿饱饭吃。"乃运五十车送京。按至正十一年天下乱，始有颍上红军起。十三年，颍州沈丘人察罕帖木儿起义兵，克复汴梁。其养子扩廓直至至正二十一年察罕被田丰刺死，始统其父军，安得以征粮事系于至正元年？且张至道谓"三十二年天子"，则应是至正二十七八年之事，何得倒置耶？

绥寇纪略

吴梅村著《绥寇纪略》一书，记明末流贼之祸。仿苏鹗《杜阳杂编》、何光远《鉴戒录》之例，每卷以三字命题，虽不免小说家纤仄之体，而记载详赡，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其大者朝章国典、兵制军饷、勋戚之封建、藩邸之支派，以及国变后诸臣死事之忠节，无一不广搜博采。甚至流贼之混号，亦详其氏名，并贼属之伪官，亦注其姓字。不知当日何以有如许档案作为底本？盖直聚崇祯十七年邸报奏疏部议，一一考核；又参之以传闻，揣之以情事，而后成书。其自叙谓：北都之殉难者，以弘光中礼臣表忠之疏为鹄，而绪闻佐之。豫省以御史苏京优恤之疏为鹄，而绪闻佐之。然不特此也，保定则有陈禧之《甲申上谷纪事》，其他各省，访辑详载，虽滇、黔边裔，亦搜剔不遗。其心力可谓勤矣。每卷后又各有论断，文笔雅洁，各成一则古文，又可见其深于古学也。

《补遗》内，为项水心煜、周介生钟力辨其从贼之冤。谓"甲申三月十九日京师陷，煜于四月十八日已到南都，弘光即位已在拜舞之列，不知更有何时何地可以从贼。钟本笃厚友悌人，不死实大负生平。乃元末红巾有'媲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之语，现载陶九成《辍耕录》。忽移以诬陷钟，人之爰书，遂至正法。此何说乎"云云。余初疑梅村文人气类，未免意存回护。及观第九卷，李自成伪官如宋企郊、巩焴、陆之祁、张璘然、喻上猷、扬王休、黎志升、史可镜等，内黎、史二人皆当时名士，而皆直书其从贼不讳。并谓可镜在省垣有声，降张献忠为长、常、辰巡抚，官军械至南都伏法。则因其从贼者之必书，可以知不从贼而诬为从贼者之辨之，非徇情也。惟李国祯列于正祀武臣七人之内，书云：襄城伯，赠太子太师，进侯，李贞武公国祯。自注云：襄城之死稍后矣。然不屈而死，祀之可也，进侯则过矣云云。然《明史·李浚传》谓：国祯被执即降，旋以拷赃自缢死。则谓其不屈而死者误也。想梅村先据礼臣表忠之疏书于正祀武臣内；后知其拷赃缢死，故又于《赠刘雪舫诗》内有"宁为英国死，不作襄城生"之句。可见其一字不假易矣。

《补遗》内有云：蒋德憬、李建泰、范景文视从前之充位者，相去远矣。下又云：建泰风骨峭拔，性慷慨，负重名。又云：建泰以督师出京，疾甚不能军。保定官绅方誓守城，建泰求入城，见势急，欲用知府邵宗元印，以活一城生灵，宗元不可。及城陷，建泰遂降于贼。是亦可见其直笔。

卷十内，张献忠有爱将，皆养子，共十人。抚南将军曰刘文秀，安西曰李定国，定北某轶其名，而平东亦不著其姓名，此外又有艾能奇、第化龙、张能、马元利等，共八人。献忠将尽屠蜀人，平东力谏曰："王转战二十年，所过屠城无寸土。今出万死得斯土，庶几可立霸业。今又屠之，某等何用生为？愿先百姓死。"献忠乃止。献忠谋自蜀入秦，平东又为之破马爌于汉中。是平东者，既能为献忠止杀，又能为献忠御侮，实盗贼中之贤者。梅村何以不著其姓名？按献忠爱将十人内尚有孙可望、白文选。今恭读《御批通鉴辑览》，乃知平东即孙可望，定北即能奇，而伪都督则白文选也。梅村不直书，盖可望后为李定国所败，降于我朝，封义王，其子犹袭封慕义公。想梅村著此书时，可望正官于朝，不便明其出自盗贼，故讳之耳（白文选后随李定国死于缅甸）。

《明史》孙传庭、杨嗣昌、左良玉及流贼李自成、张献忠等《传》，大概多取之于吴梅村《绥寇纪略》。盖梅村于顺治九年即辑成此书，而本朝修《明史》则在康熙十七年以后，时天下野史稗乘碑志之类皆送史馆，故《明史》于此数《传》皆以《纪略》为底本。其间稍有不同者。卷七内杨嗣昌伏毒死，下又云嗣昌自缢死，卷八内亦称嗣昌缢死，此未免歧误。《御批通鉴辑览》则云杨嗣昌自杀。又自崇祯十四年以后，李自成攻汴梁凡三次。据《纪略》谓是年正月之攻，高名衡以巡按偕陈永福等拒守七昼夜，贼退去。名衡以守城功擢河南巡抚。其后两次拒守，皆巡抚任内之事。而《明史》谓三次皆巡抚高名衡拒守（盖三次皆名衡拒守，故不复分别巡按、巡抚，以省文耳）。《通鉴辑览》则初次守城系名衡巡按任内之事，后二次守城乃巡抚任内之事，与《绥寇纪略》同。

《绥寇纪略》卷九，李自成入西安，长安知县吴从义死之。乃即此卷内隔五页，又云：自成封吴从义为太平伯。自成败回陕，从西安逃出时，吴从义尚从之至武昌。岂两人耶？

甲申三月十八日，《明史》谓太监曹化淳开彰义门延贼入，《纪略》谓太监张永裕开齐化门延贼入。是时贼兵多，各门皆有攻击，不止一处也。

京师陷，《明史》谓宫女魏氏投河死，从者二百余人，而不及费氏。《纪略》谓宫女费氏为贼将所得，将成婚，费氏以刀刺杀之，亦不及魏氏（盖本两事，各记所纪。《通鉴辑览》魏氏、费氏俱载）。

李自成之死，《纪略》谓：通城九宫山有元帝庙，山民赛会，谋捍卫闾井。自成以二十骑上山，又止其二十骑，自成以单骑入，拜不能起。山民疑为劫盗，取锄碎其首。既而见其腰有金印，且有非常衣，始知即贼首自成也。《明史》则谓：自成率二十骑掠食，为村民所围，

不能脱，自缢死。或又云：村民方筑堡，见贼少，争前击之，自成脑中锄死。此数事亦微有不同，其余皆符合。而《纪略》凡十二卷，《明史》只以三四十页括之，可见修史者剪裁之苦心也。惟洪承畴驰驱剿贼，自崇祯二年至十一年无一处不身在行间，而《明史》所列劳绩尚不如《纪略》之详，则正史与野史体例固各有不同耳。他如以亲兵曰"都虞候"、以勇士为"曳落河"、以番部为"典属国"、以汛地千把总为"候尉吏"、以抚降者为"安集掾"、以阉人为"竖头须"，此则过求典雅而反近于衒博也。

闻之故老云：明崇祯十五年松山为我朝兵所败，传闻督师洪承畴已殉难。崇祯帝恤典极隆，赐祭十六坛。其子弟在京，已刻行状，散吊客。方祭第十四，崇祯帝将亲祭（《通鉴辑览》谓赐祭十六坛）。而承畴生降之信至。后金声起兵徽州，与门人江天一俱败。总督洪承畴谕降，天一诵崇祯祭承畴文以愧之。承畴入本朝，为江南等省经略，又为川、湖、云、贵经略，归殁于京师，其子弟又刻行状，不复叙前朝事，即从本朝入关起。有轻薄子得其两行状，订为一本，以作笑端云。按承畴历官，惟在前朝剿流贼最劳勋也，本朝国史未必叙其在前朝之事，赖《纪略》一书纤屑备载。盖其在前朝实有鞠躬尽瘁之忠，不可泯没者，不必复责其半途失节也。

冒赈大案

嘉庆十三年，淮、扬大水，皇上不惜数十万帑金，赈济灾民。有山阳县王伸汉冒开饥户，领赈银入己，上司委试用知县即墨李毓昌查赈。毓昌新进士，以清白自矢，遍往各乡村，查出浮开饥户无数。伸汉惧，许分肥，不受。既竣事，置酒饯别。是夕毓昌暴卒于公馆。淮安府知府王毂来验，口尚流血，竟不问，以颈有绳系，遂以自缢报。家人李祥、顾祥、马连升皆雇募长随，并伸汉拨来听差人包祥，亦长随也。棺敛毕，皆散去。未几，毓昌有叔李泰清来省视，见遗衣有血痕，颇疑之，密访亦有所闻，遂赴京以身死不明控，都察院具奏。上命山东巡抚吉念，提尸柩来济宁检验，口内尚有血痕，通体骨青黑，的系中毒。捕获五长随鞫讯，乃知伸汉贿嘱诸长随，乘其主酒渴，饮以鸩；又绳系颈，若自缢者。上大骇怒，以为从来未有之奇。诸长随皆凌迟处死。内手灌鸩之李祥，解至毓昌坟上，先刑夹一次，剜心以祭其主。顾祥、马连升先责四十板。包祥创谋，亦先刑夹一次。王伸汉斩决枭示。先验尸之王毂，以得赃亦斩决。其余查赈徇隐之同知、教官，皆连坐，分别定罪。加赠李毓昌官知府，其继子李希佐钦赐举人，一体会试。赴京控告之李泰清，亦赏给武举人。又御制五言排律三十韵以旌异之，颁诏天下。各地方官谅无不警惕矣。或者虑将来地方官因此遂不敢报灾办赈，不知圣天子视民如伤，惟恐一夫不得其所，岂肯因噎废食。惟向来办赈之法，本尚疏略。盖徒察弊于事后，而未能杜弊于事前也。放赈时，虽有委员监放，既赈后亦有委员覆查，然官吏不肖者多，或徇隐、或分肥，终属有名无实。救荒之策，究莫如减价平粜。多设厂座，俾远地不致向隅。限以升斗，俾奸民不能囤贩。仓谷不足，则买运以续之。此最为实惠及民之善政。其有灾重必应发赈者，饬各地保开报饥户，官为核实，即缮写姓名。凡一州县之内，各乡必有村镇聚集之所，计不过数十处。发赈之前，先将饥户姓名、并人口之多寡、赈期之久暂，分贴此数十处聚集之所，使人人皆得见之。事后抽查，亦易见虚实。则地方官自无从浮开饥口，即无从虚领赈赀，不防弊而弊自绝。圣主可无虑官吏之中饱，而有司亦不必避嫌而匿灾不报，或转致滋事也。

明末职方郎李继祯疏言："国家发金钱活数十万生灵，而农桑复业，赋税常供，所得不止数十万金钱也。今已从贼者虽多，犹有限，未从贼而将来必至从贼者无限。今日平贼之费与他日平贼之费孰多？今日借出之钱与他日借出之钱孰多？不待词之毕而可决矣。"又宫允李明睿疏言："先时发出一钱，可当两钱之用。急时与十钱，不敌一钱之用。"

银杏树

嘉庆十四年三月初九日，常州府学大银杏树一株，腹中忽发火。从隙处迸出青绿色，有四、五蛇冒火出。初十日辰刻方熄。树仍无伤，葱郁如故。按李戒庵《漫笔》，明嘉靖元年正月二十一日，常州府学银杏树西南一枝，忽火发，窍中焰焰，水不能灌，至二十二日方止，树亦无害。未知今被火之树，即嘉靖中被火之树耶？或谓此乃文明之兆。嘉靖元年，府学有华钥中解元，今岁非会试之年，俟日后验之。

唐末董昌反，以卯年卯月卯日卯时僭号（见《吴越备史》）。

元末周子旺反，以寅年寅月寅日寅时僭号（见《庚申外纪》）。

头有肉角

梁武帝时，钟离人顾思远年一百十二岁，萧偍见其头有肉角，长寸许（见《偍传》）。余亦曾见二人，一江兰皋，阳湖人；一徐姓，嘉兴人，头上皆有肉角高寸许，年亦皆九十余，盖寿相也。然二人皆贫苦，皆无子，则亦非吉征。

八　仙

俗以钟离权、吕洞宾等为八仙。后蜀孟昶生日，道士张素卿进八仙图，乃李耳、容成、董仲舒、张道陵、严君平、李八百、范长寿、葛永瓒也。详见黄休复《茅亭客话》。又《图画见闻志》作李阿、长寿仙（《居易录》）。

《居易录》载：昌平洲柳林村夜有物似马，食人田

禾。群伺之不可得，乃相约弓矢射之，马被创逸去，众随血迹寻之。至周皇亲坟，一石马身有血痕，始知食禾者，即此马也。余远祖廉使公（讳敔，明景泰甲戌进士，仕至山西按察使）。谕茔亦有此异。相传每稻熟时，辄秕而不实，但夜有砻米唱山歌声。居民迹之，乃坟上石人也，遂仆之。至今尚卧田中。余欲重起之，居民惧再为田禾祟，哀恳勿立，乃听之。

《长水日抄》云：东坡翰墨在崇宁、大观间尽令焚毁。及宣和间，上自搜访，一纸直万钱。梁师成以三百千取英州石桥铭。谭稹以五万钱缀"月林堂"榜书三字。幽人释子寸纸尺幅皆重购归之。是坡书翰不待南渡始贵重矣。

庆远人李文凤《月山丛谈》载：广西镇安府五指山与交趾相邻，产水精，弥望如雪。其巨者或取作假山，长至丈余云。余曾作镇安守，其地无所谓五指山，亦绝无水精，况长丈余者耶。

懒妇，状如豪猪，入海化为鱼，名"奔鲟"。取其油作烛，饮酒则明，读书则暗。

晏公庙

晏公庙，昔人以为江中棕绳，许旌阳以法印击之，遂称正神云。按《国宪家猷》，载猪婆龙事，有老渔问其姓，曰："晏也。"明太祖曰："昔救我于覆舟山，云是晏公。"乃封为神霄玉府晏公、都督大元帅，命有司祀之，而不云棕怪。

大和尚

石勒称大王，奉佛图澄号曰"大和尚"。今沙门出世领众者，例称大和尚，自澄始云。

招安梁山泺榜文

《居易录》载宋张忠文公叔夜招安梁山泺榜文：有拿获宋江者，赏钱万万贯，拿获卢进义者赏百万贯，拿获关胜、呼延绰、柴进、武松、张清等者赏十万贯，拿获董平、李进者赏五万贯有差。今叶子戏有万万贯、千万贯、百万贯递降，皆用张叔夜榜文也。又传中方腊贼党吕师囊，台州仙居人，亦非杜撰。又《七修类稿》言《录鬼簿》钟继先作，于此传之事尤多。

文征明方竹杖跋语云："予今年八十七矣，而背未驼，发未黄。灯下犹能为蝇头细书，作画犹能为径丈势，不自觉其为老也。"

康熙辛巳，御史张瑗疏：请毁明逆阉魏忠贤西山墓及华表碑碣，得旨速行。

李福达匿常州杨七郎家，酒间能呼屏风上美人下地歌舞。郡仓后深潭有蛟为祟，太守请捕之。作符令童子入水，即持蛟出，乃杀之，付厨作鲊甚美。又在华亭朱尚书家，一日告别，云往京师，并求两仆同行，既抵京，即令二仆归。后尚书方饮酒，李忽从空而下，又留住经年乃去。

盘山拙庵禅师诵《白衣观音咒》云："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怛（搭）只哆（多）唵，伽（茄）啰（拙）伐哆，伽啰伐哆，伽诃（呵）伐哆，啰伽伐哆，啰伽伐哆，娑诃。"（《居易录》）

阿魏散治骨蒸、传尸劳、寒热、羸弱、喘嗽方，亦载《续夷坚志》。阿魏三钱；斫青蒿一握，细切；向东桃枝一握，细锉；甘草如病人中指许大，男左女右；童便二升半。先以童便隔夜浸药，明早煎一大升，空心温服，服时分为三次。次服调槟榔末三钱。如人行十里许时，再一服。丈夫病用妇人煎，妇人病丈夫煎。合药时忌孝子、孕妇、病人及腥秽之物，勿令鸡犬见。服药后忌油腻湿面诸冷硬食物。服一二剂即吐出虫，或泄泻，更不须服余药。若未吐利，即当尽服之。或吐或利，出虫皆如人发马尾之状，病即瘥。又云此方得自神授，随手取效。陵川进士刘俞字彬叔传，吐利后虚羸，魂魄不安，以茯苓汤补之。白茯苓、茯神各一钱，人参三钱，远志去心三钱，龙骨二钱，防风二钱，甘草三钱，麦门冬去心四钱，犀角五钱锉为末，生干地黄四钱，大枣七枚，水二大升，煎作八分，分三服温下。如人行五里许时，更一服，谨避风寒。若未安，隔日再作一剂。已上二方，须连服之。

又云治发背、脑疽、一切恶疮。初起时，采独科苍耳一根，连叶带子细锉，不见铁器，用砂锅熬，水二大碗，熬及一碗。如疮在上，饭后徐徐服，吐出，吐定再服，以尽为度。如疮在下，空心服，疮自破出脓，以膏药傅之。京兆张伯玉榜示传人，后昆仲皆登第。

又治一切恶疮服瓜蒌方。悬蒌一枚，去皮用瓤及子，生姜四两，甘草二两（横纹者佳），细切，用白灰酒一碗，煎及半浓服之。煎时不见铜铁。患在上食后服，在下空心服。亦见《续夷坚志》。又云：张户部林卿说有加大黄，或木香，或乳香没药者。病疮先疏利，次用瓜蒌方，日以乳香、菉豆粉温下三五钱，防毒气入腹，外以膏涂傅之，自无不愈。

用生何首乌五钱，青皮三钱，陈皮三钱，酒一碗，河水一碗，煎至一碗，温服，治疟不论久近即愈。

魏象枢初无子，或教以空心日服建莲子，遂生子。李奉倩有子十一人，云亦服此方有验。

食河豚中毒者，陶九成录方：或龙脑浸水，或至宝丹，或橄榄，皆可解。又槐花炒微黄，与干胭脂各等分捣粉，水调灌即效。

于总宪传三秘方，云皆有奇验。治噎食倒食症一方：用真柿霜拌稻米蒸饭食之，八日不饮滴水，效。又一方：用虎肚烧末存性，好酒调服，效。治伤寒症，用糯米粽无枣者，和滑石末，砸成锭，爆干，烧炭浸酒，去炭热饮之，七日内者即汗，七日外者次日汗。

碧玉露浆方：中秋前后，用无五棓子青布数段，每段长四五尺。五更时于百草头上，将细竹一根掠去蛛网，乃用青布系长竹上，取草露水，绞在桶中。绞至布色淡，则另换青布。阳光一现，即停绞。所取露水用瓷罐贮之。用人乳一杯，蜜一杯，参汤一杯，露水一饭碗，

和匀，绵纸封口。次日五更，烧开水三大碗，将此和匀之露水隔汤熟，缓缓服之。治虚劳症极效。

扑打损伤方：以十一月采野菊花，连枝叶阴干。用时每野菊花一两，加童便、无灰酒各一碗同煎服，立效。

又一方：取未退胎毛鸡，和骨生捣如泥，作饼，入五加皮，傅伤处，接骨如神。

治失血症方：取未熟青黄色大柿一枚，好酒煎至九沸，去酒取柿食之，奇效。

麦粉，用陈醋熬膏，贴无名肿毒，神效。

宋刘昌诗治喘方：麻黄三两，不去根节，汤浴过；诃子三两，去核用肉。二味为粗末，每服三大匙，水二盏，煎减一半；入腊茶一钱，再煎作八分，热服，无不验。

治男妇气血亏损、喘嗽、寒热重症：用人参一分，真三七二分，共为末，无灰酒调服三煎。三煎皆如前。日服三次，有奇效。

治肿毒初起，取鸡子，用银簪插一孔，用透明雄黄三钱，研极末，入之，仍以簪搅极匀，封孔。入饭内蒸熟，日食三枚，神效。

《居易录》谓：蛤蚧出蜀中，雌雄相抱。妇人临蓐握掌中，儿即易下。余守镇安，其地最多，雄声蛤，雌声蚧，能有十二声者为上。状如蛙而有青绿色，多在石缝中。以竹片嬲之，辄来啮，啮则至死不放。其力全在尾，然不能雌雄并获。药肆所售必以对者，乃以两枚托为成对耳。非真对也。志云能润肺补气壮阳。余为守时，有仆人路升病痨瘵症，每日和肉食之，半月全愈矣。

有人病溺不下，求于乩仙，判云："牛膝、车前子，三钱共五钱，同剉为粗末，将来白水煎。"空心服之，果愈。

固齿及血衄方：生地黄、细辛、白芷、皂角各一两，去黑皮，并子入瓶，黄泥封固。用炭火五六片煅，令炭尽。入白僵蚕一分，甘草二钱，并为细末，早晚用。

烂眼边单方

先洗眼，用桑叶数张，灯心三十寸，红枣七枚，明矾一撮，泡汤洗净。用猪苦胆一个，白蜜四文。猪苦胆略割破，白蜜灌下，用棉线结口。贮在茶杯，隔汤煮之片刻。用羊毛笔搽烂眼皮边，即愈除根。

神效洗眼方

昔扬州有一赵知府，年九十有余，患眼疾，双目不明二十年矣。后遇陈八相普长方：用桑白皮不拘多少，煅过存性，将水一碗煎至九分，澄清洗眼。不至一年内，如童儿一般。长方不可隐藏在家，若不传出，家贫寿夭。

洗眼日期开明于左

正月初八　二月初十　三月初五　四月初八　五月初五　六月初七　七月初八　八月初五　九月初三　十月初十　十一月初十　十二月初八　若闰月，望日洗亦可。

若有善信君子，抄写此方传出世者，功德无量。浙东句章童广凌刊送。

桑叶洗眼方

立冬日采桑叶一百二十片，悬风处令自干。每用十片，水一碗，于沙罐内煎至八分，去渣，温洗。洗日斋戒，忌荤酒。正月初五日，二月初一日，三月初五日，四月初八日，五月初五日，六月初七日，七月初七日，八月初八日，九月三十日（月小则廿九日），十月初十日，十一月初十日，十二月初一日。

人被火烧，皮肉焦烂，出虫如蛆者，用杏仁为末敷之，即愈。

有老人九十余，某公尝问何以得寿。答曰："好吃的不多吃，不好吃的全不吃。"

求子之法：妇人服四子汤，男子服四物汤。候月经净后入房，左手足用力。精过后，令女人亦侧左身而睡。盖男血女气常各不足，故各补其所亏也。

治喘方：麻黄三两，不去根节，汤浴过；诃子二两，去核用肉。共二味为粗末，每服三大匙，水二盏，煎减半，入腊茶一钱，再煎作八分，热服，无不验。（《居易录》）

治肿毒初起方：取鸡子，用银簪插一孔，用透明雄黄三钱，研极细末，入之，仍以簪搅匀，封孔。入饭内蒸熟，食之，日三枚，奇效。（同上）

高邮一学官自言少患血症，用青布非五棓子染者，于荷稻或草木上，接秋露最洁者，以瓷瓶盛之。分作十八碗，作三次服，每次六碗，入人参汤五分，冬蜜、人乳各一种煎，服久而益健。（《居易录》）

治疫气、伤寒等症：麦门冬三钱，乌梅三枚，枣三枚，芫荽梗三十寸，灯心三十寸，竹叶三十片，煎服。（同上）

梧州鲭鱼胆治眼疾立效。山羊血治血凝亦神效。（同上）

治跌打损伤方：以十一月采野菊花，连枝叶阴干。用时每野菊一两，加童便、无灰好酒各一碗同煎，热服。（同上）

又一方：未退胎毛小鸡一只，和骨生捣如泥，作饼，入五加皮，傅伤处，接骨如神。（同上）

治失血症：未熟青黄色大柿一枚，好酒煎九沸，去酒取柿食之，神效。（同上）

麦粉不拘多少，用陈醋熬膏，贴无名肿毒，神效。（同上）

魏象枢无子，或教以每晨空心服建连子，遂生子。李奉倩亦服此有效。

空中木通连白葱须三寸，半酒半水煎服，治疝有效。

用生何首乌五钱，青皮三钱，陈皮二钱，酒一碗，河水一碗，煎至一碗。不论久暂即愈。

黑豆丹方：用黑豆五升，洗干后，蒸三遍，去皮。又大好麻子三升，浸一宿取出，亦蒸三遍，令开口，去壳。用豆五升，麻子仁三升，先捣豆黄为细末，再捣麻子仁

极细，添下豆黄匀作丸，如拳大。入甑内蒸过。从晨至夜参子时住火，天晓出甑，至午晒干，捣为细末服之。但以不饥为度，不得食他物。第一顿七日不饥，二顿四十九日不饥，三顿百日不饥，四顿千日不饥，如更服永不饥矣。渴则饮新汲水，或大麻子浆。若要重吃他物，用葵菜子研细末，煎汤，冷服下，亦可。（《戒庵漫笔》）

治一切发背、毒疖：用虾蟇肝一个，银朱五分，再用好墨研磨搽，甚效。（《暖姝由笔》）

韭菜地曲鳝泥，水调，治狗咬疮。（同上）

治翻胃病：用梨一个，以箸钻一眼，入胡椒一粒，纸裹灰中煨熟。去椒食梨三五个，试之极效。

治积块：用白头老鸦，以青靛一二碗煮，食其肉。将骨磨末，面糊丸，酒下。

治喉闭方：用梧桐子一二十粒，研细，加少醋服下，痰自愈。

治心疼：青靛半盏，长流水半盏，调服。

治男妇气血两亏：用人参一分，真三七称二分，共为末，无灰酒调服。二煎、三煎皆如前。服三次，有奇效。

土虺蛇伤人最毒，用水牛耳中垢腻涂咬处，甚效。或急摘桑叶，取白汁滴伤处，亦效。

治鹤膝风：用碗略锋破虾蟆腹，留缝，不可穿，缚置患处。待动胁移时，虾蟆受毒辄死，再易一枚。不过两三枚即愈。

治发背：用苍术，去黑皮，加地龙（即蚯蚓）、盐梅（即霜梅）等分，捣成泥，猪胆调，围四周，空头渐愈。（传是《孙真人方》）

指甲刮极细末，点目中，去翳甚妙。

治溺死者，急以鸭血灌之，可活。

治疯狗毒蛇咬伤者，以人粪涂伤处，极效。须新粪乃佳。（《戒庵漫笔》）

治广疮，用干荷叶浓煎，当茶吃，六、七日即愈。（同上）

治虎伤，服香油可解其毒。（《戒庵漫笔》）

治眼病，用石蟹，水磨之有腥气，涂两眦，能已痛。（《居易录》）

续

钦赏三品职衔准重赴鹿鸣宴谢折

原任贵州贵西道臣赵翼、原任刑部郎中臣姚鼐为恭恳代为奏谢圣恩事。奉上谕："本年庚午科乡试，据广厚奏'江苏省原任贵州贵西道赵翼，现年八十四岁；安徽省原任刑部郎中姚鼐，现年八十岁，均系乾隆庚午科举人，循例恳请重赴鹿鸣宴'等语。赵翼、姚鼐早年登第，耄齿康强，宾兴际周甲之期，寿考叶吉庚之岁，允宜加锡恩施，以光盛典。赵翼着赏给三品顶戴，姚鼐着赏给四品顶戴，俱准重赴鹿鸣筵宴，以示朕加惠耆儒至意。钦此。"臣翼、臣鼐窃自思樗栎菲才，草茅陋质。昔年入仕，曾无补于涓埃；中岁归田，但专营于著述；猥以林居晚景，适逢乡举初程，蒙皇上宠加旧秩以赏衔，准随新班而赴宴。礼筵有座，听广乐于笙簧；章服增荣，耀襕衫于黼绣。与作人之化，弥知圣寿之无疆；游化日之舒，又及引年之优赐。恩施非望，感切难名。惟有咏歌太平，虔祝纯嘏，教儿孙经书奋迹，世笃忠贞；率乡里孝弟力田，各勤耕凿，以期仰报高厚洪慈于万一。所有感激下忱，伏乞代为陈奏恭谢天恩。

按历科以来，惟庚午乡试多有重赴鹿鸣者。姜孺山《松江诗抄》云：康熙庚午，上海人陆秉绍中副榜，有《和黄宫詹会先后同年诗》云："车骑联镳赴绮筵，鹿鸣歌后谒高年。却夸蕊榜题名外，添得三朝一地仙。周甲科名曾有几，乡邦旧事却重新。东山久系苍生望，六十年前榜上人。"余中式乾隆庚午科顺天乡试，亦有吏部侍郎黄叔琳来会先后同年（盖即黄宫詹）。今嘉庆庚午，余又与姚鼐及汉军施奕学、浙闱周春、闽闱林田培共六人，皆重赴鹿鸣。是庚午科必有重赴之事。其他如黄宫詹诗所称王文恭重赴癸卯。此外则近年梁同书、翁方纲皆重赴丁卯，余不多见也。

又按少司寇阮吾山《茶余客话》记：东莞尹之逵，顺治丁酉举人。至康熙丁酉科，以巡抚会先后同年，重赴鹿鸣筵宴。主司严思位赠诗云："六十年前攀桂客，天留硕果到今时。已从石室传丹诀，复与琼筵泛玉卮。金粟山头清白吏，珊瑚渊畔去来辞。非潜非见穷经术，百岁常为后辈师。"康熙乙卯乡试，松江进士唐昌期以万历乙卯亦会先后同年，有客赠诗"鹰扬杖履追前哲，鹗荐科名接后贤"。乾隆己未，赵执信亦与新举人会先后同年，沈归愚赠诗有"后先己未亦同年"之句。余中庚午科，亦有侍郎黄叔琳昆圃来会先后同年。次年辛未，昆圃并会会试同年。其家本住京师，乃邀新进士至家，大合乐，辇下称盛事。庚辰会试，史文靖贻直相国亦循故事。壬午，闽中黄莘田亦会先后同年。又浙江丙子科有吴大炜，顺天甲午科有孟琇，云南己酉科有赛玙，俱重赴鹿鸣。赛玙年正百岁，特赐进士。壬子科，湖北万年茂、福建陈材、邱理德，湖南覃昌明亦俱会先后同年。庚戌科会试，嵇相国璜重赴琼林。

跋吴氏三老图

乡先辈胡忠安公年老致政。家有兄弟三人，俱康强无恙，乃筑寿恺堂，觞咏其中。《明史》载之，传为盛事。今吾乡又有吴氏昆弟三人，长瑞丰年八十四，次载功八十二，次太和八十。白首相对，雍睦一堂，至老不析产。儿孙两三代，或儒或贾，皆能守其家。虽校之忠安公名位声望有大小之不同，而家门聚顺、和气致祥，实足称升平人瑞也。

老 境

昔文征明八十七岁时，尝自谓灯下犹能作蝇头细

书，作画犹能为径丈大幅，足见其老而强壮，神明不衰。余今年亦八十六矣，既不能书，又不能画。以诗遣日，亦安得许多诗思。惟范蜀公景仁言："端居静坐，不起念虑，虽儿童喧哗，近在咫尺，亦不见闻。"黄山谷谓景仁深于学佛，故得此养闲之法。而余则浮躁性生，此心不能一刻不用，又安能窃景仁之绪余也？

妖民吸精髓

徽州歙县颜子街有妖民张良璧，能吸童女精髓，年已七十余，须眉皓白，而颜貌只如三四十岁人。其术诱拐四五岁女童，用药吹入鼻孔，即昏迷无所知，用银管探其阴，恣吸精髓。女童犹未死，抱送还其家，或数日，或十数日始殒命。人皆不知其中伤也。忽一日门扃有罅缝，同被诱之女童瞥见之，归语其父母，事遂败露。此声既扬，县尉某先拘其妾某氏讯供。诸被害家亦争控于官，然无赃证。良璧到案，挺身长跪，抗论不挠，谓："从古无此事，何得以莫须有之事诬陷人？"严讯三日，并呼其妻质对，始吐实。二十年来，被拐者共十七人，其四人尚无恙，余十三人皆被戕。适有同乡御史吴椿官于朝，合邑士民公札寄知，椿据以入奏。皇上饬地方有司，讯得实情。良璧照《采生炙割律》凌迟处死，妾及子皆遣戍，失察之官吏黜革有差。此嘉庆十六年八九月间事。

书史印曾死孝事

毁不灭性，亲丧而以身殉，过矣。然在死孝者，非必以身殉为期，而伤惨之至，有不期而殒其生者，君子未尝不哀其志而惜其命也。溧阳史印曾，字绶紫，父汝杰官潞安府同知。印曾幼随任事父及母谢氏，即能得其欢心。父解官归，母病，印曾奉汤药。衣不解带者累月，骨柴立如枯腊。吁祷不效，母殁，呼抢不欲生，长号擗踊，呕血数升而死。是真死孝者矣！

书刘慕陔绵州救难民事

绵州为蜀省最冲要地，杜甫所谓"绵州州府何磊落，显庆年中越王作"者也。历代沿革载在《州志》。嘉庆五年，忽有白莲教匪徒俶扰，偷渡嘉陵江，渐逼潼、绵，肆抢掠。适毗陵刘慕陔以名进士来牧是州，叹曰："是不可以徒手障也。"乃先捐米五百石、钱千缗为士民倡。士民见公为民保护如此，无不踊跃乐捐。不数月，得白金六万两。鸠工庀材，不匝月工成，屹然崇墉。士民扶老携幼入城，俱得倚毗，无一被戕者。将军魁公亦领兵万余驻绵之金山驿，相距仅三十里。恐有匪徒混入难民内，城下有船数十艘，不许拨往济渡。慕陔目击阽危，不忍以非己部民遂恝视。请于将军，不得，继以涕泣跪求，愿供具军令状，如有不测，惟州牧是问。于是万余人咸得生路。其自旧绵赴新任也，迎者、送者，父老旌幢，儿童旗伞，几于锦天绣地。在籍李翰林调元曾有句云："百堞能容千户住，一航先救万人生。"今竟称刘使君城。盖自古官民之相爱未有盛于此时者。佥曰："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刘使君也。"予尝读《明史》宋礼、周忱等《传》，谓皆能殚公心以集事，而其才又足以济之。然事之有迹者易以传，而事之因人者难为继。如慕陔之筑城、济渡二事，实兼昔人之长。行当与汉之栾公社、唐之狄梁公生祠并垂不朽矣。

西山煤 煤本屋尘。其产于山而可供爨者，曰石炭，今概以煤称之

京师自辽建都以来，千有余年，最为久远。凡城池宫殿、朝庙苑圃及水陆运道，经累代缔构，已无一不完善通顺。其居恒日用所资，亦自然辐辏，有若天成。即如柴薪一项，有西山产煤，足供炊爨。故老相传"烧不尽的西山煤"，此尤天所以利物济人之具也。惟是都会之地，日益繁盛，则烟爨亦日益增多。虽畿甸尚有禾梗足资火食，而京师常有数十万马骡藉以刍秣，不能作炊爨之用。是以煤价日贵。余在京时，煤之捶碎而印成方墼者，每块价钱三文，重二斤十二两。今价尚如旧，而每块不过斤许矣。此不可不预为筹及也。闻直隶真定府之获鹿县有煤厂，产煤甚旺，距京不过六百里，似可以获鹿之有余，补西山之不足。其间或有水道不通之处，量为开浚，如淮右之五丈河，俾船运常通，则永无薪桂之患。

宜兴山中人有善捕虎者，用黏胶散布于乱草上。虎来必就草打滚，则草尽粘在身，愈滚愈粘。虎性急不耐烦，滚愈急，辄哮吼而死。此亦前人未有之奇也。

蕉窗雨话

[清]佚　名撰　张成水　崔纪新整理

《蕉窗雨话》不分卷，记载清代中期以后的朝野杂事九件。所言诸事较为常见，但记述细致曲折。

据民国《满清野史编》本标点整理。

记乾隆间吏部郎中郝云士谄事和珅事

郝云士者，扬州仪真人也。乾隆之季，官吏部郎中，谄事和珅。凡选人经其关说者，和得厚赂，郝舐其余沥，家日以富。一子蠢然如木石，妾李氏，生二女，长曰璥玉，次曰雏玉。璥玉嫁广东藩司刘文波子。雏玉年十五，玉肌花貌，望之如仙。郝至爱重，将留以嫁贵人。郝生平长于子平之术，祥苻吕凤台官给谏，郝颇与友善。泥吕出其甲子为之推算，则官一品，其子亦贵，乃请见其子。吕子名笙，字晋斋，年十七，美如冠玉，能作褚河南书，已入邑庠。吕欲得佳妇，故久未论婚。郝遂通以媒介，愿以女字笙。吕亦素闻雏玉美，允之。聘礼既行，两家过往甚密。吕座主为高邮王怀祖先生，以经学名海内，吕师事高邮。一日论和珅误国，上耄，期益倾信和言，先生将具疏论列。吕曰："门生欲弹之久矣，已拾得和之大罪二十四，署稿已就，明日将薰沐上之。"王大惊曰："尔乃具此胆力耶？老夫之疏，亦且继上。"吕归，夤夜缮摺，明日甫上，已得旨，下诏狱。吕笙大哭求援于郝，郝笑曰："若翁大蠢蠢，致斋相国何仇于若翁？乃拾街谈巷议，发此狂言，今朝廷怒不可测，得遣戍为幸，吾亦何能为力？且当日之婚事，予但凭命理，谓若翁可得贵仕，乃吾术未精，今复何言！"语已嘿然，笙告归。寻得刘诸城为之缓颊，戍乌鲁木齐。吕自兵部质对后，遣发。笙哭送于道，请同戍。凤台怒曰："我为直谏，自分必膏斧钺。蒙天恩高厚，得荷戈远行。汝何为者？善事尔母，读书励行，吾即死边，亦无所憾。"笙呜咽送至城外，凤台力斥之归。自是家直落，河南咫尺，乃不能归。日为人佣书，夜则研读。金台馆课，屡冠其军，得膏火赡母。如是二年，而郝渐萌悔婚之心，一日召笙至私宅，以温言抚慰之曰："若翁近无耗，关外非善地，恐不能归，赐环无期，吾甚为若翁忧之。"笙应声哭，襟袖淋漓，悲不自胜。郝又言曰："尔家糠秕不能具，焉能蓄吾爱女？老夫非悔婚，顾以贵家女，令其处贫薄，家室必不安，于吾子亦无所利。今请以五百金为老嫂寿，子亦可得饘粥，以离婚书数行见赐足矣。"笙喟然曰："吕家世无弃妇之人，今先生意决，笙不敢弗诺。年来佣书，并得馆课，膏火颇足自给，老母水菽亦不乏，先生可勿挥此重金。"顾侍者笔墨安在？郝颜色惭赧，然已无如何，即令侍者出纸笔。笙方作数行，忽闻背后有纤履声，疾近其前，指白如玉，力取离婚之书，顾生曰："我何罪于吕氏，而敢逐我！和氏以贿震天下，皇帝倦勤，吾翁弹之是也。杨椒山死柴市，朝贵尚有以女字其子者。吾翁大节，宁愧椒山？汝今逐我，不如应箕应尾远矣！"力碎其纸，大哭不止。家众震骇，郝夫人亦出曰："吕氏子非久贱长贫者，奈何不情如是！"云士羞愤遂反目，笙一笑告行。归语其母，母泣曰："郝云士媚和珅，闻不日且内禅。皇帝居潜邸，宁不知云士所为？祸不远矣。独惜吾贤妇身陷其中，恐不即脱奈何？"语未竟，闻有车声停于门外，侍者入言，郝小姐至矣。母子大惊，出视，雏玉慨然以布衣入。见母即拜曰："儿未成礼，然吕家人也，请越礼称新妇。新妇不孝，不得老父之欢，今见逐矣。顾生为吕氏之人，死即吕氏之鬼，吕氏尸烦尔吕家收也。明知不行亲迎，遽尔登门，于新妇为无状，于吕氏为僇人。顾姑贤而翁忠，新妇心曲，或能见谅于堂上。今日之事，去留由母，即不见收，新妇已挟白刃来，誓自刭于此，不更归矣！"母曰："贤哉吾儿！儿贞淑如此，老身暮年，乃享奇福，请与老身同处，明日具礼矣。"怀祖先生闻之，令人以百金饷吕笙，明日亲宾亦稍至矣。雏玉三日以后即莅厨次，煮糜蒸饼，匪所不能，顾家居时未见其躬自操作也。笙畏敬如天人。是年高宗升遐，新皇御极。王怀祖疏上弹和珅，立褫和职，下狱论死。吕凤台赦归，任太常少卿，逾年补侍郎，而郝氏籍矣。云士以罪戍凤台故地，妻挈其蠢子归仪真。雏玉泣送之城外。母曰："尔能识人，吾观吕笙伟器也。后此幸无忘若母。"雏玉涕不可仰。是时吕笙以第二人捷北闱，连捷入词苑。凤台亦升尚书，果如郝云士所言。

记杜文秀踞大理事

自帕夏踞新疆，杜文秀亦踞大理，南北两回教国，遥遥相对。文秀之慓悍，不如帕夏，而内治过之。窃位一隅，历三十年而后亡，则以得人为之支柱故也。先是，庆阳回人穆真者，牧羊儿也。关中兵起，真更失其本业，飘泊无归。闻新疆已建回教国，乃走新疆投帕夏麾下为走卒。英人扬思哈班，游历东中亚细亚，帕夏遣护之行，真与焉。扬思哈班独爱真灵敏，遂留为从者。入印度，居三年，竟通英语，且于英人治印政策，皆知其大凡。遂辞杨氏东出，横缅甸野人山入大理。途中再遇猛兽，皆不死。既至大理，封人以为谍也。捡其篋中，复得蟹行书数十册，以示众，皆莫解，乃执之而送于文秀。文秀与语，奇之，即用为参谋。凡经营战守，皆与筹议，真后众发言，阴采其长者推阐之，多中窾要。虽新进而权势出诸将上，文秀倚之如左右手。回酋马如龙与文有宿仇，投清军为之将，以饷匮，使来乞粮。且言与清将杨玉科不协，愿为同教人尽力，众以为诈。真曰："渠诈否，信不可知，然不妨姑应之，而使能言者赍饷以往。即入其营，宣布德意。渠即叛我，其兵亦必感激，不为彼用也。且当明目张胆宣言之，以间之于清。"杜文秀谋之于众，众不谓然。如龙前此与文秀哄夺其爱妾，文秀衔之刺骨，至是欲诱杀之。乃遣使诱如龙，为言军饷俱在，令以亲卒来取。如龙睹使者目动而言速，疑有异，拔剑劫之，使者惧，遽吐实。如龙怒，杀使者，而贻书诟文秀，遂决意为清。时中原之战事略定，而缅政方乱。真度文秀终不能以一隅抗天下，乃劝之介英人以与清和，岁时奉贡称外藩。而西收野人山以图缅甸，乃能得志于缅。席其米、棉、矿产之富，不难卷土重来也。文秀称尊日久，闻言颇不乐，但日渐疏远之。法人伐越南，谋通澜沧江航路，滇西大警。文秀集其众，真请与法订攻守同盟，结对等条约，以兵佐法，而从法购火器，聘其将为训练，且以使者自任。文秀亦不许。真叹曰："国其亡矣！"谋去之。会闻葱岭以西并于俄，而西域开陇之回势皆日蹙，无可归。又念文秀知遇，濡忍未决。文秀侍人某，受岑毓英金，令图真，日夕伺之，未得间也。庖人某受刘长佑贿，谋毒杀文秀。事先发，侍人因谗真同谋。时真已度大理必不支，方治装去之印度。而捕者至，见其将行，益信为畏罪而逃也。遂执之见文秀，文秀不问，即命杀之。真为人短小精悍，好以智御人。其见文秀自言为帕夏款英使，不言其为侍者也。大将某勇敢使气，恶其后来居上，扬言真出身微贱，才干无可使。其实第以虚辞恫喝，非真知底蕴者。真疑窥其隐，故因东犯，陷之死地。其他作为多类此，以故舆论率不直真。其在大理，终身以宾师自居，未尝受职。故不免于间谍之嫌疑，被杀也，无冤之者。

记石达开老鸦漩被禽异闻

曲江宓若琳，豪迈士也，生平足迹遍天下。乙卯之春，余晤之于皖江旅次。年七十余矣，而神明不衰，筋力犹少壮。尝见其晓起及夜眠之先，必作五禽之戏，盖善于卫生者也。曾佐翼王幕，老鸦漩之败，实从翼王脱于虎口，为言其艰难始末甚悉，并言翼王义女四姑娘事，爰录之以志英雄儿女之畸节焉。宓之言曰：四姑娘者，桂阳韩氏女也。名宝英，父一老贡生。宝英生而聪慧，三岁父授以唐人诗，琅琅上口。七岁解吟咏，乡里称女神童。十四岁而洪杨之军起，湘桂之间，遂为战场。两军而外，复有无数土寇窃发其间，当时流离荼毒之若，有不可胜言者。韩氏一家，仓皇出走，不幸与土寇遇，尽殒于兵。宝英匿草间，亦被执，将迫以行，而翼王师至，遽舍之去。宝英稽首王马前，慷慨陈家难，声泪俱下。并详陈土寇根株，乞为剿除，以靖乡里。翼王大感动，使偏将以千人掩土寇山中，悉俘之，使宝英自辨其仇，而后屠之以祭。更令具棺木殡敛其父母兄嫂，使三百人任土工，半日而冢成。宝英感恩，愿委身事王。王不可曰："吾戎马中人也，兵以义动，若自犯之，所部必有因缘为口实者，非所以两全也。无已其以父女称，而留军中，俟他日择婿可乎?"宝英敬诺。于是为王义女，行四，称四姑娘云。四姑娘为王掌文告，敏捷无匹。每军书旁午，四姑娘中坐踞案，运三寸不律如风。左右几二，各一书生伺焉。四姑娘手写而口左右授，三牍并成，顷刻千言，文不加点。翼王平时，颇以文事自诩，至是亦深叹不及也。翼王自金陵不得于当权者而出走，独四姑娘以治军书故从之，故翼王家人皆及于韦氏之难，独四姑娘免焉。上饶马监生贫极无聊，入翼王军中，人极朴诚。然小楷以外无他长，惟貌似翼王，非观其气宇，不能辨也。四姑娘一日告翼王愿嫁马生。翼王笑曰："此腐儒，何所为而常识之耶？吾军中不乏文武材士！属以军中仓猝，不暇议婚嫁，若何不早言，欲选婿奚难者，而必此人耶?"四姑娘曰："父言如是，然儿意有在，父他日或知之耳。"翼王亦不更诘，即下嫁焉。马生始愿不及此，斯时惊喜以外，别无他言。夫妇二人，仍为翼王治军书如故。年余，四姑娘生一女。翼王将入蜀，赂土司为声援，四姑娘闻之谏曰："夷性反复，恐不足恃。且蜀道岩险，进退不易，钟、邓之功，不可幸也。"翼王曰："是言吾亦知之，特以穷年用兵，胜败得失，从无定局。近来朝廷于我猜忌既深，而君臣亦自疑阻，恐非佳事。吾以为从彼偕亡，不如别树一帜，冀获一逞。吾闻蜀西藏卫，外险而内腴，地广而民懦，吾倘得据之，亦一扶余也。今并力疾走，过城不攻，不过一月，泸雅之隘，皆为我有。敌兵虽至，庸有及哉?"同时诸将，亦多谏阻者，翼王皆不听。遂入蜀，初战颇利，已而入险，土司果背约，相持于紫打地。翼王所部不悉途径，首尾被截，翼王犹力战溃围，走老鸦漩，从者才二千人。清军合土司军三万余急围之，翼王度不支，谓四姑娘曰："不从汝言，今果困矣。"将自刎，左右急持之。四姑娘谓马生曰："王平日厚吾侪，将何所为？宁至今日，自惜身命耶?"马生方踌躇，四姑娘曰："咄，庸奴！尚恋恋妻孥耶!"时手中抱儿，立投阶下，呱呱一声，儿碎其首。马大错愕，顾四姑娘刃自陷其喉、

犹咽其将断之声曰："速与王易！"马始悟，从王入帐后。少顷军中传呼王以众降清矣。其实王已偕心腹数人变服遁去，宓亦当时众中之一也。王既脱走，入邛雅山中，欲收集所部，图再举。闻马及军中健将数人，皆为清殪，余众溃散，不可复合。王叹曰："事败矣，奈何？"青神山有老衲，年九十余。王之来，迎门而候。王讶其前知，与语大契合。衲曰："虏运犹未也！再世后有豚尾而鼠首，白前而玄后者。斯物出，汉人其庶几乎！"同时从王披剃者五人，独宓与一刘姓者不与。谓宓尚有俗缘未尽，谓刘异日当为大将，攘白狄塞外，劝王以后法授之。宓遂先去，求得四姑娘与马遗骸，已残矣，窆之峨眉山。宓之出也，其聘妻年十六、七，意谓不转掠于人，则兵死耳。及归故乡，聘妻犹守贞未字也，年已四十有五，宓亦已四十八矣。闻乡人述其谊，乃婚焉。刘姓者竟复立功南越，方知衲言，皆不谬也。然衲竟云，翼王是维摩后身，而四姑娘散花天女也，其信耶否耶？

记董琬欲从张申伯不果事

苏州张申伯，太平天国朝之解元也，当时见重于李秀成。时进谒，李有宠姬金陵董氏女，名琬，风流妩媚女子也，见张颇有意。张谒李秀成时，董氏女左右立，秋波流盼，宛转令人魂消。卒以内外隔绝，不得如愿。中秋夜，张馆于秀成府左侧，忽有垂髫女子送诗一缄，署名曰薄命琬。启而视之，五言律一章。其诗曰："秦淮无限恨，佳节况中秋。侠义梁红玉，高才秦少游。花开三月暮，人到五更愁。相见不相识，长江滚滚流。"张得诗，思想无已，后不复见。李秀成至苏与李鸿章决战，董氏乘隙逃出，张亦时随秀成在苏。秀成败，董氏寻至苏州，寓金阊，访张不遇，流落为妓。后有人见之，自述此事。

记张申伯为太平天国朝解元事

"堪嗟服色随张角，却令声名笑褚渊。"此两句相传为苏州孝廉张申伯之作。张于咸丰时补廪膳生，文名颇著。洪杨之季，苏常州县，相继光复。张避世乡居，读史至元、明而后，辄感慨不已。西望烽烟，书空咄咄。时天王洪秀全下诏开科取士，张为侪辈所推举，雄心勃发，改名褚维星，奉诏至金陵入场。题为"平定江南"文，仿制艺体，张作颇雄壮，拔置解元。忠王李秀成待之甚厚。相传其文之起讲曰："东晋司马之兴也，南宋康王之渡也，长江数千里，莫不恃为恢复汉族之基，岂以江南之人，独具忠义哉。盖其后由江南而扩张平寇之功勋，必其先由江南而手定皇都之巩固。石马无恙耶？铁瓮犹存耶？试一观江上之风云，觉东洛冠裳，西京钟鼓，不啻天与之而人归之已。"其起股曰："铜驼荆棘，吾民之苦深矣。自唐虞三代迄今，四千余年，中原文物之邦，竟一息奄奄，如病夫之不起。尧舜禹汤文武，神灵之痛哭如何！问何时杀尽妖魔，上答天恩之高厚？泥马风波，吾君之厄至矣。自唐、桂二藩迁徙一万余里，故国衣冠之族，竟荒郊累累，为异种所称雄，燕赵韩魏齐晋，禾黍之凄凉奚似！问何日扫除腥臭，重开一统之河山。"张于同治年曾、李诸人败洪、杨后，逃归故乡，思复应秋试。有知其事者，群起欲攻之。因作七律二章，明应太平天国试之非己志。其言随张角，笑褚渊，引用恰合。惜全诗散失，不复记忆。既而乡试高第为名孝廉，然已不如应太平天国试之列第一，号解元云。

记王渔洋宋牧仲逸事

新城王渔洋者，近代诗家之泰斗也，独标神韵，笼盖百家。在前清康熙间，名倾海内，莫之与京。而当时之能诗者，恒以一识荆州为快。求为门下士者有之，请结文字因缘者亦有之，一经品题，身价十倍。流风所趋，欣欣向荣，故虽以宋牧仲之贤，犹不能不引以为重也。牧仲黄州人，工诗，秀丽风雅，处处胜人。然衡之渔洋，大有迳庭之判。惟牧仲有才气，颇矜负，自谓己之诗境，足与渔洋媲美。人以其声望素著，不便驳讦，只得漫应之而已。光阴荏苒，众口嚣嚣，积月累日，一再传播，而渔洋之耳鼓，已有所闻，因是乃发现一段佳话焉。盖渔洋与牧仲纳交有素，性情才识，均称莫逆，雅不欲拂娇其意，使牧仲愧赧。时渔洋有门生某者，潦倒异乡，乞渔洋为之绍介于牧仲处。渔洋师弟情殷，慨允作书。复恐牧仲享之以闭门羹也，又为诗以赠牧仲，即本其自诩之意，而实真自矜之言，藉博牧仲之欢心。某频行时，渔洋嘱之曰："宋公寿期在迩，此函当于彼时，在宾客前投之。"某唯唯应命而去。后至江南不数日，而牧仲幕府之中，群贤毕至，大雅同登，咸手捧蟠桃，申献斝之忱。牧仲正分班应客时，某亦欣然入贺。出渔洋之书，呈之于牧仲之前。牧仲展而阅之，喜不自胜，即扬言于众曰："吾尝谓渔洋推我为知己，君等多未之信，今请君等一读其来诗，当知吾言之不谬也。"众宾客取而读之。其诗曰："尚书北阙霜侵鬓，开府江南雪满头。谨识朱颜两年少，王扬州与宋黄州。"读竟相顾叹赏，益尽歌颂之能，而牧仲则笑逐颜开，若处无上尊荣之境矣。既感赠诗之高谊，又因来书之盛情，乃位置某以某职守，刮目相看，银海常垂青云。

记说降洪承畴事

孝庄文皇后者，清太宗皇太极之妻，世祖福临母也。有殊色，资质秾艳，气体芳馥，见者无不魂消。父母牧羊于伯都纳，群牧涎其女艳，争以善草地相让，以故所牧蕃息冠全伯。崇祯初，清帝皇太极将图大举，治兵伯都纳，千乘万骑，夹道争弛，戈矛旌旗，蜿蜒数百里，辉煌耀日，军容之盛，古未有也。皇太极缆辔徐驱，群贝勒扈从，佥以谀辞相颂祝，谓吾主神武，行将统一夷夏。皇太极闻言，目左右顾，意甚得。瞥见山陬石壁下，一垂髫女子，辫发蛮装，容华绝世。停骖注视，魂为之荡。回顾群贝勒曰："艳哉此雏，谁氏子也？"群贝勒知旨，驰而前，挟女以反。是夜即行营定情焉，宠压一

寨。女之乍至也，皇太极方据地胡坐，纵酒大嚼，见女张手曰："来，妮子坐此。"女低首弄带不语，亦不前。诸寺人或后或前，强纳诸帝膝。女羞晕双颊，色如雨后海棠，娇艳欲滴，皇太极乐甚。酒阑，寺人导入寝帐，绣幕狐衾，备极华丽。女知不免，始婉转陈辞。自言出身微贱，不足偶至尊。今蒙赏及蒲柳，获采葑菲，固非所望。但虑天威不测，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萝无托，秋扇见捐，此身渺渺，其何以堪？皇太极矢言不相背负，指诚日月，引谕山河，女始欢然。解衣之际，态有余妍。低帏昵枕，极甚欢爱。皇太极飘飘如仙，自不知此身尚在尘世间也。由是夜无虚席，出必与俱，后宫粉黛，无复再邀顾盼者矣。女之获宠也，不仅妖艳尤态，丰姿过人。其才智明慧，善巧便佞，每能先意承旨，有足多者。崇祯九年四月，皇太极称帝改元，建国号曰"清"，立女为后。于是牧羊贱女，正位中宫，母临全国矣。皇太极四寇明边，所获玉帛锦绣，夥如山积。驼车橐载，相望于道，累月不绝。每行赏赉，后将士而先后宫，而军士卒无变志，盖胡后明眸善睐，一顾倾城，实足折服其心也。崇祯十四年，清兵寇锦州，环城列炮，百道围攻。并纵兵四掠，附近禾稼，刈割殆尽。城中屡出战不利，守将祖大寿困甚。告急至京，诏经略大臣洪承畴援锦州。承畴调马科吴三桂等八总兵，军十三万，次松山。皇太极闻之，亲统骁骑善战者，卷甲星驰，一昼夜行四百里。列阵松山、杏山之间，横截大路。承畴令前哨三千骑略阵，相距百步。皇太极张黄盖，亲自督满洲兵，勇气百倍，驰突益力。明师不能支，三桂遁。满洲兵往来截击，势若飙风骤雨，承畴军士皆奔窜。自杏山迤南沿海至塔山，赴海死者，不可胜计。明师败绩，承畴被困。明年二月，副将夏承德献城降，松山遂陷，皇太极获承畴以归。洪承畴者，中原才士，久历行阵，负知兵名。中原之形势，风俗掌故，均了了于胸。皇太极久欲蚕食幽燕，并吞华夏。于是遣宾客辨士，百计说之降，承畴心弗动也。绝粒引吭，誓以死殉。皇太极嘉其忠烈，愈欲降之，令于国中曰："有能出奇谋降洪经略者，受上赏。"当是时，贝勒、将军、宾客、说士、文武以千计，瞪目摇首，卒无画一策，舒主患者。承畴有狎仆曰金升，习主性最悉，献计清帝曰："我主人赋性沉毅，爵禄刀锯，弗足动厥志。惟颇喜女色，粉白黛绿，满贮金屋，后宫如夫人，盖不止六人也。苟饰丽姝，婉辞相劝，或足稍动厥心乎。"皇太极于是大索国中，千红万紫，群萃禁门，遍阅蛮花，无一当意者。喟然而吁，入宫长叹。胡后进曰："国主虎长百蛮，威凌华夏。入宫发叹，忧何深也？"皇太极曰："尔女子焉知国事？"胡后笑曰："察哈内附，朝鲜已平，锦州松山，名城迭克，长城而外，悉属我矣。惟禹域块土，未隶版图，国主之意，其在斯乎？"皇太极瞿然曰："卿诚敏慧，悉我心曲。经略洪承畴，中邦杰士，我甚爱其才。盖欲有事中原，非罗彼都人士为鹰犬，何足展吾骥足，而渠矢志不降，奈何？"胡后曰："曷不动以利禄，威以刀锯！"皇太极摇首曰："否！否！"乃以金升之言，并选择未当事告。胡后悄然以思，有间，频以目视皇太极，两颊晕红，似有所陈白。皇太极曰："爱卿亦有奇谋秘计，利吾国乎？"胡后秋波莹莹，未遑答奏，一若此中有难言之隐者。皇太极意殊不忍，拥之怀中，低语曰："苟利社稷，一切便宜从卿。"胡后附皇太极耳絮语良久，语秘莫闻。但见皇太极作色曰："朕贵为国主，乃为一顶绿头巾压杀耶！"胡后徐曰："主子勿怒妾，妾岂自谋，为国计耳，听否由主，妾弗强也。"皇太极寻思半响，怃然曰："无已，从卿矣，好自为之，毋令后人齿冷？"于是，胡后艳装盛服，屏从人，至囚所。见承畴闭目危坐，道貌岸然，凛乎若不可犯也。悄问曰："此位是中朝洪经略否？"语音清脆，宛似九啭黄莺。吹气如兰，芬芳沁鼻。承畴冥心待死，闻娇声顿触素好，自不觉目之张也。胡后曰："先生，尔竟欲殉节乎？"承畴惊问："尔何人？尔何由知我？尔之来，奉何人命？有何事？"胡后笑曰："我非食人者，何事恐怖！且先生矢志殉国，至怖事亦无过一死，何恐为？"言时嫣然微笑，眉态撩人。承畴曰："吾非怯死者！卿来殊孟浪，独不许一询芳躅乎？"胡后曰："先生且弗问妾，此来实挟一片菩提心，欲拯救先生，脱离此苦海。"承畴曰："欲说我降乎！我心匪石，不可转也，请闭口无多谈！"胡后曰："先生勿轻视我，我虽女子，颇识大义。以先生一意死节，忠贯日月，义薄云天。凡有血气，宜无不敬爱，而谓我忍夺先生志耶？"承畴曰："显然子来必有所为。"胡后曰："先生绝粒不食，非绝意求死乎？然而绝粒者，非经七、八日不能气绝。当将死未死之顷，饿火中烧，心绪潮涌，心昏目眩，其苦楚有百倍于死者。妾心慈善，忍令先生受此苦乎！因手煎猛毒汤药一壶，来敬先生。先生所求者，死耳！绝粒而死，与服毒而死，固无甚殊异。先生畏死则已，先生而不畏死，请尽此壶。"言次捧壶以进。承畴此时身不自主，连呼好好。接壶狂吸，流急气促，不禁大吐。药沫飞溅，胡后衣襟尽泾。承畴自惭孟浪，冰霜老脸，不禁飞上红云。胡后谈笑自若，出绣帕徐徐拂拭。谓承畴曰："先生如是，不能死矣，似先生禄寿犹未尽也。"承畴急曰："是何言？我立志已决，不死不休！"接壶狂吸，霎时倾尽。胡后笑曰："壮哉先生！竟能视死如归，曷胜钦佩。然而，妾还有一言相渎，去家万里，身丧异邦，逝者已矣。其如深闺少妇，秋月春风，梦想为劳，此境此情，其何以堪？多情如先生，乃忍恝置若是！"承畴被胡后勾起心事，中怀酸楚，泪涌如泉。叹曰："事到临头，何能复顾。"因吟唐人旧句曰："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胡后知渠心已少动，因复挑之曰："决志殉国，在先生自谓忠贞不贰，无愧臣节。由我观之，殊不值识者一笑也。"承畴曰："子言何为？岂降将军反足称识时俊杰乎？"胡后曰："先生中朝柱石，国家栋梁，栋折榱崩，国于何托？为先生计，自宜忍辱一时，渐图恢复，方不负明帝重托。不知务此，徒效匹夫匹妇，自经沟渎，于国家究有何补？虽然，士各有志，我言赘矣。先生既已服毒，其少安毋躁。"言次微笑，若不胜揶揄者。承畴既醉其貌，又服其识，中心憧憧，莫知所之。胡后又曰："先生身后，亦有遗语诏

家人否？我二人既然相遇，青鸟之职，后死者责也。愿先生语我！"承畴闻言大戚，泪出如珠。胡后手绣帕代为揩拭。且曰："先生勿悲！污矣先生之袍。"脂香粉气，馥馥袭人，承畴心不觉大动，潜引其臂，亦不甚拒，觉肤滑如脂，柔若无骨，斯时也，几自忘身为楚囚矣。是夜联床共话，引臂作枕，洛浦巫山，其乐无极。次日，而大明国经略大臣，竟与胡后连袂朝清帝矣。盖所谓毒药者，老山参汁也。承畴既降清，擘画朝政，部署军事，谋之无不尽，行之无不臧。卒赖其力，得以兼并诸夏，统一寰宇。凌烟高阁上，宜绘美人图。孝庄后衽席之功，可泯乎哉？

记岳大将军平青海事

江宁严星标，常熟徐芝仙，皆以耆年佐年羹尧军幕。胤祯窃位之初，青海有罗卜藏丹津之役。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岳钟琪为奋威将军，率兵讨之。大功既成，年亦踧踖不自安。二生恐为所累，以年衰辞归，年厚赠金币送。还宿蒲州，有两骑客，来状虎猛，所肩行李担，铁也。天明随行，晚复来宿，心綦悸之，卒无如何。又客馆逢二僧，皆狷黠少年。二叟目之，一僧曰"谁无眷属？何灼灼为？"始知其一为比邱尼而优婆塞者，急以他语乱之。出不敢按站驿，行十余里即宿。僧来排闼踞上座，扬其目血视之曰："我疑若书生也。乃亦盗耶！橐内之累累者，非二千之赤金乎？金从何来！幸为我语其详，否则恐非二君所能享有也。"二叟骇然曰："天下财必为盗而后得耶？友朋之馈赆亦何妨。"僧曰："若然，二君必年大将军客也。"曰："然。"曰："几杀好人。"起挟女尼，走之东厢下，偎而饮，倚而歌，细听之仿佛秦声也。抵暮，两骑客亦来，解鞍宿西舍。庭月大明，二叟闭门卧。僧独步檐外，曰："好马。"无何两骑客去，僧闯然叩门，严窘，挺身出曰："事已至此，尚复何言，行李头颅，都可将去。但有所请于和尚。"指芝仙曰："此吾老友，七十无儿。杀之耶？抑释之耶？"僧笑曰："我不杀汝，先去之两客，乃杀汝者也。"诘其故。曰："大凡绿林之豪，测客行囊，皆视马蹄尘。金银铜铁分量，望尘即已了然。然两盗者特雏𪊲耳。虽日相窥伺，而眼终眯误，以多数之赤金，为几许之钱镪。故迟之又久，延至今日，彼方以不值一下手也。然非我在此，二君殆矣。"星标诘僧自何来。曰："余亦从年大将军处来也。公等曾谂大将军平定青海之功，是谁助之耶？余故吴人，少无赖，好勇，被仇人冤家所蔑诬，指为太湖盗。不得已逃塞外，随蒙古健儿盗马久，性遂酷爱马。亡何，见岳将军所乘马，彪彪然名马也。夜跳匿厩中，未三鼓，将牵其缰，而将军适至，自饲其马，四健卒秉灯，带剑护之来。余不能隐，将以计狡脱，乃扑将军前。将军以一指点余额，竟仆不能起，遂被擒。将军上下视之，问：'行刺者乎？盗马者乎？'曰：'盗马耳。'问：'白日阑入者乎？昏夜逾墙者乎？'曰：'逾墙'。公微瞠，若有所思。秣马既讫，命入室，案上酒肴繁列，将军饮巨觥，而以一盏见赐。随解衣偃卧。有顷，天将迟明，公起盥沐毕，唤盗马人同往大将军行帐。将军先入，良久闻军门传呼曰：'岳将军从者某，大将军权给守备衔，效力辕下。'岳旋出，上马顾曰：'壮士努力，将相宁有种耶？'亡何，余以酗酒与材官角斗，将军怒赐杖，甫解裤，岳将军至。曰：'我将征西藏，为汝乞免，汝从我行。'时雍正二年二月八日也。将军命副都统达西鼐宁、总兵黄喜林，各统所部。先自领五百人，约为一队，约某日会于青海界之日月山。至期天暮，将军立营门谕二将曰：'此非征西藏也，青海罗卜藏，久稽天诛，昨其母与其弟红台吉二酋密函乞降，机不可失。'手珠宝一囊，金二饼，顾余曰：'先遣汝召贼母来。贼所住穹庐，外有纲城，系金铃于上，动辄人知，非善逾墙者，此事不办，以故屡叹才难，而终无人能入也。贼营帐四，上有三红灯者，其母也。对面帐居罗卜藏，左右居丹津红台吉二酋。珠宝与金，将以为犒也。此极大事业，汝宜好自为之。'勉勖再四，复解腰下佩刀授余，余受命叩头出，将军起身入。天大雾，余行三十余里，至贼纲城，历历如将军言。逆知将军所遣侦使，必数临是所。而将军擒余时，目微瞠者，盖久为今日地矣。余腾身而入，果帐烛荧然。母上座，二酋侍侧。母六十许，面方，发微白，披红锦织金袍，叱余何人。余曰：'年大将军以阿娘解事，识顺逆，故遣奴来问好，囊宝贝奉赠阿娘，金二饼分馈两台吉。'二人闻之喜，叩头拜受，谢之至再。余知功将成，诈之曰：'岳将军在十里外待阿娘，阿娘速往。'三人相顾犹豫，余解佩刀，突插其座毡上。厉声曰：'去则去，不去我将复将军，勿误我事，我不久待也。'其母酋曰：'好蛮子，行矣。'上马与二酋随十余骑行，不十余里，将军竟迎来，殊非余之所能料也。方将军未来时，将设謷辞绐之，恐失前言信也。公既来，与三人款洽备至，叱余退居仆厕列。旋分置达、黄两营，使二将分奉之。须臾前山火光陡起，夹道炮发，三人之首级，亦悬旗纛杆上矣。回入军营，次日谍者来报，罗卜藏已逃入准噶尔部落矣。将军命竿三头，徇三十三家，台吉皆震悚乞降。廿二日至年大将军营，往返才十五日耳。三月朔凯旋，将军首举余功，大将军赏游击衔。余诣军门谢岳曰：'某杖此仅半月耳，大丈夫终不顾靦然受利禄，又何颜复来？愿辞公归，别图所报。'将军大笑曰：'咄，吾知汝终为白首贼也。'厚赐而别，归次泾州，宿回山王母宫，昵妓女金环，年余资用渐尽，荡不能归。幼时习少林寺手抟法，因思彼地可栖，遂挟金环去。来此而彼擂死者三人，乃与金环同削发，赴中州。苦无马，今逢两盗，骑皆善种，故夺之。"二叟曰："彼不受夺奈何？"僧笑拉二叟出视厩前，则夜间已将所担铁担，屈而圆之，束二马首于内，不可开。二盗气夺，故遁去。言次轻挽其担，竟舒直如寻常。挟女尼牵马门外，拱手作别曰："二君有戒心，勿北行，可南去，凡李卫、田文镜两总督所辖地方，毋忧也。"后三十余年，二叟已亡。严之孙用晦过河南登封县，有少林僧某与之遇。因论拳法曰："雍正中有异僧，自远地来，传技尤精。然既无俗姓，又无法名，好养马，有支道林风，群称之曰：

'马和尚'。后总督田文镜禁令严察，僧转授永泰寺环师。今环师已涅槃，其徒惠来者，能传其术。"用晦心知焉，和尚即此僧，环师即金环妓也。欲访惠来，以二寺相距十余里，天会大雪，不果往。

记准噶尔与俄人战事

大小策凌，皆号准噶尔名将，特以后人不肖，卒陨其宗，并歼其族，故其材武遂湮没不彰，亦可哀也。小策凌为将，未尝败衄，惟额尔德尼昭之战，几覆其师。然是战以后，旋与俄罗斯有耳提施河之捷。俄于东方自雅克萨之役以来，所未尝有也。耳提施之战衅，起于寻金沙。喇嘛脱喇者，为喀尔喀间谍，策妄知之。脱喇东归不得，乃走俄，说以耳提施河金沙之利。俄探之果然，遣人往开，准部尽执杀之。乃以哥萨克兵一万，土耳扈特兵六千来犯，小策凌御之河上。俄军恃其火器，蔑视准人。小策凌夜篝火于林，张疑军，而悉所部触土耳扈特兵。土耳扈特兵溃，乘胜崩之，俄阵亦动。俄将见事急，令并土耳扈特人击之。小策凌见俄阵坚，乃少却。中宵，使军士衣俄死人衣入其垒，举火大噪，遂环而傅之。俄火器不及施，皆短兵接，准人技击，俄人所不及，遂大败。俄人裒死伤者退，准人从之，入俄境五百里，不见一骑，疑有伏，乃行归。自是哈萨克、布鲁特诸部落，皆倚准人为重。故中间百年，俄不得志于中亚。及其衰也，痘证盛行，战士多病，准人不知医药，故歼于清。东方斯巴达六十万人，几无遗种，亦古今来亡国者所未经见之惨也。

骨董祸

[清]佚　名撰　刘连亭整理

《骨董祸》一卷,记清"乾隆三十一年两淮巨案"。其时,两淮盐官、盐商互相勾结,空亏盐银数千万两。盐商为向盐政大臣等行贿,巧取豪夺民间珍贵字画古玩,由此引发出此案的调查,"被祸株连者数十百人,鹾务内容之腐败盖至此而尽情揭露矣。"此案内情曲折,波澜迭起,因其由古玩骨董而起,故名《骨董祸》。

据民国《满清野史三编》本标点整理。

清乾隆中叶,士大夫竞尚声气。考据词章而外,则金石碑版,法书名画,争以财力相罗致。因是而情贿夤缘,朋党标榜,貌为集古之目录,实即苞苴之变相矣。尤甚者,则书叶画轴之中,暗藏交钞,或彝鼎之足,金石之片,俱为暮夜黄金之媒介。此风潜行已久,固不俟和相当国时也。凡值疆吏入觐,例必有所馈遗,虽非载宝而朝,终不免略事点缀,其果为王涯之复壁中物耶?抑杨震吏之袖底,别有长技耶?大都不可究诘。且即以物论,或希世仅见,或中秘所无,价辄千万以上。中朝如是,外府效尤。其尤饶富而搜罗易者,厥惟鹾务。盖既无地方责,而豪商世贾,珍错杂罗,贫士羁人又奔走其间,品评赏鉴,视若专家,故取精用宏,鹾官瞰其隙而攫,如探囊然。且予取予求,了无后患,不若牧尹守相之动挂弹章也。然蕴毒既深,久而必发。于是有乾隆三十一年之两淮巨案,被祸者株连数十百人。鹾务内容之腐败,盖至此而尽情揭露焉。然其主名犯,固风雅中人,其事亦殊,逸趣横生,是不可以无志。

两淮鹾富甲全国。清制设运使官以督转输,而又驭以盐政大臣。盐政例皆满员,受成于运使,则亦虚拥名位,画诺坐啸而已。然贪墨之风,引而弥甚,其巧取豪夺,才智亦若天授。数十年间,凡挟贵胄之势而来者,殆如一邱之貉。其运使或有洁身自好者,则反为所劫持,致不获久于其任。故委曲求全者,转不得不自秽其行,以为分谤地。而祸机之伏,即在乎是。致使温雅之士,与污吏同科,不亦大可惜乎?时德州卢雅雨者,以旷代逸才,久于名场角逐,忽膺都转之任,东南裙屐,往来投赠,咸以厨及视之。雅雨亦以骚坛盟主自任,酬答报谢无虚日,醴酒之费,岁辄巨万。于是淮右豪商,知公有嗜古癖,相率搜访图书碑版以献。公亦以为此等馈遗,较贿赂有雅郑之判。且足以要结上官,不为圭角崭露,致遭忌嫉,故雅意优容之,浸久遂成习惯。且朝事鉴别,夕留欣赏,因亦乐此不疲焉。而当时任盐政者曰高恒,华胄也。膏粱世族,一物不知,惟以聚敛为平生主旨。见雅雨温文和易,目为易与,恣意张其爪牙,赃墨狼籍,言官屡加弹劾,恃有奥援,不顾也。其家丁门客与引商表里为奸,滥支浮冒,视官帑如私财,挥霍淫纵,无所不至。尝谓雅雨曰:"先生努力聚书画,吾惟知努力敛金帛而已。他日先生归田,苟开骨董摊,吾当持金入肆,从容为儿曹择取玩具,则先生亦何患终贫邪?"相与诸笑恒类是,雅雨绝不与较。旋以口外办事大臣移去。继事者为普福,族望人品,视高恒如鲁卫之政。是时商风益坏,剥蚀公帑以充苞苴,几成法典。尝有某商延福宴于平山堂,错绮罗珍,歌童舞妓,储偫在一月前。笙歌灯火之盛,横亘十里。宾从皆锦衣花貌,画舫如云,观者为之目眩。及主人送客,出佳茗淡菰相饷,则匣中累累,皆叶子金与钞币也。后有某商娶媳,普福亲诣其家道贺,某商犒其从者至万金。普福遍观眷属,悦某姓之女,立赠之为簉室,妆奁几十万金。挽雅雨为媒介,馈书画金石无算。荒淫无度,笔难殚述,识者固知月盈必食。又逾年,雅雨以丁母忧归,不匝月而普福亦去任。继之者为尤拔世,蒙古裔也。履新未三月而大狱起。

先是,引商之豪者汪某,列入四大家,其名姓上达天听,下为社会谋生者所仰慕,居恒与官府往来。清制,中央贪商贾输财报效,辄假以名器,其最贵显者,赠官至卿贰以上。鹾宪都使,类假以礼貌,款以上宾,或尊为顾问,实则利其多金耳。满员不更世事,辄喜软媚圆滑,先意承志者。汪某尤长是技,而性独豪纵,一家兄弟子姓,无不溺声色,治园宅,姬侍至数十人,广厦连云,列院比栉,有如杜樊川赋所谓"蜂房水涡"者。又治别墅于仪征,极池馆花木之胜。一宠婢暴死,则玉鱼金碗,刍灵丹旐以送之,筑墓玉钩斜畔,植梅杏杂卉如园

圃,以悦芳魂,辄数千百金不稍吝,以是亏公帑颇夥。恐盐官之发其覆也,乃亟谋弥缝之术。门客程生,读书不得志,弃举子业,走于汪某。汪某一见大喜曰:"吾子房也。"立署为记室。盖程生工心计,多智善变,词令巧捷,因人而施。久之,汪某遂倚之为左右手。至是献言曰:"救困之道,一言可蔽,固不外于行贿。但同一贿也,能择人而施,则所向有功,否恐弄巧反拙,徒贻画虎类狗之诮耳。吾闻普福好财色,前得某氏女,今又渐厌弃,如能物色丽姝,媵以宝玩,则彼所至乐。盖彼虽鄙俗,辄喜古玩,某商徒具妆奁数万金,彼常谓贾人无识,以黄白物炫我,不知吾家固不少是物也。虽词若憾而心实喜,然亦未尝不嫌某商之太直率。如能抉破此重障碍,俾此老得自诩收藏之富,亦一特色事也。若卢运使则名士风流,所好在金石书画,苟探得其所,搜访殷勤,海内希有之物,则彼必能出全力。为公地,二者当急图之,迟恐为他人所觉,则事败矣。"汪某以为然,一以委程生,金取于库,不之吝。一日程生报汪曰:"近得消息,普老不知因何访知徐宁门外某旧家有一于阗玉马,至宝也。主人止一孤女,貌秀曼甲侪辈,爱此玉马若命,声言非得快婿愿嫁者,此马不轻示人。普老废然而止,顾辄道于人,以为憾事。今吾访求此女之家世,父游幕远方,以潦倒死,母亦寻卒,依其舅以居。貌果绝丽,颇工词翰。而舅氏失业闲荡,狎昵小人,可以利诱也。苟得此女,则玉马焉往?"汪某曰:"其舅纵可利诱,而此女不愿为人妾媵,则奈何?"程生曰:"吾计之熟矣。若其舅能左右之,固甚善,否则伪为公之从子求媳,婚时任遣一少年代新郎,既入牢笼,自易图耳。"汪某笑而首肯焉。逾数日,程生又报曰:"卢运使方令人遍求蔡中郎石经原拓本,悬千金不可得。而昨闻吾家西席某君,自云曾见中郎八分书石经墨迹,且完全无残缺。公何不令某君求之?"汪某唯唯,果以问某君。某君曰:"此吾中表友赵生,关中人也,读书嗜古。然不得志,流落此间,为邑令记室,虽贫困,而性孤介,恐未易歆动。容与商之。"汪某曰:"苟可通融,富贵功名不难致,幸善为我辞。"某君诺而去。久之无耗,而程生亦咨嗟似不得手。问之,辄言女性峭拔,一时未易就绪,汪某忧甚。一日,肩舆过徐宁门,偶按程生所言,试窥女宅所在,则小园春色,双扉昼闭。令舆人剥啄,伪为访戚,久之,无应门者。邻妪出问客所自来,汪某略告之,则曰:"闻其家已迁阙口(扬州城门名),独留一老仆守此耳。然重听,虽叩关无益也。"汪某喟然欲去。妪曰:"客访金某邪,抑系黄某?"盖金某为女父,黄某乃其舅也。汪心动曰:"吾访金某,十年前旧友也。"妪叹曰:"死已久矣,惟停柩犹未葬耳。"汪曰:"家属状况如何?"妪曰:"嗜后星孤,秀慧可人意,个妮子殊可怜,多受舅氏折磨也。"汪问何为,妪曰:"是儿名银荷,美慧能诗,欲嫁一士人,而其舅必欲与富人大官为妾,是以勃豀。今闻为邻里所齿冷,故尽室避去,殆为畅行其志地耳。"汪乃出白金数十授妪曰:"吾居某巷,念金氏衰落,特来振恤。媪既知其踪迹,可密告银姑,如有急,可奔投我家。此区区者,暂充绣奁针线,幸勿哂也。媪能达此意,后尚当有所厚酬。"妪大喜。汪归,以告程生曰:"吾已为郦生说下齐矣,子疾攻之,可不相悖而相济也。"程生曰:"有是哉,三日必报命。"越一日,夜深人静时,忽有款汪氏之门者,一老媪挈美少年,自言避难自乡间来,与主人有旧。汪某出视,则邻媪也,延入密室,少年揭巾顾盼,鬟偏眉妩,光照一室,盖绝代姝云。汪某竭诚款待,令妻妾出慰之,愿以古押衙自任,女信焉。开阁拂床,安置妥帖,婢媪上下咸事之有礼,女固安之。初犹虞舅氏之追蹑,久之,不闻有他,起居服食既适,而园亭池馆之胜,日夕与汪氏眷属拈题属句为乐。惟门阀深邃,外宾罕能睹面,又给使令者皆非心腹,不便通音问于外,渐觉如坐囹圄,欲告出游,辄阻以不宜招摇,女遂俯首无辞。且性本婉淑,善腼腆,心事不敢自明。约逾月,汪某乃呼而语之曰:"子所谓赵生者,初询邑署中绝无其人,嗣访城中,亦杳然也。逮吾亲询邑侯,仿佛知此生曾为前令记室,以母忧西归,殆不复至矣。乃一昨复有怪事出现,则一少妇抱儿,号泣署外,声言须觅赵某,奈何始乱终弃,置我于此,母子无所得衣食。且语且泣,为状至惨,环观者皆詈赵生之负心,嗣邑侯怜悯,给以薄资遣去,妇遂不知流落何所。吾闻而心悸,赵殆轻薄无行,全没心肝之人也。吾实不复能隐忍,故急告子。以子才貌,何患不获快婿,而恋恋于此耶?"女色变无言,未几,泪皆莹然,点点坠胸臆。汪妻女百计劝慰,夜遣家人防护之,果欲投缳,获救而止。汪有妹善口才,投暇抵隙,反复开导,女意渐移。又数月,汪氏相待有加,游宴之欢,无不适如女意。女念援救之恩,复感汪某之诚笃,盖初疑汪某有图己意,今爱若子女,敬若宾师,绝无他意,方自咎小人之腹矣。汪于燕谈,辄举少年薄幸,得新忘旧等轶事,咨嗟反复,若深有憾于赵生者。女益信赵之非人,一日愤然语家人曰:"文人无行,诚不可恃,安所得老成笃行者托之。"家人报汪曰:"可矣。"汪遂时绳中年伉俪之真爱,较之轻薄少年,不啻霄壤,且微露满大臣续胶之事。女不语。一日汪妹过其绣阁,见女方曝书理衣,纵横几案。忽睹一锦匣颇巨,略如衣笥状,问之,曰:"此儿家传世宝也。吾父无子,弥留时,命吾母待儿长而付之。今吾母又逝,身如赘疣,负遗嘱矣。"语次悄然欲涕。汪氏甘言慰之,且求一扩眼界,女乃索诸衽衣,出钥启扃,什袭甚固。徐徐展之,则羊脂温润,鬣首生动,卓立一天闲也。高几三尺,长四尺余,状如浴起振鬣,宛首而顾其侣,凡蹄爪方瞳,皆若天然颜色,不假雕琢。汪妹佯惊曰:"果至宝也。是何眼福,得睹奇珍?谁家有福郎,消受此千金之骏耶?"语时,频以目色逗女,似显其一语双关者。女赪晕掉首曰:"阿姑过誉矣,此亦何奇,特存先人手泽耳。"汪妹伪为摩挲者曰:"此玉产自何方?计其璞,当绝巨,必非中土所有。"女曰:"闻先人所传,生于阗山巅,采者悬度而得之。本拟贡内府,土人匿其一,辗转为某中丞所得。吾父以一文蒙殊赏,视为生平荣宠,故遗训秘不示人,谓非亲属系统,不相授受。惜身后止儿

一人，遂袭藏在此耳。”语罢，欷歔若不自胜。汪妹乘间说之曰：“吾兄与尊严为莫逆交，故救子于厄，愿始终其事，苟择人草草，宁非为德不卒，彼纨绔子顾影翩翩，一时固称佳偶，然往往有不旋踵而牛衣对泣者，何如老成可恃，博得毕生温饱耶？且令娘受先人付托之重，设遇轻薄无行者，一日重利忘义，置此宝于骨董场中，令娘有力抵抗之耶？吾兄之意，在择老苍有福德之人，使令娘无父而有父，无家而有家，为久长计正当如此也。令娘聪明人，讵不解此？”女遂无语。汪妹知其意已动，即告以不日遣嫁事。女自念身无亲属，视汪某若父，尚何所不可。逾数日，量珠裁锦，喜溢门楣。盖普福许特设彩舆迎之，仪节仅亚于夫人，亦由汪某所要求，以掩饰女之耳目也。自是侯门如海，女之生死不可知矣。

先是程生谓汪某曰：“狡兔三窟，今得其一耳。彼都转卢公，制府高公，正须点缀，而卢公为尤要。前闻卢公所访求者为石经墨迹，自中郎被祸，文姬陷胡虏，此稿久为曹魏及司马氏所匿，后又沦于北魏，至唐而入内府。北宋而后，流落民间，近始为赵生所得。据赏鉴家言，锋棱完好，确为真迹。予昨已以千金购之赵生处，托言粤商，其他则小李将军之《仙山楼阁图》，久已佚去，宋人赵千里曾临摹，逼真原本。而宋张择端之《清明上河图》，尤为至宝。此图虽系宋物，迭经鉴藏家所赏，明李东阳氏有跋，言其图高不满尺，而长二丈有奇，人形小不能寸，小者才一二分，其多至不可胜数。然笔势简劲，意态生动，隐见殊形，向背相准，绝不见错误改窜之迹，故为可贵。后为王弇州氏所藏，严分宜欲之，几兴大狱，卒不可得。最后某君，欲抱以殉。今竟在关中赵生处，即藏中郎墨迹之人也。是生本秦中旧家，收藏颇富，游幕此间，而近状日窘。予假番舶之名，已诱得其石经真迹，彼事后悔甚，遂死守《清明上河图》，不肯释手。西席某君谓予，展阅此图，恍如入汴京，置身流水游龙间，但少香尘扑面耳。卢公亦闻此语，必欲得之，已许三千金，赵生竟掉首不顾。今忽变计，自言有人能如许都虞候，夺柳氏于沙吒利将军之手，使吾圆已破之镜，则拱手而献，不名一钱，亦所甚愿。予介人问讯，始知所谓意中人者，即吾等不日遣嫁之银荷是也。然则左右两难，主翁将何以处此？”汪某曰：“银荷事不可反汗，无已，宁许以金，或其他名妓脱籍以赠之，亦无不可。”程生曰：“否否，此人不可以利诱，而可以智取也。吾意令某生作保，使赵生须出千金作聘礼。生必因阮囊羞涩，谋以书画质款。而彼所信者，小玲珑山馆马氏。吾乃以某地许马氏，拓其园址，马必悦从，是间接可攫得其宝物也。当此之际，吾乃遣人伪作关中催归书，谓老母病危，彼必匆匆西去，一时恐不能来。且闻其舅在都中，时召赵生往，或挽人先送其母入都，彼必由西转北，疲于奔命。待他日过此，历时已久，则吾更有辞，彼无所容其喙也。”汪某以为绝妙。贿入，两鹾员果喜，允将亏空一律弥补，汪某遂肆然得为诸商之总董焉。

赵生幼侍父宦江南，父曾摄仪征邑篆，又入江宁方伯之幕，后客死于扬。生与其叔某扶榇归葬，服阕始出，复游宦江淮间。承其家学，诵记渊博，尤工诗古文词，能篆刻，邗上文酒之宴必与焉。又生长江南，深知风俗习惯，遂翩翩有名士气。侨寓某秀才家，薰矿棐几，书阁清幽，与某秀才唱和甚乐。某秀才者，即汪某家拥皋比之西席师也。曾有姑嫁秦中而死，与赵生同姓，故相称以中表。而其家适与孤女银荷之旧居，望衡对宇。银荷于绣余吟罢，辄掩映绿窗间，赵生遇之，惊为艳绝。又闻其工词翰，慕风雅，益倾向不已。秀才微侦之，知赵生意，托词调笑，愿任撮合山。赵生怦怦介秀才母通殷勤，女之舅妗贪微利，遂渐相往来。生因挽婢媪传笺递句。女雅慕生才，业已心许。惟舅妗尚以远省人为嫌，迟迟未即允。而汪某与程生之诡计至矣。程生本稔舅，知女舅嗜饮，日以杯中物相劝，乘其酣饮而恬之。且啗以重利，舅倚醉心动，如响斯应，醒而悔之。盖程生虽以汪某侄媳为辞，舅亦恐齐大非偶，又恐列之妾媵。程生闻其意有变，指天日相誓，力辨侄之未娶。且葭莩河润，大有利益，用相歆动，舅果入彀，允先受聘金五百。女闻之涕泣不食。妗知为赵生，使人语生曰：“子能具五百金之聘币乎？”赵生辗转无计，始以中郎石经真迹求售，务获一当。时某秀才已受汪某之托，事事以计卖赵生，生不知也，遂仓猝以七百金售石经于粤商，某秀才干没其百金，实则为程生所得。程生又干没其二百金，即汪某千金所购入者是也。赵生以五百金送女舅为币，二百金上下贿赠婢媪，事垂成矣。无何，某秀才母死，居丧不能为媒妁，劝生迟一月后问名纳采，生亦允诺，金存秀才处。一夕，僧众正作道场，忽阖家大哭，云被窃损失甚巨。及研讯，则生寄存之五百金，尽不翼而飞矣。生方懊丧欲死，报邑令请缉。时值春明，以心绪恶劣，闻平山堂有画舫盛会，遂出郭闲游以遣闷。车水马龙，香尘拂面，极嬉春之乐事。生独花溅泪痕，鸟惊恨绪，无时忘天之悭我良缘也。偌大广陵，游观之胜甲天下。自天宁门外起，直至淮南第一观，楼台比栉，金碧澄鲜，恍如置身赵千里《仙山楼阁图》中。所谓九峰图、倚虹园、筱园、西园、曲水、小金山、尺五楼诸胜，俱罨画妍雅，帘幕重深，隐隐闻歌管声。循外堤望，则一湾碧水，画舸如云，桃柳相间，惟天然点缀物。舟中朱栏锦幔，士女鲜衣调笑，霞绮临流，动人心目。生方徘徊间，忽见巨舫自上流来，宾从喧沓，优伎骈罗，似正在酣畅时。生无聊注目，则一人扣舷拥丽姝而笑者，仿佛某秀才。生心大疑，彼非茕茕在疚者邪？胡朝伏苫块，暮即赴宴会？世风凉薄，一何无忌惮至此？殆吾迷眩耳。又趋近岸边谛视之，逼真。须臾舟移渐远，生欲呼之，不复闻矣。散步既久，日已向暮，则见旁有小艇，容与中流，珠镫初上，光闪金蛇。艇中多妇女，类大家眷属，亦复行酒喧哗，钗飞钏动。中一女子，斜倚雕窗，悄然若有所思，生又惊诧不已，盖俨然银荷也。自忖今日殆入梦耶？何奇异乃尔？怅然亟归。抵寓问秀才安在，则以往佛寺讲经对，遣媪探银荷消息，乃云不知何时，尽室移去矣。大骇悉心研询，

则前宵犹偕妗氏赴戚串喜筵，未尝言迁徙事，殆昨日夜深为此耳。然众邻佥不解其避匿之由，生知其间必有鬼蜮，愧愤交并，急切欲狂。立待秀才返，将诘其颠末，而秀才竟三日不归。至四日，生正拟雇人四出觅访，则秀才傫然自归。仓皇问讯，秀才殊阳阳若无事："吾自居丧读礼耳，安能知人闺阁事？"生大恚，语侵秀才，秀才断断不稍让，数载心交，一朝决裂，几致挥拳殴击。生负气与绝，尽迁书簏行李于逆旅，不复居秀才家。又思控追五百金，而彼以被窃为词，殊难捉摸，商之友，亦无善计，惟自咎不谨而已。顾终不能忘银荷，闻人言为富豪所诱，茫茫恨海，精卫难填，咄咄书空，回肠欲断，因思悬赏购昆仑奴古押衙其人。是时汪某等方谋篡取其匣中宝绘，语闻于生。生乃有苟得银荷，不惜献酬之誓。无何，某秀才于于来，始则谢前日抵触之罪，继陈旧好之不能恝然，赵生不为所动，冷语冰之。秀才乃徐语曰："银荷不远，咫尺红墙界耳，君如能舍千金作聘，意中人何难化作床头人耶？"赵生掉首不信。秀才曰："君不尝于画舫中遇之耶？此家眷属，实吾居停之姻娅，亦愿得君为婿，但努力办玉镜台可耳。"赵生犹狐疑，秀才佯叹曰："古人不念旧恶。杜少陵亦云：'记忆细故非高贤。'吾曩日拂君意，心常悔之。方愿任此撮合山，补过自新，在君一齿颊之流芬耳。今不见许，吾一腔热血，尚洒何方哉？"语毕，投袂欲行。赵生急止之曰："子姑少安，容吾思之。"秀才殊不顾，生乃牵衣相劝慰，谢己太甚。秀才夷然曰："事既泄矣，吾且告子，彼鹾宪方百计求女列专房，稍迟缓则事且变，不图则已，欲图宜著先鞭，知我罪我，一听君意。"赵生瞿然曰："子言是也，顾安所得千金？"秀才乃附耳细语，赵生颇沈吟。秀才曰："易耳，吾意当挽马秋玉先生为居间人，则一切不虞为人所算。"生曰："果然，此君非他人比，吾决矣。"秀才与订约而出。明日果于马处以《仙山楼阁图》及《清明上河图》，质千五百金，又附以博山香炉一。交易甫就，而关中急足书至，慈帏万里，汤药未尝，赵生惊痛不已。即日束装，往与马秋玉别。而秋玉适以东游外出，仅留刺告知，遂尽托秀才以去后事。谓母疾速愈，当一月即来。秀才送之淮上，歧路依依，赵生绝不疑也。跋涉抵家，则母固无恙。惟数日前得生舅书及遣仆迎入都，且留一书示家人，谓已转寄邗上，亦嘱生北上矣。生询急足书道母病事，则家人绝不知。大诧曰："吾乃堕五里雾中。"旋趋燕京，果获拜母，悲喜交并。语及病耗，舅亦骇然曰："吾亦得家人书，谓母念子成疾，故迎之耳。"各出书相质，笔迹相类。舅曰："此必有人播弄，欲子久离邗上耳。"生乃憬然具道所以。舅扼腕曰："可惜此法书名画，竟为奸人篡取。虽然，此禁脔早入彀中，子为情所迷，始终不一觉悟，冤哉！"生乃起立自责，切齿曰："弁髦先人遗物，吾罪至重，不返璧，吾誓不为人。且不复仇，亦非男子。"乃束装欲南。舅曰："此非其时，子不如应京兆试，获隽后，始与同年辈交结台谏，提起弹劾，从根本上翻起，则可大有作为。如是，彼等必无所施其技。"生从之，果报捷成进士。乃与诸台谏密商，迭疏劾鹾员亏蚀官帑，与商家钩结蒙蔽。高宗方欲搜剔外官积弊，大启疑窦。乃命军机傅恒，择亲信者任盐政，密事钩稽，然后发布。傅恒遂以尤拔世上荐，恒之心腹也。深沈有心计。赵生竟夤缘得幕职，从尤拔世南下。尤属生以密查事，生大喜。查称普福所提纲引，即每引缴银三两计，一年中已应贮银二十七万八千两有奇。又其任内所办玉器古玩等项，共作支银八万五千余两。若此项提引，推而至乾隆十一年起算，凡二十年以来，为数已过千余万。此项并未解京，现库中所储，止有十九万余两，可见蒙混侵吞，竟成巨款。其余与商人通同作弊，受贿纳妾，有玷官箴，不可枚举，而以高恒、普福为尤甚。前任运使卢见曾，有心附和，品行平常，亦多弊窦。奏闻后，高宗乃密派江苏巡抚彰宝及尤拔世会衔复查。凡查高恒赃款十三万，普福赃款八万数千两，卢见曾一万六千二百馀两，此外代购物件，及借端开用者甚多。高宗震怒，乃褫前盐政高恒、普福，前任运使卢见曾，现任运使赵之璧等职。且押卢见曾下扬州狱，高恒、普福下刑部狱，彻底讯究。时雅雨先生已以告病居德州原籍，州司临门，银铛就道，门下之骚人逸客，风流云散矣。先是赵生随尤大臣至邗上，犹无意罗织雅雨。盖以雅雨宏奖风雅，久主东南坛坫，即赵生亦曾受其嘘濯。且海内门生故吏颇多，生亦投鼠忌器。惟《石经墨迹》及二图，心不能忘。时雅雨虽已返德州，其戚友多留扬者，乃使人讽以故剑刀环之意。雅雨之族弟某者，妄人也，大言此雅雨堂中世藏之宝物，焉能听人取索，遂对使者横肆意气。有门生某者，知祸且发，出身排解甚力。允不日函告于德州，必有报命。使者返诉于生，甚先言而后略说。生大怒，决意死战，狱遂不可解。而引商汪某，至以私交官长，侵渔公款，籍没发烟瘴。狱且定，朝野士大夫，与卢雅雨有缟纻欢者，俱不甘服，奔走营救。于是青浦王兰泉司寇，献县纪晓岚学士，以及赵、徐两舍人，并先后营救雅雨，连疏请开脱。高宗乃复命大学士傅恒复查卒得如右之密奏，略谓："两淮商人，叠荷皇上恩赏卿衔，优渥隆重。乃于历年提引一案，将官帑视为己资，除自行侵用至六百二十余万两外，或代购器物，结纳馈送，或借名差务，浪费浮开，又冒侵至数百万两，于法于情，均属难宥。又各商交付高恒仆人张文学、顾蓼怀经收各项银二十万两七千有奇，代办檀梨器物银八万六千五百两有奇，普福滥支银四万二千八百两有奇，卢见曾婪索古玩，值银一万六千二百两有奇，俱系确数，无可讳饰，应著在各名下勒追。若高恒、普福名下无可追抵，即著各商名下著落赔完。至现任赵之璧，目击盐政腐败不能整顿，亦应革职问罪"云云。高宗览奏，深恶文臣党比瞻徇。遂命将高恒、普福、卢见曾及商人汪某定死罪，王昶、赵文哲、徐步云等遣戍黑龙江，纪昀遣戍乌鲁木齐。其余现任总督高晋、前任总督尹继善、前任运使何渭、吴嗣爵，分别交部议处及降级调用。而盐商奉宸院卿衔黄源德、徐尚志、王履泰，布政使衔江广运，按察使衔程谦德、汪启源俱革职。狱既定，江淮官场大

震动。有知奏案内容者，赵生颇为众所指目。或密奏玉马石经及仙山清明二图事于上，上遣使问尤拔世，乃于籍没卢雅雨时，举石经及二图奏闻。又抄普福家产，得玉马诸宝遂悉入内府，供天家珍玩。而才色绝代之银荷，早于误嫁后数月，香消玉碎云。赵生卒辗转求得普福宠姬曰小桃者，谓吾快屠门之嚼也。

指严氏曰："吾闻之故老，乾隆间有二大贿窟，盐务、河工是也。举国娖娖延颈企踵，惟此肥羜是谋，积弊之深，几如原草，野火不尽，春风又生耳。虽什伯骨董祸，岂敌人情变幻之万一？独此株连瓜蔓之巨案，乃发于区区之赵生，不亦异乎？顾或以为怨毒可畏，然一旦玉马佳人，法书名画，联翩贡于天府，则又何说？大盗不操戈矛，夫孰从而怨毒之？嗟乎！上薄福，亦欲与铜臭大官争一日命，安得而不败？雅雨伤哉！尚供谭助，世有骨董家，其勉之矣。"

陶庐杂录

[清]法式善撰　　王　纯整理

《陶庐杂录》六卷，清法式善（一七五三——一八一三）撰。法式善姓乌尔济，字开文，号时帆，人称梧门先生。蒙古正黄旗人。原名运昌，乾隆帝为改今名"法式善"，满语意"奋勉"。乾隆进士，官至侍读学士。长于史学，熟谙掌故。曾任四库馆提调，参与编纂《全唐文》。工诗，诗学陶潜、韦应物体，以"诗龛"自题书室，又以"陶庐"自号。著作有《清秘述闻》、《槐厅载笔》、《存素堂文集》等。

此书为其读书笔记，记述明清两代典章制度、社会经济情况、图书目录和文献资料等。前四卷主要记述明清政治、经济情况，并考证掌故和文献。对户口、职官、赋税、水利、开垦、粮草、盐茶、铸钱等均有记载。特别对《永乐大典》、清内府藏书、明清以来丛书的刊刻以及宋元明清诗文选集的目录等记载尤为详尽，且多有自己精辟评价。后二卷主要为摘抄经世之文，借以隐砭时弊。全书考证精详，多可据依。对文献学、目录学和明清史的研究，都有一定参考价值。

现根据清嘉庆二十二年（一八一七）大兴陈氏原刊本标点整理。

卷　一

乾隆十一年建三希堂于内殿旁，贮王羲之《快雪时晴》、献之《中秋》、王珣《伯远》三帖。十二年勘校《石渠宝笈》中钟繇、王羲之诸人迨唐宋元明墨迹，佳者勒石，是为《三希堂帖》。凡三十二册，嵌石阅古堂壁。十九年又搜褚遂良诸人墨迹佳者，勒为四册，是为《墨妙轩帖》，嵌石轩壁。三十四年出内府所藏《淳化阁帖》初榻本重摹上石。三十七年葺淳化轩嵌石轩壁。四十四年复有兰亭八柱、快雪堂帖之刻。五十八年以从前所辑《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成书后续入书画真迹荟辑为续编。皆足超越前古，为希世之珍。

舆图房隶今养心殿造办处，中外臣工所进图式，存贮于此。乾隆二十六年勘定分十二类：曰天文，曰舆地，曰江海，曰河道，曰武功，曰巡幸，曰名胜，曰瑞应，曰效贡，曰盐务，曰寺庙，曰风水，为《萝图荟萃》。乾隆六十年勘定分九类：曰舆地，曰江海，曰河道，曰武功，曰巡幸，曰名胜，曰效贡，曰寺庙，曰山陵，为《萝图荟萃前后二编》。为幅三百一十二，为帧十一，为卷四十九，为轴十三，为册二百九十，为排三十五。

南薰殿藏古帝后像，凡轴七十有五。宓牺氏像一，帝尧像一。禹王像一。商汤王像一。周武王像一。梁武帝像一。唐高祖像一，太宗像三。后唐庄宗像一。宋宣祖像二，太祖像四，宋太宗像一，真宗像二，仁宗像一，英宗像一，神宗像二，哲宗像一，徽宗像二，钦宗像二，高宗像一，孝宗像一，光宗像一，宁宗像一，理宗像一，度宗像一。明太祖像十二，成祖像一，仁宗像一，宣宗像三，英宗像一，宪宗像一，孝宗像一，武宗像一，兴献王像二，世宗像一，穆宗像一，神宗像一，光宗像二，熹宗像二。宋宣祖后像一，真宗后像一，仁宗后像一，英宗后像一，神宗后像一，哲宗后像一，徽宗后像一，钦宗后像一，高宗后像一，光宗后像一，宁宗后像一。明孝慈高皇后像一。凡册十五。历代帝王像一册，自伏羲氏起至宋宁宗止，凡十九叶，每叶像二。圣君贤臣像一册，自伏羲氏起至韩信止，凡二十三叶。宋朝帝像一册，自宣祖至度宗止，凡十六叶。元朝帝像一册，自太祖起至宁宗止，凡八叶。宋后像一册，自宣祖后起至宁宗后止，凡十二叶。元后像一册，自世祖后起至后纳罕止。凡八叶，末四条无标题。元后妃太子像一册，自仁宗后起至后纳罕止，凡六叶，第二三像无标题，末附太子像二。明帝后像二册，上册自太祖起至孝敬毅皇帝止，凡九叶。下册自世宗起至熹宗止，凡八叶。历代圣贤像一册。自仓颉起至许衡止，凡三十一叶。孔子世

家像一册，凡十九叶。至圣先贤像一册，自孔子起至许衡止，凡六十叶。历代圣贤名人像一册。明太祖御笔二册，上册凡朱墨笔四十九叶，释文四十九叶。下册凡朱墨笔二十八叶，释文二十六叶，凡卷三。明宣宗行乐图一卷，绢本，纵一尺二寸，横二丈二尺。世宗出警图一卷，绢本，纵二尺九寸，横八丈二尺。入跸图一卷，纵二尺九寸。横八丈八尺五寸。

茶叶库藏历代功臣像，为轴二十有一。张良像一，韩信像一，周亚夫像一。班超像一，岑彭像一，祭遵像一，寇恂像一。诸葛亮像一，张飞像一，王猛像一，狄仁杰像一，薛仁贵像一，郭子仪像一，李光弼像一，李晟像一，尉迟敬德像一，李孝恭像一，李克用像一，岳飞像一，范仲淹像一，姚广孝像一，为册三。历代武臣像一册，标题齐太公武成王不名。吴、司马、孙武子以下二十一人，一例书名。至宋曹武穆以下八人，称谥称名称官互异，凡十五叶。唐名臣像一册，称谥称名称官称字，后人随笔所书，凡十叶。唐宋诸名臣像一册，册首八分书“唐宋诸名臣像”六字，凡二十二叶，书额一叶，记一叶。

昭仁殿《天禄琳瑯目录》前集，乾隆九年纂，四十年补辑为十卷。嘉庆三年《续编》为二十卷。以经、史、子、集为纲，书则以宋、金、辽、元、明刊版朝代为次。

摛藻堂、味腴书屋各藏《四库全书荟要》一分，四百七十三种，一千九百八十函，分二十四架。经部六架，其架墨边绿格。史部十架。墨边红格。子部六架，墨边蓝格。集部十架，墨边淡墨格。一在大内，一在圆明园。

顺治十二年七月，兵部奏：“凡天下险隘要冲地方，职方司皆有图籍。而边事特重，故镇戍总图、九边图，以及沿海腹里并彝蛮猺獞宜备御者，著于图说。疆宇之或险或易，兵马之宜增宜减。一览瞭然。今时势既殊，图籍应易。请敕下直省各督抚，将所辖境内水陆冲区及险隘形势，绘为二图。仍录明季设置兵将几何，今改设几何，详注图旁。”

顺治十四年五月，户部尚书孙廷铨奏定，“天下本富，惟赖土田。余税杂征，原非生财大道，不足赖也。查元年以来，各省荒地，报垦无几。岂戢兵虽久，尚难生聚耶。河南一省，熟地颇多，不知由前除荒未确，抑或近年以次渐开，请敕抚按。自今年为始，通行各属，履亩均丈。其余各省，亦仿而行之，使地亩一清，国赋渐裕矣”。

吏部定议翰林官外转例，“除侍读学士侍讲学士照常升转外，侍读以下，应照六科例每年外转二员。春季一员，秋季一员。侍读侍讲以参政用，修撰以副使用，编修检讨以参议用”。

顺治十六年十二月，谕礼部：“前明崇祯帝励精图治十有七年，不幸寇乱国亡，身殉社稷。考其生平，无甚失德。遘兹厄运，殊堪矜恨。宜加谥号，以敦实行。今谥为庄烈愍皇帝。尔部即遵谕行。”

雍正四年二月壬申，颁赐在京各衙门御书匾额。宗人府曰《敦崇孝弟》，内务府曰《职思总理》，吏部曰《公正持衡》，户部曰《九式经邦》，礼部曰《寅清赞化》，兵部曰《整肃中枢》，刑部曰《明刑弼教》，工部曰《敬饬百工》，銮仪卫曰《恪恭舆卫》，通政司曰《慎司喉舌》，大理寺曰《执法持平》，理藩院曰《宣化遐方》，提督九门步军统领衙门曰《风清辇毂》，太常寺曰《祇肃明禋》，太仆寺曰《勤孚天育》，光禄寺曰《敬慎有节》，国子监曰《文行忠信》，鸿胪寺曰《肃赞朝仪》，钦天监曰《奉时敬授》，顺天府曰《肃清畿甸》，仓场总督衙门曰《慎储九谷》。

文渊阁著录之书详载于宫史者，书分经、史、子、集。《简明目录》一部，二十卷。经部易类一百五十九部，一千七百四十四卷，附录八部，十二卷。书类五十五部，六百五十卷，附录二部，十一卷。诗类六十二部，九百四十一卷，附录一部，十卷。礼类周礼之属二十二部，四百五十三卷。仪礼之属二十二部，三百四十三卷，附录二部，一百二十七卷。礼记之属二十部，五百九十五卷，附录二部，十七卷。三礼总义之属六部，三十五卷。通礼之属四部，五百六十三卷。杂礼书之属五部，三十五卷。春秋类一百十四部，一千八百一卷，附录一部，十七卷。孝经类十一部，十七卷。五经总义类三十一部，六百八十一卷，附录一部，三十六卷。四书类六十三部，七百三十二卷。乐类二十二部，四百八十二卷。小学类训诂之属一十三部，一百二十二卷。字书之属三十六部，四百七十八卷。韵书之属三十三部，三百一十三卷，附录一部，二卷。史部正史类三十八部，三千六百八十一卷。编年类三十八部，二千六十六卷。纪事本末类二十二部，一千二百五卷。别史类二十部，一千四百八十五卷。杂史类二十二部，二百七十三卷。诏令奏议类诏令之属十部，八百二十二卷。奏议之属二十九部，六百五十二卷。传记类圣贤之属二部，七卷。名人之属十三部，一百一十三卷。总录之属三十六部，八百八卷。杂录之属九部，二十一卷。史钞类三部，四十八卷。载记类二十一部，二百八十卷，附录二部，九卷。时令类二部，二十九卷。地理类宫殿簿之属二部，十一卷。总志之属七部，九百四十一卷。都会郡县之属四十七部，二千七百五十二卷。河渠之属二十三部，五百七卷。边防之属二部，二十四卷。山水之属七部，一百十三卷。古迹之属十四部，一百二十五卷。杂记之属二十八部，二百一十三卷。游记之属三部，十五卷。外纪之属十七部，九十八卷。职官类官制之属十五部，三百七十五卷。官箴之属六部，十七卷。政书类通制之属十九部，二千二百九十八卷。典礼之属二十四部，一千五十一卷。邦计之属六部，五十三卷。军政之属四部，二百七十一卷。法令之属二部，七十七卷。考工之属二部，三十五卷。目录类经籍之属十一部，四百二十四卷。金石之属三十六部。二百七十六卷。史评类二十二部，三百八十二卷。子部儒家类一百一十二部，一千六百九十四卷。兵家类二十部，一百五十三卷。法家类八部，九十四卷。农家类十

部，一百九十五卷。医家类九十六部，一千八百一十三卷。天文算法类推步之属三十一部，四百三十五卷。算书之属二十五部，二百八卷。术数类数学之属一十六部，一百四十七卷。占候之属二部，一百三十五卷。相宅相墓之属八部，十七卷。占卜之属五部，二十五卷。命书相书之属十四部，五十三卷。阴阳五行之属五部，五十五卷。艺术类书画之属七十一部，一千六十六卷。琴谱之属四部。二十九卷。篆刻之属二部，九卷。杂技之属四部，四卷。谱录类品物之属二十四部，一百九十九卷。附录一部，三卷。饮馔之属十部，十九卷。草木鸟兽虫鱼之属二十一部，一百四十五卷。杂家类杂学之属二十二部，一百七十七卷。杂考之属五十七部，七百七卷。杂说之属八十六部，六百三十二卷。杂品之属十一部，八十三卷。杂纂之属十一部，五百三十六卷。杂编之属三部，九十二卷。类书类六十四部，六千九百七十三卷。小说家类杂事之属八十六部，五百八十卷。异闻之属三十二部，七百二十四卷。琐记之属五部，五十四卷。释家类十三部，三百一十二卷。道家类四十四部，四百四十二卷。集部楚词类六部，六十五卷。别集类一千七十五部，一万八千七十二卷。总集类一百六十四部，九千七百二十卷。诗文评类六十四部，七百三十卷。词曲类词集之属五十九部，一百三卷。词选之属十二部，二百六十二卷。词话之属五部，十九卷。词谱之属二部，六十卷。南北曲之属三部，十七卷。与《午风堂丛谈》微有不同。

内府所藏《唐文》原本十六函，每函十册。得人一千七百余。第一叶有《梅谷图记》，为海宁陈氏裒辑未完之书。苏大司空官两淮盐政时，以重价购得。进呈乙览。嘉庆十三年十月，诏文馆续纂，遂多所损益云。

《古文渊鉴》六十四卷，康熙二十四年御选。内阁学士徐乾学奉敕编注。上起《左传》，下迄宋人。风教攸关者，咸著录焉。

《赋汇》一百四十卷。外集二十卷，逸句二卷，补遗二十二卷。康熙四十五年御定。上起周秦，下迄明季。正集三十类，三千四十二篇。外集八类，四百二十三篇。逸句一百一十七篇。补遗三百六十九篇，附逸句五十篇。自此书出，《赋苑》、《赋格》，均不足言矣。

《御选明臣奏议》四十卷，乾隆四十六年奉敕编。前后悉依明代纪年次序，并查载进止原旨兴疏之行否，一事颠末，展卷瞭然。卷一洪武朝五疏，卷二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朝十四疏，卷三景泰天顺朝十三疏，卷四成化朝七疏，卷五成化弘治朝十二疏。卷六至卷十弘治朝三十二疏，卷十一弘治正德朝七疏，卷十二至卷十六正德朝五十三疏，卷十七至卷二十六嘉靖朝八十一疏，卷二十七嘉靖隆庆朝五疏，卷二十八隆庆朝十二疏，卷二十九隆庆万历朝十二疏，卷三十至卷三十四万历朝六十七疏，卷三十五万历泰昌朝十一疏，卷三十六至卷三十八天启朝二十八疏，卷三十九至卷四十崇祯朝二十九疏。聚珍版印行。

《佩文斋书画谱》一百卷，康熙四十七年礼部侍郎孙岳颁等奉敕撰。首论书论画十八卷，次历代帝王书画三卷，次书家画家传三十七卷，次无名氏书画八卷，次御制书画跋一卷，次历代帝王书画跋二卷，次历代书画跋十八卷，次书画辨证三卷，次历代鉴藏十卷。此书出。《铁网珊瑚》、《清河书画舫》，均不足论矣。

海盐胡震亨《唐音统签》，搜罗极富。康熙四十二年奉命纂辑。出内府所藏唐人诗集。又旁搜博采，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作者二千二百余人。冠以帝王后妃，次乐章乐府，而以零篇赘语殿之，中间序作者先后。补遗六卷，词十二卷，附于末。厘为九百卷。实一代之大观，千秋之鸿制。

元好问撰《中州集》，其意盖在以诗存史。作者二百四十余人，得诗一千九百八十余首。厘为十一卷。每人系以小传。郭元钎重为补缀，较元原书，不啻倍之。康熙五十年恭呈御览，蒙定为《全金诗》七十四卷，冠以序文。《词谱》四十卷，康熙五十四年詹事王奕清奉敕撰。凡八百二十余调。二千三百余体，均以字数多寡为序。而删除《草堂诗余》小令、中调、长调之名，并删除第一体第二体之次。至于倚声平仄，句法异同。均有依据。

宗室文昭，自号紫幢轩主人。录天潢诗为《宸尊集》，分上中下三卷。共二十八家。计诗三百七十六首，各著小传。自序撰于康熙庚寅年。第一卷中载世庙宸章，盖藩邸之作，鲍钤裨勺。记其曾借阅数日，手录其目与序藏之。今目与序亦不可得见矣。

《四朝诗选》三百一十二卷，康熙四十八年右庶子张豫章奉敕编次。凡宋诗七十八卷。作者八百八十二人。金诗二十五卷，作者三百二十一人。元诗八十一卷，作者一千一百九十七人，明诗一百二十八卷，作者三千四百人。每代之前，各叙作者之爵里。诗则首帝制，次四言，次乐府歌行，次古体，次律诗，次绝句，次六言，次杂言。

《国朝诗别裁集》三十二卷，沈德潜编次。奏经御览，命内廷翰林精核。删芜存液。仍赐序冠首。一卷自慎郡王起至三十卷李葂止。三十一卷闺秀，三十二卷方外。典章文物，于是乎在。不得仅以声歌目之矣。

《熙朝雅颂集》，首集二十六卷，正集一百六卷，余集二卷，共一百三十四卷。嘉庆九年两江总督铁保奏进。御制序文。奖许甚至。法式善实久预纂校之役，有荣幸焉。十年刻成，颁行天下。

康熙五十二年四月，上问尚书张鹏翮曰："明末张献忠兵到四川，杀戮甚惨，四川人曾有记其事之书籍否。"张鹏翮奏："无有记其事者。"上曰："李自成与张献忠在河南邓州分兵，张献忠遂至四川。其间详细，未能悉知。尔父今年八十有七，以张献忠入川计，约已十七八岁，必有确然见闻之处。尔问明缮折进呈。"又谕大学士等曰："明末去今，为时尚不甚远。传闻李自成兵到，京师之人，即以城献。又闻李自成麾下之将李定国，在西便门援城而上。由此观之，仍是攻取，可云献乎？此等载入史书，甚有关系，必得其实方善。张献忠

有养子三人,耳鼻皆被割去,朕曾见之。又明代行兵多用太监管领,以致败亡。尔等纂修明史,其万历天启崇祯年间之事,不可忽略。

吴梅村《绥寇纪略》,已刻者十二帙,其未刻三帙,朱竹垞钞入《百六丛书》中。闻近日博晰斋前辈从三通馆录副藏于家。晰斋殁,遂失之。胡雪蕉自书肆鬻得,珍秘殊甚。余借归取其有资掌故者钞存。旧制,京营兵三十万,五军府与三千营神机营为三,故曰三大营。后改为十团营(洪宣后,不用兵。土木之役,几不成军,故于谦改为十团营),十二团营(成化初,以四武四勇四营分隶三营,为十二团营)。以京军班军各三万充之。而班军分其半以番直,是京营尝十二万人也。其法用勋臣为提督,内臣为监督,兵部侍郎为协理戎政。十二团营浸废,三千改为神枢,与五军神机,犹存三大营之旧。三营之内,又疏为三十九小营。此京营之制也(京营之法,至正统而弊,至景泰而变,变而复弊。世宗中兴。复为三大营)。又有勇士四卫二营,宣德六年置。名为天子之禁旅,皆领于京营。而围子营管上直叉刀手,及京卫步队官军,名曰前府,公侯之子弟亦隶焉。备天子之环列扈从,不足言军。锦衣卫有缇帅,有巡捕厅街道房南北镇抚司。东厂有东西司房掌刑理刑千百户。其下所称番子手者,亦汉八校卫之属。主檄巡长安,讥察非常。合之京营。十余万纨袴之子,厮养之卒,四方轻剽无行之徒,托名拥护。食县官者,不可胜数。京营之罢癃者,退为老家。万历五年,始置选锋。天启七年,再设壮丁。立殊科以增厚糈,究其勇怯无以异。甚至豪右权贵之家,占虚名,糜月给。有事则出钱以雇佣丐。举京师之人尽食营粮,而京营几于无兵矣。班军之番上也,诸不行者皆入钱营免。及至都侯尉吏要求百端,往往正卒脱归。押班官受其军之钱,以保持塞责。即勋家请求工作,亦利其直,不必其人。而入营之讲肄可知已。是以名为解军而无军,名为给粮而无粮。祖宗宿卫践更之两制,内与外交病。京军耗而班军亦为之穷焉(永乐迁都,京师七十二卫,军三十万。畿内五十卫,军二十万。又以大宁、山东、河南卫军输班上五军营操练。此班军之制)。上初即位,戎政侍郎李邦华叹曰:"京营敝坏已极,是可不为之制耶。请练汰其老弱虚冒,而择魁健材力之士为天子之亲军。"且曰:"此安危存亡之所系。"其言甚切。京军狃于习而骄且惰也,道路切切耳语。有疑者,曰:"京军必为变。"当是时,国势强。若辈虽则肘腋,皆卖菜佣,一节将足以制之。天子与二三大臣定计,彼恶敢动。而勋戚中官恶其不便于己,恫喝言曰:"亟罢李侍郎以谢之,不然且反。"上夙以邦华忠,顾心动。不得已,反词谯镌。托以营政废弛,而邦华竟免去。久之,有陆完学者,尽更其法。与中官深相结,一军安之。陆以此尚书满三考,晋宫保围玉,而子孙且锦衣矣。京营自监都以下,又有总理捕务者三人,提督禁门巡城点军者三人,皆以御马监司礼文书房为之,是营务专领于貂珰也。中外多事,宦者便奏请上为之发帑金,供缗钱赏犒之用。乃哈马市于西边。刍茭步作之不时,马辄肥死。厚募边人补部伍,士卒往往流言。用火器而药局数灾,议车战而军乘不习。中官无他筹略,文臣拱手听其所为,相与修文具而已。自神祖九年大阅后,皆遣官或传旨停免。上即位久之,议以大阅恩赉不赀,而城守不可以不戒。有旨于十一年月日上躬自阅城。先期,掌前府事者大集禁兵,红盔将军陛戟而属于门。勋戚带刀护从者百数。黄门列鼓吹,天闲出厩马。五军营、神枢营、勇卫营、前锋营袜首弓鞬伏道旁,以一营树一羽纛,铠胄旌旗甚设。天子辇而繇正阳门、崇文门、朝阳门、东直门、安定门、德胜门、阜城门、宣武门而下还宫。翼日再繇广宁门、右安门、永定门、左安门、广渠门、东便门。六军望见乘舆,呼万岁。文武官改服色,鸾带策马从。上大悦,召完学入御幄,面奖劳。饮以金樽酒者三,即以樽赐之。完学寻引年至乞身,上加优与路费驰传,去时人以为荣。然而京营兵未尝可用也。上初惩逆奄擅政,痛抑中官,几欲复掖庭扫除之旧。只以股肱失职,厌薄外廷,不得已用王坤等出监诸军,张彝宪内摄二部。然亦撤遣不常。示绌伸在手,不欲偏有所假借。惟东厂京营遵祖宗旧制,故柄用不改。东厂与执金吾刺探各衙门阴事,得用中旨收考。京营奉命讨楚、豫贼,中官凌督抚直出其上,颐指诸大帅而趋走之。此二者上本以腹心相任,号为天子之私人。迺京师恶子弟隶名厂卫,挟持百僚。未尝为县官,而私行奸利,京兵廪赐大优。恣睢淫掠,好夺人执获以为功。轻折辱他将吏,卒以此战士解体,盗贼久而不灭。且内操本逆奄所为,迄于今弗罢。论者以中黄门握兵柄非便,终莫肯显言(吴甡在戎政时,上召问练兵选将。提督太监王德化亦奏言京营马匹不满万,又多瘦弱,不便发剿。语未毕,上目摄之。曰:"此非尔奏事处。"德化惶惧而退。是晚上手谕下阁罢提督。止发兵三千,命内员督剿。其严正驾驭诸珰如此)。十五年正月二十二日,上谕东厂太监王德化曰:"朝廷设东厂缉事,期于摘发大奸。若纠剔细微,文网苛察,非所以安全之也。今后归之所司,非谋反逆伦权豪扞法者勿问。"先是,上从辅臣请,内操罢,监军撤。刘元斌、卢九德讨贼不效,班师入都。至是厂卫亦以大体裁抑,惟京营独否。元斌、九德之还也,王之俊、阎思印见为勇卫营监督,上命增置四员,用二人以补其任,督理营务。王裕民为之定其班,以申明军制。久之,上以元斌身讨贼而献陵失守,又御史王孙蕃纠其在张秋诸处纵兵淫掠,王裕民故匿其奏。迟之,且泄其语于斌,俾先自奏辨。为孙蕃所发。上大怒,并下于理,不旬日两珰皆弃市。当是时,上于兵食大绌,有请发帑者,辄格之。曰:"三十六衙门搜括已尽,卿知之乎?"或有以问老珰曰。此上时事耳。祖宗朝藏镪累万万。即魏忠贤侵盗。安得而尽空之。皆固对曰无有。后乃知大内之所藏沈沈者,自逆奄大去。其籍守者见上明察,恐阙而为罪,相戒弗闻。最后京军城守饥,丧乱,乃至举之不能尽,皆竖头须误之也。按京营饷至一百七十万,又京支七十余万,居户部兵饷三分之

一、京营将王承允、王埏、唐钰、杨斌等，奔走中官，以幸富贵，未尝知兵。京兵注名支粮，视军府如传舍。一不乐，辄贿司总，以买替而去之，朝甲暮乙。虽有尺籍伍符，莫得而识也。上屡旨训练，赏罚非不甚严。立标分帜，日不过二三百人。勒习未终，昏黄遽散。合营十万，侥幸抽验之所不及，抗愒而佚罚者无算。令甲以一营练一技，长短左右不能相制而互施，虽练安所用之。李邦华时召入为都御史，遇戎政侍郎王家彦于朝，询京营近制，相向太息。明日邦华请对，曰："老臣向以戎务不效，自谓永填沟壑。不意复睹天颜。臣去国十年，闻京营之弊，陛下其谁与守？戎政王家彦为臣言之，未尝不流涕也。"上召问家彦，家彦顿首曰："主臣有之。今日惟严买替之禁，改操练之法，庶可救万一。然当邦华在事时可以为，臣自度材不及。又势已晚，恐误国。惟上进退死生之。"上喟然不怿而罢。台臣有建以班军为兵者，大修屯政。收其行盐大粮，归之京师。班军土著，可以免骄兵之忧，省养兵之费。上可其奏。下之所司，皆谓迂阔难行。总京营者恭顺侯吴维英思有以副上意。家彦为之谋，仿嘉靖中弓手、枪手、牌手，以更番简阅。第其卒之能否，为参游黜陟，而选将寓乎其中。维英自制战车四百乘，并造盔甲长枪藤牌短刀之属。上御观德殿，进览而后用之。襄城伯李国桢者，向以世胄入太学，今大司农倪元璐为祭酒时亟称其才者也。进见言事慷慨。惩于侯家狃膏粱之习，不图报恩御侮。愿集诸官舍，教以骑射击刺之法。自当一队，且乞上御书营额。因取敕内"共武"二字以请，上亲为书《共武堂》赐之。京师外城庳薄，自左安门迤西，无复新河之阻。御史裴希度请挑品坑陷马足。于总监协三臣之内，分一人专任外城。国桢闻之，奋曰："新桥南土堤兵单濠浅，率所领止屯，以一当冲要可也。"上以为能，十六年八月，改维英掌后军都督府，用国桢代之。拔王承恩监督京营，而王之偶领捕务。中外更始，专以京营为急。国桢常被密诏，进见造膝，倚重在诸勋旧右焉。是年也，京师大疫，营兵物故者甚众。贼信急，王承恩以守城不如守关，自遣一万人往。贼不由居庸，从柳沟抄陵后以入。一万人失道，未尝与贼遇。国桢请于上曰，守不如战。发三万人营新桥南，用马驼负载军资者十日。据八阵图，包十五里以为屯。贼至沙河，闻炮响，则三万人皆溃散。甲仗火器，尽弃之资贼，贼且用以攻城矣。当贼初度河入晋也，上复用司礼监杜勋等十人出监宣大诸军。及贼骑逼，而京军单薄，即内操所罢之三千人登陴设守。廷臣欲一观守具，格于中官之赤棒，不能上城一步。嗟乎。自崔、魏以后，内珰视权宠为固然，且主上之且信且疑。王裕民、刘元斌未能免于刑戮。虽恩礼弗改，将必有以大失其心，一遇危急，即涣然离矣。彼杜勋首恶，固在先降。人有谓王裕民名下太监王则尧开齐化门以纳贼，即云流言讹伪，讵尽无其端哉。且京营已矣。东厂锦衣卫虎冠之卒，不下数千，岂有贼在畿甸。奸细布列城中，缉事者恬焉不察，此曹子乌足任也。自古国蹙君危，必有大臣领城门兵为捍御以同生死。今以刀锯阘冗之流如儿戏，以至于败。李邦华、王家彦拊膺于京营之失策，私室自缢。内官中如王承恩者，幸得以其身从。呜呼。三百年来，君臣阔绝，其密迩万不及北司。人主孤危，已落近幸之手。虽以帝之明察，前后左右，罔非刑人。兵制军机，牵于黄门之壅阏，以不能厘举。缘此抵于危亡而终与宦者同绝。可以见宫府之情睽而安危之计误也。其所由来，非一日之积矣。可不戒欤，见中卷。

京师庙市，向惟慈仁寺、土地庙、药王庙数处。后直郡王建报恩寺，兴市不数年，王禁锢即止。康熙六十一年敕修故崇国寺成，锡名护国寺。每月逢七、八日，亦如慈仁诸市。南城游人，终尠至也。重建隆福寺，每月逢九、十日市集。今称之为东西庙。贸易甚盛。慈仁、土地、药王三市，则无人至矣。若古夫于亭杂录，候慈仁书摊故事，久已绝响。惟琉璃厂、火神庙正月上旬犹有书市及卖薰花零玉者。

长椿寺旧藏明慈圣李后、孝纯刘后、田妃三像。兵火后，孝纯像仅存。唐东江吏部题诗误作慈圣。蒋心余太史沿其误，后之题诗者因之。帧首泥金小楷书"崇祯庚辰恭绘智上菩萨"十字，观者皆未省视。按慈圣世称九莲菩萨，神宗生母也。教神宗严明，识大义。余游西山路过八里庄慈寿寺，见悬慈圣像残毁，因为装潢作记。毛西河检讨彤史拾遗记载瑞莲事甚详，于愍帝绘孝纯像始末，亦具备悉。与魏叔子《新乐侯传》微有异文，皆有奇致可诵。近见韩旭亭是升一诗，足资佐证。附记于此：长椿古寺斜阳里，钟板萧条增暮寒。香火一龛孝纯后，庄严七宝比邱冠。未经浩劫图遗像，犹幸先期奉佛坛。百六十年题字在，如何却作九莲看。

京师柴厂明之东厂，抗谏者敕锦衣卫杖讯，传即此地。三十年前，尚有墙屹然存，居民谓之老墙根。滇南张侍御汉有诗云："九天云暗日黄昏，痛哭攖鳞为国恩。累累忠魂借凭吊，百年遗恨老墙根。"今知之者鲜矣。

王世贞《明异典述》曰："世宗赐张文忠诗赋，先后凡二十余章。皆龙笺御墨，天书焕烂。真传家之至宝，耀世之盛事也。万历三十七年七月谨梓。"是书前后十八叶，中镌敕建宝纶楼诗赋，录孚敬和诗二十七章。孚敬孙知府汝纪、署丞汝经镂版。余以十钱鬻诸厂肆。文无足观，存之以备考核。

左都御史龚鼎孳以滥举巡按顾仁，降八级，用为上林苑蕃育署丞，今其官已裁矣。

雍正五年十一月壬戌，礼部遵旨议覆。嗣后各直省乡试房考官，除顺天仍照旧例外，其外省乡试，俱邻省调取在籍候选之进士举人文行素优者，制签入闱分校。其两省接壤附近三百里内者，不得混行咨送。从之。

刑科给事中朱绍凤劾奏河南主考官黄泌、丁澎进呈试录《四书》三篇，皆由己作，不用闱墨。

康熙五十二年正月，九卿议江南科场副考官赵晋，擅通关节，应斩立决。呈荐吴泌之知县王曰俞，亦应斩。夤缘中式之吴泌，及说事通贿之俞继祖，绞监候。

呈荐程光奎试卷之知县方名，拟斩立决。其埋藏文字入场钞写之程光奎，拟绞候。倩人代笔中式之徐宗轼，夹带中式之席玕，拟扑责。正考官左必蕃革职。又议福建科场贿通关节之同考官吴肇中，拟斩立决。夤缘中式之王汤三，说事之林英，拟绞候。考官介孝瑹、刘俨，拟革职。

康熙十六年，礼部奏："本年添行乡试，查直隶、江南、浙江三省贡监数多，应各遣考试官。河南、山东、陕西、山西贡监数少，应令河南省遣官一同考试。湖广、江西归并江南省，福建归并浙江省考试。以入场应试人数计算，于十五名中取中举人一名，不必另取副榜。于本年九月内考试。"二十年，以军兴旁午，准抚臣所奏贵州本年乡试于壬戌年补行，又改增楚省中额。先是，因滇逆变乱，于康熙十六年改照中省取中。湖南平定，抚臣请仍改为大省额数取中。二十二年，补行云南省辛酉科乡试。今尚书曹俪笙同年以考列三等特擢，时以为异数荣之。考乾隆初年已有之。钱稼轩、窦东皋二先生皆由四等开坊。东皋先生留馆诗云："不才宜下考，圣主念孤臣。薄罚甘从众（例皆罚俸），强吟怯向人。文章终报国，宠辱岂关身。却恨读书晚，论年已后旬（时年二十有九）。"擢左中允诗："词曹犹幸厕，爨下敢求音。讵意中阳照，偏荣小草心。宫僚得同臭，天奖比连琳（钱稼轩同日授右春坊右中允，亦从四等特擢）。登选逾常格，衔恩愧转深。"

雍正十三年钦定《大清三藏圣教》一部，总理藏经馆事务为庄亲王允禄、和亲王弘昼。校阅为校正梵字咒语佛像总管西番学工布查、原任巡抚邹基、侍读学士梁诗正。总率为僧超盛、超广、自岂、汝宽以下五十一人。

嘉庆十四年七月，因校《全唐文》，奉检释藏于万善殿之西配房，凡两阅月事竣。《释藏》刻于雍正十三年，派纂衔名载于后。兹得唐文若干篇，敬录其目。大乘经般若部十九种，七百二十二卷。宝积部三十七种，一百七十四卷。大集部三十六种，一百四十卷。华严部二十六种，二百一十卷。涅槃部十三种，九十七卷。五大部外，重释经四百一十六种，七百二十一卷。小乘经阿含部二百四十种，四百二十七卷。宋元人入藏诸大小乘经三百八十三种，八百七十三卷。大乘论九十二种，五百一十一卷。小乘论三十七种，七百三十四卷。宋元续入藏诸论二十三种，五十卷。西土圣贤撰集七十五种，一百九十卷。此土著述一百七种，二千二百八十四卷。雍正十三年、乾隆初年奉旨交出五十四种，一千一百二十七卷，一体入藏。统计一千五百一十八种，八千二百六十卷。

十月，复检《道藏》于大高殿西配房，阅月事竣。《道藏》刻于前明嘉靖年。兹得唐文若干篇，亦敬录其目。洞真部本文类七十六种，一百四十五卷。神符类八种，八卷。玉诀类四十一种，八十二卷。灵图类一十七种，二十八卷。谱录类一十三种，二十一卷。戒律类一十二种，一十三卷。威仪类二十八种，三十五卷。方法类五十一种，二百五十一卷。众术类二十种，十八卷。记传类十九种，一百三十一卷。赞颂类六种，十卷。表奏类二种，九卷。洞元部本文类七十一种，八十五卷。神符类八种，十卷。玉诀类三十三种，三十三卷。灵图类十三种，十卷。谱录类十二种，十八卷。戒律类十一种，二十六卷。威仪类七十八种，四百六十三卷。方法类二十三种，八十七卷。众术类二十种，十九卷。记传类十七种，四十四卷。赞颂类八种，十一卷。表奏类五种，二十九卷，洞神部本文类五十一种，三十二卷。神符类五种，六卷。玉诀类八十四种，七百一十三卷。灵图类五种，四十六卷。谱录类十四种，四十二卷。戒律类七种，二十卷。威仪类二十六种，三十二卷。方法类七十一种，七十卷。众术类七十四种，一百一十九卷。记传类十九种，三十五卷。赞颂类七种，六卷。表奏类三种，六卷。太元部一百六十一种，九百五十八卷。太平部六十六种，四百一十七卷。太清部二十五种，二百四十卷。正一部二百六十一种，七百四十五卷。已著录于《古今图书集成》。而桐川愿修采入汇刻书目，特未详其数耳。计一千五百六种，四千九百四十八卷。

顺治元年行盐七十一万九千五百五十引，征课银一十五万八千九百七十三两有奇，铸钱七千一百六十六万三千九百有奇。二年行盐一百七十一万六千六百二十五引，征课银五十六万三千三百十两六钱有奇，铸钱四万四千三百七十五万一千七百六十有奇。顺治八年十二月，旧铸铜钱二十一万三千三百七十有奇，钞一十二万八千一百七十二贯四百七十有奇。九年旧铸铜钱二十万一千二百一十有奇，钞一十二万八千一百七十二贯四百九十有奇。十七年旧铸铜钱二千万一千二百一十有奇，钞一十二万八千一百七十二贯四百七十有奇。

康熙元年人丁户口一千九百二十万三千二百三十三，田地山荡畦地五百三十一万一千三百八十八顷一十四亩，征银二千五百七十六万九千三百八十七两有奇，米豆麦六百一十二万一千六百一十三石五斗有奇，草二百二十六万五千七百三十四束，茶一十五万七千九百二十八引，行盐四百二十万四千五百九十八引，征课银二百七十三万三千五百七十八两六钱，铸钱二万九千七百八十九万六千三百八十有奇。

雍正元年人丁户口二千五百三十二万六千三百七，又永不加赋，滋生人丁四十万八千五百五十七。田地山荡畦地八百九十万一千八百七十九顷六十二亩有奇，徵银三千二十二万三千九百四十三两有奇，米豆麦四百一十二万八千六百五十七石有奇，草四百八十二万七千八百六十一束，茶四十九万五千六百三十引，行盐五百二万四千一百三十八引，徵课银四百二十六万一千九百三十三两有奇，铸钱四十九万九千二百有奇。

《圣制诗》五集二十八卷，乾隆丁未填仓日作。小注：国朝天下民数一千六十三万。迄今一百四十年余以来，已增至二万七八千万。几至二十倍之多。承平

日久,休养生息,户口日益繁滋。用谷既多,其价安能不日加昂贵耶。

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戊午谕:"朕恭阅《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四十九年民数二千三百三十一万二千二百余名口。因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共三万七百四十六万七千二百余名口。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五倍有奇。我国家承天眷佑,百余年太平天下。化泽涵濡,休养生息。承平日久,版籍益增。天下户口之数,视昔多至十余倍。以一人耕种而供十数人之食,盖藏已不能如前充裕。且居户既日益繁多,则庐舍所占田土,不啻倍蓰。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于闾阎生计,诚有关系。若再因岁事屡丰,粒米狼戾,民情游惰,田亩荒芜,势必至日食不继,益形拮据,朕甚忧之。犹幸朕临御以来,辟土开疆,幅员日廓,小民皆得开垦边外地土,藉以暂谋口食。然为之计及久远,总须野无旷土,家有赢粮,方可户庆盈宁,收耕九余三之效。各省督抚及有牧民之职者,务当随时劝谕,剀切化导。俾皆俭朴成风,服勤稼穑,惜物力而尽地利,共享升平之福。毋得相竞奢靡,习于怠惰,用副朕爱养黎元、谆谆教戒至意。将此通谕知之。

乾隆六十年各省通共大小男妇二万九千六百九十六万八千九百六十八名口。

自康熙年间起,至乾隆三十九年止,户部银库每年积存银数,按年查明进呈。至康熙年间档册霉烂不全,未能按年开载。康熙六年实在银二百四十八万八千四百九十二两,十一年实在银一千八百九万六千八百五十两,十二年实在银二千一百三十五万八千六两,十六年实在银五百三十万七千二百十六两,十七年实在银三百三十三万九千九百二十两,二十五年实在银二千六百五万二千七百三十五两,二十六年实在银二千八百九十六万四千四百九十九两,三十年实在银三千一百八十四万九千七百一十九两,三十一年实在银三千四百二十五万五千二百八十五两,三十二年实在银二千七百六十万六百六十三两,三十三年实在银四千一百万七千七百九十两,三十四年实在银四千二百二十六万三千五百一十六两,三十五年实在银四千二百六十二万八千九百八十九两,三十六年实在银四千六十三万九千九百二十两,三十七年实在银四千五十四万二千九百六十六两,四十二年实在银三千八百三十六万八千一百五两,四十三年实在银三千九百九十八万五千三百六两,四十七年实在银四千七百十八万四千七百八十八两,四十八年实在银四千三百七十六万七千九十四两,四十九年实在银四千五百八十八万一千七十二两,五十二年实在银四千三百九万四千二百三十九两,五十三年实在银四千七十三万四千八百二十五两,五十七年实在银四千四百三十一万九千三十三两、五十八年实在银四千七百三十六万八千六百四十五两,五十九年实在银三千九百三十一万七千一百三两、六十年实在银三千二百六十二万二千四百二十一两。雍正元年实在银二千三百七十一万一千九百二十两,二年实在银三千一百六十二万七千六百八两,三年实在银四千四十三万四千七百四十四两,四年实在银四千七百四十万九千七百八十两,五年实在银五千五百二十五万二千九百三十三两,六年实在银五千八百二十三万五千七百八十两,七年实在银六千二十四万八千七百四十七两,八年实在银六千二百十八万三千三百四十九两,九年实在银五千三十七万三千九百五十三两,十年实在银四千四百三十九万二千八百四十八两,十一年实在银三千七百九十三万三千七百四十三两,十二年实在银三千二百五十万三千四百二十八两,十三年实在银三千四百五十三万四百八十五两。乾隆元年实在银三千三百九十五万九千六百二十四两,二年实在银三千四百三十八万五千一百三十八两,三年实在银三千四百八十五万八千四百七十八两,四年实在银三千二百五十八万二千九百七十六两,五年实在银三千四十八万五千八百七十六两,六年实在银三千一百四十六万三千五百三十九两,七年实在银三千二百七十四万六千七百五十二两,八年实在银二千九百十二万一千一百四两,九年实在银三千一百九十万二千五百十八两,十年实在银三千三百十七万六百五十五两,十一年实在银三千四百六十三万三千一百七十七两,十二年实在银三千二百三十六万三千四百四两,十三年实在银二千七百四十六万三千六百四十五两,十四年实在银二千八百七万三千四十三两,十五年实在银三千七十九万六千一百七十七两,十六年实在银三千二百四十九万三千七百八十六两,十七年实在银三千八百六十三万二百八十七两,十八年实在银三千九百八十七万三百九十四两,十九年实在银三千七百六十万五千四百二十二两,二十年实在银四千二百九十九万七千四十八两,二十一年实在银四千三百二十二万二千三十两,二十二年实在银四千十五万二千二百五十四两,二十三年实在银三千六百三十八万八百九两,二十四年实在银三千六百七十三万二千八百六十五两,二十五年实在银三千五百四十九万六千九百二两,二十六年实在银三千六百六十三万八千五百七十二两,二十七年实在银四千一百九十二万七千九百二十四两,二十八年实在银四千七百六万三千六百十两,二十九年实在银五千四百二十七万三千八百十四两,三十年实在银六千三十三万六千三百七十五两,三十一年实在银六千六百六十一万三千一百二十七两,三十二年实在银六千六百五十万一千五十二两,三十三年实在银七千一百八十二万三千八百八十八两,三十四年实在银七千六百二十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两,三十五年实在银七千七百二十九万九千七百三十六两,三十六年实在银七千八百九十四万一两,三十七年实在银七千八百七十四万二百六十二两,三十八年实在银六千九百六十七万七千七十一两,三十九年实在银七千三百九十万五千六百十两。

卷　二

吏部题，各省题荐人员，原令其作速起程。今陕西李颙、王弘撰，江南汪琬、张九徵、周庆、曾彭贵、潘耒、嵇宗孟、张新标、吴元龙、蔡方炳，直隶杜越、范必英，浙江应抃谦，山西范鄗鼎，江西魏禧并以疾辞。陕西李因笃以母老辞。相应咨催赴京。得旨，李因笃等既经诸臣以学问渊通文藻瑰丽荐举，该督抚作速起送来京，以副朕求贤至意。

韩湘岩观察宰江南，俸满抵京。余尝晤于舅氏斋中。躯干丰重，而言语清快。象纬医卜诸术艺，无不精核贯穿。见余方髫岁喜弄文墨，出所著《滑疑集》见赠。集中如貌左、貌国语、貌韩非子、貌庄、貌《史记》，具有神似处。所云貌者微词也。酒酣，益自矜，告余云："青田刘诚意后，区区一人而已。"语罢狂笑不已，其自负如此。

朱竹垞谓偶吏目桓所选元诗为独开生面，而以缺七言绝句为憾。余尝欲补之而未就也。因忆文渊阁校四库书，所阅元人诗佳者辄录存。多《四朝诗选》、《元文类》、《宋元诗会》、《元诗体要》、《元风雅》、《元诗选》、《元诗癸》集中所未载者。将来合诸集甄综之，以复吏目旧观。竹垞翁其许我乎。艾性夫《春溪》云：晚溪晴稳麦风斜，桥影倾欹水见沙。十里荒陂自春色，一双鸂鶒唼杨花。雨香云嫩散春泥，细草初肥绿满溪。无数落花莺背上，避人都入柳阴啼。《题僧阁》云：芦竹丛高旧石阑，菩提香远出林端。雁声忽断梧桐雨，草阁秋深倚暮寒。张观光《闻角》云：谁送寒声入梦中，遥知人在戍楼东。明朝梅岭花飞雪，未必都因昨夜风。《江景》云：寒生雁背天将雪，冷入鱼腮水欲冰。钓艇归来江路暝，舟人分火点渔灯。王奕《过江》云：玉勒金台逐去尘，十年多少渡江民。中流试扣金山老，曾有深衣过鲁人。杨弘道《迎祥观即事》云：牵牛延蔓覆檐青，凉气著人如酒醒。天外晚风收积雨，石炉灯水白泠泠。尹廷高《江乡夜兴》云：极浦霜清雁打围，渔灯明灭水烟微。天寒想是鲈鱼少，犬吠空江船夜归。释大䜣《题孤屿图》云：澹烟疏树月朦胧，路隔寒潮断复通。添个茅庵分住我，明年飞锡海门东。侯充中《汴梁郊行》云：大梁城下草连云，千古河山对夕曛。一掬贾生忧国泪，西风吹上信陵坟。刘鹗《九日峡江舟中》云：秋风如此客辞家，重理平生旧帽纱。不是故山无白酒，年年奔走负黄花。宋无《山中》云：半岭松声樵客分，一溪春草鹿成群。采芝人入翠微去，丹灶石坛空白云。《咏兰》云：分向湘山半野蒿，偶并青草入离骚。清名悔出群芳上，不入离骚更自高。洪焱祖《中秋宿贵义岭无月》云：乱山深处遇中秋，只有风湍拍石头。赖是今宵无月色，若令月出转添愁。唐元皆《春亭》云：自家意思窗前草，满目红酣川上花。十二阑干风雨霁，有人来此岸乌纱。李存《赠卖楮士》云：门前柿叶未堪书，窗外芭蕉雨后疏。正恨新诗没题处，故人携纸过庭除。朱晞颜《自题》云：乘兴风波万里游，清如王子泛扁舟。早知鲸背推敲险，悔不来时只跨牛。周伯琦《夜坐偶成》云：清夜严城玉漏迟，杏花疏影散书帷。红尘不到扬雄宅，石鼎焚香读楚词。纳新《京城春日》云：官闸冰消绿漫堤，落花流水五门西。黄鹂不管春深浅，飞入南城树上啼。张仲声《壁上小景》云：半林斜日带晴霞，仿佛柴桑处士家。千里田园归未得，只疑北地有黄花。陈镒《道经东崖砦》云：荒村寂寞两三家，故垒东边石径斜。岩树不知人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李继本《对月同宗兄赋》云：窗里娟娟纳月光，床头顾影转凄凉。束书几日还山去，露坐弹琴秋树傍。沈梦麟《涌金门即事》云：涌金门外步阳春，旧日轩楹尽劫尘，却笑柳州新燕子，飞来不识白头人。同恕《归棹》云：冲烟去即比邻共，载月归时老稚迎。鱼少水多生事了，一溪晴碧有谁争。张仲深《溪上》云：溪南溪北燕交飞，溪上人家客未归。翠壁夜闻山鸟叫，金炉烬冷水沈微。赵文展《亦周墓》云：竹刺藤梢未易攀，一栝红酒酹荒菅。携儿不敢高声哭，僧录新来住此山。王沂《看山》云：昔年骑马看青山，曾与青山共往还。今日君家亭子上，依然山在白云间。《过潼关》云：天风吹袖下云台，玉井芙蓉为我开。行过潼关却回望，半空飞翠逐人来。程端礼《闲步》云：城上寒梅白雪花，城边嫩柳黄金芽。平林望尽意不尽，回首城西日欲斜。胡行简《青山白云》云：忆从扈从过居庸，北望迢迢万玉峰。独恨昆仑犹未识，至今长被白云封。陈宜甫《老农》云：老农村里别无营，饱饭惟知乐太平。天子驾来应不顾，低头鞭犊自春耕。陆文圭《早春》云：草色青青没烧痕，山川满目酒盈樽。只愁逋客回家日，先被春风紧闭门。《次伯机》云：梅天风雨一江寒，失却滩头旧钓竿。自着渔蓑沽酒去，路逢贾客问长安。胡祗遹《玉堂偶成》云：瓠篱蔬圃雨余香，林影蝉声午梦凉。一日闲情如两日，阅书终日未残阳。张之翰《闻雁》云：燕中五见雁南下。今岁雁来余始还。堪笑余生不如雁，雁归常在一年间。《宿柯亭》云：好山似恨客西行，便比朝来减旧青。我自笑余忙个甚，满船风雨宿柯亭。王旭《杂诗》云：东流江水不西还，六代兴亡一梦间。行客有怀谁会得，凤凰台上看东山。《南湖雨中》云：气涵云外草堂虚，蘋末风来午梦余。起逐邻翁上船去，藕花深处看叉鱼。三年身不到江湖，惭愧烟波旧钓徒。今日扁舟复何处，卧听风雨闹黄芦。荷叶青青水湿衣，南湖日暮采莲归。菱歌一曲风生浦，几处冲烟白鸟飞。《有怀》云：春风花落紫藤枝，正是山蔬可撷时。惆怅故园归未得，兴来空咏《采薇》诗。《晚步》云：草没行踪一径斜，西风开满蒺藜花。行歌曳杖不知远，转过青林又几家。宋禧《题画》云：松林日落碧云开，野老溪头坐石苔。隔岸好山招不到，一篙流水待谁来。滕安上《村居》云：幽居一日胜两日，故友十人无五人。村北树阴余亩大，肯来盘礴乐闲身。王结《次韵》云：折得寒桃雨后花，自怜白发照乌纱。陌头杨柳撩春思，掩映茅亭卖酒家。耶律铸《赠人》云：不知何事伤游子，漫折闲花尽

日吟。转觉忘机是啼鸟,静依芳草说春心。

汪钝翁《题高季迪槎轩集》云:按王文忠公《缶鸣集·序》云,诗十二卷,九百三十七首。张子宜《哀辞·序》则云:先生自类其诗千五百首。今考周氏本,总千有一首。其数与序不合。外又有是集十卷。诗七百二十三首。《姑苏杂咏》一卷,诗一百二十三首,内惟五首重出。余俱《缶鸣》所无。合集共得一千八百四十余首。他如徐氏本虽名《大全》,而实轶去者多矣。《列朝诗选》于先生诗率取诸《缶鸣》、《大全》,岂犹未见是集耶。集为余塾所藏,乃成化间张习企翱所刻也。今四库书馆祗《大全集》十八卷,外有《凫藻集古文》五卷。钝翁所藏,不知归于何所。

李天生评许生洲《华岳集》云:"处处言情,却处处是景。建安而后,惟杜少陵耳。公诗乃能之,则其推挹之者至矣。生洲督学秦中,得诗最富。所刻《华岳集》是也。"李天生所选订。天生与生洲同膺鸿博之荐,气谊尤笃,故说诗最合云。

施耦堂侍御为诗人竹田之子,丙戌通籍,年已逾四十岁矣。以诗文自豪,尤精赏鉴。辨周秦物,丝毫不爽。贤士大夫皆乐与之游。晚年风流放诞。优伶徵逐。酒觞丝竹,无日无之。故其所作,亦皆率情便意。较少年倜傥雄直诸篇什,如出两人。

覃溪先生告余云:"山谷学杜,所以必用逆法者。正因本领不能敌古人,故不得已而用逆也。若李义山学杜,则不必用逆,又在山谷之上矣。此皆诗家秘妙真诀也。今我辈又万万不及山谷之本领,并用逆亦不能。然则如之何而可?则且先齩着牙忍性,不许用平下,不许直下,不许连下,此方可以人手。不然,则未有能成者也。"

归安吴隆元以散馆归班进士随军营效力,议叙得会考司主事。雍正元年癸卯二月分校顺天乡试。至八月会试,仍充分校官。官已至翰林学士。即蒙特命隆元一人教习本科庶吉士,二年充江南正考官。旋以罪戍关外,卒于戍所。不数年间,升沈显晦,变幻无常,皆非人能逆料。富贵利达之念,睹此可以稍释矣。

查隐君晚号海上迂人,居龙山。与黄梨洲、陆丽京雅意切劘,所著文二卷、诗二卷、词一卷,皆其婿朱达袁集之者,非全本也。论古诸作,颇具卓识。读之令人慨然。

毛初晴选唐人试体诗,附载其里人王锡数章,他手不与。矜重之抑已至矣。锡杂咏诸作,世盛传称,实多平近率直语。然其情闲致逸,于此亦略见一斑。

德清徐志莘虽由门荫得官,殊不自矜贵,沾沾以诗自豪。生平向往眉山,下笔清辨滔滔。老年放浪溪山,与渔樵为侣。所作尤雄洁可喜。裘马之气,一洗而空。

国朝书家无爵位而名著者,查二瞻为最,收藏家多秘惜之。余观所书诗句,亦清娇拔俗。惜其《种书堂遗稿》不可问矣。

沈归愚尚书云:"郁植字大木,号东堂。江南太仓人,诸生。八岁应试,作《五伦论》。吴梅村祭酒见而奇之。既长,研穷古学,为王新城赏鉴。康熙己未以博学鸿词荐,未应试卒。诗体裁盛唐,不落元和以下。读《悲歌》六章,可以见其生平。而《吏牍钞存》等书遗其名,当据此补之。

师荔扉喜刻书,宰望江,令搜访邑人龙宫允诗。半就沦没,仅得《和苏集》,梓而行之。卷首序多己未诸征士撰作,推许甚挚,惜未见其全也。世顾赏其《琼花梦》、《芙蓉城传奇》,何哉。

徐东痴与顾亭林、王端士、费此度诸名士于康熙己未膺荐举,俱辞不就试。王渔洋与东痴为中表兄弟,称其诗近陶渊明、孟东野。辛亥秋,余邀翁覃溪学士过筠圃草堂阅旧本书,有东痴、渔洋手校边仲子诗本,内跋语二则,东痴墨书,渔洋朱书。学士摹成神似,今藏余斋,题者甚众。

严海珊咏李副使诗,有"西涯衣钵委而去"语。又云北地虽非西涯门人,然如王九思以仿西涯体中选。其余诸子,多有亲承指授者,皆夺于北地之燄。改辕背之,犹之北地背之也。子衡、孟独抵排尤力。吴、楚继起祧西涯称北地惓惓皈依弗替者,石文隐、罗文肃、邵文庄数人耳。或海珊不知西涯为北地癸丑座主。

余于书肆买一画册,不著款。淡墨抒写,得大痴山人笔意。及验其私印。则崔华也。按华太仓人,渔洋山人分校所取士。诗亦清拔绝俗,为山人所称许。

余尝病《元史》最为谫陋,近日钱竹汀少詹《廿二史考异》中《元史》颇精详。及观仁和邵詹事远平所辑《元史类编》,叹其为良史。而詹事叙录中以和礼霍孙、赤老温未立传,后妃传无徵致憾。今世喜读书熟悉有元一代朝章典故、能补订此书者,吾不能不有望于凌仲子广文、陈稽亭水部也。

黄瑚初主吴梅村,继主叶讱庵,尝为二公代草。年三十八殁。后七年为康熙己未,诏内外臣僚举博学鸿儒备顾问。叶学士主其事,首屈指及先生,而先生死矣。见《顾栋高传》,顾于先生为表叔,其言自确。然则瑚实未列名荐牍。而《苍岘先生文集》中乃谓叶学士以瑚名上,徵书下,病历不行而死。误矣。

《苍岘山人文集·陶元淳墓志铭》云:"益都赵秋谷、淄川毕公权皆与君善,才望相埒。康熙己未,天子开博学鸿词科,光禄何公以君名上。君已先期出都门,遣骑追还,复以病告。"则子师并未与试,不当列入与试未取诸公名内。

国朝三甲进士,由词林跻通显以勋业德望著者,不可胜数。如李文勤霨、魏文毅裔介、魏敏果象枢、王文靖熙、汤文正斌、熊文端赐履、陈文贞廷敬、张文端鹏翮、徐文敬潮、徐文定元梦、杨文定名时、高文良其倬、朱文端轼、福文端敏、史文靖贻直、张文和廷玉、张文敏照,尤卓卓者也。余亦三甲进士,由检讨至祭酒,缘事议革职,恩旨授编修。越二年,复官学士。

海宁张英字仲张,康熙癸丑进士。出桐城张文端公之门,一时有大小张英之目。戊午,文端子廷瓒又出仲张门。仲张虽由是获谴,而针芥之投,亦有莫之为而

为之者矣。

近人著书，当以邵学士晋涵《尔雅正义》、王观察念孙《广雅疏证》、阮巡抚元《经籍纂诂》为最典洽。余见桐城方密之所辑《通雅》，其该博亦不在三家下。惜其版久不印，今藏姚氏书塾。苏州书贾将购而贩卖之，甚可喜也。

刘文正公《书扇诗·跋》云："己卯夏日有以《渊鉴类函》求售者，因次其卷页，略加校仇。虫豸一部，为类甚夥。有耳熟其名而未悉形状，亦有心知其貌而未究称名者。始信读书考定，大非易事。家侄象山授经之余，写此二十四种于扇头，因杂录前人题咏于其背面。荆公所云费日力者，其在斯乎。公言如此。原诗前四行残阙不可辨识，惟明僧通九《咏蜻蜓》，明赵宽夫《咏蜘蛛》，王西樵《咏叩头虫》，明何景明《咏络纬》，唐薛维翰《咏飞蛾》，唐僧苾刍《咏蝌蚪》，宋梅尧臣《咏苍蝇》。明朱之蕃《咏螳螂》，宋苏轼《咏蜗牛》，宋罗处约《咏螽斯》，宋韩维《咏虾蟆》，明郭善登《咏蜜蜂》，梁张率《咏鱼》，明王叔承《咏蟹》，唐陆鲁望《咏蜂》，宋欧阳季直《咏蝉》，元赵孟頫《咏蝴蝶》，元赵漪渊《咏促织》，宋文与可《咏蚊》，元张伯雨《咏蚱蜢》，明王元长《咏花虫》，宋苏轼《咏蜣螂》。按虾鱼蟹水族也，未可阑入虫豸中。蜜蜂蜂属也，蝌蚪蛙属也，蚱蜢螽斯属也，不必复见。《花虫类函》所无也。七题故删之，补益若干，成诗二十八章。所谓不贤者识其小乎，抑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者欤。"

元国子学总教一人（见《元史》），冯志常，太宗时任（见《元史·选举志》）。按国子学总教及提举学校官，虽历是职者甚少，然系元世创设，故为另立提举学校官一人（见《元史》）。郝义恭，文宗时任（见《元史·选举志》）。领国子十五人（并见《元史》）。李栋，至正时任（见《元史·世祖纪》下同）。宋衜，长子人，至元时任。李谦，东阿人，至元时任。刘因，容城人，至元时任。李孟，上党人，至大时任（见《元史·仁宗纪》下同）。张珪，皇庆时任。许思敬，皇庆时任。赵世延，成都人，延祐时任。廉恂，至元时任（见《元史·英宗纪》下同）。张养浩，济南人，至治时任。富珠哩翀，顺阳人，至治时任。韩让，泰定时任。姚庸，泰定时任（并见《元史·泰定帝纪》）。赵世安，天历时任（见《元史·文宗纪》）。托哩特穆尔，至正时任（见《元史·顺帝纪》）。按元初多聘耆儒硕学典司教事，中叶更以中书平章领之，今类次如右。内惟富珠哩翀后官祭酒，不重见。兼国子祭酒十二人（并见《元史》）。萧𣂏，奉元人，大德时任（见《元史·儒学传》）。刘赓，洺水人，至大年任（见《元史·本传》下同）。尚野，保定人，延祐时任。邓文原，绵州人，至治年任。虞集，泰定时任。吕思诚，平定人，欧阳元，浏阳人，元统时任。宋本，大都人，元统时任，刘敏中，章邱人，至正时任。苏天爵，真定人，至正时任。归旸，汴梁人，至正时任。张翥，晋宁人，至正时任。按以上诸人，俱系他官兼任。又有系专任，后升任，兼职如故，仍列祭酒。兹不重见。祭酒十二人（见《元史》者十一人，见《元人集》者一人）。许衡，河内人，中统时任（见《元史》本传）。王恂，唐县人，至元时任（见《元史·本传》）。孔洙，至元时任（见《元史·世祖纪》）。张础，渤海人，至元时任（见《元史》本传）。荀宗道（见《元史·郝经传》）。李之绍，平阴人，皇庆时任（见《元史》本传）。孔克坚，至元时任（见《元史·孔思晦传》）。李好文，东明人，至正时任（见《元史》本传）。王思诚，嵫阳人，至正时任（见《元史》本传）。陈祖仁，汴人，至正时任（见《元史》本传）。赵子期，宛邱人（见纳新《金台集》），未详其名，亦未知何时。又《元史》叶李传荐周砥等十人为祭酒等官，别无确证，今不录。司业二十九人（见《元史》二十一人，见《元人集》者三人，见《元诗选·小传》者四人，见《石鼓文音训》者一人）。伊木沁（见《元史·刘因传》）、耶律有尚（见祭酒）、商琥，至元时任（见《元史·商珽传》）。黎立武，新喻人（见吴澄《草庐集》），李思衍，余干人（见《元诗选·小传》），滕安上，中山人（见姚燧《牧庵集》），李元礼，真定人，大德时任（见《元史》本传），畅师文，南阳人，大德时任（见《元史》本传）。尚野（见国子祭酒），至大时任。李之绍（见祭酒），皇庆时任。吴澄，崇仁人，皇庆时任（见《元史》本传）。邓文原（见国子祭酒），皇庆时任。齐履谦，延祐时任（见《元史》本传），富珠哩翀（见兼国子祭酒），泰定时任。虞集（见兼国子祭酒），泰定时任。杨宗瑞（见《元史·处集传》）、韩镛，济南人，至顺时任（见《元史》本传）。吕思诚（见兼国子祭酒）、谢瑞，遂宁人（见《元史》本传，）贡师泰，宣城人（见《元史》本传），宋褧，大都人，至元时任（见《元诗选·小传》）。潘迪，至元时任（见《石鼓文音训》）。王思诚（见祭酒），至正时任。刘敏中（见国子祭酒）、汪泽民，婺源人，至元时任。吴当，崇仁人，至正时任（见《元史》本传）。王士能（见陈孚《玉堂集》）、段辅（见《元诗选·小传》下同）、王士元，临汾人，按以上三人未详何时任，附此。又《元史》载至元二十年吕域、大德三年杨恒、萧𣂏、仁宗时同恕，俱被召不赴，不录。

明兼国子祭酒二十六人（并见明《太学志》）。谢铎，太平人，弘治十三年任（见明《太学志》下同）。按明初尚有领国子监事李文忠、兼国子祭酒梁贞，以俱系南京国子学，故不录。以下各官，并同此例。李旻，仁和人，正德元年任。许诰，灵宝人，嘉靖八年任。吴惠，鄞县人，嘉靖十四年任。崔桐，海门人，嘉靖十九年任。张衮，江阴人，嘉靖二十一年任。王道，武城人，嘉靖二十六年任。欧阳德，泰和人，嘉靖二十六年任。闵如霖，乌程人，嘉靖三十年任。吴山，高安人，嘉靖三十年任。敖铣，高安人，嘉靖三十二年任。高拱，新郑人，嘉靖三十九年任。秦鸣雷，临海人，嘉靖四十一年任。高仪，钱塘人，嘉靖四十二年任。陈以勤，南充人，嘉靖四十三年任。胡正蒙，余姚人，嘉靖四十四年任。赵贞吉，内江人，隆庆元年任。丁士美，清河人，隆庆五年任。万浩，进贤人，隆庆六年任。孙应鳌，如皋人，万历三年任。余有丁，鄞县人，万历六年任。许国，歙县人，万历八年任。张一桂，祥符人，万历十九年任。范谦，

丰城人,万历十九年任。敖文祯,高安人,万历二十九年任。傅新德,定襄人,万历三十七年任。按以上俱系以他官兼任及有事迹可考者。其或暂行署摄。如《辟雍纪事》所载永乐十年梁里许、万历三十五年沈潅、孙承泽,《学典》所载万历四十年周道登、四十六年张鼐、天启元年成基命、崇祯二年倪嘉善等,俱官卑任浅,不在此例。又如先系实授,后升任,兼管监事,仍列祭酒,兹不重见。祭酒九十九人(见明《太学志》八十六人,见《辟雍纪事》者六人,见《明史》者七人)。胡俨,南昌人,永乐二年任(见明《太学志》下同)。按俨初任太学祭酒,后移建太学,仍任祭酒,故载自俨始。贝泰,金华人,宣德二年任,李勉时,安福人,正统六年任。萧镃,泰和人,正统十二年任。刘铉,长洲人,景泰二年任。王恂,公安人,景泰四年任。陈询,华亭人,景泰五年任。刘益,吉水人,天顺三年任。司马恂,山阴人,天顺八年任。邢让,襄陵人,成化二年任。陈鉴,吴县人,成化五年任。周洪谟,长宁人,成化十一年任。耿裕,卢氏人,成化十二年任。邱浚,琼山人,成化十三年任。费訚,丹徒人,成化二十三年任。郑纪,仙游人,弘治三年任。林瀚,闽县人,弘治三年任。黄恂,余姚人,弘治十七年任。张澯,平南人,弘治十八年任。周玉,临海人,正德二年任。王鸿儒,南阳人,正德四年任。王云凤,和顺人,正德四年任。石珤,槀城人,正德五年任。王瓒,永嘉人,正德八年任。鲁铎,景陵人,正德十二年任。陈霁,吴县人,正德十二年任。赵永,临淮人,正德十二年任。严嵩,分宜人,嘉靖三年任。陆深,上海人,嘉靖七年任。魏校,昆山人,嘉靖八年任。林文俊,莆田人,嘉靖十一年任。王激,永嘉人,嘉靖十三年任。贾咏,临颍人,嘉靖十三年任。吕柟,高陵人,嘉靖十四年任。许成名,聊城人,嘉靖十五年任。王教,祥符人,嘉靖十五年任。徐阶,华亭人,嘉靖二十二年任。王用宾,咸宁人,嘉靖二十四年任。周文烛,山阴人,嘉靖二十六年任。李本,余姚人,嘉靖二十七年任。孙升,余姚人,嘉靖二十八年任。李机,丰城人,嘉靖三十二年任。茅瓒,钱塘人,嘉靖三十二年任(见《辟雍纪事》)。尹台,永新人,嘉靖三十三年任(见明《太学志》,下同)。郭鋆,高平人,嘉靖三十四年任。林庭机,瀚季子,嘉靖三十六年任。汪镗,鄞县人,嘉靖四十五年任。林燫,庭机子,嘉靖四十五年任。胡杰,丰城人,隆庆元年任。王希烈,南昌人,隆庆元年任。孙铤,升子,隆庆三年任。马自强,同州人,隆庆四年任。林士章,漳浦人,万历元年任。王锡爵,太仓人,万历二年任。姚宏谟,秀水人,万历五年任。吕旻,龙溪人,万历五年任。陈思育,临武人,万历七年任。周子义,无锡人,万历八年任。杨起元,归善人,万历十年任(见《辟雍纪事》)。高起愚,铜梁人,万历十一年任(见明《太学志》,下同)。罗万化,会稽人,万历十二年任。范应期,乌程人,万历十二年任。张位,新建人,万历十二年任。徐显卿,长洲人,万历十三年任。韩世能,长洲人,万历十三年任。李长春,富顺人,万历十四年任。田一儁,大田人,万历十五年任。黄凤翔,晋江人,万历十七年任。刘元震,任邱人,万历十七年任。盛讷,定远人,万历十九年任。曾朝节,临武人,万历二十年任。成宪,苏州人,万历二十一年任。萧良有,汉阳人,万历二十三年任。李廷机,晋江人,万历二十四年任。刘应秋,吉水人,万历二十五年任。方从哲,德清人,万历二十六年任。杨道宾,江□人,万历二十九年任。黄汝良,晋江人 ,万历三十年任。萧云举,宣化人,万历三十一年任。陶望龄,会稽人,万历三十一年任。周如砥,即墨人,万历三十五年任。朱国桢,乌程人,万历三十五年任。邓士龙,南昌人,万历四十二年任。刘一爆,南昌人,万历四十三年任。盛以宏,潼关人,万历四十五年任。张邦,宜兴人,万历四十六年任。何如宠,桐城人,万历四十七年任(《明史》本传)。公鼐,蒙阴人,泰昌元年任(见明《太学志》)。蔡毅中,光山人,天启三年任(见《明史》本传)。王祚远,普安人,天启四年任(见《明史》本传)。林钎,同安人,天启七年任。孔贞运,句容人,崇祯元年任(见《明史·张至发传》)。顾锡畴,昆山人,崇祯二年任(见《明史》本传)。吴士元,进贤人,崇祯四年任(见《辟雍纪事》。下同)。傅冠,进贤人,崇祯七年任。倪元璐,上虞人,崇祯八年任(见《明史·程国祥传》)。张四知,河南人,崇祯九年任(见《辟雍纪事》)。李建泰,曲沃人,崇祯时任(见《明史·魏藻德传》)。按以上俱系实授。旧志又载成化六年李绍、何潜,嘉靖三十八年沈坤,隆庆九年吕调阳,万历二十一年陆可教,及《辟雍纪事》正德三年蔡清,均以未任不录。兼国子司业二十一人(并见明《太学志》)。刘震,安福人,成化二十三年任(见明《太学志》。下同)。童承叙,沔阳人,嘉靖十四年任。赵贞吉,内江人,嘉靖二十九年任。董份,乌程人,嘉靖三十四年任。高仪,钱塘人,嘉靖三十六年任。晁瑮,开州人,嘉靖三十八年任。张居正,江陵人,嘉靖三十九年任。孙世芳,安东人,嘉靖四十一年任。黄凤翔,晋江人,万历十年任。张位,新建人,万历十一年任。吴中行,宜兴人,万历十二年任。赵用贤,常熟人,万历十三年任。盛讷(见祭酒),万历十四年任。余孟麟,祁门人,万历十六年任。萧良有(见祭酒),万历十九年任。刘应秋(见祭酒),万历二十一年任。黄汝良(见祭酒),万历二十七年任。萧云举(见祭酒),万历二十八年任。周如砥(见祭酒),万历二十八年任。李腾芳,湘潭人,万历三十二年任。汤宾尹,宣城人,万历三十七年任,司业七十二人(见明《太学志》五十九人,见《辟雍纪事》者九人,见《明史》者一人。见孙承泽《学典》者三人)。赵季通,天台人,永乐四年任(见明《太学志》,下同)。黄广云,临桂人,永乐九年任。董子庄,乐安人,永乐十年任。赵琬,武进人,宣德十年任。曾暹,吉水人,景德四年任。吴汇,新喻人,天顺三年任。张业,安福人,天顺三年任。耿裕(见祭酒),成化七年任。费訚(见祭酒),成化十一年任。黄恂(见祭酒),弘治九年任。周玉(见祭酒),弘治十四年任。鲁铎(见祭酒),正德二年任。王瓒(见祭酒),正德三年任。黄澜,莆田

人，正德十年任。穆孔晖，棠邑人，正德十一年任。景旸，仪真人，正德十一年任。陆深(见祭酒)，正德十三年任。吴惠(见祭酒)，正德十六年任。林时，汝宁人，嘉靖六年任。陈寰，常熟人，嘉靖十一年任。马汝骥，绥德人，嘉靖十八年任。张星，桂林人，嘉靖十四年任。王同祖，昆山人，嘉靖十八年任。江汝璧，贵溪人，嘉靖二十二年任。周文烛(见祭酒)，二十三年任。李机，(见祭酒)，嘉靖二十六年任。尹台(见祭酒)，嘉靖二十九年任。林庭机(见祭酒)，三十年任，王材，新城人，嘉靖三十四年任。吕调阳，桂林中卫人，嘉靖四十三年任。胡杰(见祭酒)，嘉靖四十五年任。万浩，进贤人，嘉靖四十五年任。林士章(见祭酒)，隆庆二年任。马自强(见祭酒)，隆庆三年任。王锡爵(见祭酒)，隆庆四年任。余有丁，鄞县人，隆庆五年任。范应期，乌程人，隆庆六年任。李日华，华亭人，万历元年任。戴洵，奉化人。万历三年任。沈渊，新城人，万历四年任。吕旻(见祭酒)，万历五年任。周子义(见祭酒)，万历五年任。王宏海，安定人，万历七年任。刘瑊，峡江人，万历十三年任。王祖嫡，德州人，万历十五年任。杨起元(见祭酒)，万历十七年任。周应宾，鄞县人，万历二十一年任。叶向高，福清人，万历二十三年任。方从哲(见祭酒)，万历二十四年任。杨道宾(见祭酒)，万历二十七年任。沈潅，乌程人，万历三十四年任。南师中，渭南人，万历三十六年任。邵景尧，象山人，万历三十九年任。周道登，吴江人，万历四十年任。孟时芳，蒲州人，万历四十一年任。公鼐(见祭酒)，万历四十□年任。骆从宇，武康人，万历四十□年任。张鼐，华亭人，万历四十六年任。姜逢元，山阴人，万历四十八年任(见孙承泽《学典》)。董其昌，华亭人，泰昌元年任(见《明史·文苑传》)。成基命，大名人，泰昌元年任(见明《太学志》)。蔡毅中(见祭酒)，天启三年任(见孙承泽《学典》)。李国橧，高阳人，天启四年任(见《辟雍纪事》，下同)，林钎(见祭酒)，天启七年任。朱之俊，汾阳人，天启七年任。陈盟，富顺人，崇祯元年任。姜曰广，新建人，崇祯二年任。倪嘉善，桐城人，崇祯二年任(见孙承泽《学典》)。陈二锡，长洲人，崇祯二年任(见《辟雍纪事》，下同)。吴士元，进贤人，崇祯四年任。马之骥，益都人，崇祯七年任。何瑞徵，信阳人，崇祯九年任。按以上俱系实授。明《太学志》又载万历十四年习孔教、十七年邓以赞、二十三年季道统，均以未任不录。

国朝兼管国子监大臣。和硕康亲王崇安，雍正三年兼管。多罗果郡王允礼，雍正三年兼管。杨名时，江南江阴人，辛未进士，乾隆元年以尚书兼管。孙嘉淦，山西兴县人，癸巳进士，乾隆元年以尚书兼管。赵国麟，山东泰安人，己丑进士，乾隆三年以大学士兼管。刘吴龙，江西南昌人，癸卯进士，乾隆六年以尚书兼管。宗室德沛，满洲镶蓝旗人，乾隆十一年以侍郎兼管。鄂容安，满洲镶蓝旗人，癸丑进士，乾隆十三年以侍郎兼管。观保，满洲正白旗人，丁巳进士，乾隆十四年以内阁学士兼管。德保，满洲正白旗人，丁巳进士，乾隆三十年以侍郎兼管。悟勒穆济，蒙古镶红旗人，乾隆三十年以内阁学士兼管。陆宗楷，浙江仁和人，癸卯进士，乾隆三十一年以侍郎兼管。蔡新，福建漳浦人，丙辰进士，乾隆三十四年以尚书兼管。刘墉，山东诸城人，辛未进士，乾隆四十八年以尚书兼署。蔡新，乾隆四十八年仍以大学士兼管。刘墉，乾隆五十年以尚书兼管。彭元瑞，江西南昌人，丁丑进士，乾隆五十四年以尚书兼管。刘墉，乾隆五十六年再以尚书兼管。满洲祭酒。固尔嘉浑，正黄旗人，顺治元年任。阿都里，镶白旗人，康熙四年任。贾禄，镶白旗人，康熙八年任。宜昌阿，镶白旗人。康熙十二年任。阿里瑚。镶白旗人。康熙十九年任。常锡布。正红旗人。康熙二十五年任。德布色，正红旗人，康熙二十六年任。图纳哈，镶白旗人，康熙二十七年任。鄂拜，镶蓝旗人，康熙三十年任。博济，正蓝旗人，康熙三十四年任。傅继祖，正蓝旗人，康熙三十四年任。尹泰。镶黄旗人，康熙三十四年任。特默德，镶白旗人，康熙三十□年任。邵穆布，镶蓝旗人，康熙三十八年任。又以侍郎兼任。觉罗满保，正黄旗人，甲戌进士，康熙四十五年任。查喇，正白旗人，康熙四十八年任。登德，镶蓝旗人，康熙四十九年任。花善，正白旗人，康熙五十二年任。齐苏勒，正白旗人，康熙六十一年任。宗室伊尔登，正白旗人，雍正元年任。塞楞额，正白旗人，己丑进士，雍正二年任。鄂尔奇，镶蓝旗人，壬辰进士，雍正四年任。觉罗吴拜，正红旗人，壬辰进士，雍正十一年任。国琏，镶白旗人，戊戌进士，雍正十三年任。敷文，镶黄旗人，庚戌进士，乾隆三年任。开泰，正黄旗人，甲辰进士，乾隆八年任。鄂容安，镶蓝旗人，癸丑进士，乾隆八年任。钟音，镶蓝旗人，丙辰进士，乾隆十二年任。观保，正白旗人，丁巳进士，乾隆十三年任。吴达善，正红旗人，丙辰进士，乾隆十三年任。梦麟，正白旗人，乙丑进士，乾隆十五年任。双庆，镶白旗人，癸丑进士，乾隆十五年任。武极理，镶红旗人，翻译进士，乾隆十八年任。宗室良诚，正蓝旗人，戊辰进士，乾隆十八年任。全魁，镶白旗人，辛未进士，乾隆二十四年任。富廷，镶蓝旗人，丙午举人，乾隆二十七年任。宗室良诚，乾隆三十一年再任。达春，镶白旗人，庚辰进士，乾隆三十四年任。奇臣，镶白旗人，己卯举人，乾隆三十五年任。宗室良诚，乾隆四十一年三任。觉罗吉善，镶蓝旗人，己卯举人，乾隆四十二年任。瑚图礼，正白旗人，丁未进士，乾隆五十六年任。那彦成，正白旗人，己酉进士，乾隆五十七年任。法式善，原名运昌，正黄旗人，庚子进士，乾隆五十九年任。汉祭酒。李若琳，顺天大兴人，前明壬戌进士，顺治元年任。薛所蕴，河南孟县人，前明戊辰进士，顺治五年任。胡统虞，江南当涂人，前明癸未进士，顺治五年任。傅维鳞，直隶灵寿人，丙戌进士，顺治五年任。高珩，山东淄川人，前明癸未进士，顺治六年任。王崇简，顺天宛平人，前明癸未进士，顺治七年任。李呈祥，山东沾化人，前明癸未进士，顺治八年任。李奭棠，顺天大兴人，丙戌进士，顺治九年任。冯溥，山东临朐人，丁亥进士，顺

治十一年任。吴伟业,前明辛未进士,顺治十三年任。张士甄,顺天通州人,己丑进士,顺治十四年任。金铉,顺天宛平人,壬辰进士,顺治十五年任。章云鹭,顺天宛平人,丁亥进士,顺治十六年任。熊伯龙,湖北汉阳人,己丑进士,顺治十六年任。沙澄,山东蓬莱人,丙戌进士,顺治十六年任。李中白,山西长子人,丁亥进士,康熙元年任。李仪古,直隶任邱人,己丑进士,康熙二年任。綦汝楫,山东高密人,乙未进士,康熙二年任。陈敳永,浙江海宁人,乙未进士,康熙三年任。熊伯龙,康熙六年再任。王守才,汉军镶红旗人,康熙六年任。宋德宜,江南长洲人,乙未进士,康熙八年任。李仙根,四川遂宁人,辛丑进士,康熙九年任。杨正中,顺天通州人,戊戌进士,康熙九年任。徐元文,江南昆山人,己亥进士,康熙九年任。单若鲁,山东高密人,丙戌进士,康熙十年任。沈荃,江南青浦人,壬辰进士,康熙十三年任。冯源济,顺天涿州人,己未进士,康熙十五年任。王士祯,山东新城人,戊戌进士,康熙十九年任。李元振,河南柘城人,甲辰进士,康熙二十二年任。翁叔元,江南常熟人,丙辰进士,康熙二十四年任。曹禾,江南江阴人,甲辰进士,康熙二十六年任。汪霦,浙江钱塘人,丙辰进士,康熙二十八年任。吴苑,江南歙县人,壬戌进士,康熙三十一年任。张榕端,河南磁州人,丙辰进士,康熙三十三年任。孙岳颁,江南吴县人,壬戌进士,康熙三十四年任。四十一年又以侍郎兼任。胡作梅,湖广荆门人,壬戌进士,康熙四十七年任。余正健,福建古田人,丁丑进士,康熙四十九年任。徐日烜,江西高安人,戊辰进士,康熙五十一年任。李周望,山西蔚州人,丁丑进士,康熙五十七年任。刘师恕,江南宝应人,庚辰进士,康熙六十一年任。王图炳,江南娄县人,壬辰进士,雍正元年任。王传,江西鄱阳人,辛未进士,雍正元年任。张廷璐,桐城县人,戊戌进士,雍正三年任。蔡嵩,江南南汇人,癸巳进士,雍正五年任。谢王宠,陕西宁夏人,丙戌进士,雍正六年任。孙嘉淦,山西兴县人,癸巳进士,雍正七年任。邵基,浙江鄞县人,辛丑进士,雍正十年任。崔纪,山西永济人,戊戌进士,雍正十三年任。李凤翥,江西建昌人,丁丑进士,乾隆元年任。谢道承,福建闽县人,辛丑进士,乾隆四年任。崔纪,乾隆六年再任。陆宗楷,浙江仁和人,癸卯进士,乾隆十一年任。曹秀先,江西新建人,丙辰进士,乾隆三十年任。欧阳瑾,江西分宜人,癸丑进士,乾隆三十一年署任。梁锡玙,山西介休人,甲辰举人,辛未经学,乾隆三十一年任。张裕荦,江南桐城人,戊辰进士,乾隆三十四年任。邹奕孝,江南金匮人,丁丑进士,乾隆四十五年任。韦谦恒,江南芜湖人,癸未进士,乾隆五十二年任。邹炳泰,江南无锡人,壬辰进士,乾隆五十二年任。韦谦恒,乾隆五十四年再任。汪廷珍,江南山阳人,己酉进士,乾隆五十六年任。胡长龄,江南通州人,己酉进士,乾隆六十年任。陈崇本,河南商邱人,乙未进士,嘉庆元年任。胡长龄,嘉庆二年署任。钱樾,浙江嘉兴人,壬辰进士,嘉庆五年以侍郎署。陈万全,浙江石门人,辛丑进士,嘉庆五年以侍郎署。满洲司业(国初设满洲司业二员,分左右缺。乾隆十三年裁一员)。李虎沙、傅达礼,正黄旗人。白清额,镶白旗人。莽吉图,镶白旗人。鄂代、曹尔和、尹希,镶黄旗人。康熙十六年任。葛思泰,镶黄旗人,康熙十七年任。满都户达鼐,正黄旗人,康熙十八年任。拜山,正白旗人,康熙二十一年任。花善,正白旗人,康熙二十三年任。博济,正蓝旗人,康熙二十四年任。宋古宏,镶白旗人,康熙二十五年任。席尔图,正白旗人,康熙三十三年任。萨尔图,正黄旗人,康熙三十四年任。莫索理,正白旗人,康熙三十五年任。党阿赖,镶红旗人,康熙三十六年任。满丕,正蓝旗人,康熙三十九年任。登德,镶蓝旗人,康熙四十五年任。常额,正红旗人,康熙四十六年任。察尔岱,正蓝旗人,康熙四十八年任。己克塞,正蓝旗人,康熙五十六年任。齐二,镶黄旗人,康熙五十七年任。明图,镶蓝旗人,康熙五十九年任。博礼,镶黄旗人,康熙六十年任。马泰,正黄旗人,雍正三年任。文保,镶蓝旗人,甲辰进士,雍正六年任。朱兰泰,正白旗人,庚辰进士,雍正七年任。那尔布,正黄旗人,举人,雍正十年任。塞尔登,正红旗人,己卯举人,雍正十一年任。开泰,正黄旗人,甲辰进士,乾隆元年任。鹤年,镶蓝旗人,丙辰进士,乾隆八年任。钟音,镶蓝旗人,丙辰进士,乾隆九年任。僧格勒,正黄旗人,癸巳进士,乾隆十二年任。温敏,正黄旗人,乙丑进士,乾隆十三年任。诺敏,正白旗人,丁巳进士,乾隆十八年任。博卿额,镶黄旗人,戊辰进士,乾隆二十三年任。三十三年以庶子任,又以学士兼任。国隆阿,镶黄旗人,辛未进士,乾隆三十四年任。怀荫布,正黄旗人,丙辰进士,乾隆四十年任。图敏,镶黄旗人,壬辰进士,乾隆四十四年任。运昌,改名法式善,正黄旗人,庚子进士,乾隆四十八年任。纳麟宝,正黄旗人,戊戌进士,乾隆五十年任。德昌,镶黄旗人,乙未进士,乾隆五十六年任。舒聘,镶白旗人,乙酉举人,乾隆五十年任。德文,正白旗人,庚戌进士,乾隆六十年任。荣麟,正蓝旗人,己酉进士,嘉庆三年任。蒙古司业(国初设蒙古司业一员,顺治十七年裁,雍正五年复置)。牧克登,正白旗人,雍正五年任。根都斯何,镶红旗人,雍正七年任。三达礼,正红旗人,乾隆三年任。多尔济,正白旗人,乾隆六年任。德成,正红旗人,乾隆十二年任。吉太,正白旗人,乾隆二十一年任。兆明,正黄旗人,乾隆二十七年任。伍珠克,镶白旗人,乾隆二十九年任。明泰,镶白旗人,乾隆三十六年任。色布腾,镶黄旗人,乾隆四十年任。佛禄,镶蓝旗人,乾隆四十二年任。额尔克图,镶白旗人,乾隆四十五年任。五格,正红旗人,乾隆五十四年任。哈拉尔岱,镶白旗人,乾隆五十六年任。堆齐,镶黄旗人,乾隆六十年任。汉司业。薛所蕴,河南孟县人,前明戊辰进士,顺治元年任。冯杰,直隶高阳人,前明丁丑进士,顺治元年任。罗宪汶,江西南昌人,前明癸未进士,顺治二年任。刘肇国,湖广潜江人,前明癸未进士,顺治四年任。曹溶,浙江秀水人,前明丁

丑进士,顺治六年任。吕缵祖,直隶沧州人,丙戌进士,顺治六年任。李爽棠,顺天大兴人,丙戌进士,顺治八年任。单若鲁,山东高密人,丙戌进士,顺治九年任。王熙,顺天宛平人,丁亥进士,顺治九年任。曹本荣,湖广黄冈人,己亥进士,顺治十年任。姜元衡,山东即墨人,己丑进士,顺治十二年任。张永祺,顺天大兴人,壬辰进士,顺治十三年任。杨永宁,湖广黄冈人,壬辰进士。杨义,山西洪洞人,前明戊辰进士,顺治十四年任。田逢吉,山西高平人,乙未进士,顺治十七年任。陈洪明,汉军镶蓝旗人,顺治十八年任。陈敳永,浙江海宁人,乙未进士。田种玉,顺天宛平人,乙未进士。马晋允,浙江余姚人,戊戌进士。张贞生,江西庐陵人,戊戌进士。熊赐履,湖广孝感人,戊戌进士,康熙元年任。熊赐玙,湖广孝感人,戊戌进士,康熙三年任。宋德宜,江南长洲人,乙未进士,康熙三年任。李仙根,四川遂宁人,辛丑进士,康熙六年任。胡简敬,江南沭阳人,乙未进士,康熙六年任。田麟,直隶永平人,戊戌进士,康熙七年任。杨正中,顺天通州人,戊戌进士,康熙七年任。吴国对,江南全椒人,戊戌进士,康熙七年任。杜臻,浙江秀水县人,戊戌进士。吴本植,直隶安平人,戊戌进士。康熙八年任。陈廷敬,山西泽州人,戊戌进士,康熙八年任。王飏昌,山东高密人,戊戌进士,康熙九年任。谭篆,湖广景陵人,戊戌进士,康熙九年任。李天馥,河南永城人,戊戌进士,康熙九年任。王封溁,湖广黄冈人,戊戌进士,康熙十一年任。吴本植,康熙十一年再任。苏宣化,顺天大兴人,己亥进士,康熙十二年任。周之麟,浙江萧山人,己亥进士,康熙十三年任。叶方蔼,江南昆山人,己亥进士,康熙十四年任。蒋宏道,顺天大兴人,己亥进士,康熙十四年任。朱之佐,顺天大兴人,己亥进士,康熙十四年任。张玉书,江南丹徒人,辛丑进士,康熙十四年任。王维珍,汉军镶蓝旗人,庚戌进士,康熙十五年任。田喜霅,山西马邑人,辛丑进士,康熙十七年任。刘芳喆,顺天宛平人,辛丑进士,康熙十九年任。彭孙遹,浙江海宁人,己亥进士,康熙二十四年任。彭定求,江南长洲人,丙辰进士,康熙二十四年任。董闇,江南吴江人,癸丑进士,康熙二十七年任。吴涵,浙江石门人,壬戌进士,康熙二十八年任。徐倬,浙江德清人,癸丑进士,康熙三十一年任。秦宗游,浙江山阴人,己未进士,康熙三十一年任。彭会淇,江南溧阳人,丙辰进士,康熙三十一年任。张豫章,江南青浦人,戊辰进士,康熙三十三年任。鲁瑗,江西新城人,乙丑进士,康熙三十九年任。黄叔琳,顺天大兴人,辛未进士,康熙四十二年任。胡润,湖广通山人,辛未进士,康熙四十三年任。顾悦履,浙江海宁人,甲戌进士,康熙四十五年任。张德桂,广东从化人,甲戌进士,康熙四十五年任。熊苇,直隶束鹿人,甲戌进士,康熙四十八年任。汪灏,湖广江夏人,甲戌进士,康熙四十八年任。张元臣,贵州铜仁人,丁丑进士,康熙四十九年任。李凤翥,江西建昌人,丁丑进士,康熙四十九年任。樊泽远,四川宜宾人,乙丑进士,康熙四十九年任。李周望,山西蔚州人,丁丑进士,康熙五十三年任。吴相,福建宁洋人,癸未进士,康熙五十三年任。卢轩,浙江海宁人,乙丑进士,康熙五十四年任。陈厚耀,江南泰州人,丙戌进士,康熙五十五年任。谢履忠,云南昆明人,癸未进士,康熙五十七年任。沈翼机,浙江海宁人,丙戌进士,康熙六十一年任。黄鸿中,山东即墨人,戊戌进士,雍正元年任。孙嘉淦,山西兴县人,癸巳进士。彭维新,湖广茶陵人,丙戌进士。王兰生,直隶交河人,辛丑进士。雍正三年任。庄楷,江南武进人,癸巳进士,雍正五年任。励宗万,直隶静海人,辛丑进士,雍正六年任。崔纪,山西永济人,戊戌进士,雍正七年任。胡宗绪,江南桐城人,庚戌进士,雍正九年任。陈万策,福建晋江人,戊戌进士,雍正十年任。刁槁,江南吴县人,戊戌进士,雍正十一年任。王安国,江南高邮人,甲辰进士,雍正十二年任。隋人鹏,山东蓬莱人,丁未进士,雍正十二年任。李光墺,福建安溪人,辛丑进士,乾隆三年任。陆宗楷,浙江仁和人,癸卯进士,乾隆四年任。徐以烜,浙江钱塘人,庚戌进士,乾隆六年任。陈世烈,云南建水人,丁巳进士,乾隆八年任。陈大喻,江南溧阳人,己未进士,乾隆十二年任。张九鉴,湖南湘潭人,丁巳进士,乾隆十三年任。吴鼎,江南无锡人,甲子举人,辛未经学,乾隆十六年任。梁锡玙,山西介休人,甲辰举人,辛未经学,乾隆十六年任。王延年,浙江钱塘人,丙午举人,乾隆十七年任。曹洛禋,江南当涂人,己酉举人,乾隆十八年任。梁国治,浙江会稽人,戊辰进士,乾隆十九年任。朱瑾,江西高安人,丙辰进士,乾隆二十一年任。卢毂,贵州贵筑人,壬申进士,乾隆二十四年任。蒋櫄,江南常熟人,辛未进士,乾隆二十五年任。张裕荦,江南桐城人,戊辰进士,乾隆二十六年任。卢毂,乾隆三十一年再任。刘亨地,湖南湘潭人,丁丑进士,乾隆三十二年任。朱棻元,浙江钱塘人,甲戌进士,乾隆三十三年任。王懿修,江南青阳人,丙戌进士,乾隆四十五年任。翁方纲,顺天大兴人,壬申进士,乾隆四十六年任。邹炳泰,江南无锡人,壬辰进士,乾隆四十六年任。李潢,湖北钟祥人,辛卯进士,乾隆五十二年任。黄寿龄,江西新城人,壬辰进士,乾隆五十三年任。秦潮,江南无锡人,丙戌进士,乾隆五十三年任。秦承业,江南江宁人,辛丑进士,乾隆六十年任。邵玉清,直隶天津人,甲辰进士,嘉庆二年任。周兆基,湖北江夏人,甲辰进士,嘉庆二年任。按汉祭酒司业,自顺治元年以来,参诸各家记录,其人多可指数,故所叙次较备。至满洲蒙古设置,详于康熙年以后。顺治间因革损益,则无纂述。恭阅《世祖章皇帝实录》,顺治元年十一月,设满洲司业一员,助教二员。十五年五月,升司业图尔哈图为祭酒,以前未见满洲祭酒也。十六年吏部定以太常寺少卿管满洲祭酒事,太常寺寺丞管满洲司业事,是前此未有成例也。十七年三月,裁国子监蒙古祭酒司业,增设满洲监丞。蒙古祭酒司业设于何年,又不可考。七月,以通政司知事白成格、户部主事华善,俱为国子监司业。是又不专用

太常寺官矣。国子监志及旧碑，满洲司业有白清额、花善名。白清额无历任之年，花善则在康熙二十三年，亦未可为据。《会典》、《职官表》二书所载皆今制。惟王新城尚书征引稍备，又与此多有不同。嗟乎。百余年来，遗文旧事，难于稽核如此。谨录所闻知，以俟博洽之士正定焉。

《唐书·食货志》，宪宗以钱少，商贾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以轻装趋四方，合券取之。号飞钱。王圻《稗史类编》，谓置关子是也。方以智《通雅》，卢坦请许于三司飞钱，每千增百钱。顾炎武《日知录》，谓飞钱即今之会票。

《元史》，刘宣曰，“交钞汉唐以来未尝有。宋绍兴初，军饷不继，造此以诱商旅，民甚便之。稍有滞碍，即用见钱。尚存古人子母相权之意”。赵孟頫亦言钞乃宋时所创，施于边郡。

宋真宗时，张咏镇蜀，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一十二界，谓之交子。富民主之。后富民赀衰，转运使薛田、张若谷请置益州交子务，私造者禁之。大观元年诏改为钱引务。后增印日多，以十年为一界。曾巩《隆平集》曰，“天圣中，民讼不已，知益州寇瑊请禁之。上曰：‘蜀民用交子久矣，罢之可乎？’”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大观元年改交子为钱引，分一贯及五百。

《楮币谱》。蜀民制楮为券，表里印记隐密题号，朱墨间错，私自参验书缗之数，以便贸易。谓之交子。凡遇出纳，本一贯取三十钱为息。后官为置务。熙宁间，戴蒙请置钞纸院，改交子务为钱引务。所铸印凡六。曰敕字，曰大料例，曰年限，曰背印，皆以墨。曰青面，以蓝。曰红团，以朱。六印皆花纹，红团背印则以□。故事监官一员，元丰元年增一员。掌典十人，贴书六十九人，印匠八十一人，雕匠六人，铸匠二人，杂役凡一十二人。所用之纸，初自置场，后虑其有弊，以他官董其事。隆兴元年特置官莅之，移寓净众寺。绍兴五年始创抄纸场于寺旁。抄匠六十一人，杂役三十人。凡引一界满，纳旧易新。率千人取钱六十四，曰贯头钱。其纳换不尽者，曰水火不到钱。今一界所收，并贯头钱，凡一百九十万道，总领所榷取以供军储。所印之数，自元丰元年兼收两界之后，屡增其额。至庆元三年(凡一百二十年)，合四千九百三十七万一千六百八十道矣。而又伪造窃行，引日益增，钱日益销，子母不能相权。然有称提之法。以钱称提者，引价低，则官出藏镪增价与民市引是也。以法称提者，凡民以钱输官，当折引，则以一贯二百八十为限是也。盖有钱则有引。天圣所印之数，视钱以为准者也。自军兴增科，凿空为钱。天下大计，仰给于纸。犹幸守和议，引之出纳有常。半藏诸司之库，半流转于民，维持不坏。识者有忧，其在军旅之际乎。

宋潞州交子。熙宁三年，转运司以其法行则盐礬不售，奏罢之。

陕交子，文彦博言其不便。

《宋史·食货志》。潞州交子务，熙宁二年置。陕西交子务，熙宁四年置。京西北路交子务，熙宁三年置。行在交子务，绍兴六年置。

高宗绍兴元年，神武军分屯婺州。朝廷以水道不通，始置见钱关子，召商人入中。其法入见钱于婺州，执关子赴杭越榷货务请钱。

《食货志》。绍兴三十年，户部侍郎钱端礼造会子，储见钱于城，内外流转。明年，诏会子务隶都茶场。三十二年，定伪造会子法。《洪容斋三笔》。印造益多，不胜其弊。寿皇出内库银三百万两售于市，以钱易楮。《文献通考》。乾道元年户部侍郎林安宅乞别给会子背印。宋世钞制有交子、会子、关子之别，钞之名始见于此。赖有《楮币谱》，文字形制，约略可考。邱濬谓宋之交会，南渡后取纸于徽池。犹是别用纸为之，而印文书字于其上。金元之钞，则以桑皮就造为钞而印以字纹也。

金自贞元至大安中间，交钞之制凡四改。始大小钞并行，后专行小钞。春明《梦余录》。金人循交子法置交钞，自一贯至五贯五等，谓之大钞。自一百至七百五等，谓之小钞。《稗史类编》。一贯至五贯，名大钞。一百文至七百文，名小钞。以七年为限，新旧易迹。

金元钞制，以桑皮故纸为之。《金史》言钞制，为阑作花纹，其上衡书贯例。左曰某字料，右曰某字号(《大学衍义》补曰，左书号，右书料)。料号外篆书伪造交钞者斩。告捕者赏钱三百贯。料号衡阑下，曰中都交钞库准尚书户部符承都堂札付户部覆黠勘。令史姓名押字，又曰圣旨印造。逐路交钞，于某处库纳钱换钞。更许于某处库纳钞换钱，官司同见钱流转。其钞不限年月，如字文故暗，钞纸擦磨，许于所属司库纳旧换新，支钱换钱，剋工墨钱，官为押字。《稗史类编》所云经由行换之法及印章花押者是也。贞元初，设印造钞引库及交钞库。钞文云不限年月，则是章宗以后更定者。泰和七年十月，杨序言交钞料号不明，年月故暗。虽令赴库易新，然外路无设定库司，欲易无所。远者直须赴都。上以问高汝砺。对曰：“今官军凡纳昏钞者，受而不支。于钞背印记官吏姓名。”是官吏姓名又有印记于钞背者。范成大《揽辔录》。七年纳，换到给钱，七十为陌。与《金史》稍异。其曰七年纳。盖大定钞制如此。至兴定四年，镇南军节度使温迪罕思敬上书言，宜令以银铸钱为数等，文曰兴定，而未之行。至元光，珍货以绫印制。则又钞制之异者矣。元之中统银货所由昉也。

《元史·食货志》。钞以物为母，钞为子，子母相权而行。世祖中统元年造交钞，以丝为本。苏天爵《元文类》。银五十两易丝钞一千两，每一贯同交钞一两，两贯同白银一两。王恽《秋涧集》。诸路通行壹拾文、贰拾文、叁拾文、伍拾文、壹伯文、贰伯文、叁伯文、伍伯文、壹贯文省、贰贯文省(元注：文省如七十足陌，八十足陌，若使同铜钱，便省官私利益。钞文故先作“文省”二字)。叶子奇《草木子》。元海运自朱清、张瑄始，朝廷以二人功，赐钞印，听其自印。钞色比官造加黑，印

朱加红。《辍耕录》。叶公李献至元钞样，世皇嘉纳，使用铸版。春明《梦余录》。世祖后造至元钞大行，以一当五，名曰金钞子。道园《学古录》。至大银钞，视中统一当其二十五。自中统元年至天历二年，七十五年中，中统钞共一千五百九十三万五千三百九十五锭，至元钞共三千六百一十八万一千九百二十九锭，至大银钞一百四十五锭（外三百六十八锭，字阙，不知是某钞），共计五千二百一十一万七千八百三十七锭。可谓富盛矣。惟至大三年所印止五百一十三锭，盖是年兼行钱法也。至顺元年以后，三十九年中所印造钞数，《元史》未载。元至正十一年后，每日印造，不可数记矣。

《明史·食货志》。太祖洪武七年设宝钞提举司，明年始诏中书省造大明宝钞，命民间通行。以桑穰为料。其制方，高一尺，广六寸，质青色，外为龙文花栏。横题其额曰，"大明通行宝钞"。其内上两旁，复为篆文八字，曰"大明宝钞，天下通行"。中图钱贯，十串为一贯。其下云，"中书省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十五两。仍给犯人财产。若五百文，则画钱文为五串。余如其制而递减之。其等凡六。曰一贯，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十三年以钞用久昏烂，立倒钞法。令所在置行用库，许军民商贾以昏钞纳库易新钞，量收工墨直。会中书省废。乃以造钞属户部，铸钱属工部，而改宝钞文中书省为户部，与旧钞兼行。十五年置户部宝钞广源库广惠库。入则广源掌之，出则广惠掌之。二十二年诏更造小钞，自十文至五十文。二十五年设宝钞行用库于东市，凡三库。各给钞三万锭为钞本，倒收旧钞送内府。令大明宝钞与历代钱兼行，钞一贯准钱千文。提举司于三月内印造，十月止。所造钞送内府充赏赉。明年罢行用库，又罢宝泉局。时两浙、江、闽、广民重钱轻钞，有以钱一百六十文折钞一贯者，由是物价翔贵，而钱法益坏不行。成祖永乐二年设北京宝钞提举司。帝初即位，户部尚书夏原吉请更钞版篆文为永乐，帝命仍其旧。自后终明世皆用洪武年号云。宣德初，民间交易惟用金银，钞滞不行。天顺中，钞一贯不能直钱一文。隆庆初，宝钞不用，垂百余年。天启时，给事中惠世扬复请造行。崇祯末，有蒋臣者申其说，擢为户部司务。倪元璐方掌部事，力主之，然终不可行而止。春明《梦余录》曰，宝钞局始于洪武八年，永乐仍建局于北京，后废。造钞之法，用桑穰料。其制方，高一尺，阔六寸许。以青色为质，外为龙文花栏。横题其额曰，"大明通行宝钞"，内上两旁复为篆文八字，曰"大明宝钞，天下通行"。中图钞贯状，十串则为一贯。其下曰，"户部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百五十两。仍给犯人财产。若五百文，则画钞文为五串，余如其制而递减之。每钞一贯，折铜钱一千文，纹银一两。其余以是为差。其等凡六。曰一贯，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钞四贯，易金一两。禁民间不得以金银货物交易，违者治罪。按明初有银禁，恐其或滞钱钞也。而钱之用不出于闽、广。宣德正统以后，始用于西北。自天顺成化以来，钞之用益微。《稗史类编》曰，今之钞盖始于金而元承其制也，本朝沿袭之。闻洪熙宣德间犹有百文钞。今但有贯文者，每贯值银三厘，钱二文，非复国初之直矣。今钞之制以桑楮皮为之，竖长一官尺，横八寸，额上横作楷书云，"大明通行宝钞"，中作楷书"一贯"二字，字下图一贯钱形。左右作叠篆各四字，云"大明宝钞，天下通行"，其下楷书钞法禁例。上下钤户部印，四围花文阑。张尔岐《蒿庵闲话》曰，明朝宝钞之制，用绵纸，厚如钱。色青黎，外用墨栏周界。界内上端横书"大明通行宝钞"六字，其下复为龙文栏。界宽寸许，中一横墨线，界为两方。上方横书"一贯"二大字，字上画钱索之形。两旁篆书"大明宝钞天下通行"八字。下方细书七行，书云"户部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百五十两，仍给犯人财产，洪武年月。"识以两朱印，印文不可辨。背面下截为花文栏，界内横书"一贯"两大字，字下亦为钱索形。上截空处，亦识以一朱印。一贯、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凡六等。制并同。惟横书字钱索形，各如其数。尝闻之一木工云，钞正面墨栏之长，即钞尺也。墨栏之一长一横，即民间市尺也。语似有本。又曰，世传明钞，大学生课本仿纸为之，其青黎色是纸墨杂合所致。按宋孝宗造湖广会子，亦下江西、湖南漕司根刷举人落卷及毁抹茶引，应副抄造。以宋例明，当不诬。

卷　三

洪迈《唐人万首绝句》，林清之钞其佳者，得七言一千二百八十首，五言一千五十六首，六言十五首，定为四卷。其书不传。王渔洋山人删存八百九十五首，作者二百六十四人，渔洋选本。此最精核。

十年前，余正月游厂，于庙市书摊买《宋明实录》一大捆。虽不全之书，究属秘本。未及检阅，为友人携去。至今悔之。又得宋元人各集，皆《永乐大典》中散篇采入《四库》书者。宋集三十二种，元集二十三种，统计八百二十三卷。北宋人《文庄集》三十六卷，夏竦撰。《金氏文集》二卷，金君卿撰。《都官集》十四卷，陈舜俞撰。《郧溪集》三十卷，郑獬撰。《王魏公集》八卷，王安礼撰。《云溪居士集》三十卷，华镇撰。《日涉园集》十卷，李彭撰。南宋人《初寮集》八卷，王安中撰。《横塘集》二十卷，许景衡撰。《庄简集》十八卷，李光撰。《忠穆集》八卷，吕颐浩撰。《紫微集》三十六卷，张嵲撰。《相山集》三十卷，王之道撰。《大隐集》十卷，李正民撰。《澹斋集》十八卷，李流谦撰。《北海集》十六卷，附录三卷，綦崇礼撰。《浮山集》十卷，仲并撰。《方舟集》二十四卷，李石撰。《香山集》十六卷，喻良能撰。《宫教集》十六卷，崔敦礼撰。《尊白堂集》六卷，虞俦撰。

《东塘集》二十卷，袁说友撰。《涉斋集》十八卷，许纶撰。《缘督集》二十卷，曾丰撰。《山房集》九卷，周南撰。《鹤林集》四十卷，吴泳撰。《东涧集》十四卷，许应龙撰。《涧泉集》二十卷，韩淲撰。《臞轩集》十六卷，王迈撰。《敝帚稿略》八卷，包恢撰。《梅埜集》十二卷，徐元杰撰。《碧梧玩芳集》二十四卷，马廷鸾撰。元人《墙东类稿》二十卷，陆文圭撰。《青山集》八卷，赵文撰。《紫山大全集》二十六卷，胡祗遹撰。《青崖集》五卷，魏初撰。《养吾斋集》三十二卷，刘将孙撰。《双溪醉隐集》八卷，耶律铸撰。《东庵集》四卷，滕安上撰。《畏斋集》六卷，程端礼撰。《陈秋岩诗集》二卷，陈宜甫撰。《兰轩集》十六卷，王旭撰。《西岩集》二十卷，张之翰撰。《勤斋集》八卷，萧㪺撰。《榘庵集》十五卷，同恕撰。《伊滨集》二十四卷，王沂撰。《积斋集》五卷，程端学撰。《瓢泉吟稿》五卷，朱晞颜撰。《子渊诗集》六卷，张仲深撰。《吾吾类稿》三卷，吴皋撰。《性情集》六卷，周巽撰。《樗隐集》六卷，胡行简撰。《庸庵集》六卷，宋禧撰。《外附庐山集》五卷，元董嗣杲撰。《英溪集》一卷，不著撰者姓氏。书写不工，似未及校对之本。余维物少见珍，什袭藏之。有人许易二千金，靳弗予也。

余纂唐文，于《永乐大典》暨各州县志内采录，皆世所未见之篇。而纂《四库》书时，唐贤各集，实未补人。如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陈子昂、张说、张九龄、李邕、李白、杜甫、王维、高适、元结、颜真卿、吴筠、刘长卿、独孤及、萧颖士、韦应物、李华、顾况、陆贽、权德舆、韩愈、柳宗元、刘禹锡、钱起、吕温、张籍、皇甫湜、李翱、欧阳詹、李观、沈亚之、李绅、李德裕、元稹、白居易、杜牧、李商隐、刘蜕、李频、李群玉、孙樵、王棨、皮日休、陆龟蒙、司空图、韩偓、吴融、徐寅、黄滔、罗隐、韦庄、杜光庭，凡五十五家。《全书》皆已著录，而原集漏略，今一一补载。其李百药、长孙无忌、魏征、苏颋、孙逖、常衮、梁肃、令狐楚、符载九家，《全书》未著录，见于内府《全唐文》原本。今采各书补载，亦复不少。余别录为书，乃知元明以来，古籍销毁于兵火播迁者，大可慨叹也。

《永乐大典》，宋人著录为备，余采苏叔党诗文，而补赵味辛所刻《斜川集》之遗漏。惟《永乐大典》中《斜川集》系以苏迈。按迈字伯达，坡公长子。过字叔党，坡公季子。世称《斜川集》为过作，而不曰迈。史传亦然，岂有误欤。

南宋大家尤、杨、范、陆，惟尤延之集，世无行本。尤西堂所辑《梁溪遗稿》，诗四十三首，文二十五篇，亦采自诗文选本及志乘诸书，《永乐大典》各韵。时时遇之，余录成帙，付孙编修平叔。平叔意欲刻行，延之盖其乡前辈也。

《辛稼轩诗文集》，世无行本。汲古阁刻其词四卷，今收《四库》书中。余采自《永乐大典》诗文，各体俱备，篇幅寥寥耳。奏议文散见于各韵。世传《美芹十论》，即在其中。词多汲古阁所遗，零金碎玉，深足宝贵。万载辛启泰镌版于江西，题曰《稼轩集钞存》，共九卷。予为之序。

南宋《群贤小集》三十二册。第一册危稹《巽斋小集》一卷，罗与之《雪坡小稿》二卷，高翥《菊磵小集》一卷。第二册邹登龙《梅屋吟》一卷，余观复《北窗诗稿》一卷，赵崇鉘《鸥渚微吟》一卷，朱南杰《学吟》一卷，王琮《雅林小稿》一卷，吴仲孚《菊潭诗集》一卷，沈说《庸斋小集》一卷。第三册王同祖《学诗初稿》一卷，陈允平《西麓诗稿》一卷，何应龙《橘潭诗稿》一卷，毛珝《吾竹小稿》一卷。第四册邓林《皇荂曲》一卷，许棐《梅屋诗稿》一卷，《融春小缀》一卷，《梅屋三稿》一卷，《梅屋四稿》一卷。第五册胡仲参竹庄小稿一卷，陈鉴之《东斋小集》一卷，施枢《芸隐横舟稿》一卷，《芸隐勌游稿》一卷。第六册徐集孙《竹所吟稿》一卷，吴汝弌《云卧诗集》一卷，武衍《适安藏拙余稿》一卷，《适安藏拙乙稿》一卷，高似孙《疏寮小集》一卷。第七册叶绍翁《靖逸小集》一卷，张弋《秋江烟草》一卷，张至龙《雪林删余》一卷，杜旃《癖斋小集》一卷。第八册刘仙伦《招山小集》一卷，黄文雷《看云小集》一卷，赵希橷《抱拙小稿》一卷，葛起耕《桧庭吟稿》一卷，《利登骳稿》一卷。第九册薛嵎《云泉诗》一卷。第十册葛天民《无怀小集》一卷，俞桂《渔溪诗稿》二卷，《渔溪乙稿》一卷，刘翰《小山集》一卷，张良臣《雪窗小集》一卷。第十一册张蕴《斗野支稿》一卷，黄大受《露香拾稿》一卷，林希逸《竹溪十一稿诗选》一卷。第十二册敖陶孙《臞翁诗集》二卷，朱继芳《静佳乙稿》一卷，《静佳龙寻稿》一卷。第十三册陈必复《山居存稿》一卷，林尚仁《端隐吟稿》一卷，姚镛《雪蓬稿》一卷，刘翼心《游摘稿》一卷。第十四册宋伯仁《云岩唫草》一卷，戴复古《石屏续集》四卷。第十五册叶茵《顺适堂吟稿》五卷。第十六册刘过《龙洲集》一卷，姜夔《白石道人诗》一卷，《诗说》一卷。第十七册林同《孝诗》一卷。第十八册李涛《蒙泉诗稿》一卷，周文璞《方泉先生诗集》三卷。第十九册薛师石《瓜庐诗》一卷。第二十册赵汝鐩《野谷诗集》六卷。第二十一册周弼《端平诗隽》四卷。第二十二册李龏《梅花衲》一卷。《剪绡集》二卷。第二十三册释绍嵩《亚愚江浙纪行集句》七卷。第二十四册释斯植《采芝集》一卷，《采芝续集》一卷。释永颐《云泉诗集》一卷，陈起《芸居乙稿》一卷。第二十五册陈起编增广《高僧诗选前集》一卷，《后集》三卷，《续集》一卷。第二十六册陈起编《前贤小集拾遗》五卷。第二十七册乐雷发《雪矶丛稿》五卷，吴渊《退庵遗集》二卷。第二十八册翁卷苇《碧轩集》一卷，赵师秀《清苑斋集》一卷。第二十九册徐照《芳兰轩集》一卷，徐玑《二薇亭集》一卷。第三十册《中兴群公吟稿》戊集卷一之四戴式之、高九万。第三十一册《中兴群公吟稿》戊集卷五之七高九万、姜尧章、严坦叔。第三十二册《群贤小集补遗》。嘉庆六年石门顾修刻版于杭州。虽不尽符陈起、陈思、陈世隆之旧，而采缀精当，剞劂亦复工整。

《江湖后集》二十四卷。四库全书馆除《两宋名贤小集》一百五十七卷《江湖小集》九十五卷著录外，复采自《永乐大典》，勒成此编。顾修既刻《南宋群贤小集》

于杭州，并此梓行。其已刊入《群贤集》者不录。仍次第元题，以备考核。误入他家集者，诗删之而存其题。可谓繁简不紊。

康熙四十四年朱竹垞编刻《明诗综》，自序云："合洪武讫崇祯诗甄综之。上自帝后，近而宫壶宗潢，远而藩服，旁及妇寺僧尼道流，幽索之鬼神，下征诸谣谚，入选者三千四百余家。或因诗而存其人，或因人而存其诗，间缀以诗话述其本事。死封疆之臣，亡国之大夫，党锢之士，暨遗民之在野者，皆著于录焉。"析为百卷，庶几成一代之书。议者谓隆万以后收取太多，诚此书之一病。然遗闻佚事，颇足以资考证焉。

余既钞《江湖小集》九十五卷（旧本题宋陈起编，凡六十二家），《江湖后集》二十四卷（宋陈起编，原本久佚，今从《永乐大典》录出。按《大典》有前集有后集有续集有中兴江湖集。较世传《江湖小集》多四十七家。诗余二家，又有人已见小集中而诗未载者十七家），《两宋名贤小集》一百五十七卷（旧本题宋陈思编，元陈世隆补），复借钞四库底本宋人杨亿《武夷新集诗》五卷，陶弼《邕州小集一卷》，释重显《祖英集》二卷，郑侠《西塘集诗》一卷，赵鼎忠《正德文集》诗一卷，叶梦得《建康集》诗一卷，黄彦平《三余集》诗一卷，潘良贵《默成集》诗一卷，吴可《藏海居士集》二卷，罗从彦《豫章文集》诗一卷，阮阅《郴江百咏》一卷，吕本中《东莱诗集》二十卷，欧阳澈《欧阳修撰集》诗三卷，高登《东溪集》二卷，胡铨《澹庵集》六卷（文在内），胡宏《五峰集》诗一卷，胡寅《斐然集》诗四卷，汪应辰《文定集》诗一卷，陈长方《唯室集》诗一卷，林之奇《拙轩集》诗一卷，周紫芝《太仓稊米集》诗三十九卷，郑樵《夹漈遗稿》诗一卷，赵公豫《燕堂诗稿》一卷，周麟之《海陵集》诗一卷，罗愿《鄂州小集》诗一卷，尤袤《梁溪遗稿》一卷，喻良能《香山集》十六卷，刘钥《云庄集》诗二卷，洪迈《野处类稿》二卷，洪适《盘洲集》诗三卷，刘应时《颐庵居士集》二卷，张镃《南湖集》诗九卷，杨冠卿《客亭类稿》诗二卷，史尧弼《莲峰集》诗二卷，廖行之《省斋集》诗八卷，周南《山房后稿》诗一卷，高翥《菊涧集》一卷，高鹏飞《林湖遗稿》一卷，高似孙《疏寮小稿》一卷，度正《性善堂稿》诗四卷，刘过《龙洲集》诗十五卷，洪咨夔《平斋集》诗一卷，汪晫《康范诗集》一卷，郑清之《安晚堂诗集》七卷，詹初《寒松阁集》一卷，李曾伯《可斋杂稿》诗六卷，方大琮《铁庵集诗》一卷，游九言《默斋遗稿》诗一卷，赵孟坚《彝斋文编》诗二卷，张侃《拙轩集》诗四卷，吴锡畴《兰皋集》三卷，张尧同《嘉禾百咏》一卷，赵必𤩽《覆瓿集》诗二卷，舒岳祥《阆风集》十卷，卫宗武《秋声集》四卷，董嗣杲《庐山集》五卷，《英溪集》一卷，《真山民集》一卷，方凤《存雅堂遗稿》诗一卷，于石《紫岩诗选》三卷（以上五十九家，二百二十七卷，存素堂墨格纸钞）。《元风雅》二十四卷（前集十二卷，元傅习辑。孙存吾为之编次。后集十二卷，则存吾所编辑也。前集刘因以下一百十四家，后集邓文原以下一百六十家），《乾坤清气集》十四卷（明偶桓编。所录上该金宋之末，下逮明初，朱彝尊极称之）。复借四库底本钞元人艾性夫《剩语》二卷，张观光《屏岩小稿》一卷，王奕《玉斗山人集》三卷，杨弘道《小亨集》六卷，程端礼《畏斋集》六卷（文三卷附），陈宜甫《秋岩诗集》二卷，尹廷高《玉井樵唱》三卷，释大䜣《蒲室集》诗一卷，侯克中《艮斋诗集》十四卷，刘鹗《惟实集》四卷，宋无《翠寒集》一卷，洪焱祖《杏亭摘稿》一卷，唐元《筠轩集》诗八卷，李存《俟庵集》诗一卷，朱晞颜《鲸背吟集》一卷，周伯琦《近光集》三卷，《扈从诗》一卷，纳新《金台集》二卷，张仲深《子渊诗集》六卷，陈鉴《午溪集》十卷，李继本《一山集》诗二卷，沈梦麟《花溪集》三卷，赵汸《东山存稿》诗一卷（以上二十二家，八十二卷，皆用存素堂墨格纸钞）。借钞官书，不得过多时日，携归又恐污损。是年因誊写七阁书甫毕，书手闲居京师者甚多，取值特廉。余以提调院事，小史亦有工书之人，拣《永乐大典》中世所罕见而卷帙较略者，分日钞缮，受业生徒十余人亦欣然相助，阅三月而功蒇。钜集则不暇及矣。粗校一过，底本即归大库。其中缺略讹舛极多，卷数与原书亦有不符处，则小史之所为。何日得同志排纂勘阅，补缺删复，勒为成书，亦学士大夫所乐观厥成者也。

余所藏顾瑛《草堂雅集》十三卷，鲍以文家物也。世无刻本，朱竹垞仅于吴门医士陆其清家一见。阿瑛所居玉山，擅林泉之胜，性喜宾客，交游满天下。瑛晚年自号金粟道人。酬唱皆一时胜流。因仿汉上题襟集例，编为此书。自陈基至释自恢，凡七十人。同时又有耕渔子徐达左者，字良夫，居苏州光福里，声闻亦阿瑛亚。辑《金兰集》三卷，其附录一卷，兄子济所辑也，十一世孙校刊之。

余辑《清秘述闻》，仅及本朝。而泾邑学官黄崇兰仿余体例，又搜及有明一代，闲稽掌故，缺遗尚多。以余所札记数十条，钞诸前人刻本诸书中者一二百条，附益之。因见四库书存目中有明《三元图考》，谆托南中友人购于书贾，较诸书略备。而诗类一卷，殊寥寥不足资流览。检案头所存，多至倍蓰。继复考志乘杂记卷册轴牍，又得若干则。可谓物聚于所好焉。篇什太多，不能钞撮，又无好事者勒成一书剞劂之。而余耗费精力，凡五阅月，大可惋惜。荟录其目，且谓天下事不为则已，为则未有不成者也。记其目于左，以待芟其复而叙其后先云。

《御选明诗》。吴伯宗二首，练子宁十首，黄观二首，胡广一首，尹昌隆一首，吴溥三首，曾棨四十七首，周述三首，周孟简一首，陈全四首，苗衷一首，马铎一首，林志一首，陈循三首，曾鹤龄一首，马愉一首，林文一首，周旋一首，刘定之一首，倪谦三首，刘俨一首，商辂十一首，岳正二首，柯潜一首，吕原五首，王佾一首，徐溥一首，陆钝十三首，罗伦二首，程敏政五十四首，章懋十二首，张升一首，吴宽四十四首，谢迁三首，王鏊十六首，梁储二首，黄珣一首，赵宽十九首，储巏四十五首，费宏二首，罗玘七首，钱福一首，刘龙一首，鲁铎二十八首，谢丕一首，康海三十三首，吕柟一首，景旸二

首,吴山二首,杨慎一百三十六首,唐皋一首,蔡昂一首,舒芬七首,崔桐一首,陆钎二首,张治二十五首,姚涞一首,徐阶五十三首,李舜臣二首,龚用卿五首,赵时春八首,罗洪先十一首,唐顺之四十首,程文德一首,孔天允一首,孙升二首,许谷十三首,茅瓒一首,袁炜二首,陆树声九首,瞿景淳一首,傅夏器四首,申时行四十七首,余有丁一首,王锡爵三首,黄凤翔十九首,赵志皋一首,田一儁一首,张元忭二首,邓以赞一首,孙继皋四首,孙矿一首,沈懋学二首,冯梦祯八首,朱国祚二十一首,李廷机一首,刘应秋一首,唐文献二首,杨道宾二首,袁宗道十三首,焦竑二十三首,吴道南一首,陶望龄三十首,朱之蕃一首,汤宾尹五首,赵秉忠一首,顾起元六首,张以诚二首,王衡三十二首,许獬一首,孙承宗十二首,韩敬一首,钱士升一首,陈子壮一首,文震孟二首,傅冠一首,陈仁锡三首,吴孔嘉二首,刘理顺一首,刘同升二首。原明顾鼎臣编吴承恩补《状元图考》。胡广一首,曾棨六首,周孟简二首,萧时中二首,商辂五首,柯潜二首,程敏政五首,吴宽六首,朱希周三首,杨慎五首,陆钎一首,罗洪先三首,唐顺之四首,罗珵一首,袁炜二首,王锡爵三首,范应期二首,田一儁一首,邓以赞三首,冯梦祯二首,唐文献二首,袁宗道一首,焦竑六首,顾起元四首,杨守勤一首,任亨泰一首,卢原质一首,许观一首,李骐一首,曹鼐一首,施槃一首,岳正二首,黎淳二首,谢迁二首,王鏊三首,费宏一首,钱福三首,顾鼎臣一首,唐汝楫一首,申时行三首,罗万化一首,赵志皋一首,沈懋学三首,曾朝节一首,朱国祚二首,李廷机一首,陶望龄四首,朱之蕃四首,程楷四首,霍韬一首,倪谦一首,彭时一首,章懋一首,靳贵二首,康海一首,徐阶一首。明俞宪撰《明百家诗》。康海一卷,杨慎一卷,徐阶一卷,唐顺之二卷,罗洪先一卷,孔天允一卷,练子宁一卷,曾棨一卷,许谷一卷。明李伯玙、冯原同编《文翰类选大成》。吴伯宗二首,林志二首,胡广二十六首,吴溥十首,尹昌隆一首,曾鹤龄七首,周述十六首,萧时中三首,周孟简五首,马愉一首,林环二首,刘素二首,孙曰恭一首,马铎二首,洪英一首,陈循一首,彭时一首,黄谏二首,许观一首,吕原二首,林文一首,陈文一首,王伛一首,倪谦二首,彭华二首,曹鼐一首。明宋宏之编《四明风雅》。杨守址四首,陆钎十八首,姚涞九首。明蒋一葵纂《尧山堂外纪》。李旻一首。明朱存理集录《铁网珊瑚》。陈鉴一首。明谭耀定、张缙彦删补《岱史》。杨维聪一首,李春芳一首,诸大绶二首,张元忭二首,余孟麟三首。明孔允植重修《阙里志》。霍韬四首,杨维聪一首,罗璟一首,诸大绶一首,明朱隗裒次《明诗平论》。陈名夏四十八首。《明朝诗集》。吴伯宗二首,胡广三首,林环五首,曾棨三十五首,周述一首,吴溥二首,岳正八首,陈循五首,刘定之六首,陆钎三十六首,倪谦三首,刘俨一首,彭华一首,章懋一首,董越二首,谢迁二首,梁储一首,费宏六首,罗伦十三首,鲁铎四十七首,吴宽一百五十九首,王鏊三十八首,程敏政四十二首,储巏六十二首,康海十首,景旸一首,杨慎一百七十首,唐顺之六十首,罗洪先三十首,赵时春三首,张治十四首,李舜臣一首,孔天允八首,龚用卿四首,徐阶八首,袁炜二首,申时行十一首,陆树声二首,孙承宗二十首,冯梦祯十四首,陶望龄五十首,焦竑七首,王衡十首。朱彝尊录《明诗综》。吴伯宗一首,黄子澄一首,练子宁一首,胡广二首,吴溥三首,曾棨八首,周述三首,周孟简一首,林环一首,陈全一首,马铎一首,林志一首,陈循六首,曾鹤龄一首,马愉一首,林文一首,周旋一首,刘定之一首,倪谦一首,吕原十首,姚夔一首,商辂一首,岳正一首,柯潜一首,王伛一首,徐溥一首,彭华一首,陆钎一首,罗伦一首,程敏政九首,章懋一首,张升一首,吴宽十三首,谢迁一首,王鏊四首,梁储一首,黄珣一首,赵宽一首,储巏七首,费宏一首,钱福一首,靳贵一首,刘龙一首,鲁铎三首,顾鼎臣一首,谢丕一首,吕柟一首,景旸二首,邵锐一首,杨慎二十五首,唐皋一首,蔡昂一首,霍韬一首,舒芬一首,崔桐一首,陆钎五首,张治三首,姚涞一首,徐阶十三首,李舜臣二首,龚用卿二首,赵时春二首,罗洪先六首,程文德一首,唐顺之十二首,孔天允一首,孙升二首,许谷八首,茅瓒一首,袁炜一首,瞿景淳一首,申时行七首,余有丁一首,王锡爵三首,罗万化一首,黄凤翔二首,赵志皋二首,田一儁一首,张元忭一首,邓以赞一首,孙继皋六首,余孟麟一首,孙矿二首,沈懋学三首,曾朝节一首,冯梦祯十一首,朱国祚五十八首,李廷机一首,刘应秋一首,唐文献五首,杨道宾一首,袁宗道二首,焦竑二首,吴道南一首,陶望龄六首,朱之蕃一首,汤宾尹一首,孙慎行一首,赵秉忠一首,顾起元六首,张以诚一首,王衡六首,许獬一首,韩敬一首,钱士升一首,文震孟二首,陈仁锡一首,刘理顺一首,傅冠一首,刘同升二首,陈子壮二首。朱彝尊纂《日下旧闻》。卢原质一首。施何牧录《明诗去浮》。练子宁一首,黄子澄一首,曾棨五首,周述二首,陈循一首,商辂一首,吴宽三首,储巏三首,康海四首,杨慎七首,舒芬一首,徐阶三首,罗洪先三首,唐顺之五首,许谷一首,陆树声一首,瞿景淳一首,申时行四首,邓以赞一首,冯梦祯五首,曾朝节一首,朱国祚一首,陶望龄一首,张以诚一首,文震孟一首,刘理顺一首。魏宪选《诗持》。傅夏器六首。汪森编辑《粤西诗载》。程敏政三首,鲁铎二十首,邹守益六首,杨慎一首,程文德九首,钱溥一首,吴宽三首,唐顺之一首,吴道南一首,刘定之二首,孙升十首,任亨泰四首,倪谦三首,陈子壮一首,章懋一首,崔桐一首,张治二首,陈鉴三首,舒宏志一首,徐阶一首,黄谏二首,陈中一首。曾燠编辑《江西诗征》。吴伯宗十一首,练子宁二十九首,黄子澄十首,胡广十三首,尹昌隆八首,吴溥十首,曾棨四十五首,周述八首,周孟简二首,陈循十首,刘江一首,曾鹤龄三首,刘定之七首,刘俨一首,彭时一首,吴汇六首,彭华六首,徐琼二首,彭教八首,罗璟一首,罗伦二十五首,张升十五首,董越六首,费宏三十一首,罗玘十九首,罗钦顺十首,邹守益十二首,舒芬三十首,罗洪先二十五首,张春十一首,姜

金和一首，邓以赞一首，刘应秋六首，傅冠一首，刘同升十二首。顾光旭集《梁溪诗钞》。吴情一首，孙继皋九首，华琪芳十首。汪学金录《娄东诗派》。陆钛十三首，毛澄一首，王锡爵五首，王衡四十首，吴伟业一百七十四首。吴定璋录《七十二峰足征集》。施槃八首，王鏊四十七首。王昶编辑《青浦诗传》。徐阶二十七首，陆树声二十六首，张以诚一首。吴玉搢、阮葵生同编《山阳耆旧诗》。沈坤二首，丁士美六首，蔡昂四十一首，夏曰瑚二首。蔡蓁春、施闰章同编《宛雅》。沈懋学四十首，汤宾尹六首。胡文学、李鄘郧同编《甬上耆旧集诗》。杨守址四十首，丰熙二十七首，余有丁十二首。沈季友编《槜李诗系》。吕原一首，冯梦祯五首，朱国祚四首，钱士升七首。朱炎编《金华诗录》。章懋五首，程文德三首，唐汝楫二首，赵志皋十六首。黄登订定《岭南诗选》。梁储六首，伦文叙一首，霍韬八首，伦以训三首，黄士俊一首，陈子壮十二首。梁善长辑《广东诗粹》。梁储三首，伦文叙一首，刘存业一首，霍韬二首，伦以训一首，林大钦一首，陈子壮十一首。高士熙编《湖北诗录》。贺逢圣一首，萧良有二首，裴纶二首，张懋修一首，曾可前二首，鲁铎十首，任亨泰二首。廖元度集《楚风补》。曾朝节二首，张嗣修一首，萧良有一首，袁宗道五首，曾可前一首。宋弼辑《山左明诗钞》。马愉五首，王粹一首，李廷相七首，李舜臣二十八首。赵瑾辑《晋风选》。孔天允十六首，郭翀一首。王士俊监修《河南省通志》。吕楠一首，刘理顺二首。石麟监修《山西省通志》。康海五首，吕楠六首，刘定之三首，刘龙二十五首，张以诚二首。刘于义监修《陕西省通志》。赵时春一首，西江志，吴伯宗四首，费宏七首，罗伦六首，张升七首，彭时二首，罗洪先十三首，刘同升十三首，嵇曾筠监修《浙江省通志》。陶望龄十一首。黄廷桂监修《四川省通志》。周洪谟四首。鄂尔泰监修《云南省通志》。张瑞图一首。《大兴县志》，林环一首，萧时中一首。《宛平县志》。黎淳一首，陆树声一首，林环一首，萧时中一首。《泰和县志》。曹鼐二首。《信阳州志》。何瑞征一首。《黄氏攟残集》。黄珣十四首。《秦恩复藏李太夫人九十寿诗册》。杨维聪一首。曾棨《西墅集》十卷，储巏《柴墟文集》十五卷，靳贵《戒庵文集》四卷，孙矿《居业次编》四卷，唐文献《占星堂集》十五卷，吴道南《文恪公集》三十二卷，高尔俨《文端公古处堂集》十二卷。明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林环一卷，陈全一卷，洪英一卷，周旋一卷，黄谏一卷，柯潜一卷，钱福一卷，姚涞一卷，龚用卿一卷，林春一卷，李春芳一卷，傅夏器一卷，陈谨一卷，曹大章一卷，张元忭一卷，邓以赞一卷，翁正春一卷，史继偕一卷，朱之蕃一卷。戚学标《三台诗话》。陈选一首。俞莲石《杂记》。张信一首。《巴县志》。杨名一首，刘春一首。《宛雅三编》。杨昌祚一首。《永新县志》。刘升一首。《陈庄靖公集》。赵恢一首。《弋阳县志》。汪俊一首。《忠爱祠诗集》。郑环一首。费闓一首，刘戬一首，曾彦一首，李永通九首。《费太史诗稿》。费懋中四首。《谢文壮公集》。谢一夔(初姓于。)四首。《梧冈集》。黄初八首。《无为州志》。邢宽一首。《长宁县志》。周洪谟十九首，李永通八首。《汾阳县志》。孔天允十六首。《连江县志》。赵恢一首。《南靖县志》。李贞四首。《龙溪县志》。林钎八首。《建阳县志》。丁显二首，黄旸一首，戴大宾二首，李仁杰五首。《永春州志》。庄际昌一首。《宁化县志》。张显宗三首。《陈状元集》。陈谏九首。《林状元集》。林震十六首。

南昌彭文勤公云：魏叔子成室，越日即与其妻谢孺人异寝，终身不同居处。叔子辞征聘，以庚申十一月十有七日卒于仪征。讣至，孺人呼号连日，不食死。故叔子无后。叔子尝曰："吾有三男，左传经世为长男，日录为中男，集为三男。"彭躬庵曰："由三者进而广之，其子孙千亿，无有穷极。则是叔子未尝死也。"

《黄氏攟残集》，梨洲征君手订也。梨洲著述甚富，独此集不传，为昆山徐氏所称许。余偶于坊肆买归，版刻甚精。黄珣文《僖公集》，黄文焕《开州集》，黄韶《道南先生集》，黄嘉仁《半山先生集》，黄嘉爱《颍州集》，黄元釜《丁山先生集》，黄尚质《景州集》，黄伯川《蛰庵先生集》，凡八家。梨洲有序。

《诗的》六十卷，长沙陶煊辑，同里张灿参订之。刻于康熙六十年。前有陈鹏年、孙勷、杜诏、程梦星、王棠、先著、周仪、许炳、费锡璜九序。满洲一卷，盛京二卷，直隶二卷，江南十七卷，江西二卷，浙江八卷，福建二卷，湖广十卷。附《石溪诗》(陶煊著)。一卷，《石渔诗》(张灿著)。一卷。山东二卷，河南二卷，山西一卷，陕西二卷，四川一卷，广东一卷，广西一卷，贵州一卷，云南一卷。凡例所云颜以的者，固以张射者之鹄，亦以挽既颓之波，语涉矜夸。虽未必然，然仿三百篇遗意，兹称鸿裁。余久欲仿而为之，工程浩钜，望洋而已。田茂遇、董俞纂十五国风、高言集，以一省之诗为一编，亦此例也。惜今无存。

泰州邓汉仪选《诗观》，凡三集。初集十二卷，刻于康熙十一年。二集十四卷，别集二卷，刻于康熙十七年。三集十三卷。别集一卷，刻于康熙二十八年。盖初二集为应诏征举以前所辑，三集则在京师有澄观录之选。放归，重辑为此二集。自序有勉将菽水以遂乌私之语，其志殆不在精核矣。

王新城尚书《感旧集》十六卷，德州卢见曾所重编，乾隆十七年补刊于扬州者也。作者三百三十三人，诗二千五百七十二首。竹垞序云凡五百余首者，与此不合。此本出宛平黄昆圃侍郎家，为新城晚年更定未成之书耳。其诗多主神韵，宛然一家言。

四库书目载，魏宪字惟度，福清人，选百名家诗，因曹学佺十二代诗选止于天启，故补之。自天启甲子至康熙壬子，缙绅方外得百人，人各立一小引，宪 诗附后。余见宪辑自魏裔介讫宪凡九十一家，所列叶方蔼十家目已芟去，殆后人重刻本耳。卷前恭载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十四日御制升平嘉宴诗。

《山左诗钞》五十六卷。家集一卷，闺秀一卷，流寓

一卷、方外青衣仙鬼合一卷,共六十卷。德州雅雨山人卢见曾纂。得人六百二十余家,诗五千九百有奇,又附见诗一百十九首。成于乾隆二十三年。每人各系以小序,颇称详备。其自序云,用以上继遗山,殆是集之微意欤。

《山左明诗钞》三十五卷,德州宋弼选,益都李文藻于乾隆辛卯年刻于广东新安县署中。李序是书选刻始末甚详。昔新城欲辑海右五十家诗而弗果,兹合路中允斯道、惠文学栋两家选本,又幸卢氏旧藏稿本失而复得。终获行于世,斯可宝也。

《粤西诗载》二十五卷,附词一卷,桐乡汪森编。森字晋贤,官桂林府通判。在粤西采缀遗佚。归田,借曝书亭所藏书补成之。自汉迄明,分体各载。

新安朱观,字自观,选《国朝诗正》八卷,裴之仙序之,刻于康熙五十三年。观有《岁华纪胜》、《群芳纪胜》诸书。

《于野集》十卷,青浦王原选而序之。朱霞、姚廷谦、陆昆曾、陈崿、董杏燧、张琳、徐是效、姚翱、姚培之、朱奕、何默、胡映嵝、陆钺、王集所作。刻于康熙六十年。

《梅氏诗略》十二卷,梅清集定。唐梅远由吴之宣城为掾,家焉。自远迄翱,凡一百一十六家。一门风雅,可谓盛矣。前有汤燕生、梅铜二序,铜序作一百八家。

《蜀雅》二十卷,罗江李调元选。调元字雨村,刻书甚富。惜卷帙繁重,不克风行海宇。此书虽于全蜀诗人不能完备,而亦足觇大凡矣。闻有续刻,未见。

《韩江雅集》十二卷,胡期恒、唐建中、程梦星、马曰琯、汪玉枢、厉鹗、方士庶、王藻、方士庱、马曰璐、陈章、闵华、陆钟辉、全祖望、张四科、方士序十六人所作。前有沈归愚尚书乾隆十二年序。

《东皋诗存》四十八卷,汪之珩征辑。之珩字楚白,如皋人。是集选其邑人诗,自宋胡瑗迄之珩自作。详略不能悉当。乾隆三十一年刻行。前有袁简斋序,盖其时之珩已没矣。

陈毅字古渔,纂《所知集》,初编十二卷,成于乾隆三十一年。袁枚、蒋士铨序行之。二编八卷,成于三十九年。卢文弨、何忠相序行之。三编十卷,成于五十六年。其时古渔已没,怀宁潘瑛刻之,王宽作序。

《晋风选》十卷,序、几例一卷,目次一卷,顺治庚子赵瑾编于京邸。前有沙澄序云,选内姓名里爵,灿若指掌。试一屈指,强半忠臣孝子老师宿儒之所为。而瑾序中亦有学诗必破万卷书作千年想语,其自命亦不凡矣。惜康熙年以后之诗阙如,分体排次亦未安。

《二南遗音》者,关中之诗也。三原刘绍攽编。始孙枝蔚、李因笃,一百四十人,凡四卷。履贯略具。刻于乾隆二十八年。

《据经楼诗选》十四卷,分体类编,彭廷梅禀紫琼道人意所辑,故多高澹之音。道人序其端云,矫其性者,损而除之。正气勃勃从纸上出,毫无乖气相戾,可以知道人之寄托焉。乾隆七年刻。

阮学濬序《连枝图》云,连枝图者,武陵许君默斋为其弟仲昭既没而绘者也。一时题咏,颇有可观。吾师曹文恪公亦为作序,有初集次集之刻。默斋名承基。

长沙廖元度汇集《楚诗纪》二十二卷,方外一卷。顺治乙酉起康熙癸酉止。《楚风补》二十六卷,拾遗一卷。皆明代之作,共五十卷。刻于乾隆十八年。天津周人骥、河南吕肃高作序。《四库书总目》则载《楚风补》五十卷,不载《楚诗纪》,且谓此书成于康熙甲子丙子之间。乾隆丙寅,长沙知府吕肃高删定刻之。意主贪多,冗杂特甚,摘其舛漏附会数条。此殆吕所订者,非元度原本,与余所见不同。《正声前集》八卷,《续集》八卷,桐城项章辑。前集随见随刻,无所选择。续集则采诸坊间选本者,亦乏卓识。但其间颇有不传之作,赖此以存,亦可珍也。刻于乾隆三十四年。

《练音集补》,王辅铭编。辅铭字翊恩,嘉定人,明翟校采嘉定人诗,自宋天圣迄明弘治,辑为七卷。板毁于倭,辅铭厘定,搜补颇备。

《国朝练音集》十二卷,共三百人,略仿翟例。而载现存之人甚多,并其子之诗亦附入。识者讥其滥焉。刻于乾隆七年。前有张鹏翀、沈德潜二序。

河南自明赵彦复、江元范刻《梁园风雅》后,迄今无专刻。余见《梁园风雅》三十七卷,为商邱宋牧仲重镂本,甚工。

《吴会英才集》二十卷,尚书毕沅辑,其宾佐之。诗名篇秀句,往往而在。作者十二人,多为余旧识。各有专集行世,此皆其少作。

《诗品》十八卷,附二卷,天长陈以刚选,刻于雍正十二年。自吴伟业以下三百四十余家,方外三十余家,闺秀十九家。虽有世故之见存,时时有具只眼处,不可没也。

《槜李诗系》四十二卷,平湖沈季友编其一郡之诗。前有朱彝尊、金南英二序。一卷汉晋陈唐五代,二三卷宋,四五六卷元,七卷至二十二卷明,二十三卷至二十九卷国朝,三十卷至三十三卷方外,三十四三十五卷闺秀,三十六卷仙鬼,三十七卷至四十一卷题咏,四十二卷谣谚。去取精当,辑录家最善之本。

《沽上题襟集》,乾隆五年宛平查为仁选刻,钱塘厉鹗、嘉定张鹏翀序之。厘为八卷。第一卷刘文煊诗一百一首,附三首。第二卷吴廷华诗七十五首,附四首。第三卷查为仁诗七十三首,附七首。第四卷汪沆一百四首,附一首。第五卷陈皋诗五十八首,附四首。第六卷万光泰诗九十七首,附五首。第七卷胡睿烈诗六十八首,附四首。第八卷查学礼诗一百三首,附六首。新颖之篇甚多。锓木印纸,俱极工雅。

《七十二峰足征集》,诗八十六卷,词二卷,吴定璋编。定璋字友篁,吴县人。采历代文人产太湖七十二峰间者,录其所作为是集。不分时代,每姓类从,题曰某氏合编。人系小传,意主该洽。前有沈德潜、秦蕙田二序。刻于乾隆九年。

《梁溪诗钞》五十八卷，顾光旭集。汉一人，晋一人，宋一人，唐一人，北宋九人，南宋十二人，元十四人，明三百人，国朝七百余人。流寓闺媛方外附焉，凡千一百十人。仿《中州集》例，小传简而该。前有老人王一峰序。刻于乾隆五十九年。

《三泷诗选》十卷，罗定彭沃选其一州人之诗，而以己诗与其子诗附焉。罗定建于前明，万历文教始兴。能以声律相砥厉，亦可尚也。前有何梦瑶、陈华封二序。刻于乾隆二十五年。

《广东诗粹》十二卷，顺德梁善长编。第一卷唐六人，五代一人，宋二十二人，元四人。第二卷明二十三人。第三卷明三十八人。第四卷明四十三人。第五卷明三十八人。第六卷明三十一人。第七卷明三十九人。第八卷明□十□人。第九卷明□十□人。第十卷明二十人。第十一卷国朝十九人。第十二卷国朝五十九人。虽收明人诗过多，甄核称审确，论粤诗数则亦简当。印镂甚精，成于乾隆丁卯年，前有王之正序。

《海沱集》无卷数，顾邦英选定，刻于乾隆十七年。前有陈士璠、李锴、喻世钦序及邦英自序。而汪松、顾邦英、甘运源、王麟书、甘运瀚五人之诗也，虽偶然乘兴为之，不足觇作者蕴蓄，然时见一斑矣。

《宛雅初编》，梅鼎祚辑。《二编》施闰章、蔡蓁春续辑。《三编》张汝霖、施念曾补辑。而刻于乾隆十七年，刘方蔼、梅瑴成序之，并载梅鼎祚、施闰章、蔡蓁春、李士琪、陆寿名原序于前。初编诗十卷，六百四十六首，唐二人，宋九人，元五十九人，明洪武至正德二十一人。二编诗八卷，四百五十一首，明嘉靖十二人，隆万四十三人，天崇十八人。三编诗二十卷，一千四百一首，唐三人，五代一人，宋三人，元五人，明三十人，国朝二百十五人，闺阁四人，方外十七人，伎女一人。联句逸句一卷。诗话三卷。

《邗上题襟集》、《续集》、《后续集》无卷数，南城曾燠辑。始于乾隆癸丑年，陆续付雕。皆其朋好唱酬赠答之作，颇称繁富。

《诗存分编》二卷，卓娱图辑八旗人诗。一卷拉歆以下八人。二卷峻德以下九人。似非完书，偶然刻之者也。然此十七人之诗，时有佳篇。每人诗末，各著评跋，颇见眉目。

《南邦黎献集》十六卷，鄂尔泰辑。文端于雍正三年官江南布政使，下车延访真才，建春风亭会课，所得佳编，裒集成卷。类编付梓，颇称好事。甄拔之士，一时翘楚。

《南州诗略》十六卷，当涂朱滋年辑。滋年祖辂讲学南州，录其乡里之作，凡宦游流寓题咏山水及与南州士夫唱酬者，皆散见于卷中。滋年补缀，刻于乾隆三十八年。并以其祖辂、父敏闻诗暨已作附后。沈归愚尚书序之。

《云间杜氏诗集》无卷数，青浦杜世祺分体编次，成书于康熙十四年。自明初杜隰以下至杜天锡九十三人，补遗十一人。前有沈荃、董俞、张锡怿、吴懋谦、徐允哲五序，后有朱在镐、吴三省二序。

《董氏诗萃》二十卷，乌程董熜编。自宋董贞元以下，凡四十八人，闺媛六人，刻于乾隆十年。镂版甚精致可爱，字画细劲，仿宋椠本。

《冈州遗稿》六卷，顾嗣协编集广东新会人之诗，自元罗蒙正以下五十九人。刻于康熙四十九年，嗣协弟嗣立为序之。中云："余向在四朝诗馆加意搜罗，独至冈州作者竟寥寥无闻焉。"斯集信可宝也，版刻极佳。

《国朝姚江诗存》十二卷，张廷枚辑。黄宗羲编姚江逸诗十五卷，倪继宗刻逸诗外七十余家，此殆沿其例而续之者也。一卷至十一卷黄宗羲以下一百五十五家，十二卷闺秀方外十家，皆余姚人之作。刻于乾隆四十一年，邵晋涵、陶廷珍序之。邵序论余姚诗甚详，陶序论余姚诗极核，皆精妙之篇。

《国朝江右八家诗选》，曾燠编。八家者，陈允衡、王猷定、曾畹、帅家相、蒋士铨、汪轫、杨垕、何在田。其自序云："余汇钞江西历代诗，本朝得二百二十余人，八家盖杰出者也。"

《诗持》凡三集，魏宪编。一集四卷，二集十卷，三集十卷。汇刻于康熙九年。宪仿石仓例欲补其缺，版式悉照石仓旧本，意甚良也。后又有百家之刻，统校一过。复沓沿袭，颇染坊间陋习。然闽诗赖以存者不少。

《西江风雅》十二卷，乌程沈澜编。澜号柏村，以骚坛耆宿自期许。官江右时辑此书。仁和金侍郎德瑛视学江右，称之。刻于乾隆十八年。前有华亭王兴吾、仁和汤聘二序。采录起雍正癸卯迄乾隆癸酉二十年之诗。虽未该备，而于乾隆初年西江名作，网罗殆尽，去取颇有别裁。《湖北诗录》，钟祥高士熙编。不分卷，而依湖北各郡排比。首武昌，次汉阳，次黄州，次宜昌，次荆州，次安陆，次德安，次襄阳，次郧阳，大抵安陆一府之诗居十之四。盖士熙为其郡人，易于搜讨耳。乡曲之见，亦未能免。镂版于乾隆三十七年，版式局促。殊伤大雅，何得有大力者为重刻之。

《新年杂咏》，杭州吴锡麒及弟锡麟、黄朴、姚思勤、项朝棻、舒绍言所作。不分卷数，以类相从。刻于乾隆四十年。前有王鸣盛、顾光旭二序。

《淮海英灵集》二十二卷，阮元辑扬州一郡之诗也。其凡例云：通州、如皋、泰兴旧隶扬州，今诗托始国初，未便区分畛域。分卷仿顾嗣立选元诗例，以十干为次。甲集四卷，乙集四卷，丙集四卷，丁集四卷，戊集四卷，皆以得诗先后为序。壬集一卷，闺秀诗。癸集一卷，方外诗。己庚辛三集，虚以有待。考校审定，足备扬州文献云。

《岭南五朝诗选》三十五卷，番禺黄登编，刻于康熙三十五年。前二十卷，诗之为岭南作者。后十五卷，岭南人之诗。卷首载袁景星、鲁超、刘茂溶、秦桂、王士禛、梁佩兰、欧阳隽、陈恭尹、李长华九序。决择未见允当，搜罗尚称富有。

《金华诗录》六十卷，外集六卷，别集四卷，朱笠亭编次，乾隆三十七年汉州黄彬知金华府刻之。前有彬

序。卷一卷二，唐骆宾王以下十二人，诗六十五首。卷三至卷十，宋胡则以下七十七人，诗三百五十六首。卷十一至卷十九，元许谦以下三十七人，诗五百五首。卷二十至卷四十四，明宋濂以下二百八十二人，诗一千三百九十四首。卷四十五至卷五十四，国朝朱之锡以下一百四十五人，诗六百一十七首。卷五十五至卷六十，补遗唐冯藻以下共一百六十九人，诗三百七十六首，内三人已见前。外集名宦六卷，六十三人，诗一百四十九首。别集联句，卷一二十二人，诗五首。卷二月泉吟社，冯澄以下二十二人，诗二十六首。卷三石洞贻芳，刘过以下三十五人，诗五十三首。卷四诗论句论。多而有纪，足资博雅之助。后有夏苏一跋，论金华诗源流最悉。

《苔芩集》二卷，附录二卷，王鸣盛编。鸣盛前有《十二家诗选》。兹于乾隆丁亥年服阕里居，复辑此集。专录现在之人，已往者不载，与诸选本不同。江南一时知名之士，尽入网罗。诗则仅及其所见者抉择之，未必即其人杰构。以诗存人可也。

《松陵诗征》十七卷，寓贤一卷，方外一卷，闺秀一卷。袁景辂编次吴江人诗也。一卷朱鹤龄起，十七卷杨兆麟止。十八卷王崇简起，王思岵止。十九卷炤影起，王彰止。二十卷沈倩君起，钱珂止。每人辑以小传，采诸家评语附焉。景辂闲著诗话于后，铺叙典章文物，繁简得宜，仿佛静志居笔意，近人中所罕觏者，较周廷谔《诗粹》为尤精。

《青浦诗传》三十四卷，王昶纂。第一卷职官，屠隆起，王希伊止。第二卷至三十卷，陆机起，李大成止。第三十一卷，闺秀释子道士仙鬼之作。第三十二卷至三十四卷，词附之，王粲起，陆凤池止。人各系以小传。闲著《蒲褐山房诗话》，论诗论事，皆具只眼。诗料抑史材也。

《今诗所见集》六卷，黄承增辑，未成之书。虽皆一时交游酬答篇什，拣择颇严。因诗存人，因人存诗，交有所赖。

《杭郡诗辑》十六卷，吴颢编其郡人之诗。自黄机起，凡一千四百余人。刻于嘉庆五年。卷一顺治年间有科目者，卷二顺治年间无科目者，卷三康熙三十年以前有科目者，卷四康熙三十年以前无科目者，卷五康熙六十年以前有科目者，卷六康熙六十年以前无科目者，卷七雍正年有科目者，卷八雍正年无科目没乾隆二十年以前者，卷九乾隆十五年以前有科目者，卷十乾隆二十年以前无科目者，卷十一乾隆十五年以后有科目者，卷十二乾隆四十年以前无科目者，卷十三乾隆四十年以后无科目者，暨时代无可稽者附之，卷十四无名氏遗民流寓，卷十五闺秀，卷十六方外。其自序云：名家有集行世，仅存一二，其名位未显，姓氏将湮，或后嗣式微，则勉为多收。所采除专集及诗观、别裁外，有孙以荣《湖墅诗钞》、赵时敏《郭西诗钞》、柴杰《浙人诗存》。又于朱文藻处得二百余家，而同里梁山舟、叶古渠、同年叶绛岩、龚匏伯各汇交数十家。闺秀一门，芷斋汪夫人所集，璧池蔡夫人加朱墨者。盖以诗存人之意，多非断断讲求声律者比。

《滇南诗略》十八卷，补遗二卷，流寓二卷，保山袁文揆编，嘉庆四年刻版。自序云："王畤五、张月槎两太史，赵永锡大尹，孙颖翁布衣，杨裕如孝廉，征诗有启，讫未成书。伯兄仪雅纂《胜国遗诗》成，揆愈不敢弗终厥事。编国朝滇南诗，始顺治辛丑迄嘉庆辛巳。题曰《国朝滇南诗略》，从伯兄纂前明诗例也。"搜辑之功，可谓勤矣。金碧苍洱间奇气，何幸荟萃于此笔。

阮芸台中丞督学两浙时，有《两浙輶轩录》。己未年夏，芸台官侍郎，退直，邀余至瑯环仙馆读画品诗，遂以此书委勘。尚未分卷数，束为十六捆。余约十日阅两捆，历三月始毕，间有为增人者。今其书分四十卷，得三千一百三十三人，诗九千二百四十一首，刻版于嘉庆六年。翁覃溪先生《涛音集》序云："《涛音集》八卷，掖县人诗。盖西樵教授莱州时，阮亭省兄于学舍，因撰次其邑人之诗。往往有两先生系评云。予访此书三十年不得见，今按试于莱，始见之。是集之成，在顺治十四年丁酉，正先生昆季盛年驰声艺苑之时。其后渔洋作西樵年谱，于《然脂》、《涛音》二集，皆追叙之。盖已不能无陈迹之感。乾隆五十七年掖县儒学开雕。卷一毛宗鲁以下十二人，卷二孙镇一人，卷三宿凤翥以下九人，卷四赵士哲一人，卷五王汉以下十八人，卷六宿孔晖以下四人，卷七张端以下五人，卷八赵涛以下二人。

《宋诗钞》一百二卷，吴之振编。共一百家。其无专集及不及五首者弗录。每集各系小传，叙论甚详。有录无书者十六家，刘弇、邓肃、黄干、魏了翁、方逢辰、宋伯仁、冯时行、岳珂、严羽、裘万顷、谢枋得、吕定、郑思肖、王柏、葛长庚、朱淑真。

《宋元诗会》一百卷，桐城陈焯编。焯字默公，顺治壬辰进士，官兵部主事。《诗会》自序云："散录零钞，或得诸山水图经，或得诸崖碑摩拓，以及市坊村塾，道院禅宫，敝簏残蹄，穷极搜求，积累岁时，成兹巨帙。凡九百余家。"前有周疆、曹溶二序及溶手札，溶盛称其宋诗讨论精详，元诗则有未备之憾。

《元诗选》一百一十一卷，长洲顾嗣立编。凡三集。初集元好问以下百家，二集段克己以下百家，三集麻革以下百家。人各存原集之名。每集分十干，癸集有录无书。

《宋百家诗存》二十卷，曹廷栋编。廷栋以吴之振所选《宋诗钞》有有录无书，潘讱叔《宋诗钞》、陈名扬《十五家诗》为未备，续为是编。皆有本集传世者。吴、潘、陈已采，不复人。始魏野《东观集》，终于僧斯植《采芝集》。贺铸北宋末人，而置魏野之前。廷栋缘所素爱而创为此例耳。

《南宋杂事诗》七卷，沈嘉辙、吴焯、陈芝光、符曾、赵昱、厉鹗、赵信等撰。七人皆杭产，以其乡为南宋故都，所为诗主纪事典故，故皆注诗下。所引书几千种，可谓博矣。

《元诗选癸集》，顾嗣立原编有录无书者也。其甥

孙席世臣于嘉庆三年校勘补刻，版式一如其旧。分卷则曰癸之甲，癸之乙，癸之丙，癸之丁，癸之戊上戊下，癸之己上己下，癸之庚上庚下，癸之辛上辛下，癸之壬上壬下，癸之癸上癸下，共十六卷。世臣有补遗一编。今未梓行。其目余尝借钞之，甚详备。

《宋诗记事》一百卷，厉鹗纂。其自序云："访求积卷，兼之阅市借人，历二十年之久。披览既多，颇加汰择。计所钞撮，凡三千八百一十二家。略其出处大概，缀以评论本事，咸著于编。其于有宋知人论世之学，不为无小补矣。"乾隆十一年刻行之。选诗兼以著史，应推此书。

《明诗去浮》四卷，施何牧编。其自序云："斟酌于繁简之间，或因人以存诗，代不数人。或因诗以存人，人不数诗。岂必无遗。亦聊冀其不乱耳。颜曰'去浮'，此物此志也。"卷一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朝共五十人，诗二百二首。卷二成化弘治正德朝共四十四人，诗二百二首。卷三嘉靖朝四十七人，诗二百首。卷四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朝共七十二人，诗一百九十首。刻于康熙四年。为近来选本中翘楚，纸版俱佳者。

铁冶亭漕督向藏《长白诗存》《诗钞》二书，后奉命辑《八旗通志》，又得递钞八旗人诗，合旧存得二百余家，题曰《大东景运集》。余又为增八十余人，就余所知，为立小传。一百八九十家诗之源流，人之梗概，一一及之。冶亭治漕，携入行箧。闻近又有所增，将来勒为全书，彬彬乎足以和声鸣盛矣。

《山阳耆旧诗》，吴玉搢，字集五，号山夫。编辑未成之书。无卷数。汉一人，魏一人，唐三人，宋四人，元二人，明一百二人。续录则明及国朝约及四五十人。余从阮吾山侍郎借钞副本，侍郎属余为甄综之。方补十余家，而侍郎病亟索去，今其稿不可知矣。前有顾栋高一序，谓玉搢访求积数十年，得诗文集凡四尺许，亦可谓勤苦之士。

《同人集》十二卷，冒襄纂。襄字辟疆，世称巢民先生。以前壬午副举授司理官，亲老不仕。膺征辟，皆辞免。是书乃其故人投赠之作，刻于康熙癸丑年。

《海虞诗苑》十八卷，国朝昭文一邑之诗，王应奎编辑。应奎字东溆，号柳南。尝著《随笔》六卷，《续笔》四卷。遗闻轶事，颇赖以传。《诗苑》前有陈祖范序。刻版于乾隆初年。雅擅别裁，不同泛常挦扯。

《台山怀旧集》十二卷，附同怀集一卷，仁和张廷俊选，卷末附以己作。序言仿顾阿瑛之《玉山草堂》。王渔洋之《感旧》，采择芜略，实不及也。刻版于嘉庆元年。

《山右诗存》二十四卷，名媛方外二卷，附集八卷，名媛方外一卷，共三十二卷。前二十四卷已往之人，后八卷现在之人。泽州李锡麟辑。虽有不纯不备之憾，要足为晋风选之继。前有张师诚序，刻于嘉庆六年。

《吴江沈氏诗录》十二卷，起于明成化沈奎，至裔孙培福止。凡七十人，闺秀二十人，诗九百五十一首。沈祖禹定。前有沈德潜序。刻版于乾隆五年。

《朋旧遗诗合钞》二十二卷，南城曾燠编。皆已往之人，凡得三十家。去取颇有体裁，刻于嘉庆十年。

《洮阳诗钞》十卷，附集古二卷，专录国朝狄道州人诗，李苞编。前有杨芳灿序。刻版于嘉庆四年。

《滇南文略》四十七卷，计文八百五十九篇。明代及国朝文居多，唐宋一二见而已。保山袁文揆编次，刻版于嘉庆七年。

《越风》三十卷，会稽一郡之诗，商盘选。盘字苍雨，号宝意，雍正八年庶吉士，授编修改镇江司马，出守云南，卒于官。书成于乾隆三十一年，刻版于三十四年，前有蒋士铨序。

《湖海诗传》四十六卷，青浦王昶汇集生平友朋之作，得六百余人，以科第为次。起于康熙五十一年，迄于近日。其间布衣韦带之士，亦以年齿约略附之。刻版于嘉庆八年。

《禊湖诗》拾八卷，吴江徐达源编次，皆其邑人逸篇。始于明初，讫于近日。前代之诗，间附一二。达源号山民，风雅好事，以诸生候补翰林主簿，著述甚富。此书刻版于嘉庆十年。

《江西诗征》九十五卷，晋一卷。唐三卷，内附五代。宋二十卷，内附金。元十四卷。明二十六卷。国朝二十卷。补遗一卷。名媛二卷。释子四卷。道流一卷。杂流名妓无名氏一卷。仙灵鬼怪一卷。歌谣谚语谶记散句一卷。南城曾燠纂辑，刻于嘉庆九年。采录颇称繁富。

《江左十五子诗选》，十五子者，王式丹方谷、吴廷桢山抡、宫鸿历友鹿、徐昂发大临、钱名世亮工、张大受日容、杨抡青村、吴士玉荆山、顾嗣立侠君、李必恒百药、蒋廷锡扬孙、缪沅湘芷、王图炳麟照、徐永宣学人、郭元釪于宫。人各一卷也。商邱宋牧仲荦手订。书成于康熙四十二年。

《江浙十二家诗选》，十二家者，李绳勉百、汪棣铧、姜宸熙笠堂、蔡忠立企闻、王廷魁冈龄、张梦喈凤于、顾鸿志学逊、高景光同春、廖景文琴学、薛龙光少文、吴璃赤玉、赵晓荣陟庭也。人各二卷。王西庄鸣盛采录，书成于乾隆三十一年。选刻俱不及宋商邱本。

《石仓历代诗选》，一名《十二代诗选》，五百六卷。按《四库全书提要》云，明曹学佺编。所录上自古逸，下迄于明。凡古诗十卷，唐诗一百卷，拾遗十卷，宋诗一百七卷，金元诗五十卷，明诗初集八十卷，次集一百四十卷。据《千顷堂书目》，尚有三集一百卷，四集一百三十二卷，五集五十二卷，六集一百卷。余所见礼邸藏书刻本，明诗六集之外，七集一百卷，八集一百一卷，九集十一册，凡九十二人。十集四册，二十人。续集十册，九十人。再续集九册，五十一人。三续集五册，三十二人。三四续集一册，六人。四五续集一册，六人。五续集三册，十三人。六续集一册，四人。南直集八册，四十人。浙集八册，五十七人。闽集十四册，一百一十一人。社集十册，四十九人。楚集四册，二十一人。川集

一册,五人。江西集一册,十人。陕西集一册,三人。附河南集一人。纸墨精好,而讹误尚多。世顾鲜称之者,藏书家亦未之及,何也。余因借钞其目,而并录明人诗数家,皆世所希有者。而贮于篋,信可宝也。逾十日而礼邸火灾,不如此书毁否。

卷 四

《文心雕龙·正纬篇》曰:"无益经典,有助文章。"欧阳公欲取九经之疏,删去讖纬之文。而昔人颂孔子之圣,则称钩河摘洛。朱彝尊曰:"今则樊英传注所载,隋、唐经籍志所录,《太平御览》所采,学士大夫能举其名者寡矣。"华亭布衣殷元正《集纬》十二卷,博采远征,依文属义,网罗散失,勒为一编。其乡人陆明睿增订之。总论一卷,河图一卷,易纬一卷,尚书纬一卷,诗纬一卷,礼纬一卷,乐纬一卷,孝经纬一卷,讖一卷,尚书中候一卷,遁甲开山图一卷。庶几有合圣训宜广神教宜约之旨。惜其书未镂板,稿本今藏姚春木家。

《朱彝尊经义考》三百卷,首列官书诸目次,以诸经分类,而附以毖纬拟经师承刊石书壁镂板著录通说八门。注或存或阙,或佚未见。次载原序跋诸家论断。彝尊所考证,亦附著焉。

翁覃溪学士在山东学政署中刻《通志堂经解目录》,跋其后云,此目义门先生手勘者。沈椒园先生尝锓板。东海门客固多舛谬,而义门所勘,特随手校阅,亦有所未尽。庚戌十月,取原书审核付梓。《子夏易传》十一卷,或云唐张弧撰。《易数钩隐图》三卷,附《遗论九事》一卷,宋刘牧撰。以九为河图,以十为洛书。长洲何焯曰:"此《道藏》本也。"《横渠易说》三卷,宋张载撰。《易学》一卷,宋王湜撰。《亦是图学》,《紫岩易传》十卷,宋张浚撰。其第十卷是读易杂记。何焯曰:"明书帕板。"恐不足凭。《汉上易传》十一卷,附卦图三卷,丛说一卷,宋朱震撰。震荆门军人,绍兴四年书成。其书以程子易传为宗,兼采汉魏以下诸家。谓王弼注杂人庄老为非,故于象数特详。何焯曰:"卦图及丛说,西亭王孙钞本,尚未尽善。其十一卷影宋本可据。《易璇玑》三卷,宋崇仁布衣吴沆撰。绍兴十六年自序。何焯曰:"汲古阁后得旧本。尚有序文,写样付东海后人,竟未曾刻。其全书亦尚有讹处,不曾修板。"《周易义海撮要》十二卷,宋熙宁间蜀人房审权集。郑康成以下至王介甫易说,凡百家。择取专明人事者,编为百卷。曰《周易义海》。至绍兴三十年,江都李衡彦平删之,益以伊川、东坡、汉上易传,为撮要十卷。《义海》失传,而是编存。何焯曰:"汲古宋本。"每首叶有印,其文云,"淳熙七年明州恭奉圣旨敕赐魏王府书籍谨藏于九经堂不许借出",其印精工绝伦,宛然筠州学记。《易小传》六卷,宋左仆射吴兴沈该撰。绍兴二十八年表进之。其书专释六爻。每卦后为一论。何焯曰,原本未详何自。《复斋易说》六卷,宋赵彦肃撰。何焯曰,天一阁抄本。《古周易》一卷。宋吕祖谦撰。此周易篇次考也,最有关系之书。后有朱子跋。《童溪易传》三十卷,宋宁德王宗传撰。说卦以下,皆有经无传。何焯曰,汲古宋本。俞石涧收藏。后阙二卷,非全书。屡考其始末,寄来京师。跋中竟未及此。《周易裨传》二卷,宋松江林至撰。至淳熙间人,及朱子之门。其上卷论揲蓍,其下卷外篇论卦变。《易图说》三卷,宋吴仁杰撰。仁杰淳熙进士,尝讲学朱子之门。此所著图,全以揲蓍所用言之。《易学启蒙通释》二卷,宋婺源胡方平撰。至元己丑自序。今所刻淳熙丙午序,乃《朱子启蒙》原序也。《周易玩辞》十六卷,宋项安世撰。字平甫,江陵人,书成于庆元四年,重修于嘉泰二年。盖尝问学于朱子者。其书不全录经文,摘取经中之辞说之。何焯曰:"大江以南,钞本有五部,俱不全。后于李中麓家得残本,其文独全,遂成完书。"归安丁杰曰:"项安世宜在林至前,吴仁杰亦宜在前。"《东谷易翼传》二卷,宋处州郑汝谐撰。其书止有上下经,全以程传为本。何焯曰,汲古阁元本最精。《三易备遗》十卷,宋东嘉朱元升撰。自序在咸淳庚午。其书第一卷言河图洛书,二卷至四卷言连山,五卷至七卷言归藏,八卷至十卷言周易。《丙子学易编》一卷,宋李心传撰。其书取王弼、张横渠、郭子和、伊川、紫阳之说,附以己见。原书十五卷,俞石涧琰节钞仅十之一耳。丙子,嘉定九年也。《易学启蒙小传》一卷,宋税与权撰。字巽甫,魏鹤山弟子。《水村易镜》一卷,宋朱鉴,文公之孙,集语录为之。何焯曰,汲古元本。惜有模糊处。《大易辑说》十卷,元临邛王申子巽卿撰。申子皇庆二年充武昌路南阳书院山长。《朱氏经义考》列于元人,《通志堂原目》作宋王申子,非。何焯曰:"吴志伊有宋本,屡寄札东海、托其借校,竟未借来,仅从钞本付刊。"《周易传义附录》十四卷,宋天台董楷正叔依程传朱义为之。割裂本义,以附程传,自此书始。楷文天祥榜进士,自序在咸淳丙寅。前有纲领一卷,图说一卷,周易辑闻六卷,附易雅一卷。《筮宗》一卷,宋汴水赵汝楳撰。《学易记》九卷,元李简撰。仿李鼎祚《集解》、房审权《义海》之例,采子夏易传以下六十四家之说。自序在中统元年。前有图、纲领一卷。何焯曰:"从李中麓家藏钞本发刊。后健庵得一元刻,书贾伪作刘跂著者,并假造刘跂序文。健翁云,'近得刘跂《学易记》,昔未曾刻,余狂喜叫绝,急索观之。及开卷,即李简之书也。余云即宜校正,去伪序并传,皆未从也。"《读易私言》一卷,元许衡撰。《大易集说》十卷,按经义考作四十卷,今以通志堂此刻版心计之,则是十三卷。元俞琰号石涧,宋末遗老。其书成于元至大间。《敏求记》备载其序定篇次之说。何焯曰,此遵王元本。惜属伊人所校,版心大谬。《周易本义》附录纂注十五卷,元新安双湖胡一桂取朱子文集语录之及于易者,附于本义下,谓之附录。取诸儒易说之发明本义者,谓之纂注。《周易启蒙翼传》三篇,外篇一篇,元胡一桂撰。其中篇著古本及诸家本,又及历代授受传注。叙录虽云略举所知,然颇足资考据。下篇著《左

传》及后人占筮，外篇则焦京以下太元诸书至皇极经世也。何焯曰，汲古元本。《周易本义通释》十二卷，元新安胡炳文云峰。自序在延祐丙辰。何焯曰，汲古元本。《易纂言》十三卷，元吴澄撰。书成于至治二年秋。《周易本义集成》十二卷，元南昌熊良辅季重撰。自序在至治二年五月。《周易会通》十四卷，元鄱阳董真卿季贞。自序在天历元年。前有例目，姓氏因革一卷，图二卷。其姓氏因革，颇足以资考据。此书版心云《周易会通》，而其每卷题云《周易经传》。集程朱解，附录纂注。后学鄱阳董真卿编集，并无"会通"二字之名，盖宋朝刊书已有此失矣。《易图通变》五卷，元临川道士雷思齐撰。《易象图说》六卷，元清江张理仲纯撰。自序在至正二十四年。何焯曰："道藏本。"《大易象数钩深图》三卷，元张理撰。何焯曰："道藏本。"《周易参义》十二卷，元新喻梁寅孟敬撰。自序在后至元六年。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八十卷，成德编。何焯曰："集义、粹言，本系两书，两人所著，今合编之，颇属杜撰。"方纲按："宋陈友文《大易集义》，摭周、邵、朱子及上蔡、和靖、南轩、蓝田、五峰、屏山、汉上、东莱十一家之说。曾穜《大易粹言》，摭二程、张子及龟山、定夫、兼山、白云父子七家之说。此书汇辑成八十卷，凡采十八家之说。而义门以为杜撰，亦过泥矣。"又按《大易粹言》今考定是宋方闻一撰，《宋史·艺文志》作曾穜，误也。"《书古文训》十六卷，宋永嘉薛季宣士龙撰。纯以古字写之。何焯曰："焦氏家藏宋本，今归东海。"《尚书全解》四十卷，宋三山拙斋林之奇少颖撰。元阙第三十四卷多方篇，今于《永乐大典》中得之，钞补乃成完书。何焯曰："此书朱子所称。"《禹贡论》四卷，宋新安程大昌泰之，淳熙四年六月自序上进。何焯曰："从天一阁钞本，惜乎无图。应访有图者补之。"方纲按：今于《永乐大典》钞补增修。《东莱书说》三十五卷，宋东莱吕成公辑《书说》，自秦誓溯洛诰，未毕而卒。门人清江时澜以平昔所闻纂成之。何焯曰："影钞宋本。"《尚书说》七卷，宋新昌黄度文叔撰。何焯曰："明书帕本。"《书疑》九卷，宋金华王柏鲁斋撰。多更易经文，盖并今文而疑之矣。《书集传或问》二卷，宋陈大猷既集书传，复自为或问，同时东阳、都昌有两陈大猷。都昌陈大猷号东斋，饶双峰弟子，著《书传会通》，仕为黄州判官，即陈澔之父也。东阳陈大猷绍兴二年进士，官六部架阁，今《集传》不可见，而《或问》犹存。张云章以集解或问是东阳之书，朱氏经义考则谓菉竹堂书目万卷堂目皆载《尚书集传》十四册，未知是谁之书。而鄱阳董氏书纂注，列引用姓氏，于陈氏《书集传注》云东斋，则未可定为东阳而非都昌也。陈氏蔡传旁通，亦引东斋集传。何焯曰："汲古元本。"《禹贡集解》二卷，宋义乌杏溪傅寅撰。此书凡阙四十余版。何焯曰："宋本。"《初学尚书详解》十三卷，宋庐陵胡士行。何焯曰，从天一阁钞本。《通志堂原目》无"初学"二字，杭世骏《道古堂文集》有跋，谓"初学"二字不当删。《尚书表注》二卷，元兰溪金履祥撰。王柏弟子也。书之上下四旁皆有识语。何焯曰："金仁山表注名重而书仅中等，且元刻有残阙处补全者，未可尽信，是顾湄伊人妄为补全耳。"《尚书纂传》四十六卷，元梅浦王天与立大撰。何焯曰，季氏元刻最精。《书蔡氏传辑录纂注》六卷，元鄱阳董鼎季亨撰。真卿之父。《今文尚书纂言》四卷，元吴澄。其卷前序目，即《草庐之古今文考》也。《书蔡氏传旁通》六卷，元彭蠡陈师凯。不录经文，但摘蔡传语，犹如蔡传之疏耳，然颇足资考据。何焯曰，汲古元版。《尚书句解》十三卷，元庐陵朱祖义子由撰。何焯曰："六经皆有句解，不过节略旧注，非另出手眼者。"《书集传纂疏》六卷，元新安陈栎定宇撰。何焯曰，汲古元版。《尚书通考》十卷，元昭武黄镇成存斋撰。何焯曰，汲古元刻。惜有阙叶，应为标出。《读书管见》二卷，元吉水王充耘耕野摘取经语说之。《定正洪范集说》一卷。元诸暨胡一中允大撰。于九畴皆分大禹之经箕子之传，以敛时五福至明用僭忒为九五福六极之传，以王省惟岁至则以风雨为三八政四五纪之传。何焯曰："汲古元刻。李中麓藏本，中阙一叶，从黄梨洲处补全。"《毛诗指说》一卷，唐成伯瑜撰。凡四篇。其传受一篇，足资考核。唐世说、诗正义而外，传者惟此书耳。其中尚有阙字。瑜《新唐志》作玙。何焯曰，李中麓钞本。《毛诗本义》十五卷，附补郑氏诗谱一卷，宋欧阳修撰。前十二卷摭篇为论，为本义，多规毛郑之说。其偶从毛郑者，则于第十三卷取舍义一条中著之。盖后三卷是总论也。此书召南篇内阙失二十余行。又此诗谱一卷，当云补郑氏诗谱。版心云诗本义谱，专系之本义者，非也。目云郑氏诗谱，又专以归郑者，亦非也。何焯云，遵王宋本。伊人校勘未当，深为可惜。《毛诗集解》四十二卷，宋李樗、黄櫄撰。此书闽县李迂仲、龙溪黄实夫二家。卷前各有详说总论。其卷内黄氏，又引李迂仲说，盖黄在李后。或是本相续而作，互为补苴，并为一书，故无合编姓氏也。《毛诗名物解》二十卷，宋蔡卞撰，多用王氏字说。《诗说》一卷，宋张耒撰，仅十二条，从《宛邱集钞》出。《诗疑》二卷，宋金华王柏撰。一名《诗辨说》，竟欲删去野有死麕等三十一篇，而退何彼秾矣、甘棠于王风。《文公诗传遗说》六卷，宋朱鉴，文公孙，集语类为之，自跋在端平二年。《诗补传》三十卷，题曰逸斋，不著姓名。《朱氏经义考》据《宋·艺文志》作金华范处义，绍兴中进士也。第三十卷广诂，足备查检。南宋之初，最攻序者郑樵，最尊序者范处义也。《诗集传名物钞》八卷，元东阳许谦撰。《敏求记》云："朱子之学，一传为何基、王柏，再传为金履祥、许谦，白云一代大儒，其于诗专宗朱子，泛扫毛郑之说。"然此书颇有资考据处。何焯曰，汲古旧钞本。《诗经疑问》七卷，元盱黎朱倬孟章撰。此书内间有有问而无答者，云以俟后人深思也，后附南昌赵德疑问附编。何焯曰，汲古元版。《毛诗解颐》四卷，明朱善撰，字一斋，丰城人，明洪武初文渊阁大学士。何焯曰，叶九来藏本。《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宋孙复撰，明复嘉祐二年卒，年六十六。作此书时，盖在天圣间。唐以前说春秋者多本三传，至陆淳始别出新义。此书本淳意，

多与先儒异，此参合三传本也。《春秋皇纲论》五卷，宋太原王晳，至和间官太常博士，据三传注疏及啖赵之说，其缺者以己意释之。凡二十三篇。《春秋传》十五卷，宋刘敞撰。卷前有春秋传名氏，自周至宋。凡八十七家，二刘亦在内。《春秋权衡》十七卷，宋刘敞撰。何焯曰："孙北海藏宋本，惜未遵行款。"《春秋意林》二卷，宋刘敞撰。《春秋名号归一图》二卷，蜀冯继元。此书《通志堂原目》作宋冯继先。阎百诗与戴唐器书云："继先先当作元，伪蜀人，宜居宋孙复之首，乃置刘敞之后，何也？"何焯曰，海虞某氏家藏宋本。《春秋臣传》三十卷，宋眉山王当撰，元祐间人。《春秋本例》二十卷，宋涪陵崔子方彦直，尝与苏黄诸君子游。此书凡十六门，大约以日月时为例。何焯曰，汲古旧钞本。《春秋经筌》十六卷，宋左绵赵鹏飞，经义考列之南宋末。何焯曰："全书从天一阁钞来。汲古得李中麓残本三册，以校勘。"有整句脱落者，其新钞皆未惬意。此参合三传本。《石林春秋传》二十卷，宋叶梦得撰。末有开禧乙丑孙筠及真德秀跋，盖世谳、考、传三书合刻之跋也。此参合三传本。《春秋后传》十二卷，宋陈传良从勤得堂刊本钞写者也。此书大指详楼攻愧序。止斋尚有《左氏章指》一书，应访求之。此专用左传本也。《春秋集传》三十卷，宋吕祖谦撰。纳兰容若序，疑是吕居仁作，云须得善本有陈邕序者，方可证定之。然其卷内则题曰吕祖谦伯恭，而《朱氏经义考》则吕本中、吕祖谦二先生名下皆载《春秋集解》三十卷，盖即一书而前后误复耳。今入《四库全书》作吕本中。此专用《左传》本。《春秋左氏传说》二十卷，宋吕祖谦撰。《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五卷，宋章冲撰。淳熙十四年守台州，作目录。后附录灾异及事物等，亦有资于查考。何焯曰，汲古钞本。原为姚舜咨所藏。《春秋提纲》十卷，宋陈则通撰。《国史经籍志》作元人，《经义考》亦列于元人内。其书分侵伐朝聘盟会杂例四门。《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三卷，宋李琪，嘉定辛未七月自序。《春秋通说》十三卷，宋温州布衣黄仲炎若晦撰，绍定三年五月自序。何焯曰："东海先有钞本，从黄俞邰处来，仍伪书也。后汲古得李中麓所藏影钞宋本，用以付刊。"参合三传本。《春秋集注》十一卷，纲领一卷，宋朝奉郎直秘阁清江张洽元德撰，端平元年九月状进。元德朱子门人也，谥文宪。何焯曰，汲古宋版。参合三传本。《春秋或问》二十卷，宋温陵吕大圭圭叔，人称朴乡先生，受业于陈北溪之门人。《春秋五论》一卷，宋吕大圭。《春秋集传详说》三十卷，纲领一卷，宋家铉翁则堂。先生入元北迁，不屈放还，此其北迁时作。何焯曰，从天一阁钞本。专用《左传》本。《春秋经传类对赋》一卷，宋徐晋卿撰。何焯曰："汲古李中麓钞本。"杭世骏曰："此书当入类家，不当列之经解。"方纲按："《类对赋》北宋皇祐中作，盖亦以其近于类家，故附置宋末耳，然究不宜入经解也。"《春秋诸国统纪》六卷，元齐履谦撰，延祐四年六月自序。凡二十二篇，前有目录一卷，言所以叙诸国统纪之义。何焯曰："汲古元本，颜书最精。"《春秋本义》三十卷，元四明程端学时叔所采三传以下之说，凡一百七十六家，自序在泰定四年四月。何焯曰："元刻最精，有句读圈点抹。因中有阙叶，不敢擅增句读圈点，鄙见有无皆照元本。而东海必欲一例，并未刻句读点抹。惜哉。"方纲按："此书前有问答通论、纲领及点抹例一卷，中有所谓红黄青黑，侧截点抹之别，今尚刻于卷前面，而其卷内乃不刻之，无怪义门之致惜矣。"参合三传本。参合三传之书，以此书为最详，足资查考。《春秋或问》十卷，元程端学撰。《春秋集传》十五卷，元赵汸撰。专用《左传》本。《春秋属辞》十五卷，元赵汸撰，凡八篇，自序为笔削之大凡，盖制作之原也。《春秋师说》三卷，元赵汸至正戊子述其师黄楚望之说，为十一篇，又附录二卷。《春秋左氏传补注》十卷，元赵汸撰。何焯曰："东山春秋诸书名重。"《春秋诸传会通》二十四卷，元庐陵李廉撰。至正九年七月自序。所编诸传，据左、公、谷及胡、陈、张，而以胡氏为主。然所引张洽语，仍即今所见张氏集注，而非张氏之传，则知张洽集传其书之佚久矣。参合三传本。《春秋集传释义大成》十二卷，元新安俞皋撰。其书备载三传及胡氏传。参合三传本。《读春秋编》十二卷，元陈深清全撰。入元不仕，当入宋人，列家铉翁之后。何焯曰，元人钞本。参合三传本。《春王正月考》二卷，明古田张以宁志道撰。考一卷，辨疑一卷。《三礼图集注》二十卷，宋洛阳聂崇义。自周显德三年奉命参定郊庙器玉，因采郑康成、阮谌等六家图刊定，至宋建隆二年奏之。窦俨为之序，今通志此刻序无姓名者，即窦序也，而无崇义自序。《朱氏经义考》尚节录聂序，盖旧本有之也。何焯曰："汲古宋本，序文稍有讹处，已经改正。"书中讹错亦多，盖通志堂刻本不依原书款式也。《周礼订义》八十卷，宋乐清王与之次点东岩撰。东岩尝撰《周官补遗》，摘取五官之属以补冬官。其说始自临川俞寿翁廷椿《复古编》，而东岩与清源邱葵继之。然东岩所著《订义》，则以诸属仍列五官而为之说也。此书采旧说五十一家，宋儒之说，又四十五家，盖言义理者略备于此。何焯曰，李中麓宋本。《鬳斋考工记解》二卷，宋林希逸撰。每段有图。虽未极详博，而文颇明显。何焯曰，汲古宋本。中有阙叶，应访求补全。《仪礼图》十七卷，宋杨复信斋，朱子门人，尝为朱子续编《仪礼经传通解》。此图凡二百有五。又旁通图一卷，分宫庙弁冕牲鼎礼器诸类，为图二十有五。陈鳣曰："吴槎客尝以鲍以文所赠元刻校通志堂刊本，则通志刻本之图甚谬也。"《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宋直秘阁昆山卫湜正叔栎斋。采集汉至宋说礼之言，凡一百四十四家，宝庆二年表进。何焯曰："名重而书平平。"又曰："《集说》从两钞本付刻，皆未尽善。伊人分校成部，大有乖误。后数年，有项氏宋本为骨董家所得，中阙十余卷，其版最精，且多魏鹤山序一首。屡劝东海借校并补刻魏序，未从也。其书今在金陵，应物色得之，真至宝也。伊人擅乱补遗，卷数另疏别纸。"毛扆《汲古阁书目》云："《礼记集说》四十二本，绵纸旧钞，世无其书，止有此影钞宋本一部。今昆山所刻，借此去写

样，而新刻后半部为顾伊人紊乱次第，幸存此本为正。”卫正叔自跋云：“绍定辛卯，某备员江东，漕管大资政赵公善湘见予《集说》，欣然捐赀锓木。次年秋，予秩满而归。迨嘉熙己亥，越九年矣。里居需次，搜访新闻，遇有可采，随笔补人，增十之三，蝎来严濑别刊此本。庚子六月跋也。”所以有卷第几之后添入几条者，乃赵公刻后所增也。昆山刻书时，下半部乃顾伊人所校对，将后添者移入前去，失之矣。赖此本犹存卫公之旧。方纲按：“卫氏此书刻于嘉熙四年庚子。”慈溪《黄氏日钞》云：“吴郡卫氏《集礼记解》，自康成而下，得一百四十六家。惟方氏马氏陆氏有全书，其余仅解篇章。凡讲义论说尝及之者，皆取之。其书浩瀚，惟严陵郡有官本。”所谓严陵郡官本者，即此跋所云庚子六月刊于严濑者是已。何焯曰：“卫正叔《礼记集说》，内补遗在卷数后者，七十三卷玉藻，七十六卷玉藻，七十七卷玉藻，九十三卷乐记，九十四卷乐记，九十六卷乐记，九十七卷乐记，九十九卷乐记。《礼经会元》四卷，宋钱唐叶时。官龙图阁学士，谥文康，与朱子友善，称竹堑先生。其书凡百篇。《太平经国之书》十一卷，宋永嘉郑伯谦撰。其目二十。《夏小正戴氏传》四卷，宋山阴傅崧卿撰。世所传夏小正与大戴传文合，傅氏始为厘定。以正文居前，以传列于后。何焯曰，汲古宋人钞本。《仪礼集说》十七卷，元福州敖继公君善，家于吴兴，赵孟頫之师也。何焯曰：“每卷后有一纸最善，惜尚阙几卷，失记其详，应访求补足。”方纲按：“此谓其每卷后正误也。所无者第一卷士冠，第十一卷丧服，第十五卷特牲馈食，此三卷之末，无此正误耳，此须觅元朝刻本考之矣。”《仪礼逸经传》一卷，元吴澄撰。经八篇，传十篇。朱竹垞谓应列于学官。《经礼补逸》九卷，元新安汪克宽环谷，钞合三礼三传诸经之文，以五礼统之，与草庐之书不侔矣。《礼记陈氏集说补正》三十八卷，成德撰。何焯曰：“不足据。”方苞曰：“张朴村以为陆翼王所述。”按望溪志朴村之墓云，君始以校勘宋元经解客徐司寇家。《孝经注解》一卷，唐玄宗、宋司马光、范祖禹撰。此合明皇注、司马氏指解、范氏说为一书。丁杰云：“明皇所注者今文，司马氏范氏所解说者古文，如何合为一书？”何焯曰，李中麓本。《孝经大义》一卷，元鄱阳董鼎撰。《孝经定本》一卷，元吴澄撰，即孝经章句。《孝经句解》一卷，元朱申撰。《南轩论语解》十卷，宋张栻撰，乾道九年五月自序。何焯曰：“东海从天一阁钞来，未可尽信。”《论语集说》十卷，宋永嘉蔡节，淳祐五年表进。《南轩孟子说》七卷，宋张栻，乾道九年十月自序。何焯曰：“东海从天一阁钞来，即以付刊。后得最精宋本，余劝其校正修版，未从也。”《孟子集疏》十四卷，宋蔡模觉轩，九峰先生沈之子，此书后序在淳祐六年。何焯曰：“汲古宋本，最精。尚有《论语集疏》，应访求刻之。”《孟子音义》二卷，宋龙图阁学士博平孙奭撰。采张镒、丁公著、陆善经三家音义，可补陆德明经典释文之阙，非孟子正义之影附者比。阎若璩曰：“奭谥宣公，真宗朝名儒，乃置南宋蔡模之后，何也？”《四书纂疏》二十六卷，宋格庵赵顺孙撰。其书一以朱注为归。何焯曰，汲古宋本。《四书集编》二十六卷，宋真德秀撰。何焯曰：“李中麓钞本，惜未尽善。”《四书通》三十四卷，元胡炳文撰。《四书通证》六卷，元新安张存中撰。何焯曰，汲古元本。《四书纂笺》二十六卷，元詹道传撰。用王鲁斋所定句读。何焯曰，李中麓元本。《四书通旨》六卷，元鄱阳朱公迁克升撰。编类之目，凡九十有八。《四书辨疑》十五卷，元人失名。吴中范检讨必英家藏元本也。《朱氏经义考》云：“范本是元时旧刻，不著撰人名氏，是偃师陈氏天祥所撰。”《学庸集说启蒙》二卷，元余姚景星讷庵撰。《经典释文》三十卷，唐陆德明撰。释易、书、诗、三礼、三传、孝经、论语、尔雅、老庄，前有序录一卷。序言癸卯者，贞观十七年也。何焯曰：“从遵王钞本付刊，伊人所校，满纸皆讹谬。武林顾氏豹文有宋本，屡劝东海借校，未从也。”《七经小传》三卷，宋刘敞撰。前世经学，多守注疏，至原甫始以己意说经。杂释诗、书、春秋、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异于诸儒之说。王荆公修经义，盖本于此。《六经奥论》六卷，宋郑樵撰。黎温序云是郑樵，唐荆川《稗编》从之，《朱氏经义考》列入无名氏，云其书议论与《通志略》不合，且渔仲上书自叙所撰经说，无此书名。《六经正误》六卷，宋毛居正撰。订易书诗礼记周礼春秋三传字体之误。居正衢州人，毛晃之子。何焯曰，焦氏宋本。《经说》七卷，宋南昌熊朋来撰。易诗书春秋仪礼周礼大小戴记及杂说也。何焯曰，其人博雅。《十一经问对》五卷，元何异孙撰。设为疑问，如策对也。书诗春秋三礼论语孝经学庸孟子，无周易。《敏求记》云：“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河南始分为二书，而此已与礼记列为三经矣。”何焯曰：“汲古元刻，付刊惜缺序文。后汲古复得一本，序文特全，写刻样付京，竟未曾刻。”陈鳣曰：“此所谓后一本者，亦元刊，今为鲍以文所收，以校昆山刻本，补其阙矣。”《五经蠡测》六卷，明福宁蒋悌生仁叔撰。自序在洪武三年。阙礼记，实四经耳。春秋一卷亦甚少，凡一百三十八种。丁杰曰：“大约东海此书之刻，为一时好名之计，非实好古也。”陆清献云：“差强人意，亦为虚誉。”

《文苑英华》十函，一百册，宋宋白等奉敕撰。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诏李昉、扈蒙、徐铉、宋白、贾黄中、吕蒙正、李至、李穆、杨徽之、李范、杨砺、吴淑、吕文仲、胡汀、戴贻庆、杜镐、舒雅等，阅前代文集，撮其精要，以类分之，为《文苑英华》。续命苏易简、王祐、范果、宋湜与宋白等共成之。雍熙三年，上书一千卷。凡赋百五十卷，诗百八十卷，歌行二十卷，杂文二十九卷，中书制诰四十卷，翰林制诰五十四卷，策问四卷，策二十六卷，制五十卷，表七十四卷，笺一卷，状十七卷，檄二卷，露布二卷，弹文移文各一卷，启十六卷，书二十七卷，疏五卷，序四十卷，论二十二卷，议十一卷，颂八卷，赞五卷，铭六卷，箴一卷，传五卷，记三十八卷，册五卷，谥议二卷，诔二卷，碑九十一卷，志三十五卷，墓表一卷，行状七卷，祭文二十三卷。考宋纂三大书，《太平御览》、《册

府元龟》、《文苑英华》，二书闽蜀有刻，惟《英华》不行于世。孝宗朝周必大建请秘阁本御前校正，遂为定本。有纂修《文苑英华》事始，必大所编并识。至明隆庆元年，巡按福建御史胡维新檄福州知府胡帛、泉州府万庆校梓。维新自序，又涂泽民序。维新余姚人，嘉靖己未进士，后官参政。泽民汉州人，嘉靖甲辰进士，时为巡抚福建都御史。

《太平御览》一千卷，宋太平兴国二年李昉等奉敕撰。凡五十五门，采书一千六百九十种。《文苑英华》一千卷，七年李昉等奉敕编。托始梁末而下迄于唐。《册府元龟》一千卷，宋景德二年王钦若等奉敕撰。凡三十一部，部有总序，一千一百四门，门有小序。是三书者，极瑰伟之观矣。若明之《永乐大典》二万余卷，则尤繁富。依韵排类，终伤雅道。然宋元以后之书，赖此而存。至于我朝之《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则荟萃古今载籍，或分或合，尽美尽善。发凡起例，纲举目张，猗欤盛哉。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十卷，宋钜鹿魏齐贤、南阳叶芬同编。所录皆宋代之文，凡五百二十家。余所藏钞本，前有绍熙元年庚戌八月南徐许开仲启序。卷端钤印二。重光、子宣，殆笪江上先生所珍录与。

《文翰类选大成》一百六十三卷，分五十六类，自周秦以迄元明人诗文毕载。明淮府康王祁铨所辑，长史李伯玙、冯原同编，刻于成化年。前有自序一篇，称西江颐仙。采掇虽详，疏舛太甚，宜乎为《四库全书》所弗及收。

《明文授读》六十二卷，黄宗羲编。宗羲始而辑有明一代文为文案，继得昆山传是楼藏书，益三百余家为《明文海》，颇称浩繁。其子百家请宗羲择尤雅者为授读本。序则仍文海之旧，门人宁波张锡琨移弁斯集者也。

《八家四六文钞》，全椒吴鼒选刻。八家者，袁枚、邵齐焘、刘星炜、孔广森、吴锡麒、曾燠、孙星衍、洪亮吉也，八人皆鼒师友。骈丽家应奉为圭臬。

《切问斋文钞》三十卷，吴江陆耀辑。分十二门。学术三卷，风俗五卷，教家二卷，服官一卷，选举三卷，财赋四卷，荒政二卷，保甲一卷，兵制一卷，刑法一卷，时宪一卷，河防六卷。其例云，皆取其质言而有文者。一切论史论文以及诗词字画，并从舍旃。前有冯浩序，刻于乾隆四十一年。

《今文偶见》四十八卷，归安徐斐然辑。分八门。学术三卷，风教六卷，政治六卷，道古五卷，论文六卷，献征十六卷，酬应三卷，游览三卷。前有冯浩序，刻于嘉庆四年。

《南北朝文钞》二卷，娄东彭兆荪杂取《南北史》、《文苑英华》、《艺文类聚》、《百三名家集》、《四六法海》诸书，择其文尤工者，断自永初，迄于大业，得文百篇，徐达源刻之。

元济南潘昂霄字景梁，《金石例》十卷。鄱阳傅贵全序略云，一卷至五卷，则述铭志之始，而于贵贱品级茔墓羊虎德政神道家庙赐碑之制度必辨焉。六卷至八卷，则述唐韩文括例，而于家世宗族职名妻子死葬日月之笔削特详焉。九卷则先正格言，十卷则史院凡例。制度笔削，又可以概见焉。明长洲王行字止仲，《墓铭举例》四卷。其自序云："凡墓志铭，书法有例，其大要十有三事焉。曰讳，曰字，曰姓氏，曰乡邑，曰族出，曰行治，曰履历，曰卒日，曰寿年，曰妻，曰子，曰葬日，曰葬地。其序如此。如韩文集贤校理《石君墓志铭》是也。其曰姓氏，曰乡邑，曰族出，曰讳，曰字，曰行治，曰履历，曰卒日，曰寿年，曰葬日，曰葬地，曰妻，曰子。其序如此。如韩文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志铭》是也。其他虽序次或有先后，要不越此十余事而已，此正例也。其有例所有而不书，例所无而书之者，又其变例，各以其故也。今取韩文所载墓志铭，录其目而举其例于各题之下。神道碑铭亦举之。又于李文公、柳河东拔其尤，次以欧阳永叔、尹师鲁、曾子固、王介甫、苏子瞻、陈无已、黄鲁直、陈莹中、晁无咎、张文潜、朱元晦、吕伯恭。用广韩文之例焉。"国朝余姚黄宗羲字梨洲，《金石要例》一卷，其自序云："碑版之体，至宋末元初而坏。逮至今日，作者既张王李赵之流，子孙得之，以答赙奠。与纸钱寓马相为出入，使人知其子姓婚姻而已。其坏又甚于元时。似世系而非世系，似履历而非履历。市声俗轨，相沿不觉其非。元潘苍崖有金石例，大段以昌黎为例，顾未尝著为例之义与坏例之始，亦有不必例而例之者。如上代兄弟宗族姻党，有书有不书，不过以著名不著名。初无定例，乃一一以例言之。余故摘其要领，稍为辨正，所以补苍崖之缺也。乾隆二十年德州卢见曾校刻于扬州，作序于端，名曰《金石三例》。"

大兴朱竹君学士请裒集《永乐大典》散篇，勒成定本，俾还旧观。经部易类廿四种，一百九十二卷。书类十三种，一百五十二卷。诗类五种，五十七卷。礼类九种，一百二十卷。春秋类十九种，二百一卷。孝经类一种，一卷。四书类二种，十卷。乐类三种，九卷。小学类四种，十八卷。史部正史类二种，一百五十五卷。编年类五种，八百六卷。别史类三种，一百一十五卷。杂史类十种，十七卷。诏令奏议类一种，五卷。传记类十八种，五十卷。载记类三种，十三卷。地理类十二种，七十四卷。职官类五种，三十三卷。政书类十二种，一百五十六卷。目录类三种，四十二卷。史评类四种，十一卷。子部儒家类十八种，五十三卷。农家类三种，三十一卷。医家类十九种，六十六卷。兵家类四种，七卷。法家类五种，二十九卷。天文算法类十一种，五十八卷。术数类三十三种，一百四十四卷。艺术类六种，四十三卷。谱录类三种，四卷。杂家类二十九种，一百四十二卷。类书类二十种，一百三十五卷。小说家类十九种，四十二卷。道家类一种，十二卷。集部别集类一百六十六种，二千一百九十九卷。总集类九种，一百卷。诗文评类九种，十五卷。词曲类一种，二卷。共成书五百一十四种，五千三百一十三卷。荟萃之功，千古

不朽矣。

《浙元三会录》，明杨守址编。会始于成化六年，凡六人。再会于成化十五年，凡七人。再会于成化二十二年，凡七人。守址皆预焉。

明陆深《科场条贯》一卷，纪洪武至嘉靖间科举条式。张朝瑞贡举考九卷，始洪武三年，迄万历十七年。每科载会试考官试题。所刻程文之目殿试榜首尾全录，会试榜惟录前五人，乡试榜惟录各省第一人。名姓籍贯之异同，亦附著焉。冯梦祯《历代科举志》一卷，叙历代贡举之制，未免过简。张宏道、张凝道《三元考》十四卷，专纪明代乡会殿试之元魁鼎甲。始洪武三年，迄万历四十七年，每科具详京省主试官。张天瑞《南国贤书》二卷，专辑江南省试考官三场题目中式举人名籍，始洪武三年，迄成化七年。续录六卷，亦天瑞辑，许天叙增补，董天荫重梓。起成化十年，迄崇祯六年。余皆有所采掇。

陶九成《说郛》，汪钝翁《说铃》，二书名皆出《法言》。吴中汇刻诸书，亦名《说铃》，行世甚广。汪书在前而罕见，何兰士侍御家藏一帙，纸板俱佳。

考丛书古无刻者，宋温陵曾慥始集《类说》，自穆天子传以下，共二百五十种，并录原文及撰人系历，是为丛书之祖。元陶宗仪刻《说郛》，荟萃几千余种，然原文俱经删节，阅者病之。宋左圭纂《百川学海》，止百种，不及陶书之富而首尾完善，多古人序跋，较为胜之。后明吴永《续百川学海》百二十种，冯可宾《广百川学海》百三十种，皆从此滥觞也。

《百川学海》，宋左圭辑。自序云言可闻而不可殚，书可观而不可尽。又云古今纪载至多，往往好古者类于迂，务奇者邻于诞。详则赘，简则略，无他。各局于一体也。甲集，李国纪《圣门事业图》，康节《渔樵问对》，《学斋占毕》，蔡邕《独断》，《李涪刊误》，杨彦瞻《九经补韵》，《中华古今注》，《释常谈》。乙集，颜师古《隋遗录》，李肇《翰林志》，《宋朝燕翼贻谋录》。宋敏求《退朝录》。周益公《玉堂杂记》，诚斋《挥尘录》，《丁晋公谈录》，《王文正公笔录》，《开天传信记》。丙集，李国纪《厚德录》。《韩忠献公遗事》，《王文正公遗事》，《济南师友谈记》，朱彧《可谈》，《河东先生龙城录》，钟辂《前定录》，王君玉《国老谈苑》，《晁氏客语》，《道出清话》。丁集。胡太初《昼帘绪论》，吕居仁《官箴》，储华谷《祛疑说》，刘宾客《因话录》，《宋景文笔记》，戴氏《鼠璞》，陈录《善诱文》。戊集，《东坡志林》，子俞子《萤雪丛说》，《苏黄门龙川志略》，《西畴常言》，《栾城遗言》，《李东谷所见》，赵元素《鸡肋》，孙君孚《谈圃》。己集，《王公四六话》，谢伋《四六谈麈》，《文房四友除授集》，胡国器《耕禄稿》，疏寮《子略》，疏寮《骚略》，《梅屋献丑集》。庚集，疏寮《选诗句图》，《石林诗话》，《六一诗话》，《珊瑚钩诗话》，《刘贡父诗话》，《后山诗话》，《许彦周诗话》，《温公诗话》，《庚溪诗话》，《竹坡诗话》。辛集，《法帖释文》，《海岳名言》，《宝章待访录》，《元章书史》，《书断》，姜尧章《续书谱》，《欧公试笔》，孙过庭《书谱》，黄伯思《法帖刊误》，思陵《翰墨志》。曹陶斋《法帖谱系》。壬集，《端砚谱》，洪景伯《歙砚谱》，元章《砚史》，陶隐居《刀剑录》，洪刍《香谱》，陆鸿渐《茶经》，张又新《煎茶水记》，蔡君谟《茶录》，《东溪试茶录》，窦子野《酒谱》，《本心蔬食谱》，赞宁《笋谱》，陈仁玉《菌谱》，怪山《蟹谱》。癸集，蔡君谟《荔枝谱》，韩彦直《橘录》，《南方草木状》，戴庆预《竹谱》，刘蒙《菊谱》，史老圃《菊谱》，石湖《菊谱》，《梅谱》，欧公《牡丹记》，《牡丹荣辱志》，《芍药谱》，陈思《海棠谱》，《师旷禽经》，《名山洞天福地记》。

《续百川学海》，明吴永辑，十集。梁萧统《二谛义》，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宋魏了翁《古今考》，宋马缟《中华古今注》，汉孔鲋《小尔雅》，唐邱光庭《兼明书》，唐罗隐《两同书》，宋萧参《希通录》，唐李济翁《资暇录》，宋戴埴《鼠璞》。元吾衍校《晋史乘》，明黄嘉惠等校《楚梼杌》。宋秦仁醇《赵后遗事》，辽王鼎《焚椒录》，元陶宗仪《元氏掖庭录》，晋陆翙《邺中记》、宋周辉《北辕录》，元刘郁《西使记》，宋程大昌《北边备对》，宋孟珙《蒙鞑备录》，宋周羽冲《三楚新录》，宋陈彭年《江南别录》，元叶隆礼《辽志》，元宇文懋昭《金志》，宋洪皓《松漠纪闻》，宋张耒《明道杂志》，唐裴庭裕《东观奏记》，唐张固《幽闲鼓吹》，唐刘悚《隋唐嘉话》，宋郑文宝《南唐近事》，唐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无名氏《朝野遗记》，唐张鷟《朝野佥载》，唐冯翊《桂苑丛谈》，元姚桐寿《乐郊私语》，宋王铚《国老谈苑》，宋孙升《孙公谈圃》，宋子俞子《萤雪丛说》，宋晁迥《晁氏客语》，宋王晞《道山清话》，唐韦绚《嘉话录》，宋江休复《邻几杂志》，宋陆游《避暑漫钞》，宋方岳《深雪偶谈》，宋韩元吉《桐阴旧话》，宋赵溍《养疴漫笔》，宋江万里《宣政杂录》，元郑元祐《遂昌杂录》，宋赵葵《行营杂录》，宋陈襄《文昌杂录》，宋苏舜钦《闻见杂录》，宋谢枋得《碧湖杂记》，宋蔡绦《铁围山丛谈》，元吴莱《南海古迹记》，宋方勺《青溪寇轨》，宋朱辅《溪蛮丛笑》，唐段公路《北户录》，唐孙棨《北里志》，宋范成大《吴船录》，《骖鸾录》，《揽辔录》，宋陆游《入蜀记》，宋吕祖谦《入越记》，唐陆广微《吴地记》，宋周必大《吴郡诸山录》，《庐山录》，《庐山故录》，《九华山录》，宋方凤《金华游录》，宋吕祖谦《卧游录》，宋欧阳修《归田录》，宋林逋《省心录》，宋李元纲《厚德录》，宋李昌龄《乐善录》，北齐颜之推《还冤记》，唐郑还古《博异志》，唐薛用弱《集异记》，唐陆勋《集异志》，元费著《岁华纪丽谱》，宋周密《武林旧事》，唐崔令钦《教坊记》，元黄雪蓑《青楼集》，唐陆龟蒙《小名录》，宋洪遂《侍儿小名录》，宋汪若海《麟书》，魏缪袭注《尤射》，唐张又新《煎茶水记》，唐释皎然《诗式》，梁钟嵘《诗品》，梁庾肩吾《书品》，唐欧阳询《书法》，元郑杓《衍极》，唐裴孝源《公私画史》，宋黄休复《名画录》，唐段安节《乐府杂录》，唐南卓《羯鼓录》，无名氏《啸旨》，汉公孙弘《风后握奇经》。唐郑氏《女孝经》，宋晁氏《墨经》，无名氏《丸经》，宋张拟《棋经》，唐李翱《五木经》，梁虞荔《鼎录》，元费著《蜀锦谱》。共一百二十种。

《广百川学海》，冯可宾辑。甲集，岳元声《圣学范

国图》，邢云路《立春考》，魏了翁《正朔考》，王文禄《龙兴慈记》，张定《在田录》，夏元吉《肇基录》，沈文《初政记》，王祎《逐鹿记》，王泌《东朝记》，杨仪《垄起杂事》，王达《椒宫旧事》，王祎《造邦贤勋录》，王凝斋《掾曹名臣录》，沈士谦《明良录略》。乙集，薛瑄《从政录》，史仲彬《致身录》，无名氏《殉身录》，张芹《备遗录》，黄标《平夏录》，无名氏《复辟录》。天都山臣《女直考》，叶大亨《夷俗记》，金幼孜《北征录》，金幼孜《北征后录》，杨荣《北征记》，徐兢《使高丽录》，陆深《玉堂漫笔》，陆深《金台纪闻》，杨一清《制府杂录》，苏鹗《杜阳杂篇》。丙集，徐祯卿《翦胜野闻》，王世贞《觚不觚录》，陆深《溪山余话》，陆树声《清暑笔谈》，杨循吉《吴中故语》，胡应麟《甲乙剩言》，吴莱《三朝野史》，田汝成《熙朝乐事》，《委巷丛谈》，郑瑗《蜩笑偶言》，田艺蘅《玉笑零音》，解缙《春雨杂述》，陆树声《病榻寤言》，褚澄《褚氏遗书》。丁集，李隐《潇湘录》，廉宣《清尊录》，康与之《昨梦录》，虞集《就日录》，皇甫枚《惊听录》，郑景璧《剧谈录》，李材《解醒语》，刘玉《已疟编》，张鹭《耳目记》，鲁应龙《括异志》。戊集，陈继儒《群碎录》，《枕谭》，祝允明《猥谭》，《语怪》，徐祯卿《异林》，方凤《物异考》，闾丘方远《位业图》。己集，李梦阳《空同子》，屠隆《冥寥子游》，袁宏道《广庄》，黄姬水《贫士传》，陈继儒《长者言》，《香案牍》，屠隆娑罗馆《清言》，《续清言》，徐太室《归有园麈谭》。李鼎《偶谭》，屠本畯《韦弦佩》，祝肇《金石契》。庚集，屠隆《考槃余事》，陈继儒《岩栖幽事》，利玛窦《友论》，马一龙《农说》，慎蒙《山栖志》，彭年《林水录》，王稚登《吴社编》，《客越志》，《雨航记》，《荆溪疏》，方升《太岳志》。辛集，陆深《蜀都杂钞》，杨君谦《金山杂志》，陈懋仁《泉南杂志》，吴拭《武夷杂记》，顾岑《海槎馀录》。马观《瀛涯胜览》，杨慎《滇载记》，王世懋《闽部疏》，华钥《吴中胜纪》，娄元礼《田家五行》，王稚登《明白篇》。壬集，王稚登《丹青志》，陈继儒《书画史》，莫是龙《画说》，沈灏《画麈》，释莲儒《画禅竹派》，陆辅之《词旨》，王世贞《词评》，《曲藻》，潘之恒《曲艳品》，张玉田《乐府指迷》，田艺蘅《阳关图谱》，王世懋《艺圃撷余》，吾丘衍《学古篇》，徐宜《古今印史》，陆深《古奇器录》，高濂《砚谱》。癸集，王思任《奕律》，潘之恒《叶子谱》，许次舒《茶疏》，冯可宾《岕茶笺》，袁宏道《觞政》，《瓶史》，张德谦《瓶花谱》，高濂《艺花谱》，《艺兰谱》，《野簌品》，俞宗本《种树书》，王世懋《学圃杂疏》，黄省曾《艺菊谱》，《稻品》，《蚕经》，《鱼经》，《兽经》，王稺登《虎苑》。共一百三十种(以上三书，与石门顾修所见本不同)。

毛氏汲古阁《津逮秘书》。第一集，《子夏诗序》，《子贡诗传》，《申氏诗说》，《韩氏诗外传》，《陆氏草木虫鱼疏》，《王氏诗考》，《王氏诗地理考》，《郑氏尔雅注》。第二集，《京氏易传》，《关氏易传》，《苏氏易传》，《焦氏易林》，《李氏易解》，《陆氏易释文》，《王氏周易略例》，《卫氏元包经数》，《郭氏周易举正》，《麻衣道者正易心法》。第三集，《通鉴地理通释》，《通鉴问疑》，《小学绀珠》，《齐民要术》，《急就篇》，《汉制考》。第四集，《四十二章经》，《道德指归论》，《葬经》(葬经翼附)，《周髀算经》(数术记遗附)，《参同契》，《玄女经》，《胎息经》，《握奇经》，《耒耜经》，《五木经》，《女孝经》，《丸经》，《星经》，《忠经》，《宅经》，《墨经》。第五集，《全唐诗话》，《六一诗话》，《沧浪诗话》，《后山诗话》，《彦周诗话》，《紫薇诗话》，《石林诗话》，《中山诗话》，《竹坡诗话》，《文正公诗话》。第六集，《法书要录》，《东观余论》，《广川书跋》，《宣和书谱》，《金石录》(嗣出)，《墨池编》(嗣出)。第七集，《图画见闻志》，《历代名画记》，《古画品录》，《续画品录》，《宣和画谱》，《图绘宝鉴》，《后画品》，《续画品》，《画继》，《画史》。第八集，《诗品》，《二十四诗品》，《风骚旨格》，《芥隐笔记》，《冷斋夜话》，《西溪丛语》，《益部方物志》，《扪虱新语》，《岁华纪丽》，《玉蕊辨证》，《桯史》，《泉志》。第九集，《酉阳杂俎》，《酉阳续杂俎》，《诚斋杂记》，《甘泽谣》，《本事诗》，《五色线》，《却扫编》，《剧谈录》，《瑯嬛记》，《辍耕录》。第十集，《洛阳伽蓝记》，《洛阳名园记》，《真灵位业图》，《东京梦华录》，《西京杂记》，《佛国记》，《创业起居注》，《老学庵笔记》，《汉杂事秘辛》，《玉堂杂记》，《焚椒录》，《唐国史补》。第十一集，《搜神记》，《后搜神记》，《录异记》，《稽神录》，《冥通记》，《异苑》。第十二集，《东坡题跋》，《山谷题跋》，《无咎题跋》，《宛丘题跋》，《淮海题跋》，《鹤山题跋》，《放翁题跋》，《姑溪题跋》，《石门题跋》，《西山题跋》。第十三集，《六一题跋》，《南丰题跋》，《水心题跋》，《益公题跋》，《后村题跋》，《止斋题跋》，《魏公题跋》，《晦庵题跋》，《容斋题跋》，《海岳题跋》。十四集，《乐府古题要解》，《癸辛杂识前集》，《癸辛杂识后集》，《癸辛杂识续集》，《癸辛杂识别集》，《绍兴古器评》，《挥麈前录》，《挥麈后录》，《挥麈三录》，《挥麈余话》。第十五集，《梦溪笔谈》，《湘山野录》，《春渚纪闻》，《齐东野语》，《茅亭客话》，《邵氏闻见录》，《闻见后录》，《锦带书》，《避暑录话》，《贵耳录》。刻版于崇祯十三年，前有胡震亨序。今其版已不完整。原印本为书贾居奇，价非四五十金不可得也。

《历代小史》一百五种，南丰李栻纂。刻于万历十一年。前有汚阳陈文烛暨栻自序。自序云："正史出众人之手，而野史由一人记著之实。正史合累朝之事，而野史据一时见闻之真。矧天下有道，公论在朝而亦在野。天下无道，公论在野而不在朝。则失之在朝不有得之在野者乎？"罗泌《路史》，王嘉《拾遗记》，刘歆《西京杂记》，班固《汉武故事》，刘义庆《世说新语》，无名氏《海山记》，《开河记》，《迷楼记》，颜师古《隋遗录》，刘餗《隋唐嘉话》，王谠《唐语林》，李肇《翰林志》，李濬《松窗杂录》，李德裕《次柳氏旧闻》。张鹭《朝野佥载》，李翱《卓异记》，郑棨《开天传信记》。王仁裕《开天遗事》。廖莹中《江行杂录》，尉迟偓《中朝故事》，柳宗元《龙城录》，陆游《避暑漫钞》，张固《幽闲鼓吹》，孙光宪《北梦琐言》，苏鹗《杜阳杂编》，薛用弱《集异记》，李蘩《邺侯外传》，周羽冲《三楚新语》，陈彭年《江南别录》，王铚《默记》，张唐英《蜀梼杌》，王栐《燕翼贻谋录》，刘延世

《孙公谈圃》，王巩《闻见近录》，赵葵《行营杂录》，蔡绦《铁围山丛谈》，曾慥《高斋漫录》，王陶《谈渊》，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周必大《玉堂杂记》，钱惟演《钱氏私志》，韩元吉《桐阴旧话》，王明清《挥麈录》，《挥麈后录》，丁谓《晋公谈录》，王会《王文正笔录》，张端义《贵耳集》，李有《古杭集记》，王君玉《国老谈苑》，俞文豹《清夜录》，江万里《宣政杂录》，张淏《艮岳录》，董弇《闲燕常谈》，侯延庆《退斋笔录》，石茂良《避戎嘉话》，□□《朝野佥言》，《朝野遗记》，张仲文《白獭髓》，周密《齐东野语》，岳珂《桯史》，叶隆礼《辽志》，宇文懋昭《金志》，洪皓《松漠纪闻》，周辉《北辕录》，孟珙《蒙鞑备录》，程大昌《北边备对》，刘郁《西使记》，赵善璙《自警编》，李元纲《厚德录》，强至《韩忠献遗事》，王素《王文正遗事》，《寇莱公遗事》，陶宗仪《辍耕录》，郑元祐《遂昌山樵杂录》，无名氏《东园友闻》，无名氏《广客谈》，徐显《稗史集传》，徐祯卿《翦胜野闻》，祝允明《野记》。黄淮《平夏录》，姚福《清溪暇笔》，文林《琅琊漫钞》，陆釴《病逸漫记》，王鏊《震泽纪闻》，皇甫录《皇明纪略》，金幼孜《北征先后录》，无名氏《北征记》，无名氏《西征石城记》，无名氏《兴复哈密记》，无名氏《复辟录》，彭时《可斋杂记》，刘定之《否泰录》，尹直《謇斋琐缀录》，李贤《古穰杂录》，许浩《两湖麈谈录》，许浩《复斋日记》，陈洪谟《继世纪闻》，祝允明《江海歼渠记》，梅纯《损斋备忘录》，无名氏《靖难功臣录》，张芹《备遗录》，无名氏《星槎胜览》，无名氏《真腊风土记》，田汝成《炎徼记闻》，杨慎《滇载记》。此书万历甲辰朱东光治兵粤中，命校官唐世延摘录四十余种，厘为六十卷刻行之。

《秘书》二十一种，汪士汉校刻。《汲冢周书》，《吴越春秋》，《拾遗记》，《白虎通》，《山海经》，《博物志》，《续博物志》，《桂海虞衡志》，《博异记》，《高士传》，《剑侠传》，《楚史梼杌》，《晋史乘》，《竹书纪年》，《古今注》，《中华古今注》，《三坟》，《风俗通》，《列仙传》，《集异记》，《续齐谐记》。

钮氏《稗海》，《续稗海》，商濬刻之。康熙三十五年，蒋国祚重修。分十函。第一函十种，六十四卷。晋张华《博物志》十卷，晋葛洪《西京杂记》六卷，晋王嘉《拾遗记》十卷，晋干宝《搜神记》八卷（补序），梁任昉《述异记》二卷，唐李石《续博物志》十卷（补跋），唐王定保《摭言》一卷，唐陆龟蒙《小名录》二卷，唐范摅《云溪友议》十二卷（补序）。唐李冗《独异志》三卷。第二函六种，四十九卷。唐苏鹗《杜阳杂编》三卷，唐裴庭裕《东观奏记》三卷，唐刘肃《大唐新语》十三卷（补序论），唐赵璘《因话录》六卷。唐阙名《玉泉子》一卷，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二十卷。第三函十种，四十一卷。宋李昌龄《乐善录》二卷，宋王逵《蠡海集》一卷，宋范公称《过庭录》一卷，宋方勺《泊宅编》三卷，宋鲁应龙《闲窗括异志》一卷，宋永亨《搜采异闻录》五卷，宋魏泰《东轩笔录》十五卷，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十卷，宋郑景望《蒙斋笔谈》二卷，宋张舜民《画墁录》一卷。第四函九种，五十二卷。宋张世南《游宦纪闻》十卷，宋沈括《梦溪笔谈》二十六卷（补序跋），《补笔谈》一卷，宋史绳祖《学斋占毕》一卷，宋储泳《祛疑说纂》一卷，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十卷，又《侍儿小名录拾遗》一卷，宋王铚《补侍儿小名录》一卷，宋温豫《续侍儿小名录》一卷。第五函七种，五十一卷。宋马永卿《懒真子》五卷，宋欧阳修《归田录》二卷，宋苏轼《东坡志林》十二卷，宋苏辙《龙川别志》二卷，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十卷，宋僧惠洪《冷斋夜话》十卷，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十卷。第六函七种，三十三卷。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四卷，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十卷，又《避暑录话》二卷，宋周辉《清波杂志》三卷，宋彭乘《墨客挥犀》十卷，宋阙名《异闻总录》四卷，元郑元祐《遂昌杂录》一卷。第七函四种，四十八卷。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二十卷（补序），唐张读《宣室志》十卷（补遗一卷），唐柳宗元《龙城录》二卷，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十六卷（补遗一卷，补序）。第八函九种，四十四卷。宋阙名《儒林公议》二卷，宋赵德麟《侯鲭录》八卷，宋郭彖《睽车志》六卷，宋江休复《江邻几杂志》一卷，宋岳珂《桯史》十五卷，宋陈世崇《随隐漫录》五卷，宋阙名《枫窗小牍》二卷，宋胡锜《耕禄稿》一卷，宋李元纲《厚德录》四卷。第九函六种，三十九卷。宋姚宽《西溪丛语》二卷，宋王楙《野客丛书》三十卷（补编目），宋俞元德《萤雪丛说》二卷，宋孙升《孙公谈圃》三卷，宋许顗《许彦周诗话》一卷，宋陈无己《后山诗话》一卷。第十函六种。二十七卷。宋周密《齐东野语》二十卷（补序补阙），又《癸辛杂识前集》一卷，又《癸辛杂识后集》一卷（增），又《癸辛杂识续集》二卷（增），又《癸辛杂识别集》二卷。元蒋子正《山房随笔》一卷。

《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六函，四十二册，明张溥撰书。一百十八卷，凡一百三家。汉九人，贾谊、司马相如、董仲舒、东方朔、褚少孙、王褒、刘向、扬雄、刘歆。东汉十一人，冯衍、班固、崔骃、张衡、李尤、马融、荀彧、蔡邕、王逸、孔融、诸葛亮。魏十二人，武帝、文帝、曹植、陈琳、王粲、阮瑀、刘桢、应玚、应璩、阮籍、嵇康、钟会。晋二十二人，杜预、荀勖、傅玄、张华、孙楚、挚虞、束皙、夏侯湛、潘岳、傅咸、潘尼、陆机、陆云、成公绥、张载、张协、刘琨、郭璞、王羲之、王献之、孙绰、陶潜。宋八人。何承天、傅亮、谢灵运、颜延之、鲍照、袁淑、谢惠连、谢庄。齐六人。萧子良、王俭、王融、谢朓、张融、孔稚圭。梁十九人，武帝、昭明太子、简文帝、元帝、江淹、沈约、陶弘景、邱迟、任昉、王僧孺、陆倕、刘孝标、王筠、刘孝绰、刘潜、刘孝威、庾肩吾、何逊、吴均。陈五人。后主、徐陵、沈炯、江总、张正见。北魏二人，高允、温子升。北齐二人，邢邵、魏收。北周二人，庾信、王褒。隋五人，炀帝、卢思道、李德林、牛弘、薛道衡。搜辑诸书所载诗文，并及断篇逸句。人各为集，集各题词。前有溥自序。

《历代文纪》十六函，一百六十册。明梅鼎祚撰。鼎祚字禹金，宣城人，国子监生。有《鹿裘石室集》。凡皇霸文纪十三卷，有崇祯己巳陈继儒序。西汉文纪二十四卷，东汉文纪三十二卷，有崇祯癸酉陈泰来序。魏

文纪十八卷,吴文纪四卷,蜀汉文纪二卷,西晋文纪二十卷,宋文纪十八卷,有崇祯丁丑张煊序张溥序。按鼎祚作此书,意以配冯惟讷诗纪。然以文较诗,纂辑为不易。鼎祚以一诸生竭数十年之心力为之,至其子士都易产行书,友朋佽助,陆续付之剞劂,故传本卷帙参差不一。《四库全书》所载尚有南齐文纪十卷,梁文纪十四卷,陈文纪八卷,北齐文纪三卷,后周文纪八卷,隋文纪八卷,为此本所无。而此本之魏蜀吴三编二十四卷,亦《全书》所未载。至北魏一代,两本俱阙。鼎祚当日曾否有书,已未付刻,并无可考据矣。要之是书画代为断,各自成书,非可以阙佚例。且刻成即已盛行,随时所得先后不同故也。至鼎祚别纂释文纪四十五卷,名虽相沿,更不应阑入此书矣。泰兴季氏藏本。

青州李南硐喜刻书,《贷园丛书》十二种,其底稿多得之周书昌编修家。《九经古义》十六卷,惠栋《易例》二卷,惠栋《左传补注》六卷,李文渊《左传评》二卷,江永《古韵标准》,不分卷,江永《四声切韵》,不分卷,戴震《声韵考》四卷,曾宏父《石刻铺叙》二卷,钱大昕《凤墅残帖释文》一卷,张养浩《三事忠告》三卷,张尔岐《蒿庵闲话》二卷,赵执信《谈龙录》一卷。

德州卢氏《雅雨堂》十种,《李氏鼎祚易传》十七卷,附释文一卷,《郑氏周易》三卷,郑氏《周易乾凿度》二卷,郑氏《尚书大传》四卷,附《郑司农集》一卷,《大传补遗》一卷,卢文弨《续补遗》一卷,《考异》一卷,高氏诱《战国策》三十三卷。卢辩注《大戴礼记》十三卷,封演《闻见记》十卷,王定保《摭言》十五卷,孙光宪《北梦琐言》二十卷,颜师古《匡谬正俗》八卷,庞元英《文昌杂录》六卷。刻于乾隆二十一年。皆世间罕见之本,卷帙宏富,楮墨精好,洵足珍秘。

曲阜孔诵孟微波榭所刻《戴氏东原遗书》。《毛郑诗考正》四卷,《续天文略》三卷,《杲溪诗经补注》二卷,《孟子字义疏证》三卷,《原善》三卷,《声韵考》四卷,《考工记图》二卷,《方言疏证》十三卷,《水地记》一卷,《声类表》七卷,《原象》一卷,《戴氏文集》十卷,《水经注》四十卷。凡十三种。又刻《算经十书》,而附以戴震《九章算术补图》一卷,《策算》一卷,《句股割圜记》三卷。

又刻古书八种,《五经文字》一卷,《九经字样》一卷,《国语补音》三卷,《孟子赵氏注》十四卷,《孟子音义》二卷,《春秋金锁匙》一卷,《春秋长历》一卷,《春秋地名》一卷。

《微波榭遗书》。《水经释地》六卷,《同度记》一卷,《杂体文稿》七卷,《红榈书屋诗集》四卷,《研冰词》二卷。共五种。诵孟太史博古好事,不愧孔氏家风。版刻极佳,惜楮墨未尽善耳。北方工料不及南方,职是故耶。

毕氏灵岩山馆刻书,《山海经》,《夏小正》,《老子道德经考异》,《墨子》,《三辅黄图》,《晋书地道记》,《太康三年地记》,《晋书地理志新补正》,《长安志》,《关中金石记》,《明堂大道录》,《易汉学》,《说文解字旧音》,《经典文字辨正》,《书音同义异辨》,《乐游联唱集》。十六种。其校正多出洪稚存、孙渊如之手。

王晫《檀几丛书》五十种,每种一卷,集其同时人之著述。虽涉琐屑,而零金碎玉,往往而在。徐士俊《三百篇鸟兽草木记》,徐士俊《月令演》,黄宗羲《历代甲子考》,徐汾《二十一史征》,宋实颖《黜朱梁纪年论》,金诺《韵史》,洪若皋《释奠考》,缪彤《胪传纪事》,毛先舒《丧礼杂说》,汪琬《丧服或问》,王嗣槐《锦带连珠》,陈鉴《操觚十六观》,王弘撰《十七帖述》,张正茂《龟台琬玉》,毛先舒《稚黄子》,沈谦《东江子》,恽日初《续证人社约戒》,张习孔《家训》,高拱京《高氏塾铎》,刘德新《十二戒》,傅麟昭《犹见篇》,张习孔《七劝》,谢开宠《元宝公案》,张潮《联庄》,庄臻凤《琴声十六法》,李清《鹤龄录》,陆圻《新妇谱》,陈确《新妇谱补》,查琪《新妇谱补》,徐震《美人谱》,余怀《妇人鞋袜考》,张潮《七疗》,黄周星《郁单越颂》,张沄《地理骊珠》,韩则愈《雁山杂记》,王修玉《越问》,尤侗《真率会约》,张潮《酒律》,金昭鉴《酒箴》,沈中楹《觞政》,朱晓《广抑戒录》,陈玉璂《农具记》,宋荦《怪石赞》,诸九鼎《石谱》,高兆《端溪砚石考》,来集之《羽族通谱》,张纲孙《兽经》,陈鉴《江南鱼鲜品》,陈鉴《虎邱茶经注补》,林嗣环《荔枝话》。前有张潮、吴肃公序及晫自序,盖踵《汉魏丛书》、《唐人小说》、《津逮秘书》、《百川学海》、《说郛》、《秘笈》、《快书》之义例云尔。

《檀几丛书》二集五十种。徐继恩《逸亭易论》,阎若璩《孟子考》,宋瑾《人谱补图》,姚廷杰《教孝编》,吴仪一《仕的》,宋瑾《古观人法》,丁雄飞《古人居乡法》,崔学古《幼训》,《少学》,方象瑛《俗砭》,李淦《燕翼编》,徐元美《艾言》,陈芳生《训蒙条例》,刘芳喆《拙翁庸语》,李日景《醉笔堂三十六善》,黄宗羲《七怪》,东荫商《华山经》,王士禛《长白山录》,王士禛《水月令》,毛奇龄《三江考》,黄元治《黔中杂记》,方亨咸《苗俗纪闻》,金人瑞《念佛三昧》,毕熙旸《佛解》,王士禛《渔洋诗话》,江之兰《文房约》,冯京第《蕈溪自课》,《读书灯》,王概《学画浅说》,张永祥《广惜字说》,丁雄飞《古欢社约》,张荩《彷园清语》,程羽文《鸳鸯牒》,张芳《黛史》,丁雄飞《小星志》,叶琼章《艳体联珠》,黎遂球《戒杀文》,丁雄飞《九喜榻记》,丁雄飞《行医八事图》,张仁熙《雪堂墨品》,宋荦《漫堂墨品》,钱朝鼒《水坑石说》,程雄《琴学八则》,高兆《观石录》,汪镐京《紫泥法》,周高起《阳羡茗壶系》,《洞山岕茶系》,黎遂球《桐阶副墨》,张惣《南村觞政》,张万钟《鸽经》。王晫、张潮同辑也。

《檀几丛书》余集二卷。上卷,陆次云《山林经济策》以下三十种。下卷,韩则愈《五岳约》以下十七种。后附王晫四种,张潮六种,盖皆小品短篇,志之以待印正云。

《昭代丛书》,张潮辑。凡五十种。其体例亦沿《檀几丛书》。王晫《更定文章九命》,吴肃公《天官考异》,《改元考同》,《五行问》,梅文鼎《学历说》,张能鳞《进贤说》,施璜《塾讲规约》,甘京《夙兴语》,毛先舒《家人子语》,《语小》,甘楗《心病说》,魏禧《日录杂说》,周文炜

《观宅四十吉祥相》，沈捷《增订心相百二十善》，殷曙《竹溪杂述》，汤传楹《闲余笔话》，狄亿《御试恭纪》，王晫《松溪子》，林云铭《读庄子法》，胡𪩘《蒙养诗教》，徐沁《谢皋羽年谱》，王言《西华仙录》，黄周星《将就园记》，洪玉图《歙问》，闵麟嗣《黄山松石谱》，尤侗《外国竹枝词》，南怀仁《西方要纪》，李仙根《安南杂记》，毛先舒《声韵丛说》，黎遂球《花底拾遗》，徐士俊《十眉谣》，李沂《秋星阁诗话》，徐增《而庵诗话》，黄周星《制曲枝语》，宋曹《书法约言》，尤侗《戒赌文》。黄周星《廋词》，《酒社刍言》，蔡祖庚《懒园觞政》，冒襄《岕茶汇钞》，《宣炉歌注》，余怀《砚林》，周嘉胄《装潢志》，郑旭旦《牌谱》，郑晋德《三友棋谱》，王晫《兵仗记》，陈鼎《荔枝谱》，冒襄《兰言》，王晫《龙经》。前有尤侗及潮自序。《昭代丛书》乙集四十种。洪嘉植《毛朱诗说》，黄元治《春秋三传异同考》，吴肃公《读礼问》，张愉曾《十六国年表》，刘师峻《北岳历祀考》，叶燮《江南星野辨》，毛奇龄《三年服制考》，魏禧《师友行辈议》，王士禛《国朝谥法考》，金德纯《旗军志》，方象瑛《封长白山记》，王士禛《纪琉球入太学始末》，孔尚任《人瑞录》，王士禛《纪恩录》，董文骥《恩赐御书记》，徐秉义《还驾纪》，王仕云《格言仅录》，孔尚任《出山异数纪》，释道忞《奏对机缘》，余宷《塞程别纪》，许承宣《西北水利议》，王士禛《广州游览小志》，《陇蜀余闻》，《东西二汉水辩》，魏禧《日录里言》，魏际瑞《偶书》，宋荦《漫堂说诗》，王士禄《然脂集例》，唐彪《身易》，魏际瑞《论文》，魏禧《日录论文》，毛先舒《韵问》，《南曲入声客问》，王言《连文释义》，孔衍栻《画诀》，王士禄《焦山古鼎考》，张弨《瘗鹤铭辩》，《昭陵六骏赞辩》，林佶《汉甘泉宫瓦记》，张英《饭有十二合说》。

吴震方《说铃》。前集，王崇简《冬夜笺记》，王士禛《陇蜀余闻》，《分甘余话》，李仙根《安南杂记》，范承谟《画壁诗》，宋荦《筠廊偶笔》、《二笔》，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扈从西巡录》，《塞北小钞》，《松亭行记》，《天禄识余》。方象瑛《封长白山记》，张学礼《使琉球纪略》，周亮工《闽小纪》，许缵曾《滇行纪程》，《东还纪程》，闵叙《粤述》，陆祚蕃《粤西偶记》，陈鼎《滇黔纪游》，顾炎武《京东考古录》，《山东考古录》，《救文格论》，《杂录》，李玉鋆《守汴日志》，南怀仁《坤舆外纪》，林谦光《台湾纪略》，季麒光《台湾杂记》，潘鼎珪《安南纪游》，陆次云《峒溪纤志》，孔贞瑄《泰山纪胜》，吴阐思《匡庐记游》，屈大均《登华记》，周清原《游雁荡记》。计三十三种。后集，黄鹏扬《读史吟评》，吴绮《扬州鼓吹词序》，钮琇《觚剩》，陆次云《湖壖杂志》，花村看行侍者《谈往》，余怀《板桥杂记》，陈尚古《簪云楼杂说》，虞兆漋《天香楼偶得》，王逋《蚓庵琐语》，徐岳《闻见录》，陆圻《冥报录》，戒显《现果随录》，杨式传《果报闻见录》，徐庆《信征录》，吴陈琰《旷园杂志》，劳大与《瓯江逸志》，吕种玉《言鲭》，吴震方《岭南杂记》，《述异记》。计十九种，前有徐倬序。

歙人鲍廷博刻书于杭郡最精，校雠亦缜密，惟嫌其版式缩狭耳。《知不足斋丛书》凡十八集。第一集，高彦休《唐阙史》二卷，《古文孝经孔氏传》一卷，沈作喆《寓简》十卷，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十卷，葛洪《涉史随笔》一卷，郭畀《客杭日记》一卷，姜绍书《韵石斋笔谈》二卷，刘体仁《识小录》一卷。第二集，刘敞《弟子记》一卷，胡铨《玉音问答》一卷，黄澈《碧溪诗话》十卷，曾敏行《独醒杂志》十卷，费衮《梁溪漫志》十卷，邝露《赤雅》三卷，杭世骏《诸史然疑》一卷，《榕城诗话》三卷。第三集，陆游《入蜀记》六卷，朱翌《猗觉寮杂记》二卷，范晞文《对床夜话》五卷，瞿佑《归田诗话》三卷，都穆《南濠诗话》一卷，李东阳《麓堂诗话》一卷，赵崡《石墨镌华》八卷。第四集，《孙子算经》三卷，《五曹算经》五卷，史氏《钓矶立谈》一卷，张齐贤《洛阳缙绅旧闻记》五卷，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五卷，附一卷。郭宗昌《金石史》二卷，孙承泽《闲者轩帖考》一卷。第五集，王巩《清虚杂著》四卷。钱文子《补汉兵志》一卷，魏泰《临汉隐居诗话》一卷，王若虚《滹南诗话》三卷，刘祁《归潜志》十四卷，黄向坚《寻亲记程》一卷，边大绶《虎口余生记》一卷，祁承㸁《澹生堂藏书》约一卷，《苦瓜和尚画语录》一卷。第六集，文莹《玉壶清话》十卷，岳珂《愧郯录》十五卷，王灼《碧鸡漫志》五卷，《乐府补题》一卷，张翥《蜕岩词》二卷。第七集，何晏《论语集解皇侃义疏》十卷，吴仁杰《离骚草木疏》四卷，张世南《游宦纪闻》十卷。第八集，《张丘建算经》三卷，王孝通《缉古算经》一卷，王铚《默记》一卷，张镃《南湖集》十卷，周密《苹洲渔笛谱》二卷。第九集，梁孝元帝《金楼子》六卷，蔡绦《铁围山丛谈》六卷，陈旉《农书》三卷，秦观《蚕书》一卷，楼琫《耕织图诗》一卷，白珽《湛渊静语》二卷，方鹏《责备余谈》二卷。第十集，林慎思《续孟子》二卷，《伸蒙子》三卷，王棨《麟角集》一卷，桑世昌《兰亭考》十二卷，俞松《兰亭续考》二卷，曾宏父《石刻铺叙》二卷，张泰来《江西诗社宗派图录》一卷，附一卷。尤玘《万柳溪边旧话》一卷。第十一集，谢枋得《诗传注疏》三卷，颜之推《颜氏家训》七卷，附一卷。《江南余载》二卷，《五国故事》二卷，萧洵《故宫遗录》一卷，邓牧《伯牙琴》一卷，孟宗宝《洞霄诗集》十四卷，范成大《石湖词》一卷，张三聘《和石湖词》一卷，王沂孙《花外词》一卷。第十二集，段子武《诗义指南》一卷，钱杲之《离骚集传》一卷，吴淑《江淮异人录》一卷，《庆元党禁》一卷，朱肱《北山酒经》三卷，杨瑀《山居新话》一卷，《鬼董》五卷，陆友《墨史》三卷，龚贤《画诀》一卷，笪重光《画筌》一卷，黄宗羲《今水经》一卷，汪辉祖《佐治药言》一卷，续一卷。第十三集，岳珂《刊正经传沿革例》一卷，张志和《元真子》三卷，洪遵《翰苑群书》二卷，赵升《朝野类要》五卷，黄煜《碧血录》二卷，潘阆《逍遥集》一卷，连文凤《百正集》三卷，张先《子野词》四卷，张雨《贞居词》一卷。第十四集，陈叔齐《籁记》一卷，司马光《潜虚》一卷，袁采《世范》三卷，附一卷。《天水冰山录》一卷，附《书画记》一卷。第十五集，吴缜《新唐书纠谬》二十卷，邓牧《洞霄图志》六卷，黄晞《聱隅子》二卷，袁衷《世纬》二卷。第

十六集，董史《皇宋书录》三卷，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四十卷，周密《武林旧事》十卷，袁韶《钱塘先贤传赞》一卷。第十七集，吴缜《五代史纂误》三卷，周去非《岭外代答》十卷，《南窗纪谈》一卷，《苏沈两内翰良方》十卷，宋濂《浦阳人物记》二卷。第十八集，黄庭坚《宜州家乘》一卷，范成大《吴船录》二卷，周辉《清波杂志》十二卷，《清波别志》三卷，沈荀蔚《蜀难叙略》一卷，朱翌《灊山集》三卷，刘应时《颐庵居士集》二卷。

鲍氏《知不足斋重刊聚珍版书》。易纬十二卷，宋蔡渊《易象意言》一卷，宋郭雍《郭氏传家易说》十一卷，宋钱时《融堂书解》二十卷，宋毛晃《禹贡指南》四卷，宋袁燮《絜斋毛诗经筵讲义》四卷，宋张淳《仪礼识误》三卷，宋刘敞《春秋传说例》一卷，宋萧楚《春秋辨疑》四卷，唐太宗《帝范》四卷，元翟思忠《魏郑公续谏录》二卷，汉卫宏《汉官旧仪》二卷，宋程俱《麟台故事》五卷，晋陆翙《邺中记》一卷，唐刘恂《岭表录异》三卷，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四十卷，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二十二卷，晋王弼注《道德经》二卷，晋傅玄《傅子》一卷，元司农司《农桑辑要》七卷，明沈继孙《墨法辑要》一卷，北周甄鸾《五经算术》二卷，《孙子算经》三卷，《夏侯阳算经》三卷，魏刘徽《海岛算经》一卷，宋刘荀《明本释》三卷，宋袁文《翁牖闲评》八卷，宋张淏《云谷杂记》四卷，宋叶大庆《考古质疑》六卷，宋韩淲《涧泉日记》三卷，宋周密《浩然斋雅谈》三卷，元李治《敬斋古今黈》八卷，宋张戒《岁寒堂诗话》二卷，宋胡宿《文恭集》五十卷，宋袁燮《絜斋集》二十四卷，宋曾几《茶山集》八卷，金王寂《拙轩集》六卷，元仇远《金渊集》六卷。此皆初颁之本，惜后来大部书未尽付锓，人间遂不可得见矣。

《泾川丛书》，明人著录三十种，国朝人著录十一种，皆泾邑之书有裨于经史者，赵绍祖编次。绍祖博学嗜古，辑《金石文钞》八卷，余为序之，刻版于嘉庆八年。

卷　五

《读史漫录》。张南轩告孝宗云："陛下当求晓事之臣，不必求办事之臣。若但求办事之臣，则他日败天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此二语者，可为万世用人之法矣。天下求小才私智可以备一官之用者，未尝无人。惟至国家利害安危，大机括所在，大形势所关，非晓事之臣，不能洞其几微，晰其体要。晓事二字，何可易得？必须有一种识见，能知人之所不能知。有一种气魄，能断人之所不能断。而其心一出于公平正大，无所避忌。然后事至，了不为凝滞。否则博极古今，洞悉隐微，而一为私意所惑，则失其灵明之体，而昧于事机者有矣。安得称晓事乎？

《绥寇纪略》。张献忠之在谷城，左良玉请击。熊文灿曰："彼虽怀贰，衅未成也。君虽健斗，众未集也。骤而击之，他寇必动。脱不能胜，所丧实多。不如徐之。"良玉曰："不然。逆贼利野战，不利城守。今以吾众出不意，彼士有骇心，粮无后继，诸部观望，必不能前。贼怠我奋，贼寡我众，攻之必拔，袭之必捷。若失此机，悔无及矣。"文灿苦禁之而止。献忠既焚谷躏房，窜入郧竹山中。文灿请追之。良玉曰："向云疾击，惧其逸也。今非不击，避其锐也。箐薄深阻，前逃后伏，我失其便，非绝地也。二叛往矣，九营从之，同恶气盛，非穷窜也。负米入山，颠顿山谷，十日粮尽，马毙士饥。果行也，我师必败。"已而罗獏丧绩。宁南可谓知兵，数语全摹《左传》，读之奕奕有生色。

《卢象升疏略》："台省动以尾击责臣等，持论非不甚善，但均一蹴也。有追之者，必更有一二重兵，或堵之，或拒之，始无溃决之患。若前无堵者，旁无拒者，止赖一追，即有缩地之法，远出其前，而贼巧于避兵，转身他向，仍然尾贼也。即欲不尾，不可得。"卢公文笔不古奥，而语极透辟。　杨孟载：《眉山集》，送谢防御出郭团练诗，中有云："官家百万师，自足与寇争。汝自守汝乡，汝自保汝生。闲暇苟不虞，仓卒恐见倾。我当徽汝劳，薄尔赋税征。"团练之义与其法纪，数语包括无遗。

正统十二年，福建沙县邓茂七反，上命都御史张楷讨贼。楷阴致贼党黄琴、罗汝先为间谍，诱茂七攻延平，设伏挑之，佯败。贼乘胜渡浮桥，薄城关厢，伏发炮作，合击之，大败。茂七中流矢死。斩其首，露布以闻。是役也，前以庆元贼叶宗留据车盘，后以邓伯孙与女贼廖氏聚后洋，扰残福、浙、江西诸境，劲旅杀伤殆尽。至是用间谍之，始归命。甚矣兵之贵出奇也。

郧阳大盗刘千金，以成化二年反。尚书白圭督诸军进讨，擒千金。贼党刘长子、妖僧石和尚遁，圭遣参将喜信、指挥张英，诱长子缚石和尚降。亦用奇之一证。

工科给事中刘曰俊云："招安之失策，乃回原籍三字误之。乡里之人，见贼非畏而不敢与居，则羞而不肯与伍。在彼亦面目难施，辄悔而中败。"又云："由前规后，信狡贼非战与守所可办也。必另设一法，以贼攻贼，以贼招贼。推诚感格，收拾解散之为便。"夫"推诚感格收拾解散"八字，中有大学问在，有大经济在。良医善诊脉，尤善下药。曰俊之谓与。

邹漪曰：明怀宗以延绥视延绥，未尝以全秦视延绥。以秦视秦，未尝以天下安危视秦。记吾师李宫允明睿之言曰。先时发出一钱，可当万钱之费。后时与人万钱，不敌一钱之用。切中明末情弊。

《卢象升疏略》云："贼横而后调兵，贼多而后增兵，无人不落后局。兵至而后议饷，兵集而后请饷，时时寓有危形。"可谓语湛义精。

《涌幢小品》。弘治间，令州县选民壮。先是，天顺初令招募民壮，鞍马器械，悉从官给。本户有粮，与免五石。仍免户丁二丁，以资供给。如有事故，不许勾丁。至是令州县选取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壮之人。州县七八百里者，每里佥二名。五百里者，每里佥三名。三百里者，每里佥四名。一百里以上者，每里佥五

名。春夏秋每月操二次，至冬操二歇三。遇警调集，官给行粮。

又土兵法起于宋，所谓陕西义勇刺为兵者是也。然唐藩镇与汉郡国所用，独非此类乎？胡深在缙云，当元末盗起，概谓其友人曰："军旅钱粮，皆民出也。而今日之民，其困已甚。"遂请于上，令有田者，米十石出一人为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计之，米二十万石，当得精兵二万人。军无远戍之劳，官无养兵之费。而二十万之粮固在也。行之数年，使所在兵强而财阜。此制最善。然元法度宽纵，又当扰攘时，故可行，且不独深有此言。章溢父子兄弟固已亲行之矣。成化二年，用陕西抚臣卢祥之言，选民丁之壮者，编成什伍，号为士兵。原佥民壮，亦入其中。量加优恤，凡得二万人。时毛里孩方强盛窥边。惮之不敢深入。世宗庚戌以后，建议欲练苏卒而不及士兵，终无成功。王思质以此受祸，唐荆川以此受谤。

彭躬庵云："少陵稷、契自许，为谏官。当肃宗兵兴，李辅国、鱼朝恩辈谗搆两宫，逼挟诸大帅，噤不一言。独房琯谪。以私旧殚力申救。安在其为稷、契。"论甚正。及读汪钝翁《少陵像赞》序云："老杜诗，避人焚谏草，骑马欲鸡栖。又，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盖其所谓一夕不忘君者如此。"史氏轶之，刘昫固不足道，宋景文、欧阳文忠尤不免于漏失。岂避人而焚之者，果有其事耶？语较和平，躬庵不知得及闻此否？

刘文成《新春》诗："我发日已白，我颜日已丑。开樽聊怡情，谁能计身后。"于忠肃《自叹诗》云："寒暑互凌侵，凋我好颜色。齿牙渐摇脱，鬓发日已白。"衰飒之况，不可卒读。其后一佐命，一定国，皆为社稷臣。君子随遇而安，信然。

《东谷赘言》。都御史东阜刘公抚蜀，有门生在谏垣。以书来求作司谏箴。东阜复书曰："老悖学殖荒落，安能办此。曾见前科程文载邦有道危言危行一篇，其中讲语曰：'事关利害，有举世所不敢言，而己独言之。机伏隐微，有举世所不能言，而己独言之。'请以此语，书之座右，为司谏箴可也。"门生得书，读之竦然。

《陔余丛考》。古来用兵，往往兵多者败。盖兵过多，则号令不齐，势气不贯，必不能有臂指相使之用。且为将者有恃众之意，而谋多疏。为兵者亦有恃众之心，而战不力。亦足以备一说。

《后汉书·度尚传》。尚破贼，卜阳、潘鸿等犹未殄灭，而士卒骄富，莫有斗志。尚乃令军中恣其出猎，密使人潜焚其营，珍积皆尽。猎者归皆泣。因劳之曰："贼财宝山积，足富数世。诸君但不努力耳?"乃人人争奋，大破平之。

《翰苑丛钞》。贾宣伯有神药，能治三虫。止熬黄柏木，以热酒沃之，别无他味。一日过松江，得巨鱼。置于水罟中，投小刀圭药，鱼吸中即死。后吴江有怪，土人谓蛟为害，宣伯数刀圭投泽中，明日老蛟死，浮于水。水虫莫知数，皆为药死。山人此药，云本仙方，而涉海者，亦或需焉。

又景祐三年五月，诏中外臣僚，许以家书附递。明告中外，下进奏院，依应施行。盖臣子远官，孰无坟墓宗族亲戚之念。其能专人驰书，必达官贵人而后可。此制一颁，则小官下位，受赐者多。今所在士大夫私书多入递者，循旧制也。

长庆二年，度支张平叔画粜盐之策，请检责所在实户，据口团保，给一年盐，使其四季输价，为韩愈所驳而止。即今户口食盐法也。今虽不觉其扰，直为文具，无益于国计。而相沿日久，不究其根柢，亦付之文具而已。

汉币用黄金，杂以泉货。唐纯用钱。开元天宝间，天下钱铸九十九炉，岁八百万。至元和长庆间，铸才十余炉，人方十五万。盈亏之较，可睹矣。其时两河太原，杂用铅铁，岭南杂用金银丹砂象齿。他皆用钱，白金犹未多用也。宋始用白金及钱，间以交子。元宝钞盛行，与银钱并用矣。今惟白金与钱，黄金不用为币。

元时钞法有三。初造中统交钞。历岁既久，复造元宝钞。又三十余年，改造至大银钞。钱法有二，曰至大通宝，一文准银一厘。曰至元通宝，一文准银一分。

台谏风闻言事，考之令典，无所证据。唐史武后以术制群下，谏官御史得以风闻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监察御史，得互相弹劾，率以险陂相倾覆。此风闻言事之始也。

欧阳修游随州，得韩愈遗稿，读而慕之。苦心探赜，至忘寝食，遂以文名天下。彼时韩公之文，犹未盛行于世。欧公从断简遗编，遂受正法眼藏，可谓天授。今韩、欧之文，布满天下，有能苦心探赜而得其元珠者，几何人哉。苏氏之文，出于孟子。其时孟子之书，未列学宫，固侯鲭之一味也。乃今举世服之，如布帛菽粟，人人厌饫，而无知其味者矣。自古艺文经籍，得之难则视之必重，见之少则人之必深。何也？得之易则不肯潜心，见之熟则忘其为贵也。今夫墨池之士，临折旧帖，多于残编断简得其精神，不以其难且少耶。试使为文者如折帖之心，则兰亭数语，峄山片石，用之不竭，何以多为。不然，即积案盈箱，富于武库之藏，亦不足为用矣。

选诗所载，无诸王诗。法帖所集，无诸谢字。古今才士，亦无兼长如此。

唐渭南尉刘延佑，弱冠登进士第，政事为畿县最。李勣谓曰："足下春秋甫迩，遽擅大名，宜稍自贬抑，无独出人右也。"此时风俗尚淳，后进少年为长者所诲如此。以上数条，见《谷山笔麈》。

《刘宗周劾温体仁疏》。昔唐德宗谓群臣曰："人言卢杞奸邪，朕殊不觉。"群臣对曰："此乃杞之所以为奸也。"臣每三复斯言，为万世辨奸之要。故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频年以来，陛下恶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讦进，陛下录清节而臣下多以曲谨容，陛下崇励精而臣下奔走承顺以为恭，陛下尚综核而臣下琐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信似忠之类。究其用心，无往不出于身家利禄。

《范景文抚贼未可轻信疏》。从来治盗之法，曰剿曰抚，权可兼行，势难偏废。谁不知之。但剿而后抚，求抚在彼，而权在我。不剿而抚，求抚在我，而权在彼。权在我可操纵自如，权在彼则叛服不常。且抚之不效，已非一矣。此抚彼叛，朝抚暮叛，外抚中叛。非抚事之局变，无法剿之以制其死命耳。

潘少保季驯，嘉靖己丑，受命治河，至万历庚辰工成。著有《宸断大工录》。先后四总河务，晚辑《河防一览》。其大指谓通漕于河。则治河即以治漕，会河于淮。则治淮即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于海。则治河淮，即以治海。立意在筑堤束水，借水刷沙，以此奏功。

薛文清《读书录》云，偶见一伶人，于三层卓上，头顶一小童，可谓危矣。因笑自喻曰，"此伶此童此际俱无邪心"。何也？以恐惧之心胜也。贱技且然，君子学道，必常存戒惧之心。如处至危之地，斯无邪心矣。苟安于怠惰放肆，则无限之邪心。窃从而生矣。

魏公子无忌从车骑虚左，迎侯生。生直上，载公子上坐。此载字亦加载之意，与老子屈子、扬子载魄之载字同义。

《静志居诗话》。肃皇帝信蓟州人李升、嵩县人刁腾之言，分遣中贵崔闵、主事沈应干、千户仝爵、李铉，至其地相视银矿。是时辽东卫军姜贤亦奏开盖州归州之矿，遂以贤为矿长。至万历间，陈开矿之利者纷纷，于是中贵四出，海内骚然。姚公思仁为巡按，仿郑侠《流民图》，撰《开采图说》进呈，力请罢役。不听。既而开矿者争相仇杀，群盗蜂起。畿甸则齐本数、李庸、史籍、周言、张世才、石宾河，南则张住、朱世安、赵仲保、兰一枝、王西安，山西则张守清、郭贵三、张尽忠、许廷珍，宁夏则杨戬。本欲利国，而国几危矣。

宋太祖于太庙寝殿夹室镌一碑，谓之誓碑，封闭甚严。新天子即位，礼启默诵，虽腹心大臣近臣皆不知。靖康之变，方得纵观。其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不得加刑市戮，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元朝送终之礼，用香梡木分为两片，凿空其中，肖类人形小大，合为棺，置遗体其中。加髹漆毕，则以黄金为圈三。圈定，送至园寝之地深埋之，则用万马蹴平。俟草青，则已漫同坡。不穷财，不殉女子，不崇山坟，无复考志遗迹，岂有发掘暴露之患哉。

元兵事急能致风雨，突围而走。盖有赭丹随身。赭丹者，马腹中所产之物。用之念咒，即致风雨。如狗宝牛黄之类。

宋有《叠阵法》，吴璘所作也。其法前一行刀楯。蹲伏以俟，其阵最低。第二行矛戟大枪，立地以俟，其阵稍高。后一行骑兵弓矢，其阵最高。互相倚恃，迭为赴援。最低之阵于蹲处掘地，取足容身，更蔽以云幢而参之枪戟，则矢镞莫加。其在陆也，则纵横掘堑以为地网。其遇泉也，则勾引停蓄以为水柜。然敌骤来，或在地网水柜之外，则有电扫雷丸之用矣。其为器也，管用七尺而以铜为之。小管七寸而以药发之。用人少而成功多，费省而兵卒强。易于进战，不俟威迫也。

叶文庄公盛巡抚宣府时，修复官牛官田之法。垦地日广，积粮益多，以其余岁易战马千八百余匹。其屯堡废缺者，乃修筑之。不数月，完七百余所。

唐贞元元和间，张公瑾为代州都督。瑾为置田，以省馈运。李绛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万顷，请择能吏置营田，省费足食。卒以卢坦经度，四年得谷四十余万斛，岁省度支钱二十余万缗。韩重华东起振武，西逾云州，极于中受降城。列栅二十，垦田三千八百处。韩魏公云，代州宁化军禁地万顷，宜如草城川募弓箭手，给地计租，以备征御。此皆已试明验。后来军政弗修，寇警时至，遂乃归罪田畜，禁民勿耕。是谓惩噎废食也。

李佶言，每正盐一引，带余盐二引。霍韬议，每正盐一引，带余盐三引。或令商人于缘边报申，或令商人于盐场买补。如此则公私兼利，商灶两便，私盐不待禁而自无矣。且每正盐一引，带余盐二引或三引，是国家获额外二三倍之利，而灶丁亦得二三之息也。此外纵再有遗余，当尽捐以予之，任其流通货卖，不复拘禁，尽变私盐为官盐。则亦可以尽变盐徒为良民矣。

通惠河，元郭守敬议开，引昌平白浮村神山泉，过双塔榆河，引一亩玉泉诸水，进都城，统至通州，置闸以宣节之，后渐淤废。嘉靖间，准御史吴仲议，修筑立五闸。闸置剥船六十。每米一石，减陆挽费银四分五厘，岁省漕夫脚价银十万余两。吴仲之疏甚详，可考也。

李乐《见闻杂记》，言官谕劾大臣，必须一段公心，是非不枉。两下对证，而我毫无愧色。至如论元辅太宰本兵，须先下工夫，看见眼前何人可代。得代者必贤于去者，必有益于国家。此善于进言，亦忠于进言者也。若只做得这篇文字，打出自己名头，毫于国家无补，不如缄口不言。反于言责无损。

于慎行《读史漫录》。陆贽云，锋镝交于原野，而决策于九重之中。机会变于斯须，而定计于千里之外，非计也。今各边总兵巡抚见一寇，出一军，赏一功，罚一罪，必须奏请。令不得行，事由中制，互相推调，常致误事。由于将权不重故也。

《析酲漫录》。渊明墓，失百余年无寻。李空同得其墓山，封识之。又得其故屋祠址田，令其裔领业。真盛事也。

狄梁公有姨，公欲官其子。姨曰，我儿是男汉，他不肯事女主。姚少师有姊，公欲官其子。姊曰，和尚且休。老身止此子，不要教他歹事。此真是绝对。

世谓外域无硝黄。洪熙元年，哈密贡硫黄。

吕新吾曰，余少时曾泄当密之语，先君责之。对曰："已戒闻者，使勿泄。"先君曰："尔不能必尔之口，而能必人之口乎？且戒人与戒己孰难？小子慎之。"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赵忠定季子崇实，与余商榷骈俪，以为此最不可忽。先公居政地，间以此观人。至尺牍小简亦然。盖不特骈俪。或谓先公曰："或出于他人之手，则难于知人矣。"先公曰："不然。彼能倩人做

好文字，其人亦不碌碌矣。”此先公抡才报国之一端也。

唐明宗焚香祝天之言，有尧舜公天下之心。宋仁宗曰：朕不欲留人过失于心。此皇极之道也。

汉光武治盗。当郡国群盗并起时，帝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摘。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以一人而脱五人之死，此五人者，岂有不协力哉。盗贼中虽有桀黠者，日夕疑畏，亦求斩人，以脱己死。所谓以贼杀贼者矣。又吏虽逗桡回避故纵者，皆勿问，听以擒讨为效。其牧守令长，界内有盗贼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为负，但以获贼多少为殿最。此尤为得策。武帝唯立沈命法，又遣绣衣使者诛斩守相。故郡国竞蔽，而盗贼益炽。见王贞善《法言》。

宋初平江南，岁铸钱七万贯，自后稍增广。至天圣中，岁铸一百余万贯。庆历至三百万贯。熙宁六年以后，岁铸铜钱六百余万贯。

《东轩杂记》。有范延贵者，为殿直，押兵过金陵。张忠定咏为守，因问曰：“天使沿路来，还曾见好官员否？”延贵曰：“昨过袁州萍乡县，邑宰张希颜著作者，虽不识之，知其好官员也。”忠定曰：“何以言之？”延贵曰。自入萍乡县境，驿传桥道，皆完葺。田莱垦辟，野无惰农。及至邑，则廛肆无赌博，市易不敢喧争。夜宿邸中，闻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忠定大笑曰：“希颜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员也。”即日同荐于朝。

晦翁云，天地一无所为，只以生万物为事。人念念在利济，便是天地了也。故曰宰相日日有可行的善事，乞丐亦日日有可行的善事，只是当面蹉过耳。

徐可先《佩韦编》云，莆田一寺建大塔，工费钜万。或告陈正仲曰：“当此荒岁，兴无益土木，公盍白郡禁之。”正仲笑曰：“寺僧能自为塔乎？莫非佣此邦人也。敛于富豪，散于窭辈，是小民藉此得食而赢得一塔也。当此荒岁。惟恐僧之不为耳。”

范文正公在杭时，子弟以公有退志，请治园第为逸老地。公曰：“年逾六十，来日有几，乃谋第圃，何时而居乎？吾患位高难退，不患退无居也。西都士大夫园林相望，为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谁独障吾游者？岂有诸己而后为乐耶？”

王阳明曰：“凡人言语正到快意时，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气正到发扬时，便翕然能收敛得。忿怒嗜欲正到腾沸时，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大勇者不能。”

陆深《溪山余话》。宋时漕运，自荆湖南北，米至真阳交卸，舟人皆市私盐以归，每得厚利。故舟人以船为家，一有损漏，旋即补葺，久而不坏，运道亦通。太宗尝谓侍臣曰：“篙工柁师有少贩鬻，但无妨公，不必究问。”真帝王之度哉。

明洪武十四年，令天下编黄册。在城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编黄册，册首为一图。里有一百十户，以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里。里甲首董一里一甲之事。鳏寡孤独不任役者，附十甲后，为奇零。其册凡十年一更定。此即今编审之制也。

朱子社仓，即王安石青苗之法。然而青苗害民，社仓便民。何也？青苗以钱贷民，而收二分之息钱。社仓以谷贷民，而收二分之息谷。钱与谷不同也。青苗钱必贷于县，社仓谷则贷于乡。县与乡不同也。青苗之出纳，官吏掌之。社仓之出纳，乡人士君子掌之。官吏之与乡人士君子不同也。青苗意主于富国，故岁虽不歉，民虽不急，亦必强之而贷取其息。社仓意主于救荒，故必俭岁贫民愿贷而后与之。强贷与愿贷不同也。青苗虽帑藏充溢，犹收息钱。社仓始惟借府谷六百石，至十四年之后，还六百石外，尚余三千余石，足以备荒。遂不复取息，但每石加耗米三升而已。取息与耗米不同也。此利害之所由分欤（刘鲁田预备仓贷谷私议）。

早晨蝗沾露不飞，如法捕扑。至大饭时，蝗飞难捕，民夫散歇，日午蝗交不飞再捕。未时后蝗飞复歇，日暮蝗聚又捕。夜昏散回。一日止有此三时可捕（李秘园《捕蝗记》）。

蛟似蛇而四足细颈，颈有白婴，本龙属也。其孕而成形，率在陵谷间。乃雉与蛇当春而交，精沦于地，闻雷声则入地成卵，渐次下达于泉。积数十年，气候渐足，卵大如轮。其地冬雪不存，夏苗不长，乌雀不集。土色赤，有气，朝黄而暮黑。星夜视之，黑气上冲于霄。卵既成形，闻雷声，自泉间渐起而上。其地之色与气，亦渐显而明。未起三月前，远闻似秋蝉鸣闷在手中，或如醉人声。此时蛟能动不能飞，可以掘得。及渐起离地面三尺许，声响渐大。不过数日，候雷雨即出。

蛟之出，多在夏末秋初。善识者先于冬雪时视其地围圆不存雪，又素无草木。复于未起二三月春夏之交，观地之色与气。掘至三五尺，其卵即得。大如二斛瓮。预以不洁之物，或铁与犬血镇之，多备利刃剖之，其害遂绝。又蛟畏金鼓及火。山中久雨，夜立高竿挂一灯，可以辟蛟。夏月，田间作金鼓声以督农，则蛟不起。即起而作波，但叠鼓鸣钲，多发火光以拒之，水势必退。以上诸说，皆得之经历之故老，凿凿有据者也。二则陈文恭公笔。

赵一清书徐贞明遗事，吾读《明史·徐贞明传》，绎其言西北水利事而善之，以为宜可见诸施行也。盖关中自郑国、白公、史起、郑当时，引泾渭以溉诸田。《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洫志》具载之。后代弃而不都，故诸渠废绝，不复可踪寻。明定鼎燕京，尤急漕务。惟资给东南之粟，讲求输运之便，已尔浚河以通漕。护漕则河伤，竭三吴之民力，上供天府之储，而财用常忧其不足。我朝世庙悯闾阎之疾苦，思往哲之善政，特开水利营田府于近畿，诚至计也。观于贞明奏议及其首尾兴革之由，实足以资采择云。贞明字孺东，贵溪人，隆庆五年进士，历官尚宝司丞。建言在为工科给事中时，后竟罢归。其父九思官工部郎。治张秋河，筑减水桥于河滨，工成永为利。赵文华出视师，九思不迎谒。坐以老致仕，亦循吏也。贞明之言曰：“神京拥据上游，兵食宜取之畿甸。今皆仰给东南，岂西北古称富强地，不足以实廪而练卒乎？夫赋税所出，括民脂膏。而军船夫役之费，尝以数石抵致一石，东南之力竭矣。又河流

通变，运道多梗，窃有隐忧。闻陕西、河南，故渠废堰，在在有之。山东诸泉，引之率可成田。而畿辅诸郡，或支河所经，或涧泉自出，皆足以资灌溉。北人未习水利，惟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兴也。盖水聚之则为害，散之则为利。今顺天、正定、河间诸郡，桑麻之区，半为沮洳。由上流十五河之水，惟泄于猫儿一湾，欲其不泛滥与壅塞，势不能也。今诚于上流疏渠浚沟，引之灌田，以杀水势。下流多开支河，以泄横流。其淀之最下者，留以潴水。稍高者皆如南人筑圩之制，则水利兴，水患亦除矣。元虞集欲于京东滨海地，筑塘捍水，以成稻田。若仿集意，招徕南人，俾之耕艺。北起辽海，南滨青、徐，皆良田也。宜特简宪臣，假以事权，毋阻浮议，需以岁月，不取近功。或抚穷民而给其牛种，或任富室而缓其征科。或选择健卒，分建屯营。或招徕南人，许其占籍。俟有成绩，次及河南、山东、陕西，庶东南转漕可减，西北储蓄常充，国计永无绌矣。"尚书郭朝宾以水田劳民，请俟异日，事遂寝。及贞明被谪，至潞河。终以前议可行，著《潞水客谈》，以毕其说。其略曰："西北之地，旱则赤地千里，潦则洪流万顷。惟雨旸时若，庶乐岁无饥。此可常恃哉？惟水利兴，而后旱潦有备。利一。中人治生。必有常稔之田。以国家之全盛，独待哺于东南，岂计之得哉。水利兴则余粮栖亩，皆仓庾之积。利二。东南转输，其费数倍。若西北有一石之入，则东南省数石之输，久则蠲租之诏可下。东南民力，庶几稍苏。利三。西北无沟洫，故河水横流，而民居多没。修复水利，则可分河流，杀水患，利四。西北地平旷，游骑得以长驱。若沟浍尽举，则田野皆金汤。利五。游民轻去乡土，易于为乱。水利兴则业农者依田里，而游民有所归。利六。招南人以耕西北之田，则民均而田亦均。利七。东南多漏役之民，西北罹重徭之苦，以南赋繁而役减，北赋省而徭重也。使田垦而民聚，则赋增而北徭可减。利八。沿途诸镇有积贮。转输不烦。利九。天下浮户，依富家为佃客者何限。募之为农而简之为兵，屯政无不举矣。利十。塞上之卒，土著者少。屯政举则兵自足，可以省远募之费，苏班戍之劳，停摄勾之苦。利十一。宗禄浩繁，势将难继。今自中尉以下，量禄授田，使自食其土，为长子孙计，则宗禄可减。利十二。修复水利，则仿古井田，可限民名田。而自昔养民之政，渐举行。利十三。民与地均，可仿古比闾族党之制。而教化渐兴。风俗自美。利十四也。"谭纶见而美之曰："我历塞上久，知其必可行也。"御史苏瓒、徐待、给事中王敬民，俱疏荐之。乃进贞明少卿，赐之敕，令往会抚按勘议。瓒亦献议曰："治水与垦田相济，未有水不治而田可垦者。畿辅为患之水，莫如卢沟、滹沱二河。卢沟发源于桑干，滹沱发源于泰戏。源远流长，又合深、易、濡、泡、沙、滋诸水，散入各淀。而泉渠溪港，悉注其中。以故高桥、白洋诸淀，大者广围一二百里，小亦四五十里。每当夏秋淫潦，膏腴变为潟卤，菽麦化为萑苇，甚可惜也。今治水之策有三，浚河以决水之壅，疏渠以杀淀之势，撤曲防以均民之利。并下贞明相度。"户部尚书毕锵，亦力赞之。采贞明议为六事，以渐劝率。宜黍宜粟者如故，不遽责其成效。召募南人，给衣食农具，俾以一教十。能垦田者，百亩以上。即为世业，子弟得寄籍入学。其卓有明效者，仿古孝弟力田科，量授乡遂都鄙之长。垦荒无力者，贷以谷，秋成还官，旱潦则免。郡县民壮，役止三月，使疏河芟草，而垦田则募专工。帝悉从之。命贞明兼监察御史，领垦田使，有司挠者劾治。贞明乃先诣永平，募南人为倡，垦田至三万九千余亩。又遍历诸河，穷源竟委，将大行疏浚。而阉人勋戚之占闲田者，恐水田兴而己失其利，争为蜚语。流入禁中。御史王之栋。家畿辅，遂言必不可行，且陈开滹沱河不便者十二。帝惑之，令停役。并欲追罪建议者，用阁臣言而止。贞明识敏才练。慨然有经世志。京东水利，实百世利。事初兴，而即为浮议所挠，论者惜之。初议时，吴人伍袁萃谓贞明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君所言得无太尽耶。"贞明问故。袁萃曰："北人惧南漕储派于西北，烦言必起矣。"贞明默然。已而竟如袁萃言。此万历十三年事。终明代名臣，无有能及之者。

李富孙《书〈潞水客谈〉后》，《潞水客谈》一帙，明贵溪徐贞明所著。以西北之地，泉深土泽，皆可成田。而萑苇弥望，尽旷废之。议兴水利，垦辟疏引，如南人圩田之制。噫，徐子之议，牧养斯民之急务也。水利之说，三代无有。盖井间有沟，成间有洫，同间有浍，以时其蓄泄，故无水旱之虞，不必有水利之名也。自秦人决裂阡陌，古制荡然。后之智者，各因川泽之利，引水溉田。郑、白之渠，人称其功，而水利之说以兴。自后人兴其利，莫不变荒瘠而为膏腴焉。元徙都燕地，始仰食于东南。漕运之苦，有不可胜言者。而西北之地，鞠为茂草，未有知垦以成田。当时虞文靖议开京东濒海之田，极措置之详。事阻不行。及至正间，海运不继，始议举行，而国势已莫之救矣。明嘉靖中，汪鋐奏云："三代之时，皆建都西北，未尝仰给东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等处，皆为列国。其时干戈俶扰，亦未尝取他邦。良以沟洫之制尚存，故旱潦有备，国用常充。"其言诚当。徐子阅历山海京东数处，如指诸掌。为工科给事中，尝请兴西北水利，未果行。及累谪太平，犹对客谈其疏之所未竟。为《西北水利议》，亦名《潞水客谈》。还朝，给事中王敬民荐之。会巡抚张国彦方开水利于蓟，遂命贞明兼监察御史，领垦田使。先议于永平等处募南人为倡，明年二月，已垦三万九千余亩。又遍历诸河，周览水泉分合，将大行疏浚。而宦寺勋戚之占田者，争言不便，遂罢。至崇祯十五年，曾颁是书于户部，令议兴复水利，而已无及矣。噫。徐子之议，因势利导，实有裨于民。当今之时，有能举行之者，垦荒闲之地，疏水泉之利，如南人田而耕之。一亩数钟，可得谷岁倍万万。则西北之民，可致赡给而称富饶，东南百万之漕，亦可省已。民力有不大纾也哉。竹垞先生诗云："东南民力愁先竭，西北泉源弃尚多。"盖亦有慨乎此也。按贞明字孺东，贵溪人，隆庆五年进士。盛柚堂先

生问《水漫录》，载是议颇详。谓言水利者不可不知，故备识于此。

贺详《西北水利议略》："当今经国讦谟，其大且急，孰有过于西北水利乎？虽然，概行之则效远难臻，骤行之则事骇未信。盖西北皆可行也。盍先畿辅，畿辅诸郡皆可行也。盍先之京东永平之地，京东永平皆可行也。盍先之近山濒海之地，近山濒海皆可行也。盍先之数井，以示可行之端。则效近易臻，事狎人信，又恐其难遥度也。则又裹粮属二三解事者，走永平濒海近山之境，相度经略，既得其水土之宜，疆理之详，始信其事必可行。惜乎未有举其议而实见诸行者。"中叙行之利凡十四，词甚详赡。并言久而不行者，一难于得人，二惮于费财，三畏于劳民，四忌于任怨，五狃于变习。终言井田之法，非独为均田制禄，所以阴寓设险守图之意。与果亲王《屯田论》立义同。

许承宣《西北水利议》："天下无无水之地，亦无不可以溉田之水。古者众建诸侯，各食其地之所入。其时称沃饶者，率在西北，不闻其仰食东南也。鲁僖十三年，晋乞籴于秦。明年，秦乞籴于晋。又明年，晋饥，秦伯饩之粟。盖天行远不过千里，故告饥于邻封，即粟行五百里之意也。夫西北之所以沃饶者，以沟洫之制未坏也。水之流盛于东南，而其源皆在西北。用其流者，利害常兼。用其源者，有利而无害。其或有害，则不善用之之过也。"又云："行之久而西北之粟米日增，即东南之岁漕可渐减。国家漕运，岁费镪四百余万，仅得米四百余万石。比民间中岁之直已过之，而民之加折增耗不与焉。况乎河漕大臣，下至闸务诸冗职经费，以及每岁治河所需椿木麻柳薪刍等费，尤不可胜计者哉。又况东南杭稻之田所资以灌溉，率江湖河淮下流之水。一旦奔腾冲激，时有漂土没稼之患。未可常恃以实西北。岂若治其上流，开沟洫以行水，筑堤岸以障水，为梯田以受水，浚陂池以潴水，桔槔以导其出入，闸坝以时其启闭，有全利而无小害也哉。是则燕、豫、秦、晋、齐、鲁，皆可通行，不必麇集之京东濒海也，不必脱脱之河间、保定、密云、顺义也。将见所在皆腴壤。东南漕粟，可尽改为折色，民无兑粮之费，不蠲赋而筋力以舒。国家岁省四百余万之金，不烦输将而天庾常满。亦何惮而久不为也。"

《靳文襄公生财裕饷第一疏略》："臣维我国家车书一统，薄海内外，莫不尊亲。自唐虞迄今，幅帼之广，无如我朝为最。夫地方既如此之大，宜乎财赋日增。贯朽而粟腐矣，乃司农犹鳃鳃焉患兵饷之不足，此不可解也。查地方一里，有田五顷四十亩。地方十里，为方一里者百，有田五百四十顷。地方百里，为方十里者百，有田五万四千顷。地方千里，为方百里者百，有田五百四十万顷。依王制所载山林陵麓川泽沟渎城郭宫室涂巷，三分去一计之，凡方千里之地，实有田三百六十万顷。或其间有种棉花蔬果菱荷药饵之类，以其非系五谷，姑再除去四分之一，计地九十万顷外，亦实有田二百七十万顷。什一取民，古之常制也。每田一亩，合夏麦秋禾计之，至瘠之土，亦可收粮一石。以什一之制科之，每亩征粮一斗，每田一顷，应征赋粮十石。二百七十万顷，应征赋粮二千七百万石。内以一分征本色，岁可征粮二百七十万石。以九分征折色，每石牵科折银四钱。而布帛鱼盐之利不与焉。直隶十四省之地，不下方五六千里。然以步弓径直量之，不过方四千余里。今姑止作方三千里科算，为方千里者九。每岁额赋，亦应有粮二千四百三十万石，银八千七百四十八万两。此臣准古证今，甯从至少科算。乃不易之理，必得之数，而非无稽之臆说也。今司农之所必需者，大抵兵饷军需驿站，与官役俸工营修祭祀而已。盖兵无饷则无以资饱腾，官无俸则无以养廉德，役无工食则无以糊口腹效奔走。三者不备，其弊皆能害齐民，伤邦本。军需为荡寇之先资，驿站通国家之气脉，以及营修城郭宫室，祭祀天地神祇，均属必不可少。然臣约而计之，岁有银二千万两，足以饷兵而有余。官役俸薪工食，即使多加数倍，驿站人夫马匹，亦或量为加增，并一切军需营造祭祀等项，不过再费银二千万两，亦云至矣。设使国家每岁所入银米，果有如臣前科之数，则每岁即多其所出，亦不及所入之半。库藏积帑，必且充栋盈庭，尚何不敷之足患哉。然各直省见征额赋，较臣前科之数，不及三分之一，自无怪司农之仰屋矣。夫天下既有实在之地，自当有必产之粮。既有必产之粮，自当有应输之税。今量幅帼而计地亩，则甚多。按全书而稽额赋，则甚少。其故何耶？盖天下有三大弊，而世莫之察也。其弊不起于今，而来自故明。且故明以前，久同其弊，祇以世远难稽，臣亦不复具论矣。何为三大弊？一曰水利不修也，二曰赋轻而民惰也，三曰生者寡而食者众也。"云云。

杨锵曰："夫谋国之是非，与行已之是非，大不同矣。行已者随地而处，遵轨而趋，成败利钝，置之可也。谋国者君父宗社之安危，四海九州之利害，关系何如，而可执偏见，徇恒情。画不足以规益，而曰道不计功。智不足以纾忧，而曰心不负国。然欤否欤？"

魏冰叔《杂说》："军政擅杀之罪重于焚，予谓焚之害重于杀。杀一人则止一人，焚一屋则连千百屋。人可走徙以避杀，不能载屋而避焚。有屋，则流亡之民，一招可集。若轻肆焚毁，民非数岁，不得复土矣。故焚杀之罪，处斩则均，而焚尤当行连坐之法。"

又云："考核人材，绳以六曹之职。如学兵者，考其韬略。学刑者，考其律例。最为切实不浮。然天下之才，有未必能专精一曹，而独能明于国家兴除之大故，强弱之大势，断非常之事，定卒然之变。其精强于六曹者，至此或束手而无措。若必以专才绳之，则此等人皆遗弃矣。故刑名责实之术，反有时而失人。司用人之柄者，不可不知也。余制科策，分六曹策士。而有通论国势治体之题，意盖以此。"

做事人最要有略，方处置得宜。然有大略，有远略，有雄略。目前紧要著数，得一二可当千百者，曰大略。事机出耳目之表，利害在数十百年之后，曰远略。

出奇履险，为人所不敢为，不斤斤于成败利钝之算，而目无全牛，气足吞敌，曰雄略。识不远者，不能见大略。器不大者，不能知远略。识远气大而无雄才壮气者，不能具雄略。雄略天授，不可学而至，故人当以拓充器识为先也。

《妙真经》云，罪莫大于淫，祸莫大于贪，咎莫大于僭。此三者，祸之车也。予谓淫不止渔色耳。凡心有所溺，皆谓之淫。贪不止悖入耳。凡过取浮名，皆谓之贪。僭不止逾分耳。凡妄自尊大，皆谓之僭。鬼神所深恶也。

《魏郑公续谏录》。太宗谓侍臣曰："朕闻西人爱珠，若得好珠，劈身藏之。"侍臣曰："贪财损己，实为可笑。"太宗曰："勿唯可笑。今官人贪财，不顾性命，身死之后，子孙被辱，何异西人之爱珠耶。帝王亦然，恣情放逸，劳役无度，信任群小，疏远忠正，有一于此，岂不灭亡。隋炀帝奢侈自贤，身死匹夫，亦为可笑。"公对曰："臣闻鲁哀公谓孔子曰：'有人好忘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者甚于此，丘见桀纣之君乃忘其身。'"太宗曰："朕与公等既知笑人，今共相匡辅，庶免人笑。"

徐师川以才气自负，少肯降志于人，常言吾于鲁直为舅氏，然不免有所窃议。至于了翁，心诚服之。每见公，或经旬月，必设拜礼。忠宣范公，晚年益以天下自任，尤留意人才。或问其所储蓄人材可为今日用者，答曰："陈瓘。"又问其次，曰："陈瓘自好也。"盖言忠肃公可以独当天下之重也。宣和之末，人忧大厦之将颠，或问游定夫察院以当今可以济世之人，定夫曰："四海人材，不能周知。以所知识，陈了翁其人也。"刘器之亦尝因公病，使人勉公以医药自辅。云天下将有赖于公，当力加保养，以待时用也。其为贤士大夫所钦属如此。

韩魏公言，庆历中，与范文正公、富文忠公同在西府。上前争事，议论各别。下殿各不失和气，如未尝争也。当时相善，三人正如推车子。盖其心主于车可行而已，不为己也。

魏人伐蜀，戒严。费祎方与来敏对棋，意无厌倦，却与谢安之事相类。然安遂破敌，祎竟为郭循所害。大率祎性宽简过度，安外宽内密。观安告王坦之之言曰，"独不能为性命忍须臾耶"？此便可见。故二子之成败亦异。

南唐关司税重，商皆苦之。会畿甸亢旱，烈祖问曰："外郡皆雨，京城独无。何也？"申渐高曰："雨惧抽税，不敢入城。"烈祖笑而除之。又李茂贞榷油以助军资，因禁松明。张延范曰："不如并禁明月。"茂贞因而弛禁。语言微中，可以解纷，信矣。至桓玄篡位，忽然地陷。殷仲文曰："良由圣德深厚，地不能载。"南燕冬月不冰，燕主恶之。李超曰："良由密迩帝京，接近日月耳。"噫，心乎为国者，随事献忠。意在阿君者，百计贡谀。忠佞之分途如此。

公孙弘布被，人讥以诈。范忠宣布被，人亦讥以俭。何也？盖富贵而不义，则贪污之五鼎，不及狷介之一瓢。富贵而义，则王公之华衮，无愧士人之敝缊。此俭所以与诈皆讥也。然与其使人讥以诈，吾宁使人讥以俭。

陈履吉爱书成癖。一日观史，偶起斸约，而鹿残满地，履吉怒甚。其妇笑谓曰："小家久入洪濛，文字机缘未了，山灵故遣老鹿脱君机械耳，何以怒为？"大抵人之垢病易去，而洁病难去。故士人不贪官，不爱钱，而独为文字魔，为诗书癖。举一生精神，尽消磨于文场笔阵之中，亦一洁病也。所以吾人嗜好，一切以淡为贵。

吕献可病亟日，自草章乞致仕。其辞曰："臣无宿疾，偶值医者用术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虚实，阴阳有顺逆，诊察有标本，治疗有先后。妄投汤剂，率意任情，差之指下，祸延四肢。寝成风痺，遂难行步。非祗惮跛蹩之苦，又将虞心腹之变。势已及此，为之奈何。虽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托，良以为忧。是思纳禄以偷生，不俟引年而还政。盖以疾喻政，天下闻而韪之。

《推篷寤语》（以下十一则同）。执古谊以律今，则近于迂。如伊川之谏折柳是矣。绳时宪而忘本，则近于流。如桑弘羊之创均输是矣。徒粉饰而无其心，则近于虚。如王荆公之行新法是矣。事浮华而无其政，则近于浮。如苏东坡之耽苏、张是矣。若夫敦朴淳厚而无其迂，圆活详委而无其流，宏博恺悌而无其虚，黼黻昭朗而无其浮。斯之谓天下之全才也夫。

舆图各有所产，物性各有所宜。如橘过淮则为枳，貉逾汶则死是矣。君子之为治也亦若是。齐其教不易其宜，同其政不易其俗，要使不过其则可也。若概以吾法一切整齐之，把持之，则徒驱民思乱而已。非吾法不善也，骇其所未见也。

今之论治者，率欲禁奢崇俭，以为富民之术。殊不知天地生财，止有此数。彼亏则此盈，彼益则此损。富商大贾，豪家巨室，自侈其宫室车马饮食衣服之奉，正使以力食人者，得以分其利，得以均其不平。孟子所谓通功易事是也。上之人从而禁之，则富者益富，贫者愈贫也。吴俗尚奢，而苏、杭细民，多易为生。越俗尚俭，而宁、绍、金、衢诸郡小民，恒不能自给，半游食于四方。此可见矣。则知崇俭长久，此特一身一家之计，非长民者因俗为治之道也。予闻诸长者云。

善役民者，譬如植柳。薪其枝叶，培其本根。不善役民者，譬如翦韭。日翦一畦，明日复翦，不尽其根不止也。每见江南差役，率先富民。今年如此，明年复然。富民不支，折为贫窭。复遣中户，中户复然。遂致村落成墟，廛市寥寂。语曰：富民国之元气，为人上者，当时时培养。如公家有大征发大差遣，亦有所赖。大兵燹大饥荒，亦有所藉。不然，富民尽亡，奸顽独存，亦何利之有焉。

魏甄琛请罢盐池之税，其言曰："一家必惠养子孙。天下之君，必惠养小民。未有为民父母而吝其一物者也。立官障护，是专奉口腹而不及四体也。宜弛其禁。"彭城王勰覆议曰："圣人敛山泽之利，以宽田赋。

收关市之税，以助国储。取此与彼，皆非为身。所以资天地之产，惠天地之民。宜如旧。"胡寅以为琛、緦之言皆未得中道。官为厉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税，则政平而害息矣。

宋世楮币多行，而今不行者，非时异也。实由官不蓄现钱以权之耳。宋世自祥符初，行于蜀，其时以富人十六户主之。其后富民稍衰，官始置务。诸路行之，民以为便，行之浸广。以一千万缗为一界，至以两界相沓而行。原其本始，实由官中常蓄椿钱数百万缗。稍寓交子法，减价。即官买之，故其价愈重。此当时敛散之微权也。今散在民间，一色惟楮，而不见现钱。又不可以纳官税，民间岂肯行用。楮币不行，朝廷坐失百万之利矣。善理国者，宜亟图之。

宋蜀中交子，自祥符辛亥至熙宁丙辰，六十五年，二十二界，虽知巧有不能易。至熙宁五年，接续兼放两界，遂遍于蜀之四路。天圣措置之初，一界一百二十五万，至绍圣则增为一百四十万，至元符则增为一百八十万。辛巳用兵，中外之数，有数百万。淳熙而后，十倍于此。绍熙庆元而后，溢钱至千万之数。向者止行两界，每界所印，三千六百万为率。宝祐增至三界，共有一亿四千余万。则宋世所行楮币，何其盛也。天下增一亿四千余万缗，又增市舶钱二百万缗。宜乎其富于今日也。

交子之法，起自宋之祥符，流通于蜀。其后民以为便，遂行江、淮、闽、浙间。楮贱，官出钱以敛之。楮贵，官出楮以散之。居者以藏镪为得，行者以挟券为便。一夫可带千万缗，而无关津讥征之费。官府之折纳，商坊之课税，悉取足于楮。是以钱楮两重，宋世赖之。今则不然，官征现钱，而予民则以楮币，宜乎楮币之难行也。须依仿钞法，不泥其迹。用铜铸造，如汉世货布契刀之式，当千当百之制。货布阔下而锐首，中为一窍，以通贯索。契刀其上如钱，而下如刀式，当千当百，制亦如钱，而形体稍大，须规模其式而损益之。周遭铸成花纹，明著当千当百字样，如钞法行用。每省置官务，官为散敛。如宋四川、河东、湖北、两淮交子之法，凡州县交纳税银，许纳铜币，准数收贮。民间赴远地生理，许纳现银，给领铜币前路行用。如此则权其利于民，握其利于官。敛散周流，钱币为一。诚能行用百万，则朝廷增钱百万。行用千万，则朝廷增钱千万。不必征敛民间，而坐收千万缗之利。下省民力，上纾国计，舍是而别无策矣。

动大兵，役大众，鼓舞之机，全在赏罚得宜。然古今多有异论。或欲轻赏重罚，或欲轻罚重赏，皆非历世摩钝之术。尝观兵法曰，"民无两畏，畏我侮敌，畏敌侮我"。又曰，"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士卒之半"。言重诛也。《三略》曰："投胶于河，以饮三军。"又曰："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言重赏也。罚不重不足以兹避，赏不重不足以歆趋。古今成大事者，皆恃此趋避之权耳。为治者亦复如是。驾言蒲鞭示辱，或印刓忍不能予者，何足与成事哉。

尝读《武经七书》，其所言量敌虑胜，应变全众之道，虽变化万端，动若神明，皆一将之任也。《孙子》曰："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吴子》曰："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又曰："将用其民，先和而造事。"《司马法》曰："以仁为本，以义治之。"又曰："杀人以安人，杀之可也。"《尉缭子》曰："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战者矣。"《三略》曰："为国之道，恃贤与民。信贤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六韬》曰："以同欲励士。"此七子者，未尝相沿袭为书，而其语若合符契，皆有得于王师说以犯难之旨。则为将道，断可睹矣。若因敌之情，因地之形，因事之变，而神智可生焉。见便则战，见不便则止，行吾所明者。师之常也。而何庸述焉。

唐李抱真节度泽潞，荒乱之余，土瘠民困，无以赡军。乃籍民三丁，选一壮者，免其租徭，使农隙习射，岁暮都试，行其赏罚，三年得精兵二万。既不费廪给，府库充实，遂雄视山东。宋张方平曰："昔太宗籍两河强壮为兵，使之捍边。壮者入籍，衰者出役。不衣库帛，不食廪粟，边不缺戍，民不去农。何在乎蓄之营堡而后为官军也。"此二者，所以庶几古寓兵于农之遗意。其视竭四方之力以养无用之兵者，利害盖相悬矣。

《震泽长语》。正统以前，天下岁征税粮，凡三千六百三十二万一千余石。内三百二十万九千石，折银八十一万四千余两。户口商税，除折米外，并船料钞折银，可得四十三万九千余两。两淮盐场盐课银，岁不下数万千两。各处税粮折征，共一百三十万余两。云南闸办三万余两，各钞关船料四万余两，马草折征二十三万余两，盐课折征二十余万两。每年入数，共二百四十三万两。送内库成造等项十余万两，或二十万两。官军俸银三十三万余两，官军折俸三十三万六千五百余两。宣府、大同、辽东、陕西年例，共四十万两。若有声息紧急奏讨，加添四五十万，或二三十万。圣旦千秋等节用，三十九万一千八百余两。亲王王妃公主及上用，及天下王府银盆水灌仪仗等用，共十三万七千五百余两。每年出数，共百余万两。正德以来，天下亲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镇国将军至中尉二千七百，郡文职二万四百余员，武职十万余员，卫所七百七十二，旗军八十九万六千余，廪膳生员三万五千八百二十名，吏五万五千余，各项俸粮，约数千万。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隶额派夏秋粮税，大约二千六百六十八万四千五百五十余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禄米，卫所缺月粮，各边缺军饷，各省缺俸廪。今上即位之初，锦衣卫旗校革三万一千八百余，岁省粮储数十万。裁革冗官冗兵一十四万余，岁省京储一百六十八万石。

《通典》。尚书省支总天下经费。自安禄山反，至德乾元之际，置度支使。永泰之后，度支罢使，置转运使以掌其外，度支以掌于内。建中初，又罢转运使，复归度支。分命黜陟使往诸道收户口及钱谷名数。每岁天下共敛三千余万贯。其二千五十余万贯，以供外费。九百五十余万贯，供京师。税米麦共千六百余万石。

其二百余万石。供京师。千四百万石，给充外费。

后汉自建武初至桓帝永寿三年，凡百三十年，有户千六十七万。按自周武帝建德六年平齐，至隋文帝开皇九年灭陈，凡十四年。然后车书混一，甲兵方息。至大业二年，凡十八年，有户八百九十万。我国家自武德初至天宝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汉室。而人户才比于隋氏。盖有司不以经国驭远为意，法令不行，所在隐漏之甚也。肃宗乾元三年，见到帐百六十九州应管户总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七十四，不课户总百一十七万四千五百九十二，课户七十五万八千五百八十，管口总千六百九十九万三百八十六，不课口千四百六十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七，课口二百三十七万七百九十九。自天宝十四年至乾元三年，损户总五百九十八万二千五百八十四，不课户损二百三十九万一千九百九，课户损三百五十九万六百七十五，损口总三千五百九十三万八千七百三十三，不课口损三千七十二万三百一，课口损五百二十一万八千四百三十二户。至大历中，唯有百二十万户。建中初，命黜陟使往诸道按比户口，约都得土户百八十余万，客户百三十余万。沈约曰，人生所资，曰食与货。货以通币，食为人天。是以九棘播于农皇，十朋兴于上代。昔醇人未离，情嗜疏寡，奉生赡己，事有易周。一夫躬耕，则余食委室。匹妇务织，则兼衣被体。虽懋迁之道，通用济乏。龟贝之益，为功盖轻。而事有讹变，隆敝代起。昏作役苦，故穑人去而从商。商子事逸，末业流而浸广。泉货所通，非复始造之意。于是竞收罕至之珍，远蓄未名之货。明珠翠羽，无足而驰。彩罽文犀，飞不待翼。天下荡荡，咸以兼本为事。丰衍则同多稔之资，饥凶又减田家之蓄。钱虽盈尺，既不疗于尧年。贝或如山，信无救于汤代。其蠹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罢钱货，专用谷帛，使人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夫千疋为货，事难于怀璧。万斛为市，未易于越乡。斯可使末伎自禁，游食知反。而年代推移，人与事替。或库盈朽贯，而高廪未充。或家有藏镪。而良畴罕辟。若事改一朝，废而莫用。交易所寄，旦夕无待。虽致平要术，而非可卒行。先宜削华止伪，还淳返古。抵璧幽峰，捐珠清壑。然后驱一代之人，反耕桑之路，使缣粟羡溢，同于水火。既而荡涤圜法，消铸勿遗。立制垂统，永传于后。比屋称仁，岂伊唐代。桓玄知其始而不览其终，孔琳之睹其末而不统其本。岂虑有开塞，将一往之谈可然乎。

前凉张轨太府参军索辅言于轨曰："古以金贝皮币为货，息谷帛量度之秏。二汉制五铢钱，通易不滞。晋太始中，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疋以为段数。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虽乱，此方全安。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轨纳之，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

天宝中，诸州凡置九十九炉铸钱。绛州三十炉，扬、润、宣、鄂、蔚各十炉，益、邓、郴各五炉，洋州三炉，定州一炉。约每炉役丁匠三十人。每年除六月七月停作，余十月作十番。每炉约用铜二万一千二百二十斤，白蜡三千七百九斤，黑锡五百四十斤。约每贯费钱七百五十文，丁匠在外。每炉计铸钱三千三百贯，约一岁计铸钱三十二万七千余贯文。

隋高颎仆射每以盘盛粉，置于卧侧。思得一公事，辄书其上。至明，则录以入朝行之。

朱彝尊《补汉兵志跋》："宋惩五代之弊，收天下甲兵，悉萃京师，名曰禁军。开宝入籍十九万三千，不为不多。至道增至三十五万八千，天禧增至四十三万一千，庆历增至八十二万六千。治平以降，迄于元丰，稍为裁减，尚六十余万。徽宗将一童贯，而禁军阙额二十四万。靖康之祸，按籍止存三万人而已，无一夫可驱之战者。遂以不支。高宗将一张浚，富平、符离之败，弃师累十万，乃莫有正其罪者。尚可言兵事乎？"

宋嘉祐间，朝廷屡颁阵图赐边将。王德用谏曰："兵机无常，而阵图一定，若泥古法，以用今兵。虑有偾事者。"唐许敬宗善医而不肯著书，曰："恐人得吾所言而不能得吾所不言，必乱用药矣。"此二语可悟作诗文之道。

《七修类稿》。洪武二十四年，诏天下产茶之地。岁有定额，以建宁为上，听茶户采进，勿预有司。茶名有四，探春、先春、次春、紫笋。不碾，揉为大小龙团。此钞本圣政记所载，恐今不然也。不预有司，亦无所稽矣。此真圣政。较宋取茶之扰民，天壤矣。

林希元曰："申报灾伤，与走报军机同限。失误饥民，与失误军机同罚。如此则人人知警。待哺之民，庶有济乎。"

李安溪《兵论》。明初讲屯卫之法，盖以天下既定，兵无事而坐食，不可也。屯者汉之所谓屯田也，卫者唐之所谓府卫也。屣闲旷之地，使民耕之，而因以为世业。设卫官统之，职如州县。是古者寓兵于农，今也寓农于兵。可以渐省养兵之费，而又使为兵者不至浮浪而无根。此所谓不师三代之迹而师其意。法至美也。

陆深处《置盐法事宜疏》。今天下榷盐之地，两淮为上，两浙次之。而弊端亦于二处为多。然其大坏盐法之端有二焉。其一灶丁苦于兼并。其一则今势要之侵利是也。然于两浙，又微不同。大抵坏两淮之盐法者多势要，坏两浙之盐法者多私贩。而灶丁之苦，则一而已矣。盖淮、浙之盐，出于人力。非若河东天造地设，不劳之利也。其法在于晒土为卤，煮卤成盐，以盐纳官。然而逋负多而国课损者何也？夫欲晒土，必有摊场。欲煮卤，必有草荡。今之场荡，悉为总催者所并，而盐课又为总催者所欺。灶丁不过总催家一佣工而已。煎煮之法，名存实亡。而总催者下欺灶户，上负国课。百计迁延，以觊一赦而已。伊欲处之，在于尽复灶丁之场荡，而尽惩总催之奸欺，则其弊可息矣。浙中私贩之徒，以拒捕为常，以杀人为戏，聚不可翦，则比之势要。差为易处，苟使出盐之地。捕其买者之市家，行盐之地。捕其卖者之市行，而悉置于法。则其党可空矣。非若势要之家，蛇盘卵翼，不可一旦去也。夫今日得侵两淮长芦之盐利者，虽曰朝廷业已许之，然终非

法。臣意以为与其坏天下之大法，宁伤数人之私恩。必使小人之奸，无所容而后已。夫上之支中，尽归于商贾，下之场荡，尽归于灶丁。则商通课足，而盐法不行者，未之有也。

永乐元年七月，上谕侍读学士解缙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尔尝观韵府、回溪二书，事虽有统，而采摘不广，纪载太略。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

永乐二年十一月，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解缙等进所纂录韵书，赐名《文献大成》。赐缙等百四十人钞有差，赐宴于礼部。既而上览所进书尚多未备，遂命重修。而敕太子少师姚广孝、刑部侍郎刘季篪及解缙总之。命翰林学士王景、侍读学士王达、国子祭酒胡俨、司经局洗马杨溥、儒学陈济为总裁。翰林院侍讲邹缉、修撰王褒、梁潜、吴溥、李贯、杨觐、曾棨、编修朱纮、检讨王洪、蒋骥、潘畿、王偁、苏伯厚、张伯颖、典籍梁用行、庶吉士杨相、左春坊左中允尹昌隆、宗人府经历高得旸、吏部郎中叶砥、山东按察司佥事晏璧为副总裁。命礼部简中外官及四方宿学老儒有文学者充纂修。简国子监及在外县能书生员缮写。开馆于文渊阁，命光禄寺给朝暮膳。

郎瑛《七修类稿》。成祖命胡广、王洪编成一书，名曰《永乐大典》。计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一万一千九十五本，目录六十卷。其表文尝见于《蟫精隽》中，然亦不叙中之事实，徒具望洋之叹而已。呜呼！《御览》、《元龟》，不过千卷，人间亦不可得矣。《大典》动以万计，安能使世传也哉。

朱国祯《涌幢小品》。此书乃文皇命儒臣解缙等粹秘阁书，分韵类载，以便检考，赐名《文献大成》。复以未备，命姚广孝等再修。供事编辑者凡三千余人。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一万一千九十本，目录九百本。贮之文楼。世庙甚爱之。凡有疑，按韵索览。三殿灾，命左右趋登文楼出之。夜中传谕三四次，遂得不毁。又明年，重录一部贮他所。

姜绍书《韵石斋笔谈》。成祖敕儒臣纂修《永乐大典》一部，系胡广、王洪等编辑。征召四方文墨之士，累十余年而就。计二万二千一十一卷，一万一千九十五册，目录六十卷。因卷帙浩繁，未遑刻版，止写原本。至弘治间，藏之金匮。嘉靖三十六年，大内回录，世宗亟命那救，幸未焚。敕阁臣徐文贞阶，复令儒臣照式摹钞一部。当时供誊写者一百八名，每名日钞三叶。嘉靖四十一年起，至隆庆元年，始克告竣。

阮葵生《茶余客话》。万历甲午，南祭酒陆可教请刻《永乐大典》，分颁巡方御史各任一种，校刻汇存。分贮两雍，以成一代盛事。当时议允，终未颁行。窃谓文宗与穆宗两番钞录，已费不赀。镂版通行，谈何容易耶。

《道山清话》。黄庭坚尝言人心动则目动，王介甫终日目不停转。庭坚一日过范景仁，终日相对，正身端坐，未尝回顾，亦无倦色。景仁言："吾二十年来，胸中未尝起一思虑。二三年来，不甚观书。若无宾客，则终日独坐，夜分方睡。虽儿曹欢呼咫尺，皆不闻。"庭坚曰："公却是学佛作家。"公不悦。

《后山诗话》。欧阳永叔不好杜诗，苏子瞻不好司马《史记》，余每与黄鲁直怪叹，以为异事。

卷　六

《日知录》曰："柳宗元言，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由此论之，则天下之治，始于里胥，终于天子。其灼然者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又曰："洪熙元年七月丙申，巡按四川监察御史何文渊言，太祖高皇帝令天下州县设立老人。必选年高有德众所信服者，使劝民为善。乡闾争讼，亦使理断。下有益于民事，上有助于官司。比年所用，多非其人。或出自隶仆规避差科，县官不究年德如何，辄令充应。使得凭藉官府，妄张威福，肆虐闾阎。或遇上司官按临，巧进谗言，变乱黑白，挟制官吏。比有犯者，谨已按问如律。窃虑天下州县，类有此等，请加禁约。上命申明洪武旧制，有滥用匪人者，并州县官皆寘诸法。然自是里老之选轻，而权亦替矣。"又曰："巡检即古之游徼也，洪武中尤重之。而特赐之敕，又定为考课之法。及江夏侯周德兴巡视福建，增置巡检司四十有五。自弘治以来，多行裁革。所存不及曩时之半。巡检裁则总督添矣。何者？巡检遏之于未萌，总督治之于已乱。"

杨万里作《选法论》，其上篇曰："臣闻选法之弊，在于信吏而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故吏部之权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适足以为吏取富之源，而不足以为朝廷为官择人之具。所谓尚书侍郎二官者，据案执笔，闭目以书纸尾而已。且夫吏之犯法者必治，而受赇者必不赦。朝廷之意，岂真信吏而不信官者邪？非朝廷之意也。法也，意则信官也。法则未尝信官也，朝廷亦不自信也。天子不自信，则法之可否孰决之？决之吏而已矣。夫朝廷之立法，本以防吏之为奸。而其用法也则取于吏而为决，则是吏之言胜于法，而朝廷之权轻于吏也。其言至于胜法，而其权至重于朝廷。则吏部长贰，安得而不吏之奉哉。长贰非曰奉吏也。曰："吾奉法也。"然而法不决之于官而决于吏，非奉吏而何。夫是之谓信吏而不信官。今有一事于此，法曰如是可，如是而不可。士大夫之有求于吏部，有持牒而请曰："我应夫法之所可行。"而吏部之长贰亦曰可，宜其为可，无疑也。退而吏出寸纸以告之曰"不可"，既曰不可矣。宜其为不可，无改也。未几而又出寸纸以告之曰"可"。且夫可不可者，有一定之法。而用可不可之法

者,无一定之论。何为其然也?吏也。士大夫之始至也,恃法之所可,亦恃吏部长贰之贤,而不谒之吏。故与长贰面可之。退而问之吏,吏曰:"法不可也。"长贰无以语,则亦曰然。士大夫于是不决之法,不请之长贰,而以市于吏。吏曰:"可也,而勿亟也。"伺长贰之遗忘,而画取其诺。昨夺而今与,朝然而夕不然。长贰不知也,朝廷不诃也。吏部之权,不归之吏而谁归。夫其所以至此,其始也有端,其积也有渐。而其成也,植根甚固而不可动摇矣。然则曷为端,其病在于忽大体、谨小法而已矣。吏者从其所谨者而中之,并与其所忽者而窃之。此其为不可破也。且朝廷何不思之。曰,吾之铨选,果止于谨小法而已。则一吏执笔而有余也,又焉用择天下之贤者,以为尚书侍郎也哉。则吾之所以任尚书侍郎者,殆不止于谨小法而已。是故莫若略小法而责大体,使知小法之有所可否。初无系于大体之利害,则吏部长贰得以出意而自决之。要以不失夫铨选之大体,而不害夫立法之大意而已。责大体而略小法,则不决于吏而吏之权渐轻,吏权渐轻,然后长贰之贤者,得以有为。而选法可以渐革也。其下篇曰:臣闻吏部之权,不异于宰相,亦不异于一吏。夫宰相之与一吏,不待智者而知其悬绝也。既曰吏部之权不异于宰相,又曰亦不异于一吏者何也?今夫进退朝廷之百官,贤者得以用而不肖者得以黜,此宰相之权也。注拟州县之百官,下至于簿尉而上至于守贰,此吏部之权也。朝廷之百官,自大科异等与夫进士甲科之首者,未有不由于吏部也,未有不由于吏部而官者。今日之簿尉,未必非他日之宰相。而况今日宰相之所进退者,台阁之所布列者,皆前日之升阶揖侍郎者也。故曰,吏部之权,不异于宰相。虽然,吏部之所谓注拟何也?始入官者,则得簿尉。自簿尉来者,则得令丞。推而上之,至于幕职,由是法也。又上之至于守贰,由是法也。其宜得者,则曰应格。其不宜得者,则曰不应格。曰应格矣,虽贪者疲懦者老耋者乳臭者愚无知者庸无能者,皆得之。得者不之愧,与者不之难也。曰不应格矣,虽真贤实能廉洁守志之士,皆不得也。不得者莫之怨,不与者莫之恤也。吏部者曰,彼不愧不怨,吾事毕矣。如募焉,书其役之高下而甲乙之,按其役之远近而劳逸之。呼一吏而阅之簿,尽矣。此县令之以止小民之争也。吏部注拟百官,而寄之以天下之民命,乃亦止于止争而已矣。故曰,亦不异于一吏。今吏部亦有所谓铨量者矣。揖之使书,以观其能书乎否也。召医而视之,以探其有疾与否也。赞之使拜,以试其视听之明暗,筋力之老壮也。曰铨量者,如是而已矣。而贤不肖愚智何别焉?昔晋用山涛为吏部尚书,而中外品员,多所启拔。宋以蔡廓为吏部尚书,廓先使人告宰相徐羡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职则拜,不然则否,羡之答云,黄散以下皆委廓。犹以为失职,遂不拜。盖古之吏部,虽黄门散骑,皆由吏部之较选。是当时之为吏部者,岂亦止取若今所谓应格者而为黄散哉,抑将止取今所谓铨量者而为黄散邪(《宋史·苏绅传》,上言古者自黄散而下,及隋之六品,唐之五品,皆吏部得专去留。今审官院流内铨,则古之吏部。三班院,古之兵部。不问官职之闲剧,才能之长短,惟以资历深浅为先后。有司但主簿籍而已,欲贤不肖有别,不可得也)。臣愿朝廷稍增重尚书之权,使之得以察百官之能否而与夺之。如丞簿以下官小而任轻者,固未能人人而察之也。至于县宰之寄以百里之民者,守贰之寄以一郡之民者,岂不重哉。且天下几州,一州几县。一岁之中,居者待者之外,到部而注拟县宰者几人,守贰又几人,则亦不过三数百而已。以一岁三数百之守贰县宰,而散之于三百六旬之日月,则一日之注拟者,绝多补寡,亦无几尔。一岁之间,而不能察三数百人之能否,则其为尚书者,亦偶人而已矣。月计之而不粗,岁计之而不精,则其州县之得人,岂不十而五六哉。虽不五六,岂不十而三四哉。以此较彼,不犹愈乎?或曰,尚书之权重,则将得以行其私,奈何?是不然。昔陆贽请令台省长官各举其属,而德宗疑诸司所主,皆有情故,或受赂者。贽谏之曰,陛下择相,亦不出台省长官之中。岂有为长官则不能举一二属吏,居宰相则可择千百具僚。其要在于精择长吏。贽之说尽矣。今朝廷百官,孰非宰相进拟者,而不疑也。至于吏部长贰之注拟,而独疑其私乎?精择尚书,而假之以与夺之权,使得精择守贰县宰,而无专拘之以文法。庶乎天下不才之吏可以汰,而天下之治,犹可以复起也与。

绍兴三十二年,吏部侍郎凌景夏言,国家设铨选以听群吏之治,其掌于七司,著在令甲,所守者法也。今升降于胥吏之手,有所谓例焉。长贰有迁改,郎曹有替移,来者不可复知,去者不能尽告,索例而不获。虽有强明健敏之才,不复致议。引例而不当,虽有至公尽理之事,不复可伸。货赂公行,奸弊滋甚。尝观汉之公府有辞讼比,尚书有决事比,比之为言,犹今之例。今吏部七司,宜置例册。凡经申请,或堂白,或取旨者。每一事已,命郎官以次拟定,而长贰书之于册,永以为例。每半岁,上于尚书省,仍关御史台。如此则巧吏无所施,而铨叙平允矣。淳熙元年,参知政事龚茂良言,法者,公天下而为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坏天下之公者也。昔之患在于用例破法,今之患在于因例立法。自例行而法废矣。故谚称吏部为例部。是则铨政之害,在宋时即已患之,而今日尤甚。所以然者,法可知而例不可知,吏胥得操其两可之权。以市于下,世世相传。而虽以朝廷之力,不能拔而去之。甚哉例之为害也,又岂独吏部然哉。

寇莱公为相,章圣尝语两府,欲择一人为马部军指挥使。公方议其事,吏有以文籍进者,公问何书,对曰:"例簿也。"公曰:"朝廷欲用一衙官,尚须检例耶,安用我辈。坏国政者,正由此尔。"司马温公与吕惠卿论新法于上前,温公曰:"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两府侵其事。今为制置三司条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则胥吏足矣。今为看详中书条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对。

因河以为漕者禹也，壅河以为漕者明人也。故古曰河渠，今曰河防。

魏明帝遣司马懿征辽东，其时自雒阳出军，不过三千余里。而帝问往还几日，懿对以往百日，攻百日，还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此犹是古人师行日三十里之遗意。夏侯渊为将，赴急疾，常出敌之不意。军中为之语曰，典军校尉夏侯渊，三日五百，六日一千，此可偶用之于二三百里之近。不然，百里而走利者蹶上将，固兵家所忌也。

明初三场之制，虽有先后，而无轻重。乃士子之精力，多专于一经，略于考古。主司阅卷，复护初场所中之卷，而不深求其二三场。夫昔之所谓三场，非下帷十年，读书千卷，不能有此三场也。今则务于捷得，不过于四书一经之中，拟题一二百道。窃取他人之文记之，入场之日，钞誊一过，便可侥幸中式。而本经之全文，有不读者矣。率天下而为欲速成之童子，学问由此而衰，心术由此而坏。宋嘉祐中，知谏院欧阳修上书，今之举人，以二千人为率。请宽其日限，而先试以策而考之。择其文辞鄙恶者，文意颠倒重杂者，不识题者，不知故实，略而不对所问者，误引事迹者，虽能成文而理识乖诞者，杂犯旧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计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试以论，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试诗赋者，不过千人矣。于千人而选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劳昏。考而精当，则尽善矣。纵使考之不精，亦当不至太滥。盖其节抄剽盗之人，皆以先策论去之矣。比及诗赋，皆是已经策论、粗有学问、理识不至乖诞之人，纵使诗赋不工，亦可以中选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学全不晓事之人，无由而进。今不能复两汉举士之法，不得已而以言取人，则文忠之论，亦似可取。盖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节抄剽盗之人。而七等在所先去，则暗劣之徒无所侥幸，而至者渐少，科场亦自此而清也。

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十月，太常博士倪思言，举人轻视史学，今之论史者，独取汉唐混一之事。三国六朝五代，以为非盛世而耻谈之。然其进取之得失，守御之当否，筹策之疏密，区处兵民之方，形势成败之迹，俾加讨究，有补国家。请谕春官，凡课试命题，杂出诸史，无所拘忌。考核之际，稍以论策为重。毋止以初场定去留，从之。

黄宗羲曰，古之取士也宽，其用士也严。今之取士也严，其用士也宽。古者乡举里选，士之有贤能者，不患于不知。降而唐宋，其科目不一。士不得与于此，尚可转而从事于彼，是其取之之宽也。王制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升之学，曰俊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马，曰进士。司马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唐之士，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吏部又复试之。宋虽登第入仕，然亦止簿尉令录，榜首才得丞判，是其用之之严也。宽于取则无遗才，严于用则无幸进。今也不然，其取士止有科举一涂，虽使豪杰之士，若屈原、董仲舒、司马相如、扬雄之徒，舍是亦无繇而进。取之不谓严乎哉。一日苟得，上之列于侍从，下亦置之郡县。即其黜落，而为乡贡者，终身不复取解，授之以官。用之又何其宽也。严于取，则豪杰之老死邱壑者多矣。宽其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流俗之人，徒见二百年以来之功名气节，一二出于其中，遂以为科法已善，不必他求。不知科第之内，即聚此十百万人，不应功名气节之士，独不得入。则是功名气节之士之得科第，非科第之能得功名气节之士也。假使探筹较其长短而取之，行之数百年，则功名气节之士，亦自有出于探筹之中者，宁可谓探筹为取士之善法邪。究竟功名气节人物，不及汉唐远甚，徒使庸妄之辈充塞天下。岂天之不生才哉，则取之之法非也。我故宽取士之涂。有科举，有荐举，有太学，有任子，有郡县佐（其法以诸生掌六曹），有辟召，有绝学，有上书，而用之之严附见焉。

《文献通考·序》曰，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废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以上，田产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废井田，而始捐田产以予百姓矣。秦于其当与者取之，所当取者与之。然所袭既久，反古实难。欲复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启纷争。欲复井田，是强夺民之田亩以召怨讟。书生之论，所以不可行也。随田之在民者，税之而不复问其多寡，始于商鞅。随民之有田者，税之而不复视其丁中，始于杨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坏于鞅，唐租庸调之良法坏于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称。而后之为国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变之，则反至于烦扰无稽。而国与民，俱受其病。则以古今异宜故也。

又曰，古者俗朴而用简，故钱有余。后世俗侈而用靡，故钱不足。于是钱之直日轻，钱之数日多。数多而直轻，则其致远也难。自唐以来，始制为飞券钞引之属，以通商贾之厚赍贸易者。其法盖执券引以取钱，而非以券引为钱也。宋庆历以来，蜀始有交子。建炎以来，东南始有会子。自交会既行，而始直以楮为钱矣。夫珠玉黄金，可贵之物也。铜虽无足贵，而适用之物也。以其可贵且适用者，制币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于以楮为币，则始以无用为用矣。举方尺腐败之券，而足以奔走一世。寒藉以衣，饥藉以食，贫藉以富，盖未之有。然铜重而楮轻，鼓铸繁难而印造简易。今舍其重且难者，而用其轻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铜之禁，上无搜铜之苛。亦一便也。

又曰，征榷之途有二：一曰山泽，茶盐坑冶是也；二曰关市，酒酤征商是也。羞言利者，则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而欲与民庶争货殖之利，非王者之事也。善言利者，则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强擅之；关市货物之聚，而商贾擅之。取之于豪强商贾，以助国家之经费，而毋专仰给于百姓之赋税。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经国之远图也。自是说立，而后之加详于征榷者，莫不以藉口。征之不已，则并其利源夺之。官自煮盐酤酒采茶铸钱，以至市易之属，利源日广，利额日重。官既不能自办，

而豪强商贾之徒，又不可复擅。然既以立为课额，则有司者不任其亏减，于是又为均派之法。或计口而课盐钱，或望户而榷酒酤，或于民之有田者，计其顷亩，令于赋税之时带纳，以求及额。而征榷遍于天下矣，盖昔之榷利曰取之豪强商贾之徒以优农民。及其久也，则农民不获豪强商贾之利，而代受豪强商贾之榷。有识者知其苛横，而国计所需，不可止也。

《通志》：汉昭帝始元二年，诏发习战射士诣朔方，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孝宣帝神爵元年，遣后将军赵充国将兵击先零羌。充国以击虏殄灭为期，乃欲罢骑兵，屯田以待其敝。上从之。于是留步士万人屯田，大获利。明年，遂破先零。屯田详见充国传。魏武帝破黄巾，欲经略四方。而苦军食不足，羽林监颍川枣祗建置屯田。于是以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募百姓屯田于许下，得谷百万斛。郡国例置田官，数年之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废帝齐王芳正始四年，司马懿督诸军伐吴时，欲广田蓄谷，为灭贼资。乃使邓艾行陈项以东。至寿春，艾以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乃著《济河论》以喻其指。又以为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陈、蔡之间，土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水丰常收三倍于西。计除众费，岁得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懿善之，如艾计。遂北临淮水，自钟离西南横石以西，尽泚水四百余里。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晋羊祜为征南大将军，镇襄阳。吴石城守去襄阳七百余里，每为边害。祜患之，以诡计令吴罢守。于是戍逻减半。分以垦田八百余顷，大获其利。祜之姑至也，军无百日之粮，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积。太康元年平吴之后，杜预在荆州修召信臣遗迹，激用滍、淯诸水，以浸原田万余顷。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众庶赖之，号曰杜父。旧水道唯沔汉达江陵，千数百里，北无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会，表里山川，实为险固，荆蛮之所恃。预乃开杨口，起夏水，达巴陵千余里。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后世无叛由杜翁，孰识智名与勇功。"东晋元帝督课农功，二千石长吏以人谷多少为殿最。其宿卫要任，皆令赴农。使军各自佃，即以为廪。穆帝升平初，荀羡为北部都尉，镇下邳，屯田于东阳之石鳖，公私利之。后魏文帝大统十一年大旱。十二年，秘书丞李彪上表，请别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为屯田人。相水陆之宜，料顷亩之数，以赃赎杂物。市牛科给，令其肆力。一夫之田，岁责六十斛。蠲其正课并征戍杂役，行此二事，数年之中，则谷积人足矣。帝览而善之，寻施行焉。自此公私丰赡。虽有水旱，不为之害也。北齐废帝乾明中，尚书左丞苏珍芝又议修石鳖等屯，岁收数十万石，自是淮南军防粮足。孝昭帝皇建中，平州刺史嵇煜建议开幽州督亢旧陂，长城左右营屯，岁收稻粟数十万石，北境得以周赡。又于河内置怀义等屯，以给河南之费。自是稍止转输之劳。武成帝河清三年，诏沿边城守堪垦食者，营屯田，置都子使以统之。一子使当田五十顷，岁终课其所入，以论褒贬。隋文帝开皇三年，突厥犯塞，吐谷浑寇边。转输劳敝，乃令朔方总管赵仲卿，于长城以北，大兴屯田。唐开元二十五年，令诸屯隶司农寺者，每三十顷以下二十顷以上为一屯。隶州镇诸军者，每五十顷为一屯。应置者皆从尚书省处分。其旧屯重置者，一依承前封疆为定。新置者并取荒闲无籍广占之地。天宝八年，天下屯收百九十一万三千九百六十石。关内五十六万三千八百一十石，河北四十万三千二百八十石，河东二十四万五千八百八十石，河西二十六万八十八石，陇右四十四万九百二石。上元中，于楚州置洪泽屯，寿州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获其利。

古费多而货有余，今用少而财不足者，何也，岂非古取山泽，而今取贫民哉。取山泽，则公利厚而人归于农。取贫民，则公利薄而人去其业。故先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职，轻重有术，禁发有时。一则专农，二则饶国。明皇令宰臣议其可否，咸以盐铁之利，甚益国用。遂令将作大匠姜师度、户部侍郎强循，俱摄御史中丞，与诸道按察使捡责海内盐铁之课。二十五年，仓部格蒲州盐池，令州司监当租，分与有力之家营种之。课收盐，每年上中下畦，通融收一万石。又屯田格幽州盐屯，每屯配丁五十人，一年收率满二千八百石。又成州长道县盐井一所，并节级有赏罚。蜀道陵绵等十州盐井，总九十所，每年课盐都当钱八千七百五十一贯（陵州盐井一所，课都当钱二千六十一贯。绵州井四所，都当钱二百九十二贯。资州井六十八所，都当钱一千八十三贯。泸州井五所，都当钱一千八百五十贯。荣州井十二所，都当钱四百贯。梓州都当钱七百一十七贯，遂州四百一十五贯，阆州一千七百贯，普州二百七十八贯，遂宁府都当钱二千七百九十三贯。果州都当钱九千九百八十七贯，邛州都当钱三百七贯）。

初，德宗纳户部侍郎赵赞议，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为常平本钱。至贞元八年，盐铁使张滂奏。出茶州县茶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什税其一。自是岁得钱四十万缗。然水旱亦未尝拯之也。穆宗即位，两镇用兵，帑藏空虚。盐铁使王播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及王涯判二使，置榷茶使，徙民茶树于官场，焚其旧积。天下大怨。武宗即位，盐铁转运崔珙增江淮茶税。是时茶商所过州县有重税，或掠夺舟车，露积雨中。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拓地钱，故私贩益起。

魏冰叔《里言》："当事来要辨得是非利害四字。是非有时朦胧，须要一个透。利害最难逆料，且辨一个

稳。然我辈立身，利害要看得轻，是非要看得重。”又曰：“利害之权在天，是非之柄在己。利害是或然的，是非是画然的。利害不明，累在一时。是非不明，累在万世。”又曰：“辨是非利害，又要识得大小轻重缓急六字。”

施塚不如施棺，施棺不如施药，施药不如周济教导。使其不饥寒暑湿，以至于病。大抵先事之功无形，人不见其可感，故人鲜为之。是故施恩者不必冀可见之功，受恩者必当思不见之德。

责备贤者，须全得爱惜栽成之意。若于君子身上，一味吹毛求疵，则为小人者。反极便宜。而世且以贤者为戒矣。若当君子道消之时，尤宜深恕曲成，以养孤阳之气。《涧泉日记》，范纯仁谏神宗，引汉文帝身衣弋绨事，以致天下丰富。上曰：“致天下丰富，亦须有政事。若但人主服皁䌷袍皮履，遂欲天下丰富，亦无此理。”淲因思此语所以启王安石青苗之论。惜乎范忠宣公不能再进言于君。若因而谏之，谓以有限之财，济无穷之用，恐难以丰富。则神宗亦必感动。进言不尽其说，适足以稔祸，不足以弭祸。

熙宁中，新法方行，州县骚然。邵康节闲居林下，门生故旧仕宦者，皆欲投劾而归。以书问康节。答曰：“正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矣。投劾而去，何益。”

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于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进者，曰：“蝗实死矣，请示于朝，率百官贺。”王文正公独以为不可。后数日，方奏事，飞蝗蔽天。真宗顾公曰：“使百官方贺，而蝗如此，岂不为天下笑。”诸公皆谢曰：“王旦远识，非臣等所及。”

陈晋公为三司使，真宗命具中外钱谷大数以闻。恕诺而不进。久之，上屡趣之，恕终不进。上命执政诘之。恕曰：“天子富于春秋，若知府库之充羡，恐生侈心。”

伍文定与宸濠江中殊死战，忽出一大牌，书“宁王已擒，我军毋得纵杀”。贼见之惊扰，遂大溃。

淮阴初见汉高，论刘、项优劣。不待垓下之役，而坐谈之顷，已灼见楚之并于汉矣。诸葛亮初见昭烈，言吴在所当交，荆益在所可取。不待披舆地图，而天下鼎足之势，指诸掌上。李纲之御金人，谓可守而后可言战，可战而后可言和。虽高宗不能用，大都南宋之势，不出此二语。此经纶草昧手，故言皆得其要领。

自秦以历汉唐宋，其所以灭亡之故，俱出阉宦。尝试论之。秦若无沙邱之诏，安得有望夷之刃。汉若无蕃、武之戮，安得有董卓之进。唐若无甘露之变，安得有白马之祸。宋若无灭辽之举，安得有二帝之行。故刘、项、曹操、朱温、阿骨打，此灭秦代汉篡唐蹙宋之人。而赵高、曹节、王甫、仇士良、田令孜、童贯实启之。上下数千年，败亡如出一辙。

宋英宗时，王广渊除集贤院。司马光言：“广渊奸邪不可近。昔汉景帝为太子，召上左右饮，卫绾独称疾不行。及即位，待绾有加。周世宗镇澶渊，张美掌钱谷。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应之。及即位，薄其为人不用。今广渊当仁宗世，私自结于陛下，岂忠臣哉？”

曹武惠王彬尝曰，吾为将杀人多矣，然未尝以私喜怒辄戮一人。韩忠献公琦语，章相在北门，颇姑息三军。公曰：“御军自有中道。严固不可，爱亦不可。若当其罪，虽日杀百人何害。人自不怨。夫不以私喜怒戮人。虽杀人多，而非伤己之仁。当其罪杀人，虽日杀百人，而不取人之怒。”

纵贼饮酒，岂云翦恶。绝缨茹汤，非以防邪。汉文帝馈金钱，唐太宗给布绢，俱非刑赏正道。

于公谦、王公文临刑时，以迎立外藩之故。文称冤，谦但云亲王非有金符不可召，当辨之。时印绶尚宝诸内官。闻之，简阅各王府符俱在，独无襄王府者。众皆疑，不知其故。乃问一退任内官。云尝记宣德间，老娘娘有旨取去，但不知何在。老宫人某尚在，必知其详。遂往问之。云是宣庙宾天时，老娘娘以为国有长君，社稷之福，尝欲召襄王。及取入后，以三杨学士议不谐而止。符今在后宫暝阁中。老娘娘，张太后也。于是启太后求之，果得某处。盖以积尘、埋没寸余矣。此老阉老妪不存，则典守之死于冤者，亦有之矣。其后英宗悟二人之冤而悔者此也。断大狱者，可不慎哉。

韩魏公不分别小人，然后能去小人。蘧伯玉耻独为君子，然后能成君子。

做人要脱俗，而不可存一矫俗之心。应世要随时，而不可起一趋时之念。

司马温公为相，每询士大夫私计足否。人怪而问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为朝廷而轻去就耶。”内翰贾公廷试第一，往谢杜祁公，公独以生事有无为问。贾退谓祁公门下士曰：“黯以鄙文冠天下，往谢公。公不问，而独问生事。岂以黯为不足魁乎？”公闻而言曰：“凡人无生事。虽为显官，不能无俯仰依违。今贾君名在第一，则其学不问可知。其为显官，又不问可知。衍独惧其生事不足，以致进退皆为廪禄所拘管耳。”贾为之叹服。唐王起扬历省寺，三任节镇，而昧于理家。俸入，尽为仆妾所有。耆年寒馁，至于伶人分月俸以自给。议者曰：禄仕之士，不能撙节，稍丰则饫及狗彘，稍歉则困彼妻孥。晚节苟得，尽弃其平生者多矣。以王相国德望名品，而有此累，人可不思俭以自足乎。呜呼。若认作求田问舍，则前语醍醐，翻成毒药。

武后谓仁杰曰：“卿佐汝南有善政。然有谮卿者，欲知之乎。”谢曰：“陛下以为过，臣当改之。以为无过，臣之幸也。谮者乃不愿知。”后叹为长者。

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仪教我废汝。此君不密而失臣也。陈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此臣不密而失身也。

范文正公《淮上遇风》诗云：一棹危于叶，傍观欲损神。他年在平地，无忽险中人。又李文靖公乞去，《题六和塔》云：经从塔下几春秋，每恨无因到上头。今日始知高处险，不如归去卧林邱。

初开口便似煞尾语，初下手便似尽头著。此人大

无含蓄，大不济事。

《野客丛书》。贡禹上书曰："臣犬马之齿八十有一，凡有一子，年十二。"禹年八十一而有子十二，是六十九岁方有子矣。其艰得嗣息如此。观其晚年上疏，论民间以产子三岁出口赋钱重困，生子辄杀。宜令儿七岁出口钱。其词甚切。想禹艰得嗣息，故推是念。又观北魏永平间，将诛元愉妾李氏，群臣无敢言者。敕崔光为诏，光逡巡不作。奏曰："元愉妾怀妊，戮至刳胎。桀纣之主，乃行斯事。陛下春秋日长，未有储体。皇子襁褓，寻至夭失。乞舒李狱，以俟育孕。"帝欣然纳之。是亦以后嗣为念，免至杀胎。夫魏主以残忍之性，恣行诛戮，宜若不可回。然一闻是语，甚为之恻然，少弛刑禁。则知人谁无是心。有能动其机，挽回仁念，差直易耳。因观二公之言，其利甚溥。又思世有不为利益后嗣计者，顾以惨刻为术，求媚于时。呜呼，哀哉。

《焦氏笔乘》。屯田营田不同名，则其制必有异。《通典》载宇文融括天下隐田之法，曰，浮户丁共作一坊，官立闾舍。每丁给田五十亩为私田，任其自营种。每十丁于近坊更共给一顷以为公田，共令营种。十丁岁营田一顷，一丁一年役功三十六日外，官收共为百石。此外更无租赋。既是营田户且免征行，必不流散(营田户是融本语)。如此，弃地即为公田矣。案此名营田者，是给公田令浮户为官营种。十丁一年共种公田一顷，不与编户给田纳租同，故云营田也。若屯田，则咸屯兵为之。赵充国、邓艾、羊祜皆是也。故云屯田。今江南民租官田者，皆名屯田。盖国初时本以屯田兵为之。今入民户，犹仍故名也。山东巡抚都御史多带营田，则是营种官田。恐此名始于宇文，而其制已具晁错传矣。其异者，错行诸边上，融行之民间也。

欧阳公知开封日，承包孝肃政猛之后，一切循理，不事风采。或以包之政励公者。公答曰："凡人材性不一，各有长短。用其所长，事无不举。强其所短，政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长尔。"闻者服其言。

司马文正公作相日，亲书牓稿揭于客位曰："访及诸君。若睹朝政阙遗。庶民疾苦，欲进忠言者，请以奏牍闻于朝廷。光得与同僚商议，择可行者进呈，取旨行之。但以私书宠谕，终无所益。若身有过失，欲赐规正，即以通封书简，分付吏人传入。光得内自省讼，佩服改行。至于整会官职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计，并请一面进状。光得与朝省众官公议施行。若在私第垂访，请不语及。"

真宗朝李沆、王旦同时执政，四方奏报祥瑞，沆故灭裂之。如有灾异，则再三疏陈，以为失德所招。上意不悦。旦退谓沆曰："相公何苦违戾如此，似非将顺之意。"沆曰："自古太平天子志气侈盛，非加威四夷，则耽酒色，或崇释老，不过以此数事自败。今上富于春秋，须常以不如意事裁挫之，使心不骄。则可为持盈守成之主。沆老矣，公他日当见之。"旦犹不以为然。至晚年，东封西祀，礼无不讲。时沆已薨，旦绘像事之。每胸中郁郁，则摩腹环行，曰："文靖，盖服其明识也。"

庆历中，一近侍犯法，罪不至死。执政以其情重，请杀之。范希文独无言。退而语同列曰："诸公劝人主法外杀近臣，一时虽快意，不宜教手滑。"诸公默然。

御史台有阍吏，隶台中四十余年，善评其优劣。每以所执之梃，待中丞之贤否。中丞贤则横其梃，否则直其梃。此语喧于缙绅，凡为中丞者，唯恐其梃之直也。范讽为中丞，闻望甚峻。一日，视事次，阍吏忽直其梃。范大惊，立召问曰："尔梃忽直，岂睹我之失耶？吏初讳之。苦问，乃言曰："昨见中丞召客，亲呼庖人以造食，指挥者数四。庖人去，又呼之，复丁宁者数四。大凡役使者，授以法而观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之烦。若使中丞宰天下，不止一庖人之任。皆欲如此喋喋，不亦劳可厌乎？某心鄙之，不知其梃之直也。"范大笑惭谢。

旧皆用小铁钱，十当铜钱之一。景德二年，令知益州张咏、西川转运使黄观，同裁度嘉、邛二州所铸大铁钱。每贯用二十五斤八两，成直铜钱一，小铁钱十，相兼行用。后以铁重，多盗镕为器。每二十五斤，鬻之直二千。大中祥符七年，知益州凌策言，钱轻则行者易赍，钱小则镕者鲜利，请减景德二年之制。其现使旧钱，亦令仍旧行用。从之。

宋朝鼓铸，饶(永平)、池(永丰)、江州(广宁)、建宁府(丰国)四监，岁铸铜钱百三十四万缗，充上供。衡、舒、严、鄂、韶、梧州六监，岁铸百五十六万缗，充逐路支用。建炎兵革，州县困敝，鼓铸皆废。绍兴初，并广宁监于虔州，并永丰监于饶州，岁铸才及八万缗。以铜铁铅锡之人，不及于旧。而官吏廪稍工作之费，视前日自若也。每铸钱一千，率用本钱二千四百文。时范汝为作乱，权罢建州鼓铸。二年，复铸钱十二万缗，泉司应副铜锡六十五万余斤。光宗绍熙二年，臣僚言江北公行以铜钱一准铁钱四，禁之。当时铜钱之在江北者，自乾道以来，悉以铁钱收换。或以会子一贯，换钱一贯。省其铜钱，解赴行在。及建康、镇江沿江州军关津去处，委官检察。又于江之南北，各置官库，以铜铁钱交换。凡沿江私渡及极边径路，严禁透漏。

陆稼书《思辨录》序，士生斯世而欲言学，岂不难哉。功利之习，浸淫于人心，根深蒂固而不可拔。幸而能自拔于功利矣，则或溺于记诵词章，终身竭蹶，而适长其浮薄骄吝之气。幸而又不溺于是而有志于道矣，则佛老之徒，又从而惑之。舍三代以来圣贤相传之道，而欲求所谓虚无寂灭者，求之愈力，去道愈远。幸而不惑于佛老而归于儒矣，而儒者之道，复分途各驱。宋之洛、闽、金溪，明之河津、余干、新会、姚江，同师孔孟，同讲仁义，其辨在毫厘之间，而其流至于相去悬绝，若方圆冰炭之不同。学者未尝辨其同异，晰其疑似，浮慕乎学之名而用力焉。其不舍坦途而趋荒径者，几希矣。

姜西溟曰，古道义之交，以赠言不以财贿，以性命不以然诺，以过相规箴，不以名相标榜。众之所贱，吾贵焉，不以形迹嫌也。众之所弃，吾取焉，不以独行疑也。要之期攀依以同至于道，斯已矣。

寇永修《山居日记》云，古人睦族，非止同宗，以族服考之。父族母族妻族皆是。若晏平仲敝车羸马，桓子以为隐君之赐。晏子曰："自臣之贵，父族无不乘车者，母族无不足于衣食者，妻族无冻馁者。齐国之士，待臣举火者，三百余人。"

《石成金官绅约》。生而为人，无益于世，则不如无生。仕而为官，无益于民，则不如不仕。

陆稼书《灵寿奉巡抚直隶都察院于条陈时务》。水利之当兴也。欲民之富，在于垦田。欲田之垦，在兴水利。北方土性燥烈，灌溉易涸。虽与南方不同，然使川泽流通，随便灌溉，犹愈于听其焦枯而莫之救也。职窃观古人沟洫之制，至精至密。故孔子谓大禹尽力乎沟洫。而周礼遂人匠人之职，备载其制。今一切置而不问，听其自盈自涸。一遇旱涝，束手无策。何怪乎民生之日蹙也。但古人沟洫之制，随时修理，故不觉其烦费。今以久湮久塞之河道，一旦欲疏其壅而防其溃。工费浩繁。势难卒办。又当公私交困之时。州县钱粮，一丝一忽。皆有款项，不敢擅动。民间十室九空，正供钱粮，尚难完办。安有余力，以成此艰巨之事。若不量时势，不计赢绌，骤然兴举，其为扰害，必甚于水旱。窃思屡年以来，朝廷悯恤灾荒，州县议蠲议赈，所费钱粮，不可胜数。与其蠲赈于既荒之后，何如讲求水利于未荒之前。蠲赈之惠在一时，水利之泽在万世。今宪台抚临畿甸，欲成久远之业，无有大于斯者矣。宜通查所属州县水道，何处宜疏通，何处宜堤防。约长阔若干，工费若干。汇成畿辅水利一书，进呈御览，请司农度钱粮之赢绌。以次分年举行，永成万世之利而不扰于世。以一时言之，虽若不免于费，以久远言之，比之蠲赈，所省必百倍。或鼓舞官吏绅衿，能开河道若干者，作何优叙，作何奖励。此亦一策也。

王尔缉《区田法》。按农政书汤有七年之旱，伊尹作为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诸山陵倾阪及田邱城上，皆务为之。以是支六年之旱，而民少流殍。其说虽无他书可证，然要之其法非智者莫办。凡少地之家，所宜遵用。至荒旱之时，水泉阙少之乡，尤宜重留之意也。其法大约谓一亩之地，阔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计七十五尺。每一行占地一尺五寸，计分五十区。长阔相间，通二千七百区。空一行下种。于所种行内，则又隔一区种一区。除隔空外，可种六百七十五区。每区深一尺，用熟粪一升，与区土相和。布谷匀覆，以手按实，令土种相著。苗出看稀稠存留，锄不厌频，旱则浇灌。结子时，锄区上土，深壅其根，以防大风摇撼。依此法者，倘不为蝗伤。每区收谷一斗，每亩可收六十石。余窃谓其法真贫家济荒之胜策。但如隔区间种，不但中道难行，亦且耘锄水灌，皆费周折。不如视地阔狭，于中画路。以一尺五寸通畛为度。而画一种禾之沟，亦以通畛一尺五寸为度。区规深则一尺，用熟粪一升。照数均入，以手按实。视其可灌，则按时渥灌之。为工省而法捷也。至若一区能收谷一斗，一亩能六十石及三十石之说，则亦恐不然。昔余当庚子辛丑大旱时，亦曾力务为此。虽人事未至精到，要之工力颇勤。亦只可亩五六石而止。彼亩收六十石三十石之说，或古人诱人力务区种之旨乎。然如大旱之岁，邻田赤地千里，而区田一亩，独有六七石之获。果若数口之家，能殚力务成，二十亩区田，便可得全八口之家父母妻子之命。其收效不亦宏且厚耶。呜呼。丰俭不常，是乃天道。家无素蓄之粟，抑且父母妻子之责。上下关于己身，即夫思患预防，可无虑欤。

陆桴亭云，赵过代田之法，其简易远过区田。盖区田之法，必用锹镬垦掘，有牛犁不能用。其劳一。必担水浇灌，有车戽不能用。其劳二。且隔行种行，田去其半。于所种行内，隔区种区，则半之中又去其半，田且存四之一矣。而得粟欲数十倍于缦田，虽有良法，恐不及此。今欲以代田之法，参区田之意。更斟酌今农治田之方而用之。凡未下种之初，先令民以牛犁治田圳。圳深一尺，广二尺，长终其亩。亩间为陇，陇广一尺，积圳中之土于陇上。一亩之地，阔十五步。步当六尺，十五步得九十尺，当为圳陇三十道。畎之首为衡沟，以道灌输。夫圳陇分则牛犁用矣。衡沟通则车戽便矣。圳广于陇，则田无弃地矣。乃令民治粪，粪之法各以其土之所宜。及时播种，播种之法，一如区田。先以水灌沟，使土少苏，平其块礓，乃徐播种，以手按实，盖之以灰而微润之。苗出，耘之如法。使其中为四行，行相去五寸，间可容锄。生叶以上，乃渐耨陇草，壝土以附之。其应下壅及应阁水复水，俱依今农法。治之当必有验。

惠仲孺《论荒政》。荒政之弊有四：一曰劝分，二曰抑价，三曰遏籴，四曰行粥。古者千室之邑藏千钟，万室之邑藏万钟。是以劝富分贫，而食自给。且贮米于囷，一岁而陈。藏谷于窌，十年不败。吴民争旦夕之利，惟恐弗及，而莫有为十年之计者。故江南无藏谷之家。有田数十顷，米数十囷，仅数万家之一。分一家无以给数万家，而一家先受其弊。富民，贫之母也。疾其母而不能活其子，亦何利之有焉。此荒政之弊一也。凡物多则轻，少则重。是以古之为国者，多则敛之使重，少则散之使轻，未闻有抑价者。良以价不可抑而平也。江南既无藏谷，数十州之众，咸仰食于商。则米商实为民之司命。彼价重则坌集，价轻则转而之他。视利用趋，四方无择也。抑价之令下，则米商以折阅而莫至。吾恐米益乏，价益腾跃。将使菽粟如珠玉，其谁能抑之。且抑之是教民争也。桀黠之徒，必有挟持宪令，起而强籴者。奸宄亦将啸聚，饥民乘时攘夺，则盗贼四出而莫可御。此荒政之弊二也。菽粟之流于天下，犹血脉之流于一身。流则通，遏则壅。其理易晓。况一郡之储有限，而天下之积无穷。不能通无穷之积，而徒遏有限之储，其罄也可立而待。或曰，遏籴所以防海也。防海之法，尝闻之矣。今不思所以防之之法，而遏籴是闻。吾恐海人之籴者自如，而徒使平民摇手触禁也。此荒政之弊三也。先王行糜粥以顺时令，而非以救荒。东汉尝行之，而民多饿死。良以胥吏乾没赈恤，有虚掺以石灰，揉以糠核。名为活人，其实杀之。又壮

者得铺而不能及于细弱羸老之民，近者得铺而不能遍于深谷穷岩之域。活者二三，而死者十七八矣。且萃数千人而行粥于市，则气之所蒸，将成疠疫。众之所聚，必有奸偷。其患不细。惟闾里长厚者，可施之一乡，而非有司之所宜行也。此荒政之弊四也。余以为劝分不若开渠，抑价不若通商，遏籴不若广籴，行粥不若厘户。宋汪纲知兰溪县，会岁旱，躬劝富民浚堰筑塘，大兴水利。饿者得食其力，全活甚众。此开渠之法也。浙东饥，宰相王淮荐朱熹为提举常平事以振之。始拜命，即移书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则客舟之米已辐辏。民以不饥，此通商之法也。江右饥，辛弃疾榜通衢曰，闭籴者配，强籴者斩。召官吏儒生商贾，各举有干实者，贷以官钱，蠲其息，俾出籴他郡。期终月至城下发粜。由是连樯而至，米价自平。此广籴之法也。江东旱，提刑史弥巩以为振荒在得人，俾厘户为五等。甲振乙粜，丙为自给，丁籴而戊济，此厘户之法也。顾在于今，则犹有难行者。常平废而广籴无本钱，关税重而通商无厚利，厘户则胥吏上下其手而贫富不均，开渠则富民靳固其财而怨咨或作。惟损益古人之法，则裁取其中。商榷今日之宜，而务先其急。则四者皆可行也。江南素称泽国，环三江，跨五湖，横为塘，纵为浦，支为泾，为荡为泺，所以引灌溉也。堰以潴之，堤以束之，牐以时而启闭之，所以节水旱也。今堰牐不修而支渠浅淀，水至无以泄横流之溃，水退无以溉高仰之田。故雨则溢，而旱则涸。当劝富民，计亩出钱，以给下户，俾废者修，浅者浚而益深焉，则贫富两以为便。救一时之患，而成数百年莫大之功。则开渠之法可行也。今山东丰而荆湖熟，江南赤地千里。贵者金，贱者土，则灌输之利，权在米商。或不能蠲其征，当半减以招之。则楚帆湘柁，啣尾而来。大艑高樯，泊于水市者相望也。物聚价轻，又焉用抑。则商通之法可行也。广籴之法，当聚耆老及乡先生举富商之谨愿者，假官钱为本，而使出籴荆湖。籴十而粜二，则有二分息，粜三则有三分息。以本还官，剖其息而中分之。半赈饥，半予商而稍优其直。其余则略仿真德秀之治潭，而立惠民仓。辛弃疾之治福，而置备安库。以为水旱盗贼之防。则广籴之法可行也。厘户之法，当仿韩琦河北救灾政，而择甲户之以赀为官者，宪司礼请之。属以计口均户而分五等。每县若干都，每都五人。视民居稀稠而增减其数，复授之粟。而属以亲至某乡，聚民均给。人日一升，幼小半之。十日一周，终而复始。至麦熟止。仍令粜粟之所，给粟之所，俾均主之。而有司总其成。如此则以户均户，以民振民，既不侵牟，亦无掣顿。且人情各爱其乡，而又恐负宪司之意，必相与怂恿从事而惟恐不均。则厘户之法可行也。盖荒政大略如此。若夫以实心行实政，则存乎其人。

黄子正《保甲论》。夫保甲之设，所以弭盗逃而严奸宄。法至善也，惟行之者不得其要，且视为具文，而又纷纷焉日见其奉令之扰。究无其取效之实，遂以保甲为厉民之具而弛之。其不与因噎而废食者等乎。所谓保甲者，有古寓兵于农之意焉。有古比闾师胥之制焉。古者守令，皆得主兵以率战。今之州邑，惟快壮数人供奔走而已。若仿井田出甲卒之遗法，以遴选乡壮而训练之，使知义勇而乐战，夫非寓兵于农之意乎。古者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将皆命卿。二千五百人为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有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有长。今保甲之法，十家有长，曰甲长。百家有长，曰保正。一乡有长，曰保长。以次相统属，而行稽察之政焉。至于壮丁，无事则暇日以教练，有事则闻警以救援。皆保甲长相率而趋。夫非古军旅卒伍之用乎。然而保甲长类多报充，讵堪胜任。必亲加选拔，以足驭众而急公。视才之大小以为用。是又将用命卿，师旅用大夫，卒伍用上中士之意也。古者比闾之制，德行相规，患难相恤，死丧相赙。师胥之制，有故则设备，有盗贼则追捕，有奸宄则互相稽。务令比户有可封之俗，室家享康阜之娱。今保甲之法，设为保长壮丁，分布城乡，联络村舍，平时修防讲备，临时协力救御。至于保里之中，有德善孝弟，则举而旌之。有无良匪类，则举而惩之。以及子弟训之谦和而好礼，父老劝其推恤而好义。一里如是，各里如是。一乡如是，四乡如是。有不雍雍然同古政行俗美之世哉。夫所谓保甲之害者，如王荆公抽民兵以远事征伐，妨农稼以简阅戎伍，使百姓军装糇粮而自备，死亡穷困而莫哀。是其所以为害也。所谓保甲之利者，如王文成公之抚赣，命州邑设保甲以综理一乡，立甲长以稽查十户。清排门使奸宄之无可藏，选壮丁使防御之有足恃。是其所以为利也。推原其故，荆公驱民以为兵，以之远战于边隅。文成简壮以为民，以之近守其闾里。其利害之相去倍蓰，不较然乎。今州邑之修举保甲，能毋视为具文。得其要而行之，将诘奸不出于其家，防护不出于其村，御侮不出于其里。是一家一村一里之民，各自为卫也。即其近家之人而为之甲长，即其近村之人而为之保正，即其本里之人而为之保长，是甲长保正诸人，皆所熟识也。其甲保长等，又必选择而任之。是其人必皆老成奉法者也。至于传集征召，不同公差，查报拘催，不烦牒票，而悉听保甲之自为承禀。百姓获终岁之安，官司无一文之费。若是行之者既有其实效，奉之者亦无其烦扰。由一邑而推之一省，由一省而推之天下，诚弭盗戢奸之善政也。又安见其为厉民而可废之哉。

陆稼书《弭盗策》。古今弭盗之术无他，治于既炽之日，不若治于未炽之先。绝于既萌之日，不若绝于未萌之先。何则，盗之初，固吾民耳。民非乐为盗也，衣食之不给，赋役之不时，礼义之不知，夫是以陷于盗而不能自免。使其未为盗之先，上之人有以引之于礼义，使无迫于饥寒而无困于赋役，则天下安有所谓盗哉。故善弭盗者，不于其终于其始，不于其著于其微。唐虞之诘奸宄，周官之严守望，固弭盗也。稷以播谷，契以明伦者，亦弭盗也。司徒教稼穑，酂长趋耕耨者，亦弭盗也。用力不过三日，起役无过一人者，亦弭盗也。不

足有补，不给有助。其于恒赋，用其一缓其二者，亦弭盗也。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使其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少而习焉，其心安焉者，亦弭盗也。唐虞三代所以化行俗美，外户不闭者，以其弭于未盗之先，有此具耳。三代以下则不然，上之人平居固非能教其民也，所尚者虚名也，固非能安利其民也。所急者赋税也，幸而岁丰无事，则坦然四顾，以为盗贼无自而有。遇水旱之灾，饥寒无知之民，蹶然而起，不可禁止，待其既起，然后设兵以御之，责官以诘之，剿以威之，抚以怀之，申保甲以防之，严缉捕以求之，惩积窝以绝之。此数者，非不可以靖萑苻，清潢池，然孰非吾民，不能使之安其生，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区处之乎。故前史所载龚遂、虞诩、张纲、李崇之徒，其弭盗之功，非不啧啧人口。然愚尝鄙之，以为非盛世之事也。今天下一统，海不扬波，可谓治平矣。而江、浙之间，政烦赋重，岁书大有而藜藿不充者比比也。吾君吾相，可不为之所乎。故愚以为天下有不足忧者，有大可忧者。兵不能御盗，不足忧。官不能诘盗，不足忧。剿抚不得其方，不足忧。保甲不行，缉捕不严，积窝不惩，不足忧。教化不敦，大可忧。税敛日增，大可忧。农桑不登，大可忧。所谓不足忧者，非谓其无关于天下也，数者之不理，一盗未获，止一盗耳。一方未靖，止一方耳。若夫起于一盗而有不止一盗之势，起于一方而有不止一方之势，此则所谓大可忧者矣。是故教化不可不敦也。教化者，非必如古学校之制，率草野之民，尽教以师儒也。在朝廷示之以义，申之以礼，使知货利为轻，廉耻为重，则风俗之淳，可计日而俟矣。税敛不可不薄也。薄之者，非必如古蠲租减额也。但在宽其期限，勿使今岁而完来岁之粮，绝其侵渔。勿使加耗而半正供之额，则憔悴之民，可安枕而卧矣。农桑不可不劝也。劝之者，非必如古省耕省敛也。但使农夫红女，恒尊于富贾豪胥，无扰之以非时之役，无加之以非罪之刑。则汙莱之区，不令而垦矣。诚如是，民何乐而为盗。万一有之，则所谓自作不靖者也，所谓凡民罔弗憝者也，所谓天降威者也。夫然而兵以御之可也，官以诘之可也，或剿之，或抚之，或申保甲，严缉捕，惩积窝以治之可也。欲兵之御盗而不为盗，则在制之以良将。欲官之诘盗而不讳盗，则在纠之以督抚。剿可施于渠魁而不可施于胁从。抚可以宥其生而不可滥以恩。申保甲，严缉捕，惩积窝，可以诘奸民而不可以扰良民。此弭于既形之法也。夫既有以弭于未形之前，复有以弭于既形之后。而世不登于唐虞，人不跻于三代，闾里犹有绿林之警，往来犹有暴客之虞，未之前闻。

惠仲孺《论讹言》。周礼八刑，造言居一。及其衰也，讹言莫惩。降自秦汉，妖言者死。三者起于妖，成于造，传于讹也。凭诸物，假诸灵，一夫说，万夫腾。无翼而飞，无趾而行。疑鬼疑神，使民无故而相惊。纵而勿问耶，则恐因是而为乱也。从而治之，则窈冥不见踪迹。君子镇以静，绳以法。何谓镇以静？汉建始三年，京师民传言大水至，奔走相蹂躏。老弱号呼，长安大乱。成帝召公卿议，大将军王凤以为太后与上及后宫可御船，令吏民上城以避水。君臣皆从凤议。左将军王商独曰："自古无道之国，水犹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何因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讹言也。不宜令上城重惊百姓。"上乃止。有顷问之，果讹言也。唐开成初，京师妄言大兵至，欢走尘起。百官或韈而骑，台省吏稍稍遁去。宰相郑覃将去，同列李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须其定。宰相走，则乱矣。若变出不虞，逃将安适？人之所瞻，不可忽也。益治簿书，安然如平时。"京师群无赖望南阙，阴持兵俟变。金吾大将军陈君赏，率众立望仙门。内使趣阖门，君赏不从。良久问之，乃中人自边还，走马入金光门也。水至不避，兵至不动，此之谓镇以静。何谓绳以法？宋太宗时，益州民讹言有白头翁午后食人儿女，一郡嚣然。至暮，路无行人。知州张咏，得造讹者戮之，民遂帖息。哲宗时，郓州民欲为变，揭帜城隅，民皆恐。俄而草场白昼火，盖所揭一事也。民益恐。或请大索城中。知州杜纮笑曰："妖言惑众，乘吾胶扰而发。奈何堕其术，彼无能为也。"居无何，获盗。果奸民为妖如所揣，遂按诛之。又潞州有谋乱者，为书期日，揭道上。部使者闻之惧，檄索奸甚急。知州李琮，置不问。以是日置酒高会，讫无他。孝宗时，温州乐清县倡言方腊变且复起，县今捕数人归于州。知州楼钥曰："罪之则无可坐，纵之则惑民。编隶其为首者而驱其徒出境，民言乃已。"或戮之，或配之，所以轻重其典。或置之，或纵之，所以抚定其民。此之谓绳以法。盖不静则昏，昏则其法紊。静则明，明则其法平。未有不镇以静，而能绳以法者。抑又闻之，妖则有形，讹则有声。妖讹相仍，奸宄其兴。郑之乱也以蛇斗，秦之亡也以狐鸣。谁得禁之，又谁得诛之。是以君子不恃法而修德，存之诚，行之信。诚信立，妖讹息。彼造言者，何恃而为乱哉。

王尔缉《饷兵兼用麦来说》。兵粮八麦二米，此汉代饷军法也。然使不便于兵，即三代之法，亦须更变，何况于汉。今则按实推论，此法盖于兵甚利。且不独利兵，并于国于民，无一不利也。兵以气壮胜，气以美味充腹壮。麦米皆养人之物，而麦面之味，则视米味为美。其性则食之视米性为足增气而健力。故北方人无一日不食面饼。而如陕省渭北一带，则且一日三食此物。即陕省坐镇之兵，每领来官米，亦往往粜钱市饼面而食也。故曰，于兵甚利。国之用兵，为御寇尔。兵气而壮，是乃制胜之具。利也何如。况西北省多夏旱，故麦率十年七八成。而谷则生长成就于三夏，十年中往往四五薄歉。饷兵八麦二米，既属兵情所宜，且于国家备预兵饷之途为尤便。兼麦轻于米，运送亦省脚力。故曰，于国亦利。国家之廪糈，皆民力所输。而兵用为多，至于今日。则西边用兵，其供用为尤多。若通用麦米，则小民可就夏秋之获，均输而易办。况北方诸省，种麦三倍于种谷，故谚有三秋不敌一夏之语。兼秋谷多薄，时为民病。故兵粮不但宜麦米兼饷，抑且断宜麦八米二，为不可易之常经。盖一通变而利兵，兼足利

国，而且以利民。法莫良于此也。如以面性易变为疑，则何如易面以麦，一如汉代之制。又倘以磨具为难，则独不思边上驻兵之镇，每城不下千家数千家，何家不有磨具。一磨一畜，一日可得面五六十斤，即可养五六十人。况如但有微利，即磨主闲丁，无不可代办。而正有不需于兵之活法在乎。倘又谓大营乏磨，独不思巴里坤久住之兵，一队各制一磨，只一匠三数日之工力乎。且即使不设磨具，口外气候凉冷，但令边庭所运之面麦，不必入水淘洗，即面可久贮数月。且即全解净面，兵丁或炒而食，或炒熟捣末，作饼而食，或即食炒面，总之尽胜陈仓粟米之味之性。而通行不难，盖即腹里地方，磨具在前。亦正有或炒而食，或炒熟捣为炒面而食者，种种皆是。想汉代兵饷八麦二米，亦皆不离此法。随宜而用，断不至于生吞浑咽。即又何疑于今也？是在任饷兵之责者，以圆机调剂，收此全利，以助成奏凯之全功。且永为饷兵立此良法，垂裕百世尔。

罗像章曰，朝廷立法，不可不严。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严不足以禁天下之恶，不恕不可以通天下之情。

徐原一《治河说》，古之言治河者众矣。河既善徙，决无常处。治之亦无常法。在因其时，相其地，审其势，以为之便宜。而非可以数见之陈言，已湮之故迹，谋其实效也。古之善言河者，莫如汉之贾让、元之贾鲁，今观其前后三策，仅可施之北河，与今日东南之势大异。即明宋濂之说，浚淮导济，南北分行，亦非今日运道所宜。若徐有贞之治水闸，疏水渠，其说专主乎疏，谓一淮不足以受全河也。刘大夏之堤荆、隆，镇安平，其功特著乎塞，谓取全河而注之一淮也。与今之所患河不入淮，其势又不相侔矣。今朝廷之上，不惜以重费鸠工，而河臣仔肩于下，勒限受事，庶几底绩可期。然善后有策，岂无说以处此乎。请以今日之黄河论之，岁修有防矣，抢筑有备矣，遥堤缕堤，在在相望矣。乃一逢溃决，制御莫施。数年以来，屡见于宿迁、桃源之境。此地去海甚近，而每多冲决，非海口之淤为之乎。自白洋以东，向之河身广为一二里者，今止以数丈计。即新开引河，力为利导，而河性不趋。则云梯关之壅塞，非一日矣。论者曰，堤防既立，水必归漕。藉以冲刷，海口可不浚自开。然沙壅日久，土坚且厚。即上决已塞，而欲用水攻沙，正恐下流难达，其势必将别溃。是必云梯关之工，与桃、宿决口并举，而逆河入海之遗意，庶乎无失也。请以今日之淮论之，淮以上为七十二溪，为洪泽。淮以下为白马、汜光诸湖，中立一堤，障使东指，所恃者惟高堰耳。高堰一倾，清水潭数决，致淮、扬二郡，巨浸累年。今高堰修筑已成，淮水宜尽向东行。而清口之流，浅隘如故。惧淮水之复入诸湖，是必大辟清口，与高堰一工彼此相济。而后其可无虞也。请以今日运河论之，运河以内有浅涸之虞，必取给于山左诸泉。而昔之水柜，如马踏、高柳等湖，今成平陆。一遇旱乾，必有浅阻。是五湖旧迹不可不讲也。运河以外有冲击之虞，如曹、单、金、鱼诸县，南临大河，惟赖太行古堤障之。今河势不东，虑其北走。闻曹、单以西，扫湾而北，渐逼馆陶。是张秋之决，曾见于顺治间者，不可不预为之防也。请以今日黄、淮之交论之，清口以南，有清江浦，其北有清河县，其东有徐家沟、云梯关。而黄、淮交会之要地，全系于清口。今清江浦外涨沙，长及数里，水力不足以刷之。是必别建一工、开引河于厚沙之中，然后东行之势可复也。请以今日黄、运之交论之，运河之口，必达黄河。而黄河一涨，必入运河。浊流倒冲，不久旋淤。如直河、董口、骆马诸道，数迁数淤，其明验矣。今既别开皁河，安可不为之长计乎？闻昔之茶城有镇口三闸，今之清江有通济三闸，皆防黄水之溢入耳。宜仿其遗制，立启闭法，以截黄流。概于闸外数里立，每岁冬春大挑。法以为常。不然，而黄涨必淤，纷纷迁改，终无益也。故曰，异代之法，不可以治今日之河。此河之治，不可以为彼河之法。时为之，地为之，势为之矣。安敢以胶柱之见，筑舍之谋，取旧日之陈言，轻为借箸哉。

殛珅志略

[清]佚　名撰　栾民先整理

《殛珅志略》一卷，记嘉庆皇帝惩治前朝权臣和珅一事，本末甚详，足资参考。

据民国《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本标点整理。

嘉庆元年丙辰，高宗纯皇帝禅位于上。大学士和珅以军机大臣管理吏、户、刑三部及三库理藩院，内务府健锐营，圆明园茶膳房，造办处上驷、武备二院事务，兼步军统领。恃其子丰伸殷德尚纯皇帝第十女和孝公主，宠眷莫比。且私以翊戴为功，揽权黩货无已。上心识之，念系旧臣，曲赐宽贷，珅不省。四年己未正月初三日，纯皇帝宾天，珅奉上令总理丧仪，窃自喜倚任如故。时川楚教匪滋事，已阅三年，剿捕未蒇。初四日，上于苫次谕诫统兵诸臣曰："我皇帝临御六十年，天威远震。凡出师征讨，即荒徼边外，无不立奏荡平。他如内地乱民王伦、田五等，偶作不靖，不过数月之间，即就歼灭。从来未有数年之久，糜饷数千万两之多，而尚蒇功者。总由带兵大臣及将领等，全不以军务为事，惟思玩兵养寇，藉以冒功升赏，寡廉鲜耻，营私肥橐。即如在京谙达侍卫章京，遇有军务，无不营求前往。其自军营回京者，即平日穷乏之员，家资顿增饶裕。往往托词请假，并非有祭祖省亲省墓之事，不过以所蓄之资，回籍置产，此皆朕所深知。可见各路带兵大臣有意稽延，皆蹈此藉端牟利之弊。试思此项肥橐之资，皆婪索地方官吏，而地方官又必取之于百姓。小民脂膏有几？又岂能供无厌之求？此等教匪滋事，皆由平日地方官激成，再加之朘削，势必去而从贼。即屡次奏报所擒灭者，皆朕之赤子，无奈而为贼。是原有之贼未平，转驱民以益其党，无怪乎贼匪日多，展转追剿，迄无蒇事之期也。自用兵以来，皇考焦劳军务，寝膳靡宁。大渐之前，犹频问捷报。迨至弥留，并未别奉遗训。仰窥圣意，自以国家付托有人，他无可谕。惟军务日久未竣，不免深留遗恨。朕躬膺祖宗之重寄，若军务一日不靖，即一日负不孝之咎。内而军机大臣，外而领兵诸臣，同为不忠之辈，何以对皇考在天之灵？伊等即不顾身家，宁忍陷朕于不孝，同列于不忠邪？况国家经费有常，岂可任伊等糜费坐耗？日复一日，何以为继？又岂有加赋病民之理邪？近来皇考圣寿日高，诸事多从宽厚，凡军营奏报，小有战胜，即优加赏赐。其或贻误军务，亦不过革翎申饬。有一微劳，旋经赏复。虽屡次饬催，奉有革职治罪严旨，亦未审办一人。即如数年中，惟永保曾经交部治罪，逾年仍行释放。其实各路纵贼窜逸者，何止一次，何止永保一人乎？且伊等屡次奏报打仗情形，稍有斩获，即铺叙战功，从未报有挫衄。伊等之意，自以皇考年高，惟将吉祥之语入告。但务关系紧要，不容稍有玩饰。伊等节次奏报，杀贼数千至数百名不等，有何证验？亦不过任意虚捏掩饰。带兵各臣，若有失利，尤当据实奏明，以便指示机宜。似此掩败为胜，岂不贻误军务？军营情弊，亦非一日。朕综理庶务，诸期核实。只以时和年丰，平贼安民为上瑞，不取吉祥虚语。而于军旅之事，功赏过罚，尤不肯稍存假借。特此明白宣谕各路带兵大小各员，务当涤虑洗心，力图振奋，于春令内一力剿办完竣，绥靖地方。若仍蹈欺饰怠玩故辙，再逾此次定限，惟按军法从事。言出法随，勿谓幼主可欺。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又加紧，传谕各营知之。"

翌日，御史广兴具疏劾珅诸不法状，大学士刘墉亦于造膝时奏请究治。初八日，奉旨革和珅职，拿交刑部收禁。诏仪亲王、成亲王、七额驸、大学士刘墉、董诰籍和珅家，列单具奏。命王公大臣会同三法司鞫审。珅初犹诿诸刘、马二家人，再讯始承。惟克扣军饷二百余万，娶放出宫女为妾，压匿军报，私放府道、学政五款不认。诸臣以供词抄单呈进，钦奉上谕："和珅受大行太上皇考特恩，由侍卫洊至大学士，在军机处行走多年，叨沐殊恩，在廷诸臣，无有能比者。朕亲承皇考大故，苫块之中，每思《论语》三年无改之义，如我皇考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实心实政，薄海内外，咸所周知。方将传万世为家法，何止三年无改乎？至若皇考所用之重臣，朕断不肯轻为更易。即有获罪者，若稍有可原，亦未尝不思保全。此实朕之本衷，自必仰蒙昭鉴。今和珅情罪重大，科道诸臣列款参奏，实在难以刻容，是以恭颁遗诏，即将和珅革职拿问。兹录罪状二十款，特谕众知。朕于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皇考册封为皇太

子,尚未宣布谕旨,而和珅于初二日即在朕前先进如意,泄漏机密,居然以拥戴为功,其大罪一也。上年正月,皇考在圆明园召见和珅,伊竟骑马直过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无父无君,莫此为甚,其大罪二也。又因腿疾乘坐椅轿,直进大内,肩舆出入神武门,众目共睹,毫无忌惮,其大罪三也。并将出宫宫女,取为次妻,罔顾廉耻,其大罪四也。自剿办川楚教匪以来,皇考焦劳军书,刻萦宵旰,乃和珅于各路军营递到奏摺,任意延搁,有心欺蔽,以至日久未竣,其大罪五也。皇考圣躬不豫时,和珅毫无忧戚,每进见后,出外向群臣叙说,谈笑如常,丧心病狂,其大罪六也。昨冬皇考力疾批奏批谕,字画间有未真之处,和珅胆敢口称不如撕去,意在另行拟旨,其大罪七也。初旨令伊管理吏、刑二部事务,嗣因军务刻需销算,伊系熟手,是以又奉谕旨兼理户部题奏报销事件。伊竟将部务一人把持,变更成例,不许部臣参议一字,其大罪八也。上年十二月内,奎舒奏报循化贵德二厅贼番,聚众千余人,抢夺喇嘛商人牛只,杀伤二命。和珅竟将原奏驳回,隐匿不办,全不以边务为重,其大罪九也。皇考升遐后,朕命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来京。和珅不遵朕旨,无论已未出痘者,俱令来京,不顾国家体恤外藩之意,居心实不可问,其大罪十也。大学士苏凌阿两耳重听,衰迈难堪,因系伊弟和琳姻亲,隐匿不奏。侍郎吴省兰、李潢、太仆寺卿李光云,皆曾在伊家教读,并保列卿阶,兼任学政。其大罪十一也。军机处记名人员,和珅任意撤去,种种擅专,不可枚举,其大罪十二也。昨将和珅家产抄查,所盖楠木房屋,僭侈逾制。其多宝阁格段式样,皆仿照宁寿宫制度。园亭点缀,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不知是何肺腑,其大罪十三也。苏州坟茔,居然设立享殿,开置隧道,以致附近居民,有和陵之称,其大罪十四也。家内所藏珍珠手串,竟有二百余串,较之大内多至数倍,兼有大珠,较御用冠顶尤大,其大罪十五也。又宝石顶并非伊应戴之物,所藏真宝石顶,有数十个,并有大块宝石,不计其数,为御库所无者,其大罪十六也。家内银两衣物等数逾千万,其大罪十七也。且有夹墙藏金数万两,地窖埋银百万两,以及上房大珠、大金、大银元宝、金宝塔等物,其大罪十八也。附京通州、蓟州,均有当铺钱店。以首辅大臣,与小民争利,其大罪十九也。刘、马二家人,不过下贱家奴,而查抄资产,每人竟有二百余万之多,并有大珠及珍珠手串。若非纵令需索,何得如此丰饶?其大罪二十也。况银号当铺,尚未抄毕,已有数千余万两。似此贪纵营私,实从来罕见罕闻者。以上各款,皆经王公大臣会同审讯,和珅供认不讳。如此丧心昧良,目无君上,贻误军国重务,弄权舞弊,狂妄不法,其贪婪无厌,蠹国肥家,犹其罪之小者,实属辜负皇考厚恩。如数年以来,廷臣中有能及早参奏,必蒙圣断,立置重典,乃竟无一人奏及。内外诸臣自饰言皇考圣寿日高,不敢劳烦圣心,实则畏惧和珅,缄口结舌,皆朕所深知。今和珅罪状已著,其得罪我皇考之处,擢发难数,百喙难辞。若置之不办,何以仰对在天之灵。此朕不得已之苦衷,尔封疆大臣以为何如?除在京王公大臣会审外,通谕各省督抚指出和珅各款如何议罪,并此外有何款迹,各据实迅速覆奏。"

又奉上谕:"朕恭阅皇考朱批,严禁内外大臣呈进贡物谕旨二道,圣训煌煌,垂戒至为明切。夫贡之为义,始于夏禹,原指任土作贡而言,非尚以奇珍,所谓不贵异物贱用物也。是以蒙皇考颁谕饬禁,至再至三。只因和珅揽权纳贿,凡遇外省督抚等呈进贡物,准递与否,必先向和珅关白。伊即擅自准驳。而督抚所进贡物,在皇考不过赏收一二件,其余尽入和珅私宅。由是我皇考虽屡经禁止,仍未杜绝。试思督抚之购铜磁书画等,岂皆出自己资?必下而取之州县,而州县又必取之百姓,稍不足数,敲扑随之。以閭阎有限之脂膏,供官吏无穷之克削,民何以堪?此等古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真是粪土之不如,而以奇货视之可乎?国家数百年来,升平昌阜,财赋丰盈。内府所存陈设物件、充牣骈罗,现在无可收贮之处。且所贡之物,断不能胜御库所藏者,即或胜之,视之真粪土之不如也。朕之所宝,惟在时和年丰,民康物阜,得贤才以分理庶政、方为至宝。再查应进土贡,原为日用所必需。如吉林、黑龙江将军每年所进貂皮、东珠、人参,系该处所产之物。他如川广之药材、江浙之绸缎,及徽墨、湖笔、笺纸、茶叶、瓜果等项,不过任土作贡之义,仍准按例呈进。所有如意、铜磁、书画、挂屏、插瓶等项,嗣后概不准呈进。至在京王公大臣,每年所得分例,尚不能敷当差之用,岂有余资?亦不许呈进。若内廷翰林所录御制诗文册页自作诗画等物,尚可呈进,断不许增入古玩。至各省监政织造关差等,并无地方理事之责,其应支银两,现今户部查明,方拟酌减,伊等办公更可裕如。应进贡物,准照例呈进。朕想每年王公大臣督抚等,所进如意,取兆吉祥,殊觉无谓。诸臣以为如意,而朕观之反不如意也,亦著一并禁止。朕此次严谕之后,诸臣等有将所禁之物呈进者,即以违制论,决不稍贷,特此明白宣谕内外知之。"

并以兵部尚书军机大臣福长安依阿党附,命即革职拿问,一并查抄议罪。随据直隶总督胡季堂条陈珅罪,请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十八日大学士九卿文武大臣翰詹科道等,公拟和珅罪名,请如胡议。福长安应照朋党例拟斩,即行正法。奏上,上心不忍。特诏曰:"和珅种种悖妄专权,罪大恶极,于法实无丝毫可贷。因思圣祖仁皇帝诛鳌拜,世宗宪皇帝诛年羹尧,皇考诛讷亲,此三人位与和珅相等,而和珅之罪,尤为过之。从前办理鳌拜、年羹尧,皆蒙赐令自尽。讷亲贻误军务,于军前正法。今就和珅罪状而论,其压搁军报,有心欺隐。各路军营,迎其意旨,虚报首级,坐冒军粮,以至日久未竣,贻误军国重务,尤为重大。即不照大逆例凌迟处死,亦应照讷亲之例,立正典刑,此事实难宽其一线,惟现当皇考大故之时,即将和珅处决,在伊自思为罪应当,朕心究有所不忍。且伊罪虽浮于讷亲,究未身在军营,与讷亲稍异。国家原有议亲议贵之条,以和珅丧心

昧良，不齿人类。难以援引八议，岂能从减？姑念其曾任首辅大臣，于万无可贷之中，免珅肆市，和珅著加恩赐令自尽。此朕为国体起见，非为和珅也。至福长安受皇考厚恩，亦居和珅之次，且日与和珅朝夕聚处，而和珅罪状，知之最悉。且常有独对之时，如果据实举劾，罪绩昭著，皇考必将和珅即正刑诛，断不肯偏护和珅，转坐福长安以讦发之罪。即谓皇考春秋已高，恐触圣怒，藉小忠小信为辞，不肯举发。自朕立为皇太子，至受玺后，已及四年。此数年中，常有在朝内值宿，不与和珅同值之时，何难自请独对？或将和珅罪状肤列，具摺密奏。如前有片纸只字，则此时朕不但不肯将伊同和珅一同治罪，并不肯夺伊官爵。乃始终并无一语，其为有心扶同徇隐，百喙难辞。现在查伊家内财产，已非伊家所应有。若非平日肆意贪婪，何从得此饶裕？应即照大学士等所请，按例办理。但科道并未将福长安指款参劾，而所抄资产，究不及和珅之一二。和珅现已从宽赐令自尽，福长安亦著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著内监提出福长安，前往和珅监所，亲视和珅自尽后，再押本狱监禁。至和琳本无功绩，只因伊参奏福康安木植一案，得以屡邀擢用。此案并非和琳秉公参劾，实系听受和珅指使，陷害福康安之计。今抄没和珅家产，查出所盖楠木房屋，僭妄逾制，较之福康安私带木植，孰重孰轻？且和琳同福康安剿办湖南苗匪，亦因和琳从中掣肘，以致福康安身没未能办竣。且和琳于苗匪一案，有罪无功。和琳公爵，自应照议革去。至配享太庙，尤属非常巨典。和琳何人？乃与开国功臣同列，著即撤去，并伊家所立专祠，一并拆毁。丰伸殷德，系固伦额驸。且公主平日为皇考所钟爱，自应仰体慈恩，曲加体恤。若此时将丰伸殷德职衔革去，齿于齐民，亦觉未协。念和琳公爵，因拿获王三槐所得，今照议革去，著加恩仍留伯爵，即令丰伸殷德承袭，在家闲居，不许在外滋事。宜绵亦著革去公爵，斥退侍卫，不许在前清门行走，仍加恩赏给云骑尉之职，回本旗当闲散差使。锡龄原系袭福灵安云骑尉之职，福长安获罪，自应斥退侯爵。然与福灵安无涉，仍著加恩准锡龄承袭云骑尉之职，亦斥退侍卫，不准在前清门行走，回本旗当闲散差使。大学士苏凌阿，年老耳聋，因系和琳姻亲，和珅利其昏愦充位，藉显己才。伊年逾八十，起跪维艰，难胜纶扉之任，苏凌阿著即原品休致。侍郎吴省兰、李潢、太仆寺卿李光云，皆系和珅引用之人。李光云现患痰疾，著以原品休致。吴省兰、李潢虽无人列款参劾，但未便幸列卿贰，著给编修之职，撤回学政，不准在南书房行走。"

珅既伏辜，复诏诫内外臣工曰："昨降旨将和珅罪状明白宣示，据大学士九卿等，会同定拟具奏，已将和珅赐令自尽矣。和珅任事日久，专权蒙蔽，以至下情不能上达。若不立除凶恶，无以肃清庶政，整饬官方。今已明正其罪，此案业经办结。因思和珅所管衙门本多，其升任保举，自必不少。而外省官员奔走和珅门下，逢迎馈贻，皆所不免。若一一根究，连及多人，非罪不及众之义。且近来弊端百出，事难悉数。现在宣示和珅罪状，其最重各款，俱已晓然昭著。倘廷臣中误会朕意，遇事搜求，尚复攻讦阴私，摘发细故，或指一二人一二事，以实其言，则举之不胜其举，并起告讦报复之渐。是除一臣蠹，又不免流于党援门户陋习，殊非朕之本意也。朕所以治和珅之罪者，为其贻误军国重务，而又种种贪黩营私，是以立即办理，刻不容贷。此外不肯别有株连，惟在警戒将来，不复追究既往。大小臣工，毋庸心存疑惧。况臣工有才能者多，若能迁善改过，皆可为国家出力之人。即有从前热中躁进，一时失足者，但能洗心涤虑，痛改前非，仍可勉为端士，不至终身误陷匪人。特此再行明白宣示，各宜凛遵砥砺，以副朕咸与维新之意。倘经此番训饬之后，尚不知改悔，勉力修省，则是自甘暴弃，不齿士类，必当严加惩治，毋谓教诫之不预也。"于此仰见圣心宽仁，立除大憝。而于依草附木之徒，悉置不究。中外臣庶，无不欢欣鼓舞。旋授勒保为经略大臣，督抚提镇均听节制，明亮额勒登保并为参赞，克期灭贼，凡不谙军旅畏葸无功各将领，皆在次第撤回罢黜矣。

查抄和珅家产清单

[清]佚　名撰　郝呈新整理

《查抄和珅家产清单》，撰著者不详。所记查抄和珅家产物品数量具体详细，为同类史书所不及。对和珅的骄奢贪婪亦有较生动的记载。据民国年间《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本整理，参校了其他版本。

钦赐花园一所亭□□台二十座新添十六座　正屋一所十三进共七百三十间　东屋一所七进共三百六十间　西屋一所七进共三百五十间　徽式新屋一所七进共六百二十间　私设档子房一所共七百三十间　花园一所亭台六十四座　田地八千顷　银号十处本银六十万两　当铺十处本银八十万两号件未计

金库　赤金五万八千两

银库　元宝五万五千六百个　京锞五百八十三万个　苏锞三百一十五万个　洋钱五万八千元

钱库　制钱一百五十万千文

以上共约银五千四百余万两

人参库　人参大小支数未计共重六百斤零

玉器库　玉鼎十三座高二尺五寸　玉磬二十块　玉如意一百三十柄　镶玉如意一千一百零六柄　玉鼻烟壶四十八个　玉带头一百三十件　玉屏二座二十四扇　玉碗一十三桌　玉瓶三十个　玉盆一十八面　大小玉器共九十三架未计件

以上共作价银七百万两

另又　玉寿佛一尊高三尺六寸　玉观音一尊高三尺八寸(均刻云贵总督献)　玉马一匹长四尺三寸高二尺八寸

以上三件均未作价

珠宝库　桂圆大东珠十粒　珍珠手串二百三十串　大映红宝石十块计重二百八十斤　小映红宝石八十块未计斤重　映蓝宝石四十块未计斤重　红宝石帽顶九十颗　珊瑚帽顶八十颗　镂金八宝屏十架

银器库　银碗七十二桌　金镶箸二百双　银镶箸五百双　金茶匙六十根　银茶匙三百八十根　银漱口盂一百零八个　金法蓝漱口盂四十个　银法蓝漱口盂八十个

古玩器　古铜瓶二十座　古铜鼎二十一座　古铜海三十三座　古剑二口　宋砚十方　端砚七百零六方

以上共作价银八百万两

另又　珊瑚树七支高三尺六寸　又四支高三尺四寸　金镶玉嵌钟一座

以上三件未作价

绸缎库　绸缎纱罗共一万四千三百匹

洋货库　大红呢八百板　五色呢四百五十板　羽毛六百板　五色哔叽二十五板

皮张库　白狐皮五十二张　元狐皮五百张　白貂皮五十张　紫貂皮八百张　各种粗细皮共五万六千张

以上共作价银一百万两

铜锡库　铜锡器共三十六万零九百三十五件

磁器库　磁器共九万六千一百八十四件

文房库　笔墨纸张字画法帖书籍未计件数

珍馐库　海味杂物未计斤数

住屋内　镂金八宝床四架　镂金八宝炕二十座　大自鸣钟十座　小自鸣钟一百五十六座　桌钟三百座　时辰表八十个　紫檀琉璃水晶灯彩各物共九千八百五十七件　珠宝金银朝珠杂佩簪钏等物共二万零二十五件　皮衣服共一千三百件　绵夹单纱衣服共五千六百二十四件　帽盒三十五个帽五十四顶　靴箱六十口靴一百二十四双

上房内　大珠八粒每粒重一两　金宝塔一座重二十六斤　赤金二千五百两　大金元宝一百个每个重一千两　大银元宝五百个每个重一千两

以上均未作价

夹墙内　藏匿赤金二万六千两

地窖内　埋藏银一百万两

另又　家人六百零六名　妇女六百口

尚有钱店古玩等铺俱尚未抄

《国朝野记》最少，即有之，多不著名氏，盖恐涉笔不谨，致取咎戾，蹈《西征随笔》等书覆辙耳。此书大概抄自邸报，亦不具名，于和珅未败以前事概不书，即刘、马二家人名俱逸之，殊为简略。曾闻故友姚春木上舍(椿)云："和珅性警敏，读书不多，而能强记。初官拜唐阿，值高宗驾出，于舆中默诵《论语朱注》，偶不属，垂问御前大臣，无以应，珅时提灯舆左，谨举下文以对，即日

擢侍卫，不数年，洊涉大僚。既贵，延吴白华（省兰）诸公于家，日与讲论今古，故于诗文亦粗解；有所作，私倩彭文勤（元瑞）、纪文达（昀）为之润色，二公虑被龁龁，恒为捉刀；独刘文清（墉）时与抗，人传文清门庭清峻，而不知性喜诙谐，数以谑语刺珅，珅不能堪，饰词以诉，高宗亦知二人不相洽，每以温言解之。

有传珅元夕狱中作五律云："夜色明如许，嗟余困未伸，百年原是梦，廿载枉劳神，室暗难挨暮，墙高不见春，余生料无几，空负九重仁。"诗殊不佳，足觇其概。珅有宠妾长二姑，所称二夫人者，珅引帛时，赋七律二章挽之，并以自悼云："谁道今皇恩遇殊，法宽难为罪臣舒，坠楼空有偕亡志，望阙难陈替死书，白练一条君自了，愁肠万缕妾何如？可怜最是黄昏后，梦里相逢醒也无。"（其一）"掩面登车涕泪潸，便如残叶下秋山，笼中鹦鹉归秦塞，马上琵琶出汉关，自古桃花怜命薄，者番萍梗恨缘艰，伤心一派芦沟水，直向东流竟不还。"（其二）

又传有吴卿怜者，苏人，先为平阳王中丞（亶望）妾，王坐事伏法吴门，蒋戟门侍郎（锡棨）得之以献于珅；珅败，卿怜没入官，作绝句八章，叙其悲怨云："晓妆惊落玉搔头（正月初八日晓起，理鬓惊闻籍没），宛在湖边十二楼（王中丞抚浙时，起楼阁饰以宝玉，传谓迷楼，和相池馆皆仿王苑）。魂定暗伤楼外景，湖边无水不东流。"（其一）"香稻入唇惊吐日（和处查封有方餐者，因惊吐哺），海珍列鼎厌尝时（王处查封，庖人方进燕窝汤，列屋皆然，食厌多陈几上，兵役见之，纷纷大嚼，谓之"洋粉云"）。蛾眉屈指年多少，到处沧桑知不知？（其二）"缓歌慢舞画难圆，月下楼台冷绣襦，终夜相公看不足，朝天懒去倩人扶。"（其三）"莲开并蒂岂前因，虚掷莺梭廿九春。回首可怜歌舞地，两番俱是个中人。"（其四）"最不分明月夜魂，何曾芳草怨王孙。梁间燕子来还去，害杀儿家是戟门。"（其五）"白云深处老亲存，十五年前笑语温。梦里轻舟无远近，一声款乃到吴门。"（其六）"村姬欢笑不知贫，长袖轻裾带翠颦。三十六年秦女恨，卿怜犹是浅尝人。"（其七）"冷夜痴儿掩泪题，他年应变杜鹃啼。啼时休向漳河畔，铜爵春深燕子栖。"（其八）

珅死时年未六十，先患足软，每夜半生剥犬皮一，缚两膝上，始入朝，虽盛暑不能去。

又长乐梁茝林中丞（章钜）《归田琐记》述珅事云："和珅之败，余适在京师，而尚未登朝，无由悉其罪状，后二十年入军机，乃从档簿中得其梗概，与外间所传颇无歧异，此本朝一大案，不可不觇列之以为负国营私者戒也。嘉庆四年正月初四日，恭值纯庙升遐，和珅方为总理大臣，意得甚。次日即有御史广兴疏发其罪，初八日奉旨拿问，下刑部，并下各直省督抚议罪，直隶总督胡季堂请依大逆律凌迟处死；并列其冀州城外坟茔前有石门楼，石门前开隧道，正屋五间，称曰享殿，东西厢房各五间，称曰配殿，大门称曰宫门，外围墙二百丈，围墙外设堆拨，土人称曰和陵；墙西房屋二百一十九间，定制，亲王坟茔，围墙不得过百丈，和珅倍之。籍其家，更多人臣不应有之物，于是始将其大罪二十，宣示中外。其宅中太监呼什图，时称内刘，籍其家亦十余万，且为其弟刘宝梧捐纳直隶州知州，刘宝榆守备衔，刘宝杞州同衔，则和珅之贪纵狂妄，除大罪外，已难悉数。时大学士九卿文武大臣翰詹科道公拟罪名，奏上如胡议，上以时当谅暗，不忍使大臣弃市，乃令和珅自裁。尤可怪者，籍没后，续查出真珠、朝珠一挂，讯其家人，言往往灯下无人时，私自悬挂，对镜徘徊，窥其心又不仅封殖贪黩之可罪矣。其金、银库内帐及大柜内珠玉等项杂物帐簿，有好女子四名掌管，每年太监罗玉持出查对一次；四女子名香莲、蕙芳、卢八儿、云香也。籍珅之家人刘全、刘陔、刘印、胡六家，除金银外，当铺八座，内监呼什图家，得米麦谷豆杂粮一万一千六十五石；时文安大城两处被水，分给两县作为口粮籽种。又分和珅之第，半为和孝公主府，半为庆亲王府。及嘉庆二十五年王薨，五月十五日，管府事阿克当阿代郡王（讳绵憖）呈出毗卢帽门口四座太平缸五十有四，铜路镫三十六对，此皆亲王所不应有之物，而和珅有之，且铜路镫较大内所陈，尤为精致，今分设于景运隆宗两门外云。"

窃又闻之先君子云："先王父牧宁羌时，有州人张某以守备罢归，言其壮日充陕西抚辕巡捕官巡抚某令赍二十万金馈和珅，投书数日，侦探不得耗，费银五千余，始见一少年丽服奴出，问白者黄者，某以银对，奴顾左右收外库，授一名柬，曰以此还报，答书另发矣，某意奴非司阍，即和珅心腹，或笑曰，此重佁耳，其心腹司阍，岂数千金能见颜色。是时天下承平久，物力殷富，献媚者夸多争胜，如以数万金进，不值一盼也。籍没时，人参多至六百余斤，彼侈言胡椒八百石者，未免寒陋。然高宗、仁宗英明神圣，珅虽当国久，亦不能大肆威福，固不如唐之元载辈，并不敢如鳌拜之横，仅能潜通信息，藉图自肥而已。"录前志竟，并识于此。时同治九年冬十一月沤矶钓叟识。

春明丛说

[清]俞 蛟撰 郑敏 张成水整理

《春明丛说》二十九则，清代俞蛟著。俞氏为乾隆、嘉庆年间人，曾“辗转为幕(幕僚)”，“奔走四方”，见闻颇广。其所闻所见，辄留意于笔端，总名之曰《梦厂杂著》，《春明丛说》即其中的一种。其杂记官衙内幕，市井百态，琐事轶闻居多。其笔法与《聊斋》相似，然“其叙事一本于现实……盖摒去《聊斋》、《阅微》、《新齐谐》、《今古奇观》之诞妄，以历史家之眼光加以组织而成”，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为清代野史笔记中的名篇。据民国石印本标点整理。

白云观遇仙记

出西便门八里，有白云观，元时邱真人修道于此，后因其基为庙。上元之日，为真人生辰。其前数日，住持道士，即洒扫殿庭，涤除院宇，卖香楮及百货者咸集；游人往来，自朝至暮，无停轨。道士之狡黠者，衣衲，手棕麈，或门或廊庑间，注目凝视，不言不笑，终日趺坐蒲团，作仙状；而人亦蚁集丛视，俨若真仙降临，惟恐失之交臂。吁！何世人好异而喜于傅会若此也！然古老传闻，昔年实有真仙溷迹其中，而人莫之识，或施符水治人疾病，或人偶为不善，而犹可劝化者，常现身说法，以儆愚蒙。康熙初，有士人陈姓名谷者，于上元日，偕友数人，入观遨游。友遇其相识，握手款语。士人先行，入后殿，见一道士，从殿中出，曰：“待子久矣，来何晏也！”握其臂，启小扉而入，曲径纡回。士人疑观中向无此径，转身欲退，而启扉处皆岩壁，罥以藤萝。因大骇，不得已，复随行。闻水声潺潺，小溪澄碧，渡以石桥，两岸乔松，大皆合抱，烟雾冥濛，异花芬馥，不复知有尘世矣。遥见殿阁参差，高出林表；而朱甍碧瓦，画槛雕栏，真不啻瑶岛蓬壶，蕊宫仙阙也。道人属立俟，毋动。俄顷，趋出，复握陈臂，由殿左历阶而上。见一羽士，星冠鹤氅，须发如银，坐其上，熟视良久，曰：“可惜可惜！”命道士引之出。道人又捉其臂欲行，陈谷曰：“顷者何所闻而呼之使来？今何所见而挥之使去？所谓仙人者，举动必有其道，岂与尘凡下士无端戏嬉乎？”羽士曰：“子言甚善，吾欲语子，非片言可竟。然子馁矣，西廊具有酒食，盍先饱餐而后毕其说？”时日已暮，道人秉烛引至西廊，则素食菜羹列几上矣。道人别去，陈视室宇幽洁，几杨横陈。食顷，见帘内灯影中似有云鬟高髻者掩映其间。启而入，见一女子，坐榻上，谛视之，大惊曰：“卿何以至此?”女曰：“昨与母游白云观，入殿礼拜毕，母不知何往；有老道士，邀余宿于此耳。”先是女之父，宦游告归，与陈谷为邻。女家有高阁，陈之卧室，可望而见也。女恒挑之以目，陈逾垣就之，朝夕往来，为女家所觉，遂闭女他所，两情隔绝。兹忽邂逅琳宫，出人意表，情不可遏，不遑问此为何地，亦不记道士顷者何语，恣情欢洽。至五鼓，梦中觉寒冽异常，起视星斗横斜，屋宇全非，则身卧旷野，去观里许。踉跄而归，探邻女，则数日内从无随母出游之事。始知昨宵幽会，皆当日一念之差，以致仙人示幻。其连呼可惜者，似怜白圭之玷，所以提澌警觉者，至矣尽矣！遂袱被出游，终身不返，或谓仙去云。

五哥庙记

彰义门外有神祠三楹，俗呼五哥庙。塑五神，列坐，皆擐甲持兵，即南方之“五通神”也。好事者，高其闬闳，廓其廊宇，以纸作金银锭，大小数百枚，堆累几上。求富者斋戒沐浴，备牲醴而往，计其所求之数，而怀纸锭以归，谓之“借”。数月后，复洁牲醴，更制纸锭倍前所借之数，纳诸庙中，谓之“还”。或还或借，趾错于途，由来久矣。一日，余执途中奉纸锭赴庙者而问之曰：“所借得乎?”曰：“未也。未得，何以还?”曰：“未得而还，神或鉴其诚，可冀他日之得；倘以未得遂吝牲醴之献，是心存观望，与神斤斤较有无也，恐终身无所得也。”余笑曰：“子之说诚然，而子之心苦矣！”有陈姓者，屡祷于神，经岁无所得，而诚不杀。夜梦五哥语之曰：“求富之诚，遍京国莫子若矣！倘不为子谋，人将疑子之无灵，且笑子之愚也。子试于某日赴庙，必遂所欲。”如期而往，徘徊顾盼。至日中，有群妇入庙，拜毕，坠钗于地。陈曰：“此神之贶我也！”私拾而归，售之，核一年

祷祝之费，微有羡焉。嗟乎！举世孰不愿图利以致富？倘尽祷于神，而可得，则天下皆丰衣足食，无啼饥号寒者矣！《语》曰："富贵在天。"五哥何神，而能主之乎？乘人之遗，使拾之以塞责，伎俩亦可知矣。而鹿鹿终年，一无所拾者何限，又将何以为情耶？余羡五哥享无功之祀，而又悯世人求富之愚也。故记之。

丫髻山神异记

京师，出东便门，百四十里，有山巍然高百余仞，两峰插天际，如丫髻，因以名山。上碧霞玄君庙，四月十八日，为神设帨之辰，焚楮帛献牲醴者，自春入夏，合齐鲁赵魏秦晋之乡，男妇担簦杖策，竭丹诚而叩祝者，毂相击，趾相错也。而神之灵异，亦最著。有度支吏袁某，购妓为妾，携之登山。山路险且隘，登者皆伛偻磬折，犹虞颠蹶。袁有莫逆交张姓者，素闻其妾之美，欲一睹而不可得。适于是日，亦携妻偕往，闻袁妾登山，属妻徐行于后，而己坌息疾登，尾之；至山径极隘处，以手自下探入其裙，捻其股。袁妾蓦然大叫，声未绝，而张某已于数百丈崖间颠仆而下。适其妻拾级而登，有少年僧随其后，为张撞击，俱牵联而坠。妻与僧皆昏绝，抱持不可解，观者如堵。噫！艳他人之妾，敢公然于千万人属目之地，顿萌淫念；小人无忌惮，何至于此？乃神既降罚于其身，复令其妻作此丑态，风流薄谴，为现身说法，神之灵爽，何如哉！

林晓光传

林旭字晓光，宛平儒家子，幼有神童之目，弱冠举孝廉。每大言曰："以余之慧业，掇巍科而登台辅，如操券耳。"公车战北，辄詈主司冬烘。然屡试屡踬，而年逾三十矣。惑于缁流邪说，谓东方圣人之徒，其富贵勋业，主于西方圣人。由是究心禅理，虔诵梵呗，引诗书六艺之文，为《金刚楞严》诸经咒作注解，以"密谛""真如"之说，诋"格致""诚正"为迂诞。不宁惟是；且倩画师绘瞿昙合掌瞑目于上，孔子旁坐于下；悖谬狂妄，难更仆数。一日，诣寺焚香，忽大呼："仲由夫子击我！"狂奔而出，失足坠野厕中，脑裂而毙。此李子少白所目击，而述于余者也。昔子舆氏谓："士当幼学壮行。"幼学者，焚膏继晷，执经请业之事也；壮行者，释褐登朝，致君泽民之业也。今人初试童子科，便思徼幸纡青拖紫，为戚党争光宠；而于若何致君，若何泽民，漫焉不讲。夫如是，是以一失意，便躁竞纷如；凡可以遂我欲者，虽背理义而不顾。试思今日之握管行文，洋洋洒洒，得心应手而出者，非由畴昔读书识字而能之乎？奈何忘其本源，不思为圣贤羽翼经传，立言垂后，反为释氏阐扬虚无寂灭之教，信因果轮回，妄求多福；若而人，与臣子反颜事仇以灭君亲，傔仆开门揖盗劫主者何异？宜乎行行如之季路击之于溷厕也。虽然，吾夫子量侔天地，光同日月，人自忘其夜气之梏，欲逃于异类，亦听之而已。其大呼坠溷也，乃谈空说鬼之余，幻由心生耳，岂真足烦季路之一击哉？

胡禾言传

胡禾言字自心，世居山阴张溇村。年弱冠，负笈游京师，与同里朱右禺陈良舌同堂肄业，均冒宛平籍，为诸生。自心自言曾遇吕祖，授吐纳之术，其字亦吕祖命也。因谓右禺良舌曰："余三人前身皆隶仙籍，今谪降尘凡，复得聚首，洵非偶然。幸各自努力，不昧前因；倘恋恋于纷华靡丽，汩没至性，则堕入轮回，嗟何及矣！"朱陈皆敬信之，不敢忽。无何，三人相继登贤书。人谓前因之说，或不诬也。余因右禺，得晤自心。时自心设帐授徒，堂中有小榻，不盈三尺，衾枕帏帐称之。怪而致诘，自心曰："余绝夫妇人道八年于兹，此余卧榻也。"余曰："独不为子嗣计乎？"曰："凡夫妇居室，伐性促年，以图嗣续者，皆妄也。古来羽化之士，如安期、羡门、洪崖、浮邱，固未尝有子。彭祖谓：'上士异床，中士异被，服药百裹，不如独卧。'窃服膺斯言。"余笑颔之。他日，遇诸途，接谈之顷，适显者驱车过，年可二十许，衣冠甚伟，仆从乘骏马如龙，尘土障天日。自心太息曰："此纨绔子，大梦何时觉乎？"余曰："何谓也？"曰："世之溺于富贵而不厌者，犹犬豕之食粪垢，人以为秽，而犬豕方摇尾咀啮，津津有味。夫珍羞何如素食，华组何如缊袍；此中至理，可与知者道耳。"余亦首肯之。自心既落落无所遇，日贫乏，徒亦稍稍散去。乃遍告其交游曰："吕祖以余志道笃，命避世入山，将从此逝矣。顾无布长金者，赠买山钱耳。"于是右禺良舌咸奔走劝募，金错纷投。自心因得与室人结庐房山之麓，泉石烟霞，莱妻鸿案，高风足千古矣。逾年，右禺除河南某县宰，抵任数月，自心挈其室人，裋褐锥髻，担簦躡跻而往，谓右禺曰："吕祖以君初绾墨绶，虞多陨越，命余夫妇助理。"凡钱谷出纳，及一切酬应，内外皆总持之。右禺之姻娅昆弟，不得过而问焉。庚子宾兴，值公车大挑之期，自心逐队入都，裘马翩翩，仆从林立，而双腕之灿然耀目者金钏也。时余犹客都下；途次相值，几忘其为当日志道入山之胡自心矣。拣选得甘肃，乞假还乡，过吴门，以金千镒，购双媵。或诘其故，曰："吕祖命余为嗣续计，不获已耳。"此右禺之弟陆田述于余，并及其人豫情状，致富买妾，咸奉吕祖之命云。嗟乎！以自心学术，倘生于元鼎宣和间，便如文成五利、王仔灵素辈，重裀列鼎，金印悬肘后，岂特区区县令哉？余又深为自心惜矣。

楚伶传

王桂，湖北沔阳人也。娟好若女子，入萃庆部，清歌妙舞，名冠梨园。尝学画兰于余秋室太史，都人士得其片纸为幸。余见所绘便面，虽不甚佳，亦楚楚有致。因题《祝英台近》一阕云："贮黄磁滋九畹，幽谷素香软；修禊良辰，采向竹篱畔。输他子固多情，芸窗移对时，付与写生斑管。楚天远，偏来湘浦雏伶；濡毫运柔腕，雨叶烟丛，知有墨花浣。但教枕上轻挥，余芬微度，也赢得梦魂清婉。"施学廉侍御，与有断袖之好，寝食必俱。以其楚产，字之曰湘云。大兴诸生，方惟翰者，作

《湘云赋》,倩人持赠之。桂装潢锦轴,悬之室中。方时屡踬场屋,抑郁无聊赖,喟然叹曰:"主司不赏余文,棘围可以绝望;优人能读余赋,梨园转有知音。夫人生最难遇而最可感者,惟知音耳!优人与主司,贵贱虽殊,其为知音则一也!乌可以优人而忽之?"乃执贽踵门,如弟子礼。都人咸笑其妄,而不知其有托以讽世也。虽然,欲抒一时之愤,而不顾身名之污,亦无谓甚矣!

谢少山传

甲辰初夏,余与章子次山游丰台,有客披褐低徊花塍间,挥手招次山去。语移时,次山返,谓余曰:"此君同里狂生谢少山也。相与皆酒徒,醉辄狂吟,或谩骂,不可近。"余亦遂以狂生置之。日暮返寓,忽闻剥啄声甚急,启之,则少山醉颜欲酡,口中乌乌吟不辍。既谓余曰:"微章子,几与君不获识面。以此知友朋遇合,其迟速亦如富贵利达之有数定,岂漫然哉!"余因叩其所学,极淹贯伟丽;于书无所不窥。盖少山之困场屋也,久矣。家贫亲老,迫于禄养,会朝廷开四库馆,应募缮书,得以丞倅需次铨曹;怀才不遇,此其所以放情曲蘖,悲歌慷慨,良有以也。昔马周游汴,新丰主人目为酒徒,不之顾。夫新丰主人亦屠沽者流,其不识马周也固宜。次山颇知读书,宜有声气之孚,乃亦以狂生目少山也,余因之窃有感焉。凡士厄于时命,偃蹇失志,仅知兢业自守者,则举世往往笑为竖儒。其中多抱负,时或宣露为不平之鸣,则又目为狂,而避之惟恐不速。然则士不幸而厄于时命,偃蹇失志,其亦何术以求免世人之白眼哉!少山昔尝以诗酒游公卿间,高谈雄辨,惊座上客,而尤器重于诸城刘石庵先生。先生时官吏部尚书,公正持衡,门无杂宾;凡都下之逐声气、藉夤缘者,皆严拒之。而独于少山,授餐适馆,剧饮联吟,庾公之斯取友必端,则少山人品从可知也。未几,除江右崇仁丞,濒行,谓余曰:"子亦知古人赠言之义乎?"余讽以勿豪饮,而戒狂吟。少山赧然曰:"若此则丞不负余,而余负斯丞矣!"叱驭登车,不顾而去。

人骨箸记

出永定门里许,有地藏庵,主僧陈姓,本刑部吏胥,作奸被黜,髡顶为僧。庵四周多隙地,凡客死者,皆就其地瘗之,而收其值。余春日郊游,过庵小憩,见后院草屋数椽,髑髅累累,杂骨如竹头木屑,堆置墙角如阜。有长经尺余,整齐装列,高与檐等者,则人之臂胫骨也。不禁惊心惨目,呼僧而问之曰:"此何为者?"僧曰:"此岁久败棺破冢,无子孙为之祭扫培植,暴露于荒烟野草间。衲子随时检拾,将焚化而掩埋者也。"余曰:"此古圣人掩骼埋胔之义也,上人功德伟矣哉!"时有客语类似楚音,仰天笑曰:"其然岂其然乎?"余异其言,俟出而尾其后,询之,客曰:"余曩者之江右,阻风沙际,同舟有客登岸,袖骨二具出,刀踞切磋之,成八箸,色白而纹理细密,似象牙,货于邻舟。心窃异之,而未敢问也。后相处久,两情颇洽,值酒酣,询其前箸,客曰:"凡驼牛诸骨,色枯干无纹,此夫人而知之矣。象牙纹直,色微黄,而有泽;此商王受所创制以佐玉杯者也。然象产九真日南,非如犬羊牛马之多也。数岁一易齿,能给海内之用乎?今天下之大,比户而索,象牙诸器、不啻竹木,是象牙多于犬羊牛马之骨也。"因以手指其臂,复举足,而指其胫。余惊曰:"然则人骨乎?"曰:"凡色白而纹理细密,谛视之,中有方格隐隐者,皆是也。居是货者,非他人,皆游手游食、说地狱因果、劝人念佛戒杀放生之秃奴也。每岁检拾积贮,私货于治骨之家,以其髑髅杂骨,焚化掩埋,以掩人耳目,由来久矣。"余怃然曰:"然此其所以独取臂胫,整齐装列,不与杂骨混置墙角者乎?兔死狐悲,物犹伤类,胡乃同具人形,忍心惨毒,曾狐兔之不若耶?地狱之设,止为斯人!"

李少白传

李杜字少白,与余同邑里,弱冠北游入铨部,为验封主案吏。日治簿书,夜篝灯读。好为诗,遇有感发,即闭门索句,以抒写抑郁;吟之既久,卷帙遂繁。顾多志微噍杀之音,鲜温柔敦厚之旨,识者决其终身之濩落也。与余旅居,仅数武,得以时相过从。量不胜三蕉,相对辄饮,少酣,书空咄咄,欷歔不自胜。余曰:"何忧之深也?"曰:"余肆力于篇什,几二十年;窃冀合乎有唐开元天宝之风格,步少陵太白之后尘;顾姿性鲁钝,学殖荒落,仅如候虫野鸟,应时而鸣,究无当于风人之旨。立德立功,非敢妄拟;立言垂后,宜乎有志之士,力所优为,而余亦漠然不敢自信。半生怵心刿目,而为之者,徒供覆酱瓿糊蚕箔之用,能无浩叹?至寒家五世以来,皆一子相承,无兄弟,孑然一身,任宗祧之重。恐一旦溘然犯霜露,李氏宗祀不几绝乎?"余为之怃然。无何,其室人卒,少白作悼亡诗三十章。余曰:"此王武子所谓文生于情者乎?"自是得呕血疾。其东邻卖酒家,有女极慧美,欲购为媵。邻人昂其值,力有未能。因倩画师写已照,著犊鼻涤器旁,一少女当炉,意盖有属也。都下词人,争为题咏。余亦题《贺新凉》一阕。逾年续娶,数月而前疾复作,握手谓余曰:"李氏宗祀从此绝矣!"死后,君以一阕哀词哭李郎耳。其契友徐君名端揆者,囊赀殷富,豪侠好义,能济人之急。少白招致之谓曰:"鸟死鸣哀,以后事累君。"徐慨然诺之。数日卒,卒之前一夕,检其二十年所著诗稿,付之一炬。伤哉!徐经纪其丧,皆身任之,不食言。而更蠲资供室人衣食,可谓贤矣。独是余与少白有鲍子之知,死生永别,不克与徐君分任其事,少尽友谊。《诗》曰:"每有良朋,况也永叹。"不禁怆然欲绝矣!

珠市武弁擒奸记

珠市口,为京师四达之冲,设都阃镇之;麾下兵弁,昼夜逻察,遇作奸犯科者,即擒送提督府,居民之宁扰凭焉。而武弁之黜陟,亦系焉。忽有少妇与老妪,携一子,居市之东偏。弁士睹其色美,屡挑之,不可犯。然疑其冶容,必不贞,思伺短以泄愤。一日薄暮,见男子

叩门而入，与妇问答，多柔昵声；所语又隐约不可辨。弁曰："假猩猩，频作态，今得之矣！"因密言于都阃，夜半率兵役十余人，升屋而入，就榻上，并男妇执之。天明，正拟讯供词申送，而金吾缇校忽至，始知所擒者，乃夫妇，非犯奸者。男子之昆弟，及妇之父母，已于黎明以黄夜劫掳妇女，列词吁诉矣。男子金姓名德一，售估衣为业，往来于保阳正定间，去必数旬，始返。妇之移居，金未见也。归因日暮，寄行李于同行商侣家，只身奄入，迹固可疑；而弁士挟嫌伺衅，已非一日，捉影捕风，遑辨真伪乎？遂使夫妇居室，比于奸淫；官役逾墙，同于劫盗。质讯后，夫妇释宁，都阃弁士，皆论如律。此说闻诸故老，为雍正间事。

蜀伶陈银遇盗记

蜀伶陈银，走数千里，来京师，入宜庆部。短小精悍，顾盼自喜。演剧时，虽傅粉调脂，弓鞋窄袖，效女子装束；而科诨诙谐，亵词秽语，丑状百出。屠沽及舆台隶，往往拍案狂叫，欢声雷动；其臭味相投，所宜然也。久之，士大夫亦群起叫绝。剧中无陈银，举座不乐。数年间，侑觞媚寝，所得金绮珠玉，累数万。陈银于是居奇炫异，谓京国好尚者如此，凡踵门求款曲者，无缠头之赠，赠或不丰，皆拒不纳。一日，日既暮，有客乘后轮车，被服炫丽，仆从如云，云粤西参议，计偕来京。握手道相见之晚，语次颐稍动，一健仆奉千金至，曰："聊以表数年来万里思卿之意，待公事毕，尚拟略尽绵薄。"语毕，辞去。陈银私为此人真奇货，持其裾欲留信宿，以罄其囊橐。客沈吟再四曰："余甫入都门，诸事猬集，无已，明晚当受教，过此无隙矣。"次日，陈银设盛筵，并出其妻妾，艳妆侑酒，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客令群仆返寓，而屏诸侍席者于重门之外。夜分人寂，潜以迷药入酝中，遍觞诸人，少选皆昏仆。客一声呼啸，群仆从屋上跃下，陈银数年所蓄、侑觞媚寝之赀，倾筐倒箧而去。

叶子春传

叶子春，宛平诸生也。贫乏不能自存，同里有温姓者，财雄于乡，生子八岁，延师未就。子春踵门请曰："某非好为人师，慕台翁高谊，愿厕门下；脩脯之丰俭惟命，不敢较。"温纳之，然薄其自荐，傲不为礼；一切饮馔，俱草草。子春则先意承志，欲得主人欢而无术也。因谓温曰："闻翁阃席久虚，微弦未续，宁欲终身守义乎？"温曰："余欲求美而慧者，主中馈；顾里中难其选耳。"子春曰："余东邻有女，貌可羞花；翁如有意，愿执斧柯。"温曰："是非柳岸小楼，日凭窗而刺绣，人共呼针娘者乎？"子春曰："然。"温曰："昨岁已受西村某氏聘，人所共知；罗敷有夫，子何妄也？"子春曰："以台翁门第，有欲攀附而不可得者？今俯采葑菲，不啻荐萝系松柏；纵措大执迷，有仪秦之舌在！"温漫听而漫应之曰："好为之，事脱有济，不忘蹇修。"越日，子春返命曰："日来反覆开陈，几敝余舌，今谐矣，敬为翁贺！"东邻遂绝前约，而更纳温聘。某讼于有司，子春为设策，上下黄缘，当事左袒，某无如何也。吉期已订，温设盛筵，揖子春而谢曰："始吾以先生为庸人，今而知先生天下士也！从此余家钜细，将并烦先生矣。"子春更诩诩自负。次早，忽仓惶入曰："昨晚归家，侦知某氏于明日夜半劫邻女矣，事在危急，当先发制之！"温曰："计将安出？"子春曰："邻女常从荆妻学刺绣，颇相爱，故余每他宿，女辄过相伴。今夜就余家挟之而归，如探物怀中，翁诚沙吒利，余为古押衙矣！"温曰："宜先令尊阃知之。"子春曰："从来举大事而谋及妇人者，靡不败，此事惟余实始终之，毋虑也。"是夕，三鼓，率仆十余人，执械而往。老妪应门，启之而入，至窗外，闻笑语声，知邻女之在室也。排闼入，令妻匿床后，呼群仆以衾裹女而出，抵温家，则灯火荧荧，笙歌阗咽，候花烛矣。舁女于内，令己女与姬侍为之易妆。启衾，则一秃奴，裸伏床上，口呼佛号，稽颡乞命。温大怒，呼子春，披其颊，并僧逐之。噫！鄙哉子春之为人也！身列青衿，乞怜于贾竖，至欲夺人之妻以媚之。而己之帷箔，暗为缁流所玷，卒之求荣反辱，求亲反疏，亦何为哉！亦何为哉！

红蛾传

大兴陈某，忘其名字，宦于蜀，与同僚昆陵金某缔金石交。金有爱女红蛾，美而慧。陈有子如玉，亦倜傥不群，交相爱慕，缔为婚姻。后陈罢官归里，时金女未及笄，陈子方舞勺也。临别，复申前约。未几陈卒于家，而金则由丞倅累迁至司马。春风得意，郡守监司，操券可得。阴念陈氏式微，正宜结褵高门，蓬户瓮牖之子，葑菲可弃。而陈子亦以道里辽远，音尘间隔，不复置念，遂纳舅氏之女为妻。越数年，如玉以家业日渐荒落，货其遗产，权子母，恒往来于齐鲁燕赵间。偶过东昌，闲步柳堤，见一家荆扉半启，有女凭栏，柳黛凝烟，桃腮晕玉，心窃好之。凝眸不转，失足堕溪，巾服沾濡。门内出老媪，款之入室，为易衣履，殷勤询邦族，具答之。忽屏后莺声呼媪入，私语移时，出曰："当日官西蜀名某者，系君何人？"曰："余父也"曰："然则君非如玉乎？"陈矍然曰："汝何由知之？"媪未及答，女即泫然出曰："君忆与西昌丞金氏缔姻乎？妾红蛾也。曩者翁罢任将归，携君过别，竟日盘桓。嗣父以擒邻邑剧盗，三年中擢至滇南司马；以所辖铜厂亏课，横被吏议，藉资赔补，案甫结，而父母相继殂谢。当日父遇宗党寡恩，故任所无期功强近之亲；妾茕茕孤女，遂遭奸人掠骗。当时不难一死，窃以留清白之身，而致父母旅榇，飘泊风雨，孤魂异域，心实难堪。生死轻重，略为权衡，是以蒙耻忍辱数年。双棺已卜土安葬，父母之事毕矣。而琼浆之饮，已许裴航；玉镜之投，终归温峤。故不辞万里之遥，间关跋履，北上访君。昨梦亡亲谓'明日堕水者，即汝婿，毋劳远涉。'今相逢邂逅，讵非天作之合？适闻君彩绳别系，秋扇长捐，此君负妾，非妾负君！试问自今而后，焉置妾乎？"陈虽恻然于中，而终薄其章台弱柳，已遭攀折，诡辞答曰："余济南尚多逋欠，匝月毕收，当携卿归里，毋戚戚为也。"于是治酒作黍，款语终

宵。次日，女牵衣揽涕而告曰："妾身如断梗，所倚惟君；身虽玷，心则洁也！伏冀弃瑕原情，勉供箕帚，六旬之约，敬闻命矣！逾期不至，妾惟投缳伏剑，晤君于梦寐耳！"陈再三珍重而别。至济南，部署赀装，逡巡北上。抵家以金女事告其妻，妻故贤淑，深咎其忍，陈曰："不贞之女，动以死自誓，求节妇于青楼，亦空谷足音晦明日月乎？"语次，有婢忽佯狂号泣曰："妾本清白之裔，因汝负心别娶，俾妾至此。妾之不贞，咎有攸归；况以弱质孤身，物色君于数千里外，心亦苦矣！乃面订两月，托故潜归，君心尚可问乎？妾已于某月日投缳，诉于岳帝，行将与君就质耳！"陈与妻皆惶怖长跪，哀之，许为追荐资冥福，及四时奉祀，皆不允。曰："然则为卿立木主于堂，而归柩于陈氏之茔何如？"曰："若此，则妾恨全消，含笑地下矣。"嗟乎！翟公谓一死一生，乃见交情；一贵一贱，交情乃见。当其势均分敌，寅好绸缪，非申之以婚姻，不足尽其契密；迨势分悬殊，即阴图败盟。斯时固惟恐陈子之复寻旧约也。一转瞬而身亡家破，息女为娼，金某能逆料乎？如玉究以稚年寡识，且音疏道远，别婚之愆，按律原情，犹当末减，孰谓天道无知哉？

玉儿传

李重华，江左诸生也，纳雍赴北闱。时都下乐部中有李玉儿者，色艺双绝，名冠梨园；达官巨贾，或纨绔儿，如蝇蚋趋膻秽，日相征逐。他人惟凝睇而望，不敢近。欲登其堂，必执贽；贽不丰，相接亦落落，茶一盂，寒暄数语，即退，不能腆颜久踞宾座也。生偶过歌楼，见之神魂飞越，不能制；思与握手道款曲，而客囊羞涩，莫尽绵薄，惟日携杖头钱，往院中观演剧。久之，赀尽，典质亦空，不能作顾曲周郎矣。因访其居址，日伺门外，俟登车，即先于其所往候之，如是半年。玉儿窃怪于中，欲询之，而未发也。一日，大雪迷漫，赴显者之约，元阴昼晦，衢路人稀，而平日之踯躅道周，眈望颜色者，又冲寒冒雪，侍立车侧矣。玉儿问曰："君何为者？"生泪涔涔下，呜咽不能语。邀之入室，叩知其故，玉儿笑曰："君既读书，当思奋迹云路，以图进取；不宜妄自菲薄，濩落至此！虽然，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足下我之知己也！请为君作居停主人，勉供膏火，复理慧业何如？"生唯唯。适某显者诞日，玉儿属生赋诗百韵以进。时祝嘏者联幛累轴，而名作独推生，显者大悦。由是玉儿益爱敬生，联床语夜，漏座衔杯，凡可以娱生意者，靡不尽。逾年，秋闱报捷，继登进士，入翰苑，重华属卮酒抚玉儿肩曰："余向者丧志落魄，几堕泥涂，微卿何以有今日？敢叙雁行，用答高义！"玉儿因呼生为兄。凡平日相与往来之达官巨贾，及纨绔儿，皆谢绝不复与通。后生出知某州，既典郡，自簿书外，皆玉儿一人总持之。相从数十年，交情不替如一日。重华卒于官，复经纪其丧，抚其幼子，若犹子焉。嗟乎！天下之至微极贱者，莫优伶若矣。乃亦知有知己之感，引手穷途；及知其怀才不偶，虽衣敝履穿之士，亦敬奉之，不敢忽，若预料其能发迹于异日者，孰谓伶人也，而可忽诸？

义夫贞妇传

程允元字孝思，世为淮南望族。父勋著，运鹾荚于维扬，日渐凌夷；遂弃其业，游京师。北平平谷人刘登庸，谒选铨曹，邂逅逆旅，缔为婚姻。时刘女程子皆稚年也。刘除河东蒲州守，六旬无子，署中惟老妻弱女、臧获数人而已。妻寻卒，刘感怆欷歔，遂得疾。临终，谓女曰："淮南程允元，汝婿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当谨志之。"卒后，女扶柩归葬。勋著自刘抵任后，亦数年物故。孝思服阕，正拟赴晋，闻外父卒，遂直趋平谷，访其乡邻。云："女葬亲后，不知何之。几椽老屋，迄今犹扃锢也。"程以萧条行李，走数千里道，裘敝金残，大为逆旅主人白眼；踯躅穷途，势将潦倒。会逢侠客，赠以赀装，得逡巡南返。先是刘居官清介，故卒后囊无余资，女以针黹度日。里中多其贤淑，求婚者踵接于门。告以罗敷有夫，而人未之信也。女有姑母，出家津门接引庵为尼，潜往依之。尼劝其披剃。女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岂敢毁伤？且父于易箦之辰，犹谆谆于程生姻事，焉敢背之？惟有匿迹销声，以杜悠悠之口。截发毁容，不敢闻命矣。"由是深藏密室，虽三尺之童，不获觌面。朝夕仰天默祝，冀一见程生，死不憾。而孝思自落拓归家，生计益绌。或有劝其别求匹偶者，孝思愀然曰："刘女存亡未卜，亡则已耳；脱其尚存，守贞待字，弃之不祥。《诗》曰：'不思旧姻，求尔新特。'吾不为也。"魄然独处，几三十年。年且五十，藜藿不充，课蒙于漕艘，南北往来，岁以为常。乾隆丁酉四月，舟次津门，与旗丁某，登岸入茶肆。适有语刘女事者，谛听之，得其详，遂诣庵求见。老尼为陈颠末，尼转述于女，女曰："桃夭梅实，所贵及时。衰年缔花烛，闻者齿冷矣；敬谢程君，三生缘薄，夫复何言？"程要之再三，终不允。遂吁诉邑宰。时宰为金公之忠，良吏也，即命驾赴庵，反覆劝谕，责以大义。次日，延女进署，与程合卺。一为旷夫守义，从无狭斜之游；一为处子怀贞，不作失时之怨。故两人年皆五十有七，齿未摇，发未白，面无梨冻痕，不知者咸拟为四十许人也。夫古今贞义者不少，然女贞而男或不义，弃秋扇而长捐；男义而女或不贞，慕《有狐》以寄咏；未有相隔数千里外，闻问不通，生死莫必，彼此各矢贞义，积三十余年如一日者。卒之天佑善人，为之作合，于颠连困苦百折不磨之后，谓非熙朝盛事欤？金明府既成其美，复为详请旌奖；而又虑义夫贞妇之无以归，归无以养也，于是首捐廉俸，为诸鹾商及绅士倡。一时倾助者，金错纷投，夫妇得买舟南返，构室置产，若素封家。客有自淮南来者，谓孝思归后，连举二子。相传妇人五十而信水绝，今刘女六旬而孕，此又古今来所未有。岂彼苍赏善，必曲为周旋，有加无已，不使一毫缺陷，以为世劝乎？刘女以衰年花烛为嫌，若世之及时婚媾，饱暖安逸，至中年夭丧，或垂老孤贫，其视程刘又艳羡不遑矣！

陈天隐传

南西门外，多农。有陈天隐者，祖若父，皆胼手胝足，负耒耜而耕，终年未尝得饱食。天隐十余岁，父令业农，对曰："耕云锄雨，所得几何，而役役于此耶？"秋稼登场，父储谷以偿租。天隐私粜之，曰："某货可居。"旬日间获利数倍，父奇之，听其居积，不十年，富甲一乡。其持筹握算，丝粒无遗，而尤能辨金色之高下。凡金色等差，自一逮十，习之者，从师指授，越三四年，尚有毫厘之失；天隐一寓目，莫有能欺之者。晚年，两目失明，市侩儿咸揶揄之，谓："陈氏子，数十年来，恃其双眸炯炯，今而后以铜铁锡作金付之，亦将什袭而藏，尚敢踞阛阓，逞其喋喋耶？"天隐闻之笑曰："盍请试之！"持金鍉以鼻而辨，不爽。于是咸惊诧以为神，且有啧啧叹羡。谓天隐一生，何自得此神术，以致富饶也？天隐曰："凡五金，皆有气，公等未之审耳。昔狼腨国人，与中国互市，遇夜以鼻齅金，古其有法，余能审其法，以意会之耳。"或又曰："子每遇货物，居之辄获利，非有前知之术乎？"天隐曰："余亦以天时人事，测之耳，乌有术？且余之所以为此者，念祖父历世耕耘，劬劳无补，因改农而贾；商贾之人，惟利是图，昔贤所鄙。《诗》不云乎：'如贾三倍，君子是识。'余滋愧矣！"于是都下士大夫闻其说者，咸叹服，多其能货殖，而且知义也。其以农夫子，恢廓祖父之业也，宜哉！

正阳门记灾

珠市，当正阳门之冲。前后左右，计二三里，皆殷商巨贾，列肆开廛；凡金绮珠玉，以及食货，如山积。酒榭歌楼，欢呼酣饮，恒日暮不休，京师之最繁华处也。庚子五月十一日午后，居民不戒，失于火，黑烟迷雾，烈焰飞飏，不可向迩。提督及五城员弁，虽竭力沃救，亦杯水车薪。至二鼓后，忽延及正阳门外郭之敌楼。楼高五丈有奇，皆甃以巨石，无一椽之木为祝融氏引缘；周围炮穴，凡七十有六，火自穴中横贯而出，光照数里。余时侨居打磨厂之东，相隔仅数矢，窃念客中长物，剩有青毡，即付之一炬，无足介意。乃竟获幸免。至次日晨刻始熄。回禄施威，何其暴也！然是焚也，毁房舍器物，而不伤人，殆子产所谓"民望知畏，故鲜死"欤？

侠客传

窦店距彰义门二十里，为旅客尖宿之所，亦南北往来必经之地也。离辇毂切近，金吾缇骑，恒侦探贼盗，盘诘奸宄，凡异言异服、形迹可疑者，擒获无得脱。一日，有客黑面虬髯，自北而南，语音似楚；结束整齐，跨黑卫甚骏，佩刀外，无长物。入店呼主人，速治具。解腰缠出白金一囊，陈几上，属买鸡豚牛酒，多多益善。主人曰："此物宜善藏，露虞有失。"客曰："此物予得之甚易，爱者任取之耳。且予踪迹遍天下，未逢豪客，岂蕞尔窦店，转为萑苻之薮乎？"少顷，酒肴罗列，客掀髯大嚼，连酌数十巨觥不醉。而下酒物已罄矣。因以余酒斗许，倾瓦盆，饮黑卫，熄灯而寝，鼾声雷动。逆旅主人白保甲，旋有汛弁暨缇校数十人，围绕户外，拟俟天明执之。日向晨，客启门欲出，众人阒而前。客笑曰："昨宵不戒，陈金几上，汝曹今欲白昼行劫乎？"举手一挥，众皆颠仆。村中有张姓者，拳勇绝伦，而尤长于枪，人以张铁枪呼之。闻喧呶声，疾趋而至，举手欲客胸。客骈二指，拨其颏，张即仰仆数十步外。客曰："如此伎俩，亦欲与乃翁较胜负耶？"张故以拳勇自负，授徒数十人，今为客所辱，愧且愤，呼徒毕集，环而攻之。客于众中夺一棍，四面挥击，中者辄仆，无敢近跬步者。客于是从容就枥下整驴鞍跨，于背拔佩刀，向饮马石槽上一挥中断，曰："以汝曹顽骨，只须以木棍、朴作教刑。若试以佩刀，一村无噍类矣！"发声长啸，烟尘滚滚，瞬息不见。

吴小将军传

己巳之冬，余自汴入京，僦居樱桃斜街之旅店。旁舍有客，彻夜咿唔，继以歌啸。次箕踞之，方早觇坑上，擘豚肩而食，连举巨觥，旁若无人。时朔风怒号，彤云酿雪，舆夫、卖菜佣，且反披羊裘，若渔蓑，犹耸肩缩胫作觳觫状。客衣单帢，脱帽露肘，额上汗津津也。坑无衾褥，而书籍纵横，几榻皆满。因入室，与之接谈。客笑曰："仆饮食之人也，风尘劳悴，寂寞枯槁，无当世用。不祥姓字，何足为足下告？"稔视其年约二十许，语音类吴下。因私询逆旅主人："客何为者？"主人曰："客来匝月矣。至之日，时方夜半，叩门甚急。启之，两健儿负箱簏置之而去。问其姓氏里居，皆不答。视其行李萧条，而书籍甚富，必非暴客，故任其居处，而不疑。然一月来无交游往还，日用饮食过侈，而白金累累。日者有乡人自塞外归，云昨岁严冬，遇客于榆关道上，轻裘肥马，行李甚都。其夜同居逆旅，有绿林豪客，十余辈，持白梃弯弓壳矢，思创其赀装。客夺梃纵横挥击，中者辄颠，掷十数武外，不能起，余皆伏地乞命。客曰：'鼠辈不足污吴小将军刃，急异去，毋缓。'于是盗皆扶掖，背负而散。其为系出延陵，而鸷勇趫健，将军之称，非夸语也。"会余有保阳之役，返逾旬，而客去主人。谓余曰："吴小将军于前夕款段出都门矣。"余曰："嗟乎！客果何许人乎？其狼啖牛饮，则有炰烋凭陵、喑呜叱咤之风；暴客猝临，从容格斗，则俨然可驰骋熊罴之队，而争上驷。至于行装萧索，而典籍横陈，则不啻窦威之癖、杜预之癖也。古人上马杀贼，下马作露布，安知非客所优为？欧阳永叔曰：'天下尝不乏奇伟非常之士，而消磨老死于山林之间，卒不得而见者。天下无事无繇知之也！'余终不知客为何许人也。"

毛老相公传

前明洪武初年，凡老民年七十以上者，例得朝觐。有新会人毛某，奏对明敏，高皇因问曰："朕筑室后湖，藏天下黄册，宜作何向？"毛对曰："东西为佳，早晚日晒，庶无霉湿虫蚀之患。"高皇首肯者再。室成，遂坎

地，埋老人于其下，曰："浼汝谨守，无废朕命。"故虽历年久而充栋之册卷无恙。宏治间，户部尚书郑琛，尝于日暮坐后湖厅事。见一老人揖而言曰："吾为朝廷守册，百四十余年，未蒙当事诸公只鸡樽酒之赐，恐非所以待有功也。"今京师六部中，亦有毛姓，相传系会稽人，曾为部中主案吏，卒后葬永定门外。凡有年久案牍，卒无可觅者，望空默祷，其应如响。三月某日，为毛君生辰，奉瓣香而称祝者，相望于道。每岁清明，部中从事者，咸携樽挈榼，为之祭扫，如子若孙，奉祀其祖父，不敢懈。新会毛君，既不得其死，死后越百数十年，曾无知者，至向当事而乞食，亦可哀已！而会稽毛君，则扫墓有人，生辰致祝，牲醴之奉，终岁不绝。均为朝廷守案牍，而幸不幸，悬殊如此，可发一叹！

朝鲜使臣记

友人卢药林，于琉璃厂书肆，晤朝鲜使臣。视其貌，清俊不凡。进与语，各不能辨，因以笔墨作问答。自书洪姓，名大荣，号涵斋，曾五举于乡，始登进士，今官翰林。盖其国乡会试，以诗、古文、经解，分三场；会试不售，仍与秀才同入秋闱，不赴，则以诡避论。科目之难，视中国为尤甚焉。间述其榜后忽委顿，无疾而呻吟床次，朝夕入睡乡，家人强之饮食，未毕，齁声辄起，数月始醒，因又号"足睡居士"云。药林赠以诗，将归，握手不忍别。逾年，复奉使入贡，遍访药林，而药林旋里。又逾年，使臣李命圭号耦山，亦晤药林于书肆，询涵斋近状，则进秩兰台矣。将归之前一日，耦山留赠彩笺清心丸数事。又出其著《陶情集》索题，冲容和雅，似合乎开元天宝之风格，所谓取法乎上，得乎中者。相传朝鲜为有殷箕子之后，故其国崇学校，明礼义，弦歌雅化，犹有存焉。药林故工书，因作楹句赠之曰："快睹彩毫传丽句，偶怀旧雨得新知。"又属其携赠涵斋曰："望月三秋梦，挥毫万里情。"余时在座，亦口占七律赠之，"衔命梯航觐紫宸，风流文采羡词臣；圣朝柔远宣恩渥，荒服输诚入贡频。旧雨新知皆系念，彩笺灵药总宜珍；小明莫向归程赋，计日帆收鸭绿津。"

国初某中堂

国初，某中堂势位隆赫。有张姓者，以商贾起家，积赀钜万。为人鄙俚不文，拙于语言，百计夤缘，将登仕籍；与中堂之从弟，缔为婚姻。因谓曰："余与若，既为儿女联姻，则若兄亦忝在姻末，而从未识面，上游寅好知之，殊减颜色；倘得引之一谒，拜君之惠良多。"弟曰："谒见殊易易，虑君语言获戾耳。"张曰："君盍教之，当默记不忘。"因授以颂扬及寒暄数语，令复之无讹，遂为先容。越日，进见，中堂曰："壮年筮仕，展新猷，布雅化，老夫与有荣矣。"张面赤，汗淫淫下，蹩躠而对曰："久仰大人老奸巨猾，为朝野所畏。"中堂大怒，拂袖入，从者挥之，垂头丧气而出。人谓张之拙于语言，固也。而中堂之老奸巨猾，诚然不谬。张殆闻之已稔，故仓卒间信口出耳。

浙人徐姓者，除湖南祁阳宰。时陈公讳辉祖，抚浙，适入觐在京，因往谒之。陈家祁阳，谓曰："敝乡凋弊日甚，茧丝保障，其在君乎？"徐曰："楚人多诈，由来已久，当创惩之。"陈公为之默然。

梁中堂义女

会稽梁阶平先生，由户部侍郎，晋爵大司农。圣恩优渥，宣麻补衮，拭目可俟。有某翰林，令其夫人执贽登堂，拜先生为义父。拜毕，出怀中珊瑚念珠，双手奉之。先生面发赤，疾趋而出。某夫人持念珠追至厅事，圜系其颈。时座上客满，皆大惊失措。越日，有人题诗于门外曰："才从于第拜干娘（金坛于中堂妾，封淑人。某夫人，其义女也），今拜干爹又姓梁；热闹门墙新户部，凄凉庭院旧中堂。翁如有意应怜妾，奴岂无颜只为郎？百八念珠情意重，临风几阵乳香花。"余同乡章石斋，与先生乡榜同年，时亦在座，亲见之，述于余。问翰林为谁，笑而不答。

聋隶

直隶河间府献县城隍庙，泥塑皂隶，昂首注目，状若倾耳而听。相传隶两耳无闻，善为人作"龙阳"之媒。焚楮镪，附耳私语者，实繁有徒。有戈姓者，悦邻人子，谋之岁余，而莫谐。或谓邻子曰："戈某属意孺子久矣。子饥推食而食，子寒解衣而衣，其通殷勤竭诚款者，非一日。而子守身如执玉，拒之实严。闻某将祷于城隍庙之聋隶，吾悯子之无知也，而虞子之终不免也。"邻子笑曰："吾必有以遂其欲，子静伺之，当有所闻，"一日，日既暮，戈某入庙对隶长揖。未及至祷，忽暗中一人突起杀之，并毁隶像，纵火焚庙。有司捕之不获。余客乐城，土人为余语之如此。今庙中复塑聋隶：侧其首，目睨视，作倾听状。而祷之者殊罕。岂经邻子杀人焚庙之后，城隍神能戒饬其隶，不复使作奸犯科于殿庑间乎？抑土偶之隶，前此狐鬼所凭，以博楮镪牲醴之奉；而庙中赫然危坐之城隍，虚有其像，灵爽固未之式凭乎？是俱不可解也。亦存而不论可也。

岭南潮洲揭阳城隍庙，亦有聋隶。人俱呼为"三官"。有调娈童不得者，焚香隶前，以指抉其耳窍，吻近窍，密祷之，事无不谐。谐后酬以牲醴，肩摩踵接，日夕不休。若忘其有城隍神，垂绅正笏危坐于上者。或曰：城隍最灵异，凡入庙不诚者，殛无赦。所以有求于隶，必吻接其耳，虞城隍神之有所闻也。夫城隍载入祀典，非寻常淫祠可比也，其神必聪明正直。所辖邑内，极穷乡僻壤，善良奸佞，不能逃其鉴察；非如人世邑宰，耳目有所不及，辄受吏胥欺蔽也。乃殿庑之间，相离咫尺，终日任其交头接耳而不疑，视牲醴香楮之献而不问，隶果耳聋，神则聋且瞶矣！凡仕于粤者，计偕来京，恒为余道粤人之奸慝，日甚一日，不可以理谕，不可以德化。或者藉神道设教，以儆愚顽，知所忌惮！兹则案下之隶，日为淫亵之媒，而神梦梦毫无闻见，则无藉之徒，安得不恣意妄行，常罹法网哉？

西峰活佛记

西峰活佛者，顺义之村妇李氏也。夫张某，早死。遗二子，其一出家为僧，贫难自给。乡人任五，素笃黠，与妇有私。因谋结草庵于西山，谬施符水疗疾病；求治者，焚香于前，视烟之聚散，而辨其休咎焉。时或偶中，互相传播，远近闻风至者，摩肩击毂，檀那之施，橐遂以丰。于是度地鸠工，创新寺宇，榱甍宋廇，金碧庄严，飞虬栋而舞蟠螭，驾虹梁而曳文杏；昔之蓬户泥垣，变为蕊宫绀殿矣。因以西峰名寺，而自称"活佛"云。殿中设莲座，黄绮为裀。布金者至，皆持香长跪，匍匐稽颡。妇则合掌趺坐，不为礼。而金少施薄者，且不容阑入也。始犹奔走村氓，继而缙绅家，亦趋谒恐后。香车宝马，云髻花钿，居曰焚修，来为祈福。男女既杂，奸宄从生。而祇林选佛之场，遂为巫峡行云之地。缇骑访闻，金吾擒治。籍其所蓄珠玉金绮而外，违禁之物，难更仆数。遂与任五并按以法；往来狎媟者，置不问，存宽厚励廉耻也。嗟乎！自大雄氏有谶悔之说，而淫恶狂徒，遂藉作逋逃薮。谓频呼佛号，可消罪孽，行且获福；况活佛当前乎？其望风而趋，何足怪！乃一入其域，如溺深渊，古来烧香聚众，遂至杀人谋逆，渐其可长乎！

郑少白传

郑琨字睦堂，号少白，家萧山之湘湖。少孤，育于舅氏，读书寒暑，昼夜不懈；象勺之年，业大进，补县学生。会舅除山西介休令，使总司出纳。介休为山右膏腴之邑，计终岁金钱出纳，约十余万。司其事者，持衡握算，分其羡余，亦可得数千金。少白夷然不屑，曰："余不胜斯任，请谙会计者主之。"会稽梁阶平先生，为晋参议，好奖引后进，亟称之，招入幕府，语之曰："子制义博功名，有余矣！然学者尝淹贯古今，精研道术，岂区区寻章摘句已乎？"少白因北面执弟子礼，更肆力为古文辞，旁及诗歌，间摹晋唐法书，及篆隶。每遇秋闱，担簦归里。屡试不售，无愠色，曰："余学业未进，其谁尤？"迨北闱又踬，而进取之志始衰。尽焚其素所读书，日纵笔临池，书法益进。时梁公已进爵户部尚书，少白自岁时诞日一谒外，虽招之不往。梁公谓曰："予果志高行洁，然独忘师生之谊乎？"京师逐声气者，咸托求梁公书以纳交于少白，皆谢却之。独与余晨夕过从，饮酒论诗。尝属余作山水小幅，余曰："画不徒作，当易之以书。"少白欣然。时当雪夜，挑灯呵冻，为书惠连、希逸《雪月》二赋。余亦如约报之。其中表某，数以缣素索画，余不答。会筮仕安徽，脂车待发，见画欲持去；少白不可，某解狐裘易之。少白曰："余岂市侩驵猾，肯以良友所赠，易狐裘哉？"其重交游如此！生平不啬于财，好周人之急，故随舅氏任数十年，橐无长物。居恒慨然曰："安得十数万白镪，散诸戚友，及桑梓之贫乏者，匝月而尽，不留锱厘为快？"倘少白得遇于时，古人义田麦舟之风，何多让焉？余因窃怪夫世之财雄闾里者，虽兄弟急难，欲其探囊，铢两是靳，曰："余苦心滋殖，将以贻子孙也。"强之词色俱厉；而其家恒得粟红贯朽，享鲜衣美食之奉。而慷慨好义之士，每沦落终身，不克少伸其志。此司马子长所以有"天道难知"之叹欤？后其舅坐法，死于京，少白遂失所依。经纪丧事，扶榇南旋。逾年卒。其生平著述，不轻示人；一子尚幼，死后孰为编辑遗文？余悯其笃行好学，湮没而无传也，故为之叙述如此。

酒瓮贮云记

张子右铭，其先与余同里。祖某，贸迁北平，往来热河，遂家焉。距热河二百里，为木兰，皇上每年八月秋狝，围猎于此。右铭性豪纵，喜游览，恒策蹇随銮舆之后，而瞻羽毛车马之盛焉。一日，遣仆贻余两瓮。瓮即吾乡储酒器。以棉纸封口甚固，而题四言于其上，曰："无心出岫，郁勃丹垠；储以瓷瓮，远赠畸人。"余不解所谓。仆人曰："此带隐山梁白云也。其地距热河二百里，万山围抱，正中高峰，名带隐梁。每阴雨时，以洁净瓮，贮少水，置山顶，云即迤逦而入。俟其满，用纸层封，遇天气晴明，微风不飏，钻小窍，云即缕缕出，足称奇观。"余随试之。一线从窍中起，若薰炉篆烟，袅袅不断；始而蔼然，俄而油然，袭衿袂，绕檐除，轮囷杳霭，郁郁纷纷，渐而匝地围天，日色晦暝，诩诩然几疑大风之将起，欲乘之而游帝乡也！噫！以天下之大，古今之久远，凡事之未经耳闻目见者，岂少也哉！

闻其地又有喷云，虎形，如守宫，而大倍之；眉有五道，土人因又呼为"五道眉"。匿山砌中，恒翘首张口吐白气一线，至天半，即成白云。

张晋传

太原张晋，世家子，丰姿秀整，眉目如画，潘岳、卫玠，不足喻其美也。年十四，应童子试；学使爱其俊秀，补邑庠生，且置前列。每出游，市人咸属目，围绕如堵墙，啧啧叹赏："为何处玉人，其叔宝、安仁再世乎？"妇女遇之，则更流盼。或投以巾扇果饵诸物，晋皆不顾，投弃道旁。同行者笑其迂，谓："子欲学鲁男子乎？"晋曰："天下至秽者，莫如妇女，乌用此不洁之物浼我哉？"秋闱屡踬，郁抑莫伸。而议昏之冰人，又往来其家。恶其烦扰，遂挟策入都，思纳雍赴北闱，僦居沙河门之夕照寺。其地荒僻，四围皆丛葬，寺僧慧通，少年狡狯，不修净业，至以红紫绫绮为亵服。寺旁村妇，少有姿貌者，咸诱至禅室，高歌酣饮，略无顾忌。一夕，有少妇冶容艳服，赴慧通之约，误入晋室。晋方灯下作文，一见不问何来，举砚掷之，中臂，拔壁上刀逐至门外，妇怆惶遁去矣。于是大声呼僧，慧通不敢出，令其徒谢曰："先生休矣！荒刹鬼狐渊薮，凡端人硕士，过此者无敢戏豫。先生不自警省，黑夜持刀，或伤僧众；辇毂切近，不识先生将何以自处也？请移文几，别驻高轩。"晋不待旦，即诣其友人处，叩门而入，告以故。友曰："深宵佳丽，无因至前，不纳拒之可也；何必引砚以投，拔刀而逐？足下其梁萧詧之后身乎？"盖萧詧恶见妇人，在数

步外,即遥闻其臭。每幸姬媵,必病卧累日。人之情性乖僻,有如此者!晋后终身不娶,亦不知其所终。

夏熙传

濮州人夏熙者,父母早丧,依于舅氏。舅使与诸子同就塾,极敏慧机警,过目辄了了。尝与诸儿戏,入土地祠,登踞神座。或曰:"获罪于神,必降罚。"熙曰:"土地何神,敢作威福?安知余他日不为土地?或更出其上乎?"及长,随舅懋迁入都,适朱仙镇河决,堵塞疏浚,计需帑数千万。因开豫工例,熙货其所蓄,以报捐。舅曰:"汝家祖父以来,皆业农贾,无登仕籍者。忽尔易辙,倘有蹉跌,为乡邻耻笑不浅矣!"熙曰:"丈夫当奋迹云路,显亲扬名,岂能荷锄负贩,老死牖下,以守旧业乎?"需次铨曹,授热河巡检。热河去京师四百余里,为今上每年避暑之所。而巡检者,职守斯土,日伺宫门,与王公大臣,并内侍等常相接。周旋应对,毫无陨越,谕理诸务,亦皆得当以报,且各得其欢心。而士民之敬爱尤甚也。金坛于中堂,亟称之。常谓周制军元理曰:"贤能如夏巡检,何以久居矮屋,俾不得抬头?其量为擢用何如!"周公诺之,方拟迁除,而熙卒。越三年,于公悯江左客死者众,纠在京宦游者,购隙地于宣武门外之土地庙斜街,作义园,以安旅榇。择同乡淳谨者守之。每夕鬼魂嘶号惊扰,凡往来及附近居民,均为之不安。时天师入觐,于公乞符录镇之。天师曰:"人鬼虽殊,其理则一。人有贤愚善恶,鬼亦如之。必有跳梁驽黠之徒,争强欺弱,夜台为之不宁。宜择同乡生前有硕望而卒于京国者,作土地神,以资弹压。"于公曰:"此席微夏熙莫充其选。"即为立庙塑像,像成,酷肖其生前,凡当日与熙识面者,见之无不知为夏熙也者。而义园之旅魂,从此安堵矣。噫!夏君童时,即有作土地之语,不谓践于数十年身后。且塑像惟肖,夫岂偶然也哉!

记神相

阜城门外,有张姓者,忘其名。尝荷筐击小鼓,收买服饰及器皿诸物以糊口。有邻女,父母俱卒,相从为妻。一日,得小垆秤之重五两有奇,尘滓蒙积,铜与铁莫辨也。磨之,色灿然,知为黄金。从此居积致富,不数年,家赀累万矣。有相士,决人休咎,无不中。张与友数人访之。张故炫其服饰,相士遍视诸人,皆隐约其词;独于张笑曰:"子相当乞!"张大怒,为侮己也,欲殴之。友劝而止。或谓相士曰:"子之相,神术矣。凡士农商贾,与置身仕籍者,改其装束,以试子目力,如鬼怪遇犀照,莫能隐其形。今张某家势,实衣纨食肉,粟红贯朽;而子直讦之曰'乞',其亦有说乎?"相士曰:"凡定人穷达寿夭,不在目前,而在异日。若仅在目前而论其情状,夫人而知之,何待相乎?虽然,吾熟视张君,月角有光,其妇必有奇相,暗助其夫。惜乎纵理入口,其纹渐显,终当穷饿。"其人抚掌曰:"先生真神相也!张某尝夸于众,谓其妻腹有紫毫蟠缩于脐,引之长尺许,异日富贵寿考,不可量。今先生语及此,洵非诬矣。"相士唯唯。后其乡人遇张,辄戏之曰:"尔何能徒享贤妻一毛之福?曷不拔之而利天下乎?"张愤极,伺其妻熟寝拔去之,以示人曰:"今而后予无藉此毛矣!"其妻诟詈相加,终朝反目。未半年,而妻卒,又数年,而张果落魄穷饿以死。噫!燕颔虎头,公侯可致;鸢肩牛腹,溪壑难盈。许负之相亚夫,师圭之相士雅,靡不谈言微中。精斯术者,能逃其鉴别哉!

丰台卖花女传

出南西门外数里曰丰台,居民咸以种花为业,四时红白相间,芬芳袭人。而惟春夏时之芍药为最盛,连畦接陇,一望无际,皆"婪尾春"也。有陆生者,不知其里居名字,仪容俊拔,衣履鲜洁;而性情豪放,携童挈樽榼,就畦畔,席地饮。有女郎,年约二十余,采花盈筐,过其前;虽裙布荆钗,而风姿韶秀。生调之曰:"花卖乎?"曰:"携归供佛,非卖也。"生曰:"分惠可乎?"女即置一枝并头者于地。生曰:"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当为卿咏矣!"女似有所解,晕红粉颊,嫣然一笑而去。生因送之以目。不过数十武,即其家,启扉而入。生神魂若失,举酒连饮数觥,玉山颓矣。酣睡畦间。惟时夕阳欲下,童呼之不应,掖之不起,遂大哭。忽有老媪,招童去,见采花女倚立门外,向童询生姓字,及家世甚悉。因谓媪曰:"昨宵之梦验矣!"媪曰:"沉醉若此,当非好儿郎,汝自主之。"盖女黄姓,名若兰。其父在日,有花田数倾,终岁自给有余。女无兄弟,惟与寡母日相处,自幼喜文翰。顾生长农家,苦无指授。然颇工相术,父母爱之,令自择配,无当意者。故年近三十,犹守贞不字。先一夕,梦神授兰花一枝,曰:"明日云间陆士衡至此,汝宜赠之。"顷见生饮于花塍,神彩奕奕,窃动于中。询其姓,恰符所梦,鼓琴瑟而谐伉俪,神命我矣。生醉醒后,已三鼓。媪邀之入室,作黍食之,告以梦,且微示以意。生大悦,次早归,倩媒备礼,遂成夫妇。

记录云贞致夫书

范秋塘,淮南诸生也。早失怙恃,倜傥不羁,恃才骛傲。继母某氏,素悍。秋塘不能供子职,遂以忤逆呈当事,谪戍伊犁。其妻云贞,淑而多才,擅长笔札,工吟咏,恒致书万里外,与秋塘相问答。金坛相国犹子和同,在戍所,时相过从。秋塘每出妻手札以示,于君叹服,录藏箧底。遇赦来京,以札示同人,约四百余言,缠绵哀怨,如不胜情。书后复缀七律四章,亦宛丽清和,真扫眉才子所不如者。一时都下传录,几于纸贵。余惜其才,悲其遇,因记之,以广其传:

忆自枫亭分手,偻指几十年矣!远塞风烟,空帏岁月,个中滋味,领略皆同。然侍慈母之晨昏,抚儿女以欢笑;贞虽隐忧耿耿,尚有片晌宽慰之时。独念我夫子只身孤戍,谁与为欢,问暖嘘寒,窥饥探渴?凉凉踽踽,不知消受几许凄其!贞虽相距万里,而清梦离魂,心实遍为想到。"思君十二,九折回肠。"此语夫岂欺我?九

年中七奉手书，仅寄覆三函，便果罕遇，笔尤难罄。零词片语，未足以慰绝域之盼睫也。前岁端阳后一日，得密书于四爷处。书至之日，适贞抱病之时。投递参差，几成不测。幸莲姐解人觑破，遮护支吾，伤寒濒急之症，转得冷汗涔涔，二竖寂然退避。伏枕卒读，感慰悲欢。少顷，母亲持书至榻畔，笑语贞曰："锦儿脱罪编氓，归期可望。来禀愧悔无聊，想已折磨悛改。我今却也怜他矣！"是皆夫子孝心所感；不然，此语正未易闻也。丙申七月，托劳姓所寄一信，已备述别后景况矣。迄今又将三载，中间情景，大概如斯。新茔树木整齐，围墙完固，岁时伏腊，扫祭如常。湖水平漕，不致侵入，可以放心。母亲康健如常，饮食如旧；惟疾症时发，精神稍衰，细书不甚了了，是虽可虑，亦无可如何耳。老叔官星照命，别房分无一问者，亲友族党，概同陌路。大姊夫、姊姊，虽不甚冷落，亦初无大照应。二姊夫已作故人，二姊在东，音耗已见前书。六姊夫、姊姊，远在楚省，音问久疏。翼庭大兄，人虽刻薄，但母亲倚赖之人；嗣有书来，总以一味谦让感激，庶可不失其欢。至负心人，今已移居他所，罕觌其面。然虽免萋斐之言，暧昧之事，怂恿于夫子之前。贞惟忍性坚志，洁身立脚，杜渐妨微，以期尽吾之所当尽。至于青蝇墙茨之嫌，夫子信与不信，又何敢必？总琼女在时，尚可自解。母女相守，何惜人言？不幸又于酉岁八月十二，出疹夭矣！十五年辛苦属望，到今尽付东流。草草治棺，瘗于茔侧。没之前夕，捧贞颊悲啼曰："爹爹离家几年矣！儿倘没后，万勿寄信知之！"今忆此言，不禁泪如泉涌，更何待残稿遗书，惊心玉碎；零脂剩粉，触目兰摧耶？丁郎读书，颇有父风。惜资性敏而欠沉潜，务高远而不知简练。诗词却有新颖奇想，制艺则大驳杂不纯，不过青青子衿，非馆阁中人物。今因病中，不能抄录诗文，后当寄阅。来字询所从师，十二岁以前，经书《史记》、《文选》、《唐诗》、《庄》、《荀》等书，皆贞口授，温背熟习。乙未仲春，始就杨先生肄业。开笔后，杨先生选教辞去，继以卜权斋训迪。权斋教法颇严，贞亦不假词色。馆散回家，仍课以诗词。惟母亲姑息太甚，不得不仰体慈怀，稍为宽假耳。贞母于丙秋患病，延至酉春二月六日，遽尔长逝。两老人一生血脉，惟贞一线之存。六十年镜花水月，情深半子，能不酸痛耶？庸原非己出，漠不关心，只知收卷家赀，良可哀恨。贞自遭此变，愈觉难堪，颗粒缕丝，均无所出。家务母亲经理，岁入不敷。贞屡拟将无用舍宇典售，而护恤不舍，徒令风雨剥蚀，半成荒废之区，近亦倾颓过半。几处租息，又被负心人据为己有，折变一空。仅留败屋数椽，聊蔽风雨；零砖碎瓦，大非当时景象。从前缓急可商之处，近皆裹足不前。遇有急需，不轻启齿，正恐无济，反惹笑谈。所以冯郭处，绝迹多年。间承四妹霞姑等，投以钱物，时询夫子近状，情意颇真。些小通融，尚可资助，亦恐久而渐衰，难保始终如一耳。顾其谆谆怀旧，思慕之忱，未可负之。节次嘱带瓶口扇套鞋袜诸物，尽为负心人赚去，言之恨恨。贞迩来两餐之外，些子不敢自由。嫁笥衣套，陆续尽归典阁；频年己身补缀、莲姐盘缠、丁郎膏火束脩、琼女钗钏鞋脚，在在皆贞剜肉补疮所办也。至问安侍膳，未敢稍离；怡色柔声，犹恐获咎。即饮食穿戴，亦须较前留意。盖俭则负悭吝之名，奢便有花销之责；太素则云意存咀咒，稍妆则云冶容诲淫。非诟谇相加，则夏楚从事，求一日之免咎不可得。贞年逾三十，非复少时，对儿女家人，有何面目？自结缡以来，笔墨为命，拈毫横笛，唱随几近十年。一旦断梗飘萍，往事不堪回首。年来羌管绝吹，属和之章，亦属勉强从事。吟风弄月之句，断不敢露于毫端。顾影自怜，可胜悲咽！莲姐自辰夏摘花受逼之后，其志益坚，雨榻风棂，寒砧烟灶，与共甘苦。此贞今世之朝云，而为夫子他年之桃叶也。高魁、何酉儿辈，只知迎合上意，计饱私囊；素芝、碧莲辈，钩深索隐，播弄如簧，尤为心腹之患。狂奴故态，又何足道！惟有委曲将就，饫以好言，博得一时清静而已。去岁四爷遣人自伊犁来，述夫子起居甚悉。并云每年若肯节省，尚可余积三四百金。幸负心人未将此语上闻，而贞初亦不之信也。夫子天资机警，赋性疏狂，未能一展才华，辄遭大难。一朝失足，万念都灰，又有何心矜持名节？且栖身异域，举目谁亲？回首家山，刚肠应断！则花晨月夕，灯灺酒阑，拥妓消愁，呼卢排闷。或三生石畔，五百年前，遇解渴之文君，值多情之倩女，书生结习，谅亦未能免俗？贞闻之，方痛悯之不遑，又焉敢效妒妇口吻，引不近人情之语相劝勉耶？惟念夫子体素羸弱，性复过痴，彼若果以心倾君，亦何难情死？特患口饧齿蜜，腹刺肠冰，徒耗有用之精神，转受无穷之魔障；私心遥揣，可惜可伤！况曲蘖迷心，能致疾病；摴蒱耽戏，更丧声名。些小傥来之财，更何足计？贞酸咸苦辣，色色备尝；釜底余生，尚知自爱；岂夫子有为之体，而甘自颓唐，毫不念及，反待巾帼之规箴乎？来书云："三月适馆春斋，六月仍回故地。"其中原委，未得其详。风闻双桂一端，传言不确。然夫子既与四爷为骨肉，则相依邸舍，便可为家；何必舍此他图，别生枝节？此则贞所不能解者。丈夫处世，怨固不可深结，恩亦不宜多邀。未曾拜德之前，先思图报之地。四爷豪侠，中外颇有微名。但其痴意柔情，殆亦堪怜堪笑。自闻夫子与为莫逆，贞即向黄允升大叔及王六表婶张小坡处，访其为人。大抵举动不纯，近于游侠，顾能超拔夫子于苦海中，而嘘拂之，将来酬报，贞心早为之区划矣。相隔万余里，又复忽西忽东，奉命不定；空致鱼书，未瞻雁足；即有欲寄诸物，恐蹈邢奴之中，落被负心人啖吞。微物几何，反致空函不达也。去岁有查办回籍之恩旨，惜乎未能波及。然此机缘，大有可望。十年难满，我夫子断非终老荒沙者。诸凡随遇而安，两地耐心静守，镜合珠还，我两人宁终无团聚时耶？每念弱草微尘，百年如梦，梦幻泡影，内典所云，贞于生死两途久矣，思之烂熟。别来况味，不减楚囚；现在光阴，几同罗刹。何难一挥慧剑，超入清凉，无如缘孽如丝，牢牢缚定，不得不留此躯壳，鬼浑排场，冀了一面之缘，不负数年之苦。是日白头无恙，孺子成名。大

事一肩，双手交卸，贞心方为安适。总之，夫子一日不回，此担一日不容放下也。六弟自上江来，猝闻有回伊之便，掩扉挑灯，疾书密寄。泪痕在纸，神思遄飞。遥计书到开缄，当在黄梅时节。心与俱酸！附诗四章，聊以见意。信手拈来，亦是一幅血泪图耳。言不尽意，伏惟珍摄。此上秋塘夫子几席。戊戌十二月一日云贞再拜。

莺花烂漫斗芳菲，底事伤心泪暗挥？镜里渐凋双鬓角，客中应减旧腰围。百年幻梦身如寄，一线余生命亦微；强笑恐违慈母意，竹笥偷典嫁时衣。

十五年华付水流，绿窗不复唤梳头；残脂剩粉繁丝阁，碎墨零笺问字楼。千种凄凉千种恨，一分憔悴一分愁！依亲亦未终依养，似此空花合罢休！

当时画里唤"真真"，岂料追随若比邻；每祷团圆礼绣佛，尝占荣落祝花神。堪嗟失意飘零日，翻得关心属望人；倩我怜才频寄语，年来消瘦不关春！

早自甘心百不如，肩劳任怨敢欷歔？课儿夜半烧残烛，奉母春寒剪嫩蔬。岂有余闲弄笔墨，偶因定省过庭除；萋斐休更萦怀抱，犹是坚贞待字初！

乡曲枝辞

[清]俞　蛟撰　戴友夫　郑　敏整理

《乡曲枝辞》二十八则，清代俞蛟撰。俞氏为乾隆、嘉庆年间山阴人，多年“辗转为幕”，“奔走四方”，见闻颇广。其所闻所见，辄留意于笔端，总名之曰《梦厂杂著》。《乡曲枝辞》即其中的一种。该书笔法与《聊斋》近似，但内容大多信实(个别篇章杂有因果报应之事)，其中《某侍御》、《狱卒纵囚记》等篇，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据民国石印本整理。

天下事，经乎目者，可核实；得于耳者，当存疑。余乡人多奔走四方，每当燕集，各举其所阅历，离奇诡异，以恣其滑稽调笑，窃无从辨其有无真伪。即有一二事出于梓里者，亦非经目睹。《易》曰：“中心疑者，其辞枝。”疑于中，曷为乎识？《诗》不云乎：“往来行言，心焉数之。”余亦惟数而存焉可也。

灵杖夫人传

吾乡呼疫鬼为“王大哥”。疫为天地不正之气，中而成疾，乌有鬼神？又乌有所谓王姓者？乾隆二十五年间，无知村氓，立庙于鉴湖之畔，献牲演剧，酬愿者，趾相错也。五月五日，谬为王之生辰，龙舟竞渡，士女杂还，惑世诬民，安得如汉之胡颖、唐之狄仁杰者，家谕户晓，毁淫祠而污之哉？璜山陈某，举家染疫，祷于王大哥。愈后，架台于村，演戏酬神。而窃虑王举觞顾曲之孤寂也，立土地神位于旁，以作陪宾。剧未登场，忽阴云四合，天大雷电以风，台圮于水，优人几淹毙。于是村人咸咎陈之立愿不诚、牲醴之不洁也，干王之怒，以致风雷，疫且复作。陈亦惴惴，拟次日瓣香谢罪。是夕梦一老妇，拄杖而前曰：“余为璜山保障久矣。御大灾，捍大患，余有力焉，所宜祀也。疫鬼何神，敢分庭抗礼乎？故以风雷逐之。传语村人，其安堵无恐。”盖土神为璜山王氏，号灵杖夫人，朱储村朱氏之始祖母也。夫与子早卒，孙名居仁，至正间，封沛郡侯。曾孙五人，俱登甲科。享年百有十岁。临卒时，遗命投杖于河，视所止处，为窀穸。如命投之，逆浮至母家而止。村人因其灵异，遂塑像祀之，而称之为灵杖夫人云。余谓夫人其生时备《洪范》之五福，卒也兆域先知，灵筇示吉，非释氏所云：来去了然，夙有定慧者乎？宜其庙食数百年之后，犹昭昭而不泯也。彼王大哥者，一经雷霆迅击，寂然无声，其灵爽又安在哉？然夫人责以抗礼，则王又非全无影响，而出于附会者；此如妖蛇享祭、河伯娶妇，读书明理人不为所惑而已。

陈佩之

维扬陈璧字佩之，与同里李禄，少共笔研，有埙篪之好。后同举考廉，倍觉亲昵。李家贫，依陈为活，推解所及，不可胜计。陈子名九华，呼之以侄，呼陈妻为嫂。耐久忘年，莫可喻其交契也。无何，陈卒，李以截取授绍郡山阴令。是时陈子年弱冠矣，采芹入泮，为学使王诗先生门下士。克继青缃，罔知生计，家遂落。数年，饔飧不继。母曰：“李叔受余家荫庇不少，兹已服官，汝持余手札往，告以孤苦；渠忆富贵所自来，千金之赠，不为过也。”因竭蹶而往。维扬距绍郡八百余里，至则怀刺求谒；阍人以其布衣绸履，不为通。自清晨候至日中昃，始衔命出，告以事冗，不遑接见。且署舍无下榻处，导往庙中，暂为栖息。陈因投以母书，冀见书或念旧。至三四日，无音耗。不得已，再往，，李传语新抚军刻日莅任，当越境以迓旌旄；束装渡江，归期未定。出二金赠其母，四金作归费，过此以往，或致札奉邀耳。陈子大失望，垂橐急返。至中途，迎抚军者，马腾芳岸，舟塞澄湖。访之，即王诗先生也，因具手柬往谒。其同舟者，俱以寒士冒昧干贵官，必遭呵斥。顷之传见，礼遇甚殷。询其何以至此？陈具以对。先生曰：“负德者无良，何可膺民社？子暂留余舟中，余有以处之矣。”有顷，李禄迎谒。语次，先生曰：“维扬陈生名九华者，为余督学江南所得士。顷谒于余云，有父执在山阴，欲往依之，贤令能挈之同往乎？”李惶恐愧，汗如雨，顿首受命，即请过其舟。先生谓陈曰：“有劣迹当密报，余以李令委子矣！”至舟，李谢罪不遑。即令健仆赍四百金，为陈母寿；而复遣心腹遄返，粪除精舍，以居之；召优献剧，列座开筵无虚日。陈子于是自顶至踵，非复篓人子矣。居半载，辞归，款留不可，厚赠而别。过武林，谒谢先生，为李请命。先生终薄其为人，卒以他事黜之。嗟

乎！覆雨翻云，乘车戴笠，昔人且致慨矣，遑问于今？顾身被其德，目击后嗣之凋残，不为一顾，诚禽兽之不若，而尚得为人乎？先生谓背德无良，莫膺民社，斯言旨哉！先破其悭囊以周急，而终黜其官，亦维持世道之一端耳。

岳忠武墓前重铸铁人记

武林钱塘门外，岳忠武墓在焉。铁铸秦桧及其妻王氏，反接裸跪。往来者无论士大夫，即樵叟牧竖，必施挞楚掷瓦砾，甚有溲溺其面，涂矢粪于口鼻。自古权奸身后之辱，莫贼桧若矣。胜国迄今，屡经更铸。乾隆乙酉间，铁人复身首破裂，钱塘令拟更铸之，启于中丞。时中丞为熊公学鹏，谓忠如忠武，其精诚贯金石，浩气塞宇宙，亘千古而不磨。若贼桧死后何知，铁铸其身，不过抒后人愤郁，非政之急务也。任其销蚀可也。是夕，梦桧夫妇枷杻琅珰，蓬首垢面，稽颡阶下云："忠武斧锧，身所应受；世人蹴践凌轹，不堪其苦；微公言，一经更铸，此身又不知几历春秋矣！"次日中丞呼钱塘令，告以梦，令促铸无缓，且以精铁为之，俾坚厚可经久也。夫古来国贼以操莽为首，然犹曰薰心富贵，遂致见利而忘义。彼秦桧何为者？身为宋臣，反为金人作奸细，必欲其君纳币称臣于敌而后快，致燕云不可复，两宫不可返，且杀忠武以媚之，岂其随徽宗北狩时，受金人国士之遇，必卖其君以报知己耶？稗史谓桧妻与兀术狎帐中，桧恒伫立于外窃听之。桧而稍有羞恶之心，归国后君父之仇，姑置不论，帏箔之辱，亦应切齿；则藉公愤以报私仇，正其时矣。乃不以为仇，反以为德；胡乃同具人形，而别有肺肠如此耶反？然则东窗擒虎之语，在淫妇报其所私，毋庸深责；而桧媚于艳妻，竟不知天下有羞耻事。精铁可销，遗秽莫洗，若桧者，狗彘当不食其余！

王宝一

樊江村氓王宝一，务农为业。年饥，饘粥不给。时当岁除，无以为活。家有贮粟瓮，携十岁儿，载以小艇思售，以易升斗，为度岁计。行十余里，无问值者。至一村，有富室议三百钱易之。令举瓮舁诸其家，而付值焉。将入门，富室之邻人适至，曰："余昨见二百文易七石大瓮者，此时米珠薪桂，乌用此不急之物？且瓮裂纹已见，其弊也可计日而待也。"富人旋悔，闭门入，扣之不应。日将夕矣，中心如焚。复与儿舁瓮入舟，儿失手堕地，破裂不完。王愤，拾瓮片击之而毙。归家，其母妻待王举火，方倚门而望也。问瓮售乎？曰："售矣！""儿焉往？"曰："睡舟中未醒。"妻视夫颜色惨变，急往瞰之，则儿死瓮破。稔知其故，即纵身投诸水。王脱衣泅水，半晌负妻出，已不可救。不禁寒冽，呼亲爇薪。不应，视之，则自缢矣。变起仓卒，无可为计，举厨刀断颈以殉。不移晷而一家四口俱丧非命，伤心惨目，有如是耶！而祸机只伏于邻人之片语。故余每向人曰："凡见售金绮珠玉，受者若与己为交好，不妨从旁代衡其值。盖金绮珠玉，非素丰家不能有；其出售也，必居奇弋利，否则亦适有所需，不成无害也。售至器用，则窘迫可知；纵价浮于物，必怂恿之使成，为德当非浅鲜。"质诸善人，当不以余言为河汉！

某侍御

国初，某侍御，浙人，忘其名与氏。性迂缓，以疲软挂弹章。家有膏腴地数十顷，招佃佈种。佃欺其懦，积数载不供租。因令群仆擒而械系之，其家人曰："盍付有司，治以法？"侍御曰："有司必事鞭挞，敲筋剥肤，心所不忍。但坐处不设脚凳，每餐食以精凿，使过饱，不令食烟，而更使瞽者唱南词于其侧，此不恶而严之法，不越旬，逋可尽得也。"南词者，盛于江浙，所谈皆男女相悦，其词鄙俚不文，妇女及屠沽者流，聆之恒经日不倦；稍有知识者，多掩耳而走。烟与脚凳，侍御所刻不可少；而南词，侍御所不欲闻，故推己及人，亦欲以此困之。顾不知胼手胝足之夫，俾终日饱餐听曲，何修得此？烟与脚凳，有则固佳，无亦何害。乃人情物理且未谙，安望其执法网而秉国宪？其疲软被黜也，宜哉！后唐有李载仁者，为推官，一日赴高从晦召，途中见部曲相殴。载仁怒，急命从者取饭并蒸豚食之，戒曰："再犯必置酥于肉！"夫肉酥并食，非鸩毒也，特无佳味耳。部曲乐于私斗，必怯于公战，非严法以惩之，何以肃军政而饬戎行？迂谬若此，闻者绝倒。使二君生同世而仕同方，其措施必更有解人颐处。

赵古董

西粤抚军，忘其名，有直隶人赵相，为广文三十年，推升柳州融邑令。年耄矣，谒见时，抚军踞胡床，命赵坐庑下。赵两手抱椅于臀，伛偻而上，直至膝前，谓抚军曰："某初至此，人地俱疏，未稔何邑最佳，能使某饱囊橐，以正首邱乎？"抚军微笑曰："余之职在黜贪惰而进廉能。为属吏谋财，非余所敢知也。"同僚皆以赵古董呼之。数月后，缘事勒归。嗟乎，好官多得几文钱，由来久矣！孰无囊橐？孰不欲饱此囊橐？顾积绢盈筐，托言余俸；怀金私赠，昏夜谁知？而赵某犹于大吏之前，直陈其好货，略无欺隐，此古之愚，非古董也。闻抚军后以婪赃伏法，所谓黜贪进廉者安在？又为赵古董笑矣。

颜鸣皋传

颜鸣皋，广东梅州人。自幼豪隽，喜读书。常谓："丈夫功名，当于诗书中求之。一朝发迹，释褐登朝。由他途进者，虽位极人臣，奚取焉！"时有相士，谓颜君他日当以长枪大剑，策名麟阁，安事毛锥？颜笑其妄，而攻苦益力。会其父母相继殂谢，苫魂之余，年三十矣。急于进取，乘禫服未终应试，补学官弟子；为乡人告讦，被斥。或谓之曰："相士之言验矣！观子骨相魁梧，他日为朝廷寄阃外之任，折冲御侮，亦大丈夫所为；何必咿唔呫哔，暗中摸索，望朱衣一点首哉？"于是颜君

焚弃其所读书，习骑射。越岁，即能穿札超乘，一试冠军，遂登武科。公车北上，舟次维扬。夜泊，闻邻舟吩呶喧豗，聆之，乡音也。过访之，则皆南粤握刀控弦之士，入都应武闱者。内有番禺朱某，病剧垂毙，或拟致而弃诸崖，一任其死生存亡，而不顾。所未决者，虞他日归乡，朱之父兄索尸棺结讼耳。颜曰："公等与朱君姑无论同乡里，古人同舟之义谓何？顾忍弃之原野，以饱犬豕之腹乎？"众曰："君亦同桑梓，盍过君舟，或者起死人而肉白骨，君之德也。倘徒袖手于旁，作劝人为善之论，则事在邻舟，无烦喋喋为也。"颜曰："济困扶危，此余素念；所不敢请者，恐蹈越俎之愆耳。"遂毅然挈之归舟，亲侍汤药。越数日，舍舟登陆，而朱病益甚。谓颜曰："余虽与君同里，而素昧平生；荷君义薄云天，引为骨肉，今更以后事累君；倘他日得附行李之末，归葬故土，死而有知，当魂依左右，图结草衔环以报耳。"言讫，殁于车中。途次无以为殓，而旅店已死者不得入，遂以帕蒙死者之首，托言中恶，嫌车中颠播者，负之行三十里。晚入逆旅，主人不辨也。次日，择土殓埋，封识而去。后每宿店，主人必具两人之馔。询之，则云："顷见白皙而顾者，尾君同入。又同坐室中，非君同行之友乎？"颜知为朱魂，默祝曰："知君情重，朝夕相从，甚善。愿稍为敛戢，现形惑众，恐于仆有不利焉。"从此寂然。武场故事，先试马步射及刀石为外场。艺力出众者，名双好；次则单好；单好入选而难于中式；不与双单之列者，并不得入内场。颜固文士，武备非夙娴，而策论则累累数千言，场中莫与埒。廉官以其单好，置之未阅也。夜分假寐，见案上火光如星。趋视之，见一青衣人，立于前，而置卷于案，若求其鉴赏者。阅之，大称善，曰："此人他日为将，祭遵、羊祜之俦也。"因荐于主司刘文正先生，并述其异。遂登甲榜。后仕至福建台澎镇。时刘公已大拜，叹曰："颜君善士，其功名显达宜哉！"赠以楹句曰："抡文我早觇儒雅，出镇公惟笃荩忱。"刘公刚正不阿，凡经其许可者，一字之褒，荣于华衮。而颜君顾被简拔奖借，则其人岂寻常仡仡勇夫射御不违者所可拟哉？或曰："颜君固文士，读书数十年，宜其行事卓越恒流。"余曰："今之文士，读书者，吾见亦稔矣；平日称相知莫逆，一朝事变，惟恐牵累于己，引身远避。即亲如兄弟，生死之际，亦难强之使前，而况乡人之困厄邻舟者乎？虽然，此固游侠事也。孟子曰：'同室之人斗，披发缨冠而救之；乡邻有斗，虽闭户可也。'朱之将毙，无异乡邻之斗；挈之过舟，负之而趋，不异披发缨冠而救。游侠圣贤所不取，颜君之见赏于刘文正者，其生平文章之外，或更有善迹，不仅此一事欤？"

张振奇

河南人张振奇者，凶狡多力。尝为盗被获，其渠魁伏诛。振奇得末减，发遣滇南大理府弥渡安插。弥渡为滇中通衢，振奇构屋数椽，作逆旅主人，以速往来之客。数年，橐渐盈，娶妻，生子女各一。大理别驾驻弥渡，因结纳胥役，凡官署所需，猝难构觅者，谋诸振奇无不得，于是村人咸夸其豪侠多才。一日，有楚客骑而宿其居；又一骑驼箱箧，其同行侣宿他所。次早，叩门，呼楚客，则云五鼓早发矣。某大骇，谓"数千里同行，何以今日匆然独往？且昨晚分手时，固有约也。"因入内，见两骑系枥下，询客去，何以骑犹在耶？答以客有急需，货骑而往。某知有异，鸣于官。时别驾刁成凤，拘振奇，讯之不伏。是晚，衙斋阴风萧飒，灯影睒睒，竖毛寒心。梦数百鬼魂，血污披发，号泣诉冤苦。刁惊起，即率役亲赴振奇家。其后圃一室锢闭殊严，启之，空洞无物。墙下微露瓣发，掘之，得尸二十一具，皆剖腹实灰其中，攒手足而反缚之。始直认不讳云："遇孤客橐丰者，杀之；客侣多者，则出妻女为饵，置迷药于酒中。记二十余年以来，杀死过客三百八十余人。"阅簿籍所得财物，不可胜数。因焚其籍，仅以尸数具详谳。振奇妻女子若孙，皆缘坐弃市。振奇每杀人，所用斧柄，长二尺余，木皆红润，亦二十余年凶器也。白昼拄杖作老病状，晚则弃杖持斧，人莫能敌。临刑时，犹瞋目怒骂。此古虞周世棨官于滇，为余述之，故得其详。嗟乎！人固有善恶之不同，然亦何至杀人如毙鸡犬？若张振奇者，凶恶残忍，蔑以加矣！

严君平裔

西蜀有严姓者，自言为君平裔，筑卜肆于道旁，占六壬，决休咎，无所验，卜者绝少。一日，清晨，有客至前，语音似江右，谓严曰："今日假君肆卖卜，日暮奉白金五钱，可乎？"严诺之。日午，一人蹀躞而来，客为布盘推局，附其耳曰："出汝怀中十金，当指生路。"其人惶遽，探怀与之，果十金也。客告曰："西南十余里外，有古窑，速往匿之。然由户而入，必不免其颠，有穴可入匿。未申时闻树杪鸦鸣，急出，往东南而奔，可无虑矣。"顷之，复有数人，仓皇求卜。客布盘如前，曰："公等追逋逃者乎？"曰："然今晨有囚越狱，试推匿何处？"曰："囚未远飏，出金五钱，当指其处，不验则倍以偿。"如数与之，曰："速往西南古窑内，可弋获，稍迟无及矣。"日暮数人返，索金，且责其妄，曰："窑果有之，乱柴塞户，蛛网如织，无人迹久矣；囚非蚁蚓，可由罅隙而入也？"客曰："公等误矣！凡窑颠必有穴，不由户入，能禁其不由穴乎？细推卦象，人虽逸，窑中必有遗物可证，当与公等往验，否可立辨，偿金未晚也。"严亦随往。至则撤柴拭蛛网而入，履迹宛然，仰视土穴如眢井，系带于上，盖缘之而入，复缘之而出者。诸捕无言而散。客遂以金五钱付严。严不受，长跪而请曰："夫子之术神矣，愿北面执弟子礼，尽夫子之术以授余，使余祖君平之业复继，千载后感且不朽。"客曰："余术不可传也。余师授余时有诫也。"严曰："何如？"曰："曩者余乞食以养母，日忧不给，忽遇道士，悯余孝，曰：'授子六壬，每日可给菽水即止，毋贪卜以殖货；五官四体，无残疾可矜者，勿浪传。违之不吉。'"严曰："若此，固易易也。"因薰其目，客遂授以术。夫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目则

又非发肤可比矣。欲得其术，宁丧其明，严之残忍为何如哉！脱遇道士，必曰："孺子不可教！"

屋上火神

丁亥二月，绍郡大火，武林尤甚。每焚，辄延数百家。遇晚间火起，见赤面朱髯者，往来屋上，若指麾状。平时日暮，亦蹲踞檐际，居民咸惴惴稽颡祈祷。一日，夜分人静，有潜窥者，见赤面人锤石取火，出烟管吸之。众曰："乌有回禄神嗜淡巴菇者？"群起执之。盖无籍亡命，候此劫人财物，有时且因风纵火。一讯而服，置诸法。

甘泉令

云间金某，忘其名，为陕西甘泉令。黩货无厌，握篆数载，闾阎膏血几枯。有士人葬亲，穴土得玉，圆如拱璧，厚四寸，围径五尺有奇，而色青，无温润缜密之致，世所称蓝田玉也。体虽钜，而价不昂，约所值千余金。金欲得之，难其说。邑庠生严姓者；憸人也；其祖墓与士人茔地为邻，而金交颇密。因与谋讼其侵地盗玉，诬饰证据。士人理不得伸，地与玉皆归严。严阴致玉于金，人无知者。金有二女，皆秀美，年及笄，同官薄其人，莫与为婚。因令其妻率二女，挟所有南归。抵家，悬玉求沽，无问值者。有尼往来其家，谓妇曰："草庵虽小，亦颇洁静。凡士大夫家求嗣祈福者，恒户外屦满。夫人盍携玉赴庵，既可待善价，复可朝夕焚修。"妇然之，挈二女偕往。无何，妇归，留女于庵。凡售玉者至，女靓妆出谕值。于是纨袴裙屐，知其事者，咸以售玉为名，肩摩趾错，谑浪笑傲，无所不至。有金姓者，貌美而行儇薄，因同姓，呼女以妹。交相爱慕，赂于尼，通焉。渐招狭斜少年游，而阴索其赠，若居奇货。久之，妇微有所闻，令女携玉归。至中途，与金偕遁。而甘泉令之玉女俱失矣。愧愤成疾，卒于秦。圣人谓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兹金某不特悖出其货，并息女亦私奔于人。彼苍于人之善恶，往往逾其分以相报，类如此。

高云姑传

慈溪有时登夫者，为邑庠生。一子时来，年甫弱冠，与同里高氏女云姑缔姻，未娶而时来卒。云姑恒于无人处饮泣。父母劝之曰："以汝年貌，宁虑无王谢高门求委禽者，何自苦乃尔！况但凭媒妁之言，未成夫妇之礼。吾两人年近六十，无子嗣，欲觅佳婿，为半子之倚。汝即不为身计，独不为父母计乎？"因别为择婚。吉期已订，女眠食俱废。父母亦无如何，听之而已。一日，登夫之妻梦子牵衣告曰："城隍悯云姑之节，令与儿明日成花烛，诸神祖宗咸降。儿发鬖鬖，乞母薙之。"天明，泣语其夫，谓花烛之语或梦中诞妄，但儿卒时发长几二寸，兹梦中相见，特语及此，悔殓时不为芟剪也。语未竟，高氏乳媪号泣而入，则知云姑于昨夜自经。因告以梦，请于高氏，举云姑柩与时来合葬之。嗟乎！女之于夫，犹臣之于君也；国亡殉难，夫死殉节，忠臣节妇，其精诚可以贯金石，泣鬼神。城隍主婚，庸或有之。独是时来不过裙屐少年，溘然夭丧，直与草木同腐；今得烈女相从地下，宁止光增泉壤，垂诸志乘，与云姑并传不朽，岂非深幸欤？

汝南妓

白下刘生，名渥，字湛恩。素好狭斜游，以父宰阴平，恒往来秦陇；凡青楼佳丽，靡不叩蓝桥而亲芗泽焉。丰姿秀整，性复温雅，经其一宵之爱，辄心醉有不愿为达官妇，愿作刘生妾者。后父卒，索逋云中，不遇，归途疾作，医药罔效，日渐委顿。僮仆知其不起，罄赀装遁去。逆旅主人，移置外舍，俾圉人同寝处。呻吟土坑，自知必死。昏瞀中，觉有人抚之太息。顷之，身摇摇若卧篮舆；继而饮之则饮，食之则食，亦莫辨谁何。数日，病少间，视室中几窗明净，裀褥温软，对床一榻横陈，绮帐流苏，一美人倚枕坐。生惊问："此何地？卿何人？幸祈明示，以释疑怀。"先是生由阴平南返，与女遇于汝南邸舍，留连数日。别后女思之，寝食俱废，如玉箫之致念韦皋，若兰之系情陶谷，无可如何，亦置之而已。后假母卒，思出籍从良，流寓云中。闻有客垂毙旅店，询之，知白下刘生。亲往验视。虽病容枯羸，而神情可忆。遂遣人舆之而归。盖女与生晤后，已相距五年矣。女缕述颠末，生伏枕稽颡号泣曰："余当日何德于卿，而蒙拊畜顾复若此耶？再生之恩，无以酬万一。家虽寒微，尚有负郭田十余顷，衣饮粗足，如卿不弃，敢屈为箕帚妇耳。"女曰："妾在风尘中，阅人多矣，未有如君者。数夕之爱，惓惓于中；奈三生缘薄，数月前已委身广陵朱氏子。伊负贩都中，昨致书于妾，期匝岁事竣，相携南下。恨君杜牧寻春去较迟，妾已老大嫁作商人妇。若此情未断，续之来世可耳。"生欷歔不自胜。月余病愈，欲女侍寝。女曰："妾与朱生已各矢天日，证鬼神，侍君汤药则可；若一接肌肤，则负朱氏子。"生敛容谢之。女厚赠赀装，设筵致饯，殷勤谓生曰："君往矣，无以妾为念！尚有一语奉赠：温柔乡，终非安乐窝，此后幸自爱，勿复浪游，则君为不负妾矣！缘尽于此，即异日相逢邂逅，萧郎陌路，毋烦顾盼。"促之登程，抱泪而别。夫从来娼妓，惟利是图，《易》所谓见金夫不有躬也。其视往来交接之人，如过眼烟云，略无留意。兹刘生所遇，数夕之爱，辄恋恋不置；邂逅他年，犹目睹情伤，不忍其颠踬于中路，斯已难矣。至矢志从良，虽素所悦慕之人，数旬相聚，能守贞不乱为尤难。世人握手论交，不啻手足；及贫富贵贱之或殊，则引身而避，即相见亦落落；望其引手一援，更不可得。而平日所为不善，既悔悟矣，意外遭逢，复为冯妇者不少。余故于此妓，乐为识之以风世。

金氏妇

岭南多盗，而沿海诸郡县，其薮泽也。始则劫财，他物弃掷不取；渐而衣服饮食，劫无遗。近则遇男妇之少壮者，亦掠去。男子胁之入伙，或令驾船，不从者杀

之；妇女则囚系，俟其父母与夫备赀取赎，视貌之妍媸，定赀之多寡焉。海阳有金姓者，饶于财，妻王氏，被掳。遗有幼子，方离乳思母，昼夜啼不止，因挟赀赴盗舟求赎，匍匐而前。盗魁曰："汝妻颇艾，留供驱使，无徒饶舌，以取祸殃。"王涕泪不断如绠，而其子之啼号更惨人心目。盗亦为之恻然，谓曰："念汝子幼，姑许赎；然须三十金，较锱铢者，以违命论，汝亦无望生旋矣！"金解囊如数以献，因引赴邻舟。其妻方与群盗斗叶子戏，喧笑声达舶外。盗魁曰："汝夫汝子，觅汝来矣！贺汝聚骨肉，完室家，其速归，毋滞！"妇若罔闻，斗叶子如故也。盗促之再四，不顾。因引其夫与子入舱。金见妇，泣而呼，子则疾趋至膝，持其裾而泣。群盗之与斗叶子者，泪亦涔涔下也。妇愠曰："家中犹存姑与嫂，乃赖予一人抚幼子？脱予死，将奈何！"盗魁曰："汝归否，宜一言决，毋令呱呱者聒耳烦心也！"妇辗然曰："此间乐不思归矣！"盗因呼金抱子出，还其金，且倍其数，曰："累汝远涉，此六十金，娶妇有余矣。"金不受，抱子长跪乞哀。盗怒，令群盗挟其父子登岸，入谓妇曰："汝夫与子业逐去，心无牵挂，洵足乐已。顾汝夫妇结缡数载，而子实汝所自出，今而后死生永诀，揆诸情理，宜出送，谆属数语，略尽夫妻母子情。"妇因出至舟首，未及开言，盗自后执其髻，遥谓金曰："妇之无良，一至于此，断难姑容。吾为汝杀之，以快愤！"挥刀断颈，投尸于海，曰："此等不义妇，恐鼋鼍不食其余也！"时盗舟林列，齐声欢呼，海波欲沸。噫！盗岂无道也哉！昔晋怀宗后羊氏，为刘曜所得，宠之专房，且诋其夫，闻者莫不恶羊后之无耻无义。然怀宗被掳遇害，国破家亡，势难完聚，而曜方崛起，兵强势大，承何如司马家儿之问，不得不逢迎以固宠，所语未必由中也。若是时怀宗不死，国犹可转祸为福，羊后未必便委身胡羯，出此无耻无义之言。彼金氏妇者，儿夫当前，顷刻间骨肉可重聚，顾乃忍弃其夫与子，而曰："此间乐不思归。"不解盗舟之乐，固何如也？声其罪而诛之，殊快人意，盗岂无道也哉！

狱卒纵囚记

阿癗哥者，忘其姓，新会县狱卒也。新会土俗，凡生子最少者，曰癗。癗字土音呼赖，字典不载。为人淳朴好义，凡被罪入监者，他卒必索赀；不如意，辄诟谇鞭挞。癗每为之排难解纷，故狱中咸爱敬之，推为狱卒之长，视其言动，莫敢违者。时当小除，狱囚念及家室，咸欷歔泣下。阿癗恻然于中，大言曰："今夕释诸君归家，对妻孥而醉椒酒，乐乎？"诸囚唯唯，疑其戏言，以博笑也。阿癗曰："予素无诳语，诸君能于明正二日如约归来，则两无所害，否则予立毙杖下矣！"众指天矢地，遂为之脱械纵去。其侪辈皆咎其妄。曰："君主之，无相累也！"至朝，囚皆逡巡返狱，无一失。时阿癗方踞地独饮，喜极掷杯，大笑曰："诸君至，予可告无愧！当从此逝矣！"兀坐不动，视之气绝。诸囚感其义，为肖像于狴犴。昔唐太宗尝纵大辟囚三百余人，至期无不来归。夫唐太宗为何如主，四海六合，怀德畏威，安知纵之不能擒之；囚或计及于此，所以来归欤？彼一狱卒、伎俩几何，虽所纵无三百人之多，然能如期归、无一失，奇矣！一笑而逝，则更奇。是可纪也！独是司狱者，狱卒纵囚三日，慢无觉察，旷官尸位之罪，其可免乎？

纪械斗

闽粤民情凶悍，愍不畏死；无论乡党姻戚，稍有睚眦，即各纠数十人，或数百人，以白刃相向，谓之"械斗"。此风盛于粤之潮、闽之彰泉。就粤而论，昔惟潮郡之揭阳，今则饶平、澄海、海阳、潮阳，斗更甚。约期将斗，先聚族人于宗祠，议佣值。被伤者，恤其身；被杀者，恤其家；杀仇几人，按其数；本非己杀，而能挺身公庭认罪者，谓之顶凶，则授以田产，俾养妻孥。议既定，即有贤有司，亦不能理谕势禁也。择隙地，作斗场。先举大炮，树旗幡，书姓氏于其上。次则伐鼓振旅、十人为一队，以多力善斗者领之，随鼓声而进，有宛然击鼓其镗，踊跃用兵之势焉。火药铅丸枪炮，无不备也；弓矢剑戟戈矛，无不劲捷铦利也。国宪王章，不及计也；父母妻孥，不遑顾恤也。争胜负于崇朝，判死生于俄顷。迨夫鼓衰力尽，胜负分而死生决，然后各鸟兽散。然昔也一斗而止；今则一而再，再而三、不胜不休。昔也，每斗不过杀伤一二人；今则血肉淋漓，尸骸枕藉，动十数人，且有数十人者。考之史传纪载，亘古未闻之也。噫！其凶悍藐法，为何如哉！有陈姓者，素习拳勇，受人佣值，以助斗。率数十人，憩于中途之村店。方将举爨，复有数十人，执械而至。询"何往?"则亦赴某所助某家斗者。陈曰："今日之会，各有所主，盍先于此试手，灭此而朝食乎?"遂奋勇相杀。及互有死伤，始哄然而散。而某所之约期会斗者，转以助斗无人，嗒焉若失。其轻生好斗又如此，非乱民乎？究其故，皆当局者爱民若子，姑息为怀，积渐而至。若遇斗时，理谕势禁。不听，则不论其曲直，击之以矢石，轰之以大炮，洗其村庄，敢尚有轻生藐法者乎？当北齐高欢令诸子各治乱丝，以觇才略，独次子高洋拔佩刀尽截之，曰："乱者当斩！"余谓治乱民，亦当以高洋治乱丝之法治之，其庶几乎。

孟德邻传

浙人孟德邻，先世业商贾，至祖父，遂援例纳资，登仕版。虽未臻显秩，而门庭炫耀，居然世家。每向人曰："余家黄金屋、千钟粟，不向章句中咿唔呫哔得来，足征黄卷青灯，徒事辛苦；不如持筹握算，扑满觚简，计日可待；所猝难得者，颜如玉耳。"盖其妻毕氏貌陋，故云。娶期年，生子芸儿，因产致疾，数月夭殂。同里趋势者，争妻以女。访之，皆不美。赴武林，以百金购妾严氏，小字芝娘，颇饶丰格。生子，名觉，并芸儿令抚之，不复议娶。芝娘从容进曰："夫妇居室，人之大伦。主年方壮，宜急续冰弦，以调琴瑟；专房之名，妾不愿居也。"会有茅通判，以赃败黜官归里，其女美而艳，因委禽焉。夫妇相得，如鱼之比目，花之并头。孟凡三阅

月，不出庭户。然性极悍妒，虽白昼不许与妾通语言；偶以米盐相问答，即目竖如蟹，而唇可悬瓶，顷且狮声吼矣！德邻因使妾与两儿居别院。茅氏曰："妻之子，不应与妾子为伍。"禁不令往。儿啼欲赴，毒楚之。德邻无如何也。里有孝廉高国英者，性豪放不羁，偶饮于孟所，酒酣，语曰："余妾生女五岁矣，欲以令嗣芸儿为婿，幸不以葑非遐弃也。"茅氏于屏后应曰："妾与妻，势分悬殊，姑勿论；即其冶容诲淫，专房固宠，甚且墙头密约，花底私钩，恒置廉耻而不顾。妾女欲附人嫡子为婚姻，言何妄也？"高亦庶出，闻言大怒，曰："家之有妾，犹国之有妃；妃之子承大统，而君天下者，史册班班可考。汉文帝赐南粤赵陀书曰：'朕高皇帝侧室之子。'未尝讳也。妾虽不在五伦之内，然服制伦理，律有明条；论婚必辨嫡庶，语何本乎？父母贫则卖为妾，父母富则嫁为妻。为妻为妾，亦视父母贫富何如耳，非有种也。且汝父幸而漏网罢黜归来，脱以婪赃伏法，籍没家资，乌知此时不卖作娼家妇女？敢望良家妾乎？芝娘欲避专房之名，俾汝得入孟家门，作威福，何不自量也？"茅闻之，涕泗横流，叫号直出。高避去。后数年，高举进士，授江南武进令。一日，肩舆中见男子负缣囊，携妇酷肖茅氏。令役密侦，云浙人张凤，与妻茅氏，赴山东，道经于此。高疑有异，呼张前诘之曰："茅氏浙人，孟德邻之妻，奸拐何往？"张神情皇遽，梏其胫，遂吐实。先是德邻赴京索逋，二年不返。茅氏不安于室，日艳妆倚门，窥往来行客。张素奸宄，乘机诱入，情逾夫妇。为芸儿所窥，私告芝娘。茅知，大怒，挞芸儿几死，并骂芝娘，欲逐之。芝娘曰："我何罪，而被逐；欲去眼中钉，当俟主人归；否则，惟有死耳！"张闻，谓妇曰："我二人情好，生死不渝；而严氏长舌，骨梗其间。脱男子归来，势难复聚。且于汝有不利焉。"妇曰："然则奈何？"张曰："余有亲串，居武进，汝能偕往，可白头偕老。否则，余请从此逝矣。"遂相约月黑夜，挟资遁。抵武进，甫登岸，为高所见，讯得其情。呼妇曰："偷情私奔，此媵妾所为，言犹在耳。汝孟氏正妻，亦丧失廉耻乎？"男女各予杖递回籍。孟适于是月归家，愧且愤，褫其衣，鞭之流血。芝娘劝而止。中夜抽髻上簪，刺喉毕命。嗟乎！世之妇人，于翁姑则不孝，于夫子则不敬，独于妾则斤斤争大小，辨名分，不少宽假。甚者闻邻家纳妾，捻酸隔院者，有矣。其所以然之故，不过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耳。居恒以结发自负，谓能敦节操，重廉耻，不与婢妾等。及男子夭殂，或治装远出，往往柳梢待月，花底迎人；而妾媵则机声轧轧，午夜不休者，吾耳中目中，不知凡几。由此以观，妇人当视贤不肖，贵贱不足论矣。世家故多劣妇，寒门不少贤媛。日夜作狮吼，以争床第，无耻已甚；无耻则何所不为？吾愿世之须眉如戟，俨然而衣冠也者，不幸娶此等妒妇，余当严闺阃之防；何则？妒者，靡不淫也。

张　吉

孙奎，浙人，官于闽。下车之日，有讼其隶张吉占屋十余年不迁者。呼隶前，询之，对曰："小人非恋此居也。实舍此无可居，故十年来增其租三倍矣。"因询："有父母兄弟乎？"曰："无有。""有妻子乎？"曰："无有。"孙曰："既无亲属，则孑然一身，随地可栖，何必占屋十年之久，增三倍之租，且令居停主人哓哓致讼耶？"隶曰："小人有总角友，相随形影，不幸夭殂，葬诸原野。荒烟蔓草，虞孤魂之无依也。若移居他所，又不能入榇。此所以转辗图维，而莫可如何者也。"孙曰："汝父母今葬何处？"答："在某邱。"孙曰："某邱非原野乎？何以忍令魂魄长依荒烟蔓草，而不一顾也？且古今来人死无不葬，汝独拥榇十载，挟不近人情之说，以图鸠占。"因杖之，勒令迁居。舁棺葬毕，号泣终夜，自缢墓间。盖死者其生前与隶有断袖之好，卒后每食必旁设杯箸，寝则依于棺，积十余年不离如一日，昔卫灵爱弥子色美，至食其余桃，不为亵。及弥子色衰，即引以为罪，而诛之。夫朝夕相依，一旦色衰，即前情尽弃；若溘然而逝，形销骨化，宜更易於忘情。乃张吉至十年之久，犹寝食不置，至殉之以身。古来愚忠愚孝，每出于至微极陋之人，良有以也。

雷击逆妇记

龙邱湖镇村，有郭姓者，以卖布为业，家惟母妻。妻颇悍，不孝于姑。而母年高，耳目聋瞆。每起居饮食，郭皆身亲检点，惟恐其妻之有忤也。一日，郭因急事，欲赴郡，语其妻曰："予往还须三日；老年人非肉不饱，予已买置厨下；天且暑，用盐腌之，可供三日餐。"妻诺之，戏以粪为糟，置肉其中。每餐，蒸以食姑。越日郭归，母方食，询"肉味佳否？"母曰："肉何自来，粪秽触鼻，亦勉强食之耳。"郭取尝一脔而呕，因詈其妻。妻反肆诟谇，且语侵其姑。邻人咸集，为之排解。忽雷声殷然，黑云如墨。妻似有所觉，急趋后圃，取大瓮覆其头。俄顷霹雳一声，瓮底穿穴，头出于外。穴环其颈，若荷枷然。宛转哀号，母怜之，欲破瓮以出。郭曰："此天之谴逆妇也。违天不吉！"越日而毙。又兰溪李氏妇，家道极殷。值四旬寿日，亲邻毕集，馈遗丰隆。其母白头龙钟，鹑衣百结，右手拄杖，左手提虾满筐，谓女曰："不幸汝父早世，剩孤贫之母，又村居迢隔。汝四十寿辰，予几忘之。无物称祝，此虾予村外池中物也，亦足以助筵中一肴乎？"女大怒曰："何物老妪，吾父墓木拱矣，偏汝为阎罗王所弃，长留世上，作乞丐。吾面皮如甲，被汝刮去几十层！"夺其筐，掷堂下。虾跳跃满地。母无言，俯首而泣。座客或劝，或仰天太息，或有逡巡而去者。女益怒，诟詈不绝声。时日光当午，天无纤云，而空中之虺虺者，已隐约发声。俄而阴云骤合，大雨倾注，轰然震激，有不及掩耳之势。而女诟詈声，犹与雷声相间杂也。忽然趋跪阶下，一击而毙。珠翠罗绮，淋漓雨中。噫！孰谓天公梦梦哉！虽然，世之逆子悍妇，宜撄雷殛者不鲜；而彼苍曾不施一震之威，且俾终身富贵逸乐，抑又何也？余终不可解也！此一则，为余友何铁兰目击。

年大将军幕客

雍正年间，大将军年公，讳羹尧，网罗英杰，凡瑰宏奇特之士，与博弈挞鞠，擅一长一技者，靡不收置幕下。有一纸匠，叠纸百千幅于案，以小凿自上而下，镵诸花样，余纸皆遍，而独留极下一纸，无纤微镌劃痕，斯已奇矣。又有庖人，裸人肩背，作几案，置生豚一二斤其上，挥双刀杂踏剁之，旁观者咸惊咤失次。及肉成糜，而背无毫发伤，为更奇。凡若此者，不可悉数。特举所闻者志之耳。夫百工技艺，莫不先有规矩绳墨，师为之口传手授，经三四年之久，而后有成。之二人之技，既无绳墨，不假师传，惟心之所至，而用之于习，习之精熟，毫芒不失，殆庖丁所谓批郤导窾，以神遇，不以目视者乎？夫岂一朝一夕之功哉！以是知列子所谓削竹木为鹊，一飞而三日不下，庄子谓郢人垩漫其鼻端若蝇翼，使匠斫之，运斤成风，垩尽而鼻不伤，皆非寓言也。

断肠草

粤中深山大泽，多胡蔓草，其花有黄白二种，食之断肠。凡有愤激怨毒于中者，辄茹之；或置食物毒其仇，或持之以诈人财物，不遂，即纳诸口，须臾血溃百窍而死。计阖省每年毙于毒者，何止百数十人。有监司某，悯之，出示村民，每日拔草以献，一筐给值若干。于是卖菜佣及穷民无业者，咸采此草，荷担入城，市踵相接也。无如采者虽众，而产于地者不竭，且愈拔愈多，未及一年，而罢其役。愚谓此举虽属仁人之用心，然何异郑子产之乘舆济人，无补于事。为人上者，惟贵乎洁己奉公，教民敦节，行励廉耻，加以纠察抚循，俾顽梗残忍之徒，潜移默化；如孟尝之治合浦而珠还，宋均治九江而虎避，方为循良卓行。区区拔草以救民，舍本逐末，亦何益哉！

剡城瞽者

剡城有张姓者，自幼失明。一日，与其友晚出，过瓦砾场，垒魂碍足。忽谓友曰："足下有金。"蹴而俯拾之，大于杯。一日，购竹几，售者以其无目可欺也，以破裂者与之。张曳之移地作声，曰："破裂在几某足上。"验之，不爽。人疑其有术，询之，笑而不答。夫瞽者固有听声揣骨，辨人吉凶贵贱，然犹有声可听，骨可揣也。《北史》载卢大翼，幼称神童。后目盲，以手扪书而读。《癸辛杂志》载张五星目盲，于金玉之美恶，与妇女之妍媸，均以手扪之，毫发不爽。是遵何术欤？近日姑苏市廛中，以钱一贯，置案上，一过目，缺数几文，薄小几文，百不爽一。此特目力之敏。至汉时，蔡中郎夤夜扪碑而读，更无足异。上下数千百年以来，畸人奇事，出乎意计之外者，乌可枚举哉！

食　茄

乾隆丙戌夏，绍郡有食茄而毙者。茄为夏蔬中佳品，乌有毒。然屡试屡验。剖视之，虫生于穰，非外人者。于是咸弃置不敢食，莳茄者，亦锄而去之，堆累道旁。窭人与乞丐，收贮之，作饔飧，竟无恙。于是鼓腹而哗于路曰："天悯穷人之乏食也，故置毒于茄。吾侪小人，藉以不馁。倘粟中有毒，吾侪为侏儒矣！"

爬龟妇

浙中之东阳义乌，民情扩悍，即乡农妇女，多膂力绝人，精于技击。每三时之余，辄往各郡县，为人捉牙蠹；或以龟置筐内，使周行卜人休咎，名曰"爬龟"。幻妄惑世，已属可恶。而更有假此入人闺闼，摄财物，且取孕妇之胎，佐刀圭治病，以图利者。某村，一孕妇，其夫出外，数月未归。一日，骤雨中，有"爬龟"三妇，托避雨，求入。妇以其能卜休咎，藉问旅人归耗。顷之，复有客荷筐避雨门外，"爬龟"者逐之去。客不得已，趋前村小庵憩焉。主僧静远，亦工技击，问所自来，客为缕述。僧遽然曰："此村后贾六郎家，其妇临蓐，家无男子，今夜必为所害。余与六郎有旧，当往救之，子能相助乎？"客欣然，各持械往叩门。一妇问曰："何处游冶郎，昏夜叩人门户，欲何为者？"客呼曰："杀人贼妇，速出受缚。"门启，一刃飞出，中僧臂。僧跃入，以杖击之仆。两妇并出，僧与客比肩奋斗，且大声以呼，闻村人有遥应者。龟妇知不免，匍匐乞命，因骈系之。入视孕妇，则血湮床褥而毙矣。闻其法以新草履置百沸汤中，絷孕妇手足于腹上，极力揉之，数揉而胎坠。朱子谓"三姑六婆，实淫盗之媒"。"爬龟"者，三姑之俦欤？六婆之列欤？余不遑辨也。

下方寺僧卖膏记

吾乡出昌安门二十里，有下方寺，其僧卖膏为业。凡肢体损折者，敷之立愈。纷纷求治，趾错于门。前明时，每岁除夕，僧备酒肴十数筵，函白金自五十两以上，至数百，杂陈几上。夜分，或男或妇，或缁衣羽流，咸启后圃小扉而入，无揖让之文，无通问之语，至辄酣饮大醉。饮毕，各出其一年所得人之肺、肝、心、肾及孕胎，遂取应得之金，若取值焉而散。夫肢体折损，非死疾也；取其肺、肝、心、肾、孕胎，则死矣。置生人于死，以治不死之疾，虽至愚至忍者，不为。僧特欲神其技，以获利，遑顾其他。余窃谓生人脏腑诸物，既不能任意修合，取之无禁，而且终不若参苓桂附，载之方书，确有灵效。故疑其说出于傅会，未必果然。然相传明季献贼营中，有"老神仙"者，恒取处子阴油，熬炼成膏，以治断胫；剖腹能续之合之，不啻起死人而肉白骨。则当日下方寺之说，庸或有之。今寺僧卖膏如故，而效不神，殆时移世换，刑政肃清，一切作奸者皆敛迹，而药笼中物，只采草木之英，无生人肺肝诸物乎？

讼师果报记

吾乡奸宄之徒，无论姻党，稍有睚眦，辄向公庭饰词，作肤受诉，不直不休者，俗呼为"讼棍"。代人作词以诉，视事之轻重而受值者，为"讼师"。其立意措词，

能颠倒是非，混淆曲直；虽神明之宰，虚堂悬镜，莫能烛其奸。新昌有张二子者，货菽乳为业。一日晚归，见妻与邻人通，怒杀其妻，邻人夺门逸去。谚有杀奸必双之语，惶怖无策。里人陈某，讼师之黠者，因罄囊谋之。陈笑曰："此易与耳。明日昧爽，有沽菽浆者，给使入室，挥以白刃，孰能起死者，而问真伪乎？"次早，有少年叩门求浆，杀之，则陈子也。又吴江郦允恭，刀笔铦利，经其谋讼，无不胜。一老翁殴子，其子抵触，陨翁二齿。翁鸣于官，子急以重金奉郦求计。郦曰："此死罪也，何能为？"子长跪哀之，郦不得已，徘徊庭中。忽呼子耳语，因啮其耳，血流被面，曰："汝得生矣！"授以辞，往见邑宰，号泣请死。宰诘之，对曰："因父噬耳急，痛极求脱，不图伤老亲齿也。"宰因不直其父，谓"子有过，箠楚以惩之，龁其肉以为快，非豺狼乎？"父无可置辩，而子得原情薄责贯死。凡若此者，不可枚举。后郦不修帏箔，妻女相继窃赀遁，至老穷饿以死。夫朝廷以三尺法付有司，使彰善瘅恶，以莅斯民；庶过者知惩，而善者知劝。乃奸回巧诈，逞其伎俩，以挠国家之法，使是非曲直无从辨，甚至生者负疚，死者含冤，其害何可胜道？若而人谓能幸免王章，复逃阴谴，则天公梦梦，尚可问乎！

闹房毙命记

世俗娶妻，花烛之夕，亲朋毕聚于新妇室中，欢呼坐卧至更阑烛跋，甚者达旦不歇，名曰："闹房"。此风盛于江浙，而岭南尤甚。然房中之喧寂，视妇貌之妍媸：姿近中人者，不过酣饮谑浪；媸者一顾而散；妍者则百端狎戏，必扰之，俾连宵不遑寝处而后快。有周姓者，娶妇甚美。其友五六人，醉后絷周手足，裹以衾，舁之击钲鼓，游于市。夜半舁归，置之床上。其妇犹倚枕兀坐，未寝也。次早，妇未起，五六人者，复排闼入，见衾裹如故。因大惊，启之，头截去矣。鸣于官，妇与诸人桁杨桎梏，备尝楚毒，卒不得其实。数年，诸人皆庾死，狱始解。又有金某娶妻，闹房者缚金于屋后竹林中，而置酒于其室，袒臂裸襟，握拳射覆，使新妇传觞。其母怜子之夜深犯风露也，窃持灯往解之。呼子不见，血污竹径。盖其地多虎，而绕屋皆山，虎逾垣入，衔子去矣。夫他人娶妻而美，何与己事，而必百计扰弄，至裹之缚之哉！羡之极，妒心生焉。妒心一萌，其中有不堪自问者矣！周金二人之死，虽出于意外，而究其致死之由，乌能逃罪。故凡遇闹房之友，当面斥其非。其人知过而退，则已；否则，绝其往来，亦无不可。乃世俗相习成风，且有同室之人，亦与闹者，更可恶也。

鸦　片

鸦片出海外诸国，大约以草根花蕊合制而成。或曰："即米囊花子，亦无从辨也。"彝人入关，贸易携之。愚中国，获厚利，而闽粤两省土人，视为至宝。其物如马粪，色微绿；以水浸之，凡三宿，三易水，去渣存汁，以先后出者，递为高下。微火炼之成膏，如医家所用，以敷人疮毒者。分之丸如粟粒，置灯檠于床，持竹筒若洞箫者，横卧而吸其烟，必两人并卧，传筒互吸，则兴致倍加。其烟入腹，能益神气，彻夜不眠，无倦色。然越数日，或经月，偶吸之，无大害。若连朝不辍，至数月后，则侵人心脾，每日非如期呼吸，则疾作。俗呼为"瘾"。瘾至，其人涕泪交横，手足痿顿，不能举。即白刃加其颈，豸虎出其前，亦惟俯首受死，不能少为运动也。故久食鸦片者，肩耸项缩，颜色枯羸，奄奄若病夫初起。识者方代为叹息，而彼且诩诩自得，矜于众曰："余瘾至，食几许矣！余每日非此不能存活矣！"久之，家资耗尽，而死期亦至。哀哉！夫鸩毒害人，见之者必变色疾趋，避之惟恐不速；间有服毒，自戕其命，非迫于饥寒，即罹于法网，无生人之乐，遂视死如归。彼食鸦片者，明知耗财伤命，甘心不顾，亦何为哉！

平南仲传

平南仲，忘其籍隶。家资颇裕，而悭吝异常，遇饥寒垂毙者，虽一钱可活，亦靳而不与。而于选色调情，掷心卖眼，则百计图成，罄囊不惜。偶出游，遇一妇，携幼女同行，年可三十许，色颇艳，因尾其后，访之，知为杨氏妇，夫寒士，课蒙于家，藉馆谷以糊口者也。因日伺于门外，侦其夫，与某某最契，而转辗纳交，往来渐密。缓急相商，无不应。杨德之，谓管鲍交情，复见于今日也。一日，邀杨过饮。酒酣，握手曰："余有季父宰滇南，近得手书，以新开银矿，乏人经理，属余遄往。相见何迟，相离何速！且八千里外至滇南，衔杯握手，正未知何日，殊甚于邑耳！"杨亦欷歔不自胜。既而杨谓平曰："研田租薄，生计终微；荷君刮目，窃欲一附骥尾；倘得弹铗侯门，君之施也。"平曰："代筹已稔，所不敢请者，虞足下系恋室家，惮于行役。今既不忘弧矢，请即治任。不特舟车之费，毋烦过虑；即尊阃衣食，室人亦可代谋，断不致如齐臣之托妻寄子，有冻馁之虞也。"杨感激涕零，刻日就道。至滇，平谓杨曰："距此百里，为某邑。余有夙逋，必躬自走索，计四日可往还。"杨于是休于旅舍，而平则逾期不返。引领跂踵，几二旬，遂货其衣履，迹至某邑，平踪杳然。犹疑其或绕程先谒季父，缘事逗遛也。复踪迹之，则曩日所云季父开矿诸说，皆属子虚。杨始爽然大失；自惟彼以殷富之家，何藉于舌耕寒士，而殷勤缔交，屡供困乏，且挈之远行，以图生计哉？今忽尔兔脱，是明知其旅囊一无所有，而欲置死于异乡沟壑而甘心也。昔者恩何骤？今则仇何深？虽至愚极戆之士，可不假深思而得其故。然而杨已露肘决踵，潦倒穷途矣。匍匐乞食，八阅月抵里门，则妻孥已归平氏，遂径诣平。平诡云："外出未归。"询其妻，曰："卧病，不使相见。"询其女，则云："死矣。"杨素懦，平时凡遇横逆之加，受而不报。至此愤极，亦惟以首抢地，号泣呼天，不能出一辞，诋平短处也。先是，平给杨于旅舍，兼程并食，迅急归家。伪作杨手书，报平安云："藉平之力，业已得所。而途次之情谊，更堪铭佩，属妻踵门谢之。且可因此往说，以时商缓急，相见

如家人，不必以男女为嫌。"平由是得与妇通。杨归之日，妇已怀妊五月矣。因用药堕其胎，胎堕而妇暴卒。阴使人伺杨他出，举妇尸置于其家。时邑中土寇窃发，当事登陴御贼，不遑理民事，平窃私幸。未几，城破，贼头目陆姓者，向与平为邻，曾以饥寒告助，平无丝粒之给，憾之。且知其恶迹，缚平于柱，裸其妻妾子女于前，令群盗遍淫之，而后脔割其肉。嗟乎！使邑无贼警，临民者，即廉明按律治罪，申详准覆，动必经年。不过戮其身，妻孥犹安然无恙也。乌有脔割之惨、裸淫之辱哉！观此，可以知天道之不爽！

苗变虎

闻西粤苗人，每有变虎之异。其变未久，而被猎获者，往往于前两足皮内犹带银钏。盖苗俗妇人，以腕钏之多寡为贫富。余初以为诞。后居怀远阳溪山中三阅月，与苗人习处。询知头人，云其家自祖父以来，三世而两见矣。盖其祖母与叔，皆变虎者也。将变时，肢体发热，头目昏眩，呻吟床第，如寒疾。数日后，口噤不能言，则知其将变虎矣。多方拯治，间有愈者。否则，口噤数日，尾尻上骨辄隆起；又数日而盈尺，渐而目光闪烁，身上黄毛茸茸。其亲属皆环泣，病者泪亦涔涔下。乘夜号哭，舁诸野外。闭门不使入，次早，不知所之矣。数月后，时衔犬豕置门，犹不忘家室云。余谓天下理所必无，而事为或有者，此类是也。然按《淮南子》谓"牛哀病七日，化为虎。"又《述异记》曰："汉宣城太守封邵化虎，食郡民。"则古恒有之矣。惟是《易》曰："大人虎变。"虎为百兽之长，而苗则犬豕之类也；苗而变虎，可谓善变者矣！

蚺　蛇

粤西南梧诸郡，产蚺蛇，大者合抱。在当日已绝无仅有，今所见者，粗围经尺而已。性最淫，见妇女，必追及之，蟠绕不解。被交者，多死，或产蛇。故村妇樵采于山者，必视路之远近，而量系裙之多寡。遇蛇追及，则解覆其头而奔。少顷，蛇觉复追，解覆如前。倘道赊裙尽，则不免矣。然畏葛藤，捕者系藤其颈，牵之如犬羊。以竹签钉头尾于地，数人执巨梃遍击，梃所至，胆即随之。急用利刃剖之可得，用以合药。罪人被三木时，服之无痛楚。明杨忠愍被罪，有馈胆者，忠愍却之曰："椒山自有胆，何用蚺蛇为？"即此是也。其外肾如钩，可为房术。而其油沾人阴处，则缩如天阉，亦物理之不可解者。

龙城苗

柳州诸邑皆苗，聚数百家，或数十家为寨结屋，即就山之高下。远而望之，崇者如层楼，卑者如鸡埘。垦隙地为田，凿池养鱼，而结厕于池上，得陶朱公养鱼之法焉。其俗男女衣袴，俱墨色。男子不留髭，不辫发。或有髡其顶，反留两鬓及脑后者，皆挽而蟠于额上。嗜淡巴菇如命，虽三尺之童，烟管不去手。女子髻偏左，以木梳衔发际。遇澄溪，必濯发，日三四次，不惮烦也。贫富以白金为簪。富有两鬓簪十余枝，颈圈手钏，亦如其簪之数。衣短于腰，裙齐于膝，如帷裳多襞积，而无杀缝。冬夏皆跣足，故五官尽多妩媚，一视其足，即登徒子亦颓然气索矣。坐卧藉草于地，无几榻。食无箸，探以手。每寨必设鼓亭，有事则击鼓聚众。宋朱辅溪《蛮丛笑》所谓"集人鼓"也。椎牛剖分其肉，而生啖之；去牛肠，取垢，揉其汁白如浆者，聚盎内，醮肉而食。人以为秽，而彼则不啻珍错。《岭表录异》谓交趾重"不乃羹"。不乃羹者，即牛肠之垢。柳州距交趾不远，故其食物之相类，如此。夫妇配合必以歌，聚男女数百人，更唱迭和，不知何词，翕然而合，则相携于深谷无人处，成匹偶。散后，夫自归，俟女与他人合而生子，然后娶为妇。否则，不齿于人数。夫桂林象郡始皇时已入版图，数千百年以来，沧桑且更，而独此污风陋俗，竟无能移而易之者，其故何与？

芦　笙

苗寨多在穷岩绝壑间，其地生芦，大逾中指，似竹而无节。截短长共六管，束列匏中为笙。大者长丈余，小者亦五六尺。每管各一孔，吹时手指互相启按，亦成声调。每于农隙或黍稷登场后，合寨中老幼数百人吹之；且吹且舞，为赛神之乐，声振陵谷。物果见所未见，音亦闻所未闻，余为长歌记之：西风瑟瑟芦花老，芦叶离披见孤筱；截来六管短间长，攒束如笙制亦巧。短者才盈三五尺，长者丈余真绝倒。相传此物制自汉武候，会与征蛮铜鼓同时造；牂牁郡僻山之陬，彝人杂处为朋俦（按《牂牁志苗猺狑獞四种》总名西南彝），服食迥与世俗殊，语言莫辨惟啁啾。蛮烟瘴雨无音乐，不解丝管与箜篌我来正值秋风里，无限羁愁胸臆起。忽闻村落乌乌鸣，云是芦笙心转喜。环列罗汉几百人（苗俗男子三十以下者名为罗汉），魋颜鼊鬅真壮士；齐声吹澈凌云霄，响震危崖势欲圮。初疑边笳鸣，晋阳铁骑来纵横；又疑吹觱篥，龟兹旧乐多凄恻。倏尔断复连，转瞬徐还捷；所贵群吹无错杂，何必商征与吕律？小笙音节殊悠扬，伛偻舞蹈兼趋跄；大笙窾坎复鞺鞳，特立不倚排风樯。当前聆近股战栗，临风递远心悲凉。最是荒村日欲暮，野烟锁断樵人路，嘹呖哀鸣叫不休，鸣咽寒蛩泣玉露。离情别绪杂沓来，芦笙余响偏难住。频寄语，遄归去，赏音此地终难遇！任君能作凤凰鸣，未必浮邱真一顾。笙兮笙兮唤奈何，为君翻作芦笙歌！

黄石夫入乡贤祠记

黄石夫者，不知其里居，藉祖父之遗，家业丰裕。补县学生，财丰而用啬，一介不以与人。而性善修饰，遇人谦抑，以邀虚誉。伪使相识者遗金于道而拾之，揭示通衢曰："遗物者急诣认取，毋自误。"其人奔而往质，银数无讹，给还之。使人闻于邑宰，及学使者，遂以道不拾遗，举为优。其家僮通于邻妇，为本夫所执，截其发，系颈而牵至其家，诟詈及黄，黄揖之求免。事平谓

人曰："以我家声势，付有司，置诸法，易易耳。顾犯而不较，尝闻圣人之教矣。"居父母丧，作哀痛擗踊状，水浆不入口，设藁席于柩前，而背人饮酒食肉，实与妻妾同寝处。其生平诡谲类如此。而人亦往往为所欺，曰："石夫，君子人也。生可为闾党之表率，死可入乡贤祠而无愧矣。"石夫亦遂居之不疑，诩诩自得。谓其子曰："吾生平无愧怍，死而食报，以享春秋，俎豆之荐，庸何忝乎？"未几卒，其子遵治，命赂乡党中之素有声望者，为之合词，请于邑宰，择日奉栗主入祠。是夕，其子梦石夫衣冠破裂，而目青红相间，云："祠中乡前辈，索贽仪，不遂，被逐。"子次早入祠，其父木主果仆于地。因默祷奉香楮牲醴，始获安焉。明成化间，有给事中王徽，刚直有大节，将卒，戒其子曰："乡贤祠甚杂乱，吾耻居其中。"又刘健为相，河南有司欲奉其封翁入祠，刘谢曰："吾郡乡贤有二，程夫子在，吾父何可并也？夫祖父无明德而强列俎豆，以招訾议，是辱之，非荣之也。"今黄石夫既不能如王徽之立品，而其子复不能如刘健之有识，可谓是父是子矣。然祠中诸贤，不以石夫之不当入祠而逐，而因索贽不遂，仆其主，而逐之。其卑鄙为何如哉！乡贤如此，无怪王徽耻居其中也。

吏目决囚记

梅州蔡阿三者，凶狡无赖，佣工于其邻张某家。张妇年少，微有姿，阿三图奸而无隙。偶入山，遇妇自家母归，诱入寮房，强污之。寮房者，农圃家司夜之所也。妇谩骂曰："汝佣于我家，无礼若此，归语我夫，汝死无日矣。"三因举木棍连击毙之，且褫其衣裤而遁。后捕得当诛，部中文檄，至例不得少延时刻，而佐杂官又不得监刑。游击某大言曰："文武一体，州牧公出，予独不可任此事乎？请邻封，至速需三日，予不能任其咎也。"于是吏目程某，同押决所。囚至时，已昏黑，且霖雨。而行刑者，又初次试手，多饮酒以壮胆，颓然醉矣。举刀一挥，中囚肩，囚仆于地，遽报斩讫。游击某者，虞黑夜有失，令千总某验之。覆命谓："身首已离丈余，尚得活耶？"遂各散去。次早，囚尸不见，监刑者皆惶惧失措。悬赏大索，获诸野厕，始正典刑。事闻于朝，令制军严鞫，得囚兄某贿属行刑实，皆伏诛。千总吏目，虽无情弊，而决囚大典，漫不惊心，亦置诸法。州牧与游击戍边。夫决囚，常事耳；待旦不及而决于夜，亦恒有之。适逢霖雨，而行刑者又醉，遂成天下古今未有之奇事，宜记之。知事之出于意计外者，固不少也，可不慎与？

纪西粤幕

幕友惟刑钱为最要。就二者而论，刑名尤重焉。盖钱谷所司，惟出纳；而刑名则按律引例，以判罪人生死，所争在毫厘间。欧阳公谓"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所谓求者，即在按律引例之间，岂细故哉？故习是业者，必求申韩老手，北面师事，朝切切磨，积数年之久，方可出而应世，各省皆然。惟粤西去京师稍远，一切刑政简易，稍有出入，当事亦不甚苛求。故莲幕捉刀人，往往有未经师传，逞其私智，抄撮成案；藉有刀者为之推毂，即踞案指麾，顾盼自喜。有某姓者，行货于粤，资本耗去，改业为幕。矜于众曰："此何难事，而亦如学者负笈从师，迁延岁月乎？倘予汲引有人，断不贻讥幕府。"于是遇新除州县至，必先怀刺求见，曰："晚生赋闲日久，资斧不给，求老先生培植一席之地，举家衔感。"同人皆鄙之，不与往来。桂林郡守与有桑谊，推毂两次，俱不胜任，东人辞焉。因复往求荐，见壁上大书一绝曰："改将贸易学刑名，不用工夫那得精？培植两番梓谊尽，不须再渎老先生。"某大惭而去。

临清寇略

[清]俞　蛟撰　马素珍整理

《临清寇略》，清俞蛟撰。俞氏为乾隆、嘉庆年间山阴人。该书专记清乾隆三十九年山东清水教首领王伦聚众攻占临清，起兵反清一事。俞蛟当时客居临清，故其所记多为亲历，史料价值极高。据民国石印本整理。

临清，为山左水陆之冲，距京师八百里，而近商贾幅輳，市廛林列。乃啸聚阳谷、寿张、堂邑三县之亡命，蚁屯蜂集，虽三旬扑灭，而干戈烽火，村市为墟。狂寇跳梁，用纪颠末。顾军需旁午，执简操觚，终虞舛漏。且叙无伦次，不贤识小，聊存其略云尔。

甲午之秋，余客临清，吏目范龙山与有葭莩谊，投辖下，键馆于衙斋。时逆匪王伦以清水邪教，煽聚亡命，至数千人；阴布其党于东昌、兖州二郡。八月二十八日，子夜，陷寿张。县令沈齐义，朝服坐堂皇，骂贼；贼支解之。临清之南乡张四姑庄，亦同时被贼杀掠一空。庄去州仅二十五里，闾阎汹汹。协镇叶信，江右人，耄且病，部下兵不满三百。州牧王溥人京未返，摄篆者别驾秦震钧，束手无策。龙山谓余曰："寇至奈何？"余曰："升平盛世，此等么魔，直飞蛾投火，灭亡可立待，何虑为？虽然，不可无备。宜先谕四乡，运积聚人城，无为贼掠。西南二门外，民舍与城毗连者，毁之，虞贼人藉足且纵火也。派城内居民，列名造册，上城分守垛口。其四门敌楼，则以兵守之。令绅士分任段落，为兵民造饭，供应毋缺。御贼器物，自弓矢、火药、铅丸外，更多备石灰。盖远凭枪炮，近宜矢石；仰面攀登者，扬灰可眯其目，此其大略也。至随机应变，不可枚举矣。"龙山曰："贼之来与否未可知；先运积聚，毁民舍，余以吏目微员，敢张皇滋事乎？"后贼专攻西南，藉民舍为障蔽，致城上枪炮不能击，四乡积聚恣其淫掠，所备灰石复不多，拆女墙用之。龙山初未尝不笑余为书生谈兵也。

先是五月间，四乡忽起讹言，清水教主招聚训练，择八月二十八日起事矣。或问起事云何？曰："杀官劫库藏。"察之，每村果有贼目数人，教习枪棒，声言饮水一瓯，可四十九日不食，因名其教为清水云。时犹未知渠魁为王伦也。伦阳谷人，貌魁岸，性狡谲，多力，有拳勇。尝为县役，因事责斥，无以为生；遂抄撮方书，为人治瘫痪颇验。择受病男妇之精悍者，不受值，均感其惠，愿为义儿义女，以报德。又诡称遇异人授符箓，能召鬼神诸邪法以惑愚民；积十余年，而奸党遍诸各邑。寿张与阳谷连界，沈明府齐义于八月始廉知其事，方拟移文阳谷协擒，而胥役皆贼党，有伪授元帅将军之目者，遂作先发制人之举，于二十八日，召优在衙前演戏，椎牛醵饮。至更余，聚贼数千人，呼啸而人。沈明府出谕祸福，而伪帅李旺转率群贼胁降。李旺者，皂役也。沈知事不可为，遂朝服升堂骂贼。李旺抽刀而前曰："小人今日犯上矣！"遂遇害。夫县令职司民社，贵能劳来抚字，而尤贵摘奸发伏。乃奸民煽乱于下，不能察；甚至胥役舞弄肘腋间，亦梦梦而无觉。及风闻已确，复不能急为消弭扑灭。方且邻邑行文，机事不密，身殉而民社随之，邑宰如此，朝廷亦安赖哉？

兖州镇惟一满洲人，素以勇略自夸。闻变，率所部三百人，疾驰而至。军法，以鸟枪利于杀贼，为前锋。而鸟枪每杆必以长刀或长矛，一人护之。盖鸟枪一发之后，加药丸引火绠，须片刻俄延，则全赖护之者从旁抵御，而枪火复发，方保无虞。兖镇藐视贼为乌合，仓猝而往，又众寡不敌，遂为所败。骑兵被创而奔，步兵无生还者。

九月二日，贼陷阳谷。阳谷为贼薮，胥役皆党羽，故陷之倍易。县丞刘希寿、典史方光礼，俱被害。报至，人情益皇遽。是日，城上画角乌乌，城门已昼闭数日。而州衙大门亦闭，往来者进出即阖。夜二鼓；廨内外人声如沸。余数眠数起，不能寐。少选，龙山仓皇呼曰："此何时，犹酣睡耶？"余询："贼氛若何？"曰："顷又报堂邑陷，署篆陈枚、训导吴标，俱殉难。余被害者，无从考。贼距城二十里矣。"余急起，见龙山率役十余人，各持械而出。俄顷，诣南门，探之，声息寂然。惟闻各衢巷鸣钲，按册呼民兵上城。时阴云惨合，凉飚飒飒透襟袂。望陴上无灯火，惟城下系马二十余骑而已。天曙，龙山返，谓已得确耗，贼大队踞柳林，距城四十里。枝党踞茶庵，有国学生王某以妹进王伦为伪后，群贼庆贺，优人方演剧也。日向午，兖镇惟一，率部下马步八

百人，驻城中，遏贼北走，人心稍定。

陈枚者，浙人，以孝廉截取发山左，试用堂邑宰。汤桂计偕入都，因摄其篆。而是日汤适返，陈已交印绶，脱然事外矣。会贼至，分守西成，城垣颓败，又乏守兵，无可捍御，贼因驱马直入。陈躯肥重，其仆牵马至，四五人扶掖不能上，挟之而趋。贼尾至文庙前，仆皆散去，遂就擒，至演武场。先是贼帅归太，以货私盐为业，数月前被陈擒治，荷校当途。其党劫之去，陈不知也。今欲泄愤，杖以百数，且割其势，置口中，而后脔割之。归太凶逆之罪，可擢发数乎？归太本名国太，因与藩司同名姓，当事思避之；而山左国音为归，遂呼为归太。后贼党擒解入都，皇上亲鞫，得归太戕陈状，上震怒，严谕大将军舒公赫德，必生致归太。于是就被擒诸贼，逐名质讯，均以不知对。及鞫其妻刘氏云，归太于九月二十四日战败，相向泣下，探怀中鸡卵八枚，付刘氏曰："若等自为计，余不复相顾矣。"提枪跨白马，解缠头黑布，易以毡帽而出，从此不复见。方王伦造逆时，四乡村镇，皆立义堡。贼至鸣鼓聚众，作捍御；或预掘土坎，遇形迹可疑者，即生埋之。事定后，抚军榜归太状貌服饰，檄东昌司马龚孙枝遍查；俱云有其人。及搰而验之，皆非；则归太为漏网脱逃，未可知也。

初五日，傍晚，抚军徐公绩檄兖镇惟一于五鼓合兵赴柳林，留百人助守，而率骑兵六百往，谓以抚镇大员，剿乌合之草寇，直以汤沃雪。咸引领盼捷音。而余亦与诸同人酌饮以为欢。孰料捷音未奏，而贼反于初六日巳刻临城下矣！贼将至，人无知者。龙山犹奉监司札往闸河撤渡。至西城外鸡市，市人告曰："君毋往，贼前锋已渡河，宜急返。"驰回，而城门已阖，武弁不纳。一时绅士及兵民皆哗，谓吏目虽微，亦朝廷官，乌有因公出外，弃之以张贼势者？门启而入，贼即踵至。贼之初至也，遇闸河，河阔数十丈，虽有一二舟楫，而贼徒颇繁。因柝居民庐舍，浮木板苇席于河，或曳马尾迤逦而渡。倘以数百人伏河岸，乘其半渡，贼众可歼。惜当事无远略，仅知撤渡，而计不及此。至之日，听国师樊伟之谋，伪收人心，不杀劫，一切食物，均易之以价。有一贼食人梨而少与值，立斩之，而倍以偿。于是无知细民，咸为贼无所害；而稍有知识者，亦图苟安，不思远避。三日后，贼状毕露，掠财物掳妇女，四乡要路，均守之，无一人得窜逸者。遂逐户编名，以老弱执役，少壮者每人给药一丸，令吞之。又给黑布一幅，裹额上，刀一口，俾相随攻杀，不从则杀之。相传食其药，即心迷，能杀人。余同里人李允恭者，为临关椽吏，被虏给药，伪含于口，藏齿颊间。俟贼去，吐之，得无恙。然其母若妻，拘贼营半月。事平获返，其不死于贼，不死于官兵者幸也。其他不受贼胁，不为贼污，甘蹈白刃而不顾，且有阖门殉节者。人固有贤不肖之不同，乌可同日语哉。

贼之攻城也，皆黑布缠头，衣履墨色，望之若鬼魅。间有服优伶彩服者。器械多劫诸营汛，或以厨刀樵斧，缚杆上，跳跃呼号。兼挟邪术，城上以劈山炮、佛郎机、过山鸟，齐发击之，铅子每丸重二两，其势摧山倒壁，当之者宜无不糜烂。乃自午至酉，贼徒无一中伤，益跳跃呼号，谓炮不过火。守城兵民，咸皇迫，窃窃私语，谓："此何妖术，乃尔也？"贼中有服黄绫马褂者，系王伦之弟，伪称四王爷；右手执刀，左手执小旗，坐对南城，仅数百步，口中默念，不知何词。众炮丛集拟之，铅丸将及其身，一二尺许，即堕地。当事诸君俱惴惴无可措手。忽一老弁，急呼妓女上城，解其亵衣，以阴对之，而令燃炮。群见铅丸已堕地，忽跃而起，中其腹。一时兵民欢声雷动，贼为之夺气。群知其术可破，益令老弱妓女，裸而凭城；兼以鸡犬血粪汁，缚帚洒之，由是炮无不发，发无不中，贼碎首糜躯，洞胸贯胁，尸枕藉城下，以千计。自此白昼潜踪，每至夜分，束黍秸堆城下如阜，焚之。烟焰障天日，敌楼几燎者五次。赖将士用命，以水沃救，得无恙。一夕，以大车四乘，载火药，驾牛而至，城上发炮，毙其牛车，不得展动，投火焚之，焰冲霄汉，民舍咸烬。脱令近城，则敌楼必毁，而城不可保矣。时有武孝廉吴召伦者，为贼主谋，以牛马驾车，不能避矢炮；因其轮两旁，设木板，约宽三四尺，名曰"大鹏双展翅"。令有力者，七八人，伏其下，背负而行。冀至城下，发火焚敌楼。城上急投砖石，一时堆车上若阜，负者力不胜而仆，缒兵士下城，尽杀之。

南城外，有小楼，高数丈，系质库中每夜巡更击柝之所。贼踞之，俯瞰城中虚实，间施枪箭，当事患之。募有能焚之者，得十余人，束刍于背，缒城而下，逾垣越屋，至其楼前。先从窗外觑之，见贼多酣睡；独有两人，坐胡床而饮，杯盘狼藉。火发，贼皆呼啸而出。有三妇，年约三十余，均以黑缣裹额，短小精悍，结束整齐，挥刀踪马，追至城下。城上急发火炮，三妇均以左手向城上挥摇，自南而西，飞驰而去。云皆王伦义妇义女也。

兖镇惟一自九月五日，赴柳林后，杳不知其所之。会城音耗隔绝，文檄不通者，八日。临清孤城捍贼，所恃民心固结，兵士用命。至十四日，得登州兵三百名助守，始知初六日柳林三路合剿之师，皆不利，贼众所以即于是日乘胜围临清也。十五日，兖镇复收合师徒千余人抵城下，结寨西南之冲。兖之参将乌大经守南门，躬诣营，延之入城共守。兖镇曰："我为若等犄角于此，城可无虞。往者寿张之役，事起仓卒，柳林之败，咎有攸归。兹来努力建功，一洗前耻，区区贼奴，乌足当我前锋哉！"邀之再三，终不入。时识者窃忧之。盖贼虽乌合，实皆亡命；且合胁从而计，已不下万人。彼众我寡，形势悬殊。兵法固有以少击众者，兖镇岂其伦欤？越三日，贼果率二千人劫战，离北门仅里余，可望而见。守城者咸作壁上观，呐喊助势，不敢施枪炮，以我兵与贼混斗，恐致误伤也。俄而贼众麏至，兖镇力不能支，率数十骑，策马驰去。计败阵三次，欲委为非战之罪，盖亦难已。后舒大将军至临清，奉上命正法军前。自十五后，各郡助守兵陆续而至，兵民益奋。拟夜半缒城，掩贼不备。而协镇叶信不可，谓行师当临事而惧，

好谋而成，只以坚守，以候王师之至。倘有不利，则人心馁而贼势张，柳林一败，临清被围，非明证乎？盖叶信虽武夫，无干城之略，因前一夕贼人火攻敌楼，几焚，适信退而休息，闻报急驰，一惊而腰为之折，遂不能乘马。每日坐蓝舆，两卒舁之巡城上，尚敢撄贼锋，而速其攻围乎？闻信颇知吟咏，兼工擘窠书，足征毛锥与长枪大剑兼擅为难，上马杀贼，下马作露布，若此人，即古来亦岂多见哉！

贼党窥东昌时，东昌城垣残缺，兵不满五百，战守均不足恃。贼于日暮，见一人，赤面修髯，身高丈余，坐雉堞上，火炬笼灯，约数万。贼大惊，相谓曰："谁云东昌乏守兵耶？"由是骇散。东昌实山左要地，故神物效灵，为一方保障。

贼之来也，多挈其妻孥老幼，并载牛羊鸡犬，且有劫其戚族俱来者。逞其邪说，谓本乡有黑风劫，遭之者死亡相继，宜出门远避；经七七之期，庶可免耳。后贼之妻孥，皆缘坐，或发披甲为奴，其余释归乡里。然朝廷虽下宽大之诏，而闾阎之明大义者，咸拔刀砍地曰："吾乡乌容此逆种，再遗他日之害？"尽杀之，虽孩提无得免者。

贼掳妇女数千人，置大寺。大寺者，城西古刹也。室宇宽广，多隙地。色美者，王伦自取之；次给贼目，作战胜之赏。迨舒将军至，贼徒败衄。官兵围寺，将施大炮轰击。被掳者皆奔窜投闸河，水为之不流。

樊伟，寿张人，自幼犷悍无赖，好博，负多不能偿，为其徒窘辱，匿王伦家。久之，髡其顶，名为僧，而无师傅，所为多不法；逞其私智，妄谈天文谶纬，以惑众。尝语王伦曰："予阅人多矣，莫有如君者！即若辈位至督抚，衣锦食肉，能生杀人，亦徒拥虚名；按其才与貌，终出君下。予为君擘画，十年当为君，姓上加白字，毋自弃也。"又尝劝王伦纠党千人，潜入京师为变，因事迁延不果。伦之造逆，多出其谋。后与官兵抗御，恒执红旗指麾。被擒囚解入京，廷讯，犹称王伦为新主。其冥顽无知，与明季艾山贼刘永明临刑称寡人者，均堪捧腹。

孟灿兖州人，勇鸷凶悍。尝因争博，以一掌毙其徒，亡命至楚。素与樊伟善，闻逆谋，潜返，王伦倚如左右手，跬步不离。破寿张、阳谷、堂邑，得其力为多。

王师压垒，贼势穷蹙，伦与其党踞汪氏室，侍卫英继图与把总仙鹤翎率死士数百人，挺身直入，大呼："王伦安在！"伦出应，鹤翎即前捽其辫，继图扭其胸，盖欲生致之也。群贼尽力格斗，我兵稍却。时鹤翎颈上被砍深寸许，继图亦遍体受伤，然两人犹与王伦卧地上扭结不可解。孟灿掣短矛刺继图，中其喉，继图遂释手。幸援兵继入，劫两人出，俱受重伤，而继图尤甚。因以毡车护送入都，未至而卒。王伦亦从此不复见矣。后灿擒解入都，与樊伟等磔于柴市。

颜六，堂邑人，面黑髯卷，指甲如爪，故贼中称"虎爪颜六"。家饶于赀，招聚亡命，居积私盐，荷筐入市，莫敢谁何。樊伟招之入党。贼中称勇健者，推六为首。后为大炮击死。

李三，堂邑人，年约三十许，身长八尺，而两脚过身之半。日荷担衙前，货菽乳干为业。予尝见之，不谓即贼党。且贼之先行也，一日夜能行八百里。王伦遣其入京侦探，见舒将军率师出得胜门，三于次早即报知王伦作备御。《语》云"长胫者善走"，果不爽与。擒置囚车，索酒肉，不与且谩骂，犹自称"先行官"云。

扬累，忘其里居，王伦义儿也。多力，贼中妄称"万人敌"。每跨白骡，持白蜡干枪，与直隶参将某战，被围数重，自辰至酉，不能出，为流矢所中，斩于阵。

李旺者，寿张人，亦王伦义子。驽黠善斗，八月二十八夜，戕沈君，犯上作乱，已罪无可逭。又相随破阳谷、堂邑，围临清。北门之战，兖镇惟一失机败走，其部下马兵张某，面麻而黑，力杀贼数十人，不过。贼无可如何，旺步行潜出其后，以矛刺之，堕马，群贼相庆。谓"官兵尽如此麻，吾辈无噍类矣！"曾与杨累同被围，旺独免脱，后终被擒，解京伏法。

乌三娘，兖州人，年二十许，娟媚多姿，而有膂力。工技击，其夫某，能为角觝戏，俗所称"走马卖械"者也。尝与三娘挟技走楚豫间，以糊口。而三娘技实过其夫，尝患疡，遇王伦治之而愈，不受值，且助以赀。三娘感其惠，愿为义女。夫卒，遂依于其家。王伦破寿张诸邑，三娘皆从，而更招致其当日同卖械者十余人。王伦皆呼为女，而实与同卧起，如妻妾。

王师困王伦于汪氏室，三娘率诸女巷战，短兵相接，诸女次第死。三娘独挥两刃，能捍蔽锋镝，忽于马上跃升屋，而楼即汪氏之三层楼也。高十余仞，官军围三匝，矢炮拟之若的；三娘扬袖作舞状，终莫能伤。日将夕矣，一军皇骇，盖不虑其不死，虑其遁走而莫可致也。有老弁就贼尸割其势，置炮上，一发而三娘堕地。诸军呼声雷动，锋刃齐下，立成肉糜。

王王氏，王伦嫂也，号"五圣娘娘"。年六十余，白发盈头，身高八尺，跨马挥双刀，巷战被擒。当事闻妇有妖术，以铁绠贯项下骨，拟次日解京，一宿而毙。

临清被围几二旬，幸大仓储粟颇饶，然食有余而薪不足，拆屋而炊，熔锡器作铅丸以击贼。贼亦发大炮攻城，铅丸如鸡卵者，皆由敌楼飞越而过；挽二石弓，矢集城上如猬毛，均未尝伤及一人一骑，谓非神祐乎？余易儒服，随守土诸君，巡城上，衣不解带者，旬有八日。二十三日，黎明，南外门呼噪连天，炮声如贯珠，累累不断。报徐抚军兵至矣。纵火焚鼓楼，众贼乱窜，城上乡兵缒城助战，运河北岸，喊声继起。望之，人马如豆，往来驰骤，尘土障天，则直隶制军师也。贼踞莲花庵，穴墙施枪炮。日向午，报大将舒公赫德，统八旗劲旅至。余急趋东门观之，干戈耀日，旌旆翳云，军容之盛，实生当盛世所不能常覩者。大兵四集，爰扫欃枪，贼惶怖不敢出，然犹踞市廛作负嵎势。兵不能骤进，因四面纵火，且攻且焚，击斩之外，日生擒数百人。于是王伦党羽俱尽，势不可支，且自知罪大恶极，法所不宥，因纵火自戕。人竟以不获寸磔其尸为恨，余谓糜肌骨而灼肺肝，殆尤甚于寸磔欤。计贼匪造逆至荡平，凡二十六

日，三邑一州，良民遭残害者，不可胜计。其间明大义，知顺逆，不为贼胁，洁身自尽，或骂贼被害，自守土诸公外，亦难更仆数。于是皇上纶綍下颁，酌赐荫恤，以慰忠魂；而草野之流离失业者，倍廑轸念，开仓廪，蠲赋税，给籽种，不期年而闾阎疮痍斯平，盖藏如旧，复熙熙皞皞矣。嗟乎！我朝自承平百数十年以来，普天率土，仁声遍洽；凡在海外，靡不重译来格；间有不靖，六师所向，何坚不摧？乃王伦以山左细民，妄逞跳梁之技，致廑睿算。命将行师，计日而著戎衣，诘朝而歼狂寇，疾风扫秋叶，何其神且速耶？蛟躬临壁垒，目击情形，故敢就所见闻，略纪颠末，为冥顽狂徒，妄弄潢池者戒。

九曜斋笔记

[清]惠　栋撰　杜泽逊整理

《九曜斋笔记》三卷，清惠栋撰。此书为作者杂录古书而成的一部掌故笔记。涉及到先秦至清代人物行迹，民风习俗、礼仪、宗教、学术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如录《辍耕录》中有关记载，而成“全真教”条；录《居易录》等著作，以述南宋刘漫塘如何演变为民间蝗神等，均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卷三记人物称谓特详，有助于了解古代习俗。本整理本以《聚学轩丛书》本为底本，以他书核校各条出处，改正了一些脱误。

卷　一

三　老

《前书·高祖纪》：“二年，举民间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繇戍，以十月赐酒肉。”《后汉·百官志》曰：“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续汉书·礼仪志》注：“《孝经援神契》曰：‘尊三老者，父象也。谒者奉几，安车软轮，供绥执事五更，宠以度，接礼交容，谦恭顺貌。’宋均曰：‘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者。奉几，授三老也。安车，坐乘之车。软轮，蒲裹轮。供绥，三老就车，天子亲执绥授之也。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度，法也。度以宠异之也。’应劭《汉官仪》曰：‘三老、五更，三代所尊也。安车软轮，送迎至家，天子独拜于屏。三者，道成于天、地、人。老者，久也，旧也。五者，训于五品。更者，五世长子更更相代，言其能以善道改更己也。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完具。’臣昭案：桓荣五更，后除兄子二人补四百石，则荣非长子矣。蔡邕曰：‘五更，长老之称也。’”《礼仪志》曰：“养三老、五更之仪，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讲师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为老，次一人为更也（卢植《礼记》注曰：“选三公老者为三老，卿大夫中之老者为五更，亦参五之也。”）。皆服都纻大袍单衣，皂缘领袖中衣，冠进贤，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齐于太学讲堂（《月令章句》曰：“三老，国老也。五更，庶老也。”）。其日，乘舆先到辟雍礼殿，御坐东厢，遣使者安车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门屏，交礼，道自阼阶，三老升自宾阶。至阼阶，天子揖如礼。三老升，东面，三公设几，九卿正履，天子亲袒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祝鲠在前，祝噎在后。五更南面，公进供礼，亦如之。明日，皆诣阙谢恩，以见礼遇大尊显故也。”谯周《五经然否》曰：“汉初，或云三老答天子拜。遭王莽之乱，法度残阙。汉中兴，定礼仪，群臣欲令三老答拜。城门校尉董钧驳曰：‘养三老，所以教事父之道也。若答拜，是使天下答子拜也。’诏从钧议。”谯周论之曰：“礼，尸服上服，犹以非亲之故答子拜，士见异国君亦答拜，是皆不得视犹子也。”虞喜曰：“且据《汉仪》，于门屏交礼，交礼即答拜。中兴谬从钧议，后革之，深得其意。”

飨　礼

《说文》曰：“飨，乡人饮酒也。”家君曰：“乡人饮酒谓之飨，然则乡饮酒即古之飨礼。先儒谓飨礼已亡，非也。”

频　烦

《汉书》曰：“非皇天所以郑重降符瑞之意。”师古曰：“郑重，谓频烦也。”杜诗云：“三顾频烦天下计。”亦谓郑重之意。或以频烦为频数之频，古无是训，近俗有之。

说　文

《说文》所引诸说，上自孔子，下及两汉，共二十八人。孔子说、庄王说、韩非说、左氏说、淮南王说、司马相如说、董仲舒说、卫宏说、扬雄说、京房说、刘歆说、杜林说、贾侍中说、桑钦说、傅毅说、官溥说、谭长说、王育说、尹彤说、张林说、黄颢说、周盛说、逯安说、欧阳乔说、宁严说、爰礼说、徐巡说、庄都说、张彻说。贾侍中者，贾逵也。许慎从逵受古学，故举其官名。

借倩之倩

陆放翁言："昭德诸晁谓婿为借倩之倩，近世方讹为倩盼之倩。予幼小不能扣所出，至今悔之。"案：《方言》云："东齐之间，聟谓之倩。"郭氏注云："言可借倩也。"放翁岂未之见耶？

辇酌宫

姚令威曰："宇文修有一古鼎，款识云：'辇酌宫'。"案：辇酌《汉书》作莲勺，注："音辇酌（古莲辇同音），县名，在栎阳，去长安七十余里。"《汉书》及《黄图》、《旧事》、《宫阁名》诸书皆不云莲勺有宫，博物如欧、刘，皆不能详。《钟鼎款识》载刘原父所藏《莲勺炉铭》云："莲勺宫铜一斗鼎，下龣重四斤十两。五凤三年正月己丑工渭城徐安守属定昌造。"此又一莲勺宫炉也，并载之以俟博雅。

大尚书

《隋书·经籍志》："《政论》六卷、《四人月令》一卷，汉大尚书崔寔撰。"案：东汉有尚书令、仆、丞、郎，不称大尚书，《汉刘宽碑》阴有："大尚书河南张祗，字子戒。"又《山阳太守祝睦碑》云："辟司空府北军中候，拜大尚书、仆射。"洪适《隶续》曰："以其长于诸曹，故加大以别之。"

三　商

汉《册礼鉴铭》曰："吾作明镜，幽炼三商，周列典祀，配像万强。"徐献忠曰："古之冶镜，取金气盛而炼以三载或三月，以《周易》乾坤五五之数，故曰三商。"余案：《士昏礼》郑《目录》曰："必以昏者，阳往而阴来，日入三商为昏。"贾公彦曰："商是商量漏刻之名，鉴诸阴类，炼之昏夜，故云幽炼。"徐氏之说殊不足据。商，《释文》音嫡，《鉴铭》与强协，则读为商量之商。先王父有句："坐听三商玉漏移。"或据《释文》谓不当读平声，余据《鉴铭》以答之，或不能难。夏文庄《莲漏铭》："五夜宵三商定夕。"亦读平声。苏子美云："三商而眠，高春而起。"则读为嫡。

侍　中

相书《占气杂要》曰："气如连珠入阙门，为侍中。"

对　番

《东宫旧事》曰："守钥四人，对番上下，东宫门钥在中庶子坊。"

蔺　相

《费凤别碑》云："司马慕蔺相，南容复白圭。"

五　业

《汉督邮斑碑》："啧（赜。）意五业，遂悉包之。握枢运棋，要道氏（是。）综。"五业，谓五经也。《魏略》："乐详少好学，五业并授。"刘表时有五业博士宋衷。

更老取首妻

《国三老袁良碑》云："群司以君父子俱列三台，夫人结发，上为三老。"案："应劭《汉官仪》："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完具。"则结发者，首妻也。周泽为三老，有太常妻。《华阳国志》：张霸为五更，其妻司马敬检前妻子女。则知当时有不尽取首妻者矣。或疑霸为五更，前妻尚在。案：霸本传云："当为五更，会疾卒。"明其时有后妻矣。《独行传》："李充为国三老，充少出妻。"所未详也。

内　艰

《南史》：司马暠年十二，丁内艰。

三　命

赵岐《孟子注》云："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恶曰遭命；行恶得恶曰随命。"《仲秋下旬碑》云："三命缩赢。"《严䜣碑》云："经说三命，君获其央。"经说者，《孝经》说也。案：《孝经》纬《援神契》曰："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庆；有遭命以谪暴；有随命以督行。受命，谓军筹也；遭命，谓行善而遇凶也；随命，谓随其善恶而报之。"郑康成《祭法注》云："司命主督察三命。"洪氏跋《下旬》云："三命，尝选贡也。"王懋以为即阴阳家五星三命之说。皆误（央，中也。君获其中，谓遭命也）。

扶　风

予家出自扶风，始祖文林阁学士吉甫公，讳元祐，尹和靖高弟也。少有知人鉴，识岳武穆于微贱。吉甫公当宋徽、钦、高三朝，以直节闻。初以劾朱勔花石纲事忤蔡京，削籍归。后扈高宗驾如临安，复忤秦桧，以病乞身，卜居湖州之大全港。闻武穆死，不食七日而卒。盖悲二圣之不复，若将殉焉者也。夫惠子为唐之高士，吉甫为宋之名臣，而史皆不载，惜哉（大昕案：文林阁学士，宋时无此官名，谱牒所载，未可信）。

惠　姓

《广韵》："惠姓出琊琊周惠王之后，梁有惠施。予案：乐史《太平寰宇记》："惠氏有二望：一为琊琊，一为扶风。琊琊者，《三国志·袁术传》所云'琊琊惠衢'是也。扶风者，《西京杂记》所云'长安惠庄'是也。"惠施，梁相，见《庄子》。惠盎，见《吕氏春秋》，战国人。（高诱曰："惠盎，宋人，惠施族也。"）惠氏不显于六朝，略见于唐，著于宋。少陵有《送惠二过东溪诗》云："空谷滞斯人。"又云："黄绮未称臣。"又《幽人诗》云："往与惠询辈，中年沧洲期。"注家以为询即其名，乃盛唐高士也（旧注：惠荀，谓惠昭、荀珏）。司空图《一鸣集》有《与惠生书》，当晚唐时。洪氏《隶续》云："《晋铜漆盘款识》今

在宜兴惠公襄家。"孙仲觌《大全集》有《与惠彦和书》数十通，彦和亦宜兴人。余家《族谱》所不载，疑瑯琊之裔。《族谱序》称："汉有交州刺史惠乘众。"《汉书》所未载，未知何据。

《颜氏家训》曰："孝元尝遣典签惠编送文章示萧祭酒。"则六朝惠氏有官典签者矣。

哀江南赋

《哀江南赋》云："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近代注此赋者，如吴江叶氏（舒崇）、昆山徐氏（炯）皆不详所出。余谓此指晋公子重耳也。重耳过曹，曹共公闻其骈胁，欲观（句），其躶浴（句），薄而观之（句）。《诗序》言"共公远君子而近小人"，故其时作诗者刺之云："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又云："荟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娈兮，季女斯饥。"其后，重耳复国，伐曹，数之以不用僖负羁（远君子），而乘轩者三百人（近小人）。乘轩者三百，即《诗》所云"三百赤芾"是也（服虔注《左传》亦云）。重耳出亡，自曹而卫、而宋、而齐、而楚。楚成王乃送之秦。"畏南山之雨"，《诗》所云"南山朝隮"是也。"忽践秦庭"，借用申包胥立于秦庭语，其实皆重耳一人之事。注赋者泥于包胥一事，遂分二句为两义矣。赋又云："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南山、东海，秦庭、周粟，指南北朝而言，乃子山亲历之事也。

清慎勤

《古夫于亭杂录》云："清、慎、勤三字，本吕本中居仁《官箴》语。"予案：已见李秉《家诫》。

汉张华博物

《古夫于亭杂录》云："东汉末有议郎张华，与蔡邕同以博物著，在茂先前。今人止知茂先著《博物志》耳。右见从伯文玉（与玟）《笼鹅馆集》，惜不记出处。"案：汉议郎张华与蔡邕同修《汉记》，又同对灾异。见《邕传》注及《邕集》。《蔡中郎集·答诏问灾异八事》云：光和元年七月十日，诏书尺一，召议郎张华诣金商门。

罗纡

《香祖笔记》："罗纡，纡音敷。遍检字书无以纡为敷者，未详所出。"案：《汉书·昌邑王传》：山阳太守张敞条奏昌邑王贺居处云："臣敞故知执金吾严延年字长孙，女罗紨，前为故王妻"云云。师古曰："罗紨，其名也。紨，音敷。"然则纡当作紨，故有敷音。渔阳偶未照耳。

文帝除肉刑

文帝除肉刑，而司马子长下蚕室。故孔氏《尚书正义》、贾氏《周礼疏》皆云："文帝赦肉刑，未赦宫刑。"余案：晁错《对策》曰："今陛下宽大爱人，肉刑不用，罪人亡帑。"又云："除去阴刑。"注："张晏曰：'宫刑也。'"是文帝曾赦宫刑，后又复设此条。犹高后元年除袄言之令，文帝二年复除袄言之罪，皆既除而复设之也。

屈茨

外国乐有屈茨琵琶，马贵与不晓"屈茨"之义（《文献通考》）。案：郦元《水经注》引《释氏西域记》曰："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则火光，昼日但烟。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用。故郭义恭《广志》曰：'龟兹能铸冶'。龟兹者，音屈茨也。"朱氏笺云："《汉书》有龟兹，而《西域记》有屈茨，郦君合而诂之，谓龟兹即屈茨也。"又案：赞宁《物类相感志》亦云："屈茨为龟兹，龟兹本音邱慈。古读邱为区，北音读屈亦为区，故龟兹讹为屈茨，皆声之转。"然则屈茨琵琶即龟兹所造乐器也。邱读为区，见郑康成《檀弓》注。

憬彼

《鲁颂》："憬彼淮夷，来献其琛。"阮亭《释奠太学诗》云："圣朝敷文德，憬彼胥献琛。"案：《丹阳太守郭旻碑》云："猃蛮憬彼，用绥海滨。"乃知句有所本。

分减

少陵《秋野诗》："盘餐老夫食，分减及溪鱼。"武进梁御史曰缉（熙）曰："分减二字，见《华严经》。"新城王阮亭、长洲汪钝翁两先生极称之，以为注家所未及。余案：《御览》四百十七卷引《东观汉记》曰："孔奋笃骨肉，弟奇在洛阳，每有所食甘美，辄分减以遗奇。"此分减二字所本。梁云出《华严经》，犹为未的。《东观汉记》与《前汉书》，人称"班东二史"，乃习见之书，今亡矣。仇氏《详注杜诗》云："周靖曰：《华严经》十布施内有分减布施。"此出《钝翁类稿》而云周靖，非也。

咏史小乐府二诗解

阮亭《咏史小乐府·赦雍齿》云："太息王髦剑，前年杀孔融。曾言赦雍齿，地下愧袁公。"故友徐君龙友尝疑此诗误以文帝杀孔文举。予反覆考之，而知诗之引王髦剑者，盖杨修也。曹操妒才嫉能，孔融、杨修世有大小儿之目，而操皆除之。诗意谓文帝太息于王髦之剑，盖知修之过薄也，而不知操前已无罪杀孔融矣。昔袁绍劝操杨彪、孔融辈，操伪以高祖赦雍齿为辞。后融见杀而彪几滨于死，子修卒不免于刑戮。修死才逾百日而操亦卒。使死者有知，何以见袁公于地下乎？故云："曾言赦雍齿，地下愧袁公。"（钱少詹曰："劝操下当脱一诛字。"）

《二乔曲》云："腹痛思前事，分香惑后人。二乔得佳婿，不是洛川神。"此诗言操之狡狯惑溺也。操于乔玄尝有知己之感，然此特操之狡狯耳。分香望墓田，乃其本色。何以知之？以洛川神知之。《世说》言："曹公屠邺，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以将去。公曰：今年破贼正为奴。"李善《文选注》又言："东阿王求甄逸女，既不遂，心殊不平。"是一女而父子兄弟争之，惑溺之甚者也。幸而策、瑜不为熙、尚，故二乔不作洛川神

耳。设也赤壁之战，东风未便，诚有如昔人所云“铜雀春深锁二乔”者。斯时操与乔公岂复有知己之感耶？此诗之意，实足诛心。

鲁僖与议

《文心雕龙·议对篇》曰：“《春秋》释宋，鲁桓务议。”家君曰：“案：文当云‘鲁僖与议’，《公羊经·僖公二十一年》：‘释宋公’。《传》曰：‘执，未有言释之者，此其言释之何？公与为尔也。公与为尔奈何？公与议尔也。’今注刘勰书者，皆不知引。”

依托之书

《抱朴子·论仙篇》引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录》，又《至理篇》引孔安国《秘记》，皆后人依托而为之者也。

万　毕

《淮南子》含处吐火之术，出于万毕之家。案：《唐志·淮南子外篇》有《万毕术》一卷，亦高诱注，今不传。

焦山古鼎

蒋虎臣（超。）《蒋说》曰：“焦山有文王鼎，不知传自何时。今所置，云是赝物。真鼎为一县令舁归新城。二王俱赋《古鼎诗》。焦山之鼎，余亲见之，疑非赝者。”

孙子算术

《孙子算术》曰：“六粟为圭，十圭为撮，十撮为勺，十勺为合。”又曰：“蚕所吐丝为忽，十忽为秒，十秒为豪，十豪为厘，十厘为分。”

县牛头卖马脯

《三辅决录》注：“世祖诏汉中太守丁邯曰：‘县牛头，卖马脯，盗跖行，孔子语。”高诱注《吕览》曰：“里谚所谓‘悬牛头而卖马脯。’”《说苑》：“晏子谓景公曰：‘犹悬牛首于门，而求卖马肉也。’”盖古谚有是。

果　园

《御览·十道志》曰：“灵州有赫连勃勃所置果园。”《水经》云：“河水北薄骨律镇，城在渚上，旧赫连城也。桑果榆林，列植其上，故谓之‘果州’。又《图经》曰：‘周宣政二年，破陈将吴明彻，迁其人于灵州。江左之人，崇礼好学，习俗皆化，因谓塞北江南。’”故韦蟾诗曰：“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杨升庵《藏林伐山》引杜氏《通典》以为在凉州者，非。

子　公

王褒《童约》曰：“雨坠如注瓮，扳薜戴子公。”注：“薜，蓑衣也。子公，笠也。”案：《御览》引，今《童约》无是语。

春秋变周

曾王父曰：“春秋变周（此语出《淮南子》），昭代之礼衰矣。下堂而见诸侯，觐礼之衰也。丧妻三年，丧服之衰也。”

经术饰吏事

汉儒以经术饰吏事，故仲舒以通《公羊》折狱，平当以明《禹贡》治河，皆可为后世法。

鲁哀公

鲁哀公曰：“寡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寺之手，未尝知忧，未尝知惧。”惠子曰：“此非哀公之言也。使哀公而为此言，必无逊越之事。”

食熊白诗

徐龙友注阮亭《精华录》近体六卷，事迹颇略，而兼有未当。《宋牧仲邀食熊白诗》云：“故人寒置酒，熊白亦初肥。已下何公箸，宁思汉殿时。蛰藏元自密，攻穴苦相危。当食劳三叹，风花满意吹。”徐君于“汉殿”注引《长杨赋序》：“上命右扶风发民入南山捕熊罴豪猪，载以槛车，输长杨射馆”云云，殊与诗无涉。余谓：汉殿乃用冯倢伃故事。“已下何公箸，宁思汉殿时。”此昔人所谓惟食忘忧也。言当何公下箸之时，宁思汉殿当熊之日乎？末云：“当食劳三叹。”盖言异味食之甘，得之难，故当食而劳三叹，亦诗人忠厚之遗也。徐君注，余已为改正二百余条，增注四十余条，尚欲补注古体四卷，以行于世。未知何日汗青，姑书之以当息壤。

鼎湖原诗

阮亭《鼎湖原诗》云：“素女为师态万方，如闻天老教轩皇。马肝已讳文成死，又见神君记柏梁。”此诗讥汉武也，言求仙不得，更习为房中之术，仍无益于长生也。王充《论衡》曰：“素女为黄帝陈五女之法，非徒伤父母之身，乃又贼男女之性。”“素女为师”二句，用张平子《同声歌》也。《汉武故事》言：“上造神君请术，行之有效。”大抵不异容成也。

行人衣上雨

古人云：“百里不共雨。”余每行役遇雨，雨过复取道，行里许，天气晴明，略无雨意。顾视衣盖，犹沾濡。韦左司诗云：“家从东方来，衣上灞陵雨。”阮亭先生《使秦蜀诗》云：“行人衣上雨，来自杜阳川。”未行役，不知此诗之工也。

寇莱公

释子文莹言：“寇莱公历富贵四十年，无田园邸舍，入觐则寄僧舍，或僦居。故其时门下士赠公诗有‘无地起楼台’之语，采诗者咸谓中的。”后人以莱公晚年窜谪，遂有举“蜡泪成堆”诸事，为豪侈所致。殊不知此是布衣时事。《后山丛谈》尝言之。王尚书阮亭所云“莱公英雄本色，所以不可及”也。尚书尝有《谒忠愍公祠诗》云：“柘枝舞罢蜡成堆，千束吴绫夜宴开。不是魏三

诗句好，谁知无地起楼台。"此诗盖知莱公之深者也。

赤　泉

陶潜《读山海经》第八篇云："赤泉给我饮，员邱足我粮。"姚令威曰："今赤泉《山海经》无之，知古文缺失也。"余案：《御览》引《外国图》曰："员邱有不死树，食之乃寿。有赤泉，饮之不老。"又七十卷引《括地图》曰："昆邱之上有赤泉，饮之不老。"《外国图》、《括地图》与《山海经》相表里，郭景纯注亦引之，皆古书也。

神　人

萧韶《太清记》曰："刘教姊文彩艳质，甚于神人也。"

折　绵

阮籍《大人先生歌》曰："阳和微弱阴气竭，海冻不流绵絮折，呼吸不通寒恻恻。"诗用折绵始于此，山谷以为始于庾肩吾者，非也。

四　上

《楚词·大招》曰："四上竞气，极声变只。"家君曰："四上，犹今四、上、尺等为七调，犹古之七音也。"案：今民间六孔笛，放开四孔，低吹为四；六孔全开，低吹为上。

赵谦　张镐

赵谦斩曹绍，张镐杀闾邱晓，皆千古快事（绍，曹节从子）。

金山寺诗

宋苏绅《题润州金山寺诗》云："僧依玉鉴光中住，人踏金鳌背上行。"渔洋山人《登金山寺诗》云："绝顶高秋盘鹳鹤，大江白日蹋鼋鼍。"次句意本苏诗，一经炉锤，分外沈雄。

暗　虚

家君曰："张平子《灵宪》指暗虚为地影，千古卓识。"

忠著竹素

《顾子》曰："昔梁邱据之谏景公也，于房；晏子之谏景公也，于朝。然晏之忠，著于竹素，梁邱之佞，于今不绝。亦惟公平正直者，圣之所先矣。"

古字假借

郑康成曰："其始书之也，仓卒无字，或以音类比方假借为之，趣于近之而已。"

二尺四寸

五经古文皆二尺四寸策，见郑康成《论语》注，汉律亦二尺四寸，见《盐铁论》。

四　经

春秋以前止有四经，《管子》曰："泽其四经。"谓《诗》、《书》、《礼》、《乐》也。及孔子赞《易》、作《春秋》，始著六经之目。

字有磨灭

《周礼》注："拍，椁字磨灭之余。"《礼记》注："衣，当为斋，坏字。""交于旦明"，旦当为神，篆字之误，古神字作䡅，见郑子春《北岳神庙碑》。《庄子》："有旦宅，而无情死。"旦，读为神。

礼　运

《白虎通》引《礼运》云："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今《礼运》无此语。

马一疋

《文心雕龙》曰："周礼井赋，旧有疋马。"应劭释疋为量首数蹄，斯岂辨物之要哉？案：《艺文类聚》九十三卷载应劭《风俗通》曰："马一疋，俗说相马比君子，与人相疋。或曰马夜行，目明照前四丈，故曰一疋。或曰度马纵横，适得一疋。或说马死卖得一疋帛。或云《春秋左氏》说，诸侯相赠乘马束帛，帛为疋，与马之相疋耳。"案：今《风俗通》无此语，非全书也。

头马头钱

茶曰头纲，见《北苑茶录》。鹅曰头鹅，见《草木子》。马曰头马，见《唐书·回纥传》。钱曰头钱，见陆放翁《笔记》。

匹制承盘

先王父曰："匹制，即今之套杯也。鸡彝、鸟彝，皆有舟，今之承盘也。"

六　弢

《六弢》曰："文王祖父寿百二十而没，王季百年而没，文王寿九十七而没。"

难　经

皇甫谧《帝王世纪》曰："黄帝有熊氏命雷公岐伯论经脉，傍通问难八十，为《难经》。教著九针，著《内外术经》十八卷。"《玉匮针经序》曰："吕博，少以医术知名，善胗脉论疾，多所著述。吴赤乌二年，为大医令，撰《玉匮针经》及注《八十一难经》，大行于世。"

玉　斗

王逸子曰："自幽、厉礼坏乐崩，天纲弛绝。诸侯力政，转相吞并。德不能怀，威不能制。至于赧王，遂丧玉斗。"余案："玉斗"可对"金瓯"。

逃 疟

魏文帝《列异传》曰："大司马河内阳蕤，字圣卿，少时病疟，逃神祠。有人呼：'杜卸、杜卸！'圣卿应曰：'诺！'起至户中。人曰：'取此书去。'得素书一卷，皆谴劾百鬼，所劾辄效。"逃疟已见汉、魏时，或谓始于高力士，非也。

墓志之始

冯鉴《续事始》曰："案：《西京杂记》：前汉杜子春，临终作文，命刻石埋于墓前。恐墓志因此始也。"（事物纪原。）王阮亭先生云："《佔笔》（史绳祖《学斋佔笔》）载汉西京时，南宫寝殿内有《醇儒王史威长葬铭》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陇原野，非宁非康。不封不树，作灵垂光。厥铭何依，王史威长。'云见张茂先《博物志》。此西汉墓铭之最古者。"

焦京易学

《礼记·月令正义》："案，《易林》云：'震主庚、子、午，巽主辛、丑、未，坎主戊、寅、申，离主己、卯、酉，艮主丙、辰、戌，兑主丁、巳、亥。'"《易林》，焦赣所撰，今本无。此乃纳甲之法，京房《易传》所本也。

卦 气

卦气之学，传自孟喜，盖周、秦以来遗法。京房传全用卦气，其后谷永、刘歆、荀爽、马融、黄复皆祖其学。秦燔《诗》、《书》，而《易》以卜筮独存。故九宫纳甲、卦气爻辰诸学存焉。《尚书》遭毁，故《洪范》五行之说不传。惟略见于伏生书，刘更生传其学，其书皆亡，惜哉！《易乾凿度》亦用卦气。

洛阳诗

阮亭先生《洛阳诗》云："国本争来党锢连，楚歌楚舞亦堪怜。如何鸿鹄高飞去，又见苍鹅出地年。"或疑是诗所指。余曰：此诗首言国本定而汉室安，党锢连而汉室亡，举东西两汉而言之也。次言高祖不以所爱而易国本，故能建四百之基。若晋之惠帝信贾后而废太子遹，其后遂有刘、石之祸。因举鸿鹄、苍鹅两事以验之也。

家君诗

家君《送友人南归诗》云："秦望草荒樵迳出，吴江枫落钓船凉。"云阁学杨玉符先生爱之，常为人书桃符。玉符，家君同年生之父也（钱曰："杨阁学名瑄，松江人云下似当有间字。"）。

管 子

《管子·权修篇》曰："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立政篇》曰："宁过于君子，而毋失于小人。过于君子，其为怨浅，失于小人，其为祸深。"又曰："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

半 星

《管子·宙合篇》曰："岁有春、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星。"注："星半隐半见也。"

长 度

《管子·轻重甲篇》对桓公曰："请使州有一掌，里有积五窌。民无以与正籍者，予之长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长度。"朱长春案："长假，补助之谓。长度，漏泽之谓。"

远水不救近火

《韩非子·说林篇》："失火而取水于海，海水虽多，火必不灭矣，远水不救近火也。"

文子语与管子相发明

《说林篇》云："卫将军文子见曾子，曾子不起而延于坐席，正身见于奥。文子谓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为君子也，君子安可毋敬也？以我为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僇，命也。'"文子之言是也。谓曾子而有是事，是诬贤也。《诗·小旻》之卒章正谓不侮暴人。曾子将终而引其语，谓"而今而后，吾知免夫。"与此相反，明非曾子。又曾子子曾申，亦称曾子。

虱讼 鼠狱

虱讼，见《韩非·说林》。鼠狱，见《汉书·张汤传》。

卖庸播耕

《外储说》曰："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耕耘者，尽巧而正畦陌畴畤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

郢书燕说

《外储说》曰："郢人有遗燕相国书者，夜书，火不明，因谓持烛者曰：'举烛'。云而误书'举烛'。举烛，非书意也。燕相受书而说之曰：'举烛者，尚明也。尚明也者，举贤而任之。'燕相白王，大悦，国以治。治则治矣，非书意也。今世学者，多似此类。"家君曰："宋人不好古，而好臆说，故其解经，皆燕相之说书也。"

升概甚平

《外储说》曰："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县帜甚高著，然不售。"

儒 墨

《显学篇》曰："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

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

瀑　酿

卞中丞永誉《书画汇考》曰：“王晋卿《八帖》，皆与亲贤宅诸王书，内有《送酒》一帖曰：‘瀑酿四器，纳上以酒。’称酿可谓好奇。”

墨　王

汪伯玉《墨花阁杂志》曰：“米南宫称法书曰‘墨王’，可谓极称，非右军、大令、东武亭不足当也。”案：此亦见《研北杂志》。

五司礼闱

杜牧《赠吏部尚书崔公郾行状》曰：“公与伯兄、季弟，五司礼闱，再入吏部，国朝以来，未之有也。”

城隍考

顾宁人《菰中随笔》曰：“洪武二年，礼官奏考城隍之祀，莫详其始。先儒谓：既有社矣，不应复有城隍，故唐李阳冰《缙云城隍记》谓：‘祀典无城隍，惟吴、越有之。’然成都城隍祠，太和中李德裕所建，张说有《祭城隍文》，杜牧有《祭黄州城隍文》，则不独吴、越为然。北齐慕容俨镇郢，城中先有神祠，俗号城隍神。又芜湖城隍，建于吴赤乌二年。高齐慕容俨、梁武陵王祀城隍，皆书于史，又不独唐而已。又曰：‘古者，诸侯既立社稷，又为五祀：曰司命、中霤、国门、行、公厉是也。郑氏谓国门为城门，今之城隍也。’然今州县所祀，如吴之春申及永嘉之周苛、天台之屈坦、兴国之姚□，亦不一概焉。”

慈幼局

顾宁人《菰中随笔》曰：“宋时诸郡有慈幼局，贫家子不能育者，许抱至局，书生年、月、日、时。局有乳媪鞠养之。他人家或无子女，来取于局。岁祲，子女多入慈幼局，故道无抛弃子女。”

天一阁

《潜邱札记》曰：“右司马范钦，字尧卿，号东明。性喜藏书，购海内异本。与王凤洲家藏，以书目取较，各钞所未见相易。故浙东藏书家以范氏天一阁为第一。”

书院复社

又云：“东林书院复于万历甲辰。首善书院建于天启壬戌。天下书院毁于天启己丑。复社起于崇祯辛未会试。”

韩　杜

又云：“案：姜宸英曰：世薄韩退之屡干执政者。然子美始入京师，一投张均兄弟，再赠鲜于通。二君皆非端士，而穷途不免为此。士之失志，宁堪问乎？”

抚　尘

应璩《与曹公笺》曰：“昔汉光武与戴子高有抚尘之好。”（《艺文》）

雅　拜

太祝九拜，七日奇拜。杜子春曰：“奇读为奇偶之奇，谓先屈一膝，今雅拜是也。”

世本左传异字同音

魏犨却，犨《世本》作州。公叔发，《世本》作拔。公叔朱，《世本》作戍。

平　山

相如赋：“夹嵏筑堂。”服虔曰：“平此山以为堂。”如淳曰：“嵏，山名也。”

进履袜

后魏北京司徒崔浩《女仪》云：“近古，妇常以冬至日进履袜于舅姑。”（袜亦作韈，并云伐反）

卷　二

乡饮酒

《仪礼·乡饮酒》疏曰：“凡乡饮酒之礼，其名有四。案：此宾贤能，谓之乡饮酒，一也。又案：《乡饮酒义》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党正饮酒，亦谓之乡饮酒，二也。乡射，州长春秋习射于州序，先行乡饮酒，亦谓之乡饮酒，三也。案：《乡饮酒义》又有卿、大夫、士饮国中贤者，用乡饮酒，四也。其《王制》云‘习射尚功，习乡尚齿’，还是州长党正饮酒法。”

王骏不再娶

《王吉传》：“子骏为少府时，妻死，因不复娶。或问之，骏曰：‘德非曾参，子非华、元，亦何敢娶？’”如淳曰：“华与元，曾参之二子也。《韩诗外传》曰：‘曾参丧妻，不更娶。人问其故，曾子曰：以华、元善人。’一曰：曾参之子，字华元。”师古曰：“二子是也。”

丧　次

《士丧礼》曰：“主人揖就次。”郑注曰：“次谓斩衰、倚庐、齐衰、垩室也。大功有帷帐，小功缌麻，有床笫可也。”

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

《士丧礼》：“献材于殡门外，主人遍视之。”又云：“献素、献成亦如之。”郑注云：“形法定为素，饰治毕为

成。"彼言斵治椁材之事,如郑说,则素者,前所授之形法也。成者,城工毕也。

邹 邠

陆绩《述玄》曰:"绩昔尝见同郡邹邠字伯岐《与邑人书》,叹杨子云所述《太玄》。"伯岐为吾吴人物,未知《吴郡志》载否。陆绩《述玄》一篇,见范望本《太玄》前。

贲色不纯

《太玄·礥》次二曰:(《礥》,象《屯卦》)"黄不纯,屈于根。"范望注曰:"二在三下,木下有火,故相屈也。不纯者,火色黄白,故曰不纯也。《易·贲卦》曰:'山下有火,黄白色也。'"

楦 酿

杨亿《传灯录序》:"或非古德之文,间厕编联,徒憎楦酿,亦用简别,多所屏去。"

志

章枫山《兰溪志》。马应龙《安邱志》。邢侗《武定州志》(十五卷)。 史莲芍《介休志》。严嵩《袁州府志》(十四卷)。都玄敬《黄山图经》。李懋卿《东莞志》。邵宝《许州志》(三卷)。赵浚齐《平源府志》。胡缵宗《秦州志》(三十卷)。汪来《北地志》。乔世宁《耀州志》(十一卷,嘉靖三十六年修)。王九思《鄠志》。康海《武功县志》(三卷)。韩邦靖《朝邑志》(二卷)。张光孝《华州志》。马椢《同州志》。刘九经《郿志》。李于鳞《青州府志》。杨循吉《章邱县志》(四卷)。吕坤《宁陵县志》(十二卷)。

训 诂

训诂,汉儒其词约,其义古;宋人则辞费矣,文亦近鄙。

汉末用贡举之弊

《抱朴子·审举篇》云:"灵献之世,阉宦用事,群奸秉权,危害忠良。台阁失选用于上,州郡轻贡举于下。夫选用失于上,则牧守非其人矣。贡举轻于下,则秀孝不得贤矣。故时人语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又云:'古人欲达勤诵经,今世图官免治生。'盖疾之甚也。于时悬爵而卖之,犹列肆也。争津者买之,犹市人也。有直者无分而径进,空拳者望途而收迹。其货多者其官贵,其财少者其职卑。故东园积卖官之钱,崔烈有铜臭之嗤。上为下效,君行臣甚,故阿佞幸,独谈亲容。桑梓议主中正,吏部并为魁侩(中正起于魏)。各责其估,清贫之士,何理有望哉?(怯如鸡,旧本作怯如黾。泥,音涅。黾,音密。)

六 物

《抱朴子·辨问篇》:"《玉钤经主命原》曰:人之吉凶,制在结胎受气之日,皆上得列宿之精。其值圣宿则圣,值贤宿则贤,值文宿则文,值武宿则武,值贵宿则贵,值富宿则富,值贱宿则贱,值贫宿则贫,值寿宿则寿,值仙宿则仙。又有神仙圣人之宿,有治世圣人之宿,有兼二圣之宿,有贵而不富之宿,有富而不贵之宿,有兼富贵之宿,有先富后贫之宿,有先贵后贱之宿,有兼贫贱之宿,有富贵不终之宿,有忠孝之宿,有凶恶之宿。如此不可具载,其较略如此。"

《诗·小弁》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郑笺云:"辰,谓六物之吉凶。"

水旱免税令

《水旱免税令》曰:"诸田有旱、虫、霜处,拘见营田州县,检实具帐申省。十损四已上免租、税、调。七已上课、役俱免。若桑麦损尽,各免其所输。听折来年,经二年后,不在折限。其应免者,通计麦用为分数。"(《白氏六帖》)

湖广总论

景范《湖广总论》曰:"以天下形势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形势言之,则重在武昌。以一省形势言之,则重在荆州。"(《潜邱札记》)

东南形势

吕祉曰:吴纪陟之聘魏也,司马昭问:"吴戍备几何?"曰:"西陵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问:"道里甚远,难为固守。"对曰:"界虽远,而险要必争之地不过数四,犹人有八尺之躯,其护风寒亦数处耳。今所谓险要必争之地者,不过江陵、武昌、襄阳、九江。江水源于岷山,下夔峡而抵荆楚,则江陵为之都会。嶓冢导漾,东流为汉,汉、沔之上,则襄阳为之都会。沅、湘、众水,合洞庭之波而输之于江,则武昌为之都会。豫章西江与鄱阳之浸,浩瀚吞纳而汇于湓口,则九江为之都会。守江陵,可以开蜀道;守襄阳,可以援川峡;守武昌、九江可以蔽全吴。蜀、汉、吴、楚并而为一,则东南之守亦固矣。"(同上)

剃发 金人服

西溟曰:"辽、金制,士人皆衣冠不剃发,至元始戴笠剃发。"

《金舆服志》:"金人之常服四:带巾、盘领衣、乌皮靴、其束带曰吐鹘。"(同上)

经 术

潜邱语:"以《禹贡》行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断狱,或以之出使,以《甫刑》挍律令条法;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周官》致太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斯真可谓之经术矣。"(同上)

户口钱粮

洪武三年二月癸酉,上命中书省臣,凡行郊祀礼,

以天下户口钱粮之籍陈于台下，祭毕收入内库藏之(同上)

国忌摽式

《白孔六帖》曰：祠部，凡国忌日期，明摽邦式。

指环

《俗说》曰："晋哀王王皇后有紫磨金指环，至小，止可第五指著。"(《初学记》)

龟兆

《汉书·文帝纪》："代王报太后。计犹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横。"〇《后汉书·梁皇后纪》："太史卜，兆得寿房。"《东观记》作"戴房。"〇《续汉书·礼仪志》注："蔡质《汉官典职立皇后仪》云：'卜之蓍龟，卦得承乾。'"〇《后汉书·张衡传》注："《龟经》有栖鹤兆。"(《左传·僖二十五年》："晋将纳王，使卜偃卜之，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

试题

《金史》："泰和六年御试，贾铉为监试官。上曰：'丞相宗浩尝言试题颇易，由是进士例不读书。朕今以"日合天统"为赋题。'铉曰：'题则佳矣，恐非所以牢宠天下士也。'上曰：'帝王以难题窘举人，固不可，欲使自今积致学业而已。'遂用之。" 乾隆二年试博学鸿词于□□阁，以"五六天地之中合赋"命题。此与"日合天统"皆出《汉书·律历志》。予令儿辈读《汉书》，正谓此等难题也。

经筵

《金史》》益政院，正大三年置于内庭。以学问该博，议论宏远者数人兼之。日以二人上直，备顾问，讲《尚书》、《通鉴》、《贞观政要》。名为经筵，实内相也。

致仕

《白虎通》曰："臣七十致仕者，致其事于君。君不使自去者，尊贤者也。"《王制》曰："七十致政。"乡大夫，老有盛德者留，赐之几杖，不备以筋力之礼。在家者，三分其禄，以一与之，所以厚贤也。《曲礼》曰："大夫致仕，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王度记》曰："臣致仕于君者，养之以其禄之半。几杖，所以扶助衰也。"

徙居说

《诗·硕鼠》曰："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郑笺云："古者三年大比，民或于是徙。"《正义》曰："正言三岁贯女者，以古者三岁大比，民或于是迁徙，故以三岁言之。《地官·小司徒》及《乡大夫》职皆云：'三年则大比。'言比者，谓大校比其民之数而定其版籍。明于此时，民或得徙。《地官·比长》职曰：'徙于国中及郊，则从而授之。'注云：'徙，谓不便其居也。或国中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徙国中，皆从而付其所处之吏。'是大比之际，民得徙矣。"何休《公羊注》云："司空谨别田之高下、善恶分为三品。上田一岁一垦，中田二岁一垦，下田三岁一垦。肥饶不得独乐，墝埆不得独苦。故三年一换主易居。"

嫁娶当慕贤者

《公羊·僖元年》："楚人伐郑。"何休注曰："楚称人者，为僖公讳。与夷狄交婚，故进使若中国。又明嫁娶当慕贤者。"栋案：楚与鲁婚，得进称人，故云嫁娶当慕贤者。

象

熊太古《冀越集》云："象能言，有人知其言，故通南方之语者，名曰象。"

太学藏经

《诗正义》："《韩诗说》：辟廱者，天子之学。圆如璧，壅之以水示圆，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廱者，取其廱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飨，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内，立明堂于中。五经之文所藏处。盖以草茅，取其洁清也。"

假马

《周礼·大司马》注云："争禽而不审者，罚以假马。"疏云："假马者，谓获禽取算之筹。罚者，谓效功时，争禽不审，即罚去其筹。"

便

《周礼·射鸟氏》注："乌鸢喜钞盗，便污人。"《释文》："便，婢面反。"

马兹　瓜当　爵蔟

郑氏《周礼·圉师》注云："蓐，马兹也。"《说文》曰："蒂，瓜当也。"《硩蔟氏》注："蔟，读为爵蔟之蔟。"疏云："爵蔟，是雀窠，后郑从之。"

褚先生

张晏云："褚先生，颍川人，仕元、成间。"韦棱云："《褚顗家传》：褚少孙，梁相褚大弟之孙。宣帝代为博士。寓居于沛，事大儒王式，号为先生，续《太史公书》。"阮孝绪亦以为然也(《索隐》)。

太史公

桓谭《新论》云："太史公造书，书成，示东方朔。朔为平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皆朔加之者也。"

持虎

《史记·礼书》："寝兕持虎。"《索隐》曰："寝兕，以兕牛皮为席。案：以猛兽皮文饰倚较及伏轼，故云持虎。"

家产奴

《陈涉世家》:"人奴产子。"小颜云:"犹今言家产奴也。"

缪

《儒林列传》:"兰陵缪生。"《索隐》曰:"缪,音亡救反。缪氏出兰陵。一音穆所谓'穆生为楚元王所礼'也。"

地　说

郑康成注《禹贡》引《地说》数条,未详何书。刘渊林(逵)注《吴都赋》引禹所受《地说书》曰:"昆仑东南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居之。"即康成之《地说》也。太史公引《禹本纪》,《山海经》引《禹大传》,皆是书也。

万流屋

嵇康《高士传》曰:"孔子问项橐曰:'居何在?'曰:'万流屋。'"注曰:"言与万物同流匹也。"(《文选》注)

王　氏

《琅邪王氏录》曰:"其先出自周王子晋。秦有王翦、王离,世为名将。"(《文选》注。)范彦龙《古意赠王中书》云:"岱山饶灵异,沂水富英奇。"李善曰:"《汉书》有琅邪郡。《音义》曰:属徐州。《晋书》:琅邪,王氏之先。《汉纪》曰:秦迁于琅邪之皋虞,后徙于临沂。"

名　卑

朝子曰:"工商游食之民,少而名卑。"(《文选》注)

理　乐

如淳《汉书》注曰:"今乐家五日一习乐,为理乐也。"

入梅出梅

《四时纂要》曰:"闽人以立夏后逢庚入梅,芒种后逢壬出梅。"(《韵会》)

子　舆

刘孝标《辨命论》云:"子舆困臧仓之诉。"李善注:"《傅子》曰:昔仲尼既殁,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其后,邹之君子孟子舆,拟其体著七篇,谓之《孟子》。然子舆,孟子之字也。

士不遇

《司马迁集》有《悲不遇赋》。《董仲舒集》有《士不遇赋》(李善《文选》注)

古文胜称通

《易·系辞》曰:"吉凶者,贞胜者也。"《释文》曰:"姚本作贞称。"李善曰:"称亦胜也。《吴录》子胥曰:"越未能与争称负也。"

简上凝霜笔端风起

崔篆《御史箴》曰:"简上凝霜,笔端风起。"

案籍受传　见符识引

胡广《汉官解诂》注曰:"凡屋宫中者,皆施籍于掖门。(屋当作居。)案其姓名当入者,本宫长吏为之封启传,审其印信,然后受之。有籍者皆复有符,用木长二寸,以所属言两字为铁印,分符当出入者。案籍毕,复识齿符,识其物色,乃引内之。"(《卫律》下)

限断议

陆士衡《晋书限断议》曰:"三祖实终为臣,故书为臣之事不可不如传,此实录之谓也。而名同帝王,故自帝王之籍不可以不称纪,则追王之义。"

登科故事

升庵曰:"分甲第,自兴国八年王世则榜始。御殿唱名,自雍熙三年梁颢榜始赐宴,自太平二年吕蒙正榜始(梁颢宴于琼林苑,吕蒙正宴于开元寺,遂为定制)。给金吾卫士送归第,自蔡齐榜始。刻登科录,自霍端友榜始。"

枭　铭

伯父《物府命铭枭》云:"节有九,虽非伊耆之所授,辅人无苟"。

建　除

《高贵乡公集》载《自叙始生祯祥》曰:"惟正始三年九月辛未朔二十五日乙未直成予生。"

障壁具

颙溪陈宗之《文彦可先生七帙初度序》云:"彦可先生跻古稀,诸子咸为歌诗颂。盖窃附昔贤赋诗言志之义,于古为近。而旋题锦赙,归熙甫所谓'障壁具'者,雅非先生所乐。虽然,觞卮矣,其可无一言?"

继世文章

张献翼《书文博士和州诗集》云:"夫韦有玄成而孟益尊,郑待小同而玄益著。贾得嘉而谊以经术□者不衰,卢藉谌而植以儒学用者不坠。故颍川陈氏,时人谓之公惭卿,卿惭长,非以世其家业不殒者之难乎?然未有父子、兄弟、祖孙历代名德,并有集行于世如文氏者也。"

杨南峰墓

陈均宁(匡国)《镜镜居诗藁》:"杨南峰先生墓,在南濠祇园庵首。岁久没为菜畦,仅留孤冢。汪钝翁见

而心恻，以斤金代赎，葺治完好。余闻之慨然，述此记之：一抔劚削几经时，樵采谁怜柳士师。直以南峰期保艾，遂令钝老费撑持。春风漠漠新苔合，宿草离离故冢知。不为斯文宁有此，可胜努力慰遐思。”

宏人之官

傅青主（山）《霜红龛集·与胡昆彝书》云：“颜师古《急就章注》引《周礼》‘宏人之官’，今《周礼》无所谓‘宏人之官’，师古岂别有所据耶？乞昆丈教示。”

楷　书

傅青主曰：“楷书不自篆、隶、八分来，即奴态不足观矣。”（《家训手帖》）

吕叔简

《池北偶谈》云：“江宁巡抚汤斌，自言昔为方面时，只遵宁陵吕叔简先生《从政录》行。其抚吴，亦此志云。案：吕坤，字叔简，号新吾，河南宁陵人。姜宸英《明史·艺文志》：吕坤《吕公实政录》七卷。”

糊名誊录

《池北偶谈》云：“宋吕申公试卷中自称名。王柏题其后，谓古意尚存。盛如梓云：‘淳化中立糊名之法，祥符中立誊录之制。’则又在申公之前矣。”

如鱼甘水

柴柏可（重寿）《投子青和尚颂古集序》：“临川受性疏朴，甘澹泊，如鱼甘水。”

涂丹间碧

宋章国光《宣州符里镇重修普慈院记》语。

琵琶记典

王圻《续通考》曰：“瑞安高明著。因友人有弃妻而婚于贵家者，作此记以感动之。思苦词工，夜深时，烛焰为之相交。至今犹为词曲之祖。”（事载杜坤《诚斋杂记》）

吕坤谬说

吕坤《四礼疑》曰：“尊长称妾以名，卑幼称以姑姊，老而独尊则称如嫡。注云：卑幼之称妾以姑姊，古夫人称媵妾之语，如诸姑伯姊之类。主君、主母死，抚诸子而年老独尊，妾自处以半母之体，而弟、妹、侄、孙称谓，当如嫂、伯叔母、伯叔祖母之称，盖其子女已母之矣。而嫡亡，分无所压，同宗姻党不得以嫡在之体裁抑之也。”愚案：如坤说，则嫡子父母没，可尊庶母如母；弟之兄嫂死，可尊庶嫂为嫂矣。后世有首妻死而崇其爱妾为夫人者，其皆祖坤之说欤？盖妻死，不得以嫡在之体裁抑之也。坤在明末称理学之儒，而其言之悖谬如此，何也（父之姊称姑姊，坤以为古夫人称媵妾之语，出何典记耶）？

吕坤尊朱子而驳周公

《仪礼》为周公所定，夫人而知之。《经典叙录》曰：“周公居摄，曲为之制，故曰经礼三百，威仪三千。”经礼谓《周官》也，威仪谓《仪礼》也。乃吕坤撰《四礼疑》，于《昏礼》下云：“庙见，尊祖也；见舅姑，尊亲也。夫妇不同行，可乎？礼家之疏也。《家礼》得之。”甚矣哉，其敢于非圣也！《春秋》：“齐高固及子叔姬来。”《公羊传》曰：“其诸谓其双双而俱至者欤？”言双双，比之禽兽也。古来夫妇有别，未闻有夫妇双双而行礼者。双双而行礼，《公羊》谓之禽兽，曾周公而创是礼乎？吕坤非圣无法，其不死于妖书，幸也。

不知而作

子曰：“盖有不知而作者。”不知，谓不从见闻中所得，而凿空妄造者。朱子谓不知其理，郢书燕说，何尝无理？

草亡木卒

《牧斋集》屡用“草亡木卒”语。案：四字见《东维子集·元故用轩先生墓志铭》，云：“番有隐君子，为用轩先生。先生殁十年所，其嗣元璧即克葬，尚衔哀弗置，走余钱唐次舍，拜有请曰：‘先子生有辅世志，讫不得禄位以死，片言觭行，有几古人，死不得文而可传者铭，是与草亡木卒等。不孝孤罪甚’”云云。

庸贵富人

铁崖《渊默先生碣铭》云：（余日强）“足迹未尝一至庸贵富人门，乡人尽闻先生，然终身有不识先生为短长瘠肥者。”

郎奎金

郎奎金字公在，浙江仁和人。尝刻《五雅》，以刘熙《释名》改为《逸雅》。自我作古，不可以训。

张儋伯

张锡爵，字儋伯，嘉定人。康熙五十五年与余同补博士弟子员。乾隆己巳来晤予，握别三十四年矣，赠余诗云：“三十年前问惠施，翩翩公子擅文词。缥囊缃帙吴欧舫，丹荔红蕉岭外卮。老去相逢霜满鬓，秋来闭阁草侵墀。著书拥鼻名家事，莫厌虚堂病起迟。”盖予丁卯秋病，至己巳尚未已也。张有集□□卷。

恩　贡

《苏州府志》：“泰昌元年恩贡，续奉旨照岁贡例行。”

岁　贡

廪生年四十以上者，准入监读书。《县志》云：“在

成化初年。"疑是天顺六年。

白衣观音

顾宁人《菰中随笔》曰："《五杂俎》：今天下祠宇，香火之盛，佛莫过于观音大士，仙莫过于吕公纯阳，神莫过于关公云长。大士变相不一，而世所崇奉者，白衣为多，亦有《白衣观音经》，曰专主祈嗣生育之事。此经《大藏》所不载，不知起何时也。"案：《辽志》有长白山，在冷山东南千余里，盖白衣观音所居。其山鸟兽皆白，人不敢犯，则其奉祀，从来久矣。

道 味

正月二十一日睡觉，道味满于胸中。数年乐境，唯此为最。（己巳正月记）

魏敏果

康熙初，蔚州魏敏果公（象枢）用事，引进平湖陆清献公（陇其）、睢川汤文正公（斌）诸人。大清得人，于兹为盛。《易·泰》初九曰："拔茅茹，以其汇征，吉。"其敏果之谓欤。

经学诗学

经学盛于汉，汉乐府皆奏之郊庙。东汉始有拟作。汉末建安七子及魏以后黄初、正始之间，五言始兴。六朝尤盛，唐以后则有专攻诗者。诗学盛而经学衰，则始于魏以后也。

孔 颜

唐人诗学最盛，孔颖达、颜师古二人通经史，独无诗名。

本朝经学

近代经学，北平孙退谷（承泽）五经皆有著述，而其书不足传。昆山顾宁人，博极群书，独不通《易》学。萧山毛大可《仲氏易》、南海屈介子《易外》，非汉非宋，皆思而不学者也。

朱 震

《汉上易传》，颇嫌辞费，亦不能尽通汉学。经师亡之故也。

渔洋诗

近来不喜渔洋诗者，皆天分过高之人。及观其自作诗，于渔洋之秘，则概乎未之有闻也。诗，小伎耳，犹如此，以此知学问之难。

渔洋学诗

渔洋诗能尽窥古人之秘，择善而从，故当时有集大成之目。然于杜、韩，亦有不能到处。（渔洋颇不满于杜，予尝见其评本。）

义 利

利者，义之和也。利与元、亨、贞称四德。《周语》言义必及利。《说文》："利从刀，和然后利。"利本与义合，故以义为利则可，利与义分，是以利为利，而利不可言矣。故夫子斥之。

汉 宋

汉人经术，宋人理学，兼之者乃为大儒。荀卿称周公为大儒，大儒不易及也。

山海经

子公羊子解《春秋》用双双之鸟。王充《论衡》曰："董仲舒睹重常之鸟，刘子政识贰负之尸。"皆见《山海经》。仲舒传《公羊》学，亦读《山海经》，可知秦、汉大儒皆博物。（重常鸟，今本《山海经》不见，盖已缺矣。）

伪尚书出中候

竹垞《答萧山毛检讨书》论《书》今古文中及魏博士高堂隆所称"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建皇授政改朔"十五字，证重华以上九字不始于大航头，此说非也。案：《御览》八十一卷引《尚书中候考河命》曰："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钦翼皇象。"高堂隆乃来自《中候》，建皇以下当亦《中候》之文，但《御览》所引不全耳。伪古文之谬，详予所撰《古文尚书考》。

大手笔

义山《韩碑》云："古者世称大手笔，此事不系于职司。"真名言也。文章必系于职司，则一代无名文矣（近日开修书馆，必以大学士尚书为总裁。此大手笔系于职司也）。

獿 人

杨雄《解难》曰："獿人亡，则匠石辍斤而不敢妄斲。"服虔注云："獿，古之善涂塈者也，施广领大袖以仰涂，而领袖不污，有小飞泥误著其鼻，因令匠石挥斤而斲。知匠石之善斲，故敢使之也。"师古注云："塈即今之仰泥也（泥，去声）。獿，抆拭也，故谓涂者为獿人。獿，音乃高反，又音乃回反。"

钱 吴

嘉定王孝廉（鸣盛）为予言：其同邑诸生钱大昕，字晓徵，年少力学，《十七史》皆能成诵（己巳正月二十八日）。同里顾秀才（德馨）为予言：全椒吴烺，字荀叔，工西法天文及等音，其父敏轩先生亦名士也（庚午十月二十九日）。辛未三月，皇上南巡，钱、吴皆献诗。二十七日，御试于江宁将军办事衙门。二人皆钦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学习行走。

诗赋中式

辛未三月，皇上南巡，献诗赋者，江苏一百三十三

名学臣庄拟取三十五名；安徽三十九名，学臣双拟取十二名。御览，准试三名（翁照、陆遵诗、陆授书），考中五名：蒋雍植、钱大昕、吴烺、褚寅亮、吴志鸿，奉旨照浙江例特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学习行走。考中进士一人：孙梦逵，授内阁中书，遇缺即补。阅卷者三人：渤海相国高东轩（斌）、少司马汪（由敦）、少司寇钱（陈群）。

塐　像

《通典》曰："高宗乾封元年正月，东巡，次兖州邹县，祭文宣庙。开元八年，敕改颜生等十哲为坐像，悉应从祀。曾参大孝，德冠同列，特为塐像，坐于十哲之次。图画七十子及二十二贤（左邱明至贾逵）于庙壁上。以颜子亚圣，亲为之赞，以书于石。闵损以下，令当朝文士分为之赞。""大唐文明元年九月，册玄元皇帝妻为先天太后，立尊像于老君庙所。"（唐已有先天之说，则《先天图》当始于唐世道家）

清　词

《通典》："天宝四载，敕太清宫行礼官，宜改用朝服，并停祝板，改为清词。"

五十凡

《释例》终篇云："称凡者五十，其别四十有九。"盖以母弟二凡，其义不异故也。《隋志》有《春秋五十凡义疏》二卷（《潜邱札记》）。

广平公

颜真卿《唐故太尉广平文贞宋公神道碑》云："中书令河东公张公，杰出将明之材，独运庙堂之上。镜机朝澈，见事风生。求公规模，悉阅堂案。每至危言谠议，执正守中，未尝不废卷失声，汗流浃背。其为通贤所服也如此。雅善戏谑，不常矜庄。凡所诙谐，人辄疏取。"（同上）

陈同父

《宋史·儒林传》："陈亮，字同父，永康人。尝曰：研穷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工，以涵养为正。睟面盎背，则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现而出没；推倒一时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谓差有一日之长。"

古人重道统

《潜邱札记》曰："韩文公之婿李汉，为文公作集序，止称门人而不称婿。朱文公之婿黄干，为文公作行状，止称门人而不称婿。古人重道统而轻私亲如此。"

君子小人

又曰："宋元祐中，朝士以类相从，有洛党、蜀党、朔党之分，又有不立党者，又有戆直无党者。至章、蔡用，而诸贤尽锢为奸党。是君子始异而终未尝不同也。万历中与东林相角者，有昆党、宣党，又有齐党、楚党、浙党三方鼎峙之名。至魏阉出，而诸党尽化为逆案。是小人始异而终亦未尝不同也。"

艺苑德音

又曰："王莽时，求封司马迁后为史通子。宋神宗封三闾大夫屈平为忠洁侯。元至元二年，追谥唐杜甫为文贞。至正十七年，追谥唐刘蕡为文节。此数公皆以旷世之才，负忠愤之气，或被谗以死，或赍志以殁，而独见褒于百世后之人主，亦可谓艺苑之德音，文人之宠遇矣。"

贫不学俭

鱼豢曰：（《三国志》注）"谚言：'贫不学俭，卑不学恭。'非人性分也，势使然耳。"（《潜邱札记》）

书　味

《潜邱札记》曰："朱子曰：'读书须到不忍舍处，方是见得其真味。'黄鲁直曰：'弃书册而游息时，书味犹在胸中。'陆务观诗曰：'睡余书味在胸中。'"

跳　出

《左传·襄二十五年传》："会于夷仪之岁"云云，杜预曰："传为后年修成，起本当继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传写失之。"（跳，直雕反）《正义》曰："《说文》：'跳，跃也。谓足绝地而高举也。'魏、晋仪注，写章表别起行头者，谓之跳出。故杜以跳言之。"

孔冲远

孔颖达字仲达，《碑》字冲远。冲讹为仲。远讹为达（《孔碑》余亲见之）。

时　文

《潜邱札记》曰："昆山吴乔论八股时文曰：自六经以至诗余，皆是自说己意，未有代人说话者。维元人就古事作杂剧，始代他人说话。八比时文，虽阐发圣经，非注非疏，代他人说话亦然，故曰俗体也。"（乔字修龄，著《围炉诗话》）

鲁　诗

《周颂》曰："鼐鼎及鼒。"《说文》曰："鼐，鼎之绝大者。《鲁诗说》：鼐，小鼎。"愚案：《说苑·尊贤篇》曰："《诗》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内及外，以小及大也。"如《鲁诗说》，则鼒大而鼐小。刘更生传《鲁诗》，此说得之申公，颇胜毛、郑。（《韩诗外传》曰："《诗》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以小成大。"）

数

应劭《风俗通》曰："千生万，万生亿，亿生兆，兆生

京,京生秭,秭生垓,垓生壤,壤生沟,沟生涧,涧生正,正生载。载,地不能载也。"(《广韵·上声》五旨秭字下)《一位算法》曰:"万万穰为载,数之极矣。或问之曰:何以数之为载?案:《孙子算经》云:古者积钱上至于天,天不能容。下至于地,地不能载。天不能盖,地不能载,故名曰载。"(《御览》七百五十卷)《御览》所载《风俗通》与《广韵》稍异而加详,并载于下:《风俗通》曰:"十十谓之百,十百谓之千,十千谓之万,十万谓之亿,十亿谓之兆,十兆谓之京(一作经),十京谓之垓,(十京为秭,缺),十垓谓之補(壤字之讹),十補谓之选(缺沟、涧、正三数,而多选字,未详),十选谓之载,十载谓之极。有物者、有事者纪于此矣。过此往者,则其数可纪,其名未之或闻也。夫数一为持侯、奇、只(持疑作特),二为再、两、隅(当作耦),三为参(一作叁),四为乘。"(七百五十卷)

田 假

《假宁令》曰:"诸内外官,五月给田假,九月给授衣假,为两番各十五日。田假若风土异宜,种收不等,通随给之。"(《御览》六百三十四卷)

古人配社

胡朏明注韩文,问古之所谓乡先生没而可祭于社者,事何出?余检《孔融传》"为北海相,郡人甄子然、临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县社"以对。又乡先生见《仪礼》郑注(《潜邱札记》)。《庄子》:"社而稷之。"《汉书》:"栾布为燕相,燕齐之间皆为立社,号栾公社。"昌黎用栾公社事。

厅事祭

卢谌《祭法》曰:"凡祭法,有庙者置之于座;未遑立庙,祭于厅事也。"(《御览》一百八十四)

合葬祔葬

《潜邱札记》曰:"宋真宗咸平二年,礼官言:故事,帝、后同陵谓之合葬,同茔谓之祔葬。"

象 环

《孔子集语》云:"孔子去鲁,佩象环五寸,言其有文理也。环,可循环而无穷也。"(出古《礼记》)《玉藻》云:"孔子佩象环五寸而綦组绶。"注云:"谦不比德,亦不事也。象,有文理者也。环,取可循而无穷。"《正义》曰:"孔子失鲁司寇,故谦不复佩德佩及事佩,示已无德事也。五寸,法五行。"

生 理

《诗·谷风》曰:"既生既育。"笺云:"生,谓财业也。"或云:治生之生本此。

吕 公

《相经》云:"魏人吕公,名文,字叔平也。"《汉书旧仪》云:"吕公,汝南新蔡人。"(《索隐》)吕公善相人,见《史记》。

善 文

案,《善文》称隐士云:"赵高为二世杀十七兄而立今王。"则二世是第十八子也。(《索隐》)又姚氏案:"隐士遗章邯书云:李斯为二世废十七兄而立今王。"(《陈涉世家》索隐)

左氏鼎书

《东观汉记》曰:"庐江献鼎,诏召郑众,问:'齐桓公之鼎在柏寝台,见何书'?曰:'《春秋左氏》。''有鼎书几'?众对状,除为郎中。"(《御览》七百五十六)

郜大鼎(桓二年)。周郏鄏鼎。九鼎(同上。又宣三年问鼎同)。吴寿梦鼎(襄十九年)。谗鼎(昭三年。服虔曰:即崇鼎)。陪鼎(飨有陪鼎,昭五年)。正考父鼎(昭七年)。莒二方鼎(昭七年)。徐甲父鼎(昭十六年)。晋刑鼎(昭二十九年)。郑刑书鼎(未见鼎字,昭六年)。卫文舒鼎(定六年)。

蔽贤赤面

晋傅咸《画像赋序》曰:"先有画卞和之像者,以为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卞和自刖以有证,相去远矣。戏画其像于卞子之旁,特赤其面,以示犹有惭色。"(同上)

画 扇

沈约《俗说》曰:"顾虎头为人画扇,作阮籍、嵇康,都不点睛。送还扇主曰:点眼睛便欲能语。"(同上)

蠡 卜

《春秋后语》曰:"苏秦事鬼谷子,学终辞归,道乏困,行以燕人蠡卜,傅会自给(燕人用蠡卜,秦托此以取资自给,傅会事以为词说)。各解臧获之裘。"(臧获,役人。解其衣裘,以偿其怪,说之言也。《御览》七百二十六)吾吴行卜者,皆托鬼谷子,岂蠡卜之法,秦亦传之,鬼谷后人遂云鬼谷善卜耶?近日称善卜者陈觐文,余尝叩以三钱代蓍之起。渠云:"起自鬼谷子。"予笑曰:《鬼谷子》三卷,皆纵横之术,未闻论《易》法。若此言出何书也?"陈无以对,因询予三钱所起。予曰:"案,项安世、朱晦庵皆云:三钱代蓍,起于《火珠林》交单重拆之说。孔颖达《易正义》、贾公彦《仪礼疏》皆有此事。盖京房遗法也。唐人于鹄诗:'暗掷金钱卜远人。'明人陈继儒遂谓起于唐,亦误也。"陈闻之怃然。

帻 肆

《续汉书》曰:"许邵,字子将。邵知人,入帻肆拔樊子昭。"(《御览》六百八十七)

五代史志

《潜邱札记》曰:"唐命魏徵修《隋书》,命长孙无忌

修《五代史志》,《志》成,即入《隋书》。故《隋书志》兼齐、周、梁、陈之事,而李百药、令狐德棻、姚察父子遂不复赘四代之事于其史中。当时发凡起例,必有成说也。"

宫观置提举

又曰:"仁宗康定二年,参知政事李若谷罢为资政殿大学士,提举会灵观。宫观置提举,自若谷始也。"

准　此

《卤簿令》曰:"安车,紫油通幰,紫油纁朱里。四望车,清油通幰,清油纁并朱丝络网。后及王太子车幰并准此。"(通一作道,《御览》七百七十六)

卺　音谨

《三礼图》曰:"卺,取四升瓠,中破,夫妇各一。"(《御览》七百六十二)

觚

《三礼图》曰:"觚,受三升,兑(音锐。)下方足。漆赤中,青云饰,小其尾。"(《御览》七百六十一)

残槃冷炙

郭子曰:"王光禄曰:正得残槃冷炙。"(《御览》七百五十八)少陵诗:"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曲木抱腰

《语林》曰:"任元褒为光禄勋,孙翊往诣之,见门吏凭几视。孙入语任曰:'吏凭几对客为不礼。'任便推之。吏答云:'得罚体痛,以横木扶持,非凭几也。'孙曰:"直木横施,植其两足,便为凭几。何必孤鹄蟠膝,曲木抱腰?'"(《御览》七百十卷)

警枕　六安枕　无患枕

蔡邕《警枕铭》曰:"应龙蟠蛰,潜德保灵。制器象物,示有其形。哲人降鉴,居安虑倾。"案:此警枕不始于曹公。崔骃《六安枕铭》曰:"枕有规矩,恭一其德。承先宁躬,终始不忒。"六安,言六面安也。卞敬宗作《无患枕赞》,无患,木名也。言人枕之无患也(半农先生曰:"无患枕可入诗。")。

杨子乌

《刘向别传》曰:"杨信,字子乌,雄第二子。幼而聪慧,雄筭《玄经》不会,子乌令作九数而得之。雄又儗《易》'羝羊触藩',弥日不就。子乌曰:'大人何不云:荷戟入榛?'"(《御览》三百八十五)

河

《大学衍义补》曰:"周以前,河之势自西而东、而北。汉以后,河之势自西而北、而东。宋以后迄于今,则自西而东、而又之南矣。"(《潜邱札记》)

卦无先天

《他石录外编·儒辨》第二十五论先天八卦之非。又云:"本义之混滥者多矣。"以《天地定位章》为第一。(《潜邱札记》、《他石录》,吴乔撰)

养相体

金之将亡也,临事不肯分明可否,相习低言缓语,互推让,号"养相体"(《潜邱札记》)。

吴才老　赵武

《挥尘录》:"吴才老,舒州人。"赵武当生于成公元、二年间(二则俱《潜邱札记》)。

脉诀　措大

《脉诀》乃宋中世人伪托。或曰五代高阳生所著。(同上。)措大,出《五代东汉世家》(同上)。

点　笔

少陵诗:"石栏斜点笔。"《广韵》:"霉,点笔,莫佩切。"

堪　舆

《甘泉赋》:"堪舆壁垒。"张晏曰:"堪舆,天地总名也。"孟康曰:"堪舆,神名,造图宅书者。"

骨肉洒血

《南史·豫章王综列传》:"闻俗说,以生者血沥死者骨,渗即为父子。"(《潜邱札记》。)《会稽先贤传》曰:"陈业,字文理。郡守萧府君卒,业与书佐鲁双率礼送丧。双道溺于水,业因掘泥扬波援出其尸。又业兄度渡,复见倾命。时同依止者乃五六人,骨肉消烂而不可记别。业仰皇天,誓后土,曰:'闻亲戚者必有异焉。'因割臂流血,以洒骨上,应时得血住,余皆流去。"(《御览》四百二十一)

立壁横峰

庾信《终南山义谷铭》:"廖廓上浮,峥嵘下镇。立壁千丈,横峰万仞。"(《白氏六帖》)

哀　帝

《汉名臣奏》云:"伏闻东平国无盐县山中有大石,无故一夕自起立。臣愚以为石者阴类,殆有微人当绍起者。汉兴来,与今再见。其一正以昭帝无继嗣见,今又以陛下无继嗣复见。"(《白帖》)当指哀帝。

楹书椟砚

《陈留志》曰:"范乔,字伯孙。年二岁,祖父馨临终执其手曰:'恨不见汝成人。'因以所用砚留与之。后家

人告乔，乔执其砚涕泣。”（《御览》五百十九）罗泌《路史》曰：“榼书待子，椟砚贻孙。”榼书，晏子事。椟砚，即范馨也。

河　图

《雒书灵准听》曰：“《顾命》曰：‘天球《河图》，在东序。’天球，宝器也。《河图》，本纪图帝王终始存亡之期。”

录　图

《河图挺佐辅》曰：“黄帝修德立义，天下大治。乃召天老而问焉：‘余梦见两龙挺白图以授余于河之都。’天老曰：‘河出龙图，雒出龟书。纪帝录，列圣人之姓号，兴谋治太平，然后凤凰处之。今凤凰以下三百六十日矣，天其授帝图乎？’黄帝乃祓斋七日，至于翠妫之川。大鲈鱼折溜而至，乃与天老迎之，五色毕具，鱼泛白图，兰叶朱文，以授黄帝，名曰《录图》。（《艺文》）

盐　法

《潜邱札记》曰：“成化年间，户部尚书叶淇言：商人输粟二斗五升，是以银五分得盐一引也。请更其法，课输银于运司。银四钱支盐一引，可得粟二石，是以一引之盐坐致八倍之利。且商人银纳运司，道近而便安，是上下交利之道。奏可。于是商人引盐悉输银于运司，类解户部，盐银岁骤增至百万余两。诸商垦田塞下者，悉撤业归。西北商或徙家于淮以便盐，而边地为墟。粟踊贵，石至直五两。时议者屡言：虚边储而实太仓，非计。顾岁所增入，当数十郡一岁钱谷之数，而县官经费日繁，即缓急可以支应，虑不能捐目前厚利以深惟边计。欲复如祖宗时，尽输粟塞下，及薄取八分之利，必不可得矣。”

九　宫

王冰《元珠密语·生禀化源纪篇》曰：“地生坎卦，天生一宫。地生坤卦，天生二宫。地生震卦，天生三宫。地生巽卦，天生四宫。地生中土，天生五宫。地生乾卦，天生六宫。地生兑卦，天生七宫。地生艮卦，天生八宫。地生离卦，天生九宫。九宫配地，八卦画地。天九为奇数，乃阳也。地八为偶数，乃阴也。即天奇，阳生也，地偶，阴生也，即名造化也。故阳造而阴化也，即名造生化源也。故造化二字，即阴阳相生也。究其本宗，则阴阳并生于太初也。后来阴阳相生也，即阳生阴中、阴生阳中也。即阳极阴生，阴极阳生也。”

土力于乙

《春秋元命苞》曰：“地者，易也。言养物怀任，交易变化、含吐应节。故其立字，土力于乙者为地。”（《艺文》）

石

《春秋说题辞》曰：“石之为言托也，托立法也。”（《初学记》）

元取士

《潜邱札记》曰：“元以科目取士，自延祐至元统凡七科而罢。至正二年复举行，至二十六年凡九科。”

考　察

《潜邱札记》曰：“高文襄曰：国初无考察。始正统元年，嗣是以往，亦皆十年一行耳。未有一定之题目、一定之处分。至弘治十七年，始令六年一次考察，遂讫今为然。然事例有八目四科：曰贪，曰酷，为民；曰不谨，曰罢软，冠带闲住；曰老，曰疾，致仕；曰才力不及，曰浮躁浅露，降调外任。法可谓密矣。”

三　江

归子顾《请治吴淞江疏》：“宋时江面原阔九里，可敌千浦，故与钱唐、扬子并称三江。”（《潜邱札记》）

周夏二公

钱有威曰：“昔周、夏二公，治水吴中。民初不便，询诸父老。父老对曰：‘相公开河，功多怨多，千载之后，功在怨磨。’二公断而行之，功施到今。”（同上）

天下水势

郏侨《水利书》曰：“臣尝论天下之水，以十分率之。自淮而北五分，由九河入海，《书》所谓‘同为逆河，入于海’是也。自淮而南五分，由三江入海，《书》所谓‘三江即入，震泽底定’是也。”

治水法详考工

单锷《吴中水利书》曰：“尝观《考工记》：‘善沟者，水漱啮之。善防者，水淫之。’盖谓上水湍流峻急，则自然下水泥沙漱去矣。”

水　学

屠隆曰：“昔人之推水学者曰郏亶、曰单锷。亶详于治田，锷详于治水，兼而用之，水政举矣。”（以上三则皆见《潜邱札记》）

年头月尾　孤经绝句

《唐书·杨玚传》：“玚奏有司帖试明经，不质大义，乃取年头月尾孤经绝句。且今习《春秋》三家、《仪礼》者才十二。恐诸家废无日。请帖平文，以存学家。其能通者，稍加优宦，奖孤学。从之。因诏三家传、《仪礼》出身者，不任散官，遂著令。生徒为玚立《颂》太学门。”

洪范学

惠子曰：“箕子为武王陈《鸿范》福极之理。周公作《周官》，设内史八枋之法，因《鸿范》也。”“《小旻》之大

夫，亦传《洪范》。”五福考终命则当改元事，见《汉书·哀帝诏》，惜其说不传。”“《洪范》之学不传，其略见于伏生《五行传》，余家有藏本，为郑氏注。其说颇备，乃二十一史《五行志》之祖也。”“《续汉书·天文志》曰：‘成帝时，中垒校尉刘向广《洪范》灾条作《五纪皇极之论》。’案：《国三老袁良碑》云：‘灾条备至。’”“后汉许峻有《易灾条》二卷。”

无本　玉川　崔立之

昌黎《送无本师归范阳诗》：“狂词肆滂葩，低昂见舒惨。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澹。”《寄卢仝诗》：“先生结发憎俗徒，闭门不出动一纪。”又云：“先生抱才终大用，宰相未许终不仕。假如不在陈力列，立言垂范亦足恃。”《赠崔立之评事诗》：“崔侯文章苦捷敏，高浪驾天输不尽。曾从关外来上都，随身卷轴车连轸。”

孟子节文

《应庵随意录》曰：“洪武初，翰林学士刘三吾奉敕为《孟子节文》，总一百七十余条，前有三吾《题辞》，刻在南京国子监。此书之外，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今不见印行，何也。”

东西周辨

吴文正公（澄）《东西周辨》：“《战国策》编题，首东周，次西周。近有缙云鲍彪注，为西周正统而不应后于东周，升之为首卷。”

高加堰

《博湖掌录》曰：“案：山阳县西南四十里曰高加堰，堰不见史而仅见《郡志》，为汉建安五年广陵太守陈登所筑。”余因考《三国志》注，登曾任典农校尉，乃巡土田之宜，尽凿溉之利。盖精于水利者。当时广陵太守，《江表传》以为治射阳，则此堰尤其密迩，为登筑复奚疑？独怪自建安五年至明永乐平江陈瑄修志时，凡一千二百十五六年，中间并无有人云及高堰者，岂湮废无迹与？抑堰止受淮，黄尚未合，而不闻其有溃决之患与？及读《宋史·楚州司户参军李孟传》：“加葺境内徐积墓，修复陈公塘，有灌溉之利。”陈公塘即今高堰也，堰固不乏修治，第史文不备耳。同时，真州东有陈公塘，一名爱敬陂，漕臣钱冲之修复，门下李道传为作记。何一时而并举与？予于此别自有感矣。史称陈元龙才兼文武，志在济民。其时吴寇压境，盖岌岌矣。乃能兴屯强兵，保障江、淮，一南一北，水利永赖。今平江伯既有专祠矣，吾以为上当冠以元龙，下当嗣以潘季驯，为三公合祠。盖皆勤于高堰者，或亦此地食安澜之福者所宜动心也与？

师　法

《前汉书·匡衡传》：“太子太傅萧望之奏衡经学精习，说有师道，可观览。”“衡上疏：‘臣闻之师曰妃匹之际’”云云。《张禹传》：“望之奏禹经学精习，有师法，可试事。”《孔光传》：“光对日食曰：臣闻师曰：‘天右与王者’”云云。《魏相传》：相明《易经》，有师法。”又“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

《自叙传》：“班伯诵说有法。

《参同契》曰：“若夫至圣，不过伏羲，始画八卦，效法天地。文王帝之宗，结体演《爻辞》。夫子睿圣雄，《十翼》以补之。三君天所挺，迭兴更御时。作事令可法，为世定是书。素无前识资，因师觉悟之。”

家　法

《后汉质帝纪》：“本初元年，令郡国举明经，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诣太学。自大将军至六百石，皆遣子受业，岁满课试，以高第五人补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属、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经者，各令随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当以次赏进。”（注云：“儒生为《诗》者谓之《诗》家，《礼》者谓之《礼》家，故言各随家法也。”）《鲁丕传》：“和帝召见诸儒，丕与侍中贾逵、尚书令黄香等相难数事，帝善丕说。丕因上疏曰：‘臣闻说经者，传先师之言，非从己出，不得相让。相让则道不明，若规矩权衡之不可枉也。难者必明其据（据师法或经传），说者务立其义（义，古义），浮华无用之言，不陈于前。故精思不劳，而道术愈章。法异者，各令自说师法，博观其义。’”

郑桐庵交游籥

避光福者：陆履长坦、章拙生美、姚文初宗典、张德仲我城、王贞明节、陆铨部康稷。案：徐昭法枋初避吴江，后亦避光福。后拙生被缚，至杀其一弟一婿。贞明遇湖盗，劫掠无剩，仅以身免。文初入山乃更深，俄于五更时，拥无赖百人，从枕上缚其父子至浒墅。有陈都司者，颇相逼迫，遂申文解，抚军翦其发而释之。履长披剃为头陀。铨部坚键不出（郑桐庵云）。张羲民预筑居光福。

张我城，字德仲，宪副文奇次子，习《春秋》。凡《春秋》疏义，皆其所较刻。复广雅集，为文人大观。中岁即持长斋，于地方利病、赈饥贫、造桥、修学诸大事，一诸生力担之，自朝至暮，奔走不遑。黄中丞希宪具疏及公名。福王时，考授金华府倅，未就。乱后隐居光福山中，屏迹力耕以死。

薛采谐孟，武进辛未进士，仕至开封守。乱后僧装隐光福山中。

曾王父友

金阶升字五贞。陈性字身之（一作升之）。朱镒字金兼。张我城德仲。陆坦履长。章美拙生。王节贞明。陆康稷。薛采谐孟。

参同契

都卬《三余赘笔》曰：“纬书《孝经》有《援神契》，则

《参同契》亦《易》纬书类也。纬书之名皆三字。”

急须　仆憎

《三余赘笔》曰：“吴人呼暖酒器为‘急须’，呼暖饮食具为‘仆憎’。急须，以其应急而用，吴人谓须为苏，故其音同。仆憎，以铜为之，言仆者不得窃食，故憎之也。”

砚溪先生论文遗语

诗人赋物，有正面，有反面。反面易写，正面难工。如人，深情逸态都在若远若近，隔花临水，所谓“画工欲画无穷处，背立东风初破睡”者也。领得此意，方知诗人写物之工。山姜先生常言：“今人不晓打边鼓法，所以作诗不佳。”信然。

有人喜用古文现成语及摹拟体制成文。余谓之曰：“譬如人食鱼肉便下鱼肉，医家必谓大病。读古文便钞古文，可不谓之病耶？”此虽戏言，亦有至理。

凡为文，题绪太棼者，必于一字一句挈其要领，乃可驱繁驭冗，就我绳尺。

陈后山代南丰作文，仅数百言，南丰犹以冗字过多，抹去数处。每抹处，连一两行，后山读之，尤觉首尾完善。因叹服，遂以为法。学者慎勿以文字短长论工拙也。

乙卯举场，余与葛柬之(芍)同为孙公所摈。柬之幸而复收，别驾孟先生语余曰：“孙公当日以柬之卷为小怪，子卷为大怪，故同考力荐，终不能得。”今余落魄颓废，不复能怪矣。未知柬之小怪，亦少差否也。

或语余，古文不用倒挈。因随举太史公《大宛传》，起句便云：“大宛之迹，见自张骞。”何尝不倒挈也？

《史记》长篇之妙，千百言如一句。由其线索在手，举重若轻也。识得此法，便目无全牛。

古人作诗作文，俱不欲过尽。过尽，则意味无余。

趋庭录

张空拳而说经，此犹燕相之说书也。善则善矣，而非书意也。故圣人信而好古。

先君言：“宋儒可与谈心性，未可与穷经。”栋尝三复斯言，以为不朽。

《易》之理存乎数，舍数则无以为理。《春秋》之义在事与文，舍事与文，则无以为义。

宋儒谈心性，直接孔、孟，汉以后皆不能及。若经学，则断推两汉。惜乎，西汉之学亡矣，存者惟毛公一家耳。

宋儒经学，不惟不及汉，且不及唐。以其臆说居多，而不好古也。

《书》之传自伏生也，保残守缺二十八篇而已。梅氏以伪书汩之，而汉学陋矣。胡隋、唐诸儒不信郑学而信伪古文也？

《左传》不用服虔，而用杜预，此孔颖达、颜师古之无识。杜预创短丧之说，以媚时君，《春秋》之罪人也。

杜预注《左传》，远不逮服子慎，唯地理胜于服。当时有京相璠撰《春秋土地名》三卷，预资取其说，故其书可观。预贵而璠贱，故璠书不传。

章句训诂，知也；洒扫应对，行也。二者废其一，非学也。

说经无以伪乱真。舍《河图》、《洛书》、《先天图》，而后可以言《易》矣。舍十六字心传，而后可以言《书》矣。

舍《诗·小序》，无以言《诗》也。舍《尔雅》、《说文》，无以言训诂也。

汉人传《易》，各有源流。余尝撰《汉易学》七卷，其说略备。识得汉《易》源流，乃可用汉学解经。否则如朱汉上之《易传》、毛西河之《仲氏易》，鲜不为识者所笑。

蒋编修(恭斐)。迪甫谓先君曰：“近日吴中四世名山，推公家耳。”盖数自先明经朴庵公以下也，不才如栋，亦厕四世之列。予深愧迪甫之言。

注家之最陋者，经传中无如陈澔之《礼记》、林尧叟之《左传》、鲍彪之《国策》，今之学者亦知之矣。

说经而武断者二人：郑樵、胡安国，余无讥焉(《礼记注》引石梁王氏，此人尤狂妄)。

《文中子》，晚唐人伪撰也。好为大言以欺人，有识者自知之。

汉有经师，宋无经师。汉儒浅而有本，宋儒深而无本，有师与无师之异。浅者勿轻疑，深者勿轻信，此后学之责。

进士题名

吴楞香(名苑)《太学新立进士题名碑纪事序》：“进士题名碑，旧在太学。国朝制科始丙戌，碑列大成门左右，阅一月。探明进士碑，计永乐至崇祯凡七十八科。土蚀藓剥，仅存三之二。太史朱君竹垞作《日下旧闻》，尝慨其阙。余徘徊既久，令吏掘地搜索之。首获宣德庚戌，次获成化甲辰，二碑皆先族祖登第之年，同僚咸为抚掌。既而碑尽搜获，惟缺永乐首科。一日宫墙倾，群吏哗曰：‘永乐碑得矣！’视之果然，一代之碑遂全。后于启圣祠土中得元碑三：一为《正泰国子贡试名记》，蒙古、色目、汉人列三榜，皆有正、副；一为《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记》，蒙古、色目为一榜，状元朵列图，汉人、南人为一榜，状元文允中。皆无榜眼、探花；一为《至正国子中选题名记》，蒙古赐正六品，色目赐从六品，汉人赐正七品，亦有正、副。三碑可徵一代取士之制。竖讫，为文三篇，恭进御览。复为诗以纪事云。”(诗载《桥门集》，不工，故不载)

岁　差

《冀越集》(元豫章熊太古撰)云：“古人算历，有岁差之法。郭太史(守敬)言，自汉至今，凡七十次差，故作简仪，以考中星。作土圭十五丈长，以验日景。又以盖天仰而观日之所躔。皆前代所未有。是以《授时历》

日测月验，永终无弊。又尝奏遣使者十四辈，分隶十四处，于夏至日测景长短，往往千里差一寸，而地之高下，水之缓急，皆得而知之。上都去大都千里而近，其高四十里，于日景而知之也。”

恒星东转

《礼说》云：“或云日行黄道，每岁有差。地中当随而转移，故周在洛邑，汉在颍川阳城，唐在汴州浚仪。此说非也。历之岁差，古法谓黄道西移，新法谓恒星东转。黄道万古不变，每岁有差者，恒星东转使然。”

刘猛将

《居易录》曰：“旧说江以南无蝗蝻，近时始有之。俗祀南宋刘漫塘，小为蝗神。刘，金坛人，有专祠，往祀之，则蝗不为灾，俗呼莽将，殊为不经。案：赵枢密作《漫塘集序》，称其学术本伊、雒，文艺过汉、唐，不知身何以矫诬如此。亦如江湖间祀张睢阳作青面鬼之类也。”

张天师　嗣师

《太真科》曰：“太上告张陵天师曰：‘内外法契，与天、地、水三官析石饮丹为誓也。’张陵受命为天师，命弟子扶翼为嗣师。上崇虚之堂，登白虚之坛，醮奏太一，传授口诀。传命嗣师，承代基业，行教天人。”（《御览》六百七十九）

《道学传》曰：“张裕天师十二世孙居招真观，植名卉，尽山栖之趣。梁简文为制碑。”（《御览》六百六十六）

《集仙录》曰：“张天师道陵隐龙虎山，修三元默朝之道，得黄帝龙虎中丹之术。丹成服之，能分形散影。天师自鄱阳入嵩高隐山，得隐书治命之术。”（《御览》六百六十四）

道　士

《太霄经》曰：“人行大道，谓之道士。”又曰：“从道为事，故称也。周穆王因尹轨真人制楼观，遂召幽逸之人，置为道士。平王东迁洛邑，置道士七人。汉明帝永平五年，置二十人。魏武帝为九州置坛，度三十五人。魏文帝幸雍，谒陈炽法师，置道士五十人。晋惠帝度四十九人，给户三百。”（《御览》六百六十六）

正一法

《唐书·司马承祯传》：“永祯事潘师正，传辟谷道引术，无不通，师正异之曰：‘我得陶隐居正一法，逮而四世矣。’”

全真教

《全真纪实》曰：“金主亮贞元元年，有吏员咸阳人王中孚者，倡全真教，谈、马、邱、刘和之，其教盛焉。章宗泰和四年，元学士作《紫微观记》，所载详悉。”（《辍耕录》二十九卷）

五显事迹

罗鹤《应庵任随意录》曰：“五显事迹，无从核实。独胡定庵谓五行主宰之神，而尽废习传诸说。天下祀之者甚多，我太祖建庙鸡鸣山，隶于太常，故纪定庵之论以俟考。其说曰：‘本朝神祠见《会要》，姓氏皆可考，惟此独无姓氏。何耶？升曰：莫之为而为者，鬼神也。《周礼·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汉仪，祠五祀，朝明堂，图五方帝位于昊天之侧，从之以五人帝，五官神，皆五行真气也。盖五行为天地间至大之物，必有为之主宰者，故曰玄嚣，曰祝融，曰句芒，曰蓐收，曰后土，皆指水、火、金、木、土而言。若五神，岂非默助五行之造化，以福生民乎？或者以五圣为五通，非也。本朝政和元年正月，诏毁五通及石将军、妲妃淫祠。至宣和五年，适有通贶等侯之封。前后十余年间，黜彼之邪，崇此之正，昭然甚明，尚可得而并论之乎？亦缘乡曲前辈，偶傅会佛有六通、弟子五通之说，以启后人之疑耳。迪功国史实录院编校文字胡升书。’”

蔽易一言

朱丰城曰：“《易》之为卦六十有四，为爻三百八十有四，蔽以一言，曰‘时’而已。”此语深有助于《易》，乃自时中之时字来，亦发前贤所未发也。

古人重师道

孔子庚子生，故臧荣绪用庚子日拜五经。朱文公九月十五日生，胡安国《求是草顾明经书院记》，亦于九月十五日舍菜作书，故书此言，以明效荣绪之意。古人尊师重道如此（以上皆罗氏语）。

姓同源异为婚

《魏氏春秋》曰：“司空东莱王基，当世大儒，岂不达礼？而纳司空王忱女，以姓同源异故也。”（《御览》五百四十一）

郑樵《氏族略》曰：“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奈何司马子长、刘知几谓周公为姬旦、文王为姬伯乎？三代之时，无此语也。”（《潜邱札记》）

《潜邱札记》曰：“郑樵有言：氏不同而姓同不可为婚姻，若仅氏同，如孔子之孔出于子，孔文子之孔出于姞，郑有二孔氏出于姬，此三孔固可相为婚。何者？姓不同，故说是矣。余谓：亦有姓同如黄帝之子十二姓，有已姓，传至春秋为莒子、为郯子。祝融之后八姓，亦有已姓，传至商末为有苏氏，周初为苏忿生。此二已何妨为婚姻！何者？以各有其所得之姓不同德故。此亦从来论氏族者所未及也。”

金龙四大王

朱国桢《涌幢小品》曰：“金龙大王姓谢名绪，晋太

傅安裔。金兵方炽，神以戚畹，愤不乐仕，隐居金龙山椒，筑望云亭自娱。咸淳中，浙大饥，损家资，饭馁人，全活甚众。元兵入临安，掳太后、少主去。义不臣虏，赴江死，尸僵不坏。乡人义而瘗之祖庙侧。明太祖兵起，神示梦当依圣主。时傅友德与元左丞李二战徐州吕梁洪，士卒见空中有披甲者来助战，虏大溃，遂著灵应。永乐间建祠洪上。"

吕纯阳考

都穆《听雨纪谈》曰："吕洞宾，元遗山编《唐诗鼓吹》中有吕洞宾诗一首，郝天挺注曰：'洞宾名嵒，京兆人，咸通中及第，两调县令。值巢贼乱，移家归终南，得道，莫测所往。'则洞宾尝仕于唐矣。予观洞宾于江州望江亭《自记》曰：'吾京川人，唐末三举进士不第，因游江湖间，年五十道始成。'及观洞宾本传：祖渭，礼部侍郎。父让，终海州刺史。洞宾始名绍先，年二十不从婚娶。举进士，滞场屋者二十三年，乃罢举纵游天下。《岳阳风土记》云：'洞宾会昌中两举进士不第，即有栖隐之志。'王举《雅言系述》云：'洞宾，咸通中举进士不第。'未尝言及第与为县令也。天挺此说，岂别有据耶?"

五通神考

祝穆《方舆胜览》曰："五通庙在徽州婺源县，乃祖庙。兄弟凡五人，本姓萧。每岁四月八日来朝礼者，四方云集。"

上　计

阚骃《十三州记》曰："上计，古之诸侯奏使也。汉因号曰计偕。计偕次第，岁入贡于天子，郡国丰瑞，山川草木，万物无得隐饰，应机答问。"

《御览·荆南记》曰："石首县阳岐山，山无所出，不足书。本属南平界，范玄平记故老相承云：胡伯始以本县境无山，此山上计偕簿。"

《礼记·射义》云："古者天子之制，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注："岁献，献国事之书及计偕物也。三岁而贡士，旧说云，大国三人，次国二人，小国一人。"何休《公羊·庄元年》注云："礼，诸侯三年一贡士于天子，天子命与诸侯辅助为政，所以通贤共治，示不独专，重民之至。大国举三人，次国举二人，小国举一人。"

《汉书·武帝纪》："元光五年，征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

副启　柬面正字　老师

《觚不觚录》曰："尺牍之有副启也，或有所指讥，或有所请托，不可杂他语，不敢具姓名，如宋疏之贴黄类耳。"

故事，投刺通书，于柬面皆书一"正"字，虽不甚雅，亦不知所由来，而承传已久。

京师称谓极尊者曰"老先生"，自内阁以至大小九卿皆如之。门生称座主亦不过曰"老先生"而已，后门生称座主俱曰"老师"。

卷　三

圻　鄂

《典瑞》云："瑑圭以頫聘。"注：郑司农云："瑑，有圻鄂瑑起。"(圻，亦作沂。)《考工·辀人》云："良辀环灂。"注：郑司农云："灂，读为灂酒之灂。环灂，谓漆沂鄂如环。"疏云："沂鄂如环者，谓漆之文理也。"《郊特牲》云："丹漆雕几之美，素车之乘，尊其朴也。"注云："几，谓漆饰沂鄂也。"《少仪》云："国家靡敝，则车不雕几。"注云："几，附缠为沂鄂也。"《正义》云："几谓沂鄂，不雕画漆饰以为沂鄂。"(圻与沂皆音鱼巾反，又作垠)《御览》五十五《淮南子》曰：(今在《原道篇》)"上游于霄雿之野，下出于无垠鄂之门。"(今本《淮南》无鄂字。)注云："无垠鄂，无形之视也。"(今本注云："无垠，无形状。霄读绡绡之绡。雿读翟氏之翟)又《俶真》云："未有形埒垠(寅)堮(壥)"又云："通于无圻。"注云："圻，垠字也(俗本云：圻，音寅，垠也)，又作鄞。"《参同契》云："混沌相交接，权舆树根基，经营养鄞鄂，凝神以成躯。"案：圻鄂谓形状之微起者，故谓之几。瑑圭圻鄂者，谓瑑起圻鄂也。良辀环灂者，谓漆起形状如环者也。车雕几圻鄂者，谓附缠车之四旁为圻鄂也。孔《正义》、贾疏皆不详沂鄂二字之义，故备及之。《参同契》"经营养鄞鄂"者，谓兆朕胚胎之义也。圻、沂、鄞皆从斤声，故皆鱼巾反。圻，《说文》垠或字，故高注云："圻，垠字也。"(《说文土部》云："垠，地垠咢也，一曰岸也。从土艮声。或作圻，从斤。")

《说文·玉部》瑑字下云："圭璧上起兆瑑也。从玉，篆省声。《周礼》'瑑圭'。"

联　句

方勺《泊宅编》："联句，或云起于《柏梁》，非也。《式微诗》曰：'胡为乎中露。'盖泥中、中露，卫之二邑名。刘向以此诗二人所作，则一在泥中，一在中露，其理或然。然则此联句所起也。"

上元张灯

永亨(宋人)《搜采异闻录》："上元张灯，《太平御览》所载《史记·乐书》云：'汉家祀太一，以昏时祠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观灯，是其遗事。而今《史记》无此文。唐韦述《两京新记》曰：'正月十五日夜，敕金吾弛禁前后各一日以看灯。'本朝京师增为五夜。俗言钱忠懿纳土进钱买两夜，非也。太平兴国五年十月下元，京城始张灯，如上元之日。至淳化元年六月，始罢中元、下元张灯。"

钟离君

南唐县令钟离君嫁前令女事，见《东轩笔录》，云：

"余为儿童时，尝闻祖母集庆郡太守陈夫人言江南有国日，有县令钟离君云云。余时尚幼，恨不记二令之名。"

村 信

王文正公旦与杨文公亿为同门友，故公谓汝州云云。余尝见杨公亲笔与公书云："山栗一秤，聊表村信。"盖汝唯产栗也。

日游神望火

见《青箱杂记》。

山 歌

《墨庄漫录》云："吴人多作山歌，声怨咽如悲，闻之使人酸辛。"

复 复

《懒真子·唐中兴颂》云："复复指期。"复复，出《匡衡传》及《何武传》(上音服，下音福)。

四声切韵

《西溪丛语·高氏小史》云："周颙，字彦伦，始著《四声切韵》，行于时。"

拗句格

《野客丛书》曰："禁脔云：'鲁直有换字对句法，如曰："只今满坐且尊酒，后夜此堂空月明。"曰："田中虽问不纳履，坐下适来何处蝇。"前此未有人作此体。自鲁直变之。'《苕溪渔隐》曰：'此体出老杜，如"宠光蕙叶与多碧，点缀桃花舒小红"者，是也。今俗语谓之拗句格。'仆谓此体非出于老杜，与杜同时如王摩诘，亦多是句，如云：'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疑亦久矣。张说诗曰：'山接夏空险，台留春日迟。'此亦拗句格也。"

陈同甫议论作文之法

子俞子(东阳俞成元德撰，庆元时人)《萤雪丛说》云："尝见陈同甫亮在太学议论作文之法：经句不全两，史句不全三。不用古人句，只用古人意。若用古人语，不用古人句，能造古人所不到处。至于使事而不为事使，或似使事而不使事，或似不使事而使事，皆是使他事来影带出题意，非直使本事也。若夫布置开阖，首尾该贯，曲折关键，意见常新，若方若圆，若长若短，断自有成规，不可随他规矩尺寸走也。苟自得作文三昧，又非常法所能尽也。"

三山老人

《宋诗纪事》："胡舜陟，字汝明，自号三山老人，绩溪人。大观三年进士。"《苕溪渔隐》引三山老人语。

衍波笺

《豫章诗话》："萧贯少时梦至一宫殿，群女如神仙，一人授纸云：'此衍波笺，烦赋《晓寒歌》。贯援笔立成云云。仙曰：'子诗甚有奇语，异日必贵。'"(贯，大中祥符二年进士。)

鲍信卿蒙古学

《太平清话》："鲍信卿取蒙古及伟兀尔问答比譬之言，为书曰《选玉集》。及其音韵之所自出，字画之所由通，豪厘之间，具有分别南北。人谓蒙古学未有出信卿右者。"

借书画

陶弘景借人书，随误刊定，米襄阳借书画，亲为临摹，题跋、印记、装潢往往乱真。后并真赝本同送归之，虽游戏翰墨，而雅有隐德。

左 手

郑元祐，少脱齠，任左手，号"尚左生"。

官

山谷云："阴阳家谓克己者为官，既已从仕，则受制于官，不得悉如意也。"

四川总志

读天下志，以《四川总志》为第一。其金石鼎彝，秦、汉以下之文，网罗几尽，而立例亦古。《后序》云"《艺文志》悉仍升庵之旧"故也。

活 板

活板自宋庆历间布衣毕升始。

耕织图

耕织图始于宋高宗时于潜令四明楼璹(字寿玉，见《太平清话》)。

十三省号

李文凤《月山丛谈》(书二册，共四卷)云："天下十三省，俗皆有号，莫知所始。如陕西曰豹，山西曰瓜，山东曰滕，河南曰鲈，苏浙曰盐豆，江西曰腊鸡，福建曰獭，四川曰鼠，湖广曰干鱼，两广曰蛇，云贵曰象。各以是相嘲。然江西腊鸡，元时江南之通号，不宜独坐。近廖鸣吾戏伦彦式曰：'人心不足蛇吞象。'白山曰：'天理难容獭祭鱼。'蜀举子张仕俨与余善，每见余辄曰：'委蛇、委蛇！'余应之曰：'硕鼠、硕鼠！'亦切对也。"

敬空为批反

《补笔谈》曰："前世风俗，若致书于所尊敬，尊者但批纸尾答之，曰'反'。故人谓之'批反'，如官司批状，诏书批答之类。故书批多作'敬空'字，自谓不敢抗敌，但空纸尾以待批反耳。尊者亦自处不疑，不务过敬。前世书启甚简，亦少用联幅者。后世虚文浸繁，无

古人款款之情。此风极可惜也。"

尚 右

《补笔谈》谓"古人尚右"。

村学堂

瞿佑《归田诗话》:"曹组元宠《题村学堂图》云:'此老方扪虱,众雏争附火,想当训诲时,都都平丈我。'语虽调笑,而曲尽村俗之状。近吴敬夫一联云:'阑干苜蓿先生饭,颠倒天吴稚子衣。'其景况可想也。"

击 钟

刘绩《霏雪录》:"世以击钟为昏晓之警者,尚矣。通以一百八声,而音节各不同。前击七,后击八,中间二十徐徐发,更兼临后击三声,三通凑成一百八,此台州钟声节也。紧十八,慢十八,六遍凑成一百八,此越州钟声节也。前三后三中三十,三通凑成一百八,此杭州钟声节也。"

禁 钟

禁鼓钟亦有数,三通共三千六百九十击。张山门先生云。

入 阁

刘绩《霏雪录》:"入阁之礼,案:唐故事,天子日御前殿见群臣,曰常参。朔望荐食诸陵寝,有思慕之心,不能临前殿,则御便殿见群臣,曰入阁。宣政,前殿也,谓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谓之阁。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唤仗,由阁门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随以入见,故谓之入阁。然衙,朝也,其礼尊;阁,宴见也,其礼杀。自乾符以后,因乱礼阙,天子不能日见群臣,而见朔望。故正衙常日废仗,而朔望入阁有仗。其后习见,遂以入阁为重。至出御前殿,犹谓之入阁,其后亦废。至是而复,然有司不能讲正其事。凡群臣,五日一入阁,见中兴殿,(后唐明宗殿也),便殿也,此入阁之遗制,而谓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谓之入阁。"

阶 官

宋朝授官列衔,以某阶守某官、以某阶行某官者,凡阶高官卑则称行,阶卑官高则称守,官与阶同,则不必行、守二字。循唐制也。(同上)

二 归

何休《公羊·隐二年》注云:"妇人生以父母为家,嫁以夫为家,故谓嫁曰归,明有二归之道。"

竿 牍

《庄子》:"恬淡之知,不离苞苴竿牍。"司马曰:"谓竹简为书,以相问遗,修意气也。"

《潜夫论》曰:"百姓废农桑而趣府廷者,非朝晡不得通,非意气不得见。"

席上腐谈

范蔚宗论:"贵清净者,以席上为腐谈。"后人取此句以名书。

本 书

《范书·孝明八王传》:"余七王本书不载母氏。"注:"本书,谓《东观记》也。"

干 吏

《晋令》:"诸郡国不满五千以下,置干吏二人。"郡国皆有干,干犹主也(《后汉书》注)。

中 天

后汉刘陶疏:"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称号。"注:"中,谓当天之中也。"

张 融

《毛诗正义》有张融。案:《唐书·元行冲传》,融乃魏博士,非六朝之张思光也。

年 事

《北齐·邢邵传》:"邵与济阴温子升为文士之冠,世论谓之'温邢'。钜鹿魏收虽天才艳发,而年事在二人之后,故子升死后,方称'邢魏'焉。"

孟子一则

《吕氏春秋》:"曾子曰:养有五道:修宫室,安床笫,节饮食,养体之道也;树五色,施五采,列文章,养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声,杂八音,养耳之道也;熟五谷,烹六畜,和煎调,养口之道也;和颜色,悦言语,敬进退,养志之道也。"《孟子》:"曾元养曾子,此所谓养口体者也。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盖述曾子之言,而注《孟子》者,皆不知引。

诗一则

《小明序》曰:"《小明》,大夫悔仕于乱世也。"杨彪疏曰:"朝无《小明》之悔。"盖用《诗序》。

杜刘唐同姓

《春秋传》:"士会奔秦。后归晋,秦人归其帑。其处者为刘氏。"又"范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是杜、唐、刘皆同姓也。故少陵《寄族弟唐十八使君诗》云:"与君陶唐后,盛族多其人。圣贤冠史籍,枝派罗源津。"又《送刘十弟判官诗》云:"分源豕韦派,别浦雁宾秋。年事推兄忝,人才觉弟优。"

息肃同音

肃慎，古作息慎，古息、肃同音也。少陵《天边行》曰："洪涛滔天风拔木，前飞秃鹙后鸿鹄。九度附书向洛阳，十年骨肉无消息。"犹从古音。

卫　庄

少陵《赤霄行》云："皇孙犹曾莲勺困，卫庄见贬伤其足。"卫庄谓蒯聩也。蒯聩谥庄公，《左传·哀十六年》"卫人出庄公而与晋平。十月，卫侯自鄄入。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阖门而请，弗许，逾于北方，而队折股。"正用此事。朱鹤林谓卫庄当作鲍庄，引鲍牵刖足事，恐非。皇孙困于莲勺，卫庄攻于匠氏，皆为小人所辱事，故用之。

朝享太庙赋

少陵《朝享太庙赋》："大辂每出，或黎元不知。"（见《谷永传》）

又云："八音修通。"又云："祝以孝成。"皆见伏生《尚书·虞夏传》。吕东莱及近注杜者，皆不知引。

荀　子

《荀子·王霸篇》曰："身死国亡，为天下大戮。""国安于盘石，寿于旗翼。"注："旗读为箕。箕翼，二十八宿名。言寿比于星也。""处士"见《非十二子篇》注："处士，不仕者也。"《易》曰："或出或处。"《仲尼篇》云："仲尼之门人，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春秋繁露·对胶西王》："仲尼之门，五尺之童子，言羞称五伯。为其诈以成功，苟为而已也。"）

繁　露

《诗》无达话（当作诂），《易》无达言，《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

逸周书

《淮南子·道应训》曰："成王问政于尹佚曰：'吾何德之行，（尹佚，史佚也。）而民亲其上？'对曰：'使之时而教顺之。'王曰：'其度安在？'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王曰：'惧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间，四海之内，善之则吾畜也，不善则吾雠也。昔夏、商之臣反雠桀、纣而臣汤、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归神农，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无惧也？'"案：《吕氏春秋》引《周书》曰："若临深渊，若履薄冰。"又引《周书》曰："民善之则畜也（畜，好也），不善之则雠也。"则尹佚之语当在《逸周书》。

金　源

《金史》曰："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旧土也。国言'金'曰'案出虎'，以案出虎水源于此，故名金源。建国之号，盖取诸此。"（《地理志》）

吏行水上

《宋史》："元祐中，王觌加直龙图阁，知苏州。州有狡吏，善刺守将意以挠权。前守用是得讥议。觌穷其奸状，寘于法，一郡肃然。民歌咏其政，有'吏行水上，人在镜心'之语。"

生死文字间

张栻曰："李仁甫（焘）如霜松雪柏，无嗜好，无姬侍，不殖产，平生生死文字间。"（同上《李焘传》）五字出昌黎诗。

餐　钱

绍兴六年，修撰范冲言："日历，国之大典。比诏汪藻纂修，事复中止。宜令就闲，复卒前业。"诏赐史馆修撰餐钱，听辟属编类（同上）。

绰　楔

凡旌表门闾者，于所居安绰楔，左右建土台，高一丈二尺，方正，下广上狭，饰白间以赤，仍植所宜木（同上）。

东西铨

崔琯以本官判兵部西铨、吏部东铨事（《新唐书》）。

南北院

《辽史·百官志》：凡辽朝官，北枢密视兵部（以其牙帐居大内之北，故名北院。元好问所谓"北衙不理民"是也），南枢密视吏部（以其牙帐居大内之南，故名南院。元好问所谓"南衙不主兵"是也）。

辽太后语

谚曰："偏怜之子不保业，难得之妇不主家。"

风灯石火

耶律和尚曰："人生如风灯石火，不饮将何为？"

前　席

《汉书·贾谊传》："谊为长沙太傅，文帝思谊，征之。至入见，上方受厘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谊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栋案，何休注《公羊》曰："礼，天子为卿前席，大夫兴席。"（此当据秦、汉礼）谊，大夫也。能明鬼神之本，文帝以卿礼礼之，故为之前席也。颜师古不考前席之义，谬为之说云："渐促近谊，听说其言。"诗人李商隐之辈承其讹，云："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夫《中庸》言鬼神之德，其效至赞化育，参天地。《易系辞》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宋儒言《易》者以此句属下节，非）文帝问鬼神之本，谊具道所以然之故，非知鬼

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者乎？师古谬注之？而商隐谬讥之，当为有识者所笑耳。《汉书》此传，应劭、晋灼诸贤必有注，师古删之而用臆说，致令文帝蒙讥后世。不可不辨（天子为卿前席，诗言虚前席，甚谬）。

清　白

“以清白遗子孙。”《北史》房彦谦谓子玄龄语。

人　地

刘芳著《徐州人地录》二十卷（《北史》）。

影　质

徐遵明与刘献之、张吾贵，皆河北聚徒教授，颇好聚敛，悬纳丝粟，留衣物以待之，名曰影质。有损儒者之风。

树木僵立

《月蚀诗》云：“森森万木夜僵立。《汉书·匈奴传》：“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师古曰：“僵落，谓山上树木摧折，或立死枯僵堕落者。”此诗所本也。

司制典栉

掌衣服裁缝（《北史》）。掌巾栉膏沐，隋时内官也。

得　句

郑谷《云台编·静吟诗》：“《骚》《雅》荒凉我自安，月和余雪夜吟寒；相门相客应相笑，得句胜于得好官。”

智慧不再来

古乐府《秋胡行》：“壮盛智慧，殊不再来，爱时进趣，将以惠谁？”

贵　官

《古今乐录》王僧虔《技录》云：“《短歌行》仰瞻一曲，魏氏遗令使节朔奏乐。魏文制此辞，自抚筝和歌，歌者云：‘贵官弹筝。’贵官，即魏文也。”

中　人

子建《当墙欲高行》：“人之仕进待中人。”

录　别

《汉纪》有李陵《录别诗》八首（后人拟苏、李诗）。

咸阳布衣

《怨录》载《王子思归歌》（楚王子质于秦）云：“洞庭兮木秋，涔阳兮草衰。去千岁之家国，作咸阳之布衣。”

断　竹

《吴越春秋》载《孝子弹歌》云：“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宍，古肉字，今作害，非）刘勰曰：“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又曰：《断竹》黄歌，乃二言之始（黄，黄帝也）。

石墨相著

武王书砚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谗言，无得污白。”

陷文不活

《御览》引《太公阴谋·笔铭》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脱，陷文不活。”

左林右泉

《铜盘铭》曰：（武王封比干墓而作）“左林右泉，前冈后道。万世之灵，于焉是保。”

截趾适履

截趾适履，孰云其愚？何与斯人，追欲丧躯？（《古逸》以为邹衍引古语，当见《玉篇》。）

恶妇破家

《易纬》引古语曰：“蹶马破车，恶妇破家。”

福至心灵

史炤《通鉴释文》引谚曰：“福至心灵，祸来神昧。”

杨　孚

许浑《丁卯集·冬日登越王台诗》：“河畔雪飞杨子宅。”自注：“杨子，汉议郎杨孚也。”《广志》：“孚字孝先，尝树河南五鬣松于广州北岸。粤无雪，至此地雪乃降。今下渡头村前即其故宅。”

押高字

家君尝云：“《云台编》‘烟含紫禁花期近，雪满长安酒价高。’元人诗：‘禽翻竹叶霜初下，人立梅花月正高。’两押高字，皆卓绝。”

富　农

于子漪（渍）作《富农诗》，刺为富不仁者也。（其《序》云：“尧山南六十里有富农。”）

倚　声

《唐书·刘禹锡传》：“禹锡斥朗州司马。州接夜郎诸夷，每祠，歌《竹枝鼓吹》。禹锡倚其声作《竹枝词》十余篇。”

绿杨城郭

端已《和同年韦学士途中见寄诗》：“绿杨城郭雨凄凄。”（王新城词：“绿杨城郭是扬州。”本此）

晋阳秋

高达夫《奉酬睢阳李太守诗》：“系高周柱史，名重

《晋阳秋》。"

五天书

岑嘉州《观楚国寺璋上人写一切经诗》:"音翻四句偈,字译五天书。"

条　山

中条称条山,见岑嘉州诗。(五律)

磨兜鞬

《辍耕录》曰:"襄州谷城县城门外,道傍石人,缺剥。腹上有字云'磨兜鞬,慎勿言。'是亦金人之流也。距县四五十里有石人二,相偶而立。腹上题刻,一云'已及',一云'未匝',不可得而详也。"(浮休《阅目集》)

汉时明禹贡者使治河

《汉书·平当传》:"当以明经《禹贡》,使行河,为骑都尉,领河堤。"

子思子

《史记·平津列传》:"天下通道五。"《索隐》曰:"案,此语出《子思子》。"今见《礼记·中庸篇》。

将大出

《秦本纪》:"将大出。"《索隐》曰:"出,犹生也。言尔后嗣繁昌,将大生出子孙也。"

竹南漫录补二则

余注《精华录》初成,有妄庸子者,窃其书以行于世。或问余:"某氏窃君书几许?"余笑曰:"一一鹤声飞上天,都不存矣!"

某氏窃余注妄有增益。余因作《辨讹》一卷。会稽沈腾友(嘉然)尝笑谓余曰:"某氏得君书,颇亦可观。而自造如此,貂裘负笼,甚可怪也。"

狱掾通礼

《后汉·崔瑗传》:"瑗以事系东郡发干狱,狱掾善为《礼》。瑗间考讯,辄问以《礼》说。"

律礼相左

卓茂曰:"律设大法,礼顺人情,二者相左,惟圣人能兼而行之。苟非然者,必有偏废之忧。"

士大夫无信

今之士大夫,不如商贾。商贾逐什一之利,犹以信行于俦类。士大夫趣势利而忘大义,无可信之人矣。

凡　目

《公羊传》:"前目而后凡。"董子曰:"号凡而略,名详而目。目者,遍辨其事也。凡者,独举其大也。"

三　等

《繁露》曰:"《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

王霸记

《司马法》曰:"《王霸》之所以治诸侯者六,会之以发禁者九。"案:九禁之语,郑康成注《周礼》引《逸礼王霸记》云云。当是《王霸记》引《周礼》之文以释之。《司马法》所云《王霸》,乃《逸礼》篇名也(今《司马法》不载释文,盖非全书)。

役不逾时

杜预注《左传》曰:"古者行役不逾时。"孔颖达疏:"《谷梁传》曰:'伐不逾时。'明行役聘问,亦不逾时也。"

至　孝

《繁阳令碑》阴有"至孝涅夔君威"。

中　表

《汉费凤别碑》云:"中表之恩情,兄弟与甥舅,枵与女萝性,乐松之茂好。"蔡琰诗云:"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中外,即中表(《仪礼丧服·缌麻章》曰:"舅之子。"马融曰:"姑之子为舅之子服,今之中外兄弟也。")《晋书山涛传》:"涛与宣穆后有中表亲,是以见景帝。"《十七帖》云:"与足下中表。"王无异注云:"舅姑之子。"《世说新书》曰:"裴令公(楷)。岁请梁、赵二国租钱数百万,以恤中表之贫者。"又曰:"李元礼有盛名,为司隶校尉。诣门者皆隽才清称及中表亲戚乃通。"《北史》:"卢怀慎撰《中表实录》二十卷。《唐志》:《齐永元中表簿》六卷。郑谷《云台编》有《访表兄王藻渭上别墅诗》:"中表人稀离乱后,花时莫惜重相携。"魏袁准《正论》曰:"或曰同姓不相娶,何也?曰远别也。今之人外内(当作中外)相婚,礼欤?曰中外之亲近于同姓,同姓且犹不可,而况中外之亲乎?古人以为无疑,故不制也。今以古之不言,因谓之可婚,不知礼者也。"

内兄弟

《白氏六帖》:"舅子为内兄弟。"(《仪礼·丧服经》曰:"舅之子缌。"郑氏注云:"内兄弟也。")《晋书·阮瞻传》:"内兄潘岳,每令鼓琴。"傅咸《赠何邵王济序》:"朗陵公何敬祖,咸之从内兄。国子祭酒王武子,咸从姑之外孙也。"陆厥有《答内兄顾希叔诗》。少陵《寄简崔评事十六弟诗》:"开襟仰内弟,执热露白头。"(自注:"内弟崔漂赴湖南幕职。")柳子厚有《送内弟卢遵游桂州序》,注:"昌黎《铭子厚墓》云:"舅弟卢遵,涿郡人。"李嘉祐《台阁集》有《送内弟阎伯均归江州诗》云:"莫怪临

歧独垂泪，魏舒偏念外家恩。”（嘉祐，阎出也）

妻弟为内弟

阎百诗《潜邱札记》云：“颜真卿《家庙碑铭》云：‘祖昭甫，工篆籀草隶书，与内弟殷仲容齐名，而劲利过之。父惟贞，少孤，育舅殷仲容氏，蒙教笔法。’则亦以妻弟为内弟，然而非空同所知。”

外兄弟

《丧服经》曰：“姑之子，缌。”注云：“外兄弟也。”疏云：“姑是内人，以出外而生故也。”《通鉴》：“宋明帝建武四年，王晏外弟阮孝绪。”注：“外弟，妻弟。”案：外弟乃姑之子，非妻弟（陈少章《胡注辨讹》）。《后汉书·来歙传》：“隗嚣将王遵曰：‘君叔虽单车远使，而陛下之外兄也。’”注：“光武之姑子，故曰外兄。”

姨兄弟　姨妹　从母昆弟　从母姊妹

《吴书·潘濬传》注：《江表传》曰：“濬姨兄零陵蒋琬，为蜀大将军。”又见《唐书·崔元玮传》。少陵《寄狄明府博济诗》：“梁公曾孙我姨弟，十年不见官济济。”《晋书·刘群传》：（《刘琨传》后。）“温峤前后表称：“姨弟刘群、内弟崔悦、卢谌等，皆在末波中，翘首南望。”《通典》：晋徐众曰：“徐思龙娶姨妹为妇。”案：姨妹，从母之女。《丧服·缌麻章》曰：“从母昆弟。”马融曰：“姊妹子相为服。”《尔雅·释亲》曰：“从母之男子为从母昆弟，其女子子为从母姊妹。”

从母　姨母　堂姨　姨夫

《尔雅·母党》云：“母之姊妹为从母。”（袁准《正论》：“从母，时俗所谓姨母者也。”）姨母，见《汉书·金日磾传》注，又《霍光传》：“光诸女遇太后无礼。”服虔曰：“光诸女自以于上官太后为姨母，遇之无礼。”《女世说》：“狄仁杰相武后，常过卢氏堂姨。请曰：某今为相，表弟有何欲，当力从其意。”姨夫，见《乾馔子》，《广记》二百四十四卷（即《檀弓》所谓从母之夫也）。《礼记·檀弓》云：“从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为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日同爨缌。”郑注云：“二夫人，犹言此二人也。时有此二人同居，死相为服者。甥居外家而非之。”《正义》曰：“甥居外家而非之者，以言从母及舅皆是外甥称谓之辞，故知甥也。谓甥来居在外姓舅氏之家，见有此事而非之。或云外家者，以二人同住，甥居外旁之家，遥讥之。”

女孙

《汉书·陈平传》：“张负谓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孙予陈平。”又见《张安世传》。

从祖姑婿

《枫窗小牍》：“余从祖姑婿陈从易得与太清楼校勘。”

姑夫　姑婿

姑夫二字出《国史补》。《宋书·袁淑列传》：“十余岁为姑夫王弘所赏。《小学》云：“近世故家，惟晁氏以道申戒子弟，皆有法度。群居相呼外姓尊长，必曰某姓第几叔若兄。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尝敢呼字也。其言父党交游，必曰某姓几丈，亦未尝敢呼字也。”《左传·定五年》：“逐秦遄。”杜注云：“秦遄，季平子姑婿。”《酉阳杂俎》：“成式姑婿裴元裕。”

舅母

晋刘臻妻陈氏有《答舅母书》（《艺文》），即《檀弓》所谓舅之妻也。

大兄

《汉书·淮南厉王传》：“常谓上大兄。”

丘嫂

《汉书·楚元王传》“初，高祖微时，尝避事，时时与过其丘嫂食。”

婶　妗

宋张文潜《明道杂录》云：“经传中无婶妗二字，婶字乃世母二字合呼，妗乃舅母二字合呼也。”二合如其言中，合两字音为一（《辍耕录》）。

从孙甥

《左传·哀二十五年》：夏，“大叔疾之从孙甥也。”杜注删云：“期，夏戊之子。姊妹之孙为从孙甥，与孙同列。”

假母

继母称假母，见《汉书·淮南王传》、《列女传》。

后母

《世说新书》：“王祥事后母朱夫人甚谨。”

妹夫　妇弟　妹聟

《北史》：“北齐崔昂后妻，郑元礼姊也。魏收又昂之妹夫。昂尝持元礼数篇诗示卢思道，乃曰：‘看元礼比来诗咏，亦当不减魏收。’思道答曰：‘未觉元礼贤于魏收，且知妹夫疏于妇弟。’”妹聟，见《赵岐传》注。《北史·刘逖列传》云：“黄门侍郎王松年妹夫卢士游。”

先姑

《鲁语》：“敬姜曰：‘吾闻之先姑。’”韦昭曰：“夫之母曰姑，没曰先姑。”

姊夫　姊婿　姊聟

杜牧之《樊川集》有《奉送中丞姊夫俦自大理卿出

镇江西叙事书怀十二韵》(钱少詹曰:“姊夫亦见《霍光传》。”)《霍光传》云:“光姊婿给事中光禄大夫张朔。”《东观汉记》曰:“初,王莽时,上(光武)与伯叔及姊婿邓晨、穰人蔡少公坐语。少公道谶言刘秀当为天子。”(《艺文》)

侄

《公羊·庄十九年传》:“侄者何?兄之子也。”《尔雅·释亲》:“女子谓昆弟之子为侄。”

庶姑 庶叔 外姊

《昭二十五年左传》曰:“季公若之姊为小邾夫人。”杜注云:“平子庶姑与公若同母,故曰公若姊。”《正义》云:“公若,平子庶叔。”又曰:“生宋元夫人。”注云:“宋元夫人,平子之外姊。”

表丈从叔

黄滔《送僧归北岩寺诗》注:“滔表丈从叔,有名于当时。”(《唐音统签》八百九卷)

表侄 表妹 表弟 表叔

少陵有《戏寄崔评事表侄苏五表弟韦大少府诸侄诗》。又有《送重表侄王咏评事诗》云:“我之曾祖姑,尔之高祖母。”《唐故江南西道观察判官监察御史里行太原王公墓志铭》:“表侄前诸道转运推官将仕郎试大理寺评事许志雍撰。”(见陶宗仪《古刻丛钞》)。表妹,见《唐书·李密传》。胡一桂《启蒙翼传》曰:“《明道先生行状》云:‘神宗尝使推择人才,所荐父表弟张载及弟颐为首。’案,此横渠,程夫子表叔也。”朱子《韩溪翁程君墓表》:“熹祖母,君之姑,因谓君叔父。”(子未兄云:“父之表叔谓之重表叔。”未详出何书)

中外孙

《世说新书》:“张玄之、顾敷,是顾和中外孙。”犹今之表侄孙也。

先后 娣姒训

《尔雅·释亲》曰:“长妇谓稚妇为娣妇。娣妇谓长妇为姒妇。”注云:“今相呼先后,或云妯娌。”《史记·封禅书》云:“神君者,长陵女子,以子死,见神于先后宛若。”孟康曰:“兄弟妻相谓先后。”《索隐》曰:“今妯娌也。”邹诞音:“二字并去声。”韦昭曰:“先谓姒,后谓娣也。宛音冤。”《隋书·经籍志》:“冯少胄《娣姒训》一卷。《丧服小功章》曰:“夫之姑姊妹娣姒妇,报。”传曰:“娣姒妇者,弟长也。”(弟,后也。长,先也,弟长犹言先后。一曰以年则弟,以兄则长,故曰弟长)注云:“娣姒妇者,兄弟之妻相名也。”

女 君

《丧服·期者不杖章》曰:“妾为女君。”传曰:“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与妇之事舅姑等。”郑注云:“女君,君适妻也。女君于妾无服,报之则重,降之则嫌。”

先 臣

《春秋·昭三年左传》:晏子曰:“臣之先臣容焉。”臣对君,称先父为先臣。

大 父

大父、祖父,见《张良传》。又《冯唐传》:“其大父,赵人。”

祖姑三人

《丧服小记》曰:“妇祔于祖姑。祖姑有三人,则祔于亲者。”陈注:“三人有二继也。亲者谓舅所生也。”继者皆称祖姑之证。

君母 嫡母 少母

《丧服·小功章》云:“君母之父母。”注云:“君母,父之适妻也。”王肃曰:“君母,庶子之嫡母。”案:马融以为母之所君,故曰君母。(母,谓出母)庶子贱,故称嫡母为君母。朱子《司农丞翁君墓碣铭》:“调明州司理参军,以母丧不赴。主管吏部架阁文字,又以少母丧去官。”王止仲曰:“所谓少母,盖其生母也。”

母之君母

《丧服小记》曰:“为母之君母,母卒则不服。”(母庶而称外祖母为母之君母)陈注:“母之君母,母之适母也。”

从祖父母

《丧服·小功章》曰:“从祖祖父母、从祖父母,报。”郑注云:“祖父之昆弟之亲。”

族曾祖父母 族祖父母 族父母 族昆弟

《丧服·缌服章》曰:“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注云:“族曾祖父者,曾祖昆弟之亲也。族祖父者,亦高祖之孙。则高祖有服明矣。”贾疏云:“族父母者,己之父从祖昆弟也。族昆弟者,己之三从兄弟。皆名为族。”

祖庶母

《丧服小记》曰:“为慈母后者,为庶母可也。为祖庶母可也。”(父之所生,为祖庶母)

长孙 中孙

长孙、中(仲)孙,见《王莽传》。

继 室

《左传·隐元年》:“继室以声子,生隐公。”

外舅　外姑　妇翁

妻之父母为外舅、外姑。见《尔雅》。妇翁，见《第五伦传》。

庶孙妇

《丧服·缌麻章》曰："庶孙之妇。"马融曰："祖父母为嫡孙之妇小功，庶孙妇降一等，故服缌。"

堂兄弟　再从兄　三从兄弟　从父兄弟

杜牧之有《为堂兄慥求澧州启》。《世说·赏誉篇》曰："羊长和父繇，与太傅祜同堂，相善。繇蚤卒。祜来哭，见长和哀容举止宛若成人，乃叹曰：从兄不亡矣。"又《规箴篇》注云："《桓氏谱》曰：'道恭，字祖猷，彝同堂弟也。'"《开元礼》曰："成人九月为从父兄弟。"注云："今之同堂兄弟。"《后汉书·杨震传》："震上疏曰：'伏见诏书，封故朝阳侯刘护再从兄环袭护爵为侯。'"《唐薛君塔铭》后称"再从兄钧撰。"《开元礼》云："缌麻三月，为族兄弟。"注云："三从兄弟、三从姊妹。"《汉书》曰："荆王刘贾，高帝从父兄也。"师古曰："父之兄弟之子为从父兄弟也。言本同祖，从父而别。"《尔雅·释亲》曰："父之兄之子、弟之子，相谓为从父昆弟。"《丧服·大功章》云："皆为其从父昆弟之为大夫者。"

三从父　从父子　从父姊妹

《唐书》："卢僎，吏部尚书从愿三从父也。"(《郭钦说传》后。)《汉书·夏侯胜传》："从父子建。"师古曰："从父昆弟之子。"《丧服·小功章》曰："从父姊妹。"注云："父之昆弟之女。"

从祖昆弟

《汉书》："燕王刘泽，高祖从祖昆弟也。"师古曰："言同曾祖，从祖而别也。"《丧服·小功章》曰："从祖昆弟。"注云："父之从父昆弟之子。"马融曰："谓曾祖孙也。于已为再从昆弟。同出曾祖，故言从祖昆弟。"

从叔母

《颜氏家训》曰："《陆机集》有《与长沙顾母书》，乃其从叔母也。今所不行。"

阿　兄

《世说新书》："谢奕作剡令，有一老翁犯法，谢以醇酒罚，乃至过醉而犹未已。太傅时年七八岁，著青布绔，在兄膝边坐谏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

女婿　长女婿　孙婿　中女婿

俱见《霍光传》。又女婿，《三国志》屡见。

两姨兄弟姊妹

《开元礼》云："缌麻三月，为从母兄弟姊妹。"注云："今谓两姨兄弟姊妹。"

曾　孙

郑晓《古言》曰："自孙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称曾孙。曾者，重也。"

来孙　昆孙　仍孙　云孙

《释名》曰："玄孙之子曰来孙，此在无服之外，其意疏远，呼之乃来也。来孙之子曰昆孙，昆，贯也，恩情转远，以礼贯连之耳。昆孙之子曰仍孙，以礼仍有之耳，恩意实远也。仍孙之子曰云孙，言去已远，如浮云也。"

同父少弟

《汉书》："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师古曰："言同父，知其异母。"

皇　姑

《服问》曰："传曰：'有从轻而重，公子之妻，为其皇姑。'"(庶子之妻称庶子所生曰皇姑。)疏云："皇，君也。此妾既贱，若惟云姑，则有嫡女君之嫌。今加皇字，明非女君，而此妇尊之与女君同，故云皇姑也。"

妾祖姑

《杂记》曰："妾祔于妾祖姑。"《丧服小记》同。

同胞　弟兄

东方朔《答客难》曰："同胞之徒，无所容居。"苏林曰："胞音胞胎之胞也。言亲兄弟。"《白虎通》曰："谓之兄弟者何？兄者，况也，况父法也。弟者，悌也，心顺行笃也。"《公羊传》曰："母弟称弟，母兄称兄。"何休曰："母兄，同母兄。"

荒

刘熙《释名》曰："兄，荒也。荒，大也。故青、徐人谓兄为荒也。"

次　兄

《世说新书》注：《续晋阳秋》曰："谢朗，字长度，安次兄，据之长子。"

先女君　摄女君

《杂记》曰："女君死，则妾为女君之党服。摄女君，则不为先女君之党服。"(妾不敢为夫人，故称摄女君)陈注："妾摄女君，则不服，以摄位稍尊也。"

君舅君姑

《尔雅·释亲》曰："姑舅在，则曰君舅、君姑。没，则曰先舅、先姑。"注："《国语》曰：'吾闻之先姑。'"

威　姑

《说文》引《汉律》曰："妇告威姑。"家君曰："威姑，

犹君姑也。古威、君同音。”

少姑　兄公　女公　女妹

《尔雅·释亲》曰:“妇谓夫之庶母为少姑,夫之兄为兄公。”注:“今俗呼兄钟,语之转耳。”公,《释文》作妐,云:“音钟,今本作公。”又曰:“夫之弟为叔,夫之姊为女公,夫之女弟为女妹。”

兄　伯

妇人呼夫之兄为伯,于书无所载。予顷使金国时,辟景孙弟转行。弟妇在家许斋醮。及还,赛愿。予为作青词云:“顷因兄伯出使,夫婿从行。”虽借《陈平传》兄伯之语,而自不以为然。偶忆《尔雅·释亲篇》曰:“妇称夫之兄为兄公。”于是改兄伯为兄公(永亨《搜采异闻录》)。

舅　姑

《白虎通》曰:“称夫之父母谓之舅姑何?尊如父而非父者,舅也。亲如母而非母者,姑也。故称夫之父母为舅姑也。”

兄子　兄女

《世说新书》:“谢太傅(安)。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

舅父　君母昆弟　象母

《史记索隐》曰:汉《表》,邬侯驷钧。邬,太原齐县。齐哀王舅父。侯。舅父即舅,犹姨曰姨母然也。《丧服·缌麻章》曰:“君母之昆弟。”案,君母昆弟即舅也。《缌麻章》有舅,又有君母昆弟。嫡子称舅。庶子贱,称君母昆弟。刘孝标《世说新书》注:“《魏书》:明帝于园为象母起观,名其里曰渭阳。象母,即帝之舅母。”

髯　舅

东坡《送王元直之诗》:“空使犀颅玉颊(注:先生之子),长怀髯舅凄然。”

婚姻　异姓　兄弟　连

《尔雅·婚姻》曰:“婿之父为姻,妇之父为婚。妇之父母、婿之父母相谓为婚姻。妇之党为婚兄弟,婿之党为姻兄弟。”注云:“古者皆谓婚姻为兄弟。”《白虎通》曰:“婚姻者何谓也?昏时行礼,故谓之昏也。妇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诗》云:‘不惟旧因。’谓夫也。又曰:‘燕尔新婚。’谓妇也。”《家语·弟子行》曰:“独居思仁,公言言义,其于《诗》也,则一日三复‘白圭之玷’,是南宫韬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为异士。”王肃曰:“《大戴》引之曰:以为异姓婚姻也,以兄之女妻之者也。”《国语》云:“先王聘后于异姓。”《周礼·司仪职》:“时揖异姓。”《公羊僖二十五年》:“宋荡伯姬来逆妇。”《传》云:“其言来逆妇何?兄弟辞也。”何休曰:“宋、鲁之间名结婚姻为兄弟。”《宣十年谷梁传》:“齐人归济西田,公娶齐,齐繇以为兄弟,友之。”疏引《尔雅》。《汉书音义》曰:“连亲,姻也。”

本生父

《仪礼·丧服·齐衰不杖章》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宋孝宗,宗人称之子也,高宗封为秀王,称曰“太子本生父。”本生父者,犹曰视其父云耳。

从祖姑　族祖姑　从祖姑姊妹

《尔雅·释亲》曰:“父之从父姊妹为从祖姑,父之从祖姊妹为族祖姑。”《丧服·缌麻章》曰:“从祖姑姊妹适人者报。”马融曰:“从祖姑姊妹,于己再从,在室,皆小功。适人,降一等,故缌。”

王　姑

《尔雅·释亲》曰:“王父之姊妹曰王姑。”《丧服·缌麻章》:“父之姑。”注云:“归孙,谓祖父之姊妹。”

先　人

《诗·小宛》云:“念昔先人。”《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杞梁妻曰:‘犹有先人之敝庐在。’(谓殖之先)《世说新书》:“桓常侍(彝)。闻人道深公者,辄曰:‘此公既有宿名,加先达知称,又与先人至交,不宜说之。’”

离孙　归孙　弥甥

《尔雅·释亲》曰:“男子谓姊妹之子为出,女子谓昆弟之子为侄。谓出之子为离孙,谓侄之子为归孙。”离孙,今谓之弥甥。《左传·哀二十三年》:“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吊,曰:‘以肥之得备弥甥也。’”杜注:“弥,远也。康子父之舅氏,故称弥甥。”又称从孙甥,见《左传》(哀二十五年)。

从　侄

《唐宁远将军李宗卿墓志铭》称“从侄乡贡进士艺通撰”。

从祖昆弟之子

《丧服·缌麻章》曰:“从祖昆弟之子。”注云:“族父母为之服。再从兄弟之子。”

弟　子

《世说新书》:“邓攸始避难于道中,弃己子,全弟子。”

外　生

《世说新书》:“郗公鉴值永嘉丧乱,在乡里,甚穷馁,常携兄子迈及外生周翼二小儿往食。”

内大父

《渔洋集》称妻之祖为内大父，未知所出。《颜鲁公家庙碑》以妻弟为内弟，见前(妻弟可称内弟，则妻之祖可称内大父矣)。

妇兄 妇弟

《王莽传》："王宇妇兄吕宽。"(宇，莽子)妇弟，出《北史》，见上。

外祖 外祖母

何休《公羊》注曰："礼，外孙初冠，有朝外祖之道。"《唐书》："蒋乂外祖吴兢，幼从外家学得其书。"(《西斋集》引)《世说新书》："魏明帝为外祖母筑馆于甄氏，谓左右曰：'馆当何以为名？'侍中缪袭曰：'宜以"渭阳"为名。'"

外孙

郭解，温善相人许负外孙也。《丧服·缌麻章》曰："外孙。"注云："女子子之子。"

外家牵连之亲

杨子云《答刘歆书》曰："临邛林闾翁孺与雄外家牵连之亲。"

瓜葛

《续汉书·礼仪志》注："《谢承书》曰：'明帝嗣位，帅公卿百寮就园陵而朝焉。苟先帝有瓜葛之亲，男女毕会。'"《世说·排调篇》云："王长豫幼便和令，丞相爱恣甚笃。每共围棋，丞相欲举行，长豫案指不听。丞相笑曰：'讵得尔？相与似有瓜葛。'"注："蔡邕曰：'瓜葛，疏亲也。'"(蔡邕《独断》)

苗裔 皇

《离骚经》曰："帝高阳之苗裔。"王逸注曰："苗，胤也。裔，末也。"又曰："皇览揆余于初度兮。"注云："皇，皇考也。"

皇考

《离骚经》："朕皇考曰伯庸。"王逸注云："皇，美也。父死称考。《诗》曰：'既右烈考。'"

高祖王父王母 曾祖王父王母 王父 王母

《尔雅·释亲》曰："父之考曰王父，父之妣曰王母"云云。《哀二年公羊传》曰："不以父命辞王父命。"

血脉

何休《公羊》注(庄元年)云："同姓有血脉之属。"

从孙

《周语》曰："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韦昭注："共，共工也。从孙，昆弟之孙也。"

君公

《绿水亭杂识》："宋有嫁子者云云，其子窃而藏之。君公知其盗也，逐而去之。君公，其舅之称，故妇人谓夫之兄曰兄公。"

结发

苏武诗："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又见《国三老袁良碑》。

女姑女叔

《昏义》曰："妇顺者，顺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注云："室人，谓女姑、女叔、诸妇也。"疏云："室人是在室之人，非男子也。女姑，谓婿之姊也。女叔，谓婿之妹。诸妇，谓娣姒之属。"何休《公羊》注曰："礼，妇人见舅姑，以枣栗为贽；见女姑，以腶脩为贽。"

继姑

汉《李翊夫人碑》曰："继姑入室，勤养绣绣。"

从舅

《尔雅·释亲》："母之昆弟为舅，母之从父昆弟为从舅。"

君 男君

《丧服·斩衰章》曰："妾为君。"传曰："君，至尊也。"郑注云："妾谓夫为君者，不得体之加尊之也，虽士亦然。"疏云："士言争友，则属隶不得为臣，则士身不合名君。至于妾之尊夫，与臣无异，是以虽士妾得称夫为君也。"《释名》曰："妾谓夫之嫡妻曰女君。夫为男君。故名其妻曰女君也。"

婿

《公羊传》曰："君若赘旒然。"何休曰："旒，旗旒。赘，系属之辞。若今俗名就婿为赘婿矣。"疏云："亦是妻所持挈，故名之云尔。"徐广《史记》注曰："男无聘财，以身自质于妻曰赘。"《索隐》曰："婿如人身之肬赘，是余剩之物。"

友婿

《释名》曰："两婿相谓曰友婿，言相亲友也。"《汉书·严助传》："助对曰：家贫，为友婿富人所辱。"师古曰：友婿，同门之婿。"(即今妻姊妹之夫)

子侄

《世说新书》："谢公曰：'贤圣去人，其间未远。'子侄未之许。"

表生女

《杜樊川集·尚书吏部侍郎沈公郊行状》曰："我烈

祖司徒岐公与公先少保友善，一见公喜曰：'沈氏有子，吾无恨矣。'因以冯氏表生女妻之。"

外甥

《唐故颍川郡陈府君(名直)墓志铭》："外甥陇西李艺集。"

亲家

鱼豢《魏略》曰："赵熹，字伯阳，为平原太守。百官大会，光武问：'熹在郡何如?'咸称熹政有迹。时亲家诸夫人皆会，会罢，诸夫人言：'熹笃义多恩，从长安还，护妾等衣食生活，使得蒙今日之富贵。非独能临人也。'"(《御览》四百七十六)。

二门公

《世说新书》："谢景重女适王孝伯儿，二门公甚相爱美。"二门公，犹俗言两亲家也。

陈氏沈　卞同

杜东原(琼)《书礼札后》云："右礼书一通，乃先姑夫陈孟彬之母遗吾先祖母者，世所谓道日书也。其词翰为乡先生卞孟符所作。藏之箧笥已六十余年。昨者捡出，因志其自妇人书疏，史不详载。惟杨太尉夫人通书曹操夫人，称'彪袁氏顿首。'王逸少字师卫夫人，乃李太守之妻，其妻亦称'李氏卫再拜。'岂皆以《礼经》妇讳不出门、《左氏传》中妇人以夫姓为姓、而以己姓为名之例也欤？今书中称陈氏沈者，盖援是例也。事不师古，即为杜撰。先生读书博学，岂肯为杜撰者哉？如世俗称'归某郡某氏'、'某奉书，'则无出矣。先生讳同，孟符，字也。别号萍轩。仕至都昌令、河南郡守、周府左长史，以疾终于官。平生畏慎有守，世称德人，观其言辞之典赡，心画之端庄，可以验其为人矣。"

姑姊　姑妹

《左氏襄十二年传》："姑姊妹。"《正义》曰："《释亲》曰：'父之姊妹曰姑。'樊光曰：'《春秋传》云姑姊妹，然则古人谓姑为姑姊妹，若父之姊为姑姊，父之妹为姑妹。《列女传》梁有节姑妹，入火而救兄子(救，宋本作取其)。是谓父妹为姑妹也。后人从省，故单称为姑也。古人称祖父，近世单称祖，亦此类也。'"

内叔

《渔洋集》有《石龟行为内叔长白山人赋》。内叔，谓妻之从父也。

叔翁　叔婆

昌黎《祭李氏二十九娘子文》云："惟年月日，十八叔翁及十八叔婆卢氏遣昶以庶羞之奠，祭于李氏二十九娘子之灵"云云(注云：公之侄孙女，李干妻)。

叔郎

任昉《奏弹刘整》云："故西阳内史刘寅妻范诣台诉列，称出适刘氏二十许年，刘氏丧亡，抚养孤弱，叔郎整常欲伤害侵夺。"

侄孙

唐徐氏《山口碣石题刻》称："侄孙璟检校。"

孝子　孝孙　哀子　哀孙　谢孝

《杂记》曰："祭称孝子孝孙(吉祭)，丧称哀子哀孙。"(凶祭)《世说新书》："谢镇西(镇西，陆本作车骑)。玄在安西艰中(安西，谢奕也)，林道人往就语，将夕乃退。有人道上见者，问云：'公何处来?'答云：'今日与谢孝剧谈一出来。'"

高祖

《书疑》：《礼》称曾祖之父为高祖。《左传·昭十七年》：郯子曰："我高祖少皞挚。"则以始祖为高祖。《昭十五年》：景王谓籍谈曰："昔而高祖孙伯黡。"则谓九世祖为高祖。

世父　仲父　叔父　季父

《释名》曰："父之兄曰世父，言为嫡统继世也。"又曰："伯父，伯，把也，把持家政也。父之弟曰仲父，仲，中也，位在中也。仲父之弟曰叔父，叔，少也。叔父之弟曰季父，季，癸也，甲乙之次第癸最在下，季亦然也。"《汉书·楚元王传》："我起先取季父矣。"

贤家君　老父

《世说新书》："陈元方年十一时候袁公，袁公问曰：'贤家君在太邱，远近称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邱，强者绥之以德，弱者抚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

家嫂

《世说新书》："谢公语同坐曰：'家嫂解情慷慨，致可传述。'"安次兄据取太康王韬女，名绥。

犹子　子侄　侄男　父子　从子　族子　子姓

《仪礼·丧服》传曰："兄弟之子犹子也。"《晋书·王湛传》云："济才气抗迈，于湛略无子侄之敬。"颜元孙《干禄字书》，颜真卿书序，称"第十三侄男真卿书。"柳宗元《祭六伯母文》亦自称"侄男"。顾炎武案："《颜氏家训》曰：'兄弟之子，北土多呼为侄。'案：《尔雅·丧服经》、《左传》侄名虽通男女，并是对姑之称。晋世以来，始呼叔侄。书侄而又加男，此唐人之俗称也。"又云："古者兄弟之子皆曰子，《汉书》：疏广与其兄子受，父子并为师傅。《后汉书》：蔡邕与其叔父质得罪，上书自陈，亦曰：'言事欲陷臣父子。'《晋书·谢安传》：'安与兄

子玄,父子皆著大勋。'《世说》:'江左殷太常父子。'亦谓殷融与其兄子浩。今人谓兄弟之丈夫子亦曰侄,非也。"《朱子语类》:"侄字本非兄弟之子所当称,当称从子为是。自曾祖而下三代称从子,高祖四世而上称族子。"《史记·武安侯传》:"往来侍酒,魏其跪起如子侄。"顾炎武曰:"当时未有称侄者,《汉书》作子姓。《礼记·丧大记》注:'子姓,谓众子孙也。'《列子》:'秦穆公谓伯乐曰:子姓有可使求马者乎?'《史记·外戚世家》:'既欢合矣,或不能成子姓。'"

宗兄　宗弟　宗子

宗兄、宗弟,雁行也。宗子,尊卑通称也。见《曾子问》(皆同宗之称)。昌黎《考功员外郎卢君墓铭》云:"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以道德文学服一世。"注:"宗兄,谓韩会,《摭言》以为韩衢。"

七　族

《汉书》注张晏云:"七族,上至曾祖,下至玄孙。"《史记索隐》:"七族、一说父之族一也,姑之子二也,姊妹之子三也,女子之子四也,母之族五也,从子六也,及妻父母,凡七。"

父　友

《丧大记》:"既葬,若大夫父之友,食之则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则辞。"陈注:"父友,父同志者。"

朋友世亲　世讲　世契

《潜夫论》曰:"语曰:'人惟旧,器惟新;昆弟世疏,朋友世亲。'此交际之理,人之情也。"《吕氏童蒙训》曰:"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义。至其子孙,亦世讲之。前辈专以此为务,今人知之者盖少矣。"(交承,新旧官交代也)《唐诗纪事》:"杜甫与严武世契也,尝醉登武床,呼斥其父名,而武不忤。"

大父行

《史记·郑当时传》:"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

内　宾

《特牲馈食记》有"内宾"。

北　堂

《有司》曰:"主妇北堂。"注:"北堂,中房以北。"

通好　通家

《世说新书》:孔文举对李元礼曰:"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有师资之尊,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后汉书》作通家)《续汉书》载融语曰:"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也。"

外交吉凶相告

《周语》曰:"东门氏来告乱,子家奔齐。"韦昭曰:"来告,告周大夫也。诸侯大夫以君命使出,出必有礼贽私觌之事,以通情结好,吉凶相告。子家尝使于周,故以乱告也。"

觚不觚录一则

《觚不觚录》载:"兄弟之子、从兄弟之子、五服以内兄弟之子、妻之亲从子与姊妹之子曰甥、次知己义兄弟之子、次五服以外兄弟之子、中表兄弟之子、同年之子、寮采会友之子,行必随行,坐必侍坐,有宴会不并席也。子之同年与远戚兄弟之子,虽同年之子,而年位高者,行不必随,坐不必侍,不据上席可也,有宴会下席可也。"

同岁　同年生附

《后汉书·李燮传》:"燮迁河南尹。先是,颍川甄邵谄附梁冀为邺令。有同岁生得罪于冀,亡奔邵,邵伪纳而阴以告冀,冀即捕杀之。邵当迁为郡守,会母亡,邵且埋尸于马屋,先受封,然后发丧。邵还至洛阳,燮行途遇之,使卒投车于沟中,笞捶乱下,大署帛于其背曰:'谄贵卖友,贪官埋母。'又《董卓传》注:"王邑字文都,北地泥阳人,镇北将军。见《同岁名》。"《三辅决录》曰:"游殷为胡轸所害,同郡吉伯房、郭公休与殷同岁相善,为缌麻三月。"(《御览四百九》)《风俗通》曰:"南阳太守五世公与东莱太守蔡伯起同岁,欲举其子。伯起自乞子瓒尚弱,而弟琰幸已成人。是岁举琰,明年复举瓒。瓒十四,未可见众,常称病,遣诸生交到。十八乃始出,治剧平春长。上书:"臣尚弱冠,未任宰御,乞留宿卫。"尚书劾奏增年受选,减年避剧,请免瓒官。诏书左迁武当左尉。会车骑将军冯绲南征武陵蛮夷,绲与伯起同时,公府辟瓒为军曲侯。瓒归卧家,军功除新阳长,官至下邳相。"(《御览》)《敦煌长史武斑碑》云:"于是金乡长河间高阳史恢等,追维昔日同岁郎署。"谓光禄同举三署郎也。

顾炎武《日知录》:"今人以同举为同年。唐宪宗问李绛曰:'人于同年固有情乎?'对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后相识,情于何有?然穆宗欲诛皇甫镈,而宰相令狐楚、萧俛以同年进士保护之矣。'案,汉人已有之,《后汉书·李固传》云:'有同岁生得罪于冀。'《风俗通》云:'南阳五世公为广汉太守,与司徒长史段辽叔同岁。'又云:'与东莱太守蔡伯起同岁。'又云:'萧令吴斌与司徒韩演同岁。'《三国志·魏武帝纪》云:'公与韩遂父同岁孝廉。'(《魏武故事》载公令曰:"顾视同岁中,年有五十,未名为老。")《汉敦煌长史》云云。《孝廉柳敏碑》云:'县长同岁犍为属国赵台公。'《晋书·陶侃传》:'侃与陈敏同郡,又同岁举吏。'其云同岁,即今之同年也(惟《吴志·周瑜传》言坚子策与瑜同年。《步骘传》言与广陵卫旌同年。此当是年齿之

年。栋案:同举为同岁,同物为同年,古法也。古年齿皆称年,今人称岁,而以同举为同年,殊失古义)。

座主当门生拜礼

李涪《刊误》曰:“春官氏每岁选升进士三十人,以备将相之任。是日,自状元已下同诣座主之宅,座主立于庭,一一而进,曰某外氏某家,或曰甥,或曰弟,又曰某大外氏某家,又曰外大外氏某家,或曰重表弟,或曰表甥孙。又有同宗座主,宜为侄而反为叔。言叙既毕,拜礼得申。予辄议曰:春官氏选士得其人,止供职业耳。而俊造之士,以经术待聘,获采拔于有司,则朝廷与春官氏皆何恩于举子?今使谢之,则与选士之旨岂不异乎?有东海之予(当作子),岭海之人,皆与华族叙中表,从使拜首而已,论诸事体,又何有哉?”

熙朝新语

[清]徐锡龄 钱 泳撰 文 强整理

《熙朝新语》十六卷，清徐锡龄、钱泳撰。徐锡龄（生卒年不详），字厚卿，江苏苏州人。清贡生。钱泳（一七五九——一八四四），字立群，号台仙、梅溪，江苏金匮（今无锡）人。一生未做显官，长期在各地任幕客。工诗善画，著述甚多，有《履园丛话》、《梅溪诗抄》、《说文识小录》等。

《熙朝新语》辑录清初至嘉庆二百年间史事轶闻，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天文地理、中外交流、礼俗及人物轶事多方面。

此书初刊于嘉庆年间，托名"余金"，是取徐、钱二人姓氏偏旁合之而成。道光十二年，钱泳有感于访间翻刻此书甚多而原板书反为其所掩，而徐锡龄又已去世，遂再次刊印而独署以徐锡龄之名。本次点校以道光四年刊本为底本，并据其他各本改正了一些错误。

卷 一

盛京长白山为我朝发祥之地，高二百余里，绵亘千里。山上有潭，曰闼门，周八十里，鸭绿、混同、爱滹三江出焉。明中叶，有望气者言其地将生圣人，统一诸国。山之东有布库里山，山下有池曰布尔湖里。相传有天女名佛库伦浴于池，浴竟，有神鹊衔朱果置衣上。女吞之，遂有身。寻产一男。生而能言，体貌奇异。及长，母告之故，且命之曰："天生汝以定乱国，其以爱新觉罗为姓。"语毕，母凌空去。子乘小舠顺流至河，步登岸，折柳及野蒿为坐具，端趺其上。适其地有三姓构兵不解。有取水者奇其貌，归告众。走问所来，具以实告。众惊曰："天生圣人也。"舁归奉为主。居长白山东俄漠惠之野俄朵里城，国号满洲。十数传至太祖高皇帝，英明神武，灭哈达、辉发、乌喇、叶赫诸国，开拓疆土，建元天命。再传至世祖章皇帝，拯民水火，统一天下。我国家亿万年无疆之福，肇基于此。考诸往古，元鸟降祥，姜嫄履武，后先同揆，信有真也。

范文肃公文程为本朝开国元勋文臣第一人。天命二年，文程见太祖高皇帝于抚顺。伟其貌，询知家世，谓诸贝勒曰："此名臣后也。"天聪三年，从征有功。时官文馆，尚未有大学士职衔，而文肃所领皆枢密事。崇德元年，改六馆为内三院，授秘书院大学士。每议大政，必资筹画。八年，拨隶正黄旗。是岁，世祖章皇帝即位。明年为顺治元年。四月，闯贼陷明北京。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来乞师。遂召文肃于汤泉，决策进兵。时抱病，力疾趋朝建议曰："自闯寇猖狂，中原涂炭，近且倾覆京师，戕厥君后。此必讨之贼也。虽拥众百万，横行无惮，揆其败道有三：逼殒其主，天怒矣；刑辱缙绅，拷劫财货，士忿矣；掠民赀，淫人妇，火人庐舍，民恨矣。备此三败，行之以骄。可以一战破也。我国家上下同心，兵甲选练，诚声罪以临之，恤其士夫，拯厥黎庶，兵以义动，何功不成?"复言："好生者，天之德也。兵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欲统一区夏，非乂安百姓不可。"于是大军遂发。扶病随征，申严纪律，妄杀者有罪。二十二日，败流贼兵二十万于山海关。我兵长驱而西，民多逃匿。为草檄宣谕，言："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杀百姓也。今所诛者惟闯贼，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必不汝害。"民心遂安。师入燕京，文肃建议，首先为明帝发丧，易梓宫，备仪卫。文肃亲纪其事。

国初有内三院：一国史院，二秘书院，三宏文院。各设大学士一员，学士一员。顺治十五年九月，改内三院为殿阁：一中和殿，二保和殿，三文华殿，四武英殿，五文渊阁，六内阁。十六年初，以觉罗巴纳哈为中和殿大学士，额色赫为保和殿大学士，蒋赫德为文华殿大学士，洪承畴为武英殿大学士，文渊、内阁未补人。裁三院学士官，另设翰林院，掌院学士一员，以折库纳为之。十八年七月，复改殿阁为内三院。康熙九年，复改内三院为殿阁，复设翰林院。

天聪八年四月，太宗文皇帝命礼部考取通满洲、蒙古、汉书文义者为举人。取中满洲习满书者刚林、敦多

惠，满洲习汉书者察不害恩、国泰，汉人习满书者宜成格，汉人习汉书者齐国儒、朱灿然、罗绣锦、梁正大、雷兴、马国柱、金柱、王来用，蒙古习蒙古书者俄博特、石岱、苏鲁木，共十六人。俱赐为举人，并赐衣一袭，免四丁，宴于礼部。崇德三年八月，赐新中式举人罗硕、常鼐、胡邱、阿济格、毕礼克图、王文奎、苏宏祖、杨方兴、曹京、张大任、于变龙等十名朝衣各一领，授半个牛录章京品级，免四丁。六年七月，赐新中式举人满洲鄂貌图、赫德，蒙古杜当，汉人崔光前、卞三元、章于天、卞为凤缎朝衣各一领。是时取士之额虽少，名臣多出其中。

太宗文皇帝用范文程议，特选士于盛京。沈文奎登第一名，字清远，浙江会稽人，世居曹娥村。客游遵化，大兵破城，挈之行。受知登第，充秘书院纂修官。顺治元年护从入关，累官至兵部尚书。人皆知本朝开科进士第一人为傅以渐，不知实自沈文奎始也。

顺治三年丙戌科状元傅以渐，山东聊城人，授修撰，官至大学士。榜眼吕缵祖，直隶沧州人，授编修，官至侍讲学士。探花李奭棠，顺天大兴人，授编修，官至侍郎。是科会试，首题：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次题：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三题：王道之始也。会元即李奭棠，三艺浑穆，蔚然开国气象。二甲七十七人，三甲二百九十三人。国初诸大老皆出此科。大学士四人：傅以渐、李霨、魏裔介、冯溥。尚书八人：沙澄、高景、傅维鳞、冀如锡、朱之弼、艾元征、魏象枢、刘楗。督抚三人：袁懋功、朱之锡、林起龙。左都御史一人：刘鸿儒。侍郎十五人：李奭棠、石厥、张尔素、陈协、王天眷、胡兆龙、梁清宽、梁清远、田六善、杨时荐、于嗣登、朱裴、季棠馥、杨运昌、王度。左副都御史一人：董笃行。右副都御史一人：张汧。通政使二人：晋淑轼、刘士兰。大理卿一人：王景祚。内院学士一人：夏敷九。

宛平王文靖公熙，顺治四年进士，时年甫二十。改庶吉士，习满书，拔前列。世祖召见宏文院，命以满语奏对。大加褒赏。寻升国子监司业，累官至大学士。

先时，廷对策俱用四六。顺治己丑科，世祖临轩策士，命不用四六旧套。刘子壮对策称旨，亲定一甲一名。与榜眼熊伯龙齐名。熊典试浙江，一榜得三状元：乙未史大成、甲辰严我斯、庚戌蔡启僔。士林荣之。

山阴孟月心永光，工写真，明季薄游辽东，后归本朝，以画祗候内廷。为世祖所知，命内侍张笃行受其笔法。

合肥龚尚书鼎孳归本朝后，颇与涿州相国龃龉，当时两非之。后顾黄公《吊尚书》有云："天寿还陵寝，龙輴葬大行。义声归御史，疏稿出先生。浮议千秋白，余生七尺轻。当年沟渎死，苦志竟谁明。"文人之笔能为人文过如此。

顺治己丑探花张次修天植，由编修至太常，转通政。端午，世祖召入龙舟赐宴。人称异数。

顺治七年，织造龙衣机上有异光，三日不止。钦天监占，以为一统天下、政治文明之瑞。

顺治壬辰会试，分满汉为二榜。蒙古入满洲榜，汉军入汉人榜。是科满榜中式五十人，殿试一甲一名麻勒吉、二名折库纳、三名巴海。乙未科满榜亦取五十人，殿试一甲一名图尔宸、二名贾勤、三名索泰。自此两科以后，仍停满榜，与蒙古汉榜合而为一。

无锡邹忠倚字子度，幼游钱塘，祈梦于忠肃祠。见忠肃倚其身，授以瓜子一握，数之得五十四粒，因名忠倚。后闲居，其夫人戏以瓜子排作状元二字。壬辰会试，中式五十四名，殿试果一甲一名，与梦俱合。

顺治乙未冬，召日讲官五人进讲。王熙讲《尚书·尧典》称旨，并命嗣后讲官不必立讲，遂侍坐。其后讲官因得侍坐，自王熙始。

徐元灏字道力，顺治乙未进士。廷试时为文敏捷，上顾见起草，奇之。及召对便殿，例举少年习清书者中选，元灏列最后。上问其年，对曰："臣年五十二。"上曰："不欺。翰林居清要，须用不欺之臣。"遂用为庶吉士。

陈泽州相国初名敬，殿试榜有通州同姓名者，上命加廷字以别之。官学士时，奉命进所作诗。上览其《咏石榴子》云："风霜历后含苞实，只有丹心老不迷。"诵之至再。官至大学士，仍兼经筵。故事，大臣入阁不复侍经筵。兼之者桐城、泽州二相。盖旷典也。

涿州冯文敏公铨归本朝，官中和殿大学士。顺治十年，铨母范太夫人寿八十有七。世祖特命画史绘铨母像，加宝玺以宠之。

冯文敏公次子源济，年十九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迁至秘书院侍读学士。缘事降东城兵马司指挥，迁淮安府山清同知。丁忧，起复授翰林院侍讲官，至国子监祭酒。宦迹亦奇。

无锡秦松龄，顺治乙未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召试《咏鹤诗》有"高鸣常向月，善舞不迎人"之句。上大加称赏，以为有品。

蔚州魏敏果公象枢，顺治丙戌进士。由庶吉士改刑科给事中。时世祖初亲政，象枢上言："宜慎起居，尽启沃。责备时宰，人皆危之。"上深嘉纳。在谏垣时，疏凡三十余上。寻因事牵涉，左迁。康熙初，召授贵州道御史。具疏，言科臣余司仁欺罔不法、湖南布政使刘显贵侵公帑，不当内升。数年间，官至左都御史。劾最贪知州曹廷俞，荐举清廉知县陆陇其，又举学道公明者二人，去贪墨者二人。吏治肃然。迁刑部尚书，上言："臣忝司风纪，职多未尽。敢援汉臣汲黯自请为郎故事，乞辞新命，而领现职。"上鉴其无欺，从之，仍加刑部尚书衔。尝曰："法自天子，宽之则为施仁。自刑官，宽之则为骩法。"以病乞归。御书寒松堂额赐之，以宠其行。

顺治己亥会元朱锦，上海人。由庶吉士授编修。先是，同邑潘尚书有家人朱锦。其子游庠，入谢潘。潘曰："汝子系朝廷士子。可以门生礼见，勿再论主仆也。"因还其券。朱感泣矢报。潘曰："我富且贵，安赖汝报？"朱吁请不已。乃曰："现今文庙圮坏，汝能修葺，贤于报我远矣。"朱欣然营缮，栋宇一新。此百余年前

事。至康熙壬子，会元公殁。同日，文庙正梁朽坏下折，刻有建造人姓名与会元同。始知即其后身也。

顺治己亥状元徐元文、康熙庚戌探花徐乾学、癸丑探花徐秉义，同胞三及第。前明三百年来所未有。

马章民世俊性朴素，释褐时，贫不能具轩，策蹇驴，老苍头携宫袍随之。传为士林佳话。

张文贞公玉书文春容典雅，沨沨乎盛世之音。其《拖诺仙》、《狼居胥山》二碑，叙述圣武神功，尤为详赡，足以昭示万世。纪平定江南事，纪灭闯献二贼事，纪三路进师下云南事，皆端绪详明，足以彰开国之鸿烈。纪顺治间乐章及钱粮户口三篇，皆资掌故。纪陕西殉难官事一篇，足与史传相参。他若《游玉泉山记》、《游化育沟苑后苑记》、《游喀喇河屯后苑记》、《游热河后苑记》，皆足揄扬太平恺乐之象。其余碑志亦多国初将相事迹，可备考。

益都冯相国溥二十一岁，乡举报到，酣眠不醒。太夫人大惊，以水噀面。乃张目曰："梦登泰山，云气拥身，而行至一殿上，碧霞元君迎之。置锦幔张乐饮酒未终，见海日如车轮。大惊而醒。"醒时犹带酒气。

顺治癸巳正月十八日，夜大风。山东恩县祁村陂中冰卓立成山，广四丈，高二丈许。峰峦秀拔，溪壑回环，一磴委蛇相通。观者云集。造物之巧有不可思议如此者。

即墨蓝见渚润，顺治丙戌进士。官翰林。性廉介，不异儒素。故事，直隶、江南皆以台员视学。世祖特简词臣，以润为安徽学使。尽剔积弊。上谓廷臣曰："居官如蓝润，可法也。"会直省监司多不称。上以翰林官习法度，以润品行端方，出为福建参政。此词臣为监司之始。

嘉善曹子顾尔堪，顺治壬辰进士。改庶吉士，授职编修。召试瀛台南院，上霁颜顾问久之。尝与吴学士伟业等同注唐诗，书成称旨，特被褒嘉。儒林以为佳话。

顺治十四年二月，给事中张文光言："鲁哀公诔孔子曰尼父，汉平帝元始元年加谥曰宣尼父，后魏太和十六年改谥文圣尼父，唐太宗贞观十二年尊为宣圣尼父，明皇开元二十一年始进谥文宣王，元武宗至大元年加谥大成至圣文宣王，明嘉靖九年改为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前祭酒李若琳不加考订，请易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不过仍元武宗旧谥，而不称王耳。臣谓大成文宣四字岂足以尽孔子？请仍改至圣先师孔子神位。"上从之。

徐立斋元文为诸生时，赴试金陵。船家一哑子见之，忽迎笑曰："状元来矣。"后果如其言。造一船与之，俾温饱终身。立斋官修撰时，尝从幸南苑，赐乘御马，命学士折库纳执鞚。乃元文馆师也。逊谢不敢，乃改命侍卫。又尝晚对便殿，夜分赐馔。世祖又问："从者得毋饥乎？"命侍卫与之食。尝被命进《孚斋说》一篇，孚斋，世祖读书所也。上赐览称善，为刊行之。

顺治戊子顺天乡试，第四名张永祺壬辰榜眼，第五名戴王纶乙未榜眼，第八名熊伯龙己丑榜眼，同榜三榜眼，亦奇。

镇国公敬一主人，世祖章皇帝之庶兄也。居沈阳。性淡泊，如枯禅老衲。好读书，善弹琴，工诗画，精曲理，乐与文士游。以康熙九年七月薨。著有《恭寿堂诗》。

法黄石若真，母梦应真人室而生，故名若真。学问淹博，顺治乙酉以五经中式，丙戌成进士。由编修再迁秘书院侍读，与时相不合，外用浙江道。调福建，御郑寇有功，迁浙江按察使。平反王式诬告案，浙人诧为神明。

新城傅丽农扆，修躯伟貌，须眉如戟，博学强记。尝过一友家，其女为狐所祟。闻傅至，曰："傅公正人，将来必贵，吾去矣。"果不复来。傅中顺治乙未进士，官至江西道御史。

国初时，山东有李神仙者，游行京邸。庚子北闱乡试前，有两生密询试题。曰："公等皆道德仁艺中人也，无庸卜题，出乃志于道全章。"辛丑会试，又有以场题问者，李曰："五后四可。"场中首题乃知止而后有定一节，次题乃夫子之文章一章，三题乃易其田畴二节。果五后字四可字。

吴县黄端木向坚，父孔昭作宰滇中，姚江道梗不得归。向坚于顺治八年十二月徒步出门，涉历艰险，周遍于猺獞之地，趼足黧面，至白盐井始遇二亲。以十年六月归里，承欢二十年。父母殁，负土营葬。不再期得疾以殉。世称完孝。好事者为谱《三溪记传奇》。至今世多演之。

赵恒夫吉士读书灵隐，偶憩冷泉亭，见文宗屏去驺从，携一小童入寺。良久，步行去寺。僧告赵云，黄公以尊名问僧，递与文宗。云寺中有一士子，未识其面，夜过午书声不辍，当培植之。文宗唯唯而去，僧来报喜也。赵询之，方知所僦居之旁有黄中丞鸣俊者，系文宗房师，避静寺中，绝无人知。前辈之敛迹韬光而不惮提奖后进如此。

句容笪重光未第时，梦其父曰："汝功名在朝天宫某道士身上。"觉而异之，访其人与订交焉。既而辛卯金陵填榜，即某道士也。折卷到笪，官欲易之，道士已闻唱直书。官呵曰："尔知笪字如何写。"道士曰："竹下加旦字。"官曰："数也。"

国初时，浙江用兵。诸暨陈氏女年十六，被地匪所掠，逼之不从。杭人郭宗臣、朱瞻生、尚御公者方创义醵金赎难民，闻女之贞，亟赎之。方至家，忽友人赎一童子至，问之，即其夫也。翌日赎两妪，即其母与姑也。正惊喜问讯间，有两翁踉跄至，觅其妻，盖即女之父与翁也。两家骨肉一时完聚。人皆以为贞节所感。三人为之治酒肴，具衣帨，合卺而归之。高义亦足多也。

五岳皆祭于山，独恒岳祭于曲阳。自汉宣帝神爵元年始。而恒山实在浑源州。相传舜望于山川，北至大茂山，大雪不能前，有石飞堕，遂祀焉。即今曲阳庙。石长不满丈，阔仅四尺余。濮阳苏侍郎谷疑石晋后燕

云陷辽，宋遂遥祀于此。然《史》、《汉》《唐书》之文甚明。不始宋也。沈存中《笔谈》云：北岳谓之大茂山，半属契丹，以大茂脊为界。岳祠旧在山下，石晋之后稍迁近内，今祠乃在曲阳。苏说本此也。明宏治中，马端肃公曾请改祠于山，事下礼部，竟格于倪文毅公。按《南园漫录》云：倪公父谦奉命祀曲阳，祷于神。神指旁侍一人与之，生公，因名岳。以是固执不肯改祀云。顺治十七年，上允刑科给事中粘本盛之请，罢曲阳庙祀，改祀浑源。千年因循之误，至是始厘正焉。

顺治甲午，四明金良于乡试前梦见天榜，解元乃金良也。寤而喜甚。及揭晓，解元乃钟朗，梦中仅见其半耳。又己亥八月再行会试，朱若臣士绶梦看榜，会元朱姓，单名金字，偏傍左边不甚了了。因具呈礼部，更名镕。榜发，会元则朱锦也。二事相类，岂神或戏之与，不然何其巧也。

赛图字麟阁，满洲科目解元。幼贫，尝燕马通读书，尤好为诗。满洲文学之开，实自赛公始。而满洲文字则创于达海公，故谥曰文成。

金坛蒋虎臣超，顺治丁亥探花。以编修督学顺天，事竣即告归，不过里门，泝巴峡至峨眉，寓伏虎寺。至癸丑正月，端坐说偈而逝。初生时，其祖母梦峨眉老僧至其家，故幼不茹荤。至是果验。

刘克猷子壮，少颖慧，读书一目数行，属文奇肆。中崇祯庚午举人。领荐后，梦神告之曰："尔须朱之弼作房考，方中春榜。"及至京，偶出寓散步，见数童子携书包经其门。一童特秀，出执手与谈，见其书上写学名朱之弼也。大惊，随至其家。见其父，乃开柴厂者，赠笔砚数事，珍重而别。后遭流寇之乱，屡次不赴春官。及本朝顺治己丑会试，之弼已为分校，得首卷，即刘也。

本朝最重易名之典，京朝官惟阁臣、尚书、总宪得赐谥，侍郎以下不得与。如叶文敏方蔼、沈文恪荃以久在侍从，宋端悫文运以廉介受知，加太子太保，皆予谥。盖异数也。

顺治乙未进士李赞元，原名立。由翰林迁御史，奉命按湖北。收汉阳大猾段世昌，杖毙之。世昌谓家人曰："少时遇道士，叩以终身。言他日遇非桃非杏、非坐非行，即禄尽时也。"

长洲宋维新懋禧，顺治癸巳补博士弟子员，秋闱报罢，即绝意进取。多智略，三遇暴客，俱以计脱。晚耽禅悦，受戒退翁和尚。常作八悔警言，曰：幼不习学老时悔，富不惜福贫时悔，酒不节饮醒时悔，赌不戒贪输时悔，健不养生卧病悔，忿不顾身倾家悔，善事因循临回悔，恶念缠绵堕落悔。真见道之言也。

昆山王圣开室毕氏，名著，字韬文，歙县人。国初时，著父剿流贼阵亡，尸为贼所得。众议请兵复仇，著谓请兵则旷日，贼知备，即于是夜率精锐入贼营。贼方饮酒，惊骇间，著手刃其渠。众溃，以兵追之，多自相践踏死者。舆父尸还，葬于金陵。于归后，裙布钗荆，无往时义勇气矣。其诗集序中有云："梨花枪万人无敌，铁胎弓五石能关。"又云："入军营而杀贼，虎穴深探，夺父尸以还山，龙潭妥葬。"又云："室中椎髻，何殊孺仲之妻。陇上携锄，可并庞公之耦。"其自纪杀贼夺尸事有云："相期智勇士，慨焉赋同仇。蛾贼一时净，万年固金瓯。"忠孝义勇兼而有之，可谓奇女子矣。

卷　二

康熙初，孙芑瞻在丰为侍讲学士时，尝言：圣祖勤学，前古所无。坐处环列皆书籍，尤好性理五经四书。所坐室中，颜曰"敬天"，左曰"以爱己之心爱人"，右曰"以责人之心责己。"皆御笔自书。书法直逼欧颜。见章奏有德迈二帝、功过三王等语，谓："二帝三王岂朕所能过？"戒群臣以后不许如此。陆清献公陇其尝谨述其事。

静海宫梦仁初名宏宗，久困场屋。一夕梦乡前辈林会元春以一册予之，春字子仁，因更名梦仁。康熙庚戌果中会元。

昆山徐司寇乾学为礼部侍郎时，朝鲜使者郑载嵩诉其国王受枉，语颇悖妄。乾学上疏劾其不敬。上喜曰："此文有关国体。"遂升左都御史。已而王果上表请罪。

吴人张姓，以星卜游公卿间，尝许缪念斋彤状元，康熙丁未果第一人及第。吴中惊以为神，门外车马不绝。张亦自高声价，累致千金。韩宗伯菼时教授陋巷，托友代问。张厉声曰："此人来岁当死，还问功名乎？"及韩中会状，张遁去。

卢陵张贞生，少入塾受经，即有志圣贤之学。官侍讲学士时，言事激切，命下考功议革职。上爱其才，止镌二级。出都时，王阮亭司寇等赋诗饯行。张《留别诗》云："秋风送客复乘船，江远帆孤一梦悬。焚草灯前期报国，披肝殿上愿回天。圣明岂是诚难格，臣戆还惭术未全。赖有宗工交劝勉，临岐申赠绕朝鞭。"归二年，诏以原官起用，至京卒。尝书"至危是人禽之界，吃紧在义利之关"二语于座右，以自警。

湖州沈阁学涵，于康熙辛未闰端午御试《紫禁朱樱出上阑》诗。上阅至末句云"结根幸荷滋培久，长抱丹心对紫微。"嘉叹久之。曰："沈涵故自不凡"。

康熙四年十二月，两江总督郎廷佐奏报溧阳县民获玉玺，篆文"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命贮宝库，赏获玺人顾起龙等各银五十两。

山东邱县孝子王祚昌，刲肝疗父，父病立起。奉特旨给旌，后不为例。

本朝高文良公其倬，诗为勋业所掩，实一代作手也。尝赋《恩赏花瓴黄马褂诗》云："冠飘孔翠天风细，衣染鹅黄御气浓。"庄雅独绝。

汤文正公既官参议，康熙己未举鸿博，召试授侍讲，命录平日诗文进览。首篇系《亲耕耤田颂》。上肃然改容曰："此世祖章皇帝时事。"又阅诗至末首，有"年

老才将尽，忧多道转亲”之句，上伫思久之，曰：“何谓忧多道转亲。”对曰：“臣幼遭乱离，半生在忧患中，常随事体认，于道转觉亲切。诗辞朴拙，不胜惶恐。”天颜和霁，从容顾问甚详，一时咸叹。优礼儒臣，为国家盛事。

范忠贞公承谟，大学士文程子。初充侍卫，复举壬辰进士，改庶吉士，授宏文院编修，官至浙闽总督。死耿逆之难。有画壁诗传于世。携李董汉策，尚书份元孙，博闻宏览，忠贞特荐以科道用。旋被台参放归。忠贞殉难后，浙人建祠于孤山。董《往谒诗》云：“泪洒西台梦欲迷，怒涛风急拍长堤。天涯渺渺无知己，埋剑金庭伴鹤栖。握机密启意踌蹰，箧有阴符返五湖。却悔囊锥犹未试，女墙望见夜啼乌。”

康熙庚戌，一甲一名德清蔡宫赞启僔，二名德清孙司空在丰，三名长洲徐司寇乾学。即于是年十二月召对宏德殿赋诗，即日被命同直南书房，又同主顺天乡试，为鼎甲盛事。孙司空在丰充讲官时，护驾南苑。围内有獐突出，上以御用弓矢授在丰，射得之。上大喜，顾大臣曰：“孙在丰文武材也。”

丹棱人杨鼎，幼失怙，母子茕茕相守。茅屋一椽，仅蔽风雨。鼎力耕养母，暇则钓于溪，得鱼以为母日用，言笑起居不敢有违。偶与人争，母呼之立解，虽曲直勿论也。年近三十卒。其母悲痛，目为之昏。所居荒棘，中心多怖。一夕，梦鼎语曰：“母勿怖，儿为母伴。”惊觉，足底有物。晨起视之，则大蛇蟠屈其上。母骇甚，恍悟梦中语。曰：“得非儿所化耶？果尔当首肯。”蛇昂首若颔之者。母床以大竹为之，竹节皆通，可藏物。蛇自床下入竹中，夕则复来。邻里闻之，叹为奇事。后数年，母去依舅氏，临行启视，竹中蛇已不知所往。

康熙十七年，御史成其范题为星占之理可凭、捷音之来伊迩，请敕令军士应期征剿以奏荡平事：“臣窃惟，天道至微而难窥，非浅学所可轻议。臣以愚陋书生，何敢妄谈？但事关军国大计，不敢不据实为我皇上陈之。臣谨按，五星之占验往往不爽，惟荧惑一星，其应尤速。此司马迁所谓天子必视荧惑所在也。《天文志》曰：荧惑行无常，出则有兵，入则兵散。各以其舍命国为乱为贼，为疾为丧，为饥为民，所居国受殃。《天官书》曰：荧惑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殃。殃速至，虽大当小。久而至，当小反大。今年十一月十五，火星退度，其在柳土者无可占验也。惟自十二月十八，火星退鬼金之宿，二十二，火星退井木之宿。自三十一度起，直至十八年正月初九退至二十五度而留。留至正月十七而止。夫鬼金之分野，贵州平越府是也。井木三十一度至二十五度之分野，云南、大理、武定、姚安等府是也。据星占而论。论其时，则自十二月十八至正月十七止。论其地，则自贵州平越府起至云南八府止。此内当主贼兵自相残害。一月之内，端倪必见。五月之内，消灭无余。此必至之应也。说者曰：火星退度，亦有未必尽应者。臣以为火星退在四水宿则不应，盖水能克火，火故不能为厉也。火星退在四土宿则亦不应，盖火土相生，火亦不能为厉也。至于火退鬼金，则火能烁金。火退井木，则火逢木而愈炽。况火旺南方，鬼井皆南方之宿也。云贵皆南方之地也，反道正居其野，则逆寇之灭亡所必然耳。臣不知彼地之情形，亦不知兵家之进退，但以星气之占验，其理如此。请敕军士速应星象，以图翦灭，则荡平指日可期矣。如果臣言不谬，伏乞睿鉴施行。”奉旨：“知道了。该部知道。钦此。”是年吴三桂病死，次年世璠伏诛，云南平。

归安严侍郎我斯尝梦至一山僧舍中，见座师及房师诸同年俱僧服，讶之。诸公曰：“宁忘却此地耶？”因问山何名，僧云崧山。忽悟曾晒鞋于阶，视之，尚未燥。寻寤，数日卒。口占偈云：“误落人间七十年，今朝重返旧林泉。崧山道侣来相访，笑指黄花白鹤前。”

山西卫既齐官检讨，以言事忤旨，谪霸州州判。翰林建言，既齐其一也。历官至顺天府尹。御史陆清献公陇其亦以言事当谪，既齐面奏：“陆为县令时深得民心，今皆恐其远谪。”遂得邀免。卫与陆初不相识，自后亦不相往来。正如祁奚不见叔向之事，人两贤之。

丹徒张九裁字礼存，九岁通五经，壬午未冠领乡荐。丁未对策，直刺部院督抚陋弊。读卷者叹曰：“此长沙痛哭书也。”既奏，擢一甲二名，授编修。

平原董讷字兹重，康熙丁未探花，由编修历官至江南总督。以阅河事镌级，补侍读学士。民为立生祠。次年上南巡，民数千执香祠前，求仍放讷为江南官。上回銮，召讷至舟前曰：“汝做官好，江南人为汝盖一小庙矣。”因大笑。旋升漕运总督。

德清蔡石公启僔，领顺治甲午乡荐时，尚未举子。夫人私蓄三十金，为置一妾。妾至垂泣，蔡怪而问之。曰：“吾夫以负营债，故至此。”蔡乃夜往其夫家，语之曰：“吾为尔消释此事。然我不可归，归则心迹不明。”即襆被卧其家。天明召营卒至，谓曰：“汝辈违法，今不汝较，即缴券付金。”卒亦感动，不取息。命轿舁妇还夫，然后归。夫人逾年即举子。是科公车北上，有妓欲从蔡。蔡赋《罗江怨词》云：“功名念，风月情。两般事，日营营。几番搅扰心难定。欲待要倚翠偎红，舍不得黄卷青灯。玉堂金马人钦敬。欲待要附凤攀龙，舍不得玉貌花容。芙蓉帐里恩情重，怎能两事都成？遂功名，又遂恩情。三杯御酒嫦娥共。”竟去，不复顾。康熙庚戌，果以第一人及第。

德清蔡翁筑室落成，梦人授以四红笺，各书大一字。后孙奕琛官至一品，曾孙启僔庚戌状元，元孙升元壬戌状元，彬辛酉解元，方悟四一字之兆。翁寿至百八岁。

吴逆叛兵逼建城，镇帅怯而耄，欲即降。其属张游击者请战，数却贼。张好著羊绒绛袍，单马入阵，战酣辄袒露半袖，骁勇绝伦。军中号曰“半边红”。镇帅忌之，诬陷以死。一军皆哭。后人吊以诗曰：“汉将一身当敌骑，楚歌千古怨兰丛。何事茅檐诸故老，负暄闲说半边红。”

平湖陆阁学棻九岁时，值鼎革。其父为马将军所

获，菉伏草中跃出，求代父死。将军爱其文秀，以扇示之曰："儿能读扇上诗，即赦汝父。"菉朗诵曰："收兵四解降王缚，教子三登上将台。此宋人赠曹武惠王诗也。将军不杀人，即今之武惠王矣。"将军大喜，释其父。乞为己子，菉哭别其父而去。已而将军物故，得脱归。康熙己未举鸿博，入词林。圣祖爱其才，一日七迁，官至内阁学士。

打箭炉，故旄牛徼外地也。雅州西去大渡河五日程，羌蛮混杂，连山接野，鸟路沿空。汉永平中，白狼、槃木、唐菆等百余国举踵奉贡，越山坂负襁而至，皆此种类。蜀汉时，武侯征孟获，于此造箭，因名打箭炉。唐韦皋拒吐蕃，李德裕拒南诏，皆扼大渡河为险要。宋建隆三年，王全斌平蜀，议欲因兵威复越隽。艺祖以玉斧画所绘图，曰："外此吾不有也。"于是为黎雅之极边。曩时河道平广，可通漕舟。自玉斧画河之后，河之中流忽陷五六十丈，河流至此澎湃如瀑，从空而落。春撞号怒，船筏不通，名曰噎口。殆天设险以限羌蛮也。元明时，番人俱于此地互易茶马。自明末流寇之变，商民避兵过河，携茶贸易。而乌斯藏亦适有喇嘛到炉，彼此交易。汉番杂处，于是有坐炉之营官，管束往来贸易诸番。我朝定鼎，德威所被，直通西域，打箭炉一区尽人幅员矣。

圣祖御乾清宫，讲官张玉书进讲毕。上问："理学之名始于宋否？"对曰："道理具在人心，宋儒讲辨加详耳。"上曰："日用常行，无非此理。自有理学名目，彼此辨论，言行不符者甚多。终日讲理学，而所行全与所言背谬，岂可谓之理学？若口虽不讲，而行事吻合，此即真理学也。大哉圣人之言，伪学闻之汗浃襟矣。"

康熙癸丑春，天子御讲筵，从容谓学士："欲得文学之臣，朝夕置左右。惟职经史讲诵，给内庐以居之，不令与外事。其慎择醇谨通达者以闻。"时举编修桐城张英名入对，上心识之。自是再四咨询，对者无异词，遂有内廷供奉之命。赐邸舍于瀛台之西，辰而入，终戌而退。上旧所御读书处曰南书房，在乾清宫之西南隅。命处其中，饮膳给于大官，执书使中涓，纸笔之属出自御府。珍果之属撤自御馔者日数至焉。上御乾清门听政后，则召至懋勤殿。辰巳前讲经书，午后讲史，率以为常。此南书房供奉之始。

高文端公之父都统嵩瞻《赠弟斌诗》云："与君一世为兄弟，今日相逢第二场。"想见勋戚大臣国尔忘家之义。

顾八代字文起，镶黄旗人。以军功授户部笔帖式，擢吏部文选司郎中。康熙十四年，圣祖御试旗员，擢八代第一。迁翰林院侍讲学士。自他职改入翰林官，实自八代始。

康熙二十一年六月，上谕部院诸臣：朕因天气炎热，移驻瀛台。今幸天下少安，四方无事。然每日侵晨御门听政，未尝暂辍。卿等各勤职掌，时来启奏。曾记《宋史》所载，赐诸臣于后苑赏花钓鱼，传为美谈。今于桥畔悬设罾网，以待卿等游钓。可于奏事之暇，各就水次举网。得鱼随其大小多寡携归邸舍，以见朕一体燕适之意。谁谓东方曼倩割肉之事，不可见于今日也。特谕。"仰见圣朝喜起明良一心一德之盛。

桐城张相国英长子廷瓒，康熙己未进士。由编修两岁中迁至侍读学士。乙亥六月，上召翰詹八人至畅春园，赐宴赐扇。英父子皆与焉。

长洲彭定求，康熙丙辰会状。弟宁求，康熙壬戌探花。孙启丰，雍正丁未会状。弟兄鼎甲并祖孙会状，为吴中盛事。

康熙己未状元常熟归允肃，授修撰兼日讲官，进讲《周易》、《毛诗》。举止端详，敷奏明畅。汤文正公斌叹曰："讲筵得正人，天下有赖矣。"

康熙十七年，诏举博学鸿词。十一月初一日，奉旨："各大臣官员题举才学诸人，俟全到之日考试。其中恐有贫寒难支者，交与户部酌量给与衣食。用副朕求贤重文之意。钦此"。户部议酌给俸廪并柴炭银两，真旷典也。次年三月初一日平明，荐举人员齐集太和门，以鱼贯人。上御太和殿。鸿胪唱行三跪九叩首礼毕，命赴体仁阁下。大学士捧题出，题二道：璇玑玉衡赋、省耕诗。俱坐地作文。巳刻，大学士传旨赐宴。凡会试、殿试、馆试状元、庶吉士，俱不赐宴。此乃皇上十分隆重之意。宣讫，命赴体仁阁。设高桌五十张，每张设四高椅。光禄寺设馔十二色，皆大碗高攒。赐茶二通，时果四色。后用馒首、卷子、红绫饼、粉汤各二套，白米各一大盂。又赐茶讫。复就试。陪宴者大学士、掌院学士满汉各二员，皆南北向坐，谓之主席。以宾席皆东西向也。余官皆不与。钦取彭孙遹等二十人为一等，李来泰等三十人为二等。已仕者照品级授讲读、宫坊编修等官，未仕者概授检讨，总充明史馆纂修。

长洲吴廷桢，字山抡，少试有司，二十三次皆第一，顾不得中。尝梦泥金报至，已名第八。丙子入陕西籍获隽，又以冒籍黜。己卯召试第一，钦赐举人。癸未殿试二甲五名，合一甲数之，适符梦兆。

高文良公改庶吉士后，即乞假归，闭户读书数年，然后就职。前辈之虚心好学如此。

徐州李蟠为举子时，尝梦神人，衣冠甚伟，手一榼付之，中有黄金丝纠结成状元二字，果以康熙丁丑第一人及第。

姜西溟宸英，工古文，布衣时圣祖即知其名。屡试不售，荐入史馆纂修《明史》，分撰《一统志》。月给俸钱，衣儒生衣，杂坐公卿之次。丁卯顺天乡试，已拟第二。因二场有点窜《尧典》、《舜典》一语，为监场御史所贴。后以丁丑会试中式，殿试进呈卷在二甲第四。上问："有浙江姜宸英乎"？内阁学士韩菼对曰："宸英在史馆，识其字迹，第七卷当是。"上曰："老名士也，积学能文，至老犹笃。可拔置一甲三名，为天下读书人劝。"

本朝进士出身最奇者三人。一杞县任暄猷，明末团练乡勇以御流寇，后归南京为后军都督。王师下江南，投诚隶旗下。顺治壬辰进士，以磨勘被黜。又中乙未进士。一邵阳吴芳，崇祯已卯举人，官至左都御史。

投诚后愿以科第进，中康熙甲辰进士。一五河钱世熹，鼎革后弃官为浮屠，久之还俗。应试为诸生，康熙庚戌成进士，年已七十余矣。

叶文敏公方霭官翰林学士时，修《四书讲义》，至羔裘元冠不以吊为圣讳，商于同僚，俱不能对。翰林典簿穆维乾对曰："大字当仍原字以尊经，小注改元字以避讳。"方霭问何所本，维乾曰："中庸慎独乃原字，小注改谨字。"方霭大悟，曰："余自幼疑此，始知朱子为避讳也。"深加敬礼，人服其虚中。

王司寇士正《谒武侯祠诗》云："武兴城郭乱山青，肃肃丹青古殿阴。三代仅存鱼水契，千年犹听卧龙吟。世家瞻尚成忠孝，祖德高光式鉴临。礼乐可兴身未死，中原人识老臣心。"全集不载，想系初稿，后删之也。

康熙四十年，圣驾驻跸郭哈密图七立，有索和诺蛇哈密献麟草一方，奏云："此草产于鸣鹿山雷风岭，必俟千月乃成。非遇圣朝，未易呈瑞。"

鄞县屠纯甫粹忠，垂髫时读书里中董氏，大书戊戌成名四字于壁间。后果中顺治戊戌进士，累官至兵部尚书。先是，圣祖以粹忠老年矍铄，御书修龄堂扁额赐之。又赐御临赵孟頫行书曰："白鹿城头百万兵，碧油幢下一书生。如今始识为儒贵，卧听元戎报五更。"乃大司马之预兆也。

宜兴任葵尊宏嘉，官御史，上疏请定服色，三品以上始许衣貂裘猞猁狲。王阮亭先生口占戏赠云："京堂詹翰两衙门，齐夺貂裘猞猁狲。昨夜五更寒彻骨，满朝谁不怨葵尊。"

康熙壬午顺天乡试，五经监生二人。江南武进庄令舆、浙江桐乡俞长策初以五经违例贴出，仍具题请旨，赐为举人，一体会试。嗣后愿做五经者听。

合肥李相国天馥，服阕入都，其壬戌诸门生已多通显，置酒新第。史侍读夔即席赋诗，有"郎君馆阁称前辈，弟子门墙半列卿"之句。时人比诸唐人弯掖鲤庭之盛。

陆清献公令嘉定时被参，魏果敏公象枢上疏力争。其略曰：陆陇其清操饮冰，爱民如子，贤声播于都下。臣心窃重之，谓异日可步于成龙之后尘者此人也。今被议革职，例之所在，臣不敢问。但有此清介之官，正当为群僚作榜样，为百姓作慈母。今之有司守与德为难耳，既知其守与德矣，何不留以长养百姓，云云。有旨报闻，一时传诵。后累官至顺天巡抚。辛酉岁入觐，上赉予甚厚，并赐诗。有"郊圻王化始，锁钥重臣膺"之句。寻擢两江总督，如陆公之遭际。圣君可谓不负所守矣。

宣城孙榜眼卓之父勷，故给事中也。父孙翁艰于嗣，一日，见市中一僧以火然指。问之，曰："愿得一茅庵，足供大士像，旁可坐卧诵经。足迹不出门，而免持钵之苦。久之无一檀越办此者，故然指耳。"翁曰："吾为师了此愿。"僧即罢爇。延至其家，为结茅如僧言。居三年，一日送客，忽见僧入后堂。问之，则夫人临蓐得一子矣。方骇异间，庵中人来云，僧已坐化。子一指然痕宛然。

刘吏部体仁客凤阳，一日，同友人苏茂游铭过龙兴寺访老衲，流连竟日始别。苏归邸中，梦刘来，笑吟诗云："六十年来一梦醒，飘然四大御风轻。与君昨日龙兴寺，犹是拖泥带水行。"觉而异之。忽闻剥啄声，则刘仆至，云已坐脱矣。

卷 三

本朝大典礼，例由翰林编检以上撰文。壬寅冬，掌院静海励文恭公询于青阳吴文简公曰："记得庶常中有一人善四六文者，为谁？"吴曰："华亭黄之隽。"文恭立授数题令作。奏上，多称旨。庶吉士撰文自此始。

康熙庚辰，溧阳史文靖公贻直年十九，释褐后，请假归娶于扬州许氏。绘《玉堂归娶图》，题咏甚夥。郭元釪一绝云："采镫十道簇香轮，花满游缨踏路尘。似有行人传盛事，公然许史是天亲。"

洪洞李检讨因笃，康熙初膺荐举，以母老家贫力辞不赴。既被敦促入都，召试入翰林，即上疏乞养。情词恳切，昔人比李令伯之陈情，殆又过之。钮玉樵以为国初两大文字之一。部议以纂《明史》，不允其请。奉旨特准终养。出都之日，士大夫诗文赠送者数百人，海内高之。其疏云："臣某奏为微臣母老多病，独子万难远离，泣血陈情，吁恩归养事。臣窃惟，幼学而壮行者，人臣之盛节。辞荣而乞养者，人子之苦心。故求贤虽有国之经，而教孝实人伦之本。伏蒙皇上敕谕内外诸臣，保举学行兼优之人。比有内阁学士臣某等，旁采虚声，先后以臣因笃姓名联尘荐牍。获奉俞旨，吏部遵行，陕西抚臣促臣应诏赴京。臣自念臣母年逾七十，属岁多病，又缘避寇坠马，左股受伤。昼夜呻吟，久成废疾，困顿床褥，转侧需人。臣止一弟因材，从幼过继于臣叔曾祖家，分奉小宗之祀。臣年四十有九，儿女并无，母子茕茕，相依为命，躬亲扶持，跬步难离。随经具呈哀辞，次第移咨，吏部谓咨中三人，其中称亲援病，恐有推诿，一概驳回。窃思己病或可伪言，亲老岂容假借？臣虽极愚不肖，讵忍藉口所生，指为推卸之端？痛思臣母垂暮之年，不幸身婴残疾。臣若贪承恩诏，背母远行，必致倚门倚闾，夙病增剧。况衰龄七十，久困扶床，辇路三千，难通啮指。一旦祷北辰而已远，回西景以无期，万一有为子所不忍言者，则是毛义之捧檄不逮其亲，温峤之绝裾自忘其母。风木之悲何及？缾罍之耻奚偿？即臣永为名教罪人，亏子职而负圣朝，非臣愚之所敢出也。皇上方敬事两宫，聿隆孝治，细如草木，咸被矜容。自能推锡类之仁，推于士庶。宁忍孑然母子，饮泣向隅，夺其乌鸟私情，置之仕路？盖阁臣去臣最远，故以虚誉采臣，而不知臣之有老亲也。臣云翼与臣皆秦人，虽所居里闬非远，知臣有老母而不知其既病且衰，委顿支离至于此极也。即部臣推诿之语，概指三人而言，非谓臣当必舍其亲而不之顾也。且臣謭陋，而同时荐臣

者皆朝廷大臣，其于君亲出处之义，闻之熟矣。如臣猎名违母，则其始进已乖。不惟渎斁天伦，无颜以对皇上。而循陔负疚，躁进贻讥，则于荐臣亦为有靦面目。去岁台司郡邑络绎遣臣长行，急若风火。臣趋朝之限虽迫于戴星，而问寝之私倍悬于爱日。然呼天莫应，号泣就途，志绪荒迷，如堕云雾。低头转瞬，辄见臣母在前。寝食俱忘，肝肠迸裂，其不可渎官常而干禄位也明矣。况皇上至孝至仁，以尧舜之道治天下，敦伦厚俗，远迈前朝。而臣甘违离老亲，致伤风化，有臣如此，安所用之。乃臣自抵都以来，屡次具呈具疏，九重严邃，情壅上闻。随于三月初一日扶病考试，蒙皇上拔之前列。奉旨授臣翰林院检讨，与臣同官纂修《明史》。闻命悚惶，忝窃非分，念臣衡茅下士，受皇上特达之知。天恩深重，何忍言归？但臣于去秋入京，奄更十月，数接家信，云臣母自臣远离膝下，哀痛弥侵，昼夜思臣，流涕无已，双目昏眊，垂至失明。臣仰图报君，俯迫谂母，欲留不可，欲去不能，瞻望阙廷，进退维谷。乃于五月二十一日具呈吏部，未蒙代题。臣孺切下情，惟有哀祈君父。查见行事例，凡在京官员，门无以次人丁，听其终养。臣身为独子，与例相符，伏愿皇上特沛恩慈，许臣遄归，扶养其母，叨沐圣泽，以终天年。臣母残病余生，统由再造。不惟臣母子衔环镂骨，誓竭毕生。而报国方长，策名有日，益图力酬知遇，务展涓埃矣。臣无任激切待命之至，缘系陈情，事理字都逾格，贴黄难尽。统祈鉴宥施行。"

秀水徐嘉炎既举词科后，从益都相国修禊于万柳堂。会者十六人，酒半，相国问："包咸注浴乎沂，是祓濯抑是澡洗？"宣城施愚山云："沂水之上，则非澡洗矣"。嘉炎谓："古无裸体入水者，惟齐懿被弑时，有邴歜阎职入申池浴。池与沂水不同。且是贱者之事，非士大夫所行。又时属夏月，非暮春也。暮春入水，恐无是理。"众以为然。康熙辛酉，王师收滇黔。群臣献颂甚夥，惟嘉炎独仿《饶歌鼓吹曲》，自圣人出至文德舞止，凡二十四章。因事立名，与缪袭、韦昭、何承天辈相表里。乙丑元夕，上于南海子大放灯火，使臣民纵观，都卢寻橦鱼龙曼衍之属毕进。群臣从观者皆有诗，独嘉炎作《红门花火记》，文笔奇丽，称于一时。

圣祖南巡，江南民王来熊献《炼金养身秘书》一册。上曰："此等事朕素不信，其掷还之。"圣训煌煌，足破汉唐宋明诸主轻信方士之谬。

康熙三十二年，鄂罗斯察汉汗遣使进贡。上曰："鄂罗斯人材颇健，从古未通中国，距京师甚远。自嘉峪关行十一二日至哈密，自哈密行十二三日至吐鲁番，吐鲁番有五种部落，过吐鲁番即鄂罗斯之境。闻其国有二万余里，汉张骞出使西域，或即彼处。史载霍去病曾出塞五千里，想或有之，今塞外尚有碑记可考。至外藩朝贡，虽属盛事，恐传至后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总之中国安宁，则外衅不作。故当以培养元气为根本要务耳。"

江都汪舟次楫。由赣榆县训导荐举，授检讨。二十一年春，琉球国王请封爵。旧典用给事中、行人各一员往。上重其选，特命廷臣会推可使者以闻。入朝人多俛首畏缩，楫独鹤立班中，大臣遂以楫对。充正使，赐一品服至琉球国。王宴楫，手自弹琴以悦宾。楫故善音乐，纵谈琴理，王大悦。乞楫书殿榜，纵笔为擘窠书。王大惊，以为神。累官至布政使，引疾归。上南巡，楫强起迎谒伏道左。上熟视曰："汝老耶，朕几不识矣。"赐御书以荣之。

朱竹垞彝尊年五十，由布衣荐举鸿博召试一等，授检讨，旋充日讲起居注官。出典江南省试。拜命之日，即不见客，将渡江誓于神。试毕入京，无所携，惟载书两簏而已。盗劫其居，得钱二千，白金不及一镒，已靡覆不发矣。后以吏议当落职，上特宥之，仅左迁焉。相传竹垞性嗜酒，尝与高念祖同入都，日暮泊舟。辄失朱所在，迹之已阑入酒肆，玉山颓矣。其跌荡如此，而清操如彼，所谓大德不逾，小德出入者耶？

宿迁徐侍讲用锡充康熙乙未房考，严绝请托，或衔之，耸御史劾其把持科场。圣祖廉得其情，将本掷还。

金坛王虚舟澍，精金石考订之学。钱香树先生见于京邸，左图右史，积帖充栋，昕夕丹铅，辨析不少置。戏曰："子欲为张仲杨柯丹邱其人耶？"澍曰："人各有癖，乐此不疲也。"尝道经秦邮，泛舟珠湖。仰见天际白云如竹数百枝，枝叶皆具，下有云片若怪石，俨然图画。因作《竹云题跋》。

嘉定孙松坪致弥工诗。康熙初，上命御前大臣采访朝鲜文献，致弥膺荐。赐一品服策遣。《奉使诗》有"甘茂漫教从博望，马周只恐负常何"之句。后登戊戌进士，官至侍读学士。以布衣先假一品服，而后登第服官，事亦奇矣。

嘉兴马维翰，貌仅中人，而抱负甚大。中康熙辛丑进士，内大臣验看，诸人皆跪，马不可。九门提督隆科多诃之，马夷然不动。隆转笑曰："不料渺小丈夫，风骨乃尔。"马曰："区区一跪，未足见维翰风骨也。"

汤文正公斌，顺治己丑进士，历官至工部尚书，以理学自任。抚吴时，以上方山五通庙惑民，士女烧香祭赛，大为风俗累，上疏请废其庙。得旨允行，于是海内五通庙悉行撤毁，神像投之水火，一时快之。公由江苏巡抚内升尚书，至京陛见。上曰："天下官有才者不少，操守清谨者不多见，尔前陛辞时，自言平日不敢自欺，今在江苏洁已率属，实心任事，克践前言。朕用嘉悦，故行超擢，尔其勉之。"仰见圣主知人之明，而公之简在帝心，从可想见矣。

长洲冯勉曾勗，由布衣荐举鸿博，召试一等十三名，授检讨。性至孝，父尝馆闽中，已与祖及母家居。岁凶乏食，为村塾师，得升斗奉养，与妻采荇以食。后父客死，阻兵弗获归榇。徒步入京，游公卿间，膺荐得官。乞假归，入闽寻父榇不得，伏地哀恸。有老人指视其处，遂扶以归。人谓孝思所格，神示之也。

华亭黄之隽，康熙辛丑进士，在翰林日，聚同巷八人为八仙会，以杜少陵饮中姓氏为上八仙，人取其一以

自署。又以世俗所传钟离洞宾辈分署之，为下八仙。彼以上八仙呼，此以下八仙应，故为参错，不得呼姓字称谓。错者罚饮，时号酒仙。著《香屑集》十八卷，皆集唐八句，为古今体诗九百三十余首。对偶工整，浑若天成，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长洲尤西堂侗，明季诸生，我朝以选拔授永平府推官，以事免。少时有声庠序，所作骈俪各种，脍炙人口。尝以西厢词句题作文，流闻禁中。世祖知为徐立斋元文师，因取观之，叹曰："真才子。"及召试官翰林，偕诸儒进平蜀诗文。上见其名，曰："此老名士。"西堂以此六字刻堂柱，左曰章皇天语，右曰今上玉音，极文人之荣。

施愚山闰章少孤，事叔誉至孝。一日值叔诞辰，大集亲戚上寿，而叔以小故忤意，坚卧不起，愚山跪榻前移晷。辛亥客都门，每忆叔辄涕泗。事叔如此，世所希有。

蔡文勤公世远，康熙己丑进士，出安溪李文贞公之门。是时，文贞以程朱之学教后进，公故习宋儒书，既见文贞，毅然以圣贤自励。颜其所居室曰二希。言学问不敢望朱文公，庶几真希元；事业不敢望诸葛武侯，庶几范希文。可见其志矣。

王楼村式丹少知名，年六十，始领康熙壬午乡荐，癸未捷会状。当乡试时，已定解矣。及得吴楚琦卷，改王为第六。其实吴远不逮王，知三元亦前定数也。

海宁查慎行初名嗣琏，康熙癸未庶吉士。胞弟嗣瑮，官编修。族侄升，官谕德。时称三查。上赐鲜鱼，慎行《纪恩诗》云："笠檐蓑袂平生梦，臣本烟波一钓徒。"颇称旨。一日，忽奉内传烟波钓徒查翰林，盖以别二查也。慎行又有"烟蓑雨笠寻常事，惭愧犹蒙记忆中"之句，一时以为佳话。

康熙癸未会试，十八名进士宫懋言之祖名伟镠，系崇祯癸未中式十八名，且俱系诗，四房房考俱翰林李姓。初，懋言公车北上，梦祖与之履，觉而喜曰："此绳祖武之兆也。"

常熟蒋文肃公廷锡，康熙癸未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少时工写生，名与恽南田埒。及贵，都中极重之。大抵以逸笔写生，而风神生动，非识超胆大笔有仙韵者莫能为之。性爱士，一艺可观者皆罗致门下，指授之。故其客潘马所作，皆能乱真，而文肃真本不可多得。

高邮贾国维以工书侍内廷食俸，圣祖常以内翰林呼之。举顺天乡试，以冒籍被劾，蒙恩赐复会试。落第，又特赐进士，一体殿试，遂以第三人及第。异数也。

松江钱少司寇艰于嗣，偕夫人祈子于天童。大师为集众僧，问谁愿随钱居士往。众未应，一饭头老矣，自言愿往。已而司寇果生子。初名鼎瑞，易名芳标，中丙午顺天乡试，官中书舍人，既而假归。一日与客坐斋中，有僧持一缄至门，云自天童来。舍人拆视，殊不骇讶，但云仓卒奈何。明日晨起，索笔书一偈云："来从白云来，去从白云去。笑指天童山，是我旧游处。"掷笔而逝。

武进赵太史熊诏，恭毅公申乔长子也。生前一夕，祖梦神授一轴，云彩蟠结熊诏二字，因名之。果中康熙己丑状元。

熊相国赐履官侍郎时，上万言疏，有名臣风度。其略曰："臣荆楚鄙儒，猥蒙先帝简拔，授以清班。继荷皇上殊恩，累迁今职。圣恩高厚，中夜汗流。伏念臣虽至愚，自幼读书辨志，窃以圣贤为师。数年以来，恭遇皇上高拱深居，经筵未举，区区献纳微忱，无由上达。且以出位陈辞，典制有禁，因循缄默，尸素至今，臣之罪也。兹者伏遇皇上恪谨天戒，轸念民依，虚己下询，采及葑菲，正微贱小臣图报涓埃之日也。臣备员侍从，谨仰遵明诏，殚竭愚衷，庶几高深之一助，惟皇上留神省览，则天下幸甚。伏读诏书有曰：'今闻直隶各省人民多有失所，疾苦穷困，深可轸念。或因官吏贪酷，朘削民生，或因法制未便，致失民业。'呜呼！皇上此心乃二帝三王之心，此言乃二帝三王之言也。夫民生至今日，其困苦亦孔亟矣。国家日言生聚，而凋敝愈甚。日言轸恤，而疮痍不起。日言招集、言蠲免，而流亡满目逋欠浸多。近而畿甸，远而直省，流离琐尾之状，所在皆是。惟官吏之朘削，徭赋之科征有以致之，诚有如圣谕所云者。盖小民终岁勤劳，耕耨仅能自给，而复税秋粮，朝催暮督，卖丝粜谷，十室九空，私派倍于官征，杂项浮于正额。况乎分外之诛求，无名之赔补，种种朘刻，剥肤及髓。一有不应，而老弱疾病俱已颠顿呼号于捶挞敲扑之下。闾阎之膏液有尽，而猾吏之贪囊无底。愚蒙之皮骨仅存，而有司之欲壑无厌。就使年丰岁稔，尚难保须臾不绝之命。一旦水旱，其不至转徙流亡、填沟渠而委道路者几何哉！蠲征则吏收其实，而民受其名。赈济则官增其肥，而民重其瘠。此固民情之大可悯，而国计之重可忧者也。虽然，此不独守令之过，上之有监司，又上之有督抚，朝廷方责之以廉，而上官实教之以贪。皇上固授以养民之职，而上官日课以厉民之行，今日之守令诚有难言者。督抚廉则监司廉，守令亦不得不廉。督抚贪则监司贪，守令亦不敢不贪。表直影端，源污流浊，此又理势之所必然者也。今之为督抚者，求所谓精白一心、为国家安辑地方爱养黎庶者，臣亦不敢谓遂无其人。独是国家以全省付畀，有察吏安民之权、兴利除害之任，其待之不为不隆，而任之不为不重矣。乃日望其察吏，而吏治日坏，日望其安民，而民生日蹙，日望其兴利除害，而一利未之兴、一害未之除也。大抵有司之职业在地方，上官之激劝凭举劾。年来督抚之所荐称循卓者，果小民之戴为父母而尊若神君者乎？其所劾为贪庸者，果百姓之畏若豺虎而疾如蛇蝎者乎？是未可知也。以督责为能，而不问其慈惠。以催科为政，而不问其抚绥。以夤缘之巧拙为优劣，而不问其才干之短长。以礼节之厚薄为殿最，而不论其品谊之高下。此风一倡，争相效尤，交蟠互结，牢不可破。如是而欲其激浊扬清、兴利祛弊也，是何异适越而北其辕、炊沙而望成饭耶？所以比年来旱涝频闻，

死亡载道，而此辈竟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漠然不加喜戚于其心，不知其为国敛怨已不可解。在廷诸臣习为瞻徇，务相容隐，不肯举发其贪污之迹以告皇上。间有一二指名纠参者，亦不过微示其意，曾未尝直暴其污秽残酷之所在，而皇上亦遂莫得洞悉其蠹国殃民之实状。故此辈得以久窃威权，贪恋禄位，方恃此以为垄断之长计。而无辜赤子之颠连而无告者，正未知何日而有再苏之望也。伏乞皇上将现任督抚大加甄别，其贤而能者加衔久任，其贪污不肖者立即罢斥，无令久居人上，荼毒生民。嗣后遇督抚缺出，不拘内外大小臣工，果有端方清正能事，才优如古大臣其人者，敕部院大臣从公保举，授以兹任。其考课也，以民生之苦乐为守令之贤否，以守令之贪廉为督抚之优劣。则督抚得其人，监司自得其人。监司得其人，守令亦必得其人。廉者劝，贪者惩，有利必兴，有害必除，而民之不获其所者寡矣。盖任之非其人，行之失其意，虽周官周礼祇足为厉民祸世之具。《传》曰："有治人无治法。"又曰："人存政举。"此不易之论也。此圣谕之所已及，而臣详切言之者也。虽然，内臣者外臣之表也，京师者四方之倡也，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朝廷一举一动，万方之则效。九土之观瞻于是乎出。而其大者，则在于立纲陈纪、用人行政之间。此其鼓舞化导之权，转移感动之机，固有不问之草野而问之廊庙者。今朝政之可议者不止一端，臣请择其至大者言之。一曰政事极其纷更，而国体因之日伤也。从来圣君贤相开国承家，必取一代之典章法制，为之斟酌损益，厘为百世不易之令模。以善建于不拔。远之子孙率由无愆，忘变乱之患。近之臣民遵守，无纷扰丛脞之虞。三代圣王所以保世滋大、无疆惟休者，此也。我国家章程法度，一踵先朝之旧。虽其势之极重而难返、事之极敝而难行者，类无不承讹袭陋，苟且因仍，曾不闻略加整顿，去其所为太甚之弊。而急公喜事之辈，又从而意为更变于其间。但知趋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而就中莫大之忧、无穷之患潜倚暗伏于冥冥之内，而皆不知所以为之计。朝举夕罢，倏弛倏张，王言屡亵，朝政滋繁，议论日多，成功绝少。此时之最当讲究者也。伏乞皇上敕下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将国家制度文为详慎会议，何者当沿，何者当革，何者宜益，何者宜损，参以古制，酌以时宜，务期振衣挈领，纲举目张，勒为会典，著为成宪。则上有道揆，下有法守，贻谋垂裕，作述于昭，而亿万年无疆之业在此矣。"奏上，上深嘉纳，饬部议行之。

康熙三年，以八比多剿袭，乡会试改用策论。甲辰会试，海宁沈昭子珩以二场拟《上太祖太宗尊号表》最工中会元。

钱唐高澹人士奇，以诗受知于圣祖，不由科甲，钦赐翰林，官至詹事。陪宴唱和，扈从不离左右，恩宠无比，异数也。

无锡杜云川诏，以诸生迎圣祖驾于惠山，进《迎銮词》及《梁溪望幸词》，蒙召见御舟，赐绫书诗一幅。已而被召至京。一日，特召待诏者八人入南书房，命写御制《金莲花赋》，各赋《纪恩诗》一首。诏又独进一词，蒙恩拔置第一。旋命纂修《历代诗余》，又命修《词谱》。辛卯举京兆试，壬辰会试，钦赐进士，改庶吉士。为诸生时，每乡试前辄梦试题是子之燕居一节，卒不验。及辛卯领荐，主司为赵公申乔，乃悟前梦之巧。

康熙二十六年四月，浙江巡抚金鋐疏称海宁县民陈云生母林氏年一百八岁，尚勤纺织，请旨旌表。敕部给银建坊，赐名贞寿。

康熙庚戌，六合县民王振家庭树产白乌二，总督麻勒吉表进于朝。

聊城丁姓女，幼孤，无兄弟，依母以居。及笄，母欲议婚。女曰："母老矣，又鲜兄弟，儿不愿适人，愿终身养母。"母不能强，及母卒，从兄某为议婚，又不许。独处三十余年，闺范严肃，里中人咸称曰贞女。堂邑黄中丞图安七十丧偶，闻贞女名，遣聘焉。先一日，贞女召其从兄语曰："明日当有议婚者，吾将许之。"兄及娣侄辈漫应之，弗信也。诘旦，黄氏蹇修至。先是，贞女缟衣数十年，至是乃易吉服。既许字，卜葬其母，然后于归，年五十余犹处子也。中外子孙多人，待之皆有恩礼，东昌人至今称之。

余姚劳麟书史世为农，躬耕养母。年十七，读朱子《大学中庸序》，慨然发愤，以道学自任，举动纤悉必依于礼，终身弗懈。引进后学，委曲尽诚，虽佣工下隶，皆引之向学，闻者莫不爽然。里中贩卖者，近麟书居，不忍货伪物。刍儿牧童戏为赠缴机阱者，闻麟书讲学，悉毁之。年五十九，无疾卒。门人桑伊佐调元为刻《余山遗书》，行于世。

吴江金文通公之俊生时，母梦人告曰："与汝子龙睛，将来位极人臣。"公入阁后，萧山瞽者陈生善相人，试令相之。曰："乞儿相也。"众大笑，已而摩挲至目，大惊曰："此龙睛也，当贵极人臣。"众乃服。

文登赛从俭卜葬其亲，有里邻与之争地，神示梦云："是宜为赛氏兆，当世科第，尔不能葬此也。"乃罢争。康熙丙午元旦五更时，近村人见赛茔前有二炬绕行，是秋从俭曾孙玉纮举乡试，明年登第。己酉元旦复然，玉纮子璋亦于是科联捷。以后每发一科甲，辄见火炬，率以为常，然则风水之说未尽子虚矣。

叶石林每令诸子女儿妇列坐说《春秋》。武林黄夫人顾氏名若璞，著有《卧月轩文集》，多经济大篇，有西京气格。常与妇女宴坐，则讲究河漕、屯田、马政、边备诸大计。巾帼中有此等人，亦奇事也。

卷　四

康熙三十九年十月，皇太后六秩圣寿，上恭进佛三尊、御制万寿无疆赋围屏一架、御制万寿如意太平花一枝、御制龟鹤遐龄花一对、珊瑚进贡一千四百四十分、自鸣钟一架、寿山石群仙拱寿一堂、千秋洋镜一架、百花洋镜一架、东珠珊瑚金珀御风石等念珠一九、皮裘一

九、羽缎一九、哆啰呢一九、哔叽缎一九、沉香一九、白檀一九、降香一九、云香一九、通天犀珍珠汉玉玛瑙雕漆官窑等古玩九九、宋元明书册卷九九、攒香九九、大号手帖九九、小号手帖九九、金九九、银九九、缎九九、连鞍马六疋，并令膳房粒米一万粒作万国玉粒饭及肴馔等物进献。四十九年，皇太后七旬大庆，先期谕礼部："蟒式舞者，乃满洲筵宴大礼，至隆重欢庆之盛典。向来皆诸王大臣行之，今朕欲亲舞称觞。"壬午进宴，上近前起舞进爵。圣天子大孝尊亲，诚旷古未有也。

圣祖谕大学士等曰："书册所载，有不可尽信者。如风不鸣条，雨不破块。风不鸣条，何以散天地抑郁之气，鼓荡万物？雨不破块，何以播种？又云囊萤读书，朕曾取百枚，盛以大囊照书，字画竟不能辨。此书之不可尽信者。亦有似乎荒谬而竟实有其事者。东方朔记北方有层冰千尺，冬夏不消。今年鄂罗斯来朝云，其地去北极二十度以上，名为冰海，坚冰凝结，人不能至。始知东方朔所云不谬。又从前有书吏三人，遍传西边异兽形图，部议重罪具奏，朕从宽免死，令其往觅是兽。后将军祁里德等来自军前，奏云，果有是兽，目在乳傍，口在脐傍，巡哨侍卫等曾亲见之。蒙古名其兽曰鄂布。又有飞者名曰积布，蒙古名恶人为鄂布泰积布泰，是即《山海经》所谓刑天无首，以乳为目，以脐为口也。故将发遣书吏放还。又《神异经》云：北方层冰之下有大鼠，肉重千斤，名为鼢鼠，穿地而行，见日月光即死。今鄂罗斯近海北地，有鼠如象，穴地以行，见风日即毙，其骨类象牙，土人以制碗碟梳篦，朕亲见其器，方信为实。又古人以天市垣为中国分野，朕始疑其说，细玩天球，合以地图，中国去赤道二十度至四十度，在谷雨、立夏、小满三节气，上天市垣亦去赤道二十度，恰与中国对照。始知古人分野之说确有所据，此又书之不可信而可信者也。"

康熙五十四年，谕大学士等曰："朕常立小旗占风，并令直省，凡起风下雨之时一一奏报。见有京师是日西北风，而山东是日东南风者，古人云隔里不同风，此言最确。又尝考验雷声，不出百里之外，《易》云震惊百里，若霹雳则不过七八里也。至于炮声竟可闻于二三百里，从前卢沟桥演炮，天津皆闻之，此其验也。书中云北方苦寒之地，冰结十丈，春夏不消。今果有其地。又《渊鉴类函》有云，鼢鼠有重至万斤者。今亦有之，其身如象，牙亦似象牙，但稍黄耳。此皆与古书相符者也。又地理上应天文，中国山脉皆由昆仑而来，彼地四面有江，土人呼昆仑为枯陇。推算天象，中国与瀚海俱在赤道四十五度之西，四十五度之南，水皆向南而东流，四十五度之北，俱向北流。此皆天文地理之相合者也。"圣学渊深，非管窥蠡测者所能拟议矣。

杭州柴南屏谦作中书时，恭和圣祖御制《冬至诗》有"雪花欲共梅花落，春意还同腊意舒"之句。上嘉赏，谓有翰苑才，寻升御史。

杜云川送友之官天长，仆马已戒，口占一绝赠行云：招寻有约竟何尝，判袂匆匆语未遑。半晌花前嫌日短，至第四句属思未就，少顷，疾书曰：一帆江上到天长。真巧对也。

明季，士大夫争立门户，互相倾轧，不特贤奸如水火之不相入，即贤与贤、奸与奸，又复龂龂不已。本朝定鼎后，屡奉谕旨，痛改明季陋习，此风渐息。郭瑞卿琇为御史，参明珠、余国柱等，可谓不避权贵，铮铮有声者矣。然如靳文襄公辅治河，功业昭然，言官多有指摘，郭亦不免訾议。康熙二十七年，圣祖谕大学士曰："近来议论靳辅者甚多，靳辅为总河有年，挑河筑堤，漕运并未迟误，谓之毫无效力不可。但屯田下河之事，亦难逃罪，即欲置之重典，亦须留七八年。朕曾阅《河防一览》，于治河洞悉，凡事皆虑永久"等谕。于是浮议始息。仰见圣明在上，干济之臣得以保全禄位，长享荣名，不可谓非厚幸也。

靳文襄公过邯郸吕祖祠，见壁有题诗云："富贵荣华五十秋，纵然一梦也风流。而今落拓邯郸道，要与先生借枕头。"墨迹未干。踪迹其人，乃秀水陈天裔也。一见遂为知己。天裔名潢，明钩戈之法，复精奇门步算，凡河防得失变态，并有先见。一时治河诸员，以师事之。康熙二十三年五月，上南巡，问靳曰："尔必有通今博古之人辅尔。"靳以陈潢对，即蒙召见，特赐参议衔。以幕友邀恩，遽膺四品冠服，可谓奇人有奇遇也。

仁和姚少宰三辰之祖善医，尝采药入山迷径，失足堕溪中，以手摸石，有涎蠕蠕而动，负姚而上。意是巨蛇，回视两目如灯，照见须角，委姚地上，腾空而去。始知为龙也。两手触涎处，香数月不散。以手撮药，病辄愈。愈后不受人谢，由是皆呼之为摸龙阿太。及其孙贵，人谓阴德之报。

康熙戊辰状元秀水沈原衡廷文，年二十时，父仲霖于大兵入粤时被执监禁。廷文哭诉军府，得释，年已七十矣。及廷文官修撰，为介寿征诗，同里陶越作《引言》，有"孝子身经百险，幸觏止于鲸波鳄沫之余。孤臣迹越千乡，正徬徨于电闪沙惊之候"之句，都下盛传。

圣祖南巡，山东巡抚王国昌进海物并生鹿。侍卫传旨，不用海物，又不食特杀，将鹿发还。蒋陈锡《恭纪诗》云："鹿脯何曾减凤麟，须知特杀不沾唇。诸花作膳逾珍馔，翘首天厨近玉宸。"圣祖驻跸德州，有不用烟酒之谕。蒋陈锡《恭纪诗》云："碧碗冰浆筵滟开，肆筵先已戒深杯。瑶池宴罢云屏敞，不许人间烟火来。"

康熙四十八年，上谕大学士等曰："明季事迹卿等所知，往往纸上陈言。万历以后所用内监，曾有在御前服役者，故朕知之独详。明朝费用甚奢，兴作亦广，其宫中脂粉钱四十万两，供应银数百万两，至世祖皇帝登极，始悉除之。紫禁城内砌地砖横竖七层，一切工作俱派民间。宫女九千人，内监至十万人，饭食不能遍及，日有饿死者。今则宫中不过四五百人而已。明季宫中用马口柴、红螺炭以数千万斤计，俱取诸昌平等州县，今此柴仅天坛焚燎用之。"马口柴约长三四尺，净白无点黑，两端刻两口，故谓之马口柴。

李西池华国，康熙初武探花，及第后即引疾归。工

山水,名于时,殆所谓将军不好武者耶?

耿逆叛时,浙闽间土寇出没,道路梗阻。新选闽中邑令王公挈眷之任,涂遇寇掠,夫人走避相失,比晓不知夫所在,恐辱于贼,以垢涂面乞食于野。访至西安,仍杳然,乃啮指血题《绝命诗》于襟,欲投井死,村人救而免。达之邑宰,询悉颠末,嘉其节,款留内署为女公子师。出示访王下落。未几,王公适来投刺见宰,延入详询历难状,独不以夫人告,而使夫人亲治馔以进。酒半,王泣下。宰故询之,曰:"此味绝类亡荆所治,且断葱亦以寸为度,见之不觉感触耳。"宰佯为叹息,既而请以妹娶之,王不允,强而后可。乃别设馆舍,治奁具,而以王夫人归之,属仆婢辈勿泄。王犹不乐,交拜入,掩面泣,目不一及,夫人固知之,至是则悲喜交集,不及待即泣而语曰:"王郎犹念及糟糠乎?"王视之,乃妻也。相抱而哭,各述流离状,知宰之盛德,而诡词以合之也。时王公文凭已失,宰为详咨补给,得之官。自是两家谊同至戚,使问不绝。宰寻以行取,擢御史,人谓盛德之报。

钱唐朱皋亭雍模,年九十六犹工画山水。秀水王声伟侃,年九十余犹能画大帧云龙。皆熙朝人瑞也。

康熙二十二年十月,陆清献公陇其述云间王庆孙之言:崇明有吴老人,年九十有九,妇九十有七,老人生四子。壮年家贫,鬻子以自给,四子尽为富家奴。及四子长,咸能自立,各自赎身娶妇,遂同居而共养父母焉。卜居于县治之西,列肆五间,伯开花米店,仲开布庄,叔开腌腊铺,季开南北杂货铺,中一间为出入之所。四子奉养父母,曲尽孝道,始拟膳,每月轮一家,周而复始。其媳曰:"翁姑老矣,若一月一轮,则历三月后方得侍奉颜色,太疏。"复拟每日一家,周而复始。媳又曰:"翁姑老矣,若一日一轮,历三日后方得侍奉颜色,亦疏。"乃以一餐为率,如早餐伯,则午餐仲,晚餐叔,明日早餐季,周而复始。逢五及十,则四子共设于中堂,父母南向坐,东则四子及诸孙辈,西则四媳及诸孙媳辈,分昭穆坐定,以次称觞献寿,率以为常。老人饮食之所后置一橱,橱中每家各置钱一串,每串五十文,老人每食毕,反手于橱中随意取钱一串,往市中作童子嬉。橱中钱缺,其子潜补之,不令老人知也。老人间往所知家博,四子辄遣人密持钱二三百文安置其家,并嘱佯输于老人。老人胜,踊跃持钱归,老人亦不知也。率以为常,数十年无异,老人夫妇至今无恙。长子年七十有七,余子皆斑白,孙曾二十余人。崇明刘总镇兆表其门曰:百龄夫妇齐眉,五世儿孙绕膝。洵不诬也。清献公为作《崇明老人说》。

吴楞香苑,康熙壬戌进士,由编修历官祭酒。故事,凡国子生初谒者,有贽见礼,岁满咨部者,有咨部费,俱禁之。时称贤祭酒。

上元胡状元任舆,康熙辛酉解元,尝梦登高山,手摘香橼二颗,神赠以诗,有"手弄双丸天下小"之句。甲戌大魁,会试题乃"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太山而小天下也。"

任宗伯兰枝未遇时,偶经田野间,见一人口衔一刀,手执两刀,趑趄不进,寻绕越而过。遥望半里许,入丧者之家。讶之以告人,知者以为煞神,卜其必贵,后果然。

徐太史用锡未遇时,偶如厕,见大肉块,遍身有眼,知为太岁。因记书载,鞭太岁者转祸为福,遂击之。每击一眼,则遍身眼愈加闪烁。是岁领荐连捷。己丑进士,官至侍讲。

长洲文与也点,衡山裔孙。明季弃举子业,依墓田以居。肆力于诗古文辞,兼善书画,尝舍于城中僧寺,卖书画自给。人或以多金迫促之,则不可得也。巡抚汤文正公屏驺从,入寺访治吴之要。所论皆采行,而未尝有私渎,汤公益重之。后族人有引见者,圣祖问曰:"文点是你何人?"则知点之名早达九重矣。

任待庵辰旦,康熙丁未进士,官上海县令。有布客魏丙贸布市中,失橐金三百两,讼于官。待庵素善谳,至是狱不能定,乃祷于城隍庙。梦有人右手抱细女,左手挈衣与之,及接视则裙襕也。寤而思之曰:"夫赐衣而得裙襕,则非衣也,岂有裴姓其人耶?"以问捕,捕曰:"似也。闾左有裴爱者,素无赖,不事家人产,其人僦居旅舍傍,与布客居相近。或见财起意耶?"待庵曰:"然则其抱细女者,抑可知矣。夫细女,爱女耳。吾闻纳音之数,阳姓从左。今左非衣而右爱女,其为裴爱无可疑者。"遂收裴,拷之得实,狱具。邑中称神明焉。

海宁张仲张英,康熙癸丑进士,出桐城张文端公之门,师生同一姓名,当时以为奇。及戊午分校北闱,文端公子廷瓒复出仲张门,更奇。

陈迦陵维崧少有文名,数奇落魄,年四十余尚困诸生。一日过京口,有相士熟视良久,曰:"君五十后当入翰林,然不由科甲。"人皆嗤以为妄。宣城梅杓司赠诗云:朝来日者桥边过,见说功名似马周。"后果以荐举鸿博授检讨。

洪昉思升问诗法于施愚山闰章。施曰:"余师言诗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又如五城十二楼,缥缈俱在天际。余则譬作室者,瓴甓木石一一俱就,平地筑起。"洪曰:"此禅宗顿渐义也。"

仁和沈开平筠、上海钱越江金甫同膺荐廷试,授检讨,又同中戊午己未乡会试,改庶吉士,两人翰林。儒者荣之。沈尤敦内行,尝刲股肉和药以疗父病,既而母病亦如之。其至性如此,不仅以文学传也。

睢州徐干妻孙氏,侍姑疾,脱簪珥求医,不解带,不交睫,匍匐于床褥之间者近三旬。姑病且殆,孙氏仓皇吁祷不应,不得已潜入其室,拒户,左持刃,置右臂于机欲割之。手弱,刀屡下始断一脔,血濡缕而已。其夫自外至见之,惊仆。孙氏投刀掖之起,戒勿出声,然后裂帛裹创,卒为羹以进姑。既食,病良已。家人初无知者。田篑山兰芳之女,孙氏娣也,察其异,诘之,不肯言。久而得其详,以白父篑山。叹曰:"此可以愧天下之为人妇而漠视其舅姑者。"

钱学士金甫甚贫,敝裘羸马,处之泰然,足不履权

贵门。时与乡党故人为文酒之会，坐有语及官资迁擢者，辄恚之。后会其人不速至，竟引避。其崖岸高峻如此。然能急人之忧，有师卒于官，竭奉钱为治丧。俄而邻人不戒于火，延及师舍，亟率力士负棺出，火燎其须不顾也。又有被遣者，三日当出关。为称贷拮据，两昼夜追及其车，恸哭而返。客有暴卒于都亭外，时己亦有疾，强起至卢沟桥，经纪其丧。或陷于狱祸不测，力援之得解。其笃于师友如是。故其为诗缠绵悱恻，不失温柔敦厚之遗。秀水朱竹垞为论而序之。

仁和凌绍雯，康熙戊辰进士，对策用清书、汉书两体，违式，例不得与上第。读卷官奏请上裁，置二甲之末，改庶吉士。

土鲁番于顺治十三年入贡。康熙十二年，国王玛墨忒塞伊忒韩复遣其臣兀鲁和隥等献马。其表略云："土鲁番国某上言于乃圣乃仁天下治平皇帝陛下：恭惟皇上一统攸同，何异于古之占什特？惠泽群生，相同乎昔之达剌汗。法纪军威，比隆于楷黑塞劳。聪明格物，媲美乎伊思谦达尔。皇上睿知天锡。如日升之无不照。皇上拨乱为治，如月恒之无不临。旌旗闪烁，超越乎墨乌戚尔。皇恩浩荡，实出于度量宽仁。国祚无疆，而万国咸宁。洪福靡际，而皇图应运。"后称一千八十三年二月十八日。

康熙己酉，大西洋傅而都嘉利亚国贡使玛讷撒尔达聂入贡。奉旨："该国从来未通中国，凡赐赉皆加一等。"

康熙二十一年，土鲁番上言："伏以我皇上犹昔者斯堪达尔之君，一统金瓯。扎穆西特之君，藻鉴五行。亦若化日普临率土，景星光照万灵。抑犹哈他穆之君，广施恩惠。汝思他穆之君，勇力绝伦。譬之矛锋之锐，龙爪之威，莫敢正向而视。兹者恭候圣安。切照前经遣发进乌卢火者，曾奉上谕：'五年一次进贡。钦此。'所以误此进贡者，原因臣国遭逢荒乱，今幸太平。亟遣亦思喇木火者前往进贡，至于以后应进贡物，合当照密尔焦地音阿克剌覃进贡旧例。但天朝建都极东，臣国地居极西，应否照旧进贡，表请裁夺。"

康熙二十一年，蒙古为请旨事："外藩蒙古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诸臣，诚惶诚恐谨奏者：向因逆贼吴三桂相率叛乱，军民极其荼毒。幸我皇上不惮身心之劳，孜孜图治，仰见天朝早臻太平，是以祭告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世祖皇帝，复上皇太后徽号，涣颁恩诏，大赦天下，爰加赐赉，率土俱欢。恭上我皇帝尊号为至神大德治平天下圣皇帝，伏祈皇上俯准臣等所奏。臣等不胜欣跃。"奉旨："朕自御极以来，夙夜孜孜，勤求化理，期于中外乂安，生民乐业。今逆寇虽已荡平，治化尚未孚洽。前诸王大臣等请上尊号，已经有旨。这藩王等所请，亦不必行。该部知道。"

荷兰国自康熙六年入贡，至二十五年，台湾平，设郡县。荷兰国王耀汉连氏甘勃氏遣陪臣宾先吧芝复奉表进贡。其略云：外邦之丸泥尺土，乃是中国飞埃。异域之勺水蹄涔，原属天家滴露云云。贡物大珊瑚珠一串、照身大镜二面、奇秀琥珀二十四块、大哆啰绒十五疋、中哆啰绒十疋、织金大绒毯四领、乌羽缎四疋、绿倭缎一疋、新机哔叽缎八疋、中哔叽缎十二疋、织金花缎五疋、白色杂样细软布二百十九疋、文采细织布十五疋、大细布三十疋、白毛里布三十疋、大自鸣钟一座、大琉璃灯一圆、聚耀烛台一悬、琉璃盏异式五百八十一块、丁香三十担、冰片三十二斤、甜肉豆蔻四瓮、厢金小箱一只、内丁香油蔷薇花油檀香油桂花油各一罐、葡萄酒二桶、大象牙五支、厢金鸟铳二十把、厢金马铳二十把、精细马铳十把、彩色皮带二十佩、厢金马铳中用绣彩皮带十佩、精细马铳中用精细小马铳二十把、短小马铳二十把、精细鸟铳十把、厢金佩刀十把、起花佩刀二十把、厢金双利剑十把、双利阔剑十把、起花金单利剑六把、照星月水镜一执、江河照水镜二执、雕制夹板三只。

康熙二十三年，暹罗国进表云："启奏大清国皇帝陛下：伏以圣明垂统，继天立极，无为而治。德教孚施万国，不动而化。风雅泽及诸彝，巍巍莫则，荡荡难名。卑国世荷皇恩，久沾德化。微臣继袭践祚，身属遐方，莫能仰瞻天颜。幸遇贡期，敢效输款，虔遣正贡使臣坤孛述列瓦提、二贡使臣坤巴实提瓦抒、三贡使臣坤司吝塔瓦喳，正通事坤思吝塔披彩、辨事文披述嗒新礼喀等，梯航渡海，赍捧金叶表文、方物译书前至广省，差官伴送京师，朝贡进献。代伸拜舞之诚，恪尽臣子之职。恭祝皇图巩固，帝寿遐昌。伏冀俯垂鉴纳，庶存怀远之义。微臣瞻天仰圣，不胜屏营之至。"

康熙二十三年，册封琉球。翰林院检讨汪楫、中书舍人林麟焻等疏言：中山王尚贞亲诣馆舍云：下国僻处弹丸，常惭鄙陋，执经无路，向学有心。稽明洪武永乐年间，常遣本国生徒入国子监读书，今愿令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业云云。勅下礼部议，覆奏蒙恩准。二十七年，琉球国王遣耳目官魏应伯等恭进朝贡方物，又遣陪臣子弟梁成楫、郑秉均、阮维新、蔡文溥等四人同贡使赴京，入监读书。于正贡方物外，敬加屏风纸三千张、嫩蕉布五十疋。我朝开国以来，文德武功，遐荒普被，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其梯山航海、重译来庭者，指不胜屈。集隘不能备载，敬录数则，以见声教四讫之盛云。

仁和吴托园任臣，学问淹通，兼精音律。尝于市上见编钟一枚，曰："此大吕钟也。"涤视款识，果然。又有人书鄦殹二字问之，吴曰："鄦同许，本《说文长笺》。殹同也，本《秦权古文》。"闻者叹服。

上虞徐仲山咸清，明兵部尚书人龙子，母俞夫人。自以识字稍鲁，发愿惜字。每见弃纸辄检阅，有字则留之，并募人收买，聚而焚之，久则沉其灰于江。仲山生一岁即能识字，五岁通一经，甫束发即有文名。尝博取《训纂》、《说文》、《玉篇》、《篇海》诸书，以正字形。取《切韵》、《唐韵》、《广韵》、《集韵》诸书，以正字声。而纵考经史子集暨唐宋元诸大小篇帖，凡有系于说文者，悉搜采以正字义，名曰《资治文字》，凡一百卷。己未召试

拆卷时，上卷中斥去一卷。上命择一有名者补之，益都相国以仲山荐。上问："有著作乎？"曰："有《资治文字》若干卷。"旁一学士曰："字书，小学也。"遂置不问。诸臣各有所荐，上不允，特取严绳孙卷补之。

惠砚溪周惕，康熙辛未进士，由翰林改官知县。尝《送友出门诗》云："饥寒逼腐儒，颠倒作奇想。"二语不言出门，而神理已到，可谓体会入微。

砚溪之子士奇，亦成进士入翰林，督学粤东。每封门后，危坐大堂，温理《史》《汉》等书。朗诵一过，即起绕座循环背诵，一字不遗。诸生大惊曰："吾辈非人矣。"一淬于学，粤东人至今以为师法。

翰林最重前辈，凡隔七科或官至掌坊庶子，其初入院庶吉士，终身称晚生不改，虽至入阁后亦然。故事，六部尚书途遇内阁亦落轿，惟冢宰则落半轿。门生师长相遇，则彼此落轿，候师长先行。故往往相避而行。

德州赵进士其星尝月夜露坐，仰见一女子，妆饰甚都，如乘鸾鹤，一人持宫扇卫之，逡巡入月而没。仙邪非邪？不可得而知矣。

赵恭毅公申乔为浙江巡抚时，因钱唐江岸日圮，请易土为石，贯以铁。事闻于朝，报可。将施工，斋戒三日，率僚属赴江干，为文以祭。忽风狂，潮大至，浪搏人若弩激矢，观者奔辟，公朝服屹立不少动。距祭所百丈余，潮遽止。公跪祷，愿假数旬以毕事。嗣是潮不至者七旬，而工竣。诚之所格如此。

康熙二十三年，圣祖东巡，周公后裔七十三代孙世袭奉祀生员东野沛然上疏吁恩。奉旨交礼部议，部臣议驳奏上："奉旨：周公承接道统，继往开来，功德昭著。其裔孙应给职衔，着九卿詹事科道会同确议。会议得周公后裔应授官职、拨给祀田、修葺庙宇，行文该抚查明。以沛然世袭五经博士，如孔颜会孟仲氏例。"先是，沛然上疏行在，上问："周公姬姓，尔疏称东野何故？"沛然对曰："昔鲁公伯禽季子鱼，赐东野田一成，因以为氏。"上曰："周公庙何在？"对曰："在曲阜城东北二里。"上悦，随御制祭文，命恭亲王致祭，礼部尚书介山、御前侍卫观保、鸿胪寺卿穆成格、阎兴邦、太常寺寺丞张量馨、山东提学副使唐赓尧陪祭。此东野氏世袭博士之始。

总河梅麓朱公之锡有《遣婢帖》，见《池北偶谈》。其略云：此女原无大过，只是娃子气，好言教导，不甚知省。诚恐声色相加，流入婢子一类，所以量给衣饰，还其父母。初时原是待年，五六日后便有遣归之意。故自后并无半语谐谑，犹然处子也。可将此段缘由，向其父母中媒昌言之。以便此女将来易于择婿。云云。真盛德事也，相传朱公今为河神，宜哉。

于清端公成龙用兵如神，尤善治盗。官两江总督时，江宁有巨盗曰鱼壳，凶悍莫敢近。公莅任时，单车入署，一切供张俱屏不受。属吏不知所出，或从容向公言之，请以一餐为公寿。公曰："以饮食寿我，不如以鱼壳寿我。"属吏喻公意，乃以千金募名捕雷翠亭往。雷侦知鱼壳方会群盗饮，佯为乞者伺左右。鱼壳望见疑之，以刀贯肉饲雷，雷仰而吞，神色不动。鱼壳矍然曰："好男子，非丐也，为于青天来禽我耳。"遂俯首就缚，雷拥之赴狱。是夕，公秉烛治官书，梁上有物堕。烛之，一男子持匕首，叱问何人，则鱼壳也。云本欲乘间刺公，如有物击而堕地。公，神人也。公命有司执付市曹。自是境内肃然。

卷　五

康熙五十二年三月万寿节，宴直隶各省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大臣官员士庶年九十以下六十以上者于畅春园。六十一年正月，宴满汉文武大臣及斥退人员年六十五以上者三百四十人于乾清宫前。御制七言律诗一首，命与宴者各作诗纪盛，名曰《千叟宴诗》。宴毕，各颁赉有差。

圣祖天纵聪明，留心格物，尝谕廷臣曰："如雷击木，必于略无瑕疵、枝叶整齐者方击之，如击马，已割耳鼻之马亦不击。再书册所载，雷斧雷楔大约得自深林者皆石，得自卑原者皆铜。朕所得最多。将小石一块置于泉水搅之，即可祈雨，蒙古谓之查达齐，书册则曰查达也。"谨按：陶南村《辍耕录》载：蒙古人祈雨以水浸石子弄之，即可致雨。名曰鲜答，即查达也。

康熙三十一年，上御乾清门，取《性理》展阅，谓诸臣曰："律吕新书所言算数，专用径一围三之法。朕观此法必不能合。盖径一尺则围当三尺一寸四分一厘有奇，若积累至于百丈，所差至十四丈有奇。等而上之，舛错可胜言耶？"因取诸图指示诸臣曰："所言径一围三，止可算六角之数，若围圆则必有奇零，理甚明显。朕观八线表中半径勾股之法，极其精微。凡圆者可以方算，开方法即从此出。至隔八相生之说，声音高下循环相生，复还本音，必须隔八。此一定之理。"随命乐人取笛和瑟，次第审音，至八声仍还本音。又曰："算数精密，即河道闸口流水，亦可算昼夜所流分数。其法先量闸口阔狭，计一秒所流几何，积至一昼夜，则所流多寡可以计矣。"

康熙四十三年，谕大学士等："户部呈样之斛、斗、升，朕俱注水详加测量。其样升上下四角宽窄不匀，算积数见方得三万一千三百八十二分有零。其样斗上下四角宽窄亦不匀，算积数得见方三十一万六千七百六十四分零。其样铁斛算积数见方得一百六十万分，其数不相符。查《性理大全·嘉量篇第十二》内，每斛积一百六十二万分，与今之铁斛较，多二万分。因铁斛用之已久，不可轻改，是以依今之铁斛五斗为准。造新样斗一具，方径八寸，深五寸，积数见方得三十二万分。又造新样升一具，方径四寸，深二寸，积数见方得三万二千分。若依此样十升一斗，五斗一斛，毫厘不差。"因出新样铜斗、升付部，以铁照式为之。

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大学士等以鄂罗斯贸易来使赍至原文翻译进呈，上阅之曰："此乃喇提诺托多乌

祖克鄂罗斯三种文也。外国文亦有三十六字母者，亦有三十字、五十字母者。朕交喇嘛详考视之，其来源与中国同，但不分平上去声，而尚有入声，其两字合音甚明。中国平上去入四韵极精，两字合音不甚紧要，是以学者少，渐至弃之。问翰林院四声无不知者，问两字合音则不能知。中国所有之字外国亦知之，特不全耳。"

圣祖谕廷臣曰："中国与西洋地方，俱在赤道北四十度内。海洋行船，中国人多论更次，西洋人多论度数。自彼国南行八十度至大狼山，始复北行入广东界。尝六阅月在海中，不见一山。又自西洋至中国有陆路可通，因隔鄂罗斯诸国，行人不便，故皆从水路而行。鄂罗斯距京师约万二千里，西洋及土儿虎特地方皆与鄂罗斯接界。鄂罗斯倚土儿虎特马匹，土儿虎特用鄂罗斯皮张。往年鄂罗斯与雪西洋战，土儿虎特助之，大败雪西洋。又回子温都斯坦布海儿夜儿根等处产绵，制甲四十层，可敌浙江绵八十层。曾以鸟枪试验，知之。又过哈密六百里，有吐鲁番，去雪山百余里。其人昼伏，至夜始出耕种。其地甚热而多石，若日出时耕种，辄然死。又哈萨克郎，古阳关地。其人心好斗，常结队以杀掳为事。人心亦齐，若妇女被人掳去，其妇女必乘间手刃其人而回。此地亦热，草极肥盛，马皆汗血，所产苹果、葡萄、梨等物皆大而美。又西北回子种类极多，皆元太祖后裔。又有一支在小西洋，约十万人，皆住帐房。惟北极下为最寒，往时有人筑室而居，明年人往视之，其人已无复存者，但见林间雪深数丈而已。昔人云，北海有积冰数百丈。向以为荒诞，以此观之，信不诬也。总之西北地方极大，其风土亦各不相同。朕曾详悉访问，是以一一周知耳。"

康熙五十八年，上谕："朕于地理，从幼留心。故遣使臣至昆仑西番诸处，凡大江、黄河、黑水、金沙、澜沧诸水发源之地，皆目击详悉，载入舆图。大概中国大水皆发源于东南诸莫浑乌巴西大干内外，其源委可得缕晰也。黄河之源出西宁外枯尔坤山之东，众泉涣散，不可胜数，望之灿如列星。蒙古谓之敖郭他拉，西番谓之梭罗木，中华谓之星宿海，是为河源。汇为萨陵、鄂陵二泽，东南行折北复东行，由归德堡积石关入兰州。岷江之源出于黄河之西巴颜哈拉岭士七喇哈纳，番名岷尼雅克撮。《汉书》所谓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是也。而《禹贡》导江之处在今四川黄胜关外之乃褚山。古人谓江源与河源相近，《禹贡》岷山导江，乃引其流，非源也。斯言实有可据，其水自黄胜关流至灌县分数十支，至新津县复合而为一，东流至叙州府与金沙江合流。金沙江之源自达赖喇嘛东北乌厄尹乌苏峰流出，乌厄尹乌苏峰中华谓之乳牛山，其水名移鲁斯乌苏。东南流入喀木地，又经中甸入云南塔城关名金沙江，至丽江府又名丽江，至永北府会打冲河，东流经武定府入四川界，至叙州府流入岷江，经夔州府入湖广界，由荆州府至武昌府与汉江合。汉水源出陕西宁羌州北嶓冢山，名漾水。东流至南郑县，为汉水。入湖广界东南流至汉阳县汉口合岷江。此诸水在东南诸莫浑乌巴西大干之内，源发于西番，入于中国也。澜沧江有二源。一源于喀木之格尔机襍噶尔山，名杂褚河。一源于济鲁肯他拉，名敖母绰河。二水会木察木多庙之南，名拉克褚河。流入云南境为澜沧江，南流至车里宣抚司，合九龙江流入缅国。澜沧之西为喀喇乌苏，即《禹贡》之黑水，今云南所谓潞江也。其水自达赖喇嘛东北哈拉脑儿流出，东南流入喀木界，又东南流入怒彝界为怒江，入云南大塘隘更名潞江，南流经永昌府潞江安抚司境入缅国。潞江之西为龙川江，龙川江之源从喀木所属春多岭流出，南流入云南大塘隘，西流为龙川江，至汉龙关入缅国。此诸水在东南诸木浑乌巴西大干之外，皆流入南海。又云南边境有槟榔江者，其源发自阿里之冈底斯东达木朱喀巴卜山，译言马口也，有泉流出为雅鲁藏布江。从南折东流经藏危地，过日噶云噶儿城旁合噶尔诏母伦江，又南流经公布部落地，入云南古勇州为槟榔江，出铁壁关入缅国。而冈底斯之南有山名郎千喀布卜，译言象口也，有泉流出入马皮木达赖，又流入郎噶脑儿，两河之水西流至桑南地。冈底斯之北有山名僧格喀巴卜，译言狮子口也，有泉行出西行，亦至桑南地。二水合而南行，又折东行至那克拉苏母多地，与冈底斯西马卜家喀巴卜山所出之水会焉。卜家喀巴卜者译言孔雀口也。其水南行至那克拉苏母多地，会东行之水，东南流至厄纳忒可克国，为冈噶母伦江，即佛法所谓恒河也。《佛国记》载：魏法显顺恒河入南海，至山东之渤海入口。应即此水矣。《梵书》言四大水出阿耨达山，下有阿耨达池。以今考之，意即冈底斯，是唐古时称。冈底斯者，犹云众山水之根，与释典之言相合。冈底斯之前有二湖连接，土人相传为西王母瑶池，意即阿耨达池。又《梵书》言普陀山有三：一在厄纳忒可克之正南海中，山上有石天宫观自在菩萨游舍，是云真普陀。一在浙江之定海县海中，为善才第二十八参观音菩萨说法处。一在土伯特，今番名布塔拉山也，亦谓观音现身之地。释氏之书本自西域，故于彼地山川亦可引以为据也。《禹贡》导黑水至于三危。旧注以三危为山名，而不能知其所在。朕今试考其实。三危者，犹中国之三省也。打箭炉西南，达赖喇嘛所属，为危地拉里城。东南为喀木地。班禅额尔德尼所属为藏地。合三地为三危耳。哈拉乌苏由其地入海，故曰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也。至于诸番名号，虽与史传不同，而亦有可据者。今之土伯特即唐之突厥。唐太宗时以公主下降，公主供佛像于庙。今番人名招招者，译言如来也。其地犹有唐时中国载去佛像。明成化中，乌斯藏大宝法王来朝，归时以半驾卤簿送之，遣内监护行。内监至四川边境，即不能前进而返，留其仪仗于佛庙。至今往来之人多有见之，此载于《明实录》者。

王阮亭司寇云，京官旧例，各衙门称谓俱有一定仪注，不可那移。如翰詹称老先生，吏部称选君印君，员外以下称长官，科称长科，道称道长是也。自丙子祭告回京，见闻顿异，各部司及中行评博无不称老先生矣。

翰林吏部官揖尚右，谓之南礼。科道官揖尚左，谓之北礼。郭瑞卿琇先官御史，及为学士，遇翰林官只行北礼。

宋牧仲荦抚吴时，为唐六如修墓。韩文懿公题云："在昔唐衢常恸哭，祇今宋玉与招魂。"眼前语信手拈来，便成绝对。

洪昉思升为王贞女作《金环曲》云："王家有女字秀文，少小绰约兰惠芬。项郎名族学诗礼，金镮为聘结婚姻。十余年来人事变，富儿那必归贫贱。一朝别字豪贵家，三日悲啼泪如霰。手摘金镮自吞食，将死未死救不得。柔肠九曲断还续，卧地祇存微气息。讵料国工赐灵药，吐出金镮定魂魄。至性由来动彼苍，一夜银河驾乌鹊。嗟哉此女贞且贤，项郎对之悲复怜。朝来笼倚镜台立，代系金镮云鬓边。"此种诗足以维持风化，何必藉《长生殿》以传耶？

曹练亭尚衣每出，肩舆中必携书一本，观之不置。人问公何好学？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见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藉此遮目耳。"素与陈太守鹏年不相中，及陈获罪，乃密疏荐陈。人以此重之。

李文贞公光地以耆硕特备顾问，尝承旨纂修《朱子全书》、《周易折中》、《性理精义》、《律吕韵学》诸书。自言晚年学问始进，得力于圣训居多。

朱竹垞游扬州康山，有"有约江春到"之句。后六十余年，康山主人江颖长春修葺其地，恭迓翠华临幸，极一时之盛。其姓名恰与竹垞诗句合，亦奇。

任邱庞雪崖垲守福建建宁府，甫到任，浦城令以严苛激变，邑人乘夜焚册局，杀册书。垲闻信驰往，传学典诸员，集绅士于明伦堂，数令罪而谕士民毋生乱。查仓库及册局，收未焚余册，变遂定。时制府恶民俗刁悍，欲重惩之，而浦令与绅士为仇，有罗织意。垲大言曰："令实已甚，吾可杀人以媚人乎。"仅坐重辟一人，流二人而已。浦人尸祝之，或书于九仙山壁云："庞公判事，皎日当空。慈心弥勒，白面包公。"

王阮亭选士子诗，商邱宋荦、郃阳王又旦、安邱曹贞吉、黄冈叶封、江都汪懋麟、曲阜颜光敏、晋江丁炜、德州田雯、谢重辉、江阴曹禾也。

高阮怀咏少时，梦行市上，见大幅字铺满街心，不敢践，寻侧径迤逦入。不觉轻举凌云，忽至一所，楼阁壮丽。逾桥入门，有黑而髯者，目光如电，拥皂纛自内出，避之。神睇而顾问纛卒，有所言者再，乃去。遂及门，门左冕而执笏者甚众，心知为天庭。窃讶何缘至此，俄有导者引至右旁，殿额曰三官堂。有公坐三，黄细画皋比。私念："何可据三官坐？"遂出。复引至文昌宫，以第三座命之曰："可坐此。"惊而寤。壬子贡入成均应廷试。至五凤楼金水河，仿佛梦中，以为兆应矣。及召试授检讨，入史馆，复梦前境，心恶之，遂引疾归里。每语人曰："当以二十八日辞世。"究不言其故。果以次年二月二十八日卒。其生有自来，而终反其位耶？不可得而知矣。

仁和王桂山嗣槐，少工骈体，晚乃专为大家之文。二体并传于世，己未荐举不中，授中书舍人。戊辰太皇太后升祔礼成，恭进《孝德广运颂》。上南巡，奏献于灵隐寺。后群臣送圣驾至河干，特召嗣槐，谕以所进文字已看过。天颜温霁，尚有数语，以御舟迅发听未真。观者莫不荣之。

王麓台原祁，康熙庚戌进士。圣祖知其善画，命供奉内廷，鉴定古今名书画，充书画馆总裁。尝在南书房被命画山水，圣祖凭几而观，不觉移晷。并赐以诗，其隆重如此。人乞其画者踵相接，然应诏不遑，大抵宾客弟子辈代笔者十之七八，其真迹不可多得也。

康熙壬辰有三庶吉士：一为长洲顾侠君嗣立，散馆后即告归。居秀野草堂，有《元诗选初二三四集》。注韩昌黎、温飞卿两家诗。一为无锡杜云川诏，以养亲归。与道士荣连、僧天钧结三逸社，选《唐诗叩弹集》。一为江都程伍乔梦星，不就职归。注李义山诗。三人者可谓不慕爵禄，超然荣利之外矣。

王阮亭在京师与同人为销夏会，以"五月卖松风，人间本无价"为题，一时名作如林。庞雪崖垲云："闲傍苍松置短床，南风潇洒透衣裳。人间第一清凉散，休把千金比禁方。嘒嘒鸣蜩毒热新，松枝轻飐午风匀。此间好似清凉国，遮莫铺金肯售人。"龙雷岸燮云："岸帻披襟意爽然，凭谁索价且高悬。东坡只欲时人买，刚道清风直万钱。满袖携归且啸歌，纷纷触热客何多。凉风争似凉州好，此价惟须问孟佗。"

常熟汪玉轮绎，康熙丁丑会试第三，未与殿试。至庚辰以一甲一名及第，胪唱后归第。马上口占诗，有"归计讵谋千顷竹，浮生只办十年官"之句。乙酉年奉命校《全唐诗》于扬州，事竣而卒。计自通籍至其时仅九年耳，前诗已为之谶矣。

顺治间，徽州汪曰衡梦见天榜：会元汪士鋐。因改名应之，竟不第。至康熙丁丑，汪退谷士鋐中会元，相隔四十余年。曰衡已物故，其孙记乃祖之言，以告人。相与叹造物弄人，亦觉无谓。此事与朱士绂改名朱镕相似，而事更奇。

钱唐顾侍御豹文，弹劾不避权贵，然卒无妄言。尝曰："言而当，足以裨国是，言之不当，虽天子不以为罪，使异日轻谏官，非计也。"旨哉斯言，可为台谏法。

于清端公成龙总督两江，其族弟襄勤公亦名成龙，知江宁府。同姓、同名、同时、同官一城，且同以清节著，闻位又同至一品，古所未有。

人家科第在绩学种德，风水之说不足道也。然亦有灼然可信者。全椒吴榜眼昺之曾祖为父卜吉壤，延闽人简尧坡择兆，三年不得。辞归，吴翁固留之。一日，同往梅花山中，遇大雪，同饮陈家酒楼。简倚槛远眺，久之，罢酒起曰："异哉！吾远近求之三年不得，乃在此乎。"即同往三里许，审视良久，曰："是矣。"雪晴更往观之，喜曰："天赐也。然葬后君之子未即发，至孙乃大发。发必兄弟同之。两面文峰秀绝，发必鼎甲。然稍偏，未必鼎元，或第二三人未可知。亦不仅一世而止。"翁如言卜葬。其后孙国鼎中崇祯癸未进士，国缙

中顺治己丑进士，国对、国龙孪生，国对中探花，国龙成进士。至昺兄弟亦先后成进士，而昺则中榜眼。简之术亦神矣哉。

辛未名臣如陈恪勤公鹏年，文章事业为一代伟人。诗更潇洒，有句云："隔帘幽韵上焦桐，一曲湘灵奏未终。略记年时春雨后，海棠初试小熏笼。"

关中李天生因笃、仁和吴志伊任臣俱寓益都相国邸中。一日，会饮李阁学天馥家。天寒，天生衣短貉裘而来，毛色粗恶。李曰："是当内其毛而衣之。"天生怫然曰："是反衣也。独不闻反裘而负薪者乎？传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是内毛者反里也。"李曰："然则羊裘如何？"曰："羊裘贱服，恐负薪者所衣即此。但毛色所尚，古无明文，然定无从内向者。"时毛大可奇龄在座，李以问之。大可曰："毛色不内向极是，但羊裘用纯黑。《论语》羔裘元冠，缁衣羔裘。以冠衣黑色表毛色也。《诗》曰：羔羊之皮，素丝五纶。惟黑毛向外，当用白丝五条嵌之，使黑白分明以为饰。此非外向乎？至狐羊贵贱，不可考。然《礼记》黼裘誓省，大裘非古。解者谓以黑羊杂狐白相间而成文者谓之黼裘，纯黑羊裘谓之大裘。是天子用纯黑羊裘，诸侯用之即谓之非。古是非尊黑羊而贱狐白乎？"李以问志伊，志伊曰："观黼裘誓省，狐裘祭腊。《论语》狐貉之厚以居，则狐用卑亵，自不如羊裘祀天之尊也。且《桧诗》曰：羔裘逍遥，狐裘以朝。则羊裘狐白虽皆可用为朝服，然狐多羊少，则诗人讥之。此亦羊贵狐贱之一验也。"天生乃笑曰："田文以一狐白脱秦患，而五羊之皮，则秦人薄之。《国策》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若此，果何贵何贱也？"志伊曰："羊之价焉得如狐？然历观群书，似乎羊裘价贱而用贵，狐裘价贵而用反贱也。"坐客皆是其言。

康熙二十六年四月，副都御史徐元珙疏请厘正祀典。其略云："臣按历代祀典，唐望祀北海于洛州，即今河南府也。宋望祀北海于孟州，即今怀庆府也。明亦望祭于怀庆府。我朝典制，东海祀于莱州，南海祀于广州，二祀近海，诚为允当。西海则于蒲州望祭，盖西海遥远，循宋明之旧，而望祭之宜也。至北海则仍祭于怀庆。夫宋都于汴而怀庆在其北，彼时幽燕皆非宋土，即出国门而望北一祭，亦权宜之计。有明定鼎燕京，仍往南而祭北海。我朝因之，殆非宅中以莅四海之义。伏查北镇医无闾山在奉天府属，今为北镇。山海关迤北之海非北海乎？况盛京发祥重地，土厚水深，源流绵邈，皇上声教四讫，幅员之大从古未有。长白山水并乌龙鸭绿诸江，亦尽朝宗于海。则北海之祭，不应仍在怀庆。此祀典之急宜厘正者。伏查顺治十七年科臣粘本盛题请改祭北岳于浑源州，祈下部议，嗣后告祭更定于迤北近海地界云云。奉旨九卿詹事科道会议上言，明臣邱濬言：京师东北乃古碣石沧海之地，于此立祠，就海而祭为宜。濬所云碣石，今在永平府。但我朝幅员广大，混同江水发源长白，流入北海。今北海之祭应改混同江边望祭可也。"奉旨准行。

康熙二十二年二月，驾幸五台，驻跸完县，召父老慰问赐金。有蔡丹桂者，自陈县学生员，家贫无以为养。上命讲"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及"德輶如毛，毛犹有伦"句，称旨。赐白金五两、金盘苹婆果六枚。谕曰："尔当努力读书，开卷有益也。"

陈铁山常夏家贫力学，尝为人佣书。顺治辛丑会元，授米脂令。孙子未襄幼孤贫，鬻某家为伴读，代主人子作文。师廉知之，以告主人，遂加礼焉。后中康熙乙丑进士，官至通政司参议。人顾可不自立耶？

尤西堂尝戏作浴乎沂、风乎舞雩二句题诗云："洗耳自同高士洁，披襟不让大王雄。"后山左李少詹呈祥谪塞外，有人以此二语赠之。及到辽东，解官为高姓名士洁者，抵戍所即有王侍郎名舜踵至，舜原名雄。二语适与相符，亦奇。

孙子未襄，尝于其师徐华隐坐中见一贫客，乃徐年家子也。仰体师意，招致家中，遇之甚厚。一日，忽谓孙曰："受恩未报，明年当生公家。"未几卒。孙生一女，六岁时，戏抱之语家人曰："此华隐师客也，云来报恩，乃是女儿，安所望报耶？"女勃然曰："爷憎我女耶？当再生为男。"逾十日以痘殇。明年果举一子，顶有痘瘢，名于篁，字庄夫，后中雍正乙卯举人。

潍县姜云一国霖，少有至性。父游京师遘疾，云一往省，则已殁。贫不能市棺，乞于市以敛之。复以其丧乞食而还，族党怜之，为醵金以葬。母善怒，怒则致疾，云一百计解之。一日怒甚，云一跪膝前，作小儿嬉戏状，持母手挞其面，母笑而罢，自是不复怒。时云一年五十矣。昌乐阎怀庭循观与之善，问喜读何书，曰："《论语》，终身味之不尽也。"尝自述生平学力，年四十始能不以贫富撄其心，五十始能不以死生动其心。怀庭为作《姜先生言行记》。

施愚山闰章官湖西道时，新淦有虎患。愚山为文祷于山神，翌日有虎曳尾入村中。一妇人以春杵掷而杀之，虎患遂绝。

潍县刘衍泗继圣，由教职升湖南慈利县，时滇寇甫平，人民凋敝。刘以宽为政，不忍轻用刑杖，与民语常呼为儿。有人被罪法当笞，刘便戚然曰："儿何苦忍痛耶？"慈利人感之。寻引疾去，民吁留不得，群醵金送之。刘不受，民固请。始人受一钱，凡数万。时谓今之刘宠云。

诸城刘弢子棨，文正公之父也。年十一补诸生，康熙乙丑登进士第，出知长沙县。三十七年，迁宁羌州。是岁关中大饥，刘请于监司，假厅仓粟以活州民。宁羌民故贫，多逋税。遂听民便，密粟笋蕨悉充税，而自卖家中田代之输。下车之日，城中居民仅七家，期年而辐凑矣。一日出郭，见山多槲树，宜蚕。乃募里中善蚕者载茧种数万至，教民蚕茧成，复教之织，州人利之，名曰刘公绸。

吴江计甫草东，顺治丁酉举人，少负奇气。过顺德府，知归震川先生尝佐是郡，有《厅记》二篇，访求遗碑不得，入署旁废圃中瓣香再拜。又尝至吴中，知黄向坚之孝，投刺称门生焉。真奇人奇事也。

长洲褚苍书篆，学问淹博，天爵自尊。韩文懿公以父执敬礼之。康熙己巳，圣祖南巡。召见于行在所，命书笺二幅，御书"海鹤风姿"四字赐之。时年已九十六矣。人瑞也。

卷　六

康熙四十年七月，圣祖驾幸索尔哈济。有喇里达番头人进彩鹞一架，青翅蝴蝶一双。上问："此二物产于何地？"头人回奏云："生于穹谷山中，鹞能擒虎，蝶能捕鸟。"上赐以金而遣之。

长洲惠砚溪周惕、子士奇、孙栋，三世以经学传家，二百年来东南第一家也。著作甚多，钦定四库全书中多有采入者。

康熙十七年，命一等侍卫狼瞫颁孝昭皇后尊谥于朝鲜，吴人孙致弥为副，奉命采东国诗归奏。致弥撰朝鲜采风录诗甚多，不及备载，录其《送诏使还京诗序》云："皇土纪元之十七年戊午，上驷武备二大人颁大行皇后谥于下国。时则不佞谬膺寡君傧命之托，驰迓龙湾，因护其行抵王京。二大人传宣帝命，以寡君有疾，停郊迎仪，前度使臣之回奏也。小邦君臣且感且悸，惟是饮冰之行莫肯虚徐，请少留而不可得。时值大歉，公私未立，殆不能备供亿之礼。二大人大加蠲饬，一革浮费，所索惟诗文与书法而已。寡君命朝绅或制或写以应，橐中所赍，萧然若寒士。前此所未有也。武备公仍将两朝宸翰示不佞暨都监诸官，其书曰正大光明者，即先皇帝笔，今皇帝手书跋尾者也。其曰清慎勤者，今皇帝笔也。生龙活蛟之蜿蜒，银钩铁画之劲健，真可以参造化，惊风雨。跋语珠光玉洁，自有不可掩之华。盖公世懋酬庸，锡予蕃庶，最以此珍玩，不以出疆而舍之云。海外鲰生，非蒙天使眷顾，则亦何途之从而获此大观也哉。自临境至回旆，首尾四十有二日，不佞又伴至鸭绿江上。大人征诗若序，要作他日不忘之资。顾不佞素短于章句，重以筮仕数十载，劳攘簿书，抛弃翰墨，自惭不足以副大人之勤教也。辞之益固，命之益恳。因略叙其概，兼呈篇什，以供一粲云尔。"诗五言十韵，其警句云："纸上风雷隐，毫端造化奇，城路风旌掣，沧江鼓角悲。"末署伴送使资宪大夫、行司宪府大司宪兼成均馆大司成广州后人归岩李元桢。

康熙丁未夏，荷兰国甲娄吧王油烦吗绥极遣陪臣卑独攀呵闰等入贡。内有刀剑八枚，其柔绕指，旃檀树四株，各长二丈许。西洋小白牛四，高一尺七寸，长二尺有奇，白质斑文，项有肉峰。荷兰马四，锐头卓耳，形态殊异。又玻璃箱、牡丁香、哆啰尼绒之属。是岁，暹罗国王森烈拍腊照古龙拍腊马嘩陆坤遣贡使握坤司答喇耶迈低礼贡六足龟、孔雀、驯象等物，回回国贡牛三角三目。

南昌滕王阁毁于金声桓之乱。顺治中，蔡尚书士英开府江右，重新之。海内名流赋诗甚多，惟海盐彭羡门孙遹诗为最。其警句云："依然极浦生秋水，终古寒潮送夕阳。"

康熙己酉科，浙士有祈梦于忠肃祠者，神告之曰："尔功名在署中。"醒而不解所谓。是科领荐，首题乃知之者一节，始悟署为四者字。中者中式也。神固已明示之矣。

周司空清原肄业太学时，诗名籍甚。有咏白丁香句云："月明有水皆为影，风静无尘别递香。"一时传诵，上彻宸聪。比官翰林，召见时犹诵其诗句奖之。

潘次耕耒由布衣荐举，召试授翰林院检讨。幼时聪颖异常，过目成诵，试以宪书与之，读一过即能背诵，首尾不遗一字。兄柽章有史才，颇承受其学。又从顾亭林、徐昭法、戴耘埜游，故其学贯穿淹洽，无所不通，旁及历算，悉有神会。昭法殁后无尺寸之产，举孀妇孤孙以托，潘恤之终其身。其古谊有如此者，盖不仅以博雅称也。

米紫来汉雯，王文贞公崇简之婿也。性放浪不羁，尝以翰林典云南乡试。故事，试差复命不得过年。米以六月朔赴云南，事竣浪迹江楚，至十二月犹未还。妇兄王瞿庵遣人敦迫，乃就道。及至都，自言："我为相公押解来京。"都人士笑之。

靳文襄公治河，功绩彪炳人寰。其《河防奏议》，至今行水者奉为圭臬，而其他建白尚多，知者盖鲜。兹录其《请减专差疏》，以为尝鼎一脔。其词曰："臣惟皇上因在外诸臣，于民生疾苦不以上闻，朝廷诏旨不行下达，废弛驿站，侵冒钱粮，民隐莫申，民冤无诉，于是屡遣在内诸臣访查察究，此皇上轸念民瘼，惟恐一夫不获其所，是以不得不然也。但天使之车尘马迹一经络绎于道途，则闾阎之苍首黔黎未免嗟咨于草野。在奉差之臣，未尝不以皇上之心为心，未尝俱有示威勒措之事，并未尝尽纵家人跟役等需索地方官也。然往来供应，虽盏酒、粒粟、片肉、只鸡，尽皆小民膏血。况地方官员贤能廉介者少，平庸畏事者多，一闻钦差将至，惟恐有所驳诘，莫不力图要结以悦之。行贿与否，姑置弗论，而饮食之费已属不少。上司虽戒之曰："尔无科民。"有司亦随答之曰："断不妄派。"究竟无神输之术也。更值不肖官员借端多敛，则又不堪言矣。此等事务，臣虽未得确情，并无指实，然揆之情势，在所不免。臣愚以为除军机重务，必须口授庙谟于兵主，确酌商行者，自当专差驰驿。又在外贪官污吏，督抚不行题参，被科道纠参或旁人告发，并督抚扶同犯法。肆行贪婪之事，亦必须遴选部院能员，秉公确审者，无庸置议外。他如整顿驿站、料理军需、查勘海疆、恤刑督赈诸务，似应责成督抚。盖督抚为封疆大吏，皇上将数千里地方、数千万百姓托之，绥怀抚治。乃不夙夜黾勉，力报君恩，将此等分内之事阘茸贻误，甚至捏冒侵渔，致烦皇上左顾右虑，另差近臣代理。似此不职之督抚，虽立置重典，亦不足惜。然天下督抚贤愚不同，未必尽皆不肖也。臣请嗣今以后，凡督抚司道不能料理，必须差员之事，自当照旧遴差。其督抚司道能行之事，俱责成督抚

司道料理，停其另差。如有贻误生弊等情，即将该督抚司道立行从重处分，以为大吏溺职之戒。如此，庶地方不至因供应而扰民矣。"

康熙辛丑科得人最盛，名臣名儒多出其中。官尚书者一，嘉兴钱陈群。官侍郎者二，静海励宗万、鄞县邵基。官总督者二，上蔡陈元章、平越王士俊。官巡抚者四，新喻晏斯盛、滋阳乔世臣、安居王恕、汉军孙国玺。名儒则德州卢见曾、孝感夏力恕、会稽鲁曾煜、宜兴储大文、归安陆奎勋、金溪冯咏、闽县谢道承，皆是科庶吉士也。

海盐彭羡门孙遹，顺治己亥进士，康熙中官至吏部侍郎，兼充讲官。上特命进讲《大学·乐只君子》一节，音吐宏亮。极加称奖。时《明史》久纂未成，命为总裁，赐专勅。异数也。

松江滨海一日两潮，历久不易。康熙戊戌重九日，华亭王相国顼龄拜入阁之命。是日潮忽三至，咸以为异。

朱竹坨以检讨被命纂修《明史》。有《上总裁七书》，最为详赡。兹录其一，曰："彝尊来自田间，学无师法，一旦人著作之庭，备员纂史。受命以来，惕惕惴惴，伏念史尚三长，而不有其一，何以克副厥任？犹幸有阁下总率之，可以无恐。今开局逾月矣，顾未见体例颁示，窃有所陈，造门者再，未值归沐之暇，敢奏记于左右。历代之史，时事不齐，体制因之有异。班固书无世家，而有《后戚传》，已不同于司马氏矣。范蔚宗书无表、志，后人因取司马彪《续汉书志》以为志，又不同于班氏矣。盖体例本乎时宜，不相沿袭。故汉之光武、唐之孝明、宋之真宗皆行封禅之礼，作史者不必效《史记》而述封禅之书也。德星庆云，醴泉甘露，不绝于世，作史者不必效《北魏》、《南齐》而述符瑞之志也。此志之不相沿袭也。班史第《古今人表》上及于皇初，欧阳子纪《宰相世系》下逮于子姓，辽之《游幸》、金之《交聘》，他史无同焉者，此表之不相沿袭也。《史记》列传有《滑稽》、《日者》，《五代史》有《家人》、《义儿》、《伶官》，《宋史》有《道学》，他史无之，此传之不相沿袭也。至若《皇后》一也，尊之则附于帝纪，卑之则冠于臣传。《公主》一也，或为之传，或为之表。《释老》一也，或为之志，或为之传。余如《天文》、《五行》，或分为二，《职官》、《氏族》，或合为一。然则史盖因时而变其例矣。明三百年事有创见者，建文之逊国革除，长陵之靖难，裕陵之夺门，宜何以书？跻兴献王于庙，存之则为无统，去之则没其实，宜何以书？志河渠者，前史第载通塞利害而已，明则必兼漕运言之，而又有江防、海防、御倭之术，宜何以书？志刑法者，前史第陈律令格式而已，明则必兼厂卫、诏狱、廷杖，宜何以书？若夫志地理，则安南之郡县、朵颜之三卫，曾入版图，旋复弃之，又藩封之建置、卫所之参差，宜何以书？至于土司之承袭，恭顺有勤王之举，反侧者兴征讨之师，入之《地志》则不能详其事，入之《官志》则不能著其人，宜何以书？凡此皆体例之当先定者也。又魏定黔成英临淮诸国，衍圣一公，咸与明相终始，则世家不可不立。惟是张道陵之后受世禄，奉朝请，于义何居？若竟置不录，难免阙漏，宜何以书？此亦体例之宜审量者也。又承阁下委撰《明文皇帝纪》，本之《实录》，参之野纪，削繁证谬，屏诬善之辞。拟藁三卷，已上之史馆矣。昨睹同馆所纂《建文帝纪》，具书燕王来朝一事。合之鄙藁，书法相违。匪敢扬己之长，暴人之短，但史当取信百世，讵可以无为有？明太祖之崩，在洪武三十一年五月，遗诏诸王各于本国哭临，不必赴京。踰月而讣至燕，燕王抵淮安，勅令归国。斯《太祖实录》史臣曲笔，谓用事者矫诏却还，当在是年之秋也。时方执周、王榑废为庶人，东齐王抟有罪，召入京留之。燕王方虑祸及，归国后恐，因简壮士为护卫。迨齐王之入燕，且益惧，焉肯以次年来朝，身犯危地？而且傲慢无礼，由皇道入，登陛不拜，致监察御史曾凤韵、户部侍郎卓敬一劾王大不敬，请徙封南昌，建文帝不报。而燕世子及弟高煦适以三月至京师，譬诸虎离其穴，尽将虎子入于陷阱之中，缚之一二猎夫力耳。虽至愚者弗为，而谓智虑过人之燕王为之乎？且燕世子之来在三月，则是时燕王犹未反国。野史称文皇遣之来，谁实遣之？姜清《秘史》据南京锦衣卫百户潘暄贴黄册内载校尉潘安二十三日钦拨随侍燕王还北平，以为来朝之验，似若可征。然稽之《实录》，靖难师驻龙潭，帝顾望钟山，怆然下泪。诸将请曰："祸难垂定，何以悲为？"帝曰："吾异日渡江，即见吾亲，此为奸恶所祸，不渡此江数年。今至此，吾亲安在？瞻仰孝陵，是以悲耳。"然则太祖崩后，燕王未尝入朝可知。盖革除年事，多不足信。即燕王来朝，不足信者一也。金川门之变，《实录》称建文帝阖宫自焚，中使出其尸于火。越七日，备礼葬之，遣官致祭，辍朝三日。野记则云，松阳王景请以天子之礼葬，文皇从之。夫既葬以天子之礼，未有不为之置陵守冢者，而钟山左右无之。则备礼云者，亦史臣欺人耳目焉耳。况孝陵既葬，文皇责建文以庶人之礼葬其祖，又岂肯以天子之礼葬建文乎？不足信二也。北京金山口景陵之北，相传有天下大师之塔，谓是建文皇帝坟，此尤无据。常登房山，山隅有乱塔，寺瘗僧骨不可数计。绕山村落田中亦多僧塔，或题司空，或题司徒，或题帝师国师。盖辽、金、元旧制则然。所称天下大师不足为异，乃诬为建文帝墓。既云不封不树矣，其谁为之立石为表？不足信三也。《从亡随笔》称太祖预贮红箧于奉先殿侧，四围以铁锢之，锁二，亦灌以铁汁。程济破之，得三度牒。济为帝祝发，既扶帝出聚宝门矣，不应复折而至神乐观。不足信四也。致《身录》载帝至鬼门，从者八人，牛景先用铁棒启之而出。考是日乙丑，文皇一入金川门，即命分诸将守京城及皇城。鬼门非无人之境，为景先者持铁棒启门，守城将士岂无一人见者？不足信五也。方孝孺衰杖哭阙下，语文皇曰："成王安在？"此事之所有也。至文皇谓曰："独不顾九族耶？"答曰："便十族如何？"因并其弟子友朋为一族戮之。此则三家村夫子之说矣。欧阳夏侯《尚书》虽云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而马郑

俱云九族上自高祖、下至元孙，九峰蔡氏从之。故世之言九族者，名为九族，其实本宗一族耳。迨秦汉诛及三族为最酷，而造为是说。使文皇果用是刑，无遽舍母妻之族，而遽诛及于弟子友朋者。且正学之友最莫逆者如宋仲珩、王孟、温仲缙、郑叔度、林公辅诸人，故叔度之弟叔美、叔端，仲缙之子叔丰，皆为及门高弟。诸君惟仲缙早卒，其余当日咸不及于难，辑其遗文以传，足以破野史之谬。不足信六也。《实录》载文皇入都，即收齐泰、黄子澄至阙，同磔于市。所膀奸党二十五人，郑赐、黄福、尹昌隆在其列，不闻伏法。又靖难师起北平，所司州县弃职远避，朱宁等二百一十九人，亦未尝悉诛。独大理寺少卿胡闰《野史》谓抄提男女二百一十七人俱死，外遣戍者又一百一十四人。而《奉天刑赏录》载茅大芳妻死，上命饲狗，不应若是之酷。不足信七也。万历初，以建文帝所遗三诗宣付史馆，窃疑是点窜元之故臣忆庚申君之作。若"天命潜移四海心"之句，岂出之帝口乎？不足信八也。铁铉二女没入教坊，世传七言二诗，乃吴人范宽题老妓卷而作，载《皇明珠玉集》中，好事者巧为附会。不足信九也。河西佣川中补锅匠、东湖樵夫、雪庵僧洁其身，隐其名姓，据传以书，奚而不可？乃凭转轮殿鼠啮余册，一一实之。不足信十也。《实录》载壬午岁七月，命前工部尚书严震直、户部尚书王钝、应天府尹薛正言分往山西、山东、陕西巡视，俾奏利弊。震直受诏至山西，九月卒于泽州公廨。初不闻震直督饷山东，为北兵缚置布囊，夹以两马舁至京，后使安南回滇，有吞金之事。不足信十一也。至若因杨行详事而移之杨应熊，因史仲彬之名而造为致身录，久而附益之。不足信十二也。论者以革除靖难之事，载诸《实录》者皆曲笔，无宁取之野史。然《实录》之失，患在是非之不公，然人物可稽，岁月无舛，后人不难论定。至逊国诸书，往往以黎邱之鬼，眩人观听，以虚为实，以伪乱真，其不滋惑焉者寡矣。阁下宜辨去其惑，晓然开谕同馆，毋相矛盾。作史之贵乎有识者，此也。故因燕王来朝一事兼及之。惟阁下垂鉴焉。

建德宋白山维藩所善方尚节者，善卜易，以白山为东道主，或经岁不归。方春始和，白山必令占一卦以卜岁祥。戊午春占卦毕，忽呼奇奇，语白山曰："今岁必有人自天子所来召君者，谨识之。"白山笑曰："所以烦君卜者，姑以问安否何如耳。穷闾隘巷，于外间隔，孰为翰音登于天者，而有命自天乎？"方曰："书言之固然，谓余不信，请徐俟之可也。"及开制科，辟书至。乃信方之术神也。

朱秋崖克生云：宝应西北七十里曰张公铺，属天长县。康熙四年二月二日，张公铺人见平地忽拥官舰数十，帆樯楼橹毕具，船首列羽旗大纛之属，仪卫森然。所过之地迅如鸟迹，草木皆靡，竟不知是何祥也？

益都泠孝子名升，邑诸生。父植元，好远游。崇祯己卯适岭表，鼎革后兵戈阻绝三十年。孝子发愤，依肇庆道赵韫退进美往端州，冀便咨访。一日，有乔某者亦山东人，往西粤，孝子跪请访求。阅岁乔返，微闻其父殁于龙州土司。孝子遂辞去，溯牂牁而上，历三百七十余滩，自横州达南宁，又经迁隆思明，行五千里，遇那利人蔡、郑二叟。询知与其父旧为龙州土司客，乃与偕往。复与葬师谭姓者遇，竟得父榇于龙州北门交带桥侧。负骸骨归，孝子自叙其事为《龙州扶榇记》。夫以一寒士，父殁三十年，竟能觅遗骸于万里之外，虽欲不谓之孝，其可得乎？亟书之以愧世之蔑视其亲者。

康熙间，泰安知州某行泰山下，忽见片云自山巅下，云中一人端立。初以为仙，及坠地乃一童子也。惊问之，曰："曲阜孔姓，方十岁。母病，私祷泰山府君，愿殒身续母命。母病寻愈，私来舍身岩欲践夙约，不知何以至此。"知州大嗟异，命舆载之以归。

叶丙霞映榴，顺治辛丑进士，由庶常累官湖北督粮道。戊辰夏包子之乱，从容拜疏，公服自刭死。奉旨褒嘉，特赠工部侍郎。己巳圣祖南巡，其子叶敷迎驾。上谕礼部等衙门："当楚省兵哗之际，叶映榴尽节捐躯。朕心深切悯悼，特诏所司优赠亚卿，兼予荫恤。今巡行江南，见其子叶敷迎伏道旁，弥增轸恻。忠节之臣，应特予谥，以彰异数。尔等会议具奏。钦此。"部议上，奉旨赐谥忠节。圣朝褒忠旷典，迥出令甲之外。叶公死不朽矣。

米侍讲汉雯令建昌时，有水夫文三郎者，颇文雅，不类俗人。米谢事居南昌，三郎亦随役。一日见家僮辈两素扇，一画梅，一画兰竹，又书唐人绝句二首。问之，即文三郎妻徐蓉所作。年才二十三。

睢州汤文正公族人，家有佣工夫妇。每闻主人与客谈诗文，辄窃听，如是者数年。一旦扃门去，留书千言，文词博奥，援据古今，多出意表。竟不知谁何也？此事与文三郎相类，而踪迹尤奇。

孙文定公廷铨为童子时，尝五鼓入塾，道遇一长人如方相状，目睢盱可畏，直前欲搏之。公方错愕间，顿觉己身骤长，与之等，且搏且却，至半里许，其物忽不见。又书斋常有狐为祟，公读书其中，久之无所睹。邪不胜正，从兹可想。

余姚黄梨洲宗羲，明御史忠端公尊素子，少补仁和诸生。忠端公死魏阉之难。崇祯初，梨州年十九，刺血缮疏，袖长锥入京讼冤。至国门而忠贤伏诛，恤典已下。刑部鞫阉党许显纯等，召梨州对簿，即出锥锥许，血被体，又殴崔应元，拔其须，归而祭忠端神主前。已又击杀狱卒颜咨、叶仲文。盖显纯为大理时，锻炼忠端公罪，而绝命于二狱卒手。梨州冒死报仇，时以忠义孤儿宥之。后以攻讦阮大铖被逮，值大兵南下，事得解。康熙戊午己未，学士叶子吉、都御史徐立斋先后荐于朝，以老病辞。后圣祖复以海内遗献问徐司寇乾学，仍举以对，且言其衰老，乃止。

盩厔李中孚容，父信吾死流寇之难，容母子相依，虽贫不受人馈遗。母卒，三年后徒步之襄城，求父骨不得。知县张允中闻之，为立信吾祠，且造冢于古战场，以慰其心。乃取其冢土归告于母墓，更持服如初丧，累荐不就。圣祖西巡，欲见之。陕督传旨，容惊泣以废疾

辞，特赐关中大儒四字宠之。

闽中有鬼孝子者，七岁丧父，家赤贫。孝子虽幼，即能以力养母。数年孝子死，邻人将夺母志，孝子为祟于其家以止之。且托梦于母曰："儿虽死，犹能以力养母。"母泣曰："儿已鬼矣。安所用力为?"曰："母第适市，语负担者，令加重焉。儿阴佐之力，使能胜。则其佣可倍获。母取其赢以给赡也。"母如其言，果赖以存活，守节至老。宋射陵曹为作《鬼孝子传》，见《虞初新志》。世之生而忘亲者，愧此鬼。

康熙甲申四月，命侍卫拉锡等探视河源。初四自京起程，五月十三至青海，十四至呼呼布拉克，六月初七至星宿海之东。有泽名鄂陵，周二百余里。鄂陵至有泽名札陵，周三百余里。二泽相隔三十里。初九至星宿海，蒙古名鄂敦塔拉。登南山视星宿海之源，小泉万亿，不可胜数。周围群山，蒙古名库尔衮，即昆仑也。南有山名古尔班吐尔哈，西南有山名布胡珠尔黑，西有山名巴尔布哈，北有山名阿克塔因七奇，东北有山名乌阑柱石。古尔班吐尔哈山下诸泉，西藩国名为噶尔马塘。巴尔布哈山下诸泉，名为噶尔马春穆朗。阿克塔因七奇山下诸泉，名为噶尔马沁尼。三山之泉，流出三支河，即古尔班索罗谟也。三河东流入札陵罗，自札陵一支流入鄂陵泽，自鄂陵流出乃黄河也。除此，他山之泉与平地之泉流为小河者不可胜数，尽归黄河东下。使者自星宿海于六月十一日回程。向东南行二日，登哈尔吉山，见黄河东流至呼呼托罗海山，又南流绕撒除克山之南，又北流至巴尔托罗海山之南。次日至冰山之西，其山最高，云雾蔽之。蒙古言此山长三百余里，有九高峰，自古至今未见冰消，终日云雾蔽之，常雨雪，一月中三四日晴而已。自此回行十六日，至席拉库特尔之地。又向南行，过僧库里高岭，行百余里至黄河岸。见黄河自巴尔托罗海山向东北流于归德堡之北、达喀山之南，从尔山峡中流入兰州。自京至星宿海共七千六百余里，宁夏之西有松山。至星宿海天势渐低，地势渐高，人气闭塞，故多喘息。

靖逆侯张勇字飞熊，国初定鼎，即仗剑出关，求见英王，王大奇之。提督甘肃，知吴三桂将反，命子云翼间道入都，首发其奸。圣祖亲解御袍赐之，功成后谥襄壮。相传其封公梦夏侯惇而生侯，薨后葬坟掘地，得夏侯碑碣。亦奇事也。

金会公德嘉，顺治庚子举人，就安陆府教授，不赴会试。一日梦有人投刺来拜，视之，乃"门弟刘子壮"五字，奇之。因北上。康熙壬戌会试，总裁掌院学士朱之弼，乃刘子壮会试房师也。果中第一。梦兆之异如此。

张清恪公伯行，康熙乙丑进士，历官至江苏巡抚，素以清节理学著名。四十八年大计，尽除吏之贪婪不职者，万民鼓舞。而总督噶礼贪黩怙势，素与龃龉。辛卯科场事发，上命刑部尚书张鹏翮往鞫，亦畏其势。伯行抗疏上言噶礼营私坏法，有曰："仰祈皇上大奋乾纲，除两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振万古之纲常，培一时之士气。"人皆传诵。噶礼亦诬伯行不肯出洋数事。上命并解任，命工部尚书张廷枢来鞫，并拟革职。上责诸臣颠倒是非，革噶礼职，留伯行巡抚任。谕诸大臣曰："伯行乃天下第一清官。噶礼办事历练，操守朕未能信。若非张伯行在彼，江南地方受其侵削一半矣。"中外无不颂圣祖知人之明。

海宁查嗣韩以五经乡荐，不第留京。住西华厂刘廷玑宅之无倦轩攻书，身素弱，刘劝慰之。曰："吾非不知，曾梦神赠书，有'五色云中第二人'句。是以恋恋冀其一验耳。"至康熙戊辰。果以榜眼及第。

孙松坪致弥，康熙戊辰进士，官编修。髫龄即以诗供奉禁中，四十余年。有《归舟口号》云："有泪何曾洒路穷，小船欹侧逆流中。科头白眼倾尊酒，饱看人家使顺风。"其襟怀磊落可想。

余姚汪鉴少任侠，及从劳麟书游，研心朱子之学，粹然儒者矣。其父殁云南，鉴扶榇归。至汉江遇大风，舟将覆。鉴凭棺号哭，誓以身殉，风忽止，得泊沙岸以免。人咸谓孝思所感。

卷　七

正白旗汉军陈梦球，康熙甲戌进士，未与馆选。上特召试《圣人之本论》一篇，称旨，补选庶吉士。异数也。

高安朱文端公轼，少好学，用志不纷。塾师尝会饮，公不与，读书不辍。师命饷以酒肉，置座间若无睹也。每于古大儒、名臣、循吏之行，辄笔记之。康熙癸酉领乡荐第一，甲戌进士，改庶吉士，累官文华殿大学士。有《可亭十三种》行于世。

康熙甲戌，丹徒裴之仙偕数人入都会试，有善扶乩者同往。问中否，乩判一贵字，众不解。后裴中会元，裴故眇一目，始悟向所判贵字，乃中一目人也。

吴文简公襄之父与一僧善，后僧患足疾坐山中。一日忽见僧自外至，径趋入内。迹之，则夫人方坐蓐。诞一子，即文简公也。由癸巳翰林历官礼部尚书。康熙壬寅二月，恭与千叟宴。《纪恩诗》云："六旬今列千官宴，两榜原登万寿科。"

宋牧仲荦，先抚湖北，后抚江苏，振拔名流，提挈后进，士林德之。性嗜古，精鉴赏，名人书画一见即别真赝。尝写水墨兰竹小幅，汤西崖题诗云："竹箭美必采，泽兰香宜纫。公乎镇东南，空谷无幽人。偶然托墨妙，写此平生心。咨嗟魏公侍，小笔乃尔神。"借图颂德，洵非谀语。

康熙间梁溪陆生者，忘其名，少好学，弱冠游庠。家小康，以好施故中落。妻父故富翁也，颇轻薄之，翁婿往还踪迹日稀。后值乡试，陆以无力纳卷，且妻已有妊八月余，虑无人周顾，意不欲往。同人固强之，捐资以助，陆不能却，阴属人闻于妻父母，冀免内顾忧，而翁夫妇若不闻也者。陆为同伴所迫，怏怏而去，仓卒终场。归则妻患痢甚剧，医决不起，陆彷徨无措。夜半，

妻渴甚索饮，欲温之，苦无薪，足下有破板，将取以燎火。板甫揭，见白蚁蠕动，拨视之，下有巨瓮盛白镪焉。喜欲告妻，闻扣扉甚急。启关未及询，众拥而入，乃报录人也。正错愕间，又闻妻大声作喘，视之，已生一子，呱呱在床矣。一息之间，三喜毕集。信所谓困极而亨者耶。

康熙四十一年九月十五日，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河道军务臣张鹏翮《河工告成疏》曰："河工一事，每廑睿虑，亲临阅视，洞悉原委。宸衷独断，区画精详。拆拦黄坝以通海口，筑挑水坝。开陶庄引河，以导河北行。培高堰，筑六坝，以束淮敌黄。挑张福口、裴家场、张家庄等引河，以畅淮流。修归仁堤，以节宣睢水。塞时家马头，以杜黄水旁溢。开王家营减水坝，挑盐河，以泄黄淮涨水。凿戚字堡诸引河，逢湾取直，以分水势。杜邵伯更楼诸口，修运河两岸排桩。浚深运河，改修中河，以利漕运。疏人字芒稻河，泾涧诸河，以泄运河涨水。挑海沟、虾须等河，以泄下河积水。建高邮、南关、车逻诸滚水坝，以资蓄泄。工程次第完毕。今岁伏汛，黄淮并涨，逾月不消，水势大过三十五年，而堤防保固，海口通畅，运道深通，民获耕获，黄童白叟，感戴圣恩，欢声如雷，洋溢原野。此皆我皇上神谟睿虑，上与天通。烛照于事前，符验于事后。用能臻地平天成，万世永赖之鸿休伟绩"等语。有旨，明岁阅视河工。四十二年，圣驾南巡。三月，以淮黄告成，颁诏天下。

赖塔拉巴图鲁从征耿逆，一日浴于溪，觉水底有物，槎枒如古木，因缚以绳引出之。乃一龙首，须鬣宛然，所缚者乃其角也。见者惊走，赖神色不变，徐解其缚。少顷，雷雨晦冥，龙腾空而上。自是人呼赖为缚龙巴图鲁。

钱香树陈群为翰林时，舟行失足入水，家人救以篙得免。谓人曰："吾闻坠水者必有鬼物凭之，倘遇李太白，便把臂去矣。"次日过李白楼，题云："昨夜未曾逢李白，今朝乘兴一登楼。楼中人已骑鲸去，楼影当空占上游。"

海盐徐个臣容，乡试前祈梦于忠肃祠，神告之曰："归语汝祖，以吴三桂一事报汝也。"容心恶之，既而榜发，竟入彀，而终不悟所谓吴三桂者。归语其祖，年已及耄，亦茫然不知，久之乃曰："是矣。三十余年前，有仆吴姓，与婢女名三桂者有私。汝曾祖母掠治之，吾力谏得免，即以三桂配吴。不谓为神明所鉴，贻福于汝。汝其勉之。"

武进周清原，祈梦于忠肃祠，忠肃迎揖之，有童子立户侧，吟"一片冰心在玉壶"句。读壶为衡，窃讶之，不敢问。顷辞出，忠肃送及阶，握手言曰："余事在尔，尔事在余。"觉后不解所谓。入都谒侍讲董公讷，公一见如故，留馆其家。先是，董公梦忠肃拜访，若有所嘱，未及咨而寤。质明周至，故异而优礼之。己未应试鸿博，赋题《璿玑玉衡》。恍悟前梦，文思沛然，一如夙构。遂取一等第九名，授检讨，纂修《明史》。周适分得《于忠肃传》，同官有以易储事议之者，周立辨其诬，论始定。初，周赴试后，有平韩卿者精于数，董公使为周占之，当得祭酒。董云太尊，曰："否则助教。"及命下谢恩，章服未具，假之平原张良哉官助教者。始信平言有验也。

西藏达卜喇岩前有前朝《纪功碑》，漫漶剥蚀，仅存十六字云："云山为剑，风树为旗。用彰我武，永靖边夷。"不知建于何时。

本朝康熙六十年，蒙古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及土伯特酋长以西藏平定，请于彼地建碑纪绩，奉旨准行。以御制碑文颁发泐石，仰见皇威广播，声教遐敷，千古为昭矣。

康熙辛丑状元聊城邓悔庐钟岳，工书法，友爱诸弟，或暮归过时，必俟于门，诸弟不敢夜出。乡党重之。

李文襄公之芳，由顺治丁亥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刚正沉毅。总督浙江时，平定耿逆不动声色，以身系天下之重，使数千里危而复安。真社稷臣也。

黄陂王宗伯泽宏未第时，自黄冈赴京，过庐山宿莲花宫。未晚而睡，梦坐大殿，见众僧诵经，取案上枣数枚啖之，遂醒，口中尚有余味。正讶间，忽见众僧掌灯列席。问之，是日乃此庵主净月上人忌辰，众方祭祀。宗伯大异，起视所供枣，顶上微缺如少数枚者，乃悟前身即净月也。

士未遇时，遭人白眼，得志后犹忆及之，甚或见诸语言文字间，要非盛德事也，然亦有足快人意者。德清蔡状元启僔。赴公车时，有同年为山阳令，投刺往谒。令批其刺，令阍人查明回复，蔡怫然而去。及第后，令以厚帑谢过。却之，寄诗云："一肩行李上长安，风雪谁怜范叔寒。寄语山阳贤令尹，查明须向榜头看。"

孙侍郎在丰官侍讲时，上命讲"性相近也"。对曰："性本圣愚一样，但此论义理之性。若气质之性，便不能一样。"上曰："义理、气质有两个性乎？"对曰："义理即在气质之中，二者一也。"上嘉赏之。

康熙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上御乾清门，宴内阁大学士、学士、各部院等堂官、翰林院学士、讲读、日讲、编检、詹事坊局、科道掌印官九十三员。敕诸臣欢忻畅饮，笑语无禁。宴毕，复命近御座前观灯，更赐卮酒，霑醉者令内官扶掖而行。明日御制《升平嘉宴诗序》，首唱"丽日和风被万方"句。群臣集太和殿下，仿柏梁体以次赋诗九十三韵。宣上德而通下情，虽卿云纠缦之辞不是过也。

安溪李文贞公光地，未达时祈梦于神，赠以一联云："富贵无心想，功名总不成。"觉而恶之。后中康熙庚戌科进士，官至相国。方知戌字似成而非成字，想字去心恰是相字。

蔡宗伯升元《纪恩集》载其《传胪诗》云："入对彤廷策万言，句胪高唱帝临轩。君恩独被臣家渥，十二年间两状元。"一时传诵，以为科名盛事。

范忠贞公承谟抚浙时，杭之西溪有虎攫人，遣卒往捕不得，公患之。一日，自诣水月和尚卜之，告以故。

和尚答云："山头大虫任打，门内大虫莫惹。"公不悟，未几迁闽督，殉逆藩之难，乃悟门内大虫闽字也。事由前定，信然。

易州范良禹女，许字未婚而夫死，女闻之自缢。庭前海棠一株方花，甚秾艳，烈女死，花忽尽变为白。一时文士歌咏甚多。

江南尤生将赴乡试，而苦无赀。夜梦人告曰："市桥下有白金二锭，重二十两，五更可往取之。"如言而往，无所见。再梦，再往，亦如之。桥侧有银工某，怪其数早行，邀询之，以实告，且叹鬼神之弄人也。至晚又梦，且促其早往，至则果有白金如数。银工觇得之，又邀而问焉，对以故，且示之金。银工曰："误矣。吾昨闻君述梦以为痴，聊熔铅锡以戏君耳，不意误取箧中金以往。然神先告君，特假手于我。此定数也。"即举以相赠。是科尤领荐，乃倍酬银工。

顺天万维岳嵩，顺治丁酉解元，康熙庚戌进士。其入学题乃"夫子循循然善诱人。食饩，则博我以文，约我以礼。"丁酉领解，首题即"颜渊喟然章。"明年世祖御试，题"克己复礼为仁。"自谓平生与复圣有因缘。比庚戌会试，题无颜子语，意颇不怿。及榜发中式，房师乃曲阜颜主事光敏也。

宣城自本朝来，科甲最少。康熙己未，施愚山闰章、高阮怀咏、孙予立卓以辟荐，茆楚畹荐馨以鼎甲，同时入翰林。时施园有梅，三月复开四花，恰应四人所居方位。咸以为异，绘图题咏焉。

康熙十六年四月十五日，内大臣觉罗武、一等侍卫兼亲随侍卫首领耀色、一等侍卫臣塞护礼、三等侍卫臣索奉上谕："长白山系本朝发祥之地，今乃无确知之人。尔等四人前赴镇守兀喇地方将军处，选取识路之人往看明白。以便酌量行礼。钦此。"钦遵于五月初四日起行，八月二十一日回京复命。疏称："臣等于五月十四日至盛京，十六日由盛京起行，二十三日至兀喇地方。转宣上谕于将军等，随查兀喇宁古塔及兀喇猎户所居村庄等处，俱无确知长白山之人。佥云曾远望见。惟都统尼雅汉之宗族戴穆布鲁原系采猎之人，今已老退闲，自称：我辈原在额赫讷阴地方居住，我虽不曾跻长白山之巅，曾闻我父云：如往猎于长白山脚下，获鹿肩负以归，途中三宿，第四日可至家。以此度之，长白山离额赫讷阴地方不甚遥远，我不知其他等语。因访问，虽不曾至长白山，如赴额赫讷阴地方，水路几日可至？陆路几日可至？亦有知往额赫讷阴地方陆路之人否？据管猎户噶喇大额黑等口称：如乘马由陆路前赴额赫讷阴地方，十日可至。如乘小舟由水路而往，途中全无阻滞，二十日可至，倘遇水涨阻滞，难计日期。有猎户喀喇者知赴额赫讷阴地方陆路等语。臣等随议每人携三月粮而往，又思或三月粮尽，或马匹倒毙，不能归家亦不可定，随语镇守宁古塔将军巴海，可载一船米于额赫讷阴地方豫备，我辈粮尽，以便于彼处取用。将军巴海云：大船不能过松阿里河大险处，当即载米十七小船，至额赫讷阴豫备。臣等即拟于六月初二日起行，又思由水路而往，倘遇水涨阻滞，稽迟时日，不能即至。因与噶喇大额黑约：我辈乘此马匹肥壮，速由陆路往看，俟看过长白山回时，再由水路逆流而上，前赴额赫讷阴地方。约定。臣等带领固山大萨布素于六月初二日起行，经过文德痕河、阿虎山、库勒讷林祁尔萨河、滹沱河、沙布尔堪河、纳丹佛勒地方、辉发江法河、木敦林巴克塔河、纳尔浑河、敦敦山、卓龙窝河等处，至讷阴地方江干。不意噶喇大额黑乘小舟而行，半月程途，七日齐至。因语固山大萨布素，我辈乘小舟由江中逆流前赴额赫讷阴地方，汝带领官兵马匹，由瓦努湖河逆流而上，由佛多和河顺流而下，前来额赫讷阴相会。约定遣发去后，臣等于十一日至额赫讷阴地方，固山大萨布素等于初十日已至。因前进无路，一望林木，臣等与固山大萨布素商议，令萨布素闲散章京喀达与识路径之喀喇，带领每旗甲士二十名前行，伐木开路。并谕：如望见长白山，可将行几日方得望见？有几许路程？相度明确来报。我辈住二日亦即起行矣。随于十二日遣发前行去后，本日据固山大萨布素差人顾素前来报称：我等别大人们行三十里至一山顶上。望见长白山不甚遥远，似止有一百七八十里等语。又续差艾喀来报，称：先差人来后，又至一高山顶上，望见长白山甚明，约有百余里，山上见有片片白光等语。臣等趁未有雨水之时，急往看验长白山。因留噶喇大额黑督捕珠蚌。于十三日起行。十四日与固山大萨布素等会于树林中，揣摩开路前进。十六日黎明，闻鹤鸣六七声。十七日，云雾迷漫，不知山在何处，因向鹤鸣处寻路而行。适遇路蹊，由此前进直至长白山脚下。见一处周围林密，中央平坦而圆，有草无木，前面有水，其林离住扎处半里方尽。自林尽处有白桦木宛如栽植，香木丛生，黄花灿烂。臣等随移于彼处住扎。步出林外，远望云雾迷山，毫无所见。臣等近前跪诵纶音，礼拜甫毕，云雾开散，长白山历历分明。臣等不胜骇异。又正值一路，可以跻攀，中间有平坦胜地，如筑成台基。遥望山形长阔，近观地势颇圆，所见片片白光，皆冰雪也。山高约有百里，山顶有池，有五峰围绕。临水而立，碧水澄清，波纹荡漾，殊为可观。池畔无草木。臣等所立山峰，去池水约有五十余丈地。周围宽阔，约有三四十里。池北岸有立熊一，望之甚小。其绕池诸峰，势若倾颓，颇骇瞻视。正南一峰，较诸峰稍低，宛然如门，池水不流，山间处处有水，由左流者则为扣阿里兀喇河，右流者则为大讷阴河、小讷阴河。绕山皆平林，远望诸山皆低。相视毕，礼拜下山之际，峰头有鹿一群，他鹿皆奔，独有七鹿如人推状，自山峰陆续滚至山下闲散章京毕杨武里等驻立之处。臣等不胜骇异，因思正在乏食，此殆山灵所赐，随望山叩谢，收其七鹿。臣等上山之时原有七人也。自得鹿之处退至二三十步，回首瞻望，又忽然云雾迷山。臣等因清净胜地，不宜久留，于十八日言旋。回视先望见长白山之处，因云雾蒙笼，遂不得复见山光矣。二十一日回至二讷阴河合流之处，二十五日回至恰库河，此河乃讷阴东流会合之所。二十八日正行之

际，适遇颁到敕旨。臣等不胜欢忭，捧读敕旨，感激靡尽，当经叩头谢恩讫。二十九日，因马瘦不堪驰驱，自恰库河水路乘小舟而归。经过色克腾险处、图白黑险处、噶尔汉险处、噶大浑险处、萨满险处、萨克锡险处、法克锡险处、松阿里大险处、多浑险处，乘一叶小舟，历此大江九险，得以无恙而渡者，皆仰赖皇上洪福之所致也。七月初二日，回至兀喇地方，又往看宁古塔等处地方。于十二日至宁古塔，遍看会宁府等处地方毕，于七月十七日自宁古塔起行回京。臣等奉命于人迹罕到之处创辟路径，行于不见日色深林之内，无一日阻滞，得见长白山，皆我皇上敬念祖宗，诚心感格神明之效也。谨疏奏闻。"奉旨：长白山祖宗发祥重地，奇迹甚多。山灵宜加封号，永著祀典，以昭国家戊膺神贶之意。著礼部议奏。礼部议覆，应将长白山封为长白山之神，相择吉地建祠。照五岳例，每年春秋二季致祭，祭祀所行礼仪应用等物，亦照五岳。今未建祠之前，应特遣大臣往封致祭。其封神祭文及每年春秋二次祭文，交与翰林院撰拟，工部酌量题请建造祠宇成日，始行春秋二祭可也。

侯官陈解庵学夔，康熙己酉举人。耿逆之变，抗节匿橘园洲三年，不受伪职。寻丁父忧，庐墓侧，任司寇克溥首荐之。略曰："昔长安卖赋，洛阳之纸顿贵。今全节骂贼，睢阳之舌犹存。"时服未阕，郡县迫之赴京，吁乞终丧，得请归。后授宁阳令，兴利除弊。抚臣钱公珏疏荐，升兵部。

朱竹垞检讨研经博学，上彻九重。其所著述，固已风行海内矣。即一二绪余，亦有颖异独绝者。幼时塾师举"王瓜"使属对，即应声曰"后稷"。师怒之，而心服其对之工。在京师时与人会饮，各举古人男女成对者为酒令，得太白小青、无咎莫愁、灌夫漂母、武子文君、东野西施等字。又尝举《四书》一句合四声，得"康子馈药，兵刃既接"二语。又除夕集唐作对联云："且将酩酊酬佳节，未有涓埃答圣朝。"罢官后集联云："圣朝无弃物，余事作诗人。"

汤文正公为庶子时，夜梦登高山，已陟其半，忽一人自后越之，汤鼓勇至山巅，有室悬《麻姑仙坛记》。既觉不知所谓。癸亥冬阁学缺出，特用左春坊王鸿绪。甲子阁学又出缺，汤遂继擢。是年六月，特简江苏巡抚。盖麻姑坛在抚州，而蔡经家在吴县洞庭山也。事之前定如此。

康熙二十四年十月丙午，五色庆云见。时方克复雅克萨城，命萨布素等撤兵，鄂罗斯遣使乞和。

康熙二十五年，谕礼部翰林院："自古帝王致治隆文，典籍具备，犹必博采遗书，用充秘府，益以广见闻而资掌故，甚盛事也。朕留心艺文，晨夕披览，虽内府书籍篇目粗陈，而裒集未备。因思通都大邑应有藏编，野乘名山岂无善本，今宜广为访辑。凡经史子集，除寻常刻本外，其有藏书秘录，作何给值采集及借本钞写事宜，尔部院会同详议具奏。务令搜罗罔轶，以副朕稽古崇文之至意。"闰四月，礼部等遵旨议覆："购求遗书，应令直隶各省督抚出示晓谕，如得遗书，令各有司会同儒学教官，转详督学及该督抚酌定价值，汇送礼部。其无刻板者，亦令各有司雇募缮写，交翰林院进呈。有愿自行呈送者，交礼部汇缴。"得旨："自古经史书籍，所重发明心性，裨益政治，必精览详求，始成内圣外王之学。朕披阅载籍，研究义理，凡厥指归，务期于正。诸子百家，泛滥奇诡，有乖经术。今搜访藏书善本，惟以经学史乘实有关系修齐治平、助成德化者方为有用，其他异端稗说，概不准收录。该部院即遵谕行。"

汪苕文琬，以鸿词科改翰林院编修，入史馆仅六十日，讲史传一百七十余篇，遽以疾请归，终不复出。甲子冬，圣祖南巡至苏州，在籍诸臣恭迎圣驾于河干。上召抚臣汤斌谕曰："汪琬久在翰林院，文名甚著。近又闻其居乡，不与闻外事。可嘉。"赐御书一轴以荣之。

凡翰林赐宴瀛台，定在暑节。每趁早凉入西苑门，大柳星稀，高槐露下，宫墙缘岸间安步徐行。菰蒲四面，水禽啁哳，与江南水乡无异。暨渡板桥，则荷香袭衣，闸流滴耳，宛在梦中听筝筑声。然后复从内苑墙入小红门，豁然大湖。有红板长桥横跨水面，桥夹朱栏，栏外维列鱼罾，凡朝官渡桥者，俱许抽罾捉鱼，得即携归。于是迤逦达瀛台门。惟赐宴时则诏从闸口北上，直西浮道通梁，中有层亭，两面帐房如号舍排列。上命登舟，泛太液池。即从过船亭登舟，芰荷十里，望如蕃锦。北面望金色摇曳，则别一境地矣。李石台来泰《应制诗》云："红桥循蚁渡，绿树贯鱼归。"盖纪实也。

台州洪虞邻若皋，敬事吕祖。顺治戊子领乡荐，壬辰会试前，与邻生何陈二姓同祷于吕祖，问南宫捷否。拜起，见炉灰书"中阿"二字，是科仅中陈何，始悟析二姓之半而成阿字也。乙未会试前，洪梦神赠以诗云："大固崔巍正展旗，春光逗发远为期。君家福分非轻浅，先报琼林第一枝。"是科果捷。

万柳堂为益都冯相国溥别业。每逢上巳，辄与朝士修禊其中，饮酒赋诗。壬戌上巳，益都将有致政之意，《首倡诗》第六句云："水萍风约故沿留。"徐健庵春坊和云："尽日行吟步屧留。"施尚白侍讲和云："回溪时有断云留。"陆义山编修和云："落花香倩蝶须留。"方渭仁编修和云："烟宿含山翠欲留。"徐华隐检讨和云："小雨泥看履印留。"高阮怀检讨和云："羽觞泛泛去还留。"汪蛟门主事和云："轻阴时为落花留。"林玉岩中书和云："槛拂垂杨叫栗留。"骋妍角胜，佳句如云。相国叹赏不绝，而意似未属。后至潘稼堂检讨和云："东山身为草堂留。"相国拍案而起，称为第一。

米紫来汉雯，顺治辛丑进士，授长葛令。到任后清静无事，民皆安之。米故善度曲。时有剃头待诏罗汉者，业既猥而貌又甚寝，人咸侮之。一日，方为米剃发，家童有吹笛者，罗汉忽曰："误矣。"命作一弄，甚妙。又令吹笙，曰："必胡琴和之乃可。"翌日，自制胡琴，和而吹之，果异凡调，虽吴中曲师不能过也。米由是异之，常与究极音律。康熙癸丑，米在长葛见邸报中会试题，其孟子题乃"尽其心者"一节，米叹其难。适罗汉在侧，

为阐发传注，名理灿然。又曰："此章与宗门某公案相发明。"因引《诸尊宿语录》如翻水，米益奇之。叩其所学，颇记唐人诗数百首，兼晓篆隶，米以宾礼馆之。一日忽辞去，自言有母在河北，当来一别，即往五台不归矣。后竟不来。

吴江徐电发釚幼颖敏，年十三赋诗，即有惊人句。由翰林外用，乞归，著书自娱。有《菊庄乐府》，早行于世。朝鲜贡使仇元吉见之，以金饼购去。有诗云："中朝携得《菊庄词》，读罢烟霞照海湄。北宋风流何处是，一声铁笛起相思。"其为远人所慕如此。

山阳张毅文鸿烈，康熙己未荐举授检讨。二十三年十月，黄河涨发，淮水下注。山阳、盐城、高邮、宝应、兴化、泰州、江都七邑受害。御史李时谦奏请疏浚淮扬下河，以拯七邑之民。恭值圣祖南巡，相度地势，发帑救民，遣官督理。张上疏言："淮扬水患，关系运道民生。淮安以南则山阳、盐城、高邮、宝应、兴化、泰州、江都七邑受害，淮安以北则清河、桃源、宿迁、邳州、睢宁、沭阳、安东、海州八邑受害。今皇上准台臣李时谦条议，疏浚淮扬下河，以救七邑之民。适值圣驾省方亲过淮扬，洞察情形。特命大臣查勘后复经会议，发帑经理。大哉帝德，如天好生，七邑之黎何幸至此。但台臣祇知淮安以南七邑之害，而不知淮安以北八邑之害，其苦一也。祇知七邑民田昔受决口之水，今受滚坝之水，而不知八邑民田，在黄河岸以内者其苦尤甚也。臣籍隶淮安，何忍不为八邑生灵再请命于圣主之前乎？伏乞皇上命总河确勘，具题到日再议。"上从之。

京城观象台上，旧有元郭守敬所制浑天仪、简仪、铜球、量天尺诸器。本朝康熙二年，以旧仪年久，多不可用，御制新仪凡六：曰天体仪、曰赤道仪、曰黄道仪、曰地平经仪、曰地平纬仪、曰纪限仪。陈于台上，至今遵用。其旧仪移藏台下。

龙中允燮作《琼华梦传奇》，盛行于时。一日，置酒招王阮亭辈观之。阮亭酒酣，赋诗，有"自掐檀痕亲顾曲，江东谁似阿龙超"之句。蒋静山仁锡和云："玉昆仑碎为檀超。"阮亭叹绝。

宋漫堂中丞选江左十五子诗，厥后其中大魁一人，官大宗伯者一人、大学士者一人，其余任宫坊、入翰林者指不胜屈。高邮李百药必恒独以诸生终，然其诗格之高、才力之大，实为十五人之冠。

卷　八

康熙二十三年，驾幸金陵。上亲谒明太祖孝陵，由甬道旁行，谕扈从诸臣皆于门外下马。上行三跪九叩头礼，诣宝城前行三献礼，出复由甬道旁行。赏赉守陵内监及陵户人等有差，谕禁樵采，命地方官严加巡察。父老从观者数万人皆感泣，总督王新命刻石纪事。古今未有之盛举也。

杜文端公立德，德器厚重，人不见其喜愠之色。京师有无赖子，偶与公驺卒哄，乘醉随公舆后辱詈，公若不闻。无赖子随至邸第，詈不止。久之，公遣问曰："詈可已乎？"无赖子归，酒醒。或告以昨辱相公，仓皇诣第谢罪。公慰遣之，予二金，令改行生理。无赖子感泣而去，卒为善人。此真休休有容之度，凡为士大夫者当以此为法。

太仓王相国掞未入阁前，大病几危，或荐方士李姓禳之，独闭一室，礼拜七日启户曰："尚书无恙，昨斗府已送扁，署云熙朝元老，康熙某年月日为王掞立。"未几病瘳，后果如期宣麻。至雍正初罢相，始悟熙朝二字之验。

韩文懿公菼癸丑会状，撤闱后上取墨卷览之，称主司得人。是年冬，召至起居馆作《太极图说》。命将平日窗稿进呈，遂以刻本五十篇进。上召至宏德殿，讲《大学》毕，上问："平日所作必尚多。"时馆师学士熊赐履代奏曰："尚有三十三篇，以题目小不敢进呈。"上曰："不妨，都进来。"其三篇即乡试墨卷，上悉留览，其以时文受主知如此。前代所未有也。明隆庆中，长洲韩侍郎世能居陆墓。家故贫，祖永椿喜放生，每早持帚扫河滩螺蛳尽放水中，久而不倦。侍郎乡试时，梦神告之曰："汝祖放生功德大，当合累代贵显。"后官至少宗伯，使朝鲜，赐一品服。文懿公即其后人也。

南宫张太史光豸，康熙戊午赴乡试，时父病，不欲往，强之行。至旅店，梦一人以白帽与之，寤而恚甚，欲归。而父书至，病良已，遂终场。归家未几报至，则光豸中解元矣。贺客麇至，内有一客云："邑中自前明大司马白圭领解后，久无继者，君能继之，殊足贺矣。"光豸始恍然。

太原傅青主山，母梦老比邱而生，生复不啼。一瞽僧至门云："既来何必不啼。"乃啼。六岁食黄精，不乐谷食，强之乃食。读十三经、诸子史如宿通者。崇祯中，袁临侯继咸被诬逮问。傅橐饘左右伏阙上书，白其冤。马君常世奇作《义士传》，比之裴瑜、魏邵。鼎革后隐于黄冠，己未荐举鸿博，固辞不可。特旨免试放归，授中书舍人以宠之。

鄂西林相国，作侍卫时《咏怀诗》云："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若不料后此之出将入相者。及为七省经略，登甲秀楼绝句云："炊烟卓午散轻丝，十万人家饭熟时。问讯何年招济火，斜阳满树武乡祠。"居然以武侯自命，与未得志时气象迥异。

康熙壬寅，京口檄造战舰。江都刘氏园中有银杏一株，百余年物也，亦被伐及。工人施刀锯，则木之文理有观音大士像二，妙鬘天然。众共骇异，乃施之城南福缘庵中。

孔太守兴训渡鄱阳湖，见有物甚长，黑质黄文，自空飞入湖，掉尾行数里，风恬浪静。竟不知何物也。

钱塘沈方舟用济为红兰主人客，其配朱道珠绘《故乡山水图》，题诗其上，以寄方舟。主人为作诗云："应怜夫婿无归信，翻画家山远寄来。"方舟感动，未几言旋。当时传为佳话。

江阴王韩起景琦，以名节自负。康熙中，学使者某以母寿祈福于古寺，寺僧悬孔子拜释迦像。韩起见之怒，卷画归。学使知之，拘韩起至，讯之。韩起曰："生恐累公得罪名教，故奉圣像归耳。"即学使前裂去佛像，拜而焚之。学使者诎于理，婉言谢之而已。

长洲缪洗马曰藻，十岁时能作擘窠大字，阊门西禅寺扁额，是其手笔。今寺宇屡经更葺，仍就旧额钩勒新之，无有能更书者。

潘荆山兆吾为浙闽总督满保幕友。康熙五十四年，台湾奸民朱一贵滋事，事闻省城。时方二鼓，潘谓满公曰："兵贵神速，须尽此夜了之。"即灯下书牒，顷刻数十言，未三鼓而部署定。黎明发兵，两日至厦门，五日至鹿耳门。贼大怖，以为神兵自天而下，骇散无敢斗者。凡七日而台湾平。满公欲奏请恩奖，潘固辞不受。奇人也。

陈恪勤公被逮入都时，遣人市米潞河。主人问："客何来？"曰："陈太守所。"曰："是湘潭陈公耶。"曰："然。"曰："廉吏也。"不受直，馈米十石，且遗以书云："天子必再用公。公宜以一节终始，毋失天下望。"书末不署姓名。问担米夫曰："主人姓魏。"迹之，已闭户他出，不知所之。殆尘隐也。

纳兰容若性德，大学士明珠子，康熙癸丑进士。少聪敏，过目成诵。年十七为诸生，十八举乡试，十九成进士，二十二授侍卫。拥书数万卷，萧然若寒素，弹琴歌曲，评书画以自娱，人不知为宰相子也。

副都统朱涵斋伦瀚，康熙壬辰武进士。年四岁时以煤涂壁，肖人鬼鸟兽状，见者惊诧。一日，攀煤车取煤，压伤右手中指，治痊则此指甲独厚而锐，有微凹，能容墨，遂以指代笔。圣祖尝书其所画扇赐高丽国王，王复请于朝，具币帛乞画。一时传为美谈。

长白留少宰保，幼年气盛善怒，太夫人屡戒之。及长，使于四方，跪太夫人前乞一杖，授老仆曰："尔后见我怒，即以杖示我。"每怒，必悚然曰："母在。"怒辄平。其纯笃如此。

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图理琛奉使土尔扈特，由喀尔喀俄罗斯至其地。五十四年三月还京，述其道路所经，为《异域录》一卷进呈御览。首冠以舆图，次为行记，以所历之地为纲，而按日纪载以为目。乾隆间，奉旨采入四库全书。

康熙间，西域贡狮子二，形如图画。后口外打围遇两罴，人不能胜，召狮子搏，得之。老狮力尽而毙，小狮继亦逸去。其罴皮实之以草，置雍和宫殿庭，悬牌于腰间，一重一千三百余斤，一重八百余斤。

郑芝龙初据台湾时，厦门人有掘地得石者，文曰"生女灭鸡，十亿相倚"。人初不解。康熙二十三年，会稽姚熙止启圣为福建总督，台湾平。或曰："十亿兆也，加女姚也。郑字酉旁鸡也，灭鸡灭郑也。"郑逆窃据四十余年，而其谶已先定，盖天早厌之矣。

德清徐方虎倬，康熙癸丑进士，官翰林院侍读。归田十余年，恭遇圣祖南巡，进呈《全唐诗录》百卷。特加礼部侍郎衔，年登大耋，子列六卿，真盛世伟人也。

禹州十一龄童子朱姓，打虎救父。州牧史君廷桂奖以粟帛，萧山毛大可奇龄作《打虎儿行》。

秀水周青士筼嗜学工诗，吟诵不辍。有郡丞行署与周为邻，闻其声达旦不寐，恚甚，遣吏勾捉，将加扑抶。乡先生闻之，固请始得免。肉食之鄙，一至于此，真堪绝倒。

歙人某娶妇甫一月，即行贾。妇刺绣易食，以其余积，岁置一珠，以彩丝系之。比夫归，妇殁已三载，启箧得珠，已积二十余颗。汪千鼎洪度为作《纪岁珠诗》云："珠累累，天涯归未归。"较白香山"商人重利轻别离"之句，尤觉婉约可悲。

康熙戊申年，京师正阳门外挑浚御河，得玉印如升，篆文人不能识。礼部出榜访问，并印原印于后，数十日无辨之者。少宰孙北海家居闻之，曰："此元顺帝祈雨时所刻龙神印也，各门俱有之。盖雨后即埋地下耳。"因取一书送礼部，上刻印文注释甚详。一时叹为博物。

雍正元年，江南山东所产麦谷皆两枝双穗，蜀黍一干四穗，内池莲房同茎分蒂，诸瑞叠呈。大学士等上言："此皆皇上盛德之所感召，请宣付史馆。"

雍正癸卯状元金坛于振，榜眼上元戴瀚，探花钟祥杨炳，上以登极首科，恩施格外，俱著在南书房行走。旷典也。

圣祖时，乡会试二场以《孝经》为论题，后改用《太极图说》、《通书》、《西铭正蒙》。雍正元年，上以宋儒虽足羽翼经传，不若圣言之广大悉备，仍改用《孝经》。

湖南向无贡院，士子俱赴湖北乡试。雍正元年七月，奉上谕："湖南赴湖北，必由洞庭湖。六七月间风浪尤险，间有覆溺之患。著分湖南、湖北两闱，即于明年豫备场屋。"从此湖南多士，永无秋风涉险之虞，感颂皇仁于无既矣。

向例，殿试进士在太和殿丹墀。癸卯年十月二十七日殿试时，天寒砚冻。上命移至殿内两傍，并令太监多置火炉，俾殿内和暖，使诸贡士得尽心作文写卷。世宗之优恤士子如此。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奉上谕："新科进士于引见前，朕欲先行考试，再引见。一应仍照殿试预备。朕将诗文四六各体出题，视其所能，或一篇，或二三篇，或各体俱作，悉听其便。"此进士朝考之始。

雍正二年，礼部遵旨：应从祀孔庙宜复者六人，林放、蘧瑗、秦冉、颜何、郑康成、范宁。宜增祀者二十人，县亶、牧皮、乐正子、公都子、万章、公孙丑、诸葛亮、尹焞、魏了翁、黄干、陈淳、何基、王柏、赵复、金履祥、许谦、陈澔、罗钦顺、蔡清、陆陇其。入崇圣祠者一人，张迪。宜增置博士者四人，冉雍、冉伯牛、子张、有若。

雍正三年上谕："各省学政与正副主考，朕皆就其为人谨慎者派往，并未考试文艺，其中恐有荒疏年久、不能衡文者。著将应差翰林并进士出身各部院官查奏，俟朕试以文艺，再行派差。"此考差之始。

安州陈状元德华，少时读书静室，有东邻之女窃窥，正色拒之。事与明朝曹鼐相似，每于座右书“曹鼐不可”四字。雍正甲辰，果以第一人及第。

郃阳张大有为漕运总督，奏言写字手颤，请奏摺代书。上谕云：“忙时令人代书亦可，若密摺仍须亲写。即字画粗大，略带行草，亦属无妨。辞达而已，敬不在此。”仁和孙士毅为两广总督时，亦有是旨。我朝待大臣之宽容脱略如此。

雍正癸卯江西乡试，题“学而优则仕”一节。有周学健者，名士也。文思幽奥，房考张不能句读，怒而批抹之。归寝忽呓语，自批其颊曰：“如此佳文而汝不知，尚腼然作房考乎？”家人以为中风，急呼各房考视之，见所抹卷，曰：“试荐之何如？”时正主考任宗伯兰枝阅之，惊曰：“此奇文通场所无，可以冠多士也。”副主考德公方假寐几上，伺其醒告之。德问何字号，曰：“男字第三号。”德曰：“不必阅文，竟定压卷可也。”任问故，曰：“我寝方酣，忽见神贺我曰：‘汝第三儿子中解元矣。’今果男三号，岂非验乎？”榜定后，众问张房考呓语故，茫然不知，若或使之也。

雍正五年，浙江巡抚李卫进瑞谷。群臣上言：“皇上至德光昭，太和翔洽。是以宇内遍产嘉禾，浙江又呈瑞谷。”奉旨：“此非朕凉德所能致，想浙省浇漓之习必然丕变，是以感召上苍。如此瑞应，朕深为浙省臣民庆幸。”命晓谕浙江通省。先是因查嗣庭悖逆，停浙江人乡会试故也。

雍正六年三月，安徽巡抚魏廷珍言乡民违例演戏，应严禁。奉旨：“州县村堡之间，借演戏为名，敛钱耗费，招呼朋类，开设赌场，种种不法。此则地方有司所当严禁者。至于有力之家，祀神酬愿，欢庆之会，歌咏太平，在民间有必不容已之情在。国法无一概禁止之理。今但称违例，而未分晰原由，则是凡属演戏皆为犯法，国家无此科条也。朕立法皆准情理至当，其有不便而难行者，则奉行之不善也。”

河南孟津县居民翟世有，拾获陕西人秦泰买花银一百七十两，寻主给还，并不受谢。大吏入告。奉旨给与七品顶戴，仍赏银一百两。又商邱贫人陈怀金拾获遗金二十四两，全数付主，力辞酬谢。奉旨嘉奖，给九品顶戴，赏银五十两。又兖州车兵李中伦拾银二封，归还原主。奉旨赏银六十两。仰见我国家久道化成，民敦古处。而圣主之懋赏殊恩，与人为善，亦旷古罕有也。

乡试房考，向例选州县中科甲出身者，只许入闱一次。雍正元年五月，奉上谕：“考官以鉴拔为主，不论曾否入闱，临场时监临试以时艺一篇，其文理优长者为内帘房考，荒疏者俱外场执事。”

雍正癸卯九月会试，礼部请定取中进士名数。上定一百八十名，仍令总裁朱轼、张廷玉，此外不拘省分，不限额数，有可取佳卷，选出另行具奏。

康熙时，编检多至二百人，庶吉士五六十人。雍正元年，上谕：“内阁大学士会同掌院学士，秉公择其学优工书、善翻译者，留馆办事修书外，其或才具练达，可当科道吏部之选，或长于吏治，编检可为府道，庶吉士可为州县者，一一分别具奏。”

雍正丙午，江南乡试房考有张垒者，科分最久，自居前辈。每晚焚香拜祝神佑，如有积德之士，求暗中指示。各房笑其痴，咸揶揄之，伺其灯下阅卷时，以一细竿穿牖入，挑其冠。张惊以为神，拜祝如前。众伺其坐定，又挑之。张遂捧卷上堂，主考已寝。张叩门告以神明指示之故，主考阅之，笑曰：“此文甚佳，取中有余。君何必神道设教乎？”众噤不敢言。及榜发，此卷已中式。各哗然告张曰：“我辈弄君耳。”张正色曰：“此非我为君等所弄，乃君等为鬼神所弄耳。”此论甚正。

雍正六年，上命诸臣各保举一人。衡永郴道汪树保举其父原任刑部司官汪澐学问优裕、政事练达忠爱之性出于至诚，奉旨补授四川叙州府知府。此可见圣世用人勿疑之意，而汪树亦可谓内举不避亲者矣。

徐公士林巡抚江苏，凡谳狱先摘定案大略，牌示于外，而后发缮文册，所以杜胥吏之撞骗也。世宗尝谓曰：“尔风格凝重，当为名臣。”

武陵杨太史绪权奇倜傥，抱负不凡。雍正间苗民蠢动，王师征之。太史学郦生单身入洞说之，群苗罗拜乞降，亦奇事也。

建昌李司空凤翥，康熙丁丑翰林。雍正七年五月，奏贺瑞芝本内，自称蓬荜陋儒。贺庆云本，又称掷地才疏，敢含毫而赋五色。上谕：“李凤翥既以儒者自居，则陈奏本章自应加意慎重，不当作游戏之词。若未曾作赋而云作赋，则所奏尽属虚文。若实曾作赋，便当进呈朕览。若自知不能，而作浮词，凑成谦语，陈于君父之前，岂儒者之道乎？李凤翥受朕深恩，由翰林擢至工部侍郎。似此轻慢疏忽，尚得谓之儒者乎？”此可为陈奏不明体制者戒。

康熙庚辰科二名相。一为桐城张文和公廷玉。雍正四年，进所著《性理全书》。上谕：“此书发明圣贤之义蕴，为后学之津梁。有益于身心，有关于品谊。凡属士大夫皆当身体力行，服膺弗失。”又奉敕纂修《明史》三百三十二卷，积十有五年而成。义例为唐宋以来诸史所不及。一为溧阳史文靖公贻直。官侍郎时，奉命赴闽审案。上命教导督臣高其倬、抚臣刘世明，贻直遵旨至闽，宣述圣意。其语有：“大凡人臣事君，不但当以身事，更当以心事。此心惟知有君，而不知有人。此心惟知有君，而并不知有己。”甚合上意。朱批云：“高其倬、刘世明能从与否，尚须观其后效，朕先庆得一堪为股肱之史贻直矣。”

嵇文敏公曾筠总督河道时，中牟将筑堤。梦有兜牟而短须者，直入一揖，遂上坐曰：“某堤须筑，某所才保无虞。”公颔之。已而思其人状貌乃一武夫，言复椎鲁，何遽公然抗礼，意颇不怿。次日赴工次，过张桓侯庙小住啜茶，见神像宛然梦中所见，乃亲祷于神，一如所指。

钱唐沈暗斋近思幼孤贫，依灵隐寺谛辉和尚，延师

课读，遂成通儒。有项姓者识其非常，以女妻之。后登庚辰进士，由知县行取为吏曹，官至侍郎，以清介称。项姓之为女相攸，物色寒畯，犹是恒情，若谛辉之独具慧眼，可谓大善知识矣。

松江顾小崖成天，康熙丁酉举人。公车至京，寓宗人府丞蔡嵩宅中。雍正七年闰七月，嵩缘事逮问，簿录其家，得顾诗稿。有《圣祖轮词》六章，辞意悲切。上览之，凄然堕泪，谓大臣曰："彼未登仕籍之人，而感恩戴德之诚若此。其秉性善良，居心忠厚可知。"命江南督抚送部引见。八年至京时，庚戌科会试已过，钦赐为编修，列名入于是科庶吉士之列。人皆以为奇遇，后官至侍讲。

蒋文恪公溥，雍正庚戌进士，官至大学士。少时读书平台，每唤人，辄有应声而无人至。一夜欲溲，窗外月不甚明，呼所随仆，但应而不入。启户，见一人方枕墙门而卧，其头向内而应。初以为家僮，诃之如故。谛视之，人长三尺，方巾皂服白须，如世所塑土地像然。喝之，冉冉入地而没，人以为土地伺班，后必大贵。已而果验。

雍正七年三月初七日，滇粤二省同时庆云见，自午至酉。八年正月，景陵宝成山上产瑞芝三本，命宣付史馆。

雍正癸丑殿试，大学士尹泰等将策十卷进呈。上阅至第五本，字画端楷，策内有云："僚采之际，善则相劝，过则相规，无诈无虞，必诚必信。则同官一体也，内外亦一体也，文武亦一体也。广而至于百司庶司，何莫非臂指手足之相关？此则纯臣之居心，庶不负千载一时之遭逢，赞襄太和之上理。"数语极为恳挚，颇有古大臣之风。因拔置一甲三名。及拆号，乃大学士张文和公廷玉之子若霭。上意深悦，因遣人往谕廷玉。廷玉再三恳辞，云："天下人材众多，莫不想望鼎甲。臣蒙恩现居政府，而子若霭登一甲三名，占寒士之先，于心实有不安。倘蒙皇上天恩，名列二甲已为荣幸之极。"上云："汝家忠荩积德，有此佳子弟中一鼎甲，亦人所共服。何必逊让？"廷玉跪奏云："皇上至公，诸臣亦无私曲。只算臣情愿让与天下寒士，求皇上怜臣愚衷。若君恩祖德佑庇臣子，留其福分，以为将来上进之阶，更为美事。"上乃从其请，以张若霭改为二甲一名，即将原拟二甲一名沈文镐改为一甲三名。文镐，崇明人。

浔州谢梅庄济世为御史时，奏劾河东总督田文镜。朝廷疑有指使，逮问。命刑部严讯，曰："指使者有人，孔子孟子。"问何谓指使，曰："读孔孟书，便当尽忠直言。"上怜其直，谪军前效力。时雍正丙午十二月也。有《次东坡狱中寄子由韵二首》寄其从弟云："严霜初陨陡回春，留得冲寒冒雪身。纶綍乍传浑似梦，亲朋相庆更为人。敢愁弓剑趋戎幕，已免锒铛礼狱神。早晚扶归君莫恸，婴姗勃窣亦前因。尚方借剑心何壮，牍背书词气渐低。已分黄泉埋碧血，忽闻丹阙放金鸡。花看上苑期吾弟，护树高堂仗老妻。且脱南冠北庭去，大宛东畔贺兰西。"高宗登极放归。乞外用，授湖南粮道，长沙人士至今称之。

方恪敏公观承本名家子，祖父皆以诗文名于时，以族人累徙居塞外。公弱冠归金陵，家无一椽，借居清凉山僧寺。有中州僧知为非常人，厚遇之。公与兄观永往来南北，营塞外菽水之资，重趼徒步，并日而食，怡然安之。雍正壬子，平郡王为定边将军，征准噶尔，夙知公才，奏为记室。世宗命以布衣召见，赐中书衔偕往。凯旋，以军功实授内阁中书，累官至直隶总督。年六十有一，以八月十四日生子，公赋诗云："与翁同甲子，添汝作中秋。"高宗闻之喜甚，抱至御前，解所佩金丝荷囊赐之。

雍正癸卯殿试，二甲一名张廷珩奉旨即授检讨，并命同三鼎甲在南书房行走。传胪榜下授职，前此未有也。

诸城刘文正公统勋，雍正二年进士，以检讨入直内廷。官左都御史时，人多惮其刚直。时桐城张姚二姓官最多，文正上疏曰："大学士张廷玉与伊戚姚文然本系巨族，科第渐多，仕宦实盛，至今名登仕籍者有张廷璐、姚孔钘等数十员。臣闻圣祖仁皇帝时，曾命廷臣中因升迁太速，特谕停止升转。原任大学士王熙之孙王景曾亦在其内。臣以为宜仿此意，将张姚两姓部册有名者，亲房近支，累世密戚，现在之员开列奏闻。三年以内，除奉旨特升外，其余一概停升。"奏上，饬交部议。吏部覆称："臣部官册所载张姚两姓出仕各员，与所奏详加核对，张姓出仕者十三员，姚姓出仕者十员。惟姚孔钘系大学士张廷玉之甥，姚孔鋐系张廷玉之婿，臣等核其升转在京侍郎，在外司道知府，多由特旨简用。亦有督抚保题升用之员，或因大学士张廷玉为皇上简用大臣，该管上司或存瞻顾之情亦未可知。臣等酌议将张姚现任之员开列名单，行文在京各部院、在外各该督抚，令其察看。嗣后除臣部论俸仍应照例升转外，如有才具优长应行保题者，应于摺内将该员系大学士张廷玉亲戚之处声明，与臣等确查该员历俸深浅是否合例之处，核覆具奏。如不能称职，亦即据实纠参，务期一秉至公，不得稍存瞻徇。庶举措咸得其平矣。"奉旨依议。一时朝议翕然。夫以张姚世禄之家，簪缨相望，循资升转，原无偏私。而文正之不避嫌怨，蹇谔立朝，亦从可想见矣。

雍正六年七月，上谕内务府总管常明于卢沟桥盖造官房，令赴京应试举子无盘查行李之扰，并令崇文门查税官员严饬巡役，毋得借端稽留，额外苛索。至今著为功令。圣朝作养人才，体恤周至，古未有也。

卷 九

雍正六年十月二十九日，恭遇万寿令节。滇南省城五色庆云捧日，经辰巳午三时，至十一月朔，绚烂倍常，呈现两日，实从古未有之祥。总督鄂尔泰奏报，奉旨："朕每遇此嘉祥，不敢丝毫庆幸。惟倍加敬畏，况此

实卿忠义所感，而献于朕寿日者。正表卿爱戴之忱也。”命宣付史馆。

海宁陈文勤公世倌官山东巡抚时，雍正二年六月，阙里孔庙灾。上命世倌修庙，遵旨：正殿用黄琉璃瓦，两庑用绿琉璃瓦，以黄瓦镶砌屋脊。圣像选内务府匠人到东，用脱胎之法，敬谨装塑。钦定大门曰圣时，二门曰宏道。八月，圣像成。九年，命监修孔林，去墓四十余步，陷出一穴，广尺余。内有石榻，上朱棺已朽，有白骨一具，甚伟，旁置铜剑长丈余，莹绿色，有竹简数十页，皆蝌蚪文，取视成灰。意此尚在孔子之先，因加石封之，为设少牢之礼焉。

世宗尝谕朱纲曰：“昔圣祖赐朕眼镜，朕眼目原不似今精明，因圣祖升遐之时，痛哭出涕，较少时反觉倍好。似此，人言哭多伤目之论未确。彼时朕在养心殿办理政事，坐卧不离此处者三年。而三年内，每遇暑天，未有如此殿之凉者。朕曾蒙圣祖慈训：戒急用忍。故殿中匾额即用此四字，仍敬书上谕二字于上。东暖阁匾额取惟仁二字，对联云：诸恶不忍作，众善必乐为。西暖阁匾额取为君难三字，对联云：原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可见我朝圣圣相承，心传有自。

鲁亮侪之裕，雍正间作令河南，与田总督文镜不洽。每被劾一次，世宗召见必升一官，真奇遇也。乾隆初，官至直隶清河道。

奉新甘庄恪公汝来既贵，其父万达、弟汝蓬、子禾始，以雍正丙午科同领乡荐。三世同榜，古今罕觏。

钱塘王介眉延年，雍正丙午举人。著有《通鉴编年纪事本末》。少时尝梦至一室，榻上坐一叟，短身白发，见客不起，亦不言。又有一人颀而黑，揖介眉而言曰：“余汉之陈寿也。作《三国志》，黜刘帝魏，实出无心，不料后人以为口实。”指榻上人曰：“赖彦威先生以《汉晋春秋》正之，汝乃先生之后身，闻方撰《历代编年纪事》，夙根在此，须勉而成之。”言讫，手授一卷书，俾题六绝句而寤。寤后仅记二句，曰：“惭无汉晋春秋笔，敢道前身是彦威。”至高宗朝，年八十余，成书进呈，赐翰林院侍讲。

襄城刘芳草青芝，雍正丁未翰林。与兄青藜甚友爱，筑江村七一轩同居。所谓七一者，仿欧阳公六一居士之义，而多一弟，故名七一先生。

孙文定公嘉淦，康熙癸巳翰林，以直言敢谏受知。世宗洊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乾隆间，历官至大学士。立朝刚直，多面折廷诤，不避权贵，天下想望丰采。乙丑秋审册内有福建蒋邦龄致死族匪一案，公上疏曰：“查旧例，同族之中果有凶悍不法、偷窃奸宄之人，倘事起一时，合族公愤，不及鸣官，以家法致死，报官审明，死者所犯应死与不应死者，将为首者分别拟杖，减等免抵。嗣于乾隆二年五月，据广督鄂奏称，旧例虽属体顺人情，但恐朋比串害，地方官岂能洞烛无遗？倘民间恃有减等免抵条例，相习成风，其中难免冤抑。奏请酌删。经刑部律例馆议称：族大人众，贤愚莫分。或以富贵而招众怨，或以刚直而致同仇。一人煽诱，群相附和，共挟微嫌，辄图报复。因而驾捏串害，难免冤抑之处。况生杀乃朝廷之大权，如有不法，自应明正刑章，不宜假手族人，以开其隙。奏请删除在案。臣等伏思旧例乃一时惩创凶悍权宜之法，行之久远，必滋流弊。夫族众之中，爱憎多端，或以侮慢招衅，或以戆直生嫌，或假义忿以树己威，或借公义以报私怨。一豪强倡论于先，众朋党附和于后，仓猝致死，情罪难明。如一家之中，莫尊于祖父母、父母，其子孙若违犯教令，殴之杀之，宜无不可。然殴杀则律应满杖，故杀则律应杖六十，徒一年。是祖父母、父母之于子孙，尚且不得擅杀，何况其他？再捉奸例内，卑幼不得犯尊长，犯则依故杀伯叔母、姑兄姊律科罪。尊长杀卑幼，亦按服律拟。诚以伦纪攸关，防微杜渐也。夫以朝廷之尊，明罚敕法，于凡应死罪人，犹令法司详加核议。至于法无可道，必令三次覆奏。圣天子用刑慎重如此，奈何任匹夫之好恶，操生杀之大权，横行于一族乎？是旧有之例必不可存，族匪之条不须另设，于比拟定罪，则当临时参酌，虚衷援引，务使轻重得宜，方为允协”等语。奉旨：饬部议行。其他嘉谟谠论甚多，不及备载，录此以见一班。

雍正十年七月，山东巨野县民李恩家牛产瑞麟。麕身牛首，遍身皆甲，甲缝有紫毫，玉定文顶，光彩烂生。抚臣岳濬奏请诏付史馆，宣示中外。奉旨：“山东前岁被水，今闻产瑞麟，实深愧悚。该抚所请皆属虚文。将朕朝乾夕惕，对越上天之悃忱，晓谕天下知之。钦此。”仰见圣天子持盈保泰，敬天勤民之至意。

仁和吴太常隆元奏天坛摺，内有蜈蚣八字墙字样。世宗命交部严议，以其不敬也。十三年，谕廷臣曰：“凡奏章遇有坛庙等字，怀中囊中俱可携行，不可夹带鞋袜之间。”世宗之诚敬如此。

博野尹会一元孚，雍正甲辰进士，累官工部侍郎。文章经济兼而有之，尝有《敬陈末议疏》，条奏豫省农桑事宜，言之亲切有味。其词曰：“臣窃惟衣食为生民之至计，农桑实务本之良图。我皇上轸念民依，重农贵粟，特颁谕旨，明示劝课之方。复命廷臣详筹教稼之法。臣伏读纶音，遵照部议，业已饬令各属，随地制宜，因民利导，设立老农，兴修水利，实力奉行。惟是臣生长田间，颇知农务。谨就豫省情形，悉心筹画，谬抒管见，敬为我皇上陈之。一，天时之宜乘也。凡物之生长，必有其候。故农时以不违为先，而力田以早种为主。盖早种则先得土气，根株深固，发生必盛，收成必倍。今豫省百姓罔知节候，往往有时宜播种而未举耜者，有时宜耘籽而始播种者。既失天时，遂违物性。臣查播麦之期，务在白露。如天气尚暖，当于白露十日后种之。种高粱当临清明节，种早谷当临谷雨节，种棉花当在春末夏初，豆子、晚谷则于五月刈麦之后在麦地播种，荞麦于中伏以内，芝麻多种于棉花地旁。即有气候不同，寒暄各异之处，要必按时下种，不可迟缓。应令地方官刊刻告示，遍户晓谕，并责令老农督率劝勉。仍钦遵圣谕。州县官不拘时日，轻骑减从，亲往各乡查勘。如逾时而未种者，即询明缘由，面加训饬。倘有工

本不足者，许老农开具名结，借以仓谷，秋后照例还仓。则天时无失，而耕种得宜，庶百谷繁昌，收获自丰矣。一，人力之宜尽也。南方种田，一亩所获以石计。北方种地，一亩所获以斗计。非尽南智而北拙，南勤而北惰，南沃而北瘠也。盖南方地窄人稠，一夫所耕不过十亩，多则二十亩，力聚而功专，故所获甚厚。北方地土辽阔，农民惟图广种，一夫所耕自七八十亩以至百亩不等，意以多种则多收，不知地多则粪土不能厚壅，而地力薄矣。工作不能遍及，而人事疏矣。是以小户自耕己地，种少而常得丰收，佃户受地承耕，种多而收成较薄。应令地方官劝谕田主，多招佃户，量力授田，每佃所种不得过三十亩。至耘耔之法，又须去草务尽，培壅甚厚，犁则以三覆为率，粪则以加倍为准，锄则以四次为常，棉花又不厌多锄，则地少力专。佃户既获丰收，田主自享其利。且分多种之田，以给无田之人，则游民亦少。仍饬地方官善于奉行，不得强抑勒派，以滋扰累。一，树艺之宜广也。夫木之佳者以桑为尚，其余如枣、梨、桃、杏、榆、柳、椿、杜等均堪利用。臣查豫省地方每多碱飞沙之地，小民因难以垦种，大半荒弃。不知碱之地挖去三尺，必无咸味，飞沙之地挖去三尺，必有湿气。而村尾、沟头、篱边、屋角，隙地颇多，虽不可播种五谷，未始不可栽植树木。似应令地方官责成乡耆保长，广为劝谕，就所宜之木，随处种植，加意培养。如乡耆保长有能于一年之内，劝民种桑五百株，梨、枣等树一千株者，据实册报，印官给以花红。三年内能每年添种如前数者，给匾奖励。则地无旷土，而利赖更溥矣。一，女工之宜勤也。窃以蚕桑之利固属无穷，而布疋之需为用尤广。查江南苏松两郡最为繁庶，而贫乏之民得以俯仰有资者，不在丝而在布。女子七八岁以上即能纺絮，十二三岁即能织布。一日之经营，尽足以供一人之用度而有余。今棉花产自豫省，而商贾贩于江南，则以豫省之民旷费女工故也。臣愚以为寸丝之直可买尺布，衣布之人百倍衣丝。且织布易而织丝难，教以难者或未必其率从，教以易者庶可冀其就业。但豫省未尝不织布，而家有机杼者百不得一，应令地方官晓谕有力之家，或多造机杼贷于织布之户，量取赁直，或将无碍公项，可以动支打造者，令其报名给领。俟一年之后，缴还原项。并广谕妇女，凡牌甲之内有一家织布者，即令同甲仿效行之，久而比户连村无不各勤纺织，似亦推广蚕桑之一道也。以上四条，臣仰体我皇上重农务本、富民足食之至意，窃就豫省地方，董率官民措施办理。但臣知识浅陋，是否有当。伏乞训示遵行。"

雍正十二年元旦立春，恰遇甲寅年、丙寅月、戊寅日、甲寅时，瑞雪缤纷，竟日盈尺。考之占书，最为祥瑞。诸臣上表称贺，上却之。

世宗登极，恩科有因回避考官，未曾应试者。钦派大臣拟题，奏请钦定于内阁考试，寻取四卷。又命大学士王顼龄、尚书励廷仪、吏部侍郎史贻直、户部侍郎张伯行、李周望、兵部侍郎阿克敦、副都御史李绂同南书房翰林，检阅落卷，取前二名，俱赐为举人。特恩也。

华亭黄石牧之隽，于雍正元年七月奏《呈中元祭圣祖文》，称旨。次日召见养心殿，时之隽尚在庶常，特蒙赐貂，授职编修。他日，上命检查档案，凡撰文称"很好"、称"好者"列名给赏，时陈编修万策、邓修撰钟岳、陆庶常奎勋、钱庶常陈群皆赐内府缎一匹，之隽得二匹。圣祖祔主太庙。乾清宫早朝，两大礼侍班，躬觏其盛，人咸羡其遭际云。

雍正十二年四月，直隶总督顾琮奏：永定一河全赖下口深通，庶上流畅注入淀，乃陶河以南渐积填淤。正议挑浚，仰赖皇上至诚感格，天赐引河。开刷二十余里，有四千余丈之远，不劳民力，悉出天工云云。奉旨展祀，以答神贶。

雍正三年四月，吏部议：原任检讨董玘乞终养，应准所请，俟亲终来京候补云云。奉旨："为人子无不欲父母常存，今云亲终候补，人子闻之何以为情？似此不仁之语，朕不忍阅。著删去具奏。"圣主孝治天下之意如此。

雍正七年八月，浙江署督性桂、署抚蔡仕舢奏进湖州民王文隆家万蚕同织一幅，长五尺八寸，宽二尺三寸，自然成就，不由人工。王大臣上表称庆。上谕："朕每遇休征，必加乾惕。倘蒙上天锡福，黎庶衣食充盈。乃朕心所谓祥瑞也。"

雍正十一年，大学士管掌院事张廷玉遵旨议奏，新科庶吉士恩给廪饩，每月给银四两五钱，器用什物工部支取，并拨给官房一所为教习馆，令肄业其中。

桐城张宝臣廷璐，康熙戊戌榜眼，文端公之三子也。督学河南，除夫马取给地方外，其幕友束脩，家口养赡，俱无所出。上闻之，问其兄户部尚书廷玉，遂以实对。上命抚臣田文镜酌议，每岁夫马银一千六百两，幕脩银一千两，养赡家口银一千两，供给杂用银三千两，每岁银六千六百两，三年共需银二万两。河南学臣养廉之优自此始。

雍正十八年八月，赐湖北巡抚王士俊花屯绢蜜荔枝。其谢恩摺有云："缝衣有耀，顶踵皆被龙光。怀核亲尝，肺腑长含玉液。"上览之，批云："衣只被身，何及顶踵？核岂足尝？难入肺腑。凡司章奏者当知之。"

新安汪谨堂由歙寄籍杭州，入钱塘学时，巡抚徐元梦闻其名，延致幕中。迨徐升工部尚书，汪援例入成均，偕至都。雍正元年，徐疏荐之。奉旨充明史馆纂修官。故事，史局编纂例用词臣。汪以诸生被命，时人荣之。

无锡邹小山一桂，雍正丁未传胪，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工写生，设色明秀，布置自如，南沙相国不是过也。

祁阳陈文肃公大受，雍正癸丑翰林，官至大学士。卒后，其子营葬于祖茔。卜有日矣，梦有持帖来拜者，曰：河神王清本十二人也。惊而寤。次日到坟伐其树之碍路者，树文有王清本三字，数之十二枝也。遂命停伐。

翰林学习国书，盖以备翻译编纂之任。故须专心熟习，辨析精微，积学功深，与年俱进，始为不负所选。康熙年间馆选之例，庶吉士年四十五岁以下者，悉皆分读清书。世宗御极以来，祇择年少资敏者，每科不过十余人，盖取其年富力强，可收记诵翻译之功也。而翰林甫经散馆，遂谓无从考验，束置高阁，以致教习三年转为虚设。雍正十一年四月，上谕："嗣后庶吉士等虽经授职，或数年以后，或十年，朕当再加考验能否。若仍然精熟，必从优录用，以示鼓励。其或遗忘错误，亦必加以处分。"此翻译翰林大考之始。

雍正十一年十月初三日，大学士张廷玉请假回里。奉旨："给与驿递夫马，其所过地方，派拨弁兵并文武官员迎接。悉照上年鄂尔泰进京之例。至明年回京，亦照此例。"

向例馆选不分省，以致边省多缺。通江李雪原钟峨，官太常寺少卿，雍正四年疏言："康熙四十五年至六十年，七科不分，大小省俱有庶吉士。至元年癸卯，汉军及河南、四川进士无馆选者。二年甲辰，蒙古及山西、河南、陕西、湖南、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诸省进士俱无馆选之人。请广储才之路。"上交部议准行。今各省皆有馆选，自钟峨疏奏始。

景州魏君璧廷珍以李文贞公荐，由举人入直内廷。同王兰生、梅珏成在馆充校对官，编《乐历渊源》诸书。尝被命与文贞参酌乐律韵学，士林以为荣。后中康熙癸巳探花，世宗时官至工部尚书。

慎郡王，世宗宪皇帝庶弟也，工诗，善画山水，笔致超逸。有《山静日长小景》，高宗纯皇帝御题云："即景绘为图，笔法特高老。一峰插天青，波面池亭小。峰腰瀑布飞，亭畔清流绕。更无别装点，写意殊了了。我闻诗兼画，妙品古来少。摩诘真迹无，元镇清风渺。吾叔乃升堂，况值青年早。从知天授奇，不凭人力巧。"恭读一过，想见王之画笔世所罕及也。

雍正十一年六月，广西巡抚金𫟹疏称：郁林所属之富民乡藤厘坡忽涌瑞泉二穴，味甘色清，足灌田三千余亩。奉旨建祠，奉祀泉神。

桂林朱蕴叔龙耀为蒲令，邑处万山中，高峻陡坂，非雨泽不能有秋。乃刊《区田图说》，劝民为之。区田者始于伊尹，古法不可考已。元王桢农推本汜胜之之法，以为每田一亩，广十五步，每步五尺，计七十五尺。每行占地一尺五寸，计分五十行。其长十六步，每步五尺，计八十尺。每行占地一尺五寸，计分五十三行。长广相乘得二千六百五十区。空一行种一行，隔一区种一区，留空以便浇灌，且可疏风，不致熟坏。而以余土壅根也。除隔空外，可种六百六十二区。区深一尺，用熟粪二升。骤用生粪，恐峻热害苗也。与区土相和，布种匀覆，以手按实，令土与种相著。苗出时，每一寸留一株，每行十株，每区十行，留百株。别制广一寸长柄小锄，锄多则糠薄，若锄至八遍，每谷一斗得米八升。如雨泽时降，则可坐享其成。旱则浇灌不过五六次，即可收成。结实时，锄四旁土，深壅其根，不致被风吹折。其为区当于闲时旋旋掘下。春种大麦、豌豆，夏种粟米、黑豆、高粱、糜黍，秋种小麦。随天时早晚，地气寒暖，物土之宜节次为之，不必贪多。毋论平地山庄，岁可常熟。近家濒水为上，其种不必牛犁，惟用锹镬垦劚，更便贫家。大率区田一亩，足食五口。丁男兼作，妇人童子量力分工，定为课业。若粪治得法，灌溉以时，虽遇灾旱，不能损耗。后衢州詹文焕监督大通于官舍隙地为之，计一亩之收五倍常田。又聊城邓钟音于雍正末亦尝行之，一亩之收多常田二十斛。劝农治生者，当考镜焉。

漳浦蓝任庵鼎元，少孤力学，读书山中。贫不能具蔬，月携白盐一罐，点以侑餐。同学咸揶揄之，蓝怡然作《白盐赋》以自励。雍正初，以恩贡人成均。校书内廷，分修《大清一统志》。献《青海平定雅》三篇，《临雍颂》、《日月合璧五星连珠颂》、《河清颂》各一篇，一时声噪都下。高安朱相国荐举，授广东普宁县。引见时，上顾廷臣曰："此人用做道府，亦绰然有余。"之官三载，与观察使不合，劾免。总督鄂专摺奏复，奉特旨赴京。十一年三月引见，奏对良久，命署广州府，赐御书貂皮等物。遭际圣明，真异数也。

卷 十

雍正十一年四月，奉上谕："国家声教覃敷，人文蔚起，加恩科目，乐育群材，彬彬乎盛矣。惟博学宏词之科，所以待卓越淹通之士，俾之黼黻皇猷，润色鸿业，膺著作之任，备顾问之选。圣祖仁皇帝康熙十七年，特诏内外大臣荐举博学宏儒，召试授职。一时名儒硕彦，多与其选，得人号为极盛。迄今数十年，馆阁词林，储材虽广，而宏通博雅、淹贯古今者，未尝广为搜罗，以示鼓励。自古文教休明之日，必有瑰奇大雅之材。况蒙圣祖仁皇帝六十余年寿考作人之盛，涵濡教泽，薄海从风。朕延览维殷，辟门吁俊，端崇实学，谕旨屡颁。宜有品行端醇、文材优赡、枕经葄史、殚见洽闻，足称博学宏词之选，所当特修旷典，嘉与旁求。除现在翰詹官员无庸再膺荐举外，其他已仕未仕之人，在京著满汉三品以上，各举所知，汇送内阁。在外著督抚会同该学政，悉心体访，遴选考验，保题送部，转交内阁。务期虚公详慎，搜拔真才。朕将临轩亲试，优加录用。广示兴贤之典，茂昭稽古之荣。应行事宜，著会议具奏。钦此。"

雍正十三年二月，奉上谕："朕令荐举博学宏词，以广育才之典。为督抚者自应秉公采访，加意搜罗，以副朕爱惜人才之至意。乃降旨已及两年，而外省之奏荐者寥寥无几。以江浙两省人材众多之地，至今未见题达。此非人才之不足应选，乃督抚等奉行不力之故也。大凡荐举之典，臣工得以行其私者，往往踊跃从事，争先恐后。若不能行其私，则观望迟回，任意延缓。其迹似乎慎重周详，其实视公事如膜外也。凡督抚学臣之所考取者，不过就耳目见闻之所及，彼伏处岩隅、学问

淹雅、素有抱负之士，未必肯以文章笔墨求售于有司，以幸邀一日之遇合。是在督抚学臣留心访察，加意旁求，屏虚名而崇实学，以佐国家右文之治。如李卫、吴应棻合举二人，吴应棻又独举二人，就中则有宣化府进士。夫以宣化北边一郡，尚有可举之人，何况各省内地之大？可见李卫、吴应棻乃实心为国家留意人材者。著再通行宣谕：无论已奏未奏之省，俱著再行遴选。倘因朕此旨，而遂冒滥以行其私，亦难逃朕之鉴察。若果有才华出众，而与例不符者，著具摺陈奏，候朕降旨。其在京三品以上之大臣，均有荐举之责。将此一并晓谕知之。钦此。"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奉上谕："国家久道化成，人文蔚起，皇考乐育人材。特降谕旨，令直省督抚及在朝大臣，各保举博学宏词以备著作之选。乃直省奉诏已及二年，而所举人数寥寥。朕思天下之大，人材之众，岂无足膺是举者？一则各怀慎重观望之心，一则鉴衡之明，视乎在己之学问。或己实空疏，难以物色流品，此所以迟回而不能决也。然际此盛典，安可久稽？朕用再为申谕：凡在内大臣及各省督抚，务宜悉心延访，速行保荐。定于一年之内齐集京师，候旨廷试。倘直省中实无可举，亦即具本题覆。钦此。"

本朝自康熙己未至乾隆丙辰，两开制科，得人之盛，旷古罕闻。伏读两朝谕旨，可想见圣主思贤若渴之至意焉。

乾隆元年九月，召试荐举博学鸿词二百十人于保和殿后。钦命试题：策问二道，五六天地之中合赋，山鸡舞镜七言排律，黄钟为万事根本论。上临轩亲试，取一等五名，二等十名。次年，补试临场未到并续荐二十六人。钦命试题：策问二道，指佞草赋，良玉比君子七言排律，复见天心论。钦取一等一名，二等三名。是科较康熙己未取数较隘，然榜首刘文定公纶起家词赋，洊历政枢，明良契合，千载一时，实与王文恭公后先媲美云。

嘉定张南华鹏翀性颖异，读书如夙习，诗画无不敏捷。雍正丁未，入词林馆课雁字诗，日未晡，成七律三十章，众皆叹服。乾隆二年御试众词臣，日未午有交卷者，皆曰：必南华也。"果受知于高宗，擢高等，官至正詹。

张文敏公照同南华入朝，值春雪初霁，南华见午门外檐下冰柱，赋七律一章。文敏疑为宿构，南华请面试。文敏出所佩小玉羊为题，南华应声云："宛尔成形质，居然或寝讹。"方欲续下，有旨命和汤圆诗。南华立成二十四韵以进，其警句云："甘白俱能受，升沉总不惊。"文敏叹服，曰："不料仓卒间犹能自见身分也。"

钱文端公陈群，早岁诗名与沈宗伯德潜相埒，天下称诗者以二公为宗。高宗南巡，御制诗俱寄沈与钱赓和，相传为二臣遭际之异数也。

高宗纯皇帝天纵多能，文不加点，词臣中罕能赓和者。钱文端公尝侍上于乾清宫，元宵联句，上思若涌泉，言言珠玉。文端得一联云："风团谢家絮，霜点洞庭橙。"一时王公大臣推为五字长城。

岳大将军钟琪状貌奇伟，食饮兼人，而工于吟诗。遇赦后，种菜于四川之百花洲。既而有诏起用，督师征金川，过邯郸题壁云："只因未了尘寰事，又作封侯梦一场。"

乾隆丙辰，张文和公梦见其父文端公。文和请问今科状元，文端书"钰"字示之。问何姓，曰："姓徐。"及胪唱，一甲一名乃金德瑛也。始悟钰字中已藏其姓名。继云姓徐，又以德字偏旁合姓告之，真不可思议。

涪州周大司马煌，其祖峨眉山樵也。年九十九未娶。一日忽于溪中得金银若干，与所善贫人吴翁谋迁居城中，且属为媒，愿以万金为聘，但非处子不可。吴笑诺之。归告妪，谓九十九老翁谁肯与为婚者？时吴女年十九，忽跪而请曰："父母贫且老，生女不生男，何恃？今周叟高年骤获多金，天将福之。未必遽终于此，女愿嫁之。父母得万金之聘，可以娱老矣。人各有命，女如薄相，嫁年少者未必不孀也。"吴夫妇奇其言，以告叟。喜甚，即日委禽成婚。后年余生一子，时叟年百岁矣。及见其子游庠食饩，抱孙后乃卒，寿一百四十岁矣。女先一岁卒，已五十九矣。信人瑞也。

无锡顾祭酒栋高，康熙辛丑进士。以中书谢职归田，乾隆辛未以经学征。召见之日，上问以治道。对曰："以俭德示天下。"赐官国子监司业。丁丑迎銮，晋祭酒衔。著有《春秋大事表》，萃公谷之微言，正杜孔之义疏。宋元以后诸儒，鲜及其精确也。

曹洛禋麟书晚年受知高宗，官至侍读学士、上书房行走。予告归里，自述生平，曾入黄山遇老人传道。人问纳交当从子夏乎？从子张乎？曰："朝廷之上从子夏，乡党之间从子张。"

张南华宫詹侍直乾清门。有旨宣召，而南华已归。上以诗责之云："传宣学士为吟诗，勤政临轩未退时。试问羔羊三首内，可曾此际许委蛇。"命依韵和呈，聊当自讼。南华遵旨和进，上喜，赐以克食。南华又进《谢恩诗》，有"温语更欣天一笑，翻教赐汝得便宜"之句。

古来君臣唱和，如虞廷赓歌、周室巷阿尚已。三代后如汉武帝、唐太宗、元宗、宋仁宗，皆有赓扬之辞。然皆君唱臣和，从未有臣作诗而君和者。乾隆七年，庶子张南华鹏翀奏进经史，蒙召对，赐御书。鹏翀以所画《春林淡霭图》进呈，并题六诗于上，末用头字韵云："珍秘琅函特许求，他年拟结赐书楼。天公定遣云霞护，长有龙光在上头。"上用韵赐和六首。以君而俯和臣诗，从古帝王未有此冲然若谷者也。是日，赐松花石砚，上有御制铭"以静为用，是以永年"八字。上天纵多能，鹏翀诗才敏捷，每日宣召至再至三，词馆诸臣艳称奇遇。一日，又以所画《日长山静便面》进呈。上题云："仿佛前生是葛三，画禅潇洒擅江南。大痴更擅坡仙笔，勍敌江山两不惭。"盖以东坡许之。其宠异如此。

乾隆十九年，琉球国中山王尚穆遣陪臣毛元翼、蔡宏谋等上表请封。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上遣侍读全魁、中允周煌往封。六月二十二日渡海，舟泊姑米山候

风。忽飓风大作，经三昼夜，接封大夫郑秉和请易小舟登岸暂避，使者以诏敕在舟不从。二十四日风愈暴，四股椗索十余一齐皆断，柁走，龙骨触礁而折，底穿入水。时既昏黑兼大雷雨，帆叶厨棚吹落殆尽。倏见神火飞向桅木，焚招风旗而坠，又海面一灯浮来，若烟雾笼罩状。于是众悉呼曰："天后遣救至矣。"须臾，船身直趋向岸，一礁石透入船腹，不动亦不沉。因令解杉板小舟下水，捧诏节陆续登岸，同舟二百余人举庆更生，皆云皇上洪福所庇。舟到姑米港，谒庙行香，献"愿大能成"四字扁额。其对联云："神为德其盛乎。呼吸回天登彼岸。臣何力之有也。忠诚若水证平生。"以答神贶。方颠播时，使者虔告天后，若默佑平安，当为神乞请封号，并于册封之年，明颁谕祭。至是具奏，请加封谕祭。上命部议。部查天后亦称海神，康熙十九年，敕封海神天妃为"孚国庇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天妃。"二十年，福建提臣万正色以天后著灵具奏，诏封"妙灵昭应仁慈天后。"五十九年，检讨海宝册封，奏请春秋致祭。乾隆二年，闽督奏称：守备陈元美在洋遇风，祷天后获安。奉旨加封"福佑群生"四字。今应如所奏。奉旨："加'诚感咸护'四字。并书明封号，即于怡山院天后宫举行祭事。"

乾隆丙辰为高宗登极首科，馆选多至六十七人。名臣如蔡相国新、曹尚书秀先、秦尚书蕙田、金总宪德瑛、仲总宪永檀、鹤总督年、钟总督音皆出其中，可谓盛矣。

会稽傅玉笥王露，康熙乙未翰林。归田四十年，以著述自娱，年逾八旬，尚能挥翰。乾隆初年，上眷注旧臣，恩加宫允。儒林荣之。

江宁燕子矶宏济寺僧默默，于乾隆辛未年恭迎圣驾。上问其年，奏云一百二岁。上笑曰："和尚还有二十年寿。"随赐紫衣。默默谢恩而出。乾隆二十年乙亥竟圆寂矣，方信天语之成谶。

谢侍郎道承尝引疾乞休以养母，人问何不奏终养而奏病耶。曰："为人子养可也，闻终字便伤心耳。"其《忆母诗》云："儿来前，自尧经今凡几年。儿可记，自尧经今凡几帝。儿时应对稍逡巡，母怒变色旋喝嗔。陈箧逊志学人责，稽古胡不如妇人。吁嗟！母言在耳，儿颜犹泚。安得我母常嗔？儿常泚？于今劝学无闻矣。"读此诗而不劝于孝励于学者，非人情矣。

陈句山兆仑，雍正庚戌进士。乾隆初荐举入翰林，官至顺天府尹。生平和易近人，人有寸美，爱不去口。有以诗文请质者，备极奖借，故人乐亲之。书法兰亭，取意简远。梁侍讲同书云："本朝不以书名而书必传者，陈文简公元龙及句山先生两人而已。"

齐次风召南，雍正己酉副贡。乾隆初荐举入翰林，官至礼部侍郎。少颖敏，读书十行俱下。目光炯炯，能瞩一二十里。尝登杭州凤凰山，视隔江西兴渡，人皆历历可辨。应征北上，谒某邑宰，留宿署中。见架上有异书八册，借观竟夕，天明还之。主人讶其阅之速，询之则一一成诵矣。为阁学时，高宗得古镜于宁古塔，未详款式，问朝臣，莫有对者。齐引证书史，罗列具奏，天颜大悦，谓左右曰："是不愧博学鸿词矣。"沈文悫公德潜尝因奏言天台石梁之奇，高宗询及齐。对曰："荒山硗确，不足以劳圣驾。"人讶其率易，然可见其伉直也。后因上书房退直归，马惊坠地破脑，目睛眩转，神魂飞越。蒙古医生以牛脑实之，即用生牛皮冒首，使真气聚而不泄，且遍体椎扑，使十二经脉复具本初，三百六十五骨节各还部位。三日而知痛，五日而知饥，不三月而能起立。然生平所读书不能记忆只字，前后如两人云。

回文诗，诗家以为小道，罕有为之者。如张月槎汉《秋夜》一首云："烟深卧阁草凝愁，冷梦惊回几树秋。悬壁四山云上下，隔帘一水月沉浮。翩翩影落飞鸿雁，皎皎光寒静斗牛。前路客归萤点点，边城夜火似星流。"字字熨贴，巧合自然，岂复庸手所能为。

仁和钱相人琦应丁巳会试，公车将发，友人吴某治酒饯行。至则不见酒肴，而主人有愧色。怪而诘之，曰："寒家素有狐仙，今日已治具，忽被摄去。奈何？"钱戏曰："主人惜费而托故于狐耶？"吴窘甚，邀客往厨下验之。爨火未熄，毛血之属尚存，而肴核全失。钱大呼曰："我有一言奉问，此去若能登第，狐仙还我酒肴。否则竟请全啖之，我亦无颜相扰矣。"言毕出。未久，吴笑而至曰："恭喜今科必中，酒肴已还在案矣。"欢饮而罢。是科吴果成进士。

陈学士大睑初入学时，年十九，偶病剧，梦紫衣僧自称元圭大师，握其手曰："汝背我到人间，盍归来乎？"陈未及答，僧笑曰："且住，且住。汝尚有琼林一杯酒，瀛台一碗羹，吃了再来未迟。"屈其指曰："此别又须十七年也。"言毕而去。陈惊醒，病遂瘥。己未成进士，入翰林，官至侍读学士。三十六岁，秋痢不休，因忆前梦十七年之期，笑谓家人曰："大师未来，或又改期亦未可知。"一日早起焚香沐浴，索朝衣冠著之。曰："吾师已来，吾去矣。"跏趺而逝。

新建裘文达公曰修为编修时，两典江南乡试，两典浙江乡试，一典湖北乡试。旋奉命视巴里坤军务，赐御用冠服，以宠其行。归朝奏对称旨，遂命在军机处行走。洊历六卿，兼司撰述，所作文以欧阳文忠公为宗。常游滁州，得文忠画像，乞上题之。文达书仿张即之，上以内藏即之书《华严经》残本命补书，人莫能辨。尝奉命往河南、山东、江南经理河渠，当是时，河南水溢数郡，所被灾州县甚多。文达疏水之达于淮者四，枝流六十有三，民得永远宁居，所治克副圣虑。而直隶如永定、大通等处，孰宜堤堰，孰宜疏浚以达诸海，凡上指授方略，悉以属之，无不允协。尝治某水时，有田夫突至舆前，如欲有言者，左右呵止之。文达呼与语，竟得地势高下之宜，久而无患。其虚衷博采类如此。年六十二卒。前一日语家人曰："我本江宁燕子矶河神，今将复位。汝等扶榇还江西，必过彼，可求签于关帝庙。如系上上第三签，则知我仍为水神。否则或有遣谪，不能复位矣。"家人闻之，疑信参半。有老仆独信之曰："公为王太夫人所生，太夫人本籍江宁，渡江时曾求子于燕

子矶水神。夜梦袍笏者来曰：'与汝佳儿。'逾年生公。"后以公之丧归至燕子矶，如其言卜于关帝庙，果得第三签，遂立木主于旁。两江总督尹文端公继善，为立石作诗纪其事。

尹文端公爱才如命，总督两江时，有王主簿发桂，派令管理省城行宫。王有句云："愧我衙官无一事，宫门持帚扫闲花。"公大器重之。又解秀才中发谒见，鲍雅堂在座。适十四公子庆宝至前，鲍问年几何，曰："十四岁。"鲍戏出对云："十四世兄年十四。"解应声曰："三千弟子路三千。"公即聘解为西席。

长洲沈宗伯德潜，以名诸生久困场屋。乾隆元年荐举鸿博，召试不售，归。戊午己未联捷入词垣，年已六十余矣。壬戌散馆，试殿上。日未昳，黄门卷帘，上出赐诸臣。问："谁是沈德潜。"沈跪奏："臣是也。"上曰："文成乎?"对曰："未也。"上曰："汝江南老名士，而亦迟迟耶。"翌日，授编修。六月，引见奏对毕。上曰："沈德潜系老名士，命和消夏十咏，余愿和者亦和。"于内阁分给笔札，赐饮及饼饵瓜果。自午至未，成诗六章。有旨嘉奖，赐文纱越葛。旋升中允少詹事，典湖北乡试归，召入上书房，再迁礼部侍郎。乞假省墓，诏赠其先人如其官，并赠诗褒之云："清朝旧名士，吴下老诗翁。向每诵新句，犹然见古风。"同官皆谨依此二十字为韵，仿贺知章还四明例赠行。假满还京，典戊辰会试。次年，请告归里，上命恭校《御制诗集》毕，乃行。上赋诗以赐，复命加尚书衔，在籍食俸，时嘉兴钱司寇陈群亦予告在籍食俸，上称两诗翁。文臣之荣，无出其右。

钱文端公典庚午江西乡试，写榜吏陈巨儒须鬓如雪，求公手书以为荣。自陈年七十，手写文武三十二榜矣。公赠诗云："桂籍凭伊腕力传，白头从事地行仙。自言作吏中书省，曾侍朱衣四十年。"十月复写武榜，解首则其孙腾蛟也，名初唱。掀髯一笑，笔堕于地。中丞喜极，索彭方伯家屏赠诗。时蒋茗生士铨在幕府，代作一绝云："榜头题处笑开眉，七十年来鬓若丝。官烛两行人第一，夜阑回忆抱孙时。"

卷十一

乾隆九年，重修翰林院落成。十月二十七日，圣驾临幸，送两掌院大学士入署。御书匾额二，曰稽古论思，曰集贤清秘。赐宴赋诗，以唐张说丽正书院诗东壁图书府五律四十字为韵。御制东字音字韵，敕诸臣各分一字。是日，与宴者一百六十余人。燕次，中和清乐奏玉署延英之曲，令伶人演唐沈佺期、宋之问昆明赋诗故事，更仿柏梁体联句。召至御前赐酒者，大学士而下十三人。上谕大学士、掌院诸大臣曰："致治当崇实政，为学当务躬行，勿专尚文词。我君臣所宜共勉。"燕毕，复拜御集文绮彩笺之赐，并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贮院中。是日，上御清秘堂小憩，复得七律一章，亦宣示诸臣。翰林院宴毕，驾幸贡院，周览号舍，轸劳士子辛勤，御制七律四章，勒石至公堂。自古帝王未有之盛举也。

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初二日，奉上谕："圣贤之学，行本也，文末也。而文之中，经术其根柢也，词章枝叶也。翰林以文学侍从，近年来因朕每试诗赋，颇致力于文章。而求沉酣六籍，含英咀华，究经术之阃奥者，不少概见。岂笃志正学者鲜欤？抑有其人而未之闻欤？夫穷经不如敦行，然知务本则于躬行为近。崇尚经术，良有关于世道人心。有若故侍郎蔡闻之、宗人府府丞任启运，研穷经术，敦仆可嘉。近者侍郎沈德潜，学有本源，虽未可遽目为通儒，收明经致用之效，而视獭祭为工，翦彩为丽者，迥不侔矣。今海宇升平，学士大夫举得精研本业，穷年矻矻，宗仰儒先者，当不乏人。奈何令终老牖下，而词苑中寡经术士也。大学士、九卿、外督抚其公举所知，不拘进士、举人、诸生以及退休闲废人员，能潜心经学者，慎重遴访。务择老成敦厚、纯朴淹通之士，以应精选。"嗣内外所保举四十九人。十六年，谕大学士、九卿再行虚公核实，确举以闻。如果众所共信，即不必考试。于是公同会核，得陈祖范、吴鼎、梁锡玙、顾栋高等四人。上谕："既众论佥同，其平日研穷经义，必见之著述。朕将亲览之，以观实学。在京送内阁进呈，在外行督抚取。不必另行缮录，致需时日，启剿袭赝鼎之弊。"于是吴鼎进《象数集说》一部、《集说附录》一部、《易问》一部、《春秋传选义》一部、《易堂问目》一部、《考律绪言》一部，梁锡玙进《易经揆一》一部。吏部带领引见。奉旨：俱以国子监司业用，各赏纱一匹。召对勤政殿。上曰："你们以经学保举，朕所以用你们去教人。但穷经不在口耳，须要躬行实践，方能教人。"寻将进士陈祖范、顾栋高俱授司业职衔。

鹤山梁兆榜，乾隆庚午辛未联捷。场前梦神人告曰："汝三甲二十八名也。"及殿试榜发，竟得三甲第八名。上以二甲人数过多，命将二十卷分置三甲，于是仍为三甲二十八名。始信数由前定也。

秦涧泉大士，乾隆壬申状元，散馆前求签于正阳门关帝庙，有"静来常把此心扪"之句，疑己有隐慝而神儆之云。然时自讼，终不解也。及试，钦定赋题"松柏有心"，以题为韵。第四段忘却心字本韵，阅卷大臣俱未检及，上指出笑曰："状元有无心之赋，主司无有眼之人。"始悟神已先示之矣。

卢学士文弨有张迁碑，拓手甚工。涧泉爱而乞之，卢不与。一日乘卢外出，入其书舍攫取而去。卢归知之，追至其室，仍夺还。未半月，秦暴亡。卢往奠毕，袖中出此碑，哭曰："早知君将永诀，我当时何苦如许吝耶？今耿耿于心，特来补过。"取帖向灵前焚之。颇有延陵挂剑之风。

乾隆己未，新进士朝考题："赋得因风想玉珂。"袁简斋枚有句云："声疑来禁苑，人似隔天河。"诸总裁以语涉不庄，将摈之。尹文端公力争曰："此人肯用心思，必年少有才者，特未解应制体裁耳。此庶吉士之所以

必需教习也。倘进呈时上有驳问，我当独奏。"于是群议始息。简斋馆选后乞假归娶，朝士赠诗甚多。毗陵程文恭公景伊一绝云："金灯花下沸笙歌，宝帐流香散绮罗。此日黄姑逢织女，漫言人似隔天河。"盖戏之也。

费云轩元龙，乾隆丙辰进士。知四川绵州时，有恶棍为地方害，费廉得其罪状，杖毙之。阅三日，复活。后殴其母，母持一坛来控曰："此逆子藏魂坛也。先将生魂炼藏此坛内，官用刑乃血肉之躯，以久炼魂治新伤体，三日即平复如故。求先毁其坛散其魂，庶逆子可除。"如其言，果毙杖下。传言晋杀秦谍，七日而苏。此种事自古有之。然邪不胜正，况又逆伦，天壤间岂容枭獍漏网哉。

阳湖蒋太史麟昌，乾隆己未进士，馆选时年甫十九。生时，其祖梦异僧担《十三经》至其门，俄而长孙生，故小名僧寿。及长，自梦一僧画麒麟一幅与之，故名麟昌。二十五岁卒。卒后三日，其孤甫三岁，牵帷见其父僧衣冠端坐其中。人以为戒律僧托轮回者，然生平又痛诋佛法，不可解也。

连江胡给谏鹏南巡视中城，一日闻姊病，往视之。姊已昏迷，闻胡至，耸然起曰："弟来省我，甚善。然弟宜速归。"胡不肯，姊起用手推之，家人不解其故。胡既去，姊语家人曰："我方死去，押差将我送至城隍庙。路遇一役曰：'旧城隍升去，新城隍将到任，汝且暂候'。问新城隍何人，即鹏南也。我惊醒，不意鹏南恰坐我床上，故劝令回家。汝等可往探之。"如其言觇胡，则已沐浴朝服而逝矣。

史文靖公馆课庶常，出春日即事题。管水初一清诗中有一联云："雨三点雨逢寒食，廿四番风到杏花。"文靖叹赏，拔置第一。时人以管杏花呼之。

杭州有负贩者，目不识丁，而酷好度曲，与人言往往五七言连属若歌谣然，人笑之而已。其母死，哭曰："叫一声，哭一声。儿的声音娘惯听，如何娘不应。"一字一泪，出于至诚。真天籁也。

储宗丞麟趾，庚辰奉命祭告岳渎，宿邮亭。一夕灯花散采，倏忽变现，喷烟高二三尺，有风雾回旋。呼家人聚观，共相诧异，戒勿动。比寝，梦仙人五六辈，招至一所，上书赤云冈三字。呼储为云麾使者。诸仙列坐联句，有称海上神翁者首唱曰："莲炬今宵散瑞芝。"次至五松丈人续曰："群仙佳会飘吟髭。"又次至东方青童曰："春风欲换杨柳枝。"旁一女仙曰："此云麾过凌河句也，奈何窃之？"相与一笑。忽灯花如爆竹声，储惊醒，亦无他异。

尹文端公总督江南时，年才三十，人呼为小尹。海宁杨次也守知，康熙庚辰进士，以道员候补南河，年七十矣。文端知为老名士，所以奖慰之者甚厚。杨喜，自指其鬓曰："蒙公盛意，惜守知老矣。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文端应声曰："不然，岂不闻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乎？"杨骇然，出语人曰："不谓小尹少年科甲，竟能吐属清新若此。"

乾隆八年十月十六日，上自盛京还，道入榆关，登澄海楼望海。雪霁千峰，波明万顷，天容海色，洵属奇观。时张文敏公照、梁文庄公诗正侍从，因奉命联句，凡字画涉水部者概不用，仿欧阳咏雪禁体也。十九年秋，上自吉林至盛京，恭谒三陵。礼成旋跸，以十月二日入关，再登澄海楼。距癸亥前游周一纪矣。星霜亟易，风景犹新，爰举成例，命汪由敦、刘纶用禁体叠前韵，既畅登临，并志岁月。洵升平佳话也。

庄滋圃有恭，乾隆己未第一甲第一名进士，历官至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官浙江巡抚时，乾隆二十七年，圣驾三次南巡，过嘉兴。侍上游鸳鸯湖，登烟雨楼。楼中旧有钱陈群书赵孟頫《耕织图诗》屏，并敬书御制镈钟特磬二铭于壁。上指陈群所书以问有恭，奏言："臣目近视，实不能见。"上大笑，随召有恭联句，用石鼎体。自来上联句皆召扈从诸臣，未有独命大吏者，真异数也。

罗江李石亭化楠，乾隆壬戌进士。为浙江余姚令，民有犯窃者，讯系初次，即喟然曰："此良民也，为饥寒所迫，坐无业故蹈此耳。"捐俸钱构屋三十椽，令居其中。募城中技能之师，假官钱为资本，授以所业。业成，其师具保状领出，习其业以糊口，终身不再犯。化莠为良之法，莫妙于此。人性本善，谅哉。

钱稼轩维城，乾隆乙丑四月梦见天榜，状元为金溪李建中，己为探花。及榜发，钱竟为状元，李乃在二甲三十名。谓梦为无据耶？何以姓名巧合。谓梦为有真耶？不应前后颠倒。岂临期亦有更换耶？

王司农际华，年十七入钱唐学，偶游湖鸣寺梦影堂，老僧以线香五十四枝与之，曰："汝乃我弟子也，官刑名后当来归。"后中乾隆乙丑探花，由编修累官至户部尚书，兼署刑部。寿五十四而终。

长洲蒋时庵元益，雍正己酉科乡试。入头场之日，其祖母顾太夫人梦天门开，一星冠羽衣人自日中出，手持黄纸一卷，冉冉而下，自言："我斗府真人也。"太夫人笃信二氏，亟拜之。因问："我孙乡试有名否？"真人不答，展手中黄纸示之，乃"第一名蒋元益"六字。及榜发报至，乃中九十五名。方讶名次之不符所梦，至乾隆乙丑，竟中会元。始知前所梦见者会试榜也，相去十六年，早经注定耶。与稼轩事又适相反矣。

李尚书宏总督南河，尝有句云："过颡应知因搏致，彻桑须及未阴时。"二语檃括治河要指。凡从事河工者，当有味斯言。

漳浦蔡相国新，乾隆丙辰传胪，改庶吉士，累官至礼部尚书大学士。年八十，予告。上优崇故旧，御书"盛世耆英"四字以赐之。初，公以康熙己丑年十二月初五日生，有日者推之曰："福星也，位极人臣，寿享大耋。"已而果验。

乾隆九年，舒少司马赫德上废科目疏。其略云："科举凭文而取，案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已深，侥幸日众。古人询事考言，其所言者即其居官所当为之职事也。今之时文，徒空言而不适于用。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一。墨卷房行，辗转抄袭，肤辞诡说，蔓衍支离，

以为苟可以取科第而止。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二。士子各占一经，每经拟题多者不过百余，少者仅止数十，古人毕生治之而不足，今则数月为之而有余。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三。表判可以预拟而得，答策就题敷衍，无所发明。此其不足以得人者四。且人材之盛衰，必于心术之邪正。今之侥幸求售者，弊端百出。探本清源，应将考试条款改移而更张之，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云云。奉旨饬议。时鄂文端公为首相，力持议驳云："谨按取士之法，三代以上出于学，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科举之法，每代不同。而自明至今，则皆出于时文。三代尚矣，汉法近古而终不能复古，自汉以后累代变法不一，而及其既也，莫不有弊。九品中正之弊，毁誉出于一人之口。至于贤愚不辨，阀阅相高，刘毅所云'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者是也。科举之弊，诗赋则只尚浮华而全无实用，明经则专事记诵而文义不通。唐赵匡举所谓习非所用，用非所习，当官少称职吏者是也。时文之弊，则今舒赫德所陈奏是也。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在乎因时而补救之。苏轼有言，观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道在于责实。盖能责实，则虽由今之道而振作鼓舞，人才自可奋兴。若专务循名，则虽高言复古，而法立弊生，于造士终无所益。今舒赫德所谓时文经义以及表判策论皆为空言，剿袭而无所用者，此正不责实之过耳。夫凡宣之于口，笔之于书者，皆空言也。何独今之时文为然。且夫时文取士，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变者，非不欲变，诚以变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后。且就此而责其实，则亦未尝不适于实用，而未可一概訾毁也。盖时文所论皆孔孟之绪余，精微之奥旨，未有不深明书理，而得称为佳文者。今徒见世之腐烂抄袭，以为无用，不知明之大家如王鏊、唐顺之、瞿景淳、薛应旂等，以及国初诸名人，皆寝食经书，冥搜幽讨，殚智毕精，殆于圣贤之义理心领神会、融洽贯通，然后参之经史子集，以发其光华，范之规矩准绳，以密其法律，而后乃称为文。虽曰小技，而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未尝不出于其中。至于奸邪之人、迂懦之士，本于性成，虽不工文，亦不能免，未可以为时艺咎。若今之抄袭腐烂，乃是积久生弊，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转咎作法之凉，不已过乎？即经义表判策论等，苟求其实，亦岂易副？经文虽与《四书》并重，而积习相沿，慢忽既久，士子不肯专心肄习，诚有如舒赫德所云数月为之而有余者。今若著为令甲，非工不录，则服习讲求，为益匪浅。表判策论皆加核实，则必淹洽乎词章，而后可以为表。通晓乎律令，而后可以为判。必有论古之识，断古之才，而后可以为论。必通达古今，明习时务，而后可以为策。凡此诸科，内可以见其本原之学，外可以验其经济之才，何一不切于士人之实用？何一不见之于施为乎？必变今之法，行古之制，则将治宫室，养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于是，军旅谋于是，又将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终身不齿。毋乃徒为纷扰，而不可行。又况人心不古，上以实求，下以名应。兴孝，则必有割股庐墓以邀名者矣。兴廉，则必有恶衣菲食、弊车羸马以饰节者矣。相率为伪，其弊尤繁。甚至借此虚名，以干进取，及乎莅官之后，尽反所为，至庸人之不若。此尤近日所举孝廉方正中所可指数，又何益乎？若乃无大更改，而仍不过求之语言文字之间，则论策今所见行，表者赋颂之流，是诗赋亦未尝尽废。至于口问经义，背诵疏文，如古所为帖括者，则又仅可以资诵习，而于文义多致面墙。其余若三传科、史科、名法、书学算、崇文、宏文生等，或驳杂芜纷，或偏长曲技，尤不足以崇圣学而励真才矣。则莫若惩循名之失，求责实之效，由今之道振作补救之为得也。我皇上洞见取士源流，所降谕旨，纤悉毕照。司文衡职课士者，果能实心仰体，力除积习，杜绝侥幸，将见数年之后，士皆束身诗礼之中，潜心体用之学，文风日盛，真才日出矣。然此亦特就文学而言耳。至于人之贤愚能否，有非文字所能决定者，故立法取士，不过如是。而治乱盛衰，初不由此。无俟更张定制为也，舒赫德所奏应毋庸议。"奏上，奉旨依议。科目之不废者，文端之力也。

齐次风少宗伯目力过人，尝消夏万松山中，见云起处必牵一缕如丝，系于峰颠。踪迹之，获石数枚，有文印之成书画形。后积聚渐多，因以作谱。用东坡石鼓韵题长歌纪之，一时名流咸属和焉。

乾隆甲戌科，首题："唐棣之华，至未之思"也，场中文有用"肠一日而九回"句者。上以言孔孟言，不应袭用《汉书》语。先是，命方苞选录《四书》文颁行。至是，命再颁礼部，顺天府外帘存贮，俾试官知衡文正鹄。并严重磨勘，以下科为始。磨勘试卷俱于卷面填写衔名，以向来磨勘俱视为具文，是以特派大臣详加校阅。除试帖初添可稍宽，至制艺既经入彀，不应复有疵谬也。二十四年，秦司寇蕙田进呈磨勘顺天等省试卷。上阅顺天第四名边向禧文，有"饮君心于江海"之语。上云："揆其命意，不过如饮和食德常言。而芜鄙杂凑，遂至不成文义。此岂字句小疵？虽不宜以一语摈弃，亦何至滥厕前茅？著将该士子及主考官交部随议。"边向禧罚停会试五科，主考官夺俸。并谕嗣后定议叙议处例有原勘京堂等官全未磨出，经覆勘大臣指出者，交部严议。有原勘出一二，经大臣覆勘尚多挂漏者，亦交部议。有能悉心检阅、秉公举出，覆勘无遗者，交部议叙。于是乎磨勘始严，而场屋之文斤斤绳墨矣。

蒋编修士铨修南昌府志，夜梦一伟丈夫来见，兜牟戎服，叉手不揖，自批其颈曰："吾头岂白斫者。"蒋惊醒，知有冤抑。查旧志有段将军，乃史阁部麾下副将，死于扬州者。新志并无其人，亟为载入《忠义传》中。

南康谢蕴山启昆知扬州府时，修葺明史阁部祠墓毕。梦阁部来见，因问为公修葺祠墓，公知之否？曰："知之。此守土者之责也。然要非俗吏所能为。"问己官阶，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问将来有子否？"曰："与其有子而名灭，不如无子而名存。"因问公祠中尚少一联，应作何语。曰："一代兴亡归气数，千秋庙貌傍江

山。"谢为书丹泐石,今存祠内。

嘉定秦簪园大成,乾隆己卯举于乡。断弦续娶,婚夕,新妇悲啼不止。问之,曰:"妾幼许邻村李氏子,父母嫌贫,逼休改嫁。窃念身更二姓,名节有乖,是以痛耳。"秦闻之悚然曰:"何不早言,几成吾过。"乃趋避外舍。命仆召李,李至,语之故。且曰:"今夕良辰,可于敝庐合卺,所有奁资举以相赠。"李感激涕零,莫知所对。三朝后,夫妇叩谢而去。癸未会试,秦中第三名。殿试前,梦至文昌宫,适关帝至,问今岁状元何人,文昌以某对。忽见一妇人跪帝前云:"某为我夫弟,夫死后某凌虐备至,忧郁致死。"文昌曰:"此人短行,安可大魁? 为期已近,谁可易者。"命吏查后科状元何人。吏捧册呈阅,文昌曰:"秦大成本以孝行,该中丙戌状元。查伊又有还妻一事,擢早三年亦为允协。"帝曰:"然。"秦遂寤。是科竟大魁天下。

《历代帝后图像》向贮内库。乾隆十四年,命工重加装潢,移藏于南薰殿。自太皞伏羲氏而下,为轴者六十有八,为册者七,为卷者三。《先圣先贤图》册五,详定位置,次第甲乙。岁以盛夏曝而庋之,扃钥惟谨。又《明诸帝玉册》向贮工部外库,今附藏殿之西室。仰见我国家优礼先朝,随在尽其诚敬如此。

乾隆癸酉科,江西分宜县知县天门陈大经分校乡闱。入帘前一夕,梦迎天榜,鼓乐甚盛,送一匾额至其家,书曰三元及第。已而本房取中七人,内三人为乐平胡羽尧翘元、大庾戴筤圃第元、南昌彭芸楣元瑞。后皆登进士第,所谓三元及第也。胡官至光禄寺卿,戴官至太仆寺卿,彭官至协办大学士。

乾隆壬申会试,榜发后,恩命落第举子年逾耄耋者给与职衔。当涂徐位山文靖年逾九十,钦赐翰林院检讨,著有《山河两戒考》、《禹贡会笺》、《皇极经世考》、《管城硕记》,又尝以"之乎者也矣焉哉"七字冠首,为七言长句十章。奇才赡思,为前人所未有。其仲子应枢博求故实,逐句为训,亦佳士也。

向例礼部会试,榜发后呈进《会试登科录》,内俱有恭进皇太后及皇后各一本等语。乾隆二十八年,奉上谕:"此系沿袭具文,非事关典礼者可比。况我朝宫闱肃穆,不惟一切政务从不与闻,即寻常细事,亦无丝毫干预。似此相沿旧套,徒费抄写,自应停止。以后著为令。"

梁阶平国治,父官刑部司狱。向诣狱者,司狱官辄有所索,梁独屏不受,督狱卒洁蠲惟谨,一切可以方便者多方调护之。二十年如一日,擢刑部主事。卒后阶平大魁天下,官至大学士。人谓阴德所致。

卷十二

康熙间,特恩开千叟宴。自王大臣以及士庶,年六十以上者皆预。乾隆间,高宗复举行旷典。与宴人数视昔加倍,年九十以上者,召至御前侍食。天颜和煦,恩赉优隆,一时杖朝而出,感颂皇仁,欢腾闾巷。又乾隆四十八年,普宴宗室于乾清宫。自王贝勒至四品顶戴者一千三百八人,有事不与宴者五百六十九人,各赐如意、朝珠、文玩、绮帛、银两有差。国家养老亲亲至意,实为旷古所未有。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命开四库馆,校定永乐大典。访购天下奇书,著各省督抚探访汇集上于朝。仍命翰林注明月日,俟呈乙览。办竣后乃给还本家领回。书进时,派总裁总纂等官办理。书成,钦定为《四库全书》。此汉唐以来未有之盛举也。于时在朝诸臣及各省绅士纷纷奏进,惟鲍士恭、马裕、范懋柱、汪启淑四家多至六七百种,上嘉之,赐内府《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其朝臣黄叔贤、励守谦、纪昀,绅士周厚堉、蒋曾莹、吴玉墀、孙仰曾、汪汝瑮等,各进呈一百种以上,赐内府初印《佩文韵府》各一部。

昌乐阎怀庭循观少颖敏,读书过目不忘,年十八举于乡。其学一以程朱为宗,而孝行尤笃。少而孤,及长,每承祭,哀慕累日。其父母墓卑湿,值霪雨,众水交汇。每夏秋之交天将雨,辄不食,绕墓哭,以是致羸疾。后行营乞假,卜吉兆而迁焉。后登乾隆己丑进士,官吏部主事。

滋阳半真谷运震,雍正癸丑进士。乾隆初荐举博学鸿词,廷试未取。后官陕西秦安、平番等县,有政声。尝与人书云:"仆为县官有三字,曰'俭简检'而已。俭者,薄于自奉,量入为出。所谓以约失之者鲜,此不亏空不婪赃之本也。简者,令繁则民难遵,体亢则下难近,一切反之。毋苛碎,毋拘执,毋听陋例,毋信俗讳。仪从可减则减之,案牍可省则省之。检者,天有理,人有情,吏部有处分,上司有考课,豪强将吾伺,奸吏将吾欺。人一钱乙诸简,将毋纳贿。施一杖榜诸册,将毋滥刑。此捡字诀也。"后年五十三,无疾而殁。殁之前数日,屡梦游金碧楼台,醒语家人曰:"吾将寻吾好梦,设不醒,慎勿惊。"果唾去。岂慧业文人赴玉楼之召耶? 抑醇儒循吏殁而为神耶? 未可知也。

纳兰慎斋峻德诗格幽秀。尝寓盘山天城寺,与水月庵僧然西以诗往还,系于小犬之项,云:"相望一峰隔。相呼恐不闻。寄诗凭小犬,好去度深云。"僧答诗有"昔有鸿传信,今凭犬寄书"之句,盖不知陆机黄耳、千岁宝掌白犬故事也。但犬寄诗则古所未有,可为廖融添一诗奴。

金匮梅里黄氏女,年十九归同里吴希言。三年生一子,甫三月,希言与其子相继殁,姑以哭子及孙亦殁。翁名德星,故疏旷,不善治生。黄哭慰之,尽卖嫁时衣以供甘旨,且买妾进焉,翁怜其诚许之。妾入门五月,甫有身而翁又死。黄仰天呼曰:"吴氏之祀斩矣,天若闵予志,夺予算而畀吴氏以男也可。"既而妾果举子,不三月妾复去帷。黄自抱翁子于怀,哺以糜,啼则以乳就之。时黄已丧儿两载,乳绝潼矣,无何乳忽至,遂终乳之。人谓黄氏一女子,于翁为忠为孝,于夫为节,于翁子为慈,其行卓有可传者。观于绝乳复生,不可谓非诚

之所感也。

昆山曹孝子起凤，父子文，贾于蜀，岁寄金银归，俄而耗绝。孝子年十六，遇蜀客云其父已死，然弗知死所。孝子大恸，将往求父骨，贫不能行。长洲潘君为缗赠以百金，遂就道陆行，由豫入秦至蜀，南抵滇界，西达金川。书牒于背，逢人辄哭，诉所由，久之无知者。金尽反成都，乞于乡人之为客者，合助之，又得数十金。孝子大哭曰："此行不得父骨，金无由再致，吾亦不复生还矣。"乃祷于诸葛武侯祠，神示令东向行。失道，七日无人踪，及酉阳，积雪盈尺，足趼不能前，踣土穴中两日。有士人项生、许生过之，群鸦绕穴而鸣，异之，见僵尸气微属，视背牒诧曰："孝子，孝子。"掖以归。灌之苏，问故止宿，进酒肉。孝子弗食，曰："不见父棺，不食此矣。"其夕梦经荒原，一老父与数人坐林中，见孝子至，抚掌大笑，语曰："月边古，蕉中鹿。两壬申，可食肉。"觉而志之，遂辞去。两人留之，不可，偕送之行数里，不忍别。忽经荒原如梦所见，白杨下有棺累然。孝子心动，泣不止。两人问故，语之梦。两人曰："有徽人胡姓者居此日久，相距不远，盍往询之？"从之。见胡生，良久曰："噫！信。颇记十年前，乡人曹姓客死，殡于是，以所遗牙牌纳棺中，其殆是乎？然非白诸官莫验也。"遂引诉之酉阳巡检，白州牧，饬里长，察诸棺多有主名，而一棺独无。启棺见骨，孝子渍血验之，没骨。棺有牙牌，文曰："蕉鹿。"孝子曰："是矣。月边古胡也，蕉下鹿牌也。何疑乎？"遂抚棺大哭。收骨行，项生、许生为设祭，祭毕以馂肉食孝子，曰："向子之不食肉者，以未见父棺耳，今则既见矣。忆与子遇土穴中日在壬申，今六十有一日，又值壬申。梦尽验矣。岂非天哉？"孝子再拜，谢两人交馈之赆，遂负骨归。过洞庭湖，风作，两日不得渡。同舟者疑之，且大索。孝子恐，祷于洞庭君，风立止。既归葬其父，庐墓以终。乾隆四十九年卒，寿七十二。长洲庄太守学和作《曹孝子纪略》。

李眉山锴，正黄旗汉军人，官笔帖式，少司寇辉祖之子、相国索额图之婿也。家世贵显而性耽清寂，偕其配隐居盘山鹿青峰下，号"鹿青山人"，又号"焦明子。"喜行无人径，尝历溪谷中，犯雨雪遇蛇虎不顾也。岁一至都郡，留一二日辄归，人罕见其面。时谓有静癖。诗文古奥峭削，自辟门径，视世之以笃花为国妆，以红粟为法物者。超然远矣。

丙辰词科之征，有祖父以己未鸿博起家，而其后人复膺荐辟者三人：秀水朱竹垞检讨孙稻孙，华亭王文恭公孙祖庚，宣城施愚山侍读孙念曾。两世俱应大科之召，亦盛事也。

西人测算之法本于《周髀》，自中土失其传，西人改易名目以衍其术，世遂奉为绝学。余姚邵子政昂霄通中西之术，推测布算，细析豪芒，手制仪象，西人见者咸服其精巧。著有《万青楼图编》十六卷，专论天文算数之术，分十有四目，皆援引汉晋以来天官家言，及欧逻巴之说，颇为精密。

归安沈东甫炳震世居竹墩，为东南望族。东甫少时即淬厉于学，为诸生有声，屡困场屋。遂谢举子业，专攻古学，于经史子集多丹黄钩纂、考订博辨，而《新旧唐书合钞》二百六十卷，尤生平注力，积十数年而成。丙辰应召试不遇，归。后钱香树司寇以《唐书合钞》奏闻，奉旨付词馆采取刊刻，颁布天下。时东甫已殁，可谓郁于生前，荣于身后者矣。

绵州李雨村调元，乾隆癸未进士，改庶吉士。至丙戌春，同年崇庆何希颜明礼计偕入都。抵寓甫一日，即梦见李端坐堂上，然烛翻书，书中所载隐约皆官爵姓氏，煌煌大书，旁若有神护持之者。意此中秘书非人间有也。已而李散馆，改吏部主事，始悟何梦中所见乃铨部官册耳。

仪征张孝女巧姑，父曰天相，病痹不能起立，两兄佣他所，孝女独与父居。乾隆九年正月十八夜，比邻不戒于火，火延及门。孝女狂号负父出，未及门而仆，与父俱死，年甫十四。明日，出其尸灰烬中，犹肩承父尸，握父手弗释。邑人建石幢，书孝女死父状，志其处。谨录之以俟采风者（按：孝女事，于嘉庆三年，县丞申淑泮浚渠得石幢，闻于邑令，申大吏入奏，得旌典。都转曾公燠为文记之，并系以诗。后邑令屠琴鸣倬亦书其事，并作歌焉）。

长清曾孝女衍纶，宗圣裔也。父尚增以庶吉士出为知县，累迁知郴州。衍纶年十一，从父于官。母病痿不能起，衍纶侍汤药，凡四载不少休，衍纶惫甚。一夕，母谓衍纶暂假寐，命老妪秉烛侍帏侧。火然及帏，老妪突出呼救，衍纶突火入抱母号。父自外闻之，趋至，亟呼救者挟衍纶出。衍纶啮其手至骨，挟者痛释手，衍纶大呼曰："速救夫人，夫人出我乃出。"已复突火入。而烟幕床，救者不得入，遂与母俱烬。既灭火，衍纶身覆母，挛结不可解。此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乙亥事也。巡抚闻于朝，得旌如制。郴人为祠祀焉。

乾隆二十九年，苏州乐桥有李氏子，每晨鬻菜于道，得钱以养母。一日，拾遗金一封，归而遗其母。发之，内题四十五两。母骇而却之曰："汝一窭人，计力所得，日不过百钱，分也。今什伯之不祥，且彼遗金者或别有主，遭鞭责死矣。"促持至其所。遗金者适至，语以故，还之。其人得金立驰去，市人怪其弗谢也，聒之，令分金酬卖菜者。其人不肯，诡曰："予金固五十两，彼已匿其五，又何酬焉？"市人大哗。有司过而讯之，佯怒卖菜者，鞭之五而发金。指其题谓遗金者曰："汝金故五十两，今题四十五两，非汝金矣。"以授卖菜者曰："汝妄得吾鞭，以是偿汝。且而母所谓不祥者验矣。"促持去。一市称快。

宣城汤鹏千伟，康熙二十九年领乡荐，至乾隆初始得选江宁教谕。年已七旬，天真烂漫，若童子然。夏月葛衣摇扇，与群儿嬉，或上树扑枣，童子环唉之。汤曰："盍留苦败者偿老子劳耶？"其风趣如此。时学舍穿漏，每大雨，汤辄持伞坐承溜下，白发淋漓。客骇问之，则蹙然曰："大成殿未修，先圣露居，某敢即安乎？"绅士闻之肃然，未几，争相营构，宫墙焕然。

乾隆四十三年夏，刘文正公为东阁大学士，早朝至东华门，在肩舆中端坐而逝，鼻垂五箸长尺余。户部尚书额驸福公隆安奏闻，高宗震悼辍朝。即日，圣驾亲至东直门阳邸临其丧。时文正子墉官江西按察使，未归，上抚其孙慰之。诸大臣劝上回跸，上哭至乾清门，流涕谓军机大臣曰："朕失一股肱矣。"可想见圣主贤臣，明良契合之盛。

乾隆三十一年，吴县张西峰书勋以举人就挑得知县，行捧檄出都矣。及会榜发获隽，廷对竟得大魁。以知县中状元，奇遇也。相传是年西峰公车未发时，资斧无措，商于至戚某翁。翁故盛德，然力无以应。吴中有所谓七贤会者，每人各出金若干，以六赤置盎中，覆而三摇之，彩胜者先收金，而后称息以偿。数月一举，遍七人而止。翁有会已两举，尚未得彩。是月值会期，私念若得之可百金，足以济张用矣，然得失未能逆料也。届期，因伪为疾，而约同会五人饮于其家，酒半将卜彩，令老妪传语曰："主人畏风卧帏中，可延客至卧榻前夺彩乎？"客曰："诺。"传筹至翁名，遽呼持盎人帏中，客静听三响毕，持盎出帏外揭视之，六子皆赤。皆大笑曰："得彩，得彩，勿药，有喜矣。"客既散，翁蹙然曰："余生平不作欺人事，今为张孝廉计，不得已出此。可愧耳。"盖翁预置琼叟与盎各两，先列上彩色样，易以示客，计在必得也。已而笑谓："所卜之彩究竟何色？"揭盎试观，亦六子皆赤。是年张捷南宫，人谓文星所照，神或助之。若某翁之不惮自污，以济人急，其高谊不可及也。（或曰：此系某探花事，俟考。）

钱塘王文庄公际华，乾隆乙丑一甲第三人及第，通籍。三十一年，蒙恩赏福字二十四幅，乙未冬重加装潢，悬赐第之东，颜曰二十四福堂。

太常寺署中，有蝴蝶黄色，大如茶碗。吏人欲见之，呼曰："老道。"则飞至掌中。有欲害之心则飞去，相传自明嘉靖至今三百年物也。乾隆戊申冬，高宗斋宿郊坛，询太常寺卿，乃以盒盛进，有《御制太常仙蝶诗》，命仍送归寺内。

米万钟得异石于大房，束牲载书以告甬东薛冈。见之，复《代石报米书》。二书当时传诵，以为韵事。此石弃置良乡县多年，乾隆间命运至昆明湖之乐寿堂，赐名青芝岫，有御制诗。当日委诸榛莽，一旦托足蓬瀛。士之愿致青云者，观此可以兴矣。

赣州邓慕濂元昌，为诸生有声。年二十五，得宋五子书读之，遂屏弃举子业，一以理学为归。慕濂有长兄瞽而顽，大小事必禀而后行，后母性琐刻，每怒，慕濂必长跪请罪，得解乃已。后母弟早夭，弟妇有子，请于慕濂曰："感伯之德，愿留守待儿之有立也。"慕濂泣拜之。自是遂不入处室，挟其子与弟之子寝于堂，课督之。慕濂有田在城南，秋熟视获，挟小学书坐城隅，见贫人子拾秉穗者，招之曰："来，汝母然，近吾。吾教汝读书。能背诵者量谷与汝。"群儿争昵就之。慕濂始则使识字，既使讽章句，既以俚语譬晓之。群儿踊跃受教，既卒获，群儿嗥曰："获卒，先生且归奈何？"有泣者。自是每秋获，群儿辄就学焉。城南人无少长智愚，皆曰："我邓先生。"见有衣冠问邓先生者，则曰："是我先生客耶？"渴则进饮，饥则进食。市井人见慕濂过，必起立如弟子之敬师长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此其验矣

长洲沈立方执中，邑诸生，屡试不售。年五十余，弃举子业，循览儒先传注，旁通内典。久之有省，题其室曰："心太平居。"作《太平吟》四首，以恬淡虚无分属焉。其一曰："国太平，境无虎。家太平，人安堵。身太平，扬蹈舞。心太平，去城府。艺砚田，逃税户。抱遗经，唾尘腐。山水缘，月三五。胡蝶梦，日卓午。四海大，胥乐土。三万场，毕吏部。子孙鲁，笃斯祜。天甚普，人何苦。"其二曰："国太平，烟无堠。家太平，蔬满囿。身太平，随左右。心太平，泯声臭。一瓢饮，安且富。五柳风，入宽袖。繁华梦，牛马走。锦绣林，严霜寻。醉山水，不在酒。淡荡友，对清昼。疏松奏，长眉寿。石可漱，居何陋。"其三曰："国太平，圣神代。家太平，高曾在。身太平，退藏会。心太平，绝瑕类。一炷香，无晨晦。半轮月，空罣碍。几点烟，渺泰岱。想非非，梦环珮。耳到顺，通天载。原出峡，放宇内。云可栽，镜相对。纷藻绘，休滓秽。"其四曰："国太平，巍荡天。家太平，宁谧边。身太平，无事仙。心太平，不二禅。仰碧落，识太元。俯混茫，忘鱼筌。浮云去，何处牵。清虚来，自在眠。绘声手，不在川。忘言诗，不著篇。浮沤幻，月轮圆。看转旋，识几先。"颇有康节行窝、伊川击壤之乐。

吴县周景曾圣与，每以尽伦为穷理之实，尝榜其室曰："学吃亏，寻快活。"

长洲何沤山灯，邑诸生，常佩一囊一筴，途中见字纸粒米必拾取之。家贫，课徒自给，而性好放生。有余辄济亲友，人以穷孟尝目之。晚耽禅悦，八旬外犹健饭，日行五六十里不知疲。时高宗诏锡老榜官，沤山年例应得检讨。人劝之试，曰："吾福相薄，骤邀恩赐，恐生灾患耳。"嘉庆初，奉诏举孝廉方正，当道将以沤山名应征，辞曰："扪心自问，字字负疚，何敢冒为？且不就老科，而就制科，更折福矣。"年九十有七，无疾而终。

长洲余仲林萧客，与汪竹香元亮、周定生琳以道义文章相切劘。所著《五经钩沉》，彭大司马采以进呈，奉旨入四库全书，儒林重之。

昆山张潜文予焯，早岁有至行。父疾，刲臂肉和药以进。父殁，终身孺慕弗衰。性好施，出私财为族人亲戚营葬不计数。漆工祁天章者，年四十，贫不能娶。张与金劝令娶，祁诺受金去。明日过祁，察其容甚戚，诘之，不肯告。询其邻，曰："是以金归而道遗。"张反其金如前，往语之曰："尔有遗乎？"曰："否。"如是者三。张曰："尔欺我。"出金袖中曰："此非尔遗乎？"祁大喜，以为诚然。张又尝遇卖菜佣失百钱，忿欲死。张呼至家，令家人平菜而阴纳钱菜甲中。钱堕地，张佯惊曰："尔钱乃在。"用是家中落，而施不衰。人呼之曰张善人。

江州崔进士念陵需次京师，聘某姓女鸾媖为妾。崔故贫士，归家省亲不能俱载，寄媖于其母家。母强售

之于千户某，媖求死不得，入门展拜，即呼千户为父，而诉以故。千户义之，不夺其志，仍以归崔。人颂千户之高义，而媖之急智亦不可及也。

靖逆侯张仁宗之配高夫人，诗才清绝。张侯家财数百万，以好客喜施，不二十年而罄。薨逝后，其子谦袭职，贫不能支门户。太夫人示以藏镪处所，发之得三十万，赖以资用。盖侯在时，太夫人已逆料之，而预为地也。其识力有过于丈夫者，岂复寻常闺阁中所能知？

六安夏秀才宝传，少任侠，出雅雨卢公之门。卢谪戍，僮仆无肯从者，夏奋然往。居三年，卢蒙赐镮，始与俱归，厚赠以报之，不受。人以此高之。乾隆庚子科，以年过八十，钦赐举人。

杭州吴修撰鸿视学湖南，壬午科典试者为嘉定钱竹汀大昕、韩城王伟人杰，三公皆衡文巨眼也。诸生出闱后，各以闱卷呈吴。吴所最赏者丁甡、丁正心、张德安、石鸿翥、陈圣清五人，曰："此五卷失一，吾此后不复论文矣。"榜发之日，吴使人走探。俄而钞榜来，自第六名至末，仅有陈圣清一人，吴旁皇莫释。未几五魁报至，则四生已各冠其经矣。吴大喜。一时省下传为佳话。

乾隆五十二年，贵筑李尚书世杰督蜀，令民沿城皆植芙蓉垂柳。今皆合抱，花时烂若云锦，人比之召伯甘棠云。

往在成都见三异人。其一曰卖回子，系西域回鹘人。童颜鹤发，类有道之士。住礼拜寺，冬夏不设茵席，以小石子堆一炕。夜则兀坐，日则闲游街市。出言玄奥，人莫能晓。馈以食，有受有不受。其一曰徐疯子，语音类秦人。疥癣满身，行乞于市，夜则栖身东洞子门。途见所弃死猫鼠，则携回烧之供飧。病者向索药，徐随手拾土石与之服，无不立愈。其一曰笑和尚。终日不言，见人惟一味憨笑。喜吸烟，向人索之，其人必多吉利事。故人争与之，转有固却者。居宝光寺，寺僧恶其懒，故迟其饭，或未明即食，及举箸，笑和尚辄在。邻有张裁缝者，讶其非常人，俟其出游，必瞷之。一日，笑和尚忽谓张曰："尔寒暑无间，俟吾六载，必有所欲。但吾性懒，不耐为人师。有徐瞷疯者，道行高，堪为尔师。我当送尔至彼。"即偕往。适徐爇火炙死鼠，饮白醝，遥见之，责笑和尚曰："尔不耐为人师，又何苦拉别人乎？"言讫大笑。时朔风正劲，城门外寒气更甚，笑和尚与徐皆赤足露顶，将及三鼓，徐脱身上破衲与张曰："服之可御寒。"张披之，奇暖而香。后徐张与笑和尚同日不见，惟卖回子至今尚存。

长白那兰长海，父为镇安将军，以恩荫宜得官，引疾不赴补。爱易水之雷溪，筑室居之，自号雷溪居士，吟讽不辍。尝袭裘吊所亲丧，见其贫不能办，即解裘与之归。中途见异书，亟欲买之，又解其衷衣以质焉。由是得寒疾，伏枕夷然。李眉山尝赠诗云："二月轻寒拥鹿皮，人间独有马卿痴。夜来灶底无烟火，自咏梅花绝调诗。"可想见其人矣。

奉天于紫亭宗瑛为襄勤公之孙，乾隆甲戌进士，改庶吉士，历官至御史。性简淡，不趋荣利，所在扫地焚香，似韦左司之为人。诗笔冲淡，亦酷似左司。著有《来鹤堂集》。

胡恪靖公宝瑔世居徽州，父官松江府教授，遂家焉。生公之夕，教授公寓居王文成公祠，梦文成手一金轴曰："五十年后烦送吾乡。"乾隆十六年，恭扈圣驾南巡。至会稽，御祭王文成，命公赍金轴读祝堂下，方知前梦之征也。

恪靖公未遇时，赴礼部试。有友人托其代赍文书投部者，为奴子误事，致愆期。其人不得与试，公知之曰："吾累吾友不得入闱，吾安忍独试？"遂不入闱。寻考授中书，历官巡抚。

卷十三

乾隆三十六年，皇太后八旬万寿，赐三班九老宴游香山。次日，命画工艾启蒙绘图。文职九老：显亲王衍璜、恒亲王崇志、大学士刘统勋、协办大学士官保、吏部尚书托庸、户部尚书素尔讷、刑部尚书杨廷璋、刑部侍郎吴绍诗、工部侍郎三和。武职九老：都统四格、曹瑞，散秩大臣国多欢、甘都，副都统伊崧阿、萨哈岱、李生辉、富僧阿、色瑞察。致仕九老：刑部尚书衔钱陈群、内大臣福禄、礼部尚书陈德华、兵部侍郎彭启丰、礼部侍郎衔邹一桂、副都御史吕炽、内阁学士陆宗楷、詹事府詹事陈浩、国子监司业衔王世芳。此国家崇禧之旷典，亦山灵未有之奇遭也。

乾隆十三年九月，上御集凤轩，集侍卫于大西门楼校射。上亲发二十矢，中十九矢。有《集凤轩纪事诗》勒石。《齐召南大西门观御射恭纪诗》云：曈昽初日照西山，百尺楼开紫翠间。御苑经寒欣草浅，秋风讲武值农闲。虎熊的画君臣鹄，鸿鹭墀分左右班。何幸此时叨侍从，大弓亲睹至尊弯。侍臣如堵并呼嵩，巧力分明不可同。容节中和天子射，弛张高下圣人弓。曾闻作赋夸双免，更说题词数六熊。何似我皇能百中，闲临矍相教群工。"

御园十种蒲桃：一伏地公领孙，二伏地黑蒲桃，三伏地玛瑙蒲桃，四哈密公领孙，五琐琐蒲桃，六哈密绿蒲桃，七哈密红蒲桃，八哈密黑蒲桃，九哈密白蒲桃，十马乳蒲桃。翰苑诸臣时蒙恩赐，恭纪诗甚多，不及备录。

康熙中，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凡三十二典，曰乾象典、岁功典、历法典、庶征典、坤舆典、职方典、山川典、边裔典、皇极典、宫闱典、官常典、家范典、交谊典、氏族典、人事典、闺媛典、艺术典、神异典、禽虫典、草木典、经籍典、学行典、文学典、字学典、选举典、铨衡典、食货典、礼仪典、乐律典、戎政典、祥刑典、考工典，每典复分门类，共六千一百九部。计书五百二十函，又目录二函。年久，铜字残缺过半。乾隆三十八年易以木字，印四库书应刊样本，赐名聚珍板。有御制

诗。

乾隆三十八年，奉旨特开四库全书馆，翰林院为办理处，武英殿为缮写处。自殿板馆书外，诏征天下遗书，共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五种。旧存明代《永乐大典》残缺几半，命词臣分类纂出整书八十五种，散片二百八十四种，分存书、存目二项。纂辑提要，以该一书大旨。按期轮进书之佳者，皆蒙御制题词以冠简首。其四部条目与前代稍异。经部十类，曰易、曰书、曰诗、曰礼、曰春秋、曰乐、曰孝经、曰四书、曰总经解、曰小学。易类别卜筮入子部术数，礼类别历代仪注入史部故事，乐类别宫调丝竹谱、小学类别八法，俱入子部艺术。史部十五类，曰正史、曰编年、曰诏令奏议、曰别史、曰杂史、曰传记、曰史钞、曰载记、曰故事、曰时令、曰地理、曰职官、曰政书、曰目录、曰史评。杂史类别琐碎记录，入子部小说杂家。子部十四类，曰儒家、曰兵家、曰法家、曰农家、曰医家、曰天文算法、曰术数、曰艺术、曰谱录、曰杂家、曰类书、曰小说、曰释家、曰道家。集部五类，曰楚词、曰别集、曰总集、曰诗文评、曰词曲。其编录叙次遵奉谕旨，经首《易注》，史首《史记》，子首《老子》，集依时代。而圣祖世宗皇上《御制集》冠于本朝集首。每库缮写四分，仿浙江范氏天一阁式，建文渊、文源、文津、文溯四阁贮之。并有御制记。又择其精醇为《荟要》，计全书三之一，缮写二分，一藏大内，一藏圆明园。凡编录十三年竣事，四库共存书三千四百六十种，计七万五千八百五十四卷。辑简明目录以便稽览，底本仍贮翰林院内。此古今来未有之大观也。

乾隆甲子《御制贡院诗》有"从今不薄读书人，言孔孟言大是难"之句，一时士林传诵，为之感泣。张南华鹏翀和诗云："添得青袍多少泪，百年雨露万年心。"盖纪实也。

乾隆二年，命易盖国子监大成殿，屋瓦改用黄瓦。乾隆三十年，钦颁礼器牺尊一、雷纹壶一、子爵一、内言卣一、康侯鼎一、盟簋一、雷纹觚一、召仲簠一、素洗一、牺首罍一，皆周时法物，命陈设殿庭。

乾隆五十年，建辟雍宫于国子监集贤门内。宫四面出向，周以环池，有桥四，前有碑亭二。是年二月上丁，高宗亲行释奠，临雍讲学，举行盛典，有《御制国学新建辟雍圜水工成碑记》、《御制上丁释奠后临新建辟雍讲学诗》四首、《御制三老五更说》，皆勒石。诸臣皆有《圣主临雍礼成恭纪诗》。

乾隆九年，诏编内廷秘笈为《天禄琳琅》。乾隆四十年，重为补缉，以经史子集为纲，以宋金元明刊版朝代为次。其一书而载数本，用《遂初堂书目》例，详其题跋、姓名、收藏印记；兼用《铁网珊瑚》例，至各冠御题，品评甲乙。则自来册府储藏，未闻斯盛矣。

袭封简亲王德沛，贝子福存之子。应袭封镇国将军，让与从子，而己托疾入山读书。世宗朝召见，问所欲。曰："愿得侧身孔庙，分特豚之馈。"世宗重之，授兵部侍郎。高宗登极，迁湖广总督。调任江南，寻内擢尚书，袭封简亲王。常诣成均讲《大学》，桥门俯听者千余人，皆悦服。助教河间王仲颖之锐前曰："犹未尽。"王请益，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节，圣经毕矣。其本乱以下数语，乃重申之。以见吾儒所以异于二氏之义。"王欣然揖谢。贤王之虚己好学，从可想见矣。

昆山朱以载厚章天资超绝，五官并用。尝于座间手录《孝子传》，而令二人左右隅坐，各操纸笔，口授令书，一成骈体序文，一成长律。已而各书竟，合座传观，诗文俱工，所录《孝子传》精楷，无一讹字，真奇才也。著有《多师集》。

丹徒余文圻京，工诗植品，沈归愚宗伯与订车笠交。伯乡魏念廷观察爱其诗，欲令往见。文圻曰："往役义也，以诗为羔雁，非礼也。"卒不往，以布衣终。著有《江干诗钞》。

元和蒋震牧曾莘有至性，父子宣病肢体卷曲，中夜含泪拊摩，跪中庭吁天求代，风露所侵，得湿气病。又迎医至数百里外，触炎暑，犯霜雪，如是者数载，竟以瘵疾卒。士林以其少年死孝，咸惋惜焉。

钱唐诸生徐尔炽之配汪氏，年二十二归于徐，事舅姑以孝闻。甫七月而夫卒，汪誓欲殉，雉经者再，绳辄中断。将自刭，小婢瞷知之，以告舅姑，亟救之。时汪已孕四五月矣，舅姑谕以宗祀为重，乃泣受命。阅五月，遗嗣维康生。及长，躬亲课读。维康有声庠序，娶妇蓝氏。七年甫有娠，而维康遘疾。蓝祷于神，请以身代，剜臂肉以和药，卒罔效，蓝绝粒欲死。姑从容谕之曰："余延未亡之命以至于今，为遗嗣故也。汝归我家七年未生子，今复有娠，若男也，则徐氏血食又绵延矣。"语未竟，妇姑皆哭失声。逾三月而生子承恩。家益落，蓝养姑训子，衣食膏火之资，尽给于十指间，因积劳成疾。汪六十六岁卒，守节四十四年。蓝五十八岁卒，守节三十年。承恩既成立，白于有司，请旌如例。杭人至今称，徐氏两世遗腹，不绝如线，实有天幸。传曰："明德之后，必有达人。"吾知其嗣之必昌矣。

会稽吴鉴南璜，征士朴存之子也，少负诗名，力学不倦。乾隆庚辰成进士，榜下授主事。改官四川重庆府通判，殉木果木之难。箧中有《黄琢山房集》，令家人怀之脱出，曰："我死，弗令此诗失。"其同年友毕制府沅为序而刻之。

汜水县东南四十里，有山名曰五云，高绝千寻，形势嶕峣，与三峰兰若东西相峙，中忽耸起，关一邑旺气。上有古清凉观，汜水人士或读书其中，每见白云入户，因名五云观。有浮屠九级，不知建自何代。明宣德中，有雷姓者利其砖，毁之以为观中阶基。其中得石径尺，勒曰："逢雷必破。"土人神之。至今以塔山名。绝顶有泉曰野狐窦，水从石罅出，不溢不涸，宛转层崖怪石间，亦水之奇者。乾隆癸未，挑贾鲁河，查探水源得之，始纂入县志。

打箭炉，在成都西南九百二十里。相传蜀汉诸葛武侯南征，遣偏将郭达造箭于此。山脊有郭达庙，极著灵应，土人敬奉维虔。天文分野并鬼之域，为中华之极西，西域之极东。天时多寒少暑，层峦峻岭，峭壁悬崖，

中隔鱼通河，形势险峻。本朝添设军粮厅，分驻炉城，专司夷务，兼理五台粮运。明正土司甲克木参同驻于此，辖十二锅庄，约束新附土司。乾隆丙午，敕建惠远庙于城西山麓，金碧辉映，光照山谷。番民所居碉楼，亦极宏壮。炉定桥在飞越岭西南，六诏孔道，桥跨两山间，泸水经其下。不施梁柱，熔铁炼为桥，每炼重二千四百斤，长二十四丈有奇，阔六丈，以九炼为桥身，四炼为护栏，栏穿小炼如卍字形。略铺薄板，以济行人。每板离尺许，满则恐为狂风鼓荡。两崖埋铁柱四，横木以绾铁炼，每柱镌炼柱斤重，每柱重四万八千斤。天全州有王姓者，世业锻，能悬炉于炼，鼓鞲施锤，名曰飞火。遇有损坏，辄召令兴修，他姓不能办也。

巴塘沃野千里，水泉环绕，日丽风和，豁人心目，物产类中土。西行十里，有河曰竹巴龙，即金沙江之上游，北通孔宣土司，南与滇之丽江接壤。有土司二以辖番众，前明授以宣抚司，敕秩二品。长曰阿什错，副曰阿什滚，曾随嘉勇公福渡台征林爽文，屡立战功。乾隆丙午，台湾平，论功入奏，赐“奇勇巴图鲁”名号以宠荣之。临阵用鸟枪，能及远，二百步内击人无不中者。捷如猿猱，所向披靡，夷民慑服。暇则邀汉官大贾至寨宴饮度曲，恂恂儒雅，不类夷产。

西藏古曰乌斯藏，即唐古忒。前藏名曰布达拉，距京师万里，乃坤维极远之地。天文入井三十度，四时观北斗祇见其半，南极出地十六度。唐高宗以宗女文成公主妻其国王，始封为海西郡王。康熙五十九年，平定西藏，敕封康济鼐为贝勒，阿尔布为贝子，隆布鼐为公颇罗。鼐以军功叠邀恩命，封至郡王，领藏事，子孙世袭焉。乾隆十五年，谋逆伏诛，藏王之爵遂除。高宗以其地赐达赖喇吗管辖，以后藏属班禅额尔德尼佛管辖。国人酷信佛法，自改封后颇称宁谧。班禅住扎什伦布，距前藏一千余里。乾隆四十五年入觐，高宗纯皇帝赐四体字玉册玉印。五十九年，仍还扎什伦布驻锡。其地与廓尔喀接壤，故贸易多西洋货物。行使银钱，每枚重一钱五分，面铸乾隆藏宝四字。五十八年，奏准在藏设局鼓铸，赐名宝藏局，由四川总督派员往董其事。

乾隆四十一年，奉敕撰《胜朝殉节诸臣录》十二卷，凡三千六百余人，分专谥、通谥、祠祀三等，人各录其事迹为传。仰见圣人之心大公至正，视天下之善如一，不以异代而歧视也。

乾隆四十三年，奉敕撰《西清研谱》二十四卷。凡陶之属六卷，石之属十五卷，共研二百，为图四百六十有四。附录三卷，则今松花、紫金、驼基、红丝、仿制澄泥诸品，共研四十有一，为图百有八。每研皆正背二图，亦间及侧面，凡御题及诸家铭识，一一钩摹精好。自有研谱以来，无如此之全备。

乾隆丁未，庶常散馆。钦定赋题太液池人字柳赋，以题为韵。谨按：人字柳在太液池。乾隆间风吹一枝著地，本株倾欹欲倒，命以折枝撑拄，既而成活，与本株作人字形。因以名之。有御制赋并诗。伏读御制句云：“借问人称谁氏，依稀彭泽先生。”可想见此柳之风致矣。

陶南村《辍耕录》载：黑玉酒瓮，玉有白章，随其形刻为鱼兽出没波涛之状。其大可贮酒三十余石，径四尺五寸，高二尺，围圆一丈五尺。至元二年告成，敕置广寒殿。由元迄明至本朝，垂四百年，此瓮委弃人间久矣。乾隆十年，重进于朝。奉敕建石亭于承光殿之南以贮之，御制《玉瓮歌》镌于瓮内。内廷翰林恭和诗甚多，秀水郑吞松虎文诗云：“天启圣瑞玉瓮出，惟圣克受昭声歌。臣愚未睹法宫宝，伏读睿藻心为摹。瓮广三尺容五石，随形凹凸浮圆荷。刻画类铸鼎象物，长风蹴踏万里波。腥涎怪雾走蛟蜃，呀呷睒睗腾鼋鼍。阳冰不冶阴火间，怪变灭没吞江河。伊谁铲削运鬼斧，或巨灵掌吴刚柯。吾思此玉当在璞，块然万古藏嵯峨。百灵孕合胚太极，润及草木辉岩阿。原为圣役剖凿出，宛转人世袭臼窠。那知德薄不能有，供玩耳目羞婷婀。如延津剑泗水鼎，神物终化理不讹。于时恭承陛下圣，万方献瑞声猗那。八无遗贤物鲜弃，希世宝肯终烟萝。熊熊龙气光烛夜，乃迹而得归搜罗。转敕内府输朽贯，千金易致驷马驮。陈之广殿重图训，奠如金瓯无倾颇。龙翔凤翥发天唱，四十八人鸣相和。呜呼隐见会有遇，委弃道院岁已多。冬菹实腹泥没足，学士凭吊资吟哦。拂拭偶及光万国，经天不掩同羲娥。甄幽拔隐寄深慨，谁其会者空摩挲。异物且贵况奇士，努力盛世无蹉跎。”此诗奉敕镌勒石亭楹柱（按郑诗与《辍耕录》所载广大容受之数互异，未知孰是，存以俟考）。

长白祥药圃鼐，乾隆丙戌进士，由工部主事累官至布政使。尝作《酒帘诗》云：“送客船停枫叶岸，寻春人指杏花楼。”都下盛传，戏呼之曰祥酒帘。

满洲烈妇希光，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永贵之媳，员外郎伊嵩阿之室也。夫病，割股以疗不验，矢以死从。因女弱无依，恐诒舅姑累，苦守十年。女嫁之次日，赋七言律诗二章见志，自缢死。翁录其诗奏上悯之，特予旌。遗稿多有可采。铁尚书保选入《熙朝雅颂集》中凡二十首。其《烈妇叹》二首，为大学士舒文襄子妇栋鄂氏作。盖自伤同志也。

长洲黄协周林事亲至孝，母病祷于北斗，愿以身代。积四十九日，方假寐，忽闻异香，幡幢蔽空下，中拥神人如世所肖斗母状，呼其名曰：“尔诚孝，柰尔母数尽何？”黄搏颡哀求，神曰：“怜尔孝心，当延尔母数旬寿尔。”已而果然。

长洲林煜奇蕃钟少孤，嗜学，年十八补诸生，乾隆戊子举于乡。性恺悌，族人有亲死不能敛者，与之钱为具棺木。同年生死，遗寡妻贫且病，贷金周之。交友以急告者，倾囊与之，不足则出所藏卷轴，使质钱为用。久而不归，亦未尝往索也。与人同行，人指所识妓门曰：“吾故人家也。”牵之入，见粉黛者，觉其绐，辄引去。或招饮于舟，酒半呼妓至，则辞以溲，登岸脱归。其任恤狷洁如此。后谒选得教谕，年三十九卒。长子衍潮，敦行力学如其父。甫得一衿，遽婴瘵疾以卒，年仅二十六。天之所以待端人者顾若是耶？（按：林君次子衍

原，邃于古文，卓然可传，衍湖之子弈构，少年英隽。今俱为邑中名诸生。其所成就正未可量。然则彼苍所属，或在此不在彼耳。）

吴县顾童子，年九岁，遘母病且殆，药不效。童子窘，从邻家赁剃发刀归，止户外，爇火煮湯，持刀割肱肉投鐺中。會母呼湯，傾盞中以進。母飲之，病良已。童子袖間血漉漉出，恬然無所苦。母病起，童子創亦合。上海曹御史鴻書爲之記。

趙雲松翼未第時，其戚張某爲女鬼所祟，醫禱罔效。趙往省之，坐其榻上，張恍惚聞小語曰："趙探花至矣。姑避之。"及趙出，祟如故。張家苦求趙襆被宿其处。旬日，颇安。赵归家，祟大作，而张竟不起。赵登乾隆辛巳一甲三名，官至迤西道。

吴县诸生陈和叔黄中，少通敏，长于史学。深究前代治乱往复所由，以达于当世之务，发为文，磊落不可控制。乾隆丙辰应博学鸿词科，廷试未取，客游燕、齐、豫、楚、闽、浙间。时高宗纯皇帝登极之初，中外大臣仰承圣意，延致天下豪俊，虚衷谘访。和叔故善海宁陈相国，因上书论用人、理财、治兵三大事。其条用人之目有十，曰分科取人、曰慎择举主、曰重名节、曰辨邪正、曰加俸、曰汰冗员、曰宽法网、曰核名实、曰惩贪、曰酌道里以铨选。条理财之目有六，曰定旂制、曰权钱币、曰兴西北水利、曰轻征榷、曰减漕粟、曰定盐政。条治兵之目有六，曰谨边防、曰严海禁、曰练士兵、曰修军器、曰简帅臣、曰加月饷。相国韪其言。会诏求骨鲠质朴之士，相国欲举之，和叔辞。已而倦游归里，下帷著书，成《宋史藁》一百七十卷。又著《新唐书刊误》、《国朝谥法考》、《殿阁部院年表》、《督抚年表》十余卷，《诗文集》四卷，贫不能付梓。年五十九卒，不能治丧具。亲友以金赙者，妻张固却之曰："柰何以贫故，伤夫子义？"遂粥居以葬，其展氏之风欤？

卷十四

乾隆十六年三月初十日，奉上谕："朕时巡至杭州，禹陵在望，缅惟平成之德，万世永赖。皇祖圣祖仁皇帝曾亲祀焉。爰东渡浙江，涉会稽，式遵皇祖旧典，躬荐馨于宇下。厥有姒氏子姓世居陵侧，应世予八品官奉祀。该督抚择其有品行者一人充之，以昭崇德报功之至意。钦此。"钦遵，由阁部移咨督抚，行据司府县结报详题，请将姒恒甸世袭八品官奉祀等因到部具题。奉旨准行。

乾隆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奉上谕："朕昨至浙江省城，礼部未奏请遣祭已故大学士徐本。询其故，则以未入贤良祠例不致祭为对。徐本历事两朝，宣力多年，勤慎懋著。即如前者过常州时，已故巡抚潘思榘，礼部尚犹奏请。徐本视潘思榘为何如耶？朕巡幸所经郡县，名臣旧辅皆即致祭，乃国家念旧酬功之典。该部自当慎重办理，何得胶柱鼓瑟乃尔。徐本著入本省贤良祠，并著该部奏请遣官致祭。钦此。"仰见国家眷念旧臣，有加无已之至意，凡在臣工，宜如何感激奋兴耶？

乾隆十六年圣驾南巡，进治河方略之生员俞堉，赏缎一匹、貂皮二张、大荷包一对。进诗赋之吴楷、顾于观、姜抡元、王世球、于尧臣，各赏缎一匹、大荷包一对。其余王新铭等十五人，各赏大荷包一对。原任太仆寺卿张映辰、编修梁启心，各赏缎一匹、貂皮二张。续进诗赋之魏近思等二十名，各赏缎一匹、荷包一对。严长明等五十二名，各赏荷包一对。二十二年圣驾南巡，进献诗赋书画人员，进一册者赏缎一匹，进二册者赏缎二匹。其进《万寿生生图》之罗学旦、进《苏诗补注》之查开，各赏缎四匹。二十七年圣驾南巡，进献诗册之胡绍鼎、李宗袁、王诚、吴灿英，各赏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个。进献《黄山图》之员外郎许荫材、进献《龙井见闻录》之举人汪孟鋗，各赏缎二匹。进献画册之临生朱方蔼、童生吕师说、言世永，各赏缎一匹。进献《唐诗》之李清馥，赏缎二匹。三十年圣驾南巡，进献诗赋之汤世昌等三十人，各赏缎一匹。承办《金山墨刻》之程堂、姚思康，各赏缎二匹。江广达，赏貂皮四张，大小荷包各一对。以上俱见《南巡盛典》。后自庚子至甲辰，銮辂经临，行庆施惠，不胜殚述。

乾隆二十七年，李鹤峰因培督学江苏，按试淮郡。方唱名时，地忽震，西风大作，辕门外旗竿被风刮入云中，不知所往。时河湖盛涨，水与高家堰平，西风加劲，淮扬危在顷刻。河督以下各官面色如土，方恐怖间，忽转东风，天低若盖，见有黑龙在云中，修尾下垂，湖水上吸。一炊许，逻兵来报，消水三尺，众心大安，与试诸生欢声雷动。石埭县教谕沈公目击其事。

纪文达公昀，中乾隆丁卯顺天解元。二场表题，拟"乾隆十一年，上特召宗室廷臣，分日赐宴瀛台，赋诗联句，赏花钓鱼，赐赉有差，群臣谢表。"纪作高华典贵，进呈御览。其词曰："伏以皇慈雾洽，雅叶夫酒醴笙簧。圣渥天浮，道契夫赓歌扬拜。秋深桂苑，蓼萧沾浓露之华。日丽缯峰，葵藿依太阳之照，集公姓公族以式燕。玉牒生光，合大臣小臣以分荣。冰衔动色，灵槎八月，真同海客之游。广乐九成，似返钧天之梦。屏藩有庆，簪组腾欢，臣等诚惶诚恐，稽首顿首上言：窃惟世道升平，著太和于有象。朝廷清暇，敷恺乐以无疆。鼓吹休明，必有咏歌之作。润色鸿业，爰申燕乐之文。故象协凤梧，志卷阿之雅会。兴传鱼藻，留镐邑之遗风。《鹿鸣》以下共六诗，君歌臣答。《白华》而后为一什，谊美恩明。天王燕则诸侯毛，司仪夙传其职掌。正歌备而太师告，礼经亦著为典章。在先王皆具有明征，及后世乃别名曲宴。柏梁台上，藩封以迨于郎官。葡萄宫中，宰执兼随以学士。五王共宴，花萼楼头。三等分评，曲江亭畔。咸亨之会，二王同太子俱从。丽正之筵，两相暨礼官咸在。情契荆枝之句，兴庆移銮。诗吟花柳之天，乐游置酒。莫不燕衎于暇豫，用以祝颂夫太平。然而大陵享神，归藏既诞。洞庭张乐，庄叟尤夸。汾水新词，不入西山之录，瑶池旧事，浪传汲冢之书。虽有其

文,盖无足道。至于宁哥喷帝,黄幡绰于以解嘲。婉儿评诗,宋之问斗其警句。砑光帽小,汝阳旋舞以簪花。飞白书成,常侍登床而乞字。每嫌轻薄,岂曰风流?未有沐浴深仁,醉以酒而饱以德。昭宣盛典,礼同节而乐同和。如今日者也。兹盖伏遇皇帝陛下,虹璧当阳,龙图启运。泽洽四表,薰风入舜帝之琴。德讫八荒,瑞露浮高辛之瓮。云生牖,松生栋,无为宰万化之原。乐为御,德为车,有道识一人之庆。固已民康物阜,不殊华胥之游。远乂迩安,宛似春台之乐。九年耕而三年食,世登含哺鼓腹之天。十日雨而五日风,人识位育中和之化。史官载笔于玉署,频登大有之书。天颜有喜于瑶阶,爰下推恩之典。用相交于上下,务兼备夫情文。乃移法驾之清尘,焚香洒酒。聿举趯陂之高会,鼓瑟吹笙。乘泰运者百三年,再行旷礼。过中秋者十二日,先及懿亲。或庆衍于螽斯,或派分于麟趾。文昭武穆,尽周家子姓之班。东平河间,皆汉室宗盟之望。昔年故事,曾裁桐叶以分圭。此际遭逢,更叶棣华以待宴。未央二十万之赐,方此未多。唐皇十六字之荣,觉其尚陋。迢乎翼日,遂及群臣。落望后之仙蓂,尚余两叶。问重阳之瑞菊,尚隔十朝。则有辅弼依垣,列三台以拱极。卿士惟月,分九道以从星。鹓鸾集藜阁之英,鳌峰日晓。獬鹿映柏台之绣,乌署霜寒。官司盐梅,俱陪嘉会。班联槐棘,咸预清行。职尽清华,郑鲜之未容启事。人兼风宪,李栖筠亦得从游。仪肃冠裳,列分左右。时乃仙车九九,降来五色云中。玉佩双双,随过百花桥上。参差贝殿,疑浮弱水之三千。隐见珠楼,似见昆仑之十二。沧洲晓气,化为宫阙之形。阊阖秋风,吹入金银之树。舟浮太液,惊黄鹄以翻飞。帐启昆明,凌石鲸而问渡。指天河之牛女,路接银潢。搴秋水之芙蓉,域开香国。寻芳曲径,惹花气于露中。垂钓清波,起潜鳞于荷下。檀林瑶草,似开金谷之郁芬。桂饵翠纶,喜看银盘之拨剌。大官赐膳,图云刻雷之尊。光禄传餐,渍桂酿花之酒。青龙布席,白虎执壶。四溟作杯,五岳为豆。琳琅法曲,舜韶奏而凤凰仪。浑穆元音,轩乐张而鸟兽骇。红牙碧管,飞逸韵以干云。羽衣霓裳,惊仙游之入月。莫不神飞色舞,共酌太和。咸觉心旷神怡,同餐元气。遂乃集枚马,呼应刘。歌咏清平,揄扬盛美。天章首焕,落一串之骊珠。御笔高标,扛百斛之龙鼎。葛天浩唱,不推羲绳以前。丛云奥词,漫道娲簧而后。因之句成七字,仿汉事以联吟。人赋五言,分唐诗而探韵。宫鸣商应,俱协和声。璧合璋分,细裁丽制。歌叶八佾,盈廷依纟缦之华。颂出九如,联袂上冈陵之祝。当此扬言以拜手,弥增嘉慰于宸衷。鸳绮七襄,抽仙丝于香草。鸾笺十色,分妙制于桃花。织天女之金梭,名高蜀郡。研吴都之银粉,价压胶东。玉井波寒,濯瓜桃于悬圃。铁舡渡远,分莲藕于华山。带去归鞍,香拂青丝之笼。传来中使,光摇赤玉之盘。皆得携出人间,争识来从天上。西苑赐游之佳话,曾何足云?北门侍宴之恩荣,无能过此。笑贞观丰年之庆,筵启丙辰。陋开元麦秋之登,樽移端午。千秋旷礼,万古奇逢。洵哉游豫之风,允矣泰交之象。臣等才同樗栎,器谢栋梁。藻有愧于掞天,赋未堪以掷地。滥列金章之宠,叨分玉局之班。簪白笔而莫效涓埃,侍黄门而多惭献替。六鳌双凤,知点窜之难工。九几五筵,属遭逢之有幸。得与鹿苹之会,弥增凫藻之思。伏愿化洽郅隆,治超皇古。无逸而乃可以逸,常轸夫康功田功。已安而益求其安,每惕夫一日二日。抚池台之胜概,则思灵囿之子来。对鱼鸟之亲人,则思姒王之咸若。观九族之燕笑,则思自亲睦以至平章。顾千官之肃雍,则思正朝廷以及邦国。赏花而念贡花之非礼。勿信其小忠。垂饵而知食饵之不情,务察其大伪。供来芳馔,莫忘东作之耕人。捧出霜绡,当廑西江之浣女。乐谐韶濩,致戒夫琴瑟之专。诗被管弦,务亲夫风雅之正。则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征为事、羽为物,音有五而协气长调。肃时雨、乂时旸、哲时燠、谋时寒、圣时风,畴次八而休征咸应。银绳玉检,不数夫七十二君。玉烛金瓯,永固于百千万世矣。臣等无任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按文达公其时年甫弱冠,场屋中乃有此赡丽之文,洵不愧一代作手。

蔡葛山相国奉敕校四库全书时,其幼孙误吞铁钉,医家以朴硝等药攻之不下,奄奄就毙。适校至《苏沈良方》,见有《误吞铁物方》云:“剥新炭皮为末,调粥三碗与食,其铁自下。”依方试之,果炭屑裹铁钉而出。乃知方技杂书俱有用处。苏沈者,苏东坡、沈存中也。宋人集其所论为此书云。

曹来殷仁虎由召试中书,登乾隆辛巳进士。在京师时,昼寝,梦一伟丈夫来拜,自称黄昆圃。偕至一处,宫殿巍然,中有尊神,面正方,著本朝衣冠。请曹入见,曰:“吾三人皆翰林衙门官,只行后辈礼,不行僚属礼。”坐定,目曹曰:“卿十一岁时行一大好事,上帝知之。故特召卿到此受职。卿可即来。”曹茫然不记幼所行何事,惟力陈家寒子幼,不愿来。尊神意不怿,向黄曰:“再劝掖之。”语毕而入。黄笑谓曹曰:“翰林衙门甚苦,何恋恋不肯来耶?”曹又哀求至再。黄曰:“我姑为卿说情,或者可免。但卿以后逢火日不可出门,慎无忘也。”曹唯唯。因问尊神何人,曰:“张京江相国。”问此间何地,曰:“天曹都察院。”曹惊醒。后每出门必避火日,虽庆吊亦不往。数年后,渐不记忆。乾隆三十三年腊月二十三日,严舍人长明邀曹至程太史晋芳家作诗会。俗以此日礼灶,遂以为题。席间酒数巡,曹伏案睡去,摇之不醒。客大惊,疑诗中有侮灶神语,故神示之谴,乃群向灶神礼拜祈请。至三鼓,曹始苏。自言恍惚出门,如行泥沙中,身不知所泊,亦了无恐怖。忽见黑袍神迎面拦阻去路,因送之归。次日,取时宪书阅之,二十三日乃火日也。曹后官至侍读学士,卒无他异。

乾隆甲寅,四川解元黄多益,场前梦人示以题,为益者三友章,因改名应之。榜发,果得榜首。

乾隆三十年,高宗纯皇帝巡幸江浙。训导王世芳接驾,时年一百七岁,奉旨赏给匾额并赏缎二匹。三十六年,入都恭祝皇太后万寿。时世芳年一百十三岁,赐

翰林院侍讲衔。还乡与第三子同行，白发飘萧，背转伛偻，不似乃翁之矍铄。问其年，曰："八十五岁。"又乾隆辛未，圣驾南巡。有湖南汤老人来接驾，年一百四十岁。上赐扁额云：古稀再度。皆熙朝人瑞也。

无锡王晋川会汾，乾隆丁巳翰林，官至吏部侍郎。家故贫，刻厉读书，馆选后犹键户下帷，勤读无间。人以为难。癸亥御试翰詹第一，一岁三迁。洊陟卿贰，立朝蹇蹇，有古大臣风。上方倚重，将畀中枢，会京察自陈，举侍讲学士齐召南自代。推贤让能，朝野重之。

南丰李恭毅公湖，乾隆己未进士，由知县累官至广东巡抚。时番禺茭塘湾为盗薮，出没数百人，劫掠官民无数，大吏不敢问。恭毅下车，即硒访得实，商之巴总督延三，委汪臬使新、广州李知府天培率兵千余人捕之。四面设伏，夜半鼓噪而入，直捣其巢。巢名老鼠山，三面临海，其贼首梁亚香，闻风即率其丑类拒捕。官兵踊跃争先，擒其贼百余人，亚香见势不敌，即遁至海边，扳倒枯树掷之海中，腾身抱树而逃。汪命善泅者驾小舟，追至海中擒之。奏闻，上嘉之，命严鞫其党。匝月狱成，共审得首从一百八十人，所劫数百案，磔于市。令铸大铁猫于老鼠山以镇之，盗风始息。粤人为之歌曰："广东真乐土，来了李巡抚。"圣眷正隆，而积劳成疾，遂卒于官。敛时见其面目手足作黄金色，光耀照人，亦一奇也。

刘文定公为相时，王司寇述庵以公事诣邸第商酌。时夜半，天寒甚，公呼三公子具酒脯，而厨传已空，仅得白枣数枚以侑酒，公自愧其陋。然俭德如此，不可及也。

丙辰征士武林桑弢甫之父文侯，家贫，性至孝。父病膈，医者云须羊脂和粥以为饵，文侯每日侵晨市脂煮粥以供父。父殁，文侯抱铛以哭，若孺子然。里人为绘《抱铛图》，作诗纪其事。万光泰一首最悲切，云："羊脂数合米一掬，病父在床惟啖粥。父能啖粥子亦甘，粒米胜于五鼎肉。升屋皋某无归魂，束薪断火铛寡恩。床前呼父铛畔哭，抱铛三日铛犹温。呜呼！恨身不作铛中米，临殁犹能进一匕。谓铛不闻铛有耳。"

高邮夏醴谷之蓉，雍正癸丑进士，由教谕膺荐举入翰林，典试闽中，督学粤东。于治经外示以古文之学，两省文风因此蒸蒸日上。星轺所至，综所见闻，系诸篇什，著有《驶征集》。归田后，仍日事丹铅，手不释卷。耆德盛名，学者以为矜式。

会稽周学士长发，雍正甲辰进士，改庶吉士，散馆以知县用，寻改教职。乾隆初，由荐举重入词馆。奉命祭告嵩华、江淮、吴山等处。乞假省母，恩赐内缎丰貂，令归为母寿，极儒臣之荣。

华亭王砺斋祖庚，为相国文恭公长孙。幼颖异，公爱其类己，且生同甲，故名曰祖庚，字曰生同。雍正丙午丁未联捷，榜下选山西闻喜县，调兴县。岁旱，申请开仓平粜，不待报，即令民赴仓买谷，民赖以安。乾隆丙辰荐举，应召试不售，寻奉旨纂修经史。出知隰州，卓荐升顺德府，调保定府。恭逢圣驾巡幸及秋猕木兰诸大典，屡荷召见，奏对悉称。在任八年，卓荐者再，然终以未得人词馆为歉。两子绍曾、显曾皆膺馆选，而意终不乐，亦见文人结习未忘也。

山阴胡稚威天游，两中副榜。乾隆丙辰荐举召试，因持服未与。次年补试，又以污卷见遗。居京师，馆任宗伯兰枝第，晨夕商榷读书，未尝挟一刺以干公卿。公卿慕其名者，欲一见而不可得。每广座作文，落纸辄数千言，见者嗟服。骈体文得唐燕许二公之遗。会《一统志》成，当进御，鄂文端、张文和两相国属齐检讨召南作表，齐推稚威。文端欲招之，卒不至。其任气不肯下人如是。

桐城张文和公七十寿辰，高宗赐对联云："潞国晚年犹矍铄，吕端大事不糊涂。"

常州陈文恭公蕙，赐对联云："执笏无惭真宰相，盖棺还是老书生。"

钱唐梁文庄公乞假养亲，赐诗云："翻祝还朝晚，卿家庆更深。"天语之肫挚如此，知明良之契合深矣。

吴县陶部郎筱之妾李氏，年二十四而寡。抚所生子望潜甫弥月，教养成人，为之授室。媳陈氏有娠六月，而望潜又殁。时陈氏年甫十七，痛不欲生，勉从姑命，以待生男延宗祀也。已而举一女，孀姑恐伤寡媳心，亟请于族党，公议以犹子绪澧为嗣。又十年而李氏卒，计守节二十九年。陈氏命绪澧循例请旌，建坊墓道，绰楔巍然。工费不赀，典质簪珥殆尽，亲族贤之。乾隆壬子，陈氏年四十一岁，西邻不戒于火，延爇将及卧室。举家徙避，陈氏守伯姬之戒，端坐不出。时西风大作，火势忽迎风返转，阖门得免于厄。天之厚待苦节，此其显而易见者也。闻绪澧之子亮采，已有声庠序，陈氏犹及见其孙之成名，食报正未有艾耳。

长洲蒋重光女，有至性。父病瘵日久，女随生母晨夕侍。会天暑，蚊集嘬遍体，婢媪辈欲挥之，女不可，曰："蚊得一饱，便绝他噬，宁使噬吾肤，毋令再噬吾亲也。"婢媪为之泣下。其感人如此。女年十四，字同里陈珏，未娶而夭，女誓不再字。父母不忍夺其志，遂归于陈。持服如制，立嗣娶媳。而嗣子又殁，乃与孀媳抚遗腹孙廷椒，以养以教，守节三十余年而卒。廷椒呈请详题，得旌典焉（按两世苦节，抚遗腹成立，此贞节中所最难者。集中所载，如钱塘徐、吴县陶及蒋贞女事，凡三则。今徐节母之子承恩，业已贵显。吾愿世之为贞节后裔者，咸诵清芬，而贻令名也）。

程香岩荫贵中乾隆己卯举人，授四川大竹令。有政声，公余以诗画自娱，翩翩一书生，绝不料其有干济才也。金川用兵，上官察其能，委办南路科多站，程以其子烈随行。西军失守，贼势方张，渐及科多。程下令籍隶役兵夫，尽力死守，数月贼不得逞。黠者教以火攻，贼乃积薪纵火。既炽，程身先出战，手刃二贼，遂遇害。其子亦不屈死。事闻，赠道衔，祭葬荫赉如例。若程君父子，可谓忠孝萃于一门矣。

卷十五

高宗纯皇帝御极六十年，寿寓宏开，笃生人瑞。各直省奏报耆民五世同堂、亲见七代八代者，屡见邸抄，然未有如长洲蒋氏之盛者。乾隆丙寅春，内阁中书应焆之祖文源年九十，配张氏年八十九。翰林院编修元益之祖文涵年八十九，配顾氏年八十八。俱五世同堂，亲见八代。应焆、元益同日给假，回籍祝寿，海内荣之。时徐雨峰士林为巡抚，制联称祝云："登甲登科，五代儿孙绕膝；难兄难弟，九旬夫妇齐眉。"洵为熙朝盛事。

乾隆庚戌，恭逢高宗纯皇帝八旬万寿。先期有诏，以戊申乡试己酉会试为正科，己酉乡试庚戌会试为恩科。己酉典江南试者胡阁学高望、贺考功贤志选士公明。闱中向例，于万寿节将各房考首先呈荐之卷，取中一名，名曰恩卷。然间有二三场疵累或事故不到，不能入彀者。是科金山令奉天于沧来鳌图房中首荐一卷，主司亟加称赏，即时批中。及填榜，拆阅弥封姓名，乃知是卷为元和王寿祺。主司监临及监试帘官辈，无不额手称庆。圣天子寿考作人，髦士嘉名适符瑞应也。

长洲钱宫声中谐，康熙己未博学鸿词科，官翰林院编修。时汤文正公为江苏巡抚，赠以题额曰"奎壁凝晖。"乾隆己亥，宫声元孙棨以第一人举于乡。辛丑公车北上时，梦五色云自空飞下，中有苍龙直前蟠舞，因以左手持龙角，右手取笔，大书"奎壁凝晖"四字于龙头上，龙即腾空去。寻中会状。自前明正统商文毅公辂后，三百三十六年来一人，自唐元和张公又新至是，九百七十六年中第八人也。高宗纯皇帝御制三元诗赐之，有"王曾如可继，违弼我心存"之句。草茅新进，而简在帝心如此，岂非厚幸与？

乾隆甲辰，余在四川成都府城隍庙见一道士，清癯如鹤，发半白，问其年，曰："不知也。"因言今岁圣驾南巡，惜未得瞻仰天颜。余异其言，因问："吾师曾至江浙否？"道士备述圣祖六幸江浙诸庆典，并沿途景亭名胜所在，历历如绘。非躬逢其盛者不能道，殆二百岁人也。

崇化屯属之刮耳岩，为大金川要道，蜿蜒线栈，约长三里。山岩如削，石壁崚嶒，俯耸作欲堕状。下视大江，苍茫无际，涛声雷动，往来者扪壁附石，转侧伛偻，势与俱倾，苟一瞑眩，颠蹶无底。王师平定噶拉依，循岩筑石为栏。行人过此，咸诵阿文成公之伟烈。北行七十里，名龙登碉，即福贝子驻兵处。

福贝子康安，后追封郡王，大学士傅忠勇公次子。年十九，以头等侍卫统兵，随定西温将军福征大金川叛酋莎罗奔，进驻龙登碉。木果木兵溃，贝子以众寡不敌，且战且退。行至刮耳岩，瘆胀坠马，家人恐惧，委之而遁。重庆营战兵王贵见贝子呻吟草中，奇其状貌，负而疾驰七十里，抵沃什站。适阿文成公自西路撤兵至沃，一面饬令随营太医诊视，立遣将备以安舆，送入关。五十年，贝子节制全蜀，阅兵至渝，忆及王贵刮耳岩之功，立谕镇将查访。时王贵辞粮已久，孑然一身，补履为业以自给。贝子既悯其迈，又感其劳，欲官千夫长以酬之。王因年老力辞，贝子知其性耽麴糵，为置千金之产，俾得醉饱终其身。蜀人咸称王之淳朴，而多贝子之勇于报德也。

乾隆辛未四月，圣驾南巡至山东，抚臣准泰奏称："山东之沂州府，旧为瑯琊郡地，嗣号临沂，本朝因之曰沂州，寻升为郡。考之《通志》，该地为汉臣诸葛亮及晋臣王祥、王览，唐臣颜杲卿、颜真卿故里，是以城内旧有景贤祠，为合祀亮与祥、览及杲卿、真卿等五臣之所。及忠孝祠专祀亮、祥于内。今各祠宇虽皆年久堙圮，而志乘载之，里民思之，并有诸葛城、孝感河诸遗迹存焉。此五臣者，如诸葛亮之鞠躬尽瘁，殚忠汉室，伟业丰功，史册炳然。至如王祥之纯孝格天，王览之友于感母，洵皆至性出于醇笃，非仅为一代名臣已也。若夫颜杲卿、颜真卿之节烈萃于一门，孤忠标于千古，尤为正气凛然。是亮等不独学术事功，彪炳载籍，且其忠孝友悌，实为千古人伦坊表。今事远年湮，各迹虽沈榛莽，然里民之怀想芳徽，犹昭昭可考。兹当我皇上翠华巡狩，聿修庆典。可否仰恳天恩，将此五臣，或赐匾额，或赐诗章。一经圣主褒嘉，则五臣之忠孝亮节，既得上随奎藻天章，永垂不朽，而圣主表忠教孝之化，益觉光昭万祀矣。"奏上，蒙赐七言诗一首，旷典也。

浙江萧山张氏观五、采五昆仲，俱以资入为郎，出宦山东、福建。乾隆丁未岁，其家后园荒地上忽出大竹两竿，枝叶凌霄，诧为奇事。是年秋，观五擢东昌府知府，采五擢汀州府知府。

乾隆辛丑十月，萧山陆敬轩为永城尉。署中旧有柳树一株，年久半槁，命工伐之。锯板，见天然画一幅，如淡墨写成。左右峰石峻削，悬崖上有松一株、老树一株，枝叶倒垂，松上缠藤累累。下有一叟扶杖立，高冠长袖，须眉宛然，左手纳袖中著胸前，右脚前行，露其舄，左脚隐衣下，回顾若听泉状。虽妙手写生不是过也。造物之巧，真有不可思议者。

毕秋帆沅为陕西巡抚时，曾上华山顶宿僧舍，梦有人长身玉立，著古衣冠，拜之曰："某居此山中已及千年。近有僧人以大铜钟挂吾左臂，吾甚苦之。乞为解释。"明日入寺，果见有钟一口挂大银杏树上，因命山僧移钟别置他所。

秋帆先生，生平于古人中最服膺苏文忠公，每于十二月十九日，辄为文忠作生日会。悬明人陈老莲所画文忠小像于堂上，命伶人吹玉箫铁笛，自制迎神送神之曲，率幕士及属吏门生衣冠趋拜。拜罢张晏设乐，即席赋诗。秋帆首唱，和者积至千余家，当时传为盛事。

浙江金华吴紫廷凤来，乾隆庚辰进士，任广西象州知州。境内有山，山上有龙潭，旱时祈雨甚灵。吴不信，尝带从役数十人入山祷雨，初见潭水甚清，一无鳞介，俄顷忽见有红白鱼数头出没其间。从者罗拜曰："龙神见矣。"吴不信，引弓射之，一鱼血淋漓带箭去。

众惶惧不知所为，吴大言曰："果系龙神，当现真相，吾始信耳。"言未毕，四山昏黑作云雾，对面不辨人，潭水决起数丈，龙头仰浮水面，其状如牛，双角有须，两眼若漆，而所射之鱼仍带箭游泳于龙之左右，若侍从然。吴始信服，再拜谢过。未几，大雨如注。

琵琶亭在江西九江府浔阳江畔，题咏甚多。乾隆间，唐蜗寄英司榷九江，置纸笔于亭上，贾客能诗者辄令赋诗，开列姓名，交关吏投进。唐读其诗，分高下以酬之。投赠无虚日，坐是亏累，变产以偿，怡然绝不介意。去官后，过客思之，为建白太傅祠，肖唐公像于旁，至今尚存。

江阴李芥轩崧，隐居不仕，与其配薛素仪更唱迭和，有前明赵凡夫、陆卿子之风。一日夫妇对酌，偶以瓜子仁排作数行，芥轩云："细剥瓜仁排雁阵。"素仪应声云："轻移杯底印连环。"一时传为佳话。

歙县程道平坦，少习制举业，不售，去而学贾。生平敬惜字纸，每行街市，辄注目四顾，恐有字纸弃地也。人以为痴。程乐此不疲，倡惜字会，雇人拾剟，砌炉焚之，灰则附客舟载至江而沉之。如是者五十年。年八十余，无疾而终。殁后旬日，示梦于其子曰："我前身乃文帝坐下白骡也。夙根不昧，惜字一生。今往浙江托生为士人，早掇科第，食其报矣。"此乾隆五十九年事。

常州孙氏祖茔，在府城西门外十里。乾隆间，茔上忽生连理木二本，上合为一，枝干拳曲，人所罕见。至丁未科，裔孙星衍中进士第二人，由翰林累官至山东督粮道，曾作记刻石墓间。

乾隆己丑殿试，进呈十卷中，吴县潘榕皋弈隽名列第七，以得信迟误，保和殿御试不到，改为内阁中书。一日，刘文正公指潘笑谓同列曰："此天子呼来不上船者。"

吴县潘芝轩世恩，生于乾隆己丑十二月。诞生前一夕，其祖贡湖赠公梦一玉麒麟自空降于庭，赠公取置掌中，宛转化为婴儿。比长，天姿聪颖，器宇端凝。中癸丑进士第一人，历践清华，年四十官至尚书。

乾隆癸酉，太仓王生赴省试，有同乡友三人托预定寓屋，恐临期仓猝也。王因为之税屋三椽，而己下榻于其旁屋内。越数日，王卧病，恍惚见吕祖入门，手持香圆三枚。王起迎之，吕祖摇首微笑曰："到口乃可吞耳。"王不解所谓。翌日，三人来，王亦病瘥。场事毕，三人皆捷，一解元吴溶，一第八名吴一桂，一十一名吴锷也。

长洲蒋氏族最繁衍，其先世光禄公可竹墓在娄门外坝基桥。五年合族会祭，于舟次肆筵宴剧，观者如堵。乾隆壬辰二月，届会祭之期，黎明有一白鹤舞于墓前，旋绕者再，四围喜鹊结队相随，逾时始散。是年，少司马元益膺覃恩一品封诰，四世俱仙鹤补服。阅二年，奉命典浙江乡试，撤闱后，得旨给假回籍省墓，里人荣之。

蒋参议祠在虎邱，祀明天津兵备参议灿，孙赠兵部右侍郎之逵配焉。乾隆乙酉，高宗南巡至虎邱，见参议祠前斗标林立，上曰："这是那一家？"时扈跸大臣以山东学政蒋元益家祠对。上曰："原来是念书人家。"胜国名臣重邀温谕，尤为异数。迄今里人尚呼为旗杆场云。

蒋佚圃赠公旧第，在郡城福济观西，门首贞节坊，为赠公嗣母盛太夫人建。自康熙初至今，绰楔巍然，左右屡遭回禄，坊独保全。乾隆五十年间，邻近大火。太夫人元孙媳陈氏，亦节妇也，居第内后楼，望见火势方炽，一星冠羽衣人凌空指挥，若保护此坊也者。因得无恙。陈氏夜梦太夫人语曰："上帝嘉我生前贞节，故临灾之际，神明庇佑。"今吴县节孝祠中，木主首列者即太夫人也。后裔成进士者十二人，登贤书者三十余人，其食报如此。

高邮州廨东有状元墩，祀文昌神。神前有一骑，裕呼曰白特，甚著灵显。王文肃安国、夏筠庄之芳、夏醴谷之蓉三公为诸生时，会文于此。文肃尝夜入文昌祠，祠前故有一小桥，履桥上软如绵，初不觉也。既至，祠僧惊曰："桥圮矣，君何从来？"文肃茫然。次早见神前白特，四足泥淖，尚津津然，疑夜所履者即此也。后三人皆成进士入翰林，惟文肃官至尚书。

俞贞女名杏贞，金匮人，翰林肯堂女弟也。许字高邮明经金兰，未嫁而兰卒，女闻，绝食死。女能诗，尝过露筋祠作诗曰："遗烈传千古。闻名似读铭。噬肤空幻相，屹石护贞灵。未见野莲白，惟伤沙草青。崇祠留砥柱，多少女郎经。"时人以为诗谶，所著有《杏轩集》。

苏州周鬲斋明德，官蜀中最久。尝随福郡王入西藏，见唐古忒风俗，人死即脔割以喂鹰犬，谓之天葬地葬。又割天灵盖作盂，贮酥油供佛。明德乃禀驻藏大臣，出示禁止。其略云："钦差驻藏大臣示，为禁止脔割死尸，以重人伦，以厚风俗事：照得天地至大，凡一切知觉运动之类，惟人最灵，惟人最贵。无论山陬海澨，但系人类，莫不有父母焉。但有人性，莫不有不忍之心焉。既有此心，则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俱至亲至爱之人，生时团聚欢乐，死后哀戚悲恸。人有同心，理固然也。乃唐古忒俗崇佛教，赋性愚顽，积习相沿，无情无理之事不可枚举。即如人死残割，与鹰犬掠食，谓为天葬地葬，竟与禽兽无异。本部堂奉命驻藏，治理斯民，蒿目疚心，不忍不广为训诲，俾佛地番民，共晓圣教而遵王法。从此养生送死，伦纪无乖，乃至愿焉。查律载笞杖徒流斩五等，所以治罪人也。至于剉尸枭首，尤为极重之刑。其谋反、叛逆、弑父、杀兄、妻杀夫，乖乱伦常之人，方予凌迟处死。今唐古忒民人，各有父母、兄弟、妻子，在生极其怜爱。迨其死后，即将尸碎割以喂鹰犬，其子其弟其妇在旁观瞩，不以为惨，反谓得受好处，有是理乎？试思尔之父母，生而获罪，为王法所加，或斩或剐，其子尚为哀痛。或尔之父兄，为仇人残害，其子弟尚欲报复。焉有一生无罪，幸得善终，反被自己妻子凌迟，残忍凶恶，一至于此。虽日夜诵经忏悔，何能消罪于万一耶？尔将父母尸身残毁，喂鹰喂犬，故尔之子孙，亦将尔尸照样割裂，此即明示报应，可不猛然省悟乎？嗣后人死，概不许残毁以喂鹰犬。自

己有庄田者，于庄田内埋葬。如无庄田之贫民，现由达赖喇嘛拨出荒山，立为义冢公地，报官即与掩埋。倘有无知番民，仍不遵奉，即治以不孝之罪，凌迟处死。毋贻后悔，特示。"自示之后，唐古忒民人感化凛遵，顿改恶俗。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山东庠生张大美，素奉关帝甚虔。乾隆乙亥，张患病甚剧，恍惚间梦至关帝庙，见帝方升殿理事。著本朝衣冠，威仪严肃，张怵息不敢仰视，有顷闻呼张名，张匍匐至阶下。帝在殿上语之曰："吾庙中楹柱对联，肤泛俚俗，甚不惬意。尔与吾有香火缘，其为吾改之。"张跪诵一联云："数定三分，扶汉室削魏伐吴，辛苦备尝，未了平生事业。志存一统，佐熙朝伏寇降魔，威灵丕振，只完当日精忠。"帝深加叹赏。曰："此四十二字，尔来岁当知好处也。"张叩谢出，遂寤，不解来岁何云。次年乡试，首场，张坐矮屋中构思未就，倦而假寐。梦帝肘之曰："起，起，尔忘对联字数乎。"张惊醒，文思沛然，援笔立成三艺，如宿构然。是科中式第四十二名。

苏州府城圆妙观之东，为临顿里。有钱某者以卖药为业，谨愿性成，市价不二，里人重之。一日，钱方据柜板修治药料。忽有一癞道士，抱一臃肿幼童置柜上，抚弄之间，三遗其矢。店伙大恚，将加诟谇，钱谕止之。道士曰："居士善人，吾令吾徒自己收拾可耳。"即呼童俯拾所遗矢纳口中，钱察其异，亟夺之。道士已肩此童去，步如飞，遥望之，所负非幼童，乃一葫芦耳。因悟此道士必吕祖也。柜上遗矢之处，异香经月不散。人有异疾不能瘳者，试刮板屑少许，和药以进，病良已。不逾月，柜板洞焉。时人咸以钱家药店吕祖曾到，利市三倍云。

梁溪俞蓉汀大鸿幼警悟，嗜学工诗画，得唐宋人意。及长，循例入太学肄业。岁需膏火，自顾弗遑也。有吉水某，与俞素相善，游学至都，遘疾不起。俞经纪其丧，尽罄己资，且抚育其十岁孤儿。延师课读数年，学大就。适俞以考职发河工，将出都，以某尚未归葬，其子不能独留都下，急托其乡人，给资令扶榇同归。其子旋游庠食饩，感俞高义，至今尸祝之。俞年四十九，无疾卒。著有《蓉湖吟草》。

定州唐河近村，为西山众水所归，骤长丈计，依阜而居者时遭水厄。有王某者耕于田，见水忽至，急趋至家，遇妻在户，即负之走。妻大声呼止之曰："母在内，何先顾我也。"某舍而负母，置之阜。归救妻，则水已及丈，居毁而妻无迹矣。奔告母，母痛甚，望水泣不已。寻见一尸浮近阜，某力挽出之，即妻也。母益痛，抚尸大恸，某亦视而泣，妻忽苏，张目如梦醒然，形气无恙。母子告以故，始觉再生。未几水落，仍安居如故。盖造物嘉其孝，特活之数外也。

容城张进士南川，父某以岁贡铨恒山学博，食俸十二年，积金八十。孺人以公年届六旬，己年亦五十有七，子嗣无望，力劝归田。公从之，乞休返，行装萧索，不及一肩。次保阳旅邸，闻邻妇老少相泣，异而询之。知老妇有子，为催科役，亏官粮三十余金，限甚迫。其妻计无所出，将自鬻以偿，是以悲耳。公恻然欲解囊以济，虑孺人中沮，太息不止。孺人先亦询知始末，亦以力薄，敛容不敢请。公会其意，以告孺人，慨然如数代偿，全其骨肉焉。次早，车过西城旧石坊下，闻空中云："该死者至矣。"又有人云："昨以积善免，且有一子登第。"语甫毕，石坊崩，去车尾仅尺许。既归，孺人以车中所闻语告公，曰："一念感天，君或者其有后乎？"劝之置妾，不可。未几，孺人信水复至，居然生子，即南川也，远近闻而异之。南川幼聪颖，年十七成进士，出宰百里。二老人就养任所，俱享大年，积善之报也。

江北张某为人经纪，收债于江宁。岁暮将归，黎明肩行李出城，门未启，立市檐以待。倦甚，以置金之布搭坐身下，方闭目，城遽启，忘携身上布搭，仅肩行李趋出。行里许，始觉，急返觅旧所，已各肆俱张，人如云集，而布搭不知去向矣。于此愁眉观望，徘徊不已。一老者询故，以实告。邀张入曰："今早启门，得有遗物，未识相符否。"张曰："为东人归者两大封，其小封则己物也，锭数分量各若干。"老者验系原物，即还之。张感泣，愿以己金奉。老者笑曰："吾果爱财，顷则不言矣。君何不谅也？"张不敢强，因拜谢，各道姓名而别。张抵江待渡，而风大作，渡舟多覆，溺人无算。张恻然曰："吾所携之金失而复得，吾命亦属再生矣。"悉出己金，买救生者操舟往救，立拯数十人。皆感谢，彼此通姓氏。中有一少年，江宁人，往江北贸易，回家度岁，即还金老者之子也。张异而告以故，闻者莫不叹息。后二氏结婚姻焉。可见济人即自济也。

元和施季子灐，性至孝。父病目翳，以舌舐之，二十日尽去，目复明。母病痢，五月不止，割臂肉和药以进，病立起。母思食梨，时尚未有，忽来一老妪遗之。灐上有三兄，伯早卒，仲叔常客游，灐奉父母。索逋于东昌，一夕梦黄衣老人曰："尔父病亟。"灐惊起，即刻束装归。至江口，阴云四合，将有大风，舟人相戒无渡。灐涕泣叩头，一老篙工哀其诚，渡之。中流舡几覆，忽闻空中语云："谨护施孝子。"厥后其孙文焘举于乡，请旌如制。

卷十六

歙县洪桐生梧，乾隆庚子，恭应南巡召试，钦赐举人。后中庚戌科进士，散馆授职编修。嘉庆元年正月，太上皇帝授宝礼成，群臣上表称贺，翰苑诸臣各进诗赋词章，俱蒙睿赏，颁赉有差。桐生独出机杼，敬撰《万全全韵颂》进呈，洋洋万余言，导扬盛轨，无一肤泛语。圣心嘉悦，拜蟒袍文绮之赐。是年冬，简授山东沂州府知府。先是，桐生之兄名朴、名榜者，俱以召试邀恩，历官至知府。后先接踵，若合符节，亦见文人遭际之隆也。

嘉庆九年八月，奉上谕："朕兄成亲王，自幼精专书法，深得古人用笔之意，博涉诸家，兼工各体，数十年来，临池无间。近日朝臣文士之工书者，罕出其右。早

应摹勒贞珉，俾广流传，而王㧑谦自矢，不肯遽付钩镌。昨特命军机大臣传旨，谕令将平日所书各种，自行选择刻石。始据王具摺陈谢，遵旨于回京后觅工摹刻。著照所请，以诒晋斋名颜其卷帙。王即缮朕此旨，勒冠简端，以当制序。本日王所奏之摺，亦著另书一通，附刊于后。以志一时翰墨欣赏之盛。钦此。"王遵旨泐石寿世，艺林宝贵，珍若球琳。洵熙朝盛事也。

钱唐钱声谷槐，弱冠游庠，屡困场屋。尝祈梦于忠肃祠，梦忠肃示一纸，大书十六字曰："尚早尚早，来不凑巧。若问功名，绿衣人小。"醒而不乐，谓中期尚远也。然绿衣句不解所谓。嘉庆甲子，潘芝轩司农典浙江试，声谷始领荐，年已六旬。谒见座主，询及入学年岁，具以实对，潘拱手致敬曰："前辈前辈，是年家大人入学，某尚未生也。"因悟梦兆之巧。此事与刘子壮梦出朱之弼房中相似。

嘉庆辛酉，郫县天后宫紫橦花盛开，花类牵牛。有小鸟翔鸣其间，丹喙金距，文彩遍体，形似凤而小，群鸟随之不可胜数。居人以得见为祥，不能比岁然也。石门顾辑五述。嘉庆乙丑三月，简州徐刺史鼎奉檄赴嘉定催铜。夜梦五人从东来，自称行疫使者，将赴成都。问何时回去，曰过年看龙灯方回。后徐回省，适见瘟疫流行，忆及所梦，告之总督。令府县晓谕民间，以五月朔大张灯火，如元宵故事。自锦江门以达盐市口，金鼓震地，灯火烛天，花炮烟火彻夜不绝。各官复捐俸，延僧道设坛诵经。如是者五日，时疫遂平。岂厉鬼亦可以术绐之耶？或曰，是良有司痌瘝在抱，足以感嘉祥而消沴气也。

播州老瀛山之白瀛观，志称老君修炼于此山。门前石梯百余级，水经石窦中，淙淙可听。崖上镌"梯步鸣琴"四大字，笔力苍劲。山门之左，瀑布千尺从崖泻下，仿佛庐山面目。观之南，两峰夹峙处跨以石桥，势若飞虹，下临绝壑，名曰飞仙桥。桥南石笋一株，峻削直上。石下一洞，内供大士像，题曰"卧云枕月。"石笋稍南有玉井焉，甃以白石，覆以松桧，相传饮此者多寿。棋盘崖石几石椅，状皆极肖，远望之如悬峭壁间，崖路一线，猱援而上，山上异景颇多，不能殚述。其最奇者莫如香碑，削壁万仞，崖际忽吐一石如舌形，大似三间屋，围以石楠。香碑嵌石壁上，字类古篆文，模糊不甚可辨，游人以绢拭之携归，其香经月不散。从玉井左转，以铁链承木架浮梁，以达香碑。余于甲子春过播州，游白瀛观。见一老道士，类百余岁人，操秦音，喜著高脚木屐，其行甚捷。问其年，笑而不答。或曰明季避流冠时即居此，国初时尚与乡先生赋诗赠答，年来益与世俗相远。观中住持即其徒孙，年亦九旬矣。盖道士皆饮玉井泉者，故多寿云。

邛州火井，槽产盐而乏柴草，灶户全赖井火以煎熬。色类萤火，以猪尿胞吸其气，能携之远方。用大针刺一孔，以火爇之即然，光大如豆，终夜不灭。余过邛州时曾亲试之。

余幼时读《庄子》"北溟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鹏，其翼若垂天之云。"以为庄叟寓言，未必实有是物也。后阅《南汇县志》载，国初时有大鱼过海口，其高如山，蠕蠕而行，过七昼夜始尽，终未见其首尾。嘉庆甲子，山东登州府蓬莱县滨海处，一日忽有大鸟从空飞过，两翼垂天，昼为之暝。城内外人观者亿万，咸恐惧罗拜。逾时始不见。岂即《庄子》所谓鲲鹏耶？

嘉庆丙子十月，江苏海州据报沿海有大鱼一头，两目已剜去，计长三十六丈，自背脊至腹，高七丈有余。居民咸脔食之，其肪甚厚，腥不可闻。较诸《南汇县志》所载，渺乎小矣。

嘉庆丁巳，南康谢蕴山启昆为浙江布政使。辟署中园屋，得永平砖八块。大喜，以为晋惠帝时物，遂名此室曰"八砖书舫。"赋诗纪之，一时和者百余人。或以为明永平厂所造，非晋砖也。方伯曰："区区瓦砾，何足深究？"尝见鉴古家每得一物，断断聚讼，甚至穿凿附会。何不如方伯之见超也？

无锡唐孝女素，少有至性。慕北宫女之为人，居惠山之麓，卖书画以养父母，至老不字。士大夫重其人，往往函金购尺帧，视若奇珍。嘉庆初，邑绅请于有司，详题得旌典。闻今尚健在，年近七十矣。

长洲张孝女寿姑，居浒墅关，有殊色，尤精女工。髫年丧母，其父为之择婿某，喜狭邪游，染恶疮，溃烂无人理。舅姑不得已，央原媒退婚。女父本窭人，心窃喜，盖关部丁胥艳女久，争欲聘之，千金可立致也。女持不可，曰："儿一人宁字两姓耶？"父曰："吾小家，何所忌？"女曰："家有大小，礼无大小也。儿愿终身事父，十指足以供甘旨矣。"父悯而从之。后父病，奉侍四十余日，目尽肿。夜祷天，愿以身代，刲臂肉以进，病良已。阅三年，父又病，奉侍吁祷如昔，仍刲肉以进，愈匝月而殁。女出衣饰，尽鬻之以治丧具。既葬归，自沉于宅后尤家浜。时六月盛暑，殓之日面色如生，异香喷溢，闾里咸为叹息。嘉庆甲戌，得旌如制。

嘉庆甲戌春，潞河白洗马镕督学安徽。幕士吴秋舫潮访知青阳徐孝子事，闻于使者。使者曰："表微励俗，余之责也。"按试日，询诸生，皆曰信。遂表其庐曰："至性感人。"并为之传，其略曰：孝子姓徐氏，名守仁，世业农。孝子四岁而孤，未尝读书。事母孝，晨昏视问悉如礼。为人佣，得值则市酒肉归奉母，母呼孝子共食，辄以持斋谢，盖不忍分其甘也。母年七十六而终，孝子哀慕若孺子。既葬，孝子露处墓侧，号泣十余日，蛇虺附体不顾也。乡人怜而为之庐，且饮食之。孝子乃并奉其父木主以居。有吊问者，镪楮外悉不受。既免丧，或劝之归。孝子曰："必俟母过八十寿而后归。"于是守墓凡四十有二月，归时则鬓发垂一尺许矣。使者闻而叹曰："吾人自束发受书，少而负笈，长而服官。大抵奉亲之日少，而违亲之日多。及抱恨终天，又或牵于尘累，求如孝子之尽礼者终不可得。乃致父母有富贵子不如有贫贱子。可胜痛哉。"

昆山徐孝子者，轶其名，大司寇乾学之玄孙也。父某为邑诸生，放诞不善治生，家赀荡然，生徒亦散尽。

孝子年十三,学未竟,即为县胥钞写,得值以奉父母。父故嗜酒,每饭无三爵不能举箸,孝子力不给,贳于肆。久之不能偿,恐市侩之怒之也,日过肆中,学柳敬亭,抵掌谈《三国》、《随唐演义》,声色俱肖。市人悦之,竟不问酒值。已而遂佯狂歌唱,藉此易酒肉,甘旨幸无阙。父殁母病,孝子又苦目眚,不能作书,居然抱弦索弹盲词,以为故业矣。昆邑于雍正十年分设新县曰新阳,另建城隍庙于城东之罗汉桥,即叶文敏家半茧园故址也。孝子每日歌于斯,听者云集,日将午辄告归,强留之则泣下。众异之,或尾之去。则以所得金钱市饮膳归,母食已馂而后复来,率以为常。或询其家世,则伪为聋状,憨笑而已。盖以操术既卑,不欲污先人门阀也。其母死,孝子遂不见。或曰自沈于河矣。众呼之曰"徐痴。"呜呼!是真痴也耶?是孝子也。亟书之以寤世之不痴而痴者。

嘉庆庚申恩科,浙江解元崔懋驷,嘉兴人,江南解元崔锡华,荆溪人,系近族分居,占籍两省,同时领解首。次年辛酉正科,江南解元崔暄,即锡华一家。同族两科三解元,古所未有。

山东诸城刘沁芳尚书祖母颜太夫人,前相国文正公之继配,文清公之母也。嘉庆辛未,尚书督学江南,迎养太夫人于江阴使署。值太夫人九十诞辰,文清公恭奉恩命,前赴江南为母介寿。天章炳耀,锡予便蕃,朝野荣之。公卿大夫各有椵辞联句赠行,记其一联云:"帝祝期颐,举朝祝期颐,合三代之门生,亦共祝期颐,八座恩荣昭海内。夫为宰相,哲嗣为宰相,备六官之文孙,又将为宰相,九旬福曜荫江南。"一时传诵,洵古今所罕有也。

嘉庆丁巳,忻州崔酉山映辰令山东兰山时,署中有老民池姓者,担水夫也。相传自康熙间受雇供役,其时年已四旬,生平无所嗜好,亦未有室家。所得佣值辄分给其曹偶,人咸昵之。历任县令亦知其愿且勤,令督率诸夫,俨然颐指气使,不徒恃力作矣。乾隆三十年,年逾九十,循例宜邀粟帛之赐。令欲为之请,池坚辞曰:"小人薄福相,天特予之寿,幸矣。一旦谬膺恩锡,恐折将来寿算。盍少留之,以绵未尽之年乎?"令韪其言,事遂寝。至是,酉山为之详请题咨,蒙赏六品顶带,时年一百二十六岁。余在兰山亲见其人,体癯而神清,声啾啾如婴儿,隆冬常科首,汗气蒸蒸上腾。庶几其能葆真者。

四川松茂河,水湍急,力如劲弩,不宜舟楫。乃施石柱于两岸,绳亘其中,上系木筩,其名曰橦。欲渡者以绳自缚于橦,两手缘索而进,即至彼岸,复自解之。嘉庆甲子,蜀人张远峰言,其曾祖某弱冠时过此河,缚甫竟辄解,身已离橦,瞑眩欲堕,恍惚中似有人为之维系,又从而推挽之者,因得渡。后生八子二十孙,及见曾孙十一人而殁,寿八十有九。谚云:"大难不死,必有大福。"不其然乎?

嘉庆庚午四月,高邮州西门外临湖石堤倾圮,河帅委员修筑。有州署幕友夏友香者,督工役往来于堤上。日将暮矣,忽见湖中城市显然,林木繁茂,断岸一带小桥亘之。桥旁有斥堠,列栅、拒马咸备,桥上有人持破伞,作迎风急走势。而柳阴之下,二驴龁噬于其间。其时落日沉山,暮霞四起,适当湖中城门隙处。金碧万道,沿堤水纹如縠,与夕阳相激荡,光怪陆离,不可名状。城中炊烟缕缕,人影幢幢,杰阁嵯峨,浮图高耸,钟声如在耳也。晚风乍起,而所谓城市、林木、桥亭斥堠者,渐淡渐远,然已数刻矣。尝闻山东登州莱州有海市,四川青城锦城有山市,今高邮更有湖市,亦奇观也。

长洲蒋竹浦封翁,以厚德推重乡里,督课子侄,期望甚殷。嘉庆戊午八月初八日,封翁长子云篯名泰阶赴秋闱。封翁诣关帝庙祈签,得四句云:"万人丛里逞英豪,便欲飞腾霄汉高。争奈承流风未便,青灯黄卷且勤劳。"是科云篯中式第四名,首句之验。己巳捷南宫入薇省,次句之验。中间三荐春闱,一取誊录,一挑教职,三四句之验。云篯座师为万和圃侍郎,名承风,姓名悉见于签。尤奇。

嘉庆戊辰七月望日,蒋竹浦封翁诣关帝庙祈签,首句"羡君兄弟好名声。"末句"巍巍科甲两同登。"是科乡试,封翁仲子琴史名庆均与堂弟莼汀名莛芝同榜。阅六年,甲戌会试,琴史又与堂兄建堂名元封同榜。甲戌殿试前,封翁诣吕祖庙祈签,有"衣冠身惹御炉香"之句,琴史果馆选。又琴史公车至都,在正阳门关帝庙求签。有"彼此怀疑不相信"之句,果以提塘报条错误,家中迟报十日。又琴史祈签,有"萱堂快乐未渠央"之句,时封翁母陈太恭人尚在堂,亲见两孙联登馆阁。一时称为盛事。

封翁宅在郡城西花桥巷之东,巷西有张氏旗杆,年久溃烂倒地。嘉庆癸酉秋大雨,积潦盈尺,旗杆顺流浮抵蒋氏门首而止。明年,琴史入翰林。盖已为之兆矣。

岭西蓝祥善绘事,年一百四十四岁,犹能画大幅人物。嘉庆初,恩赐六品顶带。壬申年,钱唐梁侍讲同书得其所画寿星一幅,为之题识泐石。时梁亦年至九十矣。国琛人瑞,此之谓与!

吴县城西北有桃花坞,方志称为宋枢密章粢别业。唐解元寅筑居于此,有梦墨亭。有祠祀六如居士及祝京兆允明、文待诏征明。天启时,杨端孝大溁改为准提庵。国初,宋中丞荦重加修葺,增建才子亭。百数十年来,行就隤废。嘉庆六年,善化唐观察仲冕知吴县事,因拓庵东别室,移祀唐祝文三君像,颜其室曰:"桃花仙馆。"且访得六如居士墓在胥门外横塘王家村,封植而题识焉。并赋七律八首,一时和者如云,不可胜记。记其原唱云:"绮罗弦管总成尘,一种才华阅世新。纵酒地为浇酒地,看花人是种花人。可怜谢客无遗宅,何必逋仙有后身。燕麦兔葵芟剔尽,绛桃依旧占芳春。第一风流自爱名,佯狂独得圣之清。奏书不逐严夫子,挝鼓真同祢正平。半偈悟惮空电逝,小楼读画尚花明。饶他文酒求余韵,三百年来识此生。吾宗衢后数尤奇,牢落悲深旷代知。司马青衫同洒泪,尚书红杏旧题词(谓宋商邱中丞)。衔碑土近要离冢,拾翠人归短簿祠。

千古英豪齐下马,况传华胄备官司。荒烟蔓草剩寒灯,仙馆重开问寺僧。五十步分樵采路,三千界埽辟支乘。乞花好句留楹帖(近得居士真迹一联,刻之祠楹)。梦墨遗编付剞藤。表墓式闾吾岂敢,名流好事写韩陵。白玉楼成隔两尘,水村山郭几番新。未知若个眠云处,想见当年荷锸人。兰若旧藏题后碣,菰芦雅称梦中身。横塘十里秋声馆,合与芳园一例春。荒邱冥漠不书名,访到山桥涧水清。指点青磷孤月出,侵寻黄壤乱云平。一抔马鬣新封大,三尺鸡碑小记明。过客莫歌蒿里曲,早归兜率悟无生。菱芡重重鼎俎奇,横阡设祭暮雅知。唐风剩有毛苌传,楚些曾无宋玉词(崇祯甲申,毛子晋尝封表之,置墓田丙舍,纪以碑。今荡然无存,惜商邱中丞未曾议及)。地以沧桑沈断础,人于伏腊走丛祠。秋来雁税从新占,凭仗村翁社媪司。文人慧业照元灯,(墓前碑仍题明唐解元)。烟穗前生记老僧。花坞吟樽延客赏,石湖钓艇沛吾乘。城开更注十年漆,松茂长搴百尺藤。疑冢却嗤铜雀伎,空教卖履望西陵。

新进士释褐后谒国子师,大司成例得坐受,无少逊,且当新贵展拜时,戒不得动。若头动,则于一甲第一名不利。左右手动,则于一甲二三名不利。俗说如此,然辄有奇验。嘉庆辛未,天门蒋丹林祥墀为祭酒,一甲一名蒋修撰立镛即祭酒子也,父子行此大典,莫不羡其遭际。有朝士赠诗云:"回忆趋庭学礼时,国恩家庆喜难支。阿翁不敢掀髯笑,怪底郎君拜起迟。"诗近谐,亦佳话也。

苏州府城东史家巷蒋氏有二第,门首俱竖旗杆。一为庸德堂,乾隆癸巳夏,雷震旗杆木。明年甲午,肯庵明府基顺天中式,乙未联捷会魁。一为亦政堂,嘉庆丁巳除夕,邻家祀神,爆竹火爇旗杆上,光烛通衢。明年戊午,云篷主事泰阶中乡魁,己巳恩科成进士。识者以为雷震、火炎,皆文光腾上之征也。

苏州府城阊门外南濠之黄家巷,古名雁宕里,相传都少卿读书灯,即其地也。明时尚系近城旷地,烟户甚稀。至国朝生齿日繁,人物殷富,闾阎且千,鳞次栉比矣。巷内何姓,素称积善,数十年来耆瑞屡征,天之所以待之者亦厚也。乾隆壬午,何厚斋名麟之妻周氏,年八十八,以五世同堂,有司上其事于朝,得旌如制。乾隆壬寅,厚斋之子何墨耕永钜,年八十二,又以五世同堂得旌典。至嘉庆丙寅,墨耕之子何勉耘涟,年八十四,又以五世同堂请旌。邀恩赐"八叶衍祥"匾额,闾里荣之。祖孙相继三次以五世同堂得旌,世所罕有。

淮安太守赵公名璠,因公赴徐州。途次见推小车者,将客人行李抛掷路旁,怒形于色,不愿推送,客错愕无所措。赵停车问之,车夫乃言曰:"小人自徐州受雇,推送此客,行三日矣,尚不知其姓。今日偶问及,知伊姓秦。小人姓岳,安能为仇家作仆御耶?"赵大笑,因谕之曰:"秦岳之仇,乃六百年前事尔。何憾于客耶?"车夫乃悟。赵与之钱二千文,命仍送客往。此与皮匠杀秦桧事相类,真赤子之心也。

乾隆甲辰岁,潘树庭世荣与其弟芝轩世恩同游于庠。有梅溪居士者,为作《棣萼联芳图》以贺之。三十年来,芝轩官至尚书,树庭以中书引疾归里。嘉庆丁丑,树庭两子曾彦、曾锜亦同游泮宫。居士又作《紫薇双照图》为赠,系以诗云:"棣萼才名本出群,一枝先发上苍雯。惟君独享山林福,不作人间出岫云。三十年前事偶同,秀才原是旧家风。春来第一开心事,又见双双入泮宫。"可添入《玉堂佳话》。

元和俞冠三濂于乾隆戊寅年入学时,有白鹤翔于庭,咸以为瑞。至嘉庆丁丑,冠三年已八十,矍铄异常,又见白鹤来翔。拟于戊寅秋应恩科乡试,是冬,循例应得重游泮宫。亦熙朝人瑞也。

竹素园丛谈

[清]顾恩瀚撰　王文恒整理

《竹素园丛谈》,清末民初顾恩瀚(一八七〇——一九二七)著,杂记清朝朝野轶闻百余则,或"搜讨国故",或"诵述先芬",或"叙兵戈浩劫",或"志鬼神异闻",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该书有民国《云在山房丛书》校印本,今据此标点整理。

元遗山《续夷坚志》云:"古人称祝多云千万岁。国初种人淳质相祝,但云百廿岁。自太祖收国元年乙未至哀宗天兴二年甲午止,适得甲子两周,是其谶也。"余因忆清代北京俗语谓人之阘茸者曰"八代半"犹吾锡詈人曰"末代也"。乃有清自顺治入关,传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为八代(同治、光绪为昆弟行,合为一代)。至宣统三年而逊国,适合所谓八代半焉。

清室逊位时,民国政府订立优待条件,清帝仍居大内,宫中用宣统年号,宫室、舆服、祭礼、婚丧一切礼仪仍用旧制,民国政府岁给优待费四百万元。嗣以财政困难,优待费不能照给,惟以借贷典押度日。至甲子年十月北京政变后,即由民党提议将清室划除,派兵入宫,迫清帝即日迁让。清内务大臣绍英师傅朱益藩商请宽限二日,不允,于是清帝带同后妃仓皇出宫,移居醇王府。宫内各太监宫女完全驱散,珍贵物件均由民军点收,并随身服御之物亦不及携带。三百年清室之运,自此告终。然较诸俄废帝之下场犹为幸事也。

清代皇室私财无可稽考,惟其私有田亩则归内务府会计司掌管,故犹可指数。皇庄田亩各有等第,盛京庄共八十六,一等庄三十五,二等庄十,三等庄八,四等庄三十四。山海关外庄共一百十一,一等庄六十六,二等庄四,三等庄二十,四等庄二十一。喜峰古北两口外庄共一百三十八,均一等。归化城庄共十有三。畿辅庄共三百二十二,一等五十七,二等十六,三等三十八,四等二百十一,半庄七十一。每庄设庄长一,瓜田菜圃置长亦如之。庄赋共地一万三千二百七十二顷八十亩有奇。前清起自部落,入关以后颇能保持节俭,家法森严,不似前朝之奢侈。皇室经费隶内务府,特设御用监,司其出纳,后改为银库。每年度支除皇室进项外,若不敷用,则檄取户部库银以济之。乾隆中叶额定六十万两,然后世不能遵此岁额。至那拉氏秉政,用度无艺,祖制遂废,如颐和园建筑工程提用海军经费三百万,华侈埒于阿房,以致海军不堪一战。平日太后及帝御膳,每日各二百两,归宫内御膳房承办,不与光禄寺事也。

世以光禄寺为天厨,实则光禄寺之庖厨但承办外廷筵宴、坛庙祭祀及琼林、外藩宴饮而已。至宫中则自有御膳房、御茶房,设尚膳、尚茶专官,隶内务府。御膳亦但承应帝后,其余各宫月给柴米蔬肉等钱,由宫女太监等承值执炊。宫中且有小市集,如蔬菜、鱼肉、酒果及日用常需之品,备各宫采买。此等市集大都太监及内务府吏役纠赀开设。亦有点心熟食备早朝官之点饥。清朝御膳定百二十品,每膳须设同样三席,所谓吃一看二也。嘉庆、道光之间减为六十四品,咸丰之季又损去半数,同治初元复减八品,仅存二十四品,且少于官场满汉酒席之品矣,此盖出孝贞皇后之意。孝贞崩,慈禧专政,复规定八十一品。内务府报销太后及德宗膳银每天各二百两,另点心银各二十两,后宫减半,三宫日用膳费几六百金,另添点菜不在其中。撤下之品均归贫苦太监取去,已成惯例,御膳房不计较也。尝闻人言皇帝面前数味尚可入口,再远则馁败恶臭矣。

复辟一役千秋自有公论,张勋以一武人而深明大义,功虽不就,志实可钦。成败论人,英雄短气。张殁后某君挽以联曰:"遗恨何穷,宗留守临殁犹呼渡河,道路皆为流涕;公论安在,武乡侯出师反书入寇,古今同一伤心。"沉著痛快,人人意中所欲言。此联传诵一时,亦足见普通人之心理矣。

有李太黑者原名成德,山东阳谷县人,本系前清秀才,年约五十余岁,复辟思想甚重。当张勋复辟时,太黑闻之喜甚,市香楮冥镪赴关帝庙中许愿,祝张成功。疏文有曰:"愿周将军挥大刀保张大帅,歼小丑。想关

圣帝君立马云中，亦必助以神威也。”继闻复辟失败，懊丧不食者数日。太黑本有祖业田半顷余，他人之入红枪会者或为人所迫胁，亦或自为捍御计，惟太黑则欲藉群众之力，恢复满清，故毁家入会不惜也。先是太黑将入会，斋戒沐浴，虔请乩仙问吉凶，乩判曰：“你是天上太黑星，来在人间放光明。横行天下无敌手，只怕遇著百万兵。”自是遂改名为太黑，且一跃而为首领矣。太黑既为首领，乃至戏园中买一黄马褂披于身上，车中供仲夫子子路神位及周将军仓、张桓侯翼德画像，车前黄旗书大清宣统年号，声势浩大，官军披靡。及率大队攻东昌，众溃，太黑就擒，旋问统兵者为孙百万，乃叹曰：“吾命休矣！乩仙早已示我矣。”

复辟失败之前一岁，徐州开大会议，议复辟，各省军民长官多派代表与议，均签名于约，张勋被推为盟主。以为志同道合，义无反顾，故只带兵三千人京，不虞其有他也。及马厂兵起，鏖战一昼夜而败，逃入荷兰营中。论者惜其卤莽举事，一蹶不振，然其事其人已足千古。视彼受禄清廷，身都将相，一旦倒戈，视故主为奇货者，非但张羞与为伍，即视李太黑亦有愧色矣。

索伦种人其部落繁衍于黑龙江之北，风气刚劲，长于骑射，性极敦朴。旅客有过其地者留宿毡帐共寝，处如家人，膳食不取赀，或馈以内地土产茶叶、手帕之类，始谢而受之。清室盛时，尝征其兵平定新疆等地，现有过其地者，见其人仍服清朝冠带，恭敬不怠，不知何者为共和也。奉军中有所谓黑龙江骑兵队者，善战精射击，殆即索伦兵欤？清代设有索伦领队大臣，叛逆者之子孙发黑龙江披甲人为奴，固尝优异之也。索伦人天性忠实而勇侠，能厚结其种人抚为我用，提倡军事教育，洵为黄种后起之日耳曼也。索伦以北有所谓使狗鄂伦春、使鹿鄂伦春两种族，其部落大小与索伦相若，其地早寒，咸以鹿狗驾冰撬载物，驰行冰上绝速。其部落以所使之物而别称之，本为清朝属地，割让于俄。今华人侨居其地者多豢鹿，视如牛马，收其鹿之茸售于内地，颇获重价。若狗皮则细软而暖，吾人所衣之狐裘，大率为鄂伦春之狗皮也。

前清京师各部以度支部事最繁，人最多，而岁俸所费不过银四万余两，合银币六万余元。民国初年，有参事八人，四年乃有二十八人，其时岁费十二三万元，渐增至二十余万。近日财政部每月所费需二十三万元，参事至数十人，其他人员几及二千，于是薪俸有积欠两三月者。此外各部情形大略相同，教育部更窘。京师国立大学九校以特税基金被截作军饷，校费积欠甚巨。新年以来各校校长、教职员议决一致罢课，至今开学无期。京师首善之区，外人观瞻所系，现象如斯，亦复成何体统？至若参谋部人员薪俸则已年余欠发，京中警察亦欠饷半年。所异者宦途如此清苦，而猎官者犹若蝇之逐臭，是真别有肺肠矣。乙丑七月，客来自都，言有某部官吏携其妻唱于十刹海，张一旗大书三行曰：“天下有道，我黻子佩；天下无道，我负子戴；天下混帐，我弹子唱。”此君失职不平，愤而出此，亦可怜矣。然幸有一技足以苟全旦夕。他如因薪俸久不发，典借俱穷，一身或一家自戕者又不知多少也。溯民国六年国库，岁入尚有八千余万，自公债之策行，财部与银行勾通，国库岁入悉为公债局吸收以去，少数人享其利，多数人受其害，致演成今日之现象。论者但归咎军阀，仰知财阀之为虎作伥哉！

今日之财政扫地，公私赤立，皆受公债之赐也。溯自民国六年以后，国用无萩，以借债为第一政策。利息之优，折扣之巨，为从来所未有。财部银行相倚为奸，始则诱军阀滥发公债，继则借整理公债之名，举国库七八千万之收入一网打尽，犹虑基础之不能巩固也，乃委托税务司以管理之权，新旧关余，一手把定，悉存汇丰银行。还债后所余之款，财部不敢稽核，偶一过问，即诋为破坏公债，假舆论以攻击，于是财政金融之命脉悉操纵于外人。昔桑孔笼天下之利以归官，犹为千古诟病。今者多数人枵腹从公，少数人营私射利，上蠹国计，下朘民膏，甘为外人之鸩媒，此又桑孔之罪人也。

天津常关原为钞关、工关所，合并曰常关，即与海关对待之名词。海关设立于通商口岸，名曰新关，而以常关为旧海关。钞关亦曰户关，前清归户部简放监督，税银解户部。工关归工部管理，税银解工部。自改并常关后，所征羡余及商人完税，与胥吏勾串为奸者，皆失其衣钵。所奇者船户商人转以不获取巧为恨，无怪清季关督屡欲正本清源而卒不果行者，实中梗者之多也。庚子联军占据天津，天津常关亦遂为联军所占。该军联帅即派洋商老于天津者主其権政，以大津官银号为总局，即今之常关总局也。常关旧址本在北河，今犹称其地曰“北大关”。凡联军所征津埠一切税款，咸集于官银号，不但常关税银也。验货征税初不依照定例，洋商惟意所欲，故天津常税轻重无理，二十年来间有改订，犹未尽洽。辛丑马凯条约成，翌年壬寅七月十六日联军退出天津，交还中国。时李文忠公为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命周慎悫公(馥)任接收事。其时常关以担保赔款，故遂归海关兼管，由总税务司派常驻税务司一员，而听津海关税务司之节制。各行省常关在海关五十里内者凡十九处，天津其一，均归海关兼辖。迄民国二年，十九处常关概归税务司实行管理，以各省军阀攘夺税款，不能应付赔款，遂致税权尽失。否则只天津等处七关归税务司管理，其他十三口如芜湖、九江等处在前清犹归监督主政，而解额定之税银于就近之海关，主权尚未尽失也。天津常关岁征银二百万左右，近年北方战祸频仍，税收减色。西历一九二二年总税务司以天津常关税银埒于海关二等之关，遂改为独立，设正税务司，而不归海关兼辖。即以副税务司好威乐升任正税务司，其他华洋帮办无定额。常关所用帮办，原皆调自海关。常关之有帮办专员则自余始，今则有常关

帮办五员矣，津常三员，其二员在他口常关办事。天津常关昔有襄办提调名目，均领薪不办事，由监督呈请财政部，委派在关支薪五年，前税务司请裁去襄办一职，岁省银三千六百两云。

清咸丰十年庚申四月初十日，粤匪破陷无锡县城，城中人死亡枕藉，河水为之不流，但观锡城守贼黄和锦上表于洪秀全之文可知其惨毒。略云："狗官叨天父天兄天王恩庇，打破无锡金匮，计城厢内外离城五里之地共杀男妇老幼妖民十九万七千八百余口，请天恩降敕封刀。"云云。按：表中所云如此，凡城破时其自经、自沉、自焚或一门殉难者不知凡几，尚不在此数。他如距城五里外各村、各镇之死者更不可以统计。呜呼，诚浩劫哉！尝闻吾父母生平叙述惨酷之历史，辄裂眦切齿。其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初尚有远识者警告邑人早为之计，故颇有人携家涉江避地淮扬通海者，但此皆财产饶裕或江北有故旧亲戚者。其后警耗频传，未见匪至，一般自命老成之人咸诋为好乱喜事，转劝邻里戚党切勿自扰。卒至城中人十死八九，且多为士绅，而妇女死者尤众。吾父是年方十九岁，素机警，知粤匪必有一日下犯苏、常，常劝吾伯父士美公宜携眷早徙山乡暂避。而伯父视吾父为孺子，谓为谰言，绝不介意。四月初十日甲戌，贼自江阴、宜兴两路分窜无锡。江阴贼先至无锡城，守营守备蒋志喜及驻军戍锡之广西提督张玉良率众扼皋桥以守，方获胜仗，毙匪无算。讵宜兴方面匪众已越惠山，从头茅峰蜂拥而下，直趋西门。玉良、志喜回顾城中，贼众突出，锡城遂陷。其时贼从西南来，城中人逃出城者只东门一线生路。余伯父携眷出走，家人犹恋恋衣物财产，吾父急甚，乃曰："尔辈且逃，我在家看守可也。"伯父母及数姊等仓皇东去。九姊语吾父曰："叔，余等得乘轿乎？"吾父急曰："此时安得有轿？快走，快走！迟则东门闭矣！"幸吾父预雇舟泊东关桥下，伯父等乃得逃至芙蓉山，寄寓于族人家。吾父独留家中，闻门外扰攘声，出外探望，而匪已至前，指吾宅曰："此若家耶？"父曰："非也，余受雇为人守门耳。"匪入内搜查一过，无银钱可得，遂胁吾父行。自此困在贼中者一年，奔走数千里，死中得生。只缘留守家中，保全一家生命之故，否则青年如虎，何处不可逃生乎？时外家王氏全眷避地于东乡谈村，大外祖湘帆公远宦广西，七外祖春帆公宰皖江，只大舅父縠生公奉母家居。吾外祖父瀛帆公善书擘窠大字，平昔鬻字自给，迨七外祖宰皖之望江鹤，俸所入资给兄弟，外祖父始不出鬻字。闻先慈言外祖父尝书屏条堂幅，携往乡镇求售，遇严寒风雪，面部往往而瘃。先慈为制棉面具，仅露二目，后连风兜，自是得免瘃患。先慈述此辄泪不可抑。三月发匪陷溧阳、溧水，围金坛锡常一带，消息日恶，七外祖母江夫人乃偕吾外祖父母、大外祖母及縠生大舅等全眷避乱于谈村。及四月初十日匪陷锡城，贼酋济天福、黄和锦入城后出示安民，张贴四乡，言吊民伐罪，秋毫无犯。乃越日，而匪众四出剽掠，谓之打先锋。十五日己卯，匪掩至谈村，七外祖母暨大外祖母等已先期匿于谈村三里外之高山地方，只外祖父母自以年老无虑。掳辱时，先慈年十六，为外王父长女，其次姨母一、母舅二均稚，外祖父母所顾虑者只先慈耳。于是预以先慈隐于村外断港丛苇中，携干糇充饥。粤匪入村奸淫杀戮，外祖父母始觉匪氛之可畏，乃相偕出户，坐于水滨。匪来向索金银，外祖言吾等窭人，何来金银？匪遽出刀相向，外祖父母震其凶威，遂联袂投水死。姨母时年十四，亦奋身一跃，俱沉滨中。两舅号哭水次，匪乃携之入村，以钱一千嘱老媪抚字之。先慈所匿之港，与外祖父母所投之港相距甚远，且在旷野，远闻村中号哭声，遂以预备之稻草蒙首，而全身浸于水中。及贼入临港，疑港岸丛苇中隐匿有人，乃以苗杆猛扑之，芦苇皆倒垂入水，恰将先慈重重遮蔽。贼去仍不敢出水，如是者一昼夜，既而贼饱掠他适。村人李四先生者收外祖父母、姨母之尸，并赵姓一家九口同死河中者，以其家中屏门八扇分瘗两坑，男女异穴，葬于港滨。及縠舅父自高山来村，始悉其事。初不见先慈，以为亦必死矣，哭而往断坑边，呼妹长号，先慈应声而出，兄妹相觌，大舅哭益耸。先慈心大震，询父母所在，舅哭述之，先慈号啕跳躄踊，奔赴葬所，以手爬土，十指尽破，血涔涔然，痛不欲生。大舅持之，坚李姥来劝，二舅亦随老媪来，乃相率至李二阿姆家。二阿姆者，李松藩之母，与外祖母素相亲爱。翌日，七外祖母等亦自高山返，遂雇舟至常熟，易舟出福山口，再乘海舶至宁波，经绍兴，溯钱塘江而上，至皖南之徽州，度黄山，过祁门。祁门在黄山之脊，县令为毗陵史贤希先生，故与七外祖为盟兄弟，后又缔朱陈之好者。时已九月，全眷男女十余人犹著葛衣，资用亦罄。縠生大舅乃谒史公，备陈情况，史公即赠白金五十两，并于估衣铺购置男女衣服若干套，分给各人。史公之厚谊，先慈至老犹感念之。复由祁门顺溪河下，至浮梁，易舟渡鄱阳，过九江，再至望江。水陆曲折数千里，经历半载。吾二舅相继病殁道中，大外祖母及其孙女亦均死于浮梁，暂厝佛寺。承平后始扶榇归葬，若吾两舅则途中瘗之矣。吾二舅病笃时，七外祖母梦吾外王母张太孺人语之曰："两子吾将携去，大女累至二十三岁。"七外祖母若悟其已死，劝阻之曰："二侄为五哥一房香烟，吾姆万不可将去。"张太孺人不允。七外祖母初不敢告人，心知两子必无幸，迨两舅病殁，始以语先慈。后先君赘于皖垣，先慈年十九淹留甥馆。丙寅兄生于省城王家山，庚午余生于运漕，是年先君遂携先慈及余兄弟辞归无锡老宅。先慈年正二十三，与梦中语吻合。先慈既至里门，乃出赀向谈村李姓购港滨之地三分，曰："吾父母既不能迁葬，然不可瘗人家施舍之地。"又以吾父名树碑志之，又恳求亲族上其事，得旨，准予旌表入祠忠节祠。吾母每苦晕船，然每岁必亲往祭扫，既哭复晕，必历二三日始回复健康。去则必贻李姥以礼物，姥入城，必宿吾家，逝后余兄弟与松藩益相爱好。吾母晚岁特以甘旨之余购广勤纱厂股票二股，以利息作祭扫费，谕令顾氏子孙世世奉

祀，岁时、生死忌辰与本宗祖先一例祝飨。当时余伯父士美公全眷遁至芙蓉山，贼又掩至，伯父肩背受贼一刃，卒以创重不救。家中妇女以匿于山中获免，其他未及逃匿之妇女被祸者不可胜数。最惨者吾第八从姊嫁同里华仲庚为继室，生一女，未晬，而仲庚为贼所刃头，未殊者，只喉管寸许耳，捧首归家，越日而卒。八姊乃以带缚其女于胸，投于城中东河而死，逮尸漂出水面，其女犹作哺乳状也。吾姑母适王益三先生之次子（忘其号），嫁后六年数妊，只育一男，曰顺保。姑丈家业油坊，境饶裕，吾父屡以贼氛相告益三，翁则谓少年轻信谣诼，一笑置之。有时衔杯语家人曰："穷人盼乱，可趁风打抢耳，何来贼者？吃饱了早早高卧可也。"姑母心终不宁，婉词劝早避，翁笑斥曰："痴婢慎勿信人謷言也。"及两江总督何桂清所统大营自丹阳常州败溃，沿途东下，溃勇私掠于北塘，桂清弗能禁。四月初三日金匮县令畅和会弃城而遁，无锡县令丁廷鸾乘马出城，守备蒋志善追及至石塘湾，掖以回城。土匪蜂起，肆行剽掠，蒋守备辄捕杀之，血染衣尽赤，而剽掠如故，至是王翁始尽室以行，寄居南乡。贼破城，诡安民而四出剽掠。翁一家俱隐于山谷中，姑丈出探贼踪，见无人，遽大声曰："贼尽走矣！"不意忽有贼自后突出絷之而去，自此遂杳无消息。越日，贼又来，姑母等幸早避，只一媪抱顺保未藏匿。顺保始三龄，贼悦其玉雪可爱，就媪手抱之。顺保骤睹异状，乃大啼，贼怒掷诸地，媪急抱起，而脏腑已伤，胆已破裂，遗屎尿皆绿色，日夕不住声，唤母三日而殇。吾姑夫掳子死，心痛可知，所以未即死者，犹昕夕冀姑丈归耳。迨吾父自贼逃出迎之大归，日后佐吾母抚育我兄弟，朝夕督课，恩若生我先父，为之承继其侄济臣为子。自儿时至娶妻生子，皆吾父协助之成家。济臣后亦入邑庠，姑母至七十岁方死，一生苦节，贼实陷之。吾父初被虏时，以其为佣工也，令肩大旗，每战辄插旗于地而匍匐田间。既而贼谂吾父识字，询能书否？曰能。贼酋乃令吾父掌书记，自此得乘绳轿矣。轿式以两巨竹纲绳如床，令新虏二壮丁舁之，吾父坐卧其上，相待极优。一日掳一人，年已五十余，贼令挑负，其人弗胜，呻吟而行，贼抽刀斩之。吾父遽以手承其刃，阻勿杀，食指已断一半。贼酋急以金枪药裹之，至老而刃痕宛在。其人得不死贼中。有锡人王某，向业木匠，同在贼中，知吾父为同乡里，累欲有言，吾父故作威吓状，恐其人无识，或言图逃事，故拒之勿使近。吾父陷贼中几一年。一日行至浙皖交界之地，诡言欲食扁豆，令人出采，数日不获。时当初夏，扁豆实犹未结，吾父乃怒斥采者谓："尔辈太无能。翌日，吾当自出觅之，觅得者将刑尔辈！"次晨，特易短衣，挟利刃，复怀贼中所获金饰数事，令锡人王某携筐同去。及至乡间菜圃，扁豆尚未著花，藉地稍息，王某伏地大哭，求释放，吾父故以刃拟之，王股栗，吾父知非诈，乃曰："特试汝耳。吾不为逃计，何为出采必不能得之扁豆而携汝以来乎？"遂相偕向官兵营垒处而逃。既抵官兵处，讯知为难民，辗转数百里，才得渡江。至扬州，绕道靖江，由江阴抵锡。入锡境，又遇白头，坚指为奸细，将杀之，搜吾父身，幸在江北有一锡人托带家信，而其人恰为白头领袖所知。搜见此函，知非虚假。虽得释放，而江北亲友所赠之银钱尽失，仅著短衫，赤足以归。既至姑母处，不复相识，斥曰："我不需柴，速去。"父曰："姊不识我乎？"乃相持而泣。

余在芜湖时尝闻黄镇生太守云，当同治季年尝从军于四川任某统领之营务处。时发贼余匪犹蔓延于川东北，剿抚兼施，未易得手。而其间有非匪而目之为匪，官军屡剿，而猖獗特甚。且此股之匪既不通匪，而独与某军官为难，若遇他统领，必让避之。盖其帅为一女子，人数不逾二千，勇悍善战。起衅之由，因中州一土官素鲠直，失欢于统领，诬以罪，诉诸川督遽逮捕。置诸狱，遂瘐毙。土官之妻薛瑶华者，素有谋略，以痛夫无辜瘐死，遂揭竿而起。部勒有方，归附日众。一日，黄太守憩于树下，令其士卒以两旗蔽风，就地铺毯而卧。忽薛部之众风驰电掣而来，太守失色，随从马弁曰："勿动！彼不吾仇也。"俄而薛部之先锋至，下骑为礼，太守亦起立答礼。马弁谓其人曰："盍少休乎？"先锋以无暇辞，口称惊扰，跨马疾驰而去。倏忽大队至，簇拥一女将，年事三十许，貌中人，不施脂粉，英气逼人，大纛障其后衣，锦甲中绣"薛瑶华"三字。部众衔枚疾走，军容甚整，道旁有人不一瞻顾。众去尽，太守咨嗟太息者久之。后数月，薛瑶华生擒其仇，活祭于其夫之墓，手刃之，痛哭而去。嗣是此部之众散归田里，薛瑶华不知所终。

前清光绪二十年前后，苏皖江面盐枭横行，私盐船经过关卡，于黑夜连樯而过，守关炮船巡役莫敢撄其锋，反与私通。该船经行关前，有询之者，答曰："沙子。"沙子者，盐枭谓盐之隐语也。缉私枪船巡役仰其鼻息，若声气素通者，盐枭与以私盐若干包，令之报功，其为少数缉私兵役所获者，仅贫穷贪小利之小船及孤身肩挑之小贩而已。上官命令严紧水路，则枭贩故买破划一只，陆路则将瘦驴瘠马驮盐若干，遗留中途，伪为兵役缉获者。缉私营之哨弁于是上呈长官，肆意铺张如何打仗伤匪若干，如何截获逋船一支，或驴马若干匹，私盐若干包，一似真与盐枭交战者。现江岸矗立半截破划，榜示儆戒者皆此类也。其时南京、镇江间扬子江中最著名之盐枭首领曰白寡妇，曰徐老虎。徐即徐宝山，绰号老虎，船人多不敢真呼之曰虎，而以把山子代之（鄂人讳虎，亦以把山子代虎之名）。刘忠诚公总制两江，缉捕盐枭极严，以已革参将李振标有缉捕能名，檄李捕白寡妇及徐宝山。妇故与徐姘俪，俨如夫妇。而徐藉白寡妇之声望，得统所部。缉捕既紧，妇谓徐曰："我两人不获其一，官必不肯罢休。我为妇人，死无甚紧要，尔为男子，年力正强，他日尚可有为，不如余被捕，则尔仍可领袖吾众也。"徐坚执不可，妇再四强之，遣人约李会，议于江边乱冢间，议定仅以妇就捕，李

如约。妇乃不告于众，单身出晤李。李预以小轮泊左近，载之急驰而去，迨枭众闻信，已无及矣。到南京交营务处审讯，妇侃侃而谈，毫无隐讳，谓徐宝山仅吾之姘夫，依吾得名，实非枭酋。谳定斩白寡妇于市，而驰缉徐之令。李振标以功得复原官。徐感念妇情，终身茹素。既而徐势日益鸱张，然但贩卖私盐，初不劫掠商船，平素且多侠义事，地方绅商竟有阴与往来者。制军营务处候补道刘文兰者，上说帖，议招抚，侦知徐部下有四大将皆名金标，而蔡金标、董金标最骁勇。刘之部属有素与董善者，于是密献策于制军，议先以诱抚董金标入手。密议时，在制军之签押房，以为极秘密也，讵制军左右皆徐耳目，且以所最信之人投充厮役，明敏勤干，为制军亲信，绝不疑为徐之间谍也。该仆立以此计告徐，徐大骇，思先发制董，实则董固未知此事也。一日，徐过江访董于七濠口枭巢。董欢迎之，留之家中宴饮，席即设于董妻之房，烟盘陈于董之卧榻。徐于吸烟时暗将董枕下之手枪窃出，而易以空枪，席间与谈受抚事，而董谓不可，徐心益疑。酒阑，已深夜，董曰："大哥不必过江，宿于我处可乎？"徐曰："诺。"即设榻于董之对房。天将四鼓，徐忽起剥啄董之房门，董应声询所以，徐曰："我有事商量。"董请俟翌朝，徐曰："事甚要，非即商量不可。"董披衣启扃，蓦见徐执枪，知有变，急返身取枪，则已空无子弹。此时徐已入室，董乃跪地请曰："我未尝得罪于大哥，胡为若是？"徐曰："尔所做事尚欲瞒我乎？"董问何事，而徐手枪已发三弹毕命。徐于当夜回镇江，其众但知董金标枪毙，而莫谂所由，部下渐有离心。徐知久将不能辖其众，乃决计投降于长江水帅提督黄芍岩宫保。黄编其众为新水师营，而赏徐五品顶戴，令统其众。徐幕中有陶君者，延陵诸生，颇有谋略，以徐归正后终恐为长官所疑，陶遂献计，谓："今革命党正盛，朝廷捕之急，若能擒获革党首领，不独取信于长官，富贵可立致也。"于是徐选得一周姓者，青年倜傥，学识兼优，且有口才，使之渡东瀛留学，优于交际。周乃投入同盟会，演说时尤激烈，颇为党人信仰。周乃自言与徐宝山为莫逆交，徐素蓄革命宗旨，今投降清室者伪也，仍拟待时而动，乘间窃发。苟得党中巨子二三人，吾与之西归，相约起事，必能得手。于是互推有声望者三人，与周同行。周于未行前，先发一信与徐，徐复信欢迎，周以示党人，众愈踊跃。将行，先电徐，告船名。至沪，徐已遣人候迓矣。相将来镇江，徐预订一酒肆，其日不许售外客，令馆中人悉外出，凡掌柜堂倌均以部下任之。徐且服堂倌装，束手提热水壶伺候来客，实则坐上客皆埋伏之壮丁也。周偕三人者于船抵镇江轮埠，邀入该酒肆，谓饭后引往谒徐。三人随周入馆，登楼坐定，方设饮，徐猝以壶掷地，楼上群众手执器械蜂拥而前，周某遽从楼窗窜屋顶而逃，其三人束手就缚。周之逃盖预定计画也，而徐犹诡言逃去一人，令人速即追捕。三人解至营务处讯讯，直供革命不讳。问以逃者姓名，坚不肯吐，仍未知周为间谍也。三人就诛，徐乃擢升都司，自是官场以徐为真心降服矣。未几，辛亥政变，苏抚程德全反正，陈其美起于上海，赵伯先起于镇江，均成立军政府。徐宝山亦在扬州独立。淮扬一带，声威赫然，地方赖以镇服。徐素有骨董癖，一日有以康熙窑花瓶求售者，盛以楠木椟，且有锁钥，甚美观，索价千金，徐还价三百金，其人不允。翌日，又将木椟送来，谓能稍增其价即可脱售，阍人如言，将木椟呈进，徐未即启，阍人退出。徐乃令小童取木椟进，拟启而视之，钥甫入，轰然炸裂，徐与小童俱毙署中。人闻声聚观，见已肇祸，索售瓶人，无踪影。事后揣测，以徐与地方素无恶感，只诱戮革命党人及误毙董金标事为其最大冤仇，炸弹之来，大都为党人报复也。清光绪二十七年，余曾因程子骏君介绍，得晤徐于镇江营次。徐不识字，持程函示其秘书，知余无他意，周旋殷勤。徐面目白皙，身体魁伟，精悍之气虽流露于眉目间，而态度固甚温文也。

庚子义和团之乱，近畿一带风起云涌，声势极盛。先则公行于都门，继而流传于天津。有大师兄张老四者最著名，次则曹老四等。又有和尚曰海干者到处募化演说，言天溺海干，洋人当灭。直隶数十州县人民平时受教民欺侮，地方官慑于外人气焰，凡民教涉讼，平民每不得直，积怨日深，以故拳匪一声呼啸，风靡全省。谓有咒语可避枪炮，中弹不伤，天津地方到处神台高耸，习拳诵咒，日益以多。其时直隶总督裕禄本为庸奴，先尚不甚信此邪说，迨奉慈禧懿旨，令其保护义民，并为之筹饷，裕禄乃遵旨办理。张老师居然乘绿呢大轿入谒制军，分庭抗礼，拳匪徒众更明目张胆，益无忌惮。当时黄花农任津海关道，奉檄为义和拳筹设粮台。黄知拳匪不可恃，洋兵不日且来，遂以关税及公款银两悉运贮于安稳之处，而自至德州以避之。既而北京德使臣被戕，日本使馆书记官遇害，八国联军乘军舰攻大沽炮台。大沽原有炮台七座（南四北三），不能御，联军长驱直入，裕禄仓皇遁至北仓，仰药死。联军遂踞天津，此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事也。联军既入津，又铲除大沽炮台，仅余南台一座，洋兵架大炮于天津城中鼓楼发炮，毙平民无数，真拳匪死者不过十之二三耳。最可悯者一般无知小儿女，女习红灯照，儿习避枪弹咒语。红灯照者，谓灯光可灭洋舰也。洋兵始以一群顽童，不忍放枪，而若辈以为大毛子（指洋人为大毛子，教民为二毛子）惧己，挺刃冲锋。洋兵乃放枪一排，群孩应声倒，洋兵即未续放，诸孩亦即相率逃避，不敢复进。联军入京，两宫西走，京津一带遂全为外人所占。翌年，马凯和约成，拓北京使馆界，津埠辟八国租界，二十里不得驻兵，京中建德使臣殉难石牌楼，总赔款为海关平银四百五十兆两，本利并付至西历一九四十年还清，本利共计九百八十二兆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四两。上年段祺瑞执政，又承认法、比、义、西诸国所余赔款统改付现金，于是增额三倍，蠹国媚外，宜南方倡言废除不平等条约也。

天津原有城，东西长而南北短，作长方式，津人谓为算盘城。庚子义和拳之乱，八国联军首陷天津而踞之，毁其城，以其砖石运于威海卫，建筑码头驳岸。有蒋剑秋者，津人，能英语，承包平城之工，获利甚巨。洋人自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破天津，迨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退去，适合阳历两足年。天津旧城门东曰镇海，西曰卫安，南曰归极，北曰带河，所以津人有带归卫海之识（卫威谐音）。现城基皆成宽阔马路，通电车矣。当拳匪初起，极猖獗，力攻租界不克，大沽炮台七座仅存南台一座，将长驱直入天津。直隶总督裕禄犹累疏报捷，称拳匪为义民，有旨嘉奖。迨聂忠节（士成）战死，联军逼津，裕仓皇遁。惟吾乡杨艺芳京卿（宗濂）为长芦运使，率芦勇登陴，血战受伤，其余诸将皆不战而溃，联军遂直取北京矣。

江西之瓷器、竹木、纸张销流海内，其实诸物大半产自徽州。徽州全郡踞黄山之中，山形如"丁"字，"一"之北为宁国、池州二郡，"亅"之西为江西，"亅"之东则浙江。徽属六县，祁门、休宁、婺源、黟县偏在西，偏东者只郡城附郭之歙县及绩溪而已。黄山竹木最富饶，向北则山岭隔之，惟下通至鄱阳湖，则为最便，故竹木运出，多取道江西绩溪等处，纸张亦有顺新安江而下者，但为少数。瓷器虽制成于景德镇，而磁土则出于祁门，惟茶叶可陆运，且为本省设局榷其税，故仍得以徽产名，与皖北之六安同为安徽名茶也。徽州出产甚丰，如墨，如术，如竹制之对联、织扇花纹，均极精细。徽人俭朴，犹有三晋之遗风，故其人出外经商，亦如晋人类多。自十余岁赴外省学贾，每越二三年一归省，直至年老归休。其俗妇人主中馈，必娶媳方得息肩。里中虽多小康之家，髻簪金饰，而衣裙皆布，姑嫜携秤买菜于门，媳则任炊爨，目以小斧预擘树柴而储之，操作极苦，故他郡人多不欲以女嫁于徽人。余尝闻吾父云，粤匪转战苏、皖、赣、浙间，出入徽州者三次，最后曾文正驻军祁门为大本营，匪踪始绝，而徽人已十死六七矣。缘徽自元迄清未被兵祸，故人咸以其地为桃源，不知剥复循环，宁能幸免，以致避地而受祸者尤为多数。粤匪平后二三十年，山中人家多有门庭如故，尸骨暴露室中，野树自堂中穿出屋顶，无人过问也。

贞女李法华者，天津人，居西头先春园。父母止此一女，天性纯孝，早岁矢志不嫁，一意奉亲。数年前母死，几哀毁灭性，人喻以有老父在，胡可死？乃节哀治事。家清贫，恃针黹以养，今春父又死，贞女痛父母双亡，经营丧葬事毕，遂杜门七日，绝食以殉，年四十二，远近钦敬。本邑八善堂诸绅耆以际此世风日下，孝弟熄绝，甚至高唱非孝恋爱自由，得此贞女，砥柱中流，急应表扬，以挽颓俗。公呈当道，赏给旌表匾额，当地士绅官商送挽对百余联。出殡时，执绋者甚众，军司令亲往致祭，尤难者鼓吹、仪仗、棺罩、杠夫俱不取赀，以尽义务，而仪仗之盛直与贵官富商出丧相埒。旗幡亭台既极鲜明，鼓吹乐工粗细咸备，凡该部之精于其技者无不在途中献技，各尽所长，遂致哄动全埠，空巷万人，可见孝弟之道足以鼓舞人心也。

《左传》云："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近年海内骚乱，而神学大盛，西人每于摄影中发见鬼形人，皆异之。余谓天地之大，安得谓无鬼神！《中庸》言："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圣人亦止训樊，须敬而远之，不能辟其必无。"爰记谈鬼三则于下。

吾族祖晴芬侍郎及孙平叔制军于童试时，偕友同赴东林书院。天尚未明，路过一巷，猝见一奇鬼长丈许，坐人家屋檐上，翘一足。制军以手拍之曰："朋友，让开些。"鬼果侧足让孙入巷。晴芬公继之谓："你亦让我过去。"鬼又让之。其后至一友拍之不动，乃由鬼之胯下过，后一年其人即死。孙以翰林官至福建将军、闽浙总督，谥文靖。晴芬公以嘉庆辛酉大魁，官至户部侍郎。

京都某甲平旦行平则门大街时，则道上行人犹少。见前行一人罩有一团黑气，近视则无，退后丈许，又睹黑气，心甚疑讶，乃踪迹之。继见其人入一僻巷中，剥啄一居户之门，启而入，遥闻门内有小儿啼声。未几，其人飘然而出，遂不复有黑气罩身。某甲仍尾之，入一茶寮，某甲亦入而品茗，故与其人周旋，情极款洽。某甲乃告以所见，其人拍案曰："有是哉，鬼神之灵也！"因语某甲，谓受人赀雇，令杀一妇人。既至，见小儿依依乳下，乃大恻，念若杀此妇，儿将奈何？遂奋身而出。语时出怀中利刃示甲，谓："该妇未血此刃仅一间耳，故余身先罩黑气，后即无者。善恶一念之间，影响若此，谓非鬼神特令君见之以儆余乎？"此事为江朝宗将军所述云。

颍上县城中有居民夫妇，止一女，以磨面为业。对门为一小药肆，肆主之子甲与女年相若，时挑动之，而女迄不理。一日，女父母俱出，留女守门。药店子甲侦知之，掩入欲加以强暴，女大声呼，甲惧而遁。其父母归，见其女愀然不乐，初不为意，讵女于夜间自缢而死。街邻有闻女呼声者泄其事于女之父母，甲亦心虚，不敢出面。女父母诉之邑宰，提甲讯之，认图奸事不讳，但未遂耳。而女之母舅某乙得药肆之贿，认为羞愤自尽，冀减罪。时先君襄谳颍邑，将询是狱之前一夕，典史吴某来寓闲谈。先君本借一庙宇作官廨，正畅谈间，忽闻鬼啸，自远而近，其声惨厉，仿佛即在窗前，槅格动摇，瑟瑟有声，吴君战栗无人色。时与先君对坐于榻，先君顾吴而笑曰："抑何胆小若妇人耶？尔我试易位。"吴君起立互让间，乃有一竹篾长二尺许适自上而下缓缓堕于先君原卧之处，仰观屋顶，光净无尘，不知此篾从何而来。吴君弥骇，先君亦悚然，遂大声曰："余明日必息心静气询是案也。且我顾某一生谳狱多矣，尔有灵，当稔知我平素志趣也。"窗外遂寂然无声，即令两仆护吴君回署。翌日审理此案，甲忽供和奸，引女舅为证，先大人拍案大怒，重笞甲，甲始供某乙受赂诬良情事。复

提乙，一询而服，于是案乃定，甲乙各判重罪，而为贞女请旌焉。

族曾祖响泉公（光旭）以名进士任四川按察使，殁而为本省城隍之神。相传其字能避火，有得其匾额者，四周之火独不延及，诚异事也。公文章事业载在家乘国史，无庸赘述，但记其先德阴骘事。公幼时资质极钝，十三岁犹未毕四子书，某岁苏、常大旱，灾民遍地。封翁珍山公恻然悯之，顾无赀振济，家藏古画一轴，固素宝爱者，不得已，托友代售之，冀得赀以振济。该画轴头藏有珠宝，封翁不知也。友人货诸苏州，得白金八百两，而仅以二百两与封翁，悉以振济灾黎。该友有子与公同庚生，聪颖绝人，猝罹疾病，临危语其父曰："尔昧振济金六百，天特谴汝，余将往为顾家子矣。"言绝而卒。同时，公亦病越日，病瘳忽然敏悟，与向者判若两人。盖友子之魂已附合于公矣。此事族中父老流传，初非虚伪。第神鬼之事通儒佛道，故青浦王兰泉先生（昶）为公作墓表，不采其说，同邑杨味云先生（寿楠）为先君作墓志铭，亦未及贞女事也。

先君尝为涡阳尉。劫盗戚跛者受捕役班头刘某教唆，令供某甲为窝家。甲家小康，秉性耿直，刘与有宿怨，故教盗攀陷之。迨提某甲到案，先君一见，知为良善，必为盗诬陷，遂提戚对供。戚一睹甲，即曰："大哥，尔莫怨我，我受刑不过，不得不将尔供出，咱们同快乐，自必共患难，谅尔必不我恨也。"甲亟辩其诬，谓素不相识。戚又历历供平素如何往来，如何交游，如何匿藏，滔滔不绝，抑若果有其事者，最后戚又曰："大丈夫作事，死则死耳，胡狡赖为？徒自苦耳！"先君于双方辩难时不置一词，迨戚供毕，始驳诘其罅漏处，至无可抵赖。乃佯唤取大刑来，戚惧，叩首乞恩，遂将捕快教供和盘托出，于是释某甲而将刘钉镣治罪。惜先君驳诘戚盗之词，余时尚幼，不复记忆矣。

族祖蒹塘公曾宰皖北某县，获一剧盗，讯鞫，直供所犯不讳，侃侃而谈，了无惧色，顾所犯未尝杀人。公奇其状貌，设法脱之，濒行勉戒备至，盗叩谢而去。越数年，公解任，买舟沿长淮而下，抵盱眙山下洪泽湖西口。有一僧呼舟请附，公欲允其附载，舟子执不可，僧在岸呼曰："舟中得毋顾太爷乎？"（皖人于咸同间称县令为太爷，知府为老爷）舟子应曰："然。"僧乃一跃登舟，舟距岸盖三丈许也。入舱向公稽首曰："太爷别来无恙，犹识贫衲乎？"公方凝思，僧曰："衲即太爷于某年某月日加恩不杀之某盗也。"公始恍然，延之坐。僧曰："衲此来，为保护太爷耳。湖中多盗，意以解任官宦囊必富，盖自公出发时盗已踵后，将俟舟入湖中而肆劫。衲稔知之，故追踪而至。公勿惧，有某在，虽百数十盗来，徒送死耳。"公鉴其诚善，款待之。视其所携只铙钹一双，联以细长之索，无行囊，无器械。既而入夜，月明如画，西风正紧，僧谓公曰："如此风月，正可张帆渡湖，勿错过也。"公以命舟人，舟人难之。公知僧必有成算，谓舟子有大师在，勿惧也。舟人不得已而解缆，张帆入湖，疾如飞驶。夜半，湖亦过半，忽有小艇十数纷集湖中，群盗呼啸而前，将登公舟。僧遽出立舱面，以铙钹左右飞舞，映月光中如万道金蛇，不见僧影。盗当之者辄削去半颅或折臂断足，纷纷跌入湖中，小艇急窜去。天甫四鼓，二百里湖面安稳渡过。黎明抵清江浦，僧乃谢去，谓前途安靖，祝太爷一路福星！飘然而去。公嗟叹者久之，年老犹与子孙言，念之不置也。

先曾祖立贤公以诸生游幕陕甘。道远家贫，曾祖母殷太淑人恃针黹以赡家，伯祖及先祖晋江公每晨入学，给大钱一文，系于裤带，临卧时解下，次晨仍给之，如是者数年。钱擦磨极光，可见当年小儿之浑厚也。一夕，闻屋瓦有声，出视之，则有贼坐屋脊上取火吸烟，太淑人曰："吾家母子赤贫，室中仅米二斗，钱二千，悉以赠君，幸勿惊吾儿也。"贼曰："吾特假道耳，知姥家贫，决不相犯。"太淑人曰："然则请下，以杯茗相酬。"贼乃下。视之，则二十许男子也。太淑人曰："观子状貌决非下流，何乃业此？"贼曰："吾访亲不遇，流落此乡，苟得川资，吾将返矣。"太淑人曰："吾针黹所积，幸有余赀。"乃取钱二千赠之。贼不受，固与之，贼乃曰："姥厚德，他日誓必报。"遂升屋而去。越三十余年，先祖为晋江令，太淑人卒于署。归舟泊温州海口，闻岸上有人呼舟子曰："是某太爷船乎？"曰："然。"又问："太夫人柩在船乎？"曰："然。"须臾，有十余骑拥一人至，晶顶蓝翎，年五十许，登舟吊奠，赙白金，晋江公力辞之，并问姓名，曰："不必问。吾受太夫人惠，所以报也。"置金几上，登岸疾驰而去，询之，人曰某守备也，与公并无交谊，因忆少时事，意即其人欤。

吾友蒋君遇春谈及其曾祖母某太君之纵贼，与前事相类。蒋氏世居吾邑河埒口西门外之乡镇也。太君为新妇时，家扰于贼。一夕贼又至，家人集壮丁守前后门，大呼捉贼，贼惊逸，与太君遇于家衖中，太君曰："前后门皆有人守，园墙有梯可登也。"贼如言而逸。事后众皆咎之，太君曰："君等不思耳，贼屡扰吾家，党羽必多，若结怨则家无宁夕矣。不如纵之以示恩，苟有天良，决不来矣。"嗣后贼不复至，人始服其明智。太君之子为和叔先生（大镛），以进士起家，官至顺天府治中，世以为厚德之报。

癸巳岁，余以府案首蒙溥玉岑宗师院试拔置第一名。入邑庠谒见时，勉以练习楷法，精研试帖诗，谓鼎甲需工楷，考差在律诗。（此亦翰苑诸公之见，然意固可感）盖以余书法拙劣，律诗亦草率也。越十二年余以解饷入都，溥师时为吏部尚书。投刺上谒，延接殷勤。余言门生不肖，未能奋志科名，姑谋升斗之禄以资菽水，实辜老师载成期望。师谓人生事业不必定由科名，廉吏可为，人爵斯贵。余唯唯。时吾师之长公子毓隆

为安徽学政,师询声名何如,倘有所闻,宜正规之,以尽世谊。余答以取士得人。师又询及需余致书与皖中大吏说项否?余言饷差例得酬庸,他日再求栽培可也。嗣后云泥分隔,音讯罕通。改革以后,师以天潢华胄,素持廉洁,竟无以为生,卒赴皇陵痛哭,自缢而死。哀哉!

余跋《云在山房文钞》云:

《云在山房文钞》,杨子味云之所著也。君博涉文史,才藻冠时,爰自绮岁蜚声艺苑,二十以后挟策游幕府,三十以后簪笔涉郎曹,继乃乘槎奉使,遍历欧美各邦、南洋群岛,洞悉古今中外政教、礼俗盛衰强弱之原。其文益宏博隽美,为时传诵,生平尤精于计学。官度支部参议时,清理财政,创办预算,裁冗滥,核名实,使天下财赋之籍,悉综于京师。所定章制至今奉为程式,海内推为财政专家。民国以来扬历京外,洊涉卿贰,声绩益炳,顾厄于时势,未竟厥施。解组后杜门谢事,以图史、花竹自娱,盖散带衡门,将以著书老矣。所为文稿不自收拾,庚子毁于兵,庚申烬于火,存者不及什之一二,故世之推重君者,以政事掩其文章。余特为之搜罗选辑,得若干篇,分为三卷,又骈文一卷。集中诸文不拘一体,奏议论策取法于坡颍,序记铭传导源于欧曾,骈文风格则在君家蓉裳、吾家笠舫两先生之间,皆可传也。余论交垂四十年矣,相知既深,不能无述,缮校既竟,爰识数语而归之。(以上原跋)君官京朝以章奏擅名,其实生平所作当以诗为第一,骈体文次之。《云在山房诗》存仅百余首,风格皆近三唐,近体尤佳。五律高者学右丞,次者亦近姚武功、许丁卯。佳句如"海云含雨黑,关月带沙黄。剑拭虹光润,衣沾蜃气凉。松寒龙檄雨,芝暖鹤耕烟。蝉声经雨断,萤影人烟微。山禽争果落,野蝶趁花飞。阶竹斜侵户,檐花倒入帘。疏钟云外寺,微雪水边村。月影随花转,秋声隔竹听。深竹笼烟暗,疏松点雪明。"皆可入摘句图。七律体格于卧子梅村为近,沉雄则"党人北部声华盛,贵戚南阳恩泽多。勋业半生讥画虎,人材几辈误从龙。焚书翻恨秦坑浅,拔帜俄惊赵壁空。"感慨则"翠瓦飘烟鸩鹊观,铜沟咽月凤凰池。成神未必皆青骨,作相如今尽黑头。琴无知己宁焦尾,棋但旁观亦烂柯。"清丽则"万里帆樯迎晓日,四山楼阁倚晴烟。黄梅雨后银篝润,白藕风前玉簟凉。碧槛风凉多近水,红楼月好不离花。楼台倒影摇空碧,城郭含烟带晚晴。"皆不愧作手。七绝专主,神韵风格瓣香渔洋,正如初日芙蓉,晓风杨柳,绝句之正宗也。

光绪季年文体日趋俶诡,掇拾子史中之奇字僻语,以为博奥。诗宗宋体,实则沿明季公安竟陵余习,皆所谓亡国之音也。其时公羊学盛行,南海康有为因创《为孔子改制说》,肇革命之萌芽。康号长素,盖谓学问长于素王也。甲午会试题为《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康文结语曰:"夫孔子大矣,孰知万世之后复有大于孔子者哉?"房考阅之,咋舌弃去。旋于乙未成进士,出李芍农侍郎之门。李恶其学说诡异,殿试得康卷,抑置三甲,遂失翰林。康大恨,竟削门生之籍。其人学术、心术虽不纯正,然戊戌后以保皇党为揭橥,鼎革后仍奔走复辟。无论其是非真伪,而抱定宗旨始终不变,视翻云覆雨,惟利是趋者品格终高一筹。

南通张季直殿撰(謇),乙酉顺天南元,为翁文恭、潘文勤所赏识,名重公车。壬辰翁主会试,得一卷,以为张謇,置第一,揭晓则吾郡刘葆真(可毅)也。甲午汪柳门侍郎主会试,得一卷,又以为张謇,以示同考官翁太史(斌孙),翁曰:"首二场皆佳,五策似稍短。"汪曰:"此必季直闱中抱病耳。"遂置第一。揭晓则吾邑陶端翼(世凤)也。刘之学问,陶之品格,实出张謇上。张亦于甲午中式殿试——卷出翁手,力争于张文达,竟得大魁。张工于标榜,晚节颇不协人望,比之华歆龙头。

闻光绪年间都门出一笑柄,特记之以戒悍妇。有陕西雷某与湖北雷某同官吏部,同住永光寺西街门,皆榜吏部雷寓。鄂雷方续弦,妻尚少艾,陕雷别有寓邸,新纳妾,此乃藏娇之金屋也。陕雷妻悍而妒,一日闻其夫置妾别构香巢,大怒,率仆妪掩捕之,误入鄂雷之室,见少妇以为妾也,捽其发而痛挟之。鄂妇受殴,不解其故,继乃知误认桃源也。正扰攘间,鄂雷适归,陕妇见不相识之男子闯然入室,群呼老爷来矣,方知误殴,窘极欲逃。鄂妇亦甚狡,阖户曰:'今日之事来得去不得。"乃戟手詈其夫曰:"汝娶我时,明言前妻已死,今故剑尚存,何以处我?"又语陕妇曰:"此汝夫也。我愿扫榻奉让,待汝重谐鸳侣。但停妻再娶,律有明文,我当诉诸官耳。"力迫陕妇入房,陕妇羞愤,据地大哭。陕雷闻信赶至,皇急无措,旋由僚友劝解,令备酒筵、爆竹,向鄂雷夫妇叩头赔罪,始狼狈而去。陕雷因此为社会所嗤鄙,遂请假回里。此事当日盛传都中,诚笑林中绝好材料也。

余少时赴常郡应试,偕友人游于天宁寺。值寺僧午餐,遂诣食堂参观。食堂绝宏,廓中置正座,两旁列长桌、长凳,仿佛学校中学生听讲桌,而长则三四倍之。东西各排数十桌,每桌十余人,先有一服役僧猛击堂下之木梆三声,诸僧自外鱼贯而进,分两排,一排首僧击小钟,一排首僧敲小木鱼,诸僧合十随行随诵经,登堂分左右班绕桌而行,左旋右绕,恰如地位顺序而坐。左排首座为击小钟者,右排首座为敲木鱼者。时正坐老僧已先入座,诸僧坐定,钟鱼相应和,梵音齐作。诵经毕,齐举箸,全堂肃穆不闻餔啜声。每僧一饭二菜,一僧抱大饭桶,依次添饭,一人一勺。食毕,齐放箸,复诵经。诵毕,正座老僧起,诸僧俱起,仍旋绕而出。程伊川观僧饭而叹为有三代威仪,洵不虚也。今学堂士气嚣张,不受羁勒,以视彼教之戒律精严,秩序整肃,能勿愧乎?余等至香积厨见有大锅二,一铜一铁,锅边均印

有施主姓名年月。锅之对径约六尺，而强深约三尺，而弱著地埋锅高不盈尺。寺中厨役、火工，洒扫、浣濯，无一非僧，菜圃亦僧人自艺，米则寺有租田。天宁寺产极富，僧众约五百人，服役之僧不在此数。曩闻故老言常郡首富以天宁寺为最，盛宣怀次之，今盛已陵夷而天宁寺如故也。中国言拳术者，莫不知有少林、武当二派，武当精外功，少林尚柔术，殊不知天宁寺僧亦善技击也。吴中于革命初年各寺庙均为军队所占，某军欲占天宁寺，主僧召集僧众欲与对垒，某军气沮而退。各县寺产均被地方土豪劣绅所攘夺，独天宁寺则相戒不敢犯。寺僧之技术立约不授外人，又不轻与他人接触，故知者少。第观该寺僧出外游历，其行李衣服分装两盘，加于扁担。常人所用扁担两端下垂，寺僧则两端上仰（以此为别），堆积各物高且二尺，肩之而行，左手犹执钟横肱于担，右手以小梃击钟，向店肆募化。巍巍两盘，一肩横担，行所无事，不有技术胡能若是？

余幼时随宦颍州，附读于颍州营游击衙署。课暇，尝偕翁镇西将军之公子至教场观绿营兵丁操演，技艺纯熟。先演者为苗杆，搅动飞舞成一大圆影，犹之长蛇飞舞，进刺退缩迅疾若隼。所谓苗杆者，即一丈数尺之青竹，竹根及杪粗细均匀，外绕夏布加漆，杆端有极锐之利刃，俗称为苗子，盖即古之丈八蛇矛也。又操演盾牌，一兵左挽盾，右持刀，蹲地跳走，左遮右砍，忽然滚地而前，锐不可当，人马遇之殆难幸免。苗杆之锋利无敢撄之者。当年陈国瑞之红孩儿兵最骁勇，所练五百人红衣红裤，年皆不过二十，故号为红孩儿营。曾随僧格林沁讨捻匪，捻匪所用军器类多苗杆，陈与战于淮甸，而捻匪以杆刺红孩儿兵如刺田鸡，五百人几尽。嗣后官军亦改苗杆，不专用枪炮矣。盖枪弹为苗杆所搅，多不中敌，而捻匪持杆舞动而前，竟无从抵抗，因是官兵与战辄败。惟盾牌可御苗杆，跳跃而前，杆长不及回身，而盾已切近，举刀砍脚，遇者立踣。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犹不若云以我之盾，摧子之矛。此外所演鸟枪立放、卧放、坐放、背放，咸极巧妙，可见兵贵乎练，练则精，精则可以少胜多。兵多而不精，败如山倒，莫可遏止，固不如兵少而精，胜相让，败相救，此岳武穆之背嵬军八百所以称为常胜军也。惟练技尤要在练胆，无胆则军心易于动摇，虽有坚甲利兵徒以赍敌耳。

杨子江蟂矶有孙夫人庙。孙夫人为吴大帝孙权之妹，后汉昭烈帝之继室也。史载吴中讹言昭烈帝梦逝，孙夫人闻之，祭奠江滨，遂投水死。尸逆流而上，至芜湖之蟂矶止焉。吴人葬之于蟂矶，钦其节烈，为之立庙，至今香火不衰。纪晓岚撰联云："思亲泪落吴江冷，望帝魂归蜀道难。"（思亲、望帝皆鸟名）典丽工切，遂成绝唱。按：蟂为水虫。似蛇，四足，能害人，贾谊吊屈原文："偭蟂獭以隐处兮，夫岂徒从虾与蛭螾？"应劭注："蟂獭，小虫，害鱼者也。"闻之芜湖父老言，蟂矶原在江南岸，故属于芜湖，不知何年江水冲出蟂矶之南，矶北江流日益淤塞，蟂矶遂矗立江北岸，仍属芜湖县辖境，周围不足一里，村多伍姓，或曰伍子胥裔。余尝游孙庙，夫人墓在庙后，矶滨江，不甚高广，有一大穴，谓是当年蟂窟云。

南方人号北方人曰侉。《菽园杂记》谓南人詈北人之称直隶，又以山东人为"侉"，作"傸"字，音"侉"，字典无此字，小说中多此类字。《康熙字典》有"呔"字，普泮切，俗称面大者曰胖子，即呔子也。皖人以山西人为呔子（音胎，上声），以山东、河南人为老侉。北人呼南方曰蛮子者，近不多闻，统称大江以南直至粤东概曰南方人而已。安徽省垣暨其近县如桐城，呼小儿曰芽，作张口喉齶间音，淮扬人又读若"骇"，屡闻老猫衔食物唤其雏，亦作"吾芽"、"吾芽"声。其天地之元音，人与物同之乎？欧美人呼父母亦类爸爸、妈妈音，更无足异矣。

吾乡骂人曰坏伯嚭，指吴太宰嚭也；呼油炸之粉条曰油炸烩，与秦桧之名同音也。卖国之奸遗臭千古。

《六一诗话》载陈公时偶得杜集旧本，至《送蔡都尉》诗云"身轻一鸟"，其下脱一字，因与数客各用一字补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后得善本，乃是"身轻一鸟过"，陈乃叹服。近世士大夫好押诗条，其法写五言或七言一句于纸中，空一字，其旁连写五字意义略同者，任人押一字，中者胜，即昔人所谓诗眼，其始为文人游戏之事，后则市井博徒效之，句既鄙俚，所中字亦未必佳，不过为博进之一种而已。

《诗经·卫风》"蝃蝀在东，莫之敢指。""蝃蝀"即虹霓，雄曰虹，雌曰霓，诂解为天地之淫气。欧美科学家以虹为日光返射成彩，初非有质之物。吾闻杨味云述己未年曾与杨范甫宗石偕游榆关之角山，憩于僧寺。梅天雨过，倚树听泉，忽有长虹起于涧底，砉然有声，五色晃耀。刹那之顷，上凌烟霄，东跨海跷，尾没于云涛杳霭之间。味云笼罩其中，虹气霏霏，衣履沾湿。俯视涧底，泉水尽涸，古人所谓长虹饮涧也。盖地气郁结，破土而出，映日光而成五彩耳。因题角山寺之小楼曰："倚虹楼而为之记其事。"其文载《云在山房文钞》中。

《西游记》一书中多寓言，阐发禅机，论者谓作书之旨，以孙悟空及龙马喻心猿意马，心有所思，上天下地，瞬息万变，若猪悟能则喻脾胃，故食量最宏，沙悟净为肝胆，而唐僧为性，性本善也。杨子味云戏谓余曰："非独唐玄奘取经实有其事，即孙行者、猪八戒、沙僧亦实有其人。所谓孙悟空火眼金睛，状若猿猴，即今欧洲撒克逊人种也。猪悟能即非洲之黑种人，沙悟净则非洲之棕色种人，此三人均为玄奘信徒，随从玄奘法师东来。当日世人未曾见过欧非两洲人种状貌，乃以妖怪目之。若玄奘所乘之马，亦阿拉伯神骏，世人遂以龙马称之。"味云于丙午、丁未年间先后赴西洋各国考察政

治，又至南洋各岛宣慰华侨，身历欧亚非三洲，所见各国土人形状，证以《西游记》。所述孙行者、猪八戒、沙和尚如在目前，为之失笑。玄奘取经虽未至欧洲，而欧人已通印度，汉时大秦国入贡，经天竺，抵日南而至中国。大秦即今之意大利，天竺即今之印度也。

津海关税务司好威乐，市得一铜章，方一寸五分，篆曰“知者乐”。其纽为一僧骑一怪兽，征求识者，余曰此地藏王也，兽曰谛听，此兽之名或有专书载其出处。余则但见诸《西游记》中，谓此兽伏在地下，一霎时能将四大部洲赢鳞、羽毛、昆虫、天地神鬼、五仙，一切善恶可以照鉴，贤愚可以察听，常伏于地藏王经案之下。地藏王名目莲，为新罗国僧，一称王舍城僧（新罗国在高丽国南，王舍城为西戎地，在天竺摩诃赖国之南），本名傅罗卜，尝师如来，始创盂兰盆救其母于饿鬼道中（重增《搜神记》、明《一统志》俱载其事）。盂兰盆译言解倒悬也。七月十五日聚集众僧，具百味五果以著盆中，供养十方大德，如施主咒愿七代父母行禅定意，然后受食，目莲母乃得脱饿鬼之苦。唐肃宗至德年间，目莲渡海来居皖江九十九年，趺坐函中而逝，其身不坏。以七月三十日为其诞辰，吴越一带比户炷香于地。至中元节盂兰之会，几于遍中国通行，岭南尤甚。其赴青阳县朝九华山进香者，男妇不远千里而来，香火之盛，寺宇之多，僧人之众，盖与山西之五台不相上下。据此则铜章或僧寺之物也，好君遂以英文译其事焉。

阳秋剩笔

[清]佚　名撰　李成俊整理

《阳秋剩笔》一卷，成书于清末，杂记有清一代朝野琐事，有一定史料价值。

据民国《满清野史五编》本标点整理。

不慧孤露失学，罕读楹书，先世手泽之余，都归灰烬。盖自庚子劫后，寄食江南，辗转舟车，未尝终岁卒读。然龙门所谓南探禹穴，北至涿鹿，不彗蓬踪，庶几过之。其间所见所闻，颇有可歌可泣者。迩者小隐秋山，低徊旧梦，兴至命笔，聊书百一，以志不忘已耳，非敢自托著作之林，从而文其固陋也。

江安粮道署，旧为中山府邸，明社既墟，徐氏之祀亦斩。故邸析而为二，东为储廨，西为薇垣，两衙衡宇相望。又各辟小园，略因其旧，道署曰适园，藩署曰瞻园。戊巳之间，不慧读书适园之茝兰轩。前临池，尝夏夜纳凉池上，有老吏年五十余，为述洪杨时事云：当时为某王府，王，粤人，故海盗，蓄姬十数，恒夏夜裸逐园中。王于暗中，赤身为迷藏之戏，被持者就露下草茵上淫之。一夜遍十数人，日以为常，不少倦也。一夕王与某姬狎时，闻他姬有媟声，大怒，以为卧榻之侧，竟敢有人鼾睡，奋起逐之。亦一王也，面同，身同，声音亦同，迷离扑朔，不辨谁何。两相格斗，姬亦助殴。已而天将晓，伪者厉声曰："逼人太甚，翌午相见于金柱玉溪间。"金柱关、玉溪口，芜湖之近港，距金陵百里而强。诘旦，王被命登城御敌，日逾午矣，窃幸无事，薄暮归，亦无他变，然亦稍稍敛迹。越数日。又值登陴，瞀然自南来一物，大如车轮，张如雨伞，王当之，被摄去，落玉溪口。时犹未晡，身遍鳞伤而不死。遇一黑头陀为披剃，随之走五岳间。乱既定，黑头陀亦化去。王承其衣钵，潜入石城。一日，遇故姬某于秦淮曲港，已隶娼籍，见而怜之，因为蓄发，栖留妓院。一日为老湘军某识破，执送营务处，讯明腰斩之。刑时，姬贿左右，往求遗嘱，王曰："葬我园之东隅太湖石笋侧足矣。"姬因出重资，购太湖石所在地于粮署吏而葬之，诿为乱前本民家地，应许民家赎也，旋得官许。至今其地为民家有，在四福巷左近。成都胡研孙先生延官粮道时，曾议圈入署中，会以事不果。因题园中厅事楹柱云："早年即梦想江南，真个来钟阜褰帏，青溪系艇；此地是前朝邸第，多少事绿杨眼见，红烛心知"。下句情深感慨，颇饶逸致。若吏述伪王事，颇近唐宋人小说，娓娓可听。爰录之，仿洪氏之作《夷坚支志》亦所以存掌故也。

京师城门，多沿旧称。崇文、宣武二门之名，由来已久。初以为左右二门，取其典丽已耳，孰知隐含字义，似谶似纬。盖以明代之亡，亡以文臣之暗庸，而年号崇祯；清代之亡，亡以武人之反侧，而年号宣统。则是虽近附会，殆非偶然。而"新年余庆，佳节长春"之谶，正复无独有偶。

近人有作《燕京杂咏》者，曾忆其一云："金粉飘零燕子矶，空梁泥落旧乌衣。如何海外鹣鹣鸟，还傍华林玉树飞？"乃指东西洋娼家，杂居内城者而言也。自光绪辛壬和议以后，京师禁令，于以大开。东单牌楼二条胡同第一楼者，初系日本娼寮所在，马樱花下，人影幢幢。继而改为西娼，门前遂渐冷落。今则并第一楼名，亦鲜知之者矣，不过十年事也。

清室未入关以前，与叶赫纳兰部以婚姻之争，墟其部落。纳兰即那拉之转音，而故慈禧后、隆裕后之母族也，卒以二后屋其社，隐若有倚伏者然。钱塘式豁居士宫词云："纳兰一部首歼诛，婚媾仇雠箙脱弧。二百年来成倚伏，两朝妃后侄从姑。"

式豁居士，以巍科久历清秩，博文广识之君子也。有《朱郎曲》一阕，名为《和樊老韵赠朱郎素云》之作，实一篇光宣小实录，不愧于古人所谓诗史。曲云："野录不须谈二申，灾异莫记莘降神。廿年棋局错到底，坐使神州惨不春。衣冠东晋尽名阀，绿竹宣南怀旧人。近局淞滨好风月，清言如饮醇醪醇。筵中召得京华客，华裾窄袖来前席。四座如瞻醒酒珠，一篇似胜头风檄。吴趋生长系从朱，故里曾邻范大夫。口诵唐诗爱温尉，手摹阁帖学官奴。垂髫初向燕台至，阅遍中朝千万士。自言宣统溯同光，册载遗闻尽能记。桓灵鬻爵亦非奇，因缘大半由杨意。上林那有啬夫言，关中久掩真王气。景皇亲政正当阳，忧及边陲宵旰伤。变法熙丰成党祸，触邪台省少神羊。郭京幻术开邻衅，秋狝抛残豹尾枪。望帝近闻鹃叫血，兴妖岂仅马登床。指点金墉三嘈息，

胡氛虽息人能识。辛壬之际日重光，翠华幸返秦中跸。方期郏鄏八百年，何止殷宗称六七。一自用人如积薪，纤儿腹贾咸来集。辇金日夜到朱门，拜恩只自归枢密。两宫大行意益侈，数到人才惟属籍。白面诸王共典兵，何曾形势穷南北。走胡走越十年余，亡人在外亡无日。揭竿振臂起中原，区宇分崩一何亟。屈指秋残未及春，寝庙凄凉无血食。即令海内尚风烟，来日艰难未忍言。我闻朱郎一夕话，扫尽余鬖但问天（王船山先生《惜余鬖赋》一篇）。长吟忽听樊山叟，停杯莫酌葡萄酒。好句还同赠敬亭，新词直欲赓黄九。赫蹄写出万人传，胝沫何能离手口？我生亦在天宝前，而今遭际炎兴后。西溪西畔好山川，未必柴桑亦自贤。典书鬻画偶得价，赊鱼贳酒安论钱？史林已尽阳秋笔，编集惟题甲子年。朱郎朱郎倘解事，莫厘深处一名山。"

清孝钦后升遐后，国人多哀悼之，撰联致挽者盈千累万，然佳构实少。惟易哭庵者，对仗既工且整，意思隐而含，杰作也。联云："本来生生世世不愿入帝王家，从黑暗中放绝大光明，全力铸共和，普造金身四万万；以后岁岁年年有纪念圣母日，于青史上现特别异彩，同情表追悼，各弹珠泪一双双。"毕竟名下之笔，殆无人出其右者。

近阅王之春《中外通商始末记》载中日琐事二则。其言曰："初有福州民王应如，于天文战阵事，涉猎不精，而好谈论，首受万金（受日本人金也），为教政法，不久即死。复荐一广东长须年满千总，每年受倭数千金，为钉造战船二百余号，习学水师。又泩商钟觐大、沈顺昌，久领倭照贸易，倭人信托钟复带去杭城武举张灿若，教习弓箭，每年得银数千。沈又带去苏州兽医宋姓，疗治马匹，又商人费赞侯，荐一绍兴革退书办，在倭讲解律例。"又曰："凡贸易人到倭，皆圈禁城中，周砌高墙。内有房屋，开行甚多，名土库，止有总门，重兵守之，不许外走。得知消息，到时将货收去，官为发卖。一切饮食，皆有所给。回棹时逐一消散，扣除交还，所换铜斤货物，押往开行"云云（以上《通商始末记》所载）。按：是时吾国方严海禁，一为教阵法，钉造战船，教习弓箭，疗治马匹，讲解律例之人，至为举国所属目，几若作奸犯科者然。曾几何时，莘莘学子，竟连翩负笈以东渡矣。至日本行土库之制，今虽不得而详，然要其用意，实为防堵漏卮，官卖外货已耳。此为雍正初元事也。

至雍正六年八月，浙省李卫请严防日本矣，粤督孔毓珣亦称密防日本矣，其实非防军事上之行动也。李、孔两奏，均以勾诱中国矣，赖往彼教习技艺为虑。于是出洋内渡各船，无不加意盘诘，然则是防内也，非御外矣。当时政策如此，殊可笑也。其后遂有拿获商人，由浙省李卫，会同江督范时绎、苏抚尹继善细讯之事，其商人为钟觐天、费赞侯等。今略采他书所载供词如下：

（钟觐天）供曾带武举张恒晫（疑即张灿若），现在东洋，已令伊父写信前往，设法唤归。

（费赞侯）供曾带崇明县医生周岐来往彼治病，业经回籍。

（李昌谋）供曾带所画庆祝万寿、西湖四季及城隍山迎会景象，现有底稿起出，非系中国舆图。

（柯万藏、魏德卿）供曾于闽省请曾笔峰等九人前往东洋，在普陀洋面被获。

（沈顺昌）供曾携带弓箭，未曾制备，其私造迷针箭头一万个，欲托李商之船带去。

（郑大山）供伊堂弟大威，现在东洋未回，曾往广南带去家象、野象各一，象奴二人。尚存活象一，现在长崎。又托吴瑞观带象，配数未来。

至其杨淡斋带去讲习会典律例之秀才孙太源，沈登伟、朱佩章带去之教书病殁之王应如，陈良选带去之年满千总沈大成，郭裕观带去之僧人马匹等，此当时绝大之案件，自今日视之何如？审定后，犯案各商，按其情罪轻重，监禁取保，并将家口查明，交邻看守。其未回者，令海口文武等候缉拿。此又是案之判定情形也。虽然今日之留东学者，往往泯没无闻，取以较之当时诸商人名在官书，其亦有幸有不幸耶？

甲申中法之役，福建一役，当局者为张佩纶、张树声、何如璋、何璟，皆一时人望所归，乃不战而溃，群出意外。一时八闽儿童，连臂踏歌，有"福州真无福，法人原无法，两何没奈何，两张没主张"之谣。虽语近恶谑，然亦国风讽刺之遗也。

龚定庵先生曾客某邸，邸有侧福晋曰太清春，本江南故家女，姓顾，入邸冒满洲姓曰西林氏。美丰姿，娴吟咏，颇承邸宠。性婉而才，方定庵客邸时，时以词曲诗笺与邸相唱和。邸亦附庸风雅者流，惟其唱和之作，多出太清春手。满俗闺闱虽肃，而外内之分不甚严，定庵既与邸善，亦常出入内室。太清春请于邸，愿向定庵执弟子礼。是后师弟之踪迹渐密，颇有构为墙茨之说者。而定庵《己亥杂诗》三百五十首，中有"空山徒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一骑传笺朱邸晚，临行递与缟衣人。"自注：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一首，十四字，盖实录也。至破戒草之余，有九月二十七夜梦中作四截句（原注十月十三夜也），诸作均极支离惝恍之致。他如无著词《写梦·浪淘沙》云："好梦最难留，吹过仙洲，寻思依样到心头。去也无踪寻也惯，一桁红楼。中有话网缪，灯火帘钩，是仙是幻是温柔。独自凄凉还自遣，自掣离愁。"又《桂殿秋》，六月九日夜，梦至一区，云廊木秀，水殿荷香，风烟郁深，金碧嵯丽。时也方夜，月光吞吐在百步外，荡瀣气之空濛，都为一碧；散清景而离合，不知几重。一人告予，此光明殿也。醒而忆之，为赋两解云："明月外，净红尘，蓬莱幽渺四无邻。九宵一派银河水，流过红墙不见人。"惊觉后，月华浓，天风已度五更钟。此生欲问光明殿，知隔朱扃几万重。"此皆纪实之作也。后先生馆丹阳暴卒，一时颇滋异议云。

檐醉杂记

[清]何圣生撰　袁克平整理

《檐醉杂记》三卷，清末何圣生撰。第一卷重在记载有清一代野杂事，多涉权贵隐密；第二卷搜检国故，考述官服、官礼之沿革及科场轶事；第三卷杂记社会百态。今据云在山房校印本整理点校。

自　序

世事纷纶，吾人置笔而起，不能更预一事。沧流到地，白日驰梭，奚遣幽忧？惟宜弄墨，有若负剑，所诏缁帑。所收旧京梦华，或存国典；洼巷丛语，亦荟异闻。掌录备忘，久乃成帙，剔繁纂要，巨细杂综，类皆成于《瓮牖》、《负暄》，不复能权体例。冬日初出，映檐白醉，斯其境也，取以名篇。童习白纷，岂当乎儒林公议？野处伧语，安厕于荐绅旧闻，却扫无憀丛猥，掇拾贤于博奕，是托是居云尔。岁在旃蒙赤备若夫椒苏何圣生。

卷　一

一代创业，必有崇文之主以肇造声明。天聪三年初设文馆，分儒臣为两直，以达海及刚林等翻译汉文书籍，以库尔缠及吴巴什等记注本朝得失。即明代儒生如沈文奎、孙应时、江云诸人亦被罗致。太宗尝与诸臣讲求经史，咨询时务，从容坐论，礼遇甚优。天聪十年改文馆为内三院，曰内国史院、曰内秘书院、曰内宏文院。康熙九年改内三院为内阁，另设翰林院衙门。凡修撰、编修、检讨向隶三院者，遂转隶于翰林院。自来清华之选，得人称盛，追溯初基，实在未入关以前也。

天聪初政，以赌博为大戒，违之者虽重臣必惩。宁文毅完我在文馆参预机要，倚畀方专，以嗜博被劾，遂革二等甲喇章京（即轻车都尉世职），给贝勒萨哈廉为奴，其与同博之甲喇章京刘士英发尚阳堡为民，可见惩治之严。后世贵族强宗习为豪赌，恒酣狎比，风靡一时，安得以国初禁令语之？

帝系以显祖支派为宗室，兴祖、景祖支派为觉罗。崇德元年，制定亲王以下宗室俱束黄带，觉罗束红带。乾隆四十七年，定闲散宗室及年时皆给四品顶戴，时则入关已越百数十年。旧日王公贝子后系当有等于平民者，故给顶以宠之，展亲锡类实起例于兹矣。

明代阉祸最烈，本朝防制特严。世祖遗诏以十四事罪已，而于委用宦官一端引恨尤深。圣祖登基，即将内官吴良辅置之重典，并革去内十三衙门（其名目为司礼监、尚方司、御用监、御马监、内官监、尚衣监、尚膳监、尚宝钟司、设监、兵仗局、惜薪司、监鼓司、织染局），自是宫寺肃然。乾隆间高云从以干预外事诛，同治间安得海以出外招摇诛，并皆称快一时。至孝钦垂帘，李莲英恃宠用事，渐亦交接朝官疆吏，然罪状尚不甚显，则家法犹未尽坏也。

康熙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封世祖章皇帝之乳母朴氏为奉圣夫人，顶帽服饰照公夫人，见于恽敬《大云山房集记》。按：前明奉圣夫人声势何等煊赫，而本朝奉圣夫人则知其事者甚鲜，亦足见家法之严矣。

顺治十八年江南奏销案起，士绅罣黜籍者万余人。徐立斋相国元文时官修撰，以是案诖误谪銮仪卫经历。叶文敏方蔼时官编修，以欠银一厘左官，一厘准制钱一文，时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语。计甫草东举顺天试屡困春闱，以是案挂名被黜。韩文懿菼方补博士弟子员，以欠粮三升黜革，宋文恪德宜时官编修，以误窜逋籍亦罣吏议。汪尧峰时官刑部郎中，坐是案谪北城兵马司指挥，此皆见于传记，其余盖不胜纪。时则朱国治为苏抚，贪暴最著，因而构成是案，厥后移抚云南，以侵蚀军粮为将士脔食，骸骨无存，是苏人士之被害固深，而朱国治之报应亦酷矣。

邵青门长蘅与杨静山书云：近自奏销案起，先人贻薄田八百余亩，一月间斥卖过半，然不名一钱，只白送

与人耳。两年来新法如秋荼凝脂，县令如乳虎，隶卒如猘犬，书生以逋赋笞辱都成常事。某不忍以父母遗躯受县卒曳入讼庭俛酷吏裸体受杖，乃愤而出此为纾祸计。昨偶见村翁，举俚语一则。元时富人往往以田为累，委田契于路，伺行人拾取，遽持之大呼曰："田已属尔，我无与矣。"并书上一笑（书止此）。读此可见逋赋一案为害之酷。至康熙初年，吴文僖正治以苏松等郡自明初加派浮粮赋税十倍他州，催科岁不及额。近者奏销处分一案，自欠毫厘以下悉被放废，人材沦置堪惜，具疏吁恩。俄而有诏蠲数郡钱粮之半，民困乃始一苏。

圣祖御极六十余年，每优异廉吏，迥迈常伦。最著者为睢州汤文正公斌，仪封张清恪公伯行，而皆用以治苏，略著其事以见廉明翊运，吾吴之被幸尤深也。文正公之抚苏，先后奏免积逋数十万，诫司道郡守不受所属一钱。时大学士明珠方植党招权，引前苏抚余国柱为户尚，以连年蠲漕缓征，向苏藩索部费甚巨，公坚持弗许。诸要人不便所为，促公还朝，百端谗害，赖上眷终得保全。未几，郭侍御琇疏劾明珠、余国柱贪欺罪状，请加严谴，得旨悉从其言。郭侍御即公所举苏省之廉吏也。清恪之抚苏，以力持廉正，与总督噶礼龃龉，因辛卯科场案互劾。圣祖特黜噶礼而留公，且谕在廷诸臣曰："张伯行居官清廉，朕知之甚悉，噶礼操守朕不能信。若无张伯行，江南地方必受其朘削一半矣。朕为天下主，如此等清官不为保全，则读书数十年何益？而凡为清官者，亦何所倚以自安乎？"当时闻诏，至于欢声动地。迄今数江南名宦，以文正与清恪并举称，为前汤后张云。

康熙四十二年三月十八日，为圣祖五旬万寿。王公诸臣先进鞍马、缎匹等物皆不受，诸臣复进祝寿屏文，但留册页，亦不受屏。前数年汤文正斌巡抚江苏，绅民于其生日制屏为寿，公但命录汪尧峰所撰寿文，而返其屏。即此一端，想见明良一德。力以清心寡欲，致世道于返朴还淳，真盛事也。

圣祖万岁余暇，潜心六艺，下逮濂洛关闽之书，旁及历算声音之学，反覆研究，源流毕贯，天纵之圣，盖生民所未有也。李文贞光地云："孟子叙尧舜以来至于文王，率五百年而道统一续，自孔子后五百年而至建武，建武五百年而至贞观，贞观五百年而至南渡，自朱子以来又五百岁，皇上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将复启尧舜之运乎？"时咸以为确论。

康熙三年夏，山东兖州有虫蔽天，形如蜣螂而差小，色如金。识者以为岁凶之兆，名为苍诸。

雍正四年十二月，陕西、山东、河南、江南各省黄河澄。守臣先后奏报，宣付史馆。按：汉桓帝延熹八年四月，济北河水清，灵帝建宁四年二月河水清，元顺帝末年黄河清。论者或以为变异之象，而后世乃侈为盛事，殆有不能一概论者欤。

世传宪庙多用任侠之士，无可证明。惟曾用方士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令在内廷行走，试其炉火修炼之术。然仅置于西苑空闲之地，初不干预他事，乾隆初元，即驱逐回籍，无奇异事迹可考也。

左道惑民，每为祸于衰世。汉之黄巾张角，元之红巾刘福通，是为祸最巨者，若在盛世，则不待其为祸，而锄之有必先矣。康熙间有朱方旦者，自号二眉山人，托修养炼气之名，所至煽惑南中地方，大吏至有迎接跪拜者，经侍讲王鸿绪奏请惩治，寻即置之重典，其党皆坐罪有差。道光三十年有薛执中者，藉医招摇，妄谈休咎，经给事中曹懋坚访获具奏，寻将执中置之大辟。其从执中学习坐静之宗室奕纪，及学习按摩之尚书文庆诸员均夺职降黜，是皆锄之于方萌者也。嘉庆十八年天理教匪之变，大兴林清、滑县李文成为首，发难于宫禁，响应于鲁豫，幸擒治迅速，不半载而就平。是乱事已成而发觉尚早，犹不足为患也。若乾隆末年川楚教匪之乱，始由皖人刘松传习白莲教，以治病惑众。其党刘之协遂谋不轨，继之者聂杰人等起于楚，徐天德等起于川，势益蔓延，征剿九年，始得肃清。道光末年粤匪之乱，洪秀全附会天主教，聚众起事，残破十六省，扰乱十五年，至同治之初始得戡定。是以疏玩酿成巨患，竭全国之力，迟之久而始克之者也。最奇者光绪庚子拳匪之乱，所谓大师兄者其伎俩不如朱方旦、薛执中之足以接近士类，其声势不如刘之协、林清、洪秀全之布遍中区。而狂悖之载漪辄欲倚以举事，昏谬之徐桐、刚毅诸人并从而附之，遂致扰乱畿辅，启衅强邻，以促危亡之局。左道惑民之为祸烈矣哉。

满洲从龙诸彦，犹汉之丰沛南阳，其恩遇最优，然诰诫亦殊严切。乾隆五十年，上谕："向来满洲之习举业者，其文义本属浅陋，及幸登科目，列名翰苑，问以文学，则曰身系满洲，岂汉人可比？及问以骑射，又曰我系词林，岂同武夫战卒？两处躲避而落于无用之流，朕所深恶。即从前尹继善、鄂容安、钟音、观保等在翰林中俱称出色者，止能随常办事，而于边疆重务并不能经理裕如。虽其中鄂容安曾膺军旅重寄，临危遇变，亦惟知一死塞责，究于国家大事何所裨补耶？"读此可见承平日久，仕路渐多庸滥，满人叨幸尤深，君上固灼知之，亦未尝稍有偏徇也。自古化民成俗，必以崇俭黜奢为要务，遐稽盛世，往往于民间日用之微皆关宫廷，仅虑诰诫甚详。觇世运者当纂录之，以昭美化也。乾隆元年，上谕："八旗为国家根本，从前敦崇俭朴俗，最近古道。承平日久，渐即侈靡，如服官外省，奉差收税，即不守本分，恣意花销，亏竭国币，身罗罪戾。而兵丁闲散人等，惟知鲜衣美食，荡费赀财，相习成风，全不知悔。

嗣后务期恪遵典制，谨身节用，勿事浮华，勿耽游惰，庶免窘乏之虞。倘不知痛改前非，仍蹈覆辙，骄奢侈靡，亏帑误公，不惟恩所不施，且为法所不贷，此诰诫八旗者也。”又有谕：“厚生之道在于务本而节用，朕闻晋豫民俗多从俭朴，而户有盖藏。惟江苏两浙之地俗尚侈靡，往往家无斗储而被服必极华鲜，饭食靡甘淡泊。兼之井里之间，茶坊酒肆，星列棋置。少年无知，游荡失业。彼处地狭民稠，方以衣食难充为虑，何堪习俗如此，民生安得不艰？朕轸念黎元，期其富庶，已将历年各项积欠尽数蠲除。小民乘此手足宽然之时，正当各勤职业，尚朴去奢，以防匮乏。岂可习于侈靡，转相仿效，日甚一日，积为风俗之忧也？地方大吏及守令有临民之责者，皆当遍行化导，缙绅之家尤宜节俭以率先之。此诰诫江浙者也。”

元旦日食，历朝引为天戒。乾隆六十年乙卯、光绪二十三年丁酉皆以元旦日食停止受贺筵宴。惟乾隆乙卯兼遇元夕月食，次年遂即禅位。其时和珅当国垂二十年，海内骚然，天宜有此告戒。光绪丁酉以后不久即有拳匪之变，固亦应有先兆耳。

同治三年，御史贾铎具奏，内务府有太监演戏，将库存缎匹裁作戏衣，每演一日，赏费几至千金，请饬禁止。当奉两宫懿旨：各省军务未平，兹事可断其必无，惟传闻必非无自，难保无太监等假名招摇，著内务府大臣等严查究办。夫以玉食万方之君，演戏日费千金，而宫廷诰诫如此严切，自是中兴气象。自光绪中叶以后兴修颐和园，穷奢极丽，慈舆临幸，岁岁酣歌。虽以尊养为词，而国步方艰，盘游无度，实于忧勤惕厉之旨失之远矣。

穆宗好冶游，相传尝微行至宣德楼酒肆，遇翰林王庆祺，闻其歌而悦之，由是擢为侍讲，令在宏德殿行走。王既得幸，益导之作狭邪游，密进春方春册，备极淫亵，穆宗以是致疾。有人撰联讽其事云：“宏德殿宣德楼德业无疆，且喜词曹工词曲；进春方献春册春光有限，可怜天子出天花。”辞虽鄙俚，亦存事实。

穆宗既上宾，陈六舟中丞彝时官御史，疏劾王庆祺云：“侍讲王庆祺素非立品自爱之人，行止之间颇多物议。同治九年，其父王祖培典试广东，病故于江西途次，该员闻丧之后，忘哀嗜利，复至广东告助。去年王庆祺为河南考官，撤棘后公然微服冶游，举此二端，可见大概。至于街谈巷议，无据之词，未敢渎陈要，亦其素行不孚之明验。臣久思入告，缘伊系内廷行走之员，有关国体，踌躇未发，亦冀大行皇帝聪明天亶，日久必洞烛其人。万不料遽有今日，悲号之下，中夜忧惶。嗣主冲龄，实赖左右前后，罔非正人成就圣德，如斯人者若再留禁廷之侧，为患不细，应请即予屏斥，以儆有位。”疏上有旨，王庆祺即行革职，永不叙用，闻者快之。盖导帝出游，事有难言，此疏措词隐约，极称得体，颇为都下人士所传诵云。

同治中兴以后，曾文正、李文忠诸公夹辅于外，而恭忠亲王密运枢机于内，虽外患渐侵，国事犹未至遽坏。至光绪甲申，恭王屏出军机，而以贪庸之礼王继之，时局日非，遂如江河之日下矣。（是年三月有旨：现值国家元气未充，时艰犹巨，军机处实为用人行政之枢纽，恭亲王奕䜣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壅蔽，或劾其委靡，或谓簠簋不饬，或谓昧于知人。本朝家法綦严，若谓其如前代之窃权乱政，不惟居心所不敢，亦实法律所不容，然只以上数端贻误已非浅鲜。恭亲王奕䜣、大学士宝鋆入直最久，责备宜严，兹特录其前劳，全其末路。奕䜣加恩仍留世袭罔替亲王，开去一切差使，家居养疾。宝鋆著原品休致。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李鸿藻、兵部尚书景廉均开去一切差使，降二级调用。工部尚书翁同龢恩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录旨至此。）枢臣全遭屏斥，为前此所未有。同时遂以礼亲王世铎、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张之万，侍郎孙毓汶、许庚身并入枢署矣。识者以为仲堪，此举国之亡征也。孝钦自斥退恭王后，引用庸流以自便其娱乐，每逢万寿，尤事铺张。然甲申五旬则有中法之役，甲午六旬则有中日之役，至于甲辰七旬已在庚子播迁以后，而臣工犹加意进奉，竞丽争妍。某公久任封疆，每诵“洛阳相公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两语，以自解嘲焉。

光绪甲午年，国家岁入银约七千万两，甲午以后增至九千万两，皆见于户部册报。至光绪三十四年，度支部奏岁入总数，遂至二万万二千四百万两，政府日以搜括聚敛为事，竭各省之脂膏，尽耗于无谓之新政新军，而危亡已悬于眉睫矣。

德宗愤于甲午之败，求治颇急，戊戌变政，锐意纷更，未能尽惬人意。孝钦习于旧制，二次垂帘，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幽帝于瀛台，意在废立。密询内外臣工，以觇群情所向。时则李文忠公鸿章外任粤督，行将出京，得闻密谋，痛切力阻其事。刘忠诚公坤一方督两江，电奏有云：“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言外有期期不奉诏之意。老成谋国，中流一壶，实与文忠为响应。余作感事诗云：“垂箔重烦王母筹，武灵英气黯然收。延宗纵有冲天想，景豫难承废立谋。岂有旧人如涑水，不堪明主亦房州。朝官老事谁生感，呜咽瀛池日夕流。”盖纪其实也。

《汉书·天文志》曰：“妖星不出三年，其下有军。”《晋书·天文志》曰：“妖星一曰彗星，见则兵起。”天象示变，理不诬也。嘉庆十六年，七月彗星见，长五尺余。钦天监袭唐咸通五年故事，以为含誉瑞星，藉资掩饰。然才及二年，至癸酉九月，而有林清之变矣。宣统二年

春，彗星见，长丈许，新学家谓西人哈雷早推测得之，无关灾异，然次年辛亥秋间即有革命之变矣。

顺治初以睿亲王多尔衮摄政，宣统初以醇亲王载沣摄政，若成始终之局。醇王才资庸下，适当艰危，识者每以为忧。其妃尤骄纵不检，尝集贵游子弟于城东德昌饭店，昼夜饮博，物议沸腾。余于辛亥岁暮，偶偕友人买醉是地，时则酒人寥落，景物清悽。曾得廿八字云："无复薰天纵博场，樊楼歌管有沧桑。消残流水游龙地，更与清尊话夕阳。"其忾叹盖在小雅十月之交矣。

卷　二

国初礼烈亲王代善、睿忠亲王多尔衮、郑献亲王济尔哈朗、庄亲王舒尔哈赤（一作齐）。豫通亲王多铎、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克勤郡王岳托皆有大勋劳，世袭永不降封，俗称铁帽子王，见梁章钜《称谓录》。按：铁帽之称，当因其世袭罔替而名之耳，顾其制无考。明封功臣有世袭、有流爵，世袭者颁铁券，流爵则否，是铁帽或从铁券而出。厥后惟雍正朝怡贤亲王允祥及同治朝恭忠亲王奕䜣，亦世袭罔替焉。

雍正九年，因公爵居五等之首，仿古封号字义，锡以嘉名，定一二三等公爵，为号凡十，曰褒绩、忠达、奉义、超武、雄勇、果毅、信勇、建烈、勇勤、英诚。乾隆十四年定侯爵，为号凡七，曰奉义、恭诚、顺勤、顺义、昭武、延恩、敦惠。伯爵为号，凡十有一，曰翼烈、宣义、襄宁、昭毅、威靖、襄勤、诚毅、昭信、懋烈、诚武、勤宣。当时盖各因其人而锡以是名也。然代远年湮，其封号属于何人，一时竟不易考索，盖由勋臣身后多邀易名之典，后人称其谥法，即不称其封号。近如称曾文正者即不称其为毅勇侯，称左文襄者即不称其为恪靖侯，称李文忠者即不称其为肃毅伯。追溯前朝，勋旧则更在显晦之间矣。

国初沿明制，仍派巡按。至顺治十八年始将巡按停差，其地方事务则交巡抚管理。

明初罢中书，而其后有殿阁大学士之设，官止五品，权重秩卑，殊不相称。本朝康熙九年定满汉大学士皆正二品，雍正七年升大学士为正一品，而品秩与事权并极优崇。然是年以西北两路用兵，设军机处于隆宗门内，为承旨出入总汇。凡明发谕旨皆由军机撰拟寄信，上谕亦由军机封发，而内阁之任遂轻，是后凡阁臣不入枢府者，则一切要政皆不得预闻，宰相备位而已。

大学士初无协办，雍正七年授尚书陈元龙、左都御史尹泰为额外大学士，而不名协办。乾隆二十九年特设协办大学士，以陈文恭宏谋任之，汉大学士之有协办，自此始也。

今称大学士为中堂，习其名而莫究其义。俞荫甫《茶香室四钞》云，大学士设坐在翰林院正堂之中，故有是称。

国初部院大臣暨各省督抚员缺，俱由会推，尚沿明制。至康熙十年始，停止廷臣会推。明末党援之弊，至此乃霍然一清。

旧制每遇京察，在京部院大臣、在外各省督抚均具本自陈不职求罢，并荐贤自代。乾隆十三年，以吴同仁与周学健贿举，因废举人自代之例。十七年以京察循例求罢，繁文无谓，并停止自陈不职之本。

旧制总督统辖文武军民，为一方保障，巡抚但考察文官，用兵则督理粮饷，其职掌本不相合。兹但就直隶一省考之：国初直隶、山东、河南各置总督一员，康熙四年并为三省总督，八年裁总督改巡抚，雍正二年又改为总督，乾隆二十八年令兼巡抚事。今其印文曰直隶总督，管巡抚事，兼理河道关防。盖其初于总督之外，尚有河道总督。及顺天、天津两巡抚后，乃以总督一员兼之者也。

乾隆初年，令各省督抚将藩臬道府人员于年终加注考语，密封具奏，是为年终密考之始。其事例盖类于宋之臧否奏也。道光十七年，以江南河库道李湘茝款目不清，而总督林则徐、陶澍密考均有奖词，既褫李湘茝职，并加林、陶两督以降四级留任处分，论者以为太严。至光绪十七年，浙江藩司许应𨱔以贪黩罢官，其时闽督卞宝第加以贬词，浙抚崧骏则予以佳考。既罢许藩司，而不加抚军以处分，殊与道光成案不符矣。

明洪武二十四年，制定公侯驸马伯服，绣麒麟白泽。文官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杂职练鹊，风宪官獬廌。武官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今制衣冠皆依满制，而公服所绣鸟兽颇与明代相同，所异者惟公侯斗牛，武官一品麒麟，稍变明制耳。

绣服今称补子，殊无意义。福清叶相国《向高集》内有"钦赐大红纻丝斗牛背胸一袭。"盖补子施于胸前、背后两处，名为背胸，斯确当矣。

事有不见典制，而上下相习，视为固然者。如满洲文武各官及汉人武官遇奏对或上章奏皆称奴才，外官知府以下及武职参游以下，凡见长官，皆屈右膝请安。谈者以为是满洲陋俗，而证之于古，亦有足以比附者。

“冯文洛是帝家旧奴”，见于《北齐书》。“百岁奴事三岁郎主”，见于《唐书·刘季述传》。是古亦有奴主之称也。佛家右膝著地，合掌以示恭敬，盖即今之打跧，《字书》云：“跧，一足跪也。”是请安亦一种古礼。

雍正元年，阁部遵旨，查得明代后裔镶白旗，汉军知府朱之琏等六人引见，封朱之琏为一等侯，自此世世袭封，皆称为朱侯。本朝之待明裔厚矣。

张道陵后裔封正一真人，向袭一品，其配则封为玄君。乾隆三十一年，左都御史梅瑴成请加裁抑，经阁部会议，拟降为五品。奉谕加恩视三品秩，永为例。真人世居江西贵溪龙虎山，先伯爰杉公于光绪己丑年摄贵溪县事，尝与往还，曾观其作掌心雷，降伏远道妖魔，置于瓶瓮间累累也。

明制六科给事中隶通政司，我朝雍正时始隶于都察院。余见乾隆三十年官板《缙绅全书》，六科在大理院之后，似系别立一署，当是编纂有误也。

国初御史皆出于保举行取。乾隆八年，监察御史李清芳奏，选用御史应将合例人员考试、引见录用。得旨允行。自后言官遂悉由考试取用矣。顷见最近御史名单题目，录之以存一种掌故。光绪壬寅年考试御史题目二道：“官尽其职民安其业”、“论东三省善后”。策试后奉谕，陈曾佑、蔡金台、朱锡恩、顾瑗、朱启勋、刘汝骥、张世培、饶芝祥、赵炳麟、叶芾棠、石长信、齐忠甲俱记名，以御史用。

军机章京从前未定额数。嘉庆四年正月，定为满汉章京各十六缺。嘉庆十一年始奏请考试，由军机大臣将考取人员带领引见，奉旨补用。试时限以三刻，文须满三百字，见姚伯昂《竹叶亭杂记》。余见吴福茨中丞考章京时所习拟作，系短论一篇。成庙时驾临圆明园听政，潘金枚时直枢廷，戏仿八股文体，作两提比云：“寅初入如意之门，流水桥边，唤取衣包于厨子，熬茶一盏，烧烛三条，两班公鹄立枢廷，捧朱批而共商起草；午正发归心之箭，斜阳窗外，频催并摺于先生，随手数行，封皮两纸，八章京蚁旋直屋，缴金牌而相约看花。”是虽游戏之作，亦足备掌故。

军机章京多书法工敏，鼎魁常出其中。乾隆庚辰科状元毕秋帆沅、榜眼诸申之重光，辛巳科探花赵云菘翼，光绪庚辰科状元黄慎之思永、庚寅科状元吴肃堂鲁皆是也。

汉京兆尹赵广汉贬秩一等，注秩俸也。今制官吏罚俸，殆本于此。六朝人为官尝有白衣领职者，多见于《南史》各传。今制官吏革职留任，殆本于此。《北史》魏恺放还，永不须收，则今制官吏革职永不叙用，亦此类也。

嘉庆戊辰翰林散馆庶吉士崇绶，改三等侍卫，同时步军统领文宁为侍郎。广兴所降编修都中有一联云：“翰林充侍卫，提督作编修。”文武互易，天然对偶(康熙十三年始设提督九门步军统领，故都人亦单称九门提督也)。

词馆人员不数年骤擢卿贰者类皆大考前列所致。乾隆五十六年，阮文达公元列大考一等第一，以编修擢少詹事。不数年，开府浙江，由编修至巡抚，仅八年耳。道光二十三年曾文正公国藩列大考二等第一，以检讨升侍讲。二十七年大考二等第四，升阁学。越二年，授礼部右侍郎，由检讨至礼侍仅七年耳。然如开坊翰林而列三等，则亦降黜随之。嘉庆二十三年彭宝臣侍讲浚列三等三十名，遂降员外郎，彭系嘉庆十年乙丑科状元。以大魁而改部员，为前后所罕有。惟乾隆十三年诸城窦东皋光鼐名列大考四等，奉特旨迁中允，乃异数也。

从前各省主考学差，皆由吏部将进士出身之部院各官奏请派往，并不试以文艺。雍正三年始将应差各员先试于太和殿，亲定甲乙，封贮内阁，每届按省分差之期，将取定人员书名牙签，盛以金筒，设黄案于午门外，命大学士同礼部官掣签唱名，请旨派为各省考官。乾隆间考试人选者注榜揭示，然书名掣签之法不用，得差者初不问榜上之有无名也。嘉庆时，于考试后由内揭浮签，发派大臣阅卷，取者总定甲乙，进呈不拆弥封，取否均不得闻知。有典试视学者，或召见时，上语之名次，或语枢臣，然后得知。如嘉庆十三年戊辰科乡试，太湖李振翥以考差第一，得浙江副考官。嘉庆二十一年丙子山阳李宗昉以考差第一，得浙江学政。光绪二十三年元和王同愈以考差第一，得湖北学政，皆奉面谕，始知之也。考差向用《四书》文二篇，试帖诗一首。嘉庆二十四年用《四书》、《易经》文各一篇，诗仍旧，后遂以此为例。嗣又分别官阶，每乡试年，于四月中旬将编检御史实缺中书部属各员在保和殿考试，谓之小考差。于四月底将侍郎京堂各员在上书房考试，谓之大考差。惟合于大考差官秩者，虽不与考，亦常简放。本朝用人既重科举，其中亦颇出人才，因将选用主司故事，杂取各家记载，详列之。

本朝沿明制，以八股取士。至康熙三年甲辰科会试，曾废八股，用策论取士，改三场为二场，行之两科。于康熙八年己酉乡试仍用八股，照旧例叠试三场。光绪庚子乱后，厉行变法，于壬寅乡试又废八股，以策论取士。第一场论五篇，二场策五道，三场经义五篇，连年举行，乡、会两次，而科举之运以终。

刘宋以前无以古人诗句为题者，沈约始有《江禽生

幽渚》诗，以陆机《塘上行》句为题，是齐梁以后例。沿及唐宋科举，始以古句命题，其程试之作，唐最详于《文苑英华》，宋最详于《万宝诗山》，皆有足以传诵者。本朝乾隆二十二年丁丑科会试，始裁去表判，增用五言八韵律诗一首，永著为例。此外进士朝考、庶常散馆翰詹大考，考试试差皆有律诗一首，名曰试帖，衡文者颇重此作。科举文字此体颇亦近古，乾嘉诸老犹以此入集中也。

本朝进士出身最奇者三人。一杞县任暄猷，明末曾团练乡勇，以御流寇，后归南京，为后军都督。王师下江南，投诚隶旗人。顺治壬辰进士，以磨勘被黜，又中乙未进士。一邵阳吴芳，崇祯已卯举人，官至左都御史。投诚后，愿以科第进，中康熙甲辰进士。一五河钱世熹，明末鼎革后弃官为浮屠，久之还俗，应试为诸生。康熙庚戌成进士，年已七十余矣。此则出余德水《熙朝新语》。是三人者，洵可见明末士人之癖习。

王弇州述明代科名晚达者，以唐学士皋年五十八登状元，金司业达年五十八登会元，最称年高。本朝则康熙三十六年丁丑科探花姜宸英，年七十三岁。康熙五十四年乙未科翰林裘琏，年七十有二。登第皆在古稀，较之前代，齿尤加尊，洵词苑佳谈，耆英晚遇矣（姜、裘两公皆慈溪人）。

《李元度先正事略》载甘庄恪公汝来家事云：雍正丙午，公抚广西之年，公父显祖及公弟汝达、子禾同举江西乡试。祖孙父子三世同科，古今所未有。

乾隆六年，扬州王张氏代其夫入闱，为夫弟告讦，夫被斥，张氏谴戍。当时初拟正法，以恩旨减免。出许嗣茅《绪南笔谈》。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科会试，长洲钱湘舲棨得三元，赵瓯北贺以诗云："累朝如君十一人。"谓唐张又新、崔元翰，宋王曾、宋庠、冯京、王岩叟、孙何、杨寘，金孟宗献，元王宗哲，明商辂也。此后继钱湘舲而得三元者，则有嘉庆庚辰科状元临桂陈莲史继昌。其得解元时，榜名守睿，后改名继昌（按：《宋史》称宋代进士自乡举至廷试皆第一者，凡三人。王曾、宋庠为名宰相，冯京为名执政，而不及王岩叟以下各人，当是《宋史》漏载。瓯北淹博，必有所据，容再考之）。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科乡试，萍乡王清如太史景淳奉命典浙江试。入闱之日捧茶，委员高滋园乡培偶一失手，以茶汁泼其公服。太史少年科第，意气方盛，不无加以呵斥。讵时阅十载，高委员以佐贰末僚，因军功擢任两浙监运使，王太史适外授浙江知府，意不能堪，遂开缺捐升道员，仅与高为敌体。余于光绪癸未年，随宦至浙，则高已卒官，王避穆宗讳，改名景澄，犹以道员需次，衰老而贫，至不能具舆服。其沉滞殊可慨也。

道光四年，翰詹大考，庶子鄂木顺额列一等第三名。满员列大考一等，自鄂庶子始；同治四年乙丑科殿试，崇绮得状元。满人大魁，自崇公始。

今制廷试卷文字有误，即加黄签，不入前列，然相传鼎魁卷亦有不能免者。明万历四十七年已未科状元庄际昌误"醪"为"膠"，言官劾之，遂自告归。崇祯元年戊辰科探花管绍宁"诚"字少撇，御书足之，管因号"诚齐"。辛未状元陈于泰"陽"误"易"，榜眼吴伟业"矿"误"圹"，皆鼎魁之有笔误者也。光绪十六年庚寅科榜眼文廷式"閭阎"误"閭面"，亦经言官举劾。是次，读卷大臣均交部议处，文太史乃以笔误免议，亦幸矣。

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九日，懿旨以珍妃、瑾妃习尚浮华，屡有乞请之事，均著降为贵人。按：珍、瑾两妃皆志文贞公锐之妹，曩曾从学于文芸阁学士廷式。是年翰詹大考，文得首列，相传为两妃请学之力，意或懿旨因此而发欤（庚子之乱，珍妃赴井歼躯。学士《咏月》诗曰："藏珠通内忆当年，风露青冥忽上仟。重咏景阳宫井句，菱乾月蚀吊婵娟。"盖为珍妃而作）？

光绪乙未会试，适当甲午战后，丧师割地，朝野同愤。是科，骆公骕殿撰成骧廷试策，文首引"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而归结于"殷忧启圣"，语极沉痛。读卷大臣进呈时列第九，德宗拔置第一。自嘉道后廷试偏重楷法，骆不工书，乃膺此选，亦破格之举矣。

南皮张文襄公于光绪癸卯年以湖广总督述职留京，两派特科阅卷。公有《纪恩诗》云："国势须凭杰士扶，大科非比选鸿儒。阮文兆武吾何敢，忠孝专求郑毅夫。"盖疆臣衡文事所罕有。在先惟阮文达公于道光十三年，以云贵总督入觐，奉命充会试总裁，吴雅文襄公兆惠于乾隆二十六年辛巳以定边将军奏凯回京，派充殿试读卷大臣，皆异数也。是届特科，公力主多取而重用，上为流言所动，多不如公所期。

本朝童试分民籍、商籍，秋试分民籍、官籍，内而部院九卿，至于翰林院编检庶常，外而督、抚、藩臬子弟，与试者皆称官籍，别为中额。明代考试则有官籍、民籍、军籍、监籍、灶籍、匠籍之分，见于嘉靖二十三年甲辰科《进士录》。不知分类何以如此之多？而匠籍之名尤奇（按：王崇简《谈助》云，工匠吴敏德以文受知于杨士奇，官至都御史，此工匠之显达者。其后裔或以此著籍欤）。

外官举人出身未经实授者，仍可与应春试。萨俭斋通政廉曾官浙江候补同知，后成庚辰翰林。张燮钧侍郎亨嘉曾官河南候补知县，后成癸未翰林。两事皆

在光绪中叶。

各省学政皆驻省城，惟江苏学政驻江阴县，安徽学政驻太平府，陕西学政驻三原县。学政因试武生，皆兼提督衔。当以三处地皆险要，置大员以资坐镇耳。

明代统上下江为南直隶省，今分为安徽、江苏两省。先时安徽布政使驻江宁，江苏布政使驻苏州。自乾隆二十五年，增设江宁布政使一员，因将安徽布政使移归安庆，而江苏一省遂有两布政使焉。

苏州府附郭首县唐以前只有吴县，实沿秦置。至唐万岁通天元年，析置长洲县，与吴县分治郭下。雍正二年又析长洲县地，分置元和县。自是一城遂有三县，此各省所无也。

明天顺八年始开武举，成化十四年举行武乡会试，如文闱例。崇祯四年，并举行武殿试，本朝皆循行之。

康熙三年定武进士出身，授官例，一甲一名，授参将，二名授游击，三名授都司。二甲授守备，三甲授署守备，著为令。十二年初行殿试，特加优异，第一名授副将品级，第二参将，第三游击。雍正元年，武状元授一等侍卫，榜眼、探花授二等侍卫，二甲授三等侍卫，戴孔雀翎，三甲戴蓝衔。然本朝武职以军功行伍为重，武举出身鲜膺重任也。

国朝用客卿、客将，多著成绩。康熙时，用南怀仁为钦天监监正，订正历法，超迈前代，宠以工部侍郎，卒谥勤敏。卿贰崇班易名旷典，施之外人，而初不为滥。咸同年间，用美国人华尔、法国人法尔第福为副将，率兵助战，叠克名城。用英国人戈登为总兵领常胜军二千人，会同程学启攻克苏州，立功尤盛。至光绪甲午之役，用德国人汉纳根为提督，率定远军舰苦战于鸭绿江，亦颇尽力。以全局败坏，功遂不显。及庚子以后因和局告成，加总税务司赫德以太子少保衔，赏教士李提摩太以头品顶戴。国威已替，荣典滥施，不足道矣。

卷　三

国朝采古制为玺，其质有玉、有金、有旃檀香木。玉之品有白、有青、有碧，纽有交龙、蟠龙、蹲龙。其文自太宗以前，专用国书，既乃兼用古篆。其大小自方六寸至二寸一分不等。乾隆十一年御定交泰殿藏宝二十有五。曰大清受命之宝，以章皇序；曰皇帝奉天之宝，以章奉若；曰大清嗣天子宝，以章继绳；曰皇帝之宝，以布诏赦；曰皇帝之宝，以肃法驾；曰天子之宝，以祀百神；曰皇帝尊亲之宝，以荐徽号；曰皇帝亲亲之宝，以展宗盟。曰皇帝行宝，以颁赐赉；曰皇帝信宝，以征戎伍；曰天子行宝，以册外蛮；曰天子信宝，以命殊方；曰敬天勤民之宝，以饬觐吏；曰制诰之宝，以谕臣僚；曰敕命之宝，以钤诰敕；曰垂训之宝，以扬国宪；曰命德之宝，以奖忠良；曰钦文之玺，以重文教；曰表章经史之宝，以崇古训；曰巡狩天下之宝，以从省方；曰讨罪安民之宝，以张征伐；曰制驭六师之宝，以整戎行；曰敕正万邦之宝，以诰外国；曰敕正万国之宝，以诰四方；曰广运之宝，以谨封识。盛京尊藏御宝凡十。曰大清受命之宝，曰皇帝之宝，曰奉天之宝，曰天子之宝，曰奉天法祖亲贤爱民，曰丹符出验四方敕命之宝，曰广运之宝，其文或复见，但不同于交泰殿所用之宝。

杭州灵隐寺五百罗汉内有高宗、仁宗两像，参加于罗汉之间，旁植曲柄黄伞，或即舍身度世之义。意必奉谕而塑，决非寺僧随意指目。万寿山大报恩延寿寺亦塑五百罗汉，高宗曾详为之记，余不获瞻观，未知其中有无帝像也。

佛家轮回之说颇有证引凿凿者。罗两峰《我信录》载前身、后身两则，汇列甚多。余翻览所及，亦得数事。惠天牧士奇生时，父元龙梦东里杨文贞公以刺来谒，是前身为杨士奇也。孙渊如星衍自言，生时先人梦伯夷入室，因号薇隐，是前身为伯夷也。邵荀慈生时，其父梦冯开之以名刺来谒，是前身为具区也。周保绪生时，父仁梦颠僧驱虎入室，因名曰济，是前身为济颠也。舒铁云生时，母沈梦一僧自峨嵋执桂花来，故小字犀禅，是前身亦宿德也。袁简斋为点苍山老猿再世，陈迦陵为善权山听经猿再世，是前身皆灵物也。类此者犹不胜书。

高宗谓程鱼门类西洋人，见《祝芷塘诗》注。按：西洋人多深目高鼻，意者鱼门有此异状耶？

前人有无子而立孙者。徐健庵尚书乾学为舅氏顾亭林立从子洪慎之子世枢为孙，引典宋朝荀颢无子，以从孙徽嗣为证。亦有立从孙为子者：华亭王季友尚书鸿绪出嗣于从祖廓为后，引宋相王球以从孙为子作证。

东坡诗云："贵人金多身复闲，争买书画不计钱。已将镌石充逸少，更补朱繇为道玄。"盖书画家托名牟利，在宋已然。国初亦颇有之：吴县戴右岩善山水，皆托名唐六如，以专厚值。王荦山水纯仿石谷，恒托其名以专利。近人张尔康专摹戴鹿床山水，往往乱真，亦其类也。

王麓台以应诏不遑酬应，常属宾客弟子代笔，而自题其款。王蓬心有仆沙姓者善画，每为主人代笔，则真款亦未必真迹也。王梦楼题仇实父摹倪高士写真卷云："明四家画惟实父为难辨。此幅秀淡古质，文寿承书其上，神采奕奕。画与书为一纸，书既真画岂能伪？

予之鉴画不及鉴书，盖非自能画，往往借书家之径而曲通之，此类是也。”读此可见前贤鉴赏，不敢妄自矜许如此。

韩慕庐题《聩聩图》诗序云，禹鸿胪为此图，讥也！罗古器卷轴甚够，主人倨坐其上，色自得。客奉持作鉴赏状，或嗅之，或耳之，或摩挲之，皆瞽也。主人一瞽，而召群瞽，群瞽各极其态，以娱一人之瞽，然皆不自知其瞽也。为之三欢，率尔有作。其诗七古二首，兹不备录，盖序已略尽之。此图倘一展观，必有辴然失笑者，未知图今何属耳？

宋真西山自言本不善书，其作萧道士序属王埜代书。乃归震川得其真迹，称为胸次高落笔便自不同，则仍以其自书为重也。本朝纪文达、卢抱经、法梧门诸公皆负时望而不能书，酬应悉出代笔。顾余所见家绍笙藏《河间诗稿》巨册，信笔而成，无不疏拙有致。余收《梧门诗卷》纵不精整，亦复动宕多姿，则熙甫所见信然矣。

官文书用壹、贰、参、肆等字谓之大写。据陆容《菽园杂记》谓始于明初刑部尚书开济然。宋程大昌演《繁露》已详言之。更考之石刻，隋龙藏碑，劝奖州内士庶壹万人等，唐开元寺贞和尚塔铭书开元贰拾陆年，则又不自宋始矣。盖官吏行文款目年月之数用本字，则奸人得以盗改易。此笔画繁多之字，俾不得随意增损，故至今行之，若臣工奏牍，则仍用一、二、三、四等字也。

姚伯昂《竹叶亭杂记》云："翁覃溪、钱箨石两先生交最密。每相遇必话杜诗，每话不合，甚至相搏。刘孟涂开在江西与同学数人论道统，有两人持论不合，始而相詈，继而挥拳。（以上姚记）数公虽不免意气用事，然以学问言，必能持之有故，以交谊言，犹不失为直道。特挥拳相搏，则不可为训。或亦传闻之过耳。

叶润臣侍读名沣在都日闻翁覃溪之曾孙女溷迹市中，贫无以度，乃引为己女，择名门子嫁之，士林皆颂其贤见张星鉴《怀旧记》。此与范传正之优恤李太白孙女用心正同。录之以著古谊。

京师城门榷税胥吏苛索行旅，而于外官入京者所求尤奢。乾隆间，吴江陆朗夫中丞耀以山东布政使入觐，门吏索资，陆无以应，遂置衣被于城外，入城从故人借卧。具见于年谱。阳湖赵味辛怀玉于乾隆己亥年入都，门吏索钱，至于倾箧，见亦有生《斋诗注》，知此弊由来久矣。

从前秋谳时，解役每嗾使囚徒沿路横行，以为利薮。乾隆十四年，陈勾山太仆兆岺方以翰林居忧，由杭州赴淮，为河库道何熠课子侄。舟泊丹阳，突遇解役率囚入船，殴伤太仆，悉舟中所有，倾箧以去。鸣于县令，仓猝不能指其人。令以人犯过境，例须到县点勘，属立座后按名指认，果得若干名。苏抚得详，具奏立置重典。越二年，太仆起复还朝，高宗犹垂问此事，并笑曰："汝何不言鸡肋不足以当尊拳耶？"见《陈太仆年谱》，以玉音有此趣语，特记之。

京师巡城御史出行，遇街路泥泞，辄令当地商户出而修治。有不率者，或至施以鞭笞。《北梦琐言》载陈会郎中家以当垆为业，为不扫街，官吏殴之，是此例自唐已然矣。有司漫无规画，平日不知修举路政，一旦遽责之于商户，非政体也。

在昔北魏人迁河南者，皆革以华俗，改三字、四字姓名为单词。若叱邱之为吕，力代之为鲍，羽真之为高者，不可一二数也。满洲人士入关年久，亦多有改汉姓者，准以元魏之例，固不必以迁就汉俗为嫌矣。

道、咸之间，石埭周太谷星垣讲学于扬州。其学尊良知，尚实行，于陆王为近，又旁通老佛诸说。弟子记其遗言，号《太谷经》，故世又称为太谷教。以仪征李晴峰、张石琴，福建韩子俞，安徽陈子华为高弟。太谷殁，传道于晴峰，世称龙川先生，再传于泰州黄隰朋葆年。后在苏州讲学颇久，及门多显达者。当咸、同之际，张石琴则讲学于山东，四方来归者甚众，所居黄崖山俨成都市，其徒用古衣冠祭孔子，蜚语由是大作。巡抚阎文介公敬铭以檄召石琴，且曰："不来当加以兵。"石琴挥涕，谢遣学者，欲孑身出而自白，众攀之不得出。狱益急，乃与其徒阖户自绝。兵至，死者数千人，当时称奇冤焉。光绪三十二年泗州杨文敬公巡抚山东，奉寄谕有人奏同治五六年间黄崖山教匪一案，至今人言尚有异词，请饬查访等语，著杨士骧将此案详细情形确查具覆。文敬属余草奏，其略云：此案巅末具载官书，据奏报之文，几成铁案。采稗官所记，诚有异词，但骈戮士民至千百人之多，在当日自关信谳。至平反疑狱于四十年以后，在今日只取舆评，自非略迹原心，知人论世盖不能议是狱也。同治初年山东捻乱方炽，黄崖山当肥城西北，为贼踪所不到。张积中即张石琴由省城徙居是山，避地自娱，弦诵不辍。一时东南士绅，下至贩夫厮养，遭乱离而相附约数十百家。张积中同是侨寓，度不过泛然相值，当无所用其勾结之谋。至匪徒王小花被获于潍县，冀宗华被获于益都，皆供有勾通黄崖山之事，虽讯无确据，而事属可疑。其时前抚臣阎敬铭督兵东平州，剿匪正急，究办不容不严，于是有驰檄黄崖山之举。山中之人本为避乱而来，则平日增市兵仗，练团习战，亦为御寇而设。翕集既众，品类自不能齐，至闻大兵骤临，群情急迫，其中桀悍不驯之辈，遂起铤而走险之心，于是有黄崖山匪徒抗官之事。张积中之在黄崖，雅负物望，阎敬铭亦深知之，屡经派员招致，实不忍其窜身匪党，玉石难分。张积中自信无他，初亦拟奋

身表白，而山中徒众以死攀留，不得自出。相持既久，疑忌交乘，陷逆就歼，被兵而伤，亡者至于无算，于是张积中几被黄崖匪首之名。是案详细情形，博访周谘，隐曲略具。大抵黄崖山实有抗官之举，而张积中委无悖逆之形。闻其当年避乱入山，优游讲学，人皆比于魏禧之在翠微峰，孙奇逢之居五公山，声称至今未沫，即其发明性理，尊尚良知，亦以儒先陆王为宗，而不可与邪说惑民同日而语。拟恳准照原奏雪除张积中叛逆之名，以顺舆情而伸幽抑。既脱稿，自谓尚属平允，文敬宅心忠厚，以案情过重，恐与文介身后以非常之谴，阁置未发，枢府亦未催询也（按：原奏系乔慕萱京卿树枬所上，荣华卿相国主之）。

大觉寺在圆明园之西金之清水院也，今犹擅林泉之胜。江安傅沅叔学使就僧寺偏舍葺而新之，以为憩游之地。凉秋九月，红叶满山，筇屐尤盛。城子山之麓地名水塔寺，有园一区，初为傅东山部郎别墅。英竹泉少司寇、英煦斋相国迭为主人，旋归成哲亲王，名曰西园。今侗厚斋将军为王后人，避嚣常居其中。余于辛酉秋既游大觉寺，归途遂谒是园，坐樾馆啜茗听泉，林壑虚闲，襟情幽适，盖不仅浮屠三宿之恋矣。

忍草庵在无锡惠山第一峰之东，林泉幽邃。国初诸老恒觞咏于兹焉。庵左贯华阁，尤擅佳胜。纳兰容若侍中常与顾梁汾登楼玩月，图咏播于当时。厥后经乱，胜迹遂湮。近年杨味云京卿葺治一新，作图征咏。四明二老之阁，得阮文达而重辉；秀水曝书之亭，赖吴和甫以重峙，京卿此举齐契前贤。余填法曲，献仟音，用石帚韵曰："旧月飞泉，素云栖阁，逸爵苔綦；寻处水阅书，岩境回香，界词仙倘契，芳俎认鹤，戏黄公涧。春星几来，去暗游顾。涌沧波正淘文藻，凭雅宿觚墨勒移，烟舞主客，又新图定。遥闻佳士心许，晚唱飘钟向山。灵幽赉冷，句引松苓，诗梦一棹，笛横荭雨"。同时赋咏斐然，佳处茅庵，又添一重雅故矣。

农谚以岁朝立春为百年难遇，朱竹垞跋宝祐《会天历》曾引之，然其说殊不实。宋理宗宝祐四年岁朝立春，及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亦岁朝立春，相距仅三十有八年。乾隆十九年岁朝立春，至三十七年又遇之，仅隔十八年。嘉庆十五年岁朝立春，阅十八年至道光九年又遇之，更阅五十七年至光绪十二年又遇之。予既逢光绪丙戌岁朝立春，今又遇之于甲子，其间相距三十八年。沧桑流转，亦犹由宝祐而逢至元也。

王梦楼文治于乾隆己亥十月十六日为五十生辰。前一日在杭州天长寺羯摩受具，归而筑无余阁于北郭外宝莲庵中，自此遂长年茹蔬。其《素食歌》云："爱生恶死人物同，率人食兽殊非公。婆娑世界本下劣，茹饮毛血号倮虫。圣人忧之制礼节，去泰去甚通其穷。无故不杀有至理，欲以渐法导瞽聋。陋儒借圣以非圣，巧为杀生开曲径。血膏不顾染刀儿，刑戮无非为盘饤。古称万物人为贵，良由物性由人正。问渠于物有何功，一箸公然戕数命。忆余临洮寓僧舍，借翻龙藏消冬夜。翻到楞伽《断肉篇》，愧汗淋漓如雨下。归来誓持菩萨戒，万劫杀缘从此谢。闲将慈眼观众生，旭日和风谐大化。"读之颇足为饕餮者戒。

天下无不贫之士大夫，惟在痛自刻励而已。乾嘉盛时，士之显达者清节相望，即岩处之子亦多安贫乐道，俨然自有千秋，其风概犹系人思也。近读冯山公景、王惕甫芑孙诸集，知其学问品诣皆从贫苦中磨练而成。节录两书以当拯遁之筏，药迷之丹。山公与弟又程书云："吾尝自喜生平有十大幸，惟一不堪。最贵男子身，幸一；不为商贾人，幸二；亲慈弟恭门内肃雍，幸三；生于山明水秀之区，幸四；性嗜读书喜属文，幸五；人或形残吾官骸完，幸六；人或恶弱有罢癃之疾，吾天姿刚正又健无病，幸七；生当太平，幸八；所主皆贤公卿，幸九；存心利济十年，奏记活千人以上，不可计，幸十。惟一不堪者穷饿耳。吾即无一幸，而老死翳桑亦命也，犹安之。况不堪者少而所幸至多，吾岂能以所忧之小而易吾所乐之大哉！且古来啮雪吞毡如苏属国，尘甑釜鱼如范莱芜，三旬九食如陶彭泽，其饿滨于死，然其死也不以饿。而赵主父、周条侯、淮南厉王、邓大夫辈宜万万可以不饿而竟饿死。其他甘餐美食，豢畜一生，与草木同腐者，万亿而无算。人贵自立耳，穷饿何伤哉！"惕甫与彭允初书云："长安道上，出无仆马，衣服容貌不如人，而徒用文字干谒，人率用为笑。萧然逆旅中土，锉莱罂杂在其旁，朝夕百需，一切无有，然困中向学之志益坚。念圣贤之业莫不自收放心始，而已放之心非有忧患创挫以痛迫之，则心有所著，而不肯归。其于慎独工夫，不周密，而设诚制行之力必有败于仓猝，以自欺而不及知者。古者养德之方，上者养之以良师益友，下者养之以佩玉、琴瑟、鸾和之物。天其或者玉我于成，赐之以良师益友如先生者，而又赐之忧患困苦，以范制拘防，为我佩玉、琴瑟、鸾和之助乎？"

世之衰也，上下相率侈靡，日逐于亡。等之欲而大乱以兴挽救之方，惟赖士大夫之回心向善耳。读冯敬亭先生所撰《果育堂记》有足以发人深省者。记云："康熙间，水月禅师见吾乡虎阜塘笙歌画舫彻夜不绝，叹曰：'百数十年后有大难！此其召之乎？'由今数之果验（指发匪事）。且不以乡多善举而末减，论者谓恻隐者，善气之感也；淫侈者，戾气之胎也。戾气偾兴，为善气所不敌，故卒不免。比者寇在于垣，滔天肆逆，海隅片土（谓上海）浮寄孤悬。此真志士被甲枕戈，卧薪尝胆之日也。而乃旧染汙俗不戢滋甚。洋泾一带举国若狂，以锋镝之馀生，挟焚掠之遗烬，鲜衣炫服，酒食摴蒱，鸣瑟站屣，游媚富贵。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衣冠旧族与无知驵侩合同而化。呜呼，此何时耶！《礼》曰：'国家靡敝，则车不雕，几甲不组縢，食器不刻

镂，君子不履丝，厩马不常秣。'今日者岂但靡敝之谓哉！纵横千里之内，人烟寥落，邑里榛芜，道路沟渎，断脰绝膑之残骸暴露而不收，孝子、悌弟、鳏夫、寡妇之哭声呜咽而不出，此陷贼郡县之苦也。苏松旁近逆贼，出没无时，朝不保暮。贼锋所指，扶携四走，蒲伏于火光枪炮之中，魂惊胆裂。或崖岸颠坠，或崎岖僵仆，幸而得脱，异乡漂泊，衣食路绝，树阴以供寝卧，草根以充饼饵，寒暑莫御疫疠，时作死亡。疾病十家而九，此避难人民之苦也。军兴以来，各路官军昼则荷戈驰突，夜则倚垒呻吟。一日之中屡交锋刃，一月之久不解甲胄。凌风雨，冒霜霰，饥寒内攻，矢石外逼，出万死一生之途，以冀一捷，此从征将士之苦也。兴言及此，稍有人心者，试思彼何以独我苦，何以独乐？亦必闻乐伤心，临觞不御。《易》曰：'君子以俭德避难'。又曰：'君子以恐惧修省。'又曰：'震来，虩虩恐致福也。'《诗》曰：'天之方虐，毋然谑谑。'左氏《传》曰：'以忧为乐，忧必及之。虎阜旧闻，殷鉴不远。'当此之时，惟有坚苦刻励，省咎引愆，庶可以格天心而挽劫运。豪举之挥霍，好义之慷慨，一转移间耳。易缠头之金，义浆仁粟不匮矣。辍秉烛之晷，读书治生有余矣。何善不可为，何福不可致？愿以告邦人士之有心世道者。"(记文止此)今之兵乱匪乱致人于流离伤亡者，较之赭寇为祸，无异致也。然所称为士大夫者，谁则举俭德避难之文、恐惧修省之戒一熟复之耶？

自来中外交涉，以无知舌人假手其间，未有不损权而生事者。同治二年，李文忠公鸿章具疏请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略谓中国与洋人交接，必先周知其虚实诚伪，而后有称物平施之效。今官员绅士中绝少通习外国语言文字之人，凡交涉事务无非雇觅通事往来传话。其人不外两种，一广东、宁波商伙子弟，佻达游闲，别无执事者。一各国义学所招贫苦童稚，与以衣食而教肄之，市儿村竖，来历难知。此两种人类皆蠢愚卑鄙，声色货利之外不知其他。遇事惟借洋人势力，播弄挑唆，以遂其欲。即如会办防堵一节，每与通习汉语之大酋晤谈，尚不远乎情理，而琐屑事件势不能一一面商，因而通事假手，则勾结分肥，诛求无厌。洋务为怀远招携要政，乃以枢纽付若辈之手，遂至情伪万办操纵，讫不得要，余非细故也。是疏于通事诡习，朗若燃犀。厥后所造学生，不乏才俊，而任用太过，亦多有借外人以为利者。士大夫有此变态，则非公始料所及矣。

光绪丙申年，俄皇加冕，以李文忠公为头等出使大臣，赴俄致贺。时，公年已七十有四矣。其谢摺有云："谨案礼记大夫七十有适四方之事，孔疏即指远聘异国而言。今合五洲强大之区，俨同七国纵横之局，为从来所未有，实交际所宜隆。俄国本通聘最早之邦，而加冕又异族至崇之礼，但有益于交邻之道，何敢惮夫越国之行？惟有勉竭愚诚，敷宣德意，期永敦于和好，藉仰答于恩知。一息尚存，万程当赴。阻重深于山海，未改叱驭邛坂之心；梦咫尺于阙廷，犹存生入玉关之望。"盖于文安公式枚手笔也。典重而有沈迈之致，适合文忠身分。时东败之后，稍赖俄力归我侵地，良亦不虚此行。

相传潘次耕耒聪颖异常，过目成诵。试以时宪书与之，读一过即能背诵，首尾不遗一字，人咸异之。近人于文安公亦颇有此奇禀。犹忆光绪乙未夏日，访公于孤山之巢居阁，公方席地而卧，案置《日知录》数帙。余信手拈阅，如田赋、水利各条繁琐冗长，每发一语，公即背诵全，则此必一览不忘，断非有意成诵可知也。公风措清遒，文词巨丽，自谓如生盛唐，不让燕许一辈，世亦以此推之。固由好学，亦其天赋实有过人者。

光绪庚子之乱，以东南共保疆土，不致全局糜烂。辛丑十月，各疆臣同膺懋赏。张文襄《谢赏宫衔》摺云："伏念上年以来，北畿俶扰，南畿震惊，致两宫之播迁，经一年而始定。臣障川力薄，瞻极神飞，既未能提桴鼓以收京，又不获执羁靮而捍圉。外惭内疚，有罪无功。至于遏豫境之妖氛，殄长江之逆党，绥怀宾旅，示中朝无滥杀不辜之兵，布告友邦，知深宫有睦邻修好之谊。凡此诸事，无非恪遵明旨，仰禀神谟。今者钟虡依然，威仪重睹，既举居行之赏，兼甄薪突之劳。恭逢国是之昭明，岂意宫僚之滥附。此皆我皇太后功德在生民，我皇上信义孚万国，惟天心不远，而复故国势转危为安。元祐手书多难而不忘黎庶，兴元赦诏责躬而曲奖臣僚，敢贪天以为功，实临谷而滋惧。臣惟有经营荜路，休养穷檐，治兵求效于补牢，兴学图功于炳烛。范文受赏曾何力于伐齐，管仲纳规愿无忘于在莒。"文襄于各体文字皆极矜炼，此尤其经意之作。典雅深厚，在宋人《播芳文粹》中端推上乘矣。

王令言闻安公子曲而知炀帝之不返，宁王献闻凉州曲而知有安史之乱。声音之道与世运消息相通，感应往往不诬也。光绪初，都中盛行陕西梆子腔，其声急促而爨演俗恶，无一雅出。旦色有名万人迷、十三旦、水上漂者，荡亵万状，至不可耐。无端为张子青相国所嗜，驯至衣冠会中亦登场奏技，论者以为庚子西狩殆兆于此。李爱伯侍御寄陶文冲诗云："都门广奏百部伎，九衢车马驰阗填。念奴新声久已绝，昆仑乐器无人传。何来边调杂西鄙，音噍气促行蹁跹。四座欢娱万人醉，和以乱檏兼繁弦。我闻此曲辄忧叹，得非哀靡愁师涓。"是诗作于甲戌，固早诧为变征矣。

阎百诗曰："天下人莫柔于苏州，而实有劲直如弦者。"余取乡衮言行证之，知其说固不诬也。太傅陆文端公润庠中正和平本于天性，自韦素至台衮初不矜岩岩之度、务赫赫之名。独至光、宣之际，见于变法操切，渐足以召危亡。屡次抗疏以争，弗稍避忌。尝上《慎用学生》一疏，略谓："法政一门，各国歧异，悉就其本国之人情风俗以为制。故施之中国动多凿枘，游学诸生于

实业等事学成而归者，寥寥可数。而又用非所学，其最多者法政一科也。其中学有根柢、洞知本国情形者，尚能精其抉择而约取之。其余年少气盛，或于本国圣经贤传曾未诵习，于中国风俗道德概未闻知，驯至毁弃古籍，排斥宿儒，甚且废家族伦常之义，父兄与路人视同一致。袭民权革命之说，国家与君主判为两途。而包藏祸心者，且布其族类，潜为谋主。各部院大臣，以为朝廷锐意变法，非重用此种学生不足以仰体圣意。遂乃邪说诐行，遍播京师，久之必至根本动摇，民生涂炭。”又《请将新政酌量停办》一疏，略谓：“今日之害，先由于督抚无权，渐而至于朝廷无权。库储之困难，寇盗之充斥，犹其显而易见者也。镇兵之设也，所用皆未经历练之学生，其言论则纸上空谈，其作用则徒取形式，甚至有不击同胞之谬说。中国有事非但督抚不能调遣，且将反戈相向，其不可用也明矣。则莫如停办镇兵，仍取巡防队而整理之。审判之立也，所授皆未曾听讼之法官，黑白混淆，是非颠倒。其老吏之善于断狱者，督抚不得而用之，州县捕役轰然各散，司法巡警缉盗无能，现今审判厅成立，不过各省都会及通商口岸数处，盗贼之多日益猖獗，已至于此。若将来各府州县一律办齐，必至遍地皆盗，则莫如停办审判，仍以听断缉捕归之。州县咨议局之设也，所举皆不谙掌故之议员，逞臆狂谈，箝制当道，督抚不得而禁之。其甚者借筹款之名，鱼肉乡里；窃自治之号，私树党援。上年资政院开议，竟至戟手谩骂，藐视朝廷以辩诘为通材，以横议为舆论，众说沸腾，莫可究诘。则莫如停办国会，仍以言事责之谏院。学堂之设也，所聘皆非读古书之教习，其沿用之教科书仅足启发颛蒙，甚者倡废弃五经之说，而祸等秦燔。禁穷乡私塾之开而毁同郑校，使血气未定之子弟，结党为非，使贫寒聪颖之士流进身无路，则莫如停办中小学堂，仍用经策取士。凡此皆于财政有关。以臣所见所闻，其害已在目前，其利实不知在何日。窃恐变本加厉，将至于朝廷无权，大局不可收拾。”疏上多不报，凡论各弊，厥后悉如所料，且多有甚于所言者。当时新进狂诞，妄事纷更，亲贵无识而盲从之，朝官庸暗而阿附之，几视新法为不刊之典，神圣之经。即有洞微鉴远之士，亦多矜情惜己，噤不发声。而公独侃侃直陈，孤光绝照，自非具刚劲不挠之概，又安能力排众议，尽言无隐如此哉！掇拾于此，既以发明潜丘之说，亦以见末造台阁中犹有此一段正论也。

日本之讲宋学，自藤原惺窝始，而林罗山成之。惺窝名肃，罗山名忠，明万历间人。日本之讲汉学，自伊藤仁斋始，而物茂乡成之。仁斋名维桢，茂乡名双松，本朝康熙间人。俞曲园先生所记东国学派源流如此，彼得我之绪余，至今犹保持弗坠。我国旧学积数千年圣贤所贻，乃有敢昌言毁弃者，无以喻之，但见其为人头畜鸣而已。

校勘家必广搜名椠，以为办讹补阙之资。若但求读书明理，则有不暇及此者。近人周伯进太史锡恩《检书诗》云：“迂生如老蟫，营窟四部中。藏书三百簏，未觉京秩穷。意取广读阅，板纸无取工。嗤彼目录家，技与厂贾同。兹事励心得，口耳乌求丰。”观此诗知讲求板本，固非读书急务矣（周太史非字伯进，余因避家讳，以同音字改之）。

德清许周生宗彦有“书价比珠玕”之句，此乾嘉时事也。今又沧桑屡变，环海交通，流于域外者，则有异族之购求；秘于簏中者，则有豪家之束置。奇编秘笈，麟角凤毛，求如旧日之冷客摊钱，荒棚访籍不可得矣。

合肥李季于观察尝集水鸟之皮，制以为裘，轻暖得未曾有，其色近似元狐，但蒙茸较甚耳。按：罗愿《尔雅翼》云：“鹔鹴，水鸟，雁属，皮可为裘。一名鸧麋，谓其色青苍如麋也。”以形证之，则所制为鹔鹴无疑矣。司马相如而后，久不见此制，虽旧服实创获也。

天津附近一带水鸮成群，弋人取为常膳。西餐屡遇此品，证之《本草纲目》，即鸊鷉也。但味殊不俊。李时珍以为炙食甚美，其说未确。

潘纶恩道听涂说云：“四川吐寿鸡亦吐绶鸡之类。但吐绶鸡之绶五彩成章，吐寿鸡则喷口垂一寿字，红艳若锦。虽出天工，宛如人巧。”俞曲园先生《茶香室四钞》既录此条，并引李日华《六研斋二笔》所记滕昌祐悬寿鸟图，以为悬寿鸟者，特人悬一刻成之“寿”字于其颈，非其所吐也。因以潘说为妄。乃白栗斋观察廷夔曾游蜀道，则目睹鸟吐寿字似隶似草，颇具姿势，为余言之甚详。是知物理无穷，虽宿学有未备知者矣。

秦鬟楼谈录

[清]佚　名撰　韩文红整理

《秦鬟楼谈录》一卷，记清康、雍、乾、嘉及晚清朝野杂事，涉及权臣、僧道、巨贾、驻外使节、名儒、留学生等各个层面，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据民国《满清野史五编》本标点整理。

我国东南各省，与欧洲各国通商，自粤始。其奏许通洋舶，立十三行，便中外人贸易者，则在康熙中。其时，两广总督为吾乡吴留村兴祚。然吴督粤之先，有所谓石濂和尚者，已私与洋舶通贸易，则粤之通商，石濂实启之。石濂名大汕，本苏人，徐氏子。幼无行，为画师沈朗倩外嬖。沈以画名于时，石濂亦师其技，龚芝麓鼎孳一见大激赏之，弃沈而从龚，言者仍谓以色事也。后流转入粤，自称浪觉师，居粤西门外长寿院。不剃发，不诵经，室中亦不置钟、磬、瓶、钵之属，见者初不知其为僧。顾好大言，专结纳。又尝至安南，走交趾以祈雨，立验。眩其国人，多辇金助之，黄金巨万。而长寿院落成，穷极土木，结构壮丽，梁上大书"越国建造"字，盖以豹安南人也。而所行益不检，明僮妖倡，日相征逐，权要多惑之，置不过问。其所以媚事诸贵人者，有二术：一以多金，一以擅于作男女淫媟之画也。既乃阴与外舶通，遣其徒众，运售货于海外，连樯载捆。虽有知者，莫敢谁何。久之，势益张，名闻京师，虽王公贵族亦无不称石濂矣。尝占飞来寺田七千亩，寺僧咸不敢与之讼。盖官府皆奔走仰息于其门下，讼亦不得按狱也。

石濂为人，椎鄙不解文字，既富盛，乃思以文字缘饰之。于是复与名士游，窃其所作，攘为己有。有不得者，则饵以金。无何，刻《离六堂集》，无耻文士争为揄扬，谓唐之贯休、齐己，宋之参寥、密殊复见于今矣。石濂又自念既名为僧，必当通梵语，讲禅说。乃倩人箸一书，言《五灯会元》之误。而一时文士，亦乐为代笔，冀酬金之丰于鬻文也。当时，粤中名流如屈翁大均，梁药亭佩兰，皆与石濂交，故《离六堂》之诗，多以翁山之诗窜入。翁山与石濂相失，致书诘其偷诗，又作《花怪篇》丑诋之。《花怪》一篇，旧刻翁山文，尚载之。石濂亦恚甚，挟翁山军中草之诗，谓语有违碍，将据以出首。翁山怒，始与绝交。不数载而石濂败，其所以发伏而构成之者，潘稼堂来也。

初潘通籍后，已耳石濂名，亦如时人之倾慕也，晚岁游粤，以其好附名士往拜之。潘素有才名，意石濂必重视之也，乃相见殊落落，又不以时答谒，潘怫然以书斥石濂，崛强不相下。潘遂举石濂少时之无行，及私通洋舶，与一切交通隐秘事。又摘所刻《五灯会元》正误内之悖谬语，作《救狂砭语》一卷，刻而传播。又两次致书，以辱石濂。其复书，则诋潘刻书之举，在恐吓索诈，仍抗不之礼。潘卒无如之何，寻去粤。归途遇吴留村之广东按察使任，潘将其书付吴，又面数石濂之过恶。吴纳其言，至粤甫莅官，即亲诣长寿院，逮治石濂。院中犯禁之物山积，而域外珍异之货尤夥，优伎列屋而居，皆以院为窟穴，均籍没焉。吴将置石濂于重典，而营救者众，乃轻减其罪，递解系吴下狱，终其身。

清乾隆中，又有和尚太守、法和尚二事。和尚太守舒铁云，位曾为诗，见《瓶水斋集》，然不知其本事，诵其诗亦懵然也。盖王树勋者，江都人，父某，曾以微职官京师。久习举业，略通书史，屡试不得第，乃入广慧寺为僧，名明心。性黠而习诈伪，遂剽窃浮屠家言，创直通圆觉之说，以号于世。又假扶乩医卜诸术，用以惑人。时复于广庭大众，扬人之一二阴私，秘以相告。佣奴利其金，故乐为之用也。其时有名翰林蒋某、庞某，皆事之以弟子礼，其余达官显宦列门下者无算，虽高安朱文正公轼，一时称为正人，亦折节与之交。以缁衣周旋公卿间，挟气干事，炙手之热可知矣。和珅初进用，虑树勋不利于己，以它事中之下狱。树勋以重金赂刑部官吉伦，议罪得从末减，仅勒令蓄发还俗而已。树勋既不能再居京师，流落江湖间。值川楚教匪之役，松筠督师于武昌，松素喜佛法，树勋遂走谒之。既相见，树勋语多中意指，松乃命易服为道士装，留军中。会有某寨踞险以守，闻松率大军至，将命树勋乘间往说，使受抚，引为己功，松遂奖以官。然犹惧前狱之未竟也，领虚职而已。逾数年，狱事渐寝，树勋亦以积功官知府，补襄阳。清制：知府补官须引见，树勋始再入京师，虽旧知者，不知其即广慧寺僧也。而树勋仍纵恣，自言通于医，裘马赫奕，日驱车于权要之门。刑部尚书金某，

有子病剧，延树勋往治。金本贪娼，树勋廉知其事，又出其故技以祸福相怵。金骇然，至长跪请命。其事既闻于外，树勋复大言以实之，都市之间，哗传以为笑谈。石御史承藻乃奏劾之，连前狱讯之得矣，因递职遣戍黑龙江。金以先死得免罪，其他因案牵涉者，黜降有差。前所谓弟子，如翰林蒋某辈，皆在其列也。法和尚事已见《野史》四编《梼杌近志》中，兹不赘述。

近人著《积弱溯源论》云："我国之所以积弱，实滥觞于清乾隆之晚季，其说至可信。吾则谓宜尸其咎者，莫如和珅。盖乾隆四十一年至六十年，迄嘉庆初元，政治之柄惟珅一人操持之，珅事世多能言者，吾掇拾丛残，亦有可纪，今录之。

和珅字致斋，钮祜禄氏，为正红旗满洲人，于乾隆四十一年响用之。初入正黄旗，及得罪，仍隶正红旗焉。父长保官福建副都统，珅以其高祖尼牙哈那巴图鲁有轻车都尉世职，于乾隆卅四年得承袭。清制：轻车都尉可挑人侍卫，然珅于供职数年后始授此职也。家贫而行不洁，同列多轻之。至四十年之冬，补入乾清门侍卫，初仅随扈从供奔走而已。一日，清高宗因事有触，忽慨然曰："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欤？"珅时正侧，遽对曰："典守者不得辞其责。"同时皆骇然，疑珅必得罪。高宗独怡颜询其家族仕履，不数日擢御前侍卫矣。继授以正蓝旗满洲副都统。四十一年正月迁户部右侍郎，三月军机大臣上行走，四月，授总管内务府，盖去官侍卫止数月也。迨四十七年，则以吏部尚书，兼管户部，并任协办大学士。以平回功，封一等男。旋于五十三年封三等忠襄伯。嘉庆初晋公爵。其时议正用兵，所有规画，珅无不与，权势赫赫，诚所谓炙手可热矣。虽高宗自为太上皇，使睿宗即政，珅怙宠黩，权仍自若也。

嘉庆四年正月三日，高宗崩，不五日睿宗赐珅死。宣布其罪状，有大罪二十，《东华录》载其事，人咸知之。当时所籍没之财产器物，瑰异为数不赀，有人曾簿列其数，以视《天水冰山录》殆有过焉。

先是，珅在军机时，虑人举发其过恶，定制：凡有奏折，令其副本关会军机处，又令各部，将老年平庸之司员，保送御史，俾其缄默不言，免于纠劾。至珅得罪后，始将前二例革除，且令嗣后保送御史，年无得六十五岁以上者。吾闻之，珅躯干如中人，面白皙而事修饰，行止轻儇，不矜威仪，言语便给，喜诙谐，故高宗畜之如弄儿，虽在宫闼不加以拘束。其所以骤跻显要者，因由于应对合高宗旨。然性敏，过目辄能记诵，每有所言，能悉举其事之本末，故终高宗之世，倚用不稍替也。至睿宗即位，首除珅者，盖由于积忿。当珅出入宫中时，伺高宗喜怒所言必听，虽诸皇子亦惮畏之。珅益骄纵，尝晚出，以手旋转其所佩剔牙杖，且行且语曰："今日上震怒某阿哥，当杖几十。"（清宫中制，皇子皆称阿哥）睿宗为皇子，必屡受其侮辱，故在谅暗中即愤，而出此不能再容忍矣。

又闻阳湖陆炜老言，其乡庄仲求先生，曾见杭州高氏家谱，纪其先辈某，有以孝廉而官知县于秦中者，奉台檄转饷至西疆，中道遇盗，尽失之。其时军事方急，库饷失机，当大辟。某乃诣失事地方，某县令许相向而哭。某县令乃语某曰："事急矣，若不得京师贵人为斡旋，吾属均当诣狱。若为孝廉居京师久，或有可为谋者。"某应之曰："吾所识无贵人，某居京师，止任八旗官学教习一年，其时为某岁，距今亦远矣。"某县令跃起曰："子何不早言？此事必得解。以年计之，子任官学教习时，今当国之和珅岂不曾执弟子礼耶？子盍走京师以此商之？事必得解。"某良久复言曰："事诚然，但珅以废学吾尝扑责之？今往求其贷死，岂可倚耶？"然终无他策，不得已，从其言。入都走谒珅门，以三百金赂阍者，阍者曰："此大奇，汝速归所居，不可出诣人，得间吾再朝汝来一面吾主人也。"某归越数日，不得消息。忽一夜，阍者使人趣某至珅宅。既至，阍者曰："今日汝事或有济，然当从吾言。"乃令入旁舍以待。天将拂晓，阍者使来曰："起，起，从吾行，默不可声。"时庭院昏暗，阍者导之历数重门，入一院，曰："汝静立暗中，吾诏汝如何？"某恂惧不知所择，惟屏僵立以待。既而闻室中隐隐有靸履，少顷，闻钩帘，呼命烛，则庭院通明矣。某窥见庭中有丈夫踞炕坐，俯首正盥漱，阍者乃掖某匍伏于阶下。久之，丈夫举首见某曰："噫，若何人乃造此？"阍者趋白曰："某于某岁曾任官学教习者，今以事来谒。"丈夫曰："此吾师也，乌得如是？"即离座揖而登庭，命出茗以饷，作别后相慰劳语。且曰："吾即入朝，若有事可直言之。"某具白以前事，丈夫俯首略思，所属一如阍者初相见语。既又曰："容徐图之。"某遂踉跄从阍者出，始忆庭中所见丈夫即珅也。后此不敢诣珅门，旁皇僧舍。逾旬日，阍者来见某，一见即半跪作贺语，于袖中出束纸示某，则西疆核收某所解饷之批回。复半跪相贺，云："已迁秩。"再出一纸示某，则某以解饷劳绩，得改官府知府之公文书。某惊喜过望，惟泣谢阍者，不能作他语也。既而叹曰："珅所为如此，珅将必败。吾今幸得生，若免货而贪禄，终必罹其祸。"遂潜归不复出仕。曾书此事于家谱，告子孙曰："珅后虽败，愿吾之子孙，他日无忘珅也。"以此观之，珅于当日骩法而乱政，诚可骇叹。而清之积弱以迄于亡，实自乾隆间隐拨其根本矣。

武进李申耆先生兆洛，为清通儒，其所著书，海内至今传诵之。然闻其为吏之才，亦可以过人者。世多嗤书生不解治吏事，岂定论耶？观于先生，亦可以执言者之口矣。先生既入翰林，乃散馆以知县用，官安徽之凤台县。凤台旧称难治，其地贫瘠而俗悍，以故民多习为盗，横刀拍掌，出入于淮泗间。豪杰者则乡居而攘其利，官吏捕之，急即走匿其家，事稍解，则又聚合无赖，杀人越货。官其地者，往往以捕盗不力得罪去。先生既至县，于民之良懦者抚辑之，治已大行。乃时策骑挟健役周视乡墟，以田稼廉之，豪杰有不法者，至其家缚其魁以去；审其有才能者，则贷其罚，署为县役，责以捕贼，于是凤台之盗日戢。当是时，百文敏公敏龄，督两

江，治盗极严。会仪征有巨绅家被盗，且戕其全家以逸。文敏震怒，檄下所属，一月不得盗，皆劾罢之。缇骑四出，而盗杳然。各州县尽焉，以为大忧，知盗不能获，必褫职也。先生阴侦知盗为蒙城人，既劫仪征某绅，实伏匿于凤台境，又知翼蔽此盗为巨猾。若名捕或计诱之，必不得。乃夜密招前所抚用之健役，置酒于署中内室，而命之饮酒数行，先生曰："吾不日去官矣，今置酒与若辈别耳。"群役惊相顾，有泣下者。先生复徐曰："仪征之盗案，若曹所知也，一月不获，则吾必同被劾。然盗匿吾境，吾夙知之，他人亦有知者。吾去官，继来者或得盗，则吾获罪尤重矣。吾本欲遣若曹缚此盗，虑有不能，则不如吾一人任其咎。"语竟，群役进曰："公好官也，甘自得罪去官，不以难事属役辈，公好官也。役辈之有今日，惟公生之，今请以死相报。请公收役妻子下于狱，而以捕盗事责役。如往三日不归，则役死矣。役辈妻子惟公相哀。"先生慨叹亦泣下，拊其背，许而遣之。盗所匿巨猾家，去县城四十余里，役辈乃以夜往。至时巨猾方宴盗庭中，燃巨烛如椽大，酣呼之声达户外。役突入至其庭曰："故人别来相念否？今敢为不速之客。"巨猾睨役辈而笑曰："君辈久已在官中，此来岂以仪征一案耶？"役乃言先生以此案将去官，且告其妻子已下狱事。巨猾指上座一客曰："此即某也，君以李公命来，吾不忍相负，否则君不还矣。至某之诣狱与否，君自商之盗。"某大声曰："去，去，我从汝行。李公固好官，虽罪我当也。我岂忍以自全躯命，累李公及汝辈？"遂相将入城，巨猾送至半道而返。先生知役去必得盗，预置槛车，并集壮丁百余人以待。及役偕盗至，即略诘狱情，盗亦直供不讳，即槛送蒙城而亲督其行。凤台距蒙城八十里，中有巨镇，为凤蒙二县交界地，亦往来所必经之要道也。先生至镇，命舁槛车入旅店，而自踞坐胡床于店门外。时镇中闻获巨盗，来观者环集如堵墙，先生笑谓众曰："此盗躯干如何伟大，武技如何高强，且通妖术，非我不能捕而治之。"口称指画，如演故事。久之先生复顾众曰："我今立此大功绩，不日将擢职，来观者应为我贺。"遂命酒自引巨觥，且以饮来观者。逾数时，先生始登舆去。方先生初发凤台时，知巨猾已约期于此镇来劫盗。既至镇，即踞坐店外，与观者语刺刺不休，而潜使壮丁，在店中饱食后，即随槛车破将墙，先行疾驰至蒙城。故先生行时，巨猾率徒党尾追于后，然已后槛车十余里矣。追劫既不得，始散去。先生既械盗入蒙城狱，一日夜具狱词以上，云："仪征盗已获，今由凤台解蒙城，不日可归案。"文敏得牒方大喜。明日，又得蒙城县文书，则解盗至中途，终以宵遁。文敏亦无如之何，但治失盗者以逸犯之罪而已。然先生捕盗以术，以智，此岂寻常官吏所能及耶？闻先生貌奇陋，短身朋腹，深目勾鼻，面黑而痘瘢累累，于辅类如貌，其像亦异人也。

清咸同间，金田之乱，海内扰攘，被兵之行省十有六、合郡县则六百余城。吾浙凡再陷，故烽刃之祸，不下于金陵与武昌也。然其时以弹丸之地，集乌合之氓，当数十万方张之寇、苦守力拒者十阅月，则有诸暨之包村。吾少时闻乡人道包村事，辄杂以荒唐怪异之说，初不遽信。嗣念神仙荒唐之言，一人创之，百人和之，狐惑而蚁附，多由于人主之者，大率为不逞之徒。若包村则异是况。包村之陷，死者十余万人，老稚男女，无一屈辱者，则里乘之壮烈，不可不纪也。因述所闻，证诸载记，以实吾《谈录》。诸暨县城之东北七十里，有村落，居者多包氏，故以包村称焉。枫溪带其前，白塔湖环于后，林深箐密。且以离城远，其地遂为乡僻之区。包立生，农家子也，即生于是村。性愚戆，多笑而寡言，身颀，眉若剑上横，目深而秀。初不知书，惟健力而善走。治田之暇，时投耒立陇畔，若有所思。人视之无他异，群称之为呆，立生亦不愠。时年甫廿余，若将老于农者。至咸丰十年庚申，乡里忽哗然呼之为神仙，郡中及旁县亦多知之，道路相传，咸以为口实。盖始于是年六月，立生自谓有遇仙之异也。明年为辛酉九月，暨陷，当时郡县陷于贼必迫索，城乡之人聚金帛以进曰进贡。若疑其人，将致之于死，则目之为妖。故包村之人，闻县城既陷，亦循其例，作进贡以冀免贼之来扰。然进贡必以人致词，村中遴得二人，复强立生与俱往。贼一见立生，即曰此妖也，当杀之。立生坦然无慎色，贼亦卒不杀立生。既而得间归，同行者问立生入险何不惧？立生曰："若辈何足言？吾且搏取之，何惧为？"村人素惊其为神仙，闻言益相惊异。且恐贼乘隙来侵掠，乃练民团，以立生主之。立生慷慨誓死曰："吾属而为虏，宁以一战出死而入生。"村人信其言，怯者皆勇，故贼来犯，屡战皆却之。每战时，立生白衣冠先阵出，当者无不披靡，然其料敌颇慎密。其语人，则杂神怪之说，尝云遇仙时，曾得异香，焚此可知贼中之虚实。且有神阴为助，故贼至村外或围村，立生常怡然曰："天香未发非战时也。"久之曰："可矣。"村人亦仿佛闻空中有异香，遂出战，战必大捷。贼中乃谣传包神仙有异术，能飞竹兵断头，人相戒不许言包字。以是贼殒于包村者，不可悉数。然合一村任战者，不过三千余人，实赖立生指挥之。其军中旗分红、青、黄、白、皂五色，色为一队，进退有节制，虽素知兵者，每见其临阵不乱，从容整暇，多叹为不可及。远近闻其捍贼有方略，争挈家以依之，包村之名，乃益震。至壬戌之夏，贼集精锐，誓必破包村，至七月初一日，贼以隧道攻村。村遂破，死者十余万人。立生突围出，至马面山受弹死，年仅二十五岁也。人有言立生以尸解，或谓兵败遂逸去，皆不足信，盖以立生曾言遇仙故附会而成此说耳。立生被难后，吾里人倪杰上其状，以义士相许。村未破时，余姚朱兰曾腾书于朝，言其可用。其陈述必有可采，惜今无从得之。毛对《山墨余录》，纪立生事，云其友人得闻于立生之表弟冯仰山，冯盖曾奉吴晓帆兵备牒，亲至包村招立生者，其语固有可信，然好作荒诞支离之语，亦如吾乡人之诩为包神仙也。惟所纪，当贼欲由温台进窥福建，患包牵制，愿以绍兴府城与之，请其不助官军，或言若得府城足资守御，劝包姑相许，包笑曰："此诱我

也、无论江浙俱陷，孤城难守。且入城则如困囹圄，粮饷易绝，扼吭之势，恐无一人可逃也。"拒不纳。是立生沈几观变，诚有过人者。并撮录之，以信其事。

吾友玉尺生，于癸卯游日本，居半年，所见闻多可纪。若其争闽省物产不应列入博览会之台湾馆，人多能言之。一日搜其箧，得纪事短笺，诘其出谁何之手？生不能应，其讳之耶？今仍隐其姓名，录之纪事。曰：

吾国甲午败于日，留学之议遂起，且以崛兴之日本地较近于欧西，而费钱为廉，故争趋之，极盛时多至万人。乃设官以为监督，其职务以稽察留学生耳。学生多少年，初亦畏惮之，自武功孙以无行败留学生，视监督如无物矣。武功孙者，其远祖在唐，以诗名，后遂占籍于浙，故于钱塘多姻娅。武之姑，适荀氏，以少贫遂依荀氏，荀氏翼而长之，后遂同至日。其得监督也，荀氏之力焉。荀氏居日，亦时时因事归国，以有德于武故，以家政委之。武乃乘间惑荀氏之妾梅，其事秘，人初未之觉。后荀氏有西伯利亚之游，置酒别所亲，武与焉。酒方半，梅盛妆而出，跽席致词曰："梅罪重，梅不能从君行，今愿择所事。"座客皆愕然，荀独从容曰："若意当谁属？"语竟目座客。梅曰："吾愿事武君。"荀曰："美事吾为若成之。"武随膝席为谢，受之，若固有者。酒罢，命车并载归。明日荀行，其事稍传于外。夫梅虽为荀姬，侍时尚从学于日校，于是国人之居于日者，咸疾武之无行，哗曰："梅，学生也，武功孙为学生之监督，今若是，后将何以为训？"诸生之好事者，群欲发其覆以为快。某日夜大雨，诸生诇武偕梅居，直造其家，迫武出见，汹汹然面斥其罪。武且曰："此家事，梅之归我，荀所贻也，与公等何涉？"其时诸生中有袖剪以往者，隐约露襟角，光霍霍射灯烛。武疑诸生操刃以杀己也，复逊辞以谢。然其生不之恤，厉声曰："子之罪，子自问，将何贷？"武遂伏地不敢仰视。某生又曰："子之罪，擢发不足纪，今断子发以示警。"语未毕，武反顾，而种种者已随剪堕矣。诸生既散去，而日之警吏入武室，盖闻悲呼喧哄之声而至也。武不言己事，且泣且诉，但言诸生辱我而已。警吏微哂曰："辫发本累君，去之良便，子何哀为？"不顾而出。次日之夕，有断发之中国人潜附海舶行，则武归国矣。武之发辫，乃悬垂于留学生会馆之梁楔，若为诸生是役所获之战胜品。嗣日本外部闻此事，坚欲究诘诸生发难之主名者。久之，事亦寝。某某曰："荀氏之举，丈夫也；梅之言，所谓恋爱自由也。惜乎武之泣诸生之篡，初终相违矣。"

吾又闻于友人，我国人之居外者，外人多轻之。然实由我国人行多不检，启外人之慢侮，驯至今日，积重难返矣。最可嗢噱者，莫如某公使之一事。某公使亦驻日本，其未至日也，闻人谈日妓之美，心艳之。及奉使命下，某欣然曰："吾所愿今遂矣。"至日后，一递国书，即夜附火车走横滨，易姓名，密赴妓宿焉。明日迫晓行，遗其所佩金时计于妓所，惧人摘其隐焉，秘不敢言。午后，阍者导一警吏持裹入，云必面某公使。既接见，授以裹即出。某公使发而视之，即某在妓所遗失之金时计也。盖日本警例严，虽妓所客有遗物，必以白警吏，根索所主归。又凡它国人入其境，须为防卫者，则以其人之肖像，遍发于警吏，使辨其人。故某公使虽甫至，而警吏已暗识之。自此某公使不敢作狎邪游，然日人至今，犹腾笑也。吾忆袁盎舍人，有盗盎之侍儿者，盎不问，且资其行。此与荀氏之待遇武功孙颇相类。若某公使则如陶縠之于秦弱兰矣。

吾又闻清代有某君奉使之欧洲，性极吝，故乘海舶时，与从行者均居下等舱。嗣因友人相规曰："国使威严，不可辱。"己乃独喜上等。顾舟中均欧人，无一能操华语者，某君既不与译员偕，则终日木然而已，向舟人咸不相礼，久之亦怏怏。一日忽有西女装甚丽，就而与语，虽学操华音，不甚明了，某君为之大喜。盖某君颇闻西俗社交重女子，今复眩于色，遂订交，如形影焉。已而船抵某埠，女将登岸，突同船人挟一簿记至某君许云："女妓既相处若干日，应偿以资。"某始愕然，急召译员与船人及妓密商，终畀以巨金始去。后闻妓之来，实译员恚某君之悭悋，特指使船人教为欺诈。既得金，则三人朋分之。然某君懵然不觉，继且感译员之能，脱己于厄也。此事与前事虽略异，其荡行辱国则同，用牵连书之。

异辞录

[清]刘体仁撰　陈　朋整理

《异辞录》四卷，清末民初刘体仁撰。其父刘秉章与曾国藩、李鸿章等政要关系密切，光绪年间，官至四川总督。刘体仁因家世关系，谙熟晚清轶闻掌故，有关著述颇丰，《异辞录》即其中的一种。现据民国石印本标点整理。

卷　一

皖省科甲门第，逊于江浙，然于学问渊源，则较为早。江慎修、戴东原两先生，在雍乾时代，颇开风气之先。咸同之际，文化渐于南服。郑子尹之流，学问精湛，足以媲美前修。子尹曾受业于程春海侍郎，侍郎，歙县人也。徽州一府经学辈出，举世宗仰，真如泰山北斗矣。桐城方灵皋、刘海峰、姚姬传三先生以文章鸣。历城周书昌编修云："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此为极盛时代。明方东、东树称姚氏高足弟子，再传而得存庄，名节足多，后先晖映。吴挚翁就湘乡曾氏求学，于姚氏为私淑，讲学最久，名重东北，为桐城人物之后劲云。

都中士大夫口舌尖新，喜为诗词对句，嘲弄当时之人。有某甲为陈子鹤、许滇生两尚书所取士，陈尚书夫人薨，甲挽词有"丧师母如丧我母"之语。次年见许尚书，尚书言其夫人久病。甲云"门生妇当来服事"，尚书固辞。未几，其妇携行李来。及门，许夫人扶病出谢，阻弗使入。时人联云："昔岁入陈，寝苫枕块；昭兹来许，抱衾与裯。"

通商之初，士大夫耻言洋务，甚或浮词入奏，生国事之梗。蒲城王文恪以尸谏，遗疏力阻五口通商和议，后人揣测附会，以为弹劾穆相国者，非也。张文毅是其门人，为之掩饰，正理所宜，文毅从此遂不理于众论。南昌一役，虽江忠烈守御之功，然文毅于时为抚帅，临时招之使来，兵饷悉率以听，克保危城，楮柱东南半壁，论勋业，与张、许之守睢阳，何多让焉。相传每日忠烈登陴守备，暮归倦甚而卧，文毅辄至榻前，与之叙语，雅量殊不可及。乃因一事以误生平，其后竟以微疵褫职，当时关涉洋务，为害如此。

先文庄幼学于同邑潘小安封翁，翁之子琴轩中丞与之同学室。文庄小试，初不得志。中丞早入泮，聪颖异于常儿，抱大志，将为京都之游。恐堂上有异言，不敢以告，乏赀用。文庄潜质衣与之，既而幡然改计，与之同走。行两日，先祖与潘翁追至，稍给资斧，训以多语而别。潘翁赠文庄以言曰："小试之文，毋深思大力。不然，既至北京，不能再北。"潘翁盖疑文庄怂恿其子出游，犹不知中丞之动议也。至京，先见李文忠之封翁愚荃侍御而请学焉，游扬于公卿间，颇为孙兰检、吕鹤田两侍郎所激赏。孙侍郎曰："学至于此，应童子之试而犹不售，难乎其为庐州府学秀才矣！"文忠曰："殆犹甚焉。公知吾乡应府县试者常三千馀人，英才屈抑，奚止此乎！"吕侍郎曰："刘潘两生他日贵显，为吾乡后起之秀。"时道光二十五年之冬也。文庄至京，在文忠丁未会试之先。既文忠成进士，李翁谓："吾儿新贵，可取资焉。"是后文字，皆就文忠是正矣。

李文忠丁未会试之先，辛苦用功，只温熟《诗经》一部。观公闱作"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二句《四书》文，读公《朋僚函稿》，时引《毛诗》，流露于不自觉，可以概见。古人通经致用，非谓通群经也；苟能通一经，用之绰有馀裕。若徒诵章句，过而辄忘，食古不化，何益之有！

先文庄与潘中丞初至京，小住庐州会馆，既而移寓城内东单牌楼观音寺胡同观音寺。李翁之友，湖北宜昌府通判江阴沈燿鋆者，嗣于洪杨之乱，陷寇被害。其子即品莲方伯也，是时遣至京师就学，李翁使之同居寺中。巢县周沐三游学北方，闻风而至。萧然古庙之中，遂有四友。惟沐三为部郎一人之门人，不为文忠下，其后亦未达，馀则兼师其父子。文忠贵后，在北洋督署，沐三荐其幼子持函以往，称谓如旧友。文忠大怒曰："我旧友中，焉有此人！"其词不无憾焉，然终予以小差，足见前辈崖岸自高而心地自厚，两不相妨。

先文庄与潘中丞，皆冒顺天大兴籍，应已酉北闱乡试，中丞获隽，文庄落第，二人皆未娶也。中丞刻硃卷，与肆中人龂龂计较。既毕，肆主见其未娶，调侃之曰："如此精明，不知谁家女郎得兹佳婿。"时先母程太夫人年已长，先王父、先外祖皆催归完姻。秋试后，文庄乃与中丞同归，时道光二十九年。当中丞未举于乡之先，潘翁曾为之求婚于青阳司巡检。巡检曰："吾女不惯作炊。"弗许。闻中丞中式而反求焉。潘翁曰："与我二百金者，吾子与尔婚。"巡检不得已而与之。适同乡京官谢梦渔侍御有女未字，属李翁为之相攸。李翁曰："新科举人潘琴轩，吾知其未娶。今归，未知成婚否，当函询之。"侍御起谢者再。及书至，而中丞已以二百金鬻为富家赘婿矣。相传中丞缘此，不乐承欢，于潘翁前者旬有馀日。洪杨乱作，蔓延日广，据有三河镇。中丞，举人也，不能留于其中。潘翁以车自送佳儿佳妇，就其岳家于合肥。巡检留婿及女，而遣潘翁去。潘翁。故里中名士，岂屑与巡检较量短长，坦然径归。自乘车之一边，而以一边载行李，复返三河镇。中途过战区，遇寇兵搜检，叱其下，曰："汝变妖邪？"潘翁怒曰："变妖，汝将若何？"遂遇害。中丞因留合肥，入团练，为报仇计。

湘军之制，不收乌合之众。其成军也，能选兵十人以上者为什长。十人之选，何难之有，惟被选者，须缓急可恃之为当。等而上之，能得如是什长十人者为哨弁，能得如是哨弁五人者为管带营官。等而下之，为管带营官者，夹带中必先有哨官五人；为哨官者，夹带中必先有什长十人；为什长者，夹带中必先有缓急可恃之兵十人。其临阵也，什长阵亡，其下兵之存者十人悉斩；哨官阵亡，其下什长存者十人悉斩；管带阵亡，其下五哨官存者悉斩。由此类推，一营全没，则营官应斩；一哨全没，则哨官应斩；一棚全没，则什长应斩。大纲本诸戚继光兵法，变通而行之。淮军因而效之。中兴后五十年，勇营之制不外于此，但执法者不若是整齐画一耳。

曾文正始办团练，尚倚武营弁勇。塔忠武，其杰出者也。以文员从军临阵，盖自罗忠节、李忠武兄弟始。忠武兄弟，先从忠节讲学。上马杀贼，下马作露布者，古有之矣。上马杀贼，下马讲学，盖未之前闻。忠武殁于吾乡三河镇。相传贼兵大至，忠武闻之大悦，曰："愈多愈佳，将聚而歼之。"公于是役埋轮絷马，慷慨捐躯，固足以使当时懦夫立志。然屡胜之馀，掉以轻心，有取败之道焉。

鸦片战役之后，国家军力情见势绌。英法和议未定，而未尝一日忘中国，辄于海外作眈眈之虎视，伺衅而动。国中遍地皆寇，无一完善之区，亡可计日而待。其所以转危为安，成中兴之业者，固由湘、淮军将多出儒臣，不欲更姓改物，致起长久之内争；抑亦八旗将领犹有能者故也。塔忠武材武过人，未尝独当方面。僧王将蒙古铁骑，驰逐中原，可谓勇矣，而计谋不定，故无成功之望。其绝伦超群者，惟忠勇公多隆阿，自武昌、九江而入皖境，百战百胜之师，卒以意见不协，移军陕西。譬如驱虎入穴而使之斗，何以能尽其才。围攻盩厔，受伤身死，惜哉！入城之日，公卧不能起，刘霞轩中丞往视。公闻其至，移面向内而不与语，未几而卒。

李文忠为编修时，以文字自喜，恒为吕文节草疏言事，时人弗之奇也。洪、杨得武昌，顺流而下，沿江戒严，安庆续陷闻于朝。文忠方在海王村书肆中，遇同乡某君，谓之曰："尚不知省城失耶，而作此不急之务也。"文忠感念桑梓之祸，过文节，怂恿上章。文节即令其代制，而允具名焉。文忠归，翻检书籍，审察时势，惨澹经营而得长篇。书成已深夜，幸居距文节宅不远，使人持往，不至误翌晨封奏。文忠倦卧，迨醒，日已过午。当时京朝官不得见本日朝报，心念昨事，驾车往见文节。及门，闻合家哭声，如有丧者。登堂，文节自内跳而出，曰："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是日，文节召对，上大哭，文节亦伏地哭。其后，文忠和何莲舫诗中有"追怆同胞烈士魂"，指文节也。又曰"谏草商量捍吾圉，伏蒲涕泣感君恩"，记是事也。

文忠从文节至皖，等于徒手。官军见寇即走，屡败不振。乡勇乌合，不堪一试。文节以客官，更无能力应敌。驻守舒城，闻寇将至，议守御，文忠与焉。封翁在庐州办团练，老仆刘斗斋久役于封翁京寓中，时随至舒城，见事日急，密引文忠至僻处，告之曰："若辈死耳，无可避免。公子何为者，独不念老人倚闾而望乎？"文忠悚然问计，刘斗斋曰："马已备。"急驰去而免。其后文忠有田百顷在英霍之间，命刘斗斋之子某甲为收私租，十年无所得。召往问之，某甲呈簿，入不敷出，须益以三千馀金，出入乃能相抵。文忠怒，以足蹴之，亦不之罪也。

鸦片烟之役，英舰入长江，据镇江。时扬州为盐商聚集之处，因承平日久，倏闻兵事，惊惧异常。有江甲者，素与英军中译人相识，献巨款乞免，英军许之，迎至扬州，设宴款之而罢，颇得众誉，有"江善人"之称。及洪、杨南窜，取金陵，下镇江。盐商狃于蒲骚之役，复使甲往。寇军首领伪许诺，甲如法接待。筵席中，伏甲尽起，缚甲杀之，遂踞扬州。

戏剧最足移人，而作伪亦易。《三国演义》章回小说，宋稗之下乘，而贾竖牧子无不津津乐道，则二簧、西皮之力也。汉距今远，犹云无考。有目前之事乱人耳目者，莫如张嘉祥娶亲一节。忠愍夫人，桂林人。忠愍少为盗，一日为村堡人所擒，夫人亟驰至，劫之以归，人

无敢动者。复从至金陵。江南大营未溃时，忠愍遣归，属乡人参将李某送之。里中故无家，以五千金付，置第宅，给衣食。临行拔一齿，授之为别，曰："予必战死，恐骨不能归，它日可以是葬。"其语洵烈丈夫也。夫人既自江南还，筑室羚羊峡，与侍妾五人居。会当受一品夫人封诰，诏将至，谓参将曰："诸妾与予同事，今予受封极品，彼不得沾，恐怏怏多不欢。若读诏，可口增某氏某氏也。"新兴、高明等县有嘉应客民，屡与土人斗，避难者多入羚羊峡，道馑相望，夫人常贷金散之。忠愍殉国，尸觅不获，夫人以所拔齿葬。观此，则忠愍、夫人少年结发，曾与共患难，忠愍故后，能尽死葬之礼。如戏剧所云，岂非杜撰。

旗人于朋友之际，亲如家人骨肉。平时往还，主人主妇同出见，子女侍侧。遇有吉礼，虽非亲属，而与叔伯兄弟舅甥无异。凶礼则人人白服，适合古人同爨缌之礼。《桃花圣解盦日记》讥官文恭在武昌，其妾之死，官吏皆白服送丧。因举《拜经文集·为妾服缌议》，谓在阮文达两广督幕时，文达有爱妾死，而以此献媚。按同爨尚缌，妾于何有？是不知满俗，且未能尽通古礼也。且官文恭镇武昌，与胡文忠为契友，在其笼络之中。相传文忠太夫人抚官妾为义女，每在抚署，太夫人待之真如己出；妾视文忠不啻手足。因是文恭遇事推崇，督抚若为一体，而文忠遂以得行其志，果建殊勋而平大难。此又文忠经权互用之宜，非腐儒所得能揣测也。

胡文忠之才，为中兴诸贤之冠。曾忠襄率军东下，知兵之士多虑后路之孤。文忠勖之曰："往矣，昔有兄弟二人，兄不谈阴阳，弟多迷信，频年兄弟均未逢凶宿。弟拘禁时日，颇以为苦，思效其兄，以自疏放。不择日径出，果遇黑煞神于途，责其不循故辙。弟曰：'吾从吾兄，奈何独当其咎？'神曰：'汝兄懵懂，阴阳怕懵懂，不得不避之。汝畏服我者也，胡可违命。'天下人，惟懵懂足以举事。往矣，行见大功之成。"及忠襄克金陵，就鄂抚任，与官文恭交恶。李文忠闻之，辄举前言以为笑乐，曰："是太懵懂矣。"

科第时代，重师生之谊。李文忠公出福元修中丞门下。洪、杨乱中，文忠免于舒城之难，归乡，随封翁治团练。事出创举，不免募捐，乡人为之揭帖，云翰林变作绿林未几李翁以忧卒，或云自杀。李翁体肥，会当夏令，辄痛饮，且露宿于外，无疾而终，故云然。文忠《和何莲舫诗》有句云"锦囊未敢忘三矢，苕箧何曾有一钱"，盖记实也。是时，文忠益不得志，福中丞时为皖抚，乃往依之。中丞惟倚总兵秦定三、郑魁士两军，以互相猜忌而败，中丞镌级去。文忠入曾军，乃得大用。其后中丞任乌里雅苏台将军，失地夺职，文忠为叙前劳，还原衔。文忠治军，不使诸将和睦，预防其协谋为主帅害，似传中丞衣钵。文忠常述中丞之言曰："时时以不肖之心待人。"似此口吻，足以知当时治军之法。我军之终以不振，胥由于此。然武人之不能揽权，亦由于此，未可厚非之也。文忠末年居京，中丞如夫人犹在，每岁首，文忠亲往叩拜如礼，犹不忘本。郑魁士卒，文忠为之请恤，重旧日同寅之谊也。

先文庄以孙省斋方伯之荐，入张文毅公幕中，一见以国士相推许。庚申之前一岁，特令入京办报销，兼应会试，期以大用于世。文庄生平，于文毅旧谊，始终不忘云。公先以言事失职，侨寓绍兴，未几有办理徽池军务之命。是时皖南之寇，筑芜湖石垒为巢，蔓衍池郡，而江右广、饶之寇方炽，势欲相连。徽郡适当其冲，岭隘重叠，村落殷富，故受兵尤亟。浙江大吏，以皖南为浙省藩篱、徽、宁为入浙门户，故不分畛域，遣兵济饷，力保徽、宁。先后令徐观察荣、石观察景芬、晏廉访端书至徽经画军事，犹恐未尽善，最后乃奏用公。公以五年五月十日至徽。时寇据休宁，郡城危急。公轻骑由昱岭关驰至，指挥各军，复休宁、黟县，驱寇出羊栈岭，复岭外之石埭。公以为守徽惟当守岭，岭防既固，民自乂安，故令周天受筑垒守之。于是招集流亡，和辑将弁，训练士卒，抚恤疮痍，诛锄奸慝，护持善良，设立厘卡，劝谕捐输。数月而人心大和，军实渐振。兵屡出而不扰，财乐输而无怨，实始于此。公善用人而重筹饷，先由浙江供给，改拨江西，又不时至，惟以忠义激励将士，人咸乐为之用。有事濒于危，以调遣得宜而转为安者四焉。六年三月，江右之寇分为两路，由祁门、婺源进逼郡城。公仓卒率亲军出城安营，收集前军溃卒，两日之间，军声大振，御寇潜口，败之。九月，寇大股由黟、休宁入。公列营七里亭，督江、周两军大战五日，寇败遁。七年五月，景德镇之寇，由祁门、休宁间道至，公调集诸将击走之。十年二月，池郡之寇，由泾、旌、太以陷绩溪，直逼郡东，公出城，督江镇军，乘大雨，鏖战两日击退。徽郡四面受敌，岭路分歧，不能禁寇之不至，至而有以待之；不能保城之不失，失而旋即复之；不能必战之不败，败而有以持之。四境之内，农商不失业，庠序不废学，留心民事，用人各尽所长。部下江长贵、周天受辈，由偏裨而为大将；吴曰"富不理于乡"，特为湔祓；张泰忠、唐仁廉自拔来归，任以将领：咸著忠节而建功名。邻境有事，均视如己事无异。先是，江右广信之寇，由衢州趣金华。已，急令王恩荣往援，又使江长贵、周天受继往，浙省获全。晏中丞奏云"保浙之功，推为第一"，非溢美也。十年间，所部劲旅悉调赴浙江，仅留楚军萧辅臣，及新降韦志俊之军，其勤于王事，不分畛域如此。戎事之暇，培植士林，己未恩科，特为奏请，借浙闱乡试。学使邵公亦得举行院试，皖南士人至今颂之。公守徽始终，五载有馀，支持危局，不遗馀力。十年春，江南大营溃败，苏、常沦陷，浙抚欲招至浙，共办浙事，公以未奉朝廷命，弗肯行。及秋，有言官劾其不职，公即叙摺自劾，奉旨内召。时曾文正已任两江总督，兼办四省军务，以徽事交李元度接办。八月二十日，公去徽，越五日，徽郡陷，周天受及皖南道福咸、知

府颜培文、宣城令王乃晋皆死之。徽郡之遭祸酷矣，以张文毅之绸缪五年，而卒不终受其芘，殆有以取之。先文庄在戎幕，身亲其事，时杨濠叟亦在幕中。文庄会试房师滨石先生，咸丰壬子一甲二名进士，官太常寺少卿，久直南书房，与濠叟为兄弟行，在会榜之前不之知也，然同寮极相得。濠叟之言曰："徽郡之祸未有艾也。郡人喜倾陷，尚财利。其言利也，虽父子兄弟间，必析及毫芒，自诩不苟且。饷捐之数虽多，皆迫于势，而国家之官阶、庠序之学额、绅董之优叙，犹足以相抵，未见有慨舍其资不责报而为德于乡里者。宿师数万，先后六年，军营成市，藉之为利者甚厚。军中所领之饷，仍靡之于徽，故徽郡名为匮于捐输，实则增其居积。蕴利生孽，一朝溃决，将不可止。"未几，果有庚申八月二十五日之事，濠叟之言验矣。

花鼓会，赌钱戏也，今上海盛行，谓之"花会"，害人至死，不可胜计。实出自徽，土人疾之，谓之"花镫蛊"，与闽粤之花会略同。得隽者以一赢三十，愚人以为失仅一而得则三十也，争趋之。夫三十而中一，甚难之势也。业此者欲人财之聚也，偶露其倪，时令获中，故忻羡者不可遏。道光之末，起于绩而盛于歙，山村水堨设坛场，聚游手，隐屏而为之报信者，谓之"走水"，交驰于道，数十里内，呼吸通也。徽人嗜利，自士大夫至乡民，靡不染其习。妇女在深闺，凭"走水"代射，或暮夜乞灵于淫昏之鬼。富者丧赀于无形，妇女迷惘失志，愤而戕生者，比比皆是。亲戚朋友互相排斥，怨深水火，风俗大坏。其最著者曰吴老铭，即吴曰富，绩人也，自名豪健，不吝于财。棍猾附之，穷困之士亦从之，惟绅富之悭鄙，不能饬其子弟妇女者，疾之如仇，扬言其谋逆。于是郡守达秀擒而置之狱。至粤寇逼岭，议募勇集团，徽人恇怯且吝啬，莫可与计事者。有潘学陶者，以全家具保，请于郡守而出之。绅富汹汹腾谤，而寇已破祁门，至黟邑。吴出狱，即号召其人数千，成军出御，驱寇出羊栈岭。有功，谤稍戢，然花鼓会不能禁也。至咸丰乙卯春，浙江所遣之徐观察荣御寇死难，都司江长贵受重伤，吴老铭之勇败散，而郡城失守。郡人程葆以新授广东肇庆知府，道经浙江，浙抚奏令回籍办团，吴老铭之散勇暂归之。迨张文毅至，一郡人疾吴如疾寇，恐其复用。文毅面谕之曰："尔之子弟妇女，何不自教饬，而怨他人乎！吾闻吴尚能率勇御寇，不若巨富之惟以馈献为事也。"郡人语塞，乃复录用之，令其部下禁绝花镫蛊。吴虽粗材，颇义侠，财不入己，奉文毅之令惟谨，其援浙尤有功，善戢士卒不扰民，杀贼奋勇，绅富渐与相安，不复腾谤，而花镫蛊亦遂熄矣。八年冬，援浙回，以病死，已擢副将，死之日，惟一故妻守丧，子幼，家无馀财。

徽郡四面岭隘，岭内山路崎岖，百道岐出，善防之，外兵无由入，实易守也。寇之始入也，由祁门之大洪岭。邑令唐治，贤吏也，忠义奋发，缮守御，得士心。祁邑向不修城，修城于西乡不利。寇逼岭外，议筑城以守，绅士洪小蒙等集其事。乡顽程狮者，执不筑城之说，与官绅为难，率众毁洪小蒙家，拆城墙二级。唐令怒，擒而诛之。狮妻衰麻赴安庆，泣诉于寇帅请兵，遂导之入岭，于咸丰五年二月破祁门，唐治及巡检钟普塘死之。

粤寇据安庆，又据太平府，筑芜湖石垒而守之，游弋于池州诸属。其艳徽州之富饶久矣，顾限于岭隘，不知路径，不敢遽入。既徇程狮妻请，入祁门，又至黟境，为吴曰富即老铭之勇逐出，益知岭内路径虚实。黟人平日素贾于省城，寇据省城，黟人之贾如故，与寇甚习，导寇入黟之羊栈岭，而为之居间。黟富集巨赀以馈献，蕲免淫掳。已而寇受馈献仍淫掳，遂破休宁，入郡城，皆不免于馈献，实无救于事也。及张文毅初莅徽，令助饷劝捐者，犹以此为藉口，富户始有所愧，慑而不敢抗。商贾嗜利，不恤其乡；绅富恋财，乞怜于寇。古人言徽人必有抱金而死者，信矣。

石咏斋观察景芬以御史简知府，丁忧起复过浙时，上海奸民倡乱，戕官据城，逼近浙境。巡抚黄宗汉知观察之能，即令率兵，会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之师复沪城。咸丰五年二月，粤寇陷徽州，浙中大惊，苏抚何桂清，急遣观察率沪上得胜之师取徽州，授金华府知府。四月，寇复入徽，连陷休、婺、黟、祁。浙抚又遣观察赴援，并奏请张文毅督剿，连复各县，驱寇出岭。时侍郎沈兆霖奏请暂设皖南巡抚，部议改安徽宁池太广道为皖南道，增设皖南镇总兵，得会衔专摺奏事。文宗嘉观察屡著战功，特授为皖南道，以江长贵为总兵，同驻池太之间，与张文毅协力防剿，图攻芜湖石垒，以断寇江上往来之路。攻青山失利，方谋再举，何桂清遽劾罢之。观察为人，强直自遂，好文爱士，待若子弟。遇时俗之士，则严肃峻冷，不稍假辞色，见上官，直言不逊，人多恶之，是以被劾。张文毅初至徽，练勇五百人，以杜时升为之长，左右无他将才也。观察虑兵单，文毅并所练勇与之。爱护如此，竟不能用尽其长，文毅惜之。及观察既劾去，邓介槎观察瀛继为皖南道，劝率士民，同心御贼，任用能吏袁青云为宣城令。近与留防之邓绍良和衷共济，而远联徽防，与文毅互相联络。浙抚晏端书，其会房所取士也，深知徽、宁为浙省西南蔽障，故取求必应。故七、八两年强寇压境，卒能自守，民困稍苏。自胡兴仁为浙抚，以为浙中自谋不暇，弗为邻境调兵筹饷，浙吏又视宁台为利薮，候补道许烺营得之，而饷不时至，主客交讧。时邓绍良已战殁，代者郑魁士。魁士尚气，以饷之不继，恨甚，参奏浙抚所用非人。得旨邓观察解任，许烺撤粮台差，交总督何桂清质讯。旋以福咸任皖南道，浙省以孙省斋观察代许烺，并请罢郑魁士而代以周天受。未几，浙抚胡兴仁去职，楚藩罗遵殿代之，屡经更张，事益棘手，不可为矣。先文庄在徽营久，见邓观察所致文毅手书，月必数至，尔雅恳挚，计画多中事

情，蔼然仁者。文毅心折焉，每得书，必叹其忠，恨不与共晨夕。旋起旋蹶，固属不幸，然奸诈庸劣之徒，亦未有幸免焉者。死生成败，固时与命为之也。

李新塘太守纯，由进士授编修，陟卿贰。为奉天学政，以言事降调，出守九江，回避为徽州，与林君廷选对调。四年春，粤寇扰徽，太守适至，崎岖军旅间，郡城空虚，乡勇恣横，花会盛行，为害歙、休、绩三邑最甚。饷无所出，捐无可集，绅富袖手，士民腾谤，太守以清华之质，处此境地，如堕尘网，悄然不乐。张文毅至徽，太守为翰林前辈，求谢府任，他事惟命。文毅乃与要：若能任粮台者，当为请于督抚，乃得开缺，而林廷选复任云。太守之解职也，人咸目为畏葸，不娴吏治，太守但听之。及至专任粮台，厉精为之，黎明即起，率属综核庶务，竭力奉公，发付各营，调剂缓急，均平和协，无不悦服。其治文书，虽冗繁杂遝，一览不再视，而曲折洞然，过时能诵，莫不惊服。私财用之不吝，一涉公款，无丝毫苟且，洞察物情，下不敢欺。治事二年馀，积劳成脾泄病。七年秋，卒于徽州。所任用者沈凤才、沈起鹗、程亦陶等，皆著能名。

沈凤才，字五楼，当涂人，以贡生为绩溪训导，敏练多能，洊保直隶州知府衔。文毅离徽，凤才即入都谒选，选甘肃阶州知州。履任后，适粤寇启逆、川寇蔡二顺同时窜陕，路过，城陷殉难。沈起鹗，字荐廷，石埭人，以浙江县丞，随晏中丞来徽，留派粮台，练达诚笃，同列倚之。补浙江海盐县知县。程亦陶后官浙江知县。先文庄在徽营，自太守以下，诸君皆与共事，故知其详。

张文毅再起，先至庐营，见福元修中丞。往临淮见袁午桥统军，袁故亲家也。途中见统军所张告示而美之，知出颜博洲培文手，遂乞于统军，延入幕府。文毅仓卒受事，左右无多人，惟先文庄与杨濠叟、颜博洲、王庆三等诸人。庆三司杂事，濠叟司文案，其军务则惟文庄与博洲任之。行至昌化，招勇五百人，博洲坐昱岭关口，执册点之而入。至徽郡，驻新安卫署。时文庄与濠叟、博洲同住厅事旁，事无巨细，无不闻知。文毅于清晨起治事，见属官、绅士谘诹筹度，送客出，即入厅旁，令办所言事，有时同客人，谋议尽善，属稿、画诺、发行，不逾晷刻也。濠叟通《说文》，善篆书，学问为一时侪辈之冠。博洲于事敏捷详练，策宁郡饷事，条举一岁之出至纤至悉，上之文毅，请函告皖南道邓公商之。濠叟笑谓博洲曰："吾辈行与君别矣。"博洲愕然。濠叟曰："此函去，邓公有不檄君为助者乎？"既而，果然。博洲握篆未久，宁郡失守，未几克复，仍署府事，久之即真。十年八月，宁郡再陷，死之。博洲在郡，任用能吏袁青云为宣城令，上承邓公之教。粤寇逼境，悍将鸱张，君调和其间，支撑数年，民兵相处，不致决裂。其心力良苦，卒无救于城陷，则时势为之也。

孙镜潭太守成鉴，以吏员升补贵池县知县。当道光年，大江南北县令之所倚者，曰"南漕北赈"，浮收之弊，犹取民之馀，赈则攘民之不足，捏报灾数，领款抵亏，以救百千万饥民之资，救一吏之家，上下视为固然，此乱前之积习也。皖省之池属，于前岁困于水，太守令贵池：遇水将成灾，先至各乡，遍查户口，分上中下造册，核定赈数，白大府请赈。赈银既至，以银数晓示境内，按灾册所列各乡饥户分银，唤熔工凿银，分包标明发某乡、某董分赈。随将饥口名数、赈银两数、某董名姓、限某日发完书榜给各乡张贴，十日而事毕。凡因赈事所用，置册登记开销，即申报抚藩。大吏嘉其速，为发续赈银三千两，因其实惠及民也。至粤寇扰江介，池州府陈源兖在庐州殉难，太守以贵池令兼摄府篆。张文毅时在徽，来谒，且以一册呈览。视之，则池郡绅士之贤否、商民之贫富、宿棍之出没，并与粤寇相通、民间隐事，无不毕载，其尽心民事如此。

李文忠封翁，曾文正讲学之友也。李翁故后，文忠所如不合，嗣以故人之子，得入曾军。观文正手书《日记》，视如李次青方伯之流。英雄贱日无殊乎众，固不足异。祁门之役，张文毅投劾去，文正将之徽州受代。幕府诸人咸尼其行，而令次青方伯往，未几，果败。文正疏请治罪，众争之力，不可，乃以去就争。文忠辞曾营，而就其兄勤恪公于江西某知县任所，途过益阳胡文忠军，见之且告之故，益阳曰："君必贵，然愿勿离涤生。君非涤生，曷以进身？"对曰："吾始以公为豪杰之士，不待人而兴者，今乃知非也。"拂衣起，归寓。束装将行，益阳之使适至，挽之回；不许，强而后可。留饮数日，绝口不谈前事，尽欢而别。文忠在江西，简福建遗缺，道阻兵，进退维谷，闻文正克安庆，驰书往贺。文正报书云："足下行踪亦颇突兀，昔祁门危而君去，今安庆甚安而不来，何也？"前辈口传如此，与今本曾集微异。文忠得复，遂、回曾营，文正特加青睐，于政治、军务，悉心训诰，曲尽其薰陶之能事。时先文庄至皖，见文正，文正称为"皖北人才"，著之《求阙斋日记》曰："气象峥嵘，志意沈著，美才也。"退见文忠，文忠曰："吾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虽寻常赠遗之物，使幕府皆得见之，且询其意，是时或言辞，或言受，或言辞少而受多，或言辞多而受少，或取乎此，或取于彼。众人言毕，老翁皆无所取，而独抒己见，果胜于众。然后心悦而诚服，受化于无形焉。"未几，文正荐文忠为苏抚，飞皇腾达，盛极一时，勋业几加文正之上。天津教案，继文正督直，新旧交替，同居督署中。一日，谈笑极乐，文正谓文忠曰："我遇困境，咸赖汝继。汝才胜我，我聊以自解者，汝究为我所荐也。祁门之别，益阳来书云'李某终有以自见，不若引之前进，犹足以张吾军'。今思其言验矣。"观此，可想见曾公之雅量、胡公之远见、李公之奇气，而三公遇合之迹，亦可略寻其源。

李文忠居乃兄知县署中。一日，遇九华衲子于友人所，善相法。见勤恪，曰："贵人也，不十年，当任方面。"继见文忠，曰："贵不可言。令兄之贵，胥由于公。"归而告母，太夫人大喜。次日，使赠以赀，再询其详，则已行矣。及文忠入阁办事，居贤良寺。九华某寺僧至京，请藏经。余家仆媪辈多为九华旧香客，素与寺僧习夤缘，而至文忠所为之求书。公呼寺僧至，问以衲子所在。寺僧巧言善谀，承文忠意曰："此地藏王菩萨化身也。"文忠乐甚，亲为洒翰，且命贤良寺主持僧为之上下关说，得早领经以去。

左文襄勋业，以幕客时为始。文襄在军，距曾军数十里程，间日跨马而来，文正辄盛设馔食以待，谓大烹以养圣贤，重之如此。文襄善啖而好谈，入座则杯盘狼藉，遇大块用手擘开，恣意笑乐，议论风生，旁若无人。偶与辩胜，张目而视，若将搏噬之状。称人必以其名，惟于文正则敬之称字。一日，言事有异同，文正出句云："季子自鸣高，与我心期何太左？"文襄对曰："藩臣身许国，问君经济有何曾？"以名对字，偶一呼名，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也。李文忠时在文正幕，辄不相下。曾军湘人为多，值彭刚直来谒，讥评之中，忽涉皖籍人士。刚直尊人久任合肥青阳司巡检，文忠反唇相稽。刚直遂用老拳，文忠亦施毒手，二公互殴，相扭扑地，座客两解之，乃已。文忠与文襄、刚直始终不协，今文忠《朋僚函稿》，于捻事言及逆首张总愚辄云"太冲非其对手"，于西事颇责其误国甚于崇厚丧地。文襄家书，诋淮军等于捻匪。读者殊以为已甚，不知二公时宣于口，较之笔诸书者为更甚，而觌面之辞则其尤也。盖文忠皖人，性情坦直，以率性为道；湘军自讲学而起，修道为教，不免有许多勉强之处。至于道之大原，则一也。

虚报战功，为随营刀笔之惯技，匪特不肖者为然也，虽贤者亦有不免焉。《李文忠集》中奏议、函稿、电稿之属，当时抄录，早自分类。所谓吴挚翁编者，特已然之迹耳，而事后删润之处，颇有端绪可寻。同治间邸抄，文忠疏称李秀成死者，一再而三，此岂小故也哉！当文忠未至苏时，曾文正置于乃弟忠襄军中一载，练习军事。嗣后文忠谓人曰："吾以为湘军有异术也，今而知其术之无他，惟闻寇至而站墙子耳。"盖时时设备，乃湘淮立军基础，固异于文忠初办团练时，专以浪战为能也。及陈报军情，军中幕客令文忠秉笔，一挥而就。时主稿者为半通之学子，阅之不以为然，大加删改。文忠贵日，辄述及之，曰："吾武事弗如也，而谓我握管行文，乃不若彼耶！"盖文忠之文，素有奇气，难免有铺张之处。不通文法者，或反以为近于虚报，致成笑柄耳。

道光末年，时南人冒北籍者多，得第之后，好为大言，訾北人之无学。某君得高第，辄云："北人焉能至此，惟恃吾辈冒籍者为之增光耳。"北人憾之，相约中式之后，不为出结会试。潘中丞应道光庚戌科会试，文已入选，因词气勃发，为房官某所指摘，疑非冀土人士手笔，乃黜。中丞自是愤不应考。次年，先文庄纳粟入监读书，登辛亥科北闱乡榜，嗣参张文毅公幕于徽州，粤匪事起，以道途阻隔，屡误会试之期而不往，至庚申始成进士。时中丞方领乡团与贼战，闻之不觉泪下。当时重科举，学者于进身之阶，犹知慎之如此。

湖口高碧湄大令心夔，先文庄庚申会榜同年生，久馆故尚书肃顺家，待之厚。庚申殿试，肃顺方握大权，素爱才，以大令为国士，必欲得为状元。试前密询之曰："子书素捷，何时可毕？"大令曰："申酉间其可。"至日，属托监试王大臣，于五句钟悉收卷，以工书者必迟未讫，则违例列榜末，大令可必得第一。然事出意料之外，未满卷者多至百馀人，概置三甲，大令竟在其中；而仁和钟雨人学士素不以书名，竟擢一甲第一名。大令先以己未会试中式，复试出韵，置四等，停殿试一科。至是朝考，又以诗出韵，置四等归班。其出韵皆在十三元。湖南王湘绮嘲以诗云："平生双四等，该死十三元。"说者以为有时运焉。

先文庄不重楷法，会试中式以后，前辈见其卷楷匀整，辄许曰："可望二甲。"故事，殿试前十名，原卷进呈御览，传胪之日，必亲往听命，或幸而移前，不然，以违例论，亦置三甲末。剧中言：有阴德者，始或屈辱，已得第而犹未觉，忽闻报到，举室生辉，故作惊人之笔以为快。然其次第，辄言皇榜第八名，以一甲第一至二甲第七之前十名，不能迨后始知也。演剧虽戏事，编者点缀成真，苟出乎例外，则近于儿戏，无人信之矣。庚申胪唱之日，因文庄自揣不在前列，偕友出游西山。归而往询，正二甲第八，仅差一间，免至三甲末，亦云幸矣。

胜保颇有战绩，然拥兵养寇，为自固之计，与汉唐季世将帅同一恶习。幸当中兴之世，湘淮子弟材勇辈出，又皆儒臣统兵，为之表率。益形末路旗营之劣，而无以逞其奸，遂为士夫所不齿。尤其罪状昭著者，业经逮问治罪之时，仍以疏请垂帘，自居拥戴之功，胆敢上章自诉，为尝试之计。给事中赵树吉请速诛之。御史吴台寿，乃其党也，为之申辩甚力。御史刘其年旋劾台寿欺罔，并及其兄山东候补道吴台朗夤缘肆恶。同治二年四月，俱奉旨褫职，军政为之一肃。刘侍御疏，为南皮张文襄少年手笔。是岁文襄举进士，廷试第三名，始露头角。

湘淮军外，豫尚有宋忠勤之毅军、张勤果之嵩武军，皖则自郐以下矣。英果敏部下，如史绳之中丞、程从周军门、牛师韩总镇，皆著称于时，论其功绩，尚在若有若无之间。军营习气，贼去则虚报战事。果敏所当者捻匪，行踪飘忽无定，其击走与自走本无分别。幸未

逢劲敌，得以功名终，亦云幸矣。

英果敏任合肥县时，倚乡绅解某，浑名解五狗子者治官团，同时，李采臣方伯率西乡诸圩治民团，实为淮军之先导。官民分两党，各不相下。李部健将，其后有铭、盛、树、鼎四军，隶李文忠公麾下，同时乡曲悉被引用。解部因有宿怨，患不相容，故莫之从。洎先文庄出为将，始招至军。其著者曰解先搢、曰解向华，皆战死；曰黄桂荣，以伤废；曰吴武壮，仕至广东提督；曰王占魁，仕至广东高州镇总兵；曰叶志超，仕至直隶提督。功业盛衰，则有幸有不幸焉。

张靖达与弟勇烈居于乡，粤寇过境，乡人咸筑圩练兵自卫。寇众大至，悉众入堡，以死坚守。贼不能久留于小邑，往往为所拒退。寇去追杀，每获辎重、俘殿兵，以论功邀赏，有名于时。同时有周刚敏、武壮昆仲及刘壮肃之圩相近，守望相助。潘琴轩中丞为赘婿于青阳司巡检署，随至庐州府，行无所归，因从李采臣方伯办民团，所谓吃大锅饭者也。

淮军自团勇起，寇至则相助，寇去则相攻，视为故常。叶曙青军门时为解家将，每战勇冠其曹。一日途遇一女，羡甚。解慰之曰："汝战若再捷，吾为汝致此。"乃夺而与之。既而知女与张靖达昆仲为中表妹，公然不惧，惟不通往来而已。军门既通显，复为姻娅如初。

援苏之师，早有动议。是时镇江、上海两处，一省中较为完善之区，未决何途之从，主将人选，亦不能定。先是益阳胡文忠为曾文正谋曰："用李氏兄弟中一人为两淮运使，以揽盐利。"益阳意中，犹惑于冯子材之言，重在镇江也。及李文忠虹桥之捷，文正闻之，喜可知也。复文忠书曰："昔见君行楷，以为必贵；胡文忠以许负相人法，亦谓'君必贵'。今果然。"

程忠烈初陷寇中，自拔来归，妻子皆为寇杀，京戏中铁公鸡隐指是事，而以张忠愍当之。忠烈反正之后，战功虽著，当是时，湘军之锋甚锐，鸡犬皆有升天之望，客籍混入其中，颇难出人头地。适李文忠率淮军东下，求将才于文正，忠烈为桐城籍，乃以其军隶焉，且勖之曰："江南人爱降将张国梁不置，汝往，又一张国梁也。"湘潭郭武壮为忠襄爱将，以勇冠其曹，中同袍忌，蜚短流长，颇有谤言。李文忠常戏曰："某与某争功欤，抑争风也？"旋请于文正，以之自随。华阳杨忠勤，不得志于霆军。鲍忠壮与李文忠，同以羁旅在湘军，互相引重，交谊颇笃，援苏军起，荐忠勤往。文正又以亲军二营佐之，当时所谓赠嫁之资者是也。其后程军独树一帜，郭、杨二将，先从文忠介弟季荃观察为裨将，既而与淮将铭、盛、树、鼎四军合力排观察，去诸军皆自立，不相统属。论者常哂之曰："铭、盛、树、鼎犹鸟也而无翼，今得郭、杨以为之翼，于是乎飞矣。"湘淮蝉蜕之形始此。

泗泾之役，寇众倍蓰于我，程忠烈之军困于中，敌围之数重。未几，援军四面大至，内外夹击，大捷。四江口之役，情形相似，惟程忠烈自外入为稍异。两役士卒曾陷于围中者，厥数无多，其所以能支持许久，以待救兵者，未始非郑国魁之功。国魁故为枭，苏枭皆庐州籍，是时多从寇，与之相习，本无决斗之志。寇将渺视我军之微薄，可不劳而获，督战亦不力。古人所云"一可以敌十，十可以敌百，百可以敌千，千可以敌万者"，胥有所以然之故，非尽一与一相当，不两立之情也。

李文忠与先文庄旧为师弟，文忠奏调至军疏曰："刘某沈毅明决，器识宏深，与臣为道义交，十有馀年，深知结实可靠。该员去冬由安庆经过，督臣曾国藩一见，大加器许，谓为'皖北人才'。臣今统军来苏，曾国藩允为奏调臣营，学练军事，昨又函催臣自行奏请。可否饬赴臣营，酌量委任。"上许之。观此可见平素之好。然观文庄在淮军，与文忠意见殊不能相惬，曾、左二公，反时露招致之意。江浙肃清后，文正拟令统老湘营；东捻平后，文襄拟奏保为晋抚：皆辞勿就。文庄常曰："老湘军已成之局，晋省偏西之地，是时无重要军事，不能舍易取难云。"

淮军与寇先战于上海，三战皆大捷，威声甚振，进规苏州。程忠烈率开字营，向昆山一路。李季荃观察率大军，与周氏昆仲盛字营，向太仓一路。铭、鼎、树三军人数无多，驻浦东，防浙寇，备后路。先文庄募军征浙西，方集兵力，未任战事。是冬，常熟寇将骆国忠、国孝兄弟，皖籍也，以常熟、福山降。李秀成集江、浙两省寇众，围攻常熟不下，别遣兵自江阴，复陷福山，绝其通水之路。文忠以常胜军配先文庄，载以轮船三艘，溯江往援。当是时，华尔已去，戈登未来，统带未得其人，叫嚣不听令，岁终中道而还，文忠患之。适潘琴轩中丞及刘壮肃、张勇烈三人至沪贺新岁，文忠令各分兵千人趣救，使黄武靖率淮阳水师翼之以前进，文庄仍护之行。登陆集众，议攻取。壮肃曰："贼脆弱不经战，直前搏击，擒捕鼠辈耳。"中丞曰："取福山守兵易，御常熟援寇难，不若翻墙子之为便。""翻墙子"者，先筑一垒守之，再前筑一垒，移后垒之兵于前，更调兵守后垒，如是者回环不已，直向敌垒而进，立于不败之地，古所云"步步为营"者是也。壮肃曰："吾当援寇。"中丞曰："公战不胜，吾属危矣。"壮肃曰："吾不克援寇，而能归见公耶！"乃战。常熟援寇果大至，壮肃败退，寇出鼎、树两军后，沿堤漫野而来。两军屡经大敌，虽腹背受攻，殊不惧怯。勇烈奋身出战，肘中流矢，督兵益力御。文庄自与潘中丞并马，率健儿数十骑，由敌兵密集处冲出。方离敌营，中丞一僮坠马大呼。中丞略驻马足回顾，叱曰："上马！"乃挟之还。遇壮肃于途，作蹲地喘息状。文庄哂曰："省三胡不打？"壮肃曰："打一个鸟。"此合肥土语也。鼎树两军，皆自围中拔出，故死伤独夥。寇多相

识，亦调自浦东防地，与官兵遇，辄唾曰："奈何复遇于此？"未几，戈登率炮队至，轰福山城，倾一角，寇惊惧遁。我师追之至谢家桥，福山、常熟相距四十里，此其中道也。寇忽筑营墙，我军略顿，亦自为垒。夜使人探，则墙仅一面，作新月式，为掩蔽逃归之用，寇已尽走。探至常熟止，则数万之众一时皆走。寇众征自江、浙各地，时左文襄在浙连克各城，寇不得不还自救。观此，乃知曾文正督办四省军务，以左文襄援浙，李文忠援苏，沈文肃抚赣，同时并举，使寇首尾不能相应，乃善策也。是役诸将同里闬，皆能同仇，师克在和，故能以少击众而获成功。

张勇烈以勇著，靖达善谋，相得益彰。当团练时，常随官军追寇于太湖，寇忽反攻，为所乘，勇烈大呼曰："吾兄若弟，吾辈将束手就缚乎！从吾者来。"乃驰入寇军，决死以斗，寇走避，乃反败为胜。福山之役，刘壮肃以断寇援兵自任，既而不能，我军半陷围中，勇烈大呼如前，未几，中流弹。是时，先文庄尽护诸军而行，文忠奏报中，皆言"据编修刘某函称。当仓卒之中。漏未之及，勇烈终身以为憾云"。

李季荃观察军至太仓，寇将蔡元隆降，居间者为吾乡黄某。元隆要索另编成军，给都守、千把等职，且切询事上之道。黄某以"拜门"劝，元隆曰："'拜门'奈何？"黄某曰："汝有物则献之，汝有财则与之。"元隆曰："如是焉尔？"黄某曰："诺。"次日，官军以赏赉之冠服往，使黄某赉至寇营。见甲寇戏以顶戴强加于乙寇之首，乙寇弃之于地。会丙寇经过，观之，又掇起，欲试诸丁寇，丁寇逃走不受，其馀之寇竞取冠服，互相戏谑，略无诚意。黄某贪利忘害，自鸣得意，归弗以告。至受降日，观察整队出迎。至一箭之远，闻敌队中有人遥谓之曰："但患汝逃耳。"始知其异，而敌已杀至，措手不及，大败奔还。寇自后尾追，士卒死者七八。观察左右之童子军，皆幼弱未成年，从不给饷，是役死伤略尽，器物遗失无算。文忠闻报，调开字营军往援，令先文庄监战。文庄驰抵太仓，程忠烈甫至，促之进击。忠烈曰："李观察已不能军，我队伍未齐集，不敷分布，且宜有待。"文庄曰："李观察虽失利，自将弁以下，耻为贼所卖，急于一试，足当一路，愿公勿疑。"忠烈许之。翌日攻城，寇甫接战即遁，遂克太仓。先是，程忠烈致李文忠书，言李观察军死亡四五千人，文忠见文庄而问焉。文庄笑曰："殆有千百。"文忠调侃其弟曰："或言四五千，或言千百，是大败也，不可讳饰。"观察退谓文庄曰："吾未向公乞烧埋银两，何诬至此？"文庄曰："如其为诬，则言四五千者，大诬也；言千百者，小诬也。吾今小巫见大巫矣。"吾家与李氏世有交谊，文庄与观察，少同学于李封翁。一日，观察袭抄旧文，为封翁所知，呼之前，至，将扑责之，文庄亦随至而为之请，会封翁有客来，乃免之。观察与文庄夙相好，戏狎无忌，故问答如此。

太仓捷书至，文忠读之喜，谓文庄曰："杀寇数万人，可以偿吾将士之命矣。"文庄未答。文忠复问之，文庄曰："吾方思所见，吾于南门坡下见一寇逃未出，死于途。他无所知，不敢诳报。"文忠笑置之。盖军营报告本不足凭，败后铺张胜事，为免罪图功之计，尤为惯技，亦文忠所明知也。其后湖州之役，文庄身当前敌，不肯轻战。俟后路军队布置齐备，无隙可乘，始进兵攻城。寇先弃城遁，李质堂提军尤之曰："公若早发一炮，即可报捷。"于此，可见当时习气。

八降王既诛，寇党惊扰，与官军混战。奈渠魁已死，如蛇无首不行，乃应手而灭。士卒乘势劫掠，满城大乱。文忠呼程忠烈字责之曰："方忠，汝自谓纪律佳，今若何？"忠烈骑马出门，游行街市，欲以定众。遇其部下营官，行于桥上，左右手各携一妇。忠烈愧极，下马凭桥栏呼曰："吾投水死矣。"营官急挽之，且长跪谢罪，乃已。

苏城劫后，古书旧本，悉归丁雨生中丞持静斋，而以殿板《十三经》、《廿四史》、《九通》、《佩文韵府》、《渊鉴类函》、《骈字类编》、《全唐诗》《文》之属，悉辇至李文忠处。中有碑单张四篋，或告文忠，言文字多泐，荐某甲善于描补，终日为之整治。识者见之，毋不匿笑。谓文忠与中丞相提并论，有雅俗之殊焉。然文忠于赏鉴非其所长，纵有误解，亦君子之过，不足为盛德之累。中丞收藏，颇有言其"取之非其道"者。即以藏书一端言之，固不宜与文忠相提并论也。

中丞以知县失地褫职，投效苏营，不数年，荐升方面。苏人以其熟于洋务也。俗谓外人为"洋鬼"，遂称为"丁鬼"。刘壮肃将游惠山，是时大乱初平，女尼极盛之时也。中丞闻之，正色曰："公以提镇大员，乃有此行，毋乃为人所哂。"壮肃怒且笑，呼其字曰："雨生，汝胡忽作此言？汝初至军时，日以西洋春册赠吾偏裨，猎取保案，而忘之耶？胡忽作此言？"当时军中传为笑谈。

中丞洋务进身，购置军中器械，尤为炫人之具，当时风气未开，信为难能而可贵。淮军初习陆军操法，先文庄曾手订成书，附图一卷，所部亲庆军中，奉为秘籍。辗转而为中丞所得，刊布于外。军中知其剽窃，然以为无足重轻之故，莫与争也。未几，神机营改用新法，征求是类之书于李文忠，中丞装潢以献。文忠夙知此事，笑而谢之。中丞变幻仅止于此，久而其技不售，宦途中殊不得志，复献策移江南制造局于江西湖口，希为赣抚。一日，执邸抄于手读之，见先文庄简江西布政使，自知无望，叹而弃置不观，未几遂卒。

《汉书·韩信传》："信击魏，陈船欲渡临晋，而伏兵从阳夏以木罂渡河。"服虔曰："以木柙缚罂缶以渡。"韦

昭曰："以木为器，如罂缶也。"师古曰："服说是，'罂缶'谓瓶之大腹小口者也。"按，服韦二说皆是也。以木作桶，如罂缶形，入水能浮；用木为柙，约而联之，盖之以板，则如筏矣。常熟之役，李文忠亲在行间，介弟季荃观察为主将，郭武壮当前敌。寇因苏州之杀降，誓死以守，环攻不下。戈登率常胜军至，以巨炮轰击，城西北角陷一罅，城濠深不能渡。戈登令工程队出大铅筒，如枕之形，长丈许，围约二三尺，加板于上，广如其筒之长，如是数十具，两边各有钩环。先推一片入水，继以一片钩搭相连。铅筒入水有浮力，推之转动如辘轳，直达彼岸为止，以当浮桥之用。郭武壮率师将入，守寇殊死战，我军败回。城中以土石塞缺口，备御益坚。适先文庄至，闻之，谓观察曰："吾为公悬赏：先登者得勇号、黄马褂，可乎?"观察叹曰："孰无是二者，而谁肯尽力耶!"入见文忠，文忠曰："得人者兴，失人者衰，程方忠死而士气馁，甚矣。"文庄曰："是何言欤！公自能军，传一令下，'明日必克'，孰敢不从。"文忠召程忠烈部下刘士奇、王永胜至前，问曰："而以程方忠死而不力战欤?"皆对曰："未奉命故也，其敢不从!"翼日，二将各执一旗，上书"不怕死"三字，随常胜军浮桥而上，遂克常州，擒陈坤书。方事之殷也，赫德自上海往见。文忠引至战帐，甫坐，股栗不止。文忠笑遣之，而时向人言及，曰："谓西国人人能战者，非通论也。"观此而知古人所云，人各有能有不能之说，益信。

浙西之师，先文庄与忠烈各当一路。文庄率师自松江行，即今之沪杭铁路线也。连克枫泾、西塘。至张泾汇，值巨港，兵不得渡，自往阵前视之，中流弹。将士奋往，卒克济师。嘉善、平湖已在掌中。平湖寇将号陈翘胡子，乞降，文庄自率军与鼎军往受之。嘉善寇将号陈三木匠，降于程军部下之华字营。遂至嘉兴，军城东南，程军西北。忠烈与文庄约：晨取要隘，日午攻城。文庄先得要隘，按兵未动。至日昳，忠烈军始近郭城，寇惮其炮火之猛，悉力拒战。文庄乘虚而进，前锋黄桂荣相视城砖微迤之处，斜步直上，诸军继之，后至者梯而登，乃皆入。我军有淮扬水师，水陆并进，城河深者，令之渡师。先一日，水师舳舻相接以待。忠烈战不利，咎其不便于行。水军主将李质堂军门变阵容，船首行列如平地。程军欲前，城上投枪弹矢石甚盛，仍不得进。及东南陷，寇奔出，忠烈大喜，衣黄马褂，督队将往。疑城未破，恐中奸计。军垒之上，本留一孔，常以觇敌，因立其间以视之。寇未及去者，群见而射击，中其颅，未几伤重，遂卒。是役虽战胜，失一大将，如忠勇公多隆阿之于盩厔，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焉。

果报之说中于人心，往往于疑似之间，示人以神妙之迹。程忠烈之杀八降王也，军士乘之而大劫，李文忠咎之曰："君亦降人也，奈何遽至于此。"及克嘉兴，微有不慊于文忠，伤重呓语曰："君亦降人也。"因自决其创口而死。当时之人，咸谓降王索命也。

吴武壮初从解练入淮军，隶先文庄部下。先文庄素识其封翁，倚为腹心，缓急可恃。军中辄予以重任，升阶较速而最早，甫克嘉湖二府，保案擢副将。李文忠哂曰："君部下庸者，亦得戴红顶耶?"武壮终身以为恨。淮军将领，无不倚文忠为重，惟武壮独自立异，结交朝贵以为攀援，罗致文人以通声气，然终不能至方面。当日文武异途，固为一大原因，究竟黜陟进退之途，于人心天理之公，其时尚有得半之道，故同治而后，犹称中兴焉。

受降如受敌。降人力屈，不奋斗以求生路，而俯首归命，当时必有以说动之者。既而，所欲不遂，心怀怨望，不善处之，则变生肘腋而不可测。平湖寇将陈殿选归顺，文庄部下亲庆军，及潘中丞琴轩所部鼎军，实往受降，吴武壮先帅两营以进。钱荣山总镇王兴时为寇目，密告文庄曰："殿选降后，辄有怨言，常自语曰：'孰为翰林学士，孰为道台，勿谓吾刃不利也。'"文庄以语中丞。中丞曰："彼部下将有变，待吾一言为轻重，尚不知彼刃利与，抑我刃利也。"次日，降部大哄于城内，杀殿选。官军营于城外，严为之备而坐视不动。俄而王兴率诸寇目来谒，献殿选首级。文庄与中丞坐帐下见之，其喜可知。中丞佯怒其擅杀，责斥甚久。旋经文庄解说，始允赦其罪。遂入城，检视府库，尚馀六十馀万金。以训钦先伯暂护县令，抚慰遗黎，旬日乃安。玉兴自此后从文庄军，曰："潘公责人无已，我愿事公。"其后积功补四川重庆镇总兵，署四川提督。闻文庄每道及此，辄曰："权术可用也，而不可多用也。"

金陵围攻不下，时苏州已克。朝旨令淮军助战。李文忠迁延不行，显然让功之意。及大功告成，文忠至金陵，官场迎于下关，文正前执其手曰："愚兄弟薄面，赖子全矣。"方诏之日促也，铭、盛诸将咸跃跃欲试，或曰："湘军百战之绩，垂成之功，岂甘为人夺。若往，鲍军遇于东坝，必战。"刘壮肃曰："湘军之中，疾疫大作，鲍军十病六七，岂能当我巨炮。"文忠存心忠厚，终不许。将卒皆知其事，文正益感不置，故云然。金陵克后，首功李忠壮臣典，未及受封而卒于军。相传忠壮少年恃壮，一日夜御十八女，事虽无据，然近人纪传，多隐约言之。曾文正公报捷，奏称"我军杀敌十馀万人"，则子女玉帛，悉为所有，可想而见。国变之后，北军南下，仅大劫三日，舆论指摘，不遗馀力，可谓人苦不知足。时势使然，非今人贤于古也。当时功次于忠壮者，萧壮肃及刘南云阁学，解甲家居，遂不复用。虽琉球、越南、缅甸相继失丧，外患日深，鼓鼙声急，朝廷曾未忆及之。可见金陵之役，从军之士满载而归，必有不慊于上心者矣。

湘军于金陵红旗报捷、江浙军务底定之后，文正奏请尽发欠饷，遣散归农。伟哉，大臣谋国之道，善用所

长，善藏所短，非他人所能企及也已。淮军自始至终，每年皆发饷七关有半，而南北设粮台，坐收各省解款，先以解款不到而致欠饷，既到不以发饷，遂积成巨款。李文忠直隶总督任内，淮军银钱所专司其事，历王文勤、荣文忠两公，洎文忠复任，犹存五百馀万两。文忠逝世，项城用以扩充新军，至六镇之多。南北风行，皆练新军，遂屋清社。

曾文正遣散湘军，惟留老湘营。又知先文庄与淮军将领气味不投，终不相合，欲以老湘营隶文庄领之，常驻江宁为防军。致书请于李文忠曰“将使之淬厉湘军暮气，我亦得日以老生常谈勖之，俾成栋梁之器云”。黄昌岐提军持书谒文忠于苏州，文忠不置可否，私谓文庄曰：“往也，惟此老翁，能致人于方面重任。”时文忠家居拙政园，设宴待提军。值春初山茶盛放，文忠曰：“花如此丽，虽仆婢今日折一枝，明日摘一朵，究无损焉。”提军退而备行具，文庄问何若是之速。提军曰：“昨日之言，公不闻与？已示意不欲公往，尚待言耶！”

中兴功臣，多有古大臣风。金陵克后，洪福已逃出，沈文肃遣军追击，获之。奏报擒斩逋寇，而不言其为首逆之子，亦不铺张功绩。刘忠诚督粤，代理海关，是时监督为旗员著名优缺，岁人无算，忠诚悉舍弗取，并未专摺上闻，仅于《京报》中，见数月之中，收数增至十馀万而已。至丁文诚之斩安得海，彰彰在人耳目，内幕之中，尚有人主使，较此犹逊一筹。

世祖亲政，则夺摄政王爵；圣祖年长，则罪四辅；仁宗继业，则斩和珅；文宗即位，则退穆相；两太后垂帘，则诛三奸；醇王摄政，则逐项城；一朝天子一朝臣，几为向例。恭忠亲王为议政王，不及四载，至同治四年三月五日，编修蔡寿祺疏劾王揽权纳贿，请逮治，两宫召见商城、艮峰两相，朱桐轩、万青藜两尚书、吴竹如、王小山两侍郎、桑柏斋、殷谱经两阁学，议治王罪。两宫言王目无君上，妄自尊大。且云惇王在热河，曾言王欲叛，又出于寿祺参本之外，更有背景。时值同治中兴之后，诸臣守正，不敢唯阿，上怒稍霁，商城请查实据，许之。越二日，倭相等会议于内阁，召寿祺质正，摺中“挟重资而内膺重任，善夤缘而外任封疆”二语，寿祺指出薛焕、刘蓉二人，供称闻之给事中谢增。及质讯增，增言本无所闻，且弗曾与人言及。寿祺俯首无词，薛焕犹追问，不肯息事，诸臣劝解始已。未几，蓉明白回奏，言：“起自草茅，未趋朝阙，亲贵之臣，不识一面，枢密之地，未达一缄。请严究诬枉根由。”寿祺以是降级，其后终身不用。恭王虽受裁抑，无复议政名目，然仍值枢府，屡踬复起，克保令终。较之前朝重臣，则有幸有不幸矣。先文庄于散馆授职后，奉旨往江苏军营。寿祺昏聩，于朝报亦未之悉，其条陈军营滥保疏中，波及是事，言“庶常投效军营，保举留馆，实为取巧”，当时以事实不符，均不措意，及至文庄赣抚入觐，遇寿祺于江西公宴，调之曰：“某散馆授职后，即奉命出征，在本衙门日浅，于诸前辈多未奉教，向慕不置。”寿祺时已衰迈落托，无复人形，唯唯而已。

陈右铭中丞治乡团，御粤寇，嗣在京为殉节者请恤，义宁一州，多至三千人。刘忠诚抚赣，虽知其粉饰，以中丞当时清望，无如之何也。中丞洊升府道，军中保案，无足深论，《清史稿》称其走湖南，参易佩绅戎幕，拒走石达开；之江西，为席宝田画策，歼洪福是以保案为功业。中丞有知，谅不乐于有此虚誉。

李季荃观察在淮军，与曾忠襄之在湘军，皆以统帅介弟之亲，将兵独众。忠襄犹能成功，其后在鄂，虽小有波折，亦克自振。观察竟不能终始其事，固由于淮军之团结力不若湘军，致遭排挤；抑亦观察沉毅之性不如忠襄，遇有艰阻，不能坚持故也。

曾忠襄处事坚决，有过人之处，固已。其将才勇略、学识，操守，未见出于李季荃观察之上，而勋业各相迥殊者，更有遭际不同之故。军中卤获，自古所不能免。将门之后因以致富，以晋之石崇为最知名，馀可类推。淮军所得俘物，以充军实，按诸奏报，较湘军为多。湘军将领富有赀产，颇流露于《湘军志》文字之间。然淮人吝啬，染商贾之习，颇用以营运，与民争利，不似湘人仅供浪用。如蒋湘南方伯，一夕而尽丧其历年所有，无损于人也。曾、李二介弟高下之分，固有地理风俗关系存焉。

文忠至苏，鲁白阳管淮军粮台，使其弟求见于先文庄，述其兄之意曰：“顷见李抚帅，抚帅曰：‘粮台何难于应付，惟李观察、刘学士不得罪焉，可耳。’今李公座营八、公座营六，皆发足饷，可乎？”“李观察”谓季荃观察“刘学士”即谓文庄也。文庄曰：“不可。如我座营得足饷，馀营皆不得，则不为我用，是自损军力十之七也。请从众。”东捻平后，文庄乞解兵柄，求其饷于文忠，争持累日，乃得三关半。时欠饷经年累月，文庄无已，悉移交于继统是军之吴武壮，归洁其身而已矣。当时风俗醇厚，军士罢役回籍，待饷不得，即去而之他，值军务未平，尽有去处，尚不生事。粤捻两役肃清，潘中丞顿军徐州，犹染旧习，迁延不予，军中将拥营弁鲍某为乱。地距亲庆军不远，吴武壮驰骑晓谕。大率同府县城之人，非亲即故，薄给以赀，悉散去。其后鲍某潦倒已甚，遇武壮，尤之曰：“非汝，则我黄袍加身久矣。”

鲁白阳久不得志，知左文襄与文忠意见不协，乃悉以淮军粮台帐簿辇送于彼。文襄曰：“吾属皆军人，奚肯以此中伤同类。”时人皆服文襄之度。白阳后需次于直隶，文忠衔之甚深，屏弗接纳。白阳朝夕站班，使文忠均见之。如是者年馀。文忠怒骂曰：“趣行，毋溷乃公。”给以省外一差而遣之，时人更钦文忠之量。后十

馀年，白阳贿得上海道。未几，事发解职，落拓不能自活，双足挛肿，复不能行。又如是者数年，适值文忠至京议和。上书，不答。翌日，白阳以两役掖之行，至文忠所。文忠怒骂，两役惊惧走，遗白阳于地，号咷乞恩。此亦官场之异闻也。

郭善臣军门，出身于陈国瑞部下卒伍，以事触其怒，缚而悬之于门外。时金学亭军门亦在其军，令立而守之。自饮酒，毕，倚胡床而卧。郭体肥，不胜其苦，叹曰："俟彼醒而释我，吾死久矣。"金怜之曰："纵汝去，则我应代死，曷若偕行？我无家，途中呼汝为父，汝呼我为子，免人疑问，何如？"郭欣然允诺。逃至凤阳，见郭母。郭母曰："恩人也。汝辈年相若，何得称为父子？曷结为兄弟，皆为我子。"于是改姓郭，名运昌，从兄复入伍，积功至提督，乃复姓金氏。

李世忠、陈国瑞、詹启纶落职后，横行不法，无复顾忌，中兴之世，良为罕见。世忠故为匪类，国瑞从僧王久，启纶用兵在淮徐一带，多与旗兵相处，放恣之性，不知法纪为何物，抑习染使然。其后世忠、启纶皆得罪以死，国瑞远戍不返，乃其宜也。

曾文正为钦差大臣剿捻匪，先文庄为襄办，献守运河之策：作长墙于岸，限止马足，使不得度，圈之于一隅。李文忠署江督，力争不可，手致文庄书云："古有万里长城，今有万里长墙，不意秦始皇于千馀年后，遇公等为知音。"文庄将万人渡河，得文忠牍，言饷缺不得增兵。事事干涉，诸如此类。且时上章，条陈军务，文正弗善也。及师久无功，文忠继为帅。文正愧弗忍去，自请留营效力。文忠至军，亟取钦差关防于文正所。文正曰："关防，重物也。将帅受代，大事也。彼弗自重，亟索以去，无如之何，然吾弗去也。"文忠遣客百端说之回任，弗许。或为调停曾、李计，言乾隆时，西征之师，以大学士管粮台，位与钦差大臣相埒。文正故作不解曰："何谓也耶？"文庄曰："今回两江之任，即大学士管粮台之职也。"文忠又私告曰："以公之望，虽违旨勿行可也。九帅之师屡失利，不惧朝廷谴责欤？"文正遂东归，自是绝口不谈剿捻军事。文忠代为帅，亦无以改文正扼河而守之策。大功告成，文忠疏请加恩从前领兵大臣，文正得加一"世袭轻车都尉"。闻之大怒，谓江宁府涂朗轩太守曰："异日李宫保至，吾当为之下，今非昔比矣。"

臼口之败，郭武壮为贼擒，全军覆没，陷俘虏中。贼不知其为统将也，有降卒纵之出，乃得免，旋乞病归。次岁再出，招集旧部，声势复振，克以功名终。综其生平战绩，皆与李文忠俱也。

霆军多容游勇，平时仅给之食，有额则补为正兵。战时常令游勇当先，胜则大军继之；不胜，贼与游勇混斗已久，纪律必乱，乘以锐师，往往克捷。尹漋河之役，纵铭军先战，以当游勇，谑而虐矣。壮肃弃冠而走，鲍忠壮得之，牒于文忠曰："省三殉矣。省三得头品顶戴，穿珊瑚细珠为帽结，以示异于众，今获于贼手，其殆死乎。"文忠与忠壮，皆以异籍处湘军，互相友好，忠壮出征，文忠在文正幕中，辄为之内主。暨是役之后，文忠与忠壮不无遗憾。《朋僚函稿》中语多微辞，殆有由也。

先文庄率师追捻于鄂、豫之交，逢鲍忠壮。当时各军遇于某所，主帅固宜知之。他日见曾文正，文正问曰："见鲍春霆欤？"曰："然。"文正曰："穿黄马褂耶？"曰："否。"文正诧曰："何欤？"曰："客先问主人：有黄马褂子也无？因知其无，而易着他服，不以其所有形其所无，客敬主人之意也。"文正曰："叙战功欤？"曰："主人仰客大名，幸得一见，将谦让之不遑，岂复有可叙之功。客因主人口不言功，而不言己功，亦客敬主人之意也。"文正大笑。观此可知驭将之道，虽在小节，亦不可不知之，审而问之详也。

树军在江苏，每战克捷，靖达、勇烈昆仲，意见渐不合。靖达乃就徐州道任，解兵柄，专属勇烈。移军征捻，曾与周刚敏一军同时奉命，属先文庄相度调遣。潘中丞谓文庄曰："淮军二海，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吾为子虑之。"既而，两军皆避道而行，无从指麾，当时游击之师，亦无处捉摸也。臼口败后，诸军闻捻踪在鄂，群趋往援救。文庄与树、盛两军遇贼于汉、黄之间，刚敏先见曰："往日贼逢我军，走避之不暇。今入鄂境，彼连战皆捷，乃敢直前决斗，必有以惩之而后可。"约次日合军迎击而去。至定昏，刚敏遣人来言，贼与树军一遇即走，海柯未回营中。文庄不知何谓。时两营相距约十里程，率两骑执烛往，就询之曰："海柯未回营，曷故？"刚敏曰："阵亡矣。"军中讳言之，故云然。翌日驰往视丧，其地土名曰："倒树湾。"事有先兆，理或然欤。勇烈部众三营，追贼中伏。勇烈以一营当先，一营当后，而自居中策应。以千五百之步卒，当数万人之骑兵，如卵击石，诚非战之罪。勇烈就义时，外着军服，内衬湖绉短袄。身受两伤，一矛刺腰际，一刀断喉，意揣中矛坠马，贼见衷服，知为将领，因而害之。勇烈遗骸入殓，面色如生，其后有人疑其为衣冠葬者，闻文庄时为详述如此。勇烈字海柯，刚敏字海聆，故潘中丞言"二海"云。

曾文正剿捻，未奏速效。捻入鄂时，曾忠襄为鄂抚，遣将御之。贼骑飘忽，非粤匪凭城据守之比，湘军初逢劲敌，屡战失利。李文忠闻之，不免讥刺。时文正疏中，有云"臣不敢以一战之功，遂自忘其丑陋"，疑有所指。他日，文庄见文忠而告之。文忠瞿然曰："有是哉？"文庄曰："是则然矣。"命取邸钞视之，果也。是后，文忠谈鄂事，亦稍稍慎之矣。

捻匪自初起以迄于亡，均以抄掠为生，不与官兵

战，追之急，则择一平原之地，面有深河，以为之蔽，背倚于高阜，以为陷阱。贼匿阜侧，先以残兵羸马诱官军渡河。既渡，军稍乱，乃纵骑出击，驰逐过河，迫之于平原，蹂之以马足，虽有猛将精兵，罔不挫败。臼口、麒麟凹、尹隆河之败，胥由于此。先文庄率所部亲庆军至鄂，与杨忠勤之勋军，追贼于小河溪。入镇，无镇焉者。忠勤曰："去远矣，速追勿失。"钱玉兴总镇时为探路员，谏曰："灶突尚暖，贼离未久，宜慎之。"弗听。未几，勋军中伏，总兵张遵道等皆殁，军士死伤强半，贼挟溃卒，且著其冠服，汹涌而下，兵匪莫辨。时文庄在镇中，闻之。使亲军哨弁吴建昭配以锐卒百人横截之。矛揭其草帽，见长发，大呼曰："贼也！"刺而杀之。庆军分统吴长庆，以枪队瞄准射击，每发悉中。贼多殪，惊退返队，勋军馀众乃得归。时恶氛渐逼，一末弁请曰："望中有堡，宜据之而战斗。"文庄曰："望之近，行至其处不易，是逃耳，速斩以徇，凡言退者视此。"镇外树林，枝干尚密，文庄命工夫植椿于外，移营据守，军中过山炮四尊，悉置前方，满装子弹，令曰："待旗举而后发。"时贼伏小山后，出没坡下。江南大营旧将况文榜，时为后军分统，请曰："贼凶狡，可诱而致。"许之，遂率所部驰往搜索，往反二三合，奔而回曰："贼至矣。"文庄严阵以待，令曰："贼百步，告我。"及贼近百步，又令曰："再二十步，告我。"须臾，令旗一举，弹子横飞，如雨雹骤下，贼万马密集，长矛齐举，望之如春笋，经炮火一震而全倒，悉骇遁。文庄率师，凡与武夫俱者，不自主稿，辄任彼军书记为之。是役也，勋军报捷，适亲庆军吏亦至粮台领饷，见李文忠。文忠曰："讳败言胜者丑丑。"军吏曰："丑者丑矣，美者自美。"文忠不责也。其后文庄见曾文正，文正曰："臼口、麒麟凹、尹隆河三役，贼胜而骄极矣，小河溪一战，将使彼知其我军之有人。"

李文忠继曾文正为钦差大臣，捻贼扑过河至山东，文忠变通而用扼河之策，反守运河，圈贼于山东境内不得出。铭军部卒有为捻所得者，任柱纵之还，曰："幸为我传语刘公：吾子年十岁，骑不纯熟，来岁方为越河而西之计，今兹未也。"壮肃亦纵所俘贼，仍予酒食，遣去以报之。赣榆之战，铭军先失利，走匿沟内，适值秋季，正青纱障时也。任柱奋勇直前，追杀我兵。匿沟内者，潜伏狙击，忽闻贼大扰乱，言"大王中弹"。未几，前所纵俘名潘贵者，奔告任柱受伤身死。铭军乘势进击，遂获大胜。

吴伯华、香畹观察昆仲，以乡团从李文忠援苏，隶程忠烈部下，称"华字营"，战比有功；从征浙西，受嘉善之降。时杭寇乞抚，李文忠将受之。左文襄争曰："越境剿贼则可，越境受降则不可。"文忠于是乎止。先文庄率师过张泾汇，连战皆捷，嘉善已在掌握，华字营遽受寇降书，文庄不悦。嘉兴既克，两军偶有斗殴细故，华字营不胜。未几，伯华观察以事见，随从多人，因而寻衅。门者以告，不免言之过甚。及入见，文庄以军法杖责之。观察颇忿，上书于李文忠，言本朝二百馀年，从无鞭挞道员之理。文忠曰："汝读书，尚不知身在军中，当从军法耶！"时同袍者皆乡人，事过劝解，和好如初。既而，徐州道缺出，文忠问于文庄曰："孰为宜？"文庄曰："似无若伯华者。"文忠笑诺。观察辞弗受，未几辞归。文忠犹未忍于其去也，偶遇其部下，问曰："主将有书来与？"对曰："然。"出于衣袖中。书曰："李宫保不可与处，汝等趣归耳。""李宫保"者，当时军中于文忠之称也。文忠怒，遂与之绝。香畹观察代统其众，驻扬州。捻贼败于山东，跳而免，奔过六塘河浙军守汛。文庄使马队官叶志超、杨歧珍追之。临行请命曰："捻行有二路：一之蒙，亳寻老巢，一过扬州投李世忠，为求降计。将若之何？"文庄曰："捻若归皖，羽类众多，千万人一呼立集。吾求解兵柄于东捻肃清之后，早有成议，不能久俟，尔行勿出苏境。若入运河，则吾贺汝絷赖文光归耳。"时贼众尚不下二万，与我军战于淮城东，大破之，擒斩几尽。志超、岐珍知文光在逃，留俘获于清江浦而率兵穷追。文光仅馀数骑，遇闸辄呼曰："吾官军也，为贼所败。速去板，贼至矣。"及我军追及，几经解释而后得过，遂落贼后。文光先至扬州，舟渡中，小卒跪进金带，称"大王"，为华字营兵所见，擒以献。翌日，文庄至扬，语观察曰："从此兵革息矣。"谈笑甚欢。后三日而郭武壮至，争曰："吾辈耕之，君食之耶？"观察引见文庄而解之，乃已。观察得以道员记名简放，久而未即真除。文庄简赣藩入觐，过津遇之。与文忠谈及，问曰："香畹活捉赖文光，胡弗得赏？"文忠曰："朝廷忘之久矣。"文庄曰："公昔为帅，而今居相位，何可弗言？"归寓而观察来，逊谢至再。知文忠左右，必有为之侦视者也。

古人常有言："吾活多人，子孙必有兴者。"此为无罪者言之也，若宽纵恶人，不啻养虎，乌得谓之阴德？即论王氏之事，后遂生莽，以覆其宗，奚足为福！叶志超、杨歧珍追赖文光于淮城东，大败之，获数千人，留于清江浦。时钱调甫中丞驻此转运粮饷，悉为之剃发而释之。曾文正曰："至此是尚从不去，皆多年巨憝、人人宜诛者。"其后中丞以头疽死。求福者未必得福，古书当善读，未可尽信也。

曾文正回两江总督任，李文忠代为钦差大臣，先文庄屡求解兵柄。文忠约：俟军务之毕。及赖文光就获，再请。文忠不许，且百端譬解曰："古人捧檄而喜，岂有亲在而可以高蹈耶！军务以来，候补藩臬无简缺者，今以学士任方面，上下属望之殷，而可恝然视之乎？"文庄奋然曰："公谓我于区区一藩司之职，万馀人之众，而患失之乎？"文忠不可留，乃作调侃词曰："儒者读书，贵能下人。吾昔治团练，从官军战，为敌所乘而失其垒。道逢和禹门，吾下马，向之行旗人半跪礼，禹门欣然下马答礼。是役也，不特未受阙咎，且获保赞善衔。吾固翰林院编修，曾谓清望不若公与。"又曰："吾辈文人，临战

非武夫比。吾昔兵败求死，卧于当道，以阻溃兵之路，皆左右越而去，是其明验也。”时幼荃太常在座，谗言曰：“吾辈部下士气奋发，岂公昔日部下之可比也。”文庄笑。文忠曰：“何笑？”文庄曰：“吾辈部下，非公部下之比，斯言尽之矣。”文忠曰：“吾不若君辈运亨将兵多，故至于此耳。”文庄曰：“然今吾辈亦不若公运亨将兵多，此其所为公下也。”

文忠幼弟幼荃太常，曾文正剿捻，奏调至营，谓有诸兄风。太常风度洒然出尘，在军手不释卷，尤极好学深思之致。文正师行无功，先文庄以襄办军务，犹蒙其咎。东捻平后，求解兵柄，至再至三、至于四五，乃幸得去。太常自将五千人，益以善庆、温德勒克马队八千人，自成一军，原不为少，惟贼踪飘忽，追之过急，则蓄其全力而悉众六万骑，设阱以待；稍涉持重，即终岁不见一贼，弗易奏效。太常由后之说，不为主帅所喜，所部旋改隶别军。赖文光就擒之日，太常虽踵至，已徒手无卫矣，仅论前勋，以运使候补。是时，军中保案，动辄万余人，武职奖札多弃弗取，贱视可知。文职中，以两司候补者，从不获简。至运使三数之缺，太常尤鲜几希之望。军务底定，文忠复避嫌，不为推毂。于是入官则无实授之期，改途又乏出身之路，益郁郁不得志，谑者至劝其复应乡试，太常意动，已而觉其不伦而止。其后至津省兄，郁郁病瘵，遂不起。卒前数日，文忠往视，太常移面向内而不与语，盖先知多忠勇于刘霞轩中丞之事云。《庸庵笔记》载其梦见冥王事，文忠曾述与文庄，言“冥王迎出，太常入拜，冥王亦拜，皆额至地”。然则冥间行礼，随阳世为转移耶。

先文庄之解兵柄也，并开山西布政使之缺。左文襄示意将请于朝，俾署晋抚，率所部往，当西北路，文庄辞谢之而止。及捻平，西事日亟，朝廷将遣鼎军入关往助，琴轩中丞通书于文襄，文襄复书并不拒却，惟亟言关中非缺兵之为困，而缺饷之为困。书末明言“山头廷尉，请君自择”云云，中丞不敢前往而止。观此两事，可见遇合之不同。

文忠季弟季荃观察，为诸将排去于常州克复之后，其幼弟幼荃太常，旋自行引退于东捻肃清之时。文忠部下，于其昆仲不免寡情，未几，并主帅而欲去之。履霜至于坚冰，由来已久，《易·象》为周公所作，宜其通于政事也。

张总愚突犯畿辅，诏征各省援兵。淮军诸将悉辞不往，文忠以是拔去双眼花翎，褫去黄马褂。诏至，天方黎明，文忠读而复卧，置之枕侧。晨起，闻诸将咸集，切切私议。出视，郭松林曰：“会兵北上，先取京都耳。”言泄于外，朝廷益疑军中有异志。殷谱经侍郎，以条陈苏省漕粮之事，大受文忠复奏之揶揄，与之有隙，至是昌言：“李氏兄弟大购田地，毗近者悉为所有，几于强取，宜令皖抚抄其赀产。”文忠知之，尤为骇悚。时先文庄已解兵柄，未去，密告文忠曰：“诸将谋去公，显而易见。惟琴轩究竟读书人，可激以义。”又谓潘中丞曰：“吾辈道义之交，缓急顾不可恃耶！”翌日，文忠召中丞至，谓之曰：“见诏书耶？”曰：“然。”文忠曰：“不为我惧乎？”曰：“何惧之有！君之于臣，犹父之于子也，喜则予，怒则夺，抑奚以异。”时赵子方观察在隔室，文忠大笑曰：“子方，如琴轩言，直风流罪过耳。琴轩，其速勤王。”中丞乃率军行。他日，文忠曰：“吾见插羽驿递于道，急呼问其人将往何所，曰：‘致李宫保。’吾心惴惴，以为缇骑至。拆视，读寄谕，潘军已过河，去京不远，私心乃安。”

西捻之平，潘中丞实为功首，是时鼎军已增至万余人。先文庄解兵柄，所部亲庆军吴武壮继为统帅，数亦万余人。中丞从军于合肥西乡团练，与淮军诸将领素所习处，故能得群策群力，而竟此功。刘壮肃先以勤王迟缓被谴责，托病不出，屡诏征至，甫莅军而收其成，《湘军志》已有微言。天下事有幸有不幸，固如是也。中丞临机应变，善战好谋，有古名将风。法越之役，身当前敌，料其终局归于和议，故不以兵事为意，致误军机，一蹶遂不复起，识者惜之。中丞罢官时，挽某烈妇殉夫联云：“你看他末路英雄，大半偷生旦夕；天许尔多情夫妇，再结来世姻缘。”不啻自己写照矣。文庄常言：琴轩最聪明处，即其最不聪明处。”于斯联亦云。

李文忠与左文襄皆命世之英，贱日相遇，各不相下，久之遂生意见。寇、捻两役，适战地接近，益形敌对。淮军平西捻，张总愚投水死，文忠奏报，时朝廷悬一大学士缺，隐然以为赏格。文忠因此得相位，尤触文襄之忌，公然疏言“张总愚未死，伏有隐患”。是后彼此遂不通讯。文襄征回，久未得手，文忠忽奉诏，西行助战，笑曰：“我军未至潼关，季高必有手书先到。”既而果然。书中先自言其军事办理之不善，次言增兵之必要，末引《诗》曰“印须我友”，“实获我心”云云。文忠以教案回津，从此音问又绝。至回匪平，始更修书焉。

杨忠勤卒于西捻未平前数日，未预论功之典。自曾文正任钦差大臣，先文庄为襄办，诸将故等夷，弗乐为所属，常引避，莫肯从战，此李文忠离间众军之效，得于福元修中丞者也。惟忠勤心怀坦白，始终相随。小河溪之役，勋军遇伏，不至全师覆没者，足征左右提挈之功。当文庄于东捻平后乞退，忠勤曰：“吾不能进退与公俱，他日当辞赏，以见同袍之谊。”至是果应其言。然是役也，自李文忠以下，皆给都尉世职而已。诸军驰逐多年，仅得区区之名义，朝廷酬庸，亦孔薄矣。

忠勤故后，一子一女。子聘郭武壮之女，女字刘壮肃之子，皆口允而未行文定之礼。郭武壮立悔前议。刘壮肃曰：“吾不以生死易交。”仍践婚约，且为其家买

田筑室于合肥西乡，使安居乐业焉。人多厚刘而薄郭。郭武壮辄自解曰："少铭不乏赀财，吾与六麻子易地而处，若是者，吾优为之。独是其子失怙，无所庇荫，不知流于何等。吾女终身之事，不敢不慎耳。""六麻子"者，壮肃少年乡间混号也。当日军中之友无所讳惮，称之多如此。

《清史》载，圣祖见西洋人，与之握手为礼。盖本于《实录》，曾不之讳。译本《乾隆英使觐见记》载，高宗见印度总督马戛尼，令行拜跪礼；不可，乃从彼俗。大哉！容人之量，怀远之德，为不可企及也已。流俗相传：乾隆朝英使来朝，请行一足跪礼，许之；及入见，不觉两足俱跪。无稽之谈，犹曰"代远无征"也。同治十一年六月戊申朔，越四日，上御紫光阁，见西洋各国使臣。《桃花圣解盦日记》云："夷酋皆震栗失次，不能致辞，踉叩而出，自此不敢复觐天颜。此辈犬羊，君臣脱略，虽跳梁日久，目未睹汉官威仪，故其初挟制万端，必欲瞻觐。既许之矣，又要求礼节，不肯拜跪，文相国再三开喻，始允行三鞠躬，继加为五鞠躬，文公固争，不可复得。今一仰天威，便伏地恐后，神灵震慑，有以致之云"。按英法兵入京之后，西人渺视中土久矣，此事为理所绝无。然记当日情形，又众目昭彰之地，胡忽有斯说，人亦胡以能信以为真，诚百思而弗得其故。文文忠为一代英贤，是时上下不知敌情。李文忠勋业之高，震乎寰宇，惟此洋务之一途，犹为人所指摘。政府之中，主持大计，使邪言不致侵正、众口不至铄金者，惟文文忠是赖。庸讵如市井交易，与外使争较三鞠躬、五鞠躬之数，非徒无益，而且为彼所笑。传之天下后世，岂不诬我文公？斯固不得不为之辨者矣。

卷　二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四日，穆宗龙驭上宾，年仅十九岁。前十日已屡濒危殆，宫中议立皇嗣，而文宗无他裔，宣宗诸王孙皆少，无生儿者。贝勒载治，宣宗长男隐志郡王之继嗣也，有二子，幼者曰溥侃，生甫八月。召入，未及立储而上已晏驾，乃止。宫庭隔绝，莫能详也。次日，两宫召见内廷行走、御前军机、内务府王公大臣，弘德殿行走，南书房行走诸臣与焉。慈禧皇太后问曰："皇帝宾天，天下不可无君，孰为宜？"皆伏泣，不知所对。慈禧皇太后目视恭邸而言曰："奕䜣其为之。"恭邸悲痛绝于地。慈禧皇太后复徐言曰："汝不欲任天下之重耶？其令奕譞之子入嗣。"醇邸亦昏绝于地。惇邸进言曰："然则今上不为立后耶？"两宫如弗闻焉而入内。二王仍昏踣不兴，内监扶置板上，舁以出。其后荣文忠语人曰："醇邸诚长者，闻其子立为帝，中途辄欲自起，余掣其衣方已。"恭王罢政、醇邸隐执朝纲，果以荣文忠事己不如事其兄，心滋不悦，外放为陕西西安将军，久而始归。旗人居京者专事修饰，衣冠齐楚，视为重要之务。追出都门，无可讲习，放弛日久，归时行装不免减色矣。文忠服饰修短合度，容仪之美冠乎等辈。西征之役，虽留滞数载，及返都门，仍还旧观，在当时颇以为一绝。

惇王如生于乾嘉承平之日，亦贤王也。文宗勤于政事，万几之暇，颇耽逸乐，王心弗善焉。及洪秀全之乱，蔓延不可收拾，朝野咸惧，王悦曰："非此一震，选色征歌，未知伊于胡底，殷忧启圣，正斯时矣。"文宗崩于热河，恭邸献计两宫，谋诛三奸，皆重臣也，王斥其非。及恭邸得罪，王力为调护。穆宗无禄，谋继统者，两宫谕立醇邸之子，王独陈正义，时论尤以此多之。王性戆直，而治事不若恭、醇两邸之敏，故同一懿亲重臣，未获参预密勿。子端王弗克负荷，助匪酿乱，王遂斩祀，惜哉！

同治末，有某伶者，相传曾为上所幸。伶生于二月初旬，而死于三月中。或挽之云："生在百花先，万紫千红齐俯首；春归三月暮，人间天上总消魂。"

同治宾天，有一联云："弘德殿，广德楼，德行何居？惯唱曲儿钞曲本；献春方，进春册，春光能几？可怜天子出天花。"指王庆祺也。庆祺召入弘德殿，传言在广德楼饭庄唱曲，遇穆宗微行，识之，因之与从行内监交结，遂得供奉。常以恭楷写"西皮"、"二簧"剧本，朝夕进御。至春方、春册，事本无考，吾国人喜以暧昧之事诬人名节。其后张樵野侍郎、康长素主政得罪，当时亦有是说，未足为凭也。穆宗不豫，人无不归咎庆祺，此对盛传一时。言路闻之，至入弹章，亦足见人言之可畏矣。

左文襄暮年老态，人尽知之。曾文正剿捻时，亦露衰象，乃人所未及察者。文正饭后有棋一局，谓之养心棋。时钱子密侍郎在幕中，谓先文庄曰："人皆让路，是终日与不如己者处也，焉得不愈趋愈下。或偶一截之，则沉思稍顷，必得佳著，于是可见其精气。"时捻氛甚恶，有言及者，辄拱而正色曰："且看他国运何如。"相传龚定庵应试，人预贺其得第，曾以此言为答。文正在京，习知其事，故效其所为，以博一笑。阅小河溪战报，问文庄曰："闻贼骑不过三四万耳。"文庄曰："不止于此。"曰："何以知之？"文庄曰："以田中所践禾稼行数远近，精密计算，殆不下六万。"文正回江督任，文庄亦乞病归，同治十一年，薨于任所。先一月，致书文庄，约至金陵，且云："愿送东山之云，出沛敷天之雨。"及见，言及李文忠，出巨擘曰："奈何与此公相背，今上甚从其言也。"文庄退而告梅小岩方伯，方伯笑曰："公真衰矣，乃以巨擘指门生。"翌日，方伯又谓文庄曰："闻卫士言，公舆中口诵《论语·吾日三省》一章，殆指公乎？"文庄曰："吾始从公剿捻，驰驱数省，颇形困顿，告公，公曰：'何不默诵书？'既而学为古文辞，以就正于公，曰：'此默诵

书之所得也。'公曰:'要默诵经书。'公事事引人入胜,此殆默识之功与。"适李文忠亦有书劝出仕。是时恭王当国,颇受馈遗。文庄至津,寓北洋大臣行辕中,偶谈言之,文忠不顾而言他。次日,天津府知府马松浦太守来见,曰:"奉傅相命,随公乘船观大沽炮台。"文庄于舟中,以昨日之语告之。太守慨然引为己任,其实不过千金之数而已。文庄将出京,向王辞行。王送将至门,仆属耳有所言。王谓文庄曰:"马松浦还费心。"当日受赂甚微,犹不苟如此。于斯益见文正之守经,文忠之从权。然其雄才大略,信足以长驾远驭,后之人不可企及也已。

先文庄赣藩前任为文友石方伯,与恭王有姻,性愚暗,不明政务,幕友门丁为政,颇有簠簋不饬之名。刘忠诚偶有咨询,辄对云:"俟归,问王师爷。"忠诚忿之甚,辄谓人云:"他日吾命戈什,以绳系王师爷来。"方伯亦云:"彼如命戈什绳系王师爷,吾将使轿班链锁高师爷。"忠诚竟无术处之。忠诚每岁年终密考,加以贬辞,而无如之何。时江督为曾文正,又于密考中贬之,而仍无如之何。文正诧曰:"文友石诚大有力,吾两考之而不动。"其后三年大计,以"疲软不谨"四字注之,乃得开缺。

先文庄简赣藩,未出京之先,时江西京官正以地方州县浮收漕粮为词,与本省抚藩互相辩论,因公宴文庄,且请纾民困,文庄诺焉。过津,见李文忠而告之,文忠曰:"公失词。夫款项至于十余万,绝无乾没之理,意者外销必有须于此者乎。"及履任,查出用途,以学政棚费为大宗,其他零星外销杂费不可胜计,乃知文忠言果不谬,据情详请覆奏。未几,江西京官由胡小蘧总宪领衔,再上一疏,愈唱愈高。谓提学使者有养廉,何可滥取之民,且责问"江西岂无一廉吏耶"?忠诚虽以生员出身行伍,然彼时生员非末流之比,文笔正自不弱,方拟稿,言"总宪任贵州学政途中,有受贿情事,此时在查办中,岂有不取棚规之理!君上之前,不可欺饰也"。语意颇愤愤。幕客高杏村云:"似此措辞,近于互讦,无益也。不知胡公之田赋纳也未?"问之新建县。知县对曰:"十七年矣,只纳一年。"于是由杏村主稿参奏,其中警句云:"以五百亩之多,岂无一隅膏壤;以十七年之久,岂无一岁丰穰。"前辈口述如此,今观《忠诚奏议》,字句稍有不同,似后人增饰之。当时忠诚曾云:"彼曾纳一年,不虑其自诉耶?"杏村曰:"彼恶敢然!"奏入,总宪受处分降三级。同时以黔案处分降四级,至正五品。旋补卿缺,久不升迁,遂致仕。

李芋仙大令为曾文正公弟子,嗣需次江右,文正为说项于刘忠诚者屡矣,甚或为之解曰:"闻公买书,欲有咨询之处,芋仙,其人也。"忠诚不重文人,卒不遂所请。及先文庄任赣藩,大令来见,谈及文正,亟出布包于怀,侧身寻检良久,出文正所与批牍,中有奖励之词,若不胜荣幸者。文庄曰:"已矣,勿复言,须后命。"既而以告忠诚,俾署临川县事,忠诚有难色。文庄曰:"彼一愚骏书生,姑令得赀以去耳。"忠诚乃许之。往甫及一年,亏空近两万。当时因文庄定新例,知县交代不清,不允到省。大令及门,门者弗与通,大令力扑之,偾于地上,而自登客堂。仆人曰:"主人归卧室。"大令大言曰:"吾从入卧室,如何?"文庄闻之,命呼首县。未几,首县进见,引之客室中。文庄出,厉色严词责李大令,申斥备至,曰:"汝欠官款违省例,而强横若此,岂反叛乎!汝在抚州府知府幕客室中吸鸦片烟,行为已极不法,反谩骂知府为龟竖,天下焉有无赖龟竖之知县如尔者乎!"叱出。大令长跪乞宥,不许。命首县先行看管,当治以应得之罪:革职、查抄、监追。既而或为之缓颊,文庄曰:"吾责其交代而已,岂有他哉!"大令闻案情稍弛,复作态曰:"是曾骂我。"文庄笑且怒曰:"国法,长官骂属下,必面见耳闻、证据确凿者,得降级留任以下处分。我视官如敝屣,惟区区者欲与我相角,不值一角耳。"未几诏下,曰:"可会河南省,有应监追而逃走者,吏部定例以后,首县亲视入监。"李大令捧书不语,俯首饮泣。既而事经年余矣,文庄已权抚篆,屡得李文忠函,为之关说,文庄命缓之,遂逸至沪。嗣文忠书中又言及之,曰:"芋仙在申,他日《申报》对公讥刺之词必不已矣。"文庄复书曰:"夜行于乡野,遇犬吠,明知其有嗾之使然者,然不至毁衣伤肤,任之而已。大庭广众,忽逢优伶扮小丑,来前颂扬功德,辱斯为甚。流俗毁誉,何足为凭。"然终大令之世,《申报》中不载诋毁文庄之文,《天瘦阁诗》半在此时期,并无怨语,自前至后,均未言及罢官事。且全书中,绝未见疑似之间,有讥刺之处。于此可见,旧日文人尚知自治。大令故后多年,此一段公案,屡见报章后幅琐记,于大令当日之事诸多掩盖,而将实情露出一二,并非全出伪托,使人不能不信以为真。料想大令在沪,不敢著之于书。文人狡猾,口舌之间,喜占便宜,不免粉饰,以与人言。辗转相传,承讹袭谬,时或不免。兹纪其大略如此。

招商局创办之始,揽各省海运。武进盛杏荪观察至南昌,以李相书为介。新宁刘忠诚公开府江右,先文庄任布政使,为之上详。忠诚命司道会议,多以为难行。文庄以李相故右观察,辄言其利便,反复申述。同官中,候补道廖芷汀哂曰:"中丞所不许者也。"文庄曰:"既中丞之意,曷不早告,奚用多言为!"乃已。及至文庄抚浙,观察来见。已得所请,复以海运例有保案,乞以奖励商局职员,而令照筹饷例,纳其赀之半数。文庄曰:"是二折卖捐耳。"笑谢之。然终爱其才,不之恶也。观察以南皮荐授京堂,修铁路,名满天下。常云:"苟有见我者,吾能令之赏识。"徐荫轩相国永拒不见,无如之何矣。

李文忠在曾军时,颇受湘人排挤,毕生心中,不免有芥蒂。致先文庄书,于左文襄则曰:"湘人胸有鳞

甲。”于彭刚直则曰：“老彭有许多把戏。”“把戏”二字，即欧美政客手段。犹惜刚直生于彼时，且生平未办外交，不曾精研而一试之。论其本指，直道而行，尚是湘军初起。讲学宗风。查复刘忠诚被参“多妾吸鸦片烟”一摺，言多妾因无子，吸鸦片烟因治病。忠诚见之，愠曰：“是代我认罪矣。”刚直与忠诚，乡谊友谊兼而有之，而犹如此，何况其他乎！

《庸庵笔记》盛称劳文毅在粤镇定之功。《越缦堂日记》于咸丰甲寅文毅移督云贵诏下注云：“闻从英人之请。署黔抚韩超罢任，以张亮基兼署，不见明谕，亦出英人意也。”二书记载不同。新宁刘忠诚由赣抚移节两粤，先文庄以赣藩继任，于其行也，饯之于百花洲。酒酣，同官各有颂词。忠诚起谢，已而曰：“闻前任在羊城，每日作乌龟一次，此真难乎为继耳。”时文毅诸公子中，有需次江西者，且适在座，同官为之大窘。

刘忠诚简粤督，先文庄继为赣抚，临行时，问以旧令尹之政，忠诚密告曰“吾闻诸沈文肃：南昌本无教堂，教士偶然一至。每出，则有某把总潜率所属，衣便服，随其所往而踪迹之。行不多程，土人未知所以，往观者众，必露扰乱之状。内地居民少见多怪，乍遇碧眼虬髯之客，讥笑詈骂，不一其态，因之无识儿童抛掷瓦石，所不能免；市井无赖乘间窃发，有群起而攻之势。外人不通言语，初不之觉，既而微知情节，则已身入重地，必形惊惧。把总及其下便衣兵卒，暗加保护，而导之以至县署，乃正告之，令其速离。自文肃至此，抚臣两任，皆以是术抵制外人入境”云。观此，可见六十五年前之外交政策。把总受秘密任务，颇著能名，长官垂青，常有优差调剂，益觉志得神畅。惟小人欲壑，终无满足之理。一日，忽往见文庄求退职，文庄召入便室一见，问曰：“久不见汝，而竟衰敝，不复能任事耶？”把总以为未解其意，许其解职，惶遽不知所对词。文庄徐言及他，有顷，曰：“吾以汝为老迈不堪矣。今与语，精神如故，材力犹可用也。往矣，勉尽尔职。宁谓此戋戋者，不足于汝求进之路乎？”把总既退，文庄尝曰：“吾不善用权术，对于此辈，则不能不稍改常度矣。”

英人马嘉理由滇往缅甸，道经腾越，执有护照，沿途所在，照约应为护送。比其反也，被害于途。地方诿为未经知会，而其从人得官兵号衣作证，以为官民合计谋杀。英使威妥玛与译署议不协，下旗归国，道出天津，见李文忠。督抚衙署体制：由门役达号房，由号房达门房，由门房达签押房，非有贵客，各处未必一见即行，常有阻滞，于是门外之客不免久候。时值夏令，威妥玛曰：“不能杀我，殆将渴死我耶！”怒而行，遂往沪，使其参赞某稍留，复约会晤，谈及滇案，诿罪于官，虽岑襄勤亦遭波及。李文忠意轻参赞，词意不甚恭敬，谓其情节未必确实，而合肥土音，此老一生不变，曰：“汝谎。”译者以辞害意，遽责其欺。西俗以谎语应堕地狱。参赞怒曰：“公奈何厥口诅祝！”亦负气去。未几，译署使赫德尾追而至，跟踪至沪，威妥玛不欲回津，李相不允赴沪，乃折中而有烟台之约。宾主一堂相聚，前嫌顿释。威妥玛约文忠登英兵轮观操，其时吾人于外情尚未深悉，且先有叶名琛登轮一去不返之鉴，深入人心，从者咸请辞谢。文忠毅然而往，不稍游移。临别，威妥玛执其手曰：“吾今服矣。”文忠此举固有定识，而随员中有丹徒马眉叔，通达中外情势，颇有翊赞之功云。

李文忠生平以洋务受谤，固由于吾国人之昧于大势，抑亦西人不知内情，过于崇奉之故也。伊犁之役，戈登远至，文忠欣逢旧雨，欲举阃外以相属，戈登许诺。俄人抗议，戈登愿脱英军籍，而外交政策无如之何。出观队伍，喜盛军，曰：“率此以往，足以御敌矣。”戈登者客将也，先引至译署，将加重用。当时王大臣十余人，莫有所主，惟视恭王言动为进止。王一启口，则群声相应，无一语得其要领。戈登怒，归谓文忠曰：“速予兵五千，先入京清君侧，再议西征。”于是不欢而去。穆宗宾天，以无嗣子闻于外。法使热福理曰：“不如李某为帝。”虽属空谈，不免流露。其后八国联军至京，深恨吾国攻击使馆之不道，有言立曲阜衍圣公为主者，有言立明后者，究以不当事情而旋止。瓦德西至，见吾国无衅可乘，使德璀琳谓文忠曰：“各国军舰百余艘，拥公为帝，可乎？”文忠笑谢之而罢。以此言之，匪特吾人不知敌形也，敌人欲知吾国虚实，殆亦不易。惟文忠为能知之，故任何笑骂，不失英雄本色。不然，使人耳而目之，曰：“此欲为帝者也。”其将何以自容哉！

葛毕氏案发，先文庄时为赣抚，居南昌。前抚刘忠诚在任，彭刚直出巡，每至湖口，必绕道之省一行。及是复至，曰：“南昌非吾汛地也，往日因访岘庄来。今当公任，过而不入，公其以吾为简矣乎。”文庄留之饮。刚直居杭久，筑室西子湖，与俞曲园为姻，知时事甚悉。谈及葛毕氏曰：“葛毕氏人尽夫也，非杨乃武一人。葛品莲任其所为，本无取死之道。然乃武虽不杀品莲，品莲实因乃武而死，盖有由焉。先是，乃武狎葛毕氏，往来甚频。杭人多楼居而临衢，一日，乃武与葛毕氏坐楼上，适钱塘县夫人出，舆从甚都，乃武戏谓葛毕氏曰：‘是奚足奇。待我得乡举，拣选知县，汝杀而夫，从我履任，汝即肩舆中人也。’未几，乃武果中式，榜后填亲供，见师门，酬贺客，打抽丰，终日碌碌，尚未与情妇相见。葛毕氏惟记前言而乐之极，竟不及待而致品莲于死地。杭人以品莲死为有异，且无不知葛毕氏通于乃武之事，以乃武为主谋。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问官以此定案。不幸品莲受鸩之日，正当乃武会课之时，狱词稍有罅漏。一经部驳，无从掩饰，全案皆翻。都中士夫言事，多偏于理，而未审天下事出于理外者正自不少。适丁文诚入觐，颇持正论，终不能解铄金之众口。此则自宋以来之通病，而毋容讳言之也。”

彭刚直谈葛毕氏案，任筱沅中丞时为江西提刑按察使，适同在座。先文庄曰：“葛品连覆验无毒，苟鸩死而使无迹之法，有诸？”中丞曰：“有之。吾为县令时，遇一谋害亲夫案，查无实据。既判无罪，行将释之矣，夫弟上诉不已，省署发县复鞫。吾百思无术，乃呼犯妇入内室，屏人，令夫人密语之，曰：‘兹县令与汝为同舟之人矣，果得其情，汝判罪，县令随之落职。汝曷以实告，俾共图之。汝夫为汝与奸夫毒死，确乎？’犯妇良久乃曰：‘确也。奸夫市砒八两，令每日于食物中下一分，不及半年而毒发。’药性由渐而入，故验之不得云。”中丞又曰：“至此，吾亦无如之何，不得不为之秘密矣。”文庄曰：“然则夫弟不将反坐乎？”中丞曰：“定例：死罪反坐减轻。”坐客皆嗟叹不已。

同时江西有谋死亲夫之案，与此相类。有与妇通而鸩其夫者，其致死之处，在死者之家。刘忠诚公任内，奸妇判不与闻定案。先文庄覆审，谓杀人于其家，使妇人不同谋，何从著手？疑奸夫自知将死，为情妇开一生路，早有预定之计。问官不加细察，据以录供。质诸发审局，一再推敲，果然。时文庄欲为更正，局员云：“如此，则前任有应得处分。”以忠诚方履粤督新任，同官固不肯为此也。文庄问局员曰：“然则奈何？”对曰：“如犯妇本不知情，而夫死之后仍与续奸者，亦得死罪。”已而，妇人自认知情，不认续奸，竟无如之何。未几，大赦释出。此则误解经书“罪疑惟轻”四字之弊也。

鞫狱处分：失出五案以上，臬司降一级调用，督抚降一级留任，准抵；失入一案，臬司降二级调用，督抚降二级留任，均不准抵；故有“救生不救死”之说。然盗案则特重，仅下于逆案一等。十人为盗，劫一人家，十人皆死罪，欲减轻其一，必先为之开脱，言仅把风而未入门，亦不免烟瘴充军。州县亲民之职，苟境内出盗案，限中未能缉获，则展期半年为再限，三限至四限为止。过此四限，则开缺候缉，谓之“四参案”。地方官不幸而罹此咎，较之贪赃革职为尤甚。革职能另案开复，此惟有捕务之一途，舍是则万劫不复矣。故官闻盗则穷治，役闻盗则急追。人家匿盗，则立往自首，恐为窝家所牵累。途中遇盗，则群起而攻，否则望邻见证，亦难免祸也。以中国幅员至广之域，人民良莠不齐之众，承平之际，时无论日夕，地无论远近，一人独行而不忧其不至，一人独居而不虑其有他，非治盗之重典，曷克臻此！末流之弊，州县四参之例不及四届，皆辗转请托，力求调任，而视朝章如具文，一也。邻近州县偶破一案，则事无论若干起，贼无论若干人，期无论若干久，悉令自承而不问情真罪当，二也。南京三牌楼杀人案，业将曲学如、僧绍宗认为凶手，诬服论抵处决；而真杀人之周五、沈鲍洪在他处就擒，供出前节，遂兴大狱。斯由于承审官洪琴西都转非刑案老手，轻易起稿，未曾豫为之地。先死之曲学如、僧绍宗本属无赖，不问斩决、杖毙、瘐死，均非冤狱，宜定为主要罪人；而以余犯待查，为虚下之笔，则他日纵有正犯，另造口供，认为帮凶，俾无罅漏。则可以自圆前说，不致矛盾，为人受过矣。都转以能吏为时所称，陈臬开藩，皆指顾间事，不幸因此落职，一蹶不能复起。光绪癸未，先文庄简浙抚，过津，将航海往。李文忠专船送行，时招商局方制新舰曰“海晏”，乘至上海，与都转同舟，途中颇羡西湖之胜景。文庄因其案情之重，畏清议，未敢延纳也。都转往粤，未几病故。张文襄为请开复，甚费踌躇，见于晦若侍郎手书李文忠函稿，于此，犹足征盛时恤刑之意云。

薄罪代杖，重犯顶凶，极平常事也。明中山王故宅抄没归公，当鼎革之时，谓属赐第，取诸国帑，无人能为之辨。既而宅改提刑署，一犯因加杖而呼。问之，则宅裔徐青，代人受刑，言定仗数钱数，不虞承审官之增重也。王孙末路，无足深论，类此者遍处皆是，无可讳言已。顶凶每出于械斗，本有死罪，以一死免众人之死，而许赡其妻子。或同罪而因其贫，或非贫而抱恶疾，案件虽多，案情大率如此。河南斩犯胡体安临刑呼冤一事，殆兼兹二者而有之。王树汶，劫案要犯，本应处决，差役得胡体安贿，纵之去，而令树汶兼承两罪；不意当场举发，反得减等，可谓狡已。光绪初年三大案，误也，非冤也。主持平反者，后皆失意，历历可数云。

绍兴刑幕，师弟相传为业，初学必自大幕始。年满之后，随事勤习，师以为可，则荐往州县，由道府过司，至督抚署。年事既到，则资望随升，格式尽通，则操纵在握，无他长也。夏嗛甫大令以知县需次豫章，值先文庄开藩江右，严定州县追欠章程，欲清军兴以后积习。大令来乞见，文庄责其交代。大令曰：“能交代与不能交代之故无他，缺有肥瘠之殊而已。侏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奈之何！”文庄曰：“启口引书，知子为学人矣。天下书汗牛充栋，有教人赖债者耶，何况库款！”时，视学使者，许恭慎也，为大令缓颊，求补过失。文庄曰：“今将有缺出，彼欠交代，弗能与也。公告其速缴。”恭慎以语大令。大令思稍顷，曰：“缺耶，其玉山乎，妙之至矣！非此固不能令我食而肥也。”旋还前欠，往玉山任。更亏巨万，倍旧数，未及受代而逝世。沈文肃是时督两江，函劝勿登白简，将以入先贤祠庙。文庄命将大令所著《明通鉴》板归江西书局，折其欠数，其家不可，乃复文肃书曰：“我弹劾而公开复，各行其是焉耳矣。”大令在官，有一事，为流俗所称许者，为杖毙教民十八名一案。大令呈文，洋洋数千言，以为绌邪崇正，除暴安良之计，莫便于是者。文庄曰：“奏入，教士噪于朝，汝落职，朝廷旰食矣。”大令惧而退，谋诸抚幕高杏村，改为械斗致死，并造口供以实之，由县而司，会详以上，幸而免咎，则刑幕依法成谳之功也。后十有余年，文庄移督四川，未及到任而有重庆教案。教绅罗元义以乱民将攻教堂，雇众拒斗，杀伤踏毙十余命。欲加以重罪而毋词谋诸督幕臧吟樵、胡山农曰：“吾欲枭罗元义，以徇于众，俾知所戒，其可乎？”对曰：“案有由，其可哉。”

乃共定谳词曰："死由于踏，踏由于追。罪坐所由，比以械斗为首之例，尚觉情浮于法，应拟斩枭。"疏入，报可会电线方展之渝，立电就地正法。法使为之请，固已无及。刑幕功用较之律师，似无不及。

《湘军志》言，李世忠落职闲居后，朝中尚疑其有异志，曾文正在江督任中，密使侦察，至其家，则已竹篱茅舍，种花莳竹，不复与闻外事矣。湘绮老人此章纪载，不知何据。世忠居安庆省城，挥霍如故，久之难以自给。开设鸦片烟馆，以为生计，窝藏匪类，自不能免。会有斯文败类，因欠烟资，为其所辱，纠众复仇。世忠野性，岂堪受此强制，亦号召徒党械斗，两方颇有伤夷。时裕禄为皖抚，裕庚在幕中，闻之，召至抚署，言将有所戒饬。世忠敝衣破履，从容而来，殊不经意。入门，遂禁勿出。疏请处之重典，制曰："可。"诏书至皖，裕禄先勒兵，严为之备。中夜，取世忠出行刑。世忠见灯火满前，兵刃夹道，知不能免，夷然曰："我昔居巍位，若有诏赐死，当先谢恩。"令人取冠服来。裕禄不许，遂诛之。世忠本剧盗，综其所行所为，一死不足蔽辜，然临刑数语，犹有磊落之象。裕禄用法，以事论事，则失之过甚。湘绮老人《湘军志》一书，评者多訾其不实，吾于此亦云。庚子拳乱，裕禄任直督，不之问，反与匪魁张德成、曹福田分庭亢礼，致酿大祸。若以轮回报应之说定之，张、曹定为世忠后身。裕庚夤缘至出使大臣，归而沾染洋风，至译署，置冠于地。袁爽秋太常入而讶曰："冠胡能近履？"裕庚曰："西俗如此。"太常云："俗自西而人自东，虽学之貌似，无益也。"女德菱供奉内庭，著英文《清宫二年记》，于禁中事言之颇详。

云南报销案，周瑞清等入刑部狱，费至三千金；龙继栋等羁关帝庙，费至二千金。瑞清得小室三间，继栋止一间，可自携仆作食，且通家人、宾客往来。否则仅一小土炕，以两狱卒敝衣秽垢者夹持之，饮食皆草具，不许一物纳入矣。望溪《狱中杂记》，有老监、现监、板屋之分。贫者系手足入老监，有资得脱械居板屋，费数十金。至光绪初，至百倍以上，可畏也。望溪言韩城张公廷枢、静海励公廷仪悉革其弊。又合肥李氏述其先德相传，文忠尊人愚荃侍御为提牢厅时，加惠于狱囚云。然世纵有三公复生，仅片时之苏息。狱卒窟穴其中，一或疏忽，则故态复萌，根株不能尽绝也。

左文襄幼年自负，几不可以一世，人称之为"小诸葛"，公有时游戏笔墨致友人书，自称"老亮顿首"。其后丰功伟业，媲美武乡，可称佳话。常谓后人思想薄弱，不敢以今拟古。武侯所当曹操、司马懿，对手较为劲敌。然文襄勋绩，南平闽、越，西定河、湟，过于六出祁山远矣。

左文襄西征之后才智已竭，所谓鞠躬尽瘁者，是也。入赞纶扉，参预密勿，乃醇邸用南城舆论，以为左胜于李。及见其衰惫，不免爽然若失。旧例：军机大臣惟领班一人上奏，其馀则不问不敢对。文襄越次而为王德榜求缺，蒙恩许诺。及下值，议令德榜谢恩。恭邸徐讽之曰："且俟诏下。"乃已。李文忠奏报永定河堤坊一摺，枢臣以文襄为外任，熟于其事，引与计议。文襄曰："宜先往观。"欲即行。恭邸讶曰："不待奏准而遽出京，若上问及，将何辞以答？"文襄曰："然则举动必待奏准耶？"恭邸曰："内廷中，是则然矣。"

以下僭上，惟君臣之礼宜严，师弟则稍杀矣。圣门之中，有尊卑之别，不可稍逾。曾子责子夏曰："吾与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隐然有天泽之分焉。刘焉、刘璋父子，相继为益州牧，刘表讥其有西河之似，可谓罕譬而喻。庚子议和之役，李文忠居贤良寺别宅。建德周玉山制府，时以直隶布政使为随员，寓寺东院，有时乘肩舆而出，京朝官自侍郎以下所未有也。于晦若侍郎讥之曰："如刘璋之在蜀。"此制府一时任意，侍郎亦一时戏言耳。实有其事者，惟文忠丁忧之时，张靖达护理直督，庶乎近之。其奏调丰润张幼樵学士帮办水师，有参四道八镇之说。斯时学士直声振中外，挟以自随，实为示威属下之意。诏责其冒昧，弗许。相传公子蔼卿部郎，清流党人也，与之为友，先得其同意，而后奏入。学士语人曰："事诚有之，而未之允，疏已遽上，诚为憾事。是日考差，余适有小功之服，未之前往。不知者以为避考待旨，尤为误会。"未几，靖达至京，遇学士，谓之曰："吾尝读《四书》文矣，冒昧足以偾事，冒昧亦足以济事。"学士一笑置之。然靖达遂以是得罪南城舆论，直至移督两粤，开缺从军，众口雌黄，犹未已也。

朝鲜之役，以国王本生父大院君与闵妃争权，王外迫于所生，内逼于所爱，处置不善，致启内忧而兴外患，人人知之，不待言矣。大院君，朝鲜守旧党也，心向吾国，为息事宁人之本。朝鲜国家大计，固莫便于此。闵妃喜新法，少年急进之徒，诱以自强之说，而不自度德量力，实为乱阶。变作，朝廷遣将出师。吴武壮率兵以往，即先文庄部下之亲庆军，于捻平之后，留驻北省，拱卫京畿者也。武壮军人，不谙外交。时张靖达署直督，使丹徒马眉叔同行。入其国，知其情，欲去祸源，有投鼠忌器之势。当时之上策，纵乱卒戕害闵妃，诚一劳而永逸。其后日本定朝鲜之乱，即行此计。武壮见未及此，知弗能治闵妃之罪，更无词可使出境，必不得已，携大院君还。譬如二人互斗，其过在甲，因有他故，不能使甲离其地，而强乙以去，亦不失为中策。使吾国于大院君之来，优加礼貌，使之乐而忘返，未始非息争之一道。乃视若俘虏，待如囚犯，安置于保定府。属国忠诚之士，反在羁禁之中，人心不平，藩邦觖望，莫甚于此。醇王以皇帝本生父当国，视大院君为同类，本乎一人之私，不顾国家大患，又无故而纵之。反使大院君一党，服事我者既已灰心，闵妃一党，谋叛我者更生异志。不

及十年，东学党再起，而世事不可问矣。

母弟辅政，周公犹有疑焉，况下者乎！一误再误，虽宋太宗，未免于僭，馀可知已。惇、恭、醇三王，犹有皇王气概，非宣统间亲贵之比也。咸丰朝咸不见用，天子之弟，不必有以自见，颇得养晦之道。文宗用人，惟贤是尚，不分满汉，皆肃顺匡辅之功。秋狝热河，以军符予曾文正，实开中兴之业。不幸帝乃殂落，三奸夷灭，恭邸当国，阴行肃顺政策，亲用汉臣，李文忠尤其倚赖，凡所措置，足奠邦基，直至宣统末年，宫禁并无失德，颇足彰明一朝盛治。德宗嗣位初年，醇邸欲以左易李，既知不可，任之益专。文忠坐镇津门，朝廷大事，悉咨而后行。北洋章奏所请，无不予也。淮军将校果有能者，无不用也。臣下弹章，如黄涑兰侍郎、朱蓉生侍御，皆立予谴责，不能动也，较之他日疆吏贿买当国者，殆有异焉。文忠安内攘外，声望极一时之盛，当贤王倚畀之日，正外邦倾服之时。然地位愈高，益自隐晦，威福之柄，殊不自居。张文襄督粤，使王雪澄观察观政于北洋，往见文忠。文忠知其习滇事，谘诹甚备，而无暇及于新政。观察归至沪，见谕旨擢用岑襄勤，一切设施，悉如所言，乃知文忠之才大心细，而当局之言听计从也。曾惠敏归自欧洲，文忠以文正之嗣，亲近异乎寻常。惠敏年富气盛，略示欲得两江之意。文忠曰："以子之才地勋劳，且承先德，何不可者！江南地大不易治，先试诸陕甘，何如？"惠敏怒曰："虽死，固不愿往。"既而，醇邸屡以惠敏位置为问，文忠曰："徐之以老其才。"惠敏困于译署，郁郁而卒，病中颇怼文忠负义，时人方知文忠遥执朝政云。又有一事，足以与此互相印证者。张霭青观察，南城谓之"清流靴子"，讥其比之于腿，犹隔一层也。又谓为"捐班清流"，而乃翁靖达为"诰封清流"，以善与诸名士交，而有是称。观察才识，文忠固所夙知。先文庄以姻娅故，益加青睐，需次入蜀，立予盐差，旋补建昌道缺。致书文忠，荐为按察使。文忠复书曰："朝廷黜陟，从不与闻。"再请，则曰："道员升臬，鲤鱼跃龙门，谈何容易！"其讳言权势而慎重名器如此。

李文忠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权势为最巨。生平持盈保泰，从不敢擅作威福，虽参预密勿，惟恐人知。素与先文庄交善。今观所遗书牍，一再表明其志，可见时人误为宋之贾似道、明之严嵩。然宋人劾似道，明人劾嵩者，俱有奇祸。今人劾文忠者，充其极，至御史回原衙门而已；犹可藉此得美名，博取人间富若贵，亦何惮而不为哉！推原其故，文忠虽无不满于人意之处，然李氏族大人众，良莠不齐，与民争利，倚势凌人，恐不能免。其致怨也，或以此之故与！先文庄丁忧起复，入京过天津，寓文忠行辕，与赵子方观察居一院。子方密告"傅相疏荐"，旋见而言谢。文忠笑曰："子方泄我几事矣。内意将简东抚，以法、越生衅，浙省海疆事急，陈隽丞求调，因移隽丞于东，而以浙江借重使君云。"其后醇邸阅海，隽丞中丞不谙诸王仪制，为备行馆于烟台，用黄缎绣龙铺垫。醇邸行时，唯恐太后见疑，特请李莲英自随，名为优礼亲藩，以内廷宫监赍送往来，出于体恤之诚，隐寓监察之意。闻地方供给越出礼外，托词不复登岸。张勤果从办海军，勋劳甚著，随节出巡，遇事辅相，颇为邸所激赏。未几，黄河决口，隽丞中丞去官，勤果即继其任。《清史稿》采取断烂朝报，似未贯串。

《清史》而立《货殖传》，则莫胡光墉若。光墉，字雪岩，杭之仁和人。江南大营围寇于金陵，江浙遍处不安，道路阻滞。光墉于其间操奇赢，使银价旦夕轻重，遂以致富。

王壮愍自苏藩至浙抚，皆倚之办饷，接济大营毋匮。左文襄至浙，初闻谤言，欲加以罪。一见大加赏识，军需之事，一以任之。西征之役偶乏，则借外债，尤非光墉弗克举。迭经保案，赏头品衔翎，三代封典，俨然显宦。特旨赏布政司衔，赏黄马褂，尤为异数矣。

光墉藉官款周转，开设阜康钱肆，其子店遍于南北，富名震乎内外，佥以为陶朱、猗顿之流。官商寄顿赀财，动辄巨万，尤足壮其声势。江浙丝茧，向为出口大宗，夷商把持，无能与竞。光墉以一人之力，垄断居奇，市值涨落，国外不能操纵，农民咸利赖之。国库支黜有时，常通有无，颇恃以为缓急之计。

先文庄抚浙之初，藩库欠光墉资二十万，尚不知其为何如人也。光墉见，称述中堂不置，而莫明其为谁。问之，乃湘阴也，笑而遣之。未久，光墉以破产闻。先是，关外军需，咸经光墉之肆。频年外洋丝市不振，光墉虽多智，在同、光时代，世界交通未若今便，不通译者，每昧外情；且海陆运输利权久失，彼能来，我不能往，财货山积，一有朽腐，尽丧其赀，于是不得已而贱售，西语谓之《拍卖》，遂露窘状。上海道邵小村观察，本有应缴西饷，靳不之予。光墉迫不可耐。风声四播，取存款者云集潮涌，支持不经日而肆闭。

光墉有银号一、典二十有九、田地万亩，其他财货称是。上海、杭州各营大宅，其杭宅尤为富丽，皆规禁御，仿西法，屡毁屡造，中蓄姬妾辈十馀人。先一日，光墉由沪而杭，尽呼之集一堂。自私室出，立即下键，各予以五百金遣去，不得归取物，有怀挟者任之。光墉选艳，惟爱幼孀，以为淫佚恣意之便，本无一人崇尚名节，故一哄而散，毋稍留恋。

次日，光墉将其业产簿据献于文庄，不稍隐匿。在落魄之中，气概光明，曾未少贬抑。文庄为设局清理，令候补州县二十九人接收各典，皆踌躇莫知所对语。文庄谓此二十九人者曰："诸君学古人官，独不思他日

积赀致富，设典肆以谋生乎？收典犹开典也，不外验赀查帐而已。"

文协揆存款三十五万，疏请捐出十万，报效公帑，其余求追，以胡庆余堂药肆之半予之。孙子授侍郎乃文庄庚申同年也，有万金在其银肆内。张幼樵学士来书云："子授得失尚觉坦然，而家人皇遽，虑无以为生计，乞为援手。"亦诸焉。其外，京朝外省追债之书，积之可以丈尺计。则一时阛阓中扰乱情形，可想见已。

前一岁，有僧以赀五百元存于杭城典肆，肆伙以为方外，书名不便，拒而不纳。僧以木鱼敲于门外三日三夜，光墉偶过其处，问故，许之。及是，僧至取款不与，则敲木鱼不止，肆伙笑谓之曰："和尚，汝昔以三日三夜之力而敲人，今欲以三日三夜之力敲出，不可得也。"不得已，而以妇人衣裤折价相抵。僧持，泣曰："僧携此他往，诚不知死所矣。"挥泪而去。其流毒类如是。

是时，贾商贩竖挟胡氏物出售者，其类不可胜数，罔不显其奢丽，其屋上雕镂、室中几案、园内树石，每易一主辄迁移以去，至于清亡而未已。

光墉未几即死，其母旋亡，距七十寿筵不足一岁。杭人谑之曰："使母早三月逝，当备极荣哀之礼，此老妇人真以寿为戚矣。"

《海上花列传》中，黎篆鸿即光墉也，语焉未详。传中有女婿朱淑人，今亦无考。然光墉有后嗣，庆余堂之半仍为彼有，营业至今不衰云。

台匪黄金满，逸盗也。盗既逸出，天涯地角、海澨山陬无不可以容身，虽欲缉获，无克期必得之理。当时大乱初平，人心未静，不逞之徒辄假之为标帜，江浙两省每遇盗贼之案，均用影射，甚至苏州文庙以金满名易入神位，尤为骇人听闻。先文庄任浙抚，诏旨督捕甚严，复使彭刚直往浙专治其事，而渺不可得。会旧部文员中徐春荣，杭人也，与天台县廪生谢梦兰习，令梦兰入其穴招之来降，问以近日江浙两省事，均茫然不知所以。春荣引之入见，乃一委琐不堪之贼也。文庄谓曰："为盗而枭首于吾辕下者，不知凡几尔。犯罪累累而许以不死，何其幸也。"金满作向前势，曰："抚台命我前进几步。"即上前几步，又作向后势，曰："抚台命我退后几步。"即退后几步。文庄曰："如此，良佳。"及刚直入粤督师，携金满往，且为之娶。至粤，来书曰："金满又纳妾，从此不思为贼矣。"同时清议颇不以招降为然，文庄于始早为之计，令台绅请于刚直，刚直许可，乃会闽督何小宋制府衔入奏，而言路弹章仍复不免。一日，文庄至幕客文芸阁孝廉室，见一简，为盛伯羲祭酒书。论及金满案，言一劾不许必再，再劾不已必三云。及时过境迁，皆知金满无贰，甲午之役，将用以拒敌，皆曰："彭刚直招降之功也。"吾国士大夫毁誉，大率类此。

东晋焚石勒币，壮哉！自此以后，莫能几矣。然宋以岁币奉敌，犹能言和，延祚百馀年而后亡。推原其故，国家尚有断制之力，不为士夫所劫持。至明末，欲和而不敢和，可和而无以和，则庄烈之朝纲，不如真、仁、高、孝远甚。而南宋道学方盛之时，尚有正气，又非东林诸人比也。道光朝，海禁大开，夷务为第一要政，于是挟一罅之见者哆口张目，发为快论，以隆虚誉而谋私利，置国家安危、生民祸福于不问。甚谓宁可覆国亡家，不可言和。郭筠仙侍郎《使西纪程》云："不意宋、明诸儒议论，流传为害之烈，一至于斯。"足为流俗箴砭，而远大计划未之及也。以弱遇强，必如周太王事之以皮币、事之以犬马，事之以珠玉；越王句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乃足成霸王之业，滔滔者何足语此！

天下事皆有两端。一端以款为罪，则自命清流之列者也。当时诸名士，为首者称四大金刚，负敢谏之名，为朝廷所重。一疏上闻，四方传诵。平时谏草，辄于嵩云草堂，为文酒之宴，商榷字句。有张某为之奔走，传观者呼为"清流腿"。其依草附木者，则以"清流靴子"呼之，意谓较之于腿，犹有间也。因而有赀者为"捐班清流"，有佳子弟者为"诰封清流"，由是互相标榜，以跻显贵。既有捷径，则人莫不趋，徒党之众，固其宜矣。于是一端以款为主，恃"洋务"二字为妙用而致速化。越南事起，言事者多败，惟憲斋依北洋，获以保全。己酉之岁，日本游士竹添静一者，移书通商衙门，欲见吴江殷谱经侍郎及南皮张香涛太史。主者以闻，上知其人，屡加不次之擢。南皮遂由编修得司业，跻阁学，授晋抚。先以外力致贵，得志后不忘其本，用人行政，惟以洋务为重。于李文忠，则亦步亦趋，尤极其揣摹之工，非余子所能望其肩背。及憲斋败于辽西，清流之中，惟余南皮一人，如硕果仅存，锐意新政，实得文忠心传。再传而武进、项城，南海、新会同时并出，遂屋清社。

周武壮于军务平后，驻防小站，以西法练兵，每日往校场亲自督率。当时，北洋淮军平日不忘武备者，以盛军为冠。发、捻两役，旧将存者，亦惟武壮一人。甲申之岁，丁忧回籍，旋即病故淮军命运，于以终焉。

法、越事起，政府以曾忠襄督两江，特召入觐。人人心目中，以为忠襄久于行间，娴习营务，应变之才，或非所长也。及见张幼桥副宪论兵事，曰："吾兄文正公盈满是惧，吾亦成功而不居。不然，金陵既克，我师七八万，皆百胜之卒，先打捻子，后打回子，再打鬼子，宁待今日！"见周小棠通政，有旧，稍作深谈，曰："我师今与西师战，有十六字秘诀，曰：'先去先败，后去后败，同去同败，不去不败。'"值边情日急，副宪、通宪常相见，述及，讶曰："奈何于彼此之不同也？"翌日，会于译署，

恭邸问曰："事将奈何？"时副宪、通宪及诸大臣皆在侧，颇觉答语措词之难。忠襄曰："吾犹炮耳，诸公犹炮手，全权在握。诸公命勿动，炮之为物，静物也，待命则已。诸公一拨机括，则弹丸立出。"当时闻者，四面均有照应。及去，佥服其应答之妙。忠襄既履任，先将南洋兵轮大者五艘遣出援台。法舰追逐至镇海，攻击月余弗克，而吴淞反不被兵。江南防务，诏使闽县陈伯潜学士为之佐。闽县素好言事，忠襄辄不列衔，使独具名。会军务不利，各省多受严旨诘问，闽县去而忠襄身名俱泰。同时将帅，善处功名之际，毋若此翁者也。

先文庄初至浙，筹画防务，查问库款，时粮道库尚存银二十万两，藩库欠阜康银号银二十万，两相抵无余，空如洗矣。推求其故，则日供西饷之不给。时德晓峰中丞为布政使，召问之曰："前任杨石泉中丞，何以舍己而芸人？"方伯曰："闻诸幕中：虽竭所有以与之，左公责言犹无已时，问杨中丞之官禄，何自而来，区区者，反靳而不与。"文庄曰："此言私也，非公也。其自今日止，勿解西饷，为海防计。"此浙省海疆兵事之始。未几，甘督谭文勤公果有书，趣方伯协款。方伯以自备无力辞。文勤来书，诘问浙省何备之足云。方伯以告，文庄令以法衅将起婉复之。先是，左文襄西征事急，文庄时抚江西，承平无事，常尽力以给其用。及告终养归，西征军罢，文襄疏请嘉奖各省接济者，文庄曾膺上赏头品顶戴。至是，甘、浙以协款而有违言，文襄因旧谊，驰书致文勤，言浙之助财，非定例所有，毋执成见，过于争竞，其事遂解。文庄与岑襄勤之交，亦以江西协饷之故，襄勤谢书今犹在箧。独在浙抚任内不与甘饷者，时地之不同也。

先文庄于东捻平后乞病归，知军力单薄，不足当捻众也。请以所部一军予潘琴仙方伯，俾合众击贼。时李文忠代曾文正为帅，不允，使本军中资望稍深者吴武壮领之，且曰："吾终当留此军与子。"及浙防渐急，吴武壮率师在朝鲜，文庄函致文忠索之，文忠游移其词。未几，丰润张幼樵副宪来书，云"筱轩久驻朝鲜，其雅歌投壶之概，尚足愚朝鲜人耳目。若移而之浙，文人无行者，必将趋之若骛，截旷之饷，不足以供其挥霍"云。文庄得书，笑曰："傅相示意也，此军终不予我矣。"其后军分为二：留江南者，曹德庆、班广胜领之，驻吴淞；在冀北者，黄仕林、张光前领之，驻旅顺。将领四散，独树一帜，位至直隶提督者，叶志超；久从文庄在浙，授福建水师提督者杨岐珍；终守镇海者吴杰；从至四川，授重庆镇者，钱玉兴；授川北镇、调直隶宣化镇者，何乘鳌；官广东提督者，蔡寿亭；随张文襄，领军曰"凯"字营者，吴元凯。皆久于征战，官位较崇。其余无实职者，未及显贵而战死者，虽属部下而非亲随者，不在此列。

先文庄部下，以吴武壮为读书种子，视之最重。东捻平后，求解兵柄，即以众授之。李文忠殊不谓然，文庄曰："筱轩不我弃也。"当时追寇，常距粮台数十里外，所得寇食，常挈以从，遇饷银前后不属之时，用以赡军。濒行，悉与武壮，有"领"字收据，久存吾家。至彼若何支销，亦不之问也。同治壬申，文庄由陆道入觐，武壮时驻军扬州，送至清江浦始返，骨肉之亲，殆不啻焉。武壮故后，为请建祠于嘉兴。未几，长君子恒往谒词，遂至杭州，馆于抚署，文庄以故人之子畜之。子恒性豪迈，不守矩度，文庄弗善也。一日，谓子恒曰："尊公入祠之日，吾恨未往，默祝一言以询之。"子恒曰："死者已矣，何询为？"文庄曰："吾问何术，以止其乃郎之诞也。"子恒无愧色，亦终不悛。及文庄督蜀，请假回无为州宅，吴王夫人率其次子彦复来见，寓于余家。文庄视彼事如家事，责善难免过甚。偶问彦复经句，声色俱厉，彦复时年十六，急自辨曰："《五经》素未熟读。"文庄谓吴王夫人曰："嘻！筱轩日与文士游，其子未习《五经》，辱莫大焉。"又勖彦复曰："勉之，速求学，未为晚。"后生小子，每不知先代之事，遂愈远而愈疏。非惟在公为然也，虽在私亦有之。

法舰至闽，丰润以浙为闽督辖境，电调浙江"超武"、"建威"两舰，舰长未奉巡抚之命，不敢驶往。丰润恶其违命，奏请逮治。先文庄怒，拟疏弹劾丰润玩寇之咎。已将驿递，幕客汪小彭曰："公勿尔。不日行见丰润败矣，公何所图而取怨于友？"事遂中止。未几，丰润书来借舰，云："浙仅两舰，无能对法。如移而之闽，闽足以御法，而闽日固，闽足以卫浙而浙不孤。于以见苏季合从之计，足破孟明鄙远之师。"邮至，马江已败，船械俱烬矣。及文庄移督四川，超武拖船送至汉口乃还。

法攻镇海之役，先文庄为战备，命吴吉人副将杰守海口，招宝山炮台。旧部中，杨西园提军岐珍、钱荣山提军玉兴、马聘三总镇朝选均守要隘。未几，法师船果至，攻招宝山弗克，杰功居多。提督欧阳利见，湘人，曾文正之妻党远族也。剿捻军中曾献策，令军士各持竹筒一，敌至掷之，以羁绊马足，传为笑柄。因文庄素轻其人，弗予增兵，亦弗重用。及文庄移督四川，利见谓副将居心险诈，函请闽浙总督奏参革职。时宁绍台道薛福成新简英使，抗疏力争。朝廷以谘文庄，副将得昭雪，留川防边。及日本师起，浙抚廖谷似中丞叠电调用，皆辞不往。中丞取朝旨，促之而后行，守镇海。历任巡抚仍之，至死乃易人。谚曰："国乱思良将。"惜乎承平之时，凡事未之豫也。

中法之战，湘淮旧将犹有人焉，冯勇毅、王孝祺鏖战于越南，刘壮肃、孙壮武搘拄于台北，皆有令名。镇海之役，李文忠电稿载上海电报捷音，薛叔耘副都《浙东筹防纪略》，诩为中外交涉后初次增光之事。先文庄身亲其役，当时绘有战图，进呈御览，其副本尚存余家。战最烈者为吴杰，守威远、靖远、镇远三台，当炮火之冲，奋击甚力。功最巨者为钱玉兴，潜伏清泉岭下，置过山炮，击毁法船，自是法舰不敢近宁波海口。总其成

者为杨西园尚书。皆文庄亲庆军旧部也。《清史稿》求其案卷不得，乃以浙江提督欧阳利见当之。兹将光绪十五年六月，文庄昭雪吴杰原奏摺片录下：

吴杰系尽先参将，实任镇海营守备，管理镇口招宝山炮台，已历多年。臣前在浙江巡抚任内，因筹办海防，亲往查看，见其队伍整齐，炮具精洁，演放灵便，颇谙西法。访诸舆论，平日抚驭炮兵，威惠兼施，能得其死力，心窃器之。光绪十一年正月，法舰将犯镇口，所有南洋援闽之三轮避入镇口，人心惶惧。浙江提督欧阳利见恇怯无谋，仓皇失措，倡为徙炮拆台退守之议，将欲徙招宝后堂大炮，经吴杰极言不可，流涕力争，欧阳利见志在必行，谓违则即行正法。臣闻此信，严电饬止，乃定守口之计。及法船多只，来攻招宝炮台，数百磅长弹纷落如雨。镇海、宁波一带，人民迁徙一空。前镇海营参将郑鸿章所部兵丁，竟有翻穿号衣潜逃者。吴杰手开巨炮，与南洋退回之轮船，彼此齐发，各中两炮，洞穿法船两只，敌始败退。越日，又来猛攻，复击退之。法船尚于我炮不及之处，攻打旬馀，实赖吴杰稳守招宝一台，扼其咽喉，使不得逞。上海洋人登诸画报，中外传为美谈。事平之后，法提督李士卑士固求登台履看，讶其布守之坚固。欧阳利见因羞成怒。实阴仇之。臣会同调任闽浙督臣杨昌濬将郑鸿章奏参降补，即委吴杰署理镇海营参将。查郑鸿章贪庸恇怯，欧阳利见所与沆瀣一气者也。劾其所爱，用其所憎，欧阳利见益痛恨之。大抵义烈之士，敢于赴汤蹈火，不惯营私献媚，声望愈美，怨毒愈深，加以标营将弁，侵饷是其故智，欲去吴杰而夺其炮台差使，自便私图，亦以浸润之见，迎合欧阳利见之意。于是，乘闽浙总督卞宝第到任未久，不知底蕴，朦请参革，浙东官绅士庶，多抱不平。臣阅邸钞，正深诧叹。顷奉谕旨，钦感交并，乃知公道尚在人心，是非难逃圣鉴。窃思海防为目前第一要务，似此忠勇有功之良将，遭贪庸提督之进谗，误被参劾，深恐内寒将士之心，外为敌人所笑。夫以专阃提督，吹毛求疵于一守备，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以远隔二千里到任未久之总督，据提督来函，参一守备，亦只是循例办理，臣何能越俎为之昭雪！惟钦奉谕旨，垂询三端。臣在浙有年，闻见较确。吴杰才具，实足备干城之选，平日办事，实属可靠，至击退法船之功，尤赫赫在人耳目者。臣与卞宝第系儿女姻亲，此次误参，自未悉吴杰立功之底蕴。查海防获胜，系臣在浙江巡抚任内之事，见闻最真，吴杰之才，卫荣光必知其可用，而吴杰镇口之功，或不如臣亲见之详。事关海防，现奉特旨，着即据实覆奏。臣具有天良，何敢引嫌避怨，姑负天恩。理应披沥直陈，固无庸为卞宝第回护，尤不敢为欧阳利见曲徇也。

镇海击沈法舰，薛副都时任宁绍台道，谓先文庄奏报，全凭诸将告捷文书，不善描写，未免将捍海奇勋，湮没不彰。乃援乾嘉年间新疆回疆之例，绘成战图附说。兹摘钞如下：

浙省至宁波郡城向有电报，由宁波至镇海四十里，乘潮往返，文报稽延。法越事起，抚臣拟亲莅宁郡，就近调度。薛福成以巡抚出省，则调兵筹饷转多隔阂，因请由宁至镇，添设电线，一切机宜，电饬营务处薛福成、杜冠英传谕各营，虽相距数百里，而号令迅捷，如在一室。十年冬，法船游弋浙洋，迨十一年春接仗后，与法船相持数月，电报往来，日十数起，军机无误，则设立电线之效也。

镇海海口散漫，南岸育王岭，布阵岭、孔峙岭、清泉岭、沙蟹岭，北岸蟹浦、湾塘、沙头堰等处，均登岸要区。招宝山至梅墟，关系尤重。抚臣饬杨岐珍、钱玉兴将南北营垒布置后，各率所部，修筑堤卡。故声势联接，脉络贯通焉。

镇海口自小金鸡山至招宝山，宽约二百丈。马江告警后，抚臣以南、北两岸虽有炮台，仅二百磅子大炮一尊，若不于海口设立拦阻船路之物，恐敌以一二兵船羁绊炮台，余船直驶入口，两岸营勇力无所施。檄饬营务处薛福成，督同杜冠英与宁波府宗源瀚，购买桩木，用机器排钉海口。或七八十枝为一丛，或四五十枝为一丛，或二三十枝为一丛，自南至北，横立二十二丛，自内至外，直列十丛，经营数月始告竣。海口定议钉桩，抚臣虑桩密则水道壅滞，桩疏则罅漏较多。复饬薛福成督率杜冠英、宗源瀚，买海船三四十艘，饬令两岸防勇满装石块排沈桩缝之内，中间仍留口门二十丈，以便商船出入。另购大船五艘，三杠网三重，并借宁商宝顺轮船一搜，以备有事时封塞口门。厥后五船虽沈，宝顺尚留未用，商旅仍通，饷源不匮，而宁镇居民安堵如故，盖恃桩船之力也。

海口设防，抚臣咨请北洋大臣，饬派水电匠目四名到杭州，设局制造，并购置水旱电线。饬杨岐珍于营勇炮兵中，选择精细伶俐者，令其习沈埋演放之法。岐珍与杜冠英督率吴杰，于海口沈船排桩之外，沈放水雷六排。每排八雷，纵横相距十丈许，共沈四十八雷。又于小港濒海严要之处，埋伏地雷六十枚。其他如布阵岭、孔峙岭、清泉岭、沙蟹岭、蚶子岭等处，长墙卡门之外，各埋地雷三四十枚。敌知有备，始不敢登岸。

法船在马江开战，宁波绅民指目教堂，皆言法人藏匿大炮，将为内变。薛福成照会英国领事官固威林，俾转告法国主教赵保禄，速迁往江北岸居住。赵保禄请饬查教堂，果有大炮与否。薛福成谓此说本非确实，但众怒难犯，如不速迁，日后断难保护。郡城团练夜过教堂，或以矛撞其门，争詈法人，法教士不自安，乃率男女徙居江北岸。薛福成允拨兵代守教堂，亦隐以稽察奸宄。俄而，定海

讹言又起。定海民人教者二千人,教堂内日纠二百人操演,枪声与定海镇操兵声相溷也。薛福成谓徙其教士,则教民无所附丽。适奉抚臣严檄督促,致书定海守将,密商机要,而明告法教士以不能保护。往返驳辩甚坚,赵保禄语多恫喝,薛福成严折之。一日,教堂中阒然,则教士已尽室迁回宁波江北岸矣。薛福成乃禀调衢军右哨,及派卫安勇五十人,驻扎江北岸,名为保护教士,实拘守之,教士亦悚服听命。又令新关稽查洋船,凡法国商民、教士,但准出口,不准进口,以清间谍。故海口鏖战,而内地晏然。

法事日棘,抚臣函饬薛福成,遵照北洋大臣电传密谕,设法暗阻敌船引水宁波尚有引水洋人必得生、师密士二人,领新关执照,驾小船,在镇海口外,受雇领港。薛福成与约,月给厚费,俾敛船入口,交杜冠英差用。是时,师密士适接法兵船密信,雇为引水,薛福成使拒绝法人,且另给重资以酬之。既又函会税务司葛显理,派洋人随同杜冠英撤去新关向设之七里屿、虎蹲山等处塔灯、标杆、浮筒,以迷敌轮之路。迨开战后,薛福成侦知孤拔在上海募英人赫尔、德人贝伦为入浙向导,各许万金,如伤亡,则十倍给其家属。因亟电商江海关道邵友濂,派员禁阻。声言将撤销其执照,永不许在中国引水,乃议定各酬以千金。福成复告各国领事,如有洋人为法船引水,宁郡民情强悍,必相率而攻毁洋房。此以一无业之莠民,累及合埠安分之富商也。且难保非法人诡计,欲故坏各国声名。诸领事以为然,密致书驻沪领事,禁约洋人。后闻孤拔欲募引水,以攻镇海,悬价六万金而莫之应云。

法船四艘驶入蛟门,抚臣得报,飞饬各营,要约赏罚,并严饬南洋三轮合力协助,电饬杜冠英,传谕各炮台,镇静以待。正月十五日未刻,法将孤拔乘一小轮,亲入虎蹲山北,测量水道。我台开炮,击之几中,乃遁去。旋一大黑船,名纽回利,扑攻招宝山炮台,杜冠英饬炮目周茂训,开炮迎击,一发中其船头。敌势惶迫,掉头用排炮轰击,又被我炮台弹折头桅。我炮台,亦被敌击中数十弹,弹重二三百磅,陷入三合土内。后一弹著我炮洞门楣,铁炸入洞,击伤周茂训右胫。杜冠英令吴杰亲自开炮,杨岐珍亦至炮台,仝励弁兵,又弹中敌船尾,南洋兵轮,亦两炮击中敌船。随后三法船群开排炮,我两岸亦开排炮御之。自未至申,轰声不绝。法船连受五炮,伤亡颇多,我炮兵勇丁,只阵亡三人耳。

正月十五日之战,法轮败退,泊金塘山下。十七日黎明,又添两船,巳刻,复以一大黑船驶入虎蹲山之北,攻我招宝山炮台。杨岐珍、杜冠英督率吴杰开炮,敌船甫近,即被我弹中其烟筒,再中船桅。横木下坠,压伤兵头及护从多人。南洋兵船,复从旁击中二炮,法船创甚,收旗转轮,仅获出险遁去。厥后,闽浙总督杨昌濬接探员电报,有法船运到一兵头之柩,葬于马祖澳,送葬者数百人,据传即将军迷禄,正月十七日在镇海伤亡者也。

法船再败之后,不敢再近招宝山口门。十八日夜,乘风雨晦冥,将用小船潜登南岸,图袭我港口之炮台。我师水陆弁勇,每夜轮流放哨。副将费金组瞥见小船,戒营勇屏息以待。及其渐近,突发枪炮,尽力截击,沈其两舸,余悉惊遁。

小港炮台,旧置炮位五尊。内光膛生铁炮三尊,未能及远,钢炮击远两尊,弹仅重四十磅,早经移置沙蟹岭、乌龙岗,但留空台,为疑敌之计。正月二十七日,法船遥对小港,开六七十炮,著炮台十数弹,陷入三合土内。二十八日,又来轰击,连开数十炮,未中。复将炮车吊桅顶,意在凭高易中。乃甫扯登桅,绳忽中断,炮坠舱面,压毙多人。自此遂不来攻,其为计穷力竭,已可概见。

法船屡挫之后,退泊金塘,唯以一船向前抛泊,倚游山为屏障。钱玉兴以乘夜袭击,可以得志,适当薛福成在镇海劳军,相与密商定计。二月初四夜,钱玉兴亲督副将王立堂,选敢死士,潜运后膛车轮炮八尊,伏南岸清泉岭下,四更后突击之,敌船连受五炮,伤人颇多,传闻孤拔亦受伤云。法船开炮回击,弹落水田。我军一无所损,旋即收队。

法越战役中,张文襄授山西巡抚,闽县会办江防,丰润会办福建船政,以词臣而仕军役,皆异数也。文襄受命,上书谢恩,有"身为疆吏,犹是依恋九重之心;职限方隅,敢忘经营八表之略"。文襄既去,其兄文达相国偶取视时辰表,笑谓客曰:"余只一耳,其七在舍弟所。"及越事急,移督两广,力主潘仕钊之说,弛闱姓之禁,颇为时论所訾。时各省军务多不利,闽县单衔条陈时务,触上怒,镌级去。侯官与闽县同城,实为一地。丰润败于马江,船械尽失。疏请恤马江死事诸人疏有云:"李长庚死事于闽洋,而其部将邱良功等卒平海盗。曾国藩初覆师于湖口,而其后遂为中兴第一功臣。此固人事之平陂往复,抑亦天心之草昧艰贞。"措词之妙,不可言喻。都人为之联云:"八表经营,也不过山西禁烟、广东开赌;三边会办,请先看侯官降级、丰润论功。"

醇邸隐握朝纲,礼遇文士,以要时誉,开当时词臣言事、清流结党之风。洎法越兵兴,轺车四出,率一试而败,惟南皮声名俱泰。粤督张靖达制府、桂抚潘琴轩中丞,以军事失利相继罢。南皮继任,适我军先败后胜,克复失地。当时战将冯子材、苏元春,悉前任疏荐至军。王孝祺本树军旧部,以靖达弟勇烈倒树湾与捻战败死,坐失主将贬职,至是起用。南皮以文人为帅,激励将士,坐收成功,虞允文采石之捷,不能专美于前矣。

闱姓者，广东赌局之最大者也。头家为富商大贾，主其事。开科之年，设局卖票，令人入钱。豫拟榜中每姓几人，以千万为一决，俟揭晓，按中否以定输赢。其始仅行之童子试，继行之乡试，后渐行之会试。其大力者，至为所拟之姓，广通关节，以冀必胜。于是姓愈僻者，愈为奇货可居。房官及提调，监试各官，皆阴行贿赂，转相贩鬻。督抚收其税以为利，名曰罚款，故行者益纵。士之应试者，多托贽商贾，自称门生，大为风俗之累。

法越之役，左文襄视师福建，将率师以帆船渡台。属下知其耄昏，日送之登舟行，夜回舟载之返，数日不得达。托言风逆，舟不得近，乃复登岸。彭刚直视师粤东，出示谕众，用"食肉寝皮"之语。为西人所见，诧为野番黑蛮所为。朝廷亟诏止之，乃止。英雄末路，诚不免露出暮气，然何至如是之甚。诚以二公少壮至老，身在行间，无日休息，心力交瘁久矣。刚直疏中又云："古来臣子，往往初年颇有建树，而晚节末路，陨越错缪，由其才庸，亦其精气竭也。"读之能无慨然！

倭文端恶洋文，则命管理同文馆；李文正恶洋务，则派为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二公终身不往朝旨，亦不催促。在政府诸公之意，但使知难而退可矣，不必强之上道，反为外交之梗也。邓铁香侍御以强项名，派至译署以折之。侍御非文端、文正二公比，不敢不往。虽疏请改武官，军营效力，以为尝试，不获所请，而仍就任。继又以谈边务，而使往勘越南边界，大窘而返。类此之举，近于恶作剧，取快一时，有碍大体。若在康熙、乾隆之时，固必有以处之，不若是之狭也。丰润之闽，侯官往苏、吴县至津，不问军旅之事曾学与否，凡主战者，即使往战地，尤近滑稽。

本朝英主迭出，无取乎贵强之相，从未见有大臣匡君之过者。御史章奏不避忌讳，容或有之，均置之无足重轻之列，不足深论。光绪初，惟阎文介可谓大臣。直枢廷，兼绾度支，承发、捻乱后，制国之用，量入为出，深合理财之法。时醇邸阿太后旨，修复颐和园，须用巨款，辄为公所靳，醇邸憾焉。会议钱法，以微过革职留任。未几复职，遂乞休，越五年薨。邸怒犹不息，拟不予谥。查本朝大学士恤典无此例。内阁拟字，圈出"文介"。在上意，为非佳名，故予之。然公之耿直，虽百年，犹一日也。

甲申之役，都中对语最盛之时也。讥张丰润、何子峨云："堂堂乎张也，依依乎何之。"讥阎文介、张文达、乌少云、孙莱山云："丹青不知老将至，云山况是客中过。"又讥阎文介云："辞小官，受大官，自画供招王介甫；全战局，附和局，毫无把握秦会之。""辞小官"二语，乃文介疏中语也。又讥张丰润云："三钱鸦片，死有余辜；半个豚蹄，别来无恙。"谓未战之先，闻彼常时言三钱鸦片殉难。及败，携豚蹄途中食之。

丰润赦归，娶李文忠之女公子，时人又有三联。一云："养老女，嫁幼樵，李鸿章未分老幼；辞西席，就东床，张佩纶不是东西。"以丰润赐环，先就莲花书院馆席，既而入赘也。二云："后先判若两人，南海何骄，北洋何谄；督抚平分半子，朱家无婿，张氏无儿。"言丰润先娶仁和朱修伯京卿女，次娶边宝泉中丞女，后娶文忠女。三云："中堂爱婿张丰润，外国忠臣李合肥。"当时浮议更迁怒于文忠。然观文忠尺牍，盖于丰润再断弦后，与有婚约，而不虞其战败受谴之至于斯也。丰润败后，自称"贱子"，乃用杜甫"贱子因阵败"句也。梁星海有句云："篑斋学书未学战，战败逍遥走洞房。"抑何可笑。

边帅图利，愈远而愈无忌惮。杨玉科在岑襄勤部下为健将，全滇底定，功列一等，法越之役，慷慨捐生，尤足令懦夫失色。惟生性过于豪放，是其一短。曾游沪渎，涉足花丛，任情挥霍，殊不自检。遂令东南人士，致疑于滇池之地，为珍宝蓄聚之所，可望而不可即。古人所云债帅者，非耶？

各省司道及学政，向由本省督抚于年终出具密考，以备朝廷酌量黜陟。其有治绩平常，或人地不宜，则内调候简。每年二三月，大批人员更动，且有令督抚另具切实考语者，皆密考作用。而措词偶涉含糊，即令更拟，其重之如此。浙江德晓峰方伯，在先文庄巡抚任内，欲予某甲署缺，未得许可，而先受贿。某甲人财两空，执刀立抚署官厅侧，言俟其出，与之并命。首县某，戆人也，遽入告曰："某甲将行刺。"遂交首县看管。羁之客室，后有井，溺焉。文庄恶之，以其女为礼邸侧福晋，知有系援，且征于文友石之屡击不中也，欲使去浙，年终密考括以四字，曰"堪任封疆"。未几，方伯简赣抚。四川松锡侯方伯，在文庄总督任内，颇具干略。文庄爱其才而疑其心，年终密考，予以十六字美词，次年召入陛见，送之曰："吾以'堪任封疆'四字，而晓峰得任方面。今以十六字颂子，行矣勉之。"未几，方伯简滇抚。阎文介出枢府，其门人江西布政使李嘉乐、署陕西布政使李用清两方伯，同时以密考左迁。文介上疏辨论，谓为赣抚德馨、陕抚叶伯英私见，奉旨诘责。然二李虽狷介一流，不免君子之过，究胜德馨，后之读史者自能明辨。德馨即晓峰名。

宝竹坡侍郎，癸酉典浙试归，买一船妓，吴人所谓"花蒲鞋头船娘"也。入都时，别行水程，由运河至通州，及侍郎由京以车亲迓之，则人船俱杳，传为笑谈。壬午典闽试，由钱塘江往，与江山船妓狎。妓面有痘瘢，侍郎短视，不之觉也。归途娶为妾。鉴于前失，同行而北，道路指目。至衰浦，县令诘其伪，欲留质之，侍

郎大惧。以平时风骨，颇结怨于人，恐疆吏发其覆，遂于道中上疏请罪，部议褫职，报可。侍郎曾以蒲圻贺云甫尚书认市侩李春山妻为义女，劾之去。京人为诗嘲之曰："昔年浙水载空花，又见闽娘上使槎。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曾因义女弹乌柏，惯逐京娼吃白茶。为报朝廷除属籍，侍郎今已婿渔家。"

于晦若侍郎、文芸阁学士、梁星海京卿，少时至京，居同寓，卧同一土炕，人心与其面皆不相同，虽圆颅方趾，而大小各别。三人冠履，可以互易而无不合，人情无不妒。三人中，惟学士如常，侍郎、京卿皆有暗疾，俗称天阉，不能御女。然三人狎游，尽以恣学士一人之淫乐而无悔。及得交志伯愚将军，盖称莫逆。将军非惟嗜好与三人同，其暗疾亦同，可谓奇事。闻学士曾得一房中药方，治暗疾有奇验，以与将军，一试而获同等之效，再试则不验矣。侍郎夫人早死，京卿夫人终身居学士家。盖三人者，皆文学侍从之臣，礼教非为吾辈设也。

先文庄督川第三年，实为光绪十四年，英人灭哲孟雄部，耀兵藏界。西藏葛布伦公爵伊喜洛布汪曲，率兵一万五千御之。战于捻都纳山下，藏兵败而奔。英人追击至咱利亚，又败，三败至东郎热，藏兵大奔。适江孜守备萧占先奉文庄命，往止藏番无妄动，闻败，立江孜泛帜于道。英兵见之，乃止不攻。占先与英将萨海会于仁进冈，占先曰："奈何涉吾境？"萨海曰："藏番来攻，追之及此。"占先曰："藏番，吾属也。乱番可诛，良番何罪，受此屠戮？君独不念中英两国之谊乎？"萨海曰："惟然，故入境无所犯。天气渐寒，今归耳。"乃退师。知府嵇志文从驻藏大臣升泰入藏，归述如此。川人哄传，萧守备与英战大捷，若得江浙文人点缀，是又一黑旗军台南独立矣。

英据哲孟雄之岁，先囚其部长西金王于葛伦绷。王母及子暨亲族、头目，避入藏属春丕山。英将萨海追藏兵至春丕山坌，寻其母子不获。战事既毕，王母率亲族诉于驻藏大臣升泰，且求救。升泰惧于英，弗许。王送衣物至边，且言伺衅将逃归。升泰不纳，英人益无忌。

咸同之际，旗籍大臣中，倭文端以理学著称，一时风化，颇为之转移。吾乡吴竹如侍郎与之志同道合，蔚然为一代名臣。费莫氏文文忠公字博川，为先文庄朝殿之师，每见，敬礼有加，称誉不容于口。同治初，政欣欣然有太平之象，虽恭王当国，皆公赞襄之功。及卒，李文忠叹曰："旗人中麟凤也。"倾服如此。宗室岐子惠将军出镇成都，与文庄曾通兰谱，而见解不合。文庄不以加旗饷为然，主张以历年八旗欠饷，准其移奖实官，俾克转售得资，以济穷困。将军曰："转售必有折扣，是亏在旗民，宜待国家财政宽裕，仍取之官。"成都旗营兵有为盗者，照章应先销旗档旗籍，而后加刑。华阳县知县张济，于报案公文不载其旗籍，而录于口供。文庄阅案已毕，未览供词，遽批"就地正法"。将军问知其故，即请将张济解职参办。文庄曰："治盗严而加之罪，民其谓我何？愿公宽之。"将军固执不允，因之大哄。既而，交好如初。其坚忍之性，真旗人之健者也。

旧制，景祖以上宗支称觉罗，景祖以下子孙为宗室，而格格、额驸则无限制。乾隆三十六年，宗人议准：世祖章皇帝位下子孙所生女，照例视爵，封授格格、额驸，给与俸禄；其余王公之女给虚衔，推恩至四世以下。同治二年诏：自高宗纯皇帝以下各王公所生女，均为近支，照例封授格格、额驸，给与封禄；其余均为远派，仅封授格格、额驸虚衔。虽以次递降，仍推恩至五世以下。凡一朝崛起，封建亲戚，屏藩帝室，当时人数无多，未始非荣幸之事。传之既久，至光、宣之际，愈演愈众。甚至四品宗室，及格格、额驸名位，求其一饱而不可得。成都将军岐元子惠，自言：幼时贫困，夜出挈篮卖萝卜，行至某处，近于其姻家，闻声延入与语，惭而逃去。余家在旧京时，车夫用一重儓，即有额驸职衔，问之，则云："非此，将坐以待毙。"逊位以后，艰苦之状，不忍言矣。

屠梅君《请归政之后处省密摺廷臣封奏仍书皇太后圣鉴恳恩披览然后施行》一摺，在醇贤亲王疏请继续训政数年之后而上者也。醇贤亲王之于德宗，义虽君臣，恩实父子。王既有此请，则是时德宗年少，圣德未宏，将以有待，自可默喻。屠侍御更陈所见，何致遽膺谴怒，其故不得而知。果如侍御之言者，可免甲午中日之战，可免戊戌维新之局，可免慈圣三次垂帘之命，可免大阿哥入嗣之举，可免拳匪作乱，以致八国联军入都之惨，可免四十五年九百万万赔款本息之费。侍御此奏，关系岂小也哉！

归政、大婚，两次大典，三代覃恩，赉及赫德。其余军功，督抚提政，无论存没，皆叨异数。所遗者，惟先文庄及沈文肃二人。文肃殁已久，或一时遗漏。文庄以浙抚任内，奏请缓加旗饷，增练海军，与醇亲王设施大政全然相反，致忤邸意，故不及。李文忠函，则谓邸于此事，并无意见云。附录《缓加旗饷疏》如下：

> 叠准部咨，筹办海军经费、旗兵加饷二事，此皆国家根本之计，远大规模，臣虽至愚极陋，何敢稍有异词。惟两事并重，当先重其尤重者；两事并急，当先急其尤急者。方今外洋环伺，迭起衅端，我所以隐忍议款者，以海军未立也；彼所以肆意要挟者，亦以我之海军未立也。圣谟宏远，创立海军衙门，筹备船械，操练兵轮，此至重至急之务，万不可再事迁延稍缓须臾者也。至于八旗兵丁，皆我朝开创之初，从龙旧旅。自减饷以来，不免拮据，议复原饷，固理所当然，臣梼昧亦所钦仰。惟两大

政同时并举，需饷太巨。天地生财，只有此数，府库进款，岁有常经。自咸丰初年用兵以后，外备强敌，内防伏莽，各省防勇，万难全撤，虽益以厘金、洋税，仍若不足。臣忝抚浙江，已叠将支绌情形一再陈奏。各省情事，虽不尽知，然屡准户部咨催协饷，开列清单，即如江苏、广东，素称丰裕，亦复欠数甚巨，其余各省，大略相仿。今骤需巨款，势必纷纷欠解，部议处分虽严，然只能竭其所有，势不能强其所无。两事兼营，万难兼顾，不如略分先后，期于必成。可否饬下户部，将各省协解饷款通盘筹计，不以历年派拨之数为定，而以各省实解之数为额，究竟每年能添解若干。如不能两事并举，只可先竭一二十年之功，岁提三四百万，专意海军。待海军就绪，库有储馀，再议旗兵加饷。庶循序渐进，事有归宿。溯查旗兵减饷三十年，固属异常困苦，亦已支持到今。臣非敢谓加饷之不重不急也，而以海军关系较之，则尤为至重至急。故为此万不得已之说，或亦一举两全之计。至国家亿万年丕基，当筹亿万年久长之策。八旗丁口众盛，数十百年后，蕃衍生息，其数更倍于今。即兵饷复额，万无给足之理，朝廷亦更无养育之法。其应如何安插疏通，拟请旨密饬亲信王大臣从长计议，徐图补救，是非臣之谫陋，所能拟议毫末者也。

光绪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奉到朱批：创立海军自系当务之急；而旗兵日久困苦，何以资操练而固根本？至欲另筹安插疏通，轻议更张，尤属非是，原摺着即掷还。

顺直水灾，常熟翁文恭、南皮张文达各作书画便面十，售赀助赈，每件二金。都人未之前闻，赈局司帐，亦不知二公笔墨之身价也。忽为一不知姓名人所见，尽数买出，赈局以为利市，往二公家，再三请益，二公不允。都中以为奇谈，日往局问讯者数十起，而卒不可得矣。

《四库全书》于本朝著作抉择綦严，集部尤甚，名望稍次，皆在屏除之列。雍乾学者，时代太近，或其人生存，格于定例，不及著录。嘉道以后，更无论矣。光绪中叶，论者多主续修《四库》，朝旨允于《会典》告成举行。未几，即有日本之败，《会典》成后，新说繁兴，百政待举，无暇及之矣。

阮文达公大考，《眼镜诗》首二句云："四目何须尔，重瞳不用他。"时高宗年近八旬，目力不减，颇以老健自喜，阅诗大喜，拔置第一。文达因是骤跻显贵，出膺疆寄，入赞纶扉，躬际太平之盛。晚岁优游林下，寿臻耄耋，每逢庆典，屡沐恩施。儒臣之福，莫与比伦，皆一诗之功也。《蕉窗随笔》谓其谄事和珅，授以意旨，固属诽谤之词。然公以词臣在朝，焉知宫禁细节，纵非有意刺探，其闻诸内廷行走亲近之臣，固属当然之理。和相既有师生之谊，圣躬康泰，平时自宜谈及。适逢其会，形诸歌咏，遽邀上赏，乃事实之不可讳而不必讳者也。光绪壬辰，潘文勤公为总裁，相传有钟鼎关节，亦是类而已。

旧制，六部中户部、刑部以省分司。户部以广东司为首领司，刑部以贵州司为首领司，皆以所管之省地僻事简，令兼其事。凡部员到部，分司平时点派例差，如陪祀、当月之类，均由首领司呈单，自新进中选取之。陪祀者，春秋时享，随驾前往。当月者，轮班值宿本署。匪惟无功之可言，稍不自慎，尚有过失，部员皆以为苦。刑部专差，有监斩--事，尤为畏途。新进部曹咸不能避，稍有门路，往往辗转求免。观李莼客《日记》，作书致各方请托之状，亦可怜矣。每司旗人正掌印一人，汉人正主稿一人，以旗人掌印为重。近年，旗籍颟顸者多，汉官稍露头角，亦有以正主稿执政者，俗谓之"当家"。司员初至，谓之"散走"。既而，随印稿到堂画稿，谓之"吃面"，"吃面"者见堂官面也。见面已频，随事讯问，应对合宜，堂上既知其人，遇有差委，谓之"乌部"。印稿开单，堂官点派，不在单内者不点，不列首选者不点。散走得差，旗人以帮印行走始，汉人以帮稿行走始。旗人洊升帮印，而掌印行走，而掌印，而正掌印。汉人洊升帮稿，而主稿行走，而主稿，而正主稿，循序渐进，亦不越次。郎中、员外、主事补缺章程掌于吏部，不出定例之外。补缺之后，或得候补京堂保案，而内跻卿贰。或得京察一等，外简道府。虽无成法，惟资、劳、才、望四者必居其一。当时职官幸进者未尝无之，然而鲜矣。

光绪中叶，帝初亲政，各省乡试，考官命题，颇有忌讳。甲午科四川省乡试，正考官朱琛、副考官徐仁铸。第一题《必也正名乎》适朱琛请假回籍，徐仁铸先回京。上召见，问曰："何名之可正？"盖上以宗支入嗣，鉴于宋、明尊崇所生之弊，讳言之也。仁铸对曰："向例正考官出第一题、第三题，副考官出第二题及诗题。"未几，朱琛以大计免。文字忌讳，微特对上也，同官亦有之。辛卯科四川省乡试，正考官李端棻，副考官陈同礼，字润甫，吾乡怀宁人也，其后与余家联为婚姻。第三题《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先文庄拟墨中有句云："伊吕老匹夫。"闱墨刊时，润甫请于文庄，以"一"字易"老"字，言张子青相国畏言老，文庄笑而许之。

奸案格杀勿论，按律应在奸所登时捉获。苟非然者，不能引此条为例。光绪间，粤中有本夫与妇随人逃后两年，踪迹得之于数百里外，因并杀之者，援例释罪，部员挑剔勿允。时李勤恪为粤督，杨莲府制府为入幕之宾，改判词云："窃负而逃，到处皆为奸所；久觅不获，乍见即系登时。"薛云阶尚书在部，见而大赏之，立允其请。旧案中，女子在楼上，见墙外有小遗者，指其阳示之，羞忿自尽死。欲构其罪，既无言语调戏，又非手足

勾引。一老吏为批曰："调戏虽无言语，勾引甚于手足。"乃定狱。薛尚书谓此二句，尚不如新案谳语之警策云。

黄婆以元至正间自崖州附海舶至上海乌泥泾，始教人纺织木棉为布。创为绞车以去核，为推弓以弹茸，为纺车以成丝。由是遍传海内，而松江、太仓棉布之利尤甲天下，上海又为松、太之最。黄婆殁后，乡里醵金葬而祀之。道光六年，以河道梗，创举海运，用上海沙船集事。于是士民谓沙舰之多，由于织布市，议建黄婆专祠，以报其功。上官格不入奏，而祠已成，包慎伯为之碑文，以先棉之祀，比之于先农、先蚕，文载《齐民四术》。今上海租界繁盛，几无隙地，黄婆祠所在，则人无有知之者。盖当时既不列祀典，年淹代远，久已倾圮无余，地址以价日昂贵，亦侵占皆尽，殆灭迹矣。念西洋商务，果其专心销货，弗借兵力，无意侵占土地，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不须商人列肆，更不用使者驻京；则其奇巧之器，创始之人，吾国方且馨香顶礼之不暇，何至战争哉！佛教东来，贤士大夫多爱其玄理。即明末耶教航海而至，以私人性质，无国际交涉，学者犹乐与之游，不似末造民教相仇，其理则一也。合肥李文忠、武进盛愚斋尚书，通商惠工，功德在民，有不可磨灭者。文忠始购纱机，愚斋身亲其事，二公之泽，较黄婆为多而且遍。惜今之人思想薄弱，并世之，人无敢侍之前贤往哲，比于先农先蚕。斯乃世风递降所致，非人力所能为矣。

先文庄乞归田里，凡八上章，皆蒙温旨。李文忠公书曰："近年以来，未之有也。"其后，文忠与余偶言及此，曰："此许恭慎之力也，事后乃知耳。人告尊翁，言醇贤王以缓加旗饷事，盛怒之下，得阎文介一言而解。文介终年不得见王，尊公恶乎知之云。"文忠之言自必有据。然寿州、嘉定两相国致文庄书，至今犹在，皆云"朝邑之力"。寿州书云："加饷为邸意，是劾邸也。"嘉定书云："大疏既上，丹初詟不容口。"同一当道，而见闻不同如此。章京中有同年友传语相告，则云："醇邸见疏大怒，曰：'汉人太无良心，做旗人官而于区区之饷，犹吝之耶？'朝邑曰：'王毋然。使疆臣人人如浙，则国家不患贫矣。'"章京之言未必全虚，而又有同异，可知朝政之不易知，人言之难尽信。

又有一事类此者。文庄与徐季和京卿，为庚申会榜同年，嗣以女字嘉定相国之子惕祥，过从甚密。相国为京卿叔父，相形之下，不免稍疏，然亲友之谊，未见因此生隙也。其后京卿章奏，附见《邓铁香集》行世，曾密保人才，以钟德祥为第一。未久，德祥两上封事，弹劾文庄。其中内幕，与京卿不无关系，文庄始终茫然。次岁，德祥以赃罪遣戍，两请捐费邀免，均奉严旨申斥。京卿虽举主，而封事留中，人不之知，政府亦不能尽记，故未获咎。及京卿视学皖中，请修学宫，责命绅民出资，波及寒族，文庄见奏，乃叹其年谊之薄也。

德祥弹章两上，一由湖北巡抚谭继洵查复，上以"措施失当，任用非人，致招物议"，谕令吏部议处分。及部议落职，上以"宣力有年，平日办事尚属认真，特从宽典"，明见谕旨。国史立传，定兴为总裁，改云："部议留任，上谕加重"，可谓奇谈。寿州孙文正同在史馆，馆员录谕旨以请命。文正曰："国史三十年复修，届时憾者早死，不复能舞文矣。"然不十年而国以亡。今商务印书馆国史列传所载，犹是定兴主笔之文，未之改也。一由尚书裕德，侍郎廖寿丰查复。四川官运局，群以为利薮，自丁文诚时已然矣。文庄履任，夏菽轩中丞时为盐局总办，辄以旧令尹之政相告。名目甚多，无非公款取息，作为公费而已。文庄曰："以往之事，可置勿问，嗣后勿任再取。我非奏定之款，不敢取诸公中。"其时并不知后有参案也。及两使既至，中丞请秘勿宣。然册籍俱在，岂能尽掩。两使据有案者入奏。上以"宝桢于款项出入，未经整饬，札提公费等，多不严明，惟盐务补救之功不可没，免其置议。"两使又以"官运济楚，公私交病"为言，上以"唐炯、夏时相率徇隐，均议革职，薄责后任川督"，未加更正。文诚擒斩太监安得海，颇负重名，纵有小疵，微论其旧日局员之不欲泄也。即文庄与两使之意，推之朝廷免议微旨，莫不如是。《清史稿》列《文庄传》于丁文诚之后，以《吴武壮传》与诸淮将合为二卷，并不知武壮为文庄旧部，继为统军，故后文庄曾为请建祠，有案可稽者。《清史稿》又曰："继丁宝桢弊绝风清之后。不特叙事兼议，有背国史体裁，似秉笔诸公，于当时朝报，未曾寓目。作史之难如此，不可不知也。"附录《请建吴提督专祠疏》如下：

> 臣查，已故广东提督吴长庆，原带"庆"字营，于同治元年，随今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自皖至沪。及臣以编修奉旨赴沪，经李鸿章在江苏巡抚任内，照会募勇剿贼，并将吴长庆"庆"字两营拨归臣部，由松江进兵，规取浙西。该故员身先士卒，所至有功，而克复嘉兴府城，厥功尤伟。李鸿章请恤原摺言之甚详，已蒙洞鉴。今该绅等具呈前来，出于至诚。恳恩准将已故广东提督吴长庆，在浙江嘉兴府立功地方，建立专祠，列入祀典，春秋官为致祭，以抒舆悃而彰崇报。

吴吉人副戎生性伉直，在浙被议，奉调至川，先文庄用为管带，驻峨边防夷。副戎曰："杰在浙统兵，多于此矣。"文庄曰："领军不在多寡，尽职而已。汝不记为卒时事耶？"副戎曰："唯公用之，敢不从命。"副戎时来省，每至督署，辄谈夷状。副戎曰："吾初至边，辄有夷人杀人越货，追之则逃，吏云：'向例，俟其叛也而诛之，免兴大役。'吾意彼能来，我岂不能往。其后，逐一逃人，穷追至彼寨，攻克之，令献罪人，斩以徇。自此一劳永逸，连岁无劫案。"其后，副戎守镇海炮台终身，光绪末年犹及见之。时浙绅为文庄建祠于省城，副戎持异

议,谓宜在镇海,将自募赀为之。副戎旋逝世,未几国变,其事遂寝。

卷　三

李文忠以大学士任北洋重镇,虽不入阁办事,而隐持国柄。法越之事,举凡用人、调兵、筹饷、应敌、交邻诸大政,朝廷均谘而后行。武进盛愚斋尚书常云:"是时吾与眉叔,日在傅相之侧。公于签押房外,另辟一室,处吾二人,以应不时之召。回忆年少,殊无所知,虽云仕优则学,究无所取资,半载之中,受公陶镕,平生得力之处无过于此。"眉叔者,丹徒马建忠也,均于是役知名。以弱敌强,虽甚支绌,未至败绩,中外尚无异言。公明瞭兵事,不宜开衅,犹未知兵械两绌,不可以战。其《巡海疏》中有云:"内卫京畿门户,外控藩属邻邦,俾北洋海疆千馀里,有事得资援应,尚称缓急可恃。"有云:"渤海门户深固不摇。"有云:"修筑新式炮台,讲求制胜机宜,俾声威既张,敌情自慑。"读公之章奏,似嫌过于自满,启上骄志。光绪十四年,户部奏言,不购军械。十五年上谕:"嗣后购买机器军火,各项物料,均着先行陈奏。"当时节缩经费,专为颐和园土木工程之用,公以汉臣而膺宠眷,未便与人家事,此不能为公咎者。然北洋海陆全军,缓急足恃与否?渤海门户,深固不摇与否?公于事前似未尽知。不然,观常熟《日记》,未开战先,常熟曾至津,督促宣战。公当以去就争之。何至轻于一掷,情见势绌,底里毕露,百患皆作。陵夷至于土崩瓦解,不可收拾,酿为他日神州陆沈之祸。《春秋》责备贤者,公不得辞其罪矣。

日本久有雄图,惮于启衅而未发。项城为办理朝鲜商务委员,好事喜功,实有以致之。先是,醇邸致书李文忠云:"袁道捷于肆应,巧于侦察,是其所长。其人年少,未可恃也。"文忠终爱其才,未忍遽摈。及朝王丧服,求免吊祭钦使,虽渐有异志,然在中国,徒虚荣而无实利,奚必有此举以树敌。项城督迫益急,挑剔字句不符,揭其行贿,礼部卒行天朝礼制。在西人为见所未见,日使尤蓄怒,祸机潜伏,有识之士,咸知患在旦夕矣。

自赫德掌榷之后,政府外交,倚之如左右手,质言之,即倚英为援也。是时,英畏俄甚,俄谋印度,不遗余力。光绪中叶,俄人请护照入藏游历者踵相接。英亦严为之备,驻藏大臣升泰,在印度屡见奏报。两国猜忌益切。英利用我,阻俄南侵,与我交睦。初,伊犁之役,戈登位已崇,自请脱英军籍入伍,战事虽息,其旨微见。英海军少将琅威里,就聘任海军帅,所谓"同袍"者非欤?文忠暮气,琅威里排去,英知我不足与谋,日人从而结之。英、日既协,势乃交迫。将战,总署使赫德咨英使,英使以慎重劝而不力阻。既败,乞为和议,亦不许。文忠晚年憾英,辄言"岛人无信",谓英于战前,宜洞若观火,而不我以告,成败既见,欲早为计,又为所尼,不至败绩不止也。

海部成立,福建船厂学生位至提镇,多有妻妾,筑室刘公岛上,平时自为嬉乐。琅威里治事严,无论旦夕,一闻令,师船齐集,将帅士卒同甘苦,行则舰长司机,泅则兵官下海,军中苦之。南巡之役,琅威里在旗舰定远,海军提督丁汝昌在镇远,至香港。当是时,中国海军等次,列世界第六。琅威里上岸,方以提督之荣,炫于其乡人。暮归,帅纛移于镇远。问其故,部众拒不受命,怒而辞去。海军之败兆于此。

项城闻变,惧为日俘,将先归,举唐绍怡自代。绍怡请以中州之人能留弗去者,与之俱守,汴籍人莫敢应。适项城中表某甲至汉城,谋事未成,慨然自任。项城立授为随员,议协登舟。次日,敌军大至,绍怡夙与英使朱迩典善,避入英馆,礼遇甚优。某甲踪迹而往,杂居仆役之间。及相偕返国,甫登轮船,入大沽口,突抱持绍怡入海,泣述始末,谓绍怡辱己以辱国。项城两解之而不责。其后项城治兵,用理军需,屡以侵蚀败,项城不咎。

中日战事方起,是时当局要人李文忠为海陆军帅,手握全权,直隶提督叶曙青为大将,身当前敌。项城为行人,通使命。合词请班师,以待天下公论。政府未识敌情,不知日本之不可胜,惟惧胜倭之后,俄人乘势而动,攘以为功。不知日本历年备战,兵力财力远出我上,惟责海陆军统帅意存畏葸,顾虑延宕。且惧商民之赍敌粮,又恐日兵登陆,强劫军火,欲拆卸过关铁路,屡次皆见上谕。当轴诸公心目中,视日本渺小之甚,犹可说也。而自顾左右,无一亲臣,欲与人战,岂堪妄动。读史者,辄谓宋人于女真、蒙古轻于启衅,然史者,鉴也,诸公读书而不知鉴于往事,殊难辞责。

行军之事,未有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自户部奏定,光绪十四年之后不购新械,武库已空如洗。战衅既开,一则议购英国新式三快轮,再则议购智利兵轮七艘,三则议购德国鱼雷猎船四艘,言明能行二十八迈,四则议购英国阿厂新造大快轮,五则议购德国大炮一百二十尊。船械不敌,政府未尝不知,而敢孤注一掷。寿伯符诗云:"衮衮诸公胆气粗,竟凭意气丧皇图。"为庚子咏也,然甲午亦复如是。

中日之役,主战者,高阳、常熟。奔走高阳之门者,项城,为常熟之耳目者,通州张季直殿撰、萍乡芸阁学士也。项城归自朝鲜,力诋文忠设计之缓,使从己谋,可以制敌于先。光绪九年,殿撰从吴武壮率师援朝,先据汉城,拒退日本,身亲兵事,谓确有胜算。是科会试,与学士同出常熟之门,互相标榜,欲以奇计自见,实为

主战派之首领。

叶曙青以步卒二千，当倭一旅团，全师退至平壤，未始无功。然区区小事，侈陈功绩，大开保案，宜乎受人指摘。吾乡吴鉴泉观察与于是役，事后痛定思痛，言惶遽之中失履，以袜行，苦不堪状。蒯礼卿京卿笑云："所谓刬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言之可哂。

叶曙青名志超，先为骑将，逐捻贼余众于淮城东，擒斩逾万，捻首赖文光奔扬就获，东捻以平，志超以功洊升直隶提督。治兵有法，行营中自立武学，以练军校。至今其裔孙，犹有列名于军伍者。卫汝贵者，盛军偏裨。周武壮、刚敏兄弟相继薨，汝贵代领其众，李文忠颇赏之，常致书文庄，论吴武壮犖金朝贵而及之，云："公部下少人材，不若周氏兄弟，则筱轩为之也。"志超、汝贵帅师分道至朝鲜，以间色服装，持旧式器械，用密集阵法，而且无工兵为营垒，则战守咸失其宜；无辎重以输运，则前后不能相顾。一旦与日人遇，寡不敌众，缓不济急，其败固宜。项城为丁汝昌请恤不得，慨然曰："甲午之役，吾身在军中，闻溃卒言：汝贵持刀立阵前，督军力战，日人颇失利；未几，援军大至，势不可当。其败也，譬如机器，以引擎、锅炉、马达速率之不敌，出货固宜不若。仅归咎于货出之一部，谁任其咎？以余观之，朝廷赏罚之公，虽汝贵亦应赐恤，遑论乎汝昌！"

我师集平壤，势均，相率乞文忠公子伯行星使为帅。张幼樵副宪时参文忠幕，争曰："谓将门有子，仲彭、季皋宜当此选。公之弟且不以能战名，何有于其子！"文忠徐言曰："固知，非太尉不可。"副宪曰："此为公也，非自谋也。"文忠乃复诸将电云"方儿向未亲行阵，吾更难内举不避亲"云。

平壤之败，诏夺文忠三眼翎，褫黄马褂。次日，伶人赶三演丑表功，去保儿插诨云："我有汗马功劳，奈何夺我三眼翎，褫我黄马褂？"其时勤恪公子经楚佑三明保入都，市井无赖怨赶三者，假佑三名，俟其出，执而鞭之，赶三寻死。余尝戏问佑三弟叔云云："令兄奈何辱死名伶？"叔云曰："谓吾兄杀人者，未免誉之过甚。吾兄闻淮军败，傅相受斥，正不知匿于何所矣。"余亦为之失笑。

将战，当局知器械不利。海军客将献策，购新舰，别成一队，袭敌后路，多方以误之，使彼不敢轻出全力，萃于我师中坚。诚良计也，然屡议而屡败。彼外交利而我钝，益束手无策。惟恃两铁舰，而十寸口径之炮弹时，只余三枚。津沪各局，能铸较小之径二又半者，强配之以应敌。八月十八日，我陆师闻平壤败，将渡鸭绿江为后援，海师泊于口外，食时遥望，浓烟一缕，知日军且到。我军本作双排，如篆书二字形：以镇远、定远、致远、靖远、超勇、扬威为一队，而镇、定两舰列左右角；来远、经远、济远、平远、广甲、广丙为二队，而致、经两舰列左右角。强者当先，弱者在后，本英将琅威里所练阵法。提督丁汝昌率诸将立于望台上，指挥诸舰应战，客将踊跃，谓堪一试。令下，阵容大变，横列为一字阵，强居中而弱为辅，愈弱者愈落边际。弱舰觉处危地，退避稍后，全军遂成半月形。汝昌不谙军事，总兵刘步蟾掌旗号，实为此谋，以图自免。定远望台，为平时觇远之资，下有巨炮，战时折叠弗用。步蟾将发巨炮，未计及此，一轰而裂。汝昌倾坠，不复能与战事，号旗之干，经一炮而折，我师失所指挥，众心益涣。日军作双行，鱼贯而至，船迅炮捷，如疾风骤雨，势不可当，攻我军之右，直冲而进，以达于后，圈超勇、扬威两舰于阵外而歼之，憯广甲惊遁。敌舰比睿、赤城、西京丸受重伤，不支而逃。日移军攻我之左，复用前法穿插，使致远、经远、靖远、来远、平远、济远、广丙七舰，与中军镇远、定远截为二段，夹攻之。致远力战，被重损，将湮，欲毁一敌船，与之俱尽，驶入日炮密集之处，几至而没。管带邓世昌，救起不欲独生，奋掷自沉，死事最烈。同时，经远管带林泰曾，战死船毁。来远、靖远、济远均着火。济远先逃归，来远、靖远且战且熄火。镇远、定远奋斗甚猛。其时敌军尚有九艘，以四舰当之，自日中至暮，胜负不决。日船小于我，速率倍我，不敢夜战。令船松岛受伤至重，几弗能兴，乃全师而返，我师亦旋。

丁汝昌夙将骑兵，以统海师，朝廷用人，自为失当。汝昌屡受督责，欲战，自知不敌，惟求一死塞责。大东沟之役，仓卒应敌，不知学理，立定远望台之上，致被震仆；反谓日炮击毁，倾覆受伤。朝臣不知机械之学，无从指驳。外人见之，无不匿笑。然汝昌见危授命，较之临阵脱逃之方伯谦、服毒呼救之刘步蟾，高之奚止一等，于以知旧道德，犹胜于新知识。

诸军至平壤，正当论功请奖，志得意满之时，总兵聂士成先归，回直募勇，不任覆军之咎。其后守连山关隘，不当日军要道，反以见功，洊升直隶提督，可谓至幸。和议既定，独领一军拱卫畿辅，周旋朝贵，颇为一时所重。其于叶、卫之失机，归过于李相之轻任，当淮军气尽之时，尤能以此自别。然士成为鲁伯阳之姻，曾假以巨资，贿买上海道缺，损其资三之一，不啻掷黄金于虚牝。天下事有幸有不幸，诚不能一例而论。庚子之役，士成力战阵亡，死事颇烈。上以多年讲求洋操，原期杀敌致果，乃竟不堪一试，责其不能退八国联军。时论颇为之惜。若追论平壤之事，则可矣。

承平日久，北洋淮军仅存三部。一盛军，歼于平壤。一亲庆军馀部，即先文庄解兵柄后，吴武壮代领而留卫畿辅者也。武壮征高丽薨，张光前、黄仕林分驻旅顺，寇至皆溃走。一铭军。刘壮肃曾与文忠要约：继为统领者必以刘氏子弟，是时刘盛休为将。文忠知不能战，而耻于全军覆没，不以当敌。文忠始终维护此军，

幸而瓦全。已亥，文忠复出督粤。光前往贺，述及曾至无为谒文庄，而拒弗纳。文忠曰："汝败军之将，不见宜也。"既而，仍用为粤中防营统领，文忠于淮部，究有念旧情也。

宋庆，旅顺守将也。刘盛休，大连守将也。庆调赴边，御敌于鸭绿江岸。盛休调赴平壤前敌。乃以赵怀业新募六营守旅顺，徐邦道新募四营守大连。倭师过鸭绿江，中朝震荡，几于手足无措，不啻驱市民而战之，安得不败。文忠庖人罗之婿某甲，为信义洋行犹太德人满德之商伙，奔走于诸将之门，承买军器。诸将至督署求见，某甲辄为伺文忠起居而恰当其候，诸将大欢，咸乐与交易。及败，日出一军渡鸭绿江，趋辽沈；复出一军由海道至貔子窝，取大连、旅顺，如风扫叶，吾国上下，无智愚贤不肖，咸知不敌。时帅府方主购械而料其无益，或朋比某甲，蚀其金而尽予以敝者。建德周玉山制军，时以开缺按察使掌前敌粮台，力送至军，辄取复文为证，弗任运输不继之咎。诸军见敌，尽弃军实而走，器械尽失，即良窳无所分。文忠内幕，不至有簠簋不饬之嫌。于是诸将无罪可逭，卫汝成、聂桂林、赵怀业、黄仕林相继就逮。劣械一案，文忠甥张楚宝观察在天津司军实，独知其隐，辄阴伺之而不肯言。暨事外泄，群矢集于观察，报载文忠手批其颊。时先文庄以事怒表兄程邦柱，而眷念旧谊，不忍遽绝。一闻此事，笑曰："吾甥固胜于彼也。"

珍、瑾二妃幼年，文芸阁学士曾授之读，学士与妃兄志伯愚侍郎为至友，密近宫闱，举动尤为众所侧目。甲午大考翰詹，学士一等第一。蒯礼卿太史为隐语云："玉皇大帝召试十二生肖，兔子当首选，月里嫦娥为通关节。"传为笑柄。及鲁白阳案，二妃以受贿贬贵人。时东事起，侍郎上万言书，虑陪都有警，自请募勇设防。奉旨赴热河练兵，方在军中，未逾月，左迁乌里雅苏台大臣。都人为打油诗曰："一自二妃失宠来，伯愚乌里雅苏台。冰山已倒冰蛆散，愁煞江南李木斋。"木斋为当时清流，与侍郎友，故连及之。

田庄台之战，吴大澂为统将，当平壤之叶志超；魏光焘领重兵，当平壤之卫汝贵，狼狈尤胜于前役。常熟翁相当国，均置不问，且使回任供职。异日翁相得罪，大澂连坐，舆论无有冤惜之者。

日本军锋所及，当者辄靡。是时，其兵未若后日之众，皆在沿海一带，与舟师相接应，且利以入关，无暇他顾。大连、凤凰两城，虽克勿守，金、复、海、盖均下，舍辽阳不取，卷甲西趋，急攻牛庄。山东荣城、文登，既得旋弃。兵舰游弋，已近大沽口外，其意可知。聂士成守连山关，以克复凤凰城为己功。依克唐阿、长顺守辽阳不失，以为陪都保障，且盛称东山猎户之力，而辽阳州知州徐庆璋，因此而有"徐青天"之称。所谓虚报战绩者，非耶！

德宗入继，憙斋中丞上疏请崇所生。上以醇邸原奏昭示天下，其中晓谕之词曰："吴大澂果有此奏。"迨中丞兵溃于田庄台，奉谕议处，其中诘责之辞曰："徒托空言。"都中集为联云："果有此奏，徒托空言。"是役都中诗词联语甚多，兹录五联。一曰："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军覆没，割地求和。"二曰："台奉二百兆，一分薄礼；翁孙十八子，三代同堂。"谓常熟、济宁、合肥也。三曰："送台湾，翁孙双定计；使日本，父子两全权。"四曰："相国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五曰："卫达三呼冤赴菜市；刘坤一挣命出榆关。"又有诗曰："军书旁午正仓皇，又见尚书访鹤忙。从此儒林传雅话，风流犹胜半闲堂。"甲午冬，东单牌楼二条胡同翁常熟尚书宅逸出一鹤，尚书自书"访鹤"二字于门外，故有是诗。

中日议和之始，张荫桓、邵友濂为专使。荫桓请训，时上谕以"偿兵费可许，割地不可许"。总署为拟漆书云："有关重大事件，须电奏请旨。"两使衔命至长崎，日本问有全权否。对曰："有之，惟须电奏定议。"日人谓权力不充，拒之不纳，而示意须李相来。朝廷不得已而使之往，且允割地。既得所欲，旋为俄、德、法三国干涉，日人惧，惟取台湾而归我辽东。是时日本兵力，如是而已。

日本之胜中国，所谓彼胜于此则有之。是时，日本兵法，未臻精密，尤其甚者海军之脆弱也。外交情形，亦复茫昧，所仅知者，唯联英一国而已。大东沟之战，日本阵法，识者谓以中国舟师吨数，苟驾驭得法，足以剪此而有余。当时伊东祐亨，海军知识犹极幼稚，与其言战，毋宁谓之历练胆识，姑试之云尔。日军力竭而遁，既而余舰补充，商船改造，仍耀威于海上，乃举国一心之效。吾国舰队残不成军，伏匿不出。江、浙、闽、粤四省督抚作壁上观。政府设施，唯知诘问北洋，以窘淮军。上下离心离德，自取覆败。我愈钝，敌愈利，天也。马关和约，群雄环伺，伊藤陆奥岂不知远东之为禁脔，而几幸中国之昏暗。倘得倘失，皆于俄顷间。中国当道，遂举此以例孤悬海外之台湾，屡求乞于伦敦，迄无效果，其愚诚不可及。然与彼时日本之军事、外交相较，亦百步五十步之间耳。

当时西人议论，谓日人明知辽东割让，必启外人干涉，曷不早为之计：使伊藤博文于中日约定之后，留李相勿遣，以辽东归之，胁与订中日联盟约，亚洲门罗主义，其庶几乎。

台湾之不能自立，无智愚皆知之。唐景崧、刘永福未尝不晓然于中，其所以敢于拒日者，离乱之中，浑水摸鱼计也。景崧七日而亡，永福一战而溃，人早料及，固无足异。杨西园尚书遵旨内渡，率所部归，不伤一

人，不折一矢，身名俱泰，其识固加人一等矣。景崧，同治乙丑进士，少有文才。曾作谜云"荡妇灯下制郎冠"，打唐诗一句"碧文圆顶夜深缝"，甚为京师一时传道。

和议既成，慈圣颇欲根究主战者之罪。以高阳老成，且为穆宗师傅，不疑之及，意专注于常熟。于是，吴大澂已复任而寻免，汪鸣銮突然被谴，俱常熟里党。其时常熟之帝眷未衰，犹为曲谅，故仅披其枝叶，而未伤本根也。

李文忠以洋务为世诟病，嗣子伯行侍郎尤被其祸，甚至谓其婚于日本皇族。袁爽秋太常，先与有儿女姻亲之约，甲午之后，至绝其婚。其为众口所不齿如此。人三成虎，不足为奇，莫奇于当时士大夫随声附和者之众也。惟刘壮肃及袁项城贤之。壮肃曰："伯行至金陵应秋试，吾入其寓之门，无门焉者。因而入其室，主人方读文，专心致志，若未见客之来也者。吾近察之，书几上置角黍一盘，糖一匙。因近墨盂，读时目视书而手取角黍，蘸糖食之，误蘸于盂，墨汁淋漓于口角，于此足征其好学。"壮肃始终敬礼之。项城小站练兵，东海为掾属，偶然谈及。项城曰："公等知伯行为何如人？"东海曰："吾习闻京师南城士夫之议论，知其李傅相之不才子也。"项城曰："彼以李傅相之故，而屈抑其能，苟非为傅相嗣者，其名位必不止此。以吾观之，朝廷不欲求贤则已，果欲得人，此真天下才也。"其倾倒如此。洎项城得志，坐镇北洋，遥执朝政；侍郎素与有旧，段芝贵为居间，攀援而得任英使。过津，侍郎执下属礼甚恭。项城以兰谱答之，欢若平生。既而，项城罢官居洹上。侍郎三载任满而归，以武进盛尚书之荐，署邮传部侍郎。入京供职，道出彰德，咫尺之远，未往谒见。旋继梁燕孙之后，任铁路局长，将项城左右素豢养于九路者，裁撤大半。侍郎久于外省，未谙酬酢礼节，致忤权贵，非其本怀。因此与项城绝，以晚节终，可谓幸矣。

中日战罢，高阳、李文正用项城为将，以新法练兵于小站。文忠自马关归，偶与语及，曰："余败军之将。候袁大少爷成军后，可以一战。"项城闻言，憾之终身。

先文庄督川八载，遇教案两次。未履任前，有重庆教案，教绅罗元义纠众械斗，致伤人命。文庄至，枭元义以徇，法使争之，不许，而乱立止。大足教案，薄给以资，令移教堂以去，民教均服。甲午之冬，解任受代，新督两易其人，未及至蜀而事发。是时民仇教甚，不数日中，蜀境教堂几毁其半。适当中日战役之后，公使、教士气焰甚盛，朝旨罢川督职以谢。观于《中东战纪本末》所载路透电，言英、法两使，皆自言功，而不知其故。其后，闻于李文忠公曰："军败于外，祸发于中，是予之过也夫。惟时英使日至译署，噪于恭、庆两邸前，请镌川督职。予方议日本商约，遇恭邸，问曰：'川事奈何？'恭邸曰：'任如何，必不许。'是日，恭邸以他故先去，而庆邸诺焉。予素知川中教堂多属坎拿大，今兹教徒呼吁，正坎产也。坎虽属英而隶藩部，英使曷故而争，译署曷故而许，均出轨道之外。"观此，可见数十年前之外交。

初次偿日本款，在日兵临境之时。太后以部款不足恃，出内帑二百万两。张樵野侍郎时在户部，召见时，言于上曰："臣任户部，奉职无状，致动内帑，俟库款稍裕，当先筹还。"上变色曰："斯何时也！何须预筹及此。"侍郎窥伺上意，不满于太后。因受帝眷，不免过献殷勤，故及于祸。

甲午以前，译才绝少，伍廷芳、罗丰禄皆北洋一时之选。李相入阁办事，丰禄中西文并佳，得留直隶，禄位如旧。廷芳随李相至京，议日本商约，日译路透电文，令人以精楷写之，呈诸李相。一日，问曰："汝自书耶？"对曰："然。"李相曰："嘻！罗丰禄谓汝不识字，何其言之甚也！"顾视其公子季皋，曰："固胜于汝。"适仆人以路透电至，公子请曰："译署索取，曷令就此译之？"廷芳大窘，转求其解，且问文体于公子，而草草录出，字皆如指顶大。李相一见，曰："汝年尚未衰，目力胡以类于老光，今日未携尔眼镜来耶？"一笑置之。先是，有浙江许甲者，与李夫人有戚谊，需次直隶。李相以其年少，命其至幕府美人毕德格处，讲习西学，甲漫应之而终未往。将及年余，一日，召洋人某乙入署摄影，用甲通译。甲闻之大窘，急走告毕德格，先见某乙，为道其情，约以手作势，而唇吻任意作声。李相不通外国语言文字，见甲与洋人应对裕如，以为可用之才，曾不知其口中喃喃作何语也。有间，以为洋务局员。老辈之易欺如此。又数年，李相出督两粤，旧日舌人星散，仅携医士麦信坚自随。道出香港，酬酢中应有祝辞，皆毕德格预为之捉刀，麦信坚背诵而已。大廷广众之地，竟能鱼目混珠，此今人幸进之心所由起也。

文忠使俄，慈圣召见于便殿，问曰："汝知使命之意乎？"文忠对曰："未也。"慈圣曰："中国败于日本，汝辱斯甚，国耻如何？今命汝西行，联络欧洲，抵御日本，慎之勿懈。"文忠至欧，乃有中俄密约，与俄主面订。同时虽泄于外，多出各国外交家所揣测，其真相未显也。中俄皇室相继倾覆，条约毕露。

李相两次出国，皆以嗣子伯行侍郎自随，缘侍郎曾习英文，以为行李之便而已。马关定约，李相与伊藤会议场，侍郎欲有所言，李相辄叟使勿发。随员中苟有所见，则令临时略书数字观之，以便采用。此人人所共见者也。初，中日和议，文忠知难辞谢，然辞气之间，不无踌躇。高阳李文正矢之曰："好为之，所不与公祸福相共者，有如天日。"约定，而文忠大受攻讦。及俄都，使节将行，朝旨命仲子随往，文忠为伯氏固请以行。文正曰："父子同日受命，主恩隆甚，于公足矣，何必伯氏？"

文忠盛怒，历举日约之任怨，且讥文正之食言，二公因之大哄。未几，文忠面圣，竟得所请而去，文正亦无以难之也。

蒯礼卿京卿学识宏通，吾乡人士，近代以来，殆无以加焉。京卿以光绪九年成进士，朝考文字，为丰润张幼樵副宪阅卷所见，大为激赏，拟为首选。高阳同为阅卷大臣，抑置稍后。既而，副宪娶于李相之女，京卿娶于其弟之女，殊不相悦。副宪语及阅卷事，辄曰："吾目盲矣。"京卿通籍，正当清流风气大盛之时，不免稍有沾染，毕生尊高阳、南皮若山斗。甲午后，乞假南归。及李相使俄，遇于沪上。李相见之，责斥备至。京卿突起立，曰："我有三字奉中堂：不佩服。"扬长而去。李相怒，呼曰："小子！小子！汝父若在，必施汝以夏楚。"然亦无如之何也。京师贵人门役，对于有求者，辄靳之以取利。至于榜下门生、衙门属吏，为之通报，曾不少游移于其间。惟张文达之门者以戆著称，宾客来者多畏之。一日京卿至，门者问曰："汝数数来者，何耶？"京卿曰："我想中堂。"同行者忍俊不禁。

燕俗重气义，居燕久者，亦沾染其俗。门生传衣钵，最为密切；因师生而及年谊；年谊之外，复有乡谊。论其交道，古义可风，毋惑乎其鄙薄南人之寡恩也。京中有《讥贫乏》打油诗云："先裁骡马后裁人，裁到师门二两银。""二两银"者，惟座师乃克有之。朝殿老师，由京钱八千而已，然三节两寿均不可少，总数为不轻矣。门生以此敬师，苟并此而吝之，是绝望于宦途也，故诗言及之。杨渭春观察为工部主事时，贫至不能举火，乃上书假贷于孙文正，其壬午乡榜座主也。文正出书，其家人诧曰："门生而乞助于师耶！"文正曰："唯然，必与之。彼非情急，而肯作此请乎？"及文正由总宪授工部尚书，观察正其属下，因以第一优差琉璃窑予之，知其匮也。于此，可见前辈师生之谊重。至于年谊，近年以来，惟闻仁和王文勤举其年家子善化瞿文慎为枢臣，入参密勿，其事最著。然科分关系，数百年来，京人视之，几同结社。每科一人之兴，而京外官僚，以下至微员末秩，依附而起，何可胜道！同乡之人，生同里闬，若在本地，人人皆是，奚足为异！移而外出，以希为贵，便有香火之情。京师为各方人民聚集之所，派别既多，桑梓益视为重，于是设会馆以为公共之处。始而省会，继而府县，各处林立。此等天然之党籍，较之树一义以为标帜者，未知利害奚若。在闭关时代，由座主之关系，或州域之关系，天然成为同志，谋公私利益而共守伦常大义，以辅国家太平有道之长基。较之罔利营私漫无限制者，损益相去，不啻倍蓰矣。

往日之讼师，恶名也，其事则律师之事也。家敏斋购宅外隙地，上有土丘，相传以为无后之墓，地主请移之去。敏斋曾任甘肃陇西县令，知有不合，商之本地讼师王清臣。使一无赖某甲，自承为先人窀穸迁葬。方将掘土，市中别一无赖某乙，持香烛至邱前拜，哭且诉，谓其家三世祖坟，非甲所有。挞之出，愤去，言必讼。既而掘至邱下数尺，中无所有，乃知称墓之误。甲方惊讶，清臣令往钱家坡乱冢中，觅一死柩，移至其家启视，仍封如旧，朝夕奉祀，以备讼事。质讯之日，官问曰："既为尔祖，当知其为考为妣。"乙支吾莫对。甲滔滔具陈柩内情状，验视果然，乙遂败。

日本二次偿款届期，常熟为大司农，仰屋无策，求计于恭邸及合肥相国。合肥与俄使议，密约借罗布一万万，南海张樵野侍郎曰："一万万何济？若得二万万，将三次兵费一次偿之，既省借息，且免日军驻费。"合肥以为难。既而谋之英使，欲影射俄事以动英，而俄约渐泄。英使甚中俄交密，昌言曰："中国借款，列强利益均沾，何独偏于俄？此约果行，中国铁路应借英款，且另辟通商口岸以为报。"俄使又以泄漏密约相诘，总署甚窘，南海居间调停，两国分借，迄无成议。时中国通商银行方创始，总办盛宣怀，与海关欧人某订草约，借五千万两，通商银行作保。电告总署，合肥、常熟皆喜。南海曰："此必无之事也。通商银行资本号称百万，尚不敷借款一年之息，何能担此重任？"已而果然。其他各国商人，纷纷奔走合肥之门，百计承揽，一经查核，转瞬皆虚。南海谓常熟曰："公毋与合肥谋矣。吾师外交如宁武子，愚不可及。"常熟曰："如之何而可？"南海曰："欲借英款，莫如用赫德。赫德我雇用人也。"乃以盐税、厘金作抵，筹借商款。将户部暨总署全案，查交赫德，议乃定。从来洋债有回扣，二公秘密不可知，然媒孽者藉此为词，而祸自此伏矣。

张樵野侍郎患慈眷之衰，使英时，立豫甫为之谋曰："归宜有珍奇之献。"及反，献祖母绿宝石嵌金钢钻镯于太后，献红宝石嵌金钢钻于皇上。祖母绿以重价购于法宫，旧皇室御用物也。红宝石为洋匠伪制，光彩夺真。先献上，上谕命并献太后，由立豫甫介总管李莲英以进，蒙恩赏饭。惟豫甫觉其伪，常谓人曰："樵野竟于上前鱼目混珠，可谓一身是胆。"

丁酉秋，各部尚书九卿，皆以别故，难与总裁之选。李文忠欣羡得一试差，以补生平之缺憾。时于晦若侍郎方在其幕，曾为拟策题五道备用。善化瞿相国方简詹事，惧不得学使，而知来年会总之无望，颇有希冀之意。一日，当孟秋之末，善化在文忠所，预贺其简在帝心。文忠曰："吾老矣，纵有是事，其何能为！所望者与子同膺简命耳。"二公寒暄之辞，《梦蕉亭杂记》以为先得消息，盖传闻之误。

钦命试题，光绪年间，多寿州孙文正公代拟，以书一册折角为记上呈。《四书》文、经文以监本进，无可更改。诗题初出于《唐宋诗醇》，继改用乾隆中尹文端所编《斯文精粹》，复改用《御选唐诗》。光绪丁酉以后，帝

年已长，择句无须乎人。故自壬午会榜之后，孙文正公从未膺衡文之命。洎科举末造，迭掌文衡，乃由于此。

甲午之后，各国使臣，皆彼中一时之杰。利于彼必害于我，自不待言。英使窦乐泰、法使施阿兰、德使海靖、俄代使巴布罗福，尤称魁首。滇越边界签约之日，恭邸取阅地图，施阿兰强之画诺。及章京以图进，悔已无及。不特蹙地千里，并缅甸瓯脱而亦弃之。窦乐泰大哗，予以其他地，乃已。是时，总署大臣，匪惟弗悉敌人趋势，即外人之性情、礼俗而不知。往往在我以为侮，而在彼不觉；在我以为礼，而在彼有不能堪者。海靖初见，译名曰"海静"，恭邸曰："君来寻好，而名旁有争音，非佳象也。吾为君留静之左青为音，而加立为形，曰'靖'可乎？"海靖大悦，自此改名。恭邸亦大悦，以为是固可以狎而玩之也。孰知德文译音之字，外人视之，何足轻重，徒费口舌而已。未几，各国使臣入觐，毕，随摈者循廊而退。海靖径自阶下，敬信挟其臂，使从行。海靖夺臂去，众宾中有从之者，于是，朝仪大紊。总署诸臣愤海靖无状，拟加诘问，南海张樵野侍郎不许。旋德使馆来书，责敬信失礼。事闻于上，屏敬信勿用。海靖气益张，卒夺胶州湾。自此而后，译署闻海靖至，几于谈虎色变矣。然德取土地，藉口于教案。俄与我有密约，继索旅顺、大连湾，巴布罗福措词为尤难，而亦如其欲。故当时说者言：海靖以刚，巴布罗福以柔，及其成功则一也。

俄之大错，莫如俄、德二主彼得黑府之会，纵德以取胶岛，俄因势而租旅大。俄主权重，大臣争之不得，遂启日俄之衅。数百载皇族，因之而覆其宗，数十世舆图，且以此而变其色。英雄能造时势，岂惟英雄能之哉，庸主之一颦一笑，固未可轻也。

德据胶州，使臣海靖忌李文忠为梗，致书总署，言中国威名夙著，而平素轻己之。某大员不欲与议，于是文忠摈不与闻。而常熟翁尚书、南海张侍郎受命专办胶案，尽从德人之请，唯鲁抚李秉衡获免于咎。常熟颇自幸，言："国体所关，人材可惜。"文忠笑云："然则川案之无人材，虽被黜，亦无关于国体，可以概见。"常熟亦笑，无以应也。

德、俄协以谋我，胶案即结未几，即有俄租旅顺、大连之事。适当戊戌会试，文忠方希冀试官，闻俄使巴布罗福有所请求，知为己任，笑曰："衡文之事，殆无望矣。"时公方中谗，于此种外交，更无能为力。于是，俄租旅大，法租广州湾，英租威海卫，得所求而去。及慈圣临朝，意索三门湾，百计恫喝而无所得，使臣解职去。自此外人需索，戛然而止。乃知两阶干羽，威格有苗，古人并不欺我。

毕德格者，曾为天津美领事，慕文忠之名，舍官就幕。筹筑关内外铁路，为中国铁路之始基。公子伯行从之习英文，曾见曾侯《日记》中，所谓"美人白逊克"者是也。公子季皋朝夕与游，亦从问学。文忠入阁办事，居贤良寺，与闻要政，苟有事至使馆，必使之往。德据胶澳，衔朝命晤巴布罗福，俄卒无所助。此中国昧于外情，犹未知俄、德两君会于彼得黑府之事也。

常熟相国与南海张樵野侍郎生连带关系，自康案始。乙未会试，常熟披落卷，得有为而中式。有为有知己感，欲上书自见。以张侍郎为其乡人，较为亲近，乞为书，先容，常熟允之。及往，仍拒弗纳。侍郎问之，曰："此天下之才也，吾无以处之。"及丁酉岁有为再入京。常熟知上意求新，遂荐诸朝。恭邸曰："额外主事保举召见，非例也，不可。"无以先之，乃命于总署见。会年节伊迩，无暇及此。戊戌春正月三日，庆邸、合肥、常熟、南海见有为于总署。未几，有为上书言事，上交总署议奏。章京持以请命于常熟曰："准乎？"曰："不可。"曰："驳乎？"不应。曰："然则奈何？"曰："择其可者而许之。"于是议准二事，曰："商务"，曰"矿务"。总署诸公以洋洋数千言，条陈十数事，仅允其二，惧失上意，不得已，奏请军机会议，枢府诸公惟恐任咎，拟旨会同王大臣议。迨奏上，准者过半，有为自此获上。及有为得罪，常熟、南海皆列名康党，实非二公本怀。

年终密考，少则四字，至少二字，至多十六字。盖以备万几之暇，知其人之大略。非为作传，以概其生平，亦非为作论，以较其长短，固无须乎多也。向例由军机大臣资望在先者呈览，政府中新进不尽知也。丁酉年终，李文忠问翁文恭曰："近为何事，而冗若此？"文恭曰："日与兰孙抄录密考，不胜其繁。"文忠曰："曷不使子密为之？"文恭曰："子密笃于交游，惧其先以报喜也。"以当时钱侍郎之资望，尚不能预于机密，他可知已。宣统以后，则携出誊录，视之不若往日之重，朝廷每年黜陟之典，亦不尽行。滇督李仲轩制府，于每人密考，各二三百言，于是失密考之本旨，视如例事。枢臣亦公然携出录副，无复秘之可言矣。

京朝官重前后辈之礼，翰、詹、科、道、枢廷向有此称，相沿成俗。俄租旅顺、大连案，李文忠主稿。画诺后一日，遇许筠庵尚书，问曰："旅大事奈何？"文忠曰："与之。"尚书大诧，曰："中堂不知译署有同官耶，而自为政也？"文忠曰："尔足不至署，谓予能日至而家请命乎？尔无多言，他日予将至清秘堂判曲直焉。"尚书为之夺气。翰院之制，后辈无礼于前辈，直呼至清秘堂服罪。文忠盖以此窘之，尚书虽贵，未敢抗也。周镜渔廉访为军机处领班章京时，有新进传到前问其字，廉访立呼苏拉入室。苏拉者，清语仆役也。谓之曰："汝领此君出，以我籍贯、姓字、官衔、寓所告之。予有公务，未暇与叙寒暄也。"廉访丰裁过峻，未免令人难堪。部曹之中，虽无前后辈名称，然尊卑判别，出于天然。新进

到部，分司入室以后，仆役引见本司所有人员。自印稿以下，皆一揖而退，印稿略有问答，乃列之至末一座，同官籍贯、姓字、官衔、寓所，均令仆役开单记之。不敢面询也。次日按单登门往谒，或遇或不遇，不遇则再往。继而因友及友，介绍属托，渐次相习，乃择日宴请同僚，杯酒联欢。自此而后，升沈进退，皆托命于印稿。纵有年姻故旧，转相攀附，不能逾此范围之中矣。

《越缦堂日记》近日颇有盛名，常浏览一过，记之如下：

莼客记所读之书全无宗旨，嫌其太杂。经史子集，无一不有，读之未毕，随手札记，难免首尾不贯。如经学之《禹贡锥指》、《尚书古文疏证》、《诗毛传疏》、《左通补释》、《左传贾服注辑述》，小学之《骈雅》、《说文佚字》，史学之《纪载类篇》、《野获编》、《明季北略》、《明季南略》、《小腆纪年》，金石学之《金石史》、《石墨镌华》，别集之《道古堂全集》、《味经堂遗书》、《焦氏丛书》、《蛾术堂全集》、《景紫堂丛书》。多长篇巨帙，或专门名家，在他人毕生精力所在，仅看一序，以一日了之，便加评语，谓之读书，孰能信之。最可笑者，丛书目录抄写多种，连篇累牍，视为珍秘。其至《缙绅录》亦删节记入，无复著书之体。同光以来，文人不笃志于学，咸以书籍作谈柄，为欺人之计，悉是类也。

点阅之书，《日记》中仅见三种：一《周礼注疏》，一《吴梅村集》，一《戴东原集》。皆一二日即止，揆厥情形，恐未终卷。又，一日读杜氏《春秋经传集解》，于惠氏、马氏、焦氏《补注》、高氏《地名考略》、江氏《地理考实》、邵氏《南江札记》、王氏《经义述闻》、邵氏《规过持平》同时并进，一日而终。虽精力过人，恐无此理。

论诚字工夫须自然，不须逼促。惟学问之道，苟非上智，无不从勉强而行之始者。莼客平生近于放浪，皆此说误之也。莼客于小学未识门径，始讥陈珊士、孙莲士作字从篆体，同治五年四月以后《日记》，摹仿《说文》，则诚之谓何？谓酒垆之垆，《史记》作罏，《汉书》作"卢"。按，卢为本字，罏、垆为后加偏旁之字，何足深论。谓天数一，故引伸为姱壹。按，一字不作壹解，又不知壹本从壶，且误壹为壼，益生纷纠。《爻山诗话》据《博古图》，"单疑生"即"散宜生"。按，单、散，疑、宜，古字通用，抑何足记。其邑人陈致英之《书契原指》莫非盲说，津津乐道，尤为无识。

《读史札记》较有可取，然多单辞片证，盖于顷刻之间，逐卷寻觅而得之。非若王西庄、赵云崧辈，有所见而录之，积少以成多也。明季杂史，略有考据，亦皆细故，无关宏旨。谓"柳如是归钱牧斋后，遇宴客，仍出劝觞。"虽载全绍衣《鲒埼亭集》及计六奇《南略》，抑何足记。谓梨洲涂泽学术，以相炫耀；苦贫不免请托，以冀沾润；吕晚村托买祁氏书，梨洲择其奇秘者自买，而以其余归晚村；梨洲晚年，烛笼上题"召试翰林"；傅青主印章，有"征辟博学鸿词"；陆清献与吕晚村投分最契，不啻一人。云出于钞本，国初人传，虽不知其真伪，然何必隐善扬恶。

读国朝人集，常数十种，不伦不类，莫名其意。诗宗七子，故推崇明人甚力，一隅之见，姑不必论。至近人诗词摘句图，不免明季山人之习，数数见之，尤足令人生厌。然在此书中，犹为上乘。盖莼客一生学问，惟词章差强人意耳。

生性好揭人短，论经学则以焦里堂为偏谲，论古文则言方、姚之陋，诋曾文正之未纯，而茅鹿门并不菲薄，可谓别有肺肠。臧氏《拜经文集》有《妾服议》，引《礼》君为贵妾服缌，以贵妾为妾长有子者。按，臧氏之解，诚有未妥。辰嬴生公子乐，又为秦女五人之一，而赵盾谓之贱，则妾之称贵，不以有子，亦不因侄娣，明矣。盖丧服之制，论其报施而已，本无亲疏贵贱之别。故子为父三年，父亦为子三年，夫为妻三年，妻亦为夫三年。同爨互为缌，即君臣主仆初无有分，以示哀戚，非以辨等差也。虽书缺有间，其详不得而闻，然以理推之，子于父在不为母服三年，则妻于夫在亦必不为子服三年。君为贵妾服缌，则贵妾亦必为君服缌。君不为他妾服，则他妾亦必不为君服。盖夫人薨，曾为继室，始谓之贵，此可断言者。莼客泥于贵妾为侄娣之说，以妾服为后世所不应有。谓臧氏之议，献媚于阮文达之死妾，何其诞与！

于时人谩骂殊甚。谓左湘阴为"耄昏"，李高阳为"要结取名"，阎朝邑为"兽心狗冠之徒"，张南皮为"佥壬祸首"，张丰润为"妄人"、为"宵人"，陈闽县为"轻险之士"。又谓南皮、丰润为"鼠辈"，闽县之劾张靖达为"狐埋狐搰"，王湘绮为"江湖佹客"，吴憲斋为"吴下书画清客"，赵扐叔为"妄子"，于晦若为"风狂"，周星诒兄弟称为"周蜮"，犹以为有怨也。他如戴子高、杨海琴、鲍子年、何子贞、李山农、陈寿卿、吴平斋，皆致不满，或加丑诋，适成其为无忌惮之小人而已。

尝合一时之人而论之。谓："嘉庆以后学者，游谈废务，奔竞取名。"于光绪十年政府易人，则曰："易中驷以驽产，代芦菔以柴胡。"于朝臣，则曰："大臣非暗陋则偏愎，小臣非鄙猥则诪张。"可谓一网打尽。

又尝合一处之人而论之。曰“北人昏狂”，曰“皖人无一可用”。曰“江西无学者”。曰：杭人之诗以江湖涂抹为事”。曰“吾乡粤逆之变，持节者逃窜，缙绅之属，输贡贼庭、受伪职、毒乡里者，不可悉数”。曰“攘窃为闽人之惯技”。曰“顾、黄从祀，出于福建子之请”。辱斯甚矣。

又有揶揄之笔。言：“张文襄升迁之速，由于日本人致书请见，为上所知。”言：“沈子封之入合肥幕，因其大父鼎甫为合肥太翁入学之师。”其落第之时，叫嚣尤甚，指摘瑕疵，不遗馀力，主试者不得免焉，中式者亦不得免焉。莼客谓举孝廉方正者，庠序之潦倒。彼之所为，毋亦近于是乎。

甚至妻妾争斗，无道处之，亦藉口诛笔伐之能，以泄其忿。尤可笑者，姬侍当夕，并入纪载，然则《日记》将兼为淫筹乎！

相传莼客居京师，以《日记》为广通声气之用，不如其意，则于《日记》中贬之，因之借《日记》者不绝于门，如沪上人之读小报也。潘文勤乃其师也，不受其节敬而反赠以金，每至节下，辄问其仆曰：“李老爷麸料已送往乎？不尔将踢人。”都人至今犹有知者。

咸丰以前，春秋两闱，怀挟之咎尚重。同治初，元帝幼，多年不亲政，搜检王大臣渐从宽。四年，乙丑科会试，有举人遗书于地，吏以奉于王，王纳之袖中，曰“奈何以帐簿入场”，释之去。十二年，癸酉科乡试，有生篮中书籍纷纷坠地，王顾左右而佯作不见，此犹可曰“掩耳盗铃”也。光绪间，考生皆以四轮藤箱满载书籍，曳之以入，公然犯规而不禁。北闱中不许乱号，枪替犹少。南闱号衕仅闭一日夜，近于儿戏。殿廷考试，惟重试题出处。始犹数人相约，分携《佩文韵府》，藏于靴筒，继而各纳箱内，阅时置诸小几之上，无人过问。监试王大臣频唤吸烟者出殿外，若似乎责任所在，仅防火烛而已。

沈文起《左传补注·自序》末曰：“今险忮刻薄之人，有窃钻何休之余窍，以挂误余子，何不仁之甚也！盖圣世之贼民而已矣。”其言本为同时之刘申甫、龚定庵、宋于廷诸人而发，然未至是也。自国初汉学，进为道光中叶之西汉学，识者知其不祥，以为汉德将衰之兆。为西汉学者，以汉学对宋，已大获全胜，无钻研余地，不得不别出一途以自见。继之者即有周人经说，更高出西汉一等。然为求学计，非求仕计，大言而已，学派竞争，与世无涉也。不意数十年后，有南海康长素公羊之学，以孔子改制为名，欲先讲学而后辅政。成进士后，朝考阅卷大臣故抑之，以归部曹。其弟子新会梁卓如，乡举出李端棻门下，一见大为激赏，以妹妻之，戊戌会场，已荐卷中式矣，忽为主司所觉察，黜之榜后。领出落卷，房批云：“还君明珠双泪垂。”卓如不得志，益肆意于新学，与其师互相标榜，遂兴戊戌之变，酿为庚子之乱。以此与申甫诸君子相为比例，固不得遽谓之同，亦不能断定其异也。

康有为为孔子改制之说，值中日战役后，人心思治之亟而入于幻，异说乘之而起，于是学风为之一变。有为中式光绪乙未科进士，朝考，其同乡李若农侍郎在阅卷大臣之列，恶而黜之，用工部主事。科举时代通行之例：于乡会试总裁、朝殿试阅卷大臣，皆尊为老师，自称门生。有为见侍郎，谓为“先生”。问故，对曰：“古之道也。”侍郎曰：“若然，徐荫轩不几为相公乎？”京谚优为相公，故侍郎以是质之。其后梁启超往见，侍郎曰：“乱天下者，必此人也。”粤人好言新，而侍郎持论如此。

有为求用世之学，以得君为重，曾两谒丰润张幼樵副宪，问何以得志于高阳相国。副宪在光绪初方露头角，锋厉无伦，有参奏高阳风说，高阳阳与修好，阴实畏之。副宪遣戍之后，不复起用。曾致书合肥相国于京师，就商出处，末云：“兰师何以处我。”合肥持示高阳，高阳若弗闻也者。其交谊如此，其得君之术抑可见矣。及有为往见，副宪豪气全退，谦让未遑，阳为不知。

有为虽为新党魁首，而文笔繁冗，实不足以动人。上皇帝万言书，其中最警策之句云：“皇太后，皇上，将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可谓敢于直谏，而不可谓之善为说辞。谒见大员，辄云：“小变则小效，大变则大效，不变则亡。”闻者慭置诸耳而已，未之能信也。当时情事能令观听一倾者，厥惟《时务报》，自新会梁启超《变法通议》刊载报首，描写老大帝国致败之由，恰如人心之所欲道，益以同党宣传之力，遂能风行一时，京城内外，几于家有其书。人人争誉其美，遂入其彀中，隐为所动而不之觉。兹将《变法通议》中，凭空杜撰者，择录如下：

论学会云：“西人之为学也，有一学，即有一会，故有农学、矿学、商学、工学、法学、天学、地学、算学、化学、电学、声学、光学、重学、力学、水学、热学、医学、动植两学、教务等会。乃至于照像、丹青、浴堂之琐碎，莫不有会，其入会之人，上自后妃王公，下及一命布衣，会众有集至数百万人者。”

论译书云：“诸国都会之地，庋藏汉文之书译成西文者，浩博如《全史》《三通》，繁缛如国朝经说，猥陋如稗官小说，莫不各以其本国语言缮行流布，其他种无论矣。”

在今人言之，鲜有不斥其妄者。而三十年前，昧于外务，群众心目之中，颇为倾服而与之俱靡，既爱其大体，亦不暇议其微疵。甚矣匹夫之力，足以率天下而趋于其所指引之地，使风气转移于无形，于斯见之矣。

有为字长素，不知其何所取义；京城士夫习闻其言

孔子之教，以为长于素王也。因而启超及顺德麦孟华悉被以嘉名，曰“超回”、曰“轶赐”。孟华主《知新报》，文气萧索，与其师同。更于肉食者，鄙薄过度，每一论出，毒詈丑诋，不遗余力。久之，读者由厌生倦，咸弃去。不半年间，康、梁之赫赫声名，渐如爝火矣。

有为进士改部曹，启超落第举子，不得意于仕进之路。求用于世，乃别出一途，以希自见，以广义言之，有志之士当如是矣。然二人寒士，自顾谋身之不暇，文仲恭侍御疏中，谓“曾拒其重贿”，言“台谏中，如杨深秀、宋伯鲁，皆受百金之月俸，为之爪牙”，殊属不近情理，故劾者愈众，而上信之愈深。侍御既贬，未几，礼部六堂同时并罢，以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参预新政。稍涉机要，皆令四人拟诏，军机大臣不知也。及成，径达上所，军机大臣亦不知也。有为又请开懋勤殿置十友，隐夺政权，于是人人怨恨而大祸作矣。

有为先奉严诏，促其出京。事泄，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杨深秀及有为之弟广仁，同时被逮。有为出都，航海南下，已在“重庆”舟中。上海关道，以逻卒伺于太古公司埠头，将俟其至而执之。及舟近吴淞，英国兵舰阻其行。随有兵官乘舠缘梯而上，以图象询得有为，挟至香港。有为曾以事之始末，告诸港官，载于西报，谓其幸脱法网，为威尔斯籍教士李提摩太之力。改名更生，盖以此云。太后怒外人为逋逃主，义和拳灭洋邪说乘之而起，无识之徒群起附会，遂有庚子之变。

有为亡命南洋岛中，游说侨民，集资立保皇党。八国联军事起，征李相入京议和，行至沪，得有为书，劝清君侧，逐母后。时上海居民十方杂处，恃租界为护符，扬言无忌，为举国诐辞之所自起。李相偶闻人言及此，辄笑曰：“何今之少年，中毒若是之易也！”盖至是已微知乱萌矣。有为旋命唐才常密结会匪游勇，谋据武昌。已而才常及其同党骈诛于市。虽无成功，然定计在辛亥革命十年以前，不可谓不识时务者也。既败，以余资设《时务报》馆，欲以言论之力，转移人心于思乱之一途，积久似有微效。有为死，《清史》本其素志，置诸列传之末，而论事实，则不然也。

国初人解经，引经注之别见者以示其精，而案头不可少之书，惟《注疏》一部。乾嘉人解经，引经文之他见者以炫其博，而唯一法门，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读。同时之儒者，或专攻小学，或避而孝子、史、地理，各有所长。自《经籍纂诂》出，为训诂之渊海；自《皇清经解》出，为经典之集林；自敷文阁刊《方舆纪要》，于地志一览无馀；自广雅堂辑《史学丛书》，于诸史各家咸备。于是人人可以掇拾，不废稽古之功。道、咸而下以及光、宣，学风一变而为钟鼎、石刻，作矜奇炫异、避熟就生之计。经史大义，置之度外。再变而为宋元旧板本，朽腐夏化为神奇。趋时之士各手一编，求其歧异之处，若国史馆之校对官，若书班房之对读生，不知学问为何事矣。世道愈趋愈劣，至于如此。等而下之，译书亦然。海禁开后，士大夫稍稍讲求新学，五台徐松龛译《瀛寰志略》，无锡薛叔耘作为《续编》，侯官林文忠译《四洲志》，邵阳魏默深益以历代史书及明以后岛志，钩稽贯串而为《海国图志》。其后译局盛开，京师之同文馆，上海之制造局，以及教会附设，如广学会、益智书局之类，译出西籍，不下数百种。鸿篇巨制，不乏其人，即天文、地舆、动植物、理化之类，何莫非专门之学。较之近作寥寥短篇，不可同年而语矣。至抄撮之教科书，犹之乎往日高头讲章，不在著述之列，当作别论。

南北风气不同，性情亦异，微特满、汉不能一家，即畿辅与江浙亦分两派。同光之际，南皮、高阳、东海、济宁前后入值枢府，声气相应。南皮之弟文襄及定兴两相继之，均北方之学者。寿州、常熟、嘉定世代久居京师，并不同化，合肥则更无论矣。本朝入关之初，以异族入主中华，其视各省，一视同仁。迨居京已久，渐染北俗，遂亲北而疏南。同一书房，常熟无论如何得君，终不若高阳之内外融洽。同一枢府，善化无论如何有权，终不能出庆邸范围之外。合肥入阁办事，几有适从何来，遽集于此之状。日战以后旋即屏咸望大损，区区译署出。若非商务大臣之命移督两粤，拳匪之祸必不能免，其能以功名终者，天也。当戊戌之变，礼部六堂，同时夺职，朝贵汹惧，咸虑自及。或言忧乱，闻于合肥。合肥笑曰：“未也必有红顶白胡者见于菜市而乱始作。”未及两年而至庚子，言事诸臣均遭其祸，而南人为多。仁和相国几亦不免。袁、许二公被参逮治之日，尚有附片留中，仁和几得罪，赖荣相力为乞恩，上意解，仁和得幸而免。未几，奉诏惩办首祸，留京者俱伏法。合肥非预言先知者，而谈言偶中，遂成语谶。

常熟当国既久，以古大臣自励，颇不悦于维新异说之骤起，力诤于上前。至称康有为之才胜臣十倍，正负气之语。措词切直，更失帝眷，放归田里。慈圣重临朝，憾者摭拾前说，以辞害意，遂获谴。然慈圣隐痛，在于甲午战祸之首。一日两诏，与吴大澂异案同罚，尤见微旨。

常熟书法，在石庵、完白之间，于本朝可称第一。每岁春联贴出，常有人抄录，联皆集句，都人传诵。兹录所记忆者如下：最早一联云：“骐骥思千里，鹪鹩守一枝。”甲申一联云：“夔龙新治绩，莺燕旧巢痕。”丁酉一联云：“经济惭长策，风云入壮怀。”戊戌一联云：“南图卷云水，北极捧星辰。”都人以常熟门联作预兆观，曰：“今年殆有水灾。”

帝既亲政，朝廷大事，慈圣初不与闻。甲午战役，知其必败，苟不遽至于亡国，犹忍弗言焉，则下此者可知矣。安维峻奏事，明明离间母子，而如弗闻焉，则等

此者可类推已。然维新急进之徒，未能唯所欲为，终不得志。项城至京，谭嗣同往见，人心疑贰，于是有颐和园胁皇太后之风说。未几，项城果授侍郎，不复受直督节制，说者谓为有因，或奔告直督荣文忠，文忠使折归，而由庆邸上达，且调聂军驻津防变。项城过西沽，见戎幕棋布于铁路侧，心知有异，趋诣荣文忠报密。慈圣闻之，即夕还宫，翼日，下临朝训政之诏。寻逮治康广仁、杨深秀、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诸人，尽反帝变政之所为。本朝垂帘之制遂与国同休。

鲁伯阳以候选道员，特简上海关道，谕旨自内出，枢府几无从检出其名。命下之日，内外大哗。事闻于深宫，珍、瑾二妃，颇受慈圣申斥，降为贵人。先是，内务府郎中玉桂授四川盐茶道。召见之日，德宗询以公事，未能谙悉，降官同知。两宫受人离间，潜生意见，近于寻隙，盖自此始。然玉桂以京察一等郎中，外放道府，不出常例之外。事理不明，则旗人通病，非一人之咎。专就以上两端而论，则鲁伯阳案重而玉桂案轻，不待智者而后知也。惟当时帝犹亲政，故慈宁宫禁，仅申家法而已，未及朝纲也。及戊戌政变，追忆二妃之过，以文芸阁学士曾授之读，且与妃兄志锐为友，亦遭波及而加逮治，已近于苛。庚子西狩，崔监竟致珍妃于死地，尤嫌其酷。

慈圣三次临朝之诏，出于帝自请。杨崇伊适有此奏，自居其功，或以胜保为例讽之，不悟。及出为汉中府，逗留不往。延至联军入京，文忠议和，崇伊以济灾会务居贤良寺，李文忠日夕见。请自效往西安行在，通政府声气。文忠笑谢之而已，亦不置可否也。

康有为以严旨促出，宋伯鲁以褫职先行，幸免于罪，时案犹未显也。既而事泄，都中频传将有大狱。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四人，逃出未晚。林旭无家，不欲连累居停主人。谭嗣同以父继洵在任，叹曰："天下岂有无父之国哉！"殊有侠气。及槛车赴菜市论斩，嗣同大言曰："官高者获免，独归罪于末秩耶！"参与新政四人，自命宰相之职，至此始露本来面目。

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同参新政。上求治过急，太后弗善也。上手诏密谕锐云："近日朕仰观圣母意旨，不欲退此老耄昏庸大臣而进英勇通达之人，亦不欲将法尽变。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非力行新政不可。然此时不惟朕权力所不及，若强行之，朕位且不能保。尔与刘光第、谭嗣同、林旭等详悉筹议，必如何而后能进用英达，使新政及时举行，又不致少拂圣意。即具奏，候朕审择，不胜焦虑之至。"锐等复奏，前列四条，大致冠冕堂皇。末谓古天子有亲军，汉之期门、羽林屯兵、唐之宿卫皆是。今立国之要，在乎强兵，宜身为之先，振起民风云云。嗣为太后所见，妒者谗构其间，指为恶意，锐等以是得罪。宣统初元，锐子庆昶缴手诏于都察院，而原摺殊不可得。当时有人见者，述之如此。康有为未出京时，侯官郑孝胥被荐入都，召对献策，练举国人为兵，使朝内外群臣尚武，请上自习体操，都人谓之"三练"，谓练兵、练官、练皇上也。或疑其内含宫中举事之微旨，以讹传讹，遂有围攻颐和园之说。适于斯际发见锐等请上自揽兵权之奏，其死也宜哉！

党人被逮前一日，林旭遇丹徒马建忠于途，亟下车，密问曰："公自贤良寺李傅相处来与？曷回车复见傅相，为我乞命？"张樵野侍郎出京之日，上傅相书云："但得终老边廷，于愿足矣。"李文忠之慈眷优隆，倘为二人掩护，未始不能稍动天听。惟公耻甲午战败，常思晚节自见，岂肯为他人用。移督两广，虽承苏元春交涉失败之后，以重臣莅镇，出自慈圣之意；然都人揣测，中实有捕康密诏。于时希功求进之徒，日奔走于门，要约于公：生得有为者赏若干，献首级者赏若干，大廷广众，言之无讳。嘉定徐协揆曰："公如得逆首，宜进封侯。"有躁人在侧，儳言曰："或进封公。"公笑曰："且进封王。"此犹出于戏言。然公常云："慈圣之憾康、梁，甚于粤中洪、杨，捻中任、张。粤捻为乱，欲得天下，康梁谋逆，欲胁太后。此战国所云，河内、大梁，及身三者，以身为上'也。"公履粤督任后，除盗安民，勤政之声，颇著中外，于人人心目中之党案，视之蔑如也。朝旨命掘康先茔，公明知故纵。骐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未已。于兹益信。

张樵野侍郎被逮之先，曾受虚惊二次。是岁端午日，慈圣召见左翼总兵英年，令传谕步军统领崇礼云："张荫桓有查办事件，著先为预备。"英年奉诏，使缇骑先至锡拉胡同待命。崇礼与侍郎善，止之曰："且候诏下。"于是侍郎家室得免惊扰。是日，慈圣驻跸颐和园，召见庆邸、刚毅、廖寿丰，皇上侍侧。太后问曰："张荫桓遇事专擅，弹劾者众，尔等有所闻否？"庆邸曰："总理衙门惟荫桓一人称能，以此招忌，容或有之。"慈圣怒曰："若荫桓死，将如之何？"皆莫敢对。移时，慈圣色稍霁，曰："予知荫桓能，所询者，专擅之迹耳。"庆邸曰："荫桓在总理衙门，遇事，有与同官商者、有径自决者。荫桓与外人私交往来，行踪诡秘，局外不得而知。"太后顾谓上曰："其严斥荫桓，使知警戒。"翼日，侍郎先至军机处看参摺，旋与军机大臣同召入见。侍郎颇陈辩，上谕之退，得免罪。八月，诏捕康有为日，缇骑至锡拉胡同，直入侍郎家，搜寻有为，不获而去。邻人不知，咸疑为抄没。或作谑语曰："事不过三，殆将及矣。"翼日，捕康党六人，廖尚书拟旨，两圣阅毕，久之始下，盖上意尚踌躇也。是日，慈圣问曰："伊藤觐见，何以为赠？"上以宝星对。慈圣曰："务选其精者，令张荫恒为之"若无其事。又次日，侍郎始拿问至提署，复交刑部治罪。

伊藤博文薄高丽统监而不为，观光大陆，有囊括四海之志，欲吾国聘为辅佐。康有为作奏章，自荐为迎送

专使，令李端棻上之，弗许。先是，有为说上开懋勤殿列十坐，以李端棻、徐致靖、宋伯鲁、杨深秀、康广仁、梁启超、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为十友，有为言无不听，则隐然公孤师保自任也。及谋为迎送使而不得，心知有异，奉诏督促出京，幸免于祸。伊藤旋去。戊戌之事，因败于日本而然，当时首祸之人，皆欲以日本为法。伊藤欣然而来，废然而去，政变于是乎毕。

叶曙卿军门逮入都、张樵野侍郎出戍，皆房县知县曹景郕任解役。狱中住屋为邻，饮食起居均甚安适，惟需费甚巨。侍郎广籍，且沾洋气，吏望尤奢，一日之中，索至一万以外。侍郎无已，求教于军门。军门曰："余入狱，日实用六千四百金。"吏曰："君数本八千，以二八折扣，减至此耳。"狱吏尊严，二人皆嗟叹不已。

张樵野侍郎久为李文忠之门生下吏，外简公使，内擢卿贰，皆文忠之力。侍郎以吏员出身，而吐属风雅，亚于词林，临事明敏，邻邦人士咸乐为欢，兼权译署，居高而愈见才，岁久而益习事，都人共仰。及文忠入署，相形之下，既尊且亲。侍郎揽权有年，不能复让，遇事把持，文忠或有未允，辄曰："吾师过矣。"旋令所司，如其意旨而行，竟不之顾，文忠无如之何。吾乡吴蕙吟侍郎同在署中，名位相埒。偶批一稿，侍郎见之，大咤曰："误矣，误矣！"吴侍郎为毁所批而后已。戊戌政变，先以英国借款，受台谏攻击，几至籍没。慈圣听政，与康党诸人同捕入狱，嗣以查无实据，幸免骈戮。然侍郎为德宗亲臣，曾有进呈洋货一单，为慈圣所见，终不慊意。遣戍新疆，濒行之时，上书文忠，乞哀求救，盖悔之晚矣。

本朝旧制，六部满、汉各六尚书、十二侍郎，一部六堂，常有大学士管部为七堂。虽云位尊为上，仍视乎其人而已。薛云阶、赵展如、沈子敦为刑部侍郎时，即主部政。常熟久绾财权，甲午之后，慈眷大替，不得不屈于麟相。孙文正素性严正，戊戌变法，时有献替。及慈圣听政，谗者以公曾进《校邠庐抗议》一书，遂有官制之改革，摭拾书中节目，上达天听。慈圣闻之，微愠云："不意孙家鼐亦附和。"外间揣测，以为公将得罪。是时公为吏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尹。东海徐相，以大学士管吏部，恒藉故排挤。公上疏乞罢，温诏慰留，再请乃允。李文忠戏曰："请罢官而反得奖谕，吾亦胡不可以为此请也。"然徐相竟以庇匪得罪以死，公复出，仍绾铨政。天道好还如此。

孙文正请以《校邠庐抗议》发各衙门阅看，择要施行。岑西林时未得志，将上条奏。望江余寿平中丞方为侍御，与西林交密，荐张凤梧为之拟草。凤梧者，坚白制府之初字也。拉杂成八款，西林欲足成十，问寿平。寿平曰："得当而已，八与十何别？"既上，以改官制一条，合乎冯氏《抗议》，制曰"可"，西林以裁缺京堂得简粤藩，此疏之力也。未几，慈圣临朝，制度复旧，谈新政者皆得罪，孙相且以冯书引嫌去官。西林以中兴勋旧后裔，仍得调陕西，凤梧从行，改字坚白，二人遇合甚奇。

戊戌党祸，李端棻、陈宝箴、徐致靖滥保匪人，皆获严谴。长白荣文忠曾保陈宝箴，长沙张文达亦曾保谭嗣同，各自请罪，先后交部议。吏部将两案同日上奏，时文忠极蒙主眷，文达因缘，获以一并减等。

戊戌秋，兹圣曾有电旨，召先臣入都，以疾不能赴。未几，宗室贻谷，以长白荣相国之命来曰："上意向用甚殷，能以私询勉一行否？"余辞不敢言，既而悔之。以父执中李文忠、孙文正、嘉定徐相国，皆至戚也，未以情告而自专，可乎？次年拳乱作，遂不复出。

文庄电奏未至之时，文忠曾力劝之来，且预为计划，将到京事宜，先至宫门请安。又为访枢臣，问请安召见后，如何待之。皆云："上意可知，或先赏还原衔翎枝，以待后命。"时文忠已老，犹为此奔走不遑，可见旧谊之厚。

德藩亨利亲王来游，非聘也。西法可以礼，可以不礼之。宜如亲王例，与国君相为宾主，舆卫用帝制。在中国为前所未有，《会典》不载。枢垣、译署聚议，久之乃定。使庆邸、礼邸迎于郊外，载以黄缰绿轿。觐见时太后坐、上侍侧，德藩三折腰，弗答，宴之于乐寿堂。宴毕游园，上往相遇，以示答礼，乃旷典也。外人意犹不满。庚子和约成，外邦大使，均待以敌体，渐染西俗矣。

刚毅为苏抚，以清刚著。初与荣相比，专排常熟。政务处设于甲午之后，三人皆在焉。偶因议事不协，荣相怒曰："公奏上，治荣禄罪，所不敢辞。"常熟虽受圣眷，而绌于慈宁，避弗与校，乃已。及太后复垂帘听政，常熟已去位，荣、刚势均力敌，各不相下，因是有隙。一日，刚毅荐龙殿扬之材勇，上问如何，对曰："若昔之黄天霸。"上知其未学，满人本不以文重，弗之责也。既退，荣相哂曰："公以龙殿扬喻黄天霸，公得毋以施世纶自命乎？"世纶在当日诚为喧赫，而今日伶人演剧，则以下等戏角充数。相与一笑，而罢。

荣禄、刚毅同时在枢府。荣禄简为武卫军帅，宋庆、聂士成、袁世凯、董福祥各师隶焉。刚毅奉使两江、两广，清查外销各款，悉使报部，供给军用。京师为之语曰："荣禄练兵，刚毅筹饷。"犹是外人揣测之词。两相同直，势不相下，特假宠命，以出刚相于外。两江方毕，两广电旨即下，两广事竣，刚相拜表即还，亦知迟则有变也。

近年，吾邑贤令，以杨霈霖、张琴为最。霈霖日巡

于乡，凡沟洫之浅者，督令掘深；道路不平，责其修治。民不从命，霈霖复往过，即予鞭朴。捕务严厉，一盗就获，辄施五木鞫实，穷治党与，以故贼盗绝迹，四境安然。琴茸治书院，劝诱诸生，讲求实学。二公皆得罪邑绅，贿买御史，毛举细故，弹劾落职。御史风闻言事，本武后制度，流弊如此。

苏元春，湘军旧将，所谓依草附木，因人成事者也。当时帅节握于文人之手，曾、胡、李、左皆以科第中人躬亲师旅，武功多有可观。于是武人好文，寖成风气。豫军之张勤果，淮军之吴武壮，结交词人墨客，颇受虚誉而能得溢美之辞。湘军之鲍忠壮，英雄末路，李文忠公函稿言其欲为总督，皆是类也。元春行辈较后，模仿前辈，不遗余力。光绪乙亥入朝，京朝官中，乡寅世戚，均有赠贻。挥金如土，至于不能自给，时人称为"叫化孟尝君"。元春已奉淮徐练兵之命，未几，与法人交涉失利，言路纠参，遂败。

光绪己亥十二月己酉，诏立多罗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承继穆宗毅皇帝。下诏之日，召见朝臣于文华殿，六部、九卿咸与焉。诸臣毕入，太后先言曰："皇帝有旨。"帝乃出诏书于袖，枢府领班、礼亲王世铎捧之而下。其时惟一二要人知其事，余者默默而已。既出，群趋礼邸就观，随班者众，秩次颇乱。徐小云侍郎取诏书于礼邸之手，朗诵一过，闻者咸悉，乃散。

古今中外各国，子立为帝，而本生父以天伦之爱引入政治之中者，自醇贤王为始。王当国十余年，所设施者有三大政：增加旗饷，以固本也；兴办园工，以希宠也；大练海军，以强国也。李文忠特为致书各省督抚，协取土木之资，而犹不足，则尽移海军经费而用之。户部希旨，奏定光绪十四年之后不购军械。七年而至甲午，日本开衅，战舰巨弹仅存三枚，不得已而用其较小者。大东沟战役，情见势绌，距醇邸之薨，已四年矣。后十余年，端邸子立为大阿哥，参预朝政，引用拳匪，欲一举而荡平八国，酿成大祸。又十馀年，醇邸子立为帝，获封摄政王，俨然人主之位，遂倾其宗。光、宣两帝，皆以近支入嗣，惩宋明之失，讳言尊崇所生，而假以政柄，其弊抑又甚焉。

大阿哥立，次年元旦，大高殿、奉先殿俱代帝行礼。豫锡之都统，时主讲会辅堂，出试题云："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其弟子某，主讲通州书院，同时出试题云："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皆有弦外之音。都统讲学，高阳、东海钦服，甚至两相科第远在其前，书札往来，辄自称"后学"，倾倒如此。本朝理学名儒，都统为最后一人，受其感化，只北方学者，且在高位居旗籍者为多。故建储之策，与有力焉。

同光以来，每逢庆典，李文忠常得异数。紫缰、三眼翎，本朝赐近支八分公，以当古之九锡，人臣所不能有。然其后继之者，实繁有徒。光绪中叶，内廷行走诸君，全用紫缰。东海、徐相，以宏德殿照料之劳，膺三眼花翎之懋赏，几于不甚爱惜之物。德宗三旬庆典，文忠得方龙补服，出于《会典》之外。嗣政府中人出，言其故，乃知军机处开出群臣之名，德宗注简便文字于下，如花翎则书一"翎"字，双眼、三眼花翎则书"双眼翎"、"三眼翎"，议叙则书一"叙"字，从优议叙，则书"优叙"，团龙补服，则书"龙补"，俾军机大臣持出拟旨。文忠下为"龙补"二字，拟旨者巧立名目，增饰而为方龙补服，遂为创典。文忠谢恩摺曰："在微臣特拜新恩，在他日将成旧典。"于晦若侍郎笔也。

旧制亲王无执政者，成亲王在枢府，本是特例。自太后临朝，以懿亲为辅，恭、礼两邸，相继为枢府领班，始成为故事。然光绪十二年，训政期内，礼邸自请开去军机差使，以符定制。其后二年，德宗亲政，礼邸又辞出枢符，请复旧制。虽温旨慰留，仍于旧制未敢擅更，辄委之数年以后。及庆邸入直，终于清世，沿以为例。

拳匪初起，稍识事理者，计日能待其亡，矧徐筱云、许竹筼、立豫甫三侍郎，袁爽秋、联仙蘅二京卿，素称通达者乎！惟本朝自世祖以下，圣主明君相继在位，过于汉高、惠、文、景、武、宣，一时臣下，奔走之材多，辅弼之佐少，相沿成俗，面折廷诤，竟无人焉。筱云、竹筼、爽秋三人，疏远外臣；豫甫本姓杨，汉军旗人；仙蘅为庄王包衣，满洲之俗，见上自称奴才；岂敢违旨，焉有犯颜强谏之事。其奏稿为钞报所未载，其词语为廷臣所未闻，反令外人不平，代为请恤者。盖五人早知必败，平时当有不谨之言，拂首祸之意。召对之下，不能随众附和，致违上旨，事诚有之，理亦宜然。倘云直谏而死，是未知清朝之臣下对上制也。

联仙蘅阁学，崔佳氏包衣，旗也。包衣为清初奴虏，子子孙孙不能脱其籍，旗主愈贵愈贫，愈受其虐。阁学隶庄王府，由词林出任府道，入参译署，本非庄王所喜。庚子之乱，日夜围攻使馆，不克，召廷臣咨询。对曰："果犯天下之不韪，杀外交官，他日洋兵入城，肆行报复，恐将鸡犬不留。"太后怒曰："联元，汝何言耶？我老妇胡畏！"庄王奏请归邸惩治，遂弃市。

许、袁弃市，从端王之请也。原诏附片辞连仁和，以慈眷素优，留中不发。诏下，仁和诧问："附片何在？"长白曰："公毋多问矣。"仁和会意而止。事后，枢府中人，咸谓仁和素机警，而此际忽茫昧，盖近于懵懂运中，不知其然而然也。

立豫甫尚书居近西什库，与天主堂素有往来。拳祸初兴，西兵入卫使馆，分四十人驻西什库天主教堂。至市购麦，肆主畏西兵不敢售。教士请于尚书家，为之

解说而与之。尚书久典内务府，擢任户部，历任优缺，素有富名。在混乱之时，本为流俗所羡妒。缘此，遂谓其通敌，以闻于上而诛之。

匪势蔓延，始仅在外府州县，以为尝试，既而王、贝勒引至府内演习，其事遂不可为。京师之中，辇毂重地，无论何处，匪徒指为隐藏洋货，即举火焚毁，无人敢阻。未几，神坛遍布于九门，且有差役，时出逮捕。鞫问之法：每擒一人至，焚符上告于天，纸灰上升则释之，否则视为有罪。为之首者自称大师兄，亦天父、天兄之亚也。攻使馆及教学，不克。使馆环列于东交民巷。教堂在康熙年间奉旨敕建，于光绪初年，由西安门内蚕池口移于西什库。李文忠商之天主教士，请于罗马教皇，多次始允。其事始末案卷，附载于《集》中。至是，匪徒公然出示，改东交民巷为杀洋鸡鸣街，改西什库为杀鬼巷。鄙俗几不可耐。诸王公贝勒信以为实，其才识已可想见。

巷战既开，武卫中军乘势行劫。兵半旗籍，几不知世情。时孙文正公退职闲居，盗入门，闻主人姓名，逡巡不敢遽进，曰："中堂在衙门耶？抑在家也？"仆对曰："中堂已罢官。"盗不俟言毕而遽入，尽夺取所有而遁。事过，文正笑语人曰："京师贼匪犹畏法禁，询知势位去而后敢动。余乞骸骨且年馀，若辈殊不之悉，何其昧于外事之甚也。"

甲午之后，外人皆谓吾国人不宜于武事，故不任战。彼以为人各有能有不能，无足异也。庚子衅起，罗荣光守大沽炮台。敌舰大至，彼众我寡，荣光力战拒之，卒以兵无后继，奋斗以死。同时，聂功亭、马景三两军守津，与联军遇，虽败，颇有杀伤，较诸甲午为优。

湘军末造，刘松山老湘营部下尚有三人，于拳乱著称。曰平江余虎恩。随吴清卿中丞东征，与曾文正之孙广钧同驻军榆关外。虎恩宴客，广钧之营务处，方某与焉。广钧责其擅离职守，就执之。虎恩怒曰："速释之，不然吾即缚汝。"广钧慑而逃。及武卫军成，虎恩统中军，经拳乱而罢。曰长沙方友升。张文襄时督鄂，令率师勤王，驻军直、晋边界。法兵克保定，出巡遇之，令其退，弗应。法兵径前搏击，友升大败溃走。时岑云阶中丞为晋抚，闻败告急。李文忠尚不知有战事也，电奏中责其染军营习气，小事报大。未几法兵退，中丞致电言谢云："王爷，中堂，信孚中外，造福于西。"云云。于此可见当时全权大臣尊贵无比之形，及临敌疆臣震慑失次之状。一曰新喻张春发。仕至广东提督，从李秉衡引兵入卫，道出任丘、茌平间，攻破教堂两大所以为功。秉衡师至杨村遇联军，迎战败绩，春发移云南提督。为魏午庄制军论劾遣戍，未几释归。

瓦德西，德人而为八国统帅。微论条顿、罗马、斯拉夫、东亚人种不能一致也，即以法兵论，岂有服从德将之理。虽云各国公认，姑作如是观而已。《瓦德西日记》译本记："初受任使时，自以为莫大荣幸。既至中土，无一国之兵能从其命，徒自矜伐不已。"所谓厚颜无耻之极至者也。犹不知悛，竟使天津税务司德璀琳向李文忠劝进，文忠曰："予今年七十有九，明年八十且死尔观吾子，有似乎皇帝者耶？"笑而遣之。

瓦德西有一事为联军所称誉者，厥惟惩办祸首。当时中外之人，皆以此为先务。值两宫西狩，庆邸、李相在京，方议和约，莫肯先发。洎乎各国使臣咸以为言，政府迴护前非，不能尽情处治。西安地远，兵力所不能及。瓦德西购置骆驼百千头，作西行之势。议和大臣以闻于行在，乃得所请。

徐荫轩相国继高阳之后，为守旧党首领。平生最恶外人，而家居东交民巷之中，近于各国使馆，朝夕所经，触目皆是。每出门入市，辄闭其眼，曰："山鬼伎俩有限，老僧不见不闻。"无穷西兵入城，扼要为备。将战前数日，巷口稽察甚严，徐相行动，已不得自由。及拳匪纵火，焚崇文门大街药肆，燥而入东城根，东交民巷、东长安街、御河桥三处，守卫西兵燃枪拒敌，行人不通。徐相前门被塞，乃启后户走，向西，绕正阳门逃出。都人嘲之曰："山鬼小施术，老僧由窦遁矣。"其后联军入京，其子承煜劝其自尽而死。此老终身谈道学，不意齐家一节，未之能行。

练拳术能御火器，红灯照飞行空中，掷刀杀敌，因而有祖师、圣母，种种神怪。名号皆自戏剧中来，适合愚民心理。端王、澜公及近支宗室、内廷宫监，其知识适等蚩氓，故气味相投，一见为之大喜。慈圣临朝虽久，究为见所未见，三人能令市虎，矧众证确凿，宁不能使信为实乎。当时士夫未尝不引以为忧，特劫于权势，不敢不随声附和。赵展如尚书奉命查办归，人问之曰："拳民可以成事乎？"曰："不可。"故惩办首祸，谕旨谓其奏对尚无失辞，而牵连被罪。当时政府诸公及议和大臣，颇欲宽其处分；卒为外人所持，不免于祸。诏赐自尽之日，命备鸩酒。尚书体魁伟，其家人因平时慈眷，希冀有恩诏，薄其鸩，屡饮不死。传诏大臣，久待无以复命。尚书以皮纸蘸酒，自蒙面而卧，乃气绝。

毓贤处斩，甘督李廷箫奉诏，先怀金往示。毓贤知其意，曰："我有罪，宜明正典刑，奈何自经沟渎！"廷箫，老成持重人也，处覆巢之下，闻言悲愤，归途中，自吞金死。毓贤诛前一夕，书楹贴于门，其首二句"臣殉国，妻子殉臣；我杀人，朝廷杀我"云云。翌晨居民轰传，颇有蠢动之势，毓贤急往受戮。甘省地方窎远，刽子无能手，斩之不死。戈什某曰："奈何苦吾主。"夺刀刭之，亦自刎。

戊戌之岁，启秀得以内务府大臣掌管锁钥，内廷中第一优差也。荣文忠入相，慈眷至隆，仍使总管内务府。乃以启秀入直枢廷，名位虽高，不免有夺我凤凰池之感。启秀颟顸，误为秉国之钧，参预朝事，提倡拳匪，与徐承煜同时受显戮。虽云奉诏，然有外兵监视行刑，亦孔丑矣。

祸首之中，荣相本居前选。李文忠夙与有兰谱之谊，又知荣相慈眷极隆，非置之西安，政府凡事不易动上听，故力为维护，不令预于罪人之例。谓其身为将帅，在战役之中，虽明知其非，而无所退避，措词犹为得体。项城时为东抚，于荣相未赴行在之先，极意资助其行，又先为之地于其所往，与李文忠相较，可谓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己亥之夏，文忠小恙，闻于山东，或说项城以电问疾。项城曰："不可，彼且疑我欲得其位。"时项城资望，在疆吏中为最浅，乃作此言，抱负正自不凡。其后文忠疾病，有劝其保继任之人者。文忠曰："继任有人在，我不欲保耳。"此老先见之明，至死亦复不弱。

李文忠功业之盛，宇内共仰。同、光之际，国家与外人有疑难之事，待其一莅而决，匪惟信义之孚乎中外，抑亦威望之大，足以摄之。高丽之役，我师败绩，公之声誉，亦稍稍衰矣。倏有拳匪之乱，八国联军入都，群情惶惧，公复为全权大臣，入都议约，各使意见已不一致，其本国又有舆论参加，自瓦德西而下，八国兵官均需干预，故情形极为复杂，每一条例，皆几经商酌而后定。及全文录出，示意吾国，其言曰："但得谕旨照准，现时撤兵，节令正好。若交炎暑，便不能行，须迟至九十月以后，迟一日，则多费百万，秋后须多一百余兆"云。公为代奏，奉旨俞允。建德周玉山制军时为直隶布政使，叹曰："谁为全权大臣者？直画诺大臣而已。"

公法惟行于势均力敌之国，弱小之于强大，不适用也。拳乱中，德使克林德被害。德主命将出师，攻入我国都城，要求惩治祸首，胁取逾额赔款。犹以为未足，必须皇帝母弟醇王，亲赴彼都谢罪，可谓法外行凶。醇邸抵柏林，德主强其行一跪三叩之礼，醇邸以电请命，政府无如何，勖以善体上意而已。西俗以跪拜为背教，受人跪拜亦如之，德国舆论大不谓然。外部密戒吾国使臣，力拒不允，仍行三鞠躬之礼，幸未辱命。德之于醇邸，奚啻回纥之于唐德宗。然德宗即位，衔回纥终身；醇邸摄政，无恶于德。甚矣，古今人度量相去之远也。

庚子赔款最难堪者，美外部估算，不过三万一千万，倡议各国减数。我利用此说，与各使竭力商酌，均不允。会德穆使密告文忠云："美兵少，且早撤，故允减数。他国断不能比，迟则匪特不减，且有加焉。"文忠惧，因奏言美国借此讨好，并无实在把握，乞速准行。奏入，制曰"可"，四万五千万之议乃定。美外部既有此说，议院以浮收赔款为耻，将以返诸中国，而不知何途之从。伍秩庸侍郎使美，因以为功，与订专约，以此为中国学生赴美学费。欧战事起，德、奥、俄三国失所依据，赔款均得免。英、法、日、意不能独存，亦自动停止。于是，或以文化为名，或言水利，纷纷然自行处置。大率彼国人得此机会，遂设一机关，引吾国数人为之助，以示两国人民之意。吾国之国计民生，则置之度外。而美国外部海大臣之善意义举，遂无实惠及于中土，仅成为一种史册上过去之事实而已。

当美人倡此议时，洋顾问毕格德以告李文忠。文忠以为有此说，不必有是事，心意本不深信，故穆使一言，即能动听。此老经事多，知空言无补之习，中外之人同有此弊，不知各国浮报需索，逞愤于拳乱之后，虽有加重之罚，而国人不以为不端。及时过境迁，杀人越货之行，究有惭德。不特倡议之人弃不肯取，其余诸国，一经道破不得不与之俱化矣。南海张樵野侍郎，曾以李相外交之策为愚不可及。公岂真愚者，特前辈忠厚，不以尖酸刻薄之心待人而已。岂意减数一举，属于良心，文忠不信欧美人之有良心，殆倔强犹昔之故与。

俄约屡议不就，杨儒日受逼迫，甚或取视电旨，是不特在包围中，且在监视中矣。未几，杨儒跌伤，旋中风死，其子以身殉，颇有疑案。然弱国之臣，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即横死亦宜。

善化瞿止庵相国之尊人，与先文庄、王文勤、卞制军颂臣，俱于咸丰辛亥科乡举。止庵少年科第，久绾文衡，素见知于尊长，制军曾保其才。历官浙江、四川，提督、学政，皆在文庄任内。钦重逾恒，迭经密保，然外省督抚，于京朝清贵之官，无能为力也。其参枢府，由于王文勤之荐，前辈于故人之子，重之如此。止庵体类穆宗，为高阳、李文正所取士，文正亦赏识之。止庵著《恩遇纪略》，卷首即载召见时事：太后云："从前李鸿藻说你好，现在他们也说你好。"原注云："他们"指荣文忠云，以余所闻，盖文勤也。止庵被召至行在，命下之日，都人咸知其将兼枢、译两席。其时八国和约，要求枢臣兼外部，以免隔阂。时政府枢臣三人：荣文忠名列罪魁，幸而获免，自无此望；王相、鹿尚书均两耳重听，未可贻笑外人。固知非年力富强者，未可以对外，而止庵之当选，不待面圣而都人早料及矣。

止庵与长沙张文达生同里闬，同案入泮，同科举乙榜。其成进士、入词林，则止庵较早一科。久居京师为同县、同乡、同学、同年相好，殆无有居其右者。庚子之岁，先后被召至行在。距西安一日之程，相遇于城外野店，共投宿焉。二公久别相逢，诉说衷曲，欣喜不可言喻，明知回銮之后锐意新政、中兴辅佐，非异人任，抱负尤为不凡。文达谓止庵曰："吾二人之交自幼至今，殆天缘凑合，非人力所能为也。今兹枢府求才，正虚席以

待吾辈。明日入觐，使我获参机务，当荐公为江督；公若当国，何以处我？”止庵曰：“苟幸得赞枢府，则江督乃君之位也。”既而皆曰：“对灯立誓：苟渝此盟，明神殛之。”二公虽一时戏言，足见京朝清要之官，犹不知枢臣地位。其后止庵当国，殊无力以报文达。文达不得志，辄举以告人，且曰：“今总督无望，即巡抚亦不可得矣。”文达旋与项城缔姻，适中止庵之忌，交益疏远，神离貌合，竟抑郁以终。止庵临丧哭之痛，盖有不能言喻之隐也。

定兴鹿文端拙于言论，内调枢廷耳已重听，尤不能有所建白。然有时一语隽永，为福不足为害有余。李文忠薨，闻于西安行在，两宫震悼，诏加优恤，已将侑食太庙。枢臣出拟懿旨，定兴突问曰：“祀于何处？”时议配享文宗，则咸丰朝文忠方仕，未立功勋。配享穆宗，中兴勋业不乏其人，未可显分厚薄；配享德宗，其时上年正富。则懿旨之中，不易措词。因而搁置。

卷　四

庆邸当国，项城遥执朝权，与政府沆瀣一气，所不能达者，惟善化瞿相一人。顾雅蘧侍御慨然以疏通自任，令善化、项城结为异姓兄弟。先以项城命，请于善化。善化以生平未有兰谱辞，而语东海徐相，请婉为之复。项城闻之曰：“善化视学河南，吾弟取为生员，吾何敢然。”未几，侍御以细故，退出察院，佥以为诳也。

道光乙未以后，进士用庶吉士留馆，日渐其多。仕途拥滞，常有二十年始开坊者，翰苑中人颇以为苦。而庶吉士三年散馆，以宽大之政，无有以知县归班者，虽在榜末，亦得知县，分省即用。本朝官制，至光绪末年而稍稍杂矣。居高位者，仍以科甲为多。庶常改官，无论何处，辄生爱士怜贫之感，在猥滥仕途中，尤有鹤立鸡群之象，长官一见，必加青眼。若似乎既成进士，纵有杀人之罪，抑亦可以末减也者。于是务财好利之士，散馆之时，咸以末等为乐趋、为捷径，往往故为小疵，以冀名次落后。既而，谋出是途者日多，供不应求，愈逼愈紧，甚至文理不通，诗句出韵，以及一切犯规违例，污卷曳白之事，无所不为。此亦世风日下之证也。

日俄战后，和约于日本无利，夫人而知之矣。当时俄使维德之强项，殊非吾国之比。维德一闻日本使小村寿太郎有需索之意，立与之绝，且曰：“俟汝兵至彼得堡，再作此请未晚也。汝今乃以战胜国自居耶？”小村寿太郎曰：“然则孰为战胜国？”维德曰：“无之。惟其无战败国，是以无战胜国。”小村竟无如之何。

癸卯日俄之役，项城厉兵秣马，名为中立阴以助日。是时，北洋陆军为三镇，镇统三人，曰段祺瑞、曰段芝贵、曰王士珍。或问将才，曰：“段祺瑞如何？”曰：“状貌善也。平时无多语，气度亦不恶。但脑经单简，辨别事理之功，未必精密。”问段芝贵。曰：“奔走疏附而已。”问王士珍。曰：“为人精细，处事有条理。然不可以为大将，帅一镇以出，其不能驭矣。”

善化于先文庄始终契合，每见亲友，必问起居，且耸恿求教合肥相国，昭雪川案。初以为寒暄而已，及秉政，示意于江督建德周公。具述文庄清风亮节，内外共知，得重臣一言，宜可开复。建德以措辞为难，拟助赈捐二千两，较易著笔。往复通函中，而文庄即世。建德请恤疏云：“功业与刘铭传相等，而任事勇直，持躬廉介，则又过之。”疏上之日，家式甫适在军机处值班，善化命查壮肃旧案，持以上。定兴鹿相见之，曰：“否，否。废员焉可比拟。”式甫对曰：“教案非上意也。”蒙古荣相曰：“曷不查潘鼎新案？”式甫曰：“此失守镇南关处分，非其伦也。”及恩诏下，定兴犹向善化哂曰：“乃君之姻也。”其后，善化谓人曰：“滋轩以南北派别不协，华卿之妻叔需次在川而不得志，迁怒于督臣，致有违言，则难乎为疆吏矣。”

光绪三十二年，立宪法，改官制，设外务、吏、礼、学、法、度支、陆军、农工商、民政、邮传、理藩十一部。汉尚书五人：外务部瞿止庵、吏部鹿传霖、法部戴鸿慈、民政部徐世昌、邮传部张百熙也。三十三年，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时在杨翠喜案之后，庆邸以父子在朝，嫌招忌，姑令载振退移度支部尚书。溥颋继任农工商，以镇国公载泽掌度支，肃亲王善耆掌民政，使宗亲分润，以自谢过。而汉尚书缺，无形中遂去其一，由五人而减为四人。宣统初元，邮传部陈璧以罪免，载洵欲代之而未得，几哄于王前。载涛、溥伦、毓朗辈亦逐逐思逞。或为之谋曰：“今汉尚书四人，尽去之，无以服人，曷若图诸满缺？”未几，农工商部尚书溥颋、礼部尚书溥良，次第外简三年。内阁成立，设大臣十人：外务梁敦彦、度支载泽、陆军荫昌、海军载洵、民政善耆、司法绍昌、学务唐景崇、农工商溥伦、邮传盛宣怀、理藩寿耆，王公四人，宗室一人，觉罗一人，满一人，汉三人，而蒙古汉军尚不与焉。光绪之末，京师谚云：“近支排宗室，宗室排满，满排汉。”至是益信。

通商以前，户部以山东司管盐，云南司管漕，广西司管钱法，贵州司管关。既为利薮所在，遂称盐、漕、钱、关四大司。咸丰军兴，漕粮罕至，滇铜久绝，关税为洋关所夺，于是滇、黔、桂俱降为小司，而号福建、山、陕为三大司。山者山东，陕者陕西。陕西兼辖甘肃及新疆，且管宗室及京官文武俸禄，各衙门钱粮，各路茶引也。福建以兼管顺天、直隶钱粮也。江浙既平，漕运稍兴，云南司官吏复勃然起，于是称山、陕、云、福四大司。丙午立宪，尽改官制，户部改度支部，以赋税名目分司，而旧法荡然矣。

陶斋制府自考察政治归，气概之盛，不可以一世，视政府诸公蔑如也。谓善化曰："公宜专心于政府，举我为外部尚书以自代。"善化笑而谢之。授两江总督，谕"迅即就任"。或问其行期，则对曰："余必遵谕旨中一"迅"字。"其实不然。慈圣春秋高，当国久，惟其言而莫之敢违，自天子至于群臣，均以其一人之爱憎为荣辱，视其一时之喜怒为进止。陶斋恃有内援，故不欲外值。宪法议起，与项城同在都城会定官制，互相标榜，正当有为之际，何肯轻于离京。值言路弹章，相继不绝，项城既绌，陶斋始败兴而去。宣统初元，调补直隶总督，入觐过天津，语署任那相曰："吾举子以自代，何如？"那相知其意，笑曰："公入政府长外部，余得以北洋大臣将养病躯，稽首谢矣。"时人言籍籍，谓其将入枢府者甚众，至京见世相。世相径告之曰："无稽之谈，不可听，公速赴任可耳。"乃大沮丧。既而怒政府之不己援，献策摄政王：广开幕府，招致贤才，朝夕与处，阴以夺枢臣之权。庆邸辈怨之益甚。照像案发，交部议处。陶斋与总管太监小张德本为旧友，适同在东陵差，因有前事，屈意相求，至于长跪，为涛贝勒所见，又乞哀请为缓颊。以为布置周妥，在议处中，仍请训出京，若无所事。吏部即于是日奏上，请予褫职。摄政王尚无恶于彼，颇欲全之，问诸枢臣，莫有为之言者。王犹豫良久，曰："隆裕太后怒之甚，谓孝钦皇太后若在，谁敢然者！直令人不敢置对。"卒从部议。

两宫西狩，岑云阶制府为陕布政，以师勤王，扈跸入陕。至山林险阻辄下骑，身卫銮舆以行；夕则披裘，卧于行宫外舍。慈眷颇隆，擢抚山西，移督两广，朝廷倚之以镇南服。拳匪之乱，两宫仓卒启跸，长白荣文忠猝不及扈从。慈圣于途中，见武卫军溃状，怒曰："恨行时未杀荣禄。"项城时为东抚，于乱军中，迹文忠所在，资助以往西安，且百计经营，为解深宫之愠。及文忠秉政，项城任直督，内外允协。文忠卒，庆邸代之。时慈圣春秋高，恣为娱乐，好贡献。庆邸宗支稍远，恃其孀女四格格者供奉内廷，以固其宠。岁费巨亿，竭其禄俸所入，兼广纳货贿，犹乏于用。项城乘间与之交结，月有贡品至京，珍宝奇巧盈于慈宁，宫门内外咸受导行钱。誉声日起，朝廷大政咨而后行，任用之专，比于往日勋旧。项城大练六军，取朝旨使各省助饷。攘招商、电报两局于武进盛侍郎之手，以利交通。收永平七属盐利于官设天津银号，试行公债，以通有无。挟势敛财，因财助势，名震中外。时枢府六人：自庆邸而下，定兴、善化皆先进，蒙古荣尚书入枢廷得项城力，长白铁尚书以练兵处旧属而跻显贵，虑变常有同异，东海徐尚书旧为项城掾，因汲引以升。诸公畏人言，亦稍自别。时北洋威力日逼，枢臣无能与抗。疆吏中，惟西林在粤有重望，与项城埒。粤中多盗，治以重典。弹劾不职，动辄数十人之多，人人畏惧。粤海关书吏周某赂庆邸得使节，立捕治置法，同时拜疏，请重枢臣之禄以愧之。时庆、袁相比，惟忧西林为梗。政府诸公，处覆巢之下转危为安，亦惟西林是冀。临桂于晦若侍郎入都议宪政，见善化以意私焉。善化欣然从之。西林以密电书本为赠，二人之交自此始。会议宪政，舆情不协，南城言路弹章，相继不绝，项城稍绌。官制改革之后，枢廷惟留庆邸、善化二人，项城见之，益有协以谋我之惧，自请开去八项差使。居恒不乐，经冬足不下楼，亦不见客。时东三省事益迫，杨杏城侍郎说之往东，项城心颇动。适庆邸疾，求医于北洋，项城使段香岩统制偕医往，日伺于邸侧。于是庆、袁交益加密。项城意变，西林虽至、无能为矣。

赵尔巽为东督，摄乎日俄之间，无所措手，自诉于朝，请简重臣，巡视边境。诏使振贝子暨东海徐尚书往。及归过津，见项城。项城先宴两使于中州会馆，循旧例，殊无足观。道府而下，继设宴款待诸随员，仍于中州会馆，筵席、戏曲均后来居上。主宾正欢乐间，忽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望之，项城当先，次东海，次振贝子，主人中之段芝贵招待入席。俄顷间，女伶杨翠喜出演，备极妖冶，合坐为之注目，而贝子心旷神怡，不觉手为之拍板。旬日之间，翠喜不出演，京津轰传已嫁某贵人矣。又久之，东海受命为东三省总督，段芝贵署黑龙江巡抚。近代以来，道员擢任封疆者，殊不多见，颇疑为贿得。未几，翠喜之事渐闻于外，乃知以色进也。先是，西林以粤汉铁路事操切，几激大变，移督四川。请觐不许，至沪，托病逗留，久不赴任。闻朝中多故，声言之蜀。及浔，舍舟登陆，作匡庐之游，即于其间具疏请觐，由铁路疾趋至京。时监察御史赵启霖、赵秉麟、江春霖者，以敢谏著称，夙标清流之目，皆协以谋当轴。闻西林至，启霖迎至保定。计议既定，西林宫门请安。初次召见，即调补邮传部尚书，留京内用。连日奏对，尽发庆、振父子之覆，启霖旋揭奏翠喜事。慈圣乃严责庆邸纳贿，内阁侍读润泰因事过乾清宫，远闻御音悲厉，盖几于垂涕泣而道之矣。及翠喜案上，慈意滋为不悦，命醇王及寿州孙相查办。凡依草附木者，有冰山将倒之势。项城在津，闻报大惊；立召杨以德至，令于一日夜，出翠喜于庆邸。以德素有干才，遂至京，以骡车挟翠喜出城。是夜行百里，至黄村，乘次日京奉车至津。项城先使人利诱势怵盐商王竹贤，令自承为翠喜夫婿，遂以予之，赃证于是乎灭迹。时长白世伯轩相国，在满人中素著忠悃，而与庆近。且都中舆情，以为袁绌而岑用，一也，徒苦老庆，于满人无利。适慈圣往淀园，过万寿寺稍憩，召世相独对。世相殊不为左右袒，微露庆、岑夙有嫌怨，慈意稍为之解。四格格更朝夕为其父兄泣陈冤屈，且曰："奴豢于母家，虽一履一袜，皆兄予资，今复何恃？"四格格为慈宁弄物，尤动上听。查办大臣醇邸、孙相，重臣也，诸王府第声息相通，岂有不知振贝子纳妓之事。奉诏之日，王指诏末"水落石出"四字，语孙相曰："圣意在此。"既见世相，世相曰："此何事也，而可轻发语耶！王年幼，诸事宜诿诸寿州，

庶慎已免咎。”孙相之年事老矣，毕世在京，久直毓庆宫，于宫庭知之颇悉。戊戌之岁，曾以进呈《校邠庐抗议》一书，几被其祸，旋乞骸骨。洎两宫西狩，献易位计者均得罪，慈圣渐悟其离间，待上稍宽，复召用孙相。回銮以后，以庆、袁相比，梗于其中，两宫意见未全泯也。袁、岑争权，群矢集于庆、振父子，至揭其狎亵之罪。慈圣命上母弟及师傅往察其情，悔祸之意益显。然闻孙相曰：“政局视吾一举足为重轻，此外人无知之言也。吾一言一动，影响皇上安危甚巨，每念及，战战兢兢之不暇，岂敢稍涉疏忽。今日之事，惩治庆邸，圈禁其子，博舆论之欢欣鼓舞，固自易易。然庆邸，亲臣也，非常熟比，无辞可令出京。遇年节、吉日，递如意、蒙召见，与在位者同，甚或仍准内廷行走。而四格格朝夕在太后侧如故，项城在北洋如故，时时能为庆邸作卷土重来之计。且乘间媒孽吾辈，以去其毒，何以御之？吾老何足惜，但不能为己市直而为上树怨。且今之与项城为敌者，未必能制其死命，惧无以持其后。即使得志，亦将顺焉矣耳，安见其矢忠于上，劝母以慈，劝子以孝，如古人之所为乎。”当时朝中党派情势，孙相之言，洞若观火焉。嗣派内阁侍读润泰往津，调取王竹贤、杨翠喜口供，覆奏查无实据，其事乃毕。京曹通例：部属文稿，堂上多因仍不改，然部员仰体堂上之意，亦容有之。后二年，孙相查陈雨苍案，调用随员，仍内阁侍读、中书之类，且多查办杨案之人。而调取各部案卷，互证参稽，一一举其左证毋稍宽贷，乃知翠喜之事非不能查实，而别有用意也。

庆邸势利之交，金钱作用，夫人而知之。托活洛氏陶斋制府，于无意中，与寿州孙文正语，时为庆邸忧贫。言王府费用，每年辄三十余万，虽有禄俸养廉，相差甚巨，云：“邸中用度不足，咸知取诸北洋，然究于何项开支，何人过付，无人能测也。”按新军扩张至六镇，隶于练兵处，庆邸领之，一切贿赂之妙用，悉具于此。六镇每月皆有截旷之饷，不下三四万，项城悉挐以献庆邸，仅以夹单上陈，如各营官之于统将也。无文件为据，无案牍可稽，知者绝少，故屡经言官指摘，无从查察。自新官制行，直隶省仅二、四两镇，馀四镇悉隶陆军部，铁宝臣尚书为政，仍效项城所为。斯时尚书进而项城绌，几往东三省，盖有由也。及凤禹门将军为四镇军统，并操兵饷之权，继续前事。于是尚书权力日衰，而将军又袭前人衣钵，焜耀一时。在庆邸初无成见，终始为一利字而已。闻翠喜案中，慈圣面责之曰：“汝为财耳，国亡，财于何有！”大哉王言，惜未能发其聋而振其聩，悲夫！

庆邸当国时，京津道上有赫赫红人曰董柳庄者，名遇春，相传北洋三口通商大臣门役老董之子，世袭其事，无案可考，莫知其详也。时遇春甚显，奔走于势要之门，善于迎合诸贵人之意。为广交要路，动以万计，因之连捐带保，至直隶省候补道。一时，大僚有以裁缺而反得高位者，有以升任而日进不已者，有不论阶级而速化者，有以废员而破格起用者，皆缘之以进。闻一次纳费，多至十数万，少则数万，其陆续费用，亦至十数万、数万不等。其他万千以下之数，道府以下之官，更仆难数。遇春以此博得庆邸欢心，爱之重之，在其他亲友之上。偶闻遇春言庆府事，较为详细，特是遇春非读书人，语无伦次，必以意会之。光绪三十三年，西林驰入京觐见，弹劾庆邸。邸郁郁不得志，有慰之者，辄叹曰：“今关情于余者，惟杨杏城、董柳庄耳。”杨侍郎闻之，赧赧然有愧色，曰：“余与董柳庄等耶？”遇春曾得罪于项城，故虽具此神通，不能得志。相传项城微时，与遇春约为兄弟，偶值乏时，尚赖其资助。戊戌八月，项城护理北洋大臣，诏下，遇春方饮于侯家后妓院中。闻有是命，大喜曰：“是我兄也，又尝假我银百金。”其隔座中聚饮者，有项城中表、刘燕年提军在焉，以告项城。项城恶其妄言亵威，如陈王之于佣耕，故人衔之。甚至武卫五军成立保案，聂军奏保遇春，以直隶州知州候补。项城附片，劾其身家不清，现充号房。“号房”者，即门役也。荣文忠在枢府，面奏号房董某非遇春，袁世凯误也，附片遂留中。项城益惊叹其能力之大，不说愈甚，而无如何也。其后项城权重，时扼抑之使不得进，故遇春落拓如旧。惟怨当时权要曾由彼进身者，既贵之后，不为己援，而不知其终身否运，由于一时酒后之狂言也。

相传陈友谅败亡，其客渡海越辽阳，至长白山麓，寓一头人家。报仇之志久而弥坚，时明运甚盛，无如之何也。客善青鸟之术，惟日游原野，以待事机，暇则察视地脉，聊以自娱而已。居处多年，与主人家庭渐相习。燕俗重义气，见《五代史·高行周传》。非惟燕人也，愈北而俗愈古。盖其地土厚水深，人情敦厚，笃于友谊。主人视客，如兄弟骨肉，始终恩礼如一。客老且死，谓主人曰：“感君厚德，常欲图报，孑然一身，吾何所有？惟得吉壤一穴，有三百年帝王气运，敢以赠君。他日得志，勿忘明恨云。”此事传之悠远，虽无确据。丁未以后，满洲改为行省，游宦者日渐其多，归而言其风土人情，佥谓其人善与人交，殊无满、汉之见，至今犹然。吾乡泾县翟氏，先世即陈友谅臣下。友谅兵败国灭，馀众效忠不去，拥其宗裔，遁至河南光、汝之间，嗣以生息繁衍，分一支入皖，渡江而南居泾县。其先河南总部，犹寄供养之费。继而居泾之人读书入泮，甘食明禄，遂绝不通。载在《翟氏宗谱》，翟展成孝廉言之颇详。观于此而知陈氏覆亡，人心未去，辽东孤客，理固宜然。客姓氏不传，毅勇之忱，较之田横岛中五百人一死塞责者，难易相去，奚啻倍蓰。以视子房仕汉，其志报韩，何以加诸。

劾治权贵，效命疆场，皆美名也，而莫难于一死。梅村词曰：“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便竟一钱不值，何须说。”遥想明末，刳肠决腹诸君子，前仆后继，死

亡枕藉，士气不其壮与！至近年诛奸与尽节，可谓别开生面。当时参李文忠，几等于严嵩、魏忠贤，然具疏者备受无知舆论之赞许，而无纤芥之祸，事过境迁，或更擢用。辛亥鼎革，先朝遗老不肯屈节，避居夷场，辄以余赀作富翁而享清福；否则依附皇室，食俸为生，仍不失禄足代耕之乐。梁星海方伯以妄论法越事，严议降五级调用，及銮舆西幸，由武昌府升安襄郧荆道。未几陈臬开藩，又得罪庆、袁而投劾去。国变之后，南北奔走，以张少轩之荐，继陆文端值毓庆宫，授太保。使杨、左诸君子地下有知，当有实命不同之感。

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可谓直言极谏者戒。光、宣之际，台谏中，江春霖、赵秉麟、赵启霖以弹劾不避权贵，著闻于时，然皆有背影，终不免"欺"之一字。秉麟仕民国为肃政史，姑无论名节，即以其生平弹劾庆、袁章十余上，国变之后，乃甘为之臣，将往时谈忠说孝面目一扫而空，亦孔丑矣。项城不念旧恶，宽予擢用。而于条陈外部事宜隐攻善化之李灼华，以暗通报馆为名明攻善化之恽毓鼎，悉置不用。楚人有两妻者，人挑其长者，长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许之。居无几何，两妻者死，挑者娶妻，仍择长者，取其能詈人也。项城用人，盖用挑者选妇之法。但定情之夕，昔以死争者今以身许，殊难为情耳。

赵秉麟、赵启霖、江春霖三人，在台谏中，非特同志也，而且同谋。杨翠喜案，虽启霖发难，因是左迁。秉麟具疏争论，谓己本有是意而未及上章，是自承为党也。孙相查办，不满其意，固无待言。未几，孙相舆从遇秉麟于正阳门洞。毂击肩摩之地，骑者先导，指挥途众，令舆得过。秉麟，之父与孙相己未会榜同年进士，秉麟其年家子也，遽来书云："遇公于正阳门，下车，为厮役所鞭者再。不意年伯素性和平，而下人横暴如此。伏思相公之体制，虽极尊严，而御史之法骢亦何容鞭辱云。"孙相得书，亟往诣秉麟，秉麟避不见。孙相曰："吾为谢罪来也，主人虽不在室，胡可径去？"下车登堂，向上行一跪三叩礼而归。俄顷间，秉麟即来，亦下车登堂行礼，不见主人而还。京中颇有知者，问秉麟，辄讳言之，盖自觉其已甚也。孙相骑士名陈元，其后为东海徐相纪纲之仆。民国改总统制，东海为国务卿，称相国，陈元为传宣官。秉麟适于其时充肃政史，自无有不见相国之理。沧桑一变，大清国易为民国，皇帝易为总统，大学士、军机大臣易为相国，御史易为肃政史，骑士易为承宣官。而秉麟之为秉麟如故。陈元之为陈元如故。秉麟遇陈元，不知若何感想。陈元遇秉麟，亦不知若何感想耳。

西林于随跸之役，始识总管李莲英。未几，开府山西，移节两粤，屡叨异数，慈眷极隆，声望之美南北相当，贡献之品络绎不绝，足抗项城，皆李总管为之内也。沪滨养疾，与武进盛杏荪尚书交，一见如故。武进喜知名之士，文人墨客结习，花晨月夕，莫不以气节为谈资。西林居处稍久，遂与俱化，颇以名臣自励。入觐至京，各宫监欣逢旧雨，且患难之交，靡不心悦，西林视之蔑如也。及贡广西土产狗鱼，两宫知为珍味，命付庖厨，莲英曰："是物鳞类而有兽形，恐具烈性，不宜圣体。"命豢诸湖中，莲英曰："观状颇恶，纵入水中，鱼鳖之属，无噍类矣，且恐夜出伤人。"乃弃之。西林于是乎宠衰。会粤中舆论与新督周公不协，上命复旧任。过沪，与诸名士交游，托疾不行。上海道蔡伯浩观察得其西法撮景，以新会梁启超旧景相合如一，以为逆党之证，进呈御览，遂得罪。

摄景之法极其浅近，两片相合尤轻而易举。光绪十年间，招商局得旗昌洋行业产，浸以盛大。李文忠以马建忠总办局务，沈能虎为副。建忠惎之，密以能虎，与妓女合影献之。文忠雄才大略，本不以为罪，嗣见能虎，仅加斥责而已。能虎末秩微员，谒见上司，殊不敢对；文忠既未明言，尤难申诉。退而告人曰："苟以傅相影加于其上，无不合也。"时传为笑柄。后二十年而有岑西林之事。

善化罢相，林赞虞侍郎有连带而去之势。上将择相，于是寿州、定兴同日召见，命长白世相从之入对。是日，定兴奉诏再简枢臣。寿州曰："上知我重听，尚未知定兴与我同病也。"自是而后，庆邸专权如故。南皮内用，犹无能为，遑论其他。定兴旅进旅退，虽随班而上，于事一无所闻。下直后，辄向军机章京，询问本日例行公事，犹得一知半解。至于密勿，不能参预，自不待言。此老以倔强著闻，而衰龄保持禄位，至于如此。可见张禹，孔光举动，皆在人情之中。

林赞虞侍郎为谏官时，以风骨著，非清流诸君子，徒托空言之比。善化相国少年科第，以经济文章自负，与侍郎素相钦重。庚子回銮之后，善化入相，时侍郎洊升专阃，内外尤相契合。官制改革，引入枢廷，共任艰巨。杨翠喜案，振贝子上疏乞去，中有一联，用上谕中"水落石出"四字嵌入句中，云："虽水落石出，圣明无不烛之私；而地厚天高，跼蹐有难安之隐。"侍郎读毕，叹曰："好文章！"庆邸衔之。及善化放归田里，诏下，侍郎又大诧，曰："进退大臣，如是之轻率耶！"召对时，力请查力。太后曰："查办若实，厥咎更重。"是善化去职，深宫正有成见，不言而喻，而侍郎不知也。未几，遂出枢廷，任豫抚。

京师舆夫四名，谚云："头一个洋洋得意，第二个不敢泄气，第三个浑天黑地，第四个不知那里。"谈者比以军机大臣。向例，枢臣入直，在御案石旁跪，其跪垫挨次而下，惟居首者奏对，其次则跪处由渐而远，谛听上谕，不能详悉。即有陈奏，上亦不能尽闻，仍由居首者传述。故枢廷诸臣，虽云同时入直，然自首座外，其馀

率非问弗对。京谚以舆夫四人状之，情形毕肖。

于晦若侍郎久参李文忠幕，书牍多出其手，《清史稿》谓奏牍多出其手，乃相传之误。侍郎长于宋人四六、《困学纪闻》论文所举各条，侍郎优为之，故文忠谢恩诸奏，望而知为所作。至论事摺子，文忠方以自命，何待人为。如有集思广益之处，幕中人材济济，非止一人。丰润联姻后，时参末议，目中岂复有侍郎在。光绪乙未之岁，文忠自马关归，入阁办事，寄居贤良寺，侍郎始为记室之长。是后章疏，寥寥无几。出任两广，侍郎又未从。故《文忠奏稿》八十卷，虽谓其无与于侍郎，可也。然侍郎散体之文，其揣摩工夫，能恰如人意之所甚欲；其运用词藻，可以达人口之所难宣。光绪末年，侍郎以西林势败之故，出使德国，充考察宪政大臣，无异宋人之远谪。临行一奏，庆邸读之，称赏至再。南皮素与之善，挽言曰："此人归国，何以处之?"项城以手指地，曰："莫善于此。"意谓军机大臣也，南皮乃不复言。

满洲一足跪之礼，名曰"请安"，非真长跪也，一膝稍曲而已。满洲人无分男女，偶相遇即行之。凡内廷行走，满籍大学士以下，相遇皆然，则不足为荣辱，从可知已。至卑贱遇尊长，则双膝落地，名曰"跪安"。汉京曹相见，均长揖。外官则自知府以下，谒长官，均请安。谓之行旗礼，可也；谓之有加礼，则未见其然也。《嘉谷堂集》书阿文成公遗事，内有一条云："星衔改官比部，偕同岁生马履泰谒公。公止星衔等，勿行一足跪礼，曰：'吾为郎官时无此礼云。'"是乾嘉时已以是为卑屈，相沿至今，而其实非也。光绪末年，厘定官制，不分满、汉。于是汉人学旗礼者日多，反以请安为时式。可知移风易俗，未为难事。

京官重礼节，然礼与谄不同，匪惟无谄于同官也，亦无谄于长官。京曹虽有尚侍，无论王公大臣，其属僚除送稿、画诺外，鲜有至其宅者。粤东陈锦涛以游学生考授编修，供职度支部大清银行。其时泽公喜学生，颇信任之，武进盛尚书以为译员，筹借款遣往欧洲，见银团解释用途，骎骎乎大用矣。忽逢辛亥之变，锦涛走沪，谓人曰："满洲宜亡，以少年不经事王公为长官，令吾辈口称章京，叩头请安。"谑者曰："京朝官无是礼也。苟非尔自往口称章京，自往叩头，自往请安，谁令尔行?"家式甫为军机处章京时，项城入值枢廷，式甫持稿往见。项城不知枢垣掌故，坐而受之。式甫稍退不与，项城微诧作声，式甫更退后，项城觉而起。自是，项城益加重视。式甫由帮领班跻正领班，项城之力居多。孔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其斯之谓与。

本朝职官入朝奏事，始不执笏，朝珠庶乎近之。每挂壹百零八颗珠，上下左右，每二十七小珠间一大珠，以珊瑚、翡翠为之，谓之红绿佛头。佛头或即笏头，满洲制度无考，不可详也。其在胸前者，左右小珠三串，各十粒。男子二悬之左，一悬之右。妇人二悬之右，一悬之左。谓之记念。最初用法，殆为以笏记事之意，北方土俗近古，抑结绳之类欤？俗语谓之"三台"，取美名而吉兆也。其在背下垂者，谓之"背云"。君子无故玉不去身。观于此而知国初入关，悉从明制，是荀子"法后王"之说也。章服虽有更变，略存古意，抑孟子"法先王"之道也。盖两用之。

林赞虞侍郎仕豫抚时，李季皋侍郎由苏臬调豫，二公素识，同官一省，相得益彰。各省军政，向来督抚专权，两司兼督练公所，循例署尾而已。李侍郎将门之后，莫展其才。与项城私函，偶言及之，弗善所为。未几，陆军部派员查实，林侍郎缘此内调。适逢其会，林侍郎上章，称许李侍郎，推崇备至，一则曰"国家柱石之臣"，再则曰"李某克家令子"，都人疑焉。林侍郎入京，李侍郎又有书来，极其㧑谦，叙述彼此交情，谓如父兄之于子弟。于项城及后任吴中丞，均有微词。枢臣调停其间，将李侍郎调浙臬而两解之。李侍郎以病辞官，留京不行。二公素行，均持重无私。虽一人急功，一人持重，性情万不能合作，然未至于倾轧。其所以误伤者，李侍郎之才，卓越庸流，惟学不足相济，故两书之中，词意不无重轻，以致于此。故言为心之声，不可不慎也。

慈圣晚年，不免于寡人好货，而无与于政事。项城、西林皆以贡献，互相斗富，因其官高，愈增荣幸，未必以之登进也。且此端微开于李文忠，而张文襄继之，在当日督抚，为见所未见，亦非项城、西林开其先也。辛丑回銮后，朝廷惟惧外人图己，项城近在北洋，手握重兵，尤为倚恃。侯官沈爱苍中丞时为京兆尹，窥知其隐，步袁、岑后尘，藉交通宫禁之力，胁取各省数十年久已停解之顺天固本京饷，成兵三营，更近在肘腋之间，思间项城之眷。卒以职位较卑，为所龁而去。文忠公子季皋侍郎以门荫起家，简浙江按察使，入都陛见，蒙赏饭。是日，项城约之午膳，临时而侍郎以电话辞。夕至其宅，项城问日间之事，侍郎告以故。项城大惊，曰："尊宠极矣。汉大臣中，惟余与岑春煊受此恩遇。"问席中见何人，侍郎曰："派太监伺候。"项城益讶曰："上视子与余辈等耳。"然终光绪间，侍郎并未大显。沈、李二公犹曰："先泽也。"寿州孙多祺以道员需次直隶，善于观风望气，交结宦寺，求梯荣之路而终穷。先是，辛丑之岁，任河南祥符首县。适两宫回跸，奔竞之术，百出不穷，行宫门外，趾为之穿。一日之间，龙光三接，时夸于众，传为笑柄，然其后潦倒极矣。光绪末年，由李总管献菊花百盆，言家贫，只此区区之物，聊表忠悃。慈颜怡悦，赏御书匾额。多祺自天津寓所具鼓乐，候于铁道侧，迎归，招摇过市。慈圣于此类事，视为无足重轻，不能由此而猎取爵禄也。

帝自西狩以来，渐与太后母子情意如故。太后惩

国家多难，宗社安危惟帝是赖，途中调护备极恩勤，帝亦服事惟谨，欣欣然有祥和之气象。回銮之后，长白荣文忠公辅政，未几卒，庆邸代之。项城、西林，南北重镇，协力维新，天下称治，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帝性直率，于戊戌之事，颇有遗憾，心所不平，辄形诸笔墨，曰："某某可杀。"类似宋宁宗皇子竑书，"弥远当决配八千里"，而不知祸作于肘腋间也。谗者果挟以诉于太后，宫闱嫌隙复生。帝无尺寸之柄，郁郁益以致疾。禁中事秘，京外颇有讹传。至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始以痼病闻于外，诏征四方良医。时下悬壶之士，如陈莲舫类者，贪得御医之名，远近咸集，麇聚辇下。帝沉疴已久，易生暴怒。医人请脉，不以详告，令自揣测。古法望、闻、问、切四者，缺问一门，无论何人，均为束手。及书脉案，稍不对症，即弗肯服。有时摘其未符病情之处，御笔批出，百端诘责。批陈莲舫方云："名医伎俩，不过如此，可恨，可恨！"纷纠年馀之久，所患益剧，虽日视朝，步履非复前状。戊申十月癸丑朔，时享太庙，遣恭邸代行礼。是日，枢臣甫入，帝泣云："予恐不腊矣。为太后子，不能奉侍，奈何？"太后安抚之。自此乃不早朝。帝久病之中，忽中止听政，咸知为不祥之兆。时政在慈宁，人心未甚震异也。太后体素康健，喜服腻品，因以致疾。甚剧时，庆邸往奉天验收普陀峪东陵工程未归。两宫病重，枢府诸臣，皇皇无以为计。二十日，庆邸返，先与项城计议，项城曰："吾辈汉臣，惟知国赖长君，其他非所敢言。"醇邸曰："若仍为臣，无不可者，不然不敢承。"金曰："宜入见。"乃请起太后召见。禁地森严，至是而益密。枢臣每人至，辄问曰："谁欤？"对曰："某。"乃开一罅内之人，旋闭之。又一人至，亦如之。毕入，恭邸尾于后。卫士曰："未召王。"拒之于外。太后在寝室，稍颓饰，倚衾坐，见诸臣，先问皇帝病况。庆邸对曰："疾大渐，宜立皇子。"太后曰："先令载沣之子入宫读书。"醇邸辞曰："臣之子幼，载涛之子长，愿太后善为计。"太后微愠曰："汝糊涂，此如何时，而犹作是言耶！立汝之子为穆宗毅皇帝之嗣，汝为摄政王。汝虽无才能，择有才能者为佐，勉之毋懈。"庆邸请兼祧至再，不许，乃皆退出。及立储诏下，末云"兼承大行皇帝之祧"，乃太后所未及知者。太后以光绪初年早有成议：今上生子，为穆宗之嗣，有约在先。然枢臣拟兼祧之谕，亦合乎礼之变，未为违旨也。

太后有私蓄三千万，半在南苑，半在大内，皆用红绳束之。庚子之岁，乘舆播迁，辇运不及，乃遗之去。八国联军入都，世相时以内大臣居守，用日兵为卫，洎驾返而无所失，慈颜大悦，世相以此骤贵。孝钦皇太后崩，宫监黠者，尽其所有，以献孝定皇太后，而阉人之势因此不衰。未几，清亡，孝定皇太后旋崩，宫禁内事，仍为旗员把持。辛亥后，大内用度，想出于此，何时侵蚀始尽，亦无可考。

李莲英所谓皮硝李也，在安得海之后，内监权势莫逾于彼，然孝钦太后家法綦严，惟内务府中司员在其宇下，不能不常与周旋。当时大僚，幸邀慈眷而交通宫禁，或知之有素。外廷诸臣，莫得晤其人。莲英从不轻出，识面尤稀。显后晏驾之四年正月，火神庙会移于香厂，忽于游人中，有人私语曰："此李莲英也。"视之，乃黑丑大汉，适成其为北方之强者而已。小张德继为总管，与京朝官吏时有酬应。母寿，贺客盈门。值骡马市大街修治道路，为途所必经，警吏为之先期竣工。犹子某，供职军谘府，已入宦途，与张绍轩军门联谱，隐有亢宗之意。清末风气，人人观念，颇以为军门之荣。亲贵王公，反介军门。以结于张德，为取悦宫闱之捷径。军门落职居京，以此之故，出为江防军帅，授两江提军，颇负时望。履任之始，无赀以往，张德之母假以五万金，而后成行。燕人重义气，张德一家，视军门如骨肉。鼎革之际，军门力守金陵，不受各方之摇惑，事虽不终，东南方镇未之有也。追惟终始之际，其情感未尝不自是而来。欧阳公作《五代史》，立《宦者传》一门，皆取其有关于国事者。吾于李莲英、张德窃有感焉。

项城以戊戌之变，得罪先帝，惧祸之及，倡为立宪说，尊民权，重民意，俾无故不能诛大臣。杨杏城侍郎为之计曰："立宪官制各有责任，不能兼差，公为光杆总督，是未受立宪之益，而先受其损矣。""光杆"者，俗语他无依附之谓也。项城不听。既绌于官制之会，知其策不行，乃献交邻之策，阴以树外援。当是时，唐少川侍郎主交美，梁崧生侍郎主交德。唐侍郎聘于美，议加两国使臣之级为大使，不得要领而归。日本人忌之，有行反间于摄政王之左右者，曰："日本之至中国也，在三日之内；美之援中国也，在二十日以外。夫不忧三日之祸，而待二十日之援，谋臣失策，为不忠。"度支部尚书泽公，以武进盛侍郎为谋臣，袁、盛之仇固结不解，泽公亦不悦于项城所为，谗之曰："岁费益巨万，仅得大使之虚名，岂计之上者。"项城乃被逐于外。而远交之策不行。

戊戌，常熟放归。是日有旨，先令其待于外。常熟私忖：不过如甲申之屏出枢廷，甚至开去各项差使而已。诏下，捧而流涕。盖以师傅之尊，等于斥逐，不稍予以礼貌，诚出人意外。丁未，善化放归，适当夏令，枢廷诸臣来时稍早，皆释冠带，室内憩息。诏自内下，众方趋视。善化学问本高，年力正富，略为观察，一览无馀。旋即束带整冠，入内谢恩，趋而出，无一语。戊申，项城放归。是日枢廷散直，摄政王复召世、张二相入内，出诏旨。初更严厉，世相力争，仅得开缺回籍。项城奉诏，面色皆赤，强作狞笑，云："天恩诚厚。"时孝钦显皇后之丧仍在宫中，先帝奉移观德殿，项城时为恭办丧礼大臣之一，轮日值宿。忽念及此，曰："今当直，奈何？"世相曰："吾为子往。"项城半跪谢之，乃出为归计，闻其家人，恐有后患，力劝为外国之行，项城意不之动。家人长跪许久，号泣随之，乃以电话召张镇芳都转至京

议之，为筹赀斧计也。谈至经夜，翼日与乘京奉车至天津。都转在一等车至城站下。项城微服在三等车，至老龙头车站下，寓利顺德饭店。使都转往见直督杨文敬，无他意，乞资而已。都转尚未言其来意，文敬闻项城至，大惊曰："渠奉旨回籍，胡可以来？若然，必以上闻。"都转不复言而去。文敬以告其幕客，客或曰："虽然，必往慰之，毋令憾我。"文敬遣其子往，而都转之言已先入矣，杨、袁由是不睦。项城旋得赵智庵、杨杏城两侍郎电话，促其速返，乃还京就道。三公之出枢廷，情事相同，而处之不同如此。

南皮张文襄在京，尝言泗州杨莲府制府、杏城侍郎兄弟非一母所产。易实甫在侧曰："同母兄弟也，公胡以决其不然？"文襄笑曰："一龙一猪也。"或问侍郎曰："子孰为龙、为猪？"侍郎曰："以南皮目光断之，人果成进士，虽杀人，亦可以减罪。吾兄词林中人，定为龙，余定为猪。"文襄又言："番禺梁彦孙太史与杏城侍朗必感同气而生。"疑其相似之甚。时尚为诗钟，一日，拈得"奇态"二字五唱，黄绍第叔庸得句云："弟兄岑氏奇皆好，姊妹杨家态并浓。"南皮大称赏，称为钟王。其于侍郎，无往而不加贬辞，诸如此类。洎慈圣上宾，项城斥去，醇王摄政，颇倚任南皮为重。铁宝臣尚书长陆军部，与涛贝勒同领禁卫军，深相结纳，谓涛贝勒曰："袁党之势已摧，若去杨士琦，则根株尽绝。"涛贝勒初出任事，不知其为何如人，曰："谁为杨士琦者，余胡不知？"尚书曰："王于观德殿之下，丧服哭灵诸臣之中，有大红鼻子者，即是人也。"时先帝之丧，奉移观德殿，故尚书云然。良赉臣统制素仰南皮如泰山北斗，言及杏城侍郎，辄云："大红鼻子，非佳物也。"

摄政就职，庆邸威权大损，见项城屏逐，知将及己，遇事更形退缩。宣统年间，政局情形极其复杂。铁宝臣尚书喜于军权在握，忽出为江宁将军。世伯轩相国于诸满人中，负一时重望，忽与吴郁生同时罢值枢府。涛、泽参预密勿，权在枢臣上，传闻涛将柄政，召用袁、岑，已忽寂然。足征当时起落不定之象。庆邸依违其间，时或于彼有利。二年秋，朗贝子与东海入直，涛之力也。庆邸知朗之易与，玩之股掌之上，权势日就恢复。又荏苒经年，改庆内阁而后国亡。

世伯轩相国索勒豁金氏，今之张禹、孔光也。未尝篡汉，然王莽之篡，实二人阴以纵之。索勒豁金未尝贪横，然庆邸之作恶，实彼有以成之。庆将以黩货败者屡矣，杨翠喜案几不免，奉查办诏，泣曰："臣罪实当诛，不实奈何？"太后曰："言者有罪。"世相于此际，初未尝为庆陈辨。而召对之时，唯唯否否，令天颜不觉而为之霁。项城放归田里，庆邸有联带去职之象，谓世相曰："如不用我者，宜自请退，毋逆舆情而逐我。"世相为之缓颊，而庆之贪横得与国同休。其他大政因之迁延不举者，不可胜举。丁巳复辟，近臣中，虽知其未可，莫不欣喜。世相独不然，是真别有肺肠者矣。

良赉臣统制与世伯轩相国，在晚清可谓第一流人物。世相以巽懦亡国，统制清刚，适与相反，其覆邦家，亦与有劳焉。统制以丰沛子孙，东游学于日本而归，饱读兵书，熟谙世变，适逢其会，夤缘得为涛贝勒幕宾，处大有可为之势。时在光、宣末造，宁不知岩墙之下，举动皆足致祸，乃一意新法练兵，招致非类，酿为肘腋之患。天之生才，在前数十年，则为多隆阿；在后数十年，则为良弼。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军谘府初名练兵处，统制为司长。项城阴忌之，调至第三镇，为标统。其镇统某夙以屠名，统制辞不往。时庆邸为练兵处督办，复调回京。项城不可，言将不用命，以去就争。相持之际，皆诉于庆邸。庆邸两解之，命统制往见项城言谢。项城声色俱厉，促速至军，曰："汝好为之，且擢汝为大将，不然斩汝首。"统制出，汗流浃背，谓人曰："生平所未见之严威也。"在军三月，仍调京用。项城用人，善于操纵，诸如此类。然在前数十年，则为胡文忠，在后数十年，则为项城，亦天实为之耳。昔人谓明末流寇，皆胡蓝狱中功臣后身，虽寓言而有至理。清自开国以来，朝廷颇负汉将。微特年羹尧、张广泗、柴大纪以冤死也，岳钟琪部下健将纪成斌、曹识勳辈，俱不得善终。湘、淮将帅中兴之绩足与创业比隆，赏功亦薄。至亥子之际，所用汉将莫不负朝廷，殆亦天意与？

镇国将军载振使英，贺爱德华七世加冕礼，归授商部尚书。诸王公艳之，佥思作海外之游，以猎取高位。贝子溥伦之美，观赛会；镇国公载泽之欧、美两洲，考察宪政；贝勒毓朗之厦门，招待美舰；镇国将军载搜之美；充一等参议；贝勒载洵、载涛之各，国考察海陆军政，使节联翩，不绝于道。诸王公年少未学，声色狗马之外，他无所知，举动皆足以辱国。洵贝勒至英伦，馆于王宫。客舍有食堂，各国王公贵人来者皆在焉，洵帅其护卫以往。护卫咸北五省籍，华人佣于英者，惟汽船工役，亦以北五省籍居多。护卫引为乡里，食时与俱，同席者以为大辱。英伦船厂商人闻吾国海军大臣至，盛席作乐燕之，诸将往矣，已而不果。校阅师船，约以巳正，逾期而往。及至柏林，誉德之强，宣言于众，诸多失辞，英人憾焉。涛贝勒至英，英几不受，适爱德华七世殂，强以吊使往，许之。期以三日至四日始行。诸王在外，皆有挟妓之名，搜充参赞，尤无忌惮。

涛贝勒考察陆军之役，从者皆军将，惟李季皋侍郎以将门之子，厕于其间。途中耸恿贝勒，联络邦交，以为牵制之计，贝勒意动，舟过檀香山，观珍珠湾险要，防日本也，工犹未竣。规模之宏远，经营之完美，为生平见所未见。向所濡染于日本东京学生之言，以日本为天下莫强者，观念稍变。至旧金山，吾国使臣张荫棠迎而登陆，易车之华盛顿。车中，荫棠曰："王之来也，专以军事与？抑朝廷其有本指与？"贝勒曰："无之，专以

军事来也。"荫棠曰:"王其秘之与?余实为行人,胡可以不知?"曰:"否,其实无也。"荫棠曰:"然则王胡以来?昔岁唐绍怡来聘,列邦人士,好我者喜,恶我者惧,咸曰:'其中必有物。'绍怡返已逾年,忽焉而已,四方荧惑已甚,而王适至,若又无所见而来,无所闻而去,人其谓我何?然则王胡以来?"皆不应。荫棠曰:"国家之危,将在旦夕。以王之尊亲,使于四方,苟利于国,观时而动,何等不可者。不然,亦伪为之,庶无贻羞于此。"贝勒深然之。至华盛顿,见总统塔夫特于白屋。贝勒凡燕宴,皆李侍郎相为之通译。白屋者,美宫也,制度简略,其侧有小园。宾退,主人导之园游。及门,宾曰:"昔者闻君宣言列国,以敝邑之土地、政事、权利为不可犯,引为已任,惠之至也。寡君拜君之赐,使某私焉。"塔夫特曰:"是吾心也。"是夕,宴宾于白屋。坐中,外部大臣那克斯谓贝勒曰:"吾国与中国,对立于太平洋东西两岸,中国之无患,吾国亦有利焉。反是,害亦随之。吾总统自麦金尼'罗斯福'以至今之塔夫特,莫不以中国之土地、政事、权利为不可犯。塔夫特曾履中土,持之尤力。继之而在位者,舍此莫由也。中国之事,当王者贵,一人有庆,兆民赖焉。非若此邦政俗,一兴一革,必每人而悦之也。昔大彼得游学而归,而俄始大,以俄俗类于中国,君权独重,一正君而国定也,子归,曷不疏请幼主游学于欧美,以为变政之计。"各国通例:国主之宴,非有故,席间无颂词。此时宾主欢甚,塔夫特谓那克斯曰:"吾思今日之乐,仍以颂为佳。"乃立而言曰:"祝大清皇帝之无恙也,祝其学之日进也,祝摄政王之行无不宜也。"膳毕,塔夫特请贝勒入菸室。塔夫特曰:"国必自立,乃得他人之助。苟遇非礼,力拒之,不敌,公论宜为之援,若已先与之,人谁与争?"言竟,登楼入室,坐而言,更述前语。又曰:"国家之强,由内治也。内政不修,何以御外。"知其将往欧洲也,则曰:"于子之行,求友匪易。英之日、法之俄,皆与国也,乌能舍而亲子!惟德意志尚无他耳。"贝勒居华盛顿三日,相形于人,自惭于己,颇为发愤,曰:"我之存亡,仅于人微有牵掣耳。人犹如此,我何以堪!"乃电致摄政王书,具述其事,请速为计。至英,英不礼焉。英人以铜官山争矿,澳门勘界,达赖喇嘛革去封号,责难于我,如吕相之绝秦。适爱德华七世殂,奉朝命以吊使往,四日而行,至德,见德皇威廉二世,与于宰相和鲁威之宴,外部,大臣希音在焉。德相与外部,衙署相属。毕士马克之相德也,其子为外部大臣,居处最近,朝夕得承其命,以是相传视外部大臣如掾属。时五月五日也。次日出德京,往观各军,视诸险要。越四日,在克虏伯厂,始得电谕。令聘德将,练兵于北徼外,借美国资本,兴农工商业。为并交两国之计。乃谋于使臣荫昌。荫昌曰:"昔余东归,德主谓余曰:'子之国孤立于东,吾国孤立于西,安得一日者左提右挈,使其势不孤乎?'余归,夫谁与言?今有此旨,机不可失也。朝廷之意,借美资、用德将,未始非计。然用其人,多不过数百耳,奚足以动之?不如并用两国之资,俾知其利大,以悦其心。"乃使荫昌往见希音、何鲁威而叩其意,佥曰:"可哉。"问其节目,曰:"且徐计之。"求见德主道意,则以旧例所无辞。福纳根汉者,接待官也,曾充湖北武备学堂教习,时位至正参领,愿达意于德皇,以电话询诸侍从武官长。次日黎明,以复讯来,曰:"寡君使余,从贝勒游于波斯墩行宫。"李侍郎及荫使相贝勒往。及门,行未数武,倏见德皇牵一犬至,若相遇也者,眴福纳根汉,福纳根汉退。又行数武,入林中,胡床一,德皇与贝勒并坐其上,李侍郎、荫使左右侍。德皇曰:"贝勒之意,予知之矣。明岁使吾子为亚洲之游,乃有条目,今未可也。吾国与中国过远,今日之事,必与美共之乃无患。尤其要者在于内,未有内政不修而可言外交者也。"至奥,遂至俄,俄人亦不礼焉。俄皇拒而不见,辞言舟游芬兰海中,行无定所。固请,且私于其近臣某,始得行一觐礼。驻使萨季谦宴于其馆,俄外部大臣伊思渥尔斯克坐与李侍郎相近,问曰:"余昔使日本,游北京,使馆中遇勋贵李公者,谁与?"侍郎曰:"家伯兄不在京,仲兄已逝,惟余居京,与俄馆最相习,其余也耶。"伊思渥尔斯克曰:"今兹王来,惜时之不令,未隆礼貌,滋以为歉。"侍郎曰:"昔我先公之来也,中、俄均为与国,宾主至欢,今俄友日而疏我,理固宜然。"伊思渥尔斯克曰:"是谁之过与?我疏尔耶,抑尔疏我也?"侍郎曰:"始吾以俄为上国,私与订盟,欲以报日也。吾国土地,许其假道,筑铁路,为军用,无所吝惜。拳匪之难,订东三省之约。苟利于俄,吾无不予也。英日之人号呼于侧,吾不忌也。吾之亲尔,其谁不知。自尔以堂堂大邦,败于蕞尔小国,吾失所依而意有所移,焉能责我。"伊思渥尔斯克曰:"尚言盟约耶!尔视我如寇仇。日、俄之役,袁世凯公然为日本后援,秣马厉兵,张扬于众,为吾之敌。幸彼众仅数万耳,亦幸而知俄之不可终灭耳。假使彼拥数十万之众,且将加兵于我,吾不胜其怒而出于是,君何责焉。"侍郎曰:"以俄之大,而败于日,辱莫大焉。吾意苟可以报日者,宜无不为也;五洲各国,苟可以同仇于日者,宜无不与也。任何国焉,唯盟之寻,无与日本释怨通好之理。胡为反之,而与日本协以谋我?"伊思渥尔斯克曰:"不然,此客气也,非国计也。国家之事,利则行之,何仇怨之有。始余使东京,献联日之策,君与相弗善也。日、俄战作,余罢归,未几战败,政府念前言之验,余进为外务大臣,持前说益坚。当是时,师徒挠败,杼轴久空,生聚教训,非数十年弗克苏。内顾之不暇,焉能谋外。既不胜战,焉能不作和计。释日本之怨,与之通好,于是外平而内亦成。"余曰:"昔中、俄亲甚,英人甚焉,肆其流言于外。余昨入公室,见英主爱德华七世画像悬于壁上,而偶像置于案头,英、俄相好,不言而喻。英之憾俄,出于性分之所固有。近数百年,英国文辞无问出于口,著之书,登诸报,莫不蓄有仇俄之意。任何邦国族类,有一语涉于亲俄者,皆痛诋之不贷。牵率天下言论以从其后,而排斥乎异己,恨毒固结而不可解。今若此,可知人心之怨,无不可释也。"伊思渥尔斯克曰:"我师败后,吾国勋爵衔日至深,余骤主联日之说,

必不入耳，其策必败。先英而后日，乃合二国之成。于时奥人取波黑二州，英、法二国争摩洛哥之利不相下，牵涉全欧，几出于战。我军新衄，何以待之？与英修好，以弭战祸而息吾民，持之数年，国势复振。人心之怨无不可释者，观于英、俄相亲益信。如中国亲俄，即今为之，未为晚也。及是时不思补救之策，恐他日之事，尚不止此耳。"伊思渥尔斯克言中，已含有库伦之事矣。贝勒归，欲自入政府，而引徐世昌为佐。以李侍郎为外务大臣，陆征祥佐之。出世续、吴郁生于外朝，简那桐为驻防将军。命曹汝霖使法，胡惟德使俄，以俄日之争满洲也；锡良稍弱，不足御侮。将设督办铁路大臣于盛京，假德、美二国之资筑葫芦岛至爱珲铁路，由张家口经库伦达恰克图，由汴洛经西安达兰州，横亘西北。起岑春煊为热河都统，起袁世凯为陕甘总督，用德将校大练陆军，以固边圉。言于摄政王。王始犹听从，世续、吴郁生皆罢值。良弼献策于贝勒，不遽入政府，以毓朗、徐世昌尝试之，锐志遂渐消灭。良弼本与李侍郎不睦，至是意见益深。贝勒幕中宾客犹且不和，安望平治天下。德太子行至新加坡，以鼠疫为辞而返，亦知其无所用矣。

涛贝勒至柏林观操，武弁刘庆恩堕马。庆恩者，湖北武备学生，福纳根汉之弟子也。福纳根汉时为接待官，欲藏其拙，为备车乘归。贝勒恶之。良弼曰："人有豢马者，使行则行，使止则止，使速则速，使徐则徐，唯听用之，无不如志，谓之人骑马。虽有良马，任性而行，周旋不能，进退不可，谓之马驮人。庆恩非骑马，马驮庆恩耳，奚以责为。王之用人，骑马乎？抑马驮人也？"自是贝勒用人，趋于谗谄一派，而新学一流亦阴进矣。

清末王公当道者，惟庆邸用人但知财货，犹不脱本来面目，亦不至大为宗社殃咎。振贝子于唐蔚之，仅以为作官引导，学之惟肖，旋即弃去不用，犹传其父衣钵。洵、涛两贝勒、泽公，则非徒为利，而又自逞其才，故学生一派乘之而起。若辈接近邸第，把持部务，若似乎在王公及部员之间，生出一重障碍也者。至部则曰："王爷、公爷之意也。"在邸则又曰："部员非此不可。"因而上下其手，甚至潜施毒计，以覆其宗。革命之事，仍诸王公之自革而已。

泽公用武进盛尚书，有贝之财与无贝之才实兼收而并蓄。武进谙于财政，为是时第一流人物，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钧衡重任，当之无愧。然泽公拥有汉冶萍股票，其暗号曰"如春"，谓帝泽如春也。虽不敢遽定为贿，抑无人能断其非贿矣。

炎凉之态，世所不免，然不如陶斋之甚。李季皋侍郎常述其反复，以为笑乐。光绪三十二年，侍郎使于奥，陶斋以考察政治之命至。方议为慈圣弭谤，谈笑甚欢；忽以奥人供应不周，多方责难。侍郎曰："公之官有大使之级，而公所奉之命则非也。"不欢而散。侍郎畏其谗，先以情上达。陶斋归，果有媒孽。那相笑曰："休矣，已为被告而犹不知耶！"乃大沮丧不复言。次年，侍郎简苏臬，致书陶斋，时为江督，久置不答。侍郎陛辞，据实上闻，且述前隙。慈圣曰："彼恶敢然。"次日奉旨调豫臬，旋得陶斋贺电。自是数日一讯，属托其弟端锦。端锦者，河南候补直隶州、充陕州盐厘局总办，通省第一差也。丁嗣母忧，求许夺情。陶斋书言：频年亏累，赖弟盐局岁助八千。既知其事不行，犹请缓三月离差。卑鄙不堪言状，直至其弟去而止。是后音问又绝。宣统初元，侍郎闲居京师，辄携二妓至御河桥旅店小饮，即都人所云"六国饭店"也。时伦贝子犹未得志，辄来聚饮，兴尽即去，不相邀，亦不相送也。一日，贝子引陶斋入，略一周旋，若相识，若不相识者。次年，侍郎从涛贝勒考察军事归，一夕，贝勒由电话中言端四求见，俄顷即至。嗣后数日必一来，食云则食，坐云则坐，如晋平公之于亥唐。是岁九月，粤督袁海观制军将告归，谋缺者众。陶斋忽邀侍郎夜饮，宾主二人而已。膳毕尽出所藏四王、吴恽名迹，互相鉴赏，侍郎曰："此诚美矣，犹不若余藏廉州册为尽美。"陶斋曰："犹有佳者。昨观公斋，非缺烟客一家耶？"出烟客画轴，悬之于壁，相继而上，于俄顷间而太常之画满壁。陶斋曰："公择其尤者，当举以相赠。"侍郎笑曰："三日中，粤督必简人往。俟公失鹿之后，如有所赐，必拜登。"陶斋惭而止。三年，陶斋卒以重贿得以侍郎候补督办铁路。时侍郎长兄伯行方为邮传部侍郎，用兄弟二人名公饯之。陶斋不允亦不辞，署于简端曰："无暇。"翌日，送振贝子至英，与过于东车站，侍郎揶揄之曰："公平日为吾食客，不速而来者屡矣，闻余宴客而自至者亦屡矣。今以侍郎候补，固无以加于我也，胡为乎若是？"时送客者众，咸问其故，侍郎具述简端批语。陶斋笑谢曰："是日适有伦贝子之约，然则公仍赐食否？"于时伦亦在侧，遂合为一局而饯之。

九州故壤，疑皆蛮族旧居，其强盛之故，始于异类之入主。舜东夷，文王西夷，钻研故籍，犹可得其侵陵兼并迹象。所谓揖让征诛者，特古史文饰之辞耳。胡羯、氐羌、鲜卑、沙陀、契丹、女真、蒙古据有中土。南面御下。至今除蒙古尚有遗族外，其馀诸国，皆尽其所有而俱来，未几，即与之俱尽而不复见。茫茫禹域，真亡国灭种之利器矣。推原其故，以小量加诸巨量。譬如一杯水对一车薪之火，不特水不胜火，而火犹将胜水，其势然也。清自满洲崛起，君临天下，悉主悉臣，鉴于前代之事，满人不求文学，惟重骑射。八旗兵分防各省，扼诸险要，画地而居，不与居民杂处，不与汉人联姻，备之未尝不周。然二百年间，满人悉归化于汉俗，数百万之众，佥为变相之汉人。并其文字语言，为立国之精神，虽俄于波兰，英于印度，法于安南，百计摧残而不能去者，满洲人乃自弃之。皇帝典学，尚知国语，馀则自王公大臣以下，佥不知其为何物矣。清末满大臣

带领引见,太后前则易,皇帝前则难,以太后不通国语也。宣统三年,伊克坦人直,主重国书,未可谓为识时务者,盖已晚矣。

辽、金、元、清四代起于北荒,有语言而无文字。彼中哲人,仿梵经之法,造为字纽声母及合声之法,以成一朝文化,诚为有益无损。若本有文字而惮其难读,欲废彼取此,是犹苦衣冠之繁重而欲反于裸体,恶宫室之造作而欲复归于巢穴也。果如所言,试设身以想,则中国文字,与西南蛮族奚异。王小航自日本归,造官语字母,为欺人之计,犹可说也。劳玉初尚知礼教,乃立简字学堂,诚不知是何居心矣。玉初选资政院议员,与东西洋归国学生争论,无夫奸法律甚力。是时淫风流行,廉耻道丧,仅争末节,何济于事!孟子曰:“不能三年之丧,而缌小功之察;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是之谓不知务。”

沈子培方伯以提学使调署皖藩,履任之始,正值项城退归林下,视皖抚宁州朱经田中丞蔑如也。督抚年终密考,为司道黜陟之机,光、宣末造,难稍疏忽,而大体弗改。抚藩交恶,以是方伯终不即真。未几,张文襄逝世,内援既断,益觉吾道之孤。方伯自此终年请假,不履抚署,而其他酬应如故。杨杏城侍郎出任南京博览会审查总长,路过安庆,方伯特为出城往晤,尤足以惊俗眼而启群疑。未几,卒自请解职去。二公负气,各不相下,君子之过,其是非得失,未易判也。熊成基兵变攻城,二公在围中,同心协守。及变兵败退遣散,时乞入城购物,中丞拒之,方伯曰:“儿辈敢为非耶?”中丞曰:“纵之至内,且恶作剧。”卒不许。论者谓方伯颇渐染于近代学说,临事之时,未若风尘俗吏之能断。观于辛亥长沙一役,可以鉴矣。鼎革以还,中丞复出,任为直隶都督,颇为名节之玷。然李陵曾言:“身之不死,将有为也。”陵后无所表见。中丞仕民国,为直隶督军。宣统复位,敌众匿津租界,谋为不利。中丞侦知之,遣逻卒伏其屋侧,将擒而治之,且制止不使通电,绸缪牖户,不遗馀力。适政府以张少轩兼直督,移中丞入京,为民政部尚书,夺其权,于是纵敌生患,事遂不可为。其后敌军露布,声中丞之罪,云“几为所制”,而中丞之心事见矣。方伯先入都,辄大言曰:“今后毋谈光、宣往事为也,宜取法雍、乾,严明政体。”及败南归,慰同侪曰:“何气馁之有?今科不中,下科再来。”方伯之志,始终不挠。其列科宜在言语文学之间,论事功则逊中丞甚远,不能以成败论也。昔许涵度护川督,冯蒿庵居其属下,颇受窘辱。定兴在枢府谈川事,心为不平,曰:“许涵度市井耳,梦华书生,焉能与接。”庆邸时坐室中阅文牍,若闻之,若弗闻也者,谩言曰:“市井犹能治事,书生何所用之?”后之史官,如作中丞,方伯列传,老庆之言,不可以人废也。

明太祖初从郭子兴,马皇后为子兴养女,明得天下、犹奉祀弗衰,不以为辱也。亦不闻太祖以是之故、在郭军中为人所轻也。黔宁王为明太祖养子,分封南服,与国同休,未为下也。贵阳陈制府即真为庆邸干女婿,朱纶即真为载振干儿,论其先世阀阅,互通亲好,未出情理之外,而况事涉渺茫乎。江侍御闻贵阳制府之将入枢廷,宁州中丞继直督,欲阻之而计无所施,急而出下策,举此二者以劾庆邸,迫胁政府,不得不为之中止。犯上为作乱之萌,于此可见国势之衰弱而将亡。暧昧之言竟形章奏,于此亦可见中国之污点。而类此之事,如李伯行之为倭主甥婿,康有为之进媚药,在今日闻者,当为失笑,而当日言之凿凿,虽知其谬而莫敢为之辨。孟子曰:“言无实不祥,乃凶兆也。”然侍御以是左迁、告归,遂不复出,为清末侍御中第一完人,未始非福。

军机大臣无一定之缺,以四人为常,创立于雍正七年,怡亲王、张廷玉、蒋廷锡、马尔锡本只四人。近世能记忆者,法越战役之后,礼亲王、额勒和布、张之万、许庚身、孙毓汶五人为最久。十九年,许庚身卒,徐用仪以吏部侍郎学习行走,仍为五人。日、韩事起,恭亲王、户部尚书翁同龢、礼部尚书李鸿藻、候补侍郎刚毅、礼部左侍郎钱应溥,相继入直,同时九人之多,而旧人陆续皆出。枢府中,例有一名位居末,者钞录秘密文件,京语所云“摩棹子”者,徐、钱二公即其人也。刑部尚书廖寿恒、礼部尚书启秀,继钱后亦与斯选。太后复训政,大学士荣禄、协办王文韶、刑部尚书赵舒翘入直,仍留礼王领班。西安行在惟荣、王、赵三公随往。赵既得罪,鹿傅霖以侯补尚书入,瞿鸿机以工部尚书入,复为四人。回銮之后年馀,荣禄薨,庆亲王奉命入,时仍四人。日俄事起,王文韶出,蒙古荣庆以礼部尚书入。又次年,天津徐世昌以候补内阁学士入,长白铁良以户部侍郎入,至是凡六人。迨三十二年官制改革,军机处定为实缺,庆亲王、瞿鸿机同奉硃谕,仍为军机大臣。更以长白大学士世续及闽县林绍年由广西巡抚以侍郎用同入,至是复为四人。次年,瞿、林相继出,醇亲王入,鹿傅霖复入,张之洞、袁世凯又同入。两宫上宾,醇王摄政,袁世凯出,那桐以大学士入。宣统初元,张之洞薨,戴鸿慈以法部尚书入。二年,戴、鹿相继卒,贝勒毓朗、内阁学士吴郁生入。未几,吴出,大学士徐世昌复入,仍为四人。次年,废军机处,而国旋亡。

光绪二十七年,废大阿哥溥儁。其时,醇王已聘定故侯熙元之女,慈圣不许,特指大学士荣禄女与王为婚,册封福晋,意中已有立储之事矣。王在邸,方倚福晋以自结于上,敬而畏之。两宫龙驭上宾,王摄政,福晋势益张,颇以簠簋不饬闻于外。宣统三年夏,五贝勒载涛演剧于邸中以自寿,王生母太福晋并诸王公皆往。福晋方有娠,弗与焉,微服入市观剧,且饮于肆而返。或奔告王,王大怒,驰归责之。夫妻反目,太福晋亦不能制。次日,王怒不息。出,乘车击窗,窗折。至海子,

乘船击几，几又折。是日，臣僚章奏，多被严斥，辄批云“著不准行”。京师传为笑柄，谓王犹是对福晋口吻也。

宣统之世，武进结于泽公，运筹帷幄之中，声势煊赫。授邮传部尚书，与闻国政，平生志得意满之秋，莫逾于此。当时路政纷歧，莫可究结，粤路收股及半而造路无多，悉资浪用。川湘两省田租入股，等于加赋，集赀亿万，权操诸三数巨绅之手，颇有人言。武进于是主张铁路干归国有，枝任民为，尽塞以前弊窦。然未审历年祸患潜伏之深，彼人死命必争之处，川乱以成，鄂变随起，而事遂不可为矣。创议之时，项城时在彰德，闻之，矍然曰：“不意杏荪魄力之大若此，余久有此意，而未之能行也。”然则英雄成败，殆有幸有不幸耶。

湖广总督瑞澂，满人中之健者也。以苏松太道陈臬开藩，皆未赴任，而办清乡。袁海观制军督粤，入觐见项城。项城曰：“莘如胡久不履新？”制军曰：“殆不欲再坐官厅、上手版矣。”项城曰：“胡能尽如彼意？”制军曰：“彼心目中，未必有政府在也。”项城颇妒。及晋抚恩寿罢，内意已定瑞澂，枢臣荐宝棻，慈圣不悦，曰：“予用一人，尔何勒焉？”项城儳言：“山西方有事，抚臣为一省首领，远调需时，谁负其责？宝棻升任，驾轻就熟，较易为理。上意重用瑞澂，何处不可者，奚拘于一地？”因之瑞澂沉滞年馀始简苏抚。时陆文节钟琦为布政使，瑞澂谓之“造粪机器”，传为笑柄。移督湖广，自司道以下，尽以其所爱，易其所不爱。湘抚忤其意，密举余寿平中丞代之。是年，蜀中民变，中丞未奉其命，遽以师往援，瑞澂叹曰：“厮养之卒，使持手版迎客，则举措皆失其度，今而知司使之贤者，固未可专方面也。”骄妄类如此。及武昌乱作，瑞澂仓皇出走，登楚豫师船，匿于江中。城内军士尚未尽叛，与变兵相持一日夜，闻总督遁，乃降。大军北下，互战方酣，瑞澂登轮遁至九江，于是全国瓦解。

辛亥八月庚子朔，越十八日丁巳，武汉之乱作，翌日闻于朝。己未，政府及各部大臣入见，环求起用袁世凯，王不许。庚申，辛酉宫门抄，言官有三数封奏，留中不发，意亦为是请也。壬戌，忌辰也，镇国公载泽与庆邸过于寿皇殿之院下。泽曰：“侄意，须项城一出。”庆曰：“屡言之而王不听，奈何？”泽曰：“侄请独对。”力争之。出曰：“王许我矣，命勿告政府。殆欲出自己意，以示惠也。”未几，王果召庆入，下诏起用袁世凯。庆出，复召泽入。庆辈不知所以，坐于直庐以待。泽出，宣王之后命，曰：“使朝臣中与项城习者赍诏前往，促之速来，善为我辞焉，勿介意于旧事也。”遂令阮忠枢往彰德。及归，要约多端，王悉曲从。朝廷之情见势绌，于是毕现。

泽公先与项城不谐，自盐政改革，长芦盐运使张馨庵都转时有献替，大得其宠，积渐疏通意见，其间已早融洽。乱作，都转往来于京、津之间，泽公因有起用项城之议，其事虽不可知，其迹已略可寻矣。武进为泽公谋主，当此之时，若似乎不闻不见，然于起用项城之事，亦大有力焉。鼎革后，武进致书孙慕韩中丞，使密陈当日之事，为示好之意。项城曰：“彼与我角力有年矣，今尚有靦目，作此言耶！”中丞失色而退。盖武进初意，欲乱事即平，汉冶萍不至受损，不知并宗社而亡之也。洎乎国破家亡，求保区区资财，为卷土重来之计，仍遭呵辱，是岂彼所能料及哉！

张文襄有旧将二人，一曰张彪，一曰吴元凯。相传，文襄有使女嫁为彪妻，称丫姑爷。闺阃之事，人莫能详。世俗猥薄，既隐善而扬恶，抑作伪以为真，不足论也。元凯为先文庄旧部，吴武壮荐之往，练兵用湘淮纪律。彪迎上意，仿西法。故“凯字营”日削，而新军日盛。光绪末造，湖北新旧两军竞争颇烈。旧军抑制已久，有爆发之势，元凯力遏，始已。卒以时尚所趋，旧军裁撤罄尽，悉归新制。北洋拓张六师，威权甚震，湖北一镇一协，兵数虽逊而精过之。秋操之典再举，评者曰：“北军由淮军变化而成，皆百练之卒，以勇气胜。鄂军自乡校选出，具普通知识，见长官训令，能自录出，以学问胜。然下级军校少年盛气，识力未足，易受蛊惑，隐患伏焉。”辛亥，武昌祸发，叛军拥彪为主。彪曰：“杀我者，宁就戮，不然释我。”叛军以礼送彪过江，觅得黎元洪而立之。彪至汉口，集残卒，会防营，招水师上岸，帅师不足三千人，扼大智门外京汉车站而守。叛军由汉阳夺取汉口，连得三镇，器精众整，兵数一倍，勇气十倍，直前搏斗。彪耻失武昌，战颇力，相持稍久。援师不至，遂败，朝廷亦不复用。先是，蜀中有事，命端方为督办，率鄂军一混成旅，入川平乱。中途闻鄂事，兵变，端方被害，馀众乃返。文襄练兵廿载，至是成为戎首。

方事之殷也，为新内阁谋者曰：“西人心目中，凡国家之兴，皆起于乱党，成事即为国家。故乱势一成，彼视与国家相等。洪杨之役，金陵未复之先，彼称述忠、侍二王，俨然敌国。不宁唯是，南北美之战，胜负未决之时，在彼族亦无别也。今武汉乱作，遍地伏莽，难保无蔓延之势。年少学生潜伏其中，咸习于西人俗，尚或投其所好，用新建邦之名，布告各国，令守中立，约定从前所订条约继续有效，将何求而不得。吾于起事之始，先请于列强，将庚子赔款迟期一年而加息焉。币制借款早经借定，先假五百万以应用，措词颇易，计息岁不足百万，为财政计，亦未为失也。且挟西人之资二千馀万，入我此次战费之中，而彼初未之觉。俟乱党布告各国，不认八月十九以后吾国之约，则此约明明在后，功效乃大著。战而捷，必加息以偿。战而不捷，匪惟无利，即母金亦有碍焉。西人惧于我之败，能不助我乎？纵不我助，必不至为患，所以树我之党而破敌之计也。”阁议以闻于庆邸而从之。使胡馨吾往，教之言曰：“吾国赔款，仰给于关税，汉口一关，其尤著焉者也。不幸

有乱，不能如期而至，请迟以期年。币制借款现在银行，尚未动用，请移缓济急。何如?”皆对曰:“诺。惟吾无所据以报吾国，乞以红封来。”“红封”者，外部与使署通信之名也。既而，英、美复讯先至，允缓收庚款，而以币款委诸承借银行云，阁臣皆喜，谓庚款者，彼官款也。币款者，彼商款也，官款列于预算，彼犹以为可，则商款之债票届时付息，不致失信，宜无不可矣。英美皆有势，既已应诺，其他宜无不诺矣。泽公不许，曰:“不可以失信于外人，且吾国之力可任也。”乃复使胡馨吾至各馆索红封。未几，乱党照会各国领事，请守中立，事成之后，以前之约，待之如初，惟八月十九日以后之约概不承认，云:“各国使臣咸谓举动依乎礼法，而外交目光为之转移于不觉焉。”

滦州事起，军谘大臣载涛，中夜召李季皋侍郎至其宅，示以张绍曾电奏，曰:“事急矣，子曷为我至彰德见项城，使召绍曾而杀之。”对曰:“绍曾方握众为乱焉，必其奉世凯之命而即往。今日世变非常，人怀叵测，朝命之不能行于世凯，犹世凯之命不能行于绍曾也。乞以符予我，明日驰至天津，使张怀芝往，代将其众。王请于上，以诏谕绍曾，且召之入朝议事，候其至而斩之。”涛曰:“滦事方有变，易将可乎?”对曰:“往日一纸之书，虽据数千里之地，拥数十万之众，孰不俯首帖服！滦军之变，倡之者，料不过十数人耳。首鼠者必据其半，矧其士卒，尚有强半不知者耶！见新师之至，趋迎不暇，何敢相拒。因而诛其反侧，安其馀众，少时即定。怀芝宿将，足以办此。”涛曰:“筱石不令怀芝行，奈何?”对曰:“此其所以必有天津之行也，将告以大局，权其轻重缓急。怀芝此行，仅以安众耳；众心安，则他将至而怀芝返矣。仅此旬日之间，奚为不可?”涛曰:“假而绍曾不受代，则如之何?”对曰:“滦军一镇，半在永平，即如绍曾之说，万众一心，亦仅五千而已。绍曾果以众叛，入犯京师，必触外人之忌。吾据庚子之约，令铁路勿载其兵。彼虽疾行，七日之内不能至。吾众能战者禁卫军万人、毅军万人，京旗第一镇亦万人。以六敌一、以逸待劳，以顺讨逆，何忧不克!”涛曰:“诱绍曾而杀之，可乎?”对曰:“以计诱敌，胡为不可？苟不欲刑之于市，要于丰台而杀之一也。”涛曰:“虽然，不可以专。”乃相与至东海宅，告之东海，口亦称美，而唯唯否否，气不复振。于是决意取朝旨以行，次日，遂有宣布信誓十九条之谕。闻项城在彰德，奉命为钦差大臣，犹迁延不行，于移师征饷之权，要索未已也。及见十九条之谕，曰:“彼自弃之，于人乎何尤。”遂驰至军。

八旗劲旅，为朝廷宣力者二百余年，光绪以后，气数已尽，虽欲振作，其何能兴。发、捻之役，有塔忠勇、多忠勇最有名于一时，等而下之，胜克斋亦颇能战。皆旗人为将，然所将非尽旗营也。醇王抽练旗营，一日而黜三都统:乌拉喜崇阿、明魁、特而庆阿，可谓严矣，而不闻成军。荣文忠武卫五军，惟中军为旗籍。庚子之役，匪惟不战，抑且四出劫夺，西兵入城，全师皆溃。涛贝勒统禁卫军，平时养之如骄子、恃之若长城，及摄政王退归藩邸，贝勒请罢军统职。掾属皆劝其保有区区兵权，以为牵制之计，贝勒不允。问其故，不答。固问，则曰:“吾妇泣于余前，不欲与于兵事。”魏桓范曰:“汝兄弟，豘犊耳。”古今一辙。

唐才常之役，实挟士官学生吴禄贞辈以俱来。康、梁以改革政治宣于众，诳之回国，见张文襄，说使从己，不然则以兵谏，众说而从行。及至武昌，乃知捐躯以当锋镝，本已不欲，故事一泄而全遁。禄贞谓人曰:“吾奔至皖和悦州，过江之大通，始得附轮而下。见侦探二人随己，有追捕之状，当时即欲投江泅水逸。在刻不容缓之际，汽笛一声，微闻二人私语曰:‘殆不在斯，下舟去。’至沪，亦既上日本邮船矣，与友偕至浴堂。一人似侦探，随而同浴，先罢，故触其衣落地，内中信件纷出，唐才常函在焉。友急掇起，嗔曰:‘银票何得疏忽。’此人既行，余微叹谓友曰:‘险哉！’出门，车俟于门，倏见此人攀辕询来历，急驰而免。”是时，吾国何得有许多侦探，莫非禄贞惊疑所致，然可见其狼狈情状。禄贞至日本，文襄不欲丑播之外，学费续寄不绝。未几，距毕业期近，学生监督日本人福岛书询文襄曰:“禄贞练习成材，弃之可惜。公如不用，吾将留归日本籍。如用之，不得借故杀害。”文襄许诺，福岛亲送禄贞至鄂。文襄以签押房后一室，居之累月，察其无异志，乃遣至军。洎北洋六镇成立，设练兵处，庆邸与项城领之。铁良主政，忌项城权重，欲兼用鄂中将士，以持其平。良弼荐禄贞，请以国家作保，庆邸从之。禄贞因而骤贵，官至统制，仍不改其初态。武汉变作，跃跃欲动，为人所刺死。新军中咸疑项城为之，理或然与。

打箭炉，本四川总督辖境，高宗以隶西藏。时藏为我属，驻藏大臣威势之下，犹之乎由此省而改归彼省，无所谓予夺也。本朝盛世，藏中僧侣官职，黜陟之柄，操之在我。历任驻使卖官鬻爵，渐失天家体制。琦善纳贿，并其制度而悉更之，自是太阿倒持，驻藏大臣备位而已。光绪初；松淮任满回京，见恭邸。笑问曰:“藏丫头风味何如?”对曰:“别有风味。”时岐子惠将军在坐，闻之，传为笑柄。于此可见，当时西域都护公然渔色，不以为讳。先文庄督川之日，值瞻对为乱，事平，仍以归藏，不知者以为姑息。文庄曰:“今欲安边御侮，在于规复旧制。何须收回区区之地，而失全藏之心，是舍藏取瞻也。”边吏颇欲以此邀功，言改土归流之利者甚众，终不听。及定兴继位，用张济策，一试而败，藏人羁縻未叛者又数载。赵次山、季和两制军昆仲相继督川，始行开疆拓土政策，实逼达赖喇嘛出走。遂尽取巴塘、里塘各土司之地，分设州县，立西康行省，中国于是乎失西藏。未几，川乱，季和制军殉难，藏人乘间内侵，边境因而多故矣。制军之父文颖，知阳谷县事，遭粤匪之乱，被七创死。两世忠节，人多称之。制军丧归，哀挽

甚众，中有一联云："继阳谷公，慷慨捐躯，取义成仁，世犹有乱臣贼子。"意讥其兄次山制军嵩山四友也。

苏抚程雪楼中丞，初以直隶州需次安徽，未甚得意，闻有署吾邑庐江县之说，已而不果。中丞故与旗籍人有旧，因之吉林，大为将军长顺所赏识，疏举其材于朝。是时，日俄战正酣，中丞与将军达桂周旋两大之间，颇负时望。长顺卒，达桂继为吉林将军，中丞洊升道员，署黑龙江将军。光绪三十三年，东三省改官制，自将军以下皆免官。中丞内有系援，外隆令誉。值新设黑龙江巡抚段芝贵因杨翠喜案罢归，得留署其缺。旋授奉天巡抚，调江苏巡抚。由边省而移腹地，身名俱泰，东三省改官制之后所仅见者也。贻霭人将军，吉林人，始与中丞为挚友。京朝之事颇恃为重，久而益得。两家子弟男妇，相好无尤。朋友义重，亲如家庭骨肉，本为八旗旧家之风。及将军以贪墨参案败，中丞之子与贻谷之子，俱随使节在俄京圣彼得堡，中丞子妇忽手刃将军之子，两人之谊遽绝。辛亥春，中丞以未曾到省之候补道员应德闳署理江苏布政使，为言路所讦，奉严旨申斥。疑将军之党为害，内不自安，颇有去位之意。乱作，推江苏都督。项城建民国，授南京留守，未几，退隐。诸公子常往来吉林，与其他旗籍故人缟纻联欢如故，益见北人之交坚若金铁，至国变而不渝也。

冯星严中丞，以光绪癸未成进士，入翰林，二十年始外放道府，迁安徽徽宁池太广道。不三年，洊升江西巡抚，项城之力也。武昌变作，南昌新军，学识远出鄂省之下，而嚣张过之，闻乱即起，拥中丞为都督。中丞托词让贤，适中马毓宝意，得辞职归里。已登舟矣，毓宝送至江岸，拱手话别。中丞谢曰："后会有期。"毓宝误会以为江湖隐语，谓他日报复，如孟明之"三年拜赐"也。忽忆中丞与项城，儿女姻亲而兼乡谊，当日南方乌合不敌北兵节制之师，畏之如虎。惟恐中丞纵去，能为后患，复挟之反，令作书致项城，招使来降。中丞不允，则软禁之于一室，不令亲友省视。中丞知不免，自承素有嗜好，日吸鸦片数次，毓宝许之，而微疑其有他，命监者给之，而但如其量止，毋得多予。居数日，中丞给监者曰："汝日出购区区之物，不以为烦乎？吾与汝金，为我买供三日之用。"监者喜得沾润，为致如数，中丞乘间服之而死。中丞在任，江杏生侍御曾劾其溺职，亦以项城之故而波及，嗣竟以死，可谓君以此始，必以此终矣。

逊位之先，项城授内阁总理大臣。杨杏城侍郎授邮传部大臣。侍郎从唐少川尚书南下，与国民党议和，梁燕孙京卿派署邮传部大臣，署中相见，谈及铁路交通之便，京卿问侍郎曰："子知铁路兼水陆交通之利乎？"曰："未也。"京卿曰："项城斥逐彰德安置，欲往则畏有后祸，欲不往而不能，两难之际。余时为铁路局长，献计曰：'为公备机车、坐车、行李车各一辆，置于公寓处相近，日夜使勿断火，以待命。身在京刺探消息，苟不利于公，则立以告。是虽往，而缓急可恃以出走，至任何海口而止，犹之未往也。至公之属下，自幕府以至驺从，皆取给于各路，朝夕相从，则在野与在朝何异焉？'"项城于侍郎为旧交，其于京卿之新交，则甫见于此。

项城于杨氏昆仲皆善，及戊申放归，往津被拒，自是与杨氏不惬。制军身故，以津浦几兴大狱，幸邀宽典而夺宫衔，则张馨庵都转受命项城为之也。侍郎如在暗室，不知天日，辄为呼冤，可谓昧于事情矣。中兴以后，各省疆臣率效仿曾文正规模，不使其属下接近子弟，故后门生部曲，多念旧恩而无从生恶感。项城为督抚资浅，不知先辈典型，长嗣芸台左参，于乃翁故吏，无论文武两途，少所满意。文员中惟赵秉钧、沈云霈，武将中惟王士珍、雷震春差为许可，馀子碌碌，不足数也。于杨氏昆仲，尤多贬辞。项城在枢府时，左参屡谓人曰："如有语于家翁者，告雨人，勿告杏城。"鼎革后，将召侍郎入为秘书总长。左参在德，电致其父，力言不可，首云"勿须秘书译"，而电稿仍入案册，梁燕孙播而扬之。侍郎不安，坚辞不就。其后项城亦知内部不协，洪宪改元，仿前朝之制，储君之名，密藏于箧，闻为第五公子云。

张少轩军门，少从许仙屏中丞为末弁，性放旷，不受羁勒。好博，屡丧赀而蚀公款。中丞将惩处之，夫人称其能，纵之去。至广西，投苏军；走奉天，隶毅军，殊碌碌无所短长。既而，随项城练兵小站，充管带。项城开府直隶，所部益张，军门得统带巡防营，驻直豫交界。銮舆东返，扈从至京，留充宿卫，授建昌镇总兵、擢云南提督，移甘肃，皆不履。一时恩眷，无与伦比。始而宫门内外，既而圣驾左右，莫非张部。会项城入都觐见，蒙恩赏戏，见张部兵甲鲜明，盈阶上下，骇然曰："如其有变，将若之何？"与枢府谋，徙之外镇。值日俄战后，东省遍地皆匪，乃调充奉天行营翼长，节制三省防军。虽尊荣备至，不免有名无实矣。

东三省为胡匪出入之区，军门至任，迄无以遏横行之势。京朝官多疑其通匪，然事无确证，莫以谳其罪也。历任将军，总督，咸优容之。暨锡青弼制军开府辽东，素耳其名，欲视其人，以察其臧否。值军门在京，诇知来意不善，日游于外以避之，使不获晤。制军不得已，一日凌晨，突往见之。出谓人曰："吾入少轩庭，陈设古玩，皆装潢置箧中，如入古肆。叹曰：'美哉室也。'少轩曰：'两宫所赉也。'吾曰：'然则赐第也欤哉？'少轩曰：'臣受钦赏，年来积至数百，且盈千件。上知臣贫，辄予白银，曾一次多至万五千，合计数几六万。尽兹屋中所有，不过如是而已。非皇恩之厚，安得享此以终耶！'余闻斯言，遂无奈何也。"及履任，总督、提督，按诸大清典籍，品级相等。军门于前任东海制军，甘居属下，至是则分庭抗礼。问之，则曰："菊帅，吾旧长官也，而何比。"于是卒不相下。虽名挂弹章，终不为屈。

军门性好挥霍，平时黄金散尽，曾不少惜。及至窘时，颇受经济束缚之苦。宿卫数载，每至年终，辄向项城求乞。一岁，项城拒不见。既而，以银帖二千予杨杏城侍郎，曰："子归，少轩必俟乎尔，幸举此畀之，勿涸乃公为也。"项城恶军门，然畏其声气通于宫禁，故宽假之，已而果然。小德张未得意时，军门知其有宠于皇后，辄先纳交甚笃，且与联宗。张母有私蓄，军门常贷以济急，通家之好不啻焉。隆裕尊为皇太后，小德张为总管，声势煊赫，军门因缘而为显要。洵、涛初起，犹介以自结于太后，下此者勿论已。军门既侪于朝贵之列，求遂所欲。值姜翰卿统制有痟首疾，偶行数武，常晕眩不已，必席地坐片刻乃复。每入内庭，途中辄三四息，大有衰态。军门乘机欲夺毅军而代之将，枢臣、陆部无可无不可。既有成议，统制知之，往见庆邸求退，遣散其众，曰："此军自宋、马以来至于今，事三主矣。其父兄断脰决腹于疆场之上，今之存者，皆锋镝之馀也，忍激之为变而尽芟夷之乎。"且泣。时当道诸公相忍为国，惧不敢发。军门曾在毅军，军中亦有为之助者，怂恿其前进，毋为气馁，以此相持不决者累月。适程从周军门逝世，乃以程平斋继任长江水师提督，使军门统江防军，驻浦口。军门虽不悦于出京，然赋闲已久，骤得此事，欣然就任而去。异日革命军起，朝旨北洋陆军尽隶项城麾下，时北军之能为异同者惟毅军。项城入觐，及返私舍，宾客盈门，皆辞焉，只见姜统制一人而与之谋。假使斯时毅军统领为少轩军门，则前敌诸将领虽合词籲请共和，犹有后路可退，有清皇室不至处于绝路也。武昌之乱作，蔓延至江南，所在新军响应，防之更甚于寇。倚以备缓急者，惟江防军是赖。军门简江南提督，帅师驻宁，更遣二营至皖，以壮气势。卒只五千，又分一千以去，兵力单弱之甚。江南第九镇变，江防军击走之。未几，苏、浙、沪、镇、淮、浦敌众大至，军门坚守不出。上海教会遣使说之罢兵，军门曰："我江南提军，非尽复吾土不止。"初，江防军全部南渡，军门誓死矢忠报国。部将张文生谏曰："无益也。苟死而仍无济，曷若姑留吾身，以有待焉。愿守浦口为归路。"军门许之。事亟，文生具舟，济师北遁，全军而返。自是军门于文生言听计从，与白宝山并倚如左右手。

癸丑南北争战，军门奉项城命，与冯国璋分途南下，夹攻金陵。国璋由津浦铁路，军门由运河，势如破竹，先入城，欲得其地。项城不予，以国璋为南京都督，改江防军曰"定武军"，移驻徐州。初，毅军制度，名位高下与兵权多寡各不相涉，惟视乎帅意而已，喜而与之，兵数立增；恶而夺之兵数立减。马忠武曰："吾尝拂宋忠勤意，不数日间，以吾部悉分隶他将，所馀百人耳。"毅军成于豫中防捻之日，当时染霆军之习，容纳游勇，有额则补为正军，平时仅给食而已。临战趋以应敌，胜则锐师继之，不胜则整师以乘敌懈，霆军常资以集事。军门在徐，沿袭旧法，整军经武，众至五万，虎踞津浦中心，为海内重望。各省使者麕集麾下，事无巨细咸就取决，名为徐州会议。项城去位，黄陂继之，北洋诸将帅不满于其所为，咸有别图。于是，思旧之人，心为之一动，群趋于军门，为恢复计。适黄陂免倪嗣冲职，以军门兼代，众怒愈张，而于我益利。军门乘机善导，倡言复辟各省之使者，咸电询于其府主，欣然从命，成立密约。会黄陂招军门至都，调停各省纷局。文生、宝山惧于禄位之危，悉持勿去。幕中文士眷怀故主，视事过轻，几如反手之易。军门未有设备，携卫军千人，乘津浦车北上。及津，淮南盐运使刘某，军门之心腹而所识拔以至今职者也，力阻挠之。且为之谋曰："不如任择一人为阁老，姑留今政府为吾用。"从之。既而授官施令，悉乖所欲，军门毅然奋起，扶幼帝复位。以军机大臣兼直隶总督，宰相而领节度使，周、召方伯之任也。军门平时誓词，复江南提督原任，言行殊不相符，各省使者签名于密约者无不食言而肥，兵事乃作，军门以卫军一营支持数日而败。军门遁入荷兰使馆，乘隙至津，于是乎终身焉。

民国初年，军门统军之众，各省无出其右。身没之后，遗产无多，虽因经商不善之故，多所亏蚀，然为数较少，比之同时之领军者，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真不可相提并论矣。忠于故主，视富贵如敝屣，至死不渝初志。后之作者，亦将有感于斯人。

军门初至金陵，游秦淮河，眷扬妓小毛子，纳之为妾。距革命未久，小毛子以目盲，失宠遣去。扬州妓女多住乡间，乱中投奔亲族，道出淮上，扼于兵，从者呼曰："张军门之夫人也。"时军门守金陵不下，适为众矢之的。淮上军得此奇货，欲挟以为质，迫军门献城出降。上海报馆，更造出一种谣言，谓军门本无斗志，以失小毛子，老羞成怒，忿而出于一战，无识之徒轰然和之，众口一辞，遂有以吴三桂之圆圆为比例。言清得天下失天下，恰有一被掠妇人，为之渲染生色。嗣知为弃妾，谣风乃息。

复辟之役，康有为简弼德院长。当时创举，用人不拘资格，于有为旧职，未之计及也。有为奉诏谢恩，以一品服色往，见者知其未脱草野之气，莫不匿笑。当道不得已，赐以头品秩，有为奔走经年，他无所得，仅顶带荣身而已。时敌军露布曰："将帅则乌云瘴气、几榻烟霞；谋臣则巧语花言，一群鹦鹉。"出于梁启超手，不为有为稍留余地，无论知与不知皆哂焉。有为仕清，终未改节。暮年耽于古刻，游陕西，至某大庙，买得宋刊经典以归。运经汴洛道中，为土人所觉，诋为攘夺而追取之，其中什一已携至沪。有为故后，有好事者影印陕中宋藏，其所缺者，犹假诸有为之家，始成完璧云。

蕉廊脞录

[清]吴庆坻撰　刘承幹校　张文其　刘德麟整理

《蕉廊脞录》八卷，吴庆坻撰。吴庆坻（一八四八——一九二四）字子修，浙江钱塘人。自幼研习掌故，光宣间历官编修、学政等职，复又与修《杭州府志》，益网罗旧闻。卒后，其子士鉴（字䌹斋，光绪十八年榜眼）将遗稿分类辑为八卷，复经吴兴藏书家刘承幹校阅，刊入其《求恕斋丛刊》。

卷一、二记清末重大政治事件的内幕，为全书重点所在；卷三述浙江的名人与古迹；卷四所记均所谓忠孝节义的人物，尤以明清遗民逸事居多；卷五、六、七则分别讨论撰者自藏或所经目的经籍、金石与书画；卷八撮录清人家训及风俗文化等资料。著者见闻宏博，又出身于三代史官之家，故其所记所述，自与一般耳食者不同。

本书所采用的底本为南林刘氏求恕斋刊本。原书无卷下小标题，标题为整理者所拟加。

序

昭代学术远轶前禩，说者谓经、小学之盛步武汉、唐，而史学则逊于宋、明，故志有清艺文者，于乙部之杂史、丙部之杂家，可著录者其难其慎。如阮氏《石渠随笔》、法氏《槐厅载笔》、胡氏《西清札记》、阮氏《茶余客话》、姚氏《竹叶亭杂记》、戴氏《藤阴杂记》、梁氏《枢垣纪略》、王氏《石渠余记》、唐氏《天咫偶闻》，先后作者，此为钜子。

钱唐吴仲云制府，所著有《养吉斋丛录》，凡朝章国故、民生利病，罔不考镜得失，钩索源流。文孙子脩丈，早岁入洛，研究掌故；中年足迹半天下；居乡廿载，两修志乘；洎登清要，益网罗旧闻，与当世贤士大夫相周旋，抽潜掇幽，风世厉俗；晚岁表彰遗逸，慨然有黍离麦穗之思。承幹追随日久，心折尤深。甲子之春，丈捐馆乡里，公子䌹斋侍读手编遗稿，分类𧰼缉，为《蕉廊脞录》八卷：曰国闻、曰里乘、曰忠义、曰经籍、曰金石、曰书画、曰嘉言，而以杂记附焉。盖与制府《丛录》之作大体略同，而寄托微异也。承幹受而读之，亟录副墨，次诸丛刊。

窃以为纪事纂言，乃古者柱下之职，周、秦以还，如王史氏、青史氏具有专书。后世官司失职，私家撰述日益衰歇，欲如宋、明人之饫闻国政，博洽闳通，二百八十年中难可缕觏；若上溯六艺九流之源，则古义浸微矣。丈三世史官，绵百余载，当兹礼崩乐坠之时，求野则获，古不云乎，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非于君家得其贯纵，又将谁与归乎！

戊辰孟冬吴兴刘承幹序

卷　一

乾嘉优礼词臣

乾隆、嘉庆两朝，皆于甲子之岁，临幸翰林院赐宴赋诗，颁赏文绮，实本朝优礼词臣盛事。嘉庆甲子，吾乡龚文恭实与赐宴之列，有诗纪事。诗注云："其时，除现任翰詹及曾任编检诸臣凡一百七十余人外，仪亲王、成亲王、庆郡王、定亲王特命与宴，兵部尚书长麟、曾任掌院学士太常寺卿赵秉冲、主事南书房行走黄钺，俱一体与宴。"（黄钺寻改赞善）又云："纯庙临幸后，阅六十年，无复旧臣，只余院中老隶，年已八十，曾睹盛仪。御座设后堂，南向，戏台在敬一门外，开院署东西夹道为左右两翼入宴进路，皆此隶所传述也。又承应演十八学士登瀛洲故事，以东方朔为翰林前辈；乾隆九年尚有上官昭容选诗一出。"此虽琐事，亦当纪述，以志昔日之盛。

祭堂子典礼

我朝祀典，有祭堂子典礼，载在《会典》。所祀何神，不得其缘起；先大父《养吉斋丛录》，亦谓传闻异辞。

尝闻之罗质庵郎中文彬云："堂子在御河桥西，屋三楹，不甚闳敞，中无神位，无陈设。祭之日，无祭品，但有香炉一事，元旦皇上亲诣行礼，焚香于炉而已（其香与外间常用香异，俗呼达子香）。每岁十二月二十四日迎神于宫中，送入堂子，正月初二日送还，宫中亦但向空行礼，无神位也。四月八日佛浴之期，则于宫中迎铜佛至堂子，以香水浴之，浴毕复送还宫中。浴佛之事，则内派满洲觉罗之妻室二人为之。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后，则排日王、公、贝勒、贝子等皆入堂子挂纸钱。又每月朔望，皇上、皇后均有诣堂子拈香之礼，往往遣员，不亲行礼也。"钦定《满洲祀天祀神典礼》所载亦未详。

雍和宫

雍和宫内左旁佛殿，有塑成熊罴各一，皆当日高宗纯皇帝秋狝木兰所得者，有牙牌二，各系于其上，书云："乾隆十九年八月二十日，上巡幸热河，于额德口麋，射得熊一，重九百斤"；又"乾隆十九年八月二十一日，上巡幸热河，于察尔射得罴一，重一千斤"。守者云："当日肖形雕木为之，空腹中置其骨齿，其皮别以木箧盛之。"又佛龛两旁陈设纯庙当日御用枪一，所衣之甲亦谨藏一巨箧中。最后楼高三层，供七丈大佛，至第一层始见佛之头面云。碑亭内有四面碑一，刻御制《喇嘛说》，满洲字、蒙古字、汉字、梵字各一面。

九九消寒图

宣庙尝作《九九消寒图》，凡九字，每字皆九画，曰"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懋勤殿双钩成幅，题"管城春满"四字。南斋翰林按日填廓，细注阴晴风雪，皆以空白成字，工致绝伦。每岁相沿，遂为故事。见祁文端《禮䜣亭诗集》。

咸同日讲故事

咸丰初，湘乡曾文正公官礼部侍郎，疏请复日讲旧例，并拟日讲章程，绘图具说以进；特命礼部议奏。时执政鹤舫相国穆彰阿心非之，授意于大宗伯孙公瑞珍驳议以上。既而文宗仍命举行。每月翰林院掌院学士进名单，上圈出十员，于每员下御笔注某月某日进讲某书某节。届期恭进讲义，召见陈对，上从容听之。行之期年，后以东南兵事日棘，宵旰忧劳，遂辍讲。

同治初，廷臣亦请举行日讲故事，奉两宫谕："弘德殿行走徐桐、李鸿藻，每日讲经史数事，毋庸另派进讲人员。"弘德殿讲书，及至毅庙亲政犹未停止。十三年秋，方有重修圆明园之议，一日徐公桐进讲《易·节卦》，至"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语颇切直，上有怒意。翌日，上谒东陵归，圣躬不豫，比冬即有鼎湖之痛。

治平宝鉴

同治初元，两宫帘听，孜孜求治。恭读壬戌三月十五日上谕："前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命南书房、上书房、翰林等，将历代帝王善政，及前史垂帘事迹，择其可为法戒者，据事直书，简明注释，汇册进呈。兹据侍郎张之万等，汇纂成书，缮写呈进，法戒昭然，足资考镜，著赐名《治平宝鉴》。礼部侍郎张之万，太常寺卿许彭寿，光禄寺卿潘祖荫，翰林院编修鲍源深，修撰章鋆，编修杨泗孙、李鸿藻、吕朝瑞、黄钰，各赏给大卷缎一匹，大卷江绸一匹。钦此。"

当成书进呈时，潘文勤师草奏，略云："默思圣道，上体慈怀，克基亿载之承平，尤赖两宫之训迪。简嫄并治，诚亘古而为昭，尧舜同居，实斯民所仰望。维日孜孜于祖训，既祗对夫讲筵；及时汲汲于治功，更取裁乎前史。顾溯羲轩以迄明代，数纪传以及编年，充栋为繁，焚膏莫究。欲裨圣治，贵举大纲。"（下略）又云："窃思《尚书》断自唐虞，而专史则起于汉世，范纪并尊帝后，而垂帘则著于宋廷。撮举政治之兴衰，兼列宫闱之事迹，存史官之美刺，按时代之后先，谨系笺词，赘参论案。"（下略）

谨按：此垂帘以后励精图治、以古为鉴之盛轨，所以成中兴之业者，非偶然也。

徐桐异数

同治四年二月初四日，两宫皇太后懿旨，命翰林院检讨徐桐在弘德殿行走，授皇帝读；三月二十二日，命翰林院检讨徐桐为翰林院侍讲，异数也。后来入直者，皆以官秩较崇者任之。

彗星占验

咸丰戊午彗星见，钦天监按占验书奏陈，中有云："光扫贯索，宰相当之。"又云："贵戚大臣有诛僇者。"又有云："羽林卫士徙散。"又云："大风损物。"其年，大学士柏葰，以顺天乡试主考关节，伏法；越三年辛酉，乘舆出狝木兰，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大学士肃顺，皆以罪诛；广东、香港飓风，坏民居数千家，皆其验也。族伯父筠轩观察方直军机处，见此奏。

咸丰宫园怪异

筠翁又云：咸丰四五年间，宫中屡见黑眚；圆明园殿脊上，每夕有恶鸟嗷声，文宗亲命侍卫以鸟枪击之，不可得。

六曜并会

咸丰辛酉八月丁巳朔卯刻，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天文家言，六曜均会于张，金星在轸。张是为今上命宫，而六曜并会，休徵符合，论者皆颂祷中兴。不数年而金陵克复，发、捻以次荡平矣。

日晕

同治二年正月十八日辰刻，日晕，黄绿色，带青白色，有抱珥红色。二月二十七日，日冠抱珥，一时方散。见朱大理学勤日记。

同治武英殿火灾

同治己巳六月二十日，武英殿灾，自亥刻起至次日辰刻止，延烧他屋至三十余间，所藏书悉烬焉。至午刻而军机处收各衙门交开救火职名单者，络绎不绝，有识者为之寒心。亦见朱大理日记。

光绪天坛祈年殿灾

光绪十五年八月二十四日申刻，天坛祈年殿灾，延烧斋宫凡七十余间，闻雷震而火作，旋大雨，火益甚，自申至寅始灭。奉上谕："本月二十四日雷雨交作，天坛祈年殿雷火延烧，经官兵等救护扑灭。本日据太常寺、步军统领衙门各奏火起，情形相同。太常寺奉祀刘世印，职司典守，疏于防范，实属咎无可辞，著交部议处。太常寺堂官，一并交部议处。坛户孙荣德等，均交顺天府严刑审讯，有无别项情弊，按律定拟具奏。五城水会绅董等，救护出力，著该巡城御史传旨嘉奖。火灾示警，朕心寅畏实深，惟有益加兢惕，宵旰孜孜，励精图治；尔内外大小臣工，其各靖共自矢，精白乃心，力戒因循，修明职业，用副君臣交儆之意。"

康乾普免钱粮

康熙五十年，普免天下钱粮二千七百八十五万四千一百六十九两。乾隆十年，普免天下钱粮二千七百九十四万四百两；三十年同四十二年，二千七百五十九万两有奇；五十五年，二千七百七十余万两；六十年，二千七百六十四万一千九百余两。

海望老成谋国

高宗朝，海望为户部尚书，上屡问户部存储之数，海不对。上促之，海奏曰："皇上不以臣为不肖，使掌邦计盈虚之数，臣当主之，不烦圣虑也。"盖是时高宗富于春秋，海恐知府库有羸，偶萌侈心，故不以告；其后高宗思之，见于谕旨。想见老成谋国，用意深远。见朱大理学勤文集。

光绪十九年岁入

光绪十九年奉懿旨，饬户部将常年入款核计若干。计各省关每岁徵洋税银一千五百余万两，各省地丁每岁银一千余万两，各省盐课等计银一千二百余万两，各省常关税课银三百余万两，各省厘金计银一千三百余万两，各省茶税、当税、盐商捐输计银三百五十余万两，各省杂税银一千五百余万两，裁撤长夫等项计银五十三万余两，加以洋药厘税并徵每岁约银七百余万两，共八千数百万两，已缮具清单，由司农人告矣。

光绪十五年浙省编查户口

各省州县编查户口，例应年终具奏。光绪十五年，浙江省滋生民数统计男女大小一千一百七十五万四千四百六十六丁口，见浙江巡抚崧骏奏报。吾浙两遭寇乱，人民凋瘵。休养生息逾二十年，渐见繁盛，而杭、湖二府客籍居十之三。是年秋九月，霪雨为灾，遍及十郡，杭、嘉、湖尤甚。疆吏循例奏报，所据者编查保甲时挨户册子，其确实与否未可知，盖遵循旧章而已。

旌表贞节

光绪十六年正月，浙江巡抚崧骏奏请将续访杭州府属未得请旌之贞孝节烈妇女毕邵氏等共二千一十六口照例旌表。疏略云："据在籍绅士前兵部侍郎朱智等呈称：'浙江省《杭州府志》，自乾隆四十七年修辑后，迄今七十余载，复罹兵燹，文献无徵，光绪六年开局重修，搜罗采访，随时纂辑，辛巳编成。惟查有贞孝节烈妇女一门，尚须补请褒扬，方足表章潜德。前于光绪十年三月，曾将采访贞孝节烈妇女李韩氏等三千四百五口，呈请前抚臣刘秉璋具奏。五月初四日奉旨：李韩氏等，均著准其旌表，礼部知道。钦此钦遵。行知纂入志乘。截至光绪十四年十二月止，续又采访得未经请旌之贞孝节烈妇女毕邵氏等共二千一十六口，其中或屡遭寇难，子孙大半无人；或僻在乡隅，亲友莫为举报，姓氏仅存于家乘，事迹只见诸遗编。查例载：节烈妇女，其实系厄穷堪悯，或因世远年湮未经呈报，向有府县志迹可凭者，准其补请旌表等语。今绅等采访毕邵氏等，事关阖郡志载，历时百十年之久，数至千百名之多，尤宜阐发幽光，昭垂简册，则前之李韩氏等已沐恩纶，该毕邵氏等事同一律，未便任其终湮，造具册结，呈请专案具奏'等情。由杭州府核明加结，具详前来。奴才查该贞孝节烈妇女毕邵氏等，或侍奉高堂克兼子职，或抚存弱息得续宗祧，或未婚而坚不字之贞，或捐躯而矢靡他之志，均属厄穷堪悯，孝义兼全。合无仰恳天恩，俯准饬部照例补行旌表，以阐幽光而维风化。伏乞皇上圣鉴训示。"奉朱批："著照所请，礼部知道。钦此。"

按：前数年礼部议准御史刘恩溥条陈，凡寻常旌表妇女，仍照例汇题，不得率行具奏。志局采访二千一十六口，前中丞虑格于部章，未及入告；至是始得专疏请旌，上邀俞允，盖朝廷激厉风教，故特允疆臣之请也。采访之事，余杭孙和叔孝廉树礼独任之。

光绪十六年京津久雨成灾

光绪十六年六月初五日，上以京师久雨，禾稼受伤，亲诣大高殿拈香祈晴。时应宫、昭显庙、宣仁庙、凝和庙，均派贝勒载濂、载漪，贝子奕谟，辅国公载泽，同日分诣拈香。十一日，再诣大高殿及宣仁庙拈香。六月初八日谕："步军统领衙门奏，京城内外因雨后倒塌房屋、伤毙人口大概情形。所有现经查报之左右翼长及中营等处，伤毙之十六名口，著该衙门酌给赏恤。此外如有续行查出者，即照此次赏恤，一律奏明办理。"

十三日谕："前因京师雨水过多，民居禾稼受伤，迭经谕令顺天府府尹等查明各属被水情形，迅速具奏。兹据潘祖荫等奏称：'近畿一带东西南三隅，被灾最钜。现据宛平、固安、良乡、房山、通州、顺义等州县，及南路

厅同知查报，所属地方，或田庐漂没，或全村被淹，伤毙人口甚多，业经分派委员，广延绅士，设法赈济，并拟添设粥厂，请拨银米'等语。小民猝遭水患，荡析离居，览奏殊深悯恻，著照所请。先在六门外酌添粥厂，并于孙河、定福庄、采育镇、黄村、庞各庄、卢沟桥六处，一律添设，加恩赏给京仓米一万五千石，即行分领煮散，以资急赈。著派志颜、李端遇、胡聘之、胡隆洵、景沣、徐承煜，分往孙河等六处稽查弹压，妥为监放。其各镇开厂所需经费银二千两，著户部照数拨给。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懿旨：'畿辅水灾甚重，深宫轸念弥殷，著发去宫中节省内帑银五万两，作为赈抚之需。即著潘祖荫等，遴派妥员分投散放，以拯灾黎。钦此。'该府尹等务当仰体圣怀，认真办理，俾慈恩遍及穷檐，勿任吏胥侵克滋弊。其密云、怀来及未经呈报之各州县，并著迅即查勘覆奏。另片奏：'东安、武清等处已派员携银前往办赈，右安、永定门外借用通惠河运米船只，并扎筏济渡'等语。即著督饬各员切实经理，勿令灾民失所。余著照所议办理。该部知道。"胡隆洵旋因病出缺，改派李鸿逵前往。

六月十九日谕："前因天津等处被水成灾，业准李鸿章所请，拨银六万两，先就被水极重之区办理急抚。惟念此次雨水过多，灾区过广，饥民嗷嗷待哺，为日方长，尚恐不敷散放，加恩著将奉天运京粟米一万二千七百余石，并于本年江北河运漕米内截留三万六千石，拨给备赈。其随漕轻赍等项银两，并著查照成案，核解直隶，作为津贴运米之需。李鸿章务当遴委妥员，分别被灾轻重，核实散放，不准吏胥稍有弊混，用副朝廷轸念灾区有加无已至意。"

禄米仓亏短案

光绪十六年禄米仓亏短之案，钦派大臣盘查，查出实在亏短米十五万五千五百三十五石七斗六升六合。花户郭启泰已获，张增禄、王得海、马德山，仓书陶斌、何桂林，严拿交刑部；仓监督容恩、孟守箴，革职；仓场侍郎兴廉、游百川，革职留任。十七年御史洪良品复疏陈仓场积弊太深，请饬严究。寻有旨，兴廉、游百川均革职。

张之万被参劾案

十月初七日上谕："詹事府右庶子崇文片奏参劾大学士张之万接纳外官各节，当派福锟、潘祖荫查奏。兹据查明复奏：'该大学士接见外官，或因面询公务，或系素有交往，不得指为结纳营私。北河滩庙宇，外官来京者往往寓居，非自今始，不得因与张之万寓所相近，遂指为夤缘奔竞。该大学士住居湫隘，并无另设执客堂专谈机密之事。至所参僧人静洲最为亲密，传讯该僧，据称与张之万同乡认识，素有往来，并未干预别事'各等语。朝廷用人行政，一秉大公，从不稍持偏见。张之万老成稳练，朝廷素所深知。惟此次若不将参款确查虚实，转无以得是非之真。现经福锟等逐一查明，均无实据，所参各节即著毋庸置议。前因臣工挟私参劾，叠经明降谕旨申诫再三，以杜攻讦之渐。该庶子岂无闻知？乃辄以无据之词诬谤大臣，复敢附会灾祥，希图耸听；至另摺附片，所陈天文时务各节，诸多谬妄，若不加以惩处，无以为逞臆乱言者戒。崇文著交部议处，原摺片均著掷还。张之万宣力有年，受恩深重，不得因被人奏参，遇事引嫌却避，惟当小心谨慎，益加奋勉，力图报称，用副朝廷委任至意。"

神机营

神机营之设，始于咸丰初年，以僧亲王领之（僧格林沁）。至同治初，醇亲王管理，规模益大，旧设健锐、火器诸营，悉并隶焉。其后讲求海防，购备外洋火器。光绪初年，北洋大臣进克虏伯炮，于是推广购备新式枪炮，命各营演习。设立枪炮厂，专派司员经理。分捷、胜、精、锐、健、利六营，总名曰威远六营。步队每营八十人，而别设马队辅之。又有八汉炮队者，挑八旗汉军为之也。中营炮队者，则王自领之亲兵也。比年以来，闻演练精良，颇有材武之选；厂中司员，并有能通泰西语言文字者（满人在同文馆肄习而成者）。庚寅，醇邸薨逝，渐懈弛矣。

何璟辞让兼管闽海榷税

光绪四年，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奏请闽海关榷税改归总督经理。时香山何小宋丈璟方督闽浙，疏陈体察情形未便更张，略言："闽海关监督始于康熙二十三年，其时仅将南台、厦门两处口岸报部。雍正七年，始将南台等二十处口岸报部。其初，或由巡抚兼管，或由监督专管，本无一定。乾隆元年，归福建总督管理。三年，总督兼辖闽浙，始以关务改归将军。七年，由督抚臣题定徵税口岸共十九处。列圣于此几经详慎比较，而后垂为定制，率由罔愆。督臣任兼两省，案牍纷繁，加以台防紧要，既不能躬亲琐务，仍须抡委平时可信之员前往勾稽，与派协佐领等官，亦复何异。若派大员分驻总口，诚恐收数未增，耗费转钜。倘章程不能画一，稽查偶有未周；或初年竭泽而渔，而来岁难乎为继；或一时损下益上，而日久百弊丛生。喜事纷更，效略可睹，更而滋扰，抑又何裨？"疏上，遂不果行。海关监督，人人视为利薮，何公生平清介自矢，让而弗居，立言尤得体要。余在史馆见此疏，因亟录于此。

端肃遗事密札

曩见朱子涵家藏书札一册，签署"端肃遗事密札"，书凡十一通，中多廋辞，盖枢垣章京某寄脩伯大理者（署名曰樵客，又曰守愚道人）。兹摘录其有关系者：

"千里草上书，初十日未下。此处叫人上去要，仍留看。夸兰达下来说：'西边留阅。'心台冷笑一声。十一日叫见面，说写旨；下来叫写明发痛驳。夫差拟稿尚平和；麻翁另作，有'是诚何心，尤不可行'等句，原底无之，诸君大赞，遂缮真递上。良久未发下，并原件亦留

中。再叫起，耳君怒形于色，上去见面，约二刻许下来，仍未发下，云留著明日再说。十二日上去，未叫起。发下早事等件，心台不开视，云：'不定是谁来看。'日将中，上不得已，将摺及拟旨发下照钞，始照常办事，言笑如初。二四者，可谓浑蛋矣。夫今日之事，必不得已，仍是垂帘，可以远祸，可以求安；必欲独揽其权，是诚何心！"(按：御史董元醇上折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

又一通云："召见时，诸人等皆大争，老杜尤肆言无忌，有'若听信人言，臣不能奉命'语。太后怒甚，至手战不已。迨次日发下，则笑声彻远近矣。"(按：心台，指怡亲王载垣。耳君，指郑亲王端华。麻翁，指焦祐瀛。二四者，谓顾命王大臣八人也。老杜，指杜翰。)

又一通云："恭邸八月初一日至热河，值殷奠，叩谒梓宫，伏地大恸，声彻殿陛，闻者无不下泪。祭毕，太后召见。恭邸请与内廷偕见，不许，遂独对，一时许方出。宫灯辈颇有惧心，见恭未尝不肃然改容，连日颇为敛戢。"又云："自十七以后，八位见面不过二三次，时亦甚暂。今则见面一时许，足见自有主宰。"(按：宫灯，指肃顺，当时隐语，肃字象形也。)

又一通云："克帅密云马递一报，不知何事，未发下。十三日克到，叩谒梓宫，未叫起，亦不请见，恐致疑也。十四晚到此，夜往深谈，言伊等罪状未著，似未可鬻拳兵谏，致蹈恶名。某以八人者颇畏其虚声，劝其持重，留虎豹在山，且勿惊他，恐伊等欲削其权，随后事更难办也。"又云："元圣在此，当为尽心区画，随时保护。如仗庙社之灵，得有转关，当勉为元祐正人。此间先患内；外患二，今释其一。但连日再面，必遭奇妒。弟与竹翁言，能将斧柯收回为上策，否则早回为宜。"(以上皆樵客、守愚书。元圣，谓恭邸。克帅，即胜保。竹翁，则曹公毓瑛也。)

又一通云："十六日午后晕厥，嘱内中缓散，至晚苏转，始定大计。子初三刻见时，传谕清楚。王大臣请丹毫，谕以不能执笔，著写来述旨，故有承写字样。"此盖述文宗疾大渐时事。凡应用朱笔者，以印代之，母后用"御赏"印(印起)，上用"同道堂"印(印讫)。二印，大行皇帝所赐也(按：此八月十七日以后事)。

此册今为张菊生元济所得。

不准垂帘听政谕

咸丰十一年内阁奉上谕："御史董元醇奏敬陈管见一折，据称皇太后权理朝政，应请明降谕旨，并赞襄政务王大臣外，再简派亲王一二人同心辅弼，及请择师傅以培德业，严饬督抚将帅以资整顿等语。我朝圣圣相承，向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礼。朕以冲龄仰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御极之初，何敢更易祖宗旧制。且皇考特派怡亲王载垣等赞襄政务，一切事件应行降旨者，经该王大臣等缮拟进呈，必经朕钤用图章，始行颁发，系属中外咸知。其臣工章奏应行批答者，亦必拟旨呈览，再行发还。该御史奏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甚属非是。又据请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听其辅弼一切事务。伏念皇考于七月十六日子刻特召载垣等八人，令其尽心辅弼。朕仰体圣心自有深意，又何敢显违遗训，轻议增添。该王大臣等受皇考顾命，辅弼朕躬，如有蒙蔽专擅之弊，在廷诸臣无难指实参奏，朕亦必重治其罪。该御史必欲于亲王中另行简派，是诚何心，所奏尤不可行。以上两端，关系甚重，非臣下所得妄议。至朝夕纳诲一节，皇考业经派编修李鸿藻充朕师傅，该御史请于大臣中择一二人俾充师傅之处，亦毋庸议。其各直省督抚及各路统兵大臣，业经朕明降谕旨，令其共矢公忠，严申军律，谅内外文武臣工必能不负委任，以仰副皇考在天之灵，应无俟朕谆谆训诫也。钦此。"

胜保奏请太后亲理大政折

董御史条奏请两宫垂帘听政，端、肃诸人拟旨驳斥。时胜保以钦差大臣兵部右侍郎统兵畿辅，独抗章论之。余在秦中读此疏，备录之：

奏为政柄下移无以服众，应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并另简近支亲王辅政，以正国体而顺人心，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惟朝廷政柄操之自上，非臣下所得而专。我朝君臣之分极严，尤非前朝可比。自文宗显皇帝龙驭上升，皇上嗣位，聪明天亶，尚在冲龄，全在辅政得人，同民好恶，方足以资佐理。如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等，非不宣力有年；然而赫赫师尹，民具尔瞻，今竟以之当秉政巨任，揽君国大权，以臣仆而代纶音，挟至尊以令天下，实无以副寄托之重，而餍四海之心。在该王等，不过以承写朱谕为词，居之不疑，不知我皇上以宗子缵承大统，天与人归，原不必以朱谕之有无为定。

至赞襄政务一节，则当以亲亲尊贤为断，不得专以承写为凭。何也？先皇帝弥留之际，近支亲王多不在侧，仰窥顾命苦衷，所以未留亲笔朱谕者，未必非以辅政难得其人，以待我皇上自择而任之，以成未竟之志也。今嗣圣既未亲政，皇太后又不临朝，是政柄尽付之该王等数人，而出拟谕旨，又非尽出自宸衷。其托诸掣签简放，请钤用符信图章，在该王等原欲以此取信于人，无如人皆不能相信。民岩可畏，天下难欺，纵可勉强一时，安能行诸日久？近如御史董元醇条奏四事，极有关系，应准应驳，惟当断自圣裁，广集廷议，以定行止。该王等果知以国事为重，亦当推贤虚己，免蹈危疑；乃竟行拟旨驳斥，已开矫窃之端，大失臣民之望。命下之日，中外哗然。自古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凡统兵将帅暨各省疆臣，皆受先皇帝特简，虽当势处万难，无不思极力图报者，亦皆统于所尊，故皆一诚不贰。今一旦政柄下移，群疑莫释，道路之人见诏旨皆曰："此非吾君之言也，此非母后圣母之意也。"一切发号施令，真伪难分，众情汹汹，咸怀不服，不独天下人心日形解体，且恐外国闻知，亦觉于理不顺，又将从而生心，所关甚大。

夫天下者，宣宗成皇帝之天下，传之文宗显皇帝，以付之我皇上践祚者也。昔周之世，武王崩，成王立，

周公相之；本朝摄政王之辅世祖，亦犹周公之相成王，疏不间亲，典策具在。以周公之元圣，尚不免管蔡流言，逮风雷示警于金縢，而忠悃益见。现在近支诸王中，能持大体迈于载垣、端华者，尚不乏人。且离间之言，应请毋庸过虑。

又如垂帘听政之制，宋宣仁太后称为女中尧舜，群情欢洽，国本无伤。我文皇后当开国初年，虽无垂帘明文，而有听政实用。因时制宜，惟期允当不易。

为今之计，非皇太后亲理万几，召对群臣，无以通下情而正国体；非另简近支亲王佐理庶务，尽心匡弼，不足以振纲纪而顺人心。惟有吁恳皇上俯纳刍荛，即奉皇太后权宜听政，二圣并崇，而于近支亲王中择贤而任，仍秉命而行，以待我皇上亲政以前，一切用人行政大端，不致变更紊乱，以承郅治于无穷。宗社幸甚！臣民幸甚！如此，庶于亲亲尊贤之大经既不相悖，且于该王等亦可保全终始，受福良多。此皆中外臣工所欲言而未发者，奴才先为言之。

奴才忝为大臣，受国厚恩，屡奉先皇帝手诏嘉勉，云"朕所望于该大臣者至大至远"，又奉有"忠勇性成，赤心报国"等谕。每诵天语，感激涕零。今外患固宜亟平，而内忧尤当早虑。奴才天良所迫，何忍不言！何敢不言！伏愿皇上乾纲独断，迅赐施行。并请将此折发交惠亲王、惇亲王、恭亲王、醇郡王公同阅看，如有尚未尽善之处，应令大学士、九卿、科道集议以闻，庶大局可全而人心可定。谨不揣冒昧，披沥上陈，无任激切待命之至。

销除载垣等所拟谕旨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内阁奉上谕：

御史钟佩贤、给事中孙楫奏请将载垣等造作之谕旨销除各折片，载垣等假传谕旨，造作赞襄政务名目，并于御史董元醇条奏一折拟旨时擅自改写各情形，业经叠次降旨明白宣示矣。兹据该给事中等奏，载垣等造作擅改之件，不应载之实录，俨同顾命，亦不应登之册籍，假托纶音，拟请降旨销除，以期信令传后等语。朕奉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懿旨："所奏不为无见。"载垣等种种悖逆欺蒙之罪，中外臣民皆已备悉，所有造作赞襄政务谕旨，确系矫传，自不应纂人实录中，惟遽将其销毁，又恐无以示将来而征罪案。

至董元醇所奏一折，当日发交载垣等拟旨，原令其将所请垂帘暂理朝政，饬令廷臣会议；其请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辅弼，开具空名谕旨，祗候简派；并于大臣中择其可充师傅之任者，公同保举。乃载垣奏对时即已哓哓置辩；乃拟谕旨，遂敢阳奉阴违，擅自改写，一切驳斥；迨述旨时，未即允照所拟宣发，而载垣等胆敢于次日发交折件压搁不办，竟将所拟谕旨坚请发下，又以未用御印，不足为凭，再行渎请。斯时驻跸木兰，远距京师，未能即日回銮，若不暂允所请，载垣等跋扈情形，其势将有不可问者，是以隐忍姑从，将所擅拟谕旨钤盖御印，实出于不得已。言念及此，能无痛恨！

所有载垣等矫传赞襄名目，及擅拟驳斥董元醇谕旨，著即销除。惟此案系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等，于内阁会同刑部议定罪名，伊等造作之谕旨二道，即著内阁、刑部随同本案档册录存，以著信谳，并著军机处即随此次谕旨照录一分存档，另录一分交南书房收存，均著低二格写，以示区别，庶使奸邪逆踪不得溷载方策，以重纶音而昭炯戒。钦此。

罢奕䜣议政王

同治四年春三月，讲官编修蔡寿祺疏劾议政王揽权纳贿。议政王欲逮问寿祺。两宫震怒，初五日召见大学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书朱凤标，户部侍郎吴廷栋，刑部侍郎王发桂，内阁学士桑春荣、殷兆镛，谕以王植党擅政，渐不能堪，欲重治王罪。诸臣莫敢对。太后屡谕诸臣，当念先帝，毋畏王，王罪不可逭，宜速议。祖培顿首言："此惟两宫乾断，非臣等所敢知。"太后曰："若然，何用汝曹为？异日皇帝长成，汝等独无咎乎？"祖培奏言："此事须有实据，容臣等退后详察以闻。"且言请与倭仁公同查明具奏。太后始命退。

初六日，倭仁等八人会议于内阁，召蔡寿祺质证其事，蔡惟指出薛焕、刘蓉二人，余不能指实。

初七日，诸大臣复奏上。太后出朱谕示诸臣，且谕曰："诏旨多有别字及词句不通者，汝等为润饰之。"祖培奏请添"恭亲王议政之初，尚属勤慎"二语，太后又谕曰："此旨即下内阁速行之，不必由军机。"遂下诏，略云："本月初五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事，查办虽无实据，自出有因。恭亲王议政之初，尚属勤慎。迨后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视朕冲龄，诸多挟制，往往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诸多取巧妄陈。凡此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以示朕曲为保全之意。以后召见引见等项，著派惇亲王、醇亲王、钟郡王、孚郡王四人轮流带领。特谕。"倭仁等受诏出，始召见枢臣文祥等三人。

初八日，惇亲王上疏言："恭亲王事属暧昧，徒以语言小失，骤予罪惩，情状未明，无以昭示天下。"皇太后遂谕孚郡王及枢臣文祥等，传谕王公、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明日于内阁会议，以惇亲王疏及蔡寿祺原疏并发阅视，且令文祥等述所受旨。是日诏奉两宫皇太后懿旨，宣示恭亲王过失，斥退军机处议政，尽夺一切差使。

初九日，两宫召见大学士倭仁、周祖培、瑞常、朱凤标，尚书万青藜，侍郎基溥、吴廷栋、王发桂、殷兆镛，及军机大臣等。太后谕倭公等九人曰："恭王恣肆已甚，必不可复用。"又曰："即如载龄，人才岂任尚书者，而王必予之。"又曰："惇王今为疏争，前年在热河言恭王欲反者非惇王耶？汝曹为我平决之。"谕军机大臣等则曰："若等固谓国家非王不治，但与外廷共议之，合疏请复任王，我听许可也。"诸臣至内阁各述所受旨，则大异。是日押班者为钟郡王，乃各引王为证。王言固皆

闻之，诸公相顾色然，不成议而退。

十四日，醇郡王及降调通政使王拯、御史孙翼谋皆上疏为恭邸陈请。诏以各奏折命王公、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汇同前日惇亲王折一并议奏。

十六日诏曰："朕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前据惇亲王、醇郡王、降调通政使王拯、御史孙翼谋，先后陈奏，恭亲王虽经获咎，尚可录用，当交王公、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会同详议具奏。兹据礼亲王世铎等、大学士倭仁等会议复奏，并据内阁学士殷兆镛、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潘祖荫、内阁侍读学士王维珍、给事中廉诚及各科道等联衔各折，均以恭亲王咎由自取，惟系懿亲重臣，应否任用予以自新，候旨定夺等语。所见大略相同。惟给事中廉诚等折内，所称'庙堂之上先启猜嫌，根本之间未能和协，骇中外之观听，增宵旰之忧劳'等语，持论固属正大，而于朝廷办理此事苦心，究未领会。虽前日面谕军机大臣等，随同孚郡王赴内阁传谕诸臣，而科道仍有此语，实有不能不再行宣示者：恭亲王谊属懿亲，职兼辅弼，在亲王中倚任最隆，恩眷最渥，特因其信任亲戚，不能破除情面，平时于内廷召对多有不检之处，朝廷杜渐防微，若复隐忍含容，恐因小节之不慎，致误军国之重事，所关实非浅鲜。且历观史册所载，往往亲贵重臣有因遇事优容，不加责备，卒至骄盈矜夸，鲜克有终者，可为前鉴。日前将恭亲王过失严旨宣示，原冀其经此惩儆之后，自必痛自敛抑，不至再蹈愆尤。此正小惩大诫，曲为保全之意。如果稍有猜嫌，则惇亲王等折均可留中，又何必交廷臣会议耶？兹览王公、大学士等所奏，佥以恭亲王咎虽自取，尚可录用，与朝廷之意正相吻合。现既明白宣示，恭亲王著即加恩仍在内廷行走，并仍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此后惟当益矢慎勤，力图报称，用副训诲成全至意。至在廷臣工，均为国家倚任，惟当同矢忠赤，共济时艰，毋得因此稍存疑虑，畏难苟安，致蹈因循积习。将此宣谕在廷臣工知之。"

李越缦先生日记载此事颇详，余尝借观节录之。盖是时先生方主文勤家授其子读也。

奕䜣待文祥

文文忠（祥）在政府最久，知大体，有廉操。恭邸初与相得，其后以大婚保举之事意不合，自是事无巨细，显与文相龃龉。文相不能堪，癸酉随扈上陵归，即欲请假。恭邸贤王，其待大臣犹不能无稍褊处。

奕䜣奕譞意见之深

癸酉二月十三日，醇亲王奏请将山东所获戕害僧邸之张凌云致祭该亲王园寝，折中有云："去年系军机大臣拟旨，现在乃天子当阳，迥不相侔"等语。恭邸阅之不怿，令章京办奏稿辩明其事。朱修伯丈劝阻不可，李文正鸿藻又力言之，而恭邸意未解，卒奏之。盖两邸意见之深始此。

胜保纵恣

胜克斋（保）统兵皖中，颇自纵恣，军士饥寒不加体恤，十一月尚有露体者。他省解到棉衣，适胜欲作棉地毯，办差者即以棉衣之棉为之。军饷解到，先以开支私用，月需二十万。所至，鸡鸭海菜绸缎诸物，皆预储携带，以听供求索。蒋坝坐船内有女子二，有待我五年之约。营中顽童极多，大都皆贼中生擒之小长发也。此袁笃甫在皖亲见之者，宜乎其败也。见朱大理笔记。

光绪初奕譞之自处

光绪初元，醇亲王上恳赐矜全一疏，奉皇太后懿旨："前据醇亲王奏，旧疾复发，恳赐矜全，当谕令王公、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妥议具奏。兹据奏称：'该王因伤痛过甚，触发旧疾，哀恳出于至诚，自不得不量为体恤，拟请将该王所管各项差使均予开除。惟每年东陵、西陵应行致祭时，仍请饬宗人府酌开该王衔，咨行太常寺拟定于向章改遣行礼之处，题请遵行，每月朔望及元旦各节，及列圣列后忌辰诞辰，应诣奉先殿行礼，恭悬恭收圣容，应诣寿皇殿行礼，并大殿拜表，仍照向例轮流行礼。嗣后恭遇皇帝升殿，及皇帝万寿，均拟请毋庸随班行礼。如遇朝廷大政，仍宜时备顾问。倘有条奏事件，亦可于两宫前呈递。'等语。均著照所请行。至每年七月十月万寿及元旦令节，皇帝行礼时，毋庸随班庆贺，均著诣寿康宫行礼。该王公忠体国，懋著贤劳，自应量予恩施，著以亲王世袭罔替，用示优异。另片奏菩陀峪工程重大，请仍饬该王照料等语。即著该王随时前往妥为照料。该王所管神机营，本日已降旨改派伯彦讷谟祜、景寿管理，惟该王办理多年，经武整军，著有成效，深堪嘉尚，仍著将应办一切事宜，随时与伯彦讷谟祜等悉心会商，妥议筹办，以昭慎重。钦此。"

光绪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奉懿旨："醇亲王奕譞奏恳裁撤差使家居养疾一折，醇亲王奕譞旧疾未痊，即著安心调理，所有神机营一切事宜，著毋庸会同商办，以示体恤。一俟病体稍愈，即行具折请安。钦此。"

慈禧谕皇帝亲政

光绪十二年六月初十日，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

前因皇帝冲龄践祚，一切用人行政，王大臣等不能无所禀承，允准廷臣之请，垂帘听政，并谕俟皇帝典学有成，即行亲政。十余年来，皇帝孜孜念典，德业日新。近来披阅章奏，论断古今，亦能剖决是非，权衡允当。本日召见醇亲王奕譞及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等，谕以自本年冬至大祀圜丘为始，皇帝亲诣行礼，并著钦天监选择吉期，于明年举行亲政典礼。皇帝闻谕后，当即长跪恳辞。醇亲王及军机大臣，亦以时事多艰，万几巨繁，皇帝日就月将，学无止境，如蒙从缓，将来躬亲庶务，必更能贯彻无遗，益臻上理，实为天下臣民之幸，再三吁恳，情词亦出至诚。惟念垂帘之举，本属一时权

宜,皇帝继统御极,仰承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当此典学有成,正宜与内外臣工勤求治理,宏济艰难,自应钦遵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懿旨,即行亲政,以慰深宫期望之意。坛庙大祀,均应亲诣行礼,以昭诚敬。即于本年冬至大祀圜丘为始,躬亲致祭,并著钦天监于明年正月内选择吉期,举行亲政典礼。所有应行事宜,及应复旧制之处,著各该衙门敬谨查照成案,奏明办理。将此通谕中外知之。钦此。

光绪十二年六月十五日,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

醇亲王奕譞奏吁请体念时艰俯允训政,礼亲王世铎等奏合词吁恳训政数年,伯彦讷谟祜等奏吁请从缓归政以懋圣学,各一折,览奏均悉。垂帘之举,出于万不得已,十余年来深宫训导,欣见皇帝典学有成,特命于明年正月内举行亲政典礼,审慎宣纶,权衡至当,不容再有游移。天下之事至繁至赜,皇帝亲政之始,容有未及周知,全在各大臣共矢公忠,尽心辅助。内而枢臣,外而疆吏,均系股肱心膂之臣,弼此丕基,责无旁贷,其各殚竭血诚,力图振作,于应办事宜,任劳任怨,毋得稍涉因循推诿,致负委任。皇帝几余念典,本无止境,一切经史之功,翻译之事,尤在毓庆宫行走诸臣朝夕讲求,不惮烦劳,俾臻至善。总之,帝德王道,互相表里,皇帝亲政后,正可以平日所学见诸措施,用慰天下臣民之望,当亦尔诸臣所至愿也。该王大臣等所请训政数年及暂缓归政之处,均毋庸议。

至醇亲王折内所称宫廷政治内外并重,归政后当永照现在规制,凡宫内一切事宜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俾皇帝专心大政等语。念自皇帝冲龄嗣统,抚育教诲深宫十余年如一日,即亲政后亦必随时调护,遇事提撕,此责不容卸,此念亦不容释,即著照所请行。

本日钦天监奏遵旨选择吉期一折,皇帝亲政典礼,于明年正月十五日举行。所有应行事宜,著各该衙门敬谨预备。钦此。

光绪十二年六月十八日,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

醇亲王奕譞奏重申恳悃吁请勉允训政,礼亲王世铎等奏再行沥诚吁恳训政数年,锡珍等奏揆时度势亲政尚宜稍缓,贵贤奏举行亲政关系綦重,各一折,览奏均悉。垂帘听政,历稽往代,皆出权宜之举,行之不慎,流弊滋多,史册昭垂,可为殷鉴。前因皇帝典学有成,特降懿旨,及时归政,此深宫十余年来殷殷盼望之苦衷,天下臣民自应共谅,故于十四日王、大臣等合词吁陈,均未允准。数日以来,皇帝宫中定省,时时以多聆慈训,俾有禀承,再四吁求,情词肫挚;兹复披览该王大臣等章奏,沥陈时事艰难,军国重要,醇亲王折内兼以“念及宗社,仰慰先灵”等词,谆谆吁请,回环循览,悚惕实深。国家际此时艰,饬纪整纲,百废待举,皇帝初亲大政,决疑定策,实不能不遇事提撕,期臻周妥。既据该王、大臣等再三沥恳,何敢固持一己守经之义,致违天下众论之公也,勉允所请,于皇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尔中外大小臣工,务当各抒忠赤,尽力匡勷,以期力振委靡,共臻郅治,于诸臣有厚望焉。

至锡珍等及贵贤折内,请饬廷臣会议等语。皇帝亲政,系国家及时应举之盛典,业经特降懿旨,通谕遵行,岂如臣下条陈事涉疑似者,尚须集议。况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两次陈奏,众议佥同,岂必待添入翰詹、科道乃为定论耶?所奏殊属非是,著毋庸议。

醇亲王前次片奏,内有亲政前期,交卸神机营印钥等语。现既允准训政,醇亲王亦当以国事为重,略小节而顾大局,所管事宜仍著照常经理。俟数年后,斟酌情形,再行降旨。钦此。

亲奠奕誴

光绪十五年正月十八日,上谕:“朕叔惇亲王薨逝,已降旨派贝勒载滢前往奠醊。朕于本日恭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亲临府邸赐奠,用示笃念亲亲至意。钦此。”

屠仁守开缺

二十日,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

御史屠仁守奏归政届期直陈管见一折,据称“归政伊迩,时事方殷,请明降懿旨,外省密折、廷臣封奏,仍书皇太后圣鉴,恳恩披览,然后施行”等语。览奏殊深骇异。垂帘听政,本属万不得已之举,深宫远鉴前代流弊,特饬及时归政,上符列圣成宪,下杜来世口实,主持坚定,用意甚深,况早经降旨宣示中外,天下臣民翕然共遵。今若于举行伊始,又降懿旨,饬令仍书圣鉴,披览章奏,是出令未几,旋即反汗,使天下后世视予为何如人耶?况垂帘权宜之举,与高宗纯皇帝大廷授受训政之典迥不相侔,何得妄为比拟。至归政后,只醇亲王单衔奏件暂须径达深宫。醇亲王密陈数条,亦为皇帝初裁大政,军国重要事件,宫中定省,可以随时禀承,并非著为典常,使训政之事永无底止。该御史此奏,既与前旨显然相背,且开后世妄测訾议之端,所见甚属乖谬。此事关系甚大,若不予以惩处,无以为逞臆妄言紊乱成法者戒。屠仁守著开去御史,交部议处;原折著掷还。钦此。

林绍年谏报效遭申饬

二十三日,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

御史林绍年奏督抚报效有关政体民生请旨饬禁一折。海军为经国要图,自光绪十一年创办以来,规模略具,需款浩繁。前据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奏准,由两江等省于正杂诸款内腾挪巨款,分年拨解天津,交李鸿章发商生息。各省筹解之银,专备海军不时之需,其每年息银,则以补海军衙门放项之不足,并无令各省督抚报效之事。该御史此奏,乃以“朝廷责进献,督抚肆诛求”等语,任意揣测,危词耸听,实属谬妄。林绍年著传旨严行申饬。钦此。

吴大澂请崇奕譞典礼遭斥

二月初二日，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

本日据吴大澂奏请饬议尊崇醇亲王典礼一折。皇帝入嗣文宗显皇帝，寅承大统，醇亲王奕譞谦卑谨慎，翼翼小心，十余年来深宫派办事宜，靡不殚竭心力，恪共尽职。每遇优加异数，皆再四涕泣恳辞，前赏杏黄轿，至今不敢乘坐，其秉心忠赤，严畏殊常，非徒深宫知之最深，实天下臣民所共谅。自光绪元年正月初八日，醇亲王即有豫杜妄论一奏，内称"历代继统之君推崇本生父母者，以宋孝宗不改子偁秀王之封为至当。虑皇帝亲政后，佥壬幸进，援引治平、嘉靖之说，肆其奸邪，预具封章，请俟亲政时宣示天下，俾千秋万载勿再更张。"其披沥之诚，自古纯臣居心何以过此，深宫不能不嘉许感叹，勉从所请者也。

兹当归政伊始，吴大澂果有此奏。若不将醇亲王原奏及时宣示，则后此邪说并进，妄希议礼梯荣，其患何堪设想？用特明白晓谕，并将醇亲王原奏发钞，俾中外臣民咸知我朝隆规超越古今，即贤王心事亦从此可以共白。嗣后阙名希宠之徒，更何所容其觊觎乎！为此通谕中外知之。

醇亲王原奏云：

臣奕譞跪奏，为披沥愚见，预杜佥壬妄论，恭折具奏仰祈慈鉴事：臣尝见历代继承大统之君推崇本生父母者，备载史书，其中有适得至当者焉，宋孝宗之不改子偁秀王之封是也。有大乱之道焉，宋英宗之濮议，明世宗之议礼是也。张璁、桂萼之俦无足论矣，忠如韩琦，乃与司马光议论牴牾，其故何欤？盖非常之事出，立论者势必纷沓扰攘。虽乃心王室，不无其人，而以此为梯荣之具，迫其主以不得不视为庄论者，正复不少。

恭惟皇清受天之命，列圣相承，十朝一脉，至隆极盛，旷古罕觏。讵穆宗毅皇帝春秋正盛，遽弃臣民。皇太后以宗庙社稷为重，特命皇帝入承大统，复推恩及臣，以亲王世袭罔替，渥叨异数，感惧难名，原不须更生过虑。惟思此时垂帘听政，简用贤良，廷议既属执中，邪说自必潜匿，倘将来亲政后，或有草茅新进之徒，趋六年拜相捷径，以危言故事耸动宸听，不幸稍一夷犹，则朝廷徒滋多事矣。

合无仰恳皇太后将臣此折留之宫中，俟皇帝亲政时，宣示廷臣世赏之由及臣寅畏本意，千秋万岁，勿再更张。如有以治平、嘉靖等朝之说进者，务目之为奸邪小人，立加屏斥。果蒙慈命严切，皇帝敢不钦遵，是不但微臣名节得以保全，而关乎君子小人消长之机者，实为至大且要。

所有微臣披沥愚见，预杜佥壬妄论缘由，谨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圣明洞鉴。

光绪元年正月初八日奏上，留中。

奕譞饰终之典

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内阁奉上谕：

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懿旨：

自古帝王以孝治天下，必推本于所生，而礼有经权，尤必折衷至当，方足以昭示来兹。恭读高宗纯皇帝御制《濮议辨》，援引《礼经》，垂为定论，称"所生曰皇帝本生父，殁则称本生考，立庙于其邸第，为不祧之庙，祀以天子之礼，合乎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之义，则尊亲之谊交尽，而于公义私恩两无遗憾。"圣训煌煌，昭垂万世，洵为协于天理人情之至。皇帝入嗣文宗显皇帝，诞承大统，光绪元年正月醇亲王奕譞密陈预杜妄论一疏内称："历代继统之君推崇本生父母者，以宋孝宗不改子偁秀王之封为至当"，"将来如有以治平、嘉靖之说进者，务目之为奸邪小人，立加屏斥"等语。持论正大，敬征高宗纯皇帝御论，正相吻合。其志虑之忠诚，防维之深切，方之古纯臣何以加兹！上年二月初二日，因吴大澂之奏，特降懿旨，将王之密疏宣示中外，俾天下臣民咸知我朝隆轨超轶前代，而醇亲王寅畏之本心从此昭然若揭。讵意天不假年，溘然长逝，痛惜之极，悲感弥深。醇亲王著定称号曰皇帝本生考，所有一切饰终丧祭典礼，自宜恪遵祖训，详定彝章，用遂皇帝恩义交尽之忱，兼表贤王终始不渝之志。著派御前大臣、军机大臣、翁同龢、孙家鼐会同礼部妥议以闻。钦此。

醇贤亲王薨逝，一切典礼皆创行。皇上诣府行祭奠礼，祭文由翰林院恭撰。其文起首，曰"维年月日，皇帝谨致祭于本生考醇贤亲王之灵"云云。常熟翁检讨斌孙撰拟。文内有云："诵戒勉二诗，已括周孔传心之要；读防微一疏，足杜宋明议礼之争。"此一联最为警切。盖王尝进戒勉二诗于上，又有杜渐防微之疏也。

卷　二

同治三年变通军需报销

同治三年七月十三日奉上谕：

户部尚书倭仁奏请将军需报销变通办理一折，据称"军需报销向来必以例为断，然其间制变因时，亦有未能悉遵之处。各省军需历年已久，承办既非一人，转战动经数省，则例所载征调，但指兵丁，而此次成功半资勇力，兵与勇本不相同，例与案遂致歧出。在部臣引例核案，往返驳查，不过求其造报如例，而各处书吏藉此需索，粮台委员借以招摇，费无所出，则浮销苛敛等弊由此而起。请将同治三年六月以前未经报销各案，开具简明清单奏明存案，并请饬禁劝捐归补名目。"等语。

所奏系为因时杜弊起见。军需报销一事，本有例定章程，惟近来用兵十余年，蔓延十数省，报销款目所在多有，若责令照例办理，不独虚糜帑项，徒为委员书吏开需索之门，而且支应稍有不符，于例即难核准，不得不著落赔偿。将帅宣力行间，甫邀恩锡，旋迫追呼，

甚非国家厚待勋臣之意。著照所请。所有同治三年六月以前各处办理军务未经报销之案，惟将收支款目总数，分年分起开具简明清单，奏明存案，免其造册报销。

此系朝廷破格恩施，各路统兵大臣、各省督抚具有天良，务须督饬粮台委员核实开报，不得因有此旨，任意影射浮冒。并著严禁劝捐归补名目，及私设厘卡等弊。如有不肖委员，仍以前项情弊巧为尝试，别经发觉，除将承办各员严办外，必将各该统兵大臣及各该督抚等从重治罪。部中书吏，如有在各处招摇撞骗朦混包揽者，并著严行拿办，以惩奸蠹。

其自本年七月起，一应军需，凡有例可循者，务当遵例支发，力求撙节，其例所不及有应酌量变通者，亦须先行奏咨备案，事竣之日一体造册报销，不得以此次特恩，妄生希冀。将此通谕中外知之。钦此。

谨按：军需报销，自乾隆朝刊颁则例，准销各款有条不紊。然蒇事之后，造册请销，一收一支，不能针孔相符，于是部吏得以持其短长，严加驳诘。而所谓部费一款，每百几厘几毫者，数遂不赀。自帅臣以逮末僚，凡厕身行间，匀摊追赔，无一漏脱。存者及身，死者子孙，久迫追呼，非呈报家产尽绝，由地方官验明加结具文咨部，不能完案。其有前经帅臣奏咨后难结算者，则归用兵省份州县流摊，名为军需挪垫、兵差挪缺等款，亦动经数十年始得归补，而州县又不胜其累。是以部费一说，视为固然，万口同声，略无隐讳。盖自停遣督饷大员后，每遇征伐，帅臣兵饷兼操，内而户部，外而藩司，支数可稽，用数无考，而军中大小将吏得以多立名目，肆为侵冒，皆恃部费为护符，贪狡成风，真堪痛恨！然犹全用旗、绿官兵，调发若干，死亡若干，人数尚有可核，而浮冒侵渔弊已如是。若此次广西发逆倡乱，捻匪继之，岛夷又继之，回匪又继之，越时至十四年，行师至十余省，召募之勇十居七八，经制之兵十才一二。某路某帅召募若干，撤换若干，某路某战伤亡若干，更补若干，其立营补额，均未随时奏咨备案。其随营执事文武员弁，倏入倏出，亦不报部存查。为薪为粮，扣旷扣建，纷纭轇轕，无从清厘。各路统兵大臣肆意专擅，非不知事后报销，无凭核算，必成不了之局，亦惟赖别筹部费耳。乃荷圣主如天之仁，不以擅行召募，浮冒滋多，逐年参稽，水落石出，行专制之严谴，追滥费之帑金，转蒙大赉宏颁，录功宥罪，既往不咎，咸与维新。凡在事之获保身家者，不下数千万人，而州县得免于流摊，部书失望于需索。湛恩汪涉，开国二百二十年所未有也。当癸亥、甲子之交，江南官军严围复合，百道环攻，收复之机端倪可睹。户部书吏知复城之不远也，报销之难缓也，约同兵、工两部蠹吏，密遣亲信分赴发逆被扰各省城，潜与各该省佐杂微员中狙诈狡黠、向与部书串通又能为管库大吏关说者，商议报销部费，某省每百几厘几毫，粗有成约，一面遣派工写算之清书，携带册式，就地坐办。盖各省藩、粮、盐、关四库款目，及捐输、厘金等项，存库旧籍，报部清册，其名目省各不同，不得不就地查核，以求符合。此辈资斧纸笔，皆由部书垫给，统归分年准销部费内增扣归款，合计所垫在数万金。而其时王夔石中丞方官户部郎中，灼知将来报销万无了局，因创请免册报私议，堂司同僚中多有闻而善之者。至是江南报捷，中丞适以京察授湖北安襄郧荆道，将出都矣。倭大司农约同堂上官，密取中丞议稿，参阅酌定。七月十二日，齐赴户部内署，召司员中工楷书者数人，扃内堂门，某录稿，某用印，某缮折，至漏三下办毕，乃偕各堂官随议政恭亲王诣宫门递折。两宫皇太后召问称善，命即颁谕宣示中外。诏书既降，都人士欢声如雷，各部书吏闻而大骇，有相向泣者。兹事详见李黼堂中丞《宝韦斋类稿》。此同治朝旷典也，不可以无记。

林则徐明察

家荔裳侍郎尝语人曰："林文忠办事必替人设想，故人感之入骨，此可为用人之法。自其为知府以至总督，凡所办之案皆钞有副本，凡二十六驮，目录四箧，以二仆专司之。其明察，非由寄耳目于人，盖遇事好问，开诚以待，故人亦乐于倾吐也。"

胡林翼临终异闻

益阳胡文忠公薨于军，罗少村观察祐从文忠久，哭之恸。将敛，少村以手按文忠胸间，虽微冷而与肢体异，久之若翕翕动，力持勿遽敛，犹冀其复苏也。至三日，折弁回，文忠疾亟时奏请开缺之折，奉朱批："湖北巡抚著李续宜暂行署理，接统各军。"少村乃附文忠耳大声读之。文忠平日两目光如电，至是忽大张，若微颔之者，侍者骇走，旋一瞑不复视。少村再按心间，则方寸寒于冰铁矣。文忠血诚谋国，耿耿寸丹，死而不死，必待亲闻谕旨付托有人而后瞑也。

胡林翼论战守两信

胡文忠公在黔日，先大父与吴文节公合疏保之，其后往来书牍甚夥。亲笔数通，在晋阳日，为陆紫英携去。今检得二通，为文忠集中所遗者，录之如左。

文云：

仲畇老伯大人阁下：

奉手谕，感诵不能去手，敬想钧候万福，勋望日隆，至以为慰。制置全蜀，其地吏治民情，殆不如秦地之淳美。黔中之祸，迄无定局，边防虚糜，殊少良将。窃谓近年大局，自以求将才为先务。大寇未平，民且狡起戎心，一盗夜呼，千人骇辟，篝火狐鸣，所在皆是。求将于已乱之国，是所谓亡羊而补牢也。求将于未乱之国，是所谓未雨绸缪也。蜀人多聪明伶俐之士，颇少负固不拔之概。以全省之大，必有奇才。老伯之慧眼求之，必有应召而至者矣。椎鲁质直，不爱钱，不怕死，庶几得之。至吏治之颓，实兵祸之所由起。老伯大人明于天人之际，卓识远猷，曲成不遗，在外近四十年，封疆老臣，中外一人而已，殆如裴晋公之于唐，韩忠献之于宋，庸浅如侄，不必赞词。

楚边不必设防，徒糜饷糈。与其设防于边，而日久

懈生，终不可战，不如物色良将于督标，另置选锋，严立课程，日夜训练（城市之人却不可恃，南塘选兵必取乡僻之人，朴而耐劳也），一旦有警，随机应变。平时有藜藿不采之威，临事有折冲千里之势，计无有切于此者矣。

时局所虑，在无将无饷，而实则两患仍在当事之非才，譬之草木均可为药，惜无尝百草之人详其性、审其味，而因病处方耳。又尝试之始，必猝然遇毒，因而自悔其初心，则视天下无可为之事。圣贤豪杰，睿知过于常人，然古无不受欺、不吃亏之豪杰也。仙佛尚有魔劫，况以身任天下者哉？军兴六年矣，凡天下之财，如盐课、厘金、牙帖、捐输，均可济饷，有人经理以开其生财之道，行间诸将能尚廉耻、敦气节、力战制贼以节其流，则数年内浪费之财岂尚不足耶？

湖北兵政、吏治、人才，殆难言状，而兵勇之怯懦，将备之虚骄，亦一时无两。目下城贼之食将绝，倘无他变，或可幸成。秦饷为襄阳土匪猝起，久不到营。隆贶至厚，无如匪不满千，府县自溃，秀帅发兵又溃。昨以南岸千二百人援剿，或有济乎？驺从入蜀，必先求者，侄之饷耳。

迪庵与侄之水师敢战，人能言之，老伯亦素信任而不疑。侄之立志，必使营哨之官尽廉洁，不私一钱，其章程所定薪水，又实足以养其廉，而兼有爱士之余力。扩充此义，楚军可以大强，亦可以久而不弱。然此时积欠近三十万，强兵与弱兵，廉将与贪将，混而同之；或且轩轾而偏私之，是则天时人事之不可以理解者矣。幼读李忠定传，辄愤不能食，今则晓然于命之所在，乃转坦然矣。

武汉若复，肃清境内，尚有所待。侄意欲添舟以载陆师，如杜征南、王龙骧之迹。古人以舟兼陆。如平淮夷而赋江汉之诗，及汉之楼船，横海下濑，勾践之习流，夫差之余皇，吕蒙之伏精兵冒白衣，皆未尝不登岸也。若得水师之专水战者八千人，分为两翼，得陆师之习陆战者万二千人，分为两部，各以一留后，以一东征，陆军亦载于舟中，水师先导，陆师突起击之，出不意而攻不备，吴会之地必可速胜。舟中携三月米钱薪煤，则陆师可三月不匮，水师所携亦如此。惟三月之火药炮子各须三十万斤，而陆师之坐船必须另造，大不易易耳。其必分两班者，凡战久，必多伤、必疲，两班则力不疲，而战守胥有赖耳。且深入与贼战，可幸大胜，贼必坚守不出以老我师，以逞其故智。我仍登舟以归，贼知班师矣，必他计而改途，后之留守者改为征兵，飘忽千里，岂非将军从天而下耶！多方亟疲之法，莫捷于此。即使无功，亦使贼多备而虞我力争上游，则于吴越之事必纾。（水师舢板十六人，长龙廿人，其大者或倍之。再倍之，必不能舍舟而陆，此非另备一军不可。水师易强，在哨官得人，头工、柁工得人，则一船之人不能退，亦不能逃，逃则自溺耳。陆师东伍难于水师，亦异于水师，故陆师难强；非另以陆师改水师不可。　其陆师之长夫，每十人须三人，又必另觅人以驾舟，是又于长夫之外添一枝水手，经费颇繁。其设计为此者，特取其神速，出入变化莫测耳。又陆师藉舟，以运其神奇，而长夫又必不可少。盖深入之时，或江岸以内一百二百里须安营垒，故费不可省耳。）

如此计不可为，则非节节打通不可。窃料贼之坚守已成惯技，非三五年所能蒇事，而天下之财力竭矣，东南之贼党多矣，吴越之祸端又必日亟。

惟侄之从事，除黔中外，从戎已三年，绝无三日之余粮，足以从吾所志。上年欠饷太久，一溃了事。本年又欠至数十万，军心尚坚，军政尚有律，然心弥苦矣。安得粤西始事之时之饷假我三四十万金，得以添船添勇，为此大举？亦不过空言无补耳。以老伯知己之感，故敢发其狂愚，以备异日之采择。

侄师久无功，心迹不能自见，即欲自陈，惴惴然恐其不情中朝大老。自黔中作守后，音驿不时，不惟不敢，亦不暇伸纸作书。意绪万端，词不能择，尚乞鉴恕。

愚侄胡林翼顿首

又一通云：

仲畇老伯大人钧座：

时局艰难，一年之中祸变若此，读手谕如读刘子政、屈灵均文字，抑塞悲愤，忧思悃悬。

皖南北军情已另疏前函中。金陵、苏、常及分犯严州之贼，均已并力西犯，若知沪渎之兵不足顾忌，而镇江、扬州之兵固守尚自恐不赡，故得悉数西犯而无复忌惮矣。

鄂饷自蜀、吴阻兵，商贾不通，积欠甚钜。近年疆臣，非复大公无我，仁爱鄂民如老伯之在秦在蜀时也。且各省亦均为京饷迫切，自顾不暇，惠不及邻。时实然也，固不足责。惟水陆亦万人，欠饷三百万，以饥军御强寇，如履春冰临白日，一生危殆，固在意中。天末孤臣，一身不足惜，独惜以偾事被恶声，而东南七省均将同流合污，为贼所沦胥而镕成一片耳。刻下援贼耽耽，日伺吾衅，军出杂沓，批答甚烦。前月大病，尚不得死，活亦赘耳。手此载请钧安。

林翼顿首

荣禄倾陷沈桂芬

沈文定在枢廷最久，兼管译署，值外交艰棘之秋。日本侵我琉球之案，俄罗斯还我伊犁之案，台臣讲官交章论列，咸咎总理衙门之失机。文定承文文忠、宝文靖后，一意持重。东朝惮于发难，德宗正在冲龄，不得已之苦衷，固不能归罪文定一人也。其持躬清介，为同朝所无。外吏馈赠，多却而不受。所居东厂胡同邸第，门外不容旋马。入朝从未乘坐大轿，与后来风气迥不侔矣。

然其官户部时，以持正几为荣文忠禄所倾。厥后文忠入政府，孝钦显皇后恩礼有加，后亦稍稍恶之，尝因病请假。比疾亟，孝钦一日语善化曰："荣禄用心太过，有时有偏处，我从前几受伊欺蒙。"善化因从容请太后详言之，太后曰："荣禄在内务府时，屡言沈桂芬之坏

处，且言不将沈桂芬调开不好办事，吾亦疑沈桂芬太迂谨。一日贵州巡抚出缺，适沈桂芬未入直，我有旨放沈桂芬为贵州巡抚。而宝鋆、李鸿藻坚不承旨，谓本朝从无以军机大臣、尚书出任巡抚者。沈桂芬在军机多年，并无坏处，臣等皆深知之。如太后不收回成命，臣等万不能下去。碰头者再，我乃允许之。此事实为荣禄欺我也。"善化尝与荣泛论旧日枢臣，荣颇诋吴江。甚矣，大臣之忮刻也。

崇绮等谋废立

崇公绮谢病不出者二十余年，己亥有旨将召用，日与静海相国密谋废立事。一日相约至荣相宅，荣直枢廷未归，二公坐以俟。荣相归，二公袖一稿，以东朝有废立意告荣，且援汉霍光事相证，冀荣赞助之。荣曰："此何等事，而两君卤莽为之乎？且不虑外人干涉乎？"二公意未已。荣遽拂衣入内，二公乃踉跄去。其后，庆亲王以李文忠询各国公使语上闻，此议始寝。

载　沣

今上宣统之初，以醇亲王载沣为监国摄政王。所有摄政王礼节，经廷臣会议，奏请奉旨准行，凡十六条。府第定于西苑中海，划出集灵囿一带，并于三所（即阿哥所）作为平日休息之地。命铸金章，钤于谕旨。

召见枢臣赐坐

自十一月二十一日起，即在养心殿召见枢臣赐坐，惟梁敦彦不赐坐。召见毕即看书，至懋勤殿选用书籍。

隆裕与宣统

隆裕皇太后移居长春宫东暖阁，上居西暖阁，便于照料。俟召见事竣，上仍至养心殿传膳休息。两宫甚为亲爱。

光绪临终奇兆

景庙上仙之前数日，忽命匠人将瀛台旧设之机凳锯其足若干寸，语侍臣云："将为若辈之用。"顷召见，礼节例需用矮凳，一时未备。惟内务府大臣知前日之事，猛忆及之，遂取以应用，亦奇兆矣。

扃鐍留中密摺

孝钦显皇后训政时，凡臣工密奏留中者，扃鐍数箧，其钥匙自带，嗣于病中付隆裕皇太后收藏。顷已由摄政王请钥匙下，将于暇时一一披阅。另备二箧，存储近日要件。其钥匙，亦自行佩带云。

李文田疏请起用奕䜣

顺德李文诚公于光绪二十年七月顺天学政任满还直南斋。时边事日亟，公与同直陆公润庠、张公百熙、陆公宝忠，联衔奏请起用恭忠亲王，略曰：

倭患之贻误于前日者不足言矣，此际前茅失利，藩篱全溃，疆臣无囊底之智，当轴穷发踪之方，上无以酬浩荡之施，外无以塞台谏之劾。推原其故，毋亦当国者处疏远之地而怀疑畏之罪也。夫同一李鸿章，何以前时所向有功，今日一筹莫展？同一倭国，何以往时犯台湾而不利，今日战高丽而无前？外朝诸臣皆病政府非才，不知以今日事势揆之，固然其无足怪也。夫以礼亲王世铎之才思平庸，其不足以驱驾李鸿章亦明矣。领袖如此，余人之退听者可知；政府之执政权者如此，总署之禀承政府者又可知。一旦事会艰危，计维仰禀宸谟，规避担荷，救过不暇，何论立功。此次军务，遂至仰烦宸廑，添派大臣会议。夫既增派，则政府安用？政府尚不足恃，会议又安有权？无惑乎其无功也。疆臣视政府为避趋，政府又听疆臣为进退，两相推诿，即互相贻误。究其用意，避处分焉而已。一归宸断，庶隐然自立于无过之地，纵有降谪，为罪亦轻。此其为计甚工，而不知国家已阴受其病也，然而势使之然也。

夫事势至今日，无人不知恭亲王之当弃瑕录用矣。然而政府不敢言，前日不言而今言，是自求祸也；外廷不敢言，以为言之未必用，且罪在不测也。夫时事至艰危，而犹避不测之罪，是国家养士终无食报之日也，养士又安用哉？

夫恭亲王之过失，自在皇太后、皇上洞鉴之中，臣等亦无劳多渎矣。特念咸丰末年，时事之难有逾今日，计其才具，在当日实收指臂之助。揆以当日之成效，责以今日之时艰，或冀一番振作。若虑不堪任使，再有负乘，则以皇太后之圣明，臣知其不敢再负圣恩，自速官谤。臣愚以为今日者，允宜开张圣听，豁除瑕纇，庶收其识涂之效，以赎其往日之愆。如得请于皇太后，则国家之福实式凭之。

《语》曰"君子不施其亲"，又曰"故旧无大故则不弃"。其于今日事理，若合符节。《诗》曰"发言盈廷，谁敢执其咎？"今枢廷无执咎之人，而筑室有道谋之患。岂发言盈廷，无一人能决是非，足以启圣心而赞庙谟者，臣实耻之！臣实痛之！计皇太后、皇上圣虑崇深，未必不曾纾宸眷。但早收一日之用，或早成一日之功，宇内生灵免于涂炭，其有系于亿万年丕基之远者，实非浅鲜。若迟久后用，无论挽回非易，一经败坏，方议拯救，纵使及事，所伤实多。

疏且上，公虑天威不测，愿独受其咎，摺末有"臣文田主稿"语。陆、张诸公固不许，乃删之。

书御称旨，由是廷僚交章奏请者踵相接。九月初一日，恭亲王遂以管理海军大臣督办军务，节制前敌诸将帅。逾月，复入军机。

张之洞电驳更张官制

光绪季年创行立宪，议改官制，枢臣颇主其说，张文襄驳之。电文四千余言，中间"无事自扰"数语，意盖有所指。乃未几而九年筹备章程出，文襄入枢府年余，寻以疾薨于位，而世变已不可究矣。读此文有余恫焉。

议改外官制事，敝处昨电复京师，录稿奉览，其文

曰：

效电悉。愚绎谕旨，以定官制为立宪预备，则此次官制之应如何改定，自以有关于立宪之利害为主。其无关宪法者，似可不必多所更张，转致财力竭蹷，政事丛脞，人心惶扰。考各国立宪，本指不外乎达民情、采公论两义。此二事乃中国圣经贤传立政之本原，唐、虞、三代神圣帝王驭世之正轨，心同理同，中外岂有殊异？圣谕剀切深厚，自应切实筹议推行。谨分条奉复如左：

一、设四乡谳局、议事员、董事员。详读尊电各条，惟设乡官，设议事会、董事会两法有关立宪本意。窃惟中国风尚，乡绅自爱者，以不管公事为有品。或遇有关利害安危大端，偶一任之，或必须地方官敦请，始来与议。其平日自愿管地方事者，及好管地方琐细事者，多非端廉之士。若概名为官，必不免徇私作威，包揽利权，吓诈乡愚，抗扰政令诸弊。故四乡分理细故词讼之乡绅，不宜名之为官，只可同为乡长，若当日团长、团总之例，亦不宜袭日本分区之制，名为区官。查咸丰、同治年间，发、捻为乱，皖、豫、山东及直隶南数府，处处办团，流弊滋多。除黔团通贼谋逆，如苗沛霖之类不计外，即不为匪之团，亦多有抗粮、抗案、擅杀、寻仇诸弊。幸官军剿平发、捻，诸团或惩或散，始渐敉平，今岂可导之使乱。至议事、董事两会，未尝不可设立，但一须正其名义，二须定其权限。名义者，只可名局，不可名会。查各省府县多有绅局，或主捕盗清匪，如广东之安良局、沙田局之类；或主筹费济公，如四川之三费局、伕马局，陕西、河南之车马局之类；此外，堤工、善举各局，所在多有。名沿其旧，则不僭不骄，屏去会名，使不至为江湖会、联庄会、三合会、哥老会各种作乱之会匪所影射，此名义也。权限者，议事之员但许有议事之责，不予以决断之权。其议决之可否，悉由官定，以审度其可行与否。至董事之员，只可供地方官之委任调度，不宜直加以辅助地方官办事之名。若权限逾分，必致官为董制，事事掣肘，虽有地方监督之说，徒存虚文而已，其为害殆不可思议。故议事之员，能议而不能决；董事之员，宜听官令而不宜听绅令，此权限也。尊电因拟裁知府，故未言及府城之议事、董事各员。兹鄙意拟请仍留知府，则府城亦应照州县办法层递设立，议事局、董事员，其权限亦与州县之绅董同，以总达各县之民情，供知府之委任。惟分理各乡谳局之乡长，及议事、董事之员，须由本县人公同推举。其推举此各项绅董者，必须家有中人产业而又素行端谨者，方许列名为推举人，由官选定派充禀报。如官派不公，准其赴省控告；民举不公，准本县官停议另举。如此，则民情可上达，公论可上闻，而纪纲等级尚未废弃破除，绅谋官断，互相补救，似与朝廷勤求民瘼之意相合。俟行之十年以后，学校日增，士民智识日开，道德日进，设有嚣张恶习、狂悖言行，随时训导儆戒，俾其道德之效，不致为犯上作乱之行，其智识之效，能谙习一乡之情形，明晓全国之大势，并能通知中外交涉之大端，国家政事兵事之梗概。究其要归，必其智识不离于道德，尚武不越乎法律范围，方为合格。届时体察，果能臻如此之程度，再议立宪之大举，自然有利无弊。若十年以后，人民道德未能尽纯，智识未能尽充，则尚须从缓。仅照以上所言，各府县分设乡长，分设议事、董事各员，官绅互相维持策勉，亦足以破壅蔽，杜偏徇，察穷檐之疾苦，采岩穴之良谋，尚不至大有流弊也。

一、议改州县之制。考本朝沿明制，州县分三等：曰繁、曰中、曰简，本有等差，与汉、唐县官之制大同小异。今欲重其品秩，而又分为三等，则大县称州，中县称厅，小县称县可也。盖外间同知称厅，理民通判、理苗分防州同州判，民间亦称厅，似体制较州为稍逊。至废去知府而令大县称府，则似有未安。各省幅员辽阔，轮舶罕通，每一府所辖少则四五县，多者至十县。各县距省遥远，极远者至二三千里，赖有知府，犹可分寄耳目，民冤可伸理，灾荒可复勘，盗匪可觉察饬缉。若尽归省城考察，岂能遍及？待该县禀报至省，祸乱已成；控告到院司，民命已毙矣。故裁去知府一说，万分窒碍，势有难行。称府而无属县，名义亦难解。似不必蹈袭日本之故套，以东京、西京、大阪三处专名府也。既有属县，则事繁体尊，附郭之首县不宜裁矣。至每州县各设佐治官，分掌财赋、巡警、教育、监狱、农工商及庶务，甚为有益。惟员少不足济用，禄少不足养廉。员多俸厚，经费太巨。今日州县之俸，大率因处分被罚；其养廉，亦多司库因公款扣抵，不能全领，安有余力巨款，为新设之州县佐治官筹俸廉哉？似宜听州县量力延访委员，较为可行。

一、议改省城院司各官之制。第一层办法，诸多不便。院司合为一署，同画一稿，定时入署一节。晷刻有限，必致草率敷衍，一也。京城每一部皆一类之事，然且每司各自有印，各自有稿。若一省督抚及各司道，则兼有各部之事，若并为一署，无此广大廨舍能容许多官吏，能存许多案牍，二也。近因患责任不专，故督抚只留其一，今设两丞，岂不又添两巡抚乎？定多牵掣推诿，三也。院司局各有等级，各有责成，各有印信，能自行文牍。其间交驳异同，亦可收匡助之益。即有谬误，责有攸归。倘并为一稿，必仍是一人作主，若督抚骄矜，则两司徒画黑稿；若两司跋扈，则督抚只如赘瘤。六部堂官虽多，仍是一人主稿先行。东三省事务较简，岂能以例内地。外省衙参之期，司道公见，不过略谈大指，并不能立时筹定办法。大率有重要事，必须与司局著重之一二员或二三员，便坐燕见，或至日晡，或至夜分，纵谈深虑，反复筹思，乃能筹定一议。即京都堂司商榷要政，亦都是司官赴宅内详陈密谈，乾隆以前名臣皆是如此。若到署片刻，不查案，不思索，恐未能遽筹得至当不易之办法，四也。至于府县文牍直达于省，由省径行州县一节。查照例，公牍无论上行下行，乃是层层递转。若紧要事体，州县一面径禀督抚，一面分禀司道局府，谓之通禀、通详，督抚亦径批札州县。军兴以来，此类甚多，至今犹然，不患不能直达也。至每省设

高等审判厅，行政、司法各有专职一节，尤所未喻。一省之中，臬司即是高等审判厅矣，另设一厅何为？若谓臬司是行政之员，须另有司法之官，则臬司问案拟罪，仍须督抚核批；达部者，须督抚核转，总须俟部复始定。然则臬司及督抚，即是司法之行政；刑部，即是司法矣。何必剿袭东语，多此纷歧哉？传闻献议者，并有拟由高等审判厅以直达法部，督抚但司检察、不司裁判之说，不胜骇异，想贵大臣未必允行。假使万一采用其言，则以后州县不亲狱讼，疆臣不问刑名。昔孔圣知本，专论听讼；鲁庄胜齐，惟恃断狱。若州县不审判，则爱民治民之实政，皆无所施，以此求治，未见其可。且外州县距省或数百里，以至二三千里，若裁去知府，则冤狱偏断何处申理，小民寻常讼案亦必将卖产为资赴省上控，即使省控，而督抚臬司亦不能审判，仍须取决于法部、理院。夫老弱穷嫠，安能奔驰数千里而京控乎？京师部院能日讯全国数千万起之讼案乎？假如文武官吏有犯，而督抚不能审判，何以号令属官乎？第二层办法，似尤多窒碍之处。民政以警察为大端，乃臬司分内事，何以不属臬司而属藩司？理财乃藩司分内事，何以不属藩司而又别立财政司？且通省财政，关系极重，而秩视运司，转较学、臬为小？即如现在藩、学、臬、运、粮、盐、关、河，权限本自分明，不相淆混，乃亦议改变，则尤可不必矣。若知府一官，鄙见必须留之，不宜裁撤，因其去民较近，辖属较小，可为院司分任考察。

既留知府，则巡道似可裁撤。惟各省设巡道之本意，大率以兵备为主。前三十年军务、近二十年教案等事，则道员之责较重，取其官阶较崇，调遣武营较易。故地理学家之要诀，须先将一省各道之疆域分清，则一省之形势脉络了然于胸，此可知前人建设巡道之有深意、有关系矣。至知府职司，如所属州县钱粮奏销，灾荒蠲缓，私谳审转，州县仓库交代、盘查、出结、代赔之款，皆知府考成。州县出缺，由知府委员代理，均不由巡道转详。议者或虑司之下府之上添一道员，徒多层折重复，此未知外官例章职守，道府各有取义也。至如湖北之襄阳道，则有关三省边防教案；湖北新设之施鹤道，亦专为教案边防，均甚有关系，似不应在裁撤之列。此外，即如湖南镇筸、江南徐州、河南南汝光、四川建昌、甘肃宁夏，安徽庐凤颍，此数处皆非粮、盐、关、河，然岂可无道台镇守？然则各省道员，似以不裁为尤妥。在省之官，除藩、学、臬三司仍旧不改，三司之外，尊电拟留粮、盐、关、河四项道员。惟既不分巡，则道字之名义不协，此四项拟改名为参政，秩从三品；此外紧要各局所，视该省必需者留之，不必各省一律，该局总办似名为参议，秩正四品，以裁缺道员及候补道充之。盖前明官制，外省本有参政、参议、副使、佥事之属，正是两司副贰，今设此以为知府升转三司之阶，庶免过于躐等。若不裁巡道，则一切名目可仍其旧矣。

抑更有进者，既设议事、董事之绅，又增佐治之官，则州县应议应办之事日多，各种治理皆赖财用，学校、警察、农商工业、河堤水利，凡一切厚民生、捍民患之事，非财不济。各国制度，皆分国家税、地方税两端，断宜划分酌留，不致竭泽而渔，庶教养诸政可以实行，此方是立宪要义，爱民真际。应请贵大臣于此项一并议及，是所感幸。

总之，今日预备立宪，只须合立宪之用意，不必求合于海外立宪国之官制。大抵中国疆域广大，数倍于东西各国，而轮船、火车、电线通者什一，不通者什九。且立国之本原，历代政体相沿之成局，国民性情之利病，目前国家之实力，中外各自不同，岂能事事强合？况君主立宪之国，惟日本与德为然，故论者谓中国立宪宜仿此两国法。德与日之官制曷尝相同哉？请检考之可悉也。

窃惟今日国事多艰，宵旰焦劳，贵大臣公忠体国，故求治之心不自觉其过亟。特是度德量力，善俗以渐，经典明训；用法宜得法外意，史册良规。方今天灾迭乘，民穷财匮，乱匪四起；士气浮嚣，外省之学堂，无不思干预公事，攘取利权，海外之学生，尤为狂妄，动辄上书政府，干预朝政，凌辱监督，横索钱财，电致本省督抚，诋斥地方官，及加查核，十无一真，其悖谬情形，罄牍难书，而待举之新政甚多，州县外受督责，内忧赔累，疲于奔命，无米为炊；督抚支左绌右，救过不遑，但能抚绥镇遏，平静无事，已自不易。若改变太骤，全翻成局，需费太多，课虚责有，不惟官吏耳目眩惑，无从措手，权力改变，呼应不灵；窃恐民心惶惑，以为今日即是官民平权，刁民地棍借端鼓众，抗粮不完，厘税不纳，缉盗匪则抗匿不服，筹赔款则抗欠不交，传讯不到，断案不遵，一切纪纲法度立即散乱逾越。国纪一失而难收，民气一纵而难靖，恐眉睫之祸将有不忍言者矣。

昔唐贤有云："天下本无事，乃庸人自扰之耳。"洞窃以为不然，无事自扰，尚无大害；若方今四海有事之日，再加之以扰，则不可支矣！且庸人安能扰天下？惟才敏气盛急于立功名之人，察理不真，审势不明，贸然大举，乃能扰天下耳！宋王安石岂庸人哉？洞近年以来，于各种新学新政提倡甚力，倡办颇多，岂不愿中华政治焕然一新，立刻转弱为强，慑服万国？第揆之民心，衡之物力，实不宜多有纷更。

官制各条，以洞愚见论之，似不尽与立宪关涉。窃谓宜就现有各衙门认真考核，从容整理，旧制暂勿多改。目下先从设四乡谳局、选议绅、董事入手，以为将来立宪之始基。如能实力奉行，此尚是达民情、采公论之实际，亦可稍慰环海望治之心。至目前民生困穷，动辄思乱，欲求养民生、感民心之术，则以少取于民为先，多兴实业次之。练兵虽要，尚不如安民得民之尤亟。宪法精意，总不外好恶同民耳。

总之，立宪本义在于补救专制之偏，日本立宪之要语，曰"万事决于公论"。果能事事虚衷咨访，好恶同民，虽官制仍旧，无害其为立宪政体；如不能集思广听、事事皆为国民公益计，则虽尽改照日、德官制名目，仍无解于上下之睽隔、民情之困苦怨咨也。贵大臣所议，似宜慎重图维，博采周谘，然后奏请施行，方于立宪体

裁有合。

洞衰病迂庸，愧无奇谋速化耸动四方之策。承问奉复，曷胜惶悚，幸惟裁察。如有管见，容当续陈之。洞肃洽。等语。祈赐教。洞。啸。

张之洞因遗摺而改谥

张文襄公遗摺为陈仁先侍御曾寿属草，陈弢庵阁学宝琛润色，而公于枕上改定之。中有云："臣平生以不树党援、不殖生产自励。他无所恋。惟时局艰虞，未能补救，累朝知遇，未能仰酬。将死鸣哀，不敢不摅其愚，泣陈于圣主之前。当此国步艰难，外患日棘，民穷财尽，百废待兴，朝廷方宵旰忧勤，预备立宪，但能自强不息，终可转危为安。伏愿我皇上亲师典学，发愤日新。所有因革损益之端，务审先后缓急之序。满汉视为一体，内外必须兼营。理财以养民为本，恪守祖宗永不加赋之规教。战以明耻为先，毋忘古人不戢自焚之戒。至用人养才，尤为国家根本至计，务使明于尊亲大义，则急公奉上自然日见其多。方今世道凌夷，人心放恣，奔竞贿赂，相习成风，尤愿我皇上登进正直廉洁之士；凡贪婪好利者，概从屏除。举直错枉，虽无赫赫之功，而默化潜移，国家实受无穷之福。正气日伸，国本自固。凡此愚诚之过计，皆为圣德所优为。倘荷圣明采择，则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下略）先一日，已拟定特谥文忠或文正。比遗疏上，以"不树党援、不殖生产"二语触某邸之忌，临时忽易前议，改谥文襄云。

贡院石刻

京师贡院聚奎堂壁间，石刻明万历庚戌取士诗七律一章，耀州王图作。王字则之，官侍郎，万历三十八年主会试，见《明贡举考略》。天启四年，其子淑卞亦主试，和原韵附刻于石。阅三百年，片石无恙。自来主乡会试者多用原韵赋诗相赠答。光绪辛卯乡试，余充同考官，副主考徐寿蘅侍郎树铭有诗，余和诗四章。越九年，庚子之变，八国联军入城，其后借河南省城举行乡会试。又至丙午，而科举废，贡院鞠为茂草矣。

状元大学士

本朝以一甲第一人位至大学士者：聊城傅以渐、武进吕宫、昆山徐元文、金坛于文襄敏中、会稽梁文定国治、韩城王文端杰、大庾戴文端衢亨、吴县潘文恭世恩，至光绪间，南皮张文达之万、常熟翁同龢、寿州孙文正家鼐、嘉定徐郙、元和陆润庠，凡十三人。

不开东阁四十年

道光间，东阁大学士王公鼎病卒，遂不复开东阁。至光绪十年，左公宗棠授东阁大学士，盖相距几四十年矣。

长沙抢米风潮

长沙王益吾祭酒先谦，自江苏学政告归，即不出，著书满家，不与外事。新学盛行，独持正论，致遭时忌。

宣统二年春，省城米价腾贵，群情汹汹，当事者措置弗善。巡警道赖承裕出南门弹压，被众攒殴，营官杨明远救之入城。城内外痞徒麇集，哄于巡抚署。岑抚惧不敢出，众益骄，聚者益多，乃斫旗杆，毁辕门，以洋油泼大门纵火焚大堂。卫队发枪伤人，各大街皆罢市。各官吏及绅士皆集于抚署，布政使庄赓良等步行劝开市，众稍散。巡抚上疏自劾，遽以巡抚关防授庄布政。布政不察，辄用关防钤告示，而自称护理巡抚，时并未奉旨也。

总督瑞澂恶湘中三司之不先电闻也（按察周儒臣已与庄布政拟电驰告总督，而庄年老，回署后忘之），又中谗，迁怒于湘绅（湘绅黄自元等电总督，请以庄布政为巡抚，总督遂怒）。疏劾官绅若干人。而王祭酒以电文中首列名，遂遭严谴，奉旨降五级调用，孔宪教、叶德辉、杨巩皆革职永不叙用，德辉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巡抚岑春蓂、布政庄赓良、巡警道赖承裕皆革职，按察周儒臣革职留任，长沙府知府，长沙、善化二知县，并革职留任。

方事之起，一面安抚，一面查拿肇事之人，尚易结束，曾不意酿兹大狱也。

谢维藩

巴陵谢君维藩，字麟伯，壬戌翰林，慷忾尚志节，官编修。时值畿辅水灾，两上疏谏大婚縻费，请节用以赈饥民，语切直，上优诏答之。官山西学政，复屡疏言边事。戊寅岁饥，集同志设厂为粥以食饿者，日徒步骄阳中，怀胡饼数枚自啖，遘疾遽殁。顺天府尹上其事。诏以生平善行载本籍志乘，盖异数也。其友丹徒陆襄钺刻其诗，曰《雪青阁诗集》，南皮张尚书芗涛先生将辑其诗，与皋兰吴柳堂、仁和家子俊两先生诗，合之为《三良集》。

湖北三御史

屠仁守字梅君，湖北孝感人；吴兆泰字星阶，湖北麻城人，皆由翰林官御史。屠以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上疏，请皇太后收回成命，仍前听政，懿旨严责，交部议，革职。吴于十六年九月疏请停颐和园工程，奉旨交部严议，亦革职。两御史皆湖北人，又先后居虎坊桥东阡儿胡同。又十七年二月，御史高燮曾请行日讲，奉旨驳斥。高，亦湖北人。

黄国瑾诗谶

法源寺僧静涵，自画小影，遍乞公卿名流题咏，常熟翁尚书、吴县潘文勤、南皮张尚书、丰润张幼樵副都、贵筑黄再同编修诗皆有诗。再同诗中一联云："白怜僧鬓垂垂短，红妒花颜岁岁妍。"颇寓伊郁之感。未几奔其尊人子寿先生之丧于武昌，遽以毁卒。讣至京师，同人于法源寺为位而哭之，余亦与焉。重展旧题，可胜怅惘。编修尝读书寺中，其西偏室三楹，榜曰"书龛"，再

同手书也。

接场轶事

旧例,殿试收卷官在保和殿左门外收卷。试日,京朝官有朋好与试者,得衣冠人,于收卷官案头请观试卷,名曰接场,相沿久矣。光绪癸未榜发,山东陈冠生冕书名重一时,宗室意园祭酒最器之,以大魁相期许,陈亦自负不作第二人想。接场日,祭酒偕志伯愚、张延秋、梁节庵诸人往观陈卷。众皆称赏,祭酒忽唶曰:"误矣,策中'诏'字何单抬耶?"陈妇翁廖侍郎趋视,大骇,遣人觅陈,已出矣。祭酒乃奋笔于"诏"上添"特"字,侍郎揖之而出。比传胪,陈卷果第一。而其事颇喧传,台官有上言一云殿试关防不密者,于是奉旨自后由监试王、大臣于殿上收卷。丙戌,余应殿试,即在殿上交卷,见监试王、大臣于卷尾画押,始退出,自是接场之风息矣。

梁鼎芬诙谐

是科殿试读卷大臣复命,折弥封,第二名宗室寿耆。慈圣谕诸臣曰:"宗室曾得鼎甲否?"副都张佩纶对"蒙古崇绮得状元,汉军杨霁得探花,今宗室得榜眼,可谓熙朝盛事"。谕曰:"既如此,即定寿耆第二可也。"时副都眷倚方隆,奏对尤敏。意园祭酒盛称于梁节庵,节庵曰:"不然,倘我得奏对,寿子年必不得矣。道光戊戌,宗室灵桂列一甲三名,成庙谕曰:'我家子弟不必与寒士争此一名。'乃改为第四。"节庵熟于掌故,好诙谐,尝以之语余云。

庚子乡试

光绪庚子乡试,各省简放正副考官,寻以拳乱停止考试者十一省。考官多中途折回,或赴行在,或留止他省。迨十月行在简放学政,其前放考官折回者得十一人。予子士鉴,先充湖北考官,未出京,随扈赴行在所,亦同时拜命。明年辛丑六月补行乡试者五省,则甘肃、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也。

陆襄钺持正

陆吾山观察襄钺,以副贡生入赀官于汴,累擢至开归道,以廉直名于时。丁忧起复到京。向例,丁忧实缺道服阕,吏部奏闻,遇有道员缺即蒙简放。会有人言吴清卿中丞请尊崇醇亲王典礼疏出观察手,枢廷诸公知之,东朝亦有所闻。越年余,屡有道缺,而简放未及,乃归陕西。迨庚子两宫西幸,驻跸西安,观察以在籍道员随同迎驾,姓名得达天听。而观察自官牧令至河道,有贤能声。辛丑夏简浙江粮储道,一日有内监某至其家,以仆某荐,观察谓内监不当与官僚接,以义折之,内监乃夺气去,亦持正之一端也。

北京于谦祠

崇文门内裱褙胡同,旧有于忠肃公祠,初名忠节祠,即公故宅为之者,见《人海记》。岁久祠废,沦为民居,小屋数椽,俗呼为土地祠。宗室伯希祭酒盛昱,居第在裱褙胡同;稔知其事。同里金忠甫、濮紫泉两前辈商之祭酒,清厘故址,凡民居占住者量给赀令迁让,于是祠址复完。鸠工庀材,重建祠宇,奉忠肃神位,以岁二月设祭,合郡人咸莅。别建屋二十余楹,为杭郡人应乡会试者栖止之所。其地距贡院近也。

京师全浙会馆

土地庙斜街全浙会馆,旧为吾乡赵天羽先生吉士故宅,康熙间捐作会馆,雍正十二年重修,有李敏达卫、陈文简元龙二碑(李碑,周景柱书;陈碑,许王猷书)。碑云:赵公归里后,为豪强者攘踞为己物。先生之孙鹤皋,走京师讼之官,不得白,乃捐白金三千赎还。其后一被火厄,一为地震,修甍画栋荡为榛墟。少詹姚君圣湖、孝廉潘君荆山有志修改,值敏达入觐,捐俸为倡,两浙搢绅共输金成之。其旁辟室数楹,俾僧静山居之。更百余年,屋舍倾圮,公车来者不复僦居。光绪十六年,乡人于南首隙地重构屋宇。最后一层曰"景贤祠",仍旧额也,中祀赵先生及李敏达、陈文简、清恪四公。其新构之屋曰"拄笏轩"、"绿天深处"、"紫藤精舍",皆赵先生旧题。

按《杭郡诗辑》赵先生小传云:"其地即月张园故址,先生筑寄园以居北游者。"吾师瑞安黄漱兰通政撰联云:"枌乡萃吴越英华,各励脩名,敢道人文甲天下;槐市继朱查觞咏,重新别业,恰逢春闰似当年。"昔竹垞移居下斜街,初白赠诗,有"最爱今年春带闰"句,是年亦闰三月,故云。青田端木国瑚尝居藤舍注《易》,见《太鹤山人诗稿》。

京师武林会馆

京师武林会馆在长巷二条胡同,创自前明。康熙六年重修,有碑记其事。有扁额四:一曰"德音堂",黄文僖公题;一为御制千叟宴诗,乾隆五十年正月赐州同加一级温世爵、刑部司狱范绍庆;一探花沈清藻;一会魁诸以谦。其初闻为绸业公所,其后馆役孙玉私售器具,并出赁收其租金,历年久,几无过问者。同治二年,京官呈请中城御史查拿清厘,仍归入会馆。光绪四年,以其地僻远,乃售去,得白金二千两,别购市屋收租息,以佐会馆之用。越数年,复于崇文门西城根购阿克丹侍郎旧宅,为仁钱试馆。光绪庚寅会元夏曾佑、壬辰榜眼吴士鉴,皆寓试馆闻捷音者也。

藤　花

京师杨梅竹斜街蕴和店,旧为梁文庄公故宅,中有藤花厅,昔日文庄游宴地。读海昌祝止堂侍御感赋长古,有"主翁一旦骑箕去,折券千缗他姓据"之句,似文庄薨后即已易主,可想见文庄清节矣。又汪文端公第藤花最盛,今则时晴斋故址无从指识。惟朱竹垞检讨海波寺街古藤书屋,二百年来屡易主人,而藤花老本故

犹存也。

京师陶然亭

京师陶然亭在黑窑厂南慈悲庵内，康熙间江郎中藻所建，取白香山诗“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之句以名之，又名江亭，士大夫宴集胜地也。曹习庵学士诗“穿荻小车如泛艇，出林高阁当登山”，情景最合。庵内有辽寿昌五年、金天会九年石幢各一。

卷　三

丁澎谪居轶事

吾乡丁飞涛先生澎，又号药园，与仲弟景鸿、季弟潆，皆以诗名，世号三丁。先生成进士，官礼部郎中，时方册立西宫，念无娴典礼者，调入东省，兼主客。主客，即古典属国也。贡使至，必译问主客为谁？廉知先生能诗，以豹皮美玉赂吏人，吏人窃药园诗畀之。归国，长安搢绅以为荣。以事牵累，谪居塞外。崎岖三千里，邮亭驿壁，读迁客诗大喜，后车妾亦喜，曰：“得非闻中朝赐环诏耶？”曰：“上圣明，赐我游汤沐邑。出关迁客皆才子，此行不患无友。”渡辽海，望长白，诸山上人以鱼为饭粮，尽辄苦饥。河冰合，常不得汲，樵苏不至五日，爨无烟，取芦粟小米和雪啮之。日晡，山鬼遥啼。夜闻扣门声，童子从隙窥之，虎方以尾击户，先生危坐自若。岁尽无钱，磨墨市上书春联，儿童妇女争以钱易书去。居东冈，躬自饭牛，与牧竖同卧起，暇辄为诗，温厚无迁谪态。国子藩公闻其名，礼为上客。凡五载，始得归。见林璐所撰外传。先生诗名，人人知之，此其谪居轶事也。

周霅逸事

周西坪修撰未第时，大司寇励公廷仪延之入幕，以石门逆书案属为勘核。修撰得迹涉株连者二十四人，力请除名。励公意不谓然，修撰曰：“圣主好生，岂嗜多杀，烈风雷雨，必不终朝。”因拟为奏对，而二十四人者竟得免。

后督学陕西，有妄思夤缘私讽家奴通款者，修撰既惩其奴，而悯考生之愚，思曲宥而明儆之。覆试诸生日，设瓷碗公案上，注水满之，召其人捧而掷诸堂下。其人愕然，乃语之曰：“尔惜之乎？尔身之弗惜，而惜此区区者乎？”卒使掷之，复语之曰：“一经败坏，能复全乎？吾与尔犹是也。忘身徇贿，其可乎？”其人免冠谢，涕泣悔罪，遂宥之。

石　交

王礼堂树，隐居北郭，有米南宫癖，收藏奇石甚富，因自号曰石交。选其尤者七十有二，梁山舟侍讲书“七十二峰阁”额以贻之。后又得倪文贞公《石交图》，喜其与己字合，悬之阁中，复摹镌之。今石归余家，庋之峭茜廊，以廊外有巨石，上镌“峭茜”二字，不知何人题也。

田　居

龚蘅圃侍御翔麟，罢归清贫，居张驼园，自号田居，王石谷为作《田居图》。其先，居横河沈氏庾园。园有玉玲珑石，宋宣和花石纲之遗也。道光间，园归沈莲叔拱宸，同治间归周琳粟家勋。石故无恙，余尝徘徊其下。旁有白皮松，亦百年物也。

大侠裘信甫

南浔庄氏私史之狱，钱塘陆丽京、仁和范文白、海宁查伊璜，皆牵连被逮。丽京弟梯霞，脱身北走，投其从舅氏裘信甫谋申救。信甫，长安大侠也，叹曰：“酷哉此祸！顾前者投牒诉诬，沉阁不上，奈何？”丽京至都，复解浙候鞫，而捕梯霞严。梯霞间道归，自诣狱，父子兄弟仆从妇女百余口相向哭，而裘信甫已阴以实情别白黑输要路，内外无一人知者。比录囚，呼名共二十一家，长刀邀遮，颠踣入市，陆、范、查三家竟获免。及信甫死，梯霞为制服三年，泣语子弟曰：“微舅氏，尔曹皆黄沙白骨也。”世盛称吴六奇脱伊璜于难，而裘信甫事罕有知者。

郁氏东啸轩藏书

吾杭藏书家，若赵氏小山堂、吴氏绣谷亭、孙氏寿松堂、汪氏振绮堂，海内无不知者。至如乾嘉之间，旧家遗俗，率好储书，而名不显著者尚多。如东城郁氏礼，字佩宣，号潜亭，钱塘诸生。家素封，藏书充牣，潜亭又增益所未备。时小山堂书已星散，所余残帙尚多异本，潜亭悉力购之。所居骆驼桥，去厉征君樊榭山房一里而近，传钞秘册尤夥。征君殁后，其家出所著《辽史拾遗》手稿，要索厚价，久之不售，潜亭以四十金购得之。中间尚缺五十叶，百计求之不得。鲍廷博以文偶步至青云街，见拾字僧肩废纸两巨簏，检视之皆厉氏所弃，征君手录《辽史拾遗》稿本在焉，亟市归授佩宣。棼如乱丝，一一为之整理，闭户两月，缀辑成编，适符所缺之数。藏书之室曰“东啸轩”，轩额为董香光书。庭中古桂二株，相传明万历间所植，交柯接叶，清阴覆檐，室中牙签万轴都成碧色，潜亭晨夕校录于其间。百年以来，沧桑几易，东城郁氏子姓寂寥，里中故老无复有知潜亭其人者。吴中叶鞠裳侍讲《藏书记事诗》载佩宣事颇详。

梁履绳玉绳兄弟

雍乾间，钱塘梁氏勋阀既显，门才极盛，而以文庄公孙履绳、玉绳弟兄为尤著。

履绳字处素，号夬庵，于诸经中尤精《左氏传》，尝镌小印，文曰“臣有左传癖”，撰《左通》若干卷，析为六类：曰广传、曰考异、曰补释、曰驳证、曰古音、曰臆说。钱竹汀詹事见之叹服。中年徂谢，未及成书。补释一门三十二卷，采摭繁富，其子祖恩刊行之。

玉绳字曜北，号谏庵，著《史记志疑》三十六卷、《元号略》四卷、《古今人表考》九卷、《志铭广例》二卷、《吕子校补》二卷、《瞥记》七卷、《蜕稿》四卷，总题为《清白士集》。盖谏庵分居塔儿巷，山舟先生书"清白堂"额畀之，因以自号。每一书成，辄就钱竹汀、卢召弓、孙颐谷诸先生商榷，故舛驳绝少。谏庵寄弟处素书云："后汉襄阳樊氏，显重当时，其子孙虽无名德盛位，世世作书生门户，吾仰之慕之，愿与弟其勉之。"其风尚可想矣。

顾光有惠政

顾涑园太守光，乾隆戊午举人，以大挑知县宰清丰，有惠政，累擢广州知府，粤督某嫉之，遽引疾归。后五十余年，其邑人有礼天竺大士至杭州者，知公里居无恙，相率三十余人登堂罗拜而去。昔时人情之厚如此！仁和汤典三礼祥，为诗纪其事。诗云："山鸡爱毛羽，志士重修名，况乃为民牧，毁誉尤易成。清丰有贤宰，吾乡推耆英。忆昔漳卫水，一决连魏城，哀哉城下骨，尚带蛟龙腥，赈恤招流亡，沟壑余零丁。三上河渠书，议格终不行，纪灾泪盈纸，鸿雁同哀鸣。距今五十载，父老来西陵，自言清丰民，我曹皆侯生。侯今喜健在，侯昔何贤能。中有少年子，传闻自父兄，今幸睹侯面，恨未竹马迎。或长跽不起，或稽首阶庭，或起焚炉香，或笑或涕零。何以献我侯，紫枣杂黄橙；何以颂我侯，寿考而康宁。我公前致问，小惠何足称，无端念衰朽，而我愧益增，愿尔为良民，愿不负太平。手摩父老顶，欢爱如孩婴。出门尚回顾，观者填柴荆。允矣古遗爱，亦足验民情。民情有如此，愿共惜贤声。"太守所居在东城河侧，敝屋数楹，颜曰"河干廛"，自称河干先生。

于谦不谏易储疑案

于忠肃不谏易储事，后人争疑之。相传齐次风侍郎尝宿祠中，梦忠肃告曰："当日谏易储疏，留中不发，外人无知者。子异日入史馆，当为我表章之。"既而侍郎果直禁廷，与修《明史》，遍检前明档案无之。余姚邵二云先生习闻其语，入馆后留意搜访，最后于通政使署得当时旧册，有大学士于某为太子事一折，具载月日。数百年疑案，至是始定。惜疏稿卒不可得见。按：此事又见阮文达《研经室集》及先大父《养吉斋余录》。

东城杂记

厉征君《东城杂记》原名《城东杂录》，见《抱经堂文集》跋云："吾祖居在东里坊，其北则艮山门，其东南则庆春门，于东园最相近，桑弢甫先生之居在焉。先君子从幼往来，里人有双先生之称。后之人有续录者，亦可以为东里重矣。吾祖居，即所谓数间草堂者也。"

千字大人颂

武林卓珂月人月，崇祯初作《千字大人颂》，错综成章，甚有思理。开章云："大人御天，君子名世。立千秋基，兴诸夏利。高文起家，建景闰帝。二百余年，我皇陟位。河澄宝出，凤举毛从。虞云两旦，汉日再中。群黎作乂，列州攸同。"可谓高文典册。篇中："岳伯分佐，岁星可招。贡珠盈寸，舍矢五扶。投渊洁耳，何伤盛朝。帐染墨迹，帷集书囊。武功称甲，吉运始丁。诚推韩毂，令赏终缨。"语皆警策。枇字云："郁，尊黄金，膳枇素木。"枇，音匕，义取"祭用素枇也"。杷字云："姑妇任绩，夫男秉杷。"杷，田器也。

按：卓氏为塘栖望族，明季国初，门才极盛。珂月诗有刊本，他文罕见。渔洋《池北偶谈》载此一节，亟录之。吾乡罗镜泉以智，尝集自来重次千文者凡数十家，珂月作亦列其中，张仲甫先生尝为之跋。兵火以后不可复觏。

皋皋鹏鹏

家小谷太守清皋、西谷府丞清鹏，为谷人祭酒孪生子。幼时声貌无异，家人几不能辨，以羁角左右别之。祭酒封翁晚年目双瞽，两孙至前，则摸羁角呼之曰："尔皋皋耶？""尔鹏鹏耶？"年十七，同入县学。后随祭酒于扬州安定书院，命小谷与兄小酉作鲥鱼诗，小酉句云："安得万钱供箸下，却逢四月住江南。"小谷诗云："人情争染脂韦易，世味能消骨鲠难。"祭酒笑曰："大儿不脱寒俭气，要亦名士风流，八儿乃欲为强项吏耶？"一时传为美谈。

张应昌

张仲甫舍人应昌，嘉庆庚午举人，以恭缮实录，议叙中书舍人。中岁苦羸疾，不复应礼部试，惟以著述自娱。所著有《春秋属辞辨例编》八十卷、《补正南北史》、《识小录》、《国朝诗铎》、《彝寿轩诗钞》、《烟波渔唱》。同治九年，詹事府詹事夏同善、通政司副使朱智、鸿胪寺卿许庚身奏进《春秋属辞辨例编》，特蒙"耆年好学，甚属可嘉"之谕。老年子姓雕落，招嗣子嗣孙，赁屋菜市桥东，榜其门曰"家传孝友，里近忠清"。盖所居近忠清里，距吾家仅百武耳。晚通禅悦，腰脚转健，年七十余犹步登韬光，为诗纪之。

舍人清贫而性孤介。杭州东城讲舍，薛慰农太守创设，制义外兼课经解诗赋。太守去官，即主讲席，继之者为海盐张铭斋先生。先生殁，里人有言于郡守，欲延舍人主讲者。舍人辞不就，自言年衰耄，经义词章皆荒落，岂足胜讲授之任。顾家无儋石储，其嗣子云斋浼余劝阿翁勉就此席。余知不可，而云斋固以请。一日从容谒舍人语此事，舍人厉声曰："儿辈不晓事，即长官延聘，我必坚辞。必强我，当以死拒之。"余敛容叹服。时又有荐会稽李莼客来主讲者，李亦辞不就。后见《越缦堂日记》，言杭州张舍人谋此席甚力，不欲与争，此则传闻失实。舍人介节，余固亲见其事亲闻其语者，不可不为辨之也。

龚丽正鞫囚

龚闇斋观察以部曹直枢廷，屏绝华侈，退直辄闭户

读书，时人有热官冷做之诮。外简徽州知府。调安庆时，奉特旨搜捕教匪余党，皆有真姓名。安徽州县有缉获解省者，皆令首府亲鞫之。公察知累累桎梏者皆非真教党也，谓诸囚曰："予当为若辈申救之。"乃寓书大司寇戴简恪公，陈所获逆党冤诬状。戴公答书曰："此十数人者，皆上书名指拿之人，未可轻纵。"于是诸囚皆弃市。制府百文敏公以获匪案上章胪荐，列公名居首，公驰谒文敏辞官。文敏曰："尔之来，吾知其为辞保也。然安徽一省，官半登荐剡，岂可独遗首府？若以此去官，尤不可。"公曰："不去官犹可，若一条血翎子，则断断不敢受也。"文敏曰诺，遂删公名，而心益器公。明年具疏密保，寻擢授苏松太道。同官中以此案升擢赏翎枝者，三年内皆病死。公旋乞归。六十一岁时，患脾泄几濒于危，恍惚见前囚十余人至，呼冤不置，公曰："尔等之死，由某某辈邀功也，何仇我为？"曰："某某等均就冥诛矣，公许救我而不救，岂得无憾？"公曰："余上刑部尚书牍稿故在，余无力救尔等，固吾之憾也！"命家人检原稿焚之，囚遽散去，疾遂瘳。寿七十五岁而终。公子宝琦述其事，且言公七十生朝，儿孙奉觞为寿，公犹举前事为戒云。

读书人家

魏春松御史成宪，官台谏，以清介闻。尝召见，垂问家世。上曰："汝读书人家也！"御史因倩人绘图，颜曰"读书人家"，以志恩遇。晚年主讲紫阳书院，课文字外，时时以读书立品为诸生勖。先大父赠诗，有曰："平生但识忠孝字，为报门生休问奇。"

曹　籀

仁和曹柳桥丈籀，初名金籀，字葛民。少工词章，三十后一意治经，尝言治经宜先通小学。生平专精许书，于群经尤致力《春秋》，笃好谷梁家言。年五十，成《春秋钻燧》一书，多用谷梁义。著《说文订讹》稿，烬于兵，所存惟"古文原始"一卷。晚年裒前所已刻书，及乱后所作文字，汇为一编，名曰《籀书》。

道咸间居城东，地饶水竹，近南宋红亭醋库遗址，与里中诸老结红亭诗社。久之，移居皋园之西偏，颜其室曰"市隐草堂"。同治初，徙居盐桥之东贺衙巷，于宅东隙地辟小园，榜曰"卧霞"。先大父戊辰归里，丈与张仲甫、高古民两先生时相过从。余撰杖侍谈，尝呼余为小友。年七十矣，高睨大谈，意气如少年。惟喜谩骂，人多疾之。

岁丁丑，与族侄举人曹鸿藻构讼不胜，著《三世闻见录》，胪列巡抚、布、按、道、府、仁和知县、场大使诸人姓名，分为阳类阴类，加以评骘。盖以阳为君子，阴为小人也。书词拉杂，颇类风狂。于是布政卫公荣光言于抚军梅公启照，请穷治，抚军以属按使升泰。升泰饬仁、钱二县逮之。时丈已病，疽发于背，金丈曰修出为缓颊。翌日而丈遽殁。乃逮刻字匠，烬其版。抚军奏闻，褫候选训导职，以原书咨军机处备案。余时在里中，窃叹诸当事以褊衷而摧抑一文儒，殊无谓，又叹丈以经生耄年，晚而不能以道自守，卒用文字贾祸，为里党所訾，可深惜也。

谭复堂日记尝痛诋之，称为曹老人，谓其实不知学，此又文人相轻之习。丈尝入京师，年五十时，吴县潘文勤师寿以联曰："代推小学有达人，天假大儒以长日。"语极推重，盖说经治小学，文勤固深佩之也。

富阳董氏绝而复续

富阳董文恪、文恭父子，为一代名臣。文恭既正揆席，尝图形紫光阁。川陕平，赐骑都尉世职。年七十九，薨于位。睿庙临奠，御制挽诗，中一联云："但有诗书贻子侄，绝无货币置庄田。"并命刻诗墓次，以示后人。数传而后，子姓乏绝。文恭孙妇邱安人，茕茕居京邸。同治己巳南归，谒祠墓，稽谱牒，以族孙瑾承殇子继曾。后瑾有末疾，不能备宿卫，其子长龄，是为文恭五世孙，当袭世职。先大父与许信臣中丞，高辛才、濮少霞两观察，请于巡抚杨公疏闻于朝，先臣之门绝而复续。而邱安人力绵宗祏，动合礼意，亦可谓贤矣。

铁华吟社

族伯父筠轩先生自江西告归，与里中诸老结铁华吟社，起戊寅讫乙酉。湖山踢宕，余亦常侍末坐。社集以湖上为多，因于永赖祠侧遗安室，榜曰"铁华吟社"。先生自为跋云："昔童参政创西湖八社，凡南北山胜处，悉丽坛坫。吾社乃僻在一隅，隘矣！然柔舻轻舆，惟意所适，举湖山之寥廓幽邃，以供吾侪之啸咏，有日贡其奇而不竭者，是八社广而吾社未尝隘也。同社诸君抚怀往事，有内史今昔之感，谓宜署榜，以诏来兹，于是乎书。光绪十年上巳。"

王文韶

仁和王文勤公入枢府，由吴江汲引，颇为清流所抨击，寻乞养亲归。以滇案降官。服除，即家拜湘抚，擢滇督，再蒙特召，又出督直隶，未几复召入军机。庚子之乱，两宫西狩，文勤怀军机处印，单车追及至怀来，扈从入秦。自是东朝眷倚益隆，恩礼优渥。年七十七告归，命驰传归。戊申家居，闻两宫升遐，随班哭临，遂疾笃薨于里第。生平相业无可称述，然当己庚之间东朝意主废立，尝示意文勤，文勤力陈不可；庚子拳匪之讧，亦颇谏诤，几为端王诸人所诬陷，微荣文忠力保全之，亦与袁、许诸公同弃柴市矣。

余尝得文勤日记数十巨册，皆其官京师及鄂、湘时所纪，论人论事皆有识。在鄂臬、湘藩、湘抚任，公余无日不观书者，老辈固不可及。又辛未三月某日日记一则，云："郭子美军门来晤，近以省亲不先请旨，饬部议处，语次颇自儆畏。因以君父之恩、臣子之分，迎机而善道之。并为言到此地位，惟以忠君敬上，虚己下人，乃为人所不可及，若以勋业日多，兀傲自喜，便使人一览无余矣。渠听之悚然，感佩之情溢于言表。因知其

天资过人，本属一时奇杰，再能敛才就范，尤为不世之才。国家御侮需人，所贵有以善全之也。"读此数语，可想见其爱才之笃，待友之诚。

徐业钧夫妇

余从祖姑母归山阴徐公业钧，字鸿冶，以名孝廉出宰山左，所至多善政。平生笃学嗜古，尤长于诗。从祖姑母字月蕖，善度曲，兼工诗词，闺中酬唱为乐。公试京兆，从祖姑自蜀寄五古一章，公既和之，并以长笺合写寄归。公屡困场屋，尝有《下第过临邛题壁》二绝句曰云云，一自讽，一自解，胸次卓然，吐弃尘俗，宜其卒为良吏也。

叶贞甫不就胜保之召

叶贞甫丈答友人辞绝胜营谘军书云：

新雨乍晴，忻奉手教，得与诸君子赐书，并读一过。窃以为爱之太深，知之转浅；期之太厚，待之转薄。古来士大夫行止去就，视所向之枉直邪正以为断。柳下惠不易介，介之推不言禄，各行其志，良非得已。孟氏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此言可说之大人也；若不可说，则直藐之，并不必有巍巍之见存。《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此言不可事之王侯也；若可事，则无损吾志，又何必有高尚之见存？观人观己，惟慎所从。见理欲圆，立品欲方。成心不可有，定识不可无，持躬处世，俛仰乃适。今使孤云出岫，托足便非；小草向荣，屈节以就。斤斤于赵孟之贵贱，即顶上转丹，腰间佩紫，不过朝华夕落，身世浮沤已耳，是何足为荣辱哉！

至所言不能忘情，得无告者过乎！夫以觌面不识之人，有云泥相隔之分，何情之有，何不能忘之有？此中推挽固自有人，然而圣门亦仕季氏，何以费宰独辞，不强以同声之应；宰我欲穷仁者，毕竟从井不可，难罔以非道之端。区区一官，位诚卑矣，而不可卑者，气节；职诚小矣，而不可小者，器识。彼可以势焰熏灼威力制驭者，无他，人惟心目中时时有乌纱在，患得患失，徬徨于寤寐，畏首畏尾，固结其功名，斯可以受风云之叱咤，而以是为雷雨之经纶，仆则不能也。生长儒家，稍知廉耻，硁硁之见，决不可移。以故邮檄七至，封泥在完，懵不知其所言何事。

邂伽妇纵穷魔技而来，信天翁自有知命之学。彼而劾我，我不怨之；彼不劾我，我亦不德之。前则句留淇右，祢衡之刺迟通；今将长啸苏门，渊明之腰不折。青毡一片，待贾而沽，未始不可娱菽水，况贫乃士之常！年来抗尘容，走俗状，欲捧毛生之檄，依然范叔之寒，则即屠刀放下，宝山空回，尚可立锥，何愁饿莩？行素居易，此衷夷然。

蒙书来殷殷俯教，此皆爱我期我而劝我者，敢不径遂披沥，畅其所欲言；若泛泛者交，则惟谢之曰'某不敏，负明公教，自知暴弃，行当待罪皋蘢'而已。蛙蚓微吭，鸣不惊人，鸥鹭闲心，伸于知己。统惟鉴察。不具百一。

丈有才名，时胜克斋保方督师河北，欲罗致幕下，胜骄蹇慢士，丈逆知其必败，故坚不就召也。

陈　善

陈扶雅先生善，嘉庆辛酉举人，治经学，为古文辞。十应礼部试，卒以大挑官教谕。晚入汪氏东轩吟社，与先大父相酬唱。其殁也，庄芝阶舍人为之传。先生孙学绳，字砚传，工骈文，为人掌书记。咸丰辛酉，客浙布政使幕，遭寇乱，转徙江北。尝著《两浙庚辛纪》，略言贼陷浙事，与《平浙纪略》及《谈浙》诸书小有异同，然当时在幕中，见闻固较真也。后有自述骈文一首，注云："先曾大父讳祖蕃，字古欢，著《传信阁诗稿》。先大父讳善，字扶雅，著《研经日记》、《四书古义》、《晋书校勘记》、《两晋疆域考》、《福建通志列传稿》、《损斋文集》。先大母汪，讳玢，字孟文，著《古韵轩诗稿》、《竹闲书诀》。先君子讳锡，字子谅，著《省园诗文集》。"又藏书五千余卷，金石碑拓书画数百种、武进张皋文编修《虞氏易》等稿本十三种。城破，皆焜于火。先生尝从皋文游，以所著《周易虞氏义》九卷、《易氏消息》二卷畀先生。皋文卒，言于太傅仪征相国为刊行之。而先生及其先人著述，今悉不传，良可痛惜。

查奕照

嘉善查礼斋先生奕照，又号丙塘，自号龙山老樵，初白老人曾孙。少壮奔走四方，为人司章奏，阿敬敏公、百文敏公尤敬礼之。以荐，得淮安府同知。弃官归里，以诗酒自娱，年八十九卒。著《东望望阁诗钞》二十卷、《賸琴馆词钞》一卷，别有《敬业堂诗集注》，惜未刊行。词钞中有"庆春宫"一阕，题云："余年二十六，客京师，始从高慕陶习琴，嘉庆初，遇武林李玉峰手授十二曲。玉峰，为海内第二手，曲尽指法之妙。盖于今四十年矣，吾乡人今殆无知有李玉峰其人者。"

黔语与黔阳杂咏

先大父官黔久，尝著《黔语》二卷，可继田山姜、张介侯两《黔语》之后。庆坻刊于京师；在蜀以赠陈衡山大令，刻入丛书。光绪癸卯使滇，往来经黔郡县，周览岩洞，谘访人物，证之旧闻，往往而合。顾兵火之后，文献无征，往时郑、莫两家流风余韵无复存者，可为喟息。杨大见心以其尊人雪渔编修手书《黔阳杂咏》五十首卷子示余，读之如理故籍，如赓昔游。诗中所纪黔中掌故，有出于田、张二书之外者，足为后来志乘取资。忆余滇行，两经安顺府，假馆试院，见雪渔所书启秀堂匾、楹帖，尝有诗云："山城日暮暂投装，墨妙重瞻启秀堂；羡煞故人归隐早，十年清誉满蛮乡。"今读此卷，而雪渔墓有宿草矣。

杨文莹

杨雪渔编修家遭粤匪之乱，尽室自燔，孑身跳免，

转徙至汉口，始得以教授自给。尝馆大冶县易培初大令所。值县试届期，忽一魏姓介易之司会计者求见，雪渔谢之。越日又至，延入书室，则县署所与交易之钱肆主人也。既而促坐，密语曰："县试在即，某有子某某，前官县试曾列案首，不得入泮。今又将试矣，君为官阅试卷，幸提挈之。县官清正，不敢干，故敢以私请。"雪渔拍案起，曰："汝视杨某何如人？官清正，我乃不清正耶？"某惶愧走出，君遽告大令。大令立传其人痛斥之，监禁至试毕始释。

雪渔生有自来，其告终之前数日，寝疾作谵语，言有僧徒多人来相迓，频作拱手状。又言前身为某寺僧，名宝光，号普慧。又时时沉吟数语，曰："曲罢当筵，人生一世，鹤来华表，瞬息千年。"若自挽，若偈语，殆所谓去来了了者欤？

庚子袁太常之丧归杭州，雪渔撰联语挽之曰："时局艰哉，读三疏洋洋，祸福不可知，尽犬马愚诚而已；男儿死耳，叹孤忠耿耿，是非终有定，问春秋直笔何如？"此事吊挽，措辞最难，此联可谓得体。

沈伟田

归安沈羲民先生伟田，道光丙午举人。咸丰庚申官吴县知县，有惠政。粤匪陷苏州，先生守死不去。贼至，痛斫之，身受十七创，晕绝。一老人救之而苏，掖之出。自投于河者再，苏人多德先生者，又救之，护持至沪，与母夫人重相见。先生精于医，悬壶市中，以供甘旨，自号曰医隐，又曰再生子。其《见母》诗云："有母六十九，视我伤遍身，痛不在我体，乃在我母心。"其《书愤》诗曰："此仇不能报，此罪何从赎，搔首问苍天，浩劫何太酷？"其后李文忠公知先生有循声，且以抗贼受刃伤，当时以知县不知下落入告，文忠乃专疏据实以闻，请复原官，补江阴知县。光绪初，母夫人寿九十四，先生六十一矣。母九十七而卒，先生服除不复出，寿亦逾八十。先生乡举后恒寓杭州花园巷，与先君子订交，余垂髫时常见之。光绪丙子谒先生于江阴，见额际项间创痕犹在云。

水月老人

艮山门外百步塘，有水月庵，水月老人故居也。老人孙姓，名文，字文石，号水月，会稽诸生，隐于杭，榜所居为"梅园"。性恬静，一介不取，间为长短歌词。问其年，尝称九十。发尽秃，人多以僧呼之。沈阳范忠贞公抚浙，尝访之。老人昔从忠贞大父游，时忠贞尚幼，老人抚其顶曰："是儿当建节吾土，吾犹见之。"至是，忠贞太夫人以告，忠贞遂物色焉，屏驺从往，数与纵谈，捐俸为建百步塘，勒石纪之。时西溪多虎患，老人语忠贞曰："山头大虫任打，门内大虫休惹。"忠贞迁闽督，老人又言曰："耳后火发时，须要有主意。"其后忠贞竟死耿难。老人素不喜与世事，及是，人以为前知，争就之。老人益厌恶，避去，不知所终。土人改其居为水月庵，肖老人若僧象，召其徒奉之为香火院。王文贞《池北偶谈》称之为水月和尚，盖当时固误传为僧也。家谷人祭酒尝与黄相圃、姚春漪至其地，皆有诗。逮今百年，无复有知者也。

厉鹗墓

樊榭征君墓在西溪法华山下王家坞，嘉庆十四年里中诸老葺之，为置墓田，付交芦庵僧常源，为纳粮供祭之用，岁以春秋酹酒浇墓。家祭酒谷人先生撰记，山舟学士书之，蒋蒋村请阮文达公书墓碑，文达有诗记事。征君无嗣，其栗主不知何时供奉于湖墅黄文节祠。道光九年，赵雩门钺、蔡木龛焜、李西斋堂、与同里诸老，以征君墓在西溪，主宜近祔，乃移奉交芦庵，以姬人朱氏月上祔祀其侧。月上主，盖征君手书也。时胡书农学士有文记之。今诸文诗碑石尚存，而栗主经乱焜失。同治间，道州何子贞丈来游交芦庵，乃补书征君及月上二木主，里人奉祀于寺之东偏。松生丁丈，乃以奚铁生画《西溪图》卷子及高迈庵、钱松壶、戴文节诸画卷付与僧藏之。光绪间，里人增设征君夫人蒋木主同祀。龛中又增一龛，祀杭堇浦先生及其夫人、二妾。杭、厉同时，又皆无后。溪山胜地，神灵往来，重赖后贤，香火不坠，亦礼所宜也。惟杭先生墓相传在大马山，汪子用丈求之累年，竟不可得。

桑孝子祠

桑孝子祠在杭城观桥街，有石坊一，祠祀钱塘孝子桑天显。天显字文侯，居大树巷，鬻糍简为业。性至孝，父病膈，天显合羊脂和粥以进。及父卒，乃抱铛日夜泣，人为绘《桑孝子抱铛图》。殁后，里人私谥曰孝勇。弢甫先生，孝子子也，雍正间召试，通知性理，赐进士，官工部屯田司主事，荐试博学鸿词。弢甫子绳球，字夔石，诸生，有《青桐书屋学语》。弢甫之经营建祠立坊也，集资未成，绳球节啬修脯，积镪盈千，将以成父志。未几病亡，遭胠箧，其后里人乃为成之。咸丰间寇乱，祠焜坊存。同治间，里人醵赀重修，岁时奉祀，用资观感。余居里中，每经行坊下，辄肃然起敬。世风日敝，伦纪荡然，亟书之以诏来者。

桑调元

弢甫先生幼尝受业于劳余山，及壮益究心宋儒之书，性孤洁。方官水曹，归寓辄反扃其户，以杜杂宾。乞养归，辟余山书屋于东皋别业，著有《论语躬行实践录》。历主大梁、道山、濂溪、历下讲席，执业者咸称桑门弟子。好山水游，日能步行百里，遍陟五岳，自署独往生，又号五岳诗人。所至吟咏成帙，洞庭、嵩山、华山、泰山、衡山、恒山、闽峤诸集，皆纪游之作也

西溪花坞

西溪花坞在开化凉亭之左，地极幽邃，修篁古木，不漏日色，中多梵氏居。其可资游憩者：曰六斋、曰在涧庵、曰眠云室、曰九松精舍、曰休庵、曰梅溪庵、曰溪

饮庵、曰怡云庵、曰肯庵、曰饮峰庵、曰树雪林，曰白云堆，凡十二处。

报恩寺

报恩寺，唐元贞间建，在万松岭下，咸淳《临安志》："报恩院，绍定间御前承应者也。"元至正间筑城，移建大井巷，并入海会寺。成化间仍徙故址，有舞凤轩、万菊轩、铜井诸胜。弘治十年，参政周木改寺为万松书院。僧寂源于万历壬子改建南山杨梅岭下，名报恩庵。见《西湖志》及《武林梵志》。今则问报恩寺已无知之者。惟凤山门外有庵一，屋宇湫隘，缭以土垣。其中地颇平旷，多植桃树，花时绛雪弥望，尝与丹徒戴壶翁携茗具往游焉。

黄庭坚祠

黄文节公祠在杭城迤北湖墅，旧名青莎里，有村社曰苏家庙，相传其神为山谷，何征君春渚书"黄文节公祠"额榜于门，建清风阁于祠后。按公宦迹未尝至浙，而吾乡社而祀之，故老相传，未知何据？兵火而后，祠亦废矣。

永赖祠

永赖祠，祀明浙江巡抚庞公，在凤林寺右。祠久废，光绪初，乌程庞芸皋云镨捐资重修。祠侧有遗安堂、饮渌轩、云抱水边楼。铁华吟社即附设遗安堂之后。庞公，南海人，嘉靖癸丑进士，治浙行一条鞭法，民德之，为建祠。祠有万历十六年立"侍御庞公遗爱碑"，陈善书。

竹素园

左文襄公祠为竹素园故址。世宗宪皇帝尝御书"竹素园"匾及七言联以赐，中多亭馆，其题额曰"湖山春社"，亦旧题。雍正九年总督李卫创建，以祀湖山之神。曰香泉室、曰最景楼、曰临花舫、曰水月亭、曰桃溪深处、曰流觞亭、曰观瀑轩，皆旧名也。辛亥以后祠废。

履泰将军

丁家山下先茔之左，旧有履泰将军庙。问其缘起，罕有知者。后阅《武林旧事》，西湖三堤路有履泰将军庙，注云："有天泽井、葛仙翁所植古松。将军钱唐人，姓孙，名显忠，仕吴越时。嘉熙中，赵与欢尹京祷雨有验，奏闻，因敕封天泽侯。"

岳飞宅

《香祖笔记》云："杭州臬署本宋岳忠武王宅，东偏有王祠；祠后又有一祠，并祀文信国及元伯颜；养济院则祠严嵩为土地，皆不知起于何时。"

按：岳王祠今尚存；文信国祠后移于西湖三台山，见《两浙防护录》；养济院已废。

杭州府署土地神

杭州府署土地神，相传为苏文忠公，集公诗语为灵签，事涉傅会，然渎公甚矣。京师翰林院衙门，以韩文公为土地神，其不经正相类。先大父诗云："生前遭远斥，死后辱卑栖，如何磨蝎恨，生死似昌黎。"

安定学堂

葵巷，南宋时名癸巷，不知何时讹作葵。地邻东城，有吴氏旧庐。沈辅之丈映钤自岭南归，得此屋，葺而新之，名曰间园，筑室三楹，颜曰"退一步想"，庭植牡丹数百本，花时宴客，极觞咏之盛。丈殁后，售于官，改为敷文讲庐。时吴左泉工部主讲敷文书院，以万松岭僻远，于此别设讲庐，为诸生担簦负笈就学之所。书院废，胡氏得此屋，改建安定学堂。

金衙庄

金衙庄，为前明金中丞学曾别业，国初归余杭少司农严公颢亭。司农孝友，以禄不逮养，题所居曰"皋园"，用志皋鱼之痛。地傍城隈，水木明瑟，为城东冠，中有梧月楼、沧浪书屋、跨溪、小太湖、墨琴堂、绿雪轩、夫容城、怡云亭诸胜，乾嘉诸老恒于此游赏。道光初，归章文简相国，后又为严小农河督烺所居。咸丰兵火，园煨，树石无恙，吴梅村书"沧浪书屋"匾尚存。同治初，吴晓帆、濮少霞、陆存斋、万篪轩四君购得，榜曰"四间别墅"。未几，鬻于官，改八旗会馆，既改建浙江忠义祠，设采访忠义局。祠侧余地，建前学政张文贞、前布政缪武壮二公祠，又别建张文节公祠。文节直上书房，以寇乱假归省亲，围城中，赋绝命诗自经死。

忠清里

忠清里，旧名升平巷（万历《府志》坊巷门，有升平坊，即此），北为褚家塘。明正德十五年，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唐凤仪建忠清里坊。时胡世宁起徒中，拜湖广按察之命，凤仪欲为建坊，世宁谢曰："赖主上宽仁，得免罪戾幸矣，何以坊为？唐有仆射褚公，里人也，当时谏易后，忠莫大焉。我明四川按察佥事王琦、兵部郎中项麒，皆与同里，清望重一时，世宁愿为之执鞭者也。若移树坊之工为三公表世教民，所益良厚。"凤仪感其义，遂为树"忠清里"坊于塘南巷口云。见万历《杭州府志》、姚靖《西湖志》。

扬清祠

扬清祠，嘉靖间提学孔光奏建，祀王公琦、项公麒。琦以四川按察佥事告归，清介绝俗，枵腹以殁，诸孙贫至为佣。麒官兵部郎中，文学孝友，以疾归，四十余年闭户以终，一子贫赘依人。胡端敏言："举世尚通达而贱方介，以致二公泯没无闻。"乃请于官，立坊以表章之，而二公之名遂与褚公并传。逮今数百年，屡煨屡建。过其祠者，咸景仰流风不置云。祠有夏寿嵩重建

祠碑、同治初仁和知县姚光宇重修祠碑。

岳官巷

余家居岳官巷，考巷名所自，不得其说。后读汪槐塘沆文集《殳赠君家传》云："殳氏，于宋建炎间自汴徙家盐官，不知何代复徙省城。相传前明中叶，有孝廉云桥与从弟龙山，并官司训，居贡院东。今所称学官巷，是其旧址。"乃知岳官为学官之讹。殳氏后迁居大方伯里。赠君名涟，字千波。子荃，乾隆己卯举人，官卢氏知县。考嘉靖《仁和县志》，此巷旧名打铁小巷。

目耕园

忠清里有赵松谷殿成目耕园，具泉石花木之胜，后归沈氏。沈名清藻，字研香，乾隆乙未一甲三名进士，里人皆称为沈探花家。光绪初，归永康应敏斋宝时，疏泉叠石，多莳名花，榜曰"适园"，中有憩莺花馆、豆花疏雨山房诸胜，剑州李榕为之记。

西湖诸别业

承平时，士大夫于湖上筑别业供游赏者，不可殚纪，如徐文穆清风草庐、翁萝轩白云山房、孙景高宝石山庄、陶篁村泊鸥山庄、钱叔美野鸥庄、朱彦甫长丰山馆、黄霁青小竹林、潘红楼怡绿庄、汪小米水北楼、钱秋岘绿杨村舍、王安伯小辋川，其最著者。兴废不常，至咸丰庚辛之乱，荡然无一存者。光绪间，高白叔舍人筑红栎山庄，地为明戴大有读书处，有且住轩、小仇池室、藏山阁、鸥渡（此可通舟处）、田田榭、听雪、荦确亭诸额，室宇精洁，朴素无华，骚人墨客每乐宴游于此。

杭州诸诗社

吾杭自明季张右民与龙门诸子创登楼社，而西湖八社、西泠十子继之。其后有孤山五老会，则汪然明、李太虚、冯云将、张卿子、顾林调也；北门四子，则陆荩思、王仲昭、陆升黉、王丹麓也；鹫山盟十六子，则徐元文、毛驰黄诸人也；南屏吟社，则杭、厉诸人也；湖南诗社，会者凡二十人，兹为最盛。嘉道间，屠琴坞、应叔雅、马秋药、陈树堂、张仲雅诸人有潜园吟社，而汪氏东轩吟社创于海宁吴子律，小米舍人继之，前后百集。舍人刊社诗为《清尊集》。戴简恪寓杭州天后宫，有秋鸿馆诗社，亦骖靳焉。潜园、东轩皆有图。《东轩吟社图》，费晓楼画，今尚存；汪氏《潜园图》，则不可得见。咸同以后，雅集无闻。光绪戊寅，族伯父筠轩先生创铁华吟社，首尾九年。先生殁，而湖山啸咏风流阒寂矣。

浙江重宴鹿鸣十五人

国朝浙江重宴鹿鸣者：康熙丁卯周天相，丙子吴大炜，甲午万承式，附癸巳恩科钱家壁，丁酉赵世玉；雍正癸卯陈克镐，己酉吴嗣富；乾隆乙卯附丙辰恩科冯浩，戊午顾光、范崇棨，乾隆丁卯梁同书，壬午余集、袁枚，乾隆丙午汪衣；嘉庆庚午张应昌。张先生以同治庚午重宴鹿鸣，是科考官为顺德李公文田。李公乡试举主张惕斋兴仁，先生从子也，以门下门生礼来谒。先生有纪恩诗，装作册子，李公署其册首曰"国朝浙榜重宴鹿鸣第十五人"，并系以诗，一时和者甚众，亦乡邦故事也。

西湖多遗老

西湖山水甲天下，鼎革之际，胜国遗老隐姓名遁迹湖上者尤多。先高祖《杭郡诗辑》无名氏一卷，据夏基《西湖览胜诗选》所载，得二十四人：曰闭户先生、曰河渚生、曰花间散人、曰靠天翁、曰墨憨、曰凫友、曰泊庵、曰漱石翁、曰鞟庵、曰渡船翁、曰焦梧生、曰龙井山樵、曰烟水客、曰天容子、曰小林逋、曰竹逸、曰心庵懒叟、曰松窗书史、曰甓庵、曰藤石、曰山泽癯叟、曰拙存生、曰艺园遗老、曰长啸客，是殆月泉吟社之流，不仅膏肓泉石也。

卷　四

方孝孺后人

方正学先生被难时，有魏典史泽者，匿先生幼子于笥中以出，适外家陆氏。时籍禁方甚，不可留，乃变姓名居江阴，缺方字之末笔而为六。幼子名朗，避难时才四岁。至本朝嘉庆间，十四传矣。六承如字赓九，为李申耆先生箸录弟子。《明史》惟云先生二子皆自经，不云更有幼子。六氏谱云："朗尚有兄曰德宗，避松江，更姓俞。"申耆先生为赓九题正学《读书箴》，详识颠末，必有依据。今浙江候补知县六某，亦其裔也，有小印曰"正学后人"。

姚　湘

姚湘字梦峡，余杭人，明季诸生。明亡，不肯剃发，随金堡飘泊楚、粤。堡以事系狱，出狱后为僧，梦峡不知所终。《船山年谱》云："湘，附《永历实录》金堡传。"船山有《答姚梦峡秀才见柬之作兼呈道隐黄门》，此诗编入顺治七年庚寅，明桂王永历五年也。

毛大瀛

先曾王父《小罗浮山馆诗》有《哭毛海客七言长歌》一章，盖知简州殉土寇之难者。海客名大瀛，宝山诸生，善属文，工诗，试辄不利，五十外以荐举得官。教匪起湖北，蹂躏河南、陕西、四川，大府奏毛随营，以功擢知县，寻知简州。土贼复发，城守逾时，援不至，城陷，骂贼不屈死。著有《戏鸥居丛话》。洪北江尝记其客山东巡抚国泰幕事，则海客固振奇人也。其孙岳生，有文名。

张中寅

张古虞司马中寅，大兴人，道光十五年举人。咸丰

初，以同知候补蜀中。善书，学颜鲁公笔意。先大父尝乞司马书楹帖，余颇珍异之。近得司马之子林所为行述，及《顺天府志·先贤传》，知司马官松潘直隶厅同知，咸丰庚申番夷叛，城破死之，事闻，赠道衔，给世职，于阵亡地方暨原籍建专祠，入国史忠义传。书学平原，忠亦似之，昔人言心画可以见人之性情气节，谅哉！

朱光缙

朱光缙字侣乔，浙江钱塘人，以府同知需次苏州。咸丰十年春，苏垣告警，前署布政使蔡映斗督兵防堵平望，光缙为之副。及贼至，或劝之走，光缙曰："此固不足以守，然大吏勉吾死守，义不可不死。且城已破，吾母度必死。母死不能救，又不忠于所事，是重吾罪也。"乃率勇丁逆战一昼夜，死者相枕藉，遂挥佩刀刺贼目，因被害。母吴氏、妻戴氏、妾杨氏等，城陷日皆投池死。

倪　霖

成都浙江会馆中，祀浙人宦蜀有政迹者，而以死勤事别立一龛，中有倪公霖死金川之难，吾邑人知之者罕，谨录之。倪霖字雨苍，仁和人，伟姿容，好骑射，性落拓不羁。纳赀为县丞，分发四川，署巴县丞、木洞巡检，补西昌丞，权简州州判。金川军兴，檄调军中，为登春营巡捕官。霖探知降番欺饰状，请移师就大营以壮声威，毋为敌诱。木果木之变，又请由美卧沟间道出攻贼众。谓其卑官好纷呶狂诞，几至窘辱，霖愤叹不已。追登春营出战，霖荷戈从战死事。具《西昌县志》。

曹燮坤

仁和曹燮坤，官广西全州知州。咸丰二年夏，洪秀全大股北窜犯全州，燮坤誓死守半月。贼尽锐来攻，援绝城陷，死之。见沈映钤《退庵随笔》。

沈耀章

沈耀章字凤台，钱塘监生，咸丰十年署云南永川知县。贼攻永川，县无兵，耀章龁指血书"速救永川"四字，遣人疾驰诣四川重庆镇总兵某乞援。兵久不至，城陷遇害。沈寿榕《玉笙楼集》有《吊沈君诗》。

华学本

华学本字惺子，仁和诸生。与余杭令某善，招入幕中。军事起，余杭当贼冲，县城防守颇倚之。咸丰辛酉，杭州再陷，学本方里居，挈其妾杨投井。贼猝至，妾先入井死，学本被戕。

王台异闻

陆文烈公官湖南按察使，与余善，喜剧谈。尝言其官抚宁县学教谕时，江兰生太守槐序方知抚宁县事，议修城，招学官绅士集议。是夕，公梦一人来谒，名刺书"王台"二字。既入见，曰："今日议修城之江大令，即吾后身也。吾于明季官此，李自成寇边，抚宁城圮不可守，乃具牛酒犒师去。自成一片石败退，复过此，则吾城守已完，力却之，即甲申岁事也。今江令来踵修，吾意良慰。"因书一长联畀公，末有"补前身未了因缘"语，且曰："吾修城有碑记事，在南门瓮城中。又有生祠，在城隍庙侧。"翌日，公以语江，江色变，良久乃能言。公归，检县志，明末县令有王台。访南门，碑故在。访祠，已倾圮，而故址犹存。因为葺祠宇，书楹联云："补前身未了因缘，是幻是真，吾不信也；考我公当年政迹，以享以祀，礼亦宜之。"次日，又梦其人复至，曰："子疑我晚节之不终乎？我以不从剃发之令，削迹归山阴原籍，终身不复出。"公醒而识之，谓王固抗节完贞者，故历久而神灵不昧如此也。

寿富殉节前之书诗

庚子京师之变，宗室伯茀太史寿富殉节，临死作三绝句，为书以寄华瑞安太史学澜。明年，瑞安典试贵州，濒行，以此函归其家人，闽卓观察孝复以付石印传于世。书云："大事已去，侍国破家亡，万无生理，老前辈如能奔赴行在，敢祈力为表明。侍于此地此时，虽讲西学，并不降敌。家人有不愿死者，尚祈量力照拂；如死，亦听之。外有先人奏疏年谱，及平生著作，并以奉渎，亦祈量力保全之，敢百拜以请。匆匆不及走别，是为至憾。"诗云："衮衮诸公胆气粗，竟将血气丧鸿图，请看国破家亡后，到底书生是丈夫。曾蒙殊宠对承明，报国无能愧此生，惟有孤魂凝不散，九原夜夜祝中兴。薰莸相杂东林党，党祸牵连竟陆沉，今日海枯看白石，二年重谤不伤心。"

辛亥三秀才行

番禺汪兆镛，己丑举人，东塾弟子也。顷寄示所作《辛亥三秀才行》，曰：

辛亥之变，湘潭何性存秀才承鑫，方客粤东某提督所，乱作，遂自经。香山李郇雨秀才泽霖，居邑城南，为童子师，闻变，闭门绝粒，五日死。江阴赵焕文秀才彝鼎，遭难，痛愤不食，三日未殊，手书绝命辞，大旨以朝廷养士三百年，岂容谬倡排满之说。书毕，至三贤庙自经死之。皆一介诸生耳，大节凛凛如此，为赋《辛亥三秀才行》。

油游，幕老记室，白屋村夫子，藐然青青一衿耳，临难谁能责以死，伟哉乃有三义士！何生橐笔细柳营，妖氛忽犯循州城，城亡义不图苟生，碧磷夜照丰湖清。同时李、赵二文学，徒闻贼民之兴大诧愕，蔑弃礼教曷为国，志士岂忘在沟壑，毕命辞成万夫却，绝粒投缳神自若，得此泮池芹藻不寂寞。呜呼！兴亡自古何代无，痛绝胸息海水枯。长白山隶汉版图，东塾著说徵班书，妄辨种族欺瞽愚，大盗移国罪当诛。茫茫天意何为乎？九域从此流毒痛。三子一瞑翔霄衢，蝉蜕不受滓浊污，愧死印累绶若卿大夫，圣清三百年养士之泽报区区。

刘毓昆父子

同治乙丑、丙寅间，余随侍太原，治举业，从永清刘

西楼先生仲篪讲授。先生癸亥进士，即用知县，发山西。方严耿介，不谐于俗。先大父重其学行，命师事之。先生于论文外，尤以穷理尽性相敦勉。越二年，先生权某县事，余亦侍先大父南归。先生卒以清贫殁于太原。迨余官京师，得见先生后人，恂谨有家法。后阅光绪《顺天府志·先贤传》，乃知先生父讳毓昆，字贡林，号寿山，诸生。天性孝友。母尝得惊悸症，恶闻声，昆每省视，必解屦户外，徐步榻前。有女弟适张氏，婿为父兄所凌虐，乃析居，贡林为购田宅，与己居无异，尝曰："吾终鲜兄弟，何必异视吾妹！"尝于中夜起，涕泗不止，人问之，则曰："吾梦二亲，承欢如平时，醒则杳矣。"时年已六十，其孺慕如此。道光十二年大旱，请于知县万侯劝捐赈恤，并首倡捐资，全活甚众。子伯埙，道光乙巳进士。仲篪，亦以孝闻，有父风。按：府志据《永清县志》采录。度修县志时在癸亥前，故未载先生科目也。

夏同善

夏子松侍郎事继母孝，其女兄弟之同母异母者凡九人，友爱之如一。其已嫁而家贫乏者，皆招使同居，并其姊妹之夫与其戚属皆与焉。家屡空，而食指恒数十人。戚友有就谋者，无少却，急人之急，或辗转称贷以周之。官屡迁而清贫如寒士，往往日止一饭。丁卯，简江苏学政，未行，丁继母忧，奉丧归；又其女兄、子妇及二殇女、一老仆之棺，由潞河南下，而戚友及乡人之柩托附其艘同归者凡六家。会贼扰东昌，河路梗，乃改道天津附番舶而南。船价巨，前托之者所出赀皆不足。或劝以婉告其人，使自归其柩。侍郎不可，各为之益价而同归焉。侍郎立朝大节，具见复堂所撰碑铭。此盛德事，当别书之，为乡里后生劝。

侍郎封翁教子严，居恒稍不当，必诃斥。侍郎少有羸疾，官京师时疾几殆，梦封翁诏之曰："尔福薄，食天家禄几许应即死，勿贪恋也。"既而疾稍瘳。又数年，计所入俸，与梦中封翁所告，已越其数，竟无恙。后复梦如前，且盛责之曰："勿贪恋，若官至一二品即死矣！"官宫詹，以史馆保案，掌院将以加阁学衔请于朝，力辞乃免。其后擢侍郎，直毓庆宫，以劳悴薨于江苏学政任所，梦中言果验。

孙步蟾

富阳龙门村孙步蟾，家贫服田，奉母不少懈。年十七，父卒，号恸绝而复苏者三。邻里喻以母在，何遽死，乃力营殡葬，奉母如初。后数岁，母疾剧，医药无效，步蟾奉香北面拜祷于神，刲臂肉和药以进。其夕，母梦白衣老人予药丸一食之，觉而药香犹在口颊，病寻愈。又七年，母卒，庐墓三载，哀慕之思至老犹然。同治十年卒，年六十二。

谢维藩

巴陵谢麟伯前辈事亲孝母。太夫人持家俭，麟伯每出得新物美馔，必市归以献，太夫人辄不悦。后得甘旨，付其所昵之友，使转奉于太夫人，为若其友所饷者然。母怒，必跪母前妮妮作小儿态，且持母两手批己颊，母笑乃已。太夫人待婢媪至仁厚，曰："彼犹是人也，吾有何德，而使若辈执卑下之役于我？"麟伯，乙卯举于乡。公车北上，过保定，逆旅有客哭甚哀。问之，则黔人访其戚不遇，饿且死。谢悯之，解囊赠以金，又谋诸同行者集赀助焉。麟伯自记前生为衡山某寺僧，尝道经其地，入寺信宿乃去。寺僧赠以念珠，朝夕不去手，虽仓卒酬酢未尝辍也。

翁运标兄弟

余姚翁瀛，字大环，康熙壬申游广西，道湖湘，喜为诗，舟中日以作诗为事，遇山水佳处，辄登览徘徊不欲去。时或上船顶吟啸，终夕露立。舟子知其癖也，亦不为禁。一日舟次新塘，得句云："霜浓古寺钟闻处，一点空明透佛灯。"明日手书，锞之篋。是夕竟失所在。其家闻信，孀妻稚子痛哭招魂，同行者亦莫知其何由也。至雍正癸卯，子运标成进士，痛不得父遗骸，偕兄运槐操小舟溯洄衡、永间，风号雨泣，行路哀之，争相传说。丁未八月，遇一老人郑海寰者，述其弟海生于康熙三十一年十月七日从败苇中得一尸身，佩小钥，遂同择地瘗于白沙洲，收钥封识，以待其家人。运标兄弟嗷然而哭，遣善走者驰至家，出钥证之而合。乃庐其父墓旁三月，启圹扶榇归，仍留形蜕处加以封树。乾隆初，运标官武陵知县，命兄子会典营祠墓前，额曰"永思"，颜其庭曰"启钥"，买田以畀守者。丁卯，运标擢道州知州，过展祠墓，依恋数日乃去。至祁阳，延见父老，缱绻如故旧。祁阳人莫不称为翁孝子云。嘉庆间，族孙元圻为湖南布政使，复修祠宇云。《湖南通志》载其事，而前祁阳知县觉罗卓尔布撰《启钥庭记》，宗涤楼《永州志稿·寓贤传》载其事尤详。

许承基

钱塘许默斋先生承基，仍世孝友。父序宾，遭亲丧，庐墓终身。默斋弟仲昭，侍母疾刲股和药，创甚而殇，年才十余岁也。默斋思弟不已，乃绘为《连枝图》，作并肩坐石上喁喁对语状，同时名流题诗者数百家。

桑东愚

桑弢甫先生之弟字东愚，隐居东郭，足迹不出国门，指爪长尺余，人呼为长甲处士。东愚有《采药画卷》，陈句山先生为题七律一章。弢甫先生之父以孝名世，所传《抱锴图》者也。

治　麟

翁同龢等奏为已故儒臣孝行可风吁请列入国史孝友传以彰至行折：

窃惟朝廷制治，以孝为先，人臣致身，资于事父，此天地之大经，古今之通义也。伏见故国子监司业治麟，

生有至性，其学术以宋儒尹焞为宗，律己教人，鞭辟近里。

同治初年，该员之父景廉，任伊犁参赞，旋统兵剿贼。其时，该故员年仅二十，匹马出关，往来省视。比长，承侍左右，色养无违。景廉之疾笃也，不欲人侍，该故员屏息户外，听于无声，有呼则敬唯，有所苦则抑搔扶持，终夕徘徊风露中，履迹重沓，倦则倚檐柱以息，四十余日，用是成忧劳羸困之疾。其父既没，该故员病已深矣。既葬，越小祥，盐酪不入于口。医者以豕肉汁进，谓得此可脂膏五脏，该故员屏而不饮。臣等见其瘦骨柴立，亦援古人居丧有疾之礼，谆谆劝谕，该员闵默涕泣而已。苫块之中，编次其父遗稿，一字之误，反覆审订，至于呕血数碗；死之夕，遗书犹在旁也。

臣等以为鲁襄亡而子野毁，不见绝于《春秋》，此圣人教孝之微意。然则即死于毁，历代史册犹且褒扬之；况该故员蒸蒸之孝，征于平时，孚于舆论，众著于宗族师友之间者乎？我朝功令，孝子有旌闾之典，国史列传特立孝友一门。光绪四年，苏松太道冯焌光以孝行可嘉，准予立传。臣等窃惟太学为教化所出之地，该故员事亲尽孝，无愧人师。臣等谊属同官，见闻确实，合无仰恳天恩，特降谕旨，准将前国子监司业治麟列入国史孝友传，仍由馆臣咨行该旗查取事实清册，以备纂辑，用以风励天下。

疏上，奉谕旨俞允。

齐占魁

齐占魁，直隶东安县留犊村民，寄居于涿，事祖母孝。祖母疾亟，医巫告凶，占魁祷于涿州之北塔，求以身代。祖母疾果瘳，占魁乃跻塔巅，自投而下，陨于地，死之，光绪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也，年二十九。州上其事请旌，礼部议驳。兼顺天府尹潘祖荫、顺天府尹高万鹏，奏援光绪六年浙江会稽县附生王继谷母疾请代自沉鄞之月湖得旌例以请，诏俞之。潘公为文记其事，而顺德李侍郎文田书之，为立石于北塔之侧。余至涿，亲至塔下徘徊久之。

王贞女墓

罗江县金山镇西，有明季义烈贞女王氏墓，碑云：明崇祯末，有官四川布政使王某到蜀，惟一女从行。闻京师之变，某欲兴师勤王，女力赞之。惧己为父累，乃自杀，遂葬于此。后人为立石记其事，惜传闻未详，布政名字里贯均无可考。

张悟音

宝山县朱诒烈继室张，于□丑六月沪兵哗变时，溃军将至，仓黄自溺于井，急拚得苏，既苏复溺。翌日，避于先人墓庐，旋自经。检遗箧，得黄绢缄一枚，方广才寸余，而线缝甚密，外缠红绳二，中用油纸三层，裹一咫尺长寸宽之素纸，有手书端楷二行，其文曰："大清江苏宝山芝坊朱君印诒烈之正室清河氏悟音大难。"

赵冯氏

烈妇冯氏，贵州人，年十九为湖州赵翰卿簉室。翰卿为忠节公第六子，以通判官广西，擢柳州知府，以道员升用，为粤督岑劾罢。寻知其冤，江督为奏请开复原官，调江南。辛亥国变失职，贫甚，奔走浙东温、台之间，置眷属于杭州。癸丑夏七月之金陵，遘疾还沪，卧逆旅。其戚姚某迎之归，疾亟，冯氏从杭州驰至，日侍汤药。翰卿卒，无子，嗣子在苏州不至，姚某经纪其丧。冯氏哭之哀，既送殡归，向姚某稽颡谢，属其孤女，夜服阿夫容膏，舁入医院，治之不效，遂殁，年三十九。

陆氏妇

硖石之卜家场有陆氏妇，夫死，子才五龄，女一未周晬也。孤苦无以存活，夫弟劝改适，不从，愿乞食抚孤，誓不负死者，于是携子女丐于路。辛酉贼至，仅啮草以活。贼平，为人佣，稍稍能自赡，子亦长矣，赁破屋以居。每岁饲蚕必获利，天将以报其苦节矣。

应抝谦

应先生抝谦，字嗣寅，号潜斋，自称无闷先生，仁和人。生而有文在其手，曰"八卦"，左重耳，右重瞳。稍长，以斯道为己任。侍母疾数年不懈，母为娶妇，终不入私室。母卒终丧，始行合卺礼。大科之征，李公天馥、项公景襄交章荐，舆床以辞。范公承谟又欲荐之，乃称废疾。所著说经、言性理诸书，凡十二种。河阳赵公士麟刻其《性理大中》，仪封张清恪刻其《潜斋文集》，乾隆《府志》入儒林传。

凌文衡　沈志可

潜斋门弟子甚众，而笃信师说敦行不怠者，以凌文衡、沈志可为最著。文衡名嘉印，钱塘人。少为杭郡司李吏，好读书，匿书直舍案下，夜伺他吏熟睡，燃灯默诵。四十后弃为吏，受业于潜斋，尽得其传。六十后注礼书日几叶，誊写日几叶，皆有课程。尝言"学问须到造次颠沛，必于是方有得力处。"志可名士则，仁和诸生。嗣母周，性严厉，常加谴责，长跽待罪，虽劳不怨。学礼于潜斋，居家授徒，端坐整肃，盛暑不去冠袜。尝定宗祠祭规，而尤详于古敛礼、葬礼。

钱朝彦

钱朝彦字殷求，号定林，钱塘人。明崇祯丁丑进士，官句容知县，丁父忧去。明社既屋，闭门却轨，自比于弃妻嫠妇匿影墙壁。同年故人官浙中者，概不与见，亦不报谒。家贫，所居皆僦人老屋，危榱析栋，不蔽风雨。己亥江上之变，有言定林将为内应者，提督田雄下章捕之，囚狱中十日。侦者告曰："钱公儒者，庄坐囹圄，若无所畏苦。"田意解，乃放归。定林尝师事漳浦黄忠端，其诗与书法皆效之。见吴农祥所撰传、吴允嘉《武林耆旧集》。

陆　圻

陆圻字丽京，一字景宣，号讲山，钱塘人，崇祯年选贡。与弟培、阶，高文异采，号为三陆。乙酉，培以行人殉国，缢死桐坞。讲山奉母隐居河渚，而卖药于苕、霅间，月一归省。庄廷钺私史狱起，无妄被收，久之得释。故居被烬，乃携一老仆采药名山。老仆归，讲山不返。或云在岭南为僧，名今龙；或云入武当为道士，竟不知所终。少时诗名籍甚，渔洋山人推为西泠十子之冠，有《威凤堂集》。黄书崖《武林先雅》载其轶事尤详。

汪汝谦

汪汝谦字然明，号松溪道人，钱塘人，明季由歙徙杭。延纳名流，文采照映，有湖山主人之目。迨陵谷沧移，遂入闽为福庐武夷之游。比归，隐居东城，与李太虚、冯云将、张卿子、顾林调订孤山五老之会。年七十九，弥留待尽，神明湛然，犹邀云将诸公品画谈诗，吹箫摘阮。视荫既移，抗手告别而卒。

张遂辰

张遂辰字相期，号卿子，又号西农，仁和人。高怀卷迹，似严君平、郑子真一流人。好谈《易》，精于医学，岁辄活数百人。所居在城东，至今名为张卿子巷，盖当时妇孺皆震其名，委巷流传，竟成故实。西农每于岁阑，辄勉诫子息云："家足过年之用，坐无寒士之求，不惟有愧本心，抑且无别流俗。"又尝述其祖龙墩公贫，止一布袍，除日逢急，即解赠之。樊榭《东城杂记》称清门世德，可以激薄停浇。先正风流，不徒以高隐名矣。

张右民

张右民字用霖，号东皋，钱塘人。用霖为葛寅亮高弟，穷究经籍，天、崇间，与龙门诸子创登楼社。明鼎既革，栖隐东城。己未鸿博之征，抚臣欲以用霖应，坚辞不就。年八十三乃卒，四方会吊者八百余家，学者称为东皋先生。著有《史论》、《史略》、《竹窗语录》、《东皋诗文集》。

丁叔范

丁文策字叔范，号固庵，钱塘人。貌瘦削而面黑，人目为黑丁。少为诸生，有声。甲乙后，遂弃去，偕母妻避居骆家庄。巡抚张存仁闻其才，迹所在而说之，嘿不应承之，以威不动，曰铁石人也。幅巾单衣，韆韆风雪中。既哭二人痛不能尽养，鞠育两弟，周恤有无。家贫，授徒以给朝夕，学者称为江樵先生。

虞　钤

虞钤字畯民，号兼山，又号白庵，钱塘人，明季诸生，少孤。侍祖母疾，尝戡胸肉疗。母氏王病笃，戒之曰："吾茹素四十年，慎毋以曩事相累。"母没，终身不御酒肉，庐墓侧三年。有事而出，虽风雨泥淖夜，必趋至墓所，人称为虞孝子云。易代后，荷锄自给，不入城市。其学以朱子为宗，明经修行，耆年益笃。其卒也，门弟子及其兄子私谥曰贞孝先生。

柴绍炳

柴先生绍炳，字虎臣，号省轩，又号翼望山人，仁和人。少奇敏，为文宏博典丽。父应权，官莆田教谕。故事，学官子弟许随任赴试，因试补莆田诸生；移牒本籍，浙学使不可。复归应试，自县府以至学道三试，皆第一。弘光时，马士英欲引进之，以翰林官诰命中使驰召，先生不为动。马怒曰："渺小丈夫矜高乃尔耶?"先生叹曰："吾深恨夫七尺躯以败乃国事者。"盖先生素羸弱，躯短且瘠也。其后布衣幅巾，键户南屏，一以著述为事。凡天文、地理、礼乐、田赋、水利、兵制，莫不穷竟原委，勒为一书。康熙己酉诏举隐逸，巡抚范忠贞公以先生应，力辞乃已。家城东，老屋数楹，厕于坏垣废圃间，枯桑败竹，三径荒寂。一夕梦黄公道周、刘公宗周、倪公元璐、吴公麟征合一刺召，先生遂没，没有传其为冥官者。

沈　昀

沈先生昀，字朗思，初名兰先，字甸华，仁和人。年十六，入郡庠。甲申后弃去，与弟兰彧自相师友，以考究性命为务。尝执经刘蕺山之门。事父博山与母氏秦至孝，以束脯为养。诲子毅中、纯中勿令干禄。室无容榻，桁无悬衣，披帙览书，凝坐终日。尝绝粒，采阶前马蓝食之。或馈米数斗，不受。其人固请，则固辞。方宛转避谢间，遂饿仆于地，其人惶骇去。良久始苏，笑曰："其意可感，然适以困老子耳!"卒，无以为敛，应潜斋经纪其丧。潜斋门人姚宏任，笃行君子，请敛先生，潜斋许之。详《鲒埼亭集》所为墓志铭。

顾卟　施万

顾卟字竺公，亦曰琢公，号山臣，钱塘人。美须髯，善诙谐。家贫，支一足铛于庆忌塔。晚年移入城，是时娄东、虞山以旧臣赴阙，号于人曰："吾辈起，以纾清流祸也。"山臣曰："淫人能卫贞女耶?"吴中允太冲幽囚十年，门生故吏摇手不敢一问，山臣独冒死相对，周旋患难，君子贤之。善大小篆，语人曰："若为我治良田十亩，我为若篆，我死其价可当秦十五城。"同时有施万，字大千，号汗漫子，亦以诗名，工篆隶，摹印尤在何震、陈士衡上，惜皆不传。

陈廷会

陈廷会字际叔，号瞻云，钱塘人。六岁始能言，九岁作《寇莱公枯竹生笋赋》，人争奇之。补诸生。崇祯癸未，郡东门有海，大鸟集焉，人面兽身，六翼四足。际叔叹曰："此鸨也，所见之国，其下多放士。"因自号鸨客，作《鸨客问》。未几，金堡、徐继恩、陆圻、应㧑谦、沈捷、汪沨辈，或挂衲空谈，或凿坏遁迹，人皆服其先见。

与陆鲲庭有性命之契。鲲庭殉国难，留书与别，以书籍尽遗之。际叔奔赴，为书以报地下，美其得死所。后教其子繁弨，学既成，举其父所遗书返焉。

孙 治

孙治字宇台，号鉴庵，仁和人。幼与毛稚黄游闻子将之门，子将称为二俊。乙酉后，不应试，自称武林西山樵者。笃于友谊。有魏姓友逮系，以爱女为托，及友被法卒，娶为子妇。陆骧武死，亦以一女托之，为择吴检讨任臣妻之，又为立嗣，以己甥女嫁焉。吴百朋令南和，卒于官，囊无遗赀，为经纪其丧以归。既老，贫甚，以父殡未有葬地，不得已出游，遂殁于泽州。所著有《孙宇台集》四十卷。

张 丹

张丹原名纲孙，字祖望，号秦亭，钱塘布衣。张氏在前明九世簪缨，号甲族。祖望为都御史濂之玄孙。旧时第宅，国初圈入驻防营城。播迁无定，后徙居西马塍，有从野堂。又居秦亭山村，因以为号。年三十二丧妻，不再娶。晚梦神人，更名丹，讲服气导引之术。诗名在十子之列，及门著籍甚众。少时游京师，尝冒大风雪，从老宫监至天寿，遍历明代诸陵，识其道里远近，寝隧规制，而详为之记，亦振奇之士也。

沈 谦

沈谦字去矜，六岁能辨四声。既长，补诸生，才名为西泠十子之一。鼎革后，隐于医。其先人逸真先生，善歧俞之术，故吴百朋赠诗，有"乃公术过长桑君"之句。先大父辑杭郡诗时，得里中金氏所藏去矜手书诗卷，其自跋云："庚寅四月二十三日四鼓过寒山，晓月映塔，流尸触船，披衣起视，悲怆欲绝，离乱之苦，大略可见。天明因录本年五言律四十四首，聊以当哭。"诗中如"鼓鼙孤客泪、书札故人心"，"孤冢儿啼苦、空庭马迹深"，"白发悲行役、青山厌乱离"，"苦雾沉荆棘、青磷见髑髅"，多凄婉之音。

施 相

施相字赞伯，号石农，郡诸生。性高洁，不乐尘市，屏居河渚张村，名曰豳居。与徐介狷次交契，为筑室于丛竹间，名曰"竹庑"，狷次居其中十六年。其后遣妻子返湖墅故居，独与狷次啸傲烟霞，往返无定。狷次卒，会石农他出，其子云蒸远游，而云蒸妇命稚子传语诸门生曰："徐先生大故，尝闻翁言矣，请以中堂奉棺含敛。"比石农归，抚棺恸哭，旋摩稚孙顶曰："汝能代母传言，真吾孙也！"其笃友谊如此。

徐 介

徐介初名孝直，字孝先；后改今名，字坚石，号狷庵；又名旷，号渌溪，仁和人。明季诸生，陆圻之甥也。家塘栖落瓜堰。乙酉，年二十，弃诸生，易其名曰介。妻死不娶，子死不嗣。去田园垄墓，白衣冠垂五十年，转徙无定所。后入河渚，爱浦溆陂塘之胜，遂寄栖施石农庑下。严毅疾恶，狭中鲜容，非分之饷锱黍不受。性豪于饮，大醉，取诗笺寸寸碎之，投水中，曰："世安有能读徐生书者！"又善哭，醉益甚。春晚闻杜鹃声，则拉泪撇涕，发声磕磕而不可止。见者以为狂，生曰："我非狂，乃狷也！"因号狷庵。既以为狷不敢希，复易为狷次云。

姚文虞

姚文虞字德善，亦仁和人，工诗。甲乙之后，涧壑自安，踪迹与徐狷次相似。善书狂草，所作诗皆毁于火。

徐宏道

徐宏道字景行，仁和人。明季福王建国南都，景行为督工官。入本朝，遂寄迹湖山以终。

陈 丽

陈丽字贞倩，号正庵，钱塘人。尝从兄元倩治军大梁，为总兵官，所规画阴与孙吴兵法合。当其时，诸营累累如儿戏，独贞倩军屹不可动。迨沧桑改易，乃韬晦，恣意为诗，孙宇台亟称之。贞倩弟晋明，亦隐居不出。

胡 介

胡介初名士登，字彦远，号旅堂，钱塘诸生。故居在河渚，人迹罕至。及江上兵起，入城僦居一亩田，遂更其名，以示蛊上履二之志。尝一游京师，梅村、芝麓诸公皆折节纳交，而彦远意气傲兀，亦莫能笼绊之也。

张兢光

张兢光字又兢，号觉庵，长自名阀，于祖望昆弟为大父行。绝意仕进，束修砥厉，如后门寒素。性峭独自憙，不妄交一人。所撰述稿藏笥中，虽宗族子侄不得一读。柴虎臣与为邻比，始得窥之，因呼毛驰黄诸公共访之，于是觉庵之名始著。

傅龄文

傅龄文字长质，钱塘人。父岩，字野倩，明崇祯甲戌进士，官歙县知县，从朱阁部大典驻师金华。王师下浙江，被执死之。子三：龄发、龄熙抱父尸以殉；龄文迁父柩归，藜藿不充者十年而卒。见《武林耆旧集》。

吴本泰

吴本泰字美子，号药师，又号栩庵，仁和人。崇祯甲戌进士，除行人，授吏部主事，改南京礼部，历郎中。甲申后，隐居不出。西溪有蒹葭里，岁丁亥，栩庵自海上迁避，卜居于是。其地近秋雪、曲水诸庵，与僧智一、寂瑞，闽僧道援辈，往还参叩。园居饶篁竹而乏梅，智

一移赠古梅数本，劚地种之，因自号西溪种梅道者。著《西溪梵隐志》四卷。

徐之瑞

徐之瑞字兰生，钱塘人，崇祯丙子举人。申酉后弃孝廉，遁居北乌山，与汪魏美、万履安、巢端明齐名，浙中谓之四先生。当时将欲推选兰生，不行，或劫之以法，则举所佩帨示之，曰："此我磬悬之具也！"尝为《西湖竹枝词》，以寓变哀之怨。

汪 沨

汪沨字魏美，钱塘人，崇祯已卯举人。嵚崎历落，寡言笑，时人目为汪冷。甲乙之后，奉母渡三江，跻括苍，崎岖山泽间者有年。母老，欲就养于兄澄。魏美念母不忍远离，而又矢志不入城市，藏身北郭，每间月舆母至，相与抑搔色笑为乐。是时湖上有三高士，魏美其一也。当事重其名，或割俸金为寿，不受。监司卢公远心，相值于僧舍，问汪孝廉何在？魏美应曰："方在此，今已去矣。"卢公怅然，不知应者之即魏美也。朱竹垞尝访之大佛寺僧寮，竹榻芦帘，不蔽风雪，瓦炉火死，不能具杯茗。又尝偕魏处士允楠过朱，时已初冬，共宿楼上，所携布被犹未装绵。年四十九殁于实石僧舍，时康熙乙巳也。

关 键

关键字六钤，号蕉鹿，钱塘人。崇祯癸未进士，甲申除丹徒令。南中拥立，六钤请设沿江水栅，阻诸客将之劫商舶者，又以计擒剧贼邓七。不半年，遽弃官归。归隐四十四年，绝口不言世事。尚书宛平王公、相国真定梁公，皆同年交契，欲推挽之，卒不答。两公语督抚曰："君部中有吾故人，梅子真、严君平之流也，为我善视之。"六钤谢病不一谒。卒年七十有九。

李 南

李南字逸度，号遂初，钱塘人，相传为徐中山后人，官右班。鼎革后，弃家远遁，因挟昆山李氏子同窜，以伯季相呼，故姓李，以来南，故名南。疾革时，子嘉锡跪请宗姓所自，及名与字，瞋目叱之，终不言，故其子孙懵不知为何氏也。所居曰沙河塘。卖药自给。不妄与人交，惟施相、徐介诸隐君相往来而已。卒年八十五。

冯 轼

冯轼字士式，钱塘人。自言鼎革后不阅题名墨艺。尝与沈去矜诸公结平泉诗社，而毛稚黄称其有抱石焚山之节，盖高隐士也。

沈齐贤

沈齐贤字瘠伊，钱塘诸生。性峭直，常以济时为己任。时流寇充斥，江浙骚动，瘠伊上书，略谓："饷不知措，兵不知用，地不知屯，民不知恤，束于具文，画界而保，以听流寇之蹂躏，可乎？"不省。甲申思陵殉社稷，随郡搢绅后哭临三日，不食经旬，复私立木主于里社，朝拜毕伏地哭。社故祀雷神，狰狞可怖，瘠伊怒目叱曰："汝亦当为国捍御，徒赤发金睛吓里媪乎？"阎巷小儿环视而笑，则起逐之，市人皆以为痴。会山阴刘公宗周至杭，急往谒，抗腕论时事，声泪俱下。诸儒皆白冠环坐，一生忽私语曰："黄巢、朱温，恐亦天命？"瘠伊直前奋拳殴之。南都既立，叹曰："江左敬仲安在？"欲献策阙下，耻以口舌得官，遂遁迹皋亭山下。乙酉寝疾，执弟手曰："吾孔孟一线尚在。"语不及他。卒后，林璐为之传。

周介隐

周介隐，莫知其名字，人私谥之曰介隐云。钱塘人。学问赅博，为同人推重。万历丙辰岁，忽弃去举子业，结庐父墓之旁，请于母曰："有弟乡举，可养母矣，儿将守父墓。"遂居庐中，庆吊问遗皆绝。母念之，或月一至，他人莫得见也。在庐四十七年，惟以母丧一入城。年八十二而殁。临殁吐气满室，如烟云者久之。或曰介隐善天文，得秘授，知天下将有变，不然何独于丙辰而忽为是耶？介隐事罕见纪载，鄞周容《春酒堂集》有介隐传。

卷 五

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目录六卷（邵位西先生所记同），凡一万二千册（册数与《明史》异），向贮乾清宫。其副本，在皇史宬，后因恭藏《圣祖仁皇帝实录》，乃移贮翰林院。李穆堂侍郎始借观，而副本阙二千四百二十二卷，拟奏请发宫中正本钞补之，未果。嘉庆丁巳，乾清宫灾，正本焜。其存储翰林院者，庋敬一亭，无人过问。咸丰庚申之变，书渐亡失。光绪元年重修翰林院，庋置此书不及五千册矣。明年丙子，缪小珊入词馆，询之清秘堂，云尚存三千余册，求借观不可得。丙戌，志文贞锐官侍读，入清秘堂办事，小珊始得借钞人间稀有之本。癸巳，小珊重入京师，询之馆人，则仅六百余册矣。庚子巨劫，翰林院牙门阑入使馆，藏书星散，《大典》仅存三百余册。宣统元年，学部请以归图书馆。《艺风堂文集》言之最详。

按：全谢山入词馆，与穆堂共借《永乐大典》读之，《大典》共二万二千七百七十七卷，见《鲒埼亭集》，卷数小异。

笠泽丛书

余家藏《笠泽丛书》，为后至元五年十一世孙惪原刊于书院，不分卷，以甲乙丙丁为次，后一卷补遗，书法类赵松雪，纸墨精良，有"辅国公如嵩印"、"怡情书室图

书”、“素心人怡情书室珍藏书画图章”、“信郡王恬斋素心人珍藏”、“信邸珍藏”诸小印。据邵位西先生书目云：“此书有宋蜀刻本，十二行，行二十一字，又明李如桢校刊本，碧筠草堂仿元刊本（吴人王岐所写，不无讹字），嘉庆间许梿仿元刊本七卷。”又云：“钱遵王云，宋刊本只上下二卷，又补遗一卷；元刊乃分四卷。”余家所藏至元刊本，正分为四卷，与《读书敏求记》合。惟邵目云，书院本有三山王益祥跋，而此本无之。

司马温公年谱

《司马温公年谱》，近所见者，桂林陈文恭公刻本。己酉三月，在长沙从刘笏云借阅所藏明刊《温公年谱》六卷，嘉靖壬辰涑水马峦编辑，温公十八世孙露校刻。马峦序，阙前半首。露跋云：“公曾孙吏部侍郎伋扈跸南迁，子孙因家浙之绍兴山阴。露王父按察使相巴陵尹初，皆起家进士，坚有还夏之志，赍志而殁。露父解元晰，来夏奉祀，云云。”是温公后人固尝居浙，复乃复归夏邑也。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仁和邵位西先生博极群书，尝就所见诸家藏书记，录于《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册端，蝇头细书，上下皆遍。咸丰间为瑞安项几山傅霖借钞。辛酉先生殉节，书存项氏。同治己巳，先生之子子俊顺年在江宁，介孙中颂言于项氏，得索归；别写副本流传都下，祥符周季贶星诒、吴县王芾卿颂蔚、武进董绶金康、山阴胡右阶念修，皆有迻钞之本。光绪癸卯，先生之孙伯䌹章游吴门，见胡氏钞本，乃更贻书中颂商定体例，缮校付刊。壬子之春，蛰居海上，从伯䌹借观，复为校勘新钞之本，匝月而后卒业。茫茫浩劫，古籍将湮，抱此遗编，如游宛委，萧寒寂寞中亦假以送日耳。

王荆公诗注

宋李壁撰《王荆公诗注》五十卷，有刘辰翁评点者，乾隆辛酉海盐张宗松清绮斋校刻本最精。邵位西先生藏元刊本，即张氏所仿刻者，中缺第三十、第〈五〉十卷末页，劫后为钱塘丁氏所得，复以归邵。余与伯䌹同寓沪北，得见此本，前有位西先生长跋，详述是书流传端绪。适清绮后人张菊生，得元大德辛丑刊本，前有詹太和撰《荆公年谱》及刘归孙序、王常题识，皆乾隆重刻本所无，全帙完好，古香可挹，书中有季沧苇印记，后辗转归丰润张氏者。菊生先后得乾隆刻本至五六册，今复得此，诚奇缘也。位西先生跋一通附录于后。

谨按：乾隆间《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元板类云：《王荆文公诗》，二函二十册，宋王安石撰，李壁注，刘辰翁批点。壁字季章，号雁湖，登进士，累官礼部尚书、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谥文懿，事具《宋史》本传。辰翁字会孟，号须溪，庐陵人，少举进士，宋末不仕。书五十卷，前有刘归孙序，即辰翁之子也。又詹太和所著《王荆文公年谱》目录后有墨记“仆顷问诗于须溪先生，及半山，则恨李注本极少，于是先生出示善本，并得其评点。兹不敢私，命刻之梓，期与四方学者共之。门人王常谨题。”常字士吉，安成人。盖大德辛丑所刻，而归孙序之。太和字甄老，桐庐人。每册首有白文“谦牧堂藏书记”，末有朱文“谦牧堂书画记”，俱横长印。

又按：乾隆六年辛酉武原张宗松重刊《王荆文公诗》，序云：“十年前购得华山马氏所藏元刻本，间取通行《临川集》勘之，篇目既多寡不同，题字亦增损互异，乃叹是书之善，不独援据该洽，可号王氏功臣也。史称季章嗜学如饥渴，今《雁湖集》不存，他著录亦尽逸，惟是书见称艺林，而流传绝少，因重锓以广其传。”又曰：“李氏之注王诗，犹施氏之注苏诗，任氏之注黄、陈二家诗也。山谷、后山诗注，尚有前明雕板；东坡诗注，则宋漫堂先生获宋椠不全本，补缀刊行，今遂家有其书矣。独是书绝无仅有，近代藏书家若绛云，若传是，俱不列其目；华山马氏至晚始得之，故《道古楼书目》亦未之载。衎斋没后，复随云烟飘荡，流转数姓，归予插架。”又曰：“是书首尾完好，惟卷端失去魏鹤山序一篇，第三十卷、第五十卷失去两末页。”又曰：“须溪评点杂乱注中，观者目眩，今芟去，使李注孤行，更觉心目开朗。”又乾隆四十一年丙申张载华识云：“先兄青在，每以失去鹤山序为恨，访求不得。宗人芑堂，好古士也，客冬于武林鲍氏知不足斋，录以贻余，爰属延一侄补刻卷端。”又张燕昌识云：“乾隆乙未冬十一月二十三日，余于杭城好友鲍以文知不足斋灯下，得观李雁湖注《王荆文公诗》宋椠不全本一卷至三、卷十五至十八、卷二十三至二十六、卷二十七至二十九、卷四十至四十七，凡十七卷。目分上中下，每卷尾有庚寅增注，前后有‘晋府书画之印’及‘李氏德圭’诸印。吾宗青在先生曾得马氏藏本付梓，以不得魏序为恨，今鲍氏宋本有之，亟录以俟补入，并详所见卷帙，冀好古者广其传焉。”今按张青在刻本所自出，即此本也。第三十卷、五十卷尾缺页正同。而书中间有夹签，乃删剃须溪评点而设。所云得之华山马氏，此书印记乃吾乡沈椒园先生所藏，岂流转数姓，而马氏晚始得之，不复加图印欤？道光己酉，余得之琉璃厂文华堂书肆。先有张君重刻本，重乡先辈椒园先生故物，且须溪评点亦自有意致，乃以八金易置案头。顷读《天禄琳琅后目》，知内府尚有完全元椠本，前有詹太和《王荆文公年谱》。张青在重刻序例，恨荆公独无年谱，姑取《宋史》本传刻附卷首，不知原书自附年谱也。又有刘归孙序，及王常题识，刻书年月。张君但据陈直斋解题，恨不得魏鹤山序文，不知魏序作于嘉定七年，季章门人李西美醇儒初刻是书之时，宋本有之，元本未必重载也。谦牧堂乃大学士揆叙家印记。揆叙乃明珠之子，刻《通志堂经解》之成德，其兄也。咸丰元年六月二十日辰记。

黄道周夫妇所书孝经卷册

漳浦黄忠端公书《孝经》卷、册各一，忠端夫人蔡氏所书《孝经》卷一，汉阳叶氏所藏。忠端自跋，一为辛巳

秋，一为辛巳八月，皆请室中笔墨也。（册旧藏亳州何氏。忠端自题曰："第二十九本有跋语五条。"卷旧藏元和毛氏，有忠端自跋一，彭绍升所作颂一。）

按：忠端公《孝经》别本自跋云："向在西库写此经一百二十本，其七本有补《豳风》，（庶人章末引诗云："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书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余八十本俱依石台原本，又三十三本以'聿修厥德'移于'天子'之首。西库无佳笔，俱用秃笔书之。"云云。叶氏所藏，殆即其时所书？

蔡夫人善临池，代公作行草几夺真。《孝经》卷题"崇祯甲申秋望日偶录"，盖临忠端书。叶氏又云："夫人书《孝经》别一卷，末题'明忠烈文明伯武英殿大学士黄道周妻蔡氏玉卿书于石养山中之斋室'，凡二十九字（先生尝为夫人易名孝徵），不著年月。忠烈谥，隆武以赠此卷当是丙戌后作。

忠端尝进《孝经大传》，其序云："臣绎《孝经》微义有五，著义十二。是十七者，以治天下，选士不与焉，而士出其中。"盖深痛于杨嗣昌、陈新皆夺情而起，无父无君之言满天下，乃退述是经，以补讲筵之缺。崇祯庚辰，被逮白云库下，诸狱卒不敢有望于公，惟日奉纸札丐书。时公拷掠备至，血肉淋漓，日据败几书《孝经》以当役钱而已。忠端《孝经》定本，善化贺耦庚先生尝刊于黔中。余家有是本，幼童入塾，即以是本课之。

黄道周疏

忠端屡上疏，言："自古迄今，决无数米量薪可成远大之猷，吹毛数睫可奏三五之治者。"又云："自古外患未弭，则大臣一心以忧外患；小人未退，则大臣一心以忧小人。今独以遗君父，而大臣自处于催科比较之末。行事而事失，则曰事不可为；用人而人失，则曰人不足用。"此数语，自来亡国之臣皆蹈此辙，可胜叹哉！

倪元璐手稿

倪文正公元璐手稿四册。前二册皆疏稿，大抵为户部尚书时事，论兵饷、漕粮、开采、钞币、盐务、车户，凡九首，格式与本朝奏折略同。书牍三通、诗文一百十首，中多涂乙。旧藏绍兴陈氏留古斋，今为日本长尾甲雨山所得，余从张菊生转假读之。忠贞遗墨留天地间二百七十年，乃为东人所获，惜哉！

按《四库书目》：《倪文正集》十七卷，续编三卷，奏疏十二卷，讲编四卷，诗集四卷。文渊阁著录其诗，又收入《乾坤正气集》。别有《鸿宝应本》十七卷，今有传本。又公门人唐九经尝梓公遗诗，未见。

甲申传信录

《甲申传信录》钞本四册，当湖稗农钱■撰，凡十卷，每卷以四字标目：卷一曰"睿谟留憾"（癸未八月至甲申三月），卷二曰"疆场裹革"（秦、晋、燕死难诸臣），卷三曰"大行骖乘"（甲申三月在京殉难诸臣），卷四曰"跖餔余脔"（李闯拷掠诸臣），卷五曰"槐国衣冠"（李闯除授京省伪官），卷六曰"赤眉寇略"（李闯始末），卷七曰"董狐剩笑"（甲申前后楚、豫、燕、齐事略），卷八曰"桑郭余铃"，（吴三桂借兵复仇始末。）卷九曰"戾园疑迹"（伪太子始末），卷十曰"使臣碧血"（左懋第北使殉节始末）。自叙云："一时人士所纪述者，有《国变录》、《甲申纪闻》、《国难纪闻》、《见闻纪略》、《国难睹记》、《变难确传》、《燕都日记》、《陈济生再生录》、《孤臣纪哭》、《陈方策揭》，凡十余家。"今诸书传本不恒见，盖遗佚者多矣。

鲁春秋

《鲁春秋》，不著撰人姓名，记鲁王监国时事。其《监国纪》有云："弘光元年乙酉夏五月，南京不守，江南及浙西郡咸望风下，杭诸绅奉皇太后命，敦请潞王翊镠监国。甫三日，因原任都督陈洪范籍士马钱粮北款，钱塘知县顾咸建不从弃去，诸生沈乘建守城之策，百姓昵王慈，立杀乘。原任兵部主事王道焜、行人司行人陆培不应召自杀。"云云。按：王、陆二公死节，见于纪载綦详，独沈乘被杀，知之者鲜。《杭州府志·忠义》亦不载其人。乘字孚中，仁和诸生。武林且款，乘独大言谁主降议可斩，请留方、郑二总兵合守，空武林门外民廛宿师。猝死，论者追惜之。《鲁春秋》只传钞本，特表而出之，以补志传之缺。

罪惟录

刘翰怡京卿得海宁查伊璜所著《罪惟录》，凡一百册，分纪、志、传三门。其书崇祯曰"毅宗烈皇帝纪"，弘光曰"安宗简皇帝纪"，后列鲁监国、唐王、桂王则书曰"附"。志其目二十七：曰天文、曰五行、曰冠服、曰艺文（专录敕撰书及赐碑）、曰舆图、曰礼、曰乐、曰土地、曰贡赋、曰屯田、曰河渠、曰班爵、曰陵志、曰科举、曰直阁、曰铨部、曰典牧、曰茶法、曰锦衣、曰学校、曰职官、曰外戚（缺）、曰将帅、曰盐、曰数、曰封爵、曰属夷。传凡三十五：曰皇祖祢列传、曰皇后传、曰太子传、曰诸王列传、曰翼运王国列传（徐寿辉等）、曰翼运外臣传（蔡伯颜等）、曰启运诸臣传（功臣）、曰抗运诸臣传（靖难）、曰理学诸臣传、曰经济诸臣传、曰荒节（二字破损）诸臣传（内有三杨诸臣）、曰致命诸臣传、曰谏议诸臣传、曰讽谕诸臣传、曰清介诸臣传、曰乘时诸臣传、曰循谨诸臣传、曰文史诸臣传、曰武略诸臣传、曰播匿诸臣传、曰隐逸传、曰侠烈传、曰独行传、曰庸误诸臣传、曰方外、曰艺术、曰回误（两传三人。张沈论之曰悔，高明天渊、李征臣论之曰傲）、曰闺懿（分子目）、曰宦寺、曰奸壬诸臣传、曰叛逆、曰西蕃、曰蛮苗、曰胜国列传、曰外国。别有列朝帝纪逸篇、列朝逸传，则纪传删余也。纪前序一首，为全书之叙；志前序一首，则专论志列者。二序草书学晋人，艺风定为伊璜自书。伊璜于庄氏史案牵连罹祸，而不知其闭户著书，乃有此巨帙，为弘光作纪，大书庙谥。雍、乾间书禁至严，此书幸存，二百余年沉埋秘籍复出人间，奇已！书中于

本朝未入关前，则书曰“东师”；入关以后，书曰“北师”，并无“胡”、“虏”字样。每卷首眉间，有“大清顺治三年编”、“大清顺治四年编”等字，疑为后来人所增，亦不知何所据也？

按：伊璜原著，本名《明书》，为百二十卷，后改名《罪惟录》。其自叙署名左尹，字曰非人，有“他时复原名之日，即此书亦复旧明之日”语。伊璜名继佑，以应试时吏误书作佐，遂名继佐，入粤后乃隐名曰左尹云。

爝火录

《爝火录》三十二卷，江阴云墟散人李本天根撰。记甲申以后福、潞、唐、桂、鲁诸王事，起顺治元年三月十九日庄烈帝殉社稷，至康熙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鲁王薨于金门止，凡十有九年。后有附记一卷，则康熙二年至二十九年台湾郑氏始末、三藩叛后之事。有乾隆十三年六月自序。名爝火者，深慨夫三王臣庶以明末余窃，不自照烛，妄思西升东坠，遂取灭亡，为可哀也。卷首有论略一卷，持论极有识。又有纪元续表一卷。引用群书一百十七种，又采各省通志及诸家文集、年谱三十七种。其书用编年体，排日纪事。前数卷纪李自成破燕京及南都立国事，最繁重；后数卷纪永明王事，稍简略。书中多载奏疏、文檄、书牍，为他书所未见者。今亦为刘氏嘉业堂所藏。引用书目附录于左：

《御览资治通鉴明纪纲目三编》、《明史》、《通鉴纪事本末》、《三藩纪事本末》（青浦杨陆荣采南）、《绥寇纪略》（吴梅村伟业）、《大事纪》（沈国元）、《甲乙事案》（竹坞遗民文秉荪符）、《先拨志始》（文秉）、《明末五小史》（王氏三余集）、《明季遗闻》（邹漪流漪氏）、《南北略》（计六奇）、《殷顽录》（杨陆荣）、《酌中志》（刘若愚）、《求野录》（客溪樵隐邓凯）、《也是集》（自非逸叟）、《明朝怪异杂记》（襄阳道人石麟）、《核真略》（凫岫杨任〔仕〕聪）、《所知录》（钱秉镫余〔饮〕光）、《东明闻见录》（行人司行人瞿共〔共〕美）、《足征录》（堵雪怀）、《甲乙史》、《甲乙汇略》、《樵史》、《国变录》、《忠逆定案》（方以智）、《国难录》（徐凝生）、《公道单》、《明纪辑略》、《启运录》、《明名臣贤行录》、《崇祯遗录》、《崇祯宫词》、《流寇始末》、《甲申忠义传》、《寇志》、《知寇子》、《三朝要典》、《平寇传》（赵吉士）、《志忠传》、《忠义传》、《续表忠记》、《忠贞轶记》（顺天教授徐君懋〔懋贤〕）、《侦侠记》（志□）、《蜀难纪略》（太仓沈豹文）、《乱蜀始末》、《两广纪略》（华复蠡）、《两粤新书》、《粤游记》、《岭南诗纪》（土隼蒲衣氏）、《仿指南录》（康范〔范康〕生）、《闽游月记》（华廷献）、《维扬殉节略》（史德威）、《嘐城惨屠录》、《江阴城守记事》（许重熙）、《江阴守城死事诸人传》、《江上遗闻》、《海角遗编》（七峰樵道人）、《海滨私记》、《海甸遗闻》、《虞山妖乱志》（冯己苍舒）、《过墟志感》、《闽幕纪略》（许旭九）、《闽中杂记》、《画壁遗稿》、《安龙逸史》（溪上樵隐）、《滇考》、《滇黔耳闻》（溧阳苍水老人彭珏）、《孙可望据云贵始末》（马玉）、《征西机略》（稽永福）、《征行纪略》（马君辉玉）、《北游纪略》、《南归草》（黄孔昭）、《北墅绪言》、《北墅手述》、《政余笔谈》、《鸡窗剩言》、《柳轩丛话》、《思庵闲笔》、《三垣笔话〔记〕》（李给谏清）、《啸虹笔记》、《坚瓠集》、《翦寇录》、《诛巢新编》、《万花金谷》、《谈往》、《议撮》（于燕方）、《愚公考略》、《复社纪略》、《太白剑》、《怀秋集》、《遗愁集》、《快心传》、《桂园夜话》、《蛮司合志》、《忆记》、《旷园杂志》、《一席纪闻》（顾呆命子点麃辑）、《录异》、《板桥杂志》（余无怀）、《肃松录》（谭吉璁）、《后鉴录》、《冥报录》（陆丽京）、《成仁录》（屈大均）、《辍耕录》、《野史》、《义史》、《杞史》（沈国元）、《绥史》、《寄园寄所寄》（赵吉士恒夫）、《觚剩》（钮玉樵琇）、《岳半主人偶编》、《大有奇书》、《西皋外集》、《盛京赋》、《拾烬余闻》、《殉节录》（徐敷一名玄纪左懋第使）。使下疑脱数字，或当曰使北事也。

参考诸书：《畿辅志》、《江南通志》、《山东通志》、《山西通志》、《河南通志》、《四川通志》、《湖广通志》、《江西通志》、《浙江通志》、《福建通志》、《广东通志》、《广西通志》、《云南通志》、《贵州通志》、《常州府志》、《苏州府志》、《无锡县志》。

取裁诸书：《李忠毅公年谱》、《华凤超年谱》、《张玉笥死难事略》（许重熙）、《堵文襄公传》、《洪承畴行状》（洪士铭）、《吴梅村集》、《陈孝威壶山集》、《侯朝宗集》、《魏叔子集》、《钱牧斋集》、《汪琬尧峰文集》、《钱陆灿集》、《瞿起田集》、《金道隐集》、《戴名世集》、《邵长蘅集》、《朱彝尊集》、《李翰业集》、《沈归愚文钞》、《陆铁庄集》。

流寇长编

《流寇长编》二十卷，吴江戴笠耘野、昆山吴殳修龄同辑。纪明季流贼始末，起崇祯元年戊辰，终康熙三年甲辰。前十七卷，以一年为一卷，排比月日，纪载綦详。卷十八下，增“甲申剩事”四字，其叙闯、献事，兼载弘光、隆武、永历三王事，至桂王为吴三桂戕害而止。末有流寇长编始终录一卷、补遗一卷。前有自叙二首，痛言思宗好察，好佞，好小人，好速效，好自大，好自用；廷臣善私，善结党，善逢迎，善蒙蔽，善守资格，善因循，善大言虚气，煤山之祸众力所成，闯贼独受其名耳。其后论列国事败坏所由，凡四十八事。于天、崇两朝朝政之窳，兵机之失，言之痛切。是书仅钞本，为礼邸旧藏，有“宗室文悫公家世藏”、“礼邸珍赆”、“檀尊藏本”、“礼府藏书”四印。伯羲祭酒藏书之一（书面有王文敏公题字），近为张菊生所得，藏涵芬楼，余借观记其大略如此。

阅《流寇长编》卷十七，纪甲申三月甲辰日一事，云：“京官凡有公事，必长班传单，以一纸列衔姓，单到写‘知’字。兵部魏提塘，杭州人，是日遇一所识长班亟行，叩其故。于袖出所传单，乃中官及文武大臣公约开门迎贼，皆有‘知’字。首名中官则曹化淳，大臣则张缙彦。此事万斯同面问魏提塘所说。”按：京师用长班传送知单，三百年来尚沿此习，特此事绝奇，思宗孤立之

势已成，至中官、宰相倡率开门迎贼，可为痛哭者矣！

敦煌石室影照本

上虞罗叔蕴振玉喜藏书，耽玩古籍，考订宋、元版本尤精确。辛亥京师变乱，避地日本西京，乃以所得敦煌石室影照本（原本为法人伯希和亲至石室所得，伯以影照本转饷叔蕴），影印十八种，皆中土久佚之珍秘，石室遗书之精华。盖原卷既归欧洲，东方学者无从窥见，叔蕴节缩衣食为之传布，俾千年秘笈复显于世，弥可宝贵。叔蕴于每书后皆有考订，精博无伦。士鉴购得之。兹列其目如左：

《东山学舍精印鸣沙石室佚书总目》
《隶古定尚书》（夏、商、周书）
《麋信春秋谷梁传解释》
《论语郑氏注》
《六朝写本晋纪》
《春秋后国语》
《阃外春秋》
《水部式》
《沙州图经》（附《西州图经》）
《诸道山河地名要略》
《十道志》
《张延绶别传》
《太公家教》
《阴阳书》
《星占》
《修文殿御览》（附《兔园策府》）
《唐人选唐诗》

右十八种，用玻璃版上等宣纸精印，大小悉照原卷尺寸，与原迹丝毫不爽，诚奇观也。前十七种均为原卷旧题；惟唐诗一种残缺，无标题，叔蕴以所写皆唐人诗，又确为唐人写，乃以《唐人选唐诗》名之云尔。

宋椠刘梦得集

日本平安福井氏崇兰馆，多藏宋、元板本旧籍，中有宋椠《刘梦得集》三十卷，外集十卷，为东山建仁寺旧藏，相传千光国师入宋时赍归，后归福井。阳湖董授经康，收藏考订与叔蕴相伯仲，壬子之春，相将东渡，侨居西京，崇兰馆藏书遂得遍览。刘集首尾完善，乃假归，以珂罗板影摹，佳纸精印。集每半叶十行，行十八字，中缝有刻工姓名，书体遒丽，纯仿《开成石经》，真海内奇宝也。授经自跋谓："际此流离转徙，牵于结癖，投掷巨赀，以印此书，殊不自量，然获此百部行世，不啻贻传百部真本。举凡旧钞明刻，讹谬相绳，艺林向奉为珍秘者，可概供覆瓿。"于中山是编功非浅鲜。读是跋，为是书幸，又为董君慨矣。

西湖老人繁胜录

《永乐大典》卷七千六百三杭字部，有《西湖老人繁胜录》一卷，向无传本。甲寅冬，缪筱山得于京师，后归菊生，刊入涵芬楼丛书。惜鱼豕满目，余粗为校正之。其书杂记临安故事，自岁节朝贺、孟夏诣景灵宫、佛生日、端午节、六月六日崔府君生辰、暑月纳凉、孟秋行幸、中秋观潮、冬孟驾诣景灵宫、宁宗圣节、一阳节、预赏元宵，以及春教秋教殿司诸军水教，次第铺叙。上自朝仪，下至市易、僧尼、瓦子、勾栏、戏剧，凡器用、饮馔之属，纤悉毕具，亦《武林旧事》之亚也。

永宪录

《永宪录》六卷，江都萧奭撰。卷首纪祖宗创造制度，卷一纪康熙六十一年事，卷二纪雍正元年事，卷三纪雍正二年事，卷四纪雍正三年事，卷五纪雍正四年事，卷六纪雍正五年至六年二月以前事。钞本每叶中缝有"吟梔仙馆"四字，惟一卷书"周氏小嫏嬛馆"，盖两家合钞本也。此钞本先大父旧藏，同治七年自太原南归，行河洛间时，积潦数百里，车行至艰，载书之车屡覆，往往堕泥淖中，夏抵杭州，发箧则书为水厄，多朽腐不可收拾，此本文字亦大半残缺，其可辨识者十之六七耳。余尝摘录其自叙文，曰：

恭惟圣祖仁皇帝，聪明□□□□文武，享国六十有一年，深仁厚泽，沦浃万方。我世宗宪皇帝继□□统，峻德丰功，殊恩异惠，不崇朝而遍海宇，重熙累洽，□□□□。小臣伏处草茅，生逢圣世，每思歌咏□□。皇史实录，所未得见。岁壬寅□□□恭载□□□授受之时，适阅邸钞，因略记大端。既伏读登极诏，引孔子三年无改之义，且有永遵成宪不敢更张之旨。故复搜集甲辰及戊申二月以前事，备谅阴后三年，而实见我世宗宪皇帝宁人敷治，事事必推本于先帝；成模大烈，善则归君之美。孝思所至，蟠际上下，日月合璧，五星连珠，而天昭其瑞，河清五省，谷秀九歧，而地启其祥；百岁骈登，三男并育，而人臻其庆。千古未有之事，萃于千古未见之时。且草野遗贤，尽搜罗而在列；积赋浮租，悉蠲除以更始。明良喜起，物阜民安，何其至哉！若夫放流诛殛，圣代岂废兵刑，彼天潢觊觎之萌，由十年储位之虚，愚氓浮议，□□□一二奸顽造作无稽，以污人圣德惑众，闻究之雾□□□世宗宪皇帝之光明正大，昭然亿万臣民之心目，亦诸人之自绝于天耳。□□因时变易，罔非监于先世旧章，今上皇帝复加裁酌，必曰奕祖攸行，此圣祖仁皇帝所以垂法万世也。集既成，其中残失良多，以俟多闻者续之。或曰："不慎，其以僭妄取戾欤？"小臣曰：然然否否。生太平之世，饮和食德，皆当不忘累朝之盛美，况丁未秋，有一切诏旨许官吏纪载刊刻共晓之令，遂窃取以有斯编，奉扬诏意，名为永宪云。其凡例附后。乾隆十七年岁在壬申，嘉平上浣，江都草泽臣萧奭拜手恭纪。

按是书世鲜传本，缪艺风前辈得残本一卷，刻入丛书，欲得余家残本补之。时客海上，未暇归检藏籍，后数年而艺风殁矣。钞本缺字太多，今掇拾记此，以存概略云。

杭州古志

杭州古志，北宋图经无考，至南宋而有临安三志。

乾道志十五卷，惟寿松堂孙氏藏宋椠残本三卷，采入《四库全书》，其后凡三刻：仁和丁氏《武林掌故丛编》本、仁和孙氏影宋本、会稽章氏四川刻本。

淳祐志，存者仅六卷，见阮文达《四库未收书目》，胡书农学士从《永乐大典》录出，厘为十六卷，于寺观独详，见学士《崇雅堂诗集》自注。丁氏《武林掌故丛编》本八卷，题曰《淳祐临安志辑逸》，盖原稿经乱又佚其半矣。

咸淳志百卷传钞本，得九十六卷，则钱塘汪氏振绮堂影宋刻本也。

松月堂目下旧见

顺德李仲约侍郎藏《松月堂目下旧见》六册，钞本，不著编辑人。侍郎据书中"康熙三十五年二月三十日随上亲征"及"先考皇八子"云云，定为廉亲王允祀之子。允祀，于雍正四年命圈禁高墙，改名阿其那者也。书中纪载，首国初创业主帅，次天聪年主帅，次顺治年主帅以及议政大臣、参赞大臣、随征明大臣，次康熙年议政大臣、参赞大臣，雍正年议政大臣、参赞大臣、军机大臣（七年六月初十日，以西北两路军兴，钦派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密为办理军机事务。按军机大臣之设于雍正初年，人人知之，而未详年月。《东华录》、《南省公余录》、《养吉斋丛录》皆云雍正初，此则年月日皆具，亦故事所当知者）。乾隆年议政大臣、参赞大臣、军机大臣，次宗人府，次领侍卫内大臣，次散秩内大臣，次内阁（分满、汉），次翰林院，皆详著爵秩姓名，及任事年月。议政、参赞以下，并详其升、授、署、调、降、革、薨、卒，汉人或注其籍贯。（以上仅就所见第一册言之。）天潢贵胄能秉笔纪述，至为难能，而其书不传，可叹也！

《目下旧见》首叶载诗一首，云："可喟当年一念差，因何流落帝王家，我本西方一衲子，黄袍换却紫袈裟。"盖世祖之作。旧时传世祖弃臣民，实遁迹为僧，疑为齐东野人语。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相传咏世祖端敬皇后董鄂氏事，有指《目下旧见》所载诗为证者。细绎词意，疑是世祖未升遐之前所作语，若禅悟，不可臆断也。

绣谷亭熏习录

吴尺凫《绣谷亭熏习录》稿本，旧藏瞿氏清吟阁。庚辛劫后，丁松生得集部稿本二册，起楚辞，终明人别集，凡二百一十余种，惟缺总集。《清吟阁书目》亦为丁氏所得。据书目，《绣谷亭熏习录》八册，此当是原书第六、七册。近岁丁氏书散出，湘潭袁伯夔得之。仁和家印臣昌绶又得经部《易》类一册，乃与集部并为校刊。《易》类凡一百五种，原册内有附记一纸，备载子目：《易》一百二十九、《书》三十、《诗》三十一、《春秋》五十九、《周礼》十三、《仪礼》十、《礼记》二十三、《三礼》六、《乐》八，是《易》类尚缺二十余种，似为未成之稿。同里先正遗书放纷，断璧残珪，弥可珍惜。印臣好右〔古〕勤学，尤有足多者。

订讹类编

湘潭叶奂彬吏部藏杭堇浦先生《订讹类编》六卷，其目曰义讹、事讹、字讹、句讹、书讹、人讹、天文讹、地理讹、岁时讹、世代讹、鬼神讹、礼制讹、称名讹、服食讹、动物讹、植物讹、杂物讹，凡十七类。自序言："丙寅春，海宁门人范鸣远鹤年邀予作观海之游，因寄其听涛楼者几半载，爰出是编与老友俞正之楷共相订质，暇时遂次而编辑之。"按：是书无刊本，旧藏汉阳叶氏平安馆，奂彬将梓行之，长沙变乱之余，此事遂废。

句余土音

全谢山《句余土音》三卷，嘉庆间广州有刻本。癸丑，吴兴刘承幹贞一得钞本八册，分为三十二卷，鄞人陈铭海星涯注。铭海，诸生，性嗜书，手钞乡先辈诗文集盈箧，卒年七十七，著《鸥雨山庄诗草》，见光绪《鄞县志·艺文》七。注文极繁富，不免博而不精之弊。卷一至卷二十八，皆甬上故事及咏四明土物；卷二十九，为拟薤露词，凡七十五首；卷三十至三十二，为甬上杂歌，皆为明季忠义而作，江东风节，照灼千古。甬上一隅，遗闻轶事可传者如此之众，以今絜古，当何如耶？

郝莲所选清人诗

杭州驻防旗人郝莲，字青门，号饭山，自号石甑山樵，著《说饼斋吟草》。丁氏《杭郡诗三辑》采其诗，误作钱塘人。近乌程刘翰怡得其所选国朝人诗凡五十六册，盖从朱氏结一庐散出者，与华阳王雪岑所藏二十册，纸墨一色，皆精钞本，搜采极博。余从两家借观，综其所采诸书凡三十八种，皆总集也，编次体例尚未尽善。窥其选录之旨，实主阐幽。卷首以亭林为之冠，明季遗老甄录最夥，或系小传，遗闻轶事往往而在。起国初，讫乾嘉间。详于山泽而略于台阁，以诗存人，用意良厚。每卷尾间，自记校读岁月，始于庚寅，讫于乙未，用力可谓勤矣。翰怡欲为剑龙之合，余谋诸雪岑，慨然诺之，亦文字中一重公案也。

余记此后两月，复得三六桥都护所刊《柳营诗传》云："青门善画耽吟，终身不娶，蓄书数万卷，著《西湖竹枝词》、《说饼斋集》，嘉庆初浙江布政南昌刘鉽为刊诗一卷。"

郝氏诗选中有朱彬儒、龚蓝田、张元麒三人诗，皆杭人，为《诗辑》、《续辑》、《三辑》所未经搜及者，亟录存之。

朱彬儒字钱湖，钱塘人。《冬日同郝青门俞蕈香游龙门岭》："探奇须绝顶，双屐蹑层云；木落山逾瘦，涧深泉不闻。偶逢樵牧侣，暂与鹿麋群；目极苍茫际，前峰正夕曛。"《仲春作》："鸣榔惊晓梦，新水溢方塘；日暖花如醉，春晴草亦香。湘帘笼翡翠，芳砌睡鸳鸯；无事研书坐，莺啼昼渐长。"

龚蓝田字是璋，号半聋，钱塘布衣，精篆刻。《送别

吴子佺思归里》:"寒风欺瘦骨,怅望白云留;纵有千尊酒,难销万斛愁。覆巢危已甚,结隐念应休;料得高堂在,相怜戒远游。"《送刘子小山》:"千山连抱水环围,听唱骊歌送客归;惆怅别情谁得似,江南江北雁分飞。"

张元麒字孔书,号朴庵,钱塘人,喜吟咏,善饮酒。忆三十年前朝夕过从,嗣出,各为饥驱,而朴庵两遭回禄,四丧其妻,年五十甫得子,居室又遭煨烬,于是席卷一空,潜居江口,旋闻病殁。余与蕈香往访,尽日不得其居址,盖其耿介之性耻于干人,寄居外家,邻里不知其姓。其后屡询居人,言其外家亦已迁移,不识又在何处,不特其诗稿不可得,即其子亦不可知。兹于旧箧中得其寄怀诗一首录后。《秋日寄怀诸友》:"忆自论交久,怜予见日疏;岂因鸿雁少,不寄一行书。别后秋将晚,相思月落余;问君重九日,把酒意何如?"

右三人皆穷巷癯儒,姓名不出里闬,郝氏以故旧之交,录其数什,幸而获存,不可听其湮没也。

又《续辑》卷三十二,有陶肇,钱塘人,字两峰;郝选作磐,钱塘布衣,字净蘅,有《两峰草堂诗钞》。《三辑》卷十九,有陆洄,字文水,钱塘人;郝选作钱塘举人,有《螺峰草堂集》。

明诗纪事

陈松山给事田辑《明诗纪事》百余卷,所收明人别集五百余种、总集二百余种。国变后,贫不能出都,乃以此七百余种之书全售于日本人。先是,张菊生闻陈书至沪,将筹二千金购之,未及议值,而先为东人所得。惜哉!

南宋宝祐四年登科录

庄芝阶舍人家藏《宝祐四年登科录》,榜首为文信国,而陆秀夫、谢枋得并列二甲。天水将亡,而是科人才独盛,黄芗泉先生尝为长歌咏之。按录中凡六百一人,其最著者:二甲第三人罗椅,庐陵人,饶双峰高弟;四甲第四十一人柴随亨,与其兄弟隐于榉林九礤之间,人称柴氏四隐;四甲第八十一人陆梦发,官太府寺丞,有《乌衣集》;四甲一百五人黄震;四甲第一百十七人舒岳祥,学者称阆风先生;五甲第三十八人薛嵎,有《云泉集》;五甲第一百二十一人胡三省;五甲第一百七十人陈著,有《本堂集》。是科覆考检点试卷官为王应麟。录首载六月一日准敕依格赐进士期集钱一千二百贯文、小录钱五百贯文;七月一日准省札,为期集所支用不敷,再给降题名小录钱一千七百贯文,并见诗注。劫火以后,此录不知尚在人间否?

武林览胜记

堇浦先生著《武林览胜记》四十二卷,无刻本,友石山房高氏藏钞本,题"仁和杭世骏大宗辑,东里卢文弨召弓校"。其目为水利、堤塘、桥梁、园亭、寺观、祠宇、古迹、名贤、方外、物产、冢墓、碑碣、卷帙、书画、艺文、志余、外纪,体例与《西湖志》相近。志余、外纪各卷,采摭尤备。旧为何春船元伟藏,又有"何梦华元锡"印。春船录《两浙经籍志》一则于卷前,云:"赐书堂孙氏尝以此书进呈,外间稿本流传绝少。"

寒夜丛谈

《寒夜丛谈》三卷,仁和沈梅村赤然撰。曩录入《杭州艺文志》,未见刊本,比得新阳赵氏光绪乙酉刊本。第一卷谈理,取前哲之美言寓言有关于持身接物者,盖刺取诸史诸子精言而发明之,体类连珠,而不作骈俪语。二卷谈礼,自叙谓迩来吾乡丧葬婚嫁诸礼多不合于《礼》,因举古礼而以今俗类举之,以示砭俗之义。三卷谈琐,多述官直隶时所闻见,颇关掌故。末附论作文、作诗及学书,凡数则,盖为其子弟辈道也。先辈随笔纂录,皆不虚设如此。

吴农祥遗稿

吴星叟征君农祥,撰著宏富,见于乾隆《杭州府志·艺文》者凡三百四十二卷,而世间传本绝鲜。相传征君遗稿藏萧山王小谷太史家。丁氏八千卷楼藏征君手稿二十九册,其后丁氏书归江南图书馆,此本乃复出于金陵市上,孙康侯峻得之。余又见杨见心家有《流铅集》十六卷,一章藻功序,方文辀棨如选定,征君子裕僧弥校字,嘉庆丁卯泰州宫节溪增祜藏。跋云:"游京师时,王征君平圃所赠,平圃则得诸浙人云。"

杜集袖珍版

仪征郑枫人沄官杭州知府日,尝刊《杜集》,曰玉句草堂本。其自叙谓:"《杜集》椠本不下数十百家,笺释注解,言人人殊,乃取旧本之善者刊为袖珍版。劳人仆仆舟舆,便行箧也。笺注概从删削,以少陵一生,不为钩章棘句,以意逆志。论世知人,聚讼纷如,盖无取焉。"余旧藏此本,行役万里,必以自随。枫人有《玉句草堂诗集》,未见。杨芷睛《雪桥诗话》中载其一诗,又有词三卷,为其婿竹友所刻(枫人以召试得中书,官杭州,修府志,体例颇善)。

张问陶日记

张船山日记二册,自题为《己庚杂记二卷》,首叶五行云:"此乾隆己酉、庚戌冬春之际,从栈道北上纪程之书也。仆戊申春北上,己酉夏西还,己庚之际又北上,辛亥夏又西还,游云栈四,此其一也。惜前后三次皆无日记,聊存此以为谈助。嘉庆丁巳正月元夜,重订于京师。"末一叶自序云:"武陵渔父入桃花源,及归,处处志之,盖桃源人自忘情,而渔父固有情人也。余北马南船,足迹半天下,然烟云过眼,情随事迁,每于灯窗默坐之余,偶一追念旧游,往往昏如隔世,以今视昔,感慨深矣。近自己酉闰夏以来,订散记一编,一身之动静喜怒,逐日记之。家居从略,出游则琐屑必书。日积月增,滥如市侩间酒肉帐簿。东坡诗云:'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余亦恐岁月易迁,浮迹难定,聊

借此以留之而已。遂州张问陶，梦名麟青，书于凤县客舍，时乾隆五十四年，除夕前一日灯下造。"册中所记，纤悉必详，每杂以诙谐之词。排日有诗，以咏史事者为最胜。其梦名麟青，他书所未见也。旧为姚伯昂所藏。伯昂，船山门下士。道光乙酉得于厂肆，今在张绍原元普家。

云南备征志与滇系

山阴王乐山某，在阮文达滇督幕府，与修《云南通志》，与文达持议不合，辞去，著《云南备征志》若干卷，以示师荔扉。荔扉同时著《滇系》一书，亦与《通志》有异同也。《滇系》既刊行，乐山所著世鲜知之。前乎乐山者，有倪某在鄂文端幕府，著《滇云历年传》，滇中有刊本。倪氏后人流寓昆明，版尚存，而印本绝少。乐山《备征志》，叶柏皋提学滇中，尝以稿本寄上海商务馆印行之，惜尚缺五卷，无可搜寻矣。倪君佚其名字，性兀傲，居文端幕，每晨起即收拾卧具，中弃白金百，以备资斧，至夕始启之，日以为常，盖示偶不合即襆被去也，时人目为"倪怪"云。

烟海纪闻

《烟海纪闻》钞本八巨册，不著撰人姓名，自署曰闲园散人，纪道光间禁烟事。首录黄鸿胪折子；次廷臣会议折及谕旨；次林文忠拟议章程折二、片奏二，附戒烟药方；次林文忠为钦差大臣谕各国夷人文一道。此后记载，不分门类，略次年月，凡上谕十六道，浙抚、闽督、浙提督、江督、广督、直督前后奏折十八、奏片三，四省督抚会奏折一，钦差伊里布奏折一，杨提督奏折一，广督抚咨浙抚藩、咨钦差伊咨文各一，漳州知府、乍浦同知禀各一，裕抚致周督书一，林文忠家书一，粤人致闽人书一（无姓名）。又英国人呈皇帝文、照会闽提督文、伪示文、致定海地方官书各一，又白夷供词一，又杂采粤东日报、各州县探报，全粤义士公檄、三元里义民告白、小说目录、感事诗、日记、书札、谣文（骈体）之属。最后则夷人照会及要求款目、奏定和约折子（附清单）。而以廷臣议复收税事宜折子终焉。揣其词意，似是粤东人所为。虽编次漫无条理，而于此案本末大略已具，亦足资后来考镜矣。

朝鲜诗录

先工部兄手钞《朝鲜诗录》，凡四册，盖从洪洞董研秋检讨文涣借钞。第一册自契逊、郑梦周以下至女道士许景樊各诗，皆全录《明诗综》。自王徽以下至高丽妓德介氏止，凡十家，似是入国朝后诗人。其后又录郑梦周诗，几盈二册，繁简失当。又自柳得恭至李丰翼二十九家中，如申锡愚有与冯鲁川、王霞举、黄翔云倡和之作，朴珪寿有赠沈仲复、董研樵（即研秋）之作，赵云周、徐衡淳、申辙术、宗源奎、赵徽林均有和仲复、研樵、霞举、翔云之作，徐相雨有怀倪豹岑、方小东、李芋仙之作，俞致崇有同许海秋、黄翔云、王顾斋、董研樵谒顾亭林祠之作，则皆同治初来游京师者。二百年来，朝鲜诗人奚止此数，董君采辑未博。以其为先兄遗墨，且首尾精整，无一率笔，乃装治而谨弆之。

石经仪礼考文不许兑入浙江

阮文达《石经仪礼考文》书面有一木记，曰"濂溪周氏书屋刊，在苏扬发兑，奉宪谕不许兑入浙江。"此语殊不可解。

再记西湖老人繁胜录

《永乐大典》卷七千六百三杭字部，有《西湖老人繁胜录》（似从《大典》本迻钞；非原本也）。缪艺风前辈得于京师，以贻张菊生，刊入涵芬楼秘笈。是录纪南渡临安繁盛之状，自来未见著录。钞本不精，讹敚满纸，菊生属为校勘。客舍无书，仅为校正讹字，疑者缺之。西湖老人不详其姓名，录称宁宗圣节，又言庆元间油钱云云，似作追溯语，当是理、度两朝时人。所纪起岁节圣驾登殿奏贺，讫于守岁饮酒、雪夜散絮胎纸被、饭贴子诸事，皆按岁时月日次第记事。其大者，若郊坛祠祀、禁中大宴、春秋教场、登门放赦；其细者，市易、僧尼、戏剧、瓦子、勾阑，凡器用饮馔之属，纤悉毕具，间以市井俚语，如操土风。凡有标题，不复提行。远不逮《梦粱录》、《武林旧事》体例之善，大抵信笔记述，与吴自牧、周密有意著作者殊科。然如所言金国奉使贺生辰一节，及京都有四百四十行及四山四海诸名目，多出于二书之外。当日行都富庶，朝野酣嬉之象，殆可于言外见之。涵芬楼刊成后，原本不知何缘复出？孙康侯于沪上书摊得之，自秣陵寄示，乃重识其缘起如此。

陈仅著述

鄞人陈仅，字余山，又号渔珊，道光间官陕西，历延长、紫阳、安康诸县，有惠政。所著《济荒必备》一卷、《捕蝗汇编》四卷、《南山保甲书》一卷、《竹林答问》一卷、《读选意签》一卷、《文莫书屋詹詹言》二卷、《继雅堂诗集》二十卷。其《王深宁先生年谱》一卷，订钱竹汀王谱之讹，尤四明文献所系也。

胡　珽

仁和胡珽，字心耘，官太常寺博士，侨居吴下。好收宋元旧本书，手自校勘，有得即记。与吴叶廷琯调生友善。咸丰庚申冬避乱沪渎，辛酉四月殁于旅舍，年四十，藏书散亡。所著《石林燕语集辨》、《懒真子录集证》二书，皆未刊。余辑《杭州艺文志》，录其目以存其人，盖里中无复有知其人者矣。调生《吹网录》卷五，附载其所记校勘语十二条，则乱后追忆，病中以属调生者；卷六，载心耘辑宇文绍奕事实六条，尤吉光之片羽矣。

丁景鸿诗

吾郡丁药园礼部澎，与仲弟景鸿弋云、季弟潆素涵，并有诗名，时号盐桥三丁。先高祖暨先大父两辑

《杭郡诗》,药园、素涵诗皆入选,求弋云诗不得一字,先大父尝以为恨。后四十余年,丁丈松生踵前例为三辑,得弋云诗数首。劫火之余,获此零玑碎玉,殆所谓旷世相感者欤!又前辑求周介石禹吉诗,亦不可得,仅于药园传后附载名字,丁丈又得之,拾遗之力可谓勤矣。

柳枝词

青浦王兰泉先生主讲敷文书院,尝以《西湖柳枝词》课士。时阮文达公为巡抚,谓自铁崖没后五百余年无继声者,而钝翁《姑苏柳枝词》和者亦鲜,因遍征吴越士大夫同作者凡数百人,文达序而行之。今此诗刊本不可复得矣,《湖海诗传》仅载山阴吴杰、分水章柱、归安郜保和三家。

式敬编

杨静岩景仁,嘉庆乙丑进士,官刑部,著《式敬编》,皆当官为政之要举。前代善行,分类记述。中有恤囚一门,道光间张仲甫舍人剌取刊行,兰渚侍郎署"司狱法戒"四字,以贻各省府州县司狱、吏目、典史各官,用意良厚。今废按察使,改设法官,新法待狱囚主宽仁,然未若此书所述宽严得中无流失也。

章学诚事略及遗书本末

桐城萧敬孚穆,记章实斋先生事略及遗书本末。乡邦文献,后生小子罕知之者,今全录之。

实斋先生姓章氏,世居浙江会稽之道墟。其祖父以上,尝客游北方,遂入大兴籍。父镳,曾登乾隆元年丙辰恩科顺天举人,官湖北应城县知县。先生幼读书而资极鲁钝,其父颇以不能世其家为虑。顾先生资虽鲁,而好深湛之思,隆冬盛夏,读书恒至午夜不倦,每有所得,辄笔之于书。年十六,其父官湖北某县时,彼地有柯先生善教学,其父延入官斋督之学。先生自经柯先生指授,学乃大进,尤好读乙部之书,常有论说。年四十,应乾隆四十二年丁酉顺天乡试,乃改归会稽原籍,中式举人。戊戌成进士,归班铨选,后官国子监典籍,又改知县,不到省,主讲直隶莲池书院及永平府、河南归德府各处书院。中间又应安徽之和州,直隶之永清,湖北之天门、石首,安徽之亳州各州县聘修志书。至乾隆五十六七年,两湖总督镇洋毕秋帆制军创修《湖北通志》,特请先生为总纂,又延一时英俊数人为分纂。先生乃别出心裁,发凡起例,推陈出新,为同事诸人所骇。先生于诸分纂中,除其老友桐城胡雒君征士虔外,一概以奴隶视之。诸分纂积不能平,因先生为制军所重,无敢谁何,一时不敢不唯唯听命。逾年,高宗纯皇帝特命毕公入觐,别委他人署湖督,而先生势孤。毕公回任尚遥遥无期,一时分纂诸人,各于当道谗言蜂起,且指摘先生所笔于例不合,签条百出。而诸当道均于修志事不甚了了,乃以诸人批驳各条令先生一一复答。先生乃为驳议一册以复之,且力诋分纂诸人一无所知,妄肆讥评。知势不能为,乃作书以谢毕公,即以己所总纂各类席卷而去。又以年已六旬,精力渐衰,遂不复应当代名公之聘。

尝一访旧交左良宇、胡雒君于桐城,居数月,纵观龙眠之山水,顾而乐之,将有终焉之志,遂回绍兴,卜居于塔山之下。牙签万卷,明窗净几,乃取笥中逐年所著,分册命钞胥缮为清本,凡三四十巨册。特造萧山王晚闻太史宗炎家,托为细加编订。王公应命,精心钩稽,逾年乃就,时在嘉庆六年辛酉。书成而先生归道山,享年六十有四,王太史乃将所订本仍归先生长子华绂。

数年后,华绂力不能刊,乃求华亭姚春木征君椿,只就《文史通义》一种,选刻内外篇五六册,刊本行世。最后,章氏子孙于全编力不能守,乃归之乡人沈霞西。沈氏家有四万金藏书。至咸同之间,沈氏家亦渐落,乃将四万金之书悉售之于扬州书贾,而章氏之书又为绍兴水澄巷某书坊得之。又数年,先生族人章小雅以重资向某书坊购出,遂挟此书回道墟。中途遇大风波,舟覆,小雅力抱此书跃水而出,此书遂一逃于水厄也。

至光绪甲午年,小雅病殁,书又归诸乃兄寿康,穆均得时时假阅之。王太史将书分三十卷,前为《文史通义》内外篇,凡十二册;中为《文集》内外篇,凡十册;末为《湖北通志稿》,凡八册。《文史通义》系论修史各条,与唐人刘知几分道扬镳。刘氏所论为史法,先生所论为史意;刘氏乃论官局纂修,先生所论为一家著述。体大思精,远过刘氏。《文集》多当代名人碑传及熙朝掌故,文笔与《文史通义》不同,即以古文而论,亦不愧为一代作者,竹垞、西溟诸公所不及也。《湖北通志》虽未成书,而所纂各类及其序例,均出前人意表,实在阮文达、谢蕴山二公《两广志》之上。先生之书,大旨如是。光绪戊戌,章寿康以贫故,托穆将此书作押于归安,吴申甫出三百金得之。未几,吴氏书坊失火,吴君狂奔,将此书自火出之,乃归周莱仙,此书又一逃于火厄也。

周莱仙封翁平日素服膺章氏之学,将募人照王太史所编分卷缮写,欲为付梓。乃钞甫完工,周君物故。其乡人言,周氏子孙欲力要穆代赎,日再三催之。穆念此书两遭水火之厄,非章先生默自呵护,不得两全,拟筹资且将此书代赎,募资付梓,不欲此书自我而亡焉。沈子培先生命书原委,穆旧有记载及所为章先生别传两文,钞入文集,未及携出,乃将两文大意节录一篇,以应先生之命云。

癸卯九月二十四日,桐城萧穆草于南昌府署西室之寄舫。

道听录手稿

焦里堂《道听录》手稿凡二十巨册,中似分类,盖读书随手纪述者,老辈勤学精力过人有如此。其中所记,多国初雍乾间人文集中语。然如全谢山集,当里堂时人间尚无刊本,故据以为异闻,今则人人知读《鲒埼亭》矣。

中书典故

仁和王正功字莪山，又号拙余，著《中书典故》八卷。书分六门：曰官制、曰职掌、曰仪式、曰恩遇、曰建置、曰题名，末卷为杂录。前有杭堇浦序，后有乾隆五十七年钱塘赵辑宁素门跋。又乾隆三十年自叙一首，言官内阁二十年，由中书舍人升典籍，出为襄阳同知，告归，乃成是书。首叶有字数行，言刻板字不必大，每叶几行，行几字云云，盖将付梓而未成者。乾隆《杭州府志·艺文》列此书目，今乃得睹钞本。《杭郡诗三辑》有王正功诗二首，仅书钱塘人，无小传，并不知其仕履。得此帙，可以补丁氏之缺矣。素门为次闲先生之琛父，《杭郡诗续辑》作赵篑，或以避宁字故改名耳。（按：叶名沣《桥西杂记》云："尝欲撰辑《中书旧事考》，后见仁和王正功《中书典故汇纪》八卷，甄录考证至为详核，遂弃其稿。"）

西域考古录

海宁俞浩撰《西域考古录》十八卷：一兰州府，二西宁府，三凉州府，四甘州府，五肃州直隶州，六安西直隶州，七镇西府，八迪化直隶州，九伊犁惠远城，十塔尔巴哈台，十一喀喇阿尔，十二库车，十三乌什、阿克苏，十四叶尔羌、和阗，十五喀什噶尔，十六西藏，十七《蒙古源流》书后，十八记鱼通各土司、俄罗斯考略。有东昌知府海盐朱锦琮序，称其"遍采缃素，实事求是。边塞之险要，疆域之沿革，今昔之形势，攻守之难易，缕析条分，了如指掌。其时，钦定《新疆识略》尚未进呈颁行，四香以其见闻编纂成帙，粗具梗概，图说皆略，要亦大辂之椎轮矣。"浩字湛持，号四香，尝游山左，客先大父幕中。《花宜馆诗》中有"穷愁一意著奇书"之句，为四香作也。

小墨林诗钞杂著

项莲生孝廉鸿祚，善填词，有《忆云词》甲乙丙丁稿四卷行于世。许迈孙丈重刊；谭复堂撰传，谓其诗不多作。今崔磐石方伯得其《小墨林诗钞》、《小墨林杂著》手稿凡四册。诗曰《焦尾琴》，以其家不戒于火，诗稿尽焜，追忆得之者；曰《枯兰集》，则以丧其姬人，多幽忆怨断之音。《杂著》为骈散文及箴铭之属。卷端有许文恪、劳季言小印。劫火所遗，惜无好事为之刊行也。

儒门法语

《儒门法语》，长洲彭南畇先生集先贤语录以训士者，萧山汤文端公重刻之，道光己酉徐梅桥制府泽醇又刻于蜀。咸丰初元，先大父寄示先君子，册首书云："辛亥九月自成都寄彦伟收。读书之暇，取而览之，便知终日扰扰，有多少可愧处；随处检点琢磨，即是圣贤教人改过工夫，于身心自有益处。修余老人识。"庆坻珍弆此册，时时展诵。文端跋语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是所望于躬行实践之儒，读之弥懔懔焉。

酒　志

先曾王父夔州府君，博极群书，仕不废学，尝撰《酒志》二十八卷，为目十二：曰原始、辨性、述义、备注、详品、稽典、列事、纪言、考器、征令、录异、识余，征引书目多至千数百种。稿本存道福堂书楼。比寇乱，群书散亡。同治初，余归自晋阳，检拾残编，仅得卷十三稽典五、卷十四列事一、卷十五列事二，凡一册，至可痛惜。爰装治成帙，俾后人永宝之。册面字为公遗墨，卷中黏签增补者凡数十事，盖稿成后续增者。

鲁宗山著述

啸梧司马宗山，姓鲁氏，博学强识，与邓笏臣、俞小甫、边竺潭、吴晋壬合刻所为词为《侯鲭词》，其诗曰《窥生铁斋集》，又《希晦堂杂著》若干卷。

柳营诗传

杭州驻防三多，字六桥，撰《柳营诗传》四卷，盖裒集杭州满洲驻防营中诸老辈之诗。自巴泰（乾隆壬午举人，官光禄寺丞）以下至玉昌（故江苏粮储道，咸丰庚申在浙守营有功，辛酉全家殉难，赫特赫纳之从子）。凡三十人，又闺秀二人，末附为诗余者三人。篇什虽不甚多，而百数十年间满营文物之盛，约略可见。其书刊于光绪庚寅、辛卯间。二十年后遂有黍离之叹，是书之存，不可谓非幸矣。前有俞曲园师序。六桥自言采录各家专集；其无专集者，采诸廷澐岩《武林城西古迹考》。澐岩姓巴尔达氏，廪贡生，工画能诗，著《苍雪斋诗》、《湖山胜迹补遗》、《武林城西古迹考》八卷，今乱后不知其书犹存否？又盛恺庭丈元，尝著《杭防小志》，亦未刊行，乱离之后其家子姓雕落，此书遂不可问。

灌　记

灌县彭洵，字古香，为陕西知县，有循声，归田后撰《灌记》四卷。卷一舆地记，言"古绳桥俗名索桥，宋名评事桥。国初，桥已久废，惟设义渡以济。嘉庆八年，邑知县吴君仿旧制重建，始更名安澜云。"谨案：先曾大父官灌县知县，实成此桥。《小罗浮山馆集》有诗纪其事，先大父《花宜馆诗钞》中亦有诗。道光间东轩吟社尝以命题，胡书农学士诸公诗，见《清尊集》。

铁华山馆诗稿

家筠轩先生《铁华山馆诗稿》八卷，分《水石吟》、《覃怀纪行诗》、《江皋集》、《初衣集》、《初衣续集》，诗多忧时感事之作。其《初衣集》自识有云："偶有所触，辄增感怆，划然而啸，不自知涕泗之何从也。"《初衣续集》自识云："剑南诗'心游万里关河外，身卧一窗风雨中'，语极恻楚，'平生所学为何事？后世有人知此心'，则颇激昂自负。年来拈管，谢恻楚而喜作激昂语，亦岂知激昂之无非恻楚哉！"盖先生官户部郎，直军机处，咸丰庚申之变，先生随恭邸留京，抗阻和议，请杀巴夏里，时不

能用，为同列所挤，辞枢廷差，以道员候选授江西盐道。告归，创铁华吟社，首尾凡九年，年八十一而卒。其诗如《读宋史》六首、《江城怀古》四首，皆隐痛于宗社蒙耻、外侮日深，如闻雍门之琴、渐离之筑矣。

卷　六

辽刻石经柱拓本

涿州冯俊甫孝廉，贻我辽刻石经柱拓本八纸。柱凡八面，俗称为八棱碑，沙门惟和书。首行文曰"大辽涿州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又得房山西峪寺石经拓本凡一百二十三纸，则俗所称小西天写经是也。

涿州双塔诸碑记

涿州城东北隅有双塔，俗呼为南塔、北塔者。塔前有金天会十年智度寺供养塔灯记，又明嘉靖十三年重修智度寺钟鼓楼碑，又嘉靖十四年新建智度寺天王殿记碑，顿诜〔锐〕撰。国朝顺治二年重修智度寺碑，冯铨时为礼部尚书、宏文院内院学士。按：二塔皆唐时建，智度寺在南塔下，云居寺在北塔下，寺久圮，二塔皆完好。塔四周刻佛像，累石围之，石上书"护塔之石"四字，下书善人某某造，或一二人，或十余人，无年月。北塔下有辽碑一（乾统元年）、元碑一（至元十二年王岫撰）、明碑三（嘉靖十二年王道撰、万历壬寅冯时行撰、崇祯十六年唐诚撰）。

天会碑前列乡人将仕郎试大理评事李端谋撰，同泰寺沙门法谞书，后列邑长彰信军节度使、金紫崇禄大夫、检校太保、知涿州军州事、清河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张元徽，中散大夫、起居郎、同知涿州军州事、都骑尉、东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宁獬，涿州军事判官、文林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张纲。案：元徽，见《金史·张汝弼传》，碑所结衔与史合，惟崇禄大夫乃辽避太宗讳，光改崇，见《辽史·百官志》，意金初沿袭未改欤？秘书省，据志当作秘书监。

雅州高君碑

雅州府城东二十里（一作十五里）姚桥镇，有高孝廉祠，祀汉高君贯方、贯光兄弟。中为景贤堂，堂之侧高君碑在焉，完好，微有缺损。昔韩小亭观察泰华，始访获此碑于野，扶而植之。咸丰六年丙辰，何子贞编修视学来访碑，碑在榛莽中，属雅州知府张君、雅安知县王君建祠，移碑祠中，碑侧观察、编修皆有题识。余于己亥三月按试宁远，先经雅州，谒祠读碑，寻访高君阙。问土人无知之者，一纤夫独能识其处，因纡道行田塍间，望见石关，下舆仰瞻。一阙文曰"汉故益州太守武阴令上计史举孝廉诸部从事高颐字贯方"（隶书二十四字）。一阙文曰"汉故益州太守阴平都尉武阳令北府丞举孝廉高君字贯光"（隶书二十四字）。右阙下层一柱坏，上层横列隶书二十四字，与阙文同。阙前后上下及左侧，刻画人物车马之属约百余种。徘徊久之。按：洪氏《隶释》，以为高颐一人之阙。王氏《舆地纪胜碑目》，以为高君兄弟二人之阙。顾南原《隶辨》，是洪而非王。海昌钱铁江大令保塘《清风室文钞·汉高君二阙跋》，定为高君兄弟二人之阙。《隶辨》云："两阙，一有高君名字，一不称名而字缺其一。予所见六十年前石刻，贯字之旁刻云'缺一字'；近世所见，乃有以光字补之者。"庆坻属雅安令唐君椎拓视之，光字明显，旁刻三字盖已磨去矣。

涪州双石鱼

涪州江中双石鱼，先曾大父《小罗浮山馆诗钞》有《鉴湖石鱼篇》云："石刻双鱼，一衔芝草，一衔莲花。官是邦者，有循良绩则见。明吴江陈良谟知涪州，江中石鱼出者三。"江中有宋、元、明人题名。姚彦侍方伯为川东道时，得石鱼题名百余种：北宋二十三，南宋六十三，元十一，明以来不录。石鱼在江心，非冬春水涸不得见，椎拓者少，故大半完善，而蜀中金石诸书卒未著录。物之显晦，固有时耶？余入蜀晚，不获睹方伯拓本，闻王咏斋丈所述如此。

德阳上庸长碑

德阳县黄许镇道左，有石刻"上庸长"三字，光绪九年知县吴鼎摹刊，旁有跋云："镇北有汉上庸长司马君孟台神道，见顾南原《隶辨》。碑久埋晦，学使南皮张公时得之，今残石尚存，字多剥落，惟余三字可辨，因以原碑甃砖封护之，而别刻三字于此。"余因纡道访原碑，"上庸长"三字摩挲可识，字体峭拔，碑阴存上半，螭首完好无损。按：《隶辨》引《字原》，云在汉川，今为汉川州，属成都府；实则碑所在已隶德阳县境。德阳距汉州四十里，明代德阳县故属汉也。

梓潼逍遥楼三字碑

梓潼县武连驿觉苑寺，有颜鲁公书"逍遥楼"三字碑，款识二行。前一行，"□□十年十月六日宿武连县尉郭凡"十五字，以下剥落不可辨；后一行，"大历五年正月一日颜真卿书"。按《山西金石记》，蒲州府逍遥楼有颜鲁公大字石刻，又广西临桂亦有摹刻，每字径二尺七八寸，后署"大历五年正月一日颜真卿书"，则此碑亦后人所摹刻耳。

梁天监十三年题名石刻

梁天监十三年题名石刻，在云阳县磨崖，椎拓者少，字极完整。文曰："天监十三年十二月，鄱阳王任益州军府，五万人从此过，故记之。"后有宋人题字四行，曰："嘉定九年花朝前七日同郡郑子思为拂尘于六百九十八年之后□□"，二字模黏，上一字似是"王"字，下一字似是"屯"字，其下有"巽赵锦夫侍行德显天麟"十字，最后小字二行，云："元祐八年十二月廿七日因打碑游

此，记之。"按《梁书》，鄱阳忠烈王恢，文帝第九子，天监十三年以荆州刺史迁益州。武帝本纪及恢传同。是盖其入益州时题名也。先伯祖叟云公《砚寿堂诗钞》有《云阳山中观梁天监十三年鄱阳王题名诗》。

杭州顾豹文冢

杭州陆军协司令部筑营于馒头山上，山旧名吴家山，其地多茔墓。内有面东一穴，圹坚固逾常，力破而入，棺木完好。棺上红帛铭旌，金书"敕授文林郎河南道监察御史晋封奉政大夫讳且□(按此字已模糊)。顾公之柩"凡二十五字。冢内有砖刻铭一，文曰："康熙三十一年岁次壬申，癸丑月二十七日寅时，先侍御易箦自铭，铭曰：'物必趋于尽兮，理必然也。曰舍故而就新兮，吾未能掉臂而入也；唯委顺而迁化兮，斯古今才不才之所共习也。'康熙四十三年岁次甲申，十二月丙子日，不孝男之珽泣血百拜敬书，藏于吴家山之茔域。"按：顾且庵名豹文，《杭州府志》有传，先高祖《杭郡诗辑》录其诗。之珽字月田，亦有诗。后嗣式微，无人守墓，亦可悲已！

杭州镇东楼碑

浙江巡抚署之东偏有镇东楼，在保安桥侧，明万历癸未建。楼下有碑，首行曰"浙江开府镇东楼记"。碑文为资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奉命总督蓟辽保定诸军事、前巡抚浙江、赐飞鱼蟒龙服、食从一品俸饷梁张佳胤撰。按《明史》，万历十年春杭州兵变，浙抚吴善言不能治，命佳胤代善言，一月而乱遂定。文叙平乱事颇略。似惑于形家言，以省城旧有镇海楼(今存，即俗称鼓楼者是)。乃建兹楼以配之。佳胤去浙，代者为萧廪(字可发，己丑进士，江西万安人)。乃伐石补刊张文，则甲申四月也。佳胤字肖甫，嘉靖二十九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自蓟辽召还，理部事，寻为御史弹劾，谢病归，卒赠少保，谥襄敏。工诗，有《崌崃山房集》，陈卧子称其庄雅为李、王后劲。余修郡志，搜访明以前石刻得之，杭人殆无知是楼缘起者。

道统十三赞

咸淳《临安志》载宋理宗御制伏羲以下迄于孟子赞各一首，暨诏谕刊碑十六，赐国子监，即《玉海》所谓道统十三赞是也。明正德间移立杭州府学，碑石尚完备。国朝倪涛山友《武林石刻记》缺文王一石，阮文达《两浙金石志》录《潜志》旧文补之。光绪元年乙亥，丁竹洲丈摘取十五碑中字摹写成文，不足者更配合上下偏旁，集刻补之，筑廊屋以护之，颜曰"道统石室"。十八年壬辰，修治府学尊经阁，於后圃得原刻文王赞一石。阅六百年，神物重还，可谓奇矣。

淳化阁帖宋刻原石

寿松堂孙氏藏淳化阁帖，宋刻原石为孙景高先生仰曾藏，庋置宝石峰下宝石山庄。庄久废，今石存孙仁甫炳奎家，略有断缺。帖后梁山舟学士跋云："往余於先叔祖深父先生斋头见旧拓阁帖石本也，而上有银锭镶纹，相传宋时贾相门客从赐本摹出，故仍棠梨之旧。今春孙君景高於西吴旧家购得帖石若干枚，洗剔苔藓，椎拓一本示余，精采焕发，绝类宿觏。觅前帖校一过，凡字迹波磔石片剥蚀之处，无毫发差，殆宋刻原石无疑，惟失去钟繇及谢万书数百字耳。"辛丑腊日景高自跋云："余素嗜石刻，每见传拓旧本，辄爱玩不释手，欲仿宝晋停云之韵事，裒刻以供墨林清赏而未逮也。张君芑堂为余购得阁帖旧石若干校於禾中故家，剜剔苔藓，联缀断裂，椎拓一本，取他本十余种参校，无有同者。汪君天潜出示梁氏所贻深父先生鉴定藏本，校之，纤毫无不吻合，盖即此石原拓也。委弃有年，摹拓绝少，故丰神完美。就中与诸本尤异者，卷三'环之顿首'下有'秋'字，卷七《朱处仁帖》后增《服食帖》三行，皆可补诸家释文所未备。初购得时，缺魏钟繇《宣示帖》及谢万书三行，阅数月，芑堂复於原所藏处搜访得之，遂成完璧。壬寅九月。"

溪州铜柱

溪州铜柱在辰州府。五代马希范据南楚溪州，峒蛮彭士愁寇辰、澧二州，希范遣将刘勍讨之，士愁遣子师暠以五州降附，希范慰赉之，令仍守其地。希范自谓汉伏波将军援之苗裔，乃铸铜柱铭战功，以踵故事，学士李宏皋为之记。柱高一丈二尺，入地六尺，下有石莲花台，四面刻字。余在湘得拓本，文中引伏波《铜柱铭》，有曰"金人污出，铁马蹄坚，子孙相连，九九百年"。其语不类汉代文字，疑为臆造。惟欧阳公《五代》"溪州刺史彭士然"，柱文实作彭士愁，可以证前史之误。

湖南学政衙门汉韩玄故物

湖南学政衙门，其先为长沙府知府署。相传后汉时，长沙太守韩玄城破死难，其墓即在今大堂暖阁下，凡知府履任者多不利。或谓学政为钦差官，当可镇压，于是两署互易，故学政署规制不逮府署之广大。署中大堂西，有老树一，其高参天，相传为韩公手植，至今时有神异。又大门内庭左，有大铁镬一，亦韩公时故物。寿阳祁文端公寯藻为学政时，有《神木》、《铁釜》二诗刻石壁间，《神木》诗云："神木神木堂西厢，槐身楮叶相抱藏，中有赤心通朝阳。朱衣导从倏来去，云是韩公神所据。三年借尔荫清风，下无苍鼠上无虫。"《铁釜》诗云："铁釜铁釜门两腋，腹奄唇厚径五尺，雨痕沉绿土花赤。伊谁熔铸谁转移，云是韩公饮马池。三年借尔鉴容止，此中只贮湘江水。"

于谦填河铁犀铭

光绪甲午正月，黄仲弢前辈得于忠肃公《填河铁犀铭》拓本，凡八行。第一行"填河铁犀铭"五字。铭六行，文曰："百炼玄金，熔为真液。变幻灵犀，雄威赫奕。

填御堤防，波涛永息。安若泰山，固如磐石。水怪潜形，冯夷敛迹。城府坚完，民无垫溺。雨顺风调，男耕女织。四时循序，百神效职。亿万闾阎，措之衽席。惟天之佑（四字提行，高一格）。惟帝之力（帝字以下提行，高一格）尔亦有庸，传之无极。”铭凡六行，铭前一行“填河铁犀铭”五字，末一行“正统十一年岁在丙寅五月吉旦浙人于谦识”十八字。后有道光戊申七月既望刘师陆跋，云：“黄叔璥《中州金石考》引阎兴邦《铁犀填河庙碑记》云：‘出大梁之安远门，东北隅四里许，有回龙庙，后有铁犀一，狰狞蹲踞，半出土上，背凿铭，乃正统丙寅巡抚于忠肃所铸以镇水患者。闯贼围汴，曾用万夫移犀他所，千锤百煅，声闻十里，挟旬不能损其金躯，仅于左胁下穿一穴。壬子埋没土中，后人斸地而得之。视其铭词，隐隐隆起，若商周彝鼎，银钩无损，良有神呵护矣。其铭曰云云。’（文不重录）道光癸巳岁，余客大梁，尝访其地，亲至所谓回龙庙者，殿宇数楹，梁柱绨构颇新，惟周垣未葺。问之土人，谓数年前有议重修者，庀材未竟而止。中祀神座神牌尚存，乃明季洎国朝有功於民社宣防者。殿外亭基上，铁犀宛然在焉。铭文及前后题识，分别犀背左右各四行。‘镇河’、‘镇御’，并作土旁；‘百神效职’，黄考作‘百辟’，盖误。余摩挲文字，确是铸成，非凿出者。流贼锤锻经旬，卒未能损其全体，迄用狡谋灌城，而犀终以土得完，迨二百余年之后，犹若新发於硎。及余访得时，四百余年矣。闻癸卯、乙巳两岁，大梁再经水患，环城皆水，回龙庙者谅已同在波流，犀纵尚存，当亦沉埋沙砾中，未知其出又在何时？今日曝书，拾得纸本，不胜慨然。时正荆江盛涨之时，因取装池，赠防江诸同事，且存金石旧话云。”

按：《明史·职官志》，巡抚河南等处地方兼管河道提督军务一员，宣德五年遣兵部侍郎于谦巡抚山西、河南。又本传，宣德初增设各部右侍郎为直省巡抚，忠肃由御史超迁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在官九年，迁左侍郎。时王振方用事，有御史姓名类谦者，尝忤振。谦入朝，荐王来孙自代，通政使李锡阿振，指劾谦以久不迁怨望，擅举人自代，系狱三月。已而振知其误，得释，左迁大理寺少卿。山西、河南吏民伏阙上书，请留谦者以千数，周、晋诸王亦言之，乃改命谦巡抚，前后在任十九年。正统十三年，以兵部左侍郎召。明年秋，遂有土木之变。此铁犀，盖忠肃再抚河南时所铸。巡抚兼管河道，而宣德元年以后河屡溢开封，正统二年决濮州、范县，三年决阳武及邳州，越数年又决金龙口阳谷堤及张家黑龙庙口，河患无岁无之，宜忠肃之勰勰于此也。潘氏《乾坤正气集》所录有误字，可藉以正之。拓本破损，余为重装。丙申三月朔祭忠肃祠，敬奉归祠中，永永珍守，并要同郡诸子题识焉。

郎兆玉墓砖刻地券文

江干徐村，俗所称九龙头者，美国教士设之江学堂。丙辰春，拓地建筑，掘得一古墓，有二棺；又铜像一，作寿星骑鹿状；瓷杯二；砖刻地券文一。文凡十五行，首行顺刻，次行逆刻，以后各行皆然，颠倒读之。文近俚而语绝诡异，谬托于仙鬼之说，盖全仿南汉马十二娘地券之文。王定叔拓以见示，录之以广异闻。文曰：

惟大明国（大明提行）浙江杭州府仁和县義同坊二图土地范明大王（大王以下为第二行，即倒写）祠下，居住信士郎斗金、奎金、壁金，有父亲郎兆玉，别号明怀，赐（赐字提行）进士第、奉政大夫、直隶淮安府同知。于天启六年六月十四日戌时，往九仙山采药，忽遇大仙，赐酒三杯，酩酊一梦，不还。就凭白鹤仙指引，用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贯文，买到皇天后土王真龙福地一穴，坐落钱塘县定北五图徐村土名显圣坞三位夫人祠下，东至青龙，西至白虎，南至朱雀，北至玄武，上至青天，下至黄泉。今具六至，明白给付，与明怀翁为万年阴宅。倘有邪神野鬼、魑魅魍魉侵僭坟穴者，将券投至东岳圣帝案前，以法驱遣。自安葬之后，福荫科甲联芳，位登台鼎，子孙荣盛，永保千秋。此券。天启（天启以下提行）七年七月二十一日申时。立券人皇天后土王（押）

（下列三行）牙人张坚固（押）

李廷实（押）

代书人白鹤仙（押）

（四押字作篆文，曰“荣华富贵”。）

地券（二大字，作篆文）。

按：天启七年至今丙辰，二百九十六年，乃为外人所发掘，可谓奇劫。郎兆玉字完白，别字明怀，万历癸丑进士，著《无类生诗集》，西湖金沙港先觉祠列名入祀；子壁金，字公是，工诗，尝刊《五雅》，固杭州旧族也。

卫毅夫圹记

癸丑之岁，湖州乌程县某乡，新出宋故十进士卫公圹记，文凡十行，语颇简质。“卫君讳毅夫，字子刚，世居嘉兴府华亭县，淳祐改元八月葬于安吉州乌程县澄静乡朱坞之原。是年八月，孤子国宝、国卿书。”末行小字曰：“云邑朱春刊。”宋时，华亭县属嘉兴府，理宗宝庆二年改湖州为安吉州，皆与志合；惟十进士之名未详。石为王豸飏生所藏，余得拓本，亟付顾辅卿，俾补入《通志·金石》云。

吴越金涂塔拓本

刘聚卿藏吴越金涂塔拓本，为吾乡魏稼孙手拓，全塔具备。曩闻杨见心复言所见拓本甚多，谓当日造塔时以“保安人民”四字分铸其阴。按《金石契》抚刻金云庄藏者是“人”字，陈默斋藏者是“保”字，此拓本阴十九字，“同”下一字似是“保”字而不甚明晰。又余子士鉴京师得一拓本，乃是“金”字，疑八万四千之塔分字标题，殆不止如见心所云者。自来著录家皆无考证，不敢臆说。塔为周世宗显德乙卯造，实俶嗣爵之八年，至明岁乙卯，盖十六甲子矣。“山河幻影，宫殿荒芜，鹰虎刲刳，人天惨澹。”读吾宗圣征祭酒题句，不禁为之一回肠

一荡气云。

云泉山风水洞唐人题名 左列凡七行

前国子监四门助教武儒衡，元和二年二月□日题。

吴兴沈岫，元（此下脱"和"字）二年正月三十日题。

殿中侍御史内供奉郑敦礼，元和二年五月七日赴新（下似尚有二三字，不可识）。

□（似是"睦"字）州刺史李幼□，元和元年十一月廿九日题。

饶州刺史李夷简上□游，元和二年四月十二日题。

范阳卢缜，元和四年（"年"字全阙，以文义定之）。十月廿五日□□富阳令郑玮□□后到（凡四行，此独右行）。

监察御史李事举、杭州刺史贾全、大理司直王□□□□□□□□（凡四行，第四行字不可辨，石亦斜泐）。

吴越国投太湖水府银简玉简

吴越国投太湖水府银简拓本一、玉简拓本二，刘葱石参议藏。银简拓本旧藏嘉兴鲍少筠、吴江翁海村；玉简拓本则上虞罗叔韫以赠刘者。海村跋云：顺治元年夏，吴中大旱，太湖龟坼，简村居民于湖底得钱武肃王龙简，盖投水府之告文也。其文一百七十九字，其质白金，重四十两，长五寸四分，广三寸七分。翁之外祖沈拙斋欲以银四十易之，不可，乃假拓数十纸藏之。后闻其家卒熔废之，幸有拓本流传人间。今录其文，曰："大道弟子、天下都元帅、尚文、守中书令、吴越国王钱镠，年七十七岁，二月十六日生。自统制山河，主临吴越，民安俗阜，道泰时康，市物平和，遐尔清晏。仰自苍昊降祐、大道垂恩。今则特诣洞府名山，遍投龙简，恭陈醮谢，上答玄恩。伏愿合具告祈，兼乞镠壬申行年四时履历，寿龄遐远，眼目光明，家国兴隆，子孙繁盛。志祈玄祝，允协投诚。谨诣太湖水府金龙驿传于吴越国苏州府吴县洞庭乡东皋里太湖水府告文。宝正二年岁在戊子，三月丁未朔二十六日壬申投。"玉简长三寸五分、广二寸八分，文略同，惟"伏愿"下多"年年无水旱之巛（释者谓是灾字），岁岁有农桑之乐"二语，少"合具告祈"四字。楷法略似《麻姑仙坛记》，拓本极精。

昙山朱文公题名

昙山朱文公题名（左行）。

"绍兴甲寅闰十月癸未，朱仲晦父南归，重游郑君次山园亭，周览岩壑之胜，徘徊久之。林择之、余方叔、朱耀卿、吴宣之、赵诚父、王伯纪、陈秀参、李良仲、喻可中俱来。"字秀拔，无一笔漫漶者。

唐代朱氏墓志铭

唐故徐处士故朱氏夫人墓志铭（并序一行，文十六行，铭四行）。

夫人姓朱，义阳人也。系本陆终第五子安仁之后，先封安仁为曹姓，食菜于周，佐武王伐纣于郏，后为楚灭，去邑为朱氏。吴标四族，周隐七贤，继廿英豪，布在方策，由汉朝锦衣太守公处于会稽，自斯一家遂为越人也。

夫人禀性淑顺，幼娴女仪，望族移天，匹于东海徐氏。雍雍著代，肃肃承宗，长若琴瑟之和，不替女宾之敬，实人伦之轨范，亦闺阃之徽猷。年才甲子一周，懿夫先殒，夫人在疚。乐业资生，德长家丰，乡间益敬。冢男邱女，婚娉近周；稚女童儿，冠笄未备。母能慈训，子等白眉。天假夫人之奇姿，不假夫人之永寿，以开成五年二月二日遘疾不愈，全而归之，剿于私寝，享年六十有七。育子十有二人：伯曰沛、曰泽；叔曰庆、曰政；季曰鼎、曰遇。长女娉余氏；次适于王；仲女未匹，先夫人而□；次纳王氏礼，有请期；季女二人，幼而可喜。以其年九月廿四日窆于下臼浦首，北去海塘一百余步，去懿夫坟西三步。坟作丙向之原，礼也。嗣孝楚毒，悲感无时，号□□□，泣枯其泪，内外陨涕，日惨风悲。龟筮既从，□□宅兆，虑邱阜改彭（彭字，士鉴于敦煌石室经典释文唐卷子残本，见《尚书》于"变"字正作"彭"，下注"古变"，乃定为变字），勒石载辞，呜呼哀哉！乃为铭曰：

有美一人，性善若水，其德贞顺，其容端美。年周甲子，良人已丧，帷殡昼哭，情同敬姜。平沙之垠，潋滟之阳，夫人新坟，马鬣封方。列生之行，刊石为铭，万古千秋，永□幽茔。

右唐徐处士朱夫人墓志铭，在余姚县某乡，光绪某年出土。翁又鲁教授得此石以贻其戚西湖坝魏君，今藏魏氏（文内"剿"字，义未知所本）。

曲阜元代残石

壬子八月，梁节庵谒曲阜孔子庙，复遍谒周公、颜子之庙，于颜子庙得至正残石一，命工拓归见贻。石上截已断缺，下截存字七行。第一行仅一"铭"字。二、三行行八字，曰"云篆其中玉寿其德""帝翊斯文子孙千亿"。四行至七行行五字，曰"稷野遗民为""洙泗主人铭""至正乙酉仲""冬吉日谨志"。惜其人姓氏翳如，要是宋之遗老。山东郡县久沦于金，绵历至正，而犹不忘宋室，自号遗民，其志亦可哀矣。

九 钟

樊樊山辟地沪上，锐意为诗，忧时感事，一寄于篇什，间亦填词。其题士鉴《九钟精舍图》词云："第一钟，鲁原遗篆刻螭龙，万年永宝云仍用，筋头垂玉，土花绣绿，曲阜古城东。第二钟，翰林得宝似弘农，南斋书画勤供奉，花砖散直，墨池洗砚，辛苦校鱼虫。第三钟，翰林考据阮兼翁，高斋彝鼎多清供，荣猿制作，蒲牢款识，声采满寰中。第四钟，吉金摹入剡藤中，苍然万竹潇湘梦，国香九畹，灵文九曜，看画卷帘栊。第五钟，奺庭簨虡不成龙，鼓鼙北向山陵动，湘灵鼓瑟，渐离击筑，非复旧笙镛。第六钟，液池鹓鹭散秋风，天津桥畔闻鹃痛，

雁门踦矣（君病足居天津）。西山倾矣，声应洛阳铜。第七钟，老莱衣彩返江东，白华诗好吹笙送，臣忠子孝，华鲸一吼，棒喝震群聋。第八钟，回思长乐一林枫，闻钟醒了春婆梦，玉堂天上，黄冠海角，开卷意何穷。第九钟，纪群间著不才融，东南耆旧如星凤，休休亭里，打钟扫地，莫唱白凫翁。”跋云：“九钟出于己酉，图作于庚戌，余题辞在壬子。三四年间天崩地坼，九庙龙簨，震虩不宁。黄浦相逢，同悲彼黍，以九张机旧调写之，其声哀以思矣”。

右词九章，自第五章以下，假物抒怀，抚今追昔，盖不胜故君亡国、漂摇风雨之悲。水云捶琴，皋羽碎竹，同兹激楚，益复缠绵，我读之泪涔涔下也。

九钟者，余子士鉴在京师所得，宣统己酉始出土在曲阜县西南十里。钟大小各不相侔，铭文同而行数多寡，字数疏密，篆体变化，均不相袭。文曰：“鲁原作龢钟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享。”士鉴为考证一篇，定为鲁卿大夫名原者。卿大夫得用乐悬一肆，此编钟当十六枚，今仅得其九耳。长沙王祭酒师，称其引据经传，颇为精核。闽县林畏庐纾，为绘《九钟精舍图》，并精拓九钟于后，将遍征题咏以张之。

宋湘吊李长庚诗

李忠毅公以剿海寇蔡牵力战死，天下惜之，一时吊挽诗至夥。余读宋芷湾湘一首最奇崛，写忠肝毅魄，飒爽如生。其诗曰：“入海斩蛟，登山射虎，壮士出门，寸心报主。生也，臣不敢知；死也，臣不敢辞。臣知杀贼而已，焉知生归死归？汝贼蔡牵，汝何么麽？海水四晏，无风鼓波。汝贼蔡牵，汝何多狗？猘猘血人，千里牙口。汝贼蔡牵，我来将军，将军飞来，汝闻不闻？汝贼蔡牵，汝何不柁？上天入地，将军杀我。汝贼蔡牵，汝何不弓？出日入月，将军如风。汝贼蔡牵，汝何不死？罪大海小，将军守此。迷迷离离，将军之旗；歌歌舞舞，将军之鼓。将军曰刀，苍天昼高；将军曰矢，怒潮夜死。吁嗟乎！臣不灭贼，臣甘死贼；臣且灭贼，臣竟死贼。海水无情，天风尽墨。臣北面稽首，谢天子圣德。天子无悼臣，臣死臣之职。大海荡荡天所围，云车风马神灵来，上帝许我枭厥魁，明年蔡牵死，战士休徘徊。龙宫开，灵风回。”

么　妹

么妹，黔中土司龙跃之妹也。其祖为黔苗长，方吴三桂据滇时，檄诸苗策应，独与抗。滇平，论功赏总兵官。四世至跃，秩递降为千总。嘉庆初，南笼仲苗滋事，督军檄跃赴军。跃疾作，遣么妹统所部三百人诣营听指挥，战屡捷，是年八月十五夜破南笼贼巢，擒其渠王囊仙、韦七绺须。所遣八路军，么妹其一也。督军录跃功，而重赉么妹，遣之归。大兴舒铁云位，在军中目击其事。震泽赵艮甫函作《么妹歌》。艮甫少负才气，十四试不得售，尝从杨蓉裳芳灿游，与顾兼塘、兰崖，徐廉峰，杨伯夔齐名，有《同岑五家诗》之刻。所著有《乐潜堂诗集》八卷、《菊潜庵剩稿》三卷、《飞鸿阁琴意词》二卷。又当时有平艮、仄艮之目。平艮者，曹按察楙坚，亦工诗。以两人皆字艮甫，而曹、赵音相近也。

黄体芳诗

如皋冒鹤亭广生刊瑞安黄叔颂、仲弢昆仲之诗，曰《二黄先生集》；余独憾吾师漱兰先生诗无可搜缉。先生不以诗名，而敦崇气节，时流露篇什间。尝见先生题丁氏《双烈图》七绝三章，亟录之，亦吉光之片羽也。诗云：“弘光残局最伤神，椎布能将正气伸，愧煞急装诸妇女，苦随马上窄衫人（明南京之变，马士英窄衫小帽跃马出城，随行妇女皆急装）。妇节臣忠等可哀，更从九死别奇咳，当时浅水西洋港，一跃何曾了念台（蕺山先生扁舟辞墓，跃西洋港，水浅不死，绝勺水十三日然后正命）。哦诗握翦绍先芬，二百年来双节闻，此帧君家犹木像，永维忠孝到仍云。”

又于袁忠节《水明楼集》得附刊先生诗四章，并录之。

《感事》云：“边将空吹月夜笳，使臣枉泛海天槎；世无士雅鸡声恶，廷少文贞豸角邪。榻畔他人鼾我室，域中今日算谁家？处堂别有怡然趣，灯火笙歌度岁华。青蝇傒我海东隅，敢道余年强自娱；运值奇穷招鬼侮，病甘坐废厌人扶。心真寒极肠犹热，愁到浓时泪转枯；生不嫌迟嫌死晚，眼看净土豢狼貙。”《喜闻壶公奉召入都》云：“龛拯端须仗异材，时屯阳九郁云雷；推枰从古谘长算，乘传亲承敕外台。度实赞予淮蔡定，光留作相洛师来；武昌柳亦知攀恋，一一陶公手自栽。弱翕强张局势艰，机神无滞在心闲；国工始辨刀圭用，群策方收履屐间。括地象图形便在，通天犀带内臣颁；披忱入对天章阁，一豁筹边圣主颜。”

李慈铭四君咏

李爱伯先生诗关掌故者多，先生殁后，无为之续刻者，余尝录《四君咏》四章，不独存先生诗也。先生诗文稿多在日记中。《越缦堂日记》起咸丰间迄光绪己丑，凡四十余册，今石印本缺最后一函，盖己丑以后之六年。此诗作于壬辰。先生诗佚者多矣，惜哉！勤果，乡先正，未接音尘；文恪，则累世交亲，余与儿子士鉴又同出公门，饫闻绪论；阎文介、邓鸿胪，奏疏皆夙所心折。十年以来，风流顿渺，盖不禁人亡国瘁之感云。《四君咏》并序云：

四君者，故兵部尚书山东巡抚大兴张勤果公曜、故东阁大学士朝邑阎文介公敬铭、故鸿胪寺卿归善邓君承修、故工部尚书寿阳祁文恪公世长也。余与邓君雅故，同官于朝，朝夕相聚盖十余年。勤果则自西域入朝始相见，甫半载别去，而书问殷殷，逾于故交。文介来长户部，仅以公事相见曹署，三年中不过四五也，然折节于余，肯受余之尽言，有故交执友所难者。文恪久官京师，抚尘旷绝，三十余年中尝两遇于广坐；及同官台中，甫数月，亦惟公事旅见二三次，而相期甚至，以古人

见待。四君皆一时伟人，其所建树或已显于世，或不能自见，而守正嫉邪，孜孜为国。鸿胪年少余十余岁，事余在师友间，慷慨奋迅，风采照天下，卒以此为要人所忌，龃龉去官；乞归养亲，又为大吏所龁，郁郁以死，尤为可悲。中丞以儒家子纳秩从军，二十余已立功河朔，及从左文襄出师关外万余里，扫穴犁庭，疏勒、乌孙复归版籍，奇绩轩天地；至填〔镇〕抚齐鲁，治河尤有劳；然其殁也，以东三省边界多事，欲整率旧部效命黑山、白水间，尝诒书于余，恳恳以身将老、诸帅多死，思尽力为国捍边，余未及报而讣至，所谓殁而犹视者。相国以治赋称，尝司胡文忠、曾文正军饷，人比之刘晏，清操绝俗；其入掌邦计，仿国计簿，综括天下财赋，勾稽出入，世颇以聚敛目之，然为国家计久远，竭尽心力；追劾户部三贪吏，逮捕浙人大猾胡某，尤快人心；黜去曹郎不职者十余人，不顾嫌怨；及入政府，卒以刚劲为纤人所扼，沮龑万端，主眷遂衰，忧危去国，身后赠典犹从减削。司空承其家法，廉静自持，晚际时艰，懃懃忧国，虽不自表异，而遇事守正；比长冬官时，同事者巧宦取容，曹司承风，谐媚竞利，习为故然，深痛疾之而不能胜，居常悒悒，至殁之日，家无余资。呜呼！四君皆跻通显，而其既也，皆不得意于世。中丞遭际为最亨，然殁后负累巨万，闻其病甚时，至斥距医药求速死，是皆可悲也！余穷于世，交游几绝，而如中丞、鸿胪之倾心投分，相国之折节，司空之引重，有逾于寻常万万者。自昔年岁在辛卯，中丞薨于历城，年甫六十。今年岁在壬辰，相国薨于虞乡，年七十六。闰六月，鸿胪卒于家。八月，司空薨于位，年六十八。感哲人之继逝，伤吾生之仅存。夫伤邓叹张，交期恒有，若文介、文恪，未尝有杯酒之欢，从容之雅，然而袁宏之赋士行，岂为胡奴；孙绰之泣真长，何干季野？盖燥湿之应，不以高下殊；胶漆之投，不以久暂判。铜山崩而洛钟应，桑叶落而长年悲，岂特郢斤辍操，牙弦绝响，盖弥有林焚鸟槁，川竭鱼枯之痛焉！逝者不作，后世难诬。徐孺奠鸡，或生刍之未具；林宗恸野，知大厦之难支。拟紫阳之续骚，我有兼痛；较昌黎之哀董，彼止私情。小雅能诽，长歌当哭，各为一诗以吊之。后之览者，可以悲焉！

尚书奋孤童，束发事戎纛。一战摧黄巾，气已无河朔。积伐开汴藩，方伯少年独（用《晋书·荀羡传》语）。谁何弹章来，吹毛恣趑趄。文宗惜将才，特诏付军幄。横行虽回改，专征实董督。拜命益感厉，杀贼日驰逐。遂成嵩武军，千里扫氛浊。中原既涤荡，长驱出秦蜀。河湟聚花门，妖彗亘地轴。金城照组练，玉门塞戈鏃。孤军转战前，所至无悍族。天山水峨峨，雪夜万骑蹴。坚垒悉踢平，西域国卅六。直抵伊列河，犁庭猕禽鹿。偏师拓疏勒，中屯镇温宿（公驻阿克苏最久）。丁零亦请吏，回纥胥受束。渐次兴耕桑，遗黎知诵读。稍暇歌投壶，礼士若不足。我友施士丐，豪气仇视俗。谪宦依幕府，军谘力推毂。论功归饮至，入觐天颜穆。诏浚长安渠，万指瘁畚捐。帝命还左班，宠以八坐禄。旌节抚青齐，凫藻满川陆。阳侯忽遘灾，淮济并穷渎。一身填横流，长堤斩山谷。瓠子幸告成，衮衣去何速。公家本始宁，我生共乡曲。远道无一面，同声致遐瞩。京华喜相见，深谈屡跋烛。倾吐悉肝膈，倚仗胜骨肉。昔冬贻我书，忧国泪可掬。海寓多伏莽，宿将半墓木。根本东三省，强虏正眈目。欲及身未老，尽瘁捍边牧。我书未及报，公讣已来告。赍志视青冥，百身竟莫赎。岂止海岱间，濒河万家哭。　右张勤果公。

文介起科第，浮湛户曹郎，烈烈胡文忠，一疏扬明堂。清节比廉范，心计如孔桑，出司鄂军饷，千里无现粮。忠义相激发，士马日腾骧，用其治赋功，遂落欃枪芒。积渐受主知，三迁专齐疆，强力故不怠，所至苏疲氓。内召副司空，坚卧还虞乡，今上元二灾，三晋尤凋伤。赤地无遗黎，存者为强粻，公时投袂起，曾袁相扶将（谓晋抚曾忠襄公、侍郎袁文诚公）。肉骨逮秦豫，畿辅资屏障，（乎）诏拜大司徒，国计倚以强。遂综会计簿，扶弊先持纲，墨败劾贪吏，巨蠹锄奸商。帝心益眷注，密勿参岩廊，遂正中书席，主圣知臣良。孤立无党与，众沸成蜩唐，屡疏争不胜，去国心傍徨。养老乏上尊，优秩无月羊，余时居曹署，散拙守故常。朝谒屡移病，不识金与仓，公意独延伫，音问时琅琅。屡欲强之起，群力期匡勷，颇病公刻核，束湿无舒长。引义与公争，气亢词过刚，公顾忻然听，直谅无它肠。公既不安位，我亦辞周行，同官有袁宏（谓爽秋），问讯公在床。犹传太息言，殷勤询行藏，公今归帝所，我忝司台章。缄默取充位，月日常忧伤，寝门泣公讣，秦树云苍茫。　右阎文介公。

鸿胪岭南秀，慷慨人中英，少年取乡赋，入訾系华缨。浮湛白云署，录录不自名，一朝擢谏官，建树何诤诤！至尊初御极，亲贤秉钧衡，东朝再莅政，尧舜有孝贞。纳谏如不及，上书日有程，延英立召对，朝奏夕已令。群少厉锋气，危言恣弹抨，有失不尔罪，微善必予旌。宦竖皆侧目，出入莫敢撄，渐致召朋党，报复仇萌□。君时屡拜疏，所言皆至诚，乱始务防渐，幸门先塞庚。事或关国体，虽小必力争，两宫屡嘉叹，手疏示公卿。读者为流汗，邪佞相惊忧，门庭日罗雀，图史无觞觥。时时过予语，大厦期共撑，私忧八关辈，水火滋轧倾。鬼蜮恐坏事，有累朝廷明，世事易翻覆，朝局如楸枰。自诩稷契辈，摧落同枯茎，群犊破辕出，一牛负重耕。晋秩大鸿胪，衔诏事遐征，单骑出绝域，拂菻方纵横。交南已吞噬，岭表方窥侦，荆国主弃地，扶风欲逃盟。君独苦支柱，犁轩大呼訇，黟黟鬼门关，毒雾天为赪。巨虺上树立，飞鸟昼不撄，丑夷更肆毒，绝食陈鬼兵。刀戟积雪列，炮火殷雷轰，从官半瘴没，廷议戒偾成。君独以死誓，终得持输平，还归见天子，造膝陈哀鸣：臣力此已竭，戎心犹未盈，幸不辱国命，乞骸终余生。长乐为感动，温旨固留行，君复过余言，进退心怦怦。已中要人忌，留去何重轻，臣衰况亲老，白华犹可营。诚知圣恩厚，庶几全莱婴，归卧白鹤峰，足不来羊城。奈何鹏鸟灾，玉棺遽下迎，老母犹在堂，长夜目不瞑。平生胶漆感，事予犹事兄，一朝讣音至，祝予老泪

并。婚媾竟未就，稚子哀孤茕（君最爱第四子，常携以见余，为求佳对，余欲以从孙女议婚。适君告养归，而余孙女在里门，遂辍议云）为君赋大招，灵车还帝京。搔首白发短，日暮伤我情，持此问郊老，琼海咗悲鲸（谓潘孺初时归琼州）。右鸿胪邓君。

文恪席华贯，黄羊承远裔，儒学守素风，三晋首门第。相国佐宣宗，益以大其世，公幼禀庭诰，淡泊自约制。相国致政归，徒步赴上计，系踵登承明，廉静忘贵势。回翔台阁间，所职只辞艺，筱簜皇华荣，黼黻卿云丽。廉泉不自润，车服日以敝，国是正多艰，退食常泣涕。驯至九列崇，志欲四海济，危言激同僚，清节率群吏。洎拜大司空，壹志厘夙弊，故事分六官，户工职金币。利薮害所丛，蝇蚋竞嘬哜，营缮今将作，都虞管水利。羴膻尤纷纭，逐臭类狂猘，不问职所守，只争骨可噬。妄言效禽行，胁肩更訾睇，旁观为泚汗，一家得甘毳。公本嫉恶严，力欲振颓滞，屹然中流间，左右苦牵曳。众浊憎独清，孤掌支群挤，奈何不慭遗，居位甫逾岁。易箦余空簏，含敛无复制，中藏出赐金，债家已门逮。公癯美髭须，煦妪在辞气，其中秉刚强，非石不可砺。我生与公疏，性分有神契，我晚始入台，公闻喜投袂。庶几鸣凤来，一旦豁氛彗，逡遁未即发，公屡道我嚔。不谓遽骑箕，九京得无恢，铅刀迟一割，日中必致慧。余生一息存，此心千古□，萧然穗帷寒，沈疴不能诣（公在殡时，余以病足不能往吊，心常瞿然）。终期芹曝献，当公絮鸡祭，三叹四君咏，岂止哀已逝。右祁文恪公。

邓承修奏议刻本

梁文忠病中寄赠邓铁香鸿胪奏议刻本。文忠书中言"鸿胪画界受瘴，病未三日，即弃母而死，吾辈无不痛惜。其孤搜集遗稿，刻成寄京，今以一部分赠，此公所欲看之书也。忠直清谏，中无他肠，同时言官，未有其比，今已矣。览其遗书，恍如在宏衍庵旁书窗对论时也。世乱思贤，吾辈当何如哉?"余辑《谠言录》，采鸿胪奏折数首。今得读此集，多昔所未见者，忠鲠切直，如见其人。

王先谦赠诗

长沙王葵园师，诗学杜陵，平生不轻作投赠。余两至湘，其后皆以疾告归。

甲辰去湘，师以诗赠行，云："廿年不踏长安地，梦想朋游醉文字，闻君持节渡湘来，喜入灯花照无睡。知君慧眼湘月明，信君澄怀湘水清，贤名一日播万口，邦人引领神先倾。甄文救弊不遑恤，远接朱张（肯甫、燮钧两学使）。近无匹，乘轺崔洛时共荣，奏赋相如自称疾。王程三载甫经年，何意告别无留连，君身岂藉官职重，所惜多士无良缘。明廷衮衮登英杰，不信扶危少施设，育才堂馆高切云，劝学文书纷似雪。树人敢谓非嘉谋，城社狐鼠难可搜，狂夫横议惧民散，相忍得非根本忧。我今伏处成衰暮，箝口藏身真自误，君虽暂归行人朝，莫忘青蒲陈谏疏。"

己酉，余感时局泯棼，有去志，师见余和金甸丞太守句，惜余之将去也，有七言古一章见示，云："自修学使见示和甸丞诗，有'山中故人昨有书，箧底荷衣行料检'之句，再次韵奉柬。忆昔学馆夸同年，费（云舫编修）吴（望云祭酒）联步先归田，苏台携手杂嘲笑，我亦行谢区中缘。平生体性惭质直，捷足甘输当世特，尚喜时多箕颍流，尧天不改苍苍色。翻思袁许死建白，我时幸作悬舆客，苟免偷生直到今，蘧蘧空为元化役。羡君湛露晞朝阳，天庭腾上眉间黄，清标学业有继起，珂里似是高阳乡。教思为泽文为江，千里春风绿楚茳，荷衣漫续灵均制，虎气龙身安可降。长君一日吾诚忝，李翰枯涩羊欣俭，乞书枉赠瑶华篇，更启金壶五龙检。"

壬子，余辟地海上，以诗寄师平江，师有和作，云："中土余残局，当年仗一流，嗟伤樊柳晚，耸惧及瓜秋。雷电生千嶂，江湖吐百洲，与君暌隔意，两地感羁囚。梦寐乾坤窄，风尘岁月徂，直愁廿年后，无复一人儒。浮海君先将，传经子作徒，和诗聊自壮，邻德不嫌孤。"

录之以见吾师相爱之意。

赵启霖赠诗

湘潭赵芷生提学启霖，官御史，性刚直，以言事得罪去。余电趣还湘，请监督高等学堂。比过武昌，张文襄留主存古学堂讲席。文襄内召，芷生谢归，余坚请主高等学堂。未几，诏复原官，寻简四川提学使。先后有赠余诗数章。芷生学行，在湘中士大夫当首屈一指，余所最心折者。一别十年，世变澒洞，乃至于此。录其诗，益不胜今昔之感云。诗凡五章。

其一曰："千年道术何曾囿，一代宗风非易任，稍见斫轮成大辂。翻从跃冶铸祥金，柔坯刚甎艰难日，圣伏神徂缱绻心。独愧支离疏謦咳，沧州回首又春阴。"

其二曰："天涯何处识春归，尽日轻阴对掩扉。涧草渐生还渐长，山禽时止亦时飞。流年坐觉成新故，薄醉何容著是非。冉冉春光堪怅望，湖波添涨上苔矶。"

其三曰："不将春事细平章，谁信郊居气味长。海燕归来争解语，园蜂簇处但怜香。清明风日销诗句，烂漫江山寄草堂。三尺渔竿吾道在，濯缨犹自有沧浪。"

其四曰："三年已感离群久，万里何堪别路长。邛邛偎依成小聚，鹰鹯寥阔不同行。轩昂谟议随青琐，牢落心情抚皂囊。独有韦弦珍重意，鸣鸡风雨道难忘。"

其五曰："巫阳云雨自朝昏，何处登楼望九门。梦寐从君心莫逆，蹉跎怜我舌徒存。横流只为斯文惧，方枘知非末俗尊。目尽天涯春色晚，湘滨回首长荃荪。"

余去湘，芷生以述别五古一章见贻，诗云："三古重教学，大旨明人伦。陶化既有具，遂使风俗纯。诞章逮乖离，斯文赖弥纶。百世其可知，损益相环循。断断济时策，变通谓宜民。兴学议初起，搁然语更新。道器本该贯，往训故未湮。云何事剿说，卤莽为一钧？牛从忘鸡尸，坐致诸夏沦。夫子信宗匠，宇量渊且醇。爰初莅湘浦，士气骄不驯。公谓诐邪词，哗躁乃无垠。从容董

其纲,隐括实苦辛。持刚而剂柔,诚勉抑何谆!不动声与色,庠序还莘莘。三年畏垒居,舆情始归仁。若非镇群尨,偾张为祸邻。湖外今谧如,此功难具陈。逝将理归鞅,谁欤嗣清尘?猗彼子衿徒,朝夕视北辰。风采所范围,隐纾国步频。汹汹九州间,飘摇会艰屯。吾道要有托,琼矣休天均。赋分愧蹇拙,孑立少依因。长者不遐弃,垂眷意益肫。侧身望横流,欲济茫无津。离心浩难裁,绪言若为亲。惟祝松筠姿,后雕在自珍。"

华阳宋濂祠墓

华阳县城东宋文宪公祠墓,咸丰元年先大父官蜀藩,尝捐俸重修。越五十年,庆坻重至蜀,谒祠,棼橑剥陊,榛莽塞路,乃与同乡同官,醵金补葺,复还旧观。祠中有清风亭、明月池、青萝山房、潜溪别墅。落成而祭,为文勒石,以记其事,并补刻先大父昔日记事诗于石。同里王咏斋丈,诗人也,成六绝句。云:

倏忽飞光五十春,疏钟细磬涴流尘,空余豚阱鸡埘地,零落弦歌雅诵人。

石马金凫委断蓬,萧骚落尽古青枫,可怜华表无归鹤,谁荐寒泉酹殡宫。

使者风流冠世贤,温温祖德述当年,金边玉豆重蠲洁,一曲迎神咽素弦。

披榛乍见石龟趺,藓碣苔碑手自摹,生恐牧童更敲损,遗邱分付禁樵苏。

点缀烟螺一篑山,归思缭绕故乡关,清风明月曾无恙,合补青萝宿翠鬟。

话到艰难喟息同,狂澜谁障百川东,登堂三擿灵鼍鼓,仿佛骖蜺下太空。

卷　七

范仲淹书伯夷颂长卷

余门人范鹏叔侗,系出范文正公,尝携文正所书《伯夷颂》长卷来杭州,出览示。乾隆中,此卷上邀乙览,首行御题"范仲淹书伯夷颂高义园墨宝"十二字,又御书"圣之清"三大字,朝臣奉命题诗者,尹继善、庄有恭、于敏中也。文正自署款,曰"皇祐三年十一月戊申高平范仲淹书。"元祐三年范纯仁跋,云"先公书此以寄京西转运使苏公",盖苏舜钦也。宋人题跋者,自文潞公以下凡二十九人,其末一人为秦桧。元人自赵孟頫以下凡三十三人。明人自夏原吉以下凡十七人。国朝自范承勋以下凡十三人。后有翰林院编修二十四世孙范来宗跋,工部左侍郎兼镶红旗副都统二十一世孙范时纪谢恩折。卷中有"江宁开国"、"秦氏藏书"二小印,"秋壑珍玩"、"贾似道印"、"秋壑"三小印,盖南渡后为秦、贾二相递藏。故虞道园题有"潞韩并识何春应,秦贾争藏实点汙"句。不知何年归范氏祠堂,叔侗假得,迻写全卷,先贤名迹,先朝宸翰,永镇祠宇,垂辉亿龄,范氏子孙宜世守之。

赐锦堂记

乾隆二十二年,纯庙二次南巡,梁文庄告养在籍,与沈文悫被命同修《西湖志纂》。时赵意林信进侧理于行在,拜宫锦四端之赐,意林因以"赐锦"名其堂。文悫为撰《赐锦堂记》,意林赋诗为谢,复用元韵,乞文庄书之。曩在京师,尝从濮梓泉前辈许见此册,盖文庄既为意林书之,而别为副墨,寻奉诏还朝,携以自随,故得留传都下也。意林与文庄以诗相往复,有《同林倡和集》之刻,文庄号芗林,故云。

沈度麒麟图

明永乐十二年,榜葛剌国贡麒麟,命学士沈度绘图作颂,事见《明史》。图旧藏海昌陈梅亭所,嘉庆壬申归学士十世孙观成。观成识语,谓是当日进呈副本。先曾大父夔州府君、先伯祖曼云府君皆有诗,同时题者有杨芳灿、严学淦、陈廷璧、马若虚诸人。光绪乙巳养疴里门,得此图。图上方书"瑞应麒麟颂并序",下方之右书"麒麟图"三字为一行,"永乐十二年岁次甲午秋九月榜葛剌国进贡臣沈度写"为一行。绢本,色黝黯,微剥,而文字并完好。颂文乃应制之作,不具录,结衔曰"翰林院侍讲学士奉训大夫臣沈度谨撰"。按《明史》,大、小沈学士受知成祖,逮事宣庙,并赐织金衣,镂姓名于象简,泥之以金。学士书不多见,画则尤为难得。吾家两世遗墨获之意表,后之人宜永守之。

王守仁燕居授书小像

王文成公燕居授书小像,幕客蔡少壑画,文成弟子张子莁藏。王龙溪为之赞,亦文成弟子也。有高鹤望梅、朱南雍子肃(山阴人)、朱赓少钦(谥文懿)、赵锦元朴(谥端肃,余姚人)、葛晓云岳诸跋。云岳言:先生像,为蔡世新所传者极多,惟以多,故随手辄肖,然至小者亦径尺。今如此小者,不爽毫发,令观者肃然畏敬云云。卷为黄再同前辈藏,光绪己卯得之秀水金尔珍者。卷中明人数跋外,本朝惟嘉庆壬申山阴茅豫观款二行,最后有李越缦先生长跋,考证既详,兼之感喟。越缦于金石书画题跋皆经意为之,多在日记中。没后日记数十巨册,若存若亡,不可踪迹,无人理董,遂至亡佚,可为雷叹。因录此跋,以存千百之一云。

吾友贵筑黄再同编修以此卷见示,整襟再拜。文成公像,越中旧家多有传者,皆衮冕大幅。里中西光坊、东光坊之间有公祠,相传其塑像出公家。赪面虬髯,上有七痣,气象凛凛,望之竦畏。张陶庵逸民所辑《有明三不朽图像》,亦相同。间见小幅,则清癯颀秀,颇若不类。宋人传欧阳文忠、苏文忠、朱子像,肥瘦及须髯多寡,亦往往不同,盖冠绅与道服各有所称也。此像峨冠深衣,秀眉疏髭,目光炯炯,虽容色悒恨,而神采穆然。道范德辉,千古犹可想见。后有王龙溪、朱金庭、赵麟阳诸公题赞。先正笔迹,经乱日稀,心画俨然,典型弥仰。

朱越峥以缋事名，其字见者绝少，府县志虽有传，而事迹不详。此赞语重气醇，字亦遒古，自称后学，盖亦私淑文成，足裨志乘之遗。金庭著述，仅见《朱文懿公奏议》，为吾家旧笈，乱后已毁。幸存此卷两赞，皆吉光片羽也。再同由黔家湘南，笃学邵文，收藏极富。又承其尊公子寿先生之学，兼综汉、宋，无门户主奴之见。平生服膺阳明，搜采遗书已十余种，其为王学者，如彭南畇《王门释非录》等书，亦无不备。此卷将持归黔阳，劝其勒之公祠壁间，庶俾黔人瞻仰遗像，如见当日龙场讲授有泗水西河气象，非鹅湖、鹿洞暖暖姝姝守一先生言者比也。近日湘中如罗罗山、孙芝房等，一孔之见，诋訾阳明，拾当湖之唾，至不可道，亦自形其浮游而已。所愧慈铭生公之乡，早读公之书，而衰老多病，一无建树，性天至道，瞢乎未闻，徒于南雷、鲒埼文献职志，稍窥一二，而怠于辑录。粤寇之祸，楹书尽焚。今老矣，十九不能记忆。家居西郭，近盐仓桥，为公与公考龙山先生歌哭之地，今无一椽存者，祠亦煨于兵火。近岁有人营复之，而市伧不学，堂庑庳陋，礼器非秩，士大夫无过问者。安得好事勤力如再同者，使先贤桑梓蔚然重秀，俎豆管弦日新，有功乎此卷，实于吾浙学派所系至重。再同以重价得之京师，而余乡里末学，限于赀力，不能购以还之越祠。展卷摩挲，能无叹息。然公之教泽远被天南，黔士讴思转有过于越人者，此卷既得所主，又以永贵阳之思，知公之灵爽在天，亦当忻然以笑也！谨为跋，而归之编修。光绪十有七年正月，会稽李慈铭识。

四忠遗墨

四忠遗墨合装一册，亦再同前辈藏。一为杨忠愍公《为饥民请钱粟书》，子寿先生前后两题。一为赵忠毅公诗稿，自题曰《杂感》，十二首，子寿先生跋云："诗当作于削籍追赃时"。一为黄忠节公（淳耀）真书《羊祜让开府表》，题者最夥，如何蝯叟、张石舟、郑子尹、莫郘亭、何愿船、邓昭伯、顾幼耕、何铁孙，或诗或跋，皆精妙，而唐鄂生一跋，在刑部狱中书，尤奇崛；最后则瑞安黄漱兰师、宗室宝竹坡侍郎，皆仅书观款。一为陈忠裕公（子龙）草书诗稿，子寿先生一诗一跋。四忠翰墨萃于一册，真瑰宝也。

杭世骏山水册

杭大宗先生画山水册，凡十二帧，每帧有题记。第一帧、第六帧各七绝句一首，亦道古堂集外诗文也，录之。

尘缘害马谅成虚，结习雕虫尚未除，愿得乞身长棉地，秋风黄叶胜雠书。西隐禅房。

欧冶池，环棘墙之外，广袤数亩，居人占其渔利。露桃呈颊，风柳夸腰，凡所以荡客心而凄游子之魄者，以是为览胜之奥区焉。

三品石，何竦特？兄嵬峨，弟岌嶫。仰若跂，俯犹挈。碧鸡神，各分裂。荆树花，互荣瘁。讵若兹，俨成列。支中分，尻相接。羞苾勃，永无极。铭词古奥，当置飞梯百尺，镌勒山背。仁和杭世骏。

过□岭有廿八都，见邮舍壁上题记"一官已脱雕鴞穴，九度空过虎豹关"，末署"西湖十九松居士堇浦世骏"。

建宁亦有净慈寺，寺溯溪结宇，前为放生池、僧房蜂缀，林木窈窕，亦一大选佛场也。

上水艰难千里多，柴枝米粒易消磨，今朝到岸多欢喜，小武当山一笑过。

崔殿生十三能诗，自号西竺村童，相传有"渡头扶伞一僧归"句，雅近长吉，真可传也。大宗并记。

青衣郑兰子，以"月明黄叶路，花隐赤栏桥"句得名。堇浦。

艚篷船，延、建人呼为鸭母，栎园《闽茶曲》"鸭母船开朱□（此字蠹蚀）到"是也。

青湖临江，有小江郎祠，在石崖上，林木亏蔽，下罩江水，过客多染翰墙壁间。堇浦。

张德南为南大理，署中有奇竹，竹产檐下，已乃屈曲循檐出。德南援笔为《瑞竹赋》，诸郎竞传咏之。

五显岭祠，山僧施茶结客，多吾乡人，操土音，慰劳一路。密树深篁，绿上衣带，诗家唯大、小二谢堪以图状。按：此帧当是应聘分校闽闱时作。

沈乙庵比部藏，余尝为题二绝句。

周子佩血疏贴黄

湘阴李黼堂桓，藏周忠介公伯子子佩先生血疏贴黄，有彭允初绍升跋，见《二林居集》。忠介以阉祸被逮，坐赃三千金。其友朱完天从之京师，奔走吴桥、定兴，乞贷诸公间，冀如数输金得不死。已而金虽集，而忠介瘐死狱中矣。又《二林居集》有《朱德升告周忠介公文跋》。盖阉党欲罗织吴中士夫，以德升尤与公密，指为渠魁，将更起大狱，赖徐公会阳言之而止。两朱君者，于忠介可谓不负。完天名祖，父县学生。德升名陛宣，吴县人，与忠介同举于乡，居父丧，以毁卒。

明遗老尺牍

黄伯雨（以霖）藏明遗老尺牍，为嘉兴冯砚祥文昌物，凡七册，都一百一札。惜札尾署名多不著姓，或不能确定为何人。中可辨识者：刘念台先生三通，陈老莲一通，杨龙友二通，陆鲲庭十七通。又陆札内有六人联名者，为汪沨、关键、丁澎、吴百朋，皆杭人；惟继恩一人不可考。砚祥，嘉兴诸生，有《吴越野民集》，明祭酒开孙后，徙居塘栖，晚年复居河渚，以守祭酒之墓。册中多识语，有"吴越野民"小印。

上蔚国观书牍卷子

湘阴李幼梅辅耀，藏史忠正公上薛韩城书牍卷子，题跋者皆指为真迹。余尝见俞曲园师与吴又乐书，辩论此牍，略言：忠正以崇祯元年进士，授西安府推官，累官分守池州、太平、安庆，监江北诸军。自是以后，皆居

封疆之任，未尝一日读书东观。而牍中云“滥厕东观，事系职掌，不能忍默不言”，则与公历官不合。韩城于崇祯十年拜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是年，公已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安庆，不在朝中，安得如牍中所云“约同诸词臣面为剖陈”乎？书中又云：“此牍即不出史公，亦是明季人遗墨。味其词意，亦必出于端人正士。”云云。

按：此牍尾文义未完，无署名，沈云伯跋，谓旧藏禾中钱文端家，有王良常、翁覃溪诸公跋。今王、翁跋均不存。余谛审之，此牍当为刘公理顺手笔。公杞县人，崇祯七年廷对，帝亲擢第一，拜修撰，历南京司业、左中允、右谕德，入侍经筵，兼东宫讲官。杨嗣昌夺情，理顺昌言于朝，嗣昌夺其讲官。嗣昌、薛国观、周延儒迭用事，理顺一无所附，出温体仁门而言论不少徇。贼犯京师，亟捐家资犒守城卒。城破，投缳死。群盗多中州人，入唁，曰：“此吾乡杞县刘状元也！”罗拜号泣而去。后赠詹事，谥文正；乾隆朝赐谥文烈。观牍中“滥厕东观”及“仆嵩颍一鄙人耳”语，其为刘公无疑。刘公官侍从，与韩城同在朝列，风骨峻厉，不附权要。牍中语，似为韩城作争友者，可贵也。

太仓王西庐家书卷子

太仓王西庐家书卷子，叶奂彬吏部藏。书凡十通，密行细字，絮絮道家常。时年已七十五，思虑缜密乃如此。胜国遗老，戢影家巷，有子八人，并名在志乘，海内无不知太仓王氏者。书中言当日有司苛虐状几无人理，盖顺康之间戡乱粗定，纲纪尚弛，江南官吏踵明季余习，催科严迫，淫刑以逞。迨仁庙亲政而后，吏治澄肃，政崇宽大，务休养生息，以驯致百数十年太平之盛轨也。今世变日亟，国用匮乏，外人且献加赋之策，以荧我政府之听。脱用其说奉行之，吏其不至敲骨吸髓如书中所云者几希！

黄宗羲小像

黄梨洲先生小像，古装，风帽束带，貌奇古。画像者，新安吴旭；补松者，宋玮，字逸子；补石者，犹子深也。先生自题曰：“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其为人也，盖三变而至今，岂其时为之耶？抑夫人之有遐心？”题赞者，朱嘉徵止溪、陆嘉淑冰修、陈令升之问、陈奕培子厚、陈奕昌子棨、陈谦廷益、杨中讷言扬、杨中垣季直、陈奕禧子文、杨冲默陆驹、朱尔迈人远、陈焘允大、陈熹允文。自陈奕培以下，皆称门人，且多海昌人，疑是像乃先生讲学海昌时所绘也。余避地沪上，从张让山美翊得见此像。谨记之。

王夫之及夫人遗像

王船山先生及夫人陶遗像，用西法摄影。先生像，纱帽方靴，蟒衣束带，上方篆书八字，曰“孝思恬品，霞灿松坚”，中间书“玉音”二字。陶夫人像，高冠补服，上方有先生自书赞，曰：“孝而殉，国人所闻，弗待余云。慈以鞠，不究其粥，奚以相暴。静好尔音，函之于心，有言孰谌。偕隐之思陆沉，已而焉用文。之天或假，而以后昆。昔仿佛不迷，唯斯焉之为仪。重光大渊献玄月望日，夕堂老人题”。光绪丙午过武昌，梁节庵携赠。

船山先生于永历元年十一月遭父丧，既葬，留守瞿公式耜疏荐之。先生疏请终丧，得旨云：“具见孝思，足征恬品。著服阕另议”。比服除，就行人司行人。见先生之子敔所为行状。遗像上方题“孝思恬品”四字，盖即用永历旨中语也。先生自题画像小词，曰：“把镜相看认不来，问人云此是薑斋。龟于朽后随人卜，梦未圆时莫浪猜。 谁笔仗？此形骸。闲愁输汝两眉开。铅华未落君还在，我自从天乞活埋。”

倪元璐小像

倪文正公小像，莆田曾鲸画。左方为董文敏题，曰“玉汝学士四十小像”；右方陈眉公题，曰“叉手而坐，凝目而思，坛坫英雄，玉汝我师”。为赵味辛怀玉所藏。有味辛及翁方纲、蒋士铨、周肇辕、朱方蔼、方薰、周有声、张埙诸公题诗。

陈洪绶诗词手稿

诸暨陈悔迟洪绶诗词手稿四巨册，裔孙蓉曙同年得之。先生在崇祯间尝召入为供奉，不拜。监国中，待诏南都。南都破，固山额真慕其名，优礼之，后卒亡归。册中如《乙酉春雪》六首，大都故君亡国之感。又有“丙戌夏逃命山谷多猿鸟处，借僧为活”语。诗中往往自称老僧，其《梦见先帝泣赋三绝句》，有云：“老僧幸得觐先皇，八彩重瞳永不忘，嵩呼顿唤弥陀佛，泪满袈裟荷叶裳”。《题画诗》云：“国破笔端传恨处，水仙须学赵王孙，老学东坡栽树法，只栽苦竹满溪头”。他如“少时读史感孤臣，不谓今朝及老身，想到蒙羞忍死处，后人真不若前人”；“始觉人无忠义志，不须去读古人书，山河举目非无感，诗酒当前又自如”。直可为一般无心肝人痛下针石。国亡家破之恨，时时见之篇什，盖不胜录。卷首有康熙癸丑春先生自书题记。历二百七十余年，完好无恙。国变后，蓉曙隐居枫桥，珍弆此册，弥当郑重矣。

礼烈亲王战马图

礼烈亲王为太祖第二子。当开国时，凡征叶赫、乌拉诸部，及萨尔浒之战，王功最多。所乘克勒马，姿状伟异，腹下有旋毛如鳞甲然，盖龙种也。常时不受羁勒，闻鼓鼙声，辄奋迅欲往惟图人命。王甚爱之，战阵中多借其力。王薨，马亦死。汪编修琬尝为之传，王裔孙汲修主人，属张检讨问陶仿唐本昭陵六马中特勒骠者为之图。克勒马者，犹汉言枣骝马也。

李南涧书札卷子

李南涧书札卷子，官岭南时与周书仓者，大率论刻《贷园丛书》事。搜讨商榷，往复不倦。然南涧实循吏，不独经生也。书中述谳定恩平民妇陈氏之狱、新安黄

文二氏世仇十一案互殴之狱,可称明允。其曰“过于为民而不为官”,尤良吏之用心矣。

秋江别思图

顺治辛卯,亭林先生以行贾至淮上,访万年少于隰西草堂,自称名曰书年,自谓从原字再转注而成此音,盖寓逃名意也。年少方变服为缁流,名曰慧寿,临别绘《秋江别思图》赠亭林,各题诗卷中。图后为程易畴所藏,易畴有跋,后又归蔡友石。道光间,张石州属江阴吴儁重摹,手录顾、万诗及程跋,又自题一诗于上,置之顾祠。原图转入叶润臣。所重摹之图,展转复出厂肆,归武清朱九丹。光绪之季,士鉴乃得之。又何子贞年丈亦尝摹此图,盖从友石之子小石所借摹者。《东洲草堂诗钞》于创建顾祠及岁时祀事皆有诗,独绘图事无一字及之,而胡光伯焯跋吴画卷,有云:“月斋、子贞各摹其画”。祁文端诗亦有“石翁仙去蝯翁老”之句,杨芷晴《雪桥诗话》载之颇详。今吴画幸存,何画不知尚在人间否?

辩利院观音画相

杭州艮山门外辩利院(又名井亭庵),旧藏历代名人观音大士画相,相传有一百数十余轴。吴道子画仅石刻拓本,其余或水墨,或丹青,皆真迹,以赵松雪为最古,宋、明及国朝诸名家不可胜记。张仲甫舍人《彝寿轩诗》有《二月十七日诣艮山门外辩利院瞻礼大士画相》七古一篇,云:“临江乡人百八幅,于今更益六十余。”又云:“唐刻宋绘世固罕,陈(老莲)徐(青藤)金(寿门)禹(之鼎)今亦无。”是其时只百七十余帧也。每岁春仲、夏仲、秋季三月,寺僧出诸帧张壁纵人瞻礼。庚辛兵后多散佚,粮储赫舍里冠九如山夙耽禅悦,尝诣寺中,出资搜集,丁松生征君助之,乃还旧观。辛亥之变,主僧窃售,荡然无存矣。又无量寺有吕赓六画十八罗汉,潮鸣寺有戴文进功德画像、张樗寮书《华严经》残本,乱后皆不可问。

东轩吟社图

道光间,海昌吴子律衡照创吟社于杭州,始道光甲申,讫癸巳,凡十年,为集百,入社者七十余人。时振绮堂汪氏擅池馆之胜,藏书甲一郡。汪氏有静寄东轩,社集在东轩为多,费山人晓楼为作《东轩吟社图》。庚辛之乱,汪子用丈曾唯携之武昌,未遭兵火。图作于道光壬辰。先大父居忧里中,亦与盘敦之会,图中状貌与《花宜馆辑诗图》同,盖同出山人手也。光绪丁丑,余游武昌,子用丈出以见示。越三十年,由京师还,丈亦谢病归,再见之。辛亥避地上海,三见之,则图已归颂阁、社耆兄弟收藏矣。

戴熙晚年最经意之作

戴文节为汪蓉坨先生画山水卷,长丈许,题识谓“蓉坨赠书数种,画此为报”。盖晚年最经意之作。后为族侄锡侯所得,携至长沙,一睹名迹。庚戌冬,锡侯权宜章县事,明年秋乱作,仅以身免,此卷不知流落何所?

文征明拙政园图

文待诏《拙政园图》册子,嘉靖十二年癸巳五月画。图中诸景凡三十有一:曰若墅堂、梦隐楼、繁香坞、倚玉轩、小飞虹、芙蓉隈、小沧浪、志清处、意远台、钓碧水、华池、深净亭、待霜亭、听松风处、怡颜处、来禽囿、玫瑰柴、珍李坂、得真亭、蔷薇径、桃花泮、湘筠坞、槐幄、槐雨亭、尔耳轩、芭蕉槛、竹涧、瑶圃、嘉实亭、玉泉。每一景系以一诗,诗有小引,述命名意。诗后,《拙政园记》一首,亦待诏作。园主人王敬止,字槐雨,又字献臣,以御史忤权贵逮系,赦归。卷首有林庭㭿小泉题识(署款曰“太子太保工部尚书恩赐廪舆驰驿致仕”),云:“文子有声画、无声诗,两臻其妙”。又云:“槐雨在诏狱,祸且不测,先文安官南铨冢宰,抗奏论救,始获从轻。”文安论救事,见《明史》本传。小泉谥康懿。

此图旧藏吴门蒋氏,后归海宁胡豫波,道光间归朱仲青中翰。有吴槎客骞、钱梅溪泳、查仲湛人侠、殷云栖树柏、文后山鼎、程芑伯庆华、苏厚子惇元、项芝生廷绶、顾兰崖翃、钱叔美杜、黄霁青安涛、徐子勉楙、陈登之延恩、张叔未廷济诸人诗跋,何子贞、张子祥、吴平斋诸公题识,最后子贞丈一诗并跋,云“此册归鄞县蒋君芝舫,则同治乙丑春也”。册面钱梅溪书“衡山先生三绝册”。“文待诏拙政园图”七字,为俞曲园师题。钱题之前,别有戴文节画《拙政园图》一帧(丙申七月),自题云:“余平生所见文画,无如拙政园之多者,可谓极文之大观”。又云:“予于文画爱之入骨,此偶尔兴发为之,自忘其陋。近时松壶、后山两先生皆深于文者,仲青倘能为予就正,则予于文或可得进步尔。”末署“文衡山私淑弟子戴熙”,则文节他画所未有也。

此园二百年来兴废无常,云烟变幻,尤足为东吴掌故画矣;今为南林蒋孟苹以重直得之。光绪中游吴门,曾访兹园,时已为八旗会馆,屋宇敝陋,而水石林木之胜,金阊诸园皆不逮也。园在明嘉靖间,王御史献臣筑,侵大弘寺基以辟之。其子与里中徐氏子博,一夕失之,归于徐氏。国初归海宁陈相国之遴。陈败时,方添设驻防兵,改将军府。驻防兵撤,又为兵备道行馆。既而吴三桂婿王永康(一作永宁)居之,寻籍没入官。康熙十八年,改苏松常镇道官署。旋裁,园散入民居,郡人蒋太守棨得之,名曰复园。嘉庆中,查憪余孝廉人倓购得之。道光中,家崧圃相国又得之;至今虽屡易主,而谈者尚呼为吴园云。

双桥精舍图

寿阳祁文端公在政府日,于海淀之东赁居僧舍数楹,以去圆明园近也。其地曰双桥,自书榜曰“双桥精舍”,属戴文节绘《双桥精舍图》。文节有五言古诗题其上,时道光乙巳正月也。先大父道光癸卯入都,尝至所

谓精舍者与文端谈宴累日，见《花宜馆诗钞》。光绪壬辰，余从文端孙君月假观，因为一诗纪之。

忆松图

文节又尝为文端作《忆松图》，跋云："春浦祁大前辈籍隶寿阳，自号䪹鈂亭长。地近方山，山有龙池、云洞诸胜，多松，漫溪弥谷，旷望无际，尝月夜行万松中，遇要氏兄弟，结茆读书其下，赋诗赠答，慨然有卜邻之志。后来京师，每直风和月霁，辄追忆之，属写《忆松图》，落落五年，未有以报。丁未早春，侨寓都下，颇忆故山松径，遂假酒杯一浇垒块云。"文端自题二绝于后，云："五十年来影答形，眼中山色梦中青，万松围住三间屋，可是䪹鈂第二亭。鹿床居士谪仙才，借我离愁付酒杯，十载孤山鹤飞去，孔宾何事不归来。"跋云："此钱塘戴侍郎道光二十七年为余作《忆松图》也。侍郎高隐已及十年，而余仍以老病留滞都门，展卷慨然，题二绝句记之。时咸丰七年岁在丁巳正月廿又八日。"此卷余亦假观，雄深苍古，大似麓台，盖文节生平最经意之作。

小栖云亭图

道光戊申畅月，平定张石舟穆属文节画《小栖云亭图》，旋为偷儿攫去，复以诗索画。第二图图成，道州何子贞绍基题其端，石州自有《小栖云亭记》及《索图诗》，皆书其后。文节及祁文端用石翁原韵各一诗，又有代州冯鲁川志沂一诗。迨咸丰辛酉八月，文端复见此卷，重为之跋，时石翁已殁，文节已殉难，文端方谢病归老山中矣。最后有上元端木子畴埰一诗，亦用石翁原韵者。

戴熙山水画

文节山水为国朝大家，殉节后画以人重，获真迹者尤不惜重金购之。余读孙琴西太仆题文节山水画轴，有曰："画之佳恶，余不能知，然闻文节直南斋时，贵王某索画，公不与也。王颇以为恨，公遂引疾归。有此胸次，笔下安得复有尘俗耶！"此数语，今日宝公画者能道之否？

嵩洛访碑图

黄小松《嵩洛访碑图》凡二十四帧，藏武进费屺怀所（旧为李竹朋物）。小松有自记一首，兹节录如左：

开元寺（郑州城西）。等慈寺（汜水东关二里许）。轘辕（关，一名岢岭口，在少室北，登嵩境始于此）少林寺（少室五乳峰下）。少室石阙（邢家铺西荒原）。嵩阳书院（太室南麓，门下有汉柏二株）。开母石阙（崇福宫东数十步，阙北启母石，高三丈，广如之，疑星陨也）。中岳庙（嵩山黄盖峰之阳，庙前太室、神道双阙）。石淙（城西四十里平洛涧，于此间想见卢鸿草堂之胜）。会善寺（积翠峰下，门前银杏翠柏甚古）。嵩岳寺（嵩阳观右）。维山（维氏山在偃师城南，一峰隆然，嵩、少诸峰三面环列，诚仙境也。武后《升仙太子碑》，题目一行，碑阴上半，皆薛稷书）。小石山房（偃师武虚谷得晋征东将军刘韬碣，因构小石山房）。平等寺（寺址在义井铺北洛阳界荒原）。白马寺（洛阳寺，有方塔）大觉寺（东魏《大觉寺碑》，韩毅书，武虚谷得于洛阳城在四眼井，仅存篆额）。龙门山（洛阳城东三十里）。老君洞（龙门南）。伊阙（洞壁刻经，明人凿"伊阙"二大字压其上）。奉先寺（老君洞北）。香山（伊水之东，自龙门舟渡，沿山而登，寺有白乐天栗主）。邙山（嵩、洛归途过此，及巅，见黄河如带，南瞻嵩岳，北眺太行。舆人指宋八陵，隐隐可见）。太行秋色（渡河至孟县，出城东返，无日不见太行山色，秋树丹黄，真画境也）。晋碑（晋太康十年太公吕望表，卢无忌文）。嘉庆元年九月自开封至嵩洛，十月经怀庆、卫辉南还，往返四十日，得碑四百余种。游屐所经，成此廿四图，以志快幸。钱塘黄易。

图中皆记某地得某碑，而翁正三学士每图各为之记。书作小行楷，精妙无匹，真名迹也。

榷场本大观帖

覃溪得榷场本《大观帖》，名其堂曰"晋观"，作歌纪之，册首自题云："《大观帖》第六卷，榷场残本，凡十一叶，九百七十三字。除题目年月，九十三行。北平翁方纲鉴藏"。后归寿阳相国，乃题其斋额曰"观斋"，作《观斋歌》长古一章，以志忻幸。余于甲午岁从相国孙景沂借观。今屡更丧乱，闻已两易主。吾友王子展百计求之，以直过昂，卒不可得。

符鲁自写诗册

符药林鲁《竹里勘书图》卷子，王无我画，吾乡诸老题者甚夥。又药林自写诗册，藏闽人李某家。沈子培云，十年前在厂肆见之，凡十册，李得其九，余册不知散归何许？此册前有松逸程士械画山水一叶，署辛酉孟冬，盖乾隆六年也。诗凡三十九首，中有《六月五日早朝太和殿雨中谢恩》一律，《恩赐官纱上币》、《恭谢上赐白金》各一律。

岳锺琪手书诗草

岳襄勤锺琪公，武功彪炳，为国朝名将，顾好为诗，所著有《蛩吟》、《姜园》、《复荣》诸集。公殁后，王廷松校刊。王盖与公同被逮系，后复同起办金川军事者。光绪戊子，公玄孙维尧官粤东，覆刻之。公又有手书诗草，维尧装池成卷，丐名流题咏。维尧之子世杰，携来京师，余得观之。字颇雄健，诗凡五首。《武侯祠怀古》一首，音节抗厉；《山居》二首，又复冲夷澹远。相传公落职后，居成都百花洲，闭门种菜，有遗荣之志，余在蜀闻父老言如此。

二乔观书图

余秋室学士画《二乔观书图》，为卢氏莫侍郎瞻菉作。莫自题识，同时老辈题者甚夥。贵筑花晓亭方伯杰有七绝二首。方伯为余妇之大父，有《宝砚斋诗钞》。

方伯嘉庆戊寅科乡举第二名，时解元为黄燮，人谓之“黄花榜”云。

退庵手临赵孟頫千字文

先高祖退庵府君手临赵文敏千字文，跋云：“赵文敏临智永禅师千字文本真草二体，延祐中被旨与其子雍所书，有至元危素、至正元明善二跋。兹但临其真书，以便初学。字多破体，未尽改正也。乾隆五十九年甲寅春，退庵氏书于嘉兴县斋。”按乾隆甲寅，府君年六十五，书法匀整，首尾一律，仰见老辈好学之笃，而精神强固逾越常人。此册庚子岁得于蜀中，世世子孙当永宝之。

陆昉栈道图

先大父旧藏陆日为昉《栈道图》卷子，故为娄姚公一如方伯家物，寿阳祁文端公题七古一章，云：“天以山水作图画，赤县一纸铺尘界。蚕丛鱼凫辟奇格，鬼斧神工逞狡狯。画工巧夺造物忌，缒凿幽险惊脱械。褒斜鸟道矗千里，石栈天梯天亦隘。大江奔流去不还，古火烧痕今尚坏。裹毡行人小于蚁，插崖乱木纷如虿。扪参历井仰长叹，猿叫鹃啼吁可诫。空堂暑雨鸣檐铃，展卷秋毫认烽砦。近代丹青推陆痴，当时笔墨压严怪。驴背诗人剑门客，年少远游气豪迈。归来意境顿超突，收取云峦入謦欬。更从何处得此本，觅句呼朋同一快。雪峰旧图搜宋谱，骤纲妙绘分唐派。坐中王褒亦蜀人，便思翦烛从君话(谓王莲洲)。”

牛山种树图

《牛山种树图》，少白山人张宜尊为舒苏桥观察作。道光己亥，先大父与苏桥同官于皖，尝为题句。图中有梅伯言记，黄树斋、汤海秋、陈云伯诸公诗。余在长沙，叶奂彬吏部举以见贻，距题图时盖七十年矣。苏桥名梦龄，溆浦人，由庶吉士散馆，官巢县，有惠政。牛山在县城内，尝于其地建书院，与邑诸生讲学于山中，种树无算，亦循吏也；后官庐凤颍道。

贝叶经歌

丁龙泓隐君手书《贝叶经歌》，与经同弆灵隐寺借秋阁。此歌凡七易稿，张芑堂全得之，尝以赠魏春松侍御，侍御装池为长卷，并藏阁中，为山中故事云。

杨涟手札

明杨忠烈公手札五通，皆与姚现闻者。现闻为文文肃甥。札中言“令母舅”，文起是也。李申耆跋，考据颇详。第一札，天启元年冬因贾继春党诋公，公乞去时也。二札，天启二年起太常少卿，时现闻已假归。三札，当在三年中，言汪文言之狱也。四札，乃四年正月八日。公三年冬拜左佥都御史，四年春进左副都御史，札中有“上不能保其妃与子”语，则三年七月间事。四年夏即有劾忠贤二十四罪之疏矣。其曰：“接数次手教，孰非为世道人心，先事远虑，夫使当事诸君子尽有此心此识，无事预有照理，临事妙有剂量，已不受焦头烂额之功，而世自享清宁太平之福，皞皞气象，自是如此，而惜乎君子亦未必能也。”诸札有忧有愤，如闻啜泣，如闻长叹，读之悚然起敬。

左光斗手札

左忠毅公手札五通，亦皆与姚现闻者。一札，乃公出督畿辅学政时作，天启元年。二札同三札，贺文文肃大魁，二年。四札，现闻假时作。五札同，中有云：“年来世道清明，正人尚在，似党门面可观。而小人不得志于清议者，往往铤而走险，投身中珰，以求奇胜，如南昌、景陵、晋陵、吉水、长安、芮城、益都、婺源、安邑、潼关，皆以中旨去。其法专用于内，而以外合之。近又兼用挑激之法，使外之人离心异志，翕翕讹讹，千态万状，乘间而发，而以内收之”。诸札系心君国，与忠烈同，而词气稍异。忠烈缜密，忠毅豪迈，书迹亦如之。有李申耆同日跋。

张遂辰像

先大父旧藏张卿子隐君像一帧，天启壬戌闽人曾鲸波臣画。上有丁敬身、杭大宗、厉樊榭、梁芗林、葰林、周穆门、柳洁夫、沈塙士、彭芝庭诸先生诗。汪氏东轩吟社尝以此命题，先大父及汪小米、胡书农、黄芗泉皆有诗，见《清尊集》。隐君诗分《湖上》、《白下》、《蓬宅》、《衰晚》四编，先生手定，殁后刊板散亡，康熙戊辰外孙金张重为补刊，丁松生丈藏有抱经堂手钞校本。

吴石仓小像

光绪丙午冬，于武昌之劝业场书肆见吾乡吴石仓先生小像，新罗山人画，题咏多乡先辈。以索直昂，议未谐，后为同年桂阳陈复心所得。戊申岁，复心来主岳麓学堂，余语前事，曰：“此吾乡先辈也，吾将为仇池之易可乎？”辛亥春，余谢病归，过武昌，复心置酒话别，酒酣出此图赠行，余深感之。其年秋，武昌乱作，复心还湘，又二年郁郁以死。每展此帧，泫然流涕。

刘宗周海天旭日砚

刘念台先生海天旭日砚，其十一世族孙瀚以墨拓征题。砚长方形，中圆如日，四面作波涛汹涌状，上方刻“海天旭日”四字。砚背刻山岛，形在海中，水面作日象，左侧有“崇祯壬申宗周珍赏”八字。瀚自记云：“此砚藏家庙，子孙世守之。先大父西桓公由孝廉官楚北，道光甲辰奉讳回里，修葺宗祠，捐置祭器，宗老嘉之，乃贻此砚。咸丰癸丑任汉阳县，贼由豫章侵江汉，婴城固守，力竭身殉。当烽烟告急，公誓与城存亡，遣孥出走，持砚告曰：‘此祖宗遗泽二百余年，宜保护之。’先考星六公以袭职橐笔军中，积劳以卒。此砚幸存，为累叶忠贞之气所默寄。谨摹锓诸木，纪其崖略。”西桓名鸿庚，道光元年举人，大挑知县，官湖北沔阳州、蕲州、远安、

天门、黄冈等县，咸丰三年移署汉阳，九月粤匪陷汉阳，死之。大吏疏闻，优诏褒恤。星六名宪，官湖北枝江、长乐知县。

南屏七代诗僧

吾浙多诗僧，而以西湖诸名刹为尤盛，如南屏净慈寺自亦谙、烎虚、让山、主云、惠荃、樾堂、小颠，人各有集，仪征阮文达所为书"南屏七代诗僧之室"匾额者也。烎虚、主云皆善画山水。余尝见主云淡墨山水画册，为竹雪亭主人所藏，今不可再觏矣。日本高洲太助来长沙，得实荫和尚山水画卷。实荫，亦烎虚法嗣。烎虚于乾隆六年主圣因寺，二十二年移住净慈，南巡赐紫三次，三十三年退院，命实荫代其事。实荫工诗，善画山水，见杭大宗《道古堂集》。其后，实荫乃移主乾峰寺终焉。此册署款无年月，而自称"西湖南屏实荫"，则正当继席烎虚之年。画法纯用枯墨，而苍莽之气溢乎毫纸之外，洵足宝也。余又尝见归安金丈彦翘获掌大册子，为主云真迹。萧淡中得苍秀之致，谓日夕对此，可抵一服清凉散也。丈善画，性孤洁，自号竹雪亭生。

卷　八

困勉斋私记

读阎怀庭先生循观《困勉斋私记》，曰："居敬穷理是一事，静坐觉有闲念即是不敬，正念相发即是穷理"。又曰："存心处事，当与古人较得失，不可与今人较得失"。又曰："誉有益于名，无益于实；毁有损于名，无损于实。故君子务实而已，不以毁誉动于中也。"又曰："有人待我以横逆，便当思圣贤处横逆是如何？有人爱我敬我，便当思圣贤处人爱敬是如何？"其引林逋之言，如"勉强为善，胜于因循为恶"；"耳不闻人之非，目不视人之短，口不言人之过"；"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寡过，以恕己之心恕人则全交"；"子不可待父慈而后孝，弟不可待兄友而后恭"；"语人之短不为直，济人之恶不为义"，皆名言也。

其《文士诋程朱论》，曰："予观近代文士以著述自命者，往往傅会经义以立言，然于程朱之学，则或者寻璺索疵，而深寓其不好之意。予惑焉。夫程朱之言，即六经也，学者苟近思而求之，则有见其理之一，而本末之无殊致矣。又有说焉，文士所爱者辞也。六经之辞古雅深奥，利于引据，增文章之光悦，故虽弃其实而犹取其华。程朱之言，直陈事理，或杂以方言，无雕琢之观，华实两无取焉，而其言又显切近今情事，足以刺讥吾之所为，而大有所不利，则安得不攻也哉？然不敢攻其大者，何也？其大者，君臣父子之经，修己治人之理，皆灿著于经，诋之则为诋经，诋经则犯众诛，故不敢。乃摭其训诂字义、考论故实之异于他说者，穷极其辨，至剌剌累幅不已，或诋之为愚为愎。呜呼！六经，程朱之所传者，非字义、故实而已也，其道在于君臣父子之经，修己治人之理，人道之所以经纬、天地之所以贞固、鬼神之所以昭明者皆在焉。如以字义、故实而已，则古之善是，宜莫如记丑而博之少正卯，而见弃于圣人何也？况其所据以攻程朱之说，又多程朱所辨而废之者，而非其博闻之有不及也。"诵先生此篇，深切著明，可为诋宋儒者痛下针砭。

李文耕论世局世态世味世情

滇处西南边徼，而文章气节代不乏人。昆明李复斋先生文耕，尤能以宋儒之学服官治民，非空言道学者比。先生嘉庆壬戌进士，由山东知县累官至贵州按察使。其官邹平、冠县、胶州，皆有惠政，民呼之为"李青天"。著有《喜闻过斋全集》二十三卷，《山左文移》、《黔中文移》，亦在其中，多至诚恻怛之言。余在滇，尝假诸吴肃棠学使得读之。中有云："近日功利之害，通天塞地，彻骨透心。勿论富贵贫贱、高明沉潜之人，举凡交际往来、伦常日用之事，非利不动，非利不行，直以趋便求益炼成人心，铸成世界。一举足而不忘利，一涉念而不忘利。其正人君子倡为义举者，则孑立无与，孤掌难鸣，除贴心贴力、任劳任怨外，仍须以利脂秣，以利灌溉，然后各得其慾，为我所用，而堤防少疏，仍恐为所劫制；其旁观之忌者恶者，阻难之，中伤之，又无论矣。嗟嗟！一举事而伤仁人孝子之心，短英雄豪杰之气，殆无过于今日之世局、世态、世味、世情者矣。"先生生当盛时，而其言若此，殆亦有所激，有所指。然以今日之世局、世态、世味、世情，殆又过之，安得如先生所谓"涤垢秽之肝肠，剔腥膻之骨髓，渐复本心知有廉耻"者乎？

杨名时教子孙语

江阴杨文定公教子孙语：

取人以刚明为最，次则取其刻苦者，为其终有成也。若浮游浅薄，则为废材。

寒花耐冬，春夏之花则不然，故生于忧苦乱离之人多坚实。风霜之威，天之杀物，正以成物；祸患之降，天之困人，正以成人。遇之而摧者，乃凡卉庸流耳。

阳善阴恶，验之一身即可见。神气，阳也；体质，阴也。人之恶端皆起于耳目口鼻四股之慾，非阴恶而何？阳之有恶，亦为阴所累耳。天之生人，使各有身，乃与以为善之具也。诚知此，而使神气常静，一为身之主，而百体从令焉，所以矫气质之累，而复天命之原也。

蔡世远论治术

漳浦蔡文勤公《二希堂集》云："大臣以身任事，必有公清之操，有恺恻之怀，有明通之识，有强毅之概，有儆惧之心。无公清之操，则不免有宠利之疾矣。无恺恻之怀，则不能有纳沟之耻矣。无明通之识，则胶执而鲜通矣。无强毅之概，则虽知其然，发之不勇，守之不固矣。无儆惧之心，则自信太过，祸且随之矣。"读此，因叹国初至乾嘉间，中外大臣能兼是数语者，尚可用事实言论而想见其人。近百年来学术日卑，人才日乏，自

林文忠、胡文忠、曾文正数公外，殆未足语于此。治术无本原，国家将何所倚赖乎？

钱泰吉开示后学垂训子孙语

读钱警石先生《曝书杂记》，学识精博，直接乾嘉老辈之绪，其开示后学，垂训子孙，尤多见道之言，节录数则如左：

汤文正公家书云："家下书籍用心收著，一本不可遗失。有人借，当定限取来。书册愈旧者，愈当珍之，不可忽也。我回家赖此延年，此要务也。"文正以书籍为延年，真万金良药。

"余初至海昌，意有所语，辄觉心悸。盖家居时，父兄朋友相与无猜，乃竹坨翁《曹文学墓志》所谓"田居往还者，寥寥数子，相见肝胆毕露，妄谓天下无不可交之人，无不可言之言"也。及病甚，始自悔，因读《近思录》，于存养克己诸条，再三涵泳，宿疾顿瘳。"文端公每教人读《小学近思录》，悔不早读是书，以变化气质也。

孙征君《孝友堂家训》语永兴侄孙曰："吾家沭阳公以廉吏起家，尔祖能绳其武，我辈俱为清白吏子孙，较以金帛田宅遗后人者荣多矣。尔祖常语余曰：'沭阳公一任止受新生公宴绸一匹，弟今日仍觉于先德有愧也。'惟自觉有愧，始无愧耳。留余忌尽，天之道也。常处其不足，以为可增可加之地；若增无可增，加无可加，立刻索然矣。"（谨按：坻先世夔州公，亦以廉吏起家，今绵延已七世矣。敬念旧德，昕夕皇悚。）

钱文端《行廨札记》中一条云："大凡人家兴旺，每一二世必衰，从此后，或迟一二世又兴者亦有之，总未有赫奕不衰者。譬诸花木果实，连年灿烂稠繁，间一二年必稀，俗名歇枝，盖亦盛衰循环之道。《易·系辞》曰：'剥，穷上反下。'又《易》'穷则变，变则通'。阴阳消长，理所必然。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人家子弟常须自思身当斩泽之时，何可无培养之功，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念念积累，事事积累，一世培养，世世培养，自然连绵不断，续箕裘而振家声，亦所谓君子存之者也。"

家训语录三则

才力智虑之人，不可无慈祥之气以养其福。富贵声望之家，不可无浑朴之子弟以存其元气。（甘楗斋语）

处逆境难，处人伦盘错之逆境尤难，天地鬼神以此试其人而炼之也。宜忧勤惕厉，喜怒啼笑总勿轻用，而此中一主于正，无稍诡移也。（毛稚黄语）

不辱人以不堪，不愧人以不知，不傲人以不如，不疑人以不肖，不轻出诗文示人。制毒性以化杀机，养喜神以延寿脉。教儿童放生，不拈虫弄雀。留心教女，为人家造奕世之福。（沈大匡语）

王云廷家戒

王文庄公封翁文山先生云廷，尝辑《国子监志》，卷帙繁富，惜佚不传。先高祖退庵公尝称先生所著《宝言堂家戒》云："人家出一斫削元气进士，不如出一培植元气秀才。"又尝寓书文庄云："词章之学，只求文理无疵，刻意求工则害道。进取之途，须知得失有命，稍事驰骛则丧品。悠悠忽忽，便虚度一日，便虚度一年，便虚度一世。战战兢兢，始不负所事，始不负所生，始不负所学。"此可书作座右铭也。

汪由敦谓为大家子弟倍难

汪文端公，雍正甲辰二甲一名进士，官至吏尚、协办大学士、太子太傅，赠太子太师，乾隆间直南斋，入枢府，御书"松泉"二字以赐，因以自号，有《松泉诗文集》。性谨厚，尝谓"为大家子弟倍难，面谀多则无从闻过，属耳目则不能藏拙，故须谨之又谨。"诚至言也。

赵大鲸论巧宦

赵横山先生大鲸，由进士历官左副都御史。相国永贵，其门下士也，初抚浙，诣辞，问曰："此去，政当奚先？"曰："劾贪。"先生笑曰："贪吏赃入己者，不必劾也。"相国愕然。先生曰："赃入己而不分润上官，上官早劾之矣，不待君也。今之巧宦，全取诸民，而半致之上，或且全致之，以贡媚而营私，上下固结，牢不可破。譬如获盗，胠箧百万，有所恃焉，则无敢踪迹之；其所擒者，皆窃铁攘鸡辈耳！"相国再拜曰："微先生无能言及此也！"

梁履祥云不学不悦

海宁梁伊湄履祥，笃信朱子之学，案头置考亭全集，正襟循览，日有程课。及门问曰："学几时才到悦地？"答曰："即学即悦，无两候也。畏难不悦，俗学不悦。外此，虽学佛老者，亦有得心之时，况吾道之精微广大乎？君之不悦，正坐不学；反于学外求悦，不亦左乎？"闻者叹为至言。

曾国藩家训

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

老亲旧眷，贫贱族党，不可怠慢。待贫者，亦与富者一般。当盛时预作衰时之想，自有深固之基矣。

处此时世，负此重名，总以钱少产薄为妙。一则平日免于觊觎，仓卒免于抢掠；二则子弟略见窘态，不至一味奢侈。

处兹乱世，钱愈多则患愈大。每年足敷一年之用，便是天下之大富，人间之大福。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

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子弟力戒傲惰。戒傲，以不大声骂仆从为首；戒惰，以不晏起为首。

以养生六事勖儿辈：一曰、饭后千步；一曰、将睡洗脚；一曰、胸无恼怒；一曰、静坐有常时；一曰、习射有常时；一曰、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皆闻诸老人，累

试毫无流弊者。

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福不多享，总以俭字为主。少用仆婢，少花银钱，自然惜福矣。势不多使，少管闲事，少断是非，无感者亦无怕者，自然悠久矣。（曾文正公家训）

曾国藩不忮不求两诗

《曾文正公家书》垂训子弟精理名言，殆不胜记，独其将赴天津示二子书中不忮、不求二诗，尝书之当座右铭。诗曰：

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妒者妾妇行，琐琐奚比数。己拙忌人能，己塞忌人遇。己若无事功，忌人得成务。己若无党援，忌人得多助。势位苟相敌，畏逼又相恶。己无好闻望，忌人文名著。己无贤子孙，忌人后嗣裕。争名日夜奔，争利东西骛，但期一身荣，不惜他人污。闻灾或欣幸，闻祸或悦豫，问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尔室神来格，高明鬼所顾，天道常好还，嫉人还自误。幽明丛诟忌，乖气相回互，重者灾汝身，轻亦减汝祚。我今告后生，悚然大觉悟，终身让人道，曾不失寸步；终身祝人善，曾不失尺布。消除嫉妒心，普天零甘露，家家获吉祥，我亦无恐怖。

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岂无过人资，多欲为患害。在约每思丰，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车，贵求万钉带，未得求速偿，既得求勿坏。芬馨比椒兰，磐固方太岱，求荣不知厌，志亢神愈忲。岁燠有时寒，日明有时晦，时来多善缘，运去生灾怪。诸福不可期，百殃纷来会，片言动招尤，举足便有碍。戚戚抱殷忧，精爽日凋瘵，矫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荣无遽欣，患难毋遽憝，君看十人中，八九无依赖。人穷多过我，我穷犹可耐，而况处夷途，奚事生嗟忾。于世少所求，俯仰有馀快，俟命堪终古，曾不愿乎外。

左宗棠家书

左子异方伯寄赠《文襄公家书》印本，录其最切要语：

既读圣贤书，必先求识字。所谓识字者，非仅如近世汉学云云也。识得一字，即行一字，方是善学。终日读书，而所行不逮一村农野夫，乃能言之鹦鹉耳，纵能掇巍科、跻通显，于世何益，于家何益？非惟无益，且有害也。冯钝吟云："子弟得一文人，不如得一长者；得一贵仕，不如得一良农。文人得一时之浮名，长者培数世之元气；贵仕不及三世，良农可及百年。务实学之君子，必敦实行"。此等字，识得数个足矣。科名亦有定数，能文章者得之，不能文章者亦得之；有道德者得之，无行谊者亦得之。均可得也，则盍期蓄道德而能文章乎？此志当立。

丈夫事业，非刚莫济。所谓刚者，非气矜之谓，色厉之谓。任人所不能任，为人所不能为，忍人所不能忍。志向一定，并力赴之，无少夹杂，无稍游移，必有所就。以柔德而成者，吾见罕矣。

近来时事日坏，都由人才不佳。人才之少，由于专心做时下科名之学者多，留心本原之学者少。且人生精力有限，尽用之科名之学，到一旦大事当前，心神耗尽，胆气薄弱，反不如乡里粗才，尚能集事，尚有担当。试看近时人才，有一从八股出身者否？八股愈做得入格，人才愈见庸下。此我阅历有得之言，非好骂时下自命为文人学士者也。

我生平于仕宦一事，最无系恋慕爱之意，亦不以仕宦望子弟。谚云"富贵怕见开花"。我一书生，忝窃至此。从枯寂至显荣，不过数年，可谓速化之至，绚烂之极，正衰歇之征。惟当尽心尽力上报国恩，下拯黎庶，做我一生应做之事，为尔等留些许地步。尔等更能蕴蓄培养，较之寒素子弟加倍勤苦力学，则诗书世泽，或犹可引之弗替，不至一旦澌灭殆尽也。

古人经济学问，都在萧闲寂寞中练习出来。积之既久，一旦事权到手，随时举而措之，有一二桩大节目事办得妥当，便足名世。目今人称之为才子，为名士，为佳公子，皆谀词，不足信。即令真是才子、名士、佳公子，亦极无足取耳。

吾湘于咸丰初年首倡忠义，至今二十余载，流风未沫，诸英杰乘时树绩，各有所成，为自来未有盛事。此时正宜韬光匿采，加以蕴酿，冀后时俊民辈出，以护我梓桑，为国干辅。不宜更事铺张，来谗慝之口，而坏老辈朴愿之风也。

吾平生志在务本，耕读而外，别无所尚。三试礼部，既无意仕进，时值危乱，乃以戎幕起家。厥后以不求闻达之人，上动天鉴，建节锡封，忝窃非分，嗣复以乙科入阁，在家世为未有之殊荣，在国家为特见之旷典，此岂天下拟议所能到，此生梦想所能期？子孙能学吾之耕读为业，务本为怀，吾心慰矣。若必谓功名事业，高官显爵，无忝乃祖，此岂可期必之事，亦岂数见之事哉？或且以科名为门户计，为利禄计，则并耕读务本之素志而忘之，是谓不肖矣。

王先谦之立身为学

长沙王葵园师，尝与人书云："平生愿为读书人，不欲貌袭名士；愿为正人，不欲貌袭道学；愿为建言之人，不欲貌袭直谏。"先生立身本末，为学大指，数语尽之矣。

袁昶记张之洞与左宗棠

袁忠节公《小沤巢日记》云："孝达督部出诗四卷枉示，某对公言：'此安石碎金，故当流传世间。'公笑曰：'那得便尔，殆不过陶公木屑耳！'忆壬午年谒左文襄时，以病在告，予对言：'公晚境可务自全，正宜如裴晋公放意机衡外，收身矢石间耳。'文襄蹴然改容，云：'吾安敢望裴公！今忝政府，殆不过束缚酬知己，蹉跎效小忠而已。且吾位为宰执，岂容依阿浮沉，专务自全。子言非也。'两公之于诙谐中出庄语，箭锋相直皆此类。"

弛张贵因时

孟子为滕画策二,或皮币将事,或效死勿去。魏绛之谋,传称五利,汉过不先,亦师老氏柔能刚之谊,以息事宁人为用。其利败之几,未可以一言定。一策决也,苟利社稷,贵因时弛张耳。吾观至元十二年世祖与宋议和,独松关守将杀使者廉希贤,激世祖之怒,而宋社旋墟。天聪六年,我太宗文皇帝与明修好,赐大同巡抚沈棨书,议互市;明人治棨罪,绝边市,有以激王师之怒,而明社遂移。绝之未知其利,通之不闻其害(班固上疏),两国兵交,聘问之使,往来其间,利败之几,岂一端尽哉!(袁忠节跋胡忠简遗象研拓文书后)

袁昶贻书

袁忠节公在京曹日,才名甚盛,而实笃志于身心性命之学。余尝闻其绪论,心折之。一日以书贻余曰:"方今九流混浊,人才衰少之会,必得笃实慈祥有大根器者,起而相摩相荡,乃足以消世变而引善机。君以太邱蝉嫣之门地,负沉深笃雅之姿,天之予君者厚,则所以自待者自不应薄。区区之窃望于先生者,重远之学,阔大之规,而非所望于刻雕众形无实之言也。窃谓近代名流之学,非所以期高流,其唯潜斋先生、沈端恪之遗书乎!"余服膺斯语,而汩于世法,末由实践,愧负良友多矣。

袁昶论学

忠节师事刘融斋先生,服膺其说,屡见于文字中。其论为学之方,尤足为后学准的。尝见其与宗人敬斋观察书牍卅余通,录其二则,云:

为学之方,鄙意以为两汉至今,风气屡变。凡前人立一宗旨,皆有致用方略,不可偏废。正须集长去短,博采兼收,如九流有九流之用。西汉人主阴阳五行,多喜黄老;东汉人多主训诂;陆子静、王文成用曹溪宗旨;国朝诸老,先多讲考证,皆各有派头,各有方略。至于北宋义理之学,又元和以来,降及虞道园、归熙甫,至近代方氏、姚氏为古文之学,尤为学术穿线统宗之处。近年论经济之学,以曾文正为正轨,左文襄才气优于问学,似不逮远甚。论经义,以陈兰甫为正轨。论古文,以姚姬传氏为正轨。此三家之书,子弟能熟读,亦可以束身自立,独往独来于浊世之中。若夫经师家法门径,亦不可不知其梗概。文笔之事,去病求利,亦吾身之甲胄干橹也。

夙昔雅信曾文正公云:"功业之事,天命居其七,人力居其三。学问之事,人力居其七,天命居其三。"此知命之谈也。盖功业之来,全视乎时,读子云《解嘲篇》,可知其理。仕途亦由命定,不可强求。惟学问尽其在我,可以自我为政。第成器与否,亦视根器之大小,年力之修短为衡。古今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可太息也。我辈年已□□,去者如此,来者可知。功业二字,不必寓之梦寐,徒劳烦扰矣,惟力学以希炳烛之明,其可乎!

袁昶书牍二则

中材以下,非有盘根错节之遇,贫贱忧戚淬厉玉成之境,鲜有能自立者。如于北溟宰罗城,郝浴穷居尚阳堡,使之困心衡虑,体认本来面目,刊落浮华,鞭辟人里,乃得治心养气工夫,而后德慧术智生焉。若置之丰腆安逸之地,愚者固靡然结习,贤者亦筋骨不坚,最为败坏人才之具。

分一日光阴,以其日力精力之半游心于无为法,以其半程功于有为法,动与静交相养,智与愉交相养,藏修息游,量力而动。如是则和理日济,荣卫之间,血气融通,蠲除烦苛,精气不竭,而应务不穷。(袁忠节公书牍)

陈豪训子语

接物处事,随固不可,激亦不宜,郭有道贞不绝俗;吾又尝刻小印文,曰"夷惠之间",可知吾之志也。然此中却须实有贞力,否则随俗而靡矣。又曰:于己,则是之中求其或有未是;于人,则不是之中求其亦有是。古人尝谓诸葛公三代下一人,其教子只"澹泊宁静"四字。又曰:才须学也,才赋于天,学勉于人,可以自主。

人之志气,固贵自立,而亦关乎精神兴趣。发愤忘食即是精神,乐以忘忧便是兴趣。

心总不能无所安著,既不著于读书做人,即轶于规矩之外。

骄之一字,误尽古今人物。周公尚不能骄,况下此万万。

我生平不肯向人称贫,不欲轻受人惠。

从来绝大事功,皆从平实做出来,未有不平不实浮夸诞妄而能有成者。

近来人总胶漆于一私,所言或公,及治事便营私。(陈蓝洲训子语)

王燧巧黠

乾隆《杭州府志》成于杭州知府仪征郑枫人澐。先是,邵暗谷齐然尝创修,已具稿,未刊而邵公卒,继事者为王燧,以己意窜易之,故今印本有异同。未几王败,所刻本遂不行,郑公乃赓续成之。邵公以文学起家,温然儒吏,巡抚王亶望恶其迂拙,百计窘辱之,邵公忧愤以没。如皋王燧,巧黠人也,觊得是缺,阴挤邵,邵殁,王遂权知府事。相传王受事日,入内署,瞥见邵公衣冠出,手批其颊,悚惧不敢入署,假盐运分司署居之。未几,巡抚被逮,王亦见法。闻王最工逢迎,多机智。一日,巡抚命两县令置竹榻,欲久用光泽之竹而未经人坐卧者,索之急,县令计无所出,请于守。守曰:"易易耳!市上线铺理线竹具,多年久极光泽,可以新竹遍易之,顷刻可成也。"如其言,巡抚大悦。其警巧多类此。沈丈辅之云。

扶乩

世传扶乩率有仙人降其处,其实真仙孰与人间事,

殆灵鬼托之耳！然其言往往有可动人者。杭州某孝廉游食京师，后以赀得内阁中书，而不迎养其母，书问亦罕达。庚申贼破杭州，乃仓皇归，觅其母不得。有请乩者，往焉，询母存否？盘中书云："仕则慕君，便把庭帏冷落，清夜自思，能不潸潸否？贫而为禄，亦仕之常，但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此言何解？尔问尔母，尔母自逍遥也，向西觅之可得。"某嗒焉若丧，逾数月附舟至嘉、湖间，卒于舟中。舟人舁之岸，将藁葬矣，检衣中得一木牌，书姓名官爵甚悉。有马翁者，素相识，闻之，为具棺敛而葬之。乩坛数语，婉而多风。虽鬼也，吾犹敬之。

徐大纶异事

山阴徐大纶，字香庄，乾隆六十年官镇筸五寨司巡检。时红苗焚掠乾、凤、永三厅，镇军以轻进陷，苗攻筸益急。大纶奋挺大呼，募敢死士百余人，歼苗甚众，苗始却；复团练乡兵守御，苗不敢近，呼为徐三将军。大纶行三，故云。嘉庆二年，中丞傅公时为凤凰厅同知，大纶在军中。其冬，一夕以劳疾卒，将敛，忽大声作北音曰："奉神命传傅公至。"又作山西音曰："忠义吾所佑，徐大纶有活生灵功，为请于帝得不死。"呼傅公至前，以指画掌，作百余字，且曰："善视若，吾去也！"大纶病遽起，当时哗传以为异事。余至长沙，故老犹有能述其事者。

施成章

仁和施二成章，业米湖墅。咸丰庚申，贼围城亟，城中米殆尽，成章辍业家居，积米尚夥，乃广给邻里之饿者，人来乞，与之米，未尝取值。城破逸出，奔走饥甚，遇一老妪施粥道旁，因就食。后屡逃徙，所至辄得食。自言流离困苦中未受一日饿也。乱定后，仍业米行。凡至他县贩米，遇乡人逃徙不得归者，挈之返，问其家而还之；无家者，辄代营生计。贾人子为善于乡，而知之者鲜，余故为表之。

萧山民忤母者

萧山乡民有忤其母者，其平日悖德事不知也。言者但谓其子尝出外，属妻具蔬饭，俟归而食之。及出，妇以奉姑。夫归，索食不得，妻畏夫，不敢隐，夫怒挞其妻，母惭愤自缢死，邻里咸莫喻其故。越数日，天大雷雨，击其子死，始知其母死之由云。

孝谨之报

颍州之乡八里松居民邬姓（音近邬，亦不知其为邬抑为伍也）。兄弟四人，而不能养其母。盖家素贫，子长，各使营生计，而四子以次排日供膳。伯与仲家稍裕，而供养甚薄，久且生厌。叔贫，缝纫为业；季为圬者，尤窭。叔与季怼曰："母不能与两兄校，两兄不乏甘旨，乃徒食两贫子耶？"母由是怏怏。会除夕，当伯供食，则先阖扉示弗纳。母至，呼不应，以杖击扉，亦不应，母哭而返。季之妇，贤者也，居恒奉姑谨。母既不得食于长子，乃走告季妇，妇劝慰，且留之食。季弗欲，妇乃乞邻得米一碗，又铛底焦饭升许，以布缚之，使姑携归。路侧有大池，母以悲愤不克自申，过池上，坐地哭，竟投水死。明日，有过之者，见池上遗杖一、布囊一，水面浮妇人尸，因相闻于路。季妇闻之色然，骇趋视，姑也。发囊，则米与焦饭具在，乃大恸，呼其夫入水捞姑尸。夫不善泅，亦俱沉焉。而其兄嫂六人者，闻之若罔闻也。俄而天阴晦，霹雳骤起，摄三子及妇并跽池上，同时震死。邻里远近咸来瞻睹，莫不悚栗。三子皆无嗣，独季生两儿存，亦此妇孝谨之报欤？

谨悫之士

谨悫之士，必信必果，虽死不改其志，乃至没既数年，而初心耿然，亟欲自白者。徐丈居夏县日，与邑之幕客张君交。其言讷，其行拙。张之戚属有官于秦而归者，其子病，张邀徐丈往诊之，既愈，其人以白金来谢，张为代致，徐丈辞不可。时张方假装北行，徐丈即以金属购京师高丽参，既而病殁京寓。逾两年，徐丈自夏县入都，宿卢沟逆旅，恍惚梦其来，深以得金未买参为己咎，委宛谢过云。

不可轻于非笑

夏县二明经，人称之分东学、西学焉。东学忘其姓。西学卢某，文学素荒陋，偶作书与人，语多俚俗。东学见之辄大笑，卢惭甚。后学宫老柏为风所仆，东学裁其一枝作皮书板，卢遂具词控于上官，诬以学宫柏作寿具，几至落职，久之乃免。一谈笑顷耳，而身名之祸随之，世之轻于非笑者可以儆矣。

姚　舆

姚丈益斋家一舆夫，执役有年矣，一日令赍帷幕枕簟之属于他所。舆夫适逋负不获偿，竟投诸质库。太夫人怒，将逐之。姚丈阴使人询质何所，得钱若干，为赎还，而留舆夫弗使去，曰："因此事见逐，彼无复啖饭地矣。"又缝人某，窃其絮衣将尽，为爨媪所睹，丈则微告焉而善遣之。辛酉杭州破，贼所至率用土人为导，而一舆夫、一缝人适皆在贼中，胁以指示，过姚丈宅门，绐贼曰："是贫家，无财物，可勿入也！"因得免于剽掠云。

柴绍炳殁后为神

江西太学生罗含，康熙甲辰客京师，馆于真定梁氏。一日感暴疾，有二卒引至冥司殿下，甫入门，冥官传呼乘舆出，仪从甚盛。罗视冥官貌清癯，弱不胜衣，而丰度端整，心知为正神，不辨为谁。有执卷而随者，乃罗亡友钱塘洪贞孙也，因诣揖问无恙外，即叩舆中人。洪微哂曰："此吾乡柴公虎臣，尔岂未之闻耶？"罗故闻柴名，趋向长跪，以功名请，不应。叩至再，乃曰："此非吾职。汝但体天地好生一念，自能致之。"言讫而苏。时严司农沆、施侍讲闰章闻其事，同诣罗，罗述其年貌举止，皆与柴合。此事见天津沈文和兆澐《篷窗杂

录》。柴先生名绍炳，仁和诸生，生平笃守宋学，孝友为乡里矜式，殁而为神，宜哉！

朱雨田

长沙朱雨田，原籍安徽南陵，以寒士起家，操计然术致富。生平以济人利物为己任，自道光己酉赈水灾为致力善举之始，其后历咸、同、光三朝五十年中，善行不可枚举。所居距长沙省城十余里，筑室先茔之旁，奉母以居，颜曰“萱圃”。性好莳花，春秋佳日必以花时宴客。年七十余矣，而神明不衰。中岁苦羸疾，服钟乳、硫磺诸品，疾逾甚，后乃服大黄、黄连、元明粉、小蓟、槟榔诸药，遂大瘥。自言生平所服大黄已在千斤以外，黄连等凉剂亦四万余帖，亦可谓异禀矣。寿至九十而终。

余杭屠者

有屠者居余杭之乡，门外隙地悉种瓜。方春垦土，见土中有古钱，掘既深，所见益夥，数日竟得万余，紫色深黝，多宋年号。邻人闻之，将谋争掘。其妻吝之，掩土而坐其上。比夜，与夫潜出，将尽取焉，则土以下砖石层累，无所施锄掘矣；所得钱万余，亦莫知所究竟云。

救缢死丸

活虾蟆一个，缚挂风际，勿见日。既死，复击之，埋入土中。遇月食时，速掘起，置地上，覆以铜盆，以锤击盆作声匆少间，俟月食复吐，则虾蟆活矣。旋即击死，焙干，研末，作小丸，收藏备用。遇有缢死人，急将此丸强纳入喉，周时便苏。仁和陆子安尝制此药，屡试必验，惟救一童子，则苏少顷复绝，抑亦奇矣。

芭蕉根实

芭蕉根内有实，每夕五更必从下跃上，有声。人于此时静听得之，俟其跃上，速取之。形如橄榄核，但不知何所用也。

义　马

小说记义马义犬者多矣，惟余所闻于先大父者，为西安副都统双就园所乘马为最奇。《花宜馆诗集》有《义马行》一篇，序云：“咸丰三年，就园督兵剿北路贼，贼夜袭营，所乘马为炮火惊逸。贼牵马，马踶啮不肯行，遂获贼，乃并获马。就园义之。五年，北路贼平，还军西安，作图以表其义。”

义　犬

余表伯朱雨泉，官陕西甯条梁巡检，殁于任所。丧还西安，有所蓄黑犬，名曰大汉，随行二千数百里，日在灵舆左右。一日偶失道，犬独在前，乃折回，寻柩及之，仍随行。比至西安城外厝所，表伯母华乃挈之入城。在余家数年，守户綦严。视常犬高大，故以大汉呼之云。

又仁和王子展存善云，其封翁官粤时，有舆夫买一犬，将宰而食之。粤人性喜食犬，习为故常。封翁见犬受束缚哀鸣，问舆夫，知以银六钱买得者，如数给之，解犬缚，牵归畜之。后数年，封翁病卒，犬先六日即不食，日蹲封翁卧榻侧不去，封翁卒后一日，犬亦死。王氏哀之，每于忌日以小纸书犬名粘于祭案之下，以示不忘。犬名阿黄，以其毛色黄也。

耒阳杜墓

湖南耒阳县城外滨河有地靴洲，洲上有杜工部墓。余泊舟登岸访之，一坏完好，有墓碣，字漫漶，似是元至元某年立。按元稹《杜君墓系铭》云：“子美之孙嗣业，启子美之柩襄祔事于偃师。”《旧书·文苑传》“甫于永泰二年卒于耒阳，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元和中，宗武子嗣业，自耒阳迁甫之柩，葬于偃师县西北首阳山之前。”是耒阳不当有公墓。或当日慕公者，为公营宅兆，葬衣冠，未可知也。湘南人俗传公死于水，一靴浮见兹地，至今名其地曰靴洲，则傅会不足信也。

酉阳孙士毅祠碑

嘉庆元年，仁和孙文靖公以四川总督征白莲教匪于酉阳州，累战大捷，六月薨于军。余夙闻酉阳州境长干岭有公祠。按州试毕，乃属州牧访问，绅士无知者。寻饬吏胡吉亭至其地，绘图贴说以归，则地名马鹿溪，又名长干岭，有自生桥，土人尚知嘉庆乙卯年孙中堂带兵至此薨逝，并不闻有祠宇，今只土地庙一，极庳隘，庙侧一碑，相传是中堂神道碑，字迹漫漶不可辨云云。按公薨后，命内臣护其丧归，非葬酉阳，则神道碑之说乃传讹。意当日州民感公以死勤事，作祠树碑，以志不忘，岁久倾圮，夷为土地庙，而碑则独存，惜剥蚀过甚，竟不能拓得一字耳。

李节士祠阙

梓潼县长卿山有李节士祠，祀汉御史李业，入祠则李君阙在焉。道光十四年，知县徐凝绩于田野中得之，移置祠中。阙凡二行，行四字，曰“汉侍御史李公之阙”，字大四寸许，无缺蚀。廊右有碑二：一为明嘉靖壬辰绵中林下七十三翁金献民舜举读李节士诗一，又题李节士新祠诗一，跋云：“嘉靖戊子，巡按御史李东、分巡佥事戴鲫始建祠树碑”。其一碑为草堆所蔽，不能辨一字。

成都亦园

成都布政使署亦园，乾隆辛丑宛平查俭堂先生礼所辟，有怡情育物之堂、不波馆、红蓼桥、种山台、小绿天亭、依花避树廊、花坞、校书房、引凉径、此君亭、接翠轩诸胜。先大父少时，尝读书园中，时娄东姚公一如方伯为布政，先大母姚太夫人方来归也。后四十年，先大父为四川布政，有《亦园感旧诗》。俭堂为莲西先生弟，尝从征两金川，累官至四川布政使，擢湖南巡抚，著有《铜鼓书堂遗稿》卅二卷。光绪丁酉，余至蜀，问亦园之

名，竟无知者。咏斋王文言藩司官廨几经修葺，意所谓园者即今附设廨中之各局耳。

青羊宫

成都西郭外青羊宫，不知建自何代，志乘缺载。所祀者或谓太史儋，或谓老莱子，或谓李耳，皆无确据。盖自唐初崇祀李耳，肇锡隆号曰"太上"、曰"大圣祖"，起于麟德，至天宝而弥盛，灵符遗像，一时雠言，遂成故实，至今羽流居之，日事崇饰，世俗皆以为老子之宫矣。相传旧有青羊二，一已逸去，今尚存其一，范铜为之，而以锁炼锢其足，谓防其更逸，尤为可哂。余幼时曾往游焉，二三月间花市最盛，士女杂沓。光绪丁酉再至成都，则无暇言游事，每逢花时，率在外郡，不复能重寻陈迹矣。

蜀多奇姓

蜀多奇姓，若苟、若首、若银、若竹、若寸，按试各郡，往往有之。石砫厅有隆肇周，剑州有嘉炳南，会理州有太泽宇，皆他郡所无。西昌县附生买旭升，文字甚佳，试列一等，发落日，询以得姓之始，自言为微子之后，盖其族谱相传如此，不知何所据。

永州新童皆瑶姓

湖南永州府桂阳州童试，皆有瑶童名额，号曰新童。盖自嘉庆间苗瑶归化之后，特设学额，以文教化其犷俗也。新童皆盘姓，其汉槃瓠氏之苗裔欤？

遂昌学署后楼之怪异

先高祖退庵公官遂昌训导，先曾祖妣程太夫人率先伯祖当涂公、先大父光禄公随侍。学署后有高楼三楹，轩爽可喜，启窗则众峰在目。相传楼有怪，人莫敢登。程太夫人有胆，携当涂公、光禄公居楼下，值风日晴和，时往登览。一夜月色甚朗，又拟登楼远眺，行至梯半，闻楼中履声橐橐，须臾楼门启，有前代衣冠者闯然而出，急灭烛返，寻亦寂然。盖明末时有殉节于兹楼者，毅魄长留，要不为厉也。

贬俗诗六章

蜀中文学颇盛，而士习多渐染污俗者。余于课尊经书院日，尝以贬俗诗六章发题，用白文公新乐府体，拈三字为题。

一曰"多暇日"，戒废学也。荀子曰："其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人不远矣。"荒于嬉，安于陋，汩没于利，均之废也，戒之哉！

一曰"莠乱苗"，止横议也。学术歧误，莠言乱政，非圣无法，厥祸滔天。蜀士诚敦本尚义，不惑异说，比于齐鲁，今犹古矣。所愿后生小子，毋摇于闻见，毋恣为论议，葆我嘉种，卫我道藩。教者之责，学者之幸。

一曰"鼠无牙"，惩好讼也。讼则终凶，大《易》明训。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积习深痼，牢不可破，庸讵知害人者卒自害乎？

一曰"捉刀人"，恶枪替也。枪之名，不知缘起，无已，姑以捉刀字比附之。彼乃英雄，此则穿窬类耳，机械变诈，廉耻道丧，无怪愤激者之欲废科举也。

一曰"阿夫容"，痛烟毒也。天降巨毒，祸我中华，浸淫百年，戕贼无算。愚顽无论已，贤知不免，槐兰之根而渐之滫，可弗痛欤？

一曰"哀六朝"，正书体也。篆分草隶，递嬗递变。隋末唐初，八法正轨，近世好异，乃学六朝。即论六朝，亦自有其平正者，刁遵、郑羲，差为杰出；志铭造象，石工粗书，不足言矣。不睹碑版，不识书势，诐险侧媚，衒名骇俗，虽曰小道，亦人心世运之尤也。

杨昌浚异闻

湘乡杨石泉中丞，以书生崎岖戎马，从左相国援浙，由衢州太守洊历开府，于吾浙建勋甚多；培养士类，用意尤厚。尝自言少时读书罗忠节公门下，与王壮武鑫同受业。湘乡有相士言奇中，一日偕王诣之，曰："二君皆贵人也。"既又曰："何两君皆不能享大年？"王问寿几何？曰："颜子之年耳！"杨问之，则曰："可多十六年。"已而两人皆随忠节入戎幕。王战没，果如其年。杨抚浙时年甫四十余，甲戌冬大阅，炮子及其座隅，几中伤。时议者谓必严究，中丞曰："此误发耳。"置不问；是岁年正四十六也。逾年，中丞始以告人，曰："吾今日固当告存矣。"

一蟹贫家三月粥

蜀中无蟹，有南货客者，多越人，贩南中食品至，以一陶器盎贮一蟹，直白金二流。至成都，官吏争买以宴客，一肴即费数金。其实远致失真味，大无谓也。先大父尝作《瘦蟹行》以讽之，其结句曰："姜新酢酽一杯羹，价抵贫家三月粥。"蔼然仁者之言也。

蜀中绿菜

蜀中产绿菜，山谷令芦山作《绿菜颂》。今则嘉定、雅州水石间多有之，色味形状与吾乡紫菜绝相似。

嘉州荔支

嘉州荔支，色香味虽不逮闽、粤，然故是隽品。昔过纳溪，有饷此者，舟中饱啖之。闻近岁种植渐广，结实颇繁，固不止嘉州一树矣。

蒙顶茶

蜀名山县蒙山产茶最有名，中顶所产至少而至宝贵。山凡五顶，中顶最高，土仅寸许。相传汉甘露祖师吴理真种茶八株，今尚存，其七高四五寸，其一高尺二三寸。夏初发芽，不过数十，即有云雾覆其上。每将采，必先祭之，祭毕而采，采毕即如枯枝。平时树栅扃鐍以守护之。中顶茶每岁入贡，为四川方物之一。知县岁以贡余馈省中大吏一小瓶，中只一叶耳。《茶谱》

云:"获蒙顶茶一两,以本处水煎服,除宿疾;四两,即成地仙。"

成都年景花

成都有年景花,作紫、白、淡红三色,腊尽抽穗作花,以盆盎杂栽之,作馈岁物,置轩槛间,亦楚楚可爱。

蜀中子规到处有

蜀中子规到处有之,余所至则以宁远府考棚内外树间为最多。夜深闻之,其声惨凄。又有鸟名"悔悔降"者,以其鸣声类此三字而名之,三四月间有之,先曾大父有《补禽言》诗,此其一也。

叙州多蛇

叙州府考棚倚山为屋,山上多蛇。土人云有蛇神,山半建亭祀之。值试事,扫除屋舍,官必祭蛇神。余所居屋后即山亭,每夕闻蛇鸣,其声阁阁,然终试无出而为害者。

峨嵋万年松

峨嵋山有万年松,枝叶根须如缕如发,视之若已枯者,置水中,则顷刻间黄萎者皆苍翠,俨然一小松具体而微,然日久则叶落。宜风戾之,或夹置书叶中,仍可复活。

黄河九曲灯

幼时在太原,正月灯市最盛。城守营中有所谓黄河九曲灯者,于广场多立竹木,以绳系之,设为曲折径路,状黄河之九曲也。男女中夜穿行过之,谓之销百病。初未知其缘起,后见仁和吴南涧可驯所葺《宣化府志》,言之颇详。盖此俗起于宣府,明武宗在宣府盘游无度,俗极奢靡,其时宣、大毗连,浸淫及于太原,数百年后遂成故事也。南涧,为中林司马廷华子,随宦西北最久。

青面孟子金装孔圣

事有绝可笑而绝相类者。张勤果公抚山东日,有某县孟氏后裔某(非邹县孟子嫡裔,盖他县分支有家祠者)具禀,以孟子祠庙倾圮,请发款修葺。勤果批准,拨公款给之。后二年,勤果巡阅至某县,忆前事,欲亲往孟庙行礼。某本其县之豪猾也,领款干没,并未修庙,其乡人亦无敢言者。至是仓卒,以县有瘟神庙方葺治完美,乃急易匾联神牌,一切陈设,一夕而成。明日,勤果来祭。祭毕,瞻仰殿中塑象,大诧,曰:"孟子像何以面色全青耶?"乃穷究罪之。又陈伯潜师傅督学江西,檄南康府县修白鹿书院,捐廉拨帑,轮奂一新。书院旧有文庙,至圣先师、四配、十哲皆有塑像,所司不察,皆用金装,如佛像然。伯潜瞻拜之余,以为骇怪,命更塑之。此二事相类,可发噱也。

程晴峰

外大父晴峰程公家书四通,盖咸丰间戍新疆时予其家人者。其最后一通,则自江右道衢严过杭州时书,为咸丰五年乙卯之夏。时先王父巡抚陕西,先大夫得学官巷寿松堂孙氏老屋,葺而新之,公来莅止,先妣金太夫人率庆坻兄弟姊妹出拜公于堂下,故有"情意殷谆,视同所生"语,书中所云:"第四年六七岁"者,即庆坻也。骏斋表侄来游杭州,出以见示。七十之年,万里行役,而叙述综密,翰墨腴美若是。累经兵火,遗墨仅存,追念前尘,相距六十五寒暑,昔日髫龀,今已颓龄,鲜民余痛,弥用感怆。

李桓自輓联句

李黼堂中丞桓病中作自輓联句,云:"作秀才十年,作外吏十年,作江湖野老三十年,来日无多,于愿已足;刻圣迹百卷,刻自著百卷,刻耆献类征七百卷,几生修到,其书满家。"中丞尝刊《畹里文献考》一百卷,刊奏议、书牍、诗文为《宝韦斋类稿》一百卷。

日本有唐代歌舞

日本相传有唐代歌舞,每岁天长节于宫中演之,先期演习。文部介绍于式部导余辈至所谓雅乐稽古所者,广厦九楹,陈设华美,外为舞台,台正方而高,饰以青幛,其舞有三:

一曰久米舞。神武天皇率久米部之军,击土贼于大和国兔田县,平之,赐将士宴,作国歌,将士拔剑舞诛贼之状,遂以为名。中立一人抚筝,左右二人举筝侍立,左四人绯衣执笏,右四人黄衣执笏,又吹笛者二人,击板者二人。歌半,四人者起舞,既而拔刀跪起而舞。舞罢,有举琴者,有吹箫吹笙者,合而歌。歌罢,徐徐而退。

一为春庭花,自唐朝传来。台上凡十二人,列坐于地,一人击羯鼓,诸乐齐作,又四人作二列,束带佩剑,披绣衣,立而舞,乃击大鼓。既而四人拱立,乐止。少顷,乐再作,复盘旋良久乃退。

一为兰陵王,亦唐朝乐。北朝兰陵王长恭,美容仪,常被假面临敌,击周师于金墉城下,齐人壮之,拟其指挥奋战之状作此舞也。一武士被赤甲,戴面具危冠舞蹈出,旁十二人吹管击鼓以应节。手执鞭,长裾曳地,盘辟作战状,久之亦徐徐而退。

即此,知其国保存古制之一端矣。

日本藏中国古籍

日本维新而后,学制更改,而保存故籍所在都有。黎莼斋所刊《古逸丛书》,得人中土,夫人而知之矣。余至东京,所见帝国图书馆有宋本《广韵》、《姓解》,即黎氏景刊本也;又有唐人写经卷数种。馆中阅览室中国书最多,有伏案就钞者二人,一钞《古诗源》,一钞《曝书亭集》也。早稻田大学书库,见唐写礼记皇侃疏丧服小

记卷子，极精。

嘉纳治五郎之外舅竹添光鸿，字渐卿，号井井，尤竺耆经箬，著《左氏会笺》，所藏宋元椠本，有：淳化三年校进本《毛诗正义》，卷首列李沆、贾黄中、张齐贤、李昉等衔名，绍兴九年绍兴府雕造，又唐卷子本《汉书·扬雄传》一卷，自反《离骚》以下至卷终止，纸色如黄麻，书体与唐写经相似。

陈遹声异梦

同年陈蓉曙遹声，甲辰十二月朔夜梦与古今人合试于保和殿，论一、策一、赋一、五言二十韵诗一，忘其题。须臾榜发，宋潜溪第一，吴草庐第二，蓉曙名列二十四，余名列四十八，丙戌同年尚有天津徐菊人，其名次不复记忆，元、明以后名人多与其列。余辈皆衣冠集于旧翰林院，宣诏谢恩，如庶吉士授职。礼毕颁赐，蓉曙得赐金，余赐表里，联骑而归。蓉曙有诗记异。

记梦二则

辛丑夏五月西安寓斋，患腹疾，极委顿，病愈，两次梦见戴文节公。一在桥边，匆匆相遇，余问："见夏穗卿否？"公曰："未见。"一在公室中，着貂马褂也。

辛丑三月十二夜，梦至一处，有大桥，桥有亘，门上题"东镜塘桥"四字。过桥，又至一处，室极宽，无人，后乃见吴佩葱在焉，为人检拾满地字纸。

眉庐丛话

[清]况周颐撰　戴友夫　于瑞桓整理

《眉庐丛话》及《续眉庐丛话》，清末民初况周颐（一八五九——一九二六）撰。况氏为晚清词学大家，兼治野史掌故，该书即其野史掌故方面的名作。全书内容广泛，以清代宫廷轶闻、朝野逸话、典章制度为主，稍及前代历史。原连载于《东方杂志》，后有单行本行世。现据《东方杂志》原本进行整理，参考了近人的整理成果。

举止安详，攸关福泽。常熟翁文端未达时，家贫乡居，偶与二三父老为叶子戏，适雨著钉鞋，竟夕坐博。验其履印，曾不一移。南皮张文襄督江鄂日，士有呈赠诗文者，当时未即阅看。俟其人来谒，寒暄毕，辄命侍者取出，即于座间从容展诵，自首至末，一字不遗。遇有佳处，一一奖许；稍涉称颂，必致谦词。虽文系长篇、诗至百韵亦然。阅毕，仍交侍者，并谕以存贮某处毋忽。即此二事征之，如文端者，所谓安也；如文襄者，所谓详也。二公皆富贵寿考，极遇合之隆，是其验也。

以翎枝为冠饰，自明时已有之。江彬等承日红笠（遮阳帽）之上，植靛染天鹅翎为贵饰，贵者三翎，次二翎。兵部尚书王琼得赐一翎，自谓殊遇。是翎之名始于明，但植立于笠上，与曳于冠后者，其式异耳。

道光朝，曹太傅（振镛）当国，陶文毅（澍）督两江，兼盐政。时以商人藉引贩私，国课日亏，私销日畅，至有根窝之名，谋尽去之，而太傅世业鹾，根窝殊夥，文毅又出太傅门下，投鼠之忌，甚费踌躇。因先奉书取进止，太傅覆书，略曰："苟利于国，决计行之，无以寒家为念，世宁有饿死宰相乎？"文毅遂奏请改章，尽革前弊，其廉澹有足多者。惟其生平荐历要津，一以恭谨为宗旨，深恶后生躁妄之风。门生后辈，有人谏垣者，往见，辄诫之曰："毋多言，豪意兴。"由是西台务循默守位，浸成风气矣。晚年恩礼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开口耳。"道、咸以还，仕途波靡，风骨销沉，滥觞于此。有无名氏赋《一剪梅》词云："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其二云："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损刚益柔，每下愈况，孰为之前，未始非太傅盛德之累矣。

牛奇章镇维扬，每冬，令街卒卫杜书记（牧之）夜游，报帖盈箧。尚书灵岩毕公抚陕，孙渊如居幕府。渊如好冶游，节署地严，漏三商必下键，公自督视之。渊如则夜逾垣出，翌晨归，以为常。或诇以告公，弗问也。二公相距千余年，晚节蹉跎，后先一辙，论者惜之。然其雅意怜才，则固有未容湮没者。

道州何暖蝬叟（绍基）书名重海内，达官殷贾赍重金求之，弗可得。一日，之永州，访杨息柯（翰）。距城数里，忽饥疲，因憩食村店。食已，主人索值，时资装已先入城，乏腰缠，无以应。请作书为偿，主人弗许。竟典衣而后行。息柯闻之，笑曰："何先生法书，亦有时不博一饱耶？"

清之初年，洪文襄以胜朝魁硕，翊赞新猷，幕府超珣，极一时之选。泊薨于位，行述之作，诸名士各殚所长，于其仕明、仕清，前后勋绩，咸能称述烂然，惟于中间去故就新，措词极难得体。商略再三，莫衷一是。爰醵重金为濡润，募有能圆其说者。某名士落拓京师，闻之，褏然往，约字一直金百，先索金而后秉笔。略云："岁甲申，闻贼陷京师，烈皇帝殉国。北庭徇平西王之请，爰举义旗，入关破贼，元凶授首。公于是投袂而起曰：'杀吾君者吾仇也，诛吾仇者吾君也。'"下即接叙是年拜某官之命云云。诸名士为之搁笔，稿遂定。按：《公羊·昭公三十一年传》曰："颜夫人者，妪盈女也，国色也，其言曰：'有能为我杀杀颜者，吾为其妻。'叔术为之杀杀颜者，而以为妻。"是某之说之所本也。

宋陈藏一，名郁，字仲文，所著《话腴》，醇雅可诵，中有一则云："今言命者有曰：'丑为破田，戌为负戈，丙丁为平头，辛卯、甲申为悬针。'尝以滕强恕命考之丙戌、丙申，丙戌、丙申，平头矣，官至侍从而无子；以金辉命考之甲午、辛卯，甲午、辛卯，悬针矣，故初为海寇，三遭决配，后为都统制，赠武义大夫。"按：子平《家言》以五行生克决人生休咎，未闻以字形为说者。此说绝新，亟记之。

杜鹃，一名杜宇，一名子规，一名谢豹。自唐已后，多入诗词，曰啼血，曰劝春归，曰红鹃、绿鹃，与紫燕、黄鹂并用，殆禽类中之绝韵绝怨者也。乃宋车若水云："杜鹃，鹞属，枭之徒也。飞入鸟巢，鸟见而去。因生子于其巢。鸟归，不知是别子也，遂为育之。既长乃欲噉母。"诚如所云，讵非甚不宜称耶，抑同名而异物耶？

《石林燕语》云："及第必有赐诗，惟莫俦一榜不赐。政和末，御史李彦章言，士大夫多作诗，有害经术，诏送敕局立法。何丞相执中为提举官，遂定命官习诗赋杖一百，故是榜官家不赐诗而赐箴。未几，知枢密院吴居厚，喜雪御筵进诗，称口号。是后上圣作屡出，士大夫亦不复守禁。或问何立法之意，何无以对，乃曰：'非谓今诗，乃旧科场诗耳。'"作诗获罪，乃至于杖，诚事之绝可笑者。

梁吴均《吴城赋》："不见春荷夏槿，惟闻秋蝉冬蝶。"荷非春花，未知叔庠何所本也。

俗谓事势舛戾而决裂者曰糟。糟义甚古，《大戴礼记·少间第七十六》云："糟者犹糟，实者犹实，玉者犹玉，血者犹血，酒者犹酒。"注："糟以谕恶，实以谕善，玉者谕善人，血忧色也，酒以谕乐，犹忧其可忧，而乐其所乐。"

乌程张秋水（鉴）《冬青馆诗》，《山塘感旧》句云："东风西月灯船散，愁绝空江孛相人。"孛相，吴语，今讹为"白相"也。

富阳董文恪（邦达）少时，以优贡留滞京师，寓武林会馆。资尽，无以给饔飧，馆人藐之甚。不复可忍，乃徙于逆旅，益复不见容，窘迫无所归。有刘媪者，自号精风鉴，奇其貌，谓必不长贫贱也。属假馆余屋，善视之。俾俟京兆试，董日夕孟晋，冀博一第自振拔，且副媪厚期。榜发，仍落第，恚甚，耻复诣媪。徘徊衢市，饥且疲。道左一高门，惘然倚而立，不知时之久暂也。俄有人启门，问为谁，董以实告。其人色然喜，延入。少憩，出红笺，属书谢柬，署名则侍郎某也。书毕，持以入，须臾出，殷勤具鸡黍，食次，通款曲，则侍郎司阍仆，以荐初至，适书谢柬，主人亟奖许，因请留董代笔，薄酬资斧。董方失路，欣然诺之。自是一切书牍，悉出董手，往往当意。仆辄掠美以自固，日见信任，不与他仆伍。居顷之，侍郎有密事，召仆至书室，命拟稿。仆惶窘，良久，不能成一字。侍郎穷诘，得实，大骇。亟具衣冠出厅事，延董入见，且谢曰："辱高贤久溷厮养，某之罪也。"因请为记室，相得甚欢。侍郎夫人有细直婢，性慧敏，略通词翰，及笄矣，将嫁之，婢不可。强之，则曰："身虽贱，匹舆隶，非所堪，乃所愿，必如董先生，又安可得，宁终侍夫人耳。"侍郎闻之，昕然曰："痴婢，董先生蹑云骥騄，指顾腾上，宁妻婢者？"会中秋，侍郎与董饮月下，酒酣，从容述婢言，且愿作小红之赠，劝纳为篷室。董慨然曰："鲰生落魄，尽京师，不获一青睐。见拔于明公，殊非望。彼弱女子能怜才，甚非录录者，焉敢妾之？正位也可。"侍郎益重之，谋于夫人，女婢而婿董焉。逾年，董连捷成进士，官至礼部尚书，生子即富阳相国。相国登庸时，太夫人犹健在。知其事者，传为彤管美谈云。

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学问赅博，明于古今治乱升降之故，尤详究海外各国形势。咸丰朝，随郡王僧格林沁筹防津沽，王于两岸筑炮台，绵数里，博数丈。辇炮三千具以填之，大者逾万斤，小者亦二三千斤。又伐巨木，列栅海口，沉以铁锚，格以铁絙。无何，敌舰至，遗书为媾，王不许。嵩焘曰："战未必胜，不如姑与之和，徐图自强。"王不听。嵩焘知边祸且亟，言之再四，至于涕洟，王执不听。越日，敌以书来曰："亟撤尔栅，我将以某日时至。"届期，王率将佐登台望之，敌以三舰来，距栅里许，自相旋绕。顷之，栅皆浮起，王大惊，急发巨炮，弹如雨雹，海水沸腾，竟沉其舰。敌引去。明年复来，遂有北塘之败。嵩焘家居时，好危言激论。攸县龙汝霖作《闻蝉》诗规之曰：

商气满天地，金飚生汝凉。
撩人秋意聒，忤梦怨声长。
畏湿悉霜露，知时熟稻粱。
隐情良自惜，莫忘有螳螂。

嵩焘和曰：

饱谙蝉意味，坐对日苍凉。
天地一声肃，楼台万柳长。
杳冥通碧落，惨澹梦黄粱。
吟啸耽高洁，无劳引臂螂。

又：

树木千章暑，山河一雨凉。
荫浓栖影悄，风急咽声长。
秋气凄微物，天心饫早粱。
居高空自远，尘世转蜣螂。

后十余年，边事日棘，嵩焘以礼部侍郎出使英吉利国，至伦敦，上书李文忠，论列中外得失利病，准时度势，洞见症结，凡所谋画，皆简而易行。其论当时洋务，谓佩蘅相国（宝鋆）能见其大，丁禹生能致其精，沈幼丹次之，亦稍能尽其实。又自言平生学问皆在虚处，无致实之功，其距幼丹尚远，皆克知灼见，阅历有得之言。

全书四千二百余言，兹不具录。

扬子江中泠水，世所称第一泉，其质轻清，非他水所及。然或运致远方，舟车颠顿，则色味不免稍变，可以他处泉水洗之。其法以大器贮水，锲志分寸，而入他水搅之。搅定，则浊皆下沉，而上浮之水，色味复故矣。其沉与浮也，其重与轻为之也，挹而注之，不差累黍。以水洗水之法，世鲜知之。

和珅当国时，京朝官望风承指，趋跄恐后。襜帷所至，俊彩星驰，织文鸟章，夹道鹄立，此补子胡同所由名也。无名氏《咏补子胡同》云：

绣衣成巷接公衙，曲曲弯弯路不差。
莫笑此间街道窄，有门能达相公家。

道光壬寅，粤海戒严，果勇侯杨芳为参赞，慑敌舰炮利，下令收粪桶及诸秽物，为厌胜计。和议成，不果用。有无名氏作诗嘲之曰：

杨枝无力爱南风，参赞如何用此公。
粪桶当年施妙计，秽声长播粤城中。

咸丰庚申，车驾幸热河，变起仓卒，警卫不周，从官、宫人，极流离困瘁之状，诏天下勤王，讫无应者。汉阳黄文琛《秋驾》诗云：

"秋驾昆仑疾景斜，盘空辇道莽风沙。
檀车好马诸王宅，翠褥团龙上相家。
剩有残燐流愤血，寂无哀泪落高牙。
玉珂声断城西路，槐柳荒凉怨暮鸦。

此诗声情激越，骨干坚苍，置之老杜集中，骎骎不复可辨。

宋谈钥《吴兴志》："菱湖，在归安县东南四十五里，唐崔元亮开，即凌波塘也。"又德清县永和乡管，有雅词里，地名并韵绝。

魏明帝乐府诗："种瓜东井上，冉冉自逾垣。与君新为婚，瓜葛相结连。"世谓戚谊较疏者为瓜葛，与诗意不甚合。

乾隆朝，高文恪（士奇）由詹事赐同博学鸿儒科，文恪得君最深，当出特赐。未审他人有同受此赐者否。

"色即是空空是色，卿须怜我我怜卿。"某说部谓是平阳中丞诗句，为卿怜作，余疑非是。上句尤不称，特卿怜命名，本此下句耳。相传某太史得京察一等，当简道员，顾高尚不屑就，旋擢卿曹，空乏不能自给。友人某戏为诗赠之，有句云："道不远人人远道，卿须怜我我怜卿。"语殊工巧。

昆山顾亭林先生本明季诸生，国变后，间关襆被，谒南北两京旧陵。所过访山川险要，郡国利病，纳交其魁杰。时或留止耕牧，致富巨万，辄复弃去，人莫测其用意。按：此与陶朱公已事略同。理财为百度之根本，亭林固留心经济者，亦为是牛刀小试，自考验耳。

清之季年，某相国总制闽浙，政体开通，人才乐为之用，刷新涤旧，百废具兴。相国以龙马之精神，备鸳鸯之福禄。虽忧劳于国是，公尔忘私，而颐豫其天和，兴复不浅。相国勤民如蚡冒，经武如陶公，力矫大僚简重之习，不数日必驾出。迨其归也，炮声砰訇于辕，鼓声渊填于堂，节署各色人等无崇卑疏戚外内，故事必班而迎，二堂东班，则文案委员，内而京曹，外而监司已次，咸鹄立，必补服数珠。西班稍前，则内文案委员，洋务委员，电报房学生等；稍后则衙官，材官，戎装剑佩，仡仡之勇夫。咸出一膝，去地不能以寸。相国拾级尽，略伫立，与东班首员周旋数语，略回顾西班首员，仍目注东班，若为皆颔之者，徐行而入。一十三四龄童子肃掖之。二堂东班及西班稍前者，唯朔望谒庙则然。其西班稍后，及在三堂、四堂者，则每出皆然。然当时冀幸承颜之辈，往往不以为优异而以为疏逖，因而不自慊者有之。三堂则司阍典签，纪纲之仆，面必田，须必泽，一视听，屏气息，或伛偻呈敬恭，或矜作表干练。倍其盥漱，时其冠服，部领其次，奔走给使令者如干人，各以其职司。孑而立，皆鞠跽至地，相国夷然人，目不属。然设有迟误不到者必知之，以故无敢或脱疏。四堂则粉白黱绿者，珥瑶碧，曳绮罗，为数逾数十。肥者环，瘦者燕，澹者妆，浓者抹，南洲翡翠，北地胭脂，如筝雁之成行，若梁鸳之戢翼，莫不翔袖低鬟，曼立远视。相国及阶，略伫立，掖者童子肃退休。首班者亭亭捧杖进，左掖之，右拄杖，步益徐。自兹已还，燕寝深闳，如何如何，外间仅得之传闻，未必能历历如绘矣。于斯时也，相国之风度，庄者和，肃者温，敛者舒。进咫，立于咫者随之；进尺，立于尺者随之。鱼贯而鸿翩，花团而锦簇，鬓影如雾，衣香成风。履整则前者却，巾堕而后者蹴。赢屏乍转，麝薰微闻。有精室焉，俗称内签押房，相国之所憩也。相国之杖，未至精室数武，即已授之随而右者，则左掖者若为逾谨。相国固矍铄，无须杖，并无须掖，而必杖必掖，亦故事也。入室，则自脱其冠，授掖者，置之架，展红巾谨覆之。由是而数珠，而褂，而缫佩，而带，而领，而袍，皆解者、接者各一人。或一人摄二事，唯承侍日深体便手敏者为能，往往新进持慎，弗敢兼也。其以亵服进者，人之数，视衣服之重数。同时巾者，茗者，淡巴菰者，尤争先恐后，以有事为荣。则就养和坐，脱鞋者，左右各一人，又一人以舄进。而巾者，茗者，淡巴菰者龚其手，兰其息，亦盈盈而前。相国或先巾，或先茗，本无所为厚薄，而先焉者若为色然喜，则从容就榻坐。榻设阿芙蓉，相国夙不嗜此，而具乃绝精，不嗜而必设之，亦故事也。相国自驾出至是，或逾一二时矣。当是时，自四堂来者，咸集此精室，立者，坐者，所事已毕而如剧者，宜身至前而乍却者，若喜而浅

笑,倦而轻颦者,同辈相关而喁喁私语者,面窗而徘徊,近案而徙倚者,位置笔砚,拂拭书牍,为殷勤者,弄姿而掠鬓丝,选事而拨炉灰者,非雾非花,温磨四塞,相国若欠伸,微呼某名,指烟具谓之曰:'若曷整理此。"又呼某名,谓之曰:"曷相助整理此。"则二人者独留,其余皆出。精室之窗,皆嵌白颇黎,浅色绸为衣。迨相助整理烟具者亦出,则窗衣之弛者张,疏者密矣。时则愔愔午梦,帘垂柳絮风前;隐隐春声,门掩梨花雨外。燕欲归而讵待,香未散而仍留。后出者只伺于窗外。久之,又久之,见窗衣启者,约一方颇黎之半,则款步入,捧匜沃盥,进燕窝汤。先是,相国驾出时,传谕庖人整备者,汤凡三进。相助整理烟具者,亦在朵颐之列。盖此人即下次整理烟具者。若旧制,简授差缺,此次拟陪者,下次必拟正,亦故事也。已上各节,或目验所经,或耳郇所得,不必皆据为事实,而又无秘辛焚椒之笔,足以传之。言之无文,负此雅故已。

遂宁张船山太守(问陶)移疾去官,侨寓吴阊,别营金屋藏娇,夫人不知也。一日,携游虎丘,而夫人适至,事遂败露。太守戏作一诗云:

秋菊春兰不是萍,故教相遇可中亭。
明修蜀道连秦陇,暗画蛾眉斗尹邢。
梅子含酸都有味,仓庚疗妒恐无灵。
天孙应被黄姑笑,一角银河露小星。

(见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

此诗近人传为韵事,或谱院本以张之,不知船山夫人林氏乃奇妒。相传船山纳姬后,其夫人索诸查小山家,不得,船山之弟旃山携妇归视兄嫂。旃山妇见林盛怒,因劝之曰:"如此男子,谓之已死可耳。"因而一室大哄。故船山有句云:"买鱼自扰池中水,抵雀兼伤树上枝。"旃山之友某寄船山句云:"苦为周旋缘似续,更无遗行致讥弹。"皆为此事而发。船山有《二月二日预作生子》诗云:

三十生儿乐有余,精神仿佛拜官初。
频年望眼情何急,他日甘心我不如。
爪细难胜斑管重,发稀轻倩小鬟扶。
绕床大笑呼奇绝,似读生平未见书。

(见《船山诗补遗》)

其后船山卒无嗣,则亦家庭敦豁,乖戾之气,有以致之。才人风味,讵悍妇所能领略。可中亭之诗,略同粉饰太平之具,"仓庚疗妒恐无灵",行间句里,流露于不自觉矣。

江都汪容甫(中)尝江行,与洪北江同舟论学。北江专崇马、郑,容甫兼涉程、朱。辩争良久,容甫口舌便捷不逮北江,屡为所屈,愤甚,捽北江堕水,舟人救之,仅乃得免。吴县张商言(埙)《碧箫词》自序云:"故人蒋舍人心余乞假还,过吴门,饮予舟中,喜读予词,纳于袖,以醉堕江,寒星密雾,篙工挽救,群呼如沸鼎。既得无恙,而此卷亦不就漂没。明日心余词,所谓'一十三行真本在,衍波纹绉了桃花纸'也。"洪、蒋二公,一则意气忿争,一则兴会泰甚,其不与波臣为伍几稀,然至今思之,殊饶有风味也。汪洪倞争之烈,视黄荛圃、顾千里世经堂用武,尤为奇特。

道光间,有侍郎平恕者,蒙古人,督学江苏,贿赂公行,贪声腾于士论。当时或编杂剧,付梨园以刺之。托姓名曰干如,其上场科白云:"忘八丧心,下官干如是也。"拆字离合,甚见匠心。

乾隆季年,朱文正督学浙江,以古学见赏拔者,临海洪地斋(坤煊)、萧山王畹馨(绍兰)、东阳楼更一(上层)齐名,称为"浙东三杰"。楼君姓名及字就唐人诗一句错综为之,求之载籍中,不能有二。

无锡钱础日(肃润)别号十峰主人,明诸生,甲申后弃去。县令以事夹其足胫至折,础日笑曰:"夔一足,庸何伤。"遂为跛足生,自号东林遗老,年八十卒(见渔洋《感旧集小传》)。艾子好饮,少醒日,门人谋曰:"此未可口舌争,宜以险事怵之。"一日,大饮而哕,门人密袖彘膈置哕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脏,今公因饮而出一脏矣,何以生耶?"艾子熟视而笑曰:"唐三藏尚可活,况四脏乎?"(见明谢肇淛《五杂俎》)"唐三脏尚可活,夔一足庸何伤。"属对工绝。

名人有洁癖者夥矣,亦有以不洁为高者。钱塘陆丽京(圻)文采昭烂,吐属闳雅。客有诣之者,尘羹粗饭,扪虱而谈,亦不觉其秽也。羽琌山民(龚定庵先生自号)垢面而谈诗书,不屑盥漱,尝作竹西之游,下榻魏氏絜园(默深先生别业,在扬州钞关门内仓巷)之秋实轩。默深先生,给两走祗伺之。一日晨兴,呼主人急。出则怒甚,曰:"若仆嬲我,吾不习沫沐。畴则不知,乃以匜水数数溷我,是轻我也,贤主人乃用此仆乎。"默翁笑谢之。比闻吴郡某方伯,自其太夫人三朝洗儿以还,未尝试槃浴。其里衣自新制乃至于朽敝,未或经浣濯。方伯嗜书,尤嗜宋元本。其观书也,少以案,多以榻。寻常之书,经摩挲循览者,如覆酱瓿代线夹久,趾之雪者黝,角之楞者垸(音完,以石磨平之也),字之银钩铁画者,如雾花云月,无复分明朗晰,唯宋元本不可知,容或信有而皆秘之,不可得而见也。乡来劬学妮古之士,其心力有所专壹,朝斯夕斯,往往不暇自洁治,然而若是其甚者亦仅,其诸以告者过欤。

林文忠抚苏时,有续立人者,官苏州同知兼厕幕僚,颇见信任。或忌之,黏联语于其门云:"尊姓本来貂不足,大名倒转豕而啼。"续恚愤,白文忠请究,文忠笑曰:"苏州设同知久矣,官此者,宁无胜流佳士,顾姓名孰传焉?君托此联,庶几不朽。且属对工巧,不失为雅谑,何愠为?"续默然退。今事隔数十年,苟无此联,世孰知续立人者。文忠之言,有至理存焉,何止释纷之佳

妙而已。

同孙王半塘(鹏运)微尚清远,博学多通,生平酷嗜倚声,所著《袖墨》、《味梨》、《蜩知》等集,及晚年自定词均经刻行,其他著述,身后乏人收拾,殆不复可问。曩见其《四印斋笔记》,褒然巨帙,详于同、光两朝轶闻故事,稍涉愤世嫉俗之言,偶忆一则,略云:"翰林院衙门在前门内以东,世所称木天冰署也。大门外有垒培,高不逾寻。相传中有土弹,能自为增减。适符阁署史公之数,或有损坏其一,则必有一史公赴天上修文者。是说流传已久,至于土弹之有无,有究作何状,要亦未经目验。惟是环栅以卫之,置隶以守之,则固慎之又慎也。某年伏阴,大雨破块,竟有数土弹被冲决而出,余询之往观者,其形盖如卵云。"

道、咸间,京朝士夫太半好名,犹善俗也。或有科目进身,以不治古文为耻,乃捃摭帖括浮词,杂以案牍中语,牵合成篇,当时目为"京报古文"。曾文正督两江时,开阁延宾,群才云涌,清奇浓澹,莫名一格。有同乡某太史,记问极博,倚马万言,惟矜才使气,自放于绳尺之外,文正戏以"土匪名士"称之。同、光以还,朴学凋谢,小慧之士,粗谙叶韵,辄高谈风雅,自诩名流。间或占一绝句,填一小令,书画一扇头,怏然自足,不知井外有天,于是乎有"斗方名士"之目,出于轻薄者之品题,要亦如其分以相偿也。土匪名士,斗方名士,皆可与京报古文作对(十兆曰京,十升曰斗,皆计数之名,属对尤工)。

梁萧宏有钱癖,百万一黄榜,千万一紫标,当时有"钱愚"之目。然以厚封殖,非以供赏鉴也。光绪季年,刚毅南下,调查江、鄂等省财政,怙势黩货,贿赂公行。刚尤酷嗜纸币,盈千累万,装潢成册,暇辄展玩,若吾人对于法书名画者然。往往省局银数皆同之币,亦务累牍连篇,以多为贵。盖其贪鄙之性,与生俱来,有未可以常情衡论者。相传,刚为刑部尚书,初莅任,接见诸司员。谈次,称皋陶为"舜王爷驾前刑部尚书皋大人皋陶"("陶"读若"桃"),又提牢厅每报狱囚瘐毙之稿件,辄提笔改"瘐"为"瘦",而司员且以不识字受申斥。盖入于彼必出于此,二者无一,不成其为刚毅矣。

"相思病"三字,元人制曲,有用之者。以曲之为体,不妨近俗也。按:《周易》疏:"损卦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正义曰:"疾者,相思之疾也。"元曲中语乃与经疏暗合,当然雅训,何止非俗。

王梦楼有五云,曰素云、宝云、轻云、绿云、鲜云,年皆十三四,垂髫弓足,善歌舞。越数年,轻、绿、鲜三云各遣嫁,自携素、宝二云至鄂,以赠灵严毕公。谛审,则美男耳。为返初服,署为小史,绝警慧解人意。

闽县王可庄(仁堪),文勤之孙,丁丑状元。造科名之极峰,兼勋旧之嫡裔。传闻玉音褒美,指顾"大用可期"。会馆课,赋题《辅人无苟》,中有一联云:"危不持,颠不扶,焉用彼相。进以礼,退以义,我思古人。"触阅卷者之忌,以竞体工丽,得置一等末。王固知名士,下月课题,名士如画饼赋,则为王而发也。未几,外放苏州遗缺知府,终镇江府知府,论者以未竟其用惜之。

织业盛于苏、杭,皆有机神庙。苏州祀张平子,庙在祥符寺巷。杭州祀褚登善,庙在张御史巷。相传登善子某(按:《新唐书》:"登善二子,彦甫,彦冲。")迁居钱塘,始教民织染,后遂奉为机神,并其父祀之。今犹有褚姓者为奉祀生,即居庙侧。阮文达撰《褚公庙碑记》,详载此事,当必有本。惟苏州祀张平子不知其由。史称平子善机巧,尝作浑天仪、候风地动仪等。崔瑗为撰碑文,称其制作侔造化。又云,运情机物,有生不能参其智。意者,机杼之制当时或有所发明。而载籍弗详,未可知耳。按:唐时以七月七日祭机杼,奉织女为机神,则尤名谊允叶,所谓礼亦宜之也。

长洲沈文悫(德潜)少时家贫,无僮仆,每晨必携一筐自向市中购物,售者索值若干,悉照付,无稍争执。久之,市人知其宽厚,亦无复敢欺者。吴县某巨公未达时,每晨沽米于市,辄脱破帽如盂仰而盛之,捧持以归。衣敝而貌癯,离莛如病鹤也。未几,廷对首选,官至大学士。晋秩师傅,其贵盛视文悫有加。乃至世易沧桑,犹安富尊荣如故。闾门父老,多有能言其轶事者。凡此皆士林佳话,独惜名德硕学,未免文悫专美于前耳。

某太守加道衔,有贻书称观察者。一小史粗谙文义,见之愤然曰:"彼藐吾官已甚。观察者,捕役之别名也。"众皆不解,则检《水浒传》"缉捕使臣何观察"云云为证,众亦不能非之。盖元、明之际固确有此称也。按:世俗称谓,一经研究,舛戾良多。如中丞为唐女官之名(唐文宗朝,内人郑中丞善弹小忽雷,巡抚称中丞与古官制不合。全谢山曾辨其误),宗伯非礼部尚书(见《汉书·平帝纪》注),司空非工部尚书(见《汉书·陈咸传》注),沿用皆为未合。至大帅尤贼渠之称(《吴志·周鲂传》:"钱唐大帅彭式等蚁聚为寇。"又云:"黄武中,鄱阳大帅彭绮作乱,攻没属城。"绮事别见《魏志·刘放传》注),而可属之疆圻长吏乎。又小姐二字,古者以称宫人侍姬,《玉堂逢辰录》:"有宫人韩小姐。"(《桯史》:"洪恭顺有妾曰小姐。"《陶朱新录》:"陈彦修有侍姬曰小姐"),下至于乐妓(《夷坚志》:"有散乐林小姐"),今时为宦女之美称,失之甚矣。

咸丰朝,变起金田,东南鼎沸,练兵筹饷,日不暇给,疆臣节帅,握吐求贤,缙绅先生咸出而相助为理。向所谓仰望林泉者,亦复手版脚靴,随班听鼓。大约为乡闾计者十之二三,为身家计者十之七八,或作《字字

双》曲嘲之曰：

花翎红顶气虚嚣，阔老。
打恭作揖认同僚，司道。
厘金军务一包糟，胡闹。
果然有事怎开交，完了。

刘葱石属校《荆钗记》，见一字绝新，左从骨，右从上皮下川，在第二十九齣，钱孙交哄曲文中叶韵处。此字各字书所无，云斋博洽（《荆钗记》，明宁献王权撰。王别号云斋），必有所本。

宋代神弩弓，亦曰克敌弓。立于地而踏其机，可三百步外贯铁甲。元灭宋，得其式，曾用以取胜，至明乃失传。《永乐大典》载其图说。又纪文达笔记，载前明万历时，浙江戴某有巧思，好与西洋人争胜，尝造一鸟铳，形若琵琶，凡火药铅丸皆贮于铳脊，以机轮开闭。其机有二，相衔如牝牡，扳一机，则火药铅丸自落筒中；第二机随之并动，石激火出而铳发矣（此与后膛毛瑟略同），计二十八发，火药铅丸乃尽。据此，则制造枪炮之法，吾中国旧亦有之，特道德之蓄念，仁厚之善俗深入人心，由来已久，或尼以好生恶杀、因果报施之说，遂不复精研扩充之，尤不肯传之子孙。其人往，其半生精力所寄，乃与之俱往，为可惜耳。戴某曾官钦天监，以忤南怀仁坐徙。

青浦王述庵侍郎（昶）少时家綦贫，体貌不逾中人，瘦削而修长，玉楼峻耸。乡人无亲疏，以寒乞相目之，遭白眼者数矣。未几，捷南宫，入词林，谒假锦旋，则曰："王公鹤形，故应贵也。"二十年前旧板桥，薄俗炎凉，又奚责焉。其后荐历清华，益复敛抑。某年，省亲珂里，肩舆过外馆驿，适值某典史到任，舆卫俨然，钲镈镗而盖飞扬也。亟命停舆让道，而驺从或呼之出，重谯呵之。公于是局蹐路隅，而珊珠孔翠与青金练雀相照映也。典史骇绝，亟降舆，蒲伏泥途，俟公登舆去远，而后敢起。吾谓典史或过矣，典史虽末秩，地方命官也，述庵诚巨公，在籍荐绅也，停舆让道，即谓礼亦宜之，可也，为典史者当坦然乘舆行，抵署，亟惩责此冒昧之从者，以谢王公，庶不失卑亢之宜焉。述庵通人，为里闬计，得如是风力之典史，方契赏之不暇，而顾有意督过之乎？吾知述庵必不然矣。

有致书何秋辇者，误书"辇"为"辈"；书中用"研究"字，又误"究"为"宄"。秋辇友人某君，戏撰联语云："辇辈同车，夫夫竟作非非想；究宄各盖，九九还将八八除。"又某君为之改定云："辇辈同车，人尽知非矣；究宄各盖，君其忘八乎。"改联尤隽妙，然而虐矣。

癸卯日俄之战，战地属中国领土，而中国乃以中立国自居，诚千古五洲未有之奇局也。明年，有俄国兵舰三艘，一名阿斯歌，一名奥斯科，一名满州，为日本春日舰所迫，驶入吴淞口。当道严守中立，尽收其器械军火及舰中行驶紧要机器，存制造局，而任保护其舰队。是时南洋大臣为周玉山（馥），苏松太道为蔡和甫（钧），洋务律法官为罗诚伯（贞意）。一日，洋务局得俄领事公牍，谓"该舰兵士等离家日久，归国尚未有期，比以阴阳失调，多生疾病，非医药所能奏功。敝国向章，凡海军士卒，每月准其上岸游戏运动数次，所以便卫生，示体恤也。夙仰贵国尚武恤兵，凡可以加惠赤籍者，无微不至。王道不外人情，区区法外之意，用敢为兵请命。查《万国国际公法》，彼国一切人等，居留此国，营业之暇，出入行院，例所弗禁。从前贵国广东省滨海地方闻有一种土妓，名曰蜑户，颇能熟习外情，外国商民孑身旅寄者，常有与之往还。现在上海地方，有无前项蜑妓，能否设法暂时招集，以应急需。贵国昔在姬周时代，晏婴相齐，设女闾七百，以招徕远人。今推而仿之，至于交通中外，仅范围加阔耳，于政体无伤也。敝领事为优待军人、慎重卫生起见，事虽琐屑，情实迫切，为此商请贵洋务局，查照办理。实为公便，立候惠覆施行。"牍文到局，法律官已下咸骇笑。继思之，亦属实情。不得已，商同沪道，具禀南洋大臣，并抄录原牍黏附。未几，奉准南洋批饬，遵于东清码头以南，觅隙地一区，圈拓广场，为该兵士练习之所。并搭盖芦栅，俾资憩息，惟不许越界他往，以免日人啧有烦言。建设甫毕，一时蜑妓寓沪者，闻风麕集，不待洋务局之罗致也。彼于思弃甲者流，不得为跋浪之鲸，差幸为得水之鱼，凡为留髭而来者莫不缠头而去，绝无嗔莺叱燕、掎麝拗莲之举，殆势绌情见使然耶。是诚海邦师律之异闻，而亦震旦外交之趣史矣。

某名士游寓日本有年，近甫归国。据云，曩在彼都，曾见秦火已前古本《孟子》，与今世所传七篇之本多有不同。因举其首章云："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仁义之说，可得闻乎？'孟子对曰：'王，何必仁义，亦有富强而已矣。'"

中国以跪拜为礼，礼无重于跪者，跪亦有可传者。松陵吴汉槎兆骞，以事戍宁古塔，其友锡山顾梁汾贞观极力营救，尝赋〔金缕曲〕二阕寄之，词意惋至。纳兰容若成德者，相国明珠公子，亦善汉槎，见顾词，殊感动。顾因力求容若，为言于相国。而汉槎遂于五年内得赐环。既入关，过容若所，见斋壁大书顾梁汾为吴汉槎屈膝处，不禁大恸。此跪之攸关风义者矣。句吴钱梅溪泳，藏汉"杨恽"二字铜印，歙汪讱庵启淑欲得之，钱不许，汪遂长跪不起。钱不得已，笑而赠之。此跪之饶有风趣者也。

乡先生林贞伯（肇元）官贵州臬使时，有即用知县某，到省未久，诣抚军衙参，误入两司官厅。值藩司先在，贸然一揖。时丁国制，彼此着青袍褂无少异，而于其顶珊瑚，则未遑措意也。旋促坐，问姓字，藩司以实

对、某亦不甚了了，唯曰："兄乃与藩台同姓乎？"又问贵班，藩司怫然曰："余布政司也。"某骇绝，亟趋出，适贞伯至，甫及门，某力阻之，曰："老兄切不可入，藩台在内，弟顷冒昧获重咎，决非欺兄。"贞伯曰："吾正欲见藩台，吾入，无妨也。"某仍力挽之，再申前说，意若甚诚恳者。伯贞不得已，实告之。某益惶骇，释手，大奔。贞伯亟呼之，欲稍加慰藉，不复闻。此事余闻之贞伯之公子，当时能举其姓名，非杜撰也。寒士甫膺一命，来自田间，未节少疏，爰又奚责？其人天良未斫，本色犹存，得贤长官因材造就之，深之以阅历，而后试之以事，以视工颦妍笑，轻身便体者，宜若可恃焉。勿以其傀陋而遽弃之如遗也。

乾隆丙戌，甘肃高台县民胡媛、杨洪得等于武威县山中掘得金山一座，经山西民任天喜引验缴官。此即金矿也。当时风气未开，几诧为祥异矣。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云："北汉鸿胪卿刘融于伯谷置银冶，募民凿山取矿烹银，北汉主取其银以输契丹，岁千斤。因即其冶，建宝兴军。"此即银矿也。烹银二字绝新。吾中国矿政旧矣，曩撰《惠风簃二笔》，尝谓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上下是矿字误写为令横，又误分两字。

吴孙休时，乌程人，有得困病。及瘥，能以响言者，言于此而闻于彼。自其所听之，不觉其声之大也；自远听之，如与对言，不觉甚声之自远来也。声之所往，随其所向，远者至数十里。其邻有责息于外，历年不还，乃假之使责让，惧以祸福，负物者以为鬼神，即畀还之。其人亦不自知所以然也。事见《晋史》。此必电气之作用，不俨然无线电话乎？顾何以必得之困病之后？世之精研电学者，必能推究其故矣。

中外交通之初，西国某文学士游寓北京，于厂肆购新科状元策，译而读之，佩仰甚至。谓中国状元诚旷世鸿才也。及次科又购之，亦大同小异焉。于是诧绝，谓三科状元策，何如出一手也。同治癸亥殿试，南皮张之洞策，尽意敷奏，不依常格。先是，江苏贡生吴大澂应诏上书，言殿试对策，或有傥论，试官匿不以闻，请申壅蔽之罚。及见张策，读卷官颇疑怪。久之，乃拟第十进呈，及胪唱，则拔置第三人，盖特达之知也。

辜鸿铭部郎（汤生）居张文襄幕府久，向知其精通西国语言文字。及见所作《尊王篇》及《叶成忠传》，则于国文亦复擅长。其叶传之作，以讽世为宗旨，尤卓然可传。传曰："自中国弛海禁，沿海编氓，因与外人通市。而暴起致资财者不一而足。然或攻剽椎埋，弄法买奸，宗彊比周，欺凌孤弱，类皆鄙琐龌龊不足道。独沪上富人叶氏，初赤手掉扁舟，而卒起致巨万。又慷慨好义，清刻矜已诺，犹是古之任侠，隐于商且隐于富者也。叶氏名成忠，字澄衷，先世居浙之慈溪，后迁镇海沈郎桥，遂家焉。父志禹，世为甿之邱氓。后因成忠，三代皆赠荣禄大夫。成忠六岁失怙，母洪氏抚诸孤，刻苦仅以自给。成忠九岁始就学，未几，以贫故，仍从母兄耕。年十一，受佣邻里。居三年，主妇遇之酷，成忠慨然曰："我以母故，忍此辱，丈夫宁饿死沟壑耶？"遂辞去，欲从乡人往上海。临行，无资斧，母指田中秋禾为抵，始成行。时海禁大开，帆船轮舶，麕集沪渎。成忠自黎明至暮，棹扁舟往来浦江，就番舶贸有无。外人见其诚笃，乐与交易，故常获利独厚。同治元年，始设肆虹口，迎母就养。肆规綦微，然节饮食，忍嗜欲，与佣妇共操作，又能择人任事。越数年，肆业益扩充，乃推广分肆，遍通商各步。又在沪北汉镇创设缫丝、火柴诸厂，以兴工业。且养无数无业游民。既饶于资，自奉一若寒素，绝无豪侈气象，若构洋楼、集珍玩之类。言必信，行必果，交友必诚。与巨公大人言，訚訚如也，绝无谄谀意。又好引重后辈，善体人情，各如其意之所欲，故人乐为用。性好施予，无倦容，无德色。客外虽久，戚倘有缓急，罔不佽助。待族人尤笃，捐金置祠田，建义庄，以赡贫乏。附以义塾、牛痘局，葳事，则曰："是吾母之志也。"凡里中善举，必力任其成。购大地沪北，立蒙学堂，教贫穷子弟，拨十万金充经费，又倡捐二万金建怀德堂。凡肆业中执事，身后或有孤苦无告者，必岁时存问，俾免饥寒。各省有水旱偏灾，必出巨资助振款。疆吏高其义，请于朝，屡邀宠赐。光绪己亥十月，在沪病笃。诏其子七人曰："吾昔日受惠者，各号友竭诚助吾任事者，汝曹皆当厚待勿替，以继吾志。"卒年六十。先是，由国子监生加捐候选同知，赏戴花翎，荐升候选道，加二品顶戴。余谓王者驭贵驭富之权，操之自上，日渐陵夷，则不驯至一商贾之天下而不已，悲乎。然世之贤豪不能立功名、布德泽于苍生，若富而好行其德者，此犹其次耳。故司马迁曰："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同好语仁义，亦足羞也。"云云。

蕙风曰：据余所闻，叶氏起家贩果蓏。其致富之由，无辜传殆犹有未尽。若如辜氏所云，则亦唯是勤奋敦笃，积累而底于成，无甚异闻奇节也。

骆文忠抚湖南，左文襄居幕府，言听计从，将吏惮而忌之。曾文忠严劾总兵樊燮，燮疑出自文襄主持，诉之京师，复構之督部。事竟上闻，几陷文襄于罪。赖南书房翰林郭嵩焘、大理寺卿潘祖荫斡旋之力，仅乃得免。其后曾文正力荐之，授太常卿，督兵浙江。初，文忠疏辩文襄无罪，奉有"劣幕把持"之谕，不逞者或署左门曰："钦加劣幕衔帮办湖南巡抚左公馆。"及闽、浙敉平，文襄骎骎大用，声誉日隆。昔之谤之者，群起而趋承恐后矣。

左文襄体貌魁梧，丰于肌，腋气颇重。某年述职入都，两宫召对，文襄陈奏西北军务情形及善后方略，缕析条分，为时过久。值庚伏景炎，兼衣冠束缚，汗出如沈，仅隔垂帘，殊蒸腾不可耐。语次，玉音谓："左大臣殊劳苦，宜稍憩息。未尽之意，可告军机王大臣。"随命

内监扶掖之。文襄不得已，退出，意极愤懑，谓身为大臣，乃不见容倾吐胸臆，而不知其别有所为也。

道光时，疆圻大吏犹知宏奖风流。有湖南广文某，博学工诗，撰《湘沅耆旧集》，文名藉甚，交游綦广。无名氏嘲之以诗曰：

藩司昨日拜区区，顷接中丞片纸书。

南省无如卑职者，东斋敢说宪纲乎（盖训导也）。

一联春海（程恩泽）传家宝，两字如山（冠九旗人）镇宅符。

惟有新来陶太守，揭开手本骂糊涂。

光绪初元，以曾惠敏言，选派部员傅云龙、缪祐孙等出洋游历。丁丑归国，云龙、祐孙各著有日记，可资考镜。祐孙阶主事，游历俄国。甫抵俄境，谒某总督，已出见矣，忽返身入，遣侍者语翻译曰："此人戴白顶，官太小，我见之何为？曩吾在中国，见金将军（顺）执水菸桶之侍者，亦皆戴白顶矣。"翻译为辩明："此人之白顶，系由考试得来，与金将军之侍者之白顶，迥乎不同。"乃复出见。语次，犹屡以屈在下位，为祐孙惜。盖当时交通未久，吾中华制度文为，外人犹未深知也。

张文襄督鄂时，提倡学堂不遗余力。某年，某学堂行毕业礼，阖省官僚、各学堂教员、学生毕集。某书院监督、粤人太史某特制长篇讼词，道扬盛美，令毕业学生刘某朗诵之，环而肃听者数百人，虽咳唾弗闻也。诵甫毕，忽有狂生某，应声续曰："呜呼哀哉，尚飨。"闻者莫不骇笑，群集视于发声之一隅。顷之，亟敛笑收视，肃立如初。某监督则艴然变色者久之。唯文襄夷然自若，若充耳不闻者，亦未尝旁瞬也。

常熟翁叔平相国，少时由监生应乡试。某年，同潘文勤典试陕西，内廉正副考官分住东西房，每日同在堂上阅卷。至第三日，叔平曰："吾明日在房阅卷，不到堂上矣。"文勤问其故，叔平曰：'君阅卷，见不佳者，则曰：'此监生卷也。'弃之。吾亦监生也，岂监生而皆不佳者乎？"相与一笑而散。明日，仍同在堂上阅卷。不时许，文勤见不佳者，又如昨者之言矣。老辈真率，不斤斤于世故，风趣可想。

咸丰军兴，鲍忠壮超本胡文忠部曲，其乡人李申甫，曾文正门人也，荐之于文正。未几，由文忠给咨，率所部，诣文正大营。初进见，文正以两营相属。鲍少之，退而言于李曰："曩胡帅之遇我也，推心置腹，视诸将佐有加。兵若干，饷若干，凡吾陈乞，不吾稍靳也。吾兵有功，则赏赍随颁；有疾，则医药立至。吾乏衣甲，帅解衣衣我；我阙鞍马，帅易骑骑我。以是感激，遂许吾帅以驰驱，而所向亦往往克捷。今吾观曾帅，未若胡帅之待人以诚也。且两营何能为役？君爱我，速为我办咨文，愿仍归胡帅。"李温语慰劝之，为言于文正。文正曰："鲍某未有横草之劳，何遽嫌兵少？姑先带两营，傥稍著成效，虽十倍之，吾何吝？"李再三言之，乃得加一营，覆于鲍，且语之曰："吾帅待人，未遽不如胡公。公独初至，未款洽耳。姑少安，观其后。"鲍仅不言去，意殊未慊也。明日，文正招鲍饮，文正嗜肚脍（俗呼猪脾曰肚），宴客则设肚脍，佐以家常鸡鹜而已。席间，鲍首座，屡以兵少为言。文正辄曰："今日但畅饮，勿言兵，且食肚脍。"于是举杯相属，殷勤劝进，鲍竟不得复言。退而又谓李曰："曩胡帅宴我，皆盛馔，列珍羞。宁为口腹之欲，礼意重也。吾非孟尝食客，弹铗歌无鱼者，而顾以肚脍屡劝进，殆所谓大烹养贤者非欤？幸则晤对，又不令布胸臆。仆武夫，性伉爽，安能郁郁久居此。君爱我，速为我办咨文，愿仍归胡帅。"李又慰劝之，至于舌敝唇焦，而去住之间，鲍犹徘徊歧路也。俄警报至，贼攻扑某城急，文正檄鲍赴援，竟全胜以归。文正亟奖藉之，立加数营，礼貌优异。自是，始绝口不言去，而文正亦倚之如左右手矣。其后，文正克复金陵，论功行赏，鲍忠壮与彭刚直未得膺五等之荣（鲍封子爵在后）。后人滋遗议焉，谓夫当日者，苟无刚直水师及忠壮游击之师，则金陵之克复，或犹需以岁时也。

挽联之作，有措词极难得体者。曾文正挽其门生某妇云："得见其夫为文学侍从之臣，虽死何恨；侧闻人言于父母昆弟无间，其贤可知。"语庄而意赅，斯为合作。

道光壬寅，海氛不靖。弈山以靖逆将军驻广东，弈经以扬威将军驻浙江，拥兵自卫，久而无功。二弈，兄弟也。时浙抚刘韵珂竭蹶筹防，毕殚心力，舆论翕然。浙人某制联云："逆不靖，威不扬，两将军难兄难弟；波未宁，海未定（宁波、定海），一中丞忧国忧民。"

友人某君告余：某年，谒某大府，同见者六人。有知县饶某与焉，昔为大府幕僚，今选安徽池州府属某县者也。坐间，各问对数语。次及饶，问何日赴任，则鞠躬对曰（对语不更易字面，以存其真）："卑职情愿伺候大帅，不愿到任，专候大帅分示，求大帅栽培，不作赴任之想，故尚未有期也。"（既不愿到任，何必请假到京投供。其为矛盾，不自觉也）。顷之，六人者皆辞毕，已举茶送客矣。饶忽作而言曰："卑职尚有要话回大帅。"则又皆坐。饶乃继续言曰："卑职此次投供在京，见日本小田公使，渠佩仰大帅甚至。"大府辄曰："渠佩仰我者何也？"饶于是历举兴学、练兵、理财、外交各大政，洋洋洒洒，舌本澜翻，其辞不能殚述。大府为之掀髯笑乐，欢惬而散。某君出而诧骇者久之，谓夫某大府，信非不学录录者，而顾可罔非其道若是，所谓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者非耶。好腴恶直，贤直不免，而况其下焉者耶。

唐人饮酒贵新不贵陈。白居易诗："绿蚁新醅酒。"

储光羲诗:"新丰主人新酒熟。"张籍诗:"下药远求新熟酒。"皆以新酒为言。杜甫诗:"尊酒家贫只旧醅。"且于酒非新醅,深致歉仄。李白诗:"吴姬压酒劝客尝。"白以饮中仙称,而尝吴姬新压之酒,尤为酒不贵陈之确证。白又有句云:"白酒新熟山中归。"

康熙朝,举行鸿博特科,一时俊彩星驰,得人称盛,乃《郑寒村集》云:"时新任台省者,俱补牍续荐,内多势要子弟。闻有鸿儒一名,价值二十四两,遂作《告求举博学鸿儒》二诗云:

博学鸿儒本是名,寄声词客莫营营。
比周休得尤台省,门第还须怨父兄。
补牍因何也动心,纷纷求荐竟如林。
总然博得虚名色,袖里应持廿四金。

按:郑寒村,名梁,字禹湄,慈溪人,黄梨洲弟子,所著见黄集,为受业梨洲已后作,有《晓行》诗最佳,称为"郑晓行"。此二诗虽讽切时事,难免打油钉铰之诮。

校勘之学,近儒列为专门,非博极群书,而性复沉静能伏案者不办。故遐稽载籍,以武人而多藏书者有之,以武人而能校书者未之闻焉。余旧藏《百川书志》二十卷,明古涿高儒子醇撰。其自序作于嘉靖庚子,有云:"叨承祖荫,致身武弁。"此武人多藏书者也。其武人能校书者,唯康熙朝武进士杨恺,仪征人,以文学受特达之知,召入南书房,同蒋文恪、何屺瞻诸名辈校雠书史,时论荣之。恺后提督荆湖,许登瀛作联赠之云:"天禄校书名进士,岳阳持节老将军。"

某学使喜割裂试题,某场试两属,以"牛未"("见牛未见羊也"句中之二字)、"马皆"("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之"马皆"二字)为题。一卷《牛未》题破云:"物有生于丑者,可以观其所冲也。"一卷《马皆》题破云:"午与戌合,纯乎火局矣。"并用子平家言(丑属牛,丑未相冲;午属马,戌属狗,寅午戌三合,为火局,上句带补上文"犬"字),新颖殊绝。某场,以"鳖生焉"为题。一卷破云:"以鳖考生,生真不测矣。"(补上文"及其不测")此场盖试生员者,破题语涉机锋,亦出题者有以自取矣。又咸丰朝,某学使以试题割裂褫职。其最触忌讳者,尝试某属,以"贤圣之君六"为题。其他题虽割裂,罪犹不至褫职也。

南阳铨部刻《双梅景闇丛书》,首列异书三种,曰《素女经》,曰《玉房秘诀》,附《玉房指要》,曰《洞玄子》,皆绝艳奇丽之文。求之古人,非庾、鲍以次克办,而至理所寓,尤玄之又玄,通乎天人性命之故,合大《易》微言、《黄庭》内景而一以贯之,其殆庶几乎。刻成,以赠某尚书,尚书语人曰:"南阳之才信美,独惜其不庄耳。"南阳之友闻之曰:"不庄者见之谓之不庄。"曩余得见是书于十鞬斋,求之南阳,至于再三,弗可得也。

曩阅各说部,见百文敏菊溪轶事三则。

其一云:总制江南时,阅兵江西,胡果泉中初与之宴,百严厉威肃,竟日无言。自中丞以下莫不震慑。次日再宴演剧,有优伶荷官者旧在京师,色艺冠伦,为百所昵。是日承值,百见之色动,顾问:"汝非荷官耶,何以至是?年稍长矣,无怪老夫之鬓皤也。"荷官因跪进至膝,作捋其须状,曰:"太师不老。"盖依院本貂婵语。百大喜,为之引满三爵,曰:"尔可谓荷老尚余擎雨盖,老夫可谓菊残犹有傲霜枝矣。"荷官叩谢,是日,四座尽欢。核阅营政,少所推劾。

其二云:有女伶来江宁,在莫愁湖亭演剧,闻者若狂,皆走相告。公饬县令驱之出境,并占一绝示僚属云:

宛转歌喉一串珠,好风吹出莫愁湖。
谁教打桨匆匆去,煮鹤焚琴笑老夫。

其三云:乾隆五十八年,公陈臬浙江,李晓园河帅知杭州府,两公皆汉军,甚相得也。忽以事龃龉,李大愠,至一月不禀见,告病文书已具矣。时届伏暑,公遗以扇,并书一诗,有句云:"我非夏日何须畏,君似清风不肯来。"李见诗释然,遂相得如初。

闲尝综而论之,其第二事,若与第一事相反,其实无足异也。一则春明梦华,偶然之枨触;一则宪司风纪,当然之维持。而且禁令之具,即寓风雅之贻,其于道德齐礼,庶乎近焉。其第三事,尤为温厚和平,非挽近巨公所及。尝谓"薄俗"二字相连,"厚雅"二字亦相连,不雅不能厚也。文敏之为人,要不失为贤者,风趣亦复尔尔。

滇、黔、蜀、粤各土官,娶妻以五色璎珞盛印为聘,过门时悬之项下,谓之挂印夫人。娶后印即掌于其妻,呼为护印夫人。筑高楼以居之,曰印楼。民间税契,例价千钱外,折钱百五十,名印色钱,护钱夫人之花粉钱也。光绪朝,两淮都转某公,其先官汉黄德道。某年,道署不戒于火,时夜逾半,而觉察又甚迟,振臂一呼,熊熊者烛霄汉矣。群惊起睡梦中,太半索裤履弗及。其文孙甫周岁,由乳媪倒抱而出,其匆遽可想。当是时,火正炽于上房,亲丁毕集于大堂,查点未竟。俄幕府某君疾趋至,问印救出否,众无以应,都转惶急不知所云。盖印若被毁,则处分弥重也。先是,都转长公子娶于延陵,有媵婢艳而慧,鬒袖低鬟,辄顾影自负,谓必不久居人下也。是日以印故,自都转已下,举相觑无策,则亭亭自众中出,近都转立,从容出印怀袖中,庄肃而奉上之,黄袱宛然,芗泽温香,微闻鼻观。都转喜极,若无可为之奖藉者,第高举其印,以示众人,其为欣慰,殆并未熄之火,而亦忘之。凡所损失,一切金玉锦绣,耳目玩好,微尘视之弗若矣。钱塘某尚书,都转儿女姻也。方枋枢要,道署之火,印与大堂皆未毁。枢臣复为之地,仅予薄谴。未几,擢都转两淮,而昔者护印之功人,始犹肃抱衾裯,继且荣膺珈服。盖都转久虚嫡室,至是竟敌体中闺。其后数举丈夫子,皆成立,女亦作嫔名门,

每年都转搅揆之晨，祝百龄，称双寿，以及元辰令节，舞彩称觞，延陵少夫人，当然领子妇班行，不能独异，亦无可如何也。扬人士作《护印缘》院本事张其事，谓夫以护印得夫人，非寻常护印夫人比。夫人性慷慨，乐施予，御下以宽，而内政殊井井，持满戒溢，绝无骄奢侈靡之习。飞上枝头变凤凰，要亦其德有以致之。其护印一节，《参同契》所谓神明告人，心灵自悟，偶然而非偶然也。

清之季年，财政紊乱。如某省官报局、某省官书局皆冗散之尤，而虚糜绝巨，弊窦甚多。往往盘踞数年，因而致富者有之。某太守起家翰林，为某省官书局总办，而总纂则某绅也。一日，某书刻成，呈样本于总办，甫幡帋，见第一卷弟字，不作"第"，遽加寸许红勒，并于书眉批"白字"二字。总纂大愠，白之中丞。中丞不得已，改委某守某府厘金局总办。约计每岁所入，视官书局相差五千金，总笑语局员曰："俗云，一字值千金。今吾一白字，乃竟值五千金耶。"

托活洛忠敏官霸昌道时，有直隶顺德府知府重阳谷，与端午桥作对，天然巧合。又歪、扁二字，昔人以状隶书者，或以对忠敏之名，亦工。

灵岩毕公抚陕，孙渊如居幕府。渊如素狂，灵岩实能容之。然亦有时匡正灵岩，非唯阿取容而已。有长安生员某，揭咸阳生员某伪造妖书，结党谋逆，已捕置狱中矣，并搜获妖书及名册，刑幕纵臾穷治之，将兴大狱。渊如闻有妖书，约洪稚存同往，就请假观，则皆剿袭佛门福利之说，为诱胁箕敛计，并无悖逆字样，名册乃编造门牌底稿也。时方隆寒，炉火甚炽，二公出其不意，遽杂烧之。刑幕以白中丞，中丞坦然，事竟冰释。

嘉庆朝，四川简州牧宋霭若，佚其名。有积案猾贼，不畏严刑，以不能得其实事，乃于公案取锦笺十幅，诗韵一部，前列四役，旁侍一童，以讯贼事。贼无言，先作绝句二首。再讯之，贼无言，继作五七律各一首；又讯之，贼无言，乃作短古一首。贼竟无言，更作长七古一首，朗诵不已。遂不复讯贼。时漏已三转，役倦如醉，童痴如木，而贼不觉泣下，自言贼不畏严而畏清也，乃具言所事。大兴舒立人(位)作《折狱篇》，而为之序如此。余意此案得其情实信有之，此贼殆意气豪迈者，静夜闻咿喔声，其为不可耐，有甚于桁杨刀锯，故不惜倾吐底里，藉免目前之阨，安所谓不畏严而畏清者，且公案吟诗，亦何与于清也。

钱塘陈退庵(文述)《熙道堂诗·题李香小影序》云："丙寅冬日，梅庵宫保(铁保)勘河云梯关，于安东行馆壁间得明李香小影，写在聚头扇面上。长身玉立，著澹红衣，碧褥，白练裙。图中梅树二，映以奇礓。凭梅伫立，眉宇间有英气恨色。"后署"辛卯四月，为香君写照"。款曰"洛生"，印曰"马振"。按：余澹心《板桥杂记》云："李香身躯短小，肤理玉色，慧俊婉转，调笑无双，人名之为香扇坠。"澹心赠诗，有"怀中婀娜袖中藏"之句。此云身躯短小，彼云长身玉立，讵初时娇小，后乃苗条耶？辛卯香君年约十九二十(上海黄协埙《锄经书舍零墨》云："尝见李香君小像一帧，颜曰南朝剩粉，并题诗二律云：'长板桥边第几楼，溪声淮水尽西流。将军白马沈瓜步，义士黄冠哭石头。当日寡人能好色，只今天子惯无愁。中原三百年陵寝，只下孱王一酒筹。''彩云仙队化为尘，一曲清歌一美人。燕子演成亡国恨，桃花唱尽过江春。中兴战鼓留名士，南部烟花葬主臣。终古繁华旧明月，照谁哀怨向谁论。'"此香君小像，又别是一本)。

柳如是劝钱牧斋殉节，牧斋不听。牧斋卒，如是殉焉。方芷生归杨龙友，劝龙友殉节。陈退庵《秦淮杂咏》有云："劝郎殉国全忠义，更有当年方芷生。"(《板桥杂记》载龙友侍姬殉难者，名玉耶，而芷生事失载)。葛嫩，字蕊芳，归桐城孙克咸。江上之变，克咸移家云间，间道入闽，授监中丞杨文骢军事，兵败被执，并缚嫩。主将欲犯之，嫩不从，嚼舌碎，含血噀其面，将手刃之。克咸见嫩抗节死，乃大笑曰："孙三今日仙登矣。"亦被杀，何旧曲之多烈媛也。意者，明之季年，士大夫敦尚气节，一时眉妩西家，燕支南部，舞余歌阕，多闻忠义愤发之谈，有以潜移默化于不觉耶。

秦淮校书王翘云尝以舌血染绢素，赠汪紫珊。松壶道人仿《桃花扇》故事加点缀焉。郭频伽、陈竹士并有词纪之。陈退庵《后秦淮杂咏》云：

画笔空劳点染工，尚留余恨在春风。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罗巾一捻红。

睢阳杀妾，后人或议其忍，不图后世，乃有仿而行之者。甘文焜，辽东人，康熙十二年为云贵总督。吴三桂反，致书贵州提督李本深，慷慨数千言，约共剿御，而本深以安顺应贼。甘知贵阳不可守(时总督驻贵阳)，遂驰下镇远，杀其妾以飨士，冀招楚兵扼隘。而副将姜议先已从贼。甘知事不可为，乃自缢于吉祥寺。事闻，赠兵部尚书，谥忠果。

五代时，梁将王彦章以铁枪称，虽屡建奇功，跻身将帅，而不令其终。嘉庆朝，淮宁有张铁枪，名永祥。丁巳二月，白莲教贼妇齐王氏自楚掠豫，势将南趋襄城叶。贼五千人，张以乡兵三百，破之于卢氏。贼遂溃窜秦蜀间，而中州无贼矣。当事者给张把总衔，弃之而去。又十年，仪征文达阮公抚河南，乃罗致麾下。洎文达再抚浙，命从行，教习温宁营枪法。文达内召，张送别至仪征，乃应仪征知县屠孟昭之聘，捕缚蒋光斗等若干人置诸法，皆十余载漏网之戎首也。其他渠枭积滑，擒治略尽。张诸技皆长，而枪法尤绝，其人则恂谨若书

生，忠信出于天性。大兴舒立人赋诗赠之，当是时，盖犹在仪征县署也。夫王铁枪见用而非其时，张铁枪怀才而不见用，其为不尽其才，一也。夫张铁枪挟不可一世之概，落拓风尘，至乐为仪征县令之用，若犹有知己之感然，讵不重可悲夫。

光绪戊子，满洲文镜堂（光）以潼商道兼权陕西巡抚。越十年，戊戌在川臬任，值将军出缺，总督藩司，均新简，未到任，文又得护督篆。向来臬司首道，护理督抚，亦事之常，无足异者。惟至于再则仅见，亦遇合之奇也。

某督部初莅任，凡候补道禀见，延入厅事，必令先写履历呈阅，然后出见。某道员曾榷盐纲，所写履历于盐字卤中之四点，布置不匀，几不成字。无名氏作诗嘲之云：

盐差（差委之差）原不是盐差，卤莽涂成草草鸦。

一个臣兮犹简便，何如点尔怪纷拿（怪字，北语多用之）。

毫挥苦恨歪田窄，汗出应沾半面麻。

属吏风流乔太守，鸳鸯簿上也交加（《乔太守乱点鸳鸯簿》，见《今古奇观》。此书有明本，亦已古矣）。

光绪乙未、丙申间，张文襄权江督，幕僚多才俊。值暮春佳日，观察数公相约踏青，访随园故址，谒简斋先生墓，七姬墓亦在焉。随园大门外有石碣，刻王梦楼先生撰序，姚姬传先生题名，或摩挲凭吊久之。归途集顾石公寓园，纵谈游事，石公亦秣陵耆宿也。某观察者夙有通才之目，席间谓石公曰：“袁公七姬，其一姓姚，顷见石碑上有姚姬传（去声）字样。此传公曾读过否？”石公瞠目不能答，越日而此事乃盛传白下。

曩余少时，往往于行用制钱中得古小平钱佳品，如平当五铢，永安五铢（幕穿上土字，四出），二面乾封泉宝，二面天启（元徐寿辉钱与明钱不同）之类，占毕之余，以为至乐。自铜元盛行，孔方戢影，此乐不复可得。比阅某官书（考币制者）有云：“广东雷州府向来行用古钱。”就令其说信然，今亦未必然矣。

曩寓京师，于厂肆得旧钞三册，皆考论金石书画之作，太半未经刻行。内有潘文勤与诸侄论书数叶，老辈风趣，流露于楮墨之表，兹录一则如左。

天凉后，吾欲令侄辈看吾写大字。凡此七人，吾当各为写一扁一对一屏，须用磆（原不作蜡）笺、白磆黄磆均可，勿用生纸，纸由尊处（此书盖寄其弟者）备，墨由尊处研，若伺候则兄带人来。盖尊处人，向不惯伺候写字。兄写字易怒，如《儒林外史》末卷，季君一怒，则不能写。虽在懋勤殿写字，亦未尝改乎此度，而太监等亦服者。盖伺候三十年，深知之也。若不知者，越巴结，越怒，则一字亦不能写。吴人自以为机灵，其实大愚也，但能放胆作契耳，此外何能哉！侄辈小字可以言说，大字必须目睹，乃能得其旨也。虽不必好，亦胜于盲人瞎写焉。若不须，则亦不必，兄非以此求售。侄辈即能书，亦无用，人之勋名不在书，且亦她封不到我。

《板桥杂记》云：“刘元佻达轻盈，有一过江名士与之同寝，元避面向里帷，不与之接。拍其肩曰：‘汝不知我为名士耶？’元转面曰：‘名士是何物，值几文钱耶？’相传以为笑。”皋兰朱香孙（克敬）《暝庵二识》云：“某官素恶名士，尝曰：‘名士名士，能辟谷乎？’余闻之，戏为诗曰：‘名士原无辟谷方，贵人休替达人忙。冰山我有天公在，胜似人家沈部堂。’”同一鄙夷名士之言，受之美人可忍，闻之俗吏不可耐，彼拍肩人，博得刘元一转面，宁非幸乎。

纯庙晚年，每多忌讳。当修乾清宫上梁之日，预敕奏事处：“是日凡直省章奏，不必进呈。”盖恐有触忌语也。时和珅管奏事处，独进直隶总督一折，折中皆吉祥事，督臣梁肯堂也。即日和与梁皆蒙嘉奖。和之揣摩迎合，大率类此。

庚寅正月某日，中班入直，过厂肆东火神庙，匆匆入内浏览。见地摊有篆隶书一册，用极精竹纸，间黏高丽笺。篆径不逾四分，隶称是。所书或古文一段，或陶诗、杜诗一二首，必两段相同，后段末署“臣汪由敦书”，前段盖宸翰也。议定价五金，约翌日往取，因未携资，又不能返寓，迨下直则向夕矣。明日以午前往，甫抵庙门，值常熟相国自内出，手携此册，询其价，则十金矣。常熟行走毓庆宫，购此册以进呈，甚为得体也。

缪嘉蕙，字素筠，云南人，善篆隶书，尤工画。归于陈，早孀。光绪十五年五月四日，奉特宣入储秀宫，供奉绘事。庚子西幸，随驾至长安，仍居宫中。太后几暇无事，辄召入寝宫，赐坐地上，闲论今古。内监皆称为缪先生。有兄嘉玉，由举人教习某官学，期满可得知县，嘉蕙为言不胜外任，冀特予京秩，讵竟以教职用。未几，入资为内阁中书舍人，事在壬辰、癸巳间。嘉蕙随驾至秦，有侄留滞北都，侄妇年二十余，嘉蕙携以自随，居于太后寝宫东偏小室中，终日不得出户。嘉蕙参承禁闼，入陪清宴，出侍宸游，垂二十余年，国变后不闻消息矣。有《供奉画稿》，武进屠寄为之叙。

大凡中人以上之姿，大都具有慧根焉。能善葆其清气，涵养其性灵，可以通于神明，彰往察来，而知变化之道。吴县潘功甫舍人（曾沂），文恭冢子，值文恭当国，深自韬匿，就所居凤池园，构一椽曰船庵，键关谢人事，终日焚香读书，浇花洗竹，一家如在深山中。一童子应门，客至受柬门隙，无贵贱一不报。中间省视京邸者再，往返数千里，亦不见一客。俗所用署名小红笺，

摈不具者二十余年。中岁以后，长斋礼佛，究心内典。生平不为术数之学，而自言梦辄验，仿东坡《梦斋》，作正续《三十六梦龛图》。弟曾莹举京兆，从子祖荫捷南宫，咸预知次第不爽。壬子春，趣工治义井，凿新渫旧，凡四五十区，人莫测也。无何，秋八月不雨，至冬十有一月，城中担水值百钱，远近赖以得饮，始大异之。殆佛家所谓习虚静而成通照耶？抑吾儒所谓至诚之道，可以前知耶？见冯桂芬撰墓志。又石埭杨仁山（文会）生平耽悦内典，寓江宁碑亭巷有年，专以刻经为事。辛亥八月十八日，置酒集亲朋醵饮。谈次，屡示话别之意，皆以为暮年人常态也。翌日，竟无疾而逝。其属纩之时，即革命起事之时，亦云异矣。

阎文介性喜朴质。管户部日，吾邑谢春谷（启华）官主事，云南司主稿，兼北档房。一日，文介谓谢曰："取名何必用华字，谢固别有奥援者。"从容对曰："中堂以华字为嫌，然则取名当用夷字耶？中堂异日若奉命转文华殿，抑亦拜命焉？否耶？"文介默然，未尝以为牾也。某司员工于揣摩，故用旧宪书，夹名片置袖中，于堂见时，误坠于地。文介问携此何为，则对曰："买一护书，需京钱数千，为节费计，以此代之。"文介奖藉有加，自后屡予乌布（京曹谓差使为乌布）。相传其抚晋时，属吏中有以衣冠华整及带时辰表名列弹章者，官无大小，皆着布袍褂。有知县某，独绸袍缎褂，文介大不谓然，亟以崇俭去奢诫之，词色俱厉。某鞠躬对曰："卑职非敢不俭也，近来布袍褂，未易购求。有之，价亦绝巨，以购者众也。卑职贫寒弗克办，绸缎者，属旧有，故用之。"文介亦无以难也。嗟乎，其在于今，华服带表之风，亦已古矣。采采西人之衣服，荧荧宝石之约指，不知文介见之，又将何如。

慧由静生，一切不学而能。释敬安，字寄禅，楚人，农家子。幼誓出家，然指求法，精进甚苦。初识字无多，未几，忽通晓经论，尤工吟咏，以《白梅》诗得名，诗十首，录其六云：

一觉繁华梦，惟留澹泊身。
意中微有雪，花外欲无春。
冷入孤禅境，清于遗世人。
却从烟水际，独自养其真。

而我赏真趣，孤芳只自持。
澹然于冷处，卓尔见高枝。
能使诸尘净，都缘一白奇。
含情笑松柏，但保后凋姿。

寒雪一以霁，浮尘了不生。
偶从溪上过，忽见竹边明。
花冷方能洁，香多不损清。
谁堪宣净理，应感道人情。

了与人境绝，寒山也自荣。
孤烟澹将夕，微月照还明。
空际若无影，香中如有情。
素心正宜此，聊用慰平生。

绝壑无寻处，高寒是我家。
苦吟终见骨，冷抱尚嫌花。
白业宜薰习，清芬底用夸。
却怜林处士，只解咏横斜。

人间春似海，寂寞爱山家。
孤屿淡相倚，高枝寒更花。
本来无色相，何处著横斜。
不识东风意，寻春路转差。

诗境清空冲穆，非不食人间烟火不办。有《八指头陀诗集》二册刻行，其他作亦称是。王湘绮为之序，以贾岛、姚合比之，非溢美也。惜乎行间字里，间有某中丞、某尚书、某布政、某考功，为明镜之尘埃耳。

沈文肃夫人，林文忠之女也。咸丰丙辰，文肃守广信，时发逆杨辅青连陷贵溪等县，郡城危在旦夕。文肃适赴河口劝捐，归恐无及，夫人刺臂血作书，乞援于饶总兵廷选。饶得书，星夜驰赴，甫抵郡而文肃亦归，城赖以全。向来闺媛工诗词者夥矣，能文者不数遘。夫人此书，尤为义正词严，不能有二之作，亟录之。"将军漳江战绩，啧啧人口，里曲妇孺，莫不知海内有饶公矣。此将军以援师得名于天下者也。此间太守，闻吉安失守之信，预备城守，偕廉侍郎往河口拜饷招募。但为势已迫，招募恐无及；纵仓卒得募而返，驱市人而战之，尤为难也。顷来探报，知昨日贵溪失守，人心皇皇，吏民铺户，迁徙一空，署中童仆，纷纷告去。死守之义不足以责此辈，只得听之，氏则倚剑与井为命而已。太守明早归郡，夫妇二人荷国厚恩，不得藉手以报，徒死负咎，将军闻之，能无心恻乎？将军以浙军驻玉山，固浙防也。广信为玉山屏蔽，贼得广信，乘胜以抵玉山，孙吴不能为谋，贲育不能为守，衢严一带，恐不可问。全广信即以保玉山，不待智者辨之，浙省大吏不能以越境咎将军也。先宫保文忠公奉诏出师，中道赍志，至今以为心痛。今得死此，为厉杀贼，在天之灵，实式凭之。乡间士民，不喻其心，以舆来迎，赴封禁山避贼，指剑与井示之，皆泣而去。太守明晨得饷归后，当再专牍奉迓。得拔队确音，当执爨以犒前部，敢对使几拜，为七邑生灵请命。昔睢阳婴城，许远亦以不朽。太守忠肝铁石，固将军所不吝与同传者也。否则贺兰之师，千秋同恨，惟将军择利而行之。刺血陈书，愿闻明命。"云云。光绪甲申，江西抚臣潘霨奏请以夫人附祀广信府文肃专祠，报功也。（文肃开府江南，夫人以八月十五日殁于任所。其生也，亦以是日。有某公挽联云："为名臣女，为名臣妻，江左佐元戎，锦伞夫人参伟业。以中秋生，以中秋逝，天边圆皓魄，霓裳仙子证前身。"）

同治、光绪间，宝文靖当国，有内阁中书苏州人吴鋆，因与文靖同名，改名均金。适其婿某捷礼闱，得内阁中书，无名氏撰联云："女婿头衔新内翰，丈人腰斩老中堂。"相传以为笑。

道光朝，风尚柳诚悬书法，时称翰林院为柳衙，南书房为深柳读书堂，清秘堂为万柳堂。当时士夫犹稍知名节为重。迨同治朝，则专取光圆。光绪朝，尤竞尚姿媚，而风骨日见销沉。仕途为之波靡，勿谓艺事罔关风会也。

清太庙在午门内，庙内树木阴森，历二百数十年。不惟禁止翦伐，即损其一枝一叶，亦有罪。树上栖鸦，亦托芘蕃育，为数以万亿计，日饲以肉若干。有成例：凡鸦晨出暮归，必在开城之后、闭城之前，由禁门内经过，绝无飞越城垣之上者。余尝目验之，信然。自辛亥已还，未知鸦类亦革命否耳。

桑有寄生，葡萄、枇杷有寄生，皆入药。吾广右兴安、全州一带有红兰，寄生古松树上，开时香闻数里，奇矣。此植物类之寄生也。鳗乃寄生乌鳢鬣上，春深有细虫即鳗，稍能游泳即脱去，银鱼亦蚬蚌口上寄生，此动物类之寄生也。

德宗某年谒东陵，带二山羊回京，不知何所用也，以牧养之处问御前太监。某监以社稷坛对，谓地方空旷，且多青草。时福相（锟）为内务府大臣，以羊付之，福唯唯遵旨，牵羊至坛，交九品坛官德某。德毅然曰："社稷坛何地，乃可牧羊乎？有上谕否？"福以仅奉玉音对。德不受，福无以难之，遂置羊他所，羊旋毙。后有旨索羊，福辄购二头以进。此坛官殊可传，惜其名记忆不全矣（按：此二羊当是御前猎获品）。

光绪中叶，内监李莲英怙宠滋甚。仪鸾殿侧有斗室，为大臣内直憩息之所。一日，李在此室，于颇黎窗中见福相将至，故含余茶于口俟福至。甫及廉，李骤揭廉，对福喷茶，若吐漱然，淋漓满面，亟笑谢曰："不知中堂到此，殊冒昧。"福无可如何，徐徐拭干而已。李之藐视大臣，所以示威福，福尤其所狎而玩之者也。

公主尊贵，视亲王有加。京朝官遇亲王于途，停车让道而已；惟遇公主杏黄轿，则车若向东，必须勒回向西。凡执御者知之，无庸车中人为之区别也。相传公主下嫁，闺闼之内礼节烦苛，绝无伉俪之乐（额驸纳妾，例所不禁）。惟九公主（宣宗之女）力矫此习，对于额驸，悉脱略繁文，夫唱妇随，与寻常家庭无以异。宫眷或嘲笑之，不以为意也。

清时云贵两省公车例得驰驿。人各一车票，若二人共乘一车，则其一车票可转售与人，得资贴补旅费，计甚得也。道光间，有贵州王生肇桂、陈生浚明，平素交情款洽，乡闱同捷，遂同车北上，不第，仍同车南旋。次科复同车北上，则乙巳恩科也。甫头场，陈忽于号舍自缢，于试卷上写冤单，略谓："己与王举人肇桂交谊甚深，前科北上南旋，及本科北上，皆同车，事诚有之。讵有不逞之徒，捏造秽亵不堪之言，横加诬蔑，至谓吾二人互相待遇，有同余桃断袖之为。肇桂惭愤至极，因而自缢。其鬼有灵，来索同死。吾二人情同胶漆，肇桂死，某原不愿独生。"云云。一时外帘各官莫不传闻此异。明日，二场点名，至贵州省，乃竟有王肇桂其人。当事者大异之，亟举陈事以问。肇桂对曰："姑无论事之有无，举人固生存，何尝自缢也，何庸辩？"榜发，肇桂竟中式，旋以殿试怀挟，褫革贡士，交刑部枷杖。此事诚奇绝古今。王、陈方同应会试，安得有王之鬼索陈之命，而陈固真死。荒唐中之荒唐，诚百思不得其解。曩阅某说部载有一事，某甲与某乙积憾甚深，甲之膂力强于乙。某日向夕，相遇于某桥。甲四顾无人，亟挤乙堕水，惶遽而归。越数日，下流数里，有尸浮出，男也，面目已不可辨。甲闻之殊忐忑，而人固未有疑之者。未几，甲忽发狂疾，时时自挝扑，甚至刀劙锥刺，几无完肤，并诵言其隐事，谓乙之鬼来索其命也。乙家乡僻寒微，本无力诉讼，乡愚之见，谓早已罹冥罚，必不久于人世，益复姑置之，乃乙忽挟青蚨数贯归。盖堕水后，被救于舟人，第委顿不遽能语。载至二十里外某村，值农忙，遂留于彼佣工。田事毕，始告归，青蚨则佣资也。闻甲病状，亟自往见之，询解明白，甲病亦寻愈，彼此释夙怨焉。此与王、陈事略相类，然较王、陈事为有因，而王、陈事尤离奇。其殆挽近新学家所谓关涉心理者非耶？又某医案，谓凡病人昏瞀中见神鬼，无论如何奇特（于绝未闻知之人之事，能言其人之隐微、事之源委之类），皆不可信，仍是脏府发见之疾，其消息至微，于此等事可参。

黟县俞理初（正燮）博学多通，久困胶痒，夙蜚声誉。道光辛巳，江南乡闱监临苏抚某公遍谕十六同考官，某字号试卷切须留意（试卷红号，外帘有名册可稽，故监临得而知之）。是科正主考汤金钊，副主考熊遇泰，同考某，呈荐于副主考，并面禀中丞之言，熊公大怒曰："他人得贿，而我居其名，吾宁为是。中丞其如我何？"竟摈弃不阅。同考不敢再渎，默然而退，以为卷既荐，吾无责焉矣。填榜日，监临主考各官毕集至公堂，中丞问两主考："某字号曾中式否？"汤公曰："吾未之见也。"熊公莞尔而笑曰："此徽州卷，其殆盐商之子耶？"中丞曰："鄙人诚愚陋，亦何至是。乃黟县俞正燮，皖省绩学之士，无出其右者也。"熊公爽然，亟于中卷中酌撤一卷，易以俞卷，未尝阅其文字也。凡人意气太盛，往往误事。熊公诚侃侃刚直，惜乎稍未审慎出之。向使监临以面问为嫌，不几屈抑真才耶？越十二年，癸巳会试，阮文达以云贵总督入为总裁，异数也。理初卷，同

考王菽原(藻)荐于曹文正,文正素恶汉学,抑之。文达以未得见,深为扼腕。菽原为刻所著《癸巳类稿》十五卷,而为之序(序作于癸巳六月)。夫科第虽微物,信有命焉。文达以未见理初卷为惜,就令见之,安知不为东坡之目迷五色者。唯是当理初时,有一文达而不克遇为可惜耳。若并无文达之可遇,不更无怨无尤哉。

在昔通人韵士未尝以贫为讳,往往形诸楮墨,藉可考见其清德,而亦流传为佳话。明王雅宜借银券文曰:"立票人王履吉,央文寿承作中,借到袁与之白银五十两。按月起利二分,期至十二月,一并纳还,不致有负。恐后无凭,书此为证。嘉靖七年四月日,立票人王履吉押,作中人文寿承押。"钱竹汀为赋七言长篇,有云:"诗人多穷乃往例,四壁萧然了无计。雅宜山色难疗饥,下策区区凭约契。"朱竹垞析产券云:"竹垞老人虽曾通籍,父子只知读书,不治生产,因而家计萧然,但瘠田荒地八十四亩零。今年已衰迈,会同亲族分拨付桂孙、稻孙分管,办粮收息。至于文恪公祭田,原系公产,下徐荡续置荡七亩,并荒地三分,均存老人处办粮,分给管坟人饭米。孙等须要安贫守分。回忆老人析箸时,田无半亩,屋无寸椽,今存产虽薄,能勤俭,亦可稍供饘粥,勿以祖父无所遗,致生怨尤。倘老人余年再有所置,另以续析。"此可与苏文忠马券,香光居士鬻田契并传不朽矣。

仁和缪莲仙(艮)所辑文章游戏多至四十余卷,虽无关大雅,而海内风行。莲仙工艳体诗,有《春日郊行即事》云:"阿谁行露手双携,窄窄弓鞋滑滑泥。愿化此身作筇杖,替伊扶过板桥西。"为时传诵,有"缪板桥"之称,或曰当改"缪筇杖",可与"苏绣鞋"作确对也。曩余赋〔临江仙〕词(《玉梅后词》)有句云:"愿为油壁贮婵娟,愿为金勒马,宁避紫丝鞭。呼我为马,应之曰马,可耳。"

先辈有言,文艺之事,惟灯谜与围棋。今人突过古人,机心胜也。先大父花矼公有《灯谜》二巨册,大都浑雅有余,尖巧不足。录谜诗四首如左:

永嘉徐照与徐玑,翁卷还连赵紫芝。
解奉唐人为轨范,是何名誉在当时。
(《礼记》一句,谓之四灵。)

卤汁杭灰细酌量,抟沙不惜屡探汤。
黄金变作琅玕色,白玉凝为琥珀光。
圆象浑成丸可拟,花纹隐映画难方。
纵然融化如胶漆,也合黎祈与共尝。
(物一,皮蛋。)

楮生满腹贮粃糠,野艾从兹不擅长。
既有微云生气焰,全无利喙肆锋芒。
解嘲权比梅花帐,谬奖居然龙脑香。
昔日高邮如爇此,露筋何至叹红妆。
(物一,纸蚊烟。)

又一字至七字诗云:

好,工。
是宝,非铜。
堪拂拭,谢磨砻。
分临秋水,近隔眉峰。
边随长缆系,上有小桥通。
说者名为叆叇,看来不复朦胧。
助彼绿窗挑绣姥,资予棐几读书翁。
(物一,眼镜。)

诗体平正稳成,虽余事末技,亦具先正风格。

李季,宋人,见《广川书跋》。林材,明人,著《福州府志》七十六卷,见《千顷堂书目》。二人姓名,可称绝对(季增李一笔,材减林一笔),不能有二。

半臂非胡服也。叶石林云:"即褙子,古武士之服,后又引长其两袖。"云云。

江阴炮台官吴祖裕以营谋得差,对于所部军队尝以利歆动之。未几,台兵哗变,祖裕竟被戕,时四月十三日也(新历)。先是,祖裕之祖名瑛,字仲铭,于咸丰庚申督乡兵御发逆殉难,亦四月十三日(旧历)。无名氏制联云:"正款一万二千,杂款一万二千,好兄好弟大家来,青天鹅肉(江阴谚语)。阴历四月十三,阳历四月十三,乃祖、乃孙同日死,泰山鸿毛。"

道光壬寅,朝议与英吉利媾和。蒲城王相国文恪力争不获,遂仰药死,以尸谏。遗疏力荐林文忠,痛劾琦善。其门人渭阳张文毅芾以危词恫喝其公子溉,竟匿不上。溉官编修,以此事为时论所轻,迄不复能显达。芾后守江西最有功,江西人作庙祀之,比于许旌阳。而兹事实为盛德之累,论者惜之。

咸丰时,骆文忠抚湖南,左文襄居幕府,适总兵樊燮以贪懦被严劾,燮疑文襄所为,因荧惑某督部,构文襄急。值庚申会试,亟入都以避之。闱中各考官相约毋失文襄。未几,得湖南一卷,文笔绝瑰玮,皆决为文襄,亟取中之。及揭晓,乃湘潭黎培敬也。后由编修官贵州学政。时贵州大乱,培敬募壮士百余人,击贼开道。三年按试皆毕,朝廷以为能,授贵州布政使,经营战守十余年。贼平,擢巡抚,尽心民瘼,黔人至今思之。

偶与艺风缪先生谈"而"字典故,有两事绝可笑。某甲作八股文一篇,自鸣得意。其友请观,不许;请观其半,亦不许。乃至小讲、承题、破题,至于一句,皆不许。请观其第一字,许之。及其郑重出示,乃是"而"字。又道光戊戌科,江南乡试,首题"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解元郑经文,平分四比,抛荒两"而"字,似"博学笃志、切问近思"题文。殿军甘熙文纯用交互之笔,于四项之首,一律作转语:似"而博学而笃志而切问

而近思"题文。说者谓解元文,题目中两"而"字移置殿军文题目二句之首矣。昔有人读《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谓"句"末少一"得"字。迨后读《论语》:"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谓衍一"得"字。忽恍然悟曰:"原来《大学》中所少'得'字,错简在此。"因第二事牵连记之。

曩阅某说部有云:"阮元初入翰林时,和珅为掌院学士。一日,玉音从容谓珅曰:'眼镜别名叆叇,近始知之,'珅退以语元,且曰:'上不御此也。'未几大考,诗题即"叆叇",元诗独工,得蒙睿赏,拔置第一。不数年,遂跻清要。"(已上某说部原文)

余意此殆当时薄夫嫉忌,诬蔑文达之词。眼镜别名叆叇未为癖典,渊博如文达,宁有不知,即其诗句:"眸瞭奚须此,瞳重不恃他。"(一作"四目何须此,重瞳不用他。"较胜)云云,亦非理想所万不能到。诗家咏物,用笔稍能超脱,命意略有翻腾,安见弗克办者。谓之无心巧合则可,讵必受之于和珅。文达夙赋雅性,对于庸庸视肉者流,或不免为青白眼。即如晚岁恒貌聋以避俗,唯龚定盦至,则深谈竟日夕。扬人士为之语曰:"阮元耳聋,逢龚则聪。"若斯之类,出于少年,即招尤府怨之道矣。

友人某君告余,光绪壬寅、癸卯间,于役吴门,偶游八旗会馆,见壁间黏绝句二十首,惜记忆不全,仅记其较有风趣者。诗云:

进士居然以大称,南天仗钺势崚嶒。
三吴自昔推繁盛,铲地长镵也不胜。

(此是第一首。已下随忆随书,非原诗之次第。)

又:

低昂价值视漕粮,州县繁多费审详。
一任贪声腾众口,奥援赖有庆亲王。

又:

专差妥速走京华,十万腰缠办咄嗟。
此次并非因节寿,寻常盘盒送亲家。

又:

今朝南汇昨阳湖,几辈寒酸合向隅。
侍婢匆匆传谕帖,专差上海买珍珠。

又:

口脂面药学红人,几辈争妍巧笑颦。
毕竟承恩难恃貌,也须腰橐富金银。

又:

纷纷新政绝张皇,警察征兵办学堂。
人告总言经费绌,几多膏血润贪囊。

又:

千万缠腰饱更馋,天威不畏况民岩。
全凭独断成公事,那许兼圻不会衔。

又:

银烛高烧签押房,牙牌端正未登场。
芙蓉香雾氤氲里,高唱时闻京二簧。

又:

此事由来甚画眉,断无兄弟可怡怡。
剧怜草草埋香日,冠玉陈平泪暗垂。

又:

名花召到近黄昏,小轿直穿东角门。
归去娘姨传好语,大人恩典会温存。

又:

脸儿小白辫长青,袖窄腰纤态鲫伶。
直恁风流似张绪,教人掩鼻是铜腥。

又:

漂亮谁如大纨绔,轻儇合作小司官。
才庸尚是南中福,只够贪顽不够奸。

曾文正尝自言:"百岁之后,墓碑任人为之,唯铭词则自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云云。文正斯言,可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者矣。命者,转移运气者也。运气者,命之否泰之所流行也。凡人智慧具足,事理通达,假我斧柯,乌在弗能展布者。是故阮籍穷途之哭,非哭穷途也,时命不犹,所如辄阻,虽有裁云镂月之才华,补天浴日之襟抱,亦唯置之无用之地,甚至俯仰不能以自给。俾吾生有用可贵之光阴,长销磨于穷愁抑塞中,宁不图尺寸之进稍自振拔,其于运气何哉。是则感士不遇,昔人所为废书而三叹也。

唐王之涣《出塞》诗可作长短句读,唯末句之下,须叠首三字方能成调: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黄河远",近人有仿之者,即以〔黄河远〕名调,亦可诗、词两读,见张玉穀《昭代词选》。

和珅侍姬卿怜,吴姓,苏州人(按陈云伯《卿怜曲》云:"卿怜本是琴河女。"则常熟人也)。先为浙江巡抚王亶望妾,亶望字味隒,平阳人。官浙藩时,曾刻"米帖"凡四集,梁山舟为之跋,亦大僚中风雅者也。后擢巡抚,适丁忧,应回籍。朝廷以海宁改建石塘,王在浙肯担当事务,令其在工督办。与李质颖共事,意见不合。李赴京奏王居丧携眷,安住杭州。旋奉谕旨,有云:"伊父王师,品行甚正,不应有此等忘亲越礼之子,褫王职,仍留工效力。"未几,甘肃收捐监粮案发,竟服上刑,卿怜为蒋戟门侍郎锡棨所得。时和珅方枋用,以献于珅。嘉庆己未,珅败,卿怜没入官。作绝句八首,叙其悲怨云:

其一

晓妆惊落玉搔头(自注:正月初八日,晓起理鬓,惊闻籍没),宛在湖边十二楼(王中丞抚浙时,起楼阁,饰以宝玉,浙人相传,谓之迷楼。和相池馆,皆仿禁苑)。

魂定暗伤楼外景，湖边无水不东流。

其二

香稻入唇惊吐日（自注：和府查封，有方餐者，因惊吐哺），海鼎列陈厌尝时（自注：王处查封，庖人方进燕窝汤，列屋皆然，食厌多陈几上。兵役见之，纷纷大嚼，谓之洋粉云）。

峨眉屈指年多少，到处沧桑知不知。

其三

缓歌慢舞画难图，月下楼台冷绣襦。

终夜相公看不足，朝天懒去倩人扶。

其四

莲开并蒂岂前因，虚掷莺梭廿九春。

回首可怜歌舞地，两番俱是个中人。

其五

最不分明月夜魂，何曾芳草怨王孙。

梁间燕子来还去，害杀儿家是戟门。

其六

白云深处老亲存，十五年前笑语温。

梦里轻舟无远近，一声欸乃到吴门。

其七

村姬欢笑不知贫，长袖轻裾带翠颦。

三十六年秦女恨，卿怜犹是浅尝人。

其八

冷夜痴儿掩泪题，他年应变杜鹃啼。

啼时休向漳河畔，铜雀春深燕子栖。

以诗考之，卿怜归王时年十四，和珅籍没时，年二十九。自兹以往，处境奚若，不复可考。诗笔隐秀，亦贺双卿、邵飞飞之流亚，闺阁中未易才也。时命不犹，曷胜可惜。陈云伯《卿怜曲》云：

卿怜本是琴河女，生小玲珑花解语。

十三娇小怨琵琶，苦向平阳学歌舞。

平阳歌舞醒繁华，移出雕阑白玉花。

幸免罡风吹堕溷，从今不愿五侯家。

侍郎华望殷勤顾，移入侯门最深处。

欲使微名达相公，从今却被东风误。

言先归王后归和也。又云：

独有红闺绝代人，网丝尘迹吊残春。

将军西第凝红泪，阿母南楼梦白云。

哀词宛转吟香口，珠啼玉泣嗟谁某。

昨日才歌相府莲，今朝已叹旗亭柳。

言和籍没后赋诗悲怨也。曲长不具录。

桂林相国陈文恭宏谋，乾隆三十二年三月授东阁大学士，始奏请将原名上一字改用"宏"字（见《年谱》），前此扬历中外，一切折奏书名，均未改避。乾隆朝政体较雍正为宽大，此其一验也。文恭精研宋学，著述闳富，《培远堂全书》为册百（内有精刻《司马温公传家集》十二册，字稍大，仿颜体），余家旧有之，后闻书板归岑襄勤家，稍有残缺，襄勤为之修补。襄勤逝后，其后人不知爱惜。广右地湿易蠹，今殆不复可问矣。

自海禁开通已还，吾国出使大臣往往离奇怪诞，腾笑异邦，某大臣身负工诗，尝用西法摄影，以正坐不露翎顶，因而侧坐，并自题绝句云：

巍巍一柱独擎天，体自尊崇势自偏。

正是武乡侯气象，侧身谨慎几多年。

又过某国时，暂驻使馆，与某大臣唱和，诗中有一"夜"字，"夜"下一字写法在"邑"与"色"之间，自云："典故本此字不清，作邑作色皆可，故两从之。"清之季年，官场办公以模棱为要诀，此公更通之于吟事矣。

苏东坡诗有神智体《晚眺》一首：

长亭短景无人画，老大横拖瘦竹筇。

回首断云斜日暮，曲江倒蘸侧山峰。

（按：宋桑世昌《回文类聚》卷三云："神宗熙宁间，北朝使至，每以能诗自矜，以诘翰林诸儒。上命东坡馆伴之，北使乃以诗诘东坡。东坡曰：'赋诗亦易事也，观诗稍难耳。'遂作《晚眺》诗以示之。北使惶愧莫知所云，自后不复言诗矣。"）

其法："亭"字写极长，"景"字写极短，"画"写作"畵"，"畵"无人，"老"字写稍大，"拖"字横写，"筇"字竹头写极细，"首"字反写，"云"字上雨下云，中间距离稍远，"暮"字下日斜写，"江"字写作氵工，"蘸"字倒写，"峰"字山旁侧写，与"暮"字下日同式。此体后人未有仿之者。先大父花矼公尝撰《春景》一联云："青山绿水红桥小，紫燕黄鹂白日长。""山"用青色写，"水"用绿色写，"桥"用红色写小，"燕"用紫色写，"鹂"用黄色写，"日"用素纸双钩写长，此拟神智体别开一境也。

灯谜有绝巧者，亦有奇拙者。以"惨睹"二字，隐《四书》人名六，即唐诗一句："襄阳回望不胜悲。"此谜底不能有二。按：《惨睹》，乃《千钟禄》院本之一出，演明建文帝出亡事。虽据野史，近于不经，然词笔甚佳也。此出情景，建文飘泊襄阳，回首南都，极伤心惨目之致。原曲云《倾杯玉芙蓉》："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历尽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垒垒高山，滚滚长江。但见那寒云惨雾和愁织，受不尽苦雨凄风带怨长。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尾声》：路迢迢，心怏怏，何处得稳宿碧梧枝上。忽飘来一杵钟声，错听了野寺钟鸣当景阳。"曩寓京师，一夕过某胡同，见一家门首设有灯谜，亟下车观之，有人揭去一条。其一云："身为万乘之尊，还挑破铜烂铁担子。"底《书经》一句："朕不肩好货。"余尝谓宋人词拙处不可及，此谜拙处亦不可及。

孝钦显皇后六旬万寿，内阁撰拟谕礼部敕书，有云："爰从归政，始遂安贞。萃五福于三辰，届六旬之万寿。"呈稿于宗室相国（麟书）。麟曰："贞字是孝贞显皇后尊谥，不可用。"遽提笔改"荣"字，点金成铁，令人辄唤奈何。向来撰拟文字以平正喬皇为得体，字句稍涉

奥衍，即在摈弃之列，本不容有佳构也。

孝钦显皇后万机之暇，留意风雅，精绘事，工吟咏，尤擅长试帖诗。每岁春闱及殿廷考试，辄有拟作。相传同治乙丑科会试，诗题"芦笋生时柳絮飞"，得"生"字，拟作云：

南浦篙三尺，东风笛一声。
鸥波连夜雨，萍迹故乡情。

又同治癸酉科考差，诗题"江南江北青山多"，得"山"字，拟作云：

雨后螺深浅，风前雁往还。
舍连春水泛，峰杂夏云间。

惜全首不传。

同治庚午科，济宁孙尚书文恪典试四川，顺德李若农侍郎（文田）副之。考官例应驰驿，值秦蜀间盗氛未靖，改道溯荆湖西上。由宜昌遵陆赴万县，山路绝险巇，有地名火风箭岭，尤斗峻无伦。文恪肩舆竟于是倾跌。舆夫后二人，坠崖致毙。幸舆前有牵夫十六名，并力撑持，赖以不坠，舆前二夫亦幸免。其后，顺德尝语人："当时情形奇险，幸山神有灵，双手托住军机大臣，仅乃无恙。"是夕驻节荒村，庖人无以为馔，于山家得一鸡，醢以煮粥，顺德食而甘之，自后非鸡粥不饱也。

姓名笔画最少者，同治朝，内阁中书丁乃一，三字只五笔，不能有二。

合肥龚芝麓尚书（鼎孳）主持风雅，振拔孤寒，广厦所需，至称贷弗少吝。其卒也，朱竹垞挽诗有云："寄声逢掖贱，休作帝京游。"其轶事屡见前人记载中。马世俊未遇时，落拓京华，无以自给。公阅其文，叹曰："李峤真才子也。"赠金八百，为延誉公卿间，明年辛丑，马遂大魁天下。又尚书女公子卒，设醮慈仁寺。一士人寓居僧寮，僧请作挽对，集梵笑二语曰："既作女子身，而无寿者相。"公询知作者，即并载归，面试之，时春联盈几，且作且书，至溷厕一联云："吟诗自昔称三上，作赋于中可十年。"乃大咨赏，许为进取计。久之，以母老辞归。濒行，公赠一匣，窃意为行李资，发之，则士人家书，具云："某年月日，收银若干。"盖密遣人常常馈遗，无内顾忧久矣。乃顿首谢，依倚如初，卒亦成其名。曩阅武进汤大奎《炙砚琐谈》，有云："龚芝麓牢笼才士，多有权术。"嗟乎，何晚近巨公大僚，欲求有是权术者，而亦不可复得耶。尚书姬人顾媚，字横波，识局明拔，通文史，善画兰，尚书疏财养士，顾夫人实左右之。某年，尚书续灯船之胜，命客赌鼓吹词，杜茶村（濬）立成长歌一百七十四句，一座尽倾，夫人脱缠臂金钏赠之。

吴江吴汉槎（兆骞）幼即恃慧狂恣。在塾中，辄取同辈所脱帽溺之。塾师责问，汉槎曰："笼俗人头，不如盛溺之为愈也。"师叹曰："此子他日，必以高名贾奇祸。"后捷顺治丙申北闱，坐通榜，谪戍宁古塔，居塞外念余年。其友人顾梁汾（贞观）为之地，乃得赐环。按：《史记·郦食其传》："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辄解其冠，溲溺其中。"此与汉槎事绝类。稍不同者，彼竟解其冠，此则其所自解耳。沛公枭雄当别论，汉槎尤不可为训。

宗室祭酒伯熙（盛昱）大雅闳达，立朝有侃侃之节。其母夫人博尔济吉特氏通经术，娴吟咏，有《芸香馆遗诗》二卷梓行。光绪中叶，某学士承要人风旨，摭《芸香馆集》中《送兄》诗，谓为忘本。请旨削板，将以倾昱，朝廷不允所请。文字之祸，浸涉闳闼，亦甚矣哉。

彭刚直中兴名将，丰功亮节，世称道弗衰，未闻有登诸白简者。光绪九年，补兵部尚书，疏辞不允。讲官盛昱以不应朝命劾之，奏云：

> 兵部尚书彭玉麟，奉命数月，延不到任。而在浙江干预金满之事。现在兵制未定，中枢需人，该尚书晓畅戎机，理宜致身图报。较之金满之事，孰重孰轻，无论所办非是，即是亦不可也。该尚书托言与将士有约，不受实官，实则自便身图，徜徉山水耳。古之纯臣，似不如此。且现在握兵宿将各省甚多，该尚书抗诏鸣高，不足励仕途退让之风，反以开功臣骄蹇之渐，更于大局有碍。请旨敦迫来京，不准逗留，以尊主权而励臣节。

云云。《春秋》责备贤者，要亦词严而义正也。

道、咸间，苏州顾千里（广圻）黄尧圃（丕烈）皆以校勘名家，两公里闬同，嗜好同，学术同。顾尝为黄撰《百宋一廛赋》，黄自注，交谊甚深。一日，相遇于观前街世经堂书肆，坐谈良久。俄谈及某书某字，应如何勘定之处，意见不合，始而辩驳，继乃诟詈，终竟用武，经肆主人侯姓极力劝解乃已。光绪辛卯冬，余客吴门，世经堂无恙（一单间小肆耳），侯主人尚存（主人微伛偻，人以"侯驼子"呼之，时年殆逾八十），曾与余谈此事，形容当时忿争情状如绘。洎甲辰再往访世经堂，则闭歇久矣，为之惘然。忆余曩与半塘同客都门，夜话四印斋，有时论词不合，亦复变颜争执，特未至诟詈用武耳，往往指衣而别，翌日和好如初。余或过晡弗诣，则传笺之使，相属于道矣。时异世殊，风微人往，此情此景，渺渺余怀。

孝钦显皇后盛时，每逢由宫还海，文武百官跪迎，皆在西苑门外，唯总管太监李莲英，三品冠服，独跪于西苑门内。远而望之，觉其宠异无比。

慈舆由宫还海，各官先在宫门外跪送，旋由间道驰赴西苑门跪迎，望见前驱卤簿，立刻鸦雀无声，呼吸可闻，非复寻常之肃穆。夹道笙簧，更觉悠扬入听。迨驾过不数武，则跪者起，默者语，眼架镜，手挥扇，而关防

车方络绎不绝也。

午门坐班典礼，犹沿前明之旧，告朔之饩羊耳。各衙门堂派者皆资浅无乌布之员。届时，齐集朝房，俟纠仪御史至。传呼上班，则各设品级垫，盘膝列坐，纠仪御史巡视一周。有顷，退班，各投递衔名（红纸书）而散。

考太医院医士亦用八股试帖，以楷法工拙为去取。时人为之语曰："太医院开方，只要字迹端好，虽药不对症无妨也。"曩余在京时，值考试医士，题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闻取第一者之文有云："知者何取于水，而竟乐夫水；仁者何取于山，而竟乐夫山。"只此一卷最佳，通场无出其右。

咸、同间都门有斌半聋者，旗人，工篆刻，不轻为人作。半聋不聋，意谓时人之言，太半不堪入耳，故以"半聋"自号，惜其名记忆不全。稍后有宗子美（韶）官兵部主事，亦旗人，善诗词，亦工篆刻，品行端洁。

某大僚述职入都，夙有烟癖。一日，召对候久，瘾作，不复可耐，商之内监，求可以御瘾者，吸烟非所望也。监曰："大人贵重，烟非吸奚可者。即吸烟亦非难，顾赏赉何如耳。"某出千金纸币示之。监欣然曰："重赏若斯，敢不勉效绵薄。"遽导之，稍东北迤逦行，历殿阁数重，路极纡折，间不逢人，逢亦弗问，旋至一精室。室中陈设及榻上烟具，悉精绝，监就榻半卧，为燃灯烧着。烟尤精美，超越寻常。大僚平日所御不逮远甚。顷之，氤氲喦满，精神焕然，亟付纸币，匆匆出。中途问监曰："汝曹所吸之烟与夫吸烟之室，何讲究一至于此？"监曰："吾侪安敢有此？此室此烟，吸之者何人，大人若先知之，殆必不敢往矣。"某闻之憬然悟，为之舌挢不下久之。返至原候处所，心犹震悚不宁，幸未误召对。盖驾出时刻早晏，监辈诇之熟矣。

光绪己丑，太和门灾。传闻内府貂皮、缎匹、铺垫各库皆在门之左近，历年库储，盗卖略尽。值大婚典礼，需用各物，典守者惧罹于罪，因而纵火，希冀延烧灭迹。此说未知确否。尝见太和门之柱之巨，约计三四人不能合抱，即辇致薪苏，绕之三匝。拉杂而摧烧之，未易遽焜。乃以赤熛一怒，曾不一二时顷，顿成瓦砾之场，殆亦不尽关于人事矣（甲午、乙未间，厂肆精旧瓷器绝夥，间有镌刻御书题咏款识，亦从内府流出，当时售者索价亦不甚昂，太半为外人购去，殊为可惜。今则稀如星凤，价亦兼金不啻矣）。

每岁元旦，太和殿设朝，金炉内所爇香名四弃香，清微澹远，迥殊常品，以梨及苹婆等四种果皮晒干制成。历代相传，用之已久，昭俭德也。

王半塘（鹏运）清通温雅，饶有晋人风格。唯早岁放情，增口于群小；中年说论，刺骨于要津。虽遭遇因而屯邅，亦才品資其磨練，官禮科掌印給事中。某年，届試俸期滿，百計籌維，得數百金，捐免歷俸，截取道員，旋奉旨以簡缺道員用。向來京曹截取道府，皆以繁缺用，以簡缺用者，不用之别名也，爲自有截取之例以來所僅見，半塘泊然安之。是歲樵米之需轉因而奇絀，夫亦甚可笑矣。未幾，復嚴劾某樞相，不見容于朝列，襆被出都，潦倒以没。山阳邻笛之痛，何止文字交情而已。

高阳相国李鸿藻以理学名臣自居，饰貌矜情，工于掩著。相传其曾受孝哲皇后跪拜。春明士夫，多有能言之者。当穆宗升遐时，孝哲力争立嗣，孝钦意指已定，殊难挽回。正哀痛迫切间，适高阳入内，孝哲向之泣告，且谓之曰："此事他人可勿问，李大臣先帝之师傅，理当独力维持。我今为此大事，给师傅磕头。"（此二句据曩所传闻，不更易字面，以存其真）。高阳亟退避而已，卒缄默无言。论者谓高阳受此一拜，不知何日偿还也。清季理学名臣吾得二人焉，曰李鸿藻，曰徐桐，庶几如骖之靳矣。

苏州名妓赛金花，有一事绝可传。本名傅彩云，光绪中叶，曾侍某阁学，出使德意志国（按：唐、宋旧仪：内而禁闼侍从，外而州郡典司皆有官妓承应，特此制今废耳。扫眉随节，于名谊殊无关系也）。欧西国俗，男女通交际酬酢。赛尤瑶情玉色，见者尽倾。德武弁瓦德西，其旧识中之一人也。庚子联军入京，瓦竟为统帅，赛适在京，循欧俗通郑重，旧雨重逢，同深今昔之感。自后轻装细马，晨夕往还，于外人蹂躏地方，多所挽救。琉璃厂大贾某姓，持五千金为寿，以厂肆国粹所关，亟应保全，乞赛为之道地。赛慨然曰："兹细事，何足道。矧义所当为，阿堵物胡为者。"竟毅然自任，却其金，亟婉切言于瓦。明日，下毋许骚扰之令，而百城缥帙，万轴牙签，赖以无恙，皆赛之力也（又长元吴会馆，亦赛所保全，以某阁学吴人也）。比者，沪滨棲屑，憔悴堪怜，集菀集枯，如梦如幻，或犹捕风捉影，捃摭莫须有之谈，形诸楮墨，恣情污蔑。嗟嗟，无主残红，亦既随波堕溷。彼狂风横雨，必欲置之何地，而后快于心耶。

近撰《辑藏书话》，得一事绝奇，绝可笑（见海宁吴兔床骞《拜经楼诗话》），亟录如左。阅者勿以剿说为罪，经芟繁节要，俾文省事具，非径剿说也。

常熟毛斧季（扆）嗜书不减其父（晋），尝手跋赵孟奎《分类唐歌诗》残本，略云："此书乃先君藏本，按照目录仅存十一。因思天下之大，好事者众，岂遂无全书。传闻武进唐孔明（子昭）有之，托王石谷（翚）往问，无有也。先是，托王子良（善长）访于金坛。甲辰二月，子良从金坛来，述于子荆之言曰：'唐氏旧有是书，索价百金。因思于与唐，姻

娅也，果能得之，鸠工付梓，公之天下，乐事孰逾于此，盍再访诸。'内兄严拱侯（垣）曰：'此韵事，亦胜事，吾当往。'翌日即行。道丹阳，宿旅店。丙夜闻户枢声，鸡初鸣，邻壁大呼失金，诸商旅皆起。将启行，户皆扃镭，不得出。天明，伍伯来，追宿店者二十三人，拱侯居首，与失金者比屋也。匍匐见县令，命客各出囊金，布满堂下，多者数百，最少者，拱侯也。召失金者验之，皆非，遂出。拱侯曰：'可以行矣。'曰：'未也。当质之于神。'舁神像坐广庭，架巨锅炽炭上，倾桐油于中，火熊熊出油上，趣拱侯浴。拱侯叹曰：'毛斧季书癖害人，一至此乎？《唐歌诗》有无未可知，予其死于沸油乎。'一老人曰：'若无恐，苟盗金，必糜烂；否，无伤也。'以手探之，痛不甚剧，醮油涂体殆遍，无恙。以次二十二人验皆毕。拱侯曰："人谋鬼谋，计殆无复，今可行矣。'又一人亦去，其二十一人与旅店哄。及事白，盗金者店家也。拱侯抵金坛，促子荆寓书孔明，答曰无之，竟不得书以归。予趋迎，问《唐歌诗》，拱侯曰：'焉得歌，不哭，幸矣。'因缕述前事。"云云。按：此事尤奇者，沸油不灼，岂鬼神之说，竟可信乎。拱侯雅人，且身自尝试，宜非㦣言也。

光绪戊申某月，金陵讹言聚宝门（即南门）城门上现巨人影如绘，兼目有泪痕，似闻往观者甚众，未详果有所见否也。不数月，两宫升遐，或云兆朕在是矣。洎辛亥国变及癸丑乱事，金陵以冲要必争之地首撄其锋，劫掠淫杀之惨，诚有如昔人所云，虽铁石亦为之垂泪者，尤目有泪痕之应矣。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民之讹言，殆亦古时童谣之类，有触发于几先，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耶。

都门石刻有绝香艳者。香冢（在陶然亭西北小阜上，相传冢中所瘗，一情人手赠之香巾）碑阴题云：

> 浩浩劫，茫茫月，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烟痕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

又诗云：

> 飘零风雨可怜生，烟草迷离绿满汀。
> 落尽夭桃又浓李，不堪重读瘗花铭。

有绝模棱者，五道庙碑云：

>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五道庙者，万物中之一物也。人谓树在庙前，吾谓庙在树后，何则。谨将捐资芳名，开列于左。

香艳可爱，模棱尤不俗，细审其笔端，饶有疏宕简劲之致，非不能文者之所为也。滑稽玩世耶，抑有所为而然耶，殆不可知矣。

内阁撰拟文字多主于庆，如恩诏、诰命、敕命之类。翰林院撰拟文字多主于吊，如谕祭文之类。唯南书房应制之作，不在此例。

御前大臣翻穿之皮外褂有上下两截，用两种皮联缀而成者。远而望之，第见其颜色不同，不获审定其皮之名类也。

大祀天于圜丘，受福胙后，必须纳之怀中，带回斋宫，以示祗承天庥帝赉。惟时长至届节，北方隆寒，胙肉冰凌坚结，不至沾渍衮衣也。

岁首御殿受贺，銮仪卫陈设卤簿，太半故敝不堪，盖旧制相传，每逢登极改元置备一次，自后不再更新，亦毋庸添补修整。即如光绪中叶所用，已历十有余年，乃至伞扇之属或用缯帛缋画者，仅撑持空架而已。在昔康、乾晚季，六十年前之法物，其为故敝，当又何如。

东华门向明而启，屠者驱豕先入，是日膳房所需用也。次奏事御史随之入，次百官及供差人等皆入。人不先豕，由来已久，不知其故何也。曩待漏东华门，宿黄酒馆中，东方未明，反侧无寐，远闻豕声呦呦，则馆人趣起盥漱，馆门之外，车马渐殷填矣。

军机直房门帘非军机人员，擅揭者罪。内阁早班中书每日到军机处领事，行抵帘次，必先声明职事，然后揭帘而入。直日章京起立，彼此一揖，出黄绫匣，当面启封。谕旨共若干件，一一点交。旋出簿册，俾领事中书签名画押毕，然后捧持而出（中书与章京虽同乡戚友，在军机直房亦不得交谈），回内阁直房，上军机档。少迟，六科笔帖式到内阁领事，亦有簿册，签名画押。按：山阳阮吾山（葵生）《茶余客话》："明制：六科隶通政司，雍正朝始改隶都察院。"科员到阁领事，盖尚沿明制也。

顺治朝，曲阜世职知县孔允醇以居官廉能加东昌府通判衔，仍任知县事（《东华录》）。道光五年，蒲城王相国文恪以一品衔署户部左侍郎（冯桂芬撰《墓志》）。通判衔、一品衔及衔上冠以地名今并罕见。康熙朝，江宁黄虞稷、慈溪姜宸英以诸生荐入馆修史，加七品衔。乾隆朝，先曾祖缨传公讳世荣由世袭云骑尉改七品监生，一体乡试，七品诸生，七品监生，亦皆仅见（徐珂《填讳》）。

黄大痴《陡壑密林图》严岫郁盘，云岚苍润。王烟客旧藏，后归石谷，吴渔山久假不归。石谷索之亟，几至变颜。渔山语人曰："石谷，吾友也；《陡壑密林图》，吾师也。师与友孰重？全友而弃师，吾弗能也。"二人竟因是绝交。渔山名历，又号墨井道人，绘事与四王齐名。《琴川志》云："晚年不知所之。"其人品不无遗议，此犹其小焉者耳。

偶阅近人说部，载龙阳易哭庵所著《王之春赋》，其

起联云："石头长巷，绳匠胡同。"谓石头、绳匠，皆妓女集合之所。其实绳匠胡同，绝无妓女。哭庵亦久客京华，此误甚不可解。又一联云："刘坤一，刘坤二，刘坤三，刘坤四；王之春，王之夏，王之秋，王之冬。"杜撰牵合，毫无谊意，何如见身说法，即以魂东集、魂西集、魂南集、魂北集属对乎？哭庵又有《上张文襄短章》云："三十三天天上天，玉皇头戴平天冠。平天冠上竖旗竿，中堂更在旗竿巅。"此诗可谓形容尽致，恭维得体，文襄见之，为之掀髯笑乐。

张文襄于俪体文、近体诗极喜对仗工巧。曩余购得文襄手书楹联，句云："未忘麈尾清谈兴，常读蝇头细字书。"即此可见一斑。

两湖节署对联，间有佳构，偶忆其一二。大堂联云："蚡冒勤民，筚路山林三代化；陶公讲武，营门官柳四时春。"十柱堂联云："六曲阑干春昼永，万家台笠雨声甘。"又织布局联云："经纶天下，衣被苍生。"筹防局联云："财力雄富，士马精妍。"(《芜城赋》句，上句切筹，下句切防，亦妙合，亦豪阔。)

姓名三字同韵或韵近，古有田延年、高敖曹、刘幽求、张邦昌、郭芍药，清光绪中叶有进士蹇念典。比阅浙江道光《缙云志·艺文录》"碑碣"下《元儒学题名碑》(在学宫西庑)有虞如愚，姓名三字同音，尤为罕见。

洪秀全、李秀成辈崛起草泽，一无凭藉，蹂躏八九省，奔走天下豪杰垂二十年仅乃克之，不可谓非一世之雄也。独惜其以逆取，不能以顺守，据有金陵大都，长江天堑之形胜，而无通人正士为之匡弼，日持其天父、天兄之邪说，以寇盗目封，卒乃底于灭亡，而徒贻东南全盛之区，以刻骨剥肤之痛，则不学无术，不谙治体，有以致之。然而狼居虎穴之间，亦犹有艺文之属可资谈柄。且皆渠酋枭桀者之所自为，而非当时胁从诸文士润饰谀媚之笔。兹据得之传闻者，缀录如左。伪天王府正殿联云："维皇大德曰生，用夏变夷，待驱欧美非奥四洲人，归我版图一乃统。于文止戈为武，拨乱反正，尽没蓝白红黄八旗籍，列诸藩服千斯年。"寝殿联云："马上得之，马上治之，造亿万年太平天国于弓刀锋镝之间，斯诚健者。东面而征，南面而征，救廿一省无罪顺民于水火倒悬之会，是曰仁人。"又楹联云："先主本仁慈，恨兹污吏贪官，断送六七王统绪。 藐躬实惭德，望尔谋臣战将，重新十八省江山。"

相传正殿联及楹联，秀全自撰，寝殿联则秀成手笔。秀成有《国士吟》一卷，其《感事》两章云：

举杯对客且挥毫，逐鹿中原亦自豪。
湖上月明青箬笠，帐中霜冷赫连刀。
英雄自古披肝胆，志士何尝惜羽毛。
我欲乘风归去也，卿云横亘斗牛高。

鼙鼓轩轩动未休，关心楚尾与吴头。
岂知剑气升腾日，犹是胡尘扰攘秋。
万里江山多筑垒，百年身世独登楼。
匹夫自有兴亡责，肯把功名付水流。

每岁值霜降日，建醮追祭阵亡军士，秀成自拟青词云："魂兮归来，三藐三菩提，梵曲依然破阵乐；悲哉秋也，一花一世界，国殇招以巫咸词。"金陵、苏州同时被围甚急，秀成守苏，不能分兵救援金陵。书一短札寄秀全，略云："婴城自守，刁斗惊心，沈灶产蛙，莫馈馈麴䓖之药。析骸易子，畴为庚癸之呼，伤哉人瓮鳖，危矣负嵎虎。金陵公所定鼎，本动则枝摇；金阊公之辅车，唇亡则齿敝。一俟重围少解，便当分兵救援。锦片前程，伏惟珍重。磨盾作字，无任依驰。"札为官军某弁截获。弁故重李，贼平，出札钩勒上石，拓赠戚友。书兼行草，类南宋姜尧章也。

又伪翼王石达开亦通词翰，曾文正尝致书劝其归降，石答以诗五首云：

曾摘芹香入泮宫，更攀桂蕊趁秋风。
少年落拓云中鹤，陈迹飘零雪里鸿。
声价敢云空冀北，文章今已遍江东。
儒林异代应知我，只合名山一卷终。

不策天人在庙堂，生惭名位掩文章。
清时将相无传例，末造乾坤有主张。
况复仕途多幻境，几多苦海少欢场。
何如著作千秋业，宇宙长留一瓣香。

扬鞭慷慨莅中原，不为仇雠不为恩。
只觉苍天方愦愦，莫凭赤手拯元元。
三年揽辔悲羸马，万众梯山似病猿。
我志未酬人亦苦，东南到处有啼痕。

若个将才同卫霍，几人佐命等萧曹。
男儿欲画麒麟阁，早夜当娴虎豹韬。
满眼河山增历数，到头功业属英豪。
每看一代风云会，济济从龙毕竟高。

大帝勋华多颂美，皇王家世尽鸿濛。
贾人居货移神鼎，亭长还乡唱大风。
起自匹夫方见异，遇非天子不为隆。
醴泉芝草无根脉，刘裕当年田舍翁。

又洪大全，衡山人，与秀全联宗谊。起事之初，被擒于永安，献俘京师。作中赋《临江仙》词云："寄身虎口运筹工，恨贼徒不识英雄，漫将金锁绾飞鸿。几时生羽翼，万里御长风。一事无成人渐老，壮怀要□问天公，六韬三略总成空。哥哥行不得，泪洒杜鹃红。"

又捻酋苗沛霖亦能画工诗，尝为人画一巨石，自题二绝句云：

星精耿耿列三台，谪堕人间大可哀。

知己纵邀颠米拜，摩挲终屈补天才。

位置豪家白玉阑，终嫌格调太孤寒。
何如飞去投榛莽，留与将军作虎看。

诗笔亦李、石伯仲，故连类书之。

江都吴园次（绮）顺治朝由拔贡生荐授秘书院中书舍人，奉诏谱杨椒山乐府，迁武选司员外郎，盖即以椒山原官官之。出知湖州，人号为“三风太守”，谓多风力、尚风节、饶风雅也。合肥龚芝麓尚书疏财养士，广厦所需，至称贷弗少吝。晚岁囊无余资，身后萧条，两文孙伶俜孤露，几至落拓穷途。平日门生故吏无过存者。园次独佽助之，以爱女妻其幼者，饮食教诲，至于成立。其敦风义又如此，当号为“四风太守”矣。

偶阅近人笔记有云：

吴县潘尚书文勤喜诱掖后进。光绪己丑会试前，吴门名孝廉许某薄游京师，文名藉甚。一日，文勤治筵，邀许及同里诸公畅饮。酒阑，出古鼎一，文曰眉寿宝鼎，铭字斑驳可辨（按：即史伯硕父鼎，有蕲绾绰眉寿之文），顾谓座客曰：“盍各录一纸，此中大有佳处也。”客喻意，争相传写而出。迨就试时，文勤总司阅卷事，二场经文，有《介我眉寿》一题（按：《诗经》文题“为此春酒，以介眉寿”，非“介我眉寿”也）。先期则将眉寿鼎文抚印若干纸，遍致同考官，令有用铭语入文者一律荐举。各房奉命惟谨，而某房独与文勤牾，有首场已荐，因二场用铭文而摈弃者，则许某是也（某笔记原文止此）。

按：许某，名玉琢，号鹤巢，吴中耆宿。文勤夙所引重，官内阁中书有年，非薄游京师，后迁刑部员外郎。工俪体文，有《独弦词》，刻入《薇省同声集》，与江宁端木子畴（采）齐名。当时闱作，不肯摭用鼎铭，自贬风格，而文笔方重，又不中试官，故未获隽，非因某房考与文勤牾之故。而房考中，尤断无能牾文勤者。

德宗瑾嫔，志伯愚都护之女弟也。一日，志府庖丁自制笼饼（唐人呼馒头为笼饼，见《朝野佥载》及《倦游杂记》。又吴下呼“馉膗”，见《正字通》。“膗”读若“诈”），馈进宫中。德宗食而甘之，谓瑾嫔曰：“汝家自制点心（《能改斋漫录》言，世俗例以早晨小食为点心，自唐时已如此。引金华子《杂篇》：“唐郑傪夫人顾其弟曰：‘我未及餐，尔且可点心。’”为证），乃若是精美乎，胡不常川进奉也？”不知宫门守监，异常需索，即如此次呈进笼饼，得达内廷，所费逾百金矣（旧制：自嫔妃以次，家人无进见之例。唯于每岁谒陵随行时，其家人贿通总管太监，约定处所，伫候道旁，车过暂停，道达契阔，或馈遗品物，有痛哭流涕者。瑾嫔外家得随时馈进食品，以地位较崇，犹为逾格殊荣矣）。

大清门为大内第一正门，规制极其隆重。自太后慈驾、皇帝乘舆外，唯皇后大婚日，由此门入。文武状元传胪后，由此门出，此外无得出入者。

有清一代，科第官阶唯旗人进取易而升转速，其于文理太半空疏。相传寿耆考差，诗题《华月照方池》，有句云：“卿士职何司。”接坐者不解，问之，寿曰：“我用《洪范》‘卿士惟月’典。君荒经已久，宜其不知出处。”当时传以为笑。绍昌为江南副主考，撰刘忠诚祠联云：“应保半壁地，乃妥九原灵，功无愧乎。君子欤，君子也；可托六尺孤，合寄百里命，利其溥矣。如其仁，如其仁。”又闻中《中秋即景》诗云：“中秋冷冷又清清，明远楼头夜气横。借问家乡在何处，高升（绍昌随身之仆也）遥指北京城。”则并寿耆而弗若矣。

吴园次《艺香词》有“把酒祝东风，种出双红豆”二语。梁溪顾氏女子，见而悦之，日夕讽咏，四壁皆书二语，人因目园次为“红豆词人”。红粉怜才，允推佳话。相传明临川汤若士撰《牡丹亭》院本成，有娄江女子俞二娘读而思慕，矢志必嫁若士，虽姬侍无怨。及见若士，则颓然一衰翁耳。俞惘然，竟自缢。若士作诗哀之曰：“画烛摇金阁，真珠泣绣窗。如何伤此阕，偏只在娄江。”此其爱才之专一，亦不可及。妙年无奈是当时，若士何以为怀耶。清季某相国侏儒眇小，貌绝不扬。少时作《春城无处不飞花》赋，香艳绝伦。某闺秀夙通词翰，见而爱之。晨夕雒诵不去口，示意父母，非作赋人不嫁。时相国犹未娶，属蹇修附茑萝焉，及却扇初见，乃大失望，问相国曰：“《春城无处不飞花赋》，汝所作乎？”背影回灯，嘤嘤啜泣不已。不数月，竟抑郁以殁。此则以貌取人。顿改初心，适成儿女子之见而已。

吴文节可读为立储事，以尸谏。遗摺经某当道更易太半，然后呈进。其真本必有触忌讳破扃谲之语，惜不可得见矣。相传其《绝命诗》云：

回头六十八年中，往事空谈爱与忠。
抔土已成黄帝鼎，前星还祝紫薇宫。
相逢老辈寥寥甚，到处先生好好同。
欲识孤臣恋恩所，五更风雨蓟门东。

（右诗据近人记载传录，未知是否曾经窜改之本。曩在京师闻人传诵，似记第四句“还祝”二字非是，殆亦因触忌而改易矣。）

岁在甲午，东败于日，割地媾和。李文忠忍辱蒙垢，定约马关。一日宴会间，日相伊藤博文谓文忠曰：“有一联能属对乎？”因举上联曰：“内无相，外无将，不得已玉帛相将。”文忠猝无以应，愤愧而已。翌日乃驰

书报之，下联曰："天难度，地难量，这才是帝王度量。"则随员某君之笔。某君浙人，向不蒙文忠青眼者，相将度量，系铃解铃，允推工巧。

鲍子年（康）《内阁中书题名跋》："嘉庆初，李鼎元（字墨庄，四川绵州人）曾充册封琉球国王副使，赐一品麒麟莽服。"相传此项品服，唯自陛辞之日始，至复命之日止，得用之，所以示威重也。又清初视翎支极重，凡赏戴花翎者，必有非常之功。其花翎确由内廷颁给，只准戴此一支，自己不得购用。

方子严（浚师）《内阁中书题名跋》大庾戴文端云："和相珅执政时，兼掌院事，清秘堂中风气为之一变，往往有趋至舆前迎送者，独阁中一循旧例，不为动。用是和相雅不喜阁中人，曾以微事黜张兰涛（师诚）仓场（由江苏巡抚改授仓场侍郎）。而汪舍人履基、赵青州怀玉、朱温处文翰皆一时名宿，亦思有以摧抑之。迨和相败，而阁中无一人波及者。"

京朝大僚因公获咎，传旨申饬者，必须纳贿于内监，则届时一到午门，跪听内监口宣上谕，即传旨申饬云云，奉行故事而已。贿之多寡以缺之肥瘠为衡。相传某年，某总督述职入都，忽因事传旨申饬。某督未历京曹，不知行贿，及赴午门跪听传旨时，该内监竟尽情辱詈，有仆隶所难堪者，亦无可如何也。

文渊阁但闻其名，不知所在，或云在大内，或云即内阁大库。库中储藏书籍书画甚多，惜太半损坏。有一种白绵纸书（似贵州绵纸，而白细过之），版本皆绝精旧，霉朽尤甚。远而望之似乎完整，偶一幡帑，辄触手断散如丝，不复成叶。盖北地虽无潮，而深廊大厦，锢阴沉郁，亦能腐物。兼此种白绵纸尤致而不韧，当制造之时，捶抄之工，殆未尽善耳。

每科会试，由内阁举人中书中式者，殿试日，领题后，得携卷回直房填写。书籍文具先存直房，不必临时携带，一便也。几案视席地为适，二便也。馔茗有厨役候伺，三便也。刮补托能手代劳，四便也。傍晚得随意列烛，五便也。唯地属中秘，外人未便阑入，刮补等事，必同僚相切者为之。即试策中条对排比，亦可相助为理。俾得专力精写，不至限于晷刻，有此种种使宜。故每科鼎甲由中书中式者，往往得与其选。相传光绪中叶，某修撰书法能工而不能速，殿试日，甚暝暗矣，犹有一行半未毕，目力不复克办。正惶急间，适监场某贝勒至，悦其字体婉美，竟旁立，燃吸烟之纸煤照之，屡尽屡易其纸煤，且屡慰安之："姑徐徐，勿亟也。"迨竣事而纸煤亦罄矣。殿撰感恩知己，胪唱后，以座师礼谒某贝勒。盖旗人务观美，稍高异者，固犹知爱字，尤能爱状元字也。此殿撰设由中书中式者，则何庸乞灵于纸煤耶。

对联有绝不吃力而工巧无伦者。某名士少时随其师入浙，日暮抵武林关，关闭不得入，小饮旅店。师出对曰："开关迟，关关早，阻过客过关。"某应声曰："出对易，对对难，请先生先对。"师为之欣然浮白。

近人江浦陈亮甫浏所著《匋雅》有云："香瓷种类不一，凡泥浆胎骨者，发香较多，瓷胎亦偶一有之。要必略磨底足，露出胎骨，而后香气喷溢。鉴家又安肯一一试之耶。"又云："香瓷最不易得，有土胎香者，有泥浆胎香者，有瓷胎香者，此自然之古香也。有藏香胎者，有沉香胎者，有各种香胎者，此人工之香也。然亦稀世之珍。有梳头油香者，古宫奁具，别是一种风流佳话。亮甫尝得一苹果绿之印盒，康熙六字双行直款，颜色妍丽，异香郁发，非兰非麝，为撰《瓷香馆记》，并谓恽南田瓯香馆，非云茶香，直是瓯香（记长不具录）。"大抵古物皆有香，唯书之香，尤醇而穆，澹而隽。

某说部云："阮文达受和珅之指，以眼镜诗得蒙睿赏，荐跻清要。"余前已辩之矣。又按：文达以乾隆辛亥大考第一，由编修升少詹事。是年大考，题为拟张衡《天象赋》，拟刘向《封陈汤甘延寿疏》，并陈今日同不同，赋得眼镜诗，阅卷大臣极赏拟赋博雅，而不识赋中峑字音义（音计。《管子·轻重戊篇》："伏戏造六峑行以迎阴阳。"）竟置三等。旋查字典，始置一等二名，奉谕："第二名阮元，比一名好，疏更好，是能作古文者。"亲改擢为一等一名。文达尝自谓所以得改第一者，实因疏中所陈今日三不同，最合圣意。审是，则文达当日仰邀亲擢，实以疏非以诗（疏长不录），讵亦受之于和珅耶。窃意文达赡博，心目中何有于大考，何至乞灵和珅以自污。高宗明察，和珅对于其私人，平日厚赂固结者，或犹不敢多所漏泄，而独何厚于寒儒冷宦之文达。诚如某说部所云："吾恐反以觇探干罪戾，文达通人，断乎不出此也。"（按：向来大考列高等者，编检升至讲读学士，已为最优。文达由编修擢少詹事，尤属异数，无惑乎嫉惎者之捕风捉影也。流传浸久，或遂据为盛德之累。近儒记述见闻，辄号随笔，辗转剿说，稗贩相因，不知选择，遑论考辨，其流弊乃至重诬昔贤，以笔随人，则曷如其已也。）

场屋以字编号，未详始自何时，名臣奏疏，司马光论圁（音真，见《字汇补》）毡（见《字汇补》，音未详）两号所对策，辞理俱高，是宋时取士编号之字。又刘昌世《芦浦笔记》载所编字号，尚有靭（音弘、与"鞃"同，见《玉篇》）、鉼（音浓，见《广韵》）、舥（各字书所无）、觪（音歹，见《玉篇·字学三正》云："与好歹之歹同。"）、虭（音貂，貂字省文，见《集韵》）五字，编号必以僻字，殆亦慎密关防之一道欤。

咸丰间，顺天闱中，哄传大头鬼事。据称其头大逾

五斗栲栳，门之小者，不能容出人。同考官有悸而死者。迨后同、光朝乡会闱，大头鬼犹间一示现，人亦习闻而不畏之。相传其面闪闪作金光，团团如富翁，见者试官必升迁，士子必中式，咸谓为势利鬼装绝大面孔者。

乾隆朝，阳湖孙渊如星衍以一甲第三授编修，散馆题为《厉志赋》，孙用"匔匔如畏。"时和珅当国，指为别字，抑置二等应改官。故事：一甲授编修者，散馆居下等，或仍留馆，即改官，可得员外。有劝孙谒和者，孙不往，遂改主事。自后凡散馆改部，皆以主事用。乾隆庚戌以前，会试有明通榜，例得内阁中书，犹乡试之有副榜也。长洲王惕甫芑孙素有才名，上计时，和相欲致之门下，王拒之，不通一刺，和衔之甚深。会试王中明通榜，和特奏停止，竟将榜撤回。会试明通榜，遂自庚戌永远停止矣。和珅权力之伟，能以私意屈抑人才，变更旧制若此。

长洲何屺瞻学士焯博极群书，长于考订，其手校书籍，今人不惜重金购之。康熙朝以李文贞荐，特赐举人进士，授编修。及散馆，竟列下等，应改官，奉旨着留馆再教习三年。蒙古乌尔吉时帆祭酒（法式善），亦负风雅重名，乾隆朝由检讨荐历清华。二十余年未尝得与直省学政，及乡会典试分校之役，两试翰詹，并以三等左迁。相传祭酒不工书，学士则书名藉甚，号称能品者也。考试得失不足为据，其信然耶。

每科各直省乡试，故事揭晓后，中式者谒见典试，断无不第者与焉。唯钱塘陈句山太修兆仑，文章德业为世儒宗。乾隆丙辰荐鸿博，授编修。某科，典湖北试，闱中落卷，亦一一别其纯疵，明白批示。发卷后，下第士子，多来求见，咸指以要领，各得其意而去。有刘龙光者，闻公讲论，感激欣喜，至于泣下，次科联捷成进士，历官御史，终其身执弟子礼弗衰。

古以猥亵语入史书者，尝汇记之，得四事。

一《战国策》（韩二）宣太后谓尚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

一《后汉书·襄楷传》："襄上桓帝疏云："前者，宫崇所献神书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亦有兴国广嗣之术。其文易晓，参同经典，而顺帝不行。"章怀太子注：《太平经典·帝王篇》曰："问曰：'今何故其生子少也?'天师曰：'善哉，子之言也。但施不得其意耳。如令施其人欲生也，开其玉户，施种于中，比若春种于地也，十十相应，和而生。其施不以其时，比若十月种物于地也，十十尽死，固无生者。真人欲重知其审。今无子之女，虽日百施其中，犹无所生也。不得其所生之处，比若此矣。是故古者圣贤不妄施于不生之地也，名为亡种，竭气而无所生成。今太平气到，或有不生子者，反断绝天地之统，使国少人。"云云。

一则天朝，张、薛承辟阳之宠，右补阙朱敬则上书切谏，中有"陛下内宠，已有薛怀义、张易之、昌宗，固应足矣。近闻尚食奉御柳模，自言子良宾，洁白美须眉；左监门卫长史侯祥自云阳道壮伟，过于薛怀义，专欲自进，堪充宸内供奉。无礼无义，溢于朝听"云云。则天劳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赐彩百段。

一《金史·后妃传》："海陵私其从姊妹莎里古真余都。莎里古真在外为淫佚。海陵闻之，大怒曰："尔爱贵官，有贵如天子者乎？尔爱人才，有才兼文武似我者乎？尔爱娱乐，有丰富伟岸过于我者乎?"又海陵尝曰："余都貌虽不扬，而肌肤洁白可爱。"

已上四事，宣太后之言，托谊罕譬。古人质朴，不以此等语为讳，要亦无伤大雅。《襄楷传》注近于房中家言（《前汉书·艺文志》《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阮氏七录》、《第七仙道录》其三《房中》、《隋书·经籍志》、《序房内秘术》、《玉房秘决》等书皆房中家言），通乎阴阳化生之旨，不得以猥亵论。唯朱敬则一疏及金海陵之言，则诚猥亵不堪，不当载之史册。敬则疏尤以谏为荐，逢恶导淫，其人品卑污至极，而则天劳之，且厚赐之，可谓有是君有是臣矣。

《春明旧事》以著人姓名属对，有工巧绝伦者，张之洞陶然亭"乌拉布、蚕吐丝"之类。曩余戏仿之，以《花心动》（词牌名）对叶志超，拳匪对准良。比又以白堕（造酒人）对黄兴。此种对尤难于半虚半实之字，铢两悉称。兴对堕，犹匪对良也。沤尹以文官果对武士英，亦佳。

赵秋谷以丁卯国丧，赴洪昉思寓观剧，被黄给事疏劾落职，都人有口号诗云："国服虽除未免丧，如何便入戏文场。自家原有三分错，莫把弹章怨老黄。"相传黄给事家豪富，欲附名流。初入京，以土物并诗稿遍赠诸名士。至秋谷，时方与同馆为马吊之戏，适家人持黄刺至，秋谷戏云："土物拜登，大稿璧谢。"家人不悟，遂书柬以复。秋谷被劾后，始知家人之误也。见阮吾山《茶余客话》。董东亭《东皋杂钞》云："钱唐洪昉思，著《长生殿》传奇，康熙戊辰中，既达御览，都下艳称之。一时名士，张酒治具，大会生公园，名优内聚，班演是剧。主之者为真定梁相国清标，具柬者为益都赵赞善执信。虞山赵星瞻征介，馆给谏王某所（按，"王"当是"黄"误），不得与会，因怒，乃促给谏入奏，谓是日系皇太后忌辰，为大不敬。上先发刑部拿人，赖相国挽回。后发吏部，凡士大夫除名者，几五十余人。"按：此事他书记载，多沿阮说。董云启衅由赵征介，挽回赖梁棠村，可补阮氏所略。

近人有以显宦姓名属对者，或工巧绝伦，不亚都门曩所称述。朱介人对赤发鬼（见《水浒传》），朱桂辛对白瓜子，又对赤松子，刘心源对弓背路（刘，兵器名。

《书·顾命》:"一人冕执刘。"俗称路之直捷者曰弓弦路,迂折者曰弓背路),蔡锷对蛇矛,陆凤石对九龙山,阿穆尔灵圭对又求其宝玉(《左传》句),刘幼丹对康长素,(以姓字对姓字,别为一格),汪精卫对周自齐(自,鼻本字)。又昔人以万青藜对三白瓜,藜瓜皆平声,殊乖对体,不如双红豆(词牌名),亦工亦韵。

光绪季年,某贝子陈请开去差缺一摺,外间颇有抄传者,略云:"伏念奴才派出天潢,素叨门荫,诵诗不达,乃专对而使四方,恩宠有加,遂破格而跻九列。方滋履薄临深之惧,本无资劳才望可言。卒因更事之无多,以致人言之交集,虽水落石出,圣明无不烛之私。而地厚天高,局蹐有难安之隐,所虑因循恋栈,贻衰亲后顾之忧,岂唯庸钝无能,负两圣知人之哲。思维再四,展转旁皇,不可为臣,不可为子。唯有仰恳天恩,准予开去御前大臣农工商部尚书要缺,以及各项差使。愿此后闭门思过,得长享光天化日之优容。傥他时晚盖前愆,或尚有坠露轻尘之报称,所有沥陈下悃。"云云。按:此摺于宛转乞怜之中寓牢骚不平之意,虽非由衷之言,亦可谓善于词令者矣。

新学家言最重脑,谓脑满则智慧足,凡人属文构思,汩汩然来时,皆若自脑中来者。乾隆时,天台齐次风召南性强记,读书一过,即终身不忘。试宏词高等,由编修官至礼部侍郎,以文学被宠眷。久之,堕马伤脑,脑迸出,垂死,蒙古医取牛脑合之,敷以珍药,数月始痊,自是神智顿衰,读书越日即忘矣。此可为脑主慧之确证。

孙渊如由一甲二名授编修,散馆改刑部主事。相传因《厉志赋》中用"𪊨𪊨如畏"语,和珅指为别字,抑置二等。无锡丁杏舲绍仪《听秋声馆词话》云:"渊如自恃文思敏捷,散馆前,戏与友人约:'日午交卷出,当宴于某所。'致误引,登九余三,为'登三余九'。改官比部。"此又一说也。渊如以乾隆丁未第二人及第,散馆改部曹,出为山东兖沂曹济道,乞病归。越六十年,宛平袁讱庵绩懋以道光丁未第二人及第,亦缘事降部曹,出为福建候补道,权延建邵道。值发逆扰闽,称守顺昌,殁于阵。二公科第官阶,如骖之靳,唯晚节不同,则遭时之常变使然耳。讱庵亦工词章,原籍常州。

唐代博学宏词与诸科并列,不甚贵异。清朝则为特科,垂三百年,仅再举行。康熙己未,初试于体仁阁,特命赐宴,并高卓倚,殿廷常考所无也。乾隆丙辰再试,恩礼如康熙时。一时儒彦彬彬,得人称盛,媲两汉焉。偶阅昆山朱以载厚章《多师集》,有《赋得三才万象各端倪,得才字》七言十二韵诗,自注:"江南三院考取博学鸿词科。"按:以载系乾隆时征士,未及廷试先卒,当其荐举之初,须由本省考试,则亦未极隆重,曰考取,殆犹有考而不取者矣。未审康熙征士如彭羡门、陈其年、朱竹垞、汪苕文诸名辈,亦曾经本省院试否。

尝记某说部云:毛西河能五官并用,尝右手改门生课作,左手拨算珠,耳听门生背诵,目视小僮浇花,口旋答门生问难,旋与夫人诟谇(相传西河夫人绝犷悍,西河多藏宋元版书,晨夕摩挲,不屑屑米盐生计,夫人病焉。一日,西河出,竟付之一炬)。比阅《多师集》,沈德潜序:"药亭(朱先生,字以载,号药亭)故豪于才,古歌诗杂文及骈体小词俱合格,又工八法,尝于其座间见旁列二人,各执笔磨墨操纸以待,药亭口授,一成四六序,一改友人长律,而已又誊写某《孝子传》,约千余言。中有得,令二人参错书之。顷之,序成,多新语,长律亦完善,己所誊写,极工楷,无脱误。中又与予道别后相思语,以是知五官并用,惊其才能。"云云。则西河不得专美于前矣。西河康熙己未征宏词,试列二等。

明孝廉海宁查伊璜继佐(《雪中人》传奇作培继),甲申后家居,放情诗酒,识吴六奇于穷途风雪中,解衣赠金,以国士相蕲许。迨后伊璜因史案罹祸,六奇感恩图报,既飞章为之昭雪,复持赠至于绉云,豪情高谊,垂三百年,播为美谈。独惜六奇以万夫之雄,列贰臣之传,蒙顺恪之谥。六奇诚能报伊璜,其所自处,固有重如泰山者。而唯伊璜之死生祸福是计,乃至于起居玩好,尤末之末矣。虽然,不能得之大雅宏达之君子,而顾以绳蹶张佽飞之勇夫,不已苛乎。据《贰臣传》:"吴六奇,广东丰顺人。明亡,附桂王为总兵,以舟师踞南澳。顺治七年,平南王尚可喜等自南雄下韶州,六奇与碣石总兵苏利迎降。"当是得伊璜佽助后,先投效桂藩,后归命清室。蒋心余作《雪中人》传奇及《铁丐传》,第云梅关途次,投见帅幕,而不及其仕明一节,盖为六奇讳,且谅之深矣。伊璜诗稿名《钓业》,甚新。

江阴缪筱珊先生夙学硕望,并世宗仰。辛亥已还,避地申江,寓虹口谦吉东里。甲寅十月某日,余偕吴遁庵闲步新闸桥迤东,见路南一家,门题"缪筱山医室"横扁,大小各一。何同时同地,姓字巧合若是。戏占一律云:

点检同书费审详,教人错认艺风堂(筱珊先生著有《艺风堂文集》)。

杏林未必留云在,药笼何因拾藕香(先生刻《云自在龛丛书》、《藕香零拾》)。

缃素家珍标难素(先生富藏书,多宋、元本),顾黄学派衍岐黄(先生校勘专家,顾千里、黄荛圃后,一人而已)。

还疑史笔余清暇(先生近膺清史馆总纂之聘,于前月北上),得似宣公录秘方(《谈苑》:宣公晚年,尤留心于医,闻有秘方,必手自抄录,曰:此必活人之一术也)。

他日先生见之,当必为之解颐。

科场故事有绝新者。康熙甲午，准文武生员互乡试一次，文武举人互会试一次。乾隆丙辰，准文监生人武场。辛酉，福建武生某以怀挟文字预藏试院，竟以五经中元，事发，置于理，因停互试及文监生人武场例。

广西乡试题名，每名下注官至某官。顺治丁酉科(是年广西始行乡试)第六名邓开泰。注云："湖北有瘴令。"盖当时知县缺，有有瘴无瘴之分。以粤人耐烟瘴，故专补有缺，亦故事也。又康熙十一年壬子科广西乡试，中式第十二名贾锡爵，满洲人。是时，随宦子弟，准与所在省试。

宋版书凡"恒"字，皆作"恒"。恒缺末笔，避真宗讳。按：恒本同恒。朱子曰："人心一日为恒。"《周礼·冬官考工记》："弓人恒角而短。"亦用此恒字，第音义异耳。又"寍"为清时避讳缺笔字。按：《说文》："安寍寍字，本无末笔。"注："安也，从宀，从心，在皿上，皿，人之饮食器，所以安人也。"(《韵会》云："增末笔，俗字。")或改写作"甯"，谊亦近古。《前汉书·王莽传》："永以康甯，'第"宀"下从"必"不从"心"耳。

慈溪姜西溟宸英，以布衣荐人史馆，仁庙尝谓近臣："姜西溟古文，当今作者。"每榜发，辄遣问姜宸英举否。年七十，始以第三人及第。西溟不食猪肉，见人食猪肉辄恶避之，致有以回教疑之者。朱竹垞戏曰："假食猪肉，得淡墨书名，则何如?"西溟不答。相传竹垞自定诗集，不肯删《风怀》二百韵，曰："我宁不食两庑特豚耳。"若西溟乃真不食特豚者。

武进黄仲则景仁才气骏发，洪北江以李青莲比之。乾隆丙申，驾幸山东，以献诗召试，选武英殿书签，叙劳授主簿。陕抚灵严毕公为人资得县丞，仅八品枝官，却历中外，兼考试劳绩损纳三途，亦不数觏也。

或问杜于皇贫状，于皇曰："往日之穷，以不举火为奇；近日之穷，以举火为奇。"于皇斯言，可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于皇名濬，黄冈人，性孤傲，好诋诃俗人，著有《变雅堂集》。

宋刘龙洲(过)咏美人足《沁园春》词，"洛浦凌波"一阙，脍炙人口久已。明徐文长(渭)《菩萨蛮》词有"莫去踏香堤，游人量印泥"之句，皆咏纤足也。若今美人足，则未闻赋咏及之者。始安周笙颐夔《念奴娇》云：

> 踏花行遍，任匆匆，不愁香径苔滑。六寸圆肤天然秀(韩偓诗："六寸圆肤光致致。")，稳称身材玉立。袜不生尘，版还叠玉，二妙兼香洁。平头软绣，风翘无此宁帖。花外来上秋迁，那须推送，曳起湘裙摺。试仿鞋杯传绮席，小户料应愁绝。第一销魂，温存鸳被底，柔如无骨。同偕瀸好，向郎乞(作平)，借吟舄。

又吴县某闺媛《醉春风》云：

> 频换红帮样，低展湘裙浪。邻娃偷觑短和长，放、放、放。檀郎雅謔，戏书尖字，道侬真相。步娇无恙，何必运钩仿。登登响屧画楼西，上、上、上。年时记得，扶教(平)小玉，画阑长傍。

两词并皆佳妙，亟录之。

咸丰时，巡检某，家本素封，非升斗是需，而以一命为荣者也。所治扼冲要，而户籍无多。一日，钦差过。钦差者，胜保也。权焰熏灼，不可一世。巡检奉严饬，募人夫六百，翌晨开差，百计匃香弗克办。方惆懮失厝，忽闻诸傔从，翌日为钦差诞辰。巡检喜曰："得间矣。"诘朝，钦差坐堂皇，召巡检跪堂下，问人夫齐集未。对曰："未也。"钦差则怒甚，谓："而何人，敢误吾差？当以军法从事。"巡检殊夷然，跪进近膝，从容禀曰："六百人夫，诚咄嗟未易办。值钦差华诞，窃愿襜帷暂驻，少伸嵩祝之忱。属王程匆促，即亦未敢挽留，谨薄具折席，伏乞赏收。"词毕，叩首至地者再，袖出红笺封，捧持以进，钦差色稍霁。启红封，稍注目，则万金券也。当是时，左右鹄侍者，坌而集。钦差重转圜，则厉声诘巡检："吾生日，汝乌知者?"则叩首对曰："钦差生日，犹父母生日，乌敢弗知。"巡检固六品顶戴，顶砗磲。钦差指其顶，若为斥责之者，谓之曰："汝知吾生日，胡戴白顶来，其速归，换蓝顶来见我。"巡检崩角肃退。顷之，钦差启节，巡检戴蓝顶往送。未几，以人才保荐，以知县用，加四品顶戴矣。胜保作威作福，大率类此。及其败也，朝廷命将军忠勇多公来拿问，即为之代。将至矣，侦者以闻，胜方拥艳姬，纵羔酒，殊不为意，曰："彼来，隶吾调遣耳。"俄而忠勇捧诏至，开读毕，仍传谕旨，问胜保是否奉诏。胜泥首伏罪称万死。随纳印绶、易冠服，即日就道，乘二人竹舆，絙以铁索十数匝。忠勇推情，特许办装资，为驮十有二，宠姬一，得之贼中者，挈以行。从行者，都门数旧仆，及幕僚亲厚者一二辈。距节辕数里许，其地某都司驻守，先是，都司固提督，与胜不相能，以微罪，谪今职，奉檄驻守是。胜道出是，当勘验然后行。都司曰："而犯官，何得挟重装，携眷属。"既皆扣留，益复促胜行，胜无如何。幕僚者为缓颊，执弗许。亟返奔，陈乞于忠勇，得给还装资。宠姬者以贼孥，弗得请。胜泣涕如雨，踉跄北行，闻者快之。其平日养寇自重，误国殃民，尤不止弄权怙势而已。

扬州盐商皆官也，自咸丰朝开捐纳翎枝例，则又皆戴花翎，每日宴集平山堂，翎顶辉煌，互相夸耀。朋从往来，不以舆而以马，取其震炫道途也。狂生某亦戴其铜顶破帽，帽之后檐，缀以楮镪，策秃尾瘦驴，日逐队骊黄孔翠间，或先之，或后之，或并驾齐驱，自谓备极形容之妙。旁观者辄轩渠。盐商病焉，而无如何。集资厚赂之，仅乃中止。狂生夙寒畯，自是稍润泽矣。张丈午桥说。丈真州人，家郡垣。

世俗异姓结为兄弟，各具红柬，备书生年月日，里居官位，及其三代名氏，兄弟妻妾子女，一一详载。撰吉莅盟，彼此互换收执，谓之换帖，或云拜把。殆取手足之谊，愿以道义结合者殊鲜。大都揣势利之见，为不由衷之周旋。往往兄若弟跻贵显，则卑下者必躬自退帖，受之者亦岸然不以为泰。尤有因以为便，肆行残贼之奸谋。鸰原之急，无望纾其难；虎日之噬，转以戕其生。古今来骇魄恫心之事，宁有过于是者乎。

光绪初年，四川东乡县民袁腾蛟聚众抗粮一案，方事初起，东乡令沈某适公出，令之弟某具牍会垣，以民变告，张皇请兵，意在邀功。时护川督铁岭文格，字式崖，素性卞急，漫不加察，辄檄提督李有恒带兵驰赴，檄文内有"痛加剿洗"云云。有恒尤奉檄操切，戕毙无辜数千百人。适南皮相国张文襄督学西蜀，任满回京，据情疏劾，有旨交新督丁文诚查办。或为有恒危，有恒殊夷然，谓人曰："吾固遵宪檄办理，吾何患焉。"陕人田秀栗，字子实，于有恒为换帖兄弟，时权成都令，承护督指，蕲赚取前檄，归罪有恒，别为檄同式，唯"痛加剿洗"改"相机剿抚"，为得间掣换地。一日，秀栗诣有恒，谈次及东乡案，有恒曰："吾固遵宪檄办理，吾何患焉。"秀栗曰："檄安在，曷示我？则是案结束奚若，可一言而决。"有恒武人，无远虑，重秀栗兄弟行，益坦率，遽入内，出檄示秀栗。当是时，日向夕矣，客座稍暗，秀栗则持檄从容就门次，若为审谛者，亟纳袖中，易别檄，归有恒，则慰之曰："诚然，老哥信无患也。"适有他客至，秀栗匆匆遂行。迨有恒觉察，则已痛悔无及矣。未几狱具，有恒及沈令皆大辟。秀栗以易檄功，擢刺泸州，旋调忠州。某日，送客至门，忽神色惨变，自言见有恒来索命，从者掖以入，俄暴卒。此事凡宦蜀者能言之。夫秀栗，狗彘耳，乌足责；独惜文诚以屏臣硕望，与闻阴贼之谋，又复赏恶劝奸，升擢秀栗，对于"诚"之一字，其能无愧色否乎？

文人短视者夥矣，林璐撰《丁药园外传》云："药园先生名澎，杭之仁和人，以诗名。与宋荔裳、施愚山、严灏亭辈称燕台七子。其读书处，曰揽云楼。客乍登楼，乐园伏案上，疑昼寝，迫而视之，方观书，目去纸不及寸；骤昂首，又不辨谁某。客嘲之，药园戏持杖逐客，客匿屏后，误逐其仆，药园妇闻之大笑。一夕娶小妇，药园逼视光丽，心喜甚，出与客赋定情诗，夜半披帏，芗泽袭人，小妇卒无语，诘旦视之，爨下婢也。知为妇所绐，则又大笑。药园世奉天方教，及官法曹，犹守教唯谨，同官故以猪肝一片置匕箸，药园弗察。吏人以告，获免。尝晨入东省，侍郎李公爽棠从东出，药园从中入，瞠目相视，侍郎遣驺卒问讯，药园趋谢。侍郎笑曰："是公耶，吾知公短视，奚谢为。"《外传》又云："药园谪居塞上，茆屋数椽，日晡，山鬼夜啼，饥鼯声咽。忽闻叩门客，翩然有喜。从隙中窥之，则一虎，方以尾击户。"

药园短视若彼，门隙所见，殆未必明确以为虎，容或非虎也。余闻某名士，观书轧黔其准；又二人皆短视，相见为礼，各俯其首，额相触，则药园之流亚矣。相传乾隆朝，某省知府某，入都展觐，召对毕，顿首言："臣犹有下忱。"上曰："何也？"曰："臣有老母，臣来京，别母。母命臣，必仰瞻圣颜，归以告母。"上曰："而目朕可。"曰："臣短视。"曰："携眼镜未？"曰："有之。"曰："带镜目朕可。"某顿首遵旨。有顷，上曰："审未？"曰："审矣。"顿首谢恩出，上嘉其质直。未几，竟大用，亦短视之佳话也。

乾、嘉以还，金石专门之学，偃师武虚谷（亿）与钱塘黄小松（易）齐名。虚谷博洽工考据，尤好金石，同县农家掘井，得晋刘韬墓志，虚谷急往买之，自负以归，石重数十斤，行二十余里，到家惫顿几绝。性迂僻善哭，尝游京师，主大兴朱文正家。除夕，文正馈彘肩、蒙古酒，虚谷食已大哭。主宅惊怪，疑其久客思家，亟慰问之。则曰："无他，远念古人，近伤洪稚存、黄仲则不偶耳（朱克敬《儒林琐记》）。"乾隆五十七年，当和珅政，兼步军统领，遣提督番役至山东，有所诇察。其役携徒众，持兵刃于民间凌虐为暴，历数县莫敢呵问。至青州博山县，方饮博恣肆，知县武君闻即捕之。至庭不跪，以牌示知县曰："吾提督差也。"君诘曰："牌令汝合地方官捕盗，汝来三日何不见吾？且牌止差二人，而率多徒何也？"即擒而杖之，民皆为快，而大吏大骇，即以杖提督差役参奏，副奏投和珅（按：当时中外章奏，必别缮一本呈和珅，谓之副奏，不独山东一省为然）。而番役例不当出京城，和珅还其奏，使易。于是以妄杖平民劾革武君职。博山民老弱，谒大府留君者千数，卒不获。然和珅遂亦不使番役再出（姚鼐撰《博山知县武君墓表》）。虚谷之风趣如彼，而其风骨如此。相传虚谷得《刘韬志》于桃园庄，珍秘特甚。亟仿造一赝石，应索观及索拓本者，真者则什袭而鞬藏于匮。虚谷殁后，其犹子某，疑其重宝器也，夜盗之出，竭毕生力，几弗克负荷，及启视，石也。则怒而委之河。此事殊杀风景，然亦未尝不有风味，因牵连记之。

张文襄开府两湖，值六十寿辰。仁和谭仲修（廷献）时主经心书院讲席，撰寿文逾二千言，竟体不用"之"字，避文襄名上一字。文襄亟称赏之。

滇南大观楼长联，脍炙人口久已。庚子五月，北京义和拳匪设立神坛于清凉庵，无名氏仿其体作楹联云：

五百石粮储，助来坛里，登名造册，乱纷纷香火无边。看师尊孙膑，祖托洪钧；神上太公，单传大士。伸拳闭目，总言灵爽凭依。趁古刹平台，安排些芦棚藁荐，便书符念咒，遮蔽那铅弹钢锋。莫辜负腰缠黄布，首裹红巾，背绕赤绳，手持白刃。

万千人性命，付与团头。浓梦酣眠，明晃晃刀枪何用。想焚毁教堂，围攻使馆，摧残民舍，蹂躏官衙，张胆丧心。那得天良发现，矧杀人越货，直自同猘犬贪狼。纵作怪兴妖，今已化沙虫腐鼠。只

赢得台偃龙旗，门瞭鱼钥；宫屯虎旅，道走翠华。

满人多工于应对，而苛其中之所有。无名氏咏四品宗室诗，句云："胸中乌黑口明白，腰际鹅黄顶暗兰。"（按：黄色，赤黄最贵，杏黄次之，鹅黄又次之。黄带子皆鹅黄）又某君赠某国人诗，有云："窥人鹭眼兰花碧，映日蜷毛茜草黄。"并工丽绝伦。

某县童试，诗题"多竹夏生寒"。某卷句云："客来加暖帽，人至戴皮冠。"学使某亟称赏之，谓吐属华贵，非寻常寒畯能道。又"润物细无声"题，句云："开门知地湿，闭户闹天晴。"某名士亦亟赏之，谓"无声"二字，熨帖入妙。

同治初年，洪秀全虎踞金陵，号称延揽英杰。江南处士熊倔，字屈人，尝挟策干秀全。秀全奇其才，而不能用，伪翼王石达开与语，悦之，乘间屡言于秀全，卒弗听，而熊感石氏知己甚深。会洪、杨构衅，杨被收，熊闻耗独先，亟贻书报石，趣宵遁。石得书，即日微服过熊，欲约与俱，至则已先行矣。石之去洪也，匆匆弗克办装，然尽箧所携，多金玉宝器，所值殊巨。昏夜单骑，走丰砀间，竟为流寇所困，掠其装资，并致石于其主帅，石亦不自道谁何。帅遥见石，跣而逆，握手若平生欢。石谛视，则熊也，愕眙出意外。熊曰："公来何暮？仆为公营菟裘久矣。太平非王霸之器，性又多疑忌，不受善，以逆取不能以顺守，'一片降幡出石头'，指顾间事耳。我公诚有意，仆不才，窃愿从三军之后，效一得之愚。如其不然，或遁迹烟霞，放情山水，亦愿陪尊俎，奉笑言。仆生平落落难合，所如辄阻，凄怆江潭，生意尽矣。不惜须臾忍死，图有以报公，冀公不我遐弃耳。"当是时，石固指别有在，无留志，诘旦辞去，熊挥涕送之。未几，披剃皈释氏，行脚不知所终。夫石达开，而亦被掠于流寇，绝奇。因被掠而遇熊，颇涉世俗小说窠臼，然而皆事实也。宇内不乏熊生，或并一石达开而弗克相遇，悲夫。

上海新闸桥迤东，有缪筱山医寓，揭橥其门者再，与江阴缪筱珊先生姓字巧合，余尝作诗赋其事。越翼月，先生至自都门，见而赏之。因再占一词，《调寄点绛唇》云：

男女分科，霜红龛主原耆宿（太原傅青主先生山以医名，著有《男科》、《女科》，今盛行），藕香盈匊，何用参苓劚（先生刻精本丛书，名《藕香零拾》）。

八代文衰，和缓功谁属。医吾俗，牙签玉轴，乞借闲中读。

日本和文名词，东云，天晓也；珠霰，雹也；年玉，新年馈赠之物也；粟散国，小国也；裙野，山脚也；裙分，分配也；门并，比屋而居也；雪隐，厕也；素读，但读而不求解也；蓍书，抄本也；歌道，学作诗也；作言，理想小说也；辛抱，坚志也；言叶，言语也；珍闻，奇闻也；米寿，八十八岁也；金持，富翁也；花娵，新妇也；箱入娘，不出户之少女也；引眉，画眉也；步银，行商所得利也；绀屋，染坊也；莳绘，金漆也；郎从，侍从也；猿松，多言也；浅猿，愚拙也；浅暮，无智也；猪武，过猛而野也；手游，玩具也；鼻呗，微声也；鲛肌，粗皮肤也；玉代，缠头金也；姿见，大镜也；玉垂，绳线也；竹流，钱也；立花，养于瓶内之花也；徒花，华而不实也；花守，守花园之人也；青立，发芽也；韩红，大红也；若绿，新绿也；萌黄，淡青色也；莺茶，合绿色、棕色、灰色而为色也；茸狩，采菌也；蓼酢（《惠风簃随笔》："酬酢之酢当用醋。《说文》：'客酌主人也。'《仪礼·特牲馈食礼》：'祝酌受尸，尸醋主人。'醯醋之醋当用酢。《说文》：'酴也。'徐曰：'今人以此为酬酢字，反以醋为酢字，时俗相承之变也。'《隋书·酷吏传》：'宁饮三升酢，不见崔宏度。'二字宋以后互误。元吾邱衍《闲居录》辨证甚详。日本和文书，醋皆作酢，犹存古意。"），酱油之一种也；卯花，豆渣也；皆新隽可喜。又天武四年，彼国方崇尚浮屠教，禁食兽肉，有疾则食肉，疾止复初。于吾国《礼经》所云，殆断章取义焉。市肉者隐其名，曰药食，亦曰山鲸。所悬望子，画牡丹者，豕肉也；书丹枫落叶者，鹿肉也。弛禁后遂不复见。黄公度《日本杂事诗》云："甚嚣尘上逐人行，日本桥头晚市声；别有菜场鱼店外，丹枫落叶卖山鲸。"夫牡丹，花之富贵者也，乃以为豕肉之标识，未审托谊何居。

贵池刘葱石（世珩）得唐制大小两忽雷，筑双忽雷阁，绘《枕雷图》，征题咏以张之。余为撰汇刻传奇序，附三绝句。其一云："取次琅璈按拍来，寻常弦管莫相催。挑灯笑问双红袖，参昴星边大小雷。"盖葱石二姬人龙婵、柳娉，两忽雷归其掌记也。甲寅九月初四，值葱石四十生日，湘阴左子异（孝同）赠联云："菊酒称觞，先重阳五日。楚园奏雅，拨四弦双雷。"殊工切。葱石沪上所居，名楚园也。

光绪庚子、辛丑间，友人录示萍斋主人《感怀》八章，步野秋阁学原韵，藏之箧衍久已，兹录如左：

一夜西风万木凋，绕枝乌鹊去迢迢。
愁边泪落银河水，梦里心翻碧海潮。
日月乾坤双照外，干戈天地一身遥。
江关萧瑟寻常事，铜狄摩挲恨不销。

又：

太息回天力尚微，乘秋便欲破空飞。
一身讵忍言功罪，万口偏难定是非。
大泽龙蛇终启蛰，故山猿鸟莫相违。
三千死士田横岛，南望中原涕泪挥。

又：

军符一道下从容，宜有升平答九重。
谁料广寒修月斧，却教洛浦应霜钟。
越禽向暖孤飞去，桀犬骄人反噬凶。

落日营门敞秋色，喧喧笳鼓颂时雍。

又：

久已分封向醉乡，又凭射猎入长杨。
渭泾清浊双流合，门第金张七叶昌。
君子何辞化猿鹤，中朝从此有蜩螗。
逢人莫道头颅好，镜里相看半是霜。

又：

汉南司马今人杰，万事应非筑室谋。
歌舞能销君国恨，死生空廑友朋忧。
功名白发仍持节，霄汉丹心失借筹。
遥领头衔是横海，忍随李蔡爵通侯。

又：

周宣车马中兴日，汉武楼船凿空年。
奉使更无苏属国，谈兵偏罪杜樊川。
风云淮海行看尽，子弟湖湘亦可怜。
昨夜欃枪又西指，仗谁搔首问苍天。

又：

重见词源三峡倾，几人联袂又蓬瀛。
欲随幕燕营新垒，已与江鸥背旧盟。
未死秦灰犹有焰，仅存鲁壁更无声。
关山直北多金鼓，要借弦歌写太平。

又：

当年亦是凤鸾姿，雪压霜欺历几时。
宦味乍同鸡肋恋，壮怀应有马蹄知。
浊醪味薄愁难破，故剑情深梦所思。
风景不殊悲举目，买山何处采华芝。

八诗皆隽婉可诵，托谊甚显，可推按得之。惜萍斋姓名，弗可得而详耳。

浙人有字亚伯者，以京卿致仕家居，颇不理于乡评。无名氏制联嘲之云："包藏恶心，违父命，夺弟财，枉作京堂四品；圈成霸道，拜中丞，揖明府，得来洋饼三千。"恶字藏下心为亚，伯字圈去声同霸，语殊工巧。

甲午中东之役，北洋海军不战而降敌。未几，割地媾和。李文忠莅约马关，为彼人不逞者所狙击，致伤面部。日本皇后一条美子遣使慰问，馈赐药物，恩礼周至。无名氏《甲午杂诗》其一云：

怜才雅意出椒房，青鸟传言到上方。
为说深恩衔次骨，唐家面药祇寻常(杜甫诗："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罂下九霄")。

凡上饬下曰仰，唯官文书则然，未闻见于谕旨者。庚子拳匪之变，矫诏南中疆吏，仇逐外人。五月某日，鄂督奉廷寄，有"仰该督抚等"云云，一望而知其为伪，不奉诏之计益决。

光绪朝，有诏厘正文体，无名氏仿制艺体，书其后云："圣朝崇正学，国本不摇矣。夫文体，固与国体攸关者也。厘而正之，不綦要欤？且夫八股之学，创自有宋，盛于有明，至本朝而斐然可观，灿然大备，固文章之极轨，郅治之鸿规也。乃自喜事之徒，鄙为无用；趋时之士，弃焉如遗。圣人有忧之，光复典章，厘正文体，煌煌朱谕，炳日星焉。君子曰：是之谓女中尧舜。夫人皆知废八股、复八股之说之是非矣，曾亦知八股之文体，固何在乎。八股为孔教之真传，待后守先，直延尧舜禹汤之一脉。点窜典谟之字，出入风雅之辞，语贵不离宗。愿志士名流，唐宋以来书勿读。八股为圣朝之定制，震今铄古，直合学问经济为一家，局则拟行世之文，调则效登科之稿，言之如有物，恐矜奇好异。朝廷从此法难宽，可勿正哉。论坐言起行之理，儒士精神虚耗，八股诚足以误人。似也，而不然也。彼则谓大而能通天人之奥，小亦足包格致之精，苟能养到功深，儒将名臣，由此其选，所谓学有本原者视此也。彼习非所用之言，老成者早鄙为惑世之妄谈矣。挽既倒狂澜，不几赖彤廷之厘剔乎。论拘文牵义之为，学子固执鲜通，八股或足以病国。似也，而不然也。彼则谓出虽无济世之良才，处可为安贫之愿士。苟能读书守分，人心风俗，即有所裨，所谓学无浮慕者视此也。观"民可使由"之语，有国者早奉为驭才之妙术矣。作中流砥柱，不仰藉深宫之订正乎，士习之衰之不可回也。声光化电，甘师巧艺之为；西地爱皮，竞效横行之字；棼棼泯泯，谬夸有用材焉，恨不能令读八股耳。今得圣母当阳矣，讲求正学，纶綍频宣，语好新奇，功令有所必黜。吾知培闾左之佳子弟，蔚朝右之贤公卿，在此一举也。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实式凭之已，圣治之隆之万不替也。金陈章罗，颁为程式，谭林杨宋，在所诛锄，穆穆皇皇，群上无疆颂焉，何莫非重视八股哉。今又懿旨下降矣，诰诫试官，禀承有自，鉴衡偶舛，磨勘之咎难辞。吾知保四千年中国之文明，壮四千万士林之元气，恃此一策也。周公孔子，斯文未丧，保佑命之已，猗欤盛矣哉。文明以正，有道万年，他邦人士，拭目俟之矣。"

此文寓谐于庄，声调气机，铃圆磬澈，允推墨裁上乘。

某省某学堂学生季考，《四书》义题"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某卷句云："夫尧舜，岂非古今大舞台上之一大英雄哉！"阅卷者商之监督，监督曰："笔势尚佳。"遂置高等。

禾中朱竹垞、徐胜力两先生为同征友，竹垞居梅里，胜力居城东角里。胜力尝邀竹垞饮，或竹垞携壶就饮胜力家。二公尝以名相戏，有"今日朱移尊(音同彝尊)，明日徐家筵"(音同嘉炎)之谑。见于辛伯(源)《镫窗琐话》。曩在金陵，一日宴集，南陵徐积馀，丹徒陈善余两君在座，适登盘之品，有鲫鱼、鳝鱼，座中他客，亦举以为笑也。

乙巳、丙午间，山阴某君字凤楼薄游金陵。汝南制府绝礼重之，公余陶写丝竹，为秦淮校书小五脱籍。同

僚某集句制联赠之云:"小楼一夜听春雨,五凤齐飞入翰林。"并风、楼二字,亦作回鸾舞凤格(见宋陈憾《藏一话腴》),分嵌句中,珠联绮合,妙造自然。

新历四年元旦,蕙风搦管续《丛话》。是日也,风日妍和,云物高朗。俯仰身世,聊乐我员。口占一律,即以实《丛话》:

阳生一九叶龙躔(距长至九日),宝箓欣开泰运先。
吉语桃符春骏发,清辉桂魄昨蟾圆(值旧历十六日)。
衣冠万国同佳节,歌管千门胜昔年。
晴日茜窗挥彩笔,岁华多丽入新编。

向来酒价至贱,以杜少陵诗"速须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为最。其次则汉昭帝罢榷酤之时,卖酒升四钱。又其次则唐杨凝诗云:"湘阴直与地阴连,此日相逢忆醉年。美酒非如平乐贵,十升不用一千钱。"至李太白云"金尊清酒斗十千",则唐诗人用此语者多矣。米价至贱,以汉宣帝元康间谷斗五钱为最。其次东魏元象、兴和中,谷斛九钱。又次唐元和六年,天下米斗有值二钱者。唐太宗时,米斗三钱,后世以为美谈。盖未考尤有贱于此者。新年善颂善祷,以醉饱为第一要义,故记之。

乾、嘉间,大兴朱相国文正介节清风,纤尘不染,虽居台鼎,无殊寒素,与新建裘尚书文达为文字至交。某年,岁云暮矣,偶诣文达。谈次叹曰:"贫甚,可若何?去冬蒙上方赐貂褂,比亦付质库矣。"文达笑曰:"君贫甚,由自取,可若何。欲一扩眼界乎?"因出所领户部饭食银千两,陈之几上,黄封戢然。文正略注视,辄起自座间,手攫二巨锭,登车遂行。兹事诚至有风趣,苟非文达,文正断不出此。其陈银几上也,固欲周之也。文正会其旨,故取之弗疑。庄生所谓"相视而笑,莫逆于心",晚近无此交情也。

甲寅四月,日本涩泽青渊男爵来游沪上,先之杭州,拜明儒朱舜水先生祠墓。将游京师,取道曲阜,谒孔林。自言其生平得力,不出《论语》一部,诚彼国贵游中铮佼者。余尝赋词赠之,《调寄千秋岁》,云:

"云帆万里,人自日边至。桑海后,登临地。湖犹西子笑,江更春申醉。谁得似,董陵浇酒平生谊。

九点齐烟翠,指顾停征辔。洙泗远,宫墙峙。乘桴知有愿,淑艾尝言志。道东矣,蓬山回首呈佳气。"

按:日本自魏明帝时通中国,其主文武天皇,释奠于先圣先师,尊崇孔子。彼国名儒著有《先哲丛谈》一书,恪守程朱之说,于性理之学,多所发明。盖圣学东渐,由来旧已。又同治时,有雅里各者,籍英吉利国,曾游历京师,先迂道山东,谒曲阜孔林。金匮王紫诠(韬)《送雅君回国序》称其注全力于《十三经》,取材于马、郑,折衷于程、朱,于汉、宋之学,两无偏袒。译有《四子书》、《尚书》二种,彼国儒者,咸叹其详明赅洽,奉为南针云云。则西儒亦向风慕义,尤为难能可贵矣。

清制视翰林至重,庶常散馆列二等者,辄以部曹改官。康熙十七年,新城王尚书文简由户部四川司郎中召对懋勤殿赋诗,次日,遂改侍讲;未任,转侍读。由部曹改词臣自文简始,实异数也。

咸丰十一年八月,曾文正克复安庆,部署粗定,命莫子偲大令,采访遗书,商之九弟沅圃方伯,刻《王船山遗书》。既复江宁,开书局于冶城山,延博雅之儒,校雠经史。政暇,则肩舆经过,谈论移时而去。住冶城者,有南汇张文虎、海宁李善兰、唐仁寿、德清戴望、仪征刘寿曾,宝应刘恭冕,此江南官书局之俶落也(《蕙风簃二笔》)。按:杭州钱东生(林)《文献征存录》云:"黄仪,字子鸿,常熟人,尚书徐乾学开书局于江南洞庭山,仪与顾祖禹、阎若璩、胡渭并入幕。"此江南官书局之先河,特在苏不在宁耳。

林璐撰《丁药园外传》,屡形容其短视,余前节录并连缀短视雅故,兹又得二事。昭文邵荀慈(齐焘)目短视,每作书,望之若隐几卧者。冬月脱履拥炉坐,俄客至,卒觅履不得,蹑他履以出。履左右各异,客匿笑,荀慈亦自笑,已且复然,不以屑意。吴江吴汉槎(兆骞)性耽书,然短于视,每鼻端有墨,则是日读书必数寸矣,同学者往往以此验其勤否。

宋政和末,御史李彦章言:"士大夫多作诗,有害经术,诏送敕局立法,官习诗赋杖一百(见叶梦得《石林燕语》),事绝可笑。余前记之,然不过立法而已,未闻受杖者谁也。比阅《文献征存录》,有云:"周篔,字青士,嘉兴人,遭乱弃举子业,受廛粜于市。一日,市有鬻故家遗书者,买得一船,筐筥篔斗斛权衡纷陈满肆,每读之糠秕中,意陶然自适也。尝客游嘉善,借寓柯氏园,月夜诗兴绝佳,辄吟哦达旦。适郡丞某,以事至部,寓与园邻,搅吟声不寐。诘旦,遣隶拘青士至,挞而逐之。"此则吟诗见挞,竟成事实,不尤可笑耶。一说,青士自陈与竹垞善,仅乃得免。余意不如并不自陈,挞则挞,逐则逐,乃益高绝。昔倪云林被殴于精徒,强忍弗呼嚣。或问之,曰:"出声便俗。"其旨远矣。

凡人记忆力强,则读书事半功倍,然而天之所赋,不可强也。兹略举见于记载者:顾亭林在京师邸舍,王阮亭曰:"先生博学强记,请诵古乐府《蛱蝶行》,可乎?"即朗念一过,同坐皆惊。吴江潘次耕(耒)幼有圣童之目,览历日一过,即能暗诵,无所讹脱,首尾不遗一字。钱塘陈句山(兆仑)幼好学清警,尝游西湖净慈寺,读门榜三篇,还家试诵,略无遗脱。甘泉焦里堂(循)八岁至

人家，客有举冯夷音如缝尼者，曰："此出《楚辞》，冯读皮冰切。"客大惊。阳湖孙渊如（星衍）年十四，能背诵《文选》全部。之五君者，其资质得于天者独优，故其才力过乎人者甚远。又玉峰徐大司寇（乾学）凡人有一面者，终身不忘，无材艺者，不入门下，有执贽者，先缮帙以进。公十行俱下，顷刻终篇，其有不善处，则折角志之。其人进见，公面命指示，一字不爽，则尤能记忆人之面貌，往往善读书者之所难也。相传乾隆时，和珅记性绝佳，每日谕旨，一见辄能默记，乃至中外章奏，连篇累牍，和仓猝披阅，能一一提纲挈领，批却导窾。以故与闻密勿，奏对咸能称旨，所谓才足济奸，聪明误用者矣。

凡人于己所擅长，未可自以为至；即至矣，或反不如未至者之为愈。则夫学问器识之间，深识者必窥之于微焉。比余甄述古人之记性过人者，续获二事，缀录如左，而其故可推矣。吴长元宸垣《识余》云："南宋肃王枢，与沈元用同使金，馆于燕山悯忠寺。寺有唐碑，词皆偶丽，逾三千言。元用素强记，即朗诵一再。肃王不视，且听且行，若不经意。元用欲矜其敏，取纸背书之，失记者阙之，仅十四字。肃王取笔尽补之，并改正元用数误字，置笔他语，无矜色。元用为之骇服。"

黄蛟起西神《丛话》云："丁松年，字寿夫，惠远，字怀明，与邵文庄公少皆绝颖。尝偕游洞虚宫，见庭有鹅群，入弄之。道士某，戏谓欲为笼鹅右军耶？因笑指屏风曰：'此王学士耐轩寿先师祖文，几三千言。向闻三君敏妙，能诵十遍背之，当烹鹅以饷。'松年曰：'一遍足矣。'即起略观，背之如流，不失一字。惠远朗诵二遍，讹三四字。文庄细读三遍，讹八九字。道士甚喜，急宰鹅治具，出佳酿佐之，尽欢而散。谓弟子曰：'邵子深沉不苟，必大臣也。二子质虽敏，气太浮，恐非远到器。'后松年以儒士第一人应举，不第，忳郁遽卒。惠远登成化癸卯科，仕终京兆通判。唯文庄登第为宗伯，悉如道士言。"（二事原文皆节录）

前话述朱文正攫金事，谓苟非裘文达，文正断不出此。兹又得一事略相类：北平崔青蚓（子忠）能诗善书，居恒介节自持，箪瓢屡空，晏如也。史阁部忠正家居，过其舍，见青蚓绝食，乃留所骑马归，青蚓牵于市卖之，沽酒，招其友饮曰："此酒自史道邻来，非盗泉也。"一日而金尽。盖可取而不取，焉有君子。而为是矫情，却之为不恭，对于知己，尤非所敢出也。

北齐所刻佛经，文字劲伟，拓本虽非艰致，然往往不全，为可惜耳。相传阳曲傅青主（山）晚隐于医，一日，走平定山中为人视疾，失足堕崖穴，仆夫惊哭。青主徬徨四顾，见有风峪，中通天光，石柱林立，数之得一百二十六，则高齐时佛经也。摩挲视之，终日而出，欣然忘食，其嗜奇如此。

《文献征存录》录洪昉思（升）引赵秋谷（执信）之言曰："昉思为《长生殿》传奇，非时演于查楼，观者如云，而言者独劾予；予至考功，一身任之，褫还田里，座客皆得免。昉思亦被逐归。"按：《长生殿》被劾事，见于记载数矣。唯秋谷独任其咎，俾免他客云云，为他书所未载，是不可弗传也。

雍正时，钱塘汪积山（惟宪）善为诗，尤工五言。论者谓览其诗，非徒愔愔有雅致，乃别见贞白之性。有《积山集》六卷。少补诸生，好洁成癖，每受知于学使者，终不肯毕乡试，以场屋储积污猥，易沾垢渍也。尝考昔人以洁癖著者，莫如米海岳、倪云林，二公未尝厕身场屋，从事科举（海岳以母侍宣仁后藩邸旧恩，起家补含光尉，云林终布衣），殆亦不屑不洁之故欤？

康熙时，王渔洋诗弟子许子逊由进士官福建知县。许虽文士，绝擅拳勇，尝补武平令，县境与粤东某县毗连，两县民因争山地械斗，许驰赴填戢。粤民殊犷悍，群起欧抶许，则败于许，皆宾服，弗敢肆。后以年老乞疾归，息影里闾，逾古稀矣。一日，有老僧山东人，踵门请角艺。许延见，从容语之曰："若与仆皆老矣，心雄发短，胡竞胜为？矧两败必有一伤，夙非怨仇，即亦何忍出此。何如各奏尔能，以优劣为胜负也。"僧韪之。于是会射，则皆中的；较力，则举任相若。旁观者末由稍稍轩轾。许窥于微，知僧实有胜己处，则与之约："吾曹孰胜负，以翌日为期。视一事之能否为断。"则置酒召宾朋，许忽默坐运气，令发辫上指，卓立若植竿然。其辫绳菿垂飘拂，若矛戟之繁饰也。僧无辫，谢不敏，竟伏退。此沛公所谓"吾宁斗智，不能斗力也"。子逊有《竹素轩诗集》，清新俊逸，不坠渔洋宗法。

寒食禁火，相传因介之推事。犹端午竞渡，因屈原也。洪武《本草堂诗余》，陆放翁《春游摩诃池》《水龙吟》"禁烟将近"句注云："《周礼·司烜氏》：'仲春以木铎，徇火禁于国中。'"此别一说也。

钱塘梁山舟学士（同书）父文庄，官至大学士。文庄未达，居凤凰山麓，夫人夜织，儿嬉于旁。虎突入户，夫人惊绝，山舟戏如故，神色自若。亟问之，曰："有大兽来，四顾而去，亦不知为虎也。"其后乾隆五十五年，以在籍侍讲，入都祝厘，不肯诣时相门，有以祸福怵之者，勿顾也。其威武弗屈，已于幼不畏虎时征之矣。灵严尚书毕公自楚赠大砚，不纳，使人委之而去。越数年，友有宦于楚者，仍附还毕公。夫所赠仅大砚，且赠者为毕公，宜若可受矣。而介介若是，讵预知其功名之不终耶。

归安严九能（元照）生而识字，四岁作书径尺，有规矩，十龄于屏风上为四体书，擅其艺者莫能及，号为严氏奇童。昔白香山七月识"之、无"，元王恂三岁识"风、

丁"，盖亦经人指授，且仅识此二字耳。若夫生而识字，则严先生而外，未之有闻。先生父树萼，聚书至数万卷，其涵育有自来矣。

仁和叶登南（藩），乾隆十六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散馆补江西建昌令，居官口不言阿堵物，避俗如仇，人以为迂，而民甚安之。藩状貌癯瘠甚，趋府白事，在公所罕与人言，人常怪之。一日，值赀郎在坐，藩殊不耐，闭目坐久。同官问何为，闭目不答，微语曰："痴人去否？"郎大恨，卒为所中，以微谴罢归。夫赀郎诚痴，亦复可人；赀郎而不痴，则益弗可耐耳。

曾文正官翰林时，一日，阅海王村书肆。同时买书者先有二人在。其一人遗一钱于地，一人亟蹑之。俟遗钱者行，亟俯而拾之，亦遂行，意若甚得者。文正微询肆中人，皆得二人姓名。迨后文正开府江南，有知县新到省来见者，阅其姓名，则当年拾钱人也。文正愀然曰："若人一钱如命，一旦膺民社，欲无剥民脂膏，得乎？"亟劾罢之。大臣留意人才，淑慝之鉴，操之有素。即其忆力过人，亦迥乎弗可及已。

沪语谓男女私识曰姘头。按：《仓颉篇》："男女私合曰姘。"兹字意乃绝古。《汉律》云："与妻婢奸曰姘。"又别一义。

友人某君告余，某日送某参政北行，归途宴集某所，晤东阳方伯。东阳自言："日来甚欲填词，因叩以近作，则拟赋《鹧鸪天》，仅得起句云：'从此萧郎是路人。'适案头有《北山移文》，雒诵至再。俄而客至，遂不竟作。"此七字含意无尽，真黄绢幼妇也。

吾广右古文家，平南彭子穆（昱尧），永福吕月沧（璜），马平王定甫（拯），临桂唐子实（启华）、朱伯韩（琦）、龙翰臣（启瑞）皆得桐城嫡传，所作多名言精理，不同率尔操觚。地本偏僻，士唯治朴学，不屑标榜通声气，以故姓名或不出里闬，而其流弊所极，乃至不唯不标榜，而反相倾轧。一二颖异少俊稍脱略边幅，辄局蹐不见容，往往垂老殊乡，不敢言旋邦族，言之增于邑焉。因论诸乡先生，不能无感。定甫先生有《龙壁山房文集》梓行，其《计豢龙传》一首，事属异闻，移录如左。

"计豢龙，马平人。先世山东，祖国选，从征粤西蛮，至柳州，以功授五都都亳镇巡检。卒，子仲政贫不能以归，家焉，而熟知瑶壮情。知县张霖荐其材，以诸生承父职。溪洞反者，多所擒灭，诸蛮畏之。仲政卒，子永清业于农，日行龙溪陇上，拾巨卵异之。归翼以鹅，生龙子，畜之钵，钵盈，泳以池，将溢焉，乃纵之冲豪山潭间，日投饮以牛羊之血，人皆驯之。一日，女红裳者过潭侧，龙谓血也，起吞之。永清怒，伪为投牛羊血者，龙出饮，而遽手刃断其尾，龙自是潜不出。或言大风雨晦冥之日，升天行矣。永清死，将出葬，龙降于庭，家人骇奔，徐窥其为钵中物也。前而祝曰："尔不忘豢者耶？"则往卜诸幽。将舁葬焉，龙蜿蜒，众尾之，龙伏计东寨山之崖下，众以永清窆焉。"

余幼闻诸父老言，与志传小异。吁，亦神怪矣哉。嗣计氏子孙，为马平望族，天顺、成化间，登甲乙科者不绝云。

阅萧山汤纪尚《槃薖文乙集》，有《紫缰颂》一首，为合肥相国李文忠作。偶与沤尹谈及，谓羌无故实，殊难工也。沤尹因言近有一紫缰掌故。先是，浙中某闺秀矢志，非极品大臣不嫁，职是桃夭梅摽，芳期屡愆，迨后仁和相国王文勤由枢相告归，有续胶之举，竟如愿相偿焉。文勤曾蒙赏用紫缰，结褵日，其公子某先意承欢，备极优礼，彩舆八座，特换紫缰，其他卤簿称是。旁观者咸啧啧称羡，新夫人尤踌躇满志云。

海虞沈石友自号钝居士，有砚癖，藏砚绝夥。比贻余二拓本，因记之。玉溪生像砚，高七寸五分（宋三司布帛尺），宽五寸二分，厚一寸三分。琢池方式，近趾处稍狭，背面琢圆式凹下，而像凸起。像半身右向，结带巾，衣后有花纹方式，略如补服而稍下，其上方题云："予得宋人写无题诗卷子，首列玉溪像，脱失过半，落墨潇洒，非龙眠一辈子不能到。因属包山子摹此砚背，及刻成而陆已谢世矣。仲石记。"右下角有"秬香心赏"白文印。左边稍下，有"宪成"朱文印。右侧题云："秬香兄以玉溪生像砚拓本求题，视其神采飞腾如女子，制作之精，可想见矣。愚有上官周《唐宋诗人像》一册，至玉溪谷微病其多态，今始知上官氏之学有渊源，非妄为者。仲石不可考。嘉庆二年，岁次丁巳，秋八月二日，北平翁方纲。""苏斋"白文印，砚趾左偏，石友题云：

我读韩碑诗，顶礼玉溪像。
千古翰墨缘，神交结遐想。

阿翠像砚，高六寸七分，宽四寸四分，厚一寸五分，池琢圆式。四周隆起而中凹下，上方蓄水处亦凹下，占高一寸六分，凹中左偏，有"半山一侣"白文印。背面刻阿翠像，倚几右向侧坐，右手持卷轴，全身不露足。左方题"咸淳辛未阿翠"六字，分书，像及题款皆凸。右侧题云："绿玉宋洮河，池残历劫多。佳人留砚背，疑妾旧秋波。己丑三月得此砚，墨池鱼损去之，背像眉目似妾，面右颊亦有一痣，妾前身耶？阿翠疑苏翠，果尔，当祝发空门，愿来生不再入此孽海。守贞记。"

马字朱文椭圆小印，左侧石友题云：

片石历四朝，两美合一影。
想见画长眉，露滴玉蟾冷。
洗汲绿珠井，贮拟黄金屋。
若问我前身，为疑王百谷。
刻画入精微，脂香泛墨池。
汉家麟阁上，图像几人知。

砚趾安吉吴昌硕跋云："石友示苏翠像砚，马守贞

题，可称双绝。翠乐籍，工墨竹、分隶。咸淳辛未，宋度宗七年。己丑，明万历十七年也。”

蕙风按：《画史会要》云：“苏氏，建宁人。淳祐间流落乐籍，以苏翠名。尝写墨竹，旁题八分书。如倚云拂云之类，颇不俗。亦作梅兰。”今此砚像题款，正作分书，则阿翠即苏翠无疑。《画史》云淳祐间，则咸淳之误也。

嘉庆《泾县志》，洪北江为总修，体例精审，卓然可传。其《人物志·志寿考》有云：“明查万纲，九都人，年一百二岁；季弟万采，年一百岁。万纲兄弟四人，仲万纪，叔万芒，皆年九十余。子友爵，年八十余，五老一堂。知县何大化赠以扁额云‘寿星五聚’。又查永阔，九都人，年百岁，知县李日文，以“天赐百龄”扁额旌之，县志记永阔，与万纲相连，盖为时相去不远也。”夫人寿期颐，世不多觏，若查氏一门，跻百龄者三人，诚山川间气所钟，求之志乘中，殆不能有二焉。

有清之将亡也，叉雀之嬉成为风气，无贤愚贵贱，舍此末由推襟抱，类性情，而其流弊所极，乃不止败身谋，或因而误国计。相传青岛地方、沦弃于德，其原因则一局之误也。当时青岛守臣文武大员各一：文为山东道员蒋某，武则总兵章高元也。岁在丁酉，蒋以阖差调省，高元实专防务。某日日中，炮台上守兵，偶以远镜了望海中，忽见外国兵舰一艘鼓浪而来，亟审睇之，则更有数艘，衔尾继至，急报高元。高元有雀癖，方与幕僚数人合局，闻报夷然曰：“彼自游弋，偶经此耳，胡张皇为？”俄而船已下碇，辨为德国旗帜，移时即有照会抵高元署，勒令于二十四点钟内，撤兵离境，让出全岛。高元方专一于雀，无暇他顾，得照会，竟姑置几上，其镇静情形，视谢安方围棋得驿书时，殆有甚焉。彼特看毕无喜色，此则并不拆视也。久之，一幕客观局者，取牍欲启封，高元尚尼之，而牍已出矣。幕客则极口狂呼怪事。高元闻变，推案起，仓皇下令开队，则敌兵已布通衢踞药库矣。将士皆挟空枪，无子药。既不能战，诣德将辩论，亦无效，遂被幽署中。于是德人不折一矢而青岛非复中国有矣。事后，高元叠电总署，谓被德人诱登兵舰，威胁万端，始终不屈，皆娇饰文过之辞耳。嗟乎，青岛迄今再易主矣。吾中国亦陵谷变迁，而唯看竹之风，日盛一日。尤足异者，旧人号称操雅，亦复未能免俗。群居终日，无复气类之区别，则此风伊于胡底也。俯仰陈迹，感慨系之矣。

宜兴许午楼（时中）嘱审定其尊人（乃武）《木民漫笔》、泰半诗话及异闻，间涉灾祥果报之说，关系掌故者绝少。兹节录数事如左（悉依《漫笔》原文）：

寿阳相国祁文端易箦日，胸微温，越六日复苏，索笔题诗云：“圣驾临轩选异才，八方平靖物无灾。上元世业十年后，自有贤豪应运来。”

长白青墨卿（麟）督学江苏，无名氏制联云：“白旗丁偏心真可怕，青瞎子无目不成睛。”颇工，然非实录。青公鉴衡殊允也。

周迪号藕塘，乡试荐卷，以“心腹肾肠”，为满洲某公所黜，曰医书不可入文。曹铁香太中（炳燮）朝考以“蕴”字见抑，铁香诗云：“御颁诗韵从头检，蕴字何曾作蕴书。”

楚某贵人，蚤岁不善治生，箪瓢屡空，高尚其志，不受嗟来之食。有戚某官江苏，往探，兼为山水之游。抵金陵，其戚早引归。资用既罄，幸逆旅主人不甚索逋，且时来就谈，曰：“相君之貌，非久困风尘者。”因教以卜，设肆于店门，日用粗给无赢余。开年首春，主人致酒曰：“今岁值大比，请复理旧业。”主人日来劝读，若师保，端阳后饯行，赆白金三十两。贵人归而举于乡。次年成进士，入翰林，即邮书报主人而未得达。后十数年，贵人总制两江，微服访之，主人老不复识客。久之始悟，握手如平生欢。出酒同饮，贵人徐告之故。主人惊起欲拜，贵人捺令坐曰：“贫贱交勿拘形迹。”遂邀主人为食客。甚长子固营卒，旋擢守备；次子略识字，为纳资得县丞，官于浙，后至司马。

汎尹言，朱九江有犹子酷嗜钱。一日，九江谓之曰：“钱之为物，有何佳处，汝顾爱之若是？”犹子者亦请问九江曰：“钱之为物，有何不佳处，叔顾不爱之若是？”斯言饶有哲理，犹子者亦复不凡。因忆吾乡桂林，清议绝可畏。舍兄东桥所居，距吾庐不数武，某日向夕诣兄，值盛暑，未易长衣。甫出门，遇一友，遽诃余曰：“汝何故着短衣出门？”余亦笑诘之曰：“汝何故着长衣出门？”当时此友，竟急切不能答也。

余年十三四，不知诗为何物，辄冒昧屡为之，有句云：“薄酒并无三日醉，寒梅也隔一窗纱。”姊丈蒋君梓材（名栋周，修仁人，癸酉拔贡，工琴善弈，长余数龄），见而诫之曰：“童子学诗，胡为是衰飒语？”因举似其近作，句云：“有酒且拚今夕醉，好花不断四时春。”自谓兴会佳也。讵蒋君不数年即下世，余虽坎廪无成，然而垂垂老矣。因忆及诃余之友，牵连记之。蒋君雅人，其规我，其爱我也。

近人某氏撰野乘（指李孟符《春冰室野乘》——编者），有“某太史遗事”两则（太史指清末李盛铎——编者）。某太史者，故相国某之馆宾也。相国晚节不可道，方隆盛时，则尨然讲学家也。太史貌理学迎合之，其遗事野乘殊未备。相国邸第，在前门内东城根，太史寓所在前门外西河沿，相距非甚远，而亦未为甚近。太中固英年，堂上犹具庆，自到馆已还，下榻相国邸，每日授读余闲，必回寓省亲一次。往还时间，不差茧发。且无论寒暑风雨，必步行不乘车，相国以是益重之。而不知其去时，出相邸数武即顾车；回时，未至相邸数武，仅舍车而徒。且未必果回寓，即回寓，亦未必非别有所为

也。太史尊人近耄耋，患失明。一日，太史夫人炙牛脯，杂紫兰丹椒，芬馨扑鼻观。尊人问焉，且曰："幸分而翁一杯羹也。"适太史省亲在寓，则对曰："吾家近戒食牛犬，安有是？其殆东邻杀牛乎？"太史以相国奥援，入清秘堂，京察一等，出守大郡。尝语友人曰："居官要诀，唯稳、冷、狠三字。"友人徐曰："其如别有三字，不能兼顾何？"曰："何也？"曰："君、亲、民也。"太史愠甚，而无如何。先是，太史之捷于乡也，年甫十七，其尊人持重特甚，嘱一老仆卫之北行。老仆者，与太史尊人年相若，其尊人幼年入塾时，仆即为僮伴读者也。其行也，以仲冬，由东大道遵陆。当是时，风气犹未甚开，视航海犹畏途也。太史为节费计，与友人共赁一车，而命老仆徒步以从，风雪长途，踉跄历十八站。甫抵都门，仆以积劳病殁，太史夷然，薄敛丛葬之而已。太史自应童子试，至于散馆考差，皆出手得庐，未尝枉抛心力。年未三十，一麾出守，东南繁富，宦囊甚充，其福命诚加人一等。国变以后，不闻消息。意者，坐拥厚资，优游林下矣。

有清一代，满大臣昏庸陋劣，见于载籍，不胜偻指。定远方子严（浚师）《蕉轩随录》所记一事，尤为奇绝。雍正间，陕西巡抚西琳接见僚属，有二裁缝旁坐缝衣，不但司道恭揖，二裁缝稳坐，至府厅以下，或长跪白事，二裁缝稳坐如故，凡地方紧要事件，一一听闻。大小官员，莫不骇异。见陕西粮盐道杜滨奏折。意者，满人好修饰边幅，虽苟其中之所有，而于章身之具，务求熨帖安详。兹事非裁缝不办，宜其待之有加礼也。虽然，若西琳者，殆犹有质直之风焉。优礼裁缝，即不妨令众人见之，以视工于掩著，貌为尊严，而其中不可问者，犹为襟怀坦白已。

满大臣轶事，尤有绝可笑者。乾隆季年，山东巡抚国泰年甫逾冠，玉貌锦衣。在东日，酷嗜演剧，适藩司于某，亦雅擅登场，尝同演《长生殿》院本。国去玉环，于去三郎，演至"定情窥浴"等出，于自念堂属也，过媟亵或非宜，弄月嘲花，略存形式而已，讵舞余歌阕。国庄容责于曰："曩谓君达士，今而知迂儒也。在官言官，在戏言戏，一关目，一科诨，戏之精神寓焉。苟非应有尽有，则戏之精神不出，即扮演者之职务未尽。君非头脑冬烘者，若为有余不敢尽，何也？"于唯唯承指。继此再演，则形容尽致，唐突西施矣。国意殊惬，谓循规赴节，当如是也。其后国为御史钱南园所劾，旋解任去，而鹊华明湖间，犹有流风余韵，令人低徊不置云。

光绪朝，江西巡抚德馨酷嗜声剧，优伶负盛名者，虽远道必罗致之。节辕除忌辰外，无日不笙歌沸地也。新建令汪以诚者，有能吏名，专为抚辕主办剧政，即俗所谓戏提调也。邑署中事无大小，悉付他员代之。是时赣人为制联曰："以酒为缘，以色为缘，十二时买笑追欢，永夕永朝酣大梦；诚心看戏，诚意听戏，四九旦登场夺锦，双麟双凤共销魂。"额曰："汪洋欲海。"四九旦、双麟双凤，皆伶名也。稍后，柯逢时抚粤西，颇不洽舆情。无名氏制联云："逢君之恶，罪不容于死；时日曷丧，予及女偕亡。"额曰："执柯伐柯。"两联额皆嵌姓名同格，粤联集句尤浑成。

道光时，浙江巡抚乌某莅任有年，唯留意海塘工程及考试书院二事，浙人作对讥之曰："毕生事业三书院，盖世功名一海塘。"康熙朝，商丘宋牧仲（荦）抚吴十九年，尝修沧浪亭，刻《沧浪亭小志》，又修唐伯虎坟，然似有不慊舆情处。其抚署东西两辕门榜曰："澄清海甸，保障东南。"时有加三字成联句云："澄清海甸沧海水，保障东南伯虎坟。"右两事略相类，然如乌某者，固犹有一二善政；如宋公者，尤不失文采风流。求之晚近巨公中，殆犹未易多得焉。又宋中丞题沧浪亭联曰："共知心似水，安见我非鱼。"或改水为火，改鱼为牛，暗合其名，亦堪一噱也。

客岁秋冬间，纂《陈圆圆事辑》，得万余言。比阅长沙杨朋海（恩寿）《词余丛话》，有云：嘉庆间，苏州郑生客游滇，春日踏青商山，访圆圆墓不得，崩榛荒葛中，忽迷归路。俄而落照西沉，暮烟笼树，遥望前途，似有人家，思往借宿。至则朱门洞开，玉瑱金铺，俨然王侯第宅。乃使阍者转达，良久而出，导入东厢。为设食，尊酒簋贰，亦极精洁。饭已，有老妪出问："客操吴音，是何乡贯？"具告之。少顷，妪秉烛而出，肃客登堂，有女子容色绝代，羽服霓裳，如女冠装束，降阶而迎曰："妾即邢氏，埋香地下，百有余年。时移物换，丘陇就平。念君是妾同乡，有小诗十首求为传播。"因命侍女取诗付郑。其末章云："鸳鸯化尽鱼鳞瓦，难觅当年竺落宫。"郑问"竺落"之义，曰："竺落皇笳天，为十八色界天之一。载在《道经》，妾旧时所居宫名也。"取翠笛一枝以赠，并吟一诗曰："叹息沧桑易变迁，西郊风雨自年年。感君吊我商山下，冷落平原旧墓田。"遂命送郑出。时东方微明，向之第宅，俱无所见。唯西面隐隐若有垣墉，谛视之；则深林掩映而已。然袖中玉笛故在，视其诗笺，则多年败纸，触手欲腐，墨色亦暗澹，迥非人世之物。郑以幽会荒唐，刻圆圆遗诗，托诸箕笔。东海刘古石傅会作《商山鸾影》传奇，弥失其真。苏人蒋敬臣为予言如此。

右杨氏《丛话》所述，迹涉幽渺，未可据为事实。曩阅长乐谢枚如（章铤）《赌棋山庄词话》，载朱淑真降箕，赋《浣溪沙》词，其后段云："漫把若兰方淑女，休将清照比真娘。"朱颜说与任君详，余尝辑《淑真事略》，亦未采入。

康南海宠姬何女士旃理，殇于沪寓邸第。其门下客某制联恭挽云："天若有情亦老，人难再得为佳。"南海亟奖藉之，时方岁晚，馈遗有加。

近人某笔记载吴三桂为前明武举，出江南某公门。某公殁，其子奉母贫甚，间关抵滇，既半载，寄食于藩下护卫。得间通谒，吴立待以殊礼，留邸第数月。旋以母老告归，则大集宾僚祖道，馈赆逾二万金，别扃一箧为母寿，皆珠宝。某归，遂为富人。按：延陵轶事，此类非一。少时曾为毛文龙部将，既贵，与毛氏久不相闻。浙帅李某，强夺毛氏宅，毛无如何。事闻于吴，立责令李还宅，且输金谢毛氏。傅宗龙亦三桂旧帅，其子汝视之如兄弟。王府门禁严，汝非时出入，无敢诘者。宁都曹应遴于三桂有恩，其子傅灿游滇，以十四万金赠行。三事见南昌刘健《庭闻录》。

北京政事堂地望高绝，以简为重。某君拟撰楹联云："竟日淹留佳客坐，两朝开济老臣心。"属对工切，集杜工部句，尤天然巧合。

曩撰《臼辛漫笔》，有"琼花艳遇"一则，盖闻之于皖友。岁在甲寅，晤广陵吴嵇翁（明试）为言此事丁道、咸间，事之究竟，有出吾旧闻外者，因并前所记述焉：

琼花观未娓时，皖人米客某春日独游，忽逢丽人，相与目成。夕诣客所，自言我仙女也，遂谐燕好。客设肆仙女庙，挈女同归，它人不之见也。其后渐泄，同人有求见者，客为之请，女曰可。某日会坐，忽闻香风郁然，仿佛丽人立数步外，宫装绣裙，腰如约素，双翘纤削若菱，腰已上轻云蔽之，神光离合，倏忽不见。会客经营失意，谓女曰："卿仙人，曷为我少纾生计？"女曰："世间财物各有主，讵可妄求？"郡城有售吕宋票者，嘱客往购，谓当稍竭绵薄。比客诣郡购票归，不复见女，票亦旋负。一月后，消息杳如，望几绝矣。女忽自空飞堕，短衣带剑，云鬓蓬飞，气息仅属，谓欲飞渡吕宋，为君斡旋，讵该国多神人守护，斥逐良苦，归途又为毒龙所劫，仅乃得免（已上《臼辛漫笔》，已下补述）。客亟捧持慰藉之，女亦从容复其故常。自是，与居越二稔，虽琴瑟在御，未足方其静好也。一日，客因事外出，泊归，女则置酒曲房，嘱客共饮。江东之臛，汉南之膗，紫翼青臀，琼浆玉膏，不知其致奚自也。酒间，自取洞箫吹之，声不同于引凤，曲乃犯乎离鸾。苏长公所谓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其为怆怳凄悒，殆无以逾焉。箫阕，复倚声而歌之，歌曰："明月清风兮夜如何其，醉不成欢兮我心伤悲。执子之手兮黯然将离，桑田沧海兮后会难期。更进一杯兮劝君勿辞，千秋万岁兮人天相思。"歌毕，捧觞嘱客，哽咽而言曰："离多会少，恩深怨长。吁嗟郎君，缘尽今夕。比以巨泾之国，将丁末运，应运降才，天帝殊难其人。不图仙官某，率以吾辈进，谓夫有媚骨，无刚肠，膺斯选至宜称也，帝可其议。吾祖师方侍直上清，奉敕下，籍所属，候进止，业发遣如干辈，皆以男身降生浮提。妾幸名叨牒末，稍得稽迟，今则无可复延，盖天符已下矣。夫以应龙建马之末裔，无健走千里之殊能，而一代托以兴亡，九阍知其名姓，诚旷古罕有之奇遇。矧帝心慈恕，念兹残劫，虽假手吾辈造成，然实运会使然，不当吾辈任咎。迨至红桑阅尽，销除位业，特许从容骑鹤，逍遥海上仙山。徐俟乘化归真，仍还本来面目。妾与君聚处数年，虽金炉共香，琼佩同照，甚愧未能有益于君。然微审阳消阴息之间，庶儿秕糠去而精粹大来（对针米客而言，仙人善于词令），非复天壤王郎、吴下阿蒙可比。君幸自爱，劝力前修，天上人间，未必不复相见。悲莫悲兮生别离，此时此际难为情耳。"语次，泪随声下，客亦涕泗汍澜，因问巨泾之国何在。女曰："此天机，时未至，毋泄也。"于时四目相注，依黯无语，闻云中隐隐有笙鹤声。俄而桦烛异色，光景凄戾，若金风铁雨将至，而琼云璧月不可复留也。客为之心目震眩，一徊徨间，遽失女所在。亟开户引睇，唯见彩云如盖，冉冉向东南而去。久之，回精敛魂，收视返旺，唯有月落参横，秋声在树而已。客悲惋垂绝，旋亦谢绝人事，披发入山，不知所终。

有清一代，视翰林至重。一若人而翰林，则无论德行节操，学问事功，无一不登峰造极者。持此见解，深入肺肝，根深蒂固，牢不可拔，虽通儒巨子不免。光绪甲午恩科会试，有钦赐进士湘人某翁，年一百十四岁，殿试后，钦赐国子监司业，盖宠异之也。某翁意殊不慊，谓某某年仅百龄，某某且未逮百龄，皆蒙钦赐翰林，何独于吾靳弗予也。时余客京师，偶与半唐老人夜谈及此，余曰："璞哉是翁，唯其不知司业翰林秩位之崇卑，乃能寿命延长至是。"半塘亟拊掌然余说。迨后己亥、庚子间，余客荆湖，闻是翁犹健在矣。

《禹贡》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按：《淮南子·坠形训》云：

> 天地之间，九州八极。何谓九州？东南神州曰农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济州曰成土，东北薄州曰隐土，正东阳州曰申土。

此九州之名与《禹贡》不同。

北语詈人曰杂种，此二字见《淮南子·坠形训》云：暖湿生容，暖湿生于毛风，毛风生于湿元，湿元生羽风，羽风生暖介，暖介生鳞薄，鳞薄生暖介。五类杂种兴乎外，肖形而蕃。

始安周笙颐（夔）撰录宋已来咏美人词为《寸琼词》，得一百七十阕，凡前人未备之题，皆自作以补之。其咏今美人足《念奴娇》一阕，已录前话矣《菩萨蛮·美人辫发》云：

> 同心三绺青丝绾，丝丝比并情长短。背立画图中，巫云一段松。　罗衫防污去却，巧制乌绫托。私问上鬟期，平添阿母疑。

《定风波·美人涡》云：

> 容易花时辗玉颜，柔情如水语如烟。春意欲

流人意软，深浅，藏愁不够恰嫣然。　都说个侬禁（平）酒惯（俗云，颊有双涡者善饮），防劝，无端掩笑绮筵前。吹面东风梨晕懒，妆晚，镜波无赖学人圆。

《减字浣溪沙·美人唇》云：

记向瑶窗写韵成，重轻音里识双声（五音唯唇分重轻音）。石榴娇欲竞珠樱（唐僖宗时竞妆唇，有石榴娇、嫩吴香等名）。　笛孔腻分脂晕浥，绣绒香带唾花凝。怜卿吻合是深情。

《沁园春·美人舌》云：

慧茁心苗，欲度灵犀，温香自然。恰鹦帘客去，香留茶酽。鸾笺句秀，粲说花妍。金钥深扃（《黄庭经》："玉篚金钥身完坚。"金钥，舌也。），玉津蜜漱，消得神方长驻颜。围曾解，羡澜翻清辩，巾帼仪运。（李白诗："笑吐张仪舌。"又："谁云秦军众，携却仲连舌。"）。　簪花格最婵娟，更妙吮香毫越恁圆。甚小玉偏饶，幽怀易泄。阿（入）侯乍学，泥（去）语轻怜。一角溪山，广长真谛（苏轼《赠东林长老》诗："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宁非清净身。"），只在红楼斜照边。闲凭吊，忆楚宫凄怨，扪竟三年（《诗》："莫扪朕舌。"）。

《减字浣溪沙·美人颈》云：

延秀洛川鹤未翔（《洛神赋》："延颈秀项。"又："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又："竦轻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蝤蛴玉映镜中妆。低垂腻粉却羞郎。　书雁迟回劳引望，绣鸳偎傍惯交相。溜钗情味亸鬟香。

《凤凰台上忆吹箫·美人胸》云：

酥嫩云饶（李洞诗："半胸酥嫩白云饶。"），兰薰粉著（韩偓诗："粉著兰胸雪压梅。"），罗裙半露还藏（周濆诗："慢束罗裙半露胸。"）。乍领巾微裭，一缕幽香。依约玉山高并，皑皑雪，宛在中央。难消遣，填膺别恨（《说文》："膺，胸也。"），积臆春伤（《释名》："胸，臆也。"）。　闺房，别饶光霁，只风月叨陪，侥幸檀郎（黄山谷曰："茂叔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更三生慧业，锦绣罗将。云是扫眉才子，浑不让，列宿文章（李贺诗："云是西京才子，文章巨公，二十八宿罗心胸。"）。论（平）丘壑（杨万里诗："何日来同丘壑胸。"），遥山澹浓，占断眉场（秦韬玉《贫女》诗："不把双眉斗画场。"）。

《减字浣溪沙·美人腹》云：

妙相规前写秘辛（汉《杂事秘辛》："规前方后，腹与背也。"），圆肌粉致麝脐温。个中常满玉精神。　郎若推心谁与置，天教贮恨不堪扪（苏轼诗："散步逍遥自扪腹。"）。辋饥可奈别经春。

《白苹香·前题》云：

属稿未须凤纸，兜罗稳称琼肌。宜文艳说女宗师，不数便便经笥。　玉抱香词惯倚（词名有《玉抱肚》），珠胎消息还疑。画眉也不合时宜，约略檀奴风味。

《减字浣溪沙·美人脐》云：

可可珠容半寸馀（《杂事秘辛》："脐容半寸许珠。"），麝薰温腻较何如。带罗微勒惜凝酥。　酒到暂能酡绛靥（《世说》："桓温有主簿善别酒，好者谓青州从事，恶者谓平原督邮。青州有齐郡，言好酒到脐。平原有鬲县，言恶酒在鬲上住。"陆游诗："且泥杯中酒到脐。"），药香长藉暖琼肤（苏轼诗："留气暖下脐。"自注："今药肆有暖脐膏。"）。梦中日入叶祯符（《晋书》："南燕慕容德母，梦日入脐生德。"）。

前调《美人肉》云：

丝竹平章总不如，屏风谁列十眉图（杨国忠冬日令美姬环之，名曰肉屏风。）。收藏惯帖是郎书。　似燕瘦才能冒骨，如环丰却不垂腴。鸡头得似软温无。

《减字木兰花·美人骨》云：

阳秋皮里，何止肉匀肌理腻（杜甫《丽人行》："肌理细腻骨肉匀。"）。玉莹（去）冰清，无俗偏宜百媚生（王贞白诗："念予无俗骨。"苏轼诗："俗骨变换颜如葩。"）。　银屏读曲，药店飞龙为谁出（宋《读曲歌》："飞龙落药店，骨出只为汝。"）。袒腹才难，消得文章比建安（李白诗："蓬莱文章建安骨。"）。

《金缕曲》前题云：

画笔应难到，称冰肌，清凉无汗。摩诃秋早（东坡《洞仙歌》词："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歇拍》云："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乃足成蜀主孟昶与花蕊夫人摩诃池避暑之作。），妙像应图天然秀（《洛神赋》："骨像应图。"《神女赋》曰："骨法多奇，应君之像。"应图，应画图也。），难得神清更好，怜瑮掌中娇小。不把画场双眉斗，恰青衫未抵红裙傲。论高格，九仙抱。

嗤他皮相颦笑，漫魂销，花柔疑没（《宣和画谱》："黄荃有《没骨花枝图》。《图画见闻志》："徐崇嗣画《没骨图》，以其无笔墨骨气而名之，但取浓丽生态。"），肉匀足冒（《杂事秘辛》："肉足冒骨。"），可奈相思深如刻，瘦损香桃多少。怕玉比玲珑难肖，知己半生除红粉，莫艰难市骏金台道。祇无俗，是同调。

《满庭芳·美人色》云：

倚醉微赧，倦羞浅绛，相映妒煞桃花（崔护诗："人面桃花相映红。"）。艳名增重，颦莫效西家（王维诗："艳色天下重，西施宁久微。"又："持谢邻家子，效颦安可希。"）。旭日鲩窗穿照，光艳射，和雪朝霞（《杂事秘辛》："时日晷薄晨，穿照鲩窗，光送著莹面上，如朝霞和雪，艳射不能正视。"）。东风里，红红翠翠，生怕绣帘遮。　嫌他（方言读若塔，平声），脂粉污（去），蛾眉淡扫（张祜诗："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芳泽无加（《洛神赋》："芳泽无加，铅华弗御。"）。更佳如秋菊（陶潜

诗:"秋菊有佳色。"),鲜若晨葩(束皙补白华,鲜侔晨葩,莫之点辱)。任尔芙蓉三变,浓和淡,莫漫惊夸。兰闺静,秀餐长饱,相对茜窗纱。

已上各阕,置之《茶烟阁体物集》中,允推佳构,《寸琼词》未经印行,故录之。

京师名伶梅巧玲(住在韩家潭,曰景和堂)色艺冠时,丰姿侠骨,都人士称道弗衰。今日声名藉甚之梅兰芳,其父曰竹芬,巧玲其大父也,殁于光绪壬午冬,先桑尚书文恪一日。文恪寿逾八秩,梅年仅四十耳。京曹某撰挽联云:"陇首一枝先折(宋词句),成都八百同凋。"殊典雅工切。相传某省孝廉某,以下第留京师,与梅昵,罄其资,长物悉付质库,几不能具饔餐。唯一仆依恋不忍去。会春闱复届,竟不能办试事,方踌躇无措间,俄梅至,仆愤懑,摽之门外,且谓之曰:"为汝兔故,虽典质亦无物,即功名亦何望矣。汝兔胡为乎来,岂尚有所希冀耶。"梅婉言逊谢之,至于再三,仅乃得见。则袖出百金遗孝廉,嘱屏当赴试,并尽索其质券,及中空之行箧,郑重别去。比孝廉试毕返寓,梅则以箧至,而向之珠者还,璧者归矣。榜发,孝廉捷,壹是所需,梅独力任之,若李桂官之于毕灵严也。孝廉感且愧,仆尤感激涕零,鞠跪亟谢,称之如其主,且谓之曰:"曩唐突,谬兔君,诚吾过。幸恕吾,兔吾可。"梅仍逊谢之,欿然无得色。此事梅固难能,此仆亦岂易得耶。又某太史,亦以昵梅故致空乏,顾举债于梅数百金,旋逝世,无以敛。诸同乡同官集而为之谋。久之,殊无绪。俄传梅至,以谓理债来也。梅入,哭甚哀,出数百金券,当众焚之,并致赙二百金,叙述生平,声泪俱下。闻者多其风义,为之感动,咸慨慷脱骖,咄嗟而成数集,得举宾返妻孥焉。梅之轶事,类此尚多,此尤荦荦者。

曩集六朝文为联云:"翡翠笔床,琉璃砚匣(徐孝穆《玉台新咏序》);芙蓉玉碗,莲子金杯。"(庾子山《春赋》)又集王子安文贺某友新婚联云:"花鸟萦红,苹鱼漾碧(《山池赋》);芝房叠翠,桂戺流丹。"(《乾元殿颂》)两联皆艳绝。友所居,院中有丛桂,尤妙合。

余客扬州三年,闻艳异之事二。其一即前所述琼花艳遇。又红水汪某巨宅,常见怪异,主人弗敢居,旷废已久。花佣某僦其后圃居之,杂莳群芳,两年来竟无恙。有方塘阔亩许,遍种红莲。戊戌夏,花尤繁密。每瓣上皆作美人影,勾勒纤致,若指甲掐印者然。一时倾城往观,或诧为妖异,或惊为艳迹,有形诸歌咏者,余闻之某分司云。

兰陵酒,出常州,比绍兴酒稍浓酽。郁金香酒,出嘉定南翔镇,色香味并佳,略似日本红葡萄酒。两种酒名,恰合"兰陵美酒郁金香"之句。

梁周兴嗣《千字文》,后人多仿之者,错综组织,极勾心斗角之妙。光绪丙申,南皮张相国文襄六秩寿辰,黄冈令杨葆初(寿昌)重次千文为祝云:

盛绩若虚,旧弦斯改。海内龙门,朝端凤彩。
吹埙巨卿,钓璠大老。化赞玑衡,身真国宝。
羲农御宇,岳牧效忠。要荒遐服,罔敢不同。
冠弁百僚,凌驾万物。迹迩陶桓,道遵羊叔。
鉴操人伦,慕者神往。周甲筵欢,见丙星朗。
孝达张公,八州制府。尹切匡时,荣能稽古。
皇都近邑,世宙植槐。璇楼笃祜,玉燕投怀。
光禄封君,贵阳霸宠。伯舍棠贻,庭阶兰拱。
英姿俊颖,实育令仪。五事作乂,四箴慎宜。
少侍父诫,祗受母言。清席暑退,眠床冬温。
劭弟恭兄,馀力游艺。读典玩坟,笋束鳞次。
疑意杷疏,辨释泾渭。昼昃匪餐,夜寂寡寐。
性耽丸墨,秦莽唐妍。纸笔驱遣,隶逸草颠。
累叶组缨,易犹取芥。绮岁调笙,名场获解。
骧举鹍招,仙裳聚会。当空扶摇,唱传殿陛。
独对廊垣,霜严白简。属稿藏箱,射的持满。
抗奏论嫡,嗣位则正。伏阙悚惶,两宫动听。
讥彼挈楹,笑颦随俗。史牒照垂,晦微洞烛。
川楚临安,使辖历税。灵隐禅心,剑南驴背。
耳熟钟琴,瑟居想汉。浴色染蓝,面执羔雁。
浮辞息韩,徘体诮几。爱士等李,逸群立稽。
仁主躬劳,孰荷巨任。适被旁求,羸车入晋。
户伤索漠,饭饫沙糠。条黜纳贡,察薄亩粮。
秉节领表,俯字象郡。青犊凋散,野黎绥定。
法羌短发,厥貌甚殊。藉途伐虢,律罪必诛。
璧恐毁赵,将恃廉颇。巾扇指顾,千营济河。
文渊既克,贼渠縻焉。矢翦灭此,飞信遥宣。
圣慈量恻,谓且姑容。新飘翠羽,答女之庸。
方城寥旷,宅市纷罗。假通驰路,坟益终多。
密陈庙堂,帐帷即止。惠政始闻,外惧续起。
日本处东,臣节素守。壹旦肆叛,竟甘祸首。
曾逐鸟骇,奄覆高丽。陪京啸逼,邙洛振基。
维王特命,催履建业。辇毂无惊,知囊有策。
寓笺比得,潜资默助。说妙转环,伊吕相傅。
和戎魏绛,更辱亲行。枝梧侈口,溪谷难盈。
训语煌乎,尺寸勿让。委土奈何,师丹善忘。
画约夕出,率与设盟。孤军深壁,谁似田横。
感感悲鸣,上弗云可。非直是矜,尽其在我。
西塞鱼肥,回轲过再。轻盖徊翔,水曲如带。
薪积常虞,汤热思去。莫以逍闲,而亡远虑。
昆岫沉冥,气烝杳郁。鼓运洪钧,良金载跃。
悬机左斡,抽绵纺丝。男丁妇巧,纨布靡亏。
厌造银圆,弊矫疲弱。致富阜民,于兹俶落。
磨利用长,饱腾所据。欲曜声威,刻兴火器。
谈兵每精,戢果推最。武学豫修,承平攸赖。
杜夏池房,乐并贰省。广匹实归,尊经并永。
商务亦详,竭理充极。分骸别毛,诸音坐习。
流离困殆,禹稷已饥。劝穑增稼,施食及衣。

盗发禽捕，淑问审刑。养目治翳，恶竹斩根。
鸡黍念友，石贞漆坚。侠肠夙具，优孟岂烦。
宾从雨集，亭皋欣践。桐门阴凉，鞠寒华晚。
陟吊升严，寻碑摩碣。铭眺岱阿，歌聆敕勒。
恬静谦畏，悦淡耻咸。糟姜烹菜，膳佐杯盘。
义庄洁祀，木枇幸存。祭尝足给，敦睦故园。
儿号宁馨，家驹誉好。右启后昆，贤书登早。
庶美合观，德猷交祉。佳矩景林，茂规超阮。
中秋初吉，酒奉觞称。辰晖映炜，月魄生明。
九重露沛，珍异竞来。云章写福，诗咏孔皆。
帝曰康哉，功惟嘉乃。赏紫图形，为天下宰。
蒙也列职，自谢愚贱。地摄黄冈，仕志赤县。
泰仰宗工，霄澄珠宿。夫子墙瞻，卑官才陋。
引爵接步，愿结因缘。诚倾元礼，情移成连。
拜手谨顿，敬庆松季。

又相国门下士姚汝说集《汉书》句为寿序，尤工巧典重，为相国所击赏云。

定远方莲舫(士淦)《蔗馀偶笔》云："李复堂(鲜)、郑板桥(燮)书画精绝。复堂为人题大士像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或讶其不伦，复堂窘甚。板桥曰：'何不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按：宋庞元英《谈薮》云："甄龙友云卿，永嘉人，滑稽辩捷为近世冠。尝游天竺寺，集时句赞大士，大书于壁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孝庙临幸，一见赏之。诏侍臣物色其人。或以甄姓名闻曰：'是温州狂生，用之且败风俗。'上曰：'唯此一人，朕自举之。'甄时为某邑宰，趋召登殿。上迎问曰：'卿何故名龙友？'甄罔然不知所对，既退乃得之曰：'君为尧舜之君，故臣得与夔龙为友。'由是不称旨，犹得添倅。后至国子监簿。"方氏所记李、郑二公之事，殆与昔人暗合耶？抑板桥曾见《谈薮》，值复堂词窘，遂举以相语耶？

兰陵先生言，江阴旧俗敦尚节义，女子或在室丧所夫，虽未经纳采问名，但有片言婚约，亦必矢死靡他。有巨室某氏女，早失怙恃，仅依兄嫂。已聘未字，俄闻婿讣，誓守不字之贞。经婿族婉谢，兄嫂谆劝不为动。稍强之，则以委身江流、毕命缳索为言，自是无敢以不入耳之言相劝勉者。女婉娈明慧，固扫眉才子也，咏絮无惭谢女，颂椒不数臻妻。日唯闭阁焚香，游思竹素，消遣岁月。会郡城创立女校，重女才德，聘为教习。女谓吾斯能信，欣然税驾，遂拥皋比。甫及半年，而向之风骨棱棱者，今则言笑晏晏矣；向之凛然难犯者，今则温然可即矣。嫂氏窥之于微，微语其兄，谓可因势利导也。适同邑某明经方谋胶续，姑试婉商于女，女则不置可否，嫣然一笑而已。则亟托蹇修为之作合，匝月而嘉礼告成，改岁而宁馨在抱矣。慨自廉耻道丧，纲常弁髦。明达士夫，不幸而丁易姓改步，往往回迹心染，首阳之节不终，而托为一说以自解。矧考之《礼经》，妇未庙见无守谊，虽宋儒亦谓然；女之改弦易辙，即谓礼亦宜之可也。唯是学堂之变化气质，神奇朽腐，开通闭塞，何其神速一至于斯也。其诸明效大验，可以举一反三，有移风易俗之责者，当知所先务矣

近于某友处见某校书寄某君函稿，词旨清丽，尤有风格，亟录如左：

某君足下：瀛壖判袂，弦柱晌更。驰跂依依，兴怀昔柳。伏维莨画，管钥雄□(此字及"江"字上□字，原稿未晰)。丹霞白云，并峙芳誉。谢岩只赤，春草未歇。公暇舒啸，宜多遥情。猥以蒲姿，曩承青睐。落红身世，托护金铃。香桃刻骨，未喻衔感。近状乏淑，途穷多艰。六月徂暑，婴疢垂绝。叨荫慈云，仅续残喘。蚕丝未尽，鲋辙滋甚。顾影自悼，画眉不时。乌衣薄游，宁少王谢。玉钟彩袖，难为殷勤。空谷足音，益复岑寂。有帖乞米，无人卖珠。夕薰不温，年矢复促。蹩躠末路，高高谚台。百悳相煎，半筹莫展。支离病骨，诚何以堪。遥夜易凄，怨魄流照。俯仰今昔，悲从中来。卷尽蕉心，谁复知者。言念君子，文章巨公。情生于文，自极斐亹。不揣葑菲，辄呼鞠穷。宁忘非分，所恃过爱。贻书付雁，损惠舒凫。鹄粸德音，若望云霓。歇浦□江，程不五日。孱躯粗适，甚愿趋侍。襜帷莅止，弥切忭迎。清冬沍寒，伏冀珍摄。

末署"沐爱某名肃拜"。清时军府末弁，对于所隶自称"沐恩"，此"沐爱"二字仿之，殊新隽。

某君赠彩云校书联云："风采南都卞赛赛(一名赛金花)，旧游京洛李师师。"

近人某笔记云："道光二年，山东某县令登泰山，观没字碑，剔藓摩挲，忽于碑肋见一'帝'字(是否小篆，未详)，笔画古秀，拓数十纸，流传京师。后甘泉谢佩禾(堃)曾目验之，故有句云：'偶读一碑惟帝字。'"按：此说信然，则与中岳嵩高庙石人顶上"马"字同为瑰宝矣。又江苏上元甘家巷梁安成康王萧秀西碑，相传唯碑额及碑阴曹吏等题名尚存，碑则全泐。余尝命工精拓数纸，完整者犹数十字矣。

外国银币，品类至繁，花纹各异，不下三千馀种，略举其名：英曰先令，行于印度者曰罗比；法曰佛郎，行于越南者曰比阿斯德。德曰马克，俄曰罗般，奥曰福禄林，意曰赖儿，荷曰结利特，葡与巴曰密勒，丹麦与瑞典曰列斯大拉，班曰秘西笪，秘曰沙而勒、美利坚、智利、科仑比亚等国，皆行墨西哥之秘瑣。其他小国，或自铸币，或奉大国之制，弗可得而详也。银币轻重之差，较之中权，自一钱馀至七钱有奇不同(亦有重逾中权九钱者)。然最以墨西哥之秘瑣，重七钱二分为中制，即中国通用之鹰洋也。又铜币之名，英曰本士，法曰生丁，德曰弗尼，俄曰古贝，奥曰纽扣而哲。馀未详。

西国近事有卢森堡女王为俘一则。女王年甫及笄，娇嫮绝伦。德人攻入卢森堡，王率其大臣数人督军过桥以阻之，德人囚之于鲁伦堡附近之某邸。夫卵石不敌，而竟敢与抗，诚美而有勇，虽囚犹荣矣。考卢森堡国与比、法为邻，为德、法往来必经之路，全国九百九十九方英里，人民二十六万，陆军一百五十人，岁入英金六十八万镑，一至小之独立国也。因忆吾国从前藩服，有坎巨提者，回疆部落也。《新疆识略》及《西域水道记》谓之乾竺特，《大清一统舆图》谓之喀楚特，《中俄交界图》谓之棍杂，向来臣服中朝。光绪十七年，英人有事于回疆，欲假道坎中，辟一通衢，以固兴都哥士山门户，使俄人不得越帕米尔东行。坎王称兵拒战，屡经败北，率其眷属而逃，英人遂欲据其版图。适薛叔耘京卿（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屡经争辩，仅得存宗祏，别立新王摩韩美德拿星。自后恪奉正朔，每年入贡沙金一两五钱，例赏大缎二匹，视同霍罕安集延巴勒提拔达克之类，谓之朝贡之国。考坎巨提地仅百余里，人民一万余，更小于卢森堡十分之九。迄今时异世殊，区区徼外弹丸，当轴宜未遑措意，其得免于蚕食鲸吞与否，在不可知之数矣。

曩余客京师九年，四印斋夜谈之乐，至今萦系梦魂焉。半塘老人工雅谑，多微辞，尝曰：“余闻文字与事之至不贯穿者有三：法越之役，媾和伊始，法人多所要求，吾国悉峻拒，不稍假借。某报纸著论有云：‘我皇上天威震怒，一毛不拔。’又内阁茶人（俗称茶房）作烛笼，一面书‘世掌丝纶’四字，盖直庐有是扁额也；一面苦无所仿，则率用‘花鸟怡情’四字。近会典馆纂修阙员，初拟属之会稽李莼客侍御（慈铭），莼客辞，则以属之黎阳部郎。此事较之报纸之论、烛笼之字，尤为不贯穿之至者也。”

曩余客京师时，燕兰妙选，首推四云：曰秦云，（小名禄儿），以娟静胜；曰华云（小名喜儿），以浓粹胜；曰怡云，以莹润胜；曰素去，以秀慧胜。秦、华早驰芳誉于光绪壬午、癸未间。怡、素稍晚出，素尤工书法，往往契合骚雅。宁乡程子大（颂万）《都门杂诗》云：

旧游闲忆道州何（自注：诗孙舍人），索画凭肩几按歌（诗孙工绘事）。

今日四云寥落尽，更谁抛髻唱黄河。

光绪辛卯春，宁乡程子大、同江夏郑湛侯（襄）、长沙袁菽瑜（绪钦）、道州何棠荪（维棣）、龙阳易中实（顺鼎）、宁乡程海年（颂芳）、保山吴刓其（式剑）、益阳王伯璋（景峨）、善化姚寿慈（肇椿）、宁乡周莲父（家濂）、龙阳易菽由（顺豫）、益阳王仲蕃（景崧）结吟社于长沙周氏之蜕园，有《湘社集》四卷刻行。其第三卷，皆诗钟断句，分事对、言对二门，而言对又分各格，兹各撰录警句如左：

事对金日磾反镜云：“荣珥貂冠归汉后，巧回蝤领试妆初。”（湛侯）

曹孟德诗韵云：“汉祚竟移铜雀瓦，唐文惜佚采鸾书。”（中实）

杜甫眉云：“空期骥子诗能继，谁似鸿妻案与齐。”（伯璋）

黄莺云：“三辅汉图雄渭北，双文唐记艳河东。”（子大）

言对乌鲁木齐（碎联）云：“深杯鲁酒青齐道，古木斜阳乌夜村。”（菽由）

又长沙县学云：“牛背学传周苦县，龙沙地接汉长城。”（中实）

《奴儿令》（双钩）云：“丑如张载惭潘令，奴到苏家字雪儿。”（棠荪）

吴道子（鼎峙）云：“铃语上皇悲蜀道，网丝西子出吴江。”（子大）

天陌（凤顶）云：“天女花随病摩诘，陌头桑忆媚罗敷。”（子大）。

又白漆云：“白羽江东都督扇，漆灯燕北故王陵。”（子大）

热峰（凫颈）云：“内热蔗浆和露啖，中峰莲瓣倚云开。”（中实）

虞画（鸢肩）云：“戈倚虞渊回赤日，诗留画壁唱黄河。”（中实）

步虚（蜂腰）云：“地穷亥步迹难遍，赋就子虚才必奇。”（棠荪）

亭古（鹤膝）云：“字考老聃亭毒义，纬传孙毂古微书。”（中实）

海年（鹭胫）云：“红泪珠明沧海月，黄昏人约去年花。”（菽由）

客星（雁足）云：“绿缫仙茧来园客，红窃蟠桃笑岁星。”（中实）

马房（魁斗）云：“马史文章迈班固，牺经术数出京房。”（中实）

又十通云：“十年学道青牛客，一代谈经白虎通。”（棠荪）

子大（蝉联）云：“徵士书年存甲子，大夫览揆降庚寅。”（菽由）

《玉台新咏》（碎流）云：“玉人病起楼台冷，愁倚新妆咏落花。”（中实）

诗钟之作，挽近极盛，樊樊山一代宗工，比应召赴春明，翊赞余闲，尤多雅集。吟坛甲乙，膺首选者十有三，樊老殊自喜，贻书沪上旧游，有“诗钟侥幸十三元”云云。而龙阳易中实为昔年湘社俊侣，与樊山工力悉敌，比亦盍簪京国，犹角逐于钟声烛影间矣。

易中实著作，以最初所刻《眉心室悔存稿》、《鬘天影事谱》戊己之间行卷为最佳。余最赏会者，《春明惜别》词云：“负汝惊鸿绝代姿，朝朝博得他人醉”最为沉痛。又云：“累侬刻骨相思处，是尔颦眉不语时。”又《无

题》云："再从翡翠帘前过，唯见红襟掠地飞。"又《凤凰台上忆吹箫》词云："向绿波低照，怜我怜卿。"曩余戏语中实："读君此词，直令我海棠开了，想到如今也。"

明莆田学士陈公音终日诵读，脱略世故。一日，往谒故人，不告从者所之，竟策骑而去。从者素知其性，乃周回街衢，复引入故舍，下马升座曰："此安得似我居？"其子因久候不入，出见之。曰："渠亦请汝来耶？"乃告以故舍，曰："我误耳。"又尝考满，当造吏部，乃造户部，见征收钱粮，曰："贿赂公行，仕途安得清。"司官见而揖之，曰："先生来此何为？"曰："考满来耳。"曰："此户部，非吏部也。"乃出，见赵鼎卿所著《鹗林子》。又光绪初年，刑部郎某，某日入署，其御者与人哄斗于署前，闻于署。值日者呼之入，属部郎自治之。部朗谛视，弗识也。御者自言："为主人执鞭，如干年矣。"部郎殊踌躇，则令回身相其背，曰："是矣。"盖部郎每日乘车，御者坐车沿，视其辫发至审也。此部郎之模棱，略与明陈先生等。

作诗而至试帖，可云甚无谓矣。比余得海盐陈氏桐花凤阁所刻《宫闺百咏》，道光时，当途黄小田（富民）、乐平汪小泉（体信）、阳湖汪衡甫（本铨）、汉军蒋紫玖（道模）、太谷温笛楼（忠彦）、上海李小瀛（曾裕）六君之作，诗仿试帖体，以宫闺雅故为题，如皇娥夜织、湘妃竹泪、伏女传经、班昭续史之类，计百题，存诗一百七十首，莫不藻思绮合，清丽芊绵。目录悉列卷端，自各有注。甄采华缛，可当奁史，诚试帖之别开生面者。袖珍精锲，楮洁装雅。姬人西河，极喜诵之，宝爱甚至，宜乎其宝爱也。又近人来雪珊（鸿瑨）《录香馆稿》有试帖诗二卷，亦多香艳之题，诗亦熨帖可诵。

前话记旧曲烈媛，考《板桥杂记》，载杨龙友侍姬殉难者名玉耶，而方芷生事不具。比偶阅《谐铎》，有"侠妓教忠"一则，即芷生事，亟节录如左：

> 方芷有慧眼，能识英雄，与李贞丽女阿香最洽（蕙风按：香君一称阿香，仅见此）。阿香屈意侯公子，一日，芷过其室曰："娟得所矣。但名士止倾倒一时，妾欲得一忠义士，与共千秋。"阿香哂之。杨文骢耳其名，命驾过访。芷浼其画梅，杨纵笔扫圈，顷刻盈幅。芷大喜，竟与订终身约。文骢党马阮，士林所不齿，闻芷许事之，大惋惜，即香亦窃笑。定情之夕，芷正色而前曰："君知妾委身之意乎？妾前见君画梅花瓣，尽作妩媚态，而老干横枝，时露劲骨，知君脂韦随俗，而骨气尚存，妾欲佐君大节，以全末路。奁具中带异宝来，他日好相赠也。"杨漫应之。无何，国难作，马阮骈首，侯生携李香远窜去（蕙风按：南都破后，香君消息不复闻，只此略具梗概）。芷出一镂金箱，从容而进曰："曩妾许君异宝，今可及时而试矣。"发之，中贮草绳约二丈许，旁有物莹然，则半尺小匕首也。杨愕然，迟回未决。芷厉声曰："男儿流芳贻臭，争此一刻，奈何草间偷活，遗儿女子笑哉。"杨亦慷慨而起，引绳欲自缢。芷曰："止，止。罪臣何得有冠带。"急去之，杨乃幅巾素服，自系于窗棂间。芷视其气绝，鼓掌而笑曰："平生志愿，今果酬矣。"引匕首刺喉死。后李香闻其事，叹曰："方姊，儿女而英雄者也，何作事不可测乃如是耶。"乞侯生为作传，未果。而稗官野乘，亦无有纪其事者。

蕙风按：侯朝宗撰《李姬传》叙次至田仰以三百金邀姬一见，姬固却不赴而止。当是时，姬固犹在旧衍也，其于国难后携姬远窜弗详焉。据《谐铎》云云，则龙友、方芷同殉后，姬犹与侯生聚处矣。向余尝惜侯李之究竟不可得，今乃得之《谐铎》，为之大快。

嘉兴李既汸（富孙）《校经庼（文）稿》，读国初诸公文集成断句十二首。其一云："侯生才思郁纵横，下笔千言坐客惊。一代董狐谁得并，金陵歌管不胜情。"自注："朝宗置酒金陵，戟手骂阮大铖，越五年而祝作。康熙中叶，曲阜孔东塘（尚任）撰《桃花扇》传奇，于复社诸君子，排斥马阮，形容尽致。唯是李香骂马阮则有之，殊无侯生骂大铖事，未审既汸何所本也。

前话记乾隆朝高士奇由詹事赐同博学鸿儒科，未审他人有同受此赐者否。比阅《校经庼文稿》，书己未词科荐举目后云："全谢山吉士《公车徵士录》予曾于山舟侍讲处借阅，廑钞有一册，只中选五十人，有赐同博学鸿儒科高士奇、励杜讷，在南书房赋诗一首。"据此，知当时同膺宠命者，唯高励二公而已，励官至刑部侍郎，谥文恪。

《校经庼文稿》有名医轶事记，略云："雍正癸卯秋，里中金晋民，以应乡试寓虎林，临场患时疾，类躁壮热绝食，人以伤寒目之。延老医张献夫视之，与大剂桂附，晋民从子瑋玉有难色。张曰：'非此不能入试矣。'日晡，张又至，曰：'绍兴太守亟请渡江，此证唯闵思楼能接手也。"瑋玉卜之吉，即依方频频与之，觉烦躁消而能寐也。翌晨，闵思楼至，用犀角地黄汤，人咸骇异。闵曰：'非此不能入试矣。'索张先生方观之，笑曰：'昨桂附唯张能下，今犀角唯某能下。安排入闱可也。'因服数剂，即举动如常，不数日入试，献夫亦不复至。"一人患疾，数日之间，桂附与犀黄并用，绝奇。

《淮南子·道应训》："卢敖游乎北海，经乎太阴，入乎元阙，至于蒙谷之上。"高诱注："卢敖燕人，秦始皇召以为博士，使求神仙，亡而不反也。"按：《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韦昭曰亦古仙人），卢生亡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悉案问诸生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史称卢生，不详其名。据《淮南子》，知其名敖矣。又秦有博士卢敖，见《唐书·宰相世系表》，亦一佐证。

曩寓蜀东万县,得《小桃溪馆文钞》残本,蜀人陈某所作,名待考,有《记塔将军战马》一首,略云:塔公战马,本总兵乌兰泰之马也。乌兰泰阵亡后,马为贼有。塔公为湖南都司时,与贼战,其卒得此马,不能骑,乃献之公。公命圉人畜之,马见圉人,踶蹶欲噬。强被以鞍屉,则人立而号,声若虎豹,一营皆惊。公闻往视,马悚立不敢动。其色黝润如髹,高七尺,长丈有咫,两耳如削筒,四蹄各有肉爪出五分许,遍体旋毛,作鳞之而。公曰:"此龙种也。"试乘之,疾如惊电,一尘不起。亭午时出营,行五十里回,日尚未晡。盖两时许,往还已百里矣。公大喜,自是战必乘之。公既饶勇敢战,马又翘骏倍常,每酣战时,公提刀单骑突出,马振鬣嘶鸣,驰骤如风雨,将士恐失主将也,辄奔命从之。贼愕眙失措不能当,往往以此取胜。由是贼望见即骇曰:"黑马将军来矣。"或不战遂溃云。公一日轻骑遇伏贼百余人,追急,乃避道旁逆旅中,以马匿于芋窖内,覆以草,祝曰:"一鸣则我与尔俱死矣。"而公自易服为爨者状,坐灶前。部署甫定,而追者至。问公曰:"见黑马将军乎?"公曰:"未也。"追者遍迹屋前后,至芋窖数数,马竟无声,获免。公之卒也,马哀鸣数日乃食,然受鞍则踢蹶如故,无敢乘之者,遂令从公榇归于京师。陈子曰:"公围九江久,弗克,募卒黑夜缒城袭之,令卒粉墨涂面,为古猛将像,欲惊贼于仓卒也。卒将行矣,公唤前授机宜,一见大骇,急挥卒去,遂病,须臾卒。是日卒所涂抹者,唐鄂国公尉迟敬德像也。"或曰,公鄂国后身也,然则马亦自有由来欤(塔将军,塔齐布,谥忠武)?

《宣室志》"僧契虚"一则:"有道士乔君,谓契虚曰:'师神骨甚孤秀,后当游仙都中矣。师可备食于商山逆旅中,遇捀子,即犒于商山而馈焉。或有问师所诣者,但言愿游稚川,当有捀子导师而去矣。'"自注:"捀子,即荷竹橐而贩者,捀音奉。"《夷坚志》"华阳洞门"一则:"李大川,以星禽术游江淮。政和间,至和州,值岁暮,不盘术。"自注:"俚语谓坐肆卖术为钩司,游市为盘术。"捀子,钩司,盘术,字皆绝新。

苏俗赛神,舆神而游于市(俗谓之出会),前导有臂香者,袒裼张两臂,以铜丝穿臂肉,仅累黍,悬铜锡香炉,爇栴檀其中。或悬巨铜钲,皆重数十斤。乃至数十人,振臂而行,历远而弗坠,亦足异矣。《高僧传》云:"梁僧智泉,铁钩挂体然千灯。"殆其滥觞欤?

同治时,蜀人有西昆熊子者,著《药世》十三万言,力辟妇女缠足之非,其中引经以经之,据史以纬之,不惮苦口药石,欲以菩萨宝筏,遍度优婆尼,亦足见救世苦心矣。其家女公子三,皆能禀承父志,不屑以纤纤取容,特请自隗始,当时不免目笑,而适以开今日风气之先。惜其书未经见,未审曾梓行否。

南皮相国张文襄,撰《戒缠足会序》,论中国女子缠足之弊,最为切中。谓:"极贫下户,无不缠足,农工商贾畋渔之业,不能执一。尪弱倾倒,不能植立。不任负戴,不利走趋,凡机器纺纱织布缫丝,皆不便也。与刑而刖之,幽而禁之等。"又谓:"若妇女缠足,贫者困于汲爨抱子,富者侈于修饰,资用广而疾病多。遇水火兵乱,不能逃免,且母气不足,所生之子女,自必脆弱多病,数十百年后,吾华之民,几何不驯致人人为病夫,尽受殊方异俗之蹂践鱼肉,而不能与校。"文襄此论,所谓仁人之言,不惜苦心疾口,极言弊病,以冀众民之听,凡提倡不缠足者,当称述而阐明之者也。又有极言缠足之害,据所闻见,尤为沉痛者,杨子刘恭冕《广经室文钞》有云:

> 当咸丰癸丑后,发逆遍扰江南北各省,吾乡以多水获免。他省之来吾邑者,率多大足妇人,而裹足者卒鲜。且必皆富贵之家,先贼未至出走者也。若贫穷之士,迁延无计,及贼大至,而男女踉跄就道。彼妇人自知不良于行,未及贼而自尽者有之,为贼追迫而自死才有之,求死不得,为贼所虏胁者有之。又或子为母累,夫为妻累,父母为儿女累,兄弟为姊妹累,骈首就戮,相及于难者指不胜屈。岁乙丑,予游皖南,每至一村,屋宇或如故,而不满二三十人,多者不过百人,就中则九男而一女焉。此一女者,非必少壮有夫能生育。是更二十年,而今所谓九男者,或无遗种焉,岂不可哀也哉。夫自古至今,妇女死于兵者,莫可殚述,而皆未有知其死之多累于裹足者。故予著之,不啻痛哭流涕言之,为天下后世仁人告也。

昔人载籍有关系考证缠足之原始者,略具如左:

《宋书·礼志》:"男子履圆,女子履方。"

《北史》:"任城王楷刺并州,断妇人以新靴换故靴。"(按:据此,知男子妇人同一靴)

宋张邦基《墨庄漫录》"道山新闻"云:"李后主宫嫔窅娘,纤丽善舞,以帛裹足,令纤小屈上如新月状,由是人皆效之。以此知扎脚五代以来方有之。如熙宁、元丰前,人犹为者少,近年则人人相效,以不为者为耻也。"

宋车若水《脚气集》:"妇人缠脚,不知起于何时。小儿未四五岁,无罪无辜,而使之受无限之苦。缠得小来,不知何用。后汉戴良嫁女,练裳布裙,竹笥木屐,是不干古人事。或言自唐杨太真起,亦不见出处。"

宋王明清《挥麈余话》:"建炎时,枢密议官向宗厚,缠足极弯,长于钩距。王佾戏之,谓脚似杨贵妃。"

宋张世南《游宦纪闻》:"永福乡有一张姓僧,有富室携少女求颂。僧曰:'好弓鞋,敢求一双。'裂其底,衬纸乃佛经也。"

《宋史·五行志》:"理宗朝,宫女束足纤直,名'快上马'。"

宋吴自牧《梦粱录》:"小脚船,专载贾客、小妓女、

荒鼓板、烧香婆嫂。”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安南国妇人，足加鞋袜，游于衢路，与吾人无异。”（按：所谓吾人，今广西人）。

宋百岁寓翁《枫窗小牍》：“汴京闺阁，宣和以后，花鞋弓履，穷极金翠。今掳中闺饰复尔，瘦金莲方，莹面丸，遍体香，皆自北传南者。”

元陶九成《辍耕录》：“程鹏举，宋末被掳，配一宦家女，以所穿鞋易程一履。”

元沈某《鬼董》：“绍兴末，临安樊生，游于湖上寺阁，得女子履绝弓小，张循王妾履也。”

元白珽湛《渊静语》：“程伊川六代孙淮居池阳，妇人不裹足，不贯耳，至今守之。”

《明史·舆服志》：“皇后青袜舄，饰以描金云龙皂纯，每舄首加珠五颗。皇妃、皇嫔及内命妇青袜舄，皇太子妃袜舄同，命妇九品青袜舄，宫人则弓样鞋，上刺小金花。”（按：据此，是贵人不以裹足入制）。

明黄道周《三事纪略》云：“弘光选婚，懿旨以国母须不束足。”

明沈德符《野获编》：“向闻禁掖中被选之女，入内皆解去足纨，别作弓样。后遇扫雪人从内拾得宫婢敝履，始信其说不诬。”又云：“明时浙东丐户，男不许读书，女不许裹足。”（按：是反以裹足为贵，不可解。）

明胡应麟《笔丛》：“妇人缠足，谓唐以前无之。余历考未得其说。古人风俗流传，如堕马、愁眉等，史传尚不绝书，此独不著。太白至以素足咏女子，信或起于唐末，至宋、元而盛矣。（按：宋秦醇撰《赵后遗事》云：“赵后腰骨尤纤细，善踽步行，若人手执花枝颤颤然。”此因细腰踽步而然，非因足纤）

至诗词可资印证者，唐明皇《咏锦袜》云：“琼钩窄窄，手中弄明月。”（按：见宋释文莹《玉壶清话》）

白香山诗：“小头鞋履窄衣裳，天宝末年时世装。”

杜牧诗：“钿尺裁量减四分，碧琉璃滑裹春云。”

北宋徐积《咏蔡家妇》云：“但知勤四支，不知裹两足。”（按：宋时盛行弓足，徐诗云云，即已薄为陋俗矣）

《花间集》词云：“慢移弓底绣罗鞋。”（吴衡照《莲子居词话》云：“妇人缠足，见咏于词始此。刘熙《释名》：‘晚下如舄，其下晚晚而危，妇人短者著之，今人缘以为高底之制，即古重台履也。’”）

宋赵德麟《商调·蝶恋花》云：“绣履弯弯，未省离朱户。”（按：绣履弯弯，则是弓鞋矣。赵词演双文事，元微之作《会真记》及《古艳杂忆》、《梦游春》等诗，白居易、杜牧、沈亚之、李绅，皆有酬和之作，于崔氏之一肌一容，靡不极意抚写，而略不及足。唯微之《梦游春》词有云：“丛梳百叶髻，金蹙重台履。”未可据为弓足之证也。赵词云云，殆以宋时习尚例唐人耳）

刘龙洲有《沁园春》词，咏美人足“洛浦凌波”云云。

汪碧巢（森）《粤西丛载》引林坤《诚斋杂记》云：“广西妇人衣裙，其后曳地四五尺，行则以两婢前携。”按：此西国妇女时装也。近沪上有仿之者，不图吾广右自昔有之。独吾居里闬十数年，殊未见曳长裙者。吾家会垣，讵省外有是俗耶。抑古有之，而今也则无耶？行必两婢携裙，非富厚之家不办。粤地贫瘠，窃意安得有是，则书之未可尽信也。

元末四川韩氏女遭明玉珍之乱，易男子服饰，从征云南七年，人无知者。后遇其叔，始携以归。又明时金陵女子黄善聪，十二失母，父以贩香为业，恐其无依，诡为男装，携之庐、凤间。数年父死，善聪变姓名为张胜，仍习其业。有李英者，亦贩香，自金陵来，与为火伴，同卧起三年，不知其为女也。后归见其姊，姊诟之。善聪以死自矢，呼媪验之果然，乃返女服。英闻大骇，怏怏如有所失，托人致聘焉，女不从，邻里交劝，遂成夫妇。此二事，焦氏《笔乘》所载，前事甚似木兰，后事甚似祝英台。

云郎者，冒巢民家僮紫云，字九青，儇巧善歌，与陈迦陵狎。迦陵为画云郎小照，遍索题句。相传迦陵馆冒氏，欲得云郎，见于词色，冒与要约，一夕作《梅花诗》百首。诗成，遂以为赠。偶阅盐官谈孺木（迁）《枣林杂俎》，有云：“屠长卿礼部（隆）求友人侍儿，令即席赋《梅花诗》百首，长卿援笔立成，因归之。”与迦陵、云郎事绝类，其作合皆癯仙（在此指梅花）之力也，惜侍儿不详其名。

郑芝龙小名凤姐，见《枣林杂俎》。男人女名，如《孟子》所称冯妇，《庄子》所称媠女，《史记·荆轲传》有徐夫人，《汉书·郊祀志》有丁夫人，夥矣，未有若是其艳者。《春秋传》之石曼姑，《三国志·陆抗传》之暨艳，庶几近之。而乃属之纵横海上之郑芝龙尤奇。又按：以姐为名者，《后周书·蔡佑传》有夏州首望弥姐。

岁在戊戌，偶阅《彼得堡译报》，其一则云：“亚美利洲南境产一种药材，名曰金鸡纳，专治疟疾。初时该处人民只知此树有用，恒剥其皮，而不知培其根本。后有智者至其国，移种各处，迄今二十余载，枝叶荣盛，利济无穷。又英属荷兰地有一种树，名曰尤咯利葛，高十余丈，其叶宽长。美国旧金山亦有一种树，其树身之高大相同，唯枝叶不甚荣盛，滋长时异，其木质最坚，堪为栋梁舟楫，雕镂篆刻，历久不朽。虫不能伤，火不能焜。或种于低洼处，颇可收地之潮湿。现英人颇得其利，并与此树为邻之民，从无疟疾，始知此树之性，与金鸡纳同为治疟之妙品。近年俄国多购此树，移种于齐业弗城乡间，日形蕃郁云。”

按：金鸡纳霜已疟，夫人知之（金鸡纳树本无名，土人名金鸡纳者，患疟渴甚，饮于涧，疟忽愈。涧上有树，叶落水中，因知树性治疟。即以金鸡纳名之）。而尤咯利葛，则未之前闻。曩录附笔记，刻笔记时汰之，兹记如右。

西儒最精天算，即其巾帼中，亦往往擅此专门之学，如英之侯氏，以西方羲和著和。自侯维廉，始驰名天算，创寻新星，其得力于臣妹者正不少也。同时英伦嫞妇，有松美妃者，亦以天算格致诸学，著书立说，流布各国。尝亲诣法国大观象台，谒掌台拉哥拉斯学士。学士深为器重，隆礼相待，因谓松曰："各国才女，能解我天算者二人，哥拉斯之外，即吾子也。"松不禁莞尔笑曰："焉有二人，松美妃我也，哥拉斯亦岂异人哉。"又数十年前，美国提倪智尔氏掌大观象台。提虽善在玑衡，而亦藉助于其妹，实不啻侯氏兄妹也。夫吾国在昔，班昭续《汉书》，不过补兄所未竟，若西国侯、提两媛，或且匡兄所弗及，不尤难能可贵哉！同治十有三年，金星过日，美国钦派学士华德孙来中国北京测验，其夫人偕行，实襄推步各务，闻其精审出华上。西国妇女之于天文若是，他可知矣。

得《二陆词钞》海宁查氏旧藏写本。陆钰，字真如，万历戊午举人，改名荩谊，字忠夫，晚号退庵。甲申、乙酉遭变，隐居贡师泰之小桃源。未几，绝食十二日卒。其词曰《陆射山诗余》。陆宏定，字紫度，真如公次子，高洁不仕，其词曰《凭西阁长短句》。皆清隽高浑，与明词纤庸少骨者不同。卷端各有小传，载紫度夫人周氏，名莹，字西鑫，喜涉猎经史百家，工诗词。其《别母渡钱塘》句云："未成死别魂先断，欲计生还路恐难。"《咏杏》诗："萱草北堂回画锦，荆花丛地妒娇姿。"《送夫子入燕·减字木兰花》云："莫便忘家莫忆家。"皆闺秀所不能道，惜全什遗去，此册亟应梓行，姑志其略如右。

《朱柏庐先生家训》（"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云云）世或误为文公作，金坛于鹤泉（振）《清涟文钞》有《柏庐先生传》，略云："柏庐先生者，昆山人，朱氏，名用纯，字致一。父集璜，明末贡生，国变殉难。柏庐性坚挺，于书无所不读，以父故，终身不求仕，结庐山中，授徒自给。高巾宽服，犹守旧制，邑中重之，以子弟受业者几五百人。会举贤良方正，邑人有贵显者，以先生名首列上之。先生时方集徒讲《易》，或以告且贺，诸生请敛资为束装具。先生笑曰："甚善。"讲罢入室，久之不出，排闼视之，则已自经矣。诸生大惊，解之，中夜始苏。叹曰："吾姜桂之性，已决必无生也。"诸生乃致语邑令，追还所上姓名。令高其节，命驾见之者三，固辞弗见。一日风雪抵暮，令度先生在室，轻骑诣之。甫登堂而先生逾垣遁。或怪其迂，先生曰："吾冠服如此，讵可见当事乎？必欲易之，吾不忍也。"以四月十三日生，及卒亦以此日，年八十余，里人称为节孝先生。"

按：《青涟文钞》第二、三、四卷皆律律馆纂述，备载朝会、宴飨、导迎、铙歌、祭祀各乐章，可考见一朝乐制。

凡一字之为用，有深求而更进一解者。《华闻修书绅要语》云："谦，美德也，过谦者多诈；默，懿行也，过默者藏奸。"有浅解而自为一说者。桂林陈相国文恭任司道时，与上宪论事不合，上宪斥以迂阔，公谢不敢当。上宪讶问之，公曰："迂者远也，阔者大也，宪蕲以远大，安得不谢。"（文恭语见英和恩《福堂笔记》）

汪容甫先生。（中）经术湛深，文采焜烂，而恃才傲物，多所狎侮。灵严毕公抚陕时，知先生名而未之见也，先生忽以尺书报之，书仅四句云："天下有中，公无不知之理；天下有公，中无穷乏之理。"毕公阅竟大笑，即以五百金驰送其家，当时旷达之士若孙渊如（事见前话）、若汪容甫，非毕公不能罗致也。

容甫夫人孙氏工诗，有句云："人意好如秋后叶，一回相见一回疏。"见阮文达《广陵诗事》。

金伟军（鳌）《金陵待徵录》云："随园有二：一为焦茂慈（润生）之园。顾文庄诗云：'常忆牛鸣白下城，宋朝宰相此间行。'应在东治亭左右。一为随（隋，当作随。编者按：原注如此，似有误）织造之园，在小仓山，则袁太中所得而增饰者也。"扬州亦有随园。《广陵诗事》云："方坦庵寓扬州之随园。"汪舟次（楫）诗云："广陵秋色在随园。"

陈其年以梅花诗百首得云郎于冒巢民，绘影征题，传为韵事。《广陵诗事》云："又有杨枝，亦极妍媚。后二十年，杨枝已老，其子尤丰艳，因呼小杨枝。邵青门题其卷云：'唱出陈髯绝妙词，镫前认取小杨枝。天公不断消魂种，又值春风二月时。"（按：青门所题之卷当即云郎小像，诗句连及小杨枝耳）

张喆士（四科）《咏胭脂诗》云："南朝有井君王辱，北地无山妇女愁。"呼"张胭脂"。郑中翰（沄）《新婚北上留别闺中》云："年来春到江南岸，杨柳青青莫上楼。"情韵绝佳，呼"春柳舍人"。吴园次（绮）工词，有毗陵闺秀日诵其"把酒祝东风，种出双红豆"二语，谓秦七、黄九不能过也，因号"红豆词人"，皆韵绝。

汉石阙二，在宝应。其一为汪君容甫以钱五十千募人窃归，石刻孔子见老子，及力士、庖厨等物象。容甫自榜其门曰："好古探周礼，嗜奇窃汉碑。"亦旷达者之所为也。其一为宝应县令某沉之水中，不知其处。

扬州梅蕴生孝廉（植之）能诗，又善琴。方弱冠，琴已擅名，喜夜深独坐而弹。一夕，曲未终，见窗纸无故自破，觉有穴窗窃听者，俄而花香扑鼻，已入室矣。乃言曰："果欲听琴，吾为尔弹，吾固不愿见尔也。"急灭其灯，曲终乃寝云云。蕴生藏唐田府君侁竝夫人合祔两志石，吴让翁为撰楹联云："家有贞元石（田志贞元间刻石），人弹叔夜琴。"对句亦纪实也。

《广陵诗事》云："厉樊榭久客扬州，由湖州纳姬归

杭州，名曰月上，作《碧湖双桨图》，扬州诗人多题之。”又《众香集》云：“尼静照，字月上，宛平人，曹氏良家女。泰昌时选入宫，在掖庭二十五年，作《宫词》百首。崇祯甲申，祝发为尼，有《西江月》词云：

“午倦恹恹欲睡，篆烟细细还烧。莺儿对对语花梢，平地把人惊觉。　有恨慵弹绿绮，无情懒整云翘。难禁愁思胜春潮，消减容光多少。”

又按：《五灯会元》：“舍利弗尊者，因入城，遥见月上女出城，舍利弗心口思惟，此姊见佛，不知得忍不得忍否。”樊榭姬人之名，殆用梵筴语，与明宫媛暗合耳。

钱竹汀先生《潜研堂文集》记先大父逸事云：“有客举王子安《滕王阁诗序》‘兰亭已矣，梓泽丘墟’二句，对属似乎不伦。先大父曰：‘已矣叠韵也，丘墟双声也，叠韵双声，自相为对。古人排偶之文，精严如此。’”按：《宋史》梅溪寿《楼春词》：“几度因风飞絮，照花斜阳。”“风飞”双声，“花斜”叠韵，于词律为一定而不可易，填此调者，必当遵之，近人罕有知者。（按：嘉定钱氏《艺文志略》：“竹汀先生大父，名王炯，字青文，号陈人，诸生，著有《大学各本参考》、《字学海珠》、《苏州府志·辨正》、《振铎》等书。”）

昔人载籍往往不可尽信，五代胡峤《陷北记》云：“契丹迤北，有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瓠瓡河，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彻底，常烧器泮冰乃得饮。又北狗国，人身狗首，长毛不衣，手搏猛兽，语为犬嗥，其妻皆人，能汉语。生男为狗，女为人。自为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常有中国人至其国，其妻怜之，使逃归。与其箸十余只，教其走十余里遗一箸，狗夫追之见其家物，则衔而归，则不能追矣。”言之似甚确凿者。迄今中外甡通，山陬海澨，电辙飚轮，无远弗届，殊未闻牛蹄狗首其人者。岂其种族不蕃，历久乃底灭亡耶？抑或人禽之间（按：《白虎通》：“禽，鸟兽总名，言为人禽制也。”又《五行大义》：“十二时凡三十六禽，子为燕鼠蝠，丑为牛蟹鳖，寅为狸豹虎，卯为猬兔貉，辰为龙蛟鱼，巳为鳝蚓蛇，午为鹿马獐，未为羊鹰雁，申为猫猿猴，酉为雉鸡乌，戌为狗狼豺，亥为豕雏猪。”则无论羽毛鳞介蠕蛰之属，皆得谓之禽矣），屡变而臻纯备耶？

上海乔鹭洲（重禧）《陔南池馆选集》有《除蟒公传》，事绝奇伟，节其略如左。

除蟒公，姓氏里居皆不传。少年任侠，好击刺，父为人陷死，除蟒公年十六七，逃去，学于少林僧，十年而成。归，手揕仇人，抉其首，告父墓，遁居吴会空山中。久之，徙居松之峰泖间，筑草屋两楹，佣山民之田以自食。郡之南，朱泾者，巨镇也，属华亭辖。时天久旱，不雨者七阅月。天马横佘之间，深山大泽，故有巨蟒二，数百年伏处，未尝为人害，至是一蟒忽自山中出，至镇之野，戕鸡犬、婴儿无算。蟒巨甚，盘伏农人田，禾苗尽偃，鸟枪击之不能中，反为蟒毙，官民惶窘无所计。邑令悬千金募力者斩之。邻以公告，令乃具礼诣公。公年已六十余，发秃尽，见人不知寒暄，口讷讷若无所能者。次日，手一杖以出，至蟒所，蟒方仰首喷毒树间，鸟皆堕落，公伺其不备，击其首不中，急跃至百步外，蟒已及两肘间，肘后衣寸寸裂矣。又回击之，中其背，而蟒已绕公身六七匝，缚若巨絙，幸一手向外，亟扼其颈。有顷，公狂呼一声，手足划然开，蟒骨节皆裂，歼矣。令具千金为寿，造其庐，而公已不知所往。于是人始相传诵为除蟒公云。后廿年，雌蟒出求其雄，复至故所，噬人畜尤多。人争思除蟒公，顾虑公年愈高，当不复在人间，或龙钟非蟒敌。会有贩湖绵者，言湖州中客状，侦之，果公，聘不至。时泾民数百诣山中，环其居，日夕号，若申包胥之泣秦庭者。公曰：“吾服气炼形，无求人世，冀百龄从赤松子游。今若此，不复归矣。”乃出。手不持寸铁，询蟒所在，遽跃近蟒，蟒盘旋缠缚如前，仍以手握其颔，腾跃去地寻有咫，居民皆闭户惕息不敢出，但闻砰訇跳跃一昼夜。视之，人与蟒皆死。居民感其德，醵金肖公像，立祠祀之，题曰“除蟒公祠”。

按：除蟒公英勇冠世，可与晋周子隐杀长桥蛟事并传，矧得之手毙父仇之孝子，尤足增重。据乔氏传赞云，稽之郡邑志皆弗翔也。陋哉！

秀水王仲瞿孝廉（昙）倜傥负奇气，文词敏赡，下笔千言立就。在京师时，法梧门祭酒（式善）重其才，与孙子潇太史（原湘）、舒铁云孝廉（位）称为三君，作《三君咏》。适川楚教匪不靖，王之座师，南汇吴白化总宪（省钦）荐王知兵，且以能作掌心雷诸不经语入告，严旨斥吴归里，而王应礼部试如故，卒憔悴失意死，识者悲之（节陆以恬《冷庐杂识》）。按：钱塘陈退庵（文述）《颐道堂文钞·王仲瞿墓志》云：“仲瞿好谈经济，尤喜论兵。嘉庆初，川楚不靖，总宪云间吴公，君座主也，倚某相国。相国怙势败，惧罪及，因荐君知兵，以不经语入奏，冀以微罪避位，非爱君也。”此说直抉其隐。某相国者，和珅也。《墓志》又云：“君性豪逸，尝于除夕携眷属，泛舟皋亭梅花下度岁（有诗云：“旧日林和靖，当年郝太玄。为花闲一世，招我当三贤。有地能逃俗，无家不过年。人烟山野里，忙煞五更天。”见《烟霞万古楼诗选》）。又尝建琵琶馆于吴门，延海内善弹者，品其高下（有诗云：“苏老登场屋，琵琶有中兴。而今贺怀智，当日郑中丞。佛国门楼近，庭花玉树能。不期天宝后，犹有佛传镫。”首句自注：“华亭俞秋圃为吴下琵琶十一人之冠，盖苏达子之高足也。”“而今”句自注：“苏达子，康熙中人，生长西域，遍访天方回部诸国，其声始备。吴门得衣钵者，俞秋圃一人而已。”“庭花”句自注：“玉树后庭花，所谓陈、隋调者，秋圃传之苏老，余之私淑者无传也。”），其逸事大率类此。

舒铁云《瓶水斋诗集》《幺妹》诗有序，略云："水西土千总龙跃，其先以从讨吴三桂有功，世袭斯职。狆苗之畔，幕府檄调领土兵来赴。适跃卧疾，惧逗挠，乃遣其幺妹率屯练二百人，驰诣军门从征，前后凡二十余战，禽馘最夥。岁除蒇事，奖以牛酒银牌，令还本寨，而加跃军功一级。妹年十有八，形貌长白，结束上马，出没矢石间，指挥如意，亦绝徼之奇兵也。凡苗以行第最稚者为幺云。"

陈裴之撰《舒君行状》云："君客黔西观察王朝梧幕，会南笼苗反，大将军威勤侯勒保檄观察从征，君为治文书，侯大赏之，数召至军中计事。苗女从征者曰龙幺妹，欲以归君。君辞曰："非所堪也。"侯益深器之。夫幺妹诚奇女子，附铁云而名益显矣。"

偶阅王仲瞿诗(《奉和舒铁云姨丈见赠》之作)，自注："南笼之役，妖巫黄囊仙旗鼓最盛，时檄调云南土练中，有龙土官之幺妹者，美丽善战，冒其兄品服，矛枪所及，槊一毙十，黄氏所部遂不能成军，乃至成禽。囊仙者，蛮语谓姑娘也。"

据此，则当日幺妹所献之俘，亦一女子，尤奇。

有清一代，得三元二人。一长洲钱湘舲(棨)，一临桂陈莲史(继昌)，传为科第盛事。常熟孙子潇(原湘)以乾隆乙卯二名乡举，以嘉庆乙丑二名登礼榜中式，殿试二甲二名进士，舒铁云、王仲瞿赋诗赠之，同用"臣无第三亦复无第一"之句，窃疑三元尚有二人，若孙原湘者，殆未必有二。

嘉兴沈匏庐(涛)《交翠轩笔记》云："宋何执中微时，从人筮穷达，其人云：'不第五否?'曰：'然。'其人拊掌大笑，连称奇绝。因云：'公凡遇五，即有嘉庆，何以熙宁五年乡荐，余中榜第五人及第，五十五岁随龙，崇宁五年作宰相。每迁官或生子，非五年即五月，或五日'。见《梁溪漫志》及朱彧《可谈》。

金田彦实，所居里名半十，行第五，以五月五日生，小字五儿，二十五年，乡、府、省、御四试，皆中第五，年五十五，八月十五日卒。见《困学斋杂录》。"

句吴钱梅溪(泳)《履园丛话》去："有杨沂秀者，贵州定远人，嘉庆甲戌进士，幼时应童子试，县、府、院考俱列第五，后乡会榜亦俱中第五，挑选陕西鄠县知县，制签亦第五名，人称为'杨第五'。

三事相符，古今如出一辙，尤奇。

清制：凡乡试主考、会试总裁，皆朱笔亲除(朱签款式如请简江南主考，阁臣票拟云："江南正考官着某去，副考官着某去。"两"去"字上各留空白三字许，备朱笔填写)。乾隆末年，有满洲京卿名八十者，每科必膺简命。时纯庙耄期倦勤，取其名仅四画，便于宸翰也。

吴缶庐言，十数年前有湖南廪生乐乐乐(名取"与寡乐乐，与众乐乐"句义)，曾嘱缶庐刻印。此印姓名三字皆同，章法殊难布置。

今湖南巡按使刘幼丹，前于光绪中叶由翰林一麾出守，领袖益部，政号廉平。有妾虐婢案，尤脍炙人口。先是，州别驾某，侨寓蓉会，篷室某氏，某官执拂妓也。官死，某纳之，恃宠而骄，权侔女君焉。蓄一婢，姿首明丽，惧夺己宠，日凌虐之。辄鞭扑以百数，火针烙之无完肤，(按：《增韵》："火针曰烙。")死而密瘗诸野。事闻于邻，邻白诸官，往验之，鳞伤宛然。太守闻之怒，将拘氏穷治之。适氏有身，弗即谳。既免，坐堂皇，廉得其情，掴之二十。(按：《韵会》："掴，掌耳也。")饬别驾领归管束。按：《南史》："豫章内史刘休妻王氏甚妒，帝闻之，赐休妾，敕与王氏二十杖。"太守执法，毋乃类是。一时舆论所归，谓夫五马之威能伏六虎。(按：《通斋闲览》："延平吴氏，姊妹六人皆妒悍，时号六虎。")其风力得未曾有，而拄杖落手者流或感恩托庇于无形云。

吴县王惕甫(芑孙)夫人曹墨琴像印，椭圆形象牙印，直径八分，横径六分强。左方刻时装闲秀小像，右近边刻"墨琴"二字，朱文。边款云："墨琴淑妹小影，菽子作。"按：陈文述撰《王井菽传》云："继娶曹，字小琴，墨琴夫人弟梧冈女。"据此，知墨琴有弟字梧冈，而其兄不可考。

近人撰述有名《绛云楼俊遇》者，专记河东君事，顾多所阙佚，虽载在《牧斋集》中者，亦弗能翔焉。偶阅昭文顾虞东(镇)所撰《周翁传》，得一事绝瑰伟，亟节录如左，以饷世之好谈河东君逸事者：

> 翁字伯甫，姓周氏，芝塘里人。形体魁硕，修八尺馀，不持寸铁，以徒手搏人，出入千百群中，如无人也。然翁自谓以手攫搏，非能者事。尝拱手鹤立，而侮之者倏忽颠踬，头肿鼻豁，若有鬼神呵之，未知何术也。又尝谓以力驾人，无力者当坐受困乎，因力于敌，而我无所用其力，斯至尔。邑中推大力者为陈氏子，能立水中以只手迎巨舰，当风急浪涌，饱帆扬舲，如矢直注，触陈手辄止，无勇怯皆慑其力。嫉翁之能也，欲得而甘心焉。仓卒遇诸隘，避之弗及，陈遽蹑翁，致锐前扑。翁率绕陈左右，盘辟回舞。陈足蹴拳举，尽力挥斥，卒不能近。久之，翁倏攫身空际，如疾鹰急隼倒攫凡鸟。陈惊顾，目未承睫，翁已举身撞其胸，陈遂不支，颓然就倾，乃匍匐稽首，愿称弟子。大将某者，号万人敌，闻翁名，延致之，愿与角技，翁固逊。强之，笑曰："请以数十氍毹藉地。"问何用，曰："恐公仆尔。"大将怒发，一击不中。翁复笑曰："公毋再击，再击仆矣。"大将者愈怒，再击翁。翁大呼曰："倒!"应口伏地，然未见翁之举手也。由是延为上客，欲尽其技，顾弗能，乃厚赠遣之。时

钱宗伯受之负海内望，卜居红豆庄，客翁。翁止其庄者数岁。河东君者，宗伯之爱姬也，才名甚噪。宗伯故豪侈，重以文章致厚贿，投遗无虚日，所受金悉贮河东所。会宗伯适邑居，剧盗数十辈谋劫河东，因致其资。夜围庄，势张甚。顾重畏翁，欲先制之。翁方浴，闻变遽起，右足入裤中，左未遑也。浴所仄，门半掩，盗数人挺枪入，翁携尺许布掷其枪，数枪并落。徐约衣结带，持枪奋呼出。盗震詟失气，兔脱鼠窜。翁尾之，连刺数盗中要害。宅辽阔，盗众，家人伏匿不敢动。盗益猖，或抉垣毁户，直闯其室，凡四五处所，叫嚣室中，索河东急。翁舍前所追盗，还击室中盗，盗纷藉，杀一二人不止，后至益众。翁计河东倘被劫，虽强力者无能役矣。遂排闼负河东决围出，匿之善所，还逐盗。盗失河东，莫能发所藏金，胠囊衣数十箧去。值翁还，争弃掷道际，泅水脱命。盗既去，徐呼其家人收弆之，迎河东还，实不失一物。宗伯捐馆，河东缢，翁去钱氏，浮沉里间，最后客虞东大父所，年九十余矣，两目尽盲，犹倔强不扶杖，每饭尽升粟。翁言初得异僧指授，积二十年乃成。尝属虞东录其法为《拳谱》一卷，后失去。又数年卒于家。无子，族子某嗣。虞东论曰："钱宗伯以文章毁誉人，顾不一及翁，或谓宗伯欲秘其盗劫之事者近是，余为表之，无使没没焉。"

蕙风曰：周翁诚大勇，其自谓因力于敌，而我无所用其力，未足为其至也。其应变之识与智，不尤难能可贵耶。翁计河东倘被劫，虽强力者无能役；负之决围出，匿之善所，而后还逐盗。当危机眉睫间，何轻重缓急之权衡至当也。夫河东信非寻常巾帼者流，其于精徒姎夫，必有以使之魄慑而不敢犯。然而挺兰玉之芳洁，万一稍激烈而遽摧陨，则后日劝忠、殉节两大端，不获表见于世，讵不重可惜哉，微翁孰拯于危而成其美也。嗟乎，岁月不居，英雄老去，翁当蔽明收视、却杖强饭时，而回首昔年喑呜叱诧、千人辟易之雄概，殆将何以为情耶。

又《虞东文录》有书任三杀虎事，亦瑰伟可喜，略云：

岁壬戌，余馆大台庄黎氏。一夕，主人饮客，客皆短衣科跣，箕踞作牛饮，撞搪号呶，如沸羹焉。有任三者，年七十许，头秃齿缺，犹胜酒数十斗。酒中，自言滦州杀虎事。

滦猝有虎入村舍，自晨至食，杀十九人，或折手足断颡破腹出肠，旋弃去。复择人噬，咆哮篱落间。民键户窜伏，道无行者。三适有约，将过其里，亲故咸尼之。三慨然曰："虎为患若此，虽无事，犹当赴之，况与人约而更为虎避耶。"遂挟二矢往。遇虎，发一矢中足。时虎方蹲大树下，被矢怒甚，奋牙爪扑三。三竦踞树巅，虎昂首望树吼，叶堕地如密雨。三两足帖树枝，以手撩去其翳，徐抽矢注射，志其喉，镞出喉间者数寸，虎掊地陷尺余毙。三跃下树，操空弮过所约者。门闭不得入，亟叩之，大呼虎已毙，始启门。备言杀虎状，不即信。其邻里数十辈，相约执械觇虎所。见虎伏地，犹惴栗莫敢前。一二悍者稍即之，辄反走。已而侦其果死，因共舁至隙地，刳其皮，脔分之。于是知三之能杀虎也。

方三言时，客共屏气注目，属耳于三。三掀髯抵掌，且饮且谈。余壮之，且喜其静客喧也，为之浮一大白。

《文录》又有《中书舍人赵君行状》："赵君讳森，字再白，一字素存，籍常熟，雍、乾间人。卖文长安中，来乞者肩踵相望，新故纸积几案间以千计，岁用墨丸数斤。有欲罗致门下者，啖以好语，笑不应。尝大书榜其壁云：'圣贤豪杰，是我做出来的，不干命事；功名富贵，是命生成就的，不干我事。'"

昔人卖文托始子云、相如。相如得千金，售《长门赋》；子云作《法言》，蜀富贾人赍钱千万，愿载于书，子云不听，曰："夫富无仁义，犹圈中之鹿，栏中之羊也，安得妄载。"见《论衡》。又《潜居录》云："子云以卖文自赡，文不虚美，人多恶之。及卒，其怨家取《法言》益之曰：'周公已来，未有汉公之懿也，勤劳则过于阿衡。'"云云。自唐已还，卖文获财，未有如李邕者。邕早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受纳馈遗，多至巨万，见《旧唐书》本传。杜少陵诗《闻斛斯六官未归》云："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荆扉深蔓草，土锉冷疏烟。"何斛斯翁之生涯寥落，一至于此。其无当于圈鹿栏羊，视子云殆有甚耶。若韩退之谀墓中人得金，则訾次如苴何难矣。

萧山汤纪尚《槃䔉文甲集》有书二侠，略云：侠者孙据德，芜湖人，工画山水，与萧尺木为友。少偕某客扬州，某以事系狱。据德思脱其罪，无资，悬所画于市，连不售，愤甚，裂焚之。有过者于烈焰中攫一幅，委金而去，据德追还之。徒步归芜湖，尽斥产，得千金，卒出某于狱。遂焚笔砚，终身不复画。同时歙人周翼圣亦工画，居芜湖，少负技击。尝独行泰山，遇盗，行且及，周飞跻仆盗堕水。纵之，投邸店。夜剥扉急，启门，盗也。盗固逆旅主，周念无可逸，出劳之。盗喜，置酒，请为弟子。酒酣，周刺刺述生平任侠事。盗益喜，出金为周寿。晨熹微，周辞盗蹑履去，盗尾送数十里，喜极而悲，泣请曰："某无赖，幸遇君，不然死矣。自今愿易行。"周与指陈大义，且曰："大豪杰无他，不讳过耳。"盗竭诚听受，郑重而别。

向来侠士皆勇夫，若孙据德者独能以艺事行其侠，乃至斥产脱友罪，近于敦励庸行者所为。即以侠论，亦加人一等矣。若夫周翼圣所遇之盗，何其迁善改过之果且速也。人孰生而为盗，甘心为盗者，往往老死不闻德义之言，乃至陷溺，终其身而不克自拔，讵不重可哀哉！

偶阅《延绥志》，有云："崇祯癸未仲冬，闯贼陷延安城，留贼将河南人张某据守。明年五月，张某叛，闯遣悍贼名小瞎子者，率兵万余围城。城破，将屠之，令已下矣，则索故所狎妓妙玉儿出，告之故。玉儿泣请收回成命，弗许，因尽出其所赠绣襦珠瑙，蓬发囚首，匍匐以死请。贼意解，乃得免屠，城赖以全，坐罪张某一人而已。"此与光绪庚子联军之役，吴娘赛金花，自过于德帅瓦德西，保全东南宦族及厂肆书籍事略同。国变后，赛犹沦落沪滨。甲寅六月，婴疾几殆，方沉顿间，其老母年逾七十矣，为祷于某女巫。巫托神语决无患，谓夫夙种善因，事在十数年前。巫固騃妇，绝不省北都事，漫为无稽之言，乃与事实暗合。未几，赛亦竟占勿药，绝奇。

沤尹言，有人传诵宗室瑞臣(宝熙)近作诗钟句，帝时燕领云："高帝子孙龙有种，旧时王谢燕无家。"何言之沉痛乃尔。又沤尹旧作《黄山谷蠹鱼分咏》云："特派纵横不羁马，书丛生死可怜虫。"亦浑雅。

相传吴郡某方伯，清之季年，开藩江右。一日，在签押房接见僚属。值春阴，室稍暗，见方伯两足一靴一鞋，咸骇异。明日再见亦如之。或审谛，则非一靴一鞋，乃袜一黑一白耳，顾袜黑特甚。微询之侍者，则数日前甚雨初霁，方伯散步后圃，误插足泥淖中，泥污其袜及胫，尚未经更易也。辛亥已还，方伯避地沪上，僦居一楼。方伯不轻下楼，非位望与方伯若，亦毋庸上楼。某日卓午，某巨公过访，值方伯晨兴，近案坐，着袜未竟，案陈寒具二。客至，方伯褪袜，起迎客，随手置袜寒具上。客坐定，方伯从容着袜竟，自手一寒具，而以其一嘱客，客亟敬谢弗遑云。

常熟相国翁叔平，相国文端公子，济宁大司寇孙文恪，大司徒文定公子，翁孙固通家，谊夙厚。同治壬戌，两公子同捷礼榜。文端以状头期相国，顾文恪，劲敌也。方意计间，俄文恪造谒，文端亟出见，礼貌弥殷恳。因语文恪："世兄寓京日浅，于廷试规则或未尽谙悉。小儿幸同谱，曷暂移寓敝斋，俾晨夕互切琢。老夫公余获暇，亦贡愚一二也。"于是文恪移居翁邸，与相国共砚席，每日练习殿试卷，或作试帖诗。文端辄奖藉指陈，不遗余力。未几，殿试期届。先一日，辍课休息。既夕，相国入内寝，文恪宿外舍。甫就枕，则文端出，与深谈试事逾时许，始郑重别去，文恪又就枕。顷之，则又出，问笔墨整饬未，笔堪用否耶。则就所书殿试卷馀幅，亲为试笔，蝉联如干行。每毕一行，辄自审谛，谓老眼幸无花也。久之，试笔竟，又从容久之，乃曰："明日试期，当及时安息矣。"匆匆竟去，则夜已逾丙矣。文恪仍就枕，稍展转反侧，俄闻传呼，促庖人进馔矣，促圉人驾车矣，傔从祗伺者皆起，语声纷然。文恪竟不得寐，匆匆遽起，食毕，登车而去。是日以精神较逊，弗克毕殚能事。洎胪唱，得第二人，而相国以第一人及第矣。清之季年，朝野竟尚科第，尤醉心鼎甲，乃至耆臣硕望为继体策显荣，不恤诡道达胜算，晚近世风不古，不亦甚可慨哉。

乾隆壬子科，侍郎吴省钦典试江西。榜发，士子有"少目岂能观文字，欠金切莫问科名"之联。见高安朱铁梅(乐)《江城旧事》。

《江城旧事》引《续表忠记》云：刘綎家居，(按：綎字省吾，南昌人，明神宗朝名将，所用镔铁刀重一百二十斤，天下称刘大刀，战死于清风山。)尝乘画舫，将之旁郡。岩上有少林僧自矜拳勇，索敌无偶。綎船尾一老妪呼僧曰："吾船上第七娘子来。"忽少妇帕首绔褶，面微紫，年可十八九，登岸与僧周旋者三。僧舒左臂从后高举少妇，聚观者大噪。妇曰："少下。"僧如其言；妇曰："再少下。"语未毕，忽旋身以足尖蹴僧喉，仆地几死，少妇神色不动。綎在船中凭几大笑。妇从容回船，解缆去。有识者咋舌曰："此南昌刘大刀也，门下多蓄异人，秃鹫乃敢捋虎须耶。"

又引《明季北略》云：无锡秦灯，力举千斤，闻滁州武状元陈锡多力，往与之角。将柏木八仙台，列十六簋，果盒悉具，设酒二爵。秦灯只手握案足，能举而不能行，陈锡则能行，力较大矣，然仅数步而止耳。唯刘綎绕庭三匝，而爵簋如故，其力更有独绝者。

又自注有云：綎姬妾二十余，极燕赵之选，皆善走马弹械。綎每出巡，诸姬戎装，着小皮靴，跨善马为前导，四勇士共举刀架继之，綎在其后。旁观者 意气亦为之豪。

据此，则岸次蹴僧之少妇，属虎帅拥纨之列矣。莺燕导前，貔貅拥后，求之古名将中，得未曾有，而莺燕即貔貅，尤奇。

《江城旧事》又有"叶节母以诗择婿"一则，尤雅故也。略云：汪辇云(轫)《鱼亭集》有《纳征》诗，自序云：轫孤且贫，卖文无所售，有南昌节母叶孺人者重予诗，延课二子。予病疫滨死，命二子谨护予，获更生焉。越一岁，察予之恪也，托媒氏字予以女，且曰："吾以诗择婿，请仍以诗为仪，他无所需。"于是敬赋《纳征》诗二章，因盛水师熊浣青往聘焉：

镂金作凤凰，两两张奇翼。
欲尽兹鸟神，颇费工人力。
相许在高枝，桐花为结实。
好风万里来，文彩共相惜。

东南有嘉木，上生连理枝。
云中有好鸟，息此育华姿。
朱阳深照耀，锦翰互参差。
请看双飞翼，翱翔度天池。

世人择婿多计家资，故贫士往往不得妻。若其破庸俗之见，别具藻鉴，虽丈夫难之，况妇女乎。轫为一时名下士，而贫不自振，怜才如叶母，可谓巾帼中之绝特者矣。

钱塘戴文简(敦元)数理最精，满屋列小泥人，暇则为之推算，云其成毁，亦如人生死也(见韩泰华《无事为福斋随笔》)。相传明万历间，内廷造观音像大小各一，命日者推算：大像寿命不甚绵长，小像合受数百余年香火。神宗敕大者供养禁中，小者龛置前门外市庙。迨崇祯甲申，大像为闯贼所毁，而市庙之像，俗传签卜最灵(按：《说文》："签，验也。"《玉篇》："竹签，用以卜者。")。乃至清之末年，犹香火甚盛，膜拜者踵相接也。则推算泥人，明人有能之者，不自戴文简始。

北京前门城楼，相传有狐仙居之。楼前窗槅，今日此开彼阖，明日彼开此阖，累日未有同者。曩余常川入直，前门为必由之路，留心觇之，诚然。窃意地高风劲，窗槅未经牢闩，自必因风开阖，无庸故神其说也。

有清一代，天泽之分綦严，往往繁文缛节，近于苛细，然亦有礼行自上者。故事：虽内臣奏事，主上不冠，则不进见。盛暑除冠，则有一小内侍捧立于旁，见臣下亦不用扇。俟一起毕(召见一人为一起)，稍挥数扇，仍纳于袖，再见一起。

内阁汉票签处，壁悬横幅一纸，为"攀龙鳞附凤翼"六字。字径三尺，而不署款，白纸黑字，印画甚真。阅蒋苕生《忠雅堂集》，知为虞永兴书。碑二片，在赵州柏林寺，列东西墀。寺壁尚有吴道子画水，赝笔也(节许善长《碧声吟馆谈麈》)。又"攀龙附凤"四大字，在今西安贡院，为虞世南书，系明时所翻。原刻四川中江岩上，曾访之未得(节《无事为福斋笔记》)。按：已上二家所记，未知是一是二，当是永兴此书，翻抚不止一处。韩氏云云，或误夺"鳞、翼"二字耳。

金陵随园有二，扬州亦有随园，见前话。又关中罗贤亦有随园。其自记云：余辟地诛茆，偶有怪石，便叠为山；偶临水，便浚为池；偶折柳，植而环之。有草不除，落花不扫。读《易》其中，喟然叹曰："随之时义大矣哉，随地而安之，亦随地而乐之。孔子曰：'乐亦在其中矣。'"遂自号曰随园云。

见《无事为福斋随笔》，则随园有四矣。

昆山朱以载(厚章)《多师集·杨九娘庙歌自序》略云："《嘉定县志》：'杨九娘性至孝，父命守桔槔，苦为蚊啮，不易其处，竟以羸死。土人立庙祀之。'"按：此与露筋祠事绝类，彼以贞，此以孝，后先辉映矣。

诸葛武侯在隆中时，客至，嘱妻治面，坐未温而面具，侯怪其速。后密觇之，见数木人斫麦，运磨如飞，因求其术，演为木牛流马云。此说绝新，见明谢在杭(肇淛)《五杂俎》，不知其何所本也。

名士有洁癖者，至米海岳、倪云林，殆蔑以加矣。闺阁中人亦多有洁癖。其尤甚者，《五杂俎》云："汪伯玉先生夫人，继娶也，蒋姓，性好洁，每先生入寝室，必亲视其沐浴，令老妪以汤从首浇之，毕事即出。翌日，客至门，先生则以晞发辞，人咸知夜有内召矣。"似此洁癖，殆复不能有二。设令易钗而弁，庶几驾米、倪而上之矣。

《五杂俎》云："汉卜式、司马相如皆入资为郎，则知古者鬻爵之制其来已久。盖亦当时开边治河，军国之需不足，而取给于是也，然止于为郎而已。至桓、灵时，始卖至三公。"按：清制，捐纳一途，京官亦至郎中止，庶几媲美西京，贤于东汉末造远矣。然而桓、灵时之三公，特诵言卖耳，君子谓其直道犹存也。

机器制造，吾国古亦有之。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万世巧艺之祖，无出历山老农矣。皇(黄)帝之指南车，周公之欹器，其次也。公输之云梯，武侯之木牛流马，又其次也。南齐祖冲之因武侯有木牛流马，乃造一器，不因风水，施机自运，不劳人力；又造千里船，于新亭江试之，日行百里，及欹器、指南车之属，皆能制造。北齐胡太后使沙门灵昭造七宝镜台，三十六户各有妇人，手各执锁，才下一关，三十六户一时自闭；若抽此关，诸门皆启，妇人皆出户前。唐马登封为皇后制妆台，进退开合皆不须人，巾栉香粉，次第迭进，见者以为鬼工。元顺帝自制宫漏，藏壶柜中，运水上下。柜上设三圣殿，腰立玉女，按时捧筹。二金甲神击鼓撞钟，分毫无舛。钟鼓鸣时，狮凤在侧，飞舞应节。柜两旁有日月宫，饰以金乌玉兔。宫前飞仙六人，子午之交，仙自耦进，度桥进三圣殿，已复退，立如常。今广州犹有铜壶滴漏，亦元人制，第略仿其意，不能如宫漏之精美耳。

上元梅伯言先生《柏枧山房文钞》有标题曰《记闻》者，事绝奇伟可传，文尤简重，足以传之，移录如左(稍删节)：杜奎炽，昌黎狂生也，以狂死。嘉庆戊辰应乡试，书策后千余言。言直隶官吏不能奉宣德意，旗民买汉人田，免租，汉人买旗民田，没其田，且治罪，非普天下王臣王土之意。又民遇饥馑，毋得携族过山海关，非古人移民移粟之道。又言后之人君不以一权与人，大小事必从中覆，臣下皆无所为作，委成败于天子；不能给，则委之律例，故权之名出于天子，而其实则出于吏。

与其权出于吏，无宁分其权于臣。书闻，大臣讯之曰："当年少，不知为此。"言指使者免罪，奎炽大言曰："奎炽所言，皆忠孝事。天生之，孔孟教之，何者为指使。奎炽生十八年，今乃知孔孟为千古忠孝讼师。"讯者皆噤且怒，或叱曰："汝沽名耳，何知忠孝。"奎炽曰："然。奎炽诚沽名，然奎炽今死矣。公等为宰辅受大恩，万一树牙颏，论列是非，朝廷念大体，当不死。轻者罚一岁俸，至款段出都门，极矣。公等爱一岁俸不沽名，奎炽以性命沽名，奎炽诚沽名。"遂罢讯。

按：杜生之论，得之百数年前，虽朝阳鸣凤曷逮焉。

清有两张国梁，一雍正朝，云南提督赠右都督张国樑，谥勤果。一咸丰朝，江南提督帮办军务张国樑，谥忠武，见《谥法考》。（按：两公之名，并用俗"梁"字，作"樑"。）

前话记塔忠武战马，又有陈都督义马，亦可传也。道光辛丑，英舰犯广州，都督陈建升御之沙角之炮台，死之。马为英军所得，饲之他顾不肯食；乘之，蹶踶弗克止；弃之，悲鸣跳掷而死。三水欧阳双南为赋《义马行》云：

有马有马，公忠马忠。公心唯国，马心唯公。
公歼群丑，马助公斗。群丑伤公，马驮公走。
马悲马悲，公死安归。公死无归，马守公尸。
贼牵马怒，贼饲马吐。贼骑马拒，贼弃马舞。
公死留铸，马死留髁。死所死所，一公一马。

沪上愚园有长短人各一，短人非甚短，长亦未足为长。按：宋岳珂《桯史》云："姑苏民唐姓者，兄妹俱长一丈二尺。"又《五杂俎》云："明时口西人，长一丈一尺，腰腹十围，其妹亦长丈许。"倘愚园之长人见之，殆犹不敢望其项背矣。

欧洲各国，僧皆娶妻生子，与常人无异。吾国亦有之。《五杂俎》云："天下僧，唯凤阳一郡，饮酒食肉娶妻，无别于凡民，而无差徭之累。相传太祖汤沐地，以此优恤之也（按：明太祖曾入皇觉寺为僧，宜其优礼僧人独异）。至吾闽之邵武汀州（按：谢在杭，闽人），则僧众公然蓄发，长育妻子矣。寺僧数百，唯当户者一人削发，以便于人公门，其他杂处四民之中，莫能辨也。按：陶穀《清异录》谓僧妻曰梵嫂。《番禺杂记》载广中僧有室家者，谓之火宅僧，则他处亦有之矣。又《百粤风土记》云："僧多不削发，娶妻生子，名曰在家僧。"

《四库全书总目存目·交友论》一卷，明利玛窦撰（按：明时西人入中国者，皆自称欧罗巴人）。万历己亥，利玛窦游南昌，与建安王论友道，因署是编以献。有云："友者过誉之害，大于仇者过訾之害。"此中理者也。又云："多有密友，便无密友。"此洞悉物情者也。自余持论醇驳参半。西洋人入中国，自利玛窦始。利玛窦所著书，又有《二十五言》一卷。西洋宗教传中国，自《二十五言》始。

东坡乐府《菩萨蛮·咏足》云：

途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　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

按：诗词专咏纤足，自长公此词始，前乎此者，皆断句耳。

吾国人精建筑学者，尝汇记之得数事。宋时木工喻皓以工巧盖一时，为都料匠，著有《木经》三卷，识者谓宋三百年一人而已。皓最工制塔，在汴起开宝寺塔，极高且精，而颇倾西北，人多惑之，不百年平正如一。盖汴地平无山，西北风高，常吹之，故也。其精如此。钱氏（吴越王）在杭州建一木塔，方两三级，登之辄动。匠云："未瓦，上轻，故然。"及瓦布，动如故。匠不知所出，走汴，赂皓之妻，使问之。皓笑曰："此易耳，但逐层布板讫，便实钉之，必不动矣。"如其言，乃定。皓无子有女十余岁，卧则交手于胸，为结构状。或云《木经》，女所著也。

明徐杲以木匠起家，官至大司空，尝为内殿易一栋，审视良久，于外别作一栋。至日断旧易新，分毫不差，都不闻斧凿声也。又魏国公大第倾斜，欲正之，计非数百金不可。徐令人囊沙千余石置两旁，而自与主人对饮。酒阑而出，则第已正矣。以伎俩致位九列，固不偶然。

又唐文宗时有正塔僧，履险若平地，换塔杪一柱，不假人力。倾都奔走，皆以为神。宋时真定木浮图十三级，势尤孤绝，久而中级大柱坏欲倾，众工不知所为。有僧怀丙，度短长，别作柱，命众维而上，已而却众工，以一介自随。闭户良久，易柱下，不闻斧凿声也。明姑苏虎丘寺塔倾侧，议欲正之，非万缗不可。一游僧见之曰："无烦也，我能正之。"每日独携木楔百余片，闭户而入，但闻丁丁声。不月余，塔正如初，觅其补绽痕迹，了不可得也。三事极相类，而皆出游僧，尤奇。

至于浙人项升，为隋炀帝起迷楼，凡役夫数万，经岁而成。楼阁高下，轩窗掩映。幽房曲室，玉阑朱楯，互相连属；回环四合，曲屋自通；千门万牖，上下金碧。金虬伏于栋下，玉兽蹲于户旁。璧砌生光，琐窗射日。工巧之极，自古无有。人误入者，虽终日不能出。帝大喜，因以迷楼目之云云。则虽失之导淫逢恶，然其经营缔造之穷工极致，要亦迥乎弗可及矣。

窃意西人之于建筑，唯是高坚巨丽，是其能事；若夫五步一楼，十步一阁，钩心斗角，藻周虑密，则吾中国古之良匠，殆未遑多让焉。乃至喻皓、徐杲辈之神明变化，不可方物，不尤古今中外所难能耶。

世俗称美人之材勇，辄曰十八般武艺，无一不精。斯语也，传奇演义家多用之，盖在百年或数十年前。迄

今沧桑变易，火器盛行，往往一弹加遗，乌获孟贲无能役，快剑长戟失其利，即斯语亦等诸务去之陈言矣。考明英宗正统乙巳夏，诏陈怀井源等练京军备瓦剌，招募天下勇士。山西李通者，行教京师，试其技艺十八般，皆无人可与为敌，遂膺首选。十八般之名，一弓、二弩、三枪、四刀、五剑、六矛、七盾、八斧、九钺、十戟、十一鞭、十二简、十三檛、十四殳、十五叉、十六杷头、十七绵绳套孛、十八白打。

平南黎谦亭（建三），乾隆戊子举人，官泾州知州，著有《素轩诗集》梓行。其《瓮玉行》有序云："于阗贡大玉三，大者重二万三千余斤，小者亦数千斤，役人畜挽拽，率以千计，至哈密有期矣。嘉庆四年，奉诏免贡，诗以纪事。"诗云：

于阗飞檄驰京都，大车小车大小图。
轴长三丈五尺咫，堑山导水堙泥途。
小玉百马力，次乃百十逾。
就中瓮玉大第一，千蹄万蹢行踟躇。
日行五里七八里，四轮生角千人扶。

又云：

诏书宝善不宝玉，嵯峨巨璞轻锱铢。
所到之处即弃置，毋重百姓罹无辜。

又云：

大玉雕琢镌其瑜，小玉铲凿为龟趺。
大书己未恤民诏，金寒石泐玉不渝。

按：贡玉大至二万三千余斤，殆古昔所未有。此诗足备掌故，因节录之。

俗谓妇妒为吃醋。按"吃醋"二字见《续通考》："狮子日食醋酪各一瓶。"世以妒妇比河东狮吼，故有此语。尝闻北地橐驼嗜盐，日必饲以若干斤，否则远行弗健（余闻之清河公子。公子畜马三、骡四、驴二、橐驼一，亦异闻也）。以橐驼吃盐例之，则狮子吃醋，亦事所或有。

临桂倪云癯（鸿）《桐阴清话》：阮文达平蔡牵，得其兵器，悉镕铸秦桧夫妇铁像，跪于岳忠武庙前。好事者戏撰一联，制两小牌题之，作夫妇二人追悔口吻，其一系秦桧颈上曰："咳，仆本丧心，有贤妻何至若是。"其一系王氏颈上曰："啐，妇虽长舌，非老贼不到今朝。"公谒庙时见之，不觉失笑。

按：《檐曝杂记》："李太虚，南昌人，吴梅村座师也。明崇祯中为列卿，国变不死，降李自成。本朝定鼎后，乃脱归。有举人徐巨源者，其年家子也，尝撰一剧，演太虚及某巨公降贼后，闻大清兵入，急逃而南。至杭州，为追兵所蹑，匿于岳坟铁铸秦桧夫人胯下，值夫人方入月，追兵过而出，两人头皆血污。此剧已演于民间，稍稍闻于太虚。"云云。据杂记，则岳坟铁像明末清初已有之，倪云阮文达所铸，未详何本。

《桐阴清话》又云："秦淮旧院教坊规条碑，余尝见其拓本。略云：'入教坊者，准为官妓，另报丁口赋税。凡报明脱籍过三代者，准其捐考。官妓之夫，绿巾绿带，着猪皮靴，出行路侧，至路心被挞勿论。老病不准乘舆马，跨一木，令二人肩之。'"云云。此碑入金石话，绝新。（妓之假母俗呼为爆炭，衰退之妓或私蓄侍寝者，不以夫礼待，号为庙客。曲中诸妓多为富豪辈，日输一缗于母，谓之买断。见《北里志》注。又宋时平江里巷传习，呼营妓之首曰丁魁、朱魁。见陈藏一《话腴》。又武林行院，名翠锦社，见《月令广义》。已上各称谓，亦甚新，附记。）

某观察号凤楼，行五。光绪乙巳、丙午间，薄游江南，参某督幕。公暇陶情丝竹，为秦淮名妓小五宝脱籍。其友某赠联云："小楼一夜听春雨，五凤齐飞入翰林。"署名"凤倒鸾颠客"。扁云"二五为偶"。按：宋陈藏一《话腴》："昌黎伯《和裴晋公东征》诗云：'旗穿晓日云霞杂，山倚秋空剑戟明。'盖以我之旗，况彼云霞；以彼之山，况我剑戟，回鸾舞凤格也。"凤倒鸾颠，略与回鸾舞凤，体格暗合。又小五宝之姊名小四宝，亦擅艳名，或赠以联云："小南强，大北胜。（按：《十国春秋》："南汉僻远，颇轻傲中国。周世宗遣使臣至，适使馆有茉莉。使臣问之，馆伴对云：'小南强。'后钅张被宋擒，见牡丹，询其名，或戏之曰：'此名大北胜。'"）四美具，二难并。"（见王子安《滕王阁诗序》）亦工巧典雅。

钱唐张勤果（曜）由军功起家，官至河南布政使，为御史刘宝楠（河南人）所劾。疏有"目不识丁"语，竟对调潮州镇总兵，旋擢广东提督，转山东巡抚。勤果夙工书法，模《圣教序》，得右军神髓，自被劾后，刻"目不识丁"小印，凡为人作书辄于署名下钤用之。

江宁诸生李仙根，名光节。咸丰间，阖门殉发贼之难，仅以身免。仙根工诗词，擅丹青，跌宕饶风趣。有小印，文曰："自成一家"。凡绘事惬心之作，辄钤用之，殊忍俊不禁。

宋时庐陵永和市，有舒翁以陶器著称，工为玩具。翁女尤善，号曰舒娇。其垆瓮诸色几与柴哥等价（今景德镇陶工多永和人）。按：嫥书谈瓷故者，世不多觏，间见数种，亦不具舒娇之名，亟记之。

前话载清乾、嘉间于阗国贡大玉，重二万三千余斤。自来玉之大者，殆无逾此。相传内廷节慎库有大银（即俗所谓元宝），犹为明代遗物，其重几何，弗可得而考也，陟其巅必以梯。曩余客京师，闻之友人云云。

黄伐檀集《妒芽说》："客有语予，人有以桃为杏者，名曰接。其法断桃之本，而易以杏。春阳既作，其枝叶与花皆杏也。桃之萌亦出于其本，蓊然若与杏争盛者。

主人命去之,此妒芽也。”(见查悔余《得树楼杂钞》)又《蜀语》:“七夕渍绿豆令芽生,名巧芽。”(见《香海棠馆词话》)妒芽、巧芽,语并绝新。

蕙风曰:吾广右花匠最擅接花之技,如以樱桃花接垂丝海棠,则先植樱桃于盆,其本必蟠倔有姿致,仅留一二枝条,壮约指许。届清明前,则就海棠撰其枝气王者,壮相若者,与樱桃之本姿致宜称者,审定长短距离,削去其半,约寸许,同时于樱桃枝近本处,亦削去其半,亦寸许,速就两枝削处,密切黏合,以苎皮紧束之,外用海棠根畔土,调融涂护,勿露削口。若所接海棠枝距地较高,则植木为架,支樱桃盆,务令两花高下相若,无稍拗屈强附。迨至夏初,两枝必合而为一,苎皮暂不必解,于海棠枝削口稍下,徐徐锯断。俾两花脱离,即将削口稍上之樱桃枝锯弃,则本樱桃而花叶皆海棠矣。他花接法并同。比见日本樱花绝佳,窃意可以中国海棠之本接之。

宋人称他人妻曰阁中,孙觌《鸿庆集·与惠次山帖》云:“忽闻阁中卧病,何为遽至此也。伉俪之重,追恸奈何。”元人称妾曰少房,黄溍为义门郑氏撰《青樾居士郑君墓铭》云:“娶傅福,字世昌,少房徐伟,字妙英,皆前君卒,同葬县东金村。”又宋濂撰《宣政院照磨郑府君墓志》云:“越四年,夫人吴氏卒。越一十五日,少房劳氏又卒,祔葬府君之穴。”

渔洋山人《诗话》云:“李沧溟先生身后最为寥落,其宠姬蔡,万历癸卯,年七十余矣,在济南西郊卖胡饼自给。叔祖季木考功见之,为赋诗云:“白雪高埋一代文,蔡姬典尽旧罗裙。”沧溟清节可知矣。《西山日记》云:“李于鳞解组后,构白雪楼,楼三层,最上其吟咏处,中以居一爱姬,最下延客。四面环以水,有山人来谒,先请投其所作诗文,许可,方以小舴艋渡之;否者,遥语曰:‘亟归读书,不烦枉驾也。’山人所记卖饼蔡姬,岂即第二楼中人耶。”又于源《镫窗琐话》云:“嘉兴张叔未解元(廷济)尝寓西埏里酒肆,其姬人母家也。后寓饼店内翟氏别业,有句云:‘不妨司马当垆客,来寓公羊卖饼家。’”是亦雅故关于卖饼者,而于鳞蔡姬事,尤令人枨触。

徐东痴隐君(夜)居系水之东,高尚其志。李容庵(念慈)为新城令,最敬礼之,与相倡和。李罢官,侨居历下。继之者东光马某,亦知东痴之名,然每有诗文之役,辄发朱票,差隶嘱其结撰,稍迟则签捉无差限比。隶畏扑责,督迫良苦,东痴亦无计避之。时傅彤臣侍御里居,数以为言。马唯唯,然终不悛也。容庵知之,乃遣人迎往历下,及马罢官始归。此与周青士(筼)馆嘉善柯氏园,月夜吟诗,被郡丞季某杖逐事绝类。雅流遇伧父,冰炭龃龉,率非情理可喻,思之令人轩渠(青士事见前话)。

清时以科举取士,往往文人遣兴,棘闱游戏之作,或诗词散曲,虽备极形容,太半俚词滑调,不足登大雅之堂。偶阅《柳南随笔》,载陈亦韩《别号舍文》,吐属雅近名隽,风趣亦复乃尔,其辞曰:

> 试士之区,围之以棘。矮屋鳞次,百间一式。其名曰号,两廊翼翼。有神尸之,敢告余臆。余入此舍,凡二十四。偏袒徒跣,担囊贮备。闻呼唱喏,受卷就位。方是之时,或喜或戚。其喜维何,爽垲正直。坐肱可横,立颈不侧。名曰老号,人失我得。如宦善地,欣动颜色。其戚维何,厥途孔多。一曰底号,粪溷之窝。过犹唾之,寝处则那。呕泄昏忳,是为大瘥。谁能逐臭,摇笔而哦。一曰小号,广不容席。檐齐于眉,墙逼于跖。庶为僬侥,不局不脊。一曰席号,上雨旁风。架构绵络,藩篱其中。不戒于火,延烧一空。凡此三号,魑魅所守。余在举场,十遇八九。黑发为白,韶颜变丑。逝将去汝,湖山左右。抗手告别,毋掣余肘。

陈作是文之年,丁雍正癸卯,是科受知北平黄昆圃少宰,联捷礼部试,偶病足未与廷对而归。益读书讲学,肆力古文辞云(按:陈亦韩,名祖范,曾读书寒碧斋,慕庐宗伯高弟也)。

《带经堂诗话》又云:“朱相国平涵《涌幢小品》载其尝馆一贵人家,其人奉斋。一日怒厨人,凡易十余品,俱不称意。朱笑谓之曰:‘何不开斋?’”(《诗话》止此。)兹语诚足解颐。相传乾、嘉间,京师某大丛林方丈某僧,以高行闻于时,尤善围棋,某枢相亦有棋癖,过从甚密。其香积所供素面,风味绝佳,枢相食而甘之,辄命庖丁仿制。弗若也,则扑责之,屡矣,庖丁窘且愤,变姓名佣于僧。久之,乃得其法:则选鸡雏肥美者,擘析其至精,缕而屑之入面中,故汁浓而无脂,味鲜弗腻,盖自是而高僧之誉骤衰矣。又辇下诸宅眷,一日,集某尼庵,为礼佛诵经之举,虔诚斋洁。庖人以馔蔬至,经婢媪辈露索(搜检也,见《大金国志》),然后入,虽涤器之布,亦必易其新者,而不知此新布之两面,即满涂鸡脂。入厨后,沃以沸汤,可得最浓厚之鸡法,盖非此则笋菌瓜瓠之属,不能使之悦口。凡兹之类,皆甚可笑也。

金陵张可度,字嗣筏。《庐山》诗云:“父居黄阁女崆峒,流水桃花石室中。多少男儿沦落尽,神仙却让李腾空。”见《渔洋诗话》。腾空者,林甫之女。李太白有《送内之庐山访女道士李腾空》诗。相传李林甫有女六人,各擅姿态,雨露之家,求之不允。于厅事壁间,拓一窗棂,障以茜纱,日使六女戏于窗下。每有贵族子弟来谒,即使诸女于窗中,自择当意者,托蹇修焉。若腾空固得道者,当不在此六女之列,其殆鸡群之鹤耶。又茆山有秦桧女绣大士像甚灵异,居人不敢托宿,见《蒋说》(清蒋超撰)。又王安石女最工诗,见《觉范》诗云云,此

浪子和尚耳,见《能改斋漫录》。又蔡卞妻,亦安石女,工文词。何权奸之多奇女子也。

烟草名淡巴菰,又名金丝薰,明万历时始有之。崇祯严禁弗能止,《樊榭山房词》(〔天香〕《咏烟草》)序云:"自闽海外之吕宋国移种中土。"按:"姚旅露书,关外人相传本于高丽国。其妃死,国王哭之恸,夜梦妃告曰:'冢生一卉,名曰烟草,细言其状,采之焙干,以火燃之,而吸其烟,则可止悲,亦忘忧之类也。'王如言采得,遂传其种。"云云。烟草之生,其事绝韵,后人更美其名为相思草云。

前话载梅巧玲义侠事,兹又得程长庚轶事一则,亦可以风励薄俗,愧当世士夫,亟记之。方长庚之掌北京三庆班也,有道员某,以非罪被劾,当褫职,旨将下矣。某愤不欲生,兼仰事俯蓄,唯一官是恃,挽回乏术,则冻馁随之,实亦无以为生也。戚友来慰问者,为之百计图惟,殊未得一当。友人某,尤踌躇久之,忽拍案而起曰:"道在是矣!"则群起亟问之,友曰:"兹事回天大不易,非枢府斡旋不为功。方今黜陟大柄,操之恭王。唯程长庚,为王所最赏识,最信任。得其片言,冤可立白,曷姑试求之?"某亦瞿然曰:"诚然。幸尝与长庚通郑重。"则亟偕友往,婉切白长庚。长庚曰:"仆溷迹软红,唯曲艺进身是愧,自好益复断断,向于王公大人,虽促膝氏掌,未尝干以私,尤不敢与闻官事。矧人微言轻,言之亦未必有济,敢敬谢不敏,幸原谅,勿以诿卸为罪也。"某固请不已,友亦为之陈恳,至于再三。长庚曰:"幸被劾诚非罪,差可措词,当勉效绵薄,视机会何如耳。"则亟谒恭邸,值王憩寝,良久,仅乃得达,王则诃谒者(启事官之职,如古谒者),谓将命胡迟迟也,并为长庚道歉仄。长庚白来意,主始有难色,谓旨已交拟,恐不易保全。既而曰:"尔固不轻干人,事虽难,吾当尽力图之。"长庚称谢肃退,王曰:"少休,勿亟,吾正欲与尔闲谈也。"诘朝,谕旨下,竟无某道褫职事,则参折已留中矣。某德长庚甚,赍厚币,自诣谢。长庚拒弗见,馈物悉返璧,命侍者出传语曰:"请某官还以此整顿地方公事,毋以民脂民膏作人情也。"且从此不与某道相见。有人问此事者,长庚力辨其必无云。长庚字玉山。

梅巧玲名芳,其孙名兰芳。按:王右军父子,名并用之,例可通矣。

《赌卦》,清初王先生(官学博,名侍考)戒子弟之作:赌凶,无攸利。彖曰:赌,妒也。妒人之有,而先罄其藏。胜者偶而败其常,获者寡而失不可偿。是以凶,无攸利。君子赌而业隳资亡,小人赌而离于桁杨,赌之为殃大矣哉。象曰:上慢下贼赌,后以严刑惩慝。初九,童蒙之嬉吝。象曰:童蒙之戏,渐不可长也。义方有训,用豫防也。六二,诱赌以迷,往即于泥凶。象曰:诱赌,朋之伤也,往入其类,自戕也。六三,燕乐衎衎,乃赌乃战,士以丧名亏行。象曰:燕乐衎衎,赌起争也。丧名亏行,大无良也。六四,迷赌,晡不食,赀亡有疾。象曰:迷赌,夜以为明也,既亡其赀又疾,无常也。六五,夫迷不复,妇嗟于屋,良友弗告。象曰:夫迷不复,妇用伤也;良友弗告,不可匡也。上九,鉴赌有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自鉴其祸,断用刚也,中心有悔,易否为臧也。正义曰:赌者,小人之事,阴之类也。童蒙之嬉,阴未甚盛,有义方之训以豫防之,则初吝可以终吉。鉴赌有悔,来复之象,故初上皆阳爻。

西藏灯具,状如弓鞋,俗传为唐公主履,见《卫藏图识》(马扬、盛绳祖同辑)。夫曰俗传,则其由来亦已久矣。是亦谓唐时已有弓鞋,不自南唐始也。

凡人有专长,则众长为所掩。右军善画,而唯以书名;李白工书,而仅以诗显。至如朱紫阳画,深得吴道子笔法(见《太平清话》),则尤世所罕知矣。

巫山神女朝云暮雨之说,向来词赋家多用之,艳矣,然而亵甚。按:路史《集仙录》云:"云华告禹曰:'太上愍汝之志,将授灵宝之文,陆策虎豹,水蒯蛟龙,鹹邪检凶,以成汝功。'因授上清宝文,又得庚辰虞余之助,遂导波决川。奠五岳,别九州,天锡元圭,以为紫庭真人。"虞余庚辰,据《楚辞》,乃益稷之字。云华者,云王母之女,巫山神女也。据此,则巫阳之灵,上清庄严之神,讵可以亵语厚诬之。曩余作《七夕》词,用银河鹊驾等语,端木子畴前辈(埰)见而规诫之,评语云:"牛主耕,女主织,建申之月,田功告毕。织事托始,故两星交会,明代谢以成岁功。世俗传讹,以妃偶离合为言,嫚渎甚矣。"余佩服斯言,垂三十年未尝赋《七夕》词也。(畴翁《碧瀣词》,湘月有序,略云:"埰十三岁时从韩介孙师读,因讲"湘灵鼓瑟"诗,告以英皇事,心敬而悲之。是年冬仲,月明如昼,梦至一处,水天一碧,明月千里。有神女风裳水佩,踏波而行。厥后此景时在心目。童丱无知,亦不解所以故,但觉馨洁之气可以上通三灵,下却百邪。迨弱冠读《楚辞》,见《湘君》诸篇,愈益向往,五十年矣,兹心不易。今老矣,愧未能以其芳馨之性,发而为事功,有所裨于世。兹和白石《湘月词》,适与之合,遂缅述之,词云:'水天澄碧,见风裳雾帔,飞步清景。为想神娥游历处,渺渺湖光如镜。泪洒斑筠,声传拊瑟,月照江波冷。儿时向往,梦魂欲访仙境。　兹后诵法灵均,澧兰沅芷,对遗编生敬。老去何裨,空赢得皎皎,兹心清净。但值凉宵,青天皓月,便欲前身证。何时真个,听来搏拊新咏。'"畴翁刻《楚辞》,仿袖珍本绝精,无注,谓非后人所敢注也。)

阮吾山《茶余客话》云:"毛氏汲古阁藏书甚富,模刻亦多。王驸马以金钱辇之去,其板多在昆明。驸马者,平西婿也。"按:王名永康,苏州人,钱梅溪《履园丛话》云:"初,三桂与永康父同为将校,许以女妻永康,尚

在襁褓。未几父死，家无担石，寄养邻家。比长，飘流无依，年三十余，犹未娶也。有亲戚老年者知其事，始告永康。时三桂已封平西王，声威赫奕。永康偶检旧箧，果得三桂缔姻帖，遂求乞至云南，书子婿帖诣府门。越三宿，乃得传进。三桂沈吟良久，曰：'有之。'命备公馆，授为三品官，供应器具立办，选日成婚，奁赠甚盛。一面移檄苏抚，为买田三千亩，大宅一区，在齐门内拙政园，相传为张士诚婿伪驸马潘元绍故宅也。永康在云南，不过数月，即携新妇回吴，终未接三桂一面。永康既归，穷奢极欲，与当道往来，居然列公卿间。后三桂败，永康先殁，家产入官，真如邯郸一梦矣。"按：据钱氏云云，永康在滇仅数月，阮云书板多在昆明，殆未必然矣。

杭县徐女士(新华)《彤芬室笔记》云："长沙芙蓉镜照相馆曾为柳某摄照，其已故之妾，亦现影身侧，形容宛肖。十年前，芙蓉镜尚重摄以出售，湘人类皆知之。"兹事绝奇，其信然耶，则古者李少君(为汉武帝致李夫人)、杨通幽(临邛道士，为唐玄宗致杨太真)、稠桑王老(为李行修致亡妻王氏，见《续定命录》)、赵十四(为许至雍致亡妻某氏，见《灵异记》)辈召亡之术，何难能可贵之有。

明高则诚(明)撰《琵琶记》，演蔡中郎赘入牛府，属假托非事实，前人辨之详矣。或谓其骂王四，因琵琶二字有四王字，亦臆说，无确据。按：唐卢仝《玉泉子》"邓厂"一则略云："厂初比随计，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僧孺之子，有气力，且富于财，谓厂曰：'吾有女弟，未出门，子能婚，当为展力，宁一第耶。'时厂已婿李氏矣，有女二人皆善书，厂之行卷，多二女笔迹。厂顾己寒贱，私利其言，许之。既登第，就牛氏姻，不日挈牛氏归。将及家，给牛氏曰：'吾久不到家，请先往俟卿。'洎到家，不敢泄其事。明日，牛氏奴驱其辎囊直入，列庭庑间。李氏惊曰：'此何为者？'奴白夫人将到，令某陈之。李曰：'吾即妻也，又何夫人？'即拊膺哭顿地。牛氏至，知其卖己也，请见李氏曰：'吾父为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纵不能富贵，岂无一嫁处。其不幸岂唯夫人乎？夫人纵憾于邓郎，宁忍不为二女计耶。'时李氏将列于官，二女共牵挽其袖而止。后厂以秘书少监分司。黄巢入洛，避乱于河阳，其金帛悉为群盗所得。"据此，则再婚牛氏，实邓厂事。而院本以诬中郎，其故殆不可知。

唐苏颋聪悟过人，才能言，有京兆尹过父环，命颋咏"尹"字。乃曰："丑虽有足，甲不全身。见君地口，知伊少人。"(见郑处诲《明皇杂录》)即灯迷之拆字格也。

江淹梦五色笔事，自昔艳称。按：马总《大唐奇事》："廉广者，鲁人也。因采药于泰和，遇风雨，止大树下。及夜半雨晴，信步而行，逢一人若隐士，问广曰：'君何深夜在此？'仍林下共坐。语移时，忽谓广曰：'我能画，可奉君法，与君一笔，但密藏焉。'即随意而画，当通灵，因怀中取一五色笔授之。广拜谢讫，此人忽不见。尔后画鬼兵能战，画龙能致云雨，画大鸟能乘之而飞，寻复见神还笔，因不复能画"云云。此又一事也，特彼文笔此画笔耳。

《千字文》"律吕调阳"，"吕"当作"召"。按：唐《南阜羯鼓录》云："玄宗洞晓音律，由之天纵，凡是管弦，必造其妙。若制作调曲，随意即成，不立章度。取适短长，应指散声，皆中点指。至于清浊变转，律吕呼召，君臣事物，迭相制使，虽古之夔旷，不能过也。"律召，即"律吕呼召"意。

道光季年，京师有人制联云："著、著、著(北音，陟牙切)，祖宗洪福穆鹤舫(穆彰阿)，是、是、是，皇上天恩卓海帆(秉恬)。"扁曰："如何是好"。盖二相饶有伴食之风，造膝时绝鲜献替，唯阿容悦而已。然穆相尝汲引曾文正，每于御前称曾某遇事留心，可大用。一日，文正忽奉翌日召见之谕，是夕宿穆相邸。及入内，由内监引至一室，非平时候起处。逾亭午矣，未获入对，俄内传谕，明日再来可也。文正退至穆宅，穆问奏对若何，文正述后命以对，并及候起处所。穆稍凝思，问曰："汝见壁间所悬字幅否？"文正未及对，穆怅然曰："机缘可惜。"因踌躇久之，则召干仆某，谕之曰："汝亟以银币四百两，往贻某内监，属其将某处壁间字幅，炳烛代为录出，此金为酬也。"因顾谓文正，仍下榻于此，明晨入内可。洎得觐，则玉音垂询，皆壁间所悬历朝圣训也。爰是奏对称旨，并谕穆相曰："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诚然。"而文正自是骎骎向用矣。

曾文正初入翰林，僦居绳匠胡同伏魔寺，自颜所居之室曰藏云洞，盖寓出山为霖之意，及何桂清丧师失地，江南京僚联衔请公督师，卒成伟业。故文正于江南人至为契合云。

曾文正官翰林时，亦日书小楷，以备考差。适介弟忠襄读书京邸。一日，有友荐仆至，文正不欲留用，而仆固求不已。文正曰："此仆殊纠缠，吾竟无术遣之。"忠襄曰："但以所书白折示之，彼必赧然舍去也。"文正怒之以目，所谓善戏谑兮，此固无伤怡怡之雅。

咸丰初年，左文襄以在籍举人就张石卿中丞(亮基)之幕。张公去位，骆文忠继之，信任文襄尤专。文忠每公暇适幕府，值文襄与幕僚数人，慷慨论事，援古证今，风发泉涌。文忠静听而已，未尝置可否。世传文忠一日闻辕门鸣炮，顾问何事。左右对曰："左师爷发军报折也。"文忠颔之，徐曰："盍取折稿来一阅？"当缮发之前，未尝寓目也。当时楚人或以"左都御史"戏称文襄，意谓文忠官衔不过右副都御史，而文襄权尚过之

也。文襄练习兵事，智深勇沈，感激文忠国士之知遇，为之集饷练兵，选用贤将，两败石达开数十万之众。复分兵援黔、援粤、援鄂、援江西，而即以为屏蔽吾圉之至计。文忠得以雅歌坐啸，号为全楚福星。天下不患无才，患知才不能用，用才不能尽，若文忠之有文襄，信乎能尽其才者矣。

咸丰初年，蜀中童谣云："四川军务恶，硝磺用不着。若要川民乐，除非马生角。"末几，朝命萧启江、黄熙先后筹办防剿，迄无成绩。萧黄、硝磺同音，所谓"硝磺用不着"也。迨骆文忠开府，内而蓝朝鼎、李短衲成擒，外而石达开授首，星周甫易，而全蜀肃清。骆字从马从各，蜀音各与角同，所谓"马生角"也。华阳王息尘廉访云："文忠之薨也。先数日寝疾，息翁之居，距督署只赤。某夕深坐，俄闻灵风飒然，声振屋瓦，若龙阵之骤惊也。顷之，闻节辕鸣炮九，知骖鸾腾天矣。"生为屏臣，殁为明神，可知传说骑箕，讵谬悠之说耶。相传文忠督川时，蜀民见其摧陷廓清，用兵神速，以为诸葛复生。其后双目失明，僚属来谒者，或手扪其面目，耳听其声音，辄辨为某人，与之谈论公事，百不失一云。

石达开，广东花县人，与骆文忠同县。相传达开被擒，有幼子，求文忠宥之。文忠留养署中数年，虽教诲备至，颇桀骜露圭角。或与之言志，则曰："唯有为父复仇耳。"或以告文忠，乃挥涕密鸩之。达开固英物，擅文武才，甚可念(曾文正尝致书劝其归降，石答以诗五首，见前话)。文忠之未能恝然，非必推情桑梓也。

合肥相国李文忠，生平未膺文柄。光绪乙未春，由直督召入，寓贤良祠。令人于厂肆购《讲义》、《制艺》等书，为会试总裁之预备。乃竟未得简，亦缺憾也。

李文忠之封翁，讳文安，道光戊戌进士。官刑曹时，为提牢厅坐办，著有《提牢纪事诗》，盖旨在恤囚也。吴县潘尚书文勤为开板于京师。论者谓文忠位极人臣，为积善之余庆云。

李文忠督直隶时，某年，以"麦秀两岐"入告，御史边寿民(宝泉)劾之，有"阳为归美于朝廷，阴实自誉其政绩"之语，文忠致函谢过焉。

李文忠任直督时，某年寿辰，僚属制锦称祝，天津守某领衔所撰寿文，先呈文忠阅定，文集葩经，用"我公东归"句，误作"我公西归"，文公戏作公牍语批其后云："本部堂何日西归，仰该守查明禀覆。"太守见之，主臣无已。

苏州潘蔚如中丞(霨)初以巡检需次保定，每衙参，恒以市车往，有御者某姓辄受顾，习矣。某日，值某御者不在，潘遂顾用他车。越日见而问之，御者言："因妻病，弗遑执鞭也。"问何病，则绊恋愆期。(按：《群碎录》云："绊恋，妇人有汗也，一作姅变。"《汉律》云："见姅变不得侍祠。"田子艺云："幼女未通，老媪当绝，故字从半女。")圜的不施，(按：繁钦《弭愁赋》："点圜的之荧荧。"一作"元的"，王粲《神女赋》："施元的兮结羽钗。"《释名》："以丹注面曰的。的，子药切，灼也。天子诸侯有群妾者，以次奉御。有月事者，重以口说，故注此于面，灼然而识也。"《艺文类聚》作"华的"。)数阅月矣，于妇科为险证，往往弗治。潘固夙谙歧黄家言，谓御者："我善医，曷御我往诊？"御者亟鞠跪谢，御潘至家，为诊之。方再易而病愈。明年，潘补芦沟桥巡检，时那文诚(清安)总督直隶。一日，潘忽奉五百里札调，大惊，不解其故。星夜晋省，面谒首府探询，亦不知所为。第为先容，则立予传见。盖文诚之女公子，已拴婚恭邸为福晋(满大臣女，奉懿旨指婚王公贝勒，谓之拴婚)，嘉礼将届，乃婴疾，与某御者之妻同，坐历诸医，悉穷于术。适某御者执役督署，知潘之善医也，辄称道弗去口，辗转达于文诚，故亟札调。洎入诊，益复澄思研虑，竭尽所长，盖未几而霞侵鸟道，月满鸿沟，女公子当浣濯矣(按：语见《尧山堂外纪》，陶谷《谢韩熙载书》)。及既为福晋，德潘甚。旋恭邸枋钧，潘蒙不次迁擢，竟开府贵州，所谓一艺成名者矣。

武进汤贞愍(贻汾)由荫生起家武职，工诗善画，笃嗜风雅，著有《琴隐园集》。咸丰初年，官江宁副将，日与赳桓者处。有寅僚某，好读《三国志演义》，自诩知兵。一日谈次，谓贞愍曰："凡人作善，子孙亦必善人。故孔子之后，生孔明也。"忠愍微笑曰："或亦未必尽然。孔子下便是孟子，何孟子之后，乃有孟德耶？"闻者为之忍俊不禁。

相传胡文忠抚鄂，长白文恭(官文)领兼圻，两公稍不相能。既而文恭欲媾解，顾未得当。会文忠太夫人板舆就养，文恭亲自督队郊迎，文忠感其礼意，成见冰释。由是事无巨细，悉锐身任之，遂成中兴大业云。

王逋《蚓庵琐语》云："崇祯甲申，有吴江薛生号君亮者，能李少翁追魂之术，又善写照。其法书亡者生殁忌日，结坛密室，悬大鉴于案南，设胡床于案下，床黏素纸，持咒焚符七七日。视鉴中烟起，则魂从案下冉冉而升，容貌如平生。对魂写照毕，魂复冉冉而下。亡四十年外者，不能追矣。此可与长沙芙蓉镜照相事(见前话)消息互参。

沪上熟肉店不下数十家，无一非陆稿荐者。相传陆氏之先设肆吴阊，有丐者日必来食肉，不名一钱，主人弗责偿也。后竟寄宿店庑，亦不以为嫌也。丐无长物，唯一稿荐，一日，忽弃之而去。久之，店偶乏薪，析荐以代，则燔炙香闻数十里，因以驰名。继此凡营是业者，即非陆姓，亦假托冀增重云。

从沤尹假观秀水王仲瞿(昙)《烟霞万古楼时文》，奇作也。其《弥子之妻题》一首尤藻采斑连，如古蕃锦(题下自注"其二"，又云："先有《嘉耦也》一篇，在京师为蜀中某孝廉取去")。甚惜。福州梁氏《制艺丛话》中乏此珍秘，亟录如左：

辛臣得其女妻，怨耦也。盖弥子嬖人，而妻则颜氏子也。妻者齐也，何其遇人不淑耶。尝谓妇人从夫，淑女而竟适弄臣，亦闺房不幸事哉。腐木不可以为柱，卑人不可以为主，佞子狡童，袒腹而登卯女之床，君子读《诗》至"雉鸣求牡"，鲜不叹静女仳离，而乃有东家之子，且为蛩蛩駏虚，负而走者。卫灵公，炀灶之君也，狎比狡童，老而好色，爱弥子瑕者，一朝众蔽。而其时颜雠由，实有季妹，待年未嫁，瑕一美丈夫也。娇驾君车，入门布币，爰是御轮三周，居然牢食，终成妇礼。卫人丑之，以为聘则为妻。弥子瑕之乡里也，男子而行妇道，则淫而不交，人笑其臀无肤也。弥子私后车之情，岂不曰与为鸡口，宁为牛后耶。妇人吉而夫子凶，君子不与艾豭庆家人之卜。丈夫而荐男欢，则女而不妇，人笑其尻益高也。弥子恋前鱼之爱，岂不曰与为雄飞，宁为雌伏耶。子南夫而子皙美，君子且与娄猪伤归妹之穷。夫弥子，以色事人者也，万岁千秋之后，且乐得身薜蝼蚁，于妻何爱。则鱼网鸿离，安知为弥子者。不巽在床下，而弥子妻者，不鹣鹣鲽鲽，东家食而西家宿也。乌鸟宠雌雄之爱，马牛奔臣妾之风，此狡兔三窟，所谓高枕而卧者，亦弥子莫须有之计，而妻亦危矣。拔茅茹以其汇征，使二难可并，何不贯鱼而并宠，况鳏梁笱敝，君妃亦爱少男，则尤物移人，臣敢独修其帷薄。而妻则愀然忧曰："是谓我不祥人也，妾自明诗习礼以后，绝未尝私遘狐绥，岂今日履两绥双，忽欲乞国母禁脔，分骊姬之夜半乎。"密云不雨，命蹇而遇其配主，则怒呼役夫。一与齐而终身不改，此贾氏如皋，三年不笑者也。太甲戒比顽之箴，而女欢尝不敝席，食含桃以其余进，使两美可合，何妨啮臂而同盟。况宋野人歌："君淫又多外嬖，则鸡晨家索。"臣敢不献其衵衣。而妻则戚然悲曰："彼何其不丈夫也。妾自施衿结缡以来，绝未始偷干尨吠，岂今日若黄桑落，复欲托雌兔迷离，续枯杨之衰梯乎。"童牛不牿，色荒而见此金夫，则泣讪良人。吾见怜而何况老奴，此息妫生子，三年不言者也。丹朱为朋淫之祖，而鸟兽犹不失俪。噫，连称媵仲妹于宫，而颜氏弃其良娣，则当日鸩媒不好，亦宜如向姜绝莒而归，而何以鹑雀无良，必欲同偕其老。声伯嫁从妹于人，而颜氏爱其脔婿，则当日刲羊无衁，亦宜如纪姬宁鄘而去，而何以髧髦难弃，不能自下其堂。由此观之，宋司徒女赤而毛，尚得自求佳配；徐吾犯妹喜而艳，犹能自择良姻。颜非敝族，何至使静女包羞，失身箕帚，反不如婴儿子至死不嫁，为北宫氏之老女也。向使弥子瑕者，色不衰，爱不弛，灵公虎欲逐逐，蒙辇归閟，则亦若齐懿公纳阎职之妻，命其故夫骖乘，而弥妻脱簪珥待罪永巷，速蒯聩操刀之祸，乱岂不自婢子始哉。故曰："辛臣得其女妻，怨耦也，非嘉耦也。"或曰："弥子，贱臣也。室有伉俪，俨然与鸡冠剑佩之大贤，争良娣袂，夫亦何幸。"《诗》云："琐琐姻娅，则无朊仕。"妇人从夫，而后人伤其失身，此士君子不求巷遇，大丈夫不肯枉尺而直寻(自识云：按《史记》："颜雠由浊邹为子路妻兄，则弥子之妻自是颜公季妹，其明诗习礼何疑。然所适非人，士大夫出入门下，与女子从人一般，贵贱诡道遇合，即是弥郎眷属)。

康熙六十年辛丑，台湾民朱一贵作乱。先是，一贵于康熙五十二年之台湾，居母顶草地，饲鸭为生。其鸭旦暮编队出入，愚民异焉。相传一贵能以兵法部勒其鸭，此视虾蟆教书、蝇虎舞凉州，尤为奇绝。

咸丰辛酉十月，贼陷诸暨。有包立身者，县之包村人，倡集义团，远近附之。贼屡以大队击之辄败。同治壬戌三月，伪侍王约湖州贼伪梯王，由富阳进攻包村，环数十里为营。立身善以少击众，相持数月，先后杀贼十余万人。是夏大旱水涸，汲道为贼所遏。村中人众，食不继，贼又绝其粮道，势危甚。然主客万余人无一降者。七月朔，贼由隧道攻之，村陷，立身与妹美英率亲军溃围出。贼追及之，立身中炮死。美英手刃数贼，知不免，自刎死。中兴以来，世多知有包立身之名，乃诸暨人所传，则其事甚怪。立身本农家子，形体甚长，高于常人者几二尺许，有膂力，且善走。年二十许时，往往兀立田间，若有所思，见者咸以为痴。咸丰庚申六月，夜宿场圃，闻有呼其名者，视之，一老翁也。翁问："识我乎？"曰："不识。"翁曰："某年月日，汝甫七龄，为墙所压不死，我救汝也，颇忆之乎？汝他日当为大将，我汝师也。某日迟明，我待汝于绍兴昌安门外石桥上，毋爽约。"言已别去，行数武，忽不见。明日，询之父母，则幼时墙压不死固有之。届期，立身欲赴约，父母不可，是夜转展不成寐。同榻者闻之，曰："欲至绍兴访友，苦无舟资耳。"其人探枕底钱予之。鸡初鸣，携钱去，至山阴刘龚溪，适有小舟，遂乘之往。至昌安门，天未明也。自包村至绍兴郡城，地近百里，亦不知何以迅速如此。而老翁已待于桥上，曰："俟子久矣。"拉之行，至一山中，有庐，导之入，有二少年在焉。老翁出酒肴共食，酒色赤，肴则皆白。食毕，延入后堂，见西阶下有大刀。翁曰："试举之。"力弗胜也。翁命一少年举刀舞，光闪闪如电绕室，寒风肃然。翁曰："余初授彼刀，彼亦如汝恇怯。天下事苟不畏难，自能胜之，汝曷再试一举乎？"立身如其教，果轻如一钧金矣。翁乃授以刀法及咒语曰："此先天一目斗咒也。"立身辞归，则父母已遣其兄往寻之，至刘龚溪，问舟子，咸曰："今晨无放

卓者。"兄乃返，而立身已在家中矣。具道其事，共怪之。越日，又失立身，次日而返。询之，谓翁引至诸暨南乡斗子岩，楼阁院宇，迥非人世。有数儒士读书堂上，数武士角力堂下，皆翁之徒也。翁以香与之，曰："焚此可降上界真仙。"又曰："吾白鬣仙人也。明初助战有功，受封金井。上帝使我掌雾于此，又使至岩巅望气，见诸暨一邑，四面皆黑气，惟东面稍淡。曰，此杀气也。淡处当小减耳。汝归，宜劝世人勉为善事。"自是邑人皆呼为包神仙，遂缘此起义兵，临阵白衣冠而出，贼辄披靡。战前一夕，必焚纸钱，曰阴兵也。又或贼至不出战。曰："天香未发，非战时也。"俄而曰："可矣。"各乡兵亦如闻异香，勇气百倍。故战无不胜，贼中讹传包神仙能飞竹刀断敌人头云。

续眉庐丛话

[清]况周颐撰　戴友夫　于瑞桓整理

癸丑、甲寅间,蕙风赁庐眉寿里,所撰《丛话》,以眉庐名。乙卯四月,移居迤西青云里。客问蕙风:"《丛话》殆将更名耶?"蕙风曰:"客亦知夫眉寿之谊乎?眉于人之一身,为至无用之物,此其所以寿也。蕙风之居可移,蕙风之无用,宁复可改。"抑更有说焉:《洪范》:"五福:一寿二富。"蕙风之旨,将使二者一焉,其如青云非黄金何。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续吾《丛话。》

咸丰初年,大考翰詹,诗题《半窗残月梦莺啼》。万文敏(青藜)时官编修,有句云:"九重开曙色,万户动春声。"拔置第一,盖题近衰飒,而句殊兴会也。

临川李小湖侍郎(联琇)著有《好云楼集》,尝集经句为试帖,绝工巧,《卖剑买牛》题句云:"又求其宝剑,谁谓尔无牛。"《善旌谏鼓》题句云:"见羽毛之美,毋金玉尔音。"

前话载水洗水之法,谓水之上浮者轻清,下沉者重浊。按:《水经》(唐人撰,阙名)云:"太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维扬,遇陆处士鸿渐。李曰:'陆君善茶盖天下,扬子江南零水又殊绝,今者二妙,千载一遇,何旷之乎?'命军士信谨者挈瓶操舟,诣南零取水,陆挈器以俟。俄水至,陆以杓扬水,曰:'江则江矣,非南零,'似临岸者。使曰:'某棹舟深入,见者累百人,敢绐乎?"陆不言,既而倾诸盆至半,陆遽止。又以杓扬之,曰:"自此南零者矣。"使大骇,驰下曰:"某自南零赍至岸,舟荡半,惧其鲜,挹岸水以增之。处士之鉴神鉴也,其敢隐欺乎?"据此,则又以下沉者为佳,二说未知孰是,然而陆说古矣。

常州府属县八,唯靖江介在江北。清之初年,某亲贵出守常州,声势烜赫,僚属备极严惮。一日,以寿演剧,七邑皆来称祝。靖江令独后至,惧甚,嘱阍者为画策,遂重赂伶人。时方演《八仙上寿》剧,七人者先出,李铁拐独后,七人问曰:"来何暮也?"铁拐曰:"大江风阻,故尔来迟。"阍人即于是时,以靖江令手版进。太守大喜延入,尽欢而罢。(按:八仙姓名,见《潜确类书》,"扬"字见《唐韵》。)

常俗有摇会之说,其法数人醵钱,取决于琼畟(骰子也,见《古诗》注。又名穴骼,见房千里《骰子选格》序),色胜者得之。相传庄殿撰存與,将计偕入都,苦乏资斧,不得已,纠合一会。届期,戚友咸集,仆告主人有疾,不可以风,请诸客先掷,而主人于帐中掷之。盖殿撰仿狄武襄两面钱故智,预置一骰盆同式者,布置六赤(见《李洞集》),俟移盆帐中,故为一掷,俾众闻声,则亟易预置之盆,出以示客,弗疑也,咸称贺,遂得资。洎客散,视顷间故掷之盆,则亦六色皆绯,殊自喜。是科以第一人及第。

萍乡文道希学士(廷式),夙负盛名。壬辰廷对,误书"闾阎"为"间面",经读卷大臣签出。而常熟翁叔平协揆言:"'间面'二字,确有来历。"或犹稍争曰:"殆笔误耳。"协揆曰:"曩吾尝以间面对檐牙,讵误耶。"廷式竟以第二人及第。

宁波招宝山为浙海形胜地,中法之役,敌舰来犯,知府杜冠英、参将吴杰施巨炮击中之,并有歼其大将孤拔之说。当是时,朝命旌二臣功,得画像紫光阁。未几,吴为某营统领,而提督欧阳利见,竟劾罢之。适宁绍台道薛福成奉召入都,将出使,力言吴之功,得旨送部引见,赏还游击,荐升总兵,终于管带宁波炮台之任,不竟其用,时论惜之。杜亦未闻通显。

瓷器之有窑变,旧矣。曩北京仓场,有廒变之说,亦异闻也。南漕供各官食俸,而京仓红朽实多。相传御膳房所供玉食,或为某廒某仓所变,则一廒之米,悉成洁白圆匀。仓丁白坐粮厅,粮厅白仓督,取以进御。而各官于此廒中演剧称庆,相沿为故事。盖廒之变屡矣,非若窑变之偶然也。或曰:"直隶玉田县所产米,较南漕所运,实更粲美,先期储跱廒中也。"

世传张文敏(照)晚年右臂不能书,易以左臂,书尤遒劲。又高西园能左手书,大氐皆行草耳。唯张泾南司寇,方奉敕书《落叶倡和诗》,俄坠马伤右臂,遂用左

手作小楷，极端凝蕴藉之致。张南华学士赠以诗云："骤马天街一蹶中，险将折臂兆三公。翻身学士疑成瓦，擎掌仙人不是铜。漫笑庄生虚攫石，早夸杜老妙书空。断碑半截浑难补，天遣重完赖国工。"（时得蒙古良医，百日全愈。）

万文敏官尚书时，自起宅第，高其闬闳。其对门旗人某所居殊卑隘，惑于风水之说，嫉万宅轩峻，势若凭陵己也，日必詈于其门。公子辈欲与校，文敏则设几门内而坐镇焉，谕阖宅人等毋许出外与人争。久之。詈益肆，语侵及所生。公子曰："至是宁尚可忍乎！"文敏曰："彼所詈者若而人，我非若而人，则彼非詈我也。何不可忍之有？"公子辈闻之释然，所谓非义相干，可以理遣者也。

吾广右灌阳唐氏，薇卿（景崧）、文简（景崇）、禹卿（景崶）当同治朝，同怀昆季，先后入翰林。其封翁（懋功）犹应礼部试，屡下第，辄愤懑无已。每值考试试差，封翁则几于门而坐焉，尼公子辈毋许赴试，恐获分校会闱，则亲父须回避也。未几，遇覃恩，膺诰命，封翁则盛怒（清制：凡膺封诰者毋得乡会试），索大杖，杖三太史。亟走避，并浼同乡数辈为之缓颊再三，仅乃得免。

朝邑相国阎文介，光绪初年告归里门，屡征不起。其谢折中有云："宋臣王安石，小官则受，大官则辞，况臣不及安石万一乎？"名臣引退，在昔多有，乃以拗相公自况，绝奇（按：宋人称王安石为拗相公）。

明初，秀才襕衫，飞鱼补，骑驴，青绢伞。永乐朝，教习庶士甚严，曾子启等二十八人不能背诵《捕蛇者说》，令拽大木。何秀才之幸，而翰林之不幸也。（见《香东漫笔》）按：明祝允明《猥谈》云："谚语起于今时者，永乐中取庶吉士，比二十八宿，已具。周文襄公乞附列，时称挨宿，遂迄今名强附丽者。"曾子启等二十八人，殆即上应列宿者非耶。乃拽大木，何前荣而后辱也。彼附列之周文襄，容亦不得免焉，不甚悔多此一乞耶。

比年沪上行院中人竞效男装。按：《路史后纪》云："帝履癸伐蒙山，得妹嬉焉。一笑百媚，而色厉少融，反而男行，弁服带剑。"此女子男装之初祖也。

洪北江《外家纪闻》："瓯香馆为颖若字启宸从舅氏宅中临溪小筑，恽南田居士贫时常赁居之，故所作书画，多署瓯香馆。余幼时曾于外祖父乱书帙中，得南田居士《乞米帖》，今尚存。字仿褚河南，古秀入骨，故世传南田三绝"云云。据此，则瓯香馆并非南田所自有。近人江浦陈亮甫撰《匋雅》，谓馆名瓯香，是瓯香（瓯是香瓷），非茶香，殆未必然也。《乞米帖》可与雅宜山人借银券并传，惜未得见（按：北江外家姓赵氏）。

王仲瞿以"烟霞万古"名所居楼，楼无梯，饮馔皆缒而上。客至，则仲瞿跃而下，与立谈；稍不入耳，耸身遽上，不复顾客，客逡巡自去。或片言契合，则臂挟与俱升，必倾谈屡日夕，然后得去。去亦仲瞿挟与俱下。仲瞿之兴未尽，客欲去，末由也。相传顾梁汾（贞观）诣纳兰容若（成德）登楼去梯，深谈屡日，两事皆可喜。容若款深，仲瞿豪宕。

小姐非宦女之称，说见前话。以小姐称宦女，不知始自何时，按：明杨循吉《蓬轩吴记》："孟小姐，校官澄女，尝过慧日庵访某女冠，书其亭曰：'矮矮围墙小小亭，竹林深处昼冥冥。红尘不到无余事，一炷香消两卷经。'此诗殊雅。"云云，则明时有此称矣。

咸丰戊午科场案，诸家记述详略不一，兹贯穿其说如左：

戊午顺天乡试，监临梁矩亭（同新）、提调蒋霞舫（达），甫入闱，即以供应事，议论不合，互相诋諆。八月初十日，头场开门，蒋贸然出。各官奏参，蒋褫职，梁降调，识者已知其不祥。榜发，谣诼纷起，天津焦桂樵（祐瀛）时以五品卿充军机领班章京，为其太夫人称寿湖广会馆，大僚太半在座。程楞香（庭桂），本科副主考也，谈及正主考柏公（葰）有改换中卷事，载垣、端华、肃顺，皆不满于柏，思中伤之，以蜚语闻。适御史孟传金奏，第七名举人平龄，素系优伶，不谙文理，请推治（后瘐死狱中）。上愈疑，饬侍卫至礼部，立提本科中式朱墨卷，派大臣复勘，签出诗文悖谬之卷甚多。载垣等乘间耸动，下柏相家人靳祥于狱，旋褫柏职。特派载垣、端华、全庆、陈孚恩会讯，又于案外访出同考官浦安与新中式主事罗鸿绎交通关节。鸿绎对簿，吐供不讳，而居间者乃鸿驿乡人兵部主事李鹤龄也，于是并逮鹤龄。时罗织颇严，都城内外，无敢以科场为言者。未几，察出程楞香子炳采有收受熊元培、李旦华、王景麟、潘敦俨并潘某代谢森墀关节事，程父子亦入狱。讯程时，程面语孚恩曰："公子即曾交关节在我手。"孚恩嗒然。翌日具折检举，并请回避。得旨逮孚恩子景彦，孚恩勿庸回避全案。孚恩以儿子事甚不乐。潘某者，侍郎某之子，孚恩知潘与程往来密，遂以危词挟侍郎自首。侍郎恐，如其教，而某亦赴狱中矣。李古廉侍郎（清凤）告病在籍，程供牵连其子旦华，解京审办，古廉忧惧病剧死。己未二月，会讯王大臣等，请先结柏与鸿绎等一案。上御勤政殿，召诸王大臣入，皆惴惴，麟公魁竟至失仪。旨下，柏与浦安、鸿绎、鹤龄同日弃西市。刑部尚书赵光偕肃顺监视行刑。是日，柏相坐蓝呢后档车，服花鼠皮褂，戴空梁帽，在半截胡同口官厅坐候谕旨。浦安等皆坐席棚中，项带大如意头锁，数番役夹视之。肃顺自圆明园内阁直庐登舆，大声曰："今日杀人了！"钱揆初中翰（勖）在直庐亲聆之。抵菜市下舆至官厅，与柏携手寒暄数语，出会同赵公宣旨，意气飞扬，赵唯俯首而已。

先是，是年彗星见，长亘天，肃顺等建言必杀大臣以塞天变。及狱成，文宗流涕曰："宰执重臣，岂能遽杀耶？"肃顺言："此杀考官，非杀宰相也。"阳湖吕定子编修（耀斗）乃道光丙午科，柏相与赵蓉舫尚书（光）同典江南乡试所取士也。赵告吕曰："皇上昨日问我，曩与柏葰同为考官，柏之操守如何？"光对："柏葰身充军机大臣，何事不可纳贿，必于科场舞弊，身犯大辟乎。"文宗颔之，方冀柏之可邀末减也，讵谈次忽接孚恩密柬，言某人骈首，朱革职（凤标，副主考），缺明日放，赵持柬恸哭，即嘱定子往为料理云云。秋七月，庭桂父子案结，载垣等以刑部定拟未平允，奏称送关节，无论已未中，均罪应斩决。孚恩先乞怜于两王，乃先开脱送关节之陈、潘、李诸人，而以程父子拟斩决。旨下，决庭桂子炳采（或云：庭桂次子程秀所为。后秀中式丁卯乡榜。甲戌会榜，官户部主事，为朝邑相国阎文介所劾。部堂劾罢本部司员，亦仅见，盖深恶其人），发庭桂军台效力。庭桂出狱，暂寓彰仪门外华严寺。孚恩飞舆来候，一见即伏地哭不起。庭桂曰："勿庸勿庸，你还算好，肯饶这条老命。"孚恩赧颜而去。此案主考柏正法，程发遣，唯朱仅褫职，旋即以侍讲学士衔，仍直书房，盖清名素著也。同考监试及收掌、弥卦、誊录、对读等官处分殆遍。自是，孚恩一意谄事肃顺。及文宗升遐，端、肃等伪诏顾命，逆谋叵测。俄两宫内断，雷霆骤惊，肃顺大辟，孚恩遣戍。肃之就戮也。赵尚书仍为监斩官，遣人邀柏相之子，侍郎钟濂，载诸车中，同往菜市。俾目睹元恶授首，少纾不共戴天之恨，事之相去仅三年耳。其陈孚恩新疆遣戍之日，即程庭桂军台赐环之日，天道好还如此。

陈孚恩之人直枢廷也，江宁何慎恪（汝霖）尝汲引之。某日同僎直，何步履稍龙钟，行时偶触铜炉，锵然作响。孚恩于慎恪固谊托师门，徐曰："老师，只有人让火炉，火炉不能让人也。"何知陈将排己，遂伊郁遘疾。昔人有句云："直到天门最高处，不能容物只容身。"慨乎其言之已。

近人所撰新小说，有名《九尾龟》者，书中某回（章回体）自述命名所由，盖托谊罕譬。不知九尾龟，固确有是物。明吴郡陆粲《庚己编》云："海宁百姓王屠与其子出行，遇渔父持巨龟，径可尺余。买归，系著柱下，将羹之。邻居有江右商人见之，告其邸翁，请以千钱赎焉。翁怪其厚，商曰："此九尾龟，神物也。欲买放去，君纵臾成此，功德一半，是君领取。"因偕往验之。商踏龟背，其尾之两旁，露小尾各四。便持钱乞王，王不肯。遂烹作羹，父子共啖。是夕，大水自海中来，平地高三尺许，床榻尽浮，十余刻始退。明日及午，翁怪王屠父子不起，坏户入视之，但见衣衾在床，父子都不知去向。人咸云，害神龟，为水府摄去杀却也。吴人仇宁客彼中，亲见其事。

鸟名绝韵者，如绿毛幺凤，桐花凤，词赋家向来艳称。又桃花鹦出仪征，桃花盛开，辄来翔集（见《选巷丛谈》）。又有鸟长尾五色，如锦鸡而小，每于盛夏菱叶冒水时，因丛叶之凹，伏卵出雏，人谓之菱雏（见明郑仲夔《耳新》）。

明清末季皆禁烟，特烟之品类不同耳。明王逋《蚓庵琐语》："烟叶出自闽中，边上人寒疾，非此不治。关外人至以马一匹易烟一斤。崇祯癸未，下禁烟之令，民间私种者问徒，法轻利重，民不奉诏。寻令犯者斩，然不久因边军病寒无治，遂停是禁。"云云。

长洲徐俟斋（枋）《居易堂集》有《讨虮虱檄》，典赡可诵，移录如左：

尔麽虫虮虱者，身惭蚊睫，质细蟭螟。夤缘线索以为生，依附毫毛而自大。聚族而处，岂知蛾子之君臣；迁徙不常，讵有蜂王之国邑。纪昌善射，悬之而贯心；王猛雄谈，扪之以挥麈。固垢秽之滋孽，实锋镝之余生。将军有血战之功，汝依甲胄；穷士贵蝮藏之用，尔处裤裆。厥有常居，毋宜越境；苟为曼衍，必致侵渔。故设汤镬之严刑，重捕获之功令。十日大索，五丁穷追，尔无捍兹三章，人亦宽其一面。尔乃头足方具，便尔鸱张；耳目未定，胡然作孽。惨人肌肤以为乐，吮人膏血以自肥。腹既果然，贪饕未已；形同混沌，蹒跚可憎。投隙抵纤，无微不入；呼朋引类，实烦有徒。时寻蛮触之争，罔睹蜉蝣之旦。以鹑衣为兔窟，高枕安眠；望毛孔为屠门，朵颐大嚼。但知口腹，不畏死亡。尔常噬脐，人犹芒背。遂使缊袍之士，手不停搔；伏枕之夫，卧难帖席。不耕而食，徒知膏吻磨牙；剥床以肤，自侈茹毛饮血。犹恨天衣之无缝，生憎荀令之薰香。嗜肤比于割鲜，矢口矜其食肉。蠕蠕蠢动，曾玷叔夜之龙章；点点殷红，时污麻姑之鸟爪。朗诵阿房之赋，正如苍蝇之泄赦文；僭登宰相之须，何异妖狐之升御座。罪维满贯，恶极滔天，诚罄竹难尽，续发莫尽者也。兹者，渠魁既获，斧钺将施，事急求生，乞怜恨其无尾。计穷就戮，大患以我有身。或愤燃其脐，或戏切其舌。或咀其肉以雪恨，若刘邕之嗜痂；或数其罪而甘心，若张汤之磔鼠。然而未为合律，不足蔽辜。乃选五轮以为兵，排左车以为阵，敛衽成甲，褰裳作旗，巨擘若博浪之椎，利齿同斩蛇之剑。雷訇电击，风扫云驰。夫以槐安国之岩城，犹然馘丑；兜离国之形胜，尚尔犁廷。况乎乌合一旅之师，群居四战之地，裸身无蜣甲之蔽，脆弱无螗臂之搏。将视斩级功多，众拟长杨之献兽。血流漂杵，惨同云梦之染轮。仗我爪牙，穷其巢穴，无易种于新邑，必殄灭之无遗。提汤趣烹，杀之无赦。

都门三闸地方，虽在软红尘中，饶有水乡风趣。每

值春光明媚，游女如云。其地有灵官庙，香火称盛。道光时，住持女冠广真者，姿首修嫮，幽扃梵呗，徒侣綦繁。其居室则绣幕文茵，穷极侈丽。往还多达官贵人，而庄邸与容贝子过从尤密，物议颇滋。往往巨公宅眷，入庙烧香，辄留饫香积，罗列珍羞，咄嗟而办。尤奇者，其酒易醉，醉必有梦。庙中器具，率容贝子喜舍。相传有榻名幻仙，机括灵捷，殆出鬼工，则醉者憩焉。事秘，弗可得而详也。广真又交通声气，贿结权要，朝士热中干进者，日奔走其门，冀系援致通显。或师事母事之，勿恤也。有御史冯某，久困乌台，亦竭蹶措资，嘱广真为道地。某日通谒，适广真以事它出，其徒二尼留御史饭，意殊殷恳。酒数行，尼忽愀然曰："以君清秩令名，而顾为是龌龊行，讵倚吾师为泰山耶。幸不可长，恐冰山弗若耳。"冯愕眙，亟请其说。尼曰："君为言官，宁不能擿奸发伏，以直声邀主知，致卿相耶？"遂举广真奸状，及贿赂各节，均有记录，悉以付之，且曰："止此已足，君幸好自为之，毋瞻顾。幸得当，毋相忘。"御史果幡然变计，促驾归，炳烛属稿，待旦封奏。事闻，上震怒，有旨派九门提督、顺天府尹拿问广真情实，立正典刑。庄王褫爵，容贝子圈禁高墙。御史冯某以直言敢谏，不避亲贵，得晋秩跻九列，亟辗转为二尼营脱，置少房焉。

沪上药肆，辄大书其门曰"杜煎虎鹿龟胶"，或问余"杜煎"之意，弗能答也。沤尹言，杜煎，犹杜撰，即自煎，吴语也。苏州蹋科菜有二种，本地自种曰杜菜，自常州来曰客菜。客菜佳于杜菜，以"杜"对"客"而言，可知与"自"同意。

《台湾志》言，其地产金沙，然金沙出则地必易主。曩邵筱村抚台时，金沙遍地，土人淘金者赴抚署领照，每人纳制钱二百文，岁可赢十余万云。

蜀友某言，四川省城外有隙地数十亩，附近居民专以金叶锻红，椎成金箔。计金一两，可成箔阔如三亩，无论何官卤簿经过，砰訇之声，未尝或辍，唯总督过，则停让三槌以致敬。此专门工业也，亟记之。

蜀南产墨猴，大如拳，毛如漆，性嗜墨，置之案头，砚有宿墨，则舔咂净尽，可代洗涤。

相传闽县王可庄修撰（仁堪）会馆课，赋题《辅人无苟》，押"人"字韵云："危不持，颠不扶，焉用彼相；进以礼，退以义，我思古人。"触阅卷者之忌，以竟体工丽，得置一等末云云（详见前话）。按：钱塘梁晋竹（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四书偶语"一则，有《拄杖铭》云："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晋竹道光朝人，时代在可庄之前，可庄赋句，殆构思暗合耶？又某说部云，当时阅卷者，为吴县沈文定（桂芬），颇赏其寄托遥深，并无触忌之说。可庄之一麾出守，盖别有为。

阅四川《巴州志》，载一事绝艳异：

巴州，隋之恩阳县也，县治有恩阳山，山有高低三峰，其最高峰上建一阁，环阁植梅，因名曰红梅阁。巴州刺史王，有子名鹗，读书山下，每课余游览，步至阁前，忽见阁上窗棂悉启，有一红衣女郎俯眺山下，盖绝代姝也。鹗以此阁终年扃鐍，四无居人，心颇异之。潜谋移居阁中，了无所见。唯闲步山坳回时，每于窗畔，见女郎在焉，及入室则阒无其人。值梅盛开，鹗流连树下，见梅一树，花独繁密，鹗因折取，插于瓶中。一日偶自外归，见案上素纸题句云："南枝向暖北枝寒，一样春风有两般。步上高楼莫吹笛，大家留取倚阑干。"下署款张笑桃，墨沈未干，袖香犹裛。鹗讽诵再三，极意艳羡，爇香祷之。越日薄暮，鹗自外归，蹑迹登楼，果见女郎拈毫伏案，鹗突前抱持，极道爱慕。女郎亦不避匿，自道姓名为张笑桃，由是两情欢洽，再易庚蜫。某日，鹗与笑桃携手游行，俯视山下，笑桃神色忽异，顾谓鹗曰："君知黑雾弥漫者何也？"鹗谓此或云气使然。笑桃曰："嘻，吾两人情缘殆将尽矣。"鹗亟问其故，笑桃曰"此山有洞，名为巴洞，蛇精名巴潜者居之，修炼数百年矣。能幻形为人，觊觎妾貌，强委禽焉。以彼蕴毒之尤，纯阴之类，实生深山大泽，习居丰草长林。妾诚蒲柳之姿，亦何至为茑萝之托。巴潜涎甚滋恚，必欲得妾而甘心。今知侍君巾栉，益复妒媢，以故喷薄妖氛，冀堕君五里雾中，因而摄妾。君以血肉文弱之躯，万不能当其狂焰，宜速下山谨避。明年大比，君必连捷成进士，外授峨嵋县令。倘不忘故剑，抵峨嵋时，暂缓赴官，迂道峨嵋山下，见铁冠道人趺坐蒲团，君以情哀告，当得援手。或使我两人破镜重圆也。"言次，雾益腾涌，蔽山谷，笑桃促鹗速行，鹗挥泪下山，数十步间，回首瞻恋，犹见笑桃凝颦伫立，凄黯如雾中花也。逾日再至，则林壑依然，人面不知何处去矣，懊丧垂绝。爰谢绝人事，闭帏攻苦，翌岁登第授官，悉如笑桃言。往访峨嵋山下，果道人铁冠者在焉。鹗陈意敦恳，道人曰："巴潜何敢乃尔，吾念汝至诚，今付汝宝剑一，灵符三。汝即至恩阳山下，斩荆辟莱，觅得巴洞，以一符置洞门，又一符焚化吞之，仗剑入洞，必得与意中人相见也。"鹗如其教，入其洞，绵亘数里，豁然开朗，有屋舍华美，珠帘四垂，则笑桃在焉。相见之下，悲喜交集，问知巴潜外出，亟挈笑桃以行，之官四年，燕好綦笃。一日晨兴，笑桃忽谓鹗曰："妾近屡心悸，若有奇警，恐巴潜诇知所在，未能漠然于怀也。"属鹗剑勿去身，戒阍人："有巴潜者来，务拒勿纳。"无何，鹗鹗在典室，有投刺者，未及置词，而客已闯然入，厉声语鹗曰："吾巴潜也，王鹗何人，夺人之室而据为己有，久而不归，直是理乎？"鹗急起

索剑与斗，而巴潜已入内室，指顾腥霾四合，只赤不辨面目，虽傔卫毕集，举徨惑无能为力。顷之，雾消客去，而笑桃亦杳矣。鹗竟弃官再访峨嵋，则空山无人，曩道人铁冠者，亦无复踪迹。虽真真万唤，唯有空谷应声，泉咽云荒，怅惋而已。

右据州志原文，润色十之四五。窃意笑桃，其殆仙乎。其于王鹗，殆有前缘，缘到则合，缘尽则离，巴洞蛇精，峨嵋道人，举非真有，大抵仙家幻化之妙用。所以瀹鹗之感恋，而振拔之情网之中也。不然，巴潜之初摄笑桃，何必待二年之后；再摄笑桃，何必待四年之后，矧笑桃固有道者，素纸题句，不昧慧根，登第授官，更能预决。何独对于巴潜，略无自卫之力，欲摄则竟摄之耶，是皆可寻之间也。夫笑桃知鹗之必感恋，而预示幻化以瀹之，何情之一往而深也。事具志乘，未必为无稽之谈，梅阁之遗址尚存乎，殊令人低徊欲绝已。

光绪中叶，吏部有二雷：一名天柱，陕西人，一名祖迪，广西人，皆官文选司主事。陕西雷之夫人奇妒，常恐外子或有藏娇谬举，别营金屋，爰是外而仆御，内而婢妪，日必屡谆饬。稍有可疑，必诇以闻。仆媪辈夙严惮之，微特罔敢徇隐，或犹欲因缘以为功。广西雷早断弦不复续，一妾随侍京邸，寓城西羊肉胡同。都门旧习，曹司揭红笺于门，题曰某署某寓。二雷之门，则皆曰吏部雷寓也。陕西雷之仆某，不知其主同官别有广西雷也。偶过羊肉胡同，见门笺而疑焉。亟询诸比邻，则曰："吏部雷老爷亦太太之居也。"则亟归报夫人。夫人震怒，趣驾车往。广西雷之如夫人，以谓女宾至也，亟整衣出迎。讵来者一见即痛掴之，(《韵会》"掴，掌耳也。")重之以辱詈，绝愕眙不知所为。来者益敦豁叫呶，弗容辩，辩亦弗闻，沸腾久之。俄广西雷自署归，来者觉有异，稍镇静，因谘白得其情，始自知误会，窘怍几无所容。如夫人者徐曰："夫人幸息怒，主人固在是，请邕叙伉俪情。继自今，贱妾不敢当夕。"则垂首至臆弗能仰，汗出如沈，继之以泣。广西雷尤局促难为情。俄陕西雷衣冠至，盖亦甫自署归。门者以告，遽踉跄奔赴，欲更衣未遑也。二雷寅好故款洽，而是时相见，不无强颜，道款仄者，觉向来无此歉仄；致逊谢者，觉兹事难为逊谢。情至不平，不能怒，不怒何以堪；一堪发噱，不能笑，不笑不可忍。幸如夫人者谨而愿，客至敛抑遽入，夫人者亦为佣妪牵挽登车。陕西雷稍从旁促之行，第声色弗敢厉也。既媾解，二雷复枝梧数言。洎客去，广西雷仍门送如仪焉。尤足异者，陕雷妻之始肆也，粤雷妾颇顺受。盖粤雷妾，固量珠燕市者，性又近温婉，颇疑粤雷旧有嫡室，向或匿不以告，今乃至自南中，其忍辱弗与较，盖亦由于误会。然而贤矣，倘并事白之后，揶揄之数言，而亦无之，讵不理厚而庄乎。唯是绿衣抱衾之俦，何能以纯特之行为责备也。此事绝新奇，当时传播殆遍，软红香土中，往往茶余酒半，资为谈柄云。

同治朝，吴文节(可读)直谏垣，以乌鲁木齐提督成禄纵兵戕戮平民数千，具折严劾，有"请斩成禄之头，以谢无辜百姓；并斩臣头，以谢成禄"等语。廷议以谓讦刺时政，饬回原衙门行走，而此折为时传诵，朝野想望风采。同时有云南举人谢焕章年逾六十，甫捷乡闱，入都会试，其复试题"性相近也"二句。谢文理境深奥，阅卷者李某几不能句读，以为文理欠通，竟坐褫革。谢固滇中名宿，有及门八人，同上公车，咸愤不与试，群起揭控。事闻于朝，特派大臣复阅，谢得开复，作为本应罚停会试一科，而开复已后试期，应无庸再议，然谢之文名由是盛传日下。人言李某诚疏陋，适以玉之于成焉。而菊部名伶十三旦者，亦于是时以色艺特闻。时人为之语曰："都门有三绝：吴侍御之折，谢焕章之文，十三旦之戏也。"

清文宗之季年，东南沦胥于太平，京津见逼于英舰。内忧外患，宵旰靡宁，驾幸热河，以"且乐道人"自号，帝王处境一至于斯，自古罕有。

清时"宫门钞"，有"某日推班"云云。考旧制，部院衙门当直日，堂官各将衔名书牌进呈(牌木质，长九寸，宽一寸，厚不及半分，绿头粉身，揩以油使光泽，谓之膳牌，以牌随膳上也)，是日召见何人，即将其牌提出，奏事处即遵照名次宣人。直日次序：首吏部翰林院侍卫处，次户部通政司詹事府，次礼部宗人府钦天监，次兵部太常寺太仆寺(当时戏称兵太太也)，次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次工部鸿胪寺，次内务府国子监，次理藩院銮仪卫光禄寺。每九日一转，若奉旨推班，则本日当直者，推下一日。翰林院直日，侍读学士递牌，缘掌院学士，乃兼官也。满称翰林院为笔帖黑衙门，称侍读学士为笔帖黑答，翰林院之长也。

同治初年，丁文诚(宝桢)抚山东，俄内监安得海由都南下，在德州登陆，仪从喧赫，并有女乐一部，载之以行。时德州知州为赵晴岚(新)，具禀以闻。时安已过东昌，文诚飞檄截留，并专折纠参，有"查例载凡内监出京六十里，即斩罪。该太监如此喧赫，水陆登程，公然南下，显违祖制。必矫诏所为，可否由臣拿获，就地正法，抑解内府，请旨办理"等语。时恭邸暨相国文忠(文祥)枋枢要，奏入，亟请示慈宫。玉音第云："如所奏。"殆竟欲杀之耶。则遽出拟旨，着山东巡抚及江督苏抚一体截拿，就地正法，如有疏虞，惟该抚等是问。旨下，安已行抵泰安。知县何毓福，诡词诱之到省，其辎重凡大车八辆，轿车十二辆，均留泰安。安至省谒文诚，仅立谈数语。文诚曰："吾已具奏，汝第归寓所候旨可耳。"文诚以月之初八日拜折，十五日奉批，中间一来复，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虑或奉谕解京，则安固侧媚工谗，充其造膝之陈，切肤之诉，其为祸殆不可测。时德州赵牧密晋省，夕诣节辕，为文诚谋："安若奉谕解京，则文诚三月内必乞退，万不可留。"文诚曰："汝将奈

何?"赵言:"新一小知州,渠未必介意,唯是除恶务尽,宁我谋人,任彼跋扈飞扬,不容越山东一步。"盖赵已决策,不即枭者,必鸩之矣。文诚嘉其能断,与赵约为昆季,迨就地正法之旨下,则亦以侥天之幸交相庆也。初,安之至德州也,索供张无厌,且呵斥官吏。赵禀有云:"其在舟中,品竹传歌,连宵达旦。尤敢陈设龙衣,招摇震炫,两岸观者如堵。其自泰安至省,何令躬伴送之;在逆旅中按牙谱曲,宴饮甚欢,并言回京后当令超迁不次。"又言:"渠曾求帝御书,帝书'女'字与之。'女'乃'安'字无头,意者非佳谶耶。"而不知即应于目前也。安正法后,文诚并令暴尸三日,途人好事者,辄褫其下裳观之,则信蚕室之刑余也。其辎重车辆,押至省城,文诚派委员八人,在济南府署查点,宝器珍玩,多目所未睹。有良马日行六百里,身纯黑而四银蹄,其尾间别生毛一簇,以红丝绾之,步视神骏,据称得自内厩。及其女乐一部,小内监四名,悉解回京,保镖者八人(按:《集韵》:"镖,纰招切,音漂。"《说文》:"刀削末铜也。"《集韵》:"卑遥切,音焱,与镖同,刀锋也。"北方健儿好身手,受顾长途,保卫商旅,谓之保镖,其荟萃处曰镖局,京津多有之,不知何自始也)。当地发落。是役也,文诚丰采动宇内,同时曾、李诸贤,尤极意推重云。

谥法"襄"字最隆重。咸丰三年十月,寿阳祁相国文端面奉谕旨:"文武大臣或阵亡,或军营积劳病故,而武功未成者,均不得拟用'襄'字。"自是无敢轻拟矣(见歙鲍康《谥法考》)。同光重臣,如曾忠襄,岑襄勤,左、张二文襄,皆美谥也。考《谥法·臣谥》:"辟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劳曰襄,因事有功曰襄。"

嘉庆朝,强克捷(河南滑县知县,赠知府,谥忠烈)子逢泰之妻徐氏,道光朝,方振声(福建嘉义县县丞方振声,台湾镇票千总马步衢,台湾北路协把总陈玉威,殉节台湾,均特旨赐谥,并有"览表堕泪"之谕。振声谥义烈,步衢谥刚烈,玉威谥勇烈,凡特旨予谥,悉出睿裁,不由阁臣撰拟)之妻张氏,陈玉威之妻唐氏均蒙特旨予谥节烈。有清一代妇人得谥止此,方仅佐萃,陈尤末弁,夫妇双烈,诚佳话也。

清制:内阁拟谥,旧隶典籍厅。咸丰初,卓相国(秉恬)改归汉票签,只遵饰终谕旨褒嘉之语,每谥撰进八字,选用二字,唯"文正"不敢拟,悉出特旨,得者以为殊荣焉。凡圈出之二字,列第二第三者居多,亦故事也。

朝鲜国王谥号向由内阁撰拟,后因所拟之字有误用该国王先代名讳者,改由该国自行撰拟八字进呈,恭候钦定(按:朝鲜国王赐谥凡十二世。至同治朝,李昇谥忠敬止,安南国王唯乾隆朝阮光平谥忠纯,余无考)。又凡诰敕文字,向亦阁臣所司。光绪甲午,万寿覃恩,总税务司赫德(英国人)频年宣力,屡晋崇阶,至是依例具呈,请领诰轴。内阁以无故事可循,其制词由典籍厅移请总理衙门撰拟,取其桀敖素娴,篇中命意遣词,易合客卿性质,于恩礼之中寓怀柔之旨焉。

清制:大学士及翰林授职之员,始得谥文。至庶吉士、翻译翰林,并由部郎改官翰林者亦不谥文,盖隆重之至。按:《谥法考》:"康熙朝,赐号巴克式("式"一作"什")领侍卫内大臣,一等公索尼,谥文忠。"有清二百数十余年,文臣谥武多有,武臣谥文,仅此一人,诚异数也。巴克式即笔帖式,为满人进身之初阶。然索尼以上公之尊,而膺此赐号,则亦郑而重之矣。又顺治朝,文馆大学士达海,额尔德尼(皆谥文成)本游击副将世职,以精通国书,追赠巴克式,后改笔帖式,亦见《谥法考》。其笔帖式夷为末秩,大约自雍、乾后矣。

相传纯庙于岁暮偶微行至内阁,见一典籍官,独宿阁中,寒瘦如郊岛,彼不识圣颜也。问何不回寓度岁,对曰:"薄宦都门,妻子均未至,重以档案填委,职掌乏人,惧万一疏虞,因留宿阁中耳。"纯庙颇重之,详询其籍贯科分,并志其年貌,于次日召见。某趋入,天颜温霁,知即昨与接谈者,屏营之下,蒙赐一封口函。谕云:"速持至吏部大堂,但有堂官在,即传旨面交。"某叩头遽出,亦未喻何意。将出东华门,俄腹痛奇剧,僵仆道旁,屡掙拄弗能兴,虑封函关机要,脱迟误干未便也。傍徨无策间,适同官某经过,呼而告之,托其将封函投交,千万毋误。及部堂启视,乃朱谕:"本日如有知府缺出,即著来员补授。"于是吏部遵旨铨注。越日谢恩,乃并非其人,问之,始据实陈奏,纯庙喟然曰:"《语》云,君相不能造命,其信然耶。"

右据近人笔记,润色入《丛话》,窃意兹事未必尽然,召见面交之钦件,何能付托于同官,典籍虽末曹,亦尝簪豪中秘,何至模棱乃尔。当雍、乾全盛时,此等事容或有之,中间情节或传闻异词,无庸丁确而求其必是也。

翰林院例于编检中,奏派四人办理院事(修撰亦与其选),谓之办事翰林,遇京察,皆保列一等,此道府之基也。每议派既定,掌院以名柬延请,使者曰:"请赴清秘堂,不以公牍。"尊而重之也。清秘堂,办事处也。有高尚其志不屑外任者,则先事辞之。又道、咸以前,翰林传御史,亦薄为小就,其志趣高迈者虽掌院保送,往往考试届期,谒假弗与。晚季四五十年,绝不闻此高风。至于清秘堂,尤百计营谋不可得,亦断无不营谋而得者。

《池北偶谈》载归熙甫与门人一帖云:"东坡《书》、《易》二传,曾求魏八不与。此君殊俗恶,乞为书求之。畏公作科道,不敢秘也。"渔洋山人以借书亦须势力为叹,鄙意窃不直借书者,昔人有豪夺,此非豪借耶?

阮文达尝教习庶吉士,大课诗题《天下太平》,皆不

知出处。纳卷后，方悟是《礼记·孔子答子张问政》："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又某年，金台书院开课，诗题《冰与水精比玉》，亦无知出处者。诗皆类于咏物，不知出《孟子序说》，程子曰："且如冰与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润含蓄气象，无许多光耀也。"六经之文，甚非秘籍，读者往往忽略，自不记省耳。

世俗祀神，案上正中设炉焚香，炉之两旁设台燃烛，不知何自仿也。宋人小说载司马温公在永兴，一日，国忌行香，幕中客某，有事欲白公，误触烛台，倒在公身上，公不动，亦不问，知北宋时已然矣。

前话载北京节慎库有大银，自注："即俗所谓元宝。"以元宝字俗不入文。按：《续通考》："至元三年，杨湜上言，平淮行用白金，出入有偷盗之弊，请以五十两铸为锭（按：此锭字，通俗为文。《说文》："锭，镫也。豆有足曰锭，无足曰镫。"《广韵》："训锡属，无它谊。"）文曰元宝。"元宝之名始此，亦已古矣。

海棠木瓜，出南京明孝陵卫，花如铁梗海棠，实较寻常木瓜大者约十分之二。香淡永，微酢涩，以亸鼻烟陈干者良（见《选巷丛谈》与杨花萝葡属对）。比阅《抟沙拙老日记》（不具撰人姓名，据称彭文勤为从祖，知其为南昌彭氏也）："木瓜必偕铁梗海棠对栽方茂，否则结实不繁，且易陨落，闻之曹州人说。"据此，则木瓜之于海棠，信有气类相需之雅，乃至旧京嘉植，能兼华实于春秋，几与化工而竞巧。世谓草木无知，草木无情，殆犹格致之学，有未至耳。

唐熙朝有两于成龙，一字北溟，山西永宁人，官至两江总督，谥清端。一字振甲，汉军旗人，官至河道总督，加兵部尚书，谥襄勤（按：清初总督加尚书，皆出特旨，巡抚亦加尚书，罕加侍郎者。乾、嘉后，总督加尚书，巡抚加侍郎始定为例。又雍正朝，江南河道总督孔毓珣加礼部尚书，山东巡抚袁懋功加工部尚书，则某部亦不拘定也）。古今同姓名者夥矣，两公时代官位并同，殊仅见。

清时各直省军府，例称绿营。缘其旗纛通用绿，唯于边际以红缯饰之。

同治甲子克复金陵，曾文正建议开科。于十一月中，举行乡试，上下江士子，北闱下第者悉赴试南旋。有人于台儿庄旅店见题壁诗云："万山丛里驾双赢，断涧危梁次第过。落日牛羊西下急，秋风鸿雁北来多。霜余村屋留红叶，获后田园覆绛莎。此去果然归故土，年华且喜未蹉跎。"十一月初五六等日，和煦如仲春，至初八日，群集龙门下，则渐闻淅沥声，知已雨雪，至初十日晴霁。是时贡院新修，朱阑绿曲，明蟾照映，多士角逐文坛，复睹承平景象。虽严寒砭骨，亦欣欣若挟纩焉，则五十年前之天时人事，固如是也。

同治癸酉，顺天乡试，都下喧传荧惑入文昌，科场有不利。是科中式第十九名徐景春，以策内不识《公羊》为何书，竟将《公羊》二字拆开，为广东梁伯器（僧宝）所磨勘。梁初签出，礼部查则例，徐景春应罚停会试三科，主考官降二级留任，同考官革职留任。照此办理，片咨吏部。讵吏部咨行礼部，必欲将徐景春褫革。礼部覆称，如革徐景春，则主考皆应降调。时吴县潘文勤署吏部右侍郎，一日，文勤到署，司官持稿回堂。潘怒，投稿于地曰："吾知有人图全小汀缺耳。"盖其时全文定（庆）为协办，而宝文靖（鋆）官吏尚也。方龃龉间，文靖适至，问司官因何遗稿在地，司官以潘语质告，文靖默然。未几，景春竟斥革，同考陆编修（懋宗）亦革职（景春出懋宗房），主考全文定、胡总宪（家玉）、童（华）、潘（祖荫）侍郎皆降二级调用。适潘文勤管户部三库，三库印忽失落。事觉，文勤革职留任。至是又得降调处分，遂无任可留，因而革职，旋特旨赏编修，仍在南书房行走。胡小蘧总宪降调后，又因与江西巡抚刘忠诚（坤一）以田赋事互揭，部议刘革职，胡再降四级调用，终鸿胪寺少卿。

徐景春既因磨勘褫革，内帘各官降革有差，是科各直省试卷磨勘綦严。于是江南则革去举人杨楫，以其《春秋》题，集经为文，语欠联贯，谓为文理荒谬。而江西全榜中式墨卷，其第二开，首行之首，末行之末，皆各涂改一字。若人之名号拆开者然，谓是笔误，何以每卷皆同；以文理论，则又必无误书此二字之理，情弊显然，无可徇隐，因请旨暂行斥革。一面行文确查，实则士子与誊录生为识别，嘱其加意精写，唯恐目迷五色故也。然此事颇难斡旋，兼值功令森严，几无复保全之策。嗣监临抚臣覆称："该省试卷纸质最薄，其红格两面一式，而印卷官关防在卷后幅，士子入闱，匆遽之中，往往反写，故领卷后，即各于第二开写此二字，以别正反。历届相沿，亦不自本科始，实属无关弊窦。"云云。奏入，事乃得解。是由抚署司章奏者善于措词，否则一榜皆占泽火之象矣。

光绪朝，扬州陈六舟京兆（彝）巡抚安徽，条陈便民如干事，有"令民称贷公家，春借秋还"一条。得旨申饬，谓直是宋臣王安石青苗法矣，以是改任浙江学政。当是时，合肥伯府族人某擅杀人，知县宋某必欲置之法，伯府大哗，宋竟罢斥。太邱适于是时改官，人咸谓得罪巨室使然，而不知其别有为也。旋内转顺天府尹，称疾南归，颇极林泉颐养之乐。

都门各衙署，旧有小禁忌。三十年前，落拓软红，犹及闻之。内阁大堂有泥砚一方，相传为严分宜物，胥役人等般弄无妨，唯官僚切忌入手。新到阁者，前辈辄

申诫焉。翰林院衙门，大门外有垒培，高不逾寻，环栅以卫之，置隶以守之。相传中有土弹，形如卵，能自为增减，适符阖署史公之数，或有损坏其一，则必有一史公赴天上修文者。又有井名刘井，新到馆庶常，或俯而照影，则必无留馆之望。刑部衙门有“顺天无缝，直隶不直”之说，顺天司中门终年扃闭，司务厅每日必以纸黏之，如稍漏缝，则印稿必获处分。直隶司向不设公座，设则必兴大狱。又刑部大堂为白云亭，亭前影壁有一方孔，每早晚司务必躬自扫除之。据云，其中或留纤芥，则不利于堂官。又刑部当月司员，监管堂司各印，印各缄縢，千万不可启视。如启视，则必有监犯病毙，屡经试验，其理殊不可解。

合肥龚芝麓尚书女公子卒，设醮慈仁寺，一士人寓居僧寮，僧倩作挽对。集梵筴二语曰：“既作女子身，而无寿者相。”公询知作者，即并载归，面试之。时春联盈几，且作且书，至溷厕联云：“吟诗自昔称三上，作赋于中可十年。”乃大咨赏，许为进取计（见前话）。按：《两般秋雨盦随笔》：“魏善伯徵士题范觐公中丞厕上对云：‘成文自古称三上，作赋而今遇十年。’”即僧寮士人之作，仅有数字不同耳（按：厕屋，《汉书·李广传》曰溷轩，名颇雅，附记）。

无锡邹壮节（鸣鹤）初授广西桂林知府，荐擢巡抚，以发逆之乱罢归，掌教东林书院。偶因细故与诸生龃龉。某日，忽见厅事题一联云：“部院难为为掌院，桂林不守守东林。”公曰：“是不可一日居矣。”遂出而从戎。后殉难，易名壮节，并开复原官，人谓诸生一激之力也。

咸丰间，有广东运使钟建霞者，起家寒微，以卖油为业。时漕运方盛，日必担油赴粮艘沽售（零卖也）。一日，以索值往，适司帐者方句稽款目，盘珠格格不已，钟觑其旁久之。司帐者问何人，以索油值对，并谓君帐某某等处有误，故不符合。司帐嘱钟代算，其数悉付，则大喜，询其姓名里居，留之舟中，相助为理，月酬辛金，视担油丰且逸矣。数年后粮艘裁撤，司帐者言：“吾今亦无所事，我二人盍业贾?”遂托以三千金，往来贩运，赢利倍蓰。其人欲与均分，钟不可，但计月取辛资，固与而固辞焉。因为纳粟得巡检，选授湖北副底司。未几，胡文忠驻兵新堤，饷糈支绌，钟以随办捐输，保升沔阳州同，旋擢知州，积官至广东运使，养尊移体，以精明综核见称。其余事尤兼工染翰，新堤州同署中有所书“无愧我心”四字，笔力遒劲，非寻常俗吏克办，而谓出自锥刀竞贸者流，鲜不目为齐东野人之语矣。

武进刘葆桢检讨（可毅），光绪戊子会元。于会试前，自更此名，同人莫之知也。及榜发首捷，报录至青厂武阳会馆，馆人曰：“吾武阳无此刘可杀也。”由是人辄以“可杀”戏呼之，刘每忽忽不乐，常揽镜自照曰：“吾名讵真成谶耶?”庚子拳匪乱作，葆桢先已出京，俄复折回，乱后踪迹杳如，传闻于通州遇害矣。

同邑王半塘侍御，光绪庚辰应礼部试，诗题《静对琴书百虑清》，得“清”字，乃末联用“离、尘”二字叶韵。卷经房荐（出廖穀似寿丰房），而堂批谓此卷拟中三日，复阅诗末出韵，摈之可惜。半塘雅擅倚声，夙研宫律，四声阴阳，剖析精审，乃至作试帖诗而真庚混淆，讵非咄咄怪事耶。半塘尝曰：“进士者，器之贵重而华美者也。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

李文忠于曾文正为年家子，甫通籍，即赴曾营，文正每言李志盛气锐，思有以挫抑之，俾成大用。洎削平发逆，文正由直督调两江，文忠竟代其任。文正之督直隶也，因法教士丰大业一案，以天津守令遣戍，颇不满于众望。湘籍京官联名致书诋諆，并将湖南全省会馆中所有文正科第官阶扁额悉数拆卸，文正郁郁无如何。及调任两江，与知交书，有“内疚神明，外惭清议”语。值六旬寿诞，方演剧称觞，忽递到一封口文书，亟拆阅之，仅诗一首云：“笙歌鼎沸寿筵开，丞相登坛亦快哉。谁念黑龙江畔路，漫天风雪逐人来。”文正亦不究所从来，亟纳诸袖以入，自是目疾增剧，俄薨于位。文正笔记曾力辨泰西教堂中刳眼剖心之事之诬，著为论说，惜其稿失传。当时亦以丰大业案，有为而发也。

宋云州观察使杨业，戏文中称杨继业，又称业妻曰佘太君，不知何本。按：《辽史·圣宗纪》及《耶律斜轸传》俱作杨继业，镇洋毕秋帆尚书（沅）《关中金石记·折武恭公克行神道碑跋》云：“折太君，德扆之女（按：德扆，永安军节度使），杨业之妻也。墓在保德州折窝村。”折、佘殆音近传误。又《续文献通考》云：“使枪之家十七，一曰杨家三十六路花枪。”《小知录》曰：“枪法之传，始于杨氏，谓之曰梨花枪。”小说家盛称杨家枪法，盖亦有本。

无锡朱氏，相传其先世业农，偶掘地，得一人头，乃金所铸成，不知何代物也。（古时武臣效命疆场，或丧其元，往往以重宝为首，配合躯体礼葬，铸金琢玉皆有之。朱氏所得，其殆是耶。）朱氏因居积致富，族姓蓁蕃，号为“金头朱家”云。

回教之初入中国也，所订教规曰诸肉不食。嗣徒党不能遵守，乃改为猪肉不食。或驳是说，谓回语名彘，不曰与诸同音之猪。然对于中国教徒而言，固宜作中国语矣。（曩尝询回教某友以不食猪肉之故，彼曰：“厌其秽耳!”）凡由回籍服官者，荐擢至三品，即须出教。以例得蒙赏吃肉，不能辞也。（按：回教始兴之地，名阿剌伯，古条支国也。彼教称为派罕巴尔者，名摩哈麦，陈宣帝大建元年生于麦加，著书曰《可兰》，即所诵之经也。唐高祖武德四年，为彼教风行之始，即以是年为元纪，年以三百六十日计，距今约一千三百年。派罕巴尔，华言天使也。）

朱竹坨《静志居琴趣》,《绣鞋词》云:"假饶无意与人看,又何用描金挒绣。"语意刻深,令人无从置辩,罗泌《咏钓台诗》云:"一著羊裘便有心。"通于斯旨矣。

九言诗,昔人间有作者。长句劲气,于古体为宜,若作九言律体,亦如七言律之妥帖易施,则求之名人集中,殆亦仅见。明杨升庵(慎)《咏梅花》云:

元冬小春十月微阳回,绿萼梅蕊早傍南枝开。
折赠未寄陆凯陇头去,相思忽到卢仝窗下来。
歌残水调沈珠明月浦,舞破山香碎玉凌空台。
错认高楼三弄叫云笛,无奈二十四番花信催。

是诗余旧喜诵之。

相传赵次山尚书(尔巽)开藩皖省时,访闻有伪造关防者,以象箸合并锲刻成文,无茧发跻盩。箸凡二十一,不用,则二十一人分藏之,亦防其败露也。尚书侦得其钤用之顷,掩捕之,无一脱者,皆自知罪重,涕泣莫敢仰视。尚书第令立焜其箸,其人则发往书局,供剞劂之役,皆巧工也。

浭阳托活络尚书忠敏生平撰著,以考订金石为大宗,其它有韵妃娅之文间见一二,率工整熨帖,甚似词流藻构,不类屏臣政暇之作。《游盘山》诗云:

十万松声夕吹哀,稠云大雾一时开。
方知雨后凄凉绝,悔不花时次第来。
垒石成棋天景巧,结松如笠化工才。
田盘仙去田畴老,空见岿然般若台。

黄鹤楼集句楹联云:"我辈复登临,昔人已乘黄鹤去;大江流日夜,此心吾与白鸥盟。"(按:忠敏汉姓陶,故一字陶斋。光绪年间于西山之麓筑陶氏家塾,盖托活络即陶字之三合音也。)

康熙十六年,内廷始设南书房,凡供奉之员,不论官职崇卑统称南书房翰林,内廷供奉,唯南书房翰林称之。上书房行走者,不得同此称也。

清制:各直省儒学廪膳生员岁支廪饩。翰林院庶常馆,月之所支亦曰廪饩。雍正十年,张相国文和议奏:"庶吉士廪饩银每人每月四两五钱。"盖庶常未经散馆,官未真除,其隶翰林院亦犹夫肄业生也。

友人广德李晓暾(世由,原籍湖南)奉其先德忠壮公家传书后,嘱节要人《丛话》。公讳臣典,先是,从曾忠襄吉安军转战数省,每上功辄首列,屡拯忠襄于危。从攻江宁,围合,久不下。时苏、常俱复,忠襄耻独后,愤欲死之,再凿龙脖子地道,募死士先登,公与诸将誓如约。地道火发,城揭二十余丈。公冒烟火砖石直进,伤及要害,城克而病,遂死。去城破仅十许日,曾文正上公首功。奉谕:"李臣典誓死灭贼,从倒口首先冲入,众军随之,因而得手。实属谋勇过人,著加恩封一等子爵,赏穿黄马褂,并戴双眼花翎。"而公已先殒,不及拜命。忠襄咨于文正,奏请优恤。有旨将战功宣付史馆,并于吉安、安庆、金陵建立专祠。一时公私记载咸无异同。云南鹤丽镇总兵朱公洪章者,先登九将之一也。后诸将死,濩落不偶,与刘公联捷,为忠襄檄留江南防营,阴以报之。刘死,朱留营如故。甲午,张文襄权江督,令朱募十营守吴淞,以创发卒于军。朱在江南久,郁郁不自得,念昔与李公誓死登城,李独膺懋赏,身犹录录与偏裨伍,所奉主帅及同列诸将无一在者。思倾李为己地,昌言于人。谓"曩者之役,余实先登,李资高,适猝死,主帅与朝廷务张之,以励将士,故李独尸大名。李克城次日伤殒,忠襄慰己,以李列首。后谒忠襄,语稍不平,忠襄出靴刀授之曰:'奏名易次,吾兄主之,实幕客李某所为,盍刃之?'又言王氏闿运《湘军志》乖曾氏旨,后嘱王氏定安改订,亦沿官书未改"云云。其尽屏文正原奏,及公私纪载,为此系风捕影之词,甚可骇怪。夫攻金陵,提镇效命者甚夥,何独于公以死旌伐。文正手书《日记》云:"至信字营见李臣典,该镇为克城第一首功。日内大病,甚为可悯。"又云:"闻李祥云病故,沅弟伤感之至。盖祥云英勇绝伦,克复金陵,论功第一。"据此,则奏名列首固忠襄意。幕客李者,中江李鸿裔也。论功之奏,核及殿最,李安敢以私见挠之。又王氏定安修《湘军记》时,忠壮子孙不在显列,无所顾忌。湘潭之志,既乖曾旨,本非官书,东湖觊再起,一意媚曾,又何不可改之有。凡此皆不考情实之过也。

蕙风按:薛福成《庸庵笔记》:"曾威毅之围金陵也,既克伪天堡城,即所谓龙脖子者,在太平门外。高踞钟山之巅,俯瞰城中。提督李臣典与曾公密商,排巨炮三层于其上,昼夜对城轰击,此发彼贮,无一息停,城堞皆颓。贼不能立足,始下令军士各持柴草一束,掷之城下,高与城齐,若为恃此登城者,贼并力严备,不暇他顾。又隔于柴草,不能瞭望。山下旧有隧道,乃前数月所开,被贼觉察而中废者。至是,贼不复防此道,派遣千人,接续开掘,至于城下,实火药三万斤于其中。筑完以土,封固以石。口门留一穴,以大布若干匹,包火药入粗竹为导线。竹长数丈,贯穿穴中。及期,各军严阵以待。火始入时,但闻地中隆隆若殷雷,俄而寂然,众以为不发矣。顷之,砰訇一声,震撼坤轴,城垣二十余丈,随烟直上。大石压下,击人于二三里外,死者数百人。诸军由缺口冲入。"云云。据此,则掘隧轰城,发策实由忠壮,何止奋勇先登而已。故朝廷亦有谋勇过人之谕,推为功首,孰曰非宜(按:忠壮先授河南归德镇总兵,见《谥法考》)。

晓暾嗜歌,歌者乐得而从之游,遂亦善歌。某夕,兴之所至,竟结束而登沪张园之歌台。余愧非知音,幸此曲([朱砂痣])之得闻焉。宁乡程子大(颂万)赋长句赠之,有云:"有时举酒歌莫哀,酒酣还上海边台。天吴象罔作俦侣,乃自惊涛落日之中来。"晓暾之歌之声情激越,吾得而闻之,而其中之所蕴蓄,则吾子大知之矣。

阅近人某笔记，有“二百四十年前之孙文”一则，略云：“水月老人，姓孙，名文，字文若，水月其号也，会稽人，明末诸生。”（余不赘。）盖隐逸者流而狷介之士也。见王文简《池北偶谈》及吴谷人《祭酒诗集》。按：《明外史·俞孜传》：“孙文，余姚人，幼时父为族人时行棰死，长欲报之而力不敌，乃伪与和好，时行坦然不复疑。一日，值时行于田间，即以田器击杀之，坐成。未几，遇赦获释。”此又一孙文，嘉靖间人也。见《图书集成·氏族典》。

又《图书集成》引《陕西通志》：“黄种，隆德人，永乐中贡士，除户科给事中，资性鲠介不苟合，久居清要。及归，行李萧然。”按：今日所称黄种（之陇切），明朝人心目中，断无此等词意，当是读作种植之种（之用切）耳。

晚季春明巨公往往有戏癖。光绪庚寅、辛卯间，户部有小吏曰魏耀庭，能演剧去花旦（俗谓之客串也，或戏呼魏要命）。似闻其人年近不惑，及掠削登场，演《鸿鸾禧》等剧，则嫣然十四五闳娃也，惜齿微涅不瓠犀耳。南皮张相国文达极赏之。相国书画至不易求，有人见其赠魏耀庭精箑，一面蝇头小楷，一面青绿山水，并工致绝伦。

光绪初年，朝邑相国阎文介，南皮相国张文达同入军机。阎字丹初，年六十八，张字子青，年七十二。时尚书乌拉布，孙毓汶查办江皖赣豫事件未归，乌字少云，孙字莱山，有人集杜诗为联云：“丹青不知老将至，云山况是客中过。”绝浑成工巧。

冬月所鬻之牡丹、碧桃等，宋周公谨（密）《癸辛杂识》谓之马塍塘花，今都门名曰唐花。“唐”即“塘”之本字，可通也。

癸丑、甲寅间，余客沪上，始识长沙叶奂彬（德辉），素心晨夕，一见如故，穷不见疑，狂不为牾，是在气类，弗可强为谋也。奂彬有书癖，书在长沙，其收藏如何美富，余未得见也。所著《藏书十约》，无一语不当行。又《书林清话》尤澹博精审，稿将及寸，余曾暇观。当时尚未卒业，刻未审锲行否矣。阅近人某笔记，载有《奂彬买书行》一首，书痴面目，刻书妙肖。余喜诵之，移录如左：

买书如买妾，美色自怡悦。妾衰爱渐弛，书旧香更烈。

二者相頡颃，妄念颇相接。有时妾专房，不如书满箧。

买收如买田，连床抵陌阡。田荒防恶岁，书足多丰年。

二者较得失，都在子孙贤。它日田立券，不如书易钱。

吾年已半百，终日为书役。大而经史子，小者名家集。

二十万卷奇，宋元相参积。明刻又次之，嗜古久成癖。

道藏及佛经，儒者偶乞灵。藏本多古字，佛说如座铭。

百川汇巨瀣，不择渭与泾。朅来海舶通，日本吾元功。

时有唐卷子，模刻称良工。新法颇黎版，貌似神亦同。

俾我肆饕餮，四库超乾隆。又有敦煌室，千年藏秘密。

忽然山洞崩，光焰烛天日。鲁殿丝竹遗，汲冢科斗迹。

疆吏诚聩聋，坐令怀宝失。西儒力搜求，传钞返赵壁。

此事颇稀闻，朝士言纷纭。輶轩使者出，残篇稍得分。

我友王柯辈（指王千臣、柯凤孙），持赠殊殷勤。列架充远物，岂是坊帕群。

譬如豪家子，恋色拌一死。粉黛充后庭，复重西方美。

更嬖东都姬，爱听橐橐履。书中如玉人，真真呼欲起。

又如多田翁，槁卧乡井中。一朝发奇想，乘槎海西东。

胡麻获仙种，玉树来青葱。不问谁耕种，仓廪如墉崇。

买书胜买妾，书淫过渔色。朝夕与之俱，不闻室人谪。

买书胜买田，寝馈在一毡。祈谷长恩神，报赛脉望仙。

吾求仙与神，日日居比邻。有枣必先祀，有酒必先陈。

导我瑯环梦，如此终其身。一朝随羽化，洞犬为转轮。

世乱人道灭，处富不如贫。买书亦何乐，聊以酬痴人。

相传吴淞间，有巨蜃吐珠之异。崇明与吴淞相隔百里，一水相望，海上屡见珠光，见则数日内必有风雨。其色紫赤，上烛霄汉，倏忽开阖，不可名状。其光若此，珠之大不知凡几，蜃之巨更不知凡几也。海舟篙师，长得见之。见光而已，不见珠与蜃也，谓之野火。见则三二年中，其地必有涨沙，成沃壤焉，屡验不失。考之志乘，唐武德中，海上巨蜃吐气成紫云，即有涨沙，名以天赐，实为崇邑所自始。天蜃楼海市，皆幼境也，乃至涨沙，因而置邑，则真而非幻矣。龙之灵可以兴云雨，蜃之气更能拓幅员。充类至义，则夫鳌戴四维，知非谬悠

之说矣。

昔人以诗得名，如崔鹦鹉、郑鹧(鸪)之类，载籍多有，唯闺秀殊仅见。长洲李纫兰(佩金)著有《生香馆集》，其《秋雁》诗最佳，名李秋雁，见钱塘陈云伯(文述)《颐道堂》诗自注，《秋雁诗》二首云：

无端燕市起悲歌，带得商声又渡河。
千里归心随月远，一年愁思入秋多。
水边就梦云无影，天际惊寒夜有波。
屈宋风流零落尽，那堪重向洞庭过。

又：

谁倚高楼一笛横，凭空吹落苦吟声。
能鸣未必真为福，有迹多嫌累此生。
入世岂容矰缴避，就人终觉羽毛轻。
越凫楚乙从题品，识字何曾为近名。

见完颜恽珠《闺秀正始集》。又长洲陈琳箫(筠湘)《秋雁》二首云：

洞庭昨夜逗微霜，回首天涯合断肠。
瞥眼无非黄叶渡，安身除是白云乡。
流年逝水催何速，病翮西风怯乍凉。
一宿荒池菱芡密，双栖犹得傲鸳鸯。

又：

一行秋影渡银河，又向沧江尾棹歌。
矰缴有人何太急，稻粱昔岁已无多。
忽惊葭苇花如雪，正是关山月始波。
早识天南萧瑟甚，回峰斗绝悔经过。

其第二首，用纫兰第一首韵，当是纫兰嘱和之作，诗亦工力悉敌。

《正始集》撰录钱塘汪允庄(端)诗，有《秦沟粉黛砖砚歌》，序云：皖泾某氏藏古砚，澄泥也。红白青翠，斑剥错落若珠玑，上有建业文房印，余忠宣铭注，以为秦阿房宫沟，宫人倾粉泽脂水所成，诚异物也。纪之以诗，句云："四园错落珠玑细，粉晕斑斑黛痕翠。临波想见卷衣人，玉姜艳逸文馨丽。"

曩余藏《绝妙好词》初印本，每词皆用脂粉相和圈断句，自始至终，不遗一阕。盖出闺人手笔，香艳绝伦。惜不获与此砚并陈几案间也。汪允庄，陈云伯子裴之室，著有《自然好学斋诗集》，曾选《明人三十家诗》。

秦淮古佳丽地，楼台杨柳，门巷枇杷，丁明季称极盛。李香君以碧玉华年能择人而事，抗却奁之义，高守楼之节，侠骨柔情，香艳千古。康熙间，曲阜孔东塘撰《桃花扇》院本以张之。唯其兼通词翰，则向来记载，未之前闻。《正始集》有香君诗一首，亟录如左，《题女史卢允贞寒江晓泛图》：

瑟瑟西风净远天，江山如画镜中悬。
不知何处烟波叟，日出呼儿泛钓船。

唐王之涣《出塞》诗，可作长短句读(见前话)。彼特七绝，随意读作长短句，词谱固无是调也。《正始集》有张芬《寄怀素窗陆姊》七律一首，回文调寄《虞美人》词，声调巧合，尤见慧心。诗云：

明窗半掩小庭幽，夜静灯残未得留。
风冷结阴寒落叶，别离长望倚高楼。
迟迟月影移斜竹，叠叠诗余赋旅愁。
将欲断肠随断梦，雁飞连阵几声秋。

词云：

秋声几阵连飞雁，梦断随肠断。欲将愁旅赋余诗，叠叠竹斜，移影月迟迟。　楼高倚望长离别，叶落寒阴结。冷风留得未残灯，静夜幽庭，小掩半窗明。

芬字紫蘩，号月楼，江苏吴县人，著有《两面楼偶存稿》。

红闺吟咏，大都颖慧绝伦，故凡杂体之作，尤为可喜。《正始集·吴学素小传》云："字位贞，江苏娄县人，编修顾伟权室，著有《荫绿阁诗草》。位贞诗才敏捷，相传徐澹园尚书雅集东山，以《闺怨》命题，限溪、西、鸡、齐、啼韵，中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两、丈、尺、半、双等十八字。一时名宿均棘手，顾太史以语位贞。援笔伸纸，立就一律，艺林传诵。诗云：

百尺楼头花一溪，七香车断五陵西。
六桥遥望三湘水，八载空惊半夜鸡。
风急九秋双燕去，云开四面万山齐。
子规不解愁千丈，十二时中两两啼。

又《正始续集》载蓝燕同题同体一首，自注见茅应奎絜吴龚，诗云：

六七鸳鸯戏一溪，怀人二十四桥西。
半生书断三秋雁，万里心悬五夜鸡。
蚕作百千丝已尽，乌生八九子初齐。
谁怜方寸愁盈丈，刀尺抛残双玉啼。

又许琛《和闺词》八音体云：

金乌乍坠到窗西，石径清幽碧草萋。
丝管谁家风细细，竹床深院月低低。
匏尊灯下三更酒，土鼓声敲半夜鸡。
革得尘心无一事，木棉花底听鹃啼。

琛字德瑗，号素心，福建侯官人，著有《疏影楼稿》。

又张嗣谢《拟闺情用花名》云：

踯躅闲庭思悄然，合欢无计祗高眠。
夜残子午迷蝴蝶，花谢长春怨杜鹃。
流水空传桃叶渡，归人何处木兰船。
抽将碧玉簪头凤，卜当金钱问远天。

嗣谢字咏雪，号小韫，安徽桐城人，著有《茧松阁遗稿》，见《正始续集》。

又汪纫兰《晓起》五平五仄体云：

木落野鸟散，天高寒风鸣。
远树日未出，重楼山初晴。
塞外雁影乱，江边芦花声。

晓起有静趣，凭阑新诗成。

纫兰字佩之，号畹芬，江苏吴县人，著有《睡香花室诗稿》，见《正始续集》。

又黄卣《咏愁》一字至七字体云：

愁，旅馆，吟楼。闲处惹，冷相句。曲传心孔，重压眉头。鹃啼黄叶雨，虫语碧梧秋。芣篥军中按拍，琵琶江上停舟。金钗暗卜人千里，玉杵敲残月半钩。

卣字秬香，浙江富阳人，见《正始续集》。

又无名氏《闺怨》，以霜、飘、枝、结、泪、花、落、蝶、含、愁十字仿离合体，选录其二云：

雨滴空阶落井梧，木兰枝上咽啼乌。

目中愁见清秋景，霜染枫林落叶枯。

木樨花发奈秋何，十幅鸾笺写恨多。

又向红阑闲处立，枝头风露湿轻罗。

见《正始续集》。自注："见女史完颜兑《花堁丛谈》。

又女史杨继端《口占漫成》云：

十二阑干水半溪，千红万紫六桥西。

两峰黛黯三春梦，一院花飞五夜鸡。

鹤到九霄双翩健，书分四体八行齐。

道人殷七归何处，百尺高枝莺又啼。

此诗亦限溪、西、鸡、齐、啼韵，中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两、半、双、尺等十七字，视前吴学素、蓝燕两媛之作，仅少用一丈字耳。见《杂体诗钞》（先世父雨人比部辑）。继端字古雪，四川遂宁人。

又范姝《闺怨词》调寄夏初临《集药名和周羽步》云：

竹叶低斟，相思无限，车前细问归期。织女牵牛，天河水界东西。比似寄生天上，胜孤身，独活空闺。人言郎去，合欢不远，半夏当归。 徘徊郁金堂北，玳瑁床西。香烧龙麝，窗饰文犀。稿本拈来，缃囊故纸留题。五味慵调，恹恹病，没药能医。从容待，乌头变黑，枯柳生稊。

姝字洛仙，江苏如皋人，著有《贯月舫集》。此词见《众香集》（按：清初王渔洋、陈其年诸名辈撰录闺秀词，名《众香集》，分礼、乐、射、御、书、数六册）。

又汤莱《春闺词》调寄满庭芳《集美人名》云：

晓雾非烟，朝云初霁，枝头开遍红红。莫愁春去，梨雪未飞琼（北音读若奇雄切）。谁控双钩碧玉，见小小，檐雀窥笼。伤情处，无知小妹，琴操弄焦桐。

东东，却浑似，琵琶抱月，箫管翻风。奈鸳莺语涩，燕燕飞慵。欲写丽春无计，正桃叶，飞下花丛。红桥畔，芳姿灼灼，清照碧潭中。

莱字莱生，江苏丹阳人，著有《忆蕙轩词》见《众香集》。

芝草无根，醴泉无源，即闺秀何莫不然。吴荔娘，字绛卿，福建莆田人，本庖人女，幼敏慧，有洁癖，著有《兰陂剩稿》，《春日偶成》云：

瞳瞳晓日映窗疏，荏苒韶光一枕余。

深巷卖花新雨后，闲门插柳嫩寒初。

莺儿有语迁乔木，燕子多情觅旧庐。

那用踏青郊外去，芊芊草色上阶除。

见《正始集》。又蒋氏，安徽和州人，《水曹清暇录》，称氏父业缝皮匠，夫业箍桶，而氏独通文墨，殆天授也。《昭关怀古》云：

溃楚复亲仇，当年气吐不。

英雄知父子，臣道失春秋。

山自无今古，祠谁定去留。

不知经此者，又白几人头。

见《正始续集》。

《三峰集》："李固言未第前，行古柳下，闻弹指声，问之，曰：'吾柳神九烈君也，以柳汁染子衣矣，科第无疑，得蓝袍，当以枣糕祀我，'固言许之，未久状元及第。"《正始集·周瑶小传》云："瑶字蕖卿，浙江嘉善人，尚书姚文田室，文田嘉庆己未状元。蕖卿未笄时，尝梦柳汁染衣袂。于归后，姚果大魁，与古事合，亦佳话也。"蕖卿《寄外诗》云："香拨金猊冷，春深子夜中。一襟杨柳月，双鬓杏花风。鸳绣此时倦，鱼笺几日通。娇儿方睡稳，缄意托飞鸿。"殊婉丽可诵，末联尤情景逼真。

诗题有绝艳绝新者，《正始集》录邱卷珠诗，有题云《拾花瓣砌情字，忽被东风吹去》诗云：

为情憔悴媐言情，聊把闲情付落英。

香雨团成丝一缕，雪泥证到梦三生。

芳菲已谢空怜惜，飘泊难禁易变更。

寄语封姨更吹聚，前生元是许飞琼。

卷珠字荷香，福建闽县人，著有《荷窗小草》。

张船山夫人林氏性奇妒，事见前话。据《正始集》，夫人名佩环，顺天宛平人，布政使儁女，有《夫子为余写照，戏题绝句》云：

爱君笔底有烟霞，自拔金钗付酒家。

修到人间才子妇，不辞清瘦似梅花。

曩余撰《蕙风簃二笔》，一则云：

尝记某说部云，毛西河夫人绝犷悍，西河藏宋元版书甚夥，摩挲不忍释手。夫人病焉，谓此老不恤米盐生计，而般弄此花花绿绿者胡为也。一日，西河出，竟付之一炬。又云，西河五官并用，尝右手改门生课作，左手拨算珠，耳听门生背诵，目视小僮浇花，口旋答门生问难，旋与夫人诟谇。夫人告门生曰："汝辈谓毛奇龄博学乎？渠作二十八字诗，辄獭祭满几，非出自心裁也。"又西河姬人曼殊，为夫人凌虐致死，此事尤于记载中屡见之。比阅《闺秀正始集》，乃有夫人诗一首。夫人姓陈，名何，萧山人。《子夜歌》："一去已十载，九夏隔千山。双珥依然在，如何不得环。"又："白露收荷叶，

清明种藕枝。君行方岁暮,那有见莲时。"夫人既能诗,何至为焚琴煮鹤之事。各说部所云,殆未可尽信耶,抑西河不止一夫人,有元妃继室之殊耶?当再详考(二笔止此)。

兹以张夫人事例之,大抵能诗自能诗,妒自妒,妒才非必不能诗,容或能诗乃益妒,未可以常情衡论耳。

《众香集·顾媚小传》云:"媚字眉生,号横波,秦淮名校书,归合肥龚尚书芝麓。尚书雄豪盖代,视金玉如泥沙,得眉娘佐之,益轻财好客,怜才下士,名誉盛于往时。丁酉岁,尚书挈横波重过金陵,寓市隐园。值夫人生辰,张灯开宴,召宾客数十辈,命老梨园郭长春等演剧。酒客丁继之、张燕筑及二王郎串《王母瑶池宴》。夫人垂珠帘,召旧日同居南曲呼姊妹行者与宴。时尚书门人楚南严某赴浙监司任,逗遛居尊下,褰帘长跪捧卮,称贱子上寿,坐客皆离席伏。夫人欣然,为罄三爵,尚书意甚得也。陈其年、吴园次、邓孝威、余曼翁并作长歌纪其事,艺林传为佳话。按:朱远山夫人(中楣)有《千秋岁词》,题云《别横波龚年嫂南归》。据此词题,知横波当日,俨然敌体端毅(龚尚书谥端毅)。严某之造膝称觞,盖礼亦宜之矣。远山南昌宗媛,侍朗李元鼎室,尚书振裕母,著有《镜阁新声》。

在昔闺秀撰述,有但闻其名,而其书不可得见者,殊令人作沧海明珠之想。据《正始集》小传,如皋董小宛(白)有《奁艳》,满洲完颜悦姑(兑)有《花墚丛谈》,并裒集古今闺帏轶事。金匮杨蕊渊(芸)曾辑古今闺阁诗话,为《金箱荟说》。安岳蔡玉生(观成)选录古才媛百人,各系以诗,名《百玉映》。已上各书世间容有传本,亦可遇不可求。比岁冒鹤亭(广生)刻《冒氏一家集》,亦未能得《奁艳》,付诸手民也(董小宛为冒辟疆少房)。

曩嘉、道、咸、同间,往往湖山胜处,名流雅集,有西泠七子,明湖四客,梂湖十子等名目。《正始集·林以宁小传》:"以宁字亚清,钱唐人,与同里顾启姬(姒)、柴季娴(静仪)、冯又令(娴)、钱云仪(凤纶)、张槎云(昊)、毛安芳(媞)倡蕉园七子之社,执骚坛之牛耳,传彩笔于娥眉,尤艺林佳话也。

古今闺秀以材武著称者,间见载籍,若能诗而兼有勇,则尤罕觏。《正始集·小传》云:"毕著,字韬文,安徽歙县人,布衣王圣开室。韬文年二十,随父宦蓟邱。父与流贼战死,尸为贼掳,韬文身率精锐劫贼营,手刃其渠。众溃,舆父尸还,葬金陵之龙潭。于归后,夫妇偕隐。"沈来远序其诗稿,有"梨花枪万人无敌,铁胎弓五石能开"云云。又许氏,奉天铁岭人,镇平将军一等男谥襄毅徐治都夫人,精韬钤,善骑射。偕襄毅出兵,每自结一队,相为犄角,以故战功居最。康熙十三年,吴逆犯湖南,襄毅往援彝陵,夫人驻防江口。十五年,镇将杨来嘉叛应谭洪,夫人脱簪珥犒师,晓以大义,沿江剿杀,屡却之。八月,猝犯镇署,夫人中炮殁。将军蔡毓荣等具状以闻,特旨优恤,予云骑尉世职,以次子永年袭(按:荫袭自母氏得之,殊仅见)。又高氏,四川华阳人,大将军威信公谥襄勤岳钟琪夫人,娴弓马,善理军政,亦能诗。襄勤著有《姜园蛩吟》二集,多与夫人唱和之作。考《正始集》二十二卷,《续集》十二卷,著录闺秀,最一千五百二十六家。据《小传》所称,兼精韬略,仅此三人。其确有事实可纪,尤毕、许二氏而已。盖才兼文武,求之须眉犹难,况巾帼乎?毕韬文以绿鬓韶年,手刃悍贼,舆返忠骸,孝女奇才,尤不可及。其自作纪事诗云:

吾父矢报国,战死于蓟邱。
父马为贼乘,父尸为贼收。
父仇不能报,有愧秦女休。
乘贼不及防,夜进千貔貅。
杀贼血漉漉,手握仇人头。
贼众自相杀,尸横满坑沟。
父尸舆榇归,薄葬荒山陬。
相期智勇士,慨然赋同仇。
蛾贼一扫尽,国家固金瓯。

读之凛凛有英气。徐夫人《马上吟》云:

快马轻刀夜斫营,健儿疾走寂无声。
归来金镫齐敲响,不让须眉是此行。

蜀锦征袍,桃花骏马,亦复英姿飒爽,不可一世。

闺秀王瑶娟(汝琛),汉军人,有《断炊日读书歌》,悦其风味与余略同也,亟录如左:

尘世浑浑兮俗眼茫茫,乾坤浩大兮各有行藏。
至人存诚兮不在色庄,大道昭昭兮修之吉祥。
我心自许兮坦然顺适,冰霜贞洁兮堪比圭璋。
莲葆馥郁兮名方君子,不染污泥兮岂并群芳。
谁能识我兮与我无与,不是知音兮于我何伤。
恕人责己兮能耕方寸,去短存长兮何用不臧。
境之不足兮惟富与贵,志不在此兮饥饿何妨。
包函宇宙兮人天莫测,乐我诗书兮发其古香。

诗境冲澹,求之闺阁中,未易多得。

闺人幼慧者,多灵秀之所钟毓也。阳湖恽清于(冰),年十三即作画,花卉瓴毛,能传南田翁家学,作已辄题小诗,风韵苍秀。

桐庐殳墨姑(默),七岁通《孝经》,九岁能诗。年十五,随父母入九峰山,制《步虚词》,有"多缘误折琼枝树,谪下琼台十五年"句。

兴化李韫庵(国梅),九岁赋《落花诗》,有"莺声唤转梦中人"句。

钱塘陆缵任(莘行),七岁《同父母兄姊送吴公锦雯司李吴郡》绝句云:

自怜娇小不知诗,执手临行强置词。
盼煞归鸿传锦字,吴江枫落正愁时。

(按:缵任,陆丽京之女公子。丽京缘中案系

累，晚岁祝发为僧，云游不知所终。缵任作《老父云游始末记》以志哀慕。）

钱塘顾重楣（长任号霞笈仙姝），年十二，即能应声咏梅花云："小阁月初斜，东风透碧纱。枝头应有信，春意在梅花。"

太原张羽仙（学典），十岁为《采莲赋》，兼工绘事。（按：太原贡生张佚有才女五人，学雅、学典、学象、学圣、学贤，皆工吟咏，亦佳话也。）

桂林刘智圆（如珠），十岁能背诵《全唐诗》千首。（有《集唐游仙诗》）

娄县王蕙田（芬），七岁作《夜坐偶成》诗，有"月上千峰静"句。

钱塘周吉媛（归妹），年十二，呈其戚某公归林下者云：

久辞荣禄赋归田，潇洒林泉志渺然。
一路云山寻胜景，小园灯火话当年。
消寒最好三杯酒，扫雪刚逢二月天。
窗外梅花开遍否，草堂今夕卧诗仙。

常熟苏纫香（季兰），知州去疾女。去疾字园公，有文名。纫香幼而颖悟，九岁时，值中秋夜月，园公抱置膝上，命即景赋诗，应声成绝句云：

秋宇极高迥，月华明且清。
琼楼在何处，昨夜梦瑶京。

钱塘孙碧梧（云凤）年八岁，父春岩出对云："关关雎鸠。"即应声曰："雝雝鸣雁。"大奇之。

德州宋素梅，乾隆十六年，圣驾南巡。素梅年甫十二，迎銮献诗。召入内帐，又面试一律，赉赐甚厚。《迎銮诗》云：

海晏河清代，尧天舜日时。
不辞川路远，肯慰士民思。
紫气钦皇辇，黄云护圣骑。
迎銮来献颂，万寿浩无涯。

《应诏诗》云：

山左群情切，江南望幸频。
九重深保大，五载举时巡。
浩荡韶光丽，葱茏物色新。
彩云晴有象，瑞霭静无尘。
淑气迎仙仗，祥风绕御轮。
衢歌欣击壤，共祝万年春。

吴县董绮琴（国容）十岁时，塾中以"阑中兰"属对，即应声曰："帘外莲。"顷之，又曰："篱外梨。"

钱塘汪允庄（端）著有《自然好学斋诗》，其卷首十六章，皆十岁已前作。七岁《赋春雪》云：

寒意迟初燕，春声静早鸦。
未应吟柳絮，渐欲点桃花。
微湿融鸳瓦，新泥殢钿车。
何如谢道韫，群从咏芳华。

吴县戈如芬（馥华），诸生载女（按：载字顺卿，嗜长短句，守律最严。著有《词林正韵》，其《翠薇花馆词稿》篇帙繁富，与《湖海楼》相若，独惜偏重声律，词华非所措意耳），《咏风仙花九岁作》云：

凤在丹山穴，仙寻碧海家。
如何谪尘世，偏作女儿花。

临桂况月芬（桂珊），蕙风词隐之女兄也。年十二三，作楷仿率更，手抄《尔雅》全部，秀劲可意。尝秋日侍先母疾，夜半起煮茗，仰见彩云如折叠扇，绕月不周半轮，赋诗云：

冰轮皎洁彩云开，疑是嫦娥倚扇才。
我欲笔花分五色，瓣香低首祝瑶台。

闺秀擅清才者夥矣，而唯具卓识者仅见。蔡琬，字季玉，汉军人，尚书谥文良高其倬夫人，著有《蕴真轩诗草》。夫人才识过人，鱼轩所至，几半天下，文良名重一时，奏疏移檄，每与夫人商定，闺阁中具经济之才者。《随园诗话》载文良与某要津不合，屡为所撼，尝咏白燕至第五句云："有色何曾相假借"，沉思未对。夫人至，代握笔云："不群仍恐太分明。"盖规之也。

明徐文长（渭）撰《四声猿》院本四折。其第三折《替父从军》演木兰事。据曲中关目，木兰立功宁家，与王司训之子（但称王郎，无名）成婚。王中贤良、文学两科，官校书郎云云。按：嘉兴沈向斋（可培）《泺源问答》云：

问：《木兰词》，说者谓唐初人记六朝事，别有事迹可征否？答曰：少闻之吾乡前辈诸草庐先生云：木兰，隋炀帝时人，姓魏，本处子，亳之谯人也。时方征募兵（按：院本云："姓花，世住河北魏郡，父名弧，字桑之，曾为千夫长。因黑山贼首造反，大魏拓跋可汗下郡征兵。"与草庐之说不同），木兰痛父耄，弟妹皆稚骙，慨然代行。服甲胄，操戈跃马而往。历十二年，阅十有八战，人莫之识。后凯旋，天子嘉其功，除尚书郎不受，奏恳省视。及还，释戎服，衣女衣，同行者骇然。事闻，召赴阙，炀帝欲纳之。对曰："臣无媲君之礼。"拒迫不已，遂自尽。帝惊悯，赠孝烈将军。土人立庙，以四月八日致祭，盖其生辰也。

据此，则院本云云，唐突已甚矣。惜沈氏所引草庐之说，未详何本。

吴槎客《拜经楼诗话》引初白庵主云：

高邮露筋祠本名鹿筋梁。相传有鹿至此，一夕为白鸟所嘬，至晓见筋，故名。事见《酉阳杂俎》及江德藻《聘北道记》，不知何时始讹为女郎祠也。初白诗曰："古驿残碑幼妇词，飞蚊争聚水边祠。人间多少传讹事，河伯年年娶拾遗。"诗见《敬业堂手稿》。

按：露筋祠有米海岳所书碑（余藏有拓本，绝精整），则兹事沿讹，亦已久矣。

明时自称香光居士者有二。一董文敏，夫人知之

矣。《拜经楼诗话》云：

明明秀上人，号雪江，嗣法于海盐天宁寺。尝与朱西村、陈句溪诸老结社唱和。予尝得其手迹《萝壁山房图诗并记》，略云："《萝壁山房图》，乃香光居士为元津济公所绘，笔法精妙。国初诸老宿皆赋咏之。若干年，为西宗意公所得，亦有纪识。复若干年，传于大云庆公。今归东启昕公，昕因号之曰萝壁，盖有慕于昔人者也。呜呼，未百五十年，此卷不知几易主，慨时异世殊，而人生犹梦幻也。然则此卷阅人，诚一传舍耳。东启聊亦坐香光之境，观诸老之言，而进于清净法性中，则斯卷之功不为少矣。嘉靖七年三月，题于嘉会堂。"记中所谓香光居士者，王叔明也(节《诗话》止此)。

按：元王蒙，字叔明，吴兴人，号黄鹤山樵，赵松雪之外孙也。素好画，师巨然、王维，秀润深至，以黄鹤山樵著称，其一号香光居士，世殆鲜有知者。

《拜经楼诗话》云："唐诗人李蠙，本名虬，将赴举，梦名上添一画成"虱"字(按：虬改虱，不止添一画，然俗书"虫"旁往往作"虽"，"虬"若写作"虱"，则添一画成"虱"字。又《篇海》："虱作虱。"亦"虬"字添一画)。及寤，曰：虱者，蠙也。乃更名，果登第。可补《唐诗纪事》之遗。"按：昔人命名，取用麟、凤、龙、虎等字夥矣。即龟字，宋已前人犹多用之，不以为讳。至降而用幺眇之昆虫，若蚳蛙，范蠡、田蚡，大都近古朴质之风，即亦不甚多见。唐则仅有高蟾、韦蟾(皆诗人)，宋有刘蜕(亦诗人)，"蜕"从虫旁，非虫名也，此外无闻焉。更名必托意于"虱"，讵非奇绝？且必更名与"虱"同训之字，乃得登第，其理尤不可解。考今字书，"蠙"亦无"虱"训。《玉篇》云："珠名。"《书·禹贡》"淮夷蠙珠暨鱼"疏："蠙是蚌之别名，字又作'玭'。"《韵会》又作玭。《广韵》、《集韵》并同《玉篇》，无它训(《佩文韵府》注云："珠母。"未详所本)。李蠙唐人，当时所据字书，容有训"蠙"为"虱"者，今其书已佚矣。

在昔科举之世，士子因梦兆更名，往往擢高第，记载非一，绝无理解可言。意者，适逢其会，因而故神其说，藉惊世骇俗耶。吾邑陈哲臣先生(继昌)嘉庆癸酉以第一人举于乡，名守叡(古文叡字)。迨庚辰春，更名继昌，亦以梦，是科遂捷会状。有清一代，三试皆元者，唯先生与长洲钱棨二人而已。邑故因山为城，东北曰伏波门，有山曰伏波，山下有洞濒江曰还珠。明正德二年，云南按察司副使包裕石刻诗云：

岩中石合状元征，此语分明自昔闻。
巢凤山钟王世则，飞鸾峰毓赵观文。
应知奎聚开昌运，会见胪传现庆云。
天子圣神贤哲出，庙廊继步策华勋。

后注云："伏波岩(即还珠洞)有石如柱，向离石二尺许。谶云：'岩石连，出状元。'先生大魁之岁，石果相连，盖滴乳积渐黏属也。"先生名与字之四字，见于包诗后四句者凡三，亦奇。又先生初应童子试，县府院试皆第一，时谓"大小三元"云。

王昭平先生寄内书见《拜经楼诗话》，朴而雅，语浅而情深，读之令人增伉俪之重，离合之感。书云：深秋离家，今又入夏，京中酷暑，五月如伏。每出门灰汗相并，两鼻如烟，黏涂满面。冷官苦守，殊可叹，殊可笑。屈指归期，尚须半载。日望一日，月望一月，身则北地，梦则家乡，言之则又可悲也。你第二封书久已收，第一封目下才到，寄物尚未收。每欲寄你书，动笔增凄楚，勉强数字，真不知愁肠几回，故不多寄，非忙也，非忘也。你当家辛苦不必言，况未足支费。我一日未归，遗你一日焦心耳。新儿安否？善视之。计我归，已周岁，可想离别之感。老娘常接过，庶慰我念。只简慢不安，夜间失被，且念及新儿之母，何况于儿，不相顾奈何。我自拜客应酬，强亲书籍之外，唯有对天凝思，仰屋浩叹而已。近来索书者甚多，案头堆积，总心事不舒，皆成烦扰。幸我身如旧，不必念我。唯愿你善摄平安，胜于念我。八姑好否？常随你身伴，勿嬉笑无度，勿看无益唱本。

先生少倜傥，脱略边幅，攻诗古文，能书，嗜词曲，雅擅登场，举天启辛酉经魁。榜发，方杂梨园演《会真记》"草桥惊梦"出，去张君瑞，关目未竟，移宫换羽间，促者屡至，遂着戏衣冠，周旋贺客，时目为狂。见查东山《浙语》。

韩冬郎《香奁诗》："蜂偷崖蜜初尝处，鹦啄含桃欲咽时。"槎客谓即古乐府"宁断娇儿乳，不断郎殷勤"意。思之思之，诚艳绝腻绝致绝，非三生阅历，半生熨帖不能道。

向来艳体诗，无过"束皙补白华，鲜侔晨葩，莫之点辱"二语。描摹美人姿态，无过曹子建《洛神赋》"动无常则，若危若安；进止难期，若往若还"四语。

马鸡出秦州，大倍于常鸡，形如马，遍体苍翠，耳毛植竖，面足赤若涂朱。宋荔裳观察在北平时，署中尝畜之，为之赋诗。钱塘李考叔(颖)和作云：

珍禽元不产龙城，陇右携来司五更。
种并岐阳丹凤出，名同天厩血驹生。
耳毛削竹青骢立，距汗夭桃赤兔行。
我亦不甘终伏枥，披星拥剑待伊鸣。

按："马鸡"可对"麋鸟"。郭璞《翡翠赞》："翠雀麋鸟，越在南海。"

杂剧、传奇之属，元人分若干折，后人作齣。明王伯良(骥德)校注古本《西湘记》凡例，谓："元人从折，今或作出，又或作齣。出既非古，齣复杜撰，字书从无此字。近诠《痴符传》，以为'齣'盖'齝'字之误，良是。其言谓牛食已复出嚼曰齝，音'笞'，传写者误以'台'为

'句'、'齣'、'出'声相近,至以'出'易'齝'。"又引元乔梦符云"'牛口争先,鬼门让道'语,遂终传皆以'齝'代折。不知《字书》'齝'本作'齝',又作'呞',以'齝'作'齣',笔画误在毫厘,相去更近,非直'台'、'句'之混已也。即用'齝',元剧亦不经见。故标上方者,亦止作折"云云。盖元明人制曲以通俗为得体,遣词且然,何论用字。必欲一一订正之,或词意转不可晓,声调亦复失谐,大氐梨园传读之本,讵可与若辈谈小学耶。

东乡罗提督(思举)战功见于魏默深(源)《圣武记》详矣。相传罗公临阵不避枪炮,所服战袍为铅丸火烧圆孔无数,然卒不死。尝云:"自顾何人官爵至此,若得死于疆场,则受恩当更渥,苦我无此福分耳。"以不能死于兵为无福,诚忠勇之言也。富阳周芸皋(凯)述其逸事一则:公尝率兵入南山搜余贼,村人苦猴群盗食田粮,晨发火器惊之。公问故,令获一猴来,剃其毛,画面为大眼,备诸丑怪状,衔其口。明晨,俟群猴来,纵之去,皆惊走。猴故其群也,急相逐,益惊,越山数十重,后竟不复至。兹事颇涉游戏,然亦足征智计云。

同、光朝状元:戊辰洪钧、辛未梁耀枢、甲戌陆润庠、丙子曹鸿勳(按:曹名鸿勋,勋、勳虽同意,借用微嫌强合)、丁丑王仁堪。都门有人出对云:"五科五状元,金木水火土。"或对云:"四川四等位,公侯伯子男。"蜀人膺爵赏者,威信公岳钟琪、昭勇侯杨遇春、壮烈伯许世亨(先封子爵)、子爵鲍超,男爵未考。

查伊璜识吴顺恪于风雪中,迨后因史案罹祸,顺恪为之昭雪,仅乃得免,兹事艳称至今。然据伊璜所作《敬修堂同学出处偶记》,似乎并无是说。岂当日以其既贵,而故为之讳耶?记云:已亥,余客长乐,潮镇吴葛如以厚币邀余至其军,为语南鄙夙昔艰难诸状。方在席无所指顾,而境内不轨,猝缚至阶下。告余曰:"吾征发而彼遁矣。吾密行内间,不失一矢。未几,而不轨之所恃豪,为戢它不靖几围,奉飞符报命。"葛如曰:"是又内间之转行也。吾左右尚不知之。"葛如能诗,自比武侯,故以六奇为名。大率用兵以计胜,顾名知之矣。时令其长君启晋,晋弟启丰,偕侍余座。晋字长源,启字文源。长源已登丁酉贤书生,而韶秀玉立,工诗,所至辄流连兴怀古昔,疾行五指,篇什繁富,不胜举也。余尝叙其为文,有关戢安之大者,嗣余诗可之选,凡仕宦游历所赋无不及之。专帙东粤,遂入葛如《浈阳峡》一诗。别久之,投余远问,则葛如病而长君晋已修文去矣。葛如随物故,世相传余初有一饭之德,葛如方布衣野走,怀之而思厚报,其实无是事也。(查记止此。)

顺恪字葛如为它书所未见。按:某说部(清初人撰)云:吴兴庄某作《明史》,以查伊璜列入校阅姓氏。伊璜知即检举,学道发查存案。次年七月,归安知县吴某,持书出首,累及伊璜。伊璜辩曰:"查继佐系杭州举人,不幸薄有微名。庄某将继佐列入校阅,继佐一闻,即同检举,事在庚子十月。吴令为庄某本县父母,其出首在辛丑七月。若以出首早为功,继佐之功当在吴某上;若以检举迟为罪,则继佐早而吴某后,吴某之罪不应在继佐下。今吴某以罪受赏,而继佐以功受戮,则是非颠倒极矣。诸法台幸为参详。"各衙门俱以查言为是。到部对理,竟得昭雪。遂与吴某同列赏格,分庄氏籍产之半。

据此,则伊璜连系,缘庭辨得脱,信无顺恪为力之说矣。窃意当时文网峻密,奉行者尤操切,苟非强有力者为之斡旋,虽欲置辩,讵可得乎?绉英石峰岿然尚存,是其一证矣。

闺秀陈翠君(琇),海盐马青上室(青上工填词,有《蓬莱阁吏诗余》),工长短句。《蝶恋花过拍》云:"郎似东风侬似絮,天涯辛苦相随处。"为吴兔床所击赏。曩阅清初人词,有《减字浣溪沙换头》云:"妾似飞花郎似絮,东风搅起却成团。"语非不佳,惜风格落明已后,视翠君词句浑成不逮也。

前话录闺秀诗,有限、溪、西、鸡、齐、啼韵,嵌用数目、丈、尺等字,作者极见巧思。检《杂体诗钞》,又有徐兆奎《闺怨》二首,亦仿此体:

万里三州百粤溪,楼台六七画桥西。
八千书寄九秋雁,十二肠回五夜鸡。
何日半帘双膝并,几时一案两眉齐。
纤纤丈室寻刀尺,散四愁还娇泪啼。

又:

儿童六七戏前溪,二八佳人住阁西。
尺素梦来千里鲤,半床愁绝五更鸡。
九秋十稔期难定,四达三条路不齐。
百万回肠绕丈室,一抬两眼泪双啼。

明余姚朱先生(之瑜),字鲁玙,号舜水,谥文恭(当是私谥)。系出玉牒,避地日本,客于水府以殁。遗命必俟清室运终,然后归骨中土。比岁癸丑,克践斯言,卜佳城于杭之西湖。翌岁甲寅,日人犹有来拜祠墓者。北总原善公道号念斋者,彼都绩学士也,著《先哲丛谈》,专录日东耆宿嘉言懿行,先生与焉。所录凡十三条,节录如左:

舜水家世宦于明,父正,字存之,号定寰。为总督漕运军门。舜水生万历二十八年,早丧父。及渐长从朱永祐、张肯堂,吴钟峦学,遂擢恩贡生。寻屡征不就,以故被劾,乃避之舟山,而始来此邦。移交趾,复还舟山。是时国祚既蹙,舜水知事不可为,将之安南,而风利不便。再来此邦,不久又还舟山。其意素在得海外援兵以举义旗,乃三来此邦,而援兵不可得。去复至安南,欲寻归故国,以察民情。时清既混壹四方,义不食其粟,四来此邦,终不复还,时万治二年也。(按:相传甲申鼎革,舜水避地东瀛。据此,则明之季年,舜水之东

数矣。特自甲申已后，乃居留不返耳。）

又云：至安南日，馆人供张甚盛，舜水从容不挠。安南王召见，欲令拜，而长揖不屈。其人或以为不解事至此，画沙作一“拜”字以见之。舜水即加“不”字于其上。于是怒囚之，遂将杀，而守死自誓，王终感动赦死，以嘉其义烈。此事舜水自录之，名《安南于役纪事》。

又云：舜水冒难而辗转落魄者十数年，其来居此邦，初穷困不能支，柳河安东省庵师事之，赠禄一半。久之，水户义公聘为宾师，宠待甚厚，岁致饶裕，然俭节自奉无所费，至人或诟笑其啬也。遂储三千余金，临终尽纳之水户库内。尝谓曰：“中国乏黄金，若用此于彼，一以当百矣。”新井白石谓舜水缩节积余财，非苟而然矣，其意盖在充举义兵以图恢复之用也。然时不至而终，可悯哉。

又云：在彼与经略直浙兵部左侍郎王翊同志，偕谋恢复，而翊与清兵战败而死，实八月十五日也。数年后，舜水闻之于邑，作文祭之。从是，每岁中秋，必杜门谢客，抑郁无聊。《答田犀书》曰：“中秋为知友王侍郎完节之日，惨逾柴市，烈倍文山。仆至其时，备怀伤感，终身遂废此令节。”

又云：舜水有二男一女，长大成，字集之，次大咸，字咸一，共殉节不事清，而先舜水卒。大成亦举二男，曰毓仁，曰毓德。延宝六年（按：当康熙十七年），毓仁慕舜水而来长崎，义公遣今井宏济往通消息，然终不得与舜水相见而归。

又云：安澹泊《湖亭涉笔》曰：“文恭酷爱樱花，庭植数十株，每花开赏之，谓觉等（按：安积觉，字子先，号老圃，又号澹泊斋，常陆人，仕水府）曰：“使中国有之，当冠百花。”乃知或者仞为海棠，可谓樱花之厄。义公环植樱树于祠堂旁侧，存遗爱也。

又云：舜水居东历年所，能倭语，然及其病革也，遂复乡语，则侍人不能了解。

又：“安东守约”（按：守约字鲁默，号省庵，筑后人，仕柳河侯）一条云：岁在乙未，朱舜水来长崎，时人未及和其学，唯省庵往师焉。时舜水贫甚，乃割禄之半赠之，至今称为一大高谊。其详见舜水《与孙男毓仁书》中，曰：“日本禁留唐人，已四十年，先年南京七船，同往长崎，十九富商连名具呈恳留，累次不准。我故无意于此，乃安东省庵，苦苦恳留，转展央人，故留驻在此，是特为我一人，开此厉禁也。既留之后，乃分半俸供给我，省庵薄俸二百石，实米八十石。去其半，止四十石矣。每年两次到崎省我，一次费银五十两，二次共一百两。苜蓿先生之俸，尽于此矣。又土宜时物，络绎差人送来。其自奉敝衣粝饭菜羹而已，或时丰腆，则鱼鳎数枚耳。家止一唐锅，经时无物烹调，尘封铁锈。其宗亲朋友，咸共非笑之，谏沮之，省庵夷然不顾。唯日夜读书乐道已尔。我今来此十五年，稍稍寄物表意，前后皆不受。过于矫激，我甚不乐，然不能改。此等人中原亦自少有，汝当铭心刻骨，世世不忘也。此间法度严，不能出境奉候，无可如何。若能作书恳恳相谢甚好，又恐汝不能也。”

武林陈元赟，字义都，号既白山人，丁明清之间，亦避地日本，客于尾藩。《丛谈》云：

元赟不详其履历，生于万历十五年，崇祯进士弗第。及其国乱，逃来此邦，遂应征至尾张，乃后时时入京。又来江户，与诸名人为文字交。初，万治二年（按：当顺治十六年）于名古屋城中，与僧元政始相识，契分尤厚。其平生所唱酬者，汇为《元元唱和集》行于世。

又云：

元赟能娴此邦语，故常不用唐语，元政诗有“人无世事交常澹，客惯方言谭每谐”句。

又云：

元赟善拳法，当时世未有此技，元赟创传之，故此邦拳法，以元赟为开祖矣。正保中，于江户城南西久保国正寺教授生徒，尽其道者，为福野七郎左卫门，三浦与次右卫门，矶贝次郎左卫门。国正寺后徙麻布二本榎，多藏元赟笔迹，焜于火，无复存者。

夫日本，以其所谓武士道雄环瀛，不图其武技，有创传自我者，出于彼都儒者之记载，是诚信而有征矣。我则放废所自有，历久而并不自知，则夫积强弱之势，匪伊朝夕之故矣。

向来劬学嗜古之士，大都矻矻孜孜，唯日不足，其心力有所专营，其精神无暇旁骛，乃至人情物曲，辄昏然若无所知，当时传为笑谈，后世引为佳话。比阅《原氏丛谈》，不图中东耆宿，乃有异地同符者。赵鼎卿《鹗林子》云：尝闻莆田学士陈公音终日诵读，脱略世故。一日往谒故人，不告从者所之，竟策骑而去。从者素知其性，乃周回街衢，复引入故舍。下马升座曰：“此安得似我居？”其子因久候不入，出见之曰：“渠亦请汝来耶？”乃告以故舍，曰：“我误耳。”又尝考满当造吏部，乃造户部。见征收钱粮，曰：“贿赂公行，仕途安得清？”司官见而揖之曰：“先生来此何为？”曰：“考满来耳。”曰：“此户部，非吏部也。”乃出。

《原氏丛谈》云：仁斋自幼挺发异群儿（按：伊藤维桢，字原佐，号仁斋，平安人），始习句读，已欲以儒焜耀一世。稍长，坚苦自励，而家素业贾，故亲串以为迂于利，皆沮之，而其志确乎不变。尝过花街，娼家使婢邀人，仁斋不肯。婢曰：“小憩而去，于事无害，郎君其勿辞。”直牵袂上楼。仁斋固不知为娼家，心中私揣：“是非内交于吾，又非要誉于乡党朋友，盖轻财敷德，施及路人也。”啜茶吃烟，厚致谢而去。渠亦见其状貌，殊不类冶郎，不强留也。仁斋归，谓弟子曰：“今日偶过市，一家使小女迎余途，延上其楼。则绮窗绣帘，殆为异观，书幅琴筝，陈设具趣。而妇女六七人，盛妆艳服，不知其内人耶，将其闺爱耶，出接余颇款洽。临去瞯其庖中，亦美酒嘉肴，备办宴席。不意今之世，有乐善好施

如此者。"

又云：东涯经术湛深（按：伊藤长允，字原藏，号东涯，平安人），行谊方正，粹然古君子也。尝谓集会弟子曰："昨买一匣于骨董肆，置之几侧，以藏钞册甚为便。"乃使童子取之，陈于前曰："余欲令工新制如是器者有年，不意既有鬻者也。"弟子视之，则藏接柄三弦之匣也（原注：接柄三弦，随其用舍而折接之）。于是，互相目而不答。奥田三角进曰："先生未知耶？此物娼妓藏三弦之匣，请却。"东涯正色曰："小子勿妄语，三弦柄长，奈何藏此短匣？"

原氏所述两伊藤先生逸事如此，则吾国陈先生之流亚矣。之三君者，时代不甚相远，模棱阔疏，亦复相类。设令云萍遇合，晤对一堂，则夫周旋酬答间，必有奇情妙论，超轶耳目恒蹊者。其在如今，此风已古，凡号为惺惺者，其瞶瞶乃滋甚，即彼都亦何莫不然。

雍、乾间，漕督施公（世纶），靖海侯施襄壮（琅）之次子也。先是，历守扬州、江宁，子谅正直，不侮鳏寡，不畏强御，所至民怀。将去任，士民遮道乞留，不得请，乃人投一钱，建双亭以志去思，名一文亭（坊间所传《施公案》小说即附会公事）。又大兴朱竹君编修（筠）督学福建，于使院西偏为小山，号笥仙山，诸生闻之，争来，人致一石，刻名其上，凡九府二州五十八县咸具，刻名地三百余人，因名其山之亭，曰三百三十有三亭，而为之记。两事相类，皆可传也。

光绪季年，闽人某太史督学中州，卸任回京，道出保定，宴于某方伯衙斋。太史与方伯旧交也，酒间，方伯笑问："此行宦囊几何矣？"太史则据实以二万金对，盖应得之数，无庸讳者也。又问："将何所用之？"对曰："冷官清苦，回京后，十年樵米资取办于此。十年之内，或冀续放差。否则比其罄也，亦去开坊不远矣。"方伯觉怫然，摇其首者再，仍笑谓曰："幸勿责冒昧，吾兄殆无志于大有为也。"言之，又重言之。太史瞿然请问："如尊旨奚若？"方伯曰："一言以蔽之，曰：'花'（常言费用之谓），且以速为贵。"太史曰："奚为继矣？"方伯曰："公独未知花之为道，与其效耳。举二万而花之，则四万至；又花之，则八万至。循是有加无已，花无尽数亦无尽。则推行尽利，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之妙，有非可意计言诠者。第患花不胜花耳，而于为继乎何有？"语毕，仍摇其首而笑谓曰："吾兄殆无志大有为也。"太史生于世家，才具发皇，襟抱开展，而方伯顾不满之若是。方伯由七品官，五年而荐陟兼圻，凡其所言，皆得自躬行实践，而非漫为闳议也。唯是壶觞谈宴间，片言而心传若揭，虽曰微旧交之谊弗及此，要犹有直谅之风焉。曩张相国文襄督鄂日，尝考官僚月课，策题《问理财之道开源与节流孰优》，试卷中凡注重开源，力辟节流者悉高第，是亦以花为宗旨者也。

乾隆时，海宁故相陈氏之安澜园（按：园在海宁县拱辰门内，初名隅园，大学士陈元龙别业也。乾隆二十七年，纯庙亲阅海塘，驻跸于此，赐名安澜园），圆明园中，曾仿其景而构造之。迨后圆明园被外兵焚掠，安澜园亦芜废，房廊树石，为其后人拆卖几尽，论者谓园囿之兴废，关家国之盛衰。观于两园之已事，有若铜山西倾，洛钟东应，是亦奇矣。又鄞县范氏《天一阁书目》阮元序云：其藏书在阁之上，阁通六间为一，而以书厨间之。其下乃分六间，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义。乾隆间诏建七阁（按：乾隆朝，命儒臣编辑《四库全书》凡三万六千册，特建文渊、文溯、文源、文津四阁藏度，又于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口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行宫之文澜阁，各缮一分安贮），参用其式。乾隆三十九年六月奉上谕："浙江宁波范懋柱家所进之书最多。闻其家藏书处曰天一阁，纯用砖瓷，不畏火烛，自前明相传至今，并无损坏，其法甚精。著谕寅著（杭州织造）亲往该处，看其房间制造之法若何，是否专用砖石，不用木植，并其书架款式若何，详细询察，烫具准样，开明丈尺呈览。"云云。

当时尚方营缮，取裁于阀阅旧家，盖建筑胥关学术，丘壑别具胸襟，乃至缥缃藏去弆之精，尤非悉心研究不办。若夫名园如梦，杰阁仅存，则右文稽古之流泽孔长也。

古今人命名绝奇，无过两宋宗室。尝阅《宋史·宗室世系表》，其命名所用字，属字书所无，不可识无音义者，尤触目陆离，指不胜偻矣。即以其命意审之，亦多反常触讳，微特无当于雅训，抑且大拂乎世情。姑略举如左，不具十之一二也。如希茔、希怨、希伪、希吝、希褥，伯迫，师仆、师裙、师臬、师枪、师辱、师崽，与驼、与挤、与拚、与谥，善诅、善讣、善眚、善俘、善拐、善尨、善斫、善终，孟逝，崇俘、崇垩、崇扒、崇掠，必跛、必扯、必滚、必垩，汝坑、汝彘、汝花、汝惛、汝臭、汝怼、汝扑，傻夫、鄙夫、否夫、闹夫、诳夫、怒夫，溷夫、诅夫、莠夫、若溲、若逃之类，皆甚足异也。盖当时玉牒宗亲，子生，则入告宫府而赐之名，大氐幡帑字书，随检一字与之，而于字义奚若，未经斟酌选择耳。

宋叶梦鼎，建安人，应聘赴临安，少帝北行，遂隐于西瓯，以讲学为事。有《经史旨要》及文集（见《尚友录续集》）。明董轰，字文雷，奉化人，博通经史。永乐朝为承天门待诏，有集三卷（见元钟嗣成《录鬼簿》）。此二名亦甚新。（按：《广韵》："鱻，鱼怯切，音业。"《玉篇》："鱼盛儿。"）

《玉茗堂四梦》，明临川汤若士（显祖）撰，曰《牡丹亭》、曰《紫钗记》、曰《邯郸记》，曰《南柯记》，蜚声曲苑久矣。明上虞车柅斋（任远）亦有《四梦》，曰《高唐》、曰《邯郸》、曰《南柯》、曰《蕉鹿》（见元钟嗣成《录鬼簿》），特玉茗《四梦》系传奇，而柅斋所作杂剧耳。

日本有所谓倭歌者，彼都人士能为之。《原氏丛谈》中不一见，而曾经自译者二首。“鸣凤卿”一条云（按：凤卿，字归德，号锦江，又号芙蓉道人，陆奥人）：“锦江又善倭歌，传自冷泉公，其集名曰《密郁讷捺密》，言三代波也。盖历泉家三代点定，故以名云。屋木歇独木，肸笃讷袜甏昵袜，葛及栗遏栗，质葛剌屋速谒郁，遏蔑赀质讷葛密。（自注：译曰：“涯人做业，呵护仰神祇。”）斯枯捺儿屋，傺木儿笃吉结跋。捺匿蘧笃木，葛密匿傺葛斯儿，密谷速鸦斯结列。”（自注：译曰：“闻神与正直，一任此身安。”）移录如右，备洽闻者参考焉。

在昔狭斜才女，铜街丽人，其香奁中物流传至今，令人摩挲想望不置。据余所见闻，以马湘兰之物为最多。一阿翠像砚，高六寸七分（宋三司布帛尺），宽四寸四分，厚一寸五分。背面刻阿翠像，左方题“咸淳辛未阿翠”六字，分书（按：阿翠，乐籍，工分隶墨竹，姓苏氏。咸淳辛未，宋度宗七年）。右侧题云：“绿玉宋洮河，池残历劫多。佳人留砚背，疑妾旧秋波。己丑三月得此砚，墨池鱼损去之，背像眉目似妾，面右颊亦有一痣，妾前身耶。阿翠疑苏翠，果尔当祝发空门，愿来生不再入此孽海，守贞记。”“马”字朱文椭圆小印，余藏有拓本。一薰炉，铭曰：“薰透鸳衾，香添凤饼，一点春犀管领。”回环刻于盖侧，贵池刘葱石藏，余有词咏之，调《绿意》（见《二云词》）。一“听鹂深处”印，石方径一寸弱（此依今尺），高一寸七分强，白文，边款：“五百谷先生索篆赠湘兰仙史，何震。”今年五月，吴遯庵购得于杭州，余有词咏之，调《眉妩》（见《餐樱词》）。一星星砚，砚背有双眼，并王百谷小篆“星星”二字。湘兰自铭云：“百谷之品，天生妙质。伊以惠我，长居兰室。”钱塘项莲生（廷纪）《忆云词乙稿》有《高阳台》咏之。一“浮生半日闲”印，寿山石，方径寸四五分，厚三分余，瓦纽，白文，边款“壬子谷日，偕蓝田叔、崔羽长、董元宰、梁千秋社集西湖舟中，女史马湘兰索刊，雪渔（按：何震字）。”见南昌彭介石《搏沙拙老笔记》。一牙印，余侣梅（文植）以唐兰陵公主碑宋拓本，就赵晋斋（魏）易马湘兰牙印，钱塘陈云伯（文述）有诗赋其事，见《颐道堂集》，至湘兰所画兰花，近人书画记，著录非一，兹不具述。

南陵徐积余得小铜印，文曰“石家侍儿”，白文方式，以拓本见贻。报之以词，调《四字令》：

石家侍儿，绿珠宋祎。当年毕竟阿谁，捺银笺紫泥。　香名未知，乡亲更疑（绿珠，广西博白人，余旧有“绿珠红玉是乡亲”小印。红玉，陈文简侍儿，墓在临桂栖霞山麓）。愿为宛转红丝，系裙腰恁时。

宋陈无已宿斋宫骤寒，或送绵半臂，却之不服（见吴旦生景旭《历代诗话》）。按：宋子京不敢着半臂事，人皆知之，此事罕有知者。

餐樱庑随笔

[清]况周颐撰　华铁峰　李国恩整理

《餐樱庑随笔》,清末民初况周颐(一八五九——一九二六)撰。况氏为晚清词学大家,兼治野史掌故,著述甚丰。该书即其中的一种,杂记清代宫廷辛秘,朝野轶闻,典章学术,市井风情等,稍兼前清历代野史。该书原连载于《东方杂志》(十三卷),现据此标点整理,参考了今人的整理成果。

清制:凡荫生及岁者,经考试然后授官。一品荫生,内用员外郎,外用同知;二品荫生,内用主事,外用通判;三品荫生,内用七品小京官,外用知县。此项考试,非倩人枪替不可。其代价綦微,仅百金而已。曩荫生某,自恃文理优长,毅然赴试。俄朝旨下,竟以程式踮戾,赐命弗及,得要津为之斡旋,乃外用。在昔文法之世,公府积弊难返,若斯之类,殆指不胜偻。

鲰生不第进士,而曾闻胪唱。胪凡五唱:第一甲第一名某、第二名某、第三名某;二甲第一名某等;三甲第一名某等,其声凝劲以长。自科举废后,遂成"广陵散"矣。胪唱之日,榜眼、探花送状元归第,探花送榜眼归第,探花自归第,无人送。某省人归某省会馆,非归私第也。其会馆先已召集梨园演剧,张盛筵待贺客。历科鼎甲在京邸者毕至,循故事也。

每届乡科之年,京曹典试各直省。命下之日,乡年寅好荐仆从者,沓来纷至,应接不暇,而尤以师门函属为谊不可却。兼录用之后,驾驭匪易,盖隐有挟持以为重也。宛平陈冠生修撰(冕),光绪己丑恩科,拜湖南主考之命。适同年某君来贺,谈次出名条夹袋中,自言深知人浮于事,无可位置,缘某友转托弗获辞,幸损覆寸笺,俾报命前途可耳。修撰亦极言竿牍填委,重以情貌,即简言善辞,亦笔舌俱困。语未终,门者以缄进。启视之,则南皮张相国文达荐仆之书也。文达于修撰属座师兼同乡,不可却之尤者也。修撰蹙额久之,勉令来仆进见,则衣履朴野,长揖而外,木立不知所云。修撰殊忻慰,亟奖藉之,留侍左右,加青垂焉。夫长揖之仆之未易多遘,信矣。挽近世风不古,士夫号为贤达,往往矜情饰貌,不惜疲敝其筋骨,囚垢其冠裾,穷极矫揉,以鸣高立异,震骇庸俗耳目,非深求之幽独隐微之地,固确见为艰苦卓绝之操。非有羮犀铸鼎之特识,鲜不受其欺罔而神明奉之者,则夫彼仆,安知其非揣摩风气,而托为朴钝以觊售也。则当考其后之事修撰者,能如修撰所蕲否也。

铅山蒋苕生太史(士铨)撰《桂林霜传奇》,演康熙朝广西巡抚马文毅殉吴逆之难事(按:马公讳雄镇,字锡蕃,号坦公,汉军镶红旗人。康熙九年,巡抚广西。十三年,吴三桂反,将军孙延龄私与通,公被囚土室。十六年,三桂遣其孙世倧收两粤,斩延龄,诱公降。不屈,遂被害。清制:非翰林出身,不得谥"文",公父鸣佩,官至两江总督,公以大臣子选用起家,得谥文毅,亦异数也),编入九种曲全帙中,流传颇广。又有《桂林雪》院本,为高邮薛冬树先生(名待考)所谱,演明臣瞿、张二公殉国事(按:瞿公讳式耜,字起田,常熟人。张公讳同敞,字别山,江陵人。明永历建国桂林。瞿公由桂抚入内阁,张公为兵部尚书。清兵破全州,诸将焦琏、丁魁楚等皆战死。永历奔梧州,以瞿公为留守,张公副之。未几,北兵至,二人力持月余,城破,同被执。主将定南王孔有德欲降之,不屈,幽于一室。二公相对赋诗酌酒,不异平时。孔屡劝降不可回,遂同日俱殉),世罕知者,亟记之。

两湖自强学堂建设于武昌,为中国第一中西学堂。经始光绪中叶,丁酉、戊戌以还,规模灿然大备。遵守当时着各省改书院设学堂谕旨,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注重中文,每日上课时间,中文订一时,其余各门功课,均订半时。其外国语言文字,有英、法、俄、德、东五文。文各有堂,轩敞闳阔,聘外国士人教习。有助教,有翻译,非一知半解者得滥竽充数。此外唯体操、算学,教科不烦,而教法认真。学生考取入堂,无庸缴学费,斋房整齐,餐膳丰洁。凡所需用中外书籍、笔墨纸张、操衣靴帽(每季一换)等,悉公家办给。中文及外国五文、体操、算学,各有领班、帮领班学生,由各教习凭分数补荐。领班每名每月薪水纹银十六两,帮领班

每名每月薪水纹银八两，各八名。每月考课一次（中文论说）。第一名奖龙银十圆，以次递减，至第三十名犹得二圆，第五十名犹得一圆。学生中程度稍高，眷属不多者，兼可无内顾忧矣。张文襄督鄂十数年，此自强学堂之设，不可谓非育才恤士之实政也。余于戊戌、己亥间，充自强学堂中文教习。辛丑自鄂之蜀，甲辰返自蜀，则已改文方言学堂，非复向日章程矣。

吴昌硕言：安吉有贡生张之铳（音充，去声），寿逾八秩，行辈在文襄相国之前。

尝谓朴质之风，今人不及古人，中国人不及外国人。日本原善公道《先哲丛谈》"山崎嘉"（按：山崎嘉号闇斋，平安人）一则云："闇斋天性峭厉，师弟之间，俨如君臣。其讲书音吐如钟，面容如怒，听徒凛然，无敢仰见。诸生每窃相告曰：'吾侪未得伉俪，情欲之感时动，不能自制，则瞑目一想先生，欲念顿消，不寒而栗。'"吾中国人撰述，断不作此等语。矧对于师门，尤必谓近亵而非所敢出。彼都人士，顾夷然不以为讳，是其任真近情处，未可谈笑道之也。

日本冈本监辅著《西学探源》，亹亹清言，颇寓哲理。其《言论》第十三有云："耻于下问，不欲闻己过，是古今为政者之通病也。西谚所谓傲慢之人，以它人之誉为自己之耻者，不其然乎？偶有一二解礼让者，亦止记同量之美，而忘异量之美。忽致拾小过掩大德，与孔子所谓宥小过举贤才者异撰（按：东国经籍传本，多有异文，当是冈本所据《论语》。"赦小过"句"赦"作"宥"）。贤才不能无小过，小过而不宥，焉得有贤才可举者？"《鲁论》"赦小过"二句，如此诠释，谊亦甚精。

钱牧斋易节事清，以纂修《明史》为词，亦不得志，以礼部侍郎内宏文院学士还乡里。尝游虎丘，见有题诗寺壁者曰：

入洛纷纭意太浓，莼鲈此日又相逢。
黑头早已羞江总，青史何曾惜蔡邕。
昔去尚宽沈白马，今来应悔卖卢龙。
可怜北尽章台柳，日暮东风怨阿侬。

或云是云间陈卧子所作。又顺治三年十二月，清兵总镇李成栋以精骑三百下广州，旧辅何吾驺投诚（按：吾驺，崇祯朝宰相，与黄士俊同相永历，未久告归，家资三百万），乞修《明史》，门署"纂修明史"扁额。广东人有"吾驺修史，真堪羞死"之谣。大凡易姓改玉之世，前朝史事，关系綦重，彼号为文学旧臣，千钧一发之顷，必不能引决，而又不能无一词自解免，则回逃之门在是矣。《西学探源》有云："法人安格的尔以修史著，不肯臣事拿破伦，年老贫甚，家有面包、牛乳二味系命，日计不过三苏乌钱。其友劝之受养于拿破伦，安氏曰：'余岂畏死自辱乎？'年九十四而终。临终语其友曰：'请视死有生气之人。'"虽欧人主利，亦有如此者，可不谓伟哉！综三事衡论之，中外士夫，何遽不相及若是。

《西学探源》又云：亚理斯德尝有记事曰："某国王枚达士，遇其臣捕拔甲士神来投诸狱，心怜而释之。神大德之，因告王听其所欲报之。王性贪而无度，乃谓之曰：'使予手所触悉变为黄金。'神曰：'无复志愿过此者耶。'再三言之，王答如前。神乃授王得金之力，悠然升天去。王喜溢于面眉，欲试其力。下庭仰攀树触果，树果皆化为金；俯触瓦砾，亦化为金；指端所及，无一非金者。偶际午餐，就坐对食，将举手食之，食皆化为金；将啜茗，戛有声，不堪啜。如此数日，王苦饥渴，将死于黄金堆积中，则仰天号哭，呼拔甲士神，请去其力，仅乃解免。自是，王幡然省悟，谓国家之富，不必在拥多金，一意奖励事业，遂致民阜国强。"

按：此寓言耳，尤涉滑稽，然确有至理，为吾中国向来书说所未发，亟记之，为当世之枚达士告。

《西学探源》又云："英人斯格的为诗文巨匠，而终身服吏务，不害学习。"按：宋史邦卿（达祖，汴人），相传为开禧堂吏，所著《梅溪词》，同时张功甫（镃）为之序。称其"分镳清真，平睨方回。纷纷三变行辈，不足比数。"斯格的殆其流亚欤？

武林南山磨崖，梁萧《心印铭》（见丁敬《武林金石记》），末书"天宋皇祐癸巳岁"。向来金石纪年，弁一字于国号之上。有曰大、曰巨、曰皇、曰圣者，而"天"字则唯宋用之。独惜徽、钦南渡，天亏西北，无复女娲炼石补之耳。又政和中，禁中外不许以龙、天、君、玉、帝、上、圣、皇等为名字，于是毛友龙但名友，句龙如渊但名句如渊，余各等字例引（见宋洪迈《容斋二笔》）。四川云阳龙脊石，宣和乙巳人日周明叔、曹嘉父等两题名，并改写鳌脊（见况周颐《卤底丛谈》），亦甚可笑。

咸丰朝，即补副将雷风云，谥威毅（见《谥法考》）。光绪中叶，鄂人张翼轸，工行草书，尝游京师，有润格在厂肆，其姓名三字皆星名，与雷风云属对绝工。

吴江徐电发（釚）《词苑丛谈》卷十《辨证》有云：《王铚默记》载欧阳公望〔江南〕双调："江南柳，叶小未成阴。人为丝轻那忍折，莺怜枝嫩不胜吟。留取待春深。十四五，闲抱琵琶寻。堂上簸钱堂下走，恁时相见已留心。何况到如今。" 初，欧公有盗甥之疑，上表自白云："丧厥夫而无托，摧幼女以来归。"张氏此时，年方七岁。钱穆父素恨公，笑曰："正是学簸钱时也。"愚按：欧公词出《钱氏私志》。盖钱世昭因公《五代史》中多毁吴越，故诋之，此词不足信也。（《丛谈》止此）

按：周密《辇下纪事》云："德寿宫刘妃，临安人。入宫为红霞帔，后拜贵妃。又有小刘妃者，以紫霞帔转宜春郡夫人，进婕妤，复封婉容，皆有宠。宫中号妃为大刘娘子，婉容为小刘娘子。婉容入宫时年尚幼，德寿赐

以词云：'江南柳，嫩绿未成荫。攀折尚怜枝叶小，黄鹂飞上力难禁。留取待春深。"（《纪事》止此）德寿之词，与《默记》所传欧公之作，仅小异耳。钱世昭《私志》称彭城王钱景臻为先王。景臻追封，当建炎二年，世昭为景臻之孙，缅（景臻第三子）之犹子。以时代考之，盖亦南宋中叶矣（《四库全书提要》于钱世昭、王铚时代，并未考定详确）。窃疑后人就德寿词衍为双调，以诬欧公。世昭遂录入《私志》，王铚因载之《默记》，唯钱穆父固与欧公同时，然公词既可假托，即自白之表、穆父之言，亦何不可造作之有？窃意欧阳文集中，未必有此表也。

要离墓残碣，文曰："汉梁伯，烈士要。"石高二尺（据《匋斋藏石记》，依工部营造尺），宽一尺四寸五分，厚三寸二分。二行，行三字。字径四寸强至六寸不等，正书。乾隆时，出土于吴门专诸巷后城下。光绪十二年丙戌岁朝，石门李嘉福笙鱼得之（有题字刻石右方，分书）。宣统纪元，归湮阳托活洛尚书忠敏。《匋斋藏石记》编入《梁石》。残碣书势信劲伟，唯定为梁刻，蒙意窃未安也。按：明信州郑胄师（仲夔）《耳新》云："姑苏要离墓，其形如阜，不及城堞者，仅尺许耳。相传初甚低，其后岁高一岁。至万历间，好事者为之竖碑墓上，墓隆起竟高于城。一时城外往往白昼杀人，咸怪异之。因仆碑，乃止。"据此，则乾隆时出土之残碣疑即万历间所竖之碑，碑仆后乃断残耳，以其地考之亦合。

秦印多玉（多朱文），汉印多铜（多白文，其实非白文也。汉钤印用紫泥，印入泥中。篆文凹入者凸出，则亦朱文矣），间有金印，王侯已上用之。元王元章用花蕊石刻印，而石印乃盛行。其先有用石者不甚著，盖亦廑矣。此外尚有银印、铁印、瓷印、水晶、玛瑙、象牙、犀角、澄泥、烧料、黄杨、竹根等印。又有碧霞髓印（髓或作玜），至坚不受刀，虽晶玉非其比。在昔印人某能刻之，其姓名偶失记矣。歙县汪氏飞鸿堂（启淑，字讱葊，号绣峰，世业盐，拥高赀），剖巨珠为小印，侈丽极矣。

鳏生穷饿海滨，盖五年于兹矣。乙卯六月，大风为灾之前数日，室人以无米告。戏占《减字浣溪沙》云：

逃墨翻教突不黔，瓶罍何暇耻齑盐。半生辛苦一时甜。　传语枯萤共宁耐，每怜饥鼠误窥砚。顽夫自笑为谁廉。

文笔贵简，"逸马毙犬于道"，作"有犬卧于街中，逸马蹴而毙之"，则赘矣。明祝氏《猥谈》云："一守禁戴帽，不得露网巾，吏草榜云：'前不露边，后不露圈。'守曰：'公文贵简，何作对偶语？'吏曰：'当如何？'守曰：'前后不露边圈。'"斯旨可以喻大。《新唐书》、《新五代史》，其较胜旧史，亦事繁文简耳。

相传彭刚直作秀才时，与邻媛名梅者有婚嫁约，事忽中变。迨后刚直通显，故剑不复可求，刚直恫焉。中年已还，酷嗜画梅，所作诗亦十九咏梅，意有托也。临川李梅庵方伯未第时，有长沙余公器重其才品，以长女字之；未婚卒，复字以次女，又卒；更字以三女名梅者，婚未久亦卒。梅庵赋潘岳之《悼亡》，感谢公之风义，因自号梅痴，终身不谋胶续。国变后，黄冠野服，卖字沪滨，署其门曰"玉梅花盦李道士"，盖情之入人至深。武达文通，其揆一也。曩余亦自号玉梅词人，则辛卯客苏州，得句云："玉梅花下相思路，算而今不隔三桥。"（《高阳台》）又云："玉梅不是相思物，不合天然秀。"（《探芳信》）此等句殊无当于风格，而当时谬自喜，遂以名词，并以自号，无它旨也。

南海潘绎庐（衍桐）缉《雅堂诗话》，即其所编两浙《輶轩续录》之诗人小传，亦犹《静志居诗话》即《明诗综》小传也。其体例于谈诗而外，备载嘉言懿行。如归安姚镜塘先生（学塽），居官端谨，不履要津，部曹每月有印结银，先生独不受（清制：中外大小官员，引见验看，须同乡京官出印结。结费之多少，视品位之崇卑。京曹五六品有印官，得出结，分结费。软红薄宦，恃此为樵米资矣。某省印结省务，由本省出结官分年轮管，结费即由管结官部分致送）。仁和高月垞先生（凤台）学深品洁，在中书以兄丧去官，有韦义、杨仁之风。夫京之分结费，俨然分所应得，取不伤廉者矣。世固有贪多务得于印结之外者，乃至俗情贪恋禄位，虽三年之丧，或犹有夺情之举，矧在齐衰已下，则夫两先生之所为，固皆挽近所未闻，可以风世励俗者矣。

《眉庐丛话》据昆山朱厚章《多师集》有赋得"三才万象各端倪"七言十二韵诗，自注："江南三院考取博学鸿词科，知乾隆时特科诸徵士，当其荐举之初，须由本省考试，则亦未极隆重，曰考取。殆犹有考而不取者矣。"云云。比阅《樊榭山房集》末附轶事，记当时试事綦详："雍正甲寅、乙卯，浙江总督程元章三次省试，荐举博学鸿词十人：严遂成、厉鹗、周玉章、杭世骏、沈炳谦、齐召南、张懋建、周长发、汪沆、周炎。正试题《河清海晏颂》，《万宝告成赋》，杜氏《通典》、郑氏《通志》、马氏《通考总论》，赋得"冲融和气洽"，补试题《玉烛醴泉颂》、《鹏奋天池赋》、《九法五政论》，赋得"禾比君子"。续试题《景陵瑞芝赋》、《春雪》诗、《两浙通志》序，评《二十一史》。厉先生应正试，名列第二。程制军批云："颂体俊伟，赋材丽则。论该洽而当理，诗雅正以和声。诚为于越含香，浉河韫秀。"帅文宗批云："辞艳群言，体苞众制；以质纬文，以文被质。殆昔人所云无一字空设者。"张方伯加批云："高华之气，典丽之词，春容之节。加以骨干坚凝，根极理要，扶质垂条，兼擅其美。"据此，知《多师集》所云三院，即制军文宗方伯矣。又王茨檐先生《静便斋集·送杭大宗北行序》云：吾友厉鹗、杭世骏，博览精核，所为文词高旨深，顾自壮盛，仅充秋赋。仁庙御极之十七年，特辟大科。浙省郡邑荐者，前后合

六十人。呈试大宪，掇什之二三。二君以瑰丽卓越，炳乎十八人之列。据此知考试不取者，多于得取之数。太鸿、大宗、次风诸先生，当时已负盛名，而犹渎考如是，可见先辈醇朴之风，而全盛之世之科名至足重也。

黄子久自大号痴哥，见樊榭诗自注。人皆知大痴，罕知大痴哥者。太鸿方闻，必有所本。

《樊榭山房集》有幼鲁（按：姓符）第五女生，命名曰却盗，为赋诗。此女名绝奇。

樊榭诗《吴山咏古》二首，其一《麻曷葛剌佛》，序云："在宝成寺石壁上，覆之以屋。元至治二年，骠骑卫上将军左卫亲军都指挥使伯家奴所凿。志乘不载，故诗以著之。"句云："何年施斧凿，幻作梵相奇。五彩与涂饰，黯惨犹淋漓。一躯俨箕踞，努目雪两眉。赤脚踏魔女，二婢相夹持。玉颅捧在手，岂是饮月支。有来左右侍，骑白象青狮。狮背匪锦幪，荐坐有人皮。髑髅乱系颈，珠贯何累累。其余不尽者，复置戟与铍。"又云："来观尽毛戴，香火谁其尸。阴苔久凝立，想见初成时。"

按：此佛像今不知尚存否。以诗句绎之，何鬼怪狞恶一至于是。其二《铁四太尉》序云："在东狱庙庑下，像凡四躯，皆擎拳瞋目，奇丑可怖。相传江中浮来，郡人有忿争凶隙等事，辄迎而诅之，俗名铁哥而。（最甄香"而"字典故，惜未及此）。元至正末重铸，其朔弗可考，大率皆淫祀也。"

北齐造名无量声佛像，佛座拓本，高今尺二寸强，宽二尺四寸强，十四行，行二字，字径八分，正书。铭曰："天保七年，敬造名无量声佛，若有文名者礼拜供养，减无量罪，德无量福。"（按："德、得"二字，古通用）此拓本绝艰致，殊可宝，惜未拓佛像，俗工往往如此。又希腊女神名谬司，专司文艺者，则是彼都人士，所当馨香以祝者也，附记于此。"谬司"盖译音，不如作"妙师"为协。

光绪初年，都门以"富、贵、贫、贱、威、武"六字分帖六部，谓吏贵、户富、礼贫、工贱、刑威、兵武也。盖他部司员，见堂官皆长揖，唯工部鞠跽为礼，故或又以《孟子》"天下之贱，工也"句相嘲。未几而兵部效之，户部继效之。癸未七月，诏各部院司员，见该管堂官，不准屈膝请安，以御史文海疏言也。

清制：百官进内，东华门止灯，景运门止伞扇。光绪中叶已还，往往甚雨之日，有携灯入景运门者，有持伞上乾清门台阶者。而乾清宫侍卫，皆戴雨帽班直门下，大臣或持伞至养心殿门，盖非复从前严肃矣。

清制：大臣谥法，除特旨予谥外，例由内阁撰拟八字，圈用二字。光绪辛巳正月，吴县沈相国桂芬卒，内阁撰拟谥文清、文勤、文端、文恪，因谕旨称桂芬清慎忠勤，老成端恪，是以依此撰拟。及旨下，乃谥文定。既非特旨，亦非圈用。考谥法，纯行不爽曰定，亦美谥也。

日本樱花，五大洲所无。有深红、浅绛，绿者尤娟倩，一重至八重，烂漫极矣。三月花时，公卿百官，旧皆给假赏花；今亦香车宝马，士女征逐，举国若狂也。花枝或插于帽，或裹于袖，或系于带。游客归来，满城皆花矣，名曰"樱花狩"。盖虽游乐之事，亦寓讲武之意云。

中国以牡丹为花王，日本以樱花为花王。牡丹以浓艳胜，樱花何其娟倩也。余谓花王中之樱花，甚似人王中之李重光，高出庸主万万。

《大戴礼记·五帝德》第六十二："孔子曰：'吾欲以颜色取人，于灭明耶改之；吾欲以语言取人，于予耶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于师耶改之。'"今人第知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云云。

光绪庚子，拳匪变起，余适在鄂，条呈两湖防守情形于督部张文襄。有云："随州所属之武胜、平靖等关，为由汴入鄂门户。平靖、百雁、武阳，即所谓'义门三关'。明正德中，流寇入境，三关皆要地。今湖北铁路干路，武胜关适当其冲，并宜急驻重兵扼守，以固边圉而保要工"云云。"义门三关"之说，据《读史方舆纪要》。比阅乌程温铁华（日鉴）《〈魏书·地形志〉校录》云："义阳三关，谓平靖、武阳、黄岘也。《元和郡县志》：'武阳在应山县东北一百三十里，黄岘在应山县界。'《地理通释》：'《左传》：大隧即黄岘。今名九里关，在信阳军南百里。'"温氏所云三关，有黄岘无百雁，与顾说不同。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苏涣诗，注云："涣少喜剽盗，善用白弩。巴蜀商人苦之，号曰'白跖'，以比庄跻。后折节读书，进士及第。湖南崔瓘辟从事。瓘旋遇害，涣走交广，与哥舒晃反，伏诛。"诗人而为盗，盗而第进士，绝奇，矧晚节弗终。不图风雅中，乃有此败类。顾其诗见录于正史，讵以其事奇而故传之耶？抑其诗固犹在可传之列也？

辽王述律好睡，国中目为睡王（见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大兴王楷堂比部（廷绍），高谈雄辨，都人称为嚷王。长于诗，倚马可待。署中公暇口号云："司中呼小马，堂上坐长麟。"时牧庵协揆（长麟）为大司寇，或谮之。一日，协揆语王："闻近作对联佳甚。"王应声曰："司官曾有句，名医唯扁鹊，良相是中堂。"协揆大笑，意深赏之。谮者闻之爽然（见定远方士淦《蔗余偶笔》）。睡王、嚷王并新隽，顾嚷王捷才若此，未可以嚷

概之矣(宋荆南节度使高保融弟保勖,体瘠而口吃。保融甚爱之,虽盛怒,见之必释然而笑,荆南人谓之万事休郎君,见《太平治迹·统类》。是诚亲爱而辟,然兄弟孔怀,固当如此,视交为愈者,有厚薄之殊矣)。

王禹偁尝为李继迁草制,送马五十匹,备濡润,禹偁却之(见《太平治迹·统类》)。即后世文人润笔,亦云厚矣。宋陈藏一《话腴》云:"退之欲人辍一饭之费以活己。"而文起八代,上窥至圣,亦濡润之说,断非乞借。

宋太祖性严寡言,独喜观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人间有奇书,不吝千金购之。周显德中,从世宗平淮甸,或谮太祖于世宗曰:"赵某下寿州,私所载,凡数车,皆重宝器也。"世宗遣使验之,尽发笼箧,唯书数千卷,无它物(见《太平治迹·统类》)。古开创之英辟,丁龙犹未飞,蠖不妨屈,其襟抱所蕴蓄,要不啻一日万几,而顾留意载籍若是,知郅治本原在是矣。若汉萧何为高帝收秦丞相府图籍,事又稍异。

兰陵先生言:"《四书》中,有二怪、一妖、三女子,五龙、九虎、十先生(又九馆、十先生)。"二怪:素隐行怪,怪力乱神。它仿此。急切记忆,殊难全备。

都下某名宿,好清谈雅谑。一日,宴客于陶然亭,某学究与焉。俄添酒顷,语次,漫引《中庸》"其至矣乎"句,读若"岂止一壶"。学究瞿然避席曰:"侮圣人之言。"言之色綦庄。四座愕眙久之,主人末如何也(学究乃所延西席,授公子读者)。

春夏之交,壁间悬名人书画,恐燕泥飘堕染损,于帧首作两绫带下垂,令时时摇动,俾燕不敢近,名曰"惊燕"。蕙风曩有词咏之,调寄《浣溪沙》(刻入《新莺词》)"四壁琳琅好护持,画帘风影乱乌衣。飞近金题才小立,却教回。娟素乍同飘绣带,襟红时见涴香泥。倘是双飞来对语,莫惊伊。"按:此调名〔浣溪沙〕,前后段各七字三句者,名《减字浣溪沙》。据宋贺方回《东山寓声》乐府,俗以七字三句两段为《浣溪沙》,而以此调为《摊破浣溪沙》,误也。

金元已还,名人制曲,如《西厢记》、《牡丹亭》之类,平仄互叶,几于句句有韵。付之歌喉,声情极致流美。溯其初哉肇祖,出于宋人填词。词韵平仄互叶,丁北宋已有之,姑举一以起例。贺方回《水调歌头》云:"南国本潇洒,六代浸豪奢。台城游冶,襞笺能赋属宫娃。云观登临清暇,壁月留连长夜,吟醉送年华。回首飞鸳瓦,却羡井中蛙。访乌衣,寻白社,不容车。旧时王谢,堂前双燕过谁家?楼外河横斗挂,淮上潮平霜下,樯影落寒沙。商女蓬窗罅,犹唱后庭花。"蕙风旧作,间有合者。《蝶恋花·甲午展重阳日,邃父招同半唐登西爽阁,子美因病不至》(刻入《锦钱词》)云:"西北云高连睥睨,一抹修眉。望极遥山翠,谁向西风传恨字,诗人在抵伤憔悴。有酒盈尊须拌醉,感逝伤离(端木子畴前辈,于数日前谢世)。何况登临地,色好秋光图画里,黄花省识秋深未。"西爽阁在京师土地庙,下斜街山西会馆,可望西山。

清初鸿词诸征士,当其荐举之初,本省渎考情形,甚非隆重之道,稍有崖岸者弗为也。相传康熙己未科,取中者五十人。授职后,为同僚所排诋,目为野翰林,且讥以诗曰:

自古文章推李杜,而今李杜亦稀奇。
叶公懵懂遭龙吓,冯妇痴呆被虎欺。
宿构零骈衡玉赋,失黏落韵省耕诗。
若教此辈来修史,胜国君臣也皱眉。

自注:李高阳相国霨,杜宝坻相国立德,冯益都相国溥、叶掌院学士方霭皆试官。是科题为《璇玑玉衡赋》、《省耕诗二十韵》。取中者俱令纂修《明史》。而鸿博之诋甲科,亦不遗余力,尤展成检讨(侗)《题钟馗像》曰:"进士也,鬼也;鬼也,进士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以笔墨为报复之具,若水火不相下。揆之古君子彦圣能容之度,则彼此胥失焉。降而至于乾隆丙辰,而风格视前辈益远矣。两次特科,吾广右皆无人。考仁和杭大宗(世骏)《词科掌录》,乾隆丙辰科,广西巡抚金鉷,荐举钱塘廪生袁枚(是时适游桂林)。岭峤白屋之士,闭户自精,姓名不出里闬,对于令闻广誉之随园先生,何能望其肩背于万一耶。

尤展成自《秋波词》进御,才子名士之目,受两朝特达之知,所著《读离骚》、《钧天乐》等传奇数种,教坊内人,镂之管弦,为霓裳羽衣之曲。洪昉思(昇)虽以《长生殿》得罪,而此曲即亦流传禁中。盖清廷当全盛时,九天歌管,犹有雅音;嘉、道而后,遂岑寂无闻焉;乃至今日,风雅扫地,瓦釜雷鸣,虽日星河汉之文字,不惜弁髦弃之,矧选声订韵之末技,夫孰过而问者,则章掖贱而琴书苦矣。

阅歙县程春海侍郎(恩泽)所撰《湖南提督杨君继室龙夫人墓志序》(按:杨君名芳,一等果勇侯,谥勤勇)及武进张翰风先生(琦)《记杨军门龙夫人事》,事绝瑰玮。两家叙述,互有详略,兹参综缀录如左:夫人尤氏,四川华阳县人。幼读书,洞晓大义,温淑而敏断。年二十二归军门,时军门已贵显为总兵。嘉庆十一年春,以宁陕镇总兵摄固原提督,夫人留宁陕署。先是,镇所辖兵六千名,例月给米折银三钱,遭匪贼蹂躏,物值益昂,所领不给食。军门白经略某具疏申请,议权加二钱,俟三载后再定议。及是,执事者停支待报,兵忍饥两月。夫人知将有变,使谓署总兵参将杨之震:"速借给以安其心,虑有它者。吾家当代偿之。"之震曰:"众兵恐我耳,乌敢反?且衅非由我,何惧?"更以威胁之,众益怒。七月六日,头人陈先能、陈大顺等请见曰:"吾辈将反,

顾受大人恩至重，愿送太太去乃发。”夫人以义晓之，且曰：“汝等造反，而先免我，疑知情无以白。且我一妇人，去何为？宁死此耳。”挥众出。外委王清山，公之亲随也，贼令人卫，又分数十人守大门，约余人不得人。而公前所释教匪二百人，为之室家者，知有变，悉人守中门，曰愿以死报。是夜，贼遂杀参将及中军游击、城守营都司，焚南北二城，枪炮号哭之声不绝。妇女多从睡梦起，知贼不犯镇署，多就避，廊室为之满。时未叛者哗于内曰：“夫人勿死，我辈受主帅恩，贼入，当以死拒；脱不敌，主帅归，见我辈尸，见我辈心。”已叛者哗于外曰：“夫人勿惊，我辈受主帅恩，今迫而叛，不与夫人。即仇怨有避夫人侧者，亦不报也。”夫人端坐后堂，戒奴婢曰：“死生有命，敢号泣者惩之。”向明，陈先能等又请见。避难者皆绕夫人哭，乞勿纳。夫人曰：“愚哉，若辈欲入即入，孰能御之？请见则见，何惧为？”命启门，叛首数十人，手血淋漓，环伏堂下，痛哭曰：“我辈罪大恶极，将欲窜身山谷，缓须臾死。恐去后有惊及夫人者，求夫人行。”夫人大声谓曰：“若辈虽戕官，为首诚不可逭，于多人何尤？主帅旦夕归，且为若辈白其事于朝，非尽歼也。可各罢归伍。不然，斩我首去。”众曰：“我辈血誓同死生，能聚不能散。”乃舁舆以俟。夫人将升舆，避难者千数百人齐恸曰：“我辈死矣。”夫人复谕叛众：“此总总者须随我出，毋伤残。”众皆唯唯。于是，出婢子衣履，与在官眷属，结束先行。乃肩舆殿其后，出署。贼传呼立队，贼在五郎城者悉来。夫人叱之曰：“止何等狂悖，而犹循此规制耶？”始退。贼凡送二十里，至石泉县。县令陈某，闻警惶惧，民人惊窜者众。知夫人来，贼不敢逼，请夫人留。而总兵王兆梦至，夫人谓兆梦曰：“宁陕兵二千余，非尽反，首事者百余人耳。速驰谕，令缚头人来，事可定。”兆梦怯不敢往。夫人留六日，乃之兴安兄太守龙君署。越十有四日，公子承注生。会军门自固原策单骑驰千二百里入叛军，收降抚逸，笼束归伍。乃诛其尤凶横者，而众情汹汹，有悔降意。于是叛首蒲大方等，请于军门，往迎夫人，以测军门心。军门推诚待之，不介一奴，许其咸往。夫人方乳公子，未满百日，即冒雪抱公子，泰然登程。中途蒲大方与其徒王凤争，刀伤凤手。是日宿汉阴，夫人命借官刑具，坐中庭，召大方骂曰：“汝反叛，幸宥不死；更弄刀杖，又待反耶？”杖子四十，加桎梏焉。从者惶惧终夕。未至宁陕二十里，十九人偕大方固请，乃释之。初，夫人之行也，署中物不暇顾。后四日，石泉民请往取之，门洞开，阒无人，而一匕一箸无失者。有庖人朱子勇者，为贼所怨，夫人匿之复壁中。夫人已去，子勇入上房携铜盆出。遇贼，将杀之。子勇曰：“夫人命取盥具，汝杀我，汝自赍往耳。”摔铜盆于地。贼信之，竟得免。吁，亦奇矣。当军门抚叛卒时，自谓功足以赎过，且已革翎顶，宜无虑。夫人曰：“朝廷事自有法度，兵叛大案，不容任其咎者，非君而谁。”已而公果遣戍伊犁。后公自川返贵州，或劝带盐，可获利三千金，已积之舟畔矣。夫人曰：“以气机观之，未必能享多金，盍卜之？”公卜不吉，遂辞焉。行六十里，过黄瓜槽险滩，舟几覆，载重者皆溺，其才识固不可及也。夫人教子极严，善鼓琴，工画兰，时时为之不倦。居恒谓军门曰：“方寸静洁，则理胜欲；念虑牵萦，则欲胜理。人生最忌情流为欲。”斯言非寻常闼媛能道。

番禺有李星辉者，咏眼镜云：“白发几人非借力，红颜对尔独无情。”（见倪鸿《桐阴清话》）今日风气一变，凡绣闼仙姝，绛帷高足，莫不以晶片金丝之丽制，为春山秋水之美观。李诗对句，改无情为多情，庶几切当。

贺县于晦若侍郎（式枚）客岁自青岛移寓沪上，月前于旅次病殁。侍郎庚辰通籍后，以兵部主事居李文忠幕府有年，海内知名。嗣乃荐跻卿贰。丁未，充出使考查宪政大臣，曾自使署两上封奏，力纠宪政编查馆之失，一时传诵。国变后，叱诧悲愤，形容憔悴，日抱故国之思，有张苍水之忠忱，而无其事实。素与项城大总统交际甚深，芸台公子，尝受业于侍郎者也。去夏，项城专使赍书青岛，聘其就参政一席，侍郎辞焉。兹得见其答书原稿，节录如左：

参政一席，于鄙人性质，甚不相宜。前承公推举为考查宪政大臣，前后奏章，均可覆案，然亦不欲显有辞避，致负公知爱之深。尝托菊相代达私衷，事前已先与芸台有秋后来京之约。积病之后，尤畏炎蒸，一切情形，知蒙鉴及，良觌有日，统容面陈。承致食品多珍，拜领饱德，并惠川资优厚，本不敢当，谨留以为证行之券。回忆十年门馆，千尺深潭，受惠已多。大德不谢，本不应自外也。

其书首称“慰庭四兄大人”，末又别附数行，有云：“封题是官样文字，自应从同。函内是平日私交，不敢改二十余年布衣之旧。”抗节不移，于言外见之矣。

顾云美（苓）撰《河东君传》，有云：“宣德之铜，果园厂之髹器。”按：果园漆器，明永乐时制。《桐阴清话》云：“临川李芗甫观察（秉铨）在京师琉璃厂，购得髹漆木碗一进，面径七寸有奇，底口坦平，周身作连环方胜纹，雕镂工细，作深赤色。碗底有‘沆瀣同瓯’四字，正书阳文，浓金填抹，古色缤纷，系明代贡珍无疑。成果亭中丞思以汉玉盘易之，不可得。同人赋诗歌以宠异之。”

古美人香奁中物，流传至今，以马湘兰为独多。《眉庐丛话》所述，犹有未尽。歙县程春海侍郎（恩泽）家藏马湘兰小砚一方，背镌湘兰像，一时名流题咏甚夥。祥符周稚圭（瑂）中丞（之琦）《三姝媚词》云：

蟾蜍清泪洒，晕脂痕犹新，粉香初研。翠砑妆楼，想镜中眉样，半蛾偷借。斗叶闲情，偕象管鸾笺消夜。悄炙红丝，沉水浓薰，枣花帘下。　　仿佛冰姿妍雅，恰手拈兰枝，练裙歌罢。旧匣空寻，甚石桥新月，尚矜声价。过眼云烟，随梦影铜台飘瓦。认取南朝遗墨，青

溪恨惹。

按：词云"手拈兰枝"，则必非《丛话》所述阿翠像砚，与湘兰面貌巧合者，彼像手不执兰也。周稚圭著有《金梁梦月词》、《怀梦词》，合刻为《心日斋词》，自命得南宋人嫡传，此词非其至者。

"枇杷黄，医者忙；橘子黄，医者藏。"宋陈藏一《话腴》引《世说》语。今人第知"槐花黄，举子忙"云云。斯语罕有知者。

九宫仙嫔，蚕神也，见《蜀郡图经》。今人但知马头娘。

南陵徐积余（乃昌）小檀栾室藏汉西王母镜，径汉尺七寸五分，背文六乳。一格画女仙，题"西王母"三字。一格一女鼓琴，一格一女折旋而舞，腰肢织长，手据地而足腾起。一格龙，一格兽独角而马蹄，一格一女羽衣若击球。按：《汉武帝内传》西王母命诸侍女董双成吹云和之笙，许飞琼鼓震灵之簧，石公子击昆庭之金（按：上言"命诸侍女"，且与董双成、许飞琼同列，则石公子当是女人男名），婉凌华拊五灵之石。"此女所击物圆形（钲镯之属，后世乐器中有云锣，即小锣也），疑即所谓昆庭之金矣。其舞女腾起之足，织削若菱（拓本绝朗晰，双翘宛然，尖锐颖脱，非仅作弓式而已），可为汉时已有纤足之证。昔人或云始自唐，或云始自五代，殆不然矣。镜铭："尚方作竟真大巧，上有山人不知老，渴饮玉泉兮"十九字。山，仙省。

得宋苏文忠《麦岭题名》拓本，字径二寸强，四行，行四字，正书左行。文曰："苏轼、王瑜、杨杰、张璹同游天竺过麦岭。"文忠书，无论碑版磨崖，方宋党禁严时，悉数铲削。其后禁弛，悉依拓本复镌，乃致痴肥臃肿，尽失庐山面目。据余所见，唯《麦岭题名》、《雪浪盆铭》及《宣城县北门外双塔寺石刻如意轮经》（庚戌秋访获，石凡二）皆未经铲削真迹，书势秀劲绝伦，其它殆不多觏。

清之末季，雀嬉风行，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名之曰："看竹，何可一日无此君。"迹其穷泰极侈，有五万金一底者矣（一底犹言一局，某贝子过沪时事）。会稽陶心筠（濬宣）作长篇咏之，托旨鉴诫，移录如左：

罡风吹鸟名鸺鹠，无昼无夜号啾啾。
飞向人间啄大屋，宾客欢笑妻孥愁。
一啄再啄金屋破，啾啾唧唧号未休。
初翔江之右，倏忽腾九州。
问制何自始，易竹乃废纸。
非簺亦非蒲，无庐亦无雉。
索长矩方规以圆，自一至九环无端。
马融六簙赋所遗，李翱五木经久删。
呼龙喝凤揣梅竹，四座鸣对声关关。
鸺鹠来，欢颜开，蒲桃美酒夜光杯。
犀餍饫鸾刀催，金珰翠钿名姝陪，箫管哀韵缘喧豗。
宾极欢，主大醉，华灯四照开博台。
鸺鹠去，鸡号曙，胜者忻忭负皇遽。
面色如土不敢怒，脱下鹔鹴裘，低首长生库。
到门踟蹰惭妇孺，誓绝安阳旧博侣。
明朝见猎眉色舞，枭化为狼蝮为蠍。
破人黄金吮人血，枯鱼过河泣何及。
自言我本不祥物，方将取汝子，弗廛毁汝室。
吾闻东晋陵夷铜驼没，大地五胡乱羌羯。
士夫饮博供清谭，牧猪奴辈亡人国。
桓桓我祖长沙公，取投簿簺江流中。
天地鼎沸人消遥，千年时局将毋同。
沉沉大梦真竹醉，白昼黄昏为易位，咨余往射岂得已（用韩句）。
枭惊堕梁魂破碎，血其爪肉贯翎翅，焚灭彀卵断噍类。
君不见万国人人习体操，强身强国五禽戏。

吴县潘申甫侍郎（曾莹），大学士文恭之仲子，学有根柢，尤长于史学，著有《小鸥波馆文钞诗钞词钞最》二十卷、《画识》三卷，《画品》、《画寄》、《墨绿小录》各一卷。画以青藤白阳为宗，书则初学吴兴，晚学襄阳，尤得其神髓。配陆夫人，亦知书，工书画（按：夫人名韵梅，字琇卿，曩见侍郎《鹦鹉帘栊词钞》有同夫人连句《清平乐·雨后坐月》一阕。《闺阁诗钞小传》："琇卿工画花卉"）。同时女史汪小韫（端）镌小印以赠，文曰潘江陆海。夫人性仁恕，每大雨初霁，闻门前衒瓜果者，曰："清凉如此，谁与售者？徒赪其肩耳。"命尽买之。偶有两瓯堕地，一碎一否，顾诸子曰："汝曹识之：薄者破，厚者完也。"晚年颇信佛法。光绪戊寅二月既望，夫人已示疾，犹诵经礼佛如平时。时侍郎亦寝疾，与夫人异室而处，得南中所寄金橘，呼次公子使奉其母，夫人犹问汝父寝未。明日鸡鸣时，夫人遽卒。侍郎未之知也。俄而曰："天明耶？"公子祖同对曰："尚早。"命进饮，饮已复睡，日加巳，亦卒。侍郎生于嘉庆戊辰十一月，夫人生于是年七月，至是岁皆七十有一。生同年，死同日，士大夫以为美谈。相传侍郎之兄功甫舍人（曾沂）中岁已还，就所居购池园，构一椽曰船庵，键关谢人事，终日焚香读书，究心内典。俗所用署名小红笺，摈不具者二十余年，其后亦预知化去之期。若而人者，夙具慧根，而又生长阀阅，养尊处优，无所为谋生之计，束缚驰骤之，得以涵养性灵，习虚静而成通照，虽曰得天独厚，抑亦所处之境，有以玉之于成焉。世有兰清玉贞之质，日消磨风尘奔走米盐凌杂中，对于身心性命之大原，欲稍稍自料检而苦乏清暇。青春荏苒，白发骎寻，乐苌楚之无知，与草木而同朽。乾坤清气得来难，宁不自爱惜若是。天之厄我，谓之何哉？

石襄臣少寇（赞清），贵州人。先是，知天津府数

年，勤以敷政，严以持躬，吏慑其威，民怀其惠。咸丰戊午，英吉利犯天津，直督某走，太守以巨瓮二，贮水置堂阶曰："彼人胁，则吾与妻死此。"未几，相国桂良与议和去。庚申，英吉利、法兰西人天津，督部以次，横被侮辱，其将卒分驻官廨，赞清坚持不为动，挥令去，曰："断吾头可，衙署不让也。"一日，英将以五百人持兵入署，扶赞清坐肩舆，导入舍馆，曰："非敢相难，闻有兵欲烧吾船，姑假君为镇耳。"赞清愤不食。仅数日，民情汹汹，重失赞清，蕲与英将拼命。英将惧，命之去。赞清不可，曰："吾如何来，当如何归耳。"复命五百人前导，具肩舆送之。将则竖其指，称之曰："真好官也。"天津扰数月，赞清迄未离府署。事闻，不次迁擢，官至刑部左侍郎。

霍山吴彦甫少寇（廷栋），为咸、同间理学名臣。母叶太夫人，博通书史。公四岁，即能授以经籍，过目成诵。有过，手挞之。公泣，太夫人曰："汝头有鲠骨，痛吾手矣。"公捧母手拊摩再四，曰："母再挞儿，可用绖细里也。"太夫人为之霁颜。公每欲着好衣，又欲以功名显，太夫人训之曰："人以衣服爱汝慕汝，是汝徒以衣服重矣。功名者，傥来之物，无学问济之，何贵乎功名耶？"公恍然曰："儿知之，天爵为贵。"太夫人曰："然。"邻有质库，公尝嬉戏其中，司事某欲试之，闻公来，以碎金散置于地，自匿帐中。公入门见，即扬声止步不入，某起询之。公谓金在而不见人，脱遗失，岂能自白。某大惊叹。其后扬历中外四十余年，清操绝俗。引疾后，归无一椽，日食不给，处之晏然。时曾文正督两江，念公贫，值史秋节，欲以三百金赠，携以往，晤对良久。微询公近状，公答以"贫吾素也，不可干人"。文正唯唯，终不敢出金而去。公之亮节清风若此，育德培材，攸关母教，讵不然欤？自富贵利禄，中于人心，虽世家劭族，父诏其子，兄勉其弟，唯高官厚禄是计，甚且以夤缘奔竞，协肩谄笑，为家传秘密之心法，功名者傥来之物云云，求之士夫犹难，矧在闲闼，而叶太夫人倜乎远矣。

平湖朱苿堂漕帅（为弼），道光四年，由顺天府丞擢府尹。有蝗孽，单骑驰视。属官供张备，公曰："吾为蝗来，若乃蝗我耶？"斯言颇近雅谑，却有至理。

王湘绮赋纸煤词，调寄《一萼红》，楚、蜀人士多和之。纸煤之制，卷径寸纸作长条，纸相属成侧理，如箸稍细，中通外直，吸淡巴菰者用以爇火。大约有淡巴菰，即有纸煤，托始于明末，盛行于清初，多出闺人纤手。岁在甲辰，吴门柴琼，问字于余，素心晨夕，香初茶半，清事如昨。尝以纸煤三条，其一原式无变，其一曲其一端约寸许，其一曲其两端各寸许，瞩余集合成一字。审谛良久，忽然得之，则"乃"字也。原式无变之纸煤为第一笔，曲其一端者为第二笔，曲其两端者为第三笔。离神得似，极见惠心。

曩尝甄沓"而"字故事矣（见《眉庐丛话》）。"乃"字故事，不及"而"字之多。其尤隽颖可喜者，乾隆某年，翰林馆课题《伛瘘丈人承蜩赋》，以"用志不纷，乃凝于神"为韵，时献县大宗伯纪文达（昀）方入词垣，课作押"乃"字官韵云："沈几观变，耸肩第觉其成山；定息凝神，拄杖休嘲其似乃。"（按：唐无名氏《嘲伛偻人诗》："拄杖欲似乃，插笏还肖及。"）又韩愈撰《董公行状》："汴州自大历来多兵事，刘元佐死，子士宁代之，其将李万荣逐之。万荣为节度使三年，病风，其子乃复欲为，士宁之故监军使俱文珍，执之归京师。"以"乃"为名亦仅见。

明古吴刘晋充撰《天马媒》传奇，演唐人黄损事。损字益叔，连州人。先是，与妓女薛琼琼有啮臂盟。琼因谢客，牾权奸吕用之。损家传玉马坠一枚，绝宝爱。氤氲使者幻形为道人，诣损乞取，损慨赠之。未几，损应襄阳张谊之招，别去。用之以琼善筝上闻，即日召入后宫。损途次邂逅贾人裴成女玉娥。娥亦善筝，损闻筝顷，赋词极道爱慕，乘间掷与之。词云（见《绛缘》出）："生平无所愿，愿作乐中筝。得近佳人纤手子，研罗裙上放娇声。便死也为荣。"娥与损约，中秋夜继见于涪州，以父成是夕当往赛神，舟无人，得罄胸臆。损届期往，得娥船，娥属移缆近岸。甫解维，缆忽断，船流遽覆，娥溺焉。会琼母冯送女归，道涪，拯娥舟次，相待如母女也者。俄损状元及第，上疏劾用之误国。用之因劾损交通琼宫掖中。适张谊内转官京朝，旨付用之谊会审。谊伸损，得直，钦赐与琼毕婚，用之罢归田里。用之愤怒，其门客诸葛殷、张守一献计，谓入宫之琼，赝鼎也，真琼固犹在母所，盍往劫取？盖误以娥为琼也。氤氲使者知娥有急，托募化赠娥玉马，娥佩不去身。用之攫娥，马则见形，奔奋啮用之，阖府大扰，群以妖孽目娥。仍用葛、张计，以娥赠损，冀嫁祸损。损拒不纳，送女者委损门外而去。娥入见损，成眷属焉，玉马遂腾空而去。传奇关目，大略具此。按：《御选历代诗余》载损此词，调《望江南》（据《传奇》：损，咸通朝人，《诗余》损词，列温庭筠之后、皇甫松之前）。"生平无所愿"作"平生愿"，"纤手子"作"纤手指"。《诗余广选》云："贾人女裴玉娥善筝，与黄损有婚姻约，损赠词。"云云（首句作："无所愿，纤手子。""子"不作"手"，与《传奇》合）。后为吕用之劫归第，赖胡僧神术复归损。此云胡僧，传奇则云氤氲使者幻形为道人也。又《粤东词钞》第一首即损此词，则传奇所演，未可以子虚乌有目之矣。

日本人作韵语，始于大友皇子。其《侍宴》诗曰："皇明光日月，帝德载天地。三才并泰昌，万国拜丹墀。""地"字读若平声耶，抑平仄通叶耶？曩阅海王村，见高丽国《试录》，诗题"如南山之寿，得寿字"，五言六韵，有诗，惜未录存。

曩寓金陵，某日，于东牌楼匢董摊，购书二册，一九

峰书院本《中州乐府》，比沤尹据以复刻，一写本《长随论》，前序略云：《偏途福》，又名《仕途轨范》，俗曰《长随论》。曩余寄迹涟水官廨，见有《长随福》一书，友人置之案头。据载，国朝庄友恭先生所作，相传已久。开卷浏览，拨冗移录，其篇之语易解，所载之法易明，所述之言，颇有浅俗之句，难登大雅之堂。唯是初入长随诸君子，不可不加意温习。类如卷中"十要"一节，"十不可"一节，"呈词分别刑钱"一节，"用印信条款"一节，"礼部铸印局"一节，"国家喜诏、遗诏"一节，皆文墨之要诀。又"梆点金鼓"一节，"朝贺祭祀"一节，"东帖称呼"一节，皆典礼之要诀。又"接诏迎官"一节，"驿递差徭"一节，"彩觞宴会"一节，"铺垫亲随"一节，皆差务之要诀。至于监狱班管，红衣督护，尤为防范攸关，不可稍涉疏忽。是书条分缕析，理明词达，令读者触目会心，易于效法者也。同治戊辰六月，北平刘炳麟录于祝其捐局。序后一则略云：庄先生，讳友恭，广东人，乾隆己未科状元。未第时，父为苏州府司阍，及第后，仍执司如故，经太守婉谢不肯归。嗣先生督学江苏，太守亲送江阴使署，为封翁焉（按：清制，长随之子，毋许应试。据余所知，光绪丙子科，某省有捷秋闱者，讦偕入都。同乡官不肯出印结，竟不得复试。而庄先生不然，讵当时尚可通融，视挽季稍忠厚耶）。是书于州县衙门公事程式，记载綦详，可作掌故书观。自比岁变法已还，裂冠毁冕，旧制荡然无存，二三十年后，或欲从事研究而苦无凭藉。长随者，官之臂指也。莅事出治，实左右之。其品其识其才，如庄先生之封翁。凡所叙述，皆得之半生阅历，耳闻目见，信而有征。芟夷其芜蕿，稍修饰润色之，即刻入丛书，可也。缪筱珊、徐积余两君，今之藏书家也，各借抄一通，知其为有用之书矣（按：是书庄封翁所作，托名殿撰以为重耳）。

日本女子设肆卖曲者，呼为杨花。所奏曲多男女怨慕之辞，有萨摩、土佐各派，竹本氏一派最盛行。贫家多业此觅食，玉琢锦缠，役使其母如奴婢。谚曰："生女勿吁嗟，盼汝为杨花。"吾广右人呼婢曰蕉叶，其旨不可知。某大家一婢绝慧，一日，主人与客谈次，偶及植物之叶，何者最大。客未对，婢适擎茶至，儳言曰："蕉叶最大。"竟无以难也。杨花、蕉叶，属对绝工。

武进余幼冰比部（光倬），道光丁未进士，授主事，升郎中。总办秋审处，虑囚详慎，不轻丽人于法。同治壬戌，江督何桂清始就逮至京，光倬实司审谳。据《大清律》，地方大吏逃奔躐事，比照守边将帅失守城寨斩监候律，拟斩监侯。情罪重，则拟斩立决，仍请上裁。时朝中大僚，多为桂清故旧，谓不当加重，冀缓其死。而给事中郭祥瑞等，复交章论劾，请速正典刑。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议覆，刑部主稿，光倬草奏曰：已革两江总督何桂清，身膺疆寄，受国厚恩，岂不知军旅之事，有进无退，守土之责，城存与存。况其时常州有兵有饷，并非不可固守，乃首先弃城逃避，致令全局溃散。望亭为无锡至苏州要冲，业经奏明，截留长龙船札营于此。乃并未身经一战，命杀一贼，忽于苏州失陷之前一日，率师船退驻福山海口。是其撤兵远遁，纵寇殃民，尤罪迹之昭著者。至刑部历年审办军营失事成案，均视此为轻，唯余步云系由斩候加至斩决，情罪相等。虽带兵提督与统兵总督稍有不同，然论疆寄则文臣视武臣为重，论重法则逃官与逃将同诛，论情节则闻警屡逃，非被攻被围变出不测者可比，论地方则全省糜烂，非一城一寨偶致疏防者可比。请仍照原拟从重，拟以斩立决。六月十三日奏上，得旨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十月，竟奉特旨立决。论者谓光倬执法之力，有以致之。光倬困簿领久，殊磊磋，不屑修边幅，都人士戏以"糟余"呼之（余、鱼音同）。顾生平伉爽重然诺，承鞫斯案，始终持正，尤踔踸可传。先是，狱方急时，桂清之私昵，或辇巨金置光倬榻，谋少通融；或怵光倬以危辞，皆不为动。盖当时巨公大僚，经强有力者为之道地，业已什九转圜。第光倬一瞻徇，其究军台效力而已。其卒能罪人斯得，上伸国法，而下快人心，俾继此守土握兵之臣知所戒儆，则光倬一夫当关也。明年，给事中博桂以部有剧盗越狱，复牵涉桂清谳案，劾光倬苛刻锻炼，下部案治，皆不得实。旋因屡被参劾，撤销京察一等及御史记名。未几以内艰归，遂不复出。

《随园诗话》载西林相国文端（鄂尔泰）四十生日句云："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道光时，英吉利构祸，左文襄深愤国兵之不竞，当事之泄沓恇怯，顾不肯苟出。年且四十，顾谓所亲曰："非梦得夐求，吾殆无幸。"言为心声。文襄第急于用世，文端尤颓然自放矣。其后日鸾书翠轴，玉铉金瓯，俨然出乎意计之外。穷通失得，政复何常，所谓世事茫茫难自料也。相传文襄授东阁大学士，是日盘旋室中，足不停趾，口中作念东阁大学士至于再四。盖当拜命之始，不免受宠若惊，久乃习为固然耳。

萧山何允彪中丞（煊），道光中叶任云南巡抚。为诸生时，尝假馆武林山村小庵中，四顾荒寂。众数相惊以走，公居之坦然。忽夜闻叩门声，则一青衣丽妇冉然入。公咄之，对曰："夫久出，今忽得书，不识字，请先生为我诵之。"公掷不阅，曰："村中岂无识字人，何必乘夜求我？尔可来则可去，毋稍延。"妇惭而出。兹事近怪，丽妇何人，山村安得有是？设蒲留仙闻之，殆必狐鬼之矣。顾中丞而外，绝无知者，诚能秘而不宣，不尤浑然无迹耶。

咸丰朝，曾文正创立湘军，军制四哨为营，营凡五百人，诸军遵用之。独王壮武（鑫）不用，别为营制。左文襄初出，以四品京堂从文正治军，所募五千人，参用壮武法，有营有旗，旗凡三百二十人，不称湘军，别自号为楚军。楚军名由此起。近人辄以湘军、淮军对举，罕知湘与楚之各别者。

左文襄总制陕甘，并授钦差大臣，督办军务。上疏曰："臣维西北战事，利在戎马，东南战事，利在舟楫。观东南事机之顺，在炮船练成后，可知西北事机之转，亦必待军营马队练成后也。春秋时，晋侯乘郑之小驷以御秦，为秦所败，是南马不能当西马之证；汉李陵提荆湖步卒五千，转战北庭，为匈奴所败，是步队不能当马队之证。"援据经史，读书得间。

昌黎魏丽泉（元烺），道光壬辰官闽浙总督，英吉利船至闽之五虎，要求贸易，元烺檄将弁逐走之。是年，复平台湾匪民张丙、陈办等之乱。戊戌，疏请试习炮阵，略言：闽省为滨海岩疆，武备最要，而火器为先。火器有速战阵者，于军尤利。能合众志为一心，统全军为一伍。其布阵式，如额兵一千，酌选其半，以五人为伍，五伍为排，为小队，兵百人，为大队。递用外委把总、千总管领，积五队，计兵五百，为一旅，以将弁统之。数十旅，统以提镇。由伍而排而队，使将皆识弁，弁皆识兵。如臂之于身，指挥如意。其操演之法，兵分两翼立。每大队百兵炮二，每旅前列炮十，继以鸟枪，接以矛刀弓箭，如墙而进。对垒交锋，又以马队立于阵之两翼为游兵，四隅关顾，联络相维。其进退疾徐，则分旗色以为号令。法既简明，用又敏捷，无营之大小，兵之多寡，皆可遵循练习，以寒敌胆而壮军威。"奏入，报可。按：元烺所陈操演之法，巨炮护前，枪队继之，短兵又继之，视今日新式兵操，其规制不甚相远。唯鸟枪呰窳，易以后膛快枪，则利钝迥殊耳。

壎篪之壎，《集韵》、《韵会》并许元切，音暄，俗读若"熏"，误也。嘉庆朝，上元秦尚书文懿（承业），直上书房最久。宣庙在潜邸，承业尽心启沃，每陈说大义，根据经训，即音读务求详覈。宣庙尝语侍臣："壎字读暄音，不读薰音。曩秦师傅所授。"承业尝进见，带扣堕，断为二，侍臣皆失色。承业从容拾起，叩头退。上命将断钩呈视。承业奏："此系烧料，非玉质。"上命侍监取御用金镶猫儿眼黄色线绦扣带赐系，并命无庸缴还。清制：唯宗室用黄带子，汉大臣得拜赐者，二百数十年间，文懿一人而已。其承宠遇如此。

日本人赏樱花，名曰樱花狩（见前），此闻之东友，彼都人凡郊行皆谓之狩。

曩选《臼辛漫笔》，有辨《茶余客话》记云郎事一则，比又得一确证，可补《漫笔》所未尽，因并《漫笔》原文，缅述如左。

《客话》云：云郎者，冒巢民家僮紫云，徐氏子（字九青）。儇巧善歌，与陈迦陵狎。迦陵为画云郎小照，遍索题句。王贻上、陈椒峰、尤悔庵诗皆工绝（相传迦陵馆冒氏，欲得云郎，见于词色，冒与要约。一夕，作梅花诗百首，诗成，遂以为赠。余曾于宾华盦得见九青小像，亟嘱同人工画者临抚一本，今犹在行箧，跣足坐苔石，憨韵殊绝）。一日，云郎合卺，迦陵为赋《贺新郎》词，有"努力做藁砧模样，只我罗衾浑似铁。拥桃笙，难得纱窗亮"之句。《惆怅词》云："城南定惠前朝寺，寺对寒潮起暮钟。记得与君新月底，水纹衫子捕秋虫。"相怜相惜，作尔许情态，可见髯少年风致。冒子萇原尝语予云："云郎后随检讨，始终宠不衰，晚归商丘家，充执鞭之役，昂藏高躯，黄须如猬，俨幽并健儿。或烛灺酒阑，客话水绘园往事，辄掩耳汍澜，如泻瓶水也（《漫笔》引《客话》止此）。比余收得阳羡任青际（绳隗）《直木斋全集》，有《摸鱼儿》词，为陈子其年吊所狎徐云郎云："想当然，徐娘老去，再生还是情种。深闺变调为男子，偏向外庭恩宠。花心动，曾记得蹋歌玉树娱张孔。红丝又控，爱叔宝风流，元龙湖海，夙世定同梦。谁知道，才把余桃亲捧，玉容一旦愁重。从今省识莲花面，生怕不堪供奉。直惭悚，趁寒食清明，金碗埋青冢，髯公休恸。从古少年场，回头及早，傲煞侍中董。"吴天石评："李夫人蒙面不见武皇，此有深意。非弥子瑕所晓。人皆为髯唁，君独为云幸，是禅机转语。"按：据此词，则是徐郎玉陨，尚在苕龄，何得有执御商丘之事。任吴并与迦陵同时，其词与评，可为确证。冒子萇原之言，殊唐突无据，决不可信也。且任词后段，及吴评"独为云幸"云云，若对萇原之言而发，是亦奇矣（《漫笔》止此）。

偶阅迦陵《湖海楼词》（卷二十）有《瑞龙吟》一阕，《春夜见壁间三弦子，是云郎旧物，感而填词》云："春灯灺，拌取歌板蛛萦，舞衫尘洒。屏间乍见檀槽，与秋风扇，一般斜挂。帘儿罅，几度漫将音理，冰弦都哑。可怜万斛春愁，十年旧事，恹恹倦写。记得蛇皮弦子，当时妆就，许多声价。曲项微垂流苏，同心结打。也曾万里，伴我关山夜。有客向潼关店后，昆阳城下。一曲琵琶者，月黑枫青，轻拢细砑。此景堪图画，今日怆人琴泪如铅泻。一声声是，雨窗闲话。"此词迦陵自作，视任词、吴评，尤为确证。诚如冒萇原所云："讵犹作尔许情语耶。"大底刻溪之士，好为翻成案杀风景之言，往往莛可以楹，西施可以厉，此犹无关轻重者耳。云郎一称阿云，迦陵有《留别阿云〈水调歌头〉惆怅词》，凡二十首，为别云郎作（"城南定惠前朝寺"云云，其第十二首）。句云："一枝琼树天然秀，映尔清扬照读书。"又云："柳条今日归何外，只剩寒云似昔年。"又云："寄语高楼休挟弹，鸳鸯终是一心人。"（审此二句之意，则迦陵别云郎，殆有所迫而然，非得已也）蒋大鸿撰《惆怅词序》："徐生紫云者，萧郢州尚幼之年，李侍郎未官之岁，技擅平阳，家邻淮海，托身事主，得侍如皋大夫。极意怜才，遂遇颍川公子，分桃割袖，于今四年。虽相感微辞，不及于乱。若乃弃前鱼而不泣，弊轩车而弥爱，真可谓宠深绿鞲，欢逾绛树者矣。维时秋水欲波，元蝉将咽，公子乃罢祖帐而言旋，下匡床而引别。江风千里，讵相见期，厥有怊怅之篇，曲尽离忧之致。仆岂无情，何以堪此。伤心触目，曾无解恨之方。拊节和歌，翻然作助愁之歌。"云云。以诗及序考之，当日清扬照读，实只四易

葛裘。甚原云"相随始终，迄于晚健"，灼然非事实矣。迦陵又有《题小青飞燕图诗》，序云："娄东崔不凋孝廉，为余纨扇上书《小青飞燕图》，花曰小青，开艳者有九，一春燕斜飞其上，题曰：为其所题九青小照（宝华庵所藏九青小像，即崔不凋曾题之本）。后一日作，意欲拟九青于飞燕也，因题一绝（诗不录）。"又有《书小徐郎扇》诗，自注："云郎侄也。"诗云："旅舍萧条五月余，菖蒲花下独踌躇。宴前忽听莺喉滑，此是徐家第几雏。"又马羽长最爱云郎，见《惆怅词》自注。

《茶余客话》云："北齐许散愁，自少不登娈童之床，不入季女之室。"（按：二语曾于明人某说部见之，不能举其名矣。《客话》未载明出处）夫以不登娈童之床，为卓行可表见，不几以分桃割袖为人之恒情耶。谛审斯言，殊有语病。

小红，姜白石侍儿，范文穆所赠也。白石《过垂虹》诗，有"小红低唱我吹箫"之句。汤玉茗侍儿亦名小红。乌程张秋水（鋆）《冬青馆》甲集《过临川怀玉茗》诗，句云："唯有《牡丹亭》院本，樽前重听小红歌。"自注："小红，玉茗侍儿。"

阳历有月尽二十八日者，明谢肇淛《五杂俎》引《景龙文馆记》云："景龙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晦。"讵亦月尽二十八日耶？

正月十九日为燕九，昔人诗词多用之。《五杂俎》云："闽中以正月二十九日为窈九，谓是日天气常窈晦然也，家家以糖枣之属作糜饷之。"窈九字入诗词绝韵，顾前人未有用者，殆限于闽之一隅耳。在杭（肇淛字）闽人，故能言之。

黄彭年撰《刑部员外郎何君愿船（秋涛）墓表》："咸丰初年，罢安徽抚幕，还京师，益究心经世之务。当谓俄罗斯地居北徼，与我朝边卡相近，而诸家论述，未有专书，乃采官私载籍，为《北徼汇编》六卷，复增衍图说，为八十五卷。陈尚书孚恩言于上。命以草稿进，上览而称善，更命缮进，赐名《朔方备乘》。召见，由主事晋员外，懋勤殿行走。庚申之变，书亡，上询副本，黄侍郎宗汉，尽取君所藏稿，将缮写重进，而侍郎寓齐不戒于火，是书遂不复存。"云云。按：《朔方备乘》一书，见今确有传本，沪上有石印缩本（凡八册，密行细字），当是庚申亡失之书，为收藏家所得，付之剞氏耳。

泰兴吴和甫少宰（存义），道光壬寅任云南学政。边徼士惇朴而信，公翼翼以慎，校艺至丙夜不休。诸生悦教，于于日亲。人囿方音，多不能辨四声。公于音韵贯穿今古，乃以李氏《音鉴》教之，岁月改观。是时，回民煽乱，公巡试永昌。竣事启行，出郭数里，城中火烛天。骇询左右，则曰："回人构兵，既期矣。使者清德不敢犯，俟出城而后举火也。"咸丰乙卯，简云南乡试正考官，留任学政。其视学也益诚，士民益亲学使如家人。顾回乱益烈，至逼省城围之。城中兵又哄掠各衙门及富家，独不入学政廨一步。民携妇孺藜藿就匿者数千人，号舍皆满。夫先后二十年间，一人之身，督某省学政者再，求之科举之世，殆复未必有二。学使者非亲民之官，顾乃得民心若彼，则夫士者民之秀也，上论归之，即舆论莫不翕然，《诗·甫田》章："云烝我髦士。"斯旨也。

李氏《音鉴》，为卷凡六。首卷释字、声、音、韵，五声、五音之类，二卷释字母、反切、阴阳、粗细之类，三卷释初学入门，四卷释南北方音，五卷释空谷传声，六卷《字母五声图》。分字母三十有三，以同母二十二字为诀。其无字空声，悉详注翻切，统以同母，叶以本韵，随字呼之，其音无不启齿而得，于音韵之学，不啻了如指掌。若闽、粤人不谙官音，得是书以研求，盖事半功倍云。李氏名汝珍，字松石，大兴人。

又和甫少宰以内艰在籍。是岁道光戊申，江北大水，泰兴饥。知县张兴澍，公同年生，相善也，一以荒政听公。公倡士大夫议赈，募富人资至踞，曰："吾为数十万人屈也。"昔顾梁汾为营救吴汉槎，屈膝于纳兰容若，汪讱葊为欲得汉杨恽印，屈膝于钱梅溪（见《眉庐丛话》），未若少宰一屈膝为尤可传矣。

金烈女，休宁人。父云门，发逆之乱，以黄州知府殉节。贼之攻黄州也，太守先奉檄防守通城，而贼由蒲圻入，烈女随母及姊困危城中。城陷，将自裁，叔父瑾畬止之。女大言曰："叔父何说也？吾第与贼一面即辱矣。"乃为母与姊整冠服，皆缢，然后从容自缢于旁，咸丰壬子十二月四日也，年二十二。夫烈女"面贼即辱"一言，所谓充类至义之尽。昔某贞妇，腕为人握，辄以利刃自断其腕，而烈女尤严絜有加焉，可以愧世之隳节易操，而曲为之辞以自恕者。烈女幼慧能诗，激烈有英气。太守尝以"吟风弄月"，戏命其孙属对，女适旁侍，应声曰："立地顶天。"太守亟叹赏之，谓夫人曰："惜哉，女子也。"所著诗曰《纫兰集》。

《五杂俎》一书典丽赅博，多述异闻。其一则云：相传永乐中，上方燕坐楼上，见云际一羽士驾鹤而下。问之，对曰："上帝建白玉殿，遣臣于陛下索紫金梁一枝，长二丈，某月日来取。"言毕，腾空而去。上惊异，欲从之，独夏原吉曰："此幻术也。天积气耳，安有玉殿金梁之理？即有之，亦不当索之人间也。"狐疑不决。数日，道士复至曰："陛下以臣为诳乎？上帝震怒，将遣雷神示警。"上谢之，又去。翌日，雷震谨身殿。上大惧，括内外金，如式制之。至期，道士复至，稽首称谢，梁逾千斤，而二鹤衔之以去。上语廷臣，原吉终不以为然，乃密遣人访天下金贱去处，则踪迹之。至西华山下，果有人鬻金者甚贱。乃随之至山顶，见六七道士，方共斫梁，见人即飞身而去，使者持半梁复命，上始悔悟。"按

《明外史》:夏原吉,字维喆,湘阴人。永乐朝,官户部尚书,加太子少傅,进少保,卒谥忠靖。夫索金粱弗获,即遣雷神示警,有若是颟顸之上帝乎?兹事不经至极,亦成祖之惭德,有以致之。稍通达事理者,类能察其诞妄,即如原吉所见,亦未为卓绝高深,顾何以师济盈廷,而能辨伪破惑者,原吉而外无闻焉。讵亲近者不敢直言,疏逖者不获进言欤。虽然,诪张为幻,自昔恒有,汉武帝之文成五利,唐玄宗之罗公远、叶法善,何一非道士者流,此道士尤鹘突耳。

《淮南子》曰:"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五行生克之说,由来旧矣。谢在杭以己意推演之,欲穷生克之变,以破生克之说,俾世知子平家言,不足深信。其言曰:"五行有生中之克,有克中之用;有反恩而成仇,有化难以为恩。如火生于木,而焚木者火;水生于金,而沉金者水。火本克金,而金得火乃成器;金本克木,而木得金乃成材。"又曰:"水生木矣,而木中有液,谓木生水亦可;火生土矣,而石中有火,谓土生火亦可(按:石土之类也,以金击石,则火迸出,石不能离金以生火,犹水不能离土以生木也),此两相生者也。水克火矣,而火焚则水干,谓火克水亦可;土克水矣,而水浸则土溃,谓水克土亦可。此两相克者也。水不能离土而克土,土不能离水而克水,此相亲而相克者也;火燎木而生于木,土遏火而生于火,此相憎而相生者也。"又曰:"洱海水面,火高十余丈,蜀中亦有火井,是水亦能生火也。火山地中,不生草木,锄镬所及,应时烈焰,是土亦能生火也。至于阳燧火珠,向日承之,皆可得火,火固不独生于木也。"又曰:"五行唯金生水,颇不可解。说者曰:'金为气母,在天为星,在地为石,云自石生,雨从星降。故星动摇而占风雨,石础润而占雨水,故谓金生水也。'予谓金体至坚,而有时融液,是亦生水之义也。至周兴嗣千文,谓金生丽水,则水反生金矣(按:沙金自水中淘出,是水生金之确证)。夫生克之变若彼,则生克之说,庸可泥乎?世论以生克断吉凶,孰能神明变化,而观其会通也,而顾可深信乎?"

谢氏硕学方闻,淹贯群籍,《五杂俎》一书,分天、地、人、事四部,多有独到之处,心得之言。明人中若胡应麟、曹能始堪伯仲,以视杨用修、陈眉公辈,相去不可道里计矣(蕙风曰:"钟彝出土多剥蚀,土何尝不克金;户址帖地积朽腐,土何尝不克木;地经耝锄瓴坎窞,金何尝不克土;刃遇坚节恒齿缺,木何尝不克金")。

徐仲可舍人(珂)以其女公子(新华)山水书稿二帧见贻,冰雪聪明,流露楮墨之表,于石谷麓台胜处,庶几具体。仲可嘱作题词,调寄《玉京谣》云:

玉映伤心稿,凤羽清声,梦里仙云幻(用徐陵母梦五色云化为凤事)。故纸依然,韶年容易凄惋。乍洗净金粉春华,澹绝处山容都换。瑶源远,湘萍染墨,昭华擒管(徐湘萍、徐昭华皆工书)。　茸窗旧、扫烟岚,韵致云林,更楷模北苑。陈迹经年,蟫奁分贮丝茧。黯赠琼风雨萧斋,带孺子泣珠尘涾。帘不卷,秋在画图香篆。

按:此调为吴梦窗自度曲,夷则商犯无射宫腔。今四声悉依梦窗,一字不易。余之为词,二十八岁以后,格调一变,得力于半唐。比岁守律綦严,得力于沤尹,人不可无良师友也。

曩自集句为楹联云:余唯利是视(见《左传·晋侯使吕相绝秦》),民以食为天(见《通鉴》贾闰甫谓李密语下句:"而有司曾无爱惜屑越")。所谓吃饭主义也。

偶于友人处见集句楹联,上句"旧诗改处空留韵。"下句未佳,余易以"好书到手莫论钱"。斯愿未易偿耳。

牵牛去织女隔银河七十二度,见宋陈藏一《话腴》。

《大戴礼记·公符》第七十九:"推远稚免之幼志,崇积文武之宠德。"注:"免,犹弱也。"蕙风曰:"当作'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之'免'字解。"

岕,《字汇》:"作甸切,音荐,屋斜用岕。"㨹,音簟。《广韵》:"徒念切,支也。"《集韵》:"揞也。"《字汇》:"支物不平,一作磹。"此类通俗需用之字,或有记忆弗及,故著之。

康熙七年七月,礼部题为"恭请酌复旧章,以昭政典事",覆左都御史王熙疏内开:

一顺治十八年以前,民间之女,未禁裹足。康熙三年,遵奉上谕,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官员会议,元年以后,所生之女禁止裹足。其禁止之法,该部议覆等因,于本年正月内,臣部题定。元年以后,所生之女,若有违法裹足者,其女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议处,兵民交付刑部责四十板流徙,其家长不行稽察,枷一个月,责四十板。该管督抚以下文职官员,有疏忽失于觉察者,听吏兵二部议处在案。查立法太严,或混将元年以前所生者,捏为元年以后,诬妄出首,牵连无辜,受害亦未可知,相应免予禁止可也。

一康熙元年以前,考取乡会试,做八股文章。二年八月内,因上谕:"八股文章,实于政事无涉,自今以后,将浮饰八股文章,永行停止。唯于为国为民之策论表判中,出题考试,钦此。"自甲辰改制科,历丁未至康熙八年己酉,礼部题定,嗣后照元年以前例,仍用八股文章考试,俱奉旨依议。

夫禁缠足、废八股,皆清之末季所谓新政也。盖二百数十年前,而其几已动矣。天下事由敛抑入宽舒易,由宽舒复敛抑难,缠足、八股,皆束缚人之具,禁之废之,所谓由敛抑入宽舒也,则其事易行也。

宋宣和六年十二月,都城有卖青果男子,有孕而诞子,坐蓐不能收,换易七人,始分娩而逃去。兹事绝怪,

殆未之前闻，其分娩奚自耶？又丰乐楼酒保朱氏子，其妻年四十余，忽生髭髯，长六七寸，疏秀甚美，宛然一男子之状。京尹以其事闻于朝，诏度朱氏妻为女道士(已上两事见《宣和遗事》)。明时有妇人生须，事出大家阃闼，尤奇。仁和孙夫人杨氏，名文俪，工部员外郎应獬女，礼部尚书余姚孙文恪公升之继室。诸子登进士榜者四人：太保吏部尚书清简公铳，礼部尚书铤，太仆卿镓，兵部尚书镰，皆夫人教之。《四库提要》称有明一代以女子而工科举之文者，文俪一人而已。夫人髦而有髯，年过百龄，有诗集，刻入《武林著述丛编》丁丙跋云云。

《心经》偈云："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明唐寅一号六如，用此。宋靖康元年，遣李邺使金军求和。邺归，盛夸虏强我弱，谓虏人如虎，使马如龙，上山如猿，下水如獭，其势如太山，中国如累卵。时号邺为"六如给事"。见《宣和遗事》。

《神异经》(汉东方朔撰)云："西方深山有兽焉，面目手足毛色如猴，体大如驴，善缘高木，皆雌无雄，名绸顺。人三合而有子，要路强牵男人。"今沪上流妓(俗名雉妓)，丙夜邀客于路，三五为群，奚啻数百十辈，当以"绸顺"名之。《神异经》又云："西方日宫之外有山焉，其长十余里，广二三里，高百余丈，皆大黄之金。其色殊美，不杂土石，不生草木，上有金人，高五丈余，皆纯金，名曰金犀。入山下一丈有银，又一丈有锡，又入一丈有铅，又入一丈有丹阳铜，似金，可锻以作错涂之器。"按：此诚佳矿，殆五大洲所无。设令矿学家得而有之，其人必化为金犀。

仁和陈小鲁(行)《一窗秋影盦词·题〈山外看山图〉·减字浣溪沙》云：

　　踞虎登龙心胆寒，上山容易下山难。幸君已过一重山。　　前面好山多似发，一山未了一山环。问君何日看山还。

按：唐李肇《国史补》载韩退之游华山，穷极幽险，心悸目眩不能下，发狂号哭，投书与家人别。华阴令百计取之，方能下。此事可作小鲁词第二句注脚。

平湖葛词蔚以其尊人毓珊部郎遗像嘱题，因检《尚友录》，甄葛姓事，列名仅七人，而其五以神仙称。周葛由(羌人也，成王时，好刻木羊卖之。忽一日，骑羊入蜀中，王侯贵人追之，上绥山。山在峨嵋西北，最高无极，随之者不复还，皆得仙。谚曰："若得绥山一桃，虽不得仙亦豪")、吴葛元(字孝先，初从左慈授九丹液、仙经，后得仙，号为仙翁)、晋葛洪(事见《晋书》)、葛璝(亦称仙翁，彭州有葛仙山，因璝得名)、宋葛长庚(琼州人，母以白玉蟾呼之，应梦也。后隐于武夷山，号海琼子。事陈翠虚九年得道。嘉定中，诏封紫清明道真人)，灵迹蝉嫣，它姓殆未曾有。沤尹题《临江仙》词，余亦寄此调云：

　　家世列仙官列宿，才名小集丹阳(宋葛胜仲，著《丹阳集》二十四卷)，当湖雅故在青箱(部郎辑《当湖文系》)，太冲原卓荦，叔度自汪洋。　　三十六年回首忆，共攀蟾窟天香(己卯同年)，几人寥廓遂翱翔(《瘗鹤铭》："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沧州余病骨，辛苦看红桑。

歇拍云云。所谓鲜民之生，不觉词之凄抑也。

近人作寿序、墓志等文对于科第失意者，辄用"目迷五色，坡失方叔"语。按：宋叶梦得《石林诗话》："李廌，阳翟人。少以文字见苏子瞻，子瞻喜之。元祐初知举，廌适就试，意在必得廌以冠多士。及得章援程文，以为廌无疑，遂以为魁。既拆号，殊怅惘，以诗送廌归。其曰："平时漫识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盖道其本意(按：《吊古战场文》、《日五色赋》，皆唐李华作。子瞻盖以华比廌，"目迷五色"作看未成碧解，亦非)廌自是学亦不进，家贫不甚自爱，常以书责子瞻不荐己。子瞻后稍薄之，竟不第而死。据此，则李方叔事，以不用为宜。

今人但知"槐花黄，举子忙"，不知"枇杷黄，医者忙。"(见前)按：《石林诗话》云："前辈诗材，亦或预为储蓄。余常从赵德麟假子瞻所阅《渊明集》，末手题两联云：'人言卢杞是奸邪，我觉魏征殊媚妩。'又'槐花黄，举子忙。促织鸣，懒妇惊。'或将以为用也。"据此，则"槐花黄"云云，斯语亦已旧矣，顾亦未详所出。

蜀姬薛涛之名见于记载夥矣，未见作薛陶者。宋李济翁《资暇录》有一则，辨以"松花笺"为"薛涛笺"之误，凡言薛涛，并改"涛"作"陶"，意者(避)其家讳耶。

《资暇录》云："代呼驴为卫，于文字未见，谓卫地出驴，义在斯乎？一说以其有轴有槽，譬如诸卫上胄曹也，因目为卫(按：《资暇录》凡应用"世"字处，并作"代"疑亦避家讳也)。"按：北魏关胜《诵德碑》凡"鸿胪"字，并作"鸿驴"。考"鸿胪"，即秦典客之官，掌诸侯及蛮夷降者。"鸿驴"云者，谓凡属附之国，举有保卫之责欤？《正字通》云："驴鸣以正午及五更初，不舛漏刻。"鸿胪之职，主传声赞遵导。曰鸿驴者，取其宣达以时欤？亦作"鸿卢"。见《唐书·和逢尧传》。

"三才天地人，四始风雅颂"，"五行金木水火土，四位公侯伯子男。"皆相传以为绝对。明陆粲《说听》载一联云："五事貌言视听思，七音宫商角徵羽。"(按：琴七弦，一宫、二商、三角、四徵、五羽、六少宫、七少商，即此七音之名。)亦谓不能有二。蕙风幼时，曾以"五子周程朱张"对"四杰王杨卢骆"。

《说听》云：洞庭叶某，商于大梁。眷妓冯蝶翠，罄

其资，迨冻馁为磨佣。一日，在街头晒麦，冯适骑驴过，下驴走小巷中，使驴夫招叶，叶辞以无颜相见，强而后至。冯对之流涕曰："君为妾至此乎？"出白金二两授叶，属更衣来访。如期而往，冯以五十两赠之。曰："行矣，勉为生计。"叶恋恋不舍，随罄其资，仍佣于磨家。久之，邂逅如初。冯谓叶："汝岂人耶？"要之抵家，重与十镒，且曰："速作行计。倘更留，必以一死绝君念。"叶遂将金去，贸易三载，货赢数千，以其千取归老焉。夫蝶翠者，能与人十镒，其声价可知。顾犹骑驴，盖大梁近北省，丁明之世，犹有朴质之风焉。十年前，沪上征曲户轿捐，诸妓出应征召，则坐佣奴之肩以行。虞或坠也，则一手据其颅，虽年逾花信者亦然。奴若意甚得者，腰脚挺劲而趋风。又浙省江山船妓，凡登岸上船，皆佣奴作钟建之负，亦甚不雅观，不如骑驴之为愈矣。

王右军郗夫人戒其二弟愔、昙曰："王家见二谢来，倾筐倒庋；见汝辈来，平平尔。可无烦复往。"（见《世说新语》）按：二谢谓安、万也。万字万石，安弟。《晋书》谓其器量不及安，而善自曜，则其为人盖浅甚。其后受任北征，矜豪傲物，常以啸咏自高，未尝抚众。兄安深忧之，谓万曰："汝为元帅，诸将宜数接对，以悦其心。岂有傲诞若斯而能济事也？"万乃召集诸将，都无所说，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诸将皆劲卒。"诸将益恨之。未几，率众入涡颍援洛阳，会北中郎将郗昙以疾病退还彭城，万以为贼盛致退，便引军还，众遂溃散，狼狈单归，废为庶人。斯人材器亦复尔尔，安在高出愔、昙辈上。矧昙之退师，犹因疾病，虽未能力疾致果，以视万疑贼遽退溃众败名，犹为彼善于此。观人难于未然，郗夫人之精鉴容犹有未至欤。

《竹坡诗话》："或问坐客：'渊明有侍儿否？'皆不知所对。一人曰：'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责子诗》，雍名份，端名佚。雍、端皆小名）。'此岂非有侍儿耶？《懒真子》亦谓"雍端年十三，则固非一母，其为庶出可知"。蕙风曰："安知其孪生也？"

白香山诗《同诸客嘲雪中马上妓》句云："雪里君看何所以，王昭君妹写真图。"后人据此，遂谓昭君有妹。蕙风曰："昭君有妹，事无足异。唯是昭君曾经出塞，故有雪中马上之说，讵其妹亦曾出塞耶？是诗殆比况之词，谓夫画中情景与昭君出塞相同。则马上之人，竟似昭君之妹耳。"

白乐天《修香山寺记》曰："予与元微之定交生死之间，微之将薨，以墓志文见托。既而元氏之老，其臧获舆马绫帛洎银案玉带之物，价当六七十万为谢文之贽。予念平生分，贽不当纳，往反再三，讫不得已，回施兹寺。凡此利益功德，应归微之。"云云。按：一墓志文而以七十万为贽，唐人重润笔至是，可以为侈矣。杜少陵诗《闻斛斯六官未归》云：

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
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
荆扉深蔓草，土锉冷疏烟。
老罢休无赖，归来省醉眠。

白、杜二公时代相距不数十年，胡丰啬迥殊若是。意者，斛斯藻翰，远逊香山，唯是少陵故人，固宜健者，抑或嘱其作碑之人家世不逮元氏。然既有泐碑刻铭之举，即亦非甚简陋之家。昔人尝谓唐宋文人，为巨公掩，湮没不彰者，不知凡几。以此观之，即其及身遭际，已有穷达之不同，可知声气之习入人甚深，而寒士谋生之大不易矣。

太仓陈言夏（瑚）所著《确庵集》，版式仿钱牧翁《列朝诗集》，传本绝少。缪筱珊、傅沅叔及余所藏皆不全。余所得之本，书心尚未刻字，当是剞劂甫竟，送校之样本。确庵与毛子晋交契甚深，文稿中有《为毛潜在隐居乞言小传》一首。考牧翁《有学集》有《子晋墓志》，羌无故实，不足资尚论。此小传叙述綦详，凡藏书家所快睹也。亟录如左，以广其传。《传》云：

今海内皆知虞山有毛子晋先生。毛氏居昆湖之滨，以孝弟力田世其家。祖心湖，父虚吾，皆有隐德。而虚吾强力耆事，尤精于九九之学。佐县令杨忠烈堤水平振，功在乡里者也。子晋生而笃谨，好书籍。父母以一子，又危得之，爱之甚。而子晋手不释卷，篝灯中夜，尝不令二人知。早岁为诸生，有声邑庠，已而入太学，屡试南闱不得志。乃弃其进士业，一意为古人之学。读书治生之外，无它事事矣。江南藏书之富，自玉峰菉生堂、娄东万卷楼后，近屈指海虞。然庚寅十月，绛云不戒于火，而岿然独存者，唯毛氏汲古阁。登其阁者，如入龙宫鲛肆，既怖急，又踊跃焉。其制上下三楹，自子迄亥，分十二架。中藏四库书及释道两藏，皆南北宋内府所遗。纸理缜滑，溪潘流渖。有金元人本，多好事家所未见。子晋日坐阁下，手翻诸部，雠其讹谬，次第行世。至滇南官长不远万里，遣厚币以购毛氏书。一时载籍之盛，近古未有也。盖自其垂髫即好锓书，有屈、陶二集之刻。客有言于虚吾者曰："公拮据半生，以成厥家，今有子不事生产，日召梓工弄刀笔，不急是务，家殖将落。"母戈孺人（钱牧斋《初学集》有《毛母戈孺人序》，亦空文不具事实）解之曰："即不幸以锓书废家，犹贤于樗蒲六博也。"乃出橐中金助成之。书成而雕镂精工，字绝鲁亥，四方之士，购者云集。于是向之非且笑者，转而叹羡之矣。其所锓诸书，一据宋本，或戏谓子晋曰："人但多读书耳，何必宋本为？"子晋辄举唐诗"种松皆老作龙鳞"句为证，曰："读宋本然后知今本老龙鳞之为误也。"子晋固有巨才，家畜奴婢二千指，同釜而炊，均平如一。躬耕宅旁田二顷有奇，区别树艺，农师以为不逮。竹头木

屑，规画处置，自具分刌。即米盐琐碎，时或有贻一诗、投一札者，辄举笔属和，裁答如流。其治家也有法，旦望则率诸子拜家庙，以次谒师长，月以为尝。以故一家之中，能文章，娴礼义，彬彬如也。生平无疾言遽色，凝然不动，人不能窥其喜愠。及其应接宾朋，等杀井井。顾中庵尝笑曰："君胸中殆有一夹袋册耶?"崇祯壬午、癸未间，遍搜宋遗民《忠义二录》、《西台恸哭记》与月泉吟社《河汾谷音》诸诗，刻而广之。未几，遂有甲申、乙酉南北之事。每自叹人之精神意思所在，便有鬼物凭依其间，即予亦不知其何谓也。变革已后，杜门却扫，著书自娱，无矫矫之迹，而有渊明乐天之风。与耆儒故老黄冠缁衲十数辈，为佳日社，又为尚齿社，烹葵剪菊，朝夕唱和以为乐。间或临眺山水，当其得意处，则留连竟日。遇古碑文碣志，急呼童子摩榻数纸，然后去。尝雨后与予探乌目诸泉，穷日之力。予饥且疲矣，回顾子晋，方行步如飞，登顿险绝，乐而忘返，其兴会如此。居乡党好行其德，笃于亲戚故旧。其师若友，如施万赖、王德操辈，或橐饘终其身，或葬而抚其子。建黄泾诸桥，恒一十八里，无望洋褰涉之苦。岁大饥，则赈谷代粥，周邻里之不火者。司李雷雨津尝赋诗赠之曰："行野渔樵皆拜赐，入门僮仆尽钞书。"人谓之实录云。所著有《和古人诗》、《和今人诗》、《和友诗》、《野外传》若干卷，《题跋》若干卷，《虞乡杂记》若干卷，《隐湖小识》若干卷。所辑有《方舆胜览》若干卷，《明诗纪事》若干卷，《国秀》、《隐秀》、《弘秀》、《闺秀》等集，海虞《古文苑》、《今文苑》各若干卷。予与子晋交阅数年矣，久而敬之，如一日也。明年丁酉改岁之五日，为其六十初度之辰，其子褒、表、扆，犹子天回、象谦、云章，暨其倩陈镳、张溯颜、冯长武辈，请予一言介寿。予因作一小传，以乞言于缀文之家，亦书予之所及知者而已。子晋初名苞，字子九，后更名晋，字子晋，潜在其别号也。"

按：据《小传》，子晋六十生辰，岁在丁酉，为顺治十四年，则是生于万历二十四年丙申。甲申入清朝，年四十七。确庵《娄江集》有《和陶挽歌辞哭毛子晋并序》云："子晋弃我先逝，在己亥之秋七月，"盖年六十二也。又按：缪、傅二君所藏《确庵集》皆无《子晋小传》。

《确庵诗稿·淮南集·兰陵美人歌示辟疆》云：

辟疆豪气今人独，客来便肯开醁醁。
生平杯勺未能胜，劝客千觞欢不足。
笋舆迎我向园亭，夜夜纷纷奏丝竹。
妒杀杨枝鹦鹉歌，恼乱秦箫凤凰曲。
徐郎窈窕十五六，发覆青丝颜白玉。
昔之紫云恐不如，满座猖狂学杜牧。
（注：杨枝、秦箫、紫云，皆歌者）

按：歌者三人，紫云最知名。陈其年《湖海楼诗集》有《杨枝曲》七言长篇及《赠杨枝》七言绝句，阮文达《广陵诗事》云："冒巢民歌童紫云，色艺冠流辈，陈迦陵画其小影，同人题咏甚多。又有杨枝，亦极妍媚。后二十年，杨枝已老，其子尤丰艳，因呼小杨枝。"邵青门题其卷云："唱出陈髯绝妙词，镫前认取小杨枝。天公不断消魂种，又值春风二月时。"而唯秦箫未闻品题，赖确庵诗以传矣。确庵有《秦箫歌》云：

堂上醉葡萄，堂下奏云璈。
左盼舞徐纂，右眄歌秦箫。
秦箫秦箫调最高，当筵一曲摩云霄。
邯郸卢生横大刀，磨崖勒铭意气豪。
渔阳挝鼓工骂曹，曹瞒局蹐如猿猱。
长安市上悬一瓢，义声能激□家獒（自注：歌邯郸、渔阳、义卢獒诸曲）。
一歌雨淙淙，再歌风萧萧。
三歌四座皆起立，欲招鸣鹤惊潜蛟。
喜如苏门啸，思如江潭骚。
怒如秦廷筑，哀如广武号。
引我万种之愁肠，生我一夕之二毛。
泪亦欲为之倾，心亦欲为之摇。
吁嗟乎秦箫，尔居楚地但解作楚歌，
胡为乎辈壮慷慨，乃能为燕赵之长谣。
我爱秦箫声，不惜秦箫劳。
愿将议士忠臣曲，遍付秦箫缓拍调。
君不见，黄幡绰，敬新磨，嘲笑诙谐何足慕。
唯有知秋雷海青，凝碧啼痕感行路。

又《和有仲观剧断句十首赠别巢民》，其二云：

十五徐郎舞袖垂，秦箫歌罢又杨枝。
魏公未是知音者，但有新词付雪儿。
秦箫北曲响摩天，刻羽流商动客怜。
拟谱唐宫凝碧恨，海青心事倩伊传。

就诗意审之，当日秦箫按歌，殆必擅场生净，以彼铜琶铁板，非不沨沨移人，未如低唱曼声，尤为靡靡入听。此题咏所以弗及，而名字为之翳如也。确庵有心人，其所感触、出于征歌顾曲之外、不惜长言咏叹之耳。

光绪间，某京卿督学福建，值秋试，巡抚别有要公，学使代办监临，闱中戏占小词，调《减字木兰花》云：

冷官风调，半外半京君莫笑。文运天开，体制居然学抚台。　尽人撮弄，线索浑身牵不动。何物相侔，请看京师大肘猴（都门影戏有所谓大肘猴者。"肘"字不可解，疑"种"之声转）。

出闱后，去诸幕友。并先与约：如有一人不笑，则学使特设为此君寿，或二人三人不笑亦如之；如皆笑，则幕友醵资宴学使。稿出，竟无一人不笑者，乃公同置酒，极欢而罢。

同治丁卯科，四川乡试，将军某代办监临。头场发题纸，每百张率九十五张，洎不敷分布，考生哗索，仅乃补发。又供给所循例奉监临院门包银壹千两，历届皆然，盖陋规也。是科门包人，因成色不足，退换至于再

三。无名氏撰联云："题纸发来九五扣，门包退换两三回。"

曩岁在甲辰，撰《兰云菱梦楼笔记》(时客常州)，记王半塘侍御谏园居事甚悉，其折稿当时匆匆一读，以未经录存为惜。比由沤尹辗转乞借得之，亟录如左，并笔记亦节述焉。

"掌江西道监察御史王鹏运奏：为时事多艰，园居侍养，请暂缓数年，恭折仰祈圣鉴事：窃自今年入春以来，皇上恭奉皇太后驻跸颐和园，诚以听政之暇，皇上得以朝夕承欢。而事机之来，皇太后便于随时训迪，圣慈圣孝，信两得也。况御园驻跸，祖宗本有成宪，如臣梼昧，尚复何言？然噩噩之忱，以为皇太后园廷驻跸，顺时颐养，以迓祥和，诚天下臣民所至愿。若皇上六飞临驻，揣时度势，有不得不稍从缓图者。臣职在进言，苟有所知，何敢安于容默，谨为我皇上敬陈之。自和议既成之后，财匮民离，敌骄国辱，固久在圣明洞鉴之中，无俟微臣赘述。恭读去年四月朱谕："我君臣当坚苦一心，力图自强之策。"至哉王言，今日非力持坚苦之操，难策富强之效。圣言及此，真天下之福也。昔齐顷公之败于鞌也，归而吊死问疾，七年不饮酒食肉，而漫阳之田以归。夫饮酒食肉，诚何碍于政？史臣特举人所至近易忽之处，以状其日不暇给之忧。是以风声所树，不必战胜攻取，邻国畏沮之心自生。实效先声，理固相因而至。夫人情不远，援古可以知今。而环伺綦严，返观能无滋惧。臣非不知我皇上宵衣旰食，在宫在园，同此励精图治。然宸衷之艰苦，左右知之。海内臣民不能尽悉也；在廷知之，异域旅人不能尽见也。恐或以温清之晨昏，误以为宸游之逸豫，其何以作四方观听之新，杜外人觊觎之渐也哉。臣又闻前次皇上还宫，乙夜始入禁门，不独披星戴月，圣躬无乃过劳。而出警入跸之谓何，亦非慎重乘舆之道。又今之颐和园，与圆明园情形迥异。其时承平百年，各署入直之庐，与百官待漏之所，规模大备，相习忘劳。今则芜废已逾三十年，一切办公处所，悉皆草创，俱未缮完。大臣虽仅有憩息之区，小臣之踟蹰宫门，露立待旦者，不知凡几。而缀衣趣马后先奔走于风露泥淖之中，更无论矣。体群臣为九经之一，亦愿皇上垂鉴之也。又近读邸抄，立山奉命管理圆明园，皇上两次还宫，皆至园少坐。外间讹传，遂疑有修复之举。臣愚以为值此时艰，断不致以有限之金钱，兴无益之土木。且借贷业已不赀，更何从得此巨款，此不足为圣明虑。然臣因之窃有进者：当同治改元之始，其时御园甫经兵燹，兴葺匪难，乃竟听其芜废者，岂惮劳惜费哉。盖欲使深宫不自暇逸之心，昭示于薄海内外，是以数年之内，海宇敉平，武功克蒇。前事具在，圣谟孔彰。伏愿皇上念时局之艰难，体垂帘之德意，颐和园驻跸，请暂缓数年。俟富强有基，经营就绪，然后长承色笑，侍养湖山，盖能先天下之忧而忧，自能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所谓以天下养者，不且比隆虞帝哉。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云云。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三日，《笔记》云：

半塘谏驻跸颐和园事，时余远在蜀东，未闻其详。及晤半塘扬州，乃备悉始末。先是，内廷即逆料言官必有陈奏者。越日而张侍御(仲炘)上封事，枢臣咸相趋动色，曰："来矣。"及启视非是，则额手称庆，盖侍御亦以直谏名也。不三日而半塘之疏上。时恭邸、高阳相国同直，相国谓恭邸："此事大臣不言，而外廷小臣言之，吾曹滋愧矣。此人不可予处分。少迟入对，唯王善言保全之(蕙风曰：半塘乃得力于高阳，绝奇，亦天良发见，不能自已耳)。"恭邸亦谓然，而顾难其词。及入对，上欲加严谴，恭邸以相国言，婉切陈论。上曰："寇某何为而杀也？"(内监寇某，以妄奏正法，所奏即此事)恭邸复奏："寇某内臣，不应干外事。所奏无当否，皆有辜。御史谏官，讵可一例而论。"上意稍解，徐曰："朕亦何意督过言官，重圣慈或不怿耳。汝曹好为之地，但此后不准渠等再说此事耳。"于是枢臣于原折内夹片附奏，略谓"该御史冒昧渎奏，亦属忠爱微忱，臣等公同阅看，尚无悖谬字样，可否吁恩免究"云云。意在声叙宽典之邀，出自臣下乞请也。疏留中，旋车驾恭诣请安，面奉懿："旨御史职司言事，余何责焉。王大臣面奉谕旨：此后如再有人妄言及此，侥幸尝试，即将王鹏运一并治罪。王大臣钦遵传谕知悉。"盖自是不闻驻跸颐和园，圣驾还宫亦较早矣。半塘允录此折稿寄余常州。别后，半塘匆匆之镇江，之杭州、苏州，遭两广会馆之变，竟不果寄(《笔记》止此)。

余甚欲得此折稿，十一年于兹矣。秋阴积雨，沤尹携来共读，俯仰陈迹，销魂黯然。

道光丁酉科，顺天乡试，二场春秋题"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僖公四年)。"某中式卷，文中牵涉鲁事，与题跌盩。磨勘官以文理荒谬签出，部议总裁降级留任，同考官革职，举人褫革。同考某官部曹，谒其座师某公，极言簿领清寒，积资匪易，一旦罢斥，殆将无以为生。某公殊悯念之，谓之曰："子姑少安，试代求穆相(穆彰阿)。"磨勘官某，穆之门生也。越日，穆相入直，为言于祁(寯藻)、汤(金钊)两文端，二公亦云兹事可从宽典，第部议已定，恐难挽回。穆退直，商之于某太史。太史稍踌躇，对曰："某卷云云，固有所本。盖唐人啖助之说也。"穆曰："得之矣。"明日入对，玉音及磨勘事，即以是说陈奏，得加恩改为总裁、同考皆罚俸，举人某罚停三科。其实啖氏所著书，今日绝无存者，顾安得有是说。穆氏相业无得而称，兹事独能保全十类。相传曾文正简在伊始，颇得穆相汲引之力(见《眉庐丛话》)。盖犹有爱才恤士之雅，未可以其碌碌无奇节，遂并其可

传者而亦没之也。

女子纤足，不自南唐窅娘始。比余考辨之，数矣(见《眉庐丛话》及前笔)，兹又得一确证。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载叶限女金履事云："陀汗国主得之，命其左右履之，足小者履减一寸，乃令一国妇人履之，竟无一称者。"诸皋固属寓言，可见当时妇女以足小为贵，其不始于五代可知。

妓之管领者名瑟长，《霞笺记传奇》(元无名氏撰，演李玉郎、翠眉娘事)第十三出《访求佳丽》科白云："不免在教坊司唤瑟长来问它。"殆即绿巾跨木(见前笔)者之流亚欤？

《金史·忠义传》："乌古论黑汉为唐邓元帅府把军官，权刺史，行帅府事。城中粮尽，杀其爱妾啖士。"此又一张睢阳，千古忍人，不图无独有偶。

《元史·英宗纪》："至治二年闰五月癸卯，禁白莲佛事。"即今所谓白莲教也。

陆放翁《老学庵笔记》云："永康军导江县迎祥寺，有唐女真吴彩鸾书佛《本行经》六十卷，多阙唐讳。今人但知彩鸾书《唐韵》矣。"女真即女冠，谓为女仙，亦属附会。

《宣和遗事》："崇宁二年夏四月，诏毁《唐鉴》、苏、黄等集，又削景灵宫元祐臣僚画像。是秋九月，蔡京与其子攸，并其客强俊明、叶梦得，将元符末忠孝人分正上、正中、正下，奸邪人分邪上、邪中、邪下，为六等，凡五百八十二人。诏中书省籍记姓名。又将先朝大臣司马光、文彦博，范祖禹、程明道、程伊川、苏轼、苏辙、吕公著、吕诲等，凡一百一十九人籍为奸党，御书刻石，立于端门。又诏书颁行天下，立石刊刻元祐党籍。"按：《豫章漫钞》云："宋有两叶梦得，俱号石林。吴县石林字少蕴，官至宰执。贵溪石林，南渡朝进士，官至秘书丞，知抚州。今《性理大全》所引石林，叶氏，次西山真氏后者，非少蕴也。"(《漫钞》止此)据《宋史》少蕴本传(贵溪石林，不见史传)徽宗朝，自婺州教授召为议礼武选编修官，用蔡京荐召对云云，则遗事所称蔡氏之客，决为少蕴无疑。少蕴为有宋名臣，列传文苑，而乃托足权门，抑且参预党籍，名德之累，孰大于斯。讵遗事近于稗官家言，未足尽信耶？然而自是宋人之笔，去少蕴之世，若此其未远也，其书尤流传有绪，未可以齐东之语目之也。

友人至自京师，持赠胶州女柯稚筠(劭慧)《楚水词》，偶一幡帑《减字浣溪沙·和凤孙二兄》，起调云："叠叠山如绣被堆，盈盈水似画裙围。"颇有思致。近人某词句云："裹衾如茧学红蚕。"意与柯词近似。又柯词《虞美人·过拍》云："夕阳一线上帘衣，正是去年游子忆家时。"则渐近浑成矣。

明嘉靖中，周公相由天文生，历官钦天监监正，洞晓历算占候之术，尝与唐荆川先生反复辨难，其言曰："候占星宿，不但知其分野度数而已；星之光色，各各不同，要须隔纸窗穿隙观之，一见其光，便知为某星，百不失一，方可言占候耳。"(见明顾起元《客座赘语》)此论为西国天学家所未及。

明陆粲《说听》载大梁妓冯蝶翠骑驴事(见前)。比阅《客座赘语》引《四友斋丛说》："前辈服官乘驴者，在正、嘉前，乃常事，不为异。"又云："顷孙冢宰丕扬尝对人言，其嘉靖丙辰登第日，与同部进士骑驴拜客，步行入部。"据此，则明之中叶，虽达官新贵，往往骑驴，何论妓女。《赘语》又云："景前溪中允为南司业时，家畜一牝骡，每诣监辄乘之，旁观者笑之，亦不顾。"凡此质朴之风，盖至明末而已漓矣。

齐武帝时，有小史姓皇名太子，帝易名为犬子。斯人命名绝奇。

近人来雪珊(鸿瑨)《绿香馆稿》有制体文一首，题曰《墨匣》，殊隽颖可诵，移录如左。

"置墨以匣，适于用矣。夫墨有用之时，即有不用之时，不可无以置之也。有此匣焉，不已适于用哉，且昔人有磨穿铁砚者矣。夫墨而至磨以砚，且以临时而磨墨于砚，盖不胜予手之拮据焉。乃有独运匠心，特设一器以预为备，而为开为闭，有不必耗以铁，而直须制以铜者，则有如墨匣，是谋安置之方者，有墨床以为之所。然墨床者，闲寄之时，非应用之时也，苟无浓汁以待涵濡，临颖不免研求之苦。具浸淫之渖者，有墨池以设其旁。然墨池者，倾储之用，非舒写之用也。苟无善贮以资帖妥，挥毫谁收明试之功。必待用墨而始调治乎，则倚马千言之会，临书猝办，或乞灵鹳鹆而太劳，抑或澹墨而轻挥写乎，则涂鸦万点之余，着纸无光，纵笔走龙蛇而减色。遂乃有墨匣之制。匣所以善护藏，麝丸螺点之清芬，其势不容以暴露。使漫置之，其尘将聚而封也。墨匣则护藏有法，而文机勃发，应手而物便取携；佳句推敲，捻髭而时堪耐久。匣之宜常宜暂者，觉墨花挥洒，起讫无断续之痕矣。至于嚼墨一喷，可以横扫千人军者，尤见文人慧业也已。匣所以供多蓄，苏海韩潮之抒写，其汁正藉乎加增。使浅置之，其涸可立而待也。墨匣则多蓄能容，而预备不虞，落纸而云烟如染，逢源自得，题笺而风月常新。匣之为圆为方者，觉墨采飞腾，罗列皆浓酣之气矣。至于磨墨数斗，群将号为一笔书者，无非才人乐事也已。且不第此也，凡物之以干而舍者，则终事易弃其余，而墨匣

则有盖相连，既成急就之章，而移时仍可开而染翰。砚匣笔床之处，不啻未雨而为之绸缪矣。湿则晒以微阳，定见飞花浓蘸；燥则滋以涓滴，遂令枯管春生。况冰瓯雪碗之旁，光明拂拭，有藉此为观美之资矣，不且重厥位置也哉。凡物之与石相攻者，则毫芒易致其损，而墨匣则以绵最软，不忤轻胶之忤，而濡毫较更快于临池。笔酣墨饱之余，居然垂露而弥形沆瀣矣。时而供之几案，不令滴水之它沾；时而取便舟车，无患倾筐而遽倒。况寸晷风檐之地，伸纸直书，且利此为场屋之用矣，不尤贵于调和也哉。其在寒士生涯，终岁以石田为活，而墨匣则价非甚贵，而力透纸背，具见大笔之淋漓。抑在豪家习气，大都以金玉饰观，而墨匣亦缍而增华。而磨异盾头，益见文房之宝贵。"

墨匣为用如此，又平湖钱起隆《制艺》一卷，名《采芳集》，皆摘《四书》中艳丽字句，游戏成文，妁之言文有云："宿瘤也以为仙姬，姣童也以为骄客。在媒或以众见共闻，尚存廉耻，而妁乃备极其形容。优隶也以为俊秀，贫窭也以为豪华。在媒早以甘言温语，任意相欺，而妁乃更从而点缀。"又云："本以妇人轻信之耳，妁复鼓彼如簧，遂使母氏专权，父虽欲禁之而不得。本以深闺独处之娇，妁竟诱诸觌面，遂使高堂未许，女先遥慕之而如迷。妁之巧者，意仅切于肥囊；妁之拙者，幻亦生于阅历。傥以彼列诸冠盖，即是苏张游说之俦。妁之老者，口舌既堪惑女；妁之少者，容貌并可悦男。故以彼略试逢迎，遂谐秦晋婚姻之好。"精警圆澈，亦当收入《制艺丛话》。

魁星承尘，分咏诗钟。脍炙人口之联云："曾将彩笔干牛斗，不许空梁落燕泥。"又一联云："文章自古须钱买（魁星右手执笔，左手持元宝），台阁而今半纸黏。"尤为超以象外，得其环中。顾此联罕闻称述者。

乙未、丙申间，京师宣武门外绳匠胡同，某学士宅门署春联云："但将酩酊酬佳节，孤负香衾事早朝。"岁朝后数日，易而去之矣。

托活络忠敏藏唐时锭银（锭字通俗为文），厚约今尺一寸弱，长五寸许，两端圆阔而腰敛，阔处约二寸五分，狭处一寸七八分（当时未记尺寸，兹仿佛其大略，重量亦未详也），上有"开元八年"字。忠敏戏问余："君爱此银否？"余笑应曰："余是银皆爱，微特爱唐朝银，即清朝银，尤爱之甚，恨不多得耳。"忠敏为之听然。当日清谈雅谑如在目前，讵意桑海晌迁，山河邃邈，雨窗记此，感怆交并矣。

大兴李松石（汝珍）精研音韵之学，著《李氏音鉴》六卷，有《三十三字母行香子词》云：

"春满尧天，溪水清涟。嫩红飘，粉蝶惊眠。松峦空翠，鸥鸟盘翾，对酒陶然。便博个，醉中仙。"

按：三十三字母，即本华严字母，参以时音，别为考订者。昌茫（阴平）阳（阴平）（梯秧切）羌商枪良（阴平）囊（阴平）航（阴平）（批秧切）方（低秧切）江（鸣秧切）桑郎康仓（安冈切）娘（阴平）滂（阴平）乡当将汤瓤（阴平）（兵秧切）帮冈臧张厢。（三十三字，分八句读。前七句，句四字，末句五字。）松石《行香子词》以双声求之，与字母恰合，次序亦顺，作为字母读，可也，词句亦复工丽。

府君之称，托始隋、唐碑志，取家人严君之谊，为子对于父之通称。明杨循吉《蓬轩别记》载袁某景泰中游京师，为石驸马行降笔法，决某月某日复官。丰城侯李公母目盲，袁召天医行治，辄得复明。又为总兵石亨作游仙梦法，致玉黄子王瓜。末云："三事皆予伯兄武略府君所目击。"则兄亦称府君矣。

《古今》注："莫难珠，色黄，出东方。"蕙风曰："莫难即木难，木莫一声之转。《南越志》：'木难，金翅鸟沫所成碧色珠也。'当作沫难，莫难、木难，皆同声传讹。"

清朝八旗人名上不具姓，元人亦间有之。康里巎巎（按：巎巎，巎字，从山，从夒，或作猱㺜。《说文》："巎，奴刀切。"与夒龙之夒不同。见《金石屑》第四册元文宗永怀二字，北平翁氏跋："世传从夒作巎，误"），笔札流传者，只书巎巎，不著康里。明解大绅（缙）《春雨杂述》"学书法"一则云："巎子山平章每日坐衙罢，写一千字才进膳。"亦如近人称旗人，竟以名之上一字为姓矣。

《古碑志》中年号，间有不可考者。唐大泉寺《新三门记》称："刘宋开明二年，邑令颜继祖舍宅移寺。"考宋无开明之号。又宋开宝六年，《重书龙池石块记》，首称："大汉通容元年，岁在甲辰，其年大旱。"阳湖陆氏曰："甲辰，后晋出帝改元开运之岁，后汉高祖以开运四年二月即位，仍称天福十二年。六月，改国号曰汉。明年正月，改元乾祐，终汉二世，无以通容纪年者。"又托活络忠敏所藏黄丙午葬砖文曰："政通三年三月黄丙午葬。"政通年号无考，且有三年，非僭号为日无多者比，殊不可解。又唐《赵夫人墓志》，亦忠敏藏石，《志》云："以元和十五年，少帝即位，二月五日，改号为永新元年。"所谓少帝者，自指穆宗而言，但穆宗初改永新，考新旧《唐书》，并无其事。已上各年号，为向来记载所未有，讵皆出自杜撰耶？又元泰定五年，《赠宁海州知州王庆墓表》文云："父生于扩庆庚申，妣生于扩庆丙辰。"按：丙辰，庆元二年也。庚申，庆元六年也。古碑刻追述毫社之年多矣，直斥帝讳（扩字，宋宁宗讳），而配以年号上一字，仅见此一碑，亦新奇可纪也。

近人但知老苏称老泉，而不知子瞻亦称老泉。叶少蕴云："苏子瞻谪黄州，因其所居之地，号东坡居士，又号老泉山人，以眉山先茔有老人泉也。子瞻尝有'东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共一印，见于卷册。其所画竹，或用'老泉居士'朱文印。欧阳文忠作《明允墓志》，但言人号老苏，而不言其自号老泉。"叶、苏同时，当不谬也，见《茶余客话》。（按：据此，则老苏并无号老泉之说矣）又子瞻一字子平，世人亦罕知者。同时与子瞻往来诗，常有称子平者。文与可《月岩斋》诗有云："子平一见初动心，辇致东斋自磨洗。"又云："子平谓我同所嗜，万里书之特相寄。"诗题下注云："诗中子平，即子瞻也。"见《黄乃余话》。

《茶余客话》云："清文对音七字，乃歌、麻、支、微、齐、鱼、虞七韵之音。字头中，又以阿、厄、衣、窝、乌五字喉声为方。凡声皆出于喉，传于鼻唇齿之间，而又收声于喉。"按：日本字母首五字，フメクエオ（母音、喉音）フ读若阿，メ读若衣，ク读若乌，エ读若阿耶切（此切音之"耶"字，须读若"叶"字之平声，不读若"鸦"），音近厄。オ读若窝，上声，与清文字头略同。盖清、日皆东土，其元音不甚相远也。

世俗以秦、晋称姻家，据《春秋传》，秦、晋世为婚姻，而世寻干戈，今人甫联姻，则仇衅渐开，嫌隙无已，用秦晋之好语，最是的切耳，讵可用为称美之词。亦若对于科名偃蹇者，不当以李方叔事为比例也（说见前笔）。

偶阅书肆，有常熟瞿梦香（绍坚）《吹月填词馆剩稿》瞿子雍（镛）《铁琴铜剑楼词草》合装一册。以其为藏书家之作。亟购之。《剩稿》有诗题云：

曹梧冈三妹兰秀，字澧香，幼学诗于令姊墨琴夫人，工词，并善书，才名藉甚。松江沈生闻而慕之，请铁夫蹇修获成，纳素珠、名帖为聘。女以玉颖十枚、珍书一部答焉。吴之人艳其事，赋诗以传之。时戊辰岁正月下浣，予与艮甫有西湖之棹，出示新咏，并述此事嘱和，口占四绝，即示梧冈。诗云：

幼妇词称绝妙才，问名亲系色丝来。
牟尼百八如红豆，颗颗圆匀贮镜台。

笔自簪花抵佩琚，搴帷争说女尚书。
鸳鸯两字郎边去，写到鸥波恐不如。

东风一线判冰华，昨夜春灯灿玉葩。
倚袖漫题红叶句，定情诗早赋梅花。

春帆水急待云軿，端整催妆赋锦笺。
一付吟奁兰一朵，载花端合米家船。

曹艮甫（椒坚）著有《昙云阁诗集》，原作云：

新来妆阁试羊裙，袒腹应知是右军。
不独鸥波传墨妙，刘家三妹总能文。

玉管银毫裹十枝，缄题珍重射屏时。
阿兄替与安排好，半待簪花半画眉。

异书几卷付新装，绝胜它家百两将。
料得金莲花烛下，双声先拟赋催妆。

莺帘春静费吟哦，巧夺天孙凤字梭。
点检柳金梨雪句，它时留付小红歌。

按：墨琴女史，为王铁夫（艺孙）夫人（名贞秀，长洲人），著有《写韵轩集》，以书法闻于时，尤工小楷，所临十三行石刻，士林推重。兹据瞿诗，知其妹亦工诗，精绘事。双璧双珠，允为玉台佳话。至于嘉礼互答，率用文房珍品，尤为雅故可传云。

英人斯宾塞尔所著《群学肄言》，侯官严几道（复）译本，有云："摩阏伯断碑，出土于亚西之大坂。（按：据此则非洲亦有大坂，译音与日本地名同），系腓尼加古文，语与希伯来大致相似。所纪者鄂摩黎征服摩阏伯，自阿洽之死，及攻以色列种人，皆中国周初时事。今其石在法国鲁维省。"按：吾中国石刻，以周宣猎碣为最古，后于此断碑，殆犹数百年。然埃及诸石刻，则尤夐乎邈矣。托活洛络忠敏藏埃及碑数十石，多象形字，若禽鱼亭台云物之属。又有古王及后像，王像长躯巨目隆准，轩昂而沉鸷，后亦隆准短小而权奇（王像高今尺一尺二寸五分，后像高八寸三分，皆半身像，阳文）。忠敏题云："五千年外物也。"

赣友某言："新建勒少仲方伯（方琦）未达时，癖阿芙蓉甚深，率竟日卧不起，于枕边稍进饮食，亦不少溲，并不转侧，如是者或三五日以为常。一日，有友过访，值委卧三昼夜矣。呼之不起，强拉之，直其躬，怀中有物堕地，厥声嗤然。亟视之，一巨鼠惊而跳踉，数乳鼠蠢蠢动。盖鼠免身于其怀，而彼惛不知也。"此事似乎言之已甚，而赣友则云当时固确有目击者。其公子名深之，字省旃，亦能诗，踔落无检局。尝客吴门，眷妓张少卿，制联赠之云："少之时戒之在色，卿不死孤不得安。"可谓有是父有是子矣。

浙友某言，其乡人施旭初孝廉（浴升）工制举艺，淹雅可谈，顾癖嗜阿芙蓉，刍狗尘事，不屑自洁治。曩春闱下第留京，同寓会馆。某日，施约阅市，归途购爆羊肉，为下酒计，裹以荷叶，索而提之，肉浮于叶，俄迸出坠于地。方相助掇拾，仍纳叶中。施曰："勿庸。"时届秋末，施已絮其袍，缎制也，且新制。则拌其前幅，若为袱，左手摄衣两角，右掬肉而兜之，夷然洒然，意若甚得者。既入其室，则抖而委之于榻，狼藉而咀嚼之。且以嘱客，客谢弗遑也。客呼馆人以盘至，则朵颐者泰半矣。客不呼馆人者，殆将寝其皮，不止食其肉矣。即如其人，政复非俗，其藞苴者形骸耳，乌知其非有托而狂

也

明山阴张宗子(岱)《陶庵梦忆》云:"吾乡缙绅有治沅堂者,人不解其义,问之,笑不答。力究之,缙绅曰:'无它意,亦止取三台三元之义云尔。'闻者喷饭。"蕙风避地海上,皆楼居,客岁得元版书三种(大德本《尔雅》、天历本《楚辞》、五卷本《图绘宝鉴》),名所寓曰三元楼。裘葛甫更,三元已易米,即楼亦易主矣(易所主也)

《花村谈往》二卷,不著撰人名氏,有"古玩致祸"一则:"万历末年,娄东有一白定炉,下足微损,乡村老媪佛前供养。偶有觅古者一金易之,则为拂拭,碾去损处,锦袭以藏,售云间大收藏家顾亭林,得四十金。亭林又售董宗伯,价已翔至一百二十金。"云云。此顾亭林,时代在昆山先生之前。

长洲汪苕文(琬),号钝翁,顺治乙未进士,官刑部郎中,缘事谪北城兵马司指挥。钝翁夷然赴官,不谓尘溽不屑也。吾粤(桂平)陈鹿笙方伯(璚)先是官浙江同知,受知于巡抚蒋果敏(益澧),擢杭嘉湖道。未几,牾果敏,被劾,降同知原官。鹿翁即以同知需次浙垣,随班听鼓,绝无愤懑不平之态,有钝翁之遗风焉。其后年逾古稀,开藩四川,护任总督。俄卸督篆,仍回藩司本任,遂引疾归。论者谓才猷如鹿翁,设不经盘错,则指晋疆圻,殆可与曾、左诸公分镳平辔(鹿翁宦浙,丁洪杨乱事方剧,以防堵悉臲机宜,见重于蒋果敏),卒以意气牾触上官,致名位坎坷,即事功亦未竟展布,未尝不佩仰其节介,而惜其涵养稍未臻至也。又汪钝翁小字液仙,程可则小字拂壮。王阮亭有诗云:"佛壮谈诗登秘阁,液仙趋府算钱刀。"(钝翁先除户部)一佛一仙,天然对偶。

梁任昉《述异记》云:"武陵源在吴中,山无它木,尽生桃李,俗呼为桃李源。源上有石洞,洞中有乳水。世传秦末丧乱,吴中人于此避难,食桃李实者皆得仙。"按:此即渊明所记桃花源也,而曰桃李源者,任昉时代,距渊明未远,当别有所据。后人或云,陶此记属寓言,并无所谓桃花源者。今以任记证之,而知其非然矣。又据陶记,入桃源者,武陵捕鱼人,是谓源在武陵,而任记则云,源在吴中,第名武陵尔,亦与陶说异。

枣梨皆坚木也,世人以为刻书所用。《述异记》云:"北方有七尺之枣,南方有三尺之梨,凡人不得见,或见而食之,即为地仙。"此枣梨之又一故事,特彼言其材,此言其实耳。

《陶庵梦忆》云:"沈梅冈先生牾相嵩,在狱十八年。读书之暇,旁攻匠艺。尝以粥炼土,凡数年,范为铜鼓者二,声闻里许,胜暹罗铜。"按:炼土为铜,殆仅亚于点石成金一等。铜可范鼓,即可铸钱,此法若传,则邓氏铜山,不能专美于前矣。设令泰西人得之,不将诩为新发明耶。

光绪乙未,南皮张文襄相国总督两湖,值六十寿辰,门下士姚汝说集《汉书》句为制锦之文,比事属辞,如天衣无缝,求之向来寿言中,殆未必有二,移录如左: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恩泽侯传》),必有非常之人(《司马相如传》),待以不次之位(《东方朔传》)。所与共成天功者(《功臣表》),成周郅隆(《司马相如传》),周召是辅(《郎顗传》),孝宣承统(《公孙宏传》),丙魏有声(魏丙传)。莫不赖明哲之佐,(崔寔传),爰作股肱(傅毅传),受任方面(《冯异传》)。外攘四夷(《武五子传》),内亲附百姓(《王陵传》)。洪亮鸿业(《班固传》),国以富强(《食货志》)。是故四方仰望柱石之臣(《郎顗传》),延颈跂踵(《扬雄传》),相与嗟叹元德(《班固传》),翼宣盛美(《徐稚传》),雍容揄扬(《班固传》),著于竹帛(《东方朔传》),所从来远矣(《司马迁传》)。今皇帝仁圣(《王吉传》),即位二十二年(《礼乐志》),盛日月之光(《终军传》),化于陶钧之上(《邹阳传》)。尊养三老(《晁错传》),表章六经(《武纪》),丙申(《律历志》)秋八月(《安纪》)三日(文纪),南皮(《地理志》)张公(《古今人表》),德为国黄耇(《师丹传》),春秋六十(《郊祀志》),耆老大夫缙绅先生之徒(《司马相如传》),大众聚会(《五行志》),皆奉觞上寿(《司马迁传》),于是缀学之士(《楚元王传》)佥尔而进曰(《班固传》):

尚书(《百官公卿表》)历金门,上玉堂(《扬雄传》),职在太史(《律历志》),身为儒宗(《萧望之传》),甚得名誉于朝廷(《尹翁归传》),方见柄用(《谷永传》)。不知(《叙传》)乡(向)者(《张耳传》),专心坟典(《马援传》),博贯六艺(《章纪》),通古今之谊(《儒林传》),以揆当世之变(《刘向传》),努力为诸生学问(《翟方进传》),未有高焉者也(《韦贤传》)。起家(《刘歆传》)甲科(《匡衡传》),当天下多事(《西域传》),德器自过(《杜周传》),不希旨苟合(《孔光传》)。时有奏记(《朱博传》),手自牒书(《薛宣传》)。居无何(《李广传》),天子有诏(《匈奴传》),使持节(《荀彧传》)东游会稽,渡浙江(《项羽传》),选豪俊,举孝廉(《武纪》),崇化厉贤(《儒林传》),称述品藻(《扬雄传》),彬彬多文学之士矣(《儒林传》)。是岁(《沟洫志》),乘轺传(《申公传》),入楚(《项羽传》),察风俗(《魏相传》),修经学儒术(《宣纪》),增博士弟子员(《儒林传》)。文章尔雅(《儒林传》),角材而进(《贾谊传》)。其有茂才异等(《武纪》)、卓行殊远者(《霍去病传》),莫不拔擢(《扬雄传》),以厉其余(《朱云传》)。间不一岁(《伍被传》),至于蜀都(《司马相如传》),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儒林传》),兴廉举孝(《武纪》),遣诣京师(《成纪》)。又修起学官

于成都市中(《文翁传》),能通一艺以上(《儒林传》),得受业如弟子(《儒林传》)。士有被容接者,名为登龙门(《李膺传》)。于是诸儒始得修其经学(《儒林传》)。是后,外事四夷(《食货志》),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赵充国传》),以与戎界边(《匈奴传》),北夷颇未辑睦(《武纪》),使外国者(《西域传》),颇增其约(《匈奴传》)。公曰(《五行志》):"朔方(《食货志》)最为强国,(《西域传》),非可以仁义说也(《匈奴传赞》)。然不可使隙(《匈奴传》),定地犬牙相入者(《赵佗传》),其勿许而辞之(《匈奴传》)条对(《梅福传》)。"天子遣使(《食货志》),除前事,复故约(《匈奴传》)。晋阳(《地理志》)股肱郡(《季布传》),被山带河(《娄敬传》),据势胜之地(《诸侯王表》),岁比不登(《成纪》),赤地数千里(《夏侯胜传》),元元困乏(《翼奉传》)。公至(《循吏传》),转旁郡钱谷以相救(《元纪》),数下恩泽(《黄霸传》),蠲削烦苛(《王尊传》),举错曲直(《元纪》),信赏必罚(《宣纪》),壹切治理,威名流闻(《赵广汉传》)。当是之时(《徐乐传》),西南外夷(《叙传》)便于用舟(《朱买臣传》),通商贾之利(《匈奴传》),船交海中(《郊祀志》)。百粤(《高纪》)为九州膏腴(《地理志》),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地理志》),异方珍怪(《梁冀传》),四面而至(《西域传》),南海番禺(《地理志》),咸乐开市(《匈奴传》),朝议(《卢植传》)以公可属大事当一面(《张传》),天子诏(《匈奴传》)浮海从东方往(《西南夷传》),宣国威泽(《皇甫规传》),问民所疾苦(《循吏传》),为民兴利,务在富之(《召信臣传》)。其于技巧工匠(《宣纪》),便器械,积机关(《艺文志》),运筹算(《货殖传》),穷智究虑(《艺文志》),伐材治船(《严安传》),云合电发(《扬雄传》),以通(《沟洫志》)殊邻绝党之域(《扬雄传》)。有越裳(《南蛮传》)为楼兰所苦(《西域传》),杀属国吏民(《段颎传》),唐突诸郡(《段颎传》),三边震扰(《杨震传》),此诚忠臣竭思之时也(《朱邑传》)。公运独见之明(《王莽传》),远抚长驾(《司马相如传》),为诸军节度(《西羌传》),列选有勇略仁惠任将帅者(《南蛮传》),国士皆言愿属大树将军(《冯异传》),识边事(《王霸传》)若冯(《冯岑贾传论》),建节衔命(《寇恂传》),即率所属驰赴之(《段颎传》),身当矢石(《段颎传》),战一日数十合(《李陵传》),杀伤大当(《霍去病传》)。于是楼兰(《西域传》)怖骇,交臂受事(《司马相如传》),即西北远去(《匈奴传》),厥功茂焉(《宣纪》)。粤与楚接比(《地理志》),久之(《龚遂传》),调补(《匡衡传》)于湖(《郊祀志》)南北(《地理志》),亦善其政教(《卫飒传》),表贤显善(《王尊传》),观纳风谣(《循吏传》)。诸儒往归之(《儒林传》),传业者浸盛(《儒林传》)。乃列修黉宇(《儒林传》),立精舍(《包咸传》),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儒林传》),修道桥(《南蛮传》),受南北湖(《地理志》),水圜宫垣(《郊祀志》),醴泉流其唐(《扬雄传》),台阁周通(《梁冀传》),高明广大(《董仲舒传》),费以亿万计(《司马相如传》)。既成(《京房传》),立五经博士(《儒林传》),选高才生(《翼奉传》),明经饬行者(《文翁传》),褒衣博带(《程不识传》),委蛇乎其中(《儒林传》)。所以纲罗遗佚(《儒林传》),宣明教化(《黄霸传》),皇皇哉斯事(《司马相如传》)。惟念夷狄之为患(《匈奴传赞》),通难得之货(《货殖传》),利于市井(《货殖传》),泉刀布帛之属(《食货志》),鲜能及之(《宣纪》)。浸淫日广(《食货志》),靡敝国家(《严安传》),忧虑不二三岁而已(《赵充国传》),其已事可知也(《贾谊传》)。故善为天下者(《食货志》),备物致用(《货殖传》),因时之宜(《西域传》),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货殖传》),诸作有租及铸(《食货志》),尽笼天下之货(《食货志》),以追时好而取世资(《货殖传》),而万物不得腾跃(《食货志》)。天子闻之(《李广利传》),欣欣以为然(《张骞传》)。江南地广(《地理志》),民殷富(《窦融传》),东滨大海(《东夷传》),南近诸越(《严安传》),有三江五湖之利(《地理志》),亦一都会也(《地理志》)。先是(《扬雄传》),朝鲜民犯禁(《地理志》),东夷横畔(《扬雄传》),有倭人(《地理志》)习于水斗(《朱买臣传》),发兵数万(《匈奴传》),为寇灾不止(《西南夷传》),天下骚动(《李广利传》),朝廷忧之(《朱晖传》)。公(《循吏传》)督军(《皇甫规传》),把旄杖钺(《五行志》),乘江东下(《班固传》),广设方略(《皇甫规传》),重其购赏(《西南夷传》),激扬吏士(《吴汉传》),以羽檄征天下兵(《高纪》),义愤甚矣(《逸民传》)。于时言事者(《元纪》),以为海内虚耗(《明纪》),而外累远方之备(《严安传》),又恐他夷相因并起(《赵充国传》),非所以安边也(《严安传》)。议羁縻之(《匈奴传》),使曲在彼(《匈奴传》),岂古所谓怀远以德者哉(《西南夷传》)。楚地方五千里,公之所居(《韩彭传》),仍归总揽(《刑法传》),以盐铁缗钱之故(《食货志》),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晁错传》),乃更请郡国(《食货志》),即铁山鼓铸(《货殖传》),冶熔炊炭(《食货志》),有机有枢(《叙传》),自造白金(《食货志》),铸钱(《邓通传》)。其文龙(《食货志》)直千(《食货志》),直五百(《王莽传》),直三百(《食货志》),二百(《地理志》),直百(《地理志》),直五十(《王莽传》),是为银货(《食货志》),费数十百巨万(《食货志》)。常以此为国家大务(《扬雄传》),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食货志》),朝有所闻,则夕行之(《张衡传》)。习算事(《宣纪》),兴功利(《食货志》),月异而岁不同(《贾谊传》),运情机物(《张衡传论》),民得利益焉(《卫飒传》)。公(《五行志》)才兼文武(《卢植传》),忠清直亮(《陈蕃传》),国家重臣也(《张汤传》),朝廷每有四夷大议(《赵充国传》),常

佐天子兴利除害(《晁错传》),宣布恩泽(《董卓传》),怀柔异类(《宋宏传》)改制度,与天下为更始(《司马相如传》),设诚于内而致行之(《董仲舒传》)。然束脩万节(《袁绍传》),不可干以私(《尹翁归传》),岁时但共纸墨(《后纪》),扶微学(《章纪》),延天下士(《儒林传》),能通一经者(《儒林传》),称之皆不容口(《袁盎传》),训辞深厚(《儒林传》)。及撰事图策(《王褒传》),夙夜思惟当世之务(《盖宽饶传》),小心翼翼(《安纪》),展无穷之勋(《叙传》),立功名于天下(《司马迁传》),声闻邻国(《司马迁传》),天子甚尊任之(《王商传》)。故能惠此黎民(《韦贤传》),跻之仁寿之域(《王吉传》)。《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刑法传》)《泰誓》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郊祀志》)盛矣哉(《萧曹传赞》),庆流子孙(《樊郦传赞》),声施后世(《萧曹传赞》),虽皋夔衡旦密勿之辅(《班固传》),殆无以过也(《孔融传》)。生等(《宣纪》)瓮牖绳枢之子(《贾谊传》),不能褒扬万分(《谷永传》)。比年(《宣纪》)肄业管弦之间(《礼乐志》),抠衣登堂(《王式传》),说师法(《鲁丕传》),广异义(《章纪》),被风濡化(《扬雄传》),幸得遭遇其时(《王吉传》),诚思毕力竭情(《班固传》),以扬鸿烈而章缉熙(《扬雄传》)。书不能文也(《张敞传》),谨就所闻见言之(《司马相如传》),撮其旨意(《艺文志》),以述《汉书》(《叙传》)而为之叙(《艺文志》)。

刘葱石属校宋本《景德传灯录·睦州陈尊宿章次》(按:陈尊宿,唐咸通时人)云:"师唤焦山近前来,又呼童子取斧来。童子取斧至,云:'未有绳墨,且斫粗。'师喝之,又唤童子云:'作么生是你斧头。'童子遂作斫势。师云:'斫你老爷头不得。'""老爷"之称谓,自唐时已有之。

曩寓京师,尝燕集宣武门外半截胡同江苏会馆,院落绝修广,遍地纤草如罽,名"铺地锦"。时届暮春,著花五色,每色又分浓淡数种,或一花具二色、三色,或并二色、三色为一色。如茶绿、雪湖之类,殆不下数十色,风偃縠纹,蹙绣弥望,当时绝爱赏之。《景德传灯录·涿州纸衣和尚章次》(按:和尚亦唐人)云:"初问临济:'如何是夺人不夺境?'临济曰:'春煦发生铺地锦,婴儿垂发白如丝。'"此草绝佳,自唐时已有之,不见于题咏与记载,何也?

又《传灯录·寿州绍宗禅师章次》云:"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又"千年田,八百主",见"灵树如敏禅师章次"。(按:两禅师皆唐人)世俗常言,由来旧矣。

又《传灯录·裴休传心法要》云:"菩萨心如虚空,一切俱舍。所作福德,皆不贪著。然舍有三等:内外身心,一切俱舍,犹如虚空,无所取著,然后随方应物,能所皆忘,是谓大舍;若一边行道布德,一边旋舍,无希望心,是谓中舍;若广修众善,有所希望,闻法知空,遂乃不著,是谓小舍。"按:南朝陈后主时,有女学士袁大舍,取名用此义也。又毛西河姬名曼殊,厉太鸿姬名月上,亦皆用佛语。《西域记》云:"曼殊室利。"唐言妙吉祥。《传灯录》云:"舍利弗尊者,因入城,遥见月上女出城,舍利弗心日思维。此姊见佛,不知得忍不得忍否?"(按:元好问《台山杂咏》:"对谈石室维摩在,珍重曼殊更一来。""曼"字作平声读)

清朝自康熙已还,东三省每年奏报"并无福建人私行入境"云云,冬夏各一次。当时因郑成功负固台湾,设此禁例,防侦谍混迹也。相沿直至光绪季年,适张元奇巡抚吉林,见此奏报,怫然曰:"我即福建人,何云并无福建人入境也?"乃罢之。

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遇仙女事,向来艳称。顾天台艳迹,犹不止此。盐官谈孺木(迁)《枣林杂俎》云:

"天台二仙女,宋景祐中,□(原缺一字)明炤采药,见金桥跨水,光华炫目,有二女戏于水上,殆水仙洞府也。又天台县桃源,石壑千岩,人烟断绝,其中古桃树,年深化为精魅,常迷人。宋王介甫夜坐读《易》,月照轩窗,忽有一姝容态娟丽,见介甫自言知《易》,遂相与谈论画前妙理,实能发人所未发,介甫喜甚。俄报司马君实来访,介甫出迎至轩中,彼姝即隐身不见。及司马出,彼姝复来,介甫怪而问之,对云:'妾乃此山花月之妖,司马公正人,妾不敢相见。'介甫爽然。"

再世玉箫,重逢城武,事见《云溪友议》,向来亦艳称之。明时亦有玉箫。《枣林杂俎》云:"闽人周玉箫,武弁方舆妾,舆上议抚红夷,牾大帅,系狱七年。遣玉箫,玉箫誓不去。及事解诣阙,遇国变,又不得归,玉箫感慕痛没,有诗一百三十首行世。"此玉箫亦以情殉,独惜其无隔世缘耳。

闽荔枝有名翰墨香者,产铜山黄氏圃中。陆丹祐《小知录》云:"林檎一名文林果。"可属对。

𡿨,《广韵》:"都了切。"《集韵》:"丁了切,鸟悬也。"郑樵《通志·六书略》:"训童子阴。"

苏州江艮庭(声)精郑学,工篆籀,兼习越人术。每为人治疾,辄以篆字书药方,药肆人以不识故,往往致舛误。先生则恚甚曰:"彼既开药肆,乌可不识篆隶耶?"其迂僻如此。又德州田山姜(雯)癖好新奇,凡病,医以方进,必书药别名。如人参曰琥珀孙,黄耆曰英华库,甘草曰偷蜜珊瑚之类(按:唐进士侯宁极撰《药谱》一卷,尽出新意,改立别名,凡一百九十品。宋陶谷《清异录》亦有之,盖移述侯谱),书俗名者不饮也。设令艮庭先生为山姜先生诊视,则以篆字书药别名,尤为别开生面矣。

医家性癖，犹有可记者。相传太原傅青主（山）善医而不耐俗，病家多不能致。然素喜看花，置病者于有花木寺观中，令善先生者诱致之。一闻病人呻吟，僧即言羁旅贫人，无力延医，先生即为治剂，无不应手而愈也。又雍、乾间，吴县叶天士名桂，以医名于时。有木渎富家儿病痘闭，念非天士莫能救。然距城远，恐不肯来。闻其好斗蟋蟀，乃购蟋蟀十盆，贿天士所厚者诱以来。出见求治，天士初不视，所厚者曰："君能治儿，则蟋蟀皆君有也。"乃大喜，促具新洁大桌十余，裸儿卧于上，以手展转之，热即易，如是殆遍。至夜，痘怒发，得不死。两名医之轶事如此。好乐而辟，贤者不免，毋亦先玩好而后疾病矣乎？傅先生尤通人，未可仅以名医目之。

有知府马姓，知县卢姓，会衔出示，幅小而字多，两姓相并，府先县后，距离绝近。一乡人阅示者卒然曰："驴字何反写也？"旁观者莞尔而笑曰："它日者，吾邑侯不次超迁，官阶在太守上，则驴字当改正矣。"

清制：各直省府州县缺，概归酌补。某大吏桑梓情深，对于乡人多所迁就，僚属为之语曰："酌则谁先？"曰："先酌乡人"。

徐容者，山阳陈某之娈童也，余桃之爱甚深，为之纳妇。成婚未久，值徐妇归宁，陈即蹈隙乘间，往为坠欢之拾。讵妇因忘携奁具，折回，有所见，则恚愤填膺，竟取厨刀自刎死。论者谓妇人因男子失身，而羞忿自尽，殆未之前闻。此妇节烈，可以风矣。陈、徐故事，前有迦陵、云郎（云郎徐姓），艺林播为美谈。迦陵亦为云郎娶妇，为赋《贺新郎》词，有句云："只我罗衾浑似铁，拥桃笙难得纱窗亮。"当时云郎之妇，万一解此，当复何如？

合群结社之风，莫盛于武林，由来旧矣。《月令广义》云："武林社，有曰锦绣社，花绣也；绯绿社，杂剧也；齐云社，蹴踘也；角抵社，相扑也；清音社，音乐也；锦标社，射弩也；英略社，拳棒也；雄辩社，小说也；翠锦社，行院也。明山阴张宗子（岱）尝结丝社，月必三会之。有小檄曰："中郎音癖，清溪弄三载乃成；贺令神交，《广陵散》千年不绝。器繇神以合道，人易学而难精。幸生山水清都，共志丝桐雅奏。清泉磐石，援琴歌水仙之操，便足怡情。涧响松风，三者皆自然之声。政须类聚，偕我同志，爰立琴盟。"云云。又设斗鸡社于龙山下，仿王子安《斗鸡檄》檄同社。其从父字葆生，善诙谐，在京师与漏仲容、沈虎臣、韩求仲辈结噱社，唼喋数言，必绝缨喷饭。噱亦有社，盖无乎不社矣。厉樊榭诗自注云："明嘉靖间，西湖有诗社八，曰紫阳社，曰湖心社，曰玉岑社，曰玉岩社，曰南屏社，曰紫云社，曰洞霄社，曰飞来社，社友祝九山时泰，高颖湖应冕，王十岳寅，刘望湖子伯，方十洲九叙，童南衡汉臣，沈青门仕分主之。"诗社固常有，然而同时并起，如斯其盛，殆亦仅见。

王献之妾名桃叶，见《古今乐录》。白香山妾亦名桃叶。香山诗有云："太湖石上镌三字，十五年前陈结之。"结之，桃叶字。

王渔洋《香祖笔记》云："康熙乙丑夏，余游庐山，宿开元寺，观阳明先生《石壁天书纪功碑》末云：'嘉靖我邦国。'若前知世宗入继大统者。"按：《碧里杂存》载王文成习静阳明洞，预知门人朱白浦、蔡我斋入山事。讵阳明能前知，故于纪功碑中，用"嘉靖"二字，为将来之谶耶？吾邑陈莲史先生（继昌）为嘉庆二十五年庚辰科会状，其廷试策首颂扬处，有"道光宇宙"字。逾年为道光元年，是则无心巧合，亦可谓几之先见者矣。

相传经生黩财，名士好色，为有清一代风气。王西庄未第时，尝授读某富家，每自馆归，必两手作搂物状。人问之，曰："欲将其财旺气搂入己怀也。"及仕宦后，以贪墨闻。或讽之曰："昔贤清畏人知，先生不清不畏人知，独不为名节计乎？"王曰："贪婪第腾谤一时，文章足增重千古。吾自信文名必可传世，迨百年后，讥评久息而著作常存，吾之令闻广誉固无恙也。既取快于一时，仍无损于千古，计乌有得于此者。"梁山舟家世品学冠绝时流，即书法亦并世宗仰。顾有紫标黄榜之癖，尝以阿堵故，受生平未受之辱。先是，谢少宰墉，捐馆于京师，诸子均在籍，唯第三子视含敛，遗资万五千金，平均分授五子。均寄存山舟处，随时付给，以其名高望硕为可恃也。讵后于其第四子应分之数，竟屡索不给，势将干没。谢之长子恭铭，乃至批山舟之颊，登门坐索，诟詈万端。当时致有"钟王石刻中，多一老拳帖"之嘲（山舟工书，故云）。王固经生，梁则名士也。经生与名士，容亦互为风气欤？今之名士，黩财者多，好色者少，盖好色之风，亦已古矣。

仁和龚定庵，尝詈其叔不通，父仅半通。子孝栱，初名公襄，屡更名曰刷刺，曰橙，曰太息，曰小定，昌匏，晚号半伦，自言无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而尚爱一妾，故曰半伦也。以父为半通者，宜其有半伦之子矣。

古人命名猥怪可笑者，见于载籍，指不胜偻，略记如左。

《左传》：卫有史狗，郑有堵狗。《史记》：韩有公子虮虱。《汉书·古今人表中》中，有司马狗。（师古曰："卫宣公臣也，见鲁连子"）又下上有荣驾鹅（师古曰："驾音加"）。又郦食其子名疥，梁冀子名胡狗，魏元叉本名夜叉，弟罗本名罗刹，北齐有颜恶头，南唐有冯见鬼。《宋史》：刘继元子名三猪，辽皇族西郡王名驴粪。《金史·海陵纪》有刑部郎中海狗；《宣宗纪》有李瘸驴，

唐括狗儿;《哀宗纪》有完颜猪儿;又兀术之孙名羊蹄,胡沙虎之子名猪粪,封濮王;《忠义传》有郭虾蟆。又纥石烈猪狗,见《西夏传》;耶律赤狗儿,见《卢彦伦传》。《元史》有郭狗狗,石抹狗狗,宁猪狗。又伯答沙次子名泼皮,皇庆中有驸马丑汉,江浙行省黑驴。

俗谚“朝朝寒食,夜夜元宵”,以为巨室富家,歌舞酣嬉景象。自海澨邕通,沪滨繁华,行院雾合,垂鞭侧帽,挥金易而点石难。于是乎有所谓“朝朝除夕,夜夜元宵”者,谓夫豪竹哀丝,玉钟彩袖,无夕不然。而实则债主雁行,债台高筑,亦无日不然。只此二语,形容尽致。彼纨绔少年,流连忘返,悍然不顾者,未见其苦乐均也。

欧洲风俗与吾中国迥殊,妇子及岁,率以己意相攸,对于男子美髯者辄欣属焉。吾中国古时亦有以须为美者。《晋书·桓温传》:“眼如紫石棱,须作猬毛磔,尚南康公主。”是尚主时已有髯也。(按:古人须不经剃,未弱冠即已有须,金罍子,晋王彪之年二十,须鬓皓白,时人谓之王白须。《汉书·昌邑哀王传》云:“故王年二十六七,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锐卑,少须眉。”盖以少须为病)宋山阴公主夜就褚渊,渊不敢从。公主曰:“褚公须髯如戟,何无丈夫气。”是公主爱其有须也。唐武后时,朱敬则上疏曰:“近闻尚食柳模,自言子良宾,洁白美须眉,堪充宸御。”是须眉之好者,可进御于武后也。按:《释名》:“口上曰髭,髭姿也,为姿容之美也。颐下曰须,须秀也,物成乃秀,人成而须生也。”髭须有美秀之训,由来归矣。

铸铜像以旌功绩,或志哀慕,亦欧俗也,吾中国古亦有之。《山堂肆考》:“翁仲姓阮,身长一丈二尺,秦始皇并天下,使翁仲将兵守临洮,声振匈奴,秦人以为瑞。翁仲死,遂铸铜像,置咸阳司马门外。”《北史》:“魏崔挺除光州刺史,威恩并著,风化大行,后为司马。景明四年卒。光州故吏,闻挺凶问,莫不悲感,共铸八尺铜像于城东广固寺,赴八关斋追冥福。”翁像近于旌功绩,而崔像则志哀慕也。《枣林杂俎》云:“蒲州田千秋,好学善击剑,尝铸铜像,镌己名氏葬之。语人曰:‘使千百年已后人得之,即神仙也。’”此则自铸己像,且藏之幽壤,非置之通衢也。

前话记妇人生须事,兹又得二事。赵崇绚《鸡肋》:“唐李光弼母有须数十茎,长五寸许,封韩国太夫人。”《偃曝谈余》:“郑阳一妇人美色,生须三绺,约数十茎,长可数寸许,人目为须娘”云。

前话记男子生子事,兹又得二事。《庚己编》曰:“齐门临殿寺,一僧年少美姿容,痛死,其师建斋会众荼毗之。忽爆响腹开,中有一胞,胞内一小儿长数寸而目、眉、发俱备。”又嘉靖四年乙酉正月,吴县民孔方腹痛,谷道出血,产下一胞。妻沈氏割开,有一男长一尺,发长二寸许,五官俱全。

相传年大将军(羹尧)盛时,威重不可一世,事无大小,令出惟行。一日大雪,肩舆出府,材官辈以手攀辕而行,手背雪积寸许。将军悯焉,下令曰:“去手。”材官误会意旨,竟各引佩刀,自断其腕。将军亟诃止之,则已筋骨摧残,雪为之赤矣。其积威之势,一至于此,欲不蹈震主之危得乎?

《枣林杂俎》云:“良乡妓冬儿善南曲,入外戚左都督田宏遇家。宏遇卒,都督刘泽清购得之,以教诸少四十余人,其最姝丽者登儿也。甲申,泽清欲侦二王存否,冬儿请自往田氏探之,遂男饰而北。知二王已绝,遂南。泽清镇淮安,书佐某无罪杀之,收其妻。泽清降北朝,摄政王赠宫女三人,皆尝御者,泽清不辞而嬖之。亡何,内一人告变,摄政王录其家,及所夺书佐之妇,泽清供书佐有罪,故杀之。妇明其非罪,且云:‘泽清私居冠角巾,谓事若迫,不如反耳。’泽清诛,冬儿下刑部,尚书汤□□(原缺二字)尝饮泽清所,出侑酒,故识冬儿。因曰:‘尔非刘家人。’遂免籍,更嫁吴骏公,作《临淮老妓行》:‘临淮将军擅开府,不斗身强斗歌舞。’”云云。按:诗见《吴梅村集》,字句与谈氏所录小异。吴翌凤注引尤侗《宫闱小名录》云:“冬儿,刘东平歌妓。吴梅村作《临淮老妓行》。”又引陈维崧《妇人集》云:“临淮老妓,某戚畹府中净持也,后为东平侯家女教师,其事实弗能详也。”亦不言嫁梅村。《茶余客话》云:“壬癸间,淮妓姜楚兰色艺倾一时。有吴生者,善鼓琴,无志仕进,屏弃人事,嗜饮酒,家日益困。兰一见称赏音,每至辄沽酒尽欢。金尽,典衣钗以继。会刘泽清开藩于淮,有以兰名闻者,吴生莫知所为。兰曰:“小别耳,毋恨。”遂入后堂,歌曲奏艺,擅专房之宠。刘虽武人,亦知爱文墨,聚书籍,园亭花木水石,穷极幽胜。而牙签锦轴,插架连墙。以兰容辞闲雅,有林下风,令典清秘之藏。吴生待之,杳无消息,侯门深海,自分萧郎。一日,泽清率师渡河,幕府空虚,兰卷席珠玉玩好及奇书名画,挟数婢妾泛舟射阳,以简密招吴生,往还海曲,游寓浙西数年。事定返淮,伉俪终身,家以素封。

冬儿、楚兰皆东平故姬,皆得事雅流,幸矣。所事皆吴姓,亦奇。楚兰濡润于东平,何其甚似近日名妓之所为也。而能预知东平必败,其识鉴非录录者比矣。

汉毛亨作《诗训诂》,以授毛苌,作《小序》,故曰《毛诗》。世称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清时亦有二毛,萧山毛大可(奇龄)与兄万并知名,人呼万为大毛子,大可为小毛子。《施愚山集》有《毛子传》。

中国人爱花,泰西人爱叶,往往层楼杰阁,万绿环之,谓绿色于目为宜,资裨益也。近人某说部云:“钱塘蔡木龕布衣,居于武林门内之斜桥,性爱草,沿墙上阶,

一碧无隙；湘帘棐几间，盆盎罗列，皆草也。凡草经其栽植灌溉，辄芊绵娟蒨，迥殊凡品。有翠云草，尤所珍惜。"亦嗜好之特别者。朱柏庐《四时读书乐》句云："绿满窗前草不除。"第不除云尔，非所好在是也。

康熙间，山西布政使王显祚，风雅好客，尤爱重朱竹垞。一日宴竹垞，出玉碗为饮器。盖曾藏晋恭王邸者。碗高五寸，深四寸七分，径七寸许，莹洁逾羊脂，昔人所称一捧雪，弗逮也。缀黄点数十如金粟，相映益璀璨。竹垞沾醉，持碗几坠地，每缶一酾，碗辄触案有声。它座客相顾色动，或移置王前。王笑曰："何见之小也？碗信珍秘，与其完于它人手，何如碎于竹垞乎？"先是，某巨公愿以千金易之，王弗许。至是，遂以赠竹垞，并谕庖丁，月致佳酿二瓮焉。此事若在竹垞未试鸿博已前，则尤可传，弗可考。

明镇国中尉朱睦㮮，字灌甫，镇平王诸孙（隆、万间人），世称西亭先生，有《万卷堂书目》（见贝简香《千墨庵精钞七家书目》），搜罗闳富。按：《明外史·诸王传》："睦㮮家故饶，逐十一利，资益大起，因访购图籍。当时藏书之富，推江都葛氏、章丘李氏、睦㮮不惜高訾致之。"据此，则万卷堂博极群书，得力于货殖者深矣。

藏书家族姓，多有败德佹行，不恤摧残雅道者。钱遵王（曾），牧斋从孙之子也。编《也是园述古堂书目》，多藏宋元版书，鉴别不在牧翁下。牧翁逝世，族中亡赖，乌合百人，托言牧翁旧有所负，喧哄于堂。迫柳夫人毕命，遵王实为之魁率。《荆驼逸史》载此事綦详。叶林宗（奕），石君（树廉）从兄也。爱《日精庐藏书志》，孙觌大全集，叶石君跋。此书为从兄林宗借去，几十年矣。乙巳之春，林宗卒，为之整书，始得检归。《皕宋楼藏书志》，沈下贤集，叶石君跋。崇祯戊寅，得《沈亚之集》，为林宗干没。近来林宗物故，书籍星散，宋、元刻本，尽废于狂童败妇之手。予生平不欺其心，自信书籍必不若林宗死后之惨"云云。张子谦（承涣），月霄（金吾）之从子也。月霄《言旧录》："道光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从子承涣取《爱日精庐藏书》十万四千卷去，偿债也。忆涣为予作《诒经堂铭》曰：'达士旷怀，岂计长久，空诸一切，诒于何有。'不竟成此举之谶耶。"先是，承涣屡以资假月霄，盖预为要挟夺攘计。至是遂罄其所藏，捆载以去，月霄浩叹而已。之三人者，何尝不好古操雅，顾其所为，讵士君子所忍出耶。《汲古阁刻板存亡考》："相传毛子晋有一孙，性嗜茗饮，购得洞庭山碧萝春茶，虞山玉蟹泉水，患无美薪，因顾《四唐人集》板而叹曰：'以此作薪，其味当倍佳也。'遂按日劈烧之。"此举诚奇特，然而视彼三人为犹愈矣。鄞县范氏天一阁藏书，自明迄今，垂三百年，未经散佚。今春被人盗出数千本，售于沪上坊肆六艺书局、来青阁两家，价仅数百金耳。其中宋、元本无多（余仅得见宋小字本《欧阳文忠集》、元本《朱淑真诗集》），明初精抄，居十之八九，如明太祖、成祖《实录》之类，皆有关系不经见之书。顷之，为舶贩金颂清者一人所得，价则腾至舒凫万翼，以不分售故，乃至一鳞片甲，靡有孑遗。俄范氏后裔某，来沪诉讼。签符甫下，雷厉风行。未几，不知若何媾解，其事遽寝，书则稳度重瀛，永无归国之期矣。惜哉！

康熙间，太仓吴元朗（暻，梅村子，有《西斋集》），海宁查声山（升，有《澹远堂集》），仁和汤西崖（右曾，有《怀清堂集》），为戊辰进士同年，并负诗名，同官京师，恒唱酬竟日夕。某夕，社集声山寓斋。时值初春，天寒雪甚，因下榻焉。漏已三商，声山、西崖同榻先寝，元朗推敲未已，声山戏于枕上属对云："孤吟午夜，文章有性命之忧。"元朗应声云："双宿春宵，朋友得夫妻之乐。"声山闻之，戏拍西崖肩云："汤婆子，吾侪速睡休，勿令若人搅清梦也。"三人皆为之轩渠。

东南为莺花薮泽，于明清之间，复社之流风未沫，士夫知重气节，即行院亦留意风雅。其出类拔萃者，恒欲附托名流以自增重。以视今之名妓，所为容悦，不出薰香傅粉轻身便体之浮薄少年，乃至辱身非类，而亦悍然勿恤。其智识相远，奚翅万万。柳如是尝之松江，以刺投陈卧子。陈性严厉，且视其名帖自称女弟子，意滋不悦，遂不之答。柳恚甚，洎遇钱牧翁，乃昌言曰："天下唯虞山学士始可言才，我非才如学士者不嫁。"牧翁闻之大喜曰："天下有怜才如此女子者乎？我亦非如柳姬者不娶。"又夏丽贞，珠湖伎，有殊色，工翰札，与诸贵人唱酬，意无所属。崇祯癸酉，阎古古相遇于水阁，拈花分韵，遂定盟焉。别既久，夏以手书及诗寄古古促其来。时以身世飘零，中原多故，答书中止，丽贞怨不自胜。夫陈、阎当日，必非惨绿翩翩矣。即钱亦发如柳之肤，肤如柳之发。柳、夏皆明慧，万不至误用其情，其微尚所寄，讵寻常儿女子可与知耶。若夫李香君之委身侯公子，董小宛之倾心冒辟疆，则迥乎非其它少年之比矣。

托活络忠敏生平不蓄姬侍。督两江日，夫人至自京师，携垂髫婢二，闻将出京时，物色得之者，意在属之抱衾之列，忠敏略不措意。未几，其一以赠观察任某，其一赠某京卿，辞焉，则以俪某材官。盖忠敏于金石书画而外，绝无它嗜好也。唯观察者殊龙钟，尤非能惜玉怜香者（按：钱牧翁有"惜玉怜香"小印，为河东君作）。小红之赠，未经侔色揣称，读玉茗堂"姹紫嫣红"一曲，不能无感。

宛平查莲坡（为仁）夫人金氏，名至元，字载振，一字含英，山阴人，有《芸书阁剩稿》（附《蔗塘外集》后，锲板绝精），太半闺房唱酬之作。赵秋谷为之序，称其清丽孤秀，无绿窗绮靡之习。当其结缡伊始，莲坡赋《催妆诗》云：

十年香霭搅情尘，留得霜华百炼身。

此夕星光盈锦幄，向来春色阻花晨。
谁言蔗境甘无比，久识莲心苦有因。
差喜高堂称具庆，鹿门偕隐莫辞贫。

红烛双行照玳筵，凤箫吹彻下瑶天。
璧存敢诩连城贵，珠在还欣合浦圆。
赋就桃夭期觉后，迎来鹊驾路争先。
梦中欲乞生花笔，待写春山满镜妍。

夫人和原韵云：

句好如仙绝点尘，青莲原是谪来身。
诗传采笔歌偕老，籍记丹台署侍晨（《松陵集》："执盖侍晨，仙官贵侣"）。
四照花开融瑞色，九微灯贴缔良因。
牵萝补屋休嫌陋，得贮珠玑敢道贫。

百和香浓结绮筵，云璈如奏大罗天。
龙泉那肯丰城掩，冰彩依然桂殿圆。
此日授绥休论晚，它时委畚计当先。
试看欧碧糁红种，留取春光分外妍。

锦字联吟，功力悉敌，诚玉台佳话也。

《枣林杂俎》云："山阴朱燮元总督云、贵、川、广，石砫宣抚司女土官秦良玉，雅度侃议，傔从俱美少年，朱公子寿宜访之，酒间微讽。良玉笑引南宋山阴公主'陛下后宫百数，妾唯驸马一人'云云以答。"蕙风按：此说诬也。竹垞《诗话野纪》亦谓良玉有男妾数十人，夔州李长祥力辩其诬，谓川抚尝遣陆锦州逊之，按行诸营，良玉冠带饰佩刀出见，设礼，酒数行，论兵事，逊之误曳其袖，良玉引佩刀亟断之，其严肃若是。程乌董祝有《咏良玉》诗曰："追奔一点绣红旗，夜响刀环匹马驰。制得铙歌新乐府，姓中肯入玉台诗。"良玉手握兵符，俨然专阃，诚如《杂俎》、《野纪》所云，则令不肃而气且靡，何能捍贼立功乎！无论尊俎宴谈之间，对于向少晋接之人，而为猥亵不经之语，良玉亦奇女子，断乎不至如是。矧遐方闺秀，虽有出类拔萃之才，亦决不能谙悉史事，至于仓卒之间，辄能举似山阴公主之言也。竹垞时代，距良玉已远，《野纪》云云，殆沿明人记载之讹耳。

相传康熙时一老侍卫，直乾清门三十年，俄外简荆州将军，举室庆忭。某独愀然，继之以泣。或怪而问之，则曰："荆州形胜之地，为敌国所必争，智勇如关玛法（按：玛法者，清语贵神之称）尚不能守，我何人斯，而得免于东吴之手乎？"亲友为之解释劝慰，某固执成见，弗之悟也。乾隆末，福文襄征廓尔喀时，有刑部满郎中某，以阿文成荐擢召见。上问福康安、海兰察二人外间声名如何。某应声曰："外间咸服二人将略，以比罗成、尉迟恭也。"上笑遣之出。文成悔之，告于人曰："老夫以某相貌丰伟，故登荐牍，孰意为熟谙小说人也。"人传为笑柄云。此二事绝相类。咸丰季年，石达开窜四川，满御史某上言："川南泸州一带，必须严重设防，恐贼众渡泸，勾结诸蛮洞，联络一气，称兵内向，则为患不堪设想。今日安得七擒七纵之才如诸葛亮者，而征服之。"云云。此奏亦流传为笑柄。曩阅某说部云："满人初入关，得《三国志演义》，奉为韬钤秘笈，故有满汉合璧绝精刻本，当时凡识字之满人，殆无不熟读是书，乃至锢蔽如某侍卫，犹无足异。"不图二百数十年后，声明文物，同化已久，犹有中《演义》之毒如某御史其人者，则诚匪夷所思矣。

咸丰己未朝考论题"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见《论语》"不念旧恶章"程子注。当时以不知题解，失翰林者夥矣。有清二百数十年，士子以《四书》艺进身，然不读朱注者有之，读外注者，百无一二焉。即如"二国之俗，唯夫子为能变之"，见《论语》"齐一变章"程子注，倘以命题，大约知者亦廑。虽句中有"变"字，较易触悟，而殿廷考试，决无携带《四书》者。即亦何从翻阅，而证其必是耶。它如"天下无不是底父母"，见《孟子》"天下大悦章"李氏注。"膝下"，见"小弁章"赵氏注。"胶柱调瑟"，见"任人章"外注（按：胶柱调瑟常语"调"作"鼓"，亦犹《庄子》注，对牛鼓簧，常语"鼓簧"作"弹琴"。语之有本而小变者也）。"不相干"，见《论语》"如有博施于民章"程子注。皆习见常语，倘问出处安在，亦未必能举注以对也。

《孟子》"仁也者人也章"外注："或曰，外国本'人也'之下，有'义也者宜也，礼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实也'，凡二十字。"按：所云外国，疑即日本。日本自唐时通中国，继此赍书之使，络绎于道途。彼国经籍刊本，容亦有流传中土者。而其初祖，或属秦燔已前古本，亦未可知，而宋人遂据以入注耳。它日当访求和文《孟子》印证之。

妇人生须，前笔两见，兹又得三事。宏治六年某月，应山人张本华妇崔氏，生须长三寸许（见《明孝宗实录》）。又嘉靖癸丑，青浦魋魍炮镇（按：魋魍二字，各字书所无，不可识，此镇名绝奇。编者按：魋，鸮的别名。《本草纲目·禽部·鸮》："时珍曰：魋，字韵书无考，当作匈拥切。魋魂，流离，言其不详也。"魍音未详），有妇人忽生髭须，时县差以事摄其夫，从壁间窥之，以为男也。夫亦无获，携妇以归，邑市聚观甚众，明年遂有倭变（见《青浦县志》）。又万历二十一年，嘉兴包彦平馆华亭佘塘宋氏，其邻有妇人，须长五六寸，二十余茎，时年六十，自三十三岁始生须，拔去仍出，至五十岁而止（见《包彦平集》）。

七律限溪、西、鸡、齐、啼五韵，中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丈、尺诸字，《眉庐丛话》所载夥矣。惜诸作或未尽妥帖稳成，兹又得一首，为春明诗社冠军之作，题为《闺怨》。诗云：

六曲围屏九曲溪，尺书五夜寄辽西。

银河七夕秋填鹊，玉枕三更冷听鸡。
道路十千肠欲断，年华二八发初齐。
情波万丈心如一，四月山深百舌啼。

清词丽句，妙造自然，允推合作。

近人某氏笔记有云："阮文达撰《金石索》，嘱汪容甫辈助之搜罗。一日，汪以片石进，古色斑连，隐约似有款识，篆势奇古。文达问所自来，汪曰：'是即公所访求之某石器也。吾竭数月之力，仅乃得此，虽残破，价兼金矣。'文达审谛久之，曰：'良是。'竟偿容甫巨赀，而据以入《金石索》。它日，容甫又问：'曩为公访获之某石器佳否？'文达曰：'良佳。'容甫曰：'公曷更往求之？'因相约同诣滨河某茶肆，指临流乱石问文达：'视曩石器奚若？'文达注视有顷，愕然曰：'奈何戏我？'容甫笑曰：'庸何伤，留为金石一噱耳。'文达喻其旨，复厚馈容甫，嘱秘勿宣焉。"蕙风按：今通行之《金石索》，南通州冯云鹏撰。阮文达亦有《金石索》，未之前闻，某笔记云云，殆未必可信耶。容甫本寒素（《广陵诗事》："江都汪明经中，幼年孤贫，家无书籍，于书肆中借阅，过目能记。既而贩卖书籍，且贩且诵，遂博览古今文史"），父舸，字可舟，亦工诗，生平坎坷特甚（《广陵诗事》："可舟性不谐物，偃蹇贫病，杭堇浦与沈沃田书，盛称其《和丁隐君贝叶经歌》、《长春观老子像绝句》，有《岈嵣山人集》八卷"）。容甫中年已还，处境颇丰，力能收藏金石，罗致宾客。马氏小玲珑山馆或曰后归汪雪礓本，或曰归容甫，且增饰崇丽焉。汉射阳画像石刻，亦以资致之。盖遭遇承平，风雅未坠，寒士谋生，未若今日之困难，而其接物涉世，殆亦圆通于名父多矣。

《板桥杂记》："顾喜，一名小喜，性情豪爽，体态丰华，趺不纤妍，人称为顾大脚，又谓之肉屏风。然其迈往不屑之韵、凌霄拔俗之姿，则非篱壁间物也。汉武帝《悼李夫人赋》有云：'佳侠含光。'余题四字颜其室。"云云。当时纤足之风盛行，不图枇杷门巷，犹有参玉版禅者，则亦不缠足之雅故矣。

托活络忠敏《匋斋藏石记》中，有非石刻二种：一北齐高侨为妻王江妃造木版，墨迹，字犹朗晰，唯背面稍模黏。一唐丽山府果毅都尉梁君妻李氏墓志砖，朱漆书，未经镌刻，凡五百九十七字，模黏才仅九字。木版于高侨妻殁，乃曰："为戒师等所使，与佛取花。"盖佞佛已甚者。下云："书者观世音，读者维摩大士。"语尤荒诞不经，殆其它石刻所未有。

《楚辞》："夕餐秋菊之落英。"后人或驳其非谊，谓菊花虽残不落。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云："落，始也。"（按：《尔雅·释诂》："俶落权舆，始也。"）如《诗·访落》之落，谓始英也。据此，则屈自不误。后人误会为坠落之落耳。又芙蓉虽落不散漫，盖秋花禀贞肃之气，非春花可同日语矣（按：宋闺秀朱淑真《菊花诗》："宁可抱香枝上死，不随黄叶舞秋风。"亦谓其虽残不落）。又宋姚宽《西溪丛语》引《宋书·符瑞志》云："英，叶也。《离骚》'餐落英'，言其食秋菊之叶也。"按：《神农本草》："菊三月上寅采叶，名曰玉英。"是英亦谓叶也。《唐韵》："叶亦谓之英，于良切，读若央。"《毛诗本音》："舜英、重英，俱叶央。"《离骚》"夕餐"句下云："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颇颔以何伤。"政与央叶（按：《九歌·云中君》："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华，花也；英，叶也。下与央叶，是亦一证。）《符瑞志》云云似较罗说为优。总而言之，必非花之坠落者。今人以麦屑裹菊嫩叶，和以盐茉，入沸油煎极脆而食之。每年重阳前后，宴席间多具此品。

《史记·赵世家》："武灵王十六年，王游大陵。它日，王梦见处女，鼓琴而歌诗曰：'美人荧荧兮，颜若苕之荣。命乎命乎，曾无我赢。'异日，王饮酒乐，数言所梦。"想见其状，与楚襄王游云梦之浦，梦与神女遇，以白宋玉事绝类。

《太平广记》："隋末有督君谟者，善闭目而射，志其目则中目，志其口则中口。有王灵智者，学射于谟，以为曲尽其妙，欲射杀谟，独擅其美。谟执一短刀，箭来辄截之，唯最后一矢，谟张口承之，遂啮其镝，笑谓王曰：'汝学射三年，吾未教汝啮镞之法。'"此事与逢蒙杀羿绝类。

盼盼有二。《词苑丛谈》："山谷过泸，帅有官妓盼盼，帅尝宠之，山谷戏以〔浣溪沙〕赠之云：'脚上鞋儿四寸罗，唇边朱麝一樱多。见人无语但回波。　料得有心怜宋玉，低徊无奈楚襄何。今生有分向伊麽。'"此燕子楼外，别一盼盼。莺莺有三。《随隐漫录》："钱唐范十二郎有二女，为富室陆氏侍姬，长曰莺莺，次曰燕燕。"此双文外别一莺莺。罗虬比《红儿》诗："何似前时李丞相，枉抛才力为莺莺。"此又一莺莺也。

唐歙州李廷珪，父超，子承浩，以制墨世其家。见晁氏《墨经》。又李义山子，亦名廷珪，进士及第，以司勋员外郎知制诰，迁中书舍人，累迁尚书左丞。朱全忠兼四镇，廷珪以官诰使汴，客将先见，讽其拜，廷珪佯不晓，曰："吾何德，敢受令公拜。"及见，竟不肯加礼。见《怀庆府志》。

顾亭林有二，见前笔。按：《居易录》云："顾野王读书处，名顾亭林，在华亭，由来邈矣。康熙己未，荐举博学鸿词，亭林不肯赴试。常熟吴龙锡诗云：'到底不曾书鹤板，江南唯有顾圭年。'"亭林原名绛，见《明诗综·诗话》。渔洋《感旧集》小传，其一字圭年，则未见著录，近人罕有知者。

曩撰《蕙风簃随笔》有云："《列子·汤问篇》：'韩娥

嚣歌雍门，既去而余音绕梁欐，三日不绝。”（欐，或作丽。《庄子》：“梁欐可以冲城。”殷敬顺曰：“阜梁也”）今人但云“余音绕梁”，不知下有“欐”字。某说部引之，谓绕梁为乐器之名，尤误。今按《文选》张景阳《七命》：“音朗号钟，韵清绕梁。”李善注引《尸子》曰：“绕梁之鸣，许史鼓之，非不乐也。”则但云绕梁，亦自有本，前笔未审，应订正之（按：许、史二氏，皆汉贵戚，此许史，则善鼓琴者，犹秦之萧史）。

余喦（《玉篇》：“古文本字”）字生生（号钝庵，四川青神人，有《增益轩草》），阎尔梅号古古（字调鼎，江南沛县人，有《白耷山人》《汧罝草堂》等集），以叠字为字号，此外殆不多见。

常熟孙扶桑（曙）为诸生时，好仿骈俪为制艺，所选丁亥房书名曰“了闲”，大率妃黄媲白、薰香掬艳之作，家弦户诵，风气为之一变。会满大臣某弹驳文体，乃与进士胥廷清等同被逮，扶桑缘是褫衿，后更名承恩。顺治戊戌，以第一人及第。《了闲》首篇，《学而时习之全章》题文，虽署名它氏，实扶桑自作，讲首云：“且自芸吹撷古之香，杜陨求声之草，桂残招隐之花。”以此三句，括全题三节（见《柳南随笔》）。惜其全篇，不可得见矣。曩读王农山（广心）《莫春者至咏而归》题文“郑人芍药，乐此姬姜。幽女柔桑，言思公子”等句，掞藻摛华，其“了闲”之喤引欤。

《常昭合志稿·物产志》：“虫豸之属曰蝭。”注云：“大而具五色者，俗呼梁山伯。曰蜻蜓。”注云：“黑而小者，俗名为祝英台，即北方之黑琉璃。”按：《山堂肆考》：“俗传大蝶必成双，乃梁山伯、祝英台之魂，又曰韩凭夫妇之魂。”《四明志》：“吴中有蝴蝶，橘蠹所化也。妇孺以梁山伯、祝英台呼之。”今土人呼黑而有缕彩者曰梁山伯，纯黄色者曰祝英台。是谓梁、祝皆化蝭也。《常昭志》以蝶与蜻蜓分隶梁、祝，与旧说异，不知所本。

又《祥异志》引《虞山杂记》云：“顺治三年正月，吴中有人面鸟，鸣如鼓钟，或如牛声，在芦苇中，各县皆然。”注云：“按：光绪壬辰，都城亦有此异，故记之。天津人呼为土牯牛。”蕙风按：都门南下洼，烟水空阔，芦苇弥望，壬辰春夏间，有异声略如牛鸣，每江亭宴集，辄闻之（陶然亭，一名江亭）。人皆云在水中，或欲竭泽穷迹之，不云在芦苇中。亦无知人面鸟、土牯牛之名者（市井人妄绘其形，名之曰大老妖）。

北京午门，门洞凡五，外向者中三门正开，两边两门侧开。内向者五门皆正北开，其内向东第二门口石阶上，有旧刻仿秘戏图，大径二寸强，着笔不多，殊栩栩饶画意。此必守门将士粗谙绘事者，以锥刀划成。往来蹴蹋，渐就夷漫，当是明季人所为，亦三百年外陈迹矣。

宋人《贵耳录》载孝宗朝有川知州某，当陛辞，预结宦者求为地。宦者密奏：“明日有川知州上殿，官家莫要笑。”上问何故，曰：“其人素被口号，有‘裹上幞头西字脸’之称，盖面方横阔故也。”明日上殿，方陈奏间，上便大笑不已。其人退谓人：“天颜今日大悦，深自庆幸。”宦者遂因以为功。雍正时，有江位初者，面长方而黧黑，棱层板折，人呼为“旧”字面孔。凡识江面者，每开卷遇“旧”字，无不失笑。此皆以字形容人之面貌也。又有以字形肖人全体者。清制：大挑举人，相传以同、田、贯、日、身、甲、气、由八字为衡，“同”方长，“田”方短，“贯”头大身直长，“日”肥瘦长短适中而端直，皆中选。“身”体斜不正，“甲”头大身小，“气”单肩高耸，“由”头小身大，皆不中选（按：每届大挑，钦派王大臣在内阁举行，每二十人为一班。既序立，先唱三人名，盖用知县者，三人者出。继唱八人名，乃不用者。俗谓之八仙，亦皆出。其余九人不唱名，皆以教职用，自出，更一班进）。

康熙辛未，奉旨开局专修《尚书》。华亭王司空顼龄为总裁，纂协修皆特简。一时荟萃名流，支给官物，按卷进呈。夏秋则封达热河行在，东华珥笔，中禁蜚声，稽古之荣，不可一世。唯《尚书》卷帙无多，竣事易而撤局速。又司空颇蓄姬侍，皆有所出，平日坚持雅操，虽洊跻清要，而宦橐颇不甚丰。其长君图炳，官春坊庶子，恒以分产不给为忧。或戏为撰联云：“尚书只恨《尚书》少，庶子惟嫌庶子多。”巧对天然，事实吻合。

康、雍间，苏州有张氏者，其先富甲一郡，继而子孙多占仕籍，其富遂衰。一人独矜有秘术，富转增益，举族求其术不已，则大言曰：“若曹宴九宾，陈百剧，吾当授方略。”众如言毕飨，揖某就座说法。众环立屏息拱听，则曰：“吾术只六字诀耳：没甚不好意思。”众哄然散，既而思之，实无以易也。

太仓唐实君考功（孙华），别号东江，最爱其次子颐。康熙戊子省试，东江属望綦殷，而颐以违式不终场，遂逗绕白门不敢归。有吴孝廉枢者调之曰：“前有项王，后有唐郎。一个百战无功，羞见江东父老；一个三场不利，恼煞老父东江。”语末四字，回文巧合，可谓善戏谑兮。

雍正乙巳十月初三日申时，京师忽有虎突入齐化门，登城，人噪逐之。行至宣武门下西米巷，入年遐龄家就擒。遐龄，太保大将军羹尧之父也。其后羹尧以骄蹇败，赐死之地，即虎就擒之地，此其先兆也。又年大将军赐第在宣武门内右隅，其额书“邦家之光”。及年骄汰日甚，有识之士过其第哂曰：“可改书‘败家之尤’。”盖以字形相似也。未几，年果偾事。

赵秋谷以丁卯国丧，赴洪昉思寓观剧，被黄给事疏劾落职。相传黄给事家豪富，欲附名流。初入京，以土物并诗稿，遍赠诸名下。至秋谷，时方与同馆为马吊之戏。适家人持黄刺至，秋谷戏云："土物拜登，大稿璧谢。"家人不悟，遂书柬以覆。秋谷被劾后，始知家人之误也。见阮吾山《茶余客话》，谓"大稿璧谢"云云，属秋谷戏言，家人误会，非秋谷本意也。

按：洪北江《诗话》："康熙中叶，大僚中称诗者，王、宋齐名，宋开府江南，遂有"渔洋绵津"合刻。相传赵秋谷宫赞，罢官南游过吴门，宋倒屣迎之，以合刻见贻。秋谷归寓后，书一柬覆宋云："谨登渔洋诗钞，绵津诗谨璧。"宋衔之刺骨。秋谷恃才轻薄，虽经蹉跌，未尝稍改悔，其对于黄给事也，犹之对于宋绵津也，而谓非其本意耶？吾山云云属在气类之雅，不惜曲说为之回护耳。"

按《诗话》又云："时王已为大司寇，宋以千金贻之，乞赋一诗，作王、宋齐名之证。王贻以一绝云：'尚书北阙霜侵鬓，开府江南雪满头。谁识朱颜两年少，王扬州与宋黄州。'"蕙风曰："绵津之风，亦已古矣。乃至今日，风雅何物，每斤直钱几何，其孰以性命相切之千金，购一王宋齐名耶。"

雍正朝，平湖陆侍郎清献（乾隆元年，追赠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由灵寿知县，徵授四川道监察御史，累疏陈捐纳事，牾触津要放归。疏中有云："夫保举者，保其清廉也。保举而可捐，然则清廉亦可捐乎？"尤为破的之语（按：军兴已还，捐例愈推愈广，凡捐纳京外各官，当引见验看前，必须缴捐免保举银两，唯由正途加捐者得免。揆之事理，诚至不可通也）。

康雍已还，承平日久，辇下簪裾，宴集无虚日。琼筵羽觞，兴会飚举，凡豪于饮者，各有名号，虽谐谈，亦雅故也。长洲顾侠君（嗣立）曰酒王，武进庄书田（楷）曰酒相，泰州缪湘芷（沅）曰酒将，扬州方觐文（觐）曰酒后（未留须），太仓曹亮畴（彝）曰酒孩儿（年最少）。五君之外如吴县吴荆山（士玉）、侯官郑鱼门（任钥）、惠安林象湖（之浚）、金坛王箬林（澍）、常熟蒋檀人（涟）、蒋恺思（洄）、汉阳孙远亭（兰荙）皆不亚于将相。荆山尤方驾酒王，每裙屐之会，座有三数酒人，辄破瓮如干，罄爵无算，然醉后则群喧竞作，弁侧屡舞，形骸放浪，杯盘狼藉。唯荆山饮愈嗌愈惺，酬酢语默，不失常度，夷然洒然并无矜持抑制之迹。其闳量非同时侪辈所及，而欿然不以善饮之名自居。荆山一寒士，弱不胜衣，貌癯瘠无泽，而享盛名，跻右秩。昔人云："魏元忠相贵在怒时，李峤相贵在寐时。"荆山之相，必贵在醉时也。

裙本作帬。《说文》："下裳也。"《类篇》作"裠"。《释名》："连接裾幅也。"《韵会》中："裙，亲身衣也。"《急就篇》注："一作帔，一作䙰，不专指妇女之裙。"半唐老人好雅谑，尝曰："裙屐之裙，当作裙作裠，属男子言；钗帬之帬，当作帬，属女子言。帬上从尹，篆文象帬腰帬带形；下从巾，象帬幅曳垂；中从口，亦象形。"

康熙庚子顺天乡试，特命十二贝子监外场，露索（搜检也，见《大金国志》）綦严，朱竹垞之孙稻孙预试，披襟而前，鼓其腹曰："此中大有夹带，盍搜诸？"体貌瑰伟，意气磊落。众皆目属，邸亦为之粲然。平定张殷斋（穆）少有奇士之目。道光己亥，由优贡应顺天乡试。入闱当搜检如例（是年曾望颜为顺天府尹，搜检加严），则尽脱上下衣裸而立，王大臣无如何，检其篚，得白酒一瓶，以为言，则立饮尽，碎其瓶。益忿怒，竟奏劾褫革。殷斋所为，视稻孙滋侮慢，未免令人难堪。仲尼不为已甚，其得祸也亦宜（按：光绪朝乡会试概不搜检，虽其例未废，而并不实行，当自咸、同间始）。

王石谷初谒王烟客，以巨瓠四枚为贽。或议其薄，石谷笑曰："昔侯芭载酒问奇字，我且不止一壶矣，何薄为？"（见《邻蔬园偶笔》）张芑堂少时，曾受业于丁敬身。初及门，囊负南瓜二枚为贽，各重十余斤，丁先生欣然受之，为烹瓜具饭焉（见《鸥陂渔活》）。瓜壶（瓠）雅故，无独有偶。

沤尹以所著《彊村诗余》六卷嘱为撰定，卷中艳词绝少，唯《南乡子》六首（粤东作）。其一云："云磴滑，雾花晞，西樵山上拣茶归。　山下行人偏借问，朦胧应，半晌脸潮红不定。"语艳而味厚，得花间之遗，虽两宋名家，鲜能办此。

外国银钱，有肖像绝娟倩者，或曰自由神，亦有其国女王真像。蕙风得见友人所藏，有词赋之，调《醉翁操》："婵媛，苕颜，蓬仙，渺何天。何年，如明镜中惊鸿翩。月娥妆映蟾圆。凝佩环，典到故衫寒，得：楚腰掌擎几番。　泛槎怕到，博望愁边。玉（去声）容借问，风引神山梦断。冠整花而端妍，鬟嬋云而连蜷。东来兰絜缘，西方榛苓篇。此豸秀娟娟，倩谁扶上轻影钱。"此调本琴曲，用苏文忠谱（辛忠敏亦有一阕，字句与苏词小异）。文忠填词，信不为宫律所缚，有时亦矜严特甚，即如此词，固无一字不按腔合拍也。今四声悉依之。

清时京朝各官以儤直内廷为荣，然亦有不胜其苦者，天颜咫尺，垂手伺立，久则气血下注，十指欲肿。若派写进呈书籍，终日伏案而坐，两脚不得屈伸。康熙间，王宫詹图炳直南书房有年，尝奉命书《华严经》全部。出语人曰："伺候时立得手痛，抄录时写得脚痛。此苦岂外廷所知闻。"闻者绝倒（光绪时，滇人缪素筠女史以绘事供奉慈宁宫，亦伺立时多，憩坐时少。缪固纤足，其苦尤甚。同时金闺诸彦，方艳羡其荣遇矣）。

康熙辛卯，副宪左必蕃、编修赵晋典江南乡试，左

空洞而不识文字，赵知文而大通关节。吴人为之语曰："左丘明两目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

雍正丁未，曹亮畴权知浙江安吉州事。某年冬，藩司发下时宪书数百本，令散卖缴价。礼房吏虑其难销，议弗受，拟稿详覆，呈上判行，中有"卑州僻在山陬，从来不奉正朔"云云。亮畴大骇，呼入责之，犹争云。此语有出处，此州书吏皆布衣赤脚，不敌它州之皂隶也。

明牛存喜，字汝吉，聪颖多艺能。天宁寺碑刻成，在阶墀间，或命移置阁檐下。碑高与檐齐，众皆难之，乃召存喜至。见役者数百人，给曰："众馁乎？若第归食。食后，与我会寺门下。"比众至，存喜业与僧人数辈，以机法推挽阁下矣（见《河内县志·艺术传》）。此即西洋起重机之嚆矢。又袁简斋《新齐谐》云："江慎修（永）置一竹筒，中用颇黎为盖，有钥开之。开则向筒说数千言，言毕即闭。传千里内，人开筒侧耳，其音宛在，如面谈也，过千里则音渐澌散不全。"其法在留声机电话之间，惜未能精益求精而底于成耳。

偶得对联云："四时春夏秋冬，五声平上去入。"平声有阴阳平也。周九烟（星，后改姓黄，冠于本姓之上）云："三仄应须分上去，两平还要辨阴阳。"上去入亦分阴阳。凡填词，须分阴阳平；若制曲，尤非四声悉分阴阳不能入津（阴清声，阳浊声）。

《北齐书·方伎传》："张子信隐居白鹿山，少以医术知名，又善易筮及风角之术。武卫奚永洛与子信对坐，有鹊鸣于庭树，斗而坠焉。子信曰：'鹊言不善。今夜有人唤，必不得往。虽敕，亦以病辞。'子信去。是夜，琅琊王五使切召永洛，且云敕唤。永洛欲起，其妻以子信言，若遮留之，称坠马腰折不堪动。诘朝难作，永洛乃免。"此公冶长后，能通鸟语者。

相传明诚意伯临殁时，以一箧密呈太祖，扃鐍甚固。属贻继体，丁至急乃可开。其后燕师迫近畿，建文将逊国，徊徨无策间，开其箧，得僧衣、戒刀、度牒，因易装遁荒焉。王文简《池北偶谈》云："郑端清世子让国，自称道人，精邵康节之学。宫中有一椟，手自缄鐍，岁辄易一封识，遗令遇急乃开。及其孙寿平值河北流寇之乱，发椟得破衫五，一阔大，四稍窄小。王躯干伟硕，其弟四人则短小也。遂衣而逃，得免于难。"与诚意伯事绝类。

南海曾勉士先生（钊）湛深经术，博稽古籍，粤人治汉学者未能或之先也。著《面城楼集》十卷。集中之文核证典礼，辨订经传，深微奥衍。其诸书后跋尾，亦考据精确，无空骋议论之词。生平抱用世志，治经外，农田水利，战守兵法，无不研究。道光辛丑、壬寅间，海氛孔棘。制府高平祁公檄令修碉筑坝，募勇团守，旋已议款，敌兵不至，而所支帑不能报销者，至三十二万余金，倾家不偿，坐此免官。藏书数万卷，并质于人。徐铁孙观察，由浙中寄诗怀之，有"误人岂有阴符书"之句，盖伤之也。其《答翟茂堂都司书》详言蚺蛇山炮台，当日建筑防堵情形，了如指掌。书长难于具录，兹节录其所言筑台用炮之法如左云。

> "向来台形，或圆或椭或方，其炮路皆散而不聚，足以破贼舟，而不足以洞敌舰。钊乃创为之字形，使台曲如蚓萦。敌舰出山足，则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及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之炮，集击船头为正，其第二十九、第三十、第三十一之炮集击船尾为奇。倘敌舰冒死闯入台前，则第十一至三十一之炮迎击为正。第六至第十三之炮，横击为奇。"

又云：

> "至于用炮之法，以炮口照星瞭左右，人所共知也。以勾股算弹子所出高低，人所不知也。譬如炮身长八尺，炮口高一分，则弹子至一百丈，高一尺二寸五分矣。若炮口高一寸，则弹子至一百丈，竟高一丈五寸，其能中船乎？钊乃以朱线识炮身之右，从炮口通至炮尾，以求地平之线，使炮勇瞭头平视，度炮口之朱线，不过高炮尾一二分而止，则炮弹高下尺寸可自操矣。炮垛既曲，炮弹必聚，人所共见也。一发之后，装瞭不及，人所无如何也。钊乃分炮位为三班，譬如十炮同击一处，以一、四、七、十等炮为一班，二、五、八等炮为一班，三、六、九等炮为一班。第一班炮已发，即赶装药，推归原位，迨第三班炮发，而第一班炮可复发矣。此即连环法。唯连环枪直行进退，炮则横列迭发耳。"（原书节录止此）

它如相度地势，瞭量炮线，测水之深浅，分风之上下，蒲囊夜扛，以出不意，锹沟掘坎，以阻冲突；设土垛，置喷炮，以护前台；屯壮勇，扼田塍，以防后路；立不败之地，出万全之策。其经营布置，书所能详。其因应变通，书容犹有未尽矣。集中又有《虎门炮台形势条议》、《记沙钻》等篇（按：沙钻一器，投之劲流中，能倚立水底，旋转不停。遇有厚沙，随钻随起，水行沙去，弗复淤积，浚河善后之良器也。记后附图），皆经世有用之文。有志之士，当条贯而寻绎者也。

康熙朝，宛平黄昆圃（叔琳），年十九，官至浙江巡抚。疆臣持节，殆无早于此者；慈溪姜西溟（宸英）年七十，以丁丑一甲第三授编修。词臣珥笔，殆无迟于此者。叔琳亦辛未第三人及第。

旧典备征

[清]朱彭寿撰　何双生整理

《旧典备征》五卷，清朱彭寿撰。朱彭寿，浙江海盐人，别名小汀，号述龕，生于清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卒年不详。光绪二十一年进士，历官典礼院学士、陆军部右、左丞等职。

《旧典备征》是朱彭寿的主要著作《寿鑫斋丛记》中第一种，于清朝"国故人物，详稽博考，原原本本，殚见洽闻，凡诸记载，既备且确"。如记清历朝各省状元，记浙省人得谥者，记满汉大臣出身等，均对研究清代人物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这次整理，以北京文岚簃印书局刊本为底本，《丛记》前自序仍予保留，以便参考。

自　序

余性甘淡静，自庚寅官中书后，公退多暇，惟以文史自娱，凡夫艺苑遗闻、中朝故事，涉猎所及，辄裁矮纸漫笔记之。岁月侵寻，忽忽廿载，聚书稍富，闻见日增，箧中丛稿所积遂亦尺许厚矣。年来蒿目时艰，百事废懒，久不复留意于斯。兄子联沅与小儿辈惧其日久散佚也，尝窃窃偶语，议付手民为梓行计。余谓此记问之学，只可自怡，一旦流布士林，恐宿儒病其浮疏，新学且嗤其陈腐也耳。顾念雪钞露纂，寒暑迭更，每当一灯荧然，罗书满几，潜心探讨，触类引申，往往因一事之搜求，检阅群编，钩稽累月，眼昏手茧，心力交疲，享帚之珍，良有不能自已者。爰勉徇其请，复取所录，手自整理，剃厥烦芜（原稿于说经考史诸条采摭最富，第经史本为专门之学，条举细故，不免挂漏贻讥，因汰去十之七八），掇拾所存，尚辑成为四十卷。其间部居排比，略以类从（凡以前人旧说径行录入者，即于本条下注明所出，示不掠美。其就原文加以点窜，或增损其字句，或合数书为一条，或全改其本来面目者，则均以参字别之），然良楛杂陈，庄谐互列，愧不贤之识小，聊困学以纪闻，无以名之，仅署曰丛记而已。此外纂辑粗就者，别有《皇清人物考略》《纪年五表》等十余种，以卷帙较繁，当赓续写定，就正有道云。宣统三年，岁在辛亥季冬之月，海盐朱彭寿自序于都门总布胡同寓庐。

自辛亥冬丛记写定后藏之箧衍，瞬又二十余年矣。比岁以来，索阅者众，遂忘其弇陋，出书就正博雅君子，颇不以为纰缪，辄怂恿付梓，乐观厥成。顾全书都五十余万言，剞劂匪易，且学人志趣各有不同，恐卷帙过繁，徒供束阁，以是迟回瞻顾者久之。继思胡元瑞之《少室山房笔丛》中分子目者十六，陈养吾之《归云别集》中分子目者九，昔之人既合数种为一书以免散佚，今之人即可分一书为数种，以备流通，因时制宜，固并行不悖也。爰就原目暂分起讫，厘为六类，别以名称，一曰《旧典备征》为卷五，二曰《丹铅瑮录》为卷十，三曰《经籍属辞纂例》为卷六，四曰《诗学骈枝》为卷九，五曰《常谈讨原》，六曰《广四八目》，各为卷五。化整为散，较便传观，而每种之首，则仍以全书序目取冠简端，藉明缘起，庶分之则为六帙，合之仍属一编，冀不失著书之本意焉。编次既竟，乃复缀数语，用志颠末。丙子春日，寿鑫斋主人识。

卷　一

圣寿迈古

历代帝王御宇至五十年者，史册即不多觏。羲农之后，帝临魁八十年，帝承六十年，帝榆罔五十五年，黄帝轩辕氏一百年，少昊金天氏八十四年，颛顼高阳氏七十八年，帝喾高辛氏七十年，唐尧七十二年，又命舜摄位二十八年而殂，虞舜五十年，夏不降五十九年，桀五十三年，殷中宗太戊七十五年，高宗武丁五十九年，周昭王五十一年，穆王五十五年，平王五十一年，赧王五十九年，汉武帝五十四年（按此外惟周之宣王、敬王、显

王，蜀汉之后主，梁之武帝，唐之玄宗，宋之仁宗，明之世宗、神宗，在位为较久，然均止四十余年）。至我朝圣祖六十一年，高宗六十年，又内禅四年，两圣享国之永，不特后世所无，即三代时亦仅见矣。

此外分藩者惟西周时鲁公伯禽五十三年，鲁炀公六十年，鲁魏公五十年，齐庄公六十四年，卫武公五十五年。东周时楚武王五十一年，许穆公五十七年，邾文公五十二年，杞桓公七十年，齐景公五十八年。战国时楚惠王五十一年，齐宣王五十一年，秦昭襄王五十六年。割据者惟宋时西夏崇宗五十三年、仁宗五十四年为最久云。

又按三代以后，历代传国世次多至二十余主，少或数主，其中仅有在位数年及不足一年者。惟我朝太祖天命十一年，太宗天聪九年、崇德八年，世祖顺治十八年，圣祖康熙六十一年，世宗雍正十三年，高宗乾隆六十年，仁宗嘉庆二十五年，宣宗道光三十年，文宗咸丰十一年，穆宗同治十三年，德宗光绪三十四年，列圣临驭万方，均逾十年以外，亦为历代所无。

亲郡王封号考　举始封者及由袭爵晋封者，其无封号者另载于后

景祖位下皇长子武功郡王礼敦（崇德元年四月追封）。

显祖位下皇孙郑亲王济尔哈朗（按济尔哈朗为皇三子舒尔哈齐之子，崇德元年四月封，顺治十二年卒，谥曰献。馀见简亲王条下。世袭。凡封爵屡经降黜而其后卒复原封者，仍按始封年月书之，后仿此）。

显祖皇曾孙简亲王济度（按济度为郑献亲王二子，顺治十四年五月由袭爵改封，十七年卒，谥曰纯。乾隆四十三年正月，其裔孙袭简亲王丰讷亨，仍追复郑亲王始封原号）。敏郡王勒度（按勒度为郑献亲王三子，顺治八年闰二月封，十二年卒，谥曰简）。

太祖位下皇二子礼亲王代善（崇德元年四月封，顺治五年卒，谥曰烈。馀见康亲王条下。世袭）。皇七子饶馀亲王阿巴泰（顺治元年四月封郡王，三年卒，康熙元年三月追晋亲王，谥曰敏）。皇十二子英亲王阿济格（顺治元年十月封，八年十月以罪赐死）。皇十四子睿亲王多尔衮（崇德七年四月封，顺治七年卒，八年二月追削封爵，乾隆四十三年正月追复原封，谥曰忠。世袭）。皇十五子豫亲王多铎（崇德元年四月封，顺治六年卒，九年三月追降郡王，谥曰通，乾隆四十三年正月追复亲王原封。馀见信郡王条下。世袭）。

太祖皇孙敬谨亲王尼堪（按尼堪为皇长子贝勒褚英之子，顺治六年三月封，九年卒，谥曰庄）。克勤郡王岳托（按岳托为礼烈亲王长子，崇德元年四月封成亲王，坐事降贝勒，三年卒，四年四月追赠克勤郡王。馀见平郡王条下。世袭）。颖亲王萨哈璘（按萨哈璘为礼烈亲王三子，天命十一年封贝勒，崇德元年卒，追封颖亲王，谥曰毅）。谦郡王瓦克达（按瓦克达为礼烈亲王四子，顺治八年二月封，九年卒，谥曰襄）。巽亲王满达海（按满达海为礼烈亲王五子，顺治八年二月由袭爵改封，九年卒，谥曰简）。端重亲王博洛（按博洛为饶馀敏亲王三子，顺治六年三月封，九年卒，谥曰定，十六年十月追降贝勒并夺谥）。安亲王岳乐（按岳乐为饶馀敏亲王四子，顺治十四年十一月封，康熙二十八年卒，谥曰和，三十九年十二月追降郡王）。信郡王多尼（按多尼为豫通亲王子，顺治六年由袭爵改封信亲王，九年降袭郡王，十八年卒，谥曰宣和。乾隆四十三年正月，其裔孙袭信郡王修龄，仍追复豫亲王始封原号）。

太祖皇曾孙衍禧郡王罗洛宏（按罗洛宏为克勤郡王子，顺治元年十月由袭爵改封，三年卒，谥曰介）。顺承郡王勒克德浑（按勒克德浑为颖毅亲王子，顺治五年九月封，九年卒，谥曰恭惠。世袭）。康亲王杰书（按杰书为巽简亲王子，顺治十六年十二月由袭爵改封，康熙三十六年卒，谥曰良。乾隆四十三年正月，其裔孙袭康亲王永恩，仍追复礼亲王始封原号）。僖郡王岳希（按岳希为安和亲王三子，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封，三十九年十二月降镇国公）。勤郡王岳端（按岳端为安和亲王四子，康熙二十三年正月封，二十九年二月降贝子）。

太祖皇玄孙平郡王罗可铎（按罗可铎为衍禧介郡王子，顺治八年二月由袭爵改封，康熙二十一年卒，谥曰比。乾隆四十三年正月，其裔孙袭平郡王庆恒，仍追复克勤郡王始封原号）。

太宗位下皇长子肃亲王豪格（崇德元年四月封，顺治五年三月坐事削，寻卒于狱，八年正月追复原封，谥曰武。馀见显亲王条下。世袭）。皇五子承泽亲王硕塞（顺治八年闰二月封，十一年卒，谥曰裕。馀见庄亲王条下）。皇十一子襄亲王博穆博果尔（顺治十二年十二月封，十三年卒，谥曰昭）。

太宗皇孙显亲王富绶（按富绶为肃武亲王三子，顺治八年二月由袭爵改封，康熙八年卒，谥曰懿。乾隆四十三年正月，其裔孙袭显亲王蕴著，仍追复肃亲王始封原号）。温郡王猛峨（按猛峨为肃武亲王四子，顺治十四年正月封，康熙十三年卒，谥曰良）。庄亲王博果铎（按博果铎为承泽裕亲王子，顺治十二年六月由袭爵改封，雍正元年卒，谥曰靖。世袭）。惠郡王博翁果诺（按博翁果诺为承泽裕亲王二子，康熙四年正月封，二十三年五月坐事削）。

世祖位下皇二子裕亲王福全（康熙六年正月封，四十二年卒，谥曰宪）。皇四子荣亲王（早薨，未命名，追赠年月失考）。皇五子恭亲王常宁（康熙十年正月封，四十二年卒）。皇七子纯亲王隆禧（康熙十三年正月封，十八年卒，谥曰靖）。

圣祖位下皇长子直郡王允禔（康熙三十七年三月封，四十七年十一月坐事削，雍正十二年卒，赠贝子）。皇二子理亲王允礽（原封皇太子，坐事废斥，雍正二年卒，追封亲王，谥曰密）。皇三子诚亲王允祉（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封，雍正八年五月坐事削，十年卒，赠郡王，谥曰隐）。皇四子雍亲王（康熙四十八年十月封，是为世宗）。皇五子恒亲王允祺（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封，雍正

十年卒,谥曰温)。皇七子淳亲王允祐(雍正元年四月封,八年卒,谥曰度)。皇八子廉亲王允禩(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封,雍正三年十二月坐事削)。皇十子敦郡王允䄉(康熙四十八年十月封,雍正二年四月坐事削,乾隆六年卒,赠贝子)。皇十二子履亲王允裪(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封,乾隆二十八年卒,谥曰懿)。皇十三子怡亲王允祥(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封,雍正八年卒,谥曰贤。世袭)。皇十四子恂郡王允禵(乾隆十三年正月封,二十年卒,谥曰勤)。皇十五子愉郡王允禑(雍正八年二月封,九年卒,谥曰恪)。皇十七子果亲王允礼(雍正六年二月封,乾隆三年卒,谥曰毅)。皇二十一子慎郡王允禧(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封,乾隆二十三年卒,谥曰靖)。皇二十四子諴亲王允秘(雍正十一年正月封,乾隆三十八年卒,谥曰恪)。

圣祖皇孙宁郡王弘晈(按弘晈为怡贤亲王三子,雍正八年八月封,乾隆二十九年卒,谥曰良)。泰郡王弘春(按弘春为恂勤郡王长子,雍正十二年二月封,八月降贝子)。

世宗位下皇四子宝亲王(雍正十一年二月封,是为高宗)。皇五子和亲王弘画(雍正十一年正月封,乾隆三十五年卒,谥曰恭)。

世宗皇孙和亲王永璧(按永璧为和恭亲王子,原封辅国公,乾隆三十五年十月晋封,三十七年卒,谥曰勤)。

高宗位下皇长子定亲王永璜(乾隆十五年三月追封,谥曰安)。皇三子循郡王永璋(乾隆二十五年七月追封)。皇四子履亲王永珹(按:永珹出嗣履懿亲王后,原袭郡王,乾隆四十二年卒,谥曰端,嘉庆四年三月追晋亲王)。皇五子荣亲王永琪(乾隆三十年十一月封,三十一年卒,谥曰纯)。皇六子质亲王永瑢(乾隆五十四年十月封,五十五年卒,谥曰庄)。皇七子哲亲王永琮(嘉庆四年三月追封,谥曰悼愍)。皇八子仪亲王永璇(嘉庆四年正月封,道光十二年卒,谥曰慎)。皇十一子成亲王永瑆(乾隆五十四年十月封,道光三年卒,谥曰哲)。皇十五子嘉亲王(乾隆五十四年十月封,是为仁宗)。皇十七子庆亲王永璘(嘉庆二十五年三月封,寻卒,谥曰僖)。

高宗皇孙定亲王绵恩(按绵恩为定安亲王二子,原袭郡王,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晋封,道光二年卒,谥曰恭)。荣郡王绵亿(按绵亿为荣纯亲王子,原袭贝勒,嘉庆四年正月晋封,二十年卒,谥曰恪)。

高宗皇曾孙定亲王奕绍(按奕绍为定恭亲王子,原袭贝勒,道光二年六月晋封,十六年卒,谥曰端)。庆郡王奕彩(按奕彩为仪慎亲王孙,出嗣庆良郡王绵慜后,应袭贝勒,道光十六年九月晋封,二十年十月坐事削)。庆亲王奕(按:奕劻为庆僖亲王三子绵性之子,出嗣伯父绵悌后,初封贝子,光绪二十年正月晋封。世袭)。

高宗皇玄孙定亲王载铨(按:载铨为定端亲王子,原袭郡王,咸丰四年卒,追晋亲王,谥曰敏)。

仁宗位下皇长子穆郡王绵□(嘉庆二十五年八月追封)。皇二子智亲王(嘉庆十八年九月封,是为宣宗)。皇三子惇亲王绵恺(嘉庆二十五年七月封,道光十八年卒,谥曰恪)。皇四子瑞亲王绵忻(嘉庆二十四年正月封,道光八年卒,谥曰怀)。皇五子惠亲王绵愉(道光十九年正月封,同治三年卒,谥曰端)。

宣宗位下皇二子顺郡王奕纲(道光三十年正月追封,谥曰和)。皇三子慧郡王奕继(道光三十年正月追封,谥曰质)。皇五子惇亲王奕誴(按:奕誴出嗣惇恪亲王后,原袭郡王,咸丰十年正月晋封,光绪十五年卒,谥曰勤)。皇六子恭亲王奕䜣(道光三十年正月封,光绪二十四年卒,谥曰忠。世袭)。皇七子醇亲王奕譞(同治十一年九月封,光绪十六年卒,谥曰贤。世袭)。皇八子锺郡王奕詥(道光三十年正月封,同治七年卒,谥曰端)。皇九子孚郡王奕譓(道光三十年正月封,光绪三年卒,谥曰敬)。

宣宗皇孙端郡王载漪(按载漪为惇勤亲王子,出嗣瑞怀亲王为孙,原袭贝勒,光绪二十年正月晋封,二十六年坐事削)。

文宗位下皇二子悯郡王(早薨,未命名,咸丰十一年十二月追封)。

其封赠亲郡王而无封号者:

景祖位下皇二子郡王额尔衮(顺治十年五月追封,谥曰慧哲)。皇三子亲王界堪(顺治十年五月追封,谥曰宣献)。

显祖位下皇三子亲王舒尔哈齐(顺治十年五月追封,谥曰庄)。皇四子郡王雅尔哈齐(顺治十年五月追封,谥曰通达)。

太祖位下皇孙亲王劳亲(顺治六年十月封,八年坐事削)。

太祖皇曾孙郡王精济(按精济为礼烈亲王五子祜塞之子,顺治三年六月封,六年卒,谥曰怀愍)。郡王塔尔纳(按塔尔纳为端重定亲王二子,顺治十四年正月封,三月卒,谥敏思,十六年十月追削爵谥)。

圣祖位下皇二十三子郡王允祁(乾隆四十九年由贝勒加郡王品级,五十年卒,谥曰诚)。

世宗位下皇长子亲王弘晖(雍正十三年十一月追封,谥曰端)。皇子亲王福惠(雍正十三年十一月追封,谥曰怀)。

宣宗位下皇长子郡王奕纬(道光三十年正月追封,谥曰隐志)。

三公三孤

公孤之设,肇自成周,汉晋以来,建置靡定,唐以后则有官无职,专以加大臣之位高望重者。

按本朝大臣加太师者:遏恪僖必隆(康熙七年)、鳌辅政拜。(同上)

赠太师者:佟忠列养正(雍正元年)、佟襄勤图赖(同上)、图文襄海(同上)、顾文端八代(雍正十三年)、福文端敏(乾隆六十年由太傅赠)、奉文勤宽(嘉庆二年)、杜文正受田(咸丰二年)。

加太傅者：范文肃文程（顺治十一年）、洪文襄承畴（顺治十三年）、金文通之俊（顺治十七年）、年巡抚遐龄（雍正二年）、鄂文端尔泰（乾隆十年）、福文端敏（同上）、曹文正振镛（道光八年）、长文襄龄（道光十一年）、阮文达元（道光二十六年）、潘文恭世恩（道光二十八年）、杜文端堮（咸丰三年）。

赠太傅者：谢清义升（顺治二年）、田毅勇雄（康熙二年由少傅赠）、佟忠勇国纲（雍正元年）、佟端纯国维（同上）、王文恭顼龄（雍正三年）、张文端英（雍正十年）、朱文端轼（乾隆元年）、马文穆齐（乾隆四年由太保赠）、徐文定元梦（乾隆六年）、刘文正统勋（乾隆三十八年）、钱文端陈群（乾隆三十九年）、蔡文勤世远（乾隆六十年）、蔡文恭新（嘉庆四年）、朱文正珪（嘉庆十一年）、董文恭诰（嘉庆二十三年由太保赠）、万文恪承风（道光十二年）、桂文端良（同治元年）、曾文正国藩（同治十一年）、文文忠祥（光绪二年）、左文襄宗棠（光绪十一年）、曾忠襄国荃（光绪十六年）、李文忠鸿章（光绪二十七年）、刘忠诚坤一（光绪二十八年）、荣文忠禄（光绪二十九年）、孙文正家鼐（宣统元年）。

加太保者：党相国崇雅（顺治十二年）、冯文敏铨（顺治十三年）、隆尚书科多（雍正元年）、马文穆齐（同上）、年总督羹尧（同上）、张文和廷玉（乾隆四年）、傅文忠恒（乾隆十三年）、董文恭诰（嘉庆十七年）、庆文恪桂（同上）、宝文庄兴（道光二十八年。按：宣统三年十月大学士世续、徐世昌均授太保，此以国家多难，特授此职以辅弼圣躬，与寻常加衔者不同，谨志于此）。

赠太保者：王文安铎（顺治九年由少保赠）、希文简福（顺治九年）、孟忠毅乔芳（顺治十一年由少保赠）、黄忠恪梧（康熙十六年）、史文靖贻直（乾隆二十八年）、梁文庄诗正（同上）、来文端保（乾隆二十九年）、兆文襄惠（同上）、尹文端继善（乾隆三十六年）、舒文襄赫德（乾隆四十二年）、阿文成桂（嘉庆二年）、玉文恭麟（道光十八年）、文文敬孚（道光二十一年）、王文恪鼎（道光二十二年）、恩文肃桂（道光二十八年）、文文端庆（咸丰六年）、裕文端诚（咸丰八年）、翁文端心存（同治元年）、祁文端寯藻（同治五年）、官文恭文（同治十年）、倭文端仁（同上）、瑞文端常（同治十一年）、瑞文庄麟（同治十三年）、贾文端桢（同上）、灵文恭桂（光绪十一年）、宝文靖鋆（光绪十七年）、张文达之万（光绪二十三年）、王文勤文韶（光绪三十四年）、张文襄之洞（宣统元年）、鹿文端传霖（宣统二年）。

加少师者：车文端克（顺治十四年）、额文恪色赫（顺治十六年）、卫文清周祚（顺治十七年）、胡相国世安（顺治十八年）。

赠少师者：吴顺恪六奇（康熙四年由少傅赠）、巴敏壮哈纳（康熙八年由少傅赠）、张襄壮勇（康熙二十三年由少傅赠）。

加少傅者：田毅勇雄（顺治十二年）、巴敏壮哈纳（同上）、宁文毅完我（顺治十三年）、刘勤僖昌（同上）、刘相国正宗（顺治十四年）、巴大臣哈（同上）、成相国克巩（顺治十六年）、吴顺恪六奇（康熙三年）、吴额驸应熊（康熙七年）、张襄壮勇（康熙十五年）、王文靖熙（康熙四十年）。

赠少傅者：石忠勇廷柱（顺治十八年由少保赠）、杨敏壮捷（康熙二十九年由少保赠。或作太傅，误）、许提督贞（康熙三十四年）、徐文穆本（乾隆十二年）。

加少保者：王文安铎（顺治八年）、陈相国名夏（同上）、刘尚书馀祐（同上）、孟忠毅乔芳（顺治十年）、郎尚书球（顺治十一年）、陈相国之遴（顺治十二年）、额勤良尔克戴青（顺治十四年）、石忠勇廷柱（同上）、李忠襄率泰（同上）、傅相国以渐（顺治十五年）、蒋文端赫德（顺治十六年）、孙文定廷铨（同上）、爱敬康星阿（康熙元年）、杨敏壮捷（康熙十七年）、傅温悫尔丹（雍正七年）、岳襄勤锺琪（同上）、黄文襄廷桂（乾隆二十三年。或作太保，误）。

赠少保者：宋文康权（顺治九年）、房安恪可望（顺治十年）、刘明靖武元（顺治十一年）、高文端尔俨（顺治十二年）、王文通永吉（顺治十六年）、梁敏壮化凤（康熙十年）、黄忠襄芳世（康熙十七年）、阿文清兰泰（康熙四十年）、张文端鹏翮（雍正三年）、杨清端宗仁（同上）、嵇文敏曾筠（乾隆三年。按《桥西杂记》所载间有错误，此已参考他书加以校正。惟所录尚有黄文僖机赠太傅，李文勤霨加少保，皆国史本传所无，未知所据何书，姑志此以待考定）。

状元宰相

本朝状元官大学士者：

顺治丙戌山东聊城傅以渐（武英殿）、丁亥江苏武进吕宫（弘文院）、己亥江苏昆山徐元文（文华殿）。

乾隆丁巳江苏金坛于敏中（文华殿）、己未广东番禺庄有恭（协办）、戊辰浙江会稽梁国治（东阁）、辛巳陕西韩城王杰（东阁）、戊戌江西大庾戴衢亨（体仁阁）、癸丑江苏吴县潘世恩（武英殿）。

道光丁未直隶南皮张之万（东阁）。

咸丰丙辰江苏常熟翁同龢（协办）、己未安徽寿州孙家鼐（武英殿）。

同治壬戌江苏嘉定徐郙（协办）、甲戌江苏元和陆润庠（东阁）。

（按：由鼎甲传胪官至一品者，除上列元宰诸人外，顺治壬辰科：满洲榜状元麻勒吉，两江总督。康熙丁未科：探花董讷，左都御史。庚戌科：探花徐乾学，刑部尚书。癸丑科：状元韩菼，礼部尚书；榜眼王鸿绪，户部尚书。丙辰科：榜眼胡会恩，刑部尚书；探花翁叔元，刑部尚书。壬戌科：状元蔡升元；礼部尚书；榜眼吴涵，左都御史。乙丑科：榜眼陈元龙，大学士。癸巳科：榜眼任兰枝，礼部尚书；探花魏廷珍，工部尚书。雍正甲辰科：状元陈德华，礼部尚书；榜眼王安国，吏部尚书；传胪汪由敦，协办大学士。丁未科：状元彭启丰，兵部尚书。庚戌科：探花梁诗正，大学士；传胪蒋溥，大学士。乾隆丙辰科：状元金德瑛，左都御史；探花秦蕙田，刑部尚

书;传胪蔡新,大学士。乙丑科:探花王际华,户部尚书。庚辰科:状元毕沅,湖广总督;传胪曹文埴,户部尚书。辛巳科:榜眼胡高望,左都御史。癸未科:榜眼沈初,户部尚书;传胪董诰,大学士。戊戌科:传胪邵自昌,左都御史。甲辰科:状元茹棻,兵部尚书。丁未科:状元史致光,左都御史;探花董教增,闽浙总督。己酉科:状元胡长龄,礼部尚书;榜眼汪廷珍,协办大学士。庚戌科:探花王宗诚,兵部尚书。嘉庆丙辰科:榜眼汪守和,礼部尚书。己未科:状元姚文田,礼部尚书;探花王引之,工部尚书。壬戌科:榜眼李宗昉,礼部尚书;探花朱士彦,吏部尚书。乙丑科:探花何凌汉,户部尚书。己巳科:榜眼廖鸿荃,工部尚书。甲戌科:榜眼祝庆蕃,礼部尚书;庚辰科:榜眼许乃普,吏部尚书。道光癸未科:榜眼王广荫,工部尚书;传胪杜受田,协办大学士。丙戌科:榜眼贾桢,大学士;传胪麟魁,协办大学士。壬辰科:榜眼朱凤标,大学士;探花季芝昌,闽浙总督。戊戌科:传胪灵桂,大学士。辛丑科:探花胡家玉,左都御史。丁未科:探花庞锺璐,刑部尚书。咸丰壬子科:探花潘祖荫,工部尚书。丙辰科:榜眼孙毓汶,兵部尚书。同治癸亥科:探花张之洞,大学士。乙丑科:状元崇绮,户部尚书。光绪癸未科:榜眼寿耆,理藩部尚书。并记于此,以志科名盛事。)

汉大学士人数

直隶十六人:涿州冯铨(弘文院)、静海高尔俨(弘文院)、大名成克巩(秘书院)、高阳李霨(保和殿)、柏乡魏裔介(保和殿)、宝坻杜立德、(保和殿)、宛平王熙(保和殿)、真定梁清标(保和殿)、大兴朱珪(体仁阁)、献县纪昀(协办)、宛平沈桂芬(协办)、高阳李鸿藻(协办)、南皮张之万(东阁)、南皮张之洞(体仁阁)、定兴鹿传霖(东阁)、天津徐世昌(体仁阁)。

江苏二十六人:溧阳陈名夏(弘文院)、武进吕宫(弘文院)、吴江金之俊(秘书院)、高邮王永吉(国史院)、长洲宋德宜(文华殿)、昆山徐元文、(文华殿)、丹徒张玉书(文华殿)、太仓王掞(文渊阁)、华亭王顼龄(武英殿)、常熟蒋廷锡(文华殿)、无锡嵇曾筠(文华殿)、溧阳史贻直(文渊阁)、武进刘於义(协办)、常熟蒋溥(东阁)、武进刘纶(文渊阁)、金坛于敏中(文华殿)、武进程景伊(文渊阁)、无锡嵇璜(文渊阁)、无锡邹炳泰(协办)、山阳汪廷珍(协办)、仪征阮元(体仁阁)、吴县潘世恩(武英殿)、长洲彭蕴章(武英殿)、常熟翁心存(体仁阁)、常熟翁同龢(协办)、嘉定徐郙(协办)、元和陆润庠(东阁)。

安徽五人:桐城张英(文华殿)、桐城张廷玉(保和殿)、歙县曹振镛(武英殿)、合肥李鸿章(文华殿)、寿州孙家鼐(武英殿)。

江西五人:高安朱轼(文华殿)、南昌彭元瑞(协办)、大庾戴衢亨(体仁阁)、大庾戴均元(文渊阁)、德化李鸿宾(协办)。

浙江十六人:海宁陈之遴(弘文院)、钱塘黄机(文华殿)、海宁陈元龙(文渊阁)、钱塘徐本(东阁)、海宁陈世倌(文渊阁)、钱塘汪由敦(协办)、钱塘梁诗正(东阁)、会稽梁国治(东阁)、仁和孙士毅(文渊阁)、富阳董诰(文华殿)、钱塘费淳(体仁阁)、钱塘章煦(文渊阁)、钱塘吴璥(协办)、萧山汤金钊(协办)、萧山朱凤标(体仁阁)、仁和王文韶(武英殿)。

福建三人:南安洪承畴(武英殿)、安溪李光地(文渊阁)、漳浦蔡新(文华殿)。

湖北五人:孝感熊赐履(东阁)、江夏吴正治(武英殿)、大冶余国柱(武英殿)、汉阳叶名琛(体仁阁)、襄阳单懋谦(体仁阁)。

湖南六人:茶陵彭维新(协办)、祁阳陈大受(协办)、长沙刘权之(体仁阁)、湘乡曾国藩(武英殿)、湘阴左宗棠(东阁)、善化瞿鸿禨(协办)。

河南三人:商邱宋权(国史院)、永城李天馥(武英殿)、商城周祖培(体仁阁)。

山东十五人:德州谢升(秘书院)、安邱刘正宗(文华殿)、掖县张端(国史院)、聊城傅以渐(武英殿)、益都孙廷铨(秘书院)、益都冯溥(文华殿)、武定李之芳(文华殿)、泰安赵国麟(文华殿)、诸城刘统勋(东阁)、诸城刘墉(体仁阁)、济宁孙玉庭(体仁阁)、德州卢荫溥(体仁阁)、潍县陈官俊(协办)、滨州杜受田(协办)、黄县贾桢(武英殿)。

山西八人:曲沃李建泰(弘文院)、曲沃卫周祚(国史院)、沁州吴琠(保和殿)、泽州陈廷敬(文渊阁)、阳城田从典(文华殿)、兴县孙嘉淦(协办)、寿阳祁寯藻(体仁阁)、大同李殿林(协办)。

陕西四人:宝鸡党崇雅(国史院)、韩城王杰(东阁)、蒲城王鼎(东阁)、朝邑阎敬铭(东阁)。

四川二人:井研胡世安(秘书院)、遂宁张鹏翮(武英殿)、华阳卓秉恬(武英殿)。

广东三人:番禺庄有恭(协办)、花县骆秉章(协办)、南海戴鸿慈(协办)。

广西一人:临桂陈宏谋(东阁)。

按汉人官大学士者共一百十九人,其出身大都为翰林授职之员,惟魏文毅裔介则为散馆之给事中,张文端鹏翮、阎文介敬铭,则均为散馆之主事,朱文端轼、鹿文端传霖,则均为散馆之知县。而洪文襄承畴、费文恪淳,则均为刑部主事,彭文敬蕴章则为工部主事,王文勤文韶则为户部主事,杜文端立德则为中书科中书,孙文靖士毅、章文简煦,则均为内阁中书(按,孙文靖于云南巡抚罢后曾赏编修)。谢清义升、宋文康权、王文通永吉、孙文定廷铨、吴文端琠、田文端从典、赵相国国麟,则均为知县。卫文清周祚、李文襄之芳、余相国国柱,则均为推官。然皆起家进士(内李相国建泰、金文通之俊、党相国崇雅,始居何职未详)。至由举人出身者,仅左文襄宗棠一人云。

大将军

本朝开国之初,凡兴大师,辄授王公大臣为大将

军，以任征伐。自乾隆以来，此职始不轻授。殆以雍正一朝，如年羹尧、马尔赛辈，或功成骄恣，或贻误戎机，朝廷鉴于用人之难，故不得不慎其选欤。今按曾任大将军者：

崇德三年八月，睿亲王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贝勒岳托为扬威大将军（分道伐明）。七年十月，贝勒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伐明，克兖州、顺德、河间三府而还）。

顺治元年四月，睿亲王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入关定鼎）。十月，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讨流贼李自成）。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征江南）。二年七月，贝勒勒克德浑为平南大将军（往江南代豫王讨贼一只虎等）。十一月，内大臣何洛会为定西大将军（讨流贼张献忠）。三年正月，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征四川）。二月，贝勒博洛为征南大将军（征闽浙）。五月，豫亲王多铎为扬威大将军（征喀尔喀）。八月，恭顺王孔有德为平南大将军（征湖广、两广）。五年三月，都统谭泰为征南大将军（讨江西叛镇金声桓）。闰四月，贝子屯齐为平西大将军（讨陕西叛回）。九月，郑亲王济尔哈朗为定远大将军（讨湖广贼李锦、马进忠）。十二月，英亲王阿济格为平西大将军（戍大同）。六年正月，敬谨郡王尼堪为定西大将军（讨大同叛镇姜瓖）。四月，端重亲王博洛为定西大将军（讨汾州贼）。七月，袭礼亲王（后改封巽亲王）。满达海为征西大将军（征朔州宁武）。十月，谦郡王瓦克达为征西大将军（代满达海剿抚山西余贼）。九年七月，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征湖南、贵州，十一月薨于军）。十年正月，贝勒屯齐为定远大将军（代尼堪）。七月，安郡王岳乐为宣威大将军（戍归化城）。十二月，都统陈泰为定南靖寇大将军（镇湖南）。十一年十二月，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讨郑成功）。十二年八月，都统阿尔津为宁南靖寇大将军（代陈泰驻防荆州）。十二月，都统伊尔德为宁海大将军（剿浙江舟山贼）。十四年四月，都统宗室罗托为宁南靖寇大将军（代阿尔津驻防荆州）。十二月，平西王吴三桂为平西大将军（由四川征贵州）。十五年正月，信郡王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征云南）。十六年八月，都统刘之源为镇海大将军（驻镇江）。

康熙十二年十二月，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征吴三桂）。十三年六月，贝勒尚善为安远靖寇大将军（赴岳州，十七年八月卒于军）。康亲王杰书为奉命大将军（讨耿精忠）。贝勒洞鄂为定西大将军（赴四川）。九月，简亲王喇布为扬威大将军（赴江宁）。安亲王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赴江西）。十四年正月，平南王尚之孝为平南大将军（征潮州叛将刘进忠）。三月，信郡王鄂札为抚远大将军（征察哈尔）。十五年二月，大学士图海为抚远大将军（征陕西）。十七年八月，贝勒察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代尚善镇岳州）。九月，平南王尚之信为奋武大将军（由永兴进定广西）。十八年十一月，贝子彰泰为定远平寇大将军（代岳乐由湖南征贵州）。十九年九月，都统赖塔为征南大将军（由广西南宁进定云贵）。二十九年七月，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裕王出古北口，恭王出喜峰口，会征噶尔丹）。三十四年十一月，领侍卫内大臣费扬古为抚远大将军（征噶尔丹）。三十五年五月，领侍卫内大臣马思喀为平北大将军（追剿噶尔丹）。五十七年十月，皇十四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征西藏）。六十一年十一月，辅国公延信署抚远大将军（代允禵）。

雍正元年十月，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征青海）。七年三月，领侍卫内大臣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川陕总督岳锺琪为宁远大将军（傅出北路，岳出西路，会征准噶尔）。九年七月，大学士马尔赛为抚远大将军（往归化城办理喀尔喀防守事宜）。十一月，康亲王崇安署抚远大将军（代马尔赛）。顺承亲王锡保为靖边大将军（代傅尔丹）。十年七月，署陕西总督查郎阿署宁远大将军（代岳锺琪）。十一年七月，平郡王福彭为定边大将军（征噶尔丹策零）。十三年十一月，领侍卫内大臣一等公庆复为定边大将军（代福彭）。

乾隆五十七年三月，协办大学士、两广总督福康安为大将军（征廓尔喀。原授将军，征文则加大字）。

咸丰三年九月，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办理京师团防）。

其有以将军出征而不称大者：

顺治四年十一月，礼部侍郎陈泰为靖南将军（征福建）。五年四月，都统刘之源、都统佟图赖，俱为定南将军（驻防宝庆）。都统李国翰为定西将军（驻防汉中）。九年九月，护军统领阿尔津为定南将军（征广东未定州县，十月改安西将军，镇汉中。十二月又改定南将军，征湖南辰、常逆贼）。十一月，都统卓罗为靖南将军（征广东未定州县）。十年五月，副都统喀喀木为靖南将军（代卓罗）。十一年五月，都统杨麒祥为平南将军（驻防杭州）。六月，都统珠玛喇为靖南将军（代喀喀木）。十二年五月，都统石廷柱为镇海将军（驻防京口）。十二月，都统赵国祚为平南将军（驻防杭州）。十四年十二月，都统卓布泰为征南将军（由广西进取贵州）。十五年十二月，都统明安达哩为安南将军（驻防贵州）。十六年七月，内大臣达素为安南将军（赴江宁征郑成功）。十七年七月，都统罗托为安南将军（代达素）。八月，领侍卫内大臣爱星阿为定西将军（征李定国）。十八年□月，前两广总督王国光为镇海将军（驻防潮州）。十月，都统济席哈为靖东将军（征山东土贼于七）。

康熙二年八月，都统穆里玛为靖西将军，都统图海为定西将军（会剿郧、襄流贼）。九月，都统噶褚哈为镇西将军（镇西安）。三年七月，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为靖海将军（征台湾）。十二年十二月，都统叶赫为安西将军（征四川）。十三年正月，都统尼雅翰为安南将军（镇安庆）。都统锡卜臣为镇西将军（镇西安）。三月，内大臣华善为安南将军（防守镇江）。内大臣希尔根为定南将军（赴江西讨逆藩耿精忠）。四月，都统拉哈达为扬威将军（驻防兖州，六月调赴杭州）。领侍卫内大臣阿密达为扬威将军（驻守江宁）。都统赍塔为平寇将军

(赴浙江剿御耿逆)。副都统根特为平寇将军(赴广东会剿孙延龄,八月卒于军)。六月,护军统领察哈泰为镇东将军(代拉哈达)。贝子傅喇塔为宁海将军(征浙江台州)。八月,尚书哈尔哈齐为平寇将军(代根特)。九月,内大臣坤巴图鲁为振武将军(驻防汝宁)。十四年二月,副都统鄂泰为建威将军(驻太原,防守汾州)。前锋统领穆占为安西将军(征秦州平凉)。三月,西安将军佛尼埒为振武将军(援汉中)。都统毕力克图为平逆将军(驻大同)。甘肃提督张勇为靖逆将军(讨王辅臣)。四月,内大臣佟国纲为安北将军(镇宣化)。五月,贝勒察尼为靖寇将军(援谷城)。副都统乌丹为建威将军(镇太原)。七月,都统噶尔汉为镇安将军(驻守河南)。十月,吏部侍郎舒恕为镇南将军(援广东)。十五年二月,都统毕力克图再为平逆将军(镇宁夏)。四月,内大臣华善为平寇将军(统辖江南满蒙诸兵)。九月,都统穆占为征南将军(征湖南)。十六年二月,都统鄂纳为讨逆将军(赴岳州)。三月,署副都统莽依图为镇南将军(由江西进征广东,十九年八月卒于军)。六月,侍郎舒恕为安南将军(驻守南安)。七月,广西巡抚傅弘烈为抚蛮灭寇将军(定广西)。十七年三月,内大臣华善为定南将军(驻守茶陵)。八月,贝子彰泰为抚远将军(驻守岳州)。十八年十二月,湖广总督蔡毓荣为绥远将军(总统绿旗兵,由辰沅进征云贵)。十九年八月,都统贝勒为镇南将军(代莽依图)。十一月,署西安将军佛尼埒为建威将军(会剿永宁贼匪)。二十年三月,都统吉哈礼为宣威将军(会剿建昌贼匪)。二十七年六月,都统瓦岱为振武将军(征湖广叛兵夏逢龙)。三十年正月,都统瓦岱为定北将军(驻张家口)。三十二年正月,领侍卫内大臣郎坦为昭武将军(驻甘州)。五月,领侍卫内大臣费扬古为安北将军(驻归化城)。三十六年正月,领侍卫内大臣马斯喀为昭武将军(驻守宁夏)。五十六年三月,吏部尚书富宁安为靖边将军、领侍卫内大臣傅尔丹为振武将军(富由巴尔库尔,傅由阿尔台,会剿准噶尔)。□月,都统祁里德为征西将军(会剿准噶尔)。五十九年正月,都统延信为平逆将军(征西藏)。二月,护军统领噶尔弼为定西将军(自拉里会征西藏)。

雍正二年正月,四川提督岳锺琪为奋威将军(与年羹尧会征青海)。四年六月,都统巴赛为振武将军(赴阿尔台军营)。十年五月,侍郎武格为扬武将军(统辖巴尔库尔满兵)。十三年五月,贵州提督哈元生为扬威将军(剿古州苗匪)。

乾隆十九年十二月,领侍卫内大臣班第为定北将军,陕甘总督永常为定西将军(班出北路,永出西路,会征准噶尔)。二十年九月,都统衔参赞大臣策楞为定西将军(剿捕阿睦尔撒纳,旋以参赞大臣扎拉丰阿代之,十一月策楞复任)。二十一年十一月,定边右副将军达尔党阿为定西将军(代策楞)。二十二年正月,喀尔喀亲王成衮扎布为定边将军(办理巴里坤军务)。十二月,户部尚书兆惠为定边将军(征逆回霍集占)。二十三年二月,兵部尚书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征回部)。七月,工部尚书纳穆扎尔为靖逆将军(代雅尔哈善)。三十七年十一月,大学士温福为定边将军(征金川)。三十八年八月,礼部尚书阿桂为定西将军(征金川)。

道光六年七月,大学士长龄为扬威将军(征逆回张格尔)。二十一年正月,领侍卫内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办理广东军务)。九月,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奕经为扬威将军(办理浙江军务)。二十七年八月,陕甘总督布彦泰为定西将军(办理喀什噶尔军务)。

经 略

顺治十年五月,洪承畴以大学士经略湖广、两广、云贵军务。

康熙十三年二月,莫洛以大学士经略陕西军务。

雍正十年七月,鄂尔泰以大学士经略陕甘军务。十三年十月,张广泗以湖广总督经略苗疆军务。

乾隆十三年四月,讷亲以大学士经略金川军务,九月,傅恒以大学士代讷亲经略金川军务。三十四年正月,傅恒以大学士经略云南、缅甸军务。

嘉庆四年正月,勒保以四川总督经略川陕楚三省军务,七月,明亮以都统代勒保经略三省军务,八月,额勒登保以都统(寻擢领侍卫内大臣)。代明亮经略三省军务。

提督加将军封号

康熙一朝,于直省提督之战绩茂著或治军有方者,往往特授将军封号,以示优异。如陕西提督王进宝(十五年八月加奋威将军。按十四年三月,甘肃提督张勇曾加靖逆将军,此为讨伐王辅臣时所授职衔,非封号也。已见前将军条内)、福建提督杨捷(十七年□月加昭武将军)、宁夏提督赵良栋(十八年十月加勇略将军)、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二十二年九月,加靖海将军。按施琅先于康熙三年以靖海将军征台湾,至是复加为封号)、甘肃提督孙思克(三十一年十一月加振武将军)、湖广提督徐治都(三十三年六月加镇平将军)、贵州提督李芳述(四十五年四月加镇远将军)、福建水师提督吴英(四十六年五月加威略将军)、陕西提督潘育龙(四十八年八月加镇绥将军),皆一时异数云。(按通礼,凡提督加将军封号者,遇朝祭大典,与将军、总督列第一班,其寻常提督则仅列第二班巡抚、副都统之次云。)

提镇改授督抚

由提镇改任封疆者(举实任者,其暂署者不录):

顺治二年七月,土国宝以江南总兵授江宁巡抚。五年四月,李国英以四川成都镇总兵授四川巡抚(后擢四川总督)。九年七月,祖泽润以江南提督授湖广、四川总督。

康熙十九年正月,赵良栋以宁夏提督授云贵总督。四十五年五月,梁鼐以福建提督授闽浙总督。四十五

年十二月，赵弘灿以广东提督授两广总督（后擢兵部尚书）。四十八年七月，音泰（音一作殷）以甘肃提督授川陕总督。五十二年四月，额梭特以湖广提督授湖广总督。五十三年十二月，杨琳以福建提督授广东巡抚（后擢两广总督）。五十五年九月，李树德以山东登州镇总兵授山东巡抚（后擢福州将军）。

雍正三年七月，岳锺琪以四川提督授川陕总督。四年十月，马会伯以甘肃提督授四川巡抚（后擢兵部尚书）。五年二月，韩良辅以广西提督授广西巡抚。六年八月，刘世明以署湖广提督、陕西兴汉镇总兵授甘肃巡抚（后擢福建总督）。七年三月，郝玉麟以云南提督授广东总督（后官至吏部尚书）。

乾隆九年二月，黄廷桂以四川提督授四川总督（后官至大学士）。四十三年二月，桂林以四川提督授两广总督。

嘉庆二年九月，鄂辉以湖广提督授云贵总督。九年十二月，长龄以古北口提督授安徽巡抚（后官至大学士）。

道光四年八月，武隆阿以直隶提督授江西巡抚（后调山东）。八年正月，杨遇春以固原提督授陕甘总督。

同治三年五月，杨岳斌以福建提督授陕甘总督。

光绪十年九月，刘铭传以开缺直隶提督授福建巡抚。十一年五月，张曜以广东提督授广西巡抚（后调山东）。

（按：由提督擢宰辅及尚书者：雍正三年七月，高其位以江南提督授大学士。六年十月，路振杨以固原提督授兵部尚书。乾隆十三年十一月，瑚宝以固原提督授兵部尚书。附记于此。）

卷　二

封爵考

（举立爵者及由袭爵晋封者，止载封爵年月，其因事削黜不复详注。爵有升降，则于最高及所终之等互载之。）

本朝异姓封王者：吴三桂（顺治元年五月，平西，康熙元年晋封亲王）、孔有德（顺治六年五月，定南）、耿仲明（顺治六年五月，靖南）、尚可喜（顺治六年五月，平南，康熙十四年正月晋封亲王）、孙可望（顺治十四年十二月，义）。

赠王者：扬古利（崇德二年正月由超品公赠）、黄芳度（一等海澄公黄梧子，康熙十五年三月由袭爵赠）、傅恒（嘉庆元年五月由一等忠勇公追赠）、福康安（嘉庆元年五月由嘉勇忠锐贝子赠）。

封超品公者：扬古利（天聪八年五月，后赠王。崇德中子塔瞻降袭一等公，英诚）。

封一等公者：图赖（顺治三年五月，雄勇）、谭泰（顺治八年闰二月）、遏必隆（二等公图尔格弟，顺治九年正月由袭爵晋封。康熙六年七月复于原封一等公外加封）、衮布（三等公和硕图孙，顺治九年正月由袭爵晋封。康熙中从子增寿仍袭三等）、额尔克戴青（三等子恩格德尔子，顺治九年七月由袭爵晋封，后降二等）、索尼（康熙六年闰四月于原封一等伯外加封）、黄梧（康熙六年五月，海澄）、鳌拜（康熙六年七月于原封二等公外加封，超武）、噶布喇（康熙十三年十二月，承恩）、佟国维（康熙二十八年七月，承恩）、费扬古（三等伯鄂硕子，康熙三十六年七月由袭爵以军功晋封。后其子陈泰降袭一等侯，昭武）、白启（雍正元年二月，承恩）、年遐龄、年羹尧（均雍正二年三月）、五格（雍正十三年十月，承恩）、凌柱（雍正十三年十一月，承恩）、讷亲（二等公图尔格从孙，雍正十三年十二月由袭爵晋封）、富文（乾隆十三年五月，承恩）、傅恒（乾隆十四年正月，忠勇，后追封郡王）、班第（乾隆二十年五月，诚勇）、萨喇尔（乾隆二十年五月，超勇。寻削，后封二等伯）、策楞（乾隆二十一年二月，旋撤）、兆惠（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武毅谋勇）、明瑞（一等承恩公富文子，乾隆二十四年三月由袭爵以军功加号毅勇，三十三年正月加号诚嘉）、阿里衮（二等果毅公图尔格从孙，乾隆二十四年三月由袭爵以军功晋封）、丰伸额（一等果毅公阿里衮子，乾隆四十一年正月由袭爵以军功加号继勇）、阿桂（乾隆四十一年正月，诚谋英勇）、福康安（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嘉勇。五十八年五月加号忠锐。六十年十月晋封贝子，后赠郡王）、孙士毅（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谋勇。寻削，后封三等男，赠公）、海兰察（乾隆五十七年九月，超勇）、勒保（嘉庆三年八月。寻削，后封一等伯，赠侯）、和珅（嘉庆三年八月，忠襄）、长龄（道光十七年十一月，威勇）、德懋（同治元年三月，承恩）。

赠一等公者：费英东（顺治十六年正月由三等子追封三等公，乾隆四十三年追晋，信勇）、佟图赖（康熙十六年八月由三等子赠，承恩）、西哈（康熙三十六年）、图海（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由三等公追晋，忠达）、佟养正（雍正元年四月，承恩）、额布根、额参、魏武（均雍正元年二月，承恩）、费扬古（雍正元年三月，承恩）、赉塔（雍正五年十月由赠一等男追晋，褒绩）、透讷、巴图鲁布克查（均雍正十三年十月，承恩）、额宜腾、吴禄（均雍正十三年十一月，承恩）、音德（二等公图尔格弟子，乾隆元年由袭爵赠）、李荣保（乾隆二年十二月，承恩）、哈什屯、米思翰（均乾隆十三年五月，承恩）、讷尔布（乾隆十五年八月，承恩）、和琳（嘉庆元年九月由一等宣勇伯赠）、恭保（嘉庆六年四月，承恩）、庆祥（赠三等义烈公纳穆扎尔孙，道光六年九月由袭爵赠）。

封二等公者：英俄尔岱（一作英古尔代，顺治四年六月）、鳌拜（顺治九年二月，后于原封外加封一等公）、额尔克戴青（顺治十一年由一等公降）、罗璧（一等伯程尼叔父，顺治十二年七月以世职兼袭爵并封）。

赠二等公者：图尔格（顺治九年正月由三等公赠，果毅）。

封三等公者：和硕图（三等子何和哩子，天聪二年由袭爵以军功晋封，勇勤）、武纳格（一作吴讷黑，天聪

八年五月)、图尔格(崇德八年十月,后追晋二等)、阿山(顺治二年三月,后降一等子)、宗室拜音图(顺治三年五月)、图海(康熙十五年八月,后追晋一等)、岳锺琪(雍正二年三月封,十年削,乾隆十四年三月复封,威信)、玛木特(乾隆二十年五月,信勇)、花沙布、盛住(均嘉庆四年四月,承恩)、额勒登保(嘉庆十年八月,威勇)、德楞泰(嘉庆十四年正月,继勇)、恭阿拉(嘉庆十七年十二月,承恩)、广科、照祥(均咸丰十一年十二月,承恩)、崇绮(同治十三年六月,承恩)、桂祥(光绪十四年十月,承恩)。

赠三等公者:何和哩(天聪中由三等子赠)、多尼库鲁格(崇德七年由一等子赠,建烈)、陈福(康熙十四年十二月由三等男赠。一作赠三等子者,误。子世琳袭三等子)、恩格德尔(雍正七年正月由三等子赠,奉义。乾隆九年其裔孙降袭一等侯)、纳穆扎尔(乾隆二十四年四月由一等伯赠,义烈)、清泰(乾隆六十年十二月,承恩)、和尔经额(嘉庆元年二月,承恩)、嗣兴武士宜(均嘉庆四年四月,承恩)、爱星阿、常安(均嘉庆四年五月,承恩)、布彦达赍(道光元年九月,承恩)、富泰(道光三十年十一月,承恩)、兴德、昆山、花良阿(均咸丰□年□月,承恩)、颐龄(咸丰□年□月,承恩)、明山、祺昌、策普坦、福克精阿、穆扬阿、吉朗阿、景瑞、惠徵(均同治元年八月,承恩)。

封公不言等者:额亦都(崇德元年由一等子赠)、沈志祥(崇德四年十月,续顺)、郑成功(顺治十年五月,海澄)、白文选(康熙元年十一月,承恩)、孙徵灏(义王孙可望子,康熙十一年七月降袭,慕义)、郑克塽(郑成功子,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仍授公衔)、孙士毅(嘉庆元年七月由三等男赠,孙均袭封伯)。

封一等侯者:伊尔德(顺治十四年九月。雍正初其裔孙降袭二等伯,宣义)、张勇(康熙十五年八月,靖逆)、田象坤(二等侯田雄弟子,康熙二十五年七月由袭爵以军功晋封)、朱之琏(雍正二年十二月,延恩)、富宁安(雍正五年正月)、讷苏肯(乾隆十五年八月,承恩)、富德(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成勇靖远)、福长安(嘉庆三年八月)、杨芳(道光十三年九月,果勇。后降二等)、杨遇春(道光十五年五月,昭勇)、恩德(咸丰□年□月,承恩)、曾国藩(同治三年六月,毅勇)、袁世凯(宣统三年十二月。未受封)。

赠一等侯者:马得功(康熙四年由三等侯赠,顺勤)、明安(雍正七年二月由二等伯赠,恭诚)、勒保(嘉庆二十四年八月由一等威勤伯赠)、李鸿章(光绪二十七年九月由一等肃毅伯赠)。

封二等侯者:田雄(顺治十八年三月,顺义)、杨芳(道光十四年十二月由一等降,果勇)、左宗棠(光绪四年二月,恪靖)。

封三等侯者:武拜(一作吴拜,顺治八年正月。寻削,后封一等子)、李国翰(三等男李继学子,顺治十年闰六月由袭爵以军功晋封。雍正七年其裔孙降袭三等伯,懋烈)、马得功(顺治十八年三月。后赠一等)、施琅(康熙二十二年九月,靖海)、和隆武(赠一等伯和起子,乾隆四十一年正月由袭一等子以军功晋封,果勇)、明亮(嘉庆二十四年十一月,襄勇)。

赠三等侯者:巴世泰(顺治九年四月由一等伯赠)。

封侯不言等者:唐通(顺治元年十一月,定西。后改一等子)、吴惟华(顺治二年五月,恭顺)、郑芝龙(顺治十年五月,同安)、谭宏(顺治十六年四月,慕义)、谭诣(顺治十六年四月,向化)、郑鸣骏(康熙二年八月,遵义)、林兴珠(康熙十七年闰三月,建义)。

封一等伯者:冷僧机(顺治七年)、索尼(顺治九年正月,翊烈。后于原封外加封一等公)、巴世泰(三等子图鲁锡子,顺治九年正月由袭爵晋封。后赠三等侯)、莽古尔代(顺治九年正月)、伊理布(三等伯阿济格尼堪子,顺治九年正月由袭爵晋封)、穆赫林(一等子冷格里孙。同上)、程尼(三等子劳萨子。同上)、班肫(一等子布尔哈都子。同上)、巴颜(一作霸彦。三等子李永芳子。同上,昭信)、石廷柱(顺治九年正月,后降三等)、车尔布(一等子叶臣子,顺治十四年九月由袭爵以军功晋封。后降三等)、鄂尔泰(雍正十年二月。后降三等男,复封至三等伯)、傅良(二等伯马齐子,乾隆十三年七月以世职兼袭爵并封)、纳穆扎尔(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勤襄。后赠三等公)、柴大纪(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义勇)、和琳(乾隆六十年十月,宣勇。后赠一等公)、勒保(嘉庆七年十二月,威勤。后赠一等侯)、官文(同治三年六月,果威)、曾国荃(同治三年六月,威毅)、李鸿章(同治三年六月,肃毅。后赠一等侯)。

赠一等伯者:傅清(乾隆十五年十一月。子明仁袭一等子)、拉布敦(乾隆十五年十一月。子根敦袭一等子)、和起(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子和隆武袭一等子)、温福(乾隆三十八年六月。旋撤)、赵良栋(乾隆四十七年由一等子追晋)、伊勒图(乾隆五十年七月)。

封二等伯者:伊尔登(顺治九年正月)、明安(顺治九年正月,后追晋一等侯)、都赖(一作都雷,顺治九年正月)、纳海(二等子哈山子,顺治十二年十一月以世职兼袭爵并封)、郑缵绪(康熙二年八月。寻改封慕恩伯)、卓罗(赠三等男巴都里子,康熙二年十二月由袭爵以军功晋封,昭毅)、马齐(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敦惠)、永庆(二等伯卓罗裔孙,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由降袭三等伯以军功晋封)、萨喇尔(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超勇)。

封三等伯者:阿济格尼堪(顺治七年正月,襄宁)、马思文(一等子马光远弟子,顺治九年正月由袭爵晋封)、六十(二等子佟养性子,顺治九年正月由袭爵晋封)、噶尔玛僧额(二等子索诺穆子,顺治九年正月由袭爵晋封)、阿喇密(一等子准塔弟,顺治九年正月由袭爵晋封)、线国安(顺治十一年九月)、鄂硕(顺治十四年二月)、石廷柱(顺治十四年八月由一等降)、周全斌(康熙三年四月。寻改封承恩伯)、车尔布(康熙三年闰六月由一等降,威靖)、王之鼎(二等子王世选子,康熙九年二月由袭爵以军功晋封,诚武)、公图(一作龚图,一等

子爱音塔穆子，康熙三十六年七月由袭爵以军功晋封）、鄂尔泰（乾隆二年十二月，襄勤）、张廷玉（乾隆二年十二月，勤宣）、黄廷桂（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忠勤）、鄂尔奇达（乾隆二十七年五月，敬勤）、景安（嘉庆二年二月）。

赠三等伯者：觉罗莫洛浑（赠一等子顾纳岱子，康熙二年二月由袭爵赠）、巴都里（康熙初由赠三等男追晋）、阿喇纳（一等子哈岱孙，雍正二年二月由袭爵赠，诚毅）、许世亨（乾隆五十四年四月由一等子赠，壮烈）、李长庚（嘉庆十三年正月，壮烈）。

封伯不言等者：郑鸿逵（顺治十年五月，奉化）、陈豹（康熙二年二月，慕化）、郑缵绪（康熙二年十月，慕恩）、陈辉（康熙三年正月，慕仁）、周全斌（康熙三年五月，承恩）、黄廷（康熙三年六月，慕义）、马承荫（康熙十八年八月）、刘国轩、冯锡范（均康熙二十三年十二月）、王得禄（道光二十二年三月由二等子赠）。

封一等子者（按，国初无子男名称。曰总兵，曰昂邦章京，曰精奇尼哈番者，乾隆元年均定为子爵；曰副将，曰梅勒章京，曰阿思哈尼哈番者，乾隆元年均定为男爵。今于原封诸人，悉据《皇朝文献通考·封建考》内改定名称列入，谨记于此）：额亦都（天命中，后赠公）、多尼库鲁格（天命中。后赠三等公）、冷格里（一作楞额里，天聪元年）、马光远（天聪八年）、达尔汉、郭尔图车臣、布尔哈都（均崇德元年）、叶臣（崇德二年）、俄尔克奇代青（崇德七年）、许定国（顺治二年）、阿山（顺治三年正月由已削三等公封）、德参济旺（顺治四年三月）、左梦庚、董学礼、唐通（均顺治五年八月）、苏拜（顺治八年正月。寻削，后封一等男）、罗什（顺治八年正月）、噶尔玛苏索诺木（顺治八年闰二月）、沃赫（一作倭黑，三等子费英东孙，顺治九年正月由袭爵晋封。后晋袭三等公）、赖达库（赠三等男安达理子，顺治九年正月由袭爵晋封）、拜山（赠三等子霸奇兰尔子。同上）、多尔济（三等子色棱布笃马子。同上）、绰尔济（三等男多尔济弟。同上）、祖永烈（三等子祖可法子。同上）、阿尔津、多尔机达尔汉诺颜、塔什盖护鲁格、色楞车臣、祖泽洪、范文程、祖泽润、张存仁（均顺治九年正月）、古尔布什（一作顾尔布锡。顺治九年十一月）、陈泰（顺治十二年六月）、敦拜（顺治十三年闰五月）、爱音塔穆（赠一等男穆克谭子。顺治十三年闰五月由袭爵以军功晋封）、苏明（顺治十三年）、哈岱（赠三等子巴赖都尔莽鼐子。顺治十四年九月由袭爵以军功晋封）、武拜（顺治十六年三月）、马尔赛（二等男谭拜子。顺治十七年七月由袭爵以军功晋封）、博通鄂（三等子珠玛喇子，康熙元年三月以世职兼袭爵并封）、胡有升（康熙三年十月）、阿南达（一等男图霸子，康熙五年六月以世职兼袭爵并封）、觉罗席特库（赠三等男拜三孙、二等子顾纳岱弟子，康熙八年十月由兼袭两爵并封）、巴泰（康熙九年十一月）、和善（三等男诺木奇从孙，康熙十年五月以世职兼袭爵并封）、班达尔沙（一等男博思希从弟，康熙十八年三月以世职兼袭爵并封）、阿里浑（二等子叟格都兰孙，康熙二十五年二月由袭爵以军功晋封）、马锡泰（一等男逊塔子，康熙二十五年六月由袭爵以军功晋封）、赵良栋（康熙三十四年四月。后追晋一等伯）、年羹尧（雍正二年三月于一等公外加封）、多尔机（三等子班惕思希布子，雍正三年四月由袭爵以军功晋封）、佟镕（二等子佟养性曾孙，雍正七年五月以世职兼袭爵并封）、夏冕（二等子夏璞孙，乾隆元年由降袭三等子兼世职晋封）、丰伸额（乾隆四十年正月于所袭一等公外加封）、许世亨（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后赠三等伯）、徐广缙（道光二十九年四月）、李臣典（同治三年六月）、鲍超（同治三年十月）。

赠一等子者：绰和诺（天聪五年）、代音布（天聪八年）、准塔（顺治五年六月由三等子赠）、觉罗顾纳岱（顺治七年五月由二等子赠）、王进宝（乾隆四十七年由三等子追晋）、佛住（赠三等子三泰子，嘉庆二年正月由袭爵赠）。

封二等子者：佟养性（天命六年）、索诺穆（天命中）、喀克都哩（天聪三年）、巴赛卓尔齐泰（顺治二年七月）、叟格都兰（顺治三年五月）、觉罗顾纳岱（顺治四年。后赠一等）、刘良佐（顺治五年八月）、鄂罗塞臣（顺治六年）、觉罗塞勒、王世选（均顺治七年三月）、阿郁实（三等子巴拜子。顺治七年三月由袭爵晋封）、夏璞（三等子夏成德子。同上）、博尔惠（顺治八年正月）、哈山都尔玛（一作杜鲁麻占）、达运、光泰、明安达理（均顺治九年正月）、多尔吉（三等子毕喇希子，顺治九年正月由袭爵晋封）、锦布（赠一等男翁阿代弟子。顺治十年三月由袭爵晋封）、尼堪（顺治十年五月）、苏克萨哈（顺治十三年八月）、沙里代（一作沙尔代。三等男沙济弟，顺治十五年五月以世职兼袭爵并封）、硕色纳（康熙四年八月）、王用予（三等子王进宝子，康熙二十□年以世职兼袭爵并封）、固宁阿（赠三等子劳萨五世孙，乾隆十三年五月由袭爵晋封）、王得禄（嘉庆十四年九月。后赠伯）、马济胜（道光十三年十二月）、刘鬴（三等轻车都尉赠骑都尉兼一云骑尉又加赠一等轻车都尉刘松山子，光绪□年以袭职并封）。

赠二等子者：博波图（顺治中）。

封三等子者：康果礼（天命前）、费英东（天命四年。后追晋一等公）、何和哩（天命中。后追晋三等公）、扈尔汉巴拜、李永芳（均天命中）、恩格德尔（天聪九年。后追晋三等公）、噶尔玛叶尔登、色棱布笃马、毕喇希（均崇德元年）、吴巴海（崇德二年）、夏成德（顺治元年二月）、多尔济（顺治二年二月）、齐墨克图（三等公武纳格子。顺治二年由降袭一等男兼世职并封）、刘泽清（顺治二年九月）、准塔（顺治三年四月。后赠一等）、固鲁格（顺治四年七月）、李本深（顺治五年八月）、何洛会（顺治六年）、祖可法（顺治七年三月）、张天禄（顺治八年五月）、任珍（顺治八年）、佟图赖（顺治九年正月。后赠一等公）、觉善马喇希、张大猷、曹恭诚、吴应熊（均顺治九年正月）、固鲁（三等男图尔奇业尔登子，顺治九年正月由袭爵晋封）、克什图（一等男恩格图兄子。同

上)、孙有光(三等男孙得功子。同上)、希福(顺治九年四月)、刘之源(顺治九年十一月)、全节(顺治十一年九月)、丹代(一等男阿哈尼堪子,顺治十二年三月以世职兼袭爵并封)、珠玛喇(顺治十三年闰五月)、隆古(一等男绰尔门子,顺治十三年闰五月由袭爵以军功晋封)、吕应学(二等男吕国宝子。顺治十四年八月由袭爵晋封)、班惕思希布(一等男色棱子,顺治十四年九月由袭爵以军功晋封)、傅夸禅(康熙四年二月)、绰尔济(康熙六年正月)、王辅臣(康熙十三年二月)、王进宝(康熙十九年十二月。后追晋一等)、托克塔哈尔(一等男图美子,康熙三十六年七月由袭爵以军功晋封)、布纳海(赠一等男路什子。同上)、明宝(一等男硕詹曾孙,雍正二年十二月由袭爵以军功晋封)、额森特(乾隆四十六年六月)、那彦成(嘉庆十八年十二月)、绪光(二等轻车都尉加赠一等轻车都尉瑞昌子,同治□年以袭爵并封)。

赠三等子者:图鲁锡(天聪八年十一月由三等男赠)、霸奇兰尔(天聪十年二月由一等男赠)、劳萨(崇德七年八月由二等男赠)、巴赖都尔莽鼐(崇德八年八月由一等男赠)、白尔赫图(康熙十年三月由一等男赠)、三泰(乾隆二十四年四月)、王文雄(嘉庆五年八月)。

封一等男者:黑东格(天命中)、博尔晋(天聪元年)、霸奇兰尔(天聪九年。后赠三等子)、巴赖都尔莽鼐(崇德元年。后赠三等子)、绰尔门、集雅汉瞻、色棱、李尚友(均崇德元年)、巴特玛(顺治四年二月)、刘忠、张天福、刘进忠(均顺治五年八月)、恩格图(顺治七年三月)、博思希(三等男达尔汉和硕奇孙,顺治七年三月由袭爵晋封)、桑格(二等男席特库子。同上)、金维廷(赠二等男金玉和子。同上)、哈什屯(顺治九年正月。后追赠一等公)、觉罗瓦尔玛、多诺、阿禄哈、阿哈尼堪、雅赖、珠玛喇、硕詹、王国光、鄂莫格图、席特库、拉什哈布绰拜、邓长春、李思忠、张仲第、金砺、杨正泰(均顺治九年正月)、诺孟达赖(三等男巴尔巴图里尔子,顺治九年正月由袭爵晋封)、庄机达(三等男高赫德弟。同上)、格巴库(三等男布尔杭俄子。同上)、诺木奇(赠三等男奇格特魏徵孙。同上)、和尔浑(三等男布当子。同上)、贾柱(三等男介桑贯尔呼齐尔子。同上)、图霸(二等男吴巴什叔父。同上)、图美(二等男俄尔介图叔父。同上)、巴尔赛(二等男甘笃弟。同上)、佟一鹏(三等男佟镇国子。同上)、俄齐尔(三等男昂洪子。同上。后降二等)、索尔和(三等男德尔格勒子。同上。后降二等)、色尔格(顺治九年正月。后降三等,终二等)、根图(二等男雍舜子,顺治九年十一月以世职兼袭爵并封)、绰世禧(顺治十一年正月)、额黑里(顺治十二年八月。后降三等)、班际盛(赠二等男班秩福子,顺治十四年由袭爵晋封)、李率泰(顺治十四年五月)、吴喇禅、根特(均顺治十四年九月)、孟尚志、周文盛、石玺、刘武、王月、张承召、杨惺先、程万里(均顺治十五年十月)、陶岱(二等男努山子,顺治十六年二月以世职兼袭爵并封)、苏拜(顺治十六年三月)、果尔沁(顺治十七年)、希尔根、张化奇(均顺治中)、穆里玛(康熙二年)、白尔赫图(康熙三年二月。后追晋三等子)、逊塔(康熙三年二月)、阿哈泰(康熙四年三月)、佗泮(二等男巴朗弟。康熙二十五年二月由袭爵以军功晋封)、巴汉(康熙二十五年七月)、舒恕(二等男巴山子,康熙二十五年七月由袭爵以军功晋封)、喇布介(二等男霸兰子。同上)、班岱(二等男俄莫克图子。同上)、巴锡(二等男索尔和从孙,康熙三十一年三月以世职兼袭爵并封)、扎什(三等男额参侯亨从曾孙,康熙三十五年八月以世职兼袭爵并封)、龚额(二等男阿慕古朗从子,康熙三十六年七月由袭爵以军功晋封)、达尔占(一等男庄机达子,康熙五十二年十二月由降袭三等男以军功晋封)、年羹尧(雍正二年十一月于一等公兼一等子外加封)、奎林(乾隆四十一年正月于所袭一等公外加封)、叶名琛(道光二十九年四月)、萧孚泗(同治三年六月)、双全(骑都尉赠一等轻车都尉兼一云骑尉多隆阿子,同治三年以袭职并封)、刘铭传(同治七年七月)、张荫清(三等轻车都尉赠骑都尉兼一云骑尉又加赠三等轻车都尉张国梁子,同治□年以袭职并封)、刘锦棠(光绪二十年正月)。

赠一等男者:慕克谭(天聪八年五月由三等男赠)、翁阿代(三等男达珠瑚子,崇德六年由袭爵赠)、徐勇(顺治十一年十一月由二等男赠)、拜赛(顺治十八年由二等男赠)、路什(康熙二十五年四月由二等男赠)、色靖寇(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由二等男赠)、赍塔(康熙二十五年五月。后晋赠一等公)、孙思克(康熙三十九年八月)、望吉尔(赠二等男衮出克古英六世孙,乾隆二十四年由袭爵赠)、扎拉丰阿(乾隆三十三年三月)、书麟(嘉庆六年三月)、桂斌(赠二等男惠龄子,道光六年九月由袭爵赠)、刘坤一(光绪二十八年九月)、荣禄(光绪二十九年三月)。

封二等男者:徐元勋、吕国宝(均崇德元年)、萨穆什喀(崇德三年)、劳萨(崇德四年。后赠三等子)、席特库(三等男舒赛孙,顺治三年四月由袭爵以军功晋封)、张国柱(顺治五年八月)、谭拜、星讷、吴什巴、甘笃(均顺治七年三月)、褚禄(三等男俄奇尔桑子,顺治七年三月由袭爵晋封)、俄尔介图(三等男鄂本兑从孙。同上)、陈奇谟(三等男陈邦选孙,同上)、绰尔吉(三等男昂昆杜棱子。同上。后降三等)、阿拉密(三等男纳穆泰子。同上。后降三等)、武赖(一作吴赖)、努山、韩机、孙达哩、雍舜、霸兰、蓝拜、阿玉玺、阿赖、阿慕古朗、刘泽洪、张所养、吴国正(均顺治九年正月)、瑚沙、谭布(均顺治九年正月。后均降三等)、徐勇(顺治九年十月。后赠一等)、索尔和(顺治九年由一等降)、俄齐尔(顺治十一年正月。由一等降)、费扬古、巴山、噶达洪(均顺治十年三月)、俄莫克图(顺治十一年八月)、马雄(顺治十一年九月)、巴朗(顺治十三年闰五月)、拜赛(顺治十三年八月。后赠一等)、曹仁先(三等男曹绍宗子,顺治十四年八月由袭爵晋封)、徐大贵(顺治十四年九月)、色靖寇(三等男绰尔奇子,顺治十七年五月由袭爵晋封。后赠一等)、路什(顺治十七年七月。后赠一等)、特锦(顺治十七年八月)、胡宏先(顺治十七年十

月)、觉罗勒德浑、兆布泰、喀凯、萨弼图、荆古尔达(均顺治中)、色尔格(康熙三年四月)、梁鼎(三等男梁化凤子,康熙十二年四月由袭爵以军功晋封)、额色(康熙十七年四月)、吴云龙(三等男吴士俊孙,康熙二十五年由袭爵以军功晋封)、觉罗塞克森(康熙三十二年十一月)、黑色(三等男巴本从子,康熙三十六年七月由袭爵以军功晋封)、英素(三等男额黑里子。同上)、毛奇塔(三等男布延从子。同上)、逊札齐(赠三等男扩尔坤子,雍正元年由世职兼袭爵并封)、成德(三等男昂昆杜棱四世孙,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以世职兼袭爵并封)、普尔普(乾隆四十一年正月)、赛冲阿(嘉庆十九年二月)、霍顺武(二等轻车都尉赠骑都尉兼一云骑尉和春子,咸丰十年以袭爵并封)、杨玉科(光绪元年以世职兼袭职并封)、黄万鹏(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以世职兼袭爵并封)、余虎恩(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以世职兼袭职晋封)、冯国璋(宣统三年十月)。

赠二等男者:金玉和(顺治二年二月)、衮楚克古英(顺治八年正月由三等男赠)、班秩福(顺治十四年八月由三等男赠)、李国英(康熙七年六月)、察珲(康熙十三年由三等男赠)、达礼善(康熙二十五年由三等男赠)、毕理格图(康熙二十五年四月由三等男赠)、爱音查(赠三等男胡申布鲁子,康熙二十五年四月由袭赠)、巴拜(三等男吴尔哲子,康熙二十五年七月由袭爵赠)、宜廷辅(赠二等男宜永贵孙,康熙二十五年七月由袭爵赠)、穆克登布(嘉庆八年三月)、惠龄(嘉庆九年六月)。

封三等男者:巴尔巴图里尔、德尔格勒、昂洪(一作昂洪达尔汉和硕奇)、布尔杭俄、图尔奇业布尔登、达珠瑚(一作达诸护)、介桑贾尔呼齐尔、佟镇国、李继学(均天命中)、穆克谭(天命中。后赠一等)、雅布禅(天命六年)、石天柱(天命七年)、鄂本兑(一作俄本代。天聪四年)、石国柱(天聪六年)、图鲁锡(天聪八年。后赠三等子)、昂昆杜棱、布当、舒赛、孙得功(均天聪八年)、纳穆泰(天聪九年)、曹绍中、姜民望、陈邦选(均崇德元年)、阿什达尔汉(崇德二年)、达尔汉和硕奇(崇德三年)、诺木奇(崇德七年)、高赫德、俄奇尔桑(均顺治二年二月)、衮楚克古英(顺治三年四月。后赠二等)、阿桑、孟一茂、胡琏、许天宠(均顺治四年二月)、刚林(顺治五年)、布延(一作布颜他不能。顺治五年七月)、刘麟图、赵之龙、郑嘉栋、李朝云、许得功、韩文(均顺治五年八月)、喀喀木(顺治七年三月)、卢崇峻(顺治八年)、觉罗科尔昆、绰尔吉、阿喇密、济席哈、绰尔奇、吴尔哲、雅尔纳、艾图、绰克图、苏鲁迈、舒赫、伊拜(一作宜拜)、巴本新泰、科尔科、苏班岱、额对、拆尔门、邬布格德、苏朗、额参侯亨、博尔合兑、马光辉、代都、金声遥、线应琦、吴士俊、鲍敬、王元忠、孟乔芳(均顺治九年正月)、班秩福(顺治九年十月。后赠二等)、毕理格图(顺治十三年闰五月。后赠二等)、雅喇、满韬(均顺治十三年闰五月)、郑国(顺治十五年十月)、达礼善(顺治十七年。后赠二等)、吴学礼(顺治十七年七月)、额黑里(顺治十七年十月由一等降)、夏景梅(顺治十七年十月)、阿什岱(顺治十七年十二月)、宗室布祜、觉罗朗图(均顺治十八年)、梁化凤(顺治十八年七月)、郭义、蔡禄(均顺治十八年九月)、萨赛、额尔格图、齐尔格申、真柱恳、舒里浑、赖达哈、色楞、马光先、全建勋、路有良(均顺治中)、瑚沙、谭布(均顺治中由二等降)、费雅思哈(康熙元年)、杨学皋(康熙元年十一月)、觉罗诺尔逊(康熙二年三月)、察珲(二等轻车都尉喀兰图子,康熙十二年由袭职并封。后赠二等)、方格(康熙十四年八月)、陈福(康熙十四年八月。后赠三等公)、孙思克(康熙十六年四月。后削,复追赠一等)、多尔吉(康熙十六年十二月)、达都虎(康熙十九年八月)、伊三(康熙二十五年三月)、杜喀(康熙三十六年七月)、高其倬(雍正八年九月)、阿兰泰(骑都尉克什图子,乾隆二十年六月由袭职以军功晋封)、玉保(乾隆二十一年二月)、舒明(乾隆二十一年三月)、孙士毅(嘉庆元年四月。后赠公)、鄂辉(嘉庆元年十二月)、扎克塔尔(嘉庆八年闰二月)、邱良功(嘉庆十四年九月)、百龄(嘉庆二十年九月)、西凌阿(咸丰五年四月)、黄翼升(同治七年以世职并封)、胡子勋(骑都尉赠一等轻车都尉胡林翼子,同治八年十二月以袭职并封)、李光久(骑都尉赠二等轻车都尉兼一云骑尉李续宾子,同治□年以袭职并封)、程建勋(骑都尉兼一云骑尉赠三等轻车都尉程学启子,同治□年以袭职并封)、胡秀挺(一等轻车都尉赠骑都尉彭毓橘子。同治□年以袭职并封)、岑春荣(一等轻车都尉兼一云骑尉岑毓英子,光绪十□年以袭职并封)、张端本(一等轻车都尉兼一云骑尉张曜子,光绪二十三年以袭职并封)。

赠三等男者:觉罗拜三(天聪八年五月)、巴都里(天聪八年十一月。后晋赠三等伯)、孟应春(崇德二年八月)、奇格特魏徵(崇德三年)、罗理(崇德七年八月)、安达理(崇理八年九月)、宜尔格德、喀尔塔喇、俄格绰特巴(均顺治十二年六月)、充固(顺治十七年七月)、胡申布鲁(顺治十八年正月)、阿哈旦(康熙二年)、阿纳海(康熙三年六月)、宜永贵(康熙十年十一月)、罗布西(康熙十五年)、噶尔都(康熙十七年)、诺罗布、扩尔坤(均康熙二十五年)、巴雅尔(康熙三十年九月)、杰士(康熙中)、定寿(雍正九年)、素图(雍正九年)、宋庆(光绪二十八年正月)。

按乾隆五十年以前封爵诸人,备载《皇朝文献通考·封建考》内,惟原书于叛逆削爵者例皆删除,其名不复记录,然亦有见于国史大臣传中,因事罢斥而未经载入者,又如武拜曾封侯,而止载二等伯,苏拜曾封子,而止载一等男之类,亦与《东华录》所载及武拜等本传不符,兹并一一订补考定录入。又按封赠各爵,雍正八年二月于封公者皆锡以嘉名,乾隆十四年六月于封侯伯者亦加以美号。凡诸名号篇中均已分别注明,其有未注者,则原封后经削黜,或其子孙已降改子男矣,并记于此。

冠服异数

本朝冠服制度,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入八分公,

均戴红宝石帽顶。又亲王补服绣五爪金龙四团,前后正龙、两肩行龙;郡王则绣五爪行龙四团。康熙以来,凡大臣中之著有大勋者,亦特加赏赐,以示优异。

按赐四团龙补服者:孙思克(康熙三十五年)、施世骠(康熙六十年)、隆科多、年羹尧(均雍正二年)、高其位(雍正二年)、李卫(乾隆二年)。

赐红宝石顶者:孙士毅(乾隆五十三年)。

赐红宝石顶及四团龙补服者:傅恒(乾隆十四年)、班第、萨喇尔(均乾隆二十年)、策楞(乾隆二十一年)、兆惠(乾隆二十三年)、黄廷桂(乾隆二十三年)、明瑞(乾隆三十三年)、阿桂(乾隆四十年及四十一年)、福康安、海兰察(均乾隆五十二年)、长龄(道光八年)。

又定例,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及固伦额驸准戴三眼花翎。乾隆以来,大臣中亦有特赏者,然勋戚如傅文忠,当时尚不敢戴用,是以受赐者尤稀。按二百年来膺是赏者,惟傅恒(乾隆三十四年)、福康安(乾隆六十年)、和琳(嘉庆元年)、长龄(道光八年)、禧恩(道光十二年)、李鸿章(光绪二十年)、徐桐(光绪二十五年)等七人。

配享太庙

本朝亲郡王配享太庙者:武功郡王礼敦、慧哲郡王额尔衮、宣献郡王界堪、通达郡王雅尔噶齐、礼烈亲王代善、睿忠亲王多尔衮、郑献亲王济尔哈朗、豫通亲王多铎、肃武亲王豪格、克勤郡王岳托、怡贤亲王允祥、超勇襄亲王策凌、科尔沁博多勒噶台忠亲王僧格林沁、恭忠亲王奕䜣(按恭王位次在超勇亲王之上,此依时代书之),凡十四人。

大臣中配享者:超等英诚公赠王爵扬武勋古利、一等大臣赠一等信勇公费直义英东、一等大臣赠公爵额宏毅亦都、内大臣二等果毅公图忠义尔格、正黄旗满洲都统一等雄勇公图昭勋赖、太子太傅中和殿大学士追封一等忠达公追赠太师图文襄海、太傅、保和殿大学士、三等襄勤伯鄂文端尔泰、太保、保和殿大学士、三等勤宣伯张文和廷玉、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一等武毅谋勇公,赠太保兆文襄惠,太保、保和殿大学士、一等忠勇公、追赠郡王傅文忠恒,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一等诚谋英勇公赠太保阿文成桂,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闽浙总督、忠锐嘉勇贝子、赠郡王福文襄康安,凡十二人(按太子太保、四川总督、一等宣勇伯、赠一等公和琳,先于嘉庆元年十一月配享,至四年正月撤出)。

入祀贤良祠

京师贤良祠之设,始于雍正八年。其应入祀之员,特命阁部公同详议,至十年十月开单奏定,合以明谕所指者,共得四十余人。嗣是续祀诸臣,则皆于恩旨饰终时随时颁示矣(然亦有追加者)。兹将祠祀人员自国初以迄近今备记职名于左:

赐号巴克什赠大学士达文成海(天聪六年卒),少保、川陕总督、三等男、赠太保孟忠毅乔芳(顺治十一年卒),定西将军、镶蓝旗汉军都统、三等侯、赠太子太保李敏壮国翰(十五年卒),少师、保和殿大学士额文恪色赫(十八年卒),太子太保、内大臣、一等男哈恪僖什屯(康熙二年卒,乾隆二年入祀,后追封一等公。凡卒于雍正十年十月以前未经汇请入祀后复加入者,今皆注明。又入祀后加赠及追封者,别注于下),少保、领侍卫内大臣、袭一等公爱敬康星阿(三年卒),少傅、国史院大学士宁文毅完我(四年卒),太傅、秘书院大学士、一等子范文肃文程(五年卒),太子太保、四川总督、赠二等男李勤襄国英(六年卒),户部尚书、袭一等男米敏果思翰(十三年卒,乾隆元年入祀。后追封一等公),正红旗蒙古副都统褚襄壮库(十四年卒),刑部尚书姚端恪文然(十七年卒),镇南将军、护军统领莽依图(十九年卒,襄壮。凡先未得谥,因入祀后特予追谥者,其谥号别注于下),太子太保、抚蛮灭寇将军、广西巡抚、赠太子太师傅忠毅弘烈(十九年卒,乾隆五十七年入祀),太子太傅、中和殿大学士、三等公、赠太师、一等公图文襄海(二十年卒),西安将军佛尼埒(二十一年卒,恭靖),两江总督、赠太子太保于清端成龙(二十三年卒),少傅、靖逆将军、甘肃提督、一等侯、赠少师张襄壮勇(同上),正白旗满洲都统、追封一等公赍襄毅塔(同上),奋威将军、陕西提督、三等子、赠太子太保王忠勇进宝(二十四年卒。后追晋一等子),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学士魏裔介(二十五年卒,文毅),刑部尚书魏敏果象枢(二十六年卒),工部尚书汤斌(同上,文正),河道总督、赠太子太保、工部尚书靳文襄辅(三十一年卒),镶蓝旗满洲都统、一等男根襄壮特(三十二年卒),两江总督、赠太子太保傅清端腊塔(三十三年卒),文华殿大学士李文襄之芳(同上),太子少保、福建提督、靖海侯、赠太子少傅施襄壮琅(三十五年卒),勇略将军、云贵总督、一等子赵忠襄良栋(三十六年卒。后追封一等伯),武英殿大学士、赠少保阿文清兰泰(三十八年卒),太子少保、振武将军、甘肃提督、赠太子太保、一等男孙襄武思克(三十九年卒),河道总督于襄勤成龙(同上),领侍卫内大臣、一等公费襄壮扬古(四十年卒),少傅、保和殿大学士王文靖熙(四十二年卒),刑部侍郎、赠礼部尚书励文恪杜讷(同上。后加赠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伊文端桑阿(同上。乾隆十二年入祀),保和殿大学士吴文端琠(四十四年卒),文华殿大学士、赠太子太傅张文端英(四十七年卒。后加赠太傅),礼部尚书、赠太傅顾文端八代(同上。后加赠太师),太子太保、领侍卫内大臣、袭一等公富善(同上。恭懿),文华殿大学士、赠太子太傅张文贞玉书(五十年卒),吏部尚书徐潮(五十四年卒,文敬),文渊阁大学士、赠太子太傅李文贞光地(五十七年卒),福建巡抚、赠礼部尚书陈清端瑸(同上),正蓝旗汉军都统冯国相(同上。桓僖),吏部尚书、赠太子太傅玛尔汉(同上。恭勤),户部尚书、赠太子太保赵恭毅申乔(五十九年卒),巴里坤副将军、镶红旗蒙古都统、袭一等子、赠三等伯阿僖恪喇纳(雍正二年

卒)，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赠少保张文端鹏翮(三年卒)，太子太傅、湖广总督、赠少保杨清端宗仁(同上)，太子少傅、文渊阁大学士高文恪其位(五年卒，十二年入祀)，领侍卫内大臣、袭二等公音悫敬德(五年卒)，太子太师、文华殿大学士田文端从典(六年卒，十二年入祀)，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富文恭宁安(六年卒)，太子太傅、河道总督齐勤恪苏勒(七年卒)，和硕怡贤亲王允祥(八年卒。按以上各员均于雍正十年入祀，其追加者已分别注明)，礼部侍郎、赠礼部尚书蔡文勤世远(十一年卒，乾隆四年入祀。后加赠太傅)，礼部尚书衔领国子监事、赠太子太傅杨文定名时(乾隆元年。凡以下不书卒者，皆于所卒之年入祀)，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赠太傅朱文端轼(同上)，太子少傅、直隶总督李敏达卫(三年卒，五年入祀)，太保、保和殿大学士、二等敦惠伯、赠太傅马文穆齐(四年卒，十二年入祀)，江苏巡抚徐士林(六年。按入祀诸臣未得谥者，仅徐公一人)，太子少保、尚书衔礼部侍郎、赠太傅徐文定元梦(同上)，太傅、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按凡直枢廷者眷遇最优，故兼著其职，若已退则不书)，三等襄勤伯鄂文端尔泰(十年。二十年撤祀)，太子太傅、东阁大学士、赠少傅徐文穆本(十二年卒，五十一年入祀)，太子太保、直隶总督、赠太子太傅那悫勤苏图(十四年)，和硕超勇襄亲王策凌(十五年)，左都御史、赠一等伯拉壮果布敦(同上)，驻藏都统、赠一等伯傅襄烈清(同上)，太子太保、两广总督陈文肃大受(十六年)，福建巡抚潘敏惠思榘(十七年)，江南河道总督、赠内大臣高文定斌(二十年卒，五十一年入祀)，太傅、武英殿大学士福文端敏(二十一年。后加赠太师)，宁夏将军、赠一等伯和武烈起(同上)，太子太保、闽浙总督喀庄恪尔吉善(二十二年)，两广总督、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鹤文勤年(同上)，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赠太子太师汪文端由敦(二十三年)，少保、武英殿大学士、陕甘总督、三等忠勤伯黄文襄廷桂(二十四年)，太子少保、东阁大学士、赠太子太保蒋文恪溥(二十六年)，户部尚书、赠太子太保李勤恪元亮(同上)，太子太傅、文渊阁大学士、赠太保史文靖贻直(二十八年)，四川总督、赠尚书衔鄂勤肃弼(同上)，太子太傅、东阁大学士、赠太保梁文庄诗正(同上)，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赠太保来文端保(二十九年)，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一等武毅谋勇公、赠太保兆文襄惠(同上)，太子太保、直隶总督方恪敏观承(三十三年卒，五十一年入祀)，礼部尚书董文恪邦达(三十四年卒，嘉庆十二年入祀)，太子太傅、尚书衔礼部侍郎沈文悫德潜(三十四年。四十三年撤祀)，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袭一等果毅公阿襄壮里衮(三十四年)，太保、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一等忠勇公傅文忠恒(三十五年。后赠郡王)，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赠太保尹文端继善(三十六年)，太子太傅、东阁大学士陈文恭宏谋(同上)，陕甘总督、赠太子太保吴勤毅达善(同上)，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赠太子太傅刘文定纶(三十八年)，太子太保、东阁大学士、赠太傅刘文正统勋(同上)，太子太傅、尚书衔刑部侍郎、赠太傅钱文端陈群(二十九年)，总督衔管河南巡抚事、赠太子太保何恭惠煟(同上)，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赠太保舒文襄赫德(四十二年)，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两江总督高文端晋(四十三年)，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于文襄敏中(四十四年。五十一年撤祀)，广东巡抚、赠尚书衔李恭毅湖(四十六年卒，四十九年入祀)，直隶总督、赠太子太保袁清悫守侗(四十八年)，太子太保、东阁大学士英文肃廉(同上)，伊犁将军、赠一等伯伊襄武勒图(五十年卒，五十一年入祀)，太子少保、两江总督、赠太子太保萨诚恪载(五十一年)，成都将军、一等男奎武毅林(五十七年)，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闽浙总督、忠锐嘉勇贝子、赠郡王福文襄康安(嘉庆元年)，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一等诚谋英勇公、赠太保阿文成桂(二年)，太子少保、云贵总督、三等男鄂恪靖辉(三年。四年撤祀)，兵部尚书金文简士松(五年)，太子太保、工部尚书、赠协办大学士彭文勤元瑞(八年卒，十二年入祀)，太子少保、体仁阁大学士、赠太子太保刘文清墉(九年)，太子太傅、东阁大学士、赠太子太师王文端杰(十年)，太子太傅、体仁阁大学士、赠太傅朱文正珪(十一年)，太子少师、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赠太子太师戴文端衢亨(十六年)，太保、文华殿大学士、赠太傅董文恭诰(二十三年)，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三等襄勇侯明文襄亮(道光二年)，太子少保、江南河道总督、赠太子太保、尚书衔黎襄勤世序(四年)，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赠太子太傅汪文端廷珍(七年)，太子太保、伊犁将军、赠太保玉文恭麟(十三年)，太子太保、东阁大学士、赠太子太傅富文诚俊(十四年)，太傅、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曹文正振镛(十五年)，太子太傅、东阁大学士、赠太子太师托文定津(同上)，太子太保、陕甘总督、一等昭勇侯、赠太子太傅杨忠武遇春(十七年)，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威勇公长文襄龄(十八年)，太子太傅、体仁阁大学士、赠太子太师卢文肃荫溥(十九年)，太子少保、两江总督、赠太子太保陶文毅澍(同上)，太子太傅、文渊阁大学士、赠太保文文敬孚(二十一年)，户部尚书、军机大臣、赠太子太保隆端毅文(同上)，太子少保、户部尚书、赠太子太保典勤敏钺(同上)，太子太师、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赠太保王文恪鼎(二十二年)，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赠太子太保陈文悫官俊(二十九年)，太子太傅、协办大学士、尚书、赠太师大学士杜文正受田(咸丰二年)，太傅、武英殿大学士潘文恭世恩(四年)，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赠太保文文端庆(六年)，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袭一等公、赠太保裕文端诚(八年)，太傅、尚书衔礼部侍郎、赠大学士杜文端堮(同上)，太子太保、湖北巡抚、赠总督胡文忠林翼(十一年)，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赠太傅桂文端良(同治元年)，署陕甘总督、户部尚书、军机大臣、赠太子太保沈文忠兆霖(同上)，体仁阁大学士、赠太保翁

文端心存(同上),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赠太保祁文端寯藻(五年),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四川总督、赠太子太傅骆文忠秉章(六年),两江总督、赠太子太保马端愍新贻(九年),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一等果威伯、赠太保官文恭文(十年),文华殿大学士、赠太保倭文端仁(同上),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赠太傅曾文正国藩(十一年),太子少保、文华殿大学士、赠太保瑞文端常(同上),文华殿大学士、两广总督、赠太保瑞文庄麟(十三年),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赠太保贾文端桢(同上),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赠太傅文文忠祥(光绪二年),太子少保、体仁阁大学士、赠太子太保英文勤桂(五年),两江总督、赠太子太保沈文肃葆桢(同上),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军机大臣、赠太子太傅沈文定桂芬(六年),太子少保、体仁阁大学士、赠太子太保全文恪庆(八年),太子少保、体仁阁大学士、赠太子太保载文恪龄(九年),太子太保、东阁大学士、二等恪靖侯、赠太傅左文襄宗棠(十一年),太子少保、武英殿大学士、赠太保灵文恭桂(同上),太子少保、四川总督、赠太子太保丁文诚宝桢(十二年),太子太保、云贵总督、赠太子太傅岑襄勤毓英(十五年),太子太保、两江总督、一等威毅伯、赠太傅曾忠襄国荃(十六年),太子少保、尚书衔山东巡抚、赠太子太保张勤果曜(十七年),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赠太保宝文靖鋆(同上),太子少保、东阁大学士、赠太子太保恩文慎承(十八年),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福文慎锟(二十二年),太子太保、东阁大学士、赠太保张文达之万(二十三年),太子少保、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军机大臣、赠太子太傅李文正鸿藻(同上),武英殿大学士、赠太子太保麟文慎书(二十四年),和硕恭忠亲王奕䜣(同上),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额文恭勒和布(二十六年),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赠太傅一等侯李文忠鸿章(二十七年),太子少保、尚书衔四川提督、赠三等男宋忠勤庆(二十八年),太子太保、两江总督、赠太傅一等男刘忠诚坤一(同上),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赠太傅一等男荣文忠禄(二十九年),吉林将军、赠太子少保长忠靖顺(三十年),东阁大学士裕文慎德(三十一年),文渊阁大学士、赠太子少保昆文达冈(三十三年),太子少保、文渊阁大学士崇文恪礼(同上),体仁阁大学士、赠太子少保敬文恪信(同上),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赠太保张文襄之洞(宣统元年),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赠太傅孙文正家鼐(同上),协办大学士、尚书、军机大臣、赠太子少保戴文诚鸿慈(二年),太子太保、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赠太保鹿文端传霖(同上)。

从祀文庙

本朝理学名儒从祀文庙者:直隶容城孙奇逢(道光八年)、浙江余姚黄宗羲(光绪三十四年)、江苏太仓陆世仪(光绪元年)、浙江桐乡张履祥(同治十年)、江苏昆山顾炎武(光绪三十四年)、湖南衡阳王夫之(同上)、河南睢州汤斌(道光三年)、浙江平湖陆陇其(雍正二年)、河南仪封张伯行(光绪四年),凡九人。

历代从祀功臣

历代配享庙庭诸臣,向皆以勋绩为重,至考其生平行谊,则多有不孚众望者。我朝于历代帝王庙从祀功臣,经礼臣公同集议,审核极严,故祀典所垂,最为允当。按顺治十七年所议定者,为黄帝臣风后、力牧;唐虞臣皋陶、夔龙、伯夷、伯益;商臣伊尹、傅说;周臣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汉臣张良、萧何、曹参、陈平、周勃、邓禹、冯异、诸葛亮;唐臣房玄龄、杜如晦、李靖、郭子仪、张巡、许远、李晟;宋臣曹彬(按原祀尚有潘美、张浚二人,至是年以御史顾如华奏请罢祀,因撤去)、韩世忠、岳飞;金臣干鲁粘没喝、干离不;元臣木华黎、伯颜;明臣徐达、刘基。至雍正初,遵圣祖遗命,复议增黄帝臣仓颉;商臣仲虺;周臣毕公高、吕侯、仲山甫、尹吉甫;汉臣刘章、魏相、丙吉、耿弇、马援、赵云;唐臣狄仁杰、宋璟、姚崇、李泌、陆贽、裴度;辽臣耶律曷鲁;宋臣吕蒙正、李沆、寇准、王曾、范仲淹、富弼、韩琦、文彦博、司马光、李纲、赵鼎、文天祥;元臣不忽木、脱脱;明臣常遇春、李文忠、杨士奇、杨荣、于谦、李贤、刘大夏。同治中,又增周臣散宜生、北魏臣高允,合之共八十一人。

卷三

古今得谥文正诸人

本朝定例,凡大臣应否予谥,由礼部先行奏请,俟得旨允准后,行知内阁撰拟谥号四字,恭候钦定,由翰林授职之员(及官至大学士者)。上一字坐谥文,死事之臣上一字坐谥忠,惟文正则不敢拟,悉出特旨,自非品学德业无愧完人者未足当此。兹记本朝得谥之臣,因并考前代诸人如左:

宋:司空特进赠司徒李昉、太尉、玉清昭应宫使,赠太师、尚书令、魏国公王旦(按李昉、王旦原谥文贞,后避仁宗名改谥),资政殿大学士、左仆射、沂国公,赠侍中王曾、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赠兵部尚书、魏国公范仲淹、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赠太师、温国公司马光、少保、开府仪同三司,赠太师蔡卞(按蔡卞以权奸滥窃美谥,至南宋时不为追夺改易何耶)、太保、领枢密院事、燕国公,赠太师、华原王郑居中、太保、尚书左仆射、同中书平章事兼枢密使、鲁国公,赠太师陈康伯(按陈康伯初谥文恭,后改谥)、处士赠太师、建国公蔡沈(按蔡沈赠谥在元至正二十二年,见《元史·祭祀志》)。

金:翰林侍讲学士赠中书令,特进濮国公虞仲文、太子太傅、礼部尚书、翰林学士承旨,赠银青荣禄大夫张行简。

元:中书令、赠太师、广宁王耶律楚材,太保、参领

中书省事、累赠太师、常山王刘秉忠，中书平章政事、累赠太师、恒阳王廉希宪，昭文馆大学士、赠太师、魏国公窦默，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赠司徒、魏国公许衡，河南行尚书省平章政事、赠太傅、梁国公何伟，同佥书枢密院事、赠太保、韩国公赵良弼，翰林学士、赠临川郡公吴澄，昭文馆大学士兼国子祭酒耶律有尚，集贤大学士赠平章政事、上柱国、蓟国公王寿。

明：少师、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赠太师李东阳，少傅、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赠太傅谢迁，户部尚书、赠少保、吏部尚书倪元璐，右谕德、赠詹事刘理顺（按刘理顺本朝改谥文烈）。

本朝：工部尚书汤斌，太子太保、东阁大学士、赠太傅刘统勋，太子太傅、体仁阁大学士、赠太傅朱珪、太傅、武英殿大学士曹振镛、太子太傅、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赠大学士太师杜受田、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赠太傅曾国藩，太子少保、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赠太子太傅李鸿藻，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赠太傅孙家鼐。

以忠武为谥

易名之典，世重文正，然多以文臣得之，其为文武诸臣所通谥者，则当以忠武为最美。如蜀汉丞相武乡侯诸葛亮；晋骠骑将军、始安公温峤；唐鄂国公、赠司徒尉迟敬德，尚父、太尉、中书令、汾阳王郭子仪，太尉、中书令、西平王李晟，中书令、咸宁王浑瑊，西川节度使、南康王韦皋；宋太傅、镇南武安宁国节度使、追封蕲王韩世忠、少保、枢密副使、追封鄂王岳飞（淳熙六年由武穆改谥）；元太师、鲁王木华黎，平章军国重事、赠太尉、镇阳王史天泽，太傅、知枢密院事、赠太师、淮安王伯颜；明征虏副将军、鄂国公、追封开平王常遇春，山西总兵官、赠太保周遇吉；本朝陕甘总督、一等昭勇侯、赠太子太傅、兵部尚书杨遇春，湖南提督塔齐布，湖北提督向荣，巡抚衔浙江布政使、赠总督李续宾，江南提督、赠太子太保张国梁，皆一代有数人物，其为无上美谥可知（按古今大臣中，得谥忠武约有五十余人，此举其最著者）。

谥法不拘定例

凡官至大学士及翰林授职之员，上一字例得谥文，然亦有不拘者，如大学士谢升则谥清义（顺治二年），巴哈纳则谥敏壮（康熙八年追谥），莫洛则谥忠愍（康熙二十二年追谥），协办大学士阿里衮则谥襄壮（乾隆三十四年），琳宁则谥勤僖（嘉庆十年。按协办大学士如三泰、鄂弥达、兆惠、官保、永贵、书麟、长麟、伊里布、敬征、禧恩等，亦如大学士例，皆谥为文）；又福建总督范承谟以编修而谥忠贞（康熙十九年追谥），浙江巡抚王维珍以编修而谥敏悫（康熙三十五年），署直隶总督、吏部侍郎何世璂以检讨而谥端简（雍正七年），西路参赞大臣、前任两江总督鄂容安以编修而谥刚烈（乾隆二十一年），湖北巡抚汪新以编修而谥勤僖（嘉庆三年），太常寺卿唐鉴以检讨而谥确慎（咸丰十一年），内阁学士全顺以编修而谥忠壮（同治四年），疑皆出御笔改定（阁臣进单时，当以文字居首，下列其他四字，经御笔将文字圈去，择用下二字耳），其未登揆席及不由科第而谥文者，除创造国书之达海（谥文成），额尔德尼（谥文成），及由旗员改官翰林之直隶巡抚格尔古德（谥文清），河道总督靳辅（谥文襄）川陕总督华显（谥文襄），礼部尚书顾八代（谥文端），左都御史揆叙（谥文端），外，如辅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索尼则谥文忠（康熙六年），广西巡抚马雄镇则谥文毅（康熙十九年追谥），礼部尚书郭四海则谥文敏（康熙二十一年），刑部尚书图纳则谥文恪（康熙三十六年），钦差大臣、原任漕运总督周天爵则谥文忠（咸丰三年。按天爵系由进士授职知县），盖皆出自特恩云。

浙省人得谥者

梁茝林中丞《归田琐记》，于闽人之得谥者笔录之，以瞻省运。爰仿其例，记浙中得谥诸人：

杭州三十二人：工部尚书海宁陈敳永谥文和（康熙二十年），文华殿大学士钱塘黄机谥文僖（康熙二十五年），漕运总督钱塘徐旭龄谥清献（康熙二十六年）。礼部侍郎钱塘高士奇谥文恪（按高公卒于康熙四十三年，逾年追谥），吏部尚书钱塘徐潮谥文敬（按徐公卒于康熙五十四年，至乾隆元年追谥），礼部尚书海宁陈诜谥清恪（康熙六十一年），左都御史、赠太子少傅、礼部尚书钱塘沈近思谥端恪（雍正五年），太子太傅、文渊阁大学士海宁陈元龙谥文简（乾隆元年），太子太傅、东阁大学士、赠少傅钱塘徐本谥文穆（乾隆十三年），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赠太子太师钱塘汪由敦谥文端（乾隆二十三年），太子太傅、文渊阁大学士海宁陈世倌谥文勤（乾隆二十三年），太子太傅、东阁大学士、赠太保钱塘梁诗正谥文庄（乾隆二十八年），礼部尚书富阳董邦达谥文恪（乾隆三十四年），户部尚书、赠太子太保钱塘王际华谥文庄（乾隆四十一年），太子太保、三等男、文渊阁大学士、赠公爵仁和孙士毅谥文靖（嘉庆元年），湖北巡抚仁和汪新谥勤僖（嘉庆三年），左都御史仁和胡高望谥文恪（按胡公卒于嘉庆三年，至五年追谥），工部尚书、赏复体仁阁大学士钱塘费淳谥文恪（嘉庆十六年），太保、文华殿大学士、赠太傅富阳董诰谥文恭（嘉庆二十三年），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钱塘章煦谥文简（道光四年），礼部尚书、赠太子太保仁和龚守正谥文恭（咸丰元年），光禄寺卿、湖北学政、赠侍郎仁和冯培元谥文介（咸丰二年），江苏苏松镇总兵仁和叶长春谥敏烈（咸丰七年），兵部侍郎、赠尚书钱塘戴熙谥文节（咸丰十年），降调湖南衡永郴桂道、赠光禄寺卿钱塘俞焜谥文节（按俞公于咸丰十年殉难，至同治五年追谥），翰林院编修、赠四品卿衔仁和张洵谥文节（按张公于咸丰十一年殉难，至同治八年追谥），户部尚书署陕甘总督、赠太子太保钱塘沈兆霖谥文忠（同治元年），太子太保、吏部尚书钱塘许乃普谥文恪（同治五年），左都御史、赠太子

少保余杭汪元方谥文端(同治六年),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衔山东巡抚、赠太子太保钱塘张曜谥勤果(光绪十七年),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赠太子太保钱塘许庚身谥恭慎(光绪十九年),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赠太保仁和王文韶谥文勤(光绪三十四年)。

嘉兴九人:四川道监察御史、追赠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平湖陆陇其谥清献(按陆公卒于康熙三十一年,至乾隆元年追谥),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嘉善钱以垲谥恭恪(雍正十年),太子太傅、尚书衔刑部侍郎、赠太傅嘉兴钱陈群谥文端(乾隆三十九年),户部尚书平湖沈初谥文恪(嘉庆四年),詹事府中允、广西学政、赠内阁学士海盐沈炳垣谥文节(咸丰七年),吏部侍郎嘉兴许景澄谥文肃,太子少保、兵部尚书海盐徐用仪谥忠愍(按许公、徐公均于光绪二十六年遇害,至宣统元年追谥),工部尚书嘉兴钱应溥谥恭勤(按钱公卒于光绪二十七年,至宣统三年追谥),两广总督、赠太子少保秀水陶模谥勤肃(光绪二十八年)。

(又按:吾郡人除得谥诸公外,其官至三品以上者:嘉兴王庭,山西布政使;李维钧,直隶总督;冯光熊,左都御史;钱汝诚,刑部侍郎;钱楷,安徽巡抚;钱臻,山东巡抚;沈维鐈,工部侍郎;吴昌寿,河南巡抚;沈曾植,安徽提学使;沈曾桐,云南提法使。秀水曹溶,户部侍郎;张天植,兵部侍郎;杜臻,礼部尚书;徐嘉炎,内阁学士;范璨,工部侍郎;钱载,礼部侍郎;庄肇奎,广东布政使;汪如渊,广东布政使;钱宝甫,山东布政使。嘉善曹鉴伦,吏部侍郎;浦文焯,直隶按察使;朱一蜚,山西布政使;许玉猷,内阁学士;谢墉,吏部侍郎;浦霖,福建巡抚;钱樾,吏部侍郎;金汝珪,江苏按察使;陈祁,陕西按察使;周士镗,河南按察使;钱宝青,左副都御史;钱宝廉,吏部侍郎;钱能训,现官陕西布政使。海盐彭孙遹,吏部侍郎;俞兆晟,户部侍郎;陈孝升,云南布政使;朱方增,内阁学士;张元济,学部副大臣,未就职;朱彭寿,现官典礼院直学士。平湖马绍曾,户部侍郎;陆棻,内阁学士;陈嗣龙,左副都御史;朱为弼,漕运总督;徐士芬,户部侍郎;王大经,湖北布政使;沈应奎,台湾布政使。石门锺鼎,刑部侍郎;劳之辨,左副都御史;吴涵,左都御史;陈万全,兵部侍郎。桐乡冯景夏,刑部侍郎;石杰,四川按察使;吴家骐,礼部侍郎;屠嘉正,贵州按察使;冯钤,安徽巡抚;冯应榴,江西布政使;陆费瑔,礼部侍郎;陆费瑔,湖南巡抚;劳乃宣,现官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今附记于此。)

湖州四人:福建水师提督、赠太子少保归安叶相德谥壮果(乾隆三十四年),礼部尚书归安姚文田谥文僖(道光七年),江苏巡抚、赠右都御史乌程徐有壬谥庄愍(咸丰十年),福建粮道、赠巡抚归安赵景贤谥忠节(同治二年)。

宁波一人:广东提督鄞县沈烜谥勤毅(道光二年)。

绍兴十四人:兵部尚书衔河南巡抚、赠太子太保山阴何煟谥恭惠(乾隆三十九年),太子少傅、东阁大学士、赠太子太保会稽梁国治谥文定(乾隆五十一年),工部尚书萧山陆以庄谥文恭(道光七年),浙江定海镇总兵山阴葛云飞谥壮节(道光二十一年),广西隆安县知县萧山高延祉谥壮节(按高公于咸丰元年殉难,至同治□年追谥),湖北巡抚会稽陶恩培谥文节(咸丰五年),太子太保、光禄寺卿、前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萧山汤金钊谥文端(咸丰六年),漕运总督余姚邵灿谥文靖(按邵公卒于咸丰□年,至同治元年追谥),署陕西城固县知县萧山施作霖谥刚毅(按施公于同治□年殉难,至十□年追谥),刑部尚书、赠太子少保山阴谭廷襄谥端恪(同治九年),体仁阁大学士、赠太子太保萧山朱凤标谥文端(同治十二年),礼部尚书山阴葛宝华谥恪勤(宣统元年),山西巡抚、赠太子少保萧山陆锺琦谥文烈(宣统三年),翰林院侍讲、赠三品京堂萧山陆光熙谥文节(宣统三年)。

台州二人:福建水师提督黄岩罗凤山谥勤勇(道光元年),浙江定海镇总兵黄岩周士法谥壮勇(咸丰七年)。

衢州一人:刑部尚书、赠太子太保开化戴敦元谥简恪(道光十四年)。

严州一人:太常寺卿桐庐袁昶谥忠节(按袁公于光绪二十六年遇害,至宣统元年追谥)。

处州一人:署浙江抚标参将□□沈荣海谥壮愍(按沈公于咸丰十年殉难,至同治□年追谥)。

一家人中得谥者

父子得谥(宗室王公例皆予谥,不录。以下诸条同):满蒙人完颜氏西喇布(副都统,顺壮)、子马喇希(都统,忠僖)。完颜氏博尔晋(都统,忠直)、子特锦(都统,襄壮)。瓜尔佳氏劳萨(副都统,忠毅)、子程尼(一等伯,诚介)。他塔喇氏阿济格尼堪(都统,勇敏)、子宜里布(都统,武壮)。赫舍里氏索尼(领侍卫内大臣,文忠)、子噶布喇(领侍卫内大臣,恪僖)。瓜尔佳氏迈堪(散秩大臣,勤慎)、子傅达礼(三等侍卫,忠烈)。科奇哩氏佛尼埒(西安将军,恭靖)、子额棱特(湖广总督,忠勇)。富察氏阿兰泰(武英殿大学士,文清)、子富宁安(武英殿大学士,文恭)。拜都氏布兰泰(古北口提督,悫僖)、子永贵(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文勤)。伊尔根觉罗氏鹤年(两广总督,文勤)、子桂林(两广总督,庄敏)。马佳氏和起(宁夏将军,武烈)、子和隆武(吉林将军,壮毅)。佟佳氏常青(礼部尚书,恭简)、子喜明(乌里雅苏台将军,勤毅)。赫舍里氏扎拉丰阿(领队大臣,昭节)、子春宁(绥远城将军,壮勇)。多拉尔氏海兰察(领侍卫内大臣,武壮)、子安禄(一等侍卫,壮毅)。富察氏博清额(理藩院尚书,恭勤)、子托津(东阁大学士,文定)。玛拉特氏松筠(都统衔工部侍郎,文清)、子熙昌(吏部侍郎,敬慎)。萨克达氏明山(刑部尚书,端悫)、子祺昌(兵部员外郎,承恩公,端和)。叶赫那拉氏那清安(兵部尚书,恭勤)、子全庆(体仁阁大学士,文恪)。那拉氏瑞麟(文华殿大学士,文庄)、子怀塔布(左都御史,恪勤)。完颜氏崇实(刑部尚书,文勤)、子嵩申

(刑部尚书,文恪)。汉军尚可喜(平南亲王,敬)、子之廉(广东右翼总兵,勤恪)。徐大贵(副都统,勤果)、子治都(湖广提督,襄毅)。施琅(福建提督,襄壮)、子世骠(福建提督,勇果)。汉人顺天宛平王崇简(礼部尚书,文贞)、子熙(保和殿大学士,文靖)。甘肃靖远张勇(甘肃提督,襄壮)、子云翼(江南提督,恭定)。浙江钱塘徐潮(吏部尚书,文敬)、子本(东阁大学士,文穆)。直隶静海励杜讷(刑部侍郎,文恪)、子廷仪(吏部尚书,文恭)。河南仪封张伯行(礼部尚书,清恪)、子师载(河东河道总督,悫敬)。江苏常熟蒋廷锡(文华殿大学士,文肃)、子溥(东阁大学士,文恪)。江苏无锡嵇曾筠(文华殿大学士,文敏)、子璜(文渊阁大学士,文恭)。河南光山胡煦(礼部侍郎,文良)、子季堂(直隶总督,庄敏)。福建同安胡贵(广东提督,勤悫)、子振声(浙江温州镇总兵,武壮)。安徽桐城方观承(直隶总督,敏恪)、子维甸(闽浙总督,勤襄)。江西新建裘曰修(工部尚书,文达)、子行简(署直隶总督,恭勤)。安徽歙县曹文埴(户部尚书,文敏)、子振镛(武英殿大学士,文正)。四川成都许世亨(广西提督,昭毅)、子文谟(浙江提督,壮勇)。福建同安邱良功(浙江提督,刚勇)、子联恩(河南南阳镇总兵,武烈)。山东滨州杜堮(尚书衔礼部侍郎,赠大学士,文端)、子受田(协办大学士,文正)。直隶定兴鹿丕宗(贵州兴义府知府,忠节)、子传霖(东阁大学士,文端)。江苏常熟翁心存(体仁阁大学士,文端)、子同书(安徽巡抚,文勤)。河南光山李卿穀(署湖北按察使,愍肃)、子孟群(安徽布政使,武愍)。山东济宁孙瑞珍(户部尚书,文定)、子毓汶(兵部尚书,文恪)。河南项城袁甲三(漕运总督,端敏)、子保恒(刑部侍郎,文诚)。浙江萧山陆锺琦(山西巡抚,文烈)、子光熙(翰林院侍讲,文节)。

祖孙得谥:满蒙人觉罗氏图思德(湖广总督,恭悫)、孙桂芳(漕运总督,文敏)。库雅拉氏台斐音阿(护军统领,果肃)、孙苏布通阿(江宁将军,果勇)。伍弥特氏德楞泰(西安将军,壮果)、孙花沙纳(吏部尚书,文定)。瓜尔佳氏阿灵阿(兵部尚书,悫勤)、孙熙敬(吏部尚书,恭慎)。他塔拉氏裕泰(陕甘总督,庄毅)、孙志锐(伊犁将军,文贞)。汉军蔡士英(漕运总督,襄敏)、孙良(福州将军,勤恪)。汉人福建漳浦蓝廷珍(福建提督,襄毅)、孙元枚(福建提督,襄毅)。直隶高阳李殿图(福建巡抚,文肃)、孙鸿藻(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文正)。四川重庆杨遇春(陕甘总督,忠武)、孙炘(二等侍卫,威肃)。江苏吴县潘世恩(武英殿大学士,文恭)、孙祖荫(工部尚书,文勤。又按:蒙古博尔济吉特氏兵部尚书班第谥襄烈,其曾孙两江总督裕谦谥靖节。汉军广东提督王可臣谥襄敏,其曾孙都统王进泰谥恭勤。甘肃提督孙思克谥襄武,其曾孙福州将军庆成谥襄恪。京口将军石廷柱谥忠勇,其玄孙户部侍郎三泰谥果勇。汉人浙江嘉兴刑部侍郎加尚书钱陈群谥文端,其玄孙工部尚书应溥谥恭勤。附记于此)。

叔侄得谥:满洲富察氏额色赫(保和殿大学士,文恪)、从子福敏(武英殿大学士,文端)。戴佳氏海青(副都统,果毅)、弟子那苏图(直隶总督,悫勤)。伊尔根觉罗氏苏昌(闽浙总督,悫勤)、从子海宁(浙江巡抚,勤毅)。瓜尔佳氏额勒登保(领侍卫内大臣,忠毅)、从子哈琅阿(都统,刚恪)。张佳氏善庆(福州将军,勤敏)、兄子绰哈布(成都将军,武勤)。汉人四川重庆韩良卿(甘肃提督,勤毅)、兄子勋(贵州提督,果壮)。福建漳浦蔡世远(礼部侍郎,文勤)、从子新(文华殿大学士,文恭)。四川东乡罗思举(湖北提督,壮勇)、从子玉斌(直隶宣化镇总兵,壮勇)。浙江钱塘许乃普(吏部尚书,文恪)、兄子庚身(兵部尚书,恭慎)。湖南湘乡刘松山(广东提督,忠壮)、兄子锦棠(甘肃新疆巡抚,襄勤)。

兄弟得谥:满洲瓜尔佳氏吴拜(内大臣,果壮)、弟苏拜(领侍卫内大臣,勤僖)。索绰络氏观保(左都御史,文恭)、从弟德保(礼部尚书,文庄)。瓜尔佳氏福珠洪阿(江南提督,壮敏)、弟福诚(陕西陕安镇总兵,武壮)。索绰络氏麟魁(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文端)、从弟宝鋆(武英殿大学士,文靖)。托和洛氏端方(署四川总督,忠敏)、弟端锦(河南候补知府,忠惠)。汉军马光远(都统,诚顺)、弟光辉(直隶、山东、河南总督,忠靖)。陈逢泰(兵部侍郎,康僖)、弟启泰(福建巡抚,忠毅)。汉人湖南新宁江忠源(安徽巡抚,忠烈)、弟忠济(候选道,壮节)、从弟忠义(署广西提督,诚恪)、从弟忠珀(记名总兵,武愍)、从弟忠信(湖南参将,壮节)。湖南湘乡李续宾(浙江布政使,忠武)、弟续宜(安徽巡抚,勇毅)。四川新都周天受(湖南提督,忠壮)、弟天培(湖北提督,武壮)、弟天孚(江南参将,威毅)。湖南湘乡王鑫(候补道,壮武)、从弟开化(候补道,贞介)。安徽合肥李瀚章(两广总督,勤恪)、弟鸿章(文华殿大学士,文忠)。安徽合肥周盛波(湖南提督,刚敏)、弟盛传(湖南提督,武壮)。安徽合肥张树声(两广总督,靖达)、弟树珊(广西右江镇总兵,勇烈)。直隶南皮张之万(东阁大学士,文达)、族弟之洞(体仁阁大学士,文襄)。

父子兄弟得谥:满洲西林觉罗氏鄂尔泰(保和殿大学士,文端)、长子鄂容安(西路参赞大臣,刚烈)、次子鄂实(左翼前锋统领,果壮)、三子鄂弼(四川总督,勤肃)。汉军李国翰(都统、敏壮)、次子诺穆图(都统,悫僖)、三子诺迈(都统,襄恪)。耿继茂(靖南王,忠敏)、次子昭忠(镇平将军,勤僖)、三子聚忠(和硕额驸,悫敬)。李元亮(户部尚书,勤恪)、长子侍尧(闽浙总督,恭毅)、次子奉尧(福建提督,慎简)。汉人陕西咸宁孙可望(义王,恪顺)、长子徵淳(袭义王,顺愍)、次子徵灏(慕义公,兵部尚书,清端)。甘肃宁夏赵良栋(云贵总督,襄忠)、长子弘灿(兵部尚书,敏恪)、次子弘燮(直隶巡抚,肃敏)。

父子叔侄得谥:满洲栋鄂氏鄂硕(内大臣,刚毅)、子费扬古(领侍卫内大臣,襄壮)、从子鄂尔多(吏部尚书,敏恪)。汉军高天爵(两淮盐运使,忠烈)、子其位(文渊阁大学士,文恪)、从子其倬(户部尚书,文良)。汉人四川成都岳升龙(四川提督,敏肃)、子锺琪(四川

提督，襄勤）、从子锺璜（四川提督，庄恪）。江西乐平蔡应龙（云南副将，勇介）、子其荣（广西副将，威烈）、从子其骠（广西副将，刚愍）。

三世得谥：满蒙人栋鄂氏何和哩（五大臣之一，温顺）、子和硕图（都统，端恪）、和硕图子和尔本（护军统领，端俨）。佟佳氏巴笃理（礼部承政，敏壮）、子卓罗（吏部尚书，忠襄）、卓罗曾孙伊勒慎（内大臣，肃靖）。博尔济吉特氏明安（二等伯，忠顺）、子讷木僧格（一等侍卫，直勇）、孙鄂齐尔（领侍卫内大臣，勤恪）。舒穆禄氏徐元梦（礼部侍郎，文定）、孙舒赫德（武英殿大学士，文襄）、舒赫德子舒常（左都御史，恪僖）。章佳氏尹泰（东阁大学士，文恪）、子尹继善（文华殿大学士，文端）、尹继善子庆桂（文渊阁大学士，文恪）。章佳氏阿克敦（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文勤）、子阿桂（武英殿大学士，文成）、阿桂孙那彦成（直隶总督，文毅）。那拉氏吉朗阿（户部员外郎，承恩公，端勤）、子景瑞（刑部郎中，承恩公，庄勤）、景瑞子惠徵（安徽徽宁池太广道，承恩公，端恪）。额勒德特氏和瑛（刑部尚书，简勤）、子璧昌（内大臣，勤襄）、璧昌子恒福（直隶总督，恭勤）。汉军范文程（秘书院大学士，文肃）、子承谟（福建总督，忠贞）、玄孙建中（杭州将军，恪慎）。汉人安徽桐城张英（文华殿大学士，文端）、子廷玉（保和殿大学士，文和）、廷玉子若渟（刑部尚书，勤恪）。江苏高邮王安国（吏部尚书，文肃）、孙引之（工部尚书，文简）、引之子寿同（湖北汉黄德道，忠介）。山东诸城刘统勋（东阁大学士，文正）、子墉（体仁阁大学士，文清）、孙镮之（吏部尚书，文恭）。

四世得谥：满蒙人乌弥氏哈岱（内大臣，勤壮）、子阿南达（副都统，恪敏）、阿南达子阿喇纳（都统，僖恪）、阿喇纳子伍弥泰（东阁大学士，文端）。钮祜禄氏策普坦（陕西延绥镇总兵，承恩公，端勤）、子福克精阿（西宁办事大臣，承恩公，端敏）、福克精阿子穆扬阿（广西右江道，承恩公，荣敬）、穆扬阿子照祥（护军统领，承恩公，恭悫）。

一门数人得谥（凡祖孙、父子、叔侄、兄弟之错见者，均入此类）：满蒙人舒穆禄氏扬古利（超品公，武勋）、弟楞额礼（都统，武襄）、从子伊尔德（都统，襄敏）、孙爱星阿（领侍卫内大臣，敬康）、爱星阿子富善（领侍卫内大臣，恭懿）、伊尔德孙巴珲岱（领侍卫内大臣，恪恭）、孙绰尔多（黑龙江将军，质悫）。觉尔察氏安费扬古（五大臣之一，敏壮）、孙都尔德（护军统领，忠襄）、孙逊塔（都统，忠襄）。博尔济吉特氏恩格德尔（三等公，端顺）、子额尔克戴青（领侍卫内大臣，勤良）、曾孙查克丹（都统，敏恪）、七世孙文孚（文渊阁大学士，文敬）、八世孙琦善（文渊阁大学士，文勤）。富察氏敦拜（盛京总兵，襄壮）、弟费雅思哈（护军统领，僖勤）、弟济席哈（都统，勇壮）、费雅思哈子索丹（都统，勤僖）。纳喇氏尼堪（理藩院尚书，勤悫）、弟阿穆尔图（盛京将军，襄壮）、从子玛拉（西安将军，敏恪）。乌雅氏额森（内大臣，恪慎）、从弟硕色（湖广总督，恭勤）、从子海望（户部尚书，勤恪）、从子官保（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文勤）、从子兆惠（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文襄）。费莫氏温达（文华殿大学士，文简）、从子郭琫（云贵总督，勤恪）、曾孙勒保（武英殿大学士，文襄）、曾孙永保（两广总督，恪敏）、永保子文庆（武英殿大学士，文端）。高佳氏高斌（文渊阁大学士，文定）、从子高晋（文华殿大学士，文端）、高晋子书麟（协办大学士，湖广总督，文勤）。图伯特氏旺札尔（领侍卫内大臣，恪慎）、弟纳穆札尔（工部尚书，武毅）、纳穆札尔子保宁（武英殿大学士，文端）、保宁子庆祥（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壮直）。博尔济吉特氏兴德（浙江乌镇同知，承恩公，简勤）、从弟阿勒清阿（刑部尚书，悫慎）、子昆山（刑部员外郎，承恩公，荣僖）、子鄂山（刑部尚书，庄勤）、阿勒清阿子锡霖（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武烈）、昆山子花良阿（刑部员外郎，承恩公，敦敏）。萨尔图克氏惠龄（陕甘总督，勤襄）、弟长龄（文华殿大学士，文襄）、长龄子桂轮（杭州将军，恪慎）。喜塔腊氏孟住（都统，敬慎）、从曾孙裕德（东阁大学士，文慎）、裕德兄子熙元（国子监祭酒，文贞）。汉人福建平和黄梧（一等海澄公，忠恪）、子芳度（袭海澄公，忠勇）、从子芳世（袭海澄公，忠襄）、从子芳泰（袭海澄公，襄悫）、芳泰子应缵（袭海澄公，温简）。浙江海宁陈敳永（工部尚书，文和）、从弟诜（礼部尚书，清恪）、从弟元龙（文渊阁大学士，文简）、诜子世倌（文渊阁大学士，文勤）。山东曲阜孔毓圻（袭衍圣公，恭悫）、从弟毓珣（江南河道总督，温僖）、毓圻七世孙繁灏（袭衍圣公，端恪）、繁灏子祥珂（袭衍圣公，庄悫）。山西寿阳祁寯藻（体仁阁大学士，文端）、弟宿藻（江宁布政使，文节）、寯藻子世长（工部尚书，文恪）。湖南湘乡曾国藩（武英殿大学士，文正）、弟贞幹（候补知府，靖毅）、弟国荃（两江总督，忠襄）、从弟国华（候补同知，愍烈）、国藩子纪泽（兵部侍郎，惠敏）。

一门十余人得谥：满洲瓜尔佳氏费英东（五大臣之一，直义）、弟卫齐（三等轻车都尉，端勤）、子图赖（都统，昭勋）、从子伊逊（兵部承政，襄壮）、从子武赖（都统，康毅）、卫齐子卓布泰（都统，武襄）、卫齐孙苏勒达（领侍卫内大臣，恪僖）、费英东曾孙傅尔丹（黑龙江将军，温悫）、□世孙塔斯哈（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壮毅）、塔斯哈长子长瑞（直隶天津镇总兵，武壮）、次子长寿（甘肃凉州镇总兵，勤勇）、长寿子荣禄（文华殿大学士，文忠）。钮祜禄氏额亦都（五大臣之一，宏毅）、八子图尔格（内大臣，忠义）、十子伊尔登（内大臣，忠直）、十三子超哈尔（兵部参政，果壮）、十六子遏必隆（辅政大臣，恪僖）、孙陈泰（吏部尚书，忠襄）、从孙凌柱（四品典仪，承恩公，良荣）、遏必隆子音德（领侍卫内大臣，悫敬）、孙萨穆哈（领侍卫内大臣，勤恪）、音德子阿里衮（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襄壮）、阿里衮长子丰伸额（户部尚书，诚武）、四子布彦达赉（户部尚书，恭勤）、额亦都曾孙恭保（笔帖式，赠一等承恩公，恪慎）、恭保子恭阿拉（礼部尚书，勤悫）、恭阿拉子吉伦泰（理藩院尚书，敏僖）、音德曾孙长清（福州将军，勤毅）。富察氏哈什屯

(内大臣,恪僖)、子米思翰(户部尚书,敏果)、米思翰长子马斯喀(领侍卫内大臣,襄贞)、次子马齐(保和殿大学士,文穆)、三子马武(领侍卫内大臣,勤恪)、四子李荣保(察哈尔总管,庄悫)、从孙托庸(吏部尚书,诚毅)、马齐子傅良(西安将军,恭勤)、马武子保祝(都统,恭简)、李荣保子广成(都统,温勤)、次子傅清(驻藏都统,襄烈)、十子傅恒(保和殿大学士,文忠)、孙明瑞(云贵总督,果烈)、孙奎林(成都将军,武毅)、广成子明亮(武英殿大学士,文襄)、傅恒次子福隆安(兵部尚书,勤恪)、三子福康安(武英殿大学士,文襄)、福隆安子丰绅济伦(盛京兵部侍郎,恭恪)、明瑞孙博启图(工部尚书,敬僖)、博启图子景寿(领侍卫内大臣,端勤)。佟佳氏佟养正(三等轻车都尉,忠烈。按佟氏本系汉军,后改入满洲)、从弟佟养性(二等子,勤惠)、从弟佟养甲(两广总督,忠果)、子佟图赖(礼部侍郎,勤襄)、佟图赖长子佟国纲(都统,忠勇)、次子佟国维(领侍卫内大臣,端纯)、佟养性孙佟国瑶(福州将军,忠悫)、从孙佟凤彩(河南巡抚,勤僖)、佟国纲孙补熙(绥远城将军,温僖)、孙纳穆图(都统,荣靖)、纳穆图子嗣存(散秩大臣,悫僖)、嗣存子舒明阿(杭州将军,勤敏)、舒明阿长子裕诚(文华殿大学士,文端)、次子裕瑞(绥远城将军,恪勤)。

世 家

父子大学士:满洲富察氏阿兰泰(武英殿)、子富宁安(武英殿)。章佳氏阿克敦(协办)、子阿桂(武英殿)。宗室禄康(东阁)、子耆英(文渊阁)。汉人安徽桐城张英(文华殿)、子廷玉(保和殿)。江苏常熟蒋廷锡(文华殿)、子溥(东阁)。江苏无锡嵇曾筠(文华殿)、子璜(文渊阁)。山东诸城刘统勋(东阁)、子墉(体仁阁)。山东滨州杜堮(尚书衔礼部侍郎,赠大学士)、子受田(协办,赠大学士)。江苏常熟翁心存(体仁阁)、子同龢(协办)。

祖孙大学士:满洲马佳氏图海(保和殿)、孙马尔赛(武英殿)。舒穆禄氏徐元梦(署大学士)、孙舒赫德(武英殿)。

叔侄大学士:满洲富察氏额色赫(国史院)、从子福敏(武英殿)。博尔济吉特氏文孚(文渊阁)、从子琦善(文渊阁)。汉人浙江海宁陈之遴(弘文院)、从子元龙(文渊阁)、从孙世倌(文渊阁)。江西大庾戴均元(文渊阁)、兄子衢亨(体仁阁)。

兄弟大学士:满洲乌雅氏官保(协办)、从弟兆惠(协办)。索绰络氏麟魁(协办,赠大学士)、从弟宝鋆(武英殿)。汉人直隶南皮张之万(东阁)、族弟之洞(体仁阁)。

父子祖孙大学士:满洲章佳氏尹泰(东阁)、子尹继善(文华殿)、尹继善子庆桂(文渊阁)。

叔侄父子大学士:满洲高佳氏高斌(文渊阁)、从子高晋(文华殿)、高晋子书麟(协办)。

叔侄兄弟大学士:满洲钮祜禄氏陈泰(国史院)、从子讷亲(保和殿)、从子阿里衮(协办)、从子达尔党阿(协办)。

叔侄父子兄弟大学士:满洲富察氏马齐(保和殿)、弟子傅恒(保和殿)、傅恒子福康安(武英殿)、傅恒兄子明亮(武英殿)。

祖孙父子叔侄大学士:满洲费莫氏温达(文华殿)、孙温福(武英殿)、温福子勒保(武英殿)、温福孙文庆(武英殿)。

父子一品:(按满蒙人父子官一品者甚多,载不胜载,兹仅录汉军及汉人,以下诸条仿此)、汉军王世选(汉军都统)、子之鼎(四川提督)。王国光(两广总督)、子永誉(汉军都统)。李栖凤(广东总督)、子镇鼎(广东提督)。赵国祚(江西总督)、子玥(汉军都统)。马鸣佩(两江总督)、子雄镇(广西巡抚,赠兵部尚书)。施琅(福建提督)、子世骠(福建提督)。冯国相(汉军都统)、子毅(广东提督)。王进泰(汉军都统)、子炳(福建提督)。徐绩(汉军都统)、子锟(福州将军)。徐泽醇(礼部尚书)、子桐(体仁阁大学士)。汉人河南商邱宋权(国史院大学士)、子荦(吏部尚书)。顺天宛平王崇简(礼部尚书)、子熙(保和殿大学士)。湖北恩施陈世凯(浙江提督)、子天培(浙江提督)。陕西长安梁化凤,(江南提督)、子鼐(闽浙总督)。福建晋江万正色(云南提督)、子际瑞(浙江提督)。浙江钱塘徐潮(吏部尚书)、子本(东阁大学士)。直隶静海励杜讷(刑部侍郎,赠礼部尚书)、子廷仪(吏部尚书)。直隶蔚州李旭升(吏部侍郎,加尚书衔)、子周望(礼部尚书)。河南仪封张伯行(礼部尚书)、子师载(河南河道总督)。甘肃靖远宋可进(四川提督)、子爱(贵州提督)。河南光山胡煦(礼部侍郎,赠尚书)、子季堂(直隶总督)。浙江钱塘汪由敦(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子承霈(左都御史)。浙江富阳董邦达(礼部尚书)、子诰(文华殿大学士)。湖南祁阳陈大受(协办大学士,两广总督)、子辉祖(闽浙总督)。四川涪州周煌(左都御史加兵部尚书衔)、子兴岱(左都御史)。直隶河间哈攀龙(贵州提督)、子国兴(西安提督)。安徽歙县曹文埴(户部尚书)、子振镛(武英殿大学士)。安徽青阳王懿修(礼部尚书)、子宗诚(兵部尚书)。四川成都许世亨(广西提督)、子文谟(浙江提督)。福建同安李长庚(浙江提督)、子廷钰(福建水师提督)。四川重庆杨遇春(陕甘总督)、子国桢(闽浙总督)。广西西林岑毓英(云贵总督)、子春煊(两广总督)。湖南慈利孙开华(福建提督)、子道仁(福建提督)。

祖孙一品:汉军杨宗仁(湖广总督)、孙应琚(东阁大学士)。汉人甘肃靖远潘育龙(广西提督)、孙孙周(古北口提督)。福建漳浦蓝廷珍(福建提督)、孙元枚(福建提督)。江苏高邮王安国(吏部尚书)、孙引之(工部尚书)。江苏吴县潘世恩(武英殿大学士)、孙祖荫(工部尚书)。

叔侄一品:汉人福建海澄许贞(广东提督)。从子良彬(福建提督)。福建漳浦蔡世远(礼部侍郎,赠尚书)、从子新(文华殿大学士)。浙江钱塘许乃普(吏部

尚书)、兄子庚身(兵部尚书)。湖南湘乡刘松山(广东提督)、兄子锦棠(甘肃新疆巡抚,加尚书衔,太子太保)。

兄弟一品:汉军马光远(汉军都统)、弟光辉(直隶、山东、河南总督)。张朝珍(湖广巡抚,加兵部尚书)、弟朝璘(福建总督)。柯永盛(山西提督)、从弟永蓁(京口将军)。张天禄(江南提督)、弟天福(汉军都统)。郎廷佐(福建总督)、弟廷相(福建总督)。李林隆(汉军都统)、从弟林盛(汉军都统)。汉人江苏昆山徐乾学(刑部尚书)、弟元文(文华殿大学士)。江苏华亭王顼龄(武英殿大学士)、弟九龄(左都御史)、弟鸿绪(户部尚书)。甘肃宁夏马际伯(四川提督)、弟见伯(固原提督)、从弟会伯(兵部尚书)。云南昆明南天祥(江南提督)、弟天章(湖广提督)。江苏江宁秦承恩(刑部尚书)、弟承业(翰林院侍讲学士,赠礼部尚书)。直隶昌黎魏元煜(两江总督)、弟元烺(兵部尚书)。湖南湘乡曾国藩(武英殿大学士)、弟国荃(两江总督)。四川新都周天受(湖南提督)、弟天培(湖北提督)。安徽合肥周盛波(湖南提督)、弟盛传(湖南提督)。

三世一品:汉军蔡士英(漕运总督,加兵部尚书)、士英子毓荣(云贵总督)、毓荣子珽(吏部尚书。又士英孙良,福州将军)。李宏(河南河道总督)、宏子奉翰(两江总督)、奉翰子亨特(河东河道总督)。汉人陕西咸宁张勇(甘肃提督)、勇子云翼(松江提督)、云翼曾孙承勋(杭州将军)。江苏甘泉杨捷(江南提督)、捷孙铸(古北口提督)、铸子景素(直隶总督)。安徽桐城张英、英子廷玉(见父子大学士条)、廷玉子若渟(刑部尚书)。山东诸城刘统勋、统勋子墉(见父子大学士条)、统勋孙镮之(吏部尚书)。山东济宁孙玉庭(体仁阁大学士)、玉庭子瑞珍(户部尚书)、瑞珍子毓汶(兵部尚书)。

父子兄弟一品:汉军年遐龄(湖广巡抚,加尚书衔,太傅)、长子羹尧(川陕总督)、次子希尧(内务府总管,加左都御史衔)。李元亮(户部尚书)、长子侍尧(武英殿大学士)、次子奉尧(福建提督)。汉人甘肃宁夏赵良栋(云贵总督)、长子弘灿(兵部尚书)、次子弘燮(以总督管直隶巡抚)。江苏常熟翁心存(体仁阁大学士)、长子同书(安徽巡抚,赠右都御史)、三子同龢(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

兄弟叔侄一品:汉军祖泽润(汉军都统)、弟泽溥(福建总督)、从子良璧(福州将军)、汉人安徽合肥李瀚章(两广总督)、弟鸿章(文华殿大学士)、弟子经羲(云贵总督)。

父子叔侄兄弟一品:汉军李思忠(陕西提督)、子荫祖(湖广总督)、从子辉祖(湖广总督)。朱昌祚(直隶、山东、河南总督)、弟弘祚(闽浙总督)、弘祚子纲(福建巡抚,赠兵部尚书)。高其位(文渊阁大学士)、弟其佩(汉军都统)、从弟其倬(户部尚书)、其位子起(兵部尚书)。汉人浙江海宁陈之遴(弘文院大学士)、从子敳永(工部尚书)、从子诜(礼部尚书)、从子元龙(文渊阁大学士)、诜子世倌(文渊阁大学士)。四川成都岳升龙(四川提督)、弟超龙(湖广提督)、升龙子钟琪(川陕总督)、超龙子钟璜(四川提督)。江苏常熟蒋陈锡(云贵总督)、弟廷锡、廷锡子溥(见父子大学士条)。四川重庆韩良辅(广西提督,后改巡抚)、弟良卿(甘肃提督)、良辅子勋(贵州提督)。安徽桐城方观承(直隶总督)、子维甸(闽浙总督)、从子受畴(直隶总督)。广东连平颜检(直隶总督)、子伯焘(闽浙总督)、从子以燠(河东河道总督)。山西寿阳祁寯藻(体仁阁大学士)、弟宿藻(江宁布政使,赠右都御史)、子世长(工部尚书)。

一门数世一品:汉军范文程(秘书院大学士)、次子承谟(福建总督)、三子承勋(兵部尚书)、孙时捷(汉军都统)、孙时绶(刑部尚书)、承谟子时崇(兵部尚书)、承勋子时绎(工部尚书)、时绶子宜恒(户部尚书)、时捷孙建中(杭州将军)。石廷柱(京口将军)、子华善(汉军都统。按华善未冠石姓)、四子琳(两广总督)、孙文晟(湖广总督)、孙文焯(礼部尚书)、华善子文炳(福州将军)、文焯子礼哈(汉军都统)。

卷 四

科名盛事

本朝乡会殿三试皆第一者:一钱棨,江苏长洲人,乾隆己亥解元,辛丑会元、状元;一陈继昌,广西临桂人,嘉庆癸酉解元,庚辰会元、状元(按前代中三元者:唐张又新、崔元翰;宋孙何、王曾、宋庠、杨寘、王岩叟、冯京;金孟宗献;元王宗哲;明商辂。又按,本朝武科三元者:浙江仁和王玉璧,明崇祯己卯解元,顺治壬辰会元、状元)。

其由会元得状元者:江苏长洲韩菼(康熙癸丑)、江苏长洲彭定求(康熙丙辰)、江苏长洲陆肯堂(康熙乙丑)、江苏宝应王式丹(康熙癸未)、江苏长洲彭启丰(雍正丁未)、江苏仪徵陈倓(雍正癸丑)、浙江仁和金甡(乾隆壬戌)、浙江嘉善蔡以台(乾隆丁丑)、浙江秀水汪如洋(乾隆庚子)、江苏元和吴廷琛(嘉庆壬戌。又武科中:顺天宛平秦蕃信,康熙丁未会状。直隶昌黎齐大勇,雍正庚戌会状。陕西镇安孙宗夏,雍正癸丑会状。直隶丰润李国梁,乾隆丁丑会状。浙江江山林天澎,乾隆辛卯会状。顺天大兴刘双,乾隆辛丑会状。直隶天津温长涌,咸丰癸丑会状)。

由解元得状元者:江苏上元胡任舆(康熙辛酉解元、甲戌状元)、浙江仁和吴鸿(乾隆丁卯解元、辛未状元)。

又有由解元或会元复得鼎甲及传胪者:顺天大兴李奭棠(顺治丙戌会元、探花)、江苏长洲秦钺(顺治乙未会元、探花)、浙江海宁沈珩(康熙甲辰会元、传胪)、山东郓城魏希徵(康熙丙午解元,丙辰传胪)、浙江鄞县范光阳(康熙戊辰会元、传胪)、江苏吴县汪士鋐(康熙丁丑会元、传胪)、河南柘城王露(康熙庚辰会元、探花)、安徽桐城戴名世(康熙己丑会元、榜眼)、江苏武进

卜俊民(康熙壬辰会元、传胪)、湖北钟祥杨炳(雍正癸卯会元、探花)、江苏高邮王安国(雍正甲辰会元、榜眼)、浙江秀水沈昌宇(雍正庚戌会元、榜眼)、浙江嘉善周沣(乾隆辛未会元、探花)、浙江归安孙辰东(乾隆壬辰会元、榜眼)、浙江仁和沈清藻(乾隆辛卯解元;乙未探花)、浙江嘉兴钱棨(乾隆己酉会元、传胪)、江西新城陈希曾(乾隆己酉解元;癸丑探花)、河南商城程国仁(乾隆甲寅解元;嘉庆己未传胪)、江西乐平邹家燮(乾隆甲寅解元;嘉庆辛酉探花)、山东滨州杜受田(道光癸未会元、传胪)、浙江钱塘许彭寿(道光丁未会元、传胪)、浙江钱塘吴凤藻(咸丰癸丑会元、榜眼)、直隶南皮张之洞(咸丰壬子解元;同治癸亥探花)、广东东莞陈伯陶(光绪己卯解元;壬辰探花)。

各省状元人数

本朝自顺治丙戌至光绪甲辰,凡殿试一百十二科,各省人擢大魁者分志如左(山西、甘肃、云南、三省均无状元):

八旗三人:满州麻勒吉(顺治壬辰)、满洲图尔宸(顺治乙未。按顺治壬辰、乙未满汉分榜,故是二科有两状元)、蒙古崇绮(同治乙丑)。

直隶四人:安州陈德华(雍正甲辰)、南皮张之万(道光丁未)、宛平陈冕(光绪癸未)、肃宁刘春霖(光绪甲辰)。

江苏四十九人:武进吕宫(顺治丁亥)、无锡邹忠倚(顺治壬辰)、常熟孙承恩(顺治戊戌)、昆山徐元文(顺治己亥)、溧阳马世俊(顺治辛丑)、吴县缪彤(康熙丁未)、长洲韩菼(康熙癸丑)、长洲彭定求(康熙丙辰)、长洲归允肃(康熙己未)、长洲陆肯堂(康熙乙丑)、金山戴有祺(康熙辛未)、上元胡任舆(康熙甲戌)、徐州李蟠(康熙丁丑)、长洲汪绎(康熙庚辰)、宝应王式丹(康熙癸未)、无锡王云锦(康熙丙戌)、武进赵熊诏(康熙己丑)、长洲王世琛(康熙壬辰)、嘉定王敬铭(康熙癸巳)、昆山徐陶璋(康熙乙未)、常熟汪应铨(康熙戊戌)、金坛于振(雍正癸卯)、长洲彭启丰(雍正丁未)、仪徵陈倓(雍正癸丑)、金坛于敏中(乾隆丁巳)、武进钱维城(乾隆乙丑)、江宁秦大士(乾隆壬申)、阳湖庄培因(乾隆甲戌)、镇洋毕沅(乾隆庚辰)、嘉定秦大成(乾隆癸未)、吴县张书勋(乾隆丙戌)、元和陈初哲(乾隆己丑)、长洲钱棨(乾隆辛丑)、通州胡长龄(乾隆己酉)、吴县石韫玉(乾隆庚戌)、吴县潘世恩(乾隆癸丑)、金匮顾皋(嘉庆辛酉)、元和吴廷琛(嘉庆壬戌)、吴县吴信中(嘉庆戊辰)、吴县吴钟骏(道光壬辰)、丹徒李承霖(道光庚子)、太仓陆增祥(道光庚戌)、常熟翁同龢(咸丰丙辰)、嘉定徐郙(同治壬戌)、常熟翁曾源(同治癸亥)、吴县洪钧(同治戊辰)、元和陆润庠(同治甲戌)、江宁黄思永(光绪庚辰)、通州张謇(光绪甲午。按江苏人得会元者:顺治乙未无锡秦鉽、己亥上海朱锦;康熙丁未崇明黄礽绪、庚戌泰州宫梦仁、癸丑长洲韩菼、丙辰长洲彭定求、乙丑长洲陆肯堂、甲戌丹徒裴之仙、丁丑吴县汪士鋐、癸未宝应王式丹、壬辰武进卜俊民、乙未长洲李锦、辛丑宜兴储大文;雍正甲辰高邮王安国、丁未长洲彭启丰、癸丑仪徵陈倓;乾隆乙丑长洲蒋元益、戊辰靖江郑忬、壬申太仓邵嗣宗、辛巳江宁陈步瀛、乙未吴县严福、戊戌泰州缪祖培、辛丑长洲钱棨、丁未无锡顾钰、嘉庆己未江都史致俨、辛酉通州马有章、壬戌元和吴廷琛、戊辰阳湖刘嗣绾、甲戌武进瞿溶、丁丑常熟庞大奎、己卯武进费庚吉;道光壬辰吴县马学易、丙申江阴夏子龄、乙巳江都蒋超伯;咸丰庚申嘉定徐致祥;光绪丙子兴化陆殿鹏、甲午金匮陶世凤、戊戌镇洋陆增炜,共三十八人,以人数较他省为独多,今附记于此)。

安徽九人:休宁黄轩(乾隆辛卯)、歙县金榜(乾隆壬辰)、休宁吴锡龄(乾隆乙未)、太湖赵文楷(嘉庆丙辰)、歙县洪莹(嘉庆己巳)、桐城龙汝言(嘉庆甲戌)、天长戴兰芬(道光壬午)、太湖李振钧(道光己丑)、寿州孙家鼐(咸丰己未)。

江西三人:大庾戴衢亨(乾隆戊戌)、彭泽汪鸣相(道光癸巳)、永丰刘绎(道光乙未)。

浙江二十人:鄞县史大成(顺治乙未)、归安严我斯(康熙甲辰)、德清蔡启僔(康熙庚戌)、德清蔡升元(康熙壬戌)、秀水沈廷文(康熙戊辰)、钱塘周霨(雍正庚戌)、仁和金德瑛(乾隆丙辰)、仁和金甡(乾隆壬戌)、会稽梁国治(乾隆戊辰)、仁和吴鸿(乾隆辛未)、嘉善蔡以台(乾隆丁丑)、秀水汪如洋(乾隆庚子)、会稽茹棻(乾隆甲辰)、山阴史致光(乾隆丁未)、归安王以衔(乾隆乙卯)、归安姚文田(嘉庆己未)、海盐朱昌颐(道光丙戌)、乌程钮福保(道光戊戌)、鄞县章鋆(咸丰壬子)、仁和钟骏声(咸丰庚申。按浙江人得会元者:康熙甲辰海宁沈珩、戊辰鄞县范光阳、癸巳乌程孙见龙、戊戌嘉善杨尔德;雍正庚戌秀水沈昌宇;乾隆壬戌仁和金甡、辛未嘉善周沣、丁丑嘉善蔡以台、癸未仁和孙效曾、己丑钱塘徐烺、辛卯馀姚邵晋涵、壬辰归安孙辰东、庚子秀水汪如洋、甲辰归安侯健融、己酉嘉兴钱棨、乙卯归安王以语;嘉庆丙辰德清袁槐、乙丑仁和胡敬、己巳仁和孔传纶、辛未平湖朱壬林;道光癸巳海宁许楣、乙未嵊县张景星、庚子仁和吴敬羲、辛丑仁和蔡念慈、丁未钱塘许彭寿;咸丰壬子山阴孙庆咸、癸丑钱塘吴凤藻、己未会稽马传煦;同治癸亥瑞安黄体芳、戊辰萧山蔡以瑺;光绪庚寅钱塘夏曾佑、癸卯会稽周蕴良,共三十二人,其人数亦较他省为多,今附记于此)。

福建三人:侯官林鸿年(道光丙申)、闽县王仁堪(光绪丁丑)、晋江吴鲁(光绪庚寅)。

湖北三人:黄冈刘子壮(顺治己丑)、天门蒋立镛(嘉庆辛未)、蕲水陈沆(嘉庆己卯)。

湖南二人:衡山彭浚(嘉庆乙丑)、茶陵萧锦忠(道光乙巳)。

河南一人:固始吴其浚(嘉庆丁丑)。

山东六人:聊城傅以渐(顺治丙戌)、东昌邓钟岳(康熙辛丑)、济宁孙毓溎(道光甲辰)、济宁孙如仅(咸丰癸丑)、潍县曹鸿勋(光绪丙子)、潍县王寿彭(光绪癸

卯)。

陕西一人:韩城王杰(乾隆辛巳)。

四川一人:资州骆成骧(光绪乙未)。

广东三人:番禺庄有恭(乾隆己未)、吴川林召棠(道光癸未)、顺德梁耀枢(同治辛未)。

广西四人:临桂陈继昌(嘉庆庚辰)、临桂龙启翰(道光辛丑)、临桂张建勋(光绪己丑)、临桂刘福姚(光绪壬辰)。

贵州二人:贵阳赵以炯(光绪丙戌)、麻哈夏同龢(光绪戊戌)。

浙人鼎甲录

顺治己丑探花张天植(秀水)、乙未状元史大成(鄞县)、辛丑探花吴光(归安)。

康熙甲辰状元严我斯(归安)、庚戌状元蔡启僔、榜眼孙在丰(均德清)、丙辰榜眼胡会恩(德清)、己未探花茆荐馨(长兴)、壬戌状元蔡升元(德清)、榜眼吴涵(石门)、乙丑榜眼陈元龙(海宁)、戊辰状元沈廷文(秀水)、榜眼查嗣韩(海宁)、甲戌探花顾悦履(海宁)、丁丑探花姜宸英(慈溪)、丙戌榜眼吕葆中(石门)、壬辰榜眼沈树本(归安)、乙未探花傅王露(会稽)、戊戌探花沈锡辂(仁和)。

雍正甲辰探花汪德容(钱塘)、庚戌状元周霮(钱塘)、榜眼沈昌宇(秀水)、探花梁诗正(钱塘)。

乾隆丙辰状元金德瑛(仁和)、壬戌状元金甡(仁和)、乙丑探花王际华(钱塘)、戊辰状元梁国治(会稽)、榜眼陈楠(仁和)、辛未状元吴鸿(仁和)、探花周沣(嘉善)、壬申探花卢文弨(余姚)、甲戌探花倪承宽(仁和)、丁丑状元蔡以台(嘉善)、庚辰榜眼诸重光(余姚)、辛巳榜眼胡高望(仁和)、癸未榜眼沈初(平湖)、己丑榜眼徐天柱(德清)、探花陈嗣龙(平湖)、辛卯榜眼王增(会稽)、探花范衷(上虞)、壬辰榜眼孙辰东(归安)、探花俞大猷(山阴)、乙未探花沈清藻(仁和)、戊戌榜眼蔡廷衡(仁和)、探花孙希旦(瑞安)、庚子状元汪如洋(秀水)、辛丑榜眼陈万青(石门)、甲辰状元茹棻(会稽)、榜眼邵瑛(余姚)、丁未状元史致光(山阴)、乙卯状元王以衔(归安)、榜眼莫晋(会稽)。

嘉庆己未状元姚文田(归安)、丁丑探花吴清鹏(钱塘)、己卯榜眼杨九畹(慈溪)、庚辰榜眼许乃普(钱塘)。

道光丙戌状元朱昌颐(海盐)、己丑榜眼钱福昌(平湖)、探花朱兰(余姚)、壬辰榜眼朱凤标(萧山)、戊戌状元钮福保(乌程)、庚子探花张百揆(萧山)、甲辰榜眼周学浚(乌程)、探花冯培元(仁和)、乙巳榜眼金鹤清(桐乡)、探花吴福年(钱塘)。

咸丰壬子状元章鋆(鄞县)、癸丑榜眼吴凤藻(钱塘)、丙辰探花洪昌燕(钱塘)、己未榜眼孙念祖(会稽)、庚申状元钟骏声(仁和)。

同治辛未探花郁昆(萧山)。

光绪丙子探花冯文蔚(乌程)、壬辰榜眼吴士鉴(钱塘)、乙未榜眼喻长霖(黄岩)、戊戌探花俞陛云(德清。按浙江人得传胪者:顺治己丑鄞县范光文、乙未仁和王益朋、辛丑嘉善孙铩;康熙甲辰海宁沈珩、己未石门吴震方、戊辰鄞县范光阳、辛未海盐杨中讷、丙戌海监俞兆晟、戊戌山阴金以成;雍正甲辰钱塘汪由敦;乾隆丁巳仁和孙宗溥、己未钱塘陆秩、乙丑嘉善章恺、壬申秀水钱载、甲戌钱塘汪永锡、丁丑仁和李汪度、癸未富阳董诰、丙戌桐乡陆费墀、壬辰山阴平恕、庚子仁和关槐、己酉嘉兴钱楷、癸丑会稽陈秋水;嘉庆丙辰浦江戴殿泗、己巳嘉善黄安涛;道光丁未钱塘许彭寿;咸丰丙辰萧山钟宝华;同治癸亥仁和周兰、戊辰仁和许有麟;光绪癸未归安朱祖谋。附记于此)。

鼎甲改官

历科一甲进士,例于胪传之日,状元即授修撰,榜眼、探花即授编修,至下科与本科庶吉士同应散馆,考试后仍授原职。然亦有竟未留馆者,如康熙辛丑科榜眼吴文焕则改员外郎;乾隆丁未科榜眼孙星衍、探花董教增,乙卯科探花潘世璜,则均改主事;嘉庆乙丑科状元彭浚则改员外郎,辛未科榜眼吴毓英则改主事;道光壬午科榜眼郑秉恬则改知县,乙未科探花乔晋芳、辛丑科探花胡家玉,同治甲戌科探花黄贻楫,则均改主事。其因散馆而发生例外之变动者,前后凡十人。至康熙辛未科状元戴有祺之为候选知县,乾隆辛卯科榜眼王增之为河南知县,甲辰科榜眼邵瑛之为内阁中书,癸丑科榜眼陈云之为吏部主事,嘉庆甲戌科状元龙汝言之为内阁中书,道光丙戌科状元朱昌颐之为户部主事,丁未科榜眼袁绩懋之为刑部主事,则皆于留馆之后因事降黜,乃改补他官者也。

武鼎甲考

文科鼎甲具详进士题名碑录及馆选录中,至武科则各书记载者极少,然一代抡才之典,文武并重,固不容歧视也。特汇考其人如左:(凡未详者,均作空格,以备考补。)

顺治丙戌状元郭士衡(山东章邱)、榜眼武韬(山东曹县)、探花□□□(□□□□);己丑状元金抱一(□□□□)、榜眼李圣祥(□□□□)、探花茹颙(浙江山阴);壬辰状元王玉璧(浙江仁和)、榜眼□□□(□□□□)、探花□□□(□□□□);乙未状元于国柱(□□□□)、榜眼单登龙(山东高密)、探花□□□(□□□□);戊戌状元刘炎(浙江山阴)、榜眼□□□(□□□□)、探花□□□(□□□□);庚子(补行己亥科)状元林本直(江苏上元)、榜眼□□□(□□□□)、探花□□□(□□□□);辛丑状元霍维爾(山东济宁)、榜眼□□□(□□□□)、探花□□□(□□□□)。

康熙甲辰状元吴三畏(□□□□)、榜眼□□□(□□□□)、探花□□□(□□□□);丁未状元秦蕃信(顺天宛平)、榜眼张善继(江苏徐州)、探花□□□(□□□□);庚戌状元张英奇(直隶深州)、榜眼□□□(□□□□)、探花张学纯(浙江杭州);癸丑状元

郎天祚（浙江山阴）、榜眼李世威（山东莘县）、探花赵文璧（浙江萧山）；丙辰状元荀国梁（□□□□）、榜眼□□□（□□□□）、探花□□□（□□□□）；己未状元罗淇（浙江会稽）、榜眼□□□（□□□□）、探花储埙（浙江钱塘）；壬戌状元王继先（□□□□）、榜眼□□□（□□□□）、探花□□□（□□□□）；乙丑状元徐宪武（直隶□□）、榜眼□□□（□□□□）、探花叶日芳（甘肃甘州。按日芳是否此科再考）；戊辰状元王应统（□□□□）、榜眼□□□（□□□□）、探花□□□（□□□□）；辛未状元张文焕（甘肃宁夏）、榜眼□□□（□□□□）、探花韩良辅（四川重庆）；甲戌状元曹曰玮（京卫）、榜眼丁爽（陕西□□）、探花石钧（湖南武陵）；丁丑状元缴煜章（京卫）、榜眼□□□（□□□□）、探花胡琨（江苏江都）；庚辰状元马会伯（甘肃宁夏）、榜眼林浚（江苏江宁）、探花朱士植（甘肃灵州）；癸未状元曹维城（□□□□）、榜眼□□□（□□□□）、探花侯溹（陕西兴安）；丙戌状元杨谦（江苏仪征）、榜眼□□□（□□□□）、探花□□□（□□□□）；己丑状元田畯（直隶献县）、榜眼李维扬（广东□□。按维扬是否此科再考）、探花□□□（□□□□）；壬辰状元李显光（□□□□）、榜眼杨炳（河南内黄）、探花□□□（□□□□）；癸巳状元李如柏（甘肃宁夏）、榜眼丁士杰（顺天大兴）、探花□□□（□□□□）；乙未状元赛都（汉军正红）、榜眼□□□（□□□□）、探花□□□（□□□□）；戊戌状元封荣九（□□□□）、榜眼□□□（□□□□）、探花□□□（□□□□）；辛丑状元林德镛（□□□□）、榜眼杨大立（山东历城）、探花高瀚（山西朔州）。

雍正癸卯状元李琰（□□□□）、榜眼□□□（□□□□）、探花□□□（□□□□）；甲辰状元苗国琮（汉军镶白）、榜眼□□□（□□□□）、探花□□□（□□□□）；丁未状元王元浩（山东胶州）、榜眼谭五格（汉军镶黄）、探花马大用（安徽怀宁）；庚戌状元齐大勇（直隶昌黎）、榜眼张照（汉军正黄）、探花□□□（□□□□）；癸丑状元孙宗夏（陕西镇安）、榜眼袁秉敬（直隶宣化。按秉敬是否此科再考）、探花特格慎（蒙古正蓝）。

乾隆丙辰状元马负书（汉军镶黄）、榜眼韩锜（直隶天津）、探花李星垣（江苏铜山）；丁巳状元哈攀龙（直隶任邱），榜眼张凌霞（山西太谷）、探花冯哲（直隶丰润）；己未状元朱秋魁（浙江金华）、榜眼毕映（山西大同。按映是否此科再考）、探花□□□（□□□□）；壬戌状元贾廷诏（□□□□）、榜眼李世崧（湖南桃源）、探花白钟镶（山西太谷）；乙丑状元董孟（汉军正黄）、榜眼李经世（直隶天津）、探花胡经纶（广东顺德）；戊辰状元张兆璠（江苏泰兴）、榜眼温有哲（山西太谷）、探花孙仪汤（直隶赵州）；辛未状元张大经（山西凤台）、榜眼卜永泰（山东蒲台）、探花安廷召（直隶乐亭）；壬申状元哈廷梁（直隶献县）、榜眼林建鼎（福建福清）、探花马琭（山西阳曲。后更名全再，中庚辰科）；甲戌状元顾麟（□□□□）、榜眼徐渭（山东胶州）、探花陈标（江苏□□）；丁丑状元李国梁（直隶丰润）、榜眼植璋（广东东莞）、探花曹龙骧（汉军镶红）；庚辰状元马全（即壬申科马琭，更名再中）、榜眼邵应邲（广东电白）、探花孙廷璧（顺天大兴）；辛巳状元段飞龙（直隶永年）、榜眼李铨（河南虞城）、探花□□□（□□□□）；癸未状元德灏（满洲正黄）、榜眼郭元凯（□□□□）、探花叶时茂（福建同安）；丙戌状元白成龙（□□□□）、榜眼黄宗杰（汉军镶白）、探花彭先龙（湖北松滋）；己丑状元钱治平（顺天霸州）、榜眼金富宁（汉军镶蓝）、探花林天洛（浙江江山）；辛卯状元林天漇（浙江江山）、榜眼薛殿元（直隶容城）、探花郑敏（汉军镶蓝）；壬辰状元李威光（广东长乐）、榜眼左瑛（直隶清苑）、探花赵士魁（顺天宛平）；乙未状元王懋赏（山东福山）、榜眼彭朝龙（湖北松滋）、探花德明（满洲正黄）；戊戌状元邢敦行（直隶定州）、榜眼樊雄楚（湖北襄阳）、探花董金凤（安徽合肥）；庚子状元黄瑞（浙江江山）、榜眼阎燮和（山西平遥）、探花金殿安（山东聊城）；辛丑状元刘双（顺天大兴）、榜眼黄国梁（福建平和）、探花黎大刚（广东新会）；甲辰状元刘荣庆（江苏泰州）、榜眼李锡命（顺天东安），探花卢廷璋（广东东莞）；丁未状元马兆瑞（山东临清）、榜眼侯瑸（顺天武清）、探花麦鹰扬（广东鹤山）；己酉状元刘国庆（江苏泰州）、榜眼马承基（顺天东安）、探花陈四安（汉军正白）；庚戌状元玉福（汉军镶黄）、榜眼曾琼琲（广东长乐）、探花王万清（顺天大城）；癸丑状元徐殿飏（山东掖县）、榜眼鲍友智（安徽六安）、探花周自超（福建永春）；乙卯状元邸飞虎、（□□□□）、榜眼陈崇韬（广东博罗）、探花冯元（云南平彝）。

嘉庆丙辰状元黄仁勇（广东海阳）、榜眼常鸣盛（直隶新城）、探花高适（汉军镶红）；己未状元李云龙（直隶阜城）、榜眼曾大观（湖北黄陂）、探花张万清（河南杞县）；辛酉状元姚大宁（广东南海）、榜眼满德坤（山东滕县）、探花李廷扬（山东胶州）；壬戌状元李白玉（直隶藁城）、榜眼张大鹏（江西武宁）、探花陆凤翔（安徽蒙城）；乙丑状元张联元（直隶献县）、榜眼白凤池（河南荥阳）、探花孙抡元（甘肃中卫）；戊辰状元徐华清（山东临淄）、榜眼尚勇德（汉军镶白）、探花王世平（顺天大城）；己巳状元汪道诚（江西乐平）、榜眼韩积善（汉军镶白）、探花张青云（陕西富平）；辛未状元马殿甲（河南邓州）、榜眼成必超（四川仁寿）、探花林方标（江苏铜山）；甲戌状元丁殿宁（山东益都）、榜眼史鹄（直隶肥乡）、探花杨定泰（湖北襄阳）；丁丑状元武凤来、（□□□□）、榜眼马维衔（甘肃固原）、探花王志元（四川华阳）；己卯状元徐开业（以传胪未到除名）、榜眼秦钟英（推升状元，陕西神木）、探花梅万青（以传胪未到除名）；庚辰状元昌伊苏（满洲正黄）、榜眼李凤和（顺天大兴）、探花富成（满洲镶蓝）。

道光壬午状元张云亭（直隶清丰）、榜眼李书阿（河南南召）、探花程三光（直隶邯郸）；癸未状元张从龙（山西临县）、榜眼史殿元（直隶清苑）、探花黄大奎（甘肃礼县）；丙戌状元李相清（山西阳曲）、榜眼崔连魁（河南淮

宁)、探花丁麟兆(直隶遵化);己丑状元吴钺(山东蓬莱)、榜眼秦定三(湖北兴国)、探花张斯奎(汉军正黄);壬辰状元李广金(山西灵邱)、榜眼张金甲(山东濮州)、探花郝腾蛟(河南偃师);癸巳状元牛凤山(河南汜县)、榜眼孙和平(顺天大兴)、探花张协忠(江西德兴);乙未状元波启善(满洲正红)、榜眼奚应龙(陕西朝邑)、探花鞠殿华(山东安邱);丙申状元王瑞(直隶安肃)、榜眼方台(江西上饶)、探花金连元(汉军正蓝);戊戌状元郝光甲(直隶任邱)、榜眼佟攀梅(汉军正蓝)、探花普承尧(云南新平);庚子状元赵云鹏(河南汝阳)、榜眼王万寿(四川灌县)、探花李寿春(顺天大兴);辛丑状元德庆(汉军镶白)、榜眼王振隆(山东长山)、探花刘宗汉(顺天宁河);甲辰状元张殿华(直隶枣强)、榜眼钱昱(直隶昌黎)、探花刘清江(山东巨野);乙巳状元吴德新(直隶东明)、榜眼蕙椿(满洲正白)、探花赵鸿举(河南陟县);丁未状元李信(直隶晋州)、榜眼姜国仲(四川越隽),探花无人庚戌状元彭阳春(四川华阳);榜眼岳汝忠(直隶静海),探花无人。

咸丰壬子状元田在田(山东巨野)、榜眼张虎臣(直隶沙河)、探花赵玉润(直隶永年);癸丑状元温常涌(直隶天津)、榜眼王虎臣(山西河曲)、探花许梦魁(直隶平山);丙辰状元王世清(直隶南和)、榜眼韦应麒(河南永宁)、探花蓝家麟(直隶天津);己未状元韩金甲(山东历城)、榜眼杜遇春(直隶河间)、探花李上仑(四川邛州);庚申状元马鸿图(直隶抚宁)、榜眼刘英杰(直隶束鹿)、探花德绶(满洲正蓝)。

同治壬戌状元史天祥(直隶邯郸)、榜眼徐寿春(直隶乐亭)、探花刘其昌(广东香山);癸亥状元黄大元(直隶怀安)、榜眼岳金堂(直隶元城)、探花敦凤举(直隶获鹿);乙丑状元张蜀锦(直隶广平)、榜眼桂林香(湖南祁阳)、探花侯会同(四川南充);戊辰状元陈桂芬(浙江天台)、榜眼谢子元(四川射洪)、探花张光斗(四川眉州);辛未状元丁锦堂(福建上杭)、榜眼王可相(直隶元城)、探花佟在田(直隶天津);甲戌状元张凤鸣(河南西平)、榜眼赵瑞云(河南杞县)、探花刘云会(直隶长垣)。

光绪丙子状元宋鸿图(福建侯官)、榜眼张忠祥(河南西平)、探花景庆(蒙古正红);丁丑状元佟在棠(直隶天津)、榜眼马尚德(直隶内邱)、探花林培基(福建侯官);庚辰状元黄培松(福建龙泉)、榜眼周增祥(广东潮阳)、探花景元(满洲镶黄);癸未状元杨廷弼(河南祥符)、榜眼周选青(直隶天津)、探花刘占魁(直隶肃宁);丙戌状元宋占魁(山东昌邑)、榜眼解兆鼎(江苏丹徒)、探花何乃斌(广东香山);己丑状元李梦说(山东阳谷)、榜眼徐海波(四川资州)、探花傅懋凯(山东福山);庚寅状元张宪周(山东郓城)、榜眼李承恩(四川通江)、探花陈邦荣(直隶献县);壬辰状元卞赓(江苏海州)、榜眼张连同(河南宜阳)、探花李连仲(直隶大名);甲午状元张鸿翥(江西鄱阳)、榜眼杜天麟(四川江津)、探花岳庆德(直隶元城);乙未状元武国栋(直隶天津)、榜眼张大宗(江苏海州)、探花林宜春(福建大田);戊戌状元张三甲(直隶开州)、榜眼任联捷(江苏山阳)、探花苏克敦(满洲镶白)。

科名佳话

父子鼎甲:江苏吴县缪彤(康熙丁未状元)、子曰藻(康熙乙未榜眼)。江苏溧阳任兰枝(康熙癸巳榜眼)、子端书(乾隆丁巳探花)。江苏镇洋汪廷玙(乾隆戊辰探花)、子学金(乾隆辛丑探花)。山东沾化苏兆登(嘉庆己未榜眼)、子敬衡(道光丙申探花)。湖北天门蒋立镛(嘉庆辛未状元)、子元溥(道光癸巳探花)。

父子鼎甲传胪:江苏江宁秦大士(乾隆壬申状元)、子承业(乾隆辛丑传胪)。安徽太湖李长森(乾隆甲辰传胪)、子振钧(道光己丑状元)。浙江钱塘许乃普(嘉庆庚辰榜眼)、子彭寿(道光丁未传胪)。

祖孙鼎甲:江苏高邮王安国(雍正甲辰榜眼)、孙引之(嘉庆己未探花。又江苏长洲陆肯堂康熙乙丑状元、乃孙润庠同治甲戌状元,附记于此)。

祖孙鼎甲传胪:江苏无锡邹忠倚(顺治壬辰状元)、孙一桂(雍正丁未传胪)、玄孙奕孝(乾隆丁丑探花)。

叔侄鼎甲:安徽全椒吴国对(顺治戊戌探花)、弟子昺(康熙辛未榜眼)。浙江德清蔡启僔(康熙庚戌状元)、兄子升元(康熙壬戌状元)。江苏吴县吴廷琛(嘉庆壬戌状元)、族子钟骏(道光壬辰状元)。江苏常熟翁同龢(咸丰丙辰状元)、兄子曾源(同治癸亥状元)。

叔侄鼎甲传胪:江苏武进刘星炜(乾隆戊辰传胪)、从子跃云(乾隆丙戌探花)。

兄弟鼎甲:江苏昆山徐乾学(康熙庚戌探花)、弟秉义(康熙癸丑探花)、弟元文(顺治己亥状元)。江苏武进庄存与(乾隆乙丑榜眼)、弟培因(乾隆甲戌状元)。山东济宁孙毓溎(道光甲辰状元)、从弟毓汶(咸丰丙辰榜眼)。直隶南皮张之万(道光丁未状元)、族弟之洞(同治癸亥探花。又武科中:湖北松滋彭先龙,乾隆丙戌探花,弟朝龙,乾隆乙未榜眼浙;江江山林天洛,乾隆己丑探花,弟天滮,乾隆辛卯状元;江苏泰州刘荣庆,乾隆甲辰状元,弟国庆,乾隆己酉状元;直隶天津佟在田,同治辛未探花,弟在棠,光绪丁丑状元)。

兄弟祖孙鼎甲:江苏长洲彭定求(康熙丙辰状元)、从弟宁求(康熙壬戌探花)、孙启丰(雍正丁未状元)。江苏吴县潘世恩(乾隆癸丑状元)、从兄世璜(乾隆乙卯探花)、孙祖荫(咸丰壬子探花)。

兄弟叔侄鼎甲传胪:安徽桐城张廷璐(康熙戊戌榜眼)、从弟廷珩(雍正癸卯传胪)、兄子若霭(雍正癸丑传胪)。

父子传胪:江苏仪征陈嘉树(道光壬午)、子彝(同治壬戌)。

叔侄传胪:江苏阳湖恽彦彬(同治辛未)、族子毓嘉(光绪壬辰。按毓嘉入大兴籍)。

兄弟传胪:浙江鄞县范光文(顺治己丑)、从弟光阳(康熙戊辰)、江苏吴县汪俊(康熙甲戌)、从弟士鋐(康

熙丁丑)。

父子解元:河南郏县仝廷举(顺治戊子)、子轨(康熙乙酉)。广东新宁陈遇夫(康熙庚午)、子瀚(康熙甲午)。湖北钟祥李兆钰(雍正乙卯)、子潢(乾隆乙酉)。浙江嘉兴张廷济(嘉庆戊午)、子庆荣(道光丙午)。江西清江聂明景(同治庚午)、子谦吉(光绪己丑)。

祖孙解元:广西全州谢明英(康熙辛酉)、孙济世(康熙戊子)。云南罗平窦晟(乾隆戊子)、孙垿(道光乙酉。又广西临桂陈宏谋,雍正癸卯,玄孙继昌,嘉庆癸酉。山西文水王锡蒲,嘉庆丁卯,曾孙学伊,光绪癸巳。附记于此)。

叔侄解元:广西全州蒋琦龄(道光甲午)、从子英元(道光癸卯)。浙江富阳朱炳琦(咸丰辛亥)、族子彭年(同治丁卯)。

兄弟解元:江苏江宁刘辉祖(康熙庚午)、弟捷(康熙辛卯)。广西临桂朱桓(乾隆壬子)、从弟琦(道光辛卯)。广西临桂唐维锡(乾隆甲寅)、弟维钊(嘉庆甲子)。山东长清孟毓兰(嘉庆戊寅)、弟毓藻(道光辛巳)。

累代甲科:举一家人成进士逾三世以外而世系直接者。

山东滨州杜诗(明万历戊戌)。诗子澳(顺治丁亥)、澳孙蕭(乾隆丁巳)、蕭孙堮(嘉庆辛酉)、堮子受田(道光癸未)、受田子翊(道光乙未)、翊子庭琛(咸丰庚申)。

浙江海盐俞之泰(明万历壬戌)、之泰子云来(康熙庚戌)、云来子兆曾(康熙乙丑)、兆晟(康熙丙戌)、兆曾子鸿馨(康熙辛丑)、兆晟子鸿图(康熙壬辰)。

安徽桐城方拱乾(明崇祯戊辰)、拱乾子孝标(顺治己丑)、孝标孙式济(康熙己丑)、式济孙维甸(乾隆辛丑)、维甸子传穆(嘉庆己卯)。

浙江嘉善曹勋(明崇祯戊辰)、勋孙鉴伦(康熙己未)、鉴伦曾孙焜(乾隆癸未)、焜孙衔达(道光癸巳)。

江苏常熟蒋棻(明崇祯丁丑)、棻子伊(康熙癸丑)、伊子陈锡(康熙乙丑)、廷锡(康熙癸未)、陈锡子涟(康熙己丑)、廷锡子溥(雍正庚戌)、溥子檙(乾隆辛未)。

江苏武进杨廷鉴(明崇祯癸未)、廷鉴子大鹤(康熙己未)、大鹤子椿(康熙戊辰)、椿子述曾(乾隆壬戌)。

江苏武进吕宫(顺治丁亥)、宫曾孙湍(乾隆甲戌)、湍孙子班(嘉庆壬戌)、子班子佺孙(道光丙申)、倌孙(道光戊戌)。

江苏丹徒张九徵(顺治丁亥),九徵子玉书(顺治辛丑)、玉书子逸少(康熙甲戌)、逸少玄孙颉云(嘉庆丁丑)、颉云子锡庚(道光丙申)。

江苏常熟翁长庸(顺治丁亥)、长庸子大中(康熙丁丑)、大中来孙心存(道光壬午)、心存子同书(道光庚子)、同书子曾源(同治癸亥)、曾源子斌孙(光绪丁丑)。

江苏华亭王广心(顺治己丑)、广心子顼龄(康熙丙辰)、顼龄子图炳(康熙壬辰)。图炳孙嘉曾(乾隆丙戌)。

江苏武进刘汉卿(顺治己丑)、汉卿孙于义(康熙壬辰)、于义子复(雍正丁未)、复孙汝賽(乾隆庚子)、又复曾孙嗣绾(嘉庆戊辰)。

满洲完颜氏阿什坦(顺治壬辰)、阿什坦仍孙麟庆(嘉庆己巳)、麟庆子崇实(道光庚戌)、崇实子嵩申(同治戊辰)。

山东诸城刘必显(顺治壬辰)、必显子棨(康熙己丑)、棨子统勋(雍正甲辰)、统勋子墉(乾隆辛未)、又统勋孙镮之(乾隆己酉)。

江苏金坛冯标(顺治壬辰)、标子汉炜(康熙戊戌)、汉炜子秉彝(乾隆乙丑)、秉彝玄孙煦(光绪丙戌)。

江苏无锡秦松龄(顺治乙未)、松龄子道然(康熙己丑)、道然子蕙田(乾隆丙辰)、蕙田子泰钧(乾隆甲戌)。

江苏长洲彭珑(顺治己亥)、珑子定求(康熙丙辰)、定求孙启丰(雍正丁未)、启丰孙希洛(乾隆丁未)、希洛子蕴辉(嘉庆己未)。

江苏金坛于嗣昌(顺治辛丑)、嗣昌子汉翔(康熙壬戌)、汉翔子枋(雍正甲辰)、枋子敏中(乾隆丁巳)、敏中曾孙尚龄(道光壬午)。

江西南昌熊一潇(康熙甲辰)、一潇子本(康熙丙戌)、本子学鹏(雍正庚戌)、学鹏子之福(乾隆丁丑)。

江苏通州孙闳达(康熙甲辰)、闳达玄孙兆鳌(嘉庆辛未)、兆鳌子廷元(道光甲辰)、廷元子铭恩(道光乙未)。

安徽桐城张英(康熙丁未)、英子廷璐(康熙戊戌)、廷璐子若需(乾隆丁巳)、若需子曾敞(乾隆辛未)。

江苏溧阳史鹤龄(康熙丁未)、鹤龄子夔(康熙壬戌)、夔子贻直(康熙庚辰)、贻直子奕簪(乾隆戊辰)。

浙江嘉善钱霞(康熙庚戌)、霞玄孙樾(乾隆壬辰)、樾曾孙宝廉(道光庚戌)、宝廉子能训(光绪戊戌)。

山东德州卢道悦(康熙庚戌)、悦道子见曾(康熙辛丑)、见曾孙荫溥(乾隆辛丑)、荫溥孙庆纶(道光辛丑)。

浙江德清徐倬(康熙癸丑)、倬子元正(康熙乙丑)、元正孙以升(雍正癸卯)、以升子开厚(乾隆乙丑)、开厚子天柱(乾隆己丑)、天柱曾孙芝淦(咸丰庚申)。

浙江钱塘徐潮(康熙癸丑)、潮子本(康熙戊戌)、本子以煊(雍正庚戌)、以煊玄孙琪(光绪庚辰)。

山东昌乐阎世绳(康熙丙辰)、世绳子愉(康熙庚辰)、愉子廷佶(雍正甲辰)、廷佶子循琦(乾隆壬戌)、循琦子学淳(乾隆甲辰)、学海(嘉庆丁丑)。

直隶静海励杜讷(按杜讷于康熙庚申特赏编修,今以进士论)、杜讷子廷仪(康熙庚辰)、廷仪子宗万(康熙辛丑)、宗万子守谦(乾隆乙丑)。

江西新建裘君弼(康熙丁丑)、君弼子曰修(乾隆己未)、曰修子麟(乾隆庚辰)、麟子元淦(嘉庆乙丑)。

江西新建曹家甲(康熙丁丑)、家甲孙秀先(乾隆丙辰)、秀先曾孙熊(嘉庆己未)、熊子联桂(道光乙未)。

浙江钱塘吴之锜(康熙庚辰)、之锜孙嗣爵(雍正庚戌)、嗣爵子璥(乾隆戊戌)、璥子若准(道光辛丑)。

江西南昌彭廷训(康熙丙戌)、廷训子元瑞(乾隆丁

丑)、元瑞孙邦畴(嘉庆乙丑)、邦畴子克仪(咸丰庚申)。

江苏阳湖庄令舆(康熙丙戌)、令舆来孙受祺(道光庚子)、受祺子钟济(光绪丙戌)、钟济子纶仪(光绪甲午)。

江西临川李绂(康熙己丑)、绂孙友棠(乾隆乙丑)、友棠子传熊(乾隆丁未)、传熊孙训钊(道光乙未)。

直隶清苑胡尔默(康熙乙未)、尔默子鹏年(乾隆乙丑)、鹏年孙绍祖(嘉庆辛酉)、绍祖子叔琳(道光庚戌)、叔珊(咸丰庚申)。

江苏高邮王安国(雍正甲辰)、安国子念孙(乾隆乙未)、念孙子引之(嘉庆己未)、引之子寿同(道光甲辰)。

山东诸城李宜芳(雍正庚戌)、宜芳子椺(乾隆癸丑)、椺子璋煜(嘉庆庚辰)、璋煜子肇锡(同治戊辰)。

山东福山王检(雍正癸丑)、检子启绪(乾隆辛未)、启绪孙兆琛(嘉庆丁丑)、兆琛孙懿荣(光绪庚辰)。

满洲索绰络氏德保(乾隆丁巳)、德保子英和(乾隆癸丑)、英和子奎照(嘉庆甲戌)、奎照子锡祉(道光乙未)。

江苏嘉定廖鸿章(乾隆丁巳。按廖氏原籍福建永定)、鸿章孙文锦(嘉庆辛未)、文锦子惟勋(道光癸巳)、惟勋子寿丰(同治辛未)、寿恒(同治癸亥)。

浙江仁和蔡应彪(乾隆丁巳)、应彪孙共武(乾隆辛丑)、共武孙念慈(道光辛丑)、念慈孙世佐(光绪庚辰)。

汉军李士通(乾隆辛未)、士通孙恩绎(嘉庆戊辰)、恩绎子希曾(道光壬午)、希曾子祜(道光庚子)、祉(咸丰庚申)。

福建闽县叶观国(乾隆辛未)、观国子申万(嘉庆乙丑)、申万子敬昌(嘉庆己卯)、敬昌孙大焯(同治戊辰)、大焯子在琦(光绪丙戌)。

河南邓州高名世(乾隆丁丑)、名世子叔祥(乾隆甲辰)、叔祥孙振宛(道光戊戌)、振宛子寅生(光绪丙子)。

顺天大兴邵自镇(乾隆辛巳)、自镇子庚曾(乾隆辛巳)、庚曾子葆醇(乾隆庚戌)、葆醇子甲名(嘉庆己卯)。

河南固始吴延瑞(乾隆丙戌)、延瑞子邦治(乾隆辛丑)、邦治子其浚(嘉庆戊辰)、其浚子元炳(咸丰庚申)。

河南商邱陈濂(乾隆丙戌)、濂子杲(嘉庆辛酉)、杲子焯(嘉庆辛未)、焯子坛(道光乙未)。

江西高安熊中砥(乾隆丙戌)、中砥子如洵(嘉庆丙辰)、如洵孙方燧(光绪己丑)、方燧子坤(光绪甲辰)。

江苏昆山李世望(乾隆壬辰)、世望子以健(乾隆辛丑)、以健孙德莪(道光甲辰)、德莪子传元(光绪己丑)。

山西灵石何思钧(乾隆乙未)、思钧子道生(乾隆丁未)、道生子熙绩(道光壬午)、熙绩子福咸(道光庚戌)。

福建闽县陈若霖(乾隆丁未)、若霖孙承裘(咸丰壬子)、承裘子宝瑨(光绪庚寅)、宝瑨子懋鼎(光绪庚寅)。

湖北天门蒋祥墀(乾隆庚戌)、祥墀子立镛(嘉庆辛未)、立镛子元溥(道光癸巳)、元溥子启勋(咸丰庚申)、又元溥孙传燮(光绪丙戌)。

安徽太湖赵文楷(嘉庆丙辰)、文楷子畇(道光辛丑)、畇子继元(同治戊辰)、继元子曾重(光绪庚辰)。

四子进士:(同胞兄弟有四人并擢甲科者殊鲜,特志之)。

安徽全椒吴沛子国鼎(明崇祯癸未)、国缙(顺治壬辰)、国对(顺治戊戌,探花)、国龙(明崇祯癸未)。

江苏丹徒张九徵子玉裁(康熙丁未,榜眼)、玉书(顺治辛丑)、仕可(康熙丙辰)、恕可(康熙戊辰)。

江苏昆山徐乾学子树穀等(见五子登科条)。

安徽桐城张英子廷瓒(康熙己未)、廷玉(康熙庚辰)、廷璐(康熙戊辰,榜眼)、廷瑑(雍正癸卯)。

浙江海宁陈诜子世倌等(见五子登科条)。

江苏宜兴储方庆子大文等(见五子登科条)。

贵州广顺金殿行子鼎寿(嘉庆戊辰)、鼎梅(嘉庆辛未)、鼎铭(嘉庆甲戌)、鼎年(道光壬辰)。

顺天宝坻李光先子藩等(见五子登科条)。

安徽太湖李镐子国杞等(见五子登科条)。

奉天伯都讷于凌奎子观霖(光绪丁丑)、荫霖(咸丰己未)、衡霖(同治甲戌)、钟霖(光绪丁丑)。

五子登科:

江苏昆山徐乾学子树穀(康熙乙丑进士)、炯(康熙壬戌进士)、树敏(康熙癸未进士)、树屏(康熙壬辰进士)、骏(康熙癸巳进士)。

顺天大兴黄华蕃子叔琳(康熙辛未探花)、叔琬(康熙己丑进士)、叔琪(康熙乙酉举人)、叔璥(康熙己丑进士)、叔瑄(康熙癸巳举人)。

浙江海宁陈诜子世倌(康熙丙戌进士)、世俨(康熙辛卯举人)、世仁(康熙乙未进士)、世倌(康熙癸未进士)、世侃(康熙癸巳进士)。

江苏宜兴储方庆子右文(康熙丁巳举人)、大文(康熙辛丑会元)、在文(康熙己丑进士)、郁文(康熙辛丑进士)、雄文(康熙辛丑进士)。

江苏长洲张孟球子学庠(康熙己丑进士)、绍贤(康熙己丑进士)、应造(康熙乙未进士)、企龄(康熙戊子举人)、景祁(雍正癸卯举人)。

江苏武进庄绛子楷(康熙癸巳进士)、槱(康熙庚子举人)、敦厚(雍正甲辰进士)、大椿(雍正己酉举人)、柱(雍正丁未进士)。

福建安溪李日煌子光墺(康熙辛丑进士)、光型(雍正癸丑进士)、光北(康熙戊子举人)、光墺(雍正癸丑进士)、光袁(雍正壬子举人。按光袁弟义俨亦中雍正乙卯副榜)。

福建安溪李钟侨子清载(雍正庚戌进士)、清芳(乾隆丙辰进士)、清江(雍正癸卯举人)、清恺(雍正乙卯举人)、清时(乾隆壬戌进士)。

广西平乐陈允恭子齐睿(雍正癸卯举人)、齐贤(雍正癸卯举人)、齐芳(雍正癸卯举人)、齐庶(雍正癸卯举人)、齐绅(乾隆壬申进士)。

顺天大兴金怀玮子澍(乾隆乙丑进士)、溶(雍正庚戌进士)、潢(乾隆□□举人)、洪(乾隆壬戌进士)、浚(乾隆□□举人)。

山西代州冯钟宿子履咸(乾隆甲戌进士)、履泰(乾隆壬申举人)、履谦(乾隆丁丑进士)、履豫(乾隆壬午举人)、履丰(乾隆戊子举人)。

山西兴县康基渊子仪钧(乾隆戊子举人)、纶钧(乾隆丁未进士)、文铎(嘉庆庚申举人)、绍镛(嘉庆己未进士)、维锦(嘉庆庚午举人)。

山东邹平李廷桂子鹏(乾隆乙卯进士)、景岱(乾隆甲寅举人)、鹄(嘉庆甲戌进士)、景峄(乾隆甲寅举人)、震(嘉庆己未进士)。

江苏太仓李堂子锡恭(嘉庆丙辰进士)、锡信(乾隆癸卯举人)、锡瓒(乾隆己酉举人)、锡惠(嘉庆辛酉举人)、锡晋(嘉庆辛酉举人)。

福建闽县叶观国子申棻(嘉庆壬戌进士)、申蔼(乾隆乙卯举人)、申芑(嘉庆戊午举人)、申万(嘉庆乙丑进士)、申芗(嘉庆己巳进士)。

福建侯官廖冈陵子鸿翔(嘉庆戊寅举人)、鸿禧(道光乙酉举人)、鸿苞(嘉庆丁丑进士)、鸿藻(嘉庆己巳进士)、鸿荃(嘉庆己巳榜眼)。

顺天宝坻李光先子藩(嘉庆甲戌进士)、菡(道光壬午进士)、莼(道光癸未进士)、庄(道光戊戌进士)、芗(道光己亥举人。按藩兄荫亦中嘉庆己卯副榜)。

福建闽县曾晖春子元基(道光乙未举人)、元炳(道光己丑进士)、元海(道光壬午进士)、元燮(道光戊戌进士)、元澄(道光辛卯举人)。

安徽太湖李镐子国杞(道光己丑进士)、国榛(道光乙未进士)、国梓(道光乙巳进士)、国楠(道光乙未举人)、国棠(道光乙巳进士)。

江苏阳湖吕子班子佺孙(道光丙申进士)、佶孙(道光乙未举人)、份孙(道光庚子举人)、倌孙(道光戊戌进士)、俣孙(道光丙午举人)。

福建侯官郭阶三子柏心(道光壬辰举人)、柏荫(道光壬辰进士)、柏蔚(道光甲午举人)、柏苍(道光庚子举人)、柏芗(咸丰辛亥举人)。

顺天宝坻李光庭子(按光庭为光先之弟)、藻(道光丙申进士)、蕚(道光丙戌进士)、棻(道光戊子举人)、慕(同治癸酉举人)。敬(同治庚午举人)。

安徽泗州杨鸿弼子士燮(光绪甲午进士)、士晟(光绪壬辰进士)、士骧(光绪丙戌进士)、士琦(光绪壬午举人)、士铨(光绪癸巳举人)。

六子登科:

顺天大兴邵大业子自昌(乾隆壬戌进士)、自华(乾隆乙卯举人)、自悦(乾隆戊戌进士)、馀三人未详(按《藤阴杂记》谓邵氏兄弟七人,六正榜,一副榜,自悦以下历举其名,为自本、自和、自巽、自彭,然光绪《顺天府志·选举表》言,乾隆中举人每多无考,今以科分未明,而亦不知孰为副榜,姑记此以待考定)。

顺天通州雷镈子学海(乾隆乙卯进士)、学淦(乾隆甲寅举人)、学淇(嘉庆甲戌进士)、学涛(道光壬午举人)、学瀛(嘉庆庚午举人)、学潮(嘉庆丙子举人。按学潮弟学沣亦中道光辛巳副榜)。

福建闽县叶云滋子(按云滋为五子登科条内申万之孙)、大同(同治乙丑进士)、大湜(同治庚午举人)、大泳(光绪丙子举人)、大湇(同治壬戌举人)、大焯(同治戊辰进士)、大涵(光绪丙戌进士)。

福建闽县陈承裘子宝琛(同治戊辰进士)、宝瑨(光绪庚寅进士)、宝璐(光绪庚寅进士)、宝琦(光绪乙亥举人)、宝瑄(光绪癸巳举人)、宝璜(光绪甲午举人)。

七子登科:

浙江钱塘许学范子乃来(乾隆癸卯举人)、乃大(嘉庆癸酉举人)、乃济(嘉庆己巳进士)、乃榖(道光辛巳举人)、乃普(嘉庆庚辰榜眼)、乃钊(道光乙未进士)、乃恩(道光癸卯举人)。

广东番禺许祥光子应骙(道光己酉举人)、应锵(同治甲子举人)、应鎏(同治丁卯举人)、应鏞(同治丁卯举人)、应鋕(同治庚午举人)、应锴(光绪己卯举人)、应镕(光绪己卯举人)。

重宴恩荣

本朝耆旧重宴鹿鸣者多矣,至六十年再遇甲科、应重赴恩荣筵宴者,则惟顺治乙未进士浙江嘉善钱黯;康熙癸丑进士满州正白旗徐元梦、己未进士山东益都赵执信、湖北黄冈王材任、辛未进士顺天大兴黄叔琳、庚辰进士江苏溧阳史贻直、丙戌进士江西南昌熊本;雍正庚戌进士江苏无锡嵇璜;乾隆丙辰进士福建漳浦蔡新、福建连江陈材、壬申进士顺天大兴翁方纲、浙江钱塘梁同书、山西文水郑岱钟、甲戌进士浙江海宁周春、丁丑进士江西南昌衷以埙、己丑进士江苏吴县潘奕隽、壬辰进士湖南常德贵逢甲、乙未进士江西大庾戴均元、庚子进士河南夏邑李奕畴、己酉进士江苏仪徵阮元、癸丑进士江苏吴县潘世恩;嘉庆壬戌进士福建闽县林春溥、甲戌进士陕西延川李宗沆、己卯进士河南信阳郭鉴庚、庚辰进士贵州贵筑周项;道光壬午进士江苏上元温葆深、癸未进士湖北咸宁雷以诚、丙戌进士江苏泰州王广业(按:广业癸未会试中式)、癸巳进士江西奉新宋延春、庚子进士湖北均州贾洪诏、辛丑进士浙江瑞安孙锵鸣、甲辰进士满洲镶黄旗崇保、丁未进士四川邛州伍肇龄;咸丰壬子进士奉天铁岭郭鉴襄,仅三十四人云(按:重宴恩荣奉有明旨者,以乾隆辛未黄叔琳为始,似乾隆以前尚无加恩之例,即其后亦有以已赴鹿鸣重宴不再加恩者。此条所录,皆计其登第之岁,花甲已周,汇纪之以昭人瑞,至明令重宴与否,兹不具载。又武进士周甲重逢者:乾隆壬戌山西平定窦琮、汉军正白旗陈杰;咸丰壬子山东巨野田在田。附记于此)。

文人荣遇

翰林官居文学侍从之职,恩礼优渥,体制尊崇,故士人争以身到玉堂为荣遇,其有未经馆选特授清班,大都博学工文或皓首穷经之士,时论尤艳称之。按本朝二百余年来,由他官改授翰詹及国学者(其年老举人于会试后例赏翰林职衔者不与):康熙九年,杜镇以刑部

主事授翰林院编修；十七年，王士祯以户部郎中授翰林院侍讲；十九年，高士奇以内阁中书授翰林院侍讲，励杜讷以州同授翰林院编修；三十□年，张逸少以甘肃秦州知州授翰林院编修；三十九年，王原祁以礼科给事中授詹事府右中允；四十二年，魏学诚以内阁中书授翰林院编修；四十四年，赵申季以广西迁江县知县授翰林院编修；五十二年，陈厚耀以内阁中书授翰林院编修。雍正元年，王懋竑以安庆府教授授翰林院编修，陈聂恒以刑部主事授翰林院编修；三年，夏之芳以景山教习授翰林院编修，黄岳牧、陆宗楷、姜颖新俱以景山教习授翰林院检讨；四年，康五瑞以工科给事中授翰林院侍读；六年，曹洛禋以国子监助教授司业；□年，陈学海以已革监察御史授翰林院检讨；九年，方苞以贡士授詹事府中允。乾隆十六年，吴鼎、梁锡玙俱以举人授国子监司业，陈祖范以贡士授司业衔，顾栋高以已革内阁中书授司业衔（按陈顾二人本授司业，因年老不能任职，故以司业衔畀之，与寻常加衔者不同）；十七年，王延年以国子监学正授司业；三十五年，王世芳以致仕训导授国子监司业；三十八年，陆锡熊以刑部郎中授翰林院侍读；四十二年，程晋芳以吏部主事授翰林院编修；四十五年，孙士毅以已革云南巡抚授翰林院编修。嘉庆九年，黄钺以户部主事授詹事府赞善；十四年，聂铣敏以兵部主事授翰林院编修。光绪三十四年，王闿运以举人授翰林院检讨，曹元弼以分部郎中授翰林院编修。皆异数也。

文人伟业

自功令以诗文、楷法取士，而士人之心思日力遂消亡于雕虫小技中，故论者辄以科举为诟病。然如康熙中平定台湾之姚制军启圣（按平台之役，战功虽出施提督琅，而一切规画俱由启圣主之，故时论咸以启圣未得爵赏为憾。又按顺康时命将出师，多以宗室王公或宿卫大臣为主帅，故文臣立功者鲜），雍正中平定苗疆之鄂文端尔泰，乾隆中平定金川之阿文成桂，同光中恢复浙江及平定新疆之左文襄宗棠，则皆由举人出身。康熙中平定浙江之李文襄之芳，雍正初平定西藏及青海之年大将军羹尧，咸同间平定各省匪乱之胡文忠林翼、曾文正国藩、骆文忠秉章、李文忠鸿章，则皆由进士出身。是文人中固有大略雄才、勋业烜赫者，乃知科举特进身涂径，天生豪俊，虽亦曾事笔砚，而建树自越寻常（按国朝名卿硕辅，凡立功立德者，大都为科甲中人），然则章句之儒又岂可一概抹煞耶？

叠掌文衡

宦途最重是文衡，唐诗中即有是语，故有历主春秋两试者盈门桃李，众望之辄艳羡若仙焉。按本朝词臣中凡为考官至五次以上者：湖北孝感熊赐履（顺治戊戌进士），一典乡试（顺治庚子，顺天），五典会试（康熙癸丑、甲戌、丁丑、庚辰、癸未），满洲镶蓝旗鄂尔奇（康熙壬辰进士），四典乡试（康熙丁酉，顺天；庚子，江西；雍正癸卯，山西；己酉，顺天），两典会试（雍正庚戌、癸丑），山西兴县孙嘉淦（康熙癸巳进士），五典乡试（雍正甲辰，江西；乾隆丙辰，江南；戊午、壬申、癸酉，俱顺天），两典会试（雍正庚戌、乾隆辛未），两任学政（安徽、顺天。此录诸人有曾任学政者，均附记之，惟乡会试同考官不录），山东诸城刘统勋（雍正甲辰进士），四典乡试（雍正己酉，湖北；壬子，河南；乾隆丁卯、丙子，俱顺天），四典会试（乾隆辛未、丁丑、辛巳、辛卯），江苏长洲彭启丰（雍正丁未状元），七典乡试（雍正己酉，河南；壬子，云南；乙卯，江西；乾隆丙辰，山东；辛酉，江西；壬午，浙江；乙酉，顺天），两任学政（俱浙江），满洲镶黄旗介福（雍正癸丑进士），四典乡试（乾隆壬申，顺天；丙子，江南；己卯，浙江；庚辰，顺天），四典会试（乾隆辛未、甲戌、丁丑、庚辰），两任学政（陕甘、安徽），浙江仁和金德瑛（乾隆丙辰状元），四典乡试（乾隆戊午，福建；辛酉，江南；庚午，福建；丙子，江西），一典会试（乾隆丁丑），三任学政（江西、山东、顺天），福建漳浦蔡新（乾隆丙辰传胪），五典乡试（乾隆甲子、壬申，俱江西；丙子、己亥、庚子，俱顺天），一典会试（乾隆甲辰），两任学政（河南、顺天），江西新建曹秀先（乾隆丙辰进士），四典乡试（乾隆甲子，山东；乙酉，浙江；庚寅，江南；甲午，顺天），一典会试（乾隆庚子），一任学政（江苏），江苏武进刘纶（乾隆丙辰鸿博），三典乡试（乾隆辛酉，陕西；庚辰、庚寅，俱顺天），两典会试（乾隆己丑、壬辰），满洲正白旗观保（乾隆丁巳进士），五典乡试（乾隆辛酉，云南；己卯，顺天；庚辰，浙江；壬午、庚寅，俱顺天），两典会试（乾隆辛巳、辛卯），一任学政（安徽），满洲正白旗德保（乾隆丁巳进士。按德保为观保从弟），三典乡试（乾隆丁卯，山东；乙酉，江西；戊申，顺天），五典会试（乾隆癸未、己丑、庚子、辛丑、甲辰），三任学政（山西、山东、顺天），江西新建裘曰修（乾隆己未进士），五典乡试（乾隆丁卯，湖北；庚午，浙江；壬申，江南；癸酉，浙江；己卯，江南），一典会试（乾隆丙戌），山东诸城窦光鼐（乾隆壬戌进士），五典乡试（乾隆庚午，山西；壬申，湖北；庚子，福建；己酉，浙江；甲寅，顺天），一典会试（乾隆乙卯），四任学政（一河南，三浙江），江苏武进庄存与（乾隆乙丑榜眼），四典乡试（乾隆壬申、癸酉，俱湖北；丙子、辛卯，俱浙江），一典会试（乾隆辛卯），两任学政（顺天、河南），江苏镇洋汪廷玙（乾隆戊辰探花），五典乡试（乾隆庚午，河南；壬申，湖南；癸酉，福建；乙酉，湖北；丁酉，江西），一典会试（乾隆壬辰），四任学政（一福建，二江西，一顺天），顺天大兴朱珪（乾隆戊辰进士），三典乡试（乾隆己卯，河南；己亥，福建；丙午，江南），三典会试（乾隆庚戌，嘉庆己未、乙丑），两任学政（福建、浙江），山东诸城刘墉（乾隆辛未进士。按墉为统勋之子），五典乡试（乾隆癸酉，广东；丙子，广西；丁酉，江南；癸卯、壬子，俱顺天），一典会试（乾隆癸丑），四任学政（一安徽，二江苏，一顺天），福建闽县叶观国（乾隆辛未进士），五典乡试（乾隆癸酉，河南；丙子，湖北；庚辰，湖南；辛卯，云南；癸卯，四川），一任学政（云南），江苏宜

兴汤先甲(乾隆辛未进士),五典乡试(乾隆丙子,贵州;己卯,浙江;乙酉,四川;戊子,广东;甲午,福建),三任学政(贵州、河南、广东),浙江秀水钱载(乾隆壬申传胪),五典乡试(乾隆己卯,广西;乙酉,江南;甲午、己亥,俱江西;庚子,江南),一任学政(山东),江西南昌彭元瑞(乾隆丁丑进士),四典乡试(乾隆辛卯,江苏;丁酉,浙江;丙午、乙卯,俱顺天),一典会试(嘉庆辛酉),三任学政(二江苏,一浙江),湖南长沙刘权之(乾隆庚辰进士),五典乡试(乾隆辛卯,贵州;甲午、乙卯,俱江南;嘉庆庚申、庚午,俱顺天),一典会试(嘉庆己未),三任学政(安徽、山东、江苏),陕西韩城王杰(乾隆辛巳状元),四典乡试(乾隆壬午,湖南;辛卯,江西;己亥,浙江;嘉庆辛酉,顺天),五典会试(乾隆乙未、戊戌、丁未、己酉、庚戌),四任学政(一福建,三浙江),浙江仁和胡高望(乾隆辛巳榜眼),五典乡试(乾隆辛卯、己亥,俱山东;丙午,顺天;戊申、己酉,俱江南),两典会试(乾隆庚子、甲辰),三任学政(湖北、江西、江苏),浙江富阳董诰(乾隆癸未传胪),三典乡试(乾隆甲午,江南;嘉庆甲子、丙子,俱顺天),两典会试(嘉庆戊辰、辛未),江苏南汇吴省钦(乾隆癸未进士),七典乡试(乾隆戊子,贵州;庚寅,广西;辛卯,湖北;己亥,浙江;壬子,江西;甲寅、乙卯,俱浙江),一典会试(乾隆癸丑),四任学政(一四川,一湖北,二顺天),安徽青阳王懿修(乾隆丙戌进士),四典乡试(乾隆辛卯,陕西;甲午,广东;庚子,江西;癸卯,广东),一典会试(嘉庆己巳),三任学政(广西、湖北、顺天),浙江平湖陈嗣龙(乾隆己丑探花),五典乡试(乾隆丁酉、江西;癸卯,湖北;丙午,陕西;己酉,福建;嘉庆庚申,顺天),一任学政(福建),满洲正黄旗铁保(乾隆壬辰进士),三典乡试(乾隆壬子,江南;甲寅,山东;嘉庆戊午,顺天),两典会试(乾隆己酉、癸丑),江西大庾戴均元(乾隆乙未进士),五典乡试(乾隆庚子,江南;戊申,湖北;甲寅,浙江;嘉庆甲子,江南;道光辛巳,顺天),三典会试(嘉庆壬戌、丁丑、己卯),四任学政(四川、安徽、山东、顺天),江西大庾戴衢亨(乾隆戊戌状元。按衢亨为均元兄子),四典乡试(乾隆己亥,湖北;甲辰,江南;壬子,湖南;嘉庆丁卯,顺天),一典会试(嘉庆乙丑),两任学政(山西、广东),安徽歙县曹振镛(乾隆辛丑进士),三典乡试(乾隆壬子,浙江;嘉庆戊午,湖北;戊辰,顺天),五典会试(嘉庆辛未、丁丑;道光癸未、己丑、癸巳),三任学政(河南、广东、江西),汉军镶蓝旗蒋攸铦(乾隆甲辰进士),四典乡试(乾隆戊申,福建;壬子,贵州;甲寅,陕甘;乙卯,河南),一典会试(道光丙戌),一任学政(广西),江苏吴县潘世恩(乾隆癸丑状元),三典乡试(嘉庆甲子,浙江;戊辰,顺天;道光己亥,顺天),四典会试(道光壬辰、丙申、庚子、丁未),三任学政(云南、浙江、江西),满洲正白旗英和(乾隆癸丑进士。按英和为德保之子),两典乡试(嘉庆庚申,顺天;辛酉,江南),三典会试(嘉庆乙丑、己巳;道光壬午),陕西蒲城王鼎(嘉庆丙辰进士),五典乡试(嘉庆己卯、道光乙酉,俱浙江;戊子、丁酉、庚子,俱顺天),三典会试(道光丙戌、丙申、辛丑),一任学政(江西),浙江萧山陆以庄(嘉庆丙辰进士),五典乡试(嘉庆庚申,湖南;丁卯,江西;戊辰,云南;丙子,顺天;己卯,江南),一典会试(道光丙戌),两任学政(贵州、陕甘),浙江归安姚文田(嘉庆己未状元),四典乡试(嘉庆庚申,广东;辛酉,福建;丁卯,山东;道光乙酉,顺天),一典会试(嘉庆丁丑),三任学政(广东、河南、江苏),江苏高邮王引之(嘉庆己未探花),四典乡试(嘉庆辛酉,贵州;甲子,湖北;戊寅,浙江;道光辛巳,浙江),两典会试(嘉庆己卯、道光癸未),两任学政(河南、山东),浙江萧山汤金钊(嘉庆己未进士),四典乡试(嘉庆丙子;道光辛巳、壬辰,俱江南;乙未,顺天),两典会试(道光壬午、丙戌),两任学政(湖南、江苏),江苏山阳李宗昉(嘉庆壬戌榜眼),五典乡试(嘉庆甲子,陕西;道光壬午,江西;戊子、辛卯,俱顺天;壬辰,浙江),两典会试(道光壬午、己丑),三任学政(贵州、浙江、江西),湖南道州何凌汉(嘉庆乙丑探花),五典乡试(嘉庆丁卯,广东;己卯,福建;道光壬午,山东;辛卯,浙江;己亥,顺天),一典会试(道光乙未),两任学政(山东、浙江),满洲镶蓝旗穆彰阿(嘉庆乙丑进士),三典乡试(嘉庆庚午,浙江;道光壬午,江南;甲午,顺天),五典会试(道光癸未、壬辰、乙未、戊戌、乙巳),山东潍县陈官俊(嘉庆戊辰进士),四典乡试(嘉庆己卯,陕甘;道光戊子,贵州;辛卯,江西;丁酉,顺天),一典会试(道光甲辰),一任学政(山西),河南商城周祖培(嘉庆己卯进士),三典乡试(道光壬午,云南;丙午,浙江;咸丰己未,顺天),三典会试(道光乙巳,咸丰壬子、庚申),一任学政(陕甘),浙江钱塘许乃普(嘉庆庚辰榜眼),五典乡试(道光壬午,河南;乙酉,湖北;辛卯,山东;癸卯,顺天;咸丰壬子,山东),两典会试(道光乙巳、咸丰丙辰),两任学政(贵州、江西),满洲镶红旗文庆(道光壬午进士),五典乡试(道光乙酉,山东;辛卯,福建;丁酉,顺天;庚子,江南;丙午,顺天),两典会试(道光乙未、甲辰),山东滨州杜受田(道光癸未传胪),三典乡试(道光壬辰,云南;甲辰,顺天;咸丰辛亥,顺天),两典会试(道光辛丑、丁未),一任学政(山西),山东黄县贾桢(道光丙戌榜眼),七典乡试(道光辛卯,贵州;丁酉,湖北;庚子,顺天;癸卯,江南;咸丰乙卯,同治壬戌、丁卯,俱顺天),三典会试(道光庚戌、咸丰己未、同治乙丑),蒙古正蓝旗柏葰(道光丙戌进士),五典乡试(道光壬辰,山东;丁酉、丙午,俱江南;咸丰辛亥、戊午,俱顺天),浙江萧山朱凤标(道光壬辰榜眼),四典乡试(道光丁酉,山东;咸丰壬子、戊午,同治甲子,俱顺天),三典会试(道光丁未,同治戊辰、辛未),一任学政(湖北),蒙古镶红旗瑞常(道光壬辰进士),八典乡试(道光甲辰,福建;己酉,山东;咸丰辛亥,江南;己未,顺天;同治壬戌、甲子、丁卯、庚午,俱顺天),浙江钱塘沈兆霖(道光丙申进士),四典乡试(道光己亥,云南;庚子,四川;咸丰辛亥,江西;壬子,江南),一典会试(咸丰己未),一任学政(江西),汉军正蓝旗徐桐(道光庚戌进士),四典乡试(光绪乙亥、己卯、壬午、

己丑，俱顺天），两典会试（光绪癸未、乙未），江苏吴县潘祖荫（咸丰壬子探花。按祖荫为世恩之孙），四典乡试（咸丰戊午，陕甘；同治壬戌，山东；癸酉，顺天；光绪乙酉，顺天），一典会试（光绪己丑），江苏常熟翁同龢（咸丰丙辰状元），五典乡试（咸丰戊午，陕甘；同治壬戌，山西；光绪乙酉、戊子、癸巳，俱顺天），两典会试（光绪庚辰、壬辰），一任学政（陕甘），贵州贵筑李端棻（同治癸亥进士），四典乡试（同治丁卯，山西；光绪己丑，广东；辛卯，四川；甲午，山东），一典会试（光绪壬辰），一任学政（云南），江苏元和陆润庠（同治甲戌状元），四典乡试（光绪丙子，湖南；己卯，陕西；甲午，江西；壬寅，顺天），一典会试（光绪甲辰），一任学政（山东）。

汉大臣不由正途出身者

国朝定制，凡仕进者以进士、举人、五贡、荫生为正途出身。然汉人中官至一二品若内而尚书侍郎，外而总督、巡抚，其出身惟进士为最多，次则举人（兹依科分先后汇记其人于下，五贡荫生诸条仿此。高而明，山西巡抚；钱珏，广东巡抚；彭鹏，广东巡抚；李炜，山东巡抚；廖腾煃，户部侍郎；陈诜，礼部尚书；马如龙，江西巡抚；李先复，工部尚书；李馥，浙江巡抚；王沛憻，吏部侍郎；李发甲，湖南巡抚；冯景夏，刑部侍郎；费金吾，湖北巡抚；杨永斌，吏部侍郎；胡期恒，甘肃巡抚；冯光裕，云南巡抚；许容，湖南巡抚；朱定元，山东巡抚；唐绥祖，湖北巡抚；张师载，河东河道总督；归宣光，工部尚书；胡宝瑔，湖南巡抚；张若震，湖北巡抚；李锡秦，广西巡抚；蒋炳，仓场侍郎；史奕昂，兵部侍郎；周元理，工部尚书；程焘，陕西巡抚；吴虎炳，广西巡抚；袁守侗，直隶总督；梁敦书，工部侍郎；冯光熊，左都御史；兰第锡，河东河道总督；王亶望，浙江巡抚；阮葵生，刑部侍郎；陆燿，湖南巡抚；吴垣，湖北巡抚；梁肯堂，刑部尚书；刘秉恬，四川总督；荆道乾，安徽巡抚；汪承霈，兵部尚书；汪日章，江苏巡抚；吴熊光，两广总督；孙永清，广西巡抚；汪志伊，闽浙总督；秦瀛，刑部侍郎；叶世倬，福建巡抚；裘行简，署直隶总督；叶观潮，河东河道总督；赵秉冲，户部侍郎；姚祖同，河南巡抚；金应琦，刑部侍郎；徐炘，陕西巡抚；程含章，山东巡抚；杨国桢，闽浙总督；孙善宝，江苏巡抚；杨名飏，陕西巡抚；颜以燠，河东河道总督；齐承彦，刑部尚书；左宗棠，东阁大学士；张亮基，云贵总督；韩超，贵州巡抚；吴棠，四川总督；江忠源，安徽巡抚；苏凤文，漕运总督；唐训方，安徽巡抚；严澍森，广西巡抚；涂宗瀛，湖广总督；薛焕，工部侍郎；钱鼎铭，河南巡抚；潘鼎新，广西巡抚；唐炯，云南巡抚；卞宝第，闽浙总督；朱智，兵部侍郎；陈宝箴，湖南巡抚；邓华熙，安徽巡抚；彭祖贤，湖北巡抚；徐用仪，兵部尚书；饶应祺，安徽巡抚；吴重憙，河南巡抚；恽祖翼，浙江巡抚；夏旹，陕西巡抚；邵友濂，湖南巡抚；吕海寰，外务部尚书；胡建枢，山东巡抚；顾肇新，农工商部侍郎；杨文鼎，陕西巡抚；李经方，邮传部侍郎；杨士琦，农工商部侍郎；沈瑜庆，贵州巡抚；岑春煊，两广总督；胡惟德，外务部侍郎；姚锡光，陆军部侍郎；汪大燮，邮传部侍郎；张鸣岐，两广总督）。拔贡（徐化成，湖北巡抚；卫哲治，工部尚书；陈淮，江西巡抚；韩葑，刑部尚书；李逢亨，河东河道总督；温承惠，直隶总督；颜检，直隶总督；杨懋恬，湖北巡抚；赵盛奎，户部侍郎；栗毓美，河东河道总督；何汝霖，礼部尚书；刘韵珂，闽浙总督；吴廷栋，刑部侍郎；陈孚恩，吏部尚书；胡兴仁，浙江巡抚；曹毓瑛，兵部尚书；胡肇智，吏部侍郎；勒方锜，河东河道总督；刘长佑，云贵总督；李瀚章，两广总督；任道镕，浙江巡抚；陈士杰，山东巡抚；钱应溥，工部尚书。按何汝霖、曹毓瑛、勒方锜，后皆中式举人，以由拔贡得官，故系于此）。又其次则荫生（宋荦，吏部尚书；王燕，贵州巡抚；于准，江苏巡抚；岳浚，云南巡抚；田懋，吏部侍郎；蒋洲，山东巡抚；蔡长澐，兵部侍郎；崔应阶，刑部尚书；姚立德，河东河道总督；陈辉祖，闽浙总督；胡季堂，直隶总督；朱澍，漕运总督；翁同爵，湖北巡抚；曾纪泽，户部侍郎；岑春蓂，湖南巡抚；孙宝琦，山东巡抚。凡荫生中有登科甲者，仍论科甲）。副贡（于成龙，两江总督；宋骏业，兵部侍郎；张渠，湖北巡抚；陆费瑔，湖南巡抚；何彦升，新疆巡抚）。岁贡（孔毓璞，左都御史；王廷扬，吏部侍郎；元展成，甘肃巡抚；方显，广西巡抚；韩铄，兵部侍郎）。优贡（陈桂生，江苏巡抚；曾国荃，两江总督；李经羲，云贵总督）。恩贡（章钦文，河南巡抚；孔毓珣，江南河道总督）。

至以诸生及例贡监入官而位至八座者，自康熙迄道光中，如傅弘烈（江西进贤人，流寓广西，以应募随征两广补韶州府同知，官至广西巡抚，谥忠毅）。赵弘燮（甘肃宁夏人，监生，由直隶完县知县官至直隶巡抚，加总督衔，谥敏恪）。李维钧（浙江嘉兴人，附贡生，由江西都昌县知县官至直隶总督）。刘声芳（顺天宛平人，附监生，由□□□□县知县官至吏部侍郎）。裴倖度（山西曲沃人，附贡生，由刑部主事官至左都御史）。谢旻（江苏武进人，监生，由陕西安塞县知县官至工部侍郎）。俞兆岳（浙江海宁人，廪贡生，由宣平县教谕擢福建大田县知县，官至吏部侍郎）。李卫（江苏铜山人，监生，由兵部员外郎官至直隶总督，谥敏达）。陈树萱（湖南湘潭人，附贡生，由户部主事官至兵部侍郎）。王玑（浙江钱塘人，附贡生，由直隶正定县知县官至户部侍郎）。郭一裕（湖北天门人，监生，由江苏清河县知县官至云南巡抚）。吴绍诗（山东海丰人，附生，由刑部七品京官历官礼部尚书，终吏部侍郎，谥恭定）。方观承（安徽桐城人，监生，以中书衔为平郡王书记，随赴北路军营，回京补内阁中书，官至直隶总督，谥恪敏）。叶存仁（湖北江夏人，监生，以州同分发河南，补铜山县知县，官至河东河道总督）。胡文伯（山东海丰人，附贡生，由济南府学训导擢河南禹州知州，官至安徽巡抚）。宫兆麟（安徽怀远人，附贡生，由湖北安陆府通判官至贵州巡抚）。何煟（浙江山阴人，监生，以州同投效南河，补桃源同知，官至河南巡抚，加兵部尚书衔，谥恭惠）。裴宗锡（倖度子，监生，由山东济南府同知官至云南巡

抚)。杨景素(江苏甘泉人,监生,由直隶蠡县县丞官至直隶总督)。颜希深(广东连平人,附贡生,由山西太原府同知官至贵州巡抚)。李世杰(贵州黔西人,由吏员选补江苏常熟县巡检,官至兵部尚书,谥恭勤)。朱椿(江苏娄县人,监生,以通判效力江南海塘,工竣议叙补湖北荆州府同知,官至左都御史)。查礼(顺天宛平人,监生,由户部主事官至湖南巡抚)。张若渟(安徽桐城人,附贡生,由刑部主事官至刑部尚书,谥勤恪)。蒋赐棨(江苏常熟人,附贡生,由捐职选授云南楚雄府知府,官至户部侍郎)。刘峨(山东单县人,监生,由直隶曲阳县知县官至兵部尚书,谥恪简)。江兰(安徽歙县人,附贡生,由兵部主事官至云南巡抚)。何裕城(煟子,附贡生,由捐职补山东粮道,官至安徽巡抚)。司马騊(江苏江宁人,监生,以从九品拣发南河,补兴化县县丞,官至河东河道总督)。徐端(浙江德清人,监生,由东河兰仪通判官至江南河道总督)。陈凤翔(江西崇仁人,监生,由直隶新城县县丞官至河东河道总督)。方受畴(安徽桐城人,监生,由两淮伍祐场大使官至直隶总督)。朱勋(江苏靖江人,监生,以按察司经历分发陕西,借补咸阳县县丞,官至陕西巡抚)。钱臻(浙江嘉兴人,监生,由兵马司副指挥官至山东巡抚)。曹师曾(江西新建人,监生,由兵部郎中官至兵部侍郎)。张文浩(顺天大兴人,监生,以布政司经历投效东河,工竣改发江南署通州州判,官至江南河道总督)。严烺(浙江仁和人,监生,以主簿分发南河,捐升通判,补外河北岸通判,官至河东河道总督)等,凡不由正途进身者统计之,仅三十余人而已。迨咸丰辛亥以还,以及光绪甲午而后,国家多难,破格求才,一时奇杰之士,或效力戎行,或通知时务,其由诸生布衣不次超擢官至督抚者甚多(其官尚书者,惟彭刚直玉麟为兵部尚书,袁世凯、梁敦彦俱为外务部尚书,盛宣怀为邮传部尚书)。以时代较近,其姓名人所共知,兹不复一一胪举焉。

八旗大臣起家科甲者

本朝八旗子弟,专重骑射,风尚质朴,不以文事争能,故起家科第、驰声艺苑诸人,大都不甚贵显(如纳兰性德、法式善、盛昱皆是),其洊膺高位者,如进士中之顺治壬辰科范忠贞承谟(福建总督)、丁思孔(云贵总督)、麻勒吉(两江总督)、折库纳(兵部督捕侍郎)、玛清恪祐(江宁巡抚)、额库里(户部侍郎)、达哈塔(吏部尚书)、祁通格(工部侍郎)、纳布(兵部侍郎);乙未科张可立(刑部侍郎)、图尔宸(工部侍郎)、达尔布(山西巡抚)、伊文端桑阿(文华殿大学士)、萨穆哈(工部尚书)、色楞额(刑部侍郎)。康熙庚戌科王敏悫维珍(浙江巡抚)、牛钮(内阁学士)、博极(兵部督捕侍郎);癸丑科李基和(江西巡抚)、徐文定元梦(户部尚书)、白硕色(工部侍郎);丙辰科石文桂(仓场侍郎);甲戌科满保(闽浙总督)、高文良其倬(户部尚书)、法海(兵部尚书);丁丑科蔡珽(吏部尚书)、福文端敏(武英殿大学士);庚辰科年羹尧(川陕总督);己丑科阿文勤克敦(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塞楞额(湖广总督);壬辰科鄂尔奇(户部尚书)、春山(盛京兵部侍郎)、吴拜(盛京工部侍郎);癸巳科王国栋(刑部侍郎);乙未科德龄(盛京礼部侍郎)、德新(内阁学士)、索柱(工部侍郎);戊戌科伊尔敦(内阁学士);辛丑科留保(吏部侍郎)、孙国玺(安徽巡抚)。雍正癸卯科嵩寿(礼部侍郎)、尹文端继善(文华殿大学士)、牧可登(刑部侍郎);甲辰科开泰(四川总督)、和其衷(陕西巡抚);丁未科瓦尔达(盛京户部侍郎)、世臣(盛京礼部侍郎)、柰曼(□□旗□□副都统);庚戌科鄂乐舜(安徽巡抚)、敷文(盛京兵部侍郎);癸丑科鄂刚烈容安(两江总督)、双庆(礼部侍郎)、介福(礼部侍郎)。乾隆丙辰科鹤文勤年(两广总督)、钟文恪音(礼部尚书)、吴勤毅达善(陕甘总督);丁巳科观文恭保(礼部尚书)、李质颖(浙江巡抚)、德文庄保(礼部尚书);己未科三文敬宝(翻译,东阁大学士)、壬戌科奉文勤宽(兵部侍郎);乙丑科温敏(盛京礼部侍郎)、梦麟(工部侍郎)、勒尔谨(翻译,陕甘总督)、依兰泰(翻译,内阁学士);戊辰科旌额理(翻译,吏部侍郎);辛未科全魁(盛京户部侍郎);壬申科景福(兵部侍郎)、德风(盛京户部侍郎)、博恭勤清额(翻译,理藩院尚书)、诺穆亲(翻译,镶蓝旗蒙古都统);甲戌科阿肃(吏部侍郎);庚辰科达椿(礼部尚书);辛巳科嵩贵(内阁学士)、孙曰秉(云南巡抚);己丑科奇丰额(江苏巡抚);辛卯科马清恪慧裕(礼部尚书)、和简勤瑛(刑部尚书);壬辰科百文敏龄(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图敏(内阁学士)、铁保(吏部尚书);乙未科瑞保(内阁学士)、长文敏麟(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戊戌科恭泰(盛京礼部侍郎)、广厚(湖南巡抚)、富文诚俊(翻译,东阁大学士);庚子科萨秉图(盛京户部侍郎);辛丑科玉保(吏部侍郎)、清安泰(河南巡抚);甲辰科文幹(礼部侍郎)、蒋攸铦(体仁阁大学士)、成书(户部侍郎);丁未科瑚图礼(礼部尚书)、瑚素通阿(刑部侍郎);己酉科那文毅彦成(直隶总督)、荣麟(仓场侍郎);庚戌科德文(礼部尚书)、恩普(户部侍郎);癸丑科英和(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同麟(翻译,盛京刑部侍郎);乙卯科玉文恭麟(伊犁将军)、多山(盛京户部侍郎)。嘉庆丙辰科桂龄(吏部侍郎)、鄂山(刑部尚书)、成格(礼部尚书);己未科廉善(热河都统)、桂文敏芳(漕运总督)、贵庆(礼部尚书)、佛保(吏部侍郎);辛酉科伊文敏里布(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秀堃(刑部侍郎)、普保(盛京礼部侍郎)、凯音布(成都将军)、常英(兵部侍郎);壬戌科善庆(盛京礼部侍郎)、果文僖齐斯欢(黑龙江将军)、惠端(盛京兵部侍郎)、讷尔经额(癸亥翻译,文渊阁大学士);乙丑科和桂(礼部侍郎)、宝文庄兴(文渊阁大学士)、特恭慎登额(兵部尚书)、穆彰阿(文华殿大学士)、那恭勤清安、(兵部尚书)、色卜星额(安徽巡抚)、常德(翻译,江宁副都统);戊辰科恩铭(刑部尚书)、隆端毅文(户部尚书)、武忠额(理藩院尚书)、钟祥(河东河道总督);己巳科钟昌(仓场侍郎)、惟勤(热河都统)、麟庆(江南河道总督);辛未科奕泽(盛京工部侍郎)、福申(内阁学士);甲戌科呈麟(内阁学士)、

奎照(礼部尚书)、德厚(兵部侍郎)、蒋忠悫文庆(安徽巡抚)、庆禄(驻藏办事大臣)、广林(盛京兵部侍郎)、奕毓(翻译,工部侍郎);丁丑科裕靖节谦(两江总督)、德文恭兴(刑部尚书)、那斯洪阿(内阁学士)、功普(兵部侍郎);己卯科德春(仓场侍郎)、明勤果谊(乌里雅苏台将军)、松峻(工部侍郎)、讷勒亨额(盛京刑部侍郎)、铁文恪麟(荆州将军)、鄂尔端(泰宁镇总兵)、托浑布(山东巡抚);庚辰科明训(吏部侍郎)、文蔚(户部侍郎)、恒春(云贵总督)、桂森(和阗办事大臣)、徐恭勤泽醇(礼部尚书)。道光壬午科文文端庆(武英殿大学士)、恩文肃桂(吏部尚书);癸未科海朴(阿克苏办事大臣)、赫果威特贺(驻藏办事大臣)、和色本(理藩院侍郎)、吉恭悫明(叶尔羌参赞大臣);丙戌科麟文端魁(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德诚(仓场侍郎)、柏葰(文渊阁大学士);己丑科全文恪庆(体仁阁大学士)、倭文端仁(文华殿大学士)、杨霈(湖广总督);壬辰科瑞文端常(文华殿大学士)、花文定沙纳(吏部尚书)、庆恭肃祺(直隶总督)、舒兴阿(陕甘总督)、阿彦达(仓场侍郎)、善焘(户部侍郎);癸巳科福济(乌里雅苏台将军)、毓科(江西巡抚)、博迪苏(盛京工部侍郎)、德龄(内阁学士)、法庄勤福礼(乌鲁木齐都统);乙未科景霖(马兰镇总兵)、蒋勤悫霨远(贵州巡抚);丙申科毓检(驻藏办事大臣)、慧成(闽浙总督);戊戌科灵文恭桂(武英殿大学士)、宝文靖鋆(武英殿大学士)、熙忠勤麟(陕甘总督);庚子科和润(工部侍郎);辛丑科麒庄敏庆(热河都统)、文瑞(刑部侍郎)、宝珣(兵部侍郎)、载文恪龄(体仁阁大学士)、青麟(湖北巡抚)、联捷(伊犁参赞大臣)、锡龄(工部侍郎)、苏勒布(盛京礼部侍郎);甲辰科富呢雅杭阿(盛京兵部侍郎)、文格(山东巡抚)、煜纶(盛京兵部侍郎);乙巳科皂保(刑部尚书)、宜振(户部侍郎)、奎章(礼部侍郎)、文文忠祥(武英殿大学士);丁未科广凤(翻译,刑部侍郎)、伍忠阿(翻译,内阁学士);庚戌科成琦(仓场侍郎)、徐桐(体仁阁大学士)、崇文勤实(刑部尚书)、常恩(刑部侍郎)、载肃(盛京工部侍郎)、清安(翻译,盛京工部侍郎)。咸丰壬子科景廉(户部尚书)、绵宜(理藩院侍郎)、衍秀(仓场侍郎)、继格(广州将军)、豫师(西宁办事大臣)、魁端恪龄(户部尚书)、志和(兵部尚书)、文彬(漕运总督)、桂清(翻译,仓场侍郎)、额文恭勒和布(翻译,武英殿大学士);癸丑科麟文慎书(武英殿大学士)、恩棠(理藩院侍郎)、瑞联(兵部尚书)、讷仁(翻译,盛京工部侍郎);丙辰科延煦(礼部尚书)、铭文肃安(吉林将军)、锡缜(驻藏办事大臣)、绍祺(理藩院尚书)、霍穆欢(内阁学士)、爱廉(内阁学士)、乌拉喜崇阿(兵部尚书)、全忠壮顺(翻译,内阁学士);己未科福文慎锟(体仁阁大学士)、广敏达寿(翻译,吏部尚书);庚申科阿克丹(理藩院尚书)、惠泉(理藩院侍郎)、宝森(盛京兵部侍郎)、松淮(翻译,荆州将军)。同治壬戌科昆文达冈(文渊阁大学士)、桂昂(马兰镇总兵)、耀年(兵部侍郎);癸亥科边宝泉(闽浙总督)、铁祺(理藩院侍郎)、奎润(礼部尚书)、景善(礼部侍郎)、文澂(刑部侍郎)、延忠恪茂(黑龙江将军);乙丑科崇文节绮(户部尚书)、松森(理藩院尚书)、文治(兵部侍郎)、启秀(礼部尚书)、崇勋(翻译,正红旗蒙古都统);戊辰科锡珍(吏部尚书)、宝廷(礼部侍郎)、嵩文恪申(刑部尚书)、联文直元(内阁学士);辛未科英煦(盛京刑部侍郎)、良弼(盛京户部侍郎)、贵恒(刑部尚书);甲戌科凤鸣(工部侍郎)、赵尔巽(东三省总督)、宝昌(礼部侍郎)、尚贤(科布多参赞大臣)、乌拉布(工部侍郎)、恩寿(陕西巡抚)、锡良(热河都统)、祥麟(翻译,察哈尔都统)。光绪丙子科裕文慎德(东阁大学士)、会章(理藩院侍郎)、廷杰(法部尚书)、裕祥(成都将军)、庆恕(西宁办事大臣);丁丑科长萃(仓场侍郎)、讷钦(驻藏帮办大臣);庚辰科志文贞锐(伊犁将军)、崇宽(内阁学士)、溥良(察哈尔都统)、福楙(内阁学士)、萨廉(礼部侍郎)、钟灵(成都副都统)、长麟(翻译,户部侍郎);癸未科寿耆(荆州将军)、志钧(正黄旗满洲副都统)、准良(泰宁镇总兵)、绵文(礼部侍郎)、定成(大理院正卿)、清锐(翻译,江宁将军)、恩顺(翻译,理藩院侍郎);丙戌科阔普通武(西宁办事大臣)、瑞洵(科布多参赞大臣)、荣庆(学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景厚(礼部侍郎)、伊克坦(翻译,正白旗满洲副都统);己丑科熙瑛(学部侍郎)、希廉(泰宁镇总兵)、绍昌(法部大臣)、文海(翻译,内阁学士);庚寅科载昌(内阁学士)、儒林(翻译,山海关副都统);壬辰科宝熙(学部侍郎)、贻穀(绥远城将军)、熙彦(工商部副大臣);甲午科李家驹(法制院院使)、达寿(理藩大臣)、毓隆(典礼院学士)、举人中之顺治戊子科高尔位(工部尚书);甲午科玛恭勤尔汉(吏部尚书)。康熙癸卯科姚启圣(福建总督)、阎兴邦(贵州巡抚)、朱衣客(甘肃西宁镇总兵);壬子科朱都纳(兵部侍郎)、李国亮(河南巡抚);癸酉科常安(浙江巡抚);己卯科鄂文端尔泰(保和殿大学士)、伊都立(云贵总督);壬午科张楷(户部尚书);辛卯科世贵(内阁学士)、养善(泰宁镇总兵)。雍正甲辰科鄂昌(甘肃巡抚)、寿长(□□旗□□副都统)、雅尔哈善(翻译,兵部尚书);丙午科常钧(翻译,湖南巡抚);壬子科英文肃廉(东阁大学士)、李瀚(云南巡抚)、托恩多(翻译,吏部尚书)、永宁(翻译,盛京礼部侍郎);乙卯科弁塔哈(翻译,阿克苏办事大臣)。乾隆戊午科阿文成桂(武英殿大学士)、索琳(翻译,理藩院尚书);辛酉科苏凌阿(东阁大学士)、傅襄勤显(翻译,漕运总督);丁卯科徐绩(正红旗汉军都统)、鄂宁(云贵总督)、王秉韬(河东河道总督)、穆和兰(河南巡抚)、萨诚恪载(翻译,两江总督)、彰宝(翻译,云贵总督);庚午科辅德(江西巡抚)、赵锳(翻译,兵部侍郎);癸酉科成策(工部侍郎)、嵩濂(驻藏大臣);丙子科珠鲁讷(翻译,工部侍郎);己卯科虔礼宝(刑部侍郎);戊子科图萨布(广东巡抚);辛卯科伯文慎麟(体仁阁大学士)、岳起(江苏巡抚)、伊汤安(内阁学士);己亥科书铭(盛京兵部侍郎);癸卯科彦德(正红旗蒙古都统)、润庠(仓场侍郎);丙午科嵩孚(刑部尚书);戊申科普恭(礼部尚书)。嘉庆庚申科升勤直寅(礼部尚书)、英瑞(刑部侍郎)、继

昌(马兰镇总兵);辛酉科阿懑勤灵阿(兵部尚书);甲子科赓福(翻译,理藩院尚书);丁卯科毓书(热河都统);戊辰科萨恪僖迎阿(正白旗满洲都统);癸酉科富呢扬阿(陕甘总督)、乌尔恭额(翻译,浙江巡抚);丙子科智林(镶白旗汉军副都统)、赛尚阿(翻译,文华殿大学士);戊寅科琦琛(内阁学士);己卯科柏贵(广东巡抚)。道光辛巳科英文勤桂(翻译,体仁阁大学士);壬午科关圣保(翻译,兵部侍郎);戊子科固庆(吉林将军);辛卯科爱清恪仁(翻译,兵部尚书);壬辰科载庆(内阁学士);丁酉科耆恪慎龄(福州将军);庚子科胜保(兵部侍郎);己酉科英果敏翰(两广总督)、崇厚(左都御史)。咸丰辛亥科庆麟(翻译,内阁学士);壬子科兴廉(翻译,仓场侍郎);乙卯科成林(吏部侍郎)、定安(吉林将军)、崧蕃(闽浙总督);戊午科崧骏(浙江巡抚)、铨林(翻译,内阁学士)。同治壬戌科文海(驻藏办事大臣);丁卯科溥頲(热河都统)、堃岫(绥远城将军)、杨儒(户部侍郎);癸酉科恩忠慤铭(安徽巡抚)。光绪乙亥科世续(文华殿大学士);丙子科文哲珲(归化城副都统);己卯科台布(宁夏将军);壬午科升允(陕甘总督)、端忠敏方(直隶总督);乙酉科那桐(文渊阁大学士)、凤勤节山(翻译,广州将军);甲午科朴忠肃寿(福州将军)等,皆官至二品以上。然二百余年来,尚不足四百人,较之由他途进身之旗员,实居少数(按旗人一二品京外文武职员共约一百七十余缺),视汉大臣中之多由科甲者,其情形转有不同,此以见朝廷立贤无方,量材授官,固不拘一格也。

卷 五

大臣罹法

本朝二品以上大员身陷刑辟者:

顺治朝:苏松提督吴胜兆(以谋反属实,四年六月处斩)、三等子刘泽清(以私通曹县叛贼李化鲸等谋为不轨,五年十月处斩)、福建巡抚周世科(以贪婪无忌,屡用非刑杀人,六年八月处斩)、前弘文院大学士李建泰(以勾结曲沃土贼负恩倡乱,并援应叛镇姜瓖等踞守太平,七年二月处斩)、内大臣、一等子罗什(以摇动国事、蛊惑人心,八年二月处斩)、内大臣、二等子博尔惠(同上)、内大臣、镶白旗满洲都统、三等子、前定西大将军何洛会(以党附睿王同与密谋,八年二月凌迟处死)、弘文院大学士祁充格(以党附睿王预谋悖逆,八年闰二月处斩)、国史院大学士刚林(同上)、吏部尚书、一等公、前征南大将军谭泰(以营私狂悖,八年八月处斩)、和硕英亲王、前靖远大将军阿济格(以获罪幽禁,复烧毁监房,出语悖乱,八年十月令自尽)、贝子巩阿岱(以迎合睿王扰乱国政,九年三月处斩)、贝子锡翰(同上)、内大臣席讷布库(同上)、内大臣、一等伯冷僧机(同上)、秘书院大学士陈名夏(以结党怀奸,十一年三月处绞)、广西巡抚王一品(以规避远缺,贿属吏科,十一年十二月处绞)、苏州提督马逢知(以交通海贼,书信往来,十七年十二月处斩)。

康熙朝:丁忧河南右布政使姚延著(以前在江南臬司任内失出史记青、管德胜二案,顺治十八年□月处斩)、内大臣飞扬古(以忤辅政大臣鳌拜意,诬其守陵怨望,康熙三年四月处绞)、管户部尚书事、前任国史院大学士苏纳海(以奏请停止圈换镶黄正白两旗地土事,忤鳌拜意,五年十二月被诬处绞。八年八月赏复原官,追谥襄愍)、直隶山东河南总督朱昌祚(同上。追谥勤愍)、保定巡抚王登联(同上。追谥悫愍)、辅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二等子苏克萨哈(以陈请守陵忤鳌拜意,六年七月被诬处绞。八年七月赏复原官)、内大臣查克丹(以苏克萨哈之子被诬凌迟处死。八年七月赏复原官)、前锋统领、一等男白尔赫图(以苏克苏哈族弟被诬处斩。八年七月赏复原官,十年追谥忠勇)、秘书院大学士宗室班穆布尔善(以附和鳌拜、结党营私,八年五月处绞)、吏部尚书阿思哈(以助恶结党,八年五月处斩)、兵部尚书噶楚哈(同上)、都统、一等男、前工部尚书穆里玛(同上)、吏部侍郎泰璧图(同上)、工部尚书济锡(同上。八年九月处绞)、秘书院学士吴机塞(同上)、京口将军李显贵(以侵克兵饷,十年十月处斩)、和硕额驸、三等子吴应熊(以其父吴三桂举兵反叛,十三年四月处绞)、广东高雷镇总兵祖泽清(以踞城从逆,既降复叛,十九年二月凌迟处死)、袭平南亲王尚之信(以拥兵附逆、不忠不孝,十九年八月令自尽)、云南曲靖镇总兵马宝(以首先从逆,叠率贼党抗拒大兵,二十年九月凌迟处死)、袭靖南王耿精忠(以举兵反叛,二十一年正月凌迟处死)、散秩大臣耿显祚(以其父耿精忠叛逆,二十一年正月处斩)、征逆将军、广东潮州镇总兵、一等男刘进忠(以踞城从逆,既降复叛,二十一年正月凌迟处死)、浙江温州镇总兵祖弘勋(以踞城从逆,二十一年正月处斩)、贵州提督、三等子李本深(以踞城从逆,二十一年正月凌迟处死)、甘肃布政使成额(以负恩从逆,二十一年二月处绞)、步军统领托合齐(以恣意贪婪、肆行悖逆,五十二年二月于监毙后戮尸)、前两江总督噶礼(以任意贪婪、谋杀亲母,五十三年四月令自尽)、浙江黄岩镇总兵仇机(以讹诈官民罪款昭著,五十七年八月处斩)。

雍正朝: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一等公年羹尧(以欺罔贪残、悖逆不道,三年十二月令自尽)、领侍卫内大臣、袭一等公鄂伦岱(以固结死党、怙恶不悛,四年五月处斩)、刑部尚书、袭二等公阿尔松阿(同上)、礼部侍郎查嗣庭(以所著日记悖逆不道,并科场作弊,请托关节,五年五月于监毙后戮尸)、参赞大臣、镶黄旗满洲都统、袭一等侯陈泰(以驻兵科布多河岸,屡奉催调,推诿不前,十年十月处斩)、武英殿大学士、抚远大将军、袭一等忠达公马尔赛(以负恩纵寇,贻误军机,十年十二月处斩)、正红旗汉军都统、袭三等伯李杕(以庸懦贪狡,与马尔赛奸恶相济,十年十二月处斩)、右卫副都统阿三(以遇贼奔北,贻误军机,十一年二月处斩)、陕西沙

州协副将、前四川提督纪成斌(以驻防搜济卡伦失机纵贼,玩法负恩,十一年五月处斩)、陕西兴汉镇总兵曹勷(以驻兵哈密纵贼失机,饰词捏报,十一年九月处斩)、署甘州提督、前福建总督刘世明(以纵兵为盗,劫夺横行,并冒饷侵帑,十三年七月处斩)。

乾隆朝:兵部尚书、步军统领鄂善(以收受俞长庚贿赂,六年四月令自尽)、浙江巡抚常安(以婪赃纳贿,十三年七月处绞)、湖广总督塞楞额(以身为满洲大臣违制剃头,蔑礼犯法,十三年九月令自尽)、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以违制剃头,并徇私纳贿,十三年十一月令自尽)、川陕总督张广泗(以办理金川军务狡诈欺罔,有心误国,十三年十二月处斩)、保和殿大学士、袭一等果毅公讷亲(以经略金川军务乖张退缩,老师糜饷,误国负恩,十四年正月命将其祖遏必隆之刀斩于军前)、文华殿大学士、川陕总督、袭一等承恩公庆复(以瞻对用兵捏报焚毙贼首班滚,欺朦了局,十四年九月令自尽)、四川建昌镇总兵许应虎(以临阵退缩,失陷城寨,畏贼如虎,密请让地撤营。十四年十月处斩)、四川提督李质粹(以焚毙班滚一案,附和庆复,扶同捏饰,十五年正月处斩)、四川松潘镇总兵宋宗璋(以明知班滚逃亡下落,不复搜擒,致令远遁,种种欺饰,十五年正月处斩)、驻藏副都统、前四川巡抚纪山((以事事顺从珠尔默特那木札勒,纵令恣肆妄行,致珠逆被诛后,都统傅清等为乱党所害,十六年三月令自尽)、甘肃巡抚鄂昌(以前署广西巡抚任内与胡中藻唱和党逆负恩,二十年五月令自尽)、山东巡抚鄂乐舜(以前在浙江巡抚任内勒派商捐,二十一年三月令自尽)、署□□提督、江南狼山镇总兵傅魁(以擅杀率众来投之贼首莽噶里克,欺诳邀功,二十二年四月处斩)、江苏布政使彭家屏(以收藏逆书,并所刻《大彭统纪》命名狂悖,二十二年七月令自尽)、湖南布政使杨灏(以侵扣谷价,贪黩败检,二十二年九月处斩)、云贵总督恒文(以借贡献为名,短发金价,并纵容家人勒索门礼,二十二年九月令自尽)、山东巡抚蒋洲(以前在山西藩司任内亏短库项,恣意勒派,二十二年十一月处斩)、山西布政使杨龙文(以亏短库项,恣意勒派,二十二年十一月处斩)、领队大臣、副都统顺德讷(以从征回部疏防霍集占等脱逃,二十三年九月处斩)、兵部尚书、靖逆将军觉罗雅尔哈善(以征讨回部玩误乖张,失机偾事,二十四年正月处斩)、绥远城将军保德(以贪黩败检,二十四年六月处斩)、参赞大臣、镶黄旗汉军都统、袭三等信勇公哈宁阿(以从征回部玩误失机,二十四年十月令自尽)、湖北布政使沈作朋(以前在湖北臬司任内纵盗冤良,二十八年七月处斩)、喀什噶尔办事大臣、工部侍郎觉罗纳世通(以妄自尊大,凌辱回众,于乌什叛变,复办理种种悖谬,三十年五月处斩)、阿克苏办事大臣、副都统弁塔哈(同上)和阗办事大臣和诚(以重利盘剥回人,贪婪败检,三十年七月处斩)、陕西巡抚和其衷(以前在山西巡抚任内,于升任阳曲令段成功弥补亏空一案徇纵营私,三十一年十月处斩)、东阁大学士、云贵总督杨应琚(以办理缅匪失机偾事,三十二年闰七月令自尽)、福建巡抚李因培(以前在湖南巡抚任内,于武陵令冯其柘亏空钱粮,扶同徇隐,三十二年十月令自尽)、参赞大臣、副都统额勒登额(以有心退缩,贻误军机,致将军明瑞等阵亡,三十三年四月凌迟处死)、云南提督谭五格(同上,处斩)、正白旗满洲副都统高恒(以前在两淮盐政任内侵蚀官帑,三十三年十月处斩)、福建台湾镇总兵王巍(以贼匪黄教竖旗焚杀一案,措置乖张,三十四年五月处斩)、署贵州巡抚良卿(以威宁牧刘标亏空一案,枕法婪赃,三十五年二月处斩)、湖南巡抚方世俊(以前在贵州巡抚任内婪索刘标货物,并于开矿受贿盈千,三十五年十月处绞)、云南布政使、前广西巡抚钱度(以支放库款,克扣平余,婪赃数万,三十七年七月处斩)、武英殿大学士、四川总督阿尔泰(以贻误军务,并勒属派买,短发价值,克扣养廉,三十八年正月令自尽)、参赞大臣、前理藩院尚书、一等成勇靖远侯富德(以扣罚士兵银两,冒滥行私,并写列参单,有心诬陷,四十一年五月处斩)、兵部侍郎高朴(以命往叶尔羌办事,勒索回民财物,并开采玉石,串商牟利,四十三年十月处斩)、休致大理寺卿、前山东布政使尹嘉铨(以妄为伊父奏请予谥,并从祀文庙及著述中多狂悖语,四十六年四月处斩)、浙江巡抚王亶望(以前在甘肃藩司任内捏灾冒赈,侵蚀监粮,四十六年七月处斩)、陕甘总督勒尔谨(以失察王亶望侵蚀案,并收受属员代办物件,四十六年七月令自尽)、甘肃布政使王廷赞(以王亶望一案通同捏饰,四十六年九月处绞)、山东巡抚国泰(以贪纵营私、勒索属员财物,四十七年七月令自尽)、山东布政使于易简(以扶同国泰贪婪欺饰,四十七年七月令自尽)、闽浙总督陈辉祖(以商同属员隐捏抽换革抚王亶望入官财物,并贻误地方,四十八年二月令自尽)、江西巡抚郝硕(以进京陛见勒属馈送银两,四十九年七月令自尽)、福建海坛镇总兵郝壮猷(以台匪林爽文滋事,参将瑚图里被贼拦截不往接应,致失凤山县城,五十二年四月处斩)、福建陆路提督、一等义勇伯柴大纪(以嘉义县被围案内贪纵营私,酿成事变,五十三年七月处斩)、浙江巡抚福崧(以两淮盐运使柴桢侵用盐课一案,通同侵染陋规,五十八年二月处斩)、闽浙总督伍拉纳(以婪索盐务陋规并属员馈贿银两,六十年十月处斩)、福建巡抚浦霖(同上)。

嘉庆朝: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一等忠襄公和珅:(以贪纵营私、弄权舞弊、僭妄悖逆、贻误军机,四年正月令自尽)、署四川总督魁伦(以纵贼殃民,贻误军务,五年六月令自尽)、贵州巡抚伊桑阿(以贪污欺罔,六年十一月处绞)、刑部侍郎广兴(以前赴山东、河南两省审办控案,婪索赃银,十四年正月处绞)、副都统、前吏部尚书秀林(以前在吉林将军任内侵用秧参余银,十五年十一月令自尽)。

道光朝:浙江提督余步云(以镇海失守,节节退避,二十二年十二月处斩)。

咸丰朝:湖北提督博勒恭武(以岳州失守后南北逃避,辗转偷生,三年四月处斩)、陕西汉中镇总兵恒兴

(以桐城、舒城失守后退缩逃避,畏葸无能,三年十一月处斩)、湖北巡抚青麟(以省城失守,越境偷生,四年七月处斩)、侍郎衔、前文渊阁大学士宗室耆英(以办理夷务巧诈欺罔,八年五月令自尽)、文渊阁大学士柏葰(以科场舞弊,九年二月处斩)。

同治朝:袭和硕怡亲王载垣(以跋扈不臣,谋危社稷,咸丰十一年十月令自尽)、袭和硕郑亲王端华(同上)、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宗室肃顺(以跋扈不臣,悖逆狂谬,咸丰十一年十月处斩)、浙江布政使林福祥(以地方失陷后辗转逃匿,忍辱偷生,同治元年七月处斩)、浙江提督米兴朝(同上)、两江总督何桂清(以地方失陷后辗转逃生,元年十月处斩)、钦差大臣、兵部侍郎胜保(以办理军务贪污欺罔,胆大妄为,二年七月令自尽)。

光绪朝:甘肃肃州镇总兵黄金山(以恶迹昭著,心怀叵测,元年十二月处斩)、江南提督李世忠(以被革回籍,交地方官管束后,仍怙恶不悛,凶暴恣肆,种种妄为,七年十一月处斩)、甘肃宁夏镇总兵卫汝贵(以失误军机并克扣军饷,纵兵抢掠,二十年十二月处斩)、吏部侍郎许景澄(以拳匪滋事直言奏谏,忤当事王大臣意,二十六年七月被诬处斩,寻赏复原官。宣统元年四月追谥文肃)、太常寺卿、前任直隶布政使袁昶(同上,追谥忠节)、户部尚书立山(二十六年七月被诬处斩,寻赏复原官。宣统元年四月追谥忠贞)、兵部尚书徐用仪(同上,追谥忠愍)、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联元(同上,追谥文直)、尚书衔、户部侍郎张荫桓(先是以居心巧诈,行踪诡秘,反覆无常,发往新疆严加管束,二十六年七月于戍所处斩。二十八年十一月开复原官)、步军统领、袭和硕庄亲王载勋(以纵容拳匪仇洋肇祸,贻误大局,二十七年正月令自尽)、山西巡抚毓贤(同上,处斩)、刑部尚书、军机大臣赵舒翘(同上,令自尽)、左都御史、右翼总兵英年(同上)、礼部尚书、军机大臣启秀(同上,处斩)、刑部侍郎徐承煜(同上)、云南普洱镇总兵高德元(以玩寇殃民,娱功冒饷,三十年正月处斩)。

大年　按此条无关典要,定稿时本拟删去,顾或谓列朝耆旧具载于斯,而年辈之后先亦可知其大略,因录存之

本朝闻人享大年者最多(兹记其七十以外者。每类各以其人之生年先后为次):

如王公则尚敬亲王可喜(七十三)、庄靖亲王博果铎(七十四)、镇国恪恭公登塞(七十一)、辅国恪思公鲁宾(七十四)、康简亲王巴尔图(八十)、履懿亲王允祹(七十九)、显谨亲王衍潢(八十二)、庄恪亲王允禄(七十二)、恒恪亲王弘晊(七十□)、肃勤亲王蕴著(八十)、多罗诚郡王允祁(七十三)、辅国勤僖公嵩椿(七十二)、礼恭亲王永恩(七十九)、仪慎亲王永璇(八十七)、成哲亲王永瑆(七十二)。

宰辅则党相国崇雅(八十□)、洪文襄承畴(七十三)、冯文敏铨(七十八)、金文通之俊(七十八)、成相国克巩(八十四)、冯文毅溥(八十三)、杜文端立德(八十一)、黄文僖机(七十五)、魏文毅裔介(七十一)、吴文僖正治(七十四)、梁相国清标(七十二)、李文襄之芳(七十三)、王文靖熙(七十六)、明相国珠(七十四。凡因事降黜终于他秩者,仍依最高之官入录,惟尚书、总督改授将军、都统者,即入武臣类,藩臬二司入京另简已改补卿寺实职者,即入京卿类,今记于此)、熊文端赐履(七十五)、张文端英(七十二)、陈文贞廷敬(七十四)、李文贞光地(七十七)、王文恭顼龄(八十四)、萧相国永藻(八十六)、王相国掞(八十四)、高文恪其位(八十一)、张文端鹏翮(七十七)、逊相国柱(八十四)、田文端从典(七十八)、马文穆齐(八十八)、陈文简元龙(八十五)、尹文恪泰(八十□)、嵩相国祝(七十九)、朱文端轼(七十二)、张文和廷玉(八十四)、福文端敏(八十四)、赵相国国麟(七十七)、刘文恪于义(七十四)、陈文勤世倌(七十九)、来文端保(八十四)、史文靖贻直(八十二)、孙文定嘉淦(七十一)、阿文勤克敦(七十二)、杨勤悫廷璋(八十三)、尹文端继善(七十九)、陈文恭宏谋(七十六)、刘文正统勋(七十五)、官文勤保(八十□)、高文端晋(七十三)、英文肃廉(七十七)、蔡文恭新(九十三)、伍文端弥泰(七十七)、嵇文恭璜(八十四)、苏相国凌阿(八十四)、阿文成桂(八十一)、刘文清墉(八十五)、孙文靖士毅(七十七)、纪文达昀(八十二)、王文端杰(八十一)、书文勤麟(七十□)、朱文正珪(七十六)、彭文勤元瑞(七十三)、庆文恪桂(八十二)、明文襄亮(八十七)、刘文恪权之(八十)、费文恪淳(七十三)、董文恭诰(七十九)、勒文襄保(八十)、邹协揆炳泰(八十)、章文简煦(八十)、戴相国均元(九十五)、伯文慎麟(七十八)、吴协揆璥(七十六)、富文诚俊(八十六)、松文清筠(八十四)、孙相国玉庭(八十三)、曹文正振镛(八十一)、托文定津(八十一)、汪文端廷珍(七十一)、长文襄龄(八十一)、卢文肃荫溥(八十)、阮文达元(八十六)、杜文端堮(九十五。按杜文端由尚书衔礼部侍郎赠大学士,故入宰辅类。凡致仕后特晋职衔及身后追赠者,即均照加衔入录,惟五品以下赏给卿衔者,仍叙本职,第于名下注明之)、王文恪鼎(七十五)、潘文恭世恩(八十六)、文文敬孚(七十□)、汤文端金钊(八十五)、宝文庄兴(七十二)、卓文端秉恬(七十四)、穆相国彰阿(七十五)、桂文端良(七十□)、翁文端心存(七十二)、彭文敬蕴章(七十一)、祁文端寯藻(七十四)、周文勤祖培(七十五)、骆文忠秉章(七十五)、贾文端桢(七十七)、官文恭文(七十四)、朱文端凤标(七十四)、英文勤桂(七十九)、全文恪庆(八十二)、单文恪懋谦(七十□)、宝文靖鋆(八十五)、张文达之万(八十七)、载文恪龄(七十二)、左文襄宗棠(七十四)、灵文恭桂(七十一)、阎文介敬铭(七十六)、先师徐相国桐(八十二)、李文正鸿藻(七十八)、恩文慎承(七十三)、李文忠鸿章(七十九)、额文恭勒和布(七十五)、孙文正家鼐(八十三)、翁协揆同龢(七十五)、王文勤文韶(七十九)、崇文

恪礼(七十四)、昆文达冈(七十二)、徐协揆郙(七十二)、鹿文端传霖(七十五)、张文襄之洞(七十三)。

部院大臣则房安恪可壮(七十□)、谢僖敏启光(八十二)、钱侍郎谦益(八十三)、徐僖靖起元(七十四)、李尚书化熙(七十六)、孙侍郎承泽(八十三)、刘勤僖昌(七十七)、郎尚书球(七十三)、吕侍郎崇烈(七十二)、李侍郎元鼎(七十□)、王文贞崇简(七十八)、王端简弘祚(七十二)、高尚书景(七十四)、高侍郎珩(八十六)、董副宪笃行(七十六)、曹侍郎溶(七十三)、高侍郎辛传(七十三)、冀尚书如锡(七十四)、任尚书克溥(八十九。按任尚书由原任刑部侍郎加衔)、魏敏果象枢(七十一)、田侍郎六善(七十一)、介尚书山(七十四)、王尚书泽弘(八十三)、徐侍郎倬(九十。按徐侍郎由原任翰林院侍读授礼部侍郎衔)、高尚书尔位(七十七)、励文恪杜讷(七十六)、蒋总宪弘道(七十五)、赵侍郎士麟(七十一)、朱侍郎裴(七十一)、杨侍郎雍建(七十四)、开肃敏音布(七十□)、哈尚书山(八十七)、宋尚书荦(八十一)、徐侍郎秉义(七十九)、玛恭勤尔汉(八十五)、王文简士祯(七十八)、杜尚书臻(七十一)、李侍郎元振(八十三)、劳副宪之辨(七十六)、吴尚书一蜚(七十五)、汪侍郎晋徵(七十一)、仇侍郎兆鳌(八十)、许尚书汝霖(八十一)、范尚书承勋(七十四)、王侍郎原祁(七十四)、陈清恪诜(八十)、张阁学榕端(七十六)、赵恭毅申乔(七十七)、郭尚书世隆(七十三)、王尚书鸿绪(七十九)、李侍郎涛(七十三)、贝尚书和诺(七十五)、李尚书旭升(八十。按李尚书由原任吏部侍郎加衔)、丁温悫皂保(九十九)、李尚书先复(七十八)、张清恪伯行(七十五)、王侍郎度昭(七十四)、蔡尚书升元(七十一)、王副宪材任(八十八)、郝尚书林(七十九。按郝尚书由原任礼部侍郎加衔)、徐文定元梦(八十七)、胡文良煦(八十二)、王总宪沛憻(七十七。按王总宪由原任吏部侍郎加衔)、魏侍郎方泰(七十二)、杨文定名时(七十七)、吴文简襄(七十五)、钱恭恪以垲(七十一)、俞侍郎兆岳(七十七)、冯侍郎景夏(七十九)、杨勤恪汝榖(七十六)、图侍郎理琛(七十四)、裴总宪俾度(七十三)、赵尚书殿最(七十七)、方侍郎苞(八十二)、魏文简廷珍(八十八)、王侍郎图炳(七十六)、张尚书楷(七十五)、杨侍郎永斌(七十一)、黄侍郎叔琳(八十五)、沈文悫德潜(九十七)、张侍郎廷璐(七十一)、塞侍郎尔赫(七十一)、陈侍郎邦彦(七十五)、魏侍郎定国(七十八)、范侍郎璨(八十七)、梅文穆瑴成(八十三)、张侍郎廷瑑(八十四)、钱文端陈群(八十九)、邹尚书一桂(八十七。按邹尚书由侍郎衔原任内阁学士追赠)、张文恪泰开(八十六)、托诚毅庸(八十一)、陈尚书德华(八十三)、陆尚书宗楷(七十□)、吕侍郎炽(八十一)、三恪勤和(七十六)、董文恪邦达(七十一)、吴恭定绍诗(七十八)、素尚书尔讷(八十四)、彭尚书启丰(八十四)、金侍郎甡(八十一)、张总宪若淮(八十五)、周尚书元理(七十七)、申副宪甫(七十三)、吴侍郎嗣爵(七十三)、陈侍郎世烈(八十三)、罗尚书源汉(七十五)、曹文恪秀先(七十七)、钱侍郎载(八十六)、朱总宪椿(七十五)、穆侍郎精阿(八十三)、倪侍郎承宽(七十二)、史侍郎奕昂(八十)、常恭简青(八十一)、李总宪绶(七十九)、姚尚书成烈(七十一)、李恭勤世杰(七十九)、梁尚书肯堂(八十五)、德文庄保(七十一)、谢侍郎墉(七十七)、曹副宪锡宝(七十四。按曹副宪由原任监察御史追赠)、窦总宪光鼐(七十六)、王阁学鸣盛(七十六)、李侍郎封(七十四)、刘恪简峨(七十三)、谭侍郎尚忠(七十四)、王侍郎昶(八十三)、赵总宪佑(七十四)、德尚书瑛(八十八)、金文简士松(七十二)、蒋侍郎曰纶(七十五)、吴总宪省钦(七十五)、姜尚书晟(八十一)、吴侍郎玉纶(七十一)、刘副宪湄(七十一)、翁阁学方纲(八十六)、刘侍郎跃云(七十三)、王文僖懿修(八十一)、尹阁学壮图(七十一)、吴侍郎省兰(七十三)、穆尚书克登额(八十七)、钱侍郎樾(七十三)、秦侍郎瀛(七十九)、秦文恚承业(八十四。按秦文恚由原任侍讲追赠礼部尚书)、额侍郎勒布(八十四)、宋侍郎镕(七十九)、初尚书彭龄(七十七)、黄勤敏钺(九十二)、铁尚书保(七十三)、韩尚书對(七十七)、陈尚书若霖(七十四)、韩侍郎鼎晋(七十二)、史尚书致俨(七十九)、升勤直寅(七十三)、蒋副宪祥墀(七十九)、王尚书宗诚(七十四)、白尚书镕(七十四)、吴尚书椿(七十六)、陶侍郎梁(八十六)、成简敬刚(七十六)、龚文恭守正(七十六)、姚总宪元之(七十七)、李庄肃振祜(七十四)、保敬僖昌(七十□)、沈侍郎维𫓧(七十二)、阿悫勤灵阿(七十八)、特恭慎登额(七十□)、何恪慎汝霖(七十二)、沈文清岐(八十□)、孙文定瑞珍(七十六)、廖文恪鸿荃(八十一)、张温和祥河(七十八)、许文恪乃普(八十)、徐恭勤泽醇(七十二)、朱文端嶟(七十二)、崇勤恪纶(八十四)、吴侍郎廷栋(八十一)、雷侍郎以诚(九十)、程副宪庭桂(七十□)、温侍郎葆深(八十四)、朱阁学兰(七十四)、桑文恪春荣(八十二)、宋侍郎晋(七十三)、郑恪慎敦谨(八十三)、周阁学玉麒(七十二)、刘侍郎有铭(七十二)、唐副宪壬森(八十七)、殷侍郎兆镛(七十八)、董尚书恂(八十六)、万文敏青藜(七十□)、潘侍郎曾莹(七十一)、毕尚书道远(八十□)、贺尚书寿慈(八十二)、程副宪祖诰(七十七)、师侍郎曾(八十五)、周阁学寿昌(七十一)、胡总宪家玉(七十□)、崇尚书保(九十一。按崇尚书由原任山东布政使加衔)、彭刚直玉麟(七十五)、孙侍郎锵鸣(八十四。按孙侍郎由原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加衔)、郭侍郎嵩焘(七十四)、童总宪华(七十二)、薛尚书允升(八十二)、杨侍郎颐(七十九)、徐尚书树铭(七十七)、钱恭勤应溥(七十八)、徐忠愍用仪(七十五)、松尚书森(七十九)、先师钱阁学桂森(七十六)、朱侍郎智(七十五)、绵侍郎宜(七十二)、崇文节绮(七十二)、阿尚书克丹(七十一)、李侍郎端遇(七十一)、李尚书端棻(七十五)、刘侍郎恩溥(七十四)、胡侍郎燏棻(七十一)。

京卿(按京员自一品之尚书以至六品之国子监司业,皆为各署长官,统称京堂,故李氏桓所编《耆献类

征》均列入卿贰，然考每届京察，凡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侍郎、内阁学士、左副都御史，则由吏部开单题奏，俗称大京察，宗人府府丞以下各京堂，则须带领引见，俗称中京察，是体制各有不同。今以副宪以上诸人入部院大臣类，宗丞以下诸人入京卿类，以示区别）、则王太常桢（八十）、李少詹呈祥（七十一）、杨通政鼐（八十）、耿少詹介（七十一）、耿太常焞（七十二）、吕光禄谦恒（七十六）、陆太常绍琦（七十七）、王詹事奕清（七十三）、王太常㳅（七十六）、陈鸿胪仪（七十三）、任宗丞启运（七十五）、陈司业祖范（七十九）、顾祭酒栋高（八十一）、宋府尹筠（八十）、刁少詹寓（八十五）、沈光禄起元（七十九）、陈詹事浩（七十八）、陈太仆兆仑（七十二）、罗鸿胪典（九十）、钱少詹大昕（七十七）、伊光禄朝栋（七十九）、吴祭酒锡麒（七十三）、马太常履泰（八十四）、翁太常元圻（七十六）、卢太仆浙（七十四）、陈府丞廷桂（七十四）、张阁读学鉴（八十一）、童通副槐（八十五）、卞光禄斌（七十三）、唐确慎鉴（八十四）、程光禄恭寿（七十四）、孙太仆衣言（八十一）、钟太仆佩贤（八十四）、裴光禄荫森（七十三）、孙府尹楫（七十二）。

词臣则尤侍讲侗（八十七。按尤侍讲由原任检讨加衔）、沈编修珩（七十七）、毛检讨奇龄（九十四）、严中允绳孙（八十）、唐检讨梦赉（七十二）、缪侍讲彤（七十一）、姜编修宸英（七十二）、朱检讨彝尊（八十一）、李侍读澄中（七十二）、梁庶常佩兰（七十七）、周洗马金然（七十四）、徐检讨钒（七十三）、陈庶子迁鹤（七十六）、冉检讨觐祖（八十二）、费编修之逵（七十八）、郑谕德开极（八十□）、裘庶常琏（八十六）、彭侍讲定求（七十五）、王修撰式丹（七十四）、尤赞善珍（七十五）、陈谕德厚耀（七十五）、杨中允中讷（七十一）、查编修慎行（七十八）、查侍讲嗣瑮（八十二）、徐编修用锡（八十□）、万编修经（八十三）、王侍讲世芳（一百十七。按王侍讲由原授司业衔加衔）、赵赞善执信（八十三）、陆检讨奎勋（七十六）、韩庶常孝基（九十）、储庶常大文（七十九）、徐检讨文靖（九十□）、王编修懋竑（七十四）、黄中允之隽（八十一）、惠读学士奇（七十一）、王检讨步青（八十）、刘庶常青芝（八十一）、杨讲学椿（七十八）、傅中允王露（八十□。按傅中允由原任编修加衔）、程编修梦星（七十七）、缪洗马曰藻（八十）、诸赞善锦（八十四）、杭编修世骏（七十八）、夏检讨之蓉（八十八）、孙检讨景烈（七十七）、郑赞善虎文（七十一）、卢读学文弨（七十九）、梁讲学同书（九十三。按梁讲学由原任侍讲加衔。）余讲学集（八十六）、蔡读学之定（八十七）、秦编修恩复（八十四）、朱侍讲珔（八十二）、胡讲学敬（七十七）、林编修春溥（八十七。按林编修曾加四品卿衔）、李赞善惺（七十八。按李赞善曾加五品卿衔）、丁讲学善庆（八十）、刘修撰绎（八十二。按刘修撰曾加三品卿衔）、何编修绍基（七十五）、潘编修遵祁（八十□）、陈编修介祺（七十二）、季编修念诒（七十四。按季编修曾加四品卿衔）、俞编修樾（八十六）、张读学丙炎（八十一。按张读学由原任广东廉州府知府候选道加衔）、伍讲学肇龄（八十□。按伍讲学由原任编修加衔）、沈庶常善登（七十三）、杨编修文莹（七十一）。

科道则傅御史宸（七十一）、盛御史符升（八十六）、朱御史克简（七十八）、余御史缙（七十三）、梁御史熙（七十一）、赵给事吉士（七十九）、畅给事泰兆（七十五）、顾御史镡（七十九）、王御史奂曾（八十五）、郑御史恂（八十）、秦给事道然（九十）、龚御史翔麟（七十六）、吴御史启昆（七十一）、黄御史秀（九十）、高御史玢（八十一）、顾御史楷仁（七十一）、王给事澍（七十二）、吴御史龙见（八十）、葛御史德润（七十一）、万御史年茂（九十）、蒋御史和宁（八十七）、冯御史浩（八十三）、许御史宝善（七十三）、程御史世淳（八十六）、费给事振勋（七十九）、谷给事际岐（七十六）、叶给事继雯（七十六）、欧阳御史厚均（八十）、王御史之斌（七十七）、帅御史方蔚（八十二）、先族父给事昌颐（七十二）。

郎官（按此类中有候补、候选者，即并录之，后监司守令均仿此）、则裴员外帙（八十三）、梁郎中钦构（八十二）、唐主事孙华（九十）、顾典籍贞观（七十八）、刘中书宗泗（七十四）、吴中书之振（七十八）、汪中书文桂（八十二）、汪郎中森（七十四）、李中书茹旻（七十六）、王助教之锐（七十九）、李主事光型（七十九）、高待诏不骞（八十七）、赵主事殿成（七十四）、符郎中曾（七十三）、王主事文清（九十二）、武郎中绍周（七十四）、钟员外畹（七十九）、桑主事调元（七十七）、法评事坤宏（八十七）、冯郎中成修（九十五）、袁主事守定（七十八）、褚员外寅亮（七十六）、汪员外棣（八十二）、邵中书齐熊（七十七）、姚郎中鼐（八十五）、周中书发春（七十四）、潘主事奕隽（九十一。按潘主事曾加四品卿衔）、宋助教葆淳（七十□）、钱主事杜（八十四）、刘典簿沅（八十八）、李评事元春（八十六）、吴中书懋清（七十二）、叶郎中志诜（七十□）、庄中书仲方（七十八）、马郎中瑞辰（七十二）、梅郎中曾亮（七十一）、庞学录大堃（七十二）、张中书应昌（八十五）、吴员外嘉淦（七十六）、丁中书晏（八十二）、熊中书少牧（八十四）、黄主事富民（七十三）、吴中书安业（八十九）、王主事柏心（七十五）、郑主事献甫（七十二。按郑主事曾加五品卿衔）、吴员外昆田（七十五）、潘侍读曾绶（七十四。按潘侍读曾加四品卿衔）、李郎中善兰（七十三。按李郎中曾加三品卿衔）、端木侍读采（七十三）、龙主事文彬（七十三）、韩主事弼元（八十□）、严主事辰（七十二）、叶郎中衍兰（七十五）、刘中书庠（七十八）、钱主事振常（七十四）、任主事其昌（七十一）。

督抚则吴悫僖景道（七十五）、贾中丞汉复（七十二）、卞恪敏三元（八十二）、李中丞士桢（七十九）、章中丞钦文（七十五）、赵襄忠良栋（七十七）、慕漕督天颜（七十三）、马中丞如龙（七十五）、刘制军兆麒（八十）、朱制军弘祚（七十一）、刘中丞荫枢（八十七）、郭制军琇（七十八）、石制军文晟（七十七）、年中丞遐龄（七十□）、李中丞馥（八十四）、李制军绂（七十八）、徐河督湛恩（八十四）、杨中丞馝（八十四）、徐中丞杞（八十一）、

硕恭勤色(七十三)、卢中丞焯(七十五)、胡中丞文伯(八十□)、方恪敏观承(七十一)、何恭惠煟(七十□)、常中丞钧(八十□)、李中丞质颖(八十□)、闵中丞鹗元(七十八)、汪勤僖新(七十三)、胡庄敏季堂(七十二)、司马河督騊(七十一)、陈中丞淮(八十□)、宜制军绵(八十□)、荆中丞道乾(七十二)、康河督基田(八十□)、孙中丞曰秉(七十一)、李文肃殿图(七十五)、汪制军志伊(七十六)、张中丞诚基(七十□)、吴制军熊光(八十四)、董文恪教增(七十三)、左中丞辅(八十三)、叶中丞世倬(七十二)、钱中丞臻(八十六)、温制军承惠(七十八)、颜制军检(七十□)、戴制军三锡(七十三)、吴中丞光悦(七十三)、曾中丞燠(七十二)、杨忠武遇春(七十八)、王中丞绍兰(七十六)、程中丞含章(七十一)、姚中丞祖同(八十一)、杨中丞怿曾(七十一)、韩中丞文绮(七十九)、杨中丞健(七十九)、吴河督邦庆(八十三)、韩中丞克均(七十五)、陈中丞桂生(七十四)、朱庄恪桂桢(七十二)、孙中丞善宝(八十三)、周文忠天爵(八十二)、吴中丞荣光(七十一)、邓制军廷桢(七十二)、梁中丞章钜(七十五)、刘中丞鸿翱(七十一)、周中丞之琦(八十一)、陆费中丞瑔(七十四)、钱中丞宝琛(七十五)、潘文慎锡恩(八十□)、鄂中丞顺安(八十六)、布制军彦泰(九十□)、曾中丞望颜(八十一)、吴制军振棫(七十九)、潘忠毅铎(七十二)、徐中丞继畬(七十九)、韩果靖超(七十九)、黄中丞恩彤(八十□)、晏中丞端书(八十□)、贾中丞洪诏(九十□)、郭中丞柏荫(七十八)、李中丞嘉端(七十三)、刘中丞琨(八十)、李中丞庆翱(七十九)、涂制军宗瀛(八十□)、鲍中丞源深(七十三)、李勤恪瀚章(七十九)、谭文勤钟麟(八十四)、沈中丞秉成(七十三)、谭中丞继洵(七十□)、任中丞道镕(八十四)、刘文庄秉璋(八十)、杨制军昌浚(七十二)、陈中丞彝(七十四)、许文敏振祎(七十三)、李勤恪兴锐(七十八)、唐中丞炯(八十一)、许制军应骙(七十七)、李忠节秉衡(七十一)、刘忠诚坤一(七十三)、陆中丞元鼎(七十一)。

监司则邱观察俊孙(八十一)、戴观察玑(七十四)、李按察光座(七十一)、法布政若真(八十四)、赵观察廷标(七十七)、陈观察洪谏(八十六)、徐提学可先(七十五)、黎观察士弘(八十)、戴观察圣聪(八十)、韩观察庭芑(七十一)、于提学觉世(七十三)、赵按察进美(七十三)、胡观察在恪(八十二)、涂布政应泰(七十二)、部提学焕元(七十三)、赵观察作舟(七十三)、曾提学王孙(七十六)、刘观察深(七十八)、刘提学果(七十三)、任布政风厚(七十四)、姚观察淳焘(七十二)、江观察皋(八十一)、翁提学嵩年(八十二)、张按察孟球(八十)、李按察玉铉(八十一)、芮观察复传(九十四)、宫布政尔劝(七十八)、朱观察陵(八十一)、吴布政士端(八十三)、严按察有禧(七十三)、卢运使见曾(七十九)、沈按察廷芳(七十一)、金观察溶(七十三)、张观察凤孙(七十八)、钱布政琦(八十二)、陈观察梦说(七十一)、刘观察世宁(八十一)、成观察城(七十四)、王按察士棻(七十五)、陈布政奉兹(七十四)、李运使世望(七十八)、赵观察翼(八十八)、初观察之朴(八十一)、沈运使业富(七十六)、许布政祖京(七十四)、陈运使三辰(七十七)、崔观察龙见(七十七)、陈观察昌齐(七十八)、王观察念孙(八十九)、诸布政以谦(七十七)、严按察士铉(八十三)、程按察卓梁(八十)、廖运使寅(七十三)、唐布政仲冕(七十五)、蒋布政继勋(七十六)、张观察敦仁(八十一)、石按察韫玉(八十二)、宋观察湘(七十一)、李按察文耕(七十七)、王观察家相(七十七)、郎观察葆辰(七十七)、龚观察丽正(七十五)、李布政宗传(七十四)、刘布政体重(七十四)、吴按察廷琛(七十二)、王观察协梦(七十六)、朱观察壬林(八十)、光布政聪谐(七十八)、舒观察化民(七十八)、沈文和兆沄(九十四)、桂观察超万(八十)、陶文节廷杰(七十三)、杨观察炳堃(七十三)、黄观察良楷(七十七)、宗观察稷辰(七十六)、周观察顼(九十□)、许观察梿(七十六)、张布政集馨(七十九)、王观察广业(八十□)、宋布政延春(九十)、刘按察于浔(七十一)、范布政梁(七十六)、何运使兆瀛(八十二)、顾观察文彬(七十九)、吴观察云(七十三)、仓按察景愉(七十五)、盛观察康(八十七)、孙布政观(七十□)、游布政智开(八十四)、江运使人镜(七十九)、唐布政树森(七十三)、何布政枢(七十□)、许观察增(八十)、易布政佩绅(八十一)、戴观察恩溥(八十五)、郭观察式昌(七十六)、先师张观察预(七十一)。

守令佐贰(凡知县改就教职而先曾选补实官或署任者,仍列守令中,其由进士即用或归班候选未经分省径改教职者,则入校官类)、则吴太守颖(七十九)、朱推官嘉徵(八十三)、彭大令珑(七十七)、曹太守鼎望(七十六)、吴太守绮(七十六)、王大令钺(八十一)、卫太守立鼎(七十六)、伊大令巇(七十一)、叶大令燮(七十七)、卢大令宜(八十)、唐大令甄(七十五)、杜同知登春(七十六)、毛大令际可(七十六)、赵大令俞(七十八)、李太守彦瑁(七十七)、王太守吉武(八十一)、张太守克嶷(七十六)、李州牧发枝(八十)、冯太守协一(七十七)、蒋大令锡震(七十八)、姜大令兆锡(八十)、柯大令煜(七十一)、唐太守绍祖(八十一)、何太守经文(八十四)、窦太守容恂(八十)、李太守厚望(七十一)、王太守又朴(八十)、窦直牧容邃(七十三)、吴同知廷华(七十四)、黄大令任(八十八)、屈州牧成霖(八十四)、盛大令支焯(七十九)、蒋同知祝(八十三)、马大令荣祖(七十六)、任太守应烈(七十六)、郑大令燮(七十三)、邱大令仰文(八十二)、缪州牧檑(八十二)、徐州牧时作(八十一)、沈大令凤(七十一)、曹大令学诗(七十七)、赛大令玓(九十□)、龚大令元玠(八十二)、徐太守良(七十一)、陈大令材(九十二)、李大令炯(七十一)、张太守瞻洛(八十一)、陆大令广霖(七十五)、王大令聿修(八十一)、徐太守观孙(八十)、秦大令锡淳(七十七)、陶大令绍景(九十一)、汤太守大宾(八十三)、王大令元启(七十三)、李同知应虞(八十六)、徐鹾尹世佐(八十三)、袁大令枚(八十二)、李大令集(七十九)、顾太守光(八十

四)、彭大令礼(七十六)、吴大令懋政(七十六)、王太守宸(七十八)、茹同知敦和(七十二)、路大令学宏(八十二)、张大令九钺(八十三)、邓太守梦琴(八十六)、余同知庆长(七十七)、王太守廷言(八十三)、叶太守藩(八十)、张大令远览(七十七)、袁太守知(七十三)、苏同知去疾(七十八)、邹大令麟书(八十五)、鲁太守华祝(七十五)、周大令春(八十七)、汪大令辉祖(七十八)、徐太守联奎(九十三)、王太守文治(七十三)、陈太守守诒(七十八)、朱大令休度(八十一)、莫州牧谟(七十三)、庄直牧炘(八十四)、段大令玉裁(八十一)、路大令元锡(八十)、王大令琨(七十一)、崔大令述(七十七)、吴大令槐炳(七十六)、胡太守钟(七十七)、宋大令准(七十三)、沈大令赤然(七十二)、许治中学范(七十二)、张大令云璈(八十三)、赵同知怀玉(七十七)、刘大令大绅(八十二)、吴太守云(九十一)、龙大令翔(八十五)、武州牧肃(七十六)、盛太守惇大(七十二)、薛太守淇(八十一)、王大令宗炎(七十二)、刘大令遵陆(七十七)、薛太守玉堂(七十九)、先族曾叔祖大令瑞椿(七十一)、钱同知泳(八十六)、杨直牧迦怿(八十二)、莫大令与俦(七十九)、洪州判颐煊(七十三)、金直牧锡鬯(七十二)、吴同知名凤(八十八)、盖太守方泌(七十一)、李大令兆洛(七十三)、瞿理问中溶(七十四)、陈大令文述(七十五)、沈大令道宽(八十二)、李太守光庭(八十□)、周大令际华(七十四)、包大令世臣(七十九)、宋太守翔凤(八十五。按宋太守由原任湖南新宁县知县加衔)、黄太守安涛(七十二)、赵州牧钺(七十二)、朱大令恭寿(七十六)、先伯祖太守锦琮(八十一)、张同知维屏(八十)、王大令筠(七十一)、艾大令畅(七十八)、袁大令翼(七十五)、徐太守栋(七十四)、何大令曰愈(八十)、汪同知昉(七十九)、吴直牧士俊(八十四)、任大令瑛(八十二)、汤鹾尹禄名(七十一)、朱大令次琦(七十五。按朱大令曾加五品卿衔)、陈太守艾(八十七)、先族兄大令泰修(七十六)、史大令梦兰(八十六。按史大令曾加四品卿衔)、方大令宗诚(七十一。按方大令曾加五品卿衔)、杨太守岘(七十八)、陈太守卿云(八十□)、张大令鸣珂(八十)、濮太守文暹(八十)、周太守星诒(七十二)、陈大令豪(七十二)、孙大令葆田(七十二。按孙大令曾加五品卿衔)。

校官则钱教谕瑞徵(八十三)、宋教谕实颖(八十五)、李教授兆元(七十八)、胡教授禹冀(八十二)、陈教授讦(八十三)、吴教授之骙(七十二)、李学正埮(七十五)、焦教谕袁熹(七十六)、蒋教授汾功(八十二)、梁训导文濂(八十七)、华训导希闵(八十)、谢教谕晋(九十)、浦教授起龙(八十□)、蔡训导珑(八十二)、施教授淇(九十二)、乔教谕汲(八十六)、刘教谕大櫆(八十二)、吴训导玉搢(七十六)、董学正达存(八十一)、张学正锼(七十七)、谢训导鏊(八十四)、康训导绍衣(八十四)、闻教谕珽(七十一)、程教谕瑶田(九十)、王教授元勋(八十)、郑训导环(七十七)、先族曾叔祖训导光暄(八十一)、王教谕锡康(八十二)、周训导汝珍(八十五)、倪教授模(七十六)、张教谕宗泰(八十三)、赵训导绍祖(八十二)、王教授谟(七十□)、严教谕可均(八十二)、许教授镐(七十四)、李训导遇孙(七十□)、张训导鉴(八十三)、骆训导腾凤(七十二)、孙教谕同元(七十九)、侯训导云松(八十)、邓训导显鹤(七十五)、金教授衍宗(八十一)、先伯祖教谕葵之(七十一)、朱教授骏声(七十一。按朱教授曾加国子监博士衔)、夏教授炘(八十三)、钱训导泰吉(七十三)、柳教谕兴恩(八十六)、胡教谕泉(七十二)、李训导元缃(七十五)、谭教授莹(七十二。按谭教授曾加内阁中书衔)、范训导泰恒(八十四)、罗训导汝怀(七十七)、华训导长卿(七十七。按华训导曾加国子监学正衔)、赵教谕文濂(八十四)、沈训导用熙(九十)、陈训导澧(七十三。按陈训导曾加五品卿衔)、先外祖吴教授敦(八十三)、唐教谕莹(七十二)、先师戴教授咸弼(七十五)、强训导汝询(七十一)、黄教授以周(七十二。按黄教授曾加内阁中书衔)。

武臣(按武臣生年大都无考,兹于未详诸人,仅记其年逾八十及曾得谥者)、则鄂副都统莫克图(七十八)、王总兵玉璧(九十)、孙果壮达哩(七十三)、道勤襄喇(八十一)、许恪敏占魁(七十二)、阿武壮赖(七十□)、毕恪僖力克图(七十三)、赵敏壮国祚(八十)、张襄壮勇(七十□)、杨敏壮捷(七十四)、施襄壮琅(七十六)、孙襄武思克(七十四)、拉都统哈达(七十七)、硕内大臣岱(八十四)、李壮敏芳述(七十七)、吴提督英(七十六)、偏襄敏图(七十七)、潘襄勇育龙(七十八)、鄂武襄克逊(八十六)、佟端纯国维(七十□)、穆清恪廷栻(七十□)、蓝提督理(七十二)、巴恪恭珲岱(七十□)、马勤恪武(七十□)、素勤僖丹(七十二)、高都统其佩(七十□)。甘都统国璧(七十九)、杨提督凯(八十四)、吴壮悫进义(八十四)、何总兵勉(七十二)、傅温悫尔丹(七十□)。朱副都统伦瀚(八十一)、王勤悫郡(七十□)。武良毅进升(八十)、福内大臣禄(八十□)。王壮悫无党(七十□)。李壮毅勋(七十□)。李提督国柱(八十二)、王恭勤进泰(八十四)、吉提督兰泰(九十四)、徐都统绩(八十□)。彭总兵之年(八十□)。永敬僖庆(八十□)。陈提督杰(八十□)。窦提督瑸(八十□)。德副都统福(八十□)。珠副都统尔素(七十六)、喜副都统布禅(七十四)、策副都统楞(八十二)、阿将军迪斯(七十六)、谢总兵恩诏(七十四)、刘总兵清(八十六)、穆勇肃克登布(八十一)、樊总兵雄楚(七十六)、武副都统登额(八十四)、成总兵文(七十六)、那副都统林泰(八十□)。阿勤勇那保(八十七)、赛襄勤冲阿(七十六)、萧襄恪福禄(七十□)。龚总兵镇海(七十五)、色壮勇尔滚(七十□)。戴果毅雄(七十六)、那将军彦宝(八十二)、八壮僖十六(七十□)。马昭武济胜(七十□)。罗壮勇思举(七十七)、苏提督兆熊(七十二)、常副都统德(七十五)、陈提督阶平(七十九)、李襄恪国栋(七十□)。郭提督继昌(七十四)、乐将军善(七十一)、祝提督廷彪(七十三)、杨勤勇芳(七十九)、瑚果毅松额(七十六)、陈总兵步云(七十七)、张提督青云(七十

八）、汤贞愍贻芬（七十六）、杨刚介昌泗（七十六）、固将军庆（七十六）、万提督福（一百□岁）、奕庄简山（八十□）。春诚恪佑（七十□）。巴威勤扬阿（七十□）。魁果肃玉（八十）、富将军明阿（七十七）、丰威介绅（八十□）。黄武靖翼升（七十七）、冯忠毅子材（八十六。）宋忠勤庆（八十三）、欧阳提督利见（七十一）、铭文肃安（八十四）、图副都统瓦强阿（八十）、田都统在田（八十□。按田都统由原任总兵加衔）、玉总兵寿（八十一）、蓝总兵斯明（七十五）。

其他儒林、文苑、技士、山人（按此类皆在野之人，其以耆年宿学特给职衔者注明于下。又明季遗臣以著作终老者亦入此类，惟仅就其出身之举贡书之）、则沈文学国模（八十二。凡廪增附各生统称文学）、林文学古度（八十七）、邵文学潜（八十五）、史文学咸（七十八）、孙征君奇逢（九十二）、杨明经文彩（八十。凡副贡、拔贡、优贡有科分可考者，即称某贡，此外统称明经）、罗文学维善（八十二）、张孝廉次仲（八十八）、徐文学波（七十四）、李孝廉确（八十二）、刘布衣源长（八十四）、张明经鸿磐（八十六）、文文学枘（七十二）、杜征君越（八十六。按杜征君由诸生荐应鸿博，以年老未试，授内阁中书衔）、萧副贡云从（七十八）、李文学魁春（八十）、丁明经矿（八十七）、彭明经行先（九十二）、韩文学孔当（七十三）、金文学俊明（七十三）、查孝廉继佐（七十六）、李孝廉灌（七十六）、恽副贡日初（七十八）、李明经世熊（八十五）、施文学誉（七十八）、阎孝廉尔梅（七十七）、陈文学确（七十四）、张文学怡（八十八）、徐文学芳声（八十四）、周文学茂兰（八十二）、徐文学树丕（八十八）、朱文学鹤龄（七十八）、傅征君山（七十八。按傅征君由布衣荐应鸿博，以年老未试，授内阁中书衔）、白明经奂采（七十八）、褚文学篆（九十四）、彭文学士望（七十四）、黄征君宗羲（八十六）、杜副贡浚（七十七）、冒副贡襄（八十三）、徐文学夜（七十三）、钱文学澄之（八十二）、彭文学大寿（七十九）、钱孝廉陆灿（八十七）、胡孝廉承诺（七十五）、查文学士标（八十三）、党布衣成（七十八）、黄明经宗炎（七十一）、史布衣标（七十八）、杜文学岕（七十七）、陆文学阶（八十三）、陈明经赤衷（七十一）、潘文学恬如（八十）、陆征君元辅（七十五）、何文学汝霖（七十二）、刘布衣源渌（八十二）、王明经沄（七十七）、顾文学有孝（七十一）、王孝廉夫之（七十四）、倪文学会鼎（八十七）、宗明经元鼎（七十九）、徐孝廉枋（七十三）、郑文学簠（七十二）、费布衣密（七十七）、梅孝廉清（七十五）、李明经柏（七十一）、宗文学元豫（七十三）、钱文学封（七十六）、韩文学纯玉（七十九）、李文学经世（七十三）、朱文学用纯（七十二）、林明经侗（八十八）、徐文学介（七十二）、李征君颙（七十九）、冷布衣士嵋（八十三）、闵文学麟嗣（七十七）、田文学兰芳（七十四）、詹布衣明章（九十三）、储孝廉欣（七十六）、王画师翚（八十六）、吴画师历（八十七）、吴征君农祥（七十七）、李征君绳远（七十六）、胡征君渭（八十二）、文布衣点（七十二）、张明经鹏翼（八十三）、梅征君文鼎（八十九）、高画师简（七十四）、杨布衣无咎（七十九）、徐文学世沐（八十三）、华布衣学泉（七十五）、张太学云章（七十九。按张太学曾议叙知县，不就选）、帅孝廉我（七十八）、李征君光坡（七十三）、潘文学天成（七十四）、王征君心敬（八十三）、吴布衣允嘉（七十三）、蒋明经文源（八十九。按蒋明经曾加国子监助教衔）、朱画师雍模（九十六）、黄画师鼎（七十一）、郑明经性（七十九）、上官画师周（八十□）。陈明经景云（七十八）、张文学朝晋（八十三）、王明经辅铭（八十三）、蒋明经衡（七十二。按蒋明经曾加国子监学正衔）、方明经世举（八十五）、周征君京（七十三）、翁征君照（七十九）、吴明经元音（八十五）、茅文学星来（七十一）、江明经永（八十二）、朱征君稻孙（七十九）、范布衣炳（七十四）、陈布衣梓（七十七）、任文学德成（八十九）、王文学应奎（七十□）。周画师颢（八十九）、张征君庚（七十六）、金布衣农（七十四）、胡征君鸣玉（八十二）、程征君廷祚（七十七）、陈布衣鋐（七十三）、吴画师麟（八十二）、任征君瑗（八十二）、徐明经大椿（七十九）、是布衣镜（七十七）、丁布衣敬（七十一）、方优贡泽（七十一）、史征君芳湄（九十）、曹明经庭栋（八十七）、张明经大受（七十一）、沈文学大成（七十二）、吴布衣颖芳（八十）、汪征君沆（八十一）、边征君连宝（七十四）、赵文学曦明（八十三）、鲍优贡倚云（七十一）、徐文学坚（八十七）、陶文学元藻（八十六）、江征君声（七十九）、黄文学叔灿（八十五）、丁文学传（七十八）、鲍孝廉廷博（八十七）、吴孝廉兰庭（七十二）、朱明经彭（七十三）、冯画师洽（八十九）、吴明经骞（八十一）、戴明经殿江（八十五）、朱文学文藻（七十一）、黄明经文旸（七十□）。钱太学伯坰（七十五）、张征君燕昌（七十七）、陈明经本礼（八十）、吴文学翊凤（七十八）、汪孝廉龙（八十二）、庄文学有可（七十九）、梁明经玉绳（七十六）、汪明经淮（七十二）、赵明经魏（八十）、先曾伯祖文学兰枝（八十九）、朱孝廉彬（八十二）、王孝廉学浩（七十九）、叶明经廷甲（七十九）、凌文学扬藻（八十六）、朱画师鹤年（七十五）、翁征君广平（八十二）、江太学藩（七十一）、徐孝廉熊飞（七十四）、黄文学廷鉴（七十九）、严太学杰（八十一）、李拔贡富孙（八十）、曹文学言纯（七十一）、江优贡沅（七十二）、吴文学德旋（七十四）、余孝廉煌（七十六）、张孝廉廷济（八十一）、奚布衣疑（八十四）、吕文学飞鹏（七十三）、方文学东树（八十）、徐明经同柏（八十）、李孝廉祖陶（八十三）、潘布衣谘（七十八）、姚太学椿（七十七）、陈文学逢衡（七十八）、杜孝廉煦（七十一）、沈文学豫（七十一）、杨明经文荪（七十二）、苗优贡夔（七十五）、陈征君奂（七十八）、潘文学道耕（七十一）、黄明经金台（七十三）、黄明经式三（七十四）、季明经锡畴（七十二）、王画师素（八十四）、管文学庭芬（八十四）、吴文学熙载（七十二）、汪孝廉士铎（八十八。按汪孝廉曾加国子监助教衔）、张画师熊（八十四）、汤征君球（七十八）、杨明经德亨（七十二）、薛明经于瑛（七十二。按薛明经曾加国子监学正衔）、张明经文虎（七十八）、万征君斛

泉(九十七。按万征君曾加五品卿衔)、雷明经浚(八十)、张孝廉裕钊(七十二)、王孝廉棻(七十二。按王孝廉曾加内阁中书衔)。

此外年逾古稀尚不乏人,右举其著者(按宰辅中如范文肃文程、张文贞玉书、英协揆和、麟文端魁、麟文慎书。部院大臣中如李侍郎仙根、张尚书士甄、彭侍郎孙通、陆阁学棻、田侍郎雯、张侍郎睿、孙侍郎岳颁、任尚书兰枝、徐侍郎以煊、庄侍郎存与、戴尚书联奎、姚文僖文田、顾侍郎皋、王侍郎楚堂、赵侍郎炳言。词臣中如宋编修至、杜庶常诏、杨侍讲述曾、姚编修范、余检讨廷灿、孙庶常原湘。科道中如笪御史重光。督抚中如蒋制军陈锡、顾河督琮、胡恪靖宝瑔、那文毅彦成、朱漕督为弼、季文敏芝昌、易制军棠、刘制军源灏、刘武慎长佑、陈中丞宝箴。监司中如李布政渭、张布政岳崧、钟运使谦钧、李布政用清、朱观察之榛。守令中如王太守时翔、韩大令梦周、桂大令馥、周太守镐、张大令琦、李太守佐贤、谭大令献、汪大令宗沂。校官中如丁教授杰、林学正伯桐。武臣中如吴果壮拜、莽敏肃奕、禄齐勇毅、慎保桓靖恒、余勤勇虎恩。儒林文苑中如巢孝廉鸣盛、顾征君炎武、王文学余佑、颜布衣元、李征君锴、滕明经纲、连征君云龙、江明经昱、钱征君大昭、张孝廉士元、顾文学广圻、贺明经瑞麟,皆年止七十。以诸人或居高位,或负盛名,今附记于此)。

年丈朱小汀先生以宏通博雅之才,早历清班,洊跻卿贰,文章经济,誉重京华。公退余闲,惟以经籍自娱,手不释卷,雪钞露纂,著作等身。宣统辛亥之冬,尝写定《寿鑫斋丛记》,凡四十卷,会遭国变,乃藏诸箧衍,秘不示人。承幹恩其积久失传也,请早付手民,垂示后学。顾全书卷帙繁重,剞劂需时,故年丈复分别部居,厘为六种。按第一种颜曰《旧典备征》,于先朝国故人文,详稽博考,原原本本,殚见洽闻,凡诸纪载,既备且确,其体例与弇州别集相近,而精核过之,贤者识大,有功于文献至钜。胶西柯凤荪先生为当代词林耆宿,曩撰丛记旧序,推崇甚至,则声价可知矣。爰取此录首事印行,以见全豹之一斑,并为前驺之先导云尔(卷首附刻丛记总序、总目,俾读者得详原委。书中缺笔字均仍原稿写本之旧)。辛巳夏四月,年愚侄吴兴刘承幹谨跋。

附　录

此书成于宣统辛亥,凡所纪录,皆止于是岁之终,迄今已三十年。其中有应增载者,同人谓宜及时补入,庶一代文献始末兼赅,因仍原书例,附录各条如左(每类所举之人,均仍依辛亥岁原官入录。凡辛亥后加衔、赠衔、予谥、追谥各年月,今皆从略。)辛巳立夏前二日述叟记。

三公(见卷一):赠太师者陈文忠宝琛,加太傅者陈宝琛,赠太傅者陆文端润庠、世文端续,加太保者陆润庠,赠太保者朱文诚益藩。

谥法不拘定例(见卷三按辛亥后优礼旧臣,凡曾官庶常及起家进士者,亦皆得谥文):吏部侍郎于式枚则谥文和(按于公由庶吉士改主事),热河都统锡良则谥文诚(按锡公由进士授知县),江苏候补道署江宁提学使李瑞清则谥文洁(按李公由庶吉士改道员),湖南辰沅永靖道朱益浚则谥文贞(按朱公由庶吉士改知县),典礼院副掌院学士郭曾炘则谥文安(按郭公由庶吉士改主事),陕甘总督升允则谥文忠(按升公由举人官主事。此照大学士例予谥),安徽提学使沈曾植则谥文诚(按沈公由进士授主事)。

浙省人得谥者(见卷三):杭州加三人:吏部侍郎仁和夏同善谥文庄(按夏公卒于光绪六年,追谥),户部侍郎钱塘孙诒经谥文悫(按孙公卒于光绪十六年,追谥),南书房行走海宁王国维谥忠悫。嘉兴加一人:安徽提学使沈曾植谥文诚。湖州加一人:礼部侍郎朱祖谋谥文直。宁波加一人:吏部侍郎鄞县张家骧谥文敬(按张公卒于光绪十一年,追谥)。绍兴加二人:仓场侍郎山阴俞廉三谥敏僖,学部参事上虞罗振玉谥勤敏。

一家人得谥者(见卷三):父子得谥满洲索勒豁氏崇光(吏部侍郎,光绪中谥恪勤)、子世续(文华殿大学士,文端)、汉人福建侯官沈葆桢(两江总督,光绪中谥文肃)、子瑜庆(贵州巡抚,敬裕)。祖孙得谥:福建闽县陈若霖(刑部尚书,文诚,追谥)、曾孙宝琛(弼德院顾问大臣,文忠)。兄弟得谥:江西莲花朱益浚(湖南辰沅永靖道,文贞)、弟益藩(副都御史,文诚)。父子兄弟得谥:江苏常熟翁心存、子同书(原入父子得谥条)。三子同龢(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文恭,追谥)。一门数人得谥:满洲索绰络氏麟魁、从弟宝鋆(原入兄弟得谥条)、宝鋆子景丰(正黄旗满洲都统,诚慎)。

重宴恩荣(见卷四):同治乙丑进士山东历城张英麟、戊辰进士福建闽县陈宝琛。光绪丁丑进士江苏元和吴郁生。

大年(见卷五,此以遗老为限):王公则庆密亲王奕劻(八十)。宰辅(按原条有翁协揆同龢,后经追谥,应改翁文恭同龢)、则陆文端润庠(七十五)、李文僖殿林(七十□)。部院大臣(按原条有陈尚书若霖,后经追谥,应改陈文诚若霖)、则张总宪英麟(八十八)、恽文简彦彬(八十三)、沈司法家本(七十四)、王阁学先谦(七十七。按王阁学由国子监祭酒加衔)、吕尚书海寰(八十五)、俞敏僖廉三(七十一)、盛邮传宣怀(七十三)、先师吴侍郎树梅(七十□)、陈副宪名侃(八十二)、陈文忠宝琛(八十八)、陈侍郎邦瑞(七十五)、吴文安郁生(八十七)、陈尚书璧(七十五)、李侍郎经方(八十)、郭文安曾炘(七十四)、朱文直祖谋(七十五)、朱文诚益藩(七十七)、文阁学海(七十七)。京卿则高府丞燮曾(七十□)、劳学监乃宣(七十九)、柯学士劭忞(八十四)、刘右

丞彭年(七十六)、刘阁读学锦藻(七十三,按刘阁读学由候补五品京堂加衔)。词臣则王侍讲闿运(八十五,按王侍讲由原赏检讨加衔)、陆编修廷黻(八十七)、黄读学思永(七十□)、先族兄讲学福诜(七十九)、缪编修荃孙(七十六,按缪编修曾加四品卿衔)、宋庶常书升(七十二,按宋庶常曾加五品卿衔)、延读学清(七十五)、钱侍读骏祥(八十三)、邵编修松年(七十六)、李读学士鉁(七十六)、喻编修长霖(八十四)、李侍讲经畬(七十□)、阿侍讲联(七十八)。科道则杨给事晨(七十九)、宋御史伯鲁(七十九)、高给事润生(七十九)。郎官则高中书云麟(八十二)、方常博宗彝(七十八)、陈主事三立(八十五)、耿员外道冲(七十八)、马主事其昶(七十五)、胡推事浚(七十四)、陈主事衍(八十二)、胡员外玉缙(八十二)、朱侍读崇荫(七十六)、章主事钰(七十三)、罗勤敏振玉(七十五,按罗勤敏原官见前)。督抚(按原条有陈中丞彝,后经追谥,应改陈文恪彝)、则邓中丞华熙(九十二)、周悫慎馥(八十五)、吴中丞重憙(八十一)、张中丞曾扬(七十九)、冯中丞煦(八十五)、赵制军尔巽(八十四)、张文贞人骏(八十二)、袁贞毅大化(八十五)、升文忠允(七十四)。监司则先从兄观察丙寿(七十九)、沈观察玉麒(八十□)。沈观察守廉(八十二)、冯观察金鉴(七十七)、何观察维朴(八十一)、许观察珏(七十四,按许观察曾加四品卿衔)、樊布政增祥(八十六)、盛观察沅(八十九)、左观察绍佐(八十二)、吴提学庆坻(七十七)、俞布政钟颖(七十□)、沈文诚曾植(七十三,按沈文诚原官见前)、王布政树楠(八十六)、钱观察绍桢(七十九)、陈文良伯陶(七十六,按陈文良原官江宁提学使)、卓观察孝复(七十六)、程观察良驭(八十二)、恽观察毓龄(八十)、李文和盛铎(七十八,按李文和原官山西布政使)、郑襄勤孝胥(七十九,按郑襄勤原官湖南布政使)、赵提学启霖(七十六)、刘提学嘉琛(七十六)、林观察开谟(七十五)、王布政人文(七十九)。守令则李太守广绶(八十□,按李太守由原任陕西朝邑县知县加衔)、刘大令引之(八十□)、刘直牧南(八十三)、王太守咏霓(七十□)、王大令祖畬(七十七)、王太守振声(八十一)、先外舅金太守兆棨(八十六)、吴大令俊卿(八十四)、朱太守寯瀛(八十□)、闵太守荷生(八十□)。查大令光华(八十一)、陈太守宝瑨(八十五)、杨直牧同樬(七十五)、王大令甲荣(八十一)、高太守树(八十二)、姚直牧炳熊(八十四)、朱太守锦(七十六)、杨太守道霖(七十七)、黄太守曾源(七十九)、杨文敬钟羲(七十六,按杨文敬原官江苏江宁府知府)。校官则先师徐教授士骈(七十□)、廖教授平(八十)、沈训导颂清(八十六)。武臣则堃将军岫(七十六)、瑞参赞洵(七十八)、寿将军耆(七十六)、儒副都统林(七十九)、铁庄靖良(七十六)。文人则陈孝廉作霖(八十四)、朱孝廉孔彰(七十八)、吴孝廉受福(八十□)、姜孝廉筠(七十三)、林孝廉纾(七十三)、李文学详(七十三。按遗老中大年尚多,以无从悉考,仅就所知者记之)。

旧京琐记

[民国]夏仁虎撰　骈宇骞整理

《旧京琐记》十卷，夏仁虎撰。夏仁虎（一八七三——一九六三），字蔚如，号枝巢子。别号啸盦、啸暴、枝巢、枝翁。江苏江宁（今南京）人。清朝举人。光绪二十四年来京作官即迁居北京。由于他久居京师，又活动于政界，有广泛的社会阅历，所以对当时京城的掌故旧闻、风土习俗、名胜古迹、城厢市肆以及清末朝流、宫闱、仪制、考试等比较了解。其中记述张幼樵、李越缦等清流和京官清苦，生活之需多仰给于外官之冰炭敬与别敬，而大宗收入为印结费等情况，都是第一手的材料。

《旧京琐记》分俗尚、语言、朝流、宫闱、仪制、考试、时变、城厢、市肆、坊曲十卷。单从门类就可以看出该书的内容相当广泛，具有古代笔记之"广"和"杂"的特点。本书的资料来源多取"琐闻逸事、里巷俳谈"，"向壁虚构，则非所敢"。由于这些内容多为作者所见所闻，所以较为可信，给我们今天研究北京的历史、掌故、风俗等提供了一些难得的资料。

旧京琐记引

余以戊戌，通籍京朝。日月不居，忽逾一世。沧桑数变，逢此百忧。鬓发已摧，名业未立。华灯照夕，明镜窥晨。谓可以已，复何言哉！回忆年时，如隔梦寐。鹪巢既营，菟裘将老。端居鲜事，何以送日。不为无益，奚遣有涯。检书惧劳，耽吟嫌苦。出畏风日，卧损骨骼。小人闲居，君子所惜。越吟未忘，北籍将注。空桑三宿，尚复有情。梦华一篇，况乃异代。初为卑官，多习鄙事。不弃长老，时获逸闻。岁月滋多，胸臆遂积。重以改革，凡百变更。公羊三世，隍鹿一梦。及今所述，已为陈迹。告诸后生，或疑诳汝。暇则趁录，著之简篇。钟簴已往，怀哉旧京。荐绅羞言，是曰琐记。若其大者，有史官在。都为一集，类分十门。陈诗观风，入国问俗。辇毂所临，政教斯出。末习虚伪，初乃淳朴。非曰劝惩，美恶并录，记《俗尚》第一。南北殊音，非蛮则傒。车书既一，言亦宜之。往往合古，是曰可师。其尤雅者，或入于诗，记《语言》第二。名士谈兵，终以儿戏。清流植党，末乃市肆。一蟹不如，彼貉亦是。孰为老成，宁不殄瘁，记《朝流》第三。宫禁事秘，孰明真际。世俗所传，多出悬臆。纣之不善，或不如是。书其可徵，以告后世，记《宫闱》第四。五帝弗沿，三王不袭。叔通修仪，始自绵蕝。华夷杂糅，论者所惜。然亦灿然，贤于废弃，记《仪制》第五。英雄入彀，雄主所乐。乃其流弊，才智并锢。与谓求贤，宁云付缚。纽绝纽解，亦遂不国，记《考试》第六。举史十七，泰半女戎。不在颛臾，萧庿自封。宵小搆之，祸乱是业。国本再绝，天禄永终，记《时变》第七。铜狄坐移，金仙泪枯。腹痛西州，感逝黄垆。泱泱大邦，自辽建都。阿房芜城，览者鉴诸，记《城厢》第八。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不龟手药，千金可致。歌管沸天，闾阎扑地。君子于此，可以觇世，记《市肆》第九。北地胭脂，南都黛螺。燕兰史散，板桥记讹。今我不乐，对酒当歌。张魁箫声，闻之奈何，记《坊曲》第十。枝巢子述。

发　凡

一、是编仅就一时记忆所及，笔之于书。他日复有所忆，或更为续记。

一、是编所记，不免谬误。或当日闻焉弗详，见焉弗审。向壁虚构，则非所敢。

一、所记断自清同、光以来，其非见闻所及者，有昔贤之纪录在，宁阙焉。若徵引旧闻，不在此例。

一、是编名曰"旧京"，应至清末而止。新代逸闻，自有大手笔在，弗羼入也。

一、是编多昔年朋谈，宴罢篝灯所录，时代不同，近

甫次而成篇。其中称谓，或取法于民国所修之《清史稿》，或比儗于花村看行侍者之谈往。舂杂之讥，所不能免。

一、是编所记，特刺取琐闻逸事、里巷俳谈，为茶余酒后遣闷之助，间及时政朝流，亦取其无关宏旨者。

卷 一

俗 尚

都人习见官仪，多讲礼貌，周旋应对，往往中程，然其弊也伪。风气刚劲，不屈不挠，勇于赴义，重名知耻，然其弊也狠。顾本性多近质实，常见故家老辈，其接子弟后进，礼倨而词直，貌严而情亲，尚不失先民矩范，迨末季渐浇漓耳。

妇女见客，非特旗族为然，土著亦有之。门生谒师，固无不见师母者。亲戚至，无不见家人者。余初北来，诣一远戚，乃其家闺中之人咸集，若者妗姨姑姊妹固夙所未知也。然一片嘤咛问好之声，推本身以及南中之家人，一一都遍。实则余家人固梦寐中不知有此戚也。彼辈亦不知余家究有何人，特臆想而遍询之，谓非是弗亲耳。昔见笑剧，有不相识之人，乍见而呼曰"赵"，答曰："非赵。""然而钱?"曰："无钱。"曰："若是则孙三爷?"曰："余无弟兄。"又有初会者见面极亲，问其尊亲好，自家人以逮鸡犬，终则曰"贵姓?"殆此礼作俑欤?

交际场中亦多虚伪之风。昔于筵中晤一人，谈悉为世交。彼则极意周旋，坚约来日一饮，既而曰："明日有内廷差，后日如何?"方逊谢，彼已呼笔书柬，议地议菜，碌乱不已。席将终，彼忽拍膝曰："后日有家祭，奈何?"他客为解曰："相见正长，何必亟亟。"余恶其扰，亦谢曰："此月中鄙人方有俗冗，得暇再趋扰耳。"后终不晤。友人云："彼之延饮面子也，君应逊谢亦面子也。君竟不坚辞，彼只有自觅台阶以下耳。"

贵族之家，文胜于情。新妇问安视膳，但有侍立，妾媵亦然。命坐，但有矮几，弟跪于前，兄微引手而已。夫妻间礼貌亦隆。昔闻溥仲露尚书于其夫人生辰，恭具冠服，童仆持礼品先之。至夫人许，高唱曰："老爷来拜寿。"夫人出迎，互请安道谢，肃坐进茗，寒暄而退。尚书生日，夫人礼亦如之。遇年节亦然。

亲臧获而远骨肉，讲过节而无真意，旧家之通病也。乐与仕宦交，好习官样，平民之通病也。至于好侠尚义，急人之急如其私，转在社会中之卑贱者，其殆古燕、赵之遗风欤？喜游览，妇女尤甚。正月最繁，所谓六部灯也，厂甸也，火神庙、白云观也，按时必至。春初则出郊外，曰看青。六月则南薰门外之南顶、永定门外之中顶，各有会，植幡、使叉、秧歌、花鼓，演者率为子弟，观者奔波远来，挥汗相属。大抵四时有会，每月有会。会则摊肆纷陈，士女竞集，谓之好游荡可，谓之升平景象亦可。

懒惰之习，亦所不免。《顺天府志》谓：民家开窗面街，炕在窗下。市食物者以时过，则自窗递人。人家妇女，非特不操中馈，亦往往终日不下炕。今过城中曲巷，此制犹有存者，熟食之叫卖亦如故。

贵家子弟，驰马试箭，调鹰纵犬，不失尚武之风。至于养鱼、斗蟀、走票、纠赌，风斯下矣。别有坊曲游手，提笼架鸟，抛石掷弹，以为常课。鸟则有红殿壳、蓝殿壳、鹞鹇之类，调护珍惜，谥为鸟奴。玩日愒月，并成废弃，风尚之最恶者。

四时之礼，多重报本，而迷信亦甚。清明、中元与十月一日必扫墓，男妇皆往焉。冬至满人必祭堂子，植竿于庭而燎祭焉。稍有力者必用全猪羊。祭毕，招亲友会食于庭，曰吃克食，必尽为度。汉人则否。立春日，各按年岁之多少捻纸浸油燃之，曰顺星。新年既过，则具酒肉而加餐焉，曰添仓。

正月之灯向集于前门内之六部，曰六部灯，以工部为最。有冰灯，镂冰为之，飞走百态，穷极工巧。亦扮杂戏，有役阎姓者能演判官，立独杠上为种种姿式，呼之为阎判，殆亦黄胖游春之遗欤？庚子乱后遂废。灯市旧集于东、西四牌楼，后始移廊房头条。中元亦有灯，多作莲花形，或折为莲瓣，集成禽鸟状，或采巨蒿，悬香于上燃之，密如繁星，灿如火树，谓之蒿子灯，昔人有作蒿灯曲者。里巷小儿百十为群，各持莲花灯而舞，亦颇有致。

斗蟋蟀场多在顺治门外。饲虫者亦谓之把式，水食调养，各有师传，受酬甚丰。养虫之盆有一枚值百十金者，以赵子玉所作为最良，盖乾、嘉时人也。开场则门悬红彩，车马咸集，上流人士往往与焉。胜负之数颇巨，一鸣惊人，贺者交集。

饮食以羊为主，豕佐之，鱼又次焉。八、九月间，正阳楼之烤羊肉，都人恒重视之。炽炭于盆，以铁丝罩覆之，切肉至薄，蘸醯酱而炙于火，其馨四溢。食肉亦有姿式，一足立地，一足踞小木几，持箸燎肉，傍列酒尊，且炙且啖且饮。常见一人食肉至三十余柈，柈各肉四两，饮白酒至二十余瓶，瓶亦四两，其量可惊也。水鲜惟大头鱼、黄鱼，上市时一食之，蟹亦然。如食某鱼时则举家以此为食，巨家或至论担，但食此一种，不须他馔，亦不须面或饼。

饭以面为主体而米佐之，本京人多喜食仓米，亦谓之老米。盖南漕入仓则一经蒸变即成红色，如苏州之冬秈然，煮之无稠质，病者为宜。

蔬果之属以先时或非时为贵，香椿、云豆、菱藕之类皆是也。有所谓洞子货者，盖于花洞中熏培而出，生脆芳甘，其价尤巨。王瓜一茎，食于岁首或值一二金。戚家蒋氏昔为御果商，方其盛时以王瓜作馈岁之品，一盘之价至数十金，几致破产。至今人呼曰"王瓜蒋"云。

衣著之宜，旧家必衷礼法，谓之款式，亦曰得样。大抵色取其深，以尘土重，浅色不耐浣也。非京式者谓之怯，近奇邪者谓之匪，人皆非笑之。士夫长袍多用乐亭所织之细布，亦曰对儿布。坚致细密，一袭可衣数

岁。外褂则多为江绸,间用库缎。文锦记者,良绸皆团花,初用暗龙,后乃改用拱璧、汉瓦、富贵不断、江山万代之类。马褂长袖者曰卧龙袋。有中作半背形而两袖异色者,满人多著之。半背曰坎肩,其前襟横作一字式者曰军机坎,亦有用麂鹿皮者。仕宦平居多著靴,嫌其底重,乃以通草制之,亦曰篆底,后乃改为薄底,曰军机跑。便帽曰秋帽,以皮为沿者曰困秋,中浅而缺者曰兔窝,软胎可折叠入怀者曰军机六折。大抵满官研究衣著,每解衣则零星佩饰摊满一案,汉官则否。

妇女衣裙,颜色以年岁为准。金绣浅色之衣,唯新嫁娘或闺秀服之,一过妙龄,即以青、蓝、紫、酱为正宗矣。衫袖腋窄而中宽,谓之鱼肚袖,行时飘曳,亦有致。后乃慕南式而易之,则又紧抱腕臂,至于不能屈伸。旗、汉装无不绑腿者,以地气寒也,其带则平金绣花,争奇斗靡。棉裤则秋深已著,春尽始去,殊损嫋娜之致。庚子后渐同南化,然本质不易也。

旧日乘坐皆骡车也,制分多种,最贵者,府第之车,到门而卸,以小童推之而行,出则御者二,不跨辕,步行于两旁,健步若飞,名之曰双飞燕。次曰大鞍车,贵官乘之。京堂以上,障泥用红,曰红拖泥,自余皆绿色油布围之。曰官车,寻常仕宦乘之。曰站口车,陈于市口以待雇者。曰跑海车,沿途招揽坐客,车轮亦有别。曰山西较者(京语呼轮曰较),来自晋,轮皆有齿。曰伏地西较者(京语本地曰伏地),本地仿西轮为之,唯无齿。曰夯较者,斯下矣。

京师屋制之美备甲于四方,以研究数百年,因地因时,皆有格局也。户必南向,廊必深,院必广,正屋必有后窗,故深严而轩朗。大家入门即不露行,以廊多于屋也。夏日,窗以绿色冷布糊之,内施以卷窗,昼卷而夜垂,以通空气。院广以便搭棚,人家有喜庆事,宾客皆集于棚下。正房必有附室,曰套间,亦曰耳房,以为休息及储藏之所。夏凉冬燠,四时皆宜者是矣。

中下之户曰四合房、三合房。贫穷编户有所谓杂院者,一院之中,家占一室,萃而群居,口角奸盗之事出焉。然亦有相安者,则必有一人焉或最先居人,或识文字,或擅口才,若领袖然。至于共处既久,疾病相扶,患难相救,虽家人不啻也。

京人买房宅取租以为食者谓之吃瓦片,贩书画碑帖者谓之吃软片。向日租房招帖,必附其下曰贵旗、贵教、贵天津免问。盖当时津人在京者犹不若近时之高尚,而旗籍、回教则人多有畏之者。

都中土著在士族工商而外有数种人皆食于官者,曰书吏,世世相袭,以长子孙。其原贯以浙绍为多,率拥厚资,起居甚侈。夏必凉棚,院必列磁缸以养文鱼,排巨盆以栽石榴,无子弟读书亦必延一西席,以示阔绰。讥者为之联云: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其习然也。曰库丁,役于户部,侵盗多致巨富。每岁挑库丁时,行贿之数可惊,然恒为匪徒抢绑,勒赎巨资,谓之抢库丁。故出入恒以多人护焉,此辈谓之保库丁。曰吃仓,又谓之仓匪,或谓之仓老鼠,一役身后往往百数十人,鼠雀之耗可知矣。曰长班,有二类:曰科分,曰会馆,亦子孙相袭。自各部裁书吏,银行代金库,南漕绝迹,科举既停,此辈皆失所,惟会馆之长班犹在。

带子会者,社会互助之良法也。入会者率为工业平民。或自顾衰老,或家有老亲,月纳微资,猝有死亡,报之于会,则殓事毕备。至于鼓乐、棚槓以迄庖茶、奔走,皆会员也。人各系一白带,故曰带子会。

窝窝头会者始于清末,慈善团体之一也。京师贫民抟黍屑蒸而食之曰窝窝头。此会专为救济贫民,故以名焉。集资于众,不足则演义务戏以充之。不仅赈饥,兼筹御寒。改革后,故家失业,贫况可骇,有缀报纸为衣者,有夫妇共一裤者。每及冬令,冻馁途毙,无日无之,皆得于会中之报告。故侯拉车,犹为有力,可慨矣。

装饰妇女聘卖于异乡人,乘隙卷而飏焉,谓之放鹰,亦曰打虎。设为赌局,诱骗愚懦,谓之腥赌。代接妇女,秘密卖淫,谓之转当局。引诱富家子弟游荡嫖赌,以博其资,谓之架秧子。皆社会不良之风俗。

富贵人家多信佛,故僧道之地位甚高。子弟往往拜僧为师,求其保护。甚有以子息艰难,恐难长养,而购一贫家儿令其为僧者,谓之替身。他日被替之子长成,此替身僧人若其弟兄然,举家敬礼之。

他处僧人即有冶游亦须秘密,都下僧人则公然行之,曾无愧色。

疾病疗治,多信针灸。医生识字者少,温证之"温"皆书作瘟疫之"瘟",弗怪也。又有蒙古大夫者,尤可危。

针灸无良师,每以待诏行之。亦有得秘传者,往往而验。此外又有业伤科者,名曰按摩,又名曰推膊。有箍桶刘者最有名。

卷 二

语 言

北京音无入声,凡入声之字皆转入平、上、去三音,此人所习知也。然有一音而变数字者,如六、禄、陆、绿,均为入声,南人读之一音也。京音则数目之"六"读如"溜",姓氏之"陆"、爵禄之"禄"均读如"路",颜色之"绿"读如"虑"。凡如此类,不可枚举,初学京音,往往而误。

有一字而分两意者,如你我之"你",遇平行以下可直呼"你",尔、汝意也。然遇尊长则必曰"您",读如"邻",非是则不敬。"他"字亦分两意,呼平辈可直曰"他",即彼意也。然述及尊长,则"他"字必读如"坦",非是亦不敬。

有一字而分三意者,如"得"字,失手而物碎曰"得",其音促,有惋惜意。见人相争而曰"得了",有劝止意。令人作食物或制他物曰"得了吗",有询问意。

亦有以平声字作仄读者,如儿女姻亲谓之"亲家"

此本古语，见唐书萧嵩传。京音“亲”读去声，如“庆”。按此亦有本，唐卢纶王驸马花烛诗“人主人臣是亲家”，则由来久矣。京中土俗，晚辈呼姻家翁、媪曰“亲家爹”、“亲家妈”，官称则否。

称我曰“咱”，我所独也。曰“咱们”，则与言者所共也。昔有人初至北京，学为京语，偶与友谈及其妻，辄曰“咱们内人”，友笑谢曰“不敢”。俄又谈及其亲，复曰“咱们的父亲”，友亟避去。

京人谈话好为官称，有谦不中礼者。昔见一市井与人谈及其子，辄曰“我们少爷”。初以为怪，后熟闻之，无不皆然，以是谓之官称。又见旗下友与人谈，询及其兄，则曰“您的家兄”。初以为怪，后读庸盦笔记，乃知其有本，不足怪矣。

京师人海，各方人士杂处，其间言庞语杂，然亦各有界限。旗下话、土话、官话，久习者一闻而辨之。亦间搀入满、蒙语，如看曰“把合”（靠），役曰“苏拉”，官曰“章京”（读如音），主管曰“侉兰”，大皆沿用满语，习久乃常用之。又有所谓回宗语、切口语者，市井及倡优往往用之，以避他人闻觉。庚子后则往往搀入一二欧语、日语，资为谐笑而已，士夫弗屑顾也。

京语有最雅者，如曰“可一街”、“可一院”，即满街、满院之义也。唐人诗“一方明月可中庭”、“山可一窗青”，皆与此义同。谓怯曰“楚”（读去声，如触），天禄识余谓应作“齼”，齿怯也。引曾茶山和鲁宏父双柑诗云“莫向君家樊素口，瓠犀微齼远山颦”为证。

有读音最准者，如以脂膏车之“膏”、饮马之“饮”，均必读作去声，是也。

有最合古义者，如谓短矮人曰“矬”。按通鉴音义：矬，七禾切。唐书王伾传“形容矬鄙”。至于呼车轮曰“毂”，物被污曰“染”，节用曰“撙”（读如存），吝曰“啬剋”，适曰“舒坦”，含羞曰“腼腆”，巧曰“机伶”，增添曰“续”（叶序），失意曰“鏖糟”，忍受曰“鏖”，惊曰“发怵”，无声曰“悄默”，潜藏曰“隐欺”，匿曰“昧”，物重曰“沉”，轻浮曰“飘”，梦语曰“发呓”，半眠曰“迷胡”（即模糊）。微热曰“乌突”（温暾转音），南音曰“蛮”，老曰“龙东”，舒物曰“伸”，称量物曰“较”，皆与古义相合，前人诗文中亦恒见之。

有虽为俗语而有意义可寻者，如大言曰“吹”，视曰“瞅”，偷觑曰“瞜”，徉示以物曰“晃”，性急曰“毛躁”、曰“发毛”，私曰“体（去声）恤”，私财曰“体己”错误曰“拧”（上声），执拗曰“撇扭”，亦曰“拧”，中空曰“草包”，闲谈曰“撩”，闲游曰“逛”，饮曰“喝”，吸烟曰“抽”，乱曰“麻烦”，热闹曰“火炽”，亦曰“火爆”，不热闹曰“温”，欺骗曰“笼统”，美曰“俊”，亦曰“俏式”，又曰“边式”、曰“得样”，性傲曰“苗”，柔曰“温存”，发怒曰“火劲”，刚曰“标”，缠足曰“蛮子”，天足曰“旗下”，乞物曰“寻（读如形）物”，光致曰“抹丽”，予人曰“给”，不老曰“少形”，说明曰“告”（读如稿），借宿曰“寻宿”（读如形休），大声曰“嚷”，群作曰“闰”，驱逐曰“轰”，接近曰“拉拢”，劳曰“累”，亦曰“乏”，不强曰“乏”，物过熟曰“大乏”，脱空曰“漂”（去声），美曰“漂亮”，刻薄曰“损”，讥人亦曰“损”，初起曰“底根”，终了曰“压根”，或以形象，或以意会，皆不失字之正义者也。

有并无意义或并无其字者，如醉曰“喇嘛”，从旁插语曰“得呸”，向人私语曰“嘀咕”，则仅为一种流俗方言，无可深考矣。

京师工艺有曰减金、减银者，以金银丝嵌入铜铁器者是也。字当作“錽”，读如减。汉马融广成颂“金錽玉镶”，其字甚古。

京语有极刻薄者，如呼考生曰“浩然子”，初听其名甚美，然其谐声实为“号瓢子”也。盖喻号舍如瓜，而考生居其中如瓤。呼落第举子曰“豆芽菜”，盖喻凡物皆种而后出（种，叶中），惟豆芽菜则不种者也。呼浙绍人曰“臭豆腐”，讥所嗜也。久则并南人皆呼曰“豆腐皮”。京人闻人道失意事辄失声而呼曰“唉”，有叹惜之意。史记范增传：“唉！竖子不足与谋！”谓物之圆头者曰“骨朵”，其字应作“胍肫”。宋景文笔记云：“关中人以腹大为胍肫。胍音孤，肫音都。俗因谓杖头大者为胍肫，后讹为“骨朵”。宋时御殿仪仗列之，今京师犹有此称。

谓路之歧者曰“跐路”，亦可作“差”，俗讹作“岔”。按韵会小补引唐诗“枯木岩前差路多”，谓歧道也。差，丑亚切，歧也。集韵或作“跐”，董逌周景集亦引之。

称己所居室曰“我屋里”。按陶渊明诗“我屋南窗下，今生几丛菊”。又王安石诗“我屋公墩在眼中”。

卷　三

朝　流

清德宗初年，东南军务粗定，京朝士大夫渐有承平景象，于是清流之名起。当时大老主持坛坫者为潘伯寅、翁叔平、张子青、黄漱兰诸公，李越缦、李芍农、宝竹坡、张香涛、王莲生、盛伯羲、志伯愚更为羽翼。迨常熟当国，延致名流，文道羲、张季直皆为得意弟子。甲午之役，文颇锐志功名，力以主战之说干常熟，而于敌我之情势固未暇考也，海军之经费已移作颐和园修理之费亦未知也。马江一败，中国之内容既露，始为各国所轻视矣。潘吴县生平精力大半销磨于金石，尝见王莲生家藏名人手札，王得一铜器，潘借观不还，师弟断断相口角，亦名流之佳话也。

伯愚为长乐初将军善子，傅文忠恒之孙也，其妹入宫为珍妃。将军镇广州时颇提倡风雅，时文道羲之父任广州府，道羲与伯愚弟兄文字相结契，文之大考擢学士，伯愚与有力焉。或传道羲常课珍妃读，语盖不确。志氏昆季皆有才调，喜与名士交，又世居戚里，于时文士之讲声气者皆缔交焉。迨珍妃入永巷，伯愚外贬，名流冷落。时人为之诗曰“今日清流尽可哀，伯愚乌里雅苏台”云云。一时名士云散风流，亦朝士一变局也。

清流最负盛名而喜谈兵略者，南为吴清卿，北则张

幼樵也。幼樵论兵事如掌上螺纹。清卿自谓精枪法，有百发百中之技，试之良信。与习者，或谓其枪上置望远镜云。两公皆主用兵以张国威，清卿北辱于榆关，幼樵南败于闽峤，论者或谓用违其地矣。

自吴、张好谈兵而致偾覆，于是清流乃出其看家之学以相号召而消磨日月。其目约分为五：曰三传三礼，曰金石碑版，曰考据目录，曰小学舆地，曰词章楷法。厥后道羲诸人出，始复有志于兵事。

当时名流文酒之会率为诗钟，伯愚与弟仲鲁皆为能手。于时珍妃方得宠眷，余尝见仲鲁一联，题为分咏李延年瓦松，云"可怜兄妹承新宠，未必风霜耐岁寒"。赏其浑成大雅，而窃讶其不详。未几而妃贬，伯愚昆仲各窜逐矣。

清流中以李越缦为最淹雅，亦最兀傲，其自署所居门联曰：保安寺街藏书十万卷；工部员外补缺一千年。门内修竹数十竿，掩映窗户间，不恒病而好服药。过其居者但闻讽咏与呻吟声相间作，时人戏比之林黛玉云。潘文勤伯瀛最礼敬之，亦恒烦其捉刀，至年节常馈赠焉，悯其贫亦惧其骂也。都中俗称马料曰喂养，潘值年节辄嘱其仆曰："速送李老爷喂养去，否则跳踉矣。"虽恶谑，亦见当时大老怜才之意。

清光绪初，满部员之最负时望者为荣禄、端方、那桐，皆于部中最有权，当时所谓红人也。时有联云：六部三司官大荣小那端老四；九城五窑姐双红二翠万人迷。皆喻其红也。在昔京朝官最清苦，五品实缺官，岁俸不足百金，两季米十石余耳。正途候补者减半支给，捐纳并半，俸无之。生活之需多仰给于外官之冰炭敬与别敬，而大宗收入为印结费。凡捐纳人员须由同乡京官为之出结，省立一印结局，输结费始得赴引。质言之，则国家开捐例而京官分其余润为生活而已，此亦失政体之一端。自光绪壬寅设外务部始定公费，而商部、邮部踵之。迨宣统初则捐例停，印结之费绝，各部始一体给公费，京官始有正当之生计。然余观二十年来，生活程度之增高何啻十倍。昔日赁屋无过四金者，宴客一席亦无过四五金，车马喂养无过十金，仆媪工资只数百文，碾仓米为炊，数口可饱。所入虽微，犹有余力以为娱乐游戏，文酒之宴不废。每一思之，感深今昔矣。

旧之六部，户部管财政，最为膏腴之地。吏部掌铨衡，外省官员谒选入觐者奉为神明。刑部操生杀之权。兵部典戎政。礼部事简，最为清贫。工部多杂流，所与接近者木厂商人而已，颇为士流所轻。故时人之喻六部者曰：富、贵、威、武、贫、贱。

庆王奕劻，初为支庶，能读书，授蒙童于西山间。入继为贝勒，当时所称劻贝勒也。起自田间，恭谨能文，遂为宗亲中之矫矫者。历官当国，累晋至亲王，食亲王双俸，世袭罔替。清诸王非皇子即八家世袭王，其以贝勒晋封世袭者惟庆而已。其后台湾之割，旅顺、大连之租借，皆庆当国领衔，讥弹者至呼为庆以地云。

清制不设相，殿阁大学士特为崇衔，其操中书省、枢密院之实权者实惟军机大臣。其领衔者必为亲王，故名之曰王大臣。醇薨恭去，孝钦为自握威权计，特以军机领袖付诸远宗之礼王世铎，此在庆之前一人也。其人庸庸无他长，簠簋亦不修饬，特以小心奉西朝，又复下和同寅，无大过，故能保持数年。庆起，遂取而代之。

军机名次最末者曰挑帘军机，盖咫尺森严，军机入对，宫监亦须回避。其入也，居末者挑帘，俟在前者毕入乃亦入焉。孙莱山之入军机，以代表醇王，名虽挑帘而多发言，实操大政。瞿善化则以王仁和年老重听，孝钦亦知之，故有所指示辄语瞿，眷注遂优。或谓其貌类文宗者，皆为臆说。

王仁和与张南皮同在枢府，夙有意见。仁和之薨也，孝钦以其陈力久悼惜之，谕饰终之典必备。章京拟旨，其首云"大学士某持躬廉慎，学问优长"，此盖例稿，时庆邸、南皮、项城均在坐，南皮阅稿，指第一句之"廉"字摇首曰"廉乎？奈曾罣名云南报销案何？"至第二语又曰："彼非翰林，奈何用此语？此必须改。"迨复拟则易"廉慎"为"精敏"，张拍案曰："精字妙，诚哉精也！"章京复前谓第二句不可易，因大学士例得谥文也。张沈吟久之曰："此无奈何。"稿乃定。

清季所称三宫保者，袁、岑、盛也。三公智均力敌，各擅胜场，于西朝之眷遇及所据之势力亦互相消长。然于清社之存亡有系焉。自铁路国有之政策出而民心始变，迨洹上复起，遂成结局矣。

盛扼于袁，泽公起，欲推庆、袁，乃复起盛，然庆未去位，盛无从起，到京后，徘徊久之。于是以铁路国有为自进之妙策，然不欲自为发端，欲觅言官陈之而又惧为人所挟持。时有石侍御者，老儒也，服官数十年，寓某客栈中，读书自娱，于时事瞢如也。武进物色得之，枉驾先施，谓钦其品学，石亦甚喜。继复杯酒相招，欢谈既浃，乃言："吾有富国求时良策，惜言路无人能陈之。"出示以稿，石大钦服，慨愿陈奏。其摺遂上，而轩然之大波起矣。

清之末季有所称四公子者：陈伯言、丁叔雅、谭复生、吴彦复也。丁最修洁雅饬，以部曹滞京，居潮州会馆，门无杂宾，亦不轻谈时事，诗词相唱和而已。余尝雪夜过访，丁自起扫雪烹茶，清谈达旦。余笑比之石头记中之妙玉，不为忤也，后以贫卒。陈最工诗，刊落浮词，自成宋人家法。作秦淮寓公甚久，改革后，老矣，犹主江南坛坫。谭学最新，才气纵横，议论新颖，卒遇戊戌之难。彦复清才不羁，余与同官刑部浙江司，终岁不一到部，长官亦优容之。晚娶女伶彭嫣。项城早受吴勤惠知，任北洋时吴往依焉，所以资助之者良厚，顾随手挥霍辄尽。一日谒项城，谓生计蹙，将作一商业以资糊口。项城问将何作，曰："将与彭嫣同设一妓寮，庶收入稍丰耳。"项城大笑曰："吾知汝意，汝又穷极矣。"立畀五千金令持去。后以消渴疾，客死于津，而彭嫣竟不能守。

戊戌六君子中林东谷年最少，才具亦最明敏，其死东市也神色不变，惟仰天冷笑而已。刘裴村光第沉静

好学，在刑部同官时不轻闻其发言，而皮里阳秋，偶询一人一事，辄能言之娓娓，才最可惜。

庚子三忠，袁太常、许尚书、立尚书也。袁以直谏、许以擅外交，与洋人接近，其遇祸宜矣。立以户尚兼内府大臣，久为孝钦所亲信，乃亦同时付东市，人皆疑之。按立初为内府司员，甚贫困，性倪荡，好与汉官文人游，与先伯司寇交最深。日来过饭，闻旧仆云："家中每日饭时，必候杨四爷也。"庚子三月，余请假归省，以故旧往告别。时涞水团起事，立以询余，余曰："此乱民耳。假托神话，必召大衅。"且举宋郭京事告之。立拍膝曰："奈近侍辈日以邪说惑上聪何?"余曰："公为近臣，奈何不持正论?"立深然之。事起，立言于孝钦，庄王等忌之，且利其家财，逮之。事定后余查部卷，其狱词曰"家近西什库，有地道暗通教堂，且令三次赴坛焚香，表皆不起，实为暗通洋教"云云。所谓地道云云，盖为搜括家产地也。然立特近幸訾御耳，平日簠簋亦不甚饬，乃得与袁、许并名，未为非幸矣。

清初有会同四译馆之设，凡高丽、琉球、越南、缅甸诸属国贡使之人皆隶焉。其职盖如主客，即东西各国使人之至亦由馆人传达。迨海禁棣通，重译事烦。同治间始有总理衙门之设，以亲王领之，尚侍中之通达者为大臣，而考取正途部曹中书为章京，如军机例。光绪庚子后，以外人要求改为外务部，专管外交。亲王领之，会办大臣一，择军机大臣一人兼任之。尚书一，侍郎二，始破满、汉对用之例。丞二，秩三品。参议二，秩四品。四司一厅，郎员主缺凡三十四。

戊戌新政有农、工、商局之设，三局各设总办，端午桥、徐雪岑、吴调卿分任之，奏调人员十有八皆知名士。特准与各部轮流值日，预备召见。徐之赴京在政变后，甚彷徨。某军机为之先容，谓徐某特以久办兵工厂被荐，非康党，孝钦乃召见焉。迨庚子后，贝子载振出洋，过南洋，有侨商书记川人吴桐林者条陈设商部，载振纳其说，携吴归。商部既立，振为尚书，两侍郎为伍廷芳、陈璧，而右丞唐文治实主部事。规制一仿外部，曹郎缺二十四，奏调与考试兼用。吴既孤寒亦实无才具，畀之闲散而已。厥后裁工部，以其事并隶之，改农工商部。

邮传部之设，张百熙为尚书，胡燏棻、唐绍仪为左右侍郎。胡未到任而逝，吴重熙承之。百熙死，林绍年代。不一月，岑春煊代，岑出督粤，而陈璧继任焉。陈在官无美评，然京汉路之赎回、京张路之兴筑皆其手办也。赎路事在当时颇有人滋疑议，然事后考查，曾无何种弊窦，且收回路权，持以毅力，有足多者。后为言官所劾而去，而任以李殿林，盖醇王之西席也。

刑曹于六部中最为清苦，然例案山积，动关人命，朝廷亦重视之。故六堂官中，例必有一熟手主稿，余各堂但画黑稿耳。薛尚书允升既卒，苏抚赵舒翘内用继之。赵诛，直臬沈家本内调为侍郎，皆秋审旧人。凡稿须经沈画方定。余在刑曹时，见满左右堂既不常到，到则各司捧稿，送画辄须立一二小时，故视为畏途，而愈不敢至。其庸沓可笑，然尚虚心，盖每画必视主稿一堂画毕否，既画则放笔书行。若间见有未画者，则曰"先送某堂，看后再送"云。

前清虽帝制，然用人行政尚取廷议、循旧章，清议所不容，成宪所不许者，未敢漫然行之也。在秋曹时，有一捐纳郎中李福海者，太监连英之侄也，到司鲜与交谈者。一日，葛尚书宝华入见，孝钦徐谓："李某可酌予一缺?"尚书曰："臣部额缺有定，捐纳人员须俟到班方能补实，不敢破成法。无已或畀一小乌布则可耳。"(乌布，满语差使。)孝钦默然，无以难也。余之调邮传也，某尚书采虚声而用之，既而意不洽，则于所拟稿牍寻班索疵。余既知之，寅友亦多劝引避者，余则宣言曰："某之官自考试来，其调部亦由长官自动，非由请托，今惟按时到散，循例办公，静以听之可也。"然某公亦竟无如何。以视后来员司，以长官之喜怒为进退者则又远矣。

旧例：部曹惟进士、拔贡为正途，余则保举、捐纳。虽举人出身，而一经捐纳即为异途，亦不给俸。故李莼客有补缺一千年之慨(李初以捐纳部曹，分工部，后始中进士)。记庚子回銮后，发恩俸一次，异途京官亦得与焉。同乡甘兵部璧以黄布裹之供于祖堂，曰："当差四十年，今始得沾微禄耳。"可叹如此。然一经中会，请归本班者曰资深先，遇缺即可补，以同榜无其前资也。自后新部成立，奏调纷繁，旧例始破，仕途亦始杂。

当时朝流中能讲工艺实业者首推黄学士思永，拳乱时被收入狱，在狱中，日书大字数百，心志颇坚定。事定出，复故官，乃设工艺局于琉璃厂。提倡珐瑯、雕漆、裁绒诸业，得超等文凭于法国赛会，出口岁增数百万，惜财力薄，无大资本家助之，所招股本特乡年世好戋戋廉俸而已，故终至停办，归任浦口商埠督办。值革命，没于海上。余为清结其工艺局未完事，惜其造端宏、志愿大，而屈于所遇也。

清之末造，两世无储，旁宗入继，而孝钦与醇王之福晋兄弟也。援立不能无私，宗亲乃始争竞。宣统继位，摄政庸懦，力不能制其家人。于是宗族并进，各争权力。当时九部，财政则载泽，外交则奕劻，农工则溥伦，海军则载洵，理藩则溥良，宗人实占其五。此为有清一代朝官之变局，而社亦遂屋矣。

排汉之说，至刚毅始明目张胆言之。尝谓某翰林曰："内人曰内免身，倘生男也，堕地即与君同一资格。"盖满人捐数十金即可得笔帖式，其升途一切与编检七品小京官同也。此本汉、满显分之阶级，惟刚傲狠，不恤人言，乃引以辱汉人耳。刚识字无多，皋陶之"陶"读如"桃"，刚愎之"愎"读如"复"，或正告之，弗信也。

徐荫轩相国以讲理学名，虽称顽固，故无大过。若其子承煜者，则真枭獍矣。拳事方起，承煜为刑侍，在公堂与赵舒翘切切私语竟日，司官持稿上堂，辄不得毕画。盖其时赵方入军机用事，有察看拳民之命，承煜力主之，故复命涉含胡。迨两宫仓皇出，荫轩年过八十，且已在告，承煜则力劝父殉国以邀身后名，持绳逼之，其父遂自缢。说者谓渠自知罪魁，冀父殉国可得邀宽典也，卒正典刑，当时快之。

卷　四

宫　闱

清代宫闱整肃，盖由立法严也。宫内称后曰主子，妃嫔曰主位。至称佛爷，则始于孝钦侍监谀美之词耳。妃嫔行动曰关防，关防之严殊甚，各有太监以辖之，与外间音问断绝。惟后妃家进送食物例所不禁，故珍妃入宫，稍与外事书柬，皆自食盒中进。其被杖而贬也，孝钦盖搜得其母家之书札云。

清初立法，首防外戚之患。女为后，则父封一等承恩公，没赠太师，无许执政者。弟兄率授散秩大臣，通籍奉朝请，充宿卫而已。孝钦当国，其弟桂公祥又为德宗之外舅，常以闲秩无聊求补一官，破例授工尚。不三月，卒令解秩，以其不称职，恐滋物议也。至于穆宗后父崇绮与其子葆初皆精文学、书法，在满官中为最杰出者，然皆不得与政。庚子之变，阖门掘地为深坑，皆殉国难，为尤不可及云。

宫女定制不得逾五百人，皆选自内务府下三旗人（内务府人曰包衣下三旗）。本皇室之仆御也，间岁一选，出其逾岁者，才令足额而已。选取之制，率于二三月间，凡包衣旗人家生女皆入册籍，及岁者皆得与选，曰选绣女。富家多不愿女入宫，或贿不入选，或以丑陋者应名，冀落选，亦事所恒有。宫女妆皆红袄绿裩，常服惟蓝布衫，粗劣已极，以视历史所传，奚啻霄壤，其不扰及民间，尤盛德事也。

宫监之制綦严，顺治十二年，立铁牌于十三衙门，其文曰"中官之设虽自古不废，然任使失宜，遂贻祸乱。近如明朝王振、汪直、曹吉祥、刘瑾、魏忠贤等专擅威权，干预朝政，开厂缉事，枉杀无辜，出镇典兵，流毒边境，甚至谋为不轨，陷害忠良，煽引党类，称功颂德，以致国事日非，覆败相寻，足为鉴戒。朕今裁定内官衙门及员数职掌，法制甚明，以后倘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能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特立铁券，子孙永守"云云。终清之世，无奄寺之祸者，盖由此也。至末季之安得海虽近张狂，然被戮于山东，而宫中不能问。李连英则仅于宫闱间施其狡猾，外貌则犹恭谨云。

内十三衙门者顺治十年六月立，首为乾清宫执事，次司礼监、内官监、司设监、尚膳监、尚衣监、尚宝监、御马监、惜薪司、钟鼓司、直殿司、兵仗司，皆近臣与宦官兼用。后又增设尚方司，又改钟鼓司为礼仪监、尚宝监为尚宝司。及康熙即位，乃并十三衙门裁之，设内务府以领其事。而于宫内设敬事房以管太监，其官职则有总管、首领等，有职太监，月给银三两而已。

宫监多无赖，然佞佛，又好行小惠。亲串蒋氏为内府果商，其进果，各宫监皆有分例钱。清末，蒋以内府领款不易，遂中落，然承值如故，内监例钱往往赊贯。余曾过蒋，适门者报某监至，则男子仓皇避去，而妇女出应之。某监入门，拍案作虎势，谓今日若不与钱必以性命相搏。妇女屏息听其作威，俄稍息，奉以菸茗。继而妇女之哭声作矣，且哭且诉，谓领款如何艰难，外欠如何急迫，又欠例钱，寻思无路，但有死耳。某监者始而静听，继而拭泪，继而婉劝，终乃曰："此真不了矣！吾辈多年交谊，宁忍坐视？"乃怀中出数金云："区区相助，度此数日，勿过伤也。"妇女收涕道谢，监则殷勤劝慰而别。余窃观之，失声欲笑。蒋氏曰："此成文也，如此挡塞已近十年，即有资不能予，予一而百至，欲无厌也，但有苦肉计耳。"噫！其真妇寺之仁欤？

清制，内官不得过四品顶戴。毅宗朝某监最贵，已四品矣，犹乞恩晋秩，毅宗戏谓之曰："汝嫌蓝色顶不佳，当为汝晋一秩。"则出最佳之翡翠，命工制一顶戴而赐之。某监大窘求免，则并其四品顶褫之。此虽近于游戏，然亦裁抑内监之妙法也。

宦官在宫内权力亦伟，闻孝钦万寿，某省贡珊瑚一双，高及三尺，役夫掮入，失手而碎其一，押贡官失色。有导之商诸某总管者，总管笑曰："以万金至，吾为办之。"如其言，乃留之小坐进食，炊许，复曰："吾与汝试往观之。"则已成对，无毫发异。盖取库中旧存者配之，俟进御后再撤换耳。又光绪大婚时，戚人蒋某承办御果，须全红苹果九大盘，临进御，则各盘皆失其顶之一，小监睨之而笑，盖以索贿不满窘之也。蒋则从容自怀中出果九枚，一一安之，顾小监曰："老弟失败矣，予已夙备之。"

孝钦宫中有一女清客，即缪素筠，俗呼之缪太太。缪，滇人，早寡，工绘花鸟。孝钦闻之，令供奉内廷，时令代笔，月赐十金而已。以缠足故，日随乘舆，甚以为苦，三五日得一休沐。邻人李某与缪戚串，余得一晤焉。时已五十许，谈论有林下风，人极谨慎，供御书画外不干涉一事。其兄某为工部员外，诚朴守分，不因女弟乞恩泽。晚年始截取一知府，候补直隶，疆臣虽礼重之，时予以优差，然终未绾铜符也。

孝钦晚年有二女友，一为枢臣荣禄之妻，一为礼尚怀塔布之母。得通籍入禁中，侍谈宴，宫中呼之为福、禄、寿三星。福指孝钦，禄指荣妻，寿指怀母，其时已八旬，犹极健也。宫中有女翻译二，裕庚之女龙菱、德菱者是也。母为法人，二女故明慧，能英、法语，裕使法归，二女已长矣。时宫中恒有外使眷属入觐，以通译官皆男子，甚不便，或绳二女才，又系内府人，召入供奉，备通译，颇优宠之。命侍监呼之曰姑娘，以殊异于其他宫女而已。近见德菱所撰清宫二年记，语多非实。宫禁事秘固非外间所知，然云召见臣工，渠辈于屏后窃闻言论则为不经。宫内召见处，虽太监及门亦引身退室中，但有两宫，旁无侍者，岂有屏后偷窥之理？至叙与德宗相见，语涉私狎，尤为诬妄。闻之老监云，帝起居至不自由，宫女不得轻接一语。宫人见驾过，跪俟而已，安得轻接言笑？某友谓德菱思嫁一美国富商，美人最欣羡他国之贵族有爵者，德菱特著此书动其仰慕，故自称其父为公爵，而以上云云特以自抬声价而已。近

闻已婚美人,某语或近信。

如意馆者,宫廷以养画师,名曰供奉。月各食五、六品俸,视其技为高下。苏人管某技最工,为之领班,赏四品服焉。孝钦故工画,然寻常颁赏之品率由供奉为之,稍特异者则缪素筠为之代笔,自作殊罕见。曾于立尚书家见其一帧群仙祝寿图,盖真迹云。

宫内新岁春联色皆用白,由南书房翰林以宣纸书之。自殿廷至庖湢,其文皆有常例,不敢稍易。外间王公府第亦用白,盖祖制也。每岁暮,向由工部司员带匠人入宫黏贴,此差初改归农工商部,余亦被派往,门监索例规四十金,同人皆未夙备,相顾甚窘,与婉商,照例补送,始得竣事。

惠公平回部,俘香妃归,进之宫中,近人笔记纪载纷歧,要其事为实有也。南海宝月楼(今之新华门),俗称回妃望家楼,其街南旧有对峙一小楼,楼下地名回子营,为回部归诚仕族所居,今尚有一二家存者。故老相传,香妃入宫,其家族亦随而入都,香妃思家,而限于礼制,上特于南海为建宝月楼,而于其对面之回子营亦建一小楼。香妃登楼眺望,其家亦得登对楼以瞻颜色。否则皇居尊严,岂有面宫筑楼之理?至香妃固以疾薨,园寝尚在。复仇之事,皆出臆说云。回子营之小楼,余尚见之,今则平夷,故址不可复觅矣。武英殿左有小殿,榜曰"浴德",内有浴室,用土耳其式建造,甚精美。近人传谓香妃浴室,此齐东语也。清廷嫔御无出乾清宫者,武英已为外廷,回妃即有浴所当于寝宫内为之,岂得作于阁臣侍讲之地?内廷老监所云,此为祀社稷坛之斋宫。圣祖喜西学,侍从之班颇有西儒,偶悦土制之精,效其建筑而已。其说近是,附会之谈可哂。

孝钦之待德宗,外间传其如何寡恩,实不尽然。庚子以前、戊戌以后,政变既作,则母子间之疑忌诚不能免。至西巡以后,间关患难,迨于回銮,复欢洽矣。特政权不肯轻放,则犹未忘前事。忆某内臣告余一事足为参证:德宗初与隆裕不和,孝钦忧之,某岁新正,聚博为戏,德宗屡负不乐,孝钦既摇一宝盒,起而更衣,阴命宫人示意隆裕,令微揭以示,德宗乃大胜。帝后因之遂和,其委曲求全如此。特清廷家法素多仪文,德宗守礼,虽在病中,恒扶疾强行之,殊以为苦耳。

清廷帝后出行,警跸殊简。居园时,官员赴园奏事者途遇驾过,但令回车下帘,安坐车中,俟毕始行。村农叱犊田亩,亦仍其常。

两宫往返宫园谓之挪动,车后必有百数十抬,以黄袱覆之,见者疑为资重财货,实则御用器皿而已。立尚书尝笑谓余曰:"外间揣测全误,内藏之财自有司之者,岂若贫儿暴得数金便一刻不可去身邪?"

清之失国由于汉、满之见太深,此无可讳言者。胡文忠之在鄂,至与官文结骨肉之谊,而后能成其功。金陵之克,曾文正必推官文领衔具奏,李合肥传其衣钵,而谨畏尤甚。至以海军经费充颐和园经费,遂致甲午之败,一蹶而不可复振矣。因果之来,所谓自耕自获欤!孝钦先世盖尝有因罪系刑部狱者,其幼时曾往南所(即刑狱)探视,故地方甚熟。友某以提牢任满,召见,询监所状况,甚悉,且知其情弊。友露惊讶色,孝钦徐曰:"此余所旧游地也。"

或传孝钦名翠,故文宗于中海建揽翠亭。昔溥玉岑尚书督学江苏时,讽学官令士子避"翠"字。又记有同试某君,文极佳而被放,以文中用"握瑾怀瑜"字也。瑾、瑜皆妃号,瑜太妃工绘事,至今犹在。所携奁饰,变斥略尽,生计甚窘。闻上年至售其洗头盆以度岁,可慨也。

德宗议婚时,赣抚德馨女甚端美,已由内务大臣奎俊拴婚矣(帝室纳婚有拴婚大臣,如民间之媒人者然)。德宗亦甚属意。孝钦终私于母家,强委禽册隆裕焉,故帝后不和,然隆裕亦不能得姑欢。奎俊以无以对德女,为其子铜林聘焉。铜与余同官邮司,弱小而有名士习,终岁不浣面,其夫人无如何也。

德宗之后,序亲及贤,群议宜立溥伦。然孝钦惧立长嗣,将更归政也,舍而立溥儁为大阿哥。自西安归,既放废矣,乃益趋下流,与厮养舆卒为伍,其行迳益不堪矣。

德宗之幽居瀛台,因肝疾而怫郁愈甚,小监偶不适意辄罚令长跪,日书项城名以志其愤。隆裕视疾,盖常见之。及大渐,闻书片纸,私与隆裕曰"杀余者某人"。故隆裕亲政,首逐项城云。

清宫旧例:春仲,皇帝亲耕于先农坛,示重农意。而后妃亦于三月出桑于桑园,先日备黄亭一、红亭二,中置提筐与出钩后妃用,鼓乐送之,余盖亲见者。其祀蚕之礼,则外人不得与观也。

宫中用灯,当时玻璃未通行,则皆以羊角为之,防火患也。陛道上所立风灯,高可隐人,上下尖而中椭圆,其形如枣。俗呼枣曰尜尜枣,其音如嘎,故此类灯亦曰尜尜灯云。

卷　五

仪　制

宫中三殿,太和、中和、保和,皆沿明旧制。太和为正殿,近世唯光绪亲政、大婚及宣统登极御焉。丹墀下列品级石,百官分品序立,殿陛尊严,莫敢仰视。中和殿则惟大祀看版、耕耤田、陈农器,御驾一莅。余于光绪中与耕耤田礼,往将事焉。保和殿则殿试、覆试、朝考、大考、考差皆于此,筵宴外藩亦在焉。

御正殿曰坐朝,其五日一常朝,曰坐门。御门之典旧在太和门,后改御乾清门。至咸丰而中辍,迄同、光朝皆未举行御门。仪物有二木箱,置乾清门左右,以至于亡,终未开也,清之末代,不坐朝而但引见、召见。办事各衙门奏摺以夜子时,由司员一人捧至东华门外,少俟,门启,随奏事官以入,至九卿朝房,摺匣交奏事官录于簿。乾清门启,奏事官奉之入内奏事处,交奏事太监呈览。时仅丑正,唯奏事官一灯置石栏上,视灯移至阶

上,则事将下。俄而奏事官捧摺出,呼接事,则群鹄立以俟。奏事官呼某衙门曰:"依议。"曰:"知道了。"曰:"另有旨。"口传手授,百无一舛。盖视摺上指痕为辨,横画曰知,竖画曰议。至光绪时则移至西苑门,领事者咸俟于外侍卫处檐下。

天安门上旧有金凤一,凡恩诏皆从凤嘴系而下,殆所谓丹凤衔书也。臣工之接恩诏者皆跪于金水桥下,曰听宣。宣诏官用满洲语于门上宣读,其音宛如牛鸣瓮中。

寿皇殿者,以供列祖御容,每御容前必供苹果一大盘,四时弗撤也。月之朔望必祭,四时令节必祭,各祖忌辰必祭。故皇帝每晨赴寿皇殿之时为多,赴殿后,始诣慈宫问安也。

引见之制:外官及初分发人员由吏部带领,京官由各部自行带领,先具绿头签,曰膳牌,分缮衔名,由奏事处进呈。吏部排班,班六员或八员,由部员二人领之,一曰带班,一曰押班。光绪时,值引见,则皇帝前坐,太后后方高坐,如供佛然。引见人员奏报甚简,但称某名、某省人、若干岁而已。

外官监司以上及京员京察俸满者引见后必有召见,俗谓之叫起。召见之制在偏殿或暖阁中,宫监及帘而退,人屋而跽,先去帽,曾赏花翎者必以翎向上以示敬。

南书房之制始自康熙朝之桐城张文端英。其时欲得文学之臣讲颂经史,并备谘询,俾帝于退朝后,朝夕居左右。选于众,得文端,赐舍瀛台之西,大官给饮膳焉。盖于谈经论道之余兼亦商及时政得失,优礼儒臣,典至隆重。厥后历代皆于词臣中选之,人数渐多,恩礼亦减,专供上方代笔,或书写春联、题咏书画,文学侍从而已。

上书房旧设于阿哥所,即皇子之师传也,亦于词臣中选拔充之。其恩赉体制亦如南书房,凡吃肉、听戏诸典,皆得与焉。

帝师之尊无二,向于大学士中择一人任之,如李高阳、孙寿州、翁常熟皆是也。自帝以下均尊之曰师傅,而不敢名。其殁也,例得谥文正。此外复于词林中选二人或四人以侍讲读。帝读书何殿,则称之曰某殿行走。宣统时兼及西文,聘西人阿克敦为教授,其体制与某殿行走同,特俸给较多耳。

岁仲春,帝祀先农坛,行耕耤田礼,三王代三公,一品九人代九卿。帝四推,公卿九推。帝本三推,咸丰时四推,示重农意。作诗悬于更衣殿,后以为制。帝亲推毕,御观耕台,观公卿推。服端罩,黄缎为之,如外褂而稍变其制。

有祀典,先期斋戒,或二日或一日,视典之大小为差。宫中设牌于宫门外,外省官厅各于仪门外供之。内廷自帝后下及妃御宫监、内廷行走官员,各以小牙牌一,上刻斋戒字,挂于胸前,曰斋戒牌。

春秋日月食,书灾异,以时无共主,诸侯放恣,孔子假神道以设教也。历世相沿不改,以为常仪。礼部通行各省派员救护。实则科学既明,钦天监已推算时刻分秒无误,尚何灾异之足云?然奉行者莫敢废也。各署所派皆资浅闲散之员,届时诣太常寺,列跪于庭。庭中具钲鼓,僧道设坛唪经,金鼓梵贝之声杂然并作,复有纠仪御史监察其间,见有欹倚谈笑者,谓之不敬。此制至光绪末年始罢之。

衣服之制,四时更易,皆由宫中传出,登之邸抄而行。各部署引见时,冬裘不得用羊皮,恶其近丧服也。夏不用亮纱,嫌其透体也。遇万寿或年节皆蟒袍,谓之花衣期。逢斋戒、忌日,皆青外褂,谓之常服。国丧则入临,皆反穿羊皮褂,余日玄青褂,至奉安始止。德宗病革时,传各堂官入内,都御史张英麟以为帝已崩矣,遽反穿羊皮褂以入,为某王所诃而出,当时传以为笑。

花翎与古之貂蝉同,初唯近侍宿卫有之。康熙时,皇子某欲之,求于上,特为制五眼花翎赐焉。自后,虽福文襄有大功,仅得四眼而已。宗室子弟年十二能试箭者,得赐翎冠上,但缀翎,无顶戴,名之曰空花翎。余则以赏军功。昔日,汉文臣赐翎者甚少,自捐例开始,人人可得。其极也,仅费二百金,故外省官员几于无人不翎矣。六品以下官如有赏赐,仅得戴蓝翎,其别于花翎者,无眼而已。

自八分镇国公以上均戴宝石顶,色正紫,无顶柱,故不穿眼,下钻二孔以缀于冠。然三品之明蓝顶亦曰蓝宝石顶,亦可不用顶柱也。又有红绒结顶者,向唯御用,间以赐臣工一二人而已。

黼子即黼黻也,亲王四团正龙,郡王四团行龙,贝勒二正龙,贝子二行龙。公侯伯蟒,子男斗牛。自余诸职,多沿明制。御史及按察司用獬豸,以其能触邪也。文臣之世袭武职者,俗传文前武后,其实非制,官在世职下可用世职服,官在世职上即用本身服。啸亭杂录载,金司空简以尚书兼都统,辄绣一小麒麟于仙鹤补上,大遭诘责,殆亦误于俗说也。世传宋王黼,以帝拍其肩,遂绣一龙爪于肩上,此尤章黼之笑林欤!

行装之制,旧用于扈从行围,后则奉差赴任者皆服焉。会典,行袍、行裳,色随所用。行裳,冬以皮为表,佩帉,素布视常服,带微阔而短。按:行裳即今之马褂也,行袍即缺襟袍也,皆以便于乘马。佩帉,满人谓之荷包手巾,汉人名之忠孝带。俗传荷包贮毒药,而带备自缢,故亦无考。梁茝林谓随扈时仓卒有犯仪卫者,备此带为马上缚贼之用,或为近之。

五品上文官得挂珠,而礼部、太常、光禄三署官员六品下亦得挂之,以承办典礼,供给御前也。内廷行走人员则不分品级,皆得挂珠。昔人嘲中书诗所谓"有时溜到军机处,一串朝珠项下垂"是也。然此尚言昔日之中书,同、光以后,题本既废,中书并不得至军机矣。

外褂之制,五品以上始得用貂及猞猁狲,自后唯貂有制,猞猁狲则听人用之。五品下,唯编检、军机章京准穿貂。翰林多清贫不能制,则有一种染貂,俗所谓翰林貂也。又有带膆貂褂者,以赏亲贵,每褂之貂膆凡七十二,甚可罕贵。

满制：凡有君后父母、主父母之丧，皆剪辫发寸许，其意或以为殉也。清末则国丧唯内府旗人用剪发制。孝钦、德宗两丧并出，内府人民发皆再剪云。

旗下妇装，梳发为平髻，曰一字头，又曰两把头。大装则戴珠翠为饰，名曰钿子。袍褂如其夫之服，常装之袍，长至蔽足。请安以双腿，俗曰蹲安，盖如西俗妇人见尊贵之状。与平常人还礼，但以手上举摸其髻，谓与拜同。履底高至四五寸，上宽而下圆，俗谓之花盆底。袍不开气，行时以不动尘为有礼云。

宗亲世爵之由旁枝入继者，一切家政皆操于老福晋或管家之手，承袭者但严守家法，无丝毫之自由。此亦美法，具有深意。第法殊严厉，承袭子弟多以为苦。载泽之夫人与隆裕后为姊妹，泽亦旁枝承继者，其初老福晋待之甚苛。一日，入见德宗，述及家庭之苦，德宗适有所感，辄持其手而泣，闻于孝钦，次日，泽遂有守陵之命。

北方丧服较南为重。满族居丧虽仅守孝百日，其期似短，然此百日中家人皆白衣冠。汉人则伯叔父母之孝服同于所生，期服青灰布衣，帽履亦然。

婚礼为不近情，新妇过门三日不下坑，并便旋亦不许，谓有则不吉。故婚期将届，则女先减食，将及期，即断饮啖，日但用鸡卵一二枚度日，可谓恶剧。

满人家与府第结亲，往往破家，盖房族多，仪文烦，不堪酬应也。刑部同官善君，为福元修相国孙，世为贵族姻眷，家已中落。某日到署迟，曰："今日又了却一酬应。"盖赴某府相骂也。询其故，曰："旧姻多，酬应不了，俗必骂而始断，不必有隙也。"其可笑如此。然善君三女嫁伯王、恭王、洵贝勒，卒以是破其家。国变后，至堕落为某部书记，困穷以卒。

北京人家，丧则亲报。有喜庆事，亦必主人或其子弟亲诣亲友家一一请之，非是则不敬。满洲贵族，仪文尤重，其于大宴会中，客有后到者，必循行各座，遇尊长则双膝着地，曰跪安。弟向兄请安，兄以双手扶之，曰接安。平行则各屈一膝。中有日前曾邀饮或承馈赠者，必再屈膝以谢。或杂有汉人，则以长揖。于纷纭杂错中行之，不疾不徐，安闲彬雅，此旗下亲贵之长技也。

宗室之殡，柩前有一木如葫芦状以为别，八旗殡前，各树其所隶旗。殡仪有驼马、帐房及黄鹰、细犬之类，皆示不忘射猎游牧之本。

满族吊仪，必奠必哭必慰，此皆合于古礼。然亦有过情之举，某友有妻丧，一旗友往吊，入门而号咷焉。然此特同寮之浮泛者，妻又少卒，同人皆讶焉。或私询之，则曰："临丧不哀，圣人有戒，宁必有所恸邪？"尝见酬应多者，往往号毕而不知没者为何人，谓之文过于情可矣。

宫门护军见长官至，则群呼曰"伊利"，满语立也。官员入署，门役呵导，堂官声长而司员则短，俗又谓之半声道。老役云，其声即"虎威"二字之切音。

满语"苏拉"，闲散也。"昂邦"，大臣也。故散秩大臣曰苏拉昂邦。而闲散旗人，供役内廷或各衙署者，统曰苏拉。入觐官员，初入宫廷则群苏拉包围之，各报琐事，藉索犒资，亦名之曰海苏拉，以其无一定秩务也。其军机奏事等处之苏拉则有专责，与内廷宦者通声气，亦能作威福矣。

包衣即仆役，意其音义，与英语颇同。凡旗三隶内务府，谓之下三旗。各王公府第亦有包衣，率发遣投靠者必奉特旨，始可脱包衣籍而入八旗，谓之抬旗。然内务府官缺，皆包衣旗人为之，其亲近膏腴又为朝官所不及。内务府大臣曰包衣昂邦，司员曰章京。

内务有慎刑司以掌宫监之刑法，宫监有罪，皆杖脊。杖以竹为之。死刑亦以杖，则灌铅于竹，往往数杖即决云。

乐部以王大臣领之，署在西安门内。凡宫廷宴会、大典、郊庙、祭祀所司皆隶焉。神乐署则仍属太常。另有和声署隶于内府，俗所称南府者是。优伶皆内监所习，多昆弋。季年宫中演戏，始有皮黄，而命伶人之有声者入为教习，亦得赐冠戴食俸，如李顺、谭叫天、孙菊仙辈，俨然供奉矣。及田际云入宫，秦腔亦大盛。

卷　六

考　试

考试取士为清代登进人才唯一之途径，然至于末年，风亦稍稍替矣，但京官仕途尚不芜杂。凡以别途进者限制极严，差缺升途皆无望也。其有纳赀为郎者，率皆科举之士，先纳一官，以为留京应试，揣摩风气之地，天下英才入吾彀中。殆人主牢笼才杰之长策欤？北京市面以为维持发展之道者有二：一曰引见官员，一曰考试举子。然官员引见有凭引期限，其居留之日短。举子应考，则场前之筹备，场后之候榜，中式之应官谒师，落第之留京过夏，远省士子以省行李之劳，往往住京多年，至于释褐。故其时各省会馆以及寺庙客店莫不坑谷皆满，而市肆各铺，凡以应朝夕之求馈遗之品者，值考举之年，莫不利市三倍。迨科举既废，市面遂呈萧索之象，于朝于市，其消息固相通也。

大考以试翰詹，十年一举行之，一等超擢，编检立升读讲学士；二等前列，得升五品；次亦得优赉；其居劣等者，辄至降革，仙凡之分在顷刻。故翰院诸公遇此关者，莫不喜且惧也。德宗初年大考，时望颇属张南皮，南皮文思敏捷，是日独迟滞，给烛始毕卷，竟不获上选。第二次大考，曾贞白广钧，文正之孙，最有时誉，乃入闱，觅人谈笑，日下暮矣，始草草毕事，亦不获隽。一等五人，南海戴文诚师与焉。同邑陈御三编修本拟二等第一，有忌之者谓其轻薄，抑置三等末。复为李纯客所劾，交院察看。陈盖尝与张御史之弟同狎一妓，张语于李，谓其好为人捉刀，实则亦无佐证也。余尝谓其被摈似温飞卿，后竟沈滞以没。

鼎甲妙选虽糊名，然亦微讲声气。同、光以来之殿撰，如徐郙、陈冕、黄思永、吴鲁、张建勋，皆由拔贡、小

京官考充军机章京，僳直枢廷，藉甚声誉故也。次则边省举子留都过夏者，如刘福姚、夏同龢等，皆俊才。锐意结纳时流，平日师友早有定评，盖皆非漫然得之者。诗片之目，亦昌言无忌者。大致平时以楷样遍呈师门，或世交当道之有阅卷资格者。暨出场，则书卷中诗之前二句，殿试则策之前一行，驰马遍递，力不足则朋好代为递之，至次日阅卷命下，即不及矣。进士往听胪唱者恒不及百十人，皆夙精书法，或有力之诗片已递到者为有望。自余诸君，自知不能人选，亦不作此梦想矣。

壬辰，常熟主礼闱，搜张季直謇之卷甚力。某房得苏籍一卷，古雅朴茂，同座传观，互相嗟异，谓必张卷，拔冠群士。暨唱名，则武进刘可毅也。遍询诸房考，无知此名者，常熟甚懊丧。刘，字葆真，亦世家宿学，向在许仙屏河帅幕。初名某，旋梦某科会元为刘可某，下一字模糊，但辨右为"殳"，临试更名焉。暨中式，人谒常熟，询其家世，并省为宿学，亟为延誉，一日而名满都下，遂与馆选。后刘常疑"毅"字近"杀"，同辈亦以"可杀"戏呼之，颇有怀刑之惧。庚子拳乱，竟被戕焉。

朝殿试卷忌错落，实无此功令，特士子惧不能置前列，故加意为之。但风檐寸晷中亦所难免，于是应试者多习打补子。精此道者，以极薄之刀将错处轻轻刮去，复于本卷闲处刮取纸绒匀铺于上，以水润湿，使之黏连，殊有天衣无缝之妙。但艺稍生疏，或下手微重，穿纸成洞，又谓之开天窗，虽有佳卷，势难前列。先伯伯音司寇，屡充阅卷差，谓阅卷时先将卷扯开，向日平视，无补缀痕，始细读也。殿试卷无横格，亦有深意，盖对策无限篇幅，苟有长策，可自由书写。迨后专讲书法与款式，失本意矣。余戊戌朝考，卷中误书二字，亦忍俊不禁打二补子。后谒阅卷风竹冈司空，谓余艺疏而运佳，盖于进呈后补处即脱落也。

试卷落字无上选，本不尽然。闻之徐颂阁相国，谓渠在军机已有升腾之势，无望于馆选，试卷偶落二字，即附注于旁，决不作问鼎计。传胪日，适逢入值，随众往观，忽唱及己名，仓皇中冠服不备，借人用之，由友人扶而上焉。

文道羲试策用"闾阎"字样，落一"阎"字，遂书下句之"而"字。既觉，乃以"而"字上添笔成"面"字，故时有"闾面榜眼"之诮。按吾乡秦涧泉殿撰，朝考诗题为"讲易见天心，得心字"，秦乃忘押心韵，竟得上选。后经磨勘，上谓状元有无心之作，主司无有目之人。"无心状元"与"闾面榜眼"可谓有偶矣。

向来殿试惟重楷法款式。自甲午丧师，举国愤慨。乙未会试，四川骆成骧殿撰，首用"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之语，扫除向来颂扬忌讳积习，阅卷大臣传观称叹，然不敢置鼎甲。进呈时列之第九，德宗独喜其忠愤抗直，拔之第一，异数也。然亦终不得大用。光绪癸卯，张文襄以鄂督述职入都，特派阅卷故事，唯阮文达元以滇督赴都，兆武襄惠以定边将军凯旋，均被此命。故文襄有纪恩诗云"阮文兆武吾何敢，忠孝专求郑毅夫"之句。

光绪癸卯，考各省试差，云南、贵州二省以道远最先点放。是年，云南正考为李哲明，副为刘彭年。贵州正考为张星吉，副为吴庆坻。合四人之名为"明年吉庆"四字。盖次年值孝钦七旬万寿，枢臣特弄此巧狯以为媚兹，然以抡才大典而事近于游戏，亦当轴之失措也。

光绪一朝，所取状元皆不得意。陈冕早逝。黄思永以无罪陷狱，昭雪后亦不得大用。赵以炯、刘福姚、骆成骧皆偃蹇终身，并不得开坊晋一阶。夏同龢、刘春霖、王寿彭皆俯首入学堂而充生徒。夏复游学东洋，毕业亦竟不用。张建勋、吴鲁得外放提学使已为多幸，然与捐纳之候补道其升途正相似耳。唯张謇以经营实业起家，以视先代鼎甲由清贵而直跻清要，盖不可以道里计。殆科举将废之先兆欤？

光绪晚年，有经济特科之试，盖等于清盛时之博学鸿词。由三品上京堂及各督抚保荐，不拘资格，考取第一名为梁士诒。或有谮之孝钦者曰："此人粤籍而梁姓，盖康有为之弟子而梁启超之兄弟也。"孝钦甚怒，梁闻而逃之香港。

科举既废之后，湖南王壬秋闿运年已七十矣，忽被荐入都，特赏检讨。同时出洋游学生毕业回国者方与考试，有牙科徐景文者亦得授馆职。壬秋戏为诗云："愧无齿录称前辈，幸有牙科步后尘。"其语甚趣，此殆词林佳话之尾声也。

卷 七

时 变

时无变也，变于人心而已。清自洪、杨事平而疑忌汉族之心转甚，盖其人主中国以来，戡定四方皆以亲王、贝勒为大将军或经略。粤乱之起，赛尚阿、向荣、和春相继败绩，乃不得已而用曾、左、李，卒成中兴之功。然朝廷疑畏之心益起，湘乡一门鼎盛，被忌尤甚，观于文正末年之惴惴寅畏可见也。夫以向来之藐视汉族者一变而为疑忌，则君臣之局变矣。文宗以来，天下骚然。孝钦以一妇人诛端华、肃顺，以清心腹之患，用曾、左、李以成中兴之绩，功亦伟矣。然大乱既平，由祗惧而入侈泰，事娱乐而忘边备，以致甲午之败。因畏外而仇外，再致庚子之乱。流离西幸，卒赖数汉大臣，保东南，成和议，迎驾回京。痛定思痛，彼时似有复兴之望，未几而淡忘焉。保持权势，宵小中之，而宫闱之局变矣。再世无储，旁枝入继，恭、醇互长于光绪之初，宗族、家人并乱于光、宣之际。各树私党，互为倾轧，而执政之局变矣。新署立，而用人之资破，卑微新进，皆有出位之思。都城乱而抢掠之风行，贫苦市民遂起搀和之想(搀和，义见下)，则臣民之局变矣。总此诸因，造成时局，故谓时变由人心也。

旧都东西两门曰崇文、宣武。按明绪亡于崇祯，易相五十余，卒不获一良弼，其祸实肇于文。清社亡于宣

统，练兵二十四镇，终不得一干城，其败实由于武。若有先机焉。

光绪乙酉、丙戌间，京畿谣言四起，兵部侍郎王文锦精天文、术数之学，密奏宫中，谓将有西狩之事，于是修仪銮殿以居焉。移跸西苑，以厌谣谶，然终不能已。庚子之行，谣谶之兴往往而应，自古有之。然不能修德以转天心而转兴土木，历史末季，盖如出一辙也。甲午六月十五日夜大雷雨，以风大，木斯拔，大清、天安、端午、太和诸门，其棖皆折而为两，宫树抱合围者纵横偃仆，为北京向来未有之风灾。

己丑十二月，太和门灾起午刻，迄酉始渐息。举市惊惶奔走，赤焰摩空，凝结不散，遥望亭亭如盖。次年值孝钦七旬万寿，复修不及，则由棚匠扎一假牌楼将事焉。

庚戌二月某日，自燕至汴千余里，一夜阴雨，晓起则树木皆晶莹如玉如玻璃，风摇之，一片金戈铁马声。按此名木甲，相传为兵戈之兆。又曰木架，俗云"木有架，达官怕"。辛亥七月，市中喧传太白经天。按汉书五行志：太白晓出为启明，昼见为经天。太白经天，天下革，民更王。十月某日午刻，日之两旁有白气两团，又有白气二道贯日而过，余盖亲见之。按五行志谓之日生珥，又曰白虹贯日。此在科学上之理论不过蒙气之变征，然适当其时，遂成灾异矣。

庚子，两宫仓卒西行，乘舆不及备，德宗著黑纱长衫，孝钦、孝定均白葛衣，装束如民家，乘破骡车以出。至怀来，县令吴永固，曾惠敏之婿也，奔迎于境，进食焉。其夫人新逝，所遗衣服，进两宫而御之，始得具汤沐。孝钦感之，即日得旨擢道员，随扈西行。

贯市李者以标局起家，固素丰，颇驰名于北方。两宫过，迎而进食，甚具备。命其子侄随扈以西，各予五品官。殆亦等于滹沱麦饭矣。

珍妃不为孝钦所悦，既贬长门，庚子变起，孝钦仓卒召之出，推入古井，命宫监推垣一堵以覆之。次年夏，始起而殡焉，貌如生。迨崇陵成，复起金棺，附于德宗、孝定之旁。

宫驾之出也，郑王某体极肥，重几三百斤，平时偶步须三四人架掖之。是日仓皇出国门，喘汗相属，竟死于途。

庚子之变，殉难最烈者为崇文山一家。崇固孝贞后父，又为帝师。既自缢，其子葆初集家人掘地为大坑，同殉焉。文臣之殉者徐荫轩相国桐、王莲生祭酒懿荣皆自缢。吾乡成漱泉大令，词章峻洁，时为直隶某县令，闻变，慷慨以殉。疏逖卑官，视诸公为尤难已。

拳乱之起，起于民乎？实起于宫掖间耳。德宗被幽，大阿哥立，其父端王不学无术，或劝之立大功以定废立之局，于是白莲教之余孽得张其"扶清灭洋"之帜焉。其琐事已备于各家之纪载。余尝推当时朝野之心理，一曰好听戏，昔见宫中之戏台，神仙自上而下，鬼怪自下而上，锣鼓喧阗，百色妖露，谈圣母而心惊，闻悟空而色变，上下同一思想，以致演成大剧。一曰愚昧，当时某王宣言于朝曰："天下安有许多国度，鬼子之有力者祇京津一把子人耳。"其无识可笑如此。又北京人好为大言，自谓天朝，人皆夷狄。明明通商，谓之归化，明明赠馈，谓之贡献。自清以来，上以之自负，下以是贡谀，固应收后来之果耳。

两宫既行，宫监陆续赴行在，势极狼狈，迨回銮而气焰复张矣。友人某，官户部，自西安押档案归，至正定上火车，行装毕卸。有马监者后至，挥令下，势甚横。方枝梧间，一监巾黑帕，怒马至，群珰肃然曰："崔总管来矣。"崔诘争执之由，笑谓马监曰："老马吾辈皆当差，不妨与诸先生同乘也。"友人始得上途。

两宫既出，京师无主，抢劫之风大盛，贫儿骤富，衣饰穿著皆不知所云。秋风甫起，已狐裘满街。及冬至寒冽，洋兵分段驻守，抢者之资已罄。秋著狐貂者，冬不免缀报纸以蔽体耳。抢匪当兴高采烈时，其言曰："今日无皇上，吾辈须搀和搀和。"其意盖均贫共富也。迨和议成，秩序定，百工贱役复归其职，则变其言曰："爷辈终是爷辈，孙子仍孙子耳。"

两宫回銮，排日召见，臣工泣涕引咎，殊有自新之望。惜久则渐忘，终于不振。当时五品上实缺官，皆轮班召见。某部郎，国戚也，召见时，孝钦知其家世，慰谕甚至。询其家室安否，某骤接尊严，皇悚失措，遽对曰："奴才是德国。"再询，对如初，乃挥之出。盖当日洋兵分管地段，而德国所管骚扰最甚。某盖欲诉其家所受之苦而辞不达意，当时传以为笑。

当洋兵分管地面时，犯人治罪仍送刑部行之。余常见其公文甚简单而明括，曰犯人某，犯何事，应何罪，如是而已。迨刑部复审，则不必依其来文，仍按律定刑书焉。

庚子后，讼狱最繁，大率为报复之事。盖拳乱时有隙者动以信洋教，二毛子相扳控(二毛子，即教民)。庚子后，则率以恃拳作乱相控，中以王维勤一案为最钜。王，直隶某县举人，横于乡，与戚李姓有隙。拳势张时，王率其二子及所带拳团歼李家十余口，并有其资产。李媳皆马氏，次媳小李马氏者明慧有姿首，王欲留以为媳，仅得免，乘隙逃入京，时已回銮，那桐为步军统领，奔诉焉。逮王及二子，刑部谳定，王凌迟，二子皆弃市。壬寅之春，刑部狱中最为兴盛，收三犯，一苏元春，一沈鹏，一赛金花。苏于越南之役颇著声威，及为提督，为岑西林劾，逮问。沈则维新志士，近世轰天雷一书即叙其事。赛之历史，人人知之，时以虐毙养女被收。三人于一月中连翩入狱。时提牢为闽县卓芝南孝复，余尝笑谓："名将、名妓、名士皆在公门矣。"后沈奉密旨杖杀，杖时委顿甚苦，求缢之，而隶役相顾，不敢予以绳，卒解其足带而拉杀焉。苏戍新疆，竟歿于戍所。相传苏在镇时，岁輂钜金进宫中及朝贵以为常，又有伟绩。及被逮问，莫敢为道地，见当时司法尚能独立也。赛则竟援赎例，解回原籍，复卖笑于沪。

庚子之役，德将瓦尔德西为联军司令，踞仪鸾殿。赛金花者，故某公使下堂妾，曾随使节，于西语甚娴习。

既复入风尘，遂应德将之召，颇能相机援救难民，或为贵人之陷在都城者排难解纷，于是群奉之曰赛二爷，实则德将仍以娼妓待之。时人附会，乃谓其随节时即与瓦有情愫云云，曾询之，赛笑其全非事实。

庚子钜创以后，都人心理由轻洋仇洋一变而为学洋媚洋，妇女出门必衔一香烟以为时髦美观。尝见数乞丐卧便溺狼藉中，亦检一残余之纸烟，跂足而高眠焉。

自辛丑至辛亥十年之中，由厉行新政进而为批准立宪，再进而为实行宪政，更进而为虚君共和，然皆无实心诚意以行之，徒为敷衍文章而已，故终至于逊位亡家。

亲贵出洋，自载振之考察商务始，继而五大臣之考查宪政则以载泽为主体，而载涛之贺加冕、载洵之考查军制相踵而起。余尝与友人笑言："今日之出使，几等诸清初之统兵，一若人才皆在亲贵中，非是莫属者，此何故邪？"

吴樾炸车之案，余以座师戴文诚在行中，亦往送焉，立稍远。车将动矣，忽闻轰然一声，疑为放炮，然都城大员出城无升炮例。既而见前立者纷纷向后退，继而纷传车上有掷炸弹者。俄见二人掖文诚下，又数人掖载泽下，则所服黄马褂遍染桃花色矣。又见舁二人下，一则绍英，一则随员萨荫图也。站傍有一仆人状，僵卧，已气绝矣。吴，桐城人，为吴挚甫之族侄，留学东瀛，是日怀炸弹冒入车，未及掷放，为人挤于车门，遂爆发，半身皆烬。

清季之练禁卫军，真棘门灞上儿戏事耳。服装鲜明，招摇过市。一老军见而叹曰："此军每人可值百金，获一吾可致富。"盖羡其装械之精美也。其操演亦用新法，然不脱梨园武行习气。

宣统之登极也，其父摄政王抱之而升，净鞭甫鸣，宣统大啼，摄政王慰之曰："皇帝别哭，一会儿就完了。"乌乎！其语诚验。摄政慰宣统语，盖近侍亲闻之，当时以告人者。武汉事起，清廷应变，殊多可怪。当时派陆军大臣荫昌率陆军由京赴汉，而海军大臣萨镇冰以舰队会于长江。某君闻之曰："败矣！此所谓杀手锏也。陆、海两大臣同时并出，苟一挫折，孰继其后？"

革命军起，西南驿骚，而北都犹宴然也。自某大臣者倡汉奸之说，于是汉官朝士乃纷纷携眷引避。自吴禄贞反正之讯达于都下，于是有尽杀汉人之谣传，其实无稽也，然谈者色变。忆辛亥九月某日，风信最紧，时余亦率妇孺赴津，车中人极拥挤，尤多西人。同座某英人神色极为仓皇，大率惩于庚子之役也。既而车开动，英人向余拱手作华语曰："恭喜！吾辈脱险矣！"盖谣传是夕杀在京汉人及外人也。

清之亡也，仕宦中变道士服者宁藩李瑞清，为僧人服者大理定正平，誓必死而卒未引决者贵东道文悌。惟宗人府供事张瑞斌者投牒都宪张英麟舆前，请代奏收回逊位诏书，勿失祖业，都宪惧，勿敢受。瑞斌遂引刃自殊，此为一代之终，应有之点缀，然但出于府史小胥，愚不可及矣。

卷　八

城　厢

明崇祯之际，题北京西向之门曰顺治，南向之门曰永昌，不谓遂为改代之谶。流寇入京，永昌乃为自成年号。清兵继至，顺治亦为清代入主之纪元，事殆有先定欤？禁城东华、西华二门对峙，然至民国则中门易为中华，亦若预为之地者，谓之巧合可矣。

宣武门月城内旧有土墩五，俗传以祭火氏之兄弟五人，曰仁、义、礼、知、信者，其实非也。旧日地势，内城高于外城，京城西面多山，夏秋雨盛则城中之水外注，宣武门宣泄不及，最易存积，五墩盖以志水。若水与墩平，则急须闭门，否则不克下键矣。老辈所言如是，似为近之。

旧日，汉官非大臣有赐第或值枢廷者皆居外城，多在宣武门外，土著富室则多在崇文门外，故有东富西贵之说。士流题咏率署"宣南"，以此也。近人不察，似以宣南为京寓之统称，乃有饮肆在西长安街而署名曰"宣南春"，可笑也。

前清，前三门晚六七时即下钥，至夜半复开，以通朝官。故居内城者，如有城外饮宴，必流连至于夜午，曰候城门，亦曰倒赶城。至清末，则崇、宣两门皆不闭，而前门独下键，似宵小入城，必须由中门入，可怪也。

京师白塔在阜成门大街。按草木子古今谚云：元初童谣有"塔儿红，北人来作主人翁；塔儿白，南人作主北人客"之语。元世祖时，塔焰赤。明祖起兵淮阳，塔白如故。燕都游览志："成化元年，于塔座四周砖造灯龛一百八座，相传西方属金，故建白塔以镇之。"俗称煤山为万寿山，其实非是。陶九成《辍耕录》载："万寿山在大内西北太液池之阳，金人名琼花岛，中统三年修缮之。至元八年赐今名"云。按即今北海之琼岛春阴者是。明宣宗实录："宣德三年春，奉皇太后游西苑，亲掖太后升万岁山。"时杨文贞、李文达皆有赐游西苑记，亦皆称万岁山。高江村金鳌退食笔记谓："兹山所叠石，皆金、元故物。或本艮岳之石，金人载此自汴至燕，准粮若干，俗呼'折粮石'。"

圆明园旧有二石，曰大青、小青，故老相传或呼为"破家石"。谓清高宗南巡至某地，见二石，爱之，而惜其难移。有某富家愿悉家资运之，二石至京而钜产破矣。此语故亦无可考。石上皆有高宗题咏，其巨伟亦殊可惊。小青今已移置中央公园之来今雨轩。

团城即清之承光殿也。高江村笔记载："在金鳌玉蝀桥之东，围以圆城，设睥睨。自掖洞门而升，中构金殿，穹窿如盖，华榱绮牖，旋转如环，俗曰'圆殿'"云。按今殿之丹墀置大玉瓮，黑质白章，其玉材之伟大为世罕见。上覆以亭，当时臣工题咏甚夥。盖高宗驻跸烟郊时得之破庙中，事见啸亭杂录。又殿中供玉佛一，高

与人齐，相传为嘉庆时西藏所贡凡三，一供大内，一供雍和宫，一则供团城，故江村记中未得载之。

京师白塔有二，一在阜成门内，一在北海。按顺治八年，毁万寿山之亭殿，立塔建寺，树碑山趾。康熙已未地震，塔毁，次年重建焉。清会典载："设白塔信炮总管，隶内务。"盖大内以万岁山为最高，内外有警，以白塔信炮相告。又清制：十月二十五日，自山下燃灯至塔顶，喇嘛唪经其下。

今之琉璃厂，即辽之燕下乡海王村也。考朱笥河文集载：乾隆三年，琉璃厂窑户掘得古墓，有志石，题"辽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司空行太子左卫率府率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陇西李公墓志铭"，其文曰："公讳内贞，字吉美，妫汭人也。以保宁十年六月一日薨于卢龙坊私第，葬于京东燕下乡海王村。"以此可见京师城郭之变迁，今人呼琉璃厂为海王村，盖始于辽。

西华门内之刘兰塑胡同在后门外，即刘元之故居也。考元史工艺传，阿尼哥，尼波罗国人，授人匠总管。有刘元者从阿学，亦称绝艺。元，字秉元，宝坻人，两都名刹，塑土、范金出元手者，神思妙合，官昭文馆大学士。尝奉谕，非有旨不许为人造像。

顺治门内之天主堂，明万历为利马窦建也。利后封通微国师，故大门题额曰"通微佳境"。予初入京犹见之，至庚子被烧改建，始去焉。按花村看行侍者谈往云："利马窦，大西洋人，入京师建天主堂于宣武门内，卒于万历之庚戌，以陪臣礼葬阜成门外三里许。"谈往又载："西城蓝靛厂，万历间始建西顶娘娘庙于此。地素洼下，有狂人倡为捐土之议，都城男妇，筐担车运，囊盛马驮，处女妖姿，身坐轿中，各怀土袋以邀福利，一时若狂。然不数年，遂有辽阳捐地之事。"

大光明殿，今但名之曰光明殿，在西安门内。昔日建筑甚宏丽，后并撤废，但有遗址，尚极宽阔耳。按清世祖逝世，顾命四大臣索尼、鳌拜、遏必隆、萨克萨哈同来焚香，盟誓于此。旃檀寺，旧名宏仁寺。康熙时，迎旃檀佛居之，俗乃呼旃檀寺焉。有御制碑文云"自西域传至中国，历二千六百五十六年"。今此佛不知何往矣。

旃檀寺之西有腾禧殿旧址，闻当日覆以黑琉璃瓦，俗呼为黑老婆殿。按明武宗西幸宣府，悦乐伎刘良女，载归，居腾禧殿。出入挟以自随。有驰马失簪一事，李笠翁玉搔头传奇即演此事。其傍有王妈妈井，今则并遗址不可寻矣。

西山碧云寺，元之碧云庵，耶阿利吉所建。明内珰于经拓为寺，魏忠贤重修，两珰皆立冢于是。然于下狱死，魏戮尸，皆不得其终也。康熙时，御史张瑗请毁魏珰碑额，其大略云："香山碧云禅院呼于公寺，询之土人，知逆珰之墓，碑后刻有孝官孝孙等六七十人姓名。乞即饬立仆其碑，划平其墓。"奉旨："魏忠贤碑墓著交该城官员仆毁划平。"按，魏墓道虽经划伐，遗址至今犹在也。

北京梅树无地栽者，以地气沍寒也。城中惟贝勒毓朗园中一株，盖坑地炽炭，作玻璃亭以覆之。城外则惟汤山之园中有之，地属温泉，土脉自暖。余尝于二月中过之，梅十余株，与杏花同时开放，惜皆近年补种，无巨本也。池中荷钱已叠，亦关地气。

昔日，三海等处皆为禁地。夏日，南人好水嬉者，东则东便门外之二闸（即通惠闸），赴通州之河道也。河流如带，破艇三五，篙人裸体，赤日中撑舟，殊无佳景。北则德胜门之积水潭。南则彰仪门之南河泡，高柳长槐，稍有江乡风景。城中则争趋于十刹海，荷田数顷，水鸟翔集，堤北有会贤堂，为宴集之所，凭栏散暑，消受荷风，士流乐之。厥后，种荷人索资于会贤堂，不满所望，乃壅而为稻田，杀风景矣。

外蒙宾馆，昔日在东交民巷北者曰内馆，在黄寺傍者曰外馆。年班王公，追秋而集，如鸿雁然，福晋郡主亦至焉。昔于荷包巷见数蒙族贵妇，高车而过，遍视各物，有忭羡意。一妇见小洋钱，窃怀之，肆人若无见。俄出单购物，匆匆而去。询之肆人："曾见窃者否？"曰："见之矣！患其不窃耳。彼辈一有怀挟即不论货价，且他日必再来吾肆，所得不已多乎？"蒙人之愚与肆人之狡如是。

法源寺，唐之悯忠观也。丁香最盛，中有石幢，为辽代旧物，壁嵌唐苏灵芝碑。又一碑为史思明书，其结衔为御史大夫幽州太守。

京西花之寺，其名甚雅，而无故实可考。顷读天录识余，谓青州亦有花之寺，亦不识其命名之义。

长椿寺向藏九莲菩萨像，盖明神宗后像也。明思宗小皇子病笃，时呼九莲菩萨，责薄待后家云云。见明史稿。寺院楸二株最高，花时游人甚盛。

崇效寺最古，唐之枣花寺也。牡丹最盛，为都门游览之一。寺旧为明之遗民以供思宗神位之处。旧藏有青松红杏图，当明鼎革，有边将者出家于寺中绘兹图，盖有感于松山杏山之役也。自清初，名人题咏都遍。厥后，寺僧不肖，此图押之质肆。庚子后，流转入杨荫伯京卿手，卒归之寺。又有驯鸡图，无足观。

前门左右旧有东西荷包巷，顾绣荷包诸肆，鳞萃比栉，朝流士女日往游观，巷外车马甚盛。前门改建后，始尽撤之。

北京街市在未修马路以前，其通衢中央皆有甬道，宽不及二丈，高三四尺，阴雨泥滑，往往翻车，其势甚险。询之故老，云此本辇道，其初驾过必铺以黄土。原与地平，日久则居民炉灰亦均积焉，日久愈甚，至成高垅云。

旧日，道路不治，虽有御史任街道厅、工部任沟渠，具文而已。行人便溺多在路途，偶有风厉御史，亦往往一惩治之，但颓风卒不可挽。光绪时，闻有某部曹便旋于道，适街厅过，呼而杖。部曹不敢自明为某官，御史亦不询其何人，杖毕，系裾而去，人传以为笑。大栅栏之同仁堂生意最盛，然其门前为街人聚而便溺之所，主人不为忤，但清晨命人泛扫而已。盖惑于堪舆家言，谓其地为百鸟朝凤，最发旺云。

昔有计偕人戏为京师立一医方，云：人中黄、人中白、牛溲、马勃、灶心土，各等分，无根水调匀之，用日晒干，车轮碾为细末，西北风送入鼻中服之，令人名利之心自然消灭。北京街道虽不治，然古昔之工程则甚备，各通衢皆有暗沟以资宣泄，水患甚少。所谓大明濠者，皆用巨石砌盖之，工极坚固，数百年来未尝败也。自修为马路，往往毁弃旧沟，一经盛雨，汪洋在途矣。旧例，四月开沟，则秽气外泄，行人不慎，往往灭顶，亦殊可惧。昔有戏为月令者曰："是月也，臭沟开，闱墨出，举人化为官来。""来"乃发声，盖呼仆曰"来"，官体也。亦是恶谑。

卷　九

市　肆

京师之市肆有常集者，东大市、西小市是也。有期集者，逢三之土地庙，四、五之白塔寺，七、八之护国寺，九、十之隆福寺，谓之四大庙市，皆以期集。又有所谓黑市者，在骡马市一带，夜四鼓而集，向明而散，其中诈伪百出。纪晓岚笔记所云"高丽纸缀为裘，泥制酱鸭"，盖自昔为然，近已为官厅禁止。夜市则在前门大街以至东、西珠市口，清末始有之。

银号首推恒和、恒肇等四家，谓之四大恒；居人行使银票以此为体面。昔与某旗下友人约赴城外观剧，此友已更衣入内，久之，俄闻诟詈声，出则嗫嚅曰："甚抱歉，需稍候也。"询其故，乃愤然曰："帐房可恶，竟以烟蜡铺之票与我（彼时烟蜡铺亦兼兑换，并发行银钱票），故痛责之，已往易矣。"余曰："误佳剧奈何？"友则曰："此无奈何，余岂可以此示人？"久之，仆返，则崭新之四恒票，始欢欣而出。

当时某枢臣好积四恒票，百金一纸，万金为一束，叠置平正，朱印鲜明，时于灯下取出玩弄以为娱乐。已而不戒于火，屋中成束之四恒票并付祝融，四恒家乃大获利市。

又有柳泉居者，酒馆而兼存放，盖起于清初，数百年矣。资本厚而信誉坚，存款取息极微，都人以其殷实可靠，往往不责息。有存款多年，往取而银之原封曾未动者。

其下者为钱铺，外城则专与汉官往来。彼时朝官有定员，官之资格，铺人一一知之，且有外任之望，此辈钱铺随时接济，便利殊甚。又下则有所谓烟蜡铺，亦兼兑换业，并出钱帖，往往出帖既多，随时关闭。而有一种人游行街巷，曰收买关门票，以少数之钱收集之。及收集将满，则又报复业，此奸商之尤者。逮宣统定钞币法，此弊始除。

汇兑庄亦曰票庄，皆山西人，交游仕宦，最为阔绰。有外放官吏，百计营图以放款，即京官之有外任资格者亦以奇货居之，不惜预为接济，然失败者亦往往而有。庄之执事皆为财东之戚友，故不虞其逃匿。东家间岁一来查巡，布衣草屏若村民，大抵数日即行。庄伙之衣服皆为公物，及去职仍以布衣归也。

金店者初亦作金珠贸易，至捐例大开，一变而为捐纳引见者之总汇。其上者兼能通内线，走要津，苞苴之入，皆由此辈，故金店之内部必分设捐柜焉。其掌铺者，交结官场，谙习仪节，起居服饰，同于贵人。在光绪季年，各种捐例并起，业此者莫不利市三倍，然皆非其本业也。故讥者曰："金店之金在其招牌上所贴之金箔。"

绸缎肆率为山东人所设，所称祥字号多属孟氏。初唯前门之泰昌为北京人，盖兼办内廷贡品者。各大绸肆必兼售洋货，其接待顾客至有礼衷，挑选翻搜，不厌不倦，菸茗供应，趋走极勤。有陪谈者，遇仕宦则言时政，遇妇女则炫新奇，可谓尽交易之能事，较诸南方铺肆诡诡之声音颜色相去千里矣。

福寿全者津人闫某所设，在大栅栏，始于光绪末年。闫本官中书，家颇富有，复招多股，创为大规模之商肆。自绸缎、洋货以至中外之皮革、竹木器具无弗备，如今沪上之先施等公司者然，可谓得风气之先矣。然用户之欠贯、铺伙之偷漏，闫虽终日在肆监督之，卒以折阅破家，至投河而自戕焉。

北京工商业之实力，昔为山左右人操之，盖汇兑银号、皮货、干果诸铺皆山西人，而绸缎、粮食、饭庄皆山东人。其人数尤众者为老米碓房、水井、淘厕之流，均为鲁籍。盖北京土著多所凭藉，又懒惰不肯执贱业，鲁人勤苦耐劳，取而代之，久遂益树势力矣。昔有旗籍友人告予云："满清之盛也，汉军人多为鲁籍，至皮岛四将归，而势力遂入关内，然其衰也亦由之。世族俸银米悉抵押于老米碓房，侵渔逼勒久，遂握有全部之财权。因债权故，碓房掌柜之乡亲故旧稍识之无者，率荐入债家为教读，遂握有满族之教权。于是旗籍人家无一不破产，并其子弟之知识亦无一不破产矣。"语虽近激，亦非无因。昔居内城，邻人某满世爵也，起居阔绰如府弟制。一日，余家人偶至街头老米铺，俄一少年至，视之，即邻家之所谓某大爷者。见铺长执礼若子侄，而铺掌叱之俨然尊长，始以骂，继以诘，少年侧立谨受。俟威霁始嗫嚅言："今日又有不得已之酬应，仍乞老叔拯之。"铺掌骂曰："吾安有钱填若无底壑？"少年曰："秋俸不将至乎？"铺掌冷笑曰："秋俸乎？汝家一侯二佐，领世职俸，养育孤寡，钱粮算尽尚不酬所贯也？"少年窘欲泣，铺掌徐捡松江票四两掷予之曰："姑持去，知汝须演探母也。"（市井恶骂指逛窑也）少年感谢持去。家人归述之，相叹咤。俄而邻家大鼓声与嘻笑声并作矣。噫！然则碓房握满人财权说诚可信。

琉璃厂为书画、古玩商铺萃集之所。其掌各铺者，目录之学与鉴别之精往往过于士夫，余卜居其间，恒谓此中市佣亦带数分书卷气，盖皆能识字，亦彬彬有礼衷。

药肆有专售秘制一种，传之数百年成钜室者，其可数者如酱坊胡同之庄氏独脚莲、土儿胡同同德堂之万

应膏、观音寺雅观斋之回春丹、鹿犄角胡同雷万春之鹿角胶，皆以致富。此外熟药铺则菜市口之西鹤年堂、大栅栏之同仁堂，每年所作膏丹行之各省，亦至钜万。酒肆之钜者曰饭庄，皆以堂名，如庆寿、同丰之类是也。人家有喜庆事，则筵席、铺陈、戏剧一切包办，莫不如意。其下者曰园、馆、楼、居，为随意宴集之所。宴毕皆记之账，并可于柜上借钱为游资，亦弗靳也。三节始归所欠，然非至年节索亦弗急。

南人固嗜饮食，打磨厂之口内有三胜馆者以吴菜著名。云有苏人吴润生阁读，善烹调，恒自执爨，于是所作之肴曰吴菜。余尝试，殊可口。庚子后，遂收歇矣。

士大夫好集于半截胡同之广和居，张文襄在京提倡最力，其著名者为蒸山药。曰潘鱼者，出自潘炳年。曰曾鱼，创自曾侯。曰吴鱼片，始自吴润生。又有肉市之正阳楼，以善切羊肉名，片薄如纸，无一不完整。蟹亦有名，蟹自胜芳来，先经正阳楼之挑选始上市，故独佳，然价亦倍常。城内缸瓦市有沙锅居者，专市豚肉，肆中桌椅皆白木，洗涤甚洁，旗下人喜食于此。

月胜斋者以售酱羊肉出名，能装匣远赉，经数月而味不变。铺在户部街，左右皆官署，此斋独立于中者数十年竟不以公用征收之，当时官厅犹重民权也。

曰二荤馆者率为平民裹腹之地，其食品不离豚鸡，无烹鲜者。其中佼佼者为煤市街之百景楼，价廉而物美，但客座嘈杂耳。

清时土木工多。殿廷曰“钦工”，陵寝曰“陵工”，官署城垣曰“官工”。或由钦派，或属工部，或隶内府。一工程出，而主者之家、木厂商人麕集。其弊也，数成到工，即为核实。内城宅第，其曾管工程者多为木厂报效也，木厂商之富实为都人所艳羡。有探子雷者(探子，京语即打样之意)，年最久，盖始于清初，长子孙者数百年。又有山子张者，以堆山石著名，皆属于木厂厂商之包工也。先用最低价以取得之，然后以续估取盈，续估过于原估往往数倍，谚谓“十包九不尽”云。

京师瓦木工人多京东之深、蓟州人，其规约颇严，凡属工徒皆有会馆，其总会曰九皇。九皇诞日，例得休假，名曰关工。剧园饭馆，坑谷为满，统名之五黄八作。工人值阴雨停工，名曰“挂兑”。

质铺，九城凡百余家，取息率在二分以上，钜值者亦得议減。业此有名者曰白某、娄某，一人恒管多处，曰总管。庚子之变，贫民相率而抢质肆，贫家妇女亦与焉。洋兵禁之，弗止，则枪杀抢匪，而裸其妇女以辱之。未被抢者，仅一家有半耳。质肆岁以正月查其满期之货，估衣行咸往购取，谓之号货。

皮货估衣集于前门东之珠市口以迄打磨厂，其曰东大市者为估衣陈列之地，晓集午散，诈伪百出。皮衣糟朽者以纸或布贴其革表而出之，曰“贴膏药”。同行议价，互以手握于袖中示意焉。

木器亦集于东大市，率为旧式，檀梨硬木往往而有，皆旧家所售也。其在东、西四牌楼者曰嫁装铺，并箱橱奁具，亦备硬木，率为染色伪品。

酒行在崇文门外，向来为二十家，皆领有商帖者，凡京东、西烧锅所出之酒皆集于是。近日凋零，不及十家矣。崇关酒税重，故私酒之贩亦夥，百出其技，至有以妇女行之，用猪脬灌满藏于私处者。其售绍兴酒者曰“京庄”，别有南酒铺，不在酒行之例。

京师工艺之巧盖萃南北之精英而成之，历代帝都，四方筐篚之贡梯航并至，有所取法。又召集各省巧技匠师为之师资，故由内府传及民间，成风尚矣。

南纸铺并集于琉璃厂。昔以松竹斋为巨擘，纸张外兼及文玩骨董。厥后清秘阁起而代之，自余诸家皆为后起。制造之工，染色雕花精洁而雅致，至于官文书之款式、试卷之光洁，皆非外省所及。詹大有、胡开文之墨，贺莲青、事玉田之笔，陈寅生之刻铜，周全盛之折扇，虽各设专铺，南纸铺皆为代销，书画家之笔单亦备在。昔科举时称极盛，科举停后渐凋零矣。

市间花事，城外旧集于崇外之花市、宣外之土地庙，城中则东为隆福寺，西为护国寺。士夫公退，驱车过访，自选名葩，诚为韵事。昔有南花园者，盖清初取四方所贡之名花异卉悉置于是，而征各省之花佣收养之，又称汉花园，在今大学堂，已夷为民居矣。南京人在北京执工商业者曰“缎庄”，凡靴帽之材皆聚于此。初仅三家，所居在打磨厂之三义店。曰“扇庄”，亦祇二家，曰周全盛、曾万聚。曰“羊角灯店”，惟吴姓者一家。昔日玻璃未盛行，宫中用之以防火患。曰“刻字铺”与“眼镜铺”，其工人皆籍金陵，聚处琉璃厂，今犹世其业。又有织工，昔内府设绮华馆，聚南方工人教织于中，江宁织造选送以为教习。又织绒毡者亦南京人，能以金线夹绒织之，璀璨耀目。昔黄慎之创工艺局曾访得之，惜其工费太钜，不克推广，此艺遂成广陵散矣。今缎、扇、羊灯之业皆废，而一般工人亦于此长子孙，成土著矣。

商会之设始于光绪三十年，时余官商曹，承乏其事。北京商人初不知此为何事，甚且谓将敛捐，疑畏不敢前。余乃就所居厅事，月再召集，诱掖奖劝者，半年始克成立。迨条例既已颁行，商人始恍然于有利无弊，一年而报成会者十余业。忆余当日所支之部款月仅四十金也，今则遂成法团矣。

旧日都门市肆亦颇留心广告之术，特极幼稚耳。如黑猴公之帽铺，柜上踞一大黑猴。雷万春之鹿角胶，门上挂大鹿角。某扇铺之檐际悬一大扇。皆足引人注意。他若刀剪铺之王麻子、眼药铺之马应龙则转相仿效，各不下数十家，互称老铺，争执可噱。

卷 十

坊 曲

都中戏曲向惟昆、弋，弋腔音调虽与昆异，而排场词句大半相同，尚近于雅。自昆、弋变为皮黄，虽郑雅

有别，尚不失雍容揄扬之概。其时各园于中轴前必有昆剧一出，而听曲者每厌闻之，于时相率起而解溲，至讥之为车前子，言其利小水也。迨于清末，秦腔盛行，促节繁弦，哀思噍杀，真亡国之音矣。

剧园向聚于大栅栏、肉市一带，旧纪所载方壶斋等处，光绪初已无之矣。二簧班如四喜、三庆之类，秦腔如玉成、宝胜和之类，皆于各园轮演，四日一转，盖为均枯菀也。戏价则每座祗京钱一千三百。视今日之名角登台，一座辄须一二金者，固非旧日名伶所能梦见也。堂会演戏多在宣外之财神馆、铁门之文昌馆，其大饭庄如福寿堂等亦各有戏台。人家喜庆，往往召集。至光绪甲午后，则湖广馆、广州新馆、全浙会馆继起，而江西馆尤为后进，率为士大夫团拜宴集之所。堂会演剧必有主持者，曰"戏提调"，支配角色，排列先后，指挥如意，无敢争执。伶人所得资谓之戏分，因上座不佳而折扣之谓之打厘。堂会所入较剧园为多，然当长庚、三胜时，一出无过十金者。鑫培、桂芬继起，较增价值，亦只二十四金而止，迨后始日益增长耳。

梨园所供之神，群呼曰老爷，庙曰精忠。子弟分二派：曰"科班"，人班曰"坐科"，专门学戏者也；曰"私坊"，虽亦学戏，其本业则应招侑酒，所谓相公是也。而皆隶于庙，故同业相争而判曲直曰"上庙"。

梨园旧人颇知守分，昔见俞菊笙、李顺庭辈，居平常，服青衣，年六七十时，途遇官车，必垂手侧立，俟过乃行，国兴之五九，当新婚时，用冠服叩见尊属，其祖母年八十矣，见而大愠曰："此命服也，顾汝何人乃敢僭用，亟褫之！"五九涕而卧。时李顺庭为南府教习，得赏五品服，脱其冠冠之，始毕亲迎礼。

相公中颇有尚侠之风，固由感激恩私，实亦戏曲中渐濡之化也。状元夫人之前事早在人口，即后来梅巧玲之归葬，某君五九之襆被关山，送张樵野之远谪，俞庄之冒险菜市收立豫甫之遗骸，皆为难能者。忆戊戌年，有进士吴某昵杨小朵，榜下，以知县分江西，岁暮矣犹眷恋不忍去，衣囊亦罄。小朵屡资其行色，谓已出京矣。一日大风雪，遇之途，犹西华葛帔也。执手泫然，询其踪，在破庙中。携归薰沐，解裘衣之，为之奔走权要，觅书以属赣之当道，亲送之津而别。吴至省逾限，例应白简，当道以重要人托，优容之。吴复请饷差来京，则又流连不返。小朵更为觅函送之归，此事盖余亲见之。

好事者每于春闱放榜之先，品评梨园子弟而定其甲乙，谓之菊榜。优劣固由色艺，而家世尤为重要。乙未状元之朱素云、戊戌状元之王瑶卿，皆世家也。

北京人好唱二簧，于是有票房之设、票友之称，自亲贵以至富厚家子弟之好游荡者往往入焉。有约谓之走票，清唱谓之坐唱，上妆谓之彩唱。既登台，则内外场之犒资皆由自备，往往因而破家。其技佳者约票，主人代备犒资而暗有馈遗，谓之吃票。至于登台卖艺，谓之下海。

因走票而破家者比比。最可怪者，内务府员外文某，学戏不成，去而学前场之撒火彩者。盖即戏中鬼神出场必有人以松香裹纸撒出，火光一瞥者是也。学之数十年，技始成而钜万之家破焉。又有吏部郎玉鼎丞者，世家子，学戏不成，愤而教其二女，遂负盛名，登台而卖艺焉。日御一马车，挟二女往返戏园，顾盼以自豪。

票友多学生、净，习花旦者殊鲜，以受侮太甚也。内行称花旦之肯吃亏者曰"舍豁"。昔日票友有魏耀亭者习花旦，尽态极妍，其肯舍豁过于内行，群呼之曰"魏要命"。又有陈紫芳者亦有名，年六十余犹粉墨登场，扮五彩舆、美龙镇诸剧，修饰如好女子焉。

汉人走票者率为各部科房人家之子弟。有孙瑞卿者为票友，前辈习青衣，紫云、石头辈均祖法之。其后有乔荩臣、贵俊卿均习生，皆道胜银行伙友也。俊卿后遂弃本业而卖艺于沪。子弟班者所唱为八角鼓、快书、岔曲、单弦之类。昔有抓髻赵最有名，供奉宫中以为教习，某王恶之，乃轰出焉。立班之始，盖富贵人家子弟游手好闲，习为娱乐，后乃走票，不取资，名之曰"耗财卖脸"。至于末流，遂成贱业。有奎弟老者亦贵家子，易装登台，直似好女，所演有所谓摔镜架、黛玉悲秋、夜宿花亭之类，皆靡靡之音也。单弦有德寿山，亦内府官，通文墨，后亦卖技为活，善说聊斋，词较雅驯。此外如荣剑尘以八角鼓著名，皆子弟而下海 者也。至快书之张某、大鼓之刘宝泉则专门卖艺者。岔曲则已成广陵散，音调最佳。昔曾闻刑部友人寿君歌一曲，至今思之。

京师杂技并八角鼓班，统谓之杂耍。其中种种，如抖空钟、耍花坛、踢毽子，皆有独到之技。有说笑话者曰穷不怕，滑稽突梯，不可方物，盖柳敬亭之流也。继之曰万人迷，又有百鸟张者，其学鸟兽音足以乱真。厥后有戏迷华子元者，能学各名角之音调，非惟曲折毕肖，并其疵处亦摹仿之，可怪也。

西城砖塔胡同之口袋底，昔为内城藏娇之所。一家不过二三人，门无杂宾，王公贵人不能出城作狎游者趋焉。此中养女必教以贵家伺应之节，豪门妾媵多取材于此，向无留髡之例。屋中多有密室，镜槛迷春，刘阮不易入也。光绪辛卯间，澜公管步军，奏令驱除，多辍业者。庚子后，多移而树帜城外，曰"一善堂"、曰"云香班"，皆其变象。其中名花皆受另一种之调教，固别有风范也。

外城曲院多集于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小里纱帽胡同，分大、中、小三级。其上者月有大鼓书、影戏二次。客例须设宴，曰"摆酒"，实则仅果四盘，瓜子二碟，酒一壶，而价仅二金，犒十千。飞笺召妓曰"叫条子"，妓应招曰"应条子"。来但默坐，取盘中瓜子剥之，抛于桌上而已。少顷即去，曰"告假"。客有所欢，虽日数往，不予以资。惟至有大鼓或影戏时须举行摆酒之典礼耳。

曲中呼夜度资曰"坑钱"，实则"阚钱"之误也。宋、元人谓冶游狎妓曰"阚客"，其语甚古。妓家又谓留客

曰"大日子"，昔在秋曹办现审时，曾检妓家账册，询而识之。

妓女相晤，其密者辄用隐语相谈。有所谓回宗语者，闻出于回教。有所谓砌口语者，即出于反切，格磔钩辀，坐客闻而瞠视，但觉嘤咛可爱耳。

院中备纸灯，客去必畀以一。客之至而命酒也，则高呼曰"拿纸片来"，书条也。其去也，则呼曰"灯笼"。故自昔有"得意一声，伤心三字"之诮。

院中呼客之无赖者曰"窑痞"，呼武侍卫之好生事者曰"刺猬"，呼客之在行者曰"有板眼"，因失礼而动怒者曰"挑眼"。妓见生客，先视其鞋底，辨其外来与否。呼南方人曰"糟豆腐"，或曰"豆腐皮"。客之友曰"同帮"，同帮之友可借条而不可认识，其犯规而认识者曰"割靴腰"。客有终日出入妓家，暑雨祁寒不厌不倦而并无目的者。至则或不见妓，但与鸨伙坐谈，忻然而去，少选复至。其时有二人焉，一曰陈天亮，一曰李八趟，诸妓家亦不甚厌之。有春桂一子者，名妓也，乐亭富家子刘某眷之，太仓某相国子某亦与昵，恐为刘所得，夜令昆仑奴盗以去。妓家控之官，刘亦有势力，阴助之，嗾言官登白简，竟奉严旨成钦案焉。而一子竟归刘。

庚子后，游客流品渐杂，院中规制亦变用天津例。废卖酒而曰"上盘"，客每至必掷银一圆，曰"盘子钱"。

南妓昔不多见，戊戌前唯口袋底有一人曰素兰，广陵产也，颇负时名，贵游子弟趋之若鹜。厥后赛金花北来，寓刑部后某街，暗招游客，陆凤石相国恶之，命逐去。然庚子乱时又复大张旗帜，为南妓班头。于是谢珊珊、凌桂荪辈相踵而至，南强遂凌北胜矣。

下驷曲院非士夫所可问津，俗所称金鱼池的婆娘，大致情形略如陈大声歌曲所述也。

记胡雪岩故宅

[民国]许国英撰　杨　止整理

《记胡雪岩故宅》，民国初年许国英撰。胡雪岩为晚清富贾，著名的"红顶商人"。杭州有其豪宅，极其壮观。后因家道中落，宅没官中，将行拆毁。许国英于拆毁之际前往考察，详加记载，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史料。据《虞初近志》本标点整理。

予此次续作西泠之游，已于湖艇再笔中，详纪游踪。今兹所作，则完全纪胡雪岩之故宅而已。七月初五星期日，汪君来寺游散，语次及杭城近状，忽郑重言之曰："杭城有一特殊建筑物，今将拆毁，后此更无机缘，可再睹庐山面目，盍一往观？"予询安在？汪曰："即五十年前大富翁胡雪岩之第宅是也。在元宝街，其构造闳丽，雕镂致巧，甲于近代。曩以家落，没入官中，辗转未获售主。今为某银行所有，将取其材移建他所，已支解十之三。苟不速过，则交臂失眼福，宁非可惜？"因言华人无保存古物特性，若在欧西，必不令市伧轻毁，相与愤慨，予兴跃跃，亟欲一观，僧又渡亦拊掌，约诘朝偕行。无何，夜雨甚，陵晨未已，不克行。初七日，天始开霁，又渡因事先入城，予至三时后，始往华孚，又渡亦至，遂偕周、汪、何三君及又渡，与予五人往。所谓元宝街者，纯以广长丈余之天池石甃成，横亘道周，不假接合，中岭端陁，若元宝心然。其门外又特制一石元宝，平嵌街心，高墉周环，直逾百雉，虽层楼不露顶也。垣址坪方，左缺一角，为小理发肆。汪君辈俱言当日雪岩欲并其址，肆主不允，雪岩请以闹市巨厦交换，或积金钱如其址之容积而易之，均不许，不得已罢议，迷信者曰："此青龙方，如崩一角，即胡氏失败之由也。"陋俗可哂至此。由耳门入，书厅七楹，文窗晶格，依然完好，惟尘秽积耳。外则一亭绕廊，已去材而存址。更入，为斋厅七楹，正厅五楹，木皆樟楠磨漆，榱题楹桷，皆雕刻花草人物极工细。铁马屈戌丁鸟金铺等，皆精铜镂花，厚几逾指；惟年久泽黯，无以发其光华，门间沤钉兽环，大半摘去而留迒迹。导者曰："噫！此为军人攫去易资耳。"尤可惊者。池底皆镕铜蓄水，如巨盎然，丘八先生掘之，售值数百金也。当年且千金，予第咸太息。见堂上尚有粘楮书军需室书记处者，证导者言不诬。

庭下竹头木屑，纵横碍足，十余匠，斤削锯斧，大斫而小，长截而短，拾视其木，率红楠、紫檀、樟梓美材，或嗅之有香。匠云："彼中将以铺地也。"骐骥盐坂，黄钟瓦釜，人才且若是，何惜乎堂室？矧华屋山邱，古人先我言之矣。导者辄指示其阴棚承溜，俱精铜范成，阴棚且用机括舒卷，当日欧西铜铁机械未行，胡翁乃匠心自出机杼，其工程之缜密可惊也。闻尚有传唤之线索，如今电铃然，尤有巧思，今锈且断矣。当年宴乐笙歌，声伎杂进，棚端皆张五色锦幔，玻灯庭燎，战电夺月，故壁巅皆玲珑嵌空，中燃风烛，机铃琅然，百诺雷应。睹此遗尘，恍萦脑印，佥曰。一时豪举也。左折得一门，额曰芝园，人之，奇石镂骨，老树拿交，登月台，石级白如玉，真天台也。上本有廊，已撤尽，积砖若堋垛，草深没胫，非蹊所经，且长于人矣。雕石栏楯犹存，下有曲池，即所云范铜为底者。桥栏接武，直走前庑，其栏皆支铁作骨，外烧五采釉磁，虽多毁损，拭之犹呈灿烂色。下有深洞，可达对面一亭，约数百武，直通池底而过。洞旁多甃石刻，佳者不多，乃知胡翁醉心富丽，不宜以风雅事相责。洞顶起榭，五色玻璃，绵延窈窅，下望如仙山楼阁。其一端则峙层楼，更上一层，则吴山城市，历历如螺掌，惜湖波为立马峰所蔽耳。摄衣惹草，蛛网罥发，抵前庑，壁有方觚，只存蛎屑者，云昔皆嵌宝石翠玉成画，亦赠丘八先生作花酒资矣。惟门屏犹存，大理石纵几五尺，横三尺余，想以过巨难携而弃之也。每一折必有壁障，垂花蕉叶，表里洞明，题联金碧，句虽不甚佳，亦足点缀幽境。转过得一门曰"香雪海"，广庭茂草，想前此植梅，惨遭斩伐，环庭为画楼，三面如一，则胡翁当日藏娇娱乐地也。登之，蜂房蜗院，中七而左右各六，导者曰："中央嫡妻，环列十二金钗，余皆艳婢香巢。"椒壁云屏，镂刻较外室益工巧，门窗皆有机括，可按之启闭，云："胡翁恐群姬匿私，一机动而诸房都无遁形。"

予问螺丝太太及四脚裤事，信有之乎？导者笑而不答。惟言胡翁渔色，于沪、苏访艳量珠外，凡本城小家有姿者，出而见之，必多方罗致。有某杂货肆之妇，丰姿楚楚，胡翁以为美，召其夫畀数百金，俾别娶；且置

之某巨肆中,厚其薪给。及家败,此妇携资归,犹与夫团聚,称小康,今下世不数年也。胡甚宠此妇,群姬争之,因各献长技。妇果擅胜场,群姬相顾不敢复言。不知即为螺丝太太否?众笑曰:“此珍闻也!不才又多资料矣。”导者并指示胡翁曩置八宝床处,如皇帝之御榻,盖一精舍,骤视之,色玻镜槛,亦与诸姬居等耳。过一瓦砾场,导者言此已撤之红木厅址也,众咸扼腕!予曰:“有成必有毁,苟无今日,安容吾辈饱眼福?”汪曰:“若开放古迹为公园,则饱眼福者,岂独吾辈?”予曰:“此书生语也。彼袭欧俗皮毛者,为有利于己耳;若保存古迹,则何利焉,即以资购人产,将以适愿娱情,岂公园之是务?”既而导者果言某银行以四万金受此屋,售于某某二商,约撤三厅供移筑之用。二商亦以屋太稠密,愿撤之,改筑西式楼房。予笑曰:“何如?”汪曰:“然则让吾辈以三寸毛锥表襮此旨。此百年物也。富贵一失势,乃他人入室,毁其经营,不可不志,以昭炯戒!”予诺之,愧不能详尽。归与又渡友戴先生言,先生谓彼之工程,所以如是密致者,因甫经兵燹,工值贱物力充,供过于求故耳。若在今日,虽百万焉能置此?然则汪君保存之说,实为有情。余于神往之余,爽然若失。

谏书稀庵笔记

[清]陈恒庆著　沈锡麟整理

《谏书稀庵笔记》一册，清陈恒庆撰。陈恒庆，字子久，潍县(今属山东)人，生卒年不详。光绪丙戌进士，官工部，历御史给事中，外放奉天锦州府知府，后辞官归里。自序称告归时年近七十，撰成该书时为民国六年(一九一七)。

本书杂记京城故事、名人轶事、社会琐闻、乡里风土等，文字诙谐，涉笔成趣，是了解晚清历史较有参考价值的一部笔记。现据原刊本标点整理。

序

予告归后，年近七十。饱食终日，日入即睡，夜半即兴，闷坐无聊，乃学为诗歌古文词，积稿盈尺。自知学识谫陋，不能追踪古人。一日，紫绂十六弟告予曰："兄诗文有金石声。笔发既速，可作为小说，详述平生所见闻，使雅俗共睹，岂不胜于诗文哉！"予曰："唯唯。"乃即目所见耳所闻者，振笔录之。无以名之，名之曰"归里清谭"。门生杨咸卿曰："曷不曰'林下清谭?'"予曰："辞官归里，岂易言哉。尝见有服官半生，拥厚赀，蓄珍宝，恐兄弟亲族之争其产也，甘弃其先人墓庐，侨居他乡，死不得正丘首，殆不如狐。近有闽人，以贪黩败官，将载宝而归。乡人相誓，勿售以房。又有位居显要，亲族恃势，逞强霸产，扰害一方，乡人将掘其墓而火其庐。其人久已失官，至今不敢归。然则归里岂易言哉！"咸卿曰："师言诚是。"是为序。丁巳夏时十月朔日，谏书稀庵主人记。

状　元

山东自有清以来，状元有六人：聊城傅以渐、邓钟岳，济宁孙如瑾、孙毓溎，潍县曹鸿勋。鸿勋六七岁，即能作擘窠书。传胪时，天尚未明，伫立丹陛下，听候消息。耳中迭闻有呼其名者，回头四顾，初无其人。无何，鸿胪高唱，果为第一人。予时家居读《礼》，未得目睹。阅二十余年，曹殿撰已开府陕西。癸卯科，潍县王寿彭继得状元。两状元皆住南关新巷，且比邻也。予谓曹殿撰曰："予应殿试，恭书大卷七开半，一字不苟，仅得二甲分部，悔不效季雅一千买宅一万买邻之故事。"曹笑曰："恐买邻亦无益阁下。书法不敢谓不佳，惟独行己意，自成一体，不黄不苏，以吾阅卷，亦不取也。"予赧而退，从此不为人作字。王寿彭传胪时，予正仕京曹。俗例，同乡有应殿试者，京官必携荷包忠孝带，以备前十名引见佩用。是日辰初，读卷大臣鱼贯进内。至辰刻，大臣手捧黄纸，自内出，立于乾清门丹陛上，高呼曰："王寿彭。"王惊喜变色，同乡官代应曰："在此。"乃为之整衣，佩荷包忠孝带，扶上丹陛，肃立大臣之后。俟前十名依次传齐，乃带领引见。引见毕，同乡官偕至山左会馆，已见报喜人以"状元及第"横匾，及"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黄纸对联，张贴已毕。会馆值年官即筹备款项，先以五十金交新状元，往拜前科状元，索取历科帐簿。簿上一切事宜帖式，均详载之。乃为之照写请帖，邀请各位老师、历科鼎甲之在京者。翌日，至会馆饮燕。例召梨园演剧，我山东则否，以会馆正厅供至圣先师位故也。翌日辰初，皇上御太和殿，先闻静鞭三响如爆竹，黄伞随驾至殿。鸿胪官唱唤一甲三人升殿，行三跪九叩礼。新进士在午门外行礼。圣驾退，銮仪卫以黄亭舁黄榜，由太和门、午门、端门正中出，鼓乐前导，黄仪仗俱备，出东长安正中门，悬黄榜于北黄墙上。顺天府尹于黄榜之左搭彩棚，设红案，陈酒果，手敬三鼎甲各一杯，皆立饮，为之披红簪花。旁有骅骝绣鞍，请三鼎甲上马。一马数役护之，前有红仪仗鼓乐，导至国子监，行释菜释褐礼。旋至明伦堂，两大司成正坐，受三叩礼。大司成身不敢动，头动则状元不吉；左右手动则榜、探不吉。此说相传久矣。自国子监出，三鼎甲联马而行，沿途观者如堵，妇女则门垂湘帘，或登楼倚槛而观。此俗所谓状元游街也。斯时风和日暖，天街无尘，御柳成阴，樱桃在树，杏花出墙，童稚跳舞欢呼曰："状元郎来矣。"负郭乡村妇女，新衣鲜履，仆仆徒行，信口评骘曰："状元美，榜眼伟，探花秀。"又有艳称唐宋时选驸马者。听其言，殊可哂。侯门处女，守

贞待字，父为宰执，配以金马玉堂之士，亦事所或有；然《柳林池》《琵琶记》诸故事，有清一代，未有所闻。盖清代科名难得，儒者自童试、科试至春闱，层累曲折，乃博一第，计年必当逾二三十岁矣。糟糠之妻不下堂，士风之淳，不至如唐宋时之浇习。状元骑马归第，榜、探送之。探花复送榜眼归第，而后自归。于时馆中悬灯结彩，酒筵毕陈。门外冠盖盈衢，车马填巷。大官翰林，一时偕至。同乡官为之款接送迎。予奔波一日，筋力俱疲。潍谚有云："乃弟娶新妇，乃兄跑断筋。"情形似之。

赛金花

某状元未通籍时，就幕于东海关道署，昵一妓曰秦爱玉。晨兴盥洗，爱玉见其掌心红如朱砂，知其必贵，愿委身焉。会将北上公车，苦无资斧。爱玉馈以三百金，乃能成行。许以中式后，纳为篷室。是科果胪唱第一。既而食言，足迹不复东来。爱玉自某贵后，闭门谢客，群呼为状元夫人，欲谋一面者不能得。迨状元失约，爱玉愧无以见人，乃投缳而死。相传死之日，即赛金花降生之日。又与某状元同乡。生时，颈有红圈如线。及长，面若芙蓉，目如秋水。家贫，学为雏妓。时状元家居，同人邀饮，招妓侑酒，为状元招金花。入门，两人相见，似曾相识，偎傍其侧，局终依依不能去。乃携之归家，畀其母以重金，置诸侧室。逾年，状元以卿贰出使德国，偕之前往。住德数年，德国语言文字，粗能通晓。归国后，随状元寓京都。状元将殁，嘱其夫人畀以三千金，令其母携去择配。夫人吝甚，予以首饰衣服数事，逐之使去。乃入沪上青楼，辗转至京，寓西安门外砖塔胡同。地为乐部群妓之渊薮，于是声名藉甚，车马盈门矣。至吾家相府请安者数四，予因得识面焉。视见时，目不敢逼视，以其光艳照人，恐乱吾怀也。庚子岁，拳匪起，洋兵入都。德国元戎瓦达西者，为八国统领，原与金花相识，一旦相逢，重续旧好。凡都人大户被洋兵骚扰者，求金花一言，可立解，以此得贿巨万。洋兵既退，其名益震，人皆称为赛二爷。门前榜曰"候选曾寓"，曾盖金花之本姓也。家蓄雏妓四五人，以代其劳。终日安居楼上，非有多金贵客，不下楼一见也。夜与同梦者，多紫缰黄绊而至，群呼楼上为椒房焉。其性残忍，一雏妓被其笞死，瘗之楼后，为人控告。时予正巡中城，委指挥赵孝愚持票往传。至其家，有娘姨数人，婉言进贿二千金，放其逃走。赵指挥本为安邱富绅，不允其请。又诡云："夜间被窃，失去中衣，不能行也。"指挥将饬城役往购中衣。彼知不能逃，乃登车至城署。五城御史多与相识，不敢堂讯，咸曰："此乃命案，例送刑部。"乃牒送之。堂官派一满一汉两司员鞫之。上堂时，满员先拍案恫喝，金花仰面上视，曰："三爷，你还恫喝我，独不念一宵之情乎？"满员乃由后堂鼠窜。汉司员，正人也，谛视其貌久之，心怦怦动。旁有录供者，笔落于地。司刑隶手软，不能持锁。司员乃叹曰："此祸水也！吾其置之死地，以杜后患。"此语传出，诸要路通函说项者，纷至沓来，坚请贷其一死，乃定为误伤人命，充发三千里，编管黑龙江。而说项者又至矣，乃改发上海。予闻之，笑曰："蛤蟆送入湿地矣。"例由五城押解，复委赵指挥押登火车，送至良乡县。县官躬迎于车站，告赵指挥曰："下官敬备燕席，为二君洗尘。"乃同入县署，赏名花，饮佳醴。翌日，赵指挥回城复命。予曰："东坡有句云'使君莫忘霅溪女，阳关一曲断肠声'，当为君咏之。"近闻金花已物故，年不过四十也。

伤乳

京城外有鸭嘴溪，其地空旷。洋人岁时赛马，多在其地。某岁值赛马，观者男女云集。有少妇跨驴经过，一年少书生偶燃爆竹，驴惊而妇坠，石触其乳，流血缕濡。少妇之夫与书生理论，相率赴城署喊控。予先饬稳婆验伤，据报伤不甚重，敷以创药，血止矣。堂讯书生，乃宛平秀才。予斥之曰："尔见少妇跨驴而来，故以爆竹惊其驴，实属有心嬉戏，平素佻侻可知。"饬击掌二十，即为完案，并写判以示之。判曰："洋人赛马，正来鸭嘴之溪；少妇堕驴，误创鸡头之肉。桃符未换，爆竹何来？戒佻侻之狂且，惩以夏楚；保软温之双乳，赏以膏丹。少妇归哺幼儿，书生勿为浪子。其各遵判勿违。"此判悬诸署门，被报馆抄登。此后报馆屡来抄判，以充资料，并送阅报章，不索报费。予曰："判案尚得润笔，抑何可笑也。"

改胭脂判

《聊斋》《胭脂》一段，为东昌府之实事，正值蒲留仙应试之时。结此案者，为提学施愚山闰章，留仙之师也。清末，《聊斋》一书入于大内。慈禧太后喜阅之，命京师名优孙菊仙，排演《胭脂》一剧，一日才能演毕。取鄂秋隼者为朱素云，年韶貌丽，平日善学苏、黄书法。取胭脂者为杨小朵，温秀如处女。其父曰老朵，貌亦美，取此剧之卖花婆，演剧时与其子相调笑，令人解颐。取施愚山者即孙菊仙。宫内戏具咸备（京语曰切末物）。城隍将出，有高鬼，著孝衣长二丈，孝帽高二尺；矮鬼，以小儿披发戴面具，跳跃而出。以及刀山血磨，群鬼舁之，利锯钢叉，立于台前。灯火惨淡，呜呜作鬼鸣，令人毛骨悚然。至尾声，则笙管作喜音。胭脂乘彩轿于归。鄂郎披红簪花，襕衫官靴，乘蓝轿。县官亦乘轿相送，鸣锣开道，俨如实事。太后大悦，赏赐极优。外间戏园演之，攒头而观者，几无容足之地。惟留仙所撰判文数百字，孙伶据案宣读，为时颇久，俗人不能解，有沈沈而睡者。予为孙伶改之，唱一段，说一段。孙伶声音彻亮，善唱皮簧。此后听者，击节叹赏，不复思睡矣。一日宫内再演，太后赞曰："改得好，是何人所改？"孙伶奏称自改，不敢以御史观戏上闻也。孙伶亦解人哉。

侄控姑

五城公署之侧有菩萨庙，住持为尼姑。家有老母，

迎入庙中养之，并迎其侄妇王氏入庙，不令其侄相见。其侄名李时元，久不得见其妻，疑其姑在庙卖奸，赴城控告。呈词言其姑乳名兰姐，年少轻浮，霸禁其妻，不令归家，亦不令其谒见祖母。闻兰姐不守清规，恳乞传讯云云。予阅其词，曰："我向不愿妇女上堂，矧尼姑乎？应即判断。"判曰："尼姑敬佛，勿登柏树之堂；农子娶妻，愿为瓜绵之续。侄既授室，当有室人；姑既出家，莫干家事。饬兰姐在庙养母，明三教不废伦常；饬王氏出庙从夫，使两人永无怨旷。奸情既无凭证，控案作为结完。此判。"即饬差带原告到庙领其妻归家。于是京中尼姑群相谓曰："某侍御保护吾辈体面，勿深究此事，忠厚之至也。"

潘尚书

潘文勤伯寅以钦赐入翰苑，学问渊博，曾入枢密。后直南斋，半夜即起。入内，内侍为之然烛十余枝，坐而观书。勤之一字，无愧也。为工部尚书时，由内出，即入部，天方黎明，告司员曰："清晨办公，精神清楚。皇上遵祖法，早起视朝，故无废事。若部中俗例，秋、冬、春为晚衙门，夏日为早衙门，吾不谓然。然亦须体恤人情，不便自行早来，或三日一到部，或四五日一到部，先一日预告部中，不敢使诸公虚候也。"尚书尚俭，不乘肩舆，一车而已。驾车白骡，已老矣。某岁伏雨过多，道涂泥泞，行至宣武门外，老骡陷于淖不能起。尚书告其仆曰："前有一车，悬工部灯笼。急呼之，予附其车。"问之，果为工部司员，且门生也。是早为尚书堂期，故早起入署。急下车相让。尚书曰："此车为吾兄之车，吾兄入车内，予坐车前足矣。不允，予将徒行。"乃同车而行。其白骡从此病惫，乃赁一轿，命仆人舁之。仆未练习，一日行至正阳门，雨后路滑，前二人仆，尚书亦仆于地，道旁观者大笑。有识之者，曰："此管理顺天府事父母官也，奈何笑之？"尚书起立，曰："本来可笑。"乃乘轿而归。京师传为笑柄。凡骡之青色者，年老则变白。潘府中骡多白，故京师人语云："潘家一窝白，陈家一窝黑。"尚书天阉，与翁常熟同。一门生不知，初谒时，询问："老师几位世兄？"尚书曰："汝不知我天阉乎？"尚书善鉴别金石，有潍县裴三者，得一汉洗，花纹古篆皆佳，尚书以三百金购之，极喜。裴三求书楹联，诺之，曰："汝先归店，我即令人送到。"乃铺纸濡笔直书。书成一幅，命仆人往送。旋又写成一幅，更命仆送去，盖得一古器而兴高也。有诸城县拔贡尹祝年，讲金石之学，入京朝考，自书门生帖谒尚书。尚书曰："此非门生也，姑延入。"尹入见，即行师生礼，口称老师。翌日，入南斋，告曹殿撰曰："君同乡尹祝年硬拜老师，似强奸也。"同直者急询之曰："强奸已成否？"相与大笑。内侍急入曰："皇上将登殿。"笑乃止。尚书下直，出东华门，必至小合兴酒馆小饮，此馆得其墨迹最多。上斋翰林多寓西城，下直必出西华门，再出西安门。门外有酒馆曰万福楼，与予寓相近，每邀予作陪。某日清晨饮罢，下午又在此聚饮。曹殿撰引《聊斋》书一对，嘱予对之。其出联曰："妓女出门访情人，来时万福，去时万福。"予急切无以应，乃曰："翰林下直唤酒保，你饮一杯，我饮一杯。"以妓女对翰林，亦谑之耳。

雷甲雷乙

陕西有二雷姓，皆以进士官吏部，然只同姓而不同宗，人呼谓雷甲、雷乙。乙无正妻，携一妾寓京师，门首衔条曰"吏部雷"。甲有正妻，悍甚，又无子，乃置一妾，分别而居，门首衔条亦曰"吏部雷"。甲妻闻其置妾也，密询家人此妾寓于何处，家人但云："门首有'吏部雷'字样。"甲妻持棒而往，误入乙寓。见一少妇正在梳妆，发鬓而美，莲足纤纤。大怒，以棒击之。旋将镜台磁皿，全行碎之。正在施威，雷乙入门，曰："是何泼妇，敢来吾家？"细睨之，曰："年齿稍长，姿容尚好，予久无正妻，留汝作配可耳。"命其妾出，遂阖门抱之，将与同梦。甲妇大窘曰："吾误矣，甘受罚，勿污我。我乃雷甲之妻，闻其别置一妾，故有此误。"雷乙责之曰："尔夫年逾四十，尚无子。尔悍名素著，人皆闻之。吾室内有佛，尔宜对佛宣誓，此后听夫置妾，不再过问。倘食言，佛必殛之。"甲妻允之。宣誓毕，乃放之归，自此阃威不作。雷甲时宿其妾寓，生二子。人皆曰："雷甲之子，雷乙之力也。"闻者绝倒。

姚颂虞

工部同僚姚颂虞，世浙江盐业，家富钜万。年少翩翩，捐赀入部，为候补郎中。其妻为盛尚书之女，悍甚，时往来京津间。一日，京中名优谭鑫培在津演戏。天津戏园本有女座，姚太太素爱观剧，园主日为留楼座一间。是日，易州刺史窦小村在津邀客，听谭伶《战宛城》，遣人定座。座已满而客已订，计无所出。遣人求姚太太暂让座一日，得允诺，甚感之。一日，姚公在妓寮饮酒，夫人闻之大怒，将以官员狎妓饮酒控诸大府，请上奏革其职。颂虞惧，浼窦乞情，以为窦之面子大也。窦往见，为之哀求。夫人曰："当日汝请客听戏，予让座一日，以汝为正人也。今来关说，必与颂虞为一流人物，予将控汝引诱良家子弟，革汝功名。"窦大惧，长跪不起，而后允情。窦公出告人曰："予在易州，山上有虎，予能擒之。今日狮子一吼，予胆破矣。"人谑之曰："今日君演《打苏跪塀》，胜于谭伶《战宛城》十倍也。"予曰："不意一妇人能擒窦二东（《纪氏五种》言窦为河间人，俗呼二顿，乃窦二东也。二或作尔）。姚夫妇在京，同僚偶至其寓，主人嘱勿谈狎游事，恐有耳属于垣者。家有两婢，年及笄，夫人疑与姚有私，日日鞭拷。姚曰："饶其命，予已为之觅配矣。"乃放出，为之择配。仓猝难成，暂赁屋以寄之。风声偶露，夫人持棒而往，痛击濒死，遂鬻之。姚遂患夹气伤寒症，不数月而亡。时两宫由西安回銮，姚以十二万两购回宫内陈设古磁等物，献之上。得旨以道员即选，适逢桂梧盐道缺出，应即铨选，而已玉楼赴召矣。惜哉！

两大司成

清宗室盛伯羲先生学问宏博，群呼为旗人中小圣人。作大司成，奖励后进，成均士风，为之一变。汉大成则为吾乡王文敏廉生。两人皆讲金石，讲考据，以故成均之士，讲汉学者居多。两人散署后，昕夕晤谈。端午帅亦讲金石，时相辩论，又相谑也，呼两人为大八成，时捐例以大八成为上也。文敏善骂，凡至美至恶之事，皆曰"王八蛋样"，如论人文学之至佳者，必曰："好似王八蛋样。"人或嫌之，予解之曰："此非骂也。'王八蛋样'，即朱子所谓无以复加之意。"文敏喜曰："老同年，诚善解经哉！"文敏生二子，长子已登贤书而病亡。伯羲无子，梦王孝廉来为己子，果得一子，仍以孝廉之名名之，未成人而殇。生平礼贤爱士，名士多寓其府邸。戊子科充山东大主考，所取皆知名士。此科闱艺，以山东为冠。门生上公车，多寓其府邸。壁悬名人画一帧，上绘鼎炉萱花螃蟹，指示门生曰："诸君今科得鼎甲，或传胪，予所殷盼也。"一门生邹道沂曰："门生不敢望鼎甲传胪，作老师之垆子，时得亲炙，则幸矣。"京师以垆子为骂语，邹初入京，不知也，座中大笑，伯羲亦笑而出。而邹之徽号，传播京师矣。文敏值庚子之变，与其夫人、寡媳投井殉国。奉旨以文敏陪享国学韩文公祠。群谓文公好辩，文敏亦然，两人同祠，讲学恐多龃龉。国学学官曰："自文敏入祠后，睡梦中似有争论之声，仿佛闻孔孟与杨墨字样。醒而潜听，寂然也。"而血食千秋，福山与昌黎对峙，亦吾东省之光也。

洁　癖

裕相国斋田有洁癖，多禁忌。家中常坐之处，不令他人坐。掀帘、开风门，其手所捏之处，不令人捏。在部画稿，司员知其癖，递笔时，皆拈笔管之顶以授之。如是日为四离四绝，则不出门，不阅公牍。所著衣服，洁净无尘，并无褶叠痕。在部坐久，偶有褶叠，归则令人以熨斗平之。一日日已夕，步行至巷口，吃烤羊肉。都中冬日，满街有手挽车，上载羊肉、锅垆、酒壶、木炭，切肉而烤之。食者皆立于车旁，一足踏地，一足蹬车，持箸而食。是日雪后，突来一犬，雪花满身，突入相国两股间，污其白狐裘，适中其所忌，懊恨不能再食。命仆缚犬，截其尾以泄愤。予适逢之，乃相谑曰："古语有云'貂不足，狗尾续'，乞以狗尾与我。我貂褂不完，可藉以补之。今日天寒甚，予裘不能御冬，相国如嫌狐裘已污，可以赠我。"一笑而散。相国归语家人曰："倾相谑者，乃山东人，作给谏，吾友也。彼性不好洁，多食而健。年五六旬，犹可徒行十余里，吾何自苦哉！"由是洁癖遂改。予闻之曰："予以谲谏规相国，相国从谏如流，此真贤相哉！"

同乡相参

日照开坊翰林尹朗若，与御史郑菱泉夙有嫌。一日同乡公宴，两人酒后互詈，同乡官劝解各归。第二日，彼此递摺参奏。上命翰林院掌院学士查覆。掌院传同宴者各递说帖，详述情形。潍县郭中书虞琴表兄曾预座，亦赴翰苑亲递说帖，出而告人曰："予一监生，未曾得有科名，今日得至翰苑，此生无憾矣。"会掌院覆奏，尹郑两人使酒骂座，皆有应得之咎。奉旨革职。尹失官后，削发为僧，居崂山之下。郑不知也，为道士装，居崂山之上。后遇香火会，两人晤面，又互相詈，众为之劝散。此后两人日通函相詈，无休时。予闻之，曰："有一解铃之法，便永不相詈。"人问何法，予曰："一人为僧，一人割势为尼姑，则式好无相尤矣。"此乃谑语耳。不意两人皆不守清规，被主持驱逐。予曰："前言谬矣，两人各割势为尼姑，则不被驱逐矣。"后数年，虞琴表兄长子松存，先中副榜，嗣中两榜，为名翰林。予曰："乃翁赴翰苑递说帖，是为之兆也。"虞琴笑而颔之。

潘得誉

粤东潘得誉，富甲一乡。园林池沼，占地十余亩。亭榭楼阁，连楹而建。夏日为镜榻，注水于内，蓄以金鱼，与姬妾裸体相狎，取如鱼得水之义。其第五妾田氏，尤得宠。田氏之弟曰田十，赌博无赖，屡向田氏乞贷。一日，田氏告之曰："今畀尔五十金，赁一屋，娶一妻，安分度日，吾当岁有所助。否则勿再来也。"田十夙知洋烟馆主人李六之妻，貌尚美，乃与李六相商，借妻一日，誓不过宿，议价三十金。李六允之。田十走告其姊，言妻已说成，屋已赁定，某日吉期，请往观焉。届期，田氏至其家，果见百事齐备。须臾，新妇下轿，拜天已毕，入室向姊行礼。田氏见其貌美秀端好，携其手同坐，告之曰："此后与吾弟和睦安度，饮食衣服之费，吾能给之，勿虑也。"旋手脱金镯一双，饰其纤腕。复叮咛数语，乃辞归。新妇觉金镯沈沈，触目灿黄，为生平所未见。回顾田十，年少翩翩，从之又可衣食无虞，胜于从李六多矣。日将西，乃阖门与田十同榻而卧。李六视天色已晚，妻尚未归，急往叩其门。门坚闭不启。将逾垣，被巡更兵捉去，乃自白其情。兵役皆曰："无妨也。尔妇与田十有一宿之缘也。"第二日，乃成讼。县官传讯新妇，诘其愿归何人，曰："愿归田十。"遂断离，饬田十偿李六娶妇之赀，案乃结。潘氏以商起家，富而不贵，是年乡试，为其子捐监，以数万金贿通关节，乡人皆知。揭晓日，监临入闱，行至中途，有人狂奔，误触驺从。执而讯之，乃为潘氏报喜，冀先报得重赏也。监临取其报条入闱，示众曰："如有此名，请黜之。钱可通神，外间风声不小，宜慎之。"写榜至三十余名，果有此名，乃易之。两主考颜赧赧然。人谓失却数万金钱，保住四个头颅（谓两主考一房官及潘），亦潘氏之福也。得誉八旬乃故。其养生之法，古今未闻，日以熟红枣七枚，置诸姬妾牝户中，津润半日，而后食之。死后含殓，不见其舌，人皆不解。予曰："舌与阳茎一气相联，以阴助阳，阳长则舌短。死则气全下注，故现此相，理或然欤？"

崔灵芝

予在京时，名优有三灵芝，曰丁，曰李，曰崔。李美秀而文，不善歌而能作小诗，颇有雅趣，河间府献县人，不知其乡有纪文达，予乃赠以《纪氏五种》一部。丁则善唱戏，而貌微寝。崔则无美不备，令人见而神倾，以故声价极高。一日，予凌晨赴城署，出正阳门，见数十人立于桥上，似将迓予。旋见众人罗跪车前，呈递呈词。予略阅之，谓曰："到城听断。"乃相率至城署。细阅所诉，乃两戏班争崔一人。此曰："崔先受我三百金，允入班唱戏一年。"彼曰："崔旧在吾班中数年矣，不辞而行，实不合理。即索三百金，亦愿予之，何故舍旧而新是谋。"崔言后所得三百金，业已用罄，无力偿还。予谕之曰："此事易易耳，每日为两班演唱，或先或后，听汝自便。都中皆夸汝为美人，又夸汝歌喉，谓能绕梁三日。一日演两出，吾知听汝戏者，仍趋之若鹜。且一岁得六百金，视宰相年俸尚优，岂不善哉。"予知两班无不乐从。两班齐声曰："遵断。"崔曰："多得金固好，惟一日演两出，恐劳累以死。"予厉声曰："人皆爱汝，予独不爱汝。劳累以死，正合予意。遵断勿得违，违即笞尔臀。尔身为优伶，亦当保尔臀也。"群笑而退。僚友谓予善作游戏文字，第谑而虐耳。此后日演两出，园主及观剧者，啧啧颂予功德。予曰："功德止此耳。"

义和拳

庚子义和拳之乱，新出《清朝野史》大略纪之，尚有未详尽者。予时服官京师，身在枪林弹雨之中，一月有奇。所寓又近什袭库法国教堂，义和拳及虎神营兵，日日围攻，予亲见之。闻教堂内，教士教民约三四百人，其兵械只有枪数十。义和拳挟煤油柴草，从外诵咒以焚其室，迄不能然。于是谣言出矣，谓教士以女血涂其屋瓦，并取女血盛以盎埋之地，作镇物，故咒不能灵。大学士启秀献策于端王、庄王曰："此等义和拳，道术尚浅。五台山有老和尚，其道最深，宜飞檄请之。"乃专骑驰请，十日而至。启秀在军机处贺曰："明日太平矣。"人问其故，曰："五台山大和尚至矣。教堂一毁，则天下大定。"闻者为之匿笑。和尚住庄王府邸，先选拳匪之精壮者数百，又选红灯照女子数十人。协同拣选者，大学士刚毅也。韶年女子，手携红巾，足著小红履，腰系红带，下垂及足，额有红抹，掩映粉黛，口诵神咒，蹀躞于府厅氍毹之上。乐部歌妓唱荡韵（京师有此调，颇雅），舞长袖，不能比也。拣选事毕，庄王问大和尚："何日攻打教堂？"和尚轮指以卜曰："今日三点钟为最吉。"又问："骑马乎？步行乎？"和尚闭目言曰："骑载勋（庄王名）之马，备一大刀。"于是跨马挟刀，率拳匪直入西安门，红灯照尾其后。刚毅亦以红布缠腰缠头，随之步行。西安门内有当店两座，早被拳匪抢掠一空。和尚暂坐其中，以待吉时。座前酒一壶，菜一盘，自斟自饮。刚毅及诸拳匪侍立于庭。将报三点钟，予在寓登壁而观，家人阻予曰："枪弹飞来奈何？"予曰："今日拚命观此一剧。"旋见和尚策马率领拳匪直扑教堂，指令纵火。教堂内猝发数枪，正中和尚要害，堕于马下。拳匪大师兄居前者，亦被弹而倒。后队大溃，数人拖一尸而奔。红灯照幼女有被践而死者，蹂花碎玉，殊可惜也。败北者一拥出西安门。刚毅立不能稳，足不能动，力抱门柱而立。一老阍人不知其为宰相也，曰："你老先生如此年纪，亦学此道，何自苦也！"拳匪拖尸，迳奔庄王府。中道谓人曰："和尚暨大师兄暂睡耳，吾当以咒唤醒之。"涂人窃语曰："恐长眠不起矣。"端王以教堂不能下，愤甚，乃命工以木杆起四面炮台，请巨炮名大将军者，实铅弹如斗以攻之，弹着屋瓦，不能透。复命挖地道，以棺实火药然之。教堂毁去一屋，死教民数十人，仍不能下。命四周掘地以陷之。予寓势将被掘，乃携眷迁于北城。时六月念四日，为关帝生辰。拳匪持纸马纸衣，入庙稽首，扬言曰："关帝座下之马，汗流至足，殆赴天津大战，歼洋人尽之矣。"数日，天津失守。端王闻警，急召李秉衡入京，问战和之策。李仍主战。乃率乌合之众，驰赴通州。洋兵已至燕郊镇，李营不战而溃。李仰药死于通州，其参赞戎务者，予同年王太史廷相，识见迂执，予尝笑之，亦仰药而死。七月廿一日夜，炮声隆隆。清晨，洋兵破齐化门而入。旗兵与之巷战，均能奋不顾身，彼此死伤遍地。洋人炮攻东华门，两宫坐内监车，出西直门。逃难者拥塞如堵，不得行。载澜以枪击毙数十人，车驾乃得出，迳赴颐和园。太后入内监房少坐，曰："饿甚。"内监曰："出鸡子煮之。"旋闻炮声在迩，太后曰："不食矣。"登舆行九十里，晚至贯市村，宿于回教礼拜寺。召见老回回，问："有现银否？我仓猝未携一钱。"老回回奏曰："为人解镖有八百金。"命尽献上。乡人煮麦饭，以筒盛之，舁至寺中，高声呼曰："请娘娘们喝粥。"老回回当摇手禁之曰："此何等地方，敢作野人之声乎？"两宫及宫人饱餐麦粥，视唐明皇之出狩，情形无以异也。自此至太原，至西安，《清代野史》所载綦详，不复赘述。再记洋兵占城之事如左。

洋兵占城

洋兵入京城，计有八国：曰美，曰英，曰法，曰德，曰意大利，曰俄，曰日本，曰奥，分城驻兵为八区。德将瓦达西为八国统领，以其驻京使臣克林德死事之惨，故推德为首领，以定和议。瓦达西驻节西苑之仪鸾殿，太后之寝宫也。洋兵初入之日，教堂中人庆更生，齐出杀人以泄愤，西安门迤北人家，屠戮殆尽。第二日，洋帅下令禁之，乃止，而尸积如山矣。予在北城，见各户皆插白旗，上写"顺民"二字，殆仿闯贼入京城之故事。嗣北城为日本分区，传谕各户，撤去"顺民"二字，涂一红日于旗心。搜查拳匪，数日乃罢。此后居民颇相安。设审判处于顺天府署，延瑞澂判案。瑞澂之超升，实由于此。其时通衢左右，陈列衣服、骨董、家具无算。缘破城之日，当店、大肆、富室，被土匪抢劫，都中菁华，耗矣尽矣。上等皮衣、旧磁、名画，多被外人以贱价购去。华商所得者，中下等物耳。京官留都者，无赀不能购，

徒眼热耳。京官大员，亦有未行者，如崇中堂、左小侯、怀尚书、世侍郎，尚有十余人，或行或止，茫茫无策。洋帅意在议和，而不见中华大员来议，无从著手。海关总办赫德，顾问官也，乃出见总理衙门掌印司员舒龄，示以议和之意。舒公乃邀请大员七八人至其寓，商量谒见洋使。大员家中被劫，多无长衣。舒公开箧出长衫数件，各衣之，步行而往。洋使欢迎，且曰："请汝庆王、李中堂入京，可以议和。"言罢，指其屋棚："你看多少枪弹孔，吾辈不死，幸耳。"数大员仍归舒宅，议写奏摺，遣司员朴寿赍呈行在。得旨命庆王回京议和。

笄

潍俗凡丈夫而巾帼者，谓之曰"男人戴鬒"，以其事后食言，腼不知耻，如妇女然。按《玉篇》："鬒，发光泽貌，以笄蟠发也。"《礼记·内则》："女子十有五年而笄。"又云："笄总角，拂髦。女大则蟠发为鬒。"潍俗亦然。古人男子蟠发，则用栉，若今之小梳然。左太冲称其妹左芬为"不栉进士"是也。窃谓古人男女头上之发皆不剃，或栉或笄，以为区别。至清朝入关，始下剃发之令。民国共和，又有翦发之令。两次皆不及妇女。数百年来，男子莫能保其发，而妇女之发如故，且放足为天足，亦云幸矣。共和后，予翦发如和尚，夏日偶至东城楼关庙纳凉，和尚少澜欣欣然曰："老爷今日步我后尘，亦祝发矣。"予曰："和尚是步我后。何言之？予家有女眷，和尚亦私蓄女眷，岂非学步哉！"和尚赧然。

盗 墓

清制，宰相卿贰，亦葬用土穴，棺之外加木椁而已。外省多不恪遵，京畿则不敢违也。以故。葬后多被盗掘者。离坟一二里，挖道而入，外不见土，其技至精。或守墓佃户，遇穷饿时，往往自室中穴而入，实无防范之法。四川卓相国，葬于京畿。葬后，其子孙俱在京寓，皆患腿疼，以为宅第低湿所致，而儿妇、孙妇以及仆人，则无此疾。医者云："腿虽疼，而六脉无病。"日久不解。一夜，相国示梦告其子曰："吾腿有疾。"乃开坟视之，始知被盗。盗以相国腿上之长骨，高支棺盖。乃易棺，整骨以掩之，子孙腿疾渐愈。相国能示梦于其子，死而有灵也。枯骨偶动，全家不安，因知血脉相传，绵延累世，令人怆然动木本水源之思。曩予在京，犹及见卓少君，群呼为"卓矮子"，身高仅及中人之半，以荫赏郎中，在户部当差。堂官嫌其侏儒，不愿其到部，恐补缺引见时，为上所嗤笑。一日，堂官入署，卓持稿上堂，翘两足呈递。堂官画押毕，将交之。张目四顾曰："卓老爷何往？"复低头而笑曰："在桌底下，吾焉得见之？"卓从此告休。凡盗墓之贼，其睛皆绿。予会审时，历验不爽，缘尸气薰蒸也。故就刑时，无呼冤者。近日华人之娶洋妇者，生子则黑发碧睛，所在多有，又将何以辨之？

论 墓

帝王陵寝之制，为石室、石床、石门，外围以砖为室城。嫔妃则以石砌为长方池，谓之金井。下至卿相，皆葬土穴。吾潍则不然，盖离京千里，夜郎自大，其多财而不知礼法者，则为宝沙穴，或作包沙二字，以沙土石灰水润之，筑成房厅，高出于地，前开隧道。再次者则为攒馆，亦开隧道，屋较小，或砖或石，上与地平。其号称知礼者，不敢僭开隧道，多以砖沙为金井。棺外有用椁者，有不用椁者。以上诸葬法，虽曰违朝廷之制，而不使土侵肤，亦仁人孝子之心也。筑穴既坚，从无盗坟之事。卢家金碗，千年犹在。墓上丰碑，宜高不过三尺余，厚二尺，矗立于地，久而不仆。树木则宜植学士松，枝叶葱茂，蔚然丛生，不中栋梁之材，无刈伐者，以待数万年后，陵谷变迁，付之沧桑可耳。

放生池

京师崇文门外放生池，大可数亩，夏日芰荷甚盛，游人如织。池上有大禅院，供大士像，金碧灿然，吾琴山族伯作御史时所倡修也。岁庚辰，上公车，同县四人寓其中，虔求神签。签云："文士自惭无进步，农夫且喜有新田。"不解其意。已而四人皆落第。田介臣以拔贡应朝考，后至，亦寓寺内，得小京官，始悟首句"无进步"；第二句"有田"二字，亦瞭然矣。池中施放活鱼，孳生极繁。主持和尚寥空，戒行甚高，日夜监视，不令人窃取活鱼。鱼以白鳝居多，盖鳝爱护其子，不相吞食。如鳝有孕，人将烹之，则首尾入热汤，其腹穹起，恐伤其子。此亦物之至仁者，大不类枭獍之性矣。

相 面

予由给谏简放知府，乡人为予惋惜曰："宜放道员，今屈就矣。"予晓之曰：朝廷视知府重于巡道、盐道。工部同僚，有志崇者字岳亭，为六额驸之子。额驸最为宣宗所宠爱，常命其同坐而食。官至内务府大臣，清廉自持，力绝苞苴，故身后萧然。岳亭以荫赏郎中，在部当差十余年，按资得京察一等，记名道府。贫甚，典衣殆罄。会宁夏巡道缺出，大军机刚毅为之说项。太后曰："此子吾甥也，极老实，能作府、道乎？"刚毅奏曰："作知府，恐不胜任；作巡道，食禄而已，不管重要案件。"乃得旨简放。岳亭将之任，苦无资斧。内务府大臣追念六额驸之廉洁，为集千金以助之，乃成行。岳亭人极长厚，惟读书不多耳。以是知朝廷视知府，重于巡道、盐道也。雍乾间，吾家本支无作显官者，先相国文悫公以二甲二名入翰林。归家至寿光县，店中有善相者，倩其相面。相者许以官至知府。抵家告诸家人，一门老少大喜，买面十斤，作面条同食，以为贺焉。近代品级层层，官阶累累，以位置冗员，仕版所载，屈指难计。太守一官，汉重其任，或以尚书令、仆射出为太守，或自郡守入为三公，事恒有之。寿光相士以占法相人，未可厚非也。予作知府数年，解组归里，全家甚喜，曾有诗记之云：午夜攻书自引锥，揣摩文字壮年时。一朝衣锦归乡里，阿嫂犹为季子炊。"

煤　气

予巡中城，冬日报煤气薰死者，恒有之。燕地严寒，无煤火则夜间骨栗。吾师嵩文恪公以刑部尚书为内务府大臣，竟死于煤气。其他官员人役死于此者，不可胜计。数千百年来，华人无祛除煤气之法。有之，自洋炉入华始。一洋炉烟筒外引，烟出而火炽，今已流遍寰区。人皆曰洋炉能暖人，而不能烹爨，是犹固执不通也。洋炉之双盖者，以泥杜其两端，专用其中之圆盖，烧煤至少。去其盖，可以烹爨，爨毕仍盖之，数口之家饱且暖焉。其或地无煤炭，则可用木柴，西伯利亚地无煤炭，不惟炉灶用柴，即火车亦用之。其火力不及煤炭，遇陀阪之路，多加木柴，一鼓其气而上。惟飞灰满街衢，为可厌耳。其柴多取之吾黑龙江千年山林。惟楚有材，晋实用之，良可慨也。然岂第此木柴已哉。今日在大连湾充日本警察长者，为玄华峰，潍县人也，官声铮铮。丁巳夏，潍大旱，饥民载道。华峰轸念故乡，募钜款寄潍施赈，全活无算。予有诗赠之，诗云："子胥去楚却归吴，能写流民郑侠图。浮海遥来仁者粟，顿教桑梓庆其苏。""东海遥连鸭绿江，高人户外水淙淙。好生先把黄金寄，喜捧瑶函鲤一双。"他日，华峰言归祖国，整顿警察，一洗腐败之风，吾国庶有豸乎！

立尚书

立尚书山，字玉甫，汉军人。其先为杨姓。美仪容，慷慨好施，交游至广。善鉴别古磁、古字画，收藏綦富。由奉宸苑郎中洊升户部尚书，为内务府大臣。邸内园林之胜，甲于京师诸府。予与之邻居，起园时，为之擘画。自园门至后院，可循廊而行，雨不能阻。山石亭榭，池泉楼阁，点缀煞费经营。演剧之厅，原为吾家厅事，后归尚书，予为布置，可坐四五百人。时鸦片烟盛行，设榻两侧，可卧餐烟霞，静听词曲。男伶如玉，女伶如花，迭相陪侍。戏剧有不雅驯不合故事者，予为改正之，群呼我为"顾曲周郎"。凡冠盖而来者，冬初则一色鸡心外褂，深冬则一色貂褂。王府女眷，珠翠盈头。小内监二人，扶掖而至，相见以摹鬓为礼。脂粉之香，馥郁盈室。复有时花列案，蓓蕾吐芳。春则牡丹、海棠、碧桃等卉，谓之唐花。夏则兰、芷、木香，秋则桂花满院。犹有沪上佳卉，来自海舶者。雕檐之下，鹦鹉、八哥、葵花等鸟，悬以铜架，喃喃作人语，与歌声互答。酒酣灯灺，时已四鼓，宾散戏止，优伶各驱快车，出城而去。此可谓盛矣。无何拳匪乱起，红巾缠头者，填溢都门。商贾歇业，戏馆焚如。予所见在邸中演戏之优伶，习武艺者，则为拳匪之师兄；其弱文者，则装为道姑，手执麈尾，身披八卦衣。女子口中念念有词，群设香坛，供奉《封神演义》之列仙。时端王载漪（其父守制时生此子，宣宗恶之，赐名哭）率旗兵拳匪，围攻八国使馆及教堂。德宗明达，召诸大臣垂询议和之策。尚书与徐用仪、联沅、许景癸、袁昶奏言："拳匪为妖，万不可用。洋兵已集津沽，宜急赴使馆议和。"乃命五人前往议和。载漪恨之，数日后矫诏尽杀之。事定后，两宫回銮，方知之。乃诏各立专祠，予以易名之典。尚书园林被毁，故宅已改建专祠，庙食千秋焉。予于乱中携眷避居北城，兵燹后，偶过其地，惟望尚书专祠一拜。吾家赐第，岿然尚存。尚书邸之歌台舞榭，仅余老屋数椽，荒烟蔓草，不堪回首矣。尝有句云："旧日邻家歌舞地，空余老树噪寒鸦。"

莲　香

工部旗员问予曰："君汉人也，闻汉妇女之美者，其足皆有莲花香气，然否？"予曰："《聊斋》有词云：'但愿化为蝴蝶去裙边，一嗅余香死亦甜。'自昔已然，诸君何所见之不广？"旗员深信不疑。一日，同赴曲院听荡韵。有二妓，一曰翠菱，一曰红玉，姿容皆美，莲足纤纤，宛转氍毹，既歌且舞。旗员皆手秉一烛，蹲地观其足，冀闻其香泽。予则远立而观，不敢逼近。少顷，旗员哄然起曰："臭不可近。"群诘予曰："君言误矣，何足之臭也！"予曰："诸君初观色界耳。《家语》云：'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与之俱化矣。"相与大笑。已而开筵团坐，予论之曰："汉女缠足之布十数层，密不透风。彼妓女奔波不得休，故臭更甚。不若旗女只著一袜一履。然旗女尚不如广东咸水妹。咸水妹者，蛋户女也。著青衣，不施脂粉。自春徂秋，皆赤其足，以足光白而滑为美。予尝有句云：'弱小青衣未画眉，脚儿光白滑如脂。迎人犹作蛮蛮语，是否多情我不知。'予前所云，愿诸君今日饱尝臭味耳。"（张籍诗："独上西楼尽日闲，林烟演漾鸟蛮蛮。"）

都中鬼怪　五则

正阳门内松树胡同道南有一宅，久扃鐍，无租寓者，传言其内有鬼。一京官贪其价廉租寓之。移入数日，有仆妇三更后入厕，见一中年妇人亦入厕，教之自缢，曰："以带圈项，即登仙界，享天上清福，较为世人供奔走，食粗粝，有天渊之别。"仆妇迷惘之中，深以为然。正系带于门，又来一中年妇，争之曰："此人应替我，我为先缢者。"争执间，又来三妇，有少者，有中年者，互相争论，纷纠莫解。无何，鸡鸣一声，五鬼皆无踪矣。仆妇亦略清醒，竟得不死。传曰："一国三公，吾谁过从。"此政出多门之败事，亦争而不让之为害也。

一兵部司员，数日不进署，同僚疑其病，往视之。叩门，司员出迎，一小犬随之。同僚询之曰："君何故数日不入署？"司员曰："连日寓中有妖，鸡鸭皆作人言，惟此犬尚不言。"犬忽人立而言曰："小的不敢。"同僚曰："此真怪事，速移家，勿寓此。"乃全家迁出。不数日，寓室旋遭回禄，幸移家而免。盖此人行善种福，祝融先凭物以示警也。

山东乐陵李进士，忘其名，供职吏部。一日醉归，徒行至东安门外丁子街。迎面一鬼，其面四方，鼻口眉目皆具。李方醉，亦不惧，笑曰："近今方面孔，世所罕见，不如长面，尚觉美秀。"以两手挤之，随手而长，几盈

尺。又笑曰："未免太长，过格矣。"再以两手挤之，用力太猛，其面宽一尺，短数寸。复以手摸其面，则鼻口眉目皆无。以手压之，鬼入于地。李踉跄而归，酒亦醒。谓家人曰："人言见鬼则死期至，与其死于京，不如死于家。"翌日，请省亲假回籍。其父诘之，对以见鬼将死。在家一年，安然无恙。其父痛骂之，乃入京销假。论者曰："此公性情婉顺，自幼读书聪明，其父爱之，未曾骂之斥之。今因此而一骂，岂鬼之弄人哉！"

京中李铁拐斜街有饭庄曰万源堂，房屋宽厂，后房五间，有猬数十头，大者如盆盎。京师谓猬为财神，故虚此室以蓄之，十余年盈室矣。万源堂生意，亦日盛一日，供皇差闱差，为专家之利。猬尝凭人而语。如有伙友偷窃器皿者，猬则凭人以告主人，故无敢犯此者。数十年后，老主人物故，子孙以其余赀开赌包娼，家人纷争，一夜猬皆远迁，不知何往，家业遂败。生意歇闭，门牌尚立，残破无售主，多有流娼优伶杂处其内。过其门者，不堪回首矣。盖其人正，其运盛，则神佑之；人不正，家不和，则神弃之，理固然也。又见珠宝市街天合金店，蚂蚁大如蜂，聚生于楼下窟中。主人丁姓，长者也，日以米喂之，不令伙友践踏，店中生意独盛。时招予饮，厨内列馔盈案，而蚁不上缘，迄今生意如旧。盖物多聚于气盛之处，人苟不践生虫，即有仁心，福莫大焉。此亦《麟趾》、《驺虞》之微旨欤！

礼亲王世铎之冢子，自幼性情执拗，迥异常人。乃长，不愿与人近，爱毒蛇、黄鼠狼、黑铁狸，聚而豢养之，以为乐。视其父母兄弟若路人，与之食则食，不与之食，亦不言饥。偶触犯之，则捶人至死。礼王圈之京外园内，不令归家。此殆人妖欤？其先世为红萝主人，学问淹雅，著述綦富；礼王世铎在枢廷办事十余年，明达事理，和易近人，竟生此子，殊不可解。或其夫人得胎之时，正值天地厉气流行故耳。昔历书云："河魁在房，宜避之。"李太白诗："二月河魁将，三千太乙军。"又《旧唐书·吕才传》："蜀郡灾燎，岂由河魁之下。"河魁殆鬼星欤？

徐相国

嘉定徐相国生而骈指，第二指与第三指有皮相联，第四指与第五指相联，两手皆然，国人谓风鸾转世。读书聪敏，书法尤佳。以第一人及第。此科三鼎甲，榜眼、探花皆面麻。有人咏之曰："状元非好手，两手六桠杈。榜眼浑身眼，探花满面花。"相国之胞侄亦以会元入翰苑，下科叔侄均放差。都人为撰一长联曰："《大学》套《中庸》，前解元，后会元，谁说文章无定价；书房兼清秘，叔学差，侄试差，才知家国有奇才。"盖张文襄以"中庸之为德"题中解元(时年十六岁)，徐以"大学之道"中会元，全套文襄之文，一时传为笑柄。徐氏叔侄同在翰苑，一南书房，一清秘堂，又同时放差也。相国既为风鸾转世，犹有雀性。性善淫，日数次。自言蚤起将入南斋，尚行淫一次。而身体健壮，善饮啖，七十余岁，犹健步出游。侍妾极多，一日为相国缝补服，前正后倒，着人朝房。予见之曰："相国之背，仙鹤倒飞矣。尧舜在位，鸟兽跄跄之兆也。"皆大笑。苏拉乃急为改缝之(朝房官役曰苏拉，旗人也。一品补服绣仙鹤)。

洋马车

京官一二品，多乘肩舆。馀则坐车，或大鞍，或小鞍。若大鞍，仆人执鞭驱骡而行，其形有一炷香(仆著小袖衣)，有风摆荷叶(仆著大袖衣)。至光绪末年，洋马车入中华，上等官皆喜坐之。其车四轮，四面玻璃，内只容一人，执鞭者巍然坐于车前，其粪门高于主人之头，予诮之曰"眼高于顶"。更可笑者，长随无马，亦与仆人并坐，怀内抱衣包帽盒，以车内不能容也。吾潍妇人归宁，必有手礼两盒，以袱包裹，女仆抱之，坐于车前。予见坐洋马车，笑之曰："此人从娘家回也。"曹仲帅调京，亦坐洋马车，长随亦坐车前，手捧大衣包。予涂遇之，必谑之曰："老姑奶奶又归宁而回矣。包中有何手礼？可饷予。"

婚礼乡俗

京中择日娶妇，卜者先问此女月经在上半月、下半月。潍俗不问，问亦羞言，但择吉日而已，往往新人带月经过门。相沿入重门时，步跨马鞍而过，取平安之义。予有谑句曰："预备新人骑马到，重门阶上放雕鞍。"乡村人家，婿呼岳父母，不得称老伯、老伯母，须称爹娘。予有句云："一双夫妇如儿女，六日回门叫爹娘。"一友曰："人无二父，论礼婿为半子，呼岳父母应称爹字娘字之半，大作应改'六日回门来半子，爹娘从减曰多良'"。亦可博笑。潍皆亲迎，仪仗鼓乐之前，有双童曰裙夫，各执红裙一条。予则曰："两条裙，大犯忌讳。"乃改为一条裙，各执其半。一友曰："亦不甚妥。"咏曰："新妇顾前难顾后，算来才有半条裙。"诗句固佳，特谑而虐耳。

林中丞

潍俗婚礼亲迎，新妇将至门，以红绳缚草二束，置门两旁；又以红砖一双、箸十枝，置房檐上。此由登州林中丞福清微时，家贫无以为炊，乃赴亲友家，借草一束，将为然炊之料；又借箸十枝，并拾砖数块，将以支釜，挟之而归。涂遇亲迎者，见喜轿后有一麻衣女随之，深以为怪，即尾其后。至喜主门首，将草及砖、箸置之左近，以观其变。麻衣女逡巡不敢入，倏忽远遁。中丞以告乡人，多不能解。盖缘此日不吉，妖将随入为祟，遇贵人而遁，非畏草及砖、箸也。由此遂沿为俗。按，桧风"麻衣如雪"与"棘人乐乐"相连而赋，时桧国衰微，死亡相继，故人以蜉蝣为比，而叹麻衣之多，知其丧亡者众矣。然则麻衣女，殆丧神欤？

再醮妇

潍人娶再醮妇为妻，或纳为妾，入门即令其为炊，和面切为长条，全家食之。或曰取其长久之义。予曰：

"非也,《礼记·昏义》:'夙兴,妇沐浴以俟。质明,舅姑入室,妇以特豚馈,明妇顺也。'又王建《新嫁娘》诗:'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盖二日馈豚,三日入厨,是为古礼,且为新嫁娘之礼也。若再醮妇,入门即司炊,以别于新嫁初嫁者也。"或曰:"再醮妇,多不思其前夫。"是不尽然。予友谭慈雨,续弦为再醮妇。过门之日,予往驾焉。先至其书斋,闻洞房有啜泣声。问之,曰:"新妇殆思其前夫耳。"予为题一成句于壁曰:"蝉曳馀声过别枝。"不忍拜见新妇,径告退。闻同往贺者,尚结队入洞房索饮。予曰:"《汉书·刑法志》曰:'满堂而饮酒,有一人向隅而泣,则一堂为之不乐。'诸君忍心哉!"人以予为迂。又有老友,续娶为再醮妇,携其前夫之子而来。此子成童后,头角峥嵘,读书十行俱下。予赞之曰:"此又一范希文也。"人又以诬谤前贤责予。予曰:"受责亦不怨。请问诸君,知醮字之义乎?"咸曰:"似饮合卺酒耳。"曰:"非也。《礼记·昏义》:'父亲醮子而命之迎,男先于女也。'孔疏曰:'酌而无酬酢曰醮。'诸君其记之。"今日学校林立,五经废读,十余年后,国粹尽绝,又一番秦火也。

戏 法

即墨拔贡黄象榖新贵时,偕友数人,赴乡村观戏剧。村前有演戏法者,数十人围观。其友曰:"试观之。"黄曰:"此掩藏手法耳,无足观,不若观戏。"众咸知黄为新选拔,所见必高人一等,乃群随而往焉。村前戏法之场,寥寥无一人,演戏法者恨之。及戏剧演毕,邀黄于途,诘之曰:"君言吾作掩藏手法,试问君何所欲,吾能立致。"黄曰:"顾偕一美人往游杭州西湖,聊作西子西湖之乐。"曰:"有之。"由笥中出一竹筒,口向之念念有词。倏出一美人,身高数寸。再祝之,高与中人等。衣服鲜丽,貌若仙人。向黄折腰,旋握黄手,凌云而起。耳际风声呜呜,半时许,落西湖之滨,乃弃黄而去。黄独立湖滨,怅怅无所之。转辗入都,已误朝考之期。呈请补试,以拔贡终身。此人诚恶作剧哉,殆亦仙人偶游戏人间,适遇浮狂之士,而故弄之与?

胶潍工艺

制铜之工,以吾莱属为最巧。当阿片烟盛行时,胶西之烟灯,虽无烟霞之癖者,亦乐用之:轻便玲珑,花样翻新;携行远道,油不外溢;彻夜然之,灯花无多。予有句云:"一梦黄粱灯未熄,翻身正好卧看书。"即咏此也。潍工吕姓制水烟袋,驰名远近。外省人偶得之,视为珍宝。非惟烟袋精工,烟袋之盒,或乌木嵌金银丝为博古图,或水磨竹,或攒花竹,或用瘿木,或拭光漆,精致可爱。潍人入仕途者,以之馈要路,竟得显秩。于是吕氏富甲一乡。因之嵌金银丝之艺,愈推愈广,一切文具器皿玩物,皆嵌以古鼎彝,古货币,以及虫鱼鸟篆,勾摹极工,赛会海外,称为美术。潍城通衢列肆而居者,多业此。然皆男子业之,妇女则以刺绣为生。锦屏罗幛,红袖彩裙,绣以翻新花卉,灿烂光泽,利市倍蓰。以及名人字画,倩人以粉笔双勾,绣出亦不失神。每届春夏之日,妇女餐罢洗手,推窗迎爽,拈针理线,恍如木兰之当户织也。

散 馆

庶吉士如婴儿初生,尚待生花,故俗谓散馆之日,即生花之日。三鼎甲之卷,别为一束,阅卷大臣必置之一等,以保其功名。如文字大谬,则不能保。咸丰壬子,状元陆增祥以违式被黜为知县,群谓焉有状元而作县令者,乃捐升知府。予曰:"状元书法必佳,独不闻晋有王大令乎?大令且可多得财,太守不若也。"后其子陆蔚庭为编修,贫窘颇甚。榜眼、探花间有散馆违式,改为部主事者,品秩转升一级,是可喜也,何必郁郁哉!亦有寒士得庶吉士,自计不能耐清贫,散馆时,故意错一字、出一韵,甘居三等之尾,归部铨选知县,谓之老虎班,得缺至速。大概老虎莅任,一县生民无噍类矣。其无心而违式者,铨一知县,尚有仁心,如吾潍之丁佑宸、于福航,皆为贤令。予谓之假老虎,殆虎而麟者也。自科举停而仕途庞杂,作知县者惟利是图,大肆狼吞,更有席卷官帑,逃于海外者。予谓之兔脱鼠窜,又虎与狼之不若矣。吁!

朝 审

历年秋审案件,先由刑部各司将各省命案,按律核定,或缓决,或情实,一一注明,送六部、都察院、大理院阅看。如见有所拟不合者,即奏请交刑部再议。各衙门阅毕,其所刷印原册,人各留之,亦不缴还。予在谏垣六七年,此项案册,架上积有盈尺矣。刑部择定各省勾到日期,或数省一期,或一省一期,分程途之远近,先期奏明,即定期朝审。六部堂官、都察院、大理院,凌晨集于西长安门内朝房,人各一案。刑部吏先宣读各省情实案由,至午各散。第二日,再过刑部狱中各犯,被以赭衣;犯人之亲友,以山里红(即大红山查,潍曰石榴)一串挂其项上。此物色红而形圆,盖取其团圆之义。刑部皂役数人押一犯,八旗兵沿街站立,以备不虞。先点官犯。官犯衣墨青外褂,官帽无顶。吏呼其名则应,令其跪则跪。此犯退,则再呼一犯。凡拟缓决者,吏则高呼曰"缓决"。凡入情实者,吏则低声,若不欲使之闻。至女犯,则两役以筐舁之。予见一女犯,曰刘王氏,年三四十岁,岁岁过堂,岁岁缓决。视其案由,其父曰王大稂,赌博无赖。一日,大稂之妇患病,接其女归宁。夜间,大稂酣醉而归,欲奸其女。女撑拄力猛,倒于地。地有锅,首碰其上,脑浆迸流而死。同院租屋而居者,以事关人命,为之报案。刑部判以情有可原,拟缓决。年年御批曰监禁,良以关乎服制之案,不能开释也。皋陶断狱,明允不过如此。故清律秋审册,服制之案,别为一册,不与寻常者同论也。至勾到之日,都察院奏呈一省全案。上命大学士素服秉朱笔,照刑部黄签,应勾者勾之,其余则朱谕曰"某某牢固监禁","某某流徙"。给事中捧之,至刑部大堂,陈于黄

案。刑部堂官对之行三跪九叩礼。给事中既退，刑部即日登递钉封文书于该省。至京师勾到之期，监斩绞者，为刑部司员。事毕，同僚在菜馆相候饮酌。有李司员应此差，其夫人忌讳极多，嫌其不吉，不令归家，畀以赀，任其冶游一夜，明日再归。予曰："此亦疗妒之良方，何须鸧鹒肉哉！"予房师闻之曰："鸧鹒肉不可废。昔梁武帝郤后性妒，以鸧鹒为羹治之，妒果减半，遂欲以此分饷妒贤嫉能之大臣。此事载在《止妒论》。今朝廷大臣妒贤者多矣，宜急服此良方。"闻者大笑曰："师生诚医国手哉！"

听报

会试揭晓之日，自辰刻始。举人非入戏园观剧，即聚妓寮优舍饮酒。友人赴琉璃厂，为之代听鸿胪，多在火神庙内。每出十名，则贴于壁。上自第六名起。予中九十六名，友人看至第九单，而后知之。临清徐中丞言：九次赴公车，揭晓日即入戏园。有一剧，一人着绿甲胄，面上以绿包绘一大钱，如俗所云波罗钱，不解何戏。八次公车皆见之，便落孙山。第九次不见，乃中式。曾属予考察究系何戏。问之老优伶，皆云此系老戏，出自《封神演义》，今成广陵散矣。予会试亦落第数次，或在优舍聚饮。京师传优伶，必有纸条，予见其仆持纸条，以为报条，趋视之，非也。醉后归寓，杳无喜信。一灯荧荧，风雨交作，毷氉殆不堪言。墙外有卖题名录者，相继叫卖。令仆人购一张，遍阅之，无己名，乃蒙头而睡，睡亦不稳。曾有句云："三更乍转夜灯青，风雨凄凉酒半醒。一纸题名初看罢，声声唤卖不堪听。"前五魁半夜方知。郭木楚太史中北闱时，题为"盍彻乎"，破题曰："彻则国存，不彻则国亡矣。"予见之咋舌曰："中必高中。"揭晓日，半夜入城，遇卖题名者，索观之，名在第三。

奇案数则

予在锦州府，见锦县有一奇案。乡农李士宝夫妇年五十余，一子名林儿，年已冠，为之娶妻。数月后，林儿忽僵卧而死。其妻急呼翁姑视之，见林儿下衣血污，视之则阳物被割。疑其妻害之，控之县。县官讯鞫无征，又无凶器，且无割下之物。其妻但言："昨晚从外急归，就床面卧。予以为熟睡也，呼之不醒，乃知其死。"县官审视其妻，温柔安静，不似有他，乃置之狱，久不能决。乃有林儿之族兄，以卖针线零布为生，俗名货郎，摇鼓走卖。至一村，村有一女，年及笄，开门呼货郎买物。买成付钱，有一厚纸包遗于地。货郎视之，乃阳物也，已干矣。急为包之，置原处。女仓皇复出，检其包而入。货郎乃住此村店内，详悉探访，始知此女不贞，丑声四溢。疑害其族弟者，必此女也。控之，一鞫而服。盖两人私交，情极洽，誓为夫妇。林儿又不敢向父母言之。娶妻后，女闻之恨甚。数月后，林儿来，复续旧好。交媾毕，以剪剪其阳具。林儿负痛急归，归即死。县官判此女论抵，毙于狱。予曰："此女之爱林儿，非爱林儿之全体，爱其一体耳。其死也，非死于淫，死于妒也。"

乡农李六牵驴迎其妻自岳家归，因有他事，距家将近，属其妻跨驴自归。谓之曰："道路既熟，无他虞也。予至别村索欠，晚即归家。"妻跨驴徐行，迎面一皤腹男子，亦跨驴得得而来。两驴一牝一牡，嗥叫骧腾，骑者皆堕。两驴自相交媾，不能制。两人观之，亦顿触淫兴，相携入秫地交合焉。事毕，妇甚畅。包裹内携有枣糕，持以相赠，遂跨驴而别。男子持糕策蹇至村店，与李六同室，陈糕案上。李六识为岳家物，心讶之。彼此询问，一见如故。沽酒偕饮，酒酣畅谈。李亦问枣糕从何而来，男子详述其途遇。李六默然归，责其妻，妻含羞自尽。李六愤甚，亦不告于岳家，买棺殓之，告以暴病亡。岳家信之，旋葬埋于庙外。庙中老和尚闻坟中有声，掘而开其棺，妇已苏矣，遂匿之后舍。小和尚见之，杀其师，盛以原棺，依然瘗于原处。李六之岳家，嗣闻其女非病死，控之。官往验。及开棺，乃一死和尚。严鞫小和尚，始得其实。论如法。李六之妻，亦大归。捕皤腹男子，杖之如律，蹣跚以归。

都中部书侵盗国帑，多有富可敌国者。崇文门外有范书吏，与陆书吏联姻，陆姓催妆礼八十抬，珍宝灿陈；范姓妆奁亦八十抬，珠花金钏，皆陈于外，道上观者啧啧称羡。新婚之后，新人至东城余庆堂饭庄，看堂会戏剧。观毕，出夜城。车三四辆，仆从五六人，行至东长安街，夜静无人，突来贼匪十余人，持洋枪利刃，将仆从吓退。匪登车，驱车疾行。至一僻巷小门，令新妇下车。时昏黑不辨何巷，入室无灯烛，贼将金珠衣服等件，全行摸索而去，仅留中衣小袄而已。门外车上，尚有衣服重物，驱车载之而飏。新妇闻室内尚有数人，为妇女声音。探首视之，妇各然火纸吸水烟，一妇面上无鼻，一妇唇豁，一妇面麻。野花别样，尽在此室。旋贼众拥新妇至巷口，委之于地而去。新妇匍匐而行，巡更者乃唤人送之警署。警官衣以斗篷，饷以热粥，新妇方苏。天将明，乃雇车送至其家，再为访案。月余后，有鬻金钏者，物主认明，案遂破。为是者，乃一革职武员于次园。陆续供出同伙数人，皆就获正法。惟金钏一双仍归故主，其余珠宝皆无踪矣。

昌邑高程九，癸未进士，以知县须次浙江。为人迂拘。其乡近村有集墟（即集场），高姓族众，以其村有进士，思移集墟于其村，牟利较易。由是两村成讼。程九闻之，颇愤其族人之恃势逞强，旋成迷眩之疾，自缢而死。旅榇归里后，族人捏控近村某某为争墟故，曾至浙省，贿其厨夫，以毒鸩之。案归臬司。臬司遣员至昌邑开棺检验，确为缢死无毒。其族人又咬定为某某逼勒而死，纠结不休，牵连多人。程九妻子极不愿讼，上堂默无一语。承审员窥其情，知此案全由族人唆使，乃搜其族人身上，果得教供之词，并有一纸，谓若得近村偿款若干，即可罢讼。后乃杖责唆讼者，濒死而后吐实，讼乃息。余忆癸未上公车时，正值黄河决溢，莱府举人皆由烟台乘轮渡海北上。船上应试者数十人，惟程九

一人获隽，闱题为"或问禘之说"一节。程九以仁孝诚敬论题，同此义者尚有数人。程九卷以先荐中式，馀则置之堂备，下科乃得中。程九竟以获第故丧身，次科中式者，皆平安无恙，岂禘之说近鬼神之道，程九当先登鬼录欤？

青州属某侍郎，前室生一子，继室生四子而死其三，存者一人已登贤书。侍郎听信继室之言，将逐其长子，长子入京省视，不令入门。同乡解劝，不从，但言："我无此子也。"父子无情，殊出人意外。第二子娶妇路氏，数年而亡。路氏孀居，以孝廉之子为嗣，从幼抱养，亲逾骨肉，计阅十余年矣。侍郎将殁，例呈遗摺，摺上直言长子忤逆不孝，欲置之死地。同乡官窃为之改易，但言长子在家业农。侍郎旅榇寄于荒寺，孝廉不为卜葬。终赖其长子，奔波千里，扶榇归葬。虽遭虐待，一无怨言，可谓孝矣。乡人咸敬之。孝廉为人所不齿。一日，孝廉赴城控其出嗣子与嗣母有奸，盖见孀妇有财，因借贷不遂，挟嫌起衅也。张御史讯之，曰："尔子自幼出嗣孀婶，与亲生母无异，尔何妄言？"孝廉曰："吾见其母子姑媳同炕而睡。"张曰："亲人同炕而睡者多矣。尔殆有心疾，似乎疯颠。请尔同乡为尔具疯颠之甘结，即宥尔。否则，以诬指寡嫂上闻，革尔举人。"孝廉惧，乃求同乡官具结完案。孝廉同母兄弟相继而亡，停柩于京师庙中。庚子洋兵入城，焚其柩而扬其灰。殆家庭横逆，有以招之欤？

杀　子

潍县李氏妇，平日幽闲贞静，与其夫伉俪甚笃。生二男，长者六七岁，幼者四五岁。一日，妇趁其二子睡熟，以切菜刀断其项，以被蒙之。家人见血污满床，始知之。妇则痴惘不解人事。乃锢之空屋，给以饮食，数年而死。群不解其何故。余曰："此妖孽耳。国家将亡，必有余孽。"无何有辛亥之变，潍邑几覆。阅数年，又值日本攻青岛，夺铁路，邑中受损颇重。又隔一年为甲寅，邑大水，东关几没，灞崖市廛，漂流殆尽，南关城东南隅房屋尽坍塌，死者不可胜计。又一年为甲辰，红胡匪占潍城，抢劫勒索，失去数百万贯，富商大户，净尽无余赀，外借息款尚欠百万贯，迄今无偿还之策。是殆有非常之妖，而后有非常之变。如京师甲午之变，亦先有妖为之兆。永定门内陶然亭迤西有大池塘，水深丈余，芦苇茂密。夏日池中忽闻呜呜有声，不知何怪。以炮击之，声如故。官家将刈其芦而涸其水，事未竣而日兵逼近，群妖狐鸣，百官兔脱，夺我旅顺，割我台湾，二万万赔款签字矣。清朝遂一蹶不复振。

谑　语 三则

工部同僚清某，旗员也，不通文义，由郎中简放知府。同僚公饯，席既设，皆曰："二千石上座。"清不晓"二千石"三字之谊，以为同僚戏之也，曰："为何相骂？"端午帅曰："此骂太酷。呼人为十三旦，人多不愿受。今又多加数目为二千石，将何以堪？"同僚大笑。清终席为之不欢。抵任后，上宪以其言语不文，降为同知，归京候选。数年选出，忻然赴任。人咸曰："由知府降同知，心应懊恨，为何忻然？"予曰："从此避二千石之骂，岂不快哉！"

工部同僚有旗员长光甫善谑，一日在署，予与曹州曹薇亭闲谈。曹曰："我们西府，现在不靖。"予曰："我们东府尚安静。"长光甫曰："你们东府西府，只剩一对石狮尚干净。"（引《红楼梦》语）端午帅在旁，大声叫好。予曰："骂语现成的当，受骂者不惟不怒，且重赏之。昨日挟妓饮酒，妓女旗装也，梳发辫，著长袍。予酒醉颠倒，询之曰：'尔男子乎？女子乎？'妓女詈予为涂糊官。予曰：'骂的是。'重赏之。"长光甫无言而退。又一日，同僚聚饮，端午帅本为旗员之铮铮者，数杯后使酒骂座，曰："旗人作外官，一事不懂，一字不识，所有事件皆请教于门政，门政即是爸爸。"（旗人呼其父曰爸爸）长光甫肃然起立，向午帅曲一膝曰："给老爷请安。老爷外放时，千万将奴才带去。"诚谑而虐矣。

聊城杨凤阿在京宴客，新得官窑磁碗四皿，出以示客。及进馔时，此碗轮流而上，计十余次。陈梦陶曰："此碗未免偏劳。"于是京师遇偏劳之事，咸曰"杨凤阿之碗"。一日同僚聚饮妓寮，有一妓与一客相熟，代此饮酒，又代彼饮酒。端午帅曰："不图今日复见杨家碗。"咸曰："君此语颇有《汉书》'不图今日复见汉官仪'之调。"予曰："班、史亦拾人牙慧耳。孔子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杨翠喜

杨翠喜者，天津乐妓。美姿容，歌喉清彻，名噪一时。有商人王姓与有交，欲纳之而索价过昂。会某贝子至津，见而悦之。某候补道员重金购之，献于某贝子，并备妆奁，值数千金。贝子大悦，为某候补道说项，竟放巡抚，京师哄传为笑柄。御史赵启霖递摺奏参，上命大员查办。大员委司员往津。某贝子知事难掩，潜送翠喜回津，交其母家。司员集讯时，预教以供，供曰："从未至京，实系嫁与王某。"王某亦供曰："以数百金买为妾，半年矣。"案遂定。大员覆奏，谓御史妄奏。乃革御史职，御史得直名而去，祖饯者，赠诗歌者若干人。某巡抚仍降为候补道。越月，又起赵御史为湖北学使，而赵御史入山不出矣。王商人不费一文而得美妾，人为作《艳福歌》。某贝子春风不及廿四番而失美妾，人为作《长恨歌》。两歌太长，不及载。

葛毕氏

杭州葛毕氏，小家女也。天生丽质，身细如柳，足纤贴莲。及笄，归葛兴为妻。兴貌不扬，家贫作小营业。氏日开门伫立，引诱浪子。有庚午举人杨乃吾，新贵翩翩，经其门，因以目成，时至其家。氏告其夫曰："妾幼时识字，今多遗忘，杨孝廉，吾姻也，许闲时来教我识字。"夫诺之。由是孝廉恒至其家，同饮同食。其夫以小营业羁身，白昼常不在家。一日其夫夜归，天明

死矣。族邻疑其因奸害夫，具呈控县。县官带仵相验，报称毒死。严究该氏与何人来往，氏坚不承认因奸谋害等情。族邻声言杨孝廉时至其家饮酒。县官以案情关系重大，遂详府，由府转臬。既定氏以死罪，杨孝廉知不能免，乃使其妻赴京上控。得旨派学使会同抚藩相验审理，仍以因奸害夫上闻。孝廉又使其妻上控。得旨解部，氏与孝廉均入刑部狱。尸棺解至通州候验，棺上贴诸官封条七八条，陈于郊外，观者麇至。刑部定日开棺验尸，由州官紥以布城方十弓，备大锅如十石盎，水缸十具，蒸笼大于锅，光漆圆桌面一具。仵作开棺检骨，锅储十石水，烧火蒸之。约二时，开锅舁出，置桌面上以验之，骨白如雪。报曰："无毒，亦无刀绳伤痕，因病而死，毫无疑义。"案遂定。奏上，前诸官皆革职，葛毕氏无罪开释。杨乃吾既供称因有戚谊，时至其家教诵佛经，究属不知远嫌，着革去举人。葛毕氏出狱之日，观者如堵。出狱登车，发黑如漆，目若秋水，莲足纤纤，伸于车前，路人啧啧称羡不置。后氏终归杨乃吾。杨失孝廉而得美人，差胜于宝竹坡弃提学而纳麻女也。宝尝有句云："宗室三多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

三　甲

予性懒，喜卧书，字可辨，不能工也。犹忆丙戌将应殿试，同年高仲瑊在殿角告山东同年，谓予能卧书大卷，可畏也。予曰："只求幸得二甲，不愿作如夫人。至翰林，让与诸君，吾不能享清贵福也。"榜发，予列二甲，仲瑊果得翰林，后放知府。予由谏垣亦相继外放。可见部曹之升转，亦不迟于翰林。予何以怕得三甲哉？夙闻曾文正为三甲，终身不得意，及位至宰辅，功业烜赫，尚心不能忘，自撰一联曰："代如夫人洗脚；赐同进士出身。"以自嘲笑。于是京师人相戏，谓三甲进士为"如夫人"。予戏吟一绝云："谁把如夫人作对，赐同进士目难瞑。名登二甲差堪幸，免向人间备小星。"见者笑之。至三甲进士见此诗，则詈予。予曰："无伤也。小妾亦时詈予。"詈者乃止。凡考试不得意之事，即位极人臣，亦不能忘。合肥在翰苑，未得衡文一差。一日在贤良寺，与幕友聚谈，同年杨味莼自夸其闱作，合肥嗤之曰："中进士不得翰林，可羞哉！"味莼曰："翰林一生不得衡文差，亦可羞哉！"合肥将以杖叩之，味莼乃遁。光绪间，科举将议停止，合肥在京为无事宰相，正开经济特科，殷望派为总裁。适张文襄入都，定学堂章程，大总裁一差，被其夺去，合肥郁郁者数日。

非人不暖

《内则》曰："八十非人不暖。"《曲礼》曰："大夫七十而致仕。"下曰"行役以妇人。"予曰："老人不能离妇人，非第为其暖而使令便也。盖饱食暖衣，精力一线不绝，则不死。既有一线精力，即须妇人，或数月，或半载，尚能春风一度，则志意畅适，而无郁积之病。吾即所见者，历历数之。仁和王相国，予告归里，年逾七旬。其妾生一子而亡，急欲纳妾，而又不愿觅幼女及婺妇，迟迟久之。闻任少园中丞之门政，有女年逾不惑，尚未择配。缘门政雄于财，原拟相攸于宫场中人，迄无成议，致其女青春久误。有人为相国媒说，其家人商之于女，女慨叹曰："父母皆殁，吾已老大，身将焉归？如相国以我为妾，我他无所图，食稻衣锦，一生足矣。"遂不索身价，而以小轿于归。相国得之，精神为之一爽，又享寿十年而后终。又闻毓中丞之父，年八十，致仕居京，终日扶杖游历巷衢。其子孙皆京秩，轻车肥马。予见其中途忽焉下车，肃然侍立，携杖来者乃其父也。一日，杖者观戏园淫剧，触动相火，急归，呼姨奶奶速来。子妇、孙妇辈恐其不豫，促姨奶奶速往，群随其后以省视之。姨奶奶甫入房门，老人大声曰："关门。"定省者在门外闻之，一笑而散。又见刘菊农太史之父，年近七旬，老妻病故，田介臣太史往吊，留住数日。太史之父告介臣曰："予年虽老，无妇人相伴，不可也。此事不便面告儿子，请转致意。"介臣以告太史。太史曰："正在寻觅。顷闻马湾刘部郎家有一婢，年已及笄，不索身价，只索妆奁费八十千，明日即遣车携赀以迓之。"及至，纳之簉室，一年生一子，如是数年，比肩之童子盈室矣。又闻王缃绮老人，年将九十，在京供职史馆，随侍皆以周妈。由京回鄂，将拜督军，周妈亦愿瞻仰阃府，一见大树风度，乃携之偕往。至辕投双名片，督军讶之。询之左右，乃知为老人所宠爱之人，即延入相见。周婆亦周旋中礼，其见督军时，端立三鞠躬；命之坐，然后坐。予有诗纪其事，末句云："果然制礼是周妈。"人以为用典切当（语云：一妇悍甚，其夫曰："夫倡妇随，夫尊而妇卑，此古礼也。"妇曰："何人制礼？"夫曰："周公。"妇云："周婆若制礼，必不然矣"）。

张文田

予巡中城时，良乡县获一大盗马海，攀出儒生张文田。知县遣役入京捕之，而不携关文。文田正在天桥买卜，县役捕之，五城巡兵不允，以其无关文会城协缉也。予命传张文田到城。见之，乃儒雅士也，留之吏房。命县役回县，带同马海来京相认。数日，县役同马到城。予命张文田入于五城看押房丛人中，令马海一人进屋识认，迄不能认。予讯马海："既不相识，何妄攀之？"曰："素有嫌隙耳。"乃命县役带马海去，而释张文田。若无此举，张文田身家莫保矣。人谓此项办法视《白绫记》一剧略相似，惟《白绫记》之李七善骂，而马海不善骂耳。予曰："骂亦无益。昔人被骂则怒，今人被骂则甘受之，今昔相去迳庭矣。"

桂　枝

桂枝者，江宁少妇，年二十岁。美姿容。赴中城喊控，供称与其夫赴京谋生，夫死于近畿，只身入京，寓店中。有老妓梁氏至店，认我为姨甥女，引其入妓寮。又有中年妓女曰朱桂生，认我为表姊妹，亦百般诱引。桂枝皆不认识，原无此亲戚。予讯之："尔原籍尚有亲族

乎？"曰："有。"予曰："是宜委稳婆伴之，递回原籍，由官署传其亲族具领。"正拟办法，其江苏同乡京官来告曰："彼原籍实无亲族，特漂流于此耳。"同乡京官拟为之觅配，令其暂寓兵部李锺豫家，予允之。有阁读学士承春洲者，年少翩翩，家道甚富，愿纳为妾，遂归之。数月后，承公携之游庙，予适遇之。见其衣服鲜华，珠翠满头，视昔日美丽，增十倍矣。犹向予请安，嫣然一笑。予谓承公曰："昔日柏台跪诉，饮泣含愁；今日兰闺养娇，朝云暮雨。作朱门之新宠，定不思白下之旧居矣。"承公曰："小妾正携一扇，请将数语书其上。"乃叙其事，为之一挥，并题一绝，末二句云："侯门自有园林胜，蝶抱余香过别枝。"好事者将以重金购此笔，非爱予俚句，冀自闻其香泽耳。

头巾语

有师与弟子同应礼部试，寓庙中。揭晓之日，先报弟子中式，贺喜者络绎不绝，弟子亦眉色飞舞，兴高采烈。傍晚客散，师责其弟子曰："少年得功名，固好，然须有沉重雅量，方为大器，不可得意太过，稍露轻浮。"弟子被申斥后，默默无言，蒙头而睡，师亦脱衣而寝。至二更后，报喜者又至，师中前五名。同寓者齐集相贺，弟子亦起，周旋数时，客俱散，弟子告师曰："师胡不着中衣？客皆匿笑。尔时有客在，弟子不敢多言。"师乃恍然大悟，急着中衣，且对弟子曰："无怪尔也。"此等喜事，固可动人，予谓师责弟子之言，亦是头巾语。当尝见一人素极庸惰，喜睡，报捷至，不肯起，手接报条一阅，置之枕侧，酣睡如故。及服官，一案不能断，罢官归里。若此人者，可谓之大器乎？袁子才中进士之日，已得报矣，是日其恩师病亡，前往襄丧，面有戚容。人谓子才定已落第，子才曰："今早得报，幸中矣。"人始知之。谓子才有雅量则可，如谓之为大器，非其人也。

大卷白摺

丙戌殿试，一贡士书策为五开半，顶上格而写。写毕，人告之曰："上顶应空二格，君误矣。"乃在顶上点去二字，行末缀二小字。修饰既毕，群聚观之，曰："美哉！行行皆有小脚。"榜发，名殿三甲。此盖平素不习大卷之故。然亦有习大卷白摺十余年，工夫纯熟，字体端好，而朝殿试不得意者。湖北孙庆恒自捷秋闱后，日书大卷一本，白卷一本。白昼有事，则灯后书以补之，盖有年矣。及捷南宫，以部属用，愤甚，不会同年，不预筵宴，闭门仍书卷摺。其房师告及门曰："孙某久不出门，不解何故，汝辈可往观之。"于是顶甲翰林若干人至其寓，排闼而入。见其危坐端书，群赞之曰："此等卷摺字，当首屈一指。吾辈得入翰苑，对之汗颜。吾兄不必再写，大家五体投地矣。"孙乃大乐，曰："吾不得志于黄榜，可快意于士论矣。"其愤乃解。予性亦然，有赞吾字者，心感弗谖。

至　圣

东阿陈麓宾宗妫，庚辰进士，官户部。为人端严，不苟言，不苟笑。为部丞堂，司度支，一丝不妄费，为尚、侍所倚重。俗例，外官入京馈送炭敬别敬，麓宾概拒弗受，诚所谓庸中佼佼者，故同乡称为"至圣"。一岁管同乡印结，得结费六七千金。分所应得者，存于仙源局银号。号中主人任观亭，亦山东人，议为之加息。麓宾曰："吾一生不言利，毋庸也。"嗣仙源局将倒闭，任观亭问之曰："君之存款，明日将送还。"麓宾不知其情，央其暂存。观亭曰："君既不用银，有一房，为君买之，不胜于租屋而居乎！"麓宾曰"唯唯"。爰以六七千金购一大宅。数日后，仙源局倒闭，亏欠他人生息银数十万。麓宾以不牟利而保其赀，可见利之为害大矣。清朝让位，民国政府再三征之不出。西望泰岱，芳范尚存，可令人起敬焉。

裹足之害

庚子洋兵入京师，男女逃奔出城避居远村者，如归市。旗妇弃其厚底鞋，着袜而行，瞬息数里。汉妇袅娜纤步，迟迟也。吾潍王比部之妻行至巷口，后面炮声隆隆，神魂一惊，更寸步不能移。其男仆见事已急，乃挟之而行，始得脱难。危急之秋，何有嫌疑？孟子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而况主仆乎？

八字相同

四品京堂陈田，字松珊，贵州人，与予为会榜同年。一日房师黄殿撰慎之邀同门饮宴，命门生序齿而坐。予曰："年若干岁。"松珊曰："同岁。"房师复命两人序月分。予曰："几月。"松珊亦言同月。再命序日。予曰："某日。"松珊亦言同日。再命序时，时亦同。八字不差一字。师乃命按本房两人中式名次挨坐，予坐其上。举座叹异，咸问父母兄弟子女，亦大略相同。予曰："予素不求人批命，今后更不求人批命，即视松珊同年之命以为命。"此初登仕版时也。以后升转，又同署。商量公事，又意见相同。在署同餐，复嗜好、食量相同。一年松珊断弦，人谓予曰："松珊今岁犯阳刃，君宜设法禳除。"予曰："老妻卧病已三月，已为之备办后事矣。"是年亦断弦。迨两人年逾花甲，每日同桌健饭，饮酒皆不敢过三杯。夏日冰果，皆不敢入口。彼此问及睡眠，皆早睡早起。人各一妾，伺候而已。松珊窃告予曰："批吾命者，皆云官至四品，吾两人其终于此官乎？"予曰："照例升转，能谨慎无过，不患无升转之日也。批命奚足凭？"无何，逢百六之厄，下逊位之诏，两人皆弃官退隐矣。近闻松珊犹健步游山。惟松珊胞兄灿，清代为甘省方伯，兄弟亲如手足，松珊家财或丰，予则仅能自给。然家兄任广文二十四年，官俸岁有所余，今日家居，省俭度日，必使岁少有所余，此亦可谓之相同矣。松珊之兄年近八旬，家兄亦登八旬，身尚壮健。是兄弟亦关系于八字。新有自西南来者，言松珊收藏金石字画甚富，予闻之，即将陶斋所赠吉金拓片百余器，裱悬满屋床帐门楣，自抚汉甓汉瓦于上，又日携陶斋所拓埃及国五千年画像古篆，夸示于人。此效西施之颦，非敢

云赏鉴家也。使松珊见之，又当引为同调欤！

灵 气

予表弟郭环芷，需次浙省，寓中惟一妾一子相随。夏月奉差赴外县，舟中患霍乱，不救而殁。惟一仆相随，天气炎热，急买棺殓之。棺面嵌小方玻璃对其面，扶柩回省。其妾凿玻璃呼之，目大张；以手探其体，则如冰。其妾乃以抚孤成家慰之，目乃瞑。遂塞棺孔。予曰："其心不死，惟魂已离。可知人之灵气，虽死犹生，不可以其已死而负之也。"尚有死已数年而灵不寐者。潍邑郭方伯仕直隶时，为其次子恩寿结姻于粤西陈三元家，均未及岁，宦罢各归。是时发匪乱起，音问隔绝。十余年后，方伯遣使赴粤西探访，土人皆云，一家逃散，房舍无存。方伯乃为恩寿别缔姻亲，迎娶生子。又十年，恩寿病殁，由各信局遍散讣文。陈家一老仆见之，持归告女。女时寄居河南戚家，年逾三十，别无亲人，孑然一身。见讣不痛亦不言。亲戚力劝别适，女叹曰："大乱时，一家流亡，吾暂喘息人间，以有待也。今已矣。"从此绝粒。众婉劝，亦不应，数日而死。老仆昼夜奔访至潍，时方伯已殁，其长子偕侄迎其榇，将合葬于潍。侄方八岁，至河南，舁其棺，数十人不能举。再增数十人，亦不动。方伯长子视曰："吾知之矣。肯归葬郭氏墓，即为吾弟之元配。此八岁孤子，尔之子也。盍随归？"棺乃举。归葬后，潍人为立神位于节烈祠，春秋祭之。

学校唱歌

《书》有之："诗言志，歌永言。"孔子云："诗可以兴。"自唐虞以来，未尝废也。今日学校林立，不讲此道，并《诗经》废而不读。所歌者，一个苍绳哼哼，两个苍蝇嘤嘤。旧学忧之，思以诗为唱歌，以导其性情。潍县教员属予作诗歌四章，题曰"诚实勤朴"，每字一歌。但诚实殊无分别，似近八股文之合掌，以其欲令学生歌诗，心窃喜之，何待深辨，是在乎作者之手法耳。爰赋四章，诚字诗云："尼山讲道贵存诚，千载传薪有二程。漫笑愚夫心似铁，须知佳士意如城。（朱子《敬斋箴》："守口如瓶，防意如城。"）一生悃幅闾阎语，几辈朋侪款款情。（徐淑诗："何用叙我心，惟思款款诚。"）下学莫谈机械事，至诚原可感神明。"实字诗云："不见春风华不实，羲经硕果终逢吉。生前事迹董狐论，身后名誉班马笔。有佃曾歌鲁闷宫（闷宫有侐，实实枚枚），无欺乃入尼山室。鸡豚维信叶中孚，尚戒诓言予口出。"（出，叶音炽。）勤字诗云："维鹊劬劳借一枝，衔泥来去不知饥。遥怀栗里校书（陶潜诗："校书亦已勤。"）日，喜说陶公运甓时。农子当春趋畎亩，家人彻夜理蚕丝。囊萤映雪成佳话，孟母三迁为训儿。"朴字诗云："昔贤常著敝缊袍，由也升堂立品高。马后练裙留姆教，公孙布被是人豪。丈夫衣褐诗书富，主妇钗荆井臼操。后学莫忘盲史语，庆封车泽工则劳。"（《左传》："车甚泽，人必瘁。"》）此歌传出，每逢国庆、学童结队游行，高声齐唱，洋洋乎盈耳矣。

县 长

丁巳年，潍邑新放县令，为辽阳袁君瀚平伯。下车之后，轻骑减从，访予于深山之中，略似江州刺史王宏，欲识渊明，邀见栗里之故事。浊酒一罂，对饮而尽。班荆之时，言其先德为清代某科举人进士，予同年也。大令乃肃然复为礼，予笑吟长联云："辽阳路计三千，大令堂堂，来称小侄；清末运逢百六，劳人草草，归作逸民。"

宋太史

潍邑宋太史晋之名书升，记前生事，自言前生为青州岁贡。太夫人戒其勿言，遂不敢言。七岁时，读书过目成诵。十五六岁学为时文，自能清通。蚤岁入泮，即入成人书塾，学制举业。师问之曰："六经读完否？"曰：《春秋》、《左传》未见。"乃命之读。读书读文，向不出声，坐而默阅。师问之，皆能详举以对。同学咸以未闻其书声为憾。光绪己卯科魁于乡，壬辰科成进士，文名驰京师。朝殿时，名公卿争相搜罗，见一卷楷书寻常而笔墨典赡，迥异俗手，乃置之一等，果得之，为庶吉士。以母老不仕，十余年未散馆。东省大吏掌书院，纂修志书，脩金丰厚，益不以出仕为念。大吏奏保，朝廷屡征，皆以病辞，得恩加五品卿衔。一生博览群书，举凡算法、堪舆、医卜、星象，均能精通，却力言堪舆、星卜，不可深信。予每与戏谑。一年春初，请其为亡妻相墓，将以为同穴之地，就吾先畴殖麦之阡择之。晋之登高一望，曰："见地中有稍平坦之处，大概此处即吉，请君偃卧其上，试其安否。"予原不深信此事，乃偃卧似死人。半时许，起而言曰："刚枕块而卧，便入邯郸之梦。"晋之曰："得之矣。"遂定为穴。予盖深知晋之达人，故亦学为旷达耳。晋之只一子，未成人而殇；予有女未及笄而殇。有友为牵合冥姻，晋之愿从，但云："陈某为讲学家，请听其议论若何。"予曰："《周礼》禁嫁殇者，此书确为汉儒伪体。若据为经典，则识见与王莽相同，自比周公，泥古不化而已。"晋之大笑，遂定姻焉。晋之寿七十三而终，不识又转生于何地。

前后辈

汉御史以入谏垣之先后，分前后辈。人数寥寥，时常晤面，无不相识者。满御史不分前后辈，彼此以前辈相呼。汉御史亦统以前辈呼之。因满御史不须考选，愿就此途者，则各衙门堂官奏请点派，所谓具臣是也。翰林院论前后辈极严，即庶吉士不得留馆者，亦与留馆者同。然其人如恒河沙数，乌能尽识？偶有聚会，遇相识之前辈，后辈必曰"老前辈"，前辈则颔之而已，酷似子弟之见长辈。若座中有不相识者，不敢问贵姓，必询之旁人，果为前辈，则至前唤之。不然，必叱曰："我为汝前辈，尚不识乎？"故曰：翰林如新嫁娘入门，不能遍识夫家人，须有相者告之也。至科分最老，上无前辈，遇有公宴，则昂然而来、巍然而坐，计其寿在七八旬矣。

予先伯祖文悫公有句云："已无朝士称前辈，尚有慈亲唤乳名。"时先伯曾祖母寿逾九秩，犹在堂也。宣宗曾从先文悫公授读，特亲书额以赐，曰"耆臣寿母"，字体端严，金匾灿然，今尚悬吾家先祠。几经兵燹，幸未损失，子孙其宝之。

大老板

咸同间，京师名优曰程长庚，以文人不得志，降为此业。持身严正，一介不苟取，名其室曰"四箴堂"。扮老生脚，喉音高亮；演昆曲，则平上去入，字字能叶。予犹及见之。菊部称曰大老板。每逢戏园演剧初开场时，十六七岁优伶，白面拭粉，华衣饰体，群立于场上，作倚门之态。于是纨袴子弟，轻薄狎客，神游目击，望眼欲穿。至四五出以后，后台呼曰："大老板到。"则倚门之伶潜身远避。每年冬季，长庚则演汉室三分全剧，不袭《三国演义》之说，按陈寿《三国志》演之，忠臣义士，俨若再生。予见时，已年逾六旬，口齿已落其三四，咬字微觉费力。其徒汪桂芬、谭鑫培，只能效其落齿时之音，其中年之音，不能仿佛，所谓调高寡和也。长庚之孙，幼赴德国学校肄业，言语文学，尽能通晓。归国后，为外交部译官，保为道员。先尚讳言家世，今共和告成，五族不分等差，缙绅大夫乐与订交。予闻之而喜。

童谣

童谣无端而起，往往有应。闻数百年前，山东有童谣曰："刮大风，搂豆叶，搂着花大姐。"果有新城王某业农，贫未娶，在野遇大风，从风中堕一女，自言为登州人，为风所飘，瞬息千里。乡人为之说合，成为夫妇，子孙昌盛，科第绵延，为一邑巨室。王文简公即其裔孙，文简《池北偶谈》自言不讳也。文简且辨传言者女为外国人之非，实登州人也。又潍邑学者曾讥识讹字者之可笑，言一人出门遇雨，作信使人归家取伞，伞字讹写命字，信云："家中有命拿命来，没命拿钱来买命。"近日土匪绑人勒赎之事，层见迭出，即"拿钱来买命"之谶，为之先兆也。又小说载广西有谣曰："石乳及地，三元及第。"一年石乳长至地，陈继昌果中三元。吾潍丙子年天大旱，忽街巷有童谣云："天大旱，出状元。"是岁旱，曹仲帅果中状元。乡人又言："若要不旱，其母讨饭。"曹太夫人闻之曰："吾何惜作半日之乞丐，救一方之生灵？"乃易鹑结之衣，扶杖沿门托钵，家家争以乾糇相馈，天乃雨，晚谷布种，民乃安。潍自明至清乾隆，三百余年来，未有翰林。乾隆末，郑板桥宰潍，以城南护城河入白狼河之处，人多病涉，乃相度地势，导引风脉，筑一长桥。桥成，名之曰"状元桥"。父老窃笑曰："贤宰厚爱吾潍耳，蕞尔一小县，僻在海滨，翰林迄未得见，焉能盼得状元？"然自板桥培植各处风脉以后，科名渐盛，竟出两状元，此外翰林十八人。谣出人口，诚动天心，天人相应，可知矣。

经解

著书者留名与否，实有幸有不幸焉。《通志堂经解》一书，本为徐乾学所辑，同官纳兰成德慕之，央友与徐关说，言此书卷帙浩繁，锓工颇费，愿出赀镌印，署其姓名。徐曰："但愿传薪于后学，岂吝纤芥之浮名？"慨然允诺。阅者知为纳兰氏，不知出徐氏手也。后阮元又辑《皇清经解》，集汉学之书汇为一部，与通志堂不同轨，盖通志堂专释经义，《皇清经解》专讲考据。维时讲汉学者，相继而起。至同、光之世，科场文字多重博雅，士风靡然相尚，于是人知有阮氏，不复知有纳兰氏矣。今科举已停，废经不读，日夜呫哔，惟此教科之书，不复知有阮氏矣。

毁庙

闻邻县新学界有刘歌丞者，不讲声光化电之事，亦不讲经济法政之学，但闻外国不供神像，破除迷信，即可自由，乃将门外关帝庙神像毁碎，思为一邑之倡。不数月，疽发于项而死。死后无敢绳其武者。忽有同邑文士李慈垣，奋然而兴，曰："愚夫愚妇，烧香拜庙，殆为刘歌丞之死，故信神益虔与？吾为邑中文学士，当有以祛其惑。"遂将邑中大小庙宇神像，率数十工人全毁之，不留根株，颇觉快心。闻乡人将群殴之，抉其目而断其腕，大惧，夜奔境外，数月不敢归。其子往寻之。不数旬，其子扶父柩而归，言其无疾而终，事可异矣。予曰："是不为异。传曰'众怒难犯'，宜其死也。"按塑像之始，原于三代祭先，以其孙为尸。祖孙一脉相传，形多相肖，以相肖者为尸，具有深意。故民间欲奉某神，先塑像以肖之。其肖之也，亦想像而为之，如塑菩萨，则肖其慈善之容，塑阎罗，则肖其威严之容，均原于古人祭而为尸之义，敬而远之可也，何必毁之？难之者曰："外洋不立神像，是必有道。"予曰："外国莫古于埃及，五千年王后石像，土人敬奉之，无敢毁。谓予不信，中国出使大臣曾拓而见赠，悬之书斋，请往观之，其上题跋数百字，虽似虫篆不能识，定为赞美之辞，颂其有功德于民也。记曰'有功德于民则祀之'，举凡载在祀典者，又何必尽毁之？"难之者又曰："庙中皆僧道住持，异端害正，故毁庙而逐之。"予曰："独不阅《东华录》，康熙时，有言官条陈，驱逐僧道，以杜异端。上曰：'今日僧道，绝不解虚无清净之说，于人心风俗无关，留作诗料可耳。'"故予闻近日毁庙逐僧之事，有句云："伤心夺我吟诗料，不见僧敲月下门。"

朱太守

明末，孔有德为登州镇，率师作乱，围攻莱州。时太守为朱万年，贵州黎平人，攖城固守。贼攻益急，城内粮将绝，救兵又不至，太守告众曰："缒予下城作诈降计，引孔有德至城下，守城者以炮石击之，勿恤予。予愿与贼同死，以救全城生命。"众不忍，强而后可。下城见孔贼曰："众愿降，从予至城下，门则启。"已而果至城

下，城上炮石飞击，孔贼遁，命其党缚太守毙之，城终不守。西窜至潍县，围困一月。邑绅郭、张两督堂竭力坚守，大炮坏城，随坏随堵，万众一心，争先恐后。实因督率有方，毁家纾难，炮矢以千百计，故能击贼宵遁。两督堂功德，载在县志及乡土志，无待赘言。朱太守殉难后，邑人立庙祀之。泥塑神像，须不及寸，尚为生时之须，年不过四旬也。相传太守莅任之时，入城门，门内有关帝庙，太守车过，关帝木像为之起立。秉心忠贞，人神咸敬，理固有之。光绪间，高密王星瑞以进士部郎出守黎平，闻有朱太守祠，急往谒之。阅视丰碑，始知发逆之乱，黎平府城濒于危，夜间贼于城外放火，光焰烛天，仰见城上千百神兵，身高丈余，弓矢在握，中立一将，身更伟大，红袍纱帽，持刀怒视，大纛上书金字曰"朱某"。贼惊骇奔窜，城得无恙。邑人感之，为之立庙，春秋致祭。王君搨其碑文，呈于曹仲帅，仲帅正开府黔南也。仲帅复合在莱殉难一事，撰为碑文，亲书而镌之，立之黎平庙中。墨搨一张，寄京莱属同乡官，将立碑于莱州，俾乡人咸知朱太守生而为英，死而为灵，莱州一庙，益当敬谨奉祀，必当呵护全府七属数百万生民也。谁谓关壮缪以后，无继而为神者！

说　鬼

《避暑录》：东坡在黄州及岭表，所与游者，各随其高下，诙谐放荡，不复为畛畦。有不能谈者，则强之说鬼。予谓爱与东坡游者，定是雅人，雅人即说雅鬼。宋代以前，鬼之雅者恒有之，必先说晋阮瞻事。瞻执无鬼之论，忽有客诣瞻，与之言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作色曰："鬼神古今圣贤所共传，君何得独言无？即仆便是鬼。"于是变为异形，须臾消灭。此鬼之雅者也。东坡应试时，文字难完其说，又苦无典故可引，乃伪作一典曰："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登第后，主司欧阳公询此典出自何处，曰："想当然耳。"维时场中必有俊鬼，暗触其灵机。查《清异录》：释种令超游南岳，将至祝融峰，逢赤帻紫衣人，密语超曰："吾岂人也？"凡举子入试，天命俊鬼三番旁护之，欲以振发其聪明。东坡之客，不知说此事否？惜清朝有似鬼而为雅鬼者，东坡未之得闻。纪文达公曾言：一老儒素执无鬼之论，一少年儒生，与之辩论，不能屈，退而恨恨。夜闻老儒卧床，以沙土击其窗。老儒曰："何人？"外应曰："二气之良能也。"老儒骨栗，齿振振有声，急呼人相伴。因此抱病，杖而后能行，食不下咽者数日。或告之曰："前夜二气之良能，实某少年也。"病乃愈。若东坡闻之，必大笑。登府蓬莱阁有东坡像，予曾瞻仰。再游其地，当书此事，赞而告之。垂垂长髯，必风动若笑。

诙　谐

或云："言语恢谐，圣人所不为，学者宜戒之。"予曰：不然。读圣人书，宜详味之。如"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圣人岂不知浩瀚汪洋之大海，非一筏所能渡？大如艟艨艅艎，往往触浪而沈，况乘桴乎？此言盖与及门讲学之余，慨愤时事，故作此恢谐之语。子路以圣人一生不妄言，信以为真，故踊跃而喜。揆其意，必将请问夫子何日启行，弟子必往，不惧也。故下文有"好勇过我"之句，末云"无所取材"，以其率尔狂喜，才欠灵悟，不能声入心通，不可与作诙谐语耳。至朱子一生，正言庄论，不喜诙谐，立志食文庙冷猪肉，故不作此注解。予更推而言之，其时未有轮船，若轮船日日开驶，子路一闻夫子之言，必一跃登轮，先往彼岸，恭候师驾矣。若去而不返，庶免于孔悝之难，惜哉！

善诙谐者，亦可食文庙冷猪肉。明王阳明一生讲学，大著致良知之论，弟子众多。一弟子问曰："良知是红色，是黑色？"阳明曰："知识初开，良心未丧，是红色。若人欲锢蔽，良心全变，良知已失，则色黑。如初嫁女子下体落红，此后则间色矣。"此大诙谐语。及平宸濠之乱，以功封新建伯爵。明制有爵者，朝冠异于众官，冠旁有帛垂于耳下。阳明冠此冠入朝谢恩，同僚戏之曰："耳上垂帛，殆耳冷欤？"阳明曰："非我耳冷，诸君眼热耳。"其诙谐如此。在文庙西庑吃冷猪肉，二百余年矣。

汤文正

清汤文正公为诸生时，读书庙中。时逢大雪，登楼眺望，远见一人倒地不起，急遣人往扶之，延入庙。询此人为徐姓，京兆人，因贫投亲未遇，饥寒难忍，故中途倒卧。乃予之食，爇火暖之。留数日，薄赠以赀，使其归家。一年乡试，文正以河南乡闱额少难中，拟纳贡入北闱。至京后，在菜馆购食。有乘高车大马而过者，正值车马拥挤，高车不能前进。车中人忽下车入馆，与文正握手，言："尚相识否？"文正沈思片刻，言曰："君非在庙中相见之徐公乎？"曰："然。"遂共坐啜饮，问："相公来京何事？"曰："应乡试。"徐曰："京兆须贡监入闱，君捐贡监乎？"曰："正拟纳捐。"徐曰："昨已有旨，捐例停止。相公速回河南，计期尚不误，敬送资斧百金，明日速行。"文正嫌所赠太丰，徐曰："吾家道不似往昔，数万家财尚有之。此绵薄之仪，不成敬耳。今科必中，明岁入都，尚寻我于某胡同，吾可作东道主也。"文正遂行。时有权相当道，秽声著闻。徐姓有女，美而艳，送相府为妾，为专房之宠，故徐姓暴富。徐遇文正后，入府告其女，为文正求一关节。女夜告相国，言汤秀才为其父恩人，今尚困于诸生，求设法谋一举人。相国曰："盍早言之？昨日河南主考已出京矣。"女婉求不已。和曰："取纸笔来。"女寻纸不得，剪红缎一尺，大书"汤斌"二字于其上，封固遣骑兼程，赍交两主考。主考至闱，即交大监临，将汤斌一卷暗记之。阅其文，甲于诸生，定为解元。文正自谓文有定价，不知内有关节也。及上春官，谒主考，主考问与相国有何交谊，答曰："无之。"主考乃道其详。文正即潜行出京，数次不上公车。迨权相既败，乃会试中式。人读其元作，即无关节，亦不作第二人想。后有人暑月夜卧村外，见两鬼相语曰："此村患疫者大半矣，盍往前村散疫？"一鬼曰："昨偶至

前村，闻书塾中读汤文正公元作，正气冲天，不敢再往。”予谓非文正之文能驱邪，实文正之为德驱邪。服官日，驱五通，毁淫祠，毅然为之而不怯。作外吏则泽惠及人，立朝则侃侃正直，大节昭然。身后吃文庙冷猪肉，诚不愧哉！

敲门砖

科场时代，俗谓八股文为“敲门砖”，门开则砖抛而不用。然予厕身朝列后，日日与砖为缘：释褐入工部，专司国家修工事；主稿行文，则行取临清州之澄泥砖，盖宫殿所用，皆见方一尺二寸之澄泥砖，坚致光泽，铺之殿上，如大理石然。故每逢召对入殿，必徐徐而行，步武若速，则滑倒失仪。故工部有谚云：“金銮殿上倒栽葱，一生只怕三折肱。”即谓此也。此外，修庭院皇墙城垣，则用宽五寸、长一尺二寸之大砖，每墙一丈，计砖若干，司员一一核之；修河工，则堵口抛砖，共价若干，事后呈工部奏销。予计与砖为缘，十有五年。汉时刘公幹危坐磨砖，其得过由于曹公使甄妃出见诸臣，以夸其美貌，诸臣皆俯首而立，刘公幹则平视，以饱眼福，因此罚为匠作。予谓同僚曰：“虽与砖有缘，乃渴想汉时甄妃，而不得一见，始知才不足耳。”公幹为建安七子之一，诗句至今流传。再如曹子建才有八斗，故李义山有“宓妃留枕魏王才”之句。予知玉溪生吟此，亦想像甄妃而不置。予在工部十五年后，乃抛砖落地，转升西台。部中俗例，升转后必再入旧部，一拜旧友，谓之回门，亦曰回娘家。旧友见予到部，咸曰：“新人来矣。身披金貂，美不亚于甄妃。”予曰：“来此觅甄妃耳。”

绑 票

绑人勒赎，古无此事。《字汇》云：“绑字古无此字，今作绑笞之绑。”字典即引此。以是知古时人情敦厚，不解此术，故无此名称。盖起于东三省胡匪，俗名红胡子。先只绑富有家财者，以后递降而下，即家有十亩二十亩之田，亦绑去以勒赎，所谓细大不捐也。其始只绑民人，未闻有绑官员者。有之，自丁巳年始。山东土匪蜂起，无地无之，邹县县长赴乡公干，乘肩舆，带护勇出城二十里，突出匪徒数百，挥轿夫、护勇使去，县长乃束手以待。随后匪首策马而至，问其徒所绑何人，曰：“县长。”匪首急下马，与县长为礼，曰：“党徒粗率，得罪长官，予之过也。正有言禀告，今日相过，一罄衷怀。予为王德邻，先为匪，后投诚，为防营营长。有同营季玉霖者，本有夙嫌，又羡慕小妾姿首，乃造蜚语，谓予通匪。统帅不察，将置于法。予闻而窃逃，栖身无地，仍入匪伙。季玉霖竟霸吾妾。县长如为昭雪，逐季而还予妾，则终身为国家效力，弗敢有贰。”县长曰：“此事予一力担任，不出一旬，定有以报命。”匪首乃传集轿夫、护勇，送归署。至县长如何办理，不得而知。近来土匪愈聚愈众，勒价渐见低落，家有十亩二十亩之田，出数十千可赎回。惟大户被绑，索价尚昂。日言同胞，而同胞相害，一至于此，伤哉！或问于予曰：“有何法以除之？”予曰：“查户清乡，地无藏窝，是为良法。然地方官谋利之不暇，何暇为此？此外尚有一法，土匪虽多，不敢绑洋人，凡大户主人，住教堂，服洋装，须发染黄，目睛染绿，与洋人毫无区别。手拄短杖，昂然而行，一生无患。”此法非予妄言，张勋潜逃出京、逍遥海外，即用此法。不然，复辟未成，绑付法庭矣。

税 粪

经典所著“王者体国经野”，国与野并揭之，重农事也。盖民以食为天，无民则无国。欲劝农力耕，必先粪田。孟子言“凶年粪其田而不足”，是田之待粪，自古已然。不谓民国成立，理财之官，百计掘罗，即粪亦重税之。王者制税之法，井田则取什一，日用之货，税亦不过什一。其有猾商营巧以博财者，则税什二，重其税以杜流弊，用意至深。乃今之官府，见穷黎之担粪者，熙攘往来，买之者则田可沃膏，卖之者则家可糊口，官府忌之，必欲令其饿且死，举凡担挑肩负，流沫汗血，所卖臭秽难近之物，而鞭笞以税之，是可忍，孰不可忍？客有自青州来者，言琴堂之上，未闻五弦之音，但见粪筐累累堆于公案之前，鸠首鹄面身带粪汁之百姓，垂涕环跪，哀求免税，而官长不允也。隶执板，吏持鞭，官掩鼻而出厉声曰：“政府有煌煌明令，敢不遵乎？”呜呼！是可忍，孰不可忍？

征税祸

客问于予曰：“今日土匪之多，是何故？”予曰：“非土匪，流民耳。昔桑弘羊为府库敛财，天下大乱，世谓之红羊劫。王安石行新法，税青苗，而流民遍野。民国成立，一变清法，征地丁则附加之外，又有附加，已加至十之五六，且有新学在位者，贡献妙策，清丈地亩，多一分地即增一分之粮。莱芜县聚众殴官，案尚未结，官尚躄躄而行，伤未全痊。予见之，尚伛偻不能为礼，如巡警官之赵一琴者是也。敛财之法，又百出不穷。清廷禅让，迥异亡国。舜禹继位，未改尧典。至民国红白房地契，重令缴验取税，一纸一元未足也。猾吏又令其一亩一纸，稍有抗违者，则鞭笞继之。更可笑者，县官能缴验税十万八万者，则分润之，且记功超升。政府课吏之法，亘古未闻，必欲使通国官吏，长国家而务财用，吾不知今之巍然为官者，是大人乎？小人乎？吾不敢谓之小人，谓之曰‘以利为利’。于是临朐有戕官之事，泰安有为已去之官，方铸秦桧之像。长此以往，民穷财尽，难免不尽为土匪。尤可异者，今之人一朝服官，则良心丧尽。日昨邻县税务分局设于城外，被匪抢掠，司事五六人，刃伤仆地，屋尽焚，银失，此视孔子厩焚之灾为尤重。有走相告者，局长但问‘伤财乎’？‘伤财乎’？到底不问人。盖人死虽多，局长例不问抵，若少解一分之款，则迟升一日之官，是可虑也。”予言未毕，客已垂头而睡，盖客亦亟欲得官以生财者。童子欲呼之，予谓：“不可，彼黄粱之梦未熟也。”

树上开花

清时，福州将军满员充之，兼管闽海关，岁入甚丰。有穆将军营谋此缺，由内监为之向某妃关说，须缴内费七十万，先交十万，到任后再陆续呈缴，名曰“树上开花”。凡先买缺后交银者，统谓之“树上开花”。予曰：“此四字，用之他处，不甚切题；用之穆将军，则切合典故，古有大树将军也。”闻者捧腹。维时穆将军贫甚，应交之十万，亦无之，乃乞贷于亲朋。予师锡尚书，一生官囊只有四万金，性情慷慨。穆将军向之借贷，言借用两三月，即归还，亦不明言其事。吾师素与之相契，即尽付之。穆于各处借凑，呈进十万，得旨简放。到任后，数月病故，身后萧然。尚蒙特恩，著入城治丧，殊典也。人谓之“树上开花”四字，易得“入城治丧”四字，字数相符，可以无憾。而吾师因此贫窘，懊悔难言，抱病而逝。遗妾出一子，方八岁。家中度日，先典衣，后典屋。尚书府邸，凄凉不堪，与予寓相近。师母乃属予为之筹画，时年未满四旬，举止娴雅，有大家风范。其呼予也，若婢仆之呼其主人。予谢弗敢当，曰：“如师母，乃世兄之母也，向后当呼予之字。”嗣后相见，乃呼以字。予集合同年，岁有所助。迨世兄成人，同年徐东海乃委之一差，家中稍可支持。

汤相国

江南汤金钊相国为诸生时，闻邻有贫而鬻女者，恐其坠于烟花，以金赎之。女之父无赖也，又转鬻于京师，辗转入和珅府中。女貌美丽，和相宠之。女念汤秀才之恩，日言于和相。和相乃专函致江督，招致汤生。汤生闻而潜逃。江督觅之不得，乃复信和相，言此生不受提拔，逃匿远方，乡试亦不复至。迨嘉庆时，和珅得罪查抄，抄得此信，呈进于上。上曰：“穷诸生，乃有此骨格，可嘉也。”乃密嘱乡会试官，暗记其卷，必中之。汤闻和珅既败，乃归应试。连捷入翰林，不数年位至宰辅，眷遇极隆。可见士子立身，穷且益坚，一日登位，方能建立事业，如汤相国也。

素　某

内务府大臣素姓者，先为内务府郎中，正逢大婚典礼，一切器皿陈设，归内务府采办，至奏销之日，先造草册，其中浮冒已多。素某阅毕，问同僚曰：“此中浮冒之数，诸君得之，可敷一生享用乎？”咸曰：“足矣。”素某曰：“君等足，吾不足也。请将十字上加一撇，改为千字，此项归我。有罪吾一人当之，与君等无干。”因此富甲京师，且由郎中洊升内务府大臣。日后风声渐露，有人奏参，行将查抄，乃以巨款贿要路得免，仅予革职。家居无事，乃起楼阁，修园林，以大理石铺地，紫肝碎石叠花径。一切器皿，皆以银为之，至灶上之温水镣子，亦以银为之。吸鸦片则专购鹿作图（烟之至香美者），烟枪饰以宝石翡翠。每饭后，吸二十口，用枪二十枝。都中极美优伶，为之烧烟，烧成，插于架上，床头横列，如绿营之枪架焉。夜则与群优同寝，所最宠之优，王姓，美秀如处女，为之娶妻建大房。无何，风流病因之大作，小便一滴不能下。予论之曰：“爱龙阳，必伤其阳，此一定之理也。”医者又误投以燥烈之剂，用上等肉桂，一两值五十金，煎成，其香盈室。服至一月，其病益剧。有徐小香者，名优也，往视其病，劝之曰：“行善则病愈。现京中米珠薪桂，饥民流离载道，胡弗发慈悲以济之？”乃予以银券两万，俾其路逢贫民则施之。小香怀之，甫出大门，闻宅内哭声已作，知其弃龙阳而归天矣，年才五十余岁。小香怀款急走，弃其业而归姑苏故里，易名留须，为其子捐一武职，而身为封翁矣。闻素某殁于书斋，诸优伶绕榻而哭。予赞之曰：“伟哉素某，不死于妇人女子之手！”

查　三

查三，山西人。携巨金至京，人呼为三憬子（京师挥金如土者为憬子）。自山西入京西便门，寓旅舍，迹足未入正阳门，一日之间，而功名顶戴，车马衣服，人为之料理妥协。盖京师捐官，则西河沿金店司之，跕街之车，有大鞍，有顶马大骡，瓜子店胡同衣店，无衣不备，人京者腰缠既富，咄嗟立致。查三捐一部主事，择日到部，绰绰然为阔京官矣。连日宴同僚，宴同乡，传优侑酒，驼峰猩唇，山珍杂错，为方丈之席。丝竹管弦，雅歌盈耳，为卜夜之乐。客有傍晚入城者，则留之，暗使司门者随到随开，一次予十金。司门兵月饷不过二金，得此重贿，无不乐为。新年灯节，菜馆甫开张，在龙源楼宴客。时有初生小鸡曰看灯鸡，大如瓦雀。欲尝其脑，馆厨加工烹之，曰美，再尝一碗。食毕，谓馆厨曰：“是或猪脑，谓之鸡脑，赝也。”馆厨曰：“请三爷验之。”果见厨中所割小鸡，盈两案矣。众曰：“惨哉！”而三爷则大乐。时有优旦曰彩珠，美秀无匹。前数年，纨绔争风，几成大狱。三爷爱之，一日昵语曰：“三爷青花大骡，为京中第一，可羡也。”乃并车赠之，无吝色。于是憬子之名大振，都中王公子弟，皆退让弗敢抗。十年后，家业荡然，金尽裘敝，常徒行街衢，乞贷于人，咸弗顾。惟彩珠怜之，送以小骡车，及衣帽数事。又数年，困窘而死。予曰：“如彩珠者，绨袍赠范叔，尚有人心。美优多老而无依，此伶定有厚福。”生有一女，貌亦美，木商吕姓富有赀，购为妾，并养彩珠终其身。彩珠尚有义子，木商亦养之，群呼为“勇爷”，以勇字形似舅字。予曰：“彩珠当为兵丈。”以兵字形似岳字也。

书　吏

六部书吏之富，莫如户部银库之经承。有史松泉者，家赀数十万。其取利之法，每月外省解饷，必有费，兼有解汇票庄银券者，则仍暗存票庄生利。经承一任六年，则富甚。史松泉未满六年，以过被革，禁锢一年。释出后，豪富自如，房屋连亘，院落数层，皆四面廊厢，雨雪不须张盖。日日有美伶为之烧烟。其酒食之美，尤异寻常。绍酒每坛百斤，或五十斤，陈过十年而后开

斛，醇如胶，甘如醴，饮至十杯，则醉如泥，而不作酒恶。醒解时，喉润如酥。都中沿街酒帘飘扬，门牌华丽者，无此佳酿。馔有白官燕，以烧鸭丝加青嫩竹笋和炒之，以饷老饕，予可食一簋。又有自造南豆腐，鸭汤煨之，上加金华火腿细末，作红寿字，鲜明不忍下箸。侑酒者以匙送予口，乃食之。松泉既脱书吏籍，日与吾邻往来予尝见之，故相识。其门外安上马石两大方，巡街御史逼其拆去，丐予为之缓颊，认修正阳门外石桥一丈，事乃解，故以盛馔相饷。且为人慷慨，有倪太史淡园与之交，简放广西知府，贫不能成行，得其资助，乃之任。予以此重之。每逢投柬邀饮，则欣然而往。又有国子监经承李秋宾者，自捐例开，捐官者必先捐贡监，每年照费计数万金，官得其半，经承得其半，家故大富。予初不识之，一日与郭虞琴表兄在戏园观剧，开戏半日后，忽见有仆数人，携豹皮坐褥、细磁茶壶、白铜光亮水烟袋，尚有二三优伶，拥一肥胖老者登楼。少顷，年少名优，相继上楼陪侍。园主人周旋殷勤，送茶点者络绎不绝。虞琴瞪目视之，问予："此何人也？"曰："不知。"数日后，邻家演戏邀客，此人在座，始知其详。饭后吸洋烟，优伶代烧，彼则坐而吸之。询之优伶，皆曰："此人老而好色，有姬妾数人，疲于奔命，患喘不能卧吸。"予潜告优伶解诗者李灵芝、朱素云曰："我有句赠此人：'庞然压到群花上，恰似吴牛喘月时'。"两人笑不能仰。

言 俭

人能惜物，一生必可饱暖。乡农背荷粪筐，遇粪则拾之，遇一草一木则拾之，其家必两餐能给。又见秋后收后，种陆稃穗，俱在场矣，秋风萧飒，树叶纷飞，农子之勤者，编竹为大笆，遍野拖笆而行。须臾盈笆，盛之以筐，负至家，积于茅檐之下，如栉如邱，为炊饭之需，为冬烘之计，而以所获秉杆鬻诸市，得钱以购布棉为御冬之衣，三冬熙然，一家宴如也。搢绅之家，有能惜一丝一缕者，其享用必久。予见郭寅生外表兄，父为中丞，簪缨累世。性极俭，一羊皮服数十年。家居著旧履，出门始易新者，一双新履，予计其著十年矣。冬月燃煤炉，上有铁盖，不令火炽费煤，子弟亦谨听命。曹殿撰未第时，课读其家，生徒受戒责甫毕，曹公拨炉盖吸烟，生徒一手拭泪，一手盖炉，其家教可知矣。以故良田千顷，大厦千间，子为翰林，作一邑巨室，盖其家法流传，已阅二百余年矣。世亦有俭不中礼者，吾不取焉。平度王宗丞保之，京寓客屋，冬日窗无片纸，凉风飕飕，头戴风帽，终日不脱。且曰："人各有风帽，无须糊窗。"予诮之曰："吾年嫂及如夫人均常戴风帽，云鬓撩乱，粉黛半掩，金钗翠花插于何处？且饭后偶啜热粥，香汗淋漓，定与君之风流汗相浃洽矣。"相与大笑。京师人闻之，无不绝倒。

自 夸

羊公自夸其鹤能舞，邀客观之，而鹤不舞。王勃之父王福畤，四子皆有文名，每对人夸之。韩思彦曰："王武子有誉马癖，君有誉儿癖，王家癖何多也？"尝有自夸其闱作者，对人诵之，刺刺不休。若蒲留仙遇之，必谓之曰："此等文字，只好向床头对婆子读之。"又有自夸其妻者。如安邱李侍郎，夸其继室之贤达明敏，在妇人中所罕见。然不令其前妻之子入门，侍郎亦听之。前妻子在家，安分守己，自食其力。一日入京省视父母，不得入门。同乡婉解无效，其子痛哭而返。此妇生有数子，皆夭折。日后侍郎夫妇老死都中，尚赖其长子扶榇归里。又有自夸其妾者。黄芝珊为济南太守，纳一妾，对幕宾夸其美。幕宾入见，貌仅中人，而莲船儿盈尺，咸退而赞曰："美人也，惟莲船稍大耳。"太守诧曰："不大。"已而自悟，曰："是矣，予手掌太大，每觉纤不盈握耳。"太守本翰林出身，从此人呼为"大手笔"。有自夸其绘事者。吾邑于襄黼为内庭画师，为人绘人物芭蕉，颇得意。予观之曰："君所绘女子，貌似不贞；男子则心似不正。知君胸中有秘戏图也。惟蕉叶片片，吾爱之。吾久不得归家乡，今日得见山东白菜矣。"有自夸其字者。王侍郎觉生素有善书名，一日为人作字，书毕颇得意，请予观之，见其字体极长，予曰："吾乡有一优旦，面极长，几盈尺，群评之曰：'将其面从中一割，恰好两个长脸。'君之字似之。"有自夸其收藏者。端午帅好古碑，得六朝墓志铭二三十方，列于书斋阶前，森矗如林。予曰："君违制矣，御城之内，不得立墓，胡有丛葬于此者？"有自夸其道学者。山东傅五星以进士为京官，侃侃然讲程朱之学。一日为其寿辰，同寓者贺之，并索酒食。傅公曰："凡人子生日，即父母苦日，吾逢此日，不饮酒，不茹荤。"同寓者默然而退。迨日将西落，闻其命仆驾车，着新衣冠，登车而行。同人尾其后，见其车径入韩家潭胡同（优伶所居）优伶家。同人闯门直入，已华筵横陈，群优团坐。相见大笑，痛饮而归。又直隶一儒者曰王锡可，章甫缝掖，规行矩步，自称大儒。设帐于家，生徒济济，口讲宋儒躬行实践之学，并自言深明《易》教。一日正讲乾坤二卦，曰："乾道正则坤道自顺。"其夫人自内出，至窗下詈之曰："王锡可，我看你今日敢吃饭否？我席后有钱一串，你窃去，私与大丫头，干得好事！"大儒面赧，犹低声语诸生曰："妇人之言，未可尽信。"此事与国初毛西河惧内正相同。西河讲汉学，得博学鸿词后，授徒于京寓，生徒数十人。一日正在博证远引，其夫人出至窗外曰："学生们勿信毛大可之言，昨日为此一节书，陈书一榻，翻阅半夜，今日又充博学。"西河曰："考据之学，全在查书。妇人之言，不可听也。"两事相类。

葱姑娘

都中羊肉极肥嫩，宰羊者皆回民，不敢自宰，必待老师父宰讫，予以赀数十文，乃自行体解而鬻之。其教规至严，笃信甚深。回教不食猪肉，京师闾巷，羊猪两铺，相间而设，即不比邻，亦隔咫尺，若有意相通，回汉不和以此。冬月多喜食烤羊肉、炮羊肉，或火锅攒羊肉，皆美。户部街有五香酱羊肉，以盒盛之，行千里不

败。夏日则烧羊肉，其汤浓腴。大抵皆食绵羊，不食山羊。其白煮者曰羊膏，亦有羊杂，以深沟胡同所鬻为美。樱桃斜街妓寮有妓曰富琴，善作羊肉包，中插葱一段，将登筵则拔去，不见葱而葱香自在，人号此妓为葱姑娘。有叶员外昵之，纳为妾。予尚至叶家饮酒，饱啖一次，戏撰一联，以叶与葱作对云："才子一身轻似叶，佳人十指细于葱。"赵殿撰为书之，送入内房。此联大蒙佳人赏鉴。过数日，又馈羊肉包一盘，以饷老饕。

红　玉

红玉者，京师歌妓。美姿容，名噪一时，善歌又善谑，工部同僚常聚饮其家。临清孙主政蓝田，同僚呼为"蓝田哥"，红玉则呼为"烂甜瓜"，因之此名大振。曹县曹郎中晓峦，红玉则呼为"曹捣乱"，名亦遂振。曹公一日下署，偕友至其家，脱官衣于其榻上。他人所佩荷包等件，皆以玉为坠，曹则用博山料货。红玉指之曰："你们看曹捣乱这块料。"众大笑之。盖"这块料"三字，京师谑语也。工部书吏王维寅雄于财，以二千金买为妾，同僚大失所望，与予相商曰："王书吏维寅，为吾辈属员，夺众人之所好，可恨也。君能令其暂让我辈一见红玉乎?"予曰："有一故事，与君言之。胶州高南阜夜梦司马相如来拜，第二日得汉印一方曰'司马相如'，秘藏之，不以示人。时南阜为扬州盐大使，德州田山姜为运司，索观此印，意欲夺之。南阜曰：'生平不能与人共者，山荆与此印耳。'若王书吏以此言相答，可奈何? 诸君只好各抱单思病而已。"一年后，闻红玉孪生二子，予曰："小杜诗云'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诸君单思病愈否?"咸曰："愈矣。"

诗　钟

张文襄以宰相入枢廷，寓十刹海楼房。夏日湖水澄绿，荷花万朵，日集诸名士作诗钟。所传诗钟，勾心斗角，巧妙无伦。时正手定学堂章程，删订五经，人谓之孔子复生。予曰："孔子及张公，亦可为诗钟。诗曰：'心倾东鲁三千士，首解南皮二八年'。"(张，南皮人，十六岁中解元)。泰安傅主政庚和以御史、十刹海作诗钟："五夜寒灯焚谏草，一湖明月照荷花。"亦觉自然。又记孙茂才玉相以钦天监、优孟为诗钟："能尊旧历为新历，还以今人作古人。"又李生饴荪以鸦片烟、诗钟两题相对："异香每向灯前扑，佳句还须饭后成。"青州童子王达成以风及火车相对："飘飘无影更无臭，轧轧见轮不见蹄。"幼稚吐属，亦有意致。又历下张右庭孝廉咏孔明、盐车云："三分汉室龙犹卧，十里太行马不前。"又咏虫豸、妓女云："蛱蝶频来花似锦，鸳鸯并卧树摇钱。"又咏石头、弟妹云："人在山头夫可望，草生池上妇同游。"又咏团鱼、美人云："蹒跚出水全身绿，窈窕迎风两颊红。"又咏苏东坡、莺莺云："月白风清游赤壁，佳期幽会仗红娘。"又咏洋人暨共和剪发云："强寇真如长尾蝎，华人半是秃头驴。"予阻之曰："骂到自家，可以已矣。乞罢咏。"张孝廉曰："尚有难题，请君咏之，以二乔姊妹对头发。"予咏曰："遥望三吴怀二美，全凭一缕引千钧。"

鼍蛟龙

戊辰冬，于学使建章，吾师也，按试莱府。试潍县、即墨之日，题为"鼍蛟龙"，阖场士子窘甚。予在堂号，草草完卷，日尚未西。将交卷，后有牵予衣者。回顾之，其人以卷面示予，乃卫案首江姓，低声曰："次篇诗皆有，惟首篇下字难著。若被黜，有死而已。君盍救我?"予恻然，乃急为作三百字一篇，亦不佳。予与江皆入泮。岁丁巳，两人皆年届古稀，彼此相见，各道阔别。江之亲我，如我老妻，可笑也。戏占一绝云："前生总是订因缘，锁院相逢笑靦然。倩我捉刀三百字，为君延算七旬年。"此次曹殿撰以县案首入泮，彼此相戏曰："同案后得科第者，为蛟龙。不然，则鼍矣。"予幸不为鼍。此外刘伯兴、刘兰陔登贤书，予尝呼为蛟。及试胶、高诸县，题为"鳖生焉"，潍新生相庆曰："幸而免。"予曰："'幸而免'，原有此谚，王姓行七者曰'几几乎'，王姓行九者曰'幸而免'。恭喜诸君，皆为王老七、王老九矣。"

京察记名

京官凡得京察一等记名者，无不简放府道。惟旗员之目不识丁者，军机大臣皆知之，不得简放。每遇道府缺出，军机呈单请简，太后皆询应放何人，大臣即口奏曰："某人可放。"常有部院候补者，久不得补京官实缺，堂官即与军机大臣抗争曰："吾部中胡不速放一二人?"不数日，见缺即放，其效如神。予记名时，首蒙简放。此后或一日放一人，或数日又放数人。予对曹殿撰曰："今日京察外放，如吾潍所云'开了蟹子包'"。曹曰："君是头蟹。"予曰："顶甲是头蟹。"

钻　营

有一翰林善钻营，冀由京察放美缺，先拜许相国为义父；许故后，又拜梁相国为义父。翰林之妻貌甚美，时出入相府。值梁相国寿辰，亲馈朝珠，葱指纤纤，由怀中携出，为相国挂于项上。都人为咏七律一首云："当年相府拜干娘，今日干爹又姓梁。赫煊门庭新吏部，凄凉宅第旧中堂。郎如有貌何须妾，妾不害羞只为郎。百八牟尼亲手挂，朝衣犹带乳花香。"又一翰林先拜陈相为义父，相国之母死于京，翰林昼夜襄丧；后又拜许相国为义父，遣其妻时入相府请安，一住数日。都人为撰一联曰："昔岁入陈，寝苫枕块；昭兹来许，抱衾与裯。"诚雅谑也。

满汉歧异

京师各衙门三年一届京察，每实缺七人，例保一等一人。翰林院编检，惟南上两斋行走者、及清秘堂撰文者，充国史馆差者，得保一等，此外则论资格。以故届京察之年，或编检有在家者，则在京之编检与有交谊戚谊，飞函召之入京销假，冀人数多则一等多。六部满汉

员缺，吏户礼兵刑五部人数大略相等，惟工部则满缺九十余，汉缺只十八，正途到部，须十五年后，方得补缺。而主稿行文，则汉人任其劳，汉人之向隅久矣。有四川赵亮熙以进士分工部，十八年补主事，人谓之“苦守寒窑王宝钏”。赵公写作俱佳，放试差二次，六七年不得升员外郎。尚书潘文勤，乃与赵公同出重赀予一年老员外郎，请其告休，乃让一缺，赵公始得一等，简放知府。而满员以二百金捐一笔帖式，不数年洊升工部郎中员外，外放府道，洊升抚藩矣。满汉之不和以此。查光绪间，各省府道满人居大半，督抚亦满多于汉，且满占优缺，汉则瘠缺，此革命之所由起也。然满人以不多识字之故，而性情笃实，予在京二十余年，吾家相第原在太液池西，四面皆满人，比邻往来，相交至洽，相信甚深，男女相见，如一家人，不若汉人之隔阂也。贺年必入内宅，祭杆子必请吃肉，吃肉时入闺内正房，上炕盘膝，妇女捧肉而进，坦坦焉无嫌疑也。此殆满洲古风欤！今日清廷让位，满人无产，新学在位，清语人不得滥竽，窘困之状，殆不堪言。翘首北望，为之黯然。

师　生

旗人作官，必听门政指挥，其发财亦赖门政。即罢官归来，所有家私，统归门政掌握。门政吞剥，富于主人。吾师嵩文恪故后，子尚幼，数年后渐患贫。冯梦华偕诸同年为之清查，勒令门政献出帐簿，一一稽核，计应存二十万金之产，不令门政管理，存案于顺天府，交帐簿与如师母，按月由某当店某票庄支用，母子赖以存活，至今府第及半亩园(《鸿雪因缘》所载)犹岿然存也。又宗尚书故后，家业渐落。寥仲山尚书，其门生也，率同年为之清理，至今产业尚多。缘汉人得科名綦难，知遇之感，终身不忘。年节必公宴老师，且送酒席于师母。三节皆往拜节，且有节敬。门生外放，岁有炭敬。师有过，则规劝，未见有相奏参者。有清一代，师生之谊独厚，此亦科名之佳事也。

黑手套

共和以来，马蹄袖如海龙貂皮等物，不得着矣。老年手冷，苦无善策。见舶来货有绒手套，分白黑两色，友人赠以白色者，予谢之曰：“手似春葱者，应著白色。老夫非纤纤，不宜著此。”乃购黑色者著之。十指大如椎，又复黝黑，人皆笑之。予曰：“我题以诗句，可以掩丑。”诗云：“数载含仇志可哀，曾闻三晋有奇才。昂然一士桥边立，握手才知豫让来。”此仿唐张祜咏黑妇人之义。其诗云：“黄昏不语不知行，鼻似烟窗耳似铛。独把象牙梳插鬓，昆仑山上(山石皆黑)月初生。”形容黑字，可谓工妙。其咏白美人曰“一朵能行白牡丹”，尚觉寻常。

翟文泉

吾莱府翟文泉云升先生，学问渊博，字学尤精，所著《隶篇》一书，考据精详，堪为后学法守。其收藏之富，诚不可及。又撰《韵字鉴》一书，实为山东末学之津梁。大抵山东口音太重，读平上去入，不能尽叶，诗句每多失占。自有此书，一翻阅而自知。予主陵县三泉书院时，其县六十年无科第，生员文字有极佳者，惟诗多失占，乃令其各购《韵字鉴》一部，教之翻检。秋遇乡试，遽高中周遇盛一人，阖县狂喜。文泉八分书，笔力健劲，山东桂未谷为第一，文泉当为第二。何以知之？京师琉璃厂所卖桂书联值十金，翟书联值四金。至邓顽伯字，非山东人，应作别论。文泉下款“云升”二字，远视似“三叔”，故吾乡群呼为“翟三叔”，予不敢也。人问故，予曰：“文泉与先伯祖文悫公同案入泮，相契至深，其《隶篇》一书，先文悫在京序之刻之，风行海内矣，予当称文泉为太世叔。”人多解颐。

文人标榜

剃头匠亦有解文义者。潍郭宅街有一剃头铺，乞予撰联，且送宣纸来。予书曰：“职赞共和，学佛门祝发；名为待诏，代文士修容。”此联一悬，文士咸来剃头，日不暇给。予笑曰：“此亦如唐张祜闻妓女端端大名，往访，不见礼遇，乃作黑妇人诗以贬之，从此门前冷落车马稀。端端大悔，急延之，款留数日，张复作一诗：‘新得骅骝跨绣鞍，善和坊里取端端。扬州今日浑成错，一朵能行白牡丹。’此诗亦寻常，而车马又盈门矣，乃一时文人互相标榜之风耳。

同　胞

共和以来，咸曰五族同胞。五族者，今所谓汉、满、蒙、藏、回也。同胞二字，由于《北史》齐昭帝诏曰：“长广王湛，人雄之望。海内瞻仰，同胞共气，国家所凭。”又《西铭》：“民吾同胞，物吾与。”查亲若同胞，潍人自昔有之。明初，潍邑兵燹后孑余无几，乃迁他省之人，俾居潍邑。其同村迁来者，人口无多，彼此相依为命，亲如骨肉。旧传崔、蒋、唐、田为一家，荀、陈为一家，虽各仍其姓，而亲如同胞，数世不结婚姻，古风之厚也。吾先人则官留潍邑，自为一陈姓，非荀、陈也。然阖邑陈姓实繁，有自昌乐迁来，曰“房氏陈”，有愿连宗者曰“附支陈”，皆世有辈次，为兄弟为叔侄，厘然不紊，二百余年矣。且同姓不为婚，吾潍谨守此礼。此外各县，“王王氏”、“李李氏”者多矣。合肥李家，原系寒微，李李氏居多，既有贵人，刻朱卷时，乃避此嫌，改为李季氏，人皆谓赏其外家戴花翎矣。予曰：“统兵大员，以五品顶翎印札赏人，屡见也，奚足怪？”旧例巡城御史尚有此权，其缉捕勤奋之武弁，予特赏之，旋见其帽戴水晶顶蓝翎，前来谢奖。

五　城

巡城分五城，曰中、东、南、西、北。自禁城外，划界至大、宛两县之外郊，专管缉捕盗贼、户婚、田产、钱债等案。京师谚云：“中城曰子女玉帛，东城曰布麻丝粟，南城曰商贾行旅，西城曰衣冠文物，北城曰奸盗邪淫。”

予巡中城，非如《左传》所云"子女玉帛，则君有之"，并非美缺也。其地多珠玉绸缎等肆，且有如唐时之教坊优妓，以故既奉命巡城，遂不得冶游，岸然以道学自居。然亦有可施之德政。戏馆妓寮最惧者，因争斗封门。封门后，车马冷落，姑不待言；迨讼事毕，呈请启封，吏役需索无餍。予则惩其争斗之人，而不封其门，恐此辈一日不得食，则滥而为匪。以故优孟衣冠辈，樽前窃窕颂余德政不置，抑可笑也。

念秧

京师盗贼，尚可缉获，惟小侣（即念秧）无从捉摸，踪迹诡秘，巧术百变。其师教至严，得物先呈其师。如割辫绳，不准割人发；窃眼镜，不准割眼镜盒。遇有势之人失物，向捕头严索，则原物归还。窃物后必静听数日，方敢变卖。一日，众小侣谓其师曰："师之术精矣，某中堂面戴墨晶眼镜，能窃之乎？"曰："能窃之，又能还之。"一日，中堂退朝至宅，甫下车，小侣师上前小跪请安，掇其眼镜，飞行无踪。中堂震怒，谕捕头："还我原物，尚欲一见其人，不之责也，勿惧。"第二日黎明，方辨色，中堂至东华门外下车，其人又上前请安曰："送还眼镜。"中堂方将细视其人，第见眼镜在车前褥上，其人已入人丛中，人多如鲫，不能辨矣。此特显其手法之敏捷耳，非欲发财也。小侣在人后，惟同行朋友，可以卫护，若涂人多言，必思报之。一日有乡人骑驴过西长安街，驴上褥套储重物，小侣随后，摸之。官宅大门前立一女仆，见之曰："骑驴者小心。"一回顾间，小侣已遁。过数日，女仆告假回家，头戴银首饰，手携衣包，小侣于宣武门外丛人中，将女仆捉住，大声曰："此吾妻也，久寻不见，不知淫奔何处？"拳挥之，足踢之，拔去首饰，夺其衣包，恨恨曰："不要此妇矣。"仆妇受惊，急不能辩，而小侣已逃遁。仆妇乃向涂人泣诉，咸曰："汝早不明言。"咸以为丈夫打其淫妇，外人不便多事也。

民军之难

自共和告成，五年于兹，袁世凯复称帝于燕京，改元洪宪。不逾月，滇省独立，蔡锷率义师北伐，袁氏遣兵御之。丙辰春，黔、桂、浙、粤响应滇军。孙文遣居正、朱霁青率东北军赴山东，将至潍。有贾人如郑弦高者，自青岛归，密告陆军，言东北军与日人勾结，将乘火车至潍。陆军乃戒严。初三日夜，民军下车，先攻南门，陆军登陴御之，互相轰击。民军遣一队入东关，陆军之驻城外者，驰往巷战，民军败走，蛰伏于火车站旁。初四日夜，城上下鏖战如昨，黎明炮声顿息。有日本兵官冈田，叩关而入，密与陆军关说，息战让城，风传行将立约议和，自此以后，无战事。关约定民军入城，不勒捐，不扰民。此约终未宣布，而城门屯塞，将近一月，无论米粮难得，即河水亦不得汲饮。故予有句云："城外河流甘似蜜，街头井水苦如瓜。四门严闭交通断，一月诗人不饮茶。"即谓此也。斯时邑人窘困难言，闻有议和之信，喜甚。至廿四日，陆军全队出城，驻北郦阙庄，县官随之而去。邑父老乃欢迎民军入城，计其人数，不过四五百耳。只有洋枪，并无大炮。入城之后，又恐陆军之聚而歼之，乃募兵自卫。于是游手好闲之人，尽入营伍而为兵，所需粮饷枪枝马匹器皿，责潍绅出赀供给，稍有迟误，则绑票以强索。阅八九月，已勒去百余万元。省宪知潍人之不堪命也，乃委曲同丰前来编练，由省给饷二十万元。而居正怀之而去，仍仰给于潍。其伪旅长王贯忱尤凶恶贪婪，先以兵力攻赵仲玉而夺其旅长，继又絷押绅士，勒索巨款。奉调将行，纵兵抢掠焚烧，然后西行。至省后，即严拿枪毙。省伪帅朱霁青，亦被监禁。此乱事之大略也。

捻匪

咸丰辛酉，捻匪任柱、赖汶光扰及潍县。先闻匪在曹、兖一带，潍即练勇备战。四隅四关，各有团长，吾家中丞公云谷为总团长。二月二十二日，匪逼负郭近村，倾城练勇出御之，鏖战于三里庄。计城关之勇，约四千余人，贼匪十万余人，寡不敌众，交绥半日而败。邑人阵亡者四百余人，伤贼亦数百人，匪之锐气少挫。盖入山东以来，横行无阻，官兵尾其后，不敢击，及受潍人之猛攻，实出意外。群匪不敢久停，恐潍人再与续战，乘夜东窜，而潍城关得以无恙。是役也，吾三胞叔叔康公、吾堂伯绥卿太守公以领队为前锋，皆死焉。事后，滨州杜侍郎翻奉命来潍督办团练，奏请优恤阵亡将士，均蒙饬建专祠或给予世职。祠在文庙之右，地方官岁时致祭。绥卿公讳介眉，原任归德府知府，恤赠大仆寺卿，世袭骑都尉。叔康公讳介，封恤赠国子监学录，世袭云骑尉。

老蹒

潍县东关九曲巷相传有一物，夜则出，蹒跚而行，或当道蠢然而卧，体大如盎，有毛似刺，不伤人，不为祟，俗名之曰老蹒。予曰：此汇也。汇即猬，《晋书·桓温传》："面如紫石棱，须作猬毛磔。"又《尔雅》："汇，毛刺。"注："今谓之猬。"状如鼠，毛似针。今京师谓之财神。九曲巷货栈比栉，为一县财物所聚，前数年明火大盗入则迷，赖有此多年神物耳。然则白昼藏于何处？曰：此必有窟，窟亦不必大，猬善缩。《西京杂记》："元丰二年大寒，雪深五尺，鸟兽皆死，牛马皆蜷缩如猬。"猬缩其身，伏于窟，故白昼不见。爰告乡人：夜或遇之，切勿伤害。京师以猬为财神，极有灵验，前已详纪之。

狐

《聊斋》、《阅微草堂》多言狐，潍不多见。惟城上文昌阁旁建有炮台，深数丈，太平日久，无强寇攻城之事，故久不启用。庙祝巩姓，言狐穴其中，不见形，不扰人，夜静月明，间闻作人言。爰加敬礼，朔望则焚香奠茶。阁内储火药极多，五十余年，未曾炸燃，或赖其保护欤？巩姓贫寒，以割鸡为生，岁蓄数十只，未曾被啖。间有邑人赴庙烧香，亦以烧鸡、熟鸡子供于洞，夜则飨之。

或小儿窃食，夜必隔窗告其家长，故无敢窃食者。巩姓子孙众多，坐食无策，拟入京人省谋生计，为文祈狐判示。文置于案，翌晨视之，见"京"字上加一"东"字，乃群赴东京，学日本言语文字。归国后，在青岛日署掌文牍，由是家计饶裕。岁久生育渐繁，洞不能容，城下有闲房一所，狐分居之。丙辰年，东北军踞城，兵士七八人，夏日寝其内，藉乘凉爽。夜则互相手击，若颠痫然，面目尽肿，晓则鼠窜矣。以匪军之强悍，而见惩于狐，狐殆为潍人作不平之举哉！

杨孝廉

潍邑杨蕴轩玉相，予姻丈也。为名孝廉，不求朊仕。家赀钜万，慷慨施济，乡党称为善人。邑中读书者众，童试逾千人，县署不能容，乃捐万金建试院，规模宏大。别置市房数十间，以租金为岁修之费。士子歌颂，至今不忘。又创牛痘局，每届春日，在宅内开施种场，襁负而至者，日以百计。邑人得其传，相沿至今，岁岁有施种者，实先生为之倡也。先生享年七十有三，殁后，阖邑吁请入祀乡贤祠，私谥文惠。至今子孙犹安居乐业，无荡佚败家者。先生在日，予年十余岁，以姻戚时至其家。见其身仅中人，白须下垂，和蔼可亲。携予手，遍观园中，梅花鹿七八头，仙鹤三四双，麀鹿濯濯，白鸟鹤鹤，飞走于茂林修竹之间。园门常启，游者不分宾主，始恍然于《灵台》一诗之微旨焉。

学　礼

文武生入泮，俗例有馈教官学礼，即古束脩之义。其后相沿，失其真意，有勒索至千百缗者。予家三世为教官，仍守古礼，听其自行束脩而已。潍邑文武学额最广，每逢院试以后，教官勒索学礼，择肥而噬，欲壑难盈，笑柄綦多。邑人丁六斋善宝，官中书舍人，予姑丈也，极伤世风之不古，常思有以维持之，将慨捐二万缗，发当生息，以三年息金，六千余缗，为入泮生馈教官学礼，一以保司铎之体制，一以为寒士之资助。苜盘之滋味不薄，芹宫之清德常存，诚美意也。六斋诗云"不惜金钱倡大义"，殆即谓此。未及举办，六斋捐馆。哲嗣星甫中表，竟成其先人之志，士论翕然。迨科举停止，乃以此二万缗子息移办继志学校，养士百余人，成材甚众。近年民国官吏，多藉创办实业为名，檄提各县学款，以为资本。不数年，旋报歇业，干没自肥。如济南之造纸厂、机器磨房，烟台之商业银行，其弊不可胜言。去年有官立华丰公司纺纱局，来提此二万缗，声言照当店加息。邑人竭力抗阻，幸未拨去。人谓官场多贪吏，吾谓官场多念秧。如《聊斋》所记之念秧，不惜自献其身以媚人而骗财，惟不好淫者不坠其术中也。噫！

姜侍御

姜侍御续娶为王氏，有嫁赀钜万。入门以来，用度浩繁，数年赀罄。王氏不能食贫，不免诟谇其夫，反目者日数次。侍御闻枢廷王爷有百万之款，存汇丰洋行。洋行司事与侍御相契，乃秘商一计，令侍御奏参王爷贪婪，存储洋行者数百万。上命大臣率侍御往查，洋司事乃暗改帐簿，将款支出，入于私囊，王爷敢怒而不敢言。迨查无实据，侍御以诬参革职，洋司事分给侍御二十万。骤得钜赀，乃新市房，设庖厨，以悦妇人。予见《阅微草堂》记有家贫年荒，妇人自鬻其身以养其夫，今侍御自鬻以养其妻，正作对比。都人赠一联云："辞却柏台，衣无獬豸，安居华屋；家有牝鸡。"夜以洋色写于砖壁，洗之不能去。予曰："此如窃贼面上之刺字也。"然刺字一事，亦须有仁心。予审窃贼，只令刺"窃"字，不刺"竊"字，俾少受疼楚，殆亦古哀矜勿喜之义也。曾见两城满汉御史为此"窃"字相与争论，此曰宜正写，彼曰俗写亦可，争论不已，复刮贼之肉而改刺之。迂儒任事，贻害苍生，一旦秉国之钧，必将言封建、复井田，或创新法以乱天下，如王安石其人者。

南人北人

地限南北，风气各判，人物亦殊，盖山川钟毓有不同也。尝见公车北上时，南人则轻舟扬帆，导江达汶。舟中明窗净几，笔砚灿陈。其人安静如处女，淡雅如尼姑。北人见之，唯恐浼之。北人则坐大车，下铺山东棉布十余捆，席棚高卷，驴骡齐驾，风尘仆仆，辗转驰驱。其人则身高八尺，南人见之，惕栗生畏。长安道上，运粮河边，心焉数之，熙来攘往者如绘也。至论文字，北人不逊于南人。王梦楼以江南名元，志在会元，则三元可操左券。会试榜发，其时关防严密，必待榜发而后知之。梦楼奔至榜下，急欲先看榜首。前有一人，身体巍然，高与榜齐。梦楼身仅中人，为此人所蔽。急呼曰："吾兄定是山东人，请往后看，或有尊名。"其人曰："兄弟是第一名。"梦楼嗒然若失。盖会元为诸城王克畴也，梦楼仅得中式而已。又光绪丙子殿试，浙江冯文蔚素有善书名，大卷白摺，字如美人簪花，自命不作第二人想。洎鸿胪高唱，第一人为潍县曹仲铭，南人心颇不服。及殿试策悬出，见其笔力健拔，一气贯注，南人舌挢不下，叹曰："是真山东吃馒头者，吾辈瞠乎后矣。"是科冯以第三人及第，能作楷书，不能作大字，视仲铭有大巫小巫之别。予谓仲铭作擘窠大字，笔力之健，精神之充，为有清状元第一人。南服人所书，如少妇出门，尽力妆饰而已。清代南北不和以文字；今为民国，南北不和则用武力。共和云乎哉！

爆　竹

潍邑善制爆竹，其联而长者曰"鞭"，其单响者曰"爆仗"。冬至后陈于市，远近来购者，车载担负，络绎于道，岁入资二三万缗。乡农耕作余暇，掘地室以向阳，集妇孺而制造。冬间鬻出，以备御寒度岁之衣，兼为春日储粮之计。千万户不虞冻馁，赖有此耳。自洋人麇居潍邑，此项生意大减。盖爆竹一物，藉以驱邪祟，惊厉鬼，除夕用之，以祓除不祥，所谓"爆竹声中一岁除"，自古已然。洋人入中国，中国文人达官以友谊

相交，呼之曰外国人。至乡民无知者，群呼为"鬼子"。愚民既多，"鬼子"之名遍天下。于是官吏脑中印有"鬼子"二字，畏之如虎，恐爆竹之惊鬼也，严禁然放，市中寂寂者数载矣。然其响虽绝，其物仍列于肆。考其燃料，系以硫黄、硝炭碾细，裹以坚厚之纸。前数年硝、黄之来，商人贩之，领官照采运，贸易颇盛。自入民国，匪党四起，陆军部恐乡民窃以硝、黄接济，乃归官局专售。潍邑于是设硝黄官局，总办督其事。总办阎君煦丹，予同乡也。喜作诗，属予作硝、黄两题。此题颇难著笔，勉应之。诗不能佳，藉以讲考据之学可也。硫黄诗云："坤阴夏至便包阳，《博物》《淮南》记最详。应向华清池畔采，温泉下有熟硫黄。"硝诗云："硝出河东浍水滨，明如盐屑白如银。阳光一射随风化，香粉和脂赠美人。"

水　仙

水仙花出于闽地。相传兄弟分爨，兄强弟弱，尽以不毛之地与其弟。此地忽生水仙，一年一着花，留其本不再着花，由此致富，天相之也。其兄嫂移植之，则不生；以膏壤易其地，亦不生，一乡叹为奇事。今不知此地属谁矣。凡花木皆有种，惟水仙独异，谓之仙，宜哉！有戏栽于盆内，贮水浸之，置之唐花之室，或春暖晒之，叶高一尺，花大如掌，香霏盈室，三四日即败，苦不能久，由催花太急也。宛平梅孝廉润畬，性爱花，尤爱水仙，冬日培养千余头，置之厅事。春初花开时，灿烂一室。其式有如螃蟹者，有如伞如扇者。夜卧厅中，时梦有仙女如云，风鬟螺黛，缟袂湘裙，旋绕花丛，笑而不语，亦不近孝廉之榻。醒则不见，但闻衣香馥郁，与花香相氤氲，夜夜如是。若与友人同室而睡，则不复梦见。孝廉向人言之，人多不信。一日，有一羽士与孝廉相契，同室而卧，梦适相同。羽士道行本高，人始信其言之不妄。群谓孝廉身有仙骨，故湘妃、洛神惠然肯来也。予在京时，友与予言之，始信陈思王渡洛水而见神女，非子虚乌有之事也。

说　饼

吴均《饼说》：五代宋公至长安，约程季，公曰："今日之食何先？"季曰："臣当此景，惟能说饼。"盖北方人家日食，以饼为先。有客到门，留与共食，惟饼易熟。故北方谚云"饼兮单袷皮棉纱"。单饼薄如纸，面一斤可作饼十六七枚，其大径尺。若再薄，则上有小孔如纱，又多出数枚矣。皮棉袷者，须油拌干面，和而为饼，取其形似而已。此外，如东坡春菜诗"碎点青蒿凉饼滑"，似北方之菜饼。《荆楚岁时记》："人日，食煎饼于庭，谓之薰天。"煎饼北方亦有之，不专用面，磨杂粮为之。又东坡赴人家食饼，极酥而香。翌日，又自至索食此饼。食毕，问此饼何名，对曰："无名。"东坡笑曰："名之苏饼可耳。"撮酥为饼，北方人常食之。老年齿落，食之尤宜。

肝

《世说补》：闵仲叔家贫，不能买肉，日食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多与，盖肝为美味。惟马肝不可食。《史记》："文成食马死耳。"又《汉书·辕固生传》："食肉勿食马肝，未为不知味。"羊肝最美。京师冬月，炮羊肝下酒，一人可食一全肝。古人亦有嗜之者，《魏书·辛少雍传》：祖父"绍先性嗜羊肝，常呼少雍共食。及绍先卒，少雍终身不食"。猪肝，潍邑以之煮汤，其味清醇。京师则猪肝、猪肠两项合烹。或以作天官赐福，乃以猪肝、肠肚加江瑶柱，带汤蒸之，为下饭之馔。吏部厨所作为美，故名。闵仲叔为安邑人，屠者不肯多与，安邑令又欲日日馈之，或其地所煮猪肝，更有异味欤？仰止高人，兼流馋涎。

桂

北方桂花，都非原本，皆以柚根于夏日接之。柚非橘柚之柚。北方有小树，叶似桂，本粗如拳。接后，三五年即成丛，高可与人齐，瓦盎不能容，以大木桶实土栽之。济南家家有之。当科举时代，以登贤书比蟾宫折桂，此事盖起于晋郤诜"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一枝，"及张玭诗："乡俗稀攀桂，争来问月宫。"予见济上士子家，大比之秋，月轮将圆，桂花正开，秀才提篮出场，行至家门，剥啄一声，内有娇声问曰："出场乎？"外应曰："出矣。"少妇开门，先将桂花一枝，亲递郎君手，嫣然同笑，而后入室。妇为手斟状元红酒，满饮一杯。外府举子寓其院中者，第艳羡而已。每届榜发，历城中式者，独占多数。予故戏谓友人曰："应试者须带家眷。"友人笑不能仰。潍邑远年桂花为珍品，咸同以来，家家金粟盈庭，乡榜中式亦最多：咸丰辛亥，中十三人；迨光绪壬寅，中五人。蟾窟霏香，几遍潍阳城阙矣。今科举已停，桂花虽多，正如清代进士、举人，付诸无用之地，存之以备一邑花样而已。此段写毕，被讲学家见之，曰："科场视文字之优劣，彼草木乌有灵哉"？应之曰："自古柳汁染衣，芙蓉及第，李固梦生松而为相，邵武视结榴而纪祥（邵武郡庭有榴一株，视实之多少以占登科。出《通志》），此岂虚语哉！况芝草挺生、麦穗双秀，为国家之瑞。胡谓草木无灵乎？"

李香君

孔云亭所撰《桃花扇》，末言侯朝宗、李香君在金陵栖霞山被祖师指引，分男观、女观以修道。论者咸谓：云亭托虚无寂灭之词，作为完结全书。以朝宗为纨袴子弟，以香君为烟花女流，乌能清净修真，成白日飞升之仙哉！予谓不然，非世人再见于百年后，必不信也。一岁，河南乡试，房官午夜假寐，梦一缟袂湘裙美人搴帘而入，向作道家礼。举袂时仙风扑面，精神一爽。急问何人，曰："妾李香君也。'桂花香'一卷，千万留意。"房官本喜阅朝宗文集，正欲询之，倏不见人。乃检试卷中诗句，果有桂花香句，文亦清通。急呈荐得中。揭晓，乃知为朝宗之孙。房官乃详言其梦，见人辄夸曾见李香君，若为生平第一得意事。予谓朝宗为河南文章巨手，明社已覆，入山悟道，既聪明绝顶，自能参透仙

机。香君身居青楼，只识侯生一人，破面溅血，毁容保贞，定情之扇，手持弗捐，天性烈，迥异恒泛。一旦投入空门，守真悟偈，身为列仙，夫复何疑？此事小说、诗话有纪之者，予乃藉以抒论而已。

贾侍郎

黄县贾侍郎允升，文端相国之父也，与予家为姻戚。侍郎入东闱应试，夜静垂帘，向外构思。忽一妇人搴帘一望，曰："差矣。"侍郎胆大，自问无愧心事，坦然不惧。急出追之，曰："尔寻何人？必告我，能为尔排解。"妇人曰："寻我夫，将索其命。"问："有何仇？"曰："吾父母无子，彼赘于吾家。数年，父母俱故，我亦病亡。彼得我家万贯之财，以薄槥殓死者，埋于河滨。水浸枯骨，殆将漂没。彼又不为父母立后，占我家产，娶妻纳妾，安然坐享，有是理乎？"侍郎曰："尔且勿轻动，吾试与彼言之。"问明第几号，迳往告之，曰："汝亡妻来索汝命，误入予号。今在外，汝敢见之乎？"其人惊惶失措，面色如土，曰："吾诚负心，请君解说，无不从命。"侍郎命其卜地厚葬，立嗣承产，手书笔据，"吾与婉言之"。妇人果允诺，请焚字据，以为冥证。既而敛衽拜谢，且道喜曰："君高中矣。彼亦中式。场中凡应中式者，号檐有红灯。此号只中二人，吾为红灯所误也。"问："何以此次方来复仇？"曰："彼如中式，则为贵人，不易报复矣。"倏而逝。是科二人皆中式。相传士子入闱，其家亡亲皆随入。吾潍徐征君金相，闱中大病，吐泻不止。梦其亡亲为之调药灌之，醒而病愈。虽未中式，得保生命。癸酉，予同邑同年郎大令卓庵，闱中垂帘向外。夜深，见亡妻隔窗内视。生前本极和睦，知非恶意，曰："何不入坐？"旋不见。是科得隽。盖士子得博科名，则存亡俱喜。今日科举停止，数千年之盛典，一旦化为乌有。士子之能文者，心如死灰，则幽冥之鬼，亦死而为渐矣。

木解元

莱州木秀才有文誉，与蓝秀才齐名。两人皆望抡元，不作第二人想。每逢大比年，彼往应试，此则不往，果然前后相继抡元。文章有定价，信哉！木秀才，寒士也，徒行西上应试。一日早起趁凉，半途遇雨，暂在村农茆檐避雨。此家农夫尚酣睡，梦一跛脚凤凰立于门外，急起视之。且询之，则一秀才也。木原跛一足，农夫大异之。延入内，具鸡黍，问其已婚否。曰："断弦未续也。"农夫为丁姓，有及笄女，欲以配之。乃与相商，木允之，即拜岳丈岳母，并见此女。虽荆钗布裙，端庄秀美，乐甚。因场期尚远，爰卜吉赘于其家。临行，言试后在省候榜，无论中与不中，归途经此，携妇同归。榜发，果中解元。乡农闻之，喜可知也。木则悔焉，自以为巍科高掇，侯门佳丽垂手可得。乃绕道而归，置诸度外。乡农闻其归也，乃以鹿车送女至解元家。拒弗纳，并声言无媒妁，又无婚柬，是妄言也。女闻之，触墙脑裂而死。乡农委尸痛哭而去。邑人哀之，为棺殓以葬之。于其死处立一石碑，曰"烈妇丁氏尽节处"。其时邑中尚无节烈祠，邑人乃鸠工创建，中供此女神位。此节烈祠中第一位也，馨香不绝，名誉流传，予谓不亚于解元。解元从此不齿于人，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又屡上春官不第，于是赴省就馆。其父贫饿无依，晋省寻之。乃使其父为馆中仆，为之执役。虽不明以告人，人皆知之。失馆后，困顿以死。盖棺之日，论者曰："不义不孝之中，亦第一人也。"

异人

天地生人，形体大小，强半相同。间有迥异寻常者，殆不可测。身矮者为侏儒，自古有之，不足异也。至如隋苏世长之驴面，晋元载之獐头，防风之骨专车，车邻国之男女皆长八丈八尺（见《魏略》）又《前秦录》。有申香者，身长一丈八尺，食饭一石，肉三十斤，腹大能容，可异也。潍邑有周七者，业儒，食无饱时。人匪魁梧，家本贫寒，亲友与之食，面饼可食六七斤。一日在家，其妻磨杂粮为煎饼，旁立食之。煎成一饼，即食之，计杂粮将尽半斗。其妻呵之曰："留此余粮，儿女尚待食也。"乃似饱未饱，踧踖而退。食既多，当力大如牛，群呼周七"野牛"。予曰："此人不宜业儒，若入军营，能举千钧，诚国家干城也。饿死牖下，可惜哉！"潍有李某，商人也。与人同浴，见其阳物长盈尺，哗然异之。自言与其妻交媾时，只用哥舒翰枪半段，不敢全用。其妻已受创，不能行，十余日方愈。自谓天生奇物，必无天配耦。间与邻女秘会，一阴一阳，其大正相吻合。两人畅适之情，殆不可言。邻女嫁后，久不相见。一日遇于途，女告之曰："某日吾丈夫出门贸易，汝旁晚在门外相候，当引子入室。"是日女告其舅姑曰："土炕久不扫，今当扫之。"乃拖席于门外。李某适至，女拖席卷以入室，一家人不知也。贼人多计，奸人亦多计，信然哉！此后，邻女奸夫不止一人，多夜深逾墙相从。李某一夜极思邻女，乃登垣探之。月光正明，骑墙顾影，影则有身无头，惧而自登自家之墙，则有头，乃决意不往。是夜邻夫归家捉奸，毙二命。李某自此安分守己，不敢恃其利器，妄有觊觎。予戏谓李某曰："尔阳物大，故阳寿亦大。尔殆似驴而有六肾者。记曰：'男女居室，人之大伦。'尔与妻则不可'敦伦'，劝尔废此一伦可也。"李某笑曰："废之亦可，吾之妻原废物耳。"

相马

相骡马无须相齿，视其眼珠，能照人全身者，其齿稚；照半身者，中年以上；照人面颈者，则近老。此法较验齿尤易。

关外

山海关外锦州府城中，有塔高于城。明末，清摄政王攻城时，于山上置炮击之，即此塔也。春日燕子巢于塔，其数盈千。与寻常燕子不同，红颔，绿尾，短腿。终日绕塔而飞，未尝栖于他处。其邑文风为关东冠，仕宦

显达者亦多。文中丞格、德中丞铭，皆锦州人。大凌河、小凌河、医巫闾山，均在境内。小凌河绕城而流，水清而甘，关东茶市萃于此。以水试茶，真味乃出。若辽河之水，则不及远甚。关外风寒，相传牡丹、兰花，不过大凌河。光绪间，何润夫太史为奉天府丞，携兰花二盆往焉，土人方见之。土人谓牡丹花大如盘，乃绘事者故意为之，岂真有此花哉！及火车南北交通，姚黄魏紫，与千顷罂粟争艳（其时种罂粟花最多）。予犹及见其地罂粟花，皆重台，与他处异。问之土人，皆云："夫妻同种，或两手布种，则花开重台。"及查《群芳谱》，果有此说。山东人独不知，缘无文人博览群书以教之也。予曾教之，亦不肯听。故有句云："钗荆裙布馌南亩，底事夫妻不种花？"

玉枝

平原二十里堡，向多妓寮。光绪初年，予主讲德州德卫书院。腊初解馆回家，路经其地。一雏妓抱琵琶入门，见其明眸皓齿，秀色可餐。询其名曰玉枝，留与饮酒。坐间言语委婉，应酬周至。予曰："以上等资质，困于茅店土屋，殊觉可惜。若到济南，定当首屈一指。"数年后，予仕京师，有自济上来者，询以迩来花魁为谁，曰："玉枝。"予诚赏鉴不谬哉！有旗友怀君，赍泰山香贡至济，以二千金购为簉室。予请见之，珠翠满头，绮罗饰体，俨然侯门贵姬，光艳不敢逼视。予曰："当年旅舍一灯相对而饮，劝汝晋省，犹记忆否？"笑对云："尚记君是近视眼，此言亦颇有味。"予戏怀君曰："小君原乡村女子，今日身到京华，上林春媚，乐而忘归。肤凝脂矣，眉画蛾矣。予之力也，君何力之有焉！"

女议员

某外国，前六年政府声言立宪，选举国会议员，两院共八百人。皆韶年妇女，美丽如花。青年喜事，又以丰姿可夸，群思出头露面，招摇于京华之市，故不惜重资运动而来。及开院议事，先议议员月薪，群言每人月需千金。议长自顾风韵虽在，秋娘将老，深恐无出此身价者，曰："八百金可矣。"请大众让步，众皆允诺。议员得此八百金，皆不安其室，游荡往返。日已向午，尚陪人高卧，呼之不起。数月之间，议场不足法定人数，政府忧之。乃使数十人舁一大木梆，一大锣，沿街击之，以警春梦。于是午时以后，议员麇集。每议一事，反目者多。盖各有配耦，党见分歧。甚至撕鬓抓面，流血殷殷，哭啼号叫，满室诟谇之声，达于巷衢。政府怒之，下令解散，驱之大归。临行，尚索例定川费，如娼女索夜合之赀，一文不能少也。无何，大总统告逝，新大总统继任，思见好于议员，复下令招集。于于而来者，如狗之趋食，蚁之慕膻。政府以国帑匮乏，减为月五百金。议长告大众曰："时事艰难，应从节俭。独不闻乡村人家，荆钗布裙以度日者乎？"众乃相安。月薪既少，不敷浪费，议员多有掩门暗卖者，丑声四溢，列国笑之。政府怒，又遣散之。议员之靦不知耻者，乃献媚于前临时总统，霸占一城，开非常国会。其地曰厦坡黄木日，要区也。于是煽动乱党，肆扰各处。各处不胜其扰，乃昌言独立，或曰自主，或曰中立。正纷纭间，海外突来一将，率劲旅数万，逐非常国会出境。非常国会议员不暇膏沐，首如飞蓬，蹁蹁而行。群集于十口水工之地，要求政府并行召回，以期破镜重圆。政府正拟遣兵捕之，有处士上言曰："勿庸动兵，吾能说之。"处士航海至十口水工，作羽士装，说之曰："吾一生无他术，惟精于批命，请批诸君之命。"憬然曰："诸君贵造，皆犯七出。即再招集，仍当遣散，不如其已也。"议员乃嗒然各归，大乱乃平。人咸称处士为鲁仲连。

复辟

丁巳夏四月，国会与政府意见不合，北五省督军会师北上，萃于津门，将以重兵解散国会。张勋由徐州率兵五千驰至津，声言愿作调人。调和未成，直入京师，国会乃散。五省督军率师各归。张勋在京，酒食征逐无虚日。秘招康有为入都，居其寓中，日画复辟之策。张之幕友亲戚，咸谓不可。其内兄闻其大计已决，入内告张夫人。时张在江西会馆观剧饮燕，命名伶梅兰芳演《新茶花记》，绣幕璀璨，电灯辉煌，一丽人登场歌舞，座客为之目炫。主人劝张满饮大觥，酒已醺矣。时张夫人以电话请其归寓，言有要事，乃策马而归。夫人及亲戚同声劝阻，谓复辟之事，万不可为。张酒气上冲，勃然大怒曰："孺子毋败乃公事。"时辫子军全驻城外天坛，乃率亲兵数十人直入大内。司宫门者坚闭不启。辫兵曰："张大帅请皇上升殿。若不启，将以炮攻。"门乃启。张升乾清宫，传内侍请皇上升殿。太妃闻之，大哭曰："是害吾一家人也。"少顷，皇上出。张拥之登宝座，向行三跪九叩礼。命康有为草诏布天下，派辅政大臣数人及十部尚书，遣官至总统府，逼其下令退位。黎总统以死拒之。张乃命康有为为伪令宣之中外。辅政大臣及尚书之在京者，俱进内谢恩。所有诏旨，由康一手为之。下笔千言，殆如夙构。时段祺瑞总理久辞职，闲居津门私寓，乃赴马厂誓师北伐。段为陆军总长有年，师皆听命，率陆军万人讨之。张遣辫军五千，御于丰台，众寡不敌，败北回京。段军直薄京城，大战于宣武门外。段军登城，以大炮射击张之南河沿私宅，墙垣均毁。辫兵见势不支，缴械投诚。张携眷逃入和国使馆，剪须发为洋装。募能文者为撰复辟记。盖屡次徐州会议，签字随同复辟者，已有十余省省长、督军，今见事败，皆不承认。将来复辟记成，必有先睹为快者。予年老眼昏，嘱京友勿为代购，雅不欲再睹惊心动魄之事耳。苦无言为论断，只得以模棱语断之：张勋者，为清代之忠臣，民国之叛将。

井田

予所谓井田，非讲学家所谓古之井田也。北方近年每患旱。潍邑平畴沃壤，无山岭，无卤碱，丰年亩收二三石。一遇暵干，束手无策，因无井也。或曰："天旱

井亦涸。"此大不然。一宿井泉即出,夜气所养,必不能竭。至天旱无泉,此乃大变,人类绝矣。一亩一井固好,或二三亩一井,挑掘溪沟,使顺流而下,稍润之,则苗不槁,以待甘澍,便可丰收。乃大户地多,不论旱潦,皆能自给,不肯出掘井之费;小户仅有数亩,衣食不足,则作小贸易以糊口。相习既久,惟知贪天之功。纵官家劝谕,农会讲说,弗能喻也。是在官长与政府,董之以威,下一令曰:"县有社,一社计有地若干,限定三亩之中备一井,以一年为限。其不遵者,罚令每亩纳钱粮双分,俟其有井,则粮额复旧。无论大户小户,必肃然照办。若应罚双分钱粮抗不纳者,以抗粮论罪。上宪或虑县官不肯得罪于巨室,则岁派高级委员详查,有违抗者,则逮之至省。此为爱民之政,非虐民之政也。计掘一井,以洋灰抹之,较砖石之工为省。汲水时,或用辘轳,或用水车,以骡马推之,听其自便。吾知一年之后,桔槔轳轳之响,水车轧轧之声,遍于北海阡陌矣。收获岁丰,闾阎殷富,畜牛马,制铁轮,全用水车,而桔槔不复再用,焉有饥馑之虞哉!彼苟安畏事之农会长,不恤民瘼之县知事,得欲薰心之大官,乌足以语此!

烟　卷

自洋舶入中国,烟卷之风盛行,光绪间始见之。或以纸卷烟叶,或以烟叶卷成。王渔洋《池北偶谈》云出自吕宋国,名曰淡巴菰。其国与东三省相近,清代在关外时,人多吸之。仍将烟叶拈碎,以烟袋吸之。有明禁之,无敢吸者。相传吴三桂闻李自成破京师,其时三桂镇山海关,乃赴清摄政王营,请兵复仇。王壮之,赐之坐,令兵役燃烟与之吸。三桂接而倒吸,火灼其唇,清人笑之。晋时有客入石崇家宴筵,宴毕入厕。厕中有两侍女,以晶盘盛香枣数枚,原备塞鼻之物,客接而食之,侍女大笑。三桂倒吸淡巴菰,得毋类是?予初入京师,至洋行购物,洋人以烟卷饷我,吸之而香,竟至灼唇。又恐被洋人所笑,乃携物急走,从此不敢再吸。今日文明新进,以及妇女仆婢,无不吸之。予则比之火判官。京中演火判一剧,口含纸卷,内卷硫黄,然之而喷,浓烟自口出,火星迸散,跳跃而舞,非老伶黄三,不能为之。近见老成之人,须髯满口,亦学吸之。唐李勣之然须,殆将不免。现欧洲列国酣战不休,农务停止,业烟卷者携其种,教中土人植之,几遍北海。秋初冒雨挺生,叶大如掌,青葱连陌,蔽芾于禾黍之间。一亩所获,得利百缗,恐趋者若鹜。不殖有用之粮,而栽无用之物,罂粟之害既除,烟叶之害又至矣。官府因其利厚而重税之,以裕财政。犹之京中警厅,取娼妓夜合之税,以供警官两餐。人谓其馔精而美,予谓其馔臭而臊。

某茂才

潍邑某茂才,颇有文誉。岁科试,屡擢优等。又当英年隽发,咸谓其陟步青云,在指顾间耳。是年以一等第一应选拔试,自以为如操左券。家人亦扫除门庭,以待喜音。布衣之家,妇女犹尚朴素,平日荆钗而已。其家长曰:"数日后,泥金报到,则家有贵人。旧日门风,不可不改。"急为之制锦衣彩裙,银簪翠钿。屈指届报喜之日,阖门静俟之。俟至夜深,尚无消息。更者过,闻门内尚有嗽声,知其候报未睡,隔门呼曰:"报喜者入于前街大门,已酒醉饭饱而去,君事休矣。"予曰:"更夫诚仁人哉,不欲痴心人徒劳无功也。"大凡好胜之人,操一必得之势,往往失意。此事吾不归咎于茂才,应归咎于家长。事未至而铺张,子孙果有暴贵者,顿易旧规而改家风,亦不祥之兆也。

养水仙

冬日养水仙者,皆午间置之庭院,曝于日中,晚则收入室内,以茅囷藏之。终日搬运,事忙或忘,一夜受冻,则十曝一寒,未有能生者也。即勤如陶侃运甓,恐苏峻扰乱,士行有不暇时也。予则置水仙于向阳玻璃窗内,隔三五日以水润之,不须动移。十月叶生,十一月则蕾苞如箭,十二月则花开矣。故有句云:"嘉平望日水仙开,生意何须腊鼓催。爱与诗人常结伴,玻璃窗下暗香来。"适游洋人园圃,见有三面玻璃小屋,冬日蓄养群花,已先得我心矣。

印　书

自同、光以来,外洋传有活字板刷印书籍。清国初,武英殿亦有镌铜活字,如《图书集成》、《佩文韵府》、《四库全书》,皆铜字所印。后毁于火,字多销融,书多被焚。外洋活字,以铅为之。用药水书字,粘于铅上。复有机器摩砻,无墨处则铅削,即成字矣。将印书时,排嵌之法与中国同。惟刷墨压纸,皆机器为之,敏捷灵活,出人意外。计购活字全分,须二千元,可用数十年不坏。今日书局,千卷万卷之书,价廉工精,如《图书集成》万卷,当清初时,惟王府暨总裁是书者,获蒙颁赏。此外,献书最多者,如马氏、范氏、钱氏诸家,得有恩赐。再镇江、浙江、江宁三阁,各存一部,以供众览。发匪之乱,烈于秦火,民间不复见此书矣。今则人家稍丰裕者,皆可向书局入股印之,一股才百余金。外洋石印之法,尤为精美,雇善书者作端正楷字,印出如朝殿卷字式,银钩铁画,毫不失神,可爱也。石印廿四史全部,才百金。中板《韵府》,不过二十元。插架万卷,缥缃盈室,殆如东坡所云"气压邺侯三万签"也。惟《韵府》一书,典故尚有遗漏。传闻当时纂修臣工,懒于检书,传知都下士子,献一条酬以百钱。十年之中,士子不虑失馆,酒食征逐,日以为常。沿街曳裾而行者,怀挟书卷,盖辗转相借而来也。人谓之开赈济科。犹之京中开实录、玉牒、会典诸馆,馆中雇人抄写,择善书者恭写进呈册本,一人日可得二金,亦间接之皇恩也,予为之咏少陵句云"大庇天下寒士皆欢颜"。

钱

道光以前,外洋未与我国通商,金钱银钱不恒见。自海禁大开,金钱偶见,银钱大行矣。金钱古亦有之。

《孟子疏》:"西施,越之美女。勾践以之献夫差,大幸之。每入市,人愿见者,先输金钱一文。"是春秋时已有金钱矣。银钱始自汉,《汉书·西域传》:"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一。"至铸铜为钱,夏殷以前未详。《周礼》:"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供百物,而待邦之用。"《泉府注》:"泉即钱也,言其流通如泉也。"当即铜钱所自昉。今世尚有王莽刀钱,及五铢、四铢、三铢钱,然皆有孔可穿,故《史记·平准书》有缗钱也。自清末仿外洋币制,铸铜钱而无孔,谓之铜元,十枚重二两,较旧制钱轻十之七八,强抑民间,令其通用。于是旧制钱半入东洋,销为铜,转售与中国。大利外溢,害何可言!官府畏之,佯作聋瞶。潍向用制钱,自民国六年春,官家逼用铜元,因以制钱不复见,钱缗亦置之无用之地。缗,吾潍名曰钱绳,妇女昼夜辟纑,上市鬻之,以谋升斗。今已矣,洋线充斥,妇女纺绩之业失;铜元无孔,妇女擗麻之事停。茆屋寒灯,相对咨嗟,闾阎生计窘甚。因思钱缗一物,沿用数千百年,一日废之,不可无诗以纪之,爰赋《潍阳竹枝》一绝云:"铜元流转到潍城,上市村婆有怨声。怀抱钱绳无处卖,人间不见孔方兄。"

瑞 澄

辛亥八月,武汉起事。制军瑞澂弃城先遁,盖其家传之法,其先人即卖揽江锁,使英人长驱北上者也。其名人咸知之。瑞澂之兄瑞麟,以开坊翰林,奏请折漕废运,京师为撰一联痛詈之。联曰:"我我我,曾卖揽江锁;你你你,又折漕运米。"瑞麟充边疆大臣,以吞饷被逮,监禁数年,缴款得释。瑞澂当联军入京,为日本问案官。事后,以外人之力简放道员,洊升鄂督。其人卑小如侏儒,吸鸦片烟无算。读书不多,不明大义。若在武汉先事预防,无衅可乘,革命党何由煽乱哉?败事之始,实由于庸碌无能之旗员。清国以十万之雄兵,不能挽百六之厄运。停战议和,此则由于觊觎大器之汉奸。自九月议和,至于十二月,革命党坚逼清廷逊位,有奸臣斡旋其间。隆裕太后知事不可为,乃下诏逊位。奸雄之阴谋适成禅让之隆礼,而奸雄之霸图终以自败而死,宜哉!清祖宗垂训,亲贵不预政事。适逢幼主临朝,亲贵攫取权利,开夤缘之门,受苞苴之馈。予仕京师,闻之咋舌。梁鼎芬之直言,江春霖之陈奏,所论皆一字不妄,竟至开缺罢官。由此亲贵专擅,以杜众口,使不敢再言,致使大势已去。京旗十余万人,穷困莫救。大城以内,旗男多为人仆隶,旗妇多倚门卖奸,吾不忍往观矣。近有旗员在吾乡管理税局,囊橐颇富。性好冶游,将入都,予戏谓之曰:"汝住大城内,切勿唤妓侑酒。恐窈窕而来者,为君之亲戚。"数月后,由京旋,告予曰:"悔不听君言。一日同人欢饮,唤四妓,中有二人,确系亲戚。竟有岳父之侄女,一见即赠以六元,请其速归而已。"予曰:"欧阳永叔续弦娶其小姨,群戏之曰'大姨夫今作小姨夫',君盍与彼成佳事哉!"

油 鸡

潍有肥鸡,无肥鸭。巨室亦俭朴度日,食鸡肉猪羊肉,即为美味。填鸭一法,所弗讲也。偶有自济南馈送者,必邀亲戚朋友,各尝一脔,视为美品,逢人辄夸。然肥鸡之美,不亚于鸭。京师之鸡不能及。盖鸡食糠秕,则不生肥脂;日食粮米,则肥脂满结于腹。肥脂既结,则不能孕卵。依然雌雄相交,孕卵如黄栗,即为肥脂所化。割肥鸡时,每见小卵累累,有黄有白,更无硬壳。烹小卵而食之,亦美味也。鸡肥不育卵,亦犹妇人身体肥重,多不生育。杨玉环,肥者也,未闻生子。当时盼望綦切,故有金钱洗儿之事,将以为生子之兆也。后人为之解曰:"《唐书》新旧分明在,那有金钱洗禄儿?"《唐书》讳言之耳。彼鸡之饿而瘦者,亦不能孕卵。割而验之,并无小卵,亦犹妇人腰细如柳、迎风袅娜者,往往一生不孕,大异于九子魔母。古有赵飞燕,瘦者也,汉成帝纳之,久不生子。飞燕綦盼有子便为皇储,乃荐其妹合德于帝。帝嬖之,昼夜不离,飞燕乃募集壮而多男之民夫,与之交合,迄未得子。此事载在《飞燕外传》,人皆知之。潍邑当粮贵之时,村妇抱鸡上市鬻之,以谋升斗,大抵不能孕卵之鸡。以故潍东门外桥边有鸡市,村妇提篮而来,剪其翅,絷其足,咿唔之音,与桥下水声潺湲,接响互答。人头攒攒,为一哄之市。予有竹枝词纪之云:"二月春寒雪压堤,麦苗才与草根齐。青黄不接粮昂贵,上市村婆卖母鸡。"

老婆市

潍邑有老婆市,闻者骇然,疑如东坡所咏"粤女市无常,所至辄成区,"以为此鬻妇女之市也。否则如《北史·龟兹国传》:"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钱以入官。"然潍市不尔也。每逢市期,老妇携衣服、器皿、字画、书籍陈于市,物各有主,代售而分其余利。但书籍之旁,杂以女舄女袜,中衣腿带,亦不雅观。然利市莫如女舄,男舄盖有专肆,女舄无之,予取予求,必入此市。且花样纤巧,错金为缘,刺绣成纹,五光十色。当嫁女期迫,青蚨飞来,便可携去,入之妆奁,王化所被,摽梅无怨矣。然予有深忧焉:一旦尽改天足,斑斓而陈者,售之何人?人笑予似杞人忧天。

解 纷

于观臣与陈兰为郎舅。陈兰乳名敏子,觐臣戏呼之,辄怒。予曰:"唐开成中,杨汝士以户部检校尚书镇东川。白乐天其妹婿也,时以太子少傅分洛,戏代内子贺兄嫂诗曰:'刘刚与妇共升仙,弄玉随夫亦上天。何似沙哥领崔嫂,碧油幢引向东川。'沙哥,汝士乳名也。沙哥得诗,三复诵之,不怒也。"潍有李星南行九,长者见之,呼曰李九;少者见之,亦戏呼李九。李九怒甚。予为之解纷曰:"宋名臣欧阳文忠公,爵位功业,煊赫一时。当其幼年,群戏之曰:'好个欧九,可惜不读书。'欧曰:'欧九书已读熟矣,莫笑我欧九也。'文忠且自称欧九,人呼李九,又何伤?"于是李九之名大震。元人句云:"能以古人为此例,全凭妙语息纷争。"非曰能之,愿学焉。

恒府姬

青州恒王府，池中埋银十万两，渔洋《池北偶谈》记之。府中鬼姬之事，《聊斋》记之。此外，尚有佚事。府中一姬，年逾不惑。恒王败后，姬逃于民间。有老秀才匿之，纳为妾。自言在府中司厨，专司炒鸡脑一味。秀才曰："试为我作之，以饷老饕。"姬曰："府中蓄活鸡若干头，吾相其雌雄相等、毛羽全丰者割而烹之，故色、香、味皆备。君一寒士，焉得活鸡若干？"一日，门生高中祭祖，馈活鸡十只。告姬曰："能择其美者，而烹之乎？"姬周视之，曰："尚有可食者。"乃取为烹饪。秀才坐而食之。食毕，不能动，不能言。家人视之，见其舌缩八寸余。急为捶其项背，舌乃下。问何故，曰："吾食之极香美，生平未尝此味。食之不足，则吮其余汁，而舌缩矣。古人舍命吃河豚，吾舍命吃鸡脑也。"清初，有食年大将军厨姬之炒肉者，正相同。予闻舌缩者以男子尿一杯灌之则愈，盖阳气发舒之理。闻有四人共食河豚，食之虽甘，心惴惴焉。一人忽仆地，手足乱弹，牙齿紧闭。咸曰："此中毒矣。"凡中河豚毒者，饮粪清则解。三人各饱饮粪清，臭臊入咽，殆不可言。饮毕，而仆者自起，曰："吾夙有羊痫风耳。"三人乃大呕。然粪清入腹，如珠还合浦，不能再自其口出矣。彼缩舌之老秀才，幸未饮尿。若有明医在旁，必以其口为溺器焉。

昼候

《阅微草堂笔记》用"昼候"二字，门生郭自芳不解，问予。查《辍耕录》，浙江昼夜二潮，甚信，土人括以数语云："午未未未申，二卯卯卯辰。巳巳巳午午，朔望一般轮。"此昼候也。初一日午未，初二日未初，十五日如初一。夜候则六时对冲，子午丑未之类。予谓妇人月信，应期而至，亦宜括以数语，作为闺房之歌，以为趋避。同僚孙蓝田有二姬，一名采姐，一名福元。蓝田属为一诗括之，诗云："采姐初三经脉行，福元癸水十三生。会逢洞口桃花泛，傍岸渔篙不许撑。"为书彩笺，贴之闺房。京师不以为异，盖求人择娶妇吉日，必先问明也。至于女闾青楼之中，亦应人括以诗，张之于壁，俾寻花宿柳者，一望晓然，何须含羞自道，女伴代达？不洁之语出自口中，更胜于满壁字帧，上书唐人熟烂之句，如"从此不知兰麝贵，夜来新染桂枝香"，几处处雷同也。予尝有句嘲之云："青楼接近长安市，满壁唐诗署翰林。"

象

国初时，缅甸归化，常以象进贡。于宣武门内城根设象房以育之。逢朝贺大典，象背被以黄毯，脊上安宝瓶，陈于午门玉辂金辇之前，以备方物。其身高一丈，首至尾亦一丈余。鼻长四五尺，与腿齐，远望若五腿然。眼如鼠，尾如驴。鼻能拾草而食。牙露于吻外，左右各一，长尺余。此牙不能食物，食物乃用口中小牙。朝贺毕，有官役牵之，以索贯其鼻孔。欲骑之，则以利钩勾其皮以登。钩出，皮孔自合，不见血痕。《论衡》云："长仞之象，为越童所钩，象皮不畏刀刺。"诚然。象房中，每象一屋。屋壁有洞，能容人。遇象怒时，官役入洞以避之。养之三四年，则渐驯，能晓人言。妇孺来观者，官役谕之曰："请安。"即曲一膝。谕之曰："打水枪。"置水桶于其前，以鼻吸尽，朝天一喷，水散落如雨。唐德宗之驯象善舞，定非虚语。驯之有年，具有仁心。一日，有象至通衢，有荷担鬻鲜菜者，象以鼻卷之，顷刻食尽。卖者哀诉曰："一家人生计，赖此一担，奈何？"象回顾旁有大肆，门面辉煌，以鼻拉其楹，屋瓦震震有声。官役告肆主，速代为偿菜价。偿毕，象乃去。其灵敏可知矣。每届六月六日，在御河洗象。见水则淫，牝牡相交，一仰一俯，一时许方毕。故聚而观者，有男子，无妇人也。《说文》云三年一乳，亦不尽然。计寿不过五六十年。自缅甸外属，贡献停而象房废。从前生有小象，惟育不得其法，未及长成，即毙。毙后，官役烹食其鼻，尚称肥美。以此知《岭表异录》所载土人争食其鼻，洵非虚诞也。

团焦

《阅微草堂笔记》及《聊斋》，每用"团焦"二字。或云"焦"应作"蕉"，非也。查《北齐书·神武帝纪》："抵扬州，邑人庞苍鹰，止团焦中。每从外归，主人遥闻有响动地。苍鹰母数见团焦中赤气赫然属天。"盖守瓜菜之棚，以木架之，其形圆，上覆以草席，日炙则焦。然每当暑日远行，息闭汗流，遥望团焦，栖止暂憩，不啻入凉厅、服清凉散也。闻曹仲帅言：典试江南，炎天远征，肩舆似蒸笼，病欲呕吐。入人家团焦，少饮温水，病乃霍然。予曰："热中之人，行遇炎暑，焉能不病？乡农胼胝服劳，未有中暑者，扶犁至地尽处，即有树荫敷地，清溪绕之，赤臂乘风，爽然自得，胜于衣冠被体，组带缠身者多矣。陶渊明之归来，正为此耳。

李进士

章邱进士李肇基为盐城令。乡村有娶妇者，入夜夫妻同寝，晨不启门，呼之不应，穴窗纸窥之，床上无人，一人卧于地。群坏门入，视新郎受刀伤而死，新妇有头无身，头被火炙，模糊不能辨。报案后，李公往验。周视其室，壁有活门，闭而未关。曰："是矣，必有奸夫偕新妇潜逃。妇之头，乃伪者也。"乃微服于妇母家左近，探询有少年男子，无故逃走者否？果近村长老言：有王应思者，年二十余，夜间出外未归。又于附近墓地查勘，见有新土之坟，即问坟主何时葬埋。果见有新土一坟，坟主曰："葬亡媳，已三月矣。久不到此，何坟土似新哉！"李公令与其媳母家相商，姑开坟视之。两家见土翻新，本有疑心，遵谕开验。果棺木被劈，尸则有身无头。以被烧之头按其上，骨缝皮缝恰相合。李公乃令差役多人，四出访寻。两月后，有老役率两壮役行至一山壑间，四无居人，惟闻鸡鸣声。循声而往，山坡有土屋二间，障以柴篱。排篱而入，言渴甚，乞水浆。

一少妇在室，问役从何处来。答曰："从盐山来。"妇曰："系同乡也。我与丈夫荒年逃此。"问："汝丈夫何往？"曰："进城卖柴，即归也。"妇为役炊釜温水。少顷，王应思归。役有识之者，出传票示之。王不肯行，絷之，并其妇同回盐山。堂讯时，王供先与妇有奸，两人爱情难断，故杀其夫而窃以逃。王乃论抵。妇坚供未与同谋，逃时因被逼胁，乃永监以毙之。

定 命

文人学士作小说，有应说者，有不应说者。昔纪文达公作笔记，言有一举子，文学著名已久，而屡踬场屋，乃乞神示梦。神告之曰："功名有命，文字奚足凭？"文达之父见之，斥曰："此等话，举子言之则可。汝辈屡掌文衡，若作此言，上无以酬朝廷开科之意，下无以励士子读书之心。"文达奉教维谨，以后不作此说。然王公大臣，亦有专言命者。清代举人赴大挑场，王公大臣司之。举人身躯伟大者，挑一等，作知县；中人者，挑二等，作教职；其身体卑琐者，则落挑。此显而易见者也。某年大挑时，有山东某举人，人如曹交，竟落大挑。其人愤甚，俟大臣事毕登舆时，拦舆诘之曰："大挑以何者为凭？"大臣知其为落挑负屈者，高声应之曰："我挑命也。"举人无言而退。

京师茶馆

燕京通衢之中，必有茶馆数处。盖旗人晨起，盥漱后则饮茶，富贵者则在家中，闲散者多赴茶馆。以故每晨相见，必问曰："喝茶否？"茶馆中有壶茶，有碗茶，有点心，有随意小吃，兼可沽酒。自辰至巳，馆中高朋满座，街谈巷议，殊可听也。有提画眉、白翎、鹦鹉诸鸟而至者，置之案上，令其学鸣学语，鸣则齐鸣，语则皆语，如一犬吠而百犬应也。鸟性最灵，人尽知之。不意虫豸之性亦灵。秋冬之间，有携胡卢若干而至者，内盛蝈蝈、油胡卢。油胡卢如蝈蝈而微大，亦以翼鸣，一虫鸣则皆鸣。此种虫鸟有为本人所蓄，有为世家大族所蓄，令其仆人带至茶馆以夸耀于人者，名曰"把扯"，专司其事。可见满人之富贵者，养尊处优，娱悦耳目，以消岁月，恒宴如也。下等者月支钱粮，妻孥坐食，不务农，不从商，游手好闲，比比皆是。至中秋节前后，斗蟋蟀之局，输赢至钜。斗罢记之帐簿，不敢写钱，写月饼几斤，按上等月饼算钱。世家大族，皆有"把扯"。蟋蟀之盆，以国初赵文玉所作为上，每具值十金。陈蟋蟀于庭，午时日烈，则以虾须小帘幂之，使其略见风日，则体强健。斗时以小戥称其轻重，轻重相等，乃使之斗。计养费赌费，一年在千金上下矣。至养金鱼一物，另有"把扯"。若红鱼带绒球，及纯色蓝鱼一尾，须五六金。以有用之财，养无用之物，当时满人生计之裕可知。

六 项

满洲大家，车马衣服之外，有必备者六项。京谚云："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大丫头。"伏日自大门至内宅，皆搭以天棚，驾屋而过。棚檐以雕栏饰之，彩绳系之。鱼缸石榴，列于照墙之前，以壮观瞻。先生乃教读者也，训子弟读书之外，兼可代写信函。所延者，山东秀才居多。盖旗人皆与山东老米兑房相交易，可以代领俸米，可以预借银钱，兑房司事，出入王府相邸，若一家人也。以故教读先生，皆其所荐。八尺之獒，大足之婢，或三或五。入其门者，目所共睹也。最奇者，凡官至一品，则乘轿，轿及轿夫不须主人费钱，轿夫备之。计头夫抬夫十余人，开一赌局，左近来博者，其数甚夥，昼夜呼卢，主人若弗闻也者。主人出门，四人舁之，两人扶之，健步如飞。冬日头戴红缨皮帽，大如箕，毛长数寸。舁行三里，则换班。后有双套大车载之。诗云："輶车鸾镳，载猃歇骄。"朱注云："休其足力也。"情形似之。其双套大车之行，风驰电掣，不避行人。一日某相国之大车，随轿至正阳门大街。适赵侍御炳麟乘车进署，骢马已老，不及回避，大车之骖挂其车帷，裂去半幅，御大车者不顾而驰。翌日，相国知为赵侍御之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至门，直入客室，向北行三叩礼而去。赵侍御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直入厅，向北行三叩礼而去。都下传为笑柄。

月 宾

渔洋山人归老后，新城有名妓曰月宾，时至渔洋家，乞作诗题扇，以增声价。其诗载在《阅微草堂笔记》，人尽见之。维摩丈室，偶留天女散花，如东坡之于琴操耳，然必须如东坡之清高而后可。晋时阮步兵放浪形骸之外，恃其多财，群妓沓至。致使子孙淫疮遍体，传染数世，此大不可也。再不然，如参寥和尚之清高，亦能目中有妓，心中无妓。故其赠妓诗云："禅心已作沾泥絮，肯逐东风上下狂？"予则谓其以柳絮沾泥自比，心虽不动，亦不洁矣，不如拙句云"柳絮随风不著泥。"

烟 瘾

人之烟瘾，有诡异而莫可拟议者。安邱王氏家，有一老仆，伺候来宾。宾在室内，闻帘外老仆，饭后必作哽噎声。问之，对曰："夙有烟瘾，今不吸矣。主人赏烟灰一包，饭后吞之，其苦难下，故作此声。"宾曰："何不以茶送下？"对曰："若以茶下，则喉中不苦，便不解瘾，故须干咽之。"时正夏日，未着褂，以手摸其胸，尚簌簌有声。昔邑有开烟馆者，购烟土一两，以锅熬之。适有衣服褴褛之友，蒙袂而来。馆主人曰："汝代熬之，吾家有事，暂去即来。"片时旋馆，见锅内之烟已空，其友蹲于墙隅，目瞪不能言，口流烟水，知其尽吞之矣。大惊曰："汝将死于此地，可奈何？"其友摇手，以示无妨。半日，起立谢曰："今日大过瘾，君之恩也。"飞奔而去。又有老者，家仅中资，日吸烟二两，计费十余金。自思曰："一儿一儿妇，安分度日，不忍令其饿死。我老矣，死不足惜。"乃以烟膏二两，和烧酒吞之，一日一夜未死，平复如常。自此不再吸烟，须以烟灰搅酒饮之。其子甚

孝，日备烟灰一包。一日大雨，未为备也，其妇以饽饽炒黑，碎为末，裹线予之。老者饮之，安睡一夕。自此以饽饽黑末予之。老者不知，至今犹健存也。予戚郭七素有瘾，其子日具烟炮十余包呈之，乃以远志熬成者，并无烟土、烟灰、吗啡等物，吸之忻然。予故以诗赞之云："男儿远志行千里，从此椿庭有赝烟。"用《礼记》"男子志在四方"之义。考罂粟花自古有之，苏子由诗"罂小如罍，粟细如粟"是也。一曰米囊，一曰米壳。陶雍诗"万里客愁今日散，马前初见米囊花"。今日禁种罂粟，遂使药店无真米壳。米壳止泻，河鱼腹疾奈何，恐如左氏所云矣。

色　瘾

《阅微草堂笔记》曾言有富商，行贾西域，蓄猪十余头，闭门而沓淫之，此不足怪。人言有淫羊者，并言温暖异常。以故牧羊者行淫过度，多患痨症。闻蒙古喇嘛，多与羊淫。若果有此事，则猪与羊即其妾也。客至则宰以供之，是杀妾飨士之张睢阳也，伟人也。

裹　足

裹足之害莫甚于山陕。妇人女子，行走街衢，皆扶杖徐步，或扶高粱秸而行。佣人之女仆，令其扫地，须跪而执帚。然其足非真莲瓣纤纤也，皆垫以高底耳。住户晚饭后，妇女皆携小杌，坐于门前，翘其足于阈外，以夸示路人。路人缓行细视则可，若回头再看，则必被詈。虽极贫之家，亦隔日换着新履。其地妇女，皆成废物，不若南方务农之家，天然之足，服劳作苦，能为男子助力。粤东亦然，富家缠足，贫家则否；太太缠足，婢妾则否，贫富贵贱之分判然也。然亦以纤足夸示于人。大户新妇初来，亲朋满座，新妇出见，自牵其裙，露其纤足。处女在闺，终年不敢下楼，因足不健壮，恐致倾跌，失其真红，而新婚之夕，新郎验时，无以自白。予作幕于东海关道时，见粤东幕宾之妻，每入署，有大足女仆负之以行。苦哉！今吾山左风气大开，女校林立，抱书女子，天足自如矣。

京师戏园菜馆

京师戏园非一人一家自建也。其始醵金建之，各有地段，如楼上下池子，各有主，若地亩然。日后或转买典于他家，开戏时派人收票。缘京中居人，无地可种，故以此为业。最惧者，因闹事封门，则有若荒年矣。予巡中城，虽遇争斗之事，向不封园门，判责而已，恐赖此业者，失所望也。且一园之中，每逢演戏，卖茶果者，卖点心者，送戏单者，送手巾拭面者，皆贫民藉以糊口，乌可断其生计？惟陆军兵士，不免恃强滋事。其时姜军门桂题统兵，予婉告之，时加约束。数年间，竟晏然无事。俗传园中正面楼一间，为备巡城御史观剧，非也。清例官员不得入戏园酒馆，处分綦严。如遇团拜，在会馆观堂会戏则可，宴集在饭馆庄则可。饭庄皆名某堂，招牌上书"包办筵席"四字。昔毛尚书爱吃太升馆之馔，命改曰太升堂，并挂"包办筵席"招牌。李文忠公爱吃聚丰堂之荷包鱼翅，及鳜鱼片，因系饭庄，故常偕友前往。至正阳楼之炮烤羊肉，其薄如纸；太和楼之蒸螃蟹，其大如盘，均系小馆，大员不能前往，唤至宅中宴客则可耳。自交涉日多，出使大臣络绎回国，沾染洋习，遇有宴饮，多在洋饭店中，予时得追陪。以乡村粝食之腐儒，亦能大嚼洋味，痛饮洋酒。习俗移人，殆不能免，殊可笑也。

酒　量

苏东坡以不能饮酒为憾，勉习多年，才能饮三蕉叶。清代纪文达公亦不能饮。其座师常诮之曰："作诗文可学东坡，奚必效东坡之不能饮？"文达每引以为恨。予自幼能饮，苦不得酒，亦不自知其量之何如。癸酉中乡榜后，得权署馆陶县训导。馆陶令仓公尔爽为世兄弟，留予饮，且自夸曰："宰馆陶数年，无能对饮者。"予曰："试相陪一次。"彼饮绍酒十茶杯，予亦然。再饮五杯，彼玉山颓矣，予竟未醉。自此日日招饮，且曰："君署中只带一仆，未有眷属，不必起炊，蚤起即来可耳。"计权署一载，其署中廊下，空酒坛累累然。晚间归署，则对灯吟诗。当年先祖资政公大挑二等，曾任馆陶训导十八年，方升临清学正。故予有诗云："绳绳祖武一官闲，今日幼孙折桂还。惠泽常留传石砚，才华敢诩比瑶环。横披枝叶松将老，谨护庭除草不删。冷署揣摩锥刺骨，何年射策立朝班。"

刘文清公

诸城刘文清公，为吾潍郭家之甥。自京回籍，必经潍城，在外家盘桓数日，故潍人藏其墨迹甚多。其姊妹亦有归潍绅者，亦解诗善书。曾见文清由京书一扇与其妹，扇尾书云："请看愚兄字长进否？"此扇尚在潍，诗与字皆佳，而文清若不敢自信者，老辈之谦冲如此。郭宅有一老仆，呼文清曰大相公，犹为文清少年之称谓。人皆曰："今作宰相，呼为大相公，更相宜，不必改也。"时潍令有贪得一款，人皆知之。令赴郭宅谒见，不得入。老仆告文清曰："仆老矣，一旦先犬马而死，苦无棺木。潍知县许出其赃款，以济我穷。明日再来，大相公可见之。"文清首肯，潍令乃得见。老仆于是买房屋，置田产，盖所得不菲矣。以本邑之财，济本邑之人，故文清乐为之。

潍城隍

咸丰年间，捻匪扰山东时，王侍郎次屏在籍，住城隍庙街。一夕醉归，徒步过庙前，有隶役延之入庙。曰："城隍知君为翰林善书，请写一册。"乃入见城隍。行主宾礼毕，出一黄册，一名单，请其楷书。单上第一名，为先伯太仆公，时正总办团练，将与捻匪决战。二月廿二日，在城外酣战，阵亡。始知城隍属书之册，即应阵亡将士也。忠义捐躯，故令以黄册恭楷，达诸天庭。可知事由前定，神先知之。相传郭家有女及笄，梦

城隍聘为正妻，女遂无疾而死。于是肖塑其像于后寝，香火益盛。衣服衾枕，邑人岁岁更易。街谈巷议，未敢深信。正直之神，未必出此也。

东西庙

京师每逢月之三、八日，东庙、西庙轮流开市。百货杂陈，男女群集，珠宝玩物，灿然并列。凡寓京者，皆目睹之，无待赘述。惟泥人肖像之工，虽元代刘兰之艺不能比（京师有庙碑，云刘兰塑）。尝见一不倒翁，高三尺，眉目口鼻，栩栩欲活。陈于市上，久未出售。询其故，肆主曰："自《子不语》曾言不倒翁为妖，彼此相传，无敢购者。此物作成，已十年矣。"予自关外归老，路过京师，见此物犹在。乃赋一绝："谁向天街挹软红，泥人塑就仗人工。我今归老扶鸠杖，惭对皤然不倒翁。"

铜首饰

自洋白铜入中国以来，制首饰之工，潍匠殆擅其长。其始先制手镯。其白似银，质于典库，典库不能辨，被其欺蒙。以后人渐知之，乃按铜价出售。今潍城业此者，不下百余家。花纹之细，穷工极巧。外省商人，年来坐收。乡村妇女，喜其价廉，购而插之鬓发。每逢戏场，粉黛群集，日光映射，炫耀夺目，不复见有钗荆者矣。商人运往都门，陈列通衢，日见畅销。盖满洲大户，遇有丧事，主人须赏女仆丫头银首饰，不得戴包金缘牙之物。自有洋白铜所制，费钱不及银物十分之一，即以此物赏之。此亦裕八旗生计之一策也，政府其奚以酬吾潍匠。

南北不和

近年南北不和，人事也，实天运也。胶东数县，南县与北县不和。一县之中，南乡与北乡不和。至潍县，则更有甚焉者。街南人家与街北人家不和。吁，可畏也。近闻邻县有某富商，先娶一妻，住北城；后娶一妻，住南城。一日，北妻闻之，乃效南康公主之故事，持械寻南妻，将与决战。战败而归，发鬓伤损，衣履遗失，恨不欲生。乃集母家男女若干人，将往报复。南妻闻之，亦集母家男女若干人，列阵以待。里人恐酿大祸，为之调处，暂请停战数日，必有和平解决之法。里中轻薄子谓当如戏剧中之双摇会，乃可解决。稍知事体者谓为不雅，乃振笔为文，劝谕两妻母家男女。大意谓若责某富商以停妻再娶，系清代之例，此例只禁官员，不禁商民。中华民国并无此例，不能控于官府。莫若匀分财产，各占一方，个人有个人之权利。当年汉室尚可三分，今两分之，不愈于蜀魏吴争汉鼎哉！北妻年渐长，风情略淡，似有允意。南妻青年多欲，所望甚奢，曰："财可平分，丈夫归我一人。"北妻又不肯退让，事不能解，将有宣战之势。予曰："此事应请尔乡旧议员、新议员，开会议之，或有高论。"若以南北共和为题，属予作文，予真阁笔矣。

太史公

吾乡于太史大门，新年对联曰："求雨何如掘井好，大人不失赤子心。"予曰："用意至善，予将假借赤子二字，作一对联，曰：'八载退隐抱赤子，十年进士如白丁。'"盖乡谚云："不作官，回家抱娃子。"又云："老进士，不识字。"用此义也。至老进士不识字，不自今日始。唐人诗云："佩玉曳裾新进士，回顾诗书等闲事。"此可见一旦登第，抛书不读书。大概科场时代，专肄帖括，读书者甚鲜。相传有老翰林林下闲步，闻人家塾中有读书声，乃昂然而入。问学生读何书。答曰："《史记》。"又问曰："何人所作？"答曰："太史公。"又问曰："是某科太史？"答曰："是汉之太史，非今之太史。"遂就其书而观之。观数行而置之，曰："亦不见佳。"乃扶杖履，声橐橐而去。

海错

生长海滨者，爱食海错。今人宴客，以鱼翅为美味。考鱼翅未见典籍，惟《汉制考》腊人干肉注："大物解肆干之，谓之干肉，今鸟翅也。"或是此物欤？尝见海中钓鲨鱼者，鱼大如牛，来则波涛坟起，渔人以油灼鸡挂于利钩，上系以大丝绳，抛之浪中。鲨鱼吞钩不能去，乃徐徐引至海滨。鱼行则小船随之，沿岸而行，半日鱼无力，乃连数船曳于岸上屠之。肉粗不适口，村农买其肉，价至廉。将翅与皮晒干，可得善价。鱼皮之上，坚硬如甲，鳞细似粟米。以甲饰刀鞘器皿，斑斑然有文彩。甲下之肥肉，厚半寸，干为腊。头上肥肉更厚而美。翅以脊上为美，所谓荷包翅、肉翅是也。至分水翅、尾翅则次之。文人皆谓肉翅为蚩尤翅，《考古器图》言飞兽有肉翅曰蚩尤，非鱼也。海参亦未见于典籍。《本草》有水参，生于地，非生于海。盖后人以海参为滋养之品，故名曰参。芝罘岛海滨多有之，以伏日取者为佳。渔人赤身入水，以长绳系一大胡壶，胡壶浮于海面。人入水，带一利铲，腰系布袋，口能吸水吐水，如鱼，目能瞪视不迷。海参皆粘石上而生，以铲取下，入于布袋。一铲不能下，再取则破碎，便弃之。布袋皆满，人乃泳上水面，卧胡卢上以喘息。喘息既定，方寻船而上。其人在海底时，若闻腥气，见天昏地暗，是入于大鱼之腹，急以铲刺之。大鱼腹疼则吐出，性命无恙，而耳鼻多融化矣，鲜血淋漓。急上船敷以药，数日结痂。海参之大者盈尺。鲜者不能食，须以灰培之晒干，较江中之参肥而腴。前数年，李道台山农在烟台练水师，募海参户充兵，能行海底，半日方出。赏以十两银锞，能从海底拾取。德国潜水艇，此兵定能毁之。今将赴欧助战，何不募之偕往？海中鱼以时上，供人食用。诚有大鱼如山岳，驱之而来，渔人多目睹之。取黄花鱼、嘉鯕鱼之时，网大数十丈，杂海滨十余里，数十船共张一网，得鱼千万尾，得钱数百千。缘岛上无地可种，赖此为生。所惧者，飓风突来，逃归不及，船沉人死，不可胜计。间有善浮水而得生者，十人中一二人

耳。以故遇此烈风，岛中家家穿孝衣哭于海滩。然其父死于海，其子仍继其业，听天命而已。至蛤蜊等物，不用网罟。海潮退时，妇女提篮赴滩拾取，可以易升斗，可以为菹醢。殆如彼有遗秉，此有穉穗，伊寡妇之利，人各得其养，沧海犹畎亩也。东海所产鲞鱼，咸云由海入江，变为鲥鱼。其形相似，理或有之。古无"鲞"字，始于吴王阖闾，航海阻风，数日无可食之物，忽闻隔舟烹鱼之香，取而尝之，曰美。问何名，曰无名。因名之曰"鲞"。《康熙字典》收此字，且加详注。海鱼有人形者，有狗形者，予未敢尝。其似命字者，颇可食。有浮海面而吐墨者，曰墨鱼。渔洋山人记之，谓为文吏沉海所化。有镜鱼，圆似镜，肉细可餐。此鱼一名娼鱼，为众鱼之妻，闻之可笑。海鱼种类，予皆咏以诗，多不佳，惟镜鱼绝句，差堪告人。诗云："夷吾霸业女名闾，临水青楼绕绿蕖。人物风情部谑浪，相思留镜化为鱼。"此少年时作幕烟台，题妓扇者。自烟台而西，至莱州，所产之鱼，不尽相同。巴鱼无鳞，长数尺，肉坚子大。食其肉，晒其子，得价倍之。晒子之法，腌以盐，以砖石压晒。莱人以诸鱼之肠腌菹，食时去其肠而取其菹，味殊香腴。夏秋间多出刀鱼，宽而长，如刀形，无鳞，肉细。此鱼上海，妇女取其子，渔人不禁。腌为酱，冬日食之，以之炒肉尤香。海中亦有河豚，长盈尺，网得之，去其肠埋于地，恐鸟雀食之受毒。其肉则无毒，人皆食之。海螃蟹，有大如径尺盎者。剥其肉，数人食不尽。并循海而西至潍县，以梭鱼为美。四月间，有嘉鯕、母猪虾、白虾，费钱无多，便可饱餐。从前青鱼，清明即至，其味最良，今不然矣。皆言日本人嗜此鱼，驱至东瀛，与其鱼相配，遂至乱种。及运至潍邑，则其味不美。吁，海禁大开，洋华乱种，殆所不免。初夏时，对虾最多。脂红肉白，一双可下酒十大杯。其红脂在头上。曾见刘石庵行书说帖，以对虾赠友，嘱以食此虾勿弃其头，红脂全在头上，言之津津有味。行书则宛转如秋蚓，室藏数年，被端午帅索去。此虾与柳叶鱼同时上市。鱼小如叶，火烤之，即可食，不须油烹，自有腴味。故予有句云："鱼名柳叶堪浮白，虾似桃花正染红。"同时比目鱼正鲜，身薄，一面有鳞，一牝一牡，两目相比。似其形者为偏口鱼，肉不及比目鱼之细腻，此如东施效西施之颦，捧其心不掩其口，亦可丑也。此见龙宫之中，宫娥侍女，未必尽美。惟蛤蜊名西施舌者，白肉如舌，纤细可爱，吞之入口，令人骨软。予曰："虽美不可言美，恐范蠡见嫉。"潍以南海上，最多鲜鳆鱼，尤为珍物。一面蛤壳，一面软壳，出水数日不死，冬月有之。不宜向寒，以绵盖之，不至冻毙。大者曰马蹄，小者曰金钱。京师所用，皆干腊无味，惟以之炖肉则合味，京厨不能作。曾食王殿撰可庄家厨一次，极得烹饪之法。冬月吾乡有银鱼，亦曰冰鱼，与京师无异。此鱼《莱州府志》曰仙胎鱼，因其无骨无刺，故名。出平度新河者佳。螃蟹，潍曰毛蟹，以其螯上有毛。养之得法，可食数月。其法掘一浅井，喂以秫壳，常以水洗其甲，则结黄满壳矣。有小鱼曰鹁鸽郎，肥如鹁鸽，有牡无牝，似乎化生，故曰"郎"。较鹁鸽郎微大者，曰豸花鱼，花如绣豸，肉细而骨鲠，犹豸之以角触邪人也。铜蟹，色如青铜，以盐腌之，可生食，红黄满壳，鲜味难状。京中人不识之，有自潍寄京者，京厨则蒸之，极似焚琴煮鹤之事。海畔偶见大鱼，长数丈，目无睛，奄然待毙。人言为有罪被驱逐者，鱼大如此，睛必成珠，故不令人间得之。远近村氓，分食其肉。其骨可制为栋梁，莱州海庙之鱼骨殿，今尚岿然。其余之骨，可作器皿，坚致耐久。煮以绿色，即海秋角；煮以红色，即为假珊瑚；以药粉煮之白，可充象牙。一得此鱼，则一村如遇丰年。海之可珍如此。因知陈明允娶龙女，富可敌国，赠其友一珠，可购美妾，事或不诬。近者每见龙兵整队而过，领队者为炮鱼，顶上有孔，喷水上激，隆隆有声，如鸣炮然。见之则渔舟远避，一日不敢取鱼。此之外，海物尤奇，水母不似鱼形，远望白沫一片，虾引其前，所谓水母目虾是也。渔人以长绳系钩，裂其一片，尚闻唧唧有声，其余半片，仍浮游而逝。昔人云蟆蛣腹蟹，海乡尤多。潮退后，拾取白蛤，如钱大，剖之中有小蟹，究不知小蟹其所孕耶，抑如渔人所云：此蛤不能觅食，恃蟹取食以养耶？此不可解矣。海虎似虎形而小，四足有皮，无鳞。皮如膜，揭去其膜，方见毛。毛微黄色，鞟极厚。故此项皮衣，虽暖而分量太重，京师名之曰海龙。其光黑者，薰染而成。王大臣冬月赴蒙古地，多着之。寒冽之风不能透，一褂值千金。其带白针者，价尤昂。海浮石似石而轻，玲珑有孔，人渔得之，售之药店。海白菜与海带同类，无根而生，晒干可食。海带之细者，曰清带草。海乡用以葺屋，不漏雨，不畏火，远望之，白如堆云。海涧石子，浪激成圆形。以之砌墙，如豹之斑，如鱼之鳞。豆棚瓜架，蔓延其上。灯光外彻，妇女宵织，机鸣轧轧之声，与潮声互答。久宦归来者，重睹此景，盖徘徊不能去。

乩诗

光绪壬午科会试，潍县举人四五人，同寓吕祖阁。揭晓前十日，扶乩请吕仙降坛，问得失。先问者为彭大令竹泉，乩书"状元归去马如飞"一句。时于太史茀航亦应试，见乩诗，心不谓然。以彭文字虽佳，书法平常，万无得状元之理，是扶乩者故作吉语耳，遂不问。适田介臣太史智枚自城外至，亦应试者，群使叩首问乩，乩书一诗曰："此中消息有谁知，霖雨应符十日期。待到文章传众口，声名还向木天驰。"是科田中式，入翰林。同寓者皆未中。予与彭迟一科，方登第。事后细绎乩诗，诗中有"十"字"口"字"知"字"文""木"字，合之为田智枚。其未中式者，随同下科状元归去而已，吕仙不妄语也。人或疑于茀航顺口为此诗，以戏田介臣。但是科同寓者未中，惟适来之田介臣中式，则谓于之诗，神默使之作可耳，复何疑？

买邻

《南史》季雅买宅，与吕僧珍为邻。吕问宅价，季

曰："一万一千。"吕怪其价昂。季曰："一万买邻，一千买宅耳。"予家与田介臣家同住来章庄，比邻而居，阅数十年。咸丰辛酉，捻匪东扰，两家先人相约避居城中，盖有年矣。今日潍城宅价极贵，而两家买宅，又复望衡对宇，亦如季、吕买邻之故事。爰赋二绝云："乡村风景四时新，三十年来作比邻。相约避兵城阙住，望衡对宇是田陈。""相约辞官学隐沦，青毡传世数田陈(两家先人皆官广文)。追怀季吕清谭日，不惜千金共买邻。"诗句不佳，因恰与季、吕事相符，故以俚句志之。予不敢比古人，而介臣则雅人也。此诗成，介臣喜为书之，以光蓬荜。《南史》又记僧珍生子，季雅往贺，函书钱一文。阍人怪之，不为通，乃强入。僧珍拜受，拆视之，乃金钱也。闻介臣将得孙，予无金钱，当以银钱一文贺之。

争 婚

潍邑谭绅为其子聘定秦怡堂之女为媳，娶有日矣。秦姓贫窭无赖，又图张姓财礼之丰，复受其聘。张姓贱役也，为长班，微有赀财，竟迎去为童养媳。谭姓闻之，遂启讼。县官判案尚明晰，堂讯谭、张两家，谁先聘，谁后聘。两家皆言先聘。询之秦姓，秦姓既多受张姓聘礼，诡言："张先聘，谭后聘。予穷极无聊，甘受笞责。"县官乃急传张女到堂，为其年稚，定吐实情。女年十六，在张家一月矣。见张氏子翩翩年少，虽未合卺，耳鬓厮摩，两情相洽。供曰："谭家聘我，我不知，我在张家一月。"知县官言："谭姓供汝被张姓劫去，有此事否?"女供云："未曾被劫。新年已过，我回母家拜年，张家尚送我去，接我来，何言劫也?"盖谭氏之婿，女未曾见，所习见而心喜之者，张氏婿耳。年已二八，独无人情乎？县官竟断归张姓。谭姓贵，张姓贱，谭不甘心，仍纠人私闹。谭住南关，张住北关，予曰："此如天下大局南北不和也。"爰括而咏之曰："平等由来无贵贱，共和那复有君臣。"良以共和以后，君臣二字，不敢再言。且荜门圭窦之人，而皆陵其上，难矣哉。

王 妻

丙辰驻潍国民军旅长王贯忱，抢劫多家，在省枪毙。其妻微有姿，回潍与轻薄少年私通。有郭七者慕其色，屡调之。王妻嫌其多须，坚不纳。郭七多赀财，乃赁屋与王妻同院，思以财诱之。且雇优伶演剧，多系淫荡戏文。予闻之曰："此与令尹子元欲蛊文夫人事相同。"文人讲考据者，皆言文夫人即息夫人，美丽异常，故令尹子元欲蛊之。唐人有《息夫人不言赋》，传云"夫人闻之泣曰"，以下振振有辞。夫人入楚以来，先向楚子明其不言之故，此又泣而言焉，是两次有言也。唐人作赋，乃云"华如桃李，虽结子而无言"。世岂有枕席与共，生男育女，长此默默耶！

学绑票

人见绑票得财甚易，目下为此术者，日益夥，非尽匪党为之。各处出校学生，游手好闲，亦三五为群四出生财。访明学校小学生之家有赀财者，诱之外出，则絷留一室，以膏药糊其目，抛掷信函于其家，令其家人夜间赴某河崖某湾崖带洋元来赎。暗中交易，恐人识其面貌也。一日，被乡人侦知，通信于官府。官府遣兵士往捕。入其窝，见结夥者，皆少年翩翩，且跪而献贿。兵士不忍加刃，与之戏谑。戏谑毕，只将被绑者索出，使彼党远逸。此亦若辈之幸也。

料 量

一日至戚家，见其夫妻反目。询其故，戚告曰："余吸洋烟，拙荆为我煎烟不善，故至反目。"予曰："贤哉！此司炊之主妇也。居中馈有人矣，胡反目为?"戚曰："目下烟土价昂，不敢浪费，令其酌量搀和烟料。乃彼不善调和，或搀入太多，不能过瘾；太少，则多费烟土。训之不服，以是反目。"予曰："搀和匀停，此须有料量之学。孔子为委吏，料量平。此圣人之学也，妇人乌能之?"戚大笑，其妻亦掩口而笑，和好如故。

下气怡色

子女与老亲言事，须从容不迫。若有急遽之色，恐致老人惊心。犹记予外祖郎奉政公中进士日，家中已得报矣，予外曾祖母年高闻之，甚喜。突又来报喜者，予外叔祖又中矣。家中妇女，群赴萱帏，拍手而言曰："了不得，了不得。"是欲报喜，喜极而不能遽言也。太夫人一惊，从此口不能言。故记云："与父母言，下气怡色。"此妇女不读书之过也。

贞 婢

先母郎太夫人有随房婢二，一曰桃儿，一曰蛮子。及长皆嫁之。桃儿嫁成衣人张姓为妻，生有子女，暖饱终身。蛮子嫁予远族人，亦生有子。远族人入行伍为兵，食钱粮有年，告假回籍。值洪杨起事，营官又檄其充兵南征，惊悸而痴。家中无以为生，蛮子复入吾家为仆。一日因事至城外，天将黄昏，有无赖子见其中年韶秀，尾其后，以语调之。蛮子回身，直批其颊。无赖子乃抱头鼠窜。回家向予言之。予时十余岁，闻之称快，为有此贞坚之性，天必佑之。后其子以银匠为生，蛮子得饱暖以终天年。

戒 淫

大凡越礼行淫者，或夭其天年，或困踬终身，天道不爽，昭昭然也。尝见有世家子弟，诱通其婢，始乱之，终弃之。以先世恩荫，赐进士，入翰林，以其财贿通良家孀妇，始以为独得之奇。孀妇因此乱交，与之通者，皆沾染淫疮，不治而死。又有见女尼之美者，必百般设法，诱之失身。以青年翩翩之士，穷窘夭折，予见之屡矣。乃新学子不以此论为然，曰："吾在学校，虽不读诗书，却多阅典故。宋范文正公守饶州，喜妓籍中一小鬟。既去，以诗寄魏介曰：'庆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

未曾开。年年常有别离恨，为托春风干当来。'介遂买以送公。文正公人品学问，为宋代伟人，尚有风流之事，何害哉！"予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此乃子夏之言，圣人必不作此语。尔宜学文正之大德，勿第学其小德。"

花园

吾乡盛时，花园尚有多处，如陈氏园在小于河，田氏园在高家庄，郭氏园在北关外。少时游览数次，台榭池亭，布置有法。自咸丰辛酉遭捻匪之乱，大户凋落，园林荒废，只余西园一处而已。园亦有主，日启园门，不禁游人，谓之公园可也。来游者，园丁备茶，予以茶资少许，不敢多索，主人有命也。予退隐无事，时往消遣岁月，爰详纪其胜概。园在城东南二里许，为吾乡先达韩理堂大令所筑。后贤葺而修之，复扩充其地，为假山，植花木，添建亭榭，罨然焕然。每当春暄之日，杨柳含烟，桃李吐葩，环映于粉垣茅亭间。正室额曰"西园草堂"。堂之北，假山壁立，蜂峦起伏。旁有陟山之楼，拾级而上，孤山程符山，近在咫尺。下楼穿山而过，深溪横亘，石梁通之。左右老树杈枒，修篁摇曳，"柳暗花明又一村"，此景似之。春暮夏初，绕砌牡丹数百株，经雨怒放，花大如盆。绿树围之，翠峦映之，透来日光一线，其艳夺目，其香扑鼻。予题壁有句云："绿树翠峦围四面，羡他富贵入山林。"形容牡丹，意在切合园主人也。主人见之，酬我一大白。溪边有草亭一间，削石为座，游者可坐而少憩。出亭西行，入花砖圆门，旷然一区，牡丹尤盛。缭以藤萝荆花，相与竞艳。更有异花满地，蓓蕾可爱。问名于园丁，园丁不知，盖自海外来者。牡丹开罢，芍药继芳，红白相间，当阶而翻，金带呈瑞，岁岁有之，和气致祥，可以知园主人之为人。西南为书斋三四间，庭院雅洁，几榻无尘。夏日纳凉其中，不知城市之在迩。秋冬之际，红叶在树，黄叶在地，清爽之气，沁人脾腑。每当夕阳在山，游人徘徊不能去。曲折至草堂之东，怪石虎卧，如浪涌出，恍若东至莱府，路经杲村之浪石。予三十年未东游，至此神往矣。堂壁之间，多悬吾桑梓遗墨，如桂未谷之隶书及所绘之佛像梅帧，高南阜之左手书，刘石庵之行书，前莱州太守张船山之楹联，至潍令郑板桥所留字画，不可胜纪。主人亦不惜小费，所藏真迹，均勾摹上石，嵌诸廊壁，任人拓卖。而南方之刘园、张园，购得之以文饰其室，尚不知从何处来也。园主人行善而不务名，故不著其姓字。

杜文正公

吾乡杜文正公及刘文正公，大节相同，洁己奉公，立言有礼，鞠躬尽瘁，存心无私。杜文正为文宗之师，倚若柱石。某岁清江大饥，颁帑施赈。有人奏督赈大员有不实不尽之弊，文宗命文正与一满大臣往查。至其地，有昏夜请谒者，示意通贿，文正斥之而退。突患感冒，一药而亡。时两子皆任学差，未曾侍侧，随侍者犹子一人，视药未必尽心，此中情窦，不无可疑。文正故后，传言满大臣得贿钜万。文宗闻文正噩耗，震悼异常，特旨命入京治丧，灵柩停于宣武门内太平街赐第。文宗亲往哭奠，哀动左右。文正之父侍郎公已致仕闲居，尚在京第，特恩加宫衔以慰之。文正之孤（庭琛字芸高）赏给举人进士，一体殿试，入翰苑。恤恩之隆，尤在潘文恭公之上。芸高太史少年清俊，其夫人有大家风范。凡同乡官有喜庆事，皆请其夫妻为提调，一主外，一主内。夫妻对语，布事井井，出言朗朗，望之殆如天人，惜皆不永其年。至光绪间，杜氏子孙，尚有登第者。

大户

吾乡丰厚之家，近年多半凋零。先是济宁州孙文定公家，仕宦相继，田亩连阡，开设玉堂酱园，酱菹及酒，驰名遐方。予在济宁时，吾师莱山先生丁母忧忧居，时偕友登城上太白楼宴饮，饮量甚豪，无能敌者。至腹不能容，以指探喉，出而哇之，入座再饮。玉堂所蓄之百斤五十分大坛绍酒，多有过十年者，浓厚如胶，甘润香冽。吾师服阕后，以船由运河载至京。每食，席前方丈，饮酒数大觥，年老湿气下注，两腿作疼。时直枢密，幸赐有坐舆，可至景运门。及下舆，至直房，二三十弓之地，步履已觉艰难。日日延医针治。数年后，两腿针孔，密如撒粟。夜不能卧床，躺于大洋椅之上，腿垂于下，方得交睫。花甲甫周，即告逝。有二子，仲子蚤死无后，长子仕京数年亦故，无后。闻玉堂一肆，业经易主，孤寡度日，不免为强奴侵蚀也。聊城杨漕帅家，富甲一乡，藏书最富，宋板卷帙，插架而列，有友专司簿记。后裔只凤阿农部一人，久寓京师，闻其书有窃而出售者。凤阿故后，亦无子，觅继于远族，远族人丁亦寥寥，家业恐难保守。黄县丁氏以商富，质库二三十处，赀本丰厚，自辛亥革命，民军入城勒索，至四五百万元，精华殆尽，各处质库，大半歇业，所存者一二处。章邱旧郡镇孟氏亦以商富，其字号均有祥字，在京者四五处。拳匪之变，稍有损失，未伤元气，经营数年，生意犹盛。惟共和以后，所存八团花袍褂料，不合时宜，乃以八成价出售。亦犹明代鼎革后，所有乌帽红袍，鬻为优孟衣冠，改玉改步，同遭一劫。迄今孟氏尚富，旧郡花园三四所，省垣花园二三所。近以事至省垣，邀予寓半弓园，园内茉莉数千株，绣球百余盆，厅事雅洁，酒馔精美，几乐而忘返。

贾文端公

吾乡贾文端公立朝大节，与祁文端公相同。清代赐谥，可谓得其实矣。贾文端身后萧然，其生平清操，隐然可想。祁文端为军机大臣，力杜包苴，清代一人而已。贾文端为予姻丈。予告以后，年已八旬。卧床时，予趋候，方见其家购觅棺木，房屋隘窄，门不容车，视公孙弘之布被不异。贾文端之父、侍郎公讳允升，与先文悫公同时，为登、莱创建宝应寺，作两府同乡停厝之所，置义地数顷。至今贾氏停柩寺中不能归葬者，计四五

柩，其家贫可知。孀妇无赀度日，赖宝应寺接济之。贾文端之子沾田为外官，自道至藩，积有宦囊。无子，在其女手。女嫁宋伯鲁同年。宋本寒士，一旦富拥妻财，车马衣服，焕然赫然。同年数人，伏日往访，西瓜冰碗，供客解暑，同年心羡之。予窃语曰："此钱贾方伯积累锱铢，殆天所赐，被天孙出嫁攫去矣。"后宋被谴，上命陕抚圈禁，不得归家。予又曰："犴狴一墙，似银河相隔，天孙何时相会哉！"贾女郁郁，数年而故。今不知宋同年尚在否也。

张文襄

传说张文襄公香涛系猴精转世。蜀地山上有洞，洞中蓄老猴，百余年矣。文襄父仕蜀，偕夫人游山。夫人欲观此猴，老和尚答言："久不出洞，不必观。"夫人强之，乃舁出。猴向夫人坐化，遂生文襄。少嗜枣栗。读书过目不忘，经史而外，一切杂书，阅之即记某事在某卷。十六岁领解。惟登第稍迟，缘本族亲戚，以科甲为京员者綦多，考试时往往回避，阅三四科而后得鼎甲。及开府山右，常函告友人曰："地小不足回旋。"及督湖广，督两江，槃槃大才，方能开展。性喜睡，亦易醒。宴客时，所邀多僚属。一馔甫上，则已坐睡。片刻睡醒，馔已冰。僚属又不便先尝，故一馔重温者数次。是与猴性无异。其身体相貌，极似吾邑王侍郎次屏。王殿试居二甲第二名，相差贰名耳。王先故。予初见文襄时，神为之惊。解元文字，题为"中庸之为德也"一章。后学套滥，殊可笑也。其弊由于徐太史季和套之中会元，京师传为笑柄。后学再套此文，无不落第者。

王五先生

科场时代，先辈精心揣摩，拟题作文，穷思会神，诚则通灵。吾闻王五先生讳延，后改为延年，因乡闱中式，写榜书吏将卷首履历"年若干岁""年"字连上"延"字，遂易名。旋中会榜第二名，设帐于滩。先祖资政公受业门墙，得中乡榜。有拜门者，先生先阅其八字。利于科名者，方受其贽礼。道光己亥乡试，先生夜梦首题为"君子怀德"四句，醒而拟文，急寄其子次屏。闱中果出此题，得高标焉。但八字不尽可凭，先外祖郎奉政公执贽请业，先生阅其八字，却之。奉政公乃闭门攻苦，读书作文时，至不识家中人，竟成进士，作知县，老年告归，福寿以终。王五先生之孙菊人，绍其心传，获隽乡榜。先祖资政公以先生之学，教授先父资政公，得中举人。伏读先生之文，以六经为根柢，精义奥旨，耐人寻思，非浮掠剽窃者所可同日语也。

告　逝

清代大臣在京告逝，第二日凌晨，遗摺呈递。先赏给陀罗经被。被系黑绫，书满洲字，盖棺时，加于身上。接被时，孝子向北三跪九叩。若第二日或遇初一十五，为补褂期，或遇大典，则遗摺不能呈递，先行盖棺。至陀罗经被赐下，焚之而已。盖棺后，上遣王公贝子带领侍卫，前往奠醊。用高桌设酒池香案，谓之高奠。奠酒进香，不行礼，不著素服。襄礼者及侍卫等，亦著吉服。至赐祭之日，皆礼部堂官恭代，有祭文祭品，亦著吉服。请谥时，由礼部开单拟谥请圈，单上不敢列"文正"二字。若谥文正，特谥也。亦或有礼部请谥而不予谥者。盖易名之典，不滥施也。

衍圣公府

衍圣公府极富而用钱不便。有地亩将近万顷，其规制与帝王家相同。地各有佃户耕种，以供府用。有专供猪羊鱼鸡者，有专供绸缎布帛者，有专司修理宫室者，有专司梨园戏剧者，岁有定例。若欲随意挥霍，则须别行筹画。其地亩不能出售，出售亦无敢受者。但佃户耕种年久，不免隐没自肥。某年衍圣公至京，属吾乡王文敏公奏请饬下东抚，按册详查，计查出三百余顷。地亩中，尚有湖田若干顷，蓄水以闸，在运河左近。若天庾正供，粮艘北上，运河水浅，漕督则行文向公府借水，即行启闸。其湖田与汶水分流之处相近，一水分南北而流，亦为奇观。予在济宁时，亲往观之。见汶水与运河相交处，两河分南北而流，所谓"三分朝天子，七分下江南"是也。盖汶水自西来，注于运河，其地北微高，南微低，汶水力强，故三分逼运河北注，七分逼运河南注。登龙王庙高楼，凭槛俯视，尽在目中矣。自此赴曲阜，一日可到。孔林、文庙、公府、陋巷、颜庙，再尽一日之力，可以遍瞻。山东士子，大概靡不亲往仰止者。

京官外官

唐宋时，服官者重内轻外，故倪若水自外内迁，僚友送行者，望之若登仙。清代京官，皆盼外放。缘京官俸薄，外官俸多，盼外放者，思济其贫耳。除贫富不论外，外官多借重于京官。外官之簠簋不饬、办事荒谬者，多被京官参撤。以故外官任优缺者，岁时馈送京官，曰"冰敬"，曰"炭敬"。陛见后出京者，尚留别敬。致送者多由汇银之票庄，按门呈交。故京官一见票庄商人名片投谒，则倒屣相迎。京官相遇，尚考询银数之多寡，直言不讳，殊可笑也。渐至主上亦知之。当年高宗与大臣言："尔宰相俸一年不过三百金，而车马衣服，无不皆备，朕亦不能一一问其所从来。"是可见外边之事，宫内无不知之也。若外放苦缺，则无力应酬京官。各省苦缺，莫苦于广西思恩府，且引以危事。其地瘴疠极恶。至其地者，九死一生。太守莅任拜印后，书吏请拜一室，室内牌位林立，皆在此病故之前守，此可令人心恶。仰首而观阁，上有长木板，皆庋置前故幕宾之箱笼，书曰"某县某人"，是死于此而旅榇不返者，见之更觉心恶，焉能不病？予仕京廿余年，知死于其地者不下三四人。因之记名候简之京官，日夜祷祝，勿放此缺。以后偶有得此缺者，多告归不再仕。此人不往，则再请简。枢密大臣尝笑曰："既皆不愿往，何必请简？"予怪大臣等奚不奏明其地情形，改为外补之缺，以久仕粤西、习惯水土之人任之，何必置京官于烟瘴之地哉！清

代不改置，民国则改之，废此府城为墟，以武鸣县遥控之而已。

查　抄

查抄官员一事，《石头记》曾言之，而未尽详。光绪间，查抄内务府银库郎中庆宽时，予正在京，知之甚悉。是日晨，福相国箴廷奉密旨，前往查抄，带领提督衙门司员吏役，直入庆宽家。先封大门，其家男丁则禁之于外空屋，女眷则禁之于内空屋。福相国则坐于厅事，饬司员带吏役，按房查抄。抄出贵重之物，则堆积于厅事院中。至女舄儿袴，及器皿等物，弃之弗顾。检查各房已毕，又饬役赤身缒入井底探之。役恐灭顶，甫入水，则高声报曰："无物。"即缒而上之。更可笑者，复入其厕，司员掩鼻，饬役以杆略探之，报言无物，皆出至厅事，将贵重之物一一登记。福相国乃进内覆命。吏役督守物件，监视大门，不敢远离。凡查抄之事，皆派九门提督前往。福相国正兼此职，并充内务府大臣。人极忠厚，且素喜庆宽之当差明敏。其得罪之由，由于内监冒领物件，严禁弗予，内监恨之，为造蜚语。福相国奉命之后，已暗通消息于庆宽，先将银券契约细软等件，自后门运出矣。相国覆命后，奉旨庆宽赦免，单开之物，由官变价，房屋入官而已。又迟数年，复庆宽官职，且外放道员，旋升臬司，家富如旧。

福相国

福相国为近支宗室，由翰林出身，屡掌文衡，所得多佳士。性情敦厚，圣眷优隆。慈禧皇太后时，传其继娶夫人入内。夫人为大家娇女，不能理家，每逢入内之时，衣服矜缨屣履，亦相国为之检点。一日，相国将入署，告夫人曰："空屋中有人所赠火腿不少，久悬于壁，恐腐败，应蒸者则蒸之。"意欲其蒸数条以备食。迨归宅，则一室火腿全蒸矣。相国无奈，乃分馈友人。友人在朝房询其故，乃言之，相与大笑，且曰："此非中堂之惠，乃中堂夫人之大惠也。"

海　滩

自昌、寿、潍城北行六十余里，即见众河入海之处，汇为一滩，宽广，计地数百顷。滩皆淡水，夏日荷花一望无际，叶大如车轮，花大如盘，香闻数里。其下藕肥如臂，间有脆如梨者。其不脆者，煮食之，如蒸栗然，可以充饥。莲子饱绽坚实，干之鬻于药店，或鬻于果子店。荷叶阴干，鬻于酱园。藕则上市如山堆，业主获利，倍于稼穑。滩边则植芦苇，连亘数里。初茁时，如笋如笔。秋日长成，苇粗如竹，刈之可以织席。妇女手艺之敏捷者，一日可成方丈席一具，值银一钱。苇之细者，用以葺屋，阅三十年不腐朽。芦花如棉，收而藏之，冬月以之盖韭畦。春初早韭，赖此而生。若天气较暖，不待春初，节逾冬至，二寸黄韭已登市矣。滩水浅处则植蒲，蒲笋洁白，鲜嫩可食。冬初刈蒲编为暖鞋，编为包囊，或编为蒲团，皆妇女手为之。芦与蒲，无须布种，留其根则自生。滩中亦有稻田，插秧之时，赤足露半体，入于泥淖者，皆男子。农家妇女，亦复裹足，不似南方村妇，能服胼胝之劳也。稻多红色，其味香，其性黏，名曰"香稻"。较御田香稻，粒微小。离京千余里，苦不得其带皮之种耳。由此北行，渐入渔港。港中细草青葱，鱼小如叶，虾小如粟。乡村稚子，以节取之，或供日食，或作菹醢。而二三分之活虾曰鱼虾子，尚提之入城市，以易钱文。港之较深处，夏秋之际，则多蟹。不须网取，夜间以荆笼然灯其中，则有大蟹引群蟹而入，故名大蟹曰"头蟹"。节届仲秋，则团脐黄满。重九持螯，尖者亦脑满肠肥矣。有蟹之处，即有虾，水渐深则虾渐大。长一二寸，白壳银须，名曰白虾。去壳烹熟，其肉尚白。晾干去皮，便为虾米。鬻之远方，不胫而走，殆遍寰区。循港而行，即至海滨。依海滨取鱼者，或以网，或以钓钩。一舟小如瓜皮，舱中储水，得鱼即入水蓄之。若入海十里以外，则舟长如三间屋，海浪跃舟而过，渔人坦然不惧，游人不能从也。

草帽辫

自昌、潍循海而东，至莱府。其乡村妇女，多业草帽辫。地亩植小麦者，多加粪力，再遇雨水调和，麦莛可高三四尺。刈获后，以木梳去其皮，水润之，以刀劈之。刀双层有口，口有大小。初学编者，用大口刀劈之，辫微粗。手艺精熟者，用小口刀，辫极细。路过其乡，见青年妇女或坐于门前，或在树林荫翳之下，信手拈来，顾盼自如，谈笑自若，而辫则条理不紊，丝毫不差，较纺织之利，多至倍蓰。外来海舶捆载而去，亦挽回利权之一端也。犹记甲辰年，予蒙召对，皇太后询问山东妇女所编草帽辫，系用何草。予对曰："用麦秸编成。"麦秸者，山东土语。皇太后迟疑片刻，曰："麦莛耳。"对曰："这这者，华言是也。"《元史》有这字一语。

柯太史

柯太史凤荪，诗古文渊源家学，别有心传。故兄弟皆成进士，太史文名驰天下。封翁佩韦虽未得科名，经史之学，具有根柢。太夫人长霞，为掖县李长白先生之女，诗学三唐。稿中《乱后忆书》一律，京师传诵殆遍。诗云："插架五千卷，竟教一炬亡。斯民同浩劫，此意敢言伤。业废凭儿懒，窗闲觉日长。吟诗怜弱女，空复说三唐。"太史原籍胶州，因捻匪之乱，避居潍邑。李长白先生后人，亦居潍邑，由李季侯丰纶始迁也。季侯为予癸酉同年，太史为予丙戌同年。甲戌会试后，柯、李皆下第，同赴河南禹州投亲。已入豫境，离禹城仅九十里，坐车行至深沟。其地两面悬崖，中为大道。雨后山水陡下，季侯淹毙，同死者车夫三四人，骡马十余头。凤荪踞车盖之上，浪冲车倒行，其后悬崖崩塌，车乃止，乃呼救。崖上人缒而上之，竟得生。此行也，得生者凤荪一人，亦云幸矣。太史自言：得生固幸，水退后，一面雇人寻尸，一面雇人赴禹州署送信。夜间尸体在野，一人守之，与群犬酣战，殆竭尽生平之力矣。太史元配于

氏，为予表妹。继配为吴赞甫先生之女，过门后，嘱太守带往寺内前室灵前行礼。见太史所作挽言，悬于壁间，嗤其语句多疵。则夫人学问，又加太史一等矣。

靴包

满洲某相国，本寒微出身。先为笔帖式，京师所谓提靴子包者。盖家贫无车，入署以布袱包靴，足穿履，头戴官帽，帽上有罩身穿外褂，将长袍扱于腰带，下与外褂相齐，以便行走。至署门，再著靴，去帽罩，伸长袍。天衢之上，熙来攘往，多此人也。而笔帖式当差勤奋，其升转亦最速。不数年，可至郎中。某相国升郎中后，充粤海关监督。到任数月，先寄二十万金与其兄。兄生平未见此巨款，无术安顿。欲开典肆，则恐人欺蒙；欲存票庄，又恐倒闭。左思右想，寝食弗安，因此遘疾，旋亡。相国三年差满回京，起华屋，营园林，置姬妾。年近六旬无子，乃以其兄子为子。此子浪费无度，相国训之，此子即指而言曰："汝死后，家财尽属于我，汝能管我乎？"相国怒而逐之。年近八旬，拜相已久，入朝听宣，每骨软而自倒于榻。友人劝其告休，乃退居。一日，忽喧传其得子。王仁和相国，善谑者也，摇首曰："我不信，我不信。"其语殆有疑义焉。钝人不解此语，急诘仁和相国。相国曰："不谈此事，别说一笑话。有一外国王，年老无子，乃多置嫔妃，且日服何首乌以养身，果得一子。群臣进贺，称颂王存心慈善，功德盖世，应有后嗣。王曰：'非也，此何首乌之力也。'适其臣有名何首乌者，乃力白其非，曰：'君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

恶谑

旗友有好谑者，然胸无墨汁，语多恶劣。见有郎舅相谑者，郎詈其舅为龟，此犹可也；舅亦詈其郎为龟，郎应曰："是也，吾妻在尔家，未出嫁时，尔兄弟本是畜类，早与吾妻通矣。使吾为龟，尔之罪也。"予闻之，掩耳而走。出告人曰："果如其郎之言，其舅即为齐襄公，不图今日又见古人。"言甫毕，适此家厩中逸出一豕，仆人执鞭追之。予曰："此豕将人立而啼，公子彭生也。"一友曰："君亦知旗人家中之称谓，有大可异者乎？兄之妻不曰嫂，而曰姐，或曰大姐二姐；弟之妻不曰弟妇，而曰妹，或曰三妹四妹，此大可异者。"予曰："此尚似古人之胶执者。嫂溺不得援之以手，呼为姊妹，则无嫌矣。"

胶执

世之胶执不达权者，多读书不化之儒。吾乡有王进士，文章秀雅，飘飘欲仙。乡试中魁选，其房师喜曰："今得一翩翩门生。"及谒见，乃一黑丑麻面者。登第后，自知不宜宦途，归而设帐于家，从学者数十人。每至月尽，必告生徒曰："每人一月应若干束脩，明日务须带交。"既交钱，先生亲手数之。鹅眼綖环之钱，则一一挑出。以后学生皆以康熙、乾隆之钱呈之。年虽老，尚有风情。目近视，一日入内室，见老仆妇蹲而洗衣，以为其夫人也，自后抱之。仆妇急呼曰："予某人也。"乃释之，深以为惭。乃为文告天以自忏悔。文内有"误用情于一抱，应偕老于百年"，"养之以终身，待之如结发"，"予所否者，天厌之"等语。又一老儒，当鸦片烟盛行之时，深知其为害至烈。一日访其族弟，族弟在厅事西偏床上吸烟。老儒乃循东壁而行，坐而呼曰："老弟与我一火，我吸旱烟。"弟曰："有烟灯可吸旱烟。"老儒曰："了不得，向烟灯呼吸，恐从此有瘾矣。"又一大儒，事亲至孝，其亲暑日思食瓜，大儒急至后圃摘瓜，其弟妇随往接瓜。大儒曰："男女授受不亲，吾掷之，尔以衣襟接之。"用力太猛，伤其弟妇之乳，创甚。又一大儒，终日正颜厉色，学程朱之面目，与其妻亦无戏言。每逢交媾，必高声曰："来，吾为国家造人才，为祖宗留后嗣。"第二日，必大书笔记曰："与妻伦敦一次。"学者迂拘如此，亦如《阅微草堂》所记：一儒者见其友之妻门前坐睡，赤子匍匐将入井，乃矩步方行，寻其友而告之曰："尊嫂坐睡，赤子在井旁，吾以男女有别，不便惊动尊嫂，其往视之。"既至，则妇人俯井哭子矣。事正相类。

天咫偶闻

[清]震 钧撰 陈 朋整理

《天咫偶闻》十卷，清震钧撰。震钧（一八五七——一九二〇），满洲人，姓瓜尔佳氏，字在廷，自号涉江道人，汉姓名唐晏。曾任江苏江都知县、江宁八旗学堂总办。

震钧身为满洲官员后裔，又历经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见闻既广，又留心信手条记，所掌握的文献及掌故材料是很丰富的。他历时十二年编就的《天咫偶闻》是一部著名的笔记，主要记述北京地区政治、文化、典章制度和风土人情，是研究和了解北京历史的重要参考书。现据光绪本标点整理。

卷 一

皇 城

本朝大内之制，全因明旧，无所损益，但易大明门为大清门，余正衙便殿皆仍之。惟各朝房旧在午门外者，今皆移于景运、隆宗二门外。盖国初御门之典，在太和门。后改御乾清门，因亦移入，即唐代之常朝也。常朝五日一举，故御门五日为期。凡题本大除授皆于此降旨。《居易录》娄书其事。咸丰中，因圣躬违和，此典久辍。及同治亲政，无请行之者。乾清门左右置木箱二，闻其中皆藏御门仪物，不开已五十年矣。

御门之典，六部堂上官及司员均得侍班。故人才贤否，堂陛熟知。自此典辍，而司员黜陟，惟凭曹长一言。只于外转时，一觐天颜而已。似非慎重人才之道，故此典宜复也。

太和殿，古之正衙，有大典则莅之。光绪庚寅正月，上亲政，并大婚、遣使。余官水部，得缀班行之末，恭睹盛仪。正使为高阳李相鸿藻；副使为礼部尚书昆相冈。由太和门外持节乘马而出，凤舆前乐设而不作，法驾卤簿前导，群臣彩服夹路。考本朝自康熙、同治至此，凡三举行此典。

大朝筵宴，内务府设朱漆反坫于丹陛之中。坫方可八尺，上陈碧玉洗一，径可二尺，厚可二寸。中镌御制玉盂联句，于文襄公敏中书。玉勺二，长二尺，交陈洗上。玉壶二，高亦二尺。碧玉盏八，径九寸者二，径七寸者六。此高庙所制。陈之殿廷，极唐皇伟丽之观，亦庚寅所瞻也。唐人早朝在日出后，朝罢议政。今则不御门而但办事、引见，或有升殿亦必先办事。国初趋朝皆在辨色后，嘉庆中有卯正入值之旨。同治初以垂帘，渐晚至辰刻。光绪以后改用寅刻，朝退才卯正耳。康、雍以前，皆以乾清宫为寝殿。乾隆以后，改御养心殿，在月华门外，凡召对办事皆于此。每日军机大臣先入，然后引见。

内廷奏事之制：每日子正，部院各以一笔帖式持折至东华门外。少俟，门启，随奏事官以入，至景运门内九卿房，以折匣及本衙门印片一纸，同交奏事官，奏事官登之于薄。少顷，乾清门启，奉之以入，至内奏事处，交奏事太监以达御览，时不过丑正也。乾清门石栏上置白纱镫一，递事者以此镫为表缀。若镫移至阶上，则事下不久矣。少顷，奏事官徐捧折而出，高呼曰：接事。则群集以俟。奏事官呼某衙门，则某衙门人前。奏事官手付口传曰：依议；曰：知道了；曰：另有旨。虽百十函无一舛误，不须开匣视也。然此亦有诀，以爪划痕，俗谓之：横知竖议。后移西苑，则接事在西苑门外，侍卫处檐下。

刘若愚《酌中志》言：明代禁城内皆有路镫，自魏奄专权后尽废之，以便昏夜出入。此制至国朝遂不改。禁城以内，除朝房及各门外，绝无镫火。戊夜趋朝，皆暗行而入，相遇非审视不辨。惟亲王及堂上官有镫引至景运、隆宗二门；军机大臣以角镫入内右门，此原慎重火烛之意。然光绪初一夜大雨，有持折笔帖式某，竟溺死御河，由夜暗故耳（乾清门内，则有路镫）。

军机处，在内右门之西，隆宗门之北，创自雍正初。军机大臣无定员，视事繁简，近古之枢密而权实过之。军机章京则由中书部曹考取，分满汉员。满章京向不拟旨，惟司翻清。盖其初拟旨原军机大臣之责，章京惟司缮录。久之，大军机习于宴安，遂交章京代拟。乾隆以前，廷寄清文多，故满章京事繁，近来多改汉文，满章

京遂成闲曹矣。

军机大臣皆兼方略馆总裁，章京皆兼纂修。每日散值后，轮章京一人在馆住班。凡此日之折奏，亦归方略馆收庋，择要人方略

升殿之仪，乐先作，殿后户辟。驾将人，殿后户御前侍卫，左右交互往来于殿门之内，内侍二人执二红镫盘旋而舞。少顷，各肃然就列，乐亦顿阕。上已端拱座上矣。陛下鞭声起，三鸣鞭而赞作，此定制也。

御前有刀名小神锋，长二尺余。每驾出，侍卫一人，负之而行，此与神枪皆置御座之旁，顷刻不得少离。

诸王、贝勒、贝子、公皆于丹墀上行礼。行礼处，横布褛毯，由东而西，一字列之。元日皆貂服，二品以上同，三品以下朝服，余日则皆朝服。召对引见皆服天青褂、蓝色袍。杂色袍概不得服，羊皮亦不得服，恶其近丧服也。故朝服但有海龙、猞利、孙貂、灰银鼠，而无羊皮。夏不得服亮纱，恶其见肤也，以实地纱代之，皆所以崇敬，此定制也。

中和殿，惟大祀看祝版一莅之。保和殿，则筵宴外藩莅之。殿试、覆试、朝考、大考、考差皆于此，监试皆以王公。先伯祖恭慎公，乾隆甲寅举乡试，年十六。覆试日钦命题为“山节藻棁”二句，“于季桓子”六句，诗题“窗明几净”得行字。日未午，忽监试者命众跪，则上出也。询有完卷者否？时无一完者，惟一人以完卷未誊真对，命取其草呈。御笔为改诗一韵，其人竟以此获首列。又覆试题例命会元、解元誊写，其原题仍恭缴。乡试，解元或不到，则旗魁代之，皆跪而书。午间例赐松饼四枚、奶茶一瓯。殿试例设高几，余则矮几也。

乾清宫之东廊为端凝殿，西廊为懋勤殿，天府图书皆庋于此。乾、嘉两代，命翰林编录为“石渠宝笈”、“天禄琳琅”、“阏殿珠林”、“西清古鉴”等书。详阮文达(元)《石渠随笔》、胡以庄(敬)《西清札记》，人值者皆南书房翰林官也。南书房则在乾清宫南廊下之西，最为清要之地。或代拟谕旨，或咨询庶政，或访问民隐，或讲求学业。国初不必定用翰苑。故查初白、李复堂以举人入；梅文穆、高江村、何屺瞻以诸生人；王白田以教官入。盖天下人才，皆如烛照，故所取悉当如此，其礼数亦非他臣所敢望。赐赉与王公军机大臣同。若上书房，虽亦在内廷而礼数不逮矣。然书房之制，实超越前代。盖前代人君自为太子时，已养尊处优，侈然自肆。所谓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阿保之手，几不知世间事为何若。及其为君，复安望其悉天下利病耶？国朝自太宗以后不立太子。皇子之幼，与诸王世子共学于上书房。选词臣有学行者，训迪加严，与民间延师无异。又有清文师傅，日习清文，而于骑射技勇皆兼习之。故嘉庆癸酉之变，宣宗在书房亲以鸟铳殪贼。文宗及恭邸、醇邸皆善舞刀，有御制刀铭。此所以我列祖、列宗皆度越百王也。上书房阶下为习射之所。上政事之暇，辄呼皇子、王子习射，诸师傅善射者亦与。中辄赐帛或赐翎枝以为常课。

唐宫中植花柳，宋宫中植槐，本朝宫门以内无枝木。惟午门外六科廊下，有宫槐数株耳。若太庙、社坛中，松柏蔚然矣。

太庙中多灰鹤，社坛中多蛇，天坛产益母草，此皆地秀所锺，聚于一处。一墙之限，外此求之不得，足异也。庙社之中，宫鸦满树。每日晨飞出城求食，薄暮始返，结阵如云，不下千万。都人呼为寒鸦，往往民家学塾以为散学之候。

景运、隆宗二门及东、西华门，例有护军值班。每王大臣出入，高呼：“伊里！”国语云立也，盖示人致敬之意。

坤甯宫为神板所在，每日祭神用双猪。祭毕，辄传内廷及诸侍卫赐食。食者先向神板一叩，随席地而坐，自以刀割肉食之，每人一方。

诸大臣赐紫禁城内乘肩舆者，以二人肩椅，即古之腰舆也。例得至景运、隆宗二门外；乘马者亦然。惟近支亲王得乘四人舆。

光绪己丑十二月，太和门火，自未至酉。是日余以事至地安门，南望黑烟如芝盖。市井喧传为正阳门火。明日始知为太和门。明年庚寅，正月二十六日大婚，不及修建，乃以札彩为之。高卑广狭无少差，至榱桷之花纹；鸱吻之雕镂；瓦沟之广狭；无不克肖。虽久执事内廷者，不能辨其真伪。而且高逾十丈，栗冽之风，不少动摇。技至此神矣。

是年大婚，先进妆奁二日。今敬载奁目，以备掌故。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四进上赏金如意成柄；进上金如意二柄；帽围一九一匣；领围一九一匣；帽围一九一匣；又一匣；各色尺头九疋一匣；又一匣；又一匣；铜法瑯太平有象卓镫成对；紫檀龙凤五屏风铜镜台一件(大红缎绣金双喜字套)；紫檀雕福寿镜支一(随金卡子镫)；金大元宝喜字镫；金福寿双喜执壶(杯盘成对)；金粉妆成对；金海棠花福寿大茶盘成对；金如意茶盘成对；金福寿碗盖成对；黄地福寿瓷茶盅成对；黄地福寿瓷盖碗成对；金胰子盒成对；银胭脂盒成对；银喜相逢槟榔盒成对(金点翠红白玛瑙桂花，红碧玭玉堂富贵)；盆景成对；红雕漆太平有象饽饽榼成对；脂玉夔龙雕花插屏成对(紫檀座)；黄面红里百子五彩大果盘成对；古铜兽面双环罐一件；脂玉葵花御制诗大碗成对；古铜三足炉一件；古铜蕉叶花觚一件；脂玉雕鱼龙一件；脂玉雕松鹤山子一件；翡翠大碗成对；汉玉松鹤笔筒一件；碧玉福禄圆光璧一件；郎窑大碗成对；汉玉雕仙人插屏成对；青花白地西莲大碗成对；汉玉雕和合山子一件；脂玉雕荷叶双连一件；雕碧玉镶脂玉乳璧榼成对；汉玉双环喜字兽面炉一件；脂玉双兽面喜字有盖瓶一件；翡翠瓷观音瓶成对；汉玉兽面方炉一件；脂玉双环兽面雕坐龙有盖扁瓶一件；粉地五彩瓷八仙庆寿樽成对；脂玉雕西番瑞草芳彝一件；脂玉兽面双环有盖扁瓶一件；古铜周云雷鼎一件；古铜周父癸鼎一件；金转花洋钟成对；金四面转花洋钟成对；铜法瑯龙凤火盆成对(以上均紫檀座)；紫檀雕花炕案成对；紫檀雕事事如意月圆桌成对；紫檀茶几成对；紫檀宝椅八张；紫檀琴桌成对；

紫檀连三成对；紫檀雕花架几案成对；紫檀书格成对；紫檀雕花洋玻璃大插屏镜成对；紫檀足踏成对；紫檀雕龙盆架金面盆一（大红缎绣花披）；紫檀雕花匣子二十件；紫檀雕花箱子二十只；紫檀雕花大柜成对（以上共百抬）。二十五日卯刻进上赏玉如意成柄；领围一九一匣；又；各色福履一九一匣；又；又（绒诺一九，花巾一九）。一匣；又；又；红雕漆喜字卓镫成对；紫檀雕福寿连三镜支（大红缎绣帘）；金小元宝喜字镫成对；金油镫一件；金漱口盂成对；金抿头缸成对；银胰子樝成对；银粉樝成对；银牙箸成对；金喜字羹匙成对；金喜字叉子成对；黄地福寿瓷膳碗成对；金漱口盂成对；金奓斗成对；金洗手盆成对；银痰盂成对；银沤子罐成对。

内阁之制，唐之中书省也。明代不设宰相，遂不设中书省，改为内阁，以翰林学士赞襄庶政。至中叶乃有大学士之名，其权依然宰相也。国初改为内三院，旋复为内阁。若政事则初由议政王大臣，继由军机大臣，而内阁成闲曹矣。闻之友人王逸珊中翰言，内阁之职，主于批本。夷考题本之制，实有深意。每题一事，必先引例载若何，而今此事若何，查与某例相符。或事于例虽未符而有某例可援。且查曾有某事即照此例办理，今此事与此例相合与否。凡题一事，必引例数次，声叙亦数次。初视似繁文，然苟少与例不符，即无办法。此正韩魏公所谓"虽使一庸人执此，亦可为宰相"者是也。刑部本尤密，人命至重，不惮详慎也。自来复仇之案本，必双请是否抵命，抑可从末减，固无不从末减者，然本则如是也。近某部臣厌其繁琐，改为直从末减，此盖失古人作法之本意矣。复仇固当从轻，然焉知不有借复仇为名以泄其私怨者。若概入轻比，含冤者有矣。然后知古制未可轻改也。内阁大堂以有谕旨故不设正座。六堂分左右六位，若遇大挑之年，则钦派王大臣皆面北而坐，挑者南面跪。

军机拟旨，向来皆大臣之任。傅文忠公始属之司员，事见《檐曝杂记》，至今成例。章京考试始于嘉庆元年，试论一篇以神速为贵，限三刻交卷，迟者不阅。初由大臣试补，至嘉庆四年始命带领引见。

枢廷事件，皆书于册，标曰"随手登记"。元旦则装订新册，敬书"太平无事"四字于册端。

康熙癸丑春，天子御讲筵，从容谓学士：欲得文学之臣，朝夕置左右，惟职经史讲诵，给内卢以居之，不令与外事，其慎择醇谨通达者以闻。时举编修桐城张英。召入对，上心识之。自是再四咨询，对者无异词。遂有内廷供奉之命，赐邸舍于瀛台之西，辰而入，终戌而退。上所旧御读书处曰南书房，在乾清宫之西南隅。处其中，饮膳给于大官，执书使中涓。纸笔之属，出自御府；珍果之属，撤自御馔者，日数至焉。上御乾清门听政后，则召至懋勤殿。辰巳前讲经书，午后讲史，率以为常，此南书房供奉之始。

康熙二十一年六月上谕部院诸臣：朕因天气炎热，移驻瀛台。今幸天下少安，四方无事，然每日侵晨御门听政，未尝暂辍，卿等各勤执掌，时来启奏。曾记《宋史》所载，赐诸臣于后苑赏花钓鱼，传为美谈。今于桥畔悬设罾网以待卿等游钓，可于奏事之暇，各就水次，举网得鱼，随其大小多寡，携归邸舍，以见朕一体燕适之意。谁谓东方曼倩割肉之事，不可见于今日也。

凡翰林赐燕瀛台，定在暑节。每趁早凉入西苑门，大柳星稀，高槐露下，宫墙缘岸闲安步徐行。菰蒲四面，水禽啁哳，与江南水乡无异。暨渡板桥则荷香袭衣，闸流滴耳，宛在梦中听筝筑声。然后复从内苑墙人小红门，划然大湖，有红板长桥，横跨水面。桥夹朱栏，外杂列鱼罾。凡朝官渡桥者，俱许抽罾捉鱼，得即携归，于是迤逦达瀛台门。惟赐燕时，则从闸口北上直西，浮道通梁中有层亭，两面帐房，列如号舍。上命登舟泛太液池，即从过船亭登舟。芰荷十里，望如蕃锦，北面望金色摇曳，则别一境地矣。

向例，殿试进士在太和殿丹墀。雍正癸卯年十月二十七日殿试，天寒砚冻，上命移至殿内两旁，并令太监多置火炉，俾殿内和煖，使诸贡士得尽心作文写卷。此移入殿内之始。至乾隆某某年，因御正殿，命移入保和殿，至今沿之。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奉上谕：新科进士于引见前，朕欲先行考试再引见，一应仍照殿试预备。朕将诗文四六各体出题，视其所能，或一篇或二三篇，或各体俱作，悉听其便。此进士朝考之始。向例馆选不分省，以致边省多缺。通江李雪原钟峨，官太常寺少卿。雍正四年疏言：康熙四十五年至六十年，七科不分大小省俱有庶吉士。至元年癸卯，汉军及河南、四川进士无馆选者。二年甲辰，蒙古及山西、河南、陕西、湖南、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诸省进士俱无馆选之人，请广储才之路。上交部议准行，此散馆分省之始。

翰林学士习国书，盖以备翻译编纂之任。故须专心熟习，辨析精微，积学功深，与年俱进，始为不负所选。康熙年间，馆选之例，庶吉士年四十五以下者，悉皆分读清书。世宗御极以来，只择年少资敏者。每科不过十余人，盖取其年富力强，可收记诵翻译之功也。而翰林甫经散馆，遂谓无从考验，束置高阁，以致教习三年，转为虚设。雍正十一年四月上谕：嗣后庶吉士等虽经授职，或数年以后，或十年，朕再加考验。若依然精熟，必从优录用，以示鼓励。其或遗忘错误，亦必加以处分。此翰林大考之始。

钱塘陈仙桥参议（鸿）尝建言：请轮班日讲。以为康熙、乾隆间，设官使日缮进经史讲义，讨论益精，义理愈出，辨别益确，施措益明。兼可鉴其才猷，验其学识，既备咨访之具，即储简拔之才，云云。其说甚允，窃谓此法实佳，然须有学校一番教育，然后其言始可用，否则以八比文、楷书字为讨论之具，恐非所以储才也。

《茶余客话》谓：文渊阁，遍质之先辈博雅诸公，皆无以答。余意今之内阁大库，彷佛近之。当时杨廷和在阁，升庵挟父势屡至阁翻书，攘取甚多。又典籍刘伟、中书胡熙、主事李继先奉命查对，而继先即盗易宋刻精本。观此情形，必非内廷深严邃密之地。而沈景

倩谓制度狭隘，窗牖昏暗，白昼列炬，当时俱属之典籍云，则与今日大库形势宛然。且紫禁殿阁绮窗藻井，罘罳玲珑，惟皇史宬为明季藏本之地，则石室砖檐，穴壁为窗，盖以本章要区，防火为宜。今大库之穴壁为窗，砖檐暗室，较史宬尤为晦闷，则为当日藏书之所，正与史宬制度相合。

按光绪戊戌、己亥间，内阁大库因雨而墙倾。夙昔以幽暗无人过问，至是始见其中尚有藏书。如邵康节《蠢子》数堆庋充栋。又有《大舆图》一张，无处张挂，其大可知。以此知阮氏之言盖信。若今之文渊阁，乃乾隆中仿四明天一阁所建，非其旧地矣。

明之南内，今已拆尽。按行遗迹，惟普胜、普度二寺似犹是旧殿之仅存者。普度寺殿宇极宏，佛像极奇，皆西天变相。手执戈戟，骑狮象。陈设多宝物，沈香长及丈，雕镂花纹。明成化中，番僧板的达所贡七宝佛座，即仿其规式造五塔寺者。今尚供寺中，完好无恙，乃木雕加漆者。疑《涌幢小品》记所云：南内最后一殿，供佛甚奇古者，或即指此而言。国初，睿忠亲王曾作府邸，吴梅村诗所谓："十载金縢归掌握，月明车马会南城"者也。今殿极东一间，北墙下番佛五，皆乘狮象。南窗下悬王之甲胄弓矢，甲长七尺余，黄缎绣龙，鲜好如新。胄径九寸余，护项亦黄色。刀剑弓矢长于今三之一，弓无弰而一人之力不能开。旁二护卫像，著甲执兵，皆真物，王之二巴图鲁也。殿外作龙尾道，直抵山门，道旁古松林立，清荫甚美。

东安门内，东安桥上有关帝祠，地极狭隘。相传此庙如灾，必出大工，故工部吏胥奉之极虔。

左文襄人都，僦居东安门内。《盾鼻余沈》自记有石鼓阁，即此。公人军机，锐意欲有为。曾闻一章京云：公虽欲有为，而成例具在，丝毫难于展布。陈奏发行，急于星火，无暇推敲。且有明日拜章而今日甫定稿，了无更正之暇。有所建白，亦多中辍。所以文襄人直未几，即力疏求去，有以也。然而京官之钳制堂官，亦见于此。

八旗春秋试，例于试前兵部请钦派王大臣校试。马步射向在东安门内南箭亭。盖明之南内，今为正黄旗侍卫校场。其期：春闱二月下弦以后，秋闱七月下弦以后。于时衣冠竞会，旌麾并举，骏马骄风，雕弓替月，饿鸱互叫，灵鼍时振。翼翼济济，犹想见辟雍校士之盛典焉。

国家创业，以弧矢威天下，故八旗以骑射为本务，而士夫家居亦以射为娱。家有射圃，良朋三五，约期为会。其射之法不一。曰射鹄子，高悬栖皮，送以响箭。鹄之层亦不一名，最小者名羊眼。昔果益亭将军专工射鹄，有"果羊眼"之称。然工者仍不事此，或一箭诸圈皆开而不落，如花篮式，此为至难。曰射月子，满语名艾杭，即画布为正也。曰射绸，悬方寸之绸于空而射之，此则较难。又有于暮夜悬香火于空而射之，则更难。然皆巧也，非力也。闻之开国之初，其射也，弓用八力，箭长三尺，镞长五寸，名透甲锥，所中必洞，或连贯二人而有余力，是以南京太和门箭遂没羽焉，此国初所以能威天下也。

定制，赌有禁，惟以射赌者无禁，故有大书于门曰"步靶候教"者赌箭场也，然往者寥寥。

自开国至乾、嘉，田狩盖为重典，非以从禽，实以习武也。圣祖于热河建避暑山庄，以备木兰巡狩行围之制，一用兵法，围时以能多杀者为上，皆以习战斗也。又杀虎之制，以二侍卫杀一虎，得者受上赏。故嘉庆癸酉之变，京营兵皆能战，遂以殄除巨寇，灭此朝食。道光以后，不复田狩，于是讲武之典遂废。后生小子既不知征役之劳，又不习击刺之法，下至束伍安营，全忘旧制，更安望其杀敌至果乎？迨同治中，穆宗奋欲有为，亲政后曾畋于南苑。诸环列至有预购雉兔，至临时插矢献之，而蒙花翎之赐，可为叹息也。

热河行围，前人多有诗纪之。以瓯北为最佳，然尚未备。成倬云侍郎（书）《多岁堂诗集》有《避暑山庄纪事》绝句八十五首，最详。今录之云：端阳节至麦风温，郊祀初回万马屯。避暑年年循例往（年例于北郊后启銮），千官送驾大东门。　鸾旗翠葆出圆明，近野居民夹道迎。不用羽林传警跸，儿童相戒各低声。　委蛇辇路绝尘氛，旗影徐飞树影分。正是久晴新雨后，清河桥下水沄沄。　相国行舆步骤迟，每随双纛望前麾（御纛前，皆御前大臣及乾清门侍卫。扈从诸臣在御纛之后、八杆旗之前。扈从者例皆骑马，时惟王、董两相国乘轿）。书生也忝从行列，驽马常先八杆旗。　趱拨如飞健步军，每经村市避行人（乘舆所至，凡遇村市凑集处，则粘竿拜唐阿及绿营健步在前，步行警跸，谓之走噶山。噶山者，村也。亦谓之走拨，凡走一拨即乘马从宽转驰向前以待，谓之趱拨）。道旁樵牧多如织，不近銮舆总不嗔。　白褶前驱后赭黄（虎枪营皆衣白褂，乾清门侍卫皆衣黄褂），行宫将近趱行忙。营门下马看林立，射虎将军蜡杆枪。　沙孤堆上望行旌，万骑如云按队行。豹尾遥分成小驻，蔺沟河畔有尖营（沙孤堆在蔺沟河之南，积沙成阜）。　草软沙轻辇路平，石槽南畔认行营。下门列帐还相劳，屈指泺阳第一程（驾入行宫，百官齐集，谓之上门。晚膳后散归帐，谓之下门）。　风山口内路迂回，土壁中间一径开。转过坡陀三四里，青山如面向人来（至此始见山）。　已近怀柔风候殊，山城如斗势盘纡。鸾舆过后街衢静，闲坐农民说免租（诏经过地方特予免租）。　岁岁居民望翠旄，密云一带沐恩膏。迎銮父老能追忆，六十年来世八遭（逆旅老人记忆甚悉，亦绛县之俦也）。　屈蟠妙笔写荆关，铁干虬枝翠霭环。谁识百年培养力，九松山作万松山（山初有九松，故名。今则不下万株矣）。　万马连镳静不闻，千山盘折翠旗分。南天门上传朝膳，遥见金舆人五云（南天门在万山之巅，乘舆小驻，从行仰视，黄屋翠盖皆在天半）。　小邑当衢百货陈，连宵镫火聚行人。传言石匣藏灵怪，欲访奇闻说未真（传闻有石匣在巡检署，坚不可开，故名。问之土人，或云不知，或云有，仓卒一宿，不能往穷其怪也）。　白鹤涧沟风日晴，

山头涧底白云平。下山却望来时路，人在长空木杪行。

边风飒爽阵云屯，古北雄关锁断垣。十万貔貅齐勒马，元戎擐甲立军门（时古北口提督陈兵迎驾）。一色鹅黄孔翠斑，北来嘉客觐天颜（蒙古于本朝为客，见御制诗注）。问安才毕齐乘骑，便入乾清侍从班（蒙古诸王公多有在御前行走者）。 关城回望五云中，路入平川马首东。千里泺阳分别派，双桥如虹驾晴空。 竟日看山眼渐明，一山未尽一山横。欲穷绝塞峰岚秀，清晓来过巴什营（巴什营直南一山，峰岚秀绝）。 关门内外隔温凉（出口后气候稍寒），七站中间此站长。路转峰回迷向背，御营近在两间房。 茅屋石墙处处皆，山家留客小安排。晚餐莫漫愁沽酒，御道中罗买卖街（御营前，多支布帐，货食物酒果，谓之买卖街）。 小户编篱逐径成，村庄儿女善经营。晚凉动我归农兴，羡煞山田带月耕。 雨后泥深马不前，解鞍小憩古城川。行人说虎日将夕，榛莽无边风飒然（地多虎）。 驼装深夜走前营（部院百官，下门后无事，辄先一日启行，谓之走前营），铃铎相闻歌笑膺。宽转莫愁官道失，路旁悬得火球镫（垫夫于路之两旁，隔数步悬一红镫，夜行甚便）。石岭盘空一径开，争涂隔夜苦喧豗（青石梁，路仄陡险，车行甚艰）。蓦看车骑分头避，向导先锋跃马来。 鹿角杈丫当道横，鸾舆过后放人行。山头地底遥相应，尽是鸣鞭叱驭声。 老岭才过又陡坡（过青石梁数里，即黄土冈，路亦陡险），两峰相望郁嵯峨。中间平坦无些子，衔尾驼装络绎多。 常山别殿午阴浓，谡谡寒涛静院松。谁识九重无限意，雨忧行旅旱忧农。

侍从清班愧不才，櫜鞬日日上门来。黎明忽失前宵路，此处宫庭向北开（常山峪行宫，背南山而建，北向）。雨气空濛夜气凉，严装凤驾晓行忙。侵晨忽散千山雾，策马先过三道梁。 远山隐隐见周墙，望近谁知路尚长。盼到河屯营里住，计程明日是山庄。 断岭回坡路折盘，晓行人在画图间。泺平迤北无乔岳，一带倪家平远山。 双塔山头处士祠，跻攀无路到今疑。曾闻有诏搜奇迹，野韭盈阶木主欹（一土台在山半，高十余丈，中分为二，四围立如削，上有瓦屋三楹，历无登之者。闻往岁乘舆经过，诏遣人梯而上，室中设香炉木案，尘积数寸，一木主题曰：王先生之位。屋前地半弓，种野韭数畦，甚丛茂，不知为何人之祠。问之土人，亦不能知所自始也）。 边城宁虞生计微，八旗蕃富似京畿（热河设八旗驻防，副都统领之）。健儿站道夸身手，一色鞭刀短后衣。 齿发虽衰精力存，黄衣诸老沐天恩。道旁稽首还相告，矍铄应须逊至尊。 辇路和风塞草熏，提炉香篆气氤氲。广仁岭过山庄近，望见山头五色云。 十里长街驰道通，遥闻仙乐入离宫。内臣传旨千官散，丽正门前日正中。 草创规模质不雕（山庄为圣祖所建，椽、楹皆本色，无丹雘之施），茨茅阶土仰神尧。文孙继武无增饰，弈叶钦承俭德昭。 禁扁当门手泽垂（"避暑山庄"额，仁庙御笔），百年堂构系深思。两旁素壁无多地，尽刻今皇感旧诗（二宫门壁间石刻最多，皆御笔也）。 日午当天火缴张，薰风前殿送微凉。戟郎侍值轮番入，内药仍颁祛暑汤（门侧置朱漆桶，贮暑汤冰水）。 游豫何尝慰睿思，每忧水旱问疮痍。从臣召对无虚日，纤细都劳圣主知。 楠殿薰风婆律芬（山庄正殿栋宇皆楠木），小臣曾此切瞻云（臣书壬子扈跸，蒙恩召见于此）。今番更荷如天宠，独听君王论典坟（臣书今岁召见，蒙询及诗赋制义，并问能为古文否？因论古文法度。圣学渊深，茫乎莫测也）。

传餐已下引诸曹，虎卫拿门执锦条（驾未出以前，门尽阖，侍卫执环条以俟驾至，门辟，谓之拿门）。阊阖未开人语肃，正中黄帕御床高。 校射宫中集俊髦（驾时出看诸臣习射），旧家风俗习弓刀。书生合作千夫长，三发亲蒙睿语褒（臣书中三矢，得赐金焉）。 亲王挟矢御墀头，龙种英雄厌辈流。孔翠鹅黄新赐得，天闲骑出紫骅骝（郑亲王连发五矢皆中，诏赐三眼花翎黄褂、内厩马）。天藻颁来雪日光，词臣奉诏愧枯肠。乌丝茧纸刚誊得，中使传宣进和章（皇上万几余暇，圣制诗章，日有程课，率命扈跸词臣和韵。隔数日辄一汇写呈进，以单纪数。前诗甫缴，次单即下。奎文炳焕，富有日新，实旷古所仅见。臣书以翰林讲官随行，亦得一体恭和）。 射生人集曲城限，白鹿黄羊攤载来。内侍迎门先导入，御前都尉打鲜回。 山雨吹晴不作泥，侵晨有诏幸须弥（寺名札什伦布，盖梵语也，译言"须弥福寿"，见御制诗）。流杯亭外排仙仗，水长沙平辇路移。 梵宇浮图高出霞，下瞰城市如尘沙。撞钟吹螺迎大驾，辇前无数金莲花。 毡裘君长沐殊恩，泥首宫门圣语温。六十年来勤教养，诸蕃一体等儿孙。 巴林盟长已华颠，拜跪依然礼数虔。圣主非常赐颜色，念他侍从几多年（巴林王为诸蕃盟长，年近古稀，瞻觐时犹跪拜如礼，无衰迟之态。仰徵圣人久道化成，故一时寿寓同登，蔚为世瑞如此）。 无数明驼卧近郊，殊方贡使面颓颥。沙堤十里平如掌，一例排支蒙古包。 朱轮黄盖傍天门，中使传宣哲木尊（哲木尊，西藏刺麻名号，秩亚呼图克图）。召对出门还默坐，西来大意本无言。 九龄稚子悟前因，又见章嘉万劫身。逢著旧交都色喜，可知渠是再来人（前章嘉呼图克图住世时，道法神异，最蒙优眷。示寂后，复转轮阐教，今九岁矣。来行在，见前身所素识者，仍慰劳如平生欢）。 捧诏名卿见佛回，法轮自转不须推。丹书未递行程缓，堪布先期进马来（刺麻来觐，进梵书通帛，顶礼志虔，名丹书，堪布亦刺麻之有品秩者）。 振古奇功一日收，捷书驿递看星流。宰臣入贺天颜喜，旷典颁来如意舟（如意舟乃御园中别所，于水中叠石为洲，全作舟形，故名）。 会龙山色晓空濛，万壑朝宗一派通。锡以嘉名应为此，荒唐野语付齐东（会龙山下水，为众水所归，故有是名。传言下为群龙所聚，殊属荒诞）。 矗矗孤疣插断崖，山灵也是费安排。依然顽石和沙砾，笑杀谈诗萨质斋（磬棰峰，俗名棒棰山。孤峰拔起，上丰下俭，别无环拱，状极奇伟。同官萨质斋曾有诗云云）。 山势高低一径开，石城内外隔尘埃。游人莫傍墙根语，圣驾方从西峪来。

罗汉山头羊骨灰，回官作法召风雷。传闻札魁生牛

腹，能致蛟龙送雨来（遇旱时，回人辄于山头，燔生羊，诵回呪，祈雨，颇有验，盖其国俗也。札鲑，似石卵，生马腹中，亦回人祷雨所用）。 箫鼓喧天达禁宸，士风祈雨走比邻。柳圈帕首胡旋舞，寡妇童男笑杀人（俗间祈雨，多折柳戴首）。 惟有山田望泽殷，经旬不雨便如焚。忽闻好语传邻叟，僧帽峰头望白云（僧官帽，山名也。土人每瞻峰巅，云起为雨候）。 宫墙下视小西沟，退食宗藩羽卫稠。忽地下舆骑马过，始知天子在楼头。 吹面西风酒力微，好山无限澹秋晖。碧天云点长空静，望见宫庭白鹤飞。 荒山如赭碎秋菅，游牧儿童驱犊还。望见仙园规矩草，始知雨露胜人间（塞外土肥草长，高不见人，然俱离披，蒙密可憎。独御园内所生，修仅数寸，一望如翠罽平铺，略无半茎参差错出者，可异也。俗呼规矩草）。 中元法食集群僧，迎水堤前梵唱兴。十里长渠通禁苑，御沟墙外看河镫（中元节施食、作佛事、放河镫，一如都下）。 花炮声中璧月圆，中秋烟火二更天。居民都向山头望，紫电金蛇满碧天。 离宫秋晓瑞光寒，寿域宏开万国欢。禁尉鸣鞭仙仗肃，二层门外拜鹓鸾。 鹬冠奇服遍城闉，尽是梯航祝嘏人。万树园中开御宴，湛恩亦许到陪臣（八月十三日为圣寿节，每年祝嘏后，例于万树园中赐宴诸王公大臣，有外藩使臣，亦恩许入宴）。 广场回望静无尘，走索跳丸百戏陈。侲子僊倡排两列，御前先唤撂交人（开宴时，百戏具陈，辄宣善扑高等人员，令于御前相扑，以角胜负）。 名是吴歈及越吟，踏歌运袂走相寻。熙朝乐舞声容备，不废兜离僸佅音（大乐奏时，亦有回部乐舞，用乡语联臂顿歌。其乐器形制绝奇古，非所习见。我朝声教远讫，乐备万方，凤仪兽舞之盛，虞廷不得擅美于前矣）。 甫田秋宴仰同仁（"甫田秋樾"亦御园别所），金帛颁肩异数频。拜赐向来皆九列，君王特旨人词臣。 铃索无声昼漏稀，时平微物亦忘机。一双白燕衣如雪，来傍宫墙故故飞。 边城五月似春阳，尽日山行挹众芳。饶有风姿草芍药，略闻芬馥野丁香（草芍药，草本小花，鲜红灼灼，剧可爱，绝不类芍药也。野丁香，亦口外野花，形差近似，香远逊）。 石洞飞泉一道斜，坡陀背转少人家。平冈十里无行道，开遍空山桔梗花（桔梗花，山间弥望俱是，初不产水泽也）。 僦居多在两山头，退值还为蜡屐游。芳草铺茵榛子峪，石林飞雨水泉沟（峪中平冈迤逦，芳草芊眠，饶有画意。退值后，同人相与携尊藉草，竟日忘返。水泉沟，有瀑泉倾泻乱石间，繁响琤琮，如琴筑竞奏）。 禁院风清绝点尘，冷官无事称闲身。朝朝太仆朝房里，挥尘清谈似晋人。 炎威尤畏日西斜，边地无冰酷暑加。夜半酒苏肺疾作，床前留得枕头瓜（地产瓜，形皆椭圆，颇不类，故有枕头名）。 诗情画意总相关，退值离宫镇日闲。数点斜阳红树晚，碧峰门外看秋山。 满地清晖兴未阑，孤吟无奈夜镫残。中秋节到归期近，御制诗交第四单（年例圣驾以八月望后回銮）。 山村茅屋自高低，荒草连天曲径迷。黄叶满街秋巷静，隔墙声唤卖酸梨（土产酸梨剧佳）。 胜迹都从远处搜，一官羁绊苦相留。秋凉一枕游仙梦，梦入朝阳洞里游（朝阳洞，为此地名迹。遇驻跸时，游人甚伙。余以去舍辽远，竟未得一游）。 此诗盖仿元人《泺京杂咏》而去其琐亵也。

扈从行围，例服行装。《会典》所云，行袍、行裳，色随所用。行裳，冬以皮为表，佩帉、素布视常服，带微阔而短。按：行袍，即缺襟袍。行裳，俗呼战裙。佩帉，满人名荷包手巾，汉人名忠孝带。梁茝林《南省公馀录》称，闻之松湘圃相国谓：国初以代马络带，此恐讹。闻之前辈，此所以马上缚贼之用。凡随扈，仓卒有突仪卫者。无绳索则以此缚之，盖备不虞之用云。

旃檀寺，本名宏仁，以旃檀佛像所在，俗呼为旃檀云。其像元代供大内，明代供鹫峰寺，国朝乾隆间移此。此像与石鼓皆起于周代，至今三千年，岿然无恙。庚子之乱，寺毁，像不知所在。

天庆观，在旃檀寺南，俗称刘銮塑。神像皆出元刘供奉銮手。今已颓败零落，蔓草塞门，过者瞻望太息。

西十库，始明代。康熙中，检查封禁。近倒尽，几如土阜，而库藏犹有存者，惜竟无人过问。

大光明殿，本明万寿宫，成祖潜邸也。嘉靖后改此殿，今为设醮祈雨雪之所。道士例取于江西龙虎山，箓坛陈设法器、旛幢、帷幔、冠帔、绅笏，皆康熙内府旧制。星羽辉煌，锦绮焜耀，睹之者如入八景宫中，观法驾导引也。例月给内仓米三十石，仍有香镫银两，今皆停给，道士遂稀有存者。每临事，取足于各观而已。

雪池冰窖，在北海陟山门内，为诸冰窖之冠，御用取给于此。都城内外，如地安门外火神庙后，德胜门外西，阜成门外北，宣武门外西，崇文门外东，朝阳门外南，皆有冰窖。以岁十二月藏冰，来岁入伏颁冰，各部院官学皆有之。掌以工部司员一人，以数寸之纸，印为小票，名冰票，为领冰之券。然年久弊生，虽有此票，而给冰绝少，殆不能供一人之需。故亦不复领票，而冰多售于市矣。乐部，在西安门内。初沿明制，用教坊司，有奉銮。其属左右韶舞、司乐共四人，协同官十人，俳长无定员。雍正时改和声署，礼部、内务府、太常，鸿胪皆领之。乾隆七年，始命王大臣总领乐部事。王一人，侍郎一人，皆兼官也。其神乐署仍隶太常。和声署则隶内务府，俗呼为南府，其优伶皆内监也，亦即古教坊司。又有蒙古乐舞、回人乐舞、缅甸乐舞等，惟大燕则用之，以示徕远。

乾隆中，以旧译佛经，多失本真。诏开清字经馆，以唐古特文译西番文，又以蒙古文译唐古特文，再以清文译蒙古文，于是经之真面目始出。又仿译经润文之例，董以亲王，总以章嘉国师，置翻译生若干员。惜其经世无传本，相传《金刚经》之"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句，原本甚长冗，凡十数句，唐人译本节之耳。又西藏独无《楞严经》，章嘉国师乃以唐古特文翻之，俾流布藏中。

光绪乙酉、丙戌之间，京师谣讖甚众。时王侍郎（文锦）密陈于两宫云：将有西狩之兆。以侍郎夙精天官家言也，且请移跸西苑以禳之，遂诏修仪鸾殿而迁居

焉。然庚子之变,侍郎已前死,不及见矣。

甲午六月十五日夜,大雨雷,烈风拔木。大清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门闩齐断,多年大树偃覆纵横,自来无此烈风也。

卷 二

南 城

堂子,在东长安门外,翰林院之东,即古之国社也,所以祀土谷而诸神祔焉。中植神杆以为社主,诸王亦皆有陪祭之位。神杆,即"大社惟松、东社惟柏"之制。满洲地近朝鲜,此实三代之遗礼,箕子之所传也。俗人不知,辄谓祀明邓子龙。不知子龙盖于太祖有旧,相传开国初太祖常微服至辽东,以觇其形势,为逻者所疑,子龙知非常人,阴送出境。太祖笃于旧谊,祔祀于社,亦崇德报功之令典,非专为祀邓而设也。堂子墙外松柏成林,满人欲请神杆者,具呈礼部,任择其一而仍以稚者补之。考满洲祭礼,实《仪礼》特牲馈食礼也。余尝有《满州婚祭礼合仪礼考》一篇,今录之云:满洲六礼,惟婚、祭二礼,不与世同。余尝疑为古礼之遗,乃以《仪礼》考之,始知即婚礼及特牲、馈食二礼。如满洲旧家,皆有神堂。神堂之户在东而牖在西,此《仪礼》户牖之制也。室中以西为上,《仪礼》室中之位也。皮板为神位,宗祏之遗也。设几于地,古之席也。植竿于庭,贯以锡盘,丧礼之重也。古以代主既虞,废之。满洲无主,遂不废也。祭用特豕,特牲馈食也。其祭也,夫妇亲之,《仪礼》之主人主妇也。祭之先一日,主妇亲成糕饵,《仪礼》之主妇视饎也。祭日厥明,主妇献糕饵十一器,《仪礼》之主妇亘祭也。奉首粢于神板上,迩黍稷于席上也。主人跪,巫者祝辞,《仪礼》之释辞于神也。巫者鸣弦索,歌吉辞,古祭乐也。《仪礼》无乐,盖士礼如是,大夫则有之矣。而乐之始作,亦当于释词迎神之际乎。主人出迎牲,《仪礼》之视牲也。既至,振牲令其鸣,《仪礼》之雍人作豕也。置牲于床,即《仪礼》之棜也。省牲,主人亲视之,《仪礼》之视杀也。灶居西方,《仪礼》西荣之位也。以盆盛血献于神前,《诗》之"取其血膋"也。献牲,承以木槃,古之俎也。随肉必献汤,太羹也。至暮再祭,以幕蔽其窗牖,阴厌也。明日,晨祭于庭,《仪礼》之绎祭也。《诗》谓之祊。祭毕,阖族大燕,及宾客皆与,《仪礼》之族酬也。此祭礼之合《仪礼》者也。若婚礼,则媒氏执男女二家之年庚、三代互易之,《仪礼》之问名也。既主妇至女家视女,《仪礼》之纳采也。既定,则男家以如意纳之女家,《仪礼》之纳吉也。婚前二月,具羊豕鹅酒服饰采帛以书将之纳于女,并告婚期,《仪礼》之纳徵兼请期也。婚期以夜,日入三商为婚也。奁具既入门,婿往女家拜于堂,亲迎也。而今讹为谢奁也。其娶也,舆前导以角镫数十,《仪礼》之执烛前马也。妇至,布席于室中地下,不设几,陈羊豕黍稷,夫妇相向坐,《仪礼》之对席也。御者以二盏互饮其夫妇,凡三,《仪礼》之酳也。质明,以质见舅姑,《仪礼》之厥明见于舅姑也。并拜于家庙,《仪礼》之庙见也。按《汉书·地理志》云: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而《仪礼》古人传为殷礼,然则满洲礼固殷礼也。虽行之久,未必无讹,然大端具在。惜乎国朝有此古礼,乃日用而不知,傥修明其礼,颁而行之,不胜于汉唐沿讹之礼远也乎。余既箸此文,更载其仪节于此,俾后世有考焉。仪曰:谨諏吉辰,先期三日,主祭者率阖族虔诚致斋。选犠牲,择纯毛净体,牡二牝一(惟背镫牲用牝);江米、白米、黄豆、稗米、安春香(出关沟)、红烛、白挂钱、新麻、白纸、赤小豆、小鲫鱼、新柳枝一、三色纺绸(白色、蓝色、月白色)、三色线(作索)。先期二日,主祭者率阖族,谨将神板拭净,换新挂钱,香碟内易新灰,次将祭器洗拭洁净。应用祭器列后:鸾刀一(柄上有铃)、匙箸、祭桌二、肉俎三、香案一、省牲床一、盛血盆一、和面盆一、锅一、灶一、杓一、铲一、勺、叉、蒸笼一、新笸箩一、控筛一、罩篱、帚、艻、帚、簸箕、蒸布、拭布、净绳六根、秫秸(四根一束,四束,长二尺)、净柴。先期二日,主妇率阖族妇女拣择米豆,取纯净者用,作索照旧式,按应换索子女每人一挂。先期一日,用新汲水将米豆淘净。米晾微干,豆煼熟,磨面,蒸面,江米九成,加白米一成;煮面,江米八成,加白米二成;和面,用温水香,选新采绿色叶,晒极干,研粗末。赤小豆、小鲫鱼俱换索,用豆煮研泥。届期朝祭,设幪架(幪以黄布,架以木为之,饰以朱油),悬幪前设矮桌,列烛二,香碟陈于桌里边,横之(凡三),主祭者,丑刻率阖族点香,免冠三叩首,兴。 和面蒸熟作饽饽十一盘,每盘十一数。献齐,奉第一盘于神板上,免寇三叩首,兴。顶冠出,请牲,至牲前用净帚遍扫牲体,换新缚绳引牲人,至神前陈于地。牲首向上,脊向南,免冠三叩首,兴。视厨役省牲、升牲于床。省牲,用左手盛血以盆,血盆供桌之左,接香。俟肉熟,撤饽饽盘。奉俎以献,首向上,插鸾刀于牲首之左。盛汤一碗,加箸一双,供于神板之上,免冠三叩首,兴。稍候撤俎,每分割取肉三片,并撤所供汤,阖族食馂,异姓不与。香息,撤幪,请上香碟。午后,撂骨跳神,礼成,夕祭,设幪架于北炕,悬幪前设矮桌,列烛二,香碟横陈于桌里边。主祭者,未刻率阖族点香,免冠三叩首,兴。和面蒸熟作饽饽九盘,每盘九数,献齐,奉第一盘于神板上,免冠三叩首,兴。顶冠出请牲,至牲前,用净帚遍扫牲体,换新缚绳引牲入。至神前陈于地,牲首向上,脊向东。免冠三叩首,兴。视厨役省牲、升牲于床。省牲,用右手盛血以盆,血盆供于桌之左,接香。俟肉熟时撤饽饽盘,奉俎以献,牲首向上,插鸾刀于牲首之左。盛汤一碗,加箸一双,奉于神板上,免寇三叩首,兴。息香、彻火,以布幔庶窗,闭庭户。阖族人等屏息俟于门外,主妇在内行九跪九九顿首礼,兴。将牲首所插之鸾刀撤下,轻放于案上,呼烛。然后秉烛入。撤幪,上香碟。撤俎,每分割取肉三片,并撤所供汤,阖族人等食馂,异姓不与,背镫礼成。是晚将神杆请下,净拭洗斗,即将香案、祭器、锅

灶、柴米、水火、盐梅等备具于庭中，以备次日祭天。次日丑刻，设祭桌于庭中，陈三碟：一盛香，一盛稗米，一虚空留盛牲之全体。设齐，主祭者率阖族顶冠，行三叩首礼，兴。请香案、祭器等出，设于神杆前，安斗，升旧颈骨于屋上，即往请牲。至牲前，以净帚遍扫牲体，换新缚绳。引牲至祭案前，陈于地，首向上，脊向东，跪。俟读祝者宣祝词，并洒米三次，免冠三叩首，兴。视厨役省牲、升牲于床。省牲，用左手盛血以盆，血盆供于桌之左。主祭者衅杆尖毕立之，脱牲衣，解节，取颈骨（先下锅），取搭枯拉（骨名），挂于桌乘。取牲之全体（每一片），供于碟中。取胸岔及肋骨，左三右二，取塞勒带骨三节。取小肉，约十分之三，依次下锅。将大肉，连牲衣供于俎中。接香。俟肉熟时，跪切细丝，供稗米饭二大碗，肉丝二大碗。肉丝上加塞勒并右肋二条，血肠七片，三四碗稗米饭，饭上各插匙一把，肉丝碗各插箸一双，献齐，顶冠跪。俟读祝者宣祝词祭告，洒米三次，毕，免冠三叩首，兴。取碟中物置杆斗内，剔颈骨，贯杆尖，撤第一碗饭肉，移于庭内，二碗饭肉留于院中，搭枯拉，例与读祝者。候小肉食毕，随将大肉下锅，午后撂骨毕，燎牲衣，礼成。换索礼。是日卯刻，设石东阶下，竖柳枝，展索绳，系其端于西神板下之右，下系于柳干，将所作新索并净纸，依次挂于柳枝。设矮桌于柳前，桌上设香碟一，系净麻于神箭，立于柳之左。和面作大小饽饽，煮熟大饽饽，摆九九垛。按换索之子女，每分供碗四：一盛饭；一盛小鲫鱼，每碗一尾；一盛小饽饽，九数；一盛豆泥，供齐，点香，主妇领换索之子女，序跪于柳前。主妇行三叩首礼，换索者随行三叩首礼。主妇兴，请神箭，展麻绕子女之颈；请净纸，拭面身，随即焚化，带索行一叩首礼，兴。其次应换索者俱如之。若有应开索者（凡婚嫁者先须开索），即将索结为之开释，遂行一叩首礼，不带索，兴。换毕，将第一碗鱼头，夹于第一个大饽饽内，夹于柳枝丫内。俟午后，令世仆将柳枝请出，即将饽饽与鱼头领食。升柳枝于屋上，撤香案，归神箭、索袱于神板上，换索礼毕，此余家礼也。余家或小有不同，而大致无异。凡跳神、背镫、祭天，皆夙宾。宾至，不迎送，不设几榻，席地而食，不饮酒，主人不陪食，虽至舆佁，亦均沾溉。祭之夜，阖家不得去衣而寝，日不出门，奉絜奉俎，必恭必慎，置器不得有声。祭用春秋吉服。三昼夜，衣索者不得入门，杂色人不得入门。凡有神堂人家，平日亦同此禁。

六部官廨，分居大清门左右，东为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居其前，兵部、工部、鸿胪寺、太医院居其后。翰林院则又东而北向，理藩院南向。西为銮仪卫、太常寺、都察院、刑部、大理寺，而通政一司则又在西长安门外，北向焉。阙西之前一列，为明代五府。国朝废，今尚存五府之名，而改为民居矣。本朝六部官皆添满缺而仍汉名。司官初名理事官，后改为郎中、员外郎，惟宗人府未改。六部实缺官则有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主事、司务，此满汉所同者也。又有堂主事、七八九品笔帖式，惟满有之。小京官，惟汉有之，此皆额设之员也。然部中任事之员，初不计此。盖每部分若干司，司有掌印，有帮印，有主稿，有帮主稿。又或有掌印上行走，帮掌印上行走，主稿上行走，帮主稿上行走，名目虽繁，然任事者惟掌印、主稿而已。吏、刑部有汉掌印，余部皆满员，且不限郎中、员外郎、主事，惟堂官所任主稿亦然，亦不限定司缺，亦有此司候补人员掌他司印钥者，全以堂官意指为之。此下有管股司员、有当月司员，则初到部者为之。部有档房，一部之关键也。以司员为总办。帮办有堂主事，有笔帖式。笔帖式之分，曰委署主事，曰掌稿，曰缮折，曰牌子，所以供笔札，司收掌，任奔走，而实则学习部务，以备司员之选，分吏胥之权也。故列一等者，不三年荐至员外、郎中而掌印矣。乃法久弊生，堂官视为微员，不任以公事。笔帖式亦自甘废弃，不复问及公事，而公事之权仍在吏胥。计一部中，每遇公事，堂官下之司员，司员委之书吏。书吏检阅成案，比照律例呈之司员，司员略加润色呈之堂上，堂上苟无驳斥，则此案定矣。然堂官久于其部者，能有几人？即久于其部，而能于此部成案，条举历历者，更有几人？下及司员，罔不如是，而祖孙父子，世代相传者，惟吏胥耳。虽有三年退卯之制，而彼屡更其名，无从稽也。或退卯而依然逗留。所更者，非其子侄即其弟子也。无怪乎长安吏胥之门如市，而富越公卿也。微员中，似无足重轻而关系极重者，莫如笔帖式与县令。笔帖式一官，堂官不甚介怀，司官亦羞与为伍，彼亦自侪于书吏、舆佁之列。然而三年大计，保列一等，不数年题郎官，掌印钥矣。又不数年，外任监司、太守矣。其为笔帖式也，绝无培植之方。及其外任也，欲收桑榆之效。岂一人之身，贱则愚而贵忽智乎？至于州县，亦七品官耳。而人民寄焉，土地寄焉。外省自督抚至道府，虽曰临民，特空言耳。其亲民者，惟县令。县令得人则治，失人则乱，关系如此其巨。然朝廷视为不甚爱惜之官，以捐纳取之。小夫贩竖，无不可得。及一得之，视为利薮，必偿所愿而去，更不问所司之事。无怪闾阎困苦，盗贼横行也。是以昔陆清献公力请停止捐纳，而宝竹坡侍郎有考试笔帖式之请，惜皆未行而罢。

咸丰末，户部失慎，火三日不息，存案悉毁，故户部无陈案可稽。先是，董韫卿大司马（恂）初登第，观政于户曹，暇则检其旧案之有关系者，抄节存于家。及官少司农，值修《则例》，吏以无从检察，例不能具。公乃悉从节抄中补之，书赖以成，亦留心之效也。

纪文达《槐西杂志》云：礼部署中有寿草，春开红花，缀如火齐，秋结实如珠。《群芳谱》、《野菜谱》皆未之载，不知其名。或曰即田塍公道老。此草种两家田塍之上，用识界限。犁不及，则一茎不旁生。犁稍侵之，则蔓衍不止，反过于所侵之数，故得此名。然余审谛署中之草，叶作锯齿略相似，花则不似，其说非也。在穿堂之北，治事处阶前甬道之西。相传生自国初，岁久渐成藤本，今则分为二歧，枝格杈枒，挺然老木矣。曹地山先生名之曰长春草。余官礼部，特作木栏护之。

门人陈约园(渼)时官员外郎,使为之图。署中又有连理槐,在斋戒处南荣下。邹小山先生官侍郎时常绘图题诗,今尚贮库中。按梁茝林中丞谓,在部清理南库时,与萨鄰林(迎阿)注意检寻,渺不可得,不知失于何时。而二卉木今皆无恙。至优钵罗花,则久无存矣。

王阮亭先生《春曹仪式》一书,梁茝林《南省公余录》中载之,今录于此。式曰:一、朝参。入长安门,候鼓鸣序齐,出阙右门棕棚下,西向共一行立。少顷,北向,照官分三行立。如门朝,西向,郎中、司务前班;员外郎、主事次班;北向共一班,如殿朝,西向北向俱共一班,复班亦如之。散朝,鱼贯卷班而出,过金水桥,亦照官分三班行,俱要整齐,出长安门外序齿,一、衙门序官,火房序齿,出外亦序齿,一、谒文庙及一应公谒,俱序齿。一、终岁,同旧僚公会。仪司约旧僚官尊者,敛分举行,坐次序官,其馀同僚宴会序齿。一、同曹交谊,自昔称隆。前辈于大会外,另有私会。凡以商榷职业,讨论文艺,不惟联疏涣萃,而藉此规劝,庶几直道少存。今拟于四季照司轮会,其费则佐以公羡,务从省约。一、凡公礼,俱约齐行。在衙门则同出,在外则约会某所,非甚不得已事,忽托故不到。一、升任出衙门者,不拘在京在外,俱留书二三部本署中,以三十本为率。在部升任者,亦留书一二部本署中,以二十本为率。留别私礼,不拘。一、升任衙门在京者,同司者掌印,敛分四钱,举饯赆及文轴册叶。升任者到任寄四两,仪司收贮登簿,备同部公用。出差者,亦敛分各四钱,举饯赆。一、旧僚至京,不拘已未升任,原司掌印送一隶供役,敛分各三钱,治席公请;不得请者,送下程及赆礼。一、本部各司,例不出印结。同僚相保,不在此例。一、同僚及旧僚,遇有庆吊,礼不可废,情不容已者。同司酌量轻重,敛分举行。一、投刺:内院大学士,用官衔晚学生,吏部、都察院正堂与内院大学士同。各部正堂用官衔晚生,吏部左右堂与各部正堂同。惟升转考满用官衔,余不用。出差、差回亦不用。各部左右堂、坐院副佥都用晚生,即旧堂及别衙门带吏部本堂衔者,亦不用官衔。以上侍坐。内院学士,宗人府丞,通、大堂,用晚侍生,佥坐。太常、光禄、太仆卿、府尹、侍读学士、祭酒及四品大小京堂,用侍生,对坐。总督、巡抚带部衔者,用晚生。巡抚带副佥都衔者,用晚侍生。本省总督、巡抚用治晚生。本省巡按及二司用治生。以上帖式,同乡年家通家有相拘者,不在此例。本衙门往来拜帖,俱用侍弟,不称寅。新旧同僚亦然。相见俱行南礼。一、内院大学士、吏部正堂、都察院正堂,不送上马。各部正堂以下,俱送上马,曹堂亦同。一、遇部院大堂,通、大正堂,宗人府丞,引马避,副佥都非坐院者,不避。一、称谓:内院大学士、吏部、都察院正堂称官衔。各部正堂、吏部左右堂称晚生。同僚称老长官。称长官,称号,称兄,不称老先生及翁老之类。寻常往来,用单帖。宴会,两人一席,相见行两拜礼,行南礼。凡联名帖,序官。以上诸条,皆署中旧规。凡我同寅,愿言共守。有不如约者,众相正之。新任者,该司吏赴仪司领一册送览。康熙八年四月朔,吉。仪制清吏司郎中曹首望、员外郎王士祯、主事□□□。祠祭清吏司郎中黄虞丹、员外郎侯杲、主事何尔彬。主客清吏司郎中南廷铉、主事吕祚德。精膳清吏司郎中陈景仁、主事赵岺、司务范研经重订。

刑部大门无额,相传系世宗遣人取之,部臣不知也。一日御门询及尔部有额否?部臣对以有。上命人舁出示之曰:额在此久矣,而若辈未之知,则平日疏于入署可知也。诸臣叩首引罪。自是额亦不复发出,故至今无额。

刑部地最洼下,长夏淫霖,大门以内,水入车箱,各司皆以木床为甬路,而后可入。大理寺、都察院亦然,相传谓之"水淹三法司"。又刑部大门,横铁索一条,惟官出入去之,余则由索下人。意在戒人勿入,所以止好讼之意。

余师濮青士先生(文暹)官刑部,著《提牢琐记》,蔼然仁者之言也。记曰:提牢,古狱吏也。位卑而责重,易孽亦易福焉。国家哀矜庶戮,不遗一夫,岂容愚贱妄议损益!然今昔异宜,变通乃久。虽曰小惠,无伤大体,亦圣朝所不废也。文暹循职无状,因时补苴,琐琐载笔,私备检点,科条所布,则概从略。自惟不文,体段懵如,意者,劬妪絮语,病夫呻言,明知厌听,或亦有以谅其心矣。作《提牢琐记》。清、慎、勤,官箴也。箴,提牢尤亟。众狱所归,竿牍易行,清则绝之。猾役作威,大盗阶厉,慎则制之。躬理巨细,耳目入微,亵毋嫌渎,烦不惮劳,勤之谓矣。三者之中,清、慎在心,勤乃妙用。凡所类记,惟勤有功,一弗亲历,即属虚文,亦记所不必记也。　关领囚粮,岁凡三期,虽具官司,仍烦商户。既便支存,亦易操纵,呈式先验,随时可核。米粝且尘,溲之务净。炊或失宜,匪馁则腐。盛以巨桶,覆以大布。冬则加棉,用辟寒氛。健役交荷,时防索朽。雨雪艰步,尤宜慎之。　辰、申饭囚,毋或先后。立受以序,戒竞戒哗。　范铜为杓,实容半升。上周镌文,以防磨减。先备洁水,数数泽之。积垢斯除,粒亦不胶。胶积太多,受者损矣。规木量杓,欲其平且盈也。倾杓惟速,欲其不寒也。扬而覆之,欲其无馀也。计口一杓,日凡两给,人饱一升,定例然也。　饭给而汤随之,人沃一瓢。冬加莱菔,夏加绿豆,春秋则茶。禁苦水,禁冷水,禁不熟水。暑则多储,惟所需,饮无时。犴狴之侧,别设盎浆。夏日提讯诸囚,是出入饮之。淡食可悯,以盐蔬给之。毋过与,恐益烦渴,或靳之,饮尤苦。　箸,折者,裂者。碗,损者,渗者,秽者,不足者,时时察之,易之,增之。　囚给熟面一斤,佐以葱酱,或增肉数两,良辰佳节则为之。长官同僚惠于平日者亦为之。例餐仍不撤,酒与洋烟有常禁。　屋环五床,守者居中。久禁而贷死者,居洁地之两床,凿垣通便溺,余两床与近死囚居之。　床袤丈余,广可五六尺。支厚板,去地尺许,朽必易,湿必曝,秽必濯。藉于板者,夏席而冬荐。席宜泽,荐宜厚,皆于宽宜加荐以毡,尤于冬宜纫布而实以秸。为大枕,长如其床,月一

浣,敝乃更。 屋日必洒扫,床下尤督之勤。冬之煤气、春之温气,夏秋之交,疫气汗气。朝夕之厕气,泡漏气,湿热气,皆足致疾以死。蓄术柏艾萧频熏之,或屑杂药益佳。 蛩虫噬人至酷,蚤虱继之,不终夕已疮痍其体,血痕纵横,四壁如绘,狱中第一苦恼境也。虫有自壁出者,有从床上缘者,有自梁柱下坠者,隔以承尘而涂茨其旁隙,则稍得眠。 屋外隅皆多设厕,日必一净。别具柳匡一,交绳而贯以木,渣滓悉入之。日荷以出,毋有少积。夹堵尤戒之,虑塞沟渠,或至高积,将可梯而逾也。囚定谳者许女属入视,皆朔,望后一日。先注门籍,出入以时,别纳一屋,闭户而守。禁窥伺,严私递,戒偶语,绝谑言。面日一沐,三日一栉。木梳、草纸、疏巾、碱豆,敝斯易,乏斯给,女狱倍之。或携婴稚,护视益当谨。 女狱恒键,非公事男役不得入。扉之心,特洞一穴,藉传所需,加片板而时掩焉。择役之老而诚者,司其钥。病者、刑者、宿疾者、孕者、产者,医必速,药必具,日询所苦而躬督之。饮勿强他囚与俱,勿移之厕旁及秽湿地。非大瘳不止药,疾不可为者,立移空屋,杜传染也。死则有停尸所,缚尸于板而虚悬中央,恐为鸟兽残。呈验勿稽,夏秋尤亟。痧药、喉药、痢药、疟药、疥药、金疮药、杖伤药、解毒药,求可预制者,蓄以应所急。夏给扇,早启封而迟锢之,守者加严。衣一,袴一,秋夹而冬绵,絮多败、布多粗,缝缀多疏,多垢腻、多缧绁磨刮,则皆易敝。御一寒必二三易,厚厥直,倍厥数,施乃不穷。 巾袜不具,冬即寒皴。首所覆,足所藉,皆给焉,惟察所乏。 秋冬夜永,柝声难续。破寒往督,或风雨雪,督尤勿懈。平居巡狱,勿与定时,绝迁就也。役有告必察,囚有诉必受,微疾微伤必详诘,隐处不洁处必躬巡。筑颓葺漏,平道疏渠,事皆举矣。垣周老棘,火灾之媒。大旱大风,非时往察。

囚屋出入有定时,坐卧有定方,眠食有定候。狡者、悍者、喧笑者、詈者、斗者、导讼者、商饰狱词者、结死党者,轻长跪重杖,或加桎梏;甚者铁索制其肘,悬之梁间,仍余其索,俾可坐卧。惟不可行死囚中,不得已乃一施之。囚不遵法度,屋则彼此移,监则南北调。有讦之者,质诸守役,证诸囚以实、以情,然后行法。 守者或虐囚,不敢以非法也。但喝而渴之,强杂秽疾者同坐卧,无伤可证,已不堪命,故饮食必躬监。夜必核宿者之数,数必均,床必有限制。罪轻者,不系;稍重,曳锁于项;又重,拘手足;至重,乃加梏杻。其间老幼废疾、朴鲁、安静,严寒酷暑,刑伤太重者,皆可宽法,而仍时防之。 新制琅珰,芒刃未销,著肤易伤,别给尺布护之。 支木为凳,联床而属焉。淫雨积潦,以渡奔走,自吏及囚,罔不利之。长官所施,厥价甚钜。收发有时,修补有资,首役之责也。 司狱八员,轮宿在狱,见闻最习,力求和衷,事乃有济。 正役二,散役百有二十,巡夜武弁十,兵八十,司炊者二,铃柝者三十有二,咸轮期代役,纵则玩,激则变。专寄耳目则蔽,衡其轻重以为张弛。弊绝,殊未也;免咎,或庶几焉。狱有神,有总司,有分司,统尊之曰狱神。在祀典者,若关帝、龙神、门神。他若佛典之大士、阎罗、社公;若道流之太乙、药王、瘟部、火部,皆为位以祀。别一楹,祀前明椒山杨公。而刑部尚书王公世贞,郎中史公朝宾,司狱刘公时守得祔焉。庭隅老榆盘错,阴森不昼,传为忠愍公手植者。南则阿公祠,公讳世图。康熙时官满司狱,以除夕纵囚,元旦囚悉来归,一囚偶后。公惧,竟仰药死。囚踵至,痛公甚,亦触柱死,即今肖像牵马侍公侧者也。诸神朔望则祀,履任则祀,报赛日则祀,勾决日则祀,必躬亲,香帛虔洁,宜专厥司,庶几覆盆之中,亦有临质。神道设教,用佐官箴。《琐记》如右,盖缘煦孑以为弥缝,舍本齐末,奚裨劝惩。循吏不必为,能吏又不屑为也。文暹于是投笔而喟曰:嗟乎!斯所谓惠而不知为政者欤。虽然,《周易》言讼,厥卦凡三,噬嗑利用,狱著干肉,黄金之像,旅不留狱,协怀资得斧之占,无财不可以为惠,圣人得无深意存焉。至于议狱中孚,乃格豚鱼。豚蠢可苙,鱼愚可罟,狱近之矣。必格以信,厥道何先。天下万事,所不疑者惟生与养;所不变者,惟衣与食。本此立信,孚乃化邦。矧兹囹圄,饥寒所驱。记言琐琐,固属私恩,要非徒手,遂堪坐理。冥顽有众,玩视锯镬。夫岂口惠可以行赏,温拊可以代纩哉。试以勺水,人增一饮,不爨不薪,夫亦何费。而计囚三百,积勺溢斛,已非一力可汲,一瓮可储,况其他乎。洪惟国家深仁厚泽,靡隐不周。恤囚仅为政之一端,而原情立法,计日靡帑。谁非圣君贤相,忧勤恻怛,所推被于无穷者哉。我不敢知曰:名存而实亡。然法积久则弊生,政待人而后行。上挈大网,下厘细目,遵兹成宪,济以权宜,亦小臣所当自尽也。是故生者不使枉死;死者惟其法,不惟其心,刑官之职,固应尔尔。下逮提牢,厥责惟均,夫新旧相代,政必以告,古人在官之义也。益由广受,思以集成,救弊补偏,敬俟来哲。光绪二年十月朔,提牢厅主事濮文暹谨记。师,江南溧水县人,乙丑进士。官比部郎,外擢河南南阳府知府。有政声,以循吏荐卓异。诗、古文得阳湖恽氏之传,著《见在龛文集》。尤精天算,已有著述。及见李壬叔书,自以不能过之,遂止。诗文高古,实近代一作家也。

工部大堂,屏风之后,门限之间,有铁砖方二尺许,色泽甚古。明人著《鸿雪轩随笔》,谓是石季伦家物,未知何据。工部屯田司,有文子乘郎中(格)联:粉署共宣猷,旧雨常怀杜工部;词人能作吏,晓风争唱柳屯田。为一时绝唱。文为丙辰进士,工诗。

太常寺仙蝶,曾蒙高宗赐诗,京师盛传之,未知始自何时。偶阅撰凯功《隙光亭杂识》,则言之甚详云:太常寺公署垂花门之上,有蛱蝶子三枚,黄质而黑章,须之末有如珠者二,余则与常蝶无别焉。常以夏至之时来集,每祭方泽,各官斋戒,蝶辄先至其所。祭毕则翩翩而逝,还其故处。或以帛及扇承之,呼曰:老道。便飞而下集,似有知者。见燕子必从而逐之,燕莫之敢抗。秋分后即去,不知所之。明年复来,不解其故也。此五七年间事,前此所未有者。以此书证之,则仙蝶之初来,盖在康熙中叶。而《鸿雪因缘图记》谓元时即在

太常，此恐不然。若尔，何以不见明人言及之？且元太常寺不在此，明永乐初太常寺寄处万寿宫，至宣德初始建此署，安得云始于元代。

今世说周茂源官比部郎署，为王、李诸公旧游所，称"白云楼"即其地也。周与同官宋直方、施愚山相过从，饮酒赋诗，虽大风雪弗辍，一时都下传谓复见先辈风流。然王、李之"白云楼"在旧刑部街，非今地也。

观象台，在都城东南隅，坿城而起，下为钦天监之外署。台在测算房后，拾级而登。上设仪器九事，顺治初，西人汤若望所造。甲午春闱后，曾因监人得登其上。仪器绝精，浑仪径丈，一人之力，转之有余。黄道游仪尤精，中有窥管，可以旋转四望，略无少碍。台下院中别有元代废仪器二。按天算之学，以本朝为最精，盖由圣祖天纵聪明。登基之始，适杨光先与西人互争历数，廷臣中无能决其是非。上乃躬亲律算，竟造其微。后遂有《历象考成》诸书，至今遵之，不能少出其范围，诚自古帝王所罕。又如南巡治河，命设转水墩，河患遂息。后河臣擅去之，河复坏。又手定乐律，撰《律吕正义》一书，出宋人诸乐书之上甚远。用兵西北，屡亲征伐。而宸制龙章，又复冠绝千古，诚天生圣人也。

吕公堂，在观象台之南，泡子河东岸。自昔久著灵异，春秋闱士子祈梦者最多。今梦榻尚存，而祈者鲜矣。但祈方药者甚多，门外卖药人王姓以此致富。壬辰春闱，余假馆其家。每晨光未旭，步于河岸，见桃红初沐，柳翠乍剪，高墉左环，春波右泻，石桥宛转，欲拟垂虹，高台参差，半笼晓雾。河之两岸多园亭旧址，今无尺椽片瓦之存。然其景物澄撷，犹足留连忘返。此河来自城下，本无上源。余沿河细审之，见河从东北来，环吕公堂，南度石桥，折而西南，沿城向水关而去，始悟此河盖本是元代通惠河之故道。自明代筑城，将河之半段截于城内，今东便门外之河，即此河之下流，其上源则与大内金水河通。徐中山改小元都城，永乐又拓而大之。元之都城凡两番改作，遗迹久不可问矣。慈云寺，在河西岸，颇宏。后阁尤古，惜半已就颓，尚未全废。若东岸之华严寺、太清宫皆成平地。太清宫顾起元碑尚在，文用骈俪，书法圣教，屹然于兔葵燕麦中，其西一带，炮厂、盔甲厂之街衢，皆拆成白地。铁梅庵先生故居即在此，今亦不可问。大抵城隅之地，尤易荒废，以去市远，居者不便，故家不能保其室庐也。按梅庵先生名铁保，满洲董鄂氏，以进士官至总督。少时与百菊溪、法石帆有三才子之目。后官江南，以罪遣戍，然《啸亭杂录》称其颇忤宦竖，故多造蜚语上闻者，其得罪以此。公书法为八旗第一，名亚石庵相国，用笔亦极相似也。公夫人名莹川，字如亭，亦善草书，工画兰，且能骑射、舞剑，又工举子业。公门生以文请益，夫人代为评骘，见或出公之上。

近代恩竹樵方伯(锡)居第，亦在贡院之西毛家湾。公满洲瓜尔佳氏，以进士起家，官至江苏布政使。在官有政声，而尤崇奖风雅。工倚声，刻有词草。戊寅入觐，卒于涂。后裔不振，此第竟无售主，大半赁人矣。

于忠肃祠，在裱背胡同。燕废已久，近始重修，浙人逢春秋闱，居为试馆。

汤文端(金钊)第，在长安街中街。公浙江萧山人，以进士官至协揆。公初以解元举于乡，计偕入都。和相闻其名，欲见之，许以大魁，公即日出都。及和败，始应会试。嘉庆乙丑成进士，受知于朱文正公，为理学名臣。其学以躬行为主，不事虚声，手抄《十三经》一部，书法端谨，望而知为厚德君子。与先伯祖恭慎公同年至契，居址密迩，公退辄杖履相过。故余家公之笔札最多，而先伯、先君皆承明训，佩之终身。余幼尝得郑小樵《梅花谱》，首有公序，适大伯父载堂公见之，曰：文端公笔墨更复有何说。大伯于兄弟中最号坦率者矣。尚奉如严师云。

明嘉定伯周奎第，国朝三等伯穆赫林居之。子孙不能守，惟门堂仅存。听事后杂树扶疏，乱石簇拥，中间似有亭址。自此以后，皆别售之于人矣。而其门前宏敞如故，石狮二，尚存，今称博家大门。

蒙古博晰斋观察(明)之居，当在御河桥之左近，故翁覃溪题其《西斋诗辑遗》云：艺苑蜚声四十年，凄凉賸草拾南天。玉河桥水柯亭绿，多少琼瑶未得传。但未知门巷在何许耳。晰斋著有《西斋偶得》、《凤城琐记》二书，覃溪序之云：西斋洗马所著《偶得》三卷、《凤城琐录》一卷，其《琐录》内考在《明诗综》诸条，予尝借录之矣。西斋姓博尔济吉特氏，祖邵穆布总督两江。西斋少承家世旧闻，加以博学多识，精思彊记。其于经、史、诗、文、书、画、艺术、马步射、翻译、国书源流，以及蒙古、唐古忒诸字母，无不贯串娴习。西斋与余生同里，乾隆丁卯同举乡试，壬申同中会试，同出桐城张树彤先生之门。又同选庶常，同授编修，同直《起居注》，同修《文献通考》，同教习癸未科庶吉士，同官春坊中允。其后余视学粤东，西斋观察粤西，余寄诗有《十同篇》之咏，盖知西斋者莫予若也。而西斋之卒，予适出使江西。西斋以所著此二编，于疾革时始托同里邵楚帆给谏，遂有脱误，不及尽为订正。今又十余年，给谏将为付锓，而属余序之。给谏既以《琐录》更写净本，而于《偶得》一帙详加分卷，惓惓致慎，以求其必传于后，深可感也。予箧中所旧录考正《明诗综》数条，尚有与此稍出入者，就其要者，略增数字耳。亦可见西斋撰述之精博，当必不止于此。即以《厉樊榭集》所载《卖元诗》一律，西斋尚能举其家世来历，而予今忘之矣。忆尝同在馆下，十余年间，谯谈谐笑，笔之于册，皆典故也。而今仅于此杂著二种系之，良足悲也。西斋外任云南迤西道，内官兵部郎中，而其在词垣最久，故仍称西斋洗马，以志感旧之思云尔。按：覃溪所谓考正《明诗综》数条，盖在西斋《偶得》中，今录之云：朱竹垞《明诗综》载朝鲜诗人八十有二，其爵里表德文集缺而未载，及所载有舛误者。邮致鲜国代为检核补之，其检而未获者仍缺焉。郑希良(字淳夫，官校理，有《虚安集》) 曹庶(仁山人，官参议)。 权擘(字正卿，安东人。有《所闲堂集》) 尹子云(字彦龙，茂松人，官左议政，有《乐闲

轩集》) 李克堪(广州人) 申从濩(字次诏,高灵人,官参判,有《三魁堂集》) 成伣(字磬叔号庸斋,昌宁人,官大提学,有《虚白堂集》) 成侃(字和仲,昌宁人,官修撰,有《真逸斋集》) 卢公弼(字希亮,交河人,官领中枢府事,有《菊逸斋集》) 李荇(有《容斋集》) 尹仁镜(字镜之,坡平人) 金麟孙(字呈瑞,庆州人,官判书) 尹殷辅(字商卿,海平人) 林百龄(字仁顺,号槐马,善山人,官右议政) 李润庆(字重吉,广州人,官判书) 徐敬德(字可久,唐城人,赠官右议政,有《花潭集》)朴淳(字和叔,忠州人,官领议政,有《思庵集》) 李珥(有《栗谷集》) 金赡(字子瞻,号荷堂,安东人,有《东冈集》) 高敬命(字而顺,号斋峰,长兴人,官参议,有《苔轩集》) 许篈(字美叔,号荷谷,阳川人,官校理) 金尚宪(有《清阴集》) 李廷龟(字圣徵,号月沙,官判书。其先世盖陇西李氏入高丽者,原云:号粟谷。粟谷,李珥号也,盖误) 崔寿城(字可镇,号猿亭,江陵人,处士。城,当作峸) 林悌(字子顺,处士,有《白湖集》) 赵希逸(字怡叔,号竹阴,林川人,官参判) 金瑬(字冠玉,号北渚) 申钦(字敬叔,号象利,平山人,官领议政) 权韠(字汝章,号石洲,安东人,赠官持平,有《石洲集》) 赵昱(字景阳,号龙门,平壤人,官主簿,有《葆真集》) 柳永吉(字德纯,号月篷,全州人,官参判) 鱼无逸(字潜夫,号浪仙,咸从人) 李嵘(字仲高,完山人,官翰林) 金宗直(字季昷,善山人,官判书,死节之臣也。有《佔毕斋集》) 李承召(字允甫,号三滩,阳城人,官判书) 郑磶(字君敬,号古玉,温阳人,官司评) 李直(字汝固,号泽堂,德水人,官判书) 李达(著有《荪谷集诗》,不详其名,盖误) 朴弥(字仲囦,号芬西,潘南人,官锦阳尉) 姜克诚(字伯实,号醉竹,晋州人,官舍人) 郑之升(字子慎,温阳人,处士,有《丛桂堂集》) 姜浑(字士浩,晋州人,官判中枢府事,有《水溪子集》) 金净(字元冲,号冲庵,庆州人,官判书) 郑知常(西京人,官知制诰) 李仁老(字眉叟,仁川人,官右谏议大夫,有《双明斋集》) 李安纳(字子敏,德水人,官判书,原未载名) 《梅月堂诗集》(乃金时习作。时习,少颖异,后避世,隐于儒释之间),月山大君婷(怀简王子,康靖王娶弟。朝鲜制,王兄弟封君,同母者封大君,非女子也。诗话误) 以上共补四十八人。又谓辽之耶律氏,即今伊剌里氏。元之孛尔只止歹氏,即今博尔济吉特氏。特者,众词也。又有博尔济锦氏,本一族也。又谓锡伯,即古鲜卑。蒙古呼中国为契塔特,西洋呼中国为吉代,皆契丹之转音也。皆有至理。又其《释诗草木鸟兽及马今名》一篇,亦可资考。其《凤城杂记》皆记凤凰城事,颇资掌故。今载其略云:凤凰城边栅,在盛京城异隅南一度六十分,东一度。边门在凤凰城东南三十里凤凰山之麓,植木栅为缭垣,屋三椽,中为门,施管钥焉。边门章京司之,是为通朝鲜之孔道。康熙二十八年,设领催一名,兵九名。雍正五年,添领催一名,兵十九名。乾隆六年,添兵二十名。十一年于兵额内改领催二名。户部议定,以三千二百九十四两作为定额,以岁春冬之季徵之。盖朝鲜贺正旦使,以三月出边领《时宪书》,员役以十二月初旬出边也。国家嘉惠远人,凡鲜人之物,豪无收取。所抽乃边门商民之互市者。马市之兵丁、台跕门栅人等所易牛马、农器亦纳税焉。其有非时之谢恩称庆诸典礼往来者,别为造报。马市设于中江,岁春秋仲月望后,朝鲜员役以牛货齐陈于江干,驻防兵丁台驲夫以布七千五百十四段,易牛二百、盐二百九十九包、海菜万五千八百斤、海参二千二百斤、大小纸十万八千张、绵麻布四百九十九段、铁犁二百具,以京畿、平壤、黄海三道商各一人承办,义州知府率员役领之。所具糗饵薨鱼称之曰宴,其官商曰别将榷使。无衙署,僦民廛以居。无胥役,惟城尉拨有兵丁三人供使,令岁支公用银二百两。蔀屋柴门,终日静坐。是以家沛城者,率以岁事小毕,即促装归,岁数往返焉。凤凰城边栅,北自石人子与叆阳接界;南至海滨五百六十里有奇。出栅,至与朝鲜分界之中江,北远而南近。其地皆弃同瓯脱者,盖恐边民扰害属国。乃朝廷柔远之仁,设官置汛,立法綦严。又一条云:凤凰山麓有故石城一,周十余里,设二门。依山设险,石堞具存,相传为旧凤凰城,朝鲜人呼之曰安市城。考《新唐书》贞观十九年四月,李勣济辽水,高丽皆婴城守,帝大享士,帐幽州之南。命长孙无忌誓师,乃引而东,勣攻拔盖牟城,即其地建盖州。程名振攻沙卑城,游兵鸭绿江上,遂围辽东城。城溃,即其地建辽州。进攻白崖城,高丽将孙代音降,即其地建严州。进次安市,攻未能下。帝怒,敕诸将攻之,三日不克,乃班师。按盖牟,今盖州;辽州,今辽阳;沙卑,今海城。且延寿惠真欲取乌骨,渡鸭绿,迫其腹心。长孙无忌谓:安市十万户在吾后,不如先破。云云。今此城最险,计其地势,无不脗合。当日兵机,其为安市城无疑。至《明一统志》谓在盖州城北,其情势则是转战而北矣。考城内故屋址甚多,有哨台二。但无水不可以居,岂故有井而久废耶?又闻朝鲜人云:当日守城之将名杨万春,可补史缺。又(十二石斋)《诗话》记晰斋答人问云一十五科前进士,七千里外旧监司二句,此诗集中题为偶作,云:彊将老骨自支持,莫怪逢人问是谁。一十四科前进士,万三千里旧监司。病肠索寞傭耽酒,拙宦萧条懒赋诗。衮衮诸公休自负,阿婆三五少年时。

御河西岸尽南,名达子馆。蒙古年例入都所居,携土货于此贸迁焉。贾肆栉比,凡皮物(裘褐之属)、毳物(毡绒之属)、野物(麈鹿之属)、山物(雉兔之属)、莔物(茹茵之属)、酪物(乳饼之属),列于广场之中而博易焉。冬来春去,古之雁臣也,此为里馆。安定门外为外馆,更钜于此。

倭文端公(仁)居前门城根西城察院之左,子孙至今居之。公学以存诚为主,见于所著日记中。曾文正公极重公,自云理学效法公及唐镜海。公以谏设同文馆不合,求去甚力。奉旨慰留,卒辞诸任,但留书房而已。考公平生奏疏,喧传众口,而尤以应诏陈言一疏,

为得大臣之体。疏云：伏惟行政莫先于用人，用人莫切于严辨君子小人。方今宝箓初膺，励精图治。百尔臣工，视九重好尚为趋向；薄海内外，亦莫不廷颈举踵，观朝廷举错以卜升平。易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汇征吉，此其时矣。夫君子小人之分，藏于心术者难知，发于事迹者易知。类族辨物，约有数端，敬为我皇上陈之。大抵君子朴拙，小人佞巧；君子恬退，小人躁竞；君子爱惜人材，小人排挤异己；君子图远大，以国家元气为先，小人计目前，以刻薄聚敛为务。刚正不挠，无所阿徇者，君子也。依违两可，伺候人主喜怒以为趋避者，小人也。谏诤匡辅，为朝廷补阙拾遗者，君子也。迁就逢迎，导人主长恶饰非者，小人也。进忧危之议，悚动当宁之敬心者，君子也。动言气数，不畏天变，以滋长人君之逸志者，小人也。公私邪正，相反每每如此。皇上天亶聪明，勤学念典，孰贤孰否，自难逃圣明洞鉴之中。第恐一人之心思而揣摩者众，一人之耳目而混淆者多。几微莫辨，情伪滋纷。爱憎稍涉于偏私，取舍将虞其失当，此知人则哲，惟帝其难，大禹所以致叹也。今欲求知人之道，有他术哉！亦惟皇上之心，勤求不怠。使圣智益明，圣德益固耳。宋臣程颢云：古之人君，必有训诵箴谏之臣。惟命老成贤儒，俾日亲便座，相与讲论道义，以辅圣德。又择天下贤俊，使得陪侍法从，朝夕延见，开陈善道，讲磨治体，以广闻听。我朝康熙年间，熊赐履上圣祖仁皇帝疏，谓《大学衍义》一书，为君师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伏愿延访真儒讲求研究，务尽其理。于是考之以六经之文，参之以历代之迹，实体诸躬，默念诸衷，以为敷政出治之本。若夫左右近习，必慎其选。虎贲缀衣，亦择其人。非圣之书，屏而弗读，无益之事，戒而弗为。内而深宫燕闲之间，外而大廷广众之地，微而起居言动之恒。凡所以维持此身者无弗备，防闲此心者无弗周。则君志清明，君身强固矣。臣以为二臣所言，诚人君修养身心之益，用人行政之原也。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惟君德成就，而后辅弼得其人；辅弼得人，而后天下治。然则开讲幄以赞宸修，致治要图，莫急于此矣。公居家，朔望必集家人为讲温公《家训》、朱子《小学》，终身不懈，平日作书，亦必有益于人之语，始肯落笔，最喜书格言。

按国初满洲理学，有阿什坦，字海龙，完颜氏，正黄旗人。顺治九年进士，官给事中。通经学，笃于践履。康熙初，翻译《大学》、《中庸》、《孝经》、《论语》诸书刊行之，以教旗人。九年，官给事中，时稗官小说盛行，满人翻译者众。海龙上言：学者立志宜以圣贤为期，以经史为导，此外杂书无益之言，悉当屏绝。请敕旗下人自经史外，杂书不许翻译。又请：严旗人男女之别，定部院九品之制，俱报可。康熙初，退闲家居。鳌拜专政，闻其贤，欲令一见，终不往。久之，以荐起，纂修《世祖实录》。圣祖尝召入便殿问节用、爱人。对曰：节用莫要于寡欲，爱人莫先于用贤。上顾左右曰：此我朝大儒也。十八年，乞休家居，喜任恤。临终谓其子曰：尔等处世，莫占便宜。便宜即是不义，慎之。公孙少冢宰留保，幼年气盛善怒，太夫人屡戒之。及长，使于四方，跪太夫人前，乞授杖老仆曰：尔后见我怒，即以杖示我。每怒必悚然曰：母在。怒辄平。其纯笃至性，盖有自来。康熙初，满洲理学以德子谔（格勒）为最。公以翰林入直内廷，清风亮节闻天下。所与友则徐文定公（元梦）、汤文正公（斌）、李文贞公（光地）。文贞《榕村语录》自云，其学问遇德子谔、徐善长两先生而后有进。尝扈从巡行，明珠奉万金为装，固辞。天久不雨，上命筮之，遇夬，深言小人在上之当去。又以京师地震，与魏敏果相继言二相植党之应，明尤憾之。会公删定《起居注》稿，明嗾人劾其私抹《起居注》，论死。会时公主出降科尔沁，乃使尽室以从，遂死于塞外。考公一生学业，虽不可得详。然当时与汤文正、徐文定同举侍值内廷，必非常人。且于乾清宫试文臣十二人，满臣中公与文定而已。至汤公见公文，大笑以为非，而当时究未传其词云何。窃意：公文必诋斥陆王者，与汤公异趋，故汤公非之，此可以意会者也。若李文贞则屡称之不置矣。顾用方总河（琮），平生不以理学名，事君交友之际，极尽其道，此真理学也。岂必日诵《近思录》，笺注性理书，遂足号为理学哉！故其称朱文端曰：人如高安，乃真无近名之念，此其学之宗旨也。正恐世之方巾阔步者，有愧斯言。

札史，字彬如，蒙古贡生，笃于内行。乾隆三年，八旗公举孝友，特赐六品顶带以旌之。按：康熙中大学士温达、尚书穆和伦富宁安、都统孙查济之孝，至蒙特旨褒嘉，谓：不但众人俱知，朕亦知之。则古姜黄所未被者也。

有人游西单牌楼小市，于乱书堆中得《大学》章句一本，买以当十钱数百文。为书贾所见，以十二千买之，装潢成册，竟售五十金，盖宋板也。大抵京师百物阗咽，世家大族，数世之藏，其子孙不能辨。一旦拉杂售出，至于此等处，直土苴视之。苟遇识者，遂作披沙之金矣。此市在西单牌楼，南抵宣武门。

姚伯昂总宪旧居，在东铁匠胡同，其中听秋馆、竹叶亭、小红鹅馆诸名尚存。先生安徽桐城人，嘉庆乙丑进士，工书画。其隶书学《曹全碑》，而参以《史晨》、《孔宙》，有台阁气象，行书亦有风韵。画则花卉近白阳山人，人物似丁南羽，一时声称满日下。其书室中槅扇心，皆手摹古人名迹，径用古人款，见者不能辨真赝。与先恭慎公交最契，余家公迹颇多。

石镫庵，在象房西承恩寺街。元代为吉祥庵，明易今名。国初诸老皆有题咏，汤西崖少宰诗所谓"岿然削出此香台，恰在蒹葭野水隈"者也。今其地并无蒹葭、野水，信沧海桑田矣。然西傍官沟之上，窄港相通，石桥互接。或倚茂树，或亘颓墙。金晃刹竿，最多古寺。花依篱角，略辨人家，且城带西山，离离瘦碧，尘飞夕日，点点疏红，虽不能遽角胜江南，亦无复东华尘梦矣。

象房，在宣武门内，明之旧也。咸丰已来，滇南久乱，朝班无象者十余年。至同治戊辰，云南底定，缅甸

始复贡象七只。余庚辰入都，曾往观之。至甲申春，一象忽疯，掷玉辂于空中，碎之，遂逸出西长安门。物遭之碎，人遇之伤。掷奄人某于皇城壁上如植。西城人家，闭户竟日，至晚始获之。从此象不复入仗，而相继毙矣，京师遂无象。

太平湖，在内城西南隅角楼下，太平街之极西也。平流十顷，地疑兴庆之宫；高柳数章，人误曲江之苑。当夕阳衔堞，水影涵楼，上下都作胭脂色，尤令过者留连不能去。其北即醇邸故府，已改为祠，园亭尚无恙。

庚子之春，余从江南归，居广宁伯街。适郑东甫自东城移居于太平街，时相过从！甚乐也。未几拳匪既起，五月朔，火铁路。京师人心摇摇，东甫甚以为忧，遂抱病而卒。未病之前一夕，余饮于其斋，尚纵论天下事，侃侃也。计东甫一世居贫，炊烟屡断，而枢臣权要招之，皆不赴，惟日与寒士游而已。何吟秋学博(家琪)曾为之传云：光绪五年己卯科山东乡试第一名郑杲，文出，传京师。京师山阴傅郎中钟麟平是科直省文曰：山东元甲天下。于是郑杲之名，远近无不知。明年会试，常熟翁尚书为总裁，将复置第一，以得卷晚，名列二十。成进士，用主事分刑部。上书本部尚书潘文勤公，言天下事数万言，求代奏，公寝之。逾数年，授江西司主事，擢员外郎。当是时，宗室盛昱为国子监祭酒，好士。宅百余间，有池树竹石之胜。凡四方春秋之士，与京宦多借居焉。杲雅奇于祭酒，居逾十年。杲虽为时重，不谒朝贵，公廨不恒至，日惟与二三知己谭艺，一室人罕见其面。二十六年夏，荧惑入南斗，上书言星变宜修省，不报。拳民乱，血啮京师，杲忧愤成疾。五月十四日，城东南火，或传车驾将出宫。杲方寝，闻之起，喟曰：可以死矣。复寝，绝时年五十。江西洪嘉与杲初交也，出资集友人同敛之。先山东捐纳印结局，同乡官司事者，例以次推岁金数千镒。某官以母老乞前杲一岁，许诺。迨杲殍，某犹司事，或代乞敛资，弗应，辇金出道，死兵。杲尝恤亡友子胡敦佐，授以学，为入赀充国子监生应省试，佹中选。一日，忽奔泰山，自髡丐为僧。山僧不纳，仰药死。遗书杲曰：时事不可为。京师陷，杲眶尚在彰义门内宝应寺，泰州宫本昂谋归焉。杲治经尤深于《春秋》，著《伏传书序通释》一卷，《春秋三传异同》、《春秋三传通义》各一卷，又《主考》一卷，本春秋三传，以折近时君主、民主之说。《杜诗小序》四卷，订旧注年代之误。杲字东甫，其先直隶迁安人。以父鸣冈知即墨县，殁，不克归，遂家焉。母李丧，客济南，充泺源书院院长二年。妻黄，无子。兄果、束，束亦进士，刑部主事。束子二，三畏、三省。何家琪曰：余举省试，东甫为诸生，未有名。见余文曰：子文何似望溪，望溪文今尚有识者耶！洎东甫领解捷进士，阅卷者皆赏以桐城派。盖东甫之师望溪，自余发之。余不第，何与至于第，而值时变以忧死，无知者，余重为东甫悲也。

卷　三

东　城

贡院，在城东南隅，明因元礼部基为之。其制：南向大门五楹，门外树绰楔三，中曰天开文运。东曰明经取士。西曰为国求贤。外又为缭垣，开门四，谓之砖门。大门内为二门，亦五楹。再内为龙门，由甬道过明远楼下，直达至公堂。然考之张居正《重修贡院记》，则三绰楔，中曰天下文明。左曰虞门。右曰周俊。聚奎堂、会经堂之外，又有燕喜堂，今诸榜不知何时所易。至公堂榜，相传为明严分宜书，固完然无恙，国朝屡加修葺。光绪初，因就试人多，号舍不敷用，乃大加展拓。明远楼旧在中，瞭望亭居其四角。自增建后，号舍益展，而后且拆却顶银胡同之东半人家以增益之，于是瞭望亭反居其南。乃更增二亭于北，凡六亭。而至公堂亦照料不及，乃添设新号，监试御史以司之。然考其不敷之所由，则亦有故。闻之先辈言：道咸以前，科场搜检之法至严，甚至解衣脱履。故非腹笥渊深，辄畏难而止。乡试岁止四五千人，会试两千人。同治以后，禁网渐宽，搜检者不复深究。又有石印书以济之，士子有恃不恐，熙攘而来，搜者益不能给。至壬午科入闱者，至万六千人，遂不得不议及添号矣。余初次入闱，至贡院门，番役尚唱云：搜过。及壬辰会试，则并此声亦废。

步军统领为外弹压，然极难肃静。同治戊辰春闱，至毁砖门，殴及弹压御史，故群以此任为畏途。惟文锦如(秀)任总兵时，以兵法部勒之。身自当门。接送考者，以外砖门为限。内者得出，外不得入。有逾限者，鞭杖交下，不服则荷以大校，于是场规肃然。士子出闱，二兵执鞭前导，代其开路。力不能负考具，则有兵代负。盖文曾从军西域，犹有老将风规也。而内场之不肃如故，秋闱为尤甚。至中秋日，或且弦歌竟夜。庚午秋闱，至群轰饮于明远楼。盖北闱三场，向皆视为具文。宋《四朝闻见录》谓：高文炳好以藏头策试士，士不能应，但以“也”字对“者”字。此风今乃盛行，于北闱三场之策，但以“也”字易“欤”字，余虚字大抵仿此，谓之勾策。题亦曰对空策，故三场极易毕事。及毕事，无所作为，相寻高歌痛饮耳。光绪癸酉以后，场屋渐尚实策，然旗卷尚少。及壬午秋闱，余以三场满卷，得副榜第三名，次科渐有学对实策者。迨己丑秋试，余与恩席臣皆以满卷获隽，从此成风矣。至文字旧尚清真，及咸丰末同治间忽变为滥调，时谓之咸同派。至光绪乙酉乡试，潘文勤主试，竞尚才华。戊子翁叔平尚书典试，忽尚说文。己丑春闱，文勤又典试，尚文选体。此虽因题制宜，而主司好恶亦关焉。

贡院文昌槐，在明远楼前。始自前明，发根于东龙字号，蜿蜒而西，横过甬道，覆及西号舍。夭矫如龙，下仅过人。相传此树为文运所关，士子有病，祷于树下，摘槐角服之，辄愈。戊戌秋忽枯，有司遂伐而薪之。又

明年贡院毁，及乙巳，科举遂停罢。

北闱满号，谓之辰字闱，向以至公堂左右八号为满号舍，后增至十二号。后以挨号声息相通，易滋流弊，乃改为隔二汉号，一满号。以北闱满、汉号向不相联属也，然亦视乎其人。忆戊子秋闱，余相识满、汉号人最众。风檐之下，煮茗清谈，玉笋金兰，实为自来未有。及戊戌春闱，偶与同号友人谈及，则或登第，或改官，或去，或故，止余续耻庵（廉）及余，及家弟介竹三人而已。时又新遭伯兄再芳之丧，不觉呜咽悲凉。于二场完卷之顷，填《烛影摇红》词以示耻庵、介竹，亦均为流涕也。词云：最怕伤心，那堪偏到伤心处。当年同队踏槐花，人逐槐花舞。记否矮檐相聚，有多少翩翩玉树。几回谈笑，不觉流光，暗中飞度。瞥眼光阴，飘零半作风中絮。池塘春草梦难圆，挥手成千古。依旧南楼夜鼓，全不是，那回意绪。渭城一曲，只有何戡，尚堪重诉。盖余家自乾隆以来，科第不绝。耻庵家亦然，故两家交谊亦数世之久。今虽尚有吾辈得承先绪，然家世盛衰之感，盖有同情矣。

余尝买得康熙十一年《江西题名录》本，纸墨精好，书法娟秀，迥非今日所及。其制度亦与今不同，监临，巡抚江西等处地方工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至正一品董卫国（右君，奉天辽阳人，丁未贡士）提调，布政使刘楗（公愚，顺天霸州大城县人，丙戌进士）、布政使司督粮道参政韩庭芑（燕翼，山东青城人，壬辰进士）监试，按察使黄龙（卧庵，正红旗人，世袭）、提刑按察使司分巡赣南道佥事姚启盛（际斯，辽东杏山人，乙未进士）头场四书题：子以四教二句；德为圣人。诗云：雨我公田五句；《易》：保合太和。君子以正位凝命。默而识之三句；其旨远二句。《书》：帝德广运。道积于厥躬。先知稼穑之艰难。咸中有庆。《诗》：孑孑干旟二句。载驰载驱，周爰咨度。王国克生二句；仪式刑文王之典□句；《春秋》：郑人侵宋（庄十五年）楚屈完来盟（至）盟于葵邱（僖九年）晋阳处父（至）救江（文三年）齐人来归汶阳之田（至）堕费；（定十年至十二年）《礼》：本仁以聚之。德盛而教尊二句；君之所谓义者二句；笃行而不倦。二场论、诏、诰、表、判题：《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论》。《拟汉令诸儒议五经同异诏》（建初四年）。《拟宋以杨亿为翰林学士诰》（景德二年）。《拟皇上同诸王九卿躬耕耤田礼成群臣贺表》。（康熙十一年）。判语：赴任过限，荒芜田地，服舍违式；门禁锁钥；修理桥梁。三场策五道：圣学、吏治、漕政、备荒、弭盗。正考官，光禄寺少卿仍支正四品俸于嗣登（岱仙，直隶清苑籍安州人，丙戌进士）。副考官，中书科掌科事中书舍人童钦承（在公，浙江会稽人，己丑进士）。同考：《易》三房，《书》二房，《诗》二房，《春秋》二房，《礼》二房。中式五十七人：一名彭恪（清江县附生，《诗》）、二名程建章（鄱阳县附生，《易》）、三名康玮（安福县学生，《书》）、四名徐京（丰城县学生，《礼》）、五名边勋（峡江县附生，《春秋》）。录后附刻诸文，内二场一表颇佳。录之云："康熙十一年月日，具官臣某等，恭遇皇上同诸王九卿躬耕耤田礼成，臣等谨奉表称贺者。伏以天王攸介田功，三壤祥征薇座；元后覃敷地德，五云瑞霭黄圻。一人元良，百谷蕃而嘉祥锡；皇躬有道，三推举而风雨时。充庭喜溢鹓班，率土欢腾鸠杖。臣等诚欢诚抃，稽首顿首上言：窃惟六府修贡赋于虞年，九谷辨职方于周代。春秋记麦苗之事，诗书多黍稷之章。献种只承，自出后庭之种稑；粢盛时荐，非如原庙之樱桃。诵载芟之诗，周成始为祈谷；读农祥之诰，虢公已请躬耕。只饬农桑，不待祈年于元日；诚修卣鬯，欣看举趾于南郊。瑞鸟飞鸣，太史告协风始至；赤乌翔集，秩宗司瑶瑟初陈。慨自龙驭渐疏，因之金盘希荐。民依罔念，黍稷不闻馨香；皇眷弗承，恣睢阒存腥祀。钩盾千亩，未央备弄田之名；椤社一金，南山开上林之苑。桑田久无税驾，绿野不睹青旗。田竣徒歌，剃人空设。未有首公卿以镈耜，律转三春；偕妇子以桑麻，风开百室，如今日者也。兹盖伏遇皇帝陛下躬遵禹德，心迈尧仁。念稼穑之艰难，锄兹稗政；悯闾阎之疾苦，整我神疆。节届农祥，典隆阡陌。首举三推之礼，用率万偶之勤。鱼丽前驰，扬芊芊于轻幰；龙骧中队，动哕哕于鸣鸾。惟诸王皆不世之英，食乃德亦宜服乃畴。剑珮雍容，柳色拂腰围之玉；尔九卿皆在田之彦望，尔霖必须勤尔稼。旌旗掩映，杏花生袍袖之香。红纼绀辕，戴操勤于御耦；缥车黛耜，群拜舞于灵坛。公卿叙班爵之章，或五或九；庶人来终亩之义，斯万斯千。已是春风风人，夏雨雨人。京坻象双阙，觚棱而允介；不啻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茨梁随六龙，鳞甲以先施。碧浪动三畴，不羡潘安之赋；黄云高百雉，宁夸杜甫之辞。臣等力愧上农，饩惭少府。躬逢神圣，敢云由已之饥？心戴皇恩，凛此不谋之食。捧鞭随后，快双犊之驱驰；奉谷迎先，羡百花之馨苾。钦哉昧旦，圣主且日昃以凛躬；盈止室家，臣下敢素餐而尸位？伏愿膏披翠亩，泽溥青畴。轸赤子痌瘝，大有特书而嘉祥屡告；霈青阳之霖霂，来享骈集而卿景咸臻。行见歌满康衢，赓帝力于何有；风行远亩，快我室之既盈。斯一日当天，河岳仰溥将之命；五云垂地，山川永长发之祥。臣等无任瞻天仰圣，踊跃欢抃之至，谨奉表称贺以闻。"此录可考国初掌故，此表又可见文风之盛。余家又藏《嘉庆乙丑会试题名录》，乃先恭慎公中式同榜也。其纸墨潦草，逊此远甚。然名人最夥，三鼎甲则彭春农（浚）、徐少鹤（颋）、何文安（凌汉）也。传胪为徐星伯（松），次即李申耆（兆洛），五名孙文靖（尔准），七名姚伯昂（元之）。此下二甲中孙子潇（源湘）、马□□（瑞臣）、胡以庄（敬）、彭春农（邦畴）、于莲亭（克家，改名克襄）、聂蓉峰（铣敏）、胡墨庄（承珙）、宝文庄（兴）。三甲中帅仙舟（承瀚）、先恭慎、穆鹤舫（彰阿）、那竹汀（清安）、朱椒堂（为弼）、周保绪（济）、童正三（槐）、色□□（卜星额），令人阅之，增仰止之思。余家又藏有《乙丑同年公会图》拓本，乃于莲亭先生所刻，分赠同谱者。首有英煦斋相题《乙丑及门公会第三图》，并系以诗曰：昔年来谒艳门墙，今日相看各老苍。回忆锁闱三旧侣，衰翁亦是鲁灵光（指朱文正、

戴文端、恩雨堂)。彭春农学士为之记,徐星伯先生书之。记云:君臣、父子、夫妇、昆季,以天合者也。朋友则以人合;同年之相友,又人而天者也。顾其始也,游曲江、登雁塔,少年意气,但视为可乐而未觉其可亲。既而宦各一方,升沈显晦。有通謦欬者焉,有未觌面者焉,甚有忘其姓字者焉。其同官日下,相依最久者,数十人已耳。相依最久而相得甚欢者,十数人已耳。而此十数人者,又不能必其终聚,此公会图之所由作也。吾乙丑榜中凡二百三十三人,是科甫定,即用分发例,同时得官者几二百人,可谓盛矣。岁辛卯,朱茮堂河帅始创为是图。同人自外来者,以时增人,阅二载仅十有八人。后为赵秀峰太守重摹一通,则十有六人,列前图者已去其二焉。兹第三图为莲亭观察作,时张昙村来作选人,增以二君,合之仅十五人,盖视前图又去其三矣。嗟乎!昌黎先生传圬者王承福云:其操镘入人家一至焉,过之为墟矣。再至三至焉,又过之为墟矣。由今视昔,然后知其言之恸也。虽然国家以科目取士二百余年,自顺治丙戌到今七十九科矣。其一榜之中,人相者多仅两三人,或且无之。顷者,我鹤舫相国拜真除之命,是榜中气运,犹蒸蒸日上焉。自今以往,调鼎鼐,膺节钺,有相继而起者。邦畴虽老朽,犹能执笔补摭言之阙,以纪功业之成也。诸君勉乎哉!图中居首者为史荔园,右行斜上为朱茮堂河帅,次为帅海门,次即观察,次即何仙槎,次为赵秀峰,次为姚伯昂,次为特芳山,次为徐香坨,次为陈韦田,次为张昙村,次为穆鹤舫,又其次为余,次为徐星伯,而殿后者郭鹤眠也。秀峰之图,余为记其事,用米海岳《西园雅集图》例,兹故变文以书之。道光丙申二月,南昌彭邦畴记,北平徐松书。是图长二丈余,高尺二寸。作园亭景物,诸人或观书,或抚琴,或清谈,或垂钓。其拓工地用深墨,树石几榻衣物皆用淡墨,而又分浅深,望之居然如水墨。此石原在西湖昭庆寺壁上。杭州被兵,石毁,余曾托杭人访之,亦无知者,录之以备科甲故事。星伯先生精舆地之学,著述甚富,松文清公最重之。晚知陕西榆林府,其寄恭慎公书,甚可悲惋。云:弟二月二十八日行抵西安,询知北山不通车路。因于省内租得小屋数间,将眷口留住。独携仆从四人前进,涉川越岭,胆战心寒,不意垂暮之年,履此危险之境。三月二十五日甫达榆林,通省皆称为著名苦缺,多有托故不到任者,然词讼尚简,颇堪藏拙也。云云。余家世守之。

每春秋二试之年,去棘闱最近诸巷。西则观音寺、水磨胡同、福建寺营、顶银胡同,南则裱背胡同、东则牌坊胡同,北则总捕胡同,家家出赁考寓,谓之状元吉寓,每房三五金或十金,辄遣妻子归宁以避之。东单牌楼左近,百货麕集,其直则昂于平日十之三。负戴往来者,至夜不息。当此时,人数骤增至数万。市侩行商,欣欣喜色。或有终年冷落,藉此数日补苴者。

初,余家自乾隆间由西城迁居总捕胡同元真观之左,盖在先曾祖水部公。公官至工部郎中,是生我先祖兄弟七人,长孚吉公,嘉庆乙酉拔贡。次芳山公,以进士官兵部尚书,谥恭慎。次兰谷公,官笔政。次吉士公,官慕东陵员外郎。次□□公,生员。次鹫岭公,官学生。七即先祖悟堂公,官福建同知,署福宁府知府,内用慕陵礼部员外郎。公有子五人,先君其第四也。长大山公,次凯之公,均以议叙官知县。三心农公,刑部郎中,候选道。先君以户部郎出守扬州。自大山公及先君,兄弟四人皆成孝廉。先叔卜三公少游庠,弱冠而逝。心农公生家兄再芳,以工部郎出守思恩。凯之公生春字兄,官笔政。不肖亦忝获一第,录录无所就。方曾大父居是第,里人称文善人家,祖父皆以厚德世其家,故荣显至此。不肖无状,不能克荷先业,有负累世之积培矣。

余家世代仕宦,皆以清德著称。水部公监督琉璃窑,值乾清宫灾,严旨督造甚急,瓦不能继出,家赀佐之。宫成,家赀遂罄。恭慎公官马兰镇总兵,有内务府司员李某,巨富。历任无不贿赂交通,惟公一无所受。后李败交刑部时,有某相国与公不协,必欲李攀引公。李大呼曰:历任驻陵大臣无不受我赂,惟特大人一无所染,李某虽死不敢诬公也。及公逝后,先伯至于窘乏。先大父福宁公,以福建海防同知权福宁知府,归来即典衣。先君官户部,日掌山东司印,竟不名一钱。档房领办数年,凡奏销案概不与闻。及云南奏销案出,阎文介逐名指摘,而知公素深,独无间言。官江南,与沈文肃相忤,及公殁,文肃谓人曰:英守殁矣,江南似此廉吏,恐难再得也。即日致赙千金。

恭慎公受知宣庙最深。官祭酒时,以考南学不肯徇私,为忌者所摭。降官时宣宗尚为皇子,在书房闻其事。及即位,连擢至左都御史。以秋闱监临,某相之子故违功令,公戒饬之,遂大与之忤,故回翔卿贰甚久。卒赖圣明在上,不能终抑,然竟不得居枢要也。宣庙召公,当询及家事。公方无子,上知之,询以兄弟有子否?公以福宁公有五子对。上曰:何不承继?兄弟之子,犹子也。遂以心农公承嗣,遵圣训也。

福宁公官福建理事同知,以惠爱称。公余莳花竹以为娱,暇则临古帖。适公廨火,向空祷之。有回风返火之异,署竟无恙。且百姓争来救火,如赴其私。

二伯父将乐公以选得福建漳浦知县,涖任十八日而发逆至。公激励士民,与共设誓守城,飞檄乞援于左文襄。文襄勉以坚守待援,且云:一月外城陷,非尔罪也。公又乞饷于大府,终竟不发,乃劝饷、抽丁、储药、铸兵,仓卒皆办,贼屡攻不克。至百余日,饷绝,贼谍知之,乃大发兵攻之。公又乞援于文襄,文襄新失利,弗能救。一夜大雨,火药不然,城遂陷。公自裁未殊,适溪南社团勇闻城陷来救,见之遂拥公出城。公于路少苏,大詈,求死曰:尔辈救我,实陷我也。众曰:非也。左师新失利,诸社无主,知公必能办贼,故冒死援公出,为复城策耳,死何益乎?曰:能如是乎,犹可为也。乃如溪南适铜山,有萧封翁廷桂者,馆公于家,衣食与共。公乃召募练勇,教演枪炮。贼购之甚急,百姓争匿之。适提督郭某至,公与之合,连战三日而城复。公募资振

饥，瘗骨收养，难女为之择配；修文庙，招诸生，课学以振风化。左公力请于朝，革职留任。及左公去闽，公亦罢任，士民为刻《绥安事实》以纪政绩。又沈虚谷茂才有感事四章，述闽事，其三章即指公云。后闽督为之开复原官，部吏需索，公不应，七年而后得请。

是宅后售之恩露圃相国（承），今又归合肥相国矣。东院有枣甚甘美，西院有榆，亭亭梢云，余兄弟三人皆生于此宅。

宝源局，在石大人胡同，本明石亨宅，即在余居后。每天阴月晦，鼓韛之光，上彻霄汉，此为工部局。又有宝泉局，在北新桥，则户部局也。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东堂子胡同，故大学士赛尚阿第也。总以亲王，副以卿贰章京。分为数股，有英股、法股、俄股、美股等名，皆以六部司员充之，不分满汉。兼此者，本署可不复顾，而升转如常。二年保奏一次，不数年外放海关道。故京官趋之若鹜，为第一捷径。按：苏子瞻策有曰：今若依仿古行人属国，特建一官，重任而厚责之。使宰相于两制之中，举其可用者，而勿夺其权。凡吾所以遣使于虏，与吾所以馆其使者，皆得以自择。而其非常之辞，无厌之求，难塞之请，亦得以自答。使其议不及于朝廷，而其闲暇则收罗天下之俊才，治其战攻守御之策，兼听博采，以周知敌国之虚实。凡事之关于境外者，皆以付之。盖如此则天子与宰相特因其能否而定，其黜陟其实不亦甚简欤。今之总理衙门，实本此为之。特苏意用此以省宰相之烦，今则以军机兼之，非苏意也。

且园，在帅府园胡同，宜伯敦茂才所构。有小楼二楹，可望西山。花畦竹径，别饶逸趣。伯敦名垕，满洲人。生有俊才，寄怀山水。性复好事，风雅丛中，时出奇致。同治初，京师士夫结探骊吟社。扶大雅之轮，遵正始之轨，倡而和者，一时称盛。伯敦乃择其尤者刻之，名《日下联吟集》，今录其序云：太上立德、立功，其次立言。吾侪不得志，不能献可替否，致君泽民。不得已发为歌诗，虽不足以当立言之事，然亦未必非立言之一端也。或陶写性情，以抒抑郁；或有所寄托，以备采风。要之不失风人之旨，即可当立言之事。扬雄谓：雕虫小技道，壮夫不为。吾以其言不可信也。友人宗子美，与余为总角交。其人倜傥有奇志，后侍宦入蜀。洎岁癸亥始归京师，复纳资为戎部吏。居恒郁郁，约同志廿余人，率皆当时俊彦，结社联吟。越二年，积成巨帙，请人选定，手录若干卷。余适过其斋，披览竟日，爱不释手。乃携归，捐资娇命，以付剞劂。嗟乎！使诸君生于百余年前，得遇阮亭、归愚二尚书者，则此诗已不胫而走矣。又何待余为之刻耶？垕也无才，人贱言轻。必有谓我阿其所好者，亦不暇顾也。刻既成，爰志数语，以为之叙。是集凡二十六人，宗室宝竹坡侍郎、时甫成孝廉居其首，次则志润伯石、俞士彦德甫、宗韶子美、文海镜寰、戬穀宜之、李湘兰宾、启名子义、宝昌朗轩、延秀、德准绳庵、寿英金甫、豫丰登五、遐龄菊潭、英瑞凤岗、文悌仲恭、廷彦子儁、荣光镜波、载本道生、荣祺镜臣、文峻秋山、志觐秋臣、佑善学斋、贵荣竹坪、孙广顺仲良、道士王裕芬，共诗三卷，词一卷。

镫市，在明代为极盛之地。《燕都游览志》所称，相对俱高楼，楼设氍毹帘幕，为燕饫地。夜则然镫于上，望如星衢者，今则无是。忆余髫年，尚见路南楼六楹，岿然无恙，今不可问矣。每上元五夕，西马市之东，东四牌楼下，有镫棚数架。又各店肆高悬五色镫球，如珠琲，如霞标，或间以各色纱镫。由镫市以东至四牌楼以北，相衔不断。每初月乍升，街尘不起，士女云集，童稚欢呼。店肆铙鼓之声，如雷如霆。好事者然水浇莲、一丈菊各火花于路，观者如云，九轨之衢，竟夕不能举步。香车宝马，参错其间。愈无出路，而愈进不已。盖举国若狂者数日，亦不亚明代镫市也。此外地安门、东安门外，约略相同。六部皆有镫，惟工部最盛。头门之内，镫彩四环。空其壁以镫填之，假其廊以镫幻之。且镫其门，镫其室，镫其陈设之物，是通一院皆为镫也，此皆吏胥匠役辈为之。游人阗咽，城内外士女毕集，限为之穿。近日物力销耗，渐不如前，镫景游尘，均为减色矣。《傅青主集》有《冰镫诗》一卷，可称极盛。然不过伐冰作屏，然镫于内耳。今则愈出愈幻，遂有以冰为酒瓮、瓶罂、鼎彝之属，然镫于内，高悬四座，观者叹其绝肖。此多在酒肆，以代招牌，故尤妙。

神机营署，在煤炸胡同。同治初，设选八旗精锐，别立此营。总以亲王大臣，无定员。其下全营翼长二人。其下分为文案、营务、印务、粮饷、核对、稿案六处，各有翼长、委员（印务无翼长）。此外军火局、枪炮厂、军器库、机器局，各有专司，共兵万五千余名。自设立后，八旗京官竞来投效。文案处委员至一百六十余员，营务处一百八十余员，而书手不在此数，庚子以后废。

余友续耻庵居邻营署，戏署门云：门迎凤阙高轩过；宅傍驹营天马倈。盖西去东安门止一望之地耳。耻庵，满洲那拉氏。本旧家，其先人麒庄敏公（庆），官热河都统，政绩著于旗常，姓名藏在册府，久已昭人耳目。耻庵以苏许国之多才，学张长公之避世。座盈佳客，家富藏书，自署其居曰：羞园。暇则与二三友人，闲踏天街，倾囊谋醉，今之振奇人也（耻庵少年咏猫，佳句最多，孙丹五戏呼之为"续狸奴"，见《余墨偶谈》）。

贤良寺，在冰盏胡同。本怡贤亲王舍宅为之，在帅府胡同，后迁于北。以其地近东华，外省大吏入觐，辄喜驻此。而寺复层甍云构，闲院花飞。粥鼓晨严，垆烟昼静。地无人迹，竟日苔封，洵精蓝也。道光中，凯之公偕心农公及先君、先叔父读书于此，结漱芳文社，同人极一时之盛。余家举业之学，本于家传。恭慎公为阳湖管韫山先生入室弟子，故诸父皆有声场屋，同掇巍科。凯之公举业尤精，恭慎公屡充读卷。出门下者，皆一时名流。公与大山公日与酬接。故游从云兴，见闻日博，一时有联珠之目，曾辑《五枝轩文稿》。凯之公、大山公皆擅古学。大山公集名《榕阴小舍垂根草》，凯之公名《凭漉录》。

法华寺，在豹房胡同，明代建。《啸亭杂录》记：乾

隆中，法和尚居城东某寺，交结王公，淫纵不法。为果毅公阿里衮所擒，立杖杀之，即此寺，其巨为东城诸刹冠。咸丰庚申之役，王大臣于此设巡防处。总之者为瑞文庄公（常）、文文忠公（祥）、宝文靖公（鋆）、麟梅谷（魁）。凡数月，和议既定，诸大臣于此延见洋人，是为京师交涉之始。

寺之西偏有海棠院。海棠高大逾常，再入则竹影萧骚，一庭净绿。桐风松籁，畅人襟怀，地最幽静。己丑庚寅间，与同人为社，会于此。以读书及诗古文词为日课，余名其室曰丁嘤馆。乙未复会，则同人益增，才俊咸集，一时称极盛焉。同治初，昌平孙丹五（柢）曾寓是寺，著《余墨偶谈》，记当时名人甚盛，今惟续耻庵及静澜上人仍在座中耳。

智化寺，在禄米仓胡同，为明王振舍宅所建。极宏丽，今已半颓矣。殿宇极多，像塑尚出明代。西殿为转轮藏，别无佛像，亦它寺所无。万佛阁规模巨丽，碑述振事极详。盖振自宣德时入宫用事，宜宣宗之末，三杨不能制之矣。旧有振祠，今毁。

阿文成公祠，在灯草胡同，今子孙尚居之。综论国朝诸宰相，必以公为称首。唐之姚宋，宋之韩范，差可肩随。李文饶、张太岳不足继武。而遭际明时，得竟其用，又非古人所及。自开国诸相，大抵有祝有诅，惟公众口无闲言。诸家诗文集，历历可考。遗大投艰，所向如志，老成硕画，望重当时。化林坪之乱，诸将不知所为，公以两月平之。金川之役，天下兵威所不能定，公以二年定之。修黄河，筑海塘，指挥如意，若所素习。其不世之勋，则尤在开拓西域。盖西域以化外初入版图，漫无经纬。公为区疆画邑，直不啻手造一国，百余年来无能少改。即以鄂文端之“改土归流”方之，亦所不及。盖“改土归流”至今尚有流弊，西域无流弊也。且明见远虑，朝廷有一大举措，必为筹数百年后之利弊。此真《诗》所谓：瞻言百里，《书》所谓：能保我子孙黎民者，古有圣相，近之矣。傅忠勇公（恒）第，在二条胡同。当时园亭落成，高宗曾临幸之，赐名春和园。忠勇初建此园，其正听事用柟木，高大逾制。及闻将临幸，亟易以它材，其原材遂别修一寺。今其后人尚居此。

光绪戊子秋，四牌楼北至十条胡同一带，天雨小石子，如菉豆，黑黄色，龁开，其中重重如有多层，不解何物，它处亦无之。

世家自减俸已来，日见贫窘，多至售屋。能依旧宇者，极少。以余所见，如续顺公沈氏、靖海侯施氏，皆数易其居，赁屋以处。至今未易者，惟佟府福文襄后人，果毅公后人，张靖逆后人尚是旧第耳。佟府有野园，介受兹先生（福）自号野园，即此，至今尚在。相传此府即明代严世蕃第。其前镫市大街单贝勒府，即分宜第也。贝勒讳丹巴多尔济，蒙古人。嘉庆八年春，有膳房人陈德，挟刃突至，御前诸侍卫不知所为。贝勒直前抱持之，德不得逞，反刃俾其腹，肠出流于地，贝勒仍不释，侍卫始前缚之，贝勒乃仆。上亟命蒙古医纳其肠，舁归第。赐上方珍药，日遣视疾。其初封本公爵，至是加封贝勒。贝勒为先高祖赠光禄公受学弟子。高祖时方有疾，遣先曾祖弟兄往视。贝勒见之，即举手曰：二君来甚善，余之所以能为此者，承师训也。余有诗二，君其和我。即枕上出诗相示，时肠尚未全入也，较之金日殚之擒莽，何罗其难十倍，孰谓古今人不相及哉。又贝勒幼时读诵颇钝，每覆书不熟，辄口目移动，戒之不止。光禄公命取大镜置之座旁，令其自观。曰：汝自视成何状，改否？听汝。贝勒始止。

裕鲁山制府第，在班大人胡同。制府官江南，有政声，晚节殉难甚烈。今其子孙尚承袭世职，此巷本义烈公班第所居，公之祖也。

刘文清公故第在驴市胡同西头，南北皆是。其街北一宅改为食肆，余幼时屡过之，屋宇不甚深邃。正室五楹，阶下青桐一株，传为公手植。街南墙上横石，刻刘石庵先生故居七字。今屋皆易主，北宅久坼，横石亦亡矣。公在日，与瑛梦禅先生交最契。余尝见公与梦禅手札，凡二百通，由壮至老，体格皆备。梦禅装为册，自为之序。又得公与梦禅馈物事目一册，日用之物，无所不具，殆亦无日不馈也。又见二册，则多邀饭之札，想见二公交谊。盖瑛居勾栏胡同，与公邻巷也。公平生虽书楹联，亦用紫毫笔。尤好用蜡笺、高丽笺。官尚书时，判诸辄画十字。有司员仿为之，公辄辨出，曰：吾书不可伪也。然公三如夫人皆能代公，书可乱真，外人不能辨，晚年多代笔。其但署石庵二字及用长脚石庵印者，皆代笔也。曾见公与三姬人论书家信，指陈笔法甚悉。又瑛梦禅亦为公代笔，见《存素堂集》，知者绝少。得公之传者，伊墨卿（秉绶）之篆隶、陈玉方（希祖）之行楷，皆能不触不背。若王惕甫之书，则婢学夫人矣。

张船山有妹嫁汉军高兰墅（鹗），以抑郁而卒，见《船山诗集》。按：兰墅，乾隆乙卯玉殿传胪。亦有诗才，世行小说《红楼梦》一书，即兰墅所为。余尝见其书诗册，有印曰《红楼外史》，则其人必放宕之士矣。兰墅能诗，而《船山集》中绝少唱和，可知其妹饮恨而终也。

世行《蟫史》一书，不著姓名。以荒唐之辞，肆诋诽之说。详其命意，似指三省教匪之役。当世将相，任意毁刺，且有上及乘舆处。考其用笔，极类《烟霞万古楼集》，此殆王昙手笔。王为吴省钦弟子，吴曾举其能用掌心雷破贼，奉仁宗严斥，盖吴、王皆和党也。然则此书泄怨之作，胡足存乎。其书末之《少目翁》，已明指省钦矣，为昙无疑。

沈文定公（桂芬）居东厂胡同。公本无屋，借居瑞文庄公（麟）第。同治初，汉军机中惟公最持大体，遇少年喜纷更者，一皆抑之，故尤不为新进所喜。及事后思之，其益无穷。且清慎持躬，绝无苞苴。居家俭素，尝自雇驴车进内，及东华门，门者呵止。公下车而进，众乃大惊，又一驴车宰相矣。

隆福寺，在四牌楼北隆福寺胡同。月逢九、十日，庙市。门殿五重。正殿石栏，犹南内翔凤殿中物。今

则日供市人之摸抚，游女之依凭。且百货支棚，绳索午贯，胥于是乎，在斯栏亦不幸而寿矣。庙市之物，昔为诸市之最，今皆寻常日用，无复珍奇。余少时游之，尚多旧书古拓，字画亦夥，价直不昂，今不复见。惟寺左右唐花局中，日新月异。旧止春之海棠、迎春、碧桃，夏之荷、榴、夹竹桃，秋之菊，冬之牡丹、水仙、香橼、佛手、梅花之属。南花则山茶、腊梅，亦属寥寥。近则玉兰、杜鹃、天竹、虎刺、金丝桃、绣球、紫薇、芙蓉、枇杷、红蕉、佛桑、茉莉、夜来香、珠兰、建兰到处皆是。且各洋花，名目尤繁，此亦地气为之乎。此外，西城之护国寺，外城之土地庙，与此略等。而士大夫所尤好尚者，菊也。往往家自有种，分畦养之，名目多至三百余种。每出一新种，索价数金，好事者争以先得为快。其精者，于茁茁之始，即能指名何种，栽接家不敢相欺。购秧自养，至秋深更胜于栽接家。故登巨室之堂，入幽人之宅，所见无非花者，春明士夫风趣，此为首称。

完颜氏半亩园，在弓弦胡同内牛排子胡同。国初为李笠翁所创，贾胶侯中丞居之。后改为会馆，又改为戏园。道光初，麟见亭河帅得之，大为改葺，其名遂著。纯以结构曲折，铺陈古雅见长。富丽而有书卷气，故不易得。每处专陈一物，如永保尊彝之室专弆鼎彝；琅环妙境专藏书；退思斋专收古琴；拜石轩专陈怪石，供大理石屏，有极精者。端砚、印章累累，甚至楹联亦磨石为之。佛寮所供亦唐铜魏石。正室为云荫堂，中设流云槎，为康对山物，乃木根天然，卧榻宽长皆及丈，俨然一朵紫云垂地。左方有赵寒山草篆“流云”二字，思翁、眉公皆有题字。此物本在康山，阮文达以赠见亭先生者，信鸿宝也。云荫堂南，大池盈亩，池中水亭，双桥通之，是名流波华馆。又有近光楼、曝画廊、先月榭、知止轩、水木清华之馆、伽蓝瓶室诸名。先生故，已近六十年。完颜氏门庭日盛，此园亦堂构日新。满洲旧族，簪笏相承，无如完颜氏之盛且远者。其先出金世宗，国初未入关时，已有显仕者。顺治中，阿什坦学士字海龙，以理学著。圣祖称为我朝大儒，即先生之祖也。其后和存斋(素世)、留松斋(保)、完颜晓岩(伟)皆为一代伟人。见亭先生继之，崇文勤(实)、嵩文恪(中)继之。文勤公曾官盛京将军，盛京方以吏治不修告困，公为之添设郡县，修废起顿。陪都人士，至今颂之，惜未及二载而逝，未能竟其功也。文恪公官尚书，为余己丑座师。榜后晋谒，极蒙嘉许，即以濮青士先生寿文见属。怜才之笃，殊不可及也。

大佛寺前，有明新建伯王国栋修永济桥碑言：去余第数十武，有永济桥。今寺左近实无桥，意者寺前地极洼，遇霖雨辄不辨路径。光绪甲午夏至前大雨，金吾无策，至奏请北郊乘舆，改辙出地安门，其洼可知。或者旧有桥，今已陷入地中矣。其云：去第数十武，则今额驸景寿第，即新建伯第乎？其街至大佛寺折而西，过寺复北、寺与街必金元故迹。明代筑城，因寺不可毁，迁就为之，尚是金元之旧，故最低下。每大雨后，车马绝轨。沿街古槐高柳，众绿成阴，晚霞乍生，夕阳欲下。轻衫白帢，沿岸独行。衮衮街尘，忽吹谷浪；依依墙柳，半弹丝风。时或群儿跨木，竞作水嬉；瀚女携筐，争窥鬓影，惜少扁舟一叶，置我于图画间也。

宝文靖公(鋆)第，在于南兵马司路西，其园在路东。公早岁出身寒畯，多知民间疾苦，及致身通显，最达人情。当庚申之变，肃顺惑上为秋狝之举。又导上以土木音乐之玩。时度支存储无几，顺请尽运至承德以备用，皆从之。公方为户部侍郎，奉守城之命。既得严旨，且专官守取骡网，已系于户部之仪门外，势不可少缓。公抗疏持之，力言守城需饷，库无存储，是无京城也。臣敢以死争，事得中辍。未几内务府失印，肃请降公五品顶戴，开去守城之任。得旨时，公适在署，即手自免冠，易其帽顶。嗤曰：冠下之物且不顾，冠上者又何足道。一时直声振天下。毅宗即位，遂以大用。大抵公守不及文、倭二相，才实过之，故能相与辅成中兴之治。

文文忠(祥)有大臣之度，立朝正色，众不见其一笑。事有关系，必侃侃力争，不少假借，自恭邸以下咸惮之。恭邸与宝文靖好谐谑，惟公在座则肃然。有顾公在座，使人不乐之风，故政事鲜有过举。退朝之后，杜门绝私谒，不与外吏通一书。尝有公费与例不符者二十金。公力持之，众以为此小事，何足校？公曰：国事与家事异，吾辈多用二十金，诚不足道。若国事以其少而不问，则二十金者，二千、二万之权舆也。此真知大体之言。

直隶学院署，在马大人胡同内横胡同路东。按：顺天科试在通州，八旗在贡院，惟秀才乡试录遗在此。八旗应秀才试者人最少，或不及额。盖八旗官生、笔帖式皆可入闱，又免岁考之烦。故应小试者多寒家，其学业谫陋，或反出监生下。

怡亲王旧邸在头条胡同。同治初，载垣死磬室，爵归宁王后人袭，此邸赐孚郡王居之。载垣后人迁居二条胡同，其奕世收藏俱携出卖之，三十年始尽，书画悉有明善堂印。四王吴恽有画成未裱，至今纸墨如新者。

惇亲王邸在齐化门斜街，王为文宗之弟，耿介成性。府门之内，俭如寒素。出门则肩舆一乘，不复从骑。朝归惟事杯勺，然喜折节与寒素游。余舅氏宜子荣先生(昌)馆邸中，王略分言情，如布衣交。或家有庆吊，王为之酬酢宾客。客皆蹋蹐而退，王犹独留不去，与主人酣饮至暮。先生殁，夫人居邸中屋终身。盖王邸延师，敬礼出士大夫上。如红兰主人、问亭将军、怡贤王皆以好士闻。履邸之于阎百诗，果邸之于方望溪，慎邸之于李眉山、郑板桥；礼邸之于姚姬传为尤著。

诚亲王名允秘，封诚王，邸在大佛寺北。瑶华道人，即王子也。诗画皆有重名于世。其画取法倪、黄，为一代正宗，画家至今推之。其诗阮文达公为之镂板，法石帆学士送之庄邸，今不多见，此邸今改公主府矣。

内城老宿，以书法名者。西城推如冠九提刑；东城推锡厚庵都护(缜)。公书仿平原，参以漫仕，晚岁取径河南。于雁、埝二碑，尤有妙悟，其居在山老胡同。

吴梅村有《田家铁狮歌》，疑即铁狮子胡同。双狮在一狭巷中，已破碎。巷口另有二石卧狮，制作极工。梅村歌有“铸就铭词镌日月”语，今狮半埋土中，铭词有无不可知。巷北为志尚书（和）第，屋宇深邃，院落宽宏，不似士夫之居。后有土山，山上树数围。后墙外即顺天府学。《帝京景物略》谓：英国公园北临柴市，疑即此地。或英国后人，又鬻之田氏耳。又明成国公适景园，地在今十景花园。其巷至东半改而南折，今东边祥氏之宅，占地独宽，或即园基也。

宝泉局，在北新桥南大街路西，户部局也。咸丰三年，军旅数起，饷需支绌。东南道路梗阻，滇铜不至。刑部尚书周祖培、大理司卿恒春、御史蔡绍洛先后请改铸大钱，以充度支。下其议于户部，时祁文端为权尚书，力赞成之。三月，先铸当十钱一种，文曰：咸丰重宝。重六钱，与制钱相辅而行。八月，增铸当五十一种，重一两八钱。十一月，因巡防王大臣之请，又增铸当百、当五百、当千三种。当千者重二两；当五百者重一两六钱，铜色紫；当百者重一两四钱，铜色黄，皆磨鑢精工，光泽如镜，文曰：咸丰元宝。而减当五十钱为一两二钱，当十钱为四钱四分，继而又减为三钱五分，再改为二钱六分。四年正月，命宝源局铸当五钱一种，重二钱二分；三月，铸铁当十钱；六月，铸铅制钱，亦颇可行。然未及一年，盗铸蜂起，虽禁以弃市之律，不能止。旋部臣请停铸当千、当五百，御史庆惠请停铸二、三、四百者，得旨允之。未几时，当百与当五十亦均不行，惟当十铜、铁二种独行。七年正月，忽讹言，一日而铁钱顿废，比户谕之，终不听，从此铜当十独行。初令大钱与制钱并行，其后，京城遂不用制钱。出城数十里，即不用大钱，亦不知谁为之限制。光绪九年，御史刘恩溥请出示令相辅而行，后以惑观听而止。十四年，户部尚书阎敬铭请废当十，仍用制钱。遂奉旨以三年为限，钱局遂停铸当十。所有交官之项，以制钱出，以大钱入，限三年收尽大钱。然大钱用已三十年，人无间言（盖名为当十，而民间则以大钱一当制钱二，交易皆准此算之）。及此令下，市肆大扰。贫人买物钱稍小，商贾辄不收，以钱局不收私铸也，因遂有自戕于市者。数日之间，民怨大沸。私铸即停，官钱少，银价骤落，富人亦苦之。未几，阎去位，前令亦不复行。咸丰之初，银一两易钱七千余。同治初则易钱十千。光绪初至十七千。十四年以后又减至十四千，又至十二千。二十三年以后减至十千有余，不及十一千。

京仓之在城内者，北曰北新，曰海运；南曰富新，曰南新，曰兴平，曰旧太，皆在朝阳门北，曰禄米，则在朝阳门南。凡京官俸米，皆于此取给。又大清门东皇城夹墙内曰内仓。凡宫庭用米及庵寺糈粮，皆于此取给，然皆内新出陈，红朽者多。然京师贵人家以紫色米为尚，无肯食白秔者，惟南人居京者始食白米。而百官领俸米，券入手，以贱价售之米肆，而别籴肆米以给用，此固由不善治生。而京仓之花户，巧于弄法。领官米者，水土搀和，必使之不中食，而米肆所私售则上色米也。故凡得券者，亦不愿自领，米肆遂得与花户辈操其奇赢，共渔厚利，此固法之所无如何者也。然有因此欲折南漕者，则又不可。盖利之所在，民命之所以寄也。使尽去仓储，改归折色，似可杜此弊矣。而商人仍可于米价取赢，食米者依然受困。且皇皇帝都，倘不有此数百万之存储，万分之一，道涂有梗，南米不以时至，北方杂粮决不敷用，是安坐而待困也。是以仓储之法，自三代至今，未之有改。圣帝明王，非不灼见其弊。然所以因仍不变，盖所虑者远矣。

顺天府学在府学胡同，元之报恩寺也。学门内西，有明洪武间定学制碑。考其法，府州县皆有学，令乡三老各举其乡之秀者，升之于学。择邑中之宿学为师，学不一艺，师不一人。经史之外，兼及礼、乐、射、御、书，数旁及击刺勇力。有余力愿学文者，听。月考其学之进退，以为师之去留。有司莅之。三年学不进，有司及师有罚。学成，贡之太学，即为进士。此法深得王制立学之本义，胜科举法多矣。宜乎洪武初停科举至二十年也。不知何故，未久即废，卒尚八比。且糊名考试，暗中摸索。坐令贤达沈沦，而莫之挽也。

嵩茂承（希，文简公曾孙，赫濬士侍郎子）为介受兹先生作《野园图册》，有彭芝庭、沈文恪、钱文端、裘文达、董文恪、鄂刚烈、双有亭、萨鲁岱、塞晓亭、德文庄、何翰儒、张殌岚诸公题咏。旧为汉军李恩庆所藏，有其细字跋，考受兹先生事迹颇详。按：公配施宝环，亦能诗。

贵云西侍郎（庆）平生有砚癖，刻有《咏研诗》一册，皆同人倡和之作，余曾于庙市见之。又铁梅菴先生有欧阳文忠南唐官砚，欧公题云：此砚用之二十年矣。当南唐有国时，于歙州造砚，务选工之善者。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廪之给，号研务官，岁为官造砚有数。其砚四方而平浅者，官砚也。其石尤精，制作亦不类今工之侈窳。北砚得自今王舍人原叔家，不知为佳砚也，儿子辈弃置之。予初得之，亦不知为南唐物。有江南年老者见之，凄然曰：此故国之物也。因具道其所以然，遂始宝惜之。其贬夷陵也，折其一角。皇祐三年辛卯，龙图阁直学士欧阳修记。又先芝圃方伯（福）藏有岳鄂王砚，刻王手书铭云：持坚守白，不磷不淄。下有谢叠山藏记，文文山铭，于忠肃、王文成题字，曾归董思翁。二砚，法石帆皆有诗。

音德布，字春圃，蒙古正蓝旗人。善草书，喜以草法作《清平如意》，自录其诗及友朋赠诗于上下，几满。又能卧而射，以足开弓，矢无虚发，亦奇士也。

文丞相祠，在府学之左，地仅数弓。祠屋一楹，相传府学即元之柴市，丞相成仁地也。《日下旧闻》谓：旁有吉安会馆，此恐未确。今祠旁左为文昌祠，右为府学。余地无多，难容会馆。且会馆皆在南城，北城无会馆。《藤阴杂记》谓在打磨厂者，理或然也。

汪文端公（由敦）第在十三条胡同，今名汪家胡同。其宅未知所在，或云今廷侯所居是也。公以书法受知高庙，与张天瓶继轨刻有《时晴斋帖》。时晴斋者，以藏松雪书《快雪时晴帖》而名也。

玉元圃(栋)汉军人,官学士。居城北。藏书最富,凡王渔洋、黄叔琳两家书多归之,筑读易楼。法石帆有诗云:读易楼前隔岁苔,楼门十载未尝开。不窥园只覃溪老,特为寻书城北来。买书容易到斜阳,读易楼中万卷凉。零落都门诸梵宇,鲜红小印辨王黄。

又怡亲王府藏书之所曰:乐善堂。大楼九楹,积书皆满。绛云楼未火以前,其宋元精本大半为毛子晋、钱遵王所得。毛、钱两家散出,半归徐健庵、季沧苇。徐、季之书由何义门介绍,归于怡府。乾隆中,四库馆开,天下藏书家皆进呈,惟怡府之书未进。其中为世所罕见者甚多,如施注苏诗全本有二,此外可知。至载垣(原作端华误)以狂悖诛,其书始散落人间。聊城杨学士绍和、常熟翁叔平尚书、吴县潘文勤、钱唐朱修伯宗丞得之为多(右录《仪顾堂题跋》)。

按:当时得之最多而最精者,以盛伯熙祭酒(昱)为首。盖居在内城,得之较易。而又具搜罗之力,故收藏甲于诸家。祭酒为肃府宗室,敬文庄公之孙。世家三代,家擅园池之胜,好士为士夫之冠。门多宾客,于馆,于殡,以此终身。春明人士,皆艳称之,己亥冬卒。庚子之乱,其收藏竟未失去。祭酒著有《蒙古世系表》,未刊。

与祭酒同时,同年有山左王廉生(懿荣)亦官祭酒,收藏尤富。方光绪初元,京师士夫以文史、书画、金石、古器相尚,竞扬摧翁大兴、阮仪征之馀绪。当时以潘文勤公、翁常熟为一代龙门,而以盛、王二君为之厨顾。四方豪俊,上计春明,无不首诣之。即京师人士谈艺,下逮贾竖平准,亦无不以诸君为归宿。厂肆所售金石、书画、古铜、瓷玉、古钱、古陶器,下至零星砖甓,无不腾价蜚声。而士夫学业,亦不出考据、赏鉴二家外。未几,盛司成有太学重刊石鼓文之举;未几,王司成有重开四库馆之请,盖骎骎乎承平盛事矣。孰知庚子之变,一败莫挽,王君以身殉之。而诸家收藏,散失几尽,一时学术亦遂大变,是岂诸君所及料哉!是时,满祭酒熙元字吉甫夫妇偕殉,而盛君先一年卒,不及见。

同时殉难者,有庶吉士寿富字伯茀,别号鞠客。宝竹坡侍郎之子,幼有至性,居丧遵古礼,寝苫枕块,服布素三年。为文章操笔立就,兼精西算。乙未,中东和议将成,约同人上书力争。遂发愤讲求西法,游历日本,作《劝八旗子弟书》。戊戌成进士,用庶吉士,未及授职。庚子七月,事急,有劝以去者,不应,城破,阖室饮鸩以殉。

钟祺字维春,汉军镶黄旗人。姓马氏,世袭一等子。少为诸生,以袭爵不得与试。授三等侍卫,改二等侍卫。有文武才,读书过目成诵,为诗、古文洒洒有生气。初服膺陆、王之学,继参以程、朱、张、吕,不主一家,更辅之以经史百家,杂出不穷。为人伉爽有奇气,慕孙白谷之为人。尤好搜朝野之贤士与之游,闻奇人必命驾造之。风晨雨夕,辄遍访素心人,或偕游山水;或径诣酒家,醉辄朗吟陶诗。然绝不喜俗子,遇必白眼待之。或闻俗子语,必吟诗以乱之,以此得狂名。甲午事起,上书请自效,遂从戎于奉天。盛京将军伊克唐阿倚任之,统镇边马队。和议定遂归。李忠节巡视长江,亲访之于家,奏请为营务处。庚子乱起,忠节遣之先驱,匹马就道,冒锋矢而北,濒于死者数矣。至京睹时事而流涕,拟二奏:一劾政府,一剿团匪。鉴帅未及行而出师,及败,忠节殉,护其丧归。归三日,城破,自缢死。著《五伦大义》、《马氏日记》若干卷。

文福字星垣,满洲正黄旗瓜尔佳氏。一等子爵,官二等侍卫。服膺程朱之学,兼长经济,喜读经世书。曾从将军延茂带马队于吉林,闻变,自焚死。

延茂,字松岩,汉军正黄旗,姓杜氏。以文学著称,管官学,成就后进最多。及官吉林将军,营官皆诸生徒任之。有阳明之风,文福亦其一也。罢官居京师,吟咏不辍。闻变举室自焚。

德续,字继亭,满洲镶黄旗人。少无赖,习市井事。所居与蔡省吾(绳格)邻。省吾教其为善,且授之书,遂为善士。及闻城破,登城持刀作拒守状,遂中炮死。

王节,字竹庵,宛平人。工琴善画,惟好静,喜居古寺。六七月间以忧卒,年二十五。

葆初,字效先,镶蓝旗蒙古人,袭三等承恩公。素工楷法,俄国亲王为觐,曾以千金购其书归。及城将破,命家人即其室中掘大坎以待。城破,阖家以昭穆次序坐坎内,命仆掩之,仆不应而走。乃自起举火,焚其室,歼焉。

卷　四

北　城

国学,在安定门成贤街,因明之旧。东为圣庙,乾隆二年易黄瓦。又仿曲阜庙例,颁彝器十种,祭则共陈一案。案上凿槽函足,五器有款,五器无款。无款者尤精,苍翠欲滴。康熙中,升配十二哲,陆续入祀者若干人。而本朝居其四,可云盛矣。大成门内列陈仓石鼓,门外列乾隆御制十鼓。元明及国朝进士题名碑林立,桧柏皆逾十围。翠盖撑空,苍苔绣径,庭阶肃穆,风日幽闲。每一瞻仰,令人兴敬止之思,信诗礼之宫墙,道德之渊囿也。辟雍亭,在国子监彝伦堂下。璧水环周,檐楹壮丽,虹梁四达,碧坊高骞。列圣屡次临幸,亲行释奠礼,执经讲学,典迈桥门矣。两廊为率性、修道等六堂,堂中列石经凡□十□碑。后为彝伦堂,悬列圣御书额,及祭酒箴。南学额学生六十人,由考取。住学肄业分六堂,月凡四课,膏火银八金,尤者升斋长。其课有制艺,有杂作,有札记,戊戌后添算学斋。又有北学额九十人,不住学,举、贡、生、监均与,课与南学同。国子监石刻,旧有《兰亭》、《乐毅》、《座位》四百字,丁香花诗,而《兰亭》最有名。国初人皆有题跋,其石已佚。余旧识门斗张姓者,以拓碑为业。尝倩其精拓石鼓,而《兰亭》、《乐毅》阙如也。一日春雪初霁,观斋中所存旧刻,忽思访国学《兰亭》,亟走国子监,欲与张共事搜访。

甫入门，丁丁之响，清越异常。推户视之，横石一方，古光可鉴，则《兰亭》也。余曰：石固无恙乎？张曰：前数日从敬一亭土中搜得石数块，则《兰亭》、《乐毅》、《座位》三帖。《座位》已阙，《乐毅》亦漫，惟《兰亭》完好。出其拓本视之，与旧拓无大异，而石之大小亦与二帖不同，始知此殆宋刻，彼则元镌耳。嗟乎！数石沈霾殆百馀年矣。鉴家无复问者，鄙人适发钩沈之想，石即应念而来，未可谓非翰墨缘也。

余尝重订石鼓次序，更为《集注》一卷，辨为秦文公东猎时所刻，载十篆斋题跋内。虽知不免大雅之讥，然未必非献疑之一助也。录其大略云：石鼓文久经前贤论定，余何敢别有异同。然玩其字画及其诗格，窃有致疑之处，而于郑浃际秦文公之说有取焉。考《史记·秦纪》：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此即所云：汧殹沔沔是也。又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此即所云：遊道既平，嘉树则里，皆言营邑之事也。日佳丙申者，所卜所之日也。第一鼓皆言猎事，则以七百人东猎事有据矣。而且一鼓中，天子与公杂见。岂有宣王猎碣，既称天子复称公之理。则天子，周王也。公，秦文也。又其诗诘屈难通，不类大小雅，而有《车辚》、《驷铁》之风。夫前人所以指为周宣者，不过以第一鼓《遊车既工》似乎小雅耳。不知此正秦诗非周诗之塙据。夫宣王中兴，诸臣皆极一时之盛，其歌功颂德之诗，亦必因地而异。岂有东都已陈之诗，至西都而依然录旧。则所谓从臣尽才俊者，无乃如江文通才尽耶。必为秦诗始可以，后人慕前人，用其语句。如魏武短歌行用青青子衿。及晋宋郊祀诸歌，多袭毛诗成句耳。至其字体，不似周之古器，而类秦权、诅楚诸刻，更可以意会。由此言之，浃际之论，其信然乎。又十鼓次序，薛氏、郑氏、潘氏亦各不同。今别为考订，卤莽之愆，深知不免耳。

"遊车既工，遊马既同"为第一鼓。

右第一鼓记将东猎之始，选具车徒，储峙弓矢。其曰员猎员游者，盖始有游猎之言，尚未出也。故通篇作想象之词，犹车攻之诗，言"之子于苗，选徒嚣嚣。建旐设旄，搏兽于敖"，欲往未行之词也。

"田车既安，鋚勒虡虡"为第二鼓。

右记车徒完备，旌旗飞扬，乃出而猎。且驱跻于原而戎众则止于陆。以秀弓而射禽兽，似舍车而徒猎者，于古未闻，秦近西戎，盖狄俗也。

"□□銮车，䍜敕真□"为第三鼓。

右田猎既畅，迤逦而东。路渐入山，故有邍湿阴阳之言。按《水经注·秦川》有故秦亭，秦仲所封也。自是而东有小陇山、吴山，然后至陈仓。《水经注》又言：小陇山岩嶂高险，不通轨辙，所谓邍湿者即此。此章极言戎徒之美、之众，近于《车辚》。所谓公之媚子，从公于狩者焉。

"皮□走骄骄"为第四鼓。

右所狩既远，道茀草茂，以起下除道。

《□□猷乍，邍乍□》为第五鼓。

右记入山益深，丛树交荫，至三十里之远。且华叶亚若，道途昏蔽。于是兴除道之役（古古昏字，见《代醉编》）。

"吴人憖亟，□夕敬□"为第六鼓。

右言猎至于吴山之下，吴山之人皆爱而敬之。朝夕趋事，或西或北，且不以为功伐。因其人情之美，欲留居之，遂暂寓于囿中，以度其地。

"遊水既□，遊道既平"为第七鼓。

右言道既平治，人有栖止，嘉树成列，营邑既定。戎人自远，天子可以永宁矣。乃于日之丙申自往，周行道路而将归矣。

"□□□□，霝雨□𣶒"为第八鼓。

右归途遇雨，舍车而舟。其初缘岸势之盘业，（即渫），浮车涉水，久乃方舟而西。徒更（驶）以索维舟，或在水之阴，或在水之阳。辎重则以驴负而行，雨湿不能成列，或有奔逸，则御止之。

"汧殹泛殹，殹皮淖渊"为第九鼓。

右既泛舟，因遂渔焉。其鱼众多，羹臛之不足，更以柳为橐盛之。

"弓矢孔庶"为第十鼓。

右鼓剥蚀已甚，约略知为田渔。既毕，归而韬弓戢矢之意。其曰天子，又曰嗣王者，乃因营邑思周之故都。及东周之王，故追述之。天子指幽王，嗣王指平王也。

国学许文正柏，前人皆有诗。然元初国学，非今之地，此因《元史》而误，盖未可信。

雍和宫，在国子监之东。地本世宗潜邸，改为寺，剌麻僧居之。殿宇崇宏，相设奇丽。六时清梵，天雨曼陀之花；七丈金容，人礼旃檀之像。飞阁复道，无非净筵；画壁璇题，都传妙手。固黄图之甲观，绀苑之香林也。宫东为书院，乃昔之山池，入门为平安居、如意室，石假山环之。正室曰太和斋，后为海棠院，又后延楼一带，树石丛杂。室中陈设，贴落胥乌，号神鼎之遗。岁时方泽毕事，临此园少歇，进膳更衣。从臣亦去朝服，换常服，定制也。寺僧分四学，曰天文学，曰祈祷学，曰讲经学，曰医学。学各有经论，文字不能相通，故始入某学，终身不迁。上殿诵经，座位亦分四列。惜其经皆梵文，无从证其法之精粗。

柏林寺，在雍和宫之东，亦巨刹也。相传寺僧某，道行高洁，世宗居潜邸尝往来，曾预示龙飞之谶。今寺西有行宫。

镶黄旗炮厂，在城东北隅，即所谓红夷大炮者。其巨者有大将军之号。按：炮制本始于金元，至明而精。及国朝入关，得其制。又得明代司炮之车，乃立八汉炮队，以配八旗，故至今炮队犹聚族居此。或云其先本亦由金元入明者也。

羊馆胡同，有前代废铜厂基。锻灰积过七八丈，袤延甚远。岁久坚凝如石，风雨剥蚀，颇具巉崿之致。坡陀迤逦，且起且伏，令观者骇愕，嵚崎之致，疑从天外飞

来。每春岫浮烟，秋林落叶，登兹遐眺，所见自远。而城堞参差，正堪平视，屋宇远近，都在指顾。西则宫阙重重，山岚嶷嶷，万岁景山，皆在禁中。我辈送目，惟此而已。城隅隙地，半多野水。履亲王邸山池，即因水为之。今楼榭不存，而水局如故，数株杨柳，低欲拂波。其北有俄罗斯馆，水所周也。闲尝小步其间，景物全非，烟水自妙，留连久之。遂制《八声甘州》云：满空园春水自茫茫，不是旧烟霞。想当年盛事，朝飞暮卷，多少繁华。舞榭而今尽也，何处说窗纱。乔木幸无恙，残照栖鸦。 惆怅荒芜至此，奈群儿不解，犹折残花。勝危楼未圮，阑楯也欹斜。不见楼中帝子，只离离衰草遍天涯。浑可叹，一园新绿，偏在邻家。

五岳观，今已圮。而观外人家亦日少，故地最空阔。

松文清公（筠）第在二条胡同，今子孙仍居之。尝闻其听事中有巨椅一，公遗物也。人不敢坐，坐者往往致疾。公以理学名，而滑稽不羁。然事君交友之际，汲黯不能过也。晚岁退居时，适宣庙以天变示警，特召对。上慰之曰：卿貌尚矍铄如前。公仰对曰：以臣观之，天颜似少逊昔日，想因万几过劳之故。上曰：然，即如今天象示警，亦廑朕怀，卿有所见乎。公谢曰：以臣妄测，此似由用人失当之故。上瞿然曰：朕用何人失当，卿有所见，可直陈之。对曰：他人臣不敢知，即臣之两子，皆犬马材也。皇上任以侍郎，果何所取？以此推之，似此者恐不免耳。上亦为之怃然。某相国最富，公素狎侮之。一日，公入朝，顾从行笔帖式某者，衣服蓝缕。公叱之曰：当此严冬，人衣皮而子衣袷，何不自重其身乃尔。某踧踖曰：家贫无从取办。公又叱之曰：胡不早言。即自脱其褂令某持之曰：待我于此。遂入朝房，见某相曰：今日忘穿皮褂，冷甚。乞君海龙褂一披。某不敢违，顾从人取付之。公披之而出曰：赠尔一褂，可急去勿顾。某犹逡巡。公曰：保无人向子索债也，勿虑。某竟以之小康。它日闻其取妾，往候之。入门即曰：闻君取妾必大佳，乞一视何如？某不得已出之，公一见诧曰：君以老年得此幼妾，非偶也。回顾从某之仆曰：以余观之，此妾正可配此仆。即牵其妾与之，且使之向某谢，仆未敢。公曰：想汝无以养之耶？吾有以相赠。即前攫某之金条脱付之，麾使去，某无如何。先恭慎公于道光初，由工部侍郎改盛京刑部。未启行间，公忽至，坐定即曰：君以何日行？恭慎公曰：资斧尚需筹措，故行期未定耳。数语后，公即起告别。少顷忽复来，家人皆讶之。公入笑曰：我为君筹得资斧来也。命从人于舆中取出白金二百，曰：足敷行资矣。问所从来，则曰：不必问，然亦非余物也。言已迳去。后遍询之，始知公初出门，即诣东邻钟仰山学士（昌）曰：余有急，需二百金，请以见假。钟请待明日，公不可，不得已如数付之，公即持以转赠。后学士知之曰：我之西邻，我自赠之也可，何须此老多事？然亦无如何。阮文达刻《皇清经解》初成，遣送公。才及门，适徐星伯先生在座，盛称此书之佳。公命从人即将书置之星伯车中，不复取视。且笑谓星伯曰：并省阁下赠使之资。其无所凝滞如此。公喜饮酒，尤喜大书。俗人传公书能避祟，故争欲得之，或誉之为神仙托迹。盖由公狂放不羁类李邺侯，有以致之耳。

璧星泉制府（昌）居方家胡同。公常从军西域，知兵最深，著有《兵武见闻录》，皆布帛菽粟之言。咸丰初元，奉诏进呈。又《守边辑要》、《牧令要诀》二书，亦皆有用之言也。常熟翁邃庵相国（心存）为之序云：咸丰三年秋，小丑跳梁，驿骚三辅。天子赫然震怒，命将出师。简诸王大臣统禁旅巡防京师，即家起内大臣璧公入参谋议。且命以所撰《见闻录》呈进。海内引领仰望，以为殆如《诗》所称："方叔元老，克壮其猷"者欤！逾年贼平，而公已老病尽悴殁矣。公以世臣，起家县令，洊擢监司。经营西域，守孤城功最。旋镇八闽，开府三江，事迹备载国史。晚年养疴，以平生所躬历而心得者，著书三种。曰《后武闻见录》，经进御览。曰《守边辑要》，谨边防也。曰《牧令要诀》，饬吏治也。喆嗣月川制府，汇刊行世。翁心存曰：公之烈光，炳焕昭明；公之惠泽，沾渥给足。人既知之矣，亦知公之学之所本乎？盖公之先德和泰庵尚书，湛深经术，尤邃于《易》。尝著《读易汇参》一书。公习闻庭训，默会乎阴阳消息之原，故能触处贯通，用能开物，而成务师之象。曰：容民蓄众，正言行师，必以得民为本也。比之象曰：建万国，亲诸侯。又曰：邑人不诫言，御外必以安内为先也。杂卦传首言乾刚坤柔，而即继之以比乐师忧言。理天下者，必抱先忧后乐之怀，而后用协刚柔，乾坤清晏也。然则公之学谓非本于《易》乎。月川秉吉甫文武之略，蕴召虎肇敏之才。镇遏岩疆，拊循畿辅。必有以使吏畏民怀，内绥外靖，成公未竟之志者矣。咸丰九年冬十二月朔，常熟翁心存序。公子名恒福，官至直隶总督。孙锡珍吏部尚书，盖四代八座云。

宋人称范宗尹拜相时三十二，卒年三十九。然有五子皆已取妇，兼有孙数人。论者谓其享年不永，人间之事已备。近代席卿冢宰（锡珍），三十四为冢宰，四十赐寿，四十一而卒。然有三子，亦与宗尹相仿佛，但未拜相耳。

顺天府，在交道口之西，即元之大都路总管署也。地极宽阔，堂亦宏壮。其私宅甚小，厅事中有秦小岘侍郎书额并堂记。考近代京尹以周小棠先生（家楣）称首，惠政极多。光绪九年之水，为之请帑于朝。不足，又募助于各省，凡得若干万。沿村设厂施粥，择公正绅士司之，民得以不病。馀款未尽，设义仓积谷，令首事司之。惜后人不善守，公殁不数年，湮没不可问矣。

僧忠亲王邸在炒豆胡同，专祠在宽街。按：王本蒙古科尔沁郡王，以功晋爵。生平忠节，可与定边超勇亲王并峙。其不可及者，则有数端。自兵民既分，遂不相入。虽节制之师，不扰民者有之，断无民愿兵之来者，惟王异是。闻山左人言：捻匪之乱，王驻兵于彼凡数年。它将非养寇自重，即弃民不顾。惟王专以救民为心，凡捻踪所及，王必追踪而至。首令保护百姓，故民

皆仰之如父母。中丞设筵飨之，甫入座，忽喧声沸于门外，命视之。云：某村因捻至，赴诉于王。王从座起，呼马。中丞请少餐，王不及待，即席上怀馒首数枚而去。一日，王师将至某邑，忽邑中饼师皆闭户。有从买者，以无饼对。买者怪之，入视则积饼如山，且溲面不已，买者责以妄言。则曰：此将以犒王军，虽多钱不卖也。其得民如此。王之殉节也，师少匪众。匪围之数重，王乃下马踞坐于地，示诸军无退意，匪亦不知其王也。然围之甚急，适诸将皆先发，左右无可以解此围者。王恐为贼所得，遂从容就义。及既死，贼见其冠服，始知之，然无敢犯其尸者，一贼取冠献之其酋。酋问：冠何来？以王就义对。其酋曰：既王就义，此冠即不当持来。令速诛之。明日陈镇国瑞求王尸，贼复围之，陈凡三出入。呼曰：王之威德，尔辈所知也。岂可令其不返葬故乡乎？今日不得王尸，吾必不返。贼相谓曰：彼既求王尸，不可困之。乃解去。陈卒获王尸以出，其诚及寇又如此。王在军，与士卒同甘苦。军不休不入帐，不食，不进膳。寒者解裘被之。一日绝粮，止存胡萝菔数石。命以充食，人不能下咽。王坐军门，连尽数器，若有馀味，众始不敢有言。及薨，百姓罢市，巷哭野祭。灵舆返京城，万民缴至七十馀柄。兵弁百姓皆迎祭，哭声振地。亦有纸线一陌，奠于道左，竟不知其谁何者，沿途比比皆是。非其诚之感人也深能之乎？故至今山左人与关帝并祀，祠宇殆遍通省，不下城阳景王也。

德壮果公第亦在爀豆胡同，其后人尚居之。公以平三省教匪功，爵为通侯而俭素如故。平贼归来，囊橐萧然，不亚曹武惠之图书数百卷也。

交道口西有巷曰肃宁府，明魏良卿封肃宁伯居此。至今巷口大石狮一岿然尚在，第则不可问矣。八旗书院在郎家胡同路北。先是八旗各有官学，建自雍正中。然年久废弛，徒存其名而已。八旗子弟亦无入官学者，学舍皆圮。光绪十年，因谏臣之请整顿官学。以礼部尚书延煦、吏部尚书徐桐为管学大臣，每学管学官一人，司事者三人，学师十人，胥由大臣辟举。于是兴工修复，规模一新。教习之勤惰有赏罚，学生之优劣有进退。岁颁巨款以为俸薪、束修、奖赏、膏火、纸墨、书籍、饮食之费，于是官学遂为人才林薮。八旗子弟无虑皆入学矣。至近数科，每一榜出，官学人才居半。然费如许心力所造就者，举业耳。于学之实，固无当也。于是当事者又筹及书院，适延尚书殁，遂售其宅之半，入官开书院焉。分经义、治事为二。经义，月作四书义一篇；治事，月课通鉴论札记一册。讲书二日，选官学生住院肄业。

步军统领衙门在帽儿胡同。按：京城之所以司地面者不一。曰步军统领，所以司内城盗贼者也。曰外营汛，所以司外城者也。曰五城巡城御史，所以司闾阎词讼者也。曰街道厅，所以平治道涂者也。曰顺天府尹，大、宛两县，职在郊坰，城内无其责也。然相沿既久，渐至侵官。偶有违言，任人赴诉。时逢拘捕，听官所为。盖其职不相统摄，民亦莫知适从。辇毂之下，肃清不易，亦半坐此。然步军统领之权稍重，苟得其人，尚可为理。向以恩文肃（桂）为称首，其政以严为尚。街衢琐事，无不周知。奸人不得逞其技，至造歌谣以谤之。先是技勇营人多粮少，用之不能得力。公为奏减其半，俾人领双粮而严其选，于是番役始可用。又各街堆铺，虽有兵而夜间多私宿于家。公知之，奏许铺兵携眷，于是夜巡始严。近则以文锦如总兵（秀）为称职，亦尚严。凡道涂小不修，立呼铺兵鞭责，候平治毕始去。救火、巡夜，多以兵法部勒之。且清廉不名一钱，故能孤行己意。盖京师街巷，皆有堆铺若干。堆总以官厅立一官司之。凡有水火盗贼及人家细故之或须闻之官者，皆可一呼即应，法至善也。乃日久弊生，始而捕盗，继而讳盗，终且取资于盗，或代盗偿其直。街间小窃俗号小掳者。傥被其窃，苟鸣之官厅，三日之内无不返者。返则重赏酬之，使非与之因缘，何能如是。

地安门外大街最为骈阗。北至鼓楼，凡二里馀，每日中为市，攘往熙来，无物不有。余居板场胡同时，暇尝游此。其地西邻海子，行所必经。门外有酒家，二三知己，小酌清言，直不知身在人海。曾联有“四座了无尘事在，八窗都为酒人开”之句。饮罢，小步湖濡，荷香柳影，致足撩人。按：京师酒肆有三种，酒品亦最繁。一种为南酒店。所售者女贞、花雕、绍兴、竹叶青之属，肴品则火腿、糟鱼、蟹、松花蛋、蜜糕之属。一种为京酒店。则山左人所设，所售则雪酒、冬酒、涞酒、木瓜、乾榨之属，而又各分清浊。清者，郑康成所谓一夕酒也。又有良乡酒，出良乡县，都中亦能造，止冬月有之。入春则酸，即煮为乾榨矣。其肴品则煮咸栗肉、乾落花生、核桃、榛仁、密枣、山楂、鸭蛋、酥鱼、兔脯之属，夏则鲜莲、藕、榛、菱、杏仁、核桃，佐以冰，谓之冰碗。别有一种药酒店，则为烧酒以花蒸成，其名极繁，如玫瑰露、茵陈露、苹果露、山楂露、葡萄露、五加皮、莲花白之属，凡有花果皆可名露，售此者并无肴核，又须自买于市。而诸肆向不卖菜，饮毕，亦须向他食肆另买也。凡京酒店饮酒，以半碗为程，而实四两，若一碗，则半斤矣。疑宋人所谓一角者即此。又宋酒库四月造酒，九月出卖，谓之开清，今犹沿此称。盖此等酒店，其初必是金人由汴迁至者。余尝曰：于京酒店饮酒，自谓置身唐宋以上。以其伺应规例，仿佛《梦华录》所云也。京师士夫，昔日酒人最多，道光中有大元帅、二元帅之称。聚饮以碗不以杯，或夜以继日，罄瓶始已。《蕉馀偶笔》记前门某酒楼，有内城二客登楼，索酒一坛，饮至暮而罄。疑为酒仙，不知彼时实有此大户。以余所闻，鄂松亭学士（恒），即其一也。学士又善大书，或径丈一字，与何蝯叟相善。

交道口头条胡同有地名范家大院。考其地为范文肃公（文程）故居。开国元勋，功在社稷，子孙簪缨接武，今零替矣。公为宋范文正公后裔，功名亦相似。闻其家向不用僧道，镶黄旗汉军世家，颇有被其化者，至今守之。

洪文襄（承畴）第，在南锣鼓巷路西。门庭俨然，悬

有顺治乙未科进士第匾，其名则洪汝亨，当是文襄诸子。

地安门街西有火神庙，建于明代。国朝重修，联额皆高庙御书。《日下旧闻》谓其后有水亭可望湖。亭久废，地亦改为染坊，道士不复知之矣。寺前有卖书人赵姓，时得故家书出卖。余所得颇多，余友续耻庵所得更多。零星小品，多有昌葦斋、法石帆印章，皆内城旧家童仆所窃，妇孺所弃之物也。内城旧藏书家，初推曹楝亭通政（寅），后其书归昌葦斋学士（龄）。又宗室素菊主人钦训堂藏书最有名，余尝得其钞本题跋六种，皆无刊本。又玉元圃家有读易楼，藏书多王渔洋、黄叔琳两家物。完颜氏半亩园藏书亦富。文也庵太守（良）精于鉴书，于某书凡有几刻，某刻最精，言之娓娓，书贾皆向请益。其藏书也，一书或收数本。苟遇精者，不惮再购。身后其家开述雅堂书肆卖之，讫未尽。续耻庵孝廉（廉）家，书亦多，尤饶丁部，多不经见之本。大抵此事，非真读书人又世代藏书者，不足以语此。否则非以殿板书炫收藏，即以局板书充数，皆无当于一吷，不如寒士案头，置数部书真读之为愈也。

自地安门桥以西，皆水局也。东南为十刹海，又西为后海。过德胜门而西，为积水潭，实一水也，元人谓之海子。宋娶词所谓"浅碧湖波雪涨，淡黄官柳烟濛"者也。然都人士游踪，多集于十刹海，以其去市最近，故裙屐争趋。长夏夕阴，火伞初敛。柳阴水曲，团扇风前。几席纵横，茶瓜狼藉。玻璃十顷，卷浪溶溶。菡萏一枝，飘香冉冉。想唐代曲江，不过如是。昔有好事者于北岸开望苏楼酒肆，肴馔皆仿南烹，点心尤精。小楼二楹，面对湖水。新荷当户，高柳摇窗。二三知己，命酒呼茶，一任人便，大有西湖楼外楼风致。余至湖上必过之，乃以富豪所不喜，竟至闭门。未几为山左人所赁，改建连楼。云窗雾阁，烹鲜击肥，全是市井一派，而车马盈门矣。若后海则较前海为幽僻，人迹罕至，水势亦宽。树木丛杂，坡陀蜿蜒。两岸多古寺，多名园，多骚人遗迹。诒晋斋居其北，诗龛在其西，虾菜亭、杨柳湾、李公桥、十刹海皆萃此地。湖上看山，亦此地最畅。昔翁覃溪先生曾集二十四诗人于湖上酒楼，每月有诗会。一时群羡为神仙中人，如法石帆、何兰士、顾南雅、王惕夫、张南山、宋芝山诸人皆与。事载张南山《诗人征略》中，成邸故府，即在北岸。王为仁宗之兄，曾入值枢廷，管户部，为怡贤王以后一人。而其学问之渊雅，风度之高迈，置之士大夫中，亦当居第一流。称之者徒以书法，岂知王者哉！前此慎靖王以画名，亦实不止能画。余尝读王《花闲堂诗集》，所与酬接皆卑官逸老，公卿反无一人。今录其十咏诗，足见交游大概。盐大使岛庵易宗瀛云：辛苦红尘上白头，天南薄宦当闲游。耶溪春水桃花涨，不寄离心向北流。大钵山人马清痴长海云：大钵山人凤城里，客到打门惊不起。有时梦醒忽思茶，街上呼儿买甜水。豸青山人李眉山锴云：抱膝高吟白石烂，独与狙公数昏旦。碧云黄鹤杳难寻，涧户山桥雨中断。弥勒院主量周海公云：百八真珠手自持，琳宫高敞净琉璃。曹溪法乳云门钵，都在拈花一笑时。旧河内令湘南彭廷梅云：谁念湘南有苦诗，秋风春月断吟髭。近来乞得渊明食，半世功名一破篱。传经寺介庵湛公云：钟磬声闲锁佛楼，桫椤树下鸟鸣幽。西来妙义无多子，独把顽金凿石头。新范邑宰板桥郑燮云：一疋缠头一曲新，风流不省自家贫。无端腰系银鱼珮，闲却雷塘花柳春。上湘主簿淑南易祖栻云：几年走马凤城春，无复行歌汉水滨。借问月明南浦夜，可曾逢著弄珠人。满洲笔帖式雨村保禄云：故人佳句苦不多，清冰一尺寒峨峨。空斋酸吟坐亭午，怡颜但有庭前柯。闾阳布衣凯亭傅雯云：谪向人间四十春，云霞气骨出凡尘。醉来十指狂涂抹，抹杀丹青无数人。

成王邸旧为大学士明珠第。明之相业固不足数，然撤藩一举，惟明珠、米思翰、魏裔介所见相同。且爱才下士，与徐东海皆在毁誉参半之间。其二子成容若、揆凯功，则与竹垞、初白诸人游。容若经术湛深，学有本原。所刻经解，虽何义门极力诋毁，不能废也。若凯功《隙光亭杂识》谈经者居半，尤邃于书经。其书六卷，后二卷皆书注也。凯功又有诗一卷，初白为序。

法梧门祭酒小西涯故居，在松树街东头，李公桥西墙下第一家。今已无人居，老树数株，茆屋半敧，灌园人栖止。余曾见罗两峰为祭酒画《西涯十景》册，有翁覃溪序。梧门自书诗，覃溪和之。画极荒率之致，寥寥数笔，宛然街市之景也。祭酒初居此，后移旧鼓楼街，有移居诗。《湖海诗传》称其自登仕版，即以研求文献、宏奖风流为事。故在词垣著《清秘述闻》、《槐厅载笔》，在成均著《备遗录》。其馀有资典故，著而未刻者甚多。所居在厚载门北，背城面市，一亩之宫，有诗龛及梧门书屋。室中收藏万卷，间以法书名画，外则移竹数百竿，寒声疏影，翛然如在岩谷间。经师文士，一艺攸长，莫不被其容接。为诗质而不癯，清而能绮。故问字求诗者，往往满堂满室。《寄蜗残赘》云：祭酒文誉卓著，尤好奖掖后进。坛坫之盛，几与随园埒，而品望则过之云。按：先生晚岁罢官家居，卒。无子，以外孙承继，后亦不振。所藏书籍字画，出卖殆尽。光绪中，其家又将先生箸述之板，举而尽售。为一书肆所得，印行于市，价为之顿贱，然止《诗集》及《清秘述闻》、《槐厅载笔》三种。后为志伯愚（锐）、崔盘石（永安）二君购其板，藏之翰林院中。按先生又有《陶庐杂录》六卷，见于翁覃溪《复初斋文集》，称其于典义卷轴，每有所见，必著于录。其中有系乎考正，有资乎典故者。视其诗，更为足传。陈笠帆中丞曾梓之，此书今不复见矣。又《存素堂文集》，余曾见于邗上，止四册，每文后列评骘语。板极精，文多短幅，后来不复可得。大抵近来诸旧家皆中落，子弟不复潜心学业。每一公卿即世，其家所出售者，必书籍字画也。市贾又百方嬲之，不售不止，售不尽不止。有自国初守之至今，亦荡尽者。如怡亲王载垣，自褫爵后，其子鬻书画三十年始尽。书籍则宋元明板、殿板、怡府自镌板，字画宋元明极多，四王已为下驷。竟有自国初画就，至今未装者。成邸薨后，所刻

《诒晋斋帖》石，其嗣王改为阶石。英煦斋相国所刻《松雪斋帖》，为其孙赠同仁堂药店乐某。崇语铃中丞(恩)之碑帖字画，继幼云(振)之字画古钱，商贾至赝作其题跋印记以信旧物。考法石帆诗集注云：傅忠勇公家被火后，收藏书画为门客所攫，无存者。然所出止七八百件，而赝作其印记者至两千件。此风自昔然矣。

庆似村公子《湖海诗传》称其两世平津，诸兄朊仕，即姻娅亦皆贵盛。当为笔帖式，遽谢病家居。居相府后冰浆局，老屋数椽，轩窗枯槁。独拓地数弓，种竹数十竿，并辇西山沙土以植之。爱兰而北地无兰，取以自名，常为永叹。早亡无嗣，盖其性情幽淡，非软红所得久羁也。然则似村之居，当在今地安门外冰浆局，而尹文端第在今定府大街也。第有绚春园，又名晚香。

杨幼云(继振)汉军人，居旧鼓楼街。家有星凤堂，富于收藏，赏鉴尤精。终日闭门，不闻世事，但与古为缘。所藏有"夏承"、"娄寿"二碑，自名承寿双碑之馆，秦谊亭为作图。又得苏迹，自号又一苏斋，所收古泉尤夥。余尝见其所藏王廉州册页上，有幼云跋，其印曰：江南第一风流公子。又有黄氏去尘小印，其妾也。

英煦斋协揆居，在李公桥北后海之西岸。原居史家胡同，此系赦归后所移居。公为德定圃侍郎之子，而石东村之孙也。满洲索绰罗氏。少年科第，六掌文衡，门生半天下。任司农时，创行海运，实为本朝行海运之始。又奏请官米搭放折色，至今行之。著有《盛京赋》、《卜魁城赋》、《恩福堂笔记》、《恩福堂诗集》，又工书，得法于诸城相国，曾汇刻赵文敏剧迹入石，名《松雪斋法帖》。

恭忠亲王邸，在银定桥，旧为和珅第。从李公桥引水环之，故其邸西墙外，小溪清驶，水声霅然。其邸中山池，亦引溪水，都城诸邸，惟此独矣。珅败，以赐庆亲王。相传乾隆之末，诸王相聚，语及和珅，争欲致之法。王独无言，仁宗及诸王诘之。王曰：我自顾无此大志，但欲异日分封时，得居其第足矣。一笑而罢。珅败，上竟如其言。恭邸分府，乃复得之。邸北有鉴园，则恭邸所自筑。宋牧仲有《过银定桥旧居》诗，或即此第乎。

内城水局，余取净业湖。《帝京景物略》载，明代诸名园咸萃此地，今无一存。然野水弥漫，一碧十顷。白莲红蓼，掩映秋光。两岸多古树，多招提。北面雉堞环周，如映如带。西北土山忽起，杂树成帏。石磴高盘，寺门半露，汇通祠也。南岸危楼蹇峠，有如高士枕流，美人临镜，高庙之日下第一楼也。从祠上望湖，正见其缥渺；从楼上望湖，又觉其幽秀。神光离合，乍阴乍阳，妙无定态。士夫雅集，多在于此。北岸有净业寺、太平寺，皆名刹。惜北迫于城，广轮有限。净业寺惟门外高柳数章，三伏逭暑为妙境。

隆善护国寺，俗称护国寺，即元之崇国寺。赵松雪书演公碑，危太仆书选公传戒碑皆在殿东阶下。月七、八日有庙市，与隆福寺埒，而宏敞过之。

张文和公赐第，在护国寺西。后又赐史文靖公、王文庄公，最后为汉军李氏所居，今废。

崇元观，在新街口。明奄人曹化淳建，俗呼曹老公观。正月庙市半月，近已倾圮无馀，而市依旧。相传化淳于观中多藏珍宝，以为后人重建地，故俗有观倒观修之谚。然以此翻为观灾，尺椽寸瓦，搜求殆遍，今倒尽，更不能修矣。

马状元胡同，顺治中满洲状元马中骥所居。按满洲科目，实始于赛麟阁先生(图)，为顺治中解元。幼贫，常燕马通读书，尤好为诗。自先生后，遂相继而起。虽八旗多以勋业见长，不事乎此，然亦有少掇巍科，一生不试，而以文学名世者。如成容若、昌堇斋、图时泉、法时帆、博晰斋，皆卓然有声，今列之。纳兰性德容若，大学士明珠子。康熙癸丑进士，官侍卫。少聪敏，过目成诵。十九成进士，二十二授侍卫。拥书数万卷，萧然若寒素。弹琴歌曲，评书画以自娱。书学褚河南，间出入黄庭内景经。幼善骑射，自入环卫，益便习，发无不中。以意制器，多巧倕所不能到。尝读赵松雪自写照诗有感，即绘小照，仿其衣装。座客或期许太过，皆不应。徐健庵曰：何酷似王逸少。乃喜。尤工倚声，所作有《饮水诗词集》、《通志堂文集》、《周易集义》、《粹言》、《礼记集说》、《补正》，所居名珊瑚阁。

昌龄字堇斋，满洲富察氏，傅阁峰尚书(鼐)之子。以进士官至学士，性耽书史。筑谦益堂，丹铅万卷，锦轴牙签，为一时之盛。通志堂藏书虽多，其精粹蔑如也。其书后归礼邸。宋末江湖诸集，多手自钞者，亦想见其风雅也。

图鞈布，满洲人。乾隆戊辰进士，官侍读学士。公貌清癯，懒撄世情。中岁即以疾见告，筑室于西郊外数里。篱扉茅檐，轩窗精雅。院中叠石为山，奇峰崒嵂。路径迂折，饶多清趣。后圃艺花种蔬，公亲灌课。每春秋佳日，同曹宗丞学闵遍览西郊诸兰若，尝风雪中共策蹇行，访潭柘、戒台诸名胜。短裘笠帽，人望之如神仙中人。好吟咏，颇不修栉字句，有靖节、放翁之风。后即筑墓于舍旁，病剧时告妻孥曰：死即埋我于此，不必移置城中，劳往来仆仆也。言讫端坐而逝。其夫人从公之志，门下士争为吊唁。戒台僧感其惠，筑专祠以祀之。刘文正公尝称：公不忽于微，不愆于隐，盖亦非常人也。又遗命谓后之吊吾墓者，荐寒泉而已，勿以荤酒也。

钱箨石侍郎尝偕朱竹君、金辅之、陈伯恭、王念孙诸人过法石帆，冬夜消寒，卷波浮白，必至街鼓三四下。竹君推戴东原经术，而箨石独有违言。论至学问得失处，聚讼纷拿。及酒罢出门，断断不已。上车复下者数四。月苦霜凝，风沙蓬勃，馀客拱立以竢，无不掩口笑者。余每冬夜过地安门外，辄忆此段光景，为之莞然。

成书字倬云，号误庵，满洲穆尔察氏。乾隆庚子进士，官侍郎。工于诗，不多吟咏，亦不事声誉。与法梧门同年，且赁居梧门小西涯屋。而平生绝无唱酬，亦未闻当代名流齿及之，可谓善藏其用矣。曾选《古诗存》四卷，别裁伪体，自辟境界。今录其凡例云：选自古逸始，铭操歌谣，其赝参半，前人辨之甚严，兹不复袭。但

就其文词断之，古雅者为真，否者为赝。　古歌诗多出于《汲冢》、《越绝》、《庄》、《列》诸书，不载其原文，则不解所谓。且其文古丽奇幻，足发神智，故录存之。汉以后，文显而事明，可不复赘。《左传》、《礼记》为习见之书，所载歌诗，概不入选。且其歌诗之佳，亦因文而见，割裂翦裁，无关妙处也。　古谚多不过数语，少或数字。而古厚奥典，有非后世手口所能辨者。选而存之，非以储诗料，兼以广诗才。　汉有诗人无诗家，凡能为诗者，皆可成家也。魏晋以来，始有诗家之目。诗家出，诗人少矣。四言诗，以三百篇在前。后之作者，虽极摹拟，终属优孟。不受牢笼。自然典重者，其《封禅》一颂乎。东方《诫子》诗，亦能自出机杼，故并存之。晋宋以下，则登一两篇，以存一体。苏、李为五言之始，河梁赠别，古人每疑为赝。然其浑脱古厚，自是汉人之言。即拟苏、李数首，亦非晋、宋所能逮也。其诗可取，取之而已。为真为赝，何纷纷焉。《胡笳十八拍》圆熟流利，不似汉人。试以《悲愤诗》并观，身分立见。即使果出文姬，亦不足以为法。古乐府多有重复脱节，不成章法者。然古人每出一语，辄令人不欲弃。其气魄降人也，虽属断碑，无异全璧。《相逢行》为乐府一体，文词古丽可观。晋宋以后，人拟一篇，不过更易数字，但觉恶滥可厌，并原文亦不耐观矣。一概从删，独存始作。　郊庙歌词，汉人最古，《练时》、《日华》、《煌煌》诸篇，精光炯炯，莫可掩抑。虽暂有不可解处，不足病也。魏晋以后，率皆蓝本于此，而不能变。否则学步商周，千首一律，殊不耐观。谣为无根之言，必古奥离奇，使人乍见不解者始佳。晋宋以下，直呼其人而告之耳。惟隋大业中诸谣，似诗似曲，妙有含蕴。其不及汉人之厚者，风气使然。《梁甫吟》质直浅薄，不似隆中怀抱。武侯一生，文章事业，政不在此。删之，庶免厚诬古人。

诗有必不可删者，十九首是也。有必不容不删者，嗣宗《咏怀》是也。有不必选亦不能删者，仲宣《从军》诗是也。譬之味：十九首，菽粟也，淡而不厌；《咏怀》，异品也，江瑶之柱，去肉益美；《从军》五章，其鸡肋乎。

古诗连章数首，起于苏、李。魏、晋以后尤盛，要皆瑕瑜互见耳。其中亦有不可删者，如子建《送白马王》诗、延年《五君咏》之类是也。佳则并存，否则删之。不必惜群，亦无容裂锦。魏一代诗人，曹氏父子尽之。后起而卓绝者，惟阮嗣宗耳。邺中七子，亦风骨不凡。但较之数公，未免有大小巫之辨。　诗有卷帙浩繁而可取无多者，张华、陆云、潘岳、潘尼、王融、王僧孺、刘孝绰、张正见诸人是也；有所传无几而人宝为拱璧者，刘伶、王羲之、惠远帛、道猷诸人是也。少而精不觉其少，多而滥则人厌其多，甚矣树立之不可不慎也。太康诗，二陆才不胜情，二潘才情俱减。情深而才大者，左太冲一人而已。二陆皆有才多之病，然士衡颇优于弟。其歌行乐府，虽非诗家正则，尚皆华整可观。士龙则竟无足取矣。向论诗颇不满竟陵，后观其于士龙集，茫茫数百首中，独取《闲居物外》一章，可谓卓识。《懊侬》、《桃叶》诸歌皆载名氏，而诸家或云古词，或云讹谣，《诗纪》两载之。今以其辞颇似《子夜》，姑编于本卷清商曲词内。渊明诗出入仙佛，独参圣境。业已录其全书，奉为蓍蔡。兹复选择而登之，集则欲其完；选则欲其精，是犹以陶论陶而已。若曰去取从心，则吾岂敢。　景纯、道林，诗中别调也。而郭胜于支，《游仙》数首，惝恍可爱，故选存之。支公有意求奇，多堕理障，且《八关》、《赞佛》诸作，全用彼家言，诗意索然矣。登其一章，以存一体。　《璇玑图》古今艳称。然谓之绝技则可，谓之诗则不可。试依其法读之，未有不牵强佶屈者也。此亦论诗之言，不得不尔，妙手慧心，要自古今无两。　诗至延年而极炼。炼者，诗之盛也。而颜之佳偏不在炼；诗至康乐而后排。排者，诗之忌也。而谢之古则全在排。炼不伤气，颜集中惟《五君咏》足以当之；排不伤骨，康乐集中皆是也。陶、谢并称，非此乌足以抗彭泽哉。　《秋怀》、《捣衣》，小谢之杰作也。其不耐人读者，情滞而才弱耳。即使天假之年，亦未必能追踪康乐。　乐府自晋以后，体格全非。惟鲍参军沈郁雅健，有汉魏遗意。齐梁以下，直五律耳。《行路难》十八首，淋漓豪迈，不可多得。但议论太快，遂为后世粗豪一流人藉口矣。择其少有含蕴者数首存之，以备长歌一体。然以此较之《胡笳十八拍》，觉此反似汉人。　《子夜》、《读曲》诸歌，唯晋宋人作者最妙。儿女痴情，言之略尽。汉魏以前，无此笔段。齐梁以后，欲效之而不能，绝调也。齐无诗人，谢元晖一人而已。笔情结构，的是康乐后身。而筋力微逊。人知康乐开律诗之门，而不知其流实衍于谢朓。康乐之排古，元晖之排隽，学康乐犹不失为古诗。学元晖不能不为排律矣。　昭明一选，词家尸祝久矣。顾其自作，何卑卑也。或曰：昭明能选而不能作。予曰：昭明并不能选耳。　诗莫靡于简文，然病其靡则无可取者矣。细腻纤丽亦诗中不可少之境。唐人香奁诗不能出其蹊径，况后人乎。　沈休文才华富健，人所艳称。然其佳处不尽在此，如《游沈道士馆》、《别范安成》诸作，置之汉魏，岂复能辨，特惜其不多耳。范子铮铮，亦一时瑜亮。　江文通长于拟古，其拟之而似者，独陶征君一首耳。其它作尚不及任昉，而顾齐名沈范，吾甚不平。　梁诗人惟柳恽有萧疏淡远之致。　吴均之才俊，何逊之才高。俊者，出天资；高者，由学力；合而论之，其品自见。刘氏一门皆能诗，而孝绰之名最著。观其与何逊并称，则当日尊之者众矣。余谓孝绰诗尽有不及乃弟处，特为一时名流所重，遂暴得大名耳。岂能望仲言肩背耶。朱超、朱超道为二为一，远不可考。《诗纪》分载之，亦史阙文之义也。今不敢复乱其例，若以诗论，的系一人之作。梁人词曲，短小精悍，较之晋宋，又是一种色泽。风气所趋，大率如此。《木兰》诗古艳非梁人所能，汉魏时又无此条畅流美之作。《古文苑》以为唐人，有以也。但不知出自何人？杜少陵时时摹仿之，则其佳可知矣。　后主、隋炀志趣略同，诗词亦如出一手。自古亡国之君，未有如两人之酷似者。阴铿与何逊齐名，颇无愧色。后之论者反痛诋不遗馀力，而顾以骨轻皮厚之刘孝绰

当之，命之曰何刘，亦无一人辨者。不知是何见解？北齐诗人不多，人知赏《芙蓉》、《杨柳》之句，而不知斛律金《敕勒歌》真气惊人，为《大风》、《垓下》嗣响。视彼《风云》、《月露》之词，直蝉噪耳。余友眇山人尝曰：天地间至文，都是不甚识字人作得。信然。庚子山风情秀美，锻炼自然，远过其文。当时赏其绮艳，遂以徐陵配之。不知徐乐与庾俱，庾不乐与徐俱也。少陵曰：庾信文章老更成。是真知子山者。杨素诗骨力健拔，蝉蜕陈隋，尤喜其《山斋独坐》诗，酷似谢元晖之学康乐，不谓欺人而有斯言。虞世南入唐后，诗颇成家。其作于隋者，寥寥数章，亦无足取，故不载。《诗纪》所载仙诗，豪无灵气，铺张堆垛。正如乡老夸富，其矜为奇货，而出以骄人者，皆人所厌闻，而不欲见者也。惟《太虚》、《西城》诸吟咏，尚警策可观。然亦是彼家言，求其陶写性情者，百无一焉。略存数首，与鬼诗俱载于卷末，使读者知天地间自有此一种体格。若谓仙人之诗，皆当如是，则吾不敢言矣。是选也，事始辛丑，而成于壬寅。凡年馀，得诗八卷，录之又两阅月而始毕。以其馀力，复为例言若干条，所以详其选诗之例也。或论诗，或论世。人不必备，惟其要；论不必尽，惟其精。谓之凡例可，谓之通论可，谓之诗话可。总期无谬于诗，以求诗之志而已。观其例，则其所选之诗可知矣。成诗集名《多岁堂纪行》。五古规模少陵，得其神似，西域咏物诸律，亦洞房鹦鹉之亚也。其《过井陉□》云：狠石惊沙灌莽丛，韩侯战垒乱山中。左车已作贲军将，东向居然名士风。古庙灵旗思易帜，断崖飞鸟忆藏弓。我来立马传餐地，绵蔓奔流夕照红。

靖逆侯张勇第在西直门街。侯之勋，已具国史。后裔尚能守世业。按：其嗣侯张仁宗之配高夫人景芳，诗才清绝。张侯家财数百万，以好客喜施，不二十年而罄。逝后，其子袭职，贫不能支。太夫人示以藏镪处，发之，得三十万，赖以济。盖侯在时，太夫人已预为之地矣。贤哉！夫人工骈体文，善词赋，有集三十六卷，名《红雪轩稿》。

八旗妇女能诗者多，今类列于此。钮祜禄烈妇希光，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永贵之子媳，员外郎伊嵩阿之室也。夫病割股以疗，不验，矢以死从。因女弱无依，恐诒舅姑累，苦守十年。女嫁之次日，赋七言古诗见志，自缢死，翁录其诗，奏闻。高宗硃批云：著伊家好好收藏，特予旌表。今录其诗：茑萝松柏为婚姻，峥嵘夫婿超凡伦。盈门不须夸百两，入座却喜惊千人。三周御后谐红烛，华屋金堂伴珠玉。春风秋月见情怀，得事秦嘉愿已足。一从清馆理瑶琴，恩礼殷勤契合深。白璧寒冰知妾志，高山流水见君心。如宾如友意方遂，谁知运厄龙蛇岁。得疾三旬尚未痊，驱驰千里随朝贵。病中作客病弥增，书报平安那足凭。去后妾惟心戚戚，归来夫已骨棱棱。倚枕缠绵势愈重，膏肓二竖谁能送。一时和缓总虚声，百剂参苓皆浪用。眼看一局欲全输，百计维图拯我夫。闻说通灵惟割股，此时那惜肌肤苦。白刃如霜忍痛刳，一脔偷持和羹煮。愚孝愚忠一寸忱，皇天后土鉴应真。今日瘢痕在弱体，当时血迹满罗巾。人定胜天竟虚语，精神耿耿浑无补。瑶琴锦瑟叹凄凉，可怜一旦成千古。伤心万事尽雕零，弟妹多人尚弱龄。伯道无儿悲似续，中郎有女痛零丁。妾亦何心立人世，泉壤同归蚤决计。馀生尚在非贪生，强持妾意同夫意。临危执手语谆谆，嫁娶经营委妾身。泣言身了事未了，惟恃卿存即我存。我夫托我深知我，我不报君乌乎可。一死从夫妾不难，前言不践死何安。九原会有相逢日，迟速须知事一般。向平嫁事今已竟，十载要盟此日应。夜台衔命报夫君，嚼蘖肝肠差可证。遗稿中尚有《烈妇叹》二首，为大学士舒文襄子妇栋鄂氏作，伤同志也。

诚嘉毅勇公明瑞之夫人常氏，满洲人。明公征缅甸，夫人送之诗云：家事纷纭莫挂牵，与君结缔总前缘。不求长作双栖鸟，但愿同雕并蒂莲。及明阵殁，夫人遂雉经以殉。

蔡夫人者，制军毓荣之女，而高文良公其倬之配也。夫妇皆工诗，皆有集行世。余见公夫妇手写诗稿一册，惜未录出。按"闺秀正始集"谓夫人才识过人，鱼轩所至，几半天下。文良名重一时，奏疏移檄，每与夫人商定，闺阁中具经济才者。《随园诗话》载，文良公与某不合，屡为所撼。公咏《白燕》第五句云"有色何曾相假借"，沈思未对。夫人至，代握笔云：不群仍恐太分明。盖规之也。

德松如侍郎(龄)之母，名坤秀。松如幼时家贫，经书皆太夫人口授。乾隆八年，太夫人年八十，高宗赐诗云：治身勤四德，教子勖三迁。乐易斯长寿，令闻乃大年。封枏曾著诰，画荻昔称贤。彤管芳规在，千秋耀简编。夫人有《冬夜偶吟》云：一篝镫火岁将除，寒素家风称索居。细翦剡藤三四幅，为儿黏补读残书。其勤苦可想。

法梧门祭酒之母韩氏，号端静闲人。有《雁字诗》三十首，闺阁争传诵焉，著《带绿草堂集》。

佛恰仙布政(喜)之室人熙春，蒙古乌梁海氏。夫妇俱工诗，恰仙有"何时谱就房中曲，留得金徽好和歌"之句，著有《友莲堂合璧诗存》若干卷。

莽鹄立女名巴颜珠，字佛圆。受画法于卓然先生，亦工人物。不用墨骨，纯以渲染皴擦而成，神情逼肖。因性耽禅悦，守贞不字，长斋绣佛以终。有《习静吟》云：枯坐小蒲团，菩提结静缘。一庭花月好，悟得美人禅。(鹄立，为满洲伊尔根觉罗氏，谥勤敏)

卞淑媛，侍郎永誉女。永誉精赏鉴，淑媛薰习庭训，遂悟画法，工花卉人物。张浦山《画征录》深以未见为恨。

汉军汪氏，总督满保母，年二十二而寡。家贫甚，抚前室子三，亲课经史。子逢泰、满保俱成进士。康熙五十九年，八旗博访贞节，氏以受封例不与，特旨旌表。蓝鹿洲为作《汪太君传》。

觉罗学诚字丹奉，巡抚雅尔哈善妹。生有废疾，立志依父母以终。好读书，谈古今节义事。将殁，遗言火葬。雅公不从，为之铭而葬之，著有《素言》一卷。

"快马轻刀夜斫营,健儿疾走寂无声。归来金镫齐敲响,不让须眉是此行。"此诗乃汉军镇平将军一等男徐治都之夫人许氏所作《马上歌》也。夫人亦汉军人,精韬钤,善骑射。偕夫出兵,每自结一队,相为犄角,以故战功居最。吴逆犯湖南,襄毅往援,夫人驻防江口。康熙十五年,镇将杨来嘉叛应谭洪,夫人脱簪珥犒以大义,沿江剿杀,屡却之。八月猝犯镇署,夫人中炮殁,特旨优恤,予云骑尉世职,令次子永年袭。

红兰主人蕴端女,少习庭训。工诗,善画花卉,然不多作。有题《画牡丹》诗云:风风雨雨惜春残,为爱名花倚画栏。淡著胭脂浓著墨,一枝图向画中看。

慎郡王《花闲堂载笔》云:长白淡如女史,工诗。每誉蕊仙,天资颖异。流览经史,寓目不忘。著有《绚春堂吟草》,不以示人。常云:闺阁能诗固属美事,但止可承教父兄,赓歌姊妹。若从师结友,岂女子事耶。按蕊仙名乌云珠,大学士伊桑阿室。

莹川字如亭,满洲甯古塔氏,尚书铁保夫人。好读经史,工大草,善写兰竹,兼精骑射,识大体。冶亭扬历中外,多所赞襄。常登济甯太白楼,凭栏赋诗,胸怀洒落,非寻常闺阁所及。又有嘉庆元年正月五日,交泰殿朝贺礼成,恭纪四绝句。富丽堂皇,古所未有。又英树琴相国夫人萨克达氏,字介文。亦善诗画,每自署观生阁。常与相国共襄册立大典,相国绘《比翼朝天图》征诗。

完颜兑字悦姑,都统穆里玛室。能诗善书,曾辑古今闺阁琐事为一卷,曰《花堞丛谈》。

宗室养易斋学人,一等男珠亮室。工诗,有《养易斋集》。其子妇字兰轩,庄亲王女。亦工诗,有《兰轩诗钞》。学人子嵩山字伯仁,有诗名,中年病废。兰轩性和多艺,时以唱酬排闷,伯仁顿忘疾苦。兰轩有《同夫子游城南王氏园》诗,云:一樽欲劝东君醉,不许春风管落花。

恽珠字珍浦,江苏阳湖人,为满洲完颜廷璐字曙墀太守室。幼时侍父官肥乡典史,值完颜太夫人见之,试以《锦鸡》诗,援笔立就曰:闲对清波照彩衣,遍身金锦世应稀。一朝脱却樊笼去,好向朝阳学凤飞。遂聘定之。侍翁晓岩公官河南,随夫官江苏、山东、浙江,又随子官安徽、河南,及殁,公子麟庆已官巡抚矣。太夫人幼工画,得南田翁家法。而其子妇程孟梅,女孙妙莲保、佛芸保,亦皆能诗文,一门之内,风雅所钟也。太夫人著有《兰闺宝录》,以纪自古女士之嘉言懿行;选《国朝闺秀正始集》,皆一代女士之诗。又刊《李二曲集》、《四书反身录》、《孙夏峰集》、《恽逊庵语录》等书。

《絮香诗稿》者,旌表节孝诰封太恭人长白库雅勒氏竹友女史所著也。道光中,随其尊人嵩中峰镇军宦游楚皖间。镇军曾任吾郡衡州协副将,延余主家塾。时竹友甫髫龀,及门数载,有夙慧,喜吟咏。博览群书,好谈忠孝节义及聂隐娘、红线诸故事,眉飞色舞,跃跃欲试。自恨身不为男儿,笞兵万里,取封侯印。盖闺秀而具有豪侠根器者也。事亲孝,归御前侍卫忠善亭。未一载而寡,家徒四壁,立立夫兄荩斋公之子吉顺荣帆为夫后。时尚黄口,抚育教养,为两营婚娶,费不赀,半藉针黹以给,艰瘁备尝。荣帆事母亦至孝,能体亲心,自奋于学。由笔帖式洊历刑部郎中,傺直枢廷。与亡儿永钊同部,最称莫逆,盖世谊已阅两世矣。竹友年及五十,已奉诏旌门。未几,荣帆复迁直隶口北兵备道,得晋封太恭人。欧阳子曰:为善无不报,而迟速有时。今观荣帆母子,何其食报之速,而捷于桴鼓也,非太恭人丸熊茹蘖之苦节所致哉。光绪甲申春,余在岭南军中,荣帆自塞上以书抵余,拟锲《絮香诗稿》行世,而乞序于余。余惟《诗》三百篇,半女士所作也。自古讫今,能诗者谓之才女。然或有才无节,如文君、文姬、朱淑贞之流,虽有才曷足贵哉。春秋时以节见者,惟卫共姜、宋伯姬、纪叔姬,节而兼才者,盖尤难焉。惟《柏舟》二章,为共姜所作,是乃节妇而兼才女之诗。后此惟鲁陶婴之《黄鹄吟》足以嗣响。今作者是编,即可作《柏舟》、《黄鹄》诗读也。余老矣,倥偬戎马中,偶以盾墨余暇,不辞而序其简端。回忆四十年前,缕缕如昨日事,惜中峰先生已不及见矣。余是以握管而不禁蝉嫣太息也。右彭刚直公(玉麐)所序长白竹友女史名龄文诗集也。

余舅氏九山公(多宝)继配,宗室氏灵文恭公(桂)之兄女也。未成婚,九山公疾笃。夫氏请罢姻,夫人闻之不可,请往视疾。入门,九山公卒,遂易衰服。九山公无子,以犹子嗣,甫昏而死。又十馀年,余舅丽山公、璧山公相继殁,夫人为经纪其丧葬,抚孤侄成立,为之娶妇,家故无恒产也。守礼綦严,微嫌必谨,有古贞女之风。及庚子乱日亟,夫人恒顾娣媳曰:我已自为计,但颇为汝辈虑。城破日,娣与仆妇先投井,夫人曰:善。遂引药饮。寡媳视其既绝,然后自饮,从容而卒。先是夫人已以贞得旌,及乱定又以节旌。夫人平日不作儿女琐细态,亦不作慈妪呕育态。不肯佞佛而善谈名理,落落然有须眉致,而须眉且愧之矣。古有女师,今见之夫人焉。

卷 五

西 城

都城隍庙在城隍庙街,元之旧也。胜国庙市最盛,《五杂俎》、《野获编》皆详言之。然即其所言,亦不过今东、西庙耳。第改市于两庙者,不知始自何时。今城隍庙止五月上旬有市,亦不及两庙之盛。自同治十年庙灾,仅正殿及仪门修复,馀则一片瓦砾场而已。后殿基存,元、明碑或立或仆,换水碑则在左阶下,惟北平府三字无存。庙前街道宽宏,想见昔日繁盛。庙西有地名花园宫,尚有陂塘遗址。疑古月张园所谓"阜城门内傍城下"是也。

鹫峰寺俗称卧佛寺,在卧佛寺街。旧址甚宏敞,今止殿二重,亦不甚深。正殿旧奉旃檀佛像,乾隆中移入

宏仁寺。存卧佛一躯。唐淤泥寺经幢最有名，亦失去。惟阶下石钵一，甚光泽，疑是旧物，惜裂为二矣。

阮文达公蝶梦园在上冈。公有记云：辛未、壬申间，余在京师赁屋于西城阜城门内之上冈。有通沟自北而南，至冈折而东。冈临沟上，门多古槐。屋后小园，不足十亩。而亭馆花木之胜，在城中为佳境矣。松、柏、桑、榆、槐、柳、棠、梨、桃、杏、枣、柰、丁香、荼蘼、藤萝之属，交柯接荫。玲峰石井，嵚崎其间。有一轩二亭一台，花晨月夕，不知门外有缁尘也。余旧藏董思翁自书诗扇，有"名园蝶梦，散绮看花"之句，常悬轩壁，雅与园合。辛未秋，有异蝶来园中，识者知为太常仙蝶。继而复见之于瓜尔佳氏园中，客有呼之入匣，奉归余园者。及至园启之，则空匣也。壬申春，蝶复见于余园，画者祝曰：苟近我，我当图之。蝶落其袖，审视良久，得其形色，乃从容鼓翅而去。园故无名也，于是始以思翁诗及蝶意名之。秋半，余奉使出都，是园又属他人。回忆芳丛，真如梦境矣。癸酉春，吴门杨氏补驱为画园图，即以思翁诗翰装冠卷首，以记春明游迹焉。此园今已改为花厂，无复亭台花木，祇石井存耳。士夫近多喜住东城，趋朝便也。西城旧屋，日见其少，真如昌黎所谓：一过之再过之，则为墟矣者。故西城菜圃最多，菘韭连畦，固画栋雕甍之变相也。

双塔寺之西，头条胡同西口外有井，上竖碑二，一大书刻曰：明大学士范文忠公殉节处；一书明史本传。额题为碑阴而实非阴。书法学六朝，有龙门造像笔意，乃如冠九按察（山）所书。盖本之《日下旧闻》，此为吴桥范质公先生遗迹也。冠九先生，满洲赫舍里氏，书画冠当代。书学北派而不犷，参南派而不怯。使包慎伯见之，定当把臂入林。德研香太守、锡厚庵都护皆所不及。画则张仙槎一派，未免小有迹象，然得意之作亦胜罗两峰。失偶，遂不娶，无子。余曾谒公于长芦都转署卧室之中，素帐、蒲团、木鱼、梵筴，壁上自书一联云：到什么地位说什么话；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居然僧舍也。

旗人能书画者，如黑石夫（瑀）、赫澹士（奕）、莽卓然（鹄立）、高且园（其佩）、李毅斋（世倬）、唐毓东（岱）毅见《画征录》。音闻远（布）、图牧山（清格）见《板桥集》。曹子清（寅）见《扬州画舫录》。鄂刚烈（容安）见《春融堂随笔》。此外，若阿少宰（尔稗）、傅凯亭（雯）及甘道渊（运源）、瑛梦禅（宝）、博问亭（尔都）、果益亭（齐斯欢）、玉次山（辂）、鄂虚谷（云布）、德敬庵（敏）亦皆铮铮有声。且园、毅斋、凯亭、梦禅迹最多，然皆指画。余见梦禅为英煦斋协揆画扇十二，全用笔画，不减文衡山，胜指画甚远，始知平日皆应酬之作耳。李毅斋笔墨未脱俗，而名反出三家上，何也？毓东赝迹最多，其真迹则取法麓台，而泽以宋人也。赫澹士画，余见山水一册。张浦山所称"山岚秀发，草木华滋"者，信然。音闻远书学柳，余见《兰亭跋》两行。鄂刚烈余见一扇，则得天法也。博问亭书，《崇效寺青松红杏图》中有其诗，书法神似香光。甘啸岩余见隶字一幅，是傅青主一派。若鄂虚谷、果益亭、玉次山书，世皆有之。鄂专学阁帖，果学松雪，玉学香光，皆有名。若《墨香居画识》所记之西蜜扬阿、噶禄辰、于紫亭，犹未见其迹也。今将书画家之可考者，略载其概。

高其佩，字韦之，号且园，辽阳人。善指头画，人物、花木、鱼龙、鸟兽，天姿超迈，奇情异趣。信手而得，四方重之。余尝见扇上笔画散仙数种尤妙，有如黄初平叱石成羊，作乱石一攒。或已成羊而起立者，或将起而未起者，或半成而未离为石者。神采熠熠，风趣横生。他如龙虎等，亦各极其态。世人祇称其指墨，而不知笔画之佳也。

图清格，字牧山，满洲人。以草书法写菊花，盖不屑随人步趋，而能自辟一径者也。官大同府太守，亲丧庐墓，筑丙舍于西山，孝行可风。

郑板桥诗云：我访图牧山，步出沙窝门。拥肿百本树，断续千丈垣。野庙包其中，蹒跚僧灌园。僮奴数十家，鸡犬自成村。青鞋踏晓露，小阁延朝暾。烹茶亦已熟，洗盏犹细扪。平生书画意，绝口不一言。又诗云：昔余老友音五哥，书字峭崛含阿那。笔锋下插九地裂，精气上与云霄摩。陶颜铸柳近欧薛，排黄铄蔡凌颠坡。时时作草恣怪变，江翻龙怒鱼腾梭。与余饮酒意静重，讨论人物无偏颇。众人皆言酒失大，余执不信嗔为讹。大致萧萧足风范，细端琐碎甯非苛。乡里小儿得暴志，好论世家谈甲科。音生不顾辄嘘唾，至亲戚属相矛戈。逾老逾穷逾佛欝，屡颠屡仆成蹉跎。革去秀才充骑卒，老兵健校相遮罗。群呼先生拜于地，盆酒大肉排青莎。音生瞪目大欢笑，狂鲸一吸空千波。醉来索笔索纸墨，一挥百幅成江河。群争众夺若拱璧，无知反得珍爱多。昨遇老兵剧穷饿，颇以卖字温釜锅。谈及音生旧时事，顿足涕泪双滂沱。天与人才好花样，如此行状应不磨。

西蜜扬阿，字文晖，满洲正红旗人。官协镇杭州兼统领水师副将。工指头画，山水苍浑有气势，杂卉尤佳，奇情逸趣，信手而得。高且园侍郎后一人而已。

黑寿亦高尚不仕，乐与江浙文士游，人称满洲高士。善画，山水学董文敏。又有赫奕，号澹士，山水宗法元人而独开生面。峰峦浑厚，草木华滋，迥异时流，豪杰士也。官大司空（按：澹士，乃大学士希福孙）。

噶辰禄，满洲人，官牛录。工画蟹，草泥郭索，备极生趣。尤精律吕，喜古乐。操琴鼓瑟，雅歌投壶，颇有儒将风流。

于宗瑛，字英玉，号紫亭，汉军镶红旗人。襄勤公之孙。乾隆甲戌进士，官江南监察御史。性简淡，不趋荣利，所在扫地焚香，似韦左司之为人。工诗文，著有《来鹤堂集》，随园主人尝采其佳句入诗话中。书学颜平原，参以苏、米两家，极苍古浑厚之致。山水得清阁三昧，间作写意，人物及花卉、禽虫，皆有天趣。

甘运源，字道渊，号啸岩，又自称我道人，籍隶正蓝旗。性喜读书，恂恂儒雅，忼爽有志节。善诗古文词，工行楷书。而于模山范水，尤出宿慧，落笔便秀逸有致。生平游历，几半天下，再入蜀，留西域者四年。所

著有《长江万里集》、《西域集》。母张太恭人，博学工诗，人谓啸岩之学，其渊源盖出母氏云。

啸岩少随父司马公游川、楚、滇、黔，西至卫藏。故诗体浑厚遒劲，有唐人风味。为刘海峰弟子，海峰甚赏识之。先生既屡不中，益放浪形骸，日酣饮酒肆中。遇舆夫贩负皆招与饮曰：近日公卿，皆若辈侪辈耳，余有何区别焉。故人多忌之，晚年始仕为英德县象冈司巡检。福文襄王闻其善绘事，欲招致之。命韩桂舲司寇为介绍，先生复书曰：某虽不肖，岂可以笔墨为羔雁也。卒不赴召，其耿介也若此。

瑛宝字梦禅，号问庵。大学士永公讳贵之长嗣，以疾辞荫。曾一官笔帖式，旋罢去。闭门却扫，惟以诗歌自娱。工画山水，尤精指墨，张船山太守在都时极推服之。余昨见其巨册十二叶，山水、花鸟、果品，悉以简贵胜人，题识颇自矜许。高且园侍郎后，当首屈一指。

梦禅居士，永相公子也。其兄伊江阿任巡抚，一门赫奕。而居士隐居不仕，有倪高士之风。善绘事，摹倪高士而酷似之。书法俊逸可喜，尤善指头画，识者以为高且园侍郎后一人而已。

梦禅老境愈贫，字似刘石庵，画逼古人，不肯轻著墨。岁暮，负米债无偿，家人促其作书画，零星鬻之，得者比兼金云。

德敏字敬庵，先福中丞之兄，未仕。明福，字闻山，明学士之兄，官甘肃同知。世皆不知其工画能诗。法梧门藏敬庵画扇、闻山《兰山图》，皆可宝爱。

庆蕉园保，满洲人，雅望素隆。工画花卉，尤善画蝴蝶。官江苏方伯时，尝于九日登元妙观弥罗阁。指写巨蝶于白玉蟾侧，观者如堵。生动活泼，如罗浮仙蝶，栩栩欲飞。陈云伯曾题其纨扇一诗。

副都统朱涵斋伦翰，康熙壬辰武进士。年四岁时，以煤涂壁，肖人鬼鸟兽状，见者惊诧。一日攀煤车取煤，压伤右手。中指治痊，则此甲独厚而锐，有微凹，能容墨，遂以指代笔。

伊福纳，满洲辉发纳剌氏，字云五。有抑堂诗云：故友音布，字闻远，又自号双峰居士。工书，嗜酒。往往不与人书，其所善虽弗请亦与也。以故多所不合，竟以诸生老。板桥郑燮为长歌以哀之，词旨悲怆。余深慨夫故旧之沦亡也，为作是歌云：吾乡书法双峰豪，藏帖千本如屋高。摩娑寝食四十载，熔铸昔哲神嚣嚣。平生爱友兼爱酒，酒酣始肯挥霜毫。笔圆墨润腕肘活，往往如运庖丁刀。楷书端庄杂流丽，九华春殿金环摇。草书怪变莫方物，规矩巧随风雨交。云垂海立露蛟蜃，巨石大木趋波涛。观者屏息不得语，甬道九绝神兵鏖。欻然却立更呼酒，纸上馀力犹腾跳。长安城中贵介子，高车大马行相邀。等闲只字未易得，笑谓尔辈非吾曹。琳宫梵宇偶独往，要寻残碣窥前朝。沙弥衲子喜一至，争煎佳茗沽春醪。解衣盘礴数十纸，戏拍僧顶听空瓢。晚游西园好老友，葛衣竹杖从逍遥。西园宾客多隽雅，一一心折同下僚。相赏独有板桥郑，酒场棋墅恒连镳。歌呼尔汝任所适，非云名士矜高标。板桥作字自奇古，画被画破多吴绡。章草篆籀随手掇，懒同时辈为推敲。喜共双峰遇都下，韩陵片石尊琼瑶。戏鸿云海亘倾倒，家鸡野鹜由诋嘲。即今双峰墓木拱，荒原冷落迷蓬蒿。犹复长歌致深慨，凄音激越兼风骚。寄我一篇寒月夕，烛花如豆荧虚寮。命儿细读再三听，涔涔老泪垂青袍。独鹤无声斗杓转，百灵下集云旗飘。怀人感旧渺何极，有酒难向霜空浇。嗟乎！双峰已矣板桥远，使我白发空萧萧。

旗人能书画者多有之，论书画之书则不多见。乙未仲春，偶于大隆福寺故书堆中，得《画学心法》二卷，为满洲布颜图，字竹蹊所著。布官绥远城副都统。此书乃与其弟子戴德乾问答而作者。书中论画极有精义，自序用笔颇近《南华》，今录之云：或问山水画学何由而好也？曰：吾不知其然而然也，似有所不能已者也。窃思吾之所不能已者，殆有所偏僻而溺焉。盖人之性鲜得中，必有所偏，好人之所好，人皆知之。有博奕而好焉；有玩物而好焉；有服饰而好焉；有珍味而好焉；未闻有山水而好焉者。夫山水之间，冷坞荒陬，棘篱茅舍，而居之者淡然，而视之者渺然，人之所必不好者，而吾独溺之。是吾之所溺，不溺人之所溺，而溺人之所不溺。此问者之大惑不解者也。不独问者惑而不解。而吾亦无以自解也。岂其为名乎？而身膺显爵，虚誉无所取。岂其为利乎？而体腹充饶，衣食无所仰。岂其为人乎？而绘事末技，于人无所重。岂其为己乎？而墨沈淋漓，于身有所劳。既不为名、又不为利，且不重于人，反劳于己，而吾乃孜孜于斯，屹屹于斯，虽髦耋而笔走不辍，吾真无以自解也。此吾之所谓，不知其然而然者也。顾不知其然而然之中，必有然其然之据。吾试思之，其先天之葆光乎？光葆于中而阐发于外，嗜好随机而发。不发于彼，而发于此，亦先天之蕴用，有不可测者也。讵非性之所分而情之所钟乎？吾故谓有所不能已者也。其所谓不能已者，非独此好然也。大凡嗜好皆有所不能已者。若以此好诮彼好，以彼好诮此好，皆过矣。盖此好即彼好也，彼好即此好也。固一好也，又何歧异于其间哉！第彼好之所不能已者，吾未始知之。而此好之所不能已者，吾知之矣。吾知其能旷、能逸、能远、能大、能悠、能久、能安、能乐，吾少时慕之，壮时好之，老则溺之。少时如立洪崖而观沧溟，壮时如卧蘧庐而梦华胥，皆在可已不可已之间，悉为已陈之刍狗。今老矣，方如登堂而观钟鼓，欲罢不能矣。吾之作画也，窗也、几也、香也、茗也、笔也、墨也、手也、指也，种种于前皆物象也。迨至凝神构思，则心存六合之表，即忘象焉，众物不复见矣。迨至舒腕挥豪，神游大始之初，即忘形焉，手指不复见矣。形既忘矣，则山川与我交相忘矣。山即我也，我即山也。惝乎恍乎，则入窅冥之门矣。窅冥之中无物无我，不障不碍，熙熙默默而宇泰定焉。天光发焉，喜悦生焉，乃极乐处也。舍此极乐，吾将安往？故吾所谓不能已者也。知吾之所不能已者，其门人时乘乎？是为序。时乾隆十一年岁次丙寅嘉平月，竹蹊布颜图自叙于绥远城衙署之西圃。

此书论画颇有精语，如谓墨有黑白、浓淡、干湿、六彩，古人所未道也。

梧门先生《西涯考》谓：西涯之居在李广桥。其在李阁老胡同者，乃李贤之赐第，斥《渌水亭杂识》为误。按：李文正赐第为耿定向赎还，改为李公祠。见于《帝京景物略》，不得以为无据。梧门急欲为西涯作证，遂不复深考耳。今李阁老胡同祠尚在。

郑亲王邸，在大木厂。按：始封之王为太祖派下开国元勋，武功卓著。载在国史宗室王公传。其后裔出人最多最著者，简献亲王德沛也。王未袭封日，曾官侍郎，开府两江。以理学闻天下，与陈榕门先生并称。榕门先生有致王书，倾倒甚至。袁随园为王表墓，详其行实，见本集。大抵其品行学业，殊近许文正也。王曾著《周易补注》、《实践录》二书，今不易见。余曾从友人处借得易注，今为录其序云：或有问于余曰：子以图言《易》，果足以尽《易》耶？予曰：曷为其言之易也。图以统《易》之蕴，《易》以发图之藏，二者互相为用，不容偏废也。曰：若是子解图，曷可不注《易》也。余曰：余安敢注《易》耶！古之注者，无虑数百家，有注疏辟其蚕丛；有传义达其康庄，而复有我圣祖折衷以一其途轨，同文化洽，中天经纬，粲然厘然，呜呼尽矣。何烦更赞一辞耶！曰：子不有注，何以尽图耶！余唯唯。因忆余少婴痼疾，数十年中悬揭图象，指陈卦画。翻阅古人诸旧说，谛审而酌从其一。偶有会合，辄取学官今文读本，字栉句比，训前诂后，不敢强图以合经，亦不敢蔑经以叛图，要以求尽其意而已。岁月既多，约齐其页，定为十有一卷。然性复浅钝，不能如王、孔、程、朱诸体例之繁而称，简而该也。题曰：《补注》，补读本之未尽云尔。曰：注，必待子补之而后尽耶！余曰：《易》义之无尽，以钻研而不厌。古人馀未尽之解，赖后人有必尽之心。余顾不以未达之词罔意，不以未安之解诬经。亦惟求尽其不能尽者而已。曰：子何以云辑耶？余曰：众说错出，各有能尽者。或博采其说，或引伸其旨。如出五等之瑞玉，辑而得其合也。余第辑古人以补古人，究非以自尽也。曰：曷不明著古人之得失而尽论之？余曰：征引杂而正义晦，辨驳纷而群疑起，乌在其能尽也。诗言衮职不美其无阙，而美其能补，又不云乎词之辑矣。余方惧和洽之未能，而令纷杂耶！又以识余辑而补者之意无尽也。曰：请从子之补注求子之图解。庶有得于不强图合经，不蔑经叛图之旨，尽其亘相为用之妙可乎？余不获辞。爰出而梓之，将以补图解之未尽，非以尽《易》也。乾隆六年冬十有二月，宗室济斋德沛书。此书中屯卦爻词，盘桓利居贞解。盘为大石，桓为大柱，盘桓乃柱石之义，故利建侯，其说颇新。王又有方圆二图解，则未之见。

郑府宗室，近代有竹坡侍郎（宝廷），喜吟咏，好山泽游。家故贫而交接寒畯，随手资助，无少吝。立朝直言极谏，奏疏传诵于四方。官礼部侍郎时，上疏谆谆以人才为虑。《请整顿八旗人才疏》云：近年八旗文风未见，大逊于前。何以消乏如此？推原其故：一由于官学废弛，教育无法。虽不乏读书应试之人，而专攻举业，所学非所用。一由于开捐以来，进身太易。捐一笔帖式，谋人档房。但能奔走攀援，虽目仅识丁，不十年即可富贵。纵有聪明可造之才，沾染陋习，亦渐于轻浮卑佞。故有谓档房为汩人之渊，语虽近激，非过论也。今欲培八旗人材，必自整顿官学与笔帖式始。官学前已有旨交议，至笔帖式尤不可缓之图。八旗就此途者，较他途为尤多，必当亟加整顿。整顿如何？惟教之习例而已。查考试笔帖式，定制极严。今则枪替传递，无弊不有，清理非易。近来堂官视笔帖式如吏役，往往不暇整顿。即有心整顿，亦不过严察考勤簿册。就令笔帖式日日到署，迎送堂官。所习仍奔走伺候，于公事何益乎？是疏于八旗人材，颇中窾要，惜其未行也。又有《请严申京察旧章疏》云：近年风气，日坏一日。每届京察，堂司各官，上下营营，举国若狂。瞻徇情面犹弊之轻者，贿赂潜行恐亦未必无之。不论才守，不论资格，并不论例案，不论文理。所保非贵近子弟，即浮华少年。但藉当差勤奋一语，掩饰耳目。其实平日点派差使，大半由请托而来。豫为一等地步，并非熟悉部务，实有勤劳。夫守之清浊，暧昧不易知也；才之真伪，仓卒不易见也。而资格之浅深，例案之生熟，文理之明昧，易知、易见也。居今之世，内外大臣求才守兼优者，能有几人？何况司员。今之所谓才者，不过奔走勤，应对捷耳。若此者何足为才？且每无守，习俗移人，人才难得。汉司员例案文理尚不至不谙，而气节操守未必尽能刚正。满司员则例案未必尽明，文理或至不通。守清尚许有人，才长殊不易觏。方今满汉司员中，求才守俱平者，已未能多得。又何论兼优乎？二疏原稿过长，节录之。侍郎少曾读书西山灵光寺。十三而工诗，通籍后诗益工。放达不拘小节，卒以是罢官。晚乃自悔所为，折节入理学。著书名《庭闻忆略》，多见道语。诗集亦手定，名《偶斋诗集》。

八旗人才，国初最盛。乾嘉而后，已少逊矣，今尤寥寥。余思辑刻八旗人著述，曾记书目一纸，以无力而辍。后见《八旗通志书目》与此互有详略。今录之如左，《通志》所载，亦不复补人，所以存盖阙之义。

《周易补注》（简献亲王）《方圆二图解》一卷（同上）《律吕元音》四卷（礼恭亲王）《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卷（性德）《礼记陈氏集说补正》□卷（同上）《原易》三卷（李锴）《诗解颐》（同上）《春秋通义》十八卷（同上）《读易汇参》（和瑛）《易贯近思录》（同上）《读易拟言内外编》（同上）《毛诗多识》（多隆阿）《论语注商》（樊封）《读孟稽疑》（同上）《易学答问》（强谦）《尚书持平》（宝廷）《禹贡注》（伯钺）

以上经部。

《啸亭杂录》十卷、《续录》十卷（礼亲王昭梿）《通鉴本末纪要》（蔡毓荣）《史迁句解》（吴兴祚）《粤东舆图》（同上）《通鉴参注》（范承勋）《鸡足山志》（同上）《文庙从祀先贤考》（郎廷

极）《旗军志》（金德纯）《治河方略》十二卷（靳辅）《式古堂书画汇考》七十□卷（卞永誉）《汇草辨疑》（马雄镇）《尚史》李锴《滇南新语》张泓《靳文襄奏疏》（靳辅）《赵清献奏疏》（赵良臣）《抚豫宣化录》（田文镜）《抚虔奏疏》（佟国器）《靖海纪事》（施琅）《西域闻见录》（七十一）《番社采风图》（六十七）《异域录》（图理琛）《黑龙江外纪》（西清）《吉林外纪》（萨英额）《黔南纪略》三十二卷（爱必达）《西征纪略》（孙绍昌）《抚苗录》（鄂海）《西清载笔录》（介福）《张襄壮奏疏》（张勇）《槐厅载笔》（法式善）《清秘述闻》（同上）《成均备遗录》（同上）《卫藏通志》（和琳）《满洲四礼考》（索宁安）《除邪纪略》（百龄）《行水金鉴》一百七十五卷（傅宏泽）《李文正公年谱》（法式善）《画学心法》二卷（布颜图）《一得录》（荣沛）《召对粗语》一卷《居官切要》一卷（先福）《西招图略》四卷（松筠）《古品节录》（同上）《河工器具图说》三卷（麟庆）《牧令要诀》一卷（璧昌）《瀚海雪山游览志》（佛龙武）《城西古迹考》（廷玉）《西宁秉节录》（东纯）《那文毅奏疏》（那彦成）《初使太西记》二卷（志刚）《乘槎笔记》二卷（斌椿）《明刑管见》一卷、《西行日记》一卷（海霈）《蜀轺记程》一卷（文祥）《南北朝朔闰表》（恩华）《金贞祐铜印题词》（锡缜）《于清端公政书》（于成龙）《蒙古世系表》（盛昱）

以上史部。

《实践录》二卷（简献亲王）《花闲堂载笔》（慎靖郡王）《金错脍鲜》（礼恭亲王）《鹪鹩庵笔麈》一卷（宗室敦诚）《渌水亭杂识》□卷（性德）《隙光亭杂识》六卷、《续识》六卷（揆叙）《在园杂志》十二卷（刘廷玑）《测算刀圭》三卷（年希尧）《视学》一卷（同上）《面体比例便览》（同上）《对数广运》（同上）《万数》（同上）《平立方表》（同上）《算法纂要总纲》（同上）《太平胜算全书》（年羹尧）《思旧录》（靳治荆）《胜饮编》（郎廷极）《集唐要法督漕奏议》（蔡世英）《鲊话》一卷（佟世思）《耳书》一卷（同上）《割环密率捷法》四卷（明安图）《增补合璧事类》（永诚）《亚谷丛书》（鲍钤）《稗勺》（同上）《陶庐杂录》（法式善）《约西杂记》（同上）《备遗杂录》（同上）《西斋偶得》（博明）《凤城杂记》（同上）《受宜堂居官说》二卷、《居家说》二卷（常安）《续同书》（福庆）《古镜约编》二册（和瑛）《铁围笔录》二十四册（同上）《二楼纪略》（佟赋伟）《定轩谈粹》（继昌）《鸿雪因缘图记》（麟庆）《兵武闻见录》（璧昌）《守边辑要》一卷（同上）《草竹轩杂录》（善泰）《倭文端公日记》一卷（倭仁）《□□篇》一卷（同上）《红叶山樵印谱》四卷（敬文）《铁若笔谈》四卷（萨保）《庭闻忆略》（宝廷）《退复轩随笔》一卷（锡缜）《五伦大义》四册《马氏日记》（钟祺）

以上子部。

《稽古斋集》（和恭亲王）《友竹轩诗》（康亲王）《恭寿堂集》（镇国公高塞）《春和堂集》（果毅亲王）《静远斋集》（同上）《奉使纪行诗集》（同上）《尔吟诗集》（赠简亲王）《玉池生稿》八卷、《花屿读书堂稿》（恪敏贝子蕴端）《鸣盛集》（果恭亲王）《日课诗稿》（贝勒永基）《花间堂集》二卷、《紫琼崖诗集》二卷（慎靖郡王）《寄畅斋稿》（履端亲王）《九思堂诗钞》（质庄亲王）《明善堂集》（怡僖亲王）《怡情书室诗钞》（睿恪亲王）《清修室稿》（郑恭亲王）《身云室稿》（睿恭亲王）《诚正堂稿》（礼恭亲王）《瑶华诗草》（贝子宏旿）《诒晋斋集》（成哲亲王）《仓龙集》（同上）《石琴室稿》（郑悫亲王）《乐循理斋集》（瑞□郡王）《行有恒堂集》（定郡王）《乐道堂集》（恭忠亲王）《萃锦吟》（同上）《□□□□□□》（醇贤亲王）《紫幢轩集》八卷（宗室文昭）《香婴居士集》（同上）《白燕栖稿》（宗室博尔都）《问亭诗稿》（同上）《晓亭诗稿》（宗室塞尔赫）《主善斋诗稿》（宗室德普）《鹤鸣集》（宗室伊尔立）《诗瓢》（宗室书诚）《石琴草堂集》（宗室宏胭）《冷吟集》（宗室宏晙）《清训堂集》（宗室永瓛）《鉴山堂诗钞》（宗室永珵）《嵩山集》（宗室永憃）《延芬室集》（宗室永忠）《思元斋集》（宗室裕瑞）《月山诗集》（宗室恒仁）《懋斋诗稿》（宗室敦敏）《四松堂诗集》（宗室敦诚）《选梦楼诗钞》（宗室豫本）《不远复斋稿》（宗室奕经）《北海集》（鄂貌图）《范忠贞集》（范承谟）《公余诗草》（卞三元）《静庵未定稿》（贾汉复）《葛庄诗钞》（刘廷玑）《与梅堂集》（佟世思）《抚江集》、《滕王阁集》（蔡世英）《栖友堂集》（佟凤彩）《通志堂集》（性德）《益式堂集》、《鸡肋集》（揆叙）《世美堂诗文奏疏》（范承勋）《忧畏轩遗稿》（姚启圣）《梅崖集》（李基和）《培风堂稿》（阿金）《式古堂集》（卞永誉）《来远堂集》（卞永吉）《塞上集》（喻成龙）《徽音集》（梁儒）《顾文端诗节钞》（顾八代）《课慎堂诗集》（李兴祖）《独坐轩稿》（齐克慎）《沓渚集》（佟镁）《花雨松涛阁诗文集》（巢可托）《镜烟山房诗集》（苏良嗣）《楝亭诗钞》（曹寅）《雏凤堂集》（范承烈）《承仁堂诗集》（花色）《青蔼山房诗集》（赫奕）《竹圃诗草》（孙川）《韫园遗诗》（高其位）《长虹斋集》（洪奕沔）《守鲋集》（僖同格）《西林全集》（鄂尔泰）《梦堂诗稿》（英廉）《味和堂集》（高其倬）《守素堂集》（蔡珽）《兰雪堂集》（岳礼）《梦痕斋小集》（佛伦）《检心堂稿》（满保）《悔翁集》（法海）《自拙堂诗草》（石芳）《嘉乐堂诗

集》(伊都立) 《盘村居士稿》(文明) 《于止斋诗》(朱兰泰) 《无垢诗集》(索泰) 《黍谷山房集》(吴麟) 《漫翁诗草》(固兴额) 《绿云堂集》(塞尔登) 《香山樵集》(明鼐) 《闲青堂诗集》(朱沧瀚) 《尘缶集》(吴孝登) 《倚松阁集》(德龄) 《滇南游草》(赛都) 《通介堂诗稿》(徐湛恩) 《南堂诗集》(施世纶) 《步雪堂诗集》(孙绍昌) 《静观堂诗》(国琏) 《慎馀堂诗文集》(何溥) 《自镜斋诗稿》(占鳌) 《竹园诗集》(张廷弼) 《春晖堂诗钞》(张廷枚) 《拳石斋诗文集》(达礼) 《桐轩集》(夸岱) 《近青堂诗集》(卓尔堪) 《淡如斋稿》(邓住) 《友莲堂集》(佛喜) 《划沙集》(讷尔朴) 《冷月山堂诗》(珠亮) 《乐贤堂学吟小草》(舒清额) 《千顷斋诗稿》(黄德溥) 《红叶村诗稿》(同上) 《城南集》、《馀生草》、《兰言小草》、《北征纪事诗》、《□□师古堂诗》(卞之钥) 《绿雪书屋诗草》(额勒洪) 《宜园集》、《溯源堂集》(赛音布) 《书鞭小草》(庆复) 《印月斋诗集》(伊尔谨) 《尔尔斋诗草》(佟钺) 《偶然集》(徐琨) 《以约堂焚馀藁》(嵩寿) 《澹窗斋诗钞》(和明) 《兆园集》(贵昌) 《补履斋诗集》(苏章阿) 《玉汝堂集》(西成) 《野园诗集》(介福) 《留都集》、《关中纪行草》、《采江小草》、《退思斋集》(同上) 《德荫堂集》(阿克敦) 《尹文端公文集》(尹继善) 《虚亭遗稿》(鄂容安) 《大谷山堂集》(梦麟) 《亲雅堂集》(双庆) 《误庵诗钞》(卓奇图) 《道腴堂集》(鲍钤) 《樗亭诗钞》(萨哈岱) 《陶人心语》(唐英) 《铸陶集》(永甯) 《寸寸集》(永甯) 《居白室集》(陈景元) 《雷溪草堂集》(长海) 《自我集》(明泰) 《静廉堂诗文集》(顾琮) 《云樵诗稿》(天保) 《昆山诗稿》(怀玉) 《聚英堂诗钞》(金班) 《积翠轩集》(高述明) 《固哉草亭诗文集》(高斌) 《玉华堂集》(赵宏恩) 《晴岚诗草》(孙绍武) 《江湖夜雨集》(郎廷槐) 《柏翠山房集》(峒山) 《昆崖诗钞》(吴久成) 《坦庵遗稿》(关舒) 《归卧集》(全良) 《春芜集》(胡星阿) 《西园集》(罗泰) 《行园集》(柏格) 《听花楼集》(王敏) 《游外诗草》(六十七) 《台阳杂录》(同上) 《悦云集》(王以中) 《废村诗稿》(额尔登萼) 《绿雪堂诗稿》(常裕) 《楞香诗草》(何贯曾) 《乐伦堂自娱草》(孙绍昉) 《睫巢集》(李锴) 《深省堂集》(富昌) 《国香堂诗》(宝善) 《清虚斋集》(鄂忻) 《惟清斋诗稿》(李铉) 《澄悦堂集》(国梁) 《石堂诗钞》(高书勋)《静远堂诗钞》(张永贵) 《敬斋吟稿》(杨师震) 《卧云堂诗稿》(傅昱) 《时斋偶存诗稿》(国栋) 《桂舟游草》(王站住) 《余廉堂集》(嵩山) 《晚香堂集》(永亮) 《钟秀室诗钞》(寅保) 《受宜堂集》(常安) 《枝巢诗草》(图粘布) 《来鹤堂诗钞》(于宗瑛) 《野人居稿》(保禄) 《鹤亭诗钞》(白衣保) 《酌雅斋诗集》(福增格) 《锦绣段诗集》(庆玉) 《邮囊存略》(嵩贵) 《海愚诗钞》(朱孝纯) 《绚春园诗钞》(庆兰) 《柱笏轩诗草》(琨玉) 《墨卿堂稿》(恒裕) 《含溪诗草》(王秉韬) 《早闲堂诗集》(汪松) 《竹岩诗钞》(明新) 《于意云何斋稿》(德瑞) 《读易楼诗稿》(玉栋) 《博虚宥诗草》(博卿额) 《啸月堂集》(那霖) 《燕市杖藜吟》(刘湉) 《乘槎集》(全魁) 《西南于役草》(穆丹) 《山晓堂诗集》(秦廷堃) 《存斋诗稿》(卢崧) 《塞游小草》(同上) 《读易山房诗》(成桂) 《蕉雨山房诗》(赵濂) 《亦啸集》、《亦步集》、《适晋车草》(孙沛) 《抱筠亭集》(景文) 《坦园初稿》、《二稿》、《焚馀草》(富森泰) 《椿荫堂诗存稿》(虔礼宝) 《听匏轩诗集》(陈大文) 《一枝轩偶集》(郭洁) 《瞻园诗钞》(托庸) 《挹翠轩诗》(福明安) 《长大轩诗稿》(高谦) 《云轩诗稿》(石岱) 《慎馀堂诗文集》(和溥) 《北窗吟稿》(明瑞) 《买桐轩集》(张汯) 《诚斋诗存》(高厚) 《多识书屋诗钞》(那禅) 《戢思堂诗钞》(季宏) 《寄素草堂诗草》(李永标) 《苕溪宦游诗草》(李玥) 《红杏山庄遗稿》(绳武) 《萃芊遗稿》(彭振翱) 《怀立堂诗集》(李方勉) 《李村集》、《滋兰室集》、《洗石山房诗钞》(李方勤) 《据鞍草》、《凭轩小草》(德昌) 《兰岩诗稿》(恭泰) 《晴窗诗录》(庆云保) 《香湖文存诗钞》(李尧文) 《幽栖堂吟稿》(奎林) 《静怡轩诗集》(毓奇) 《习静轩诗文集》(鳌图) 《栖碧山房文稿》、《红亭文集》(李洞德) 《竹轩诗草》(宗福) 《易简斋诗钞》(和瑛) 《惟清斋全集》、《梅庵诗钞》、《淮上题襟集》(铁保) 《白山诗钞》(伊福纳) 《守意龛集》(百龄)

《不堪持赠吟牧子诗录》(兆勋) 《啸崖诗存》(甘运源) 《长江万里集》、《西域集》(同上) 《舞蔗轩稿》(甘运瀚) 《多岁堂诗集》(成书) 《存素堂文集》、《诗集》(法式善) 《石经堂诗集》(玉保) 《兰藻堂诗集》(舒瞻) 《云川诗稿》(顾邦英) 《枕石斋集》(江松) 《谦益堂集》(贾虞龙) 《乐贤堂诗文集》(玉保) 《补亭诗集》(观保) 《寄万卷书室诗钞》(世泰) 《慎一堂诗钞》(彦德) 《瑞榴堂诗稿》(托浑布) 《精勤堂吟稿》(文幹) 《蕴山诗集》(永福) 《兰泉诗稿》(福庆) 《适园诗录》(阿林保) 《操缦堂诗稿》(瑞昌) 《耐庵集》(伊汤安) 《知了义斋诗集》(贵庆) 《恩福堂诗钞》、《盛京赋》、《卜魁城赋》(英和) 《十六砚斋诗钞》(瑞元) 《枣花轩诗钞》(达纶) 《秋潭相国诗存》(文孚) 《纪梦吟草》(富斌) 《抱冲斋集》(斌良)《绳枻斋集》(蒋攸铦) 《黔轺纪行集》(同上) 《适斋居士集》(觉罗舒敏) 《怀古田舍诗文集》(徐荣) 《敬仪堂经进文稿、诗稿》(觉罗桂芳) 《凝香室集》(麟庆) 《还初堂诗钞》(斌桐) 《沤

罗庵诗稿》(法良) 《勉益斋偶存稿》(裕谦) 《松阂阁诗集》(庆霖) 《清籁阁集》(惠敏) 《鲁斋诗存》(文颖)《求是山房遗集》(鄂恒) 《薜箖吟馆诗存》(柏俊) 《香南居士集》(觉罗崇恩) 《韵雪斋小草》、《出塞杂咏》、《东使吟草》、《洴园吟草》(花沙纳) 《佩衡诗钞》(宝鋆) 《朴学山房文集》(樊封) 《梦香草堂诗集》、《知足知不足斋草》(宝琳) 《大小雅堂集》(承龄) 《艳雪山馆稿》(文焯) 《扫叶亭诗集》(来秀) 《江上草堂集》(清瑞) 《惜阴轩剩稿》(寿昌) 《妙香馆集》(铭岳) 《游晋草》(斌椿) 《天外归帆草》(同上) 《如舟吟馆诗钞》(瑞常) 《小琅玕馆诗存》(崇实) 《画禅诗草》(书绅) 《报好音斋文稿》(廷樾) 《仿玉局黄楼诗》(廷桂) 《敦教堂集》(官文) 《怡园诗草》(盛元) 《灵石山房诗草》(贵成) 《退复轩诗文集》(锡缜) 《窥铁生斋诗存》、《希晦堂遗文》附《杂箸》(宗山) 《偶斋集》(宝廷) 右专集。

《饮水词》(性德) 《词韵正略》(同上) 《楝亭词钞》(曹寅) 《冬白堂词》(佟世南) 《冰蚕词》(承龄) 《还初堂词》(斌桐) 《窥铁生斋词》(宗山) 《红叶山樵词》(敬文) 右词集。

《古文约选》(果毅亲王) 《据经楼诗选》(慎靖郡王) 《古诗管》、《唐诗管》、《五朝诗管》十四册(宗室文昭) 《宸萼集》(同上) 《全唐诗选》(性德) 《唐宋诗选》(徐炎) 《胜国遗民诗》十二卷(卓尔堪) 《熙朝雅颂集》一百三十四卷(铁保) 《白山诗介》(同上) 《淮上题襟集》(同上) 《二十二史文钞》一百九卷(常安) 《古文披金》二十四卷(同上) 《风雅正音》六册(和瑛) 《山庄秘课》(同上) 《杜律》(同上) 《多岁堂古诗存》(成书) 《朋旧及见录》(法式善) 《感旧拾遗集》(锡缜) 《八旗文经》(盛昱、杨钟羲合辑) 《斯文精萃》(尹继善) 右总集。

《素言》(觉罗学诚) 《花堢丛谈》(完颜兑) 《兰闺宝录》(恽珠) 《养易斋集》(养易斋学人宗室氏) 《兰轩遗稿》(宗室兰轩) 《蕴真轩诗草》(蔡婉) 《绚春堂吟草》(乌云珠) 《红雪轩稿》(高景芳) 《友莲堂合璧诗存》(熙春) 《竹屋诗钞》(四焉主人梦月) 《冷斋吟初稿》(冰月) 《带绿草堂集》(端静闲人韩氏) 《实情草》(兆佳巩年) 《合存诗钞》(思柏) 《西园诗钞》(兆佳氏) 《如亭诗草》(甯古塔莹川) 《子春集》(顾太清) 《涟香阁集》(卢淑韫) 《红香馆集》(恽珠) 《国朝闺秀正始集》、《续集》(同上) 《絮香诗稿》(龄文) 右闺秀著作。

以上集部。

旧传元巴颜太师第,在西单牌楼路西,有庆元楼、丽春楼等。此言虽不可考,然尚不相远。以今西城,皆元之故也。

余家旧居,在西单牌楼马尾斜街。自七世祖处士公(讳常喀)蚤世,先高祖农部公始四龄,家业为族人所攘。老仆郑姓奉高祖奔戚某家,为之延师课读,驯至成立。公幼慧,十二学成,十四遂为戚家课其幼子。后学者益众,名大著,为蒙古公聘课其子,即前卷所记贝勒单巴多尔济也。公授徒于外,先高祖母以勤俭持家,率仆妇郑,以针黹佐薪水,恒至丙夜。先祖兄弟七人,皆太夫人出。方幼弱,夏夜一炕不能容。太夫人布席于地,勤女红。一夜忽来白鼠赤睛,向太夫人人立而拱,仆妇骇绝。太夫人曰:鼠饥求食耳。取物饲之,鼠始去。后太夫人寿八十四,殁时恭慎公官侍郎矣。

蒋心馀《三义行》云:克什泰,何堂堂。镶蓝旗人,赞礼郎。不读书,略识字。耳内不甚知圣贤,性中独自有仁义。一妻二子,三十馀。出入乘一马,亦无婢与奴。凡其所行事,皆曰古丈夫。官满当外补,送者来塞途。哭声哀哀手执袪,古丈夫去今更无。江甯进士曰龚孙枝,历仕到古州,官理苗同知。文士作循吏,才大而数奇。以事镌级走京师,眷属二十口,孰救寒与饥。后官尔何人,是为克什泰。前官衣食我任之,他家饱暖吾心快。如是五六年,施者受者皆自然。但曰前官是好官。龚君遥遥感且叹。及龚倅东昌,家人始团栾,一舟素旐经河干。呜呼古丈夫!死矣身在棺。是时龚奉檄,往督粮艘还。迟迟半载,龚游长安。访于太常街,孤嫠渐饥寒。龚哭失声,相慰劳苦。贷钱买屋奠厥居,酾酒频浇赵州土。二子十馀龄,当延句读师。虽然世禀仁义性,亦须偕诵圣贤词。嗟哉!奇士适遇之。奇士名龚涵,是为君从子。年二十二美且都,从君远到长安市。涵妇翁,方应纶,丞束鹿,召涵婚。涵闻两孤且废学,长跽叔前流涕陈,愿不负叔生死谊,涵请暂留赘婿身,断齑画粥偕二子,或者师弟皆成人。叔笑且悲告邱嫂,嫠乃择吉延师云。呜呼!三义士先后同一辙,谁道今人弃如土。各以酸心倾热血,噫嘘唏,请君读我《三义行》。一死一生见交情。君不见黄金满籯惟自固,转眼儿孙啼道路。

石佛寺在劈柴胡同,门榜曰大石佛寺,元刹也。石佛尚在,高逾尺,传为弥勒像,殊不类。乃一人坐而欹首作假寐状。疑本非佛像,缁流附会为之耳。元代供列朝御容于此,其巨可知。今则小殿两层,地殊逼仄,不知何时所改。

刘文定公(纶)第,在二条胡同,今已无考。公清正与刘文正公媲美,时称二刘。为相时,王述庵司寇以公事诣第。夜半,天寒甚。公呼三公子具酒脯,厨传已空,仅得白枣数枚,以侑酒。在枢廷园居,与于文襄公同院,喧寂悬殊。客至,恒手自拂尘,拱客立,待取褥。前辈清风,惘然远矣。按昔之先正大抵如斯。我生之初,所闻见者,尚能尔尔。如杜文正殁后,亲临赐奠,其门至不容乘舆,上为之降辇步入。文文忠(祥)终身不修宅,倭文端亦然。沈文恪(桂芬)赁屋终身。宝竹坡侍郎(廷)集中有"大雨墙颓,无资以葺"诗。文叔南学士(硕)官驻藏大臣,归来无以给,朝夕穷约如寒士。大

抵同治以前，居官者竟不知贿赂钻营为何事。即偶有之，亦羞面见人。

大德显灵宫今已废尽。惟山门之在兵马司胡同者，今尚岿然，而石额亡矣。

明代勾阑，皆在东城，故有勾阑、本司之名。至本朝裁教坊，其地尽改民居。即迤南之泡子河一带，所谓昔之歌舞场者，亦不可问。而正阳门外以西，则改为花柳之窟矣。未几，西四牌楼左近，复变歌吹之林。始只砖塔胡同寥寥数家，继则方以类聚，日变逾多。今则闾阎扑地，歌吹沸天。金张少年，联骑结驷，挥金如土，殆不下汴京之瓦子勾阑也。

万松老人塔至今无恙，仍在居人屋里。又白塔寺及广积[济]寺今亦完。大抵西城多元代旧刹，虽仅破屋数间，而问其名，则金元遗构也。若东城则多创自胜国，无复古人遗迹。

恩楚湘先生(龄)宅阜城门内巡捕厅胡同。先生于嘉庆间，曾官江苏常镇道。慕随园景物，归而绕屋筑园。有可青轩、绿澄堂、澄碧山庄、晚翠楼、玉华境、杏雨轩、红兰舫、云霞市、湘亭、罨画窗十景，总名述园。吟笺歌管，送日忘年。收藏亦最富，宋元名迹极多。元夕放镫于园，自撰《玉华观镫词》，命家姬习歌之。

麻线胡同极东道北一第，为彭尚书(丰启)故居。石老娘胡同极东道北一第，为许文恪(乃普)故居。皆有山池花木之胜，今久易主矣。彭第尤巨丽。

鄂文端公第，在帅府胡同，即明武宗威武大将军府也，今已废。按：文端相业，在本朝要为巨擘。后来惟阿文成、曾文正差堪继武。而公之《示滇南士子文》与文正之《示直隶士子文》亦可并美，其所学具见于此。善学者正可即二文以得学之指归。二文，正、续《经世文编》皆已收采。今欲学者观其会通，故节录其大概而并列之。鄂文云：读书之法，经为主，史副之。四书本经、孝经，此童而习之者。外此则先之以五经，其次如《左传》之淹博，《公》、《谷》之精微，《仪礼》之谨严，《周礼》之广大，《尔雅》之辨析毫芒，大至无外而细入无间。此十三经者，阙其一即如手足之不备，而不可以成人者也。至于史，则先《史记》，次《前汉书》，次《后汉书》，此三史者，亦阙一不可。读《本纪》可以知一代兴亡盛衰之由；读《年表》、《世家》可以知大臣创业立功之所自；读《列传》可以知人臣邪正公私，即以关系国家得失利害之分。读《忠孝》、《节义》、《隐逸》、《儒林》、《文学》、《方伎》等传，可以知各成其德，各精其业，以各造其极，而得其或显当时，或传后世之故。读《匈奴》、《大宛》、《南夷》、《西域》诸传，可以知安内攘外，柔远绥边，恩威各得之用。读《天官》、《历律》、《五行》诸书志，可以观天，而并可以知天人相感之原。读《河渠》、《地理》、《沟洫》、《郡国》诸志书，可以察地，而并可以知险要之机。读《礼乐》、《郊祀》、《仪卫》、《舆服》等书志，可以知典礼掌故之因革，而有所参订。读《艺文》、《经籍》等志，可以知七略、九种、四部、六库之源流，而有所考稽。读《平准》、《食货》诸书志，可以知出入、取予、制节、谨度之大要，而有所规鉴。读《刑法》、《兵营》等志，可以知赏罚、征伐、惩恶、劝善、讨罪、立功之大法，而有所折衷，此读史之大要也。且善读史者，不仅以史视史，凡诏、诰、奏、疏、檄、谕、论、策之属，文之祖也。乐、章、歌、词之属，乐府、诗歌之祖也。屈原、贾谊、司马相如、扬雄等传所载骚赋之属，词赋之祖也。故熟于三史，则文人、诗人、骚人一齐俯首矣。况不止三史乎？必待读经即毕而后读史，则史学太迟。惟读《左传》而以《史记》副之，读《公羊》、《谷梁》、《仪礼》、《周官》、《尔雅》而以前、后两汉书副之。十三经与三史既读，此外如《家语》、《国语》、《国策》、《离骚》、《文选》、老、庄、荀、列、管、韩以及汉、唐、宋、元人之文集，与《三国志》、《晋书》以下诸史，参读参看，择其尤精粹者读之。其馀则分日记览，天资绝人，过目成诵者，览即是读其不及者，原不能尽读，博览、强记。有十三经三史为之根本，馀皆一以贯之。读固为要，看亦有功。必欲汝曹全读，非人情不可强也。经庄重，史闲雅。庄重者难读，闲雅者易读。读经以淑性，读史以陶情。朝经暮史，参错互读，则有体有用，内外兼该。相济而不相妨，相资而不相紊。然后反求其本，而约之于至一之地，则本之身，错之世，无所往而不当。出之言，为经术之言；行之事，为经济之事；建之功业，为经天纬地之功业。曾文云：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词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是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词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艺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过数十寒暑，势不能求此四术遍观而尽取之。是以君子贵慎其所择，而先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凡人身所自具者，有耳目、口体、心思；日接于吾前者，有父子、兄弟、夫妇；稍远者，有君臣，有朋友。为义理之学者，盖将使耳目、口体、心思各敬其职，而五伦各尽其分。又将推以及物，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而无憾于伦纪。夫使举世皆无憾于伦纪，虽唐虞之盛，有不能逮。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程朱诸子，遗书具在。曷尝舍末言本，遗新民而专事明德。观其雅言，推阐反复而不厌者。大抵不外立志以植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以致知，克己以力行，成物以致用。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今与直隶多士，约以义理之学为先。以立志为本，取乡先达杨、赵、鹿、孙诸君子者为之表。彼能坚苦困饿，坚忍以成业，而吾何为不能？彼能置穷通、荣辱、祸福、死生于度外，而吾何为不能？彼能以功绩称当时，教泽牖后世，吾何为不能？洗除旧日晻昧卑污之见，矫然直趋广大光明之域。视人世之浮荣微利，若蝇蚋之触于目而不留。不忧所如不偶，而忧节概之少贬。不耻冻馁在室，而耻德不被于生民。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谁能御之。志既定矣，然后取程朱所谓居敬穷理，力行成物云者。精研而实体之，

然后求先儒所谓考据者。使吾之所见，证诸古制而不谬。然后求所谓词章者，使吾之所获达诸笔札而不差。择一术以坚持，而他术固未敢竟废也。其或多士之中，质性所近，师友所渐。有偏于考据之学，有偏于词章之学，亦不必遽易前辙，即二途皆可入圣人之道。其文：经史百家，其业：学问思辨，其事：则始于修身，终于济世。百川异派，何必同哉！同达于海而已矣。若夫风气无常，随人事为变迁。有一二人好学，则数辈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则数辈皆思康济斯民。倡者启其绪，和者衍其波。倡者可传诸同志，和者又可袒诸无穷。倡者如有本之泉，放乎川渎。和者如支河沟浍，交汇旁流。先觉后觉，亘相劝诱，譬之大水小水，亘相灌注。以直隶之士风，诚得有志者导夫先路。不过数年，必有体用兼备之才，彬蔚而四出，泉涌而云兴。二文各有门径，鄂文乃国初诸老为学之法，曾文则姚惜抱传授，善学者正可合而观其会通。昔金相徒克坦镒著《学之急》、《道之要》二篇，金人至刻石学宫，而其文不传，此二文或可方驾乎。

祖大寿故居，在祖家街，今改为正黄旗官学。其屋全是旧制，听事、正寝、两厢、别院，一一俱在。屋中装饰皆存，昔制足令观者兴故家乔木之思。

一亩园，在大丞相胡同，先师荣吉甫先生(棣)曾居之。先生汉军人，姓刘氏。居家无恒产，性耿介，不妄取予。尤工诗古文，以优行生屡试不中，第授经糊口。曾一入杨子和学使(霁)幕，一言不合，携一童子径归，视万里犹户庭。身后遗诗一卷，门人刊之。志克庵先生为之序云：吉甫荣先生为予同学友，家无恒产，而性耿介，不妄取予。务举子业，尤好古文辞。以太学优生屡试不售，益忿激。往往读太史公文辄慷慨悲壮，有不可一世之概。交游中，稍显达，即苛求不少贷。其为人与所为文辞，几如《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盖寡矣。惟与余交四十年中，虽时不满，而终相契合无间，或承气味有相投者乎。岁丙子，馀在库伦，稔知先生苦况，稍馈俸馀，竟受之。仍复书谢，异数也。嗣闻先生语人曰：志克庵尚能笃故旧之谊，故受之，在他人则不可。无何，闻先生讣音。只以迹阻数千里，同研至契，竟不得灵前一奠。不但四十年故交中无此人，即非故交，再索耿介如先生者，不知谁为气味相投之人也？悲夫！及几戊寅，乞病归。先生及门诸友，欲刻先生诗稿，问序于予。因言先生故后，曾公约每月集数金为先生孺人胡氏生计，孺人辞焉。谓偕先生食贫惯，先生不受人怜，何敢伤先生之廉。复议刊先生诗稿，乃许之。噫！奇矣。先生耿介而孺人能安贫守分以承其志，真不愧为先生之配。求之须眉，且不可得，而况贫独之嫠耶！先生之诗，有目者共赏，无烦谬赞。而刊诗之举，虽及门之美意，而究由先生孺人能承其志以成之，是不可以无述也。绥芬瓜尔佳氏克庵志刚序。按：克庵先生沈潜理学，宗陆、王而不渐其流弊。以经济自期，初以部郎使西洋，作《初使泰西记》。时使事肇端，人不愿往，先生毅然请行。卒以不肯事当道，竟不得大其用。遂出为库伦办事大臣，以风节著。未几，乞归。筑陶穴三间于昆明湖之北坞，屏家人独往居之。面对澄湖，荷花十顷，与田夫野老相过从。有往访者，欣然酬接，竟日不倦，或止宿焉。甲申以后，又弃此，北之昌平州之峋峋崖山寺中，遂卒。又按：八旗仕途较易，家计多优，故人易有品。如李眉山、石东村、尹似村、瑛梦禅诸君，身列朱门，心游蓬户，富贵逼人，惟恐去之不远。盖由于目睹宦海风波，不欲搴裳就之耳。即偶有一二人仕途者，亦视浮沉升降无所动于中，竟有不为五斗米折腰之势。尔来则仕途逾难，生计日窘，遂不能希风先进矣。故许文正云：为学必先治生，其言固然。然朝廷所以作养教育者，亦有关焉。余搜采八旗高尚之士，凡得十馀，今列于左：《古夫于亭杂录》曰：色侍卫者，满洲人。少曾驻防东粤。性嗜花卉，凡南方草木异种皆致以归。老而退闲，深谙栽植之法。所居精舍数椽，佛桑、末丽、建兰之属，环绕其中，更不凋谢。又多取蝶蛋养之奁中，每冬月梅花盛开，辄下帘放蝶。千百为群，飞舞花间，忘风雪之寒沍。客至则瀹茗治具，极欢，亦一高士也。

《在园杂志》云：佟图南(世京)才人而有气节者也。平昔以诗酒为缘，循循儒雅，绝无窘乏之状。即诗亦无寒乞语，不意一病不起。卒后无以为敛，惟敝衣数件，质票数纸而已。故余挽诗云：高品能孤立，英才未一伸。开箱无长物，至死不言贫。与杨次也太守比屋而居，挽诗云：士品最难贫里见，分镫从不借邻光。太守感余诗内有"有名虽县令，其实乃诗人"之句，遂题曰：诗人佟图南之墓，友人常定远为之勒珉。

李锴《马山人传》云：马长海氏那兰，字汇川，清痴其号也。先时为乌拉部长，其高祖苏伯海，率所部归我太祖高皇帝，授都堂。父马期累官都统，以平滇功，晋镇安将军，守滇。伯叔兄弟并后先登显秩。山人初肄举子业，非所好，去。继以镇安功予荫，又不就。其伯氏为之请补民部后库。使檄下矣，山人始知之，复坚卧不肯起。母太夫人怪之。山人曰：库使司帑，藏岁丰人，惧及焉，逃死非逃富也。太夫人贤，听之，遂布衣终其身。山人冲远任真趣，囊括一切，了无容心。遇佳客每娓娓谈，再叩之则忘之矣。杖笠有所如，行辄遗之，不觉也。博古多识，辨金石器往往而中。酷嗜画，当意则倾箧购之。尝袭衣裘往吊所亲刘氏丧。刘氏贫，事不辨。山人济之，解其裘。归途见未见书，买之。解其衣，由是中寒疾。乃夷然伏枕曰：获多矣。山人既不事生产，家遂中落。然衣食或不给，而所好殊未移，臧获有所之者。听大司寇巢可托寄斋、牧山居士图清格月坡，并有别墅据佳胜。每迟山人至，辄林陬水涯相探索。或篝镫命酒，商榷所闻。长安传之，举以为佳事云。山人中岁爱易水之雷溪，筑大盋庵，自号雷溪居士、大盋庵主。晚入长安，居委巷，又颜其阁曰玉衡。悬画四壁，对之吟讽。其诗矩矱古人而不胶于固，断句尤冠绝一时，声藉甚。王公贵游争欲识之，而山人落落任放如故云。乾隆九年三月卒，年六十有七。

鄂文端公云：汇川生于勋旧，高爵厚禄，其所自有。乃好读书，浮云富贵，胸襟浩浩。不知有王公贵人，亦不知有山农石隐。盖翛然不滓之怀，魁杰崛宕，擅秀孕奇，发于流峙之间。球锽激韵，露生以灵，冲襟以旷，有自得其为汇川者。

《测海集》云：李铁君家世贵盛，尽推田宅以属兄，脱身独居，沈潜文史。游盘山，乐其幽邃，买田而居焉。与山氓杂耕，蔬材果实，取之弗禁。其尤贫者，以田与之。偶行游，挈垆罂自随。人望其茶烟，迹之无弗得也。有石永甯者，巨室（按：永甯字东村，满洲绰索罗氏，德文庄公之封翁，隐居不仕），少豪纵，年三十，始折节读书。已而移家盘山，每大雪，辄与铁君携杖步潭，叩冰作声，相视而笑。两人俱工诗。乾隆元年，永甯举孝廉方正，辞以疾。铁君举博学鸿词，及试而竟被黜，遂老于山中。

《稗勺》云：纳兰户部峻德，尝寓盘山天成寺。与水庵僧然西以诗往还，系于小犬之项，云：相望一峰隔，相呼恐不闻。寄诗凭小犬，好去度深云。僧答诗有"昔有鸿传信，今凭犬寄诗"句，则古所未有者，可为廖融添一诗奴。慎斋女弟名筠德，字书彤。亦工诗，与慎斋唱和。

《鹤征后录》云：陈橘洲景中，与兄石间景元，并力学好古，以能诗称。与辽东诸老时相唱和不绝。

《盘山志》云：永甯石氏（前见）号东村，长白山人家。素贵显，壮岁折节读书。奉母孝，母没，移居田盘，作山居诗以见志。与李锴为世外交，一庐山南，一耕山北。藤杖棱鞋，相遇穷崖陡壑间，无间风雨。桐城方苞为作《二山人传》，载其迹甚详。

光绪己亥五月初七日，石碑胡同军器厂失慎，火药库被轰，时日才加巳，西城忽有大声如地震，屋宇皆摇阖，厂房均震飞，地陷巨坑。右邻尼庵，禅房、香积，尺椽不存，惟佛殿仅在。四旁人家，毁屋无算，伤人亦无算。奉旨确察，金吾仅以六人塞明诏，实则不止也。是日人家有从空坠人首足者，亦有炮子飞落屋上者。正值护国寺庙市，琉璃器碎无一存。其日，厂兵点卯甫毕，众往食肆早饭，故免者甚多。考明万历中，王恭厂火药局灾，为五月初八日，今止差一日，亦奇。

旗人精《易》者最多，如来文端之相马，自云得之于《易》。文梦芗之谈《易》，见于《鸿雪因缘图记》。其著述成书者，不胜屈指，然多不传。近有崇济亭（善）隐居西山佛寺，邃于《易》数，人鲜知者。惜其踪迹飘然，无从叩问耳。

棣贝子府，在西直门内半壁街。贝子为成哲亲王后人，此府昔为九公主所居，宣宗第九女也。当光绪甲申越南事起，枢臣多不主战。于是廷臣交章极谏，盛祭酒（昱）劾枢臣尤力，众知事必有变。适值九公主薨，两宫临奠，近支王公皆在。越日，遂有旨，恭亲王以下，咸出军机，且切责诸臣之不职。越日，遂有旨宣战，中外欣抃。明年谅山既克，和议底成，遂设海军衙门，醇邸航海至旅顺，亲阅海军及炮台。于是乎武夫悍卒无虑，皆瞋目而语兵事矣。明年冬，以天下渐已太平，有诏修颐和园，以备巡幸。于是京师熙熙攘攘，有道咸以前承平景象焉。

卷　六

外城东

天坛，在永定门内之左，都城之丙方也。建自明永乐间，周凡十里。前为圜丘，后为皇穹宇，又后为祈年殿，又后为皇乾殿。西为斋宫，西南为神乐署，东南为神库。周以缭垣，上覆椽瓦。垣外为沟，其中古木千章，三伏无暑。我朝列圣谨于事天，凡郊祀靡不亲行。且于前一日出宿斋宫，午夜将事。自定鼎至今如一日。祭前期十日，部臣敬演郊事，青舆五路，日日到坛。正阳门左右列肆，皆悬镫彩。营军巡警，往来不断，游人蚁织。此十日间，各署官吏，亦时往来，上辛常雩皆如是。天坛之殿墙，皆用蓝瓦而朱柱。其坛上陈设帘幄，亦皆蓝色。执事者，衣青衣。坛旁有天镫竿三，高十丈。镫高七尺，内可容人，以为夜间骏奔助祭者准望。

乾隆十三年，圣制《冬至》《南郊述志诗》注云：国初一切礼仪，率依明制。郊庙所用祭器，徒存其名，皆以瓷盘代之，相沿未改，亦不知始于何时。朕以既用其名，宜备其物，特敕廷臣议更古制。今冬至大祀，始用之于南郊，自是诸祀俱用古礼器矣。又二十六年，《南郊礼成述志诗》注云：比因临江得古镈钟，参考仿制，副以特磬，大乐条理乃备，今大祀始用之。

《礼部志稿》载：洪武二年谕礼部尚书陶凯曰：经曰：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人谨方寸于此，而能神明于彼，由至诚也。然人心操舍无常，必有所儆而后无所放耳。乃命礼部铸铜人一，高尺有五寸，手执简书曰：斋戒三日。凡致斋期则置朕前，庶朕心有所警省而不敢放也。今斋戒进铜人，立于乾清门外，盖仿此也。又古制，大祀斋戒七日；中祀五日。洪武二年谕曰：人心久则易怠，怠心一萌，反为不敬，可止于临祭斋戒三日。务致精专，庶可以感格神明矣。此制我朝至今因之。

宋代郊祀典极大，虽南渡后未废。百货竞陈，百姓纵观。今则正阳门街各肆，悬灯彩三日。游人亦众，但不得陈货物耳。

光绪己丑八月大雨雷，天坛祈年殿灾，一昼夜始息。诏群臣修省，于是议重建而《会典》无图，且不载其崇卑之制。工部无凭勘估，搜之于《明会典》亦不得。乃集工师询之，有曾与于小修之役者，知其约略。以其言绘图进呈，制始定。至丙申乃毕工。

鱼藻池，俗名金鱼池，在天坛之北。金章宗曾幸之，有瑶池殿，久废。明人《帝京景物略》称，池阴一带，园亭甚多。今则居人几家，寥寥类村屋而已。池亦为种苇者所侵，地多于水。国初尚有端午游赏之举，故王横云诗有"花底张云幔，风光满碧汀。一杯同洛禊，曲水即兰亭"之句。王渔洋句有：记来剧饮暮春天，络马

青丝白玉鞭。却倚回廊望珠箔，吴歌赵舞为君妍。今久废。

金台书院，本洪文襄园。施公世纶尹京兆，谋欲建书院，商之于洪后人某，不允。而施必欲得之，乃为之闻于朝云：洪氏愿施此园为义学。圣祖嘉之，御书：广育群才额赐之，洪氏乃不敢争，遂建书院。至今为京师首善，肄业极盛。此外如宣武门内之愿学堂，宣武门外之观善堂，延词林阅卷与书院同，刻有课艺，风行一时。城内西四牌楼又有崇善堂，则系私学，而制亦同。月凡二期，讲书任人往听。此外有各义学，如崇正义塾、海岱精舍之类。皆有月课，亦延词林，特不属于官耳。

天庆寺，元代名刹。袁清容集有《大长公主书画记》即作于此。马石田有天庆寺纳凉联句，则寺在昔日亦胜地矣。寺东即南药王庙，朔、望庙市。

姚斌关帝庙，在药王庙东。相传始于隋代，盖无可考。其像塑威严生动，绝非后代工人所能梦见。帝君正坐左顾，怒形于色视斌。斌袒裼赤足，系发于柱。勇悍不屈之色可掬。七将皆仰视帝指而意属于斌。马在右而左顾，若长鸣仰诉者。马身装饰甚奇古，尾亦有饰。合一殿人物，如古画一帧，不似神像。或其初竟从古名人卷轴中来，而其塑手之高，恐非刘供奉不能办也。

东小市、故衣市，均在药王庙西。凡日用衣服、几筵篋笥、盘盂铜锡、琐屑之物，皆于此取办。盖外城士夫多居城西，商贾皆居城东。东城隙地正多，故为百货所萃。

天桥南北，地最宏敞。贾人趁墟之货，每日云集。更有金张少年，扶风豪士。夕阳未下，黄尘正繁。轮雷乍惊，驹电交掣。飘风一过，忽已远逝。洛阳青门之犊，不足斗其捷也。而仲夏南顶之游，驰骋尤众。孙文定公（尔准）有小寒食，宿雨初霁，踏青至天桥。登酒楼小饮，稚柳清波，漪空皱绿。渺渺余怀，如在江南村店矣。顾其檐额曰杏花天，因倚声书壁云：縠纹学得青帘贴，人倚槛初明，望眼濛濛新柳馀寒浅，一夜雨丝绿糁。休负了玉尊春满，但回首三千程远，杏花也带江南怨，慵傅晨脂浅淡。公诗集中又有《偕书农小孟饮天桥酒楼》诗。又武虚谷与黄仲则、洪稚存饮于天桥酒楼，轰然甚乐，忽顾盼哭失声曰：我幸叨一第，而稚存、仲则寥落不偶。一动念，不觉涕泣随之耳。今日天桥左近亦无酒楼，但有玩百戏者，如唱书、走索之属耳。

天坛之东有法藏寺，浮图十三级，登之所见甚远，都人以重九登高于此。寺已毁尽，惟浮图仅存，而往者如故。其中容人之地无多，登者蚁附至绝顶，则才容二客挨肩而过。斗室之中，喘息不得出，竟不知其何乐。耻庵尝登而苦之，问余此何所取？余曰：都人重九喜食蒸蟹，蟹入甑中不得转侧。其苦万状而食者怡然，登浮图殆所以忏此业耳。相与绝倒。

京师园亭，自国初至今未废者，其万柳堂乎，然正藉拈花寺而存耳。此园冯益都相国临去赠与石都统天柱，石后改为拈花寺。当时诗人颇有讥之者，而不知石之见甚远。盖自古园亭，最难久立。子孙不肖，尺木不存。《帝京景物略》所载，今何如乎？石湖之治平寺，古人已有行之者矣。今寺中尚存御书楼，阮文达榜曰：元万柳堂。以神谶体书之，朱野云为之补柳作图。近寺僧颇知修葺，补栽花木甚盛。余与耻庵暇辄往游，于经厨搜得查声山学士（昇）手书二诗。直幅云：晚照秋光冷研屏，更无人处鹤梳翎。独留一径萧萧叶，童子关门自理经。坐爱红栏映曲池，风光留客去迟迟。我来祇少茶烟畔，相对人如澹菊姿。后署访衲公和尚不值，留赠二绝。查昇又得朱野云《万柳堂图》，盖仿松雪本。边绫上有阮文达、翁覃溪二诗，又有叶润臣（觐仪），宗梅岑（稷辰）联句。劝僧重装，今罩以玻璃，悬壁上矣。然园地多碱，实不宜柳。野云所补，既无存。潘文勤又种百株，亦成枯枿。惟池水清冷，苇花萧瑟。土山上有松六株，尚是旧物。寺又有元人《山水》一幅，见程春海侍郎集。问之僧已为某尚书用萧翼法赚去，而僧初不知为何等画也。

夕照寺，为东南城寺院之最整洁者。殿壁画松及《高松赋》，今皆无恙。人传松为陈松绝笔，信然。即左壁王安国之书壁，高丈馀而行款端若引绳，亦不易也。寺僧法云以能书名。其人本不识字，常往来于贺云甫尚书（寿慈）第，睹尚书作书，忽有所悟，遂能自运。尚书奇之，指授笔法，且聘为代笔。一时书名大噪，求者接踵，有铁门限之风。然胸既无书，目又无帖，遂流入甜熟一路矣。

南台寺，在夕照寺后，亦古刹也。光玉如孝廉（熙）于地安门街买得李谷斋（世倬）《游南台寺》诗墨迹，今录之云：和汇川先生《游南台寺》。有序：南台，京之古刹也。相与游览焉，罗山上人乃设斋以款。而菊绽寒英，香焚沉水，食具同蒿，咸讶为春蔬，今何得耶？遂占云：南台秋尽食同蒿。先生随成一律：年来逸兴愧称豪，那复寻游更任劳。晚圃昼闲聊散步，南台秋尽食同蒿。妙明有道真成果，枯寂无为岂是高。结契羡君禅侣近，游翔镇日喜携敖。李世倬拜稿。谷斋诗世少见，故录之。汇川者，马大盏也。

放生池，在火神庙街。顺治中，浙人范思敬建。范尝梦至一兰若，院悬木鱼。有人云：东坡居此。遂入谒。坡云：吾有王文正金书《法华经》以授汝。坐侧一人侍立，云姓何。放生池既成，延一老宿居之，而未之往也。一日至寺，则宛然梦境也。僧云：有一法宝，今赠居士。视之，王文正金书经也。室有募缘疏，乃何御史书，乃知僧为东坡后身。此段见《池北偶谈》。乾隆中，果邸重修之，后渐颓。光绪初，僧洞天募而新之，别建幽室数楹，颇为明净。种花数亩，秋菊尤盛。续耻庵与僧相识，恒往来探花事。壬午秋试后，曾招同辈数人，饮于崇文门外。兼访东篱芳讯。至此寺，同人咸乐其幽静，然尚未悉梦坡一事也。余一日偶翻《池北偶谈》见之，以语耻庵。耻庵甚喜云：京师绝无坡迹，此亦水中月影也。遂倩张叔宪（度）隶书《梦苏亭》榜，悬之禅房，且大会同人以落之。明年十二月，又集同人寿苏

于此。耻庵藏有罗两峰写坡像，上有翁苏斋题云：炉烟斋榜本名苏，使节归来荐笋蒲。六百年过星纬烂，二三人到雪花俱。遗珠编校搜珊网，祖砚流传拭画图。阳羡有田身计稳，未教乡梦落江湖（崇本）。梅花风雪祀髯苏，六百年来此老无。世以党人争气运，天教春梦落江湖。蛰龙冤苦沉沙劫，磨蝎逍遥笠屐图。今夕尊前兼送客，阳关唱到四声夫（埙）。跋云：坡公生日，仆与吴中张君、商邱陈君、两峰山人为置酒苏斋，醉后两峰绘像两帧，张陈即得苏字，各题一律，并送两峰。仆为录上方，俾各得其一，即以志别。方纲并记。下方又有杨息柯（翰）及万石山人和韵各二首。山人为廷芳字太守（桂），即耻庵之从父行也。山人官湖南日，与息柯岁悬此帧寿苏。今帧归耻庵，乃悬之亭中，同申瓣香之敬。祀毕，合饮甚欢，此戊子年事也。会中齿最尊者即叔宪，叔宪先生，浙江长兴人，筱轩侍郎（麟）之子。本出世家，少年时多见前辈，故犹存先正典型。受《说文》之学及篆隶法于何子贞编修，能得其心传。又精六法，家藏书画亦夥。光绪初元，先辈无在者。惟潘文勤以学鸣于朝，先生以书画鸣于野。过之者，皆叹息犹有乾嘉馀韵。宾客日盈其门，而先生亦酬接不倦。居宣南烂面胡同，自署其斋曰传壁经堂。堂中古物充牣，四壁皆昔贤妙墨。先生复口讲指画，井井入理。余尝偕耻庵及汪叔芾（嘉棠）、濮柚生（文暻）诣之。先生出所藏倪云林《溪亭山色图》轴，纸本，用笔似风行水上，不著痕迹。有小楷自跋一段，又明人跋一段。又董思翁山水册，纸本八叶，纸墨如新，系仿唐宋元各家。首幅仿杨昇《蒲雪图》，又有仿惠崇、仿云林，皆著色，对幅皆有题语。末幅录东坡二绝句，有烟客及异公印章。又陈老莲人物册八幅，纸本。树石细钩，笔如屈铁，敷色浓艳。白描则大略，钩勒神气，古厚如晋唐人手笔。又唐六如《南游图》、王石谷《北山图》卷，长三丈，行笔类山樵。又石谷《江山卧游图》，为颛庵相国作，仿燕文贵卷。又恽寿平《一竹轩图》卷，纸本，墨笔，为武进唐氏作。又王孟津自书诗长卷，董思翁书《翰林院箴》，黄蜡笺轴，字仿季海，上用翰林院印。又傅青主临"米"卷，绫本。凡此皆剧真而精之迹，不易得也，记之以存先生赏鉴之梗概。余旧亦有此好，京尘十载，暇辄从事搜罗，所见殆数百种，记之左方，以当云烟过眼。

法书则有东坡黄州《寒食诗帖》，山谷跋，即戏鸿堂所刻者。后又有数跋，未记。　米漫仕《复官帖》、《珊瑚帖》合装一册，系定邸所藏。　米自书《拜官诗》，大轴，绢本。长八尺，宽四尺，古独梭绢也。诗云：云水心常结，风尘面久卢。重寻钓鳌客，初入选仙图。雀鼠真官耗，龙蛇与众俱。却怀闲禄厚，不敢著潜夫。拜中岳命作，录呈吕提举漫仕。米芾印二：曰中岳外史，曰米芾之印，引首则宝晋斋也。印泥红艳异常。左下角三印：一曰李氏家藏，一曰西京邵氏家藏，一曰□氏仁澍。右下角二印：一曰宋氏家藏，一曰商邱宋荦书画府印。考米公于元祐六年官雍邱令监，《中岳庙》诗盖作于是时。而九年有《上吕汲公书》，则吕提举当即汲公。此书作于拜官中岳时，则海岳四十一二岁，故款已改书芾字。　真西山书刘梦得《竹枝词》卷，宋黄麻纸本，墨如堆漆，无跋。　元杨廉夫《草书》卷，纸本，破碎。　《松雪书札》一册，用笔圆浑，藏锋时露渴笔，真迹也。　张伯雨自书诗稿一卷，纸不一律，亦不一色。间有书札，书法遒劲，的是真迹。　明初人跋沈氏《先德记》一卷，纸本。盖沈民则（度）述其祖竹庄长者，及其父蔬食野人之遗德，自书《诰身》及二传，而倩诸翰苑跋之。惜原诰、传已遗，而但传引首题跋耳。引首为陈登篆书"沈氏先德记"五字，以劲豪焦墨为之。此派明之文衡山，国朝之蒋拙存、王虚舟、孙渊如皆不出其范围。记者一人，邹素庵（缉）小楷，类松雪《过秦论》而稍参行。押跋者六人，首胡节庵（俨）小楷，直是松雪。次曾子启（棨）行书，亦赵法也。次赵友同、次梁潜、次李子学（贯）、次吴讷。吴跋宣德六年，馀皆在永乐六、七、八年。后复有国朝嘉庆间沈少云、叶东树二跋。　祝希哲小楷书王氏《成趣园记》轴，绢本，字有指顶大，界以乌丝。又：临《十七帖》册，纸本。　又：大草《送高闲上人序》，大屏十二幅，每幅三行，纸本。其书沈著凝重，绝非平日狂怪一路。字字有法，极似怀素。睹此，始知凡前人得大名，必有真本领。绝非后人随声吠影辈所知，后人但见其皮毛耳。故毁之，誉之，皆无当也。文待诏大行楷自书诗册八叶，纸本。用笔结体全似山谷。但时有率笔，以此不及，然是衡山经意之作。又：书札十一叶，多与民望者。未知何人？其书似赵而少健，以此亦不及赵。杨忠愍大行草《自书》诗一卷，极骞翥，忠正之气盎然。　董思翁书所见甚多，不胜记，大抵经意之作不易得。于岭南见书唐诗卷，长两丈许，绫本。字大于钱，笔笔内摈，最为甲观。此外如张叔宪藏画册对叶，小楷最精。余曾得其《饮中八仙歌》。小楷临《韭花帖》、临米《金粟帖》亦妙，此外所见尚多，未记。　又见其手札一册，亦精。士彬廷（魁）有其书《张子野词》卷，为七砚斋藏。光玉如藏其《仪凤赋》卷，皆绫本，则皆伯仲之闲物。　黄石斋草书《孝经》卷，黄绢本，与杨忠愍诗同日见之。　陈白沙书曾见一幅，署款古冈痛夫先生。曾以书自负云：能于静中用动。实则尚不及阳明。

王觉斯所见亦众，曾见巨幅书《赢童骑饿马》一诗，当为大书之冠。又藏其《临汝帖》一卷，绫本。从贺监至鲁公共七家。自跋云：丁亥二月二十六，天寒微雨，忽□而不雨。不知造物者何意也？时同张安河、吕亦仙、张千虑饮数盏。贱体方为疮所困顿，又花绫不健甚，徒倚未尽，欲书之兴，此亦命也欤？晋卿老乡翁曰：如何？洪洞王铎。按此跋语不甚了了，盖觉斯晚年，未尝不自悔其覆水难收，故多作愤语。士大夫立身不慎，失足一旦，千古难回。虽晚节自悔，何益哉！如其前一幅大书固极近杨风子，而其诗云：赢童骑饿马，将近就红烟。归路三千里，虚名四十年。牛神祈戳谷，石齿慰兰渊。家计憎人说，迷离日醉眠。观此则觉斯亦绝可怜矣。味其诗语，盖非全无心肝者，特为钱牧斋辈所误，至于如是。以视史道邻、刘蕺山、黄石斋，其苦乐不天渊乎。

聂大年书札一卷，字类松雪而厚。徐俟斋手札一卷，多与瑞五者。按：瑞五姓葛氏。　又明人《尺牍》二册，内有丰道生一札，以秃管作之，极生辣。又：黄姬水一札，亦佳。傅山大书绫幅，笔类有毛，奇迹也。米紫来书《鹤林玉露》一段册，纸本。款书上老年翁，疑是为渔洋所书。渔洋自书诗册，又：《渔洋诗话》原稿，勾勒涂乙，几不可辨。而一种秀逸之韵，自在楮墨之外。　郑板桥书札七幅，语皆有味，录之一云：君由鸿博，地处清华。当如欧阳永叔在翰苑时，一洗文章浮靡积习。慎勿因循苟且，随声附和，以投时好也。数载相知，于朋友有责善之道，勿以冒渎为罪，是所冀于同调者。堇浦词兄。弟燮顿首。二云：燮到杭州，遍询苏小墓所。皆云西冷桥畔，是其埋玉处也。然禾郡至今有苏小坟，未知孰是？窃意苏小或葬钱塘，未必即在湖畔。博物君子，必有灼见。虽闾巷琐事，大雅所不屑道。在名士风流，未尝不深考也。希指示，幸甚！幸甚！堇浦词兄。弟燮状。三云：赐示《七夕》诗，可谓词严义正，脱尽前人窠臼。不似唐人，作为一派亵狎语也。夫织女乃衣之源，牵牛乃食之本。在天星为最贵，奈何作此不经之说乎？如作者云云，真能助我张目者。惜世人从未道及，殊可叹也。我辈读书怀古，岂容随声附和乎！世俗少见多怪，闻言不信，通病也。作札奉寄，慎勿轻以示人。寿门征君。弟燮顿首。四云：词学始于李唐，人惟青莲诸子，略见数首，馀则未有闻也。太白《菩萨鬘》二首，诚千古绝调矣。作词一道，过方则近于诗；过圆则流于曲，甚矣词学之难也。承示新词数阕，俱不减辛苏也。燮虽酷好填词，其如珠玉在前，翻多形秽耳。板桥弟燮。书寄寿门老哥展。五云：骨董一道，真必有伪。譬之文章，定多赝作。非操真鉴者，不能辨也。夏鼎商彝，世不多有，而见者殊希。老哥雅擅博物，燮曾有"九尺珊瑚照乘珠，紫髯碧眼号商胡"诗以持赠矣。然窃有说焉，世间可宝贵者，莫若易象、诗书、春秋、礼乐，斯岂非世上大古器乎。不此之贵，而玩物丧志，奚取焉？然此只堪为知者道耳。往愚之论，敢以质之高明。寿门征士。燮奉简。六云：燮旧在金台，日与上人作西山之游。夜则挑灯煮茗，联吟竹屋，几忘身处尘世，不似人海中也。迄今思之，如此佳会，殊不易遘。兹待凉秋，定拟束装北上。适有客入都之便，先此寄声小诗一章，聊以道意：昔到京师必到山，山之西麓有禅关。为言九月吾来住，检点白云房半间。勖尊者。弟燮顿首。七云：昨承订渡江观剧，中宵忽抱小恙，不获奉陪同往矣，殊深歉仄也。持此覆爱江良友。弟燮白。　刘文清公所见颇多，而不无利钝，大抵临古者为佳。公与瑛梦禅先生居隔一巷，手札往来，难以数计。曾见二巨册，乃公与梦禅之札。由壮至老，咸萃其中。前有梦禅一叙，述两人交谊极详。后又见二册，凡八十叶，则较前二册更精。而其零星送礼之目，亦以不经意而入妙。尝见成邸与刘文清公书札云：闻之窦东皋先生言：《论语》"有妇人焉"，当作"有殷人焉"，古篆"殷"与"妇"相近而讹。成邸颇不以为然，云：亦尝留心篆、籀，"妇"与"殷"殊不相近，云云。此事未知文清如何回答？惜不得其复札一证之。　王梦楼行楷册十二叶，系自书诗，以与随园者。字大于钱，极称合作。大抵梦楼书之经意者，皆近欧。　又：小楷十二叶，系临董书《弥陀经》、张即之书《金刚经》，各六叶，皆极神似。《翁覃溪诗稿》一册。乃法石驯以高丽笺乞书，覃溪误以起草。石驯仍欲得之，翁乃跋其事于后。其书全似《争座位》。稿间有涂乙处亦相效。翁书余所不喜，然似此又未尝不心写之也。　何蝯叟小楷书陶诗卷，极精，后有行书自跋。系因周允臣以旧拓《庙堂碑》相示，而蝯叟不以为然，故因其乞书而跋于其后，并口占小诗。其跋与诗皆见于东洲《草堂诗钞》。

名画则有顾恺之《落神图》卷，绢本。前有梁茝林题签，后有董思翁楷书跋。其图起手作一美人，盖自"扬轻袿之猗靡起"至"令我忘餐"止为一段，以前竟失之矣。次作一大鸟，下有神人立于水上屏翳，川后也。又一楹鼓，一神立而考之，冯夷击鼓也。后有一女子，女娲也。又一舟，鱼龙随之，杂文鱼以偕逝也。又一车驾六龙，六龙齐首也。图中树皆作芝栭形，舟车皆古制，全类汉石室画像。后无款，疑出宋人临本，然必有所本，非出臆造耳。　马和之《诗·鄘风》十叶，首《柏舟》，一舟中坐一女子，执纨扇。后又二女，一执篙岸上，钩叶柳一株。次"墙有茨"，画一墙蒺莉满之，下有数人仰望作踌蹰态，有不可扫也之势。三"君子偕老"，画一夫人盛服而立。次《桑中》，画一水旁有桑。别有松，上有女萝缘之。一人立而采撷，又一人采麦，一人采葑。次《鹑奔》，画一枯木上二鹊，下二鹑。次《定之方中》，作山下城郭、宫室，人役往来，正在兴作。山崖上文公与诸臣登眺望之。次《蝃蝀》，作一草亭，四女子袖手倚栏而望。天外彩虹一抹，有莫敢指之态。次《干旄》，一车驾四马，一人牵一马随之。一人衣冠与一士对揖，旁有执旌旄及橐者。次《相鼠》，画一人席地坐而执卷，一手执笔，如有所指示。前二人拱立，地有一砚二盂。次《载驰》，画夫人立语，一大夫磬折于前。后有一人执一物，似旄而无首。每幅以小篆题诗篇名，末有小隶书"马和之"三字。又"马和之印"，铁舟道人王士锦跋。此册的是摹本，然自来著录家皆未见和之《鄘风》。阮文达《石渠随笔》记学诗堂藏亦无之，则稀见可知。其衣冠制度虽不及《洛神图》，然绝非漫然落笔者。祗其车不作一辕，而作二辕，似稍失考。阮文达谓其全失古制者，实不尽然也。　赵氏一家《墨竹》卷，首子昂，为中峰和尚画竹，偃竹一枝。次管仲姬，为淑琼作。次仲穆，老竹一枝。后有王穉登七跋云：文敏公画竹，如仙坛一帚，闲扫落花。管夫人如翠袖天寒，亭亭独倚。待制如珊瑚宝玦，落魄王孙。万历戊戌六月廿又五日购得此卷，坐青箱库展阅，王穉登。往岁在湖州铁佛寺西壁，见管画晴竹两竿，孤挺森峭，有首阳二子风概，不谓此媛笔乃有扛鼎力，是日再题。此琅邪公故物，流转数往，复入吾家。虽人琴兴感，终不失为王氏青坛，日在栟榈树杪，又题。文敏每画，神来辍以名其

子。此一枝焦墨，似非出仲穆手，当是阿翁捉刀。次日，松院与家儿无曲同观漫书。王叔明是魏公外甥，俞子中是外孙，书画并有外家法。文氏外孙从简，亦善书画，来共欣赏，因与谈及，广长庵主："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解此，须知书画本来同。"此承旨公自题其作《古木竹石》诗。袅袅青竹竿，一镘可得数十个。余宝此三竿，如石家十尺珊瑚，侍儿在旁，皆为匿笑。七夕后十五日，余斋饭罢书。此卷国初为安麓村物，后不知入谁氏。近归胡石查，又属之濮瓜农矣。　松雪画马小幅，绢本。一马不施羁的，一圉人牵之。用笔如其书，上有沈石田七古一篇。　方方壶立轴山水，纸本。用墨厚染，隙处以云补之，极离奇之观。上题五古，书用章草，玉池上有明人黄云题。

王叔明《坦斋图》，巨幛。用墨浓厚，有自书一诗并跋云：坦斋老师出宋纸索画云。下右方有"慎独清玩"四字。此画见郁氏《书画记》、汪氏《铁网珊瑚》。又见一本，亦立轴，纸本。皴如乱发就梳，纯以笔胜。较《坦斋图》尤佳。　黄子久《溪山无尽图》卷，纸本。如人含物，一口噀出，绝无滞机。后有沈石峰、马扶羲、钱茶山诸跋，乃张玉川藏本。又见一绢本，后有王觉斯跋，最妙。　王元章《没骨红梅》一巨幅，绢本。纯以淡墨写干，不加一点，以脂渍梅花，中间借白地作烟横锁之。章法极奇，无款，止一印章，旁有明人题诗。　《宋元人杂画》一册，无款。山水多作雪景，花卉以浓墨作圈，如铁线。　徐青藤《花卉》，凡见二册，一卷。大册最精。唐子畏《约斋图》卷，绢本。山作斧劈，绿树浓阴，填塞满幅。起手作一屋，一人偃坐，旁侍一童。其笔墨上承宋院体，下开如意馆，所谓北宋也。后有王履吉书《约斋记》。　沈石田《山水》册，十八叶，绢本。系仿宋元各家，用笔极细，著色极厚。有大青绿数开，尤奇。后但一总款，此盖缩临名迹以备夹袋者。所见沈画，以此为第一。又：山水卷，纸本。水墨乱头粗服，真气弥满。长几两丈，前有钱鹤滩题"烟飞含露"四隶字。石田自题云：笔床茶灶绕壶觞，到此欣然百事忘。自笑频来无俗客，止愁难却是清忙。池塘听雨烦心静，庭槛迎风醉面凉。绿树绕垣啼鸟寂，更从何处觅江乡。后跋云：夏五月望日，偶西山别业雨亭，与圭庵社友观察永思先生小酌，兴馀漫作此卷，并系小诗请教。弘治丙辰沈周。后有朱希周、申时行二跋，商邱陈淮审定印。又：人物轴，绢本。画高梧之下，芭蕉七本，一叟坐而啜茶。题云：桐影蕉阴合晚凉，暗泉流玉下银塘。自烧松火烹双井，要与诗通久涩肠。　文衡山《看云斋图》卷，纸本。引首隶字自题《看云图》三字，后有自书《看云斋记》。画系晚年笔，淡著色，勾勒云，脱尽笔墨痕迹。后有王榖祥、王履吉、钱磬室跋五段。又见一长卷，系中年笔，有恽南田跋。笪江上所藏也。　文氏父子书画合璧卷，纸本。钱鲁斯题引首曰："文氏墨妙"。衡山摹梅道人《山水》一幅，水墨粗笔。款曰：庚申二月摹梅道人笔。征明。长尺馀，高九寸。次文嘉水墨《山水》，则系命纸略加钩染，后有范允临跋。　仇十洲仿宋人白描《美人按乐图》小立轴，细字款一行，工细绝伦。陆叔平设色《山水》一幅，系没骨法，景物艳冶而雅澹。

董思翁《秋林读书图》轴，绢本。款云：仿黄子久。陈眉公题云：元宰在长安，以宋人为师。董巨之外，惟伯驹令穰犹在。摹拟转学三十年，复返元四家。正如律师作祖师禅游戏，自在以意生身者也。陈继儒题于白石樵舍。又题云：此画即子久复生亦不能辨。有王鸿绪、陈鸿寿二印。　又：仿赵吴兴《水村图》。　又：仿杨昇《蒲雪图》，皆立轴，绢幅。　又：金笺《山水》册八叶，内有青绿数叶，尤妙。有一叶题云：作此意有未竟，明日于阳羡溪头得之。　又：金笺《山水》十幅，册皆水墨，每幅自题五言绝句。其画云，就纸地染作烟云，满纸生气盎然。　又：大轴水墨《山水》，绢本。笔墨萧散柔闲，无一滞机。与其书法相参，树石皆上淡下浓，尤见用墨之妙。自题云：青溪道中乘快风，仿黄子久笔。思翁书尤浑融，晚年妙境也。又：小轴，纸本。款云：仿北苑法，董元宰。无印章，下有董孟履收藏印。

陈眉公《墨梅》绢本轴。题云：连林穷果熟，古井幽花香。谷口君归处，终朝守草堂。宿道院，写似元芝词丈正之，继儒。下方有恽南田跋。龚半千《山水》十二叶，纸本。纯用水墨，浑厚凝重。有一幅浓墨作山，中以墨匡就纸色钩成方坛，望之如有月色。题云：羽士醮馀山火灭，独留明月守空坛，尤奇绝。　大涤子《墨兰》册，纸本，十四叶，高尺馀。生气远出，直掩文赵。前笪江上题《空谷幽香》四大字，对开，有国初诸人题咏，只记有八大山人、江实节二人。　又：《书画》合卷一，纸本。画长二尺，高六寸，作枯木奇石。自题云：颜鲁公书，笔力直透纸背；东坡书，转折间不能无铁石之疑。移手腕作画，当别是一番境界。不必如经生辈左规右矩，自足千古赏鉴。清湘苦瓜和尚元济石城之凤游寺。己未。后有自书诗二章。一云：春风吹萝衣，发我西山兴。手策绿玉杖，著屐蹑山磴。山光曳青苍，松声引遥听。采薇拨云根，幽探入修径。踏歌如有期，岩阴昼而暝。长啸落晴晖，栖鸟惊复定。牧竖讶相呼，樵者问名姓。朝采不供餐，一钵尚悬罄。贫病是良谋，饥渴保正命。饮鼠怡于情，巢禽适其性。忆惜耻粟人，今古称贤圣。次首为："春日寄怀郡司马唐载歌先生作楫石城。"司马情何远，清声到处传。政成棠树下，禅寄雨花前。坐对昭亭酒，行吟剡水篇。遥情正无限，又命石城船。习战临江甸，艨艟近借筹。如云看挂席，蔽日厌惊流。作楫声先合，乘风绩可收。蚤闻飞诏下，制（原阙一字）倚嘉猷。桃叶迎舟近，花台傍辔高。春风时极目，客兴满芳皋。故郡澄江上，攀辕众庶劳。酒酣应有思，莺语接回镳。甲寅夏日，清湘石涛济道人敬亭双塔寺。烟客《山水》小册，十二叶。中一叶作点叶柳几满幅。山水屋宇从柳隙中透露一二，极深远之致。　廉州画册十八幅，纸本。系仿各家，末幅一总款云：抚古十八番王鉴。馀幅止有名印，其用笔细静入骨，山树著色分数层，树枝亦细判毫芒。有何蝯叟题签，继又云跋。　又：水墨《山水》卷，纸本。自题有元之画家止有子昂、子久语。

麓台仿《嘉陵江图》卷，纸本。长五丈，解索皴全类山樵，著青绿浅色，有自跋一段。　恽寿平《花卉》册十帧，纸本。首帧《墨梅》，用笔如铁线，花瓣外微以墨晕。题云：冰鳞断壑想移根，古干倾欹掩荜门。天地一寒吾与尔，雪窗残月伴黄昏。杨补之梅花，用笔简洁，洗尽町畦，正如姑射仙人，独立天表，非近世尘凡所能拟议。二帧《梨》二枝，花瓣用粉极厚，而抚之若无痕。微以花青罩地，作夜色。题云：还疑玉树旧歌声，帘卷东风永夜清。偏是月中容易见，玉栏西畔最分明。东皋园池月夜观，梨花得句因制图。三帧著色《千叶桃》，题云：遥想春云玉洞深，一枝疑是美人簪。红尘笑我无仙骨，纵遇桃花何处寻。南田寿平。四帧著色《牡丹》，题云：亭亭红艳露凝寒，三月春光绕碧阑。只恐春光容易过，一枝传向月中看。拟北宋徐崇嗣赋色。五帧《朱藤》，行笔纯任自然，不以章法布置见长，而色形宛肖。题云：紫霄缨络。六帧《萱草》，一笔屈曲，写茎自根及梢，嫩如可摘。向上怒发一花，十许瓣可盈掌大，而望去如有碗许大。题云：《忘忧图》，南田写生。七帧《墨荷花》，其叶纯墨点成。题云：临唐解元墨花，别是高逸一种。寿平八帧著色《芙蓉》，题云：奇服吾犹在，秋风寄所思。美人应未远，怅望涉江时。用没骨法临赵昌本。九帧著色《菊》，题云：瘦茎叶叶带霜气，繁花片片含秋清。黄鹅紫凤娇欲舞，金幢玉节纷来迎。十帧著色《山茶》、墨《水仙》，《山茶》一叶为虫蚀，半破，最入妙。题云：寒香雪艳，寿平甲子上春苕花馆樵古十种，时客荆溪南岳山庄。又：《群芳谱》大轴，绢本。如新菊花数十枝，枝各一种，种各一色。有自跋三段，未及记。旧为王定九相国物，归蒋兆斋矣。　吴渔山《浔阳琵琶图》卷，纸本，著色。后有行书《琵琶行》，忘为何人笔矣。

项孔彰《人物》小轴，纸本。一人携杖行于树石间，以细笔作人，写意作树石，秀韵生动。　八大山人画册，系为问亭将军（博尔都）作者，有问亭跋。赫澹士（奕）《山水》册，十开，纸本。系嵩山十景，仿元人著色。每幅各题景名，如"初阳台"之类，对幅又各题诗。张瓜田称其山水宗法元人，独开生面，峰岚浑厚，草木华滋，信然。张文敏《梅花》小帧，纸本。花凡二枝，占左下角十之三。题《点绛唇》一阕云：流水泠泠，断桥斜路梅枝亚。雪花飞下，浑似江南画。　白璧青钱，欲买春无价。春归也，风吹平野，一点香随马。款止一"照"字，字大如钱，却占幅十之七。　冬心《墨梅》一巨幅，纸本。浓皴老干，细缀圆珠，不作寻常画家态。题"高澹"二隶字，款云：学补之先生，昔邪居士画。　郑板桥《通景竹》六帧屏，平生见板桥以此为第一，有自题诗。

薛生白《兰花》册八叶，纸本。画以韵致胜，征君诗有云：风晴雨露从君看，一笔何曾似画师。实副其言。每幅有印章一，印云：一举供奉，两聘鸿博。　童二树《映月梅》轴，纸本。染墨作地，以劲直之笔写枝，如其隶书。长二三尺，竟不作干，亦一奇也。题诗云：微云净尽月孤明，照澈梅花太瘦生。独倚寒香深处坐，世间行止此双清。二树道人。　瑛梦禅扇面十二，山水人物皆笔画工细，近仇十洲，始知此老自有真力量。平日指画皆应酬耳。刘文清又临各家书于其背，均英煦斋相国款也。　钱箨石《花卉》大册，八开。其章法全作大开合，或一枝塞满幅中，或树干一段不见根梢，如自窗中望之。绝无画史习气，对幅有胡光熊、徐邻哉题。

宋芝山《蓬窗夜话图》卷，纸本。乃芝山与冯鱼山访孙渊如于江南，夜泊瓜步。鱼山有诗，宋和之，乃作此图。一时名士，咸有题咏。　高南阜《山水、花卉》册，纸本。为西溪君作者，每对幅有自跋，印章甚多，张叔宪题签，髯高墨妙。　李复堂写生册，纸本。大推蓬中有作炽炭一盆，铁火箸竟尺，挺挺如篆书法。　黄小松水墨《山水》册，纸本。首叶作群山出云，下有茆屋二间，一人倚楹而观之。题云：一峰顶稍白，数峰状忽改。初疑丝引缕，渐若絮蒙彩。出岫皓茫茫，腾天纷皑皑。模糊翠半昏，烂漫雨姑待。终朝遍瀛寰，肤寸信非绐。山川需晴色，浓阴乃加倍。得此心眼娱，兀坐吾未悔。《晚看诸峰出云》。二叶，平峦两重，下有磐石，二人对坐，一人抱琴。题云：笙篁冷不闻，琴语夜来歇。一霎松风吟，泠然天籁发。《永嘉吹台》。三叶，纸心画金山一拳，下有二舟近岸，沙柳二株，山上一人，几与浮图埒。题云：山在水精域，人登员峤巅。平来雁行乱，深见峭帆悬。残照瓜洲树，寒灯北固烟。佛前敲玉磬，惊动蛰龙眠。《登金山绝顶》。四叶，小山如笔架形，丛荻中一亭、一室、一舟，题云：谁问霓裳与六么，江头冲晓一停桡。罗裙酒浣青衫泪，并作浔阳昨夜潮。五叶，作一横岭，沙中树两排，沙鸥一行拂波而起。题云：何人掠岸撑单舸，冲起沙鸥雪一行。六叶，平山远水，柳丝四绕。平桥再折，荷叶田田，正出水上，一人泛舟。题云：一片凉波雨浙浙，数茎水草风丝丝。红衣落尽莲房结，此老苦心谁得知。七叶，以笔略勾作两屋平列，破笔作乱树，想是梅花。石阑一抹带月色，此外以墨水染之。题云：更无人处拓窗看，合算依渠耐夜寒。多谢一弦云隙月，却移疏影上阑干。八叶，右半幅作石矶，下育舣舟，上有亭阁。题云：《燕子矶守风》。作意西风劝客停，为君今夜宿寒汀。转登燕子矶头望，只觉钟山老眼青。未谷仁兄两正，弟易（此册不真，以其诗存之）。　汤雨生元戎画"梅"，小幅。纸长三尺馀，用破笔扫梅花数枝，止占幅上左方三之一。下方题七绝二首，占右下方小半幅。笔墨寥寥，而士气满纸，去画史不可以道里计。

事有行之似非政体，而祖宗以来，相沿不废，其中必有故，非浅人所知也。如崇文门税务之有委员，由来旧矣。向者奏委四人，堂委十数人；分局十馀处，局十人或二十人，此外挂名尚数十人，皆旗员也。其初似乎冗滥，光绪十年为某御史揭参，旨命朝邑相国阎文介公察办，遂尽改其制。奏委改二人，堂委四人，分局各二人，馀尽裁撤。百年之弊，一举而廓清之，似乎是矣，不知其隐患无穷。盖京官之贫，满汉同之。汉京官例有印结费，每月可得数十金，而满京官无之。故历朝以来，明知此等委员为虚设，然以此为调剂满京官之用，

所以抵汉官之印结。计一岁所养，不下七八百人。其所征者，亦皆富商大贾之财，而非刻剥小民生计也。此数百人，每岁人不过分润百金上下。计一岁国课少入者，不过数万金，而旗员无忧贫之虑。自改章后，旗员生计大窘。无才者，号寒啼饥；有才者，别工施设。迩来土木之役大开，每兴一工，司员累累，其分润更钜于崇文门税务。而且止供数人。若委员所得，遂归之吏胥，若辈顿富。盖名虽云照章核减，而各行家纳税，相延已久，不敢少失。吏胥之意，苟不如式，则刁难百出。故税司前，虽告示皇皇，谁敢过问。于是实惠初未及民，而国本耗矣。始知前人盖有深意，一味综核者，不能知也。然推原其本，盖亦有故。盖崇文门旧无行李之税，故《户部则例》于崇文门税则下无故衣一项。然而外吏入都，往往有应纳税之物，如绫绸缎布等，岂能尽无之。关吏熟知其然，亦不能过事盘诘。于是征私钱以为免税之资者有之，久之习为故常，且忘行李之本无税也，于是虽无货亦征之矣。且为之定额曰某箱银若干两，收者纳者，视为固然。且有未至都，先将箱笼改为包裹，而后入者，则曰箱有税而包无税也，已足一笑。而关役之名海巡，又四出巡逻得之，指为漏税，加倍罚之，此等几乎为暴矣。监督委员明知其然，置不问。而外方人入都，则以为深苦，所以有丙戌揭参之举。遂纷改旧章，旗员生计顿耗。然而行李无税之旧章，终无过问者。是揭参及察办之人，皆未曾深悉立法之本意，徒为此泄私愤计耳。旗员亦不能究所以然，弟知自咎其误，不知皆吏胥家丁误之也。若司税务者肯裁去家丁一项，少用吏胥数人，何至如是。

崇文门外板井胡同，有祝姓，人称米祝。盖自明代巨商，至今家犹殷实，京师素封之最久者，无出其右。祝氏园向最有名，后改茶肆，今亦毁尽（国初人多有祝家园诗词。《宸垣志略》谓在先农坛西；《藤阴杂记》谓在安定门西，皆非也。毛西河诗：扶筝怜小妇，请唱祝家园。则当时且以入之时调矣）。

行头吴姓者，其祖名鉴，安徽人。雍正中，官太医院判。世宗苦头风，群医束手，鉴一药而愈。赐之不受。问所愿，以此业请，许之，子孙遂世其业。凡各行家纳税，必经吴姓签名，其任在商吏之间，如经纪焉（《医宗金鉴》外科一门，乃鉴纂）。

太平宫，在东便门内，庙极小。岁上巳三日，庙市最盛。盖合修禊、踏青为一事也。地近河堧，了无市聒。春波泻绿，堧土铺红。百戏竞陈，大堤入曲。衣香人影，摇飏春风，凡三里馀。余与续耻庵游此，辄叹曰：一幅活《清明上河图》也。按：查昌业诗有云：正是兰亭修禊节，好看曲水丽人行。金梁风景真如画，不枉元宫号太平。国初已然矣。

花儿市大街，在崇文门外大街东。每月逢四日有市，日用及农器为多，来者多乡人。其北四条胡同，则皆闺阁妆饰所须。翠羽明珰，假花义髻之属，累累肆间。

尝见国初人尺牍十数册，多与潘次耕者。首册即顾亭林，内一札云：吴门之行，想已回府。弟在兖州所寄之札，曾入览否？弟以三月二十九日入都，寓在珠市口东冰窖胡同三官庙中。此来全无名利之图，所求者读古人书，友天下士而已。孙退谷先生，当世之通经好学者，而其家藏书甚多，近乃出以相示。如唐陆淳《春秋纂例》、宋刘敞《春秋权衡意林》之类，皆生平所未见。思欲抄写以去，而苦于独力之难成也。弟少时博奕玩好，全不关心。在同学中，颇不为自弃。而中更患难，晚阅征途，今且白首而无闻若此，况他人乎。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愿兄之以此自勉，而并以训子弟之从事于斯文者。胎簪、天谷、力臣诸兄，并为致念。弟在京过夏，至秋或附回空之便而南，未可知也。容再报。起田三兄。弟炎武顿首。此书可共观之。又一札云：本拟春末至淮，不意忽有即墨黄姜一事，几起大狱以祸天下（事具与都门大老书中，在力臣函内）。身在京师，只身赴济，径自投到，羁禁两月。今五月十九日抚院亲审，先唤案内即墨县年老者四五人保识，黄御史曾已剃头口供。次辨《忠节录》，即沈天甫所首。《启祯集》书中有宁人字，无顾姓。又不在黄御史传内。惟问姜元衡要顾宁人辑书实证，供系传闻，又诘传言之人，无以对。又扳即墨老诸生杜廷交（此人从不识面。）为证，又展转供出所从得书之人，为莱阳孙荣之，乃历年在南行骗之人，今并行提去矣。虽南冠未税，而是非已定，不惟区区一身得以保全，而并为士类造无穷之福。上台淑问之明，众君子孚号之助，真足令人感激。而贾彪所云：吾不西行，大祸不解者，庶足以见谅于同学之友也。兹者伻来，聊述大概，以慰悬注。起田三兄。弟炎武顿首。皆可，六月初一日。按：起田，名王略，淮安山阳人，次耕之外舅也。二书皆可考亭林事迹，且其住冰窖胡同三官庙亦不见他书，故录之。可补年谱之缺。

湖南会馆，在崇文门外。曾文正公晚年入都曾居之。己巳于此祝寿，致有题诗于门以讥之者。按：公平生所长，在于知人善任，以收久远之效。而于交涉事绝非所能。盖公尚有嘉道以前人气象，不屑与外人交接。及临事而仓皇应之，所以全失节度。时先君在江南，已料公必不能胜此任矣。然公之所不可及，尤在深识大体。江南甫平，即撤兵讲求吏治，兴复典礼。大乱十二年，一旦平定，即能使民不知兵，一归承平之旧，洵非他人所能及。尝读《节制四省疏》云：现在诸道出师，将帅联翩，权位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兼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其语实能见及后日之弊。使公不死而入军机，必能取已失之柄，还之朝廷，决不致成今日之势也。继公督两江者，为马端敏公（新贻），承文正之后，威望不及文正，而吏治过之。时丁雨生（日昌）为苏抚，与公协力整顿，陋规悉裁，改为办公经费。以地之肥瘠为等差，于是州县不甚累，而道府之用亦足。又如保甲、恤嫠、育婴，次弟修举，江南政治，以此际为称首。惜乎敷政未终，而有被刺一事也。

然而彼时督抚称首者，尤以川督骆文忠（秉章）为最。不矜才，不使气，粥粥若无能者。对僚属默无一

语，而其人之贤否，烛若然犀。方石达开之走贵州也，实志在两川。公诇知，阴为之备，外则镇静如平日。未几，石兵渐近，川人始惊。将军两司皆不知所为，走谒公，公辞以疾。时崇文勤为将军，不待通，直入卧内见之。公固无恙，崇责以玩寇。公曰：寇为谁？余胡弗闻！崇曰：石达开已入境矣。公曰：吾以为何巨寇，张皇乃尔！若石达开，不十日致麾下矣。崇怪其太易，公嘱以勿恐。后果十日而达开被擒。盖公夙稔石逆用兵，以大军当之必不胜。伏兵于隘以待之，而檄土司助剿。石过一隘，则截杀数十百人。蜀道山险，处处可伏。以逸待劳，每战必胜。如是者数日，而石党渐尽。欲进不可，欲退不能。正犹豫间，大军猝集，一战擒之。及公之卒，蜀人为之罢市持服，官府禁之不能止。平生俸入，悉以济人。典衣以给朝夕，至不能具便服，但衣弊羊裘以视事。死后箧中止质券数纸，钱数千而已。

方文忠之开府湖南也。左文襄以孝廉依其幕下，政事一任之，致有"帮办湖南巡抚左"之谤。有总兵得罪，将入之弹章，乞恩于文忠。文忠曰：非我不可，左师爷不可耳。乞于文襄，文襄持之甚力。某遂飞章腾谤于京师，奉有严拿劣幕之旨。令官文恭公查办，官遂檄文忠索劣幕。时文襄已偕计北上，胡文忠公闻之，亟遣人追之。及于长新店，乃挟之返。于是曾、胡、骆交章荐其可大用，始奉以四品卿衔帮办军务之旨，文恭乃向文襄谢过焉。文襄晚入枢廷，锐欲有为，以禁不得施而出督江南。甲申再入都，志在选练旗兵，乃不久又出督兵于闽，遂以不返。然自公施设观之，在闽立船厂，在江南练水军。其志极远大，非苟安者比也，惜未竟其用耳。

光绪初元，言官最盛。上自朝政之阙，下及官方之邪，微及闾阎之困，无不朝闻事目，夕达封章。公会至戒偶语、官师相规，动以恐登白简为戒。及甲申，其力遂足以摇动枢臣，亦盛极而亢，亢极将悔之机也。逮夫钧衡既改，谏权亦终。朝议以言臣嚣竞之风，恐致成阻挠之患。不得不力为摧抑，以牿童牛，维持数年，风始少戢。然甲午议和，仍有争谏。至庚子用兵，音响殆绝。

卷　七

外城西

先农坛，居永定门内之西。周回六里，缭以周垣。岁三月上亥，上率王公九卿躬耕。彩旗轻飏，仰纷霱于五云；乐句徐敲，乐丰穰于万姓，礼乐皆寓稼穑艰难之意。旧制设彩棚于田上。乾隆二十三年上谕：耤亩所重劭农，黛耜、青箱、畚锸、蓑笠，咸寓知民疾苦之意。而设棚悬彩以芘风雨，义无取焉。吾民凉雨犁而赤日耘，虽袯襫之尚艰，岂炎湿之能避。且片时用而过期彻，所费不啻数百金，是中人数十家之产也，其饬除之。此后遂为定例。又：耕耤之乐，不同他典所用，有腰鼓、拍板。所歌皆御制禾词。每歌一句，偃旗一次。上四推毕，诸王及诸臣始耕。余备员水部，曾敬瞻焉。

又按：顺治十年，定于仲春亥日祭先农。后改为三月亥日，以六壬亥为天仓也。往时以祈谷时祭，不燔柴。顺治十七年定用燔柴礼。

先农坛之西，野水弥漫，荻花萧瑟。四时一致，如在江湖，过之者辄生遐思。光绪甲午四月，忽相惊水中有物，声如牛而不见其形，民庶骇然。讹言日起，逐日往观近万人，大京兆出示禁之不止，时常雩期近，乘舆将临。执金吾恐致获戾，签兵捉怪。戈戟如林，日伺水上。由是观者益众，或且设茶肆以侔厚利。兵役入水搜捕，或云声于东则东之，或云声于南则南之，茫如捕风，了无所得。如是者经月乃罢。而所谓获苇，皆僧产也。至是均作琅邪之稻。或曰此鼓妖也，是年遂有辽东之役。边警日亟，士大夫去者甚多，西南城为尤甚。迨庚子之乱，而全城蹂践几遍，亦妖由人兴欤？抑洪范五行之说，信有之乎。

野凫潭，在先农坛西。积水弥然，与东城鱼藻池等。其北为龙泉寺，又称龙树院。有龙爪槐一株，院以此名，久枯，僧人补种一小株。院有二楼，东楼为满洲高士炳半聋所筑。炳故家子，以不治生而中落，亦不复仕进。筑此楼居之，贫至不能晨炊。日惟作书评画，相访者多不接纳。有音闻远、图牧山之风，亦近代一畸人也。吾友毓赞臣(俊)曾葬山左诗人王公玉于寺后，种杏花十馀株。张叔宪篆书：山左诗人王公玉之墓。刻石竖墓前，赞臣为作铭刻于后，又近代一畸事也。

陶然亭，在潭之南，又名江亭，江郎中藻所建，自来题咏众矣。宣南士夫宴游屡集，宇内无不知有此亭者。其荒率之致，外城不及万柳堂；渺弥之势，内城不及积水潭，徒以地近宣南，举趾可及，故吟啸遂多耳。

崇效寺，俗名枣花寺，花事最盛。昔，国初以枣花名。乾隆中以丁香名，今则以牡丹名。而《青松红杏》卷子，题者已如牛腰。相传僧拙庵本明末逃将，祝发于盘山，此图感松山杏山之败而作也。其图画一老僧趺坐，上则松荫云垂，下则杏英霞艳。首有王象晋序，后题以竹垞、渔洋冠其首，续题者几千人，亦大观也。然而金貂共狗尾偕陈，玉楮与败叶参见。甚至有妄人，将己名与古人夹写，真为不识好恶之尤。曾有某君题诗于匣以止之，亦无人肯顾也。又一卷为《训鸡图》，画一僧抱鸡而坐，别有猫犬在地，不解何意？禅堂中王觉斯书"静观"二字尚在，杨忠愍"无尘别境"额则不可问矣。又有唐王仲堪墓志石刻、翁覃溪《丁香花》诗石刻。

法源寺，即古悯忠寺。悯忠台尚存，高阁及双浮屠已不可考。西廊嵌唐《宝塔颂》石刻。僧院中牡丹殊盛，高三尺馀。青桐二株，过屋檐。城南隙地，最多古园。国初尚存封氏园、刺梅园、王氏怡园、徐氏碧山堂、赵氏寄园、某氏众春园，皆昔日名流燕赏，骚客盘桓之所。今不过二百年，已如阿房、金谷，不可复问。而宣南士夫亦无复经营之力矣。

查初白诗云：才了歌场便卖灯，三条五剧一层层。

东华旧市名空在，灵祐宫前另结棚。此国初事也。盖内城分住八旗，将灯市移于灵祐宫前，后又移于琉璃厂。今此两处皆无灯。鬻灯者在廊房头条胡同，然止日间有之，不复放灯于夜。

般若寺，在故衣市，南省公车、计吏多寓此。壬辰之春，濮柚生（文曦）从云南入都寓此，余往访之，与作竟日谈。游心域外之观，几如读《山海经》、《博物志》，怪怪奇奇，不可名状。如云：山移，在古以为大异。而滇省屡见之，不以为异。有人家居于山巅，门临大溪。一日启户，溪水忽失，寻之则在山后。以为水之改流，察之则溪旁景物依然，而山下地势全非，则山移而溪未改也。又有人家居于小山之上，一日觉地微动，久之则山移故处矣。然移甚缓，一日才数十丈，半月后移过一溪，为一大山所阻而止，遂不动。柚生亲见之。又有某土司能变虎者，柚生亦亲见之。问其变之故，彼云：亦不自知，但祖父以来，相传如是。至期则变，变过复常。虽知其苦，无术脱解。月凡三变，上旬为虎，中旬为驴，下旬为犬。方其为虎，百姓闭户；乃其为驴，家具草料于门外；其为犬也，不复顾之。余闻而笑曰：此不足奇，余见甚多。今之县令方见上司则为犬，对同寮则为驴，虐百姓则为虎。而且一日三变，何须一月。柚生时方以大令待选，亦为胡卢。

渔洋老人曾住保安寺街，故邵青门与渔洋书云：奉别将十年，回忆寓保安寺街，踏月敲门，诸君箕坐桐阴下，清谈竟夕，恍然如隔世事。又自叙：己未客都门，寓保安寺街。与阮亭先生衡宇相对，愚山先生相去数十武，陆冰修仅隔一墙。偶一相思，率尔造访，都不作宾主礼。其年寓稍远，隔日辄相见。常月夜偕诸君扣阮亭门，坐梧树下茗碗清谈达曙。愚山《赠行诗》有云：踏月夜敲门，贻诗朝满扇，是也。渔洋又有屋在琉璃厂夹道，孙丹五有诗吊之云：诗人老去迹犹存，古屋藤花认旧门。我爱绿杨红树句，月明惆怅海王村。盖屋有藤花，先生手植也。

同治以后，老辈崇尚风雅者，以潘文勤公（祖荫）为一代龙门，居在米市胡同际会堂之对门，以提唱奖拔为己任。闻一才士，亟收罗门下，礼节先施，人以及门为荣。兼京兆尹，最关心民瘼。屡年大水，延绅士放振，不假官吏之手，民不知灾。卒后，日有奠于门者，竟不知为谁何氏也。俸入皆以购鼎彝书籍，及殁不名一钱。所刻《功顺堂》、《滂喜斋》丛书，士林宝之。己丑乡试后，余谒公于私第，蒙奖诩备至，以后起之秀见励，且赐以《功顺堂》、《滂喜斋》各一部，吉金拓本各种。自云：十一部钟，尤为醉心之品。子学篆书，不可不细玩也。

烂面胡同有接叶亭，国初汤西崖少宰居焉，查他山有诗。至乾隆中尚知其处，见法时帆诗集。今久迷处所，张叔宪自名其居为接叶亭，然非故趾也。

李南涧（文藻）有《琉璃厂书肆记》，叙次甚详，曰：琉璃厂因琉璃瓦窑为名，东西可二里许。未入厂东门，路北一铺曰声遥堂，皆残破不完之书。馀从其中买数种，适有《广东新语》，或选思平之兆也。入门为嵩□堂唐氏、名盛堂李氏，皆路北。又西为带草堂郑氏、同升阁李氏，皆路南。又西而路北者，有宗圣堂曾氏、圣经堂李氏、聚秀堂曾氏，路南者有二酉堂、文锦堂、文绘堂、宝田堂、京兆堂、荣锦堂、经腴堂，皆李氏。宏文堂郑氏、英华堂徐氏、文茂堂傅氏、聚星堂曾氏、瑞云堂周氏，其先后次第，忆或不真，而在南在北则无误也。或曰二酉堂自前明即有之，谓之老二酉。而其略有旧书者，惟京兆、积秀二家，馀皆新书，而其装潢，纸不佳而册薄。又西而南，转沙土园北口路西，有文粹堂金氏。肆贾谢姓，苏州人，颇深于书。余所购钞本如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芦蒲笔记》、《麈史》、《寓简乾坤清气》、《滏水集》、《吕敬夫诗集》、《段氏二妙集》、《礼学汇编》、《建炎复辟记》、《贡南湖集》、《月屋漫稿》、《王光庵集》、《焦氏经籍》之属；刻本如《长安志》、《鸡肋集》、《胡云峰集》、《黄稼翁集》、《江湖长翁集》、《唐眉山集》之属，皆于此肆。又北转至正街，为文华堂徐氏在路南，而桥东之肆尽此矣。桥居厂中间，北与窑相对。桥以东街狭，多参以卖眼镜、烟筒、日用杂物。桥以西街阔，书肆外，惟古董店及卖法帖、裱字画、雕印章、包写书禀、刻板镌碑耳。近桥左右，则补牙、补唇、补眼及售房中之药者。遇廷试，进场之具如试笔、卷帒、墨壶、镇纸、弓棚、叠褥备列焉。桥西卖书者才七家，先月楼李氏在路南，多内板书。又西为宝名堂周氏，在路北，本卖仕籍及律例、路程记，忽购得果府书二千馀套，列架而陈之。其书装潢精丽，俱钤图记。余于此得梁寅《元史略》、《揭文安集》、《读史方舆纪要》等书，皆钞本。《自警编》半部，《温公书仪》一部，皆宋椠本。又方望溪原稿，往往有之。又有钞本《册府元龟》及明宪宗等《实录》。又西为瑞锦堂，亦周氏，在路南，亦多旧书。其地即老韦之旧肆，本名鉴古堂。八年前，韦氏书甚多。又郃阳人董姓，同卖法帖其中。吾友赵六吉精于法帖，亦来此，遂客没，其椋至今未归。又西为焕文堂，亦周氏。又西为五柳居陶氏，在路北，近来始开，而旧书甚多。与文粹堂皆每年购书于苏州，载船而来。五柳多璜川吴氏藏书，嘉定钱先生云：即吴企晋舍人家物也。其诸弟析产，所得书遂不能守。又西为延庆堂刘氏，在路北。其肆贾即老韦，前开鉴古堂者也，近来不能购书于江南矣。夏间从内城买书数十部，每部有楝亭曹印，其上又有长白敷槎氏堇斋昌龄图书记，盖本曹氏而归于昌龄者。昌龄官至学士，楝亭之甥也。楝亭掌织造、盐政十馀年，竭力以事铅椠。又交于朱竹垞，曝书亭之书，楝亭皆钞有副本。以予所见，如石刻铺叙宋朝《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太平寰宇记》、《春秋经传阙疑》、《三朝北盟会编》、《后汉书年表》、《崇祯长编》诸书，皆钞本。魏鹤山《毛诗要义》、《楼攻愧文集》诸书，皆宋椠本，馀不可尽数。韦颇晓事，而好持高价。查编修莹、李检讨铎日游其中。数年前予房师纪晓岚先生买其书，日费数千金。书肆中之晓事者，惟五柳之陶，文粹之谢及韦也。韦，湖州人；陶、谢皆苏州人。其馀不著何许人者，皆江西金溪人也。正阳门东打磨厂，亦

有书肆数家。尽金溪人，卖新书者也。内城隆福诸寺，遇会期多有卖书者，谓之赶庙。散帙满地，往往不全而价低。朱少卿豫堂日使子弟物色之。积数十年，蓄数十万卷，皆由不全而至于全。盖不全者多是人家奴婢窃出之物，其全者固在日日待之而自至矣。吾友周书昌，遇不全者亦好买之。书昌尝见吴才老《韵补》为他人买去，怏怏不快。老韦云：邵子湘《韵略》已尽采之。书昌取视之，果然。老韦又尝劝书昌读魏鹤山《古今考》，以为宋人深于经学无如鹤山，惜其罕行于世，世多不知采用，书昌亦心折其言。韦年七十馀矣，面瘦如柴，竟日奔走朝绅之门。朝绅好书者，韦一见，谂其好何等书。或经济、或词章、或掌故，能各投所好，得重值，而少减辄不肯售，人亦多恨之。余好书几与书昌同，不及书昌能读耳。朝食后即至厂，手翻至晡，或典衣买之。而积秀堂有杨万里、洪盘洲二集钞本，索钱三十千，庋数日仍还之，而不能释于念也。延庆刘，项生大瘤，人呼之刘噶哒。又西为博古堂李氏，在路南。其西为厂西门，门外无鬻书者。按：李氏所称各肆，今惟老二酉仍在，馀尽易名矣。所列各旧书，今皆不可得。有得之者，价且十倍。咸丰庚申以后，人家旧书多散出市上，人无买者。故直极贱，宋椠亦多。同治初元以后，乃渐贵，然收者终少。至光绪初，承平已久，士夫以风雅相尚，书乃大贵。于时南皮张孝达学使有《书目答问》之作，学者按图索骏，贾人饰椟卖珠。于是纸贵洛阳，声蜚日下，士夫踪迹，半在海王村矣。然其价亦不一，宋椠本计叶酬直，每叶三五钱。殿板以册计，每册一二两。康、乾旧板，每册五六钱。然如孙、钱、黄、顾诸丛书，价亦不下殿板也。此外新刻诸书，则视纸板之精粗，道途之远近以索直。大抵真字板较宋字赢十之三，连泗纸较竹纸亦赢十之三，道途之远较近者又赢十之三，于是同一新板，有倍价者矣。

内城书肆均在隆福寺，旧有三槐堂、同立堂、宝书堂、天绘阁四家。同治中，同立堂歇业；光绪中，天绘阁改聚珍堂，今止此三家。三槐向多旧书，售主亦多，近则迥不如前。而"宝书"、"聚珍"二家，颇能争胜，然迩来旧书有甘井先竭之叹。价日增而益无觅处，内外城所通行者，新书而已。

后铁厂义学，相传为张文敏公（照）之故居，余友人王逸珊（宝田）居此。逸珊欲倩余补书"法华庵"额，未果而移去。逸珊初居东城镇江胡同，终日座上客满。余一日偕续耻庵往访之，值李雨苍参赞（云霖）、郑东甫比部（杲）先在。逸珊留饮酒间，雨苍先生谈楚军旧事，有如读杜老《北征》，使人神往。余赋《七古》记之云：人生快意殊难必，胜侣相逢便超逸。座中宾客皆岳岳，论诗说剑俱第一。王公高议欺论衡，郑君说经言硁硁。耻庵平日最蕴藉，酒馀意态殊纵横。座中更有河东守，杀贼人称好身手。李广归来竟不侯，真卿老去仍糊口。方今时事须欧韩，庙堂正赖诸公安。奈何高会但置酒，苍生望子抒艰难。街鼓统统动归骑，犹恨雄谈未申意。愿君勿忘此宵欢，他时应入城东记。诗不足道，此会不可不志。

雨苍云：李文恭公（星沅）之为钦差大臣，曾遇曾文正公于逆旅。时寇方起，殊以为忧，谈之竟夜。明日李公临去，按曾公于坐而拜之曰：吾视天下人，惟君真能办贼。星沅老矣，无足言者。此一拜所以寄此任于子也。此雨苍亲闻曾公言之。

雨苍又言：英果敏公（翰）之令庐江，吴武壮公（长庆）方以末弁为果敏所器，倚之如左右手。时刘壮肃（铭传）、张勇烈（树声）各结团自保。武壮偶与之有违言，互斗而败，被获。乃缚武壮于柱。果敏遣人往，二公不可。曰：必县令亲拜于吾门而后释之。所遣人难之，以告果敏。果敏遂如其言，始得释。未几果敏洊擢臬藩，众始大惧，果敏竟不问。然武壮终身执弟子礼，果敏身后，岁时馈问不绝。

雨苍又言：官文恭公（文）之督两湖也，人皆疑其百无一长。及克复金陵，以功封伯，人且谓由曾侯让功。不知非也。文恭之功，不在雄长三军，而在牢笼百态。此即萧何之功在张良、韩信上也。公为总督，胡文忠为巡抚，胡心轻之，事多不商酌而径行，公亦不问。或公所用人，至登之白简，公仍不问。幕下士皆为不平，咸请劾胡所用人以报之，公力持不可。胡军于外，以军火不继，遣人持令箭至督辕坐索。幕中皆怒曰：彼无礼至此，即公不怒，我辈亦觉无颜。拟折请人奏，公晓之曰：诸君若提一军而御寇，能如胡某乎？曰：不能。即我出而剿寇，能如胡某乎？曰：亦似不能。曰：我辈之才皆不及彼，而彼身历行间，独任其劳，我辈安享其逸，所愧已多矣。且湖省大吏，惟我与彼，我无彼不能御敌，彼无我不能筹饷，若以细故介怀，国事谁为任之，诸君休矣。后文忠闻之，深悔所为，躬诣请罪。公与之约为兄弟，从此楚军不可动矣。

雨苍先生，汉军正蓝旗人。世居盘山，所谓盘山李氏也。少以诸生，慷慨好奇节，走数千里谒曾文正于湖南。值文正他出，雨苍见其公子。公子见其衣敝而风尘满面，误以为役也，有慢色。雨苍直前殴之曰：而父礼士闻天下，而乃慢士如此。公子谢之始已。文正归奇之，留之幕下，授以一军。荐至参赞大臣，以回疆失事，罢任。晚年生计窘甚，病风痹，依逸珊以居。

《分甘馀话》云：昔在郎署，与公戬、苕文辈，无旬日不过从倡和，计甫草亦与焉。公戬改吏部，例应关防。一日，计诣之，阍者弗为通。计退而献诗曰：隔墙空望马缨花。公戬寓邸有夜合一株，最高大，花时常集饮于此，故云，长安传以为笑。按：今日吏、兵二部郎官回避之例，已成具文，然其弊端，初不在此。

梁文庄公（诗正）居正阳门外杨梅竹斜街内。"清勤堂"，赐额也。堂左有味经斋，隔墙葡萄累累，其斋因以青乳名之。终日庭户萧然，自诸司画诺外，更无停辙。见《湖海诗传》小传。按：国初长官画诺，皆在公署，以其无日不入曹也。自乾隆以后，重臣兼职者多，遂不恒入署。而阅折判牍，移于私宅。且事繁，私宅亦不得见。往往追逐竟日，司官以为苦事。以余所见，惟

先师潘文勤公私宅不画诺，尚有古风。

符右鲁户部（曾）所居韩家潭。床帏之外，书签画卷，茗碗香垆，列置左右。几案无纤尘，四时长供名花数盎。王述庵笑谓之曰：入君燕寝，已如在断桥篱落间，使人不复忆西子湖矣。其雅洁萧澹，非东华软红尘土中人所能企也。

周立崖大理（于理）所居听雨楼，在绳匠胡同，为明严介溪别墅。国初徐健庵尚书居之，继归于溧阳史文靖公。其后分为数区，毕秋帆得之，为宴会觞咏之地。秋帆出为观察，遂归大理。按：今此居尚存，历为要津所据，诚宣南第一大宅。

翁覃溪先生故居在保安寺街，钱梅溪谓：登其堂，图书文籍，插架琳琅，如入万花谷中，令人心摇目眩，而无暇谈论也。按：先生后人不振，家业凋零，今已无绳武者矣。

管韫山先生（世铭）以时文名一世，然公学不止时文也。近其乡人刻公诗、古文若干卷，皆有物之言，足以传世。公为伯祖恭慎公业师，余家存公行述，尚是公子学洛所定。今所刻公集亦有行述，乃出公孙删节，非原文也。中有一段，尤未可删。今节载之云：一生雅好制艺文字，通籍后犹时时为之。多读书，得间及抒写怀抱之作。尝自论：吾艰于场屋，又教人为举子业。故文字颇事鬲皇，其不逮先正大家，或当以此。至精深雄健，切近谛当，自觉并时无两。谓《后汉书》最利时文，《文心雕龙》作文体例大备，宜熟复。此皆府君文字心得处。又曰：每日不阅古书数寸，不得妄诩下帏。读书多则义理日出，境界日开。沉潜既久，但一含毫落墨，清言名理，自然辐辏。因题立格，自然成章，其乐殆不能喻诸人也。用古当得其精意，非掇拾成语作钞胥可了。汝文勿轻示人，吾少作仅有存者。斯事与年俱进，毋自满假为有识者笑。僳值圆明园，四日始得休沐。就正之文，积案头常数寸。虽应酬杂遝，笔札纷烦，必先阅竟然后他及。吾母或尚有家事待商榷，而府君高吟不顾也。吾母每谓：何太自苦。府君曰：此吾数日来片刻乐境，何云苦耶！

朱竹君文正兄弟，一享高名，一跻显仕；一跌宕，一谨严，极似宋之郊、祁兄弟二人，遂开乾、嘉以下南北二派学术。至今所衍犹其绪馀，亦奇矣。方竹君先生请开四库馆，刘文正力持不可，于文襄力争行之。在当时不解文正之意，即后人亦以为疑。不知本朝学术之歧，实四库馆阶之厉。直至咸丰间，遂有天下不乱于粤匪，而乱于汉学之说。至今学术益歧，始叹文正所见之远。盖明代学术歧于议大礼，本朝学术歧于开四库馆也。

大兴黄氏弟兄，亦并茂一时。学业比朱氏为纯，爱才下士则相类。昆圃先生刻《水经》、《文心雕龙》尚为世宝，惜其诗文竟无重刻者。

相传袁随园初入翰苑，尹文端为之推毂，名誉极盛，袁亦目无馀子。一日偶他出，有客来访，不言名姓，阍人以他出辞。明日又至，袁颇疑之，令阍再辞。且问客欲何为？阍如教。客云：无他，有故事数条，欲请教耳。既主人娄不在，烦汝代达可耳。出一册，约三日期。袁视之，凡百二十事，所知者不二十事。急谒文端，文端所知亦略相等。折简招诸词林明日会于院署，出册示之。极众人所知，尚不及半。计无所出，检《图书集成》求之，尽两日之力，止得百许条。尚缺数事，乃以意附会足之。将别矣，文端曰：未也。以彼一人之力，使我辈仆仆两日，宁无以报之。乃共翻《图书集成》，亦捃百二十事，俾袁怀之归。明日客至，袁仍托辞他出，令阍人以册呈。客视册无他语，但将附会数事摘出其误。阍人徐呈别册，客展册熟视，顾阍索笔研，运笔如风，满注于册，无遗者。袁以呈文端，文端大骇，然卒不得姓名。但据阍人聆其语音，是山左人。文端乃遍访于山左士夫。久之，始知为衍圣公之甥，幼育于公邸，《图书集成》凡七过目矣。

相传岳威信公（钟琪）居京师，怡贤亲王折节下交，恒往来过从。一日，岳公以忌之者多，不克保身为忧。王遂于奏对之暇，代为陈之，岳公不知也。上曰：既如是，可令其改入旗籍，当无敢摇之者。然汝私往商之，勿云朕意。王既至，与威信久谈，终不言而去。上问之，王对曰：观钟琪意，似不愿也。上曰：若尔，则勿庸。然岳公始终不知，此盖岳氏子孙所传，或者疑其未审，姑志之云尔。江忠烈公（忠源）初以公车入京，馆曾文正公寓中。既下弟，日事邪斜游，赀罄不能归，同寓客多避之。文正劝之归，且为办装。江感其高义，明日遂不别而行。文正知之，亟命驾追之。及之于长新店，则江方午馆。公慰之曰：以君之才，他日不愁无所遇。但有亲在堂，此归殊难为怀。出百金为赆，请归为饔餐费。公拜受之。文正遂返，至邸已薄暮，宾客争问所往。公曰：追饯江岷樵耳。客皆惊而不信。公曰：岷樵必以忠节名天下，诸君非其伦，异日当自知之。众为怃然。

咸丰中僧心泉居松筠庵，善鉴别书画，厂肆贾人多就正焉。世遂传其能以鼻嗅手扪而知，未知信否。何子贞、张石州皆与之往来。石州之刻杨忠愍《谏草》，延张受之于杭州寓庵中，心泉亦为之助役。及刻成，受之遂卒于庵。诸人资助还其丧，子贞为之书墓志，今与《谏草》皆嵌庵壁。子贞又篆“谏草堂”额，庵中有刘石庵先生书碑，最佳。

都中国手，向推僧秋航为巨擘。年九十馀，以奕为日课。自僧卒，都中遂无国手。

大兴才女胡慎仪、胡慎容姊妹，皆以诗名。慎仪尤善，早寡。未几，子亦卒。遂受聘为闺阁师，历四十年，女弟子至二十馀人。晚号鉴湖散人，著有《石兰诗钞》。其女名思慧，字睿之，为侍郎刘秉恬室，诗亦能传家学，著《绣馀吟》。

光绪初，京师有陈寅生之刻铜，周乐元之画鼻烟壶，均称绝技。陈之刻铜，用刀如笔。入铜极深，而

底如仰瓦。所刻墨盒、镇纸之属，每件需润资数金。周之烟壶画，于玻璃之里面，山水、花果仿名人卷册，极棘猴贯虱之巧。周年不永，一生所画不及百枚。殁未几，一枚已直数十金。

自国初罢灯市，而岁朝之游畋集于厂甸。其地在琉璃厂之中，窑厂大门外，百货竞陈，香车栉比。自初二日至十六日，凡半月。午前游人已集，而勾阑中人辄于此炫客，必竟日始归。荡子辈络驿车前，至夹毂问君家，亦所弗禁。门东有吕祖祠，烧香者尤众。晚归必于车畔插相生纸蝶，以及串鼓，或连至二三十枚。或以山查穿为糖壶卢，亦数十，以为游帜。明日往，又如之。

近来厂肆之习，凡物之时愈近者，直愈昂。如四王吴恽之画，每幅直皆三五百金，卷册有至千金者。古人惟元四家尚有此直，若明之文、沈、仇、唐，每帧数十金，卷册百馀金。宋之马、夏视此，董、巨稍昂，亦仅视四王而已。书则最贵成邸及张天瓶，一联三四十金，一帧逾百金，卷册屏条倍之。刘文清、王梦楼少次，翁苏斋、铁梅庵又少次，陈玉方、李春湖、何子贞又次，陈香泉、汪退谷、何义门、姜西溟贵于南而贱于北。宋之四家最昂，然亦仅倍成邸，松雪次之，思白正书次之，然亦不及成、张。行书则不及刘、王。若衡山、希哲、履吉、觉斯等，诸自郐此，皆时下赏鉴，而贾人随之。至于瓷器，康熙十倍宣、成，雍、乾又倍康熙，而道光之“慎德堂”一瓶，至数百金。又有“古月轩”一种，以料石为胎，画折枝花卉，绝无巨者。瓶高三寸，索直五百金，真瓷妖矣。因忆《野获编》云：玩好之物，以古为贵。惟本朝则不然，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成化之窑，其价遂与古敌。盖北宋以雕漆名，今已不可多得。而三代尊彝法物，又日少一日。五代迄宋，所谓柴、汝、官、哥、定诸窑，尤脆易损。故以近出者当之。又云：沈、唐之画，上等荆、关。文、祝之书，上参苏、米。则明人已有此风，然不过方驾古人耳。未如今之超乘而上也。

厂肆之习，寻常之物，有数人出价则其直顿增。往往有数人争购一物，终不能得，别有好事者出重价得之。亦有众人共争，贾人居奇不售，遂终不售者。亦有买者明知不直，而故增其声价，以博具眼者。大抵士夫与贾人中分其权，而互为胜负。

京师士夫好藏金石，旧本日贵。看法亦各有诀，如某碑以某字完为某时拓，某帖以某处不断为最初本，价之轩轾因之。然黠贾亦即因而作伪，大抵此事须以神遇，未可存舟剑之见也。

炸子桥迤东路南松筠庵，为明杨忠愍故居，至今恒寓名流。光绪戊子彭刚直公曾寓，画梅花刻石于壁。公一生不肯居方面之任，但以钦差大臣终其世。官大司马，止于入觐时一莅任而已，此后依旧出京。计一生居京官之职，任外官之事，亦近代所未有也。尤好为微行，布衣芒屐，游行市间，民皆呼为彭打铁，南方谚语不畏强御之谓也。见者震摄，奸人匿迹。晚年经略广州，独居镇海楼，日惟作书、画梅、赋诗、饮酒而已，而洋人终不近广州，有莱公北门锁钥之风。

公喜作书画，而不轻为人作。所愿者，始肯捉笔，不然虽百计不得也。常经某县，县令奉佳纸乞书，公一笑置之。及晚餐，厨役与亲军窃语于帘外。公见而问之，亲军对曰：彼思得公书也。公笑曰：厨子亦解书耶？此大佳事，但仓卒那得佳纸。顾令纸适在几上，即书而与之。明日见令曰：君纸已为厨役书之，无以应命，勿罪也。

顾侠君集中有自题《小秀野》四绝名，并序云：余不到京华十有一年，家居卜筑秀野草堂。五架三间，傍花映竹，几作忘世之想。今岁复理装北上，虽呻吟羸背，而醉欢睡兴，无日不在梦寐中也。入都后，又于宣武门西，三忠祠内，僦屋数椽。推窗北望，雉堞云横。草深院落，颇觉萧疏可爱，因属查二德尹颜之曰：小秀野。漫赋四绝，望诸君子属和焉。数间小屋傍城西，纸阁屏风新品题。堪笑生涯同燕子，春深到处好添泥。绕墙新插翠芭蕉，根护蔷薇粉欲消。试听雨声兼叶响，秋来无限可怜宵。睥睨云横日乍舒，北窗景物最萧疏。香风怪底穿帘入，隔岸谁家走钿车。草堂春柳正鬖鬖，芍药红栏渐著花。生怕梦归难识路，都教携得到京华。以此考之，则小秀野草堂在三忠祠内也。

唐采师伦《重藏舍利记》谓：智泉寺，在子城东门东百馀步，大衢之北面。景福《重藏舍利记》曰：大燕城内地东南隅，有悯忠寺，门临康衢。而金人记土地庙，在北门内道旁路西。以此度之，则今外城之西南，乃金代内城之东北也。盖金代内城在今西南，元人别建北城，南城当时即毁。故元遗山诗注云：大安殿基改为卖酒楼，今则益不可问矣。然如宣武门外有所谓老墙根者，正在土地庙之北，或是金西城北面故基。而烂面胡同近金城东面，其西南二面则在城外。《呆斋集》所谓梁氏园，在京城西南五六里，其外有旧城，号为萧太后城者，即是也。余尝徘徊于天宁寺左近，以大路考之，则昔日街衢之迹，犹有可验。又广渠门内外土中，古砖累累。元瓷片随锸而出，琢为带板、画轴头等物，至今未已。且多琉璃瓦，疑是殿基也。

乾隆中，琉璃厂窑内得辽李内贞墓志，知厂地在辽名海王村。按：海王村亦名海王庄，见《金史·后妃列传》，在城东三里。

近年都中忽出伪元瓷，其湉水楼眼，沙底铁足，一一逼真。闻系一家丁随官九江，曾学其技，归而用北方土烧之，不能工而殊类元瓷。乃仿造之，遂大获利，赏鉴家所得半是物也。亦颇自秘其技云。按：《崔东壁遗书》：乾隆中，磁州有人造伪宋瓷，盖北方土性故如是也。

外城笔工多聚于宣武门外，如李玉田、王名通、

宋尧庵之属，皆声价自高。翰苑诸公，在所必需。然但取其利于折卷，古所谓任笔成形是也。不惟宣城诸葛之制不可得，即乾、嘉时旧样，亦如天球河图矣。

墨，旧贵曹素功、汪近圣，近止有胡开文一家，其馀胡竹溪、詹大有不足望其项背也。光绪初，殿廷考试，皆尚明墨，取其松烟之黑也。价十馀换，比兼金矣。程方旧物，搜罗一空，复渐有作伪者。又久之，新制松烟亦居然入用，价则寻常而已，然旧物已销磨无算矣。

墨合盛行，端砚日贱。宋代旧坑，不逾十金，贾人亦绝不识。士夫案头，墨合之外，砚石寥寥。即有者，不过新坑礼货，取其追琢之工，供玩而已。

祁文端公（寯藻）居宣武门外之四眼井，地近大报国慈仁寺。公退之暇，杖履往来。寺后毗卢阁，乾隆中拆去。其基隆然，公于其上建小阁三楹，立石记之。又何子贞编修（绍基）、张石州（穆）二人，起顾亭林祠于庙左，集同人祀之。寺中子贞书画最多，僧人不解，皆为人取去。今寺已全颓，山门倒尽，不久将成白地矣。余先茔在广宁门外，上冢必过之，至今已四十年。每过，未尝不想见渔洋先生风廊搜异书，及竹垞、钝翁诸老抚松倡和时光景，为之神往。恐后百许年，物换星移，并此地亦不可识矣。寺有《妙音图》，绘佛说法，而听者济济。乃傅凯亭（雯）笔，画于乾隆中。藏之已久，忽为火焚其一角。

善果寺，在慈仁寺后，完然无恙。山门内左右廊有悬山，大殿颇卑，与蓝淀厂广仁宫相类，疑此皆金元旧宇。每六月六日有晾经会，实无所晾，士女云集，骈阗竟日而已。

《藤阴杂记》谓：京师戏园，止剩方壶斋。今园久废，其地尚名方壶斋。查楼，今中和园，馀皆不可考。京师士夫好尚，亦月异而岁不同。国初最尚昆腔戏，至嘉庆中犹然。后乃盛行弋腔，俗呼高腔。仍昆腔之辞，变其音节耳。内城尤尚之，谓之得胜歌。相传国初出征，得胜归来，军士于马上歌之，以代凯歌。故于《请清兵》等剧，尤喜演之。道光末，忽盛行二黄腔。其声比弋则高而急，其辞皆市井鄙俚，无复昆、弋之雅。初，唱者名正宫调，声尚高亢。同治中又变为二六板，则繁音促节矣。光绪初忽竟尚梆子腔，其声至急而繁，有如悲泣，闻者生哀。余初从南方归，闻之大骇。然士夫人人好之，竟难以口舌争。昆、弋诸腔，已无演者。偶演，亦听者寥寥。

京师内城，旧亦有戏园。嘉庆初以言官之请，奉旨停止，今无知者矣。以余所及，如隆福寺之景泰园、四牌楼之泰华轩皆是，东安门外金鱼胡同、北城府学胡同皆有戏园。余髫年时，如泰华轩、景泰轩，地安门之乐春芳，皆有杂爨，京师俗称杂耍。其剧多鱼龙曼衍，吐火吞刀，及平话、嘌唱之类。内城士夫皆喜观览，其优人亦间通文墨，吐属近雅，有宋明遗风，今已成广陵散矣。诸园亦废。

旧日鼓词，有所谓子弟书者。始创于八旗子弟，其词雅驯，其声和缓，有东城调、西城调之分，西调尤缓而低，一韵萦纡良久。此等艺内城士夫多擅场，而瞽人其次也。然瞽人擅此者，如王心远、赵德璧之属，声价极昂，今已顿绝。

《东华录》：顺治初，有某御史建言风俗之侈云：一席之费，至于一金；一戏之费，至于六金。又《毋欺录》云：我生之初，亲朋至，酒一壶为钱一，腐一簋为钱一，鸡凫卵一簋为钱二，便可款留。今非丰馔嘉肴，不敢留客，非二三百钱，不能办具。耗费益多，而物价益贵，财力益困，而情谊益衰。此二说也，在当时已极口呼奢，岂知在今日则羡为羲皇以上。今日一筵之费，至十金；一戏之费，至百金。而寻常客至，仓卒作主人，亦非一金上下不办，人奢物贵两兼之矣。故同年公会，官僚雅集。往往聚集数百金，供一朝之挥霍，犹苦不足。

明代宫中有过锦之戏。其制以木人浮于水上，旁人代为歌词，此疑即今宫戏之滥觞。但今不用水，以人举而歌词。俗称托吼，实即托偶之讹。《宸垣识略》谓：过锦即影戏。失之。

《馀墨偶谈》云：咸丰中，都门弹词有名八音联欢者。其法，八人团坐，各执丝竹，交错为用。如自弹琵琶，以坐左拉胡琴弦者为撅弦，己以左手为坐右鼓洋琴；鼓洋琴者以右手为弹三弦者按弦，弹三弦者以口品笛，馀仿此。又一人于座外敲鼓节乐，音极悠扬。其书祠亦绵邈可听，倾动一时。按：此技今尚有之，而各执其词，不□为用，不复如孙氏所云矣。

按洪昉思以《长生殿》获罪，据《柳南随笔》云：演于生公园。而赵秋谷自叙则云：演于查楼。未知孰是。

窑台，在陶然亭之东，有香冢及鹦鹉冢。相传香冢为张春崃侍御瘗文稿处；鹦鹉冢则谏草也。《香冢铭》云：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竭，一缕烟痕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又诗云：萧骚风雨可怜生，香梦迷离绿满汀。落尽夭桃又秾李，不堪重读瘗花铭。《鹦鹉冢铭》云：文兮祸所生伏，慧兮祸所生。呜呼！作赋伤正平。

梁茝林《南省公馀录》云：京师悯忠寺，有大定中《礼部令史题名记》云：初，大定乙酉岁既刻题名为诸部倡，犹以不能备纪始末为未足。至崔君颖士乃更刻石，悉书乡里官品，与夫入部及出职岁月。云云。其结衔为儒林郎国史院编修官武骑尉赐绯鱼袋党怀英记。按：此石今不知所在，都人士无见之者。

道光、咸丰之间，陶凫芗少宗伯为五老会，后又益以潘水君、张诗舲为七老。余于白门市上见团扇一柄，水君先生物也。上绘七人小像，水君题云：陶凫芗宗伯前辈集五老为会，皆大年也。癸丑冬月余奉命来京，得居末坐。嗣张诗舲中丞入为少宰，亦与斯集。今夏李朴园太守出七团扇，绘小照，各赠其一。因倚长调以志其事：问春明几番吟社，有谁能似诸

老。寿星长共文星现，人瑞一时倾倒。春正好，浑不让、狂歌醉舞夸年少。破除烦恼，任仕隐分途，浮沈莫管，心事出云表。　同游处，我亦三年鸿爪。一般霜鬓添早。曲江更有诗人在，酒盏共推怀抱。非草草，算六一、七贤随意安排巧。休教忘了，倩妙手传神，画来团扇，约略放翁稿。右调《迈陂塘》。乙卯季夏，木君。图中凡七人，顾太守彦和年八十五，陶少宗伯凫芗年八十四，李太守朴园年八十三，林观察鞠史年七十七，兴润斋参赞年七十四，张诗舲少宰年七十一，潘中丞木君年六十四。后半许宗衡题云：谁画东坡笠屐图，放翁团扇未模糊。春风一笑须眉见，人手同看古丈夫。二疏四皓应相似，金粟前身月有光。若较年华谁末座，依然惨绿杜黄裳。邓尔晋题云：百东坡影千年月，一放翁身万树梅。应与如来同证果，前身金粟漫疑猜。不须辟骨学东桑，海鹤能教益算长。五万蒲葵如遍画，人间争识鲁灵光。何兆瀛题云：又见耆英会洛阳，温公末座亦灵光。东坡笠屐成图画。南极星躔应寿昌。出处饱看云万变，升沈笑付酒千觞。东山终为苍生起，多少仁风待奉扬。

京师士大夫好尚，可以觇风气。如咸丰中，肃顺尚骄侈，士大夫化之，以奢华倨傲相尚。至同治初，恭邸性谦恭，文、倭二相性俭朴，士大夫遂易而谨饬，且多以布素相尚，至光绪初犹尔，后遂不然。未几诸言臣蔚兴，人皆以名臣自期。及癸未张幼樵编修（佩纶）以庶子署副都御史知贡举，而清议益重。后生初学，争以清流自励。不数年，此风顿改。及潘文勤主持风雅，常熟翁尚书和之，皆尚小学，坊间《说文》盛行。戴东原、段玉裁文集至三十金。至丁酉、戊戌渐重西学，至已亥、庚子之交，徐相当国，理学书大重于时，向之《说文》皆束阁不观矣。庚子以后，又尚西学新译，旧板书无人问价，京师风气改变之速，至于如是。

卷　八

郊　坰

方泽，在安定门外之东向北，缭垣周五百四十九丈四尺，是谓北郊。坛壝之制，不及南郊远甚。昭事之礼，与南郊同，但不斋宿。缘乾隆中，因斋宿日，有从官暍死于道，遂不复前日出宫矣。

西黄寺，在京城正北。东寺建于顺治初，西寺建于雍正初。东名普静，系为活佛恼木汗所建。西寺名达赖庙，系为班禅额尔德尼所建，皆剌麻庙也。西寺有楼，仿乌斯藏式为之。凡八十一间，云窗雾阁，屈曲相通。相传班禅将入朝，诏仿西藏布达剌式建此。既至，日居于上，饮食湢浴，不在平地。楼上正中为其卧室，锦荐厚半尺许。陈设眩目，杂七宝为之。楼有御座蒙以龙袱，金银佛像若干躯，富丽为诸寺冠。庚申之乱，掠劫一空。据楼上为巢窟，凡两月。宛马絷于阶上，戎刀列于室中。清净之场，变为粪壤之区。从此佛火销沉，无复当年之盛矣。余曾有《达赖楼歌》存集中，今录之云：都城城北何磊落，画栋雕梁起飞阁。盘空疑是化人居，顺治初年祝厘作。御旨曾封恼木汗，愿祝苍生永安乐。岁岁香镫奉世尊，神威从此行沙漠。雍乾以后称尤盛，达赖班禅互相映。赐物骈蕃出尚方，侍臣络驿来申敬。诏仿乌斯建此楼，班禅日居楼上头。至尊枉驾曾问道，御床龙扆窗前留。寺中老人发如雪，未语人前已凄绝。初来犹是道光年，先朝遗事从头说。翁言太宗创业初，达赖远贡来曼殊。预告圣清将一统，天下同归入版图。蒙古闻之齐稽首，愿陪臣妾供驰驱。初年从征林丹汗，后来摧服葛尔丹。不敢称兵还效用，须知此事古来难。世宗初年建此寺，不为求福有深意。遂令绝塞旧名王，列士称藩更无贰。忆昔登楼礼法筵，铺陈龙象惊人天。户旁银象被宝络，几上金镫光玉钱。锦绮衾裯九华帐，班禅卧处殊无恙。博山炉陈景泰蓝，白绫盖仿乌斯藏。雾阁云窗曲屈通，八十一楼同一状。当时不悟是升平，犹嗟未睹雍乾上。文宗晚年大阅兵，曾来寺前安御营。诸王济济尚年少，趋跄剑珮来相迎。暂驻寺中缘进膳，曾从傍舍见霓旌。明年八月风尘变，夷骑纷来满深殿。楼上洋刀光照壁，楼下宛马云连栈。七宝庄严转瞬空，五云楼阁须臾换。四部天王成露立，两行文子嗟星散。侍香无复旧时僧，衔泥忍诉梁间燕。自从尔后遂荒凉，古佛金容暗不光。三十年来不到此，开门秋草过人长。楼柱倾攲户全朽，无语阶前凝立久。御床无处想蟠龙，承尘半落馀科斗。阶下时遗金字经，草间偶露铜环钮。此情无计告他人，独对斜阳自怆神。不意飘零过半世，目中依旧见风尘。我言父老休嗟怨，万物从来能聚散。何况区区土木工，华严楼阁犹成幻。果使朝端久治安，一楼兴废何庸叹？不须别觅经世方，但将神圣法先皇。

黄、黑寺皆有跳步札之举。每岁以正月，黄寺十二日；黑寺十□日。雍和宫二十一日；旃檀寺初六日，其法近古之大傩。至日，钦派王公听经，典至重也。而且绣衣、面具出自内制，诸大剌麻皆蟒衣貂服以临之，然实近儿戏。朝廷存此，亦不过因其故俗而已。按：跳步札之制，徐氏《西域水道记》、俞氏《癸巳存稿》载之甚详，以无关典要，故不复述及。历科武会试皆在黑寺。主试者分六棚，兵部莅之。时在仲冬，风劲弓鸣，雪深马疾，贲育之伦，效技翘材，忘其凛冽矣。

黑寺之西，完颜和存斋先生墓在焉。先生以学士值南斋，受知世宗。赐墓用鸱吻，土人呼兽头坟。

先生善琴，曾取明杨抡《太古遗音》译以国书，著《琴谱合璧》十八卷，为操缦家特创之制。其配科德氏，亦工诗能琴。每焚香对弹，间作小诗，极倡随之乐。墓碑乃方望溪先生文，励衣园书。

清净化城，在两黄寺之间。乾隆初，班禅厄尔德尼来朝，住达赖庙。王公卿士往问道者，颔之而已。

时达天和尚方卓锡东城之贤良寺，亦往问讯，与之参证，班禅极折伏之。达归，明日遣人以盘餐馈之，堆作塔形。班禅见之大惊，自知其不得复返矣。未几入寂，遗命留葬京师。诏建塔于此，赐名“清净化城”。其塔以白石为之，璀璨晶莹，无复堆砌之迹。上以鍮石镂为金花，远望殆如海上三山，金银宫阙。每朝阳初晃，夕阳斜射，夺霞光于南海，映岚翠于西山。诚哉！其为清净域也。两黄寺之东，为蒙古外馆。市厘栉比，屋瓦鳞次。充街隘巷，衹见明驼；列肆连箱，惟陈服匿。而居人除蒙古外，皆贾人也。殷殷阗阗，有如素封矣。

满井之游，盛称于前代。康乾以后，无道及之者。今则破甃秋倾，横临官道。白沙夕起，远接荒村。欲问昔日之古木苍藤，则几如灞岸隋堤，无复藏鸦故迹矣。

东直门外铁塔，相传始于明末，为老僧某某之塔。今塔中所祀乃其肉身，外付以漆。香烟所薰，不辨颜色。过者往往下马顶礼，敬如古佛焉。

都城东北田盘一带，为山水之胜区。名流之秘宅，国初至今，隐居者踵相接也。余尤所服膺者，则李荐青先生。先生著述甚多，今惟尚史流传，馀者不可得见。即其《焦螟集》亦如硕果晨星，正以难得而逾贵。余尝于厂肆得先生手书诗一册，共二十首，为《焦螟集》所未载。诗云：每爱盘空曲，白云深复深。谁为高士传，不识古人心。脉脉穷秋卉，依依薄暮禽。一瓢良可弃，天籁在风林。静理人间曲，方知天地功，栗皴开夜雨，豆荚喜秋风。不死身从老，安贫养已丰。平生狷介志，汩没寂寥中。　　本色行真意，吾师得自然。了无一物在，不异众人前。世路老多梗，心镫默已传。客魂常自怪，动落法云边。
闲色开金碧，空山更夕晖。秋心先候得，天意放晴微。老去馀双鬓，归来此布衣。莫途规海运，谁见一鹏飞。　　风壑消群籁，月明清露漙。无言重卷幔，危坐一凭栏。秋水乾坤白，冰壶草木寒。百年疏鬓影，回首却愁看。　　天籁溢青冥，风潭洒翠屏。谁知七弦上，空响亦泠泠。金石应诸节，蒿蓬振百灵。平生耽古调，惟向二君听。　　横笛秋风里，可怜边思多。数声折杨柳，残月满关河。朔气潜相入，清商久不和。方传郑都护，万里枕雕戈。　　云迥双林近，沙寒细路移。蛟龙秋竞起，虫豸晚犹啼。一语清尘却，经时落日低。是心何所住，流水自东西。
万愁争纷糅，孤云自溯洄。不言看逝水，无赖画寒灰。老骨支离耸，春星寂寞回。萧斋愁正剧，珍重尺书来。　　沙碧长林曲，无人一径移。斗禽双堕地，交蔓各升篱。心迹行都泯，文章老更移。子山他日赋，聊足述幽栖。　　路暝客行稀，林昏月上迟。雨声黄叶下，阴火碧磷移。寒事催荒徼，清砧忆远闺。和戎归圣算，近罢月支师。　　燕赵悲凉俗，唐虞揖让风。古怀缘酒热，老眼得秋空。易水销神剑，尧山泯故宫。几多凭吊意，汩没寂寥中。　　扁舟下南渚，此意亦何深。自有真空在，谁从实际寻。大江无定水，秋月照人心。午夜鱼龙出，应听秘密音。
松风叩虚壑，萧爽田盘秋。每到绝佳处，与师尝极游。江湖今判袂，烟雨独登楼。题遍南朝寺，无忘寄白头。　　滞理由拘士，遂令真意忘。拂衣僧竟去，柱杖客何妨。秋水飞空色，孤云无定方。主人吾岂敢，耆旧在襄阳。　　临空展孤眺，山豁双眸开。秋色无边际，孤云万里来。可怜牧马处，霜落单于台。边吹切肌骨，至今生莫哀。　　自有苑庵在，因通石路微。清溪十三曲，豺虎未云稀。孤磬云际出，山霜八月飞。此心长不住，回首注斜晖。　　江南秋草色，不染道人心。片笠随终始，孤舟得滞淫。乾坤幽梦破，风雨夜钟深。万里冥鸿意，于今喜陆沈。
不碍荒江曲，题诗杖竹筇。乡心三户水，秋色六朝松。梦幻能无著，虚空定所从。沃洲山路塞，馀汝见孤踪。　　老去吾生促，惊心百感多。吾师劳问讯，夫子复如何。江月他山起，秋风万里过。沅湘渺不见，兰芷在岩阿。乾隆元年，岁次丙辰冬十二月十有八日，书《盘山杂诗》二十首，荐青李锴。

苏州王子亨（衢）、绩学不第，屡游京师。常见于续耻庵席次，手赠《魏鲁定姐造像》一纸，此石向无知者。子亨始获于苏州山寺中，高四寸馀，长尺，隶书云：大魏十四年，岁在庚午八月丙寅朔，辽东仁□林妻，北平人鲁定姐建。心造《八枢素经》四部，单僧衮香门师共诸鲁知识，造三劫一坵，□□六千。今八月十五日，石像已立知识（缺数字）。上为国主帝□万代，老（缺数字）父母眷属过□垚三涂诸苦□绝，现在眷属日增，命绪如人禅定，□天宫弥二勒二初命说法，□在上首□法□来尚普及，□切十□众生普同其愿。此石自来无知者，且北魏隶书，殊不易得。子亨之功，为不小矣。惜未问此寺何名，而子亨遽殁。

都城昆明湖、长河，例禁泛舟。十刹海仅有踏藕船，小不堪泛，二闸遂为游人荟萃之所。自五月朔至七月望，青帘画舫，酒肆歌台，令人疑在秦淮河上，内城例自齐化门外登舟，至东便门易舟，至通惠闸。外城则自东便门外登舟。其舟或买之竟日，到处流连。或旦往夕还，一随人意。午饭必于闸上酒肆。小饮既酣，或徵歌板，或阅水嬉，豪者不难挥霍万钱。夕阳既下，箫鼓中流，连骑归来，争门竞入，此亦一小销金锅也。

余友续耻庵有《二闸泛舟》五绝句云：蓼汀芦溆近秋初，镇日拿舟乐有馀。吊古有谁寻鹿苑，游人衹道柳莲居。巍巍华表矗云衢，贵主陵园与众殊。翁仲有知悲不语，昔年光景似今无。　　海侯坟上草离离，为问游人那得知。丰功不及灵官庙，盲女犹歌绝妙词。　　内漕河水东复东，野艇随波夕照中。试向苇间暂停泊，濯缨亭上吊三忠。　　越河寺前芦荻秋，太平仓外米船收。中流一舸轻于叶，载得吾曹尔许愁。又有《木兰花慢》一阕云：雨晴残暑退，携二

客，泛扁舟。正荻冷蒲荒，水平风稳，容与中流。三忠至今在否？剩丛祠烟柳夕阳秋。管甚英雄寂寞，且饶我辈遨游。休休！老矣何求。桃叶渡，酒家楼。有红粉当窗，笙歌夹岸，谁解闲愁。归船暗催落日，指高城星火似瓜洲。可惜一川香水，年年白了人头。

二闸，即庆丰闸也。其水上源城河，下接通州白河。水不甚广，而船最多，皆粮艘、剥船也。由京至通，来往相属，行人亦赖之。冬月则有拖床，冰行尤便。

朝阳门外之东岳庙，始自元时。赵子昂所书《张留孙碑》尚在东阶下，其神像旧云出刘供奉塑。康熙中毁于火。考《道园学古录》《刘正奉塑像记》，则刘所塑东岳庙神像，在长春宫东，与此无涉。其误自《燕都游览志》始，竹垞因之。乃游者犹啧啧称叹不置，此南人所谓：隔壁帐也。每岁三月望至下旬，有庙市，若值谒陵，于此小憩，行宫即在佛楼下。

慈云寺，在石道旁。相传为某邸家庙，值谒陵时，其后人尚于此祗候驾临。

佟佳坟在石道之北，大学士佟图赖暨二子国网、国维墓。石坊华表胥刻世宗赐额、赐联。过者瞻仰宸章，兼兴故家乔木之思，往往徘徊不能去焉。

通州之西，有八里桥。庚申之变，僧邸海口之防，为汉奸所误，乃致败衄。退至此桥，据桥为炮台。及战又败，遂不支。至今桥东面石栏缺折，乃为炮所伤者，存之亦折槛之意欤。

三忠祠，在东便门外通惠河傍。明周珍创，祀武侯、武穆、信国也。后有濯缨亭，至今岿然，长夏多宴客于此者。苇篷高厂，槐荫繁阴。隐几推窗，长河弥望。蒲葭瑟瑟，薰风送凉。画舫笙歌，时掠窗唇而过，亦软红尘中所不易得之境也。

月河寺，即在城河东岸。昔为名刹，今则修建整齐，寺外皆荻花。惜僧人闭门，不甚接客，过者无由入焉。

大通桥之南，有皇木厂。属工部，岁遣官致祭。高庙有《皇木谣》刻石。木旧有屋，今圮，石阑尚存。木已朽其半，且折为二，犹高可隐人。远望如龙之骧首，又似万斛之舟。质作旃檀色，纹如叠云卷浪，扣之有声，不知何木。濮青士师曾咏之云：劫火寒灰又几经，古雷今雨尚通灵。胜朝梁栋犹馀此，先帝歌谣不忍听。荆棘影迷沧海阔，楠檀香杂岛云腥。名材二百年培养，惆怅西山对面青。

架松之名，于京师旧矣。松在广渠门外和硕肃武亲王墓上，不甚高而偃蹇盘礴，横荫十亩。支以朱柱百许根，真奇观也。长夏之际，都人士多携榼往游，封氏园古松，不足比数矣。

京东南漷县，废于国初。余行役过之，曾考其地势民情，究未可废，著《复漷县议》。今载之云：丁亥之春，于役通州，过废漷县。其邑聚不及三百家，且贫困者多。地复卑湿近河，多水患。昔人废之不为无见，然颇怪其不知废之害也。盖是邑也，北去通州五十里，南鄙八十里，州吏视之几如绝域。邑既废，以州判主之，权极轻，例不受民词。民有纳租、投牒，往诉于州，一日不得返。裹粮赁庑之资，其用倍蓰。往往杀人，土豪私自决之，不复闻于官，官亦无从纠诘。以故漷南民不知有官，不知有法。虽居近畿，如悬绝域，此害非细故也。窃以为邑终宜复，然其故治实不足用。县南有聚曰永乐店，百货之所骈也。户至五六百，殷实最多。地高水不能至，北去通州五十五里，南去武清亦如之。移治于此，可云适中矣。民之纳租、赴诉，不至如昔之困。去官亦近，法纪不至胥亡，因漫记此，庶后有议复之者。

大通桥西坝下，旧有茶肆，乃一老卒所辟。并河有廊，颇具临流之胜。秋日苇花瑟瑟，令人生江湖之思。余数偕友过之，茗话送日。惜其水不及昆明，而茶尤不堪。大抵京师士夫，无知茶者，故茶肆亦鲜措意于此。而都中茶，皆以末丽杂之，茶复极恶。南中龙井，绝不至京，亦无嗜之者。余在南颇留心此事，能自煎茶。曾著《茶说》，今录于此，以贻好事云：煎茶之法，失传久矣。士夫风雅自命者，固多嗜茶，然止于以水瀹生茗而饮之。未有解煎茶如《茶经》、《茶录》之所云者。屠纬真《茶笺》论茶甚详，亦瀹茶而非煎茶。余少好攻杂艺，而性尤嗜茶。每阅《茶经》未尝不三复求之，久之若有所悟。时正侍先君于维扬，固精茶所集也，乃购器具，依法煎之。然后知古人之煎茶，为得茶之至味。后人之瀹茗，何异带皮食哀家梨者乎。闲居多暇，撰为一编，用贻同嗜（一择器）。器之要者，以铫居首，然最难得佳者。古人用石铫，今不可得，且亦不适用。盖铫以薄为贵，所以速其沸也，石铫必不能薄；今人用铜铫，腥涩难耐。盖铫以洁为主，所以全其味也。铜铫必不能洁；瓷铫又不禁火，而砂铫尚焉。今粤东白泥铫，小口瓮腹极佳。盖口不宜宽，恐泄茶味。北方砂铫，病正坐此。故以白泥铫为茶之上佐。凡用新铫，以饭汁煮一二次，以去土气，愈久愈佳。次则风垆，京师之不灰木小垆，三角，如画上者，最佳。然不可过巨，以烧炭足供一铫之用者，为合宜。次则茗盏，以质厚为良。厚则难冷，今江西有仿郎窑及青田窑者，佳。次茶匙，用以量水。瓷者不经久，以椰瓢为之，竹与铜皆不宜。次水罂，约受水二三升者。贮水置垆旁，备酌取，宜有盖。次风扇，以蒲葵为佳，或羽扇，取其多风（二择茶）。茶以苏州碧萝春为上，不易得，则杭之天池。次则龙井、岕茶，稍粗。或有佳者，未之见。次六安之青者，若武夷、君山、蒙顶，亦止闻名。古人茶皆碾为团，如今之普洱。然失茶之真，今人但焙而不碾，胜古人。然亦须采焙得宜，方见茶味。若欲久藏则可再焙，然不能隔年。佳茶自有真香，非煎之不能见。今人多以花果点之，茶味全失。且煎之得法，茶不苦而反甘，世人所未尝知。若不得佳茶，即中品而得好水，亦能发香。凡收茶必须极密之器，锡为上，焊口宜严。瓶口封以纸，盛以木箧，

置之高处（三择水）。昔陆羽品泉，以山泉为上，此言非真知味者不能道。余游踪南北，所尝南则惠泉、中冷、雨花台、灵谷寺、法静寺、六一、虎跑，北则玉泉、房山孔水洞、潭柘、龙池，大抵山泉实美于平地。而惠山及玉泉为最，惠泉甘而芳，玉泉甘而冽，正未易轩轾。山泉未必恒有，则天泉次之。必贮之风露之下，数月之久，俟瓮中澄澈见底，始可饮。然清则有之，冽犹未也。雪水味清，然有土气，以洁瓮储之，经年始可饮。大抵泉水虽一源，而出地以后，流逾远则味逾变。余尝从玉泉饮水，归来沿途试之。至西直门外，几有淄渑之别。古有劳薪水之变，亦劳之故耳。况更杂以尘污耶。凡水，以甘而芳、甘而冽为上；清而甘、清而冽次之；未有冽而不清者，亦未有甘而不清者，然必泉水始能如此。若井水，佳者止于能清，而后味终涩。凡贮水之罂，宜极洁，否则损水味（四煎法）。东坡诗云：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此言真得煎茶妙诀。大抵煎茶之要，全在候汤。酌水入铫，炙炭于垆，惟恃鼓鞴之力。此时挥扇不可少停，俟细沫徐起，是为蟹眼；少顷巨沫跳珠，是为鱼眼。时则微响初闻，则松风鸣也。自蟹眼时即出水一二匙，至松风鸣时复入之，以止其沸，即下茶叶。大约铫水半升，受叶二钱。少顷水再沸，如奔涛溅沫，而茶成矣。然此际最难候，太过则老，老则茶香已去，而水亦重浊；不及则嫩，嫩则茶香未发，水尚薄弱，二者皆为失任。一失任则此垆皆为废弃，不可复救。煎茶虽细事，而其微妙难以口舌传。若以轻心掉之，未有能济者也。惟日长人暇，心静手闲，幽兴忽来，开垆爇火，徐挥羽扇，缓听瓶笙，此茶必佳。凡茶叶欲煎时，先用温水略洗，以去尘垢。取茶入铫宜有制。其制也。匙实司之，约准每匙受茶若干，用时一取即是。煎茶最忌烟炭，故陆羽谓之茶魔。桫木炭之去皮者最佳。入垆之后，始终不可停扇，若时扇时止，味必不全（五饮法）。古人注茶，熁盏令热，然后注之，此极有精意。盖盏热则茶难冷，难冷则味不变。茶之妙处，全在火候。熁盏者，所以保全此火候耳。茶盏宜小，宁饮毕再注，则不致冷。陆羽论汤有老嫩之分，人多未信。不知谷菜尚有火候，水亦有形之物，夫岂无之。水之嫩也，入口即觉其质轻而不实；水之老也，下喉始觉其质重而难咽，二者均不堪饮。惟三沸初过，水味正妙。入口而沈著，下咽而轻扬。挢舌试之，空如无物，火候至此至矣。煎茶火候既得，其味至甘而香，令饮者不忍下咽。今人瀹茗全是苦涩，尚夸茶味之佳，真堪绝倒。凡煎茶止可自怡，如果良辰胜日，知己二三，心暇手闲，清谈未厌，则可出而效技，以助佳兴，若俗冗相缠，众言嚣杂，既无清致，宁俟他辰。

壬午秋闱，刘少棠由扬州入都。别久矣，城东名胜相与游几遍。是科少棠获隽，余中副车。逮丙戌，少棠成进士，点庶吉士，乞假还，余偕同人饯于东城。明年少棠卒，遂成永诀。少棠名启襄，扬州宝应人。幼而博极群书，有神童之目。年十八试府试，三冠其曹。试古学，先大夫见其《波光亭赋》，叹为今代未有。今录于此云：试一望兮，碧空雾凝，一色薰蒸。烟迷池柳，影失镜菱，第见孤飒渺渺，远树层层，笼寒烟而疑断，罩晚霞而欲升。天未晦而已合，水不凉而欲冰。横云则雕栏矗起，荡水则碧槛遥凌。路人示余曰：此宋之波光亭也。有宋太祖经营四方，征李重进至于蜀冈。厥亭斯建，屹立路旁。水长流碧，云过缀黄。标名区于淮海，冠雅号于沧浪，时犹未以波光名也。固已极云天之壮丽，而黯乎苍苍。越日馀年而周淙来守是邦。遂于乾道二年，广启规模，倍昭宏大。平山堂摛其区宇，九曲池为之襟带，翠滴山椒，芳迎芝盖。招槛外之沙鸥，回窗中之云旆。吹圆沫以跳珠，折芳流而浪沛。倒镜里之山川，混楼中之藻绘。白蘋倒出于阑中，红蓼半迷于槛外。一碧无涯，浮浮霭霭。远而望之，灿若盈峰金碧，迥出于峨眉；近而视之，焕若满纸蔚蓝。俯接于江湄。立而眄之，乍如海中蜃楼，错彩而清奇；徐而俟之，又若江边草阁，特立而参差。翡翠潜身而莫辨，蜻蜓偷眼而潜窥。登斯境也，睹斯景也，又何论欧阳修之句，与陈季常之诗乎。迄于今，浮山亭畔，浪空淘矣。玉钩亭边，秋自高矣。摘星亭旁，激波涛矣；木兰亭外，剩蓬蒿矣。而是亭也，轻烟瑟瑟，逝水滔滔。春来三尺，秋去三篙。绿波涨兮王孙去，铜瓦霾兮故鬼号。惟有青山绿水，供词客之风骚而已。歌曰：流水兮潺湲，败址堕兮春无言。苔迹兮藓痕，亭之址兮荒村。安得起陈季常于千载兮，与之振辞藻之腾骞。又有《书裴晋公传后》云：唐史称裴晋公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特汉夏馥唐、司空图事耳，不足论晋公。方晋公请讨淮蔡，毅然不有其身。及功成爵重，汲汲为自全计。思保其首领，以全其禄位。此鄙夫患得失之事，大臣云乎哉！吾以决晋公必不若是也。若穆宗、敬宗之为君无足论，文宗号为礼贤敬老臣，而亦不能用。及考其所用，李宗闵、李逢吉辈耳。意晋公当日必有忧谗畏讥，不得自明其蹇蹇，不得已而出此者，特史臣失详耳。君子之事君也，谊无公私，而身有轻重。若夫危言危行，以为此皦皦皦皦者，则固龙、比德也。方公以其身系天下安危，河北藩镇视公为进退，一摇动则天下疑主名危。又使天子有薄待功臣之名，岂晋公所乐哉！诚使王室常重，诸侯畏服，以对天下，以报先帝于九原。苟如是，是亦足矣。此社稷之义也，不当云保身。吾于唐得社稷臣三，曰：狄梁公、郭汾阳、裴晋公，迹皆近乎委蛇，人遂以为明哲保身。嘻！自保身之说出，龙、比遂不闻，而保首领者，且遍天下也。又《莲花漏铭》并叙云：韩魏公守扬州，制莲花漏有铭焉。词甚古朴，公平日廉隅接物，忠正持躬。兹之铭，殆其表见者与！暇日拟之词曰：旰食宵衣，惟尔司其责。辨色视朝，惟尔制其失。恶乎吉于正直！恶乎凶于满溢！君子之香，惟尔之质。大人之中，惟尔之德。尔尚无愆期以干戾，无

败度以自贼。嗟乎！逝者如斯，吾有慕于至诚之不息。少棠猝年二十六。

光绪丁亥七月，京东大水，通州水几冒城。自是无岁不水，官绅振灾者，趾踵相错，而以庚寅为最甚。京师自五月末雨至六月中旬。无室不漏，无墙不倾。东舍西邻，全无界限，而街巷至结栰往来。最奇室无分新旧，无分坚窳，无弗上漏旁穿，人皆张伞为卧处。市中苇席油纸，为之顿绝。东南城贡院左近，人居水中。市中百物腾贵，且不易致，蔬菜尤艰，诚奇灾也。余有《畿东水利或问》，即作于是年云。大水时，燕郊村民朱殿洪，以捕鱼为业。小舟出没于巨浪中，专以救人为事，所活甚众。其妻惧其险也，泣涕力谏，不为之止，然卒无患。余曾见之，二十许人也。又有内监某之居，穷极奢丽，适当水冲，漂无片瓦，而人未损。

卷　九

郊　垌

南海子，明代上林苑也，国朝因为阅武田狩之所。同治以后，神机营各军，岁往驻札。以秋去春归，军容极盛。其地产蘑菇，有口外风味。又有麃鹿、黄羊、四不像之属，而雉兔尤多。

永定门外碧霞元君庙，俗称南顶。旧有九龙冈，环植桃柳万株。南邻草桥河，五月朔游人麕集，支苇为棚，饮于河上。亦有歌者侑酒，竟日喧阗。后桃柳摧残，庙亦坍破，而游者如故。近年有某侍御奏请禁止，遂废其事，与昔日金鱼池相仿佛。

城南诸园，零落殆尽，竟无一存。惟小有馀芳遗址，为一吏胥所得，改建全类人家住房式。荷池半亩，砌为正方。又造屋三间，支以苇棚，环以土垄，仿村茶社式为之，过客不禁动凭吊之慨矣。

花之寺，自曾宾谷先生修后，尚无恙。俗呼三官庙，壁悬宾谷先生诗帧。花木盈庭，大有葱蒨之致。寺以南皆花田也，每晨负担入城，卖花声里，春事翩跹。大都以此间为托根之所，而以芍药为尤盛。十钱可得数花，短几长瓶，春色如海矣。

庚寅秋，畿南大水，直至右安门外。大树皆倒，几欲入城。按：畿辅自癸未以后，无岁不水，且年甚一年。虽屡奉蠲恤之诏，及士夫为之救灾振患。而所救止于目前，终非拔本塞源之术。甲午春，以言官之请，诏挑浑河，旋以直督力持不可而罢。尝与近畿诸人谈之，知其受病之本不在浑河，而在东西淀。盖浑河旧本南行入滹沱，不入淀。自于清端引之入淀，而淀始淤。及怡贤亲王力挽之东行，而淀复旧。然二百年来，逐渐改移。且浑河屡决，而淀又失其旧。近则淤废日多，而民田其中，不肖官吏为之升科。今淀存者不及三十里，大水至大沽一口，势不能容，溢而横决。故天津以北，杨村、河西务诸村，水经冬不涸，弥望如海，此固十年前沃野也，而官吏亦无复过问者。

南河泊，俗呼莲花池，在广宁门外石路南。有王姓者，于此植树木，起轩亭。有大池广十亩许，红白莲满之，可以泛舟，长夏游人竞集。厂榭三间，一水回折，八窗洞开。夕照将倾，微风偶拂。扁舟不帆，环流自远。新荷点点，茁水如然。浓绿阴阴，周回成幄。浊酒微酣，清兴不竭，于此间大有江湖之思。故宣南士大夫趋之若骛，亦粉署中一服清凉散也。

广宁门外财神庙，报赛最盛。正月二日、九月十七日，倾城往祀，商贾及勾阑尤夥。庙貌巍焕，甲于京师。庙祝更神其说，借神前纸锭怀归，俟得财则十倍酬神。故信从者益多，而庙祝之利甚溥。

余家先茔在广宁外石道南畔，去桥数十武。以城为案，以隍为水。辛山乙向，凡六亩馀。自先高祖赠光禄公为主穴，曾祖水部、农部公祔，先祖兄弟七人次祔，先三四世父、先父兄弟三人次之，共十三穴。而极东南角一穴，则先叔卜三公也。

城西花事，近来以冯园为盛。园在广宁门外小屯，春月之牡丹、芍药，秋季之鞠为最。城中士夫联镳接轸，往者麕集，园主人盖隐于花者也。园中又蓄珍禽数头，锦鸡、孔翠之属，飞舞花间，洵谐奇趣。

天宁寺，其来最古，所谓元魏之光林寺也。地在金代南城内，古名白纸坊。树木列植，道路纵横，昔日之街衢径术也；禅房花影，廊庑山光，昔日之朱门华屋也。不见毂击肩摩，如雨如云之胜。徒留此数弓琳宇，为士大夫折柳之所。试问陌上行人，曾有动华屋邱山之感者乎。

石景山，正临浑河由西来。侧面视之，形正如伏驼之负物。驼黄色，所负青色。所以西山之下，明驼络绎如贯珠也。

过罗喉岭以西为岫云寺，古称“潭柘”。九峰屏列，一寺中环，名胜最众。余丁酉秋游之，兼至“戒台”。曾有诗一百四十韵记之，可见大略。诗云：为爱秋气佳，遂访秋山胜。秋风吹积雨，一扫归云净。我友两三人，有约同乘兴。驱车渡卢沟，洪流平若镜。及登马鞍岭，已见山容靓。下到奉福院，古佛犹在定。饱食诚急务，夕日已悬磬。舍车易蓝舆，曲折行西冈。西过石厂村，石子声琅琅。更上罗喉岭，鸟路穿微茫。渐觉栈云侵，崄与蜀道方。舆夫不良行，十步九踉跄。败叶掠鬓过，天风劲浪浪。山岭窄若门，崩剘狭而长。度门穿月过，世界如异乡。梯田高下深，禾黍分青黄。南山更嶙峋，岚气暮犹紫。下有烧石人，烟光出林里。始知人世外，别有耕凿事。身在万山中，益觉山容美。联翩接而长，峥嵘走且圯。徘徊远以迂，峆岈俯相抵。或如屏负扆，或如波行水。或卑如趋承，或仰如眄视。如是十里馀，九峰豁而开。渐闻水声泻，又见松阴来。磴石循墙根，萦纡尽百阶。时有偃盖松，横枝出墙限。初见香林坊，坊下双松偕。及渡洗凡桥，隐隐闻钟才。入门殿宇古，

鸱吻耸屹崪。五色光陆离，云是唐时物。桫椤叶离披，银杏根盘欎。拜读爱月赞，金书半点黦。山僧出迓客，导我漪玕亭。伊蒲办咄嗟，拂榻开云扃。夜久山月高，绕屋泉泠泠。明晨拂衣起，竹影青一庭。仰视不见日，俯听流泉清。立久风飒然，袂衣寒不胜。南开延青阁，地为一寺最。檐虚万竹摩，窗启众峰会。流水在宇下，尘心忽破碎。是时秋未深，红叶偶林内。谷鸟时一声，山虚生远籁。北登观音殿，百里瞻秋豪。妙严留拜砖，华亭记其遭。渥温帝后容，侍立俨分曹。帕首或戴笠，辫发锦为韬。亦与今制同，左右佩燧刀。女饰裙而靴，挽结圆如桃。始知今世装，去古盖未遥。饭罢更出寺，龙潭试一游。初到歇心亭，美荫差可留。亭上古木列，亭下寒泉秋。上到少师庵，静室殊深幽。锦袍罩袈裟，病虎形自遒。左顾如有盼，遗恨应未休。出庵路益迂，盘折云鸟没。彳亍才容足，十步九息喝。回观众峰出，一一形儿屹。大岭齐晋争，小阜郲莒屈。南山更层深，王会列铧钹。远近比爻间，拱伏象簪笏。极远疑大房，峨冠出山阙。萦纡路益迷，盘互涧难越。我友不敢行，久立意阻遏。忽闻樵子歌，了了在萝葛。招之从问途，前路乃得达。绝涧而西行，孤亭出木末。亭旁古龙潭，石龙吐泉活。旁嵌御制诗，先皇有留碣。小坐且啜泉，绝顶万象豁。归路涉西冈，大石叠锦纹。下到寺西崖，虎洞藏深云。虎心善不猛，虎啸疑犹闻。僧云有于菟，曾此避尘氛。有无不必知，姑听僧所云。晚霭下绝壁，小憩万虑屏。入寺晚钟初，黄粱已炊甑。相携漪玕亭，流觞皆酩酊。惜无柳州笔，为作序饮令。晚来憩竹院，坐久风益凉。我友为我言，此景似韬光。西湖饶妙境，巨竹皆筜篔。流泉更不乏，处处鸣琴张。何时拟卜居，惜无田一方。我为抚几叹，君言诚有味。惜哉犹有心，未能忘物累。苟能得竹趣，一竿亦足爱。苟能知水性，西湖即此在。何必拘北南，适性自为贵。不记坡翁言，无田亦须退。明晨下山去，更涉来时路。游目爱南山，林壑现无数。峦头簇乱峰，一一成倒矗。疑是王黄笔，空中传尺素。昔在画中看，今来画中住。路从喉岭上，南趋马鞍山。此路更奇崄，登降逾百盘。有时傍峭壁，大石横阑干。有时邻绝涧，蓝舆崄难安。有时穿密林，交柯拂眉端。有时萦一线，窄处石为阑。有时升如猱，青翠仰可攀。下瞩万丈深，旁列千峰巑。直视百里外，京邑图画间。顷刻已千变，欲状嗟良难。已见戒台楼，深丛露觚棱。行尽十八盘，寺门拾级登。入寺景益幽，殿逐山为层。升阶古松古，青翠相欝蒸。一松名卧龙，奇肆难强名。横穿石栏出，乘云欲上升。一松名自在，谡谡高自矜。一松抱浮图，如人引双肱。一松名九龙，拔地起九陵。九干色如玉，翠葆分鬅鬙。惜哉活动松，往岁忽骞崩。此来竟不见，令我徒抚膺。又登千佛阁，循廊试一凭。万山环玉玦，一水流朱绳。御榜在檐端，星云尚骞腾。北去观戒台，白石粲光晶。列神守四隅，内环如有应。物物皆象教，即此明三乘。小憩慧聚堂，缁僧竞多能。净名及楞严，口辨悬河兴。辨才今久寂，似此得未曾。下山循旧途，仍趋奉福院。路经西峰寺，草深没前殿。昔者吴钱塘，已如今所见。晚就奉福宿，挑镫恣谈燕。明晨别寺去，路由石景山。孤塔映朝阳，娇娇殊澄鲜。上有金阁寺，渔洋什流传。驱车过山麓，竟未穷流连。一路屡回眄，循山啚所观。南见滴水岩，仰山亘其前。北见宝珠洞，灵光塔如拳。又北石子窝，东依静宜园。五华及碧云，退谷仄其间。处处在指顾，欲往路莫殚。何当裹餱粮，一去拚经年。

翠微山、四平台，八大刹所在也。八刹者，长安寺居西山之麓，为初地。寺左缘山而上，不一里则灵光寺也。寺最得地，且点缀亦佳，游者多宿此。再上，北为大悲寺，西为三山庵，皆不甚宏。又上，则龙泉寺，门外磴道曲折，长松蔽日。寺中水一池，泉声镗沓，龙所潜也。寺后轩阁随山为高下，可远瞩。又上半里，为香界寺，山之主刹。凡殿阁五层，石磴数百级，无平地矣。又上里馀为宝珠洞，则至顶。洞前有敞榭，一目千里，共七刹也。下山越涧而北，山之半有证果寺，即碧摩岩也。面对峭壁，下俯绝涧，西山最佳处。寺亦兼奥如旷如之致，为八刹最。越山而西，有三台山、滴水岩；越山而北，有石子窝。循山北出杏子口，趋香山，则碧云寺、五华寺、玉皇顶、卧佛寺、宝藏寺皆山之名刹，而不在八刹以内。此外皇姑寺、嘉禧寺、翠岫庵今皆废矣。庚子，“灵光”、“证果”毁于兵。

白云观，元之长春宫也。昔在城中，今则为城外巨刹，犹可冠京师。正月十九，俗称阉九。前数日即游人不绝，士女昌丰。而群奄尤所趋附，以邱长春乃自宫者也。

钓鱼台，俗名望海楼，即金代同乐园，又名鱼藻池，今为行宫。每岁中元节日，游人多聚此。名为观河镫，实无镫可观。

八里庄，前代未有称之者。自国初诸老时往看花而名著。故渔洋、初白皆有《摩诃庵诗》。其地有酒肆，良乡酒为京师冠。大凡往者，皆与红友论交耳。然寒风乍紧，微霰初零。二三知己，策蹇行吟。黄娇半酣，紫丝徐引。望都门而竞入，顾塔影而犹眄，此中风味，亦自不恶，正可与汉代新丰竞爽。

先曾外祖额约斋先生（额勒布），满洲索佳氏，官鹾使。包慎伯曾为作传，载集中。晚年居八里庄，丙舍有水竹之胜。从舅文海字镜寰秀才，以《秋柳诗》得名，人呼文秋柳。其诗云：无边姹紫与嫣红，回首阳春万事空。深恨不曾攀折尽，灞陵桥上袅西风。　欲问金城剩几株，野烟一片入荒芜。而今倍觉丝无力，凭仗西风子细扶。　也垂雨意也含烟，未到清明便可怜。衰草一堤莺不语，对人何苦更缠绵。西风吹散晓天鸦，万缕千丝故故斜。不向章台重驻马，恐无人问旧莺花。四诗不减渔洋。又一绝云：抛却冰弦不忍弹，松声泉籁满云端。为怜一片山头月，

人共梅花立夜寒。

八里庄慈寿寺，明代为慈圣太后祝厘之所。有浮图十三级，与天宁寺相同。塔旁有二碑，东为太后画《九莲菩萨像》，王锡爵书《瑞莲赋》；西为太后画《关帝像》。今寺毁尽，惟浮图及碑存。

西直门而西北，有如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去城最近者，为高梁桥。明代最盛，清明踏青多在此地。今则建倚虹堂船坞，御驾幸园，于此登舟。沿河高楼多茶肆，夏日游人多有至者，而无复踏青之俗矣。南岸乐善园久毁，近又以墙围之。再西则为可园，俗称三贝子花园，今亦改为御园。又西北岸极乐寺，明代牡丹最盛。寺东有国花堂，成邸所书。后牡丹渐尽，又以海棠名。树高两三丈，凡数十株。国花堂前后皆海棠，望之如七宝浮图，有光奕奕。微风过之，锦裀满地，今海棠亦尽。又西北岸大正觉寺，俗称五塔寺，今亦毁，惟五塔存。又西北岸则万寿寺，寺建于明代，乾隆中重修，为太后祝厘之所。寺极宏丽，大殿后叠石象三神山，旧有松七株最有名。光绪庚寅后，楼火，并松俱烬。阮文达《小沧浪笔谈》云：壬子春，瑶华主人邀彭云楣尚书师，沈云椒侍郎，同年胡印渚、刘金门两学士，那东甫侍讲，铁梅庵侍郎与元，凡七人，同游万寿寺，主人写《七松图》便面。梅庵先生援笔题一绝云：七人分坐七松树，巨笔写松如写人。谡谡清风满怀袖，一时同证大夫身。此亦万寿寺一段故事。惜此便面不知流传何所，若得而刻石寺中，亦一胜缘。今寺中但存《七松证道图》，乃一僧小照，亦有梅庵题诗。寺西城关为万寿街，俗称苏州街。两行列肆，全仿苏州。旧传太后喜苏州风景，建此仿之，今已毁尽。又西为麦庄桥，又西为广仁宫，在南岸，地名蓝靛厂。 火器营驻此，街衢富庶，不下一大县。广仁宫，岁四月庙市半月，土人称西顶。盖北方多山，庙必在山极顶，因连类而及，谓庙亦曰顶，此土语也。又北东岸有化成寺，又北至海甸。海甸，大镇也。自康熙以后，御驾岁岁幸园，而此地益富。王公大臣亦均有园，翰林有澄怀园，六部司员各赁寺院。清晨趋朝者，云集德胜、西直二门外，车马络驿。公事毕，或食公厨，或就食肆。其肆多临河，举网得鱼，付之酒家，致足乐也。故彭咏莪有《与陈硕士饮海甸酒楼》诗。当是时，百货非上者不往，城中所用，乃其次也。自庚申秋御园被毁，翠辇不来。湖上诸园及甸镇长街，日就零落。旧日士夫居第，多在灯笼库一带。朱门碧瓦，累栋连甍，与城中无异。后渐见颓废，无复旧时王谢燕矣。迨乙酉秋，余往游于长堤上。遇老园户为言当日事，且指山上某处为先帝所最喜临幸；某处为扈跸诸臣所坐起，大有连昌宫老人谈天宝之概。乙酉冬，有诏：天下今已太平，可重修清漪园，以备临幸，改名颐和园，于是轮蹄复集。然官民窘乏，无复当年欢趣矣。

善次占（恒），满洲正白旗董鄂氏，为先伯祖母之兄。幼有神童之目，曾以两日读《毛诗》一部，倍诵如流水。其后随宦西宁，受学于路闰生先生（德）。《仁在堂时艺》中刻其文，娄试不第，家益落。晚乃成进士，选善化令。平生书无再读者，见学者久读书，辄讶曰：一书何劳读尔许日？一子资仅中人，遂不令就传。曰：非读书器也。后先生著述，竟无收拾者。余得其一小册，共诗九十六首、曲三十首、帖括诗文数首、杂作二首。今录其《前种菜歌》云：园公家住镫笼库，日课园丁慰迟暮。西畴漠漠稻杭田，北邙漠漠松楸树。北邙旧属相公家，金吾意气何骄奢。剧因睢汛防秋水，旋逐江声走白沙。王谢堂前新语燕，绿杨郭外旧栖鸦。槃缨赐后孰招魂，又见官奴换戟门。张王厮养皆豪俊，身手重叨都尉恩。生平热血中宵激，鸡肋不堪鹏翅击。纵说曾参不杀人，哙伍羞为甘寂寂。从此归来闲种菜，龙钟非复当年态。芸苗夏畎自携锄，扪虱冬檐闲晒背。春韭秋菘转瞬过，豆棚雨足麦风和。鸡虫得失争无益，针芥儿孙不厌多。身世婆娑殊自喜，一片雄心耗柴米。臣之壮也不如人，铁骨铜筋今老矣。烈士从来抱苦心，我闻此语重沾襟。将门岂重毛锥子，赁庑梁鸿孰赏音。东涂西抹自年年，世味嗟如鸡肋然。青云蹬蹀无非梦，白首逍摇便是仙。一壶浊酒芹羹碧，那用劳劳作形役。请看月上古藤萝，与子高歌乐今夕。此作极似梅村。又五言排律《咏穷》云：身方居穴内，有客复弯弓。苦味炎炎火，酸来习习风。共谁盟白水，愧我乏青铜。寂寞亲邻避，孤惸族姓攻。前途迷漆黑，俗状走尘红。活计农桑外，生涯笔砚中。须眉难夏假，头脑渐冬烘。板板摹迂叟，依依共短童。那殊鱼在罟，不啻鸟窥笼。默坐时观鼻。佯嗔乍鼓咙。清狂酬酒斝，润泽赖茶钟。差幸全家聚，仍分半亩宫。束修三五阙，入手一双空。牛后耕惟舌，鸡廉罪在躬。诗书防彼蠹，儿女厌斯螽。锦带空劳妇，青毡自恼公。总归田畔尚，免赠贝边戎。行野花含笑，应门犬效忠。不曾留客位，无复致邮筒。日丽天为盖，秋清月启瞳。疗饥惟藿苋，梦饱断耙㧐。每叹秦关梗，何时蜀道通。羊肠穿巷路，芥子胶艨艟。蹋地无由入，呼天亶不聪。似金遭锻炼，非玉受磨砻。俟命今休亟，安贫古所同。忙因槐戢戢，折想桂凭凭。屡战曾奔北，无财亦欲东。别求希世宝，肯学可怜虫。随分堪寻乐，存神待考终。百年徒鼎鼎，一室自融融。文囿群言富，书城几卷雄。晨兴餐玉露，晚醉爱丹枫。清扇凉飔动，闲吟细雨濛。让他巢阁凤，任我入冥鸿。仙佛猜踪迹，贤愚听折衷。岩栖应不闷，市隐那须充。享受虽云啬，逍遥也自丰。若痴仍若黠，非拙亦非工。胜境登莲筏，元都策绿骢。参禅来耆崛，访道过崆峒。共命笙簧奏，方壶锦绣幪。象浮香水海，鹞戏玉花丛。相约分麟脯，端居种鹿葱。化天真浩浩，尘刹惜匆匆。拯溺愁无术，超凡恨少功。未来休卜蔡，以往等飘蓬。德薄神徒颂，词微鬼莫恫。养心甘澹泊，努力效痴聋。耐辱平为福，奚劳送五穷。此诗凡五十韵，实一篇自叙也。先生馆于镫笼库纳拉苏吟香家最久，

与吟香论诗，有“不求新自新，无意切乃切”之句，可知其宗旨。

海甸之西，香山之上为静宜园御苑，其下云梯健锐营在焉。盖京营之制别，香山、圆明园、蓝靛厂为外三营，凡京营劲旅皆出于是。如乌武壮（兰泰）、塔忠武（齐布）皆为一代名臣。缘其地去城既远，不甚染繁华靡丽之习。号令严明，尚存旧制。香山营外有讲武台，乃翠华讲武之所，余尝过而敬瞻焉。行殿之整齐华焕，固不待言。即微至射堋、马埒，亦似日加埽除培护者，即此一事知其纪律未亡。

粤逆初起永宁州之役，惟乌武壮与向忠武（荣）见相同，而大帅不能用。二公知其必败，忠武以孤军独全，武壮以受制于人而败。使某能用二公，虽灭贼可也。

塔忠武，初官湖南守备。粤逆北犯，塔知湖南必首受之，上书于骆文忠言兵事。其书诘倔，几不可句读，骆以不解，故挥之去。明日又上之，骆仍不解。适曾文正至，见其书，亦不能解。试呼问之，则塔言之了了。文正知其可大任，乃劝骆姑付以一军，听其所为。塔既得军，即赴校场。植四旗于地，令曰：有能先夺此旗者，以为哨官。果有四人起夺之，即授哨官。又植八小旗，令曰：有能夺此以为队长。于是顷刻而布署定，操之不逾月而贼至，一战而捷。骆乃觞之于大堂，亲为执控以谢过，塔名遂振。

香山之上，以大石层层砌为碉楼。盖金川之役，成功倍难，以土人据碉楼之崄也。既凯旋，诏仿其式建于此，以示后世。知戡定之艰，昭将士之勇焉。

京北妙峰山，香火之盛闻天下。陈文伯《颐道堂集》中有诗咏之。山有碧霞元君祠，俗称娘娘顶。岁以四月朔开山，至二十八日封山。环畿三百里间，奔走络驿，方轨叠迹，日夜不止。好事者联朋结党，沿路支棚结采，盛供张之具，谓之茶棚，以待行人少息。食肆亦设棚待客，以侔厚利。车夫脚子竟日奔驰，得佣值倍他日。无赖子又结队扮杂剧社火，谓之赶会。不肖子弟，多轻服挟妓而往。山中人以麦秸织玩具卖之，去者辄悬满车旁而归，以炫市人。

徐退字进之，扬州人。应京兆试不弟，遂不归，亦不入城。日从田夫野老，行歌西山林麓之间。或佯狂，衣纸衣，带假髯，垂钓于昆明湖。尤好作书，醉辄狂涂乱抹。喜与山僧补壁，“灵光”、“香界”皆其寄迹处也。如是几二十年，后其乡人强之归，乃返。

昌运宫松，最有名于国初。余尝访之，只剩六株，绝无奇特。此外慈仁寺松，孙枝仅存。万寿寺松，化去已久。以余所见，城内外以觉生寺六株为最，每株荫及数亩，而且离奇古怪，极腾骞拖翥之妙。马和之不能过，五大夫第一级也。

庚申之变，海甸街有内务府某人，闻御园火起，亦举火自焚，阖家歼焉。今甸镇街石路西是其故居。后人为起大冢，且竖石表墓，过者致敬焉。

明李西涯墓，在西直门外畏吾村大佛寺旁，久废。至嘉庆中，法石驭先生偕胡蕙麓大令往寻，适有老人知其处，乃得之。爰为之植树、建祠，倩翁覃溪书石记之。又各赋诗刻于碑阴，招人守祠，至今庙貌如新。

八里庄之西二里，有河名十里河，又名萧太后运粮河。东岸有土城，阛都宛然，土人名萧太后城。考其地即金代都城之西面，门即灏华门也。金城方七十里，每面相距十八里。而其内城则在今广渠门外，以地度之，正相合。盖土人不知有辽、金、元，而但知有萧太后，故举归之焉。

图裕轩学士（嵠布）有野圃在阜城门外钓鱼台。翁覃溪曾为之记曰：屋在圃之中，南向三椽，曰莱香草堂。折而西，二椽上有小楼曰山雨楼。南迤为栏架木，叠石为台。台下二椽，北向折为廊，东向，又东为茆亭。南横木为桥，桥下荷数十柄。每夏月出入，步其上，倾露满襟袖。其南篱门也，门外方池积水，沿而东，过土阜，则新疏官渠也。土阜高下，隔水望山。而坐卧可致者，楼与草堂之所得也。亭东诸畦，凿井引泉，而交响于莱香之间者。取少陵诗而总名之，所谓“野圃泉自注”者也。此圃久废。

仰山，在京西三十里，山下地名仰山窪。每岁孟冬，八旗兵丁大操于此。二十四固山，毕会至此，一岁之武事戢焉。此日必大寒凛冽，始衣裘，历验不爽。及丙申春，改练虎神营。又募武卫军，自是寒威不复应期，殊不可解。又海螺为军中号，令向禁私用。戊戌以后，市间多有鬻者。童儿以为玩具，无昼无夜，登高而吹，呜呜！其声甚惨，识者谓为不祥。

丁亥夏，有龙挂于西直门外城河。左近人家天棚，多有为风卷人云际者。未几又喧传金龙大王见于某邸府中，居数日去。至戊子七月，房山县发蛟，没四十九村。发以夜，适河北村有村民盥手于河，见水逆流上山，大呼水至。时雨势如注，村民已睡，多从梦中惊起，上山避水，水亦随人而上，至山半骤下，村舍如洗。又过前山，亦如之。水中见有灯光无数，有声如骇豕。人避于山竟夜，雨亦竟夜。凌晨雨止，水亦退。村民避水，多不及衣，感寒多病者。有数村止有树在，庐舍荡为平地，石子埋至尺馀，伤人不可以数计。有村民某者，水大至，始惊起。其妻呼救，舍之而负其母以免。其妻漂至下流，得一木柜，亦免，全家竟无恙。北方从未闻发蛟之说，有之，自此年始。而金龙大王及龙挂，向亦未之闻也。

卷十

琐记

塞晓亭宗室（尔赫）《八藕咏》，效《饮中八仙歌》体：唐侯腕底生烟云，画中今日顾将军（唐通议静岩）。悦乾卓荦振奇人，朝披案牍常等身，当场一诺轻千钧（博郎中悦乾）。娄山高士无怀民，百城坐

拥高昆仑，人间富贵俱埃尘（马处士汇川）。芝园清操挺霜筠，暗室不愧形与神，开轩图史四壁陈（塞员外芝园）。风流大使技不群，君平詹尹同绝伦（富大使仁轩）。红鹅作诗忘晨昏，奔腾千里骐骥驯，得意浑同居要津（阿琛亭统领）。清影常书白练帬，折钗画沙屋漏痕，举觞狂叫惊四邻（平郎中弼侯）。目耕写兰巧逼真，少年奔走如骛麇（永资政以仁）。

马协恭名寅著，内府人。其尊人以事戍辽左，卒时，协恭年十五。徒步奔丧，负骸归葬。养母以孝闻，依姊丈贵禹恭读书。伉爽好义，在官不避贵近，由郎中历织造、监榷、淮关，卒于官。国立民诗：孤儿背上肉，老父关外骨。骨归肉已穿，老母双眼血。酸风卷地来，行道亦凄恻。贫极还读书，照室惟片月。为马作也。

《紫幢轩集》（宗室文昭著）《京师竹枝词》十二首云：珠軿宝马帝城春，剩冷微暄半未匀。几日东风初解冻，琉璃瓶内卖金鳞。　芳草裙腰路尚微，少年赌射马如飞。银貂日暮宫墙外，一道玉河春鸭稀。西直门西绣作堆，畅春苑外尽徘徊。圣人生日明朝是，争看高梁社会来。　枣花照眼麦齐腰，南苑红门入望遥。钲鼓前鸣香呗起，烧香人上马驹桥。　食罢朱樱与蜡樱，卖冰铜碗已铮铮。疏帘清簟堪逃暑，处处蒲桃引竹棚。　水槛凉生绿树遮，冰盘旋剖辣麽瓜。潞河报道粮船到，满载南州茉莉花。坊巷游人入夜喧，左连哈达右前门。绕城秋水河灯满，今夜中元似上元。　涓涓凉露碧天高，砧杵声中百结牢。红绉黄团都上市，果房又到肃宁桃。　才过霜降无多日，闭瓮黄齑正好时。捆入菜车书上用，沿街插遍小黄旗。　孟冬朔日颁新历，猩色香罗叠锦囊。监正按名排八分，一齐先送与亲王。　城下长河冻已坚，冰床仍著缆绳牵。浑如倒拽飞鸢去，稳便江南鸭嘴船。催办迎年处处皆，四牌坊下聚俳谐。关东风物东南少，紫鹿黄羊叠满街。

昔我太宗创业之初，谆谆以旧俗为重，及高宗复重申之。然自我生之初，所见旧俗，闻之庭训，已谓其去古渐远。及今而日习日忘，虽大端尚在，而八旗之习，去汉人无几矣。国语骑射，自郐无讥。服饰饮食，亦非故俗。所习于汉人者，多得其流弊而非其精华。所存旧俗，又多失其精华而存其流弊，此殆交失也。

八旗人家生子女，例须报明本旗佐领，书之于册，及长而婚嫁亦如之。又必须男女两家佐领，互出印结，谓之图片。凡三年一比人丁，又使各列其家人名氏，而书之于册，谓之册档。及殁而削其名氏于册，故旗人户口无能增减，姓名无能改移，凡以为整军经武地耳。

八旗旧家，礼法最重。余少时见长上之所以待子弟，与子弟之所以事长上，无不各尽其诚。朝夕问安诸长上之室，皆侍立。命之坐，不敢坐。所命耸听，不敢怠。不命之退，不敢退。路遇长上，拱立于旁，俟过而后行。宾至，执役者，皆子弟也。其敬师也亦然。子弟未冠以前，不令出门。不得已而出，命老仆随之，故子弟为非者甚鲜。

满洲旧俗，读书人不肯涉标榜之习，皆以致用为本。故立德、立功者极众，而文章一道，致力者鲜。间有所作，亦不肯出以示人，人亦无称之者，以其为末务也，然佳作因此而不传者多矣。

前辈讲理学者甚多，每以《近思录》、《朱子全书》、《伊洛渊源录》、《呻吟语》、《嵩阳讲义》等书为指归。训子弟，以小学为入门，大抵比户如是，而读书尤慎。先伯祖恭慎公训子弟，语及《四书》，辄曰：某篇、某章、某句。检寻之无少误，经书皆能举其注语。先高祖赠光禄公训子弟，倍讽书手不持本，有误必斥，先辈皆然，殊不以为异也。

丁景行，名思孔，汉军人。顺治壬辰进士，官湖南巡抚。时逆藩始平，拊循雕瘵，务存宽恤。振兴文教，疏请颁国子监校刊经史，置岳麓书院。政暇集诸生讲论，今书院有丁公讲堂。

施愚山先生尝制苎帐，题诗其上，寄赠林茂之古度。一时名士多属和，名曰诗帐。徐蝶园先生创制诗枕，名流亦多题咏。二事俱韵事，见《亚谷丛书》。

抚远大将军费扬古，平噶尔丹，威震殊域，武功称最，宜其于文事未娴。乃其诗才不下唐人，有杂诗四首云：晋室尚风流，称最惟嵇阮。性癖德无邻，行孤心乃远。犊车自往还，竹林任偃蹇。仰首望飞鸿，举足登绝巘。放浪天地间，久假而不返。无古亦无今，谁复惊岁晚。（其一）。秋日出都门，言寻西山道。试登最高峰，放眼观浩浩。天风飘塞鸿，荒原衰白草。日暮起层阴，落叶随风扫。烟云荡长空，野水枯行潦。蓟邱古战场，杀气飞霜早。草昧窃英雄，妄意窥大宝。千秋几斗争，士卒涂肝脑。白骨幽黄沙，扑面伤怀抱。倚杖独徘徊，漫忆渭滨老。百世树奇功，长往终难保。何似赤松游，飘然归绝峤（其二）。陌上草青青，陇头烟霭霭。行歌田野间，春风拂衣带。野雀集蓬蒿，蛙声满沟浍。小蝶舞随人，平楚郁松桧。日午闻鸡鸣，村妇向田外。桑麻四望稠，衣食真足赖（其三）。揽衣登高台，悠然舒远眺。林皋木叶飞，荒阪净野烧。塞雁下沙湾，落霞明晚照。天末起悲风，何处哀猿叫。脉脉感幽心，我亦发长啸。云山足徘徊，怀古足凭吊。今昔几何年，临风想同调（其四）。又《新秋》七律云：西风飒飒又经秋，绿暗园林雨乍收。金井自寒连晚照，玉箫中断起离愁。江清水落芙蓉岸，夜永香沈翡翠楼。勋业未成空揽镜，生憎白发已盈头。数诗皆不减唐人，非专门名家者所及，始知大才不可以一端尽。

满俗丧礼，轻于汉人。斩衰止百日，期服六十日，大功三十五日，小功一月，缌麻廿一日，较之古礼似不及远矣。然其居丧也，衰服不去，身不听乐，不与宴，居室皆用素器，木几素席，以终三年。期功各以其等降，相率行之，无敢逾。若戚友家丧，有服

者如其服，无服者男去缨，女去珥。丧主人奉男腰经，奉女首经，拜而进，受者亦拜。

满俗，妇人衣皆连裳，不分上下，此古制也。古人男子有裳，妇人无裳，盖正如是。至于妇人礼服，补褂之外，又有所谓八团者。以绣或缂丝为彩团八，缀之于褂，为新妇之服。按：《周礼》内司服注，袆揄二翟，皆刻缯为之，彩画之缀于衣，以为文章。古人文盛，虽云刻为翟形，然不必果全刻为雉形，亦必有他文以间之，此正其遗制。若今《三礼图》所画袆衣等，则但以雉为行列，恐古人正不如是。如蒲璧、谷璧等图，均画全株之形。而今所见古玉，曷常如是？此可类推。

长白福大宗伯（庆）工诗。热河回京，成邸叩其新制。福以途中即事，有“蟹螯驴背舞，蝉翼马头吟”为对。成邸戏曰：古有崔鸳鸯、郑鹧鸪，君其福驴乎！闻者绝倒。

京师果蓏甚繁，而足证经义者，尤莫先于棠、杜二物。自毛、郑已混棠、杜而一之，盖毛、郑于鸟兽草木原不甚经意也。故昔人讥康成不识樝梨。本朝朱竹垞以蘋婆为棠，以槟子为赤棠，又混蘋婆、沙果而一之，尤堪捧腹。按：棠、杜之分，当以《尔雅》为定，而陆玑、郭璞亦能分别井然。《尔雅》：杜，赤棠。白者棠，又曰杜甘棠。郭注：今之杜梨。陆玑《诗疏》：赤棠与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恶。此皆分晰明白，昭如白黑。自后代经师，不复留心细务，遂将多识草木鸟兽一节置之不讲，百物晦矣。盖北方之果，近似于棠者凡六。曰：蘋婆，种出西域。曰：槟子，又曰：虎拉宾，则小于蘋果而香最烈。曰酸槟子，大小与虎拉宾同，而色紫，味酸。曰：沙果，又小于槟子，其肉沙即沙棠。曰：海棠，果又小于沙棠，其色白。此即《诗》之白者曰棠。又有一种皮作赭色而厚，名曰杜梨。即《诗》之赤者曰杜，亦即《尔雅》之赤棠。除白棠、赤杜、林檎而外，皆由他果接栽而成，非本有也。

京师人名雪梨曰雅尔梨，以其产于沙雅尔，故以地名名之也。及读《文昌杂录》，则作压沙梨，然知者绝鲜。又有一种柔而多沙，味略酸，名雅广梨，其名因雅尔梨连类以及之也。乃光绪《顺天府志》则误为呀儿光。初见之，不解。细思之，则由南人听北音不审，遂有此误。盖修此志时所聘皆外方人，初不悉京师事。其中如内城巷名，城外村名，及后设诸署及官学等，皆有误，讫未纠正。

《文昌杂录》记唐人岁时食物甚详，今惟端午粽，重阳糕尚存，馀者竟无一在。至于节令，如人日，二月二日，三月三日寒食；八月一日，今亦不复为节，而今人中秋，唐人亦无之也。

北方食物，有南方所未有者。如腊八粥、水饺子之属。又以面裹榆荚蒸之为糕，拌糖而食之。以豌豆研泥间以枣肉，谓之豌豆黄。以黄米面合小豆、枣肉蒸而切之，名切糕。以糯米饭夹芝麻糖为凉糕。丸而馅之为窝窝，即古之不落夹是也。

人家元日陈几于庭上，列素殽干果之属，名天地桌。或五日而彻，或半月始彻。内城家家如是，不知何所起，或即辽金拜天礼欤？

内城房式异于外城。外城式近南方，庭宇湫隘。内城则院落宽阔，屋宇高宏。门或三间，或一间，巍峨华焕。二门以内，必有听事。听事后又有三门，始至上房。听事上房之巨者，至如殿宇。大房东西必有套房，名曰耳房。左右有东西厢，必三间，亦有耳房，名曰盝顶。或有从二门以内，即回廊相接，直至上房，其式全仿府邸为之。内城诸宅，多明代勋戚之旧。而本朝世家大族，又互相仿效，所以屋宇日华。

京师有妇人李氏者，群呼为李疯子，年六十许。每晨提一篮游于市，无弗历，亦无弗詈，且行且詈。凡政府之阙失，士夫之败检，行阵之弗武，有司之不职，风俗之侈，人心之险，一一指陈无少讳。初为金吾致之狱，然形状狂易，无可科之罪。挞之不惧，舍之詈如故。初闻者尚掩耳，久亦安之。疯子所至，群儿随之。市肆争施以钱，或有为之具饭者。得钱既多，则以之修庙，所修凡七庙，皆延僧主之，行詈如故。遇冠盖及外洋人，声益高。然至人家则又和颜款接，初无疯状。问其所以如是之故，自言三十岁时梦神迫其如此，不从则疾作欲死。问其所得，则持斋念佛而已。甲午春忽卒，詈声始绝。

高詹事（士奇）《城北集》有《镫市竹枝辞》云：晴和惬称上元天，灵佑宫西列市廛。莲炬星球张翠幕，喧声直到地坛边（先农坛，都人呼为地坛）。堆山掏水米家镫，摹仿徐黄顾陆能（京师米镫，用铁线掏成山水、人物、花草，衬以细绢，粘贴其上，加以渲染，幅幅如旧人画）。愈变愈奇工愈巧，料丝图画更新兴（近日丹阳料丝镫，仿宋元画册，愈觉雅艳）。鸦髻盘云插翠翘，葱绫浅斗月华娇。夜深结伴前门过，消病春风去走桥（正月十六日夜，京师妇女，行游街市，名曰走桥消百病。多着葱白米色绫衫，为夜光衣）。火树银花百尺高，过街鹰架搭沙篙（即杉木）。月明帘后镫笼锦，字字光辉写凤毛（月明帘、镫笼锦，皆盒子内放出者，最后有“五夜漏声催晓箭”诗，全首字如斗大，光焰荧荧，良久方灭）。百物争先上市夸，镫筵已放牡丹花（京师镫节，牡丹、芍药已开，皆从煨室中出）。咬春萝菔同梨脆（立春后竞食生萝菔，名曰咬春。半夜中，街市犹有卖者，高呼曰赛过脆梨），处处辛盘食韭芽（黄芽韭初生，最为美品）。数诗咏京师镫景，可见大概。

都门风土，例于腊八日，人家杂煮豆米为粥。其果实如榛、栗、菱、芡之类，矜奇斗胜，有多至数十种，皆渍染朱碧色，糖霜亦如之。饤饾盘内，闺中人或以枣泥堆作寿星、八仙之类，交相馈遗。

明陈耀文《天中记》：宋时东京十二月初八日，都城诸大寺作浴佛会，并送七宝五味粥，谓之腊八粥。《譬喻经》谓诸米果煮粥，取逼邪祛寒却疾病。

前人诗云：今朝佛粥更相馈。此风相沿已久。

旧俗元日至上元，各店例闭户半月，小肆亦闭五日。此五日中，人家无从市物，故必于岁底烹饪，足此五日之用，谓之年菜。近年各肆多不如前，初二日即交易，或初一日即然，谓之连市。然不开门，买者叩户而入。盖此半月中，贾人或拜年，或出游，肆中人少在者，故尔。

明人《帝京景物略》纪京师节物，今考之大致无异，而小有不同，别记之如右：

正月初一日，子刻后祀神，谓之接神。遍至戚友家拜于堂，谓之拜年。初二日，祀财神。初三日，旃檀寺打鬼。　初五日，名破五。以前五日，禁妇女往来。初六日，归宁。琉璃厂开市。初八日，夜以油镫百八盏，祀星。十三日，试镫。黄寺打鬼。自初一至十五日，游大钟寺。十九日，游白云观。二十日，雍和宫打鬼。

二月初一日，太阳宫进香。人家以米糕祀日，糕上以彩面作鸡形。

三月初三日，游蟠桃宫。十五日至二十八日，游东岳庙。　清明日，南城城隍庙厉坛。人家上冢。

四月初一日至十五日，蓝靛厂广仁宫进香。西直门外万寿寺有庙市。初八日，各寺浴佛。人家煮青、黄豆结缘。廿八日，游北顶。

五月初一日至初五，崇文门外游卧佛寺。初一日至初十日，都城隍庙庙市。初一日至十五日，南顶庙市。十三日，十里河关帝庙进香。月坛外瓜市，至立秋止，沿街卖冰振酸梅汤（至七月）。

六月初一日，草桥中顶进香。初六日，善果寺晾经会。廿四日，各关帝庙赛会。二十五日，祀马王。

七月十五日，城隍庙赦孤。钓鱼台看河镫。各寺烧法船。阜成门内荷花镫市。儿童点蒿镫、荷叶镫。人家上冢。

八月初三日，崇文门外祀灶君庙。　十五日晚，祀月儿。童祀泥兔王爷，沿街市者极多。　果子市卖诸鲜果。

九月初九日，游法藏寺，登浮图。齐化门外土城登高。

十月初一日，城隍庙厉坛，人家上冢。

十一月十五日，看月当头。

十二月初八日，寺观、人家煮腊八粥。二十三日，送灶供饧。是日贴对联、门神。岁暮上冢。辞岁。余尝谓京师有二大古董，一则太学石鼓，一则旃檀佛像。二物皆始自周代，去今皆二千年以上。昔东坡已叹石鼓“人生焉得如汝寿”矣。今去坡老又八百年，而其寿未有极也。且二物自古不离帝都，亦奇。

京师有三种手艺为外方所无：搭棚匠也，裱褙匠也，扎彩匠也。扎彩之工，已详一卷。搭棚之工，虽高至十丈，宽至十丈，无不平地立起。而且中间绝无一柱，令人者祇见洞然一宇，无只木寸椽之见，而尤奇于大工之脚手架。光绪二十年重修鼓楼，其架自地至楼脊，高三十丈，宽十馀丈。层层庋木，凡数十层，层百许根。高可入云，数丈之材、渺如钗股。自下望之，目眩竟不知其何从结构也。若裱褙之工，尤妙于裱饰屋宇，虽高堂巨厦，可以一日毕事。自承尘至四壁、前窗，无不斩然一白，谓之“四白落地”。其梁栋凹凸处，皆随形曲折，而纸之花纹平直处如一线，无少参差。若明器之属，则世间之物无不克肖，真绝技也。

京师井水多苦，而居人率饮之。茗具三日不拭，则满积水硷。井之佳者，内城惟安定门外，外城则姚家井。次之东长安门内井，再次之东厂胡同西口外井，则劣矣。而安定门外尤必以极西北之井为最，地名上龙，其水直又增于他井焉。若宫中所用，则取玉泉山水，民间不敢汲也。

京师百货所聚，惟正阳门街、地安门街、东西安门外、东西四牌楼、东西单牌楼暨外城之菜市、花市。自正月镫市始，夏月瓜果，中秋节物，儿嬉之泥兔爷，中元之荷镫，十二月之印板画、烟火、花爆、紫鹿、黄羊、野猪、山鸡、冰鱼，俗名关东货，亦有果实、蔬菜，旁及日用百物，微及秋虫蟋蟀。苟及其时，则张棚列肆，堆若山积。卖之数日，而尽无馀者，足见京师用物之宏。

京师有谚云：东富西贵。盖贵人多住西城，而仓库皆在东城。又云：东风西雨。盖逢东庙市日多风，逢西庙市日多雨，而今则皆不尽然。盖富贵人多喜居东城，而风雨亦不复应期矣。

嘉、道间，都中有小官大做，热官冷做，俗官雅做，闲官忙做，男官女做之谣。盖德州卢南石（荫溥）为仪曹郎，而气宇轩昂，议论宏畅。杂之各长贰中，几无以辨，故曰大做。而龚暗斋（丽正）值枢垣，不以奔竞趋走为事，故曰冷做。杨蓉裳（芳灿）由县令捐入户部，而与名流唱和无虚日，故曰雅做。周采川仪曹（锡章）专以应酬为事，终日奔走不暇，故曰忙做。而蔡浣霞（銮扬）好作艳体诗，时复顾影自怜，故曰女做。京师莳花人，以时送花，立券而取其值。马秋药员外（履泰）名之曰：花券。阿雨窗制军（林保）戏赠以诗，有“片言订得林间约，一纸招来天下春”之句，此风今犹未替。

正月元日至五日，俗名破五。旧例食水饺子五日，北方名煮饽饽。今则或食三日二日，或间日一食，然无不食者。自巨室至闾阎皆遍，待客亦如之。十五日食汤团，俗名元宵，则有食与否。又有蜜供，则专以祀神。以油面作荚，砌作浮图式。中空玲珑，高二三尺，五具为一堂。元日神前必用之果实、蔬菜等，亦叠作浮图式，以五为列，此人家所同也。

京师之果味以爽胜，故俗有南花北果之谚。如一梨也，有鸭儿梨、金星波梨、红绡梨、白梨、秋梨、鸭广梨、酸梨、杜梨。一蘋婆也，有林禽、虎拉宾、酸宾子、沙果、秋果。一葡萄也，有公领孙、兔儿粪、马奶白葡萄、梭子葡萄。一枣也，有戛戛枣、缨

络枣、坛子枣、老虎眼酸枣、白枣、黑枣、壶卢枣。一杏也，有巴达杏、白杏、红杏。一桃也，有十里香、大叶白、董寺墓、莺嘴桃、扁缸桃、毛桃、桃奴、深州蜜桃。一李也，有朱李、绿李、御黄李。一樱也，有朱樱、蜡樱。一椹也，有白椹、紫椹、赤椹。一瓜也，有竹叶青、羊角蜜、倭瓜瓤、黄香瓜、青皮脆。至于萝菔，亦有数种，大者盈尺。有青、红二种，甘美如梨。又有象牙白，亦可生啖，别有人蔬之萝菔。

昔龚定庵《咏狮猫》诗云：京师俊物首推渠。蒋叔起超伯有《悼猫文》，亦京城狮猫也。诚以狮猫为京师尤物，上自宫掖，及士大夫，及红闺俊赏，无不首及于此。其名，旧有金钩挂玉瓶，雪中送炭、乌云盖雪、鞭打绣球诸名，实不止此，此数色亦非其至者。猫之花色变幻，有百馀种，然佳者亦至为难得，纯白者尤不多见。柔毛有长四五寸者。眼必以两色为贵，名雌雄眼，都人以此与狮狗竞爽。

庚子之乱，余有《感事》八首，录之足称京师之变相云：斯民百万化沙虫，金马门前血尽红。绛帕蒙头笑孙策，赤刀斩鬼误黄公。河鱼大上长堤满，梁燕归来故垒空。惆怅延秋门外路，探丸出没市尘中（其一）。九关一夕撤重防，谁遣单车出未央。野火不遗丞相府，炮丸飞过靖恭坊。侍中旌节抛林外，腰下珊瑚泣路旁。守在四夷千古计，是谁衷甲肇萧墙（其二）。桑干河水浑复浑，八龙绝景过昆仑。侍臣立马看三殿，万姓含悲望九阍。置社顿更景教庙，铁轮横过正阳门。建章玉树人人识，温室而今恐不温（其三）。匆匆于役又河阴，多少公卿抱痛深。此辈浊流元不惜，一时清议竟何心。岂无过望传青史，恐有奇才索素琴。谁识季鹰心事苦，莼鲈十载费沈吟（其四）。朝阳门外碧磷微，此地曾经再合围。街柳半依空屋立，宫鸦还傍坏垣飞。翕侯尽住诸王宅，戎卒都披一品衣。犹记遗山沈痛语，大船载得汴京归（其五）。神畿南望迥生愁，万瓦鳞鳞一夕休。匕首割残督亢陌，钩冲飞入易京楼。乞师南八徒留指，报命刘虞只见头。可叹濮阳方寸地，纷纷陨落五诸侯（其六）。颇怪天心未厌兵，东方闻又败前盟。赤眉乱欲连三辅，黄屋忧谁恤两京。惧有花移渤海市，更无参卖凤皇城。最怜长白山前路，密霰寒云久未晴（其七）。都人辛苦望回銮，父老多应倚杖观。天府有谁收御辇，明堂无地植神竿。榻旁人睡眠难稳，屋上乌啼梦未安。努力中兴望公等，草苑空有泪辛酸（其八）。

《辽金元明都城考》

《辽史》：南京析津府，城方三十六里，崇三丈，衡广一丈五尺，敌楼战橹具。八门，东曰：安东、迎春；南曰开阳、丹凤；西曰显西、清普；北曰通天、拱宸。大内在西南隅，西城巅有凉殿，东北隅有燕角楼。

《大金国志》：都城四围凡七十五里。城门十二，每一面分三门，其正门四旁又设两门，正东曰宣曜、阳春、施仁，正西曰灏华、丽泽、彰义，正南曰丰宜、景风、端礼；正北曰通元、会城、崇智，此四城十二门也。《金国南迁录》：初忠献王粘罕有志都燕。因辽人宫阙于内城外筑四城，每城各三里，前后各一门，楼橹池堑一如边城。每城之内，立仓廒、甲仗库，各穿复道，与内城通。时陈王兀室、将军韩常娄宿皆笑其过计。忠献曰：百年间当以吾言为信。及海陵炀王定都，既营宫室，欲彻其城。翟天祺曰：忠献，开国元勋，措置必有说。乃止。《大金国志》：宫城四围，凡九里三十步。自天津桥之北，曰宣阳门，内城之南门也。

又：应天门，内城之正南门也。楼高八丈，四角皆垛楼，瓦皆琉璃。金钉朱户，五门列焉。东西相去一里许，又各设一门，左曰左掖，右曰右掖。正东曰宣华门，正西曰玉华门。殿九重，凡三十有六，楼门倍之。北曰拱宸。

又：西至玉华门。曰同乐园，若瑶池、蓬瀛、柳庄、杏村，尽在于是（按：同乐园，地当今钓鱼台）。《金史》：鱼藻池、瑶池殿位贞元元年建。

又：京师北离宫，有大宁宫，大定十九年建。后更为“宁寿”，又更为“寿安”。明昌二年，更为万宁宫（按：万宁宫，今西苑地）。

《尧山堂外纪》：章宗为李宸妃建梳妆台于都城东北隅。今禁中琼花岛妆台，本金故物也。

《金台集》：西华潭，金之太液池也（按：此潭当是今南北河泊，在金宫城之内）。

《北行日录》：左掖门后为敷德门，其东廊之外，楼观翚飞，闻是东苑。又城濠外，土岸高厚，夹道植柳甚整，行约五里。经端礼门外，方至南门。过城濠上大石桥，入第一楼，七间，无名。旁有二亭，两旁青粉高屏，墙甚长，相对开六门以通出入，或言其中细军所屯也。次入丰宜门，门楼九间，尤伟丽，分三门，由东门以入。又过龙津桥，二桥皆以石栏分为三道，中道限以护阱，国主所行也。龙津，雄壮特甚。中道及扶栏四行华表柱，皆以燕石为之。其色正白，而镌镂精巧如图画然。

桥下一水清深，东流。桥北二小亭，东亭有桥名碑。次入宣阳门，楼九间，分三门（按：所谓桥下水，乃今凉水河也）。

《元史》：世祖至元四年，始于中都之东北置今城而迁都焉。九年，改名大都。

《辍耕录》：京城方六十里，里二百四十步，分十一门。

禁扁：城之正南曰丽正，左曰文明，右曰顺承；正东曰崇仁，东之南曰齐化，东之北曰光熙；正西曰和义，西之南曰平则，西之北曰肃清；北之西曰建德，北之东曰安贞。宫城，正南曰崇天，左曰星拱，右曰云从。东有东华，西有西华，北曰厚载。

《大都宫殿考》：南丽正门内千步廊，可七百步，

建灵星门。门建萧墙，周回可二十里，俗呼红门阑马。墙内二十步有河，上建白石桥三座，名周桥。桥四石白龙擎载。旁尽高柳，郁郁万株，远与城内海子西宫相望。度桥可二百步，为崇天门（按：此云海子西宫，则元大内在今大内少北）。

《辍耕录》：宫城周回九里三十步。

又：国家起朔漠日，塞上有一山，形势雄伟。金人望气者，谓此山有王气，非我之利。金人谋欲厌胜之，乃求通好。既而曰：愿得某山以镇压我土。乃大发凿掘，运至幽州城北，积累成山。因开挑海子，栽花木，构宫殿。至元四年筑宫城，山适在禁中，遂赐名“万岁”。

《寰宇通志》：洪武初，改大都路为北平府。缩其城之北五里，废东西之北光熙、肃清二门，其九门俱仍旧。

《明实录》：永乐十七年十一月，拓北京南城，计二千七百馀丈。

按：京师古迹最古者，惟采师伦《重藏舍利记》云：悯忠寺，在幽州东门内。此以见幽州城在今外城西南也。次则《辽史》所云：城中东北隅有燕角楼。此即今广宁门内之南北烟阁胡同也。以地势言之，则辽城即唐城也。若夫金城，则其初忠献王粘罕因辽城之外，别筑四城，每城各三里。及海陵广中都城，欲去之，以翟天祺言而止，是金之城仍即辽之城。计辽之城，方三十六里。而四方又加以三里之城四，是每面又加以六里，而四城又去大城少许。以此计之，每面取径且十六里矣。则《大金国志》所云：七十五里者，或海陵广城时，但就四城连为一大城耳。而辽之城，当依然不毁，但以此大城为外郭耳。故元人所称为南城者，皆此辽城。若金之大城，方七十五里，地已包入元都城之内，则当元初已毁之矣。观王秋涧《复隍谣》云：炀城咫尺不划去，适足囊奸养狐虺。又云：禁军指顾旧筑空，郊遂坦夷无壅隔。夫曰炀城，则其为海陵之城明矣。秋涧此作，在至元二十五年。其后大德八年，虞伯生《游长春宫记》犹云：燕京故城。又云：长春宫，压城西北隅。是足为辽城犹存之证。若金城则长春宫居其正北矣。又明徐中山令指挥叶国珍计度南城，南城至明初尚在，则是辽城未全毁之一证。又明人记梁家园外有废城者，亦即此城也。故今宣武门外迤西，有地名老墙根，此亦即辽城之基之东北隅也。若夫金城，今惟八里庄西，地名十里河东岸有废城，以准望计之，此为海陵故城，正与围七十五里之广输相准。此外，永定门外旧有九龙冈，土冈回环，此金城东南隅也。盖金之城，其西北直包今钓鱼台（金名同乐园），东北包今西苑（金名万安宫），而西南包今丰台，东南抵南苑矣。若元城，其东西与今城同，北则抵今北顶，包黄、黑寺于内；南则止及今两长安街而止。至徐中山改缩其北面，永乐又展其南面，是为今城。自朱氏《日下旧闻》及吴氏《宸垣识略》，皆不能详指辽、金、元故城所在。故考古者，遂茫无头绪，直等诸殷土芒芒而已。余尝于暇日走都城西南，遍搜遗迹，归而发书证之，如是者非一日矣。一旦天启其衷，恍有所悟，亟援笔而成。是图推之于辽、金、元、明四史，旁及诸家之说，广征博考，无不悉合。今而后如出喉鲠，大快人意，亟登之此书，以资佐证。

叙曰：昔我始祖于天命二年归朝，以二等侍卫事太祖、太宗扈跸入关，定鼎京师。暨我二世祖、三世祖，亦克承前烈，以毕前人之勋。遂以造我区宇，用奠京师于金汤焉。自时厥后，朝野渐以乂安，弢弓戢武，蒸蒸与三代同风，而我高祖以文学显。自时厥后，我祖、我父科第勿绝，我伯祖恭慎公，实左右宣宗，以笃前人光用，垂休祐爰。暨我祖、我父分符守郡，厥绪勿坠。呜呼！吾宗之人本朝，盖二百八十年于兹矣。其始居陪京者三十年，居京师者二百五十年。吾族居京师者十二世。在我先之京师，我不得而知之矣。在我后之京师，盖有数变。庚申之役，通大沽，建使馆，而京师一变；戊辰随先大夫官江南，庚辰返京师。值甲申之役，空枢廷而逐之，左文而右武，而京师又一变；及甲午之役，割台湾、弃高丽，士竞新旧之争，人怀微管之惧，而京师又一变；逮庚子之役，六龙西狩，万民荡析。公卿逃于陪隶，华屋荡为邱墟，而京师又一变。此数变也，京师之为京师，亦仅仅矣。钧也，于祖父无能为役，况谋国之大而敢知之乎。然世居京师，习闻琐事，可以绳《梦华》、《梦粱》二录之前踪者。自乙未以来，信手条记。凡得若干，置之箧中，未暇整比。今夏伏处江干，日长无事，依类条次，都为一编。缘述小闻，署名《天咫》。追溯旧事，正不异玉堂天上之嗟。呜呼！昔日之笑歌，所以酿今朝之血泪也。后人欲睹承平面目者，庶其于此求之。或以无裨时用见讥，亦无憾焉。光绪二十有九年，岁在癸卯秋，七月既望。曼殊震钧叙于古长芦庵畔。

辛亥四川路事纪略

[清]诵清堂主人撰　刘德存整理

《辛亥四川路事纪略》一卷,清末诵清堂主人撰,成书于民国三年。作者(本名及其生平不详)曾参预清末辛亥年四川铁路的筹画,是清政府修路大员赵尔巽的主要幕僚之一。本纪略意在开脱作者本人在修路一事的责任。但因其以"辑录当时奏章、文告、书函、图照"为主,"悉录原文,不敢僭越",故保存了相当丰富珍贵的原始资料。

此书版本情况不详,本标点整理本系以民国《满清野史四编》为底本,参考了今人的整理成果。

宣统三年四月初六日上谕

近来国家财政竭蹶,由于币制不一;民生困苦,由于实业不兴。朝廷洞鉴于此,不得已饬部特借英、美、德、法四国银行一千万磅,日本横滨银行一千万元,专备考定币制,振兴实业,以及推广铁路之用。该管衙门自应竭力慎节,不得移作别用。并著随时造具表册呈览,以副朝廷实事求是之意。钦此!

十一日上谕

邮传部奏:遵议给事中石长信奏铁路亟宜明定干路支路办法一摺,所筹办法,尚属妥协。中国幅员广阔,边疆辽远,绵延数万里程途,动需数阅月之久。朝廷每念边防,辄劳宵旰,欲资控御,惟有速造铁路之一策。况宪政之咨谋,军务之征调,土产之运输,胥赖交通便利,大局始有转机。熟筹再四,国家必待有纵横四境诸大干路,方足以资行政而握中央之枢纽。从前规画未善,并无一定办法,以致全国路政错乱纷歧,不分支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行批准。商办数年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帐甚巨,参追无著。鄂则开局多年,徒资坐耗。竭万民之膏,或以虚糜,或以侵蚀,旷时愈久,民困愈深,上下交受其害,贻误何堪设想。用特明白晓谕,昭示天下,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支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从前批准干路各案,一律取消。至应如何收回之详细办法,著度支部、邮传部凛遵此次,悉心筹画,迅速请旨办理。该管大臣无得依违瞻顾,一误再误。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制论,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直省咨议局议员联合会呈都察院代奏请饬阁臣宣布政策文

呈为新借巨债,关系国家存亡大计,请饬阁臣宣布政策以释群疑,而定责任,恭请据情代奏事。窃本年四月初六日奉上谕:"近来国家财政竭蹶,由于币制不一;民生困苦,由于实业不兴。朝廷洞鉴于此,不得已饬部特借英、美、德、法四国银行一千万磅,日本横滨银行一千万元,专备考定币制,振兴实业,以及推广铁路之用。该管衙门自应竭力慎节,不得移作别用。并著随时造具表册呈览,以副朝廷实事求是之意。钦此!"四月二十二日钦奉谕旨:"邮传部会奏粤汉、川汉铁路,接议英、德、美、法各银行借款合同,磋商定议,缮单呈览,并请旨签字盖印一摺。著邮传部大臣签字,余依议。钦此!"恭读两次上谕,一发于内阁官制未颁以前,一发于内阁官制既颁之后。然第一次上谕署名者,为军机大臣奕劻、毓朗、那桐、徐世昌,第二次上谕署名者,为奕劻、那桐、徐世昌、载泽假、盛宣怀。除毓朗、盛宣怀外,后之内阁总协理大臣,即前之军机大臣。事本相承,诸臣既始终主持,自当始终担负责任,断无因军机变为内阁,责任即行中断之理。议员等对于暂行试办之内阁,曾呈请代奏,另派大臣组织。原期实臻政治之一统,责任之确定。惟暂行阁制未取销以前,国家政治上之责任,不可一日无所寄。而借债政策,关系国家存亡大计,一日无确当之解决,即国家大计,日陷于鱿庬之危境,此议员等所以仓皇呼吁,不能遽息者也。近日中国之贫窘,达于极点,借债以谋救济,诚属万不得已之举。然借债之公例,必政府与国民均有用债之能力,而后可利用之以为救时之药,否则饮鸩自毙,势必不救。埃及、波斯之覆辙,稍治历史者皆能言之。故立宪各国,

慎举国债，必经国会之议决。先朝钦定资政院章程，亦以议决公债之职权，畀诸资政院。不经资政院议决而起之国债，遵先朝之法律，原应归于无效。惟合同既已签押，事实再难更变。大臣违法，属资政院弹劾之范围，议员等请姑舍法律之论争，所急求明白宣示者，为关系存亡之借债政策。此次借债政策，恭绎谕旨明定，为改定币制，振兴实业，以及推广铁路之用。改定币制，振兴实业，推广铁路，为政策之标题，决不可即认为政策之条件，在诸臣本此政策而借巨债，必先有精密之计画，断无漫无成竹，冒然一试之理。就改定币制言，此项借款，将以为购置币材之用耶？按中国人口之比例，需铸实币若干，需用币材若干，流通于中国之生银若干，银元若干，阁臣曾有详悉之调查比较乎？有详悉之调查比较，当采自由铸造之法，以实值换实值，吸收国中之银货，而以外债济其不足。今于法制则不采自由铸造，而以外债为基本，此何说也？将为大清银行准备金之用耶？大清银行之组织，纯戾于银行之原则，迩年以来，败相毕露，救正改革，实为先决之问题。而所谓准备金者，亦必有一定之成数，阁臣曾于银行改良之法，与准备金之确数，有精详之计虑乎？将为收回旧币之用耶？国中旧币之恶孽，无逾铜元之充斥，非用不加贴补，尽数收回之法，必终乱币制之统系，而蹙国民之生计。阁臣于筹拟旧币办法，亦尝略陈梗概，大旨所在，不外暂准照市价行用，按年限制随时设法收回，最后之解决，归于体察事情，斟酌办理。以何方法，能使并行不害？于主币收回不累及国民，阁臣曾有确实之把握乎？则例颁布一载，施行瞬将届期，币制根本问题之待解决者，不知凡几，必计之已熟，而后敢树借债改定之政策，此不能不要求宣示者一也。振兴实业，尽人皆知为要政，此项借款条款，指定东三省工业。东三省之工业，以何者为重要？东三省重要之工业，须若干资本而后能举办，而后能推广，必有以总计而区划之。振兴实业之要件，必有赖于国民银行，银行之外必有赖于股份懋迁公司，阁臣能为有条理之布置否？实业之发达，必恃有完备之法律，以为监督保障。内地各种已举之实业，旋起旋灭，律法非不备，即用法不善，有以蹙其性命，今欲移植发荣于边省，阁臣能为保障监督之实计否？此不能不要求宣示者，又一也。借债修路，阁臣既借上谕以定为一种政策，然政策云者，非仅以铁路国有一语，遂足以了之也。中国幅员之广，铁路何以必须国有？国有铁路，何以摈斥民款，而纯借外债以收回之？外债之数，能否尽举国中之干路修筑？国中之干路，应以何路为先着？路款之预算，路材之取给，路师之分配，非有成算在胸，安敢毅然取销累年之成案，夺商民已得之权利？且救中国之贫困，借债造路，自以生计之铁路为先，尤必经营铁路以外之事业，以求本息之有着。四国六百万磅之借款，指定之粤汉铁路，固可列于生计铁路之数，川汉铁路已不能纯谓之生计铁路。此外干路属于政治者较多，借日本之一千万元，未指定为何路之用。逆计大势，生产与不生产之比较，必不足以相抵。而铁路以外之实业，凋敝已极，无余沥为之分润。以外债造铁路，亦必以铁路受外债之害，路未成而本息已无所出，将何法以治之？官办铁路夙称弊薮，京奉铁路每里三万余两，沪宁铁路每里五万余两，津浦铁路尚不止此。以有穷之借款，供无穷之挥霍，将何术以弭之？此不能不要求宣示者，又一也。现时中国外债已达十万万两以上，罄全国十年之岁入，毫不用于他途，犹不足为偿还夙逋之用，况本年预算政费之不足超过七千万。计臣已穷于罗掘，人民已穷于负担，重以新债骤增，诚不知所以偿还之计。不问所以偿还，而姑救目前之急，偿还期至，保不借债还债，出于附水附涂之下策乎？涂附既穷，保不乱增恶税以自绝税源，终至债权国惧抵押物之主权乎？恭读四月初六日上谕："该管衙门自应竭力慎节，不得移作别用。并著随时造具表册呈览。"四月十九日上谕，有："著度支部将内外各衙门，应造全国预算及借款用法各项表册，分别严催，克期办妥。一俟九月开常年会，即交该院议决，毋稍延误等因。钦此！"仰见皇上慎重借债，兢兢业业之意，朝野内外，感激莫名。然以皇上圣明，日理万几，表册繁多，断难一一稽核其真伪。审计院之设置，尚须俟诸明年。资政院之决算，亦必穷于钩考，非更筹严密监督之法，必无以副皇上实事求是之盛心。而财政顾问、币制顾问之电传，方宣播于东西之报纸。设其不谬，则内国之监督，且均无所用，驯至于受外人监督。况大宗外债骤输入于内地，银价之涨落，物值之低昂，贸易之出入，正负之差异，皆将缘而生绝大之变动。久困涸辙之社会，亦或以骤增消费，生蒸蒸蕃富之幻象。外资竭则幻象灭，反动力之发现，其困苦且百倍于旧时。前途种种之危险，消弭于未然之策，又均不能不要求其宣示者也。阁臣同列责任，为圣训之所明示，无政策而借债，是以负皇上者负国家，非阁臣之所可言。有政策即当宣布政策之所在，以定责任之所归。大计攸关，存亡一发，薄海士庶，危疑交并。拟请皇上饬内阁将关于此项政策施行之法及与此项政策相辅而行之计画，明白宣布，以释疑虑，而利推行，伏乞据情代奏。谨呈。

上谕："资政院奏，据议员等呈请开临时会请旨一摺，联披览呈词，似于预算借款两事，不无疑虑。明白宣示：本年试办预算案，度支部两次奏请维持，均经严饬京外各衙门遵办。自本年起，试办全国预算，亦由该部筹有切实办法，奏准施行。朝廷主持于上，部臣复稽核于下，此预算之无可疑虑者也。至特借两款，前已降旨申明：专备改定币制，振兴实业，以及推广铁路之用。并谕令该管衙门，竭力慎节，不得移作别用，即系为预防危险起见，此借款又无可疑虑者也。以上两事，虽属重要，尚非紧急，自可于开常年会时从容详议。著度支部将内外各衙门应造全国预算及借款用法，各项表册，分别严催，克期办妥。一俟九月开常年会，即交该院议决，毋稍延误。所请开临时会之处，著无庸议。钦此！"

五月十四日护督部堂发阅盛、端两大臣电文

川路奉命改为国有，实因民办艰难，虽竭二十年亩捐，亦不能竣事。滇藏危偪，川路不成，边防难办。川省京官甘大璋等前奏款靠租捐，专害农民小户，非数十年不能凑成一股，利永绝望，害难脱身。民尽锱铢，局用如泥沙，出入款项，均无报告。路线延长，原估额金九千余万，且现开工二百余里，九年方能完功。全路工竣，需数十年，后路未修，前路已坏，永无成期。前款不敷逐年工用，后款不敷股东付息，款尽路绝，民穷财困等语。朝旨毅然官办，一面停止田捐，上下兼顾，万无动摇。昨湘抚据咨议局公呈代奏，有旨申饬，内阁函属敝处电复，请尊处早刻誊黄，遍行晓谕，以安众心，免再要挟。至川粤汉借款，系照张文襄所定草合同，以度支部所有两湖财政作保，并无铁路作抵。借款仍六百万磅，息仍五厘，四十年期，第十年起，即可先还。此次正合同将支路删去，准归民办。宜昌至夔州六百里难工，准用美国总工程师，因其惯造山路，可望速成。合同以分咨夔州至成都，尚未借款，应俟度支部会议详细章程，再行奏定。四月十二日，度、邮两部公电，拟俟尊处查明帐目，咨到公司实收支款项，或由部筹还。自造支路，或愿领公债股票，按年保息，分期归本，悉听殿商之便等语。惟由部筹还，必借洋债，必照湖北以部有之川省财政作虚抵。已成之路，必须估借，而自办支路、矿务，未必确有把握。若再放倒帐，或徒滋耗费，商民必受亏损。经度支部会议数则：

一、该公司股票，不分民股、商股、官股，准其更换国家铁路股票，六厘保息，须定归还年限，须准分派余利，须准大清银行、交通银行抵押。

一、该公司股票，如愿换领国家保息之股票，则该公司历年虚糜之款，除倒帐外，准不折扣股本。俟将来得有余利，再行分别弥补以示体恤。

一、宜夔工程，既用股款，即由督办大臣会同邮传部商派总办，赶紧接办。夔州之上，工程较易，务将华工程司移前开办，以期早日相接。

一、未用股款，实有若干，现存何处。已用股款，实计若干，应请尊处迅速查明电复，以凭会商内阁度支部奏请核定，明白宣布，幸勿迟延。邮传大臣宣督办大臣方初五。

住省各法团呈请督院电奏文

具公呈翰林院侍讲学士衔编修伍肇龄等，为吁恳电奏事，恭读四月十一日上谕："各省商办干路，收回国有，定为政策。"京外股东闻命惶惑，愤激异常，函电交驰，日数十起。当即催促公司董事局先行呈恳电奏，收回成命，一面定期速开股东大会，筹议办法。二十日，即奉上谕，派端方充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二十日，又奉上谕，饬川湘两省，刊刻誊黄，停止租股，并闻政府已先派员接收。朝旨日切，人心益形愤激，在省股东，乃约集各团体于五月初一日，往公司会议。人心惨痛，议论纷歧，大致皆以川汉铁路纯依国家法律而成立，既无收回国有之理由，恐致酿成外有之惨祸，应即合恳督部堂据情电奏，请旨收回成命。且按照公司律，非开股东大会，不能决议。似此朝旨迫切，少数股东，谁敢承认接收，并应速恳督部堂迅予电奏，请旨饬下邮传部督办大臣，暂勿派员接收，免致激乱人心，别生枝节。俟闰六月初十日开股东特别大会，议决办法，再行请旨办理。绅等窃以干路收回，系全国铁路一大变局，即川省人民生死存废之一绝大关系，民心浮动，岌岌可危，倘不速恳维持，诚恐股东误会，人民愤激，贻误后来不浅。只得具呈公恳大公祖俯顺人心，预防隐患，迅予赏准电奏，请旨收回成命，饬下邮传部督办大臣，暂缓接收，则造福川民，保全大局，实无涯涘。情词促迫，不胜屏营待命之至，伏乞大公祖大人察核施行。

川路公司为呈明川路情形再恳电奏文

窃川路自奉谕旨收归国有，京外股东，函电交驰，当经公司董事局暨近省各团股东，先后呈请代奏，暂缓接收，并以刊布誊黄，停止租股，恐民误会暴动，具呈原因。猝奉朝旨，人心浮动，吁恳皇上，宽以时日，俟股东大会正式议决，乃有正式办法。仰荷俯鉴舆情，据情代奏。乃奉读五月初六日谕旨，群情悲愤，势更岌岌。而公司捧读惶骇，尤绝对不敢承认，不能不冒死上呈。恭绎旨意，以川省集款艰难，路工无告成之望，较湘省为尤甚。查川汉铁路，延袤三千里，估款七千万。川民财力本难胜此重负，只以前数年间，强邻窥伺，横肆要求，不可终日，外务部成案，具可查考，人民知路权之不可失。光绪二十九年，经前宪台锡热心提倡，奏请自办，议定集股办法，先后经外务部、前户部、商部、邮传部覆议奏明在案。川民济国家之危急，而共筹股款，商人遵国家之法律，而成立公司，深赖先朝俞允，列宪维持。数年以来，集有股款一千余万，查核属实，呈请大部给照开工。小民负担过多，集款本属艰难，然不借外债，不招洋股，不扰民间，得有此成数，实为商办铁路之冠。而川民之租股购股，踊跃无阻，亦深冀竭一省之民力，造世界之险工，为国家保全大局，使外人知中国民力未可轻量。路已开工，即有告成之日，股皆有息，仍属自有之财。故两次股东总会，全体股东对于集款方法，均无异议，且正力筹进行。此川民以艰难之款，办艰难之路，势不至路成不止之实情也。川、湘难易情形，既各不同，比较事实，自不正确。伏读谕旨，以本路有亏倒情事，遂指为朘削脂膏，徒归中饱，殃民误国，人所共知，循省再四，更不知获罪之由。查存放乃商家正当行为，去年上海正元各钱庄，倒闭华洋官商款项至数百万，事出仓卒，非意料所及。被倒商家，非仅川路公司一处，经手之施典章，本前宪台锡奏调委用人员，尚经详请参追，照律查办，经手不慎，咎有攸归。朝廷以商民被倒，而力予维持，使人民债权，不至损失，此诚保国

治民之至计。若因商家被倒，而反停止其商家，加以债务者之罪名，天下商民将无所措手足。是举天下之商号，皆视存放为致罪之门，相与囊括母财，坐待子息，市面金融将受莫大影响，恐大非朝廷保护商民之意。或者朝廷明烛万里，别有见闻，则非人民所能窥测万一。倘以被倒为朘削，为中饱，即以正其殃民误国之罪，虽赴斧锧所不甘也。至缓刊誊黄之请，系初一日。公司董事局各团股东会议之同意，原以各处收解租股，先后不一，不能以年度为限，所有填发收单，换给股票，归入股东总册各种手续，绝非旦夕所能蒇事。恭奉二十四日谕旨，饬将已收之款，妥筹办法。但从前已收已用股款，将来如何退还，尚未宣布。此次借款，如何抵押，将来是否仍须人民负担，亦未明白宣示。明达之士，固知朝廷必不如此失信小民，无如租股股东，大半出于编民农户，彼蚩蚩者，皆以为又成一种昭信股票之变相，万口一声，牢不可破。初见大部电文，有发领国家公债票一语，已恐有本无息。继见誊黄停止，如蠲免粮赋故事，益恐本息俱无，款归无着。纷纷函电，诘问追收，是误股为捐，已成事实，并非揣测之言。故一面呈请缓刊，一面即通告清理，并分途劝导，陈说利害，所以暂定人心，即所以顾全大局。非谓不发誊黄，即可接续抽收，青天白日，安能容此鬼蜮行为？况未奉二十四日上谕以前，公司曾详请明定截止租股日期。谓公司希图朦混，延宕时期，即不能自相矛盾。谓所取路款，侵蚀已多，有不可告人之处，此中利害关系，孰有切于股东？官商交替时代，曾经邮部叠次奏派人员，逐年逐款，勾稽查算，核验股款，委无弊端，分别咨报部院，广告民间。董事局成立以后，两次股东总会，所举查帐人并已逐处清厘，据实报告在案。本路股东数千万人，断无任听侵蚀之理，经手者虽不告人，亦难逃人指责。公司历年报销统计各项成绩，均已呈报邮部暨宪辕核明有案。大部有考核本路之权，督部有监督公司之责，如有侵蚀，人所共知，又岂能容忍不问？且租股向由各州县遴选本地士绅设局抽收，公司对于此项股本，亦只为间接收入。承办局绅，偶有不慎，公司详请惩办，未尝稍懈，有案可查。不肖细人，向有阴主借款，请派督办，时思取消租股，破坏公司，故不得不出此荧惑观听之言，以利用其私计。曾经邮部会同前川、鄂督宪张锡查明情形覆奏，不谓今日疑误圣聪者，仍此无据之说，此大可为人心世运叹也。咨议局为舆论代表，川路关系全省人民权利存废，照章应由局议，何事请托！现值预备立宪时代，朝廷施一政，发一令，尚无不采诸舆论，岂有事为全省权利所关，反置诸不议？况该局公呈，出自该局议员之协议，公司呈详，出自本路股东之合意，主张各异，界限攸分，国家法律具存，人民利害所在，关系密切，自当拼死力争，何必请托他人，如寻常诉讼，必需健强之辩护？总之，自川路国有之命下，朝廷尚未筹定办法，而连日朝旨迫切，前后不符，人民惶骇，若蹈水火。大会期遥，不能议决，故有暂缓接收之请。自刊布誊黄之命下，虽已明白宣示，丝毫无损。而股东血本命根，实恐子虚乌有，情形痛切，若濒阱陷。股东过多，易酿暴动，故有缓刊誊黄之请。深荷宪台上遵朝命，下顺舆情，俯予入告，仰见安定人心，冀得从容解决之至意，事理至为明晰，川人无不感祷。恭奉五月初六日谕旨，似于川路情形，与陈请原意，有未尽邀圣明洞鉴者、强词夺理，既无有此确情，误国殃民，实难当此重咎。谨遵绎体恤民艰之旨，川民艰苦，无过于川路股本，未见朝廷宣示明白办法，川民抵死不能甘心。不得不再申前请，陈明川民并无反抗情形，川路并无朦混事实，吁恳宪台电奏，请旨饬下邮传部督办大臣，速行宣布借款合同。国有政策暨川路接收办法，俟川路股东大会议决，再行奏明，请旨办理。诚惶诚恐，昧死上闻。是否有当，理合具文详请宪台鉴核，俯予电奏，宣示只遵，为此备由呈乞照详施行。五月十五日。

川路公司呈详本路股东不认查帐并恳电咨邮部取销元电文

为详请事。窃本路钦奉谕旨，收归国有。四月十五日，奉到宪台行知度支部、邮传部文电，十七日即奉到宪檄，分委各员前往公司按照部电所指各节，查明造报。公司以部派查报，尚须请旨办理，并非接收。细绎文电，且有请宪台察酌情形，分别电覆，藉资参酌等语。遵即转知驻宜公司，妥为接洽。迩时股东震惧，纷来诘问，亦即据此劝告，并告以公司业经详请督部电奏，暂缓接收。一面定期召集股东大会，此时未便拒人查算。二十四日，乃奉上谕停止租股，人心益滋疑惧。五月初一日，近省各界股东在公司会议，佥以遵照商律，体察情形，非经股东大会议决，不敢承认。经董事局暨各法团叠次呈请宪台据情电奏，仰荷宪台顾全大局，俯顺人心，即予入告，群情感动，相戒静候朝命。不意初六日乃奉严谕申饬，天心未格，舆论大哗，各处人心又复异常痛激。各界股东，皆来敦促公司陈明川路情形，再请电奏。又经公司呈详宪台在案。十五日奉宪台行知（盛端）大臣歌电。十八日，又奉宪檄，发下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正拟将奉到情形，详请宪台核示。而此电一传，报纸争登，各界传阅，皆谓朝旨部电，前后不符，歌电未免过于专横武断。证以借款合同，舆论因以益愤。十六日，公司致电各租局办事处，电局又以奉有邮部元电，不能绎发关于铁路之电，此种政策，更百思不得其解。而各界股东，皆以邮部以官厅命令，束尽人民自由，不独非立宪国所宜有，即在最专制国家，恐亦无此极野蛮现象。纷纷以公司日行职务迫促进行，并嘱克日谢绝查帐委员，请俟股东大会后，再与邮部商议办法，此时查帐未敢承认。公司以兹事体大，未能操切至此，倘使激成暴动，实难担此责成。当商董事局，定期于二十一日召集各界会议，急图安定办法。前经宪台派委查帐委员，应请即行停算。且公司办事处，分驻沪、汉、宜、渝，近日飞电调取各项款目，尚未准查报齐全。电路一沮，窒碍尤多，即使勉强查算，谁敢凭空确定？并恳宪台电咨邮部，取消元电，俾便调取各处款

目,赓续磋商办法。不然,迫人口答而先绝其舌,责人力行而先削其足,是恐人民不知剥肤之痛,而复进以夺命之汤,势不至酿成他变不止。所有详明本路股东,不认查帐,并电咨邮部,取消元电各缘由。是否有当,理合具文详请宪台俯赐察核,批示只遵,为此备呈乞照详施行。五月二十日。

四川川汉铁路特别股东会会长颜楷,副会长张澜暨全体股东等为休会恳请查办文

窃维四川川汉铁路公司因邮传部卖路夺款,特开股东总会筹议一切。开会以来,所有言论宗旨,均经督部堂亲临,并委派行政官莅会监督,实未敢有暴乱行为。乃昨闻邮传部奏请钦派李稷勋为宜昌总理,不待公司议决交路,蔑弃出资股东,至于极地。并指股东等为少年喜事,并无明白绅士,甚至指为反抗,并有严行弹压,以遏乱萌而靖地方等语,直以全川股东,悉为乱民。股东等果有不法举动,督部堂监临在近,即执法相绳,岂敢怼怨?若只以议及路事,遂诬为反抗,谓为乱民,则股东等随时随地可以横死,实所不甘。现在川路无论仍归商办与否,已事经七年,款逾千万之巨业,一旦求其归宿,非郑重详密,从长筹议,断不能服人心而清轇轕。今开会两旬,重要事件,议未过半,邮传部辄以反抗乱萌相目。股东等欲仓卒散会,则恐贻误无穷,欲继续会议,则恐横被恶名以取罪戾,再四思维,惟有恳请督部堂彻予查办此次赴会八百余人,究竟有无不公不正,喜事肇乱情形,以分虚实。否则不惟股东等不敢承此恶名,即全川数千万人,曾经出资入股者,皆当寒心屏足,不知死所。贻害大局,实非浅鲜。为此暂行休会数日,驻省静候查办。明白宣示,不胜皇急待罪之至,伏乞督部堂核办施行。

督院批铁路股东会请暂停休会,静候查办由

据呈已悉。股东开会以来,本督部堂以该会尚能维持秩序,并无滋扰情形,历经电达阁部代奏。其中有不公不正之人,本督部堂监临切近,自不难默识其人,随时取缔。即邮部来电,亦并未指实有人。所请查办一节,应毋庸议。至路事紧要,该会长等既经任事于前,仍当确切研究以善其后,是为至要。此批。

赵督札铁路公司文

总督部堂赵为札行事,承准内阁电开,奉旨:盛宣怀奏沥陈川路情形一摺,所有请饬四川总督转饬李稷勋仍驻宜归暂管路事。督办大臣未接收以前,勿许离工,并责成该督遵照前旨,迅速会同端方,将所有收款,分别查明细数,实力奉行,俾得按照所拟办法,早日决定等语,均著照所议办理。本日又据瑞澄、端方电奏各节,应由端方就近迅速会商赵尔丰懔遵叠次谕旨,妥筹办理,严行弹压,毋任滋生事端,并将详细情形,随时查明电奏。钦此。阁印等因承准此。又准邮传部电开,本日内阁片交本部,覆奏川路驻宜李总理暂时毋庸更换一摺,又鄂督会同端大臣电奏,川汉铁路自奉旨收归国有,川人即思反抗,迨前护督王人文代奏,奉旨严饬,始渐帖然。经瑞澄因宜昌夫役数万人,诚恐未接收以前,谣诼纷纭,怀疑生事,与邮传部及端方往返电商,仍留李稷勋暂行经理,以免停工生事。工项仍就川款开支,俟接收后一并核议,由部照会李稷勋在案。此因顾全路事,绥靖地方起见,非别有私意于其间,乃川人计无所逞,辄指专擅害公,妄议辞退总理,要求代奏。传播到宜,人心惶惑,于地方治安大有影响。虽经电饬地方官晓谕弹压,能否不致滋事,尚难逆料。查川省集会倡议之人,类皆少年喜事,并非公正绅董。询之蜀人,众口佥同。非请明降谕旨,派李稷勋仍留办路,并责成川督懔遵迭次谕旨,严重对付,不足以遏乱萌而靖地方。瑞澄等不敢避谗畏谤,披沥直陈等因。业经奉旨钦遵,除另咨外,先择要电闻邮传部印等因,准此。除电达驻宜总理,并咨商端大臣遵办外,合亟札知,为此札仰该公司即便查照。此札。

副都统将军总督提督暨全城司道电奏请缓收川路文

北京内阁王爷中堂钧鉴:顷接铁路股东会会长颜楷,副会长张澜暨全体股东等,为邮传部违法借债收路,危变不测,非依法交议,无以服众心而维宪政,恳予据情电奏事。窃为四川川汉铁路,经邮传部定策,收归国有,股东等特别开集总会,痛矢天良,反复研究,实系万不可行。一原募借外债,未经资政院议决,废止本省权利,未经本省咨议局议决,有违先朝庶政公诸舆论之意。二则合同失败,举全路用人购料理财之权,悉受制于外人。三则驻宜总理李稷勋不商股东,竟以商款交部,显悖历次上谕。综此诸多不合,碍难承认。乃正在研究,忽闻邮传部戾拂舆情,竟以专擅害公。为股东总会所请撤销更换之李稷勋,奏请钦命总理宜昌路事,故意蔑法欺天,置全川出资办路之人于无可容足之地。本月初一日电文宣布,遂激成罢市之举,虽经各行政官吏及股东等竭诚开导,而执理甚坚,义不苟让。股东等既须熟筹路事,又惧四川大局危险,神智昏亡,莫知所措。窃查省城罢市以来,各街严守秩序,比户泣奉景皇帝灵主,只有哀号而无暴动,外象极为肃穆。然而悲愤愁惨,郁结甚深,再延时日,变且莫测。股东等固无安辑地面之责,而川路股本,由散碎集缀而来,七千万人,皆在股东之数,此种觖望之举,万心齐决,必至不可收拾,非少数人所能劝譬,默念前途,实堪股栗。股东等为大局危急虑,无暇縻渎。总之,据商律之规定,当立宪之时代,无论此次借债收路,其利害当否如何,商民只能严守法律,服从资政院、咨议局之决议,不能服从邮传部违法之命令。惟愿皇上俯念民依,仰承先朝钦颁法律,将四川川汉铁路,照常暂归商办。一切议事用人,勿任邮传部妄加干涉。并一面将借债修路事件,分

别饬交资政院、咨议局详议。果使策非过举，院、局皆表同情，则议策悉据法律，非邮传部私擅专断可比。股东等虽被损失，固应俯帖顺受，否则院局章程，可由部臣任意破坏，即国家一切法律，不能责人民以独从。罢市已成，无方开解，旷日持久，祸福难料。股东等实不能为众人负责，即刀锯鼎镬，尽加于股东等，亦必无效于全局之糜烂。今省城罢市已逾三日，外邑风声，亦复不知所届，情势危迫，死所未卜，惟有恳予据情代奏。请将四川川汉铁路，此时仍由商办，候旨饬交资政院咨议局议决，再定接收办法，以服众心而维宪政。为此具呈伏乞督部堂核准电奏施行，须至呈者等情。据此，伏查川路自奉改归国有之命，历经前护督王人文及尔丰反复开解，舆情终于借款合同，各怀疑虑。此次因请代奏，撤换宜昌总理李稷勋，邮部复奏改钦派，群情于是大激，致有初一日罢市、罢课之事。尔丰日集绅民竭力开导，而群疑已结，终非空言所能解释。绅商学界，大小妇孺，均来辕迭次要求，现已罢市四日。虽尚保守秩序，未见暴动，而万众哀愤，祸机四伏，近日复有不纳赋税杂捐扣抵投息之说。若不速筹解决，是以一路事发其难，而全局蒙其害。川省伏莽本多，财政素窘，影响所及，尤难收拾。该股东会此次所陈，系为法律上之请求。现在民气甚固，事机危迫万状，应恳圣明俯鉴民隐，曲顾大局，准予暂归商办。将借款修路一事，俟资政院开会时提交议决。九月为期至近，与其目前迫令交路，激生意外，糜烂地方，似可待交院议，从容数月，未妨路政，人心一失，不可复收。玉崐等共负地方之责，同处艰危之局，劝解无效，防制无从。窃惟停收租股，已广皇仁，忍以戡定之劳，重伤元气？事势至今，不敢不冒死凛奏。伏望宸断，迅将此次电奏，发交内阁国务各大臣，从速会议，宣示办法，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谨请代奏四川将军玉崐，总督赵尔丰，副都统奎焕，提督田振邦，署布政使尹良，提学使刘嘉琛，署提法使周善培，署盐运使杨嘉绅，巡警道徐樾，署劝业道胡嗣芬谨叩。

七月十五被戕诸姓氏人表

姓名	籍贯	所住区域	年岁	职业	日期	死所	伤之情形	结报人	攸助银数
刘元章	罗江	南打金街二十五号	二十三	机匠	十五	南打金街杀猪巷口	枪入脑后出额左	弟金娃元林	六元
徐炳娃即徐吉山之子	郫县	陕西街相友巷十八号	十五	小菜	十五 十七	辕门外死于军医学堂	枪断右膝伤左脚指	母叶氏	六元
董青云	安岳	光华街五十一号附三号	三十	裁缝	十五	大堂下	枪穿乳旁	母傅氏	六元
张万寿	甘肃张掖县	南脚店内附九号	七十三	放马	十五	二门口	枪伤左脚	雇工谭顺知	六元
邓洪兴	本城	锦江桥三十七号	四十八	料货	十五	二门侧	枪穿左肋	弟春山	六元
蒲先甲	本城	粪草湖十四号	二十一	翠花	十五	署内陆军官厅	一枪穿小腹 一枪穿左腿	父子均北院戈什	六元
杜豫丰	双流	粪草湖一百一十一号	三十一	翠花	十五	石狮侧	一枪中脑门 一枪中小腹	母张氏	六元
何清云	本城	粪草湖一百零三号	四十	纸花	十五	巡捕房侧	枪伤头面	妻高氏	六元
周洪顺	简州	转轮藏味经轩茶社	三十	装水烟	十五	石狮侧	枪入左目出脑后	兄培善	六元
赖春海	本城	转轮藏八十一号	二十	通草花	十五	二门侧	未见尸	叔洪顺	六元

（续表）

姓名	籍贯	所住区域	年岁	职业	日期	死所	伤之情形	结报人	佽助银数
周体云	南部	烟袋巷一百十一号	三十三	刘福盛绸缎铺徒弟	十五	大门内	枪入左眼出右耳	街正张普州	六元
胡青泉	汉州	锦江桥二十六号	二十五	饭铺徒弟	十五	大门内受伤回铺死	枪中左腰眼	母王氏	六元
张文生	汉州	南纱帽街二十二号	十二	戏班子行头铺	十五	按察司墙脚	枪入左乳出背心	母史氏	六元
陈宗镒	金堂	粪草湖一百一十九号	二十七	寿春药铺先生	十五	西辕门水池侧	枪入左膀出左肩	兄宗盛北五区巡兵	六元
胡思雨	本城	粪草湖十七号	二十一	敏有公纸铺徒弟	十五	二门内	枪洞穿心口	母詹氏	六元
刘长兴	成都	东鹅市巷十一号附五号	三十九	水饺子	十五	二门内	未见尸	妻徐氏	六元
马起合义顺是招牌	简州	锦江桥五十八号	二十三	牛肉	十五	二门内	枪入左胁出右胁	兄起文	六元
王绍华	成都	永靖街三十四号	三十一	回教	十五	辕门内伤学道街口死	枪穿小腹	母马氏	六元
王纪鉴	崇庆	走马街六十八号	十八	乾泰生绸缎铺徒弟	十五	二门内	枪贯两耳	本铺徐先生	六元
秦履安	本城	童子街文明巷七十一号	四十七	街正行医	十五	大十字烂招牌左近	一刀伤右手一枪中左胸一枪中左胁腰眼一枪中左腿	妻罗氏同子二人	八元
黄玉兴	金堂	中市街五十四号	四十三	对子坠坠	十五二十三	大十字口由军医学堂回家死	送货路过枪中右乳子落堂	妻蓝氏	六元
龚治全义兴是招牌	成都	蝶窝巷第四号	二十五	棕刷	十五	东辕门外	枪中腰腹	母周氏	六元
徐正芳	双流	上池街第四号	二十六	机匠	十五	文庙街口	枪入右反翅骨出左乳旁	父福兴	六元
李辉山	温江	内城大坑沿第九号	五十三	丝房匠人	十五	文庙街口	枪入右腿肚出左腿肚	侄廷芳	六元
陈克生	简州	蝶窝巷六十五号	三十	刻字	十五	西辕门外	一枪中左肢窝一枪中右腿跨	姨母秦氏	六元
胡长生	成都	染房街一百四十号	十七	白洪顺牛骨铺徒弟	十五	辕门内	枪中心口	师白洪顺	六元

又一表

死者姓名	年纪	领恤款人	银数
董青云	三十岁	董傅氏	银二十元
胡长生	十七岁	白洪顺	银二十元
徐正芳	十八岁	区正易双发	银二十元
王纪鉴		乾泰生	银二十元
王绍华		母王马氏	银二十元
徐吉山		街正赵长泰	银二十元
李辉山	五十三岁	区正易双发	银二十元
周体荣	三十三岁	内弟夏顺林	银二十元
秦雅亭	即履安四十七岁	街正温香亭	银二十元
刘长兴		妻徐氏	银二十元
刘元章		弟元林	银二十元
杜豫丰		母杜张氏	银二十元
龚治全		母龚周氏	银二十元
蒲先甲		母蒲杨氏	银二十元
何青云		妻何高氏	银二十元
陈宗益		兄陈宗盛	银二十元
赖春海		叔赖洪顺	银二十元
张万寿		侄张海棠	银二十元
马义顺		街正张同兴	银二十元
周洪发		史周学培	银二十元
胡青泉		母胡王氏	银二十元
张文生		母张史氏	银二十元
胡师禹		母胡詹氏	银二十元
黄玉兴		妻蓝氏	银二十元

前表中所列助金，闻系临时慈善会所发表，即由善会印行。又一表所列，则出之商会，代公家给与。闻有死者多人之亲族，因避祸不敢出头请领，亦有畏惧逃亡，不详其著落者。辛亥七月十五殒伤之人，殆无从知其确数也。

赵督告示

为晓谕事。照得此次所拿的首要，并非为争路的事实，因他们借争路名目，阴图不轨的事。若论争路的事，乃是我们四川的好百姓，迫于一片爱国的愚诚，本督部堂是极赞成的。所以本督部堂下车的时候，即为我们四川百姓代奏，又会同将军各司道代奏，又联络官民一齐代奏，本督至再至三，那一回不是为我们四川百姓争路？争路是极正当的事，并不犯罪，何至拿办，更何至拿办有官职的绅士？若论此次所拿的事，是因他们这几个人，要想做犯上作乱的事，故意借争路的名目，煽惑全省的人。煽惑既多，竟敢抗捐抗粮，明目张胆，反抗朝廷。并分布各州县设办事处，胆敢收地方粮税，并胁迫我们百姓，不准为我们的皇上纳粮，偏要为他们乱党纳粮。不准为我们的皇上纳税，偏要为他们乱党上税。且于省外州县解来的地丁钱粮，扣住不准上库，更要造枪造炮练兵练勇，自作自由，种种背逆行为，我们百姓皆于报告中共见共闻者，此尤背逆之显见者也。他们包藏祸心，偏要借著路事说那好听的话。试问抗粮税、造枪炮、练兵勇这与铁路什么相干？明是要背叛朝廷，又怕我们百姓不肯。故借争路名目，哄弄大众，说的是一片爱国爱川的热诚。上等社会之人，自然也为其所惑，随声附和起来，故此愚民百姓，更容易哄骗了。他并敢勾结外匪，定期十六日举事，作谋反的举动。果然十六日，四处便来围城了。若不是关城的早，城内进来这些乱人，早就烧杀抢劫起来，不知闹成个什么样子了。尔等乡愚无知，受其愚弄，实堪矜悯。所以昨日扑城，抗拒官兵的人犯，虽是无知妄作，自犯死罪。本督部堂念其皆是朝廷赤子，受人煽惑，情实可怜。昨日所拿数十人，亲讯明白，从宽释放，复与以饮食之资，是则本督部堂不忍之心所见端者也。况省中、省外的百姓，皆为其迫胁，实不得已，但能各安本分，照常营业，皆是良善子民，岂有株连究办之理？总之，此次所拿首要，非为争路的事实，系为背逆朝廷的事，本督部堂系奉密旨办理的。我们百姓要听明白，切勿误会。不但不株连我们的百姓，并且不妨害我们争路的事。就是误入该会的人，只要能立刻改过自新，也便不追问了。本督部堂爱民如子，疾恶如仇。从前护院的时候，并未有妄杀一个人，想为尔四川百姓所共见。为此再行明白晓谕，凡尔士农工商人等，务须善体此意，不必妄生猜疑。切切特示！宣统三年七月十九日。

七月二十三日上谕

前因四川逆党勾结为乱，当饬赵尔丰分别剿抚，并饬端方带队入川。现据瑞澄及重庆等处电陈：四川省城城外，聚有乱党数万人，四面围攻，势甚危急等语。成都电报，现已数日不通，附近各府州县，亦复有乱党

煽惑鼓动。川省大局,岌岌可危,朝廷殊深焦虑。昨已电饬端方克期前进,迅速到川。开缺两广总督岑春暄,威望素著,前任四川总督熟悉该省情形。该督病势日已就痊,著即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岑春暄向来勇于任事,不辞劳瘁,即著由上海乘轮即刻起程,毋稍迟延。此次川民滋事,本系不逞之徒,藉端诱惑,迫胁愚民,以致酿成此变。现在办法,自应分别良莠,剿抚兼施。其倡乱匪徒,亟须从严惩办,所有被胁之人,均系无辜赤子,要在善为解散,不得少有株累,以期地方早就敉平。岑春暄未能立时到川,端方计已行抵川境,著先行设法,速解城围,俾免久困,并沿途妥为布置,毋任滋蔓。该大臣等其各懔遵谕旨,迅赴事机,以纾朝廷西顾之忧,而免川民涂炭之苦。钦此。

监国摄政王钤章

奕劻假那酮、徐世昌署名

赵督批股东总会公恳明示以释群疑案

披阅来呈,误会牵饰之处太多,兹为该公司撮要揭之。来呈谓股东等不解首要,系指会长或另有他人。如认会长为首要,则会长系股东等全体举出,以便取决议案,即争路之股东,均当为首要等语。查此次所拿首要,乃图谋不轨之人,非讨论路事之人。其被拿之由,乃因背叛朝廷而见逮,非为充会长而见逮也。呈内又谓,如外间所传之匿名商榷书,不特会长未经提案,即股东等亦并无一人与闻建议。前十三日,股东等入场时,在门口接得此书。阅后,质之会长,随同根究,正在侦探期间,即有休会之变等语。查此书十三日在会场内散布时,众目共见,会长如未认可,见此书时,何不即刻将散书之人扣留,登时呈请本督部堂根究严拿,以明嫌疑?此际始以随同根究,正在侦探期间等词,曲为解饰。试问地方有谋叛朝廷之乱党,其根究侦探之权责,究在股东会长耶?抑在本省督抚耶?至于书内载停办捐输一条,则固已经该公司陈由咨议局呈院有案,似亦不能竟为会长未经提案矣。呈内又谓:此后覆议,请缓捐输及以股息抵纳丁粮两等。虽经提出,会众议决,不过表示必争之意思,呈请本督、本堂核夺施行,可否尚在钧裁之中等语。查两案呈文具在,不特文后胥无可否之词,亦并无核夺字样,是直已实行,岂仅表示意思者耶?总之,此次争路事起,不轨之徒,竟藉同志会机关,盘踞勾结,阴图革命,捏造朝廷将铁路送与外人,路亡川亡国亡等语,开会演说,广为煽诱,及至人心已动,更无所忌惮,明目张胆,指称朝廷蔑弃四川,川人应图独立,鼓吹论说,一唱百和,悖逆情形,笔难罄述。又迫令罢市、罢课,实行抗粮抗捐,推广各协会,创设办事处,拦截上库解款,自向民户收捐,种种谬妄举动,一一见诸实行。又复广发木牌,召募各团,潜派死党,勾结匪徒,祸机之来,间不容发。幸经本督部堂查悉,该逆徒等阴谋十六日起事,始于十五日先发制人,遵旨严拿首要。该徒党竟敢立时拥众数千,扑攻督署,甫经击退,而外属如牛市口、大面铺等处,敌党数千人,即于是夜结队持械,直扑城下,称由同志会调集,前来保护罗纶。数日以来,近自成都各属,远至邛、蒲等处十数州县,均各聚众,盈千累万,号称民团,大张旗帜军械,围攻省城,意图扰害地方,抢劫首要。可见平日非有预谋,仓卒岂能麇集?先后阵擒各犯,解辕审讯,皆言为同志会所召集。十四日已有集团之举,现今匪徒到处肆扰,方从事涤荡,已入军事范围。而该股东等,乃欲为之饰辩,以与本督部堂争论是非,亦何所见之谬也!此案与路事不相涉,与各股东亦迥不相涉,不必以少数人之罪戾,引为全体之猜嫌;更不必以同为股东,曲为营救。须知事关重大,若非确有凭据,亦断不出此。试问果使待至十六难作,省中之糜烂固不堪言,而全川之蒙祸,伊于胡底?此事为此数人惜,而独不为数千万生灵惜乎?本督部堂因维持大局,保卫生民,决不过事诛求,期于毋纵毋滥。该股东等自当按切事理,反复省察,勿昧于一时,而哓哓置辩。应即各守职业,勿听淆惑,一俟乱事既平,再行徐议路事。仰即遵照此批。

原呈俟觅得再行补印。附记。

绅耆伍肇龄等上军督司道呈稿　七月二十三日

为恳请详察,矜全大局事。窃自本月十五日,铁路公司股东会正、副会长颜楷、张澜,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及铁路股东代表邓孝可等,奉召入署后,猝见首要就擒之示。一般人民皇骇无似,恭捧先皇神牌,诣辕泣恳释放。旋由宪署开枪击毙多人,又见出示云:"拥进辕门,格杀无论。"兼以闭城数日,城外乡民不知城内情事,纷纷扰扰,群呼争路,事变至此,倘不及早解决,将来谣传愈远,人集愈多,地方之糜烂,势将无所底止。刻下城内商民,仰体宪台示谕,复督率商董沿街劝导,陆续开市,然卒不知被拿诸人是何罪状。及十八日,乃见大公祖示谕,诸人等皆系藉争路为由,希图煽惑人心,潜谋不轨,所有城中停课、罢市等情,皆诸人主使。人民等但见宪台示谕,未见悖逆确证,又复皇皇奔走,惊相告语。绅等睹此等情形,不敢为诸人辩护,深为大局危惧,是以不揣冒昧,渎恳垂察。窃咨议局长为全省人民所公推,股东会长为全体股东所公举,各股东遵公司律而集会,是皆为国家法律认定之人,即当受国家法律之保护。果有悖逆之谋,不惜牺牲川民数千万人生命财产,供其一快,而使数千万人日夜所欲争回之路,灰于一旦。是此数人者,不特为朝廷之乱民,亦即四川之公敌。国家刑律,固所难容,即我数千万人民,亦岂能容忍不问,听其扰乱?惟据人人心理推测,此数人中,或因争路狂热,言词过于激烈,固不能曲为之讳。而一般人民,则皆激于争路热诚,不易解释。倘此被拿数人,不经法庭审讯,取具确实证据,宣布罪状,而遽罹不测之罪,虽有宪台剀切示谕,谓争路为正当,并不更事株连。窃恐全川人民,因爱路之愚忱,而痛惜争路之人。只谓争路者被拿,不知被拿者何罪,疑误不解,变患迭生,将我大公祖竭力保全川路之苦心,亦终不白于

天下。本省伏莽既多，他省人心正乱，而外人复乘间伺隙，深冀我内地不靖，可以藉口调兵保护，以扩张其势力范围。路事一日不平，责言一日不止，若因此内哄，外交无法抵制，是借债之失败犹缓，争路之召乱甚亟。数人之生命虽轻，大局之安危实重，此中关系，毫厘千里。绅等见闻所及，缄默难安。伏查钦定法院编制法，凡国事犯，皆以大理院为第一审。处此祸福须臾，只得恳请大公祖矜全大局，可否将此数人交法庭审讯。如果真有叛逆确据，即请布告全川，俾人民等咸晓然于此数人之罪不可逭，则全川数千万人，不第疑误冰释，且咸颂我大公祖从容定乱之德于无穷矣。为此具呈，不胜屏营待命之至。

股东总会交公司转详文

窃股东等前因会长颜楷等被逮，呈恳明白批示，仰见督部堂示谕：谓川民争路极为正当，不但不株连争路之人，并且不妨害争路之事。方冀宪怒可回，乱萌可遏。及二十三日，忽巡警道遵奉督谕：将铁道学堂股东招待所封闭，乃复危疑震恐，日夕彷徨。正拟续呈请命，旋奉督批指驳，误会牵饰种种，饬勿哓辩。

股东等自应谨遵批示，不必争论是非。然天下事是非自有定理，不必争论，亦有不能不论者。是以不思斧钺之威，而请毕其说。复查原呈各节，不过在路言路，寻绎督批，亦分路事乱事为两途。但所指实行抗粮、抗捐之证据，即争路议案，请停捐输及以股息抵纳丁粮，交由咨议局总公司呈请督部堂察核之件，而所指拿获图谋不轨之人，又皆系讨论路事之人，势又不得不以数人猜嫌，引为全体罪戾。查会议通则，会长只能表决议案，不能独决议案。兼以会场日有行政及警察监视，言论果出范围，不难立时阻止。况初一罢市、罢课后，会长等休会，呈请查办。奉批，该会尚能维持秩序，并无滋扰情形。查办一节，应勿庸议，并饬会长赓续开会。当日会场，即有请停捐输抵扣股息之议，已蒙督部堂据以入奏，认为法律上之请求，何不旬日间，股东全体可决之事，悉指为会长诸人煽惑所为？自古以文字告密者，皆别有秘密真实反具，岂有于稠人广众中宣布反书，长官不之禁，反认为正当之请求，而上达天听者，如谓商榷书，即宣告独立之证据？现闻散布此书之人，业经就捕，是非真伪，自有定谳，无待赘言。且散布此书时，官警亦曾莅会。如督批权责有在，则会长、股东等无认可之权，亦自无呈请之责矣。至谓两案呈文，皆无可否字样，即为实行。无论察核之与核夺，有何区别？而原案具在，究竟是议是抗，不辩自明。股东等既无嫌疑可居，亦何须更为辞释？惟督批十五日先发制人：遵旨严拿首要，该徒党竟敢立时拥众数千，扑攻督署，甫经击退云云。恭读二十日上谕，亦据督部堂奏陈，十五日竟有数千人凶扑督署，肆行焚杀，并伤毙弁兵。二十三日上谕：并据鄂督、重庆等处，电陈四川省城城外聚有乱党数万人，四面围攻，势甚危急等语，殊深焦虑，着先行设法，速解城围，俾免久困等因。谁非臣子，而忍无端贻君父宵旰忧邪！查是日商民闻诸人被逮，不知是何罪状，见公司被围，不知是何危险，皆为争先恐后，纷抱先皇神牌，赴辕呼吁。营务处喝令巡防军枪毙数十人，号苦之声，全城震动。夫谋反叛逆，不操戈盾，仅以香牌从事，乃能伤毙弁兵？白日青天，睽睽万目，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且文庙前、后街、东大街、署袜街各街行人，亦复有为枪毙者，则又何说？现在城外人民，似不释然于十五之事，以致民匪混合，兵团相仇，剿洗之风，纷传四远，旬日以来，死者盖数千矣。信谳未成，大局已溃，故股东等尤不得不冒死进词。查去年二月，宪政编查馆奏定死罪施行细则，凡谋反叛逆，谋大逆者，属大理院特别权限。国法具在，不但股东等不敢曲为营救，果其情真罪当，即司法者亦无暇为此数人惜。第革命之说，在南、北各省，利便交通，反对宪政之徒，炸弹求逞，时或有闻。蜀民爱国极愚，向来无此风气，如动以此律人，未免邻于鼓吹。如以会场言论自由，遂指为革命证据，在股东等共见共闻，犹百思不得其解，矧远在百里之外乡民乎！要之此次争路，直接求路事之完全，间接防宪政之破坏，督部堂明鉴，深予维持。而以通国皆知有害无利之合同，请废不能，请交资政院又不能，乃提两种消极议案，以为最终积极请求。杞人愚忧，诚所未免，责以狂妄，咎或无辞。如推爱国之愚忱，而悉蒙以悖逆之重罪，是以国家法律认定之人，而不得受国家法律之保护，窃恐我国上下臣民，内外一心，日日所企成之宪政，实于诸人之疑狱，不无关系，深愿我督部堂熟审之也。股东等遵律召集，全体一心，何能默认讨论路事之人，皆成图谋不轨之人，致使宪政危殆，法权侵损，而路事因之摧残净尽。反复省察，惟有仰恳督部堂推维持大局之实心，布保卫生民之至意，遵依法律，慎重罪名，俾上下猜疑，不求解而自解，庶大局早就敉平，生民少遭涂炭，而路事稍有安坐徐议之一日。区区愚忱，不胜迫切之至。再股东久处疑虑之中，招待所既经封禁，不惟食宿不便，抑且困难堪虞。刻即暂行分道还乡，静候续行召集。合并声明，即请公司备文转详，实为公便。

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致内阁请代奏电　七月二十七日

十五日，遵旨拿获首要，随将围攻督署乱民击退，曾于咸电具陈在案。是日分段派兵弹压，兵民仍多冲突，直至三更，城内始稍静息，而城外大面铺、牛市口民团数千人，夤夜已到城下。据称系由同志会调令十六日进城，始知逆谋凶狡，实非一朝一夕之故。连日已到各团，计西有温江、郫县、崇庆州、灌县，南有成都、华阳、双流、新津及邛州、蒲江、大邑等十余州县。一县之中，又多分数起，民匪混杂，每股均不下数千人，或至万人。所到之处，抢掠烧劫，无所不为。附省居民，纷纷逃徙。阵获之人，讯供或称系赴同志会召集，有称系蒲、罗等大人调来保路者。十四日，即已暗中齐团，亦有沿江得有同志会散布调兵木笺，令来保护罗、蒲诸人

者。今知渠等被擒,特来救援。要求从此不纳粮税,不准,则围城攻打。当经调派陆军及巡防军卫队,一面谨严守城,将各国驻省领事及教堂教士等,加意保护。一而分路迎剿,仍先将该逆绅等谋叛情形,分头晓谕解散,免致愚民无知误犯。兵民接战时,官弁等亦必先行劝解。乃各该团恃其人众势强,分四路围城,并放枪炮,伤亡兵士。迨官军开枪回击,犹敢抵死抗拒,至势难支持,始各纷纷败退。嗣有大股匪团数千人,盘据距省五十里之龙泉驿山顶,扼守险要,密列炮械,扬言进攻省城。官军驰往剿击,匪即开炮轰打。官军于黑夜猛扑上山,占据山顶,夺获大炮数十具,械弹刀矛无算,匪遂下山纷窜。盖龙泉驿为东路要害,该匪等意在扼险固守,截断省城声援。幸经立时攻夺,不致为其所制。而西路犀浦、中和场等处,复有数千匪徒聚集,纵横于郫县、双流之间。复经派兵防剿,当即败退。讵该匪旋又分股围攻双流县城,放火焚烧关厢街寺,势甚危迫。官军蹑踪往援,与匪接仗数次,均获胜利,相持一昼夜,城围始稍松解。其窜扰犀浦、中和场并续窜唐家寺之匪,亦先后败退。刻据探报,金堂、什邡、汉州等处,又复纷纷告警,犹须分兵往救。查官军自十六日至今,连战七日,防内攻外,东驰西击,刻无暇晷。尔丰随时激以忠义,犒以重赏,各将士均尚用命。虽所当辄靡,擒斩甚多,夺获枪炮、刀矛、旗帜约二千余件。而民匪散而复合,前去后来,竟成燎原之势。自十六日,各路电杆悉被砍断,驿递文报,皆被截阻搜杀。各处匪徒,日益麇集,迹其设伏守险,图扼东西要道,陷我于坐困之地,必有枭桀诡谲之徒,主谋指使。而西充、汉州等处,匪徒犹有分路来省之说。兵数有限,备多力分,恐仓卒未易歼除。拟俟城守稍固,即抽队迎剿以图廓清。其先后阵擒各犯中有被胁愚民,均用善言开导,悉予宽免省释,饬其劝告乡里,勿致误蹈罪戾,为妥筹解散之计。惟闻彼党已密派多人,运动各省咨议局及京外官绅,意图淆乱黑白。尔丰一面通电各省督抚,宣布其罪,以免人民误会或有牵动。至现在筹办防守,所有筹画饷需,预备供给及赏恤救济,巡查地面各事宜,自不能无总汇机关,以资督率。其临时需用各款,亦为预算所不及。刻已于藩署饬设筹防局,妥为办理,俾资综核。再各路电报久已不通,因前日将简州匪股击退,始专马赍稿至资州电局发递,是以具报稍迟,合并声明,谨请代奏。尔丰叩,漾。

七月二十八日上谕

赵尔丰电奏:自十五日乱民围攻督署之后,是夜即有大面铺、牛市口民团数千人麇集城下。连日又到有温江、郫县、崇庆州、灌县、成都、华阳、双流、新津、邛州、蒲江、大邑十余州县民团,每县数起,每起数千人,或至万人。所到之处,抢掠烧劫,无所不为。附近居民,纷纷逃徙。当经调派陆军及巡防军卫队迎剿,乃各该团恃其势众,分四路围城,并放枪炮,伤亡兵士,迨经回击,犹敢抵死抗拒,及势难支,始行败退。嗣有大股匪团数千人,盘踞距省城五十里之龙泉驿山顶,扼守险要,密列炮械,扬言进攻省城。迨官军驰往剿击,匪即开炮轰打。经军队于黑夜猛扑上山,占据山顶,夺获大炮数十具,枪弹刀矛无算,匪遂下山纷窜。而西路犀浦、中和场等处,匪徒亦经击退,匪复分股围攻双流县城,焚烧关厢街寺,官军与之相持一昼夜,城围始稍松解。窜扰犀浦、中和场,并续窜唐家寺之匪,亦先后败退。自十六日至今,连战七日,擒斩甚多,夺获刀矛、旗帜约二千余件。各路电线悉被砍断。驿递文件,皆被截阻搜杀。现在各处乃复警报频闻,拟俟城守稍固,即抽队迎剿。先后阵擒被胁愚民,均开导宽免等语,办理尚合机宜。该匪等先期散有调兵木签,足见谋逆,已非一日。乃至逆谋败露,立时四处响应,胆敢围城抗拒,肆行焚掠,扰害良民,俾闾阎不得安堵。又复扼险固守,截断声援,并有砍断各路电线,截驿递文件及搜杀情事,实属有意作乱。似此悖逆情形,业已众目昭彰,岂容任其糜烂?亟宜早图廓清。现在鄂军已经行抵川境,黔省援军亦经开拔。仍著赵尔丰严饬各军分路剿办,迅速击散,毋令匪焰日张。仍分别良莠,剿抚兼施,凡有被胁愚民,悉从宽宥,遍行晓谕,妥筹安抚,以免株连而释疑惧。仍将办理情形,随时电奏。至所奏设立筹防局办理筹饷各事宜一节,著度支部知道。钦此。

奕劻、那桐、徐世昌署名

岑宫保自沪来电

七月二十六日,由上海发递成都及四川各属,全省道、府、厅、州、县、武营知悉:春暄奉命入蜀,会同督院办理剿抚事宜。现先撰告蜀中父老子弟文,专电传布。地方文武应即刷印多张,加盖印信,张贴城镇乡村,使人民共喻春暄之情。其有不通电报处所,即由邻封专人递送,一体办理。地方文武有维持治安之责,务即切实劝导。并选公正士绅讲演,以期早日解散。自此电到后,地方人民苟非实行倡乱,不得妄加捕治。其因乱事拘拿在先者,苟其地业已安靖,应择情节较轻者,量予保释以省系累。即情节尤重,必不可原,只许暂行羁留,候春暄到后,再行判决,不得擅行杀戮。但望上下共释猜嫌,庶或于春暄未到以前,即致敉平,国家之福,地方之幸。出力官绅,自应择尤请奖,如奉行不办,或贪功生事,一经觉察,立予严惩。此电到后,即将办理情形,随时报告,勿得隐饰。

岑宫保电告蜀中父老子弟文

春暄与吾蜀父老子弟别九年矣,未知父老子弟尚念及春暄与否?春暄则固未尝一日忘吾父老子弟也。乃者于此不幸之事,使春暄再与吾父老子弟相见。频年契阔之情,竟不胜其握手欷歔之苦,引领西望,不知涕之何从。吾父老子弟试一思之,春暄此时,方寸中当作何状耳。春暄衰病侵寻,久无用世之志,然念及蜀事糜烂,吾父老子弟,正在颠连困苦之中,不能不投袂而起。是以一奉朝命,无暇再计,刻日治行,黾勉奔赴。

第沪蜀相距六千里而遥，断非旦夕可至。邮电梗塞，传闻异辞，苟不为耳目之所闻见，何能遽加断决？则此旬月间吾父老子弟所身受者，又当如何！此春暄所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者也。今与父老子弟约：自得此电之日始，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勿生疑虑。其一切未决之事，春暄一至，即当进吾父老子弟于庭，开诚布公，共筹所以维持挽救之策。父老子弟，苟有不能自白于朝廷之苦衷，但属事理可行，无论若何艰巨，皆当委曲上陈，必得当而后已。倘有以往冤抑，亦必力任申雪，不复有所瞻徇。父老子弟果幸听吾言，春暄必当为民请命，决不妄戮一人。朝廷爱民如子，断断无不得请。如其不然，祸变相寻，日以纷拿，是非黑白，何从辨别？春暄虽厚爱吾父老子弟，亦无术以处之。吾父老子弟其三思吾言，勿重取祸，以增益春暄之罪戾。即有一、二顽梗不化之徒，仍复造端生事，不特王法所不容，当为吾父老子弟所共弃。则宜屏弗与通，使不得施其煽惑之技，而春暄亦将执法以随其后矣。至蜀中地方官吏已电嘱其极力劝导，勿许生事邀功，以重累吾父老子弟。春暄生性拙直，言必由衷，苟有欺饰，明神殛之。吾父老子弟其幸听吾言乎？企予望之。春暄有印。

续呈军督院文稿　八月二十九日

为公恳明示事。窃绅等七月二十三日，经恳请详察，矜全大局具呈，迄今未荷批示。迩时剿办之法，尚未明布，省外被乱地方，犹可缕指计也。然绅等鳃鳃过虑者，即以被拿诸绅，非经法庭审讯，取具确实证据，必致益滋疑误，愈激愈乱，愈酿愈巨。及恭读二十日上谕，十五日竟有数千人凶扑督署，肆行□□，并伤毙弁兵。二十三日上谕：据鄂督、重庆等处，电陈四川省城城外聚有乱党数万人，四面围攻，势甚危急等语。绅等以鄂、渝距省太远，所陈自非事实。督宪电奏，所谓肆行□□者，当亦喧攘或呼号等词。嗣由川东道宣布上谕全文，乃知□□系"烧杀"二字。并见十九日成都日报第一版所载，亦谓有匪徒千余人拥进督署，欲行纠劫，虽经官军击退，犹复麇集。绅等乃不胜惶惧，耳目亲见之地，情节尚如是离奇，省外疑误正多，若一经传播，民则不信斯言，匪更利用其说，一误再误，乱伊胡底！现闻西南等处，兵力所至，窜扰日宽，匪固当诛，民未就抚，人民生命财产之损失，盖不知其几千万亿。而被拿诸绅，尚未确定罪名，且有陆续释归，又有续行补拿者。甚至搜查证据之举，浸复大作，愈至户户不安，人人自危，惶惑不知所措，绅等更不得不为大局虑也。伏查督宪叠次告示，皆分路事、乱事为二，不事株连。并读军宪奏请暂归商办摺文，亦知万众哀愤，系为法律请求，非空言所能解释。而此次被拿诸人，则确不幸皆为法团代表，又捕自法律机关以内。夫请求法律，爱国家者，谋为悖逆，害国家者，安有今日纯为爱国家之人，明日即为害国家之人？此中搜查证据，是否经过搜查手续，人民无自得知。而现在司法独立，审判必归法庭，即确系谋反叛逆，亦须请交大理院，则人民无不知之者。处此疑误，解释已难，况不为之解释乎？绅等非敢妄生政、法区别，亦非敢过为法律护持。而实见此乱象已成，祸机未已，被拿诸绅，罪名一日不定，人心一日不安，即乱事一日难平。邛、雅、眉、嘉皆密与边藏接连，经此糜烂，已不可支，倘复蔓延，何堪设想！民命不足惜，国防亦可危。若至大局不可收拾，即尽蔽诸人以罪，恐亦不足以谢国家，而况乎信谳未成。蚩蚩小民，惟知十五日督署惨毙之人，十五后防军剿洗之祸，皆因缘十五之狱而起也。人心一失，不可复收，军督宪明鉴亦早见及。当此人心大局尚可勉为收拾之时，惟有公恳军督宪俯察前今呈恳，现在被拿诸绅，或已交请大理院办理，或须静候端大臣查办。仰祈明白批示以安人心，以维大局，无任迫切待命之至。

督院批：披阅呈词，顾全大局之意，与关怀桑梓之情，洋溢楮墨，不胜钦佩。惟本部堂对于此事之苦衷，尚有不能不为该呈等正告者。呈内疑误之所在，尚有不能不为该呈等解释者。本部堂与罗纶等素昧生平，此次奉命督川，受篆后始因研究路事时相接晤。该逆绅等种种嚣陵挟制，不惮开诚布公，再三劝诫，冀其一悟，以维大局。曾未冲突，乌有恶感？即质之该逆绅等，但系天良具在，亦当别无异词。七月十五日，所以毅然将其拘留者，实因地方安危，生民祸福，岌岌系于呼吸。身任封圻，责无旁贷，不得不出于此。自问此心，固可质天日而对鬼神也。该呈等或望重耆儒，或资深扬历。七月十五日以前，西顾同志各种报告之所载，以及议场之所言，悉昭昭在人耳目，谅亦同深忧惧，而无术以挽之者久矣。况该逆绅等叛逆昭著，现更证据凿然耶？本督部堂犹不肯轻于判决者，亦以事关重大，故迭次示谕，均声言请旨办理。嗣于晓示新津克复后情形白话内亦载明，或交大理院判决，正与该呈等慎重之见相符。"曲突徙薪无善策，焦头烂额为上客。"本督部堂亦第求此心之无负君民，岂能执涂人而尽语？然该呈等试回思十五以前之情形，若不先期拘留，则此时全省地方作何景象，当有不堪设想者。况彼等之阴谋祸国，犹有为该呈等所不及见不及知者乎？呈内谓二十上谕，有数千人凶扑督署，肆行烧杀字样，与十九日成都日报第一版所载，有匪徒千余人，拥进督署，欲行纠劫等语，疑其情节离奇。查十五日之变，各街鸣锣聚众时，有人即先在督署附近放火，一面即汹涌入辕。本督部堂犹谕令军队，不准开枪，随即张示辕门，令举代表入署。岂知随贴随扯，直不可以理喻。守卫力阻不获，竟凶扑入辕，冲入大堂。内中有携刀持棍者，有夺取卫兵枪上刺刀者，登时拒伤弁兵数人，众目共睹。暴乱已成，而犹不竭力抵御，坐视其毁督署，害大吏，有是理耶？况当日电奏，悉系据实上陈，并无"烧杀"及"伤毙"字样，原奏尚具在也。呈内又以被拿者皆法团代表，安有今日为爱国家之人，明日即为害国家之人为词。查此次乱事，纯由该逆绅等煽惑酝酿而成，阳居爱国家之名，而阴行其害国家之实。本督部堂，只因其为倡乱首要而拿之，固不问其法团代表与否也。君子谓

天下皆君子，故该呈等犹不禁曲为之解耳。又呈内称：被拿诸绅，罪名一日不定，人心一日不安，即乱事一日难平。若然则现在之匪党，与上月被拘之诸人，实有密切之关系矣。且现在所谓吴二代王、孙泽培、方少卿、侯宝斋、侯国治、卓笨田、华山等，非人人知为巨盗耶？以绅衿而与巨盗同声气，则该逆绅等之心迹，更可左证矣。又剿洗二字，未免失实。开战以来，究有何处城镇为防军所屠者？本督部堂为前示内有剿办字样，恐民间断章误会，连示解释，口沫手胝，尤望该呈等竭力牖导，救此蚩愚。至搜查证据，又有释归者，有续捕者各层，此皆治谳常情，殊不足怪，亦决不至有株连。该呈等均系本督部堂所钦佩之人，故不惮藉笔一谈，明兹心曲。总之，邪正不必相蒙，官绅总宜一气。时事艰难，公安为亟。惟望诸君子协力同心，广行劝导，以弭祸乱，是所殷望。此批。

四川京官公电

四川电报各分局，译抄分送本处地方官，赶紧照抄多张，分送各府、厅、州、县及自流井各处自治局、劝学所、农商会、城乡父老子弟公鉴：敬告同乡父老，二十日奉到上谕，即已公电遍致各州县，劝令开市、开课，不要惊疑。此次事变，朝廷深知吾民，其初系由误会了意思，及到酿成祸乱，极为痛惜，原无加罪吾民之心。端大臣入川，是朝廷知地方官办理不善，派来查办官吏，不是剿杀吾民。其带的兵队，是保护自己，大臣远行，照例酌带亲兵，本是寻常的事，切莫再有误会。至吾民所疑的：第一是损失吾国权利，不知国有政策，是国家自己兴利，即是将此种权利，收归国有，自己主张，断无外人干涉之理。第二是损失股东利益。不知二十日上谕，已经说过，不令亏损民财，且已饬邮传部妥筹办法，自然一定公平，断不令吾民吃亏。树枬等本日具呈都察院，将吾民父老所欲言之隐衷，已经上达朝廷，必曲加矜惜。总之，朝廷已派大臣查办，只应静候，决不累及吾民。便是已经逮捕之人，亦要问个证据，决不累及无辜。不可借此摇动人心，务望父老互相劝告，从速解散。如果坚执，一旦决裂，虽朝廷本无加罪吾民之心，将不得已而变为用兵之计。彼时大兵一到，玉石俱焚。纵朝廷仁慈，却因国法所在，亦已救不得吾民矣，万勿自误。同乡京官乔树枬、曾鉴、施愚、赵熙、胡骏、黄德章、李文熙、谢绪璠、岳嗣彝、贺维翰、曾彝进、邓枬、胡冕、马浚年、王章祜、刘方岳、赖毓灵、顾鳌、张智远、曾维藩、李固基、范天杰等敬告。二十二日。

度支部、邮传部急电

重庆电局送朱道钮守，泸州电局送赵道、刘道、郭牧，资州电局送资州朱牧、简州牧，川京官又有长电分寄各局，望速抄印数千张，各处递送。刘道须专送自流井陈孟翁，朱道须送绅士舒迪翁，资州牧、简州牧须设法分送成都城外民团。切勿迟误，印刷递送各费，均准开支。度支部、邮传部，漾。

右电，系由渝城印寄者，与赵督发下印贴各街者，文字略异，电中所谓“知地方官办理不善，派来查办官吏”十四字。赵督发下之电，改为“派来查办路事，欲求归于完善办法”。附记。

川绅请各大宪饬诘官报局禀 附质问报馆函及报馆覆书

具禀在籍绅士王练臣、刘锡玲、金兆中、胡吉辅、杨永澍为报馆增损上谕，改易事实，淆乱政体，煽惑人心，呈请查究事。窃维发行报纸，职在开通，而官报体例，尤贵公布法令，以为官民标准。其不得登载冒渎乘舆，淆乱政体，防害治安，败坏风俗之语则一也。省城由路事牵入军事，朝廷特简大员查办，以图挽救，自督宪以暨京外各官所颁示谕文告，皆斯解释群疑，渐求安谧。乃成都官报所出之日报，自七月十五后上谕文告，任意增删变乱，既于报律不合，且于乱事尤大有影响。谨撮其惑乱尤甚者，条举如左，伏候裁酌。

一、如该报十九日，汇刊督宪示谕二道，一版则三道。查督宪告示分日所出先后，最关紧要。该报汇刊于一日，既非受报律第十二条之制限，则于军律为失期，难免疏忽军书之咎。

二、该报十九日登督宪告示二，二十四日登督宪白话告示一。此通行之版也，乃有一报忽多一告示，不审所自出，是督宪军事文书，可以听该报增损也。

三、该报通行三示，于十五街民顶神牌跪署请进，及四街所弹毙者，并不称为匪，乃特别增出之示。则于十五日事，装点情节，云匪徒千余人，拥进督署，欲行纠劫，虽经官军击退，犹复麇集。与通行三示，前后矛盾，致使屡次不足取信于民。此该报变易情节，指民为匪之实在情形也。

四、该报所登二十日上谕，于十五日事，云突有匪徒千余人，凶扑督署，肆行□□，伤毙弁兵云云。窃臣子于上谕宜如何谨恪，并非金石古板，亦非敬避庙讳，岂容以□□模糊了事？即使号码不明，亦当探询登载。且省内外各行政官，敬谨宣布，皆恭录全文。该报竟以阙文登报，其与增损上谕何殊？

五、岑饮帅告蜀中父老子弟书，词意恳切，足以感动民情，原文具在。该报乃于其首加“为剀切晓谕事”六字，末加“切切此谕”四字，此增改查办大臣文书告谕之事也。

六、该报二十九日载四川京官致同乡公电，竟将“朝廷知地方官办理不善，派来查办官吏”二语，任意改为“查办路事，欲求归于完善办法”。查此电系奉邮传部、度支部有专电，命各属刊布。是该电虽属同乡官报告，即与邮传部、度支部命令无异。该报独任意改窜，致文义不通，反滋人民疑惑，其是否受人嘱托，有犯报律第二十四条第三项情事，应请查究。

七、重庆刊本同乡京官公电之后，刊有邮传部、度支部电文曰：“重庆电局送朱道钮守，泸州电局送赵道、

刘道、郭牧，资州电局送资州朱牧，简州牧。川京官又有长电分寄各局，望速抄印数千张，各处递送。刘道须专送自流井陈茂翁，朱道须送绅士舒迪翁，资州牧、简州牧须设法分送成都城外民团，切勿迟误。印刷递送各费，均准开支。度支部、邮传部，漾。”查此电发于七月二十三日，该报竟秘不宣布。至今省城附近绅民，尚不知有此部电。紧要军书，时刻皆有关系，使此电早为张贴，事机初发，民情早已安帖，亦未可知。该报竟将紧要部电乾没，不为张贴晓谕，以致酿成大乱，非仅迟误军机时刻之罪情也，不知是何居心！

以上数条，皆其显犯报律第十条各项制限之罪也。至其造作一人私语，而以为舆论，种种剌谬鄙俚，不胜枚举。又其所出《正俗新白话》，同一宗旨，并无编辑姓名，不知是否官家增出，抑系人民发行。名为正俗，实恐俗不能正，尤为可哂之至。并查成都日报七月十五以前，报纸无一字涉及路事。争路不合，当尽纠正之责。争路若合，当存纪事之实，何以前后悬绝殊异？不但外省人见之，不信其为《成都日报》，即本省人见之，亦不解其何以为《成都日报》。职等伏读八月初一日所贴督宪二十四日告示，深恐乡愚于示谕断章取义，不统观上下文，以致群怀疑虑，官民捍隔，于全局大有关系。是列宪原期上下通情，各得其所，然告示所及者少。该报传播省内外，似此离奇反覆，任意增删，职等阅之，转生疑虑，何况乡愚。若不禀恳澈察，恐安抚之具，转成煽乱之机，于各宪安抚至意，亦不免背道而驰。大局已经糜烂，若此以后，更何堪设想！为此具恳大公祖照律查究，庶于大局不无裨益。职等痛念桑梓，谊当劝导，敢布忠告之言，敬祈采纳，不胜惶迫之至。除通禀列宪外，伏乞大公祖大人台前俯赐察核，批示施行。

致官报局函

径启者，查官报体例，贵公布法令，以为官民标准。兹阅贵报自七月十五后登载公文，似不合报律。除将不合报律之条，另摺开呈外，合行函致贵报馆，尚希逐条答覆，以释群疑，实为公便，须至启者。

计附手摺一件

王练臣
刘锡玲
金兆中　同　启
胡吉辅
杨永澍

按手摺各条件，与前禀同，未及复载，观报局复书自明。

官报局复函　*辛亥年九月初一日午刻到*

迳复者，顷奉惠书，并手摺一件，质问敝局所办《成都日报》各条，具见热心公益，纠缪绳愆，纫感无暨。查本局除官报外，兼办《成都日报》，于电钞、公牍两门，尤不敢妄意增减。承询各条，似未深悉局中梗概。兹特逐条答复，藉释群疑。除登报外，专复布臆，即希亮察。名正具。

答复质问各条列左

一、来书谓：本报七月十九日，所刊督宪告示等件，不应汇刊于一日等语。查本报向来所登督院公牍，非奉督辕送登，不敢登载。是以本局十五日后，承印督宪告示各件，十九日以前，悉未登报。至十八日午后，奉院示，命将近日所送刻印告示各件，即刻速登日报等因。维时十八日报，已经发行，只得于十九日报内汇刊，岂能以军律失期为不伦之比拟？

二、来书谓：本报十九日登督宪告示二，二十四日登督宪白话示一，此通行之版，乃有一报忽多一告示，不审所自出等语。查本局于十八日午后，既奉院示，即将在局所印告示各件照登，于十九日晨早发行。后又奉院示令无登开城告示，因开城事未果，此示中止，而本报则已发行。一面饬人追回取消，另印再送。来书所谓：有一报多一告示，想即指此。实因临时事实上发生变易，并非本报敢于增损督宪军事文书也。

三、来书谓：本报特别增出之示，于十五日事，装点情节。云：匪徒千余人拥进督署，欲行纠劫，虽经官军击退，犹复麇集，与通行三示矛盾。谓：系变易情节，指民为匪等语。查此示系晓谕开城告示，即第二条答复，因开城未果，报已发行而中止者，并非本报特别增出，至本局职司印刷，虽属官办，实系营业性质。承印公牍，无改易原稿之权，此示悉照原文刊印，何得指为装点情节？

四、来书谓：本报二十日，所登上谕于十五日事。云：突有匪徒千余人，凶扑督署，肆行□□，伤毙弁兵云云。不应以阙文模糊了事等语。查本报向例登载电钞，悉由成都电报局送来照登。彼时见电局送登，原报即有阙文，当经探询该局，据称号码不明，自应敬谨阙疑，不特本报所载如此。即电局分送各处是日电钞，悉皆有阙。此事各有权限，本局依据电局原电照登，亦各报通例，何敢有所增损？再本报系照原电敬录，云有数千人凶扑督署，并无“匪徒”二字。而来书所云，添入“匪徒”二字。与原电字句不符，亦非本报增加。

五、来书谓：本报载岑帅告蜀父老子弟书，首加“为剀切晓谕事”六字，末加“切切此谕”四字，为增改查办大臣文书告谕等语。查岑帅此书系奉院发下，饬印多张，交来原底，即系如此。本报照登，亦非自行增改。

六、来书谓：本报二十九日，载四川京官致同乡公电，竟将“朝廷知地方官办理不善，派来查办官吏”二语，任意改为“查办路事，欲求归于完善办法”等语。查此电系由成都县署总务科交印一万余张，由局照原底印就交清，并登入日报。至其中电文有无改易，自有交来处所负责，本局只能照印，无从任意改窜。

七、来书谓：重庆刊本同乡京官公电后，刊有邮传部、度支部电文，此电本报秘不宣布等语。查本报并未奉到此项邮传、度支两部电文，从何宣布？责备本报，将紧要部电乾没，似未知本局并未奉到此电情形，干没

之说，实不能当此重咎。

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致内阁请代奏电 九月初四日

窃端方自奉赴川查办之命，即经派员先行，驰往密查。比抵川境，叠据川省各属士绅代表，纷纷呈诉，官民交哄，厥因并为赵尔丰所拘诸人辩护。途次已奉内阁字寄七月二十三日上谕，都察院代奏：四川京官曾鉴等，为川民争路，致酿重案。恳饬秉公查办，以维大局，而遏乱源呈一件，著端方按照所陈各节，查明实在情形，秉公分别核办，毋枉毋纵，据实具奏。原呈著钞给阅看。钦此。遵复逐细详查，先后接据报告。并就在川所闻官绅论议，复加考核。查七月十五日，赵尔丰电奏，川人以路事鼓动人民，抗粮抗捐，刊散自保传单，谋于十六日聚众起事。因将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楷、张澜、胡嵘、江三乘、叶秉诚、王铭新设法诱擒，午刻猝有匪徒数千，先使人在督署附近放火等语。又二十七日电奏：有讯据匪供系同志会召集，罗、蒲两人调来保护。十四日，已暗中齐团等语。另饬赵尔丰所持蒲、罗诸人逆据，有川人自保商榷书，沿江调兵木牌暨黄绫血书统领名册等事。此皆赵尔丰所据以拘获首要，称为逆证者也。又查川京官法部左丞曾鉴等呈，并沿途所收川绅公禀，及派查各员所报，暨赵尔丰派来候补道谢廷麒面述各情，多谓川中罢市、罢课，不戕官吏，不劫仓库，绝非逆党勾结为乱。其十五日，民居失火，仅系南打金街民人自行失慎。人民赴辕请释蒲、罗诸人，统领田徵葵竟擅枪毙街正、商民数十人。逾日城埤附近居民闻知，人人首裹白巾，冒雨奔赴城下求情，又为官兵开枪击毙者约数十人。众情乃大愤，至自保商榷书，并无“独立”字样，亦无保路同志会及股东会图记，其中且有皇基万世等语。况其书并非从蒲、罗等手作，又木牌、血书皆匪徒假托，非士人所为。赵尔丰乃指为图谋不轨之确证。川中官吏周善培、王棪、饶凤璪等，复挟咨议局纠举之嫌，构成冤狱。又称不纳捐粮一说，系行政官发起，官绅联合会之内，提倡有缓办捐输以请息扣粮之说，会长嘱具正当公文，由总公司详呈总督核夺，并非股东实行经收国家租税等语。此川省各属人士，据以愤泣求伸，以为匪乱之成，均由冤狱所激者也。窃谓此次川事糜烂，实由官民交哄而致。王人文、赵尔丰既曲徇蒲殿俊、罗纶等之言，提倡保路于前。赵尔丰又误用田徵葵、周善培等之言，激愤人民于后。全川公论，均谓川人自有争路之举，若非大吏推波助澜，路潮必不至如此之烈。及后从事弹压，若非诸人贪功，捕风捉影，荧惑长官，陷蒲、罗以叛逆，并枪毙顶香呼诉之人，人民怨毒，亦不至如此之深。赵尔丰所指蒲、罗诸人逆据，虽自有嫌疑被逮之由。惟川匪尽属土著，该绅著名乡里，匪帮中开会争路，意气激烈之时，伪托假冒，自必无所不至。抗捐截饷，尤属行同盗劫，绝非士绅之所应为。至自保商榷一书，确有“协助政府，皇基万世”之语，惟语多妄诞。值兹匪乱相寻，实足摇惑观听，自应严究著书之人，另案惩办。署提法使周善培，在同志会演说，有夺路夺款等语。朝廷收路国有，准人民照商办章程附股分红给息，非夺路也。人民不愿附股，准给还原办股本，非夺款也。朝廷德意，全赖地方官吏为之剖析分明。若以行政之官，先行阻挠国政，危词耸听，则士民议论嚣张，又何足怪？且缓办捐输之议，周善培实阴为助长。赵尔丰未到任以前，于同志会极表同情。七月十一日，同志会禀请休会，听候查办。赵尔丰不即闭会，有会长等既经任事于前，仍当确切研究以善其后之颂词。是该会长等已具有悔祸之心，赵尔丰乃不为因势之禁，曾不旋踵，忽逮捕蒲、罗诸人。始则纵放，继则操切，措置乖方，实不能曲为之讳。署松潘镇总兵、营务处总办、候补道田徵葵贪功妄举，擅毙平民，应请即行革职，发往巴藏，责令戴罪图功。署提法使劝业道周善培轻躁喜事，变诈无常，候补道王棪、王梓结怨绅商，声名素劣，均请即行革职，以昭炯戒。候补道饶凤璪资轻望浅，舆论不孚，惟才具尚属可用，应请改签他省候补。至咨议局议长法部主事蒲殿俊，咨议局副议长举人罗纶，度支部主事邓孝可，侍讲衔翰林院编修颜楷，贡生张澜，民政部主事胡嵘，举人江三乘，举人叶秉诚，举人王铭新，对于路事异常愤激，惟于匪事概无干涉，应恳天恩即予释放。咨议局副议长法部主事萧湘，本年七月同案被逮羁留，应请一并免其置议。该绅等研求新政，维护地方，为川士一时之选。惟任事近于专擅，持论过于激昂，荷蒙宽典之优加，必有怀刑之敬惧，益当谨身励行，勉为成材。王人文、赵尔丰身任封圻，既不能裁制于前，复不能弭变于后，亦属咎无可辞，应如何酌予惩处，朝廷自有权衡，非臣下所敢擅拟，所有遵旨查办，据实覆奏缘由，请代奏。端方叩，二十八日。

资政院奏部臣违法侵权激生变乱据实纠参摺

奏为大臣不法，误国殃民，谨据实纠参，请旨严惩，以遏乱萌，恭摺仰祈圣鉴事。窃维治天下莫急于安人心，安人心莫急于除祸首。今兹危急存亡之秋，而海内所疾首痛心，以为祸首者，实为邮传大臣盛宣怀。迹其专权肆欲，败法害纪，罔上虐下，祸归朝廷，实有应得之罪。伏奉明谕令臣等各摅忠爱，臣等窃愿陛下与民更始，同其好恶，谨胪列其罪状，为我皇上一一陈之。盖今日祸乱之源，发于铁道国有政策，在朝廷方以体恤民艰，故俯从邮传部之议。而海内愤怨，效实相反，盖皆邮传大臣欺朦朝廷，违法敛怨，有以致之。夫该大臣本意，不过以川粤汉借款草合同，订自原任大学士张之洞，外交上已成定议，故借国有政策经消纳之。不知外交困难情形，本为内外所共喻。朝廷不忍以一举而损四国之邦交，亦为不得已之苦心，何难开诚布公，消弭民谤，乃必滥用国有名义，震骇天下观听，酿此纷纭？试问该主管大臣筹有何种的款，定有何种画一干线之法律，足以收天下之商办各路而有之？既所收仅此四路，何名政策？既准商民附股，即是官商合办，何云国

有？该大臣指鹿为马，而海内舆论遂不能不循名责实。况云国有政策，则是取消先朝谕旨之商办公司及钦定商律。按照资政院院章，实应交院协议；按照内阁官制，亦应交阁议决。乃该大臣于舆论机关，钦定官制，一切不顾。于阁制发表之后二日，首先破坏，单衔入奏。该大臣目无宪典，目无国法，目无同僚，目无人民，一至于此。臣等窃不识内阁总协理大臣何以居然副署，以致诏谕一颁，谤议四起也？夫民心易失，国体宜尊，犹赖主管大臣慎重筹谋，妥定办法，庶祸消于将然，牢补于未晚。乃该大臣以市侩之心，与小民竞锱铢之利，以豪横之政，陷朝廷为怨毒所归。川、粤、湘、鄂，同归官办，待遇民股，自应一律。国家既欲收其后利，自就偿其损失。乃该部前后所奏，于抽本还利之法，既暮四而朝三；于川、鄂、湘、粤之民，复偏轻而畸重。川乱之起，其大半原因，即以该部奏定，仅给实用工料之款，以国家保利股票，不能与鄂路商股一律照本发还。又将施典章等所亏倒数百万，弃置不顾，怨苦郁结，上下争持。川乱既作，人心浮动，革党叛军，乘机窃发，武汉继陷，大局糜烂，祸首之罪，谁实尸之！今虽朝廷宣布德意，一律发回股本，而时晚势蹙，恩不下究，损辱威信，皆盛宣怀罔上虐下之罪也。夫民情通塞之机，即大局安危所系。朝廷方欲公万几于舆论，而盛宣怀则务塞舆论以蔽朝廷。当川省争路之时，绅民电报，皆为邮传大臣命令所阻。通饬各局，不准通递。比附朝旨，谓煽惑抵抗，以违制论。呼吁无门，大乱遂作。夫疾痛号呼，发于忠爱，有何罪恶，加以叛名？盛宣怀自以手握天下交通之机关，不惜专愎擅权，隔绝上下之情如此。臣等窃览往古权臣，专国之祸，未有如此之烈者也。川粤借款，系由宿约，盛宣怀罔上欺民，涂附政策，酿成祸阶，已如此矣。至其借日本国债一千万元，尤为普天下臣民所不喻。盛宣怀所办汉阳铁厂、萍乡煤矿，皆借有日本款项。此中关系如何，虽无从得其真相，而竟悍然不顾，以国家为孤注之掷，以贯通南北枢纽之京汉铁路为抵质之符。则其饮鸩自甘，有同卖国，实不能令天下无疑。今乱事方棘，京汉铁路余利，岌岌不保，不审该大臣何以应之？臣等窃料该大臣心计素工，狡谋最甚，必以外交危词，恫吓皇上。即以奉旨特借，搪塞人民。至于流毒蕴祸，非其所知。若夫弁髦资政院议决专章，败坏宪典，乃该大臣故智，臣等实未遑指数综之。自资政院闭会以来，于今一纪，时艰孔迫，大小臣工，涂附为治，酿伏祸机。自盛宣怀掌部以来，横肆冲决，破坏宪典，破坏官制，破坏舆论机关。祸难骤发，乃如飘风迅雨，不可测度。臣等诚知今日国事之败坏，不必尽由于一人之咎，而盛宣怀实为误国首恶。去盛宣怀，则公愤可以稍平，大难庶几稍息。若容留姑息，则天下即有以窥朝廷，后患之来，实非臣等所堪设想。臣等忧危大局，不胜区区愤懑之忱，谨遵院章第二十一条，据实纠参。拟请明降谕旨，立予严惩，天下幸甚。谨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宣统三年九月初五日。

内阁奉上谕，资政院奏部臣违法侵权，激生变乱，据实纠参一摺。据称祸乱之源，皆邮传大臣盛宣怀欺朦朝廷，违法敛怨有以致之。该大臣手握交通机关，不惜专愎擅权，隔绝上下之情，于应交院协议交阁议决之案，一切不顾。于阁制发表之后二日，首先破坏，单衔人奏。罔上欺民，涂附政策，酿成祸阶。此次川乱之起，大半原因，即以该部奏定仅给实用工料之款，以国家保利股票，不能与鄂路商股一律照本发还。又将施典章所亏倒数百万，弃置不顾，怨苦郁结，上下争持。川乱既作，人心浮动，革党叛军，乘机窃发。该大臣实为误国首恶等语。铁路国有，本系朝廷体恤商民政策，乃盛宣怀不能仰承德意，办理诸多不善。盛宣怀受国厚恩，竟敢违法行私，贻误大局，实属辜恩溺职。邮传大臣盛宣怀，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协理大臣大学士那桐、徐世昌，于盛宣怀朦混具奏时，率行署名，亦有不合。著交该衙门议处。嗣后该大臣等，于一切用人行政事宜，务当不避嫌怨，竭诚赞画，以维大局而济时艰。钦此。

九月初五日上谕

前派端方前往四川查办铁路事宜，嗣据都察院代奏，四川京官曾鉴等为川民争路，致酿重案，恳饬秉公查办，以维大局，而遏乱源，呈一件。又经谕令端方按照所陈各节，秉公查明具奏。兹据端方电奏称，行抵川境，迭据各属士绅代表呈诉，并先后接据委员报告及所闻官绅议论，详加考核。查得川中罢市、罢课，不戕官吏，不劫仓库，绝非逆党勾结为乱。其七月十五日，民居失火，仅系南打金街民人自行失慎。人民因蒲殿俊、罗纶等被拘，赴辕请释。统领田徵葵擅行枪毙街正、商民数十人。附近居民闻知，遂首裹白巾，奔赴城下求情，又为枪毙数十人，以致众情愤激。其所传布之自保商榷书、并无"独立"字样，亦无保路同志会及股东会图记。其中且有"皇基万世"等语，并非出自蒲、罗等之手。又有搜获之木牌、血书，皆匪徒假托，非士人所为。川中官吏周善培、王棪、饶凤璪等，复挟咨议局纠举之嫌，构成冤狱。不纳捐粮一说，系官绅联合会内提倡，有缓办捐输，以请息扣粮之议，并非股东实行征收国家租税等语。此次川事糜烂，既据端方查明，实由官民交哄而成。所有办理不善之地方官自应分别惩治。前署四川总督王人文，现署四川总督赵尔丰，身任封圻，既不能裁制于前，复不能弭患于后，实属咎无可辞。王人文、赵尔丰均著交内阁议处。署松潘镇总兵营务处总办候补道田徵葵，贪功妄举，擅毙平民，著即行革职，发往巴藏，责令戴罪图功。署提法使劝业道周善培，轻躁喜事，变诈无常，候被道王棪、王梓结怨绅商，声名素劣，均著即行革职。候补道饶凤璪，资轻望浅，舆论不孚，著以同知降补以昭炯戒。四川咨议局议长法部主事蒲殿俊，副议长举人罗纶，度支部主事邓孝可，翰林院编修颜楷，贡生张澜，民政部主事胡峡，举人江三乘、叶秉诚、王铭新对于匪事绝无干涉，均著即行释放。法部主事萧湘，前被拘留，著一并免其置议。现在川省土

匪窃发，蹂躏地方，煽胁良民，蔓延日久。著端方传旨责成蒲殿俊等分头开导，迅速解散，不得藉词诿卸。其有抗拒不服，甘心作乱之匪徒，仍著端方、赵尔丰严饬地方文武切实剿办。总使良莠分明，毋枉毋纵，以副朝廷绥靖地方之至意，余照所议办理，该衙门知道。钦此。

钦差大臣端告示

蒲罗九人释放，王周四人参办。尔等哀命请求，天恩各如尔愿。良民各自回家，匪徒从速解散，非持枪刀抗拒，官军绝不剿办。

周提法上赵督宪禀

大帅钧座，敬禀者：窃七月十五之事，究由宪台独断，抑有他人参议，署司毫未预闻。乃自七月十五以后，外间纷纷造谣，皆谓十五之事，乃由署司主谋告密。因值事变，大局方在危难之中，一身何复毁誉可计？且自路事发生以后，署司一念惟知大局，既未尝取悦于上，又何必求谅于民。故闻谣谤之来，均只付之一笑。不意昨得渝中报告，谓端大臣驻节在渝，博稽舆论，遂不免兼采谣言，谓必参署司以谢川人。报告所云，虽难保其必确，时势至此，一官尤无足惜。惟是非所关，去留有道。倘宪台以署司十五以前，不应力持和平办法，责以姑息误事，虽加严劾，万无所辞。至于十五之事，署司方恨与聋聩无殊，端大臣采及谣言，署司岂甘以暧昧获罪？应恳宪台将十五之事，究由宪台独断，抑由何人告密主谋，电知端大臣，俾免误听。至于署司前此不应力持和平办法，若蒙宪台将署司立予撤任，奏请参处，以为姑息贻误者戒，尤沐大德，不胜迫切待命之至。须至禀者。

总督部堂赵批

据禀悉，此次首要诸人，系因其藉路倡乱，逆迹昭彰，迫不得已，遵旨拘获。该署司并未预议，外间谣诼，讵足为信？端大臣尚未抵省详查，何至以无稽之辞，遽行参奏？该署司以力主和平，深自引咎，本署督部堂以前对于诸绅研究路事，亦何尝不力主和平。而彼时固有以和平为本督部堂罪者，任事之难如此，不独该署司一人已也。总之毁誉难知，是非具在，切勿轻听浮言，鳃鳃过虑，是为至要。缴。

周提法上端大臣禀

钦帅钧座，敬禀者：窃查四川因路事而成乱事，至于今日，殆已不可收拾。自闻节下疏劾王护督宪，赵督宪办理之失宜，朝命即以节下来川查办。先读宜昌示谕，语语严重，方服节下坚识毅力，不以既乱而易初衷。昨有自渝来者，宣诵奏请释放被逮诸人，劾办田镇及署司示文。尤服节下因时转移，勇于补救。川乱果能遂定，节下功德当垂无穷。署司但保安宁，方沐大惠，区区一官，何复足说！虽然，论事必求其本，治人必当其罪。自七月十五以后，署司一切未得预闻。而当路事发生之日，署司时方待罪劝业，故颇悉始末委曲，而亦自知其有罪。节下奉命查办，不能捕捉风影，必当得其真相。署司既有所知，敢为先陈变乱之所始，而后自状其罪，惟节下察择之。盖四川路事自五月改归国有之命下，以至七月十五，凡经三变，而后至于今日之大乱。一曰，五月二十一日，保路同志会之成立。一曰，七月初一日之罢市。一曰，七月十五日之逮捕诸人。节下亦知五月二十一日，保路同志会成立之原因乎？川人初闻国有之命，群情不惟无怨，且极欢幸。现在被逮之邓主事孝可，曾于蜀报著文，以论川路之宜归国有，此固可证川人并无反对国有之意。即后此提倡保路之诸绅，前此亦皆赞成国有之人也。然则何因而有五月二十一日，保路同志会之成立乎？是则川人意主保存现有之款，求还已用之款。而节下五月初五日，会同盛大臣致王护督宪歌电，则欲举现存已用之款，一律填给股票，已非川人之意。尤以筹还必复借外债，必以川省财产作抵，恫喝川人，于是大起川人恐怖之念。王护督宪知此电一宣，群情必将大激。当于初七复致虞电，力言现款之万不可提，并申明歌电之未敢宣泄。不意节下既置不复，十一日，又电致宜昌李总理，问其曾阅致王护督宪歌电否？李总理电诘成都公司，索阅此电。王护督宪迫不得已，只得宣布，群情于是大激越。十五日，又有盛大臣禁止电局，不准代发关于路事之电，群情于是尤激越。十七日合同到川，于是遂有五月二十一日保路同志会之事。自表面观之，同志会若因合同而起，其实则因歌电而起。夫歌电者，固节下会同盛大臣所主持，王护督宪所不敢宣布，而节下所迫令宣布者也。此保路同志会成立之原因，节下不可不深查而力办之者也。节下又知七月初一何故而罢市乎？是又川人求换李总理，呈请赵督宪为之代奏，而节下与盛大臣必主用李总理。六月二十九日，仍用李总理之电到，七月初一遂罢市矣。此又七月初一罢市之事，节下所当深查而力办之者也。至于七月十五之事，署司之未预闻，昨已具禀质问赵督宪，奉批另呈。署司对于路事，即欲苟自引咎，反复搜求，亦只“不应力主和平”六字之罪名。赵督宪对于路事，始亦力主和平者。良不知七月十五，何以一变而遂严重激烈至此。赵督宪一念所发，虽无从证明其所因，而七月十四日，川绅官京师者，即有电来，谓节下疏劾王护督宪、赵督宪，已派节下查办。同日赵督宪亦得京电，道路皆传。七月十五之事实，节下疏劾所激而成。署司虽未敢据以为然，而细为推测，罢市既已十四日，赵督宪两次电奏，皆望政府采用和平解决之法。何以十四日，方传节下疏劾之电，十五遂有如此严重之举？此之推测，未可为据。更读闰六月二十四日，节下会同瑞莘帅电奏有：此次川绅集会倡议之人，类皆少年喜事，并非公正绅董。询之蜀绅，众口佥同。并闻留东内校学生，纷纷回川，显有学人煽惑情事。尤恐名为争持路事，实则别有阴谋。非请明降谕旨，责成赵尔丰，凛遵迭次谕旨，严重对付，殊不足

以遏乱萌而靖地方等语。然则今日被逮诸绅之罪名，固为节下所前定，而赵督宪严重之办法，亦听节下之指挥。此又七月十五之事，节下尤当反复推查切实纠办者也。七月十五以后，大局遂不可说。以川民数百年戴国之忠，即有一二倡为不忠之人，何遽迅速溥及至此？人皆归咎七月十五之事，表面若为信词，虽然，使无七月初一之罢市，安有七月十五之事？使节下能如川人之请，不用李总理，安有七月初一之事？使无五月二十一保路同志会之事，安有七月初一之事？使节下不迫王护督宪宣布歌电，安有五月二十一之事？川人实视川路存亡，为生命存亡。历时三越月，文电数万言。凡民之情，何隐不达！节下与盛大臣岂直不许通融，且节节愈逼愈紧，川人进不能自保其路，良民以为生命将绝，遂一切不复顾忌，匪徒则从而利用之，坐使数百年忠戴本朝之人心，一旦土崩瓦解。呜乎，此岂一二倡为不忠者之力所能致哉！于是又有为推本之论者，谓当保路同志会发生之初，王护督宪苟能仰体意旨，取严重干涉之办法，川人容可就范，因咎王护督宪之酿乱。推论至此，署司不特不能为王护督宪辩，且当服罪于节下，不敢自辩。盖王护督宪所主张，署司皆尝赞成者。虽然，以为事势至今，王护督宪当为引咎，署司当为分咎。姑认为姑息误事焉则可，若必以为酿乱则王护督宪，当日固据有种种理由，不能严重干涉者。当王护督宪在任时，保路同志会不惟无罢市罢课之行为，且能谨守秩序，从何干涉？一也。五月二十一日，因议合同在铁路公司开商学各团体会议，不期而集者数千人。当时若加干涉，则七月十五之事，必于五月二十一日见之，二也。集者皆号哭私泣，咸若切肤之痛，不能自胜，何忍干涉？三也。若此巨大关于四川全体之路事，一旦变更，安能禁人之不议？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岂能干涉？四也。且王护督宪虽大智，亦安知节下与盛大臣必用一李总理而激成七月初一之事？又安知节下预定诸绅罪名，强制赵督宪取严重办法，而激成七月十五之事？乱事皆节节相逼而成，谁能悬一破坏之境而为之预防，五也。所以不能直加干涉之理由若此，然当士绅集议保路之顷，苟有稍为妨害治安之影响者，王护督宪无时不集诸绅，反复诰诫，今日被逮诸人，节下可一一晋而问之。以署司所知，王护督宪对于路事，不惟见好要誉之心，且有异常严重之诰诫，顾不肯取悦节下，强抑人民，而为国家离散数百年忠戴之人心而已。故节下今日而采推本之论，以王护督宪为不应过持和平，姑息误事，以署司为不应赞成，则署司输服，且可代王护督宪输服。若以为酿乱，则署司已先不敢输服。若以署司为预于七月十五之事，采及街巷无赖主谋定计之谣传，则尤日月有时而灭，此心万难曲服。盖虽闾里小人细故，将科以几等之罚，犹必审情得实，公开审判，有服犹许依法上诉。署司不肖，忝列监司，虽节下绌于势事，不惮掩置一切变乱之原，杂劾数人，以为释疑平愤之计。然是非所在，岂节下今日始知？众怒难犯，尚能翻然改图，署司向日固以恤民为心，乃忍妄自菲薄耶？或者又谓节下宁能采及谣言，遂以人告？设无证佐，小民尚难冤抑，反坐岂无国律。且此事办法，不外平和、严重两端，谓署司之罪为赞成平和耶？则节下今日固主平和矣。谓署司之罪为预闻严重耶？则节下前日固主严重矣。二者但劾其一，节下先无以自解。因又传述钧谕，谓署司为两两见好者，此又置司所可昂首自伸，抗言披露者矣。夫所谓见好者，必其曲顺两方，不顾事理者也。所谓两方者，则节下与盛大臣为一方，而绅民为一方也。署司苟见好于节下与盛大臣耶？夫节下与盛大臣固始终力持严重主义者也，则不惟不应赞成王护督宪之平和，且尤不应屡以平和解决力劝赵督宪。盖七月十三日，署司晋谒赵督宪，犹劝速以民情迫切之状，电催政府，速顺舆情。且力劝赵督宪但遵勿滋事端之旨，勿取严重之法，致上无以对朝廷，下无以对地方，而中为节下与盛大臣所弄。嗟乎！使赵督宪而听署司之言，安得七月十五日之事，安得集怨于一身，而归名于节下？然则署司果见好于节下与盛大臣及赵督宪之一方耶？若曰见好于绅民，夫绅民固主激烈者也，然自路事发生以来，署司每与士绅燕谈，抑广众演说，无不以和平从容维持治安相劝导，有时且用严重警诰之言燕谈，则被逮诸人尚在，节下固可晋而叩问之，曾有一语见好要誉否？广众演说，则通国皆知。闰六月十五日，因股东将全体上院，署司到会演说，劝以从容，大为股东所驳诘。七月初间，两次各街协会，署司到会演说罢市之害，又大为会众所非难。以后谣言由是而起，下流感情由是而伤。嗟乎，使署司稍知见好于绅民，安得复有谣言，节下变安所摭拾以为加罪之资料哉？不顾大局，见好一面，已为绝无廉耻心肝之人。若两面见好，任为反复，署司非不为，但恨无此才耳。或者，又传节下之劾署司考语，有“朦蔽贪功”字样。夫所谓朦蔽者，不据实之谓也。谓署司七月十五以前，不以民间迫切之情上告耶？在外则赵督宪可质，在内则两次附衔电奏可据，固已无所不尽矣。谓署司诬罔诸人以致被逮乎？则赵督宪之批具在，署司既不预闻七月十五之事，即七月十五以后，传说发现种种重要证据，署司至今亦未得一见。局外议论，除节下闰六月二十四日预指阴谋一奏而外，他直了无所闻，不知节下朦蔽之罪，将何所指？复何所据？至于贪功，则署司既未预议，难居坐论之功；司法复非领兵，亦无勋绩可树。且凡贪功之心，恒本于委过，必求其实，则节下始之坚持严重主义，以求铁路政策之必行，已又劾赵督宪以求祸乱之苟定。若是者，庶几似之。署司未尝无树功之才，特不忍存委过之心耳。考语既无证佐，言者又未必确，或者又曰：节下盖深恨署司不应赞成王护督宪但持和平，不知仰体，而当以和平解决。收拾人心之时，又不能更以和平相罪。故姑博采谣言，既阳以谢川人，复阴以惩往事，是言之深，则非署司浅人所敢妄议。苟参署司，真可以谢川人，节下身肩大局，本有因时转移变化之权，署司何敢复以是非失置念？惟时局糜烂至今，上下相疑已久，苟求补救之方，惟当坦然推诚，与

川人相见。如或稍参权术,诚恐一疑未释,一疑复结。川乱群知以节下始,群望以节下终。乱始于不平,非持平即无以终乱。署司不敢多论持平处置他事之法,但论持平处置署司一身之法。道途传言而苟不确,即请节下迅赐奏参署司不应始终力持平和,姑息误事。若前奏已发,未当鄙罪,即请迅予奏请更正罪状。要之署司自问,念念皆为大局,事事皆无惭疚。即姑自引附,亦只不应始终力持和平之一点,以此受劾,百罪不辞。此外但加纤微之词,苟非所甘,万难诬服。署司罪状如此,静候宣示。至于川乱之原,语语皆有事实可按,字字皆本良心而出,非敢妄采谣言,稍参臆说。节下秉命来川,方为朝廷所倚畀。此次抗疏具劾,又为川众所讴歌。所为原本上陈,苟欲一达钧听,明其始末,若夫是非之公,惟当共俟千载。至于赵督宪七月十五之事,已集天下之谤,署司未敢妄为论列。然有一言,不敢不忠于节下者:则天下之人,皆可评议赵督宪,惟节下不可轻论赵督宪。署司天赋大愚,但余一线天良。修词不周,伏惟鉴察。所有署司陈明川乱原本及罪状所在,呈请依罪参处缘由,理合禀请钦帅察核批示。须至禀者。

钦差查办大臣端
批前署提法司周善培禀

查该署司罪恶昭著,众口一词,本大臣俯顺舆情,据实参劾,正如该禀所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之意也。乃该署司不惟不自惭内疚,反指公论为谣言,肆其老奸巨滑之手段,直欲以笔墨空谈,嫁祸移怨于本大臣,为上欺我皇上,下愚我川民之计,而谓"是非之公,必俟千载"。吾则谓"是非之公,存乎庶人"。该署司苟欲见好于两面,其可得乎?孟子曰:"盆成括小有才,足以杀其躯而已矣。"吾诵斯言,为该署司惧之。

大理院奏遵旨判拟要案请饬
按名解京讯取确供以成信谳折

奏为遵旨判拟要案,请饬按名解京讯取确供,以成信谳,恭折仰祈圣鉴事。宣统三年九月二十日,内阁奉上谕,资政院奏:疆臣罔上殃民,违法激变,请明正国法以遏乱源一折。著将此案交大理院按照法律判拟具奏等因,钦此。并由内阁暨资政院先后将原奏及四川京官陈请说帖四件,钞交到院。臣等当以案关激变良民,情节极为重大,自非将在案各该员等,提解来京,严行质讯,不足以折服其心,而伸川民冤愤之气。正在缮折具奏间,复于二十三日,承准内阁片交奉上谕赵尔巽电奏,资政院奏参赵尔丰交大理院判拟,惟判拟必凭质问供词,请将全案人证,提京质问,据供定案等语,著大理院知道等因,钦此。仰见朝廷明慎用刑之至意,自应钦遵办理。查资政院原奏赵尔丰以外,尚有周善培、王棪、田徵葵、饶凤璪等四员,均系案内紧要之犯,相应请旨饬下署四川总督端方,迅派妥员,一并押解来京,送交臣院讯取确供,再行按律分别定拟,并由总检察厅电饬该省高等检察长,将激变情形详细调查,并将全案卷宗检齐送院,俾免狡卸而重宪典。所有承审要案,请解院质讯缘由,是否有当,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宣统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奉旨依议,钦此。

署督部堂与四司两道及
各界绅耆致全省官绅文

全省官绅公鉴:今日蜀祸亟矣!自路事发生以来,我全川绅民不惮奔走呼吁,哓音瘏口,以求得美满完全之结果,即本署督部堂及各司道等,其始亦皆亟图转圜,力予维持。而不虞事变迭乘,相激相荡,乃演成此伤心惨目,至可悲痛之现象。此数月中,近省数百里之间,精壮膏镝锋,老弱转沟壑,田园村镇,渐就荒芜,商贾农工,咸忧失业。盖人民之生命财产,牺牲于焚劫寇攘中者,已不知其凡几矣,而近犹浸淫而未有已时,呜呼,此岂我邦人父老所托命于司牧,属望于搢绅者之意料所及哉!抑彼滋衅从乱之人,孰非朝廷赤子,岂乐铤而走险,扞法网而祸桑梓?无亦治理失其宜,教养无其术,其平日饥寒疾苦,无可告诉。适自路潮震撼,又不幸而出于过激之行动,遂不免附会牵连,乘机而思逞耳,要其心岂愿出此哉?夫因路事而至于激争,因激争而至于骚乱,当时在事官绅,诚无一能宽其责任。本署督堂职任封圻,既未能弭变于事后,抚衷循省,尤切疚惭。及今而始图补救,我官与绅已无以自逃于清议。若犹观望迟疑,不亟谋挽回救治之策,则是上负君父,下误人民,其罪更何堪曲恕!兹幸全体官绅,联络一气,协力同心,共维大局,特议定弭乱办法数端,经本署督部堂,逐一核定,用资众守:

一曰、官绅协商,减轻人民担负,以恤民艰也。川省地大民繁,其各款税捐输纳于国家者,为数至巨。惟近因百废待兴,取民之制益繁,而养民之实未举,贫乱之源,实肇于此。兹特酌加轻减,除此次被害各地方粮税应由官绅查明,分别禀请蠲免,并抚恤遭乱伤亡及贫难各户外,所有应行停减者,条举如下:

(甲)抵补土税盐筋加价。查此款原案,系每筋加钱四文,每年收数共约一百二十余万两,今议全数豁免。

(乙)新老厘金。查此款老厘系全省各局卡,普通抽收,新厘系川东局卡抽收,全年收数,共约五十余万两,今议新、老厘一律免收,并将各厘卡立予裁撤。

(丙)诉讼费。查此款定章,每案收钱十千文,以一半解充省城司法经费,以一半存留各属,备充本地公用。兹议将解省一半讼费,免收免解。

(丁)票捐。查彩票无异赌税,最为病民,现已饬局结清账目,定期裁撤。其民间已购未开彩之票,准其赴局将银领回,缴票注销。其外州县未开之彩,如何缴票还银,由官绅公同酌议,请示办理。

以上四项,均已确定裁减,电到立即分别停收、停售。仍候另文饬知遵办。此外,税契、糖捐、油捐、肉厘等项,如有可以核减之处,俟议定再行随时宣示。

二曰、各地方官绅协力整顿团防,维持地方治安

也。团防之制，守望相助，以同里之人，捍同里之患。意美法良，历著成效，比以办理失宜，遂致多滋流弊，至可慨也。今宜力求整顿团保，由绅粮公推，呈由地方官选任。团丁必择朴勇农民充之，勿任游惰充数。其费用公订规条，由花户公认。严禁勒索苛派，或即以警款通融挹注。编成之后，认真训练，地方官以时考核而进退之。如乏教练之人，亦可禀请派员前往，藉资倡导。无事则散令归农，有警则合力防御。但只责以守卫缉捕，保护地方。其出境攻战等事，非团保力所能胜者，不必强以所难，转形畏阻。其一切办法，均照历奉章程切实整顿，务以官督绅办为主义。如此以兵任战，以团任守，而当兵队攻战之时，团保仍可相辅，则宵小无从匿迹，而萑苻自可渐戢矣。

以上二端，实为目前弭乱标本兼治之策。既经公同认可，本署督部堂覆加核定，应即由各属官绅，分别筹计，切实奉行，以收转危为安之效。而最要者，尤当念时局之艰难，求同心以共济。凡官绅相与之间，务持一诚以相孚。事理之所当争者，虽反复而不厌其烦；公益之所当从者，即舍己而不嫌其屈。庶几黾勉图维，徐臻治理。至近日聚众滋事之徒，误会胁迫在所不免，而实以无业可守，无家可归之人，居大多数。地方官绅，应即竭诚劝谕，早令解散。一面妥筹安插，俾资糊口。仍先广行谕告，使众周知，但能弃甲投戈，决不究其既往。顷已由本督部堂饬订解散条件，通行遵照。若经此次劝告之后，尚有不知悛改，抗聚不散，扰害地方者，则是怙恶之徒，为我全川官民之公敌。必令军队以武力攻击，免致贻害闾阎。除暴安良，势非得已。此外应兴应革之事，当再公同筹议，酌核施行。本署督部堂及我全体官绅，同值时变，因应失宜，负咎怀惭，疚心夙夜。惟乱事一日不平，则大局一日不定，即重大之罪过，一日莫赎。是用竭尽愚诚，勉求补救，邦人父老，其亦有鉴其志而听其言者乎？泣涕陈告，至惟谅察。总督藩学法运四司巡劝两道及在省绅商学界全体绅耆公布。

四川绅商学界通告全川伯叔兄弟函稿

全川伯叔兄弟公鉴：近因乱事日亟，民不堪命。赵督帅蒿目时艰，为大局起见，与在省官绅协商，议请蒲、罗诸先生出，共图挽救之法，以期官绅一气，开诚布公，保地方之治安，拯生民于涂炭。现蒲、罗诸先生等已于二十四日一律礼请出署。我全川伯叔兄弟，关怀此事久矣，用特飞速奉闻，并望广为传播，俾众周知。所有因争路肇事之处，更应详为开谕，劝其解散。现在赵、端两帅悯念地方糜烂，均极痛心，如能和平就抚，决不轻戮一人，亦断不追咎既往。天日在上，肇龄等亦当同负其责。公等肇事之初，本为捍卫桑梓，保护善良，而众同胞转因此受无穷之苦。富者破家，贫者丧命，流离颠沛，惨不忍闻。仁人义士，亦必有所不忍，窃愿力为挽救，不负初心。至铁路事件，已有正当办法，决不为外人所有。其他善后抚恤各事宜，蒲、罗先生既出，即当官绅协定，迅速施行，顾瞻四方，无任涕泣。

宣示四川地方自治文

尔丰不德，不能出我四川父老子弟于水火。乃者内乱未宁，外患日逼，朝纲解纽，补救无从。若再不筹通变，必至横挑外衅，重益人民之流离荼苦，恻恻此心，良所不忍。特与将军、都统、提督、军门、司、道以下各官绅商学界诸人，协商一致，以四川全省事务，暂交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设法自治。先求救急定乱之方，徐图良善共和政治。尔丰部署军旅就绪，即行遵旨出关。咨议局为通省人才所萃会，其意思言论，为通省人民所信仰。以尔丰之愧对川人，惟当拭目以观其设施，尚复何颜对于川人别有陈说哉？虽然，尔丰固可指天誓日，此区区爱国家、爱人民之心，自筮仕作令以至今日，服官数十年，转历十七省，实无一刹那之顷，稍敢变易。此次再来督川，亦无时无事不本上爱国家下爱人民之初念，不幸智虑有所未周，遂为吾父老子弟所疑怨。往事无足证说，今日以四川全省事务，暂交四川咨议局自治者。嗟乎！尔丰此心为何心哉？果为爱吾父老子弟与否，计吾父老子弟必不忍待尔丰之剖解而亦自燎彻也。尔丰不敢曰吾父老子弟前此之不当疑怨我，亦不敢谓吾父老子弟以后遂信用我，但此区区之心，始终既惟重爱吾民。四川虽自治，以后困难问题，方如循环之不知所终。尔丰虽将离去，而与吾父老子弟，前后周旋，至今已九年矣。桑下三宿，尚有因缘，周旋九年，宁能恝置？因是之故，遂难自默，幸以吾言为然，实为四川将来之福；苟以吾言为非，吾亦聊尽临别之谊。

第一、奉告人民。呜呼！我至亲爱之父老子弟，亦知今日之四川为破坏之四川乎？亦知今日以后之四川，为四川人自治之四川乎？往日受治于国家，地方而不治，国家之患也。今日四川人自治，地方而不治，四川人之患矣。以今日之大势，即地方已治已安，犹有种种恐怖刺激之事，若益之以内患，四川其能久存乎？尔丰对于四川之将来，良有无穷莫大之希望，然内患而不速宁，恐眼前便难自保。吾父老子弟，苟不愿四川之久存，则尔丰无言矣。不然，则愿吾父老子弟，展转诰诫，速复向日之秩序，慎守固有之家业，齐心合力，视大势之转移，图四川之强固。如此博大之四川，吾父老子弟，其信斯言耶？

第二、奉告我军人。呜呼！我至辛苦之新、旧军将校士卒，乱起以来，苦我将校士卒至矣。今日以后，四川归四川人自治，军队多为四川子弟，有应保全四川全体之责，而为四川全体尽捍卫之义务。乱而速定，我军人其可稍休，如其未能，抑有外侮之来，以四川子弟对于四川人尽当尽之义务，吾恐后此军人之劳，或什伯于今日。既曰义务，知我军人后此必愈劳而愈自乐。统制官朱庆澜，我军人所至敬爱之长官也。四川新、旧军将校士卒，即以尊重敬爱之心，谨守朱统制官之命令。今日以后，苟有对于四川境内人民生命财产，有毫发之

损害者，愿我军人视为切己之私仇，毁家之私敌，损竭顶踵以击御之。必使四川境内人民，各无烽火盗贼之虞，而后军人无忝报施桑梓之义，我军人其信之耶？安辑人民，抚恤士卒，则当事诸君子之职责也。

第三、奉告我当事诸君。呜呼！尔丰不德，愧对四川，其能补尔丰之过，而出四川人于水火者，惟望诸君矣。以诸君之才之识，吾知内乱不难立定，外侮不难立绝。虽然，以尔丰鳃鳃之虑，当此祸患未已，疮痍未复，凡前此总督所肩至难极大之任，一惟诸君是赖是责。况当多难之顷，吾知设施之难，必倍蓰于曩日。尔丰望治之切，不能不望我当事诸君，齐志合力，降心沈识，远观大势，深察乱原，博揽人才，厚积兵备。既与四川共治，党派之见宜蠲；即有谤议之来，消融之量宜广。必使内地百司庶人，皆各有安其乡土之心，才士各有发舒能力之地，而后基础可以奠安，事业可以发达。尔丰以可为之四川付之诸君，即以至大之责任，委之诸君。今日以后，即为自治之日，即为诸君担荷之日。尔丰虽去此，属望无穷，知诸君必有塞尔丰之望，且必有以塞吾四川父老子弟之望也。

呜呼！尔丰去矣，所不能已于言者，惟我当事诸君，我军人，我父老子弟，幸听吾言，尔丰有补过之日，身去而心实安。如曰"非也"，尔丰对于四川，始终重爱吾民之用心，皇天后土，鉴其无私，他无求矣。虽然，尔丰爱四川者，终望我当事诸君，我军人，我父老子弟之幸听吾言也。特此宣示。

附二件

川人自保之商榷书

按此编未署名，不知为何人所作。事后质之同志会诸公，均不承认，即至今亦不得主名。惟赵氏尔丰，则以为逮捕诸人之据，亦路事中紧要件也，特附录之。

中国现在时局，只得亡羊补牢，死中求生，万无侥幸挽救之理。凡扼要之军港、商埠、铁产、关税、边地、轮船、铁道、邮传与治造军械、用人行政一切国本民命所关之大本，早为政府立约，擅给外人。并将各行省暗认割分，已定界画。如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六省与英国之约，不得让与他国。福建、浙江两省与日本立约，不得让与他国。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省与法国立约，不得让与他国。山东一省与德国立约，不得让与他国。自日俄战争和议以来，又与英国立约，不得让他国。以西藏、满洲三省，则为日、俄暗分。俄又侵略蒙古、新疆，将由新疆侵入甘肃、陕西。德又将侵山西、河南以卫山东。其余直隶虽为京城所在，日本将由奉天入关，以行侵据。尤可恐怖者，日于旅顺口，俄于西北利亚，德于胶州湾，英于威海卫及香港，法于广州湾及安南，早已作为战争中国之根据地。立炮台，造营房，泊兵船，制造枪炮弹丸，驻扎将校兵卒，危机四伏，一触即发。政府至此，应如何奋发淬厉，亟图挽救。乃多贿赂公行，日以卖国为事，而对于人民，犹不许国民军成立及制造军械，听其自保。推其原因，政府深恐人民一张，即为彼附骨之疽，似非与中国人民同归于尽不止。外人既握中国之死命，而不实行瓜分者，非其仁爱，亦非力有不能。一则欧、美各国内势未均，一则中国土地广漠，人民众多。非得深入内地侵据铁路财政各权，扼我咽喉，吸我精髓，则犹有烦兵折矢之劳；而或瓜分未均，反启欧美各国自相争战。以政府之疑虑难解，致外人之侵略无穷，遂将五千年古国，沉沦于九渊之下。然四川东连两湖，西连藏卫，南连云贵，北连陕甘。夔门剑阁，古称天险，铁路轮船，尚未大通。以比各行省，外人插足尚浅，势力亦薄。且土地五十万六千方里，人口有七千万，气候温和，物产无所不有，即比之日本，犹不及四川远甚。今因政府夺路劫款，转送外人，激动我七千万同胞，翻然悔悟。两月以来，其团结力、坚忍力、秩序力、中外鲜见，殊觉人心未死，尚有可为。及是时期，急就天然之利，辅以人事，一心一力，共图自保，竭尽赤诚，协助政府。政府当必曲谅，悉去疑虑，与人民共挽时局之危，厝皇基于万世之安。谨将自保条件，分列于后，愿我七千万同胞及仁人志士，付诸议会，讨论一是，指定方针，或得万一之幸。

（甲）现在自保条件

（一）保护官长。由各厅州县城议事会通告镇乡议事会集议，选定殷实精壮子弟，多至百名，少至六十名，作为旧时团丁，分季轮操。当用驻守官署官局，以便保护。

（二）维持治安。现在全川罢市，万一不幸，乱民乘机肆扰，应由保路同志会会同咨议局协议，既经议决，认为乱民，必先晓以大义，如其不从，乃兴大兵弹压，迫令解散。但须不行杀戮，残害同胞。

（三）一律开市、开课、开工。罢市、罢课、罢工不过表明川人同志，其实损害甚大。故须斟酌时势，约同一律开市、开课、开工，断不可前后参差，使秩序之不能始终一致。

（四）经收租税。由各厅州县城议事会通告镇乡议事会集议，即由城董事会代收粮津捐与各项厘税，妥为存储，以备支拨。

（乙）将来自保条件

（一）应请购屯钢铁及炮兵工厂与机器厂（仍改造枪炮），昼夜加工，制造枪炮。

说明：现今国于世界，莫不以铁血图存。即如日本既战胜强俄，又恐起日美及中日战争。其东西两京炮兵工厂，遂日夜加工，如临战事。中国时局，危迫万状，而炮兵工厂，力至薄弱，必须日夜加工，以备外患。

（二）炼铁厂。

（三）硫酸工厂。

（四）酒精工厂。

（五）机械铁工厂。

（六）制材工厂。

（七）水电。

说明：炼铁厂与机械铁工厂、制材工厂，为制造枪炮之本，而百种机械工业赖之。硫酸与酒精工厂，为制造弹丸之本，而百种化学工业赖之。机械与化学工业均赖电以造其精绝，且尤利用于战争。电之大原，出于倾斜澎湃之水力，四川则无地不宜。东西列强，所谓富国强兵之大本，要不外是。

（八）练国民军。

（九）设国民军炮兵工厂（附设炮兵讲习及试验所）。

说明：国以民为本，现今世界各国，非民尽为兵，莫不置国与民于危亡。而民兵之本，尤在炮兵工厂与炮兵制造额之应足支配国民军一倍以上。而炮兵之改良进步，尤在国民之自为讲习及试验。且外患日迫，虽有旧办之炮兵工厂，亦必有所不及，故应由国民补助之（各外国临战之时，凡国民之铁工厂皆制造枪炮以为补助）。

（十）铁路。

（十一）轮船。

说明：铁路务在先修成渝，辅以川轮，使四川交通略便，以免开门揖盗之虞。宜夔一段，则宜量势渐图。至于铁路所需材料，为四川富有，取之无穷，如铁轨、木枕、石炭等，既办铁炼制材，即可渐次不购于外，而人工尤以四川为最廉，甚则或可以工代赈。

（十二）边险地方，建筑炮台。

说明：四川虽是天险，非得人力补之，大筑炮台，终不可恃。

（十三）实业及教育。

说明：实业及教育，尤为自保根本。应集各业同志协议，速定改良进行方针，使人民一致趋向。但农、工、商、矿各业门类繁多，应择急要晓示大纲，及浅近办法，使人人知其利之所在。至各种教科书，应设局自行编纂，不待政府颁发。

（十四）优给军人饷需。

说明：军人舍身家性命，以保其身家性命，并保国民之身家性命。其饷需太薄，非所以处现今时局。应由国民筹出饷需，增给军人。

（十五）优待军、警两界同胞之家庭。

说明：军、警两界同胞，所以保卫国民，凡其家庭人口，应由各厅州县城镇乡议事会，按季查编，存于议事会。至其家庭有丧葬及困难之事，应由团邻知照议事会，特别致吊及筹议补助扶持。如军、警两界同胞，对于国民万一有摧残之举，即由议事会议决，究诘其家庭。

（丙）筹备自保经费

（一）停办捐轮。

（二）停止协饷（对于西藏则宜酌拨）。

（三）议拨税契入款。

（四）节减办事人员薪水。

（五）视自保应用之经费，核计人口地权，分别贫富担负。或由五千万之选民，酌量担负，按照增加。

说明：以四川土地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饶，倘人人知危亡在即，身家不保，则财政虽窘，而每年停止不应出之款项，并详查财政上一切陋规，然后责人民以担负。一面振兴实业，一面协约勿买外来不甚急要之货物材料，则筹措二千万之常年经费，举办以上自保诸务，必不大难（四川共计七千万人，若以四千万人计之，每人每年担负银五钱，即可筹出每年之常年经费银二千万两。由此推之，持之十年，岂惟川汉即修，川藏亦或有余）。

（丁）除去自保妨碍。

说明：自保所以御外侮，而卫身家性命起见，实出于万不得已。凡自保条件中，既经川人多数议决认可，如有卖国官绅，从中阻挠，即应以义侠赴之，誓不两立于天地。

以上各种条件，时势有迁，人事有异，未必恰适。然国之所以存，民之所以保，皇家之所以万世，其大端要不外此。愿为川人先事商榷而厉行之。

周孝怀致陈子立书　中华民国元年寄自宜昌

七月十五日之变，不知其中底蕴者，多疑为周氏所耸动。周氏在川，至今人多思之。其所以招怨者，实在警局时办流棍过严，与在司法任内斥退法官养成所学员所激而成也。今搜得周氏致陈子立一书，特附录之，于川中路事始末，及独立原始，亦可知其梗概。

十月十六一见左右，以要伯英保护相嫽，未获见报。十七傍晚，杨星友以次日点兵必变之警相告。于时仆在文法和斋中，即电话伯英。伯英诘所自闻，告以星友。伯英曰："是谣言，不足虑也。"仆知星友不妄言，再三求伯英不可得，因约子桥过法和斋中，与法和求其收回点兵之命，不得。则环而揖之，至于七、八揖，不得。仆乃脱其佩剑曰："诚必点兵者，请先杀我，不忍见明日之难也。"子桥太息曰："此伯英之命，吾不便相沮，且吾早晚自分不免，与公姑听之耳。"其时廖佩纯君（名溥）在座，廖君犹在省，可问得其详也。切商不偕，丑分乃散。翌日难作，仆仓皇出走。乡里老人有哀余者，分一茅伏其中。冬月初四，而天水之祸作，仆家既被抄毁，先人栗主，亦不得全。老母住泗泉家，陆军部长率兵亲往搜索，以兵指泗泉，索交仆。又逼老母，捉去舍侄。赖星友营护，舍侄得脱。其他亲党，如：李青城、孙仲渊家，咸被搜索。解叔平家，则因搜索而掳掠。嗟乎，满清虽虐，赵氏虽横，似未闻蒲、罗之党遭此毒害也！仆早知共和为乌头，能生人亦能杀人，然不自量，妄倡此议，此固仆之自作孽，不能辄怪人也。虽然，使仆有毫发得罪川人，遭此诚如其量，即无罪而亦无功，自断亦当与众人同此忧患。毁家亡命，乱世之常，亦所甘处。但以左右所知，仆果有罪耶？抑止于无罪耶？抑尚有毫发之功耶？七月十五以后，仆所以委曲营护诸贤，规画独立者，事事皆君所亲见，语语皆君所亲闻。当时仆虽丛集下流邱山之谤，然视之蔑如。未尝敢因赵氏疑我，众人谤我之故，引嫌灰心，而听诸贤之沦丧，

大局之破裂也。七月十五以后，足下日日见吾曾有一日展眉露快否？当九月初，端方释放诸人之电至，赵氏欲快意于诸人。外则大局阽危，无人可共计画。仆与左右共议脱出诸人，共商大计。而上则赵氏屡反屡复，忽释忽不释，忽全释忽欲扣留梓青、慕鲁。下则尚气之士，咸愤不欲与赵接，以为端既奏释，何必急急，而不知大局之危在眉睫。老辈如梓师、笃老、罗云五诸公，且疾闻革命之说，不敢辄露一字。当其头头不通之顷，仆与足下不知顿若干足，捶若干胸，费若干心血唇舌，熬若干夜。十月初六之夕，变端四起，仆与璧华至相向而哭，呜呼，此即仆当抄家杀头之罪状也！难作以后，数欲发愤出与诸贤质论是非，爱我者皆以政府不容人说话相警。冤白而身死，诚所快乐；冤既不白，仆身方有嵩狱之重，不敢自轻。腊月初乃间关出游，虽赖护我贤挟，而仆自恃无疚神明，故遂坦然而前。今日至宜昌，逢关不讥，遭险辄夷，此即天理所寓。

仆与左右仍可率性为善，无可深悔者。到南京，当于中央政府提起诉讼。可为仆之铁证者，政界则璧华、法和，绅界则足下委曲毕达；用之详于营护诸人之本末，明叔详于规画独立之原委。今举所欲提出于中央者，先证于足下，某事而然，某事而不然，均请逐条答复，寄交重庆向仙峤转寄仆便得。过渝未登岸，未见仙峤，此笺寄其转达，乃欲多一人知我心曲也。有人告仆，谓用之颇反复，在梓青前颇弄是非者，仆以用之营护蒲、罗之诚推之，彼于罗有芥蒂，尚能捐弃以救之。仆自问与用之始末无纤芥之嫌，宁忍下石于我？即有一、二参差之事，事为左右所知，固可恃左右以督反复者，使其不忍，亦不能反复也。欲证之事例左：

一、九月初十，赵氏因端方告示，欲快意于诸人，仆立奔告左右。既恐诸人设有不测，又鉴武汉之事，吾四川不可不自为计。而非诸人出，无可与商者。乃与足下秘计独立方法，而以救出诸人为独立之前提。于此时也，有天幸一事，盖赵氏始终疑忌我，赖端方劾我。彼既知我之冤，又以七月十三谏彼之言，不幸而验，故对我颇惭。而独预十五密谋之某君（左右所知），已又浸润于端方，故知我为可信。于是仆劝赵氏以己意释放诸人，恢复感情，共筹定乱。赵氏必欲绅士往请，以掩畏端之丑，于是左右往商周、曾诸老，又约至仆家，然后往见赵。赵又伸缩其辞，于是诸老愤怒。杨彦如又设种种狠滑之词，左右亦怒。仆以大计所在，数怒数抑。赵氏则忽欲放，忽不欲放，忽欲扣罗、邓，又忽欲扣罗。某夕召用之入督署，欲叩罗之思想，有野心否，用之不肯去。仆与电话哀求其必去，勿亏此一篑。次早用之乃去，为力辩罗、邓之无他。赵又以问仆，因为反言罗之倡始，特好名耳。名既得矣，大局烂至此，罗苟智者，方患作揖磕头而不肯出耳，以此激之，赵乃意沮。至于九月二十二日，已定释出矣。忽欲保结，周、曾诸老又不肯。方相持间，明叔适自渝归，亦愤赵不欲往见。仆告左右，明叔乃决好转圜之人，见端归而以其状报赵，赵之所乐，或可因此而解保结之困难也。乃左右劝明叔不肯去，仆又运动杨彦如往劝之。及明叔诸往见矣，仆又急使璧华讽赵以保结之无益。端方之将到，如不趁明叔转圜而自转圜，将不可转圜矣。赵氏信其子者也，仆向不与其子接。至是乃以利害讽其两子，又为设譬，假如再有万人上院，要求释放，尚能开枪否，两子亦惧，然后诸人二十五得全出。当放诸人时，司道皆至，仆以大计在后，不欲见诸人以塞赵疑，且不欲攘其美，故再三召而仆终不往。自初十与左右经营此事，凡十五日，左右日日数来吾家，又数数止宿，往往夜商至旦，说赵氏既苦矣，诸老先生胸不知有"独立"二字，但恃端已奏释，早迟当出，不欲乞怜于赵。颜伯琴尤从容自信，左右又不敢以叛逆灭门之说，露之诸老，惟敢与汉三、明叔私语，仆则独敢与家弟私语而已。故吾二人愈急，而赵氏及诸老愈缓。自初五至二十五中，仆自知心烂脑竭，亦知左右当心烂脑竭也。当时诸老未必不疑吾二人为多事，为妄急，然试思假使成都不独立，鄂军杀端方以后，事尚可问耶？仆亦知成都党人力甚微，人民独立智识亦浅。所为与左右皇皇者，盖巡陆两军，嫌怨已成。既不能调和，又无从运动，设难自兵起，则局外流血，将不可纪数。故不能不早为和平之解决，而非诸人者出，则无可担负。九月初十以前，皇皇救诸人，乃为交情。九月初十以后，皇皇救诸人，纯为独立。苦在既不能直达于赵氏，又不能稍露于诸贤，惟我与子，自煎自烛。以上云云，果如此否？

附注：七月十五，诸人被厄。十六早，仆即招用之、小舟、渭北来家，劝其在商会召集绅士往见赵氏，问诸人罪状。又为求得交大理院之律文，劝诸人以此义呈请，且救目前。赵氏积月始答，而诸贤于此，遂得从容矣。此节左右知之，用之尤详。又告左右，速使得力人赴京，速电各省咨议局。七月十五，仆避难客籍学堂，夜夜与用之筹画营救诸人之策。李任甫兄弟，亦时在座，左右与用之，固可信仆七月十五以后，无日无夜不颠倒梦想于营救诸人者。仆遭难后，未及见诸人，然以方寸之良，揣施之理，揣度诸贤，必有一、二为我颠倒梦想者。左右何时到成都，为一探究，以其人告我，仆当刻骨记之，碎身以图报之也。十五以后，用之营救诸人至力，其时谣言，亦谓十五之事，为用之构成，欲得甘心于用之。用之数寒心，吾独宽解之，用之与仆遭谤同。而渠与罗、邓有嫌，此用之之难能可贵，然得谤为有因。仆则与罗、邓无嫌，故仆之奔走营救不足论，而得谤亦较用之尤冤，然当其时凡与蒲、罗密者，大抵缩颈袖手，惟仆与用之愈不放手，亦愈受谤。独立以后，我固当死，用之闻亦不为军政府所信，左右见用之，烦引仆以宽解，勿足太息也。

二、诸人既出，独立之问题起矣。蒲、罗既引嫌畏祸，不敢置一词，明叔尚为赵氏所信，亦畏避不敢直接。其时政界与仆同此目的者，惟吴璧华君，仆既介左右及明叔与璧华谈，又劝璧华往拜明叔。二十八之夕，明叔约答璧华，与左右同到仆家先接洽，然后仆与明叔俱访璧华（当时仆不特恐触碍赵氏，并恐触碍璧华。明叔至

仆家换舆，不敢在附近雇舆，步出仆家街许，然后雇舆，以示不自仆家去者，此亦委曲中之委曲，至可哀也)。讵到璧华家，方论四川独立事，明叔即发五难(仆记其三)：(一)同志会不易解散；(二)巡陆两军不易安定；(三)租税不易收。仆为逐条解释(如同志会乃仇满仇赵之会，赵逊而满绝，当然解散云云)，明叔谓仆君真妙于语言者。仆曰："办事不当易视，亦不可但计其难，且所解释均有至理，非漫为宽譬者。"然明叔终不敢与赵直接宣露此旨，不得已仆乃劝璧华单刀直斫，与赵氏交涉，又与商量修词之法。先说大局利害，再进以其切身之利害动之。先说其人，再说其子。当此之时，田统巡防，不敢运动，子桥亦纯粹忠义之人，不能运动。士绅又不肯出头，而赵氏调集巡防三十营，意盖防陆军，防革命。且以其人之横，说而不听，祸不旋踵。于此时也，吾真服璧华为天人神勇矣，毅然使仆调和士绅，而渠自任说赵氏，无论如何危害，必达目的而后止。乃一说不动，再说不动。仆其时病足不能出门，则以电话随时造为民情欢迎革党，及各领事得电北京确失，种种警耗以吓之。直至初一早，赵氏意始动，璧华又坚之。然后以初一之夕，约明叔及左右同集仆家，璧华既宣赵氏承诺逊位之意，即宣言吾与周君皆浙人，所以排难冒险，劝赵逊位，使四川独立者，乃持人道主义，不欲使川人多流血耳。今日大端已定，仆与周君惟当引身而退，诸公好自为也。明叔犹致牵挽之词，词颇严重，仆因曰："吾二人宁足任大计？但即吾与吴君两人观之，亦可见外省人之不可疑忌。但得独立之后，诸君不持排外省界主义，则大有造于四川矣。"明叔则指誓天日，力斥排外之说。是夕大局遂定。以后在寰通银行会议条件，仆即不预矣。初七将宣布，初六之夕，陆军大起风潮，又有三人者上院，逼赵氏以印交梓青，不认伯英。璧华中夜来叩吾门，自责负四川，相见痛哭，盖是时排外之论已起，陆军之讧，即由排外而生。赵氏又以电话诘余三人者所自来，蒲、罗何以不协至此？仆时愤急，不惟与璧华相向而哭，一面召用之使与璧华造伯英，同定陆军事。一面电告伯英，叩梓青意旨，责梓青安辑其党，扰攘至天明，幸而后定。街巷纷传，行礼有变，仆使数辈往探，直待午后左右过我，乃知礼成无变，仆与左右自七月十五以后，直至此日，乃敢开怀快乐半日也。以上云云，是如此否？成都独立发起者，乃仆与君有大功，用大力者则吴君也。蜀军政府颇不满于授受条件，仆语人曰："条件诚若逊顺过量，然成都大权在赵氏，党人力既薄，巡、陆两军又不易运动，以口舌与武力竞，但恐币重言甘而不我听耳。然以赵氏性之横，权之专且重，竟能听而自退，此盖有天幸。仆与璧华，特尽人事，不敢贪天之功也。虽然，亦似可告无罪于四川七千万人也。"(假使以武力竞争，赵氏或在必亡之域，然试思局外赔死者，当得若干人血，乃能染成此独立国旗耶！)

三、初七独立矣，仆先两三日即告左右转达伯英。独立之初，万事且缓，惟宜朝夕与两军将校款洽，以收拾其心。此外又条陈数事：一、劝速送赵氏离川(此不但救赵氏，并防旧军以彼为口实，则生他意。曾屡向明叔、舒迪生及左右言之。十三赵氏复催我告军政府，设法保其回家。盖赵氏之意，本不欲出关也)。二、劝颁选举法，宣布选举期会(告左右及用之，防人之疑美都督也)。三、劝成陆军第二镇，使诸排外者皆得位置(告明叔)。四、欲将防军月饷加与陆军等以塞其口，一面速调出外防守(告明叔)。五、劝两军并编为大汉革命军以泯其迹(此节在璧华家告明叔，明叔曰：'革命二字不妥。'余曰：'行其实矣，何恤其名耶？无已，则改为国民军亦可。'明叔乃首肯，明叔固无革命思想者，余真愧之矣)。最终为十月十七，劝其收回点兵之命，盖自军政府成立，仆虽未敢曳裾妄履其门，然见之所及、意之所急，亦颇不惮烦而数数聒噪当事诸贤，使当事者不鄙仆言，十月十八之事，或可以免耶？不耶！以上云云，是如此否？

以上之事，皆左右所知见，仆不敢以为功。然即别有他罪，亦庶几可以相抵否？不直此三者也，采老任中所举措，仆归美采老，固曰采老操舵而我持楫也。然采老在渝宣言，则曰仆主持而渠为傀儡也。川人如曰采老可杀，仆自可杀矣！今歌诵采老而杀仆，下流不足责，贤士大夫于心安乎？七月十三，仆对赵氏尽最后之忠告，于上端方书中，仅举其略。若论其详，则仆实同子桥、璧华俱见赵氏，既说吴、朱，力陈陆军不可妄用，以折赵氏之气。又为赵氏拟电催政府，限其三日电复，如不得请，即矫旨代许。赵氏骇"矫旨"二字，仆为称引史传，痛陈利害。电为子桥、璧华、法和所见，仆与赵氏辩论，则子桥、璧华所闻。悲夫，赵氏而听仆七月十三之言，安有七月十五之事？蒲、罗而听仆十月十七之言，又安有十月十八之事？此非仆之运蹇而言不行，抑亦川人劫会所钟，乃使徙薪者毁家，烂额者懋绩也。

以上云云，非敢鸣仆之有功也。以为仆诚有罪，而有如以上所云云，亦庶几可相抵除也。仆既反复自鞫其罪而不得，军政府又止抄家逮捕，而不宣布仆有何等罪状。无已，姑就街巷所议，而左右可为仆证明者，聊辩于左。

一、最大之罪，为谣言所指七月十五之事，乃仆构成是也。端方未劾我以前，仆愤不得自明之路，赖其劾我，仆乃得质问赵氏，索其批答，又以书痛责端方，因以自明其委曲。左右当吾脱草时，狂喜大乐，促仆刊布，以为得此则一切不根之论可以立绝。刊布之后，一时士大夫，诚皆昭然，不知何以忽有抄家逮捕之命。事后有人告仆，谓梓青语人，十五实仆邀其上院，以此耿耿，赵氏既以印批答明仆不预议。仆上赵、端两书，亦已言无不尽，诚不值再论。姑就梓青所言，当时固有谓伯英亦受仆电话诱致者。已而左右在咨议局问明，实伯英得赵氏之请，以电话告我，转告诸人，我乃以约梓青者。仆上赵氏书，有自恨与聋聩无殊云云，此独不可自直耶？即如梓青所云，仆约彼上院，遂为罪证，且勿论伯英先电告我，即我约之。当时藩署会议散，邓、叶、王、江诸人已出，胡宗武拉之复入，一同上院。苟仆为有

罪，宗武岂能无罪？何以舍宗武而独怨仆耶？梓青云云，乃旁人所传，以理推之，梓青不能不见仆所上赵、端书，见之而犹辄疑辄罪，梓青必不出此也。且当时院上召集官绅之电话，乃由某君传出，及官绅上院，某君始终未到，此形迹当疑否？何以某君顷犹遨翔自得，而余独毁家丧主，独出亡命耶！此不可解不甘服之尤甚者也。

二、有谣言谓仆七月十四起十九日止，夜在督府住宿秘谋者。仆以十三之谏不纳，十四终日在家。左右与用之、霖甫午前十时来吾家，夜十一时乃散。十六以后，左右日日来吾家，此数日中，老亲剧病，仆寸步不能离，左右所亲见，仆乃有化身障眼法耶！

三、有谓路广钟扳余知搜查证据之情者。仆以为赵氏所忌，故两次所搜证据，官绅都得见之，惟仆始终未得见，上端方书，已发愤言之。而犹有一事，可以证明仆不惟不闻证据之事，且欲假手以惩路。即八月二十五日龙王庙无头案发现一事，仆疑路杀造证据人以灭口，督责检察官姜彬、苏学海克日穷治，又示以疑窦，告以踪迹之法，又派人四出侦察。及凶手已得，仆犹疑路所购买，反复钩鞫。其日左右适在吾家，中间曲折，文所不详，左右自能追想。事后颇共笑疑所不当疑，为一女人鞋，穷思极想，左右所亲见者，仆为爱路耶？非耶？且第一次证据，盟书中第一镇统领为王某，其第六镇则贱姓某君（左右所知，不必言其人，荐路于赵者此君。搜得证据后，领路捧以上院者亦此君，皆左右所知也），至谓仆曰：王为谁者，意盖逼采老，而第六镇之周，不问为仆矣。造谋者方欲一网打尽，世人乃以疑仆。今日仆遭难，适以快某君一人之意而已。某君自反对争路起，至搜查证据止，事事与川人为仇，与仆为仇，川人顾欲快意于仆，与某君报仇，岂不怪哉？仆治无头之狱急，又召路限其助缉。端方案起，路独无名，仆又骂之（刘长述在座可问）。路盖恨我切骨，其扳我亦宜，但恐当事者不知仆治狱始末耳，此左右可为我证者也（某君既反对争路，日日迫采老干涉，又飞电京朝，中伤采老，赵尧师曾电伯英可证。十五之事，由渠传命召集官绅，彼忽由后门上院，始终未到官厅，罗、邓所亲见者。路之搜查证据，又由其保荐，端劾众人，独不及路者，盖所劾者皆某君所主持，路实受其命，彼虑路牵引，故不敢引之耳。及仆质问赵氏，十五究谁预谋，赵氏自言惟某君逼我定主义，我与商量办法云云。仆乃恍然，当时即奔告君，又告用之、渭北诸人，当事者果欲论十五罪首耶？抑将修私怨耶？某君独求庇颜氏乔梓，遨翔自得，良仆所不喻也）。

四、又谣言竹枝谓仆迓赵氏于雅州，即先人以构诸人者。此则蒲、罗、邓、叶诸人，自能为仆辩护。其为绍介邓、叶而往耶？抑以构诸人往耶？曾见面耶？否耶？诸贤皆明之，勿事仆言矣。因我偕邓、叶俱往，赵氏于是疑我，一到即以种种难题责我，伯英备悉委曲。十五检察诸人护书革囊，仆之护书，亦在检查之列，此公所知者，以后证据标贱姓，始终不示仆。方自皇悚不自免，岂谓免于赵氏，而不免于我所苦心赞助成立之军政府时代耶？天下事无可复说，仆亦不欲说矣！

四者皆举谣言传闻之说，自端方有所报复，而欲快意于仆，遂以谣言为舆论。谣言可贵，端方既采于前，安知军政府不采于后？故姑辩列于此，亦实穷搜不得罪状，不得不以谣言为主名。譬犹神无专主，望空致祭者，其可哀矣。

又谣言及报纸，谓仆助赵尔巽聚敛加糖、盐各捐及茶馆、酒馆、客店捐等，糖、盐非我主管，有案可稽。仆且因出位越俎，谏糖、盐捐重，时为商人诉苦，大非赵意，尹良尤仇我，故三年犹居试署，此伯英所知者，赵尧师亦略知之。茶馆、酒馆、客店，则贺稚民、高少农及城会所为，与仆如风马牛不相及，亦有案牍年月可证者。又谓仆蓄积百数十万，有田九千亩，房屋四十余所。嗟乎！仆身尚负债二万，诚有是者，债主将食吾肉矣。且咨议开局两年，仆诚贪婪聚敛，病民若此，当时司道，咸被纠举，何独饶我耶？仆除帘官公所居宅，先君墓上五亩地外，但有寸土尺椽，皆以为贪婪，甘陈尸于东市，而无所惜，不必如报纸所载百数十万数千亩、数十院之广厚也。劝业场、寰通银行、乐群公园三处，尚有股票二千六百金，皆为提倡公益，不得已而腾挪购股者。悦来公司，仆则未敢提倡，妄购一股，人乃谓“戏园旅馆”，为仆所开者，拟求政府为一穷究。诚为仆所有，良愿以半充公，以半娱老也。

总以上功罪事实，皆将起诉于中央，而将列君及用之、明叔、法和、璧华以为证。言而审耶，抑有不实？惟左右以良心事实，逐条签答，实者实之，虚者虚之，既关仆是非，亦系四川人功罪。但有一事一字不实，左右千万勿徇通家之谊，苟为曲附，得罪川人也。仆始终与左右秘议者，非恃左右有通家之好，乃以左右亲于伯英诸贤，又不为赵氏所疑，尊性又重默不泄，故相倚为心腹。世人如以仆与左右因通家而后密洽者，则大诬仆与左右之心矣（后略）。

跋

予以谫昧，承乏路事，倏忽三载，负咎良深，辛亥纷拿，致酿奇变。当时报电函告，彼此是非，毁誉缘饰，多失其实。至今四年，接洽朋僚，谈述往昔，每互错迕，目见犹尔，何论传闻？今且如此，何堪示后？因辑录当时奏章、文告、书函、图照，摘要编为此册，悉录原文，不敢僭越。某非史官，敢言载笔？惟此事属公事之要闻，亦吾蜀之故事。在路言路，辑此小册，以备他日史馆之采择，或亦不见拒于君子也。

诵清堂主人跋。中华民国三年十月。

春明梦录

[清]何刚德撰　徐　鸿　魏梦太整理

《春明梦录》二卷，清末民初何刚德撰。何氏字肖雅，号平斋，为光绪年间进士，曾任京曹多年，后又在江西、苏州等地为地方官。书中主要记载清代宫廷轶闻、京城风俗、市井百态，于京官勒索、奸胥狡诈等叙述尤详。对晚清政坛大事，如中法战争、甲午海战、戊戌变法、北洋海军的创建和颐和园的修建等均有内幕性的记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据何氏自刻《平斋家言》本标点整理。

序　言

余曩有课孙草之作，意虽不专属课孙，而究限于范围。举凡世事之推迁，人情之变幻，语焉殊未及详。回忆七十年来，身世所经历，耳目所接触，几如云烟过眼，渺然而无可捉拿。夜窗默坐，影事上心，偶得一鳞半爪，辄琐琐记之，留示家人。自丁巳迄去秋，裒然成帙。退居无事，略加编次，分为《春明梦录》、《郡斋影事》、《西江赘语》、《客座偶谈》、《家园旧话》五种。录而存之，祗自成为一家言，本不足为外人道也。嗣友人以《春明》一录，可以存掌故而补遗佚，怂恿付梓。因复加刊削，属诸手民。非敢言问世也，亦藉以志世变已耳。壬戌冬日，平斋识。

卷　上

京师为首善之区，钟虡所在，观听肃焉。时值承平，纪纲未弛，大臣老成持重，尽有正色立朝之风；百僚庶司，不失同寅协恭之雅。即朋簪投洽，亦每以道义相规；文酒过从，依然风流儒雅。人言朋友之乐无如京师，盖于饮食酬酢外独得真趣也。余于丁丑观政铨曹，躬逢其盛，固不以长安为不易居也。不数年，法越构衅，党派渐歧，乃激成甲午中东之战。战后余即出京，然其时风气稍移，而大防尚未溃决也。讵知党祸萌芽，潜滋暗长，戊戌政变，庚子拳乱，相逼而起。洎丙午重复到京，世事已大异昔时矣。回首春明，重温旧梦，不禁百端交集已。

余以丁丑会试成进士。房考为翰林院编修广东吕冕士师(绍端)，座师为大学士吉林宝文靖师(鋆)，号佩蘅，吏部尚书河南毛文达师(昶熙)，号旭初，礼部侍郎浙江钱湘吟师(宝廉)，阁学宗室昆文恪师(冈)，号筱峰。吕师、毛师于余戊寅回京时，即不及见。阅数年，钱师亦终于吏部侍郎任内。照例赐祭，余在其教场五条胡同寓所，见世兄干臣总揆(能训)出迎天使，时方数龄也。宝师、昆师则相从最久焉。

余乡榜中式，系在丙子恩科。房考为陕西时铭三师(永新)，主考为钱塘孙子授侍郎师(诒经)，副考为无锡王莘锄比部师(绎)。时师后以引见到京，目力极差，余适在部，为之加意照料。事妥出京，旋即作古。王师文名甚盛，门下尤多知名。丁丑夏间，丁忧回籍，亦旋即去世。孙师即慕韩总揆之尊人，在户部侍郎任内，因惩办部吏史松泉事，为同官所挤，退出毓庆宫，留侍郎本任，意殊不怿，不久亦终于位。师讲理学，待人仁厚，光霁可亲。慕韩与其弟慕蘧二难竞爽，知其发迹之有自来也。

余五应童子试。乙亥岁，始受知于阁学广东冯展云师(誉骥)，师书法名重一时，衡文重手法，其规矩较路闰生之仁在堂为精。师在京时，仅谒晤两次，风裁清峻，面瘦而须稀，颇与李太白画像相似。旋任陕抚，不数时即被议免职，然无大过也。

余榜下到吏部，分考功司兼验封司行走。吏部分文选、考功、稽勋、验封四司。文选司掌文官铨选；考功司掌文官议处，而京察大计亦属焉；稽勋司掌文官丁忧更名；验封司掌文官封典及恤典。四司之中，以文选、考功为两大司，选不兼功，功不兼选；其余勋、封两司，

随便可兼也。每届京察，吏部一等六员，而汉人居其二，循例以文选、考功两掌印得之。掌印例用实缺郎中员外郎。余到部十一年未补主事，即代理司务厅及验封司掌印。光绪十七年，补文选司主事，升考功司员外，实授验封司掌印。十九年，升验封司郎中，调充考功司掌印。计自榜后告假，即于戊寅秋销假，迨甲午春得一等实历，俸十七年中无一日间断。然视他部之淹滞至二十余年者，已为优胜矣。

余官京师时，召见三次，皆在乾清宫。时德宗正亲政也。第一次因京察一等记名。见时只问籍贯履历，无多语。第二次因郎中俸满截取。见时问在何司当差，对曰："在考功司掌印。"又问："考功司有几案未覆奏？"对曰："只有广东南海县潘泰谦议处一案；不日即当覆奏。"问："潘泰谦议何处分？"对曰："革职处分。"问："何以须革职？"对曰："此次参案，外头俱已洗刷干净，摺尾以才具平庸四字奏结。部例无才具平庸作何议处专条，惟查佐杂人员俸满甄别例，凡才具平庸者俱斥革。佐杂才具平庸，尚应斥革，知县为正印官，如果才具平庸，自难轻减。拟即比例议处。"随后即略问数语而退。第三次因简放建昌府谢恩。见时先问籍贯履历，后问在何衙门当差，随问随对，对毕便言："汝去江西，好好安养百姓。"遂点头而退。迨服满进京，简放苏州遗缺府，则孝钦太后重复临朝。谢恩时在颐和园，召见在宫。见时，御座在宫之西间屋南窗炕上，向北。在园时，御座则在殿厅屋东壁，向西。孝钦太后与德宗同坐一炕，太后偏南，皇上偏北。行礼毕，趋案之西北隅，侧向太后跪。隔数分钟，喘息稍定，始发问，盖宫廷体恤之意然也。开首问籍贯，后问福建民教情形，又问矿务能否发达，旋又问在江西几年，江西各府情形如何；并追问当日拳乱，地方如何被扰，后来如何结束？滔滔数百言，俱一一奏对毕，旋叹息言曰："中国自海禁大开，交涉时常棘手。庚子之役，予误听人言，弄成今日局面，后悔无及。但当时大家竞言排外，闹出乱来，今则一昧媚外，又未免太过了。时事艰难极矣！全赖大小臣工苦心对付，无过不及，才能挽此危局。江苏地方事也不是好办的，予看汝在外多年，事理亦很明白，好好去做便是。"又言："皇帝有话说否？"德宗只说："汝可下去。"遂退出。余先后召对四次，经历情形如此。在京时，便微闻两宫有隔阂之说。到苏后，谣言日益歧，更有轩轾已甚之语。今者玉步已改，无可忌讳，而吾身亲见之事，尽有可资印证者。叙其大略如右，不敢赘一辞也。

咸丰之末，文宗出狩热河。时端华、肃顺窃政柄，欲辇京仓米输热。宝师适贰户部，以根本不宜摇动，力持不可。得旨宝某著即处斩。嗣文宗宾天，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乃改以五品衔署户部侍郎。旋即大用，与恭忠亲王、文文忠公（祥）同心夹辅，蔚成中兴，不得谓非一时之盛也。洎甲申越南之役，朝士以枢臣失职，交章弹劾，遂以礼亲王出代恭邸，而宝师遂与同直诸公同时出军机矣。

宝师尝告余曰："汝同乡陈伯潜参崇礼曰：'识字无多，习气甚重。'谓不应任以礼部尚书也。渠特未知崇礼来历耳。当洋兵之毁圆明园也，两宫以列祖列宗圣容为重，有旨命我往视。及到园，满地灰烬，村无居人。时崇礼以奉宸苑苑丞独守官舍，我询以洋兵踪迹及连日蹂躏情形，相对而泣。旋告以来意，假以从骑，同往各处寻觅。二人奔驰十余里，见圣容散佚地上，残破不堪，惊惶无措，崇礼乃泣言曰：'圣容毁坏至此，即检拾亦不能全。若举以覆命，不特徒增国耻，且益伤圣心。以苑丞愚见，不如归之火化，较为得体。'我以其言甚中肯，乃嘱其寻觅稻草举火，跪地泣而焚之。归以遍寻不见覆奏。自是我甚重其人，遂由苑丞渐渐升到郎中。二十余年，循资按格，得一尚书，似不为过。今谓其识字无多，苑丞何能与太史公比？但事理之明白与否，自又当别论也。"

宝师出军机。逾数时，两宫谒陵归，军机大臣五人，各赏穿黄马褂。次日，师告余曰："昨日上谕看见否？汝以为何如？"余曰："未免太滥。"师曰："兰州克复之日，捷报至，穆宗召见军机，各赏穿黄马褂。是日恭邸请假，我领班见，辞曰：'黄马褂，所以赏战功也；军机大臣只是承旨书谕耳，何敢冒赏！'穆宗曰：'兰州克复，算是十八省一律肃清，我实在欢喜。军机不为无功，汝不必客气。'固辞不获，乃奏曰：'奕䜣（恭王名）今日未上来，俟他明日上来再定。'卒未奉诏。次日，恭邸销假，遂将此事化去。他们随扈谒陵，仅往返数日耳，膺此懋赏，未免太便宜了。"师此言虽不免有牢骚意，然亦足见先后进固不相及也。

洋兵毁圆明园后，英使巴夏礼入京议和，在礼部设宴。宝师时为军机，躬与其役。余见其与醇邸唱和感旧，诗中有"剑戟如林免胄趋"一语，可见城下乞盟，备受屈辱。证以当日译署照会，肆意谩骂，其狼狈情形，可想而知。余阅诗后，略询究竟，师笑而不答，旋以谑语了之。

宝师休致后，醇邸遇有大政，必相询问，时时馈送食物。有一日，送蜜桃及西山毛菰两种。余适在座，宝师分一半相赠。毛菰形大如灵芝，煮而食之，味荤如鲍鱼，遍求诸都市，不能再得也。宝师系丁酉拔贡，余认为年伯。师最重年谊，故待余为尤厚。退休后，余时常往候，月必数至。慨谈时局，追寻往事，余心领意会，所得殊多。师家居八年，疾革并不甚剧。易箦时，红光满面，洵善终也。

宝师一日将散值时，先往出恭。恭王待之久，及见面，嘲之曰："往何处撇宝去？"（撇宝二字，京中谑语

也)。师曰:"那里,是出恭。"恭与宝二字,针锋相对也。又一日,恭邸自太庙出,指庙碑下赑屃,谓宝师曰:"汝看这个宝贝。"师号佩蘅,"贝、佩"二字,音相似也。师应之曰:"这也是龙生九子之一。"此可谓善戏谑矣。盖当时枢臣见面闲谈,多杂以谑语,意恐一涉正事,转致漏泄机要,殆古人不言温室树意欤。

清室诸王,以恭邸为最贤明。虽平日有好货之名,然必满员之得优缺,及汉员由军机章京外放者馈送,始有收受,闻其界限极为分明。余尝对宝师称道其人,师曰:"恭邸聪明,却不可及;但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阿保之手,民间疾苦究未能周知。事遇疑难时,还是我们几个人代为主持也。"此等微词,特于深谈时偶一及之,不能多得也。

恭邸仪表甚伟,颇有隆准之意。余素未与周旋。简建昌时,渠适在军机,例应往谒。见面行礼不还,然却送茶坐炕,请升朝珠,甚为客气。叙谈颇久,人甚明亮,惟送客不出房门耳。闻后来摄政王初入军机时,见客便坐独炕矣。

光绪初年,翰林渐拥挤,而简放学政试差,军机大臣偏重门生,不无可议。而怀才不遇者积不能平,遂因法越开衅,归罪枢臣,交章指斥朝政,人目为之清流。宝师尝对余言:"天下事言易行难,局外不知局中之苦,徒挟其虚㤭之气,苛以责人,于事何益?"然清流后亦陆续放差,似有美珠箝口之意,旁观多窃议之。究其弹劾贪佞,淘汰衰庸,多称人意,不得谓清流之不胜浊流也。嗣后法事愈亟,乃简张老为南洋会办,吴清卿为北洋会办,张幼樵会办福建军务,意谓坐言者必使之起而行也。谁知用违其才,其何能淑?南洋有曾忠襄(国荃),北洋有李文忠,不受牵制,赖以维持。而福建何小?宋制军(璟)魄力薄弱,遇事推让,遂至马江一战,全军歼焉,张被劾落职。广西兵败,张老因前保唐炯、徐延旭二人,照滥保匪人例,降五级调用,而清流之气衰矣。

清流之起也,或云李文正与同直意见不合,恭邸不无左右袒,势孤无援,清流从而赞助之。虽未显露水火痕迹,而恭邸则以勋旧懿亲,卒因之罢退,不得谓非清流战胜也。

恭邸之出军机也,先朝派往东陵,恭代清明节祭典,此差本闲散王公之事,特派恭邸,大家即疑其有异。旋孝钦太后召见醇邸,议于九公主府,拟定上谕,贬斥枢臣,而以礼亲王(世铎)代恭邸领班。军国大事,醇邸一同参预,长白额小山尚书(勒和布)、朝邑阎文介(敬铭)、南皮张文达(之万)、济宁孙文恪(毓汶),遂入直焉。孙时为侍郎,上谕之稿,即其所拟也。恭邸未回京,忽然发表,耳目一新,不可谓非孝钦太后之果决也。恭邸退居十年,直至中东战后,始复入军机,盖元气已大伤矣。余出京不数年,而恭邸薨逝。戊戌政变,庚子拳乱,皆未与其事,不得谓非以令名终也。

恭邸与宝师同患难而赞成中兴,后亦同日被谴,交情自属较厚。宝师薨,诏入祀京师贤良祠,诚异数也。进主之日,余获观盛典。主未入祠时,恭邸即先往看视祭器祭品,示厚意也。未行礼而遂不见,余怪问满人,则对曰:"皇子于廷臣,不能行跪拜礼。"其来也重交情,其去也重体制,盖两得其道焉。

醇王旧邸,即德宗诞生之地,例名为潜邸。醇王薨,以其邸改为醇贤王庙,犹世宗潜邸,今改为雍和宫也。余时派往查估工程,见其房屋两廊自晒煤丸,铺满于地,俭德殊不可及。后来亲贵非常骄奢,不数年便覆败。可见祖宗世业,守之难而失之易也。

孝贞太后大事出殡之日,余入东华门观礼,前导无甚排场,銮舆卫伞扇之外,只见捧香炉者或十人或二十人为一队,分队前行。中夹以衣架脸盆架,错杂其中。其余金银锞纸扎等等,陆续而至,与寻常民间出大殡者无异,但品制不同耳。须臾,见梓宫自景运门出,而上杠与寻常棺椁亦无大异,惟和头作文点式,远望似黄色绣罩。正在趋前审视间,忽闻有一人喝"站住"一声,谛视之,则恭邸也。而德宗即随之而至,头戴白草笠,穿白袍青布靴。其时随从及观礼者几千百人,一切缟衣,上下无能区别。惟闻皇上缟素,靴用青布,王公亲支稍杀之,余皆不能用布。此所以示别也。梓宫出城暂安,殡宫名曰暂安殿,派王公轮班上祭,定期下葬,则谓之曰永远奉安。当日体制何等隆重!戊申两宫崩逝,余在苏州,即不及见。而德宗因崇陵工程未竟,辛亥后始行奉安。闻当时梓宫由火车行,则往事不堪回首矣。

咸丰辛酉,洋兵烧毁圆明园,京师震动。文宗在热河崩逝。时孝钦太后方二十八岁也,端华、肃顺意存不轨,醇邸奉懿旨捕肃顺于客邸。天时极早,屋门尚闭,醇邸捶门呼曰:"有旨意!"内即应曰:"若是母旨意,我却不受!"乃破扉入,擒而治之。于是梓宫回京,穆宗遂承大统,两宫垂帘听政。此虽恭邸与诸王大臣翊赞之力,然遇事皆取懿旨进止,不得谓毫无主持也。但孝钦太后精明虽胜于孝贞太后,而甫经听政,诸事究未娴熟,故当曾文正功成入觐之日,召对问答,不过敷衍数语而已。文正集中所载,自非虚语。嗣后历四十余年之世变,备尝艰险,体悉下情。余在宝师处熟闻。其召对情形,早有所知,故余甲午放苏州时,召见侃侃而谈。其英明处,不能不令人钦服。惟平日在宫中驭下过严,且性喜游观。如重修颐和园一事,宝师谈次,亦颇有微词。且自西幸回銮后,因宫中旧物半多散失,不免喜受贡献,虽系晚景无聊,究不免盛德之累。然其四十余年,支持危局之功,不能以一二事掩也。

德宗大婚之次年，孝钦太后率宫眷赴东陵祭扫，仍名曰“打围”，盖清以骑射得天下，不忘用武意也。吏部例应随扈，而余从焉。京距陵二百四十里，沿途铲平民田，筑成御道，遇水成桥，其平如砥。而另有便道便桥，则供随扈者往来。每日两尖站一宿站，到处旧有行宫，规模具备。而随扈者每站必须先行，以备站班接驾。百姓遮道跪迎，若站班则不必跪。驾之将至，必有一骑口呼“二里”二字，谓驾距此只二里也。呼“二里”后，大家必须在帐棚前鹄立迎候；驾过后，即须拔棚先走。其下站迎候之例亦如之。在路上，只住帐棚，皆席麦地而寝。到陵后，各觅一土屋歇宿；若无土屋，则仍住帐棚。陵之行宫在山上，宫墙外人持一灯，密如繁星。宫外距里许，则营棚缭绕。缘山上下约数里，其明如画，洵大观也。驻陵两日，礼毕即还京。沿途宫女买花篮及食物，与寻常妇女出游毫无所异。车驾来往，任人纵观。不设警跸，与寻常大官出门亦无以异。古称翠华巡幸，不知何等郑重，其实亲历其境，所见度不过如是也。陵在直隶地面，而以直隶总督为地方官，犹督抚出巡，而以州县办差也。故谒陵先期，直督必到京请驾，沿途随行，沿站迎接。犹忆到陵之日，圣驾未到，李文忠即至宫门口候迎，立在宫门近处，伯亲王（彦讷谟诂）竟以手麾之使下，意谓此系王公站立之所，非地方官所得僭也，文忠即逡巡而退，规矩何等严肃。及德宗车到，驾辕一骡，高与人齐，为生平所未见。余从旁观之，口占一诗云：“上相长身（文忠身极高，余并不矮，然与之并立，才及其肩耳。）请驾来，骅骝道路一鞭开。人中称杰马称骏，等是天家首选才。”盖纪实也。驾到后，大家一哄而散，文忠亦乘舆返寓。隆裕皇后后至，文忠路与之遇，并不下舆。余怪问溥倬云是何道理，倬云曰：“臣妾一体。皇后特妾耳，大臣无避道之礼。”殆亦满州重女轻妇之故欤。

清廷家法，驭太监极严，稍有劣迹，即予杖毙。德宗亲政时，喜用一太监，文姓，系直隶秀才。面目清秀，而气焰颇盛，日捧摺盒，进出军机处。余进内时，常遇见之。乃不两月，为慈宫所知，立即摈斥，或云其毙于杖下。都下盛传李莲英即皮小李，为孝钦太后所信用。醇邸巡视北洋，派往伺候，人即以监军目之。然余自充掌印后，因公事出入宫门，月必数日，七八年间，未曾见其一面。大概内府满员知其为慈宫所喜，与之联络，渐起招摇，事所不免。若谓部院大臣公然与之往来通声气，则吾不能以毫无印证之事，随声附和也。且宫内四十八处总管，各管宫殿一处，形容枯槁，衣服蓝缕，个个与穷寡妇无异。余进宫查勘工程，该总管等开门引导，必恭必敬。其伺候御前者，虽不能与此比例，然其数闻甚有限，且与廷臣势实隔绝，无从接洽。犹忆屡次召见时，在丹陛下板屋内小坐，太监端茶点火吹烟，备极恭顺，赏以京票四千，便似欢喜过望。余出京后，渐有招权纳贿之风说，而余终不深信。即如二次进京，事隔十二年，所见亦不过如是。吾岂屑为若辈讳哉，亦以疏逖小臣，无嫌可避，特纪其实耳。

余勘估宫中工程，见宫中妃嫔每人各住一院，每院中必排百数十个饽饽，未见有特别厨房。其余殿宇甚多，无一不供佛者。其最高之楼，名曰普明圆觉，上层皆供佛像。登楼而望四面，只见黄琉璃瓦而已。乾清宫后进即交泰殿，俗传皇上大婚住处。意以为中必有御床也，乃窥其中间，仍是高供一佛。且殿内窗槛纸皆向外而糊，与关外民房同，殆不忘土风欤。其两廊所排列者仍是饽饽，盖宫人食料，固以是为常品也。宫人之不得意者，多自制荷包，令太监售之于外，每套得银四两，其针黹极精致。宫女与人家婢女无异，一律穿红布衫，以月白缎镶边，余随扈东陵时，曾亲见之。可见宫禁之中，崇尚节俭，不似人间富贵家也。

德宗之初亲政也，内务府大臣立山新署户部侍郎，因皇上畏冷，造一片玻璃窗，装于殿门。太后闻之大怒，召而告之曰：“文宗晚年患咳嗽，亦极畏冷，遇着引见时，以貂皮煨在膝上，何等耐苦！皇上年少，何至怕冷如此？况祖宗体制极严，若于殿廷上装起玻璃窗，成何样子！汝谄事皇上，胆大妄为。汝今为廷臣（谓署侍郎），非奴才可比（内务府谓为世仆），我不能打汝。然违背祖制，汝自问该得何罪？”渠乃磕头如捣蒜，求恕死罪。后将玻璃窗撤去，而事始寝。

余初次召见，麟芝庵中堂告余曰：“太后限皇上，召见一次，奏对至少须以十分钟为度。然皇上口吃，不能多言。汝上去，遇皇上发问后，即可洋洋洒洒，畅所欲言。敷衍十分钟，便可下来，不必过于拘谨。”后验之果然。凡召对时，一殿之内，只有御案一座，绝无侍从一人。殿前太监遇掀帘送入，后即避往他处，俟召见之人掀帘出门，始由对面赶来。盖宫中规矩极严，绝无耳属于垣之事。召对之人，如何称旨不称旨，及如何奇形怪状，他人皆不与闻与见也。

内务府之职，如衙门之有庶务，即俗所谓账房也。账房有折扣有花账，已处处有弊，而内务府更有百倍于此者。尝闻宣宗极崇俭德，平常穿湖绉，裤腿膝上穿破一块，不肯再做，命内务府补之，开账三千两。宣宗怒其贵，严诘之。渠对曰：“皇上所穿裤腿，系属有花湖绉。翦过几百疋，鲜有花头恰合者，是以如是其贵。”后来不知如何结束。推之他事，可想而知。德宗在书房，曾与翁文恭师傅闲谈，便问师傅：“早起进内吃何点心？”翁对曰：“每早吃三个果子（即鸡蛋包）。”德宗曰：“师傅每早点心，要用九两银子了！”盖御膳房报帐，一个鸡蛋须三两银也。孝钦太后生长寒门，民间琐事，无不周知，而内府蒙蔽尚且如此。甚矣，积重之难返也。

孝钦系宫中册立，本不能以常礼待恭邸。且自热河还京，患难与共，渐底承平，故对恭邸不能无畏惮意，

即宝师与文文忠诸老臣，亦不能颐指而气使之。时颐和园大兴土木，舆论嚣然。宝师曾对余叹曰："太后当时尚想巡幸五台山，赖我们诸人劝谏而止。否则，南巡之役，未必不见于今日。"只此数言，言外固有无限感慨也。

孝钦晚年喜学画，召云南缪太太入宫。又喜闻外国风俗，召裕庚留学德国之女入宫。然不久均即放出，却无干政之嫌。嗣因国际关系，延外国公使夫人进宫游宴，而俄使夫人称道程德全遇变抗节之美，程遂由同知不次而擢黑龙江巡抚。程抚苏时，意尚以亲俄自豪焉。甲申以后，宫中颇自由，盖慈宫敬惮醇邸，逊于恭邸也。即如广召优伶入宫唱戏，亦以甲申之后为盛。此虽小节，却煞有关系也。

穆宗之崩，未有皇子。而文宗位下，当时亦未有皇孙。若欲立子继统，则必须求之宣宗位下之曾孙，孝钦自有所不欲，乃权以德宗为继。德宗为醇王福晋所生，福晋即孝钦之胞妹也。改元曰光绪，意谓缵道光之绪也。当时廷臣尚无间言，而于穆宗如何立嗣固未议及也。惠陵奉安之日，吏部主事吴柳堂前辈（可读）乃自请往行礼。事毕，住在蓟州小庙，缮一奏摺，作绝笔诗一首。摺内只记有"今者惠陵永閟，帝后同归，既无委裘植腹之男，又乏慰情胜无之女"数语。其大意则指太后不为穆宗立子，是使穆宗绝嗣为不当。其诗云："回头六十八年中，往事空谈爱与忠。抔土已成黄帝鼎，前星犹祝紫微宫。相逢老辈寥寥甚，到处先生好好同。欲识孤臣恋恩处，五更风雨蓟门东。"州官驰报，全城哄动。朝旨乃下廷议，随即降旨，谓：德宗所生之子，即承继穆宗为嗣；当初本是此意，今既有此奏，著即明白宣布。此事遂因之结束。其时清流竞以气节相高，乃鸠赀立祠私祀之。当修祠时，陈芸敏侍御（琇莹）告余曰："我拟送他一联，曰：'二三豪俊为时出，七十老翁何所求。'余应之曰："吴柳堂以庶吉士散馆，铨选主事到吏部，人尚朴诚。迟暮伤心，思欲树一节以表见，自亦恒情。烈士殉名，既以身殉，何必不予以名?"渠曰："死者固可原，生者亦未免太好事了。"盖其意不甚附会清流，而以建祠为无谓也。

清宫相传，有一宫史，饮食有一定笾俎，起居有一定时刻，毫发不苟；若驻三海，驻圆明园，则不拘泥。故从前帝后皆以驻宫为苦，夏令必驻三海，托名避暑也。孝钦垂帘十余年，后以大难削平，渐思逸乐。痛圆明园之毁于洋兵，乃于圆明园左近，修理一颐和园。大吏颇有贡献，且闻有拨海军开办费以济之者。当日言官交章谏阻，持之太蹙，以致激成非修不可之结果。徐荫轩相国尝谓余言："此事之成，阎丹初不能无罪。渠自命能理财，将库平减成发给（库平改为京平，百两可省六两，谓之减平），年可省数百万，致长朝廷侈心。"防微杜渐，春秋责备贤者，不得谓此论之未允也。阎朴而近矫，徐正而近迂，然其正色立朝，毅然不可犯，及今思之，不得谓非老成典型也。

甲午之前，李文忠奏海军成立，谓东南滨海七省，海疆可资屏蔽，语意不无铺张。朝廷乃派醇邸，前往天津阅看，又派内监李莲英随侍，意在慎重海防。所派随侍，亦系尊重懿亲之意。到津后，北洋大臣照阅兵王大臣例办差。阅兵时，李莲英只在后伺候王爷，亦未为总管设坐。乃言官纷纷上摺，谓阉人监军，恐蹈前朝覆辙。杜渐防微，言之亦自成理。谁知中东事起，主战者乃执李文忠前奏，逼其一试。而赔款割地之祸，发端于此矣。

甲午六月，德宗万寿，赐宴太和殿，每部司官两员，余与溥倬云与焉。宴列于丹陛，接连及殿下东西。两人一筵，席地而坐。筵用几，几上数层饽饽，加以果品一层，上加整羊腿一盘。有乳茶有酒（酒系光禄寺良酝署所造）。赞礼者在殿陛上，赞跪则皆起而跪，跪毕仍坐。行酒者为光禄寺署正。酒微甜，与常味不同。宴惟水果可食，饽饽及余果，可取交从者带回。赤日行天，朝衣冠，盘膝坐，且旋起旋跪，汗流浃背；然却许从者在背后挥扇。历时两点钟之久，行礼作乐，唱喜起，舞歌备极整肃。宴之次日，赏福字、三镶如意、磁碗磁盘、袍褂料、帽纬、白绫飘带八色。恭逢盛典，渥荷殊恩，今日思之，如隔世矣。宴之坐次，自王公大臣在丹陛上，各官各按宪纲，递为坐次。西边末坐，则为朝鲜使臣宴席。朝使圆领大袖，手执牙笏，尤为恭顺。中东战后，朝为日并，殿廷上不复见朝鲜衣冠矣。

甲午十月初十日，为孝钦太后六旬圣寿。先期即设庆典处，筹备典礼，备极隆重。故于是年六月二十六日，德宗万寿，有大开筵宴之举，亦为是点缀也。其时中东和议决裂，筵宴之日，摩天岭即有开战之说。大家议论，谓甲子三旬万寿，其时甫经垂帘，且大难未尽平，自无庆典可言。甲戌四旬万寿，即穆宗崩逝之年。甲申五旬万寿，亦因中法开战之役，均未及举办。今年又遇中东战事。可见太后办万寿，实有不利。然事已举行，各省祝嘏者亦纷纷进京，只可勉强成礼。届期太后出宫，坐六十四人所抬人辇，路过各处，均各有点景，结彩燃灯，陈设甚美。辇如佛龛形，扶辇之銮仪校皆穿五彩衣。辇行甚缓，德宗步行前导；前又有王公二人，手各持如意一柄，俯首退后引行（凡典礼所派，前引对引大臣，皆退后行，不敢背面相向）。整齐严肃，颇称一时之盛。然人心不定，亦只粉饰升平，敷衍了事而已。

内务府郎中庆宽伺候慈宫，颇见信用。有一日，德宗因慈寿要送礼，乃告庆宽曰："我要送太后寿礼，汝为我备之。"庆乃打四个金镯式样呈进，谓："皇上要送老佛爷（清宫信佛，内府称太后曰老佛爷）寿礼，四个镯样，请旨要那样，即打那样。"太后曰："我四个都要。"庆

举以回奏。德宗问："四镯须价多少？"庆曰："值四万。"德宗曰："岂不是要抄我家了！"（传闻德宗私蓄四万，存在后门钱铺生息。今言抄家，与此语似相印。）此一事也。庆宽办理太后六旬万寿庆典，设有庆典处，所有应用器物，均由其包揽，殆尽抬价居奇，从中取利。且其气焰咄咄逼人，旗人多忌之。嗣有满御史密奏庆宽家藏御座，举动不轨，及诬其身家不清等事。奉旨派敬侍郎（信）查办，余与溥倬云充承审司员。德宗召见敬侍郎，必欲置之死罪。累日查无实据，我告侍郎曰："查办必须情真罪当，不能杀人媚人。"过几日，上又召侍郎曰："汝言庆宽无罪，吾不疑汝，难道汝之司员尽靠得住耶？"侍郎曰："臣所派司员二人，均系京察一等记名之人，何能信不过他？"德宗又曰："他果无罪，难道算不得他违制耶？"侍郎出告余，余曰："违制例应革职。若办到革职尚可，余外则不能奉诏。"后乃举其门口设下马石，谓非郎中家所应有，作为违制，照例革职覆奏。搁久不下，旋军机张文达出来画稿，余密问之，张曰："不要作声，顷已派中堂前往抄家矣！"抄数日，得银三千余两，他无违禁之物，而庆宽遂以落职了案。后太后重复训政，庆宽不知如何作用，又部选江西盐法道。此又一事也。大概清宫家法极严，太后待德宗不少假借，而謷御之徒伺候意旨，播弄是非，不免积成嫌隙。观上列两事，所谓两宫不和，固不无影响，然其确实可指者，亦只德宗要重办庆宽数语而已。其余则得之传闻，究亦迷离惝恍，不可捉拿也。

中东之役，翁文恭独主战，诸名士实怂恿之，盖狃于拘获大院君已事，不肯让步；且以海军可恃，疑李文忠为卖国。然文忠揣势量力，心知其不可战，而口不能言。虽严旨督责，褫去黄马褂，拔去三眼花翎，而终屹然不动。朝士固甚喧嚣，而群帅贪功，亦跃跃欲试。吴清卿自请出关，乃雅歌投壶，风流自赏，未战而兵溃。日兵步步深入，海军又歼于刘公岛。丧师辱国，十倍甲申。甲申虽迭遭败衅，而谅山一战，法兵亦被重创，马江战舰虽亡，而法大将孤拔，闻亦为炮台流炮所毙。议和时，故未及赔款也。此役海陆两军俱败，李文忠亲到马关议和，几为日人主战党所狙击。裹疮定约，赔款二万万；割台湾及金、复、海、盖四州县。后因俄、德、法三国仗义执言，以日本系岛国，不能占腹地，而金、复、海、盖始复为我有，辱孰甚焉。自是而德租胶州湾，英租威海卫，俄租辽东半岛，法租广州湾，不数年间，相继而起，盖列国亦狃于均势之局，几成瓜分，虽不与此役相属，何非此役阶之历耶！

中东之战，日兵直逼奉天。警报时至，京师震动。朝士之主战者，纷纷搬眷出京。余以实缺一等人员，无弃职舍去之理；老母亦意在持重。同乡多视余家眷行否为进止。时南皮张文达管部，并兼军机。余于画诺之余，密探消息，文达微有指示，余遂决计不动。旋和议成而心安。当时实亦冒险也。

甲申时之清流，甲午时之名士，皆翰苑高才也。论者谓当时军机大臣若能收罗之，则群才不生怨望，未有不安然就范者，何至激成中法、中东之战哉。人或疑此言为锻炼周内，不知履霜坚冰，天下事固有发端甚微，而贻祸至不可测者。君子所以贵知几也。

甲申之役，推倒军机，实即革命之导火线，而皆翰林院之人为之也。戊戌政变，则以进士举人为之。范围愈广，则变象愈亟。噫，其殆有天意欤。

庚子拳匪乱后，厉行新政，拟将中国旧法，逐渐变更。至丙午之夏，袁项城以直督入觐。时余正入京候简。端午桥以闽浙总督留京不行，待袁来共议立宪，费尽营谋，改授两江总督。盖是时中国始发见"立宪"二字也。

两宫垂帘，枢务以恭邸领之。诸大臣中，择一二人为主笔，余则仅供参赞。其后进者，谓为打杂军机，拟稿而已。盖不如是，则意见纷歧，纪纲不肃。部院情形，亦大率类是。主笔即当事之意，人或竟以当国目之。光绪初政，文文忠（祥）、沈文定（桂芳）当事。文殁则宝师继之。沈殁则李文正（鸿藻）继之。景尚书（廉）、王文勤（文韶）、潘文勤（祖荫）、翁文恭（同龢），先后入直。王、潘旋入旋出。至甲申，则以礼亲王（世铎）代恭邸，并令醇邸参预大计。余则全体罢免，易以额尚书（勒和布）、阎文介（敬铭）、张文达（之万）、孙文恪（毓汶）。不数日，许恭慎（庚身）以前充领班章京，谙悉体例，亦入直办事。张年老而阎旋退直，孙文恪便当事。嗣许殁，徐忠愍（用仪）入焉。甲午，朝鲜事起，先令翁文恭、李文正参预军事。冬间，额张出，即令翁、李入直。旋恭邸复起。孙因病自请开缺，文恭、文正复当事，刚相国（毅）继额而入直。丁酉，徐忠愍出，钱侍郎（应溥）、廖总宪（寿恒，后升尚书）更迭入直。戊戌夏，文恭被黜，旋而恭邸薨逝，复召王文勤入直。时同直为刚相国（毅）、启尚书（秀）、廖尚书（寿恒）、裕尚书（禄）。八月政变，荣文忠以直督到京，即令入直；裕尚书出任直督。己亥十月，廖尚书退直，以赵尚书（舒翘）继任，其时刚相亦颇用事。庚子，拳匪倡乱，载漪袒拳弄柄，奴视枢臣，暴戾恣睢，枢廷几为之蹂躏焉。乘舆西狩，文勤一人随行，荣文忠随由保定奔赴陕西行在，即命入领军机。诸大臣陆续至，礼邸遂改任他差。和议成，勒办祸首，启秀在京正法，赵舒翘在西安赐自尽。事平回銮，军机不以亲贵领班，即以文忠任之。余丙午到京，文忠已逝，庆邸继文忠领班，而鹿相国（传霖）、瞿相国（鸿禨）、徐尚书（世昌）为之辅。枢廷略具规模，然而庆邸已明受馈送矣。辛酉之后，亲贵蜂起，纪纲尽弛，枢政益歧。吁，既灌以往，吾不欲言之矣。

李文正当国，虽不免有偏执之议，而风裁端整，视

事谆恳。余时到部未久，即颇蒙其青睐。张文达名士风流，颇有不羁之概，然其久历封疆，饶有识解。中东之役，渠正管部，余于私宅画诺之余，谈论时局，颇多感叹，盖知其不得志然也。老成典型，至今有余恋焉。

鹿文端丙午时，与瞿、徐同直枢廷。三者之中，以文端为最无权，两耳重听，人不免以伴食视之。其实文端由牧令起家，煞有经验。余候简在京，约三个月，时往谒之。门庭冷落，余每到辄纵谈不倦。尝太息谓余曰："中国百姓太愚，中间这一般人又太刁，如何得了！"余归而告人曰："大家笑鹿中堂，虽做过外官，其实外官之事，亦不甚了了。今观其所言，何等了了！"盖当时风气日非，虽有老成人，亦供人狎侮而已。

翁文恭美须髯，风采奕奕，忠君体国，尤喜汲引人才。甲午主战，丧师辱国，无可讳言，然其时圣眷犹未衰也。恭邸复出，深资倚任，亦谓英雄不以成败论耳，傺直逾四年，戊戌四月罢免。八月政变，刚相谓其曾经面保党人，褫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是严谴只因面保党人，被人谗毁。况所谓政变者，不过出诸一人之口，变究未成；群儿作戏，虽变亦何能通？文恭即未去位，岂肯与闻其事耶。至谓两宫之间，不善调护，不无离间嫌疑。然文恭身为师傅，处难处之地，尽有难言之隐，亦即有可原之心。文恭于宣统时，明诏开复，追予谥法。今者国事已矣，此等莫须有之言，正不必剖辩是非，徒乱人意也。

余于翁文恭之侄孙弢夫廉访（斌孙）为同年，然于私宅未尝一谒。且文恭于余在京时，从未到过吏部，亦并无堂属之谊。一日因查办仓案，堂司各官群集仓署，文恭独于稠人中，趋而与余言，甚致殷勤之意。余得京察记名后，逾年未简放。文恭屡言之于恭邸而未得，当缘简放官缺，虽由军机大臣公同进单，而拟放何人，须由领衔之亲王开口，他人不能预也。有一日，建昌府缺出，文恭在毓庆宫先奏。德宗谓："今日建昌府缺，请简某人。"故召见。军机进单时，不待恭邸开口，便由御笔圈定。余谢恩后往谒，文恭具道抱屈之意。余曰："此皇上天恩也，何敢不感激！"文恭悚然致敬。后因徐忠愍与人私言当日原委，余始知文恭汲引之力，固煞费苦心也。

徐忠愍为吏部侍郎时兼军机，于部务却稍可主持。人极通达，与余最相得。余当时颇露圭角，徐告人曰："是不可干以私者也。"甲午战后，余颇急乞外，而徐以班次在后，爱莫能助，时常道歉，其情固甚可感也。余出京后，渠于丁酉出军机。拳匪之役，与许侍郎（景澄）、袁京卿（昶）同罹于难。和议成后，始行昭雪，追予谥法，浙人目为三忠。无妄之灾，不能无天道，宁论之慨也。

王文勤人极圆通，人以琉璃球目之；然其扬历中外，老成持重。任吏部侍郎时，判事敏决，满腹精神。庚子拳乱，渠适在军机，以白发老臣一人，相从西幸，备极贤劳。余丙午到京，见其老态龙钟，视乙未在天津节署见时，风采顿减，然惓惓忧国之意，溢于词色。且对余言："大家皆抱怨老太太（指孝钦言）。汝须防老太太一旦升天，则大事更不可问。"言下盖别有感慨也。

余到京时，初未识荣文忠。文忠为昆师母之从兄，风度翩翩，饶有才干。光绪初元，任工部尚书。步军统领，当时已铮铮有声，嗣因事镌职。有一日，在宝师处听剧，与之同席而坐。钟杰人同年以闽语问余曰："这一个山查是否续燕甫？"（两淮运使续昌）余曰："不是。续燕甫我见过。"荣文忠亦用闽语答曰："汝们说福州话，我们亦会说福州话。"杰人乃问其贵姓台甫，渠以荣禄号仲华对。余知不妙，遂移往他坐。后数日，昆师告余曰："荣仲华告我，汝与杰人以福州话唐突他。"余曰："杰人问这个山查是否续燕甫。山查者，闽人指红顶言也，并非诮谑。"师闻之大笑。后在师处屡相见，渐渐往来。嗣文忠起复，任西安将军，回京尚以口外羔皮桶见赠。盖以"山查"二字，遂订交情。其实文忠之先人为闽副将，后以总兵殉粤匪之难。时文忠尚幼，寄读于饶提督（廷选）家，即林赞老之岳也，故于闽人感情加厚。余出京后，以雪泥之隔，并不与之通信。戊戌政变，文忠以直督入军机，从容弭变，保全实多。拳乱西行，趋赴行在，维持大计，煞费苦心，朝局赖以底定，厥功伟焉。丙午到京，惜不复见，为之怆然。

昆师性耿介而好臧否人物，尝谓余曰："福箴庭（锟大学士）岂有此理，昨日在朝房，竟骂人曰麻烦（麻烦即累赘之意，京城土语）。似此伧夫口吻，如何做得中堂。"余闻之悚然。盖当时朝纲整肃，京官体制固一毫不苟也。又尝讥恩中堂（承）曰："汝看恩中堂，凡事都说是照例。他做中堂，本是照例；即其面目，亦是照例。"盖嘲其方面，田田庸庸，得厚福也。细思之，不觉失笑。

满员以笔帖式为正途，其由科甲出身者甚少。部院堂官，不尽皆科甲人员，其中人才之杰出，亦有可指者，前所云荣文忠即其一也。又有吏部广少彭尚书（寿）事理通达，风裁峻整。其兼任内务府大臣也，每见其人宫门时，群阉严惮，不敢正视。在部时，与余亦甚相得，惜相处不久，旋薨于位。及今思之，尚有余慕也。

溥倬云（兴）为主事时，与余同部且同差时多。后升尚书，以病免。余简建昌同时，户部郎中有（泰）亦放陕西知府，其兄玉岑尚书（良）告人曰："近日放两知府，舆论皆为朝廷贺得人。"又为之说曰："官阶道尊而府卑。然朝廷实重府而轻道，谓府独当一面，可办事也。"此说虽非杜撰，宝师曾与余言之，其实亦慰藉语耳。后

礼部应诏，保荐人才两人，余与焉，领衔者即尚书也。

端午桥官工部时，与余多同事工程。后由霸昌道，不十年洊历封疆。丙午夏，余到京，相见于庆邸，初几不相识，后乃告余曰："隔别多年，君竟留须矣（余四十二岁到建昌，路人谓太守为年轻，特于接印之日留须）。当时君记名，我尚未记名。君记之否？"盖自夸其已为总督也。旋渠改督两江，余简放苏州，竟成属吏矣。然总督驻扎江宁，而苏州则在苏抚范围之内，尚少直接关系。故渠在任，有盛行赂贿之名，而余则一毛不拔，虽未邀其青眼，却未曾稍有龃龉也。渠少颇不羁，自为满人，偏诋满人为不肖。鉴赏金石，颇负时名。惟其热中太甚，倒行逆施，知进而不知退。自调直督罢斥后，仍求四川一差，以为再起之计，致遭惨杀，死事不无可悯。然平心而论，不得谓非自取也。

同部升吉甫主事（允），汉军旗人，由举人出身，分吏部候补，而无甚出色。中法战争之前，有一日，递一条陈，请代奏。时万文敏公（青藜）任尚书，接其摺子。适余与戴艺甫（锡钧，后简放大名府）同往启事，文敏乃谓余二人曰："此系公事，可以公言。"余看其摺子，意谓洋人太横，今宜仿乡试放主考之例，预定一日期，各省各派一大臣，计算程途，同日到省，将该省洋人同时杀尽，不得走漏风声，致令逃逸。定例司员代递封奏，应守秘密。文敏喜诙谐，而竟以公事公言告余两人，亦示调侃之意。升、戴与余同事，日日见面，本皆相好。下堂时，戴诘之曰："汝知洋人尚有国否？汝杀其人，能杀其国否？"二人舌剑唇枪，互相争辩。余以他词乱之始止。余出京后，升竟入译署作章京，后又出洋保候补道，不知如何升转，由陕藩洊擢甘督。庚子西狩之役，升在陕西迎驾。太监沿途骚扰，渠力裁抑之，铮铮有声。嗣又弹劾权贵，不稍假借，实为满员之得未曾有者。余出京后，即与之断绝往来。今忽录其少年轶事，非扬其短也；士隔三日，刮目相待，亦深佩其进德之猛欤。

余戊寅到京，其时外交事尚简。京师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省文则曰总理衙门，文言曰译署。堂官则名为大臣，司官则照军机例，名曰章京，由阁部人员考充之。光绪季年，厉行新政，遂改其衙门为外交部，且冠诸部之上。司官始由阁部兼差者，后改为专官；始之选用科甲人员考充者，后则非出洋之留学生不得与焉。

叔岳薛叔耘副宪（福成）出使外洋，甚著声望，当时之熟悉洋务者，无出其右。余欲从而学焉，渠曰："洋务究属偏才，政治家宜求其全者，何必见异思迁？且此事非二十年经验不办，非仅懂西文、娴西语，遂可称职也。"余虽韪其言，然旷观时势，于外交事，仍时常留心。当中法未战之前，陈弢老正在提倡清流，于洋务极意研究，曾借译署历年档案，而属余分手抄之。余遂得习知故事，见咸同年间，外国所来照会，肆意谩骂，毫无平等地位，与近日之来往文字，迥不相同。自因圆明园被毁，城下乞盟，为彼族所蔑视。迨后交际稍娴，外貌遂渐改焉。当时之讲求外事者，皆曰办洋务，后则改为办新政，今则直言外交矣。

庆王之入总理衙门也，宝师叹曰："劻贝勒只是一布伊唵邦（满语，译为内务府大臣）材料耳，如何能办外交？"盖庆王名奕劻，本系贝勒，后加郡王衔。晋封亲王，久长译署。拳乱后，荣文忠因病出缺，庆王遂秉国柄，直至摄政王出而始失权。回思吾师当日之言，益信国祚与人才，不得谓无关系也。

鸦片起衅，香港被占。以后外交迭次挫折，不必言矣。洎天津大闹教案，正值普法交战时代，曾文正不知外情，迁就结案。当时外人行险徼幸，中国竟为所愚，亦不可谓非外交之暗也。中俄立约，崇厚违训越权，几成大错。曾劼刚公使（纪泽）竟能以口舌之力，毅然改约，朝野称庆，此为外交转机之一端。中法一役，法侵越南，中国起而救之。无如器械不精，将才缺乏，黑旗刘永福孤军无援，致遭败衄。然划界议和，犹能不赔兵费，此亦外交中不幸之幸者。乃甲午、庚子两役，一则赔款二万万，一则赔款四万万，继而德、俄、英、法纷纷借地，迹近瓜分，外交又一败涂地矣。天假之缘，欧战大兴，群雄无暇东顾。此数年中正国家闲暇之时也，乃不知御侮，壹意阋墙，竟若外交为无足措意者。瞎马临池，彼仆此起，噫，尚何言哉。

同乡沈文肃公，己卯以两江督入觐。余就询时事，文肃曰："中外今日皆有得过一日是一日之势，中国人不必遽自馁也。"要言不烦，其识见自有过人处。旋阅王芍棠中丞（之春）使俄草述各国情形，亦非一味颂扬。特因笔墨稍平，不能如曾劼刚袭侯、薛叔耘副宪两日记风行海内。然其于欧战之萌蘖，党祸之蔓延，言之固不无影响也。

纯庙崇尚文学，欲亲领棘闱风味。有一科会试，托一举子名，领卷进场，坐龙字第三号。未及终场，即传呼开门而出。遂御制一七律，末有"从今不薄读书人"之语，刊在至公堂屏门。所坐龙字巷，余会试时适坐其间，见第三号粉壁中书一"龙"字，近禁人坐。上有老树一株，亭亭如盖，似后来点缀而成。即坐号适打"龙"字，亦殆当时暗通消息欤！然此一番佳话，已足黼黻升平矣。

考试试差虽以考取名单为凭，而遇放差之日，仍应由礼部具全单，题请圈出。编修罗（嘉福）考差时，未取在八十名之内。太后于题本内，误圈其名，而阅考取名单，却无此人。太后曰："我错了，如何是好？可挖补否？"军机奏曰："御笔既圈，自是其人有造化；考取名单

不过作一标准，可不必拘泥。”而罗遂得差矣。罗后以太守告病，适其时火焚其庐，藏书全毁，宝师因为余谈及此事。可见当时名为君主，实完全一内阁制也。

从前朝殿考试，虽不无暗通关节，究不能坦然为之。故三鼎甲次序，必以读卷大臣官阶为准，虽系锢习，亦足以示制防。昆师屡与阅卷之役，遇不如意事，辄与余痛言之。某科殿试，读卷官有吏户两尚书。户部尚书得一卷，取第一，要作状元。虽碍于习惯，须让宪纲在前者所取为首选，然究非官话。因商之大众，非以其所取第一为状元不可。吏部尚书乃怒曰：“论此卷之字，不必为状元；即论此人，亦不必为状元。”昆师告余曰：“弥封阅卷，何以知其人之该做状元与否？此老说话，亦太不检点矣。”后来赌气累日，大家调停，卒以户部尚书所取者居首。然名次黄笺已贴，更改为难。又有一最好事之某尚书，起而言曰：“若要改名次，我却带有刮刀。”乃袖出刮刀改之。汝想应试者带刮刀，岂有阅卷者亦带刮刀？此真无奇不有矣。又一次殿试阅卷，榜眼已取定矣，其卷中“闾阎”二字，误作“闾面”。昆师与福中堂同在读卷之列，福中堂挑出“闾面”二字，以为不典。有素著文名之某尚书乃曰：“闾面对檐牙。古人诗句，记曾有之。”大家遂随声附和，不复更动。榜发后，士论哗然。昆师举以告余，而深恨福中堂之无用也。又一次大考翰詹，昆师派阅卷，到南书房时特早。太监持一诗片出，曰：“有旨，要取此卷为第一。”昆师对曰：“今日是尚书孙毓汶领衔，俟其来时再承旨。”孙到，师告之曰：“我阅卷多次，未奉过如此旨意。今日是君领衔，且又是军机，消息灵通，请君斟酌可也。”后揭晓，人言啧啧，师乃以此事缘起与余言之。盖当时馆选渐宽，品流渐杂，不无越轨举动，相摩相荡，水火混争。而诋谟科举者，遂得有所藉口矣。

从前京官，以翰林为最清苦。编检俸银，每季不过四十五金，所盼者，三年一放差耳。差有三等，最优者为学差。学差三年满，大省分可余三四万金，小亦不过万余金而已。次则主考，主考一次可得数千金，最苦如广西，只有九百金。若得乡会房差，则专恃门生贽敬，其丰啬以门生之贫富为转移，大率不过三百金上下，亦慰情胜无耳。然得之最逸者莫如房考。若主考则劳甚，放差后不过十余日即须起程，整理行装，而以预备联箑为最忙。礼联礼箑多自购写，到省分送官僚，以为送程仪之招。省之督抚，按照缺分肥瘠，预先派送。各省各有约数，临行时全数汇齐。辞曰馈赆，固光明正大，浑然无迹也。至于出京程途，远者逾两个月，至近者亦须旬日。冒暑遄征，无间晴雨，非赶八月初到省不可。到省后，即闭入闱中，埋头阅卷，一个月而始放榜，盖已筋疲力尽矣。出闱后，略事酬应，仍按驿回京。省分远者，往返须半年辛苦。然得之者意足心满，虽归囊盈绌不同，似亦不甚计较也。若学差则不然，官阶大小不同，省分肥瘠亦异，三年两次，周历诸郡，随带幕友书役，竟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气象。且公费难依定额，供给取诸州县，关防之疏密，取与之严滥，即提调之知府不能言其究竟。本人亦未尝不感困难，然外面则堂哉皇哉，不失为督学礼制也。

有一科考差，钦命诗题“尚贤兴功”，得“官”字。同乡皆不知题旨。姨丈龚禹畴侍御（履中）曾以赀郎官兵部，辛未入翰林，是日亦与考。乃谓同乡曰：“我在兵部时，记司堂上有此四字匾额。兵部是夏官，题旨其殆出自《周礼》欤。”同乡以龚丈长厚，固不疑其诳，然总不敢轻信。周旭斋舍人（云章）乃以“人才贡夏官”五字，在第一联押“官”韵。出场语人曰：“我阁中书命轻，第一联押‘官’韵，固不合格；然果得旨，即不合格，亦复何碍？”后乃得一房差。而龚丈不特“夏官”二字不敢用，且“周官”二字亦不敢用，卒不得差。神差鬼遣，一似龚丈兵部资格，专为周舍人效力也者，何其巧耶？可见当日翰林以考差为第二生命，真足以颠倒豪杰也。

嘉道年间，考差学政、主考，阁部亦一体简放，不专属之翰林。咸同以降，翰林拥挤，此差遂多归之。阁部之得试差房差者，十只一二，而学差则绝无矣。余当癸巳时，因甲午京察无望，颇思于考差时卜一胜负，亦见猎心喜意也。习白摺，学试帖，月有常课，字虽未工，而诗却合格，兴致亦尚不浅。不逾时，忽调考功掌印，甲午可得京察，出乎意料之外。遂不复作得差之想，考差时草草成篇，未刻即交卷出场。数日后，阅卷者传出诗句，知吾之卷已在陈侍郎（学棻）手，取列第七。同乡太史群相庆，以为必得阔差，实亦半有妒忌意。因思此次所以想考差者，为本届不得京察也；今既得京察，本无得差之必要。况取在第七，他人或通声气，固可得大差，若余寂然不动，所得者，不过一房差耳，吾何取焉？乃遇顺天乡试及会试，进题本时，俱预先告假，以示与人无争之意。然亦别有所感触然也。凡放试差，五月初一，以远省云贵为首批。陆续放至七月，以近省山东为止。八月初一放学差，初六放顺天主考房考差。时有一打油诗嘲不得差者，云：“自从云贵盼山东，盼到山东又落空。学政乡房都过了，团圞家宴月明中。”其作谑亦殊虐矣。余于乡房告假后，戏谓人曰：“我考差费到半年工夫，今日告假，获免打油诗奚落，犹足以自豪也。”

乡会试及朝殿各试卷，归礼部设库保存，阅十科焚毁一次。余在京时，适届焚卷之期。时郭春榆在礼部掌印，托其将原卷取回。同乡熟人之卷，亦取出互阅，获隽文字，浓圈密点，各有可观。唯试帖多有笑话。盖馆阁重试帖，人皆于得翰林后始练习，平时专习八股，于试帖则无暇求工也。陈伯双侍御（懋侯）以名翰林叠掌文衡，字不甚工，而试帖却佳。乃观其癸酉乡试试卷，诗题系“月过楼台桂子清”，诗中有“玉露涓涓冷，金风阵阵轻”一联。渠以能诗自喜，每当其高谈阔论时，

余必诵此联谑之。伯双归道山已三十年矣，回首当时文酒过从之乐，不禁慨然。

闽谚曰："进学是文章，中举是命。"俗语流传，习焉不察，而不知煞有道理也。学政取秀才，试卷较简，幕友又多，场中固不免有遗珠。然其入选之卷，总有一篇稍妥文字。且笔迹优劣，亦较有标准。若乡会试则不然，试卷黑格朱书，本已目迷五色；时间既逼，卷帙又多，一人精神，一日看数十艺，已属神昏目眩，况三场十四艺。以十余日工夫，每人须看数百卷，统计之，即是数千艺，岂有不颠倒错乱哉？俗言朱衣点头，考官只有听命朱衣而已。余在赣时，曾考过府试五次。当时精神何等健旺，乃初看二三十艺，自易斟酌。及看过五十艺，字便不认得，题目亦遂不记得。屡试不爽。况乡会场繁冗，十倍于此乎。凡事非亲历其境，殆未易知艰苦欤。

京师场弊，自大学士柏葰（原名柏俊。因刑例凡伏法犯人，名字有好字面者，必加偏旁，使不成字）。正法后，功令为之一肃，数十年诸弊净绝。然弊虽绝，而阅卷之力不暇给，则无以易也。况每科总裁，必有一老中堂或一老尚书。尝闻有满中堂充总裁，临场不耐看卷，只将荐卷排作一圈形，置鼻烟壶其中，将壶一转，头向何卷，即中何卷。虽属谬举，然倚老卖老，任意作剧，类此者当尚不少。即宝师充总裁时，亦谓："我只看诗，诗好则文无不好。"师喜作诗，故所言如此，可见其看文之不经意也。且闻房考阅卷，亦非逐卷批点，不过如走马看花，择其悦目者取而荐之。其余落卷，则预拟一空泛批语，如欠警策、未见出色之类贴之，并于文内补点数语，此卷便算毕命。其有落卷批出疵病者，皆由荐后不中，或拟荐未荐之卷，重新加批，非初阅卷时便如此精细也。更有房考性懒，将补批补点之事委诸家丁者，家丁亦有倩友人冒充者。房考多年力精壮之人，何至如此荒谬？实因时间匆促，势逼使然也。某科有一举子落第，取落卷一看，内批"火腿一支"四字。后查房考系熟人，携卷与之理论。房考仓猝答曰："大错了！此系向供给所取物之条，他们如何误贴在卷上？"举子乃大闹曰："好，好，汝们作房考，只知需索火腿，将我卷不看，交与他们贴批。他们何人？明明汝家丁也。"房考曰："我为的与汝是熟人，是以说老实话。汝何必打起官话来。"举子曰："我三年辛苦，文章不能劳汝一顾，说甚么熟人？"房考曰："若打官司，我们交情，汝当不忍；若论赔偿，此事如何赔得起！我是穷翰林，汝所深知。我厩中只有一骡，汝牵去便是。"举子曰："罢了。"遂牵骡而去。此亦考官坐罚之一重公案也。

前言乡会场试帖向不讲究。兹又记一事，可证明者。某省某道员任海关道，家赀颇富，大吏又器重其才，人多妒之。某科其子两人同榜中式，人谓其子本不通，且两子同榜，显有场弊。经言官奏参，奉旨查办。余充承办司员，开手自以调阅试卷为先。三场文字，甚为平庸，而试帖有"落日照桑摊"一句，则奇劣。大家商议，看此文字，决非枪替；而此外又别无关节破绽可寻。若仅以此诗句，指为文理荒谬，而乡会试帖非朝殿可比，向不苛求。且"桑摊"二字，安知不别有僻典耶？实亦大家重兴大狱，遂从宽发落焉。《制艺丛话》博引繁证，说得文章何等有价；今言场中衡文毫无凭据，两说岂不相悖？不知披沙拣金，既拣得金，自有价值；若是金而不及拣，不是金而误以为金，此中自有朱衣在也。

丁丑，昭兄与余同会试。首场诗中，"痕"字讹为"浪"字，系属失黏。当时检出，疑未即改，遂忙而交卷。场后急欲回家，以为必难徼幸也。乃榜发竟中，谒房考，看原卷"浪"字果未改。以为磨勘一定罚科也，乃告殿归去，以待下科补殿（中后不殿试，谓之告殿；下科补试，谓之补殿。）后来磨勘，居然无事。或云，场后试卷，房考必覆校一次，尽可设法改正；或云，磨勘亦有勘不出时候，皆未可知。此又试事之难以常理论者也。

传胪之日，余随班行礼。皇上将升殿，时丹陛上有一曲柄黄伞，便扶之而起。殿下盘一巨绳，长逾数丈。初不解其为何用，忽殿上赞："鸣鞭！"有一人手执绳头，抖擞扑地，声震殿瓦，如是者三。然后皇上即升殿。首引一甲三名，跪于前头，次引二甲一名，又次引三甲一名，向前跪。旋即鸣赞行礼奏乐。迨礼毕各散，三鼎甲出正阳门，骑马归，礼官送之及第而返，此所谓及第也。二甲以下，则由旁门出，无人过问矣。鸣鞭之制，凡升殿皆然，不独传胪然也。民间放爆谓之放鞭，盖即取此义欤。

余试卷自卷库取出，由粹弟收藏，近已散失大半。今所记者，会试首场题目，首系"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二句，次言"而世为天下，则三见贤焉，然后用之"。诗"露苗烟蕊满山春"。二三场题目，则记不起矣。乡试首场题为"君子信而后劳其民"一章，次为"不大声以色"，三为"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诗为"南飞觉有安巢鸟"。次场《易经》题：为布为釜；《书经》题：弗询之谋勿庸；《诗经》题：维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春秋》题：冬，会陈人、蔡人、楚人、郑人盟于齐（僖公十有九年）；《礼记》题：孔子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三场策题，亦未能记出。乡会覆试及朝考题目，苦思不得。仅记保和殿有一诗题为"雪白蔷薇红宝相，终难定其为何场"也。会试中二百十一名，卷为钱师所取；乡试中六十一名，卷为孙师所取。文不高而名次低，本不足异，唯乡试二场五经文，取而进呈御览，为可异耳。照例主考覆命，必有乡试录择文之尤者，进呈御览。首场多用元魁之文，二三场却不拘，然未有六十一名之卷取而进呈者。可见场中阅卷之忙，文章之无凭据也。今科举已停，余以生员切己之事，未及六十年，尚不能记清题目，过此更无人过问矣，

故琐琐言之。

京师史馆林立,余无分与修史事。时《会典》适开馆,余充协修之职,盖吏部一门,须由吏部司员起草也。余分得稽勋司三卷,原本尚多罅漏,随意修饰,数日即交卷。同时部中无好手笔,意馆中总纂必有一番斟酌也。谁知依样葫芦,而全书成矣。余且得升阶保案焉。盖向来修纂官书,不过聚翰苑高才,分任纂修协修之役,精粗纯驳,各视其人之自由。总其成者,半皆耆年高位,以不亲细事为习惯,略观大意,信手批阅,即付剞劂。风行海内,人人遂奉为圭臬,以讹传讹,流毒无穷;迨识者指其错谬,已无从补救矣。此亦文字关系,不可以常理论也,人特习焉不察耳。

卷　下

余在京时,查办重案多次。凡陵庙仓库兴作考查之事,多与其役。积年既久,更事渐多。且中经甲申、甲午两次战役,及累次外交胶葛,尤多有所阅历,名为部属,而于国家大事,颇得其大要。前人有《郎潜纪闻》之作,今所言者,半皆吾身亲见之事,非仅耳食已也。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惜年来记性锐减,不过得其十之一二耳。

从前京师最高机关曰军机处。处在乾清门东侧,屋只三椽,旁有小屋为茶房。堂官兼军机者,不能常到署。有事须进内面陈,司官多在茶房小坐。湫隘不堪对面,即军机章京办事之所,俗所谓南屋也。余考军机时,入其室画到,见其屋小如舟,十数人埋头作书,烛几见跋,其景况与寒窗无异。然其地极严重,平时无论何人,不得践其户也。其余如内阁、户部、刑部、都察院各署,余皆因公到过,虽各有大门大堂,而办事之所无不狭隘,皆以数十人聚在一室。刑部司堂简陋尤甚。当时夙夜在公,事固不废,而居其中者,尤安之若素也。

余每到军机处启事,其廊下必排烧饼油扎粿数盘,为备枢臣召见下时作点心也。古人宰相堂餐,断不如是之节俭。当日枢臣,似尚有羔羊素丝之遗意也。

大学士名居揆席,非兼充军机大臣,几与闲曹无异。然位分不可亵,故大学士多有管部者。京官皆一满一汉,分东西坐,非如外官之坐,必中于堂也。唯管部,则于部中添一正座,两旁以满汉尚书陪之,满汉四侍郎则在下面分两旁坐。故大学士俗呼为中堂。后来不管部之大学士及协办之大学士,亦沿称为中堂焉。

御史为朝廷耳目之官。国初,有以州县循良行取为御史者。同光以降,则专以翰林编检,及各部郎中员外,考取序补。其实翰林一等得京察,或积资开坊;部员得京察一等者,亦注意外放,皆不愿考御史。因御史辗转一二十年,亦不过得道府而去。是御史只是二等人才耳。至满御史,尤系不得志者所为,偶有建白,多系受人请托。孝钦每于冬季语宫人曰:"岁将阑矣,满御史又该说话矣。"盖听政日久,深疑其有卖折之弊也。李文忠久任封疆,动为言官所指摘。余过天津,与余言之切齿,谓非撤都察院不可,渠自有所激而云然。而御史好弄笔墨,咄咄逼人,实有令人生厌处。但瑕瑜参半,其有遇事敢言,不畏强御;或平日缄口不言,遇有要政,独能力排众议,侃侃直争者,皆不愧"拾遗补阙"四字,不得谓此官之竟可裁撤也。其所以招人訾议者,咎在朝廷鼓舞无权耳。

从前给事中、御史,例准风闻言事。而六部九卿堂官,皆得专折条陈时政,弹劾官邪。翰詹得讲官者亦如之。其余如编检、部司员、阁中书等官,如有陈奏,须呈由堂官或都察院代奏。余初到京,适使俄大臣崇厚因擅立条约有损主权,京官纷纷具折参劾。直督张(树声)之子张翰卿,联合六部司员,会衔具奏,而适少吏部之人,托王可庄与余言,写好折子,要余领衔。余曰:"此事关系国体,衮衮诸公,自能力争;我们草茅新进,何必越职言事。"语次流涎折上。可庄曰:"不列衔便是,何必糟蹋折子。"余曰:"流涎却非本意。但我要奏事,得由我自主;若他人写便折子,叫我领衔,我虽初出茅庐,亦不能如此懵懵。"其事遂寝。甲申、甲午之役,议论尤多,风气尤盛,余绝不轻发一言,所谓我无言责是也。唯马江败衅,同乡参劾张佩纶失机,系属乡事,不能不列名,非本意也。

从前国有大事,则交大学士、六部、九卿会议。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各部尚书、侍郎也,九卿则翰林院、詹事府、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各堂官也。名为会议,实在主管衙门早定一稿;或主管衙门应回避者,另推一衙门主稿。在内阁会议同意者,即行画稿;不同意者,或单衔具奏,或联合数人另奏,然究属少见。且议案虽取会同,而决议究以主管衙门为重。譬如从祀孔庙之案,或有异议,究须归礼部作主也。总之,纪纲整肃,无权利可争,无意气可用,公事易公言也。

从前易名之典限制甚严,朝臣非有勋望不得予谥。后来恩典渐宽,大学士尚书死后多予谥,然督抚得谥仍从严格。李文正之父曾任督抚,死后无谥。嗣文正以师傅入直军机,疆吏特据士民公呈,奏请予谥。孝钦阅折后,乃对军机曰:"李殿图若果应谥,何以当时不办,乃事阅多年,始行奏请?"恭邸即对曰:"李殿图即李鸿藻之父。在任时确有政绩,士民日久不忘,呈请督抚乞恩;督抚据情转奏,并无冒滥。"孝钦曰:"汝们早不说,几几叫我得罪人了!"乃特旨准谥。文正登时磕头谢恩。此次召对,虽不免夹杂私话,然王道不外人情。当

日文正恩眷之隆，君臣鱼藻之雅，都下播为美谈，无有加以訾议者。惟是枢密之地，语稍涉私，便不免传播，亦足见一时朝纲之肃也。

天子舆服旧制尚黄。然皇上平常御殿，多穿蓝袍，不穿补服。非逢五逢十并不挂朝珠。坐垫只用蓝缎，殿内陈设亦少黄色。且宫殿春联竟用白纸黑字。门皆朱门，未见有所谓黄门者。其殆以黄为俗物而嫌败意欤，抑以黄为正色而亵御不轻用耶。然外间一遇御字，则无不饰之以黄焉。

八旗之制，曰正黄旗、厢黄旗(厢或作镶)、正白旗、厢白旗、正红旗、厢红旗、正蓝旗、厢蓝旗。平时习焉不察，但呼某旗某旗而已。及谒陵时，各旗分为各色，正黄旗都统穿黄马褂，正蓝旗穿蓝马褂；而正白旗则竟穿全白马褂，正红旗竟穿全红马褂；至厢黄等旗则以红色镶边，厢红旗则以白色镶边。旗帜一色，楚楚可观。入关时骑射之盛，殆不过如是也。

《圣祖庭训》，光绪初年重刊，京曹各颁一卷。余领而读之，中皆道学之语，其言"暑不挥扇"一节，意义尤精邃。仁庙晚年圣学益粹，六十年文治之美，洵有本原也。

纯庙继武仁皇，导扬文化，书法极工。余于京师法源寺，见碑刻御制《游法源寺》诗，笔势飞舞，神采奕奕，似为历朝宸翰之最。特其诗句与御制诗集稍不同耳。大抵御制诗文集，或由儒臣润色，或代拟之，万几鲜暇，不能一一躬亲，亦如上赏之福寿字联匾，多由南书房恭代，不尽是御笔也。当时儒臣，以纪文达为最得优眷。南巡时，上幸白龙寺，时正鸣钟，上乃伸纸作诗。才写"白龙寺里撞金钟"七字，文达便大笑。上怒曰："朕诗虽不佳，汝亦岂能当面大笑！"文达对曰："臣非敢笑也。特因古人诗中有'黄鹤楼中吹玉笛'一句，积年苦不能对。今观御制七字，恰是天然对偶，不觉喜而失笑耳！"一日，上涖南书房作书，手带一玉玦，刻《兰亭序》，字极细致。文达侍侧，目短视，乃就而睨之。上笑曰："我出一对，汝能对，即以此玦赐汝。"因指玉刻中"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十一字，使对。文达应声曰："若周之赤刀大训，天球河图。"庄重得体，得未曾有。上大喜，即脱玉玦与之。当时海宇承平，君臣相悦，诚非晚近所能梦见也。

发捻未平，满汉大臣仍闹意见。宝师尝告恭邸曰："我们满洲特一洲耳，虽有人才，何能与汉人十八省比！"此言为其侄世兄景月汀将军(星)与余闲谈及之。当时天下承平，满汉渐无畛域，而月汀尚以此为言，可见满族之解事者，固早以排汉为戒也。

从前近支王公子弟，令在上书房读书。余带引见，进内时，天皆未明，即见小王公纷纷下学。儒者本有"三更灯火，五更鸡"之语。三更灯火，今则甫经上课；至五更鸡唱，则已回家安歇矣。是王子不能与人同也，时间既短，师傅又不无客气。大概有清以骑射得天下，本重武轻文。即如满洲大家教育子弟，每日雇一教读，其雇价月不过数金，少则只二金而已。无他，满人出身容易，不必学优而始可仕也。是满族人才缺乏，亦误于"何必读书"四字耳。

满人在京，可分为三等：一则一二品大员，年高位尊，各自持重，礼节周旋，一味和蔼。虽有闹意见者，间或以冷语侵人，而绝无乖戾之态。平心而论，较汉人尚多平易近情。一则卿寺堂官，及出色司员，稍有才干，便不免意气自矜；然一涉文墨，未有不甘心退让者。至寻常交际，酒肉征逐，若遇有汉人在座，转不免稍涉拘谨。一则平常司官、笔帖式，个个乡愿，无争无忤而已。窃揣满人心意，亦知平常占尽便宜，人才又不能与汉人较，故见汉人颇讲礼让。而汉人之在京者，大半客居，但见其可交可亲，转有视若地主之意。此余在京十九年，饮食周旋，所日相接触者，固历历在目也。

满人祭神，必具请帖，名曰"请食神余"。所祭何神，其说不一。未明而祭，祭以全豕去皮而蒸。黎明时，客集于堂，以方桌面列炕上，客皆登炕坐。席面排糖蒜韭菜末，中置白片肉一盘，连递而上，不计盘数，以食饱为度。旁有肺肠数种，皆白煮，不下盐豉。末后有白肉末一盘，白汤一碗，即以下老米饭者。客食愈饱，主人愈喜欢，谓取吉利也。客去不谢，谢则犯主人之忌。满人请客，以此为大典，然非富家不能办。余极喜食此肉，盖全豕去皮而蒸，其味与寻常殊不同。凡有请者，必起早赴之。余在京十九年，只遇过三次而已。宫中祭神，屡有赏吃肉之事，席地而坐，以自带之小刀切肉。大概皆内庭供奉，及武侍卫与焉，他人则无此口福也。

王公大臣许坐四人肩舆，或蓝呢，或绿呢，无甚区别，非如外官，必三品始坐绿呢轿也。然亦有不坐轿而坐车者，车则必用红套围，非堂官却不许僭也。要其坐轿坐车，则以贫富论，不以阶级分也。缘坐轿，则轿夫四人必备两班三班替换，尚有大板车跟随于后，且前有引马，后有跟骡，计一年所费，至省非八百金不办。若坐车，则一车之外，前一马，后或两三马足矣，计一年所费，至奢不过四百金。相差一倍，京官量入为出，不能不斤斤计较也。余初到京，皆雇车而坐。数年后，始以二十四金买一骡，雇一仆月需六金。后因公事较忙，添买一跟骡，月亦只费十金而已，然在同官汉员中，已算特色。盖当日京官之俭，实由于俸给之薄也。

清室王公富有庄田，其地租归直隶州县代征者不少。闻入关之初，褒奖功臣，准其跑马圈地，凡马足所

至之处，即为所得之田。是征服地民田，即为功臣采邑也。但王公佃之于民，设庄头管之，又由其府中管家家人统之。年深代远，子孙不知田之所在，册籍亦苦难勾稽。层层侵蚀，岁岁销磨，则庄头与管家富，而主人贫矣。忆在部时，八旗地租，州县因催征不力议处者，不少官样文章，其民欠是真是假，无由诘也。溥倬云尝对余言："我王府庄田有名无实，若照原额收租，我家何至如此拮据？"大抵天潢贵胄，凡事诿诸管家，犹之民间富贵人家，财产属他人经理，不数传无不中落者，其势使然也。

王公及闲散宗室，例不许离京城四十里，并不许任外官，且不许其经商，所谓爱之欲其贵也。满汉俸饷两项，统计二百余万，汉人所得者十一万有零。发捻乱后，俸饷减成，光绪初年，旋复旧额，是满人俸饷仍占汉人十之九，未尝不可使之富也。谁知谷禄有定，而生齿日繁，不商不农，独仰此俸饷为生，其何能给？尝见满员进署，半多徒步，其官帽怕尘土，罩以红布，持之以行。每遇朝祭，冷署堂官蟒袍，竟有画纸为之者。且闲散王公贫甚，有为人挑水者。虽勋戚世胄席丰履厚不无其人，其穷乏者究属多数。可见食之者不寡，生之者不众。初制之优待满人，亦适以害之也。

钟杰人（英），余之乡会榜同年也，由户部先得京察，放湖南岳州府。渠本福州驻防，其老本家则仍在京，到京自认为本家。旗人最重科甲，故往来甚密。载公（澜）即惇王之子，端王之弟也。澜公与杰人之本家有姻亲，多与杰人相往来。余偶与之相见，便拉拢交情，请酒送礼。又喜结交外官，李畲曾由工部捐知府，分发江西，渠为之写信与德晓峰。畲曾后送以磁器，渠对余言："李畲曾居然送我磁器，未免见外了。"实亦意嫌其薄也。杰人往岳州后，渠屡与借贷。当时王公实有穷则思滥之意。清制禁王公与外臣结纳，历朝谕旨，极为森严。光绪中叶，防闲渐弛，如澜公者，实不一而足。杰人又有亲戚名惠某，庄顺皇贵妃之内侄。庄顺为醇邸生母，惠即醇邸表弟也。官兵部笔帖式，年甫二十，人极恭顺。余问之曰："汝亦算是皇亲国戚，何以仅做笔帖式？"渠曰："我与醇王至亲，与惇王亦有亲。但醇王穷，惇王尤穷，那比恭王为军机，有些进款。我房子月租十二两，惇王出五两，醇王出七两，余外伙食随意津贴。二王均无权，我安得不做笔帖式？"嗣余晤同部郎恩灏，问之曰："惠某为醇王表弟，其贫如此；汝是慈安太后内侄，何以亦不阔绰？"恩曰："不要说了。我家每年，宫中本有二千银津贴，慈安太后去世后，尚给一二年。后因法国打仗，慈禧太后言国用乏绝，我之外家亦一概停给，此项津贴遂完了。去年我娶亲，给我二百两，此外毫无沾光。至于年节，我们却有送礼，鞋子针线，却花钱不多，宫中亦以饽饽等物见答。但太监往来，每次须四两应酬耳。"余与杰人往来甚密，故于王公之情状颇有所知。合观此两人之言，亦可印证。今因后来亲贵之黩货，遂不谅其族众平日食贫之苦，亦未为公道也。

丁丑同年盛伯希祭酒（昱），宗室名士也。人甚不羁，非薄满人，而喜与汉人为友。每谓："穷奢二字，实可为我满人写照。愈穷愈奢，愈奢愈穷，此两字当作如是解也。"渠为豫亲王后人，家有庄田，其后亦不甚充裕，其言自有感而发。但其好买古玩，亦不得谓之非奢，特不俗耳。

从前京官专讲资格，原以抑幸进也。自仕途拥挤，而怀才不遇者，乃倡破格求贤之说，以耸动当途，而自为脱颖计。当时京中，遂有下诏责人、破格用我之谑。谁知亲贵营私，即借此破格为名，以便其颠倒而广招徕。于是驵侩驟跻贵显，皁隶亦溷衣冠矣。甚至姻娅朊仕手握兵符，竟任其弃城潜逃而不为罪者。是举国家之爵禄刑赏，无格不破矣。人心瓦解，神州陆沈。何非此"破格"二字酿成之耶。种族主义，特其名也。

京师前三门，中曰正阳门，东曰崇文门，西曰宣武门。喜言谶者，谓清太宗天聪十年改为崇德元年，定有天下之号曰"清"，清以崇德始，以宣统终，"崇宣"二字，恰应崇文、宣武两门额。且明以崇祯亡国，清以宣统逊国，亦是一谶。况顺治以摄政王兴，宣统以摄政王败，此又莫之为而为者。然同治纪元时，发捻之乱未平，人即有以顺治、同治将成终始之兆为疑者，而后卒不应。其果谶耶，抑会逢其适耶？

余往吉林查办事件，濒行，宝师告余曰："此役两面受敌，颇不易恰好。但有一语相告，汝须牢记：凡办案必须脚踏实地。奏摺中字字要有来历，不可以意为之；倘后来翻案，方站得住。"余谨受教。到吉后，穷一月之力，检查案卷数十箱，千头万绪，缕析条分，拟稿五十三开。事毕覆奏无异议。此案系吉林将军长顺与绅士台湾藩司于荫霖互相参揭，中更杂以御史卖摺一事，情节复杂，物议纷纭。先派钦差大臣，多托故不往。后始以本部敬止斋侍郎（信）及工部汪柳门侍郎（鸣銮）任之，余以掌印资格，派作随带司员，遂与同部溥倬云同行。工部所派者，则为何主事（乃莹）、丁主事（象震）两人。另有刑部王郎中（鹏运）、徐主事（谦）两人，因审案必须用刑曹也。钦差虽分满汉，而主意出自汉大臣为多；阶级虽分堂司，而办事究以司官为重。余虽系满大臣所派，而主稿则为汉大臣所推，除审案专属刑曹外，余事毕余一人任之。此案两方面因互争意气而起，所谓化小事为大事也。其结果则绅士议处，将军则附片请旨申儆；御史卖摺，审无确供，请归刑部就近复讯。平心而论，官厅案卷，难保无弥缝之处，而绅士之控案累累，且所讦将军，情节又多过当。就事论事，势不能无所轩轾也。

昆师与余甚相得，每见必畅谈数小时。有一次，礼部仪制司司官因收地租事不详查旧案，致乡民赴部禀诉，此本小事也。时昆师与李文正公同为尚书，钱子密姻叔为侍郎，三人以司官之言为然。满侍郎启秀独持异议，遂单衔具奏。乃派徐荫轩中堂（桐）查办。余充承办司员，检查旧卷，知礼部司官办理实有未当，但事非一年，官非一任，请旨将堂司各官量予议处覆奏，奉旨：既系事非一年，官非一任，所有堂司各官处分，着即加恩宽免。当查办未覆奏之前，余例应回避，不能与昆师见面。及事毕往见，曰："皇上尚有恩典，汝何苦作恶人？但公事公办，我不怪汝。惟启秀本无行小人，此事之起，有谓其受人贿托者，我与高阳、子密三人力持不可，渠乃散布谣言，兴风作浪，竟以此小事单衔入奏。军机大臣亦小题大做，遽请查办，殊为怪事耳。"余只可设词敷衍而已。按侍郎单衔具奏，本为例之所许，但朝廷原可令其余堂官明白覆奏，无查办之必要，此必启秀当时弄些手脚耳。启秀亦翰林出身，由盛京侍郎调京后，骤升尚书，入军机，卒以袒护拳匪，外人指为祸首，明正典刑。观此人颠末，可知当日同部共事，邪正断难相容也。

京中招摇撞骗之风最盛，谣言最多。御史风闻言事，无所避忌，偶一牵连，便难解脱。长安之居，不得谓非险地也。赞老奏参陕西考官丁维禔嘱托太监买差一案，奉旨查办，余与承审之役。此案发难极烈，万目所视，颇难大意，而参摺只说风闻，尤难着手。研审逾月，始得端倪。缘丁维禔（记是山东人）与江西人饶士腾，均以编修考差，两人同寓。适有素识之古玩店伙到寓，谓："吾有太监门径，可以买差。"丁富而饶贫，丁似有默许之意，饶亦未加拦阻，迨放四川试差之先一日，古玩店伙又来，谓说定四川可放，议价四千金。其实有无定约，讯无确据。迨次日，四川放人，与丁无与，则店伙之言为无验矣。不数日，丁放陕西主考，店伙又来索贿，丁自置之不理。及丁差竣回京，太监日往古玩店吵闹，道路纷传，而参案成焉。初审时，提饶讯问，饶自外省解来，一到堂，以不知情对，当时不得要领而散。讵饶回寓后便自尽，盖一时愤愧。恐无以自明，便寻短见，殊可悯也。嗣提丁到案，一切不认。提店伙到案，亦一味狡赖。其实太监是真是伪，何姓何人，并无主名可按。再三讯鞫，始供出直隶秀才一人、剃头匠一人，盖店伙受之于秀才，秀才受之于剃头匠也。秀才甚黠，一到堂，便说有关说情事，而以行贿未成为言；至太监系何人，如何索贿，则推之剃头匠，渠一概不知。盖劣生熟习例案，知虽认罪亦不重，省得吃眼前亏也。剃头匠则矢口不承，连日熬审，跪练入肉寸余，阅时三句钟，而毫无边际。问之丁，则曰："渠卖的是四川，我放的是陕西，本两不相涉。即谓放四川时，我有应许，究竟有何证据？"问之店伙，亦游移其词。多方印证，始知店伙当日实有说合，丁实未峻拒。严诘丁，丁又言："店伙当日不过隐约其词，我即以正言斥之。事后索酬，特京中人讹诈惯技，何能定我罪案？"当告之曰："伐国不问仁人。店伙敢于唐突，自非无因至前，且汝当时即应举发。迨后来吵闹，汝如果问心无愧，亦即应送究。"此等责备，虽是呆板官话，然既成参案，则官话安得不说。渠始无词。后乃以不知检束，议以革职。其余人犯，以撞骗未成，分别拟以流徒完案。

京师步军统领，俗谓之九门提督。其兵沿绿营体制，俗谓之京营。其下有侦探，名曰"番役"，人多诟病之，然其认真办公时，亦煞有可取。余承审贿买考官一案，其时查办大臣系福中堂（錕）、徐中堂（桐），福为步军统领。审案时，番役头目前往供差，站在门外听审。遇有犯人供出他犯时，堂上如诘其乡里住址，及平日职业，加意研求，番役头目即知意旨，便纷纷下乡。明日再审，即带其人来矣。问其如何办法，则曰："昨日由此坐板车，驰往乡下，扮一卖油人，作为肩挑贸易，寻出线索，即带之而归。"盖步军捉人，向不出票，只由番役头目（如管带之类）用草纸写数字，便可行使职权。其镇压地面，潜势力固甚大也。

薛云阶尚书（允升）持躬廉朴，熟悉刑名，为法家之泰斗。时有一候选者，系六品捐职，喜结纳，与薛公子相往来。后因招摇日甚，御史谓其与公子冶游，并涉及请托词讼，封章弹劾。奉旨查办，所派之大臣，系吏部及都察院堂官，余与承审之役，在都察院集讯。御史风闻言事，本无佐证。该捐职上堂，只呼"革员冤枉"四字，矢口无供；且烟瘾甚重，跪至一点钟，头上气如炊甑，屡次晕绝，实碍难熬审。薛公子系内阁中书，上堂递一亲供，无可穷诘。提其仆，供尤游移。连审数日，毫无端倪，同台御史竟指查办为瞻徇。当时台谏摧折大员，视为快事，一击不中，他御史便再接再厉，习成风气。承审中亦有其同台之人，尤感左右为难之苦。适有一日覆审，薛仆大闹癖气，当堂顶撞，乃笞之二十，而案仍无头绪。于是同朝大官，啧有烦言，谓查办过于操切，卒以查无实据覆奏。平心而论，冶游之事，薛公子不无嫌疑；而事过境迁，苦无佐证，不能据以定案。然当日台谏党见已深，势焰尤炽，非笞仆却无以转弯也。余与薛尚书素无往来，有一日，与同召见，在板屋内少候，见面互致久仰之语，备极殷勤。且畅谈大清律例与处分则例（因余官考功，是以及此），互相表里，毫发不能爽。津津有味，绝无介意，可见大臣风度，迥不可及。而朝纲未坠时，百政尚属清明，虽纤芥之隙，难逃指摘之严。及今思之，不禁神往矣。

京师有十库，而银库居其三。一系紫禁城内库，存款百二十万，备闭城日用，永远不动也；一系内务府银库，专储金玉珠宝，不藏银也；惟户部之银库，则专藏银。余在京十九年，奉派随同查库四次，每次藏银至多不过一千一百万，少亦在九百万以上。当时聚全国之精华，其现银不过此数。余守苏州六年，省有藩司、粮

道两库，每年首府均奉派查过一次，且有前后任交代，一年不止查一次者。然两库所藏不过百万。苏州为财赋之区，而所藏不过如此，甚矣，中国之不富也。然当时政不繁，赋不重，虽不大借外债，而国计仍可勉力支持也。

京师银库防弊极严。库设管库大臣一员，以户部侍郎兼之；设郎中为司员，下有库书数人，库兵十二人。库书不入库，而入库者只有库兵。外省解饷到库，每万两闻须解费六十两，却非明文，不知库书库兵如何瓜分。然库兵人选之日，户部门外，必先有十数镳客保之去，防被掳勒赎也。库兵之贵如此，似非区区部费所能养其廉，是非出于偷窃不可。库兵之入库门也，虽严冬亦必脱去衣裤；库内别有衣裤，亦不能穿之出库。出库时，库门设一板凳，跨之而过，示股间无银也；且两手向上一拍，口叫“出来”二字，示胁下口内均无银也。然其偷法有出人意表者，则以谷道藏银也。法用猪网油卷圆锭八十两，恰可相容。平时则向东四牌楼一秘密药铺买药服之，谓男子谷道亦有一交骨，服之则骨可松。然油卷巨而银之分量重，塞之于内，只能容半点钟，工夫稍久亦便出乱。余初疑其说，同人告余曰：“汝不查过内库乎？内库库兵不曾脱裤，因库藏皆大元宝也。”余闻之，亦无以难。至冬间偷银，又有抽换茶壶之一法。茶壶出库，必倒开一验，冬天冻冰，银冻在茶内，虽倒开亦不坠也。其余则重出轻入，天平上亦不能无弊。然无论如何，大数不能过差，查库时须求适合，可见所偷亦有限。甚矣当日库兵之笨，又未尝不叹当日库兵之可怜也。

孙师以户部侍郎兼管三库。余初派查库，往询情形，语毕，师谓余曰：“今日太老师忌辰，上供有菜；汝留此用饭。”余以为必有盛馔也，及入座，六簋皆肉类。乃问曰：“上供之菜，仅如此耶？”慕韩曰：“浙人家食素俭，即此便算是丰的。”又一日下午，留余吃点心，乃以剩饭炒鸡蛋相饷。户部堂官，场面算是阔绰，而家食不过如此。师之俭德，可以愧当时之以八十金食一碗鱼翅者矣。

缎疋库，亦户部三库之一也。名曰缎疋，其实御用缎疋，皆藏于内务府之缎库，兹所藏者，特备赏赐之缎疋，及官用之粗质布帛耳。库中有楼，楼上积土不许打扫，土厚时则加芦席于上。积二百余年来，不知加席几次，脚踏其上软如棉，而尘则甚嚣然。查库时，堂官率同司官十余人，分楼查点。每项多数千百疋，或以一二十疋为一捆，或以数十疋为一捆，查不胜查，不过抽查一二捆，点数而已。有一日，余上楼查三线罗，楼列数百捆，捆高充栋。余举其最高者，指一捆，令其取下查检。库役缘梯而上，高举布捆，倒掷地上，尘土坟起。时方盛暑，挥汗如雨，面目为之黧黑，盖库役嫌余苛察，故恶作剧也。溥倬云怨余曰：“谁叫汝多事，致上此当。”余曰：“要认真，不能不上当。”一笑而散。三库内，又有一颜料库，所藏尤杂。凡各种材料皆备，檀香成堆，散布于地，然无人敢检拾者。宣纸多数十年物，积叠如墙，闻其中有蛇穴居，每次查库者皆不敢过问。年年贡品用之不竭，日积月累，几不可数计。月要岁会，册籍爽若列眉；其实偷漏抽换，弊窦固无可究诘也。

京师十库，余均查过。内库、户部三库之外，则有内务府六库。六库中，银库在弘义阁（太和殿有两厢，东曰体仁阁，西曰弘义阁。因弘字避讳，不设大学士，故人鲜知其名）。库藏最贵者为蓝宝石，约两指大，仅三片。金刚钻大如青果核者两口袋。余则金玉珠宝，璀璨满目而已。磁库内古磁，如宋元明所制，排列数十架，色色俱备。若南薰殿茶库，所藏字画尤多可观。历代帝王像，有盘古、有汤武，唐宋以下则较全。间亦有皇后像。此外如徽、钦二帝及李、杜小像，各十余帧。徽、钦活画蒙尘面目，李白面白而须稀，杜甫面黑而胖。又有吴三桂斗鹌鹑小像，皆特色也。闻又有王右军墨迹，及古画甚多。因大雪天寒，不免有分班偷空时刻，则惜未能遍观也。他如缎库皮库，记又有一颜料库，皆视外库为优焉。

京、通十有七仓。京仓日积月累，米色红朽，名曰老米，六品以下官俸及兵粮，皆取给焉。其米色好者，则储于通州仓，以备宫中所用及五品以上官俸。京仓米既朽坏，京官领米不能挑剔，只付与米铺打折扣而已。而兵米则不然，每次发兵米时，八旗都统必派员先看仓，此仓米色不对，则换彼仓。若此仓个个不要，则仓监督必当查办。于是请托行贿，百弊丛生，计无所出，只有亏之于米而已。亏之愈甚，竟至有放火自焚者，谓米之潮湿能生火也。仓弊愈甚，而讹诈仓官者愈多，仓监督形同傀儡。而从中了事者，则皆仓书也。总之，领米者不能得好米。八旗官吏，及参仓弊之被动御史，与夫仓官仓书，皆得钱也。忆癸巳仓亏案发，奉旨查办，口说官话而从中黑幕，何曾是因公？米数固当查点，然数百仓廒，何能遍查？只饰其名曰抽查而已。惟到仓时，看其廒座外隙地一律铺席，与缎疋库楼意同。席上粒米狼戾，结成饼团，几与粪土无异，任人践踏而过。暴殄天物，迄今思之，犹为痛心也。

余当掌印后，本部堂官有派勘估承修各项工程者，余多派为监督，亦习惯应尔也。工程之中，以陵工为最重，有另案工程，有专案工程。专案者，特别修理之别名也；另案者，岁修之别名也。东西两陵，东陵有昭西陵，世祖章皇帝（顺治）母后陵也，太宗昭陵在奉天，后陵在遵化州，是为奉天昭陵之西也；有孝陵，世祖陵也；有景陵，圣祖仁皇帝（康熙）陵也；有裕陵，高宗纯皇帝（乾隆）陵也；有定陵，文宗显皇帝（咸丰）陵也；有惠陵，穆宗毅皇帝（同治）陵也。西陵在易州，有泰陵，世宗宪皇帝（雍正）陵也；有昌陵，仁宗睿皇帝（嘉庆）陵也；有

慕陵,宣宗成皇帝(道光)陵也。近日德宗之崇陵,亦在西陵之内。宣宗本在东陵宝华峪建万年吉地,后因龙须沟出水,是以于西陵改建慕陵。凡后後死者皆另立陵,视帝陵之方向以定名。如孝贞、孝钦显皇后陵,皆在定陵之东,今皆名定东陵是也。然两陵不能无别,故特称为普陀峪定东陵、普祥峪定东陵。余所云某东陵、某西陵者,即可例推。至帝后生前所造陵,名曰万年吉地,而系之曰某某峪。万年吉地既葬,则改称某陵焉。东陵为余所到者。一曰景陵,陵前有九空桥。桥之北有宫门,入宫门则有隆恩殿,东西配殿各一。正殿后有铁门,启门而入,前排石五供一排。后即宝城,上有宝顶,如城楼形,左右有堞,下即隧道也。宝城之前,左右两排,有十余个红土堆,圆顶如僧墓。询之守者,云此即妃嫔坟也。妃嫔之坟名曰园寝,上盖绿琉璃瓦,规模颇大,此独附列陵内者,不知何故,守者亦不能言其详。一曰裕陵,宫门外石人石兽最多。与他陵不同,前更有圣德神功碑亭一座,其下之赑屃项长逾丈,其制可谓巨矣。此碑惟皇帝有武功者则建之。西陵所到者,一曰泰陵,一曰昌陵,一曰昌西陵。昌西陵只一圆顶,无所谓宝城也。东陵之孝陵,树木葱蔚,一望而知为王气。若惠陵,则显豁呈露,一览无余矣。西陵之慕陵,闻最简朴,宫殿均不油漆,宝城之制亦杀。盖宣宗素尚俭德,宝华峪出水之后,重惜物力,故改作一切从简。两陵地势,以东陵为雄壮,西陵则较平衍也。

余承修东陵另案工程,中有景陵东配殿,在应修之列。到陵一看,殿中不过有渗漏痕而已;而西配殿檐瓦破损,油漆黯淡,并不请修。细诘其故,乃知西殿保固期限未满,不能报;东殿保固期满,不肯不报也。然即报修两陵工程,每岁各不能逾万两。各陵请修之案,但一过保固年限,便设词要求。而勘估大臣斟酌款项,各陵中强为分派,遂不免有迁就之意。然因此敷衍之故,罅漏不补,积久倾圮,酿成专案工程,则用款非巨万不办;此亦势迫使然也。陵寝岁修,题目不为不大,而俭啬如此,可见从前度支,部章极有限制,固未尝用若泥沙也。

余所办工程,以祈年殿为最巨,工费将及百万。祈年殿者,即上辛祈谷坛也。坛为雷火所击,全体毁焉。或云守者举火于殿额后割蜂蜜,以致失慎,然事后莫能诘也。殿柱本用楠木,近时无此材料,以洋楠木代之,横卧于地,对面不能见人,其圆径之巨可想而知。殿顶以金镀之,在库领金六百两,中可容数十人,甚矣规模之宏壮也。

京师贡院,余会试时已极破坏。号末座位离地仅及尺,号壁崩蚀,棹板不能安,每以带悬板于梁,以置笔砚,可谓苦极矣。雨天滴漏,尤为不堪,每科必有工程。余念过来之苦,于承修时,曾于应修之号,各捐灰一觔以益之。乃匠人巧滑,改用灰水,将全号屋顶一律刷之,以致无从覆验。偷减掩饰,愈修愈坏。后经全体改造,焕然一新。余亦与其役。当未改造时,人言明季因修贡院而国亡。有清一代,相戒不敢改造,似以仍旧贯为宜,当时多以迷信斥之。谁知国未亡而科举先废,亦可怪也。

从前钦差奉旨驰驿,查办事件,及随带司员一并驰驿者,出京时,兵部给以勘合,以为驰驿之证。兵部仍奉旨咨行督抚,督抚即转饬首驿,州县递驿迎送钦差随员并仆从。照例均须乘驿马而驰,然钦差与司员,则县必供备车轿,因驿马万不能骑也。沿途日食,由县领款预备,作正开销。以官阶之大小,定膳费之多少,日不过数钱数分已耳,而县则必以酒席相待。却之便无所得食,不能矫情也。惟每过一站,仍应取地方官印结,注明照例供应夫马,并无额外多索字样。县未出结,便不敢行,因需索例有处分也。定例甚严,而事实相左如此。每次钦差出京,沿途州县办差,每闹赔累。钦差回京,必有谓其滥受馈送。满载而归,甚有以滥索供应见诸参案者。而出差者则谓长途遄征,备历寒暑,而每日之两餐一宿,欲求稍称人意,殊不易得,且谓行路种种艰难。阅历稍浅者,不无偶动肝火之时,而旁人每以为癖气太大,不能相谅。故老于出差者,必以忍耐二字相规劝。两面各持一说。余初亦疑信参半,迨自吉林归,乃得其究竟焉。今姑以余所历者言之。吉林之役,余随节前往,上下吏役约三十二人。七月暑气未衰,途行尚热,奏请搭官轮,由天津赴营口起旱,可省十二日程途。谁知到营口时,雨后泥泞,车轿皆阻。将就雇小船行河曲,而船迟二百四十里水程,阅八日始到奉天。途中,伙食船随后并进,暑天穿丛苇中,野虫横飞,环扑刀砧,与鱼肉相搀杂,食之不能下咽,日只熬粥,以盐菜侑之。及到奉天,军队出接,结彩燃灯,迎入公馆。馆中陈设,却有半假半真字画,及丑菊数盆,房舍亦尚洁净。少顷,将军及五侍郎送燕菜席来,每人不止一席。例菜无味,大半糟蹋而已。歇两日,整理长途行计,乘间拜客,忙无暇晷。行时,将军派兵一营护送,气象亦尚堂皇。唯住宿时,戎幕围守行馆,按更击鼓鸣钲,扰人清梦,亦一苦事也。自奉天至吉林八百里,而按站遄征,将及二十日始到。每晨起催齐夫马,非辰正不能启程。午到尖站,意谓一饭即可行也,乃又催齐夫马,每挨到申初而始就道。各站里数长短不同,竟有迟至初更而未到站者,数根火把黯淡无光,过桥过涧备历危险。亦有站短日未斜而即歇者。有一次,勒令其赶前三十里,到时则食宿种种不备矣。此行路不能自由之苦也。尖站宿站,每站必设行馆,高张标榜,美其名曰"行台"。所谓燃灯结彩者,门前挂四盏红洋布宫灯,屋顶或墙壁蔽以五色洋布幔,聊以遮掩眼目而已。甚有卧房之后,即系牛栏猪圈,而以篾篷隔之者。若遇大市镇,有民房可借者,亦甚罕。唯便溺之器,则必饰以红布,或用红呢,此其所以示敬也。至早晚两餐,例菜八大八小,且席多隔日预备,绝无新鲜者。路过锦州希宝成太守

(贤),扰其一饭,较可果腹,余则半饥半饱,日度一日而已。此沿途食宿之苦也。到吉林时,文武各官来接,将军在接官亭跪请圣安,后即迳入行台。封门办事,每日只进水菜开门一次,严密关防,回避一切。膳费奏明由省库按照部定数目拨给,由本地代办,事毕算账。下马之日,则送满汉席一次。余日自备家常便饭,尚可博一饱也。吉林产人参皮货,价甚贱,门役有持来售卖者,同人无赀,不能多买;亦以归途过崇文门,恐检查被谤也。办公一个月毕,覆奏拜摺后开门,将军仍送席一次。差片送行,钦差随员各送《太上感应篇》一部,不敢馈赆,以是将意而已。次日出城,到接官亭,将军寄请圣安,礼毕,即时就道,仍按驿到奉天。奉到批摺照办,即照正驿入山海关到京。计往返恰满百日,亦可谓辛苦备尝矣。人言钦差到境,供应何等奢华,馈赠何等丰厚,自属大谬不然。而功令森严,束缚驰骤,实不免徒滋流弊。平心而论,出差者明知沿途供应已属例外,即稍委曲,必不敢再事苛求;而州县应官务求了事,绝不肯闹出是非。而办差家丁觑破此旨,遂从中大试手段矣。饮食车马,每籍口于京仆之苛索,以欺本官;而其对待京仆也,过山礼门包名目。闻京仆出京时,必抄有底账,办差者必不肯痛快照给,京仆持之急,则以不给印结为抵制。相摩相荡,似皆以"夫马不齐"四字为媒介,临时煞费周章。此次途中,余每夜微服侦访,却无明白争论规费之事。至临行之夫马迟速,事属白昼,无从察察为明矣。

督抚、主考、学政照例驰驿。但主考官阶较小者,其受屈情形最甚,回京时绝不肯告人。潘耀如太守(炳年)曾出广西试差,余与之谈驿站情形,及规制束缚之苦。渠曰:"诚然诚然。我到过一县,仆从因挑剔供应,知县竟翻脸不给印结,我只得与之赔礼而行。其实一人如此。"而每科之闹冲突者,必不止一人也。学政则幕友仆从人数较多,其沿途情形必不能熨贴。汪侍郎曾任广东学政,所言经过情形,亦不免长吁短叹。广东尚且如此,他省更可知矣。至于督抚,则威权较大,似州县无不加意奉承。然余在南安时,陶子方制军(模)到粤督任,路过南安,由大庾县办差。余照例送之到大庾岭行馆,冷静与逆旅无异。余并不馈赆,渠尚送文集一部,答谢地主。可见督抚过境,亦不尽惊天动地也。后来轮船通行,督抚学政多奏请自备资斧,改坐轮船者。可见"驰驿"二字,实官员之苦事也。中国人多不晓中国事,随声附和,一味盲从,大都类是,言之可笑。

值日之制,以八旗而定,因之六部、内务府、理藩院,亦各值一日,而以九卿各衙门附之。譬如初一日则吏部、内阁、翰林院三衙门,省文曰吏内翰;初二则户(户部)通(通政司)詹(詹事府);初三则礼(礼部)宗(宗人府)钦(钦天监);初四则兵(兵部)常(太常寺)仆(太仆寺);初五则刑(刑部)都(都察院)大(大理寺);初六则工(工部)鸿胪(鸿胪寺);初七则内(内务府)国子(国子监);初八则理(理藩院)銮(銮仪卫)光(光禄寺)。皆以两三衙门,省作三字,口熟易详。此外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系属新设,且事关外交,有要事当随时陈奏,不以值日拘也。凡遇值日,所有奏摺即于是日呈递,堂官亦递绿头牌请安,有召见即留牌,不留牌则不见。此正班也。若有要事,则不待值日亦可加班,其递牌递摺之法,与正班同。寻常只此八班,值日周而复始。若遇令节庆典及特别事故,则推班一日,先期则传旨:某日推班。次日仍接原班递轮。司官遇值日,有紧要公事稿件,并带领引见者,均于是日丑寅之间进内。散班时,冬天不过黎明,夏天不过日出。至于圣驾谒陵,仍照常值日奏事,在路上行,则改为辰刻办事;一到陵上行宫,仍旧丑正递牌。清朝勤政,固超越前明也。孝钦太后重出训政,引见迟至黎明,则微露倦勤意矣。

清廷仿周礼六官之制,设立六部,名曰吏、户、礼、兵、刑、工,俗语以富、贵、贫、贱、威、武六字分配,群信为吻合。然吏贵而户富,兵武而刑威,此其易知也。工部专管工程,职务猥琐,以天下贱工目之,亦尚恰称。惟以礼部为贫,颇费剖说。京官廉俸极薄,本无贫富之别,而所赖以挹注者,则以外省所解之照费、饭食银,堂司均分,稍资津贴耳。各部之中,以户部为较优,礼部尚书一年千二百金,侍郎一年八百金而已,此其所谓贫也。今则六部改为十部,而礼部初改为学部,后变为教育部。各部政费比前清多几数十倍,闻尚别有进款。教育部则较逊,恐亦不免于贫也。

吏部四司,人以喜、怒、哀、乐四字目之。谓选缺补缺,喜也;议处分,怒也;丁忧,哀也;得封典,乐也。恰合分际,何等超妙。承平时,闲曹无事,吐属风雅,思之犹神往也。

余曾读《处分则例》及《大清律》。初读第一条,便掩卷思之曰:"这样情节,如此处置;若犯那样情节,又当如何处置?"旋读第二条,而那样情节,便有处置之法,紧接而来,丝丝入扣,毫发不爽。可见当日字斟句酌,煞费删定,非仅一二人起草之功也。

余初到吏部,例应学习三年。学习期内,所当之差,以当月为最多。"当月"二字,殆即古所谓"值宿"也。每日满汉各一员,满员早起赴内阁送题本,多不住宿;汉员则在署住宿,兼监用印。所住之处,即名曰当月处。屋只两间,外间排一公案,为用印之所;里间设两炕一印柜,凡堂司印箱均汇在一处。各司有用印,则另有一牌来领。此即当月公事也。屋极湫隘。每日下午接班,晚餐菜只一碗两碟,次早又一餐。次日下午有人接班,即出署。夜间阖署阒无一人。此差当至得主稿时,始得摆脱。回想当年清苦情况,恍如昨日。然从前京曹循资按格,毫无假借,人人各守本分,安之若素,境虽清苦,而心实太平也。

部务虽分满汉堂司，而事权究属之汉员，且尤以汉司员为重。麟芝庵相国（书）好动笔墨，每喜改余稿。有一日在朝房，欲动笔改奏稿二字，余不觉大声呵之曰："不能！"渠遂搁笔而止。溥倬云出而语余曰："虽是汉掌印，那能如此专横？"余曰："奏稿不能将就，顷间亦急不能择耳。相国与我厚，当不我怪也。"相国人本圆通，遇事颇好通融，每低声与余斟酌，余曰不可，渠亦不敢强。余屡拂其意，然与余终相得，盖其相度之谦冲，固不可及也。平心而论，满员得好处，固占便宜；而主持公事，未有不让汉员者，汉人固不弱也。

余少时记性尚好，部例只看过两遍，其荦荦大者，时常引用，固不必言。即琐碎条例，及近十余年成案，皆能得其大意。而书吏往往摭拾琐碎例案，于稿尾挑剔数语，以"例有处分"四字，查取职名议处；一面则写信外省，吓诈取财。外官岂尽明白？动中其彀。余当掌印后，例案既熟，年力正富，颇有一目十行之能。故每日例稿，必有四五百件，应画者皆能于一时许了之。而遇有此等稿尾查笔，必取而勾之。吏每有执简争者，余曰："汝要写信耳。我在此，岂能容汝作买卖耶！汝谓我违法，我便违法何如？行法当得法外意，此等零碎条例，无关轻重，汝谓我不知耶？"故终余之任，部吏多有叫苦求退者。然十数年来，外官免花冤枉钱，不知有多少也。

余在吏部，曾充司务厅掌印。司务厅固管全部胥吏也。时广西提督冯子材，以部吏写信索贿奏参。密旨令吏部堂官拿办。日将夕矣，徐荫轩尚书（桐）、许筠庵侍郎（应骙）尚在署未散，乃以"沈锡晋"三字告余曰："此廷寄饬拿之部吏也。"余曰："部吏写信索贿，决无真名，在署万难弋获；须得其住址，或可图也。"尚书乃复写出"炭儿胡同"四字。余又曰："一人不能独行，须满掌印同办方可。"乃同满掌印惠树滋（森，后任浙江运使）同出城，访北城坊官，不遇。不得已，先回寓晚饭。少顷，坊官来寓，告以来历，坊官极力推托。余告之曰："坊官未有不识部吏者。此廷寄所交拿也，汝其敢抗乎？"坊官曰："炭儿胡同却有两个姓沈者，但未知那一个是部吏。"余怒其诈，乃厉色与言曰："汝既知有两个姓沈，则那个是部吏，汝岂有不知？我不能为汝指实，汝自裁之；若贿放，则罪汝无赦。"临行又告曰："此钦犯也，须带一稳婆往。若本人脱逃，可带其家属来。"在当时，亦不过故作严厉语耳。谁知坊官前往围门搜拿，该吏却在家，潜匿内室不敢出，稳婆入于床下得之。明日覆奏，上乃大悦。盖前数日，户部亦有似此之案，上面谕户部侍郎密拿。侍郎一人到部，下车，坐于车凳，拦门口，禁人出入，而遣人入署搜捕。卒以不得主名，致被脱逃。当时都下喧传，遂有户部堂官不及吏部司官之语。余曰："此亦偶中耳。堂官固拙，司官亦未必甚巧也。"

吏部之吏有两种：一曰经承，一曰贴写。经承如铺户之东家，贴写特如伙计耳。贴写专办公事，且须例案熟悉；而经承则不然，专管纸张，及贴写之工食。官中纸张工食之费，每季每科不过十余金，而每科一经承，须雇数十贴写。公费不足，则须经承赔补。然经承缺出，必须由贴写掣签而得。贴写一得经承，则宫室车马衣服，均有人为之代备。谓经承可以藉写信而索贿也，但索贿之得与不得，及司官之精明与不精明，亦即看经承之财运如何耳。故有一得经承而转致倾家荡产者。非谓部吏便可悍然舞弊也。且京中人类不齐，尚有藉书吏为傀儡而中饱分肥者。非谓部吏遂能独得好处也。世人不察，遂谓部吏未有不富，且谓部员未有干净者，皆瞽说也。余尝指署额"清吏司"三字（凡部必有司，司之额必曰某某清吏司），谓人曰："吏浊而官能清之，官浊而吏亦能清之。然吏浊而官或糊涂，尚有不清之日；官浊而吏总明白，万无不清之时。"谓吏亦能告发也。后来书吏尽裁，而办稿属之司官，卒有司官得贿之案。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是也。

从前命盗案处分极严。命案限六个月，盗案限四个月，为初参；展一年则二参；又展一年则三参；再展一年则四参。盗案尤严，初二三参，不过住俸降留小处分，到四参，则降一级调用。有级可抵则抵，否则实降知县为印官，典史为捕官，印捕同一责成。故为知县典史者，必先预备加级，以待四参抵销之用。时有四川典史，任内有四参三案，而加级亦有三次，恰可备抵。乃部中作为四案，不敷一级，议以实降一级，即作为革职开缺。后典史不服，禀川督，咨部诘问，部即开明某案某案，事主某人被劫，列单咨覆。该典史乃又禀，由川督声明，部单所开事主王曾庆被劫，川中并无此案。后详细覆查，乃知前单所开王曾庆，即曾庆所讹也。因部中抵销加级时，只凭书吏写一浮签，书明事主某人被劫，四参应销一级。将原稿封册无讹，便将浮签贴上，由看册司员加一红点，即为了事。此案典史本有三级，彀抵三案，而书吏故意将曾庆一名连上。事主主字作王字读，故曾庆一案，变出王曾庆又一案矣。此固看册司员糊涂，然亦由案牍太繁，书吏巧于作弊故也。书吏写信吓诈，当时必是此典史自恃级恰彀抵，不肯花钱，渠乃设计陷之也。后将书吏革办，而典史开复，然已吃亏不少矣。部中案繁，不能一一盖印，多以司官红点为凭。部吏舞弊，只能抽匿文书，却不敢捏造红点，谓一捏造必至破案，盖其迷信然也。然此种办法，余早不以为然。及遭此事，乃筹公款九百金，改造一完全官册，而弊无从生矣。

军事平定，朝廷论功行赏。阵亡殉难者，皆得分别请恤。凡赏世爵者，则有公、侯、伯、子、男之封；赏世职者，则有轻车都尉、骑都尉、云骑尉各等次。其阵亡者，则于袭次完时，给予恩骑尉，世袭罔替；其不愿袭恩骑

尉者，准改为文武生，一体应试。发捻之后，凡寻常剿匪阵亡殉难者，亦得陆续请恤。其官阶大者，无不随时给恤；其微员末秩，必待督抚调取宗图册结报部，方准议恤。原以防弊混也。历时已久，积牍日多，部中仅凭督抚咨报，即行检查，阁抄清单有名(督抚汇案请恤原奏，奉旨交议，由部向内阁抄出，谓之阁抄。另有清单，则胪列衔名也)，即不能议驳。此事专归验封司主管。余掌印后，奉行故事，初不以为意，后乃日见其多。按其年月，多在二三十年以外，且验阁抄清单向不盖印，亦疑有抽换情弊。如果内外书吏交通，是此项恤典源源不绝，将来冒滥，不知何所底止。遂检查档案，当时阵亡殉难未经议恤者，尚有八千余员之多。因思该故员等，既经请恤有案，只因宗图册结未经咨部，停其议恤，对于死者已不无缺撼。且因此悬待图结，转使冒名请恤者，得因之作奸，殊属两失。乃决将图结未到之八千员，先行议恤，仍俟图结到时，再准其承袭。如此则死者无憾，而生者亦不得冒滥。否则验封司来一案议一案，议一案至小亦一云骑尉，便可变一文武生，是验封司掌印，直不止一省学政权力矣。乃商之徐荫轩尚书，则蹙眉言曰："一案便准八千余世职，未免太宽。"余曰："宽此八千余世职，尚有尽时；若不宽，则迭起循生，可以滥到八万不止。看似宽，实从严也。"剖说数次，终迟疑不决。后复商之徐忠愍侍郎，一说便了解。余曰："此本是惊人之笔，正堂意在踌躇。我们不如缕说情弊，改为请旨，上头如有疑问，临时即可详晰以对，不至碰钉。"侍郎以为然。旋遍商各堂，均尚认可。摺上，遂准如请办理，数十年之积弊，为之一清。可见司官办事，只要无私，不怕无权也。

京察三年一次，以子午卯酉四年为定期。每届应办年分，吏部将在京尚书、侍郎、都御史、内阁学士、副都御史及盛京侍郎为一本，在外兼京衔督抚为一本，缮具简明履历清单请旨。其三、四、五、六品京堂，及内阁读学、翰林读讲学、庶子、府丞，缮具简明履历清单，通为一本。具题后，一、二品大员则明降谕旨黜陟，京堂等官则带领引见。有奉旨议叙者(议叙加一级，从优加一级，纪录二次)，有照旧供职者，有原品休致者，均有一番进退。其五品以下之翰詹科道，及各部暨阁府院各衙门人员，并小京官笔帖式，先由各堂官填明守、政、才、年四格，分别一等勤职、二等称职、三等供职字样，并六法应议人员，造册密封，送部及都察院吏科、京畿道，限封印前送齐。开印后，吏部定期知照吏科、京畿道封门磨对，吏部则在考功司封门磨对。毕，吏科、京畿道前赴考功司面议。事竣开门，再由吏部堂官会同大学士、都察院堂官、吏科、京畿道考察。先期传各衙门人员在吏部大堂，以次过堂唱名。其在一、二、三等者，于过堂时，吏唱"应留"二字。过堂毕即定稿，将应留之员，照考语等第，缮黄册进呈。其填注六法者，亦由本内照例议处。奉旨后出榜宣示，一不谨及罢软无为者俱革职；年老有疾者俱休致；才力不及者降二级调用；浮躁者降三级调用。其有年过六十未得一等者，则归老人班，另行引见，或照旧供职，或原品休致，临时候旨。至于引见，则先尽京堂，余则分期分班带领引见。如引见圈出之员，仍再覆带一次。记名后奉旨以道府用者，则由军机处遇缺请简。三载考绩，黜陟幽明，其犹行古之道欤。每届封门考察，余充帮印时办过两次。丙午幸厕一等，例应回避，则未之与焉。

有一届京察，余带领老人班。有一钦天监官员(官阶姓名，今已忘矣)，年报九十五，精神强健，步履稍差，每过一门，必蹲下一歇，方再行。及引见，背诵履历，一切如常；惟起立时一跌，几有两足朝天之势。御前侍卫即欲下阶干涉，余以全力急掖之而退。是日奉旨，仍准照旧供职，可谓天恩高厚矣。盖此辈所以恋栈者，为靠俸米以养余年也。当时政尚宽大，每届勒令休致者甚少。此老人于次日，即步行出城，到铁门寓所道谢，亦感激余一掖之力也。

德宗性甚急。有一日，带领京察笔帖式引见。先期宫门抄传，明日寅正看版(祭祀前日看祝版)。大家以为，引见必在寅正看版之后。余以掌印须先预备，乃于丑正往，而到外朝房时，徐荫轩尚书敬止斋侍郎已到，正在着急，曰："太监已来催两次，说是今日先引见，再看版。大家皆拿定时刻，不肯早来，如何是好？"余曰："姑且进内再说。"迨入东华门一查，引见者却到得不少，而带领引见者，并无一人。所幸者，当小差事之笔帖式尚有几人。余乃勉强分派，向之两人带一班者，今只令一人先管一班，到临时再行腾挪。甫就绪而皇上升殿矣。黑暗之中，十分迁就，好在引见者均是京官，情形熟悉，故得敷衍了事。当甫入东华门时，茫无头绪，余一人奔驰乾清门及东华门内外，路约数里，往返数次，气喘而肠似欲绝，必蹲下一歇，方能再走。然后悟当日老人班老人过门一蹲，其苦况亦如是也。

部院公事，向皆按部就班，不许稍有假借，否则参案随之。忆甲午京察，翰林院保送人员已过堂，即日须咨送部院汇题矣。乃掌院忽闻所保一等中，有一鄂人，已经被参，意欲易人。麟、徐两掌院皆吏部堂官，麟乃到徐私宅，约余一人前往。时已申初，寒暄数语，即提及翰林院京察："我们意欲临时更易一人，何如？"余曰："翰林院京察，昨日闻已过堂，如何复议易人？"麟曰："过堂究未宣布，岂能不容我们斟酌。"余曰："不然，保送一等堂官，必系真知灼见，宁能于一二日之间，忽有游移。况过堂虽未将等第明白宣布，而填注考语，等第分明，书吏岂有不知？书吏知之，即与公布无异。若要更改，须指出事实方可，若以意为之，似非所宜。"麟曰："此人保出，颇有窒碍，奈何？"余曰："中堂之言，其殆为某人被参之事乎？此事我亦有所闻。究竟有无其事，尚不可知，且即有之，查办是否得实，亦未可知。若仅据传闻，即将一等换人，将来更多窒碍。"徐曰："保人本

要慎重，临时更正，自亦慎重之意。若明知故犯，那有此理？”余曰：“不然。慎重指平时而言，今既过堂定案，因人言而忽游移，明是规避，何得谓之慎重。且如今日更正送部之后，过数日，又闻一等内复有被参者，岂能取回再更正耶？”立谈移时，终不能决。时已上灯，余急欲出城，乃侃直言曰：“以愚见度之，今日咨文必须送部。将来其人如果被参获谴，翰林院滥保一等；如果有人指参，则两位中堂应照滥保例，降二级调用。然以中堂位分，自必加恩，改为降留，或改为革留。若必临时更改，将来被人参奏，则‘规避’二字完全私罪，例应革职，即或加恩，将何以自解？况京察只按目前资格，分别等第，本无从徇私，若必强用手脚，是无私而为有私矣。请两害相权可也。”两中堂均以为然。乃传呼院役，即刻用印行文，余便急骑出城。后来鄂人参案亦不见明文，但引见时不记名而已。可见当时部院办事何等郑重，岂能遇事必有黑幕哉。

京察，察京官也。察外官，则谓之大计，以丑未、辰戌行之，亦三年一次。届时吏部题请通行各督抚府尹办理。藩、臬二司由督抚出考，缮具履历清单，咨部汇题；其运使道府以下等官，督抚将应举应劾之员分为二本，送内阁具题。奉旨后，吏部会同都察院吏科考核题覆。其得卓异者，由部调取引见，所拟旨意，则定以加一级回任候升。其六法人员则由部分别开缺。此等制度亦古考绩之意，但奉行日久，举者多而劾者少，劾者固当去职，而举者候升只成空话，稍失黜陟本旨耳。余在江西得过卓异两次，在苏州得过一次，自系老守资格，但三次俱未引见，并“候升”二字亦未邀恩也。

凡放缺放差，必由军机进单，御笔圈出；若单内无名，便不能放。有一日，上海道缺出，上要放鲁伯阳。军机大臣曰：“鲁伯阳单内无名，不知何许人，似不能放。”上曰：“汝再查之。”次日，军机上去，言复如前。上曰：“鲁伯阳系江苏候补道，李鸿章曾经保过。”军机曰：“既系江苏候补道，须电询两江总督刘坤一再定。”嗣刘覆电到，谓却有其人，是日遂特简焉。军机出来，不免有一番议论，语便外扬。于是物议纷纭，有谓其用廿万金运动者，有谓其目不识丁者，而御史之参奏上矣。不得已，乃令送部考验。凡吏部考绩之事属考功司。“考验”二字与“考绩”相仿。鲁到部，即由余与满掌印惠树滋带到军机考验。旋以候补道发往直隶，交李鸿章差遣委用，而上海道之缺开矣。同时又放一四川盐茶道玉铭，后亦因资格不称，被参开缺。是时德宗亲政，珍妃得宠，闻有暗通声气之事。虽无确据，然不数日，珍妃被黜，妃兄志伯愚学士（锐）放乌里雅苏台参赞去，或云事为慈宫所闻也。京中好事者作一七绝，首二句云：“一自珍妃失宠来，伯愚乌里雅苏台。”盖隐刺其事也。可见破例简放者只此二缺，即被参开缺。当日御史未尝无威，且专制时代，军机亦未尝无权也。

状元三年一人，本无足奇，而俗每羡慕之。状元拜客、散殿试卷，博人欢迎，习俗移人，贤者不免。某科某状元到沪，拜客游宴，不免轶出范围，经御史奏参，奉旨查办，交部议处。时考功掌印为盛蓉洲前辈（植型），帮印为李小砚前辈（端遇）。掌印意在保全。谓例无专条，难以重处。李曰：“挟妓饮酒，照例革职，有何难办？”盛曰：“查办覆奏，无挟妓字样。游宴二字，何能遽断为挟妓？”李曰：“无论如何，不议以革职，我不画稿。”争论数日不决。有一日，余到宝师宅画稿，谈次，师告余曰：“汝考功司掌印帮印，因状元事闹意见。汝以为何人有理？”对曰：“帮印亦不能谓之错。”师曰：“司官之有掌印帮印，原以互相牵制。帮印如果执简而争，堂官亦无如之何，况掌印乎？且帮印说此人有玷清班，不足顾惜。”言之亦自成理。但开国以来，二百余年，未曾办过状元，大家为欲顾全朝廷体面，却非有意徇私。惟我是管部，诸事应让正堂主持，初无成见也。余当时未得帮印，不便自惹是非，到司后不复提起。不知后来如何调停，乃援私罪不应为而为，事理轻者，罚俸九个月，加等，议以降一级留任，而状元保全矣。事后，余与戴艺甫（锡钧）在司戏言曰：“不应为而为私罪，律有两条：不应重者，降三级调用；不应轻者，罚俸九个月。今议由不应轻加等，是不欲重而又不敢轻，谓之不应中可也。”李闻之大叫曰：“汝不要奚落我，我未当掌印，算我倒运便是；然议到降留，尚是顾全帮印面子，有何理可说！”李系山东人，素性戆直，此次之争，清议多韪之，后升太常卿，叠掌文衡，未必于此事无关系。当时朝中大官，实为状元二字所迷，成此谬举。及今思之，有清爱惜状元，可谓仁至义尽，蔑以加矣。

从前劳绩保举之案，必交部议奏，部必照例准驳；督抚仍顶奏乞恩，如仍交部议奏，部必仍驳之；若再三陈请，得旨著照所请奖励，部便不驳。然遇例载虽奉旨允准，仍应请旨更正者，则又不能不更正，部只守例而已。醇邸当国，时孙文恪颇用事，意欲裁抑部权，凡遇保案，多有特旨迳准者，而部例有应请旨更正者，竟批云无庸更正，可谓枢臣极端专制矣。于是枢臣与部臣遂不免有意见。卢栗甫前辈其时充考功司掌印，适当其冲，乃以覆议御史屠（仁守）处分过于轻纵，交都察院议处，而卢落职矣。枢臣之意，以卢某平日议他案多从刻，何独于此案从宽：？且卢、屠均系鄂人，显是袒护同乡。如此口吻，直迁怒而周内之耳。然此等冲突，不过暗中风潮，不数时而渐平息。盖其时朝纲整肃，说公道者亦自有人也。

从前文职保案，归吏部核定准驳，文选、考功两司分办；获匪保案，则专归考功办理。案初到部，检查本员履历为第一关键。查毕则照呆板例章办理，毫无出入。余每遇一案，多者百余员，少亦数十员。决以二三时，亲手批定，如有舛错，再由同人检校一次。绝不假吏胥之手，亦不耽搁时日。其有被驳者，每因声叙不

明，或被本员蒙报；亦有督抚因寻常劳绩，坚请异常劳绩者。文牍往来，徒滋繁渎，余复手定获匪保奖章程，通行各省，详晰说明，使人容易了解。故定案极速，书吏虽写信撞骗，时间亦来不及矣。

从前部费名目喧传外省，一若部吏手眼绝大，竟可颠倒是非。即在京京官，亦尚有疑信参半者。部吏以写信撞骗为生涯，事诚有之；然有犯必惩，遇有牵涉，即送刑部，毫无假借。但其中亦有成为习惯，不能彻底严革者，虽不得谓之弊，究不免贻人口实。无非纸工原定公费，不及十分之一，法制未善，流弊至此耳。以吏部论，领凭有费，领照有费，引见亦有费，或数两，或百数十两，恍惚亦有一定规矩。而最重者，则卓异引见道府，竟有至三百六十、二百四十者。然亦有原因。缘每届京察大典，用费何等浩繁，部领只三百两，则书吏赔垫不堪，故办京察后，即以办大计补之。势之所迫，亦以无关弊窦，意同默许耳。其余则补缺一事，补缺索费与引见又异。补缺合例与否，万难高下，吏所得以索费者，则有故意迟延之一法。何谓之迟延？盖补缺须用题本，题本须经内阁吏科转折，阁科磨勘，稍有满汉文错误，即驳回另换。一换再换，便耽搁数月去矣。外官情急，补缺遂有按缺分花钱之举，多有至数百金者。一花钱便不错，不错则核准便速，此所以显其神通也。其实外官之黠者，不肯花钱；其有不愿补苦缺者，亦不肯花钱，迟之又久，虽无费亦核准也。余尝告文选司同人谓："此等情弊，似可撞破纸窗糊。明定办法，岂不痛快！"渠曰："题本事关阁科，所驳换者，明是官话，何能指之为弊？且阁科书吏亦是无钱办公。若根本解决，非纸张开报销、书吏给工食，无法可着手也。"

部吏作弊，无非撞骗。有一年，同月出有知县六缺，应行制签。中有广东二缺，云贵二缺。部吏乃向候选者索贿三千金，谓可选广东；如不花钱，定选云贵。有一候选者，乃文选司掌印之至戚，因商之掌印。掌印曰："制签那能作弊？何人索贿，我可办他。"其戚曰："吏云不可对第二人言，言则定选云贵；汝千万勿坏我事。若选云贵，盘费亦需三千，我非花钱不可。"掌印不得已，乃告之曰："汝可询之同候选者再说。"其戚曰："渠云不可与第二人言。"掌印乃笑谓曰："吏非尔亲，何独厚于汝，使汝花钱？"其戚乃询之同候选者，果人人都索三千选广东。乃恍然大悟，其为土地天晴吃猪头，下雨吃羊头之伎俩也。

余初到部时，京官俸银尚是六折发给。六品一年春秋两季应六十两，六六三十六，七除八扣，仅有三十二两。后数年，改作全俸，年却有六十金，京官许食恩，正两俸补缺后，则两份六十金，升五品则有两份八十金。俸之外有米，六品给老米，五品给白米。老米多不能食，折与米店，两期仅能得好米数石。若白米则尚可不换也。俸之外则有印结银，福建年约二百金左右。吏部有查结费，与同部之同乡轮年得之，约在印结半数。此外即饭食银也，饭食银每季只两三金耳。得掌印后，则有解部照费，月可数十金，然每司只一人得之；未得掌印，则不名一钱也。当日部员如此清苦，安分从公，并未尝呼枵腹也。

从前吏部寓宅门前，贴有"文职官员私宅免见，一应公文衙门投递"告示(兵部则曰武职官员，科道则曰文武官员，亦示关防之意)。究亦仅属虚文。余充掌印后，多与查办之役，颇露头角，疑忌者多，故不得不自谨饬。寻常宴会不轻赴席，杂宾一概不见。公退无事，只邀同乡作击钵吟。雨天客有无车者，则套车迎送。其时常集者：张珍午、郭春榆、曾幼沧、郑子瑜、陈征宇，数人而已。

吏部夏日皆辰正入署，未初散署，冒暑回寓。日长无事，玉苍有《十朝圣训》借而读之。五本一换，阅时逾两年，二百余卷乃卒读焉。《圣训》即历朝之上谕，行政规矩备焉。分门别类，余寻行数墨，耐性读之，巨细洪纤，无一语遗漏。然掩卷即不复记忆，当时亦聊为消夏计耳。王子恒表叔，可庄之尊人也，告余曰："汝颇似林文忠。文忠在翰林时，日读六部则例，即此意也。"余逊谢不敏。谁知两年涉猎，从容涵泳，嗣后遇有同列争议、大政咨询，余皆能判断如流，颇中綮要。不得谓非无意中之效验也。

余得京察记名后，逾年不即外放。其时内阁侍读学士出缺，轮应一等部员升补。余在吏部名次第一，例应坐升。乃因中东战后，各省停解照费，津贴无资，且内升更为清苦，是以有不求放道，只求放一南省府缺之请。谁知余出京后，内阁侍读学士缺出，吏部一等记名无人，即以户部一等之葛振卿(宝华)升补。按格循资，不数年即升尚书。可见当日京官升转，尚有一定资格。而余则一麾出守，无资格可言，沦落天涯，不无江州迁谪之感。而自今日视之，则不止浮云已也。

道咸以前，外官馈送京官，夏则有冰敬，冬则有炭敬，出京则有别敬。同年同乡于别敬之外，则有团拜项，谓每岁同年同乡有一次团拜也。同光以来，则冰敬惟督抚送军机有之，余则只送炭敬而已。其数自八两起，至三百两为止。沈文肃送军机，每岁只三百金，而军机亦有不收者。其余则以官阶大小，交情厚薄为衡。后来渐重官阶而轻交情矣，大概寻常京官，非有交情不能得炭敬。而别敬则较为普通，督抚藩臬到京，除朝贵外，如同乡同年，及服官省分之京官，多有遍送，其数不过十金上下，后来竟有降至六金者。然而京官日渐加多，外官所费已不赀矣。余到京后，来源渐涩，每年所入不过百金，然亦不无小补。光宣之际，公行贿赂，专重权贵，末秩闲曹愈难沾丐矣。炭敬即馈岁之意，函中不言数目，只以梅花诗八韵十韵或数十韵代之，若四十

则曰四十贤人，三百则曰毛诗一部，何等儒雅。亲贵用事时，有人送涛贝勒千金者，信面犹书“千佛名经”四字，亦尚不直致。惜涛不知所谓，举以示人，后拆开，始知是千两银票也。

京城东西二庙，每月两会期，排列古董珍宝。琉璃厂每正月必排到上元，名曰“厂店”，视二庙尤盛，雅人好古，俗人好货，无不争趋之。余在京十九年，未尝一履其地，为侪辈所绝无仅有者。唯斜街土地庙之选菊，则嗜好不能与人殊也。后虽遍查十库，饱阅宝物，绝不以眼福自豪，盖非性之所近也。盛伯希尝谓余曰：“我以百金购一碗，置肉其中，三日不败。”余曰：“我每日买肉一斤，三日三斤，不过三钱银，何用此碗为?”可庄亦不以古董家为然，尝举一笑话云：一班好古者，一日相约，各以家珍赴会。有醉汉持一元宝与焉，群嗤之为俗物。醉汉曰：“此雅根也。”众哑然失笑。旭庄则不然，每诟余曰：“汝一毛不拔，到底囊中能余多少钱?”余曰：“否，否。天生我一人便已赘矣；若于一身之外，更有长物，，岂不更赘!”此数语虽近滑稽，然亦煞有道理也。

京官挟优挟妓，例所不许；然挟优尚可通融，而挟妓则人不齿之。妓寮在前门外八大胡同，麕集一隅，地极湫秽，稍自爱者绝不敢往。而优则不然，优以唱戏为生，唱青衣花旦者，貌美如好女，人以像姑名之，谐音遂呼为相公。其出色时，多在二十岁以下。其应召也，便衣穿小靴，唱曲侑酒。其家名为下处。下处者，京中指下朝憩息之所为下处，故借以名之也。若就饮其家，则备十二碟以下酒，酒后啜粥而散，名曰“排酒”。酒钱给京票四十千，又下走十千，按银价不及四金也。或在其家请客，名曰“吃饭”。吃饭则视排酒郑重，一席之费，多者廿四金，少者亦必在十金以外；下走之犒，则随席之丰啬而定。其馔较寻常酒馆为特别。余曾为龚蔼人方伯所约，在梅兰芳之祖梅巧玲家，食真珠笋一味为最美。盖取蜀黍初吐颖时，其小如珠，摘而烹之，鲜脆极可口。余在苏赣宴客，因署后有蔬圃，每仿制之；然一盂所需，已踏破半畦蜀黍矣。京官清苦，大概只能以排酒为消遣。因下处甚清雅，夏则清簟疏帘，可以观奕，冰碗冰盆，尤可供雪藕浮瓜之便；冬则围炉赏雪，一室烘烘，绕座唐花，清香扑鼻，入其中皆有乐而忘返之意。像姑或工画，或知书，或谈时事，或熟掌故，各有一长，故学士文人皆乐与之游，不仅以顾曲为赏音也。然此皆闲曹年少时为之，若官跻卿贰，年逾耆艾，则仍屏绝征逐，以避物议。尝闻潘文勤平时最喜一善唱昆曲、兼工绘事之朱莲芬，及任侍郎，便不与之相近。而莲芬年节前往叩贺，文恭必袖廿金银券，出而亲授之，一见而别，至老不衰，都下传为韵事。盖优之风雅，远胜妓之妖冶，故禁令虽同，而从违不必一致也。后来下处渐消灭，而妓寮则车马盈门，毫无忌惮，此亦世变之相因而至者也。

余自庚辰后，始联社作折枝，不两年便改为击钵吟(《十一集》即余选刻)。晚间破闷，则约同乡三四人，到寓小集。如有大聚会，则在榕荫堂。榕荫堂即福州新馆之客厅也，窗明几净，觞咏洵足怡情。余素有莱公之癖，春夜每捐一金购蜡。旭庄家中，善制喷墨字画纱灯，大放光明，尤增吟趣。堂之前后种松八株，意以为后人哦诗备也。谁知癸丑到京，堂既为不作诗者所占，而松亦无一存者，此亦诗事中之黄粱一梦也。

戊壬录

[清]宋玉卿撰　袁克平整理

《戊壬录》，清末民初宋玉卿撰，分"改政之变"、"立储始末"、"辛丑和约"诸篇，按篇系事，记载了晚清朝野的一些关键性事件。据上海广益书局发行本标点整理。

改政之变

变法不自光绪帝始也。当同治初年，曾国藩曾借洋将以杀戮洪杨军，已渐知西人之长，故创制造局以制新器，设方言馆以养译才，创招商局以争航利，派出洋学生以游学他国。文祥亦稍知时局，用客卿美人蒲安臣为大使，遍交泰西各国。变法之事，已滥觞于此矣。惟当时朝士，懵于外势，赞成者少，拒绝者多，故于二三十年间，养成此不痛不痒之中国也。迨甲午一役，以庞然自大之帝国，为日本所击败，直至割弃台湾，赔偿巨款，痛定思痛，而举国之大梦乃醒。

顾是时首言变法者何人乎？则光绪帝二十年之老师傅翁同龢也。翁本志虑忠纯，学问渊博，以协办大学士，兼毓庆宫行走，颇为光绪帝所信任。至甲午败后，知非讲求西法，不足以图自强，乃搜时务书而考求之。因于光绪帝前，时为称说，于是光绪帝毅然有改革之志矣。乙未五六月间，翁与光绪帝决议大行变法，拟下诏敕十二道，为奕䜣所知，阻之。不听，奕䜣以告西后。西后怒，乃撤翁毓庆宫行走，自是变法之议中止。

康有为者，广东南海人也。当光绪十四年，曾以布衣伏阙上书，请厘革积弊，修明内政，取法泰西，实行改革。朝贵见之，目为病狂，格不得进，康乃归里讲学。及乙未之春，例行会试，各省举人之公车，咸集京师，康亦与焉。闻中日议和事，以日本要索过巨，愤之，乃创议上书拒绝。其徒梁启超，遂日夕奔走号召，连署上书论国事。广东、湖南两省之举人，同日先上，他省从之。各自连署麇集于都察院者，几无虚日。既而又合各省之举人，大议于松筠庵。庵故明臣杨椒山先生之旧宅，御史有弹劾事，恒一集也。是时与议者，凡千三百人，为大连署以上书，推康有为领袖之。其书之大意，凡三事：一曰拒和，二曰迁都，三曰变法。而其结束则归本于变法。大臣见之，恶其激烈，不为上达。未几，和议成，公车散，康已通籍，授工部主事职。复上书言变法，工部堂官恶之，不为代奏。康亦知望变法于政府，其事甚难，乃退而立"强学会"于北京，继设分会于上海。虽推两湖总督张之洞为会长，而己实主持其事。其徒梁启超，亦于上海创《时务报》，以鼓吹变法。

越二年，丁酉十二月，德人强占胶州湾之事起。康有为闻之，以事变更急，渡海晋京，再上书言之。工部堂官恶其抗直，仍不为代奏。康乃谋之给事中高燮曾，高见其书，以为忠，乃抗疏荐之，并请召见。奕䜣知而阻之曰："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召见。康之官，未至四品，欲有问，可命大臣传语之。"由是光绪帝于戊戌正月初三日，谕令王大臣，传康有为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询问变法事宜。并令如有所见，及有著述论政治者，可由总理衙门呈进。王大臣乃取其丁酉冬间呈请工部代奏之书以上。其书略曰：

> 夫自东师辱后，泰西蔑视，以野蛮待我，以愚顽鄙我，昔视我为半教之国者，今等我于非洲黑奴矣；昔憎我为倨傲自尊者，今则侮我为聋瞽蠢冥矣。按其公法均势保护诸例，只为文明之国，不为野蛮，且谓翦灭无政教之野蛮，为救民水火。故十年前吾幸无事者，泰西专以分非洲为事耳。今非洲剖讫，三年来，泰西专以分中国为说，报章论议，公托义声。其分割之图，传遍大地，擘画详明，绝无隐讳。此尚虚声，请言实践。俄、德、法何事而订密约？英、日何事而订深交？土希之役，诸国何以惜兵力而不用？战舰之数，诸国何以竞厚兵而相持？号于众曰，保欧洲太平，则其移毒于亚洲可知。文其言曰，保教保商，则其垂涎于地利可想。英国《太晤士报》，论德国胶事，处置中国，极其得宜。譬犹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应，胶警乃其借端，德国固其嚆矢耳。二万万膏腴之地，四万万秀淑之民，诸国眈眈，朵颐已久，谩藏诲盗，陈之交衢。主者屡经抢掠，高卧不醒，守者袖手熟视，若病轻狂。唾手可得，俯拾即是，如蚁慕膻，闻风并至，失鹿共逐，抚掌欢呼。其始壮夫动其食指，其后老稚亦分杯羹，诸国咸来，并思一脔。昔者安南之役，十年乃有东事。割台之后，两载遂有胶州。中间东三省龙州之铁路，滇粤之矿，

土司野人山之边疆，尚不计矣。自尔之后，赴机愈急，蓄势益紧，事变之来，日迫一日。教堂遍地，无刻不可起衅；矿产遍地，无处不可要求。骨肉有限，剥削无已。且铁路与人，南北之咽喉已绝；疆臣斥逐，用人之大权亦失。浸假如埃及之管其户部，如土耳其之柄其国政。枢垣总署，彼皆可派其国人；公卿督抚，彼且将制其死命。鞭笞亲贵，奴隶重臣，囚奴士夫，蹂践民庶。甚则如土耳其之幽废国主，如高丽之祸及君后。又甚则如安南之尽取其土地人民，而存其虚号；波兰之宰割均分，而举其国土。马达加斯加以挑水起衅而国灭，安南以争道致命而社墟。蚁穴溃堤，衅不在大。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后此数年，中智以下，逆料而知，必无解免。然其他事，职犹可先言之。若变辱非常，则不惟辍简而不忍著诸篇，抑且泣血而不能出诸口。处小朝廷而求活，则胡铨所羞；待焚京邑而忧惶，则董遇所鄙。此则职中夜屑涕，仰天痛哭，而不能已于言者也。夫谓皇上无发愤之心，诸臣无忧国之意，坐以待毙，岂不宜然？然伏观皇上发愤之心，昭于日月，密勿重臣及六曹九列之贤士大夫，忧国之诚，癯颜黑色，亦且暴著于人。顾日言自强，而弱日甚，日思防乱，而乱日深者何哉？盖南辕而北辙，永无税驾之时；缘木而求鱼，决无得鱼之日。职请质言其病，并粗举治病之方。仲虺之诰曰："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吾既自居于弱昧，安能禁人之兼攻？吾既日即于乱亡，安能怨人之取侮？不知病所，而方药杂投，不知变症，而旧方犹守，其加危笃固也。职请以仲虺之说明之。欧洲大国，岁入数千万万，练兵数百万，铁船数百艘。新艺新器，岁出数千。新法新书，岁出数万。农、工、商、兵、士皆专学，妇女童孺，人尽知书。而吾岁入七千万，偿款乃二万万，则财弱。练兵铁舰无一，则兵弱。无新艺新器之出，则艺弱。兵不识字，士不知兵，商无学，农无术，则民智弱。人相偷安，士无侠气，则民心弱。以当东西十余新造之强邻，其必不能禁其兼者势也。此仲虺兼弱之说可畏也。大地八十万里，中国有其一。列国五十余，中国居其一。地球之通自明末，轮路之盛自嘉道，皆百年前后之新事，四千年未有之变局也。列国竞进，水涨堤高，比较等差，毫厘难隐。故管子曰："国之存亡，邻国有焉。"众治而己独乱，国非其国也。众合而己独孤，国非其国也。顷闻中朝诸臣，狃承平台阁之习，袭簿书期会之常，犹复以尊王攘夷，施之敌国，拘文牵例，以应外人，屡开笑资，为人口实。譬凌寒而衣絺绤，当涉川而策高车，纳侮招尤，莫此为甚。咸同之时，既以昧不知变而屡挫矣。法日之事，又以昧不知变而有今日矣。皇上堂陛尊崇，既与臣民隔绝，恭亲王以藩邸议政，亦与士夫不亲。吾有四万万人民，而执政行权，能通于上者，不过公卿台谏督抚百人而已。自余百僚万数，无由上达，等于无有。而公卿台谏督抚，皆循资格而致，既已裹足，未出外国游历，又以贵倨，未近通人讲求。至西政新书，多出近岁，诸臣类皆咸同旧学，当时未有。年耄精衰，政事丛杂，未暇更新考求，或竟不知万国情状。其蔽于耳目，狃于旧说，以同自证，以习自安。故贤者心思智虑，无非一统之旧说。愚者骄倨自喜，实便其尸位之私图。有以分裂之说来告者，傲然不信也。有以侵权之谋密闻者，瞢然不察也。语新法之可以兴利，则瞋目而诘难。语变政之可以自强，则掩耳而走避。老吏舞文，称历朝之成法，悚然听之者，盖十而六七矣。迂儒帖括，诩正学之昌言，瞿然从之者，又十而八九矣。无一事能究其本原，无一法能穷其利弊，即聋从昧，国皆失目。而各国游历之人，传教之士，察我形胜，测我盈虚。言财政，详于度支之司；谈产物，精于商局之册；论内政，或较深于朝报；陈民隐，或更切于奏章。举以相质，动形窘屈。郑昭宋聋，一以免患，一以召祸。况各国竞骛于聪明，而我岸然自安其愚暗，将以求免，不亦难乎？此而望其尽扫旧弊，力行新政，必不可得。积重难返，良有所因。夜行无烛，瞎马临池。今日大患，莫大于昧。故国是未定，士气不昌，外交不亲，内治不举。所闻日孤，有援难恃，其病皆在于此。用是召攻，此仲虺攻昧之说可惧也。自台事后，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人无固志，奸宄生心。陈涉辍耕于陇上，石勒倚啸于东门。所在而有，近边尤众。伏莽遍于山泽，教民遍于腹省。今岁广西全州、灌阳、兴安、东兰、那地、泗城，电白已见告矣。匪以教为仇雠，教以匪为口实，各连枝党，发作待时。加以贿赂昏行，暴乱于上，胥役官差，蹙乱于下，乱机遍伏，即无强敌之逼，揭竿斩木，已可忧危。况潢池盗弄之余，彼西人且将藉口兴师，为我定乱。国初戡流贼而定都京邑，俄人逐回匪而占踞伊犁。兵家形势，中外同揆。覆车之辙，可为殷鉴。此仲虺所谓取乱者可惧也。有亡于一举之割裂者，各国之于非洲是也。有亡于屡举之割裂者，俄、德、奥之于波兰是也。有尽夺其政权而一旦亡之者，法之于安南是也。有遍据其海陆形胜之地，而渐次亡之者，英之于印度是也。欧洲数强国，默操成算，纵横寰宇，以取各国。殷鉴具存，覆车可验。当此主忧臣辱之日，职亦何忍为伤心刺耳之谈。顾见举朝上下，相顾嗟呀，咸识沦亡，不待中智。群居叹息，束手待毙。耆老仰屋而咨嗟，少壮出门而狼顾。并至言路结舌，疆臣低首。不惟大异于甲申，亦且迥殊于甲午。无有结缨誓骨，慷慨图存者。生机已尽，暮色惨凄。气象如此，可骇可悯，此真自古所无之事。夫至于公卿士庶，偷生苟活，候为欧洲之奴隶，听其犬羊之刲

缚。哀莫大于心死，病莫重于痺痨。欲陨之叶，不假于疾风；将萎之华，不劳于触手。先亡已形，此仲虺所谓侮亡之说，尤可痛也。然原中朝敢于不畏分割，不惮死亡者，虽出于昧，亦由误于有恃焉。夫欲托庇强邻，藉为救援，亦必我能自立，则犄角成势，彼乃辅车。若我为附枝，则卧榻之侧，岂容鼾睡？齐王建终伤松柏，李后主终坐牵机。且泰西兵事，决胜乃战，一旦败绩，国可破灭。俄、德力均，岂肯为我用兵，或败大局哉？此又中智以下，咸知难恃者也。如以泰西分割亚洲，连鸡互忌，气势甚缓。突厥频割大藩，尚延残喘；波斯尽去权利，犹存旧封。中国幅员广袤，从容分割，缓缓支持，可历年所。执政之人，皆已耄老，冀幸一身可免，听其贻祸将来。然突厥之回教，专笃悍强，西人所畏。吾则民教柔脆而枯朽。波斯之国主，纡尊游历西国尽遍。吾虽亲王宰相，闭户而潜修。分局早定，民心已变。瑞典使臣之奔告，各国新报之张皇。亚洲旧国，近数年间，岁有翦灭，近且殆尽，何不取鉴之？祸起旦夕，毕命尽丧，而谓可延年载，老人可免，此又掩耳盗铃，至愚自欺之术也。譬巨室失火，不操水呼救，而幸火未至，入室窃宝，屋烬身焚，同归于尽而已。故职窃谓诸臣即不为忠君爱国计，亦当自为身谋也。皇上远观晋宋，近考突厥，上承宗庙，孝事皇太后，即不为天下计，独不计及宋世谢后签名降表，徽钦移徙五国之事耶？近者诸臣泄泄，言路钳口，且默窥朝旨，一切讳言。及事一来，相与惶恐，至于主辱臣死，虽粉身灰骨，天下去矣，何补于事？不早图内法，而十数王大臣俯首于外交，岂惟束手？徒增耻辱而已。不豫修于平时，一旦临警，张皇而求请，岂能弥缝？徒增赔割而已。故胶警之来，不在今日之难于对付，而在向者之不发愤自强也。势弱至此，岂复能进而折冲？惟有急于退而结网。职不避斧钺，屡有所陈。今日亦不敢言自保，言图存而已。亦不敢言图存，即为偏安之谋，亦须早定规模已耳。殷忧所以启圣，外患所以兴邦，不胜大愿。伏愿皇上因胶警之变，下发愤之诏。先罪己以励人心，次明耻以激士气。集群材咨问以广圣德，求天下上书以通下情。明定国是，与海内更始。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纡尊降贵，廷见臣庶。尽革旧俗，一意维新。大召天下才俊，议筹款变法之方。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大校天下官吏贤否，其疲老不才者，皆令冠带退休。分遣亲王大臣及俊才出洋。其未游历外国者，不得当官任政。统算地产人工，以筹岁计预算；察阅万国得失，以求进步改良。罢去旧例，以济时宜。大借洋款，以举庶政。若诏旨一下，天下雷动，士气奋跃，海内耸望，然后破资格以励人材，厚俸禄以养廉耻。停捐纳，汰冗员，专职司，以正官制。变科举，广学校，译西书，以成人材。悬清秩功牌，以奖新艺新器之能。创农政商学，以为阜财富民之本。改定地方新法，推行保民仁政。若卫生济贫，洁监狱，免酷刑，修道路，设巡捕，整市场，铸钞币，创邮船，徙贫民，开矿学，保民险，重烟税，罢厘征，以铁路为通，以兵船为护，夫如是则庶政尽举，民心知戴。但天下人心离散，当日有恩意慰抚，以团其情。志士之志气劣弱，当激以强健豪侠，以壮其气。然后尽变民兵，令每省三万人，而加之训练。大购铁舰，须沿海数十艘，而习以海战。诏令日下，百举维新。诚意谆恳，明旨峻切，料所有新政诏书，虽未推行，德人闻之，便当退舍。但各国兵机已动，会议已纷，宜急派才望素重文臣辩士，分游各国，结其议员。自开新报之馆，商保太平之局，散布论议，耸动英日。职以为用此对付，或可缓兵。然后雷厉风行，力推新政，三月而政体略举，期年而规模有成。海内回首，外国耸听矣。皇上发奋为雄，励精图治，于中国何有焉？论者谓病入膏肓，虽和缓扁鹊不能救；火燃眉睫，虽焦头烂额不为功。天运至此，无可挽回。况普国变法，而法人禁之，毕士马克作内政而后立。美国制造铁炮，而英人禁之，华盛顿托荒岛而后成。近者英人有禁止出售机器于我之说，俄、法欲据我海关、铁路、矿务、银行、练兵之权，虽欲变法，虑掣我之肘。职窃以为不然。少康以一成一旅而光复旧物，华盛顿无一民尺土而保全美国，况以中国二万里之地，四万万之民哉？顾视皇上志愿何如耳。若皇上赫然发愤，虽未能遽转弱而为强，而仓猝可图存于亡。虽未能因败而成功，而俄顷可转乱为治。职犹有三策，以待皇上决择焉。第一策曰，采法俄、日以定国是。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而已。昔彼得为欧洲所摈，易装游法，变政而遂霸大地。日本为俄美所迫，步武泰西，改弦而雄视东方。此二国者，其始遭削弱与我同，其后底盛强与我异。日本地势近我，政俗同我，成效最速，条理尤详，取而用之，尤易措手。闻皇上垂意外交，披及西学，使臣游记，泰西纂述，并经乙览，不废刍荛。若西人所著之《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尤为得要。且于俄、日二主之事，颇有发明。皇上若俯采远人，法此二国，诚令译署进此书，几余披阅。职尚有《日本政变之次第》，若承垂采，当写进呈。皇上劳精厉意，讲之于上，枢译诸大臣，各授一册，讲之于下，权衡在握，施行自易。起衰振靡，警聩发聋，其举动非常，更有迥出意外者。风声所播，海内慴耸，职可保外人改视易听，必不敢为无厌之求。盖遇昧者其胆豪，见明者则气怯。且虑我地大人众，一旦自强，则报复更烈。非皇上洞悉敌情，无以折冲樽俎；然非皇上采法、俄、日，亦不能为天下雄也。其第二策曰，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六部九卿，诸司百执，自有贤才，咸可咨问。若内政之枢垣，外政之译署，司计之户部，司法之刑曹，

议论之台谏翰林，尤为要剧。宜精选各部人员，逐日召见，虚己请求。若者宜革，若者宜因，若者当先，若者当后，谋议既定，然后次第施行。期年三月，成效必睹。其第三策曰，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夫直省以朝廷为腹心，朝廷以行省为手足。同治以前，督抚权重，外人犹有忌我之心。近岁督抚权轻，外人之藐我益甚。朝廷苟志存通变，宜通饬各省督抚，就该省情形，或通力合作，或专力致精，取用新法，行以实政。目前不妨略异，三年要可大同。宽其文法，严为督励。守旧而不知变者斥之，习故而不能改者去之。要以三年，期使各省均有新法之练兵数千，新法之税款数万，制造之局数处，五金之矿数区。学校增设若干，道路通治若干，粗定课程，以为条格。如此则百废具举，万象更新，销萌建威，必有所济。我世宗宪皇帝，注意督抚，而政举兵强。我文宗显皇帝、穆宗毅皇帝，委重督抚，而中兴奏绩。重内轻外之说，帖括陈言，非救时至论也。凡此三策，能行其上，则可以强。能行其中，则犹可以免弱。仅行其下，则不至于尽亡。惟皇上择而行之。宗社存亡之机，在于今日，皇上发愤与否，在于此时。若徘徊迟疑，因循守旧，一切不行，则幅员日割，手足俱缚，腹心已刲，欲为偏安，无能为计。圈牢羊豕，宰割随时，一旦脔割，亦固其所。职上为君国，下为身家，苦心忧思，虑不能免。明知疏逖，岂敢冒越？但栋折榱坏，同受倾压。心所谓危，急何能择？若皇上少采其言，发奋维新，或可图存。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职虽以狂言获罪，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否则沼吴之祸立见，裂晋之事即来，职诚不忍见煤山前事也。

臣闻方今大地守旧之国，未有不分割危亡者也。有次第胁割其土地人民而亡之者，波兰是也。有尽取其利权一举而亡之者，缅甸是也。有尽亡其土地人民，而存其虚号者，安南是也。有收其利权而后亡之者，印度是也。有握其利权，徐徐分割而亡之者，土耳其、埃及是也。我今无士、无兵、无饷、无船、无械，虽名为国，而土地、铁路、轮船、商务、银行，惟敌之命，听容取求，虽无亡之形，而有亡之实矣。后此之变，臣不忍言。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然则守旧开新之效，已断可睹也。以皇上之明，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皇上与诸臣审知其病之所源，则救病之方，即在是矣。夫方今之病，在笃守旧法，而不知变。处列国竞争之世，而行一统垂裳之法，此如已夏而衣重裘，涉水而乘高车，未有不病暍而沦胥者也。《大学》言："日新又新。"《孟子》称："新子之国。"《论语》："孝子毋改父道，不过三年。"然则三年之后，必改可知。夫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法既积久，弊必丛生，故无百年不变之法。况今兹之法，皆汉唐元明之弊政，何尝为祖宗之法度哉？又皆为胥吏舞文作弊之巢穴，何尝有丝毫祖宗之初意哉？今托于祖宗之法，固已诬祖宗矣。且法者所以守地者也，今祖宗之地既不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夫使能守祖宗之法，而不能守祖宗之地，与稍变祖宗之法，而能守祖宗之地，孰得孰失，孰重孰轻，殆不待辨矣。虽然，欲变法矣，而国是未定，众论不一，何从而能舍旧图新哉？夫国之有是，犹船之有舵，方之有针，所以决一国之趋向，而定天下之从违者也。若针之子午未定，舵之东西游移，则徘徊莫适，怅怅何之，行者不知所从，居者不知所往，放乎中流，而莫知所休，指乎南北，而莫知所极，以此而驾横海之大航，破滔天之巨浪，而适遭风沙大雾之交加，安有不沉溺者哉？今朝廷非不稍变法矣，然皇上行之，而大臣挠之，才士言之，而群僚攻之，不以为用夷变夏，则以为变乱祖制，谣谤并起，水火相攻，以此而求变法之有效，犹却行而求及前也，必不可得矣。皇上既审时势之不能不变，知旧法之不能不除，臣请皇上断自圣心，先定国是而已。国是既定矣，然下手之方，其本末、轻重、刚柔、缓急不同，其规模条理、纲领、节目大异，稍有乖误，亦无成功。臣愚尝斟酌古今，考求中外，唐虞三代之法度至美，但上古与今既远，臣愿皇上日读《孟子》，师其爱民之心。汉、唐、宋、明之沿革可采，但列国与统一迥异，臣愿皇上上考《管子》，师其经国之意。若夫美、法民政，英、德共和，地远俗殊，变久迹绝，臣故请皇上以俄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也。然求其时地不远，教俗略同，成效已彰，推移即是，若名书佳画，墨迹尚存，而易于临摹，如宫室、衣裳，裁量恰符，而立可铺设，则莫如取鉴于日本之维新矣。日本之始也，其守旧攘夷与我同，其幕府封建与我异，其国君守府，变法更难，然而成功甚速者，则以变法之始，趋向之方针定，措施之条理得也。考其维新之始，百度甚多，惟要义有三：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曰立对策所以征贤才；三曰开制度局而定宪法。其誓文在决万几于公论，采万国之良法，协国民之同心，无分种族，一上下之议论，无论藩庶，令群臣咸誓言上表，革面相从，于是国是定，而议论一矣。召天下之征士贡士，咸上书于对策所，五日一见，称旨者擢用，于是下情通而群才进矣。开制度局于宫中，选公卿诸侯大夫及草茅才士二十人充总裁，议定参预之任，商榷新政，草定宪法，于是谋议详而章程密矣。日本之强，效原于此。皇上若决定变法，请先举三者。大集群臣于天坛太庙，或御乾清门，诏定国是，躬申誓戒，除旧布新，与民更始。令群臣具名上表，咸革旧习，黾勉维新，否则自陈免官，以激厉众志，一定舆论。设上书所于午门，日轮派御史二人监收，许天下士民皆得上书。其群

僚言事，咸许自达，无得由堂官代递，以致阻挠。其有称旨者，召见察问，量才擢用。则下情咸通，群才辐辏矣。设制度局于内廷，选天下通才十数人，入直其中。王公卿士，仪皆平等，略如圣祖设南书房，世宗设军机处例。皇上每日亲临商榷，何者宜增，何者宜改，何者当存，何者当删，损益庶政，重草章程，然后敷布施行，乃不谬紊。近泰西政论，皆言三权，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三权立，然后政体备。以我朝论之，皇上则为元首，百体所从。军机号为政府，出纳王命。然跪对顷刻，未能谋议，但为喉舌之司，未当论思之寄。若部寺督抚，仅为行政之官，譬于手足，但供奔持，岂预谋议？且部臣以守例为职，而以新政与之议，事既违例，必反驳而已，安有以手足而参谋猷哉？近者新政多下总署，总署但任外交，岂能兼营？况员多年老，或兼数差，共议新政，取决俄顷，欲其详美，势必不能。若御史为耳目之官，刑曹当司法之寄，百官皆备，而独无左右谋议之人，专任论思之寄。然而新政之行否，实关军国之安危，而言者妄请施行，主者不知别择。无专司为之讨论，无宪法为之著明，浪付有司，听其抑扬。恶之者驳诘而不行，决之者仓卒而不尽，依违者狐疑而莫定，从之者条画而不详。是犹范人之形，有头、目、手、足、口舌、身体，而独无心思，必至冥行擿埴，颠倒狂瞀而后已。以此而求新政之能行，岂可得哉？故制度局之设，尤为变法之原也。然今之部寺，率皆守旧之官，骤予改革，势实难行。既立制度局总其纲，宜立十二局分其事。

一曰法律局。外人来者自治其民，不与我平等之权利，实为非常之国耻。彼以我刑律太重，而法规不同故也。今宜采罗马及英、美、德、法、日本之律，重定施行。不能骤行内地，亦当先行于通商各口。其民法、民律，商法、市则、舶则，讼律、军律，国际公法，西人皆极详明。既不能闭关绝市，则通商交际，势不能不概予通行。然既无律法，吏民无所率从，必致更滋百弊。且各种新法，皆我所夙无，而事势所宜，可补我所未备。故宜有专司，采定各律，以定率从。二曰度支局。我国地比欧洲，人数倍之，然患贫实甚，所入乃下等于智利、希腊小国，无理财之政故也。西人新法纸币、银行、印税、证券、讼纸、信纸、烟酒税、矿产、山林、公债，皆致万万，多我所无，宜开新局专任之。三曰学校局。自京师立大学，各省立中学，各府县立小学，及专门各学，若海陆医学、律学、师范学。编译西书，分定课级，非礼部所能办，宜立局而责成焉。四曰农局。举国之农田、山林、水产、畜牧，料量其土宜，讲求其进步改良焉。五曰工局。司举国之制造机器技术，特许其新制而鼓励之。其船舶市场、新造之桥梁、堤岸、道路咸属焉。六曰商局。举国之商务、商学、商会、商情、商货、商律，专任讲求激励之。七曰铁路局。举国之应修铁路，绘图定例权限咸属焉。八曰邮政局。举国皆行邮政，以通信命。各省府县乡，咸立分局，并电线属焉。九曰矿务局。举国之矿产、矿税、矿学属焉。十曰游会局。凡举国各政会、学会、教会、游历游学各国会，司其政律而鼓舞之。十一曰陆军局。选编国民为兵，而司其教练。十二曰海军局。治铁舰练军之事。

十二局设，庶政可得而举矣。然国政之立，皆以为民，民政不举，等于具文而已。夫地方之治，皆起于民。而自县令之下，仅一二簿尉杂流，未尝托以民治。县令任重而选贱，俸薄而官卑，自治狱催科外，余皆置之度外。其上乃有藩臬道府之辖，经累四重，乃至督抚，而后达于上。藩臬道府，拱手无事，皆为冗员，徒增文书费厚禄而已。一省事权，皆在督抚。然必久累资劳，乃至此位。地大事繁，年老精衰，旧制且望而生畏，望其讲求新政而举行之，必不可得。向者学堂农商之诏累下矣，而各直省，多以空文塞责，亦可见矣。日本以知县上隶于国。汉制百郡，以太守上达天子。我地大不能同日本，宜用汉制。每道设一民政局，妙选通才，督办其事。用南书房及学政例，自一品至七品京朝官皆可为之。准其专折奏事，体制与督抚平等。用出使例，听其自辟参赞随员，俾其指臂，收得人之助。其本道有才者，即可特授。否则开缺，另候简用，即以道缺给之。先拨厘税，俾其创办新政。每县设民政分局。督办派员，会同地方绅士治之。除刑狱赋税，暂时仍归知县外，凡地图、户口、道路、山林、学校、农工商务、卫生警捕，皆次第举行。三月而备其规模，一年而责其成效。如此则内外并举，臂指灵通，宪章草定，奉行有准，然后变法可成，新政有效也。若夫广遣亲王大臣游历，以通外情；大译西书，游学外国，以得新学；厚俸禄以养廉耻；变通科举以育人才，皆宜先行者。犹虑强邻四逼，不能容我从容图治也。且我民穷国匮，新政何以举行？闻日本之变法也，先行纸币，立银行，财泉流通，遂以足维新之用。今宜大筹数万万之款，立局以造纸币。各省分设银行。用印度田税之法，仿各国印花之税。我国地大物博，可增十倍。然后郡县遍立各种学堂，沿海急设武备学院，大购铁舰五十艘，急练民兵百万。则气象丕变，维新有图，虽不敢望自强，亦庶几可以自保。臣愚夙夜忧国，统筹大局，思之至详。其能举而行之，惟皇上之明；其不能举而行之，惟诸臣之罪。

光绪帝览之，指其篇中"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及不忍见煤山前事"等语，谓军机大臣曰："康某何不顾死生乃尔，竟敢以此言陈于朕前耶？"然亦不之罪。仍命总署王大臣，自后康某如有条陈，当即日呈递，毋许扞格。并宜取康所著《日本变法》、《俄大彼得传》等书。是时康知已将任用，复百端陈说于翁同龢之门。

翁为其所动，交章推荐，至谓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举国以听。于是光绪帝用康之心益坚。顾康之所求者，变法也。使法虽变而不统筹全局，则必以不得要领以止。于是复上一疏，详论天下之势。

疏上，下总署议，迁延不复。催之，仍不复。而俄以德占胶州为藉口，欲强租旅顺、大连湾之事，又相逼而来。光绪帝益知不变法，不能立国，惟奕䜣则屡以谏阻，谓祖宗之法不可变。光绪帝曰："今祖宗之地，且将不保，何有于法？"因令奕劻告西后曰："我不能为亡国之君，若不予我以权，宁逊位。"西后闻之，滋不悦。然知其志之决，乃使奕劻以办事不阻之意复之。是年四月，奕䜣适以病殁。翁同龢辅政，锐志改革。御史杨深秀、侍读学士徐致靖，又相继上书，请定国是。光绪帝乃白西后，召军机全堂，于四月二十三日，下定国是之诏，以宣示天下。诏曰：

>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汰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补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及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习，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之至意。

诏既下，海内士夫见之，知此后一切维新，皆基于此，且决康有为之必将召见。至二十八日，果以徐致靖之保举，召见于颐和园之仁寿殿，奏对良久。见后，授以总理衙门章京，所行新政，多顾问焉。于是京外各官，附康者日众，于是始有新党旧党之称。新党之最矫矫者，曰梁启超、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梁于五月十五日召见，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大加奖励，谓不愧 为康之高弟子，因赏给六品衔，令办理译书局事务。杨锐、刘光第，为湖南巡抚陈宝箴所保，谭嗣同为侍读学士徐致靖所保，林旭为康有为之弟子故，于七月二十日特加四品卿衔，令入军机，参预新政。参预者，用日本维新置参预官于宫中之义也。其时凡关于新政奏折，皆交四卿阅之。颁发谕旨，皆令四卿拟之。虽旧臣盈廷，悉置不问，惟以国政系于四卿。故论四卿信任之专，名为章京，实则宰相云。

虽然，新党既任用矣，夷考其时，改革之事，非一无可观者也。因择而录之如左：

(一)改科举

五月初五日谕云："我朝沿宋明旧制，以四书文取士。康熙年间，曾经停止八股，考试策论，未久旋复旧制。一时文运昌明，儒生稽古穷经，类能推究本原，阐明义理，制科所得，实不乏通经致用之才。乃近来风尚日漓，文体日敝，试场献艺，大都循题敷衍，于经义罕有发明。而浅陋空疏者，每获滥竽充选。若不因时通变，何以励实学而拔真才？著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其如何分场命题考试，一切详细章程，该部即妥议具奏。此次特降谕旨，实因时文积弊太深，不得不改弦更张，以破拘墟之习。至于士子为学，自当以四子、六经为根柢。策论与制艺，殊流同源，仍不外通经史以达时务。总期体用兼备，人皆勉为通儒，毋得竞逞辩博，复蹈空言，致负朝廷破格求才至意。"

六月初一日谕云："张之洞、陈宝箴奏请饬妥议科举章程，并酌改考试赋诗小楷之法一折。乡、会试改试策论，前据礼部详拟分场命题各章程，已依议行。兹据该督等奏称，宜合科举经济学堂为一事，求才不厌多门，而学术仍归一是，拟为先博后约，随场去取之法，将三场先后之序互易等语。朕详加披阅，所奏各节，剀切周详，颇中肯綮。著照所拟，乡、会试仍定为三场。第一场试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第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第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首场按中额十倍录取，二场三倍录取，取者始准试次场。每场发榜一次，三场完毕，如额取中。其学政岁科两考生童，亦以此例推之。先试经古一场，专以史论时务策命题。正场试以四书义经义各一篇。礼部即通行各省，一体遵照。朝廷于科举一事，斟酌至再，不厌求详。典试诸臣，当仰体此意，精心衡校，以期遴选真才。至词章楷法，虽馆阁撰拟应奉文字，未尽可废，如需用此项人员，自当先期特降谕旨考试。偶一举行，不为常例。嗣后一切考试，均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不得凭楷法之优劣为高下，以励硕学而黜浮华。其未尽事宜，仍著该部随时妥酌具奏。"

(二)兴学校

五月十五日谕云："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奏，遵旨筹办京师大学堂，并拟详细章程，缮单呈览一折。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必须规模闳远，始足以隆观听而育人才。现据该王大臣详拟章程，参用泰西学规，纲举目张，尚属周备，即著照所拟办理。派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办事各员，由该大臣慎选分

派。至总教习综司功课，尤须选择学贯中外之士，奏请简派。其分教习各员，亦一体精选，中西并用。所需兴办经费及常年用款，著户部分别筹拨。所有原设官书局及新设之译书局，均著并入大学堂，由管学大臣督率办理。此次设立大学堂，为广育人材，讲求时务起见，该教习等按照奏定课程，认真训迪，日起有功，用副朝廷振兴实学至意。”

五月二十二日谕云：“前经降旨开办京师大学堂，肄业者由小学中学以次而升，必有成效可观。惟各省中学小学尚未一律开办。总计各直省省会及府厅州县，无不各有书院，著各该督抚督饬地方官，各将所属书院坐落处所，经费数目，限两个月详查具奏。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中西兼习之学校。至于学校等级，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皆颁给京师大学堂章程，令其仿照办理。其地方自行捐办之义学、社学等，亦令一律中西兼习，以广造就。至各书院需用经费，如上海电报局招商局及广东闱姓规，闻颇有溢款，此外陋规滥费，当亦不少。著该督抚尽数提作各学堂经费。各省绅民，如能捐建学堂，或广为劝募，准各督抚按照筹款数目，酌量奏请给奖。其有独力措捐巨款者，朕必予以破格之赏。所有中学小学应读之书，仍遵前谕，由官设书局，编译中外新书，颁发遵行。至于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即著由地方官晓谕民间，一律改为学堂，以节縻费而隆教育。似此实力振兴，庶几风气遍开，人无不学，学无不实，用副朝廷育养成材至意。”

六月十一日谕云：“李端棻奏各省学堂请特派绅士督办等语。现在京师大学堂，业经专派管学大臣，克日兴办。各省中学堂、小学堂，亦当一律设立，以为培养人才之本。惟事属创始，首贵得人，著各直省督抚，就各省在籍绅士，选择品学兼优，能符众望之人，派命管理各该处学堂一切事宜。随时禀承督抚，认真经理。该督抚慎选有人，即著奏明派充，以专责成而收实效。”

六月十九日谕云：“英、美、日本各部侨寓华民众多，群居错处，不乏可造之才，亟应设立学堂，兼肄中西文字，以广教育。着出使大臣等，体查情形，妥为劝办，议定章程，详晰覆奏。”

六月二十三日谕云：“中国创建水师，历有年所，惟是制胜之道，首在得人，欲求堪任将领之才，必以学问为根本。应如何增设学额，添制练船，讲求驾驶，谙习风涛，以备异日增购战船，可期统带得力，著南北洋大臣沿海各将军督抚，一体实力筹办，妥议具奏。至铁路、矿务，为目今切要之图，造端伊始，亟应设立学堂，预备人材，方可冀收实效。所有各处铁路扼要之区及开矿省分，应行增设学堂，切实举办之处，著王文韶、张荫桓悉心筹画，奏明办理。”

七月二十二日谕云：“孙家鼐奏请设医学堂等语。医学一门，关系至重，急应另设医学堂，考求中西医理，归大学堂兼辖，以期医学精通。即著孙家鼐详议办法，具奏。”

（三）兴实业

五月十六日上谕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议覆御史曾宗彦奏请振兴农学一折。农务为富国根本，亟宜振兴。各省可耕之土，未尽地力者尚多。著各督抚督饬各该地方官，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切实兴办，不准空言搪塞。须知讲求农政，本古人劳农劝相之意，是在地方官随时维持保护，实力奉行。如果办有成效，准该督抚奏请奖叙。上海近日创设农学会，颇开风气。著刘坤一查明该学会章程，咨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核，颁行。其外洋农务诸书，并著各省学堂广为编译，以资肄习。”

五月十七日谕云：“自古政治之道，必以开物成务为先。近来各国通商，工艺繁兴，风气日开。中国地大物博，聪明才力，不乏杰出之英，只以囿于旧习，未能自出新奇。现在振兴庶务，富强至计，首在鼓励人才。各省士民，著有新书，及创行新法，制成新器，果系堪资实用者，允宜悬赏以为之劝。或量其材能，试以实职；或锡之章服，表以殊荣。所制之器，颁给执照，酌定年限，准其专利售卖。其有能独力创建学堂，开辟地利，兴造枪炮各厂，有裨于经国远猷，殖民大计，并著照军功之例，给予特赏，以昭激励。其如何详定章程之处，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行妥议具奏。”

七月十三日谕云：“少詹事王锡蕃，奏请饬各省设立商会，于上海设总商会等语。现在讲求商务，业于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并谕令刘坤一、张之洞，先就上海汉口试办商务局，拟定办法奏闻，现尚未据奏到。商会即商务之一端，著刘坤一等，归案迅速妥筹具奏。其沿江、沿海商贾辐辏之区，应由各该督抚，一体查明办理。所有一切开办事宜，并著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咨商各督抚，详订章程，妥为筹办。”

六月二十九日谕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代奏工部主事康有为条陈，请兴农殖民以富国本一折。训农通商，为立国大端，前迭谕各省整顿农务、工务、商务，以冀开辟利源，各处办理如何，现尚未据奏报。万宝之源，均出于地，地利日辟，则物产日阜，即商务亦可日渐扩充，是训农又为通商惠工之本。中国向本重农，惟向无专董其事者，非大为倡导，不足以鼓舞振兴。著即于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派直隶霸昌道端方，直隶候补道徐建寅、吴懋鼎为督理。端方著开去霸昌道缺，同徐建寅、吴懋鼎，均著赏给三品卿衔，一切事件，准其随时具奏。其各省府州县，皆立农务学堂，广开农会，刊农报，讲农器，由绅富之有田业者试办，以为之率。其工学商学各事宜，亦著一体认真举办。统归督理农工商总局端方等，随时考查。各直省，即由该督抚设立分局，选派通达时务，公正廉明之绅士二三员，总司其事。所有各局开办日期，及派出办理之员，并著先行电奏。此事创办之始，必须官民一气，实力实心，方可渐收实效。端方等及各该督抚等，务当仰体朝廷率作兴事之意，考

取新法,精益求精,庶几农业兴而生殖日繁,商业盛而流通益广。悉以植富强之基,朕实有厚望焉。”

七月二十六日谕云:“刑部奏,代递主事萧文昭条陈一折。中国出口货,以丝、茶为大宗。自通商以来,洋货进口日多,漏卮巨万,恃此二项,尚堪抵制。乃近来出口之数顿减,若非亟为整顿,恐愈趋愈下,益无以保此利权。萧文昭所请设立茶务学堂及蚕桑公院,不为无见。著已开通商口岸及出产丝、茶省分各督抚,迅速筹议开办,以阜民生,而固利源。”

七月二十七日谕云:“瞿鸿禨奏江阴南菁书院,遵改学堂,并将沙田试办农学一折。江阴南菁书院,经前学政黄体芳,创设考课通省举贡生监,现既改为学堂,著准其照省会学堂之例,作为高等学堂,以资鼓舞。该书院原有自管沙田一顷,据称拟参用西法,树艺五谷、果蔬、棉麻等项,将未经围占之地,先行试办。如有实效,再行推广学堂农会,相辅而行,洵为一举两得之道。该学政此奏,具见筹画精详,留心时务。即著照所议,认真办理,务收实效,毋托空言。”

(四)保教民

五月二十二日谕云:“各国传教,载在条约,迭经谕令各该督抚,妥为保护,以期民教相安。乃本年四川江北厅等处,教案未了,广西永安州,复有杀毙教民之事,湖北沙市,亦有因案牵连之事,总由地方官不能仰体朝廷谆谆诰诫之意。遇有民教交涉案件,非漫不经心,即意存歧视。畛域未化,斯嫌隙易生,无怪教案之层见迭出也。是用特加申谕,各直省大吏,凡有教堂州县,务当谆饬地方官,实力保护。平日如有教士谒见,不得有意拒绝。使彼此诚信相孚,从教之人,自不致借端生事。一面开导百姓,毋以薄物细故,轻启衅端。即使事出仓猝,该管官吏,果能持平办理,亦何难消患未萌。是在各该将军督抚,严饬所属,随时妥慎筹办。从前未结之案,即著迅速了结,此后不准再有教案。倘仍防范不力,除将该地方官照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定新章,从严惩办外,该将军督抚,责无旁贷,亦必执法从事,勿谓言之不预也。”

(五)改兵制

五月二十一日谕云:“前据顺天府尹胡燏棻,奏请精练陆军,并神机营改用新法操演,出使大臣伍廷芳,奏京营绿营,参用西法,各折片。先后谕令军机大臣,会同神机营王大臣,八旗都统妥议。兹据该王大臣等,会同议奏,改练洋操,为练兵要著。各省绿营练勇,迭经谕令,认真裁并,一律挑拣。著该将军督抚,归入前次户部兵部议复御史曾宗彦请改操摺内,一并迅速筹议,切实具奏。神机营,业经挑选马步官兵一万人,勤加训练,即著汰弱留强,实力讲求,务成劲旅。八旗满洲蒙古汉军骁骑营,两翼前锋护军营,均著以五成改习洋枪,五成改习洋机抬枪。著派奕劻色楞额永隆,管理八旗骁骑营,崇礼载卓苏鲁岱管理两翼前锋护军营。奕劻向来办事认真,熟谙武备,务须会同简派各员,并督同各旗营专操大臣,按照泰西兵制,更定新章,认真操演。其八旗汉军炮营藤牌营,著一并改用新法,挑拣精壮,如式演练,以成有用之兵。果使日起有功,何惜宽筹饷项。各直省将军督抚,及该管王大臣等,务当振刷精神,屏除积习,毋得始勤终怠。至一切阵法、器械、营制、饷章,及挑选将弁教习各节,著按照胡燏棻等所奏,议定切实办法,奏明办理,用副朝廷整军经武至意。”

五月二十八日谕云:“裁空粮,节饷需,为方今救弊之要图。前经谕令各省体察情形,妥速具奏。现据该将军督抚先后奏陈,或裁制兵,或裁防勇,或裁练军,或称业经裁并,无可再裁,当经详加披阅。各省情形虽属不同,但法敝则亟宜变通,财匮则尤资补救。其已裁者,即著照拟定章程,妥切办理。其未裁者,仍著再行切实酌核,总期裁一名空粮,即节一分虚糜,空粮裁尽,饷项自舒。无论水陆各军,一律挑留精壮,勤加训练,俾成劲旅。并著遵照前降谕旨,力行保甲,诘奸禁暴,相辅而行。再能整顿厘金,严杜中饱。富国强兵之计,无有亟于此者。当兹时事多艰,朕宵旰焦劳,力图振作,每待臣下以诚,而竟不以诚相应。各该疆臣,身膺重寄,具有天良,何至诰诫谆谆,仍复掩饰支吾,苟且塞责耶?经此次谆谕之后,倘再有仍前敷衍,不肯实力奉行,经朕查出,或别经发觉,试问各该大臣,能当此重咎否也?”

八月初一日谕云:“现在练兵紧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著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著随时具奏。当此时局艰难,修明武备,实为第一要务。袁世凯惟当勉益加勉,切实讲求训练,俾成劲旅,用副朝廷整饬戎行之至意。”

(六)审岁计

八月初一日谕云:“翰林院奏代递庶吉士丁惟鲁,请编岁入岁出表,颁行天下一摺。户部职掌度支,近年经用浩繁,左支右绌,现在力行新政,尤须宽筹经费,以备支用。朕惟古者冢宰制国用,量入为出,以审计岁之盈虚。近来泰西各国,皆有预筹用度之法。著户部将每年出款入款,分门别类,列为一表,按月刊报。俾天下咸晓然于国家出入之大计,以期节用丰财,蔚成康阜。朕有厚望焉。”

(七)裁冗员

七月十四日谕云:“国家设官分职,各有专司。京外大小各官,旧制相沿,不无冗滥。近日臣工条奏,多以裁汰冗员为言。虽未必尽可准行,而参酌情形,实亦有亟当改革者。朕维授事命官,不外综核名实。现当开制百度,事务繁多,度支岁入有常,岂能徒供无用之冗费,以致碍当务之急需?如詹事府本属闲曹,无事可办。其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

寺等衙门,事务甚简,半属有名无实。均著即行裁撤,归并内阁及礼兵刑等部办理。又外省如直隶、甘肃、四川等省,皆系以总督兼管巡抚事,惟湖北、广东、云南三省督抚同城,原未划一。现在东河在山东境内者,已隶山东巡抚管理。只河南河工,由河督专办。今昔情形,确有不同。所有督抚同城之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并东河总督,著一并裁撤。其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均著以总督兼管巡抚事。东河总督应办事宜,即著归并河南巡抚兼办。至各省漕运,多由海道,河运已属无多。应征漕粮,亦多改折。准盐所行省分,亦各分设督销。其各省不办运务之粮道,向无盐场,仅管疏销之盐道,亦均著裁缺,归各藩司巡守道兼理。此外如各省同通佐贰等官,有但兼水利盐捕,并无地方之责者,均属闲冗,即著奏明裁汰。除应裁之京外各官,本日已降谕旨,暨裁缺之巡抚河督京卿等员,听候另行录用外,其余京外,尚有应裁文武各缺及一切裁减归并各事宜,著大学士六部及各直省督抚,分别详议筹办。仍将筹议情形,迅速具奏。内外诸臣,即行遵照,切实办理。不准借口体制攸关,多方阻格。并不得以无可再裁,敷衍了事。至各省设立办公局所,名目繁多,无非为位置闲员地步,薪水杂支,虚糜不可胜计。迭经谕令裁并,乃竟置若罔闻,或仅听委员劣幕舞文,一奏塞责,殊堪痛恨。著各督抚凛遵前旨,将现有各局所中冗员,一并裁撤净尽。并将候补分发捐纳劳绩等项人员,一律严加甄别沙汰,限一月办竣复奏。似此实力剔除,庶几库款渐裕,得以宏拓新规。惟不准瞻循情面,阳奉阴违,致干咎戾。当此国计艰难,朕宵旰焦劳,孜孜求治,诏书敦勉,动以至诚。尔在廷诸臣,暨封疆大吏,若具有天良,其尚仰体朕怀,力矫疲玩积习,一心一德,共济时艰,庶几无负委任。若竟各挟私意,非自便身图,即见好僚属,推诿因循,空言搪塞,定当予以重惩,决不宽贷。"

七月二十五日谕云:"前经降旨撤詹事府等衙门,并谕令大学士六部及各直省督抚,将其余京外应裁文武各缺及一切裁减归并各事宜,分别详议筹办,迅速具奏。现在已裁各衙门归并事宜,业由各该衙门遵照办理。其余各衙门,应裁文武各缺,尚未将筹办情形具奏。再申谕该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及各省督抚等,凛遵前旨,将在京各衙门冗闲员缺,何者应裁,何者应并,速即切实筹议。外省道员,以及同通佐贰等官,及候补分发捐纳劳绩等项人员,认真裁并,严加甄别沙汰。其各局有冗员,一律裁撤净尽。本日据户部代递主事吴锡彬条陈内称,漕督所辖卫所各官,既系武职,并无管带漕标之兵,名实殊不相符,所有军田,可以拨归府州县征收等语。此项人员,本在应行裁并之例,即著该督抚等,妥速议奏。并漕督一缺,究竟是否应裁,亦著两江总督,江苏巡抚,一并详议具奏。至京外已裁实缺,候补各员,应如何分别录用,及饬令回籍候缺,均著妥议条款,请旨办理。该大学士尚书侍郎督抚等,务当从速筹办,不准稍事迁延,尤须破除积习,毋得瞻徇情面,用副朝廷综核名实之至意。"

(八)修则例

六月十一日谕云:"李端棻奏请删改则例等语。各衙门咸有例案,勒为成书,觏若画一。不特易于遵守,兼可杜吏胥任意准驳之弊,法至善也。乃阅时既久,各衙门例案太烦,堂司各官,不能尽记。吏胥因缘为奸,舞文弄法,无所不至。时或舍例引案,尤多牵混附会,无论或准或驳,皆恃例案为藏身之具。是非大加删订,使之归于简易不可。著各部院堂官,督饬司员,各将该衙门旧例,细心䌷绎。其有语涉两歧,易滋弊混,或貌似详细,揆之情理,实多窒碍者,概行删去。另定简明则例,奏准施行。尤不得借口无例可援,滥引成案,致启弊端。如有事属创办,不能以成例相绳者,准该衙门随时据实声明,请旨办理。仍按衙门烦简,立定限期,督饬司员,迅速办竣具奏。"

七月十六日谕云:"吏部、户部奏遵旨删订则例,具奏办理情形各一摺。各衙门例案太烦,业经谕令迅速删订。吏部铨选处分二项,头绪纷纭。户部收支款项,名目繁多。一切章程,难免歧异。著各该堂官督饬司员,悉心删订,务极简明。将核定例章,仿照史表,分门别类,列为一表,俾阅者一目了然,吏胥无从舞文弄法。至此项底本,即著该堂官公同核办。户部所请专派堂官一员勘定之处,应毋庸议。"

七月十七日谕云:"昨据吏部、户部奏删订则例办理情形,当经谕令将核定例章,仿照史表,分门别类,列为一表,使人易晓。因思删订则例,各衙门均当照此办理,以归划一。著该堂官,督饬司员,悉心编辑,毋稍纷歧。"

(九)戒因循

五月初八日谕云:"兹当整饬庶务之际,部院各衙门承办事件,首戒因循。前因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特降谕旨,令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议奏。即著迅速复奏。毋再迟延。其各部院衙门,于奉旨交议事件,务当督饬司员,克期议复。倘再仍前玩愒并不依限复奏,定即从严惩治不贷。"

六月二十三日谕云:"目今时局艰难,欲求自强之策,不得不舍旧图新。前因中外臣工,半多墨守旧章,曾经剀切晓谕,勖以讲求时务,勿蹈宋明积习。谆谆训诫,不啻三令五申。惟是朝廷用意之所在,大小臣工,恐未尽深悉。现在应办一切要务,造端宏大,条目繁多,不得不采集众长,折衷一是。遇有交议事件,内外诸臣,务当周咨博访,详细讨论。毋缘饰经术,附会古义。毋胶执成见,隐便身图。倘面从心违,希冀敷衍塞责,致令朝廷实事求是之意,失其本指,甚非朕所望于诸臣也。总之无动为大,病在痿痹,积弊太深,诸臣所宜力戒。即如陈宝箴,自简任湖南巡抚以来,锐意整顿,即不免指摘纷乘。此等悠悠之口,属在搢绅。倘亦随声附和,则是有意阻挠,不顾大局,必当予以严惩,断

难宽贷。至于襄理庶务，需才甚多，上年曾有考试各部院司员之谕。著各该堂官，认真考察。果系有用之材，即当据实胪陈，候朕录用。如或阘茸不职，亦当立予参劾，毋令滥竽。当此时事孔棘，朕毖后惩前，深维穷变通久之义，则创办一切，实具万不得已之苦衷。用再明白申谕，尔诸臣其各精白乃心，力除壅蔽，上下以一诚相感，庶国是以定，而治理蒸蒸日上。朕实有厚望焉。”

七月初十日谕云：“近来朝廷整顿庶务，如学堂、商务、铁路、矿务，一切新政迭经谕令各将军督抚，切实筹办。并令将办理情形，先行具奏。该将军督抚等，自应仰体朝廷孜孜求治至意，内外一心，迅速办理，方为不负委任。乃各省积习相沿，因循玩懈，虽经严旨敦迫，犹复意存观望。即如刘坤一、谭钟麟，总督两江、两广地方，于本年五六月间，谕令筹办之事，并无一字覆奏。迨经电旨催问，刘坤一则借口部文未到，一电塞责。谭钟麟且并电旨未覆，置若罔闻。该督等皆受恩深重，久膺疆寄之人，泄沓如此，朕复何望。倘再藉词宕延，定必予以惩处。直隶距京咫尺，荣禄于奉旨交办各件，尤当上紧赶办，陆续奏陈。其余各省督抚，亦当振刷精神，一体从速筹办，毋得迟玩，致干咎戾。”

(十)去蒙蔽

七月十二日谕云：“御史王培佑奏变法自强，当除朦蔽锢习一折。现因时事多艰，朝廷振兴庶务，力图自强，尤赖枢廷，及各部院大臣，共笃棐忱，竭力匡赞，以期挽救颓风，庶事可渐臻治理。乃诸臣中恪恭官守者，固亦有人，而狃于积习，不知振作者，尤难悉数。即如部院官，本应常川进署，不得无故请假，议奏事件，不准延搁逾限，皆经再三训诫，而犹阳奉阴违。似此朦蔽因循，国事何所倚赖。用特重加申警，凡在廷大小工臣，务当洗心革面，力任其艰。于应办各事，明定限期，不准稍涉迟缓，倘仍畏难苟且，自便身图，经朕觉察，定必严加惩处，毋谓宽典可屡邀也。”

七月十六日谕云：“怀塔布等奏司员呈递条陈，请旨办理一折。据称，礼部主事王照条陈时务，藉端挟制等语，朝廷广开言路，本期明目达聪，迩言必察。前经降旨部院司员，有条陈事件者，著由各省官代奏，毋得拘牵忌讳，稍有阻格。诚以是非得失，朕心自有权衡，无烦该堂官等鳃鳃过虑也。若如该尚书等所奏，辄以语多偏激，抑不上闻，即系狃于积习，致成壅蔽之一端，岂于前奉谕旨，毫无体会耶？怀塔布等，均著交部议处。此后各衙门司员等条陈事件，呈请堂官代递，即由各该堂官将原封呈进，毋庸拆看。王照原呈著留览。”

七月二十七日谕云：“前因振兴庶务，首在革除壅蔽，当经谕令各衙门代递事件，毋得拘牵忌讳。嗣因礼部阻格司员王照条陈，当将怀塔布等予以重惩。复先后谕令都察院及各衙门，随呈随递，不必拘定值日之期。诚以百度维新，必须明目达聪，始克收敷奏以言之效。第恐大小臣工，狃于积习，不能实力奉行，用再明白宣谕，以后各衙门，有条陈事件者，次日即当呈进。承办司员，稍有抑格，该部院堂官，立即严参惩办，不得略予优容。所有六月十五日七月十六日谕旨，七月十九日朱谕，七月十七日及二十四日交片谕旨，均令各衙门录写一通，同此件谕旨，一并悬挂大堂，俾其触目警心，不致复萌故态，以示朕力除壅蔽之至意。”

(十一)开风气

六月初八日谕云：“孙家鼐奏，遵议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一折。报馆之设，所以宣国是而达民情，必应官为倡办。该大臣所拟章程三条，似尚周妥。著照所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所出之报，随时进呈。其天津、上海、湖北、广东等处报馆，凡有报章，著该督抚咨送都察院及大学堂各一份，择其有关时务者，由大学堂一律呈览。至各报体例，自应以胪陈利弊，开扩见闻为主。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用副朝廷明目达聪，勤求治理之至意。所筹官报经费，即依议行。钦此。”

七月二十七日谕云：“瑞洵奏请遍设报馆，实力劝办一折。报馆之设，原期开风气而扩见闻。该学士所称，现商约同志于京城，创设报馆，翻译新报，为上海官报之续等语。即著瑞洵创办，以为之倡。此外官绅士民，并著顺天府五城御史，切实劝谕，以期一律举行。”

(十二)许言事

七月二十七日谕云：“国家振兴庶政，兼采西法。诚以为民立政，中西所同，而西人考究较勤，故可以补我所未及。今士大夫昧于域外之观者，几若彼中全无条教。不知西国政治之学，千端万绪，主于为民，开其智慧，裕其身家。其精者乃能美人性质，延人寿命，凡人生应得之利益，务令其推广无遗。朕夙夜孜孜，改图百度，岂为崇尚新奇？乃眷怀赤子，皆上天之所畀，祖宗之所遗，非悉使之康乐和亲，朕躬未为尽职。加以各国环交陵迫，非取人之所长，不能全我之所有，朕用心之苦，而黎庶犹有未知。职由不肖官吏，与守旧之士夫，不能广宣朕意，乃反胥动浮言，使小民摇惑惊恐，山谷扶杖之民，有不获闻新政者，朕实为叹恨。今将变法之意，布告天下，务使百姓，咸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强中国，朕不胜厚望。著察照四月二十三日以后，所有关乎新政之谕旨，各省督抚，均迅速照录，刊刻誊黄，切实开导。著各州县教官，详切宣讲，务令家喻户晓。各省藩臬道府，饬令上书言事，毋得隐默顾忌。其州县官，应由督抚代递者，即由督抚将原封呈递，不得稍有阻格，总期民隐尽能上达，督抚无从营私作弊为要。此次谕旨，并著悬挂各省督抚衙门大堂，俾众共观，庶无壅隔。”

七月二十八日谕云：“昨已明降谕旨，令各省藩臬道府，均得上书言事。其州县条理事件，应由督抚将原书代递。即著各省督抚，传知藩臬道府，凡有条陈，均令其自行专摺具奏，毋庸代递。其州县等官言事者，仍由督抚将原封呈递。至士民有欲上书言事者，即径由

本省道府等随时代奏，不准稍有抑格。如敢抗违，或别经发觉，将该地方官严行惩处。仍将遵办情形，迅速电奏。"

(十三)广登进

七月二十日谕云："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奏冗员既裁，请酌置散卿，以广登进一折。著孙家鼐妥速议奏。"

七月二十三日谕云："孙家鼐奏遵议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请酌置散卿一折。古有侍从之臣，皆妙选才能以议庶政。现当朝廷振兴百度，自应博采众论，集思广益，以期有裨政治。著照所议，酌置三四五品卿，三四五六品学士各职，遇有对品卿缺，并翰林衙门对品缺出，即由吏部一体开单请旨录用，以备献纳。仍著按品给予俸禄。应如何详立条款，著为定例，著该部妥议具奏。"

七月二十二日谕云："亲民之官，莫如牧令。自来循吏著绩，皆以养民教民为先务。近来地方州县，既有保护教民之责，又有培植学堂之举。内政外交，责成尤关紧要。非得明体达用之能员，措置安能裕如？著各省督抚，留心访查，所属地方州县官，如有通达时务，勤政爱民之能员，即随时保送引见，以备录用。朕为国为民，殷殷求治，该督抚等，务当屏去私心，汲引善类，方不负大臣以人事君之义。"

七月二十三日谕云："现在裁撤各衙门，业经分别归并。所有各衙门裁缺各官，未便听其闲散。现当振兴庶务，详画久远，应于铁路矿务总局酌设大小官员额缺，以备将来量材任使。著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吏部妥速详议具奏。"

(十四)定官职

八月初一日谕云："户部奏，代递主事蔡镇藩，请审定官职，以成新政一折。朕详加披阅，除御史规复巡按旧制，各关监督改为关道两节，应无庸议外，其余所陈各条，具有条理，深得综核名实之意，可以见诸施行。著军机大臣，会同大学士各部院，并翰林科道各官，详议具奏。"

(十五)恤民隐

七月十四日谕云："国子监奏，候补学正学录黄赞枢，条陈时事，据呈代奏一折。据称民生日蹙，宜厚生计，蠹吏横征，宜严考查等语。朝廷整饬庶务，无日不以吏治民生为念。重农之外，桑麻丝茶等项，均为民间大利所在，全在官为董劝，庶几各治其业，成效可观。著各直省督抚，督饬地方官，各就物土所宜，悉心劝办，以浚利源。亲民之官，莫如牧令。近来仕途冗杂，非严加考查，不足以别贪廉。钱粮之浮收，胥吏之肆扰，种种殃民之事，该管上司，果能悉心考核，即不肖官吏，亦断不至无所忌惮。著各督抚，凛遵六月十五日谕旨，于所属州县，认真查核，毋令贤否混淆。仍著随时秉公举劾，以资惩劝。吏治清，则民生自裕，此则封疆大吏之责，无负朕再三申诫焉。"

七月二十二日谕云："前据户部奏办招信股票，原定章程，愿借与否，听民自便，不准苛派抑勒。嗣因地方官办理不善，据御史黄桂鋆等先后奏参，四川、山东省办理昭信股票，苛派扰民，当谕令该部妥议具奏。兹据户部奏称，股票扰民，屡经指摘，近时收数无多，除京外各官，仍准照常请领，并官民业经认定之款，照案捐缴外，其绅、商、士、民人等，请一概停止劝办等语。朝廷轸念民情，原期因时制宜，与民休息，岂容不肖官吏，任意苛派，扰害闾阎。其民间现办之昭信股票，著即停止，以示体恤而安民心。余均照部议行。"

七月二十三日谕云："户部奏，代递主事王凤文请设立赈施一折。以工代赈，实救荒之良法。中国办理善政，旧有此条，而泰西推行尤广。所有修造工程各业手艺，皆足为养赡穷民之用。国家偶遇灾荒，赈施动拨巨款，而在事人员，办理不善，侵渔冒领，弊端百出，灾黎转不得均沾实惠。若以工代赈，则弊杜而工业可安。近来江苏、湖北、山东等省，偏灾屡告，饥民转徙流离，朕心深为轸念。王凤文所请，不可不采。著农、工、商务总局端方等，妥议开办章程，迅速具奏。"

七月二十九日谕云："军机大臣等，议复袁昶条陈请筹八旗生计等语。旗丁生齿日繁，徒以格于定例，不得在外省经商贸易，遂致生计日艰。从前富俊、松筠、沈桂芬等，均曾筹议及之。现当百度维新，允宜宽弛其禁，俾得各习四民之业，以资治生。著户部详查嘉庆、道光年间，徒户开屯，计口授田成案，切实订定新章，会同八旗都统，迅速奏明办理。"

(十六)清道路

七月二十日谕云："京师为首善之区，现在道路泥泞淄污，河道壅塞不通，亟宜大加修理，以壮观瞻。著工部会同统领衙门，五城御史，暨街道厅，将京城内外河道沟渠，一律挑挖深通，并将各街巷道路，修垫坦平，无得迁就敷衍。仍将筹办情形及开工日期，从速具奏。其款资著户部筹拨。"

如右所列，自五月之初，至七八月之交，数十日中，联翩而行之新政也。变法神速，几有一日千里之势，岂非为新党所喜乎？虽然，新党喜，旧党怒也。新党之改革，惟恐不先，旧党之推翻，惟恐或后。今更述新党颠覆之事。

清政府之大权，夙以满族之王大臣领之，而汉大臣不得与。自洪杨起义以后，已知汉人之心多不服，嗣因汉人能杀汉人，功颇高，不得不酬其劳，始以汉人与之。嗣后遂成为例。至戊戌时，政府大权，握于翁同龢一人之手，满王大臣，猜忌日甚，时谋乘机倾陷之。会刚毅入阁，而翁位遂不保。故康有为之召见，尚在四月二十八日，而著翁同龢开缺回籍之谕，已见于二十七日也。

顾翁同龢虽被挤，而康有为则已进。当五月间，嫉之者，谓康有为尽废六部九卿衙门之议，盈廷之唾骂康

者，以是始。迨七月间，礼部主事王照上书，请光绪帝游历外国，堂官不为代奏。事发，革尚书怀塔布等六人职，以四品京堂赏王照。由是怀塔布等，率内务人员四十余人，环诉于西后前，谓变法之事，利于汉，不利于满。西后与光绪帝本不相能，至是益为所动。

虽然，以改革方盛之时，而欲一朝推倒，非有所籍口，无以服海内之心也。于是怀塔布等，于七月二十间赴天津，与荣禄谋，以荣禄方为北洋大臣，兵权在握故也。逾数日，御史杨崇伊等，又往天津谒荣禄，所语何事，世莫之知。惟闻荣禄于此数日中，调聂士成之军五千人，驻于天津。又命董福祥之军，驻北京彰义门外四十里之长升店。迨八月初三日，荣禄有急电三次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云：英、俄在海参崴开战，英舰七艘，泊于大沽，，请即遣袁世凯至津防御。时袁于初一日召见之后，即日授职侍郎，尚未谢恩，以荣禄敦促，乃于初四日请训。初五日出京，至直督署，已薄暮，与荣禄密议。或从窗外听之，默不作声，窥之，但见袁以手画案，荣禄为之拍案者再。夜半，荣禄命开特车至京，旋往颐和园，见西后。至初六晨，而谋围颐和园之说起，西后垂帘之诏下，捕戮新党之狱兴矣。

是时众论纷纭，莫衷一是。有谓光绪帝有朱谕与袁世凯，令其赴津，夺兵权于荣禄手，以北返京师，直逼颐和园者。有谓谋围颐和园之事，系荣禄所假托，以激西后之怒者。事未显露，俱未可知。至于西后之复临朝，谓因光绪帝之有病故。光绪帝之所以有病，谓因服康有为所进之红丸故。然闻是年四月以后，有人问仁和相国王文韶云："今上之病实何如？"王曰："吾日日见之，不觉其有他病，但有肝病耳。"然则谓康因光绪帝之览奏，日数十起，身躯疲乏，而进红丸，名为滋补之，而实蛊惑之者，皆诬也。康虽愚，必不至是。若夫捕戮之事，康有为、梁启超等，幸得脱。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六人，被逮之后，竟遭杀身之祸者，是亦有故。

方康有为之脱走也，其事亦甚险。盖北洋官吏明知康之将至上海，故急电江海关道，令率各官逆捕之，毋任漏网。江海关道乃与各官乘小轮，至三夹水，候轮船入口，登轮搜索。岂知此事为英人所闻，已以水雷艇截于中途，截至香港，故不获。梁启超当闻变之夕，宿于日本伊藤使馆，旋乘日本汽船赴日本，故未被逮。自后清政府虽向两国百计索取，而两国均待以国事犯，不允交还，且力保之，清政府亦无如何也。清朝成例，凡捕罪犯，必加讯鞫，廉得其实，然后杀之，盖犹有慎刑之意也。当康广仁等六人被逮后，曾由清廷命刑部，于八月十三日讯鞫。届期，刑部各官方到堂，坐待提讯，而忽有毋庸讯鞫，即缚赴市曹处斩之命，闻者颇讶之，而不知其间之实有主动力也。盖是年赵舒翘正为刑部尚书，于六人被捕时，西后召见赵，尚命严究其事。赵对："此等无父、无君之禽兽，无杀赦，不必问供。"西后颔之。赵有门生，四川人，时任提牢厅，与杨锐、刘光第同乡，稔知其冤，求赵按律审讯，赵初唯唯。越数日，闻将处决，大骇，谒赵，力陈杨、刘与门生同乡至好，此案稔知其冤，请老师奏请分别审讯，声泪俱下。赵悍然曰："汝所言者，友谊也。我所执者，国法也。南山可移，此案不可动。汝速出，旨即下矣。"有顷，果命毋庸讯鞫，即赴市曹处斩。赵之残忍，于此可见一斑矣。

六人既被戮，而新党之被拿办下狱、革职、圈禁、停差、逮捕家属者，尚有二十人焉。今分录如下：

李端棻　贵州省人，旧任仓场总督。于清光绪乙未年，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及各省学堂，专注意教育。戊戌又请改定律例，派人游历日本，调查政务。七月光绪帝特擢礼部尚书。西后训政后，革职遣戍新疆。

徐致靖　直隶省人，翰林院侍读学士。奏请定国是，废八股，条陈新政。七月光绪帝特擢署礼部右侍郎。西后训政后，革职下狱永禁。

徐仁铸　致靖子，翰林院编修，湖南学政。以实学课士，力行新政，全省移风。西后训政后，革职永不叙用，上书请代父下狱。

徐仁镜　致靖子，翰林院编修。力讲求新政。西后训政后，革职，上书代父下狱。

陈宝箴　江西省人，湖南巡抚。力行新政，开湖南全省学堂，设警察署，开南学会，开矿，行内河轮船，兴全省工艺。在任仅年余，已全省移风。光绪帝屡诏嘉奖，欲召人政府。西后训政后，革职永不叙用。

陈三立　宝箴子，吏部主事。佐父行新政，散家财，养人才志士。西后训政后，谓其招引奸邪，革职永不叙用，圈禁于家。

张荫桓　广东省人，户部左侍郎，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久游西国，故光绪帝屡问以西法新政。戊戌六月，特授铁路矿务大臣。西后训政后，革职，抄查家产，遣戍新疆。

张百熙　湖南省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广东学政。以实学课士。西后训政后，革职留任。

王锡蕃　江苏省人，詹事府少詹事。条陈商务新政。戊戌七月，超擢署礼部左侍郎。西后训政后革职，永不叙用。

黄遵宪　广东省人，创设《时务报》于上海。旧任湖南按察使。与陈宝箴力行新政，督理学堂，开办警察署，凡湖南一切新政，皆赖其力。光绪帝新擢三品卿，出使日本大臣。西后训政后，免官逮捕。

文廷式　江西省人，前翰林院侍读学士。旧为光绪帝所信用，西后恶之特甚。于清光绪二十二年二月革职，永不叙用。西后训政后，拿办，逮捕家属。

王　照　直隶省人，原任礼部主事。屡上新政条陈，曾请光绪帝出游日本。戊戌七月超擢，赏三品衔，以四品京堂候补。西后训政后，革职拿办，逮捕家属，查抄家产。

江　标　江苏省人，旧任翰林院编修，湖南学政。力行实学，开辟湖南全省风气。戊戌七月，光绪帝超擢，以四品京卿候补，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西后训政后，革职永不叙用，圈禁于家。

端　方　满洲人,原任霸昌道。戊戌六月,光绪帝新授三品卿衔,督办农工商局新政。西后训政后,销衔撤差。

徐建寅　江苏省人,原任直隶候补道,福建船政局总办。久游西国,通工艺之学。戊戌六月,光绪帝授三品卿衔,督办农工商局新政。西后训政后,销衔撤差。

吴懋鼎　直隶候补道,戊戌六月,光绪帝新授三品卿衔,督办农工商局新政。西后训政后,销衔撤差。

宋伯鲁　陕西省人,山东道御史。屡上奏定国是,废八股,劾奸党,言诸新政最多。西后训政后,革职永不叙用,并拿问。

李岳瑞　陕西省人,工部员外郎,总理衙门章京,兼办铁路矿务事。上书请变服制,用客卿。西后训政后,革职永不叙用。

张元济　浙江省人,刑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兼办铁路矿务事,大学堂总办。上书请变官制,去拜跪。西后训政后,革职永不叙用。

熊希龄　湖南省人,翰林院庶吉士。助陈宝箴、黄遵宪力行新政。湖南之转移风气,皆赖其力。西后训政后,革职永不叙用,圈禁于家。

观上所述,可知内外诸臣之与新党有关者,皆有罪,无得免。语云:"一网打尽。"其斯之谓欤!新党既获罪,乃命荣禄为军机大臣,兼统辖北洋各军,委以朝政。由是于八月十一日,复置詹事府衙门及各省冗员,废官报局,禁士民上书,停止各省府州县设立之中学校、小学校。二十四日,复八股取士之制。废农工商总局。命各督抚查禁全国报馆,严拿主笔。二十六日,禁立会社,拿办会员。九月,复武试弓刀石之制。曩时变法之成绩,几如梦幻泡影,一转瞬间,遽归消灭。事实类若群儿斗气,所以腾笑于外人也。

立储始末

清自康熙时,以太子废立事,大起争端,故戒后世不准预立太子,此历代所奉为祖训者也。乃于光绪无恙之年,忽以道光曾孙载漪子溥儁为同治嗣子,见于庚子正月初一日之诏书者,则自有故。

光绪载湉,本奕譞子,为同治载淳从弟,而非西后所生者也。同治载淳殁时,无嗣。乃以光绪载湉为咸丰之嗣,使承清之帝位。时有吏部主事吴可读者,同治载淳之师傅也。以死建言,谓西后不为同治立嗣,而为咸丰立嗣者,将欲置同治于何地。西后为所屈,乃宣旨,将来承继大统者,为同治之嗣,命藏吴可读奏议于金匮中,以为铁证。

虽然,载湉承位之初,年仅五龄耳。西后利用其幼,正可垂帘听政,以独握主权。迨光绪十六年,归政之诏,宣布全国,载湉虽有亲裁大政之名,而实无其权,盖一切用人行政,仍为西后所主持也。内之则宦官李莲英,外之则军机大臣孙毓汶,尤与西后为一气。把持朝局,视载湉如虚器。至光绪二十年,载湉年渐长,思稍稍握其政权,四顾朝臣,多不奉令,遂欲亲擢一二通才,以资臂助。时有文廷式者,瑾、珍二妃之师也。以二妃言,乃由编修擢为侍读学士。二妃之兄志锐,亦擢为侍郎。西后知之,大滋疑忌。适是年祝西后六旬寿,须预习礼仪,载湉与朝臣俱在习仪所,李莲英独过三时之久,始至。礼毕,载湉命廷杖李莲英四十。李莲英本为西后所嬖,因泣诉西后,西后闻之,怒甚。嗣后李莲英又屡以谗言进,谓载湉有怨望心,于是西后有废光绪帝之意矣。

甲午之冬,西后以事革瑾、珍二妃之妃号,且命褫衣廷杖。二妃之兄志锐,谪之于乌里雅苏台。文廷式以托病出京,故免于罪。是时,宫中即议废立,为奕䜣所力争,议遂寝。然自此之后,载湉于召见群臣时,西后必令内监丁屏风后窃听其语。乙未秋,工部侍郎汪鸣銮,后部侍郎长麟,偶于载湉召见时,言及宫中事,为屏风后之内监所闻,报于西后。西后逼令载湉于九月间下一谕,略云:"朕受皇太后鞠育之恩,皇太后之圣德,天下所闻。朕事奉皇太后,亦不敢有失。乃汪鸣銮、长麟于召见时,屡进谗言,离间两宫。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及丙申二月,又以御史杨崇伊之劾,忽降一谕略云:"据称文廷式在松筠庵,广集徒众,妄议朝政,及贿通内监,结党营私等事。虽查无实据,而事出有因。文廷式著即革职,永不叙用。并即行驱逐回籍,不许逗留。"盖文于甲午出京,至乙未秋复入京,为西后所闻。讽言官劾之,借此可以驱逐也。是时见此二谕者,皆知母子之间,大有不和之势。

丁酉戊戌之间,胶州、旅顺、威海,相继为德、俄、英所割,康有为屡痛哭言事。载湉屡欲召见之,为奕䜣所格,卒不得行。迨戊戌四月,奕䜣病殁,因徐致靖之保荐,乃召见康有为,议改革事,大拂西后意。于是废立光绪之谋,从此决矣。

是时,北京谣言四起,皆言光绪病重。初言患淋症,继言患腹泻症,继言患遗精症,继言患咳嗽症。有人问及之,皆云自内务府太医院传出,确凿有据。实则皆西后与荣禄等有意造此谣言,预为他日杀害计也。至八月初六日,北京有电旨往上海,言光绪已崩,此何谣耶?非西后造之,他人谁敢造之耶?

有顷,又有诏书至云,光绪未死,但病势甚危,不能视事,故西后又垂帘听政。初七日,有英国某教士,向一内务府御膳茶房某员,询问光绪之躬安否,某员言已患失心疯病,屡欲向外逃走云。盖光绪自恐不免,因思脱虎口也。乃为西后之党所发觉,遂幽闭光绪于南海之瀛台(南海者,大内之离宫也。瀛台在海之中心,四面皆环以水,一面设板桥以通出入,台中约有十余室云)。当光绪欲外逃时,闻有内监六人导之行,至是将六监擒获,于十三日与康广仁等六烈士一同处斩,而西后别易己所信任之内监十余人,以监守瀛台。名虽至尊,实则囚虏矣。

自是以后,谓西后于九月八九日废立光绪之谣言益甚。嗣后仍安然无事者,其故曾见于日本《时事新报》。据云,系北京特派员来书,今照录如下:

"太后欲九月八九日废立光绪,预约庆端二亲王,率神机营之兵入宫,发西后之诏而举事。而卒不见诸实事者,亦有故也。废立之谋,自摄政时已定计画,非猝然而起也。自摄政以来,悉废光绪之新政,帝党或刑或放或革。帝之爱妃,亦剥夺其首饰,以今之天时,犹穿单衣。此皆以禁制光绪之自由,而使毫无生趣者也。今传闻政变以来,宫人咸怀匕首,潜迹宫中,不幸发觉,竟被斩戮者甚多,故太后深忧之。满洲人之意,以为西后既老,光绪方壮,若太后一旦死,恐光绪复政,不利于己,故不如及西后在时,绝其根也。然彼辈之所恐者,一旦废立,国人必有兴师问罪,而外国亦必责问之,故尚犹豫,虽然,亦不足为光绪幸也。今托词光绪有疾,召集名医,而观九月三日之病谕,则可为深虑焉。盖彼辈之意,以为废病危之帝,而招天下物议,不如俟其自死,今惟设法速其死而已。故光绪今有大病,而求米粥则不得,求鸡丝则不得,凡所求食,皆诡词拒之,故伤其意。而太后竟若罔闻,惟数日一招优伶入宫,临观取乐而已。或曰'已召濂贝勒之第三子于宫中,将立之'云。"

按以上所论,最得北京宫廷之实情矣。以奕劻、载漪(奕劻即庆王,载漪即端王),为西后所最亲信也。惟其废立之谋,已伏于四月间召见康有为改革事之时,至八九月间,乃益显耳。

如上所言,西后及各满员欲光绪之速死也明矣。无如谋害不成,真病不死,各满僚又起一无形毒杀之手段。以为光绪大婚多年,而竟无所出,乃密议废之,而别立近支宗亲为同治嗣。顾宫议垂定,而必得南省各督抚之同意,方敢实行。乃密询两江总督刘坤一、两湖总督张之洞等。

刘坤一因西后之密询,曾抗废立光绪之议,欲张之洞协同一致,逼迫西后,谋光绪复辟,以安社稷。乃张之洞发为遁词,谓西后与光绪间之不相洽,系一家私事,非臣下所当与争云云。于是刘坤一知张之洞之意思,与己不同,乃独自拜摺而强争之,义声大振。且兹事又为康梁诸人所闻,急行宣布,联合南洋群岛诸华商为保皇会,特致电信与政府,极力争执。而海内舆论,亦皆致疑于政府,其谋因之渐阻。

迨己亥冬,以载漪等之运动,又有为同治立嗣之议。事泄,东南志士蔡元培、黄炎培、经元善、王维泰、黄世礽等千余人,电致政府,请转奏西后停止立嗣之议。政府不为代达,且将罪之。于是志士箝口结舌,皆不敢发言。至庚子正月朔,立溥儁为穆宗嗣之诏下矣。

立嗣之诏既下,载漪谓其仆曰:"各国公使将于今日来贺溥儁为大阿哥事,汝等宜预备茶点。"至夜寂然。初二日戴漪又命仆备茶点,至夜又寂然。初三日载漪复命仆备茶点,至夜复寂然。自是载漪之痛恨外人也,几于不共戴天之势。凡有满汉官员之谒见载漪者,载漪辄谓之曰:"予见中国说部中,恒有剑仙侠客,何至今寂寂无闻?"谒者叩之曰:"汝欲剑仙侠客何用?"答曰:"吾欲用其力以杀尽外国人。"谒者乃笑谓之曰:"世无剑仙侠客久矣,汝将安所求?即求而获之,只杀一二外人,安能将外人尽杀之耶?汝欲杀尽外人,不必求诸剑仙侠客也,但求诸义和团可耳。"于是义和团之祸,胎于此矣,大阿哥位之不能保,定于此矣。呜呼!一言丧邦,谁之过欤?

义和团之乱

义和团者,白莲教之支流也。白莲教起于嘉庆时,民间私相传习,为政府所严禁,犯者致凌迟。而燕、赵、齐、豫间,犹有秘传其术者。迨光绪庚子,乘民教之争,与政府之排外思想,遂大蠢动。

德人之谋山东也,借口于二教士之被戕,卒割胶州湾以去。故山东民人,仇教尤盛,义和团乃乘间而起。初以传习拳术为之,继乃昌言仇教,假托神怪,以扶清灭洋为名。民人靡然从之,所在响应。时毓贤方任山东巡抚,尤嘉许之,于是遍于山东直隶之交矣。

迨袁世凯为山东巡抚,急惩义和团。虑民之信其妖术也,亲试其术而破之,民心渐定。遂帅所部武卫军,尽力痛剿,山东境内,一律肃清,余党悉窜入直隶。

西后以戊戌政变,康有为遁于香港,为英人所庇,索之不还,故仇恨外人日深。顾畏其势与力,不敢动。迨庚子正月溥儁立为大阿哥,载漪讽各国公使来贺,各公使不听,且有违言。载漪愤甚,日夜谋报复。会义和团起,以灭洋为帜,载漪大喜。乃言诸西后,谓义民奋起,乃国家之福。复密招大师兄曹某至,挈之入宫,演术西后前。西后大悦,以为天降异人助中国也,遂命刑部尚书赵舒翘,大学士刚毅,引之入京师,前后至者数万人。义和团谓铁路、电线皆洋人所创,以祸中国,遂焚铁路,毁电线。凡家藏洋书洋图者,皆号二毛子,捕得必杀之。城中为坛场殆遍,大寺观皆设大坛。其神曰洪钧老祖、梨山圣母。谓神来皆以夜,每薄暮,什百成群,呼啸通衢。令居民皆烧香,无敢违者,香烟蔽城,结为黑雾,入夜则通城凄惨,大有鬼气。神降时距跃类巫觋,自谓能咒枪炮使大燃,又能入空中指画,则火起,刀槊刺体不能伤。出则命市人向东南拜,都人崇拜极虔。设有非笑者,则僇辱及之。于是稍有识者,皆隐默自全,无有敢讼言其谬者矣。

义和团既遍京师,朝贵崇奉者十之七八。大学士徐桐、尚书崇绮等,尤信仰之。义和团既借仇教为名,遂指光绪帝为教主,盖指戊戌变政,效法外洋,乃为帝之大罪也。西后与载漪挟以为重,欲实行废立,故任匪党日往来宫中。匪党扬言欲得一龙二虎头,一龙指光绪帝,二虎指奕劻及李鸿章也。奕劻时充总理衙门大臣,日与外国人交接,李鸿章则时论所称为通番卖国者也。

时各国公使均自危。俄使且致书政府,言他国将借乱事,图不利于中国。俄与中国亲睦二百余年,义当告。总署得书,不敢上。俄使请入见,亦不许。自是各公使均调兵以自卫。五月初三日,洋兵方进京,拳匪相

遇，初犹避道而行。至十五日，日本书记生杉山彬迎视卫兵，方出永定门，即为董福祥之兵所害，且裂尸于道焉。二十四日，德公使克林德男爵欲赴总署，方至单牌楼北，为载漪所部之虎神营兵所戕。盖官军与团匪合力，故匪势日炽也。

匪势既炽，乃焚宣武门内教堂，及东城马市教堂。凡教民房屋，为匪所知者，必杀其人，火其居。寻仇报复，波及平民，其损失较教民尤多。五城街巷，瓦砾满目，腥血贯鼻。自二十日焚正阳门外大栅栏之老德记药房，始露抢掠之状。初攫药水瓶，以为洋酒也。开而饮之。迨知其误，乃倾煤油焚之，火光熊熊，不可响迩。犹语人曰："毋惊慌迁徙，只焚此二毛子一家也，他无所累。"众信之，无移徙者。少选，火延及邻，众跪求老师施法阻火。匪曰："有人泼秽水，破吾法，可恨可恨，吾无能为力矣。"悻悻然呼哨率群匪去。众知火不可止，始行迁徙，已无及矣。火势蔓延之地，由大栅栏，珠宝市、粮食店、煤市街、煤市桥、观音寺、杨梅竹斜街、廊房头条胡同、二条胡同、西河沿，延及前门外层城楼东西荷包巷、前门桥，西及大街西一带，四千余家，同归于烬。翌日焚西单牌楼讲书堂，延烧千余家。东城一洋货铺，被匪纵火，又延烧四千余家。自明初都燕迄今，数百年之精华尽矣。火延城阙，烟焰三日不绝。时方称拳匪为义民，故众虽恶之，卒莫敢捕治。

西后以载漪昌言欲用兵攻使馆事，因召大学士六部九卿于御前会议。诸臣相顾逡巡，莫敢先发。吏部侍郎许景澄，首言中国与外国结约数十年，民教相仇之事，无岁无之，然不过赔偿而止。惟攻杀外国使臣，必召各国之兵，合而谋我，何以御之？主攻使馆者，将置宗社生灵于何地？太常寺卿袁昶，力言拳匪断不可恃，外衅必不可开，杀使臣，大悖公法，声震殿瓦，西后怒目视之。太常寺少卿张亨嘉，力言拳匪宜剿。亨嘉语杂闽音，西后未尽晰，姑置之。仓场侍郎长萃，在亨嘉后大言曰："此义民也，臣自通州来，通州无义民，不保矣。"载漪、载濂，均言长萃言至当，人心不可失。光绪帝曰："人心何足恃，徒滋乱耳。士夫喜谈兵，朝鲜一役，朝议争主战，卒至大挫。今诸国之强，十倍日本，若遍启衅，必无幸全。"载漪言董福祥善战，剿回时大著劳绩，夷虏不足惧也。光绪帝曰："福祥骄而难驭，各国器利兵精，非回部之比。"光绪帝自戊戌幽闭后，每见臣工，恒循例三两言而止，政事绝不发言，是日独峻切言之，盖知启衅之足以亡国也。侍讲朱祖谋班在后，力言福祥无赖，万不可用。太后厉声言："汝云董福祥不可用，请其可者。"祖谋言："若必命将，则袁世凯可。拳匪乱民，必不可用。"载漪叱之，语颇狂恣。帝默然而止。廷臣皆出，载漪、刚毅合疏言义民可恃，其术甚神，报仇雪耻，强中国，在此一举。闻者太息，然畏祸莫敢言也。

嗣西后又召见大学士六部九卿，开御前会议。西后曰："皇上意在言和，不欲与夷战，尔等可分别为上言。"光绪帝曰："我国积弱至此，兵不足战，用乱民以侥幸求胜，庸足恃乎？"载漪曰："义民摅忠愤以卫国家，不因而用之，以雪国耻，乃目为乱民而诛之，人心一失，将何以为国？"光绪帝曰："乱民皆乌合耳，各国兵利，乱民岂足以当之？奈何以民命为戏？"西后虑载漪辩穷，户部尚书立山，为内务府大臣，最得后欢，思得立山以助载漪，乃问立山："汝言如何？"立山曰："拳民虽无他，然其术多不效。"载漪愤然曰："用其心耳，奚问术乎？立山必与夷通，乃敢廷辩，应以立山退夷兵，夷必听。"立山曰："首言战者，载漪也，漪当行。臣主和，又素不习夷事，不足任。"载漪诋立山汉奸，后两解之。乃命兵部尚书徐用义，内阁学士联元及立山，至使馆，告勿调外兵来，兵来则决裂矣。次日，复开御前会议。载漪请围攻使馆，杀使臣，西后许之。联元力言不可，倘使臣不保，他日洋兵入城，鸡犬皆尽矣。载漪怒斥联元方自使馆还，怀贰心，罪当诛。西后大怒，立命斩联元，左右力救之而止。大学士王文韶，言中国自甲午以后，财尽兵单，今偏与各国启衅，众寡强弱，显然不侔，将何以善其后，愿太后三思。后大怒而起，以手击案骂之曰："尔所言，吾皆熟闻之。尔为夷人进言，当命尔退夷兵，不退，则必斩尔。"文韶不敢辩。光绪帝持许景澄手而泣曰："朕一人死，不足惜，如天下何？"西后阳慰解之。景澄牵帝衣而哭，后怒，叱许景澄之无礼。既罢朝，西后已决意主战。载漪、载勋、载濂、刚毅、徐桐、崇绮、启秀、赵舒翘、徐承煜、王培佑又力赞之，遂下诏褒拳匪为义民，给内帑十万两。载漪于邸中设坛，晨夕虔拜，后亦祠之禁中。于是燕、齐群盗，相继并起，皆以"扶清灭洋"为帜，大乱成矣。

西后既信奉拳匪，乃召见其大师兄，慰劳有加。于是士大夫之谄谀干进者，争以拳匪为奇货。知府曾廉、编修王龙文，献三策，乞载漪代奏。其大旨，言攻交民巷，尽杀使臣，上策也。废旧约，令夷人就我范围，中策也。若始战终和，与衔璧舆榇何异？载漪得书，大喜曰："此公论也。"御史徐道焜奏言，洪钧老祖已命五龙守大沽，夷船当尽没。御史陈嘉言云：得关壮缪帛书，言夷当自灭。编修萧荣爵言，夷狄无君父二千余年，天将假手义民，尽灭之，时不可失。曾廉、王龙文、彭清藜、御史刘家模，先后上书，言义民所至，秋毫无犯，宜诏令按户搜杀，以绝乱源。郎中左绍佐，请戮郭嵩焘、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主事万秉鉴，谓曾国藩办天津教案所杀十六人，请议恤。

侍郎长麟，前以附于光绪帝，为西后罢斥，久废于家。至是，请率义民当前敌，西后弃前憾而用之。当时上书言神怪者以百数。王公邸第，百司衙署，拳匪皆设坛，谓之保护。士夫思避祸，或思媚载漪者，亦恒设坛于家，晨夕礼拜焉。

廷臣附和既众，一意与各国挑衅。凡教士洋工程师之在直隶境内者，不论何国籍，莫得免。又日命董福祥，率所部与义和团合力围攻各国公使馆，欲尽杀诸使臣，炮声日夜不止。使馆内之外兵，仅四百人，相持月

余，不能破。刚毅、赵舒翘坐城楼观战，刚毅曰："使馆旦夕破，逆夷无噍类矣，天下自此当太平。"舒翘称贺曰："自逆党谈新政，倡变法，天下几酿大乱，公起而芟夷之，天下事不难定矣。皇上久病，失天下心，不足承宗庙。幸继统有人，定策之功，公第一。今义民四起，海内更新，天下重见太平，公所谓社稷之臣也。"，刚毅大喜。时尚书启秀，奏言使臣不除，必为后患，五台僧普济，有神兵十万，请召普济会歼逆夷。曾廉、王龙文请用决水灌城之法，引玉泉山水灌使馆，必尽淹毙之。御史彭述谓义和拳咒炮不燃，其术至神，无畏夷兵。载漪虽攻使馆不破，犹为匪党请功，封武功爵者数十人，赏赉无虚日。载漪每出，扈从数百骑，拟于乘舆；出入大清门，呵斥公卿，无敢较者，盖得意甚矣。

方乱象之初成也，大沽口外，已停有各国兵轮，以防不测。迨五月间，各统带要求天津镇总兵罗荣光，让出南北炮台，以便代守。罗不之应，遂开战。大沽炮台，为联军所得，罗亦仰药死。然其兵皆海军之陆战队，故虽陷大沽，尚未敢深入也。厥后援兵渐集，乃于六月大举攻天津，马玉昆、聂士成御之，苦战三昼夜，夷军以绿气炮进击，不能敌，天津遂陷。绿气炮者，实毒于炸弹中，迸裂时，触其气即死。为文明战争所禁用，英人以野蛮视拳匪，故一试之也。天津既陷，联军夹运河而进，连陷北仓，聂士成战死。聂士成以首剿义和团，为政府所深恶。北仓之战，联军击之于前，义和团乘之于后，进退维谷，故死焉。

初，天津陷时，裕禄走北仓，从者皆失。欲草奏，无所得纸而罢。久之，乃上闻，京师大震。适李秉衡至自江南，西后召见于宁寿宫，语移日。秉衡力主战，且言义民可用，当以兵法部勒之。西后信其言，乃决战。命总统张春发、陈泽霖、万本华、夏辛酉四军。七月初四日，许景澄、袁昶被杀，秉衡与有力焉。既而北仓失，裕禄自戕死。联军分道北进，陷阳村，逼进京师。秉衡乃出视师，请义和拳三千人以从。秉衡亲拜其大师兄，各持引魂旛，混天大旂、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拥秉衡而行。谓之八宝。北人思想，多源于戏剧。北剧最重神权，每日必演一神剧。《封神传》、《西游记》，其最有力者也。故拳匪神坛所奉梨山圣母、孙悟空等，皆此剧中所常现者。愚民迷信神权，演此劫运，盖蕴酿百年以来矣。及战，张春发、万本华败于河西邬，死者十之五六，潞水为之不流。陈泽霖自武清移营，闻炮声，全军皆溃。秉衡走通州。载濂尚命董福祥、余虎恩急攻使馆。武卫军、虎机营、神机营诸军皆会，誓必破之以泄愤。无何，通州陷，李秉衡死，乃始停攻使馆。而徐用仪、立山、联元仍被杀。旬日之内，连杀五大臣，诏书皆诬为通夷，闻者冤之。

联军既陷通州，逼京师益近，董福祥与之战于广渠门，大败。时日暮北风急，炮声震天，风雨暴至，乃休战。七月二十日，黎明，北京城破。联军自广渠、朝阳、东便三门入，禁军皆溃。董福祥出彰仪门，纵兵大掠而西，辎重相属于道。彭述方遍谕五城，谓我军大捷，夷兵已退天津矣。及城破，印度兵屯于道，都人尚谓回部救兵来也。其愚妄可笑，一至于此。都城既破，是日百官无入朝者。徐会澧以授工部尚书谢恩，至神武门，闻哭声，宫中人纷纷窜出，知城破，乃走远。二十一日，天未明，西后青衣徒步，泣而出，光绪帝及后皆单袷，随行至西华门外，乘骡车，从者载漪、载僎、载勋、载澜、刚毅等。珍妃，帝所最宠，而西后恶之，既不及随驾，乃投井死。宫人自裁者无数。王公士民，四出逃窜，城中火起，一夕数惊。满洲妇女，惧夷兵见辱，自裁者相枕藉。祭酒王懿荣，主事王铁珊，均殉之。是日驾出西直门，马玉昆以兵从。暮至贯市，帝及西后不食已一日矣。民间或献麦豆，至以手掬食之，须臾而尽。时天渐寒，求卧具不得，村妇以布被进，濯犹未干也，乃拥之而卧。

是时，西后因仓皇出走，惊悸殊甚。会甘肃布政使岑春煊，率兵来勤王，至昌平，入谒，西后对之泣，然心稍安。盖春煊扈从之勤，有人所不易及者。如一夕，西后宿于破庙，春煊缨刃立庙门外，彻夜。太后梦中忽惊呼，春煊则朗应曰："臣春煊在此保驾。"春煊于危难之中，竭诚扈从，以达西安，西后深感之，泣谓春煊，若得复国，必无敢忘德也。次日，行至岔道，延庆州知州秦奎良进食，从者不能遍。奎良惧，后慰遣之。初，光绪帝与西后，于贯市得乘骡轿，至是西后乃易秦奎良轿以行。暮至怀来县，令吴永，供张甚备，左右皆有馈遗。永湘人，其妻，曾国藩之孙女也，为西后梳头。塞外已严寒，而西后方御葛衣，永进裘服。西后大喜，立擢永为通永道。王文韶闻城破，奔入宫，知帝已出走，出宫门，车已被掠去，徒步还家，与其子追驾出西直门从行。及于怀来，乃入见。西后垂涕劳之。赵舒翘亦至。帝及后至沙城，乃易轿行。行至太原，总兵何金鳌，率兵迎驻于太原，已当八月下旬矣。时联军入都，各国划界，分屯军队。美、日两国兵，均严守纪律，不扰居民。德军愤使臣之被害，其出师时，德皇誓于军，谓破都城时，当以入野蛮国之法待之，故德军淫掠殊甚。其他国军队，亦略同焉。联军既占北京，分兵追驾，至保定，西后闻联军将追至，甚惧。或言西安险固，僻在西陲，洋兵不易至，乃复行。十月，至于陕西西安府时，端方以布政使署巡抚迎驾。设行在政府于抚署，授岑春煊陕西巡抚。荣禄至于行在，命长枢垣，载漪、刚毅辈，不敢言国事矣。

先是于四五月间，有伪诏命各省，将教民尽行杀戮，教堂尽行焚毁等语。各疆臣闻之，皆仓皇失措。时李鸿章于久废之后，方起而为两广总督，乃各电商鸿章，请所向。鸿章毅然复电曰："此乱命也，粤不奉诏。"各省乃决定保守东南之策。由鸿章领衔，偕江督刘坤一，鄂督张之洞，川督奎俊，闽督许应骙，巡视长江李秉衡，苏抚鹿传霖，皖抚王之春，鄂抚于荫霖，湘抚俞廉三，粤抚德寿，合奏言乱民不可用，邪术不可信，兵衅不可开。言至痛切。东抚袁世凯，亦极言朝廷纵乱民，至举国以听之，譬如奉骄子，祸不忍言矣。皆不省。至是

南中诸省，知境内仇教者亦渐起，各拨兵卫教堂，与外人和好如故。两江、两湖、两广、闽浙、山东等省督抚，且于六月间，与各国订互保条约，不与战事。东南诸省，乃得无事。

辛丑和约

西后方出居庸关，已悟战之非计，故诏奕劻留京办事。比至太原，即欲与各国订和议。联军答以非李鸿章来，不能言和。乃命李鸿章与奕劻同为议和全权大臣。鸿章自甲午战败后，声望大衰，迁为两广总督。至是特诏回京，仍为北洋大臣。期以二十七年至京开议，联军则驻于京津以待之。

鸿章既抵京，凡和议之事，奕劻一以让之鸿章，不敢置一词。联军于和约未议时，先索惩办罪魁之罪。载漪、载勋、载澜、刚毅、赵舒翘、裕禄、徐桐、毓贤、启秀等数十人皆与焉。鸿章屡与辩护。瓦德西曰："吾等所列罪魁，皆其从者，为全中国之体面耳，若其首罪名，尚未提出也。此而不允，则吾将索其为首者。"其意盖指西后也。鸿意知将弄巧成拙，亟以电告。乃议处毓贤、赵舒翘等以死罪，而特原载漪、载勋、董福祥等处永禁，徐桐、刚毅等以先死独免。联军乃停止进兵，和约亦于是开议。

鸿章与各国磋议后，历数月之久，心力交瘁。行在政府，屡传电谕授意辨驳。鸿章谓枢臣不明敌情，徒乱人意。阅竟，旋毁之，幕僚不及见也。鄂督张之洞亦迭电干议。鸿章笑曰：张某作官数十年，犹书生之见耳。之洞深衔之。各国持之亦坚，久未定议。而鸿章积劳病深，卒不起，濒危，犹口授计划，秩然不紊。各国闻鸿章逝，皆感怆。乃告奕劻，允为让步。奕劻以告行在政府。乃命王文韶代李鸿章之任。于二十七年十一月约成，凡十三条，今举要者摘录于下。

一、惩治罪魁，斩决，赐死，永禁，及永不叙用，凡百余人。

二、禁各国输入军火二年。

三、赔款四万五千万两。各省所毁教堂，就地筹偿，不在此数。

四、派亲王大臣为全权特使，分赴德、日谢罪。

五、改订商约，裁厘金，加关税，常关亦归税务司经理。

六、各国使馆驻戍兵，华人不得杂居其界内。

七、天津大沽至京之路上，不得设兵备。

八、改正总理衙门之事权，及公使觐见之仪节，务从简便。

约既成，其后关于此约者，如交还天津之条款，于次年七月十二日订定。交还铁路之条款，于次年八月二十六日订定。重订各国之商约，亦另简大臣议之。而商约之成，以英、美、日三国为最先云。

两宫回銮

当和约之将成也，各国公使与奕劻曰："必待两宫回京，而后和约可定。"奕劻曾以此意电告行在，西后犹豫未决。及王公大臣既渐趋行在，其留京者合词请回銮，疆臣复连名力请，乃下诏还都。命都御史张百熙为跸路大臣，先驰还。逮跸路成，乃于辛丑十月，自西安启驾。是时陕西耆老，多有执香跪送者。西后及光绪帝暨帝后等，皆揭轿帘以俟士女之瞻仰。凡跪送者均奖给银牌。欢呼之声，几如雷动。盖以小惠结民心也。车驾既发，乃取道河南，开驰道，置行宫。至十一月始达开封府。以隆冬不能除道，遂驻跸焉。

壬寅二月，春和景明，气候渐暖，乃复行。渡河，至直隶正定，驾汽车入京。是役也，行在所费，达一千数百万之巨。扈从之人，虽力戒婪索，而仍不能止，以宦官为尤甚。陕西河南两省之官民，几不聊生。最可笑者，自潼关以东之行宫内，凡有器皿为西后所用者，皆以银制之。器皿上皆镌"臣盛宣怀恭呈"。河南知府文悌，日著厚底方头之缎靴，步送銮舆，自洛阳至祥符，几四五百里，直待西后令其免送，始行止步焉。

皇嗣溥儁，端郡王载漪之子也。载漪以首肇义和团之祸，已废锢，而溥儁在西安时，日私与宦官等出外作邪游，大失体制。即其在行在宫中，乘帝后膳时，竟至拔其簪珥，以为戏乐。嗣为光绪帝所见，乃告明西后，杖之。溥儁愤谓光绪帝曰："汝知帝位之将属于我耶？而犹岸然自大若此。"其失德之处，大率类此。迨驻跸开封时，西后以特旨废之，而后还京师。

初，西后藏金宫中，数达三千余万。当出走时，纤悉未携，中途颇懊丧，以为联军破京师，必取去矣。嗣知联军谨为护存，尚疑信参半。及还宫，竟全数无恙，乃大喜。自经巨变后，西后每见臣工，恒泣涕引咎，臣下之言新政者，多采纳之。故在行在时，下罪己诏，闻者感动。实则荣禄幕宾樊增祥之手笔也。他如开经济特科，诏天下兴学，命张百熙为学务大臣，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以瞿鸿禨为尚书，俨然有舍旧谋新之象。及还都，中外渐安辑，心志渐奢恣，于是大修颐和园，穷极奢丽，日费四万金，歌舞无休日，已忘丧乱矣。惟惕于外人之威，凡所要求，曲意徇之。各国公使夫人，得不时入宫欢会，间或与闻内政。日本内田公使夫人解华语，情尤浓洽。内监李莲英尤用事，与白云观高道士拜盟。而华俄银行理事璞科第交高道士厚，因缘结于莲英，多所密议，故于外交尤有力焉。光绪帝既久失爱于西后，当逃乱及在西安时，以王文韶之调和，遇事尚时询帝意。回銮后，乃渐恶如前。公使夫人入宫，有欲见帝者，召帝至，但侍立，不得发一言，如土木偶而已。凡朝廷有大举措，大赏罚，帝皆不得问。例折则令其自批之。世皆称光绪帝素无主权，观于回銮之后，当益见矣。

慈禧及光绪宾天厄

[民国]佚　名撰　崔纪新　周　琪整理

《慈禧及光绪宾天厄》,记述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病危及死后葬事。所述虽来自传闻及西方报道,但言语平实,较少夸张,有一定史料价值。据《满清野史丛书》本标点整理。

一千九百零八年之夏间,即光绪三十四年,太后康健之身渐呈衰象。此事曾载于太后遗诏内,以皇帝同时得病观之,可知其事有非常紧要之关系也。皇帝宾天之情形及其得病之由,外间无从知其详。此事亦与其他诸秘密事,皆埋藏于李莲英及其亲信小监之脑中。即北京满汉诸大臣,亦言人人殊。关于太后及皇帝同时相继宾天,各持一说,互相矛盾。然欲考查其真相者,亦非无线索之可寻。日处忧危之域之皇帝,若一旦得以总揽大权,其必为彼李莲英辈所不利,固一定之势也。且当时颐和园中深密之计划,或尚有为太后所不知者,亦意中之事。太后之所以不知者,盖当时诸人以为太后将先皇帝而薨,故不得不密为布置,此乃东方历史中特别之情形也。据目击当时情形者论之,此或亦理势之所有。然欲搜求其确据,处处相合,则极不易也。下所记载,乃由两大臣所陈述,一满人,一汉人,皆当时在朝者。其所言大概与较可信任之报纸所载相合。此等报纸所载,亦由官场中传出也,吾等皆收存之。然此最大之疑案,终莫能明,或此同时宾天之事,实出于天然之巧合,亦未可定也。但言者又云,闻之于太后亲信之侍从,谓皇帝宾天之后,太后闻之,不但不悲愁,而反有安心之状。是年之秋季,皇帝病日沉重,渐至祭祀大典亦不能躬亲致祭。外间乃知帝将不久。太后传谕,以特别乳媪抚育醇王之子。醇王子生于一千九百零六年二月,即光绪三十二年。人遂默喻,即以继光绪之大统者。此谕之宣布,实迫于情势,不得不然。其实太后甚不欲布之。以有前此之经历,当不免事后之悔恨。且祖宗法制,非皇帝病危,不立嗣子,此乃最严重之家法。太后于庚子年立端王子为大阿哥,实全然背弃此法也。

太后迷信极深,又记吴可读之言,遂悔前此不应违背祖制立光绪帝,以致灾害洊至,降谕赐吴以荣典,慰其忠魂。晚年越南之役及甲午庚子之役,迭受法、日及联军之辱,常自痛悔,以为触天之怒,遂降灾害于己身。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即光绪二十四年,康有为等之阴谋,太后亦以为上天之示罚。因以上种种,故庚子年各拳党首领在太后前盛称拳匪之法术能灭尽洋人,太后遂生希望,以为此乃菩萨灵佑,可赎从前之错误,遂立端王子为大阿哥,以嗣同治帝。虽此举又违背祖宗之家法,然太后仍冒险为之,希望将来更有无上之尊荣也。盖太后之下,即为端王,乃上天所降以征灭仇敌之洋人,而救己之国家者也。太后承认前日之错误,以为大伤其名誉,遂立意为此孤注之一掷以恢复之。其后由西安回京,知最后冒险之举,与前此所为,同一错误,遂立转其意向,而毅然施行新政,此新政本太后之所反对者。今既悟前此之非,乃立即行之,又革除大阿哥之嗣位,于是太后与拳党首领之关系,乃全断绝。凡以前所下谕旨,偏助拳党者,皆一概抹之,毫不疑虑顾惜,捷如转圜,盖太后既悟,遂立改也。因变法之结果及以醇王幼子入嗣大统,遂使皇族幼支地位愈为巩固。今之言者,皆谓光绪帝之父,今上之祖父,即老醇王将追尊帝号,以老醇王为始祖也。此继嗣继统之问题,即汉人亦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当时之人皆以为太后将以溥伦承继,复长支继嗣之正理。如此则合乎国内士大夫之心,且可慰吴可读之忠魂。莫礼逊博士当时曾草一论,言若更立幼主,则必须经长久之摄政,于国家有极大之危险。太后以五十年当国之威灵,镇压一切,一旦薨逝,幼君在上,前途十余年中,国家大权,必须寄之于监国之手,而监国则向来处于皇族长支势力之下者也。太后深知立醇王幼子之后之情形,故此大事,久未决定,直至临终之时,始发表之也。当临终时,以事机凑迫,乃决定宣示此大事。其时有两事在太后心中,其一则太后曾许荣禄之言;其二则以庆王力为溥伦进言,心颇恶之。且皇后奉伺太后至久,太后亦欲使其安受尊荣,以偿其劳,此亦自然之情理也。

一千九百零七年冬及次年春季,即光绪三十三年、三十四年,太后仍康健如常。至四月,太后仍往颐和园过夏,因天气炎热,遂病痢,久而不愈。至西历八月,形容渐改其旧。盖前此虽以七十之高年,而毫不呈衰状

者也。然此外亦无大病，精神仍好，言语如昔，仍每日勤劳国政。太后常自言能享高寿，如英之维多利亚。盖维多利亚，乃太后之所常称赞而心慕之者也。有一道士，太后时常召见。其人在太后前，颇见信任，亦预言太后必享高寿，较之前此太后之寿均高。但其言不验，盖太后薨时，其寿实较前此三太后之寿为低也。

一千九百零八年，即光绪三十四年，活佛达赖喇嘛将于秋间来京陛见。太后闻之，甚为高兴。总管李莲英请太后取消此事，言相传活佛与皇帝，若同居一城，必有一人不利(李之为此言，盖为其私，以活佛来京，则迷信者必众，于己大不利益也)。太后言皇帝之病，已知必不能愈，活佛来京与否，无所关涉。至西历七月，太后召医生数人入宫诊视皇上之病。数人中亦有在外国毕业者。此时皇帝气息愈弱，体愈消瘦。医言帝病肾炎。彼等所开之病案，皆疏略不精细，盖为礼制所拘束也。但彼等均确言帝心脉极软弱。时南方报馆，毫无顾忌，昌言此诊病之事，皆系饰人耳目。太后病亟，则帝命亦不保矣。察京中当时议论，谓太后常劝勉皇帝鼓励精神，有顾恤之意，并命帝择放大臣，凡事仍依旧例，有谕旨必示帝阅之。当维新党人王照由外国归，自首投案时，太后问帝应如何处置。此人乃太后以前所欲杀之者也。帝思之良久，言请赦其命。太后曰："我本意想饶他性命，但想听你的意思何如？我深晓得，你极恨康有为等人，所以我怕你定要办王照的死罪。"盖太后此时，知皇帝已无反对太后意旨之心也。帝病亟，太后戒饬太监，以后帝来请安时，不可使久候于外。又命会议国政时，免帝跪地迎送之礼。有一满洲大员曾目击一事，今述于下：一日，有一御史上一奏。皇帝阅后，谓军机曰："外头言论，可信的真少。即如我实在有病，奏中则言无病，另有别的缘故。"太后曰："谁敢说这样乱话，当治以死罪。"皇帝言自觉体气虚弱，太后万寿之期将到，恐怕不能叩贺。太后闻之，深为悯然，谓帝曰："你保养身体要紧。我望你病好，比叩头重大得多。"帝跪地叩谢太后之言，跪时病发。庆王言可命御医屈永秋入诊。此人曾留学于欧洲者，但当时未曾召入。翌日召医生入。此等医生，皆墨守中国之古法。帝曰："我心里怔忡不安。"有一医名吕用宾者，答曰："现在皇上之病，未见十分要紧。请皇上安心。"时太后已病，外间谣言甚多。太后见外间言论激烈，谓与宪政有关，遂决定刻期进行，不再延缓。八月初一日下谕，宣布九年立宪之期，一如日本明治当年之事。盖中国宪政之精神，实仿效日本者也。同时又谕各部厉行新政。其谕曰：

朕奉皇太后懿旨，宪政编查馆资政院王大臣、奕劻、溥伦等会奏，进呈宪法议院选举各纲要暨议院未开以前逐年应行筹备事宜一摺。现值国势积弱，事变纷乘，非朝野同心，不足以图存立。非纪纲整肃，不足以保治安。非官民交勉，互相匡正，不足以促进步，而收实效。该王大臣等所拟宪法暨议院选举各纲要，条理详密，权限分明，兼采列邦之良规，无违中国之礼教，要不外乎前次迭降明谕，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之宗旨。将来编纂宪法暨议院选举各法，即以此作为准则。所有权限，悉应固守，勿得稍有侵越。其宪法未颁、议院未开以前，悉遵现行制度，静候朝廷次第筹办，如期施行。至单开应行筹备事宜，均属立宪国应有之要政，必须秉公认真，次第推行。著该馆院将此项清单，附于此次所降谕旨之后，刊印誊黄，呈请盖用御宝，分发在京各衙门、在外各督抚府尹司道，敬谨悬挂堂上。即责成内外臣工，遵照单开各节，依限举办。每届六个月，将筹办成绩，胪列奏闻，并咨报宪政编查馆查核。各部院领袖堂官、各省督抚及府尹，遇有交替，后任人员，应会同前任，将前任办理情形详细奏明，以期各有考成，免涉诿卸。凡各部及外省同办事宜，部臣本有纠察外省之责，应严定殿最，分别奏闻。并著该馆院王大臣奏设专科，切实考核。在京言路诸臣，亦当留心察访。倘有逾限不办，或阳奉阴违，或有名无实，均得指名据实纠参，定按溺职例议处。该王大臣等若敢扶同讳饰，贻误国事，朝廷亦决不宽假。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内外臣工，同受国恩，均当警觉沈迷，破除积习。如仍泄沓坐误，岂复尚有天良？该馆院王大臣，休戚相关，任寄尤重，倘竟因循瞻庇，讵能无疚神明？所有人民应行练习自治教育各事宜，在京由该管衙门，在外由各督抚，督饬各属随时催办，勿任耽延。至开设议院，应以逐年筹备各事办理完竣为期。自本年起，务在第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并颁布召集议院之诏。凡我臣民，皆应淬厉精神，赞成郅治。如有不靖之徒，附会名义，借端构煽，或躁妄生事，紊乱秩序，朝廷惟有执法惩儆，断不能任其妨害治安。总期国势日趋巩固，民生永保升平，上慰宗庙社稷之灵，下答薄海臣民之望，特此通谕知之。

西历九月，袁世凯五旬生辰。时太后居于颐和园，赏赐珍品极多，京朝官员无人不送寿礼者。至西历九月，达赖喇嘛到京，礼制之间，有所争论，遂久未召见。其后议定喇嘛向帝叩头。帝起立，请其坐于旁边藤榻。此事争论极久，达赖心甚不悦，勉强从之。盖达赖自视甚高，不愿叩首也。且达赖带来贡品极多，本望太后待之殊礼。既失所望，殊为怏怏。西历十月，召见。太后请其为己祷祝祈寿。外国使臣亦于十月内在颐和园进见一次。是月二十号，两宫由颐和园回西苑，此太后末次之行程也。乘舟由颐和园达西苑。离园时，望见万寿山，忽向瑾妃曰："皇帝病重，我们去后，恐怕一时不能到这里来了。"太后之舟满刻龙凤形，太后坐藤椅内，宫眷五六人及太监数人围侍。至万寿寺，太后下舟，两太监扶之入轿，照例上香于寺中。太后薨后，从人回忆此次上香，有一预兆，其所上之香，最后一根未燃也。太后出庙时，命僧众日日祈祷，为太后祝寿，以万寿之期将至也。由此往万牲园。园在西直门外。太后进园，欲下轿步行全园一周，见各种禽兽，为向所未见，极为欣悦，言此后要常来游玩。询问看守者以各事甚详。见狮子尤觉高兴。问监督以各兽所来之地(监督为内

务府一满人）。监督不能对，侍从者皆失笑。太后曰："你于动物学，似不甚懂。"即转而问其他看守之人。李总管随行，颇以为苦，请太后歇息，不要太累了。但太后必欲围行一周，令彼蹶竭跟随以为乐。此次之事，实创举也。有目见当时情形者，言游园之举，全出太后高兴。太后记性极强，言端方由欧洲归，送太后一象，尚有他兽数种。太后以宫中无处喂养，乃议办万牲园，此万牲园发起之原因也。此象由二德人看管，时言于总理，月粮不足。但总理不听其言，此象遂渐饿毙。看管之西人，乃得其合同未满之俸金归国。此事太后深为不悦，曾提及之。又言："看这些禽兽，都喂养得好。"甚为满意。惟管老虎之人受严重之申饬。

回西苑后，一意预备举办万寿。是年太后七十三岁。万寿之期，乃西历十一月三号也。城内正街，装饰一新。宫内备一特别戏场，演戏五日。又有一特别礼节，为前此万寿时所未有者，乃达赖喇嘛进见之礼也。达赖带领属员向太后叩祝。皇帝病重，不能如预定之礼，在仪鸾殿叩祝，乃派一亲王代行。此礼乃最重大者，帝竟不能亲到，可知帝病之重。不然，如此大典，但能勉强行之，决不派人代也。后于大殿特赐达赖之宴，帝又不能亲到，于是帝病象更为明显。达赖跪于殿外以迎圣驾，本非情愿，乃被迫而出此，及帝不到，则更怒矣。万寿日晨八钟，帝离瀛台至大殿，形容消瘦，颜色枯槁，太后视而怜之，命太监扶之上轿。其后太后特下一谕，称达赖之忠诚，命其速回藏中，宣布朝廷德意，恪遵国家命令云云。太后于下午同妃嫔、福晋、太监等均改装穿古衣。太后扮观音，其余人则扮龙女、善男、童子等，游于湖中。太后高兴已极，不幸至晚着凉，又吃乳酪、苹果等物过多，遂又病痢。此病于夏间曾缠绵多日也。翌日仍理国事如常，批阅摺奏多件。

至西历十一月五号，太后、皇帝皆不能御殿，召见军机。达赖闻太后病，呈上佛像一尊，言当即送往太后陵寝。此时由庆王监督修理陵寝，将完功也。（庆王继荣禄为陵寝大臣。）达赖喇嘛催将此佛像送往太后万年吉地，以镇压不祥，则圣寿当益增高。太后闻之，极喜。翌日仍御殿，召见大臣如常，命庆王速将佛像送往陵寝（皇陵在北京东英里九十里，基地广阔，装饰精美，皆中国极佳之建筑也。共有宫殿四重，第四重之后有高大之丘陵，名为宝城，其下即大陵宫也），敬谨安置。庆王闻太后命，迟疑不决，奏言太后、皇上现皆有病，似难离京。太后曰："这两天我不见得就会死，我现在已觉得好些了。无论怎样，你照我的话办就是了。"

至十一月九号，太后、皇帝同御殿，召见军机，直隶提学使请训。太后言："近来学生之思想，趋于革命者日多。"言下颇为伤感，命提学使务竭心力，以挽此颓风。召见后，召医生四人入诊帝病。此四人乃外省举荐来京者。是晚帝旧病复发甚重，自后帝遂未离寝宫。翌日，帝派人往太后宫请安。太后亦居宫内，未曾御殿。御医报告太后、皇上之病，均非佳象，请另延高医以代其职。军机处特差一人往陵寝请庆王速回，因庆王乃最重要之人也。庆王闻信，日夜兼程以行，十三号晨八钟到京，立即入宫。见太后病势已转，精神舒快，惟帝病渐沉，终日迷睡，清醒时甚少，有时心中明白。遂派皇后往禀，言恐不能长侍太后，请太后选一嗣子，不可再缓。此等陈告之辞，果系出于帝之本心，抑有所授意？且究为帝所派否？则不可知矣。庆王既到京，遂立即召见诸大臣于仪鸾殿。太后出御宝座，虽病体不支，然太后强毅之性，勉自镇定，说话仍如往日，声音宏亮坚厉，其坚强不改常度，见者皆惊。有人述当日会议全由太后一人主持，与议者，庆亲王、醇亲王、军机大臣袁世凯、张之洞、鹿传霖、世续等。太后曰："现在时候到了，须照皇帝即位时之上谕，为同治皇帝立嗣。我的主意已定。但想跟你们商量，看你们意思同否？"庆王等主张立溥伦，或恭王。言溥伦尤合，以其自道光皇帝长支传下也。醇王似亦同意此议。其余诸人，则主张立醇王之子。太后闻诸人议后，发言曰："以前我将荣禄之女说与醇王为福晋，即定意所生长子立为嗣君，以为荣禄一生忠诚之报。荣禄当庚子年，防护使馆，极力维持，国家不亡，实彼之力。故今年三月，又加殊恩与荣禄之妻。今既立醇王之子，即封醇王为监国摄政王。此职较从前之议政王，名分尤高也。"醇王闻太后之言，叩头辞谢，深恐不称其职。即时下两谕，一以醇亲王载沣为监国摄政王，一谕命将醇王之子溥仪入宫抚养。又命庆王以此谕说与皇帝知之。此时帝尚明白，闻庆王述太后旨后，言曰："立一长君，岂不更好？但不必疑惑，太后主意不错。"后又闻以醇王为监国摄政王，帝极喜悦。此时乃下午三句钟。逾二钟，此幼主遂入宫，醇王送之。翌日七钟，御医言帝鼻煽动，胃中隆起，皆非佳象。是晚帝知疾已不起，遂写其最后之遗诏，但含糊几不可读。此诏在皇后手中，初甚秘密。时朝廷又降一谕，言帝病亟，着各省再寻良医，速遣入都。谕中详述帝之病状，其语是否尽实，则不可知矣。人之见此谕者，皆不以为意，盖久已预待之矣。下午三钟，太后至瀛台视帝疾。帝已昏迷不省，其后稍明，侍者为穿长寿礼服。盖礼制，皇帝须服此以崩也。若崩后再穿，则以为不祥。帝不愿穿，至五钟，遂崩。太后、皇后、妃嫔二人、太监数人在侧。太后未俟穿龙袍礼毕，即回宫，传谕降帝遗诏，并颁新帝登基之诏，今将遗诏录下：

朕自冲龄践祚，寅绍丕基，荷蒙皇太后畴育仁慈，恩勤教诲，垂帘听政，宵旰忧劳，嗣奉懿旨，命朕亲裁大政。钦承列圣家法，一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为本。三十四年中，仰禀慈训，日理万几，勤求上理。念时势之艰难，折衷中外之治法，辑和民教，广设学堂，整顿军政，振兴工商，修订法律，豫备立宪，期与薄海臣庶，共享升平。各直省遇有水旱偏灾，凡疆臣请赈请蠲，无不恩施立沛。本年顺、直、东三省，湖南、湖北、广东、福建等省，先后被灾。每念我民满目疮痍，难安寝馈。朕躬气血素弱，自去岁秋间不豫，医治至今，而胸满胃逆，腰痛腿软，气壅咳喘诸证，环生迭起，日以增剧，阴阳俱

兮，以致弥留，岂非天乎？顾念神器至重，亟宜传付得人。兹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在嗣皇帝仁孝聪明，必能仰慰慈怀，钦承付托，忧勤惕厉，永固邦基。尔京外文武臣工，其精白乃心，破除积习，恪遵前次谕旨，各按逐年筹备事宜，切实办理，庶几九年以后，颁布立宪，克终朕未竟之志。在天之灵，藉稍慰焉。丧服仍依旧制，二十七日而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太后此时神气安和，旁人见之，皆为惊讶。又以新帝之名下一谕，称述大行皇帝之德并太后仁爱之恩。当此时，追忆光绪初年，因未为同治帝立嗣，吴可读曾以尸谏。今新帝已继与同治帝为嗣，以践太后当时之谕旨，然苟不筹一兼顾之法，则光绪帝又将如同治帝之无嗣，士大夫必又有起而争之者，或有人踵行吴可读之已事，亦未可知。太后乃独出己见，创为兼祧之举，虽于前无征，然非此不足以两全，盖因情以制礼者也。今录其谕于下：

钦承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前因穆宗毅皇帝未有储贰，曾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三日降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亦未有储贰，不得已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兼承大行皇帝之祧。

凡熟知中国历来议礼纷扰之状者，似乎此次太后所定简便之法，前代应早有行之者，然竟无之。若易一人，无太后坚定老练强毅之手段，以行此事，则士大夫之拘执章句者，能安然无所争论否？此不能无疑也。其后又降一谕，则太后以国事付之监国摄政王，如有要事，则仍禀承太后之意而行。此谕不啻使监国但负虚名，而己仍执其大权。此虚名直至新帝长大，或太后宾天而后已。此时太后仍望长享高寿，以永执政权。其谕中有曰："监国摄政王，禀承予之训示，处理国事。"（译意）观于此语，若太后仍在，则监国摄政王必不能专断国事，亦将如光绪帝之虚有其名而已。

西历十一月之十四号，太后终日料理大事，至晚乃获休息，虽极辛苦，而体气反较佳。翌日，仍于六钟时起，召见军机与皇后、监国摄政王及其福晋即荣禄之女，谈话多时，以新帝之名下一谕，尊太后为太皇太后，尊皇后为太后。其时尚筹划庆祝尊号之礼制，并定监国授职之礼。至午时，太后方饭，忽然晕去，为时甚久。及至醒时，皆谓因前数日感触劳乏，以致旧病复发，其根则由于夏间病痢太久，体气大伤也。太后自知末日将至，遂急召光绪皇后、监国摄政王、军机大臣等齐集，降下列之上谕，吩咐各事，从容清晰，仍如每日办理国事之状。谕曰：

奉太皇太后懿旨，昨已降谕，以醇王为监国摄政王，禀承予之训示处理国事。现予病势危急，自知不起，此后国政，即完全交付监国摄政王。若有重要之事，必须禀询皇太后者，即由监国摄政王禀询裁夺（译意）。

凡熟知宫廷情形及太后一生之历史者，观上列谕旨，皆知末数语之重要。其意盖欲予新太后及叶赫那拉族以机会，于有要事时，得以参预也。如此办法，则可维持叶赫族永久之权势，而巩固其所占之地位。设监国摄政王及余人有仇视之举动，则新太后可本此谕以说话也。观于端方因在陵上，有失敬于新太后之事，立即撤去直隶总督任，可以见之矣。于此亦足知监国摄政王之不易为，及隆裕之用其特权以为树威之举也。太后既降前录之上谕，病愈沈重，命草遗诏。军机大臣拟诏进呈。太后阅后，改定数处，又加入数句，即遗诏中不得不再行训政之语。太后向诸人言加此数句之意，谓："余垂帘数次，不知者或以为贪权，实则迫于时势，不得不然也。"遗诏之末节"回念五十年来"云云，亦太后所加，意谓返观一生，无悔恨之事也。遗诏既定，太后遂向侍从之人为长别之语，闻者无不伤心。太后神志清明，虽弥留时，仍接续谈话，态度安闲，一如平日。后渐昏沉，侍者皆谓时已至矣。忽又清醒，故临终前数分钟，犹未绝希望也。太后五十年中，执掌中国之大权，而其最后之一言，乃出人意料之外，其言曰："以后勿再使妇人预闻国政。此与本朝家法有违，须严加限制，尤须严防。不得令太监擅权，明末之事，可为殷鉴。"语罢遂瞑，时当下午三钟也。崩时面向南方，盖中国人谓君主临终，必须南面。有见之者，言太后崩后，口张而不闭，或谓此乃灵魂不愿离其体魄也。于是此威权盖世之太后，遂宾天矣。其崩也。亦如其生前，具有兴奋勇厉之态，盖太后实一不可测度之人也。既小殓，遂及皇帝之遗体，同时由西苑移于禁中。沿途跪者皆满。既至禁城，分殡于殿内。今将太后遗诏，为五十年来最后之诏书者，全录于下：

予以薄德，祗承文宗显皇帝册命，备位宫闱。追穆宗毅皇帝冲年嗣统，适当寇乱未平，讨伐方殷之际，时则发、捻交讧，回苗俶扰，海疆多故，民生凋敝，满目疮痍。予与孝贞显皇后同心抚视，夙夜忧劳，秉承文宗显皇帝遗谟，策励内外臣工暨各路统兵大臣，指授机宜，勤求治理，任贤纳谏，救灾恤民，遂得仰承天庥，削平大难，转危为安。及穆宗毅皇帝即世，今大行皇帝入嗣大统，时事愈艰，民生愈困，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不得不再行训政。前年宣布预备立宪诏书，本年颁示预备立宪年限，万几待理，心力俱殚，幸予气体素强，尚可支持。不期本年夏秋以来，时有不适，政务殷繁，无从静摄，眠食失宜，迁延日久，精力渐惫，犹未敢一日暇逸。本月二十一日，复遭大行皇帝之丧，悲从中来，不能自克，以致病势增剧，遂致弥留。回念五十年来，忧患迭经，兢业之心，无时或释。今举行新政，渐有端倪，嗣皇帝方在冲龄，正资启迪。摄政王及内外诸臣，尚其协心翊赞，固我邦基。嗣皇帝以国事为重，尤宜勉节哀思，孜孜典学，他日光大前谟，有厚望焉。丧服二十七日而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太后之徽号共二十二字，生前已有十六字，后六字乃崩后追谥者。其第一字"孝"，为诸后之所同。第二

字"钦",故在国史上,称为"孝钦显皇后"。太后谥号之隆,中国自有历史以来,无一后足以匹之者。既崩之后,国民之思念,环球之称颂,有加无已。金棺先殡于甯寿殿,后移煤山下,以俟择期奉安山陵。大丧之日,哀戚尊敬之礼,异乎寻常。臣民一致皆谓太后既崩,国家遂失所恃矣。自崩后以至奉安,一年之间,祭祀之隆,无时或辍。其年七月中元,以纸扎成一大舟,约长百五十尺,置禁城外,近煤山之地,舟上扎有侍从、太监、仆妇及一切器用皆备,亦有宝座,其旁环跪身穿礼服之官员,一如平日召见臣工之状。监国摄政王以皇帝之名祭于舟前,祭后举火焚之。至奉安前一二日,所焚纸扎人物、驼、马、器用等,不可胜计,皆以为太后冥中之用者也。此后所录奉安之情形,乃一千九百零九年十一月二十七号《太晤士报》所登者。

十一月五号之晨五钟时,乃钦天监选定大行皇太后金棺由宫中奉安于东陵之日,一切情形,与前西历五月大行皇帝奉安之礼略同,唯军队更多,装饰更美,警吏亦更整齐,故其景象尤为阔大。然有一欠缺之点,即大行皇帝奉安之日,天气晴明,此次则浓云密布,甚为寒冷,加以稽迟之久,观者颇觉不耐。金棺初以八十四人抬之,此乃过城门时最多之数,出城则加为一百二十人。前行者为监国摄政王及诸王公贝勒、军机大臣等,后为骑兵一队,再后为骆驼等驼载帐棚及行宫用具。由京往陵,须行四日,以备晚间支帐,为金棺暂安之处也。又后为伞队,皆庚子年由西安回銮时百姓恭送者,安葬后则皆烧之。又后为喇嘛,最后为銮仪卫一队,执祭器佛幡旗帜等。全队中有三乘极华丽之舆,罩以黄丝之帘,一切装饰,均为龙凤花样。有二乘与太后平时所乘者相同,此亦备在陵上焚烧者。统观全队,炫耀威严之景,使人印于心而不忘。自中国人言之,唯唐之武后,或能与此比耳。史载武后葬时,有侍从数百人殉葬于陵内,今则无其事也。警察之布置,颇见才能,观者均为赞叹。梓宫经由之路,家家闭户,军队布列皆满,以防意外之事。纪律严整,无喧哗紊乱之象,沙路平坦,全队向东陵进发。东陵者,离京约九十英里,四面松柏葱郁,后为坐山。先由荣禄经理陵工,共费银八百万两,与定陵相近。定陵即咸丰帝陵寝也。西为慈安太后陵,东为咸丰帝中宫皇后之陵,中宫崩于帝登位之前,后乃追谥。慈禧一生,极以其万年吉地为念,时往观之,询问极详。一千八百九十七年,陵工告毕,太后嫌其柱不大,曾命换之。荣禄死后,庆王继其事,经办陵上雕刻装饰等工。其工程之伟大,可想见也。奉安既毕,行辞别礼,石门遂闭,而慈禧一生之事,于是毕矣。中国风俗,丧礼之隆俭,费用之丰啬,关于逝者之威严与其后人之体面。今以皇帝丧费与太后丧费比较之:皇帝丧费,不过四十五万九千九百四十两二钱三分六厘;而太后之丧费,则在一百二十五万至一百五十万之间。当时传言,监国摄政王欲剔除浮费,以叶赫那拉族不悦,乃罢。太后之大丧,为国人之所重视,毫无疑义。盖太后实中国五十年来群众爱戴之君主也。太后神主,由东陵回京,入太庙时,其礼制亦极隆重。西人观之,皆印于其心。由此可以见中国崇祀祖先之意也。神主之式,为木制,上加以漆,以满汉文字书之,先置于陵上,石门既闭,则神灵遂附于木主,故事之与在生时同。由陵回京时,敬奉于华丽之黄缎轿内。后面送者极众,夜间则歇于特备之帐幕。所行之路,名曰神路,有军队扫令极净,常人不得行之。既近京城,监国摄政王率领各王公大臣跪接。市中歇业,肃静无声。过禁城正门,以入太庙,敬安于九祖三十五后之列。未入之先,将同治帝后神主暂撤。盖木主入庙,须先向祖宗叩首,而父母之木主,不能向子媳叩首也。此礼由人代行。太后神主入庙,系由监国摄政王代宣统帝行之。每木主皆三跪九叩首,共约四百拜。已安位,又敬迎同治帝后木主还庙,向慈禧木主叩首。慈禧之木主与慈安相近。于是大丧之礼,乃告终矣。

客座偶谈

[清]何刚德撰　魏梦太整理

《客座偶谈》四卷，清末民初何刚德撰。何氏号平斋，清光绪进士，任京官和地方知府多年，熟知晚清官场内幕，书中对此记载较详，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据何氏自刻《平斋家言》本标点整理。

序

壬戌之冬，余撰《家言》，而有《春明梦录》之刻。次岁，复将《郡斋影事》、《西江赘语》刊成。其时甫赋遂初，略摭旧闻，本有语焉弗详之憾，拟作《客座偶谈》，补其罅漏。乃迟迟十年，屡屡易稿；兼以世变日新，闻见益夥，遂复裒然成帙。而事关国故，居多不忍弃置，因就旧稿，重加编辑，录而存之。盖自辛丑举办新政之后，又三十年矣。三十年为一世，世事变幻，长安一局，古往今来，不过如是，转若无足深悲者。盖旷观大势，不能无所悟也。甲戌冬至，平斋何刚德。

卷　一

官制随时变更。清初不置相，后乃设军机大臣，行相之事。不定额缺，所谓官不必备，惟其人也。两宫垂帘听政，则军机必以亲王领班，下以数大臣辅之，所谓军机王大臣是也。凡事由亲王作主，商之大臣而定。每日上班，必由领班之亲王开口请旨。所请何旨，即未上班时所商定者，虽偶有更动亦罕矣。是合外国君主、内阁之制而参用之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殆不尽然欤。

清制，京官满汉分设员缺，而满缺每多于汉缺。然员缺虽满汉并设，而办事多以汉员主之。事务之繁，惟六部为甚。六部之中，尤以户、刑二部为甚。户、刑二部分十八司，其余四部皆四司。除堂官外，司员办事者，实缺之员或不敷用，以候补之人充之，其余事简而职之闲散者，不过备员而已。二百余年，未闻事有不举者。外省督抚司道府县，各有专官，每省定额不及百缺。其附属之丞倅杂职，大省不过二三倍，小省亦求其称而已。

前清官俸之薄，亘古未有。或曰：洪承畴有意为之，以激怒汉人。而不尽然也。一因满人占额太多，不敷支配；一因人心厌乱，容易服从也。今试以京官言之：正一品大学士，春秋二季，每季俸一百八十两，一年三百六十两；是每月只三十两。递减而至于七品翰林院，每季只四十五两，每月不及八两也。至于六部，全部公费及官吏廉俸薪工，姑以吏部言之，每季二万三千余两，以数百人分之。其余小九卿十数衙门，十不及一二焉。外官另有养廉，比京官为优，今举其略言之：边省督抚独优，年支二万。东三省新制，加至三万。其余大小省，均在二万以下、一万以上。藩、臬一万，以下递降。府则三千，县则一千二百，亦以次递减。外官俸与京官同，且皆坐罚不领。其余丞倅杂职，统计不过数千而已。此为取于国库言也。此外，藩司粮道及知府，有公费，取于州县平余，其余特别差务，亦皆由此项供给钱粮，少则数千，多则竟将十万。粮有多少，即平余有盈绌，盈者年所入可数万计。此外别无所谓政费名目。至若督抚，则有关税、盐务之津贴，然非有明文，受与不受，亦视夫其人耳。惟收粮、收税之机关，由道迄县，不得谓之非弊。凡公款应甲月解者，迟至两三月始解。则此两三月，可以发商生息。公款以关道为多，此项息金亦颇可观。然商欠危险，则责其自理，与库款无出入也。若一归库，则成为库款。藩库道库，皆由首府随时查点，现银向不能轻动。实缺外官支领库款之实数，一省之中，无论如何，大省年不过二十万，中小省可知已。此外，则候补供差各员薪水，皆由各局支管，而以藩司总其成，大概道员知府百数十金，州县以次递减。每班只寥寥数人，归诸二十万之内，亦绰绰有余。是此项支出，二十二行省，四百四十万括之矣。京官自光宣年间，风气渐滥，员缺推广，部用渐繁，然尚不失之远。而

外省则依然支绌也。

官俸既薄，而庶人之在官者，薪工亦随之而薄。禄不足以代耕无论矣，而纸张之给价，几于有名无实。论者所以有以弊养人之说。而不知弊之徇于私者，谓之弊；逼于势者，不得谓之弊。明人笔记，于吏部制签，尚有微词，似吏之有弊，莫吏部若也。余官吏部十九年，明知部吏领照有费，引见有费，补缺有费，皆有其不得已之故。然吏之对官不得言费，一言费即以作弊论罪。且费自费、公事自公事，毫不相涉也。至于钱粮之弊，人言全在书差。凡串票零数，固不免沾润，然口口声声，必抱定钱粮丝毫为重一语，谓之尚有忌惮则可，谓其洁己奉公则未然也。总之，官明则弊少，官昧则弊滋，一言蔽之矣，亦不得归咎于立法之不善也。

前清官俸薄，而吏之禄徒有其名。今日者，吏裁而官独存，官存而俸独重，是以常苦不足也。然今日患官多，而专任之官却少。每一事，必使数人分任之；而分任之人，又各有其分任。如科员、股员、办事员，似官非官，其实化吏为官。皆食官禄者也，即《周礼》所谓府史胥徒之类也。《周礼》府史胥徒未曾实行，而今则已实行矣。议减政费者，竞言裁官，不知今之习为官者，皆名为士者也。官多则养士多。然则士可不养乎？报载法国减政，裁官八万人。法国正患失业人多，今又增此八万人，岂不更多乎？此事近成为环球通病，各国方共谋救济，所当择善而从也。

有清入关之初，文字之狱滋炽。康乾以降，崇尚儒术，满汉之见渐融。道光中叶，满人柄政，又复排斥汉才。迨洪、杨变亟，起用林文忠，中道星陨，行省糜烂殆半，俶扰逾十稔。曾、胡、左、李诸公，以儒将风流，削平大难。朝廷惩前毖后，知汉人之有造中国，复壹意向用之。同光之际，外省大吏，满人所占特二三耳。宝文靖师相尝告余曰："满洲一部人材，安能与汉人之十八省比？"盖满人之达者，固不以排汉为然也。光绪末造，举错渐歧，旋而亲贵用事，不特排汉，竟且排满焉，大事遂不可问矣。

林文忠于虎门之役，焚毁鸦片，朝廷以其办理不善，遣戍伊犁。论者谓权相媒孽，同僚猜忌，致铸此错。事后群引以为恨。其实不止此也。当日英人挟死力以求贸易，不遂其欲不已。文忠仅以一人，独任其艰。而一般阘冗之徒，布满中外，进退鲜据，奔走喘汗，酿成五口通商之局。此盖天祸中国，故使之毒痡四海，延及百年。中国兴败之机，关系甚巨，非得以一时一事论也。今者文忠声名洋溢乎中国矣，而流毒未已，九原有知，当必有无限隐痛者。是岂庸俗人所及见哉！

文忠仕于道光一朝。其时满人枋政，公适丁其阨，备历艰屯，而矢以忠纯，卒能以功名相终始。盖其自监司陟疆圻，所至有恩，每莅一事，不动声色，必挟全副精神以赴之。而生平所致力者，尤在农田水利。久办河工，洞悉利弊，尤以筹办畿辅水利，为根本之根本。即遣戍塞外，奉命屯垦，犹大兴农利于新疆。人第以禁烟之名震之，而不知纯臣之经济固别有在也。今者烟毒流行，英人尚且知悔，而国人之犯瘾者，效尤不已。事之可痛哭流涕者，夫复何言！惟当此全球患贫之日，中国根本之计，还在于农。诚举东西迤北闲旷之地，秉畿辅水利之议而推行之，参以大农新法，其规划必有可取，庶亦救国之一道也。

前清八旗，满兵隶京营饷较厚，各省之驻防旗兵次之，汉兵则较薄，且于厢正旗色白黄红蓝之外，别之曰绿营。或曰洪承畴定制，亦具有深意也，升平日久而暮气生焉。洪、杨起事，绿旗各营一败涂地，即仅存者，几不能成军，竟有互相残杀者。自湘军、淮军以乡勇继起，肃清海宇，而军制为之一变。二十年逐渐裁撤，而气势尚雄。余官赣、苏两省，赣则防营凑合约有七千，苏则练添新兵两标，海疆无事，亦尽足以资镇压也。北洋练兵日有声色，然尚未脱湘淮窠臼。今军阀失败，诸将虽变更面目，其意见岂尽销融哉？

曾文正率湘中子弟，起而平难，金陵克复，而捻匪尚炽。文正以湘军渐有暮气，器械亦不如淮军之精，且湘中子弟皆有田可耕，不若退而归田，而以剿捻责之淮军，盖让也，非诿也。李文忠起而继之，盖任也，非争也。厥后，卒以淮军平捻。其时湘军虽未尽消灭，其气势总不如淮军之盛。余到奉天时，过山海关，驻防三千，铠甲鲜明，身材骠壮，恍有临淮壁垒气象。文忠练兵北洋，淮将尚多才，然亦间收他省人，不过示畛域。袁项城重练新军，仍以北洋为名；而北洋虽为北人口头所公用，其根底则仍不脱淮军。后直隶诸将踵起，遂据北洋为己有，于淮将渐起争端，省界益明，而内讧之祸烈矣。

闻咸同之际，军务紧急，朝廷日盼军报。遇有胜仗，即用红旗报捷，飞摺八百里驿递。所谓八百里者，真八百里也。驿站遇军务时，每站必秣马以待，一闻铃声，即背鞍上马接递。其忙急至于如此。然奏报中所叙战情，委曲详尽，一若好整以暇者。按之事势，种种可疑。后查知其幕府言，此等奏稿，皆于未战之前，先行拟定；一得胜仗，即行发摺，驰陈其当日如何冲锋，如何陷阵，贼从何地来，我从何地追，杀贼若干，获战利品若干，皆由幕府以意为之。将来如有事实太悖谬处，只于奏报详细情形时，设法补救，亦不必显为更正也。然后来所撰，平定某地某匪方略，皆根据当日奏摺原文，酌量删削，不能自赞一辞。今之战事如此，古之战事何莫不然。读史者不可不知。

同治改元，两宫垂帘听政，以恭忠亲王为议政王，

在军机处行走；大学士桂文端(良)、户部尚书沈文忠(兆霖)、侍郎宝文靖(鋆)、文文忠(祥)并为军机大臣；鸿胪寺少卿曹恭悫(毓英)学习行走。元二年，群盗如毛，旋仆旋起；诸将争功，互相齮龁，且有官军互斗之事。曾文正能将将，不能将兵，临阵屡败，而犹能上秉朝谟，制驭诸将。得以决胜疆场者，非得军机诸臣运筹帷幄，知人善任，极力维持，何以得此？三年六月，南京克复。论功行赏，曾文正(国藩)晋封一等侯；曾忠襄(国荃)一等伯，加宫少保衔；提督李(臣典)一等子爵，赏黄马褂；萧(孚泗)一等男；均赏双眼花翎。按察使刘(建捷)赏世职。又以各路剿贼功，封僧王格林沁子伯彦讷谟祜为贝勒；官文忠(文)、李文忠(鸿章)一等伯；骆文忠(秉章)一等轻车都尉；都兴阿、富明阿、冯子材骑都尉；魁玉云骑尉。中兴功臣，戮力疆场，除死亡贬谪外，无不叨恩，所谓有幸有不幸也。八月，复以江南平论功，晋封恭邸子载澂贝勒、载濬人八分辅国公，载滢不入八分镇国公；加文文忠宫太保衔；宝文靖、李文清(棠阶)宫少保衔；曹侍郎(毓瑛)赏加头品顶戴花翎；其余宗亲、御前大臣、内务大臣，各赏赉有差。

军机加恩，所以后于诸将帅者，意谓军机特承旨书谕耳，无功可言，政权固操自上也。不知两宫初政，春秋甚富，骤遇盘错，何能过问？所承之旨，即军机之旨，所书之谕，即军机之谕，此亦事实之不可掩者也。恭邸虽总揽大纲，然宝文靖尝对余言："恭王虽甚漂亮，然究系皇子，生于深宫之中，外事终多隔膜；遇有疑难之事，还是我们几个人帮忙。"当战事吃紧之际，可见王大臣同寅协恭，艰难宏济，为煞有关系也。恭邸、文靖在直二十余年，可谓得君专而行政久矣。光绪十年，军机全体被劾，恭邸家居养疾，文靖原品休致，盖皆念其前劳，未加降黜也。

文靖，吾师也。退居八载，吾常侍杖履。薨逝之日，饰终之典甚厚。及其葬也，吾送之，见平地一块，掘土二三丈，长如之，宽稍逊。旁露一旧棺角，盖其夫人葬在先也。下棺后，即将地上原土覆之，上筑一土坡，绝不加一灰石，盖恐一加灰石，即与地气隔绝。余则封树，自稍有规模。北人厚葬，不过如此。卧龙跃马终黄土，此黄土实际也。人生若梦，此固一热闹之梦；若未成功而殁，或竟遭杀戮，尚不知若干梦也。

沈文肃尝言："中外在今日，皆有得过一日是一日之势，中国不必遽自馁也。"盖以当时列强，广置兵舰枪炮，用财如泥沙，而暴敛横征，民力不堪，实有岌岌之势，文肃之言非无见也。然文肃此言，亦在于光绪初年创办船政后，阅历渐深，渐有觉悟也。观其作船署对联曰："以一篑为始基，自古天下无难事；致九译之新法，于今中国有圣人。"当时亦震列强之强，而毅然为之，后见列强以科学致富，济强政策万不足持久，故发此叹。今乃知其有远见也。

沈文肃任船政大臣时，藩司因买铜不报，谓与税款有碍，用札驳诘。乃立缚藩吏，以"阻挠国是，侮慢大臣"八字杀之。当时因绅士在乡办事，恐滋掣肘，闽省风气，绅弱官强，故不能不杀之，以示威耳。不数时，船厂有一小工窃洋匠汗衫。乃执而告之曰："汝偷外国人汗衫，太不替中国人做脸。"遂喝令处斩。公余，亦集僚属作诗钟。有一日，未终唱，忽告人曰："我适有事，少顷回来再唱。"遣人瞷之。则坐大堂又杀一人矣。当日船政，弊绝风清，洋匠慴伏，亦赖有此耳。

左文襄由浙赴闽，驻节上游，寄书到湘，说闽奇瘠。前阅其所刻家书，大有懊丧之意。且其时各省凋敝。饷源只靠厘金，乃以三千金拨款，动与人龃龉，其困苦情形可想。迨到省城，增建正谊书院，创桑棉局，大有百废具举之概。虽当时建设费省，究非有款不办。余少时，在老屋门口，见其湘勇三人，与肩挑赌骰，失败，怒掷两钱，拿粳米粿五粒而去。此是其部下蛮横处。此外并未闻有苛索滥征之举。足见其经画之精、规模之远也。

光绪甲申，法越肇衅，讲官张佩纶、宝廷诸人，相约弹劾权贵，操纵朝政，时人目之为清流。且有不闻言官言，但见讲官讲之语。虽阴主者固有其人，然全体军机同日罢职，懿亲如恭邸亦令退居，朝端气象为之一新，不得谓非钦后之从谏如流也。厥后，法舰闯入马江，海军以不战被熸，张坐失机落职。滇越陆军失利，弢老亦以举荐主将非人降调。功罪赏罚，各加其分，在清流无所为荣辱也。惟张于罢官后，为李文忠赘婿，致招物议；宝亦以福建试差归途，娶浙江江山船妓，上疏自劾落职。清流之贻人口实，亦不能一味尤人也。

近年大乱，非人有意为之也，误在"随声附合"四字。一事之起，一人倡之，百人和之；倡之者非尽出于无意，而和之者可断其为盲从，阴错阳差，必闹到不可收拾而后已。甲申法越、甲午中日之役，主战者不过一二人。后和之者日众，竟有明知其不可战，而不敢言和者；甚有料其战之败，先搬眷出京，而上摺请战者。及至割地赔款，则鸦鹊无声，瞠目相视而已。此余所亲见之事。拳匪之役，在余出京之后，其倡和情形，亦复如是。此又余所熟闻之事。两事已成隔世，追思之，尚有余痛也。

清流之起，人多疑其挟私意。然其激于义愤，志在救国者，往往而是。特流弊所极，有当时所不能意料，及至事变发生，则必瞠目相视，而有早知如此悔不当初之叹。夫论事必须洞烛始终，处事必宜熟权利害；旁观论事，与当局处事，要宜易地而观。世之訾人者，每曰成败论英雄，吾独以此论为未允。语云："毫厘之差，千里之缪。"为英雄者，苟能毫厘不差，即为千里不谬，必

可有成而无败。此按诸已事，无一爽者，可不惧哉！

中华开化数千年，中间奇奇怪怪之事无所不备，一一皆有踪迹可寻。承平日久，法度修明，或因事涉猥亵，正史不采；或因说近支离，正人弗道，日久半就消灭。迨纪纲一坠，乱象纷挐，世人所惊为创见者，实亦不过故态复萌耳。但如梦如泡，依稀恍惚，达者观其通可也。

北洋练兵之议兴，以三十六镇为标准。论者即惴惴焉忧之，以为中国国力，万不能堪此重饷也，今日之兵，何止五倍三十六镇之数，兵额几冠全球。然则饷何自出乎？官筹之不足，只有任其自筹，而苛税杂捐诸弊遂不可制止矣。今之人但苦兵多，而亦知兵之所以多乎？科学与人工互消长，凡兴一事业，便于多数之民，不暇计及少数。且新事业，亦未尝无用人也；不知所用之人，远不敌所不用之数也。是今日之兵，皆此等失业之民渐积而成也。其不容于兵，必趋而为匪。兵匪交哄，民无立足地矣。海国机器流弊，工商恐慌，其乱未必不与中国相等。国际亟亟开会，名曰救济，实则各自为谋，而其意在筹饷，则一也。

庚子以前，中国无警察也。余到苏后始创办。端午桥制军告余曰："以中国地大，只求一里有两个警察，年已需五万万。以全国岁入，办一警察，尚复不敷(当时岁入未至四万万)，何论其他?"渠倡言立宪，喜办新政，所言竟与之相反，不知何意。嗣后各县勉强兴办，小县二三十人，大县亦不过五六十人。民国成立，却逐渐扩充。今者江西剿匪，以警察不足恃，又复劝行保甲。可知国土太广，国力太微，遽废旧法不可也。

《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后代则间用火攻。前清入关，犹以骑射取胜，可见当时火器尚未甚烈也。咸同时，曾文正初见开花炮，则曰："此器不仁甚矣。然海疆多事，不可不备。"语载《求阙斋弟子记》。文正第言备而已，可见当时湘军并未惯用也。光绪年间，薛叔耘驻使，作《庸庵笔记》。云："外国科学发明，战器日精，将来必有云间作战之一日。"当时尚未有飞艇投炸弹也。事未百年，战器名目，日新月异，不可胜数，而军费奇巨，虽富强之国亦感拮据。欧战之后，列强觉悟，迭订和平之约。然一面订约，一面购械，以固国防，其费仍不赀，无论何国，杼轴空矣。故列强变计，而趋于军缩之一途，岂能视为儿戏哉！

卷　二

古者学古入官，谓官必须学古，而后可入也。然官有限，而学古之人无限，学古者必欲人人入官，则天下乱矣。故孔子于子张学干禄，则以寡尤寡悔抑之；于漆雕开之斯未能信，则说之。盖深知人人做官，处于必穷之势，故以谋道不谋食之旨，劝弟子以安命也。孟子曰："得之不得曰有命。"圣贤教人，无非使人专精于为学，不可急于求官，千言万语，意在弥乱而已。科举时代，广设科目以容之，苛持绳尺以阨之，使天下聪明才智之士，消磨精神于不知不觉之中，而拔其一二，为治世之用。势之所迫，盖不如是，不足以弥乱也。

有清时代，一科举时代也。二百余年，粉饰升平，祸乱不作者，不得谓非科举之效，所谓英雄入吾彀中是也。大抵利禄之途，人人争趋。御世之术，饵之而已。乃疏导无方，壅塞之弊，无以宣泄，其尾闾横决，至不可收拾。末季事变纷歧，何一不因科举直接间接而起？而究其始，特一着之错，不知不觉耳。

科举时，有举人，有进士。从前举人不中进士，即可截取，以知县按省分科分名次，归部轮选。当时举人何等活动。乾隆年间，以此项选缺尚欠疏通，乃加大挑一途。凡举人三科不中，准其赴挑。每挑以十二年为一次。例于会试之前，派王公大臣在内阁验看，由吏部分班带见。每班二十人之内，先剔去八人不用，俗谓之"跳八仙。"其余十二人，再挑三人，作为一等，带领引见，以知县分省候补。余九人作为二等归部，以教谕训导即选。行之数科，逐渐拥挤，外省知县，非一二十年，不能补缺，教职亦然。光绪以来，其拥挤更不可问。即如进士分发知县，名曰即用，亦非一二十年，不能补缺，故时人有以"即用"改为"积用"之谑。因县缺只有一千九百，而历科所积之人才十倍于此，其势固不能不穷也。

举人于大挑之外，且更有教习、誊录、议叙各途。种种疏通，无非使举人皆得由知县、教职两途入官也。秀才则予以五贡升途：恩、副、岁三贡可选教职，拔贡、优贡许以朝考；亦以知县教职入官，拔贡且有小京官之希望。亦未尝不为秀才谋出路也。无如源泉混混而宣泄不及，当日百计疏导，于事终无济也。

当时进士分省之即用知县，拥挤固如前所述矣。主事一途，光绪年间，非二十年不能补缺。捐班者补缺无期，与此并无影响。余十四年而得补缺者，因在吏部，较疏通也。中书一途，欲升侍读，与主事之难同。至于补缺后，截取同知，分省候补者，则与即用知县等耳。惟翰林一途，当时最为活动，每科学政十八人，正副主考三十六人，乡会试房考各十八人，每科有九十人之差。而当时翰林不过数十人，以之分派，每科一人竟有得两差者，宜其优胜也。乃至光绪年间，长短大小之差，仍是此数，而馆选太滥，人才拥挤，考差者竟有二百余人之多。平均牵算，每人约须九年可得一差，且得一差而若系房差，则九年之中，只得数百金而已。试问如

此养上，如何能济？两次推翻军机之事，亦实相迫而成，不得谓非当轴者之过也。

进士殿试次晨，钦派科甲出身之大臣八人，入内阁读卷。譬如进士三百二十人，每人应分四十卷，由八大臣各定次序。八大臣中，以宪纲为次序，先抽十卷，前一日进呈。其第一本即为宪纲第一者所定，第二本即为宪纲第二者所定，挨次推到第八本为止。其九本十本，则仍为宪纲第一第二者所定。是状元定为宪纲第一者所取，榜眼为第二者所取，探花为第三者所取，传胪为第四者所取，其余则同归二三甲。若进呈十本卷，有经御笔改定者，则又视各人之造化，然总不出此十本中也。此种办法并非例定明文，当时必因读卷屡起争端，故定此标准，虽曰调停，亦逼于势耳。其实著意只在十本卷，其余则每八本挨次堆叠，二甲之为进士，三甲之为同进士，亦归之于命而已。余字之劣，得附二甲，即其证也。且好字不止十本，若尽不入宪纲，在前四人之手，则鼎甲传胪，岂不是尽无好字者？此亦极不平之事也。

考试试差，定例阅卷十人，取卷只以八十为限，每人取八卷，则落第之卷亦自不少。取定之后，由军机揭弥封，开单进呈，单便留中。放差不在此单，断不能放，故军机北屋留一底单，南屋之小军机不能知，礼部不能知，即阅卷者亦不能知也。不过阅卷者记得诗句，或在外私言耳。放差之日，礼部具题，仍照全单列名请旨：军机则检出底单，每差酌定正陪二人，请御笔在礼部题本上圈定一人，即行宣布。考差者不知取不取，只论放不放，故恩怨不归阅卷之人，而专归之军机。军机于单内择二人作正陪，虽于差之肥瘠、路之远近，或不无照顾私人；至于欲以取低之人放大差，取高之人放小差，则单内明白易见，岂能当面作弊？大概放大省学差及正主考，除大考差之三品以上大员，由钦定外，其由小考差而得学政，非取在前十名不可。其取在中间，可以主考，可以分房；其取在后面者，定为房差无疑。此亦理势所当然，不能任意营私也。乃考差者一遇无差，不怨己之不取，而怨军机。且放小差者不怨取之不高，而亦怨军机。翰林二百余人，得意者十之三，失意者十之七，为数不下二百人。怨气所积，谓以后种种祸变，无不因是酿成，亦似武断；而不知发端甚微，无形之影响，固甚大也。

同治初年，左文襄克复全浙，移师督闽。下车之始，百废具举。创立正谊书院，以课举贡，并选举贡之高才者，住院校刊《正谊堂全书》。宏开广厦，寒士欢颜，影事今犹在目。记院中撰一联云："青眼高歌，他日谁为天下士；华阴回首，当年共读古人书"。文章经济，名重一时。而大乱之后，亟亟修明文事，元老宣猷，其魄力之大，洵不可及。不谓此事只近在四十年，乃竟有人往风微之叹也。

科举时代，每省有书院，定考课，给膏伙，教而兼养，意至美也。各省各自为政，而大致不差。今即以吾闽书院言之。省城旧有三院：曰鳌峰，曰凤池，曰越山，所以课生童也。鳌、凤督抚主之，越山则福州府主之，谓为郡书院也。又曰龙光，所以课驻防，则归将军专主。谓为八旗书院也。外府县仍各有一二。同治年间，左文襄立正谊堂，招举贡校书，旋即设立正谊书院。嗣是王文勤中丞（凯泰）抚闽，创立致用堂，旋改为致用书院，专课经学，却不限课举贡。其掌教名为山长，皆以乡先达退宦者为之，虽论辈分科分，亦必以品学为重，此亦古者祠禄之意也。其束脩：鳌峰八百金；凤池六百；越山二百四十；正谊八百；致用亦然，间或一千，则记忆不清矣。其膏伙：鳌峰生员内课二千三百，外课一千八百；童生内课一千三百，外课八百。凤池略逊，越山则只数百而已。正谊内课四两，外课三两；致用亦同。每月官课一次，另师课两次，应官课不应师课，则分扣其膏伙。官课另有奖赏，其额数奖银，皆随官之丰啬。师课三名前亦有奖赏，但出于额定，为数甚微；膏奖细数记不甚清，但不失之远耳。正谊专考举贡，人本无多，而大多数之寒士，除教读外，皆以各书院为生计；然得之不得曰有命。别无所营谋，亦绝不阘毵也。世人以颜子为不学而致，吾则以为当日之书院生，未尝不知箪瓢之乐也。今日追思，分明是三十年前事也，琐琐记之，俾后来人知其来历焉。

光绪廿七年七月奉旨：著自明年为始，乡会试改八股，试策论。八月奉旨：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外，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内均改设大学堂外，府厅直隶州均改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行之未久，又于三十一年八月，准直督袁世凯、鄂督张之洞、江督周馥、粤督岑春煊之请，谓科举不停，民情观望，著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及各省岁科考试一律停止。科举废而学堂大兴矣。乃奉行者人不一心。规制不能整齐画一，而所云教育普及一语，又徒托空言，不得谓非始谋不臧也。

余二十七年守抚州，于奉诏之先七日，即改兴鲁书院为抚郡学堂，置普通精舍，以居高才生。"普通"二字，余以意为之，初无所沿袭。后数年，乃有普通学、专门学之区别。盖当时草创，学制固未备也。回任建昌，新创郡学一所，甫落成，即奉讳去任。及到苏州，以他项学堂已多，乃创立农学堂。三年，有自外洋学农学专门归者，聘为教习，乃告之曰："农学以选种杀虫制肥为要素，宜按程序分浅深教之，以资实效"。教习曰："吾所学乃农理化学，不能一一实验也。"余心非之，而无可改聘。开学几及五年，而现象如此。政变后，余不复管学务，二十年来如何更变，则不复与闻矣。虽然，余岂得谓为无罪哉？

当民国元二年，机关林立，学生得事较易，而俸薪皆百数十元不等。今则事少人浮，而谋事者仍不肯贬格小就。余告之曰：“我初到建昌时，盱江书院生员膏伙月六百文，童生三百文。余嫌其太薄也，乃捐廉加倍给之；汝们月得千二百文，或六百文，皆喜形于色，优游过日。今有十余元馆地，个个以为不满意，是何以故？且汝们江西省城，从前有友教书院，山长束脩年只二百四十金，虽加以官场津贴，为数亦有限。而为山长者，多系退老督抚。试问：当日太平时代，读书人之享用，不过如此；今者国债累累，度支几竭。必欲每人之得馆者，非百数十元不可。试问钱从何来？后何由继哉！”然此犹为余在江西时言也。近则累年匪扰，流离颠沛，情形直不堪问矣。

科举时代，悬一格以为招，人人各自延师，各教子弟，国家亦不必人人为之延师也。学堂制兴，官立学堂，是官为之延师也。官力不足，失学者多，于是合群力而为私立学堂，是私人代为之延师也。私人之力又不足，失学者仍多，于是有力者自费出洋，以辅官派出洋之不足。费巨额隘，其失学之多，仍如故也。中国人民之众，失学之数，至少亦在百与五之比例。此九五之数，国家欲扩充学堂，徐补此阙，力必不足；若用强迫手段，使此九五之数各自谋学，势更不行。且今日学堂之弊，不止在失学人多也，即不失学之人，亦无以用其所学也。论者谓宜广开工厂，每厂必开一学堂；某厂用何项人才，即招何项学生；从前所有毕业生，即按其所长，各归各学堂掌教，或补习。如此，则已学者无弃材，后学者有出路，而国家亦可省一无限量之学费，一转移间，全神俱振。策无有善于此者。至于法政一门，专为作官吏之用，近时既不重官吏，如有愿学者，即可照从前科举之例，各自延师，听候官为考校。如此，则从前法政人才，亦不至无所安置也。所言亦自成理，但所行能否实践所言，所言能否有效，则在办事者之善为措置耳。

今日学堂之弊，与学生无与也。而当时兴学者，急于观成，仓猝定制，人不一心，适蹈不知轻重之弊也。一在毕业太易。科举时代，三年一会试，取进士三百余人焉。三年一乡试，各省统计，取举人约二千人。五贡并不及此数。进士固即时任用，而得意者尚不及半。举贡分途，消纳十不得一，日积月累，后来已拥挤不堪矣。今改科举为学堂，大学毕业视进士，中学毕业视举贡，而且无人不可毕业焉。今默揣其数，试问何以位置？一酬报太丰。前清大学士，年俸三百六十两。而从前出洋毕业回国，当轴极意优待，年俸视大学士十倍且有不止，其次亦必五倍，后难为继，向隅者多。此二者皆视之太重，而势处必穷也。一备索学费。从前寒士读书，无所谓学费也；且书院膏伙，尚可略资以津贴家用。今则举学中田产，悉数归入学堂；而学生无论贫富，一律取费，且膳宿有费，购书有费，其数且过于学费。其出洋之由于官费者，寥寥无几，其自费之费，即千金之家，亦必裹足焉，是出洋生不得有寒士矣。一不恤生计。学生之弃家产，负重债，以期毕业者，不过求出路以取偿耳。今对待学生者，则曰：“学生之头角峥嵘者，不难自谋其生，历次考试，亦有任用。即不然，亦得有学位，则亦已矣。不观当日之秀才乎？秀才中举中进士，固有出路；若终于秀才，则亦有秀才顶戴荣身也。有何不可？”不知当日秀才无资，本无产可破；今之秀才，则大半自破产来也。此二者视之太轻，势穷而变，不易通也。噫！始谋不臧，其由来非一朝一夕之故，今之办学之人亦不任咎也，无已，其仍证诸外国乎？外国学生失业，亦必恐慌，当有补救之法，取其所长可也。近来有大政策，必合中外谋之，此亦时势所趋，无可解免也。

卷　三

财政前清由户部专管。户部之库，余在京时，奉派随同查过四次，出入互有盈绌，盈时不过千一百万以外，缩时亦不过九百万以内。承平时，度支有常，而典守有制，每次查库，必报盈余少数。此部库也。至外省亦有省库。苏州有藩、粮二库，余任首府，凡遇巡抚司道交代，每年不止查过一次，为数不过数十万，间有过百万者甚少，缄藏严密，毫无假借。此省库也。江苏算是大省，而所藏不过如此，则小省可知。计部、省各库，计算不过三千万，视乾隆时部库尚存七千万者，殆已不及，中国可谓贫矣。今则改库藏为金库，而金库则由国家银行代理之，有亏无存，每况愈下矣。

中国自同治元二年之后，十年生聚，渐复承平。官俸俭薄，兵饷节缩，取于民者，只厘金不能即除为弊政，此外仍恪守“永不加赋”之祖训。国用不足，推广捐例以卖官。疆吏有议行屠宰税者，人犹唾骂之。医疮挖肉，不免拮据，然未敢轻易借洋债也。乃甲午一败，赔款二万万。当日京官，震而惊之曰：“此二百兆也！”赔款各省分摊；摊解不及，即须借债以补之。庚子又一败，赔款四万万。于是亟行新政，藉新政以取民，藉新政以借洋债。京官又推广登进之路，于是富商大贾，遂辇载以求仕进，官常弛而奢侈之俗兴矣。丙午夏，余服阕到京，葛振卿尚书（宝华）对余言曰：“君知我国新打一胜仗，有人赔我四万万乎？”余曰：“何说？”渠曰：“若非赔我四万万，京官之阔，何能如此？君在外九年，岂料世变如此之速耶！”其时亲贵尚未横行，而祸根已暗长矣。旋而亲贵日盛一日，京官亦日奢一日，不数年而国亡矣。亡国之后，项城初到，即定为京官，无论大小，每人月俸六十元。然即如此，已较前清官俸倍蓰矣。后乃变更平余办公诸旧制，名为化私为公，实则骤增政费。又有所谓善后借款五千万，以为挹注，而京官又肥马轻裘、狂嫖大赌矣。是河山方以奢终，功名复以奢始

也。项城在洪宪以前，虽以洋债为挹注，而尚有眉目，至洪宪后，大动天下之兵，军费无所底止，而政费随之而滥，遂更感拮据矣。

光绪末年，户部册报，岁入一万万零八百万。追项城时，逐渐加增，岁入已逾四万万。或云，所增之数，外债及学生学费均算在内。实在岁入之数，亦总在四万万矣。此四万万仍由民间所担负也，是人家年用百金，今则年需用四百金矣。此余在江西时所言也。今阅财政部报告，二十年度，岁入已在六万万以外；且只就国家税言，而地方税田赋大宗等等，尚不在内。虽以元易两，而大数已甚可惊。政繁赋重，民不堪其忧，岂空言已哉。

从前内债，有所谓征信股票等名目，后以捐照抵还，遂失信用。而外债则不然，后因屡次展期，抵押品有名无实，信用亦失。外债途穷，仍返而求之内债；内债途穷，乃减折以招徕之，卖时减折，还时十足。此饮鸩止渴也。然此法外国实开其先也，外国量出为入，借国债为挹注，取便一时，今日经济恐慌，势已将穷矣。中国尤而效之，而尚未甚，岂可不审慎从事哉？

从前各国通商，我以丝茶出洋，获大利；而外洋以鸦片进口，亦获大利。后外人自制丝茶，我之丝茶减色；而我自种鸦片以抵制之，外洋之鸦片亦何尝不减色。且外洋之制造品进口日新月异，而我之天产出口亦日新月异，近来之仿造洋货又复不少，特外人进步速，而我之进步迟耳。今则外国工商恐慌，百计倾销，商情大变，成败不可以道里计矣。

通商以出入货之盈缩为利败，此显然者也。光绪末年，与一德人谈，则谓：通商系两利，比之于水，水未有不平；所谓盈绌者，必有所救济，不能执一而论也。我德国输出，即绌于输入，不足为虑。譬如中国无银矿，市上银洋流行，从何处得来？乃证以《海关贸易册》：中外通商，惟同治三年，出超为二万七千万，为最旺之数；同治十一年至光绪三年，此五年内，出超已降为一千万有零；自光绪四年以后，直至二十六年，逐年递降，均入超于出，其甚者将及一万万。当时德人坦然言之，自必确有所据。今则超入之数，竟有七与一之比例，则水之不平甚矣。其崩决之势，不大可惧哉！

田赋按则定税，本有标准，乃日久弊生。有清入关，即欲矫明之弊而行清丈，因循二百余年，而不能行。只以土地太广，粮户太繁，税则又参错不一致，以致一国之中，完欠互异，不平已甚。县中册报岂能捏饰？而综核殊难一目了然。余外任廿余年，每到一县，必与县宰闲谈，问其所辖田地，每亩若干弓，完粮多少。皆猝不能对；即对，亦言人人殊。追饬吏开单，有数十亩一户，有一亩不止一户者，且亩不一则，则不一粮，一篇细账，不糊涂而亦糊涂矣。此吾亲历之事。苏、赣钱粮完欠，不能平均，而深痛整理之不易言也。近日财政会议，力求田赋平均，可谓知其要矣；但望无徒托空言也。

古者取民有制，田赋之外，常税而已；今则无税不增，而田赋转成为少数矣。古者理财，量入为出；今则量出为入矣。财政部计算表勉符预算，而田赋一项尚归诸省税，只国税收入已逾七万万矣。财政部专管收支，而代财政部而收支者，尚无帐可算。锱铢所入，何一不取之于民？语云："暂累吾民"。民果何时而释此累乎？居今日而言，理财非裁兵不可，然兵何能遽裁也？抑欲裁官乎，官亦何能遽裁乎？兵与官俱不能遽裁，则政费之浮滥者，独不可减乎？然所减亦有限矣。且更有一说，官场所浪费者，仍有利于工商之民，正可以资挹注。此说乡人自乡来者，言之历历，尚非持之无故，然亦何能成理也。司财政者竞言无办法，诚哉其无办法，然环顾外国，亦何尝有办法也。支出无艺，国债日增，其病皆中于军备也。列强乃急急于经济会议，冀欲于商务补苴。既曰会议，则必各得其平，非专顾一国也。此议何时可成，大抵终归于各求省缩而已，各谋苟全而已，勿徒骋高论，而自欺欺人也。

米为民食所资，宜流通也。自禁米出口之说起，而百弊生焉。余初次到赣，在建昌时，米价贵过二千，绅士以米谷出境太多，须厉禁，以恤平民，余许之。旋有谢、梅两老绅士，来言此禁宜弛，否则恐米价更贵。余召请禁之绅士诘之，乃对曰："谢、梅两富绅米多，利得厚价，所言全是私意。"余亦颇信之。越数日，米价果更贵，且河下因拦米闹事者亦多。查知禁米之令一出，刁生劣监即率人在河下拦米船，得钱仍放行，有健者不肯出钱，即互相斗讼；且索钱不止一处。米价遂因而加贵。后乃知请禁之绅士，即缘禁作奸之刁劣所指使也。此江西一郡之事也。旋守苏州，省会之地，密迩上海。上海有一秘密公司，实一大米蠹也，有一般人联洋人买办为之。闻其资本数百万，春间放债与农民，秋成收米，故全省之米大半尽入此公司之手。米价涨落，归其操纵，有时创为禁米出洋之说，或又弛禁，皆为该公司所利用，官为傀儡而已。盛杏荪未为尚书时，告余曰："中国尚食西贡洋米，那复有米出洋？"一语可以道破。彼纷纷者，殆别有作用欤，盖暗指此公司言也。有一日，苏州米价将涨过十元，扬言非涨至十二元不止。余以此弊全在上海，乃往上海与绅商筹平价之法，告之曰："我在建昌时，米价过二千，即闹饥荒。相隔不过六七年，何至世变如此之速！苏州产米之区，且今年又非荒歉，米贵更无理由。我有一主意，今年苏州米价不许过十元，如不遵令，苟地方抢米店，我官场不负责任。吓诈之言，我总不听！"嗣后价亦渐平，殆该公司知我已烛其奸也。此苏州一郡之事，亦即上海一埠之事也。改革后到江西省城，虽无上海之大米蠹，而米商买卖之大，亦为人所注目。江西产米有余，只临川一县，年可

余一百万石，势非出口不可。议会复开，乃当日刁劣拦河之故态复萌，怂恿由会建议禁米出口，官场无可辩论。后米商向议会暗中疏通，便复议弛禁。一年至少总有一次开禁，一次弛禁。其后军事迭兴，釐金加重，上海价低，出口无利可图，虽不禁而亦不出，与禁不禁毫无关涉也。此江西一省之事，又非徒一省之事也。总之，米谷如水之流，全国可通。价之贵贱，非有特别事故，不能过于轻重，禁令只助涨价之弊，绝无平价之效。此余外任多年，真知灼见，可以断言者。然后知剖斗折衡之说，庄子亦一大政治家也。

苏秦之客于秦，米贵如玉，薪贵如桂，谒者可恶如鬼，秦王难见如帝。后见秦王，乃曰："臣食玉炊桂，因鬼见帝。"诉其作客之苦，苏秦去今已二千余年，犹今日米珠薪桂之窘状也。厥后治乱相乘，物价之低昂，人民之苦乐，不知经数百变，无可殚述。但以吾身亲见者言之。南人食米，北人食麦，此其大较也；北人兼食杂粮，南人亦有兼食薯芋者。余少时不预家务，但闻米一石二三千。光绪三年到京，米一包二两四钱，折合一石，则为三两余。光绪廿三年到建昌，米一石不过二千，边县则只千二百文。乃调南安，山多田少，地近粤边，米石八元，多者十元，与内地价几逾倍。光绪季年到苏州，产米之区，价亦七八元，间有至十元。甲寅到赣，米石以四五元时为多。壬戌到沪，则米十元以外，间有近二十元矣。大抵米价之高低，除僻地以丰歉为转移，其都市之处，皆操纵于米商之手。其因禁生奸，因税滋弊，皆由米商消纳之而人于米价。是米价定于商，不定于农也。是亦筹民食者所当知也。

矿产布天下，所谓地不爱宝也。然开之，或得或不得，即或得之，或衰或旺，或始旺而终衰，或始衰而忽大旺。此变化不测，殆有天为之主宰，而矿师之明昧，特为天所驱使耳。中国卅年前，山西煤矿中外喧传，谓可采至千年不竭也。随声附和，哄动一时，某巨公乃与外人合赀，开采煤油矿。不二年，各亏巨本而罢。当初如何合赀及亏本后如何分任？事属既往，不必深求，然山西矿名一败涂地矣。即汉冶萍煤矿，何尝不亏本，特以供给日本，取用未即废耳。他如漠河金矿、云南铜矿之类，其衰旺情形，互有不同。大概不过养活一时矿工而已。若外国矿主所称为大王者，百无一二，其失败者亦不少。无他，天生田以养农，生矿以养工；田之利薄，故使之长享其利，矿之利厚，故特为之限制。其实酌盈剂虚，工之利又未尝不薄也。天道恶盈，冥思之，适见造化之妙而已。

《易》曰："明慎用刑。"历代虽除肉刑而未净绝。民国新刑律，改大辟为枪毙，即笞刑亦废，可谓法网宏开矣。虽所定刑章，间与国情扞格，然苟折狱惟良，尽可徐图补救。惟滞狱贻累，已足上干天和，所当深戒也。

民国法律，视前代为宽。然历代法律，虽不免有苛细之处，前清法律亦未尝不然，而臬司及州县衙门，必竖一牌坊，书"天理国法人情"六字于其上，谓必合天理人情，而后成为国法也。语云："立法严，行法恕。"又曰："行法须得法外意。"古人之言深远哉。

狱讼之兴，不外酒色财气四字。民之求理于官者以此，官之取信于民者亦以此。而不知四字之中，以气为主，而色亦大有关系。淫为万恶之首，谚曰"色胆包天"。余外任二十余年，乃知所有命案，多系因奸而起，谋财害命却居少数，谚所谓"十命九奸"是也。其盗案亦有因奸起者，定狱时则从其重者处之，而不以奸情牵混也。赌可倾家。无家可倾，非出于窃不可，窃案所以多赌徒也。盗案亦有因赌者，小赌则窃，大赌则盗，定狱者亦从其重者处之，不以犯赌牵混也。至于饮酒亦有滋事者，然止于斗殴而已，其涉于命者，亦误杀斗杀而已，非重大命案可比；且饮之费究不如赌，亦不至遽流为巨盗也。此亦民情之大可见也。

户婚田土之案，从前归于钱谷，今则曰民事诉讼，皆为钱而已。金钱万恶，争钱必争气，讼案所以易涉货贿也。钱谷幕友，操守每逊于刑名，官场轻视钱幕，亦即为此，然而贪吏喜之矣。吏虽不贪，而有藉之为傀儡，于中取利，而吏亦不免贪名。是则贪吏之所喜，亦即廉吏之所惧也。故《牧令全书》谓："钱谷之案不能轻断，断则必翻，不如诿之公亲调处，而翻者却少。"此即《易》象所谓君子以明慎用刑，无敢折狱之说也。

潍侄既到彭泽任，恶民情之刁，讦告之不易防也，来书问补救之法。余告之曰："汝自命法政家，能断案耳。殊不知词讼一判曲直，便有一德一怨。汝断百案，便有百个怨家，怨家哪肯说汝好话。吾此言非教汝不断案也。真正刑事之案，却宜迅速断结，如果处当其罪，而又出以哀矜，则民亦何怨！所最宜慎者，民事之案耳。户婚田土，头绪纷繁，情伪百出，人各绘一图，各持一据，目迷五色，从何处说起！是非使之调处不可。《牧令书》曰：'公庭之曲直，不如乡党之是非。'此调人之职，所以为世重也。"《牧令书》虽多门面语，不必尽合事实，然此数语却可诵。调处不了者，官岂能不断？但少断案，总少怨家也。吾生平听讼颇不让人，今为此言，岂尽滑稽哉！

乱世官威易行，平世官威转损。官之威，亦恃力为之助耳。乱世官以武助力，虽甚贪暴，民纵智，不能与武抗也。平世官以法助力，民之智，正可缘法生奸。吾平日不喜谈禁令者，即是此意。语云："下民易虐。"此亦指良懦者言耳。然民即良懦，而其旁有不良懦者，指而导之，亦何曾易虐哉！盖民之智多，不特廉吏难为，即贪吏亦何曾易为？不特循吏难为，即酷吏亦何曾易为？古之称廉吏、循吏者，临行卧辙留衣，旋而立祠立

传，何曾非此多智之民操纵其间，而运用其智乎？

《书》曰："民可近，不可下"，《诗》曰："顾畏民喦"，从古民气固不可侮也。自政衰官横，士之黠者，挟民气之说与官抗，而官败矣。官不甘于败也，乃挟兵而与民抗，而民败矣。民又不甘于败也，挟匪而与兵抗，而兵又败矣。兵亦不甘于败也，通匪而与民抗，则民更大败而特败矣。其实官也、士也、兵也、匪也，其始皆民也。民之黠者究少数，不黠者究多数，相持日久而无以了局，黠者悔矣，不黠者亦悟矣。其始之抗也，势胜而理诎；其悔而悟也，理胜而势诎，理胜势诎，天下太平矣。此亦古今治乱之机也。

孔子曰："道之以政。"以政则不能无禁令，禁令愈严，而缘法作奸者，滋弊必愈甚，此以政不如以德之善也。余外任廿四年，除禁烟及禁假命案外，绝不悬一禁令。明知佐贰杂职，皆藉例以收陋规，余只考察僚属，不使滥索，绝不容缘法者得以售其奸。此意稍明治体者亦多知之，非谓余有特识也。即以余所禁二端而论，禁假命案只在官能廉明，权自不至旁落；禁烟则以国际关系，不得不锐意行之。然不料继吾后者，破坏灭裂，一至于是也。

中外交涉，译署总其成，而教案则地方官之责也。教民播恶，鱼肉平民，余守赣九年，适丁其阨。百计镇压，终未得当，抱疚在心。嗣义和团起义，仇教号召，不无卤莽。外人以杀使辱国，藉保教为名，联军入京，索赔巨款，协定苛约，而始退兵。因是而教燄愈张，民怨愈甚，不数年，遂有南昌之变。南昌之案，外人实无戕官之事，兵舰一到，自满所欲而去。然外人从此亦大有觉悟，知教民之不可袒也，乃隐将教权裁削，禁教士不得干预讼事，而数十年之教祸息，而民脱水火矣。然外人初无明文宣布也，余到苏州时，见教士之不入公门，后始诇知其故，此诚中国教祸起灭之大转机也。

中国外患内忧相迫而至。然环顾海邦，仍各有岌岌自危之势，甚矣纷乱之已造其极也。此何故哉？天祸中国，天不止祸中国也，环球生计均感穷蹙，相逼而成也。试问今日何国之民得安居乐业者，恐未易言。多难兴邦，殷忧启圣，有国者所当上下觉悟，而谋所以转祸为福也。一国一党之争，皆局部之事，无关于大本也。

邵尧夫闻杜鹃，有南人作相之惧；宋高宗有"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何所归"之愤言。中国人本有南北之意见也，当国者持同轨同文之旨，极力维持，苦心消弭，不得谓毫无政策。明清两朝，各得延祚二三百年者，以割据偏安之祸根斩除殆尽也。清季议立宪，又有联邦自治之说；旋以南北争持，又有南北分治之语。不知联邦自治，是须邦邦备兵也；南北分治，是须南北各备兵也。近世殚一岁之所入以养兵，犹且不给，况又分之乎？北方地广民贫，南方地狭产富，以南济北，相安已久。且川之济滇黔，粤之济桂，浙之济闽，所谓受协省份者，南之中又相济焉，此理财之关系也。袒护同乡，悬为厉禁，本地人作本地官，亦悬为厉禁，故人才相资，四海皆为兄弟，无相猜忌。今曰自治，是此省之人，不能治彼省，甚至此郡此县，不能治彼郡彼县，是一郡一县之外，不相来往也。中国一千九百县，是分为一千九百国矣。外人不来瓜分，自己先瓜分矣！且一县为一国，是一千八百九十九国，皆敌国也。敌国相侵，乱岂有定乎？此又用人之关系也。然则中国不统一，其可能乎！今国难急矣，慎勿再搬演名词，徒乱人意也。

《诗》曰："既克有定，靡人弗胜。"言天终有定时，终有胜人之时，且环球并无二天，天管中国，即环球各国无不管也。譬如天道恶盈，今日各国机器发达极矣，而天以工商恐慌警之，即天之恶盈也。天道福善祸淫，中国军阀当日狂嫖烂赌，而天以屡次覆败警之，京官当日亦狂嫖烂赌，而天以变作灾官警之，即天之祸淫也。天之阴骘下民，其舒惨迟速之数，固有示人不测者。莫谓天网不漏之说之不足信也。

党派纷争，政局不定，无他，政不在养民而已。然昔之养民也易，今之养民也难；昔之养民也省，今之养民也费。何以谓之费？今日之势，非裁兵不可。未裁之兵当养，已裁之兵亦当养，且未为兵之人，尤不能不养，则养之费岂能堪哉！舍之不养，则战祸复起，广取民财以养之，则流寇亦必起。为今之计，非大借外国之财，大举建设不可。大举建设，则无论旧人新人，皆有所安置，而小民亦得以沾其利，岂不皆大欢喜乎！且痛减赋税，以旧日正供为度，专办旧日之政。如此，则政不繁，赋不重，物价大贱，而民不胜其乐矣，岂非一举而数善备哉。然欲借外人之款，必先量外人之力，欲量外人之力，必由大局之定而生。然则大局岂能长不定乎？外国亦不能不同负此责也。

华侨散处各地甚多，而能拥赀成业者，究以南洋为盛，而发达亦最先。从前寄款回国，络绎不绝，今则外国工商恐慌，同受影响。能举华侨之产，而救祖国之贫，杯水车薪，亦属无济。然人数究众且多，不忘祖国；其致力于实业，经验亦富，国家如果善为招徕，则源源归国，于国力亦不无小补也。

入其疆，土地辟，田地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入其疆，土地荒芜，遗老失贤，掊克在位，则有让。庆，赏也。让，责也。此古者天子巡狩诸侯之制也。今观列国，其田野荒芜，遗老失贤，掊克在位者无论矣。乃有地无旷土，野无游民，而且市肆繁盛，日用优美，其国事则谋之元老，庶政则合之群策，不失养老尊贤之意，乃观其国中，人心不定，仍岌然若不可终日者。此

何故哉？盖霸者欢虞之民，日久不能相安无事也。然不能相安，又何能终于不安哉？识者有以知其不然矣。

列强备战，战机逼矣。子独言不能战，何也？曰："各国皆穷也。""穷何以犹备战？"曰："半以备国防，半以空言威胁，而欲以柔道制胜也。"曰："此策不行奈何？"曰："逼而再一战，亦暂时事耳。且战之胜负，亦无把握。""绿气炮极猛烈，不恤人言，非不可以借一乎？"曰："如用绿气炮，则人类必绝，乾坤毁矣，天固不许也。""然则专用飞艇乎？飞艇价省而效速，横空飞翔，多多益善，不可以一逞乎？""然一利器之出，科学家必另制一器以破之。闻近来甲年所造之艇，乙年即不能用。前途危险，正未可知。当日奇肱国作飞车矣，飞车与飞艇同，飞车果可利用，可以至今不传耶？战胜本侥幸之事，况胜一无所利，败则必至亡国，恐列强必不为也。"

韩非子说十过，九曰："内不量力，外恃诸侯，则削国之患也。"十曰："国小无礼，不用谏臣，则绝世之道也。"不量力而徒恃外国之助，国必至于削，此固然也。而按之近日时势，却不尽然。欧洲多小国，而间于大国，却赖各国联盟，得以均势，而免于削。惟国小必弱，即有礼于大国，如非均势联盟，岂能免于侵侮！则谏臣之审时度势，固不宜轻发议论，而使臣之御侮折冲，又岂可不慎重其选哉！

卷　四

余生于咸丰五年，正值大乱。至十二岁而各省肃清，廿三岁到京时，完全一升平景象。《传》云"十年生聚"，其期固不爽也。今日各省民生涂炭，不亚于咸同之时，特不知何日可生聚耳？

《孟子》言：一治一乱。易卦于剥之后，继之以复。今固乱时也，乱必有治；此固剥时也，剥必有复。古人有见于此，著经世之书，以待将来，不以世乱妄自菲薄，徒忧伤憔悴以终。语云："天下自乱，吾心自太平。"诚非无所见而云然也。

局外说闲话，天下无难事；事后说闲话，古今无完人。此四语，吾幼时闻之父执杨陶径学博森藩所言也。其人皓首庞眉，丰采焕发，议论风生。常到我家，所谈皆足以动听，惟此四语余牢记在心，至今不能忘。后生小子动辄开口骂人，亦自成其殀相而已。

孙夏峰云："勿系恋既往，勿悠忽现在，勿希冀将来。"此三语吾屡屡举以告人。看似甚浅，然苟能力行此语，则不知心地要何等干净。吾老矣，从前所做之官，与所用之钱，绝不介介，即所谓勿系恋既往也。目前只守勤俭二字，应做事必做，应读书必读，即所谓勿悠忽现在也。至于后来之功名富贵四字，绝不一著梦想，即所谓勿希冀将来也。人以我之顽健，谓为善于养生，其实皆得力于此三语也。

名不可以太盛，盛则易惹是非；权不可以太重，重则易丛恩怨。周孔之圣尚且不免，况其下者乎？今而知巢、许之清高，老、庄之冲逸，亦自有千古也。

孔子之美柳下惠也，只述其三黜不去之言，此外不著一字。所谓欲求其遗议，则亦无形，诸叹赏，则已赘也。若论孔文子之不耻下问，许之为文，称其一节也。论臧文仲之居蔡，明其非，知不宥其一眚也。圣人臧否人物，且有权衡。今之论古来人物者，震其功名，便极意揄扬，不留遗议；而于其薄眚微瑕，不惮曲笔而为之讳。夫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如谓建功立业之人，无一非循规蹈矩，是曲避吹毛之嫌，转失纪事之实，何以昭示后人哉？夫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律己之严，隐恶扬善，执两用中，察言之知也。而于论世知人之旨，固有间也。

香山诗曰："胸中无细故。"放翁诗曰："不思明日事。"此语看似平易，细按之，即主静之学也。人到老而闲退，则目前之事，何一非细故？即非闲退，而浮生若梦，一生之功名富贵，又何一非细故哉？明日之事，今日岂能预定，思之何益？苟知此意，即此是学也。

王偶翁曰："上山则惫，下山则快，以下山之快，偿上山之惫，不如平地之安也；曝日则热，浴水则凉，以浴水之凉，解曝日之热，不如就阴之爽也。"此平易之言，亦即以静镇躁之意也。

吕新吾曰："嗟夫，吾辈日多而世益苦，吾辈日贵而民日穷，世何贵而有吾辈哉？"此才算是有责任之言。今人动曰："天下安危，匹夫有责。"试问比年以来，百姓日苦一日，日穷一日，果谁使之，孰令致之，试问何以自解？

语云："虽万不可却之情，求屡亦厌；虽万不可抗之势，逼极亦争。"又曰："有情不可讨尽，有势不可用尽。"此等阅历有得之言，求之近今之人，似未有见得到说得出者，殊不概也。

朱柏庐曰："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盖人有祸患，本是自作之孽，然安知无冤抑之时，若幸灾乐祸，岂不有伤忠厚乎？况生当乱世，人之苟全性命者，殊非易事，其身遭不幸者，何可偻指？此孔子所以不尤人而悯人之穷也。

《大学》曰："为国者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是利

须辅义而行也。今人亦云："有权利，须有义务。"亦未尝惟利是图也。然利而曰权，是利所在，即权所在也。史迁曰："贪夫殉财，夸者死权。"曰殉曰死，同一死路也，是权利直可作权害解也。人之争权夺利者，抑何知害而不知避也。

吕新吾曰："且莫论身体力行，只听随在聚谈，曾几个说天下国家、身心性命、正经道理？终日哓哓刺刺，满口都是闲谈。吾辈试一猛省，士君子在天地间，可否如此度日？"此言诚是也。但今人动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语为藉口，逞臆而谈，祸人家国，卒之党派纷歧，闹成内乱不已。噫！人心世道之忧，是岂新吾所及料哉！

西人谓孔子为大政治家。吾自外任后读《论语》，便与幼时意境大不相同。新吾《呻吟语》，非徒讲学也，其论治处尤为真切有味。陈文恭所著《从政遗规》，亦语语著实。吕、陈相距百数十年，其体悉民情，多若合符节，然即证诸《论语》所云，亦何尝不一一吻合。无他，同是中国人，古今固同此性质也。今日欧风东渐，国体更变，谓将来人心世道，必异于古之所云，则亦一种疑案也。

人之言曰："天下不患无才。"噫，此言缪矣。《书》曰："官不必备，惟其人。"此言三公之任事至重大，非用当其才不可，安得不以无才为患。若百僚庶尹府史胥徒，以无关轻重之事，择无足轻重之人为之，何至有乏才之虑。而不知无足轻重之中，亦必有所谓稍足轻重者，此其人亦非头脑稍清晰，事理稍明白者，不足以当之。所以临事用人，每有人待事、事待人之叹，殆非更事较久者不能知此苦也。

人生世上，闲忙两字而已。吕新吾云："耐苦易，耐闲难。"吾今日觉闲中大有佳趣，无须耐矣。可见人只知有忙，不惯有闲也，不知忙字害事殊大。语曰："无事忙。"曰："忙中有错。"又前人诗句："举世尽从忙里老。"又："诸公衮衮登台省。"衮衮二字，写热官之忙尤为深刻，皆极言忙之无益有损也。吾作闲人久矣，每笑世人之忙，然不知不觉，仍有无事而忙者。稍忍须臾，往往事有变化，便觉忙之无用。老来随事体验，每有所得。程明道云："闲来无事不从容。"吾今日亦觉从容之有佳趣也。或曰："民生在勤。"不忙岂非不勤乎？不知勤与忙大有区别，有当为者不得不忙，忙适以得闲也；若可为可不为之事，无所不用其忙，事后思之，未有不悔其赘者也。

吕新吾言："古人有五省之法。一曰省作书，免人厌于酬答。"余固以此说为然。而平日则又以"案无留牍，家无长物"八字自课。所谓牍者，非指官文书言也。在官之时，凡亲朋之问候，及有求于我者，无论贵贱贫富，皆无所不答。尝谓：人之问候我者，与我有情也，若不答，岂不绝情乎？人之有求于我者，必其情之迫，冀我有以慰其情也，我不能尽副所求，或安慰之，或婉谢之，均无不可。若不答之，岂不拂人情乎？退居之后，朋笺亦寥寥矣，凡有一纸之书，必量其人之平素、与其来意之诚否，如量应付。如其素心可托，谈老态，数往事，亦足以慰寂寞。且穷乏求我者，勉强应之，惠而不费，亦偶有无心插柳柳成阴之妙。若概以老嫩自诿，是适成一炎凉中人矣。

语云："不妄花一文钱，便不必妄取一文。"意本以戒贪也，其实亦以救贫，且可以敦品也。语云："饥寒生盗心。"官有廉俸，何至饥寒，若非随意挥霍，何至非所取而取哉？非所取而取，岂非盗乎？即非为官，凡强占人便宜，及借债不还，皆谓之非所有而取，皆盗也，皆妄用所致也。且"一文"二字，亦正不容忽过，一文可妄用，即千百万文亦可妄用。且更有一说，凡人今日所用之钱，明日试思之，有必要否，有悔否。若其必要，能勿悔乎？吾平日最恶守财虏，且极韪龚蔼人方伯财主财奴之言为漂亮，谓能用财则为主，徒守财直奴而已。今忽为此言，亦以国人太奢，势将溃决而成大乱，不能无惧也。

吕新吾曰："余参政东藩，日与年友张督粮临碧在座。余以朱判封笔浓字大，临碧曰：'可惜可惜！'余擎笔举手曰：'年兄此一念，天下受其福矣。判笔一字，所费丝毫朱耳，积日积岁，省费不知几万倍。'充用朱之心，万事皆然，天下各衙门，积日积岁，省费又不知几万倍耳。心不侈然自放，足以养德；财不侈然浪费，足以养福。不但天物不宜暴殄，民膏不宜慢弃而已。夫事有重于费者，过费不为奢；省有不废事者，过省不为吝。余在抚院日，不俭于纸，而戒示吏书，片纸皆使有用。比见富贵家子弟，用货财如泥沙，长余之惠既不及人，有用之物皆弃于地，胸中无不忍一念，口中无可惜两字。或劝之，则曰：'所值几何？'余尝号之为沟壑之鬼，而彼方侈然自快，以为大手段，不小家势。痛哉！余作课孙草，平日惜纸之事，取法于林文忠。其实幼读《呻吟语》，印在脑筋，故终身由之，初不觉其所以然也。

语云："莠言乱政。"莠言非必邪说，即光明正大之言，不合国情，不应时势，毫厘之差，千里之谬，皆足以乱政也。泥《周礼》而酿祸变，岂非明鉴哉！

余当官时，每欲提拔一人，临时辄无机会，不得已，而谢却之。易一时，恰有机会，而其人又他去，不得已，而以不甚当意之人充之。又尝极力荐一人，十分注意而总不得当。他日，于不甚著意之人，随便荐之，而转如响斯应。屡试不止一事为然。曾文正晚年笃信运气，吾亦不敢谓人力之可胜天也。俗谚云："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阴。"其殆天地无心成化之妙欤。

桑维翰言："为宰相如著新鞋袜，外观甚好，自家甚不快活。"看似有责任之言。然宰相任大责重，身撄盘错，兢兢业业，自无快活可言。若太平宰相，忧盛危明，亦不能有侈然自放之一日。若说到外面排场，则浅之又浅也。

汉翟公，文帝时为廷尉，宾客填门。及罢，门可设雀罗。后复用，门庭又如市。公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世态炎凉本属常事，乃积忿于心，而又宣之于口，稍有学问者必不出此。乃史录其言，几欲脍炙人口，非誉其美也，只足表暴其褊耳。

放翁《野兴》诗曰："旧俗不还谁复念，古书虽在渐难凭。"此二语自系伤时而发。然旧俗有好者，亦有坏者，譬如中国往时婚嫁之繁耗妇女、应酬之无谓，殊可不必追念。至若古书纪载事实，时代变迁，本属无凭，譬如《朔方备乘》及《瀛寰志略》等书，当时海禁未开，谈经济学者均奉为至宝，及今观之，则殊多罣漏耳。至于说理讲学之书，则天不变道亦不变，虽一时难凭，终久必有可凭之一日也。

陈仲举"大丈夫当廓清天下，一室安事扫除"之言，谈气节者多韪之。不知"廓清天下"，平治之事，"扫除一室"，不得谓之非修齐之事。略修齐而侈平治，宜其不善厥终也。宋儒曾议之。大抵汉儒尚气节，不免涉于躁；宋儒说义理，渐近于醇也。

人之寿数有定，而人之精神不能尽副其寿数。左文襄、李文忠晚年时，下半日竟异样糊涂，公事皆任幕僚为之，特藉其威望，支撑门面耳。盖其盘根错节，敝精劳神，过于常度，故颓败至此。而世之享大年，登大位，自诩龙马精神者，殆亦善于啬养，否则终日无所用心，故得此福欤。

俗谚"升官发财"四字，误人不浅。盖讲究做官，必不会发财，即不讲究做官，亦何曾会发财？使人人明此理，则天下太平矣。忆少时吾师林勿邨山长，由状元放知府，升至云南巡抚。罢官而归，余囊仅有三千金。其时年事已高，谓年用三百金，分作十年之用，可以就木矣。谁知老而未即死，乃赖正谊书院掌教束修以度日。官至巡抚，不为小矣，其宦囊竟不足以送死。沈文肃自江西巡抚丁忧归，鬻字为生计，每书一联，仅取润资四百文。及起服后升两江督，始致书友人，谓今日皮衣方稍全备。官至总督，其衣服亦未能绰有余裕也。其实贪官污吏，丰衣美食，烜赫一时，竟有不待子孙败落，及身而穷窭者，亦比比皆是也。

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苟者，将就之意；合者，聚也。玩"苟合"二字，可见未始有之时，分应流离转徙也。今之游食四方，流离转徙者，不可胜数，欲求苟合而不可得，而偏一一求完求美焉，则真不可解矣

孔子曰："周急不继富。"人到饥饿，不能出门户，死无以为殓，可谓急矣，则周之宜也。今之人，每以日用不充，挥霍不快，随意借贷，意以为取之外府也。及于至再至三，手癖惯而供应者亦厌矣。因是而流入穷饿者，不一而足。吾尝谓孔子不曰"周贫"，而曰"周急"，盖急固当周，若不急以为急，是周之适以害之也。

闽人多种兰花，每以兰花之荣悴卜家运之盛衰。而郭远堂中丞作嘐嘐言，独驳其说，意谓人家将兴，其家主勤，理家务细，至花木亦必不忘灌溉，所种兰花，自然茂盛。若败落人家，百务懒惰，荒嬉过日，何能顾及兰花，是兰花之荣悴，关乎人事，不关家运也。人生在勤，随事皆要体验，推此类言之，即修齐之义也。

语云："役物而不役于物。"役者，奴隶也，役于物，是为物之奴隶也。今之讲究衣服，广购器具，甚至玩古董，买字画，是为物之所役也。孟子曰："人役而耻为役。"夫为人之奴隶尚可耻，奈何为物之奴隶，而不知耻耶？近年景德镇瓷器盛行，大花瓶、大鱼缸尤为人所争购，无理可喻，只告之曰："汝买许多大瓷器，要想到革命时如何搬运？"亦巽与之言，非恶谑也。吾刻一小印，曰"无长物斋"，不特他物无长，即前后在赣十八年，家中瓷器，何曾縠用，此固不能瞒人者也，此亦吾性之所近，非矫然为之也。

今人有旧家庭、新家庭之说。新者自诩开通，旧者自重礼教，以旧鄙新，以新厌旧，弄出无数是非。氓之蚩蚩，竟有不知适从之意。吾则别有一说以解之。《礼》曰："七十曰老而传。"当未传之先，家事老者主之，子孙不得自专，谓之旧家庭可也。及既传之后，老者不能自理，传之子孙，子孙竭其心力，支持门户，自谋温饱，谓之新家庭可也。然此非调停之言也。门户既须支持，则图新不宜遽舍旧也。其实天道循环，新而旋故，故而复新，犹地球东行，不知不觉而变为西也。新故两字，本无界说可言也。

近人言："有饭大家吃。"此亦愤一党一系垄断权利，故激而为是言也。其实吃饭二字，要大有分别，有家常之饭，有特别之饭。家常之饭，人人自食其力，且导其妻子，使各养其老，此无待多言也。若特别之饭，则钟鸣鼎食，非富贵之家不能享有，所谓得之不得为有命，分定故也。今不各安分而争，欲破格吃饭，是人人皆要玉食万方也，岂不率天下而路耶？科举时代，儒官以食苜蓿为生涯，俗语谓之食豆腐白菜；秀才训蒙学，资馆谷以终身，卒未闻大家有闹饭者。知吃饭之人必须安分，否则未闻有不乱者也。

曾文正当乱平之后，提倡家法，注意“书蔬鱼猪”。然当文正之时，欧风尚未盛行，提倡较易。若今日之奢俗靡靡，语人以“书、蔬、鱼、猪”四字，未有不斥其迂谬者。然当此欧风衰落之秋，各国失业者动千万人，虽欲求“书、蔬、鱼、猪”而不可得，而犹心醉欧化，强饰门面，将何以善其后哉？

余在江西时，江西人每与余言张勋家产三千万。余曰：“此事君未目见，自系耳闻，切不可随声附和。”我与张勋无一面之交，何必为之剖白？但此言一出，师长、旅长闻之，皆想做督军；营、排长闻之，皆想做师、旅长，大乱不可收拾，大家共受其祸果也。张勋抄家，余躬亲其事，南昌仅得二十二万（合他处所抄，却有百万），果也。军阀时代，师、旅长皆督军矣，营、排长亦半为师、旅长矣，其乱视张勋时将如何哉？江西人来沪，谓之曰吾在江西所言，今日验矣。试问：当时之言张勋者，于己利耶，抑害耶？项城之初登台也，京官无论大小，每人月俸限六十元。后有人倡重禄之说，一唱百和，哄然而起，于是一部之中，向用十人者，渐充至十倍焉，月俸十金者，渐加至数十倍焉。且有一人而兼十一差焉。肥马轻裘，般乐怠敖，而犹以为窘于挥霍焉。余尝代为之忧，谓盛极必衰，后难为继。果也，张作霖出京，郎曹荡然，而灾官之声洋洋盈耳矣。子贡曰：“赐不幸多言而中。”今观此两事，是使余多言也。

淫祠例所必禁。汤文正时，五通神惑民太甚，毁之，去其太甚耳。后此即无有继之者，非谓淫祠不应废也，亦以神道设教，究可以禁吓冥顽。且迎神赛会，究系以驱疫为名，即许愿求福，亦具忏悔之意。而依此为生者，资以餬口；连日迎赛，小贩亦得以资挹注。所谓弊未太甚，姑示宽大可也。非不知法令为何物也。推之僧道，及星卜巫祝之类，其不能不听其自生自养，何一不同此意。今者地广人众，国家又无大兴作以收养许多闲民，乃忽令九流三教之人，均须各归正执，别谋生计。生计何在？又无可确示，是徒托空言，立而迫之为匪也。文正亮节清风，死之日仅御一破葛帐，其事之可传者甚多。若禁毁淫祠，系当官应办之事，不必震而惊之也。

汉明帝诏曰：“昔曾闵奉亲，竭欢致养；仲尼葬子，有棺无椁。丧贵致哀，礼存宁俭。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儋石，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悭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縻破积世之业，以供终朝之费；子孙饥寒，终命于此，岂祖考之意哉？”余尝见北京出大殡，上海大出丧，其虚耗之费，诚有縻破积世之业，如汉诏所言者。汉诏亦古矣，今何以不异古所云耶？

王偶翁曰：“俗人佞佛者曰‘吾无他觊，愿来生不断人身耳。’此语最可味，全生全归，此谓不断人身，岂修斋诵佛所能到耶？惜其习而不察也。盖随年盛衰，血气也衰极而死，则渐尽矣。惟志气不与年盛衰，志气则义理之性为之也，年日迈而志气精坚，义理昭著，其人死为明神，生为贤杰。夫子云：‘夕死之可’，孟云：‘立命’，老云：‘不亡’，皆是也，此不断人身者也。若恣情作奸者，未死而人身先断矣，虽佞佛何益？”余近作《灯注油》诗，推论浩然之气，有句云：“仙家诳长生，老彭可窃比。佛传长明灯，其说亦近似。”与此意不侔而合。

余生平不看小说，十一岁时，疹后避风，不出房门，取《三国演义》读之，看其说神话处，却比正史有趣，旋即弃置，不复记忆矣。京中茶馆唱大鼓书，多讲演义，走卒、贩夫无人不知三国。北人好听戏，尤好武戏，武戏多演三国也。然凡属军人，无论南北，则谈吐间皆演义也，甚矣演义魔力之大也。但三国人才多矣，而独注重于关壮缪，或称关公，或称关老爷，南人则又称曰关帝。北人不敢唱关公之戏，谓一唱即撄奇疾。南人则不忌，然唱者亦必十分严重，一不慎亦即立遘灾害。出台时，观者为之一肃。北人崇拜者，视南人为甚，而关外为尤甚。忆出关时，自沈阳行至吉林，八百里间，山岭多以老爷为名。一日过一老爷岭，树木千章，参天蔽日。岭约里许，车行其中，四面阴森，赫赫然若有英灵之质旁临上也，心目为之震悚。归语涛园曰：“我过老爷岭不止一处，惟此处为最奇，俨若四壁皆关帝也。”涛园素豪放，亦作色曰：“此语摹写入神，关帝信有灵也。”北人言其显应处，无奇不有，前门边有一小庙，香火之盛，无以复加。传言崇祯时，宫中塑二像，令日者卜之，曰：“一命长，一命短。”帝怒，偏令命短者供之宫中，命长者屏诸前门外。果也，不逾年，明亡宫毁，即像亦与焉。前门外之像，至今香火不绝，官员出差，必往拈香。又有一次，诸名士设一乩坛，忽乩书汉寿亭侯临坛。有一狂生，乃书“吕蒙”二字于掌，曰：“乩如有灵，当知我掌中何字？”乩书二语曰：“汉家天下今如此，关羽何须畏吕蒙？”众益惊服。其余似此者，不可殚述。祀典则以前清为盛。有清入关，战时，每显灵助战，以后遇有战役显应，则必加封号，祀典渐隆。他处庙像皆坐像，京城官祭之庙则用立像，因其庙皇上或亲诣祭也。或疑曰：“壮缪显灵助战，如果有其事，然不助明而助清，则又何说？”应之曰：“壮缪助清，亦助明也；明不能制闯贼，借助于清，以拯民水火，谓之助明，亦何不可？”此说亦言之成理。总之，正直之谓神。壮缪一生，殆不失“正直”二字，当其始从昭烈，旋为魏武所罗致，嗣觉魏武不轨于正，以昭烈为彼善于此，复从而为之戮力。伐吴之役，亦以其时大局尚纷，民生涂炭，不得不冀得一当，以致太平。秭归蹉跌，则关于天数，死有余恨也。而其浩然之气，下为河岳，上为日星，亘千古而不灭，其显灵助战也，亦以千万人壮气所锺，遂偶触之以为用，而其如在其上，在如其左右，则亦以人心为之耳。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上干天怒，为人心之所不容，亦即正气所不容也。所谓阴阳不测之谓神者，亦谓正气千变万

化，无方体，无定向，固难刻舟求剑，亦非惝恍无凭也。壮缪之事，当以此理断之，不然，则数百年之馨香，亿万人之意向，岂能毫无依据耶！

同治癸酉科，福建举行乡试，时王文勤抚军（凯泰）充监临，查场弊甚严，适对读所同考官，查出誊录生私改墨卷，根究得数人，余友陈藻丞大令与焉。抚军大怒，令置重典，已传竖坡矣（凡督抚杀人，必坐大堂，排衙鸣鼓，将弁鹄立如坡，提囚上，绑押往法场行刑，故闽人呼杀人为传竖坡，亦土语也）。天忽大雷电以风，全城昼晦，抚署棋杆折焉。抚军警于天变，遂宽此狱，而陈藻丞数人免矣。藻丞是科因丁忧不能应试，冒充誊录生入场，为人改墨卷。定例，墨卷添注涂改，有例定字数，若犯例，不能送誊录。今所改竟过三百字，明明誊录舞弊，故为对读所举发。藻丞此役，固为贫所迫，未始非技痒之故，遂忘其所以也。后自应试，联捷成进士，而终于一邑，人谓其后运未终，故天示变以拯之也。余殊以为不然。王抚军执法以惩场弊，是也；警天变而缓狱，亦是也。科场条例太苛，寒士贫乏可悯，法重情轻，故特示变以拯之，天亦未尝不是也。谓因一县令前程，预示保全，天之降鉴，无乃太劳乎？然吾独不能无疑者，世之暴戾恣睢，杀人如麻者，所杀何一非冤？抑且两军相战，近日炮火之烈，一发动辄数百命，而视天固梦梦也。独于此次不梦梦者何哉？岂天亦忽明忽昧耶？有曲为之解者，科场严例，除杀一柏葰后，大概立法皆严，行法要必以恕，所以各省学政，考试拿获枪手，只以枷号示惩，向不褫袴笞臀，且不穷究真名姓，革其功名，所以恤寒士也。此次王抚军发怒，一转念未尝不悔，故藉一雷雨以解之欤。或又谓王抚军贤者，天以其可与言而与之言耳。若彼暴戾恣睢者，示变而彼不悟，天亦无可如何也。此二说虽亦言之成理，而罅漏尚多，但当日之事，身所目睹，间不容发，郑重如金縢故事，俨然明威在上也。

民俗之奢俭，由于地土之腴瘠，而亦有不尽然者。今就吾足迹所至者言之。山海关外，三省土脉久未发泄，农林之利极富，牧畜之产亦足。然过沈阳，则百数十里无人烟者甚多，中途偶有一二草屋，下而憩息，湫隘不堪，而屋中必有两大缸酸白菜。北地独多白菜，冬间腌之，一年即此侑杂粮以为食。每隔二三百里，必有一市镇，商贩亦粗笨之干货而已。近时火车通行，情形自异，然土太旷，人终不能不稀也。轺车所至，不能停留，然大致总在目，此北之偏于东者也。入关而西，风土只是萧瑟，绝非膏腴。种蔬麦以供食，而种稻粱者绝少。西度易水，与榆关内地同。及至京都，则空空九城门而已。然万流仰镜，百货填溢，可谓无美不备矣。居民无土著，所居只旗员旗民，与各省官商而已。日食之需，除朝贵及纨袴子弟暨南省京官盘餐兼味，食用稍丰外，其余上自闲散王公，及疏远之皇亲国戚、八旗官兵，以及北五省京官，一日之中，上者食面食，下者食杂粮。侑食之馔，羊肉鸡卵，一二品已为异味，下者生嚼葱蒜，若调酱则已丰矣。犹忆昔年于役东陵，到店只有面食，乃选豕肉鸡卵为馔。旋惇亲王至，隔店而住，以亲王之贵，旅行并不带厨传，乃呼豆腐干以侑酒。后查之，亲贵不当权，所食不过如此，特五王爷尤穷耳。甚矣北人口福之薄，远不及南人也。及到江西，赣称鱼米之乡，鱼并不佳，而米独足，夏布瓷器之产亦独优。然居家则一月之中只两日食肉，病则以肉为药。有一富家，熊慕蘧之封翁，余问其家食如何，则曰："我年将七十，每日可食肉四两。"寻常人家，皆以辣椒、豆豉佐饭，鱼亦不能常具也。街上小户，每人捧一大碗饭，上加两箸蔬菜而已。一日出行，县大路上排芥菜大梗数具，问何物也，曰："芥菜梗也。"问芥菜梗何以如此之大，曰："本地种芥菜，不肯整根卖，先卖旁梗，梗随大随卖。到明春，则菜心大如萝卜，可多卖钱也。"问何以排列于地，曰："晒于地上，干而腌之，切丝以侑饭也。"余闻之悚然曰："官厨食火腿芥菜脑，取其心食之，惟嫌不嫩。今民食菜梗，尚须切丝，则吾辈直暴殄天物矣。"其俭如此，其富可知。及到苏州，江南膏腴之地，无与伦比，米谷之种尤美，蚕利与浙共之，为他省冠，粤东后起弗及也。且密迩上海，商业发达，富户有逾千万者，其一二百万者，竟不足齿数。与浙比邻，富力与浙相竞。织货取之宫中，妇女皆穿绸缎，然冬衣只以灰鼠条缘边，非人人尽有皮袄。富不必竟逊于粤，而俭则殊胜于粤也。吾闽山多田少，物产极微。下游漳厦一带，风气近于粤东，通洋亦早，但侨多而商少，侨偶有富者，多不敢回国，逊粤殊甚。上游虽有竹木之利，多为江西人所占，盖上游七成江西人，三成土著人，土著人最有出息者，只开饭店而已。省城一隅，自无出产，士人毫无发展，徒事呫哔而不讲求实业。科举时代，省士科名独盛，然科举而得仕，能彀消纳几何？则满城只装满穷秀才而已。且滨海海味极美，而秀才食性又馋，家食茹荤之外，暇则往酒馆醵饮，故中国说老馋者，闽粤并称。富不如人，而馋与粤人竞，岂不败哉？吾到赣、苏两省，见寒士必有数亩之田，怪而问其由。赣人曰："我寒士就馆，馆谷所入，书院膏伙所入，今之学堂薪水所入，如有盈余，积铢累寸，今年买半亩，明年买半亩；且妇女搓麻织夏布，可资津贴。"苏人则曰："妇女养蚕之外，持四条木棍，在门外张架刺绣，亦可以资津贴也。"噫，吾今乃知吾闽寒士不能一人有田之故矣。平日饭菜不能断荤，闲暇必上酒馆，虽有馆谷膏伙薪水之入，非随手辄尽不可，而妇女又不能养蚕织麻刺绣，又何从津贴以买田哉？闽之瘠，而奢甚于长江诸省，则因下游接近粤东，沾染华侨恶习而然，其由来亦非一朝一夕矣。统观全国，究竟俭多奢少，国奢示俭，中国其较易于外国欤。

余自中年以后，每于睡将醒时，能倒影自见眼鼻或半面，然必是夜梦境清平时，始有此象，月不过三次耳。放翁自谓晚年目光夜能烛物，其殆眼藏有力欤，究亦莫名其妙。近数年来，更有一奇事：当将睡或将醒，目光

朦瞳时，每见仙佛神像，衣冠甚伟，参列榻前，或仙女、神卒，二三人不等；谛视久之，遂变成帐幔花纹，或为窗槛花格。此自目眩所致，然目眩何必见仙佛？其殆以夜寐不成时，想游仙界佛界以引睡，积想因而成象欤？然积想不入于梦，而必接之于目，则又何哉？其实人世间，何事非幻境？制之以理，断之以心，见怪不怪可也。

余少时即惯迟眠，然就枕即睡，无失眠之苦。七十时作《匏庵寿》诗，中有"鳏鱼无睡"一语，当时亦特戏言耳。诗寄去之后，竟夜夜不睡，自疑诳语为神鬼所弄。乃年甚一年，后竟非天明不能酣枕。百计引睡无效，常服补阴之药无效，乃细检陆诗，见其七十所作之诗，皆言不睡，乃八十所作者，则多言美睡。可知人到七十，夜必无睡，若到八十，则夜睡而昼亦睡。然名虽为睡，恐亦只昏睡而已，其能得美睡亦甚难事。是睡与不睡乃年龄关系，只可任其自然，不必引以为病。医书失眠之症，特为少年有病者言之，与老年人固无与也。

余少时闻人言，郭远堂中丞半夜即起钞书，点一枝蜡烛，见跋及旦，日以为常。沈文肃之封翁丹林先生，每晚九点而寝，三点而起，默坐背诵注疏，到八十三时，习以为常，盖其未明而起，起后即不复睡。余则夜间看书，既明而睡，睡后仍得有六点钟酣寝。今年已届八十，秋后却可未明而睡，起时亦较平常为早，虽未至如放翁所云。夜睡而昼亦睡境界，而衰象已寖寻矣。人言老年人更事多，谁知寻常一睡，亦煞须阅历也。

郑稚莘言："齿与胃相表里，齿之咀嚼力有若干度，胃之消化量亦有若干度；若齿之力强，而胃之量弱，未有不受病者。今之补牙，是助齿之力，而不能助胃之量，害事孰甚。况补牙种种不便，流弊尤不可胜言乎。"此说煞为近理。余六十岁时，与华再云太史（辉）谈，渠年差长，见其须发雪白，问其牙齿无恙否，乃曰："十年前，谢味余太史（佩贤）予我擦药一方，保全至今，得以无恙。"味余谓齿病。只有风、火、虫三种，而风尤甚。医家重治火、虫，而略于风。此方用薄荷八钱治风，为独得之秘。后味余亦来，详问其方何药，则生熟石膏四两，青盐二两，骨碎补六钱，薄荷八钱，四味而已。余擦之，至今二十年，前后仅落六齿，近复落一齿，余皆无动摇者，未始非此药之力也。凡落齿时，虽不甚痛苦，终觉累赘，有人屡劝补牙，余终深信稚莘之说为不可破也。

黄陶庵《心医》一卷，言："人之有病，皆心为之；心以为无病，便无病矣。"此即所谓安心是药方也，吾生平颇信其说。今者西医盛行，中医每与之相左：中医病要忌风，而西医偏要透空气；中医病每忌荤，而西医则必要食鸡露。其实同一病也，各治之，亦各愈；其有不治之症，各治之，亦各不愈，所谓药医不死病，死病不能医也。其有奇离之病，起死回生，中西医亦各有所能。惟解剖之术，西医似有特长，不知当日华陀亦优为之，惟其操术奇妙，取快一时，于人之寿源有碍，故当时禁之，其法不传耳。但中西医无优劣之别，而中西人体气实不同，中药偏于气化，而西药则偏于矿质，且药价亦有贵贱耳。

陆贾《新语》曰："君子之为治也，混然无事，寂然无声，官府若无人，亭落若无吏，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兵，犬不夜吠，鸡不夜鸣，耆老甘味于堂，丁壮耕耘于野。如是，虽不言而信诚，不怒而威行，岂待坚甲利兵，深刑刻令，朝夕切切而后治哉！"所言升平景象，直追沕穆之风矣。然同光之际，亦略得大意焉。余作《忆昔》诗有云："盛极同光际，升平二十年。投戈重讲艺，耕砚渐成田。荆棘途无阻，豚鱼税尽蠲。当时人不省，忆昔泪潸然。"语系据事直书，自无所用其粉饰。外任后，时事虽稍艰，而守建昌五年，属县只出一盗案。署南安时，虽遇拳乱影响，不三月即敉平。移摄抚虔两三年，仍晏然无事。所谓荆棘途无阻，豚鱼税尽蠲者，思之犹神往也。我之想望太平，不过如此，盖所求于造化者本甚廉，亦即孔子不怨天之意也。

大禹德冠百王，而克俭于家，不过菲饮食，恶衣服，卑宫室而已。此三事寻常日用所易行，吾生平兢兢加勉焉。今且以菲饮食言之，余八龄失怙，幼而食贫，三餐虽不至断荤，而夏用冬瓜汤、冬用芥菜汤，日侑饭以为常。而平时所酷嗜者，隔宿芹菜、蒜一味，吾母每晨取前日残羹煨之，以侑早餐，盖芹菜与蒜，愈煨之而愈得味，吾至老食之尚未厌也。逾冠官京师，京曹清苦，家食不改儒素。旋膺外任，前后廿余年，官厨虽不甚俭，而常食终不断蔬。每到一处，必于官廨后锄地自种，盖蔬非种不适口也。退居海上十余年，无园可锄，市购价昂而味又劣，惟晚菘一种极佳，一年必食到二度，间或购芥于闽以充之。七十非肉不饱，吾盖非蔬不饱也，非不食肉，肠胃与蔬笋之气相宜，若食肥鲜侑饭，转无饭香也。此非有意为之，亦习惯成自然耳。此一事也。若衣服，亦非有意求恶也，弱冠当秀才时，夏衣长衫则用夏布，秋天则用漂白布，冬季衣絮而尚之以蓝布衫。有一日赴考书院，前襟为肩舆所裂，归仍取而纫之，未能即改造也。迨至释褐登朝，非复布衣之旧矣，然仕不去贫，官服艰于求备，夏天只用半折纱罗，终未御全透纱衣也；常服悉系自制。犹忆一履之费只京蚨六千，折铜钱六百耳。暑雨骤寒，早值进内，以三金购羽毛褂以遮寒。于役两陵，载道风霜，每假裘而行。出关时，制斜纹布缺襟袍以御尘沙，此物尚在笥未朽也。及膺外任，狐裘羔裘，仍袭京曹所陆续旧置；黑貂之裘，为薛外舅所赠送，皆逾三十年之物，此尚足以傲晏子也。退居后，嫁一女、一女孙，半举以充奁物。严冬御寒之大裘，尚煞费集腋之劳，颠倒紫凤天吴，而吾则服之无忝，绝不作金尽裘敝之叹。此又一事也。吾家有老屋，本不卑也，道光廿九年吾祖所置，于今八十余年

矣。子姓渐繁，不能同居，吾即作宦，将来必须另自购屋。癸卯旋里，邻右有屋三椽，价值一千五百千，乃以无赀不能成议，卒赁庑以居。意拟积有余赀，于乌山之麓，购一有园之小屋，以庇风雨。旋集山赀四千以待用，乃以地价日高。嗣又以债务半遭亏损，则他日归山，只有仍赁庑矣。既无宫室，何论高卑？此又一事也。孔子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吾之俭。吾故不耻为顽固也，但吾年已八十，当五十岁以前，所交皆旧人，所用皆旧物，守俭尚易。近三十年来，海邦机器益发达，衣食住之舶来货，一一尽美，且日本货比国货为廉，吾不免为习俗所移。然吾倢倢自守者，戒吸香烟，以其为鸦片变相也；忌用洋袜，以其穿著费事也。汽车盛行，下泽，车又不适用，吾必不得已出门，则借车乘之，借之不得，便不出也。其余饮食起居，随其所遇，惟适之安，仍以妄用一文钱为戒而已。余到上海时，人以余之俭为装贫，然余不轻言贫，自耐贫耳。初因仔疾而迟留，继因连年家书烽火而阻，其实皆以归未有宅，遂致因循至今也。国奢示俭，当此欧风狂醉之秋，岂不徒费唇舌？然海邦经济恐慌，外人迫于大势，不得不力求节缩。吾国沾染奢俗三十年，不得谓由奢而俭之果不易也。今且将香烟、洋袜之类，凡家常之可有可无者，悉屏而去之，以求免饥饿不能出门户之一日，当亦人所乐从也。若夫吃著华美，富贵人应享之福，各有因缘莫羡人，吾亦不必置喙矣。总之，三十年为一世，三十年中，世变极矣，物穷则变，变则通。《周易》一书，秦火未经烧灭，当时殆有天意也。余作此说毕，客有难者曰："君此作现身说法，竟以神禹自居，不已泰乎？"余曰："不然。禹一生事业，从自身克勤克俭做起；余不获有其事业，而但求克俭于家。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可为，禹岂不可为哉？"

清代野记

[清]梁溪坐观老人撰　袁克平整理

《清代野记》(初名《四朝野记》)三卷,清末梁溪坐观老人撰。梁溪坐观老人一说为安徽桐城张祖翼(徐一士《一士谈荟》),但未有定论。该书以记载清代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历史为主,"凡朝廷、社会、京师、外省事无大小,皆据所闻所见录之",史料价值颇高。据民国野乘搜辑社本点校整理。参考了今人的整理成果。

例　言

一　本记以咸、同、光、宣四朝之事居多,初名《四朝野记》,兹以四朝未能并包,故易今名。

一　凡朝廷、社会、京师、外省事无大小,皆据所闻所见录之,不为凿空之谈,不作理想之语。

一　所闻之事必书明闻于某人,或某人云。

一　前清之事有闻必录,不分先后,故有咸丰朝之事而录于光绪后者。

一　此记中近三十年事,所闻所见,当时有所忌讳而不敢记者,今皆一一追忆而录之。

一　仿明代祝枝山先生《野记》而作,祝记言有明一代之事,此则为有清一代之事,而详于咸丰已后。

卷　上

亲王秉政之始

清祖制,亲王皇子等毋得干预政事;与大学士相见行半跪礼,称老先生,如兼师傅者,或称老师,自称或门生或晚生,从未有称大学士之别号,如嗣醇王载沣呼李文忠曰少荃者。当文宗崩,穆宗孩提,天下又不靖,慈安柔顺不敢负重任,慈禧位卑又恐不孚人望,思得一重望之亲贵佐理之,于是廷议推奕䜣为议政王,总理军机大臣。此本为权宜之计,非永远定制也。奕䜣既议政,本有百官总己之权,于是向之以老先生、老师称大学士者,遂一变而为官称,如称李文忠为李中堂,左文襄为左中堂,犹不敢庞然自大,直呼其别号者,而大学士之对于奕䜣,则自称晚生矣。奕䜣去位,亲贵执政为定例,以迄于亡。

文宗密谕

清文宗在热河,临危之际,密授朱谕一纸与慈安后,谓某如恃子为帝,骄纵不法,卿即可按祖宗家法治之。及文宗崩,慈安以之示慈禧,殆警之也。而慈禧慄慄危惧,先意承志,以事慈安,几于无微不至,如是者数年,慈安以为其心无他矣。日者慈安婴小疾,数日,太医进方不甚效,遂不服药,竟愈。忽见慈禧左臂缠帛,诧之。慈禧曰:"前日参汁中曾割臂肉一片同煎,聊尽心耳。"慈安大伤感,泣而言曰:"吾不料汝竟如此好人,先皇帝何为尚疑汝哉!"遂取密谕面慈禧焚之。嗣是日渐放肆,语多不逊,事事专权,不与慈安协商。慈安始大悔,然已无及矣。光绪二年春夏间,京师忽传慈禧大病,不数日,闻死者乃慈安,而慈禧愈矣。或曰慈禧命太医院以不对症之药致死之。丧仪甚草草,二十七日后一律除孝,慈禧竟不持服,大臣进御者仍常服。国母之丧如此,诚亘古未有也。予时在京师,主光侍御宅,故知之。

满汉轻重之关系

清初定鼎以来,直至咸丰初年,各省督抚满人居十之六七。自洪、杨倡乱,天下分崩,满督抚殉节者有之,而敢与抗者无有也。会文宗崩,廷议请太后垂帘,恭亲王辅政,乃变计汰满用汉。同治初,仅一官文为湖广总督,官文罢,天下督抚满人绝迹者三年,逮英果敏升安徽巡抚,亦硕果耳。当同治八、九年间,十八省督抚提镇为湘淮军功臣占其大半,是以天下底定,各国相安,成中兴之业者十三年。及恭王去位,瞽瞍秉政,满人之焰复张。光绪二十年后,满督抚又遍天下矣,以迄于宣统三年而亡。恭王可谓识时务之俊杰哉!

肃顺重视汉人

重汉轻满者,非汉人也,满人也。以肃顺之骄横,而独重汉人文士,搜罗人材汲汲不可终日,亦不可解。其对于满员,直奴隶视之,大呼其名,恶语秽骂无所忌。一见汉吏,立即改容致敬,或称先生,或称某翁、某老爷。其索贿也亦惟满人,若汉员之一丝一粟,不敢受也。岂若后来奕劻、载洵辈无人不收哉。是以人心未去,同治初元,犹有中兴之望也。

文宗批答一

咸丰季年,天下糜烂,几于不可收拾,故文宗以醇酒妇人自戕。其时有雏伶朱莲芬者,貌为诸伶冠,善昆曲,歌喉娇脆无比,且能作小诗,工楷法。文宗嬖之,不时传召。有陆御史者(相传即常熟陆懋宗,不知是否)亦狎之,因不得常见,遂直言极谏,引经据典,洋洋数千言。文宗阅之,大笑曰:"陆都老爷醋矣!"即手批其奏云:"如狗啃骨,被人夺去,岂不恨哉!钦此。"不加罪也。文宗风流滑稽如此。予丙子在京,合肥龚引孙比部为予言。龚亦狎莲芬者。

文宗批答二

相传殉难浙抚王有龄之父,为云南昆明知县。伏法两江总督何桂清之父,即为王之签稿门丁。有谓何实王之血胤,事属暧昧,不敢妄断。惟王有龄幼时读书署中,桂清亦伴读,聪颖异常,十五岁所作举业,老成不能更一字。欲就试而无籍,乃谋之昆明绅士,占籍就试焉。入泮食饩,乡举联捷,成进士,入翰林,年甫十八耳。未几,跻显要,任封疆,亦仅三十余也。咸丰九年,何为江督,王有龄亦由捐纳盐大使洊升至江苏布政使,皆何力也。当杭城之初陷也,巡抚罗遵殿殉难,廷议难其人,何即洊王可胜任。折初上,文宗朱批连书"王有龄、王有龄、王有龄"九字,不置可否。折再上,批云:"尔但知有王有龄耳。"折三上,言王如负委任,请治臣滥保之罪。于是始简为浙抚。杭城再陷,竟城亡与亡,可谓不负举主。然举主竟不若也。汉阳陶新柏在何幕治折奏事,后尝言之。

词臣骄慢

胡林翼为鄂抚也,治军武昌。所部以鲍超一军为最强,超壁城外。学使俞某,浙人而北籍,少年科第也。任满将还京,林翼设筵饯之。以超功高望重,妇孺知名,延作陪客。不意俞蔑视之,终席不与交一言。席散,超怒甚,跨马出城,谓左右曰:"大众散了罢。武官真不值钱,俞学使一七品耳,竟瞧不起我,这班人在朝中,我辈为谁立功者。"正忿忿间,林翼驰马至。林翼于席间情形已了然,故超之出也,林翼亦尾之。至是谓曰:"俞某少不更事,明日我面公训饬之,特设负荆筵,请公明午降临,使俞某陪客,公不可却。"超诺之。明日仍三人,超宾位,俞陪位。林翼用翰林大前辈(十科以上称大前辈,俞后胡十科也)面目,直言训斥,俞唯唯听受。席终,林翼又曰:"所谓不打不成相识,我三人何妨换帖,结为兄弟。"俞意犹踌躇,林翼怒视之,即命具红柬,各书姓名籍贯三代,而互易焉。胡为长,鲍次之,俞又次之。林翼谓超曰:"如今俞某为我辈小兄弟,即有过可面训,勿相芥蒂也。"超亦唯唯,气遂平,不萌他志矣。俞返京行至涿洲,投井而死,或曰为其母所逼也。

彭玉麟有革命思想

安徽克复,彭玉麟权巡抚,遣人迎曾文正东下。舟未抵岸,忽一急足至,众视之,彭之亲信差弁也。登舟,探怀中出彭书,封口严密。文正携至后舱。其时内巡捕官倪人垲侍侧,文正亲信者也。及启函,仅寥寥数字,且无上下称谓,确为彭亲笔,云:"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十二字而已。文正面色立变,急言曰:"不成话,不成话!雪琴恃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撕而团之,纳入口而咽焉。雪琴,彭字也。人垲,字爽轩,皖之望江人,后为江苏直隶州。言于欧阳润生,润生为予言如此。

天诛星使

咸丰季年,胡林翼治军武昌,不媚朝贵。有中以蜚语者,上遣钱宝青查办。钱挟大欲而来,以为所参情节甚重,必可满欲。及至鄂,胡照例待之,绝不使人关说。钱探之,胡曰:"就地筹饷,就地练兵,不费国库一文,不调经制一卒,请星使确查可也。"钱大恨,遂怀一网打尽之计。一日者,送供给委员至行辕,见星使员役皆皇皇,问何故,皆曰:"大人昨晚灯下写复奏,至今房门不开,而案上灯光仍闪烁,我辈不敢叩门也。"候至午,仍无动静,乃报胡。胡率司道府县皆至,命叩门不应,三叩仍不应,命斧以入,大骇,则见钱伏案死,一奏折尚未书毕,喷血满纸。亟取出阅之,更大骇,盖直诬胡、鲍等有反意,将割据湘汉而自王也。胡叹曰:"天有眼,天有眼。"取血折藏于怀。以暴卒闻,上亦不追究也,此事遂罢。设钱章入,纵朝廷不信其言,而胡、鲍等之兵权削矣。胡、鲍一去,大事尚可问哉!其时天心犹佑大清也。此仪征张肇熊为予言。肇熊父名铮,字铁夫。当胡治军时,随布政理军饷事,故言之甚悉。

满臣之懵懂

予戊寅之夏再入都,留应乡试。一日,有一满人同学者邀饮万福居,予后至,见首座为一白须老翁,旁置一珊瑚冠,见予至,咸与为礼。白须者吐属举止皆粗俗,不似大员身份,然甚谦,询知予为南省士子,则更谬为恭敬。少间,突然问予曰:"闻前十余年南方有大乱事,确否?"予遂举粤捻之乱略言之。彼大诧曰:"如此大乱,其后如何平定?"予曰:"剿平之也。"又曰:"闻南方官兵见贼即逃,谁平之耶?"予又举胡、曾、左、李诸人以对,皆不知,但曰:"奇哉!奇哉!此数人果真能打仗者耶?"予思此公并胡、曾、左、李皆不知,岂山林中隐

逸，不闻外事者耶？遂亦唯唯否否而罢。客散后，予特询主人，始知此公名阿勒浑，在黑龙江为副都统三十年，今告老还京。不识汉字，无论汉文矣。彼所行公牍除满文外，他皆不阅，故懵懂如此也。其一生长技，惟骑射耳。异哉！然此犹武人之在边者，固不足责。乃有开坊翰林，生长京师，且系世族，又为国史纂修，亦不知咸丰间事。其人名麟趾（似是同治甲戌翰林），当时仅二十余岁。在馆校对史传，阅至罗泽南、刘蓉等列传，拍案大骂曰："外省保举之滥，一至如此。罗泽南何人也，一教官出身，不三年竟保至实缺道员，记名布政使，死且请谥。刘蓉更岂有此理，一候选知县，遂赏三品衔，署布政使，外省真暗无天日矣。"时同坐者为阳湖恽彦彬，见其愈骂愈烈，万无可忍，遂耳语曰："慎毋妄言。若辈皆百战功臣，若非湘淮军，我辈今日不知死所矣。"麟曰："百战何事？天下太平，与谁战者？老前辈所谓湘淮军，何物耳？归谁将军统之耶？"恽笑曰："即与太平战耳，南方大乱十余年，失去大小五六百城，君不知耶？"麟大诧曰："奇哉奇哉！何以北方如此安静？所谓与太平战，更难索解。"恽曰："尔不知洪秀全造反，自称太平天国耶？"麟又曰："贼之事，我如何能知道？"恽知其不足与言，遂不答而出。出即逢人道之，一时传为笑柄。此闻之张小传方伯者，亦恽告之也。

白云观道士之淫恶

京师西便门外有白云观，每年元宵后，开庙十余日，倾城士女皆往游，谓之会神仙，住持道士获赀无数，然犹其小焉者也。其主要在交通宫禁，卖官鬻爵。总管太监与道士高峒元，盟兄弟也。峒元以神仙之术惑慈禧，时入宫数日不出，其观产之富甲天下。慈禧又封峒元为总道教司，与龙虎山正乙真人并行，其实正乙真人远不如其势力也。凡达官贵人妻妾子女有姿色者，皆寄名为义女，得为所幸则大荣耀。有杭州某侍郎妻绝美，亦拜峒元为假父，为言于慈禧，侍郎遂得广东学差，天下学差之最优者也。此不过举其一端耳。举国若狂，毫无顾忌。观中房闼数十间，衾枕衾具悉精美，皆以备朝贵妻女之来宿庙会神仙者，等闲且不得望见之也。

敬事房太监之职务

敬事房太监者，专司皇帝交媾之事者也。帝与后交，敬事房则第记其年月日时于册，以便受孕之证而已。若幸妃之例则不然，每日晚膳时，凡妃子之备幸者皆有一绿头牌，书姓名于牌面，式与京外官引见之牌同。或十余牌，或数十牌，敬事房太监举而置之大银盘中，备晚膳时呈进，亦谓之膳牌。帝食毕，太监举盘跪帝前，若无所幸则曰去；若有属意，则取牌翻转之，以背向上。太监下，则摘取此牌又交一太监，乃专以驼妃子入帝榻者。届时，帝先卧，被不覆脚。驼妇者脱妃上下衣皆净，以大氅裹之，背至帝榻前，去氅，妃子赤身由被脚逆爬而上，与帝交焉。敬事房总管与驼妃之太监皆立候于窗外。如时过久，则总管必高唱曰："是时候了。"帝不应，则再唱，如是者三。帝命之入，则妃子从帝脚后拖而出，驼妃者仍以氅裹之，驼而去。去后，总管必跪而请命曰："留不留？"帝曰不留，则总管至妃子后股穴道微按之，则龙精皆流出矣；曰留，则笔之于册曰："某月某日某时皇帝幸某妃。"亦所以备受孕之证也。此宫禁中祖宗之定制也。若住圆明园，则此等仪注皆废，可以随时爱幸如人家然，然膳牌之递仍照旧也。所以帝皆住园时多，必至年终始回宫，一至二月中，又幸园矣。觉罗炳半聋为予言。炳言此犹沿前明宫之例，世祖因其可制子孙淫逸之行，遂因之。

糟蹋回归

回疆霍集占之灭，扫穴犁庭，献俘京师，霍集占夫妇皆下刑部狱。帝夙知霍妻绝色。一日夜半，值班提牢、司员将寝矣，忽传内庭有硃谕出，司员亟起视，则内监二人捧硃谕，命提叛妇某氏。司员大骇曰："司员位卑，向无直接奉上谕之例，况已夜半，设开封有变，且奈何！谁任其咎者？"内监大肆咆哮。提牢吏曰："毋已，飞马请满正堂示可耳，但得满正堂一言，公可谢责矣。"乃命吏驰马抵满尚书宅，白其故，尚书立起，命吏随至部，验硃谕无误，遂命开锁，提霍妻出，至署外，盖二监已备车久候矣。次日，召见大臣时，满尚书将有言，帝知其意，即强颜曰："霍集占累抗王师，致劳我兵力，实属罪大恶极，我已将其妇糟蹋了。"言毕大笑。嗣封为妃，诞皇子数人。妃思乡井，辄郁郁不乐，帝于皇城外建回回营以媚之，周二里，一切居庐风俗服用皆使回人为之，特编二牛录以统其众焉。牛录者，即佐领也。又于皇城海内建宝月楼，为妃之梳妆楼，高矗墙外，俾得望见回回营，以慰其思乡之念。光绪初年，予偕数友游南海，曾一登楼，楼上通连九间，壁上皆贴洋法所绘回疆风景图，极精细。别无陈设，仅一大铜镜高丈余，宽五尺，以紫檀架陈之，如是而已。噫，异哉！帝之纵欲败度，可谓甚矣。设霍妻于侍寝之际，而扼杀帝，将如何，此所谓贪色而忘身也。亦炳半聋为予言。

皇帝扮剧之贤否

自古以来，皇帝好俳优者，颇不乏人，如陈后主、后唐庄宗皆是也。惟清帝之演剧，可觇人格之高下焉。当道光时，宣宗之生母尚存，帝于母后生日，则演剧以娱之，然只演"斑衣戏彩"一阕耳。帝挂白须衣斑连衣，手持鼗鼓作孺子戏舞状，面太后而唱，惟不设老莱父母耳。此犹足称大孝孺慕之忱，千载下不能责之。至同治间，穆宗所演则卑劣矣。穆宗好演戏，而又不能合关目，每演必扮戏中无足重要之人。一日演《打灶》，载澂扮小叔，载澂者，恭王奕䜣之长子也。某妃扮李三嫂，而帝则扮灶君，身黑袍，手木板，为李三嫂一詈一击以为乐。等一演剧也，祖孙之人格相去天渊矣。

词臣导淫

穆宗朝，有翰林侍读王庆祺者，顺天人。生长京

师,世家子也。美丰仪,工度曲,擅谄媚之术。初直南书房,帝爱之,至以五品官加二品衔,毓庆宫行走,宠冠同侪,无与伦比。一日者,有一内监见帝与王狎坐一榻,共低头阅一小册。太监伪为进茶者,逼视之,则秘戏图,即丰润县所售之工细者。两人阅之津津有味,旁有人亦不觉。此内监遂出而言于王之同列,同列羞之,相戒不与王齿。或又曰,帝竟与王同卧起,如汉哀董贤故事,是则未为人见,不能决也。

皇帝患淫创

穆宗后,崇绮之女,端庄贞静,美而有德,帝甚爱之,以格于慈禧之威,不能相款洽。慈禧又强其爱所不爱之妃,帝遂于家庭无乐趣矣,乃出而纵淫,又不敢至外城著名之妓寮,恐为臣下所睹,遂专觅内城之私卖淫者取乐焉。从行者亦惟一二小内监而已。人初不知为帝,后亦知之,佯为不知耳。久之毒发,始犹不觉,继而见于面盎于背,传太医院治之。太医院一见大惊,知为淫毒,而不敢言,反请命慈禧是何病症。慈禧传旨曰:"恐天花耳。"遂以治痘药治之,不效。帝躁怒,骂曰:"我非患天花,何得以天花治!"太医奏曰:"太后命也。"帝乃不言,恨恨而已。将死之前数日,下部溃烂,臭不可闻,至洞见腰肾而死。吁!自古中国帝王以色而夭者不知凡几,然未有死于淫创者。惟法国佛郎西士一世亦患淫创而死,可谓无独有偶矣。

琴工张春圃

琉璃厂有琴工张春圃者,其为人戆直而朴野,以弹琴为士大夫所赏。慈禧欲学琴,闻其名,召入宫,授琴焉。据云,授琴之处,似是寝殿,正屋七大间,慈禧坐于极西一间,距西厢房甚近,弹琴处,即在西厢房。张于宣召时即与内监约,不能跪弹,必须坐弹始成声,皆许之,故不使之面慈禧也。设琴七八具,金徽玉轸,极其富丽,张取弹皆不合节,盖饰虽美而材则劣也。旋闻慈禧云:"可将我平日所用者付彼弹之。"内监以授张,一落指,觉声甚清越,连声赞曰:"好琴好琴。"慈禧闻之,即命曰:"既他说好,即叫他弹罢。"于是竭其所长,似闻隐隐有赞美声。阕终,稍憩。忽见有若乳母服饰者数人携一童子来,衣服极华美,约十岁上下,见琴即以指拨其徽,或抽其轸,以为戏。张阻之曰:"此老佛爷之物,动不得。"童瞪目视。旁一妇即责张曰:"你知他是谁,老佛爷事事都依他,你敢拦他,你不打算要脑袋了。"更一妇人以目止之,遂不言。张是日出宫后,更宣召,则宁死不敢入矣。此春圃亲为人言者。

春圃为人狷介有志节,以贫为厂肆佣,而琴法甚工,用是驰名于公卿间。当慈禧之召也,命内监传语曰:"你好好用心供奉,将来为汝纳一官,在内务府差遣,不患不富贵也。"自见童子后,绝迹不入宫。同辈问之,张曰:"此等龌龊富贵,吾不羡也。"肃王隆懃在日,亦闻其名,召之至邸弹琴,月俸三十金,早来晚归以为常。张觉束缚不自由,亟欲摆脱而无策。一日暮雨,王曰:"尔勿归肆,即宿府中可也。"张不肯,王留之再,张曰:"肆主不知,将以我为宿娼也。"王大怒,逐之出,从此不复召。张颇欣欣以为得计焉。一子,不能世其业。有姊寡居,张迎养于家,事之惟谨。姊善儿医,亦工琴。光稷甫侍御女公子曾延之教琴,午后来,一弹即归,并茶饭皆不沾唇也,其狷介如此。张后以贫死。嗟乎!不慕富贵,不趋势利,贤于士大夫远矣。吾故表而出之。

画史缪太太

光绪中叶以后,慈禧忽怡情翰墨,学绘花卉,又学作擘窠大字,常书福寿等字以赐嬖幸大臣等。思得一二之代笔妇人,不可得,乃降旨各省督抚觅之。会四川有官眷缪氏者,云南人,夫宦蜀死,子亦孝廉。缪氏工花鸟,能弹琴,小楷亦楚楚,颇合格,乃驿送之京。慈禧召见,面试之,大喜,置诸左右,朝夕不离,并免其跪拜。月俸二百金,又为其子捐内阁中书。缪氏遂为慈禧清客,世所称缪老太太者是也。间亦作应酬笔墨售于厂肆,予曾见之,颇有风韵。自是之后,遍大臣家皆有慈禧所赏花卉扇轴等物,皆缪氏手笔也。会慈禧六旬庆寿,先数日,忽问缪曰:"满洲妇人大妆,尔曾见之矣;我未见尔汉人大妆果何如。"缪对曰:"所谓凤冠霞帔是也。"慈禧曰:"庆祝之日,尔须服此为我陪宾。"缪唯唯,即于是日购冠帔服之。慈禧大笑不可仰,谓如戏剧中某某也。至寿中,置缪氏于众所瞩目之地,众满妇人入宫叩祝者皆见之,无不大笑失声者。慈禧是日竟大乐,赏赉无算,而缪氏束缚直立竟日,苦不可胜言矣。满人以汉人为玩具如此,然当时朝中命妇闻之,莫不艳羡,以为圣眷优隆,天恩高厚也。缪氏名素筠,母家姓未详。

慈禧之侈纵

光绪初,恭王奕䜣当国,事无大小,皆谨守绳尺,无敢僭越。其时三海虽近在宫禁,自庚申后,不免小有残破,亦未尝兴修。每当慈安、慈禧率帝、后等幸海时,恭王必从,慈禧辄以言探之曰:"此处该修了。"恭王正色厉声而言曰:"喳!"绝无下文,慈禧亦不敢再言。慈安则曰:"空乏无钱,奈何?"及慈安不得其死,遂内外交相媒孽,逐恭王出军机,以醇邸继任。于是迎合慈禧,先修三海,包金鳌玉蝀于海中(金鳌玉蝀,桥名也。桥之南北二牌坊,一曰金鳌、一曰玉蝀。自清初以至光绪五年,皆在大道旁,为西城赴后门之大道。桥旁即承光殿,俗呼圆殿,又名团城子,如一小城然,上有雉堞,中仅一殿曰承光,亦不甚宏大,四围配殿数十间而已。大玉瓮即在此殿院内,以石亭覆之,亭柱四方刻诸臣和御制玉瓮诗。玉瓮直径三尺弱,外刻龙鱼波涛之状,瓮内刻乾隆御制古风一篇。玉色苍白,滑不留手,高约二尺,绝不知何代之物。考见《日下旧闻录》)。时阎敬铭为户部尚书,阎举库中闲款无多寡皆册报。旧例,凡年终户部册报仅各项正款,他如历年查抄之款、罚款、变

价之款皆不呈报，一以恐正款有亏，以此弥缝，二堂上及库官亦于此有小沾润。阎掌户部，此等杂款多报出七百余万。慈禧大喜，遂有兴复圆明园之意。又有人奏言，修圆明园须三千余万，不如万寿山地大而风景胜圆明，估计千余万足矣。乃定议修颐和园。设海军衙门，以每年提出之海军经费二百万两为修园费，又开海军报效捐，实银七千两，作为一万，以知县即选，又得数百万，亦归入修园费。不三年，园成，慈禧率帝后宫眷等居之。自移园后，每日园用万二千金也。园中设电灯厂、小铁道、小汽船，每一处皆有总办帮办委员等数十人，满员为多数。甲午之败，李文忠常恨恨曰："使海军经费按年如数发给，不过十年，北洋海军船炮甲地球矣，何致大败！此次之败，我不任咎也。"诚然。忆光绪二年，予留京应试时，与友人游三海者二次。三海以南海为最，遍海皆荷花，海中有殿曰瀛台，旁有仪鸾殿。予初游时，见仪鸾左偏，有人借地燕会，盘辫解衣，高呼拇战，殿门廊下即砌行灶为庖厨。予与诸友见之，不禁大笑。此亦禁地中亘古未见者也。瀛台四围皆水，一九曲板桥通之，壁上帖落（即字画也）皆清初三王真迹，又有成亲王寸楷《赤壁赋》一大幅。房闼曲折数十间，颇精雅，即戊戌变政后幽德宗之处也。

载澂之淫恶

恭王奕䜣之子载澂，淫恶不法。载澂病，奕䜣大喜，日望其死，虽延医治药，不过掩人耳目而已。久之病革，左右以告，王曰："姑念父子一场，往送其终可耳。"及至澂卧室，见澂侧身卧南坑上，气仅属，上下衣皆以黑绉绸为之，而以白丝线遍身绣百蝶。王一见大怒曰："即此一身匪衣，亦该死久矣。"不顾而出。澂遂绝。当澂出入宫禁最密时，王深恐变作，会澂有劫妇事，遂囚之宗人府高墙，意在永禁。无何奕䜣妻死，澂请于慈禧，谓当尽人子之礼，奔丧穿孝，乃特旨赦出之。

管劬安之宠幸

管劬安者，阳湖人。父营贾业，生计不甚厚。劬安好游荡，淫朋狎友，频年征逐，累耗父赀。顾其人小有才，面目姣好，且善绘事，工小曲，能为靡靡之音。父以其不可教训，逐之。劬安遂弃父母妻子，只身随同乡入都。会如意馆招考画工，劬安应试，膺首选，遂入馆供奉。内廷太监时至馆索画，独赏劬安。劬安又善逢迎，极意结纳，得内监欢，遂受知于李莲英。蒙慈禧召见秘殿，而试之画，大称后意，骤升如意馆首领。时人宫禁，且以江南淫靡之曲为慈禧奏之，此则北人为有生以来所未闻也。后大喜过望，赏赉无算，命近侍为之置家室，赏居庐于东华门外。劬安亦誓愿鞠躬尽瘁以报，不南归矣。十余年来，积资数十万，置商业于京师。及老留须，遂不恒入宫。当其盛时，宫中园中随驾往来无虚日，后常以"吾儿"呼之，外人遂讹传为慈禧干儿，其实非也。光绪季年，京师江苏同乡设画会，劬安在会中，无锡吴观岱曾见之。美须髯，疏眉朗目，颇有风致，令人想见张绪当年。

慈禧之滥赏

清例，内外臣僚除内廷供奉如上南两书房及内务府外，非官至二品，不得赐福字，非年至五十，不得赐寿字。仪征阮文达归乡后，名其居曰福寿庭，志遭遇之隆也。乃慈禧不然。慈禧好观剧，嫌南苑伶工无歌喉（南苑戏班皆太监为之，宜其无嗓音也），遍传外班，如谭鑫培、孙菊仙、汪桂芬、杨小楼先后皆入宫演剧。慈禧晚年最喜观杨剧，每入宫，必携其幼女同往。一日演毕，慈禧特召杨携女入见，指案上所陈猪羊及一切馎饦之属谓之曰："皆以赐汝。"杨跪地稽颡曰："奴才不敢领。"问何故，杨曰："此等物已蒙赏赉不少，家中无处存放，求老佛爷赏几个字罢。"慈禧曰："尔欲何字，联耶？扇耶？"杨曰："求赏福寿字数幅，即感恩不尽。"言罢，复稽颡不已。慈禧颔之，立命以纸墨进，书大福字大寿字数方以赐之，并前所指案上各物亦并赐之，且云："此赏汝小女孩可也。"杨乃率女谢恩出。呜呼！一优伶耳，得臣僚所不易得之物，复称家中无处存放，意若藐然，使臣下言此，即以大不敬罪之矣。且率小儿女以觐九重，即至亲至近大臣，亦未易遇此。此等异数不施之于朝士大夫，而施之于伶人，宜乎身死而国亦随之矣。

毅皇后之被逼死

慈禧好观剧，毅皇后每陪侍，见演淫秽戏剧，则回首面壁不欲观。慈禧累谕之，不从，已恨之，谓有意形己之短。后美而端重，见人不甚有笑容，穆宗亦雅重之，每欲亲近，后见上则微笑以迎，慈禧即加以狐媚惑主之罪。左右有劝后昵慈禧者，否则恐有不利。后曰："敬则可，昵则不可。我乃奉天地祖宗之命由大清门迎入者，非轻易能动摇也。"有谗者言于慈禧，更切齿痛恨，由是有死之之心矣。然后无失德，事事按礼，知不欲帝近己，则亦远帝，慈禧无隙可乘。会穆宗病，慈禧往视，或见后未侍疾，则大骂妖婢无夫妇情。后曰："未奉懿旨，不敢擅专。"慈禧语塞，更恨之。及帝弥留之际，后不待召哭而往，问有遗旨否，且手为拭脓血。帝力疾书一纸与之。尚未阅竟，忽慈禧至，见后悲惨，手拭帝秽，大骂曰："妖婢，此时尔犹狐媚，必欲死尔夫耶！皇帝与尔何物，可与我。"后不敢匿。慈禧阅讫，冷笑曰："尔竟敢如此大胆！"立焚之。或曰言继续事也。顺手批其颊无数，慈禧手戴金指甲，致后面血痕缕缕。帝为缓颊，慈禧乃斥令退，不使之送终也。须臾帝崩。故后以片纸请命于父（崇绮也），父批一"死"字，殉节之志遂决。慈禧之残忍淫凶无人理如此。

亲贵诱抢族姑

载澂者，宣宗之孙，恭王奕䜣之长子，群呼之为澂贝勒者也。年少纵欲，狂淫无度。一年夏间，率其党游十刹海。海故多荷，沿岸皆有茶座，卖莲藕者亦沿岸布地以售。澂见隔座有一妇甚妖冶，独座无偶，屡目澂，

一若似曾相识而欲语者。澂见之,命其党购莲蓬一束赠之,且谓之曰:“此大爷所赠,欲与尔相会,可乎?”妇曰:“吾家人杂颇不便,请大爷择一地可耳。”澂闻大喜,遂约至酒楼密室相会。从此为云为雨,已非一日。妇知为载澂,澂不知妇为谁也。一日澂谓妇曰:“吾两人情好如此,不得常相厮守,奈何?尔能归我否?”妇曰:“家有姑有夫,势必不行,无已,惟有劫我于半途可耳。且大爷劫一妇人,谁敢云尔者。”澂大喜,乃置金屋,备器具,仍约妇于十刹海茶座间,率其党一拥而上劫之去。道路沸扬,以为澂贝勒抢夺良家妇女,不知其有约也。妇家甚贫,翁在日曾为浙江布政使,辛酉杭城再陷,逃至普陀为僧,而以殉难闻,得恤如例。子即妇夫,阘冗不能自立,虽亦京曹官,然终身无希望者也。逮妇被劫,知为载澂所为,益不敢控告,因忿而癫,终日被发袒胸,徜徉于衢路间,口讲指画,述其苦楚而已。有日炳半聋与予行西单牌楼间遇之,指谓予曰:“此即载澂所劫妇之夫也。”妇为宗室女,论支派,当为载澂族姑。奕䜣闻之,囚澂于高墙,即此事也。蔑伦绝理,行同禽兽,皇室固当如是乎!

皇室无骨肉情

清祖制,皇子生,无论嫡庶,一堕地,即有保母持之出,付乳媪手。一皇子例须用四十人,保母八,乳母八,此外有所谓针线上人、浆洗上人、灯火上人、锅灶上人。至绝乳后,去乳母,添内监若干人为谙达,所以教之饮食,教之言语,教之行步,教之礼节。至六岁,则备小冠小袍褂小靴,教之随众站班当差,教之上学,即上书房也。黎明即起,亦衣冠从容而入乾清门,杂诸王之列,立御前。所过门限不得跨,则内侍举而置之门内,则又左顾右眄,仪态万方而雅步焉,皆谙达之教育也。自堕地即不与生母相见,每年见面有定时,见亦不能多言,不能如民间可以随时随地相亲近也。至十二岁,又有满文谙达教国语。至十四,则须教之以弓矢骑射。至十六或十八而成婚。如父皇在位,则群居青宫,即俗呼阿哥所也;如皇崩,即率所生母并妻分府而居焉,母为嫡后则否,盖子已正位,即奉为太后矣。按:自襁褓至成婚,母子相见迨不过百余面耳,又安得有感情哉!皇女得较皇子为尤疏,自堕地至出阁仅数十面。更可诧者,每公主出嫁,即赐以府第,不与舅姑同居,舅姑且以见帝礼谒其媳。驸马居府中外舍,公主不宣召,不满〔?〕共枕席。每宣召一次,公主及驸马必用无数规费,始得相聚,其权皆在保母,则人所谓管家婆也。公主若不贿保母,即有所宣召,保母必多方间阻,甚至责以无耻。女子多柔懦而软,焉有不为其所制者。即入宫见母,亦不敢曲诉,势分相隔,不得进言,即言亦不听。所以有清一代公主无生子者,有亦驸马侧室所出。若公主先驸马死,则逐驸马出府,将府第房屋器用衣饰全数而入于宫中。除屋宇外,其入保母腰缠者,不可考也。大抵清公主十人而九以相思死。清之公主子女众多而又夫妇相得如民间者,二百年来仅宣宗之大公主与其夫符珍耳。大公主之初嫁也,有所召,亦为保母所阻,年余不得见驸马面,怒甚,忍而不言。一日入宫,跪宣宗前请命曰:“父皇究将臣女嫁与何人?”帝曰:“符珍非尔婿耶?”公主曰:“符珍何状?臣女已嫁一年,未之见也。”上曰:“何以不见?”女曰:“保母不使臣女见也。”上曰:“尔夫妇事保母焉得管?尔自主之可也。”公主得命,回府立斥保母,召符珍,伉俪甚笃,生子女八人,可谓有清以来,首屈一指。可见公主夫妇之相隔,帝并不知之。二百年来之公主,皆无此厚颜,故每每容忍,自伤以死。管家婆之虐待公主尤甚于鸨之虐妓。然宫中不授以照应之权,彼亦不能作恶,特因照应二字,推波助澜耳。不亦大可畏哉!不亦大可笑哉!吾甚与大公主为女中豪杰也。或曰此二者亦沿明制

翁、李之隙

李文忠之督畿辅也,凡有造船购械之举,政府必多方阻挠。或再四请,仅十准一二,动辄以帑绌为言。其甚者,或且谓文忠受外人愚,重价购窳败之船械而不之察。故文忠致刘丹庭书有云:“弟之地位似唐之使相,然无使相之权,亦徒唤奈何而已。”按其实,则政府齮龁之者非他人,即翁同龢也。同龢本不慊于文忠,因乃兄同书抚皖时,纵苗沛霖仇杀寿州孙家泰全家,同书督师,近在咫尺,熟视无睹。及为人参劾,上命查办,文忠时为编修,实与有力焉。然亦公事公办,并非私见也。同书由是革职遣戍。同治改元,始遇赦归而卒。然同龢因此恨文忠矣。使非文忠有大功于国,使非恭王知人善任,恐亦将以罪同书者罗织而罪文忠矣。所以光绪初年,北洋治海陆军,皆文忠竭力罗掘而为之。及甲午之败,文忠有所借口,而政府犹不悟也。当时朝士无不右翁而左李,无不以李为浪费,动辄以“可使制梃挞秦楚之坚甲利兵”为言。顽固乖谬,不达时务,众口一词,亦不可解。至因优伶杨三之死而为联语云:“杨三已死无苏丑(杨昆丑也),李二先生是汉奸。”昌言无忌,不辨是非如此。所以梁鼎芬以劾文忠革职,同年故旧皆以为荣,演剧开筵,公饯其行,至比之杨忠愍之参严嵩。其无意识之举动,真堪发笑。可见当时朝士之昧于时局,绝无开通思想也。甲午之役,文忠已许给小村寿太郎银百万,令其退兵。小村已允。及小村入京,文忠不料其觐见时,对上言之,上大怒。翁又怂恿谓文忠卖国。附翁者又谓日本小国何足畏,翁听门生故旧言,一意主战。台湾之割,二万万兵费之赔,皆翁一人之力也。文忠愤激时对人曰:“小钱不花要花大钱,我亦无法。”呜呼!自古大将尽忠报国,未有不尝为群小所忌者,文忠犹幸不为岳忠武第二也。

李文忠致谤之由

当光绪初元,予以应试进京,但闻人言李文忠,无不痛詈之者,无论上下社会之人,众口一词,窃以为怪。按:文忠得谤之由,自苏绅起。当苏州克复之日,大兵进城,伪忠王府有牌坊一座,上刊颂语,款列众绅,如

翁、潘、彭、汪等名，皆一时朝贵。合肥遣兵数百守之，不使拆。其实与名之人非建坊之人，无赖小绅借大绅之名以媚伪王。合肥不知，以为若辈竟暗通反寇，将穷治之，后察知其实，遂听其拆毁。然而苏人竟因此恨文忠矣。所不恨者，潘文勤耳，文忠口无择言，亦不能为之讳。光绪改元，恩科顺天乡试，适文忠因事入觐，公事毕，已请训辞行矣，因榜期在迩，遂勾留数日以候之。届期，文忠于贤良寺(文忠入京之住处也)设筵，邀同乡显贵数人，秉烛宵以候报，至天明无一来者。遣人至顺天府阅榜，安徽竟无一人。文忠颇怏怏，即大言曰："咸丰戊午，北闱不中吾皖一人，闹出柏中堂大案，不要今年又闹笑话罢。"即登舆出城而去。此言传于各主司之耳，岂能不恨乎？穆宗奉安之年，文忠照例办皇差。内廷派出大臣有灵桂者，亦大学士也。而文忠之走卒舆夫等，皆以为中堂仅合肥一人耳，又安知京中尚有无数中堂者。至尖站处，灵桂舆夫将灵桂大轿停堂中，文忠舆夫曰："此我们中堂停舆地，尔何人敢停此！"灵之人曰："我家亦中堂，且满中堂，位在尔中堂上。"李之人不服，大骂曰："非我中堂，尔中堂尚有今日耶！"遂交哄。文忠闻之，命巡捕官传语止斗，且曰："让让他，让让他，不要惹动瘋狗乱咬人，不是顽的。"此言也，非指灵桂，乃暗指诸御史也。然灵桂闻之，岂有不恨之理。夫文忠尚能督畿辅二十年而不遭祸者，一由恭亲王倾心相托，二由慈禧尚有旧勋之念，三由文忠每年应酬宫闱亦属不赀，不然，危矣。予出入京师三十年，逮归自泰西后，始渐闻京师人有信仰文忠者，然亦不过十之二三耳。可笑者，甲午之年，予于冬初到京，但闻京曹官同声喧詈马建忠，竟有专折奏参，谓马遁至东洋，改名某某一郎，为东洋作间谍。盖以马星联之事，而归之马眉叔者。星联，字梅孙，浙江举人。癸未以代考职事革捕，而遁至东洋。建忠，号眉叔，江苏人，候选道，其时为招商局总办。言者竟合梅孙、眉叔为一人，可笑孰甚。予逢人为眉叔表白，人尚未信。予曰："眉叔现在上海，一电即来，何妨试之。"及言于丁叔衡太史立钧，始遍告其同馆同年诸人。即黄仲弢太史绍箕亦闻予言，始知眉叔之为人，然犹不深信也。至谓文忠为大汉奸，眉叔为小汉奸，观御史安维峻劾文忠一疏，无一理由，真同狂吠，此等谏草实足为柏台玷，而当时朝野上下且崇拜之，交誉之。及获罪遣戍，贯市李家骡马店为之备车马，具糇粮，并在张家口为之赁居庐，备日用，皆不费安一文，盖若辈皆以忠义目安也。闭塞之世，是非不明，无怪其然。故有与文忠相善者，不曰汉奸，即曰吃教，反对者则人人竖拇指而赞扬之。若执《孟子》"皆曰可杀"一语，则文忠死久矣。所以然者，文忠得风气之先，其通达外情，即在同治初元上海督师之日，不意三十年来，仅文忠一人有新知识。而一班科第世家，犹以"尊王室攘夷狄"套语，诩诩自鸣得意，绝不思取人之长，救己之短。而通晓洋务者，又多无赖市井，挟洋人以傲世，愈使士林齿冷，如水火之不相入矣。光绪己卯，总理衙门同文馆忽下招考学生令。光稷甫先生问予曰："尔赴考否?"予曰："未定。"光曰："尔如赴考，便非我辈，将与尔绝交。"一时风气如此。予之随使泰西也，往辞祁文恪师世长，文恪叹曰："你好好一世家子，何为亦入洋务，甚不可解。"及随星使出都，沿途州县迎送者曰："此算甚么钦差，直是一群汉奸耳。"处处如此，人人如此，当时颇为气短也。郭嵩焘之奉使英伦也，求随员十余人，竟无有应者。岂若后来一公使奉命后，荐条多至千余哉！邵友濂随崇厚使俄也，同年公饯于广和居，睢州蒋绶珊户部亦在座，竟向之垂泪，皆以今日此宴，无异易水之送荆轲也，其愚如此。及曾惠敏返国，又遣派十二游历官，遍游泰西，朝士始知有外交之一事，又知外洋并不无故杀人。谁之咎欤！时文害之，科名害之也。因述李文忠致谤之由，遂拉杂书之。

安维峻劾李文忠疏

安疏既发抄，予录一通存之。窃怪语多不伦，何以朝野推重如此，诚不可解。观此可以知当时御史之伎俩，亦可知当时京官之锢蔽焉。疏云：

奏为强臣跋扈，戏侮朝廷，请明正典刑，以专主权而平众怒，恭折仰祈圣鉴事：窃北洋大臣李鸿章，平日挟外洋以自重，当倭贼犯顺，自恐寄顿倭国之私财付之东流，其不欲战固系隐情。及诏旨严切，一意主战，大拂李鸿章之心，于是倒行逆施，接济倭贼煤米军火，日夜望倭贼之来，以实其言。而于我军前敌粮饷火器故意勒掯之，有言战者动遭呵斥，闻败则喜，闻胜则怒。淮军将领望风希旨，未见贼，先退避，偶遇贼，即惊溃。李鸿章之丧心病狂，九卿科道亦屡言之，臣不复赘陈。惟叶志超、卫汝贵均系革职拿问之人，藏匿天津，以督署为逋逃薮，人言啧啧，恐非无因。而于拿问之丁汝昌，竟敢代为乞恩，并谓美国人有能作雾气者，必须丁汝昌驾驭。此等怪诞不经之说，竟敢陈于君父之前，是以朝廷为儿戏也。而枢臣中竟无人敢为争论者，良由枢臣暮气已深，过劳则神昏，如在云雾之中，雾气之说入而俱化，故不觉其非耳。张荫桓、邵友濂为全权大臣，未明奉谕旨，在枢臣亦明知和议之举不可对人言，既不能以死生争，复不能以去就争，只得为掩耳盗铃之事，而不知通国之人，早已皆知也。倭贼与邵友濂有隙，竟敢令索派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为全权大臣，尚复成何国体！李经方为倭贼之婿，以张邦昌自命，臣前劾之。若令此等悖逆之人前往，适中倭贼之计。倭贼之议和诱我也，我既不能激励将士决计一战，而乃俯首听命于倭贼。然则此举非议和也，直纳款耳，不但误国，而且卖国。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欲食李鸿章之肉。而又谓和议出自皇太后意旨，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此等市井之谈，臣未敢深信。何者？皇太后既归政皇上矣，若犹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至李莲英是何人斯，敢干预政事乎！如果属实，律以祖宗法制，李莲英

岂复可容。惟是朝廷被李鸿章恫喝，未及详审利害，而枢臣中或系李鸿章私党，甘心左袒；或恐李鸿章反叛，姑事调停。初不知李鸿章有不臣之心，非不敢反，实不能反。彼之淮军将领皆贪利小人，无大伎俩，其士卒横被克扣，则皆离心离德。曹克忠天津新募之卒，制服李鸿章有余，此其不能反之实在情形，若能反则早反耳。既不能反，而犹事事挟制朝廷，抗违谕旨。彼其心目中，不复知有我皇上，并不知有皇太后，而乃敢以雾气之说戏侮之也。臣实耻之，臣实痛之。惟冀皇上赫然震怒，明正李鸿章跋扈之罪，布告天下。如是而将士有不奋兴，倭贼有不破灭，即请斩臣以正妄言之罪。祖宗监临，臣实不惧，用是披肝胆，冒斧锧，痛哭直陈，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奏上，奉旨革职，发往军台。时恭王再起秉政，适于是日请假，次日知之，斥同辈曰："此等奏折，入字藏可也，何必理他，诸公欲成安之名耶！"众无言。此足见恭王之有识也。

金梅生之钻营

金安清，字梅生，浙之嘉兴人。少游幕于南河，由佐杂起家，洊升至两淮盐运使。工诗古文词，尤长于理财。声色服玩宫室之奉，穷奢极侈。当咸丰季年，江南全省沦陷，仅江北十余州县地，金以运使驻泰州，督办后路粮台，设厘捐以供南北防军，岁有赢余。所用综核之员，其最著者曰杜文澜（浙之秀水人，后官江苏布政），曰宗源瀚（江苏上元人，后官浙江杭嘉湖道），曰许道身（浙之杭州人，其时知泰州，后亦为道员）。当其开办之初，传所派重要各员于内室，询其月需若干金始不绌。或曰多，或曰少，金颔之。次日授檄，则皆如其言而倍之，且谓之曰："诸君但计日用，未计有意外事，今得此，并意外事亦足办矣。若此外更有一文染指者，军法从事。"众情踊跃。故以一隅之地而供给数万大军，无哗饷之虞，不可谓非人才也。金思大展骥足，包举一切，非入政府不可。于是辇金入都，首结交劻贝勒（即后来之庆亲王奕劻也）。其时劻年甫弱冠，初入政界，为之运动各当道，皆允保荐，内用京卿。军机中惟文祥不受其贿。一日，文宗顾问大臣曰："金安清究竟可内用否？"诸人皆极力揄扬，文宗未及答，继向文祥曰："尔以为何如？"祥曰："小有才具，心术不端。"文宗曰："心术不端，如何要得。"遂罢。未几，遂有漕督吴棠密参营私舞弊四十余款，奉旨革职查抄，此同治元年春间事。予时年十三，负笈于泰州，借居某宅。居停同寅王姓者，同巷居。忽一日夜半闻叩门声，甫拔关，则见夫役数十人，舁皮箱数十具入，云是金宅寄存者，盖查抄之信至矣，尚未发表耳。王姓者，亦金之爪牙也。如是者不下二十余处。及旨到查抄，空宅而已。其机警如此。旋奉旨革职，永不叙用，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金则一肩行李径往本籍县署投宿，县令大异之。金曰："我奉旨交尔管束者，若不住署，何得谓严。"令知其无赖，岁致千金始免。乃游说于湘淮诸大帅，求复用。谒曾文正七次，不得见。人问之，文正曰："我不敢见也。此人口若悬河，江南财政了如指掌，一见必为所动，不如用其言不用其人为妙。"同治壬申，增淮南票盐八十票，从金说也。曾忠襄抚浙时，金往说之，大为所惑，专折奏保请起用，大受申斥。文正闻之叹曰："老九儿为其所累。"久之郁郁死。金性淫荡，妇女微有姿，尤不被污者。凡亲党之寡妇孤女就养于彼者，皆不能全其节。臣门如市，杂宾满堂，河工盐商之恶习，兼而有之。在泰州督饷时，军书旁午，四面楚歌，金之宅无日不歌舞燕会也。同治癸亥，胜保逮问簿录时，有奁具首饰百余事，皆有"平安清吉"四字，或小篆，或八分。譬如镜函，四角包以黄金，则凿此四字以饰之。冯鲁川先生时在胜幕，见之不解。嗣有人谓曰："此皆金梅生所献，'安清'，其名也，即所谓欲使贼名常达钧听之意。"始恍然。其工于媚术如此。然其古文胎息腐迂，诗词则揣摩唐宋，即笔记小说皆卓然成家。惜乎不以文章气节取功名，而以侧媚巧佞博富贵，其心术人品与其文大相径庭，此圣人所以必听其言而观其行欤！杜、宗、许三人者，惟宗能俭约，不尚声色。杜与许亦竟为姬妾狗马之奉者。及曾文正东下，制羊裘灰布袍，以为见文正之用。许尝谓人曰："吾脱羊皮胎已二十年，不图今日复用之。"盖文正东征以来，力戒华侈，减衣缩食，以裕军饷。故曾军中无服绸缎者。迨金陵攻克后，始睹黼黻文章之盛。金之著述甚多，凡署名"金坡废吏"者，皆其手笔。拟之古人，追魏收、范蔚宗之流亚欤！

强臣擅杀洋人

岑襄勤总督云南时，以英人马嘉里游历内地不受约束，遣人杀之，遂开公使出洋之例，此彰彰在人耳目者也。不知英果敏抚皖时，亦杀传教士二人，至今人不知之，但讶教士失踪而已。此事在同治丙寅秋，英初升皖抚，督师驻颍州。忽有英教士二人乘淮河船二艘，率通事侍者十余人至，自言为上海徐家汇总教士所派，来此传教者，进谒巡抚取进止。果敏立即延见，词意殷勤，并云购地造屋一切，如百姓有阻挠者，我为尔重惩之。两教士欣慰无已，口颂贤中丞不置。及送客出，即传沿河二营营官至，谓之曰："今有洋教士二人来，汝知之乎？"对曰："知之，彼二舟即泊营门外。"果敏曰："甚善。今夜三更，俟两船人皆熟寝，尔率兵衔枚入，骈斩之，并舟子妇孺皆不留，杀其人，火其舟，埋其尸，天明时须一律毕事，如逃出一人，尔罪死。"两营官唯唯。是夜即如法炮制，二舟男妇大小四十余人尽矣。事后，上海教会行查二人踪迹至皖，皖吏以未见复之。未几云南事发，果敏谓人曰："使我办得不干净，亦如云南，国家又不知赔却若干矣。"尝以此自鸣得意。或曰，裕庚之谋略也。两教士固冤矣，两船之合家大小不更冤哉！乱世人命如草芥，信然，然亦不达外情所致也。

场前中进士

咸丰十年庚申科会试，各省士子到京者不及往年

之半，皆以遭乱流离，无力成行也。边省竟有全无一人者，惟云南有一人曰倪恩龄，字覃园，乃早年留京者。既入场，不能不中，故场前亲友皆向之称贺云。此亦仅见之事，故记之。倪得馆选，改编修，后简授知府以终。光景卿户部云。

万历妈妈

清祖制，每日子正三刻，东华门启扉。首先入门者，布围骡车一乘，不燃车灯，载活猪二口，车辕坐一老妪，直入内东华门，循墙而行，不知何往。次则奏事处官员，有圆纱灯一提，随其后者则各部院衙门递奏官以及各省折弁，再其后则趋朝各官，盖皆借奏事处灯光以行。定制，入朝者惟奏事处有灯，讲官有灯，南书房有灯。陛见、引见各官员，皆静候于东华门外，见有一灯来，则蜂拥随之。予尝询炳君半聋，紫禁城内何得行车，何物老妪敢如此。半聋曰："宫中祭万历太后也，每年三百六十日，每日猪两口，使一老巫主其事。紫禁城东北隅有小屋二椽，供万历太后神牌焉，俗呼为万历妈妈。"其掌故则当明万历间，清太祖攻抚宁，为明兵所擒，囚于狱，清廷贿内监言于太后而释之，故以此为报。馂余则大门侍卫享之（大门侍卫，即大清门侍卫，值班不在大清门，而在乾清门。若乾清门侍卫，则皆王公大臣，名御前侍卫，其位甚尊。外人不知，每混大门侍卫为乾清门侍卫，其人自称亦曰乾清门侍卫，其实非也。此等侍卫分一二三等，皆每科武殿试榜下取用者），二百余年老汁白肉也。不设匕箸，各用解手刀片之。不准用盐酱之属，侍卫等以淡食无味，用厚高丽纸切成方块，以好酱油煮透而晒干之，藏衣囊中，至食时，以一片置碗中，舀肉汁半盂浸之，以肉片蘸而食之，云其味之佳，较外间所卖逾百倍。半聋有侄在大门上行走，每逢值班即得食，闻之皆垂涎也。

满人吃肉大典

凡满州贵家有大祭祀或喜庆，则设食肉之会，无论识与不识，若明其礼节者即可往，初不发简延请也。至期，院中建芦席棚，高过于屋，如人家喜棚然。遍地铺席，席上又铺红毡，毡上又设坐垫无数。客至，席地盘膝坐，垫上或十人一围，或八九人一围。坐定，庖人则以肉一方约十斤置二尺径铜盘中献之。更一大铜碗满盛肉汁，碗中一大铜勺。每人座前又人各一小铜盘，径八九寸者，亦无醯酱之属。酒则高粱，倾于大瓷碗中，各人捧碗呷之，以次轮饮。客亦备酱煮高丽纸解手刀等，自片自食，食愈多则主人愈乐。若连声高呼添肉，则主人必再三致敬，称谢不已；若并一盘不能竟，则主人不顾也。予于光绪二年冬，在英果敏公宅一与此会。予同坐皆汉人，一方肉竟不能毕。观隔坐满人则狼吞虎咽，有连食三四盘五六盘者，见予等皆窃笑之也。肉皆白煮，例不准加盐酱，甚嫩美。善片者能以小刀割如掌如纸之大片，兼肥瘦而有之。满人之量大者，人能至十斤也。是日主人初备猪十口不足，又于沙锅居（西四牌楼白肉馆有名者也）取益之，大约又有十口。盖食者有百五六十人，除三之一无量者，其余皆老饕也。主人并不陪食，但巡视各座所食之多寡而已。其仪注则主客皆须有冠，客入门，则向主人半跪道喜毕，即转身随意入座，主人不安座也。食毕即行，不准谢、不准拭口，谓此乃享神馂余，不谢也，拭口则不敬神矣。予肉量不佳，嗣是再有他会不敢赴矣。炳半聋迁居龙树院时，亦曾一为之。炳之会惨矣，盖其家旧有食肉铜器全副，因贫已售于人，收其定银矣，约期取物。半聋于未届期之前，设一食肉会，以为最后之举。是日到者亦五六十人，食肉百余斤，他用称是，而售器之资罄矣。为贫而售器，器售仍无补于贫，其旷达玩世如此。此事在予到京之前一年，光稷甫侍御为予言之，笑其不知生计也，因并志之。

费恭人全节

寿州巨绅孙家泰为苗沛霖所害，全家皆死，独一妾居别墅幸免。妾姓费，河南人，美而有才，擅武勇。其父拳师也。当同治元年春，钦差大臣胜保率大军解颍州之围，气张甚。闻费氏之美，遣人往劫之。费闻，枕戈以待。胜使至，谓之曰："大帅左右岂少姬侍，而必辱及未亡人，何也？如不得免，我将挟刃以往，俾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其无悔。"使者股栗归报，胜乃罢。费得守节以终，抚一子为后，膺四品封，故称之曰费恭人云。

太和门六库

太和门之左有明库六，每年钦派满大臣二员率司属人等盘查一次。每查一次，即盗一次。觉罗炳半聋曾随其堂上官往。有一库皆帘幕衣履之属，一珍珠帐幔宽长可八尺，皆用珍珠穿就，四围则以红绿宝石间之。小者如绿豆，大者竟如龙眼核也。穿线有朽败处，一抖晾，则珠纷纷落，必一一拾而裹之，记于簿，加印花焉。然所裹皆赝鼎，盖已为匠役等易之矣。更有宫人绣履七八箱，嵌珠如椒，皆万历间物也。更有皮张库，则皆鞹矣。又有药库，内藏毒药甚夥，有不知名者，相戒不敢动。更有金库银库，则历年报空者。此亦前清具文之一端也。

库兵肛门纳银

予初至京师，闻光景卿户部言户部银库库兵事，不禁狂噱，窃以景卿之言为太甚，及目睹始知之。户部各差以银库郎中为最优，三年一任，任满，贪者可余二十万，至廉者亦能余十万。其下司库书役人等，无不肥美。皆满缺，无一汉人也。其中尤以库兵一项为诸役冠，亦三年更替，亦皆满人，虽有汉人亦必冒满名，役满人可余三四万金不等。每届点派时，行贿于满尚书及尚书左右，一兵须费六七千金。贿托既定，然后满尚书坐大堂，如演戏然，唱名派充，派毕，众兵稽颡谢。一兵出，必有拳师数人围护之，恐人劫也。盖无力行贿之兵以及地棍等麇集数十人于大堂阶下，见兵出，即乘其不

备劫之去，囚于家，并不加害，或三日，或五七日，必使误卯期而后释。盖一误卯，即须另点矣。被劫者，必多方关说，赠以数千金始已。景濂为户尚时，正点派间，忽一兵为人劫去，景熟视若无睹，不敢发一言也。即退堂传谕明日重点，盖为被劫者转圜地也。每三年一次，仅四十人。既上卯，则逢开库日即入库服搬运之役矣。每月开库堂期九次，又有加班堂期多少不等，计月总有十四五次，或收或放，出入累千万。每一兵月不过轮班三四期，每期出入库内外者，多则七八次，少亦三四次，每次夹带即以五十两计，若四次亦二百矣。月轮三期，亦六百矣，而况决不止此也。库兵入库，无论寒暑皆裸体，由堂官公案前鱼贯入，入库后，内有官制之衣裤取而著之。搬运力乏，可出而稍憩，出则仍赤身至公案前，两臂平张，露两胁，胯亦微蹲，更张口作声如鹅鸣然，然后至彼等休憩室焉。所盗之银则藏肛门中而出。闻之此中高手，每次能夹江西圆锭十枚，则百金矣。予转饷入户部时，见库门前一矢地有小屋一间，裱糊工整，门户严密，距窗二尺皆以木栅围之。初以为必堂司官休息地，而孰知不然，乃库兵脱衣卸赃之地，故四围以木栅护之，防人近窗窥伺也。为数既多，其运出之法更巧。盖京师甚嚣尘上，每逢库期，必备清水洒尘，库兵乃置夹底水桶，藏银于中，俟堂官散后，从容挑桶而出。祁文恪世长署户尚时，忽见一桶底脱而银出，不能不问，随即锁拿库兵数人，将于次日奏参严讯。人谓之曰："尔将兴大狱乎？尔不顾身家性命乎？无论大狱不可兴，即若辈皆亡命徒，拚出一人认死罪，而半夜刺公，公何处呼冤者！"文恪乃含糊了事。噫，异哉！相传库兵之业，各世其家。年少时，须觅嫪毐之具而淫之，继则用鸡卵裹麻油探讨之，以次易鸭易鹅，久之门户加大矣，更用铁丸塞之，能塞十两重之铁丸十枚，则百金不难矣。十枚者甚鲜，六七枚者则普通之塞也。故凡库兵所盗，皆江西锭为多，江西锭光滑无棱，俗所谓粉泼锭是也。其肛之嫩者，则用猪脬浸湿，裹银而塞之。故库兵至老年，无不患脱肛痔漏症，以其纳银太多也。予曾见库兵赤身对堂官时，阴茎随身而摇动，不禁大噱。窃以为国家事事讲体统，此则成何体统！无怪外人闻之，图于新闻以为笑柄也。前清财政之紊乱，即户部银库可见，库款出入但有大数而已，无一定确数也。若询以今日放出若干，应存若干，则张口结舌不能对也。外省京饷至部验收之日，有专司劈鞘之役。其人世役也，无论坚极之鞘，三斧即开，劈至尾鞘，则手法显矣。第三斧下，则银四散如喷。盖尾鞘之银，所以备补平补色之用，或正项之零数，皆碎块也。既四散喷出，则其手下人伪为拣拾之状，悉举而纳之囊中。时予一家丁在侧，适一块飞至足边，亦俯拾而纳之靴中，出而权之得八两。堂上亦如未见，盖各省解饷皆有部费，多寡不等，费既纳，即小有过失，无人挑剔矣。若领饷之费更甚于解饷，予曾代北洋绥巩军领饷一次，计十一万有奇，纳费千六百金，库书允发山西宝银五万，俗谓之凹山西。盖西银为天下冠，每一宝中有黄金钱许。若不与此千六百金，则潮色低银尽以付尔矣。库书之权如此。吾故曰，清之亡，亡于内政之不修，不亡于新政之不善也。

内监直言被诛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六日，杀奏事处太监寇连才于菜市。太监有兄在琉璃厂松竹斋纸店为伙。予询其故，寇曰："余弟违例上奏，条陈十事：请止演戏；请废颐和园；请还宫办事；请罢修铁路；请革李鸿章职；请续修战备与日本战。"不伦不类者十条。奏上，慈禧疑有指使，嗣见其文理不通，且多别体字，乃信之。即亲讯之曰："尔不知祖制，内监不准言政事乎？"曰："知之，然事有缓急，不敢拘成例也。"慈禧曰："尔知此为死罪乎？"曰："知之，拚死而上也。"慈禧太息曰："既如此，不怪我太忍心矣。"即命交刑部照例办理。至菜市，脱一碧玉搬指赠刽子云："费心从速。"又以玉佩一、金表一赠同事内监之来送者，从容就死，神色不变，年甫十八也。慈禧本甚爱此人，所以亲讯者，冀其乞哀而生之也，而孰知其至死不变。强哉矫，此真所谓北方之强欤？至其所为，亦不免受小说及腐儒之激刺。其言或中肯或背谬，皆无足责，君子嘉其忠直焉而已。

八岁女生儿

清宣统二年，予在京师，有友人携一照片示予，乃山西大同府乡民子九岁、童养媳八岁，野合生子哺乳之象。云是知府事翁斌孙采访所得，图其形以上大府，谓是祥瑞也。予以为是乃人妖，非瑞也。次年遂有革命之事。

优伶侠义

咸丰季年，京伶胖巧玲者，江苏泰州人，年十七八，姓梅。面如银盆，肌肤细白为若辈冠，不甚妩媚，而落落大方。喜结交文人，好谈史事，《纲鉴会纂》及《易知录》等书不去手。桐城方朝觐，字子观，己未会试入京，一见器之。自是无日不见，非巧玲则食不甘卧不安也。其年方之妻弟光熙亦赴会试，同住前门内西城根试馆。方则风雨无阻，日必往巧玲处，虽无大糜费，然条子酒饭之费亦不免。寒士所携无多，试资尽赋梅花矣，不足，则以长生库为后盾。始巧玲以为贵公子，继乃知为寒畯，不知其衣服皆罄，遂力阻其游，不听，然思有以报之。会试入场后，巧玲驱车至试馆觅方，方仆大骂曰："我主身家性命送了一半与兔子了，尔来何为？"巧玲曰："尔无秽言詈我，我来为尔主计，闻尔主衣服皆入质库，然否？"仆悻悻曰："尚何言，都为你。"巧玲曰："质券何在？"仆曰："尔贪心不足，尚思攫其当票耶！"巧玲曰："非也，趁尔主此时入场，尔将当票检齐，携空箱随我往可也。"于是以四百余金全赎之，送其仆返试馆而别。次日方出闱，仆告之，感激至于涕零。及启笥，则更大骇，除衣服外，更一函盛零星银券二百两，媵以一书云："留为旅费，如报捷后，一切费用当再为设法。场事毕，

务须用心写殿试策。俟馆选后再相见，此时若来，当以闭门羹相待，勿怪也。"方阅竟，涕不可抑。同试者皆咄咄称怪事，即其仆亦眙鄂不知所云，第云："真耶，真耶，真的此好兔子耶！"方大怒曰："如此仗义，虽朋友犹难尔，尚呼为兔子耶！"场事毕，方造访，果不见。无如何，遂闭户定课程，日作楷书数百字而已。榜发中试，日未暮，巧玲盛服至，跪拜称贺。复致二百金，谓方曰："明日谒座师房师及一切赏号，已代为预备矣。"方不肯受。巧玲曰："尔不受，是侮我也，侮我当绝交。"乃受之。方仆一见巧玲，大叩其头，口称："梅老爷，小的该死，小的以先把尔当个坏兔子，那晓得你比老爷们还大方。"巧玲闻之，笑与怒莫知所可也。及馆选，巧玲又以二百金为贺。方曰："今真不能再领矣，且既入词林，吾乡有公费可用，不必再费尔资。"始罢。孰知馆选后未匝月即病故。巧玲闻之，白衣冠来吊，抚棺痛哭失声，复致二百金为赙，且为之持服二十七日。人问之曰："尔之客亦多矣，何独于方加厚？"巧玲曰："我之客皆以优伶待我，虽与我厚，狎侮不免。惟方谓我不似优伶，且谓我如能读书应试，当不在人下。相交半年，未尝出一狎语。我平生第一知己也，不此之报，而谁报哉！"从此胖巧玲之名震京师，王公大人皆以得接一谈为幸。遂积资数十万，设商业无数，温饱以终。子乳名大锁者，京师胡琴第一也。谭鑫培登台，非大锁胡琴不能唱，月俸至三百金，亦奇矣哉。方之仆名方小，族人之为农者，乡愚也，故出言无状如是。

优伶罄赀助赈

同治乙丑，庶吉士怀宁郝同篪字仲赓，散馆改吏部主事。工骈体诗词，书法亦秀劲，一时有才子之目。不知其大父乃优伶也，名郝金官。道光间名噪京师，晚年厌倦风尘，举历年所积五万金捆载还乡，雇镖师数人护送之。行至山东，直大饥，人相食，官吏劝赈颇惶急。郝慨然以所有报大府，愿赈活饥民。大府义之，将奏奖以官。郝固辞曰："我优人也，即得官亦不齿于同列，若蒙破例，准子孙与齐民一体应试足矣，他无所望也。"大府允之。郝遂返京师终焉。至同治改元，孙同篪捷顺天乡举，至乙丑遂成进士，入翰林矣。人为赈荒之报也。

蠢仆食黄瓜

方朝觐之会试也，往往年内即至京。一年丑月间，偶往前门买用物，携仆行。日已晡，觉腹馁，遂入一小肆购食，并命仆亦另坐食之。且诫之曰："尔勿乱要菜，京师物价昂，不似家乡也。"仆曰知之。及食毕，给直，肆伙曰："内外共五十吊零。"方大诧曰："尔欺我耶？"伙曰："不敢欺，爷所食不足十吊，余皆贵价食也。"方大怒，呼仆至责之。仆曰："可怜可怜，我怕老爷多花钱，连荤腥都不敢吃，只吃了四小盘黄瓜而已。"方曰："尔知京师正月黄瓜何价？"仆曰："至多不过三文一条可矣。"伙曰："此夏日之价也，若正月间则一碟须京钱十吊，合外省制钱一千也。"仆张口伸舌不敢言，呵呵从主人而出。

夏徵舒是先祖

清同治初，曾望颜为陕西巡抚。首县为唐李杜，字诗甫，四川进士，善滑稽者也。有山西贾夏姓者，营业于陕西省城，颇殷裕，忽动官兴，入赀为县令，分发陕西。人谓之曰："尔初入仕途，一切未谙，宜聘一富有经验之通人而朝夕请益焉，庶不为人所笑。"夏然之。到省之日，例须随众衙参。至抚署官厅，甫入门，众见其举止矫揉造作，已匿笑矣。忽首县唐问曰："贵姓？"曰："夏。"唐乃上其手而作庄容曰："从前有位夏徵舒，是府上何人？"夏见郑重而言，以为必显贵者，遂卒然对曰："是先祖。"唐一笑颔之。须臾衙参毕，归寓，所延之友问曰："今日作何事？作何语？"夏曰："中丞未见，明日须再往，他无所语。惟在官厅有首县问我夏什么舒是府上何人？"言时作冥想状。友曰："夏徵舒也。"夏曰："然。"友人曰："尔何答？"夏曰："我见其高举两手，郑重而出，即对曰是先祖。"友曰："坏了坏了。那夏徵舒是一个龟子子，尔如何说是先祖？"夏大怒骂，即欲赴首县理论。友曰："明日仍须上院，必仍见之，何必急急。"次日一见唐，即扑唐身，揪其领而骂曰："你为何骂我龟子子？"唐曰："诸公皆在此，我何尝开口，而彼谓我骂其为龟子子，诸公闻之乎？"夏愈怒，欲揪之见中丞，众劝不听。揪至二堂口，文巡官遂以状白中丞，命传二人入。曾问唐，唐曰："请大人问夏令可也。"曾遂问夏，夏曰："唐令骂卑职龟子子。"曾曰："愿闻其详。"夏遂以昨所问答陈之，夏徵舒之徵字，终不能记忆也。曾笑曰："是尔自认，非彼骂也。"命巡官导之出。随即悬一牌示，大致谓夏某咆哮官厅尚可恕，胸无墨法，何以临民，著回籍读书云云。夏见之，气结不得伸，郁郁而已。人笑之曰："一声龟子子，断送一县令。"此张悟荃茂才云。

冒认丈夫

光绪初年，吏部有两雷姓司员，一浙江人，一陕西人，一进士，一拔贡也，同姓同官又同司。浙雷住南横街，陕雷住魏染胡同，则一妾也。门榜皆书"吏部雷寓"。一日者，浙雷仆私语其僚曰："我主人置一妾矣，住魏染胡同也。"为妻所闻，穷诘之。仆言："实见魏染胡同有吏部雷宅。访之仅一妾，未知是主人外室否，不敢断也。"妻闻大怒，立命驱车往，至则命仆妇大声呼太太至。陕雷妾以为有女客来也，出迎。妻一见大骂曰："淫婢无耻，尔竟敢私居于外，不来见我耶！"陕妾始茫然，继始悟此必夫之妻也。正支吾间，陕雷归，妾哭诉曰："尔初不言有大妇在京也。"陕雷大惊，及熟视曰："非我妻也。"妾大骂曰："何来泼妇，冒认我夫。"陕雷忽悟曰："夫人是浙江雷某妻耶？"妻点首，惭沮无人状矣。陕雷曰："是乃误会，可请归，无介怀也。"妾不允，曰："既认为夫，则今夜必伴夫一宿始可。"妻乃大窘。陕雷再三劝其妾，始释之去，归即逐其仆云。此事予其时在

京亲闻之，一时喧传。以非佳话，姑讳其名。

要钱弗要命

北方风气刚劲，好勇斗狠，意有不惜伤残支体以博金钱者。光绪初，余在京目睹二事，记之以征其俗焉。一年端午节前数日，余往琉璃厂，甫入厂西门，见一饼店前人如堵墙，异之，亦往观，则见一少年裸上体卧地，一少年举杆面大杖用力向两髀杖之，卧地者绝不声。杖至五六十，卧地者突起，向饼店人曰："这遭吃定了。"店人曰："好小子，吃罢。"余大惑不解，询之人，始知卧地者欠饼债甚巨，既不偿而复强赊如故，故店主以大杖要之，谓如能受杖不呼痛，不但不索前欠，且从此不索直，是以卧地者任其痛击而不声也。又一年秋，信步至五道庙三岔路口，遇见一群人皆黑绸夹衫，快靴从北而来，中有一人自袒服至外衣皆敞襟，而面上血淋淋由袒衣直流至足，随行随滴，及行近，见之，一目剜去矣。大骇。予适立于羊肉店外，遂问之。店人曰："此吃宝局者。"盖开场聚赌为犯法之事，而地痞土棍日索规费为之保护，然非强有力者不能得也。惟能舍得伤残支体者奉为上客，日有例规。而伤残支体，又分上中下三等，为得费之高下。此剜目者，则可享最上等之规例也。噫，异矣。

野蛮时代之专利特许

自来京师，各种货物行店皆不止一家，惟红果行（即山楂红也），只天桥一家，别无分行，他人亦不能开设，盖呈部立案也。相传百余年前，其家始祖亦以性命博得者。当时有两行，皆山东人。争售贬价，各不相下，终无了局。忽一日有人调停，谓两家徒争无益，我今设饼撑于此（即烙饼之大铁煎盘也，大者如圆桌面），以火炙热，有能坐其上而不呼痛者，即归其独开，不得争论。议定，此家主人即解下衣盘膝坐其上，火炙股肉支支有声，须臾起立，两股焦烂矣。未至家即倒地死，而此行遂为此家独设，呈部立案，无得异议焉，故至今只此一家也。

又无锡冶锅坊系王姓世其业，其锅发售遍江南北，盖亦特许专利者也。相传当清初时，王与某姓争冶业，相约煎油满锅至沸度，沈称锤于锅中，孰引手取出，即世其业。时王姓店役某，年老矣，思效忠于主人，因即代表王姓入手于沸油攫锤出，投锤于地，臂亦同脱，即时殒命。遂呈部立案，王姓得世其业。今王氏子姓分房殆数十家，各仰给于冶坊，岁时各祀此店役，为报本之祭。此与红果行事同一例。野蛮时代，往往有之，若律以人道主义，则以性命为尝试，在所必禁，复何有专利特许之报奖乎。

考职之大狱

凡旅京应试士子工于楷法者，每逢誊录供事等试，必为人代考，或数十金、或百金，视其人之名望分贵贱，寒士恃此为旅费，以免借货，此风由来久矣。在上者亦明知之，但不能说破耳。每逢新皇登极，例须考职一次（此试仅用佐贰，非若停科举之考职也），第一者注册四十五日即开选。故宦兴浓者，必觅高手代考，俾可速选也。光绪纪元考职，延至癸未始举行。是年有浙江萧山县举人马星联者，楷书极佳，名震一时，所试无不前三名者。有人托其代考，马曰："若肯费八百金者，包取第一。"其人允之，榜发果第一，得州同即选。马于是趾高气扬，大会宾客于聚宝堂，设盛宴数十席，置奖品无数，征雏伶而定花榜焉。是日所费千金，除所得外，尚揭债二百金也。当兴高采烈时，谓同辈曰："诸公仅能包取耳，若我则包第一即不爽，诸公视我远矣。"言罢举觞大笑，马设席遍聚宝堂之正屋三进，其偏院不与焉。有御史丁振铎者，在偏院请客，适逢此会，亦窃窥之，闻马语，询于人，乃知其财之所由来，次日遂专折奏参，奉旨革拿，马已闻风逃矣。盖此等考试，皆习焉不察，以为无伤大雅，逮一揭参，即照科场舞弊治罪也。于是出结之京官，考取之人皆革职遣戍。马则星夜返萧山，其居与典史署紧邻，典史某于黄昏时闻马与母妻语，亟白于令，请速捕钦犯。令曰："尔侦之确耶？"典史曰："闻其声确也。"令曰："尔姑在此晚饭，饭毕掩捕，不虑其逃也。"随命一心腹以百元赠焉，命速逃东洋。盖马为令县考所取案首，得意门生也。晚饭罢，令乃传捕役兵壮等偕典史至马家。已夜半矣，围其宅而搜之，无有也。乃大怪典史妄言而罢。马故贫士，幼失怙，母守节抚孤，得以成立。年十九中乡举，娶妇，至逃亡时，仅二十有一。举业甚工，尤精折卷，可望鼎甲者也，人莫不惜之。先是壬午之冬，有学正学录之试，陈冕时尚未中进士，为人代考第一，获三百金，以二百金葬其蒙师，以百金助其友毕姻，同辈皆重之，岂若马以之定花榜哉！宜乎其获谴也。陈子癸未大魁天下。

权相预知死期

大学士穆彰阿，道光朝当国，揽权纳贿，避塞贤路，以计易蒲城相国王鼎遗折，颇不满于清议。故文宗登极，即首黜之，诏云："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德伪才，揣摩以逢主意。如达洪阿、姚莹等尽忠尽力，必欲陷之"云云。其为人可知矣。然其死也，则固有大异乎人者。死之前三日，折简遍邀亲友门生故吏，云定于某日某时辞世，届期望屈临一别。诸人如期至，穆则设盛宴数十席，一一把盏，相与饮啖，连举十余觥，并未有死法也。食既半，顾日影曰："是时候矣。"谓众曰："请诸君稍待，俟我沐浴更衣，再诀别也。"乃入内良久，朝服蟒衣出，据坑南面坐，拱手向众曰："少陪少陪。"言毕闭目。少焉玉箸双垂五六寸许，视之逝矣。或曰，入内时即已服毒矣，然服毒死者无玉箸也。岂果为有道高僧入世后而迷失本性耶！奇矣。此炳半聋云。

文字之狱

新会梁任公辑《近世中国秘史》，于康雍乾三朝文字之狱，言之綦详，而不及桐城戴潜虚及吾乡《王氏字

贯》两事。戴名名世，字潜虚，安徽桐城人，年五十始登康熙四十八年己丑科进士，以一甲二名授编修，一时文名籍甚。其诛也，为与弟子倪生一书也。书论修史之例，谓清当以康熙元年为定鼎之始，顺治虽入关十八年，其时三藩未平，明祀未绝，若循蜀汉之例，则顺治不得为正统也云云。为仇家所讦，遂罹惨祸。今《南山集》中不载此文，想其后人删去矣。集署名曰宋潜虚，以戴姓出于宋后，故讳戴为宋。盖《南山集》为前清禁书中一种也。至吾邑《王氏字贯》一书，亦全家被祸，著者斩，家属遣戍。其书因《康熙字典》之陋，乃增损而纠正之，坐是得罪。书尚未刻，闻其稿尚存。周文甫茂才道章云曾见钞本。

吴人知兵　二则　张曜　孙金彪

自春秋吴阖闾称霸以后，二千余年来，不闻苏属有谙军旅者，故世人以吴人柔弱为诮。然以张勤果论之，亦不得谓之无将才矣。公讳曜，字朗斋。虽浙之钱塘籍，实世居吴江之同里镇。闻其少年弛斥不羁，恒见恶于乡里。一日为其戚陈某批其颊而训之，乃大悔恨，走河南，投其姑夫州刺使蒯某。蒯以其少年无业不之礼，但月给数金豢之而已。勤果壮伟多力，食兼数人，署中两餐不得饱，乃日私食于市，所得金辄不敷，而衣之蓝缕不顾也。时发捻交哄，各省戒严。光之绅民募乡兵为捍卫计，请于州守，委一人统之，合署无愿往者。勤果请行，蒯许之，遂部勒乡兵壁城外。未几有捻逆大股窜州境，勤果率所部遮击之，斩获无数，贼遂溃。盖为僧忠亲王所败，尾追而至此者。贼退而王至，勤果率众跪迎道左，王壮之。询击贼状，大喜，立畀五品翎顶，以知县列保。不二年洊至河南布政使。因得罪巨绅刘姓（刘为御史），劾以目不识丁，奉旨改南阳镇总兵，仍统所部号为嵩武军者，累立功于河陕关陇间，擢提督。光绪初年，入卫京师，膺帝眷，授山东巡抚。直岁大饥，勤果捐廉俸并募集巨资以赈之，全活无算。山东民至今感之如父母焉。刘御史后为知府，被劾归，贫无聊赖，乃与勤果通殷勤。勤果岁必以巨金贻之，其报书则钤以"目不识丁"四字小印，亦谑矣。勤果书法，有颜之骨米之肉，颇秀健，尺牍亦隽语络绎，不似彭刚直之翰墨，专以粗豪胜也。相传其被劾后，延通人教之，发愤读书，遂一旦豁然。

又有孙金彪者，字绍襄，吴江人，世居邑之盛泽镇，勤果公之部将也。未达时，即以勇侠称。父曰孙七，精拳技，恃博为生，有枪船四五十艘。枪船者，首锐棹双橹，瞬息百里，鹢首置大铳一，中藏四五人，内河寇皆恃此为利器。七有德于镇，镇之人无贫富皆善之。七死，金彪年十四，已入武庠为诸生。群枪船以奉七者奉之为主，仍设博于镇。金彪年虽少，独能以兵法部勒其众，刑赏无所私。当是时，苏城为粤贼所踞。镇有富人黄某者，虑贼入镇搜掠，密款于嘉兴贼酋，得伪檄，民赖以安。于是江浙商贩自上海出入万贼中者，辄以盛泽为枢莞，镇益殷富。事无大小，皆阴决于黄。有小鬼法大者，邻镇巨猾也。闻盛泽繁盛，牵枪船百艘，莅镇设博局已，辄思大掠以投贼，已定期。黄闻之大恐，金彪之师沈玉叔谓黄曰："君欲除小鬼法大，非金彪不可。"黄大喜，设盛筵款之。金彪曰："敬诺。"会有皖北巢湖粮艘千人，避乱萃镇上，金彪说其酋助己，遂与小鬼法大战，擒而磔之，尽夺其舟。于是设保卫局，集枪船团练为战守计，事皆一一决于金彪矣。初，金彪之灭小鬼法大也，举盛泽附镇，使巢酋设博局以为酬，巢酋谓功高，欲分盛泽博之半，弗得，则怏怏弗能平。金彪度巢酋终弗戢也，思并之。会巢酋生日，金彪载羊酒往寿，而阴伏枪船于芦丛中以待之。饮博至暮，谓酋曰："今夜月色大佳，吾两人驾小舟纵饮湖上，可乎？"巢酋从之。中流酒酣，金彪请以铳击宿鸟赌胜负，巢酋三击而不中，忿甚。金彪曰："我一击便中也。"遂洞酋胸，毙湖中。众大噪。伏舟尽出，金彪手佩刀号于众曰："若主欲为盛泽患，故除之。若毋恐，从者听约束，不者驾尔舟归乡里，弗汝歼也。"众皆降。于是金彪势大盛，苏贼睨之莫敢犯。同治元年，李文忠克吴江，金彪散其众，以保卫功授千总。东南大定，生计日拙，张勤果返自河南，挈至陕，以功擢记名提督，授陕西汉中镇总兵，赏黄马褂。光绪壬辰、癸巳间，统嵩武军驻山东之烟台，为东军冠焉。当金彪之设保卫局也，一日，闻渔父诟曰："孰谓孙氏人守法者，乃取我大黑鱼而不与直！"夜既半，金彪忽呼庖人治黑鱼鲙，庖人求鱼不得，方咨嗟，一卒以鱼献，命渔父质之信，即斩以徇。自是所部肃然，全镇以安。此非吴人而知兵者哉！

湘、淮军之来历

湖南王壬秋孝廉闿运，著《湘军志》一书，叙军之缘起与军中琐屑事，纤悉无遗，虽表扬功绩，而劣迹丑态，曾不少讳，即曾文正亦不免有微词，何况其他。故湘军将帅咸恶之，购其板而毁焉。以事皆直笔，非诬也。今上海已有小本翻板矣。厥后王定安又撰《湘军记》，则一意谀颂，无足观也。贵池刘芗林观察含芳，官登、莱兵备时，亦尝述淮军之原委，欲作《淮军志》，未果而卒。刘尝曰："淮军并不始于李氏。"亦犹壬秋先生云"曾之前已有称湘军者矣"。特二公起，继续而扩充之，遂建大功，名闻天下也。

李元度丧师

李元度，曾文正部将也。丧师衢州，亡六七千人，文正劾之，并自请议处。军中有作联额诮李曰："士不忘丧其元，公胡为改其度。"额曰："道旁苦李。"然李虽不长于军事，固长于文章也。观其所选《小题正鹄》及所撰《先正事略》，非绩学者乌能之。

不利状元

前清一代状元之最不利者，莫过于龙汝言矣。始

也革职永不叙用，继也特赏内阁中书以终。然其先遭际之奇，眷顾之渥，可指日望枚卜也。初，龙未第时，馆某都统家，适逢仁宗万寿，都统倩龙作祝词备小贡（每万寿及令节，凡一、二品大臣及内廷翰林皆有小贡，皆诗词序颂之类，缮小册以进，不过借此以联上下之情而已）。龙乃集康熙、乾隆两朝御制诗百韵以进。上大喜，召见某都统奖之。都统不敢隐，以龙名对。仁宗曰："南方士子往往不屑读先皇诗，今此人熟读如此，具见其爱君之诚。"立赏举人，一体会试。次年春闱下第。总裁覆命，召见时，大受申斥，谓今科闱墨不佳。及出，密询近侍太监曰："今科闱墨甚佳，何以不惬上意？"近侍曰："因龙汝言落第，不便明言耳。"于是朝臣咸识之。次科，即嘉庆十九年甲戌，主司入场，即将龙取中。上见题名录大喜。及殿试，即以一甲一名拟进，上私拆弥封视之，乃无言，仍封之。胪唱日，上喜曰："朕所赏果不谬也。"甫释褐，即派南书房行走、实录馆纂修等差，赏赉稠叠，举朝羡之。龙妻素悍，龙幼孤而贫，赖妻父卵翼之，故惧内。一日与妻反目，避居友家，数日不归。适馆吏送《高宗实录》请校，龙妻受而置之。越日吏来取，妻与之，龙始终不知也。忽一日革职之旨下，大骇，始知"高宗纯皇帝""纯"字，馆吏误书作绝，龙虽未寓目，而恭校黄签则龙名也。仁宗见之大惊，惋惜良久，乃下旨曰："龙汝言精神不周，办事疏忽，著革职永不叙用。"犹不忍宣其罪状，亦不交部议，虽甚爱之，无如书生命薄而已。逮仁宗升遐，龙以内廷旧员，兼受大行非常知遇，例准哭临，哀痛逾常。宣宗闻之，谓其有良心，特赏内阁中书。道光戊戌科，犹得会试同考官一次。未几卒。龙，安徽人也。

卷　中

京师志盗　五则

京师虽辇毂之下，而盗风最盛。然盗亦有道，兹就所闻见者汇记之。西河沿西头有一民家，仅寡妇孤女二人，其先亦小负贩也，微有蓄积。女将嫁，母罄所有备嫁资，为贼所侦，一夜逾垣入将撬门矣。母闻之，呼女曰："外间有响动，莫非尔舅舅又来乎？尔舅舅以为我有旨蓄，不知我寡妇孤儿之苦也。今既来，不可使其空过，尔将嫁衣掷一件与之，免我母子受惊也。"女如言，取新衣一袭裹而掷窗外，曰："请舅舅以之质钱为赌本可也，我母子尚乞尔照应，勿迫我是幸。"贼不言，持衣去。越日，又闻逾垣声，母复呼女曰："尔舅舅其以我为鱼肉耶，何不谅乃耳！"因啜泣。贼在窗外曰："非敢再扰，来还账也。前日吾等不知冒犯，甚歉然。今物在是，我去矣。"言毕而逝。天明视阶下一纸裹，即所赠嫁衣，确由质库出者。外一小红封，签书花仪二两，下不署名。母女得之意外，喜可知也。

南横街堂子胡同有住屋一所，颇轩敞，且有亭矗出檐际，可以远眺，惟后墙外即南下洼，居此者时遭鼠窃，遂久无人居。有王姓部曹者，家甚贫，贪其值廉，赁居之。一年夏间，独坐棚下纳凉，夜已深，尚未寝，忽见屋上火光一闪，如火刀击火石状，继而忽闻屋上人语曰："火绒无矣。"俯视下有人，以为必更夫或御者庖人之类（京官宅中，此类之人多与贼通），遂悄声曰："朋友，赏一火抽袋烟。"王即以纸拈燃火递之。贼见王问曰："尔家主人寝乎？"王曰："我即主人也。"贼大惊曰："小人该死。"王曰："无伤也，夜深不能寐，得君夜谈甚佳。"因自述宦况，并所以赁居之故。贼曰："王老爷如此清苦，我辈断不敢扰，请放心可也。"王称谢，且曰："君知之，君之侪辈未必皆知，设若光顾，无以敬，奈何？"贼曰："我所居即去此不远，凡南路朋友皆在此一方，我明日见之当遍告。"王又谢曰："无以为敬，票十千，一茶可乎？"贼再三让，不敢受。王曰："为数本微，不过与君发利市耳。"贼乃受，道谢而去。自是王宅虽夜不闭门，亦不窃之者（王之字似是小石），人皆笑王有贼友焉。

光绪改元，予入都应顺天试，秋闱报罢，遂馆于光稷甫侍御家，以待再试。时正季冬，予卧室为厅事之东厢。一夜，忽闻更夫与人语，但闻"不白借"二字，又闻答以"晓得"二字，以为渠与同辈语耳。将黎明，忽闻院中有物堕地声甚巨，亦不知何物。晓起，主人谓予曰："今日请尔啖贼赃。"余问故，主人曰："昨夜有贼屋上过，更夫喝之，贼曰借道者，更夫曰不白借。至天明，遂以此物为借道费耳。"视之，玉田盐肉一肘，重十余斤。予乃恍然于所闻之语，乃更夫与贼语也，相与大笑。烹其肘，合宅遍享之。

京师有一种力役，名曰掮（音抗平声）肩。凡人家移居或小家送嫁妆，皆若辈任之。一横担长不过尺余，担于肩颈之中，以方桌架其上，桌上陈设各物皆如故。彼能以一肩之力，丝毫不致撞跌，虽贵重之物置其上，皆不致遗失，亦北方一绝技也。由此达彼，虽经若干繁盛之区，流棍窃贼之徒，望即却步，匪特不窃，且助其憩息而上下焉。予尝问其故，肩者曰："此物一上吾肩，若有失，吾辈力岂能偿，若辈知窃物必害我遭官刑，故不窃，虽放胆置道旁，不惧也。"予由南横街移居青厂曾用一次，果如所言，此则外省所万万不能者。

左文襄初次入觐时，寓善化会馆。忽一日，黄马褂被窃，笥中朝珠及冬裘无数，且有银数百两，皆无恙。文襄大惊，乞步军统领缉之。统领曰："此衣既不能衣，又不能质钱，窃之何为？此必尔曾大言，故若辈显其手段耳。不必缉捕，自当送还也。"不数日文襄出门归，见榻上置一袱，黄马褂在焉。文襄舌桥不能下。

赌棍姚四宝

步军统领俗呼为九门提督，缉捕盗贼赌博是其专责，然京师遍九城皆有赌坊，岁有例规，不肯捉也。所

捉者，侦得一二贵介子弟，或京外官之富有者，聚博于宅中，则彼宅自有通信之人，于是提督衙门番役出焉（俗呼番役为大班），至半夜，围其前后门，一拥而入，无一人能逃者。累累锁至署，置班房中，声言明早候堂官莅署严讯。被絷者乃以贿说大班，盈千累百，各具手条，画押讫，付大班手，然后大班飨以盛筵，食毕，各款款而归，天未明也。有皖人姚四宝者，名敦布，伯昂姚总宪犹子，湖南巴陵知县革职者也。无以为生，恃赌为活，无不胜者。一至赌坊，博徒视其所向而随之，坊主大困，愿日奉规例，请勿下注。姚于是月得千金，享用拟贵官。凡京师之雏伶名妓皆父事之。一日者，博于某宅，为番役掩捕，杂贵介中絷之提署，番役志不在姚也。会诸贵介纳贿讫，飨盛馔，姚亦在坐，伪醉而卧。须臾，见诸人纷纷提灯出门去，姚伪卧鼾声起。俄顷一役拍其肩曰："醒醒，可去矣。"姚曰："何往?"役曰："彼等皆去矣，尔亦可行。"姚曰："尔逮捕时，不云明日候堂官讯办赌棍耶，何为而释之也？我乃赌棍，必俟明日候讯，且并尔今夜所得之贿，某某若干，皆陈于官。"役曰："尔慎也耶！"姚曰："我不慎也，公事公办，固应如此也。"役恫吓之，姚大声曰："尔辈不闻姚四宝名耶！鼠子敢尔，我一俟官长至即呼冤耳。"役大惧，求勿声。姚曰："分肥乃可。"不得已分以千金，姚乃挟金归。出谓人曰："公等为大班所食，予乃食大班也。"由是京师无不知有姚四宝者。光绪初归里，会沈秉成抚皖，姚往谒。沈乃伯昂总宪小门生也，待以世叔礼。姚携一仆，乡愚也，抚署号房问姚字，仆以"贼形"二字示之。号房曰："无以此为字者，尔误也。"仆争执良久，继而询姚，今字"赋彤"也。皖人传为笑谈。

吴可读尸谏

光绪己卯春三月下旬，予在京住潘家河沿。是日，天朗晴明，予正午饭，忽见空中有白片纷纷下。亟至庭中视之，六出雪花也，瞬息即化，炊许始止。不知烈日中何以忽然落雪，甚异之。数日即闻吴柳堂侍御尸谏事。吴名可读，甘肃人。由道光庚戌进士部曹转御史，以劾成禄言太激，左迁吏部主事。操行清洁，不附权贵。是年穆宗梓宫永远奉安，吴乞派随扈行礼，人皆以为吴贫，冀博此数十金之车马费耳。不意至蓟州，遂密奏穆宗立后事，自尽于所居寺中。折上，慈禧忽然天良发现，批云："以死建言，孤忠可悯。"云云。京师同官同年等为设祭于文昌馆，挽联无数，惟黄太史贻楫一联最洒脱，云："天意悯孤忠，三月长安忽飞雪；臣心完夙愿，五更萧寺尚吟诗。"死时尚有绝命诗七律一首，云：

回头六十八年中，往事空谈爱与忠。
抔土已成黄帝鼎，前星预祝紫微宫。
相逢老辈寥寥甚，到处先生好好同。
欲识孤臣恋恩所，惠陵风雨蓟门东。

吴居南横街，即以宅为祠祀之。其尸谏之疏录左：

吏部稽勋司主事、前任河南道监察御史臣吴可读，跪奏为以一死泣清懿旨，预定大统之归，以毕今生忠爱事：窃罪臣闻治国不讳乱，安国不忘危，危乱而可讳可忘，则进苦口于尧舜为无疾之呻吟，陈隐患于圣明为不祥之举动。罪臣前因言事忿激，自甘或斩或囚，经王大臣会议奏请，传臣质讯，乃蒙我先皇帝曲赐矜全，即免臣于以斩而死，复免臣于以囚而死，又复免臣于传讯而触忌触怒而死。犯三死而未死，不求生而再生，则今日罪臣未尽之余年，皆我先皇帝数年前所赐也。乃天崩地坼，忽遭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之变，即日钦奉两宫皇太后懿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未有储贰，不得已以醇亲王之子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特谕。"罪臣涕泣跪诵，反复思维，窃以为两宫皇太后一误再误。为文宗显皇帝立子，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则今日嗣皇帝所承大统乃奉我两宫皇太后之命，受之于文宗显皇帝，非受之于我大行皇帝也。而将来大统之承，亦未奉有明文，必归之承继之子，即谓懿旨内既有承继为嗣一语，则大统之仍归继子，自不待言。罪臣窃以为未然。自古拥立推戴之际，有臣子所难言。我朝二百余年，祖宗家法，子以传子，骨肉之间，万世应无间然。况醇亲王公忠体国，中外翕然，称为贤王。观王当时一奏，令人忠义奋发之气勃然而生。言为心声，岂能伪为，罪臣读之，至于歌哭不能已已。傥王闻臣有此奏，未必不恕臣之妄，而怜臣之愚，必不以臣言为开离间之端。而我皇上仁孝性成，承我两宫皇太后授以宝位，将来千秋万岁时，均能以我两宫皇太后今日之心为心。而在庭之忠佞不齐，即众论之异同不一。以宋初宰相赵普之贤，犹有首背杜太后之事。以前明大学士王直之为国家旧人，犹以黄竑请立景帝太子一疏，出于蛮夷而不出于我辈为愧。贤者如此，遑问不肖；旧人如此，奚责新进。名位已定者如此，况在未定。不得已于一误再误中，而求一归于不误之策，惟有仰乞我两宫皇太后，再行明白降一谕旨，将来大统仍归承继大行皇帝嗣子，嗣皇帝虽百斯男，中外及左右臣工，均不得以异言进，正名定分，预绝纷纭，如此则犹是本朝祖宗以来子以传子之家法。而我大行皇帝未有子而有子，即我两宫皇太后未有孙而有孙，异日绳绳缉缉，相引于万代者，皆我两宫皇太后所自出，而不可移易者也。罪臣所谓一误再误而终归于不误者，此也。彼时罪臣即以此意拟成一折，由前察院转进，呈底奏底俱已就草，伏思罪臣业已降调，不得越职言事，且此何等事，此何等言，出之亲臣、重臣、大臣，则为深谋远虑；出之疏臣、远臣、小臣，则为干进希名。又思在诸臣中忠直最著者，未必即以此事为可缓，言亦无益而置之，故罪臣且留以有待。洎罪臣以查办废员内蒙恩圈出引见，奉旨以主事特用，仍复选授吏部，迄来又已五六年矣。此五六年中，环顾在廷，仍未有念及于此者。

今逢我大行皇帝永远奉安山陵，恐遂渐久渐忘，则罪臣昔日所留以有待者，今则迫不及待矣。仰鼎湖之仙驾，瞻恋九重；望弓剑于桥山，魂依尺帛。谨以我先皇帝所赐余年，为我先皇帝上乞懿旨数行于我两宫皇太后之前。惟是临命之身，神志瞀乱，折中词意，未克详明，引用率多遗忘，不及前此未上一折之一二。缮写又不能庄正，罪臣本无古人学问，岂能似古人从容。昔有赴死而行不复成步者，人曰："子惧乎？"曰："惧。"曰："既惧何不归？"曰："惧，吾私也；死，吾公也。"罪臣今日亦犹是。"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罪臣岂敢比曾参之贤，即死其言亦未必善。惟望我两宫皇太后我皇上怜其哀鸣，勿以为无病之呻吟，不祥之举动，则罪臣虽死无憾。宋臣有言，凡事言于未然，诚为太过，及其已然，则又无所救，言之何益。可使朝庭受未然之言，不可使臣等有无及之悔。今罪臣诚愿异日臣言之不验，使天下后世笑臣愚，不愿异日臣言之或验，使天下后世谓臣明。等杜牧之罪言，虽逾职分；效史鳍之尸谏，只尽愚忠。罪臣尤愿我两宫皇太后我皇上体圣祖、世宗之心，调剂宽猛，养忠厚和平之福，任用老成，毋争外国之所独争，为中华留不尽，毋创祖宗之所未创，为子孙留有余。罪臣言毕于斯，愿毕于斯，命毕于斯。再罪臣曾任御史，故敢昧死具折，又以今职不能专达，恳由臣部堂官代为上进。罪臣前以臣衙门所派随同行礼司员内，未经派及罪臣，是以罪臣再四面求臣部堂官大学士宝鋆始添派而来，罪臣之死，为宝鋆所不及料，想宝鋆并无不应派而误派之咎。时当盛世，岂容有疑于古来殉葬不情之事。特以我先皇帝龙驭永归天上，普天同泣，故不禁哀痛迫切，谨以大统所系，贪陈偻偻，自称罪臣以闻，谨奏。

眉寿鼎进士

光绪己丑科会试之前，潘文勤公祖荫为同乡设送场宴，在座惟吴清卿中丞非应试者。公所邀有江宁许鹤巢中翰，年高而乡科又早，文名又籍甚，官中书，门徒甚众。是日因腹疾辞。席间文勤谓众曰："我新得一鼎，考其款识，乃鲁眉寿鼎也，特刊为图说，以就正博雅君子焉。"语毕，人各赠一纸，诸人亦不介意。吴清卿携归置案头，王同愈见而爱之，乞之去。及试期，文勤得总裁。二场诗经题为《眉寿保鲁》。得图者咸大悟，撇去常解，以鼎话题。榜发，中式八人，同宴者七，元和江标亦在其中。王同愈本不与宴，且中亚元，得之意外。惟公所最属意者在许，而许竟以疾不能赴宴。场事毕，公尚为许惜也。许屡试不第，以内阁中书终。观王、许之得失，可见凡事有定数也。

挽联汇志

曾文正自诩善制挽对，兹录其脍炙人口者。有门生妇死，公挽之云："亲见夫子为文学侍从之臣，虽死无憾；观于人言谓父母昆弟无间，其贤可知。"深得老师口吻。又介弟国华阵亡三河，公挽云："归去来兮，夜月楼台花萼影；行不得也，楚天风雨鹧鸪声。"公其时正在鄂治军也。不著一字，自然沈痛。又某御史挽伶云："生在百花先，万紫千红齐俯首；春归三月暮，人间天上总销魂。"此联久已传诵，然以之挽妓，亦无不可。不如李芋仙刺史一联云："参不透絮果兰因，结局竟如斯，逝水年华悲梦断；抛得下舞衫歌扇，逢场今已矣，落花时节送春归。"确切不移，的是才人之笔。柏文僖公葰因戊午科场事被诛，时有人挽以联云："其生也荣，其死也哀，雨露雷霆皆主德；臣门如市，臣心如水，皇天后土鉴愚衷。"于无可著笔之中，而落落大方，不著痕迹，可谓得体。

残忍之果报

同治初，山东有餐馆售生炒驴肉，味极鲜美。其法钉四木桩于地，以驴四足缚于桩，不宰杀也。座上有传呼者，或臀或肩，沃以沸汤，生割一块，熟而荐之。方下箸时，驴犹哀鸣也。馆名十里香，极言其香可闻十里也。时长赓为山东按察使，恶其残忍，执肆主而杀之，遂绝。又有清江浦寡妇某者，富而不仁，嗜食驴阳。其法使牡与牝交，约于酣畅时，以快刀断其茎，从牝驴阴中抽出，烹而食之。岁死驴无数，云其味之嫩美，甲于百物。吴清惠公时为清河县令，亦执而置诸法焉。噫，异哉！食品之佳者甚多，何必肆其残忍之举，而供一己之口腹，宜乎其不容于世也。

回教之新旧派

尝见西史新、旧教之冲突，几成莫解之仇。卒之，新教近人情，人皆向之，旧教亦不得不渐相混合。岂知回教亦有新、旧耶。回教有《天经》三十部，相传穆罕默特所著，名曰《甫尔加尼》，凡三十卷六千六百六十六章。隋开皇时，始传其教入中国，此旧教也。新教有《闵煞力》、《毛鲁的》两经，言马圣人为华人锯解以死，回民诵至此，则擗踊哭泣。（按此事不见于纪载）甘肃河州有四大门宦之目，他属所无。四大门宦者：一曰穆扶提，犹蒙古语之巴图鲁也，又名临洮拱拜。一曰华寺，其中有旧教有新教，新教不薙鬓，令与须相埒，旧教则否。一曰白庄，以地得名。一曰胡门，以其始传教者多髭，因以名其教。此外又有大拱拜，毕家汤拱拜，张门拱拜之属。大拱拜最古，而胡门之起不过五十余年。拱拜者以祀其始传教之人，传教者既有拱拜矣，而其子若孙，因得世其业。核力法者，为门宦子孙之通称。一麻目为寺中之领拜，而尕音夹自副，尕字字书所无，俗读若歌甲切。胡门一名红门。大清顺治五年，凉州回米喇印、丁国栋叛；乾隆四十六年，循化新教马明心、苏四十三以仇杀旧教，因而作乱；四十八年，其党伏羌阿浑田五复叛；咸丰同治年间，西宁宁夏马化龙、马桂元叛；光绪二十一年，循化韩奴力叛；皆不久平定。回教

中所谓罕植阿浑者，朝西域之尊称。阿浑，犹言塾师也。考乾隆四十六年有谕旨禁习新教。（以上节采光绪二十三年河州知州杨增新通禀）

平捻冒功

同治六年十月，铭军追捻贼于赣榆县，有马队营官邓长安者，其中表潘贵升久陷捻中，隶伪鲁王任柱部下。月之上旬，逃归邓营，自矢刺任柱为贽而投诚。邓携之见主帅刘铭传。刘谕以不必剃发，如能得手，保二品官，赏三万银。十七日下午，铭中军驻西门外，左右军驻东南、西南两处。正造饭间，探报贼大队由东南来，即拔队迎击。任柱亲率大队顺城根来迎，刘师即于西门外顺城根击之。当未交绥时，潘见任柱来，驰马先迎之，任柱曰："尔何以得回？"潘曰："有中表为马队营官邓姓者保留得不死。"又问"何以不剃发？"潘曰："我伪对刘帅言，留发以便出入两军间，劝大王降也。"任又问："刘帅现在何处？"潘指从西来白龙长旗者即刘帅坐营也。任即传令攻之。潘出不意，奋手枪击其背，毙焉，遂急驰回阵报刘帅。刘不信，以为诈，将斩之。潘曰："且缓觇之，任柱死，其队必哗乱；若不哗乱，则任未死，大帅杀我未晚也。"顷之，贼队果哗嚣而退，左右两军合击大破之，追杀四十里，斩万余级。有黄旗马队善庆者，旧隶僧王部，王薨，遂隶刘戏下。其时亦顺城根迎击者，争潘功以为己功，得上赏，而潘仅得三品官、二万银。若据奏报之言，则死任柱者善庆也，非潘贵升也。同时有伪魏王李永，伪遵王赖文光，皆被官兵击散。永逃至旧县投李世忠，世忠缚献安徽巡抚斩之。赖文光逃至扬州，为华字营统领记名道吴毓兰擒斩之。

外人羡我科第

日本服部宇之吉，为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教习。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十二月回国，学部奏请赏给文科进士，奉旨依议。传言服部自乞之也。犹忆光绪初年，总税务司赫德二子，仰慕中国科名，纳监入籍顺天，且延名师攻八股，以期应试。至乡试年，为北皿号生群起而攻之，乃不敢入场。呜呼！彼时若当国诸大臣能通权变者为之奏请，特赐二举人，一体会试，既不占乡试皿号中额，又使外人入我彀中，岂不大妙，乃竟听其攻而去之。厥后李文忠知之，叹曰："朝中无人，朝中无人。"诚然。

一夜造成之塔

乾隆间，帝南巡至扬州，其时扬州盐商纲总为江姓，一切供应皆由江承办。一日帝幸大虹园，至一处，顾左右曰："此处颇似北海之'琼岛春阴'，惜无喇嘛塔耳。"纲总闻之，亟以万金贿帝左右请图塔状，盖南人未曾见也。既得图，乃鸠工庀材，一夜而成。次日帝又幸园，见塔巍然，大异之，以为伪也。即之，果砖石成者，询知其故，叹曰："盐商之财力伟哉！"园遭粤寇之乱，已成瓦砾，而此塔至今尚存。

卖友换孔雀翎

乾隆帝之幸江南也，有内侍江姓者，精拳勇，号万人敌。常侍帝游幸，颇宠信。扬州纲总与通谱，结为兄弟，骨肉至交也。帝还京后，江太监以窃宫中珍宝事逃去，敕下步军统领五城查拿。江思匿我者惟扬州纲总江某，往投当得保护。既至扬，纲总大为欢迎，设盛筵款之。饮毕，邀至密室谓曰："君事大不妙，我处耳目多，藏匿非计，不如逃至海外为佳。今奉黄金千，乘夜即行，至某处海口，有我商号在彼，可设法也。"遂以金属江围腰中，导至后门出。门外乃甬通，夹墙皆高三丈许。既出，即闻阖门声甚厉。江心动，恐甬道中有埋伏，乃一跃登墙，孰知上亦伏勇士数十人，见江上墙，挺击而颠，缚而献于巡盐御史。奏闻，帝赏纲总布政使衔孔雀翎，同业中无不以为至荣焉。盖彼时盐商中仅此一枝孔雀翎也。

觞令之解围

乾嘉间，扬州盐商豪侈甲天下，百万以下者皆谓之小商，彼纲总者得嘻笑而呼叱之。有皖人方某者，名下士也，会试落第后，贫无聊赖，思得一馆以糊口，遂有友人介绍于扬州盐商汪姓家（安徽人，乃小商也）。念乡谊，又为京官所荐，虽留之，不之异也。一日纲总家大宴会，汪亦在坐。凡诸商宴集时，必各携一门客往，有觞政等事，可使之代也。是日主人行飞字令，以诗中有红字者饮。至汪，汪曰："柳絮飞来一片红。"众大笑曰："此杜撰也，柳絮焉得红？"举罚觞以进。方曰："诸公毋然，此明人诗也。吾居停不忆上句，故不与君等辩，非杜撰也，上句乃'夕阳返照长堤外'也。"众默然而罢。汪归，谢以千金，谓非君解此围，则我为众辱矣。由是尊为上宾焉。

城隍昭雪冤狱

光绪初年，河南镇平县盗犯王澍汶临刑呼冤一事，邸抄所载不甚详。其时知镇平县者为方某，少年进士而初任也。其事则寻常盗劫耳。案出时，见刑幕东涂西抹，与所供多不合，怪而问之。幕曰："我等皆老于申韩者，公读书初出茅庐，不知其中玄妙也。"方即不敢再问。狱上，决有日矣。是日缚澍汶赴市曹，监斩官抚标中军参将并开封知府唐某也。澍汶一出狱，即大声呼冤。槛车道出城隍庙街，不由人驭，直趋入庙中庭下而止，而澍汶仍呼冤不已。庙距抚署甚近。其时六安涂宗瀛为巡抚，闻之亟遣询，乃命返狱中另鞫。始知王澍汶为盗首，真者早远飏。捕者获其娈童，绐之曰："官呼尔为王澍汶，尔即应之。"更教以供词，且言澍汶已代尔谋出狱事，慎毋泄。及将斩，始知为所欺，故呼冤不已。据唐太守云："是日事诚有异，御槛车者二人，竟不能制一骡，骡直向庙中，亦不可解，岂冥冥中真有鬼神在耶？"是案亦经刑部提讯。知县方某，潘文勤门生也。文勤时掌刑部，询其故，方因举刑幕所言以对。文勤大

怒、命逮刑幕，方革职，省中承审各员皆获咎有差。

戊戌变政小记

光绪二十四年岁次戊戌，清德宗皇帝锐意维新，用康、梁之言，设新政府，以图改革。天下之民莫不引领以观厥成，窃以为中国之强可计日待也。不料四十日即推翻矣，新章京被斩矣，德宗被幽矣，西后复临朝矣。渐至于庚子拳匪之乱，其不亡国者几稀。余尝举戊戌变政之谕旨，及推翻后之伪谕，录而存之，俾后来者知当日之梗概焉：

二十四年正月初六日上谕："给事中高燮曾奏请设武备特科一折，著军机大臣会同兵部参酌中外兵制一并议奏。"

同日上谕："总理衙门遵议贵州学政严修请设专科一折。据称该原奏，一为岁举，一为特科，先行特科，后行岁举。特科约以六事：一内政，凡考求方舆险要邻国利病民情风俗者；二外交，凡考求各国政事条约公法律例章程者；三理财，凡考求税则矿务农功商务者；四经武，凡考求行军布阵管驾测量者；五格物，凡考求中西算学声光化电者；六考工，凡考求各物制造工作者。由三品以上京官及督抚学政各举所知，无论已仕未仕，注明其人何所专长，在保和殿试以策论，严定去取，评列等第。覆试后，引见候擢。此为经济特科。以后或十年或二十年一举，不拘常例。岁举则每届乡试年分，由学政调取新增算学、艺学、各书院学堂高等生监，录送乡试，初场专门，次场时务，三场仍四书文。凡试者，名曰经济科，中贡士者，亦一体覆试殿试朝考等语。仍著该衙门妥议具奏。"

四月二十六日上谕："徐致靖奏保荐通达时务人材一折，康有为、张元济，著于本月二十八日预备召见；黄遵宪、谭嗣同著送部引见；梁启超著总理衙门察看。"

五月初五日上谕："（前略）乃近来风气日漓，文体日敝，所试时艺大都随题敷衍，罕有发明，而空疏者，每滥竽充选。若不因时变通，何以见实学而拔真才。自下科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一律改试策论，一切详细章程该部即妥议具奏。"

五月初八日上谕："前因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特降谕旨，令军机大臣、总理衙门王大臣会同迅速覆奏。"

五月十六日上谕："总理衙门奏议覆御史曾宗彦奏请振兴农务一折。（中略）农务为富国之道，是在地方官随时维持保护，实力奉行。上海近日创设农学会，颇开风气，著刘坤一查明章程，咨送总理衙门查核颁行。其外洋农学诸书，著广为编译以资肄习。"

五月十七日上谕："（前略）各省士民若有新书以及新法制成新器，果系足资民用者，允宜奖赏以为之劝。所制之器，酌定年限，准其专利。有能独立创建学堂，开辟地利，兴造枪炮各厂，有裨于兴国殖民之计者，并著照军功例给予特赏。"

五月二十九日上谕："孙家鼐奏原任詹事府中允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一书最为精密，著迅即饬刷一千部，克日送交军机处。"

六月初一日上谕："张之洞、陈宝箴奏请饬妥议科举章程一折。（中略）著照所拟，乡、会试仍定为三场。第一场试中国史事论五道，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首场中额十倍录取，二场三倍录取，取者始准试次场。每场发榜一次，三场完毕，如额取中。其岁科试生童，亦以此例推之，先试经古一场，专以史论时务命题，正场试以四书五经义各一篇。至词章楷法未可尽废，如需用此项人员，自当先期降旨考试，偶一举行，不为常例。嗣后一切考试，不得凭楷法之优劣为高下。"

七月初三日上谕："（前略）嗣后一经殿试，即量为授职。至于朝考一场，著即停止（下略）。"

七月初六日上谕："总理衙门代奏主事康有为陈请兴农殖民以富国用一折。即于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派直隶霸昌道端方、直隶候补道徐建寅、吴懋鼎等督理。端方著开缺，同徐建寅、吴懋鼎均赏三品卿衔，准其随时具奏（下略）。"

七月十三日上谕："湖南巡抚陈宝箴奏保人材，湖南候补道夏献铭、黄炳离，前内阁学士陈宝琛、侍读杨锐，礼部主事黄英采，刑部主事刘光第，广东候补道杨枢、王秉恩，江苏候补道欧阳霖、杜俞、柯逢时，江西候补道恽祖祁，湖北候补道徐家幹、薛华培、左孝同，均著来京预备召见。"

七月十四日上谕："近日臣工条奏，多以裁汰冗员为言。（中略）如詹事府无事可办，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半属有名无实，均即归并内阁及礼、兵、刑等部办理。外省如直隶、甘肃、四川等省皆系总督兼管巡抚事，惟湖北、广东、云南三省督抚同城，原未划一，现在东河在山东境内者，已隶山东巡抚管辖，只南河河工由河督专办，著将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并东河总督一并裁撤，均著以总督兼巡抚事，河督即归并河南巡抚。至各省漕运，多由河运，河运所费无多，应征漕粮亦多改折，淮盐所引省分，亦各分设督销，其各省不办运务之粮道，及向无盐场，仅管疏销之盐道，亦均著裁撤。此外如各省同通佐贰等官，有但兼水利盐捕并无地方之责者，即查明裁汰。其余京外犹有应裁文武各缺，著分别详议赶办。至各省设立局所，名目繁多，虚糜不可胜计，著将各局所中冗员裁撤净尽，并将分发捐纳劳绩人员，严加甄别，即一月办竣（七月十四日裁缺，八月十一日复旧，计裁二十八日）。"

七月十六日上谕："怀塔布据称礼部主事条陈挟制等语，朝廷广开言路，前经降旨，毋得拘牵忌讳，稍有阻格。若如该尚书所奏，即系狃于积习，致成壅蔽。怀塔布著交部议处，王照原呈著留览。七月十九日吏部议，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左侍郎堃岫、徐会澧，右侍郎溥颋、曾广汉均著革职，王照赏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用。"

七月二十日上谕："（前略）著工部会同步军统领衙

门五城街道厅将京城内外河道一律挑挖深通，并将各街巷修垫平坦。款由户部筹拨。”

同日上谕：“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弟、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著赏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

七月二十四日上谕：“孙家鼐奏请设医学堂，考求中西医学，当令大学堂兼辖。”

同日上谕：“孙家鼐奏遵议徐致靖酌置散卿一折，酌置三、四、五、六品学士各职，遇有对品之卿并翰林对品缺出，一体开单请旨。”

同日上谕：“刑部代递主事萧文昭请设茶务学堂、蚕桑学堂，著各督抚迅速筹议开办。”

七月二十七日上谕：“瑞洵奏南漕改折并屯田裁并各折，交奕劻、孙家鼐会同户部妥议。”

同日上谕：“黄思永筹款设办速成学堂，著即如所请，筹款试办。”

同日上谕：“都察院代奏四川举人陈天锡所请，将大挑、教职、誊录各项人员于会试荐卷中挑取，及科甲候补人员准其一体考差。”

同日上谕：“中书祁永膺奏请将各省教职改为中小学堂教习，著详议。”

同日上谕：“刑部主事顾厚焜呈请邮政广设分局，各省一律举办，著妥议。”

同日上谕：“瑞洵奏称于京师创设报馆，翻译新报，即著创办以为之倡。”

同日上谕：“国家振兴庶务，兼采西法，牧民之政，中西所同，而西人考究较精，故可以补我未及（中略）。故日夜孜孜改图新法，岂为崇尚新奇，乃眷怀赤子，皆上天所畀，祖宗所遗，非悉令其康乐和亲，朕躬未为尽职。加以各国交通，非取人之长，不能全我之所有。朕用心至苦，而黎庶犹有未知，咎在不肖官吏与守旧士夫，不能广宣朕意（中略）。今将改行新政之意，布告天下，使百姓咸喻朕意，上下同心以强中国，朕不胜厚望。著查明四月二十三日以后所关乎新政之谕旨，各省督抚均迅速照录，刊刻誊黄，切实开导，各省州县教官详切宣讲，各省、藩、臬、道、府饬令上书言事，毋得隐默顾忌。其州县官应由督抚代递，即由督抚将原封呈递，不使稍有阻格，总期民隐尽得上达，督抚无从营私作弊为要。此次谕旨，并著悬挂督抚大堂，俾众共观。”

七月二十八日上谕：“（上略）即著各省督抚传知藩臬道府，凡有条陈，均令其自行专折具奏，毋庸代递。至州县等官言事者，即由督抚将原封呈递；至士民有欲上书言事者，即由本省道府等随时代奏，均不准稍有抑格。”

以上皆德宗锐意新政切实讲求之证，非若后来以新政涂饰天下耳目，藉便私图也。至八月推翻之后，八月十一日伪谕：“著将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等衙门照常设立，毋庸裁并。又凡有言责之员，自当各抒谠论，其余不应奏事人员，概不准擅递封奏，以符定制。又时务官报无裨政治，徒惑人心，著即日裁撤。又所有官犯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弟、并康有为之弟康广仁，著军机大臣会同刑部都察院严行审讯。”

八月十三日伪谕：“荣禄著军机大臣上行走，裕禄著补授直隶总督。所有北洋各军仍归荣禄节制。”

八月十四日伪谕：“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著各省严密查拿，极刑惩治。梁启超狼狈为奸，所著文字，语多狂谬，著一并严拿。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御史杨深秀，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情节较重，是以未候覆奏，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

八月十四日伪谕：“已革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著永远监禁。编修徐仁铸著革职，永不叙用。”

十五、六等日伪谕：“左都御史著怀塔布补授，并授内务府总管。户部左侍郎著徐会澧署理（七月十九日黜，八月十五日复）。”

二十日伪谕：“溥颋补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二十一日伪谕：“湖南巡抚陈宝箴滥保匪人，著革职，永不叙用。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著一并革职。四品京堂江标、庶吉士熊希龄，庇护奸党，暗通消息，均著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十九日伪谕：“李端棻即行革职，发往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以上皆戊戌一岁中之事。至二十六年庚子夏，拳匪倡乱，亲贵庇贼，致启各国之衅，京师不守，两宫播迁陕西，于是有十二月初十日敷衍变法之谕，去精神而求糟粕，愈变愈坏，人心愈失，以迄于辛亥十二月寿终矣。合观前后各谕旨，前者令人欢欣鼓舞，后者令人怒发冲冠。德宗变法，何等恳切肫挚；西迁后之变法，仅欺饰人民而已。且不仅欺饰也，方借此破格之名，而大开贿赂之实，在彼亲贵，方人人自为得计，不知树倒胡孙散，迄今日又从何处博得一文哉！尤可笑者，斥康、梁为叛逆，为奸邪，悬赏购之，恨不即日磔之，孰知异日伪行新政，仍不出康、梁所拟范围以外，自古有如此无耻之政府乎？噫，异矣！按：戊戌新政虽未成，而德宗名誉，已洋溢乎中外，泰西人至称之为中国大彼得，足征其佩服深矣。愚以为不有戊戌之推翻新政，必不致有拳乱；不有拳乱，革命事业无从布种。凡事莫不有因果，辛亥之结果，实造因乎戊戌也。

属国绝贡之先后

京师旧有会同四译馆，在正阳门东城根玉河桥，沿明旧地也。屋共三百余间，专备外国贡使驻足之地，凡朝鲜、琉球、越南、缅甸、暹罗、廓尔喀诸国来者皆驻焉。以余所知而言，暹罗咸丰间尚入贡，嗣因粤寇作乱，海道不通，遂绝。琉球则于光绪六年灭于日本。越南亦于六七年间为法人蹂躏，直逼其都，国主遣使臣入中国求援，居天津半年余。时李文忠为直隶总督，以其私订条约，未曾请示天朝，不便保护，拒之，二使臣痛哭而归，其实文忠不敢与法人开衅也。琉球尚世子亦在天

津，每晨必长跪文忠辕门外，候文忠舆出，则作秦庭之哭。文忠每遣武弁慰谕之，如是者数月之久，亦痛哭而归。缅甸之役，在乾隆朝本系敷衍了事，并未扫穴犁庭执讯馘丑也。大兵仅达木邦而止，即以木邦土酋为王，与之订十年一贡之例。至光绪八九年间，英人占据缅甸后，大为整顿，至十三年遂与我驻英公使订缅甸条约矣。朝鲜则岁有例贡，海道距山东一苇可航，然不准由海行，必须遵陆渡鸭绿江，出奉天，过榆关，而至京师。迂道千余里之遥，不以为苦。彼国商人，恒藉岁贡以获大利，盖以货物杂贡品中，出入两国之境，皆免税也。以高丽参为大宗，布次之，纸发海味又次之。每十月来，次年七月归，以为常。及为日本所灭，而贡亦绝。于是四译馆鞠为茂草矣。惟廓尔喀与前清相终始，至光绪季年，犹见邸抄中有入贡之事。彼国亦十年一贡也。

琉球贡使

清同治四年，余在常州，喧传有琉球贡使过境，偕众往观。使舟泊西门外接官亭下。久之，见二役舁一方箱至，一骑持名帖随之，立岸上，大呼曰："使臣接供应！"即见使舟有二人出，如仆隶状，跪鷁首，向岸叩头，亦大呼曰："谢天朝赏！"于是二役即舁箱入舟中，亦不知何物。须臾，舁空箱随骑者匆匆去。久之，武、阳两邑令呵殿来，舆立河干，两令端坐不动，执帖者以名帖两手高举，大呼使臣接帖。于是正副二使臣出，至鷁首，向岸长跪，以两手各捧一邑令之名帖戴于顶，而口中自述职名焉。两大令但于舆中拱手，令人传免而已，不下舆也。礼毕，使者入仓，两令亦呵殿归署矣。郡守位尊，不往拜也。两令之名帖，以红纸为之，长二尺，宽八寸，双折，居中一行，大书天朝文林郎知常州某府、某县、某某人顿首拜。字大径二寸许，此余所目睹也。至所闻则更可异矣。琉球贡道止准收福建海口，至闽后，即须由内地前进。闻到闽后，浙闽总督有验贡之例。是日总督坐大堂，司道旁坐，府县则立侍案侧，两贡使手捧表文、贡单，至头门即跪，报名，膝行而进。至公案前，以表文、贡单呈验，总督略阅一过，传询数语，即令赐食，即有一役以矮桌二置大堂口，酒肴亦续续至，二使者叩头谢，乃就堂口席地坐而食之，各官仍坐堂上也。须臾食毕，复向上九叩首谢恩毕，乃鸣炮作乐掩门，无私觌之礼也。琉球服装，衣宽博之衣，腰系大带，宽尺许，以颜色分贵贱，冠亦如之，冠似僧冠而稍高，惟足则中国之缎靴，盖彼居本国皆赤足，惟入贡始靴也。其仆役则宛然戏剧中所扮苍头状，一身皆黑，最易识别。

考琉球全国之地，不过中国一大县，本无国王也。明洪武好大喜功，赐其土酋金印，封为国王，又赐闽人善操舟者三十六姓以为之辅，于是俨然一国矣。其时日本正当幕府时代，列藩分封，不相统一，琉球遂幸延国脉四百余年。及日本推翻幕府，力行新政，回顾卧榻之下，有人酣睡，又非条约之国，遂一鼓灭之，夷为冲绳县矣。闻亡国之王为世子时，曾在京师国子监肄业，徐小勿孝廉为其教习，授以试帖诗，居然能工，逮归国为王后，常与臣下联吟，亦不废政事。惟贫小而弱，无力豢兵，国之不国，不待日本之吞而始知也。

马复贲越南使记

乾隆间征越南，拟治阮光平篡弑之罪，复黎氏社稷。会王师大败于富良江，阮光平惧中朝大举复仇，遂卑词乞降。帝因彼既胜而降，遂亦许之。于是加封号，挥宸翰，恩礼稠叠。及光平来朝，复赐宴赐诗，赐游三海，待以隆礼。光平归国，仍复不靖，时以我国沿海盗舟供其指使，劫夺商民，且封海盗为提督总兵诸官，海疆官吏无可如何。黎氏残裔归国后，复为阮光平所歼，中朝亦不过问。至同治间，法人开殖民地至越南，见其地势沿海，土肥人蠢，思久据之，始而通商，继渐逼入内地。时越南王告急于中国之书不知凡几矣。朝命李文忠派员前往，侦探实情。令下，无人应者。有桐城马复贲者，以应试不第，依其兄居天津，兄为操江练船管驾官，忠裔也。复贲请于兄，愿应募往，兄遂为介绍于文忠。文忠大喜，许以归来后，必专折以荐，惟此时亦宜有职衔，乃立畀双月候选同知执照以行。此光绪七年事。复贲少有大志，好酒任侠，弛斥不羁，好读书而不工举业，尝作乘风破浪之想，此行而愿遂矣。其行程由内地广西出镇南关，终日行深箐密林中，虎狼之叫嗥，瘴疠之恶毒，一无所恐，随役死二人，而复贲且无恙也。既间关至越南，达中朝君相意旨，留其国者二年。于八年壬午冬，伴越南二使一范姓一阮姓者来天津乞援师。文忠却其请，而越遂亡。文忠旋丁内艰，朝命合肥张树声署直督，文忠以复贲属之，张已奏请以五品京堂用。已属稿矣，会有谮复贲于张者，言其酗酒狎妓事，遂不果荐，仅以同知终。文忠复莅，亦无如何矣。噫！以复贲之勇侠，使将一军，颇足以伍绛、灌，惜不遇知己，奈何！其在越南时，有致友人书一通，兹录之以证当年之实事焉。书云：

> (上略)越土之广古交阯无是也，实由乾隆中兼并占城、真腊二国而然。自是分为南北二圻。乃得之未久，而南圻极南海滨沃壤(即今之西贡也)，为法人侵占。同治十二年，法商以运械往云南，道出北圻东京(前黎王之旧都，为彼国繁盛之域)，羡其地之富，乘间攻取。法以数十人之力，数日之中，连下八省都会，越人无计御侮。其时云广与越交界隙地，土匪出没于深山密箐中，劫杀边民。内有刘永福者，广东钦州人，素枭桀，有越官与相识，遂招其拒法。法受创，与越人成约而罢。因其地形险阻，民心未附，法遂幡然变计，阳尊以虚名，而阴收其利，越人为其所愚(时当中国粤冠未平未暇过问)。数年以来，察地抚民，根深蒂固，一二年前，时有侵侮之事。越人噬脐莫及，复欲乞援于朝廷，而私与法人立约一节，显背国法，自知未能蒙允，忍而不发，以至于今。刘永福自助越人

击退法兵后，该国授为三省提督，驻扎宣光一带(在东京之西北，与云南毗连)，设关征税，裕饷练兵，虽未必忠于越人，而仇视法人，实其本愿。云南自普洱、临安东至开化各府，皆与越交界。万山重叠，路极崎岖，内有大河三：一由蒙化东南流历元江、临安至蒙自境入越界，名元江，下流名洮江，东流六百里，历越之宣光、兴化、山西各省至其东京；一由蒙化南流，名李仙江，又名把边江，历普洱、思茅南入越之兴化省，折而东流七百里，名陀江，亦至东京，北与洮江会；一由开化南流入安平(名泸江，即古泸水也)，入越界下流，名宣江，历越之宣光山南流四百余里至东京。三江总汇，名为富良江，一名珥河。又东南流三百余里，分为数十派，潆洄而东入于海，此地形之大略也。刘永福所驻之地，即洮江中流，云、越交界要隘。法之图越也，实意在云南矿产之富，若越之东京，则早已在其掌握中矣。第因永福积仇，扼守中路，道阻不通。从前法、越约中，原载明通商中国云南一节，今法人以永福即为越官，碍其通商之路，即系越人背约。去年八九月间，法人定议先攻越南，故贲于十一月奉差赴越，传语国王，留其都城二十日，反复笔谈数万言。今年三月初八日(壬午年事也)，法陡兴兵将东京攻破。其时贲适在彼，身入其中，彼此商办，法人亦知理屈，仍将城池交还越人。贲即飞请速派大员来此，大可补救。适合肥丁艰，张公署任，遂将此事束之高阁云。

据余闻人言，刘永福之弃越投清，亦复贲之计画，尝询之，而彼不承认也。嗟乎！以酗酒狎妓之微嫌，遂没其困苦艰难之功业，中朝之赏罚不均，于此可见一斑矣。

缅甸订约之失败

缅甸既敷衍了事后，遂定十年一贡之例。逮英人破阿瓦都城，逐其国酋，夷其宗社，而中朝尚复不知。于是有光绪十三年与英人定《缅甸条约》。兹录之以证中朝自欺之笑柄焉：

大清国大皇帝，大英国大君主、五印度太后帝，因欲固存两国友睦，历久不渝，并广开振兴彼此人民通商交涉事宜。兹由大清国特派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多罗庆郡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工部左侍郎孙，大英国特派赏佩二等迈吉利宝星、前署驻华大臣、今美京头等参赞大臣欧，将所议条款开列于左：一、因缅甸每届十年，向有派员呈进方物成例，英国允由缅甸最大之大臣，每届十年派员循例举行，其所派之人应选缅甸国人。一、中国允英国在缅甸现时所秉政权，均听其便。一、中缅边界应由中英两国派员会同勘定，其边界通商事宜，亦应另立专章，彼此保护振兴。一、烟台条约另议专条。派员入藏一事，现因中国察看情形，诸多窒碍，英国允即停止。至英国欲在藏印边界议办通商，应由中国体察情形，设法劝导，振兴商务。如果可行，再行妥议章程。倘多窒碍难行，英国亦不催问。一、本约立定，由两国特派大臣在中国京城将约文汉英各三分，先行画押，盖用印章，恭候两国御笔批准，再于英国京城速行互换，以昭信守。光绪十三年二月初八奉旨依议。钦此。

按：第一条具见英国外交手段，以虚名与中国，第二条则实利归己矣。第四条更见狡猾，彼已与藏番连年开衅，藏恃城险，英恃炮利，互有胜负，未得便宜，意欲使中国饬令藏番降服，而又不肯明言，恐违公法，故隐约其辞，且示退让，则中国与藏番不得不入其玄中矣。彼总理衙门群豕乌得知之。

廓尔喀贡使

乾隆间征服廓尔喀事，载之《圣武记》中。逮至英伦，见使署旧日档案，始知廓当日举兵，实非抗中国也，乃欲伐印度也。印与廓有切齿仇，久欲得印而甘心焉，自顾力量不足，拟借上国以为助。其时译音不通，廓之语言又为印、藏夹杂之音，愈不能解。及见兵起，边吏仓皇入告，乃命福康安征之，故一战即降。降后上书于福康安，详述由廓入印山川道里甚悉，请发大兵收印度，愿为向导。福据以上闻。乾隆帝忽疑廓此举为复仇之计，将引我重兵深入腹地聚而歼旃，不允所请。且其时正用兵西北，开辟新疆，亦无暇他顾。厥后英人之灭印度亦廓尔喀导之也。惜哉！使当日移征新疆之师而收印度，则今日富甲地球矣，即鸦片亦无由而兴，何有于禁，九州铁不能铸此大错也。自是廓亦定十年一贡之例。光绪元年冬，余在京候试，忽市上喧言有外国人入贡者，奇形怪服，非所常见，余亦随众往观，见其由永定门大街过天桥，入正阳门，而至四译馆止焉。贡品、行李、随从及护送兵役约四五百人。其使臣二人皆衣渗金宽博之衣，皆红紫色，冠皆如和尚所冠之毘卢帽，而中较高，上似有金绣之饰。各手一素珠，乘四人肩舆，无盖无帷，如庙中神轿状。大惑不解。明日见邸抄，始知为廓尔喀也。相传四译馆中能廓语者，仅译吏一人，语且不精。幸廓使能英语，遂以英语相酬答焉。至光绪三十一年，又见其入贡，绝不以中国贫弱而反颜，可谓有始有终矣。今则为英之保护国，亦渐更其政俗，然其教则仍佛教也。

哲孟雄之幸存

印、藏之间又有小国名哲孟雄者，周遭仅中里七十余里耳。本为藏番部落，每由西藏入贡之期，亦附贡微物，聊以将意而已。英人欲通商西藏，必于达吉岭开埠为转输停顿之地，欲开达吉岭，必道出哲孟雄，遂力争哲孟雄于总理衙门，以为本系印属小国。总署函致驻英公使争之，于是星使命随员各抒己见。有湖南新化人邹代钧者，为邹叔绩太守汉勋之孙，舆地名家也。援古证今，原原本本考据哲非印属。呈星使，亦不置可否，以示总文案方培容。方字子涵，上元人，见邹说，大

声曰："钦差如商量此等大事，不可委之书生，彼皆据《海国图志》及《瀛寰志略》等书，妄腾臆说耳。中国古书，万不足恃也。既英人欲得哲孟雄，不如与之，中国何在乎此七十里小部落哉！"星使亦不能决。方又曰："何不与马参赞商之？"星使以为然。马参赞者，英人马格里也，自郭嵩焘奉使时，即授马二等参赞，借以通两国之情。马虽英人，然忠于所事，并不助英以欺中，英人亦重之。及问马，马曰："容细查之。"即登楼觅邹曰："君舆地专家也，请据中国古书为我考察哲孟雄究奚属者。"邹曰："已进一说于公使矣。"马即询星使。星使曰："方子涵云中国古书恐靠不住。"马曰："是何言，中国书论中国事犹以为靠不住，岂外国书论中国事反靠得住耶！"取邹稿去，即据以译成英文，而复英外部焉。英外部亦无异说，乃照租借例定议而已。方在八股时代，颇有文名，不料一入仕途，顿丧其天良如此。

新加坡之纪念诏书

余随使泰西时，道出新加坡。其时中国总领事为左秉隆，字子兴，广东人，京师同文馆学生也。能通英、法、德三国语言文字，研究外交，颇有心得。曾惠敏公携之出洋，即任以新加坡总领事。时觞余等于署中，见其书室中有画龙竹筒十余枚，皆长三尺许，两端皆以蜡印封固，异而询之。左叹曰："此皆历年中朝所颁暹罗、缅甸等国恩诏、哀诏也。制成后，循例颁寄，亦不计人之受与不受。代寄者大都皆中国海商，一至新加坡即交与领事衙门，日积月累，遂有如此之多。使果寄至彼邦，彼亦必不承认，反生枝节，不如留此以为纪念而已。"继又曰："英人已屡次请求一二幅为博物院之陈列品，吾不敢也。"

盗用巡抚印

同治中叶，湘南盗用巡抚印文一狱，几摇动大局，幸知县某精细，未酿大祸。先是，长沙有名妓廖玳梅者，色艺冠一时。省绅某位尊而多金，昵之，欲纳为妾，廖不允。有外县绅某者亦昵之，其人家亦不贫，且年少美丰姿，廖久属意矣。外县绅每逢省中课书院必至，至即宿寥所，而屏省绅于门外，省绅颇衔之。一日，外县知县某忽奉巡抚密札一通，谓该县绅士某某等六人勾结发逆余党，拟在省城作乱，已侦获同党多人，供证凿确，即将某某等六人密拿正法云云。令得此札大惊异，盖此六人皆邑中清白公正之士，其中皆举人五贡之类，且家皆殷实，文名籍甚，何致有悖逆举动，遂商之刑幕。幕将院札阅数过，拍案曰："此文伪也，焉有督抚印文而无监印官衔名者乎？公须亲赴省垣，密商布政，取进止。"令乃行，谒布政，以情告。布政亦细阅抚札，不能决。语令曰："尔明日毋出面，俟我上院询明后，再商办法。"次早布政入见巡抚，密问曰："如某县某孝廉某拔贡者非公书院门生耶？"中丞曰："然。是皆高才生，累列首选，吾甚刮目者，岂有所干求耶？"布政曰："否。闻公欲杀此数人，何也？"中丞大惊曰："何来此言？孰诳尔耶？"布政曰："有据在。"乃出印文授之。中丞面色如土，颤声答曰："印则是也，我何尝为此？"布政乃述其由，中丞益骇曰："是不可不究。"因严鞫署中男女仆婢等。有夫人小婢曰："某日有某卖婆来，似曾向夫人乞印文焚疏事。"亟逮卖婆至，初不承，继将用刑，乃哭曰："是省绅某贿我求夫人者。"立命逮某绅，一讯而服。盖省绅欲娶廖，廖意终不属。省绅曰："尔属意者如目前暴卒，则奈何？"廖曰："某若死，则嫁尔。"省绅乃出此毒计，思假县令手而杀之也。彼五人亦因公事与省绅龃龉，结怨甚深，拟一并除之以为快。于是案乃大白。廖逃至外县，追捕监禁。卖婆与省绅皆拟斩。中丞夫人吞金死，中丞告病去。布政升巡抚。某令则调署大缺以酬之。中丞刘琨，云南人。布政李恒，江西人。其余人名、地名当日告者皆详之，今忘之矣，仅忆一妓一抚一藩耳。

巧 对

曩在京师见有属对之工者，辄记之，以资谈助。"麦秋至"对"桑春荣"，"三白瓜"对"万青藜"，"青龙棍"对"朱凤标"，"陶然亭"对"张之洞"，"狮子狗"对"熊伯龙"，"乌须药"对"黄体芳"，"李象寅"对"杨猴子"，"赤奋若"对"朱逌然"，"杜鹃花"对"李鸿藻"，"老板"对"童华"，又"树已半枯休纵斧"对"果然一点不相干"。以绝不相当之二语，集而成对，觉字字铢两悉称，可称工妙绝伦。

古今事无独有偶 二则

吴翌凤《逊志堂杂钞》引《猗觉寮杂记》云，某县有尉，夜半叩令门求见甚急。令请待旦，尉不可，不得已披衣起，延尉人。问曰："事何急，岂盗贼待捕恐失时耶？"曰："否。""岂有疾病仓猝耶？"曰："无。""然则何急？"曰："某见春夏之交，农事方兴，又使养蚕，恐民力不给。"令笑曰："然则君有何妙策？"曰："某见冬间农隙无事，不若移养蚕于冬为便。"令曰："君策真非古人所及，奈冬无桑叶何！"尉瞠目不能答，久之长揖，曰："夜深矣，请安寝。"阅此不觉失笑。古今事真有如出一辙者：光绪中叶，金陵有需次通判甘某者，司东台县厘税，每夜必戎装持械携兵役遍巡城市。一夜巡至县署前，已四更矣，叩署门请见甚急。令以为火盗之警也，披衣起见之，问何事。甘曰："无他，适已出巡遍城闉，恐君更出为劳耳，故来告，请安睡也。"令曰："吾早寝矣，公来始起也。"甘亦惘惘而去，古今事无独有偶也如此。

寄园《寄所寄》所载，明山西乔御史廷栋，起家进士，巡方三省。罢官家居时，每晨必具衣冠，升堂高坐，命仆役呵唱开门，以次伏谒，或作控诉状，乔一一为之剖判讫，然后如仪掩门。每日如此，闻者无不匿笑。不意今时亦有相类者。光绪间，有皖人张传声者，入资为河南候补道，加花翎二品衔。其面目臃肿有痴态，腹如五石瓠，食兼数人。需次汴省无差委，每日晨起盥漱早食毕，即冠珊瑚冠、孔雀翎，数珠补服，由内室而出，中

门置一云板，出则击之，仆则高呼大人下签押房矣。既就坐，一仆进茗碗，一阍者持手版十余如折扇式，口称某某等禀见，其实并无一人也。张则手举茗碗，作官腔曰道乏罢，阍者斜步出，则又高呼曰，传伺候，大人下来矣。张乃雅步登肩舆，出门拜客矣。亦每日如是，如演剧然。此叶孝廉士芬为予言。叶、张之同乡也，癸卯借汴闱报罢后即馆其家，初见此状，不觉大笑，以为此公殆官痴也。张丁外艰，奔丧归，死于中途逆旅中。

命名不可不慎

士大夫命名不可不慎，或贻笑柄，或误功名，皆由于此。湖南游子岱方伯智开，应乡试时名于艺。中式后，主司乔勤恪公谓之曰："尔名当改。"游不悟，问何故。乔曰："尔归阅《日知录》便知。"游阅至黄幡绰、镜新磨故事，乃恍然，遂更名智开。江西勒少仲中丞应拔萃科时，名人璧。及选贡，学使者谓之曰："尔名当改。勒人之璧，是何行止。且璧与逼同音，既勒人，而又人逼，非义也。"乃更名方锜应朝考焉。武进王颂平大令国均，戊辰进士，书法甚佳，殿试已列入前十本进呈矣，及胪唱，太后闻之曰："好难听。"盖"王国均"之音与"亡国君"同也，遂抑置三甲，以知县发安徽，被议改教职，为山阳教谕二十年。复以卓异选云南某县令，未之任而卒，潦倒终身。又曾文正公中乡举时，榜名子城，字居武。余在京曾见是科乡试同年录。会试时，座师命改国藩焉。此事近三十年殆无人知之矣。若今之以"国"、"魂"、"侠"、"血"等字命名者，更卑卑不足道矣。

验方　三则

治咽嗝奇方，用老梗苏泡水和面粉，俟日食时，在日中搓为丸，须即日晒干，丸皆中空，治咽嗝有神效，此理不可解。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七月朔，日有食之，余目睹武进王仲光孝廉在苏州制此丸，中果空也。他时制之则不然。

龙眼（即俗名桂圆）核去黑皮，研极细末，治刀伤，立刻止血止痛。余见此方后，即手制约三四两许，久未有用。一日在金陵见一木工误以斧伤小童面部，血流如注，忆及此，与敷之，顷刻血止，亦不疼，且能速愈。是亦不可解也。

小儿黄水疮，溃烂出水，甚至不能坐卧。用风菱（即乌菱壳）烧灰研末涂之，一二日即愈。菱壳烧灰，愈陈愈佳，洞庭山所产尤佳。此极不直钱之物也。昆山张敬夫、广文芬传余此方，愈小儿甚多也。

光　饼

苏州市上有卖一种小面饼者，大如钱，中有孔，可以索穿之，微甘而脆，名曰光饼。予童时尝食之。咸丰间，制钱一文可购十饼。曾举以问塾师，饼何以光名，师曰："想系光福人所创始耳。"遂亦置之。不意越四十余年，偶阅雷琳《渔矶漫钞》载钱唐吴中林《咏光饼》诗，始知饼为戚继光行军时所作也。一事一物，莫不有其原始，信乎开卷有益哉！

诬妻得财

光绪初年予留京过夏，有友人邀饮于肆，同座皆过夏者，藏阄行令，极其欢洽。座有一淮人曰："予不习酒令，今说一事，如诸君能解决者免饮，否则罚一杯。"众曰可。淮人曰："吾淮某甲，一日晨起将赴茶社小食，于途中拾得银券一纸，视之，固素所交往之钱肆也。欣然往取银，甫入门，已闻失主央肆主注销求止付，而甲仍从容取银去，失主不敢认，肆主亦不敢阻。是操何术以致此？"诸人思之良久，皆不得其故。淮人曰："各饮一杯，予言之。当甲挟券入肆时，见失主在肆，即伪为怒容，汹汹入。肆主向之点首，亦不答。肆主曰：'先生清晨何怒为？'甲曰：'不可说，不可说，家丑也。然吾两人交情，言之何伤。予昨以事赴清江，今早归，见予妻枕边有银券一纸。'随说随即取券出，掷案上曰：'是必予妻之奸夫所赠者，予将得而甘心焉，今姑取此银去，会须侦之。'肆主唯唯，目视失主亦无言，遂以银与甲而去。"同辈闻之，皆骇叹其狡诈而已。

回回卖猪肉

常州市有屠肆。一日，有回教阿轰自礼拜寺讽经归，衣白布回衣，冠尖顶回冠，过屠门，适屠人执巨斧据高砧斫猪首，血溅其身。阿轰大怒，将挞之，经市人调停，命屠赔偿，阿轰坚索银饼十枚，将行矣，屠人曰，"银既与尔，衣当与我，且已为血污，尔亦不能服之归家也。"遂脱而与之。屠忿甚，掷衣于地，足践而口詈之。一秀才在旁睨之而笑曰，"是奇货，可使倍价而赎也。"屠犹怒不解。秀才曰，"我非虚言，尔如听我计，必能使之倍偿。"屠曰，"若然，我但得原价足矣，余皆与君。"秀才曰，"可，尔明早衣其衣，冠其冠，据案卖肉，渠闻之必来观，可惟尔所欲。"屠如言。次日喧传一回人卖猪肉，皆来观。阿轰一见，更怒，势将用武。屠曰："我以十圆买得者，尔岂能禁我不衣乎，何无理取闹如此。"观者如堵，皆谓屠言直，阿轰无如何，愿将昨所得者还之，求勿衣。屠不许曰，"非十倍不可，"再三请，倍价赎归。秀才曰如何，欣欣然持十圆而去。此武进余益斋工部为予言。

赵三姑娘

昆明赵蓉舫尚书光，长刑曹二十年，且累得试学差，又累次查办外省案件，积资至五六十万。无子，只生三女，长，次皆早嫁早死，惟三女未字。赵没后，尚遗财三十余万，皆三女掌之，嗣子所得甚微也。一日，三女谒万藕舲尚书青藜曰："侄女年已逾三十矣，求年伯为我择婿，一须元配，二须少年翰林，三须海内世家。"万曰难。会有仪征胡隆洵者，以赤贫士人都，联捷授吏部主事，万之门生也。闻胡未婚，谓三女曰："胡某已如

尔所约之半，如尔不愿，我亦不敢过问。”女不得已许之，遂涓吉成礼。胡一旦骤富，夫尊妇如帝天，妇视夫如奴隶，不待言矣。赵存日，有红绿佩二事，皆大如掌，一则透水玻璃翠，一则双桃红碧玺也，朝中大老无不知之。及三女嫁后，二佩归于胡矣。胡一日佩之入署，众皆属目，一少年满司员谓众曰：“明日当揶揄之。”次日胡入署，此少年急趋至胡前，半跪请安曰：“大人一向好。”胡以为误也，连称：“不是，不是。”少年忽昂首曰：“我适见双佩，以为赵大人复活矣，孰知是尔耶！”众轰堂大噱。自是胡不敢佩矣。三女归胡后，未数年死，无子。胡再娶亦无子，及卒，以弟之子子焉。资财数十万，米市胡同大宅，皆归其弟矣。

王玉峰三弦

明秀水沈德符《敝帚斋余谈》所记，京师李近楼，幼以瞽废，遂专心琵琶。其声能以一人兼数人，以一音兼数音。尝作八尼僧修佛事，经呗鼓钹笙箫之属无不并奏，酷似其声，老稚高下曲尽其妙，又不杂以男音，一时推为绝技。不意清光绪季年，京师有瞽者王玉峰，亦能以三弦作诸声，并能弹二簧各戏曲，生旦净丑、锣鼓弦索亦各尽其妙。尤神者，则作洋鼓、洋喇叭、操兵步伐之声，使远处闻之，不知其出于三弦也。观于明之李近楼亦为瞽者，可知瞽人心细，能体会入神。此等绝技，必间世而生，非有师传，亦不能教人。玉峰上距近楼已四百余年矣，五百年名世挺生，即微艺亦何莫不然。玉峰每于国忌斋戒等日，必奏技于正阳门外之广德戏园，盖是日不演剧也。听者较观剧倍之，价亦倍之，因此致富云。

麻瑞子空钟

京师儿童玩具有所谓空钟者，即外省之地铃，两头以竹筒为之，中贯以柱，以绳拉之作声。惟京师之空钟，其形圆而扁，如一轴贯两车轮，其音较外省所制清越而长。有觉罗旗人号“快手罗”者，精此技，久于金陵以此为生，遂致小康。然犹不知麻瑞子之出类拔萃也。麻瑞子亦旗人，而有痘瘢，其姓瑞，以善空钟得名。尝奏技于东西两庙集及新年厂甸中，余曾见之。能以半段空钟用绳扯之，飞高跃低，左盘右旋，无不如志。西人极诧之，谓两轮去一，重心力已失，何以能圆转如意，不致蹉跌。百思不得其解，乃叹中国人之绝技，固匪夷所思也。

端忠敏死事始末

清宣统三年辛亥四月，铁路国有之旨下，起长白端方为候补侍郎，督办川汉、粤汉铁路事。先是，己酉之秋，端由两江总督调直隶，正慈禧太后梓宫奉安之日，于隆裕后行礼时，端之左右有以摄影器摄行礼状，后大怒，以大不敬罪端，革职，抵任甫百日也。至是以亲贵及诸大臣荐，遂起用，岂料祸机即伏于此哉。端既受命，于六月九日抵武昌，建行台于平湖门外，勘路召匠，期于九月朔兴工。而川人以川汉铁路已奉先朝谕旨，归商集资承办，恳川督赵尔丰代奏，收回成命，不报。再三请，则以格杀勿论恫吓之。于是川之士民焚香环跪督署者数千人，大书德宗皇帝神位，顶于首而泣求焉。尔丰大怒，命卫队铳击之，死者枕藉，而川乱成矣。事闻于朝，电旨命端方率鄂军入川平乱。七月下旬，端发武昌，率三十一、三十二两标兵以行。至宜昌，按兵候消息。端之意盖不欲临之以兵也。无何，朝旨严迫，不得已进至重庆。至重阳日，闻武昌事起，民军已据武汉二城，荫昌率京军南下，亦败退。端大恐，亟率师进至资州驻焉。朝命革赵尔丰职，以端代之。端知事无可为，欲入都面陈机宜，兵大哗。时统兵者一为曾广大，一为邓某，皆端任鄂督时所拔之士也，于端皆有师生谊。又有营官董海澜者，四川人，亦鄂之学生。当端之发武昌也，总督瑞澂力荐于端，谓可大用，端遂命董为营官，隶曾广大部下。当时广大禁兵毋暴动。至十月朔，端行有日矣，布告军士谓已遣人至成都银行借四万两发本月之饷，并为众军办归装，众怒稍息。至初五日，端束装待发，众以银未至阻其行，并要挟书券，端与之。至初七日黎明，银犹未至，众谓诳我，于是董海澜倡议入行馆，驱端至侧屋云：“我辈将假尔室开会议。”兵入室，遍搜行箧，无所得，即欲杀端，曾广大乃宣言曰：“端某非诳人者，彼欲行即听其行，何必杀，如赞成者举手。”乃举者仅少数。曾又再三劝，兵皆汹汹，谓曾有异志，当先杀之，曾乃不敢言，大哭出。谓端曰：“曾某不能保护，罪万死，然迫于众，实无可解免矣。”其时兵皆举铳待发，曾亟止之曰：“此中尚有汉同胞无数，若满人不过端兄弟二人耳，何为玉石不分耶！”众乃逼端至行馆大门一小屋中，乱刃交下。其弟端锦大骂，迫之跪，不屈，亦乱刃而死，皆断其首。曾广大备棺敛之，欲并敛其元，众曰：“是将函至武昌者，不得敛也。”乃即日东下归鄂矣。僚友仆从皆只身分道遁。初八日，成都借银至，已无及矣，遂为红十字会所得。先是，端之议行期也，尚未得成都独立信。至初五日，资州牧以省电告，遂决意还京，资州众绅环而请曰：“公毋行。公若反正，则成都唾手可得，即众亦必以都督举公，且公之兵所以哗嚣者，以公不反正也。若一变计，则皆为心腹矣。”端不可。众绅又请曰：“公如虑成都不能容，则即于资州树白帜，某等可函致省绅来资州拥公为主，公幸勿疑。”端叹曰：“我果如此，何以对慈禧太后、德宗皇帝于地下哉！我计决矣，君等毋为我虑也。”皆太息而散。端自入资州后，无日不作还京计，使早日行，亦可无事，乃一因借银未至，二因有投诚土寇周姓约初四日率众来降，遂待之。不料初五日一闻川省独立之信，而祸不旋踵矣。端之至重庆也，凡南北公私函电，及从官信牍，皆为军士所遏不得达，是以沿江各省响应反正之举，一无所闻，盖至死仅知武汉之事而已。死事闻，赠恤如例，特谥忠敏。此殆清廷最后之予谥矣。其监印官李寅生于十一月望日间关至上海，为予言如此。又闻某君云，端方阴谋不测，革党深忌之。当其督鄂督江

时，凡党中魁杰为其所离间者，不知凡几，屡欲起事，均为所败。使其久督畿辅，则革命事业，不得成矣。清有长城如此，而顾以微瑕黜之，此清之所以亡哉。端为人无赫赫之威仪，好嬉笑谐谑，而中无城府，待故旧甚厚。好藏古物，生平宦橐皆耗于此。及罢官闲居，犹坐客常满，尊酒不空，亦近代大吏中之风雅者。非某君言，不过以毕镇洋、阮仪征视之耳。嗟乎！瑞澂辈误国殃民，罪魁祸首，竟逃显戮。独端方不保首领，岂天之欲成其名耶！

阿肌酥丸

京师黄教喇嘛治病之药有所谓阿肌酥者，丸药也，形如绿豆，作丹砂色，又名子母丸，分牝牡二种，以牝牡二粒置净瓶中，严封其口，供养于净室中，每日清晨焚香咒之，至四十九日，则满一瓶，取治百病，据云无不效者。余昔年寓光稷甫侍御家曾见之，乃一宗室显者所赠，光氏虽得之，亦不敢用也。

女统领

清同治初年，有皖人朱某者，读书应试，年逾冠不能青一衿，忿而从军为书记，展转数年，随大军度关陇，隶统领陈姓麾下。统领者，记名提督巴图鲁也。朱年少美丰姿，为人亦和蔼，统领甚倚重之，诸同僚不如也。一日者，统领忽独召朱夜饮，留与同榻，朱不肯，拔刀将杀之，不得已，从之。及登床，孰知统领乃女子，犹处女也，大乐。朱由是夜夜皆宿统领所，同僚皆鄙之，皆以朱为统领龙阳矣。久之，统领腹渐大，将产矣，大惧无策，又不敢冒昧堕胎，商于朱，朱怂恿直言禀大帅。时左文襄公督陕甘，朱且举木兰故事，谓必不见斥，从之。文襄得禀大惊异，将据实奏闻。幕僚曰，事涉欺罔，恐朝廷见罪，不如其已。于是命朱袭陈名，统其军，而陈于是易弁而钗矣。后朱从征回逆，请归宗，更纳二妾。陈大怒，挟其资财与所生之子居甘肃省城，遂与朱绝。考陈之由来，则当同治初元间，将军多隆阿由湘入陕时，道出荆子关，军中募长夫，有童子应募而来，面黧黑而多痘瘢，且硕大多力，人不料其雌也。初入营牧马，继拔为兵，屡建奇功，得洊升至记名提督巴图鲁。雄飞十年，一旦雌伏，奇矣。此江夏范啸云游戎为余言，范其时亦从军关陇间也。此事若付之管弦，播之声歌，安见红氍毹上不演出一刚健婀娜之佳人哉！谁复忆其黑而且麻之蠢女也。

奇　姓

李文忠督直隶时，有部将姓者名贵，云南人，生长于合肥。有知其历史者，谓其高、曾有因事发配至合肥，遂家焉。贵孩提即失怙恃，亦不自知其姓。稍长应募为兵，募者问其姓名，答以不知。募者笑曰："之乎者也皆可为姓，尔即姓者名贵可也。"以功洊至记名提督巴图鲁，补通州协副将。范啸云游戎曾隶其麾下，为余言如此。从此万姓统谱又增一奇姓矣。

意外总兵

清同治间，湘、淮军兴，削平发、捻、回诸大乱，各路军功所保记名提督，部册所载近八千人，总兵则近二万人，副将以下汗牛充栋矣。故提镇大员欲得实缺，非督抚密保不可。有桐城人陈春万者，农夫也，多力而胆大。同治初年入湘军为兵，随大军转战至关陇，亦保至记名提督巴图鲁黄马褂矣。左文襄颇喜其勇，然以其无智虑，又不识字，十年来位不过营官而已（营官只带一营五百人也），不但无简任之望，并数营统领亦不可得，郁郁不得志。文襄既出关，陈营又裁撤，更无聊赖，贫不能归。迨文襄班师回任，陈欲往面求一差委。及见文襄，即向之称贺。陈曰："标下来求中堂赏饭吃耳，何贺之有？"文襄曰："尔尚不知耶？尔文印较我印大且倍也。"陈愈不解。文襄乃命设香案，陈跪听宣旨，始知已特简肃州镇挂印总兵，廷寄到已数日，正觅其人不得也。清制，挂印总兵，体制尊崇，与寻常总兵大异，准专折奏事，不受总督节制，如宣化镇总兵，乃挂定边左副将军印之类。当时文襄颇疑陈密求李文忠而得此缺，甚忌之。盖因肃州镇出缺时，例由文襄奏报，即随折保二人以进，而皆未用故也。后始闻内廷人言，是日军机开单呈请简放时，帝笔蘸朱太饱，未及见文襄所保之人，而朱点已滴于陈名之上。帝曰："即此可也。"陈实得之意外。不二年谢病归，终不能安于位也。亦范啸云言。

孔翰林出洋话柄

清光绪丙戌曾惠敏公纪泽由西洋归国，忿京曹官多迂谬，好大言，不达外情，乃建议考游历官，专取甲乙科出身之部曹，使之分游欧美诸国，练习外事。试毕，选十二人，惟一人乃礼邸家臣之子，非科甲，余皆甲乙榜也。游英法者，为兵部主事刘启彤，江苏宝应人；刑部主事孔昭乾，江苏吴县人；工部主事陈爔唐，江苏江阴人；刑部主事李某，山东文登人。命既下，李与陈皆知刘久客津海关署，通习洋情，遂奉刘为指南，听命惟谨。孔独不服，谓人曰："彼何人，我乃庶常散馆者，岂反不如彼，而必听命于彼乎？"随行两翻译，皆延自总理衙门同文馆者，亦惟刘命是听，孔愈不平，所言皆如小儿争饼果语，众皆笑之。一日者，行至意国境，船主号于众曰："明日有东行邮船往上海，诸君有寄家报者可于今日书之。"于是皆报平安。次日晚餐，席上忽无牛肉，盖西行已浃旬之久，牛适罄也。孔忽谓刘曰："船主私拆我家信矣。"刘曰："何以知之？"孔曰："我家世守文昌帝君戒，不食牛肉已数代，及登舟，每饭皆牛，尝不得饱。昨于家书中及之，今忽无牛肉，是以知其拆阅我家信也。"刘笑曰："船主未必如此仰体尊意，公自视太尊贵矣，且船主未必识中国字，拆信何为？况欧人以私拆人信为无行乎，公何疑及此。"孔指二舌人谓刘曰："彼中国人也，何以能识洋字，安保船主不识中文耶？"刘嗤之以鼻。及抵英伦，以舌人不听彼使令，遍诉于使馆中

人，初不知其有神经病也。凡游历各厂各要塞，皆刘语舌人，按路之远近为游之先后。一日游阿模司大炮厂，见所铸炮弹有长三尺许者，罗列无数。孔问舌人，以炮弹对。孔大怒曰："尔以我为童呆耶？炮弹乃圆物，我自幼即见之，此明明是一尊小炮，何云炮弹？"舌人亦不答。凡经游之地，其门者皆有册请留名，孔必大书翰林院庶吉士，刘每笑而阻之，孔谓是妒，大不怿。久之使馆中人皆知其有神经病矣。彼所言或劝之，或不直之，孔郁愈甚，而病发矣。一日，忽具衣冠书状呈公使，大声呼冤。公使命人收其状，而却其见。视其状则皆控刘语，大可喷饭。阅数日，见公使无动作，遂窃同伴之鸦片膏半茶瓯全吞之，复至厨下觅冷饭半盂，咽而下之。人初不知，及毒发，众询之，自言如此。急觅医诊救，已无及矣，至夜半毙焉。床头有遗书一通，上公使者，略云："刘将杀我，前日引我至蜡人馆，指所塑印度野蛮酷刑相示，是将以此法处我也。我不如自尽，免遭其屠戮之惨，并乞公使代奏，为之理枉。"云云。于是伦敦各报馆大书游历官自尽，所言皆一面之词。幸公使及众人皆知其由，不然刘受其累矣。孔死后，公使奏请给恤如例，并函致其父述其情。其父叹曰："是儿素有痰疾，其乡试落第时，亦曾作此状，幸防护周至，获免。今又犯此病而死，是乃命也，于刘乎何尤？"时余亦随使英伦，亲见之，悉其详。

联语无偶

京师士夫好作联语相谑，至今相传有二联无属对者。大兴刘位坦有婿三人，人为之语曰："刘位坦三位令坦：吴福年　乔松年　黄彭年。"吴，钱塘人，道光乙巳探花，未开坊而卒。乔，山西徐沟人，由进士部曹历任封圻，终于东河总督，谥勤恪。黄，贵州贵筑人，亦由进士历官至江苏布政，擢巡抚。三公皆显贵，而当择配时则皆未第也。又昆明赵蓉舫大司寇光之次女，为桐城光稷甫侍御继室，京师为之语曰："赵光之女光赵氏。"二语皆无属对者。

谑吟召衅

有泰州王某，同治甲子举人，以部曹而为军机章京。一日入直至半途，忽摸项下忘挂朝珠，遍索车中亦不得。时已入正阳门，势不得回宅，盖夜半开城，只许入不许出也。不得已，忆东城有好友浙人汪某，可往假之。驱车往叩门。汪已寝，闻王至，亟起。王告以故，即入取珠出，且曰："吾较尔长大，吾珠恐不合用，兹以内子所用者假尔用之。"王致谢，且戏吟曰："百八牟尼珠一串，归来犹带粉花香。"此乾隆间京师讥某相义女诗也。汪闻立变色，返身入内。王亦不俟其送，即匆匆出。甫上车，见汪气汹汹手白刃出，大骂曰："尔如此污蔑我，誓与尔不共戴天！"王亦不解，急驱车去。汪犹追及，斫车尾而返。次早汪复握刀至王所居巷口俟之，昼夜不懈，致王误班数日。王后询于人，始知所吟诗即当时刺其祖母之诗也。嗣以汪寻仇不已，遂谢病归，终身不入京。

吃饭何须问主人

扬州李某亦军机章京也，每下班必至东华门外户部王宅午饭，无论主人在家与否，盖李与王同年至好也。一日李因病请假数日，假满复入直，及下班，拟仍至王宅午饭。甫入门，一仆半跪挡驾。李曰："尔新来仆耶？尔不识我耶？"仆曰："诚新来者。"李曰："我李某也，尔主既不在家，即禀尔主母，备午饭我食也。"仆以告主母，意必夫之至交也，具盘飧焉。李据案大嚼。未已，主人归，李视之不识也，手一箸几无置处，窘不可言。主人曰："久闻公名，公与前主人王某同年至好，我与王某亦至好，同姓同官又同司。前主人已于三日前移居外城，遂以此宅与我，我故一切门封门榜皆无须更换也。公既可在前主人王某处午饭，何不可在我处午饭。"相与共啖甚欢。嗣是下直午饭亦如曩例。前王闻之，大笑曰："不图此宅乃为李某啖饭所，奇矣。"

旗主旗奴　三则

觉罗炳成，号半聋，八旗老名士也，与桐城光稷甫侍御莫逆交。裕庚者，亦光之世交晚辈也。炳无三日不在光所。裕自英果敏罢广督后，始携眷居京师内城，亦偶至光宅。一日会食，光坐裕于炳之上，以裕疏而炳亲也。食时，炳与裕不交一言。食毕，炳忽谓裕曰："尔今日短一过节，我因在汉官家，不便挑眼。"裕唯唯谢罪。翌日，半聋语予曰："凡各项包衣并小五处旗人，或奴籍，或重台，例不得与宗室觉罗抗礼。若必不得已，必先半跪请曰，求赏一座，然后坐，方为合礼。裕庚乃汉军小五处包衣旗，必先须请命而后坐，裕欺我不言，故诏之。"予笑曰："公等旗人，过节太多。"半聋又曰："每有旗主贫无聊赖，执贱役以糊口，或为御者，或为丧车杠夫，或为掮肩者（京师市上有一种人，专以肩背为人家搬运杂物，谓之掮肩），若途遇其奴，高车驷马翎顶辉煌者，必喝其名使下车代其役，奴则再三请安，解腰缠以贿之求免焉。故旗奴之富贵者，甚畏见其贫主也。"

尝闻道光间有旗人官两淮运使，其妻与扬州知府妻往来。知府，汉人也。一日知府妻欲宴运使妻于署，以不谙待满人礼，觅一满妇为陪客。遍查同城官眷，惟参将标下中军守备系满人，且世家子，遂往拜致意，守备妻慨允之。届期，盛筵以待。守备妻绝早至，日中运使妻至，守备妻据坑南面坐，傲不为礼，主人讶之。运使妻一见，即双膝跪请安。守备妻曰："今日主人赏尔饭，不必拘礼，可坐下。"运使妻又双跪谢，然后坐。及席设，知府妇推运使妻首坐，守备妻曰："今日我在此，彼不便坐，我代坐可也。"运使妻为之送箸斟酒，侍立于侧，若奴隶然。守备妻曰："尔不可拂主人盛情，权坐下同啖可也。"又请，双安始就坐，局促至不敢举箸，而守备妻则据案大啖。席散客去，守备妻欣欣然，运使妻悻

悻然，知府妻则皇皇然，不明其故。继闻人言守备妻为旗主，运使妻旗奴，奴自不敢与主抗礼也。知府亟趋谢罪，而运使终以此存芥蒂焉。

又道光朝大学士松筠秉政，上甚倚重之，忽请假数日，上不之异也。次日军机召见奏对毕，上忽问曰："松筠何事请假？"一满军机对曰："因该旗主家有白事（满人谓丧事为白事），松筠照例前往当差。"上曰："汝往视之，如无甚要事，可命其早日销假。"满军机衔命往，至则见松筠摘缨冠，身白袍，坐大门外司鼓。满军机传旨讫，次早，面奏情形。上大怒，该旗主有意侮辱大臣，即日降旨换松旗，免其奴籍焉。

武英殿版之遭劫

清初武英殿版书籍，精妙迈前代，版书皆存贮殿旁空屋中，积年既久，不常印刷，遂为人盗卖无数。光绪初年，南皮张文襄之洞官翰林时，拟集资奏请印刷，以广流传。人谓之曰："公将兴大狱耶？是物久已不完矣，一经发觉，凡历任殿差者，皆将获咎，是革数百人职矣，乌乎可？"文襄乃止。殿旁余屋即为实录馆，供事盘踞其中，一屋宿五六人、三四人不等，以便早晚赴馆就近也。宿于斯食于斯，冬日炭不足则劈殿板围炉焉。又有窃版出，刨去两面之字，而售于厂肆刻字店，每版易京当十泉四千（合制钱四百文）。版皆红枣木，厚寸许，经二百年无裂痕，当年不知费几许金钱而成之者，乃陆续毁于若辈之手，哀哉！文渊阁每年伏日例须晒书一次，十余日而毕，直阁学士并不亲自监视，委之供事下役等，故每晒一次，必盗一次，亦有学士自盗者。惟所盗皆零本，若大部数十百本者，不能盗也。究其弊，皆以国为私之病，不公诸民而私诸官，不知官流转无定者也，民则土著占籍累世不迁者也。观东西洋各国博物院藏书楼等，皆地方绅士管理之，不经官吏之手，故保存永久焉。

破题仅两句

河南怀庆府河内县有郝姓者，为粮店管事。店主有子以贿入泮，至乡试年，复欲以贿乡举，命郝辇金至省城觅抢替焉。郝因其资亦纳监倩人代作。榜发，店主子落第，郝竟获隽，复以金倩人覆试讫，不敢入礼闱也。三科后，大挑得知县，签分江苏。尝语人曰："我向不知破题做法，孰知仅有两句耳。"皆以为笑谈。光绪丁酉江南乡闱，郝奉调帘差，大惧，星夜托病归里，从此不复业。此河内窦甸膏大令为予言。

疡医遇骗

光绪中叶，金陵有外科王立功者，合城知名者也。设医室于三山大街。一日晨，有人以银饼二圆馈王，且曰："吾外甥为绸庄学徒，遭人奸骗，致患臀风。吾今薄暮约其来求诊，先以此为赠。第外甥畏羞，请勿于人前说破也。"王允之。其人遂至绸庄购绸缎约三百金，谓庄主曰："请遣一学徒随我往外科王先生处付银。"市人皆知王，固无不信者，即遣徒挟货物随之行。至王室门外，其人曰："以货与我，在此坐候，尔随王先生上楼可也。"王见其人偕一童子来，以为必其外甥也，相喻无言，邀童子登楼。童子以为必给银也，孰料王谓之曰："尔有病勿害羞，请脱裤，我为尔治之。"童大怒。王曰："尔母舅先言之矣，勿讳疾也。"童曰："孰为我母舅者，其人来我肆购物，我随来取资耳，何病之有！"王至此始悟遇骗，亟下楼视其人，已杳矣。乃讼于官。时湖南翁延年令上元，断令王赔其半，绸庄亦认其半，而骗子终不可捕。

方九麻子

九麻子者，乾隆中直隶总督方勤襄公之族叔。勤襄名维甸，即世所称小宫保是也。九麻子名不著，少无赖，能以术攫人财，屡犯法，捕弗获。富人畏之，贫人又甚喜之，盖诈取之财，施与不吝也。中年，忽走保定投制府，自陈改行，愿为走卒以自效。制府以族属尊行，使佐内署会计事，月给数金而已。久之勤谨逾常人，且丝毫不苟，性复谦抑，合署之人皆善之，主计者亦屡誉之，制府以为果改行也，数倍其俸给，而勤谨谦抑如故，更重之。方无事不出署，偶出，必购旧皮箱归，以为常。数年积皮箱百数十具。人问之，答曰："南方革货甚名贵，北货值贱而物坚，虽费舟车资，获利犹倍蓰也。"皆服其心计。忽一日谓制府曰："我离家三年矣，将归省老母，乞假数月。"制府允之，且厚赆之。方于是雇大车十余辆，实其箱加锁焉，亦不知中藏何物也。先是，制府尊人恪敏公出塞省亲也，每岁徒步往返数千里，道必经沙河县之伽蓝寺。寺即在大道旁，距保定百余里。一年大风雪，冻饿僵寺门外。方丈僧梦有虎卧寺前，惊起集徒众持械往视，则一死人也。衣履不类丐，抚之体尚温，舁入救之苏，更为粥糜药饵以养之，询知为孝子也，更赠裘与金焉。数日病已，将行，谓僧曰："我若得富贵，必大兴尔寺，俾为通省冠。"及公受特达知，不十年官直隶总督，加太子少保。公讳观承，世所称老宫保是也。公乃捐万金修寺，于是合省官民布施无算。寺僧又善营运，有良田数千顷，跨三邑界，下院数十处，京师永兴寺亦下院之一也，富果为通省冠矣。九麻子夙知之，是日驱车出，将抵寺，日已西，谒方丈，谓受制府命，护衣笥还故里，距驿尚远不得达，求假一宿，僧许之。乃积笥于僧之密室，更命沙弥备浴器，更命购皮纸数十张，面糊一器，方以浴盆置密室中，以皮纸严封其窗隙。僧大异之，谓时正炎暑，何不惮烦乃耳。及入浴，僧窃窥，则见其坐浴盘中，作恨恨声曰："皆是尔作怪，致名播全省无立足地。"随语随拔其腿之毫毛。僧白之方丈，方丈曰："是矣，无疑也。"盖数月前，有大盗号飞毛腿者，入京劫某邸，得赃甚巨，上命步军统领悬重赏购之，期必获，遍通都大邑皆悬有赏格，事颇急。至是僧乃密报县，官遣兵役掩捕之。方至县，自陈如告僧语，官不信，系方狱，遣人至保定侦虚实，信，乃大恐，

延方上坐,盛筵请罪,且厚贿之,属勿为制府知,方曰:“可。但笥存僧寺三日矣,保无有遗亡者,须辇至县署验之。”官云然。笥至启之,则残破之袈裟经典,以及木鱼钟磬之属。再启、三启亦如之。方怒曰:“此必僧易之矣,岂有迢迢数千里而赍此归哉!且督署中,安得有是物哉!”掷清单出,命寺僧如数以偿。僧大惊愕,无以辨,再三请,官命罚五万金,俾方成行焉。方归为富人以终,不复为冯妇矣。后制府知之,叹曰:“其才可爱,其心不可测也,今而后不敢遽信人矣。”后数十年有插天飞事。

插天飞

插天飞者,名亦不传,亦方族也,才更胜于九麻子矣。其貌方颐广颡,美须髯,望如天神。学问赅洽,熟谙宫廷掌故。有徒党数十人,周流各省,专伺察地方大吏以取财。有河南巡抚某,以事撄上怒,将罪之,未发也。忽喧传有操北音者数十人来,赁居城外某巨寺,终日闭门禁出入,惟晨开片刻通樵汲而已。数日来合城文武皆皇骇,祥符县令遣干役终日伺之。一日薄暮,有人出似阉状,手提壶将行沽,役尾之至肆,与语不答,提壶返,悄悄掩门入。次日又遇之,役代给直,初不肯,继见肆主终不受,乃向役谢,役更邀之饮,询之,阉曰:“吾主今上大阿哥也,因尔巡抚于某某等案得贿枉法,故命密访,如得实,圣怒不可测也。尔慎勿泄,否则我无命矣。”役唯唯,亟走报,皆皇惧失色,计惟有重贿以息事耳。次日,自巡抚以下皆具衣冠往谒,车骑喧寺外。叩门不应,但闻敲扑声、呼号声,久之寂然。门忽启,有二人如校尉者,以筐舁一尸出,血肉模糊,役见之,即昨日沽酒之内监也。皆大惧,懔懔然报名膝行而进。插天飞则黄马褂珊瑚冠孔雀翎如侍卫大臣状,指台坐少年谓众官曰:“爷在此,可行礼。”少年欠伸小语,众不闻。则代宣曰:“明日回京也。”皆唯唯。至暮,巡抚括黄金万两密遣之。次日黎明,众官祖道于城外。忽掷一纸裹与巡抚,命回署启阅。归视之,乃以巨幅大书“领谢”二字。始嗒然知遇骗。

道光间,漕、河两督皆驻节清江浦,有山东巡抚署河督者抵任有日矣。忽有老者衣冠谒漕督,谓是新河督之封翁,接见畅谈京朝事,皆原原本本。既而曰:“我先小儿一日行,计渠亦应到矣。顷见某骨董肆有古玉数事甚佳,议价三千金,立索不欠,故来挪借,俟小儿一到即奉还。”漕督立命舁三千金出。正酬酢间,忽报新河督至。老者笑曰:“渠亦应到矣。”河督入,见一老翁冠服极品,傲然踞上座,不为礼,不知谁何,不敢问。老者拈须微笑曰:“尔来甚善,尔等当有公事,我暂退。”漕督送之出,返,河督问曰:“彼何人,何倨傲若是?”漕督大诧曰:“非公封翁耶?”河督曰:“家君病废在京,几曾出都门者。是骗也。”急命捕之,已不知所往。但见绿肩舆一乘、红伞一柄掷河干而已。他说部记此者微有脱误,且不知为方氏插天飞也。久之,案累累,京外交缉,逻者遇于苏州,侦知居专诸巷逆旅,乃会同地方官捕之。兵役数十人,围其居,将缚之。方曰:“姑缓我,我罪不至死。诸君来,岂可空劳。我床下有制钱五百缗,冬裘尚十余笥,不如请诸君分之,免为他人得也。”立命置酒,征歌舞,数十人皆醉饱,分其裘各数袭,皆披于身,又各携钱十余缗围腰际,挟方行。时正深秋,诸人裹重裘挟钱缗,重累汗下,几不能步。至歧途,方乘其不备,奔而逸。诸兵役喘息不属,不能追也,遂不知所往。论者以九麻子视插天飞,诚所谓小巫见大巫矣。具此奇才,而仅以骗术称雄,不亦大可惜哉!

卷　下

戕官类记

同治庚午,予在扬州,闻丹徒严某官浙江嵊县知县,忽为署中剃发匠所戕,并杀其幼女及女之乳母,取县印出,跳舞狂歌于市,似有神经病者。旋获之,按律治罪。是年,山东青州知府某亦被戕。青州有城守参将,一兵以技勇、资格皆应拔补马粮,忽为人以贿得,大怒,思得参将而甘心焉。乃于朔日之夜,伏于武庙神座下待之,以参将是日必来拈香也。及黎明,见有一三品顶戴者跪拜神前,突出刺之而毙。谛视,乃知府,非参将也。须臾参将至,乃执而置诸法。至庚午秋,又有张文祥刺马新贻事。

刺马详情

马新贻,字谷山,山东荷泽人,世为天方教,由进士分发安徽即用知县。咸丰间,皖北一带粤捻交讧,马以署合肥县失守革职,带罪立功,唐中丞委办庐州各乡团练。一日与捻战而败,被擒,擒之者即张文祥也。文祥本有反正意,优礼马,且引其同类曹二虎、石锦标与马深相结纳,四人结为兄弟。与马约,纵之归,请求大府招降其众。马归为中丞言,允之,张、曹、石三人遂皆投诚。大府乃檄马选降众设山字二营,令马统之,张、曹、石皆为营哨官矣。至同治四年,乔勤恪抚皖时,马已洊升至安徽布政,驻省城,兼营务处。抵任后,山字营遣散,张、曹、石皆随之藩司任,各得差委,甚相得也。无何,曹二虎眷属至,遂居藩置内。时张已微窥马意渐薄,大有不屑同群之意,劝曹勿接眷,曹不听。曹妻既居署中,不能不谒见马夫人。马见曹妻,艳之,竟诱与通。又以曹在家,不能畅所欲为,遂使曹频出短差,皆优美。久之,丑声四播。文祥知之以告,曹不信。继闻人言啧啧,乃大怒,欲杀妻。文祥止之曰:“杀奸须双,若止杀妻,须抵偿,不如因而赠之,以全交情。”曹首肯,乘间言于马。马大怒,谓污蔑大僚,痛加申斥。曹出语张,张曰:“祸不远矣,不如远引为是。”曹不能决。忽一日马檄曹赴寿春镇署请领军火。时寿春镇总兵为徐鹄,字心泉,怀宁人也。乔勤恪大营驻寿州南关外,徐为总营务处。曹得檄甚喜,欣然就道。文祥谓锦标曰:“曹某此去,途中恐有不测,我与若须送之。”盖防其中

途被刺也。于是三人同行，至寿州，无他变。石笑之，谓张多疑，张亦爽然若失。及投文镇辕谒见，忽中军官持令箭下，喝绑通匪贼曹二虎。曹大惊，方欲致辩，徐总兵亦戎装出。曹大声呼冤，徐曰："马大人委尔动身后，即有人告尔通捻，欲以军火接济捻匪，已有文来，令即以军法从事，无多言。"遂引至市曹斩之。张跌足大恸，谓石曰："此仇必报，我与尔须任之。"石沉吟。张又曰："尔非朋友，我一人任之可也。"曹既死，张、石收其尸藁葬讫，遂分道去，不知何往。至九年，李庆翱为山西臬司，统水陆各军防河，驻军河津县。石锦标为李之先锋官，已保至参将矣，一日委石稽查沿河水师各营，凡十一营营官公宴石于河上，忽有大令至调石回，谓有江督关文逮石至两江对案云云，盖张文祥之难作矣。时马新贻方督两江，督署尚未重建，借首府署驻节。署旁有箭道，每月课将弁于此。马被刺之日，正在阅课，甫下座，忽有一递呈呼冤者，文祥乘此突出刺之，人马左胁，刀未拔出，伤口亦无血。方喧嚷间，马回首见张曰："是尔耶！"复回顾左右曰："不要难为他。"遂倒地，舁回卧室遂死。张既刺马，矗立不少动。时众兵方执呼冤者拷讯，文祥大呼曰："毋冤他人，刺马者我也。我愿已遂，我决不逃。"于是司道府县闻风皆至，藩司梅启照命发交上元县收禁。时首府为孙云锦，上元县令张开祁、江宁令萧某即于上元署中同讯。余等皆在屏后窃听。文祥上堂，原原本本如数家珍。两令相对眙愕，莫敢录供通详。次日，商于梅启照，梅曰："不便直叙。"须令改供浙江海盗，挟仇报复，张不肯。其后种种酷刑，皆逼令改供，非无供也。张又云："自曹被杀后，我暗中随马数年，以精钢制匕首二，用毒药淬之，每夜人静，叠牛皮四五层以刃贯之，初不能入，二年，五层牛皮一刃而洞穿矣，盖防其冬日著重裘也。马为浙抚时，曾一遇于城隍山，护从甚众，不能下手，至今乃遂志耳。"梅言于护督，以海盗入告。护督者，将军魁玉也。奏入，朝命郑敦谨为查办大臣。郑未来之先，朝命漕督张之万就近查办，张不敢问，托故回任，乃改命郑也。相传张奉命后，自淮来宁，一日舟泊瓜州，欲登岸如厕，以小队二百持械围护之，时人传为笑谈。郑至江宁，张之供仍如在上元时，一字不改。郑无如何，乃徇众官之请，以海盗挟仇定案。司官有颜姓者，于谳定后弃官而归，郑亦引疾去。其年为同治九年庚午乡试之年，马死之日在七月下旬，正上下江学使者录遗极忙时也。次日上江学使殷兆镛考贡监场，题为《若刺褐夫》，诸生哗然，相率请示如何领题，殷沉吟曰："不用领题，不用领题。"又次日补考，题为《伤人乎》，盖皆谑而虐矣。马死后数日，署中一妾自缢，并未棺敛，密埋于后园中，即曹妻也。时上海戏园编出《刺马传》全本，皖抚英翰闻之，亟函请上海道涂宗瀛出示禁止，并为马请祠请谥，铺张马之功几与曾、胡埒，裕庚手笔也。英与马同官安徽，有休戚相关之谊云。厥后乔勤恪有七律咏其事，末二句云："群公章奏分明在，不及歌场独写真。"案既定，决张文祥于金陵之小营，马四亲自监斩。马四者，新贻之弟，浙江候补知县也。定制一刀一钩，命刽子以钩钩肉而碎割之，自辰至未始割毕，剖腹挖心而致祭焉。文祥始终未一呼号也。子一，阉割发黑龙江为奴。石锦标亦革职遣戍。案既结，马四后至浙江，为众指摘，上官亦不礼之，郁郁死。新贻既葬数年，河决荷泽，墓为水所冲塌。无子。天之报施固不爽耶。

妻控夫强奸

潘文勤公长刑部时，有妇人诉其夫强奸者。文勤曰："是必有奸夫教之，欲以法死其夫也。"盖清律载，夫与妇为非法交者，两相情愿以和奸论，若妇不肯而夫用强，则照强奸论。然有律而无案。诚以闺闱之中，事属暧昧，孰知之而孰发之哉。故文勤一见即知有唆使之人，严鞫果然，遂并唆者而治罪焉。此吴江范瑞轩比部为予言，潘文勤门生也。因忆道光中叶，桐城方宝庆掌刑部秋审处，有告室女与表弟通奸者，验之处女也，然形迹实可疑。堂上将释之矣，方命承审官曰："可验其后庭。"验之非完璧，乃以非法淫定奸夫罪，而判女折赎罚锾，合署称神明焉。女归自缢死，男闻亦自尽于狱。盖此女极爱其表弟，而幼已字人，表弟亦订婚，不得偕婚媾，遂于无可联合之中，而相爱焉。又不忍以破甑贻夫羞，此亦可谓发乎情止乎礼义矣。若我为刑官，即明知而故昧可也，何必逞此精明而伤人命哉！方后授福建漳州知府，以墨败，三子皆流落以死，无后，妻于咸丰季年亦饿死，人以为谿刻之报。光稷甫侍御云。

科场舞弊

咸丰戊午科顺天乡试大狱，伏法者正考官大学士柏葰、同考溥安、士子平龄等，又场外传递之程某，而遣戍革职者不知凡几。原参御史孟传金，初固不料如是之严惩也。盖自道光以来，凡士子来京应试，遇同乡京官之考差者，必向之索关节，谓之条子。不必一定为利，亦有为收门生计者，亦有博延揽人才名者。若不向之索条子，则其人必见怪，以为此士瞧不起我，因而存芥蒂者有之。故热中之士，亦乐得乞条子也。此风已久，昌言无忌，恬不为怪。及戊午事起，而此风遂绝。事后执政诸大老皆觉杀人太多，追咎孟御史多事，遂摭他事发回原衙门。自是科场严肃者十年。己未会试，奉特旨加倍严搜，片纸只字皆不敢挟入。光稷甫侍御即此科中式者，为予言。至同治改元，慈禧秉政，博宽大之名，凡派搜检之王大臣请训时，必谕之曰："勤慎当差，莫要多事。"即隐示以勿搜也。而士子之怀挟，直可设一绝大书肆矣。至同治庚午科，江宁有刘汝霖者，时文高手也，为人代作而中。嗣是每科富贵子弟皆刘之生计矣，刘成进士始已。继起者为陈光宇，为周钺，皆江宁枪手之卓卓者，所代中不知凡几。陈入翰林后，竟因此永不准考差，周后亦分发河南知府。继陈、周而起者无数矣，直至停科举之日止。盖江南一闱，行贿于考官者尚无其人，惟代作者实繁有徒。北闱自光绪改元后，此风亦盛，初犹乡试为之，继乃会试亦公然为之。

戊戌会试，有宝应刘某者以一人而中三进士，且得一会元，执政知之，廷试时会元与刘皆抑至三甲，会元用中书，刘用主事。二人书法皆佳，皆可得翰林者也，当道不敢兴大狱，聊示薄惩而已。至湖南主考杨泰亨、陕西主考周锡恩、浙江主考费念慈大张旗鼓出卖举人，更卑卑不足道矣。此科场气运之所以终，而国之所以亡也。

书杨乃武狱

浙之上虞县有土娼葛毕氏者，葛品莲之妻也，艳名噪一时。县令刘某之子昵焉，邑诸生杨乃武亦昵焉。杨固虎而冠者，邑人皆畏之，刘之子更嫉之。杨欲娶葛为妾，葛曰："俟尔今科中式则从尔。"榜发，杨果隽，谓葛曰："今可如愿矣。"葛曰："前言戏之耳，吾有夫在，不能自主也。"杨曰："是何伤？"正言间，刘子至，闻杨语，返身去。杨闻有人来，亦去。次日而葛夫中毒死矣，报官请验，县令遣典史携仵作往，草草验讫。闻杨有纳妾语，即逮杨，讯不承。令怒，详革举人，刑讯终不服。遂系杨、葛于狱，延至四年之久。每更一官，杨必具辩状，皆不直杨，然又无左证，而刘令子又死福星轮船之难，浙之大吏将以杨定谳抵罪，而坐葛以谋死亲夫矣。会有某国公使在总署宣言，贵国刑狱，不过如杨乃武案含糊了结耳。恭亲王闻之，立命提全案至京，发刑部严讯。原审之刘令，葛品莲之尸棺，皆提至京。及开棺检验，见尸有白须，且以丝棉包裹，两手指甲皆修洁，既不类窭人子，又非少年，又无毒毙痕迹。讯刘，刘亦无从置对，盖始终未见尸也。于是刘遣戍，杨、葛皆释放，案遂结。此案到京之日，刑部署中观者如堵墙，几无插足地。陆确斋比部，江西司司员也，亦往观。据云葛氏肥白，颇有风致云。葛出后，削发为尼。杨则不知所之。或云当刘子闻杨语时，即潜以毒置葛品莲茶瓯中，品莲饮之致死；或又曰刘子常携毒，备觊便毒杨者，未知孰是。要之刘子之死于海，似有天道。杨虽非佳士，此案似非所为。又闻杨每于供词画押时，以"屈打成招"四字编为花押书之。吾以为杨必有隐匿，冥冥中特借此以惩之耳。

死生有命

光绪元年，上海招商局以福星轮船载海运粮米赴津，附舟者江浙海运委员三十余人，又搭客数十人。行至黑水洋，遇大雾，适迎面一船来，未及避，被撞而沉。时当半夜，全船之人皆已寝，遂及于难。委员中有一满人者，将自苏起程时，梦有人持一文牍示之，大书"水府"二字于牍面，云有公事相邀会议。醒即言于人，以为不祥，将改由陆行，闻者嗤之。其人亦以为梦境无足凭，遂至沪附福星而死。此满人予尚至其家为人致赙金焉，今忘其名矣。中国鬼神之说甚不可解。又有一林姓者，亦海运委员也，动身之日，已薄暮矣，一犬横卧于大门外，林未之见，误踹犬身，倾跌伤足，不能行，改期焉，竟免于难，莫谓此中无天道焉。

海王村人物

今京师之琉璃厂乃前明官窑制琉璃瓦之地，基址尚存。在元为海王村。清初尚不繁盛，至乾隆间始成市肆。凡骨董、书籍、字画、碑帖、南纸各肆，皆麇集于是，几无他物焉。上至公卿，下至士子，莫不以此地为雅游而消遣岁月。加以每逢乡会试放榜之前一日，又于此卖红录，应试者欲先睹为快，倍形拥挤。至每年正月初六起至十六日止，谓之开厂甸，合九城之地摊皆聚于厂之隙地，而东头之火神庙，则珍宝书画骨董陈列如山阜，王公贵人命妇娇娃车马阗塞无插足地，十日乃止。此厂肆主人所以皆工应对，讲酬酢，甚者读书考据，以便与名人往还者不知凡几，不似外省肆佣之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也。予出入京师几三十年，厂肆之人几无不识予者，以予所知有数人焉。有若琴师张春圃者，其志节高尚，已纪于前矣。有若刘振卿者，山西太平县人，佣于德宝斋骨董肆，昼则应酬交易，夜则手一编专攻金石之学，尝著《化度寺碑图考》，洋洋数千言，几使翁北平无从置喙，皆信而有征，非武断也。德宝斋主人李诚甫，亦山西太平人。肆始于咸丰季年，仅千金资本耳，李乃受友人之托而设者。其规矩之严肃，出纳之不苟，三十年如一日，今则其肆已逾十万金矣。诚甫能鉴别古彝器甚精，潘文勤、王文敏所蓄，大半皆出其手。诚甫卒，其犹子德宣继之，亦如诚甫在日，犹蒸蒸日上也。有若李云从者，直隶故城人。幼习碑贾，长益肆力于考据。当光绪初年，各衙门派员恭送玉牒至盛京，盛伯兮侍郎、王莲生祭酒、端陶斋尚书，皆在其中。一日夜宿某站，盛与王纵谈碑版，端询之，王奋然曰："尔但知挟优饮酒耳，何足语此。"端拍案曰："三年后再见！"及归，遂访厂肆之精于碑版者，得李云从，朝夕讨论，购宋明拓本无数，又购碑碣亦无数。其第一次所购，即郛休碑也，以五百金得之，罗列满庭院，果不三年而遂负精鉴之名矣。云从为潘文勤所赏识，有所售辄如数以偿，故云从得以挥霍十余年，终以贫死。至书肆主人，于目录之学，尤终身习之者也。光绪初，宝森堂之李雨亭，善成堂之饶某，其后又有李兰甫、谈笃生诸人，言及各朝书板、书式、著者、刻者，历历如数家珍，士大夫万不能及焉。又有袁回子者，江宁人。亦精于鉴别碑帖，某拓本多字，某拓本少字，背诵如流。有若古泉刘者，父子皆以售古泉为业，其考据泉之种类，有出乎各家著录之外者，惜文理不通，不能著述为可恨耳。至博古斋主人祝某，鉴赏为咸、同间第一，人皆推重之。炳半聋时为予言。予生也晚，不及见此人矣。及新学盛行，厂肆多杂售石印铅板诸书，科学仪器之属，而好古之士，日见寥寥。此种商业与此种人物，皆将成广陵散矣。世运升降盛衰之故，不其然哉！不其然哉！予深惜阛阓中有如是之人，而无人传之也，因拉杂书之。

程堡殉难

丹徒吴封翁启，军机章京台朗、监察御史台寿之父

也。咸丰戊、己间，由京携家侨居苏州，翁时年七十余，形貌魁梧，白须渥丹，性复伉爽，能饮健谈，座客常满。日者有客自京来，翁觞之。客程姓，名堡，字镇伯。先世亦丹徒人，惟堡官京师已三世矣。时以京曹截取道员发浙江，道出苏州。年五十余，无子女，仅携老妻与一仆而已。居翁家数日，终日求宝刀名马，翁笑之。程曰："今粤寇未靖，浙与贼邻，岂必无战事，吾今往当请缨自效，与长枪大戟相周旋，不愿以毛锥子露头角也。"迨至浙，未三月，贼袭杭，陷之。会提督张玉良援师至，即克复，前后仅三日也。而堡死矣。先是，贼之来也，为徽宁之败贼，仅三千余人。堡所居去贼尚远，闻贼入，大怒，发冲冠，髯奋张，挥刀出门，击杀数十百人，贼麇集交刃之，遂殒，妻亦自缢。其仆于贼去后，殓其夫妇，而至苏述其状于翁。翁大哭，设位祭之，且归葬其榇于祖籍焉。嗟乎！堡一候补官耳，无守土之责，何必死？即不出杀贼，亦无人责以不义者，更何必死？而堡也则深以未酬其志，必欲杀贼以死，死忠义也。杭城既复，未闻当事有褒恤之者，是岂遗忘之耶？抑以死之无名，而不措意耶？予尝闻先君子言之甚详，故特表而出之。

胜保事类记

胜保，字克斋，满州镶蓝旗人，以乙榜任国子监助教，转翰林，开坊洊至侍郎，尚书衔太子少保而终。其居官事迹，载在国史，不必记。记其由皖豫入陕琐事，皆闻之先君子者。先君子以咸丰十一年冬入胜保颍州戎幕，相从至河南至陕西，至同治二年春逮问而止。前后十六月中，所见甚夥，颇足记也。

豫有邢家寨者，附捻逆者也。寨主邢万钧，曾掳胜保弟恩保而污辱之。至是恩保为翼长，颍州围解，乘胜攻克邢家寨，捕邢万钧并捕其妻妾子女，恩保令兵士于白昼污而斩之。又制一刀，铭曰"斩邢万钧之刀"，用以磔之而泄忿焉。及胜获罪，恩亦遣戍黑龙江，久之无以为生，遂入马贼党，为将军铭安捕斩之。有张龙者，宿州人，亦捻首也。其妻曰刘三姑娘，美而勇，尝披红锦袍，插双雉尾，乘骏马舞双刀，人莫敢敌。张龙有外宠，刘衔之次骨。胜知之，使人诱刘以为义女，刘感胜，遂刺杀龙以众降。胜又虑人之多言也，以刘配部将某。胜败，刘复暗结苗沛霖图举事，为蒙城知县尹春霖所杀，并其夫斩之。苗沛霖者，凤阳诸生，性阴鸷慓悍，有兵略。以团练保卫功，洊至布政使衔四川川北道巴图鲁，又暗通粤寇洪秀全，封为秦王。夜郎自大，目无余子，独服膺胜保，执弟子礼甚恭。伪英王陈玉成自安庆为曾忠襄所败，全军皆没，穷无所归，走凤阳投苗。苗匿而不见，使其侄天庆缚献于胜。时胜驻军于河陕之交，得陈大喜，克日亲讯，盛设军卫。陈立而不跪，大笑曰："尔乃我手中败将，尚腼然高坐以讯我乎！"因历举与胜交绥事。胜大惭，命囚之，铺张入奏，冀行献俘大典以矜其功。批答反斥其妄，并命就地正法。大失所望，遂切齿于曾氏矣。陈之囚也，有精舍三椽，陈设皆备，环以木栅，兵守之。先君子与冯鲁川、裕朗西皆往见。貌极秀美，长不逾中人，二目下皆有黑点，此"四眼狗"之称所由来也。吐属极风雅，熟读历代兵史，侃侃而谈，旁若无人。裕举贼中悍将以绳之，则曰："皆非将才，惟冯云山、石达开差可耳。我死，我朝不振矣。"无一语及私。迨伏诛，所上供词皆裕手笔，非真也。陈妻绝美，胜纳之，宠专房，随军次焉。胜性豪侈，声色狗马皆酷嗜。生平慕年羹尧之为人，故收局亦如之。胜每食必方丈，每肴必二器，食之甘，则曰以此赐文案某，盖仿上方赐食之体也。然惟文案得与，他不得焉。一日者，先君子报谒某于他所，忽奉胜召，遂亟归。胜曰："大帅之文案，犹皇上之军机，至尊贵至机密，不得与他员相往来者，尔何报谒之有？"胜豪于饮，每食必传文案一人侍宴。初，先君子与冯、裕皆常侍宴者，继以先君子不能饮，遂命冯、裕以为常。一日军次同州境，忽谓文案诸员曰："今午食韭黄甚佳，晚飧时与诸君共尝之。"及就坐，询韭黄，则弃其余于临潼矣。大怒，立斩庖人于席前，期明早必得。诸庖人大骇，飞马往回二百余里，取以进，其泰侈如此。冯鲁川，山西进士，由刑部郎简放庐州知府，出京赴任，道由河南，胜奏留军中司章奏。冯端人也，高尚澹泊，不趋时习。一日与胜言论不翕，决然舍去，恐面辞不得，留书别之。胜阅书大惊，亟命材官赍狐裘一袭、白金二百，飞骑追冯还，戒之曰："如冯不归，杀尔无赦。"并手书致冯，略曰："计此书达左右时，公度韩侯岭矣，此即'雪拥蓝关马不前'，昔退之咨嗟太息之地也。公于军事虽非所长，然品望学问当代所重，所以拳拳于公者，以公之品学足以表率群伦也。"云云。冯得书即返，胜大慰。先君子私询于冯曰："公何以去而复返？"冯曰："胜虽跋扈恣睢，然能重斯文，言亦出于至诚，可感也。"胜之章奏往往自属草，动辄曰"先皇帝曾奖臣以忠勇性成赤心报国"，盖指咸丰间与英人战八里桥事也；又曰："古语有云，阃以外将军治之，非朝廷所能遥制"；又曰："汉周亚夫壁细柳时，军中但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此三语时时用之。意以为太后妇人，同治幼稚，恐其牵掣耳。而不知致死之由，即伏于此矣。至西安日，入行台，甫下舆，而冠上珊瑚珠忽不见，遍觅不得，识者已知为不祥矣。及事败年余，有人于地肆上以钱四百购得之，可诧也。入陕后，各省督抚交章劾胜，有劾其贪财好色者，有劾其按兵不动者，有劾其军中降众杂出，漫无纪律者，惟河南巡抚严树森一疏最刻毒，略曰："回捻癣疥之患，粤寇亦不过支体之患，惟胜保为腹心大患。观其平日奏章，不臣之心已可概见。至其冒功侵饷、渔色害民，犹其余事。"云云。相传为桐城方宗诚手笔。是以慈禧震怒，立下逮问之旨，而狱成矣。初，胜之至陕也，军机处有密书至，属其日内切勿上言触怒，因廷议将以陕抚、甘督二者择一简任，俾专力于西北军事。胜得书示文案诸员曰："姑妄听之。"逾数日无耗，又曰："是或有变，不得不上言利害以要之。"众劝稍缓不听，乃自属稿，略曰："凡治军非本省大吏则呼应不灵，即如官文、胡林翼、曾国藩、

左宗棠等，皆以本省大吏治本省兵事，故事半而功倍。臣以客官办西北军务，协饷仰给于各省，又不能按数以济，兵力不敷，又无从召募，以致事事竭蹶，难奏厥功。若欲使臣专顾西北，则非得一实缺封疆，不足集事。"奏上，大受申饬，至谓该大臣跋扈情形，已可概见，不匝月而逮问矣。胜之为钦差大臣也，与河、陕两省巡抚皆朱笔札文，文案诸员尝谏之，胜曰："尔辈何知，钦差大臣者即昔之大将军也。大将军与督抚例用札，不以品级论也。"在陕日，有驻防副都统高福者，出言顶撞，胜大怒呼杖，高福曰："等二品耳，何得杖我？"胜曰："我钦差大臣也，以军法且可斩，何止杖！"立命杖二百逐之出。后之劾疏，高福亦其一也。又有德楞额者，初帮办陕西军务，亦副都统也。胜至劾去，降参领，俾统一军壁黄河岸，德亦衔之。逮问之旨密交多隆阿自赍，即代胜为钦差大臣者。至之日，胜方置酒高会，宾客满座。有谍者报曰："灞桥南忽增营垒三十余座，不知谁何。"盖桥之北为回逆所据也。须臾又报曰："来者闻为将军多隆阿也。"胜绰髯沉吟曰："岂朝廷命多来受节制乎？若然，则不待营垒成即当入城进谒矣。姑饮酒，且听之。"有登城见望者，而连营十余里，刁斗森严，灯火相属，寂无人声。归而相谓曰："事不妙矣。"有潜行整装待发者。甫黎明，忽报多将军至。将军下马，昂然入中门，手举黄封，高呼曰："胜保接旨。"胜失色，即设香案跪听宣读。读毕，并问曰："胜保遵旨否？"胜对曰："遵旨。"多即命取关防至，验毕，交一弁捧之。谓从官曰："奉旨查抄，除文武僚属外，皆发封记簿。"胜再三恳，多曰："与尔八驼行李，其余皆簿录之。"当即摘去珊瑚顶孔雀翎，易素服待罪，遣兵百人守之。凡文武员弁兵卒役夫，皆遵旨投多军矣。所不去者，幕中四人耳，一先君子，一冯鲁川，一裕朗西，一丁友笙也。鲁川尚作谐语曰："诸君不观降者乎？明日皆将傲我矣。"胜于此骄容尽敛，凄然无色。平日庖人四十八人，仅存其二。红旗小队二百，并旗械皆不见，材官之便捷者皆亡去，所存者老仆三人，圉人二，皆胜官翰林时旧役也。是晚即闻炮声隆隆，彻夜不息。次日黎明，人报灞桥克复，回垒皆扫平矣。即胜四十余日所不能攻克者也。逾数日，文案旧员杨某，头衔一新，欣欣然谓先君子曰："克复灞桥保案，已得知府衔直隶州矣。公等不入多军，真愚也。"一笑置之。不数日，胜就道，例以铁索缠舆杠，示锁拿意。甫至河，德楞额截其辎重侍妾而去，胜诉于多，始返其辎重，而留其侍妾，谓人曰："此陈玉成贼妇也，不得随行。"胜亦无如何。四人者，送至山西蒲州府，洒泪而别，胜犹人赠百金为舟车资也。于是四人遂分道矣，冯鲁川往安徽赴任，裕朗西往江北宝应省亲，丁友笙往河南，先君子由清江至泰州，携予返上海。鲁川名志沂，山西代州人。朗西名庚，汉军正白旗人，原姓徐。父联翰庭，曾为江苏县令。友笙名宪铮，怀宁人，后不知所终。胜至京，系刑部狱，奉旨严讯，犹桀骜不驯，讯其河南奸淫案，答曰有之。河内李棠阶、商城周祖培两家妇人无老幼皆淫之。周大怒，其后赐帛之命，皆周成之也。是时周值枢府，李掌刑部，死之日，周监刑。胜曰："胜保临刑呼冤，乞代奏。"周曰："圣意难回。"遂死之。胜有印章二，一曰"我战则克"，一曰"十五入泮宫，二十入词林，三十为大将"，皆生平得意事也。当庚申年，文宗北狩，洋兵入京，和议成，议建总理衙门以治外交事。大宴各国洋使于礼部堂上，英使巴夏理首座。酒酣，胜笑谓巴曰："今日和议已成，誓约已定，然两军究未分胜负也。今将与君会猎于郊外，胜负无与国事，第请与君之士戏耳，可乎？"巴大恐，乞恭亲王和解之。胜大笑曰："彼惧我矣。"盖是时胜奉命总统各省援兵，位诸将帅上，当时援师至者十三万，故巴恐也。八里桥之战，胜一生最得意事也。洋兵麇集，僧忠亲王战不利，大沽失守，近逼北塘。八里桥者，距北通州八里。洋兵欺我无人，长驱而入，至桥，胜扼之，炮弹破马腹，额受微伤，易马与战，卒败洋兵。厥后和议易成，未受大累，未始非胜一战之力也。当时胜裹创入见，故文宗奖之曰："忠勇性成，赤心报国。"岂知此二语即长其傲，速其死哉。当洋兵之焚圆明园也，珠玉珍宝皆掠去，独书画古玩弃而不顾。有土寇二百余，掠所余而遁。至中途，遇胜，聚而歼旃，尽得其所有。簿录京宅时，并其第皆赐兆公焉。兆公者，慈禧姊子，于穆宗为中表行也。同治季年，兆公之母死，居丧不哀，慈禧大怒，命尽室所有为皇老老焚之。皇老老者，即其姊之俗称也，焚三日夜始竟。焚之时，命护军统领率千人监视之，于是胜所得与历年御赐物皆荡然矣。闻胜所得者，有项墨林进呈之物数百种，他称是，亦书画之浩劫哉。此事炳半聋见之，为予言。胜一子海某为蓝翎侍卫，以事遭斥，同治壬、癸间，飘泊至皖，英果敏怜之，为集资纳同知，分安徽。英去，亦不知所终。予随侍先君子在皖南时，有扬州人冯继昌者，曾在胜军为文案小吏，后为皖北牧令，谓一日奉使至宿州，见旅舍有执泛扫役者，貌酷类胜，面亦半青色，密访之，知其母少时曾一度侍胜寝。盖过境时，地方官所进之土妓也，而贵种沦为下贱矣。故世之疵胜者，皆谓胜有应得之罪。惟曾文正有言，胜克斋有克复保卫之功，无失地丧师之过，虽有私罪而无死罪，人皆服其公允云。考胜所部惟雷正绾一军二千人为官兵，其余则苗沛霖万人，宋景诗八百人，长枪会也，又山东大刀会千人，合之不满万五千人。苗军之饷，沛霖自称报效者；雷军则就饷于陕者；其余则或有或无，不能按时按数也。即如先君子在戎幕时，文牍所载皆号称月二百金，实则月仅得六七十金耳。盖各路协饷皆积欠，间有来者，必先尽胜挥霍，挥霍所余，乃归军用耳。一日者方至同州，雷军后至，猝遇贼伏，未及备，遂大败，死伤枕藉。雷正绾痛哭入，求发恤赏，胜无以应。须臾负伤者累累舁至辕门下，彻夜呻吟，无过而问者。先君子谓人曰："实令人惨不忍睹也。"呜呼！胜治军如此，自奉又如此，焉得不败。就逮之次日，苗沛霖率所部返皖北而叛。宋景诗骤马挺枪而来，哭拜于胜前曰："沐恩不能终事公矣，世事尚有公道哉！"掷冠带于阶下，率八百人呼啸而去，一渡河即

大掠，后为宋庆所灭。大刀会亦返山东作乱。故曾国荃劾胜疏云："胜保军营，降众杂出。"诚哉是言，未之诬也。予尝论胜之为人，瑕瑜互见，然瑕多而瑜少，是殆不学无术之故哉！然固一世之雄也。

冤鬼索命

苗沛霖之叛归皖北也，皖豫之交响应者大小一千六百余寨，其中胜兵者不下四十万人。有劝苗勾结张宗儒、任柱等大股捻逆直扑京津者，而苗逆必欲得蒙城为根据地，围攻月余不下，盖县令尹某深得民心，竭力守御也。会僧忠亲王援师至，内外夹击，苗大败溃。沛霖乘肩舆夜遁，有步卒二尾之旷野，杀苗割其首，将以献王。至中途，遇王万青率兵巡缉至，验其首信，遂受其降，匿二卒于营，至夜杀之，而以苗首级赴王师报功。王大喜，立赏万金，翌日即专折奏保提督黄马褂、轻车都尉世职。万青家清淮，既思富且贵矣，不可不夸耀乡里，遂乞假，以巨舟载金而归。将至家，忽瞪目变色，趋至鹢首，若与人撑拒状，大呼曰："莫捉莫捉，我即去即去。我不合杀尔冒尔功，我知罪矣。"言毕喷血而死。其从者知其事，言于人，谓实二卒索命也。异哉！岂中国真有鬼神哉！岂鬼真能为厉哉！西医曰，肝经热血妄行，则生平恶迹皆现象。是说也，然乎？否乎？然予必主为厉之说，可以警世人之为恶者。

裕庚出身始末

裕庚字朗西，本姓徐，为汉军正白旗人。父联某，字翰庭，道、咸间任江苏县令，君子人也。庚貌岐嶷，幼而聪颖，读书十行并下，过目成诵。有誉庚于其父者，联曰："是儿聪颖自恃，不受范围，愈贵显愈不能保令名，吾料其必堕家声，非福也。"太息而罢。庚年十二即入国子监肄业。时胜保为满助教，亟爱之，遂由官学生入泮。十四食饩，十六选优贡。累应乡举不第，遂就职州同，从胜保军，甫逾弱冠耳。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纵横跌宕有奇气。凡奏报军事，极铺张扬厉之致，令阅者动目，故所至倒屣。胜败后，裕回江北省亲，旋丁父艰。会冯鲁川已由庐州知府权卢凤道，随巡抚乔勤恪驻寿州。冯与乔同年同乡，又京师旧好，言听计从。裕得冯汲引，入乔戎幕，司章奏，乔甚倚重之。同治五年，乔调抚陕西，裕亦相从，已洊升知府矣。乔乞休，英果敏抚皖，又入英幕，而权势愈盛。甲戌岁杪，果敏擢广督，裕以道员留广东，事无大小，一决于裕，英惟画诺而已。粤有二督之称，其信任如此。闱姓捐事起，英入奏，谓岁可益百万，不待命下，即布告举行。巡抚张兆栋、将军长善、都统果勒敏交章劾之，英、裕皆革职，未半年也。英举家返京，裕亦随之。光绪三年，起英为乌鲁木齐都统，期年卒于任。裕侘傺无聊，有言于李文忠者，谓裕才可用，遂至津，文忠众人遇之。适刘铭传授台湾巡抚，延裕往，得开复知府，发湖北。时鄂督为张文襄，一见惊为奇才，历畀沙市、汉口厘税事，皆鄂省美任也。复得道员，以明保送部，转内阁侍读学士。奉使法国，六年归，升三品卿，而双目瞽矣，以至于死。裕妻前死，遗一子曰奎龄。妻婢凤儿者，赤脚婢也，裕悦之，宠专房。继又纳京师妓，不容于凤儿，服毒死。及罢官入都，邂逅一洋妓，实洋父华母所生也。洋妓者，家上海，有所欢入京，追踪觅之不得，乃遇裕，纳之。凤儿不忿，而洋妓阴狠，能以术使裕绝凤儿且凌虐之。凤儿不堪其虐，亦自经。于是洋妓以为莫予毒也已，与裕约，不得再纳妾，不得再有外遇，气日张，权日重，玩裕于股掌之上，而服从终身焉。久之立为继室，逼奎龄夫妇母之。奎龄不从，逃之芜湖，匿县令邹隽之署中。隽之即清末外务部尚书邹嘉来之父也。无何病死，邹为之殓。奎龄妻为觉罗续庆女，缔姻时，续方为颍州守。续无子，仅一女，甚钟爱，嫁后，续夫妇相继亡。及奎龄逃，洋妓遂褫其妇之衣饰，斥为爨婢，妇不从，鞭之。裕偶缓颊，则诬以新台之耻。久之，裕亦与之俱化，而朝夕鞭挞矣。裕之邻为英教士居，常闻呼号之惨，得其情，甚怒，将与理论，始稍稍敛其锋，然续女亦伤重死矣。当洋妓之奔裕也，携一子，小字羊哥，即上海所欢之种也。继又为裕生一子二女，裕更视为天上人矣。洋妓固有才，凡英、法语言文字及外国音乐技艺皆能之。二女既长，亦工语言文字之学，尝夤缘入宫为通译，西国命妇之觐慈禧者，皆二女为传言，以故势倾中外。会有外国女画师者，慈禧命其绘油像甚肖，将酬以资。画师以其为太后也，不索值。而二女竟中饱八万金。未几为慈禧所闻，逐之出宫，乃之津之沪，广交游，开跳舞会，泰西之巨商皆与往来。二子名勋龄、馨龄（勋龄即羊哥），皆入资为道员，馨分湖北，勋分江南，皆为端忠敏所摈，不知所往。及裕庚死，洋妓率其二女流寓上海有年，今不知所终，或曰随洋人至欧洲矣。语云，知子莫若父，观裕庚之结局，而联翰庭之言验矣。

刘传桢出身始末

皖抚乔勤恪公驻军寿州时，上元宗湘文太守源瀚荐一人来，曰刘传桢。宗之未仕浙也，曾从事江北粮台，勤恪时为两淮运使，管粮台事，驻泰州，倚宗为左右手。刘之来即委内署文案，刘不能文，不称职，以宗荐故耳。刘时年二十余，美丰仪，衣帽蕴藉，风流自赏。冯鲁川嘲之云"顾影翩翩刘太守"，即指传桢也。刘虽年少，已知府用直隶州矣。既入幕，见裕庚为乔所重，深相结纳，师事之，率妻子与裕同居，裕亦不吝教诲，年余，居然能为公牍文字，即书法亦酷似，其小有才如此。继知先君子与冯鲁川皆裕旧侣，亦过从甚密，厚貌深情，人皆不以为忤。考其官之由来，则得之豫胜营。豫胜营者，李世忠归诚后所统之军，皆降众也。刘入营后不一年，由白丁而至四品官孔雀翎。或曰李艳其貌，将以官为饵而龙阳之。刘微窥其意不善，遂托故而逃，投勤恪也。迨勤恪入陕，继之者为英果敏，刘大见信用，管捐输厘金诸要职，亦三品衔记名道矣。同治庚、辛间，扬州捐输分局亦刘所辖也，故时来扬，藉稽核公事为名为冶游计。一日者遇李世忠于青楼，刘庄客对之，

李笑曰："尔勿作态，尔忘在营时为我提虎子邪？"刘大恨次骨，从此不敢与李相见。在扬州以八百金购一小家女，年华碧玉，楚楚动人，畏人多言，不敢以捐局为金屋，携至炮艇中设阳台焉。于是鬓影衣香掩映于长枪大戟间矣。刘时驻芜湖管皖南厘政，岁必数游扬州以为常。无何，英果敏丁外艰。满大员例持服百日即视事，惟果敏父没于京，须奔丧回旗守制，遂陈请半岁假。当是时，议所以护抚印者。故事，惟布政合格。时布政为张兆栋，按察为裕禄，兆栋孤介不与诸人洽，而裕禄则与刘传桢、裕庚皆结为兄弟，情好甚密，刘乃与裕庚谋，怂恿果敏奏请裕禄护抚印。既舍布政而取按察，则疏中于张不能无微词，兆栋深衔之，粤东恶感，盖根于此矣。假满英回皖，张亦擢广抚去，裕禄则坐升布政。同治甲戌冬，果敏擢粤督，裕禄又坐升皖抚。传桢、裕庚皆为果敏所奏调。裕庚随果敏先行，传桢有未了事，约后期。不意次年五月，因擅开闱姓捐，英、裕皆劾革矣。于是传桢仍留皖，信用如故。继而权安庐凤颍等道，骎骎乎将膺简命而大用焉。数年，裕禄擢鄂督，传桢自以为皖中老吏，新抚必倚重，忽为御史所纠，奉旨命江督查办。勘云："刘传桢有奔走肆应之才，无监守临民之器。"降通判，赋闲年余，夤缘李文忠，得管淮军支应，驻金陵，于是旧院笙歌，秦淮风月，朝朝暮暮，老死于是间焉。李世忠之罢官闲居也，以演剧博簺为乐，蓄优伶数十人，往来于长江商埠博缠头资。又于安庆居宅设博局为囊家，赌甚豪，胜负常巨万，贵游子弟趋之若鹜。有吴通判弟某者，与博徒龃龉，为众殴辱，伤其臂，数日死，吴固不敢与李敌，又不甘隐忍，姑控于巡抚取进止。裕禄受其词，意不决。传桢进曰："李世忠怙恶不悛，屡奉严惩之旨，犹不知敛迹，今又以赌博酿人命，当据实上陈，勿回护。"裕即命传桢属草。奏上，奉旨就地正法，以除后患，遂斩世忠于中军参将署前。刘之疏稿盖引用曾文正受降时语，有云："该逆虽已投诚，其心叵测。嗣后各督抚当随时察看，如果有不安分之处，一面奏闻，一面即行正法。"李之死，即死此数语也。不然，以优柔无识之裕禄，安敢死李世忠哉！非刘之衔恨，又谁忆二十年前 之曾疏而引之哉！谓李之死，死于刘也可，死于文正也亦可。李世忠初名兆寿，亦贼中伪王也。投诚后改今名。刘传桢字文楠，江南上元人，家世微贱，至传桢始以斜封贵。子二，长名家怡，捐纳湖北知州，为瑞澂劾罢。次某，夤缘入泮，发放时，以衣冠不整为学使者戒饬。传桢死，家居苏州，今式微矣。二十年优孟衣冠，居然富贵，槐柯一梦，不堪回首当年。吾犹为传桢幸也。传桢有母弟曰传林，幼失教，长傲饰非，好昵群小，伪为神经病，以抵触正人。传桢有客曰姚伯平者，桐城惜抱翁后也，好作谐语。传林妻丑，见妇人有微姿者辄羡之，于是修容饰貌，冀有所媚。伯平戏谓曰："尔欲为红楼之宝玉乎？"传林闻，初亦不觉，继忽怒曰："宝玉曾盗王熙凤，岂隐刺我盗嫂耶！吾必扑杀此獠。"纷呶竟日，阖局如沸，终使伯平谢过而后已。此在芜湖事也。传桢自以得官不正，必欲传林博一第以光门闾，然传林亦小有才，诗词骈体皆可观，独八股不能就范。忽于光绪己卯捷南榜，人皆异之。后以通判官广东，遇麻疯女，几死。补广州通判，通省第一缺也。补十年始得莅任，一年即被劾归，然宦囊累巨万矣。后不知所终。

雁门冯先生纪略

冯志沂，字述仲，亦字鲁川，山西代州人。中道光乙未举人，丙申进士，分刑曹。笃行好学，手不释卷，于刑律尤有心得。主秋审十余年，以京察一等授安徽庐州知府。生平于财帛不苟取，声色无所好。古文私淑惜抱，以上元梅伯言为师，以仁和邵位西、洪洞董研樵、平定张石洲、满洲庆伯荅为友，皆当时攻经学、肆力于诗古文词者。及出都，为胜保奏留军中司奏牍。胜之治军也，所至无壁垒，兵士皆散处民间，从官皆购良马留不虞，盖贼踪飚忽无定，一闻警，则骑而驰耳。公独无马，一帷车，老骡驾之，一牛车，载行李书笥而已。尝谓人曰："吾不善骑，设有警，堕马而死，不如死贼之为愈也。"与人交无城府，性情相契，则肝胆共之。豪于饮，善诙谐。备兵庐凤时，随巡抚驻寿州，署中不携眷属，惟以座客常满尊酒不空为乐。乔勤恪重其资望，凡捐输营务报销皆命公总之，此在他人岁入且巨万，公但稽核公事而已，羡余皆涓滴归库。人曰："公则清矣，其于后任何？"公曰："吾不能预为后任作马牛也。"同治乙丑夏，雉河告警，捻逆已渡涡，将逼寿州，大军戒严，勤恪督师移驻南关外。刺史施照，良吏也，有应变才，檄乡兵运粮入城，为守御计，诣公请登陴听号令，公曰："吾于军事未尝学问，姑从君往，远眺八公山色可也。一切布置君主之，勿以我为上官而奉命也。"于是携良酝一巨瓮，墨汁一盂，纸笔称是，书若干卷。人曰："登城守御武事耳，焉用是为？"公曰："我不娴军旅事，终日据城楼何所事，不如仍以读书作字消遣也。"人曰："贼至奈何？"公曰："贼果至即不饮酒、不读书、不作字，又奈何！既为守土官，城亡与亡耳，我决不学晏端书守扬州，矢遁也。"言罢大笑。既而大雨数昼夜，城不没者三，渡舟抵雉堞上下。贼无舟不得至，又不能持久，遂退。公曰："此所谓一水贤于十万师也。"有盐城人孙某者，以乡团功得县丞，发安徽，挟吴清惠书投勤恪，留之军中供奔走。孙自谓工诗，闻公有文名，挟一卷就正。予时居公署，受业于公。是日见公面客，捧一巨册，作惊骇状，大异之。客去，公手一册至曰："诸公盍观奇文乎？"及揭视，皆轰堂，公亦忍俊不禁。盖其诗有"札饬军功加六品，借印申详记宿州"等句，如此甚夥。公曰："彼欲我题，何以落笔？"既而曰："有之矣。"遂书曰："读大著五体投地（五别作武），佩服之至（佩别作配），反覆吟诵（诵别作送），不觉毛骨之中，悚出一然。"众又大笑。其风趣如此。一日会食时，有劝之迎夫人者，公曰："内子来，诸公皆将走避矣。"众问故，公曰："内子身长一丈，腰大十围，拳如巨钵，赤发黑面，声若驴鸣，那得不怕。"众大笑。盖公娶郝氏，同里武世家也，父武进

士，兄武状元，夫人亦有赳赳之风。公通籍后，独居京师，无姬侍，与夫人不相闻问者三十年矣。闻之公老仆云，盖奇悍也。公事上接下，无谄无骄，人皆乐与相近，僚属进见无拘束。遇文士则尤加礼。合肥徐毅甫、王谦斋皆博雅士也，二人至，必设酒食，酒酣，必争论不休。一日者，谦斋误引《西洲曲》"单衫杏子红"为"黄"，又引上句为"海水摇空碧"，公大笑曰："此二句不连属，"红"不应作"黄"，罚无算爵。"勤恪尝羡曰："公斋中乃常有文酒之宴，我则军书旁午，俗不可耐矣。"项城袁文诚过临淮，遣人以卷子索勤恪题咏，乃明季李湘君桃花扇真迹也。扇作聚头式，但余枝梗而已，血点桃花，久已澌灭，仅余钩廓。后幅长二丈余，历顺治至同治八朝名人题咏迨遍。勤恪命公咏之，公曰："言为前人所尽。"但署观款以归之。予时年尚幼，宝物在前不知玩览，可惜也。侯与袁世为婚姻，故此卷藏袁氏，今不知存否。公有客陈少塘者，故人杨见山所荐，斗筲也，能以小忠小信动人。公委司度支，大肆侵蚀，公知之。或劝公逐陈，公曰："见山端人，且不得意，吾不忍拂见山耳，且吾酒皆陈所掌，但能不窃吾酒足矣，财何足论。"公尝曰："吾生平无他长，惟司文柄掌刑条或称职，乃终身不得衡文，诚恨恨。"又权皖臬，平反冤狱无数，有颂其积阴功者，公笑曰："吾无子，留阴功与谁？或天不靳吾年，俾吾多饮可耳。"同治丙寅，授皖南道。丁卯四月，以酒病卒，年五十七。身后惟余俸钱数百金，藏书数十笥而已。曾文正为之理其丧焉。后之为皖南道者，无不满载而归也。公清廉出天性，非矫饰者比，尤恨锱铢必较之辈，以为精刻非国家之福。诚哉名言！公官京曹时，颇嗜碑版书画，及分巡庐凤，则绝口不谈，一日有属吏以宋拓某碑献者，匣以文梓，裹以古锦，公亟命还之。先君子曰："何不一启视？"公曰："一见则不能还矣。此著名之物，不启视，尚可以赝本自解，若果真而精者，我又安忍不受乎！受则为彼用矣。不见可欲，其心不乱，故不如不见为妙。"卒不受。公衣履朴质，除古书佳帖外，无值钱物。予时初学书，公顾而善之，教以用笔与临摹之法，谓他日必成名家。迄今将五十年，言犹在耳，惜公不得见矣。公手书黄庭小楷一册赠予，甚精妙，予居公署二年，得公书最多也。公虽膺甲榜官司道，而用非所学，常郁郁不得志，读其诗，可知其大概矣。公貌清冷，长不满五尺，口能容拳，酒酣辄引以为笑。每饭必饮，每饮必健谈。公尝曰："吾幼失怙恃，不逮事亲，君门万里，不敢仰望，终鲜兄弟，夫妇失欢，平生所乐，惟友朋之聚耳。"有问公何以无子者，公曰："吾十七岁时，坐书斋手淫，适一猫骤扑吾肩，一惊而缩，终身不愈。此不孝之罪，百身莫赎也。"公著有《微尚斋诗》五卷，文一卷，皆已梓行，公牍若干卷未刻。身后书籍字画衣物，皆为其族子冯焯号笠尉者将去。予自有知识以来，所见文人学士达官贵人商贾负贩之徒，其中才能杰出，性情伉爽者，颇不乏人，而挥金如土、不屑较锱铢者亦有之，惟口不言钱，不义不取，出纳不吝，五十年来仅见公一人而已。岂不难哉！同治间，有与公同姓名者，由大挑补安徽天长知县。学使景其濬以供张不丰，龄龁之。冯以地瘠民贫对。景大怒。景门生路玉阶河南人，安徽已革知县也，与冯故有隙，又从而媒孽之。冯已受债累，又不堪其辱，投淮河死。有三言绝命诗云："吾遭毁，惊吓死。路玉阶，伤天理。七尺躯，亡淮水。"事后英果敏为景极力弥缝，冯冤终不得白。公言晏端书矢遁事，乃晏为团练大臣时，守扬州，贼氛已逼，晏在城上思遁，忽曰："吾内逼须如厕。"众曰："城隅即可。"晏曰："吾非所习用者不适意。"匆匆下城出门去，不知所往（晏时由署广督改副都御史，在籍办贼也）。至今传为笑谈。

道学贪诈

曾文正之东征也，以大学士两江总督治军于安庆，开幕府揽人才，封疆将帅出其门者甚夥，一时称盛，有所谓"三圣七贤"者，则皆口孔孟貌程朱，隐然以道学自命者。池州进士杨长年者，亦道学派也，著《不动心说》上文正，文正阅竟，置幕府案头。时中江李鸿裔亦在幕中，李为文正门人。杨说有"置之二八佳人之侧，鸿炉大鼎之旁，此心皆可不动"云，盖有矜其诣力也。李阅竟大笑，即援笔批曰："二八佳人侧，鸿炉大鼎旁。此心皆不动，只要见中堂。"至夜分，文正忽忆杨说，将裁答，命取至，阅李批即问李曰："尔知所谓名教乎？"李大惧，不敢答，惶恐见于面。文正曰："尔毋然，尔须知我所谓名教者，彼以此为名，我即以此为教，奚抉其隐也。"人始知文正以道学笼若辈耳，非不知假道学者。于是有桐城方某者，亦俨然附庸于曾门圣贤中矣。方某闻为植之先生东树之族弟。先生得古文真传，品亦高洁，与城中桂林望非一族。方某窃先生未刻之稿，游扬于公卿间，坐是享大名。初客吴竹如方伯所，有逾墙窥室女事，方伯善遣之，不暴其罪也。嗣是橐笔为诸侯客者十余年。相传客豫抚时，严树森劾胜保一疏即出其手。及文正至皖，为所赏，延之幕府，执弟子礼焉，故与李文忠称同门也。及文忠督畿辅，方某以知县分直隶，补冀州属之枣强知县。予累年奔走京师，与海王村书贾习。书贾多冀州人，能道方某德政甚详晰。有富室某获贼送方某，乞严惩，方某曰："尔失物乎？"曰："幸未失，甫闻穴壁声即擒之矣。"方某曰："彼亦人子也，迫饥寒，始为此。本县不德，不能以教化感吾民，吾甚惭。人非木石，未有不能感化者。尔姑将此人去，善待之，晓以大义，养其廉耻，饮食之，教诲之，为本县代劳也可，慎毋以为贼也苛虐之。本县将五日或十日一验其感格否。"富室不得已，将贼去。贼闻方某语，至富室家，顿以宾客自居，稍不称意，即曰官命尔何敢违。富室无如何，又不敢纵之去，惧其验也，乃辗转贿以重金，始不问。从此无敢以窃物告者。邑有少孀，无子女，有遗产千金，叔觊觎之，逼其嫁，不从，乃讼其不贞。方某逮孀至，谓之曰："吾观尔非不贞者，尔叔诚荒谬。然吾为尔计，日与恶叔居，亦防不胜防，设生他变，将奈何？"妇叩头求保护。方某曰："尔年少又无子女，按律应再醮。"

妇曰："醮则产为叔有矣。"方曰："不然，产为尔所应有，叔不得夺也。"妇叩头谢曰："感公晓谕，愿醮矣。"方称善者再，回顾曰："命缝工来。"指妇谓曰："以此妇为尔妻，如何？"缝工睨妇微有姿，妇视缝工年相等，皆首肯。方曰："佳哉！本县为尔作冰上人。"即令当堂成礼，携妇去。命隶卒至妇家，尽取所有至署中。明日缝工叩头谢，并言及妇产，方曰："尔得人矣，犹冀得财耶？何不知足乃尔。此金应入公家矣。"斥之退。缝工不敢言，妇亦懊丧而已。一日有省员至，方宴之，命行沽，乃薄劣无酒气。方曰："是沽者盗饮益以水耳。"沽者曰："此间酒无不益以水者，非关盗饮也。"立签提酒家来，责之曰："凡人行事当以诚，诚即不欺之谓。尔以水为酒，欺人甚矣，且以冷水饮人岂不病？是乃以诈取财也，律宜重惩。"命将所蓄酒尽入官。酒家叩头无算，愿受罚。方曰："罚尔若干为书院膏火，免尔罪。"乃已。县月有集（集者，平日所无之物，是日皆陈于市，俾乡民之来购者，不过市帛菽粟之类而已），来者麇聚。方于是日以少许酒食款乡之耆老于堂上，毕，出所著语录若干册遍给之，且曰："此本县心得之学，足裨教化，所值无多，尔曹可将去。按都图散之，大有益于人心风俗也。"耆老以为赠也，称谢而去。翌日檄诸里长等按户收刊资，每册若干，又获金无算。族弟雅南自故乡来省兄，意有所白而未言。方一见，作大喜状曰："弟来甚善，我薄俸所得惟书数十笥耳，将赍归以遗子孙，无可托者，弟来甚善，其为我护此以归可乎？"越日，集空簏数十于堂上，命仆隶具索绹以待。方躬自内室取书出，皆函以木，或以布，往来蹀躞数十百次。堂上下侍者皆见之，有怜其劳欲代之者，方呵之曰："止。昔陶侃朝暮运百甓以习劳也，我书视甓轻矣，亦藉此习劳耳，何用尔为。"装既竟，乃以绳严束之，即置之廨庑间，非特仆隶等不知中之所藏，即其弟亦茫然也。至夜分，方妻密语雅南曰："尔途中须加意，是中有白金万也。"雅南大诧曰："吾所见书耳，非金也。"妻曰："不然，金即人书中，函穴书人二大锭百两也。"雅南大骇，恐途中有变，不欲行。妻曰："尔仍伪不知可也，苟有失，罪不在尔。我之所以诏尔者，俾途中少加意耳。"事乃泄。故事，帝谒陵，直隶总督治驰道成，须亲验。是日百官皆鹄立道旁，候文忠至。方亦列班中。文忠一见即握手道故，同步驰道上。文忠好诙谐，忽谓方曰："尔官枣强有年矣，攫得金钱几何？"方肃然对曰："不敢欺，节衣缩食，已积俸金千，将寄归，尚未有托也。"文忠曰："可将来，我为尔赍去，我日有急足往来乡里也。"方称谢，即摸索靴中，以银券进。文忠曰："尔勿以赝鼎欺我，致我累也。"言罢大笑。道旁观者数万人，皆指曰："冠珊瑚者，中堂也。冠铜者，方大令也。"皆啧啧惊为异焉。久之以循良第一荐，例须入觐。去官之日，乡民数万聚城下，具粪秽以待，将辱之，为新令吴传级所闻，急以敝舆舁方由他道遁，始免。方惧入都为言官持其短长，乞病归。置良田数百顷，起第宅于安庆城中，又设巨肆于通衢以权子母。三十年前之寒素，一变而为富豪矣。迨方死，子孙犹坐享至今日也。予既闻书贾语，询之曰："何邑人甘受其虐，竟无上诉者？"贾曰："彼与中堂有旧，讼亦不得直，且无巨室与朝贵通，何敢也？"相与太息而罢。枣强者，直隶第一美任也，有"银南宫、金枣强"之谣。他人令此，岁可余四万金。方与文忠昵，既无馈遗之繁，又善掊克之术，更以道学蒙其面，所入当倍之，莅枣五年，不下四十万金矣。方仍布衣蔬食敝车羸马以为常。军兴以来，县令皆有升阶或四品或五品，无以素金为冠顶者。方则始终七品服也。昔文正幕府人才辈出，军旅吏治外，别为二派，一名士派，如独山莫友芝郘亭、武昌张裕钊廉卿、中江李鸿裔梅生辈，皆风流儒雅以诗文名者；一道学派，如徽州何慎修子永、程鸿诰伯旉，六安涂宗瀛朗轩，望江倪文蔚豹岑，桐城甘绍盘愚亭及方某辈，然何管苏州厘政三十年，弊绝风清，死无余财，鸿诰以校官终，不求仕进，皆卓卓可风者。若涂者以大挑知县受文正知，奏简江宁知府，不数年而苏松道，而江藩，而豫抚，而鄂督，解组归田，百万之富矣。又为子纳道员，分江苏。宣统改元，以侍妾盗其黄金忿而归。倪以编修授荆州守，荆故鄂之美任，亦洊至豫抚，兼河督，富亦百万，有巨宅在江宁城中，亦为子纳道员，分江苏。子不才，受鸦片毒，不能事上，上官亦以其富家子置之。有黄金置簏中，子常枕之，不知中有金也。一日者为仆挟之去，不知所往，觅枕不得，始悟中有金焉。涂、倪之相类，造物者有意揶揄之者。甘令江苏，累权繁剧，沽名之事亦为之，后以推诿命案为沈文肃劾免，一孙病不能为人，竟绝嗣。京师谚云："黄金无假，道学无真。"此之谓欤。

满员贪鄙

穆克登布者，字少若，荆州驻防满洲旗人，前江宁将军魁玉之第七子。魁玉随征粤寇有功，洊至专阃，死谥果肃，建专祠于镇江，富为荆旗冠。湖北乡试驻防中额二，什之八皆贿得，穆亦其一也。丰姿俊美，长身玉立，见者莫不以为善气迎人，和蔼可亲，不知其阴险忌刻也。以久经阅历之欧阳霖，且堕其术中，况其他哉。初以道员至江南，刘忠诚蔑视之。穆与布政瑞璋善，瑞贪墨最著，为穆道地无效。欧之名曾文襄震之，刘忠诚亦器之，穆遂以媚瑞者媚欧，果一言重于九鼎，欧任善后事，不一年调管厘政。欧家扬州，母年九十余，欧性孝，不欲久亏温清，乞解厘政而就扬州堤工，堤工远逊厘政也，并举穆可当善后事，忠诚皆许之。未几穆亦管厘政，而欧已丁内艰回籍矣。穆初以欧荐得露头角，既见欧所造渐不如己，又加以严责其子，恨之，遂浸疏，然犹未肆其倾轧之技也。人有以穆之词气语欧者，辄斥之。及服阕回江南，见穆子所为加劣，复言于穆，迫使严束之，毋为大吏闻。穆于是大恨，同官或有言其子恶者，穆皆以为欧之播扬，然其时欧固未有职司，无所用其排挤也。会有谣传通州张殿撰謇将条陈穆父子恶迹，属言官纠之，穆大惧，遂乞退，忠诚许之，思厘政为欧旧任，仍委欧，穆又以为欧之阴谋。交替日，新旧令

尹至不相见，欧亦未之觉也。未几，刚毅来江南，搜括财赋，欲增厘税，欧为民请命，拂刚意。穆遂密言岁可增缗钱三十万，欧阳霖欲见好于民，而不顾国计，非忠也。刚于是罢欧而任穆，而宿憾复矣。及刚去，复以民困苦状白忠诚，以为刚逼之使然，其实万无可增之理。忠诚本恶刚，颇然穆言，而不知穆之密言于刚也。穆之再管厘政也，大肆贪婪，二子尤纵恣，奔走其门者，皆借风月为关说地。谭嗣同时已知府候补，挟贵人书求大胜关厘税，穆严词拒之。有唐光照者，以五千金贿穆子得之，谭一怒入都，致蹈康梁之祸，惨矣。穆且言于忠诚曰："唐某以徐中堂书来，不敢不奉教。"徐中堂，徐郙也，穆在京师，曾执贽门下，人皆知之，托言于徐，使人不疑也，其狡如此。有禄德者，亦荆州驻防旗人，进士也。家甚寒，以穆故，由部曹改知县来江南，穆委之芒稻河、立法桥两税关，皆江北最优之地，更番六年，同僚莫不羡之。禄叹曰："我仅清宿逋耳，若计六年所获，当可赢十万余金，皆为郧生、蜀生掷之花间矣。于取于携，犹之外府。我与穆本为亲故，又受其培植，何敢与较，伤哉！我浪得虚名耳。"禄未至仪征令之前，在江宁为人言者。郧生文达，蜀生文锦，即穆之二子，皖人陈静潭孝廉常以孽畜呼之者也。朱宝森、张景祐皆昵于孽畜，凡孽畜冶游之地，如镇江、如扬州、如金陵，所费皆二人任之，任情挥霍，一掷千金以为常。此欧阳霖所以自恨无知人之明也。淮安税关者，特简内务府司员为监督，已二百余年矣。新政行，为外人所诟病，廷议改归江督委员监收，比武昌、芜湖例，部议以淮扬道淮安府按年轮直。穆夤缘总督，请加派监司一员专司之。盖言道府皆有专责，恐不能兼顾，反滋流弊。奉谕允，即以穆当其任，于是者四年，皆相传获三十万金也。乃起巨第于金陵，购物产土田于沿江繁盛之区，其他银行盐运皆有巨资，为江南监司中首富矣。权徐州兵备年余，丰、砀之鸦片，亦存储数千斤。革命军起，金陵光复，穆所存鸦片掷道旁无数也。岁丁酉，文锦以捉刀捷京兆，纳知府发浙江，不二年，为言官劾罢，永不叙用。至宣统二年，文锦又复职请觐矣。朝廷黜陟无权，亲贵苞苴有价，可叹哉！穆初司厘政时，有韩某者，庸妄人也，管镖捐事，上书言"岁比不登，税不足额，蒙允移善地感甚。兹上盈余千金，愿充公用"云云。穆批答嘉许之。未几，又上言"千金想蒙察收，久不见调，不知何故"云云。皆印文，非私函也。第二次书至，时正欧阳霖再任受事之日，霖一见大诧之，观前书更怒，曰："安有苞苴横行，居然形诸公牍者；安有正税不足，而有盈余者。"遂揭参革职。穆又谓霖揭其短，更恨之，及霖罢，遂与霖绝。辛亥八月，革命军起，穆长兄札拉哈哩在鄂全家被劫，仅以身免。穆家江宁，亦率妻孥遁上海，城破之日，家尽毁，第宅为墟。或云父子皆遁日本，不知所终。

满洲老名士

炳成，字集之，五十后号半聋，以左耳重听也。为清肇祖后，世贵显。父桂昌，道光初为浙江粮道，擢宁绍台道。以治战舰不如期，为钦差赛尚阿所逼，自经死。伯父桂清，以都御史讯狱湖北道卒，谥文清。家虽贵而贫。炳成幼好学，无贵介习，尤好金石书画。童年见桐城吴康甫先生甚敬之。吴时年二十余，为杭州府知事，炳从其习篆隶，识钟鼎字，学篆刻。年既冠，遭家难，浙之人士悯桂昌清贫，醵二万为赙，炳成遂奉母携妻子还京师。以八旗贵胄浮薄无文采，不愿与往还，而独与汉人士相款洽。初居宣武门故第，极亭台花木之胜，迨母没，仅妻与子三人耳，又少仆从，遂货其居，挟妻子赁居南城外龙树院之东偏天倪阁。炳之返自浙也，菅葬毕，不事生人产，又座客常满，尊酒不空，有古瓷酒杯三百器，号三百杯斋，不数年，裘敝金尽矣。以荫为都察院笔帖式，四十年不迁，郁郁以终。故事，户部银库司员三年一更替，司库一缺选各署资深之笔帖式为之，岁可赢千金。其族子某为某部笔帖式，资与炳埒，少数月耳，极力营谋不能得，而炳成适当选，炳不知其犹子之谋也。三年期满始知之，尽举所有以与犹子，弗顾也，人以是尤重炳。炳狂傲，尝蔑视上官，以为不足与语。国初故事，设有司属与堂上论事久，得自挟坐具席地坐而言，此犹未入关时毡幕中旧习，而《会典》既未删除，亦未声明。一日者，炳故择一长言之事，挟坐具怀《会典》以往见都宪，立谈良久，忽设坐具坐于地。都宪大诧，将斥之，炳以《会典》进，都宪瞠目以视，而无如何，同僚咸以为玩世不恭也。子年十五，昼夜课之读，举《十三经》皆背诵如流，犹以为未足，更以《国语》、《国策》、《史记》督责之。子不堪其苦，呕血死，妻痛子亦殒，炳乃大悔。独居龙树院，踽踽凉凉，凄然寡欢，时止于光稷甫先生家。予初至京，即于先生家见之者也。绘天倪阁图册以悼亡，遍征题咏。其为人也，一介不取，故旧资以金，皆不受，岁入俸四十余金，不足，则鬻书画以益之，虽至交如光，亦不受其尺丝寸缕也。能饮健谈，尤熟于国朝掌故。尝言《品花宝鉴》小说，出于道光中叶，其时正随父居杭州任所，著者挟贵人介绍，以稿本遍阅江浙诸大吏，所至以旬为限，获金无算。其书中人有身见之者。华公子者，崇华岩，父名玉某，两任户部银库郎中，集资百余万，有园林在平则门外。华公子死，贫无以殓。徐子云者，名锡某，六枝指，其园即在南下洼，名怡园也。田春航者，毕秋帆制府也。侯石翁者，袁子才太史也。史南湘，蒋苕生也。屈道翁，张船山也。孙亮功者，穆扬阿、慈安后之父，嗣徽、嗣元，即其二子四山、五山也。魏聘才者，常州朱宣初，即江浙时文八名家中朱雪滕之父也。萧静宣者，或曰江慎修也。梅学士，或曰铁保也。奚十一者，孙尔准之子，尔准时为两广总督也。潘其观者，内城内兴隆靴肆主人姓苏也。梅子玉、杜琴言皆无其人，隐寓言二字之义。高品者，名陈森书，即著书之人也。伶人袁宝珠，则仍其姓名，云南甘太史为之自尽者也。其余诸伶皆原姓名，未改也。宏济寺即兴胜寺。金粟者，即桂竹荪，曾权常州知府，遭吏议者也。其余如王恂、颜仲清，皆隐

当时名人，不可缕纪也。又言《红楼梦》一书，实隐国初宫闱事，非明珠纳兰成德之事也。其赅洽如此。光绪丁、戊间，京师有歌舞妓厌风尘，欲择人而事，一日于座上见炳，大悦，以为可偶，遂委身事之，生一子一女。子名增篸，年十三，亦毕《五经》并《尔雅》、《仪礼》皆成诵，为国子监官学生，凡旗生无与匹者，及壮年时，选护军。乙未予出京，遂与炳长别矣。其子自炳没后，奉母迁居内城，遂不知所终。炳好读书，手不释卷，凡有心得者辄手录之，名之曰《我爱钞》，积十余年，得巨册厚二尺许，没时鬻藏书以殓，此手钞者未知尚存否也。予时不在京，不能以重价易此，可惜也。炳有一可笑事，其妾言于光妾者。炳性僻，不能与人同衾卧，每晚饭时，必使其妾递戒指，如宫中递膳牌例，若留侍，则留其戒指，事毕，即遣去，或天癸期则免递。其可笑如此。光侍御为予言，皆不禁大噱。予戏曰："此龙子龙孙法乳也。"因附志之。

文章挟制

怀宁有杨秉琦者，礼南学士秉璋之九弟也。幼随兄官京师，从瑞安黄漱兰学士体芳攻举业。学士时文名家也，门墙甚众。同时有庐江人章玕者，字蕴卿，富室子也，以资为户部郎，亦负笈从黄游，与秉琦有戚谊，叔之，至相得。凡学士所改课作，彼此皆互相留稿，以资揣摩。同治庚午科，秉琦恐兄入闱须回避，乃出京就本省试。是科顺天首题为"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全章，黄曾改秉琦课作极佳，章玕携入闱录之，得中第十名，刻入闱墨。玕父恐秉琦扬其事，手千金赠之。久之，学士死。秉琦屡试不第。其为人乖谬成性，好恶与人殊，妻死无子，遂只身走金陵就章。先是章捷后，同乡皆讪笑之，龚引生比部竟于宴会时面诮焉。章恐为言官上闻兴大狱，遂改道员，分江苏。其时曾忠襄督两江，章挟权贵书以往。未几遂得管筹防局务，金陵城中道员第一美差也。当秉琦之造章也，谓章曰："我贫而病，又无子，将就养于尔，尔当能奉我以终也。"章唯唯，窃怪之，然不敢慢，辟精室处之，饮食起居，事事维谨，少不遂意，则必呼章面责之，如父之训子然。章有婢美，秉琦欲之，即遣事焉。日者章自上海返，携广东藤椅入，甚精美，秉琦见之，命留其半。章曰："此我购以奉帅者，叔爱之，当别购以进。"秉琦曰："尔视我不如帅，何也？"章曰："非帅以一纸与我，安得此美任。"秉琦曰："我岂无一纸与尔耶！"章无言。如是将十年，秉琦死，章为营丧葬焉。仆婢皆尤之曰："主人徒多此一策耳，而遂受挟制终身，何为哉！"有榜下知县周某者，贵州人，以初抵省谒章，谀之曰："职未第时，即熟读观察闱墨，诚名家也。"章以为诮己，大怒，变色而起，即传呼送客。周惶惧不解，及出，询之皖人，始知其故。自是僚属无敢以文章颂章者。

肃顺轶事

清咸丰十一年，各国联军入京，文宗挟后妃等走热河，未几崩。及梓宫还京，那拉后遂斩户部尚书宗室肃顺于菜市。清祖制，凡宗室有罪，皆于宗人府赐自尽，不刑于市。此次不遵祖制者，以叛逆论也。肃既伏法，京师人莫不以为大奸之除，非那拉后不能有此刚断，颂声彻上下。呜呼！岂知肃顺有大功于国，实隐成中兴之业哉！咸丰间，左文襄会试入京，伏阙上书，痛陈时事，多触忌讳，文宗大怒，革举人，命顺天府五城逮捕治罪。旨未下，肃阴命文襄逸，次晨旨下，而文襄已出国门矣。肃与文襄初未谋面也。曾文正皖南之败，退守祁门，劾者纷起，廷议将改简，肃大言曰："胜败兵家之常，临敌易帅，兵法大忌，不如使之带罪立功可也。"文正遂得一心于兵事，卒平大乱。当钦差大臣向荣之没于军也，肃力举张忠武国梁继其后，文宗将许之。时长洲彭文勤蕴章在枢廷，文宗问彭曰："尔以为如何？"彭曰："张国梁究系反贼投诚，其心叵测。"乃简和春继向任，而江南军事大坏。庚申大营溃败，张忠武阵亡，和亦畏罪自尽，两江总督何桂清亦逮问伏法。向使从肃言，则张忠武必能支持，待曾军南下，合围金陵，决无江浙两省之糜烂矣。肃之才识，非有大过人哉！直至今日，天下无知左、曾二公隐为肃所用者。徙薪曲突，功人无功，千古伤心矣！世之罪肃者，以其盛气凌人，骄恣不检，遂并其功而没之，不知盛气骄恣，乃亲贵之常态，但使有功于国，其他可未减也。肃极喜延揽人才，邸中客常满，皆汉人也。湖口高碧湄大令，会试在京，肃聘为记室，欲以状头畀之。庚申高中式，迨殿试，适肃奉命为收卷大臣，虑有优于高者，欲困之，遂下令曰："下午四时不交者撤卷。"乃未晡，即有交者，视其名，钟骏声也，通篇七叶半，无一补缀。肃不觉大愠，即受而置之靴中，既毕事，亦忘之矣。归邸脱靴，始见之，大骇，即遣骑驰送阅卷处。阅卷大臣以为必肃所注意者，遂以一甲一名进呈御览，而钟竟得大魁矣。及遍觅高卷，乃知亦在撤卷中。盖高作字甚缓，日将没，犹未毕，遂一例被撤，而肃不知也。及朝考，又以出韵置末等，以知县发江苏，补吴县知县，有强项声。肃之爱才多此类，如陈孚恩、匡源、焦佑瀛、黄宗汉等，皆肃所举也。而独不喜满人，常谓满人胡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惟知要钱耳。故其待满人，不如其待汉人之厚，满人深恶之。及文宗崩，穆宗幼，那拉后名位又卑，肃常藐视之。言者论其有窥窃大位之志，非无因也。肃随文宗之幸热河也，常戏坐宝位，谓人曰："似否？"那拉后甚忌之。肃每晨未起，坐帐中，即饮人参汁一杯，有小内侍专司其事。杯为和阗羊脂玉所制，文宗赐也。一日小内侍误碎之，大惧欲逃，有老监某教之求陈尚书缓颊。陈尚书即孚恩，与肃最莫逆者也。孚恩授以计而去。小内侍归，粘以胶，次晨仍贮参汁以进。甫揭帐，即惊呼仆地而掷杯焉，肃怪之。对曰："适见爷两鼻孔中有黄气二，如龙状，长五六尺，故不觉骇而碎杯也。"因请死。肃曰："速起，毋妄语，何惧为？"竟不问碎杯事。肃自是隐然以为有天命焉。故文宗晏驾，肃命改元为祺祥。穆宗立，始定同治年号。其举动之躁妄如此。肃

之临刑也，秽语詈那拉后，刽子以刀筑其口，齿舌皆糜，犹喷血而詈焉。自是朝中大治肃党，凡为所赏者，皆禁锢终身，然皆有文武才者也。相传肃之生也，有冤业焉。肃为郑亲王乌尔棍布之孽子，母回女也。先是，王下朝，途见一女甚美，命心腹包衣赵姓者往探之，欲购为妾，乃知女幼已字人，家粗给，无与人为妾之理。王大懊丧，必欲致之，多金非所吝。赵请缓图，王不许，予三月限。赵于是伪为革退者，卜居于女之邻，与女父缔交，时助其缓急，谊若管鲍，女父母皆感之，然于女仍无术以致之也。期已迫，王忽奉旨管步军统领事，受事三日，有以获盗解署者。赵大喜，得计，贿盗使言回回为窝主，于是女父与诸盗骈斩于市。赵厚为之敛，且周恤其母女，又使人伪为女父贷券，登门追索，赵又为清偿，于是母女感之次骨。赵又阴使恶少时登门调女，又阴使人诬其不贞于婿家。婿乃退婚，而母女益大困，商于赵，赵曰："何不进女于王，不但母女得所，且可享富贵，计莫此之善也。"乃饰女以进，王大喜，重赏赵。次年即生肃顺。未几，王患颈疽而死，如斩然，俗呼落头疽也。使刽子缝其项，乃能殓。盖京师惟刽子擅此技也。可异者，赵亦患颈疽而死，以至于肃顺之斩，论者以为有天道焉。吁！异矣。保全左、曾及举张忠武、聘高碧湄、碎玉杯等事皆炳半聋为予言。其父诱买回女事，闻之江宁郑受之部郎，转闻之肃邸中者。

杨查孽缘

杨鼎来，字小匡，淮安山阳人。才子也，兼精拳勇，能百人敌。幼随其父苏州校官任，署邻查姓者，浙江海盐巨族，与校官至交，眷属相往来。有女幼而有才，尝来署与杨同嬉游，两小固无猜也。杨能诗，女亦能诗，唱酬无虚日。杨固未聘妇，而女则已字吴县潘祖同矣，虽彼此有情，格于礼法，不能通婚媾。祖同父侍郎曾莹在籍时，杨曾受业门下，及弱冠，娶彭氏，时为京官，杨走京师就婚，遂馆于潘氏。时女已出嫁，祖同亦入翰林。咸丰己未，杨中顺天副榜，已与女通。至甲子，又中乡举。其年祖同因事革职遣戍，兄祖荫又由侍郎降编修，骤失势，杨遂无所顾忌。然其师曾莹固在也，以侍郎退休，就养于京。一日见杨与女唱和诗，语多狎亵，逐杨出。次年，杨会试不第，竟黉夜逾墙入潘宅，负女遁。潘氏聘拳师五人，使于中途杀之。追至杨柳青，见杨与女叠骑而驰，五人皆败而还，杨遂安然归故乡矣。于是潘氏父子遍告同乡故旧，闻者皆恶之。朝臣相戒，如会试得杨卷，即抽换，不使淫凶得志也。无何，杨竟于同治戊辰复入京就试，及拆弥封，杨名在第九，已进呈御览，不能易（例如放榜前数日，必将拟中之前十本进呈，候钦定也）。遂更相戒于殿试时抑之。杨素工书，师米襄阳，人皆识之，至是杨变作率更体，众果不察，进呈前十本，杨之卷又在焉。朝考时始抑入三等，犹得用主事，分工部。杨自知不容于清议，不复作春明之梦，遂归，筑精室于淮之河下，与女居，日相唱和，享闺房之乐二十余年，授徒以终。淮之人呼女为汤夫人，盖合其二夫之姓之半而谑之也。杨自书楹帖榜其门曰："文章有价，阴骘无凭。"女先杨数月死，杨挽以联云："前世孽缘今世了，他生未卜此生休。"能于无可著笔之中，曲曲传出心事，可谓才人之笔。淮之人述女赠杨会试送行诗云："淮水清清河水浑，安排行李送王孙。明年三月桃花浪，君唱传胪妾倚门。"风致甚佳，然含荡意，一望而知非贞妇也。嗟乎！人禽之界，一念之间耳。杨具文武才，使其发乎情止乎礼义，则儒林也，名相也，大将也，杨皆优为之；乃一念之差，纵欲败度，遂入于衣冠禽兽之途，而不可救药，吾甚为杨惜也。闻女并不美，且面有痘瘢，惟多才耳。自杨中会试后，朝中大老主会试者，得淮安卷辄摈之，如是者几二十年，以为淮之士人皆如杨也。有吉元者，亦山阳名下士，坐是困春明终其身，恨杨次骨。杨为山阳世家，五世皆进士，亦难得也，然至杨斩矣。杨妻彭氏，与所欢查氏各生一子，皆不能继杨业。闻之泗州祁颂芸云。

神经病能前知

扬州谢梦渔侍御，清道光三十年庚戌科一甲三名及第，书法甚劣，二甲且不能望，竟问鼎焉。盖是年殿试之日，犹在宣宗大行百日内也。士子皆素服入试，于策中照例抬写处，多未留意。惟谢卷遇抬写皇上陛下之上，必加"当今"二字，通场所无。诸大臣以为得窍，拟置状头，以字太劣，置第三，京师人呼为两字探花。惜仕途蹭蹬，终于御史而已。谢之为人无可议，惟似有神经病，多作可解不可解语，往往能前知。尝一日谒一宗室，其人并非显者，坐甫定，阍人进言青麟传到，宗室立命之人，谢意青乃侍郎，且翰林前辈，彼岂能传之，或另一人耳。及入，则即侍郎而前辈也，皇悚避席。宗室曰："彼在我处无坐位，尔不必谦。"即回顾青麟，声色俱厉，大加申斥而去。谢出谓人曰："我观青老前辈，将不得其死。"人曰："青久蒙简在，即将外任封圻矣。"谢曰："放出去，更不得其死，不如死于旗主之逼，犹不害人。"众以谢呓语也，置之。未几青果得湖北巡抚，以粤逆陷城失守，伏法。谢之言竟验。咸丰壬子科顺天乡试，四月考差，谢不赴，人劝之，谢曰："我一生无差运，故不考。"至秋，同乡京官宴士子于会馆，甫入坐，空中有鸦飞鸣一声而去，谢瞿然惊曰："今科我扬只中一人，可惜可惜。"人又以为呓语也。及榜发，果中方鼎锐一人，谢言又验。银台仪征胡隆洵之入都也，并行李而无之，投会馆，长班以无行囊不纳，使之谒值年者取进止。时值年为陈六舟中丞，胡往谒，陈细询之，知为诸生，遂留宅中，司笔札，试以时艺，则不佳。陈曰："既欲应试，非用功不可。"于是督课甚严，亲为改削。一日谢至，熟视胡，问陈曰："此何人？"陈曰："吾乡应试者，然不能望中也。"示以胡文，谢曰："此可中矣，在他人固无望，然在胡不必佳也，尔以为必佳文方中乎？"相与拊掌。及谢出，陈谓人曰："谢老前辈戏言也，不可为后生法。"是年为同治改元壬戌恩科，秋闱胡报捷矣。胡于是意得志满，终日应酬奔走，无暇伏案，陈督责之，亦不听。逮癸

亥会试，首题为《大畏民志此谓知本》，怀宁杨礼南学士为同考官，已撤堂矣，同考中有孙观者，与杨同乡至好，得一佳卷，欲补荐，挽杨为伴。杨不得已，随手取一落卷，加一游批陪孙上堂，孰知孙荐被摈，杨荐竟入彀，即胡卷也。照例于放榜后，各房考先自磨勘一次，杨勘至胡卷，大骇，惶愧万状，随呼奈何！人问之，阅其中二比起句，皆不觉大笑。盖出比起句曰："盖在夫子。"对比曰："而在民也。"又无法为之改削，惟不刻入同门录而已。胡以为我亦送板价与老师，而不刻我文，是轻我也，从此师生无感情焉。胡用主事分吏部，后升至通政司参议而终，谢之言又验。谢居京三十年，宴客之事寥寥焉，将殁之前一月，忽折简遍邀同年同乡至好者，大宴于松筠巷，即杨忠愍公祠堂也。众异之，届期往，则十余席珍馐罗列矣。皆请曰："公今日何事盛设？"谢曰："我将与诸君永别，不得不痛饮一回以当离筵也。"众笑曰："公何以知之？"谢指忠愍神主曰："此我故人也，昨夜入梦相告，故知我辞世不远耳。"皆赧然尽欢而散，果不一月而讣至。谢殁后，囊橐萧条，老妻以哭子早丧，侍御有子，于粤寇陷扬州时，乳母携之逃，遂相失。谢属纩时，谓所亲曰："他年吾子来京，望诸公善视之。"众唯唯，然皆知其无子也。及殁年余，忽有老媪携童子来京，遍叩同乡之门，谓是谢子，述避寇年月甚悉，以久不得主人消息，故未来，今闻人言主人在京，不料子来而主人死，并言谢家事甚悉，遂醵金教养之。及长，屡应试不售，就馆职，得知县，历任顺天繁剧，有能声，宦橐甚丰，以道员卒于京，即谢星庵也。吁，异哉！论谢之品学，皆为人所称许，独其有先见之明，而故作不伦不类语出之，岂悟道者耶？抑其人果如佛家所云有来历者耶？予在京，历闻扬州人云，遂拉杂记之于此。

贵女杀亲夫

榕兴，字吉孙，满州人，江苏候补知府也，年三十一。妻为前清兵部尚书铁良之侄女，年二十九。榕需次苏州时，纳一妾，极宠之，因是不与妻共枕席者五年。光绪三十四年春，奉委荷花池厘差，局在北岸濒江，属镇江境，乃携家居差次。有荐司事与榕者曰周凤魁，无锡人。少年美丰姿，善修饰。五月始至，未浃旬即与榕妻通。榕知之，慑于阃威，不敢言，忿而致疾，宿于外寝。榕有一子，妻出也，已六岁，将拜周为假父，择期六月二十六日设宴称贺。先期妻谓榕曰："二十六日将大治具，汝能稍饮一杯否？"榕不答。至二十四日，榕觉疾甚，如疟状。次晨，妻忽造榻殷勤慰问，并劝之食。榕夫妇积不能已五年之久，至是人皆异之。是日慰问至八九次，至黄昏，又手粥一瓯，力劝加餐。榕不忍却，遂啜之。未三更死矣，七窍皆有血，舌紫黑。医者以银针探其喉，作黑绿色，皆知其中毒也。走告妻，妻若不经意者，犹手风琴而歌，周坐其旁，稚子倚周膝而嬉。妾闻之，奔至榕寝，抚尸大恸，为之洗涤血污，手自含殓。而二十六开筵拜假父之举不成矣。合局之人大动公愤，诱周至江南岸而痛挞之，并勒其供状，历述通奸谋毙始末。有高姓者，北人也，性愚直，将执状控于官，尼之者谓不合法律而止。当道又碍于铁良，不欲彰贵家之秽，仅遣人送其子与榕榇回旗，即周凤魁亦幸逃法网焉。噫！大员之妻谋毙亲夫，若毙一犬然，诚世界罕见之事也。清律，凡捉奸者，必于奸所双执之，又必其本夫或其父母始可，即翁与伯叔兄弟皆不得而捉之也。又曰，指奸勿论，以其非亲见于奸所也。若外人告奸者有禁，恐其妒奸或诬奸也，此高姓之控所以不合法律也。

名士遇鬼

朱铭盘，字曼君，江苏泰兴人。记诵渊雅，文词典赡。光绪癸巳举孝廉。瑞安黄漱兰学士督学江苏时，拔高才生，肄业南青书院。庐江吴武壮长庆闻其名，聘为军中记室，与今张季直殿撰同掌机要，武壮宾师之，不以属吏待也。会武壮卒，所部有欠饷未放者，朱代领万金舁至舟，待发矣。盖朱又为驻旅顺淮军将领张某所聘，亦武壮旧部也。盗侦知之，亦附其所乘之轮舶而行，见其舁银至家，遂往约他盗夜劫之，不知朱舁至家后，忽转念不如舁往军中为妥，盗不知也。至夜，盗十余人破扉入，觅银无有，询朱，朱曰："此军饷也，已舁至营矣。"一盗将刃之，前随之盗曰："不可，我辈与朱某无仇，何必血刃。"遂劫其衣物少许而去。次晨即报张缉之，获七人，前随之盗亦在其中，盖亦武壮革退之兵也。盗直陈不讳，并云："我辈忌空过，故劫其少许物，计不直百金，无死法也，且我尚有德于尔，尔亦当以德报。"张回顾朱曰："如何？"朱曰："尔按军法办理可也，何必问。"张不得已，骈斩之。未几，朱妾生子，弥月之期，大开汤饼宴，宾众杂沓，朱抱子出示众宾，时朱年已逾四十始得子也。抱而入，甫至厅事后，忽闻朱狂呼曰："勿伤吾儿。"旋闻儿亦狂啼一声，戛然而止。众趋入视，朱僵于地，两目直视，历叙杀盗事，又云："我错我错，乞恕我子。"须臾气绝。更视其子亦死矣。此甲午冬月事。予时客烟台东海关道刘芗林观察署中，有友人自旅顺来言如此，皆以为盗索命云。观此与王万青二事，中国岂果有鬼神哉？所以近年西人之讲哲学者亦皆主灵魂之说也。

猴怪报怨

前清光绪季年，直隶盐山县令史某，杭之钱塘人，无锡王壮武公之孙婿也。署中庖人杨大者，有童养媳年十五矣，尚未成婚。忽一日，觉有人与同卧，始尚隐约，继更近昵，询其何氏，答曰："我侯氏女银针也。汝三世前邵姓，为钱塘令。我其时亦士人女，因见恶于卖花媪，彼遂诬予不贞。婿家闻之，遽退婚。父不服，诉之官。官受媪贿，诬予非贞体，予遂自尽。此雍正间事。予死后，阎罗悯予屈死，命转世为男子，富且贵。予不愿，但思报仇。阎君谓'邵令已堕畜生道。尔恨亦可泄矣，不如转世为佳也。'乃投生中州贵人家为人。

既长，迷失本性，无恶不作，及壮而夭。阎君怒，谓亦当堕畜生道。予大哭，但求复仇，遂转世为猴女，猴父母皆修炼成道去。予同胞尚有一弟一妹皆能修炼，先予得尸解，惟予以心怀复仇故，道念不及弟妹之坚，迟之数十年，亦得尸解。遍觅仇人，知尔今生为杨氏妇，故来觅尔。然吾母与妹皆常来防守，不令我索尔命，以为冤宜解不宜结也。”自是附妇体不去，阖署之人皆昵之，令之女儿辈呼之为银针姊，幼者姑之。与人接谈，恭而有礼。母与妹亦时附妇而言，独银针有时作空中笑语声也。令之诸女有欲见其面者，女曰：“我一猴耳，何足观。”再三请，女曰：“无已，可于帷后观予足可也。”则见一足弓鞋窄小如菱，履制亦精美，一足则大如莲船盈尺，皆哄堂大笑。壮武之孙名恕字心如者，荩臣同守之第三子也，时在署，女亦常与款洽，一日恕问女曰：“尔母尔妹则常来，尔弟何不来？”女曰：“但闻其转世为大贵人，今在湖广大衙门。亦不知湖广为何地也。”问姓名，曰：“不知，但知其为湖广最大之官耳。”忽一日戏谓恕曰：“三舅老爷，我为尔妾何如？”恕笑曰：“我不惯看猴子面目。”女曰：“我能变形也，然亦只能变一小时耳，不能久也。”杨大夫妇敬之如神明，称为仙姑。令有小奚奴谓杨曰：“一猴怪耳，何足畏，尔俟其空中发声时，循其声抵于壁，我以棍击之，可使其现形也。”语未毕，忽自批其颊无数，且自投曰：“尔以后再敢狂言否？”奚奴大惧，跪而哀告乃已。如是者五年而去，并不为妇祸，惟妇体羸瘠耳。女作杭音，声直而粗，其母妹皆然。此心如为人言，盖于盐山署中亲见之者。据女言，则人云张文襄前身为猴，非虚言矣。文襄之貌似猴，饮食男女之性无不似猴者，亦奇人也。予所纪不载虚渺神怪之迹，惟此乃近年事，且王君兄弟所目击，言之凿凿，当非妄语，故记之，此吴骞《传信录》例也。

前世冤鬼

叶伯庚，江宁廪生也，颇有文名。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各省乡试之年也。其秋叶忽病，旬日不醒，尝喃喃自语，作湖北乡音。人问之，答曰：“我周吕氏鬼魂也，嫁周凤奎为妾。道光中，周以甲榜为福建闽县令，因口舌细故，忿而缢于凤凰山之银杏树下，山即在县署后。周知之，不使敛，致尸饱虎狼。周转世为叶，今科将中江南第四名举人，予得请于帝而索命焉。”一家大恐，许度脱，鬼曰：“我亦不能遽毙之，缘渠曾办振饥事有微劳，上帝亦许贷其死，惟不使之入场耳。”家人环求不已。鬼又曰：“祀我，并使某高僧诵《楞严经》千遍，则我去矣。”如其言，至八月八日贡院封门，而叶病愈。访之闽人，果有闽县令周凤奎其人者。逾年为光绪二十四年，叶摒挡入闽，访询周吕氏事，竟无人知。至凤凰山，果有银杏树，百年外物也，于其地招魂立冢而归。其时余在金陵，叶亲为人言。此事甚可怪，叶不致造言以自污也。

鬼捉酷吏

时乃风，字蕁卿，浙江仁和人，江苏候补知府也，管闵行镇厘税。会帮办委员倪祖谦家被盗，鸣官捕数人，内有护卡炮艇勇丁焉。艇有哨弁，素与时有隙，时遂诬以坐地分赃，言于抚院巡捕官申保龄，申白巡抚吴元炳，遂骈斩之。未几，申权吴江知县，甫匝月而病，病中喃喃辩杀盗事，遂死。死后数日，时又权松江知府，甫三日，一日送客出厅事，杭声大言，若对客状，仆以客去告，则大怒曰：“我正与申大令言，何相混也。”俄顷面目惨变，自投无数而死。此同治戊辰、己巳间事也。石埭徐子静言。

翰林不识字

自科举废倡言新学，凡留学日本三年毕业归国者，送部应廷试，或赏翰林，或进士，或举人，皆出于一榜焉。此从来科名未有之变局也。光绪末年，有粤人某廷试得翰林，呼何秋辇中丞为“秋辈”，读“奸宄”之“宄”为“究”。予初以为言者过甚耳，迨指其人而实之，始知不谬。吁！此亦国之妖异也，安得不亡哉！

妖狐为祟

同治季年，芜湖有厘卡委员俞某者，浙人而北籍也。妇为狐所凭，夫入房，辄有物击之，遂不敢近。在芜湖时，一日清晨，有仆妇入房洒扫，忽见一壮年男子，冠白毡冠，衣灰色茧绸袍，腰系大绿皮烟荷包，坐主妇床上。大骇，欲询，转眼即不见。俞自北南来，此狐即随之而至，历有年所矣。妇日渐枯瘠，遂死。俞亦无子。予其时亦在芜湖，一时喧传，以为怪事。

方某遇狐仙事

道光间方某，皖人，寒士也，入都应乡试，馆某旗员家。书室在花园中，园故空旷，仅一馆童作伴而已。一日月下，方仰天长叹曰：“家无儋储，功名未遂。昨有家信来告匮，奈何？”忽空中有答者曰：“公富贵中人也，何忧贫？公无患家计，我已为公备银二十两为家用，明日封寄可也。”方大骇，不敢应，遂归寝。次晨，见案上封裹宛然。视之，银也，权之，得二十两，大喜，遂寄家焉。晚坐月下，望空称谢。又闻人语曰：“公长者，愿与公为世外交，可乎？”方曰：“可。”叩其姓名，曰：“胡某，为大内管库职司也。”是年方捷顺天，胡又为摒挡一切，费不赀，方深感之。次年会试后，遂移居试馆，不复馆旗员家矣。及联捷，又助之，且时来与方谈论今古，颇淹洽。惟不见形耳，方颇以不得一面为恨。胡曰：“无见面缘也。”方固请，胡曰：“不得已，可于某日午后俟我。”届期，戒阍者，凡有客来皆辞谢，以为今日可以见我良友矣。至午后，忽座师传唤，命即至，方大恨，然座师命不敢违，怏怏行。甫出门，胡即来，投刺而去。至晚方归，仆曰：“午后有一人白而颀，四品冠服来拜，素不相识也。”方颔之。至夜胡至，谓之曰：“如何？我固谓无见面缘也。”久之，胡忽语方曰：“我辈交谊可谓厚矣，欲附为婚姻可乎？家有弱妹，貌颇不恶，堪备箕帚。”方曰：“我有妇矣，胡可者？”胡曰：“不妨，我辈世外人，不争名

分，公即妾之可也。”方曰：“容徐议之。”次日，方出门后，有一李姓来拜，归视名刺，不识也。至夜，闻空中有声，非胡声也。问为谁，答曰：“即日间奉拜之李某也。某亦狐而仙者，久欲奉教，未敢唐突。今闻胡某欲以妹许公，明知交浅言深，公未必信。然视公之危而不救，实不忍。胡妹虽美，而淫荡，已蛊死多人矣。公奈何堕其术中，不如设词拒之为是。”方大惊谢。翌日胡又至，申前说，方绝之，胡诘其故，方曰：“我虽贫，究人类也，岂可与君辈为偶。”胡大怒曰：“相交许久，犹以我为畜类耶？”作恨恨声而去。自是遂日作祟无虚日，或食物中置粪秽，或衣服无故自焚，或朋友求书之件污以墨水，种种恶作剧，不堪其扰。方恨之而无如何。李又至，教之曰：“尔第焚疏于前门关帝庙，彼自惧而不敢祟矣。”方如言。至夜，梦一三十许方面壮夫，银铠被体，戟指向方曰：“尔受李某谗，控我于神。我待尔不薄，计我所毁尔之物，尚不敌赠尔十之一，尔何忍乃尔！尔知李某为何如人，大内库掌我为正，李为副，李久欲谋我缺，不得隙，今遇尔，亦天也。我不过发配陕西三年耳，三年后公亦须来京考散馆矣。黄河岸边相见可也。”方醒而大惧，请假归，终身不复入京，此即方朝觐之父也。闻朝觐会试后，梦一人，自称胡某，与尔父相善，因尔父信谗，致我得罪充徒三年，今归仍复旧职。闻尔能继父志甚喜，然尔命中无进士也，何必跋涉哉！方梦中大哭，求转圜。胡曰：“无已，以寿算准折或可。尔具一疏焚于前门关帝庙，我再于冥冥中为尔谋之，惟中后即不永年，勿悔也。”朝觐允之，故殿试后未匝月即死也。朝觐为光稷甫侍御姊夫，于方父子事言之甚详。予至京，主其家，茶余饭罢，辄以为谈资也。此岂中国人迷信之故哉！然而其事甚确，非空中楼阁也。

跋

车吉心　王育济

陈寅恪先生晚年以十载之功，撰成八十万字的学术巨著《柳如是别传》，其所涉柳如是史迹，均仅见载于野乘稗史。管中窥豹，野史的学术文化价值已见一斑。

因此，以四千万字的规模，集历代千种野史为一帙，且全部标点整理、简体横排，从而为人们纵览历朝野史，尤其是为文史工作者检索查阅各类资料提供便利，无疑是一项极具文化积累意义之出版盛事。

正是基于上述共识，才有了百余名专家学者与泰山出版社的诚挚合作，才有了现在这套《中华野史》的完成和出版。

无论从哪一角度看，《中华野史》都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而敢于承担这一工程的泰山出版社，其出版思路和魄力正是这一工程得以顺利完成的基本前提。在全书的编纂过程中，泰山出版社的三位领导于景明、葛玉莹、梁晓东先生，几乎是全身心地扑在了《中华野史》上，从审稿、排制到宣传征订，每一个环节都浸透着他们的心血。

全国数十所知名高校和科研单位的百余名专家学者的支持与合作，则是《中华野史》得以完成的学术保证。傅璇琮（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原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副组长）、陈高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原所长、博士生导师）、曹道衡（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原副所长、博士生导师）、李致忠（著名版本学专家、国家图书馆版本业务处原主任、研究馆员）、安作璋（山东师范大学古籍所原所长、博士生导师）、郑佩欣（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魏晋南北朝历史研究会原副会长）、黄冕堂（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明史学会顾问）、张德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等一批著名专家学者参与讨论了《中华野史》的收书范围，审定了各卷所收具体书目，指导制定了点校整理原则及细则。王学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赵锦良（山东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研究员）二位先生，还就民国卷的有关问题，提出重要建议。大含细入，睿见卓裁，奠定了《中华野史》的质量基础。

除上述专家学者外，又有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亲自承担了各类野史的标点整理。他们是（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天有（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毛佩琦（中国国际友谊博物馆馆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冯惠民（书目文献出版社原总编辑、编审）

吕景琳（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刘德麟（中华书局编审）

李　蔚（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

李时人(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李裕民(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李解民(中华书局编审)
吴　杰(中国出版外贸总公司副总经理)
吴树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何双生(中华书局原副总编辑、编审)
沈锡麟(中华书局副总经理、编审,原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办公室主任)
张希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显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陈尚君(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铁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林永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周绍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周勋初(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屈六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馆员)
柯玉春(人民日报出版社编审)
南炳文(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爱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崔凡芝(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
崔文印(中华书局编审)
傅贵九(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薄音湖(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教授)

尤其令人感念的是,曹道衡、孔凡礼、钱炳寰等数名寿轶八秩的古籍整理大家亦参与了《中华野史》的标点整理。

以上数十位著名专家不但各自提交了优异的整理成果,更为整个《中华野史》的整理树立了质量典范。珠玉在侧,不敢形秽潦草而玷全局,故全书的整理质量乃至整理人员的整体素质均因此而得以提升。

《中华野史》的各分卷主编在组织、协调,以及把握整理质量方面,承担了最繁重的任务,为了《中华野史》的完成,各自均放弃了手头进行的课题,全力以赴地投入到集体项目之中。《中华野史》之竣成,各分卷主编居功最伟。

著名史学家瞿林东先生(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对《中华野史》一事关怀终始,擘画最切。其所赐大序,缕缕万言,多关乎学术千秋,非独《中华野史》之荣观也。

野史的汇编整理素为学界书坊所重视。明代之《稗史汇编》、《稗海》,清代之《说库》,当代之《历代史料笔记丛刊》等等,均曾惠溉学林,善莫大焉。《中华野史》作为后起之作,对上述及其他有关野史整理成果多有资取,力图在借鉴学习的过程中更上一层。故一方面大幅度地增加了收书种数和字数,另一方面对所收野史全部标点整理,简体横排。裨补之功,信或有之。然而由此带来的整理、出版的难度却又陡然剧增。筚路蓝缕,倍觉艰辛,而“刻书灭书”之忧,“履冰临渊”之情则无日不在。书竟事竣,喜忧参半,知我罪我,则皆所乐受而不敢辞者也。

是为跋。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华野史　清朝卷一、二、三、四、五
作者=车吉心总主编
页数=5333
SS号=10325129
出版日期=